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魔兽世界官方作品全集
剧情小说＋编年史
魔兽世界
编年史
灾变的前奏
最后的守护者
战争之潮
阿尔萨斯
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
ARTHAS RISE OF THE LICH KING
巨龙的黄昏
黑暗之潮
上古之战
魔兽世界
上古之战
THE WELL OF ETERNITY
全26册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魔兽世界官方作品全集（剧情小说+编年史 全26册）

作者：【美】理查德·A.纳克　【美】克里斯蒂·高登
【美】克里斯·梅森　等

译者：刘媛　李镭　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巨龙的黎明
RICHARD A. KNAAK (美)理查德 · A.纳克/著 江流/译
DAWN OF
THE ASPECT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巨龙的黎明

作者：【美】理查德·A.纳克

译者：江流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7-01

ISBN：978-7-5133-1447-3

目录
CONTENTS

楔子





龙王的职责

我害死了一位同族。

这个念头在诺兹多姆看到那头枯槁的青铜龙时骤然而生。兹里昂的躯体已经萎缩到了平日里的一半大小。

他周身遍布伤痕，然而伤口之中流出的却并非鲜血，而是宛若涌泉一般永无止尽的金色沙砾。在沙砾的微光中，他本该活着经历的那些事与物一幕幕闪过——他的未来正在弃他而去。

永恒者诺兹多姆越过身侧的海加尔孤峰，朝向兹里昂疾驰而去，过往的一切就如同涟漪一般在他阳光色的鳞片上荡漾开来。当他降落在濒死巨龙身旁的时候，无助的情绪淹没了他。此处的时间线已经被一道诡异的遮幕所隔断，甚至于就连他这位青铜龙王——时光守护者都无法看透。过去与未来——他曾经清晰可见的一切——都已经变得混沌不堪。

“其他巨龙在哪儿？”诺兹多姆扭过他粗壮宏伟的颈项，望向身侧的提克。这位忠诚的青铜龙背负着兹里昂从时光之穴一路疾驰至此，事实上，她能用上这样的速度也正是因为同伴的身躯已然破败萎缩。

“他是独自回来的。”提克的呼吸因为长途跋涉而显得急促不堪。

“这怎么可能？”诺兹多姆在挫败感中咆哮起来，“我派了十二名龙族回到过去，十二名！”

先前，他曾派出一支特别小队前去调查时间线中的乱流，而此刻他感觉这就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向了死亡。按照先前的计划，巨龙小队应该在正午时分赶到海加尔山的至高峰向永恒者汇报情况。然而直到正午过去了许久，诺兹多姆才看到与任务无关的提克载着兹里昂赶来。

“兹里昂，你看到了什么？”诺兹多姆一面提问，一面施法试图将从青铜龙身上漏掉的时光之沙送回兹里昂体内。

“恐怕他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提克插嘴道。

她的话音对永恒者来说几不可闻，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发生：诺兹多姆的法术丝毫未见效果。他的动作被一个同样强大的法术所预见并抵消了。在时间操控的领域，能拥有如青铜龙王这般完美的预知能力和法力的，只有一个存在……

“当他刚从时间线中折返的时候，”提克在短暂的迟疑之后继续说道，“讲述了他的见闻。不管他和其他同伴在时间线中如何穿行，最终都只会抵达未来的一个时间点——暮光审判。”

诺兹多姆垂下头颅，紧闭双目。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时间线正在汇聚收拢，指向末日。在那个灰暗死寂的未来里，就连永恒者也一样会被终结。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许久许久之前，在泰坦阿曼苏尔赐予他操控时光的能力时，诺兹多姆就已经知晓了自己的结局。

“是谁，让他伤成这样？”永恒者很清楚答案，但他祈祷着是自己错了……祈祷着他所预见的，只不过是个虚无的幻象。

“是永恒龙军团，以及他们的……首领。”提克甚至不敢让自己的目光落在诺兹多姆身上。

我害死了一位同族。这该死的想法回荡在龙王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他原本以为永恒龙军团的出现不过是时间线错乱的症状之一。然而现在他明白了，不管听上去多么难以置信，他与他的青铜龙军团，终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背弃他们守护时间线的神圣职责，并且反其道而行之。

诺兹多姆强压怒火，开始仔细思虑过去几周发生的种种事情。他曾被困在时间线中无法自拔，直到最近，那位凡人萨尔才让他记起了初始之训：把握现在，要远比沉浸过去或是构想未来更加重要。青铜龙王带着对时间的全新理解重返尘世……却发现自己马上就要直面最为黑暗的恐惧。

“原谅我。”诺兹多姆对着兹里昂轻声低语，却无从得知这位他所钟爱的仆从是否还能听到。重伤的青铜龙缓缓抬起头来，他呆滞的目光左右游离，最终聚焦在了诺兹多姆身上。

“原谅我。”永恒者重复了一遍。兹里昂张大了嘴，浑身颤抖不止。他看起来像是在笑，但诺兹多姆很快便意识到这头巨龙是在呜咽。

在体内的时光之沙即将流尽之时，兹里昂双眼饱含恐惧，用上了自己仅有的力气挣扎着想要避开诺兹多姆。

海加尔山沉浸在一片欢歌笑语中。

在种种延误之后，守护巨龙阿莱克丝塔萨、伊瑟拉、诺兹多姆和卡雷苟斯最终还是将他们的魔法和大地之环的萨满，以及塞纳里奥议会的德鲁伊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修复了古老的世界之树诺达希尔。在这之后，企图带领爪牙将诺达希尔烧成灰烬的炎魔之王——拉格纳罗斯被凡人联军击败的消息也传到了这里。

然而对于身在世界之树脚下的塞纳里奥避难所中的觉醒者伊瑟拉来说，欢庆之声就如同遥远的耳语一般。绿龙军团的守护巨龙耳边所萦绕的，只有一个可怕灾难的传说。

她原本正在和其他龙王集会，讨论接下来该如何对抗死亡之翼——那头疯掉的黑龙军团首领，大灾变的罪魁祸首。尽管艾泽拉斯的守护者们近来在海加尔以及其他地区捷报频传，但只要死亡之翼还有一口气在，他就不会放弃他的黑暗计划。那头扭曲的龙王如今正在盘算着更进一步，让暮光审判降临于世。

不过此刻龙王们并不是在商议对策，而是静听诺兹多姆讲述兹里昂之死以及永恒龙军团对时间线的侵袭。皱纹在永恒者本该光滑无痕的高等精灵面庞上

纵横延伸。和其他同伴一样，此刻的他保持着凡人形态。在现身于诺达希尔周围的短命种族附近时，龙王们通常都会如此。

“他因为我的魔法而死……因我而死。”诺兹多姆自责不已。伊瑟拉看在眼里，心中满是不安。永恒者陷入了可怕的困境，她却开始不自主地魂离此地。她感觉自己仿佛飘浮在现世与梦境之间，无法在任何一处稳定下来。

“我必须赶回碰面地点。”青铜龙王坐立不安，焦躁地攥紧了双手，“我的其他属下或许只是错过了约定的时间。我没法确定，我只能希望是这样。”

当诺兹多姆转身欲离之时，伊瑟拉焦急地想要挤出一些安慰的话语。他显然已经屈从于了自己的命运。阿曼苏尔曾经委以他保持时间线纯净的职责，不论是面临多么惨痛的事件或宿命也不得偏离。在某种意义上，伊瑟拉并不认可这样一种使命，但她并没有资格去质疑永恒者的职责。

对于一位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龙群，如今又将族人死亡的罪责完全归于自身的龙王，你还能多说什么呢。伊瑟拉沉思着。各种思绪的碎片如同风暴一般在脑海里飞腾翻滚。这种感觉就如同身处于一个被飓风撕碎的图书馆里，一页页充满各种想法和图画的书页在视线里上下翻飞，但他们并非来自同一书本，也就无从理出任何头绪。

在觉醒者拼凑出任何有用的字句之前，诺兹多姆已然离开。接着，是一阵可怕的死寂。原本居住于此的暗夜精灵德鲁伊们在龙王集会期间善意地搬离了此地，但人去楼空随之也就带来了冰冷与空寂。

“不论永恒龙军团与死亡之翼之间有多少联系，”红龙军团的守护巨龙，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最终说道，“我们决定聚集于海加尔山商量如何对抗死亡之翼的初衷都不会改变。时间线的波动只不过让这变得更加紧急而已。卡雷苟斯，你的龙群仍在保持研究吗？”

“是的。”蓝龙军团的守护巨龙清了清嗓子，挺直背脊。在近来的会议中，卡雷苟斯一改随和之态，言行举止显得异常正式。他是所有龙王中最年轻的一位，不久之前才在前任玛里苟斯逝去之后被选为新任的蓝龙之王。在伊瑟拉看来，卡雷似乎很希望前辈们认可自己。但事实上，他们早已平等视之。

卡雷在半空中挥了挥手，唤出一组闪烁微光的符文，每一块都详细描述了他的龙群进行的一种实验。蓝龙们搜寻了魔枢最深处的远古知识宝库，试图找出死亡之翼的弱点。卡雷的龙群担负着管理魔法的职责，如果他们想要的讯息潜藏在奥术之中，那蓝龙军团必定会找出答案。

“我们在死亡之翼多年来的藏身之处——深岩之洲的元素区域采集到了他的血液样本。样本数量不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实验来说已经足够。”

“那么到目前为止，有什么结果了吗？”阿莱克丝塔萨的声音充满了期待。在最近这些徒劳的会议中，伊瑟拉还从没见过姐姐如此满怀期望。

“我们向血液样本中持续灌注大量的奥术能量——足够让其他任何物质分崩离析的剂量——却也仅仅只是让样本进入了躁怒状态。血液游离翻腾，但最终还是恢复了原样。”

“就连奥术魔法也没有效果。”生命缚誓者耸了耸肩。

“但我们才刚开始测试不久。”卡雷迅速补充道，“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件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死亡之翼的工具，不然的话，即便数量再多恐怕也难以取胜。我们需要一件武器……一件前所未有的武器。我的龙群会不眠不休，直到找出可行的方案。”

“感激不尽。”阿莱克丝塔萨致以谢意，然后转向伊瑟拉，“你有没有收到什么有用的预示。”

“暂时……还没。”她略显惭愧地答道。在最近的会议中，觉醒者时常会感觉自己就像墙壁上的苍蝇一样没用。泰坦艾欧娜赐予了她支配自然的力量，负责统御被称作翡翠梦境的特殊区域。千万年来，她以沉睡者伊瑟拉之名长眠于此，直到大地的裂变前夕才从梦境中惊醒。如今，她被称作觉醒者伊瑟拉。她久久阖上的双眼终于睁开，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看些什么。

“如果你看到了什么，务必要让我们知晓。”生命缚誓者面带微笑，但伊瑟拉感觉到了姐姐的焦虑。“我们将在明天继续商讨。”

如此，这场会议在落幕时与开场并无二致：一切都毫无头绪。

第二天早晨，伊瑟拉漫步在诺达希尔脚下零星的营地间。巨大的世界之树耸立在她面前，穹冠蔽日遮天。大地之环的萨满和塞纳里奥议会的德鲁伊们稀稀落落地在各处冥想着。在诺达希尔恢复生机之后，伊瑟拉教授了德鲁伊们如何让自己的精神与世界树的根部融为一体，来帮助诺达希尔更好地生长。同时，萨满们则致力于安抚大地元素，让树根安全地蔓延到艾泽拉斯大陆深处。两个全然不同的凡人组织如此精诚合作实属难得的创举。这给予了伊瑟拉莫大的鼓舞，但她知道，若是任由死亡之翼继续逍遥法外，那么所有的努力最终都会变成徒劳。

觉醒者继续前行，步入了世界之树脚下东北方的一片隐秘环林。她来到树林中的一片空地，然后发现萨尔已经在这里冥想多时，静候着她。伊瑟拉一直对这位兽人萨满深怀敬意——或许远远超出他所意识到的程度。数周之前，死亡之翼及其爪牙对绿、蓝、红、青铜四位龙王发动突袭，如果不是萨尔从旁协助，邪恶的黑龙之王恐怕早已得逞。正是萨尔让龙族的首领们团结在一起，记起了守护艾泽拉斯的职责。数万年来，守护巨龙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精诚团结。

“萨尔。”觉醒者轻声唤道。自然的气息回荡在她的声音里。微风拂动了兽人黑色的长辫，青草在他简朴的长袍之下簌簌作响。然而萨满并没有睁眼。

萨尔的专注力让她赞叹不已，但她知道这份专注力委实来之不易。在他们方才开始对诺达希尔的治疗时，死亡之翼的仆从伏击了萨尔并且将他的心智、身体和灵魂切裂成四个元素——地、风、火、水。全靠另一位凡人英雄——萨尔的伴侣阿格拉的努力，萨尔才得以回天。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萨尔与大地之间的联系便更进了一步，不再仅仅局限于与元素沟通。他可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让自己成为艾泽拉斯大陆的一部分，就好像是与世界融为了一体一般。伊瑟拉相信，在他重塑自己的灵魂的同时，艾泽拉斯的本源也已进入了他的身体。

“萨尔。”伊瑟拉轻轻地将手搭在萨满的胳膊上。

兽人终于停止冥想，站起身来。“伊瑟拉女士，很抱歉我未及等到你就独自开始了冥想。”

“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在必要时为你提供帮助。”绿龙女王示意他不必介怀。

“容我冒昧问一句，会议进行得怎么样？”

“有进展。”伊瑟拉并不情愿地回了一句，然后立即岔开话题，“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好的。”萨尔重回坐姿，伊瑟拉也在他面前坐了下来。她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明白，亲自示范是最好的教学方式。在萨尔的灵魂与大地融合的过程中，她也让自己和诺达希尔的根脉结合在一起。魔力运作的方式并不相同，但集中精神的原则是相似的。

“还是和之前尝试时一样困难吗？”伊瑟拉问道。萨尔曾经提到过，当他试图和海加尔之外的大地进行连接时，似乎总有股精神屏障让他不能如愿。这位兽人打算弄清楚自己的新能力，但他一直在犹豫到底该不该贸然进入艾泽拉斯深处。

“我……”萨尔挫败地皱起眉头，“就像是置身在滔天的浪潮之中。潜得越深，就越感觉不到水流的涌动。”

“萨尔，”伊瑟拉一面说着，一面将一把泥土放到兽人的左掌内，“这就是艾泽拉斯。如果你的灵魂可以进入这撮泥土，那你就理当能融入任何地方。海加尔山并不是什么独特的魔法锚点，这儿的泥土与奥格瑞玛街道或是荆棘谷丛林之下的尘泥别无二致。世界本就是一个整体。”

“一体……”兽人看着土壤由衷地笑了起来，“越是困难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往往越是简单……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个道理是我年迈的导师德雷克塔尔在许多年前告诉我的。你与他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你们都一样地睿智且充满耐心……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们都总能知晓克服它们的方法。”

伊瑟拉勉强地挤出笑容，萨尔的话刺痛了她心中某个地方。

“我将把这里作为我的锚点。”萨满握紧了掌中的泥土。

萨尔闭上双眼，同时深吸一口气。伊瑟拉也效仿他，然后说道：“平静你的思绪。让你的灵魂摆脱肉体，去仔细感受我们身边的大地。你身下的碎石与我所在之处的并无不同。若你能迈出第一步，那去到更远的地方也就顺理成章。”

与此同时，伊瑟拉的本心也在贯彻自己的话语，她将自身的灵魂和世界之树其中一根巨大的根茎结合在一起。萨尔一直都认为他那迅速成长的能力是意外恩赐，与自己的作为并无关系。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其实是如此明确，多年来，他鞠躬尽瘁地履行着萨满的职责，正是这种奉献才带给了他这股能与大地融合的超凡能力——这种觉醒者一直渴求拥有的能力。

接着，她的思绪又回到了近来的龙王集会中。她仔细地回顾每一个细节，想知道那些无止无休的讨论中是否已经藏着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案。觉醒者想到了卡雷。那位年轻龙王的话让她颇为在意。

“一件武器……一件前所未有的武器。”

这些词汇所象征的力量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

一件武器……

“……独一无二的武器。必须得是独一无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她脑海中回荡。这声音就像海浪一般汹涌而来，推开了其他杂乱无章的万千思绪。

伊瑟拉猛然睁眼，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海加尔山。

她飘浮在一个巨大的阴暗洞穴之中，她认出这里是龙王之厅，是五大龙族的共同圣地。而聚集的群龙，就在她面前的下方。

伊瑟拉——过去的那个自己——也在他们之中，同阿莱克丝塔萨站在一起，此外还有诺兹多姆和他的首席配偶索莉多米、过世的前任蓝龙王玛里苟斯，以及。。。死亡之翼。

不……这并不是如今那个狰狞的巨兽，而是大地守护者耐萨里奥，黑龙们引以为傲的守护巨龙。在场的龙群并不知道，他早已经被阴险的上古之神——一群力量深不可测、被泰坦囚禁在地底的疯狂怪物——给腐化了，并抛弃了他守护艾泽拉斯的使命。

这时伊瑟拉明白了，她所看到的景象源自万余年前的上古之战期间。当时燃烧军团的恶魔大军汹汹来袭，为此龙王们齐聚一堂以进行一个魔法仪式，希望可以借此抵御强敌，避免艾泽拉斯遭受毁灭。此刻龙群们正环绕着一个飘在半空、外型普通的金色圆盘。

初看之下，这似乎只是个平凡无奇的小玩意儿，但实际上它就是之后导致龙群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一件屠杀了无数蓝龙并使得玛里苟斯陷入千万年孤独的武器：巨龙之魂。

伊瑟拉在惊恐中目睹了仪式完成。除了耐萨里奥外，每一位守护巨龙都耗费了他们相当一部分的本源之力来强化这件神器。而诸位龙王愿意如此冒险的原因，则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此一来便可以将燃烧军团彻底赶出艾泽拉斯。

“仪式完成……”耐萨里奥宣布道，“所有需要的能量都已经注入完毕。现在我就将巨龙之魂永久封存起来以免落入他人之手。”

一阵诡异的黑晕笼罩了大地守护者和他掌中的神器，就像是在揭露其邪恶的本质一般。

“这样做合适吗？”过去的伊瑟拉平静地发问。

“为了让它在正确的时机履行使命，必须如此。”耐萨里奥毫不掩饰傲慢地答道。

“这是件独一无二的武器，对待它必须要格外谨慎。”玛里苟斯补充道。

玛里苟斯刚说完，大厅的墙壁如玻璃一般碎裂，然后消散，让一片翡翠色的大地重回视野。萨尔仍还处于冥想的状态，没有被伊瑟拉经历的幻境影响。她顾不上多看兽人一眼便站起身来，试图将她刚刚看见的一切理出头绪。在巨龙之魂引发了如此大的浩劫之后，是否还能相信它可以挽救艾泽拉斯？

觉醒者冲出树林，开始找寻卡雷和阿莱克丝塔萨。当她提出使用巨龙之魂来解决目前的问题时，其他龙王一定会觉得她疯了。然而一个简单的想法促使着她忽视这种忧虑：死亡之翼的暴行必须从根源上终结。

对萨尔来说，掌中的泥土已不再是身外之物。正如手指生于掌上，它自有形态与特质，但归根结底是整体的一部分。

这位兽人的灵魂开始融入身下的大地，进入海加尔深处。他所接触到的每一块石头和砂砾都好像是自己身体的延伸。他多年来试图安抚的混沌的大地元素们也开始拥抱他、欢迎他，接纳他成为一分子。

山脉活了过来，充满了活力。包括阿格拉在内的萨满们低声唱着大地的颂歌，和谐的歌声就像安抚元素那样抚慰了萨尔的灵魂。在其他地方，德鲁伊们引导着诺达希尔的树根往艾泽拉斯的更深处伸展。萨尔的本源就从他们身边经过，让尖利的石块和巨大的花岗岩都化为松软的泥土，以便世界之树汲取营养并巩固大地。他游荡于生命的回路之中，如鱼得水。

萨尔的灵魂来到海加尔山麓，这是他之前敢去的最远之处。在这里他感到肉身离自己是如此之远，一如往常。萨尔反复默念着伊瑟拉的睿智教诲，开始集中精神感应掌中泥土的微弱气息。这就是艾泽拉斯……这就是一体的世界。

在伊瑟拉之言的鼓舞下，萨尔摒除一切杂念，全身心地融入到了艾泽拉斯之中。

他的灵体迅捷地穿过了一片又一片土地。他穿过了阳光笼罩的杜隆塔尔，又经过了悲伤沼泽的泥泞堤岸。所有的土地，无论多么遥远或者多么独特，都以一种他曾经无法理解的方式连结在了一起。

除了这些熟知的地方，萨尔还到了更多艾泽拉斯上他闻所未闻的奇异角落。

在无尽之海的某处，他见到了一座笼罩在迷雾之中的神秘小岛……

在东部王国的深处，他于卡兹莫丹山中见到了一个奇特的灵魂。他异常强大，但却并非元素，反倒是和萨尔非常相似：一个从肉体中解脱而来的凡间种族。这个不知其名的灵魂在古老的大地中游荡，似乎在守护着这片土地。他带着矮人口音的话语回荡于整个艾泽拉斯。

“看，我们即是泥土，即是大地。它的灵魂与我们同在，苦痛与我们同在，心跳亦是与我们同在……”

萨尔还在大地的深处看到了肆虐的熔岩和其他种种伤痕。

但让萨尔驻足最多的是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地，寒冷而反常的巨大洞穴。它们是如此地了无生机，即便是大地元素也不愿靠近。

其中一个洞穴座落在海加尔山脉极深之处。萨尔驱动自己的灵魂朝着洞穴之中走去。与其他洞穴不同的是，洞中之物目不能及。在他靠近的时候，一股充满了深不可测力量的声音迎面扑来。

“萨满。”

声音淹没了萨尔的灵魂，就好像是艾泽拉斯的本体在跟他对话一般。

“过来。”

萨尔朝着音源走去，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他的灵体徘徊于密室之外，直到他在看似坚固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个缺口。当他穿行而入的时候，石块与泥土也跟着涌入。碎石在密室内汇聚成双腿、躯干、手臂，以及头颅；两颗多棱的水晶则化作双眼。他的新形态看起来就像是依照他原本的身体来塑造的一般，只不过由大地元素构成。

“你是谁？”萨尔的声音就像是由石块翻滚摩擦所发出，远不如本体那么流畅自然。

翻滚的岩浆池是密室内唯一的光源。墙壁和地面俱都布满了粗糙的结晶。这些结晶如此之黑，似乎要吞噬周围所有的光亮。

“来这里，”回应的声音自更深处传来，“这里有这个世界的真理。”

在这些笃定话语的引诱之下，萨尔缓缓步入密室深处。每走一步，他与艾泽拉斯以及在海加尔上的肉体之间的连结就变得更加微弱。最终，在密室的正中，他发现了一个面容被诡异甚至触手可及的黑雾遮去的人形身影。

他继续缓步靠近，直到那个雕像一样的生灵睁开了如熔岩般火红的双眼。

接着黑雾褪去，现出一个长相怪异的男性人类，惊得萨尔踉跄后退了几步。这个男子青灰色的脸上固定着一片巨大的钳状金属，双肩上伸展出锯齿似的甲片，指尖则如匕首一般锐利。而他的胸膛之上，更是流淌着翻腾的熔岩。

萨尔未曾见过这些形体特征，但他能够感觉到这名人类的身份：凡人形态的死亡之翼。

“萨满惯有的傲慢总是能给我带来各种惊喜。”黑龙王开口说道，他的声音好像两块巨石在相互碾磨。“你在试图驾驭一种不该由你掌控的力量……一种超出你理解范围的力量。”

萨尔立即转身冲向方才他进入此地的那个缺口，然而黑色的水晶自地面破土而出，填满彼处的整面墙壁。兽人侧身以肩撞向屏障，同时祈求元素之灵将其移除。但这面恶灵造物并没有像艾泽拉斯的其他大地元素那样回应他的呼唤。

“很有趣，不是吗？”死亡之翼在他身后叫嚣着，“上古之神的鲜血是不会回应你的妄想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掌控它们。”

萨尔转身面朝这位曾经的守护巨龙，准备迎击，但死亡之翼并没有发起攻势。

“我一直都在观察着你在海加尔山脉的魂游之旅，期待着有天你会来到这里。”死亡之翼说道。“我一度以为你没有勇气踏足海加尔山以外的地区，但你的进步证明了我并没有看错……其他龙王打算让你继承我的力量，打算让一个凡人来取代我的位置。”

萨尔不太明白这话中的含义。他的能力与日俱增，但是伊瑟拉和其他龙王告诉过他，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守护巨龙，或者大地守护者。

“这些力量不是他们赋予我的。”萨尔沿着墙壁侧身移动，想要查明古神之血形成的墙壁是否存在裂隙或是什么薄弱点。“运用这股力量的决定也是由我自己所做出。”

密室在死亡之翼的狂笑之下震颤起来。“没想到你还真的相信是这样。我在许多地方都有眼线，萨满。我知道其他龙王正在海加尔山举行集会，而你也脱不了干系。他们就像懦夫一样，想要让你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接受这份命运，继承我的诅咒。”

“你所得到的不是诅咒，而是一份馈赠。”萨尔开口说道。近来这段时间他了解了许多关于泰坦和守护巨龙的故事。上古之时，泰坦卡兹格罗斯赐予了死亡之翼支配大地的权利并赋予他守护大地免受伤害的责任。然而，这份职责也让他变得易于受到被封印于艾泽拉斯的上古之神的影响。从古至今，从死亡之翼叛变到即将到来的暮光审判，龙族所受到的折磨与苦痛就全都是源自上古之神企图毁灭所有生灵的阴谋。

“馈赠？”死亡之翼咆哮道，“你和其他龙王一样深陷迷途，看不出强加给我们的这些职责根本就如同牢狱。”

“那可是泰坦给予你的崇高使命。”萨尔反驳道。他感到与海加尔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微弱，也感觉到手中握住的泥土正在从指缝中流失。

“他们的意愿根本就称不上使命。”死亡之翼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萨尔，每一步都让密室震颤不已。“艾泽拉斯只是泰坦们的一个实验场，如同玩具一般。等到玩够了，他们就转身离去，对于留给我们的伤痕累累的世界毫不关心。”

“这个世界的伤痕都是拜你所赐，都是因为你辜负了你所得到的馈赠！”萨尔咆哮道。

“这不是馈赠！”死亡之翼的身躯在怒火中震颤起来。

萨尔发现自己的话似乎起了作用。他继续对龙王挑衅，希望这能让对方暴露出某些弱点。“这是一份超出你承受能力的馈赠。这份馈赠——”

“闭嘴！”死亡之翼喝斥道，“如果你坚持称它为馈赠，那你自便。现在，就让我把这份馈赠转送给你，让你体验一下我曾经经受过的一切……去感受这个世界炽烈的心跳吧！”

一阵烧灼的刺痛从萨尔土质胸腔深处传来。从艾泽拉斯地心涌出的无尽烈焰在他灵魂深处不断翻滚。他石砌的皮肤开始转变成黯淡而愤怒的褐红色，嘶嘶地蒸腾着水汽。

“现在，你知道肩负这垂死世界的感觉了吧。”

萨尔的双腿颤抖着，就好像艾泽拉斯的每一块岩石都压在了他的身上。他的身体开始崩出裂痕。这是一种远超生理感受的痛苦，他的灵魂也开始在这份不可估量的重负之下土崩瓦解。

“这份馈赠品尝起来有没有像你原本所想的那样甜美啊？”死亡之翼消遣道，“这就是其他龙王想做的：把你像我这样与这个世界锁在一起，将你的人生置于永恒的苦痛之中。”

然而，在感受苦痛的同时萨尔也感觉到自己似乎获得了一股难以置信的力量。整个艾泽拉斯大陆似乎都正处在他的支配之下。难道是死亡之翼太过自负，真的全数转移了自己的力量？

兽人没有多做疑虑。这是敌人的一手臭棋，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萨尔将整个艾泽拉斯的重量汇聚在拳，迅速移动身形扑向死亡之翼。这力量如此骇人，他甚至感觉自己能够一拳击碎山川。

面对迎面扑来的萨尔，黑龙王纹丝未动。然而在这一记重拳击中死亡之翼胸膛的瞬间，萨尔感觉整个艾泽拉斯的重量——他手中的全部力量——俱都消散无形。

萨尔击中了人类形态的守护巨龙，但这只导致了自己的双手碎成千百块裂片。熔岩从断肢处喷涌而出，他跪倒在地痛苦地哀嚎起来。

他同时也感觉到，在遥远的海加尔山，他的肉体的所在之处，大地正在四分五裂。

许多凡人法师，甚至于不少蓝龙都认为奥术魔法的规则是绝对的。然而在他们认为已是极限的地方，卡雷却总能看到新的可能性。对他而言，魔法并不是一个严酷逻辑下的死板系统，而是世界的活力之源。魔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是他见过最能体现“美妙”这个字眼的事物。

当伊瑟拉找到他，激动地说起巨龙之魂以及用其充当武器的可能性时，卡雷立即就开始了对于这种渺茫可能性的沉思。死亡之翼并未像其他龙王一样向巨龙之魂中注入本源之力，要想用这件神器去对付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况且，先前的案例表明龙族以本体使用巨龙之魂时自身就会受到其强大力量的反噬。死亡之翼就是因为使用巨龙之魂才导致身体四分五裂，不得不锻铸钢铁甲胄来维系身躯健全。

尽管困难重重，卡雷还是把运用神器视为一个证明自己配得上和其他龙王并驾齐驱的机会。他在蓝、绿、青铜、红这四大龙族面临灭顶危机时成为了魔法管理者，继承了由泰坦诺甘农赐给前任首领玛里苟斯的神奇力量。他是蓝龙军团众望所归的选择，是整个军团信念的寄托。他绝不能让他们失望。

“巨龙之魂没有吸纳死亡之翼的本源，所以也就无法用来直接攻击他。”阿莱克丝塔萨如此说道，但口气却像是有些动摇。在伊瑟拉告诉卡雷自己的发现之后，两位守护巨龙又来到了塞纳里奥庇护所中与生命缚誓者进行进一步讨论。

“的确如此。”蓝龙王暂停了一下。他感觉其他守护巨龙是如此专注，就好像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仔细剖析。“我们需要他的本源之力。不幸的是，目前取得的血液样本虽然能起到一些作用，但其中并不包含死亡之翼的力量。不过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用足够多的奥术能量去改变巨龙之魂的性质，让它可以影响到黑龙之王……理论上应该可行。”

“理论上……”生命缚誓者重复了一遍。

卡雷也有些动摇。这件神器的危险性不容忽视。他对巨龙之魂的了解大部分都来自肯瑞托法师——尤其是人类法师罗宁——的著作。罗宁曾经亲手把持过这件武器，并且亲自分析了它的一些特性，他撰写的相关论述对卡雷来说弥足珍贵。但是，这些材料也并不足以证实自己的猜想。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伊瑟拉踏步上前，让卡雷感觉安心了不少。“这件武器让龙群四分五裂，造就了如今的一切。我知道它曾经让你承受苦痛，但卡雷的想法是正确的……它所引发的黑暗也该由它来终结。”

阿莱克丝塔萨闭上双眼。但卡雷已经注意到了她眼中燃烧的怒火。事实上，他一开始就在担心生命缚誓者对于这个计划的反应。他知道神器的黑暗秘史。在上古之战的终焉之时，四位守护巨龙找到了这件武器并且施法将其封印。如此一来，无论死亡之翼还是其他任何龙族都再也不能用它作恶。然而千

年之后，龙喉氏族的兽人找到了神器，并用其奴役了生命缚誓者和她的同族。在那段悲惨的岁月里，许多红龙被迫沦为坐骑参战。

“这是我们一直都想要解决的问题，阿莱克丝塔萨女士。”卡雷安慰着她。

“我知道……”生命缚誓者语调哀伤，“我这就去通知诺兹多姆，你们则继续进行研究。”

现在所有事情的关键都在于永恒者。即使卡雷找到调整神器的方法，其他龙王们也必须得依赖诺兹多姆去时间线中取得神器。巨龙之魂早已不存于现世，十多年前，大法师罗宁就已经将其主体摧毁。之后，黑龙希奈丝特拉收集了神器的残片，尽管这些碎片已经没剩多少神力，她依旧还是用其掀起风浪，并且招致了自己的末日。再然后，这些仅有的巨龙之魂残片也被彻底毁坏。说服永恒者去时间线中拿回神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卡雷、伊瑟拉以及阿莱克丝塔萨知道他们必须得去尝试。

生命缚誓者离开之后，卡雷来到了塞纳里奥庇护所的一张小桌旁。桌上散落着许许多多可以用来与魔枢进行通讯的水晶球。卡雷一面思考着如何克服调整巨龙之魂这个难题，一面拿起一颗水晶球准备施法。

就在伊瑟拉轻轻走到卡雷身边准备开口的时候，大地忽然震颤起来，几乎把两人都掀倒在地。尖叫声从诺达希尔脚下传来，那里是大地之环和塞纳里奥议会驻扎的地方。蓝龙王同伊瑟拉交换了担忧的眼神。大地的裂变之后地震时常发生，但是这一次，震源似乎就在他们立足之处的正下方。

大地再次震颤，比刚才还要更加剧烈。

“这不可能……”伊瑟拉瞪大双眼，紧靠在一面由德鲁伊造出的木墙上。她语气中所夹杂的恐惧和惊觉让卡雷心头一紧。

“死亡之翼？”一阵寒意爬上卡雷的背脊，“是他在这里？”

绿龙女王并未答话就径自冲出了房外。卡雷也立即跟着她跑向诺达希尔脚下。

世界之树周围的大地已然千疮百孔。萨满和德鲁伊们正在忙着把掉入地缝的同伴们拉到安全的地方。但伊瑟拉并没有停下脚步。在卡雷疑惑的目光中，她越过世界之树来到了一片灌木环绕的安静空地。空地的正中，萨尔正坐在地上，看上去像是陷入了极深的冥想。而他的伴侣阿格拉，正待在他身旁不停摇晃着他的肩膀。

在感觉到两位龙王的到来之后，棕色皮肤的女兽人立即转向了他们。

“古伊尔有些不太对劲，”她所用的是萨尔的兽人名，“地震开始后我就到处找他，最后在这里发现了他，却怎么也唤不醒他。他这是怎么了？”

伊瑟拉在萨尔面前屈膝半跪。这位兽人身上并无伤痕，但表情却像是正在承受极大的痛苦。“看来，真的是他……”绿龙女王说道。

觉醒者打量着萨尔的左手。在卡雷看来，他的掌中空空如也。绿龙女王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迅速抓起一把泥土放入萨尔掌中。

“萨尔和这场地震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卡雷问道。

“他正在以一种其他萨满从未尝试过的方式与大地接触。大地成为他的一部分，他也成为大地的一部分。有什么东西困住了他的灵魂。这些地上的裂隙……就如同他自身的伤口一般。”

“一定有什么方法能让他脱离出来。”阿格拉恳求道。

“如果他的灵魂没有远离海加尔山，那应该有救。”伊瑟拉朝着阿格拉点头示意，“我们必须召集那些萨满和德鲁伊们。接下来有得忙了。”

萨尔的伴侣有些犹豫。“我不能就这样丢下他……”

“你必须相信我，如果你想要救他的话。”伊瑟拉的话音低若耳语，但卡雷可以从中明确感受到紧张的气息。

阿格拉想必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气氛。这位兽人缓缓起身，来到绿龙女王身旁。

“伊瑟拉女士，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卡雷感觉自己可悲得就像个局外人一样。萨尔被困在了元素的领域，而蓝龙之王对那里毫无办法。

“留在他的身旁，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确保他的掌中放有泥土。”

于是，阿格拉跟着伊瑟拉离开了此地——在这过程中，她依旧忧虑地回望了一眼。

这不是卡雷希望听到的回复，但他还是照做了。一时间他甚至有点怀疑伊瑟拉这样安排，是因为她觉得卡雷担负不起更重要的工作，但他最终还是意识到了觉醒者绝不会对他人妄下这种评断。她的指令并没有什么潜在意义。他需要留在这里，如此而已。

当他在萨尔身边坐下时，卡雷意识到或许自己太过费力在寻找一个可以亲手打败死亡之翼的途径，从而忽视了其他更有希望的方法。如果萨尔真的能够

将他的本源与大地结合，而且反之亦然的话，是否意味着这个凡人已经具备了同死亡之翼一样将自己灵魂同艾泽拉斯联系到一起的能力?

蓝龙之王从身边的袋子中掏出一颗水晶球。片刻之后，笼罩球体的迷雾散去，蓝龙军团成员纳瑞苟斯的面容出现其中。

“卡雷苟斯。”这位蓝龙颔首致意。

蓝龙王回之以礼后说道：“曾经有个凡人成功使用巨龙之魂奴役了红龙军团，对吧？”

“那是一个被称作耐克鲁斯碎颅者的兽人，”纳瑞苟斯答道，“一个卑劣无耻的家伙。”

“没错，没错。就是他。他在使用神器之后身体有何反应？”

“根据罗宁的记录，他毫发无伤。”纳瑞苟斯说道，“短命种族在使用巨龙之魂时并不像我们那样会遭受反噬。这的确有些奇妙。”

“谢谢你，我的朋友。那就这样吧。”卡雷将水晶球重新放入口袋。

萨尔是一位能够融入大地之本源的凡人，蓝龙王沉思着。不久之前，正是在这位兽人的帮助下，卡雷、伊瑟拉、诺兹多姆和阿莱克丝塔萨才得以将自己的力量同大地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从而击退死亡之翼的爪牙。当时，这位萨满还只是个传输艾泽拉斯之力的导体。但如今，他已远不止如此。他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将巨龙之魂反过来对付其制造者的关键。

卡雷苟斯往萨尔的手中加了一把泥土。他看着这位兽人的面容因为疼痛而抽搐不止，不禁担心守护巨龙们的最后希望是否会就此落空。

死亡之翼伸出利爪划过萨尔的胸膛，在兽人石砌的皮肤上又留下了新的伤痕。这位萨满的身上已经千疮百孔，但他的敌人并没有打算取其性命。

看起来黑龙之王是想要摧毁萨尔的意志，让萨尔成为自己手下的棋子。这是萨尔所能想到的死亡之翼迟迟不痛下杀手的唯一解释。

死亡之翼已经接近成功了。萨尔的灵魂被困在此处，除了艾泽拉斯的痛楚之外，他感受不到其他任何知觉。若是在几周之前，在还没有摆脱疑惑、恐惧和愤怒的支配时遇到这样的情形，他恐怕早已崩溃，早已迷失于这个孤寂的牢笼。但此时此刻，他身为萨满的意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坚定。

“泰坦们认为你有能力担负重任，他们信任你。”萨尔开口说道。他的力量同守护巨龙相比微不足道，因此他只能使用唯一的武器：语言。“是恐惧和

疑惑致使你自甘堕落，转而与那些妄图终结艾泽拉斯所有生命的怪物为伍吗？”

“你的忠诚用错地方了，萨满。如果这个世界对他们有一丝不合意，泰坦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消灭你们和所有其他弱小种族。上古之神早就看透了他们的把戏，他们承诺过，会让我从这桎梏一般的身份中解脱出来。当那天来临之时，我会将整个世界所有残余的泰坦造物一扫而净，至高无上地统治这个世界，让艾泽拉斯以崭新的面貌重生。”

死亡之翼抬起膝盖重击萨尔的胸膛，让其重重地撞在了身后的石壁之上。这时，几个回荡在大地中的声音透过石壁传进了密室里，激励着萨尔保持站立。他可以辨认得出，那是大地之环的成员：穆恩·大地之怒、努波顿，以及……阿格拉。

萨满们正在透过元素之灵搜寻萨尔，萨尔也打起精神开始搜寻自己的肉体。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竟然感觉到自己的掌中又握着一把清凉湿润的泥土，这泥土就是维系在他海加尔山上的肉体和密室中的灵魂之间的生命闪光。兽人排除杂念，全身心地以意念向着密室之外的元素呼喊回应。

随之而来是一阵沉默。

能量在体内澎湃，石质身体上的伤口也开始愈合，他准备再次向外呼喊。他意识到了萨满们正在封闭海加尔山的裂痕，他身上的创伤也是因此得到治愈。兽人突然双腿站直，振作了起来。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萨尔继续挑衅道，“是恐惧和疑惑导致你堕落的吗？”

死亡之翼眼中的红光更甚。他上前掐住萨尔的喉咙，将其提至半空，接着另一只手恶毒地扫过兽人的腹部。

“在一个根源上存在缺陷的世界中，你最可悲的地方就是始终相信自己认定的真理。不过，你，还有其他龙王，你们这些可怜虫的虚妄追求终究都只会是徒劳。只要你们还在继续为那个无望的未来卖命，胜利就永远不会属于你们。”

黑龙王手指触及之处，萨尔的石头皮肤开始熔化起来。他继续加重力道，手指掐入兽人的脖子之中。萨尔感觉到自己和海加尔山之间的联系再一次变得微弱起来。

“不……”萨尔一面将手抵上死亡之翼的手臂，一面高声怒吼，“我们必将胜利……因为我们从不退缩……众志成城，而你必将失败……因为你选择独自一人……背负自己的罪责。”

周围的大地开始摇晃，萨尔原本以为这是死亡之翼愤怒的体现，但黑龙王并没有继续攻击，而是突然反手把萨尔甩到一边。

死亡之翼展开双臂，愤怒咆哮。大量的上古之神血块从地板中猛然蹿出，直冲密室顶部的一个角落，在那形成一层厚重的结晶障壁。好一会儿之后，萨尔才明白到刚才那阵颤动的缘由。那是诺达希尔的树根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钻开岩石泥土伸向此处的密室。

大地之环和塞纳里奥议会看起来已经找到他了。

萨尔朝着黑龙王冲撞上去，打断了他的施法，并将他击倒在地。死亡之翼在怒火中站起身来。他的身体震颤不止，藤条般的岩浆从胸甲的裂隙中向外扩散。然而就在他打算冲向萨尔的时候，诺达希尔的树根击穿了屋顶，撒下一片结晶碎屑。

树根径自伸向黑龙。死亡之翼稳住脚步，一时间，他就像是迎上了一部自主行动的攻城锤，其尺寸甚至比科多兽还要巨大。很快，又有三条树根紧随而至。这一次，黑龙王被重重地压向了地底。

第五条树根的动作则要温柔许多。它缠住萨尔的腰部然后将他向外拉去。离开密室之后，萨尔立即感到自己的灵魂又重新和肉身联系到了一起。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周围的土地，这片未受上古之神腐蚀的大地。方才所经历的一切苦痛与折磨，以及被死亡之翼撕裂灵魂的煎熬都随之散去。

阿莱克丝塔萨发现永恒者正在等待着什么。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山顶。在这个远离德鲁伊与萨满营地的地方，生命缚誓者现出了巨龙的形态。在长时间保持精灵形态之后，伸展双翼让她倍感神清气爽。她降落在青铜龙王身侧，陈述了伊瑟拉和卡雷关于巨龙之魂的构想，以及在这个构想中诺兹多姆必须要扮演的角色。生命缚誓者原本并没有对此抱以太大期望，但出乎意料的是青铜龙王的语气似乎并没有排斥的意思。

“巨龙之魂……”诺兹多姆说道，“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要回到过去去纠正那一天。去拯救玛里苟斯的龙群……去避免我们遭受那可怕的命运。”

永恒者望着远方的地平线，叹了口气。“但若是我真的这样做了，我就和那些干扰时间线的永恒龙军团——以及未来的我——没什么两样的。”

“你大可以换一个角度去审视自己的使命。”阿莱克丝塔萨回答道。“艾欧娜赋予了我守护生命的职责。因此当使用巨龙之魂的构想被提出时，我就在质问自己，在让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武器重现于世的过程中，我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使命。”

“然而你还是接受了这个计划。”诺兹多姆陈述道。

“是的。为了守护生命，有时候你不得不扼杀那些妄图毁灭生命的罪恶之源……”

关于巨龙之魂，还有她对自己、对红龙军团以及历史长河中许许多多的生命所造成的难以想象的苦难，生命缚誓者已经思虑良久，最后，她终于得出一个艰难的领悟：为了守护这个世界，任何巨大的代价都必须去承受。

“我不能逼迫你去做你认为错误的事。”阿莱克丝塔萨道，“但请扪心自问：阿曼苏尔赐予你支配时间的权力是为了让你看着这个世界走向灭亡吗？”

“如果我迈出这一步，未来就会被永恒龙军团所统治……”诺兹多姆的声音越来越低，忧虑和恐惧的神情难掩于面。生命缚誓者看出了青铜龙王所担心的是时间线本身所面临的宿命。她已经请求过诺兹多姆太多事情了，如果他真的不愿说出他的顾虑，她尊重他的选择。

阿莱克丝塔萨对着诺兹多姆颔首低吟：“赐予你们每一人的，是一份馈赠……”

“赐予你们所有人的，是一份责任。”永恒者没有迟疑地接上了这句古老训诫的后半句。这是泰坦对守护巨龙们留下的最后一个命令，用来提醒他们虽然每位龙王都将独当一面，但他们的知识和力量不应分出彼此，他们应当一体同心。

“你的职责是守护时间，就好像我的职责是守护生命，但什么才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呢？”阿莱克丝塔萨问道。

“不计代价地……守护这个世界，避免暮光审判的降临。”诺兹多姆低语道。

永恒者缄默良久。生命缚誓者顺着他的视线望向天空，一时心如刀绞。“可有其他部下归来？”

“没有。也不会有了。我只是……想要等在这里。我曾迷失在时光之中，直到萨尔点醒了我。而现在，我感觉自己迷失在了时光之外。”阿莱克丝塔萨吃惊地看着青铜龙王苦中作乐地取笑自嘲道。

最终，永恒者从地平线的方向转回身来，迎上阿莱克丝塔萨的视线。“我在自己的道路上固执前行得太久了。你说得对，我不应再沉浸于过去……”

四位龙王和萨尔齐聚于诺达希尔脚下的德鲁伊庇护所内。一个巨龙之魂的影像飘浮在众人之间的半空中。它的存在让阿莱克丝塔萨心中感到一股寒意。

从某种程度上，这让她回忆起了万余年前那个给神器充能的仪式。

尽管只是一个卡雷苟斯用奥术魔法具现出来的影像，这武器依旧还是具有一股魔力。沐浴在巨龙之魂投影的淡紫色光芒下，龙王们注意到他们的影子开始在凡人形态和巨龙形态之间闪烁波动。

“如果想要拿到巨龙之魂，我们必须先前往我曾预见过的未来：时间的尽头。”诺兹多姆说道，“只有击败了终焉之境的统治者——永恒龙军团及其首领，时间线才能恢复正常运作，才能让我们回到过去，去取回巨龙之魂。”

“如果过往时间线中的神器就这么凭空被我们拿走，历史又会怎么延续呢？”萨尔问道。这位兽人方才一直在龙王们的身旁一言不发。龙王们已经亏欠了他许多恩情，生命缚誓者很希望能让他回归安宁的生活，但为了艾泽拉斯的安危，她不得不再次让萨尔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时间并非如一些人想象中那样延绵不断。我的龙群会切断那部分历史，以消除我们造成的影响。不过我也不能将时间的断层维持太久。一旦任务完成，我们就必须将巨龙之魂送回它原本的位置……”

“关于这个原本位置……”卡雷苟斯说道，“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许多节点拿到这件神器，但是它的性质在历史的推演中曾经多次被转变。如果想要计划成功，我们就必须拿到最纯净状态下的巨龙之魂。因此在诺兹多姆打开时间通道之后，我们要前往的就是神器被创造的那个年代：上古之战时期。”

“然后需要确定的就是它的使用者。”阿莱克丝塔萨对着萨尔点头示意。

“我的朋友。”卡雷苟斯将手放在萨尔的肩膀上，“从我已知的讯息来看，任何使用这件神器的巨龙都会被它的能量反噬撕裂。这是巨龙之魂创生伊始就具有的天性，它所能带给我们的只有足以逼疯我们的苦痛。但是凡人种族，由于其天性的独特，就可以不受反噬地任意使用这件神器。”

“我们所请求你参与的这件事情风险极大，萨尔。”伊瑟拉轻柔的声音在房间中飘荡，“一旦巨龙之魂被取回现世，你就马上得将它送往龙眠神殿。那是一个与神器诞生之地龙王大厅相连，同样也蕴藏无穷力量的地方。你拿到的将会是已经充能过的巨龙之魂，但我们会往其中再次灌注龙王的本源之力，让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也更不稳定。你必须清楚若是死亡之翼发现了我们的计划，他必定会带着爪牙赶往神殿，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你。”

“我无意质疑你们的智慧。”萨尔谦卑地说道，“但是艾泽拉斯的其他生灵也都在死亡之翼的怒火下遭受了太多苦难。我们可以集结一支由凡人种族组成的前所未有的大军，来一同见证黑龙之王的末日。这样不是会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一些？”

“即便是所有凡人都联合起来，恐怕也插不上手。”阿莱克丝塔萨说道，“死亡之翼已经被上古之神的黑暗力量扭曲了。无论多么强大的物理攻击都没法将他摧毁。他必须得被……逆转。他体内的本源之力必须被剥离出去，而这只有巨龙之魂才能办到。”

“而这必须要有你站在我们这边才能办到。”卡雷补充道，“这件神器蕴藏了四位龙王的本源，唯独死亡之翼没有将他的本源之力注入。如果我们想要用这件武器来对付他，我们就必须把大地守护者的力量也注入进去。而你，萨尔，无论多么微弱，你恰好就持有了一部分这样的力量：艾泽拉斯大陆自身的本源。”

“龙族的身躯无法承受巨龙之魂的反噬。”阿莱克丝塔萨对萨尔说道，“于是责任就落在了你的身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已经多次置身险境来帮助过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真不想再对你提出这样的请求。”

“您的请求让我倍感荣幸。”萨尔说道，“但我必须指出一点。短命种族前不久才终结了炎魔之王拉格纳罗斯，在这之前更是消灭了巫妖王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威胁。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守护艾泽拉斯安危的辛勤卫士。我们对这个世界关心并不比你们少上分毫。恕我直言，我认为无论这个计划多么超凡，它都只有在凡人们的帮助下才能成功。”

萨尔的看法毫无疑问是对的，但阿莱克丝塔萨还是希望尽量避免更多的凡人卷入这场危机。“如果他们自愿加入的话，我们表示欢迎。”

“永远都会有人自愿的。”兽人微笑道，“我这就派人去通知他们。”

萨尔离去之后，诸位龙王沉默了良久。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卡雷说道，“如果阻止暮光审判是我们的使命，是泰坦创造我们的目的，那么在这之后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一阵凉风悄然穿入了塞纳里奥庇护所，就好像是在强调卡雷的话语。龙王们目光游移，彼此交换着眼神。这是一个他们都为之困惑的谜题。

“是的……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呢？”诺兹多姆深沉地说道，“在时间线遭到侵袭之后，就连我也没法预知我们的未来……”

“这次行动究竟会带领我们走向圆满……还是迷失？”伊瑟拉也陷入了沉思。

“泰坦们的安排肯定有其深意。”卡雷想要说服大家，“魔法、时间、生命、自然……都是永恒的存在。这说明我们应该将这些东西永久守护下去。”

阿莱克丝塔萨在一旁聆听了伊瑟拉、卡雷和诺兹多姆的讨论，体会了他们的希望和担忧。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非常明确，但是阻止暮光审判之后的未来究竟会是怎样，这始终是一个谜团。生命缚誓者将自己的担忧深深埋藏心底，她是红龙女王，此时此刻，正是需要她站出来指引龙群走出迷思的时候。

“我们谁也无法确定。”阿莱克丝塔萨将诸位龙王的注意力都引向了自己，“又或者即便知道结局，难道我们会改变初衷吗？泰坦晋升了我们，赐予了我们奇妙的馈赠，而眼下，正是我们运用这些能力的时候。”

生命缚誓者牵起身边伊瑟拉和卡雷苟斯两位龙王的手，他们也同样牵起了诺兹多姆的手。他们的魔力交汇合一，缓缓流过每一位龙王的身体。这股柔和的能量缓和了他们的紧张，也给予了他们坚定不移的决心。

“我们将会携手并肩，一同走向未知。”阿莱克丝塔萨说道，“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该履行的使命。”

马特 • 伯恩斯

第1章

他盘旋着准备降下，模糊的投影亦随之掠过身下宏伟的建筑。他并非初次来此，但这石砌之殿以及周遭事物的沧桑与广阔依旧让他深感触动。神殿拔地而起，分为数层，每一层都对应着某个种族的其中一支——一个明显比人类或兽人高出数倍的种族。雕文的石柱从边缘贯穿整座神殿，从圆形的底座一直伸展到半球形的穹顶，仿佛哨兵一般守望着龙骨荒野的每个方向。狭长的冰锥倒悬而下，可怖的裂缝遍布于石柱和拱门之上，然而即便在时间的侵袭和数次恶战的洗礼之下，龙眠神殿依旧屹立不倒。

相较于艾泽拉斯世界变化无常、永无止境的灾厄，这永恒之殿倒像是在欢迎着他。

其他龙王或许已经身在其中。他凝视着那些环绕神殿的圣地——青铜、翡翠、碧蓝、晶红，以及黑曜石。在巨龙军团们遭受重创的当下，这些圣地已然废弃。而龙眠神殿本身或许可以千万年伫立下去，但也只是作为一座象征着逝去希望的远古遗迹，再没有其他意义。

这头蓝色巨龙叹息着，降下身来。他的目光越过神殿和圣地，向着更远的北方，瞥了那些点缀着冰原的扰人心绪的土堆一眼。那里的每一个土堆之下，都掩藏着一具被冰霜包裹的巨龙尸骸，其中一些甚至已经埋藏了数千年之久。龙骨荒野是一座容纳了数百具龙族尸骨的墓园——无论他们生前从属于哪一色的军团。这里提醒着龙族，即便是最强大的生灵，也并非不败不死。

这头展翼的巨兽将目光收回到了自己的目的地。随着高度的降低，龙眠神殿在他眼中变得愈加宏伟，当他最终抵达神殿底部的一个入口时，自己的身躯已相形见绌。他收翼而立，最后环顾了周遭一眼，随即步入殿中。

殿内的空间同样宏伟无比，第一间殿室的高度便是他体高的三倍有余。墙壁上的火把提供着微弱的光亮，千万年来一如既往。古老的石雕若隐若现，其中一些形象与人类和精灵倒有几分相似，但又明显不是。或许这些形象便是泰坦的象征——那些终结混沌、带来秩序，将艾泽拉斯世界塑造成如今模样的神样生灵；又或者这些石雕有着别的寓意，巨龙无从知晓。这座神殿建造于他的时代之前，或者说，远在所有龙族存在的年代之前。

谁也不知道神殿因何而建，但是亘古以来，它便是龙族之首——守护巨龙们的会面地点。守护巨龙不仅仅是龙族的守护者，他们更肩负着守护整个艾泽拉斯的重任。千万年来，他们在此处共聚一堂，商议巨龙军团的具体行动。在魔枢战争——那场蓝龙之王试图带领蓝龙军团杀死一切凡间施法者的战争中，另外三名龙王便是在此处建立了龙眠联军，并约定之后的每年再次聚首，协商如何应对这世界中接连不断的危机。而在上古之战——那场恶魔入侵，导致古卡利姆多分崩离析的战争结束之时，四大龙王——疯癫之前的蓝龙王当然也包括其中——也正是在此处齐心商议该如何应对死亡之翼的背叛，后者一度成为他们最头疼的难题。但即便是这场经年累月的斗争，也无法与他们最初肩负的使命相提并论：阻止暮光审判，阻止那场会让艾泽拉斯所有生灵灭绝的灾难。

守护巨龙们最终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尽管代价是如此沉重。此时此地，他们再次如约前来，但已不再是以世界守护者的身份，而仅仅是代表自己出席。这样的相逢，自上古之约以来还是头一次。

巨龙沿着由寒冰裂层形成的峡谷，朝着龙眠神殿半掩入土的最底层走去。他倾听着，但是里面并无一丝声响传出。或许他成了来得最早的那一个。他思量着是否该离开此处，到附近寻个地方等待其他与会成员的到来。作为四大龙王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始终觉得自己不该在任何情况下位列于其他龙王之前。

然而当他继续深入来到更低一些的位置时，最终听到了另一位龙王的声音：诺兹多姆。即便是现在，青铜龙王仍旧是他们之中最守时的。

这位雄龙在说些什么，蓝龙王没能听清。不过，与诺兹多姆交谈的那位雌龙的声音倒是清晰地传了过来。

“我们应该等待所有成员到齐，”这是一个温柔而又充满威严的声音，“卡雷苟斯应该得到与大家同等的尊重。”

听到自己的名字后，蓝色巨龙加快了速度。很明显，事情与他设想的恰恰相反，现在是所有龙王在一起等着他。

“我到了！”蓝龙高声喊道，同时步入了这间宽阔的圆形穹殿。穹殿的正中是一块凸起的大理石平台，平台在正南和正北方向都设有阶梯，同时在每个角落都立着直耸而上的巨大支柱。

诺兹多姆将他锐利的目光投到了迟到者的身上。这位青铜龙王的两侧各站着一名威严与体型均与之相当的雌龙。右边是颀长光洁的翡翠龙王，正用她缤纷多彩的双眼凝视着蓝龙。伊瑟拉，曾经的梦境女王，她的双眼在沉睡中紧闭千万年之久，如今却片刻也再未阖上。她向着卡雷苟斯点了点头，但并未开口。

诺兹多姆的另一侧，一头端庄威仪，全身布满晶红鳞甲的雌龙迎着蓝龙往前走了几步。不论身长还是体宽，她都要超出另外三位龙王许多，然而在这令人生畏的外表之下，却藏着一颗温柔之心。修长的鳞鳍从后背一直延展到尾部，而她傲人的双翼——蓝龙王知道——一旦展开便足以将另外两位龙王完全遮蔽。

其他三头稍小一些的巨龙为蓝龙的到来轻轻颔首致意。他们都静立于圆台之上各自的龙王身后。他们都是龙王麾下出生入死、忠诚不渝的亲信。卡雷苟斯了解他们每一位，机敏的克罗诺姆——或是被称作克罗米，还有离她最近的伊瑟拉之女——勇敢的麦琳瑟拉。不过在这三位之中，卡雷苟斯最为熟悉的还是红龙阿弗拉沙斯塔兹，在暮光之锤的狂热信徒试图将艾泽拉斯拖入末日时，正是他担任着龙眠神殿守卫军的指挥官。

三位巨龙在后方静立着。他们的职责只是聆听。这再一次提醒了卡雷苟斯，他也应当有亲信陪伴。

只不过，魔枢里已经找不到蓝龙来担此责任了。

“无须多心，卡雷苟斯。”红龙女王试图让卡雷苟斯平静下来，她用悠扬的声音继续说道，“我们知道你会迟到一会儿。诺兹多姆只是在为你担心而已——是吧，诺兹多姆？”

“如你所说。”青铜龙王用飘忽的声音答道。他的身形与其他巨龙一样充满生命力，但嗓音却浸透着岁月的洗礼。

“承蒙关心。”蓝龙在三位年长巨龙的面前躬身示意，接着转向红龙女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叫我卡雷，阿莱克丝塔萨。”

诺兹多姆冷哼一声，不过阿莱克丝塔萨点头表示了接受。“卡雷。请原谅我忘记了这个你偏爱的——那些年轻种族是怎么称呼它来着……昵称？不过我原本以为你只会在人类形态下使用这个称呼。”

“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就开始喜欢在任何场合使用这个称呼了。”卡雷并未详述其中事由。

“或许我们都该有个昵称。”伊瑟拉插进了对话之中，丝毫没有讽刺的意思。“毕竟，现在是他们的时代了。事实上，最近我以人类形态出现的时间比用本体现身的时间还要多。或许这就是为我们的时代画下句号最快最完美的方式。”

她的坦率直言让另外三位龙王都陷入了沉默。在一阵明显的不安之后，阿莱克丝塔萨上前来到了平台的正中心处。其余三名龙王也随之而动，诺兹多姆

漫步走向最南方的边缘，伊瑟拉径自往东面去，卡雷苟斯则是向北。而西面——耐萨里奥的位置——自他从上古时代的背叛以来，便一直空缺着。

红龙女王环视一圈，接着昂首向上凝视了片刻，然后高声宣布道：“让这场峰会开始吧！”

曾经，开场仪式都会伴随着一些法术特效，但这都已是往事了。这四头巨兽看起来仍让人敬畏，但他们已不再是艾泽拉斯的守护者了。他们牺牲了守护巨龙的全部力量以彻底击败黑色巨龙死亡之翼。死亡之翼……曾经是他们并肩战斗的同伴，而后却陷入了邪恶的癫狂，几乎将暮光审判付诸现实。

牺牲是值得的，不过卡雷清楚地意识到，这已经让四位龙王永久地转变了。

卡雷悄悄地观察着另外三位年长的龙王。资历最浅的他，是在前任领袖玛里苟斯陨落之后，才勉强接过了魔法守护者的身份和统帅蓝龙军团的职责。玛里苟斯——也被称作织法者，他厌倦了成天担忧年轻种族对奥术魔法的滥用，最终宣布这股能量只能被龙族及其盟友掌控。由此引发的魔枢战争席卷了整个艾泽拉斯，直到阿莱克丝塔萨和她的子嗣们伸出援手，载着一群英雄们深入魔枢，玛里苟斯和他的狂热举动才得以终结。先王已逝，新王当立，蓝龙们将目光投向了在一系列事件中成功证明了自己值得被信赖，值得被托付此重任的那一位——卡雷。

蓝龙静侯着，但谁也没有开口，就连阿莱克丝塔萨似乎也无意在宣布开场之后继续发言。生命缚誓者仿佛在等待着谁来主持会议，但伊瑟拉和诺兹多姆显然也都没有这个打算。

空气中不耐烦的气息越发明显，直到克罗米终于打破了沉默。“恕我冒昧，但有件事我们应当留心。时间线开始变得极不稳定，这或许是由于我们取走了巨龙之魂所引起的。”

诺兹多姆打断了她。“时间线已经不受我的能力控制了，这不再是我们该关心的问题。从今往后，年轻种族们所引导的未来将由他们自己负责，也只有他们自己。”

克罗诺姆欲言又止，最终点头退下。然而，伊瑟拉之女却在此时壮着胆子接上了话茬。“或许我的发言亦有僭越，但是有传言说噩梦领主正在奥恩裂隙兴风作浪。它或许是在寻找一位新的代理人——新的梦魇来帮助它脱离翡翠梦境，进入现实世界。”

“我们已经讨论过此事了，”伊瑟拉厉声训斥道，但她的神色转瞬又变得迷离起来，“我想我们应该是……是的！我们讨论过了！裂隙和那些试图接触梦境的污染应该由德鲁伊去处理……是的，交给德鲁伊！暗夜精灵纳拉雷克斯

已经成功封印了一次梦魇。德鲁伊们现在比我们更有能力去对抗梦魇的侵袭。”

伊瑟拉现在的情形已经比她刚失去守护巨龙之力时好上了许多。在那段时间里，卡雷眼见着她甚至无法组织语句表达自己的想法，幸而在那之后她总算逐渐恢复了过来。

麦琳瑟拉看起来有些失望。“如您所说，母亲。”

阿弗拉沙斯塔兹看起来要比另外两名随从更为明智，并不打算在这种情况下表达自己的看法。会场再次陷入了令人不安的沉默。卡雷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边也该有亲信同行。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甚至没有人动弹。最终，年轻的天性打败了他的自控能力，卡雷开口喊道：“我有话要说。”

其他巨兽都转过了头来，用温和而又好奇的眼神注视着他。

不安的情绪涌上心头，但卡雷很快意识到这只是因为自己缺乏自信，而不是其他龙王有任何蔑视。他的生命与这些尊贵生灵所经受过的一切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曾经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事实至今仍让他无所适从。

“说吧。”伊瑟拉最终回应道，“如果你有话想说，那就该说出来。就是这么简单。”

她的直言让卡雷略感讶异。伊瑟拉曾经是梦境的守护者，可如今对她来说，入梦，以及犹豫，都是在虚掷光阴。“关于魔枢有一些事情……”

“这件事只牵扯到魔枢吗？”她似乎感觉乏味更甚之前，“每个龙群都该处理好自己的事务。你是知道的。你想说的与其他任何龙群有关系吗？”

“没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就是没关系，此事到此为止。或者说，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根本就没有值得被讨论的事情。”伊瑟拉转向阿莱克丝塔萨抱怨道，“我有告诉过你吧？我记得我是有说过的！是的……我说过！我告诉过你就连我们在这里集会都只是在浪费时间，我的姐姐。”

“我们在每个双月循环期都会在此集会，就此取消恐怕太过无礼。”

诺兹多姆再次冷哼一声。“对谁无礼？艾露恩？月神自有她的暗夜子民来敬奉。对泰坦，或是泰坦的仆人与守护者无礼？我们甚至不知道今时今日泰坦是否仍旧存在！反正这对我们自己来说算不上无礼。我同意伊瑟拉，这都是在

浪费时间。我们已经失去了召开例会的意义。如果说此刻的这一场还能有一点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宣布龙眠联军至此解散，让我们各自都去关注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场意料之外的对话让卡雷有些不知所措。他屏息以待，希望阿莱克丝塔萨能让两位龙王冷静下来，但是生命缚誓者并没有做出任何举动。相反，她似乎正在仔细思考诺兹多姆的提议，就好像这真的裨益良多一般。

蓝龙之王离开了自己的位置，上前来到平台的中心，停在阿莱克丝塔萨的面前，并转身面对青铜龙王。“但是龙眠联军所包含的并不仅仅只是我们在座的诸位。它是整个龙族数千年来的支柱！龙族之盟让我们进退齐心，让我们一次又一次阻止了灾难的降临！我们知道只要龙族团结一心，希望就永远不会弃我们而去。”

“‘团结’？”伊瑟拉打断了卡雷。“是的，我们数千年来一直都很团结，是吧？比如耐萨里奥……比如玛里苟斯……”她看起来似乎还想再多举几个例子，但忽然间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匆匆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并带着歉意望了诺兹多姆一眼。

“别把我漏掉了。”青铜龙王舒展了一下双翼，冷峻地说道。“你们通常把他称作姆诺兹多，永恒龙军团之王。不过那头可恶的巨龙正是我在遥远未来的化身。所以我难逃其咎，正如耐萨里奥理当为他以死亡之翼的身份犯下的罪行负责。”

阿莱克丝塔萨插入了他们的对话。“不，诺兹多姆。没有人会因为你从未做过的事情而非难于你。你与我们一同击败了姆诺兹多，永远地避免了历史走上那一条歧途。即便有人想要怪罪你，那怪罪也随着姆诺兹多的败亡一同被抹去。”

卡雷和伊瑟拉点头以示赞同。青铜龙王的尾部舒缓地来回扫动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但紧接着，他又陷入了阴郁之中。

“是的……我击败了未来的自己……在我仍有力量战斗的时候。现在，我、我们，都不过是普通的龙族。守护巨龙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我说龙眠联军也该如此。”

旧论重申，卡雷注意到两位雌龙依旧没有反对的意思。“但你们三位依旧是我们族群中最伟大的智者。守护巨龙不会就此……”

伊瑟拉用吻部碰向他的侧脸。“我们……已不再是……守护巨龙。”

“但你们三位仍然……”

“我们理解你的担忧，卡雷。”阿莱克丝塔萨语气中明显带着伤感，这是卡雷最不愿看到的，“但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守护艾泽拉斯的重任需得有他人来肩负。”

言尽于此。诺兹多姆越过他们朝着一个出口走去，伊瑟拉紧随其后。

卡雷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你们要去哪里？”

青铜色的巨兽昂首远望。“回家。已经结束了。这样扰人心绪的会谈最好再也不要举行。”

“很不幸，他的最后一句话说对了。”生命的缚誓者满怀心痛地承认道。直到此时卡雷才意识到，一直以来他所希望三位龙王去履行的是他们自己都不再承认的职责。在他们的眼里，如今的龙王不过是普通的龙族，与其他同族并无二致。

“阿莱克丝塔萨！至少你……”

方才的心痛转变成了关怀，红龙女王如慈母一般注视着他。“即使没有我们，艾泽拉斯也会安然存续下去。而你，一样也会存续下去——你不过最近才被卷入这些事态。”阿莱克丝塔萨转头望向正在离去的青铜龙王。“诺兹多姆，请稍等片刻！我们最好在一个月内再聚一次。如果确定要解散联军，至少让我们带着敬意去完成。”

他停下脚步，转头回望。“是的，是应该有个体面的仪式。我同意，就在从今天算起的一整月之后吧。”

晶红巨龙接着转向她的姐妹。“伊瑟拉？”

“我同意，这合情合理。”

阿莱克丝塔萨回过头来面向卡雷。他已经震惊得无法言语，只是不住地摇着脑袋。

“三对一。”红龙女王喃喃地说道，“那么……提议通过。”

诺兹多姆甚至没有等她宣布结果，便带着随从向外走去。伊瑟拉和她的女儿亦紧随其后。

阿莱克丝塔萨注视了他们好一会儿，接着，用一种即使对女王来说亦是优雅异常的姿态，缓步跟了上去。阿弗拉沙斯塔兹稍停了一会儿，用自己的方式对蓝龙表达了足够的同情，但最终，他也不得不离去。

摆在卡雷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跟着他们离去，或是独留于此。他年轻力壮、行动迅捷，可是当他在犹豫之后赶到室外时，三位龙王都已经做好了各奔一方的准备。

“请重新考虑！”他恳求般的咆哮回荡于整片荒野之上。卡雷的脑中一片混沌，他确实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来到此地，希望能与其他龙王商讨，但事情最终却演变成他独自一人绝望地想要避免这个远古联盟分崩离析。

诺兹多姆将双翼完全伸展开来，甚至没有再看这位年轻龙王一眼，便凌空跃起。当伊瑟拉决定最后再开一次口的时候，他已经化作了天边的一颗圆点。

“真的，我们考虑过了……是的……是的，我们考虑过了，早在很久之前。我们只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挑明而已。”翡翠色的巨兽也跃入了空中。“此时此地正是最合适的时机，只是很遗憾你才加入我们不久。我很抱歉，年轻的卡雷。”

于是，留下来的只剩下了阿莱克丝塔萨和他。

“就此别过吧，卡雷。我很抱歉你的长途跋涉只换来了这样的会谈……这显然不是你所期望的局面，也本不该让你经历。”

就这样，红龙女王也离开了。无言以对的卡雷望着他们渐行渐远，消失于乌云之中。这乌云漫无边际，所及之处不仅是龙骨荒野，甚至于几乎将阴冷的诺森德完全包覆其中。

这里发生了什么？蓝龙一遍又一遍地追问自己。刚刚发生了什么？

在卡雷应大法师卡德加的邀约加入肯瑞托并留在达拉然之后，曾经有那么一阵，他一度以为事情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很快，卡雷就感觉到了其他法师对他的不信任。他是一头蓝龙，前任龙王所引发的敌意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最终，他向吉安娜罗列了一些理由，比如需要妥善处置魔枢中收藏的法器，并检查外围的防御法术等，借故离开了达拉然。

卡雷是由衷地期盼着这场会谈，希望几位前辈能让他振作起来。蓝龙军团如今已不复存在。聚焦之虹失窃一事让他觉得自己愧居于领袖之位，族人也由此陆续四散而去。魔枢已成空寂之地，而卡雷，发现自己竟已没有了重整旗鼓的动力。

而现在，他如此拼命想要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所寄予希望的前辈们，选择了背弃这个世界。

更为讽刺的是，尽管对会谈寄予厚望，卡雷一开始所考虑的却是避不出席。聚焦之虹的失窃，以及之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塞拉摩王国的惨

剧，一直都让他耿耿于怀。卡雷一度认为他的出席对那些接纳了他，视他为平等的年长龙王来说是一种侮辱。当然，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赴会……可没想到这只是让自己陷入新的困境。

一股寒意侵上背脊，显然并非因为霜雪。蓝龙转回头注视着龙眠神殿，这里曾是他心中的圣地。他心想，此刻的凝望即便不是最后一次，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如果龙眠联军不复存在，那他再来此地的原因就只剩下一个……安息。

当然，不管如何苦痛，现在仍不到安息的时候。年轻或许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但也鼓舞着他继续前行——即便迷惘仍未褪去。

寒风骤起，穿过神殿发出阵阵低号。蓝龙终于迈出了返程的步伐。他轻拍双翼，向上升起。一旦乘上风势，远离此地的欲望就变得愈发强烈。调整好归途的方向之后，卡雷的速度开始不断攀升。

然而就在越过神殿之时，他忽然感觉到了某种气息。尽管失去了守护巨龙神力，卡雷也仍还是一头蓝龙，这意味着他对任何形式的奥术能量都有着敏锐的嗅觉。而眼下这感觉是如此特别，以至于虽然心情低落，卡雷还是想要找出它的来源。

对身下这片土地的第一眼扫视并没能带来具体线索。卡雷心想，或许应当先确定一个大致区域。方才的不悦被抛在脑后，蓝龙降低高度，开始了仔细搜索。

搜索路线指引着他越过了一片巨龙尸骸。霜寒通常有助于防止腐烂，但狂风以及其他元素最终还是将亡者侵袭得无法辨认。终有一天，这些骸骨自己也会忘记他们曾经是多么高傲魁梧的野兽。继神殿的会谈之后，眼下的景象再次为他带来感伤，但是搜寻的脚步并未因此停止。

最终，他感觉到了这股魔法能量的准确来源。卡雷转向了那个方向——接着惊得呆立在了半空。眼前之物让他一片茫然，除了拍打翅膀之外再没有其他意识。

或许是因为骇人的尺寸，这副骨架在死亡之后如此长久的岁月都还保持在原位。然而，与他的尺寸同样令人震惊的是他倒地时的身姿。几乎其他所有散布于这广阔荒原的冰封尸骸，都仿佛只是在安详地长眠一般。事实也的确如此，大部分临终的龙族都是在同族的帮助与安慰之下，在极小的痛苦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但这头蔽日之兽不是，他显然是在恶战中死去的。

而且，在现场的狼藉中，还躺着更多、更多的尸体。

碎裂的鼻梁坍进了咽喉之中，那咽喉巨大得足以吞没卡雷。下颚已经没了踪迹。颈部诡异地扭向一侧，昭示着着地时的冲击有多猛烈。躯干也同样如此，整条脊柱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折成了弓形。半掩入土的肋骨形成了一个蜿蜒的隧道，其内的高度甚至比得上龙眠神殿恢宏的内殿。

卡雷准确地感应到，他所找寻的事物正是位于这条可怖通道中。蓝龙惧从心起，不寒而栗。但紧接着，他便让自己刚强起来，一头冲进了这巨硕冻骨之中。

冲进了诸龙之父……迦拉克隆的骸骨之中。

第2章

伴随着挥之不去的惧意，卡雷在迦拉克隆的肋骨间降落了下来。即便自己的想象力一直在恐吓自己这骨架下一秒就会恢复活力，迦拉克隆将会拍地而起一口将他吞没；即便狂风一再号叫着穿透骨隙，仿佛此地所有逝去的龙族都在警告他别做傻事。

卡雷仍旧决定探寻此地。这是好奇心使然，亦是因为别处等着他的也全都是麻烦。

在接近感应源头的时候，蓝龙伏低了身子。迦拉克隆此部分的尸骸已经深陷地底，原本就令人不安的景象此刻更增添了几分幽闭。但卡雷还是没有退却。他从未探寻过这样的魔法痕迹，更令他在意的是，他先前多次造访龙眠神殿的过程中竟然都没有察觉此地。

一开始，他猜测是有人最近才将这件器物安置于此。毕竟，亡灵天灾的腐烂仆从们曾经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试图挖掘这副骸骨。他们的领袖希望为其注入生命，以创造一头史无前例的冰霜巨龙。但是，他们很快便被驱赶开了，他们的挖掘从未深入到卡雷所感应的位置。正因如此，蓝龙只得认为诱使他来到此地的器物恐怕已经被埋藏了一段极其长久的时光——或许自巨龙陨落之时就已在此。

卡雷集中精神，接着张嘴呼气。一颗紫色的光球出现在了空中，然后缓缓向目标飘去。在它接触到地面的时候，立时生成了一片白雾。在卡雷的引导下，法力之球开始让千万年积覆的霜雪渐渐消融，它一点一点朝着更深的地底飘去。

但仅仅才接触地面片刻，光球就开始迅速瓦解。即便在卡雷的全力维持之下，光球也没能走上多远，就彻底消散。

卡雷有些挫败地望着地上的浅浅小坑，然后伸出前爪一挥。奥术能量接连轰入坑中，一层层削开地表。如同被无形之手引导一般，奥术能量在卡雷的注视下持续工作着。终于，蓝龙在越来越深的坑洞面前满意地眯起了眼睛。

忽然间，接连的画面在脑海中闪过。

一头浅黄色的始祖龙正在和另一头橙色始祖龙争吵。

一头炭灰色的始祖龙正放声大笑。

一个身着长袍，头盖兜帽，只露出一条手臂的人形生物。

一头白色始祖龙尖啸着化作枯骨。

另一头依稀可以看出是绿色皮肤的始祖龙，正朝卡雷飞来。它干裂的肌肤黏附在腐败的骸骨之上，苍白的双眼已然失去了生机……却仍然向前直冲，准备攻击。

卡雷大喝一声，蹒跚后退，跌进了迦拉克隆的胸腔之中。这里早已被层层霜雪封死，不仅承载了他的体重，还让他的撞击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刚才，刚才发生了什么？卡雷甩了甩脑袋，接着望向坑洞。在经历方才的幻象之时，第二个法术也消退了。但他此刻所关心的已不再是坑洞。那幻象实在是太过栩栩如生，仿佛自己曾亲自置身其中。但是这让他丝毫理不出任何头绪，尤其是最后那两头宛如灾厄化身的始祖龙。

他再次甩了甩头，回到眼前的境地中来。透过坑洞，他能感觉到法力的源头已经非常接近，现在所需要的不过是往下再挖深一点。

卡雷不想冒险施放第三个法术，他开始用前爪直接刨开泥土与积雪。这需要付出不少劳动，但他已看到了喜人的成效。魔力的感应越来越强烈，只是幻象再也没有出现。

柔和的，淡紫色的光晕开始从坑洞中散出。卡雷立即收住双爪。在确认没有其他情况发生之后，他开始谨慎地从边缘翻开土壤。

最初，他所触碰到的只有污泥，但是当他从边缘往中心切入的时候，双爪最终接触到了某件不是泥土的东西。

卡雷用一种与巨龙形态极不相称的精细动作将法器提了起来，这是一件难以辨认材质的八角形器物。初看似是黄金，但是当他换一个方向握持时，看起来又像是钢铁一般。再换一个角度，又变得好像是纯白闪耀的稀有金属。

而自始至终，它都被淡紫色的光晕环绕着……包裹却不接触，就好像笼罩在小小世界上的不散云层一般。

卡雷着迷地研究着这件工艺品。但就在此时，光晕突然散去。蓝龙立即停止了动作，然而光晕再也没有出现。同时，奥术能量的感应也随之消退了。

蓝龙怒喝一声，几乎想要将其脱手摔出，但最终还是紧紧握住了它。卡雷在肋骨的间隙间找到了一个宽到足够让他离开的缺口。然而当他回到外部时，一种被人注视的感觉突然袭上心头。卡雷往右望去。

诸龙之父空洞的眼窝对上了他的目光。

卡雷为自己的疑神疑鬼嘲弄般地笑了一声。他埋首再次确认了一遍握持法器的方式，然后便冲向天幕。远离脚下的荒原之后，他感觉自己的呼吸通畅多了。他抖擞精神直奔魔枢飞去，在那里，或许便能从这件器物上研究出更多信息。在玛里苟斯担任魔法守护者的千万年里，蓝龙一族汇集了大量的奥术知识。即便失去了守护巨龙的头衔，那些知识也仍然随时可供卡雷学习。

卡雷并没忘记其余的严峻事态，比如蓝龙军团的土崩瓦解。但这件法器给了他一个完美的借口，让他暂时不去想近来的失败。就如同生死攸关的守护巨龙之责，曾一度成功地让他将安薇娜放下。

蓝龙苦笑一声，赶走了脑中的思绪。半空之中他划出一道弧形的轨迹，龙眠神殿在视线中一掠而过。跟爪中所握法器一样，龙眠神殿也曾是远古遗迹，只是对卡雷来说，如今后者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它已如同方才逃离的那具尸骸一般，再没有生命的痕迹。

就如同他原本想要以守护巨龙的身份迎接的未来一样，都已沉沉死去。

* * *

魔枢绝不仅仅只是织法者和蓝龙军团的王国那么简单。它汇集了来自整个艾泽拉斯的奥术力量，蕴含着无穷无尽的魔力。这座冰冷陈旧的堡垒，其内是错综的隧道和洞穴，其外是大量的守护符咒，只允许蓝龙一族安然进出。只不过随着符咒力量的逐渐消退，卡雷借故离开吉安娜时描述的事态已变得比他想象得更加严峻。

一段距离之外，两头蓝龙齐齐飞上高空，朝向南方而去。他们是否还会归来，卡雷无从知晓。飞抵魔枢的最后一段路程里，他试着让自己不要再去为此烦心。在龙眠神殿的峰会中，卡雷是最后一个到达的，这并不是因为路途比其他任何一位龙王更加遥远。魔枢所处的这块冰封之岛——考达拉，位于北风苔原的西北方向，而北风苔原与龙骨荒野一样，本身就是诺森德大陆的一部分。事实上，他所需要飞越的距离是所有与会者中最短的。而他迟到的原因，卡雷相信若是说出来恐怕连三位龙王都会吃惊。

不过所有这些关于“她”和龙眠联军的思绪都在卡雷抵达魔枢结界时退去了。在穿越这道无形法网时，他只察觉到了轻微的刺感。此刻，结界仍旧存在，但已比他出发前往峰会时更为衰弱了。

卡雷顺着走廊往密室走去。沿途之中，他一次又一次体会着这些符咒几不可察的触感。它们还能持续多久，他说不上来。总之，不会太久了。

前方有声响传来。一头雄龙突然出现在了通道中。卡雷本没有指望还能在魔枢中遇见族人，他尴尬地停住。

“向您致敬，织法者。”年迈的蓝龙低头行礼。通道是如此宽敞通畅，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擦身而过。

卡雷摇头否定，回答道。“那个头衔已经不属于我了，扎拉克苟斯。”

“如你所愿。我很高兴还是等到了您的归来，否则的话我会倍感愧疚。”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不难预料，卡雷试着想要打断他。“扎拉克苟斯，你不必如此……”

“请让我说完。”即便年岁更长，这位蓝龙在体型上仍不及卡雷，“穷我一生，都在织法者麾下尽忠职守，无论这头衔是由你还是玛里苟斯所持。我曾在恶战中杀敌，也曾在任务中涉险，自始至终从未逃避过任何职责……”

“我知道。你一直都是我最钦佩的蓝龙之一。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一点我一直都以你为榜样。”

年长的蓝龙清了清嗓子，声响在空寂的走廊中反复回荡。他埋下头，说道：“你让我更难说出口了，卡雷。我有一个一直藏在心底的愿望，希望有一天能接触到那些我从未有机会学习的奥术知识。因此，我恐怕得踏上一段遥远的旅程了……”

“你不必为此自责，扎拉克苟斯。”卡雷温柔地打断了他。“我尊重你的选择，我感激你没有不辞而别。说实话，早在你先前离开的时候，我就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

扎拉克苟斯满怀敬意地埋下头颅。“我会偶尔回来的。”

“谢谢。一路平安。”

再一次的致敬之后，这头巨兽离开了。卡雷盯着他看了好一会，然后在寂静中回到了自己的密室。他并不确定扎拉克苟斯是否还会回来。毕竟，正是卡雷鼓励蓝龙们要遵循自我的天性，即便这将会让他们离魔枢越来越远……

“别惹事，耐萨里奥！”一声嘶吼突然在卡雷的脑海中响起。

“少废话！来，战个痛快！”

神秘的话音仍在继续争吵，卡雷只觉得脑中一片混沌。紧接着幻象也开始在眼前出现。那是一头有着浅黄鳞甲，年岁尚幼的始祖龙，神色恰似某位他认识的巨龙。远处挺拔的山脊也与他在东面某处见过的山脉异常相似，只是更为险峻，未经时间的打磨。

在交错的影像和喧嚣的话音中，他听到了一头雌龙正在呼唤着他。当其他声音越发嘈杂、越发真实的时候，她的声音反而越来越遥远、模糊。

一头巨龙咆哮着……在卡雷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刻，他意识到，那头龙正是他自己。

* * *

狩猎总是能让心情舒畅。这冰洋中到处都活动着体型庞大，肉质鲜美的生物。某些他的同类偏爱于捕捉食草动物。当然，那也不失为一种美食。但是对此刻的玛里苟斯来说，搜索深海中朦胧的身影，然后趁它们浮出海面时一击拿下，才是最为惬意的事情。相对于大多数始祖龙来说，玛里苟斯更热衷于智力上的挑战。这让他倍感自豪，他认为这代表着自己远比其他同类聪明。

蓝白色的始祖龙舒展开自己被霜花点缀的双翼，他已经为自己选好了今天最后的猎物。相对于其他同类来说，他这样的亚种更加适应在这一片区域生存。其他族群偶尔也会涉足至此，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倾向于留在温暖的地方。

不过，今天就恰好出现了一位这样的稀客。阴影从玛里苟斯头顶掠过，以一种他要施展全力方能企及的速度破空遁去。卡雷立时跃起，想要找出这头……

卡雷。我是卡雷。玛里苟斯体内的某个思想突然反应了过来。这……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他想要转身返回魔枢，但身体并没有顺从意志。相反，他继续往上爬升，来到了更高的位置，试图找出方才经过的神秘始祖龙。同类相残的案例他早就听过许多。对始祖龙来说，确保领地的支配权向来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些？卡雷无助地自问。我是在哪里？

卡雷唯一能记起的，便是他在一声痛苦的咆哮之后就失去了意识。他没法解释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飞越水面并共享着玛里苟斯的视线。他能感觉到这身体属于自己的前任，能感觉到此时的玛里苟斯尚且非常年幼；能感觉到时光已回溯亘古，此时真龙尚且没有诞生，更不用说守护巨龙。但这是为什么，卡雷想不出来。

卡雷/玛里苟斯往上飞入云层。始祖龙的身体轻吸一口气，卡雷也随之嗅到了此处另一头生物的气息。看起来他可以与这具躯体一同经历所有事物，只是既不能行动也无法发言。简单来说，就好像自己只是寄生在玛里苟斯身体中的幽灵。天地万物将他们包覆其中……卡雷怀疑，幼年的玛里苟斯或许便是这一切的关键。

突然，一个火红色的身影蹿出，让卡雷和玛里苟斯都略微一惊。这头雌性始祖龙在蓝白始祖龙面前不远处停了下来。

“不打！”她吼道，“我，没有恶意！”

事态的进展让卡雷开始吃惊了。首先，他所读到的些许资料让他一直以为始祖龙是不能说话的。他印象中的始祖龙不过是龙族最初原始的动物形态而已。

显然，某些认知正在被颠覆……

雌龙焦虑地等待着回应。卡雷回想起先前所见幻象中也有一头火红色的始祖龙，或许就是这头。除此之外，她的身上还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不打。”玛里苟斯表示同意。这让雌龙松了口气，也让卡雷松了口气。卡雷意识到自己并不奇怪玛里苟斯也能说话，不过这只是因为他寄居在后者体内，所有的视线和思绪都能即时感知。

这不是卡雷所认识的玛里苟斯，但即便是在这个未历世事的时期，他的思绪也异常敏捷。玛里苟斯谨慎地在天空中搜寻着是否还有其他红龙，确定安全之后，才将注意力放在眼前的雌龙身上。而她，在听到和平的回复后就再没有显露任何不安。到目前为止，卡雷还没法对她做出评价。

“我，单飞。”她继续说道，“在找另一头，像我这样的，雄龙。同巢兄弟。”

同巢兄弟，卡雷知道其中的意义。龙族认为同一批卵所孵出的兄弟姐妹是最为亲近的。卡雷当时就是与另外三颗卵处在同一巢穴，只可惜最后只有自己得以降生。他假设始祖龙能一次产出更多的卵，这样最后成功生存下来的幼龙就会多出许多。不过即便如此，家族亲情也仍然存在，至少眼前的雌龙就是这样。

玛里苟斯马上回复她道：“没看到，你这种的。”

雌龙看起来有些失望。“到处，都找过了。”

玛里苟斯脑中一连串的心思被卡雷感知着。这两头始祖龙来自不同族群，没有办法谈恋爱，但是他仍热衷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同时，他现在既不累也不饿，正适合做些运动。“他，在狩猎吗？我还知道，一些地方。”

她想了一下。“他，热衷于，探险。”

这勾起了玛里苟斯的兴趣，因为这也正是他平时的爱好。“不在这里，那肯定，在南方。有什么痕迹吗？”

“我知道他刚才的位置，不知道，现在的。”

“带我去。”

雌龙转身起飞，玛里苟斯立即跟上。奇特的飞行方式让卡雷一时间有些晕眩，但他很快就适应了过来。然后他注意到了这对始祖龙正在穿越一片岩地，往更暖的地区飞去。

“这是哪里？”玛里苟斯问道，“同巢兄弟，来过的地方？”

“是的。”

卡雷对始祖龙的交流能力更感兴趣了，不过正当他想要听到更多对话时，另一头炭灰色的始祖龙出现在了西面的视野中。这头灰色野兽发现了他们，并且马上冲了过来。

玛里苟斯低吼一声，两头始祖龙一触即发。卡雷意识到这一次恐怕不会是他所期望的和平会面了。

“不要打架！”雌龙呼喊道，“不是敌人！”

“没用的！”玛里苟斯咆哮着迎上了新出现的始祖龙，“他是笨龙！不聪明！”

灰龙张开血盆大口，雷鸣般大吼一声。震荡如同锤击一般，刺激着卡雷和玛里苟斯的感观，令他们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回返后退的弧线。

灰龙丝毫没有迟疑，跟着又冲了过来。与先前的两头不同，这头始祖龙正如玛里苟斯所言，也正是卡雷原先了解的类型——原始的野兽。

玛里苟斯及时恢复了平衡，在来敌逼近时转身喷出一口寒霜。灰龙被包覆其中，双翼和头部立时冻结，倒头栽了下去。

玛里荀斯俯冲直追，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个错误的决定。灰龙挣扎着震落冰碴，准备再次爬升，慌乱中尾部恰好扫中了玛里荀斯的胸口。

空气在玛里荀斯的胸肺中乱作一团，冰蓝色始祖龙挣扎在昏迷边缘。卡雷努力地想要与他一同理顺气息，尽力让自己稳在空中。卡雷想要鼓励他，但自己的意识也在无助地一点一点流逝着。

就在此时，一道火浪狠狠拍在了灰龙脸上。灰龙痛苦地号叫着。火焰在他双眼附近烧灼着，他紧紧阖上眼睑不停甩动脑袋。

第二发火球被释放的时候，喘过气来的玛里荀斯也跟着喷出一颗冰球。两面夹击之下，灰龙退却了。他带着挫败而痛苦的号叫，远远逃去。

玛里荀斯抬头望向雌龙，让卡雷也得以一同观察。她看起来松了口气，但也有些困惑。

“他，在害怕。我不想打。没有办法。”

“‘害怕’？”玛里荀斯哼了一声，但卡雷却开始仔细品读她的解释。他的宿主只看到了袭击者的表象。“哼！傻龙，笨死了。不像我，不像聪明的玛里荀斯！”

“你很聪明，玛里荀斯。”她附和道，“超级聪明，比我聪明。”

玛里荀斯欣然接受了她的赞美，但卡雷怀疑这头火红色的始祖龙远比她自己描述得要聪明。

“我很聪明。”玛里荀斯高傲地复述了一遍，“我会找到你的同巢兄弟，阿莱克丝塔萨。”

阿莱克丝塔萨！卡雷开始更加仔细地观察面前的年轻雌龙，最终从她平整、清瘦的面庞上确认了特征。是的，这是阿莱克丝塔萨，只是远比他所能想象得还要年幼，年幼的难以相信这就是生命缚誓者。显然，两头始祖龙在先前卡雷丧失意识时所见的骇人景象中的某个时刻互相告知了名字。

奇怪的是，阿莱克丝塔萨只是无神地点了点头。她仍旧望着袭击者逃走的方向。“他很害怕。他打我们，是因为害怕。为什么这么害怕？”

玛里荀斯耸了耸肩，他完全没注意到这点。一如既往，卡雷感受着玛里荀斯的每一条思绪。可他只想赶快摆脱眼下的疯狂，他担心着自己的身体现在不知道会是怎样。

又一阵晕眩袭来。卡雷在黑暗中迷失了一会，睁眼时却仍没能回到魔枢，而是进入了幼年玛里苟斯的另一段经历。

根据卡雷的判断，这里就是刚才那片崎岖岩地的另一块区域。天幕昏昏暗暗，一如诺森德上空的阴霾。

一声悲号传到了他的——玛里苟斯的——耳边。

玛里苟斯并没有如卡雷所期望那般立刻扭头望去，看来，他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哭号毫不减弱地持续了许久，他才终于转身。

在那里，卡雷终于看到了阿莱克丝塔萨。她仰头望天，正为逝去的生命哭泣。这声音是如此悲恸，让卡雷不禁想到若是他怀抱自己族人的尸体，也定会在彻骨的寒意中不能自拔。

阿莱克丝塔萨垂下双翼将逝者的尸身盖住。她的身子颤动不止，龙尾一次又一次地朝着坚硬的岩地狠狠拍下。

一如玛里苟斯所应承的那样，他找到了她的同巢兄弟……或者说，她兄弟的遗体。卡雷已不忍再看，但玛里苟斯反倒对尸骸生出了兴趣，就仿佛他正试图搞清楚死亡的含义。

阿莱克丝塔萨的兄弟死得格外惨烈。对于这个残酷世界来说这并不稀奇，但他显然不是在与别的始祖龙战斗时败亡的。在卡雷，甚至于玛里苟斯的了解中，都没有任何始祖龙能将尸体毁坏成这副模样。这头火红色的雄龙除了干枯的皮肤和骨架之外，再没剩下任何东西。

而更糟的是，扭曲的面容昭示着阿莱克丝塔萨的兄弟在整个过程中承受了极其可怕的痛苦。

阿莱克丝塔萨仍在哀悼。然而不知为何，玛里苟斯突然颤抖了起来，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了他的心头。卡雷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就连玛里苟斯自己也不清楚。

一个巨大的阴影覆盖了他们所在的区域，随即又消失无踪。玛里苟斯立即升空，迅速地环视了一圈，但唯一看见的只有一片厚重的云层。

不！有什么东西在云层之上。卡雷立即反应了过来，并试图驱动玛里苟斯往头顶望去。

他的宿体最终照做了。也就在此刻，潜伏于高空之上的生物瞬间地掠出了云层底部。

然而卡雷还没来得及仔细辨认，周遭的一切就开始化作一片混沌。诡异的声响、怒吼，以及走马灯一样闪过的画面包围了他，让他完全理不出任何头绪。

如此……黑暗再度吞噬了他。

第3章

卡雷？卡雷？

她的声音刺破黑暗，将他拉回现实。他喃喃地呼唤她的名字，即便这声音来得毫无道理。曾经的守护巨龙睁开双眼，期待着自己仍在昏迷时的通道，期待着她就在身旁。这两者中的哪一条更让他羞愧，他说不上来。

他四下环顾，发现周围再无他人……自己也并非躺在原先的通道。不知为何，他已经被转移到了自己空阔的私室中。更为奇怪的是，恰好就躺在自己平时入眠的位置。

不过相对来说卡雷个人的遭遇都是小事，重要的是幻境之中后来发生了什么。卡雷不清楚自己昏迷了多久，但他已经对那离奇影像的来源有了几分把握。

巨龙舒展开僵硬的手爪，掌中之物看起来仿佛只是件普通寻常的工艺品。咒骂脱口而出，他几乎就想脱手把它往墙壁上砸去，幸而总算还是忍住了。巨龙带着它朝向私室中阴暗的一角走去。

在卡雷的催动下，阴影中出现了一个立方体，并且不断扩张，直到足以容纳一名暗夜精灵的程度。如果卡雷愿意，只消一个念头就还可以让它继续变大。魔枢中到处都藏匿着这样的奥术牢笼，它们的用途多种多样，当然也包括其名字的本意。卡雷选择这一个，只是因为它看起来最为空旷。

硕大的立方体飘浮在地面之上，被一层噼啪作响的蓝色能量笼罩。在旁人看来，这只是一个木石为壁，青铜为边的大箱子而已。箱壁由一条横向的暗色边框拦腰切断，宽厚的蓝色封圈从顶面一直伸展到底面，纵向贯穿四壁，似乎正是它们将上下两部分固定在一起。

在前任守护巨龙无声的指挥下，封圈自行解开，边框也开始分离。上半部分像盖子一样被掀了开来。并非所有的奥术牢笼都是这个形态，这一个是被特别设计以作仓储之用，只要卡雷愿意，他还可以用好几种别的方式来打开它。

巨龙探出爪子，将那件器物放了进去。这里不仅能防范别的觊觎之徒，也能阻绝法器对他神志的干扰。

封存妥当之后，奥术牢笼再度遁去形迹。卡雷长舒一口气，然后又想起了那个把他从黑暗中拽回来的声音。离开达拉然以来，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在他们分离之时，她毫不怀疑卡雷会同她保持联系。但卡雷找了许多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如此，比如她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怪罪他没能及时找回聚焦之虹。

他们不能再继续保持这种关系了，卡雷已不是第一次这样告诫自己。这个世界绝没有可能让他们走到一起。

然而，又一次，她的声音幽幽传来。“卡雷……卡雷……回答我……”他想要无视她，但他的意志已因为幻象的摧残而变得薄弱。此外，卡雷还告诉自己，关于自己找到的那件法器，身为大法师的她——也许是龙族之外最为强大的一名——或许知道些什么线索。毕竟，在他曾经对聚焦之虹的方位束手无策时，正是她帮助自己找到了感应的方法。他相信她在很多方面都远比自己更聪明，更懂得随机应变……这比失败本身更让他感到惭愧。

当她再次呼唤的时候，卡雷终于回应了她。“吉安娜，我在这里。”

就在他回答的时候，两件事情随之发生。一道裂隙出现在他面前，裂隙正中的图像里，千百里之外他所熟知的那个房间正在形成。接着，一个女性的身影也开始成形。

与此同时，卡雷也开始改变自己的形态。他迅速变小，缩小到与原先尺寸极其反差的程度。龙类反曲的后腿转变成人类的模样，前肢也开始化作手臂。他的双翼和尾部不断萎缩直至不见。前凸的吻部开始向后收缩，褪去蓝色的鳞片，露出一张虽然苍白却不输任何精灵的英俊脸庞。

墨蓝色的长发和同样墨蓝相间的猎装依稀保留了他原本形态的痕迹。卡雷站直身子，对他来说，现在的形态在很多方面甚至比龙形还要舒适。正是在这个形态下，他才开始了解生活，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幸福……和痛苦。有时候，他真希望自己当初是以此刻所伪装的这幅模样降生的。

当他幻化完成的时候，裂隙中的人物也开始清晰起来。然而，与卡雷不同，眼前的这位女性现出的就是她原本的面目——人类，美丽而又蕴含力量的人类。

她仍旧年轻，却已经历了太多变故。她装作没事一般，但卡雷还是看得出，近来的遭遇已让她变得更加坚强。成为六人议会的首领并非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的本意，这个统领达拉然的法师议会，在前任首领罗宁牺牲后一致推举由她接任。但同时，她还是毁誉参半的已故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之女，治理海滨王国塞拉摩对她来说与议会的职责同样重要，两个身份必须要妥善平衡。

对于很多生物——包括龙族来说，这都已是难以承受之重——但吉安娜还必须面对因父亲的死和塞拉摩的毁灭而导致的悔恨。她在她的父亲和部落之间选择了站在部落一边。反对她的父亲，最终导致了她父亲的死亡。

我们是一样的，卡雷看着她想道。

但他的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神色。反倒是吉安娜冲着他舒心地笑了，就仿佛是卡雷终于答应要帮她什么大忙一样。这让他更加惭愧了。

“我很担心你。”她的声音清澈而悠扬，但又深藏着过往的伤痛和悔恨。

伤痛是因为塞拉摩的逝者，悔恨是因为她曾窃走聚焦之虹试图毁灭奥格瑞玛。卡雷惊讶于她在这两种情感下依然挺了过来。不过，这也正是他被她深深吸引的原因。“我很好，吉安娜。谢谢你的关心。”

“真的吗？”她往前靠了一些，看起来几乎触手可及。这位法师注视着卡雷，就仿佛可以看透他的灵魂一般。“你很疲惫，我看得出来。你给自己太大压力了，手上的工作就不能缓一些吗……”

“这必须马上完成。”他几乎是脱口而出。

他与她同样惊讶于他语气中显而易见的苦涩。但吉安娜很快便恢复常态，同情的神色取代了讶异。而这只是让卡雷陷入了更深的窘迫。

“你近来好吗？”卡雷顾左右而言他，“肯瑞托怎么样了？”

吉安娜知道他是故意岔开话题，却也没再追问。“我们仍在努力保持达拉然的团结，这很困难，但我们没有放弃。你上一次逗留时候也看到了现状是如何混乱。我被迫做出了一些非我本意的变革，时局如此，我别无选择。”

吉安娜没有详述是怎样的变革，卡雷也没有追问。他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帮助到她，可他自顾尚且不暇，更谈何帮她。

或许该结束这场谈话了，蓝龙心想。我们谁也帮不了谁……

幼年阿莱克丝塔萨的影像突然进入了他的脑海。

卡雷大口喘息着，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不幸的是，两者都被吉安娜注意到了。

“卡雷！你身体不舒服吗……”

一声龙吼——或者说，更像是始祖龙的吼叫——盖过了她的声音，但蓝龙尽力支撑着装作没事一般。“如你之前所说的，我有些疲惫，或许是因为睡眠不足。抱歉，让你担心了。”

他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轻描淡写，希望她不要起疑。卡雷不太确定自己的神志是否仍然清醒，他希望自己能稳住，因为更多声音和影像已开始涌入脑海。

吉安娜仍还在那里，脸上的表情难以辨认。“你确定自己没有大碍吗？”

一头始祖龙的尸体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一头甚至比先前所见的还要更加让人不安。但是在卡雷试图搞清楚具体是什么让他不安时，影像又消失不见了。脑海中的声响，尤其是始祖龙的吼叫，开始变得愈发疯狂。

“是的！”他的声调明显增高了许多。“抱歉，我有个会议需要出席。”

不管这理由是否说得过去，卡雷单方面切断了会谈。吉安娜的影像在她看起来正想说些什么时消散无形了。曾经的守护巨龙蹒跚着走向自己私室的中心，汹涌而来的声响和混乱的影像让他没法保持平衡。他很庆幸这幅模样没有被吉安娜或是军团中的任何蓝龙看到。

卡雷跪倒下来。他伸出一条半覆鳞片，长着骇人利爪的手臂想要撑住身体，不让自己倒向光洁岩石铺就的地面。他的脑中乱作一团，身躯开始蜷缩，并转变成一种介于龙类和人类之间的形态。他的口鼻向前凸起，双膝在剧痛中反曲了回来[1]。从一个形态转变到另一形态并不困难，然而在两者之间反复切换让他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

痛苦最终超过负荷，卡雷向前倒下了……

然后，他再一次发现自己附身于幼年的玛里苟斯，飞腾于空中。

时间线又有所变动。这一次，玛里苟斯身旁的不再是阿莱克丝塔萨，而是另外一些始祖龙，至少有六种不同颜色的始祖龙。尽管彼此相异，他们看起来却并不打算争斗。不过卡雷怀疑变故随时都可能发生。

玛里苟斯似乎比卡雷还要更加烦乱。卡雷无法探知其中的缘由。这一次，这头始祖龙将心绪藏得很深，看起来甚至不想和自己交流。

某种长着棕色长毛，形似驯鹿的野兽潮水一般涌进了这片地区，在下方那片长满青草的山丘上肆意狂奔。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种类的始祖龙聚集在此。两头始祖龙已经准备妥当冲了出去，然而其中那头稍小一些的黄色雌龙错误估计了俯冲的角度，几乎一头栽倒在地。

当她再度爬升的时候，另一头始祖龙已经成功捕获了猎物，而卡雷注意到，那正是阿莱克丝塔萨。与其他猎手不同，这头火红色的雌龙利落地咬断了猎物的动脉，一击致命。卡雷能感觉到玛里苟斯对此产生了兴趣。大多数始祖龙都偏爱活剥猎物，让口粮直到最后一刻都能保持鲜嫩。然而阿莱克丝塔萨，却似乎一直都对狩猎这件事心怀愧疚。

她试着将猎物分享给稍小的那头雌龙——这头黄色的始祖龙显然需要多补充点营养。但后者毫不领情，反而龇牙相向。阿莱克丝塔萨没有气恼，还是继续耐心地照顾着自己的同伴。

卡雷钦佩地望着阿莱克丝塔萨——未来的生命守护者。即便是现在，此地，在如此年幼的时候，她也总是在照顾弱者，总是比其他同类更加热心。

卡雷注意到玛里苟斯的视线转向了其他猎手，看起来他已经对两头雌龙失去了兴趣。他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一头皮肤粗糙的棕色雄龙娴熟的捕猎技巧。一般的雄龙捕猎时都会在猎物上空盘旋，所以猎物们总是会预测这些带翼生物的轨迹，在他们扑来的时候猛然急转。但这对那头棕色的雄龙却没有效果，他似乎对猎物转向的速度和角度都了然于心。当其他猎手的俯冲只换来满嘴啃泥的时候，他已经连续两次一击得手。

玛里苟斯对那头雄龙的机敏和聪慧表示钦佩，不过接着他的兴趣便被另外两头狩猎失败而互相怪罪的始祖龙吸引了过去。他们没法说话，只是朝着对方龇牙低吼。这两头始祖龙和卡雷与玛里苟斯之前遇到的那头灰龙一样，只是原始的野兽，比起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山猫和野狼也好不到哪里去。玛里苟斯鄙夷地注视着他们的争斗，而卡雷却开始好奇为什么有部分始祖龙在向着理性的方向进化，而其他的却没有。

一些进餐中的始祖龙也在注意着争斗者，他们之中有的明显具有智慧，有的却只是如野兽一样在提防打斗者抢走自己的食物。一头蓝绿色的始祖龙正在嘲笑那俩傻蛋，但接着便警觉到了玛里苟斯正在观察他，转过头来怒目相向。

寇洛斯。卡雷从宿主的脑海中读到了他的名字。玛里苟斯显然认识他，而且彼此恨意颇深。寇洛斯挑衅地冲他嘶吼一声，接着便从自己的猎物身上扯下一口鲜肉塞进嘴里，直视着玛里苟斯开始细细咀嚼起来，就仿佛这肉是从蓝色始祖龙身上撕下来的一般。

卡雷感觉到了玛里苟斯正在考虑要不要和寇洛斯开战的思绪，还好这个危险的想法被降落在他身边的那头瘦小黄色雌龙打断了。当跟来的阿莱克丝塔萨带着猎物紧挨着她也降落在卡雷宿主的面前的时候，她哼了一声。

“我的兄弟……”瘦小的始祖龙有些犹豫，“我姐姐说，你找到了他。”

她们竟然是姐妹？卡雷和玛里苟斯都震惊了。她们俩的皮肤颜色完全不同，她的是黄色，而阿莱克丝塔萨和先前死去的兄弟都是火红色的。两头雌龙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她们都有着光滑的，如同琉璃一般的皮肤，这与普通始祖龙典型的粗糙皮肤明显相异。

“我们一窝，原本有三个。现在，只剩两个。”

玛里苟斯点头表示理解。对始祖龙而言，一窝蛋只孵化了三个，说明这是一个病弱的家族。不过，若是在健全的始祖龙族群中，像黄色雌龙这样病弱的个体很可能生下来就会被杀死。

她看起来像是在期望玛里苟斯告知详细情况。他最终开口了。“你的同巢兄弟。死得很怪。”

如果让卡雷与玛里苟斯互换位置，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不过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看起来却很满意这个回答。“是的！死得很怪！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

瘦小的雌龙靠得更近了。

“不，伊瑟拉！”阿莱克丝塔萨猛地打断了她，“我们说好了——”

后面的内容卡雷没能听清，他借着玛里苟斯的视界吃惊地打量着未来的守护巨龙。即便是最终失去了守护梦境的能力，伊瑟拉也仍然是艾泽拉斯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卡雷实在无法想象眼前这头孱弱的生物竟然就是她。

咬牙嘶吼的声音让卡雷的注意力回到了眼下玛里苟斯所注视的场景。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都蜷缩着脖子蓄势以待，场面一触即发。她们各自都亮出了锋锐的尖牙和完全展开的利爪，即便是伊瑟拉也证明了自己能够威胁到对方。好几次她们的下颚几乎就要咬到一起，但最终还是退了回来。

卡雷在自己的族群中也见过这样的对抗，并且通常都能分辨出哪些是在嬉闹，哪些是准备动真格。但眼前这对姐妹却说不清楚。阿莱克丝塔萨与伊瑟拉互不示弱，口中低沉的嘶吼满是杀意，前爪也不止一次抵上对方的身躯。

然而下一刻……一道比雷霆还要巨大的声响划破天际。对峙的姐妹，以及这片区域中的所有始祖龙都沉寂了下来。

声响再一次爆发，让整片岩石山脊都为之震颤。栖身在此处的不少始祖龙都陷入了战栗，卡雷感觉到就连玛里苟斯都在艰难地维持平衡。

这时，卡雷才意识到震天的声响原来是某物在咆哮。

天幕骤然崩塌，急坠而下。云层也因此被生生撕开。接下来的景象别说是始祖龙，就连龙族军团中最强大的成员也会感到骇然。

这应该也是一头始祖龙，但他的身躯是如此庞大，无论任何龙类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这样的庞然巨兽卡雷只能想到一个名字……迦拉克隆。

卡雷从未见过活着时的迦拉克隆，但是当这个名字一遍又一遍在玛里苟斯脑中滚过的时候，卡雷可以确信自己绝没有弄错。并且，当他宿体的视线短暂地离开诸龙之父瞥向其他始祖龙时，卡雷发现已经没有一名猎手敢留在空中。整片天幕都已归于迦拉克隆支配，没有任何始祖龙会愚蠢地向他发起挑战。

他俯冲而下，短短数秒便已掠过整片丘陵。甚至于单是双翼掀起的烈风便将好几头始祖龙活活撕裂，并卷得残体四处滚落。迦拉克隆的咆哮让方圆数里的地面都开始震颤，迫使玛里苟斯和那对姐妹不得不死死抓住栖身的地表。

然而在这样庞大的体型之下，迦拉克隆转身的时候却异常矫捷。他折返过来飞越惊恐的鹿群，只不过这一次，明显是带着目的。迦拉克隆伸出两只巨爪各抓起两头驯鹿，同时张嘴活活将另一头驯鹿整个生吞。他往上爬升，让口中的美味顺着咽喉滑进胃里。接着，左边爪子上的两头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当迦拉克隆升上高空的时候，五头猎物俱已不复存在。

五头还远远不够，迦拉克隆再度冲向四散逃窜的兽群。但这一次，他不知为何突然刹住了身体。一开始卡雷还在困惑，但接着便发现这头生物反向扇动的翅膀掀起了一阵飓风，吹得十几头驯鹿满地翻滚。

迦拉克隆一把抓起好几头还没来得及挣扎站起的驯鹿。单卡雷视线所能确认的，这一把便至少收获了八头战利品。诸龙之父带着它们，再次隐没于高空之上的云层。

迦拉克隆消失之后好几秒钟，才终于有始祖龙敢于动弹。狩猎活动没有重新开展，驯鹿群已经被分得太散，四下追赶太过于耗费体力，而且大多数始祖龙都还在迦拉克隆的威势之下心有余悸。一部分始祖龙升上天空开始往看上去安全一些的区域迁徙，另一些则仍六神无主地呆在原地。

诸龙之父……卡雷仍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亲眼目睹活着的迦拉克隆是他从未想象过的事情。

蓝龙对迦拉克隆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曾是艾泽拉斯世界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生物之一；以及正是在他所处的年代，始祖龙开始朝着真龙进化。迦拉克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龙族祖先，那只是千万年来一直流传的神话而已。但五位守护巨龙和他们各自统领的军团的确是出现在“龙父”死亡之后的时代。而始祖龙，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销声匿迹。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关于迦拉克隆的传说，但卡雷知道，真正了解实际情况的恐怕只有自己的三位前辈。他从未起过向他们询问诸龙之父的念头，而现在他真希望自己当时曾经问过。

卡雷心怀的敬畏很快便被愤怒和挫败取代——以及逐渐增长的担忧——他仍被困在这远古幻象之中。周围的每一头始祖龙看起来都如此鲜活，就好像他原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之前的记忆反而才是幻象。

又一次，他尝试集中意志回到现实世界，但依旧无果。他就像是一只附着在玛里苟斯身上的毫无存在感的幽灵。就连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未来的她们毫无疑问具有感知到卡雷的能力，但此时此刻，她们只是好奇地看着身旁的雄龙。

我要自由！卡雷骤然怒吼，但这咆哮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没法听到。失去喉咙，或者说失去身体的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段已然逝去的回忆。

笑声涌进了他的耳朵——或者说，玛里苟斯的耳朵。卡雷原本以为这是冲他而来的嘲笑，但实际上，这是一头体型稍大一些的灰色雄龙在嘲笑其他所有始祖龙。

“可怜虫！”他吼道，“害怕天！害怕地！迦拉克隆看不起你们的胆小，而我，耐萨里奥，也看不起！”

一些始祖龙开始对着灰龙嘶吼，但谁也没有上前挑战。他们看得出来，这头雄龙很强壮，足以击退任何被激怒的对手。即便是这群没比野兽聪明多少的始祖龙也看得出来，最好不要……

耐萨里奥？卡雷终于反应了过来。然而在他徒劳地想要控制玛里苟斯的身体时，这头新出现的始祖龙已经带着嘲笑声飞向了远方。对未来的艾泽拉斯而言，迦拉克隆不过是个动人心魄的远古传说，这头灰龙却是所有生命的死敌。要说有什么生灵还能比耐萨里奥更加邪恶，卡雷想不出来。

当然，在卡雷的时代，这头灰色雄龙还有一个更加恰如其分的头衔——死亡之翼。

---

[1]和人类相比，龙类的膝关节是反向的。

第4章

艾泽拉斯已经经受了无数苦难，其中带来最大伤害的两次便是燃烧军团恶魔的入侵和毁天灭地的大灾变。对龙族，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所有居民来说，再没有什么能比一头疯狂的守护巨龙更加可怕。从一万年前的上古之战一直到眼下的时代，这头曾经的大地守护者都在想方设法毁掉一切生灵。

在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之后，死亡之翼终于被彻底消灭。但卡雷在借着玛里苟斯视线观察幼年耐萨里奥飞进云层时，不禁想象若是他未能成为死亡之翼，艾泽拉斯世界该会变得多么平和。

追上他！卡雷徒劳地催促玛里苟斯。追上他，在他成为恐惧化身之前将其终结！

他的宿主毫无反应。玛里苟斯对耐萨里奥失去了兴趣，也对周遭的一切失去了兴趣。他甚至于没有向阿莱克丝塔萨或是伊瑟拉道一声告别，便升空朝着南方飞去。一些始祖龙在玛里苟斯经过时龇牙冲他低吼，但他只装作没看见。他已经饱餐过了，现在只想折返自己的巢穴，美美地打一个盹，好好消化一下腹中的食物。这不是卡雷所期望看到的，但是一如往常，他的想法对这头始祖龙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但是突然间，什么东西从后面狠狠地撞了玛里苟斯一下。他被撞得在半空中连滚了几圈，然后直坠而下。在他挣扎着试图重新爬升的时候，他和卡雷都瞥见了麻烦的来源。

寇洛斯和另外一头与他相同颜色的雄龙正接着俯冲袭来。玛里苟斯成功减缓了坠下的速度，但始终无法恢复平衡。寇洛斯和他的同伴嘶吼着越逼越近。

玛里苟斯张开大口喷出一片冰锥。寇洛斯侧身回避，但另一头始祖龙却没能躲开，冰锥冻住了他的一只翅膀。

不过，又一头灰龙悄然从背后袭来，再一次成功击中玛里苟斯。卡雷无助地看着，猜想寇洛斯早在迦拉克隆出现前就已经策划好了这次袭击。从玛里苟斯脑中杂乱涌现的思绪里，卡雷探知到了这场长久以来的竞争——关于领土、食物，以及谁更聪明。而此时此刻，看起来寇洛斯最终占据了上风。

寇洛斯蓄力吐息，喷出一阵烟雾将玛里苟斯团团裹住。烟雾塞住了玛里苟斯的口鼻，让他的呼吸变得异常困难。

最初那头负伤的始祖龙也忍痛再度加入战局。带着急切的渴望，这头始祖龙张嘴便朝玛里苟斯的喉咙咬去。

伴随着千钧雷霆……或者说是如若雷霆的声响，这头负伤的袭击者就如同被无数矮人战锤砸中一般坠了下去。

紧接着传来的是一阵放肆的狂笑。卡雷眼见一道灰影越过玛里苟斯，正面寇洛斯。

“想战？来战！”耐萨里奥冲着玛里苟斯的老对头吼道。

寇洛斯没有料到的会有搅局者出现，但他也没打算退让。他张开血盆大口……然而耐萨里奥一击砸中他的下巴，让这头蓝绿色始祖龙的上下颚紧紧嵌在了一起。

寇洛斯赶忙拉开距离，用爪子撕开血肉，直到他能够再次张嘴。耐萨里奥的行动成功将另一头始祖龙的吐息引向了他，为玛里苟斯和卡雷争得了时间。

然而，得意的灰龙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将破绽暴露给了第三头敌人。这头蓝绿色始祖龙从上方扑到了耐萨里奥身上，伸出两条前爪扼住后者的喉咙。同时，他还张口咬向了耐萨里奥的翅膀。

但就在下一秒，终于恢复过来的玛里苟斯便把他从灰龙身上扯了下来。玛里苟斯撕裂了那头始祖龙的翅膀和脖子，造成两记重伤。尖牙也咬进了敌人的身体，鲜血浸得满嘴都是。

伤者的翅膀猛地拍在了玛里苟斯的脸上，让他一时松爪。那头始祖龙趁着这个机会赶忙挣脱。重伤之下他不敢再战，赶忙以最快的速度转身逃走。

另一头袭击者也急速越过玛里苟斯往上空逃离。片刻之后卡雷和他的宿主才反应过来那正是寇洛斯。而最后那头狡诈的偷袭者，更是早就已经没了踪影。

“不痛快！懦夫！回来！战个痛快！”耐萨里奥冲着两个越来越小的背影大吼。

尽管大获全胜，玛里苟斯还是没有兴趣向他的老对头进一步追击。他只是默默地看着仍在嘲讽手下败将的灰龙，直到那两个影子彻底飞出视野。

终于没了兴致，耐萨里奥转头看着玛里苟斯。“你打得不错！不如迦拉克隆，不如我，但也很不错！”

玛里苟斯点头同意。“你非常厉害。玛里苟斯谢谢你。”

诚挚的谢意换来了一阵大笑。“不！谢谢你！让我战得很爽！”

玛里苟斯并不畏惧战斗，但他没法像耐萨里奥那样乐在其中。而卡雷，则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一方面，耐萨里奥的助战让他松了口气；另一方面，死亡之翼存在的未来又让他忧心不止。

“是的，战得很爽。”冰蓝色的始祖龙最终同意道。

“我们是一起战斗的兄弟。”耐萨里奥靠近过来继续说道，“我们俩，比其他龙都聪明！”

玛里苟斯没有否认。的确如此，耐萨里奥是很聪明。但玛里苟斯更感兴趣的是灰龙之前偶然提到的那件怪事。“迦拉克隆。他从没来过这里捕食。这是第一次，为什么？你知道吗？”

“哈！迦拉克隆想去哪儿狩猎就去哪儿！”不过说完这句之后耐萨里奥顿了一下。他明显思考了一番，然后补充道：“猎物更多。是的，这里猎物更多。”

“猎物更多。”玛里苟斯表示同意。但接着他便意识到了后果的严重。“我们的猎物！”

耐萨里奥立即明白了。“我们的猎物……糟，糟糕。”

“不好，很不好……”玛里苟斯右侧山坡上的某个东西引起了两头始祖龙的注意。玛里苟斯立即转头瞥去，让卡雷也得以看到。

“他们回来了？”灰龙急切地问，他指的是寇洛斯和他的两头同伙。

“不是。”玛里苟斯仍旧被那件事物所吸引，但卡雷什么也没从他的意识里读到。突然，玛里苟斯朝着那片山坡猛冲了过去，好奇的耐萨里奥也紧随在后。转瞬间他们便已抵达，然后玛里苟斯便开始勘测附近的土地。

“什么都没有。”耐萨里奥在他的同伴完成探查之前便匆匆做出了结论，“没有敌人，没得打。可惜。”

“没有敌人。”玛里苟斯不情愿地同意道，“我……”

未来的守护巨龙再一次注意到了那个东西，远在他视线边缘的地方。这一次，他更加迅速地做出了反应。

“什么东西？”灰龙的兴趣被勾了起来。

玛里苟斯眯起眼睛远眺。视线中什么都没有，但卡雷明显感觉到了玛里苟斯心中的紧张。

如此敏锐的感知……

这句话不是卡雷说的。也不是玛里苟斯的想法。

尽管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开口，卡雷还是感觉倒抽了一口凉气。视线中，某个比人类高不了多少的物体正在移动。它极其缓慢地移动了一小段距离，仿佛也在观察事态的发展一般。大多数生物都不会注意到这个东西，比如耐萨里奥就是一个证据。他冷哼着把头偏向了一边，盼着玛里苟斯赶快结束探查。

看那里！看那里！卡雷徒劳地呼喊，很明显玛里苟斯并没有注意到他所看见的东西。玛里苟斯最终放弃了，转向耐萨里奥。

就在这个瞬间，卡雷——而不是他的宿主——看清了那名观察者。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世界天旋地转。黑色的旋涡吞噬了卡雷。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依靠，无根地飘荡于永无止境的虚空。

醒来的时候，他浑身都已被汗水浸湿。他发现自己仍旧还是处在私室之中，他的身体也还是蜷作一团，一半龙形，一半精灵的形态。

卡雷呻吟着，拖着虚脱的身体走向附近的墙边。当他靠近的时候，一座闪着银光的袖珍喷泉凭空出现。喷泉自主地引着水流从空中缓缓朝卡雷飘去。半龙形态的卡雷伸长了脖子，张开嘴将这清凉的饮品吞入腹中。魔法的涓流漫过全身，卡雷的精神才终于开始清醒振作起来。

首先涌进脑海的不是刚才最后时刻的景象，而是浑身上下切实的痛楚。蓝龙挣扎着起身，再次来到了先前存放法器的秘密地点。

不出意料地，它又像最初卡雷找到它时候一样泛着光晕。光晕转瞬消散，但卡雷不会再被它愚弄了。这件法器正在运作，而且很可能自卡雷第一次感应到它的时候就一直在运作。

卡雷不再关心它是因何而造的。他只想把这东西扔得老远，或者干脆毁掉。

但他毕竟深知对魔法物品处理不当会有多大的潜在风险，所以还是选择了保守一些的那个方案。他选了一个鲜有人知的地点，然后施了个法术便将这件不详的法器扔了过去。

从未有过像此刻这般如释重负。卡雷跌坐在地，感恩地享受眼下的安宁。

他不愿再想，可思绪还是回到了方才的幻象。玛里苟斯、阿莱克丝塔萨、伊瑟拉，以及耐萨里奥。他们四位将会在担任守护巨龙的过程中永久地改变艾泽拉斯。卡雷猜测在幻象中的时代，幼年的诺兹多姆也一定存在于某处。幻象的每一个场景都深深烙进了蓝龙的脑海。卡雷理性的一面想要弄清其中的含义；感性的一面却再也不愿多想。他担心若是幻象再度涌现，自己的心智恐怕会被全部摄走。

他回到魔法喷泉旁边，这件由他制作的装置如今被证明大有益处。他喝了个饱，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幻象。还有一些更重要，更紧急的事情需要他去关心——

一具浑身萎缩，眼球苍白的巨龙尸骸突然出现在卡雷面前。它腐烂的舌头掉在一旁，径直朝卡雷冲来——

转瞬却又消失不见。

卡雷战栗了。他的心狂跳不止。鼻子里的腐臭也挥之不去。即便在他缓过神来意识到方才的一切都只是幻象之后，也仍然如此。想要让任何一头巨龙陷入恐惧，哪怕一会儿都绝非易事。但刚才的景象显然做到了。卡雷仍无法赶走他从那头幽灵身上嗅到的气味，尽管那绝不可能是真实的。

当卡雷平静下来之后，他怀疑一切仍然与那件法器有关。但那东西已经被甩在了数千里之外。卡雷无法相信它竟然能在如此遥远的距离外影响他。可他越回想，就越是从蛛丝马迹间觉得一切都与那件法器有关。那不是真龙，而是一头始祖龙……然而在他从迦拉克隆的冻骨之下找到那件不祥之物前，他都从未见过——甚至于从未想到过始祖龙。

迦拉克隆……

杂乱的对话声包围了他。但他立即意识到这声音源自心底，而不是外部。

那家伙已经死了！那家伙已经没法再战斗了！

卡雷愤怒地咆哮，吼声回荡于穹顶屋壁之间。可最终什么也没能帮上，反而让更多的话音开始涌现。巨龙绝望地转身，龙尾疯狂地甩向墙壁，打落一地碎石。

“我不会听的！我绝不屈服！”

已经死了这么多……

我们打不过的……

他必须死，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

最后这一句让所有话音戛然而止。与此同时一个影像出现在卡雷面前，一个如此真实，几乎让他信以为真的影像。

一个身着兜帽长袍的人影。

人影最终重归于黑暗。而卡雷保持着绝对静止，生怕自己稍一动作，疯狂的景象就会再度发生。如此过了许久，他才终于深吸了一口气。他只能想到一个能够帮助他的存在。

他得要再去见一次阿莱克丝塔萨。

＊＊＊

寻找阿莱克丝塔萨——曾经的生命的缚誓者，对于大多数生灵来说都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阿莱克丝塔萨从不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或许是因为若是如此，她就会沉浸在逝去的过往中不能自拔。最后一批龙蛋孵化之后，这个世界已再不会有新的龙族诞生。从今往后，龙族的数量只会随着周遭的环境一只只减少。卡雷能够理解这给阿莱克丝塔萨带来的痛苦，能够理解她想要改变现状的心情。

然而，或许是因为曾经同为守护巨龙而建立起了某种链接，又或者只是单纯的因为他比自己认为的还要更了解阿莱克丝塔萨，卡雷在几次尝试之后就成功定位到了她。他降到身下的林中，在离目标很远的地方便转变成了类人的形态。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要给她惊喜，而是因为他不想惊扰到一座在老远之外就发现了的人类村庄。

在卡雷找到红龙女王之前，一阵孩童的笑声就传到了他耳边。四名小孩正在村庄边界处的大树下玩耍。他们进行的游戏似乎叫作捉迷藏，每过一会儿，负责捉人的角色就会轮换成另一名小孩。

后来，孩子们便被一名男性唤回了村庄。这里时不时总会有狼群或是一些其他什么危险出现，但是相较于大灾变之后的许多地方，这个村庄已经算得上是一片安宁之地。而且，考虑到此刻就在附近的两位人物，这座村庄，至少就目前来说，远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安全。

“他们看起来真是幸福。”卡雷评论道。

他左侧大树的一部分突然从本体上分离了出来。接着褪去表皮，显出一名身着金红相间合身护甲，留着一头火红长发的美丽女性。同为精灵的形态，但她所属的分支看起来似乎要远比卡雷更加高贵，更加神秘。她披着一件深红色的薄纱斗篷，来到卡雷身边。

“他们是如此年轻，如此富有活力。”她喃喃地说道，鲜红的双眼显得有些忧郁，“我能理解为什么考雷斯特拉兹那么喜欢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

卡雷简短地躬身行礼，关于考雷斯特拉兹的记忆在脑海中活跃了起来。考雷斯特拉兹，这位曾经以法师克拉苏斯的身份生活于凡人种族之间的红龙，可以说是阿莱克丝塔萨配偶中最为传奇的一位，但卡雷却一度与他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在这位红龙离世之前，他和卡雷最终互相取得了谅解，但每当阿莱克丝塔萨提起她这位心爱的配偶，卡雷还是会心怀愧疚。

“人类可以带来希望，但也会带来威胁。”他忍不住这样回答，“巫妖王就曾经是人类。”

“为反抗巫妖王付出最多努力的，也是人类。”她将目光转回到那座村庄。“你找我是需要帮忙吗？”

卡雷忽然间觉得自己是如此年幼，就好像他们方才注视的孩童一样年幼。“我……当我们在龙眠神殿集会的时候，我就有些事情想问您，但集会结束得如此迅速，如此突然……”

阿莱克丝塔萨看着他。“我很抱歉。我们没有给你应有的尊重。那个时刻让我们都很难受，但这不是借口。我们确实疏忽了你的感受。”

“我知道你们三位之间有着一些我难以领会的羁绊。但我仍然为自己被选作守护巨龙而感到荣幸，即便那时光如此短暂。”卡雷急切地说。“阿莱克丝塔萨，在你们三位离开龙眠神殿之后，我找到了一件摄人心魄的法器，我需要你的指引……”

“‘指引’？”自卡雷抵达以来她首次露出了不悦。“我的意见恐怕起不到什么帮助，卡雷。作为蓝龙，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擅长解读法器的构造和用途。事实上……”

孩童们再一次跑进视野。尽管这一次大家都老实地待在了村庄之内，他们的玩耍还是吸引了阿莱克丝塔萨的注意。当一位小女孩停下玩耍，抱住了另一位看起来稍大一点的男孩时，红龙女王兴奋地拍起手来。

卡雷想要开口，但就在这一刻，他注意到了她脸上的笑容实际上竟是如此苦涩。他想象着所有逝去的生命，尤其是那些如眼前孩童一般幼小的生命，以及他们对前任守护巨龙产生的影响。阿莱克丝塔萨承受了远比大多数生灵更多的苦难。起初，她的龙卵遭受腐蚀，配偶考雷斯特拉兹牺牲了自己将所有龙卵毁去，以防它们被孵化成暮光幼龙。接着，她永久失去了生育的能力。然后，她又得知了其他所有龙族军团俱是如此。她也许能接受失去守护巨龙神力，但她绝无法接受自己种族无望的未来。毕竟，她曾是生命缚誓者。

卡雷向后退开，将安宁留给了阿莱克丝塔萨。他没法让自己把麻烦引到她身上。寂静中，他走进了森林深处，直到确定已远得不会惊吓到村民，他才变回原本的形态，振翅飞走。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他所期望能从前辈巨龙身上获得的理解和指引再次化作泡影。阿莱克丝塔萨甚至在他提到神秘发现的时候借故推脱。作为蓝龙，他的确更擅长解读各种类型的魔法，但她宝贵的经验毫无疑问也能提供莫大帮助。

卡雷意识到：她，或者说他们，正在抽身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坦然接受了神力的消失，就如同自己一样，可他们如今竟已不再把自己当作艾泽拉斯未来的一部分……卡雷只能靠想象去理解阿莱克丝塔萨和另外两位巨龙，在千万年肩负的沉重记忆是如何——

死的！它是死的！它不该能动的！

又一头！小心！又一头……

强烈的晕眩再次击倒了卡雷。蓝龙翻滚着向前坠下。他没能来得及调整平衡，一头冲进了几棵大树的顶冠。

声音渐渐消退。但卡雷已是精疲力竭，他重重地撞向地面，然后便失去了知觉。

他很快苏醒过来，看起来似乎才刚过去几秒。声音已经完全消散，也没有任何幻象出现。卡雷庆幸地起身，一面站稳脚步一面四下张望。

但接着巨龙闪光的瞳孔便在惊骇中骤然放大。他已经不再位于阿莱克丝塔萨附近的区域。此处的树木明显要稀疏得多，一道蜿蜒幽深的峡谷朝着北方一直延展了数里。这片无名之地远离一切文明，不论联盟还是部落的势力都触不到此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处的存在，而在这少数人里，卡雷，恐怕便是最为熟知的一位。

某种力量带着卡雷穿越了整个艾泽拉斯……而那件再度泛起骇人红光的不详法器，突然间就出现在了他面前几步之外，让他再也没办法把视线挪开寸

许。

第5章

蓝龙暴怒地喷出龙息，用寒霜将那法器层层包裹。接着重重地一爪拍下。无论什么样的金属，在这样的冰封下也都该变得生脆无比，一击即碎。但卡雷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报复除了让手爪隐隐作痛之外，什么都没能实现。那件远古法器仍还在那里，各个方面都完好如初。

“我不会被你支配的！”蓝龙愤怒地咆哮道，毫不在乎回荡的声响是否会被他人听见。“诅咒别人去，你这该死的东西。”

这件八边形法器的光晕变得更加明亮了。为防事态进一步恶化，卡雷赶紧收回了手爪。

什么都没有发生。卡雷伸出手爪放在法器的表面，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即便是这样，卡雷也还是感觉这件神秘的器物无时无刻都在侵蚀他的心智，甚至于所有龙族的心智。

卡雷抓起它，准备将其扔入山谷深处。然而，当他举起这件法器的时候，前臂立即就因为使力而开始剧痛。而且，全身上下的每一处肌肉似乎都是如此。卡雷感觉自己就像是绕着世界飞过了半圈。

飞？……

卡雷试着拍动了一下翅膀，然后发现它们也是一样，一动就剧痛不止。巨龙再一次怒火中烧。他竟然是消耗自己的魔力和体力而来到这里的。他只能通过想象来还原这段旅程。难道说自己是无意识地飞完了全程？

这已经不再重要！卡雷郑重地提醒自己。现在唯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摆脱这东西的纠缠……

这是一个他答不上来的问题，再把它扔一次恐怕也是徒劳。卡雷想不出其他办法，只得将它紧紧握在胸前，然后起飞升上天空。

忽然间，卡雷感觉自己想到了一个摆脱这件荒诞器物的办法。于是他立即转向北方，奋力地拍打着翅膀，直奔最初挖掘到这件法器的地点而去。

迦拉克隆的冻骨。

对抗着周身的疲惫，卡雷艰难地持续向前，最终在夜幕降临之前抵达了龙骨荒野。冰封的废土和龙族的墓园很快便进入视野，卡雷以龙眠神殿作为参照，校订了最后的路线。

尽管天色已沉，迦拉克隆的骸骨仍然相当显眼，而那些千万年来陆续安葬在附近的数百头巨龙，如今大多都只剩下了一座土堆。卡雷悄然着陆，但突然间，他还是感觉自己打扰到了逝者们的安眠。然而，在经过了这样遥远的旅途之后，蓝龙绝不会让自己无功而返。

卡雷一边转变形态，一边回想着自己挖出法器的位置。接着，他唤出了一个散发着微光的金色球体，为自己照亮道路。寒风刮过墓园，冻土在脚下嘎吱作响，精灵模样的他用左手将法器挽在腰间，一步步朝着高耸的骸骨走去。

一阵悠长而又怪异的呻吟传来，让他打了个寒战。他停了下来，引导光球朝着那可怕声响的来源飘去，但什么也没有照出。卡雷自己也走了过去，然后好一会儿，他才终于意识到呻吟声原来是寒风穿过那巨大而空洞的眼窝时所发出。

回想起幻象中活着的迦拉克隆——那头让所有真龙都相形见绌的始祖龙，卡雷又打了个寒战。如此巨大的生灵曾存活于世，使得卡雷深感敬畏。迦拉克隆是一个传奇，而亲眼目睹活着的传奇……

接着他便开始心烦起来。卡雷很好奇在自己的疯狂遭遇中，迦拉克隆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很明显那些幻象都是围绕他而展开的。卡雷暗自发誓等到把手中的器物处置妥当之后，他定要再次尝试向那名前任守护巨龙寻求帮助。毕竟，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忙了。

从低处观察这片区域的时候，卡雷发现了一些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在光球的探照下他看到了脚印。他从未想过这片圣地会有其他生物造访。其中一些脚印很大，尽管没有到龙族的尺寸，也算是相当庞大了。这些最大的脚印从形状上来看是属于猛犸人——一种体形硕大，下半身如若猛犸，上半身却长成人形，从嘴里伸出两枚巨大獠牙的野蛮狩猎者。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较小的蹄形的踪迹。但这反而让猛犸人为何来此捕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蹄印表明至少有两名牦牛人曾经经过这里。牦牛人的领地距此十分遥远，他们是一个远比猛犸人开化，并且十分尊重逝者的族群，若没有隐情绝不会冒犯其他种族的墓园。

某件又细又长的物体躺在光球照明区域的边缘。卡雷引导光球飘近一些，确认那是一柄猛犸人惯用的长矛。矛尖浸染着鲜血，而附近的雪地里有好几处都被染成了黑色。猛犸人在这里放倒了猎物，但四下里并没有尸体的踪迹。卡雷只能假设这名不幸的牦牛人已经被作为食物带走了。

带着厌恶，卡雷转过身来继续朝目的地走去。在最近的一根弧形巨骨面前，他停下犹豫了一阵，接着便步入了诸龙之父的胸腔之中。

就在此刻，卡雷感觉到此地并不止他一人。他迅速将光球导向前方。

一位全身覆着厚重皮毛的女性牦牛人正站在另一根巨型肋骨的旁边，倚着一柄由长骨作为躯干，利石作为尖端的简陋长矛。

“向你致敬，巨龙。”这名白色毛发，有着野牛般脑袋的猎手一面鞠躬，一面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她身上的皮革外套很明显是从自己捕获的猎物身上取材制成。“我叫邦妮可。我无意冒犯此地。”

卡雷并不惊讶她在黑暗中注意到了巨龙变身的过程。在牦牛人居住的地区，一年中有很长时间白昼也如夜晚一般黑暗，一名优秀的牦牛人猎手必须具备出色的夜视能力。

“不用紧张，邦妮可。我没有恶意。”蓝龙回复道。他试着用手臂尽量挡住法器，同时不露声色地增加了光球的亮度，以刺激这头牦牛人的视力。

她抬起一只手遮住双眼。“我也没有恶意。我的族群很少涉足此地，但我需要来这里搜寻一件远古遗物并带回去，向我的爱人证明我配得上他。”

卡雷掩饰着对此事的惊讶，但他又觉得对方正在找寻的器物不可能是自己持有的这件。着急于赶紧埋葬这件愚蠢的东西，他简短地答道：“那么，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这片土地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神圣。”牦牛人就像是没有听到卡雷的话，继续说道：“猛犸人，他们毫无信仰，只想着填饱肚子。”邦妮可放下手，朝着卡雷靠近一步，“但我们牦牛人自存在以来，就格外尊重其他伟大种族的安息之地。”

“我很高兴能听到你这么说，但……”

她将骨矛的末端插入土中……正好就在卡雷需要前往的那个洞口附近。“没有巨龙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奇怪，将会变得……不再和谐。这个世界已经经受了太多苦难。这个世界需要龙族。”

卡雷无意于用死亡之翼和玛里苟斯的恶行来反驳她。相反，他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婉转地告诉这名健谈的牦牛人别再纠缠了。

突然，他注意到邦妮可已经不在原本的位置上。

卡雷转身……然后发现她正在自己方才经过的肋骨旁边。蓝龙想不出她是怎么绕过自己的，但邦妮可此刻正背对着他，光球照亮的冻土上依稀还留着她的蹄印，显然是与他刚刚擦身而过。

就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注视，邦妮可回过头来。牦牛人硕大的棕色眼珠盯着卡雷，或者确切地说，盯着他手臂上一直试图遮住的那件物体。

“有些东西不该被掩埋。”邦妮可默默低语道，“再见了，伟大的巨龙。”

不知为何，卡雷挽住的法器突然打滑了。他赶忙低头，在其跌落之前重新拿稳。

然后他问道：“你的意思是……”

但是邦妮可已经不见了。卡雷将光球引向她最后所处的位置，可就连片刻之前都还存在的蹄印也看不到了。

蓝龙转回身来。他否定了牦牛人是源自自己的臆想。他假设是这件愚蠢的法器再次玩弄了他。卡雷此刻只想着赶紧埋葬法器，彻底摆脱它的疯狂。他已经准备好了把法器放入坑洞之中……但就在这时，在光球的照明下，他注意到了某件东西正躺在方才邦妮可随手插下骨矛的位置。

一只手。

蓝龙咒骂了一声。它完整地躺在那里，看起来很像是人类或矮人的残肢，但尺寸却要大上许多。手掌显露出的诡异灰色让卡雷深感不安。然而，当他靠近一些观察的时候，才发现原本以为是断手的东西结果只是一只遗留的手套。

为什么自己之前会没注意到呢，卡雷很快便找到了答案。手套原本被一大块结霜的土地掩盖，直到邦尼可的长矛撬开了泥土。卡雷转回头，确信她前一秒就在那里，但现在却无迹可寻。

在卡雷差不多就快决定不去管这诡异的发现时，他看见了手套里还握着什么东西。那是一件又小又圆的物体，第一眼看上去就像是玻璃。然而当卡雷鼓起勇气触摸它的时候，蓝龙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温暖。

手中那件八边形的法器开始闪耀着蓝光。蓝光，而不是紫光。

卡雷蹒跚着后退，脑海中某个名字开始不断重复。他并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法器从手臂中滑落，恰好掉在了那只手套的上面……

世界被一片强光笼罩。

“这不是真的。”卡雷听出了这是幼年伊瑟拉的声音，“他们错了……”

“他不是特别聪明，”玛里苟斯的声音回答道，“但也足够了……”

然后，卡雷的视觉恢复了……首先出现在眼中的是一具干瘪的始祖龙尸体。这是一头白始祖龙，但现在已经变成了灰色。和之前见到的那头一样，它的面部扭曲可怖，就如同是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的。

玛里苟斯的目光短暂地扫过伊瑟拉和另一头火红色的始祖龙，然后转向了一个稍远一些的地方。在那里，躺着另一具尸体。这一头仍然还保留着一些冰蓝色的表皮，这表明它和玛里苟斯是同属于一个族群，而且显然彼此认识。

各种各样的情感涌现出来，包括一些更加年幼时的记忆。卡雷读到了他的名字——泰瑞斯。在稚嫩的年岁里，玛里苟斯和泰瑞斯总是结伴而行，一同锻炼狩猎的技巧。

卡雷注意到自己对宿主情感的感应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敏锐。这一次的幻境起了变化，变得更加栩栩如生，就好像卡雷真的成了它的一部分。

在现在的情况下，这并不是件让他愉悦的事。

玛里苟斯……

一些流言开始在始祖龙间流传，难以置信的流言。玛里苟斯不知道这些流言产生的原因。伊瑟拉并不当真，而阿莱克丝塔萨觉得至少应该把这当作一种可能性。

这两头，以及此外十几头始祖龙，都死于迦拉克隆之手。

告知这个消息的始祖龙正瑟缩在阿莱克丝塔萨的身边。这头紫色的始祖龙看起来已是奄奄一息，此刻的他显得比伊瑟拉还要娇小，但其实他平时完全不是如此。

“吞了他们！吞了他们！”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这两头就没有被吞。”伊瑟拉反驳道。她仍然不相信紫龙的描述。“迦拉克隆不喜欢他们的味道？”

“吞了他们！”

伊瑟拉皱起了眉头。紫龙瑟缩得更厉害了。阿莱克丝塔萨凑到他耳边，用温柔的语调抚慰着他。伊瑟拉将皱眉的脸转向了自己的姐妹，但阿莱克丝塔萨无视了她。

透过宿主的思维，卡雷了解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那对姐妹偶然发现了一具始祖龙的干尸，然后，在听了那头紫色始祖龙的描述——玛里苟斯暗地里觉得不过是胡言乱语的描述之后，便四下搜寻找到了他。玛里苟斯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最终决定来找自己，但他假定这只有一个理由——因为自己非常聪明。

玛里苟斯试着想要维持自己的聪明形象，他望向尸体。“还有更多？”

“更多？……是……是的……更多！”紫色雄龙紧张不安地望向西面，那里的地势先是耸起一片山脊，然后又在更远的地方降了下去。这群始祖龙来自东面，他们对那里唯一的了解便是目光所能瞥见的事物。只有玛里苟斯曾经去过那片区域——春季的时候那里会聚集大片的食草动物以供享用——但他现在唯一能记起的只有山脊脚下的河流，而这对于此刻来说并不是什么有用的信息。

玛里苟斯朝着那里飞了过去，不确定自己能找到什么。卡雷很高兴这一次宿主的意志能够与他同步，因为他也正在好奇着事态的发展。卡雷仔细观察着玛里苟斯视线中的每一件事物，突然他注意到了泥地里的某些痕迹，看起来似乎是某个和玛里苟斯差不多体型的生物艰难地拖着身躯去往了山脊。

他的宿主并没有发现到这一点，至少最开始没有。玛里苟斯直到抵达山脊顶部之后，才突然转头回去注意到了那条轨迹。他降到了踪迹的旁边低头嗅探。一股怪异——但是对他和卡雷来说都并不陌生的恶臭，充斥了他的鼻子。

山脊的另一面，突然传来了岩石滚落的声响。玛里苟斯立即转身飞去。

卡雷在魔枢中所遭遇的可怕幻象，如今化作现实开始攻击他的宿主。腐烂的血肉，深陷的苍白眼球……即便已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骇人景象，卡雷也仍忍不住想要退却。

但玛里苟斯已经向着那只畸形生物冲了过去，同时喷出一口龙息。寒霜包裹了那头亡灵始祖龙，将其整个冰封。

但这只维持了短短的一秒。枯萎的尸体震落了身上的寒冰，然后继续进攻，行动丝毫没有减缓。玛里苟斯与那头食尸鬼般的生物撞在一起，腐肉的恶臭让他与卡雷都倍感恶心。

泛黄的尖牙咬向玛里苟斯的喉咙，爪子撕扯着他的胸膛。近身肉搏时，亡灵始祖龙的面孔看起来还要更加可怕，大片的皮肤都像是在某个时刻被炙烤过一般。这些被烤焦的地方腐败得更加迅速，许多处都已经深陷了进去，让玛里苟斯和卡雷一览无余地看到了敌人脑袋里面血腥破败的景象。

玛里苟斯试图吸气，而那头亡灵做了一件与他恰恰相反的事情。一团恶臭的绿雾包围了玛里苟斯的脑袋，不断地涌进了他的口鼻，烧灼他的双眼。恶臭

击倒了他，也击倒了卡雷。他们俩都感觉自己正在从内部腐败。玛里苟斯虚弱地向前跪倒下去。

有什么东西飞快地破空而来，发出巨大的声响，接着是一阵酷热的炙灼，让卡雷和他的宿主再次清醒了过来。一对爪子将玛里苟斯从高温中拽了出来。泪液清洗着双眼，让他和卡雷都得以勉强看清了正在发生的事情。

阿莱克丝塔萨站在亡灵始祖龙面前，喷出了更多的火焰。这头生物整个燃烧了起来，但仍没有倒下。它朝着火红色的始祖龙扑了过去。

“放开我！”玛里苟斯对着正打算将他拖到安全地点的伊瑟拉命令道。她立即照做。那头亡灵的腐烂吐息仍旧让玛里苟斯步履蹒跚，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去帮助阿莱克丝塔萨。

玛里苟斯使出浑身力气全力吐息。反冲的力道使得头部不停颤动，卡雷几乎觉得他们马上就要昏迷过去了。但玛里苟斯坚持着让自己保持神志清醒，让冰息随着雌龙的攻击一同攻向敌人。

这头亡灵始祖龙已经在火浪的攻击下变得非常脆弱，现在另一种相反的能量混合进来，使得他全身都开始崩塌碎裂。一只翅膀已经断裂落地，接着是一只前爪。这头怪物仍在奋力向前，但这让自己的尾巴和后肢也崩裂碎落。

这具尸体终于消停了，重重地倒向地面。

阿莱克丝塔萨看着玛里苟斯，松了口气。但卡雷的宿主已经转向了伊瑟拉的方位。卡雷起初以为玛里苟斯已经失去了理智，但随后他便理解了宿主的意图。

玛里苟斯焦急地起飞，几乎是擦着伊瑟拉的高度飞过。在他们原先的位置，那头瑟缩的紫龙已经不见了，玛里苟斯和卡雷都假设他已经明智地溜走了。但他并不是玛里苟斯折返的目的……他的目标是他们刚才见到的第一具尸体。

那具尸体已经在卡雷的视线中动了起来。

冰蓝色始祖龙立即降下发动进攻。卡雷震惊地看着他的宿主将尖利的牙齿深深咬进了尸体的喉咙。那具躯体试图挣脱，而玛里苟斯狠狠地咬住骨头不停拉扯着。

随着最后奋力的一拽，玛里苟斯将尸体颈部硬生生撕扯断裂。头颅已经和尸体分家，但仍还试图反咬回来。玛里苟斯扭过头，将口中之物甩了出去。

断裂的头颅在空中旋转着抛过，跌落到几码之外。它的牙齿仍还咬合了好几次，之后才安静下来。

躯体也在一会之后恢复了平静。玛里苟斯龇牙甩头驱赶走口中残余的碎肉和恶心气味，接着转向另一具尸体。

而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已经在着手将其肢解。

“它没动。”伊瑟拉也甩掉口中的腐肉，然后解释道，“我们不想它动。”

玛里苟斯点头，接着看到了阿莱克丝塔萨脸上困扰的神情。她仔细观察了周围的环境，然后望着大家。

“那家伙说，有其他死龙。”火红色的雌龙提醒他们，“在哪？”

远处传来一声凄惨的哭嚎，卡雷猜想这是来自那头瑟缩的紫龙。玛里苟斯已然动身……

接着，卡雷发现自己不仅回到了原本的时代，而且再次恢复了蓝龙的身体。此外，他正飞行于夜空之中，而那件法器和那片玻璃状的东西一起都被攥在爪中。玻璃片如今已紧紧嵌在了法器的正上方，揭示着它们原本就是一体，只不过因为时间和环境才分隔两处……直到现在。

然而，更让蓝龙困扰的是，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不由自主地行动，又或者是在另一个意志的支配下行动。此刻的卡雷没有往前，而是盘旋于夜幕之中——好一会之后，他才注意到远处起伏的诺森德山脉，这说明自己正处在龙骨荒野的边缘——同时，他开始尝试看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绝望中他突然感觉自己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如果我不能埋葬它，那么或许我可以让它——它们——摔成碎片！

卡雷毫不犹豫地扔下了爪中的法器。两件结合在一起的法器垂直坠落向脚下荒芜的山岭。

蓝龙的心中突然泛起一阵严重的不祥之感。他立即俯冲追向法器。

远远的下方，法器突然开始扩散出光芒——

卡雷知道，自己马上又要和这个刚刚才得以苏醒的世界失去关联。他抗拒地咆哮着。在坠入黑暗之前，卡雷最后望了一眼离他越来越近的山岩与土地。

在有意识的第一个瞬间，周遭是绝对的沉寂。接着，黑暗中传来了各种声音。起初是窃窃私语，接着变成了焦躁的争吵，最终演变成震耳的疯狂哭号。

视线终于得以恢复。

雷鸣般的咆哮撼动着整片大地。受惊的龙群慌乱地掠过乌云。而卡雷发现自己——或者说玛里苟斯，正处在一片比之前更加温暖但仍是山地的区域。

阳光突然被什么东西彻底遮蔽。

玛里苟斯抬头仰望——他和卡雷在阴影中一起看到了头顶那头名为迦拉克隆的巨大始祖龙。

卡雷感觉到了玛里苟斯心中的恐惧，但这是一种和求生的意志绑在一起的恐惧。在如此可怕的威胁面前，恐惧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玛里苟斯集中精神，向下窜入了一道山地的裂隙。而与此同时，迦拉克隆已经追上了另一头慌乱中没能来得及选择好逃生路线的银蓝色的始祖龙。

卡雷惊骇地看着迦拉克隆将那头不够迅捷的始祖龙整个吞下。

而直到此时，卡雷才注意到诸龙之父身上某些更加令人不安的景象。迦拉克隆身上许多地方都不自然地肿胀了起来，尤其是他的咽喉。

这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但玛里苟斯显然也对此毫不知情。而就在这时，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上了卡雷的宿主。措手不及的玛里苟斯努力拍打着翅膀，试图恢复平衡。透过他的双眼，卡雷短暂地瞥到了寇洛斯正悬停在翻滚的玛里苟斯身边，眼里满是嘲笑。宿主的暴怒也传染给了卡雷，卡雷期盼着玛里苟斯赶快恢复平衡，然后好好教训一下他的老对手。

然而，在玛里苟斯能够行动之前，一片可怕的阴影便笼罩了他。始祖龙抬头望去……

迦拉克隆巨大的喉头一阵吞咽，吞下了玛里苟斯……和卡雷。

第6章

巨颚合上的时候，卡雷和他的宿主几乎都要被那炙热、恶臭的气息熏倒。卡雷不知道是否让玛里苟斯真的晕倒反而好些，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共同使用的这具躯体就不用忍受被牙齿碾碎的痛苦了。

伴随着雷鸣般的低吼，一阵混杂着蒸汽的剧烈骤风突然反向吹了过来。与此同时，迦拉克隆的血盆巨口再度张开，玛里苟斯立即意识到这就是逃命的机会。

一路疾飞到足够安全的位置之后，这头蓝白色的始祖龙才终于调整姿态转头回望。也就是这时他和卡雷才明白了得以逃脱的原因。

耐萨里奥挑衅地大笑着，从迦拉克隆的喉咙下方飞离。迦拉克隆恼怒地再次催动狂风，将玛里苟斯和正在逃离路上的灰龙吹得东倒西歪。

在卡雷看来，如果用蛮力在绝佳的时机命中弱点，那蛮力就变成了一次巧妙的攻击。偷袭得手的耐萨里奥继续向下俯冲逃离，可即便仍处在调整呼吸的过程中，暴怒的迦拉克隆还是具有能力将这头小小的袭击者抓住。和耐萨里奥身躯一般庞大的爪子逼近了他，但就在下一瞬，一道猛烈的沙浪打在了迦拉克隆头上，使得他目不能视。

一头沙褐色的雄龙转身飞离。迦拉克隆甩动脑袋试图恢复视线，而他的猎物们则赶忙趁机逃走。

耐萨里奥径直飞向玛里苟斯，大喊道：“逃，或者死！”

无论对卡雷还是玛里苟斯来说，这都是个好主意。但就在玛里苟斯转身的时候，迦拉克隆的吼声气势汹汹地从背后传来。吼声伴随着急剧的破空之声，这破空之声最终以砰的一击重击声作为终结。接着，传来了耐萨里奥痛苦的号叫。

扭头回望的玛里苟斯看到了身后的情况。迦拉克隆的爪子没能命中目标，但他长而粗壮的尾巴做到了。他的尾巴足足有后肢的好几倍长，轻易便能够到耐萨里奥，发动猛击。

灰色的雄龙被一击拍昏，螺旋般向着身下坚硬的土地坠落。迦拉克隆似乎还想要追击，但一头惊慌失措的黄色雌龙恰好飞入了他的视野，吸引了他的注意。饥饿的巨兽立即号叫着追了过去。

玛里苟斯没能看到这幸运的一幕，他正在俯冲追向耐萨里奥。那头雄龙将自己置于绝境来营救玛里苟斯，卡雷毫不意外自己的宿主也同样会舍身救他。蓝白色的始祖龙奋力直追，但他和卡雷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即便是以他的迅捷，也无法在耐萨里奥坠地之前赶上。

一头火红色的始祖龙从下方升空，冲向昏迷的雄龙。耐萨里奥沉重的身躯落在了阿莱克丝塔萨身上，让她咬牙闷哼了一声。无论如何，这头雌龙成功接住了他。她吃力地阻止住了耐萨里奥的坠落，争取到了至关生死的几秒，恰好足够玛里苟斯赶到他们身边。

他一言不发地用肩膀承住耐萨里奥，与阿莱克丝塔萨共同分担这头大块头雄龙的体重。阿莱克丝塔萨配合地施力，与他一同将耐萨里奥运走。

透过玛里苟斯的视线，卡雷观察着下方，然后惊讶地发现这片区域已经找不到任何残肢或血肉。他意识到迦拉克隆几乎吞掉了所有死难者。单是想象那些始祖龙在那头吞天巨兽的咽喉中会有什么感受，就让他不寒而栗。

“这么多……”飞行中的阿莱克丝塔萨一面喘气一面说，“这么多……”

玛里苟斯没说什么，但他的思绪也在涌动。他和火红的雌龙一样震惊。

一个新的声响回荡于整片区域的上空。这是一种极其怪异、令人不安的声响，让两头始祖龙险些将耐萨里奥摔落。

声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因此也越来越让人恐惧。卡雷仍然没有头绪，但玛里苟斯通过自己的经历最终认出了这个声音。这个经历以图像的形式在卡雷的脑海中闪过，图像中自己的宿主正通过反胃将骨头或是其他不能消化的东西吐出。

随着越来越强的恶心感，卡雷明白了，迦拉克隆正在某地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吐出的残骸并非来自牲畜，或是海鱼……

卡雷的世界突然再度开始晕眩。他的意识正在从玛里苟斯身上剥离。迦拉克隆进餐的景象飞快地在卡雷脑海闪过，接着，可憎的黑暗再度包围了他。

然而，又一次，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黑暗中呼唤着他。卡雷……卡雷？

为什么吉安娜会在这个时候呼唤他，卡雷不知道。但他在感受到呼唤的第一时间便封闭了自己的思维。与此同时，尖啸的冷风刮过脸庞，他终于感觉到

自己回到了原本的世界。他本能地动了动身体，然后便发现自己似乎正处在运动之中。

最终，他的双眼终于能够睁开，然后便看见一片颤动山脊越升越高。卡雷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滚落。他伸出一只手爪插进岩土之中，希望这能减慢坠下的速度。卡雷试图再用上另一只前爪，但它毫不理会主人的需要，不听使唤地紧紧握着。

他转头往下望去，发现自己跌落的并不是什么山坡，而是一座险峰。卡雷试图稳住自己，但这反而让一只翅膀拍上山壁，使得跌落的速度更加迅速。蓝龙的身下，尖利的岩石越来越近，让他不禁想起了迦拉克隆的巨齿。

卡雷驱走杂念，施展了一个法术。疯狂的翻滚被减缓到接近静止。这个法术只能持续很短一段时间，但他希望这能为自己争取到需要的时间。蓝龙稳住呼吸，调整姿态让腹部向下。卡雷能感觉到法术正在消退，他奋力展翅，在千钧一发之际，终于升上了天空。

蓝龙在另一座山峰上降下。吉安娜并没有再继续呼唤他。卡雷希望她已经放弃了。不论如何，眼下只能先关心爪中握着的东西。这件已经成为完成体的法器，看起来似乎正在用持续闪烁的光晕嘲讽着他。

扔掉它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冥冥中似乎有些什么总能让它回到自己身旁。再次尝试毁掉它，恐怕也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卡雷让冷风狠狠刮过，希望能清醒心智，想清楚接下来该做什么。如果不是吉安娜的声音，蓝龙甚至不敢确认此刻是原本的时代，操控的是自己的身躯。区分现实和幻境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一阵徒劳的沉思之后，卡雷起身往魔枢飞去。担心着会在最糟糕的时刻被拖回幻境，飞行中的每一刻都变得战战兢兢。在飞越水面的时候，卡雷甚至格外小心地准备好了防护法术。

不过他最终安然抵达了魔枢，这让他惊讶，但也感觉松了口气。他决定先去关注别的事情，而不是这件噩梦般的器物。魔枢的藏品需要清点一番了——即便这只是借口而并非本意。

但接着他又意识到，在着手清点藏品之前，还得先加强一下魔枢的防护。如果他再不去处理那些法咒，它们很快就会失去守护魔枢以及其中事物的能力。

他化作了类人的形态，一时间竟奇怪地感觉这要比龙形更加舒适。卡雷召唤出一个齐腰高的大理石圆柱，小心翼翼地将法器放在了顶部的凹槽之中，然后便将注意力转向了防御的符文。他闭上双眼，集中精神。不用双眼，他也能看到周围的世界，但那是一个被五彩斑斓、错综复杂的丝线所环绕的世界。整

个艾泽拉斯都被这些错杂铺就的魔力丝线所包裹，但他目前所关注的只是其中具有特殊目的的那部分——连接到魔枢守护符咒的那部分。沿着这些丝线，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检查每一处符文。

卡雷迅速地找到了最为脆弱的那一处。他伸出一只手——在魔力视界中泛着淡紫色光芒的手，将能量灌入了相应的丝线；同时伸出另一只手，将另一根艾泽拉斯能量线也牵扯过来，和第一根一起接入了守护符文的核心——

但在他继续下一处修补之前，整个魔枢开始泛起光芒。

卡雷的施法被打断了，他睁开双眼立即望向那件法器。不出所料地，它开始焕发出不一样的光芒——和围绕在魔枢周围的丝线矩阵一样的斑斓光芒。法器的光芒每增强一分，围绕卡雷的丝线也就削弱一分。

法器与魔枢的共鸣让卡雷深感震惊。这与上一次的情形全然不同，但那时法器还不是完全体。遗失的部分不仅增强了法器原本的作用，很可能还激活了其他休眠的能力。

卡雷一把抓起法器，然后变回龙形。曾经的守护巨龙将法器紧紧抵在胸口，然后迅速地穿出魔枢。魔枢的能量持续波动着，直到他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通道，最终抵达出口。

跨越出口之后，卡雷立即向上升上高空。下方，他仍可以辨认出魔枢的全貌，但巨龙感觉到各种各样的能量都在以一种他完全陌生的方式运转着。作为蓝龙，他本该比绝大多数生灵都更了解这种魔法波动的原因，但刚才发生的一切让他完全理不出任何头绪。

平常用于为魔枢提供力量的斑斓魔线被大量吸入了法器之中，但此刻魔力却又从法器中激烈地向外辐射而出。接着，魔枢重新开始焕发光彩，光芒愈演愈盛，直到让卡雷不得不移开视线。

然后，魔法的动荡逐渐平息了下来。

卡雷赶忙望回魔枢，他说不清自己期望看到什么，但最终所见还是让他陷入了惊讶与困惑。

魔枢在外观和感觉上都与之前别无二致。巨龙谨慎地压低声音，环绕自己的密室缓缓飞过一圈，想要找出些许变化。但无论他如何努力，最终都没能找出任何不同。

“刚才的一切不可能毫无影响。”他冲着爪中的恼人器物喃喃说道，“你到底做了什么？”

法器的光晕再一次恢复常态，没能给他任何线索。

巨龙轻哼一声，俯冲回到自己刚才脱出时所走的通道。跨入门口的时候，他的目光立即盯上了法器。然而，光晕依旧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卡雷回到了自己的密室，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这件愚蠢的东西会再次肆虐。看不到任何可见的迹象，但他还是丝毫没办法安心下来。卡雷也曾想或许是自己太过多疑，但谁又能保证平静的表象背后没有隐藏什么玄机。

卡雷从未曾如此强烈地希望用一件法器去对抗另一件。怀着殷切的希望，他开始召唤一件远古法器。一块深蓝色，差不多和他爪子一般大小的椭圆形水晶在前方的空气中成形。卡雷并不确定这件宝物有多大能耐，但某些传承的知识提醒着他这件宝物也许能消除掉那件八角形法器的魔力。

但就在他接触到水晶的那一刻，深蓝的色彩彻底消退了。卡雷赶忙对它进行检查，然后发现它已经完全不再具有任何魔力。

一句混杂了龙族、人类，以及矮人中最难听脏话的咒骂从蓝龙口中脱口而出。这次尝试失败得如此迅速，恼羞成怒的卡雷将那件八角形的远古法器狠狠抛出，全然不理会可能导致的后果。然而急速抛向墙壁的法器却在只差一寸就要撞毁的距离上突然完全静止，然后从那里缓缓降到地面，甚至没发出一丝声响。

巨龙高声咆哮。卡雷无法自制地将一连串法术对着法器倾泻而出。火焰烧灼、奥术飞弹、冰枪穿刺、闪电轰击……

然而所有法术都没能在法器表面留下任何创伤。

卡雷跌坐在地，他的呼吸因为接连施法而变得沉重起来。法器仍旧闪着微光，一如既往地在“嘲笑”着他。

蓝龙沉思了片刻，然后突然坐起。也许……也许我一直都搞错了方向。

卡雷从没有真的试图理解这件法器。从一开始，他就把它当作是一件邪物来对待。而如今，他终于开始好奇，把自己逼疯究竟能让这东西获得什么好处？

巨龙靠近法器，在不接触表面的情况下仔细观察着每一处细节，但他没能找出任何改变。接着他又用法力从内部探测，仍然还是没有任何发现。这不是个让人满意的结果。这件法器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在不让卡雷注意的情况下影响他的心智。即便此刻，它很可能都还在运作着某种预先设定好的法术，而他敏锐的感知却探寻不到任何信息。

他将注意力放在了第二次前往迦拉克隆遗骸时找到的小附件上。从它简单的外观看来，明显与那件法器同为一体。迄今为止，它看起来都只是在放大法器的能力，但卡雷相信它一定还有别的用途。

小圆盘中心的一道微弱亮光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巨龙压下眉头开始仔细查看。

一位金色长发的年轻人类女性出现在他眼前，一位他太过熟知的女性。她的身上散发着一种无邪——和她的美丽一样吸引他的无邪。

“安薇娜……”蓝龙屏住了呼吸。他向前伸出手爪，但却只是径直穿过了她也同样伸出的手。

突然，卡雷站在了一片森林之中。他不再是巨龙的模样，而是如他期望的那般，化作了半精灵的形态。一切都和卡雷与安薇娜初次相遇时一模一样。

“卡雷……”安薇娜微弱地呼喊道。她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与遥远，却仍然将手伸向卡雷，就仿佛是在召唤他一同远去。

“卡雷……”

卡雷龙躯一震。第二声呼喊并非来自安薇娜，而是吉安娜。也正是这一声成功将自己拽回现实。

卡雷满头汗珠，悲痛地从法器旁边退开。他还注意到，和梦境中一样，自己伸出的是手掌而非龙爪。在某个自己毫不知情的时刻，现实世界中的他也改换了形态。

就在这时，卡雷感觉到另一头蓝龙出现在了附近。不知为何，得知自己并非孤身待在魔枢，使得他振作了起来。卡雷跌跌撞撞地离开法器，走出私室，想要看看是谁，以及为什么归来魔枢。

直到他来到入口附近，才终于看到了那个移动的身影。卡雷默不作声地继续接近来访者。

这头较小的蓝龙——雌龙——正背对着他。卡雷有些犹豫。“泰莉？”

雌龙转过身来，但却并不是自己原本以为的那位。曾经的守护巨龙在心中暗暗自责，骂自己竟然在此刻还期待着见到自己当初抛弃的未婚妻。

面前的蓝龙死死盯着卡雷，就仿佛见到了兽人一般。他这才想起自己还是人形。尽管深谙魔法，蓝龙们在魔枢中通常还是习惯保持龙形。

“织法者，”她最终认了出来，“我本以为你不在这里。”

这一次，卡雷没去理会那个不再属于自己的头衔。变回龙形的他俯视着雌龙，禁不住脱口而出道：“而你希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然后赶在我回来之前离开吗？”

她被吓得手足无措。“不……不，织法者！事实上我很高兴你在这里。我是想告诉你我在龙骨荒野附近感受到了某件异常的东西，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在非常接近龙眠神殿的位置……”

卡雷立刻就明白了她所提及的正是那件法器的波动。“我知道那件东西。此事你不必担心。”

这头雌龙看起来有些窘迫。“我早该知道的，你不可能没注意到它。”

对话本该到此为止，但那头蓝龙仍还待在原地，看起来非常不安。

卡雷猜度了一下她盘算的事情，然后说道：“我很高兴你的热心。你正打算去往什么地方是吗？”

“是的。我想要去探索……”

卡雷打断了她。“那么，不论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你都应当坚持下去。再一次，感谢你回来向我报告此事。”

她再次不安地望了卡雷一眼，接着低头行礼，然后离去。

卡雷停在入口处沉思了片刻，然后便折返回去。于是，就在方才出来时走过的昏暗甬道里，他正好撞见了一个像是暗夜精灵或者高大人类般的身影。

巨龙起了兴致，用远超所需的迅捷速度往前追赶这名侵入者。然而，当他赶到拐角，望着两条长得足以让任何人都无所遁形的通道时，四下里却再也看不到任何踪影。卡雷随即发动魔法进行探测，但同样也感应不到任何入侵者的踪迹。

在魔法未能带来满意答案的同时，卡雷却从自己的意识中更加清晰地看到了那个身影的模样。而随着这个影像的成形，卡雷切实地感觉到了自己的神志正在崩塌——飞速地崩塌。

那正是幻境中见到的那个身着斗篷头戴兜帽的身影。

第7章

卡雷并没有试图否认方才所见。那个图像或者是自己紧绷的神经产生了臆想，或者就是那件法器在运作某种新的法术。这两者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前者意味着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变得极不稳定；而后者，意味着那件不祥的器物又在准备用一些新的手段来玩弄他。

他选择相信后者，并且立即赶去了之前扔下法器的位置。

不幸的是，黑暗先一步笼罩了他，让迷失方向的他一头撞向通道的墙壁。大量的碎石砸了下来，神志恍惚的卡雷最终在去往密室的半途中跌倒在地。

然而，甚至于在身体着地之前，他的神志便发现自己正翱翔于天空。卡雷再一次成为玛里苟斯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宿主显得要比往常更加克制，更加惊恐。

一声只可能由迦拉克隆发出的雷霆咆哮从远处传来，让卡雷和他的宿主都为之战栗。幸运的是，吼声逐渐减弱，清楚地表明了那头庞大的始祖龙正在飞向别处。

玛里苟斯继续加速，焦急的情绪抑制了其他想法，让卡雷很难从中读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恍惚的画面中他看到了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还有一些和玛里苟斯同一族群的始祖龙；有关耐萨里奥的画面飞快地闪过，他似乎正在和什么东西战斗，但是从体型上来看显然不是迦拉克隆。随着探索的加深，卡雷在不止一个图像中看到了玛里苟斯躲开一头亡灵始祖龙时的情形。

那是一头皮肤已然褪色的红龙。卡雷回忆起在之前经历过的全部幻境中，都只见过一头活着的红色始祖龙（阿莱克丝塔萨）。好一段时间里，他都在害怕着她已经战死，然后又像亡灵一样重新爬起，就如同其他尸体一样。但接着他便意识到这显然不是真实情况。

然而……即便那头亡灵始祖龙不是阿莱克丝塔萨，也意味着更多死去的龙尸正在复生。卡雷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知道，问题的关键一定在迦拉克隆身上。

片刻之后，他感觉到玛里苟斯的看法也和他完全一致。从所有读到的意识中，卡雷最终确定了玛里苟斯一直都在逃跑——逃离亡者。不是一头亡灵，而是七头！更糟糕的是，玛里苟斯并非独行——他曾和两头同族的始祖龙结伴。

而他们没能成功逃脱。

玛里苟斯的心中满怀愧疚，他悔恨地觉得自己应该留下。然而卡雷读到的所有零散的记忆都表明，这头蓝白始祖龙是在两名同伴俱已身亡后才最终选择逃走。

让卡雷感到好奇——或者说困扰的是——两头始祖龙死亡时的具体景象，在他宿主的脑海中完全是一片空白。

整个逃跑的过程中玛里苟斯都再没遇到其他任何始祖龙。起初，这一点没有引起卡雷的注意，但接着他便逐渐感受到了玛里苟斯对此的担忧。

几分钟后，视野里终于出现了第一头有翼的生物——耐萨里奥，让他们俩都松了口气。耐萨里奥仍然还保留了一些威风的气势，但即便是他，也极其警惕地四下里张望了一番。

“玛里苟斯朋友！哈！你真的来了！我们活下来了！我们都是斗士！”

即便有些虚张声势，从耐萨里奥的语调还是明显可以听出他为玛里苟斯的幸免松了口气。卡雷不禁好奇，又有多少始祖龙没能逃脱呢。

这里发生了什么？卡雷问道。当然，这里没人能听到他的声音。这一段所有始祖龙生死攸关的时期，没有被任何龙族流传的神话所提及。真龙的时代尚未来临，但玛里苟斯和其他未来的守护巨龙们都还活着，从始祖龙到真龙的进化很快就会开始。可是，卡雷迄今为止所见的种种迹象都表明，眼下发生的是一场所有生命的大灭绝。即便是真正的巨龙也无法对抗恐怖的迦拉克隆。

“其他龙呢？”玛里苟斯询问道。

“火红的那头，很好；她妹妹，一直狂吠。”耐萨里奥顿了顿，然后放慢了语速，“佐瑞克斯，他……被杀死了。”

玛里苟斯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头眼神锐利，金色鳞甲的雄性始祖龙。卡雷并未在幻境中见过这头雄龙，但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显然都认识他，或许便是在上一次幻境之后的时期中所结交的。他的死让蓝龙的宿主大为动摇。

“塔隆妮克西娅将会代表他。塔隆妮克西娅完全可以代表他。”

关于这头塔隆妮克西娅，卡雷探知到了她曾是佐瑞克斯的配偶，一头有着坚强意志的雌龙。在这些突然获得智力的始祖龙之中，她被公认为最为聪明的几头之一。

可即便是基于这份聪明，卡雷的宿主也并不怎么信任塔隆妮克西娅。这倒不是因为她的性别——同为雌龙的阿莱克丝塔萨便因为机敏和勇敢在玛里苟斯心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玛里苟斯不信任她的原因在于其危险的性格。至于更多的细节，卡雷此时还无法知晓。

耐萨里奥眯起眼睛，越过玛里苟斯望向远方。玛里苟斯也立即顺着同伴的视线望了过去，但眼中能看到的只有空荡的天空。

灰色雄龙呼出一口气。“没东西。不是他。不是他们。”

玛里苟斯打了个寒战，但他很快又镇定了下来。“其他龙，在聚集？”

“是的，跟我来。”

两头始祖龙一同奋力疾飞，就好像迦拉克隆在身后追赶一样。卡雷已经被卷入了这场紧急事态之中，但他所知的信息却着实不多，或许连一半都没有。

玛里苟斯频频环顾四周，并且时常低头检视下方的地面。渐渐地，卡雷明白了玛里苟斯在担心些什么。除了几只飞鸟，一路以来他们再没看到其他任何活着的东西。整片区域中都再也找不到任何大型野兽的踪迹。

玛里苟斯望向耐萨里奥，问道：“快到了？”

“还得飞。又一片栖息地毁了。”

卡雷花了一些时间才理解到最后的那句话的含意。不论始祖龙们之前是约在什么地方碰头，那里都已经变得不再安全。他们被迫要飞去更远的地方。

一阵轰隆的声响从背后传来，让两头始祖龙都为之一惊。灰色始祖龙回头望去，玛里苟斯也本能地照做。后方并没有迦拉克隆出没的迹象，但即便是卡雷也知道，那头庞大的恶兽转瞬便可以飞越极远的距离。

玛里苟斯失落地嘶吼了一声，转回头开始专注前方的路途。四头从北方过来的飞兽引起了他的注意。玛里苟斯眯起眼睛，仔细打量了一番正在接近的始祖龙。“不是自己人。”他警告耐萨里奥。

他的同伴也开始注意来者。“自己人不在北方。北方不好。”

玛里苟斯再次嘶吼道：“是的……”

四头始祖龙停在了足够接近，可以彼此看清的距离。他们都是活着的，有生气的始祖龙，而不是卡雷原本担心的那种。这让卡雷松了口气。

但玛里苟斯看起来就没有这么满意。卡雷很快便明白了缘由。这一伙来者之中，打头的正是他们熟悉的那头蓝绿色始祖龙——寇洛斯。而余下的之中，卡雷注意到另外一头当时也加入了针对玛里苟斯的攻击。

耐萨里奥轻蔑地望着他们，低沉地说道，“要战吗？我喜欢。”

然而让灰龙和卡雷都大吃一惊的是，玛里苟斯摇了摇头。“我们的敌人是死龙。是迦拉克隆。”

“喝！寇洛斯你明白吗？”

这四头始祖龙缓缓地接近他们。寇洛斯仔细打量了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你们活着。很好。”

“是的。”卡雷的宿主冷静地回复道；“我们活着，这很好。寇洛斯你也活着……同样很好。我们之间不打。我们跟迦拉克隆打，如何？”

玛里苟斯的老对手点头示意，就好像已经把这句话铭刻在心。然而，他同时也狡黠地笑了。他们彼此都清楚，长久以来的宿怨只是因为眼前的严峻事态而暂时放下而已。

“北方不好。”耐萨里奥不耐烦地打断了对话。他看起来对于没有架打很是失望。“寇洛斯，不该在北方。”

“我们是去侦察，塔隆妮克西娅安排的。”

“塔隆妮克西娅？”玛里苟斯不安地重复了一次，“为什么？”

“塔隆妮克西娅做计划！”

冰蓝的雄龙很想嗤之以鼻，但他最终还是克制住了。卡雷可以感觉到玛里苟斯正越来越担心这头雌龙会主导其他始祖龙。塔隆妮克西娅的族群任性而且冲动，但终究占据了龙群的多数。不过，这并不是玛里苟斯或者卡雷应该介意的事情，尤其是现在。

“北面，”玛里苟斯最终问道，“有危险吗？”

除了观察，卡雷再也不能做出任何举动。他注意到眼前的笑容正在变得越来越狡黠。“不危险。寇洛斯聪明，死龙笨。”

这已经不是卡雷第一次听到那个不详的词汇，这让他相当在意，即便他本人也仍还处在困境之中。那些活动的尸体还有多少？究竟有多少？

更加重要的是，卡雷想知道它们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他原本的时代，原本的世界中，除了宣誓效忠部落的被遗忘者，其他亡灵都是世人皆知的威胁，一旦发现就会被立即消灭。然而，在这个艾泽拉斯历史中的远古年代，他从未料想到也会听说这样的恐惧。

“话太多！”耐萨里奥咆哮道，“我们走！”

寇洛斯没有争论，立即往前越过了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他的同伴，来自同一族群的同伴们，也都一言不发地跟了上去。

“超过他们？”耐萨里奥悄声询问卡雷的宿主。

玛里苟斯点点头。“好，超过他们。”

于是，他们像离弦之箭一般飞越了寇洛斯以及其他始祖龙。擦身而过时，他和卡雷都听到了寇洛斯暴躁的嘶吼。

卡雷毫不意外始祖龙和真龙之间的种种相似。在真龙之间，竞飞也同样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比赛。

玛里苟斯转回头，越过自己的肩膀往后看去。寇洛斯和其他的始祖龙正在全力追赶。然而，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展现出了令人震惊的速度。卡雷不敢相信自己的宿主竟然还有这样的力量，同时，他还感觉到玛里苟斯接受灰龙的提议不仅是因为对寇洛斯的鄙夷，还因为哪怕只是片刻翱翔于风中，也能让自己暂时遗忘这个世界正在遭受的恐怖。

尽管体力已经开始透支，玛里苟斯还是保持着和耐萨里奥齐头并进，与他的老对头拉开了好几头龙身的距离。寇洛斯拼尽全力，将他的三名同伴远远甩在身后，但他始终还是无法追上对手。

卡雷突然意识到，他们这样拉成一条直线，使得六头始祖龙成为比平常还要更加显眼的目标。幸而，什么都没有发生。当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时，他和玛里苟斯都感觉松了口气。这是一个碗状的峡谷，层层叠叠的始祖龙小心翼翼地聚集在谷底的阴影之中。

当他们降落谷底的时候，整个山谷都开始回荡起始祖龙的嘶吼，但这些反应却并不都是指向闯入者。这里的成员几乎囊括了所有玛里苟斯了解的始祖龙种类，甚至还包括好几种他之前从未见过的。无论天性还是立场，许多龙族都曾互相针锋相对。他们待在这里假装成一个同盟的唯一原因，便是那场扫荡世界的灾难。

让场面变得更加紧绷的是那些玛里苟斯眼中的次等始祖龙，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比那些山间的野兽也好不了多少。这些始祖龙被智力更高的同类们聚集起来，统一看管着。玛里苟斯最终在龙群中发现了那些因好奇而抬起头来的冰蓝色同胞，卡雷也总算因此放下心来。

一个低沉而洪亮的嘶吼声打断了所有的喧嚣，让场面安静下来。玛里苟斯朝着声音的来源方向望去。

塔隆妮克西娅的地位不仅体现在嗓音，还体现在她的体型与仪态。她的身躯差不多有大多数雄龙的三倍大小，只有极少数始祖龙，比如耐萨里奥才能勉强超过她。她光滑的鳞片即使在阴霾之下也闪耀着金色光辉。塔隆妮克西娅漆黑的双眼微微闪光，锋利如刀。在她的注视之下，即便是最倔强的始祖龙也会显露出驯服的神情。

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飞到了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所在的地方。和其他大多数始祖龙不同，这对姐妹没有和自己的族群待在一起。玛里苟斯的部分同族对他选择的同伴冷眼相向，但耐萨里奥的同族看起来就毫不意外这家伙交了一群古怪朋友。事实上，卡雷觉得他们反而因为不用和这头傲慢的灰龙扯上关系而松了口气。

寇洛斯降落在了塔隆妮克西娅左侧不远处，他看起来明显有些喘不过气，但还是死撑着装作和玛里苟斯一样平静。

“新的同胞到来了！”塔隆妮克西娅高呼道，“我们龙多势众！大声地说出来！我们龙潮如海！”

始祖龙们的吼声汇聚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她的口号。卡雷感受到了玛里苟斯心中的不满，龙群们所遵从的号令暗藏着暴露栖身地点的危险。鼓舞士气很重要，但因此暴露出智力上的问题就不免显得有些讽刺了。

“她老说要打。”伊瑟拉嘟囔道，“不好，和平更好。”

阿莱克丝塔萨看起来和自己的妹妹一样失望，但她并不同意这个看法。“我们必须战斗……只是不能以塔隆妮克西娅的方式。”

“战斗……就会死！”

当两头雌龙争论不休的时候，寇洛斯悄然上前，来到了塔隆妮克西娅身边对她低声耳语。这引起了玛里苟斯的注意。他屏息静听，但最终无果。这使得卡雷也开始不安起来；他并不比自己的宿主更相信寇洛斯多少。

塔隆妮克西娅专心地听完，然后简短地嘶声示意寇洛斯退下。他退回到先前的位置，看上去对于自己刚才完成的传话非常满意。

“北面一片空旷！没有死龙！”她宣布道，“而且迦拉克隆的踪迹也找到了！”

伴随着嘶声和点头，大部分始祖龙都对这个消息表示满意。但终究还是有几头始祖龙并没有对此表现出高兴。玛里苟斯环顾了一圈这些心存疑虑的始祖龙，显得很是满意。

玛里苟斯将注意力放在了其中最为特殊的一头身上，但卡雷比自己的宿主更先认出了这就是那头在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对抗迦拉克隆时施以援手的棕色雄龙。在塔隆妮克西娅发布公告，以及其他始祖龙表现出诚服的时候，这头棕龙显得尤其不安。他转身走开，恰好撞上了玛里苟斯的视线。

塔隆妮克西娅再次开口道：“我们即将开战！我们要汇聚更多！外面还有龙！去！找到他们！在月亮最圆的那天带着所有龙一起回来！”

集会的戛然而止似乎让卡雷略感吃惊，但他很快便从玛里苟斯的思想中了解到，始祖龙们像这样聚集从一开始就是极其反常的。如此多的数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聚集到一起既说明了这场威胁的可怕，也说明了如今的塔隆妮克西娅已是一呼百应。确实，即便是在灭顶之灾面前，好几头始祖龙看起来都已经不再担忧，开始安心飞离。还有一些则开始依照命令去引导那些低等始祖龙离开。始祖龙之间这种奇怪的进化差异再一次让卡雷深感好奇。

不过这种进化恐怕没办法再持续多久了，除非他们能打败那头遮天蔽日的同类。

玛里苟斯悄悄注视着寇洛斯的动向。与其他始祖龙不同，他仍然还留在塔隆妮克西娅附近。当她准备起飞时，这头蓝绿雄龙上前靠到了她身旁开始说话。

玛里苟斯并不相信自己的老对头能为现在的局势带来帮助。卡雷的宿主上前走向正在交谈的俩龙，但耐萨里奥突然挡在了他的面前。

“玛里苟斯朋友！那头褐色的！你注意到了吗？”

寇洛斯望了他们一眼，满脸讥笑。塔隆妮克西娅趁着这间隙起飞离开了。寇洛斯似乎失去了留下来的意义，在下一刻也同样起飞。

玛里苟斯掩饰着心中的不悦，将注意力转回了那头褐色始祖龙身上……

世界开始晕眩。卡雷短暂地坠入黑暗。他期望着回到自己的时代、自己的身体，结果却让他深感失望。

玛里苟斯再次孤身独行，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多亏了脑海中迅速闪过的图像，卡雷很快便了解了缘由。他的宿主正在飞向东方，据说那里发现了几头亡灵。然而，和以往幻境中的许多事情一样，玛里苟斯独自巡逻的真正原因卡雷眼下仍未能得知。

随着最后一片区域的检视完成，始祖龙确信身下的这片土地已经没有任何活物。在这个阴冷荒凉的地方，不论卡雷还是他的宿主都没有期望能发现很多野兽。但卡雷最终读到的事实却是，玛里苟斯连一头都没有发现。

玛里苟斯降落在一座小山的顶峰，四下环顾。各种思绪一时浮现，让卡雷终于把前因后果拼凑完整。玛里苟斯正在打探迦拉克隆突然变得如此残暴并四处掠食的原因，而现在，他离那头巨兽的巢穴已经非常接近。

卡雷觉得玛里苟斯的调查简直就是在找死，但他没得选择，只能祈祷迦拉克隆正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玛里苟斯似乎也正是这么认为所以才敢来此，但他们俩都知道，意外总是会有可能发生的。

进入到这片被推测为巨兽巢穴的地区之后，玛里苟斯的心跳变得越来越剧烈。眼前的山峰高耸入云，看起来就像是在试图触碰被乌云半掩的太阳。如此宏伟的山脉之中，理当存在足以容纳迦拉克隆栖身的巨大洞穴。

下方的某件东西引起了玛里苟斯的注意，他立即俯冲下去。起初卡雷以为那只是一块岩石，但接着便注意到它上面的某部分是一种让他熟悉而又不安的颜色。

那是一堆已经放了有段时间的骸骨，也许一年，也许还要更长一点，看起来似乎是头和始祖龙差不多大的野兽。但是随着玛里苟斯刨去表面的泥土，卡雷清楚地看出这就是一头始祖龙。

这头龙死得很是惨烈。许多处骨头都已经碎裂，而扭曲的颅骨更是清楚地表明了他曾经遭受过致命的碾压。

这是迦拉克隆的杰作，卡雷毫不怀疑。这是一头早期的受害者。卡雷只能通过尸骸大致推测出迦拉克隆陷入疯狂嗜杀的时间，但玛里苟斯显然读到了更多信息。

谁也没有目睹过迦拉克隆将受害者转变成亡灵的过程，但自从玛里苟斯经历的那场遭遇战开始，它们的存在就已经不再有疑问。然而，卡雷现在好奇的是，如果眼前的死者曾是那头巨兽的猎物，那为何他没有像其他亡灵一样复生？

他们一同陷入了沉默，但玛里苟斯突然朝右边望了过去。就卡雷的观察，那里什么也没有。即便是像玛里苟斯这样勇敢的始祖龙，也会在现在的情况下

变得草木皆兵。

玛里苟斯把注意力转回到骸骨身上，他轻轻推了推附近的一些遗骸。毫无疑问，迦拉克隆撕扯并嚼碎了这头可怜的生物。在玛里苟斯的记忆中，一个远比现在要小，但仍然威武雄壮的迦拉克隆开始浮现出来，让卡雷不禁吃惊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的迦拉克隆看起来更像是普通的始祖龙，体型也没有大到能将别的同类一口吞下。他的身体和别的始祖龙一样，线条简单平滑，鳞片光洁柔和，双眼里也还没有那种永远无法填满的饥饿。

玛里苟斯继续翻动骸骨堆，寻找着线索。但他的行为本身就成为一个线索，一个足以证明卡雷的宿主要远比其他同类聪明的线索。

无论如何，他会幸存。附身其体的蓝龙思索道。无论如何，龙群之中的一些会幸存下去……但这是如何实现的？

这头始祖龙再次警觉起来。这一次，玛里苟斯望向了天空。

东面，一个庞大得绝不可能是始祖龙的身影朝着群山——朝着玛里苟斯的方向，飞了过来。

前方的山脉太过遥远，玛里苟斯没法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赶到那里。卡雷的宿主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在原处尽量伏低身子摊平在地。他的肤色和土地并不一样，但他只能祈祷迦拉克隆飞得足够高而不会注意到他。

一个持续不断的沉重声响比迦拉克隆更先抵达，那是他扇动巨翼的声音。玛里苟斯很清楚，每一次拍打双翼，这头庞然巨龙就能飞越数里。这个声响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玛里苟斯和卡雷都知道迦拉克隆已经接近他们头顶了。

但接着，这个声响开始逐渐减弱。通过眯着的眼睛，玛里苟斯注视着迦拉克隆远离自己飞向群山。然后，就在冰蓝色始祖龙大着胆子开始呼吸的时候，迦拉克隆停住了。这头巨兽悬停在空中，突然间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呛住一样抽搐起来。

不管玛里苟斯还是卡雷，一开始都没有去管迦拉克隆的怪异举动，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头巨大生物的外观形象。此时距卡雷上一次在幻境中见到迦拉克隆并不算太久，但如今的迦拉克隆已经变得更加畸形，更加丑恶。不仅体态扭曲，还长出了好几处怪异的增生。同时身体上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一种灰白的污点，就好像迦拉克隆的部分身体正在逐渐腐烂一般。

但就在玛里苟斯和卡雷开始刷新对迦拉克隆的认知的时候，这头畸形的怪物吐出了一些让他们俩都深感不适的东西。

尸体，超过二十头瘫软的始祖龙尸体。尸体在地面堆成一座骇人的小山，其中一些还在从上面滚落。玛里苟斯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不仅是因为死亡的可怕，还因为在这尸山之中，他看到了红色、褐色、灰色，甚至黄绿色的尸体。

卡雷忍不住想吐。他一生中所见过的恐怖不在少数，但从未见过有什么能比得上眼前的梦魇。他可以想象每一位受害者在临终时遭受的痛苦，他也知道还有更多的生灵是以同样的方式死去。

他突然感觉到了玛里苟斯在看到眼前惨状之后更进一步的恐惧。阿莱克丝塔萨、伊瑟拉，以及耐萨里奥都被分配到这片区域探查，从此处的距离上，玛里苟斯无法辨认他们是否就在尸体之中。卡雷知道他们三位都在这个年代中幸存了下来，但他无法告知自己的宿主，无法阻止他越来越深的担忧。

随着最后一具尸体吐出，迦拉克隆完成了反刍。巨龙立即转身，再次升上高空。即便是玛里苟斯的锐利双眼，也无法看清迦拉克隆身上那些奇怪增生的细节。他和卡雷都无法断定是这些增生引发了巨兽的疯狂，但玛里苟斯还是希望能查看得更清楚一些。

幸而卡雷的宿主并非有勇无谋。他一直等到迦拉克隆飙升上天，消失在天际，才终于让自己开始活动。玛里苟斯升上天空，但当他发现另外三头始祖龙正顺着迦拉克隆方才的路线飞来的时候，他马上又本能地降了下来。

卡雷感觉到玛里苟斯其实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会选择躲起来，而不是升上天空去警告他们。但是，当那三头始祖龙靠近的时候，他们的颜色表明也许玛里苟斯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三头蓝绿色的始祖龙明目张胆地飞过天空，丝毫没有意识这样做有多危险。他们在玛里苟斯的视线里一路飞到了迦拉克隆最后停留的地方。在这个距离，玛里苟斯毫不意外地确认了领头的正是寇洛斯。

其中一头始祖龙发现了迦拉克隆上一餐所留下的骇人残余。他立即对寇洛斯嘶声报告。

寇洛斯向着尸体的位置降下。他降落在其中一具的旁边，仔细观察了好一会儿，接着望向了那头罪魁祸首离开的方向。

寇洛斯嘶吼一声，升上天空然后径直追了过去。他的两名同伴也跟随在后。

玛里苟斯——以及卡雷，不可置信地看着三头始祖龙朝着迦拉克隆的方向飞去。卡雷不认为寇洛斯有自杀倾向，玛里苟斯的想法也是一样。所以他们两

人都想不出寇洛斯为何要让自己置身险境。如果他只是在追踪迦拉克隆，那他比起玛里苟斯可就要鲁莽太多了。

卡雷的宿主一面凝视着隐没于天际的背影，一面升上天空。玛里苟斯不知道该去警告他们，还是让他们听天由命。往日的恩仇于眼下有如云烟，即便是寇洛斯，玛里苟斯也不希望他遭受和其他始祖龙一样的命运……

一个刺耳的嘶声从尸体堆中传了出来。玛里苟斯赶忙放下迦拉克隆和寇洛斯，转向了声音发出的地点。他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尸山之中还有幸存者。玛里苟斯立即飞到了近处，试图确认声音是哪一具躯体所发出。

然而，当他靠近的时候，另一个方位也发出了刺耳的嘶声。玛里苟斯停顿下来，转向那里。

第三个嘶声响起，仍然还是不同的方位。

若干头受害者开始活动起来。他们的脑袋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卡雷的宿主。

用空洞的亡灵之眼……凝视着。

第8章

玛里苟斯向后退去，他已经开始拍打着翅膀准备起飞。不幸的是，他没能看到右边还有一头已经爬起的亡灵生物。直到嘶吼声响起玛里苟斯才终于警醒过来。

这头亡灵喷出的一团污秽烟雾碰到了他的翅膀，然后立即便传来了一阵即便是玛里苟斯也无法忍受的刺痛。

玛里苟斯大吼一声，然后忍住痛苦开始反击。喷涌的寒霜包裹住了攻击者，但平常总能让对手冻僵的攻击，这一次却仅仅是减缓了亡灵的速度。不过，这总算还是为卡雷的宿主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起飞升空。他无视痛楚，不断向上攀升。

接连不断的嘶吼声越来越近，警示着他身后有好几头亡灵正在迅速追来。

无论卡雷多么想要往后看看敌人有多接近，玛里苟斯始终直视着头顶上升的方向。他片刻未停，朝着上方的云层飞去。卡雷终于了解了，他的宿主希望冲进阴沉黑暗的云幕中，以此躲避那些恐怖的带翼亡灵。

得到云层的掩护之后，玛里苟斯也丝毫不敢松懈。他急剧地左转，接着往前冲了一小段距离，然后便开始保持水平飞行。身后，亡灵的嘶吼声杂乱地遍布于云中各处。一些声音变得越来越远，但还有一些，不知为何始终追在他身后。

玛里苟斯合上下颚咬紧牙关，尽可能轻地只用鼻孔呼吸。任何动静，哪怕只是喘息，都很可能会引起那些亡灵的注意。卡雷只能被迫接受这具身躯的主人做出的所有决定，但他不得不承认，这头始祖龙的智慧让他印象深刻。不论如何，眼下的玛里苟斯和那位在长久岁月里统领蓝龙一族的玛里苟斯已经非常相像。那位睿智的，让年轻的卡雷，以及其他所有蓝龙都为之敬仰的玛里苟斯。

但现在的他始终还是一头始祖龙，卡雷提醒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能……

又一声嘶吼传来，就在玛里苟斯的前方。

一具浅红色的红龙尸身撞上了卡雷的宿主。当这头亡灵始祖龙迎面嘶吼的时候，玛里苟斯立即感受到了一阵腐烂的恶臭。在这个距离下，他甚至可以从腐肉碎落的缺口清晰地看到亡灵始祖龙的颅骨，其中一个眼眶也已是空空如也。亡灵始祖龙的牙齿上滴下了浓厚的腐液，张嘴便往玛里苟斯的喉咙咬去；爪子也已经抵上玛里苟斯，在鳞片上划开了一道口子。

玛里苟斯突然探头，用利齿咬住亡灵的下巴。接着奋力一扯，将整个下巴咬了下来。

浓厚的黑色液体像血液一样从伤口喷涌而出。这头生物没有退却，但失去下巴已经让它的危险程度下降了许多。卡雷的宿主将口中的腐肉吐向一旁，然后迅速地朝着敞开的伤口吐息。

寒霜灌进了亡灵的喉咙，从内部冻结了它。玛里苟斯的敌人蜷成一团，终于放开了他。

玛里苟斯挥动龙尾，扫向冰封的尸骸。这头亡灵应声断裂，分成了两截。带翼的那部分仍然还在空中停留了一阵，接着，它那虚假的生命迹象也终于消退，一直跌落到视线之外。

然而，更多的嘶吼声开始出现在附近，刚才的冲突显然引起了好几头亡灵的注意。玛里苟斯的舌头上仍然还残留着腐肉的味道，但他已顾不得这些，开始立即往前飞去。

又一头亡灵始祖龙在云幕中出现，挡住了他的道路。玛里苟斯试图弧线前进绕开它，却不料那里还有第二头尸体在等着他。

卡雷的宿主立即停住双翼，像巨石一样沉沉坠下，逃离两头亡灵。

但当他冲出云层底部的时候，玛里苟斯才发现自己竟然为了躲避两头尸体而冲进了另外四头之中。空洞，而又饥饿的面孔包围了他，让玛里苟斯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

不！快做点什么！卡雷无声而又徒劳地咆哮着。做点什么！

两头不死的怪物冲向玛里苟斯，而他只能躲开其中一头。第二头咬住了玛里苟斯的前臂和翅膀，彻底锁死了他。这时，另外三头也聚集而来。

玛里苟斯一口吐息喷向那头咬住他的亡灵。然而，还是一样，寒冰只能减缓它们，而没法彻底冻住。而即便是让四头亡灵都不如活着的始祖龙行动迅捷，眼下也于事无补。

玛里苟斯仍在挣扎。但卡雷能确切地感觉到死亡——或者更糟的事情——开始在他宿主的脑海中涌现。

突然，一道看起来像是沙子的暴烈吐息击中了那头当先亡灵的后背。沙暴如此猛烈，以至于让那头枯萎、干涸的躯体当场就断为两截。这头亡灵始祖龙剧烈地抽搐着，看起来竟然还仍想困住玛里苟斯。

又一声如雷霆般的残暴咆哮从另一个方向传来，让卡雷和他的宿主都禁不住以为是迦拉克隆正在隆重登场。但紧接在咆哮之后传来的却是耐萨里奥的招牌笑声，他已经将爪子刺进了另外一头亡灵的侧身。

最近的一头亡灵转去攻击耐萨里奥，但是沙暴再一次射出，直打得那头亡灵滚向一侧。紧跟在沙暴之后的是一个褐色的身影，他径直锁定那头正在翻滚的尸体，一口咬向喉咙。尖牙穿透了鳞片和骨骼，当场将其头颅和身躯分成两半。躯体毫无目的地拍打着翅膀，朝着一个莫名的方向飞了出去，而新来的同伴则一口吐出口中残留的腐肉，看上去就和玛里苟斯先前所表现得一样恶心。

只剩下一头半敌人了——其中的半头是仍然锁在玛里苟斯身上的半截躯体。而卡雷的宿主也差不多已经恢复到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程度。他抓起仍然在自己背后的半截躯体，将其爪子刺向了正向自己冲来的另外那头。爪子本能地握住了另外那名袭击者的翅膀，而那名袭击者挣脱的过程对于玛里苟斯来说便是一个绝佳的进攻时机。

玛里苟斯直接命中了那头半截亡灵的翅膀，这一次，他一直催动吐息直到耗尽所有氧气。卡雷的宿主几乎就要晕厥过去，但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厚重的寒冰彻底冻结了敌人的双翼，让那半头亡灵往下坠去。而第二头尸体——被第一头牢牢抓住——也跟着掉了下去。不幸的是，它们在掉下去的同时也抓住了玛里苟斯。

三头飞兽一同往下坠落，玛里苟斯咬住了第二头敌人的前臂，用尽最大力气希望能尽快将其咬断。越过这头亡灵嘶吼的面孔，卡雷和他的宿主注意到地面已经越来越近。

臂骨终于开始碎裂，同时也崩掉了玛里苟斯的一颗牙齿。然而与无法及时咬断前肢的后果相比，这点伤痛根本就微不足道。卡雷的宿主进一步咬合，让整条臂骨一分为二。

玛里苟斯奋力一蹬，借着第一头敌人的身体施力，向上跃起腾空。随着一阵可怕的撕裂声，最后的肌肉和筋腱也为之断裂，让他终于得以逃离这两头亡灵。

两具复生的尸体狠狠砸向下方荒芜的岩地，猛烈的撞击让它们枯萎的身体当场崩裂，碎肉飞溅得四处都是。与此同时，玛里苟斯终于把那只仍还残留在他身上的爪子揭下，随手扔在一旁，然后再度升上高空。

在方才交战的地方，玛里苟斯不仅见到了耐萨里奥和那头在塔隆妮克西娅的集会上引人注意的褐色雄龙，还见到了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当雄龙们奋勇作战的时候，这对姐妹守在了战场的边缘，时刻提防着别的威胁出现。耐萨里奥正在享受肢解敌人的过程，而那头褐龙的对手已经没了踪迹，看起来这位新加入的伙伴已经从容地结束了战斗。

玛里苟斯接近的时候，耐萨里奥将自己对手的最后一块残体扔了出去。

整个小队之中，只有这头炭灰色的雄龙看起来心情愉悦。“哈！我们赢了！”

“暂时而已。”褐色的始祖龙不耐烦地提醒他，“还有很多死龙……”

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飞过来加入他们。“我们什么都没发现。”黄色的雌龙喃喃地说道，“除了死亡。”

她的姐姐瞪了她一眼，但伊瑟拉看起来并不害怕。通过玛里苟斯的记忆，卡雷了解到伊瑟拉一直都认为可以和迦拉克隆和平相处。而且，她并不是唯一一头这样想的始祖龙。

玛里苟斯望着褐色的雄龙。“我认识你。”

那头始祖龙点了点头。“诺兹多姆。”

“打得不错。”

耐萨里奥得意地笑着说：“很接近我的水平！”

诺兹多姆短暂地笑了。“这么多亡灵。为什么在这里？在这个时候？”

卡雷和他的宿主同时意识到，其余四头始祖龙对于玛里苟斯刚才所见的景象都毫不知情。看起来显然也没有人见到尾随在迦拉克隆后面的寇洛斯。玛里苟斯决定暂且先不提后者，因为前面那场恐怖的灾厄显然要重要得多。

无论玛里苟斯多么聪明，眼下他始终还是一头始祖龙。想要组织语句说清楚迦拉克隆对死者所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格外困难，尤其是在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卡雷感受着玛里苟斯的挫败，恨不得马上能开口替他叙述。

尽管词汇贫瘠，玛里荀斯还是在尽力形容。他的叙述很短，但纯粹的感情弥补言辞的苍白，完成了整个故事。当他最后结束的时候，所有始祖龙都深深为之震惊，即便是耐萨里奥也不例外。没有人怀疑他，大家都知道玛里荀斯是一头值得信任的始祖龙。

“怎么会这样？”阿莱克丝塔萨带着惊愕询问道，“怎么会这样？迦拉克隆到底怎么了？”

玛里荀斯说出了自己的推测。“迦拉克隆胃口很大，必须不停吃。迦拉克隆找不到足够食物，开始变饿，变得很饿。开始吃我们。”

卡雷这才意识到自己之前并没有因为迦拉克隆的这项举动而惊讶——但现在他注意到了，这些他原本以为只是原始野兽的生物，其实也和真龙一样有着自己的行事底线。始祖龙们彼此之间也会殊死相搏，但他们绝不会吃掉对手。不管行为上多么野蛮，进食同类始终都是遭受唾弃的事情。即便是在目睹迦拉克隆暴虐地吞下了大量同类之后，他们也仍然不想接受玛里荀斯的推测。

“是因为饿？”耐萨里奥咆哮道。这个话题让他再也没法保持平时乐观的模样。“吃我们。为什么？北边有很多兽群！都是食物！你们看到迦拉克隆进食了！吃了那么多！为什么还要吃我们？”

玛里荀斯摇了摇头。他们谁都没想出原因。

更多的嘶吼声传来。始祖龙们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敌人位置在很远之外，但听起来正在往这里接近。

“我们走。”阿莱克丝塔萨做出了决定，“现在。”

谁也没有反对，即便是耐萨里奥。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多少亡灵怪物。玛里荀斯打探到的情报已经改变了一切计划。

玛里荀斯本能地起飞——

卡雷的世界突然天地倒悬，这一次他想让自己保持淡定，但最终还是失去了意识。和往常一样，黑暗没有持续太久，但这一次，黑暗真的就只是单纯消退——没把他带回现实。

在塔隆妮克西娅的带领下，始祖龙们正在发起冲锋。声势浩大的队伍中几乎囊括了卡雷的宿主认识的所有始祖龙族群。他们的敌人并不是迦拉克隆，而是若干头亡灵。

在先前的场景中，玛里荀斯和他的同伴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如今形势反转了过来。站在茫茫多龙海面前的只有十余头活动的尸体，而卡雷立即理解到

了它们都是被引诱到这座峡谷之中从而遭受伏击的。

透过玛里苟斯，卡雷瞥见了伊瑟拉，同时了解到阿莱克丝塔萨和耐萨里奥也参与了这次行动。诺兹多姆拒绝了出席，但这显然不是因为怯懦。玛里苟斯并不知道他去了那里，而且此刻，他也没有时间去关心。他们龙多势众，但仍然也有牺牲的可能。

第一个证明这一点的是一头看起来年龄略长于阿莱克丝塔萨的鲁莽的火红色雌龙。她冲在阵前，对上了一头幼小的亡灵——一头看起来还未成年便被杀死的始祖龙。然而，尽管玛里苟斯早就警告过他们敌人有多危险，这头轻敌的雌龙还是被亡灵的吐息命中了。

污秽的剧毒之云沾上了那头雌龙的头部和翅膀。她立即甩掉毒液，然后张嘴准备喷出自己的吐息。

但是突然间，她身上被毒物触碰过的鳞片都开始逐渐褪色。接着，肌肉开始枯萎，皮肤剥离掉落，眼神也黯淡了下来。这头雌龙没能对敌人释放出吐息，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凄厉的号叫。

在玛里苟斯——以及卡雷的注视下，雌龙的鳞片和血肉如同戏法一般眨眼间彼此分离。整个颅骨暴露出来，下颚仍然张着——然后跌落下来掉到视线之外。

她的躯干，以及仍在无力拍打着的翅膀，也跟着落下。

上方，塔隆妮克西娅为这头始祖龙的致命错误发出一声怒吼。作为家族代表，她扑到一头小型亡灵的背上然后奋力撕扯。在精确的估量之下，她一口咬断了敌人的头颅，然后朝着另一头腾飞的尸体甩去。

“像这样杀！别犯错！”

她的示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告知的信息——为其余始祖龙提供了莫大帮助。始祖龙们五头一组，攻向剩下的亡灵。转眼间一头尸体便被扯碎，而另一头则被烧成了焦炭。

玛里苟斯原本期望塔隆妮克西娅的强调能避免悲剧再度发生，但现实终未能遂他的愿。亡灵始祖龙们看起来消瘦憔悴，实际上却具有惊人的力量和反常的韧性。此外，它们甚至不用吸气就可以直接释放可怕的腐蚀毒云。这是两头始祖龙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情报：他们躲开了肢体上的攻击，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安全，没想到下一秒就抽搐着溶成碎尸。

另一头始祖龙险些也落得同样下场，幸而耐萨里奥在千钧一发之际从天而降。这头将会成为死亡之翼的始祖龙用两条后爪钳住那头亡灵的头颅，然后奋

力一拽，硬生生将其扯断。致命的毒雾从气管中喷涌出来，不过并没有沾上任何人。炭灰色的始祖龙狂傲地笑着将头颅扔向一旁，然后再接再厉，将那具仍在不时拍打翅膀的躯体撕得四分五裂。

玛里苟斯望着正在享受杀戮的好友，叹息地摇了摇头。对卡雷的宿主来说，眼前的一切结束得越快越好。他并不喜欢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和阿莱克丝塔萨与伊瑟拉一样，玛里苟斯总是能从敌人的面孔中看到曾经活过的痕迹。它们都是受害者。它们应当被消灭，但执行者没有理由乐在其中。

塔隆妮克西娅发动最后一击，对着那头形单影只的亡灵释放吐息。一颗闪电球轰在了那头干枯的躯体上。尸体挣扎着想要保持滞空，但接着又是一颗闪电球飞来，直接把它轰成碎渣，四散飞溅。

随着敌人的毁灭，高大的金色雌龙得意地仰天长啸。这一声咆哮吸引了在场的所有目光，但也让玛里苟斯开始担心起来。这一批敌人原本就是他们按计划用吼声引来的。玛里苟斯很惊奇塔隆妮克西娅和她的支持者们此刻竟然忘记了这一点，但他并不打算直言相谏。塔隆妮克西娅从不会放过那些敢于当众质疑她的始祖龙，之前就已经有一头古铜色的雄龙因为提出质询而被打得满脸伤痕。而且，她还有着一批狂热的追随者，随时都可能干出更出格的事情。

卡雷的宿主、耐萨里奥，以及那对姐妹，他们一行只是因为没想出更好的方案而暂时听命于塔隆妮克西娅。事实上直到此刻也没人能拿得出更好的方案，但他们都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

卡雷也能感觉到灾难迫在眉睫。和玛里苟斯一样，他也完全不认为眼下的小小胜利预示着面对迦拉克隆时也能一样。卡雷在心中埋怨着自己什么也没法帮上，但是突然间，他意识到比起现实世界中的麻烦，自己已经更多地在担心这些远古的事件。

不该这样，卡雷心想着。这只是过去的重现。这只是既定之历史！未来的斗争才是自己应该去思考的！

但是，同玛里苟斯一样，卡雷始终还是感觉自己就是这个始祖龙小团体中的一员。当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与玛里苟斯交谈时，那感觉就像是在与自己交谈。而更让人吃惊的是，当耐萨里奥站在玛里苟斯身旁，当他们像朋友，像同志一般并肩战斗的时候，卡雷也能深刻体会到玛里苟斯与那头灰色雄龙之间渐渐生根的羁绊。

通过一个某天将会和死亡之翼一样威胁到整个艾泽拉斯的宿主……去体会与死亡之翼的羁绊。这让卡雷深感动摇，然后再次开始咒骂这恼人的幻境，希望赶紧发生点什么，好让自己回到原本的时代，回到原本的身体。

幼年的玛里苟斯还是丝毫感觉不到卡雷的心绪，他现在正担心着自己的朋友。他注意到伊瑟拉以一条诡异的飞行路线，迅速潜进了峡谷之中。仓促间并未发现阿莱克丝塔萨的踪影，玛里苟斯只好选择自己跟了过去。

伊瑟拉明显花费了不少力气，才降落在谷底一处几码高的地方。被撕碎和烧焦的亡灵残骸散落在她身下四周。玛里苟斯靠近过去的时候，发现伊瑟拉的呼吸正在变得越来越吃力。处在玛里苟斯体内的卡雷，转眼就忘了自己的苦恼，开始和宿主一起担心那头雌龙。

当玛里苟斯的高度降到几乎就在她头顶的时候，伊瑟拉才终于注意到他。而她也只是阴郁地望了他一眼，就接着调整自己困难的呼吸。

冰蓝色的雄龙一言不发地降落在她身旁。玛里苟斯观察着伊瑟拉，注意到她的目光正在碎裂焦灼的残肢间不断游离。玛里苟斯和卡雷都想不出其中缘由，这些残骸来自各种各样的始祖龙族群，有玛里苟斯的，也有耐萨里奥的，但唯独没有和伊瑟拉相似的。

“不在这里……”她的呼吸终于恢复平静，喃喃地说道，“不在这里……”

玛里苟斯顿了一会，才问道。“谁？”

“德瑞拉德。”

卡雷和他的宿主都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等了好一会儿之后，伊瑟拉才解释道：“同巢的哥哥……”

玛里苟斯低声嘶叫了一下，然后嘟囔道：“他已经死了。”

“这里的，都是死过的。”

伊瑟拉言者无意，但玛里苟斯和卡雷显然都联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

“我见到过，他的尸体。”玛里苟斯补充道。

她突然抬起头，强硬地看着面前的雄龙。“你毁掉了尸体？”

玛里苟斯摇了摇头。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想到要摧毁尸体。即便这一代的始祖龙们看起来已经在智力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他们也还是从未想过要为逝者进行体面的葬礼。事实上，就卡雷所知，即便是真龙，在临终时也更偏爱飞到龙眠神殿附近安静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然而奇怪的是，那也正是迦拉克隆的遗骸附近。

“我找过了所有残骸。”伊瑟拉舒展了一下双翼，继续说道。她看起来仍有些疲倦，但已经比之前好了许多。“没有找到。没有找到。”

“他的尸体……”

“不在这里！”雌龙打断了他。然后不再打算交谈，展翅升上天空。离开的时候，她的神色又变得憔悴起来。

卡雷的宿主望着她离开，然后回味起刚才突然想到的事情。伊瑟拉的同巢兄弟看起来并没有复生为亡灵。其他更早的受害者也是如此。阿莱克丝塔萨显然对她的妹妹说了些什么，然后伊瑟拉便投入到了一场无果的搜寻。这使得玛里苟斯和卡雷不禁开始忧心……难道更早的死者也开始了复生？如果真的如此，那这场所有始祖龙所共同面对的威胁恐怕比他们原本认识的还要可怕。

玛里苟斯摇了摇头，驱赶走脑中杂乱的迷思。此刻他始终只是一头始祖龙，不论他觉得自己有多么聪明。玛里苟斯确信阿莱克丝塔萨也一直都在试图拼凑这些线索，可这丝毫也没法让他感觉好受一些。而卡雷，这头在现实世界中尚且麻烦重重，现在又被困进远古幻境的蓝龙，只能再一次，简单地表示同情……

一声轻微到几不可闻的嘶鸣从南面峡谷尽头处传来，引起了玛里苟斯的注意。这一声不仅轻微，而且短暂，以至卡雷和他的宿主都不敢确定是否只是因自己神经紧张而产生的幻听。

玛里苟斯伏低身子，缓缓爬向南方。他飞快地扫视每一处阴影，观察着视线内的每一块物体，但所及之处不是亡灵的残骸就是普通的岩石。他集中精力仔细聆听着，不过传来的只有疾风穿过峡谷的声响。但他和卡雷都清楚，刚才听到的可不是风声。

玛里苟斯继续向前，同时思绪中闪过一个可能的答案。或许是一头亡灵躲过了刚才的剿杀？但那些尸体并不会躲藏，它们只会在无尽饥饿的驱使下不断掠食，它们从不知道什么是逃跑或是躲藏。另一种可能是那声音来自一头受伤的参战成员。这更加合理，但为什么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头失踪的伤员呢？

卡雷也借着玛里苟斯的视线四下观察，但什么也没能发现。他不太确定继续寻找声音的来源是否明智，但玛里苟斯看起来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前方是一片被阴影笼罩的区域。玛里苟斯稍作停顿，接着便一头走进了黑暗之中。他的眼睛也开始调整到夜间模式。

突然，什么东西触碰到了玛里苟斯的背脊。

这头始祖龙扭头回望。他和卡雷都看到了一个较小的，飘浮的身影。

玛里苟斯突然间嘶吼了起来，他感觉自己的头部就像是要被碾碎了一般。然而对卡雷来说，就好像整个艾泽拉斯的雷霆都被聚集到一起爆发出了一次终极风暴。如果这是自己的身躯，卡雷一定会用双爪紧紧捂住耳朵。可事实并非如此，于是他只能在轰鸣声渐渐超过忍受极限时狂怒地咆哮。

有史以来第一次，卡雷在黑暗带走他的意识时心怀感激。

第9章

又一次，卡雷大汗淋漓地在喘息中醒来。身体也还是不知何时变为了半精灵的形态。这一切他都已经习以为常，接下来不管有什么东西出现在眼前，恐怕都无法让他惊讶。

在他的辨认之下，这里正是刚才幼年玛里苟斯所处的那个峡谷。

卡雷揉了揉双眼，再一次仔细观察这个岩石嶙峋的地方。细看起来与方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不知为何，卡雷非常确定此处就是那个山谷。

而这种确信使他深感不安。在龙族漫长的生命里，卡雷曾经到访过许多地方，比如魔枢，比如太阳之井高地——他最后一次见到安薇娜的地方，这些才是他应该铭刻于心的地方。他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如此确定地辨识这座峡谷。是的，他的确借着玛里苟斯来过这里，表面上看就是片刻之前——但现实世界中距离始祖龙造访此处已经过去了千万年之久，时光已经一次又一次地侵蚀改变了这座峡谷。

然而，卡雷能够以他的生命起誓，这里就是那座峡谷。

他张望了一圈，期待在附近看到那件不祥的法器，但出乎意料的是那东西竟不在身旁。但他仍然毫不怀疑这一段经历仍然是那法器在作祟。

你到底在打着什么邪恶算盘？卡雷质问那件没了踪影的法器。当然，他并不期待知晓答案。因为这答案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更多的疑惑。以及，更多的疯狂。

这份冷静让他克制着不要再纠结于幻境，不要再越来越设身处地地觉得自己是过去的一分子。

一时间卡雷只感觉千钧重担压在心头，忍不住奋力挥拳砸向附近的岩壁。若不是他本能地为拳头施加了护盾，这一击之下粉碎的恐怕便不是岩壁，而是自己的手骨。这力道也确实出乎卡雷的意料，碎裂的石屑打在他脸上，让这头曾经的守护巨龙吃惊地后退。

也就在这时，他才从脚下的石砾中注意到了一些足迹。

在卡雷两次置身峡谷之间的这段漫长时光里，毫无疑问已经有千万种生灵迁徙经过，地上的足迹不论属于任何生物都不会让人感到吃惊。然而随着观察的深入，卡雷发现这些足迹并非杂乱无序。最早的一批足迹，显然都是属于一种巨大的爬行生物：始祖龙。他们行进的方向与卡雷最后置身玛里苟斯体内时所走过的路线完全一致。他甚至还辨识出了玛里苟斯最后停住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他的宿主回头发现了一个飘浮的身影。

卡雷回忆着那个身影，然后被另外一些稍小的足迹引起了注意。这些足迹就在玛里苟斯行进路线的附近，看起来就像是某种穿着靴子或是便鞋的两腿生物，比如人类或者精灵。

这让卡雷再次想起了那个穿着带帽斗篷的人影。他已经不止一次瞥见那个身影，并且始终觉得他一定和那件法器脱不了关系。

卡雷继续研究着，然后注意到这些足迹已经越过了玛里苟斯最后停留的地点。在岁月侵蚀之后，卡雷发现自己仍然还是能轻易辨认出这些足迹。足迹一路往南，每一步都仿佛是特意刻进地里让他看清一般。

寻求答案的决心战胜了心底的恐惧，卡雷开始追踪脚印。他很快便越过了玛里苟斯最后的位置。卡雷很好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头始祖龙是否得以折返？他有没有发现卡雷接下来将要前往的地点？

发现自己仍然还是如此关心远古的事情让卡雷感觉有些挫败。此刻最为紧要的应当是赶在发疯之前找到方法摆脱那件法器。

卡雷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转换了形态，但就此时来说，他感觉人形要比龙形舒适得多——除了某些需要翻越巨石的时候。近来他有不少时间都是保持着类人的形态，尤其是当他陪着安薇娜，以及稍后和吉安娜在一起的时候。曾经，当他最初认识阿莱克丝塔萨传奇般的配偶——考雷斯特拉兹的时候，卡雷也很好奇为什么这头深红色的雄龙会长期保持着人类的形态，伪装成一名叫作克拉苏斯的巫师。而现在，卡雷完全理解了这种偏好。

前方是一片被阴影倾覆的区域，卡雷这才意识到已经在这条小径上走过了许多处不见天日的地方。这样坍塌必定会带来大量落石，可沿路既没有任何足迹遭到掩埋，也没有发现任何清扫碎石的迹象。

在他继续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之前，足迹转向了左边的一块巨石。卡雷皱了皱眉，接着注意到岩石边上窄窄地缺开了一条，形成了一道仅够他以人类形态通过的缝隙。

不知为何，卡雷觉得这并非巧合。

事实证明这道缺口比卡雷原本估算得还要更加狭窄，迫得他只能侧身缓缓地往里走。缝隙里没有任何光亮，让他回忆起了每次在现实与幻境之间切换时将他裹覆的绝对黑暗。他痛苦地打了个寒战，但还是继续往里深入到更加宽阔的地方，才最终召唤出一个炙热的光球。

在紫色光芒的照耀下，一个属于始祖龙的枯槁面容猛地出现在他面前。

卡雷赶忙向一侧退开，同时驱使光球飞往那头怪物的方向。曾经的织法者将这个简单的照明法术转变成了纯粹的攻击力量。光球在触碰到始祖龙胸膛的瞬间爆裂开来，直接炸穿了它干枯的身体。

当这头始祖龙被魔法能量烧灼的时候，卡雷闻到了一阵防腐剂的味道。接着，曾经的守护巨龙召唤出一个更大的光球，照亮了整个洞穴的内部。

出现在视野中的是另外十余头始祖龙，全都是干尸的模样，望着卡雷的方向。卡雷正打算催动一个更为强力的法术，突然间却又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那些始祖龙丝毫都没有动弹，更不用说发动攻击。

他终于反应了过来，这些并不是与玛里苟斯以及其他始祖龙战斗过的那种亡灵。他们只不过是普通的始祖龙尸骸。

普通？当卡雷靠近一些观察的时候，他发现了异样。这里的所有始祖龙都存在着畸形的地方。而且看上去显然都是后天造成的畸形。卡雷望向其中一头，他的身侧正在长出第五条肢体。而另一头则是在右肩的正上方长出了第三只眼睛。

到底是什么样的邪魔干的？卡雷凝视着这群始祖龙，发现他们每一头的身上都留下了伤痕。当他一具接着一具开始仔细观察的时候，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伤势有多重——就算没能当场夺走性命，也差不了多少。此外，曾经的守护巨龙还注意到这些尸体全都是一头挨着一头摊在石壁上，就好像只是仓促间堆在这里一样。

卡雷再次停住。很显然，正是那件法器或者它所侍奉的力量将他引到了此处。但这个光怪陆离的洞穴中什么才是他真正应该注意的呢？

一阵崩塌的声响让他绷紧了神经，并且召唤出另一个法术。他转回身来，然后发现刚才遇到的第一头始祖龙已经倒在了地上。那头直立的尸体在遭受光球的攻击后失去了平衡，倒头撞向岩壁然后碎成了一块块残骸。

始祖龙的头颅滚到了卡雷脚边，借着第二枚光球的照射，他终于看清了这头始祖龙的面容。

玛里苟斯。

卡雷颤抖着退开，不住地摇着脑袋。这不可能！不可能是这样！那不是玛里苟斯！这不可能……

卡雷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撞在了另一具尸体的身上，从而让这一具又撞向另一具。突然间所有始祖龙都开始朝着他倒下。

卡雷在绝望中闭上双眼，催动所有法力护住全身。耀眼的白色光芒填满了整个洞穴，甚至于让施法者自己也无法睁眼。

曾经的守护巨龙喘息着，单膝跪倒在地。他埋着头，等待尸山将他掩埋。然而最终却什么也没有发生。终于，他谨慎地抬起头……

……然后发现自己正半跪在魔枢的私室中。

刚开始，卡雷甚至不敢动弹。在他尝试确认周遭的一切是否真实时，身子都还在止不住地颤抖。他十分确信自己刚才就处在那个山谷——而这说明，那件法器可以在瞬息之间就将他从世界的一个角落传送到另一个角落。

一个有节奏的扑通声在脑海里驱之不去。好一会儿之后蓝龙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心跳。他试着开始调整呼吸，好让自己的心跳也恢复到正常的频率。

私室中一切如初。仍保持跪姿的卡雷碰了碰地面。切实的触感，但刚才迎面倒下的尸体和脚下踩踏的岩石也一样切实。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卡雷喃喃地念道，但下一秒就开始为自己竟然需要大声喊出来说服自己而感到不安。但那个洞穴确实是真的！和这里一样，是真的！

要么是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穿越，要么是已经被玩弄得分辨不出虚幻与真实。他说不上来哪种可能更糟一些。无论哪一种，都说明那件法器随时可以在他身上贯彻自己的意志。当幻境变得越来越真实，现实就仿佛被切成了一段一段的碎片。时间？空间？他不知道还有哪些是可以相信的。他只知道，如果继续让自己习惯于置身幻境，也许某个时刻突然就再也没法回到现实，回到此刻。

曾经的守护巨龙咬牙切齿。谁又知道现在是不是现实，是不是此刻。

卡雷站起身来，转向记忆中那个祸害最后所处的位置。它仍在那里，轻柔地闪耀着魔法的辉光。

“闹够了没有！”他冲着它大吼道，“你到底想怎么样！”

然而，尽管它看起来法力无边，尽管它可以用各种方式玩弄卡雷，这件像是法器的小东西看起来终究还是没有能力开口说话。

卡雷？

卡雷龙躯一震，四下张望。然后死盯着那件法器，等待着它再次开口。

卡雷？

他终于明白了，这声音来自他的脑海，但却并非源自那件器物。有人在呼唤着他。一个卡雷觉得自己应该认识的人。

“吉安娜……”

早些时候，卡雷曾因为担心吉安娜看出端倪而切断了联系，但现在却感觉她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位大法师象征着现实世界中最稳固的部分，也是他最后想要维系的部分。

“吉安娜！”卡雷在空荡的房间里对着空气呼喊，出口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多绝望。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再次尝试道：“吉安娜，我听到你了。还在吗？”

他振作起来，然后重新在空中打开了一道用于传送影像的裂隙。裂隙的正中，显现出了吉安娜书房的景象。这位先前主动呼唤他的施法者，此刻却是端坐在一张长桌前，正在查看一些羊皮纸文稿。

“卡雷……”当吉安娜望向这位曾经的守护巨龙时，脸上原有的笑容消退了，“你真的没事吗？”

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调整好了状态，但是不知为何，还是没能把眼下承受的巨大压力完全隐藏起来。“我……的确是承受着一些我不想承认的压力。”卡雷终于开口道，同时思索着如何才能含糊一点，但又不要太过含糊。“关于魔枢……你应该明白的。”

“如果你不想说的话，不用勉强自己。但如果你觉得说出来会更好一些，那我也一定会认真倾听。”

有那么一瞬间，他认真地考虑了接受这个提议。然而，卡雷很快便做出决定绝不能把吉安娜也卷进来。这很可能会导致她也成为那件法器的受害者，就像自己一样。

“谢谢你的好意。”卡雷用自己所能装出的最放松的语气答道。他想起之前吉安娜曾经主动呼唤过他。比起自己的精神状况，现在更应该关心的是这位

大法师是否遇到了什么麻烦。“该说说你了。你有事找我吗？是什么事情？”

吉安娜看起来有些困惑。“你在说什么？”

“你先前曾尝试联系我。那时候我没法像这样回应你。”

她看起来更搞不清状况了。“我不太明白。我只是在尝试回应你。”

“我？”

她靠得更近了一些，就仿佛并非投影，而是真的置身于卡雷的私室，伸手便可触及一般。“在上次的谈话之后，你呼唤了我两次。每一次我都立即回应了，但直到这次才能和你说上话……”

“我呼唤……”在卡雷反应过来之前，已经有三个字脱口而出。他飞速思索着，却丝毫想不起自己有主动联系过她。也许她弄错了？卡雷不太相信这种可能。更可能的情况是，他在失去意识时不自主地呼唤了吉安娜——这位他内心深处唯一信任唯一觉得可以帮到自己的人。他甚至没有想过要求助于其他几位龙王，毕竟，这么久以来他们都一直基于某些原因而对卡雷在幻境中经历的事件避而不谈。

好一会儿之后卡雷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沉默地站在吉安娜面前，于是赶忙把目光转向空旷的右方。不出意料地，吉安娜眼神里的担忧又多了几分。

“卡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绞尽脑汁，最终说出了一个唯一能想到的回答。“这里的藏品比我原先料想得还要多出许多，而且魔枢的防护也在逐渐失效。这确实是项棘手的工作。”

她若有所思地眯起了眼睛。作为一名法师——尤其是作为肯瑞托的领袖——吉安娜·普罗德摩尔非常清楚魔枢中蕴藏的无穷宝物与巨大魔力。同时也清楚，不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会是多么危险。“我知道我先前就提议过，但这一次请认真听我说。我可以召集一批值得信任的法师，然后带着他们……”

“不。还没到那种程度。感谢你的好意。”自从达拉然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卡雷就不怎么信任那些法师，就如同他们也不信任卡雷一样。他实在没法想象和一群法师一起待在魔枢会是什么局面，更不用说这里还摆着一件不祥的法器。

吉安娜看起来不太认可他的决定，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吧。不过这项提议随时有效。我可以保证每一位派往魔枢的法师都会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你知道道道奥奥奥奥……”

这位大法师和她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扭曲波动。吉安娜的身体开始变形，面部也向前凸起。

“吉安娜？”卡雷不禁担心这是某股势力趁他们交谈时发动了偷袭。

“怎么了了了了，卡卡卡雷雷诶诶诶诶。”她仍能回答，但她的房间却整个倒塌，变成了一处岩石嶙峋的悬崖。她的身体生出鳞片，长袍化为双翼。就在卡雷的面前，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活生生地变成了一头巨龙。

不，卡雷辨认了出来。这不是真龙，而是……一头始祖龙。

“卡卡卡雷雷诶诶诶诶？”始祖龙含糊不清地问道。

他没能做出回答，甚至没能来得及切断通讯魔法。卡雷希望那道用于投影的裂隙已经阖上。接着，他的身体便开始转变成了某种原始爬兽的形态，同时再也接收不到任何通讯。许多不属于自己的思维涌进脑海，支配了他的思想。

卡雷想要怒吼，但他的嘴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再次感觉自己化为了附体幽灵，而宿主便是玛里苟斯。

原本置身的魔枢如今也变成了一处寒冷的海滨。卡雷认了出来，这里便是玛里苟斯最初捕鱼的地方，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独行。阿莱克丝塔萨站在他的面前，一如吉安娜方才与自己对视的情形。

“我去了。”火红色的雌龙简单吐出一句，接着便展翅升空，直奔北面而去，留下玛里苟斯形单影只。

卡雷不知道，也不在乎他们刚才讨论了什么，此时此刻他只想回到魔枢。他绝望地集中精神去感应吉安娜，希望这能像前两次一样将他带回现实。然而，正如他惧怕的那样，什么也没有发生。

玛里苟斯也起飞了，然后一头冲进大海。这头始祖龙显然是打算觅点口粮，但同时也在观察或是等待着什么东西。卡雷假定这次的幻境也存在着某种用意，但玛里苟斯模糊的思绪没能给他更多信息。

卡雷的宿主在离岸半里的地方抓起一头用鼻孔呼吸的水兽，然后直接咬向要害。玛里苟斯不像阿莱克丝塔萨那样会对食物报以恻隐，但他也总是习惯于尽快终结猎物的痛苦。不过，卡雷此刻并没有兴致去体验玛里苟斯的味觉。他只希望这头始祖龙能尽快填饱肚子，或是赶紧去思考那些更加重要的事情。

进餐的确被打断了，但却并不是以卡雷设想的那两种方式。真正的原因是玛里苟斯突然注意到了什么，于是将血盆大口从那头被秒杀的猎物身上移开，

抬头望向天空。卡雷条件反射地觉得是亡灵来袭，但玛里苟斯敏锐的目光已经捕捉到了一对沿着云层边缘飞来的始祖龙。

卡雷的宿主立即腾空，加速飞向来者。当他靠近的时候，才发现在云层的掩护之下还有更多始祖龙。卡雷发现了四头，玛里苟斯则比他多辨认出一头。而这第五头，正好就是伊瑟拉。

玛里苟斯绕了一圈，从背后接近群龙。卡雷能够理解这种谨慎。就卡雷所知，除开伊瑟拉，其余四头始祖龙都对他的宿主抱有敌意。

寇洛斯第一个注意到了这头老对手。他嘲笑着，同时嘶吼着警告同伴。

伊瑟拉扭头越过自己的肩膀回望。认出玛里苟斯之后，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明显有些丧气。“我不会放弃的！”她固执地说道，“我们是对的！”

从玛里苟斯涌现的思绪里，卡雷终于捕捉到了一些信息。伊瑟拉一直都在试图从死去的始祖龙和亡灵始祖龙中寻找自己的同巢兄弟——尽管她自己也知道机会渺茫。这头淡黄色始祖龙对厮杀的厌恶越来越强烈，她开始在龙群中传播自己的想法，并且找到了好几头志同道合的同伴。

看起来寇洛斯便是其中之一。不久前他还在狂热地追随塔隆妮克西娅，现在却又开始宣扬和平，说自己找到了途径能让大家活在迦拉克隆的统治下。他与伊瑟拉的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也足够接近了，足够让他们成为搭档，一起去说服其他始祖龙。

玛里苟斯知道伊瑟拉是怀揣着很傻很天真的梦想，而寇洛斯的目的恐怕就没这么单纯了。现在，卡雷明白自己的宿主与阿莱克丝塔萨讨论了什么了。伊瑟拉的姐姐已经搜寻了整整三天，希望能找到她，说服她，让她在铸成大错之前迷途知返。但玛里苟斯知道，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他很清楚，任何事情只要有哪怕一点点和寇洛斯扯上关系，就一定会充满危险与背叛。

过去的玛里苟斯总是习惯于简单地置身事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卡雷的宿主注意到即便是最简单的决定也会引发极其复杂的后果。眼下，事态已经发展到了将会影响整个始祖龙族群的命运，更重要的是，玛里苟斯感觉自己已经和这对姐妹建起了某种羁绊——甚至于超过了他和自己族群之间的感情。他曾与她们并肩作战，他深知她们善良真诚，并且值得信赖。

而寇洛斯，与这两种品质都沾不上边。

“你的姐姐，在找你。”玛里苟斯向伊瑟拉指出了阿莱克丝塔萨方才飞走的方向，“那边。”

“看到了。”伊瑟拉冷哼着答道，“让她飞好了。”

玛里苟斯吃了一惊。过去，无论怎么斗嘴，这对姐妹一直都保持着亲密无间。“你该听她的！迦拉克隆不会和你们……”

“迦拉克隆会的。”

她简短而坚决地打断了玛里苟斯，让卡雷和他的宿主都深感惊讶。玛里苟斯不知所措地发出一阵嘶吼声。寇洛斯在一旁狡黠地笑着，任由他们继续。

“会有和平的。”伊瑟拉带着一丝自豪宣称，“迦拉克隆会接受和平。”

“你并不知道……”

她仰起头，升到更高的地方。“我们会和迦拉克隆谈话。他会接受和平的。”

卡雷突然间觉得幻境也开始变得和现实世界中自己遭遇的境况一样荒唐。卡雷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是不是玛里苟斯错乱的思绪干扰了他。但他的宿主，此时也一样无法接受。“迦拉克隆……和迦拉克隆交谈？”

寇洛斯终于插了进来，他的语调和神情都明显带着欢欣。“我们会迎来和平……如果大家听我们说。”

赶在玛里苟斯反驳之前，伊瑟拉重申道：“所有龙都该听我们说……而我们，该走了。”

“去哪里？”卡雷的宿主问道。

“找塔隆妮克西娅。”她答道，就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样。“告诉她，告诉所有龙。”

话音刚落，她便突然转向。寇洛斯以及其他的三头始祖龙也一起跟了过去。

玛里苟斯注视着他们，想要说服自己去相信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他知道迦拉克隆是一头多么可怕的怪物，但如果伊瑟拉所说的能够实现……

“不。”玛里苟斯否定了这种可能。在遥远的将来，他将会成为守护巨龙。但即便是现在作为一头始祖龙，他的分析能力也让卡雷深感钦佩。然而，当他和玛里苟斯开始思索万一伊瑟拉真的说服了其他始祖龙又会怎样时，这份钦佩之情很快便被压了下去。

这头始祖龙迅速地转向。他必须找到阿莱克丝塔萨，并且想办法和她一同让伊瑟拉看清事实。卡雷和他的宿主都不确定伊瑟拉是不是真的能说服塔隆妮

克西娅以及她的追随者，但无论结果如何，这事态都会引发新的灾难，都会让更多，更多的始祖龙失去性命。

第10章

搜寻阿莱克丝塔萨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玛里苟斯越来越感到绝望。此时此刻，伊瑟拉很可能已经在寇洛斯的帮助下说服了塔隆妮克西娅。若是连她也开始相信可以与迦拉克隆进行沟通并且得到和平，那就真的大事不妙了。

对于卡雷来说，宿主的思维能力再次印证了一部分始祖龙正在飞速进化。玛里苟斯已经对思考未来感到习以为常，而对其他许多现存的始祖龙，“周围即时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全部内容。

海风从玛里苟斯身边刮过，带来的触感让卡雷渐渐冷静了下来。漫长的搜寻正在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他。一直以来，这些幻境都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他只能顺着既定的路线体验下去。也正因为如此，才让他总是抗拒地想要逃离。

然而，现在的他也只能去思考玛里苟斯做出的选择。这头始祖龙想要让阿莱克丝塔萨帮助他阻止伊瑟拉。卡雷不知道这场斗争最终会是什么结果，甚至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当他第一次听说要同那头暴虐的巨兽谋求和平的时候，他和玛里苟斯一样震惊。但同时他也知道，在他的时代，迦拉克隆的遗骸就躺在巨龙荒野的中心，这头巨大的始祖龙被认为是所有龙族的祖先。其中的缘由卡雷无从得知。难道说迦拉克隆最终得到了救赎？要知道，这是未来的耐萨里奥与玛里苟斯都没能得到的东西。

所有的疑问都随着玛里苟斯的新发现而暂时放下。那是一个栖身在山坡顶上的红色身影。在卡雷看来，这可能是阿莱克丝塔萨家族中的任何一位成员，但他的宿主笃定地相信这就是伊瑟拉的姐姐。这头雄龙奋力拍动翅膀拉近距离，然后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她注意到了玛里苟斯，用热切的眼神注视着他接近。卡雷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宿主因为没能带来好消息而有些愧疚。

“看到了伊瑟拉，”他开始叙述道，“和寇洛斯在一起。”

阿莱克丝塔萨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寇洛斯？”

玛里苟斯简短地叙述了刚才的一切，包括伊瑟拉的想法。

火红色的雌龙一面听着，一面失望地发出嘶吼声。“必须去找她！”玛里苟斯话音刚落，阿莱克丝塔萨就咆哮起来。“必须阻止她！”

雄龙挡在了她的面前。“等等！伊瑟拉不会听你的！”

她怒视着他，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是的，伊瑟拉不会听的。她会害死自己。”

“不会死。”玛里苟斯一口咬定，“伊瑟拉不会死。”

阿莱克丝塔萨摇了摇头，但她并没有挤开面前的同伴。这头雌龙踌躇着，她也希望自己能够相信玛里苟斯。

“寇洛斯很坏。”他提醒阿莱克丝塔萨，“寇洛斯总是说谎。”罪名简单直接，但是就卡雷在玛里苟斯记忆中读到的信息来看，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抓住寇洛斯，逼他说出真相。给伊瑟拉看。”

卡雷的宿主确实是想帮助这对姐妹，但这头雄龙同时也十分乐于看到自己的夙敌被揭穿。玛里苟斯毫不介意寇洛斯被迦拉克隆一口吞掉，只要他不被复活成亡灵龙就好。

阿莱克丝塔萨斜着脑袋，认真思考着雄龙的提议。她没用多久就做出了决定。“好。拆穿寇洛斯！伊瑟拉会看到真相的！”

卡雷并不确定玛里苟斯的提议是否明智，但他和玛里苟斯一样不信任寇洛斯。寇洛斯觉得他可以利用所有始祖龙，甚至包括迦拉克隆，来提升自己在龙群中的地位。这种自信相当愚蠢，而且危险……

一个熟悉的，雷霆般的咆哮穿透天际。

玛里苟斯和阿莱克丝塔萨毫不迟疑，立即从栖身地俯冲到下方更加阴暗的区域。他们谁都没有在这种时候去考虑尊严。玛里苟斯在一块突出的巨石下方找到了一处仅够一头始祖龙藏身的阴影。他把这里留给了阿莱克丝塔萨，雌龙拗不过他，也没有时间再去推让。雄龙继续飞行，在半山腰找到了一处缺口。这里相对他的身形来说有些狭小，但他已没有选择，只能使劲挤了进去，然后屏息静气。

就在他刚刚完成这一切的时候，一个黯淡、广阔的阴影吞没了所有事物。这个臃肿的身影遮天蔽日：迦拉克隆，正在进行他永无止境的掠食。

当迦拉克隆飞近到足够看清细节的时候，玛里苟斯暂时忘记了这头饕餮之兽的危险。当他注意到迦拉克隆身上越来越多的增生时，他甚至将自己相形见绌的身子往外探出了一点。

那些古怪的增生看起来就像是还未完全成形的身体部位。

卡雷与玛里苟斯同样惊恐地注视着那些一条接着一条随机分布在周身上下的肢体。这些肢体看起来就像发育不良一般，其中有前肢，也有后腿，有些还带着爪子。随着迦拉克隆的翱翔，一些残缺不全的增生翅膀也飘动了起来。而其他还有许多增生，原始得无论卡雷还是他的宿主都无法辨认。

更为可怕的是，在巨兽的臀部附近，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头颅的东西破体而出！玛里苟斯惊骇地坐在地上，完全忘记了迦拉克隆只要一回头就能发现他。

幸运的是，那头巨型始祖龙径直向前飞去，而且去往的还是一个与他们相反的方向。短短数秒之后，迦拉克隆便彻底消失在了视野之中。玛里苟斯长舒一口气，然后立即赶往阿莱克丝塔萨身边。

“必须赶快走！”火红色的雌龙催促道，“现在，赶在迦拉克隆折返前。”

“现在。”玛里苟斯表示同意，然后跟着阿莱克丝塔萨一同起飞。这头雄龙没有明言，但他和卡雷都很清楚现在的事态。即便他们能飞得比迦拉克隆更快，想要阻止灾难恐怕也已经为时太晚。

＊＊＊

两头始祖龙朝着塔隆妮克西娅先前召开集会的地方飞去。那里还没有被迦拉克隆发现，但塔隆妮克西娅已经在以这种潜在的风险催促其他始祖龙准备开战。很显然，失去配偶的仇恨仍旧在她心头燃烧。

“我们的数量又增加了！”她咆哮道，“增加了非常多！迦拉克隆独自一头，寡不敌众！”

漫山遍野的始祖龙们通过嘶吼声以及咆哮表示同意。卡雷判断出塔隆妮克西娅已经演讲了好一会儿，这不仅说明她口才出众，还表明她仍旧在龙群中保持着支配地位。

“那里！”阿莱克丝塔萨沉声说道，“她在那里！”

顺着她的目光，卡雷的宿主在塔隆妮克西娅所处的岩石附近发现了火红雌龙的妹妹。寇洛斯紧挨着伊瑟拉，而另外三头同伙则在他们身后保持着一段距离，似乎不打算接近他们。玛里苟斯和卡雷都略感诧异，这三头始祖龙一向都唯寇洛斯马首是瞻，怎么现在仿佛要划清界限一般。

塔隆妮克西娅对龙群的回应很是满意。寇洛斯借此机会靠了过去，倾斜身子靠在她耳边窃窃低语。她眯起漆黑的双眼，将目光落在伊瑟拉身上。寇洛斯则立即退了下去，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龙群之主发出了一声震天的咆哮，响亮得足够让半天行程之内的所有飞禽走兽都听到。卡雷的宿主带着些许畏惧降落，然而，出于对阿莱克丝塔萨的尊重，玛里苟斯没有退避。相反，他和这头火红雌龙一起，来到了一处能够看清事态的地方。

“这头小崽子想说话。”塔隆妮克西娅扬起一只翅膀指向阿莱克丝塔萨的同巢妹妹——伊瑟拉，然后补充道：“那就说吧！”

伊瑟拉望向寇洛斯，但后者只是略微点了一下头。

阿莱克丝塔萨低声咆哮，对这头的雄龙的行为表示不齿。“他就躲在背后，让一头母龙去出头？”

“这就是寇洛斯。”玛里苟斯早就明白他的老对头不会全力支持伊瑟拉。在有绝对把握能够得到好处之前，寇洛斯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自己成为事件的焦点。如果伊瑟拉真的说服了大多数始祖龙，寇洛斯一定会嗖的一声出现在她身边。

浅黄色的雌龙鼓起勇气，昂首挺胸。和塔隆妮克西娅在一起的时候，这头雌龙并不引人注目，但玛里苟斯和卡雷都能感觉得到，伊瑟拉身上蕴藏着一种值得让人钦佩的特质。她的体型娇小柔弱，但那种与生俱来的果敢与坚定总是让她看起来比实际体态更加高大。

“我们有很多！”她的第一句陈述引来了一阵齐声的赞同，“我们有很多……但，迦拉克隆始终是迦拉克隆！”

赞同的嘶声渐渐消退，聚集的始祖龙们开始试着理解她后一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

“迦拉克隆非常巨大！迦拉克隆非常强壮！”

“我们有很多！”龙群中的其中一头反驳道。其余的也跟着嘶吼着表示赞同。

“我们有很多，”伊瑟拉点头重复道，“但若是与迦拉克隆对抗，会死很多。”

许多听众开始不安地面面相觑。塔隆妮克西娅看在眼里，恼怒地嘶吼了一声。

伊瑟拉无视了她，继续自己的陈述。“这么多龙，都可以活下来！和平可以让所有龙活下来！”她上前走向龙群最密集的地方。“必须和迦拉克隆对话！迦拉克隆曾经对话过！要知道，迦拉克隆曾经是和我们一起的！和我们一起打猎！我们去提出和平，迦拉克隆会听……”

震耳的笑声打断了她。塔隆妮克西娅一面嘲笑着伊瑟拉的诚恳发言，一面环顾其他始祖龙。“迦拉克隆会听？哈！迦拉克隆和我们一起打猎？现在的迦拉克隆猎我们！对话？不可能！”

伊瑟拉想要反驳，但是越来越多的嘲笑声淹没了她。那是来自塔隆妮克西娅，以及这头雌龙所有追随者的嘲笑。

阿莱克丝塔萨大吼一声。她往前走去，显然是想要站在自己的妹妹身旁。

玛里苟斯挡在她的面前。“不。伊瑟拉不会喜欢的。”

火红色的雌龙差点就想喝退他，但接着便陷入迟疑。她望着伊瑟拉，想要安慰她，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是的……她不会喜欢的。她总是这样。”

玛里苟斯和阿莱克丝塔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伊瑟拉的努力付诸东流。卡雷期盼着阿莱克丝塔萨能飞到伊瑟拉身旁，并且设身处地地觉得自己定会如此，但最终，他也只能和那两头始祖龙一样。伊瑟拉深感挫败，同时茫然不知所措。她四下张望，仿佛在找寻着某头失去踪影的始祖龙。

“寇洛斯，”卡雷的宿主低声问道，“寇洛斯呢？”

确实，那头雄龙和他的三头跟班都一起没了踪影。玛里苟斯在龙群中发现了其中一头跟班，但那个身影很快便隐没于远处的一块岩石之后。

在他正在思考接下来该做什么的时候，塔隆妮克西娅再度掌控了龙群。她发出一声咆哮，让那些刚才跟她一起嘲笑伊瑟拉的始祖龙都安静了下来。

“没有和平！”她宣布道，“永远没有！迦拉克隆猎我们。现在换我们猎迦拉克隆！同意吗？”

赞同的吼声回荡于整个区域。伊瑟拉低下头颅，摆出顺从的姿态向后退下。阿莱克丝塔萨用恳求的眼神望着玛里苟斯，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焦急。

卡雷的宿主点了点头。“去吧……现在可以了。”

当她冲去安慰伊瑟拉的时候，玛里苟斯迅速扫视龙群，想要找出耐萨里奥。但他既没有找到那头炭灰色的雄龙，也没有找到诺兹多姆。玛里苟斯从栖

身的岩石上跃下，继续搜寻战友，而塔隆妮克西娅则开始进一步利用伊瑟拉失败的尝试。

“我们有很多！我们会赢……”

“现在就打！”其中一头始祖龙提议。

“不！我已经计划好了！等更多始祖龙到来！三次日出之后，我们进攻！迦拉克隆必死！”

玛里苟斯在听到这个决定的时候顿了一下，这是塔隆妮克西娅首次公告日期。他厌恶地嘶吼着，不喜欢事态发展得这样迅速。

当其他的始祖龙开始为这项宏伟计划纵情欢呼的时候，玛里苟斯发现了寇洛斯。这头雄龙偶然露出人群的脑袋表明他正在往北方离去。寇洛斯很快再度隐进龙群，但玛里苟斯已经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盯上了他。

玛里苟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相信自己的夙敌，他疾走于岩石之间，不再去想其他事情。他不想被对方发现。寇洛斯显然有一些阴险的计划，玛里苟斯和卡雷都确信应该继续追踪下去。

玛里苟斯伏低身子，像平日里会被自己当成点心的小蜥蜴一样悄然游走。他谨慎地张望，想要找出寇洛斯和他同伙的踪迹。身后的方向，塔隆妮克西娅还在继续煽动其他始祖龙。她的字句已经听不太清楚，但语调显然是在宣扬必胜。

玛里苟斯克制着不要去想三次日出之后将会发生什么，集中精力在这个难受的姿势下以最快的速度前进。他很想展翅起飞，但是在确定目标的位置前绝不能打草惊蛇。而卡雷对这一切完全理解，尽管他此刻并没有自己的身体。

接着，就像是上天听到了他们的祈求，一个模糊的身影在远处起飞。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以及第四个。寇洛斯和他的跟班们迅速地低飞远去，消失在北方的地平线。

玛里苟斯保持着同样的高度追踪而去。他仍然没法证明寇洛斯有什么计划，但那家伙是寇洛斯，这就足以成为怀疑的理由。卡雷对于那头始祖龙的认知大多源自于玛里苟斯的记忆，但是就最近的几次接触来说，他一样不喜欢这个家伙。

玛里苟斯很希望这时候至少能有耐萨里奥在身边，但眼下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去确定老友的位置。寇洛斯正在急速飞走。玛里苟斯必须弄清楚他是飞去哪里，有何目的。

玛里苟斯已经不止一次丢掉这四头始祖龙的踪影，但每一次都凭借毅力再度将目标找出，直到最后气息消失于一片绵延的山脊。

玛里苟斯愤怒地嘶吼，他知道四头始祖龙降落在了这里。他很清楚寇洛斯身上的那股恶臭，只是暂时还无法确定准确位置而已。

然而，另一股让人不安的气味也飘进了他的鼻孔。这气息并不强烈，但是十分特别，让他不自主地想要辨识。一种难以言喻的强烈直觉告诉他，这气味绝不是来自自己的同类。

尽管原本是想追踪寇洛斯，玛里苟斯最终还是转向了气味飘来的方向。卡雷也和他一样好奇，但原因却不尽相同。与其说是气味，倒不如说是气味的来源，莫名让他感到熟悉。

玛里苟斯朝着气味的方向走去，但仅仅在一小段距离之后它便消失无踪。他降落在一处高耸的岩石之上四处张望，但什么也没能发现……

然而突然间，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注视着他。

这头始祖龙迅速朝自己左翼的方向望去。他和卡雷原本都以为只是神经紧张，但这一次，他们错了。

那个身影同始祖龙比起来委实渺小，但无论玛里苟斯还是卡雷都确信，只要他愿意，他完全有同玛里苟斯一战的力量。这头始祖龙只是模糊地觉得自己仿佛在哪里见过这个身影，但卡雷则是彻底陷入震惊。这就是那个他曾在其他幻境，甚至于在自己的时代，在魔枢中所见到的那个身影。

你是谁？你到底是什么？卡雷无助地询问。

“你是谁？”玛里苟斯也同样问道，就仿佛是在复读那个他不可能听到的思绪，“你到底是什么？”

正当他问出卡雷的疑问时，他们俩都发现视线内已经没了东西。然而，就在眼角勉强能够注意到的地方，他再次发现了那个身影。始祖龙转过身，正对着那个斗篷翻涌的身影。此时的玛里苟斯还完全没有服饰的概念，他正在试图理解那些翻涌的是什么东西，以及这家伙为什么有能力突然消失，然后出现在别的地方。而卡雷则非常清楚，这个神秘人物拥有极其强大的魔力。

强大到足以创造某些可憎法器的魔力。

神秘人并没有回答的意思，始祖龙咆哮着跃到更近的地方。

这个穿着带帽斗篷的身影再度消失，然后出现在东南方更远一点的地方。

它想把我们引到某处，卡雷心想。终结这段诅咒的方法，也许就存在于附近的某处。

一阵嘶吼声从玛里苟斯正在飞往的方向上传来。卡雷的抗议没有任何效果，他的宿主已然加速。这只是一阵嘶吼声，但已足够让玛里苟斯分辨出来源是谁——一头他再熟悉不过的始祖龙。

附近并没有寇洛斯的身影，但玛里苟斯确信他听到了老对头的声音。卡雷的宿主再度升空准备搜寻，然而就在这时，那个记忆中的身影突然又在脑海中浮现起来。玛里苟斯犹豫了一阵，让卡雷欣慰的是，他最终还是决定回头。

但那个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四处都看不到踪迹。

这让玛里苟斯拿定了主意，再次把寇洛斯作为追捕的目标。他很确定，自己的夙敌就在非常接近的地方。

一头与寇洛斯相同颜色的始祖龙短暂地升空越过一座山坡，然后又再次下降。玛里苟斯立即追了过去，然后降低到离地仅有几码的高度。他刚一接近这块区域，一股硫黄的气味便扑鼻而来。玛里苟斯并不熟悉这里，但他知道许多类似的地方。这种地区的环境通常极不稳定，有时甚至像野兽一样暴虐。

玛里苟斯降落在半山腰上，然后慢慢接近山顶。他听到了一些声音，其中一个便是自己的夙敌。这头始祖龙听起来有些恼怒。

“他来这里！总是来这里！”寇洛斯恶狠狠地说道。

“我们不该来这里！”其中一头跟班抗议道。

紧接在这句抗议之后的是一声咆哮和一阵哀嚎。玛里苟斯探出脑袋，发现寇洛斯正扑在那头抗议的始祖龙身上。这头始祖龙的额头被撕开了一道鲜血淋漓的长口子。不远的地方，另一头同伴畏惧地目睹着一切。而第四头同伙，玛里苟斯暂时没能发现。

“我们会活下去！”寇洛斯冷笑道，“其他龙会死！都会死！而我们会活下去！”

另外两头始祖龙不住点头，然后和寇洛斯一起转头望向了北方。

玛里苟斯也跟着望了过去，然后发现一个巨大的灰暗轮廓正在地平线上成形。

“他来了！”寇洛斯得意地嘶吼道，“寇洛斯叫他，然后他来了！迦拉克隆来了！”

迦拉克隆！玛里苟斯呆立在原地，而卡雷若是有身体的话，恐怕也是一样。寇洛斯召唤了迦拉克隆？

玛里苟斯和卡雷都料到了寇洛斯在玩弄一些阴谋诡计，但谁也没有想到玛里苟斯的夙敌竟然胆大包天地独自联系了迦拉克隆。这与伊瑟拉的希冀和塔隆妮克西娅的计划都没有关联，但却足以将那两者彻底毁灭。

玛里苟斯谨慎地沿路折返，以最快的速度远离寇洛斯。他的思绪飞快地交织，想要赶紧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事态的严重已经远远超出了玛里苟斯对夙敌捣乱能力的预估。

一声愤怒的嘶吼从身后传来。玛里苟斯转头望去，发现刚才没能找到的第四头始祖龙正在向自己扑来。

玛里苟斯被撞倒在地，滚过了刚才最初着陆的地方。他原本以为身下会是坚实的土地，但是当他挣扎着想要站起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撞破了地表浅浅的一层泥土，跌进了一摊温暖黏着的焦油之中。

呼吸的欲望让玛里苟斯奋力将头探出焦油池的表面。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和卡雷看到了两件事情：第一，第四头始祖龙已经直奔着寇洛斯与其他两头跟班等待迦拉克隆的山顶而去。第二，在玛里苟斯被吞没前的最后一刻，他短暂地瞥见了那个盖着兜帽的身影正无动于衷地站在自己面前。这一次玛里苟斯与卡雷一同体验了世界在黑暗中消失，只不过，执行者是一处填满焦油的洼地。而卡雷无论怎么努力，最终也没能醒来。

第11章

与六人议会的会谈才开始没多久，吉安娜便借故抽身离开。她发现自己根本没法集中精神，在短短的集会时间里，自己的思绪就已经好几次不由自主地转到了某件更加私人的事务上去。

她的心总是会被卡雷牵动，甚至于在他还没有表现出那些怪异——或者说让人不安的举止之前，就已经如此。吉安娜仍然还能清晰地记起那个吻。那一天，他诚挚地询问是否能留下，是否能待在这里与其他法师共处，以及更重要的——与她共处。她，轻轻扬起自己的脸颊作为回答。而他，则报以了一个她长久以来期盼的热吻。那一刻，世界看起来是如此美好。

但是，在他满面愁容地离去之后，事情就开始转变了……以至于现在，吉安娜发现自己连开会都会心神不宁。

吉安娜很清楚自己不该为儿女私情而耽误职责，但卡雷作为曾经的魔法守护巨龙，掌握着他和他的前任——尤其是他的前任玛里苟斯——所搜集的无穷奥秘。这是一股足以对整个世界造成严重损害的强大魔力，而卡雷对其的掌控正在一天一天减弱。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吉安娜就有理由说服自己，去调查清楚卡雷到底遭遇了什么。

但每一次吉安娜试图打探更多消息的时候，卡雷都会切断联系。单纯地和他谈话估计没法取得进展，如果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位大法师恐怕得采取一些别的措施。而在她看来，可行的方法只有一个。

带着强烈的渴望，吉安娜加快脚步回到了自己的密室。她已经构想好了一个方案，一个在她看来完全合理的方案。

但同时也是一个卡雷估计不会喜欢的方案。

* * *

窒息。卡雷已经彻底没法呼吸。

事实上，是那头很久很久以前的玛里苟斯正在拼尽全力试图呼吸。只不过，他的所有感观都毫不保留地传达给了卡雷，让卡雷不禁好奇如果这片黑暗

真的吞噬了玛里苟斯又会怎样。卡雷理性的那部分知道自己的宿主并没有在此陨没；但他感性的那部分——因为失去氧气而痛苦的那部分——仍然还在怀疑他们两人都会葬身此处。

玛里苟斯抽搐着在焦油坑中越陷越深。卡雷原本以为这头始祖龙会陷入昏厥，但出乎意料的是，玛里苟斯一口喷出了肺里的所有空气。

卡雷起初觉得这与自杀无异，但接着便明白过来这是玛里苟斯正在试图自救。这头始祖龙扬起头，用仅余的空气催动冰息。这股力量吹散了头顶的所有焦油，同时还让周围一圈也凝结成霜。

这头始祖龙探出头，在自己造出的狭长通道里贪婪地吸纳着空气，然后，再次发动吐息。如玛里苟斯期望的那样，周围的物质已经被凝结到足够坚硬。他震碎周围的一层，然后立即开始向上挣脱。

下方，卡雷和他的宿主都能感觉得到焦油已经开始再度融化。玛里苟斯加快了速度。通道非常狭窄，他没法扭头回去再次吐息。如果想要逃出生天，就必须得再加把劲。

距离开口已经非常接近，但同时下方也传来了阵阵异响。这头始祖龙嘶吼一声，全力刨动手爪。他的头颅首先挤出通道，接着把剩余的身子也全部拽了出来。

沉闷的异响越来越强。尽管仍然处在缺氧的状态，玛里苟斯还是转头再次喷出一口吐息。

寒霜将洞口涌出的焦油再次冻住，让整片地表也暂时凝结起来。玛里苟斯展开双翼腾空而起。他不停地上升，再往上升。他和卡雷都希望冰层能拖延足够的时间……

冰层从逃脱的那个穴口迸裂。一股融化的焦油射向天空。

玛里苟斯在“喷泉”接近自己的时候堪堪躲过。他用尽全部力气往前直飞，尽管这与他原本打算去往的方向正好相反。

直到感觉自己已经足够安全之后，这头始祖龙才终于回头望去。“喷泉”仍然还是指向着他，但看起来已经是强弩之末。最终，它再也没法保持汇聚，散落得整片地区到处都是。

玛里苟斯精疲力竭地降落到一座山头，试图集中精神。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朝着自己的身体喷出一口吐息，冻结了那些仍然还黏在身上的焦油。接着，这头始祖龙用力抖动身体，将所有残渣全部清理干净。这项工作又耗费了他不少力气，使得他好几分钟后才恢复过来。卡雷能够感觉到宿主周身上下每一处

的疲惫……以及心中越来越强烈的急躁。玛里苟斯仍然还是想要追踪寇洛斯，可这得等到他的呼吸平复之后才行。但时间每过一分，目标的踪迹都会变得更加难以追寻。这片区域到处都散布着恶臭，即便是对于玛里苟斯这样优秀的追踪者来说，想要辨识出那头始祖龙的气味也十分困难——或许这就是寇洛斯想要的效果。

他的呼吸终于完全平复，玛里苟斯立即升空，然后朝着他老对头所在的大致方向飞去。不出意料，那四头始祖龙都已经没了踪影。玛里苟斯继续搜寻，他不断地嗅探，希望能从空气中找到一些其他始祖龙的线索。

然而另一种气味最终引起了他的注意，为他指出了一条可能的路径。这股气味给了他两个选择：是掉头飞去安全的区域，还是往前追向那个象征着死亡的血盆大口。

迦拉克隆就在前方遥远的距离之外。玛里苟斯的一部分——在卡雷看来是属于理智的那部分——催促着他转头，而另一部分却在怂恿他往前追赶。玛里苟斯仍能回想起寇洛斯关于迦拉克隆的发言。如果寇洛斯已经做到了现在的地步，那他就绝不可能在达成目的之前收手。

而如果寇洛斯真的成了迦拉克隆的随从，那其他所有始祖龙都会成为待宰的羔羊。

玛里苟斯压低高度向前疾飞，双眼扫视着天空中的所有东西。他的所有计划都是建立在自己先发现那头巨兽的前提下。玛里苟斯很清楚迦拉克隆飞得有多迅捷，如果对方先发现自己，那逃生的可能性简直就是微乎其微。

卡雷试图在他宿主的脑海中搜寻更多细节，但他很快便发现，玛里苟斯的全部计划总结起来只有八个字——找到迦拉克隆再说。卡雷很清楚这头未来的织法者有多么擅长随机应变，但毫无准备就开始搜寻这片大陆上最可怕的怪兽，这简直就是自寻死路。然而和以往一样，卡雷没法干涉宿主的任何选择。他只能祈祷自己读过的历史都是真的。事实上，在近来的幻境里，他已经不止一次想要质问历史——玛里苟斯这个愣头青是怎么活下来的？

求生似乎并不是卡雷的宿主具有的特质，这头始祖龙一再加快速度，几乎是在渴望着与迦拉克隆来一次亲密接触。在玛里苟斯追踪那头巨兽的古怪气味的这段时间里，周围的地质已经变换了不止一次。随着距离越来越近，玛里苟斯开始注意到了某种让人不安的东西。这是一种腐烂的气息，就好像迦拉克隆的身体已经开始死亡，但他的意识却还活着。此外，迦拉克隆的气味之中还夹杂着一种扭曲，惊骇的感觉。玛里苟斯和始祖龙族群现在还不太能理解“邪恶”这个概念，但卡雷能够感觉得到，他的宿主此刻所想表达的概念就是邪恶。在玛里苟斯的记忆中，曾经的迦拉克隆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仁善。然而不知何故，在某个时刻之后，他便一头走上了黑暗的道路。

卡雷惊恐地联想到，这就好像死亡之翼一样。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迦拉克隆的堕落还要更加糟糕，更加纯粹。

为什么这段历史没有在龙族之间传承？为什么五位原初守护巨龙以及其他最初的真龙都一致同意让那段可怕的纪元成为秘密？卡雷百思不得其解。

玛里苟斯突然停了下来。卡雷延迟了一会儿，才从迦拉克隆更加浓烈的恶臭中分辨出了玛里苟斯所注意到的另一种气味。这不是寇洛斯本人，但却是他的其中一个跟班。冰蓝色的始祖龙倾身斜掠，追向那股气味。

迦拉克隆的气味仍旧刺鼻，但另外那个气味也开始更加清晰。接着其他气味也混杂进来，其中一股就是属于寇洛斯。

突然，又一股污浊的恶臭引起了玛里苟斯的注意。他立即下降。

一对亡灵始祖龙从天而降，它们的爪子几乎是擦着玛里苟斯的翅膀划过。伴随着刺耳的嘶声，它们一路追了下来。

借着宿主的双眼，卡雷搜索着可供利用的地形。但这只是再次苦涩地让他记起，自己完全无法对附身的躯体产生影响。否则的话，西面的一处天然石拱将会成为他首选的作战地点。

玛里苟斯奔向了那座石拱。

卡雷不敢确定究竟是玛里苟斯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还是自己与宿主在刚才的那个时刻不知何故成为一体。但他已没有时间多想，那两头亡灵马上就要追上他们。他只能期待这个石拱能够起到预想的效果。

玛里苟斯急速穿过石拱，然后立即上升。这头始祖龙仰头倒旋，转过一圈然后重重地落在石拱之上。卡雷感觉到全身的每一块骨骼都在震颤，只希望这次冲击没有伤害到自己的宿主。

石拱应声崩塌。大量的巨石碎裂坠落，压向了那两头跟着追来，正在穿过石拱的亡灵。

第一头追赶者正处在拱门中心，被压在碎石堆中，砸成一摊碎肉。第二头逃过一劫，但也被落石砸得晕头转向，一头撞在了拱门的石柱之上。

玛里苟斯深吸了一口气，俯冲向那头追击者。他趁着那头亡灵调整平衡的时机，喷发出一大口冰霜。

亡灵的行动被减缓了。玛里苟斯再次加速，在对手恢复过来之前一口咬上了它的喉咙，同时爪子也刺进它的胸膛，然后向外撕扯。

干枯的鳞片和血肉防御低下，但这并不意味着那具尸体会就此停止攻击。寒霜的效果正在减退，即便是喉咙几乎被整个扯断，那头亡灵也仍在试着咬向玛里苟斯的翅膀。

玛里苟斯将头伸进对手的胸腔，然后重重咬下，扯出了自己能够咬到的所有东西。于是，这头亡灵整个上半身都开始往被毁的胸腔中坍缩；头颅也垂落下来，像连枷一般左右晃悠。

玛里苟斯发动最后一击，彻底扯断了它的脖子，任由它的头颅滚到一旁。但无头的躯体却仍然还在盲目地搜寻着他。始祖龙侧身避过，让那具躯体蹒跚着越走越远。

但就在这时，一股剧痛从玛里苟斯左侧的后腿传来。他一面咆哮，一面试图奋力甩掉那颗咬住自己的头颅。尖牙已经刺穿了他的鳞甲，鲜血倾泻而出。

玛里苟斯抓住头颅下颚，用尽全力将其撬开，然后尽可能远地将头颅扔了出去。

受伤的后腿不住抽搐，鲜血也不断涌出。玛里苟斯仔细查看了一番伤口，然后小心地喷出一口吐息。

冰霜精确地覆盖住了受伤的区域，随之而来的凉意驱走了抽搐。血流也逐渐减缓，然后完全停住。

玛里苟斯承受的所有痛苦都一丝不差地传递给了卡雷。所以，对于那片极大程度减轻痛苦的冰霜，他深表感激。

山风扫过，玛里苟斯迎风细嗅。他和卡雷都在其中分辨出了寇洛斯以及他的跟班的气息。为什么他们停下了追随迦拉克隆的脚步？卡雷和他的宿主都没法解释，但他们都觉得应该找出原因。

玛里苟斯兜了一圈，避免再次成为亡灵的猎物，也避免自己的气味被风吹向敌人。当他接近的时候，在寇洛斯一行的方位发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新气味——血的腥味。

非常新鲜的血腥味。

这股令人不安的气味伴随着寇洛斯的咆哮，以及另外一头始祖龙含糊的话语。他们具体说了什么没法听清，但寇洛斯明显非常生气。

玛里苟斯万分谨慎地贴着岩石从远处窥视，但所见之物立即让他瞪大了双眼。

在场的不单只是寇洛斯和他的跟班。一头来自阿莱克丝塔萨族群的雄性幼龙正躺在场地正中，旁边还站着两头寇洛斯族群的新成员。其中一头雌龙的体型仅比寇洛斯小上一点，看上去很是趾高气扬。玛里苟斯和卡雷都能看出来，寇洛斯并非在对她发火，他的怒火是冲着另外两头雄龙的。

“做啊！”他们的领袖咆哮道，“必须这样做！迦拉克隆就是这样做的！”

那头幼龙挣扎着站起，但马上又倒了下去。他浑身的伤口都展现在了玛里苟斯眼里。他的翅膀已经被扯破，而胸膛更是被整个剖开。玛里苟斯的目光转到新入伙的那一对灰龙身上，清晰地看到了他们俩的手爪上都染着血污。

“特意带来给你们的！”雌龙接过老大的话茬，继续催促道，“现在，吃！”

玛里苟斯战栗了。如果卡雷有身体的话，他毫不怀疑自己也会这样。他们俩都不敢相信刚才听到了什么。

两头雄龙仍然还在犹豫。寇洛斯嘶吼了一声，露出自己同样染血的利齿。

那头雌龙望了寇洛斯一眼。然后，没有任何前兆地一口咬向负伤幼龙的喉咙，扯下一大块鲜血淋漓的嫩肉。玛里苟斯，甚至于除寇洛斯之外的其他雄龙都被骇得呆在当场。雌龙带着莫大的愉悦仰起头颅，将肉块囫囵吞下。然后，轻蔑地看着在场的其他成员。

玛里苟斯很想冲上去帮助那头幼龙，但他知道一切都为时已晚，而且这只会白白再搭上自己的性命。卡雷理解这个决定，只是突然间无比渴望能带着自己的身体站在宿主身旁。他们两人联手的话，一定可以将寇洛斯一伙悉数剿杀，对此他毫不怀疑。

但此时此刻，他和玛里苟斯一样什么都无法做到。他只能无助地目睹这场屠杀，分享宿主的挫败，分享宿主的恐惧。

其中一头踌躇的雄龙开始了进食。他从幼龙的手臂上扯下一大块鲜肉，大口吞了下去。然后，其余的同伙也最终加入了进来。

即便是刚强如玛里苟斯，也没办法再让自己目睹下去。他背过身去，然后立即开始呕吐。卡雷感受着玛里苟斯所爆发出的强烈的原始情感，他知道自己的宿主正在强忍着不要冲上前去。寇洛斯让其他随从所做的事情是绝不能饶恕的。一头始祖龙绝不会吃另一头始祖龙。是的，他们也会殊死相搏，但即便是一场决斗以其中一方的死亡告终，战胜者也绝不会吞食死尸。

直到，迦拉克隆开始吞噬同类。

玛里苟斯不寒而栗。迦拉克隆……

不管卡雷还是他的宿主，都没办法想象更糟的局面——寇洛斯正在试图让他和他的随从都转变成迦拉克隆的模样。

玛里苟斯忍住颤抖，强迫自己转回去继续观看。所幸，火红色的幼龙此时已经断气，再也不用忍受一口接一口的撕食。寇洛斯的随从们很快完成了进食，只留下一摊碎骨和剥落的鳞片。

寇洛斯吞下最后一口，终结了这幅可怕的画面。他张开鲜血淋漓的下颚，咬起那颗了无生气的头颅然后扔到一旁。“完成了！全部完成！我们会变强！很快变强！”

“很快！”那头雌龙附和道。

“很快！”其他随从也跟着重复道。

寇洛斯舒展双翼。“现在……我们已经变得跟迦拉克隆一样！迦拉克隆不会吃我们！我们会和他一起！他不会吃我们！”

这番话甚至煽动了刚才最为抵触的那头追随者。所有始祖龙全都扬起了头，异口同声地嘶吼起来。寇洛斯趁势起飞，那头雌龙立即加入了他。其余始祖龙跟着起飞，临行引发的风浪吹得受害者的残骸满地都是。

玛里苟斯本想立刻展开追逐，但突然间却发现自己不自主地走到了尸骸身旁。刺鼻的杀戮气息填满了他的鼻腔。出于某种玛里苟斯和卡雷都说不上来的原因，这头始祖龙开始着手调查这片残骸。卡雷的宿主凑到幼龙的残骸处吸了口气，接着，不知何故衔起了其中一根碎骨吞进口中。

接下来，几乎是转瞬之间，玛里苟斯就将这块碎骨又吐了出来。然而即便这样，他的心底也还是有着某种冲动想要再次咬起一根残骨，吮掉上面的碎肉吞进腹中。卡雷和他的宿主都立即为这个想法感到震颤，然而玛里苟斯仍旧还做了一番斗争才克制住往后退开。饥饿控制了他——一种目的远远超出进食的饥饿。玛里苟斯在渴望着品尝某种东西，某种卡雷此刻才反应过来的东西。

玛里苟斯渴望品尝的是这头幼龙仍然弥留的生命精华。卡雷能够感觉到宿主仍在克制着不要上前去搜寻那些仍未散去的精华。

玛里苟斯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然后转身飞离。起初，他只是单纯地尽可能飞离尸体，直到拉开足够的距离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飞错了方向。冷风拍在玛里苟斯脸上，让他最终恢复了足够的理智，掉头朝着寇洛斯离开的路线追去。

寇洛斯一行的气味非常浓烈，但玛里苟斯和卡雷都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变化。一种先前只有在迦拉克隆飞过的地区才会存在的怪诞气息出现在了他们之中。这股气息再次搅动了玛里苟斯，甚至比之前还要强烈，但这一次，卡雷的宿主完全把握住了自我。

玛里苟斯加快了速度。这头始祖龙仍然还是没有具体的计划，但他知道，至少要先搞清楚在寇洛斯试图与迦拉克隆交谈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玛里苟斯，以及卡雷的脑海里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寇洛斯将所有始祖龙引向迦拉克隆血盆大口的场景。

一抹一闪而过的蓝绿色吸引了玛里苟斯的注意。这头敏锐的始祖龙在下方的一条小溪附近发现一个正在移动的物体。就在卡雷试图猜测他的宿主看到了什么时，玛里苟斯在距离目标一小段距离的地方降了下来。

前方不断传来某种急促的声响。玛里苟斯匍匐着靠了过去。

有什么东西正在大口大口地喝水。片刻之后，卡雷借着玛里苟斯的双眼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寇洛斯的其中一头跟班。就在卡雷试图分辨他是哪一头时，他的宿主已经认出了这就是那头最为抗拒吞食同类的雄龙。

这头始祖龙看起来状态非常糟糕。他的眼睛转变成了一种异样的浅黄，呼吸也变得急促不安。他又喝了一大口水，但接着就被呛得咳了一多半出来，同时还夹杂着一些仍未消化的肉块。

玛里苟斯的胃里一阵翻腾。或许是因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出了什么声响或是某些动作太过明显，那头雄龙突然扭头望向了他。

伴随着一声野蛮的嘶吼，蓝绿色的始祖龙冲向了玛里苟斯。这头始祖龙的速度与他看起来像是患病的外表全然不符，转眼便逼到了玛里苟斯身旁。

卡雷的宿主迅速后退，险些就被咬住了喉咙。这头攻击者打斗起来就像是陷入了完全迷失心智的暴怒——远远超出了狡猾所能伪装的程度。滴淌着唾液的大嘴丧心病狂地乱咬着。卡雷和他的宿主都看不出如何才能全部躲开。然而，这头冰蓝色的雄龙进行得还算是成功……勉强成功。一番缠斗之后，玛里苟斯的身上最终被留下了六七处伤痕，所幸都只是一些皮外伤。

但这些轻伤让先前被亡灵咬伤的后腿也跟着痛了起来，进而触动了玛里苟斯刚才一直想要抑制的渴望。玛里苟斯的理智开始逐渐丧失。卡雷感觉到那个聪明、机灵的玛里苟斯正在变得和他的对手一样——一头没有头脑，只会厮杀的野兽。

一头比他的对手还要更为暴怒的野兽。

一时间攻守相易，玛里苟斯开始疯狂地发动撕咬攻势。他壮实的后爪拨开了敌人的鳞片，划出一道道鲜艳的血痕。较小的前爪则死死按住对手，将其锁在原地。这头雄龙挣扎着想要逃脱，但玛里苟斯丝毫没有打算留情。卡雷只能越发恐惧地看着自己的宿主压在病弱的对手身上，看着玛里苟斯的下颚开始滴下唾液。玛里苟斯渴望着杀戮，还渴望着一些卡雷心里清楚但却无力阻止的东西。

玛里苟斯发动了最后一击，狂怒的他几乎一口咬掉了对手的半个喉咙。接下来，他并没有如卡雷期望的那样将肉块吐出，而是急切地将其抛上半空，然后抬头张嘴一口吞下。

然而，正当肉块滑进食道的时候，玛里苟斯恢复了理智。卡雷的宿主干咳着，迫不及待地吐出了那团肉块。这头始祖龙蹒跚着后退，就和刚才的卡雷一样惊愕仓皇。

被亡灵始祖龙咬过的地方突然间剧痛起来。玛里苟斯满怀怒意地望去，接着便瞪大了眼睛，寄宿在体内的卡雷也一样明白了过来。那一咬感染了玛里苟斯，让他也开始朝着迦拉克隆的模样转变——一种寇洛斯梦寐以求的模样。

玛里苟斯仍在继续抑制这种欲望，但欲望正在变得一次比一次更加强烈。

附近的那具尸体血仍未冷，散发着受害者的生命精华，持续不断地引诱着他。

玛里苟斯发出一声焦躁的嘶吼，然后立即起飞，朝着寇洛斯的方向追去。这头始祖龙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老对手和迦拉克隆的身上。他不敢去想其他任何东西。

但卡雷没有停止思考，他想了更多、更远他的宿主所没有想到的事情。简单的咬伤就几乎让玛里苟斯堕落到难以自救的程度？还有多少其他始祖龙被咬过？又有多少将会被咬？而又有多少始祖龙能像玛里苟斯这样抑制住被咬之后的渴望？一场远比寇洛斯的背叛还要更加可怕的灾祸已经开始孕育在摇篮之中……

第12章

对卡雷来说，年代仿佛已经没有了意义。被困在这个时代越久、被卷入事态越深，回到现实的欲望也就变得越微弱。即便只是作为附身幼年玛里苟斯的幽灵，无法影响也无法改变任何事情，但不知何故，卡雷也禁不住感觉更愿意留在这里。他感受着玛里苟斯经历的一切——不论好坏。而近来，他发现这头始祖龙的行动正在变得越来越契合他的想法。

我们正在成为一体！当浓烈的恶臭表明他们已经距离迦拉克隆非常接近的时候，卡雷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

卡雷驱赶走心中的所有迷思，然后无声地催促玛里苟斯加快速度，而玛里苟斯确实照做了。发现自己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场幻境让卡雷感到很满意，也加深了他阻止迦拉克隆的决定。卡雷已经变得不太确定历史真的会发展成他所了解的那样；也许未来的艾泽拉斯只不过是自己脑中的幻想。

迦拉克隆必须被阻止。迦拉克隆……以及寇洛斯。卡雷为自己定下了目标，此时此刻这项任务甚至比他原本的生活还要真实。

玛里苟斯突然向下俯冲。同一时刻，通过宿主的眼睛，卡雷看到了寇洛斯一行正在前方不远处起飞升空。卡雷只能假定这一伙始祖龙因为某些事情而稍微停顿了一会儿。

与寇洛斯同行的那头雌龙突然转头回望了一下。卡雷和他的宿主都明白他是在搜索那头失踪的队友。但不幸的是，尽管玛里苟斯的反应已经非常迅速，她还是发现了这头独行的追踪者。

即使没有听到接下来的这声尖叫，他们也猜得到雌龙将会警告寇洛斯和其余随从。玛里苟斯继续下降，直到仅仅离地数尺。在他寻找掩护的时候，翅膀已经不止一次擦到身下粗糙的土地。他冲进一片山谷，视线不停审视着前方哪里最适合隐蔽。接下来他穿过一个又一个通道，四处转折回避，并且稍有间隙便冒着风险回望身后以及仰望上方。

然而他没有看到，寇洛斯就在下一个弯道等候着他。

他一头撞向玛里苟斯。然后两头始祖龙抱成一团，撞向一旁的岩壁。玛里苟斯竭力调整着被撞岔的气息。他大口喘息，但寇洛斯已经将后腿抵在了他身上，狠狠压迫着他的胸肺。

紧接着，刚才的那头雌龙也降到了玛里苟斯身上，用力将玛里苟斯推向地面，同时还和寇洛斯一起盯上了对手的喉咙。

三头始祖龙轰然着地。碎石和泥土都朝着他们落了下来。玛里苟斯的背部附近被直接砸中，而寇洛斯和那头雌龙则迅速后退，躲开了落石的冲击。

一块沉重的碎石压住了玛里苟斯的翅膀。起初他想要挣扎，但接连不断的崩塌逼得他只能先蜷成一团。剧烈的疼痛刺激着卡雷和他的宿主，但最终也为他们带来了得以推开落石的力量。

四处都是呛人的粉尘，玛里苟斯静默良久才最终深吸了一口气。但紧接着，他便将这口气呼出，在头顶造出一片冰幕。冰幕减缓了崩塌，为他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时间，以便用双翼遮住身躯，并且裹住些许干净的空气。

崩塌终于止歇。玛里苟斯打算脱身，但却发现自己已经只剩下呼吸的力气，而周围也没有了多少活动的空间。刚才释放的冰幕正在龟裂，很快便会有更多石块压到自己身上。他们俩都很清楚现在必须尽快逃离。

玛里苟斯的前爪与后腿相比要纤细得多，但也拥有足够的力气去掀开一些石块，以便让身体的其他部位能够活动。然后，伴随着后腿的蹬力，这头始祖龙开始用鼻子往前方推挤。

碎石一块接着一块滑开，玛里苟斯的鼻子终于嗅到了新鲜空气的味道。他再接再厉，用力将自己往石堆外面推挤。他的头已经够到了外面，然后有那么一会儿，他突然犹豫了。他担心着寇洛斯此刻就守在外面，正等着他送上龙头。

但刚才他已经把头伸出了洞外，而自己的老对头并没有冲上来一口咬断脖子。既然如此，玛里苟斯终于大着胆子把整个身子拽了出来。他的翅膀和后腿一起迸发剧痛，幸好简短的测试表明前者伤势较轻，并且仍能活动自如。

他的听觉仍未能从巨响导致的耳鸣中恢复过来。这一段时间内他只能靠视觉和触觉来进行警戒。不过这便已足够了，身体感受到的猛烈震颤让他立即离开了原本的位置。

当玛里苟斯再次停下的时候，他的听力开始渐渐恢复。他和卡雷都听到了某种奇怪的巨响，既不像是雷霆，也不像是地震。好一会儿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是某头无比巨大的生物正在沉声说话。也就是在这时，卡雷和他的宿主都明白了，刚才让他们警觉的那场震颤其实只是迦拉克隆简单的着陆动静。

玛里苟斯带着极度的谨慎往声音的方向逼近。然后他便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寇洛斯的声音。

“很多龙会在那里！就像鹿群一样等着被吃！”

“呵，很多……”迦拉克隆发出的每一个声响都让玛里苟斯仍旧脆弱的听觉感觉震耳欲聋。这让他和卡雷都很好奇迦拉克隆能不能发出比咆哮更小的声音。

“我们会吃得很爽！”寇洛斯向他担保道，“我们会变得更强！”

玛里苟斯小心翼翼地从遮蔽物后面探出脑袋。寇洛斯看来是已经认定自己的对手葬身在了那堆乱石之中，但冰蓝色始祖龙还是保持着警惕，以防他安排了其他岗哨。毕竟，以他的性格是不会希望有什么愚蠢的生物打扰到自己和迦拉克隆的对话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透过宿主的眼睛，卡雷已经观察到了至少一头跟班在担任放风的角色，不过幸好此刻他警戒的并非玛里苟斯的方向。

寇洛斯和那头雌龙正悬停在半空，他们面前的迦拉克隆比起以前又更大了一圈。而这头巨兽皮肤上各种让人不安的增生也变得比以往更加明显。完整的四肢挂满了周身。甚至于翅膀也全都长成，此刻就正在不住地扇动，就好像试图将迦拉克隆抬到空中一般。

但最让人恶心的还是那些怪异的眼睛。无数的眼球分散在全身上下，和原本的那对巨眼一同充满恶意地盯着寇洛斯以及那头雌龙。增生的眼球杂乱无章地不断闭合睁开，就仿佛每一颗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并非是那头巨兽的一部分。

最近的一颗眼球突然转动过来瞥向了玛里苟斯。

冰蓝始祖龙立即伏低身子。他屏息静气然后侧耳倾听。幸好，迦拉克隆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现场只传来了寇洛斯和那头雌龙说话的声音。

惊魂未定的玛里苟斯再度抬起脑袋，发现那颗眼球已经绕过他望向了一小群面向着迦拉克隆的始祖龙。

“伟大的迦拉克隆将会领导我们！”寇洛斯仍然沉浸在喜悦中，“伟大的迦拉克隆将会统治所有始祖龙！”

寇洛斯这家伙已经丧失心智了！卡雷在心中暗想。而玛里苟斯对此的看法也是一样。同时，他们也一起看到迦拉克隆正在饶有兴致地听着这些言语。

“龙群会在哪里聚集？”迦拉克隆最终向寇洛斯问道。

“那个像牙齿一样的山谷！马上就到约好的日期了！”

卡雷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他所描述的地点，但玛里苟斯显然已经确认了。这头始祖龙发出一声愤怒的低吼，寇洛斯已经确凿地背叛了所有始祖龙。

“我知道那个地方。”迦拉克隆也确认道，接着目光一沉，“我曾在那里狩猎过。在我年幼瘦小……在我什么也不是的时候……”

“但现在的你已经是这片大陆上最伟大的存在！”那头雌龙奉承道。其余的始祖龙也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

其中一些增生的肢体突然开始扭动，挥舞着爪子就像要开始狩猎一般。许多的眼球也转了过来，和迦拉克隆原本的目光聚集到一处。

“是的，我很伟大。”蔽日的巨兽沉声说道。他特意看了寇洛斯一眼。“你，也会变得很伟大。”

“不会有迦拉克隆那么伟大！”玛里苟斯的老对头立即答道。那头雌龙也很快地点头附和道：“不会有迦拉克隆那么伟大！”

“是的……永远不会有我这么伟大……”迦拉克隆舒展开双翼，让附近一大块区域都被阴影笼罩。接着扬起前爪——虽然比不上后肢，但也远远比成年始祖龙的体型还要巨大——将一整块巨石拍成粉末。“这个世界只会有一个迦拉克隆……”

那头放风的始祖龙神色大变，猝然间腾空起飞。一时间玛里苟斯和卡雷都以为他们被发现了，但出乎意料的是，那头始祖龙正在用自己最快的速度不断往上爬升。看来，他已经决定了要和其他同伴分道扬镳。逃离的始祖龙迅速飞远，消失在远方的天际。

然而与此同时，迦拉克隆也咆哮着升上了天空，将寇洛斯一伙的全部成员都覆盖在身下。就连寇洛斯和那头雌龙也禁不住在这片凭空产生的阴影中瑟缩后退。

另外两名寇洛斯的同伙也被吓破了胆，转身便逃，但这只是无谓地引起了迦拉克隆的注意。两头始祖龙分别朝着两个方向，用他们最快的速度拼命远离，只可惜迦拉克隆的速度远远超出他们想象。这头巨兽冲向其中一头，然后用翅膀扫向另一头。巨大的翅膀毫无悬念地命中目标，将那头始祖龙拍得向上抛起。

寇洛斯和那头雌龙也升上了天空，朝着玛里苟斯的方向飞来。他们走得太急，并没有注意到匍匐在地面的玛里苟斯。

惨叫声在空气中回荡。玛里苟斯壮着胆子探出头，正好看见那头被翅膀击中的始祖龙在呈抛物线落下。伴随着一声饥渴的咆哮，迦拉克隆一口吞下了猎物。

另一头始祖龙趁着迦拉克隆吞噬同伴的机会，冒险地从左侧掠过这头巨兽的头颅和肩膀，试图从反向逃走。

然而，其中一条增生的肢体抓住了这头始祖龙的翅膀，让他惊慌地尖叫了起来。

迦拉克隆晃动身躯，让那条手爪顺势将猎物向前抛出。

于是，这头哀嚎的雄龙便无助地滑进了迦拉克隆的喉咙。

短暂地吞咽之后，这头怪物望向了玛里苟斯所在的位置。卡雷感觉到逃跑的欲望瞬间填满了自己的宿主，然而不知何故，玛里苟斯始终没有移动。这个决定很快便被证明是明智的，就在迦拉克隆咆哮着径直飞越他的时候，这头巨型始祖龙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前两头猎物，这就意味着寇洛斯和那头雌龙并没有飞出多远。卡雷和他的宿主仍还能看到他们渺小的身影正在拼命加速，试图保持与迦拉克隆之间的距离。然而，迦拉克隆的巨翼仅仅拍打了几下就来到了这一对亡命鸳鸯的身后。

寇洛斯突然毫无预警地撞了那头雌龙一下。雌龙失去平衡，前进的速度立时就慢了下来。

他竟然牺牲同伴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卡雷和玛里苟斯都为这突如其来的背叛目瞪口呆。

那头雌龙好不容易调整好姿态，却发现迦拉克隆已经近在咫尺。绝望之中她喷出一口吐息。这样的吐息在对付玛里苟斯之类的对手时或许非常管用，但对上眼前的巨兽，只是无益地折断了一颗泛黄的巨牙。

迦拉克隆一口吞下了她，甚至丝毫没有因此减缓追赶寇洛斯的速度。

玛里苟斯的夙敌仍在竭力向前，但即便是背叛同族也没能让他远离迦拉克隆无尽的饥饿。血盆巨口正在他身后撑开。

看起来就像是失了心智一般，寇洛斯突然转头冲进巨兽的口中。然后，赶在利齿咬合之前，寇洛斯迎头攻向了迦拉克隆口中从未见光的上颚。

爪子撕扯着脆弱而未受保护的嫩肉，让迦拉克隆受痛缩回头颅。不管玛里苟斯还是卡雷都难以置信寇洛斯竟然真的伤到了迦拉克隆。不过，这也完全是依靠出其不意。

趁着迦拉克隆一瞬间的惊诧，寇洛斯再度开始逃离。蓝绿色的始祖龙用一种玛里苟斯都自愧不如的速度向下俯冲，然后贴住地表飞行。无论周围的地势怎么转换，他的速度都丝毫没有减缓。

迦拉克隆再度追击。玛里苟斯也终于从藏身之处跃起，最后看了一眼那头巨兽和他的猎物。

这一刻，他和卡雷都已经明白，无论寇洛斯多么狡猾，也没办法从这里成功逃生。保持低飞的确可以让迦拉克隆难以抓住他，但前方的坡地势必逼得他往上攀升。要么撞上地面，要么往上升起。寇洛斯选择了后者，也因此活活地把自己送进了那头巨兽的口中。

降临在老对手身上的厄运并没有让玛里苟斯感到任何触动。他和卡雷都看到了，寇洛斯直到生命的尽头都始终只想着自己，丝毫不顾及哪怕是身边最亲近的同伴。此刻，玛里苟斯唯一关心的便是迦拉克隆会不会突然转身发现自己。

幸运的是，迦拉克隆在前方广阔的平原上越飞越远。然后，伴随着一阵和先前一样的猛烈震颤，这头可怕的巨兽降下地面。

玛里苟斯迅速降落，然后静静等待。迦拉克隆的头颅伏在地上。好一会儿之后，低沉持续的呼噜声开始从这头庞大始祖龙口中传出。

呼噜声接连不断，玛里苟斯终于鼓起勇气升空。不管卡雷还是玛里苟斯都没有把握迦拉克隆会睡上多久，但这头冰蓝色的始祖龙决定赌上一把。玛里苟斯学习着寇洛斯的策略，贴近地面，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向前飞行。即便呼噜声已经被甩开老远，卡雷的宿主也丝毫不让自己松懈。

一个新的担忧浮上了这头始祖龙的心头，同样也警醒了卡雷。寇洛斯已经为他的背叛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影响并没有因此终结。迦拉克隆已经知晓了塔隆妮克西娅和其他始祖龙备战的地点。对玛里苟斯和卡雷来说，这头雌龙的计划虽然疯狂，但也并非全无胜算。然而，若是迦拉克隆赶在聚集完成之前突袭了山谷，那就真的会演变成一场彻底的屠杀。

玛里苟斯加快了速度。若是他能够在迦拉克隆醒来之前警告塔隆妮克西娅，而这头雌龙也愿意相信的话，那就还有一线生机。

一阵轰隆之声惊得玛里苟斯赶紧着陆，不过片刻之后，他就明白了这是雷声，而并非来自迦拉克隆。精疲力竭的始祖龙最终决定休息一会。这段旅程漫长而艰苦，即便是强壮如玛里苟斯也不免有些虚脱。

雨滴从天而降。这阵风暴的势头并不是很强，但若是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很可能就会把迦拉克隆覆盖进来。而一旦迦拉克隆被惊醒，他很可能就会

沿着玛里苟斯的路线追来……

卡雷的世界突然天旋地转。一时间他竟有些惊诧，就好像自己是初次经历这种体验一般。出乎意料的是，这头蓝龙发现自己正在挣扎着想要留在宿主体内。与其回到现实去面对那些日益增加的麻烦，他反而更愿意留在这里参与这场上古之战。

然而，同往常一样，他并没有选择的权利。玛里苟斯和过去的景象一同消散……而卡雷，再次以半精灵的形态苏醒于魔枢中的某个地方。

他不知道时间流逝了多久，甚至于有没有流逝。周围一片黑暗，这也不免让他感觉有些反常。他爬起身来，然后唤出一颗光球。

他龇牙低吼，不悦地发现自己并不是处在之前倒下的地方，而是在某个更加靠近魔枢中心的密室。他四下环顾，但周围一无所有。那件法器也不在视线之内，但这并没有让他感到欣慰。毕竟，他已经知道无论那东西身在何处，它的能量都能够无视距离影响自己……

卡雷突然转身。就在前一刻，那么短短的一瞬间，他感觉到了某样东西在自己身后——某个穿着带帽斗篷的神秘存在。

回过身之后，视线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不过卡雷感觉到了有什么东西在牵引着他去往这个方向。曾经的守护巨龙迈步向前，但不知为何心底深处总还是在想着回到幼年玛里苟斯的身边。如果疯癫不可避免，那他还是更情愿留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时代。

然而，尽管他已经越来越接受之前法器想要强加给他的东西，他的思维也还是保持着清醒。当他逐渐靠近之前倒下的位置时，他沮丧地意识到自己仍旧没有找到那种被监视感的来源。

但就在他站在自己的私室门口时，他感觉到了其他人的气息。不论这家伙是谁，他都具有在大多数法师面前隐匿行迹的能力。只不过，这仍然瞒不过卡雷的感知。他说不上来侵入魔枢的是谁，或者什么东西，但他很清楚侵入者已经非常接近了。

卡雷散去了光球，然后谨慎地开始下一步动作。一片模糊的光晕开始以卡雷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这说明魔枢仍旧还在他的掌控之中，接下来的战斗他将占尽地利。无论来者是谁，觊觎魔枢的藏品都不会有好下场。

模糊的光晕扩散远去，让阴影再次填满私室。然而其中一处的阴影却呈现出了些许异样，引起了卡雷的警惕……

“卡雷？是你吗？”

话语回荡在私室之中，那片扭曲的阴影也随之散去。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而它的发出者就站在私室平常所用的那个入口。

他已经知道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他转身过去，正好看到她步入房间。吉安娜并没有第一时间看到房间的主人，但是当她最终看清卡雷的时候，脸上的担忧终于化为安心。“谢天谢地，你在这里！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魔枢，或者……”

话音戛然而止，她没有说出自己为卡雷设想了什么命运，不过卡雷也并不在乎。亲眼见到她站在自己面前，与默默回忆她为自己流过的眼泪，卡雷原本以为这两种感觉不会有什么不同。然而现在，当吉安娜的气息触及自己，他终于再难自制。即便是化作了半精灵的形态，他的感观也远比那些类人的生物——以及远比吉安娜——更为敏锐。她不会知道自己对卡雷来说闻起来是什么感觉……也不会知道这头曾经的守护巨龙有多欢迎这种气味。

“请原谅我。”她往前靠近卡雷的位置，“我试过联系你，但我甚至没法感觉到你的气息，于是我不得不自己过来一趟。”

卡雷皱起了眉头。他很清楚仓促间赶到这里有多辛苦。一方面，他很感激吉安娜对他表现出的深切关心；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提醒自己如果任由吉安娜牵扯进来，将会让她面临多大的风险。即便只是被送进幻象之中，也很可能会让她承受不住。那件法器已经让自己吃够了苦头；而吉安娜，无论多么强大，她始终还是人类。

“你多虑了，吉安娜。我听到了你的呼唤，不过那时我正在重塑一些符咒，不能为此冒险分神。我本想等结束之后再尽快联系你。”

“卡雷，你真的该找些人来帮你，哪怕只是我一个人也好。”

卡雷很清楚接受她的提议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尤其是对吉安娜来说。曾几何时，看到自己的领袖同一头蓝龙越走越近，就已经让肯瑞托的法师们眼里充满了不信任。

“我由衷感谢你的关心，”他谨慎地回复，既不希望冒犯于她，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触发幻境。“但你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心。其他法师……”

“我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吉安娜猝然打断了他，“但我不需要他们来告诉我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他们选择了我作为领袖，那就该接受我做出的决断。”

一时间，卡雷忘记了自己的麻烦。他最不愿见到的就是吉安娜做出不顾身份和地位的事情。他选择离开达拉然固然有关于自己的考量，但更多的便是不愿让这位大法师受到损害。

“但是作为领袖，你必须为你的人民负责。”蓝龙提醒她道，“而我并不是你的人民。我很抱歉让你为我担心，吉安娜。请相信我，你应该同你的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在这里帮我。”

出口的语气比他原本计划的还要更加冷漠。吉安娜面色未变，但眼神已经有了些许动摇。

最终，她点了点头，然后望向别处。“或许，你是对的。请原谅我的鲁莽。我只是有些担心，必须过来亲眼确认一下。”她的双眼再次转回到卡雷身上。“但既然你说没事，那我就相信你。”

他强忍住心中的愧疚，装出坚定的眼神。“我一切都好。”他伸手想要触摸她，却又在她注意到这个动作之前放下手臂。“谢谢你。”

然而，接下来吉安娜却完成了这个他不敢付诸的行动。纤弱的小手搭上他的手臂，像是在无言地诉说着什么。许久之后，这位大法师才终于退开几步，伴随着一个简短的微笑，开始了传送术的施法。

恢复到孤身一人的时候，卡雷长舒了一口气。他希望吉安娜能听进他的告诫，不要再靠近魔枢，也不要再尝试联系。那样的话，至少其中一个顾虑可以算是排除了。

而那件法器——那个更加严重的担忧，卡雷只能想到一个处理方法。卡雷无法阻止它影响自己，但他觉得至少应该避免事态牵扯到他人。这就意味着强化守护符咒的工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在这个关头，任何人，哪怕是任何一头蓝龙，都不能允许进入魔枢，直到他解决掉这个麻烦为止。卡雷很庆幸吉安娜没有在前一个时刻到来，没有见到自己昏迷的模样。否则的话，她一定会想尽办法帮助卡雷，从而让她自己也身陷险境。

这项使命让他重新振作了起来，径直朝着上一次陷入昏迷的地点走去。他祈祷那件法器会给他时间完成工作。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吉安娜，以及其他所有可能进入魔枢的生物。

在他抵达的时候，庆幸地发现周围并没有任何异样。他也有考虑要不要先检查一下法器，但最终还是决定执行之前的计划。如果那件法器暂时处在休眠之中，那就最好不要去打扰到它。

卡雷让自己进入了工作的状态。闭上双眼之后，魔能线条织成的矩阵再次出现在面前。他开始娴熟地操纵那些能量，每一步都如同原本料想得一样顺

利。几分钟内，第一处符咒的能量线就被增强到了足够展开防御的程度，于是他准备转向下一处。

第二处耗费的时间甚至还要更少一些，这让卡雷感觉到有些满足。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完成过什么事情了。

但是，就在他转向第三处符咒的时候，突然发现上面被附着了什么东西——某些既不是他，也不是任何蓝龙施加的东西。

那件法器的魔力已经与这处符咒的能量交织在了一起。

卡雷立即停止了工作，生怕会惊动那件法器。伴随着突如其来的不安，他开始搜寻下一处符咒。

下一处也是一样，和法器的魔力交织在一起。

曾经的守护巨龙皱起眉头，把注意力转回到方才已经完成强化的那一处。

和其余符咒一样，这里也被缠上了……片刻之前它都还是好好的。

他不再去管这些，赶忙望向最先强化的那一处。完全不出意料，神秘法器的能量也同样染指了这里。

不祥的预感爆发开来。卡雷深吸了一口气，向后退开一步，将所有涉及魔枢防御法术的能量丝线都展现在面前。

曾经的守护巨龙目瞪口呆，发出一声怒吼。这声音听上去更像是源自巨龙，而不是由一副半精灵的身躯所发出的。

此刻，那件法器的能量已经和魔枢的每一处防御法咒都交织在了一起。

第13章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传送回来的确消耗了不少体力，但她脸上的憔悴更多的还是因为担心卡雷。她知道卡雷隐瞒了一些东西，她很感激卡雷不愿让她涉险，但同时也为此有些恼怒。是的，卡雷是一头蓝龙，这说明他在魔法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要比她更为出色，但这并不代表她就没有解决突发问题的能力。作为人类，她天生便具有出色的适应能力，可以借此找出一些甚至连龙族都无法想到的解决方案。

她召唤出一把椅子供自己坐下，然后稍微整理了一下思绪。这位大法师重新回想了一遍魔枢之旅，同时感到些许愧疚——她也向卡雷隐瞒了一些事情。吉安娜并非刚好在卡雷注意到她的时候抵达，事实上，她就是那个卡雷险些发现的神秘身影。当时的她用一些魔法伎俩转移了卡雷的注意，然后迅速转换位置伪装出一副刚刚抵达魔枢的样子。

这些原本都没有必要，如果不是吉安娜担心卡雷会介意自己来了多久的话。

因为在这段时间，她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

吉安娜不知道该如何称呼那件东西。法器？遗物？她假定卡雷就是用这两个词来指代的那件器物。吉安娜在宝物鉴定这一领域造诣颇深，即便是放眼魔枢，恐怕也没有什么藏品是她不了解的，然而这件物品却和她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

不过，尽管没有见过类似的物品，这东西对她来说也并非完全神秘。她确认到了一些东西，一些卡雷也许都没能识别的东西。

她曾经见识过类似的法术机理。尽管仅仅只经历过两次，当时的能量也要微弱得多，但她确信那件法器运作的是同一种法术。这是一种早已失传的神秘知识，它所流传的年代甚至比巨龙还要古老。

吉安娜确信，这种法术与传说中的守护者有着莫大的关系，甚至于与泰坦也有着某种关系。

这位大法师当然是在抵达魔枢之后才发现这些事情的，但她早就怀疑魔枢里有什么东西导致了卡雷一系列的古怪行为，于是计划过去和卡雷好好谈谈，同时趁机悄悄查探一番。吉安娜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在不引起卡雷注意的情况下找出蹊跷的地方。

而且，即便是这个方案没有奏效，她也策划好了主动制造单独行动的机会，届时再去探查真相。但所有的计划最终都被证明毫无必要，因为卡雷根本就没有察觉到她的到来。日渐脆弱的防护符咒没有对突入造成任何麻烦，一旦确认了卡雷不在附近，她便立即开始了对周遭事物的调查。

让她意外的是，自己几乎毫不费力便找到了罪魁祸首。那件东西持续不断地向外辐射着魔法能量。而且，看起来卡雷甚至没有想过要弄个奥术牢笼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来藏匿这件强大的魔法物品。那件法器就那样简单地躺在在她进入魔枢之后走到的第一间殿室。

寻常法师或许会为这样的东西紧张不已，但吉安娜却像是有些着迷。她端详着它的光晕，赞叹其精妙的设计，然后开始谨慎地探视它的核心。

但是直到最后，她也没能读出多少有用的信息。她认真地考虑了将这件东西带走，即便不久之前她才险些将另一件远古法器——聚焦之虹——用于复仇。不过那时的她是因为兽人加尔鲁什毁掉了塞拉摩而陷入暴走，现在她相信自己不会再重蹈覆辙。然而，就在吉安娜准备将那件法器带离魔枢的时候，这位大法师突然感觉到了卡雷的气息。她不确定卡雷会对自己的贸然闯入作何反应，只好试着尽快隐去行迹。也就是在那时，刚刚苏醒的卡雷感觉到了魔枢被人侵入。

吉安娜没能拿走那件法器，也就没办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于是她只能另辟蹊径去搞清楚这件东西是怎样影响卡雷的。吉安娜很确定就是这东西导致了卡雷的绝望。卡雷的心智，甚至于身体都很可能都已经处在危险之中了。

吉安娜从最高的书架中隔空抽出了一本厚重的银色典籍。这本古籍在飘近的过程中自行打开，并且开始翻动页面。大法师眯起眼睛迅速扫过，然后突然叫停了翻页。古籍最终停在了她面前刚好适合阅读的高度，而她也立即开始研读起来。

这本书吉安娜先前就曾为了某些别的原因而查阅过，而她再次调出此书，正是因为那件法器的构造让她想起了书里的某些描述。写下这本书的大法师特意标出了两件远古法器，那是两件早在泰坦刚刚为艾泽拉斯带来秩序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东西。这让吉安娜尤为在意。

面前的两页详细记载了那两件法器的发掘地点以及在场人员。同时还提到了研究表明那片区域深受泰坦和守护者的影响。这些资料并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不过出于学者的好奇心，她还是继续读了下去。

书页翻过。接下来讲述的是泰坦和守护者的强大力量，某些语句还提到了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吉安娜开始快速地跳读，然后突然回想起了这些理论中提到的某个要点。

书中记录着如下文字：

……年轻法师鲁勒弗坚持这样认为。他声称触碰这件法器时产生的幻象表明是守护者创造了这件法器。而关于守护者的影响力，大法师赛奥利努斯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吉安娜冷哼一声，大段地跳过了这些她平常很感兴趣的理论，希望能赶紧找到想要的东西。

“呵！”鲁勒弗的名字终于又出现了。此时距吉安娜上一次翻阅此书已经过去了很久，她已经不太记得鲁勒弗究竟向他的导师描述了什么样的幻象，不过很明显这些内容就在下一段之中。

但是就在她打算开始阅读的时候，这位大法师突然大吃一惊踉跄后退，就连悬空书籍的法术都没能保持。这本古老的典籍重重地摔在地上，书页都褶皱了许多。

吉安娜的心怦怦直跳，跪倒在受损的书籍面前。她所担心的并不是刚才的失手，而是书页之中所描述的内容。随着纤手一挥，书页再次自行翻动，直到刚才的那页出现在她面前。

“鲁勒弗……鲁勒弗……”吉安娜喃喃自语，搜寻着他的名字。

……鲁勒弗或许已经知晓了答案。然而，对于那些想要研读往事的探险者来说，他的死不过是一个悲伤的注脚。

她跳读得太快了。这位大法师把目光移到之前的几个段落，然后开始更加仔细地阅读。

……发现法器之后的第三天。整个下午我们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甚至于最强的魔法也没能奏效。直到天色昏暗，我们打算最后再尝试一次时候，才终于有人找到了他的尸体。

“尸体。”吉安娜重复了一遍，祈祷是自己读错了。

据报告所述，起初所有人都认为他是迷了方向，然后不知何故跌落山谷。当然，这也的确与鲁勒弗尸体的惨状相符。然而，随后在肯瑞托的代表前来调查时，鲁勒弗最亲近的好友才终于汇报说，他在失踪前就已经出现了许多反常的行为。最终的结论便是，法器引发的幻象导致这名法师陷入了癫狂……

相关的描述自此结束。接下来的又是那些吉安娜眼下并没有兴致阅读的冗长叙述。她仍然确信先前曾读到了更多的信息，但不管她怎么拼命搜寻后面的书页，始终还是一无所获。她折返回去又读了一遍刚才的内容，很快便发现自己确实没有错过任何东西。

那么……记忆中读过的资料一定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

大法师抬头望向面前数不胜数的古籍、卷轴、日志，以及其他形式的著作。她想要寻找的那些信息定然就存在于这里的某一册之中。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回想起著作的名字，或者地毯式地翻阅直到找到为止。

但藏书的数量是如此惊人，这位大法师不禁怀疑，真等自己找到想要的东西，会不会一切就都已经太迟。

＊＊＊

这件不祥之物已经同魔枢的守护符咒完全链接在了一起，就仿佛一开始它们就是一同被布置的一般。卡雷怀疑就连玛里苟斯也无法如此精妙地将法器的能量编织进魔网之中。无论是谁制作了这件法器，他对魔法的掌控都非同一般。而卡雷唯一能想到的嫌疑者，就是那个穿着带帽斗篷出现在他和幼年玛里苟斯面前的身影。

一个卡雷早已恨之入骨的身影。

不知道已经失败了多少次，卡雷再次顺着其中一根魔法丝线往回追溯，希望找出可供利用的破绽。他可不想将魔枢的安危赌在那件法器身上，尽管迄今为止，那件东西还没有想要造成破坏的意思。不管怎么说，考虑到它对卡雷造成的影响，这头蓝龙不想冒任何风险……

“感染者！感染者！”

一声痛苦的咆哮传来，让卡雷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捂住脑袋，想要把莫名的声响赶出脑海。但这声音是如此清晰如此响亮，最终占据了他所有注意力。

“必须毁掉他们！”

“不行！他们和我们一样的！”

“不一样！他们吃掉了一头同类！”

魔枢在视线中化作了漩涡。卡雷失去平衡，晕头转向地倒下。

但就在他撞及地面之前，周围的一切突然转换。他发现自己正盘旋于高空，而下方，塔隆妮克西娅唤来的始祖龙正处在内斗之中。他的——或者说玛里苟斯的眼中，至少有七个地方爆发了小规模打斗，其中一处甚至涉及了耐萨里奥和诺兹多姆。

尽管是以二敌一，这对老友却有些拿面前那头银绿色的雌龙束手无策。她近乎疯狂地挥动手爪以及咬向对手，毫无章法可言。当玛里苟斯在附近着陆的时候，她正在冲向耐萨里奥。

玛里苟斯深知这头炭灰色雄龙的好斗，所以在看到眼前景象的时候不免有些惊奇。耐萨里奥正在拼命躲避敌人的攻击，当那些娇小的尖牙咬向他的喉咙时，他立即选择了后退。诺兹多姆则看准时机，趁着母龙专注于前方的时候立即上前撕裂了她的咽喉。他的突袭完美无瑕，在那头雌龙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之前，诺兹多姆就已经退回了原位。雌龙的胸口很快便被自己的鲜血染红，她愤恨地转向诺兹多姆，但接着就倒了下去。

就在卡雷和他的宿主试图搞清状况的时候，其余那些看起来陷入疯狂的始祖龙已经被赶到了一起。形势发展成了困兽之斗，许多外围的始祖龙正在怒视着场内，似乎恨不得把对手全都撕成碎片。其余的一些始祖龙则在尽力阻止他们，其中那头正在发出警告的便是伊瑟拉。

“小心！小心他们的牙齿！别上去！”

战场的上方，塔隆妮克西娅带着难以琢磨的神情观看了全程。卡雷很希望玛里苟斯能留个心眼在她身上，但他的宿主显然对伊瑟拉所说的事情更感兴趣。事情的来龙去脉被渐渐搞清，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一直在试图避免争斗，但实际上她也和周围的所有始祖龙一样担心着染疫始祖龙的威胁。

玛里苟斯和卡雷都很理解她这种想要避免自相残杀的举动，但迦拉克隆的威胁迫在眉睫，有些事情恐怕只会越拖越糟。玛里苟斯能够想象得到最后的结局，但那些困在场中的始祖龙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仍然还在对着场外龇牙挠爪。

玛里苟斯在这些被困始祖龙的身上发现了一些情况。冰蓝色始祖龙的视线扫过，清楚地看到他们每一头的身上都带着一处或多处咬伤。这些咬伤已然结痂，显然不是源自此次战斗，但也绝没有隔得太久。

咬伤……玛里苟斯低头想要看看自己的后腿，但阿莱克丝塔萨打断了他。

这头火红色始祖龙似乎为他的到来松了口气。“你还活着！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差点死。寇洛斯……他死了。”

伊瑟拉仍然还在试图阻止两群始祖龙开战。阿莱克丝塔萨没等玛里苟斯继续讲述他的遭遇，就转头望了过去。“她不明白！就连我也看得出来！他们必须死！”

这让玛里苟斯暂时打消了讲述自己经历的念头。“必须死？为什么？”

“咬伤……亡灵龙的咬伤！会让他们饥饿……让他们想要吃同类！让他们变得和迦拉克隆一样！”

她的话让卡雷和玛里苟斯都深感震惊。玛里苟斯想起了自己被咬之后的抗争，不由颤抖起来。他越过阿莱克丝塔萨望向那些疯龙，回忆起自己也曾陷入嗜血，也曾险些变得和这些始祖龙一样——一样渴望吞食。

阿莱克丝塔萨错以为他的反应是出于对那些变异始祖龙的厌恶。她嘶了一声，继续说道：“伊瑟拉还在想着我们的同巢兄弟。她觉得他还活着。”

玛里苟斯的惊惶更进了一步。“很可能已经变成亡灵龙！”

“同巢兄弟死了很久了，”阿莱克丝塔萨提醒他道，“还是你找到的他……”

这本该让他安心，但最近实在是发生了太多事情，即便是像玛里苟斯这样聪明的始祖龙，也开始有些拿不定主意。的确，先前的死龙没有复活，至少在玛里苟斯最初帮助阿莱克丝塔萨的时候还是这样。但现在，这头冰蓝色雄龙却开始好奇，如果自己再去那些尸体掩埋的地方看看，他们还会不会躺在那里。

接着，他的思绪回到了这些始祖龙的离奇变异上。他们都被咬伤了。他们都已经屈从于了那种玛里苟斯多次抗争过的吞食欲。

卡雷感觉到他的宿主正在考虑逃跑——赶在别的始祖龙注意到他的伤口，并把他赶到疯龙堆里之前。不过，玛里苟斯最终还是留在了原地，继续观察事态会如何发展。

塔隆妮克西娅终于行动了，她挤开那些较小的始祖龙，来到了伊瑟拉和那些病龙的面前。尽管疯癫日渐增长，这些被困的始祖龙还是保持着对那头强大雌龙的敬畏。

“杀了他们……”

“不！必须帮他们！”伊瑟拉迎上她的目光，仍旧坚持己见。

“杀了他们，不然他们会咬我们。”塔隆妮克西娅一面说，一面按住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的后背，将她推向那些疯龙。“也会咬你……”

没有龙知道那些疯龙的咬伤会不会和亡灵龙的咬伤产生一样的效果，但塔隆妮克西娅的话已经在好几头始祖龙的心里激起了恐惧。就连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看起来也有些动摇。

突然，其中一头病龙毫无预警地嘶吼着冲向伊瑟拉。然而，在阿莱克丝塔萨赶上前去帮忙之前，伊瑟拉眼中的迷茫消失了，转而用坚定的眼神望着那头打算攻击她的病龙。

疯癫的行为不知何故终止了。那头始祖龙低下头颅，接着退回原地。在卡雷看来，他似乎是在为自己试图攻击伊瑟拉而感到羞愧。

伊瑟拉再次对上塔隆妮克西娅。“必须帮助他们……”

“没有时间！我们马上要和迦拉克隆战斗！”体型较大的雌龙望向围观的始祖龙，公开询问道：“杀死迦拉克隆！你们同意吗？”

和之前一样，绝大多数始祖龙嘶吼着表示支持。

即便是面对着这样一群狂热的信徒，伊瑟拉仍不退让。“他们就是我们！他们和我们一样！”

现场安静了下来。

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走到了龙群面前，真切地恳求道：“他们和我们一样！我们帮他们，就是在帮助自己！”

其中一些听者开始面面相觑。

塔隆妮克西娅的眼睛眯得更紧了。“是的……”她安然地说道，出乎意料地表示了同意。“是的……我们帮助他们……”塔隆妮克西娅将目光落在病龙身上。“但我们必须先保证他们不会伤害我们。必须保证我们安全。然后在有能力的时候帮助他们……”她转向西面打量了起来。“必须保证安全，是的。来！带他们过来！”

塔隆妮克西娅径自起飞，显然是相当自信龙群一定会服从。

包围着病龙的几头始祖龙谨慎地看着伊瑟拉。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蔑视地回望，接着转向被困的龙群。“来……”她喃喃轻语，“来……”

伊瑟拉缓缓升空，同时将头指向了塔隆妮克西娅的方向。

在塔隆妮克西娅的忠诚信徒的包围下，病龙们不情愿地跟上伊瑟拉。其余的始祖龙看起来似乎更乐意留在原地，但让卡雷意外的是，他的宿主突然跃空

而起跟了过去。就连阿莱克丝塔萨也没有这么积极。透过玛里苟斯眼角的余光，卡雷看见耐萨里奥和诺兹多姆也跟了过来。

场景突然切换，但卡雷感觉得到两次幻境并没有相隔太长时间。此刻，塔隆妮克西娅正带领着龙群飞向一处狭窄的山谷。

“那里！”她咆哮着用翅膀指向了一处通道，接着便降落下地。

其他始祖龙也跟着落地，壮硕的雌龙则大步走向一处像是岩壁的地方。然而，当所有始祖龙开始跟着塔隆妮克西娅向前的时候，岩壁上渐渐呈现出了一道狭窄的裂缝。

起初，卡雷还以为这就是那个他曾经造访的骇人洞穴。不过几乎是立刻，他便从许多细节中辨认出了这其实是另外某个地方。然而，卡雷还是没有搞清塔隆妮克西娅把龙群带到这里的用意。

“来这里做什么？”伊瑟拉有些怀疑地问。

“你包庇的那些龙，让他们进去，然后等。”

浅黄色的雌龙注视着狭窄的入口，疑心更重。“进去这里？”

“所有病龙……不然就杀死他们全部。”

她坚定的语调没有留下任何讨论的余地。尽管仍有些不情愿，伊瑟拉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你们，留在这里。”塔隆妮克西娅发布命令。她安排了一些始祖龙留下来担任守卫。“四头始祖龙，留下来守卫。入口很狭窄，四头就够了。”

卡雷和他的宿主都很清楚，若是稍有不从，塔隆妮克西娅一定会非常乐于当场格杀所有病龙，而伊瑟拉显然也明白这点。她最终接受了，然后示意那些她所保护的染病始祖龙走向入口。

相信伊瑟拉的始祖龙一头接着一头走进洞穴。洞穴非常狭窄，部分病龙费了很大力气才挤进其中。伊瑟拉认真安抚着每一头病龙，不管是等在外面的还是已经进去的。

所有病患终于全部进入。伊瑟拉向后退开好让守卫们就位。

但就在第一名守卫开始行动的时候，塔隆妮克西娅突然沉声说道：“等一下。”

伊瑟拉嘶吼起来。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立即冲向塔隆妮克西娅，但是这头金色雌龙已经被她最狂热的信徒们挡在了身后。

闪电从塔隆妮克西娅的口中喷发而出。

三颗银白色的电球轰中了入口上方的岩石。同时，塔隆妮克西娅镇定地向后退开了几步。

一整片岩石轰然崩塌，堆满了整个洞穴。

伊瑟拉奋不顾身地冲向落石，不过，在她即将白白送掉自己的性命之前，玛里苟斯已经冲了过去。让他意外的是诺兹多姆比他更先抵达，他咬住伊瑟拉的翅膀，小心而又坚决地将她拉了回来。

尽管很清楚诺兹多姆和玛里苟斯的用意，伊瑟拉还是狠狠地各咬了他们一下。她怒意未减，转向塔隆妮克西娅。

四头始祖龙挡在了她的路上。其中两头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但塔隆妮克西娅却嘶声制止了他们，平息了这场争斗。

“结束了。”她做出总结。展开的双翼扩大了她的体型，也更加彰显了她的统治地位。“我们之中没有染病的了！所有感染者必须死！”

伊瑟拉喷出一口吐息。两头挡在面前的守卫被闪光晃到双眼，几乎没法保持站立。眩晕的他们已不再是她的阻碍。她越过守卫直接冲向了塔隆妮克西娅。

但这头壮硕的雌龙早就料到了这场无谋的突袭。她在伊瑟拉扑来的时候侧身闪过，长而有力的尾巴打在那头较小雌龙的头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阿莱克丝塔萨越过玛里苟斯和其他始祖龙，冲到了自己的妹妹身旁，正好赶在伊瑟拉晕眩倒下的时候将她接住。两头雌龙撞在一起，翻滚开好一段距离。

“结束了。”塔隆妮克西娅朗声重复，似乎完全不在意伊瑟拉的冒犯。“来……必须为打败迦拉克隆做好准备……”

于是，除了玛里苟斯和他的朋友们之外，其余所有始祖龙都跟着塔隆妮克西娅一同默默离去。雄龙们赶过去想要帮助那对姐妹，却发现伊瑟拉已经爬起身来冲向了那个塌方的洞穴。她无视了头顶仍在不时掉落的细小石块，伸出后腿想要刨开那些堆积的岩石。

然而，伊瑟拉的举动只是让更多的石块松动落下。一部分落石填上了伊瑟拉挖开的缺口，另一部分则重重地砸在了伊瑟拉身上。而阿莱克丝塔萨好不容易才挣扎着站起，便又立即冒着危险冲上去把妹妹拉回到了安全的区域。

“救救他们！”较小的雌龙仍在坚持，她渴求的视线扫过阿莱克丝塔萨以及其他雄龙。“他们还活着！你们听啊！”

玛里苟斯竖起耳朵，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不过卡雷和他的宿主——以及其他将会成为守护巨龙的始祖龙们——都知道伊瑟拉说的是真的。

只是他们无能为力。就算有一百头始祖龙不停不休地挖掘，也没可能及时将那些被困的病龙挖出。玛里苟斯和卡雷都很清楚这一点，在场的其余始祖龙也是一样，甚至包括伊瑟拉。只是她仍旧心有不甘，仍旧拼命地想要继续尝试，伊瑟拉再次冲向石堆想要开始挖掘。她一块接着一块踢开那些岩石，然而，转眼间就有更多的碎石将缝隙堵上。

她的朋友们最终挡在了她的面前，迫使她往后退开。她的双眼仍旧死死盯着那个被掩埋的入口，也就在这时，透过玛里苟斯的耳朵，卡雷听到了她夹杂在喘息声中的微弱的呼唤。“德拉莱得……”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阿莱克丝塔萨仍旧站在原地。然而，此刻的她眼神看起来是那么遥远，就仿佛心已经搁在了别处。

“我们也得走了。”玛里苟斯最终低声说道。

耐萨里奥补充道：“捕猎迦拉克隆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必须在场！”

“捕猎迦拉克隆？”诺兹多姆冷笑着说道，让卡雷和玛里苟斯都吃了一惊。就卡雷通过宿主观察到的信息来看，幼年的诺兹多姆只在非常重要的时候才会开口。其他许多始祖龙也许还会因此以为他是那些更加低等、更加兽性，没法说话的始祖龙。“结果将会是——被狩猎。”

话虽如此，这头褐色的雄龙却是第一个起飞升空的。让其他始祖龙意外的是，伊瑟拉也立即跟了过去。阿莱克丝塔萨也加入了自己的妹妹，等到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反应过来，他们已经成了队伍里最靠后的成员。

然而，就在他们往上爬升的时候，卡雷——而非玛里苟斯——注意到伊瑟拉偷偷往回望向了那处垮塌的洞穴，或许洞穴的深处仍然还有染病的始祖龙在挣扎着求生。接着，她望向了玛里苟斯。不过，卡雷注意到她并没有注视玛里苟斯的面容，而是直接望向了后腿。

正是玛里苟斯被亡灵始祖龙咬伤的那条后腿。

第14章

幻境再次切换。玛里苟斯一行的前方，塔隆妮克西娅和她的追随者们正在天空中盘旋。卡雷意识到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动身去寻找迦拉克隆。龙群之中的其中几头发现了冰蓝始祖龙一伙，立即转头向塔隆妮克西娅发出警告。

在一众随从的拱卫下，她飞向来者。当塔隆妮克西娅与伊瑟拉视线相对的时候，身后的跟班们立刻展开了战斗阵形。即便敌众我寡，玛里苟斯和他的朋友们也摆出了迎击的阵势。

“他们可以参与捕猎。”塔隆妮克西娅表明态度，“而你，小崽子，你不行。”

“我也要去！”伊瑟拉坚持道。

“为什么？去和迦拉克隆聊天？还是打算不痛不痒地咬他一口！”

玛里苟斯突然想起寇洛斯的下场，不由打了个寒战。他还没把这些事情告诉塔隆妮克西娅。卡雷感受到了冰蓝始祖龙的不安，同时期望他赶快把自己的经历向所有始祖龙全盘托出，以便阻止这场疯狂的进攻。然而，他的宿主并未开口，此时此刻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朋友的安危之上，完全没有想到默不作声将有可能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

“我妹妹不去的话，”阿莱克丝塔萨说道，“我也不去。”

“我也一样。”诺兹多姆简短地表态。

耐萨里奥一时间有些沮丧，好斗的天性让他不想错过任何冲突。不过，他最终还是纠结地点了点头，对另外两头始祖龙的决定表示支持。

接着，玛里苟斯也出声表明了自己将会和朋友们共同进退，不过塔隆妮克西娅看起来对此并不关心。她转头离开。也就在这时，卡雷的宿主才终于想起了那件自己本该在第一时间告诉龙群的事情。“等等！关于寇洛斯，我有事情要说！”

塔隆妮克西娅有些好奇地回头。“寇洛斯？”

玛里苟斯尽己所能，迅速地向她和其他始祖龙描述了那头龙群叛徒的下场。而他被亡灵始祖龙咬伤，以及之后同病症抗争的细节则被略去未提。卡雷为宿主单调的语言大感头疼，他相信若是由自己的来描述，一定可以形容得更加清楚。不过，塔隆妮克西娅和其他在场的始祖龙看起来都已经领会了玛里苟斯想要传达的意思。

这个血腥的故事并没有吓到那头威仪的雌龙，她只是简单地冷笑了一声。“寇洛斯很蠢……但他给我们带来了胜利！”她望着身后那些忠诚但却困惑的追随者。“迦拉克隆知道我们聚集的地点，知道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将计就计！我们提前进攻！在别的地方进攻！”

“这可不好。”诺兹多姆喃喃地说道，不过自信膨胀的塔隆妮克西娅完全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必须现在进攻！”她再次转身远离玛里苟斯，“走！我们进攻！”

龙群跟着离去，只有那五头始祖龙仍在原地。

耐萨里奥纠结得要死，他把朋友放在了更高的位置，但心底明显还是渴望着参与接下来的战斗。他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去战斗？不用跟着塔隆妮克西娅！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战斗……”

“然后和他们一样蠢死。”诺兹多姆淡定地打断了他，看起来今天还挺健谈。

“一定还有和平的方法。”

就连阿莱克丝塔萨也近乎恼怒地瞪了自己的妹妹一眼。“伊瑟拉……”

毫无先兆地，较小的雌龙突然飞离。她的意图非常明确。她仍然还想改变眼下的局势，不论对卡雷还是他的宿主来说这都无异于自寻死路。而更糟的是，阿莱克丝塔萨追向了自己的妹妹，从而导致早就不耐烦的耐萨里奥也立即追了过去。

诺兹多姆望向玛里苟斯。“这……”

幻境突然切换。尽管已经渐渐有了心理准备，卡雷还是为这种话听到一半突然被带走的遭遇感到愤慨。不过，他已经越来越真切地感到，这些发生在过去的幻境一定都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着某种关联——某种让他不敢掉以轻心的关联。

他——或者应该说是玛里苟斯——正在北部地区的那些险峻峰峦间急速飞掠。他正在绝望地寻找着什么，但卡雷一时还无法从宿主的思绪中窥探出来。卡雷唯一能确定的是，事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玛里苟斯降下高度，开始检查某个冰天雪地里的阴暗洞穴时，卡雷终于从他一闪而过的思绪里读到了详情。

塔隆妮克西娅的大队人马没有找到迦拉克隆。

如此庞大而扭曲的始祖龙怎么会突然消失不见，这给卡雷和他的宿主都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不过，这并不是玛里苟斯冒险来到那头畸形巨兽的栖息地展开疯狂搜寻的原因。

玛里苟斯是在搜寻伊瑟拉。

一个黑影从玛里苟斯头顶掠过。接着，耐萨里奥降了下来。

“什么都没有！”炭灰色的雄龙大发雷霆，“我闻到了她……但什么都没找到！”

伊瑟拉的气味就在这片区域，但强度非常微弱，不像是最近所留下的。推测起来她应该是在两天前经过了这里。卡雷明白到现在已经是上次幻境的四天之后。而在场景切换跳过的这段时间里，都再没有人见到过伊瑟拉。那头纤弱的雌龙向上爬升，冲进厚重的云层，然后再也寻不到踪迹。没过多久，四头始祖龙就遇到了愤怒的塔隆妮克西娅带着困惑的随从们到处搜寻失踪的迦拉克隆。

“他害怕了！”塔隆妮克西娅飞到所有始祖龙的上方高声呼喊，声音大得或许连迦拉克隆都能听到，“他知道我们在狩猎！他怕得逃走了！”

玛里苟斯和他的朋友们对此不敢苟同，但塔隆妮克西娅完全不在意他们的看法。她带着大军奔向东面，而留下的四头始祖龙则继续进行先前的搜索。

伊瑟拉突然离去的原因至今仍不得而知。对此玛里苟斯有他自己的猜测——不无道理的猜测，他觉得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实际上是想要抢先找到迦拉克隆，寄希望于可以通过恳求避免这场杀戮。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至今仍未寻获伊瑟拉的原因也就说得通了——她已经愚蠢地将自己送进了迦拉克隆的口腹，成为继寇洛斯之后的又一名受害者。只不过，无论是那三头雄龙中的哪一位，都不敢在阿莱克丝塔萨面前提起这个猜测。

“什么都没看到。”玛里苟斯给了耐萨里奥同样的回复，他仍还在为刚才的搜寻剧烈喘息着。这时，又一头始祖龙突然出现在上方。确认是诺兹多姆之

后，先前的两头始祖龙才安心下来。第三头雄龙的运气看起来也没比他们好到哪去。阿莱克丝塔萨仍未现身。不过卡雷知道，玛里苟斯很清楚在哪里可以找到她。先前他们一同来到了这片区域，发现伊瑟拉的气息在这里浓烈起来，于是便将这片区域划成四份，各自去搜寻可供始祖龙藏身的地方。

不过迄今为止，他们一无所获。

“她不在这里。”耐萨里奥推测道，“曾经在……但现在不在。”

他语气哀伤，与玛里苟斯脑海中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谁都不敢对阿莱克丝塔萨说出这个越来越像是真相的推测。

“也许该再找找。”炭灰色的雄龙有些踌躇地建议道，“可能我们飞太快了。我就是这样。”

他们都很清楚，每头雄龙都已经彻底搜寻了自己负责的区域，只是眼下谁都不愿去面对沮丧的阿莱克丝塔萨。他们再度分开。玛里苟斯调转方向，然后降到更低的高度。他并不指望还能找到什么东西，只是卡雷知道，如果不飞这一圈，他就只能现在去向火红色的雌龙陈述自己的失败。

这头猎手锐利的双眼扫过前方冰冷的土壤和结霜的岩壁。玛里苟斯很快记起了那几处足以容纳伊瑟拉藏身的地点。然而，他很清楚自己的搜寻不会出现失误。果不其然，前三处再次搜寻的地点都和之前一样空空如也。

但是，在最后一个洞口附近，某个东西突然一闪而过，不论卡雷还是他的宿主都没能看清那是什么。

始祖龙降下高度开始调查。他在靠近洞穴的时候放慢了速度。藏在其中的很可能并非伊瑟拉，而是某个致命的威胁。

玛里苟斯眯起眼睛查看了一番。他锐利的双眼本该至少可以看到面前几码之内的地方，但这处洞穴似乎完全没有光线，让始祖龙什么也没能看清。玛里苟斯嗅了嗅，没有闻出任何气味。接着，这头始祖龙怀着和卡雷一样的畏惧，步入了洞穴之中。

玛里苟斯渐渐深入，里面也是一样的暗无天日。这头冰蓝色的始祖龙突然踌躇起来。他感觉自己漏掉了什么东西，但不管怎么绞尽脑汁也没能想出答案。然而，在这个远古的世界中，卡雷开始感觉到某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就在附近。

“欢迎，聪明的猎手。”一个低沉而又缥缈的声音传来，让卡雷绷紧了心弦，同时让玛里苟斯本能地退开几步。

黑暗中升起一道银色的亮光。

一个穿着带帽斗篷的身影伫立其中，对他卡雷已再熟悉不过。

玛里苟斯嘶吼着继续后退。他似乎是打算寻找出口，但始终没能找到，甚至于卡雷也迷了方向。此时此刻，黑暗中唯一可见的，便是那个小小的身影。

奇怪的是，尽管玛里苟斯的体型远胜对方，他仍旧莫名地惶恐起来。这惶恐只有很少部分是因为对两腿生物的惊诧，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卡雷刚才感觉到的那股强大力量。

借着宿主的身体，卡雷遇到了曾经在魔枢拐角处发现的人影，但就在他打算接受这一事实的时候，这头真龙突然感觉到了某些不妥。尽管在目测之下，这个身影仅比暗夜精灵高出一点，但卡雷越是注视，就越觉得自己所见到的并不是真实情况。他感觉到这个这个生物的真实体型要远比他所展现的更为庞大，他本可以俯视面前的始祖龙，而不是像现在这般仰视。

“你是谁？”玛里苟斯询问道。“谁？”

“在你离开的时候，跟着洞口的强风。”这个人影开口说道，让卡雷和他的宿主都有些摸不着头脑。“跟着走下去，你会找到你的朋友。”

玛里苟斯没忍住又嘶了一声。“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希望是……朋友。”斗篷中伸出一只强壮的手掌，在卡雷看来，这定是属于一名战士。接着，手掌拉开了头顶的兜帽。

对这头始祖龙来说，人形的面容只是让他觉得更加怪异。但是对卡雷而言，这已经足够让他判断出这个人影究竟是何身份，尽管他之前也从未亲眼见过这样的人物。

一名守护者……这只可能是一名守护者，卡雷满怀敬畏地想。对于绝大多数种族来说，守护者都是传说和神话一般的存在。即便是作为魔法守护巨龙，卡雷也对他们所知甚少，他只知道在泰坦为艾泽拉斯带来秩序之后，守护者们便担负了监视这个世界的职责，并且在风暴峭壁的顶峰上建起了神庙。也曾有人在世界各地的隐秘角落发现他们留下的造物，但谁也没法说得清楚他们的伟大使命究竟对艾泽拉斯造成了什么影响。

他的皮肤是闪耀的银色。长及胸口的髯须和覆盖坚毅面容的头发一样金光璀璨。浓厚的眉毛下面是一双太阳色彩的双眼，就如同暗夜精灵一般。他的眼里看不见瞳孔，但他注视始祖龙的目光可以看得出来不仅充满好奇，而且带着骄傲。

为什么他对玛里苟斯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卡雷很是好奇。

“你可以叫我提尔。”这位守护者终于回答了始祖龙最初的提问，“而你，当然了，你是玛里苟斯。”

卡雷的宿主本能地后退。这头始祖龙龇牙咆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一直在看着你，也在看着其他始祖龙。从第一头拥有自我意识的始祖龙出现时，我就一直在注视着你们……而我在你的身上，在你的朋友身上，看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潜能。”

他的回答只是让玛里苟斯更感困惑、更感怀疑地摇着脑袋。提尔并不是什么庞大的生物。玛里苟斯相信自己可以一口将提尔咬成两截，但不知何故，他感觉自己若是真的想要尝试这样，恐怕就只会追悔莫及。

他转动脑袋，再次寻找那个失踪的洞口。这一次，洞口出现了。但玛里苟斯并没有动身，他和卡雷一样，都感觉逃脱路线发现得太过容易。的确，现在的玛里苟斯不像卡雷那样精通魔法。但他足够聪明，很清楚洞口诡异的重现与那个没有询问就知道他名字的生物脱不了关系。

玛里苟斯越过自己的肩膀回头望向提尔。

“如果你想要离开，我不会阻止你。”提尔说道。

玛里苟斯咧嘴笑了，他决定相信这番话语。接着，他壮起胆子急速掠过洞口，显然是不想在最后一刻遭到阻拦。

他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冰蓝色始祖龙再次闻到了新鲜的空气。完全置身于洞外之后，玛里苟斯转身面朝洞穴。卡雷知道他是想看看提尔有没有尾随在后，但那位守护者已经没了踪迹。

“你看，我没有骗你。”

玛里苟斯低吼了一声，抬头望向那座低矮山脊的顶端。在那里，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提尔正在耐心等待着。

这头始祖龙腾空跃起，升到了那个斗篷人影的头顶。提尔平静地张开双臂，以示和平。尽管如此，玛里苟斯还是没有松懈，甚至卡雷也不免好奇这位如此强大的生灵为何要想要接近一头始祖龙。

“不好笑！”玛里苟斯怒喝一声，仰起头颅。他已经准备好了释放吐息。而在卡雷看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不过，这头始祖龙还是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玛里苟斯调转朝向，开始飞离这个渺小的身影。

但没过多远，他就发现提尔又站在前方的另一处山脊顶端。

让卡雷出乎意料的是，年轻的玛里苟斯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机敏。他立即转身，使出最快速度飞离提尔所在的位置。

穿着斗篷的人影很快又出现在了前面不远的地方。

这一次，玛里苟斯毫不犹豫地喷出了吐息。卡雷感觉到自己的宿主并不是打算杀死提尔，他只是想要阻止对方继续跟踪。

急速射出的寒霜突然分裂开来，落在了周围的岩石上，丝毫没有沾染到提尔。

“请不要这样。”提尔平静地说道，“我只是想要和你谈谈……关于迦拉克隆的事情。”

玛里苟斯踌躇了一番，纠结于是要攻击、逃跑，还是听听这个奇怪生物的说辞。让卡雷欣慰的是，他的宿主最终选择了第三项。

“你想要什么？伊瑟拉在哪里？”

“你会发现她的……也会发现一些其他事情，一些我无法改变的事情。”提尔没有详述，而是转回原本的话题，“但现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尽快谈谈迦拉克隆。”

一再提到那头凶恶的巨兽让玛里苟斯不安地四处张望了一番，当然他什么也没有看到。这头始祖龙继续望回提尔。

“现在的情况已经偏离了我们的本意。”提尔的目光突然一暗，面色也跟着阴沉下来，“迦拉克隆本不该变成这样，而我们也没有尽到阻止他的义务……如今这个年轻的世界已在毁灭边缘。”

玛里苟斯没能完全理解这些复杂的词汇，但他听得出来，面前的神秘生物和迦拉克隆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卡雷理解得比玛里苟斯更多一些，但最终他的结论也和宿主一样。这个生物——这位守护者——知道迦拉克隆变成怪物的原因，并且觉得事情不该如此。

在玛里苟斯问出他和卡雷共同抱有的疑问之前，提尔抢先开口道：“我曾经观察过你的许多同类，试图找出一个答案。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寇洛

斯会是我想找的那头始祖龙……但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也和迦拉克隆一样自私，而且看上去还要更加疯狂，更加鲁莽。”

“寇洛斯？你观察他？为什么？”

露面以来的第一次，提尔坚毅的脸庞上显出了些许挫败。卡雷觉得，这份挫败应该是源自他自己，而非玛里苟斯。

“很好的问题，只可惜我想不出合适的回答。此事暂且不谈，现在更加重要的是，你很可能就是挽救这场严峻事态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能将龙群疯狂冲锋的结局从自杀改写为胜利的话。”

这头始祖龙仍然盘旋于上空，但卡雷能够感觉到他的耐心正在迅速消退。尽管卡雷有时候也会突然性急，但整体而言，真龙还是要比始祖龙有耐性得多。玛里苟斯已经再次处在逃走的边缘。

提尔显然也看出了这点。他笑了笑，就像是打算安抚这头始祖龙一般。“一直以来，我们所谋求的都是艾泽拉斯能作为一个整体健康有序地发展，但我们已经太久没有注意到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的微小变化。在失去指引的世界中，迦拉克隆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但只要重建指引，我们和你的族群就可以让卡利姆多大陆回到它既定的道路上去。”

“让我们和迦拉克隆战斗？”玛里苟斯的语调清楚地说明他已经听懂了提尔的言外之意，“塔隆妮克西娅才会和迦拉克隆战斗！而我和我的朋友们，不会参战！”他摇了摇脑袋。“你真是个愚蠢的生物！”

这一次，玛里苟斯再度开始准备逃跑。他拉开足够远的距离绕着提尔飞过，让卡雷不禁好奇是不是这头始祖龙也感觉到了提尔的真实体型要远比现在这个穿着斗篷的人影大出许多。

卡雷和他的宿主都以为提尔会再度出现于前方，但这一次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玛里苟斯放下心来，而卡雷却有些猜不透为何提尔会如此轻易地放走这头始祖龙。

突然，一面巨大的石壁挡住了玛里苟斯逃窜的路线。他在碰壁前的最后一刻调转方向，而与此同时，他和卡雷都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这并非石壁，而是某个巨型双足生物的躯干。

但是在玛里苟斯转过身来的时候，巨人却消失了……只有提尔的身影站在那里。

不过，就连年轻的始祖龙都明白，方才惊鸿一瞥所见的才是提尔真实的形态。那一瞥带来的震撼让他在再度望向面前的小小生物时，眼里充满了敬畏。

玛里苟斯显然是觉得这头生物随手就可以击败迦拉克隆，但提尔的神情浇灭了他的殷切期望。“和你的族群不同，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其他人……我族群中的其他人，已经不想再处理这种危机。他们已经因为过去的战斗而心生倦怠。我们——或者说是我，需要你的族群，玛里苟斯。我需要你。”

仍旧悬停在半空的始祖龙最终点了点头。“我们要怎么做？”

提尔看起来如释重负。“首先，我们得聚集你的朋友——你的所有朋友。我觉得你们很可能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答案。我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见到来自不同族群的始祖龙能如此迅速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或许这也与迦拉克隆的转变有着莫大关系。我不知道。但无论什么原因，你们之间的这种羁绊都是能否取胜的关键，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有些词汇还是和先前一样，超出了玛里苟斯的理解能力。然而，他轻易就察觉到了提尔其实也并不确定玛里苟斯和他的同伴能否阻止迦拉克隆毁灭艾泽拉斯。

“召集你的朋友，玛里苟斯。他们都信任你。带他们来这里。我会在这里等着……”

一个警钟般的咆哮从东方传来。那是如雷霆一般，只可能属于迦拉克隆的咆哮。

提尔转向吼声的方向。玛里苟斯的目光越过他，也望向同一个地区。而就在这时，提尔的斗篷被风鼓动，露出了某件让卡雷在意，也只有卡雷能够辨识的东西。

银丝编成的腰带上所饰的，正是那件法器。

而就在卡雷看到这些的时候，天地忽然倒悬，构成世界的元素分崩离析，向着四面八方消散。黑暗包覆了他，但片刻之后那些元素又再度汇聚，展现出一处新的场景。

龙群遍布天空。数不胜数的他们正在一同向着前方的地平线咆哮。就在卡雷试图搞清状况的时候，玛里苟斯也加入了这些看起来像是在挑战空气的始祖龙。

下一刻，天空回应了他们。

从视线所不及之处，迦拉克隆回应了他们。

卡雷暗骂一声。不知为何，他——或者应该说是玛里苟斯——最终还是加入了塔隆妮克西娅的队伍，参与了这场亡命的冲锋。

第15章

吉安娜猝然惊醒，从一堆陈旧的书卷中抬起头来。持续的阅读让她在不知不觉间睡了过去。这位大法师看到了眼前书页上的水渍，于是带着些许恼怒挥手扫过。

书页瞬间恢复干燥，就好像从没受损一般。

又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她伸出手指指向墙边堆满典籍和卷轴的书架，桌上杂乱的书卷便自动飞回了原先存放的位置。

一些不属于她的思绪突然涌进脑海。这是其他法师们从四处发来的消息，有的是在寻求她的建议，有的则是在提醒她回到自己的工作上来，不要再继续那些徒劳的任务。吉安娜知道自己的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职责，但她起身之后还是再次走向了堆积魔法藏书的地方。

在她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另一个声音浮现脑海，驱走了其他所有杂音。

吉安娜……快来……

“卡雷？”

再没有任何回应，但她已感觉到了联络发起的位置。这个地点颇有些让她惊讶，不过吉安娜没有犹豫，立即开始了传送术的施法。

法术运行得并不顺利。抵达的位置与目的地偏离了很大一段距离，而且身体还被抬到了离地一步的高度。她重重地摔下，来自脚底的撞击让周身骨骼都为之一震。

无愧于海军上将家族的名号，吉安娜咬牙忍住，然后立即开始了探查。她望着眼前这片夜色中的土地，不禁好奇卡雷为何会在这里呼唤她——在这片叫做龙骨荒野的土地。

然而更加奇怪的是，联络发起的位置并不是龙眠神殿，而是前方那具巨大骷髅的阴影之中。

吉安娜知道那具骸骨就是曾经被唤作迦拉克隆的巨兽，不过她所得悉的所有信息都是来自龙族千万年来流传的神话与传说。在提到迦拉克隆的时候，巨龙们总是习惯把他称之为“诸龙之父”。这解释了为何许多巨龙都喜欢在临终前来到龙骨荒野，或是面朝迦拉克隆，或者干脆就停在这具骷髅的附近。

吉安娜不再多想，将精力集中在卡雷身上。她默默呼唤他的名字，等待他与自己建起精神上的链接。好一会等待无果之后，她开始将呼唤集中于面前这具巨大骸骨的胸腔之中。

依旧没有任何回应，吉安娜忽然开始担心卡雷是否已经受伤昏迷，甚至于更糟——就躺在那具半掩入土的骸骨之中。她禁不住觉得自己应该过去查看一番。

一片薄雾弥漫于这片区域，让大法师无法看清肋骨中的任何东西。她使出法力进行查看，但还是一无所获……

不。刹那之间，吉安娜觉得自己感应到了卡雷。

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传送到了近处。这一次，大法师精确地出现在了既定位置。若隐若现的胸腔将她笼罩。

但四下里，仍旧看不到卡雷存在的迹象。

吉安娜最终喊出了他的名字。但回应她的只有冷风刮过肋骨的呼啸。她早就知道这里是一处荒凉之地，已经提前为自己施加了御寒的法术。所以，此刻这阵穿透脊骨的凉意与天气没有任何关系。但即便如此，大法师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

也就在这时，她觉察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一股模糊的魔法痕迹，让她想起了那件法器的光晕。

魔力的源头是一处深挖至冻土之下的洞穴，而洞口残留的正是卡雷独特的法力痕迹。

吉安娜意识到，这就是卡雷发现法器的地点。他在挖出这件东西之后就遇到了许多麻烦。为什么？

她扭头望向身后，忽然间有种自己并非孤身在此的感觉。尽管看不到任何东西，这位大法师仍无法驱走这种感觉。不过，她还是回到了对洞口的检查工作中来。

除了卡雷的施法痕迹之外，吉安娜还研究了那件远古法器遗留在这片区域的魔力。她越是探及深处，魔力的效果也就变得越强，同时也就越加清楚卡雷

为了带走这件法器费了多少精力。

那个困扰她的问题再度出现。“为什么？”

身边的光线越来越暗。吉安娜创造出一颗袖珍的金色光球并驱动它飞入洞中，好让自己看清坑洞里的所有东西。

她有些恼火地叹了口气，然后再次张望了一圈，希望能看到卡雷，或者别的什么人影。吉安娜现在明白了自己是被引诱到此的，但这究竟是一个陷阱，还是出于其他完全不同的目的，她也无从得知。迄今为止，她还没有嗅到危险的气息，但她也找不到让自己继续留下来的理由。

她的光球毫无征兆地改变了颜色，从原本的金光变成了深邃的幽蓝。然后在这片蓝光中，吉安娜看到了某件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这不是什么物理上的实体，而是一股力量，一股与曾经掩埋在这里的那件法器有着某种莫名联系的力量。

而且，在刚才听到卡雷呼唤的时候，她就正在一堆典籍中试图找出记录这种力量的文字。

这位大法师终于开始理解这件法器的本质了，但这只是让她的担忧更进一步。如果这件东西真的是由她所感应到的那股力量所创造，如果这股力量真的与她对那件法器做出的研究结论暗合——那就说明某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吉安娜再次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她。这一次，她头也不回地迅速放出一个法术。作为回应，她听到了一个轻微的咕噜声。

她转过身，然后发现一名母牦牛人就站在几步之外。

“你是谁？”大法师询问道。

“邦妮可……我的名字是邦妮可。”牦牛人回答道。吉安娜的法术将这只生物锁在了原地。她的手中拿着一只长矛，但吉安娜看得出来她只是随意地站在那里，并没有掷出武器的意思。

“你在这里做什么？”

“打猎。我看到光，还以为是另外的猎人。”

大法师没有找出任何异样，最终放开了困住牦牛人的法术。邦妮可一面呼气一面伸展开双臂，不过整个过程中她都没有松开手里的长矛。

“你可以走了。”吉安娜冷冷地说道，很清楚地表明了她希望看到邦妮可赶快照做。

牦牛人开始转身，同时越过这位施法者望向前面的坑洞。“他也搜寻了那里，那个蓝色的家伙。”

蓝色的家伙？卡雷？吉安娜的大脑飞速运转着。

在大法师开口询问之前，这名猎人突然又补充道：“我觉得，他应该是找到了什么东西。”

这个信息确实为吉安娜带来了些许线索，但它并没能解决任何实质上的问题。她点头表示感谢，渐渐对这名牦牛人失去兴趣。

“我还看到了一些别的事情……在蓝家伙离开后。”

吉安娜盯着她。“你还看到了什么？”

邦妮可有些犹豫。“看到了另一个。全身都被罩住。”

“全身被罩住？是斗篷吗？”邦妮可弯了弯脖子，这应该是相当于人类的点头。大法师再次提起了兴趣，追问道：“你还从这个人身上看出了什么特点？”

“很高，比你高。他也盯着那个洞口。就像你一样。”

这里并没有其他人施法的痕迹，至少吉安娜没有找到。以她的能力而言，不太可能有法师造访此处而不被她注意……除非……

她需要知道更多信息。“那个人还有做过什么吗？”

“有。”邦妮可思索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长矛从一只手递到另一只手。她抬起空出来的那只厚重手掌，开始在空中勾绘些什么。动作完成之后，她又再次不动。

吉安娜想要试着理解邦妮可画出的图案，但她并没能记住牦牛人的全部动作。“再画一次，慢一点。”

当邦妮可开始的时候，大法师施放了一个简单但却实用的法术。牦牛人手掌所在的位置立即开始闪烁银光。但这倒让猎人有些犹豫了。

“请继续，邦妮可。”

牦牛人呼出一口气，照着吉安娜的要求开始舞动手掌。银色的火花跟着她的手掌移动，勾出了整个图形。吉安娜带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观摩了全程，唯一希望的就是邦妮可的记忆能更清晰一点。

接着，牦牛人向后退开。吉安娜将闪光的图案唤到自己面前，片刻的查看之后，她突然明白了什么，苦笑着将图案翻转一圈使其调整为正确的方向。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三个简单但却意味深长的三角形符文，中间包围着一只传统画法的小鸟以及照耀在其头顶的一轮新月。

大法师叹了口气。她曾经见过这个标志，她也记起了是在哪里。

吉安娜把注意力转回到邦妮可身上，问道："你还看到了……"

牦牛人已经不见了。吉安娜眯起眼睛，看到了一串离开骸骨胸腔往外走去的脚印。她早该预料到一名猎人可以悄无声息地移动，但令人惊奇的是邦妮可不仅躲过了大法师的感知，同时还移动得如此迅速。更让吉安娜觉得奇怪的是邦妮可为何要选择不告而别——不过，吉安娜是一名施法者，或许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够成为理由。

吉安娜不再去想那头牦牛人。她需要立即回到自己的藏书房。这一次的线索很可能也只会通向死路，但是从她已经回想起的书页内容来看，这位大法师相信只要穷追下去就一定会有收获。

希望在吉安娜的心中滋生开来，她默默向很可能仍在这片区域狩猎的邦妮可道了声感谢，接着开始施放折返的法术。

但如果这位大法师能够再看一眼牦牛人刚才所在的位置，她就会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任何足迹。

* * *

聚集而来的始祖龙已经超出了卡雷记忆中的规模。他们的数量令人惊愕。通过玛里苟斯的双眼，卡雷看到了许多从未听闻过的始祖龙族群。甚至于就连玛里苟斯，也有几分为这些环绕在他身边的军团感到敬畏。不过卡雷很快便明白到，他的宿主来到这里只是因为提尔请求他这样，而非出自自愿。

玛里苟斯的同伴们也同样在场，只不过被分散在了龙群中的不同区域。就连伊瑟拉也出现了，她正和阿莱克丝塔萨一起，待在一处布满洞穴的狭长沟壑中。玛里苟斯时常都会分神想到伊瑟拉。提尔以这五头始祖龙为核心计划了某些事情，而伊瑟拉似乎就是其中最不确定的因素。玛里苟斯对伊瑟拉的关心让卡雷有些茫然，一时间难以想透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计划。

就目前来说，卡雷了解到的是其余四头始祖龙都相信伊瑟拉隐瞒了某些秘密——某些就连阿莱克丝塔萨也无从得知的秘密。在他们找到伊瑟拉并要求她一同参战的时候，她答应得太过爽快了，就仿佛是渴望着离开那片区域一般。这使得玛里苟斯莫名紧张，总在担心这头浅黄色的雌龙会在最紧要的关头突然因为她所隐瞒的事情而放弃进攻。

有关提尔的记忆碎片让卡雷略感惊讶：他的宿主仍然是小团体中唯一知道那个斗篷人影的存在。提尔希望借玛里苟斯来完成计划，他认为最好是让其余四头始祖龙都相信这是冰蓝色始祖龙想出的计划。卡雷推测个中原因很可能与提尔仍未向玛里苟斯透露的事情有关，整个计划很可能包含了一些卡雷的宿主不会接受的部分。

而丝毫不让他讶异的是，玛里苟斯也在怀疑着同样的事情。

塔隆妮克西娅再度咆哮，让所有始祖龙都跟着向仍在视野之外的迦拉克隆发起挑战。事实上，龙群汇聚在一起的吼声也的确和那头远方的巨兽一样让卡雷感到震撼，甚至于让他开始怀疑，也许到头来塔隆妮克西娅所选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在视线的角落里，玛里苟斯注意到伊瑟拉突然降到了其他所有始祖龙的下方。他立即扑了过去。

她在玛里苟斯靠近的时候抬起了头来，亮出一双眯着的眼睛，让玛里苟斯疑心更甚。

“和龙群待在一起！”他喊道，“我们必须领着大家飞向高处！”

“我只是想休息会儿！太累了！”

伊瑟拉的耐力确实不如其余四头始祖龙，而且在玛里苟斯聚集同伴并且告诉他们自己的计划之后，他们也的确没怎么休息，但这头雄龙仍还是持怀疑态度。幸运的是，阿莱克丝塔萨在这时赶了过来。

“你还好吗？”她不安地询问自己的妹妹。

阿莱克丝塔萨的到来并没有让伊瑟拉高兴多少，她还是摆着一副刚才对付玛里苟斯的臭脸。“只是……很累……”

“直到需要升空之前，我都会在这里陪着你。”阿莱克丝塔萨给玛里苟斯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先行离开。雄龙迅速飞离这对姐妹。这头火红色的雌龙会保持着留一个心眼在伊瑟拉身上。提尔的计划仍旧还是……

嘲讽的吼声持续不断，天空和大地都为之震颤。就连塔隆妮克西娅也因此短暂失去了对龙群的控制。她拼尽全力咆哮了一声，让追随者们都回到自己的位置。

但迦拉克隆仍旧没有想要现身的意思。塔隆妮克西娅笑了起来。“看到没有！他害怕我们！”

玛里苟斯等待的时机就要来临，也就在这时，卡雷完全读到了宿主脑中的计划。高度，这项计划的关键就在于高度。对于迦拉克隆，提尔知道一些其他始祖龙所不知道的事情。越高的地方，空气就越稀薄。这一点就连玛里苟斯都很清楚。但他所不知道是，若是想要持续飞行，迦拉克隆所能承受的极限高度远比其他小型始祖龙更低。胜利的关键就在于把那头怪物引到他难以呼吸的高度，让他不得不剧烈喘息才能将空气填满自己巨大的胸肺。到那个时候——或许也只有那个时候——迦拉克隆将会脆弱不堪。

冰蓝色雄龙飞到了塔隆妮克西娅的身旁。“必须飞高！非常非常高！迦拉克隆不能在高处飞很久！他在高处很难呼吸！”

高傲的雌龙冷哼一声。“滚开！”

“飞到高处！”玛里苟斯继续坚持道，“迦拉克隆在高处很难呼吸！他会头晕！会坠落！”

这一次，塔隆妮克西娅看起来像是在考虑他的提议。玛里苟斯舒了一口气。他和提尔都指望龙群的领袖足够聪明，能够接受并促成这项计划。

只可惜到头来终究成空。塔隆妮克西娅错把玛里苟斯的建议看成了智力上的炫耀，她以为这头雄龙是想让自己低头屈服。塔隆妮克西娅的神情更加坚定起来。

她冲着玛里苟斯大吼一声。同时，她的两名亲信也赶了过来帮忙。

而耐萨里奥和诺兹多姆也不知从哪里窜出，一起加入了玛里苟斯。耐萨里奥发出一声挑战的咆哮，塔隆妮克西娅和她的随从则是齐声回应。在这六头始祖龙的身后，龙群的其他成员都有些犹豫，不确定这场一触即发的对峙是否会演变成整个族群的内战。

“撤退！”诺兹多姆朝着玛里苟斯低声嘶吼道，“撤退！”

耐萨里奥听到了同伴的警告，但他并不打算照做。“不！打败她！我们做老大！我们来领导龙群！”

和诺兹多姆不同，耐萨里奥没有兴致压低声音。他的发言让塔隆妮克西娅暴怒不堪。她喷出一颗电球，但却不是冲着耐萨里奥，而是瞄准了这三头始祖龙的首领，玛里苟斯。

卡雷的宿主立即扭转身躯，但仍然还是被烧伤了其中一只翅膀。与此同时，那些最为忠诚于塔隆妮克西娅的追随者们已经聚了过来。

“撤退！”诺兹多姆再次催促道。

玛里苟斯没有如对手预料的那样下降，而是升到了更高的地方。他的同伴也一言不发地跟了上去，而好几头塔隆妮克西娅的心腹也紧随在后。

但那头雌龙突然怒吼一声，让追击的始祖龙半路停下，退了回来。在玛里苟斯持续上升的过程中，他回头发现龙群已经恢复了阵形。他本期望塔隆妮克西娅和她的心腹会一路追赶上来，然后就很可能会引得整个龙群都升到更高的位置。

玛里苟斯一头冲进云层。稀薄的空气让飞行变得越来越费力。他停住，等待其他两名同伴赶到。

“早告诉过你！”耐萨里奥埋怨道，“你的想法肯定没戏！”

玛里苟斯没有回答。冰蓝色始祖龙默默自责，但卡雷总感觉提尔的计划绝不该如此简单。从卡雷读到的信息来看，宿主的行动并没有任何失误。但卡雷知道，一定还有些事情自己仍未知晓。

“现在怎么办？”诺兹多姆问道。

“在上空跟着！”玛里苟斯告诉他们，“阿莱克丝塔萨！伊瑟拉！她们很快就会过来！”

玛里苟斯的确还是对伊瑟拉有所怀疑，但他相信阿莱克丝塔萨一定会带着自己的妹妹赶来。卡雷看得出来，基于提尔给出的情报，他的宿主还准备了其他计划。玛里苟斯已经确定了塔隆妮克西娅不会听从他的提议，他只能假定自己的五龙小队能够将迦拉克隆引到高空然后从上方发动攻击。

诺兹多姆瞥了一眼下方，咕哝着说道：“他们开始动了。”

在他警告的同时，下方的龙群已经开始向前推进。玛里苟斯仍未看到那对姐妹的踪影，但计划容不得推迟。他必须信任阿莱克丝塔萨能够完成她的工作。

“走！”冰蓝色的雄龙决定不再等待，于云层中跟着塔隆妮克西娅的军团一同移动。为了让所有追随者步调一致，也为了让那些体质较弱的战士也能跟上，塔隆妮克西娅保持着较慢的行军步伐。于是玛里苟斯很快便追上了他们，甚至开始往前超越。

云层在前方开始变厚。玛里苟斯并不担心迦拉克隆藏在其中。无论云层多么宽广、多么浓密，都不可能遮住那头巨兽的身影。

不幸的是，正如卡雷的宿主曾警告塔隆妮克西娅的那样，高空中稀薄的空气已经开始让他的呼吸愈发艰难。他本不想在遭遇迦拉克隆之前升到这个高度，但现在他必须避开塔隆妮克西娅和她的追随者们。

耐萨里奥追上了他。他看起来也是一样，正在艰难地呼吸着。“必须……飞低……一点……”

什么东西突然撞上了耐萨里奥。

这东西飞得如此之快，冲撞之下耐萨里奥没法保持平衡，反向弹了出去。玛里苟斯立即转身，希望自己的帮助不会太迟。

也就是这时他才看清了撞上耐萨里奥的是一头亡灵始祖龙。确实，当它和那头活着的始祖龙缠斗在一起的时候——即便在如此稀薄的空气中——恶臭也迅速扩散开来。

让玛里苟斯感到奇怪的是，这头亡灵看起来完全没有想要和耐萨里奥作战的意思。卡雷和他的宿主都开始理解到，这具行动的尸体并不打算攻击耐萨里奥，它只是单纯的在云层中撞到了敌人而已。

事实确也如此，比起战斗，这头行动的尸体显然更倾向于立即逃走。它缓缓盘旋一圈，然后找准了来时的路开始折返……或者说——打算折返，只可惜耐萨里奥利用了它的失策，从背后直接撕裂了它的颈项，接着扯断了它的双翼以及强壮的后腿。

炭灰色的始祖龙愉悦地看着被肢解的身体一块块落下。而玛里苟斯和诺兹多姆则再次加入到他身旁。

“愚蠢的东西！”耐萨里奥嘲笑道，“脑袋都坏掉了！已经不知道怎么战斗了！”

“奇怪……”诺兹多姆喃喃自语。

玛里苟斯和卡雷都非常赞同诺兹多姆简洁的评论。玛里苟斯望着这头亡灵在被撕裂之前打算逃走的方向，心中满是不安。

“跟着！”他嘶吼道。

玛里苟斯迅速而又谨慎地继续爬升，无视了心中想要降到低处呼吸浓厚空气的渴望。这头始祖龙是如此紧张，以至卡雷根本无法读出他在担心什么。

接着，当他们来到云层中一处狭小的裂隙时，玛里苟斯所惧怕的事情终于清楚地展现给了卡雷。

天空中堆满了亡灵。它们持续地在原地盘旋，就好像腐败的大脑中只剩下了这个欲望。它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有的绕着大圈，有的绕着小圈。其中一头已经靠到了玛里苟斯身边，但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耐萨里奥和诺兹多姆追上了玛里苟斯，然后就连炭灰色的雄龙也大感吃惊。“这么多，几乎和龙群一样多！”

在这之前龙群就已经发现了好几头亡灵，但是出于打败迦拉克隆的热切希望，活着的始祖龙们并没有对此太过在意，就连玛里苟斯也是如此。如今，这个疏忽已经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它们只是转圈？”诺兹多姆问道。

卡雷已经想到了原因，玛里苟斯也是一样。“它们在等待……等我们。等我们全部到齐。”

“他们在等？”耐萨里奥摇了摇头，“它们不聪明！不会想这么多！”

玛里苟斯点点头。这些亡灵始祖龙并不具备真正的意识，显然是有什么东西在操控着它们。“是的，它们不聪明。但迦拉克隆很聪明，很会算计……他，非常精于算计。”

结结巴巴的描述让人倍感着急，但卡雷看得出其余两头始祖龙已经领会了玛里苟斯想要表达的意思。而对于卡雷来说，他同时感受了宿主心中的惊叹与恐惧。

这些亡灵不断盘旋，是为了等待活着的始祖龙从下方经过。计划这一切的当然不是它们自身——而是迦拉克隆。

和周身的变异一样邪恶的是，这头巨兽似乎已变得可以操控他所杀死的始祖龙。而他正打算使用这些受害者布下天罗地网，将所有敌人一网打尽。

“必须警告大家！”玛里苟斯吼出了自己在稀薄空气下所能使上的最大音量，“必须……”

如若一体，所有亡灵都同时停住盘旋……然后开始下降。

玛里苟斯和卡雷只能在惊骇中无助地看着。他们的发现来得太迟了。

陷阱已然收网。

第16章

玛里苟斯收翼直坠，他和卡雷都很清楚现在去警告龙群已然太迟，但这头始祖龙仍在思考着如何才能避免这场浩劫。思考，但最终无果。

杀戮的场面甚至比玛里苟斯和卡雷原本料想的还要更加惨烈。不死的始祖龙从天而降，分散开来精准地扑向自己的目标，让龙群猝不及防。迦拉克隆操控着所有亡灵，尽管他的身体仍处在远方。

玛里苟斯望向战场前方，震惊地发现塔隆妮克西娅和那些离她最近的追随者们直到此刻都还没有察觉身后的骚动。如同玛里苟斯熟知的那样，塔隆妮克西娅飞行的姿态自信无比。毫无疑问，这头雌龙仍然沉浸在自己的聪明才智之中。在她看来，或许迦拉克隆体形硕大，但始祖龙族群很早就能合力捕食大于自身的猎物。迦拉克隆不过是头很大的猎物，只要所有追随者都能小心地躲开他的巨口，那击败他不过就是早晚的事。是的，捕猎的过程很可能会出现伤亡，但塔隆妮克西娅相当自信她不会是其中一员。而其他的牺牲对于这头自命不凡的金色雌龙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玛里苟斯想要追到能够发出警告的距离之内，不过在这之前，后方越来越大的嘶吼声和咆哮就打断了塔隆妮克西娅的遐想。她满脸不悦地望向后方，正好看到一头和她相同颜色的始祖龙尸体急速攻来。

惊讶之余塔隆妮克西娅还是做出了正确的反应。她立即喷出吐息。闪电光球击穿了那头亡灵枯萎的皮肤，让它的躯体在一阵爆炸声中化作烟火。

塔隆妮克西娅扭动身躯，躲开那些四处飞溅的残体。也就是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庞大军团正处在崩溃边缘。奇怪的是，她的视线穿过混乱的战场，径直望向了正在迅速接近的玛里苟斯。冰冷锐利的目光让卡雷和他的宿主都几乎以为这头雌龙将所有的一切归咎在了玛里苟斯身上。

“当心！”耐萨里奥大吼一声，冲到了老友的前方。两头亡灵自玛里苟斯的上方俯冲降下，正好从炭灰色雄龙挡住的方向攻了过来。耐萨里奥一面畅快地咆哮，一面将其中一头亡灵撕成两半；接着，又朝第二头喷出一口吐息。他所释放的吐息是一股强烈的震荡波，将迎头扑来的敌人当场震成了碎片。

这两头偷袭者以及刚才袭击塔隆妮克西娅的亡灵都已经灰飞烟灭，但玛里苟斯注意到天空中仍然到处都是不死始祖龙。出其不意的伏击让它们占尽上风。然而不管卡雷还是他的宿主，都注意到迦拉克隆似乎已经放弃了具体动作的操控。如今这些尸体全都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行动——吞噬活龙的本能。

一头褐色的雌龙转向不及，被一头黑色的亡灵龙当场擒住。接着，亡灵龙张口吐息，一片浓厚的绿色烟雾包裹住了雌龙的脑袋和喉咙。她的血肉在尖叫声中干枯崩裂。绝望的哭嚎渐渐减弱，演变成临终的哀鸣。她的脑袋垂向一边，然后最终断裂。但即便如此，那头尸体也没有停止攻击，它亮出牙齿在血流如注的颈脖上扯下一大块仍有余温的鲜肉。

而在玛里苟斯右方的更远处，两头亡灵正在夹击一头火红色的雄龙。雄龙喷出一片火浪，点燃了其中一头亡灵。可惜的是这并没能停住亡灵龙的攻势，它携着满身烈焰撞进雄龙怀中；而另一头亡灵则趁机从背后咬住了火红龙的脖子。

玛里苟斯使出最快速度想要去赶去帮忙，但是在他赶到之前，火势已经越燃越盛，把活着的始祖龙和两名敌人都裹在其中。很快，那头雄龙就在火焰中殒命。

玛里苟斯对自己的失败感到怒不可遏，不顾后果地加入战局。他呼出寒霜，将抱成一团的三名目标全都覆盖其中，期盼着那头雄龙仍有一线生机。

他莽撞的攻击只是浇灭了正在吞噬亡灵的火焰，让那两具尸体都转向自己。卡雷的宿主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当最近的那头敌人张开枯槁大口扑来的时候，他迅速爬升，然后伸出后腿撕扯目标的翅膀。干枯、焦灼的翅膀很轻易便被扯断，那头亡灵还没来得及喷出剧毒吐息，就整个掉了下去。

当第二头亡灵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玛里苟斯身上的时候，火红色雄龙的遗体也随之掉落。不过，在它做出任何行动之前，一个熟悉的身影就从后方悄然接近，将它大卸八块。诺兹多姆朝着玛里苟斯简短地点头，然后便再次移动继续搜寻其他目标。

卡雷很清楚自己的宿主可以轻易解决第二头亡灵，但诺兹多姆的偷袭为玛里苟斯节省了不少时间，以便让他赶去处理更加重要的事情。玛里苟斯继续降低高度，来到塔隆妮克西娅的身旁。

当他靠近的时候，这头雌龙正停在空中，一口接一口地喷出闪电。“必须小心！”玛里苟斯咆哮道，“这是迦拉克隆干的！迦拉克隆算计了龙群！”

塔隆妮克西娅又是一口吐息，将一具尸体轰得支离破碎，但即便在如此紧张的关头，她也还是抽空冷笑了一声。“无所谓！”她宣称道，“不管怎样，他都会死！”

卡雷从未想象过“彻底疯狂”的始祖龙是何模样，但如果要他形容眼前这头可怕的雌龙，他唯一能想到的便是这四个字。而玛里苟斯的观点也是一样。塔隆妮克西娅已经被臆想中的胜利完全蒙蔽。亡灵龙的伏击在她看来只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小小阻碍。

就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塔隆妮克西娅完全无视了玛里苟斯，转身扑向另一头亡灵。这头亡灵刚刚咬穿了一头瘦弱雄龙的喉咙，但它在塔隆妮克西娅面前却丝毫没有还手之力。体形硕大的雌龙首先撕掉了它的双翼，接着又张嘴咬住它的下颚，将整个头颅从脖子处扯断。她看起来几乎是陶醉在自己漂亮的连击之中，但是在玛里苟斯看来，除了最初的一击之外，其余都只是在浪费时间。

挫败之余，玛里苟斯开始寻找耐萨里奥，但视线之中所发现的却是伊瑟拉正在横穿战场。卡雷当场就明白了她的用意，而玛里苟斯却稍微花了点时间才反应过来：伊瑟拉正在朝着迦拉克隆的方向飞去。

玛里苟斯更觉恼怒地嘶吼一声，加速跟了过去。周围并没有看到阿莱克丝塔萨的身影，但卡雷和玛里苟斯都知道伊瑟拉绝不会在姐姐深陷险境时离开。而且，事实上如果孱弱的伊瑟拉真的待在阿莱克丝塔萨身旁，这头火红雌龙说不定反而会因为分心照顾妹妹而更加危险。然而不幸的是，这也说明阿莱克丝塔萨并不知道自己的同巢姐妹在盘算着什么。

伊瑟拉仍然想要与迦拉克隆谋求和平。

玛里苟斯心中理性的一面告诉他，应该任伊瑟拉去面对她自己所选择的命运，但对于友情的忠诚让他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这个想法。双翼奋力扇动，让他与那头娇小雌龙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但玛里苟斯知道自己仍不够快。迦拉克隆很显然就在附近，而且仍在继续接近之中。他必须确定自己的造物完成了本职的工作。这场骚乱已经造成了不少伤亡，但仍还有更多活着的始祖龙可供迦拉克隆饱餐。

而这，就是伊瑟拉想要晓之以理的怪物。

卡雷催促着自己的宿主，尽管玛里苟斯其实完全听不到他的声音，而且也早已使出了最快速度。在他们前方，伊瑟拉被一座小山丘遮住了身影，当玛里苟斯也抵达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却发现四处都没了伊瑟拉的踪迹。

这头雄龙不知所措地停下，接下来才看到伊瑟拉正掠过另一处低矮的山丘。他舒了口气，但同时也担心着伊瑟拉已经离她的目标不远，然后即将落得与寇洛斯同样的下场。玛里苟斯再度疾飞，但此时他已经被甩开了好一段距离。

让他和卡雷都俱感意外的是，迦拉克隆始终没有出现。一方面来说这是个极好的消息，但另一方面这也让玛里苟斯深感不安。他知道，那头巨龙绝不可能在这个时刻放弃自己的全盘计划。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迦拉克隆仍未现身，这都不会持续太久。玛里苟斯始终落在伊瑟拉身后，一时难以追上，于是他壮起胆子吼了一声她的名字。

然而，就在这一声出口之时，前方的地表突然开始崩裂喷发。可这里并非火山，所能看到的地方都只有崎岖不平的岩地……

和之前一样，卡雷立即看出了缘由，而年轻的玛里苟斯在一会之后才明白过来。这一带的崎岖地势并非天然形成：迦拉克隆就在下方——无疑是从远处的某个洞穴掘地至此，在地表之下隐匿身躯，静待时机。

如今，时机已然成熟。

扭曲的巨兽破土而出，让数之不尽的岩石泥土漫天飞溅。玛里苟斯看着迦拉克隆，惊愕更甚之前：他的体型又大了一圈，也变得更为畸形。他的整个身躯都覆满了增生，一些还只是凸起的肿瘤，另一些则已经成形。成形的肢体不住抽搐。周身的眼睛从四面八方观察着世界，但其中绝大多数都瞄住了眼前这头挡在迦拉克隆面前的小小身影。

不过，就在迦拉克隆咬向这头浅黄色雌龙的时候，另一头光洁的火红色雌龙突然从上方冲出，抓起伊瑟拉然后立刻飞到一旁。阿莱克丝塔萨竭尽全力，带着自己的妹妹越来越远地飞离迦拉克隆。

巨兽立即追向这对姐妹，从而让更多的岩石和泥土从身躯上抖落。玛里苟斯和卡雷都很清楚，只要塔隆妮克西娅和其余始祖龙在战斗的间隙稍微注意一下周遭动静，他们就一定会看到迦拉克隆爬升的过程。很明显，迦拉克隆原本计划的是出其不意地将所有始祖龙一网打尽，但此时此刻，他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伊瑟拉自杀式的行动吸引了过去。

迦拉克隆振翅起飞，碎石如山崩般持续掉落。原本只是浅浅坑洞的地表，如今已被撕裂成宽阔的山谷。

玛里苟斯陷入了两难。伊瑟拉和阿莱克丝塔萨正在亡命逃窜，但这也是一个拯救其他始祖龙的绝佳机会。又一次，理智和忠诚被摆在天平的两端。

一边是出生入死的朋友，一边是整个族群的命运。最终，理智占据了上风。

玛里苟斯决然转身。然后便看到耐萨里奥和诺兹多姆正在朝他飞来。当他们靠近的时候，耐萨里奥满脸困惑，而诺兹多姆则像是若有所思。

“那些死龙！”玛里苟斯喊道，“必须赶快消灭它们！现在！”

凡是涉及战斗的事情，耐萨里奥都绝不会拒绝。而诺兹多姆思索了一番，然后答道：“是的。必须赶快。”

玛里苟斯带着他们折返回去。卡雷感觉自己几乎就要被宿主脑中不断滚过的思绪湮没。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拜服于玛里苟斯的计算与谋划能力。在三头始祖龙抵达混乱的战场之前，玛里苟斯就已经否定掉了六七种可能的计划，他做出了最终选择，并且确信这就是自己所能想出的最佳方案。

冰蓝色雄龙的视线迅速扫过战场，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已经没有任何可见的迹象表明迦拉克隆还在操控尸体。亡灵们都只是在卡雷所熟知的那种残酷本能的驱使下行动。它们各自为战，甚至比玛里苟斯先前离开的时候还要更加杂乱无章。

“来！”他对着两名战友吼道，“飞高！带着其他龙飞进云层！”

他们领命飞走，玛里苟斯则转身冲向一头雄龙。玛里苟斯一击刺穿缠住雄龙的亡灵龙，被解救出来的雄龙便得以加入队伍，和他一起继续解救第三、第四头始祖龙。

玛里苟斯呼喊道：“告诉大家，飞高！飞到云里，云里最高的地方！然后往北拍十下翅膀！再下降！”

于是，跟在他身边的始祖龙们便各奔一处，去高声传播他的意思。不一会，所有活着的始祖龙就都开始往上飞向云层。饥饿的亡灵们也跟着往上追赶，并且抓住了好几头企图逃脱的始祖龙。玛里苟斯看在眼里，却束手无策，只能祈祷他们的牺牲能换得其余始祖龙安全抵达云层。

战场中，仍然还有一些始祖龙没有遵从玛里苟斯的安排。远处，塔隆妮克西娅犹豫了。尽管十万火急，那些最忠诚的追随者们也仍在等待她做出决断。在她的视线中，一头始祖龙越飞越近，并且扬起一只翅膀指向天空，明显是想要群龙之首接受玛里苟斯的提议。塔隆妮克西娅再次观察了一番战场，然后大吼着发布了她的命令，带着余下的防御者们也向上爬升。

至此，战场中就再也没有他能做的事情，于是玛里苟斯也一头冲进云层。他观察了一下第一批始祖龙的路线，确认到自己的估算基本正确。卡雷也没有找出什么明显问题，尽管玛里苟斯估算的距离并非绝对完美。

又一头活着的始祖龙振翅飞越玛里苟斯。这头雄龙继续拍了三下翅膀，然后便开始下降。而玛里苟斯在完成自己的十次计数之后，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冲出云层的时候，卡雷的宿主看到许多始祖龙都在这一过程中幸存了下来。有几头亡灵一路穷追，但是在耐萨里奥的带领下，龙群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它们。这并非玛里苟斯计划的一部分，不过耐萨里奥的见机行事并无坏处，反而让整个行动的成功率又增加了许多。

和云层底部拉开足够距离之后，玛里苟斯长啸了一声，几乎吸引了所有在场始祖龙的注意。他没有说话，只是张口对准云层。然后，他迅速扫了一眼龙群，满意地发现所有始祖龙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又有一头始祖龙破云而出，但是这一头枯瘦得就如骷髅一般，空虚的双眼只剩下了无法填满的饥饿。

玛里苟斯瞄准亡灵的翅膀，全力呼出吐息。和他期望的一样，凝固的双翼让这头袭击者迅速坠落。

其余的始祖龙也都有样学样，在亡灵出现的瞬间立即发动攻击。玛里苟斯将迦拉克隆的计划转变成了己方的优势。失去迦拉克隆的操控，这些亡灵就只能在本能的驱使下行动，这意味着它们理解不了什么叫做陷阱，什么叫做守株待兔。它们跟着自己的猎物窜入云层，然后又跟着窜出，只是稍慢那么一点而已。

但就是这一点时间，便足以让上方活着的始祖龙做好准备，进行狩猎亡灵的伏击。防御者们使出看家本领，全力呼出自己的吐息。沙暴、水柱、火浪，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攻击都招呼在了干枯、消瘦的敌人身上。

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些亡灵在遭受重创之后仍能挣扎着发起攻击。但耐萨里奥早有准备，他领着那些刚刚脱离云层的始祖龙转回头来贴身肉搏。玛里苟斯一面把这些看在眼里，一面向另一头亡灵发动进攻。这头冰蓝色的雄龙首先对准敌人的头部喷出吐息，然后赶在目标恢复行动能力之前，一口咬穿了它的喉咙。

当玛里苟斯吐出敌人残体的时候，吞食同类的念头几乎填满了他的脑海。玛里苟斯很快便把这股潜藏心底的欲望压制了回去。卡雷感觉得出来自己的宿主有多煎熬，同时也知道如果再任由这种情况拖上更久的话，这头始祖龙的理智很可能就会完全丧失。

胜利的吼声在幸存者中爆发开来。塔隆妮克西娅便是其中最为大声的一个，就好像这场胜利是由她带来的一般。玛里苟斯冷哼了一声，很好奇他们为何还搞不清楚状况。刚才的战斗只不过赢得了片刻的喘息之机，还远远没有到庆祝的时候。而且，这还是伊瑟拉的鲁莽行动所换来……

卡雷的宿主突然悲鸣一声。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很可能俱已牺牲，这让玛里苟斯沉浸在哀恸之中。他知道那对姐妹若是知情，也一定会赞同他的决

定，但心中的自责丝毫没有减退半分。

诺兹多姆飞到他的面前。“好计划！迅速，而且有效！”但这头雄龙转瞬又低落了起来。“但塔隆妮克西娅声称，胜利是属于她的！”

玛里苟斯大感震惊，诺兹多姆转述的申明倒是其次，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很多始祖龙竟然相信了这个说法。越来越多的始祖龙聚集到塔隆妮克西娅身旁，玛里苟斯难以置信地发现，这头金色雌龙鲁莽而浩的大军团即将再次成形。

“不！”他飞到塔隆妮克西娅的面前，大声吼道，“不！这不对……”

带着轻蔑的眼神，塔隆妮克西娅深吸了一口气。

玛里苟斯看出了她的意图，立即做出回避，但闪电球还是狠狠击中了他。整个身躯都开始抽搐起来，卡雷和他的宿主一同承受着难以置信的痛苦。眼前一片黑暗，但卡雷知道这并不是那种让他在现实与幻境中切换的黑暗。和玛里苟斯一样，卡雷的意识也已经模糊，他知道自己正在坠落，但却什么也做不了。

突然间一副利爪刺进了他的后腿。这份痛苦和闪电球的冲击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却让卡雷和宿主的精神集中到了一点。他们的意识逐渐清醒过来，同时感觉到了下降的速度正在减缓。

睁眼之后，他们看到了耐萨里奥，而并非预料中的诺兹多姆。这头炭灰色雄龙没有了刚才的愉悦，他目光如炬、满脸怒火，一时间竟让卡雷觉得已经有了几分死亡之翼的风范，甚至于玛里苟斯也因此感到了些许不安。

“恶毒的母龙！”耐萨里奥咆哮道，“看着！我会让她付出代价！”

“不……”玛里苟斯用沙哑的嗓音制止他道，“不能……不能内斗！我们得……活下去……”

塔隆妮克西娅的吼声打断了玛里苟斯。当卡雷的宿主拍打着翅膀试图恢复平衡的时候，耐萨里奥小心地松开了他。两头雄龙一起抬头仰望，卡雷借机观察，发现龙群的数量已经比之前减少了四分之一。玛里苟斯也注意到了同样的事情。他必须想出办法同塔隆妮克西娅暂时合作，只有这样龙群才有一线生机，才能……

迦拉克隆的咆哮响彻天际。

塔隆妮克西娅也张口回应，但是在卡雷和玛里苟斯看来，她的声音实在是相形见绌。雌龙再次咆哮，这一次她身后的龙群也都参与了进来。他们的怒吼交织在一起，虽不如迦拉克隆那样撼动天宇，却也算得上是气势如虹。

在巨兽吼声传来的方向，天地交汇的线条开始向上凸起。凸起的幅度越来越高，直到终于和地面分离。于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始祖龙身形呈现了出来。

迦拉克隆又一次发出挑战的咆哮。聚集成堆的龙群也同样回应。

“不能……”

没等玛里苟斯说完，幻境就扭成一团。卡雷大感意外，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这只会跳过很短一段时间。

当视线再度恢复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处在战场边缘，目睹着龙群与迦拉克隆的激战。

那头庞然巨兽正悬停半空，围攻他的始祖龙相形之下就如同虫豸一般。但龙群的数量如此之多，一波接着一波从四面八方发起进攻，攻势的猛烈与密集程度都让卡雷触目惊心。巨兽周身各处都被留下了酸液腐蚀与火焰烧灼的痕迹，而且许多畸形的肢体都被硬生生扯了下来。透过玛里苟斯的双眼，卡雷看到一头黑褐色的雌龙奋勇上前，张口咬住一条增生的后腿。她咬透血肉与骨骼，一把将其扯断，然后迅速撤离，只留下一个血淋淋的伤口。

塔隆妮克西娅和她的亲卫们正在合力攻击迦拉克隆的头部，逼得这头巨兽只能紧闭双眼。金色的雌龙释放出一颗巨大的电球，在巨兽的眼睑上留下一片黑色的焦痕。

卡雷看得目瞪口呆。迦拉克隆完了！这里就是这头巨兽的葬身之地。

不对！卡雷反应了过来。这里并不是龙骨荒野，并不是诸龙之父骸骨所在的位置！到底发生了……

直到这时，他才注意到尽管非常靠近战场，玛里苟斯却没有加入其中。而诺兹多姆和耐萨里奥也是一样。这三头雄龙的踌躇让卡雷把心思从眼前的战场中收了回来，开始探寻玛里苟斯的脑海。

在宿主思维的指引下，卡雷才明白过来他原本认为近在眼前的胜利其实什么都不是。所有的伤害、所有的伤口，都没有让那头巨兽的行动迟缓半分。龙群的攻击除了让迦拉克隆感到厌烦之外，什么也没能造成。卡雷第一眼观察时觉得始祖龙们相形之下有如虫豸的感觉反而更接近事实。

“那么？”耐萨里奥开口了，他永远是最不耐烦的那个。

“眼睛。”玛里苟斯喃喃自语，然后又对着诺兹多姆重复了一遍，“那些眼睛……”

“是的，那些眼睛……”褐色的始祖龙表示同意。

卡雷原本以为他们是打算攻击迦拉克隆首要的两只巨眼，但玛里苟斯脑海中的紧张感让他意识到这三头雄龙讨论的事情肯定不是这么简单。他并不是每次都能及时领会宿主的意图，于是他开始仔细观察玛里苟斯的视线。然后，他得到了想要的信息。

他的宿主所在意的并不是迦拉克隆原本的眼珠，而是其他那些增生眼球。借着三头雄龙所在的有利位置，卡雷观察到那些眼球就像疯了一样一会向上，一会向下，一会又突然反转。

如果不是玛里苟斯已经指明了要点，卡雷很可能不会一直观察，也就不会看到事情的真相。事实上，巨兽身上的每一颗眼珠，都盯住了一件东西，死死地盯着这件东西。

每一颗眼珠，都各自盯上了一头始祖龙。迦拉克隆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他只是在静待时机。

第17章

刚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吉安娜就感觉到有人正在找她。不幸的是来的并非旁人，正是大法师茉德拉。茉德拉是吉安娜最为欣赏和敬佩的法师之一。她的资历远比吉安娜更老，早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她就已经加入了六人议会。而许多时候，吉安娜也乐于向这位大法师请教各方面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吉安娜却不想被茉德拉发现。她集中精神使出一个法术，隐去了自己的身形。

“大法师？”那位女性在房门外唤道。茉德拉亲身来到这里，说明她必然已经尝试过用法术定位吉安娜，而且未能如愿。吉安娜并没有就自己离开达拉然一事发布通告，但是作为领袖，她本来至少应该告知六人议会的其他成员。茉德拉有充分的理由找她，但即便如此，吉安娜也还是没有打算现身……至少不会主动现身。

“大法师？”茉德拉更加坚定地重复道，“请原谅，你在里面吗？”

吉安娜知道，在没有得到回应之前，这位年长的女性绝不会轻易离开。片刻之后，她便感觉到了对方正在门外施放法术。吉安娜背靠着门口的墙壁，屏息静气地看着一个透明的身影在她面前成形。

“吉安娜？”透明的身影被填上色彩，显出了茉德拉的形象。她那满头的银发被扎在脑后，年纪要比如今的达拉然领袖大上许多，但风采却丝毫不逊。这个身影环视一圈，显然是在寻找房间的主人。“恕我冒昧。我真的有事需要见你。”

茉德拉竟然不请自入——尽管只是以影像的方式，这说明的确有什么紧急的状况发生了。吉安娜不打算苛责她，但是正如她之前打算的那样，等这阵子忙完，就一定得好好加强一下守护这个房间的符咒。茉德拉显然要比吉安娜原本所想的更为强大，现在的符咒完全阻碍不到她。

这位法师皱起眉头。她缓缓转动身躯，然后突然间在正对吉安娜藏身之处的时候停了下来。

但是，就在吉安娜以为茉德拉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时候，这位年长的施法者又带着和刚才一样微妙的眼神转向了另一处地方。

“她去了哪儿呢？”茉德拉似有所思，喃喃自语，“在这样的关头，她跑去哪儿了呢？”

最后的这句话差点就让吉安娜现出身来，但卡雷憔悴的面容浮现脑海，最终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吉安娜不再彷徨，尽管她也知道，这是理智屈服于了情感。

茉德拉鬼魅般的身影忽然转头，就像是正在与某个看不见的人交流。“好的。”年长的法师沉声说道，“我马上过来。我们必须得采取其他行动方案了。”

茉德拉转回前方，看了看空荡荡的房间，然后抬起一只手臂开始在半空中书写起来，闪光的字符在她面前渐渐成形。

请在回来后立刻与我联系……非常紧急……

茉德拉留下飘浮的文字，最后张望了一圈，目光短暂地扫过吉安娜，然后身影便开始消散。

又等了一会，在确认茉德拉的所有气息都全部消散之后，吉安娜才长舒一口气显出身形。她盯着飘浮的信息，暗自发誓一旦卡雷的事情得到解决，就会立即与茉德拉联络，搞清楚她所为何事。

吉安娜回到藏书之中，抽出了一本她所需要的古籍。但事情比这位施法者料想的还要更为麻烦，这本她原本确信能够解开谜题的书卷结果什么实质内容都没有提到。大法师将这本古籍放到一边，然后翻开了另一本印象中与那件法器有所关联的典籍。

很可惜，这本书的内容依然与她的记忆对不上号。她失望地将其放下，看着两本书并排躺在那里。

吉安娜突然明白了什么，伸出双手各按住一本书卷。她集中精神，两只手掌便都泛起白光，并且向着两本古籍蔓延过去。

但是接下来，两本古籍的外围都出现了一圈淡紫色的烟雾，将白光阻挡在外。吉安娜倒抽了一口气，她说不上自己的直觉从何而来，但这两本书显然都被某种非常古老的魔法守护着。咒语的目的在于隐去某些信息，而这很可能正是这位大法师在找的东西。然而吉安娜也能感觉得到，在时间的洗礼下，法术原本的效果已经不再牢靠。

原本的法术效果已经不再牢靠……吉安娜禁不住猜想这就是自己能否帮助卡雷的关键。那件法器显然是出于某种目的而被制造出来，但是在跨越了如此久远的年代之后，这个最初目的的效果是否已经被削弱了呢？

这两本书本身也让她很感兴趣，书籍编著的时间远远晚于法器诞生的年代，那理当是收录了一些她所需要的确切资料。而附着在书本上的远古法术竟然能洞悉她的意图，更是说明施法者的魔法造诣已然登峰造极。

但到底是谁，不仅有能力追查到这两本古籍……而且还留下了能够维持至今的法术。吉安娜想到了许多可能，比如说高等精灵——但不知为何，这法术又不太像他们的手笔。事实上，这法术给人的感觉甚至比那个高贵种族还要古老得多。

吉安娜眉头紧锁，从古籍上收回双手。白色光芒立即消退了。大法师踌躇地望着自己的藏书，接着释放了一个覆盖更广的同类法术。这一次，白光笼罩了书架上每一行每一列的所有卷轴与典籍。

正如她所担心的那样，每一本藏书都现出了淡紫色的烟雾。

吉安娜立即催动白光往更深处挖掘。探测证实了她的猜想，这个法术包含了感染的能力。如果两件类似的物体摆在一起——在这一次的情况中，就是一本挨着一本的魔法书卷——最初的法术就会蔓延到旁边的目标身上。法术运作得如此成功、如此彻底，再次印证了施法者的精湛技艺。

吉安娜散掉手中的白光，然后开始仔细翻阅面前的其中一本藏书。凭借着出色的记忆力，这位大法师确认了每一行文字都是在其原本的位置。除了与法器有关的资料之外，这个法术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吉安娜没有被吓倒。她曾面对过各种各样晦涩难解、繁复精妙的魔法，但最终都一一解决。没有什么法术能难住她。

更重要的是，卡雷命悬一线。对吉安娜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需要她倾尽全力。

＊＊＊

迦拉克隆仍任由自己处在龙群的重重围攻之下。一头与玛里苟斯相同颜色的雌龙对着巨兽喷出吐息，然后在寒霜融化之前，扯下了一只被冻结的增生后腿。另一头银色的雌龙的吐息在卡雷看来则像是液态的金属一般。蓝色的液体侵蚀着迦拉克隆厚重的鳞片，留下一片几乎相当于两头始祖龙大小的锈斑。而两头墨绿色的雄龙则在用他们远甚于普通始祖龙的粗壮后腿，狠狠攻向巨兽的颈脖。

“没用……”玛里苟斯低吼道，“根本不痛不痒……”

“那些眼睛。”耐萨里奥提议到，“躲开视线，一只接一只弄瞎迦拉克隆的眼睛。”

诺兹多姆冷哼一声，“这么多眼睛。”他抬起一只短小的前臂，回复道。“我们得打上好几天，不会有这么多时间的。”

褐色雄龙的话听来丧气，却正中要害。即便这三头雄龙说服了其他始祖龙一起行动，迦拉克隆也不会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完成进攻。

“必须警告塔隆妮克西娅。”即便是在玛里苟斯说出这话的同时，卡雷也能感觉得到自己的宿主并没有自信。再次尝试说服那头自大雌龙的工作很可能仍然无果。但玛里苟斯已经看不到其他任何的机会……

身旁的诺兹多姆突然发出了一声警告的嘶吼。

遍布周身的增生眼球，都在同一时间半眯了起来。

即便是已经猜到了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玛里苟斯还是立即动身朝塔隆妮克西娅飞去。

他没能飞出多远。迦拉克隆震天的咆哮便让所有始祖龙都静了下来。离得最近的几头攻击者甚至没法保持平衡，和旁边的始祖龙撞在一起翻滚着跌落下去。

迦拉克隆呼出了吐息。整个天空都被一片污浊的薄雾所覆盖，让玛里苟斯下意识地想到了亡灵始祖龙的腐蚀毒雾。卡雷的宿主拼命拍动双翼，想要在迷雾靠近前飞离出去，但一切都已太迟。

迷雾吞没了玛里苟斯。这头始祖龙和寄宿体内的幽灵都已经做好了准备遭受血肉腐蚀的噬骨剧痛。

但预想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强烈的倦意。倦怠深入骨髓，就连卡雷的神志也开始模糊起来。卡雷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缓缓流逝，而且朦朦胧胧中他发现玛里苟斯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

不过这头年轻的始祖龙并没有完全放弃，仍还在本能的驱使下拍动翅膀，最终挣脱了迷雾。那一刻，他和卡雷都感觉神志开始恢复，力量也重新回到体内，那股彻底的萎靡也随之消退。

缓慢的死亡……玛里苟斯试着尽可能简单地形容这种感觉。卡雷所想到的描述要比他复杂得多，但本质上来说两者别无二致。那头巨兽的吐息，可以让

生命缓缓流逝……

玛里苟斯的思维终于完全清醒，他凝神检视前方骇人的现场。塔隆妮克西娅麾下军团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已经被迦拉克隆呼出的漫天迷雾所包裹。那些数之不尽的增生眼球，从一开始就在计算迦拉克隆的敌人是否处在吐息范围之内。

其中一些遭殃的始祖龙已经丧失神志，呆呆地悬停半空；而另一些则在挣扎着想要转身逃脱。还有少部分始祖龙甚至没法维持翅膀的动作便径直坠落下去，宣告了生命的终结。

但即便是在迷雾的核心区域，一些始祖龙也仍保持着大部分行动能力，其中为首的便是塔隆妮克西娅。她一遍又一遍地咆哮，但是从某方面来说，这或许也是想避免被迷雾夺走心智。不过，在玛里苟斯看来，这头雌龙早就已经被另一种病痛所腐蚀：一种毫无理智的绝对疯狂。她没有转身逃离，而是迎上了迦拉克隆，就好像觉得自己拥有匹敌对方的力量一样。

迦拉克隆放声大笑，其声震耳欲聋。他只拍动一下翅膀，就贴到了塔隆妮克西娅面前。

塔隆妮克西娅张口露牙，只不过这一次她所放出的不是咆哮，而是一颗巨大的电球。电球直接命中了迦拉克隆的吻部，但这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甚至没有让他动摇半分。

现在，轮到这头畸形的始祖龙张开巨口——让塔隆妮克西娅看起来就如同苍蝇一般的血盆巨口。阴影吞没了她，这头雌龙无助地想要逃走，但下颚已经合了上来。

巨大而又锋利的牙齿钳住了塔隆妮克西娅。迦拉克隆没打算把她当场嚼碎；相反，他打算娱乐一番。他前后晃了一下脑袋，让口中的猎物遭受到猛烈的震颤。塔隆妮克西娅在齿间狂抓乱咬，甚至还再次吐出一颗电球，但所有努力终究都只是徒劳。她的脑袋很快就垂了下来，翅膀也不再拍动。她仍还活着，只不过奄奄一息。

那些曾经效命于她的始祖龙爱莫能助。维持滞空对他们来说就已经耗尽全力。而且卡雷和他的宿主都很清楚，即便那些始祖龙想要援手，时间也已经太迟。鲜血不断从伤口涌出，塔隆妮克西娅的呼吸愈发微弱。

迦拉克隆停止了震颤。就像是没有花费任何力气一般，他一口将塔隆妮克西娅咬成两截。

仍在抽搐的上半截躯体缓缓坠落到视野之外，只留下一条短暂存在的，由鲜血和其他体液构成的轨迹。迦拉克隆满脸嘲弄地张开下颚，让雌龙余下的半

截残躯也自由坠落。接着，他大笑着拍动双翼，飞到了其他被困在吐息中的始祖龙之间。

迦拉克隆将巨口张到最大，准备享用美餐。

第一批受害者甚至没有反应过来他们的命运，就被巨兽生吞入腹。仅仅一瞬，五头始祖龙便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而迦拉克隆没有停歇，下一刻就又吞下了三头猎物。

“我们还能做什么？”耐萨里奥挫败地吼道。这头雄龙恨不得立刻冲进迷雾，尽管他自己也深知这意味着什么。

玛里苟斯没法苛责老友的鲁莽。惨烈的屠杀就发生在他们面前，而这三头始祖龙谁也想不出可行的方法来阻止这一切——至少不是以自杀的方法。尽管卡雷能够感觉得到，如果牺牲自己可以换来族群延续的话，玛里苟斯一定会毫不犹疑地照做。

但接着玛里苟斯注意到了迷雾之中的某些情况。他向前动身，并说道：“来！”

当另外两头雄龙无言照做的时候，卡雷的心底泛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玛里苟斯冲到迷雾边缘，然后仰头爬升。一阵微弱而恶心的气味扑进鼻腔，几乎立刻就让他感觉思维变慢了。

冰蓝色的雄龙几乎是在以垂直的轨迹飞行，向上飞出好一段距离之后，他才敢再度试着呼吸。玛里苟斯短促地吸了一口空气，然后发现这里已经脱离了迦拉克隆的污秽迷雾。

卡雷的宿主调整到水平方向继续飞了一段，依旧没有闻到那股气味。他飞到了迷雾的上方，处在迷雾的影响之外。

与此同时，其余两头雄龙也来到了他的两侧。迦拉克隆仍在专心地继续进食，并没有注意到头顶的三个渺小身影。而且，即便他注意到了，恐怕也只会一笑而过。几百头始祖龙都已经成了待宰羔羊，三头雄龙又能玩出什么花样？

这也就是玛里苟斯此刻正在思考的问题，就算是占据了高度上的优势，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他凝视着身下骇人的进食场面，眼看着四头始祖龙一瞬间就消失在迦拉克隆口中。

“这里的雾被吹散了。”诺兹多姆分析道，“但下面的散得太慢。”

“有风。”耐萨里奥在空气中嗅了嗅，“但是不够。”

玛里苟斯继续观察着迦拉克隆。这股仅存的微风实际上正是由那头巨兽的双翼引发。风可以吹散迷雾，只不过剩下的始祖龙们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一个古怪的想法在玛里苟斯脑海中浮现，让卡雷也略感惊讶。玛里苟斯回想起他在海边捕猎的场景，只要速度够快，就可以在氧气用尽之前潜得更深捕到更好的猎物。他眯起眼睛盯上了迦拉克隆的头部。

“他的脑袋。”他对着同伴们描述道，“憋住气，狠狠打。”

两头始祖龙心领神会。耐萨里奥咧嘴一笑，诺兹多姆则点了点头。

玛里苟斯满意地看到同伴们已经理解了具体的做法，也有了为此丧命的觉悟。他全力扇动双翼，率先向下俯冲。下方，迦拉克隆的脑袋在视线中迅速放大，就好像也在急着与他见面一般。

卡雷也理解了宿主描述的计划，但他还是没看出这能带来什么好处。不过他除了眼睁睁看着玛里苟斯接近迦拉克隆以外，原本也什么都做不了。

在撞上目标前的最后一刻，玛里苟斯将两条后腿伸到了前方。他把身子尽可能地蜷作一团，甚至连双翼也收拢到身后。透过眼角的余光，玛里苟斯看到耐萨里奥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利用重力带来的惯性，三头始祖龙狠狠击中了迦拉克隆的头部。

玛里苟斯不敢期望这能对目标造成多大伤害，那种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卡雷的宿主所得到的，是他所期望这头巨兽做出的反应。

迦拉克隆的怒火被点燃了。

三头始祖龙的猛烈撞击确实带来了些许疼痛。他们的速度甚至让迦拉克隆稍微偏了一下脑袋，以至没能吞下刚才盯上的两头猎物。虎口逃生的经历让那两头始祖龙哆嗦地恢复了神志，赶忙掉头飞走。

而他们最该感谢的还要数耐萨里奥。这头炭灰色雄龙使出了只有他的族群才具备的蛮力，决然地撞向迦拉克隆。冲击的力道异常迅猛，甚至让那头巨兽一时间迷了方向，为玛里苟斯的计划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功效。

但迦拉克隆很快便恢复了过来。他不再去管那两头逃走的口粮，而是抬头望向发动偷袭的来者。他狂野地扇动双翼，展现出从未有过的暴怒。

正如玛里苟斯所料，此刻这对巨翼引发的飓风远胜之前。围绕在迦拉克隆周围的迷雾很快就被吹散。

附近的始祖龙很快就清醒过来，陆续开始逃走。

迦拉克隆一时间还没注意到自己的美餐正在四散逃窜，他已经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了上方的迷你对手身上。“一群虫豸……”他的每一个字都让那三头雄龙震耳发聩，“送上门的食物……只不过没多少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仅是迦拉克隆，就连玛里苟斯和诺兹多姆都大吃了一惊。耐萨里奥毫无先兆地冲向身下的畸形生物。然后，就在迦拉克隆嘲笑他的时候，炭灰色的雄龙突然改变方向，绕过口鼻，直接攻向巨兽的左眼。

在迦拉克隆庞大的身躯上，只有极少数地方能够被耐萨里奥真正伤到。之前所有攻击都只是激怒了这头巨兽而已。但这一次，炭灰色的雄龙大张其口，怒吼着释放出一股纯粹的力量。

迦拉克隆沉声怒吼，毫无疑问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首次感到真正的疼痛。他在耐萨里奥的攻势下闭上了左眼，接着就好像这仍不足以驱走所有痛感一样，他又闭上了另一只眼。

“飞！快飞走！”玛里苟斯对着所有能听到呼喊的始祖龙大吼，包括耐萨里奥。

“但我们伤到他了！”他的老友坚持道，“我们可以干掉他！”

迦拉克隆睁开了双眼。左边的那只殷红如血，但仍然能和右眼一样视物。两只眼球带着一种卡雷和玛里苟斯都从未见过的暴怒，盯上了耐萨里奥。

吞天巨口迎面咬来，而耐萨里奥只能堪堪躲过。诺兹多姆和玛里苟斯赶忙上前援手，一同瞄准了巨兽脆弱的双眼。迦拉克隆条件反射地埋头向下，让两头袭击者都撞在了厚重坚硬的眉骨之上。

但玛里苟斯本来就没有期望更多，他知道诺兹多姆肯定也怀着同样想法。只要能让迦拉克隆稍稍分心，为耐萨里奥以及玛里苟斯和诺兹多姆争取到逃脱的时间，那就足够了。三头始祖龙在玛里苟斯的带领下一同升上高空，隐进了云幕。

即便是没有听到迦拉克隆的咆哮，他们也知道这头巨兽一定追了上来。三头雄龙对视一眼，默契地各奔一方。

玛里苟斯尽可能地往上升高。稀薄的空气让他渐感乏力，但他希望迦拉克隆的追击也同样会因此变得困难。冰蓝色雄龙相信他的朋友们也会做出同样的

动作。不管怎么说，如果付出的这份努力可以让塔隆妮克西娅军团中的幸存者得以逃脱，那便是值得的。

四周陷入了沉寂。玛里苟斯尽力保持飞行的方向，同时开始检视云层。视线之内看不到任何始祖龙活动的迹象，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

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故之后，保持高空飞行已经让玛里苟斯觉得有些难以承受。卡雷的宿主侧耳倾听，最终一无所获。他开始好奇迦拉克隆是不是已经放弃了追捕。

但无论是否如此，玛里苟斯都必须得降低高度了。他计划先降到能够正常呼吸的高度，然后再做出判断，看是否还能继续下降。

他的心扑通直跳，一方面是因为呼吸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必须时刻提防迦拉克隆。卡雷感同身受，几乎忘记了自己只是幻境中的过客。他想要转向东面，但就像是为了提醒卡雷这副身躯不属于他一般，玛里苟斯转朝南面，然后下降了一小段距离。

冰蓝色始祖龙飞出了云层的掩护。这一片区域空空如也，塔隆妮克西娅的追随者们也不知所踪。

但玛里苟斯和卡雷在意的是，耐萨里奥和诺兹多姆去了哪里？而迦拉克隆，又去了哪里？

突然间有什么东西从背后撞上了玛里苟斯。这东西带着他一起坠向地面，迫使他奋起反抗。

“别挣扎！迦拉克隆在附近！别挣扎！”

玛里苟斯停下了动作。任由自己在对方的引导下飞向一处低矮的山丘。

遥远的上空中，迦拉克隆的咆哮声开始回荡。

一些狭小的洞穴出现在视野中。玛里苟斯被带着进到了其中之一。

一直到身躯被阴影遮住，他们才降落下地。卡雷的宿主将脸扭向那个救了自己一命的神秘来者。“阿莱克丝塔萨……”

火红色的雌龙低声说道：“迦拉克隆听力很好。必须轻声。”

在他做出回答之前，洞穴深处就传来了某些动静。玛里苟斯转头望去，期望着看到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

然而，出现在眼中的却是一张亡灵始祖龙的枯槁面容。

第18章

卡雷和玛里苟斯一样惊惶失措。他和宿主一样立即做出了先发制人的决定。玛里苟斯毫不犹疑地张口吐息……

“不！”伊瑟拉从侧面撞了过来。玛里苟斯的寒霜偏离目标，射进了洞穴深处。

亡灵龙向他扑来……或者说，是想要扑来。它也在试图喷出吐息，但这个时候玛里苟斯已经看到了绑在它嘴上的粗壮藤条。这藤条攀附在附近的岩壁之上，同时还绑住的亡灵的前爪。通常来说，始祖龙是不会使用任何工具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刚刚获得智慧，还没能来得及开发工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其实也不需要什么工具。然而，这个在玛里苟斯看来只能作为食草动物口粮的东西，确实是被伊瑟拉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用法。

在双眼逐渐适应暗处的光线之后，玛里苟斯开始打量起这头活动的尸体。可以看出，它曾经有着和阿莱克丝塔萨同样颜色的闪亮鳞片。

同巢兄弟？

在他说出自己的猜测之前，阿莱克丝塔萨就在近处伏下了身子。“这不是他。活着的时候，我们认识他，但他不是我们的同巢兄弟。”

而伊瑟拉则不打算再去管玛里苟斯，她把注意力转回到那头亡灵身上。她引导着死兽回到原本的位置，一路上喃喃低语。

“上次找到她的时候，她也带着这样一头东西。”阿莱克丝塔萨坦言道，“也是来自我们的族群。她找不到同巢兄弟，就开始帮助其他同族的死龙。”

玛里苟斯一直都没太在意伊瑟拉的种种执著行为，但现在看来，既然这么久的搜寻都仍旧无果，那她们的同巢兄弟很可能早就已经被食腐动物吞掉，或是因风雨地动而被掩埋。又或者他已经成为了亡灵中的一员，但卡雷的宿主觉得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但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释玛里苟斯刚才目睹的景象，更何况这里离塔隆妮克西娅殒命的地点是如此之近。

迦拉克隆的咆哮声再度响起，但这一次听起来像是在越离越远。

“气味。”阿莱克丝塔萨解释道，“死龙会掩盖掉我们的气味。迦拉克隆在这里只能闻到死亡。”

至少这解释了玛里苟斯和卡雷心中最首要的疑问。“但这里为什么会有死龙？”

“呃……其实这跟我有一点关系。”另一个声音说道。

说话的正是提尔。而阿莱克丝塔萨却没有因为神秘人物的出现而表现出任何惊讶，这使得整件事情看起来更显诡异。

提尔仍旧藏身在斗篷与兜帽之下，只是看上去要比先前高出几码，也宽了许多。对此玛里苟斯毫不意外。这位守护者的气场远比他展现出的形象更加高大。卡雷和他的宿主都禁不住觉得，提尔只是为了方便行动而选择了现在的体型。

卡雷依稀记得守护者可以以投影的方式现身。他想要回想更多信息，但现实世界的记忆就仿佛是碎裂了一般彼此剥离，越来越难以建起联系。吉安娜的面容或许便是把所有碎片串联起来的最后希望，但有时候，就连她也会短暂地在脑海中消失。

整理记忆的尝试被一声低吼打断。那具尸体再一次试图发起冲锋，但伊瑟拉挡在了它的面前。她不断地对着这头生物轻声低语，就好像这真的就是她失踪的同巢兄弟。

“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玛里苟斯最终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但正是因为这东西，才能让她，以及她姐姐留在这里。”提尔陈述道，“如此说来，她想要挽救失踪兄弟的执念反倒是带来了好处。我把那造物带到此处原本是出于其他目的，但命运似乎对它做出了另一种安排。”

“逃离迦拉克隆之后，我们发现了它。”阿莱克丝塔萨补充道。“伊瑟拉还想返回去找迦拉克隆。还想跟那个怪物谈和平。”她瞥了自己的妹妹和那头亡灵一眼，“我告诉她，我看到了同巢兄弟。她信了。我们就跟来了这里。”

提尔嘀咕道：“嗯……计划赶不上变化。”两头始祖龙呆呆地竖起脑袋，但他还是没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管怎么说，它救了你们的命。接下来我们该关心就是如何拯救这个世界。”

“耐萨里奥和诺兹多姆……”玛里苟斯有些黯然神伤，“他们没被救下。”

阿莱克丝塔萨大惊失色。她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的妹妹身上，全然忘记了另外两头雄龙。“迦拉克隆！难道他们……”

“我不知道。我们飞进云里，然后各奔一方。我没看到，也没听到任何东西。”

玛里苟斯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就飞出去搜寻失踪的好友。他最终朝着洞口迈开步伐。

“等等。”提尔越过两头始祖龙。他走到光暗交界之处然后停了下来。好一会，这个两足的生物都只是在观察着洞外的景象。

阿莱克丝塔萨趁着这档口向玛里苟斯道出详情：“这家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他说自己叫做提尔，是你的朋友。想要帮忙。”她摇了摇头，“我全信了，什么都没问。”

玛里苟斯很庆幸自己不用再向她解释提尔的身份，这并不是他此刻真正关心的问题。事实上，他仍旧非常担心伊瑟拉和她那可怕的俘虏。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仍对那着尸体轻声言语着什么。

“提尔说随她喜欢。”火红色的雌龙喃喃说道，“但没说多长时间。”

“这不好。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提尔的归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迦拉克隆还没走远，但他正在往西南方飞去。如果不改变方向的话，他很快就会离开这片区域，那时你们就可以去搜寻失踪的同伴了。”

玛里苟斯哼了一声。“会找到他们的。但她怎么办？”

提尔顺着他的目光望向伊瑟拉。“她的心中有些东西，是我们必须得去鼓励，去探索的。我能感受到她将会深远地影响这个世界，即便不是在此刻，也必定会在未来。”

“呵！”就在不久之前，玛里苟斯和其他始祖龙都还是一群只能理解当下的生物。他们好不容易有了“未来”的概念，却发现所谓的未来很可能只是一场绝望的终结。“被迦拉克隆吞掉，这就是未来。”

他的话语并没有如料想中的那样打击到提尔。相反，这位守护者只是庄重地点了点头，然后露出微笑。“看来，我总算是做了次正确的抉择。”

卡雷的宿主不仅困惑，而且有些恼怒。“你到底在说什么！始祖龙们都快死光了！没翅膀的提尔还不好好说话！”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现在的情况。”这位两腿的生灵在面对玛里苟斯的质问时依旧语调冷静，“亦没有人比我更感自责。我本该注意到这一切的。我知道我的同类们都已经对这个世界漠不关心。我本该注意到的……但就连我也分心了。”

就在此刻，那具行尸走肉突然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其中的缘由一目了然——伊瑟拉竟然取下了罩在它嘴上的藤条。不管玛里苟斯还是卡雷，都猜不透她的行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伊瑟拉差一点就害得自己被一口咬穿喉咙。幸好她反应敏捷，才得以险险躲过。

玛里苟斯怒从心起。他绕开伊瑟拉对那头亡灵发起攻击。那东西的手爪仍还被绑着，它只能用滴淌着腐液的尖牙和可怕的吐息来进行防御。玛里苟斯闪到一侧，而这个地方正是那头怪物的攻击死角，它的头没办法转到这个角度。

玛里苟斯刺进它干枯的脖子，轻而易举地将腐肉连同骨头一起扯断。这具尸体的脖子一分两段，整个头颅都掉了下来。

黑色的血液从骇人的伤口中流出，但失去意识的残躯仍还在抽搐扭动。玛里苟斯怒火难熄，继续撕开亡灵的胸腔。终于，这具尸体不再动弹，然后跌倒在地。

卡雷的心智也有些被这股怒意吞噬，尽管并没有他的宿主那么严重。他抗拒着内心中对血肉的渴求，但玛里苟斯却已经被一个朦朦胧胧的声音引起了注意。

冰蓝色的雄龙转向伊瑟拉。雌龙对上了他的目光，然后开始用刚才安抚亡灵的语调对他轻声细语。玛里苟斯冷笑一声，他此刻唯一有兴趣的便是生吞对方。鲜活的生命气息让他更感饥渴。玛里苟斯的意识已经被长久以来压抑心底的欲望所支配，而这一次他究竟能否醒来，就连卡雷也说不出清楚。更糟糕的是，当玛里苟斯冲向伊瑟拉的时候，那头雌龙完全没有躲避的意思。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柔和的声音飘进了玛里苟斯的心头。这声音如梦如幻，温柔地触及这头雄龙心底仅存的理性，并为其鼓励加油。卡雷能够感觉到宿主的饥渴正在消退。理智再一次掌控了身体。

我们是你的朋友，玛里苟斯……

起初，卡雷觉得这声音应该是来自提尔，不仅是其中的那份超凡脱俗，更重要的是，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还有谁能让陷入疯狂的玛里苟斯恢复理智。然而，当声音再度传来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是由一名女性所发出。

这是伊瑟拉的声音。当嗜血的狂怒渐渐退去时，玛里苟斯的视线也恢复了清晰。现在他和卡雷都已经看清了说话的是谁。然而在片刻之前，就连卡雷的

听力也是一片模糊，什么都无法准确分辨。

“这不是你的本意。你一直都在保护我们，你不会伤害我们的。”

透过玛里苟斯的双耳，卡雷注意到伊瑟拉已经可以非常清晰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比起其他始祖龙，她要聪明得多，但同样也冲动得多。卡雷甚至好奇是否正是智力上的进化才导致她的身躯远比其他同族娇小。

玛里苟斯最终点了点头。“我没事了。”

就在此时，提尔有些不悦地越过伊瑟拉，来到玛里苟斯面前。这还是他第一次打断别人对话。“你被咬了。被感染了那种饥饿。”

阿莱克丝塔萨站到了妹妹的身旁。这头年长的雌龙看起来和提尔一样惊愕。伊瑟拉看上去似乎对此很感兴趣，但同时也有些沮丧。

“本可以救下它们的。”淡黄色的雌龙喃喃说道，“它们本不用死在那个洞穴里……”

玛里苟斯和卡雷都记起了那些被塔隆妮克西娅活埋的染病始祖龙。卡雷并不认为那些可怜的家伙能和玛里苟斯一样恢复神志，他们很明显已经病入膏肓。但是，他能够感受到玛里苟斯心中的自责，他的宿主似乎觉得自己本可以帮伊瑟拉一把。

提尔没有去管伊瑟拉，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玛里苟斯。“我见过许多染病的龙。没有一头能够战胜这种饥饿。你被感染多久了？”

“好几次日出。”

提尔的双眼——和始祖龙大相径庭的双眼——眯了起来。“这么久都还没有堕落。说明你的意志相当坚强。”

玛里苟斯直起身子。“不会再发生了。”

雄龙的嗓音中带着一种让卡雷动容的坚定。他能够感觉到宿主的心智已经起了某种变化，而这幕后的功臣恐怕非伊瑟拉莫属。

但提尔似乎并没有被说服。他朝着玛里苟斯伸出手去。掌中泛起白色的光芒。

玛里苟斯本能地后退。阿莱克丝塔萨也在一旁警戒地嘶吼起来。唯独伊瑟拉仍旧神情自若。玛里苟斯亲眼见过提尔在空间中穿行的样子，他很清楚这家

伙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而若是这力量施加到自己身上，他简直不敢想象。冰蓝色雄龙极力克制着反抗的冲动。

“找不到染疫的痕迹。或许是你把它埋在了心中深不见底的地方，又或许你的身体和心智不知何故得到了彻底净化。”提尔回头望向伊瑟拉，“有些力量，似乎远比它表面上的样子更加强大。”

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就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赞美一般。这头娇小的雌龙动身走向亡灵残骸所在的地方。她口里念念有词，然后便开始默哀。这不禁让玛里苟斯回想起阿莱克丝塔萨哀悼同巢兄弟时的情景。

提尔给了她一些时间，然后才开口说道：“在外面，还有一些生命可以被挽救，你失踪的朋友亦在其中。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迦拉克隆也在外面。”阿莱克丝塔萨立即指出，“他飞走了，但他的狩猎不会停止。”

“而这就是我们必须反过来狩猎他的原因。”

玛里苟斯用怀疑的眼神盯着他。“我们猎他？塔隆妮克西娅就想猎迦拉克隆！你去跟塔隆妮克西娅说啊！傻提尔！”

“你说的对，始祖龙。不过，这一次事情会有所不同。”

卡雷的宿主竖起脑袋。“怎么不同？”

提尔将手收回斗篷之内，然后拿出了一件器物。卡雷自不用说，奇怪的是就连玛里苟斯和那对姐妹似乎都明白了“武器”的概念。提尔并没有尖牙和利爪，但始祖龙们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两足生物可以用手上的钝器发起有效的进攻。

而对于卡雷来说，他曾在自己的时代眼见过无数战锤，但即便是其中最强大的那些，也无法与提尔手中所握之物相提并论。卡雷和他的宿主都能感觉到这件东西只是一个投影，和提尔一样，它的真实尺寸也必定相当骇人。

“因为这一次我不会袖手旁观！当最终的战斗来临之时，我将与你们并肩作战。”

他把战锤收回斗篷之内。那件武器并不是被简单地挂在腰间，而是像遁入虚空一般转瞬便消散无形。玛里苟斯看得啧啧称奇，而卡雷则因为另一件事情大惊失色。

紧挨着战锤消失的地方，挂着的就正是那件法器。

卡雷很想透过斗篷再看一眼那件抹杀了他存在的东西，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提尔竟然拿出了那件法器。始祖龙们凝神注视，玛里苟斯和那对姐妹俱是一脸茫然。各种各样的猜测在玛里苟斯脑海里跑过，一枚巨卵，一块岩石，抑或是一块星辰的残片？但自始至终他都没能猜到那个卡雷早已知晓的答案。

提尔举起这件险恶的上古法器——这东西似乎比卡雷印象中的尺寸小了一些——伸向玛里苟斯。

与卡雷记忆中的淡紫色光晕不同，此刻这件法器所闪耀的是一片朦胧的白光……而且光线并未发散，而是如同探灯一般聚拢到一处，照向卡雷宿主所在的位置。玛里苟斯排斥地嘶吼着，但是在他做出行动之前，光芒便突然消失。

提尔转向伊瑟拉和阿莱克丝塔萨。法器再次释出白光。眼见到玛里苟斯并无异样，这对姐妹也就没有试图反抗。

卡雷的胸中憋满了疑问，但玛里苟斯只替他问出了其中一个："你做了什么？"

"试着确保一些未来。"

不出卡雷所料，提尔的回答暧昧不清。如果他能够发声，一定就会顺着这一点继续质问下去。但玛里苟斯的心思与他有些不同，他更为关心的还是此刻的情势。

"我们现在出发。去找幸存者。"

"是的，去找他们……"提尔收回法器，而卡雷只能默默地生着闷气。

迦拉克隆的咆哮声突然逼近，整个洞穴都为之震颤，大量的碎石从头顶上砸落下来。阿莱克丝塔萨迅速扬起翅膀遮住自己的脑袋，挡下了一块致命的岩石。伊瑟拉和玛里苟斯也一样深陷碎石，只是并没有火红雌龙那么凶险。

而提尔就像是没有形体一般，砸到他身上的石块都会穿透身体直接落到地面。不过，他也并没有置身事外。他皱起眉头，领着三头始祖龙从洞口退回。就像是未卜先知一般，片刻之后，成堆的落石就埋满了那里。好消息是他们并没有被活埋，而坏消息则是他们恐怕必须得蜷着身子爬出去了。

而洞穴之外，迦拉克隆仍在倾泻着怒火。

"什么东西把他引回来了！"提尔有些恼怒，"很可能就是你们的朋友！"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迦拉克隆看来是已经做出了留在这片区域的决定。大地震颤不已，洞穴顶上的碎石土渣也被不断震落，幸而他们所在的位置并没有再发生新的垮塌。但在场的所有活物——包括卡雷——都很明白这份好运不会持续太久。

提尔动身走向洞口，但玛里苟斯抢在了他的前面。这头雄龙伸长脖子，将脑袋探到洞穴边缘，刚好足够看清外面的地方。

迦拉克隆恰好就在此刻着陆，为地表带来了新一轮的震颤。这头畸形的始祖龙不停地东张西望，似乎在搜寻着什么东西。卡雷和他的宿主一同注意到迦拉克隆似乎相当愉悦。卡雷曾经在许多掠食者身上看到过同样的表情，这说明那头巨兽打算和他的猎物玩乐一番，不论那猎物究竟是什么。

片刻之后，猎物现身了。玛里苟斯和卡雷都丝毫没有感到意外，来的正是耐萨里奥。

炭灰色的雄龙从迦拉克隆背后发起俯冲。耐萨里奥大喝一声，瞄准了迦拉克隆的后脑勺。冲击的力道打得那头畸形的巨兽一个踉跄，一头扑倒在地。

耐萨里奥桀骜地大笑着，在半空中绕一个圈再次发动进攻。

“他这是自寻死路。”提尔对着身旁的玛里苟斯说道，“我知道他是个莽夫，但没想到他会这样去寻短见。”

迦拉克隆躯干上的好几处增生眼球都一同盯上了耐萨里奥。他耐心地等着。然后，在那头“小”雄龙飞过他所预估的位置时，这头巨兽扭过头来，张口便欲吐息。

一股强劲的沙柱射进了他的喉头。

迦拉克隆措手不及，被呛得一阵咳嗽。这头巨大的始祖龙挣扎着想要把沙砾从喉咙中反呕出来。

另一个稍小一点的身影从高处降下，来到耐萨里奥身后。诺兹多姆得瑟地发出一声嘶吼，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嘲讽。

“完美的配合！”提尔喝彩道，“我选择你们果然是正确的！”

玛里苟斯搞不明白这个两腿的生物在庆祝什么，但卡雷对此深表赞同。毫无疑问，这对始祖龙击倒迦拉克隆所用的战术精妙绝伦。不过，这离完全取胜还是相当遥远。

在某些情感的驱使之下，玛里苟斯从半塌的洞口冲了出来。他的动作实在太快，谁也没来得及制止。阿莱克丝塔萨在身后呼喊他的名字，但他片刻也没有因此停留。卡雷感觉到生死与共的友情已经支配了玛里苟斯，让他没办法选择躲在安全的地方。

扑倒在地之后，迦拉克隆最终吐出了哽在喉头的沙砾。他的呼吸逐渐恢复平静，巨大的头颅再次抬起。

玛里苟斯放出了吐息。和诺兹多姆一样，玛里苟斯也瞄准了巨兽的喉头。

在寒霜出口之前的最后一刻，迦拉克隆察觉到了这名新出现的敌手。然而在转头望向玛里苟斯的过程中，他被击中了一处更加脆弱的地方——那颗被耐萨里奥伤过一次的眼珠。

如果只是寒霜的话，迦拉克隆也许连动作都不会迟缓半分。但旧伤被再次命中使得痛感更甚。这头残暴的始祖龙怒吼着将双眼一同紧闭。当然，这并不会让他就此失去视线。玛里苟斯的身影已经被好几颗增生的眼球牢牢盯死。

但与此同时，一股火浪打在了闭上的巨眼之上。阿莱克斯塔从玛里苟斯背后飞出，口中的烈焰片刻也没有停歇。她的攻击让巨兽原本的双眼无法睁开，同时也将一些盯着玛里苟斯的增生眼球引到了自己身上。

耐萨里奥抓住这个机会，开始攻击那些增生的眼球。他大吼一声飞到近前，然后利落地剜出了两颗眼球。

但这头血性上头的雄龙没有对那些增生的肢体引起足够重视。或许是觉得这些增生只是无用的摆设，耐萨里奥任由自己的尾巴摆到了其中一条肢体的附近。

这条肢体上的爪子突然发力，出其不意地紧紧抓住了耐萨里奥。雄龙想要挣脱，却在不经意间又靠近了另一条肢体。于是，他的其中一条后腿也被抓住了。

迦拉克隆终于睁开了双眼。他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将猎物一口吞下。

玛里苟斯和阿莱克丝塔萨想要像之前那样吸引开他的注意，但迦拉克隆完全无视了他们。两头始祖龙的攻击全都打在了坚硬的鳞片之上，巨兽伸向炭灰色始祖龙的下颚只是因此稍微晃动了一下。

一片阴影笼罩了玛里苟斯，其范围的宽广甚至让他以为身后又出现了一头迦拉克隆。他扭头越过肩膀往回望去，但那东西无比迅捷，一直到它击中迦拉克隆，卡雷和他的宿主都没能看清来的究竟是何物。

在卡雷，或者说玛里苟斯的视线中，一个像是拳头的东西——足足有一头成年始祖龙那么大——从侧面狠狠击中了迦拉克隆的下颚，打得那头巨兽横摔出去。

直到此时，卡雷和他的宿主得以看清，原来那并非什么拳头，而是一柄巨大的战锤。这柄战锤和方才提尔所拿的那把外形一模一样，只是尺寸大了百倍。

在迅速闪过的画面中，卡雷还注意到了一些玛里苟斯错过的事情。他看到了这柄战锤是由一只巨大的手掌所掷出，一只他们非常熟悉，但同样大了百倍的手掌。

战锤朝着原本的位置飞了回去，玛里苟斯则将注意力全都放在了伊瑟拉身上。这头雌龙不顾危险，冲到迦拉克隆暂时不能动弹的下颚旁边。然而和之前有点不一样的是，她并没有对准喉咙，而是朝着迦拉克隆的鼻腔喷出吐息。

迦拉克隆条件反射地呼噜了一声。

握着耐萨里奥的手爪亦随之松动。这头雄龙立即挣脱开来，飞离迦拉克隆。与此同时，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也跟着一起转身逃走。

“快跑！逃去南面！”提尔的呼喊从冰蓝始祖龙视线之外的某个地方传来。他的声音与他庞大的真实体型如出一辙，使得玛里苟斯对于这个命令的震惊更进一层。种种迹象不都表明他们正在赢得胜利吗？

但就在他思考的时候，迦拉克隆已经重新站了起来。

卡雷的宿主飞速逃走。他的所有同伴，包括诺兹多姆，都在朝南的方向上等着他。四下里仍旧看不到提尔。玛里苟斯加快了自己的速度。

迦拉克隆的咆哮在他身后响起。玛里苟斯只得再次加速，以便追上已经开始动身的同伴。

“提尔呢？”玛里苟斯问道。

回应他的是一声雷鸣般的巨响。而没隔多久，那头巨兽又咆哮了一声，但所处的位置似乎更远了一些。

玛里苟斯差点就想停下，但阿莱克丝塔萨摇了摇头。“提尔说往南飞！一直飞！”

他懊恼地服从了这个指令。他并不完全理解那个叫做提尔的家伙，但他知道这个两腿生物远比自己，以及其他所有始祖龙都懂得更多。始祖龙族群击败

迦拉克隆的希望，就全然系于提尔之身。

提尔……正将自己置于险境，来帮助五头始祖龙逃脱。

而卡雷只能绝望地跟着宿主越飞越远。他多么渴望能够立即转身，去往提尔的身旁。他多么渴望能亲口质问提尔，那件法器究竟是何东西；自己究竟要如何才能脱离幻境，安然返回现世。

第19章

吉安娜望着那些让人头疼的藏书。她已试遍了所有的探测法术，但仍旧无果。现在，这位大法师已经开始考虑增强法力的幅度。她有些犹豫，因为这很可能会引起茉德拉或是其他法师的注意。然而，时间每流逝一秒，卡雷的处境都会更凶险一分。

她必须得放手一搏。吉安娜集中精神准备施法，但又突然停住。在其中一个书架的顶上，她看到了一具远古爬兽的颅骨。这是吉安娜从她的前任——罗宁——手中继承的众多奇异事物之一。就此刻来说，这东西本身并没有意义，但它却让吉安娜想到了龙骨荒野的那具巨大骸骨，以及在骸骨胸腔中遇到的邦妮可。牦牛人勾绘那个标记的情形再次在脑海中浮现。也就是在这时，她才注意到了一些反常的事情。那个标记的图案并不常见，但邦妮可却能清楚地记得其中的每一笔每一划。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吉安娜曾以为这是牦牛人专注的天性所致，但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你真的只是头牦牛人吗？”吉安娜遥问远方的邦妮可，“我真不该相信你的出现是个巧合。”

吉安娜在半空中绘出那个标记，然后又将标记翻了一面，从那名猎手的第一视角进行观察。

“我真是个傻子！”大法师脱口而出，然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她轻咬朱唇，祈祷这句话没被任何人听到。在翻转过来的标记中，她已经有了新的发现。

如果身在骸骨之中时能够更专心一些，吉安娜恐怕早就意识到了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当这个标记被翻转过来之后，它便成为一把“钥匙”。

一把可以解开眼前谜题的钥匙。吉安娜将这个标记移动到最初的那本古籍顶上。然后，看着它融进书卷之中。

就仿佛这本书便是锁孔一般，原先包裹着每一本书卷的淡紫色光芒都在同一时间消散无形。

吉安娜立即翻开面前的这本厚重古籍，开始查找记忆中的书页。果然，就在她原先试图搜寻资料的地方，所有记录都重现了。这位大法师小心翼翼地开始阅读。

两者合二为一之后，产生的能量比单独的两个个体之和还要高出许多——它们互相放大了对方的能量。大法师猜测它们很可能还有其他的组合方式，但是在漫长的岁月洗礼之下，其中一些组合的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

吉安娜合上书本。“是的……一定就是这个原因。”

门外传来了他人接近的声音。吉安娜暗骂了一声自己的鲁莽，她早该想到茉德拉一定会安排人手盯在附近。

但吉安娜已经找到了她所需要的东西，现在即便暴露行踪亦是无妨。这位大法师放下书本……然后转瞬消失。

数秒之后，她的身影便出现在了魔枢结界的边缘，在传送过程完成之后，魔法的动荡仍旧还在耳边低鸣。吉安娜有些不悦地发现自己并没有抵达目标地点，这里距离魔枢入口仍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她再次吟唱法咒凭空消失。

吉安娜又出现在了完全相同的地点。

大法师望着魔枢，打算采取另一种策略。这一次，她只是简单地试图窥测魔枢内部的情形。

但这个探测魔法也被魔枢的防御法咒拦了下来。

不久之前，吉安娜就曾经侵入过卡雷的私室。她相信卡雷已经调整了法咒来阻止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看起来他不打算让其他事物进入魔枢——尤其是吉安娜。他不想让自己的麻烦牵扯到她，于是守护符咒的变化也就都在情理之中。

问题在于，吉安娜相信她手上掌握的资料是卡雷摆脱法器困扰的唯一希望。如果他彻底封锁了魔枢，那就无异于是在让自己陷入绝境。

不！我不会让自己失去你！吉安娜祭起另一个法术，让她的魔力完全笼罩了整个魔枢。她正在寻找破绽，无论是多么微小的疏忽，只要让她发现，就可以成为闯入的突破口。不幸的是，她一无所获。

撇开蓝龙一族本身不谈，当世所有活着的生灵里，恐怕都没有几个比得上吉安娜对魔枢守护符咒的了解。吉安娜很清楚这张魔力网络，首先便搜寻了那些核心的交汇点。她并没有找到任何弱点，只是发现了一些反常的变动。如果能搞清楚到底是何改动的，这位大法师就可以调整自己的魔力来进行突入。

然而当吉安娜最终确定那个核心点的时候，发现的事情出乎了她的预料。这些变动并非出自卡雷之手；她曾经在那件法器身上发现的能量，如今已经遍布于整个魔枢的防御网络。

好长一段时间里，这位大法师都呆若木鸡，直到脑海中终于闪出一个念头。她赶忙勾画出那个牦牛人传授给她的标记，并且将画面翻转一圈。然后，如同对那本古书所做的一般，将标记送向最近的那块符咒。

顶着抵抗的推力，她驱使标记融入了这块被篡改的法咒之中。融合完成的时候，法器在这块区域的影响立即随之消散。

吉安娜略感欣慰，继续往里……

那处法咒突然回到了被修复前的样子，闯入者的法力也在重塑过程中被驱赶出来。吉安娜猝不及防，反弹回来的魔力对她的心神造成了猛烈冲击。

大法师喘着粗气跪倒在地，额头上满是冷汗。然而，由这次失败尝试所产生的挫折很快便被好奇取代。她感觉到那件法器并不是在针对她，它只是单纯地修复了这片区域的法咒。它没有恶意，也没有攻击这位大法师的打算。一旦这片区域恢复到先前的状态，法器的运作也就随之停止。

吉安娜站起身来，狡黠地笑了。她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接下来，她将会试探法器的极限……并且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打破它的极限。

心系卡雷的大法师再次勾绘出那个标记，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以及更多，直到面前的空间都被这些飘浮半空的标记所占据。

“让我们看看现在会发生什么。”吉安娜喃喃念道，“看看你有没有能耐同时修复所有法咒。”

她将这个由标记组成的法阵引向空中。它们悬停了一会，然后便突然分散，每一个标记都奔向一处魔枢的防御法咒。当它们抵达既定位置之后，大法师深吸口气让它们在目标上方停了一下。她强化了自己的感观，最后望了一眼那些法咒，然后便将每一个标记都送进指定的目标。

在所有标记一同产生功效的瞬间，整个魔枢都被一片白紫交错的光芒笼罩。

* * *

五头始祖龙一同在一处面朝广阔平原的险峰上降落下来。他们全都精疲力竭，如果迦拉克隆选择在这个时刻发动进攻，玛里苟斯毫不怀疑他和他的朋友

们都会成为那头巨兽的盘中之餐。卡雷体会着宿主的疲惫与消极，心中所想的亦是一样。

好一会，这五头始祖龙都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若有所思。而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心里所想的事情也都是一样。迦拉克隆肆虐之后的景象正摆在他们面前，看起来，能够反抗那头巨兽的已只剩下他们五位。这个世界的宽广与荒芜在心头越刺越深。

山风呼啸而过，但玛里苟斯突然在其中听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冰蓝色的雄龙赶忙侧耳，但接下来所能听到的又只剩下了风声。

卡雷的宿主注意到伊瑟拉也在倾听。但她所辨识出的方向似乎与玛里苟斯不同，她正盯着东面的两座山峰。这两座山峰互相倾向对方，就仿佛是一个顶上没有合拢的巨大拱门。

那个短暂的声音再次出现。这一次玛里苟斯听出来了，那是一头始祖龙的悲鸣。

伊瑟拉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飞去。另外三头始祖龙注意到了她的举动，但显然都没有听到那阵呻吟。玛里苟斯立即起飞，余下的同伴也紧随其后。

伊瑟拉一个俯冲从两座山峰之间穿过。玛里苟斯加快速度以免被她甩掉，同时惊讶于这头孱弱的雌龙如今竟然体力更甚于他。

淡黄色雌龙进入了一片被阴影覆盖的区域，这里和卡雷与他宿主印象中的某个地方非常相似。他们的脑海中一同浮现起不死始祖龙的影像。

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没入阴影。玛里苟斯略一迟疑，也跟了进去。

就在这时，另一头始祖龙冲了出来。尽管光线昏暗，玛里苟斯也立即看出这是一头活物，而非亡灵。

他们狠狠地撞在一起，但面前这头年轻的雄龙看起来并无敌意。在玛里苟斯看来，对方挣扎起身时嘴里的嘶吼只是出于惊恐。

第三头始祖龙——阿莱克丝塔萨，从玛里苟斯身后扑出。伊瑟拉的姐姐将那头年轻始祖龙抵在了岩壁之上。

这时伊瑟拉来到了他们中间。“不……他只是被吓坏了。放他走。”

被制服的雄龙激动地反复望向玛里苟斯和伊瑟拉。他含糊不清地嘶叫着。这时玛里苟斯才意识到这是一头还未开化的始祖龙，一头智力贫瘠，更接近野兽的始祖龙。

更多的嘶鸣从伊瑟拉身后传来。玛里苟斯在黑暗中捕捉到了好几个移动的身影。

耐萨里奥和诺兹多姆在近处降落下来。与此同时，阿莱克丝塔萨松开了那头被制服的始祖龙。玛里苟斯也一样照做。

这头年轻的雄龙立即朝着伊瑟拉身后冲去。他隐进了那片阴影之中，但这些躲藏者们似乎正在变得愈发焦躁不安。

“这是？”耐萨里奥咕哝道。

伊瑟拉转身走向阴影，玛里苟斯和其他同伴也跟了过去。

那些不安的身形渐渐清晰起来，显露出各式各样的颜色。这群聚集起来的始祖龙来自各个不同的族群，卡雷和他的宿主分辨出其中大部分都是较为原始的野兽，但也混进去了几头具有智力的成年始祖龙。但无论哪一种，此刻都处在极度的焦躁中。

在他们之中，玛里苟斯发现了两个曾在那场自杀式冲锋中见到过的面孔。他们看起来甚至比那些低等始祖龙还要更加惊慌失措。玛里苟斯突然开始怀疑这里聚集的全部都是那场战斗的幸存者。

“迦拉克隆来了！迦拉克隆来了！”一头银蓝色雌龙毫无先兆地高呼起来，令这群幸存者变得更加躁动。

“没有迦拉克隆！”耐萨里奥看起来很不耐烦，“没有迦拉克隆！别闹！”

龙群静了下来，但这只是因为炭灰色雄龙带来的恐惧暂时压过了其他情感。伊瑟拉也同样被耐萨里奥的吼声惊到了。她赶忙站到耐萨里奥和那群不幸的始祖龙中间，说到：“你们安静一点！安静！”

耐萨里奥不再多说，退了回来。伊瑟拉睁开双眼，转向那群仍在惊吓中颤抖的始祖龙。

“没事的。”她继续用着柔和的语调，“迦拉克隆不在这里……没事的……”

龙群不再吵闹，但也没有恢复彻底的平静。卡雷看在眼里，却也无法再苛责什么。作为塔隆妮克西娅大军中的一员，劫后余生的他们必定会惶惶不可终日。而若是有些问题不得到解决的话，他们幸存的时间恐怕也不会太长。

“这么多……”伊瑟拉喃喃低语道，“死了这么多……”

阿莱克丝塔萨来到她的身旁。“妹妹……”

“迦拉克隆！我们必须……”

突然，卡雷的世界上下颠倒。幻象被黑暗吞没，但是出乎这头蓝龙意料的是，这一次切换的时间点非常诡异，比先前的所有经历都更加突然。他感觉自己的神志就像在遭受来自千百个方向的拉扯。

起初，周围的声响听起来就像是他自己的心跳，但这声响很快就转变成一种持续的噪音。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双耳，并且辨认出那个声音就在他的头顶。因此他也明白到自己已经不知何故回到了原本的身躯。卡雷试着想要移动身体，但什么也没能做到，就好像自己仍然还是寄生在玛里苟斯体内的那个幽灵一般。卡雷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和双臂，感觉不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但既然他能够听到声音，那说明至少他的耳朵有了知觉。

接着，一个模糊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卡雷这才欣慰地发现自己有了视力。他想要辨识来者，但唯一能确认的就是这个东西停在了他的面前。

噪音不断增强，持续地冲击着他的感观。一时间他只想闭上双眼，并抬起双手堵住耳朵。

当他最终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噪音开始减弱，然后不断远离。不适的感觉越来越轻，卡雷感觉到自己正在缓缓地与现实世界融合。

双眼的视力也渐渐清晰起来。卡雷终于看清了一些轮廓。

面前的这个身影穿着一件宽大的斗篷，就和提尔平时所用的如出一辙。

卡雷试着想要开口，但一个字也没能说出。沮丧的他完全放弃了发声的想法。

毫无疑问，他已经回到了自己人形的身体，但他的耳中却始终回荡着某头巨龙的咆哮——他自己的咆哮。卡雷咬紧牙关，然后满意地发现自己至少还是能做到这点。

在那个似是提尔的模糊身影周围，世界渐渐清晰了起来。通过周围的细节，卡雷确认了自己仍在魔枢内部，而那件法器，就躺在自己和那个陌生人影之间。那东西出现的位置并没有令他感到丝毫奇怪。他甚至有些庆幸法器就在身旁，这样一来，至少自己就不会再被牵得飞越半个艾泽拉斯了。但奇怪的是，耳边的噪音仍然还在持续。魔枢的内部绝不该存在这种噪音。的确，有些符咒会在遭到入侵时发出警报，但现在的这种声音显然并非任何一种警报。

就在他意识到这点的时候，那个身影突然从卡雷的视线中消失不见。他望着空荡的内殿，开始强迫自己去感知双腿。而法器的能量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涌动起来，它重新贯通整个魔枢的守护符文，就仿佛是打算重建自己的影响。

不对……在意识更清醒一点之后，卡雷注意到法器的运作方式似乎与之前略有不同。它并不是在修改符咒，而是在修复那些遭到外力破坏的符咒。

但谁又有这个胆子？

“吉安娜？”卡雷低声唤道。他既期望来的是她，又期望不是。她根本不知道事态的严峻程度——卡雷是这样认定的——即便吉安娜真的找到了什么线索，这些线索也只会徒劳无益地将她卷入危险。卡雷的遭遇已经超出了她所能帮助的范畴。

卡雷的神志一片混沌，但他更为担心的还是吉安娜的安危。他挣扎着坐起，然后便听到一个不祥的吼声回荡于魔枢中，直击他的心底。

迦拉克隆。

那头始祖龙当然不可能出现在这里。卡雷非常确信这点。但就在下一刻，迦拉克隆的咆哮又再次响起，而且比之前的每一声都更加接近。

阴影覆盖了卡雷——一片庞大得几乎和他脑中想法相互印证的阴影。然而，当他试图弄清阴影的来源时，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魔枢震颤了一下，但这与那片从头顶掠过的阴影并无关系。卡雷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从外部攻击了守护符咒，但毫无疑问它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卡雷的预料。他越来越觉得闯入者就是吉安娜，也越来越担心那件法器会染指于她。

卡雷蹒跚地走向那件可憎的法器。但另一片阴影突然罩住了它——一片更小的阴影。

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法器后方，正用兜帽之下的目光凝视着卡雷。

“你想从这里得到什么？”他吼道，“到底是什么？”

从右方传来的吼声让卡雷飞速转头。透过眼角的余光，卡雷觉得自己像是看到了一头亡灵始祖龙，但是当他定睛去看时，那东西就像迦拉克隆一样，突然没了踪影。

而且，当卡雷转回头来时，那个带着兜帽的人影也一样凭空不见。

曾经的守护巨龙怒火中烧地来到法器旁边。围绕在他周围的怪异声响越来越大，几近震耳。他再次想到吉安娜，对那件法器的憎恨也更进一步。想要确保她的安全，就必须得想出办法去阻止……

我们必须得阻止他，就在此处，就在此时。这个世界已经危在旦夕，刻不容缓。

说话的是提尔。如今卡雷已经非常熟悉他的声音。他想要诅咒这位守护者，却发现自己已经发不出任何声响。

迦拉克隆的咆哮灌入双耳。和之前一样，那片庞大阴影再次掠过整间私室。

我已经观察了足够长的时间。在他身上，我找到了两个可供利用的弱点。

“我不要……”卡雷没能说完，也没能够到那件该死的法器。他跪倒在地，却仍然向前伸着双手，试图抓起法器。

他没有倒下，反而清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正处在玛里苟斯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发现龙群幸存者的地方。无论这头蓝龙如何挣扎，对吉安娜和魔枢的关心最终还是被压入心底。他的意识再次与幼年的玛里苟斯合二为一。

透过宿主的意识，卡雷立即明白到他们并不是偶然遇上这群始祖龙的。提尔让他们逃往这个方向，正是因为他知道这里聚集着躲避迦拉克隆淫威的龙群。即便不是来到这个洞穴，也必定会找到其他的藏身之处。

而提尔此刻正站在五头始祖龙中间。他的语调疲惫不堪，却又满怀自信。他没有提到自己是如何从迦拉克隆手上脱身。相反，他正在试图组织玛里苟斯和其余始祖龙，再次对迦拉克隆发起自杀式的袭击。

让卡雷更感不妙的是所有始祖龙都在仔细聆听，而伊瑟拉尤其如此。

“哪里？他现在在哪里？”她询问道。

“北面的雪峰。”

这描述让卡雷感到一片迷茫，但他的宿主和其余始祖龙都点了点头，就好像他们都很清楚这个地点。那个雪峰的画面在玛里苟斯的脑海里短暂地浮现。正当卡雷试着想要确认这是诺森德的哪个区域时，画面又转瞬消散。

伊瑟拉靠得离提尔更近了一些。“我们现在出发？”

“迦拉克隆现在在做什么呢？”诺兹多姆打断道，“在做什么？”

“他正在沉睡。”提尔严肃地答道，“现在正是我们发起进攻的时机。事实上，恐怕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

所有始祖龙，甚至于玛里苟斯，看起来都没有注意到提尔发言结束时短暂的犹豫。卡雷很好奇这究竟是因为提尔仍有所保留，还是他只是单纯的感到疲惫。

“附近有一条小溪。”守护者继续说道，“溪里全都是鱼。我们先去那里填饱肚子。然后便出发去北面寻找迦拉克隆。”

阿莱克丝塔萨指着那些挤成一团的幸存者们。“那他们怎么办？”

“他们什么也帮不上。”

耐萨里奥咕哝一声表示同意。他望向玛里苟斯，卡雷的宿主别无他法，只能相信提尔的智慧，于是也点了点头。此时此刻，提尔就是他们走向胜利的希望。

耐萨里奥张开双翼，但他还没来得及起飞，提尔就把手伸进斗篷，拿出了那件让卡雷深感沮丧的法器。他举起法器，伸向炭灰色的雄龙。和先前一样，耐萨里奥还是为它闪耀的光芒显得有些抗拒。提尔又将其举向诺兹多姆。这头褐色的雄龙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静静地等它散去光芒，引得耐萨里奥不屑地冷哼一声。

“我们现在出发？”伊瑟拉不耐烦地发问。

“是的。你们先去溪边，我随后就到。”

话音刚落，提尔便从他们面前消失了。不止是玛里苟斯，其余四头始祖龙也都没有感到意外。

除了无形的卡雷，谁也没有注意到某个短暂的异样。先前的犹豫也许是一时错觉，但这一次，他十分确信提尔在消失前露出了忧心的眼神。

不管这眼神具体是出于什么原因，卡雷都能想象得出此次行动的凶险。玛里苟斯，他的四名同伴，甚至于整个世界，都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

第20章

在玛里苟斯享用美餐的时候，卡雷的思绪不断飘荡，最终落在了自己的时代……也落在了吉安娜身上。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正躺在魔枢之中，他也清楚那个挑战法器突破符咒的必定是吉安娜，也必定只是她一人。

吉安娜！他无声地呼唤着，祈祷她能够注意到自己。吉安娜！

卡雷的呼喊如同石沉大海，不过事实上他也不期望得到任何回应。在幻境中他没法为吉安娜做任何事情，除非他能在彻底发疯前找出回到现实的方法。

卡雷同样也想不出来，为什么幻象没有跳过进食的场面直接进入到更有意义的时刻。当玛里苟斯和其余四头始祖龙被一阵异响打断进食，望向天空的时候，卡雷既感到庆幸，同时又有些担忧。下一刻，卡雷的宿主便展翅升空飞向北面，他的同伴们也立即跟随过来。卡雷仍然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惊动了玛里苟斯和其余始祖龙，这头冰蓝色始祖龙的脑海已经被奔向迦拉克隆的念头所充斥，其他任何想法都没能读到。

在靠近提尔所指的那处栖息地时，周围的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冷。卡雷一路俯瞰过来，总算从原本时代的记忆中辨认出了一些地貌。但这里已经是整块大陆最靠北面的边缘，与迦拉克隆陨落的地点相去甚远。这头蓝龙生出了一些不祥的预感。

在玛里苟斯的带领下，五头始祖龙一同着陆。卡雷没能看到他们降落的原因，但想来唯一的可能便是担心被迦拉克隆发现。接着，他便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前方的山脊上成形。

始祖龙们飞到提尔身旁，这名守护者此刻又现出了与玛里苟斯初遇时一样渺小的身形。但卡雷和他的宿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受到这只是他的一个投影。卡雷回想起惊鸿一瞥中所见的那柄惊人战锤，不禁好奇若是提尔不再约束自己，该会是何等姿态。而他们若是想击败迦拉克隆，这份力量更是不可或缺。

“他仍在沉睡。”尽管寒风凛冽，提尔的声音依然清晰传来，“我们必须迅速发起攻击。”

提尔话语中的停顿让卡雷再一次感觉到他仍然有所保留。玛里苟斯也同样捕捉到了这点，但他只是不露声色地记在心头。不过，卡雷还是为他的宿主有所警觉而松了口气。

“现在，”提尔面色阴沉地继续说道，“这就是我……”

就在这一刻，幻境忽然切换。在卡雷被事态吊足胃口的时候，法器又用新的方式玩弄了他。现在，他发现宿主正在飞越另一片阴冷荒凉的区域。看起来，与那头巨兽交战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临。

阴霾的天空与残阳余晖交织在一起，让原本就荒凉不堪的大地更显阴郁。然而，正北方向的峡谷中却泛起了一道柔和而悲凉的白光，就仿佛月亮，或是另一个太阳正从那里升起。

玛里苟斯毫不犹豫地调整方向，朝着那里斜掠过去。卡雷并没有感到太过意外，看来提尔所隐瞒的事情就快要浮出水面。

在玛里苟斯的眼角，卡雷看到其余四头始祖龙彼此拉开了距离。他仍然无法得悉提尔的全盘计划。此刻所知的仅限于这五头始祖龙将会在看到信号后发起连番攻击，随后提尔才会登场。被蒙在鼓里的感觉让卡雷一时间有些恼怒。

幻境再次切换——又似乎没有。他的眼前黑了一下，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异样，时间看起来也没有流逝。卡雷打起精神，然后发现视线又模糊了一下。所有的事物都在转瞬间恢复正常，但这头蓝龙非常清楚，自己绝没有看错。

不对劲……卡雷唯一能想到的便是法器出了问题。他首先假定这是吉安娜闯入魔枢时干扰了法器的能量。即便不是如此，也必定是其他什么东西影响了那件法器。

卡雷如坐针毡，不管原因如何，这个症状都说明他的神志正在面临威胁。

幻象又一次突然变得模糊，然后转瞬恢复。与此同时，玛里苟斯已经来到了那片白光的近前。

然后，卡雷和他的宿主便终于见到了迦拉克隆。

他的体型……又大了一圈。卡雷完全不敢相信这头邪恶的始祖龙竟然可以长到这个尺寸。他趴在那里，便几乎把整片区域全部遮住。

玛里苟斯当场便对提尔生出了怀疑之心。作为盟友，他显然知道这一切，却并没有把这个信息告诉五头始祖龙。不过，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若是知道了实情，这一群被提尔所选中的战士很可能就会因为恐惧而拒绝参战。

然而，当玛里苟斯还在关注迦拉克隆的体型时，卡雷已经开始琢磨起那道白光。这头巨兽的变化绝不仅仅只是外观层面。迦拉克隆正在面临某种蜕变，若是任由他完成，这头邪恶的生物恐怕便再也无法被毁灭。

若是处在自己的身体之中，卡雷一定会选择先行撤退，等到弄清迦拉克隆正在经历什么变化之后再做出下一步行动。然而，即便是对提尔的计划心存疑虑，玛里苟斯还是义无反顾地发起了攻击。他瞄准巨兽的头颅，俯冲着扑了下去。

迦拉克隆的呼吸稳定而悠长。或许是因为蜕变的关系，他睡得非常之沉。每一颗增生的眼球都已经紧紧阖上。每一条增生的肢体也都好像失去了生命一般自然垂下。卡雷能够理解提尔为什么会选择在此刻发起攻击，但他同时也担心事情不会像表面上这样简单。

不过，这些杂乱的思绪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玛里苟斯已经一击出手。

凛冽的冰霜瞄准了巨兽受伤的那只眼球。玛里苟斯的攻击带着一种卡雷一直都没有留意到的狂怒。眼睑被砸得凹了下去，卡雷完全想象得出迦拉克隆将会因此承受的痛楚。

这头畸形的巨兽咆哮着醒来。他张开双翼，尾巴也不停地来回摆动，将所及之处的岩石都打得粉碎。

“小——虫——豸！”迦拉克隆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被时间放慢了数倍，但他行动的速度却丝毫不减。他仰起头，几乎是擦着玛里苟斯的身边咬过。“可——恶——的——虫——豸！”

迦拉克隆展翼升空，紧紧追在卡雷宿主的身后。他巨大的尖牙再一次逼近这头冰蓝色的雄龙……

电光火石之间，耐萨里奥突然降落在了巨兽的鼻头，然后伸出后腿使劲撕扯。迦拉克隆无法可施，只得闭上巨口。

而阿莱克丝塔萨和诺兹多姆则趁着此时攻向巨兽的双眼，逼得他再次紧闭眼睑。

伊瑟拉……伊瑟拉在哪儿？玛里苟斯的思绪这才让卡雷明白过来，按照计划，下一个出手的就该是那头浅黄色雌龙。

正当此时，一片阴影盖上了迦拉克隆——一片庞大得不可能属于伊瑟拉的阴影。

阴影缓缓成形，它的轮廓显然不是四足生物，自然就更不可能属于始祖龙。

一股不可思议的冲力撞上了迦拉克隆的下颚，将这头怪物的头颅打得扭向一旁。不出卡雷所料，这股力量正是来自一把巨大的战锤。

提尔——真正的提尔，出现在卡雷和所有始祖龙的面前，并且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战局。

卡雷没办法准确估量提尔的高度，但这名战士在扎着弓步时也几乎与迦拉克隆的肩膀持平。然而更为惊人的是，为了更好地参战，提尔已经脱去了覆盖全身的斗篷，显露出了他真实的身姿。猩红的束腰长袍从左肩跨向右侧的腰带，让他健硕的肌肉一览无余。这名守护者已经展示过他的法术，但现在看来，在物理层面的对抗上，他同样无惧于任何对手。

除了战靴之外，提尔再没有装备任何护甲，但他看起来丝毫没有为赤身迎战覆鳞的对手而感到担忧。他的右臂系着一条镶嵌钻石的缎带。身后则是一面稍小一些，和衽服一样颜色的斗篷，在颈部的一侧由一枚铁环扣在一起。当提尔蓄势待发的时候，那斗篷就像是拥有生命一般，自行鼓动了起来。

提尔挥动战锤，可卡雷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落在了守护者腰间的器物身上，一时间竟忘却了眼前的酣战。法器毫无遮掩地出现在那里，就像是在嘲弄这头无形的蓝龙一般。夕阳已落，法器的辉光隐隐入眼，卡雷非常清楚，那东西必定无时无刻不在保持着运作。

重击的声音让卡雷回过神来。这一次，提尔击中了巨兽另一侧的颚骨。迦拉克隆踉跄着退开，一头倒向右方的山脊，让整片区域都陷入一阵震颤。

“就是现在！”提尔大喊道。

耐萨里奥闻声之后，立即降落到迦拉克隆的正对面。这头炭灰色的雄龙用脚牢牢抵住地面，然后接连喷出音波，让那头巨兽刚刚引发的崩塌变得更加剧烈起来。碎石滚滚而落，转瞬便将那头畸形的始祖龙完全湮没。

提尔没等落石停歇，就已然举起了战锤。不过，这名战士所瞄准的却并非迦拉克隆本身，而是巨兽面前不远之处的地面。

畸形的巨兽刚刚用双翼撑起身子，就又被震得跌倒在地。

接下来，阿莱克丝塔萨飞过去接替了耐萨里奥的位置。炙灼的火浪喷向迦拉克隆真正的双眼，逼得他本能地闭上眼睑。

卡雷本以为迦拉克隆会用增生的眼球代为视物，但下一刻他便发现碎石接连滚落，迫得大部分眼睛都无法睁开。在玛里苟斯和其余始祖龙的协助下，提尔的计划进行得异常顺利。那头邪物一刻也没能得到喘息。

然而，即便是胜利的天平一直在朝着正义的一方倾斜，卡雷也始终没有安心下来。这头蓝龙注意到，无论迦拉克隆遭受何种攻击，他所闪烁的微光都始终没有减弱半分。

但没等卡雷琢磨清楚，玛里苟斯就加入了战局。冰蓝色雄龙朝着迦拉克隆敞开的咽喉喷出吐息，寒冷的冰霜打得巨兽气喘吁吁。不过，就在玛里苟斯转身飞离的时候，卡雷感觉到了某些宿主没能注意到的事情——这头巨型始祖龙所辐射出的能量正在激增。

迦拉克隆正在变大。

突然放大的体型吓得玛里苟斯加快了逃离的速度。俯冲而来的耐萨里奥也赶忙掉头飞开。

伴随着一声震天的咆哮，迦拉克隆站稳了脚步。

提尔举起战锤狠狠砸向他的下巴——却连一丝一毫都没有撼动这头怪物。现在，这头丑陋始祖龙的每一颗眼球都在燃烧着怒火。

巨翼展开，拍下。气浪横扫过整片区域，让那五头始祖龙，甚至于提尔都往后飞了出去。

巨翼再次拍下，这头巨大得难以置信的野兽离地而起。升空的过程中，迦拉克隆的体型仍然还在继续增大，同时也变得更加畸形。他的头颅变得尖细狭长，相比普通始祖龙的比例至少长出一倍。他尖利的牙齿开始弯曲，伸长，以至于当他咬紧颚骨的时候，满嘴都是探出的獠牙。

然而迦拉克隆的异变并不止于各种增长，他的皮肤也同样开始变化，越发干枯、生脆，就仿佛他自己也和那些被他吞食的始祖龙一样变成了亡灵。但只消看一眼他周身上下那些饥渴的眼球，就知道迦拉克隆仍还活着……只为一件事情活着。

他毫不理会提尔，径自冲向了离他最近的玛里苟斯。迦拉克隆张开巨口，朝着这个不幸的猎物喷出吐息。

玛里苟斯拼尽全力，还是没能躲开毒云。毒雾笼罩了他，飞快地吞噬着他的力量和意志。尽管玛里苟斯拼命抵抗，卡雷还是能感觉到宿主的意识正在一点点流失。这头蓝色的巨龙绞尽脑汁，但正如他早已知道的那样，他什么忙也无法帮上。

迦拉克隆的阴影将玛里苟斯完全笼罩。托他的福，这头冰蓝色的始祖龙几乎要使出全身力气才能勉强拍动翅膀。玛里苟斯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几秒……但这显然不足以让他逃脱。

一个灰色的身影疾速撞向迦拉克隆的喉咙。在友情的驱使下，耐萨里奥不顾安危地将后腿抵上了敌人坚硬的鳞甲。

耐萨里奥显然已经用上了浑身力气，但今时不同往日，他的撞击分毫都没能动摇对手。不过，这倒是将迦拉克隆的注意从玛里苟斯身上引了过来，让那头冰蓝色雄龙堪堪躲过一劫。

这头庞然巨兽立即朝着耐萨里奥追了过去。正当卡雷讶异于炭灰色雄龙没有打算救出玛里苟斯的时候，另外两对后腿一同钳住了卡雷的宿主，将他从污秽的迷雾中拖了出来。

新鲜的空气涌入玛里苟斯的肺里，让他终于恢复清醒，抬起头来。阿莱克丝塔萨和诺兹多姆也一样在大口喘息，直到玛里苟斯完全恢复平衡，他们才松开爪子。也就是这时卡雷才明白到他们和耐萨里奥俱都是屏住呼吸才能在迷雾中行动。在攻击迦拉克隆的过程中，耐萨里奥耗尽了所有残余的氧气，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无法过来带走玛里苟斯。

“伊瑟拉！”阿莱克丝塔萨突然张口高喊，然后立即飞离这两头雄龙。诺兹多姆恼怒地低吼一声，和玛里苟斯一同朝着火红雌龙的方向望去。挡在他们视线尽头的，不是别的，正是迦拉克隆。

也正是在那里，伊瑟拉正决然地悬停于巨兽面前——在卡雷看来就像是彻底疯了一般。而迦拉克隆，则狡笑着步步逼近，脸上满是愉悦的神情。

“可怜的小东西。”他缓缓说道，“也许你应该等到自己长得更大，更强一点……”

“我很强！”伊瑟拉大吼道，“而你很弱！”

她的回答逗得迦拉克隆开口大笑。

伊瑟拉朝着张开的巨口俯冲过去，迫得阿莱克丝塔萨赶忙咬住她的尾巴，费尽全力向后拉扯。伊瑟拉被拽了回来，迦拉克隆本能合上的下颚几乎是贴着她的身边擦过。

看着伊瑟拉徒劳地想要挣脱姐姐，巨兽再次笑出声来。

但笑声很快便被提尔的战锤打断。提尔这一击力贯千钧，即便是现在的迦拉克隆也有些承受不住。遮天巨龙被打得横飞出去，崩裂的鳞片从伤口四散飞

溅。迦拉克隆万万没想到这个两足的对手竟能跳到如此高度。守护者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将他朝地面狠拽下去。

即便是此时，提尔也没有停下攻击。他松开其中一只手臂，从下方打出一记勾拳。

拳头命中了战锤留下的伤口，巨兽的头颅被打得高高扬起。迦拉克隆的胸膛完全暴露了出来，提尔靠过去，对准敌人的喉咙再次举起战锤。

迦拉克隆赶忙伸出前爪进行格挡。这完全在提尔的意料之外，因为普通始祖龙的前肢通常非常短小，完全无法用于这样的搏斗。但如今，巨兽扭曲的身体反而成了他的优势。从某些方面来说，卡雷甚至觉得他的外形已经和真正的巨龙有了几分相似。

然而，不管提尔还是玛里苟斯，都清楚地记得迦拉克隆直到前一刻都还没有这样的前肢。卡雷在宿主的视线中仔细观察起来，然后发现迦拉克隆的外形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他的尾巴仍在伸长，双翼的边缘也变得像是被刀切过一般整齐。

即便是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迦拉克隆体内的力量也都保持着不断变形进化。

巨兽的尾巴甩向提尔的左腿。提尔举锤砸下，但长尾又收了回去。

下一刻，迦拉克隆张口便欲呼出吐息。

但提尔早就对此有所防备，他一拳挥向迦拉克隆的喉咙。

重击之下，巨兽被打得晕头转向。而同一时间，玛里苟斯和他的同伴们也赶了过来假以援手。

迦拉克隆张开翅膀试图再度升空。五头始祖龙们未能及时赶到，提尔只得孤身攀上巨龙，悬挂在其身下。守护者伸出一只手臂，战锤便再度出现手中，然后狠狠一锤砸向迦拉克隆头颅的一侧。

但下一刻，战锤就被生生震了回来，就连提尔也没能握持得住，以至一时脱手。迦拉克隆无视了周围的一切，在半空中扭成一团，身上的光芒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炽烈。他巨大的双翼让诺兹多姆和耐萨里奥俱都不敢上到近前。提尔想要在战锤飞出距离之前伸手抓住，但这导致他攀住迦拉克隆的那只手也松动了几分。

玛里苟斯已经意识到了提尔必然无法及时抓住战锤，他急速追了过去。但与此同时，另一件坠落的器物引起了卡雷的注意。

那件法器不知何故竟然脱离了提尔的腰带，正在飘荡着坠向地面。

拽住巨兽翅膀的提尔也同样注意到了此事。他的战锤已然无法捡回，这位守护者不希望连法器也一同失去。他伸手抓去，却没有注意到那正是迦拉克隆的巨口。

提尔的惨叫声划破天际。他再也支撑不住，从迦拉克隆的身上坠落下来。

玛里苟斯立即放弃了战锤，转头奔向血流不止的提尔。他抓住守护者的肩膀，这才明白到提尔究竟有多沉重。他减缓了下坠的速度，但还是没法让这位守护者完全停住。

千钧一发之际，伊瑟拉突然出现在冰蓝色雄龙的身边。她喘着粗气，和玛里苟斯一起把提尔拉向附近的山脊。接着，阿莱克丝塔萨也闻声赶了过来。

卡雷和他的宿主原本都以为迦拉克隆会紧追在他们身后，但恰恰相反，那头丑陋的怪物展开双翼升到了更高的地方。他的体型又变大了许多，周身的光芒也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刺眼。

四下里都找不到诺兹多姆和耐萨里奥的踪影。玛里苟斯望向提尔，在毁灭迦拉克隆的计划中，这位守护者一直都充当着导师的角色。提尔被咬断了整条手臂，不仅是伤口，他的周身各处都满是血迹。

迦拉克隆再度咆哮，声音里充满了轻蔑，显然是对这群企图终结他辉煌生命的渺小生物们感到不屑一顾。玛里苟斯将目光从负伤的提尔转到那头巨大的野兽身上，然后，他便被即将降临在自己以及这个世界身上的命运压得喘不过气来。

卡雷知道艾泽拉斯会幸免于难，但是当他望着迦拉克隆遮天蔽日的可怕身形时，这头蓝龙也禁不住开始怀疑，历史会不会走上另一条岔道。提尔生命垂危，那件法器已经被巨兽一口吞下，种种迹象都表明他所熟知的未来正在崩塌。他、玛里苟斯，以及其他所有始祖龙，都看不到任何活下去的希望。

就像是为了证实卡雷绝望的猜想，迦拉克隆仍还在不断地生长，变化……

第21章

吉安娜不顾满头汗珠，将全部精力都集中于维持施法。魔枢震颤不已，即便是完全不通法术的人，此刻也能用肉眼看到那些外围的守护符咒。大法师感受到了抗拒的阻力，但突入的决心半分也没有退却。

然而，接下来……所有的反抗都转瞬消失。守护符咒全都恢复到了最初的状态。笼罩魔枢的光芒也全部熄灭。

吉安娜不去管其中缘由，毫不犹豫地传送了进去。

出乎意料的是，她所现身的房间看起来丝毫都没有被外部的冲击所影响。大法师压下杂念，催动法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搜寻。在确认此处并没有任何潜在的威胁之后，她便立即动身朝着记忆中卡雷最后所在的位置走去。

他不在那里。吉安娜心头一紧，但是当她扭头张望的时候，很快便发现卡雷正躺在密室的另一个侧墙角。从身体的姿势来看，吉安娜推测卡雷很可能是倒地之后爬着去到了的那里。

但就在她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卡雷的左臂突然动了。他的手指抽搐着在地板上抓挠，而吉安娜则满怀沮丧地注意到这其实是一只从龙爪上伸展出来的手指。事实上，当她靠近卡雷的时候，这位施法者发现对方身上还存在着更多扭曲变形的部分。

在距离卡雷最后几步的时候，吉安娜一个踉跄险些摔倒。附近的地板全都已经被他的汗水浸湿。除了身体形态的反常之外，他的气息看起来也非常微弱。

吉安娜怒意渐起，将目光转向那件法器。那东西就如同正在呼吸一般，任明暗缓缓交错，即便是在吉安娜锐利眼神的打量之下，也完全看不出任何恶意。

吉安娜加强了自己的防御法术，然后靠近法器开始进一步调查。这位大法师一面为其巧夺天工的构造赞叹不已，一面又为它对卡雷所做的事情怀恨在心。最终，后一种情感占据了主导，吉安娜再次勾绘出一个颠倒的标记，然后将其缓缓送向法器。

然而，就在两者刚一接触的时候，法器泛起了光芒。法器的能量借着吉安娜与标记的连接逆流而上，在这位施法者散去法术之前便缠上了她。

吉安娜的世界上下倒悬。紧接着出现在她周围的便是绝对的黑暗，以及似是爬兽一类生物发出的含糊话语。再然后，便是疯狂涌出的画面，画面之中全都是那种就她所知被称作始祖龙的生物。在此过程中，吉安娜意识到自己也正在化身始祖龙——而且，是化身为一位她非常熟悉，只不过形态与现世大为不同的存在。

阿莱克丝塔萨？我成了阿莱克丝塔萨的一部分？

而且是非常年幼时期的阿莱克丝塔萨，显露的也是一副吉安娜根本不知道她曾有过的形态。透过阿莱克丝塔萨的视线，她还看到了另外几头同样是与现在大相径庭的强大存在：伊瑟拉——小得惊人的伊瑟拉；诺兹多姆；耐萨里奥——耐萨里奥！以及玛里苟斯。

每一副画面都转瞬即逝，出现的顺序也毫无条理可言。大部分画面都看不出什么用意，但也有一些让这位大法师感到了几分惊恐。她看到了许多溃烂、骇人，很明显是类似于亡灵的始祖龙。还有许多未得收殓的尸骸。但最让她感到畏惧的还是那个被称作迦拉克隆的存在。她能够感受到阿莱克丝塔萨面对这头巨兽时心中的彻骨寒意，甚至自己也有些被其感染。

所有的一切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吉安娜感觉每一根神经都像是绷到了极限。在最后的时刻，吉安娜幻想出那个反转的标记，并且试图将其与每一幅画面融合。

这位大法师终于恢复了神志，然后便发现自己正在喘着粗气仰面跌倒。若不是提前施放了防护法术，这一下恐怕便会着实摔得不轻。她爬起身来，在最近的墙边倚着身子抵抗残余的眩晕，足足有好几分钟都没有动弹。

那些话语仍旧还在她脑海中回响，吉安娜将视线从法器移向卡雷。她有几分明白到卡雷正在经历什么了，但她的遭遇与缠住这头蓝龙的噩梦相比，恐怕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在气息平复之后，吉安娜走到了卡雷身边。她温柔地伸出手去，将卡雷的脸庞转向自己。在这个距离上，卡雷的神色看起来比想象中还要更糟。吉安娜不由得想起了那些遭受翡翠噩梦折磨的无辜受害者，他们的样子就和此时的卡雷别无二致。被梦境的力量主宰，无助地躺着，一点一点任大脑荒废殆尽。

吉安娜不寒而栗。事实上，她就曾是其中一名受害者，而且是最早的那批。而直至今日，她都无法确定自己究竟被影响了多深。由此，她对卡雷的担忧又更深了一些。

卡雷含糊地说了些什么。吉安娜凑到近前。

他的眼睛突然睁大，露出一对巨龙的瞳孔。而不是人形生物该有的模样。大法师被惊得向后退开。

冰冷的龙息迎面喷来。

如果不是防御法术生效的话，吉安娜此刻恐怕已经是死尸一具。而且即便是法术的保护之下，她也仍能感受到刺骨的严寒。然而，这却与她记忆中卡雷所使用的吐息大不相同。相比之下，这反而更像是来自于卡雷所附身的幼年玛里苟斯。

卡雷恢复了平静。吉安娜谨慎地伸手触碰他的面颊，接着又移向喉咙。他究竟在幻象中经历着什么，吉安娜说不上来，她只能确定卡雷的血液流动得非常迅速。

大法师念出一个咒语，想要找出存在于卡雷和那件法器之间的链接，却没能奏效。她原本还以为能够从这里入手然后顺藤摸瓜。

这使得她只能重新专注于法器。吉安娜更加谨慎地移动过去，同时仔细打量着肉眼可见的每一个细节。无论视觉还是感观，她都没能找出新的线索。然而，当她将视线停留在环绕在法器周围的光晕上时，这位大法师从光晕闪烁的节奏中注意到了一些事情。

吉安娜赶忙回到卡雷身边搭上他的喉头。同时扭头过去聚精会神地盯着法器。

卡雷的呼吸和光晕的节奏完全一致。这件法器正在让自己的节奏迎合卡雷的生命体征……又或者是在操控卡雷以配合自己的法术运作。

不论如何，吉安娜都已经心里有数。她已经想到了一个计划。她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将卡雷从那件法器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但她的计划里还存在着一个不安定因素。这个不安定因素让吉安娜有些犹豫，即便是卡雷又开始喃喃低语。是的，她可以彻底解放他，但这个过程同样也可能让他面临极其痛苦的死亡。

卡雷又开始抓挠地板，锋利的指甲留下一道道交错的抓痕。

大法师咬紧牙关。她别无选择，立即开始了施法。

施法，并且祈祷……

* * *

玛里苟斯从仍在膨胀的迦拉克隆身上收回视线，专心望向提尔。提尔就那么躺在地上，这位始祖龙们的盟友不知何时已经缩小到最初与玛里苟斯相遇时候的体型。一个绝望的念头浮现于玛里苟斯的脑海，而卡雷的想法也差不了多少。他和宿主都清楚，不会再有其他援兵了。

和先前处理自己负伤的后腿一样，玛里苟斯朝着提尔断臂的地方喷出吐息。

伤口被寒霜封住。流血也停下来。提尔呻吟了一下，但神志看起来已经恢复了平静。

“必须带他走。”伊瑟拉靠到玛里苟斯的身旁说道。

“去哪？”那些幸存始祖龙躲藏的阴暗地区似乎是最为合适的选择，但若是迦拉克隆尾随着提尔的血迹追来，这就等于出卖了所有难民。玛里苟斯不能容许自己这么做，而且就他对提尔的了解来说，他相信这位两腿的生物也不会希望玛里苟斯的同类为此牺牲性命。

“必须带他走。”淡黄色雌龙重复道。她耸耸肩膀然后补充道：“随便去哪里，只要远离迦拉克隆！”

卡雷的宿主抬头望向那头扭曲的敌人。迦拉克隆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蜕变之中，谁也说不准这个状态究竟会很快结束还是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但整个过程中迦拉克隆都是居高临下停在半空，一旦他恢复过来，玛里苟斯一行就再没有任何逃脱的机会。

玛里苟斯没有等待伊瑟拉的帮助，就直接抓住提尔的肩膀升上天空。他在本能的驱使下朝着记忆中最为荒凉的地区飞去，期盼着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不会引起迦拉克隆的兴趣。

玛里苟斯扭头越过肩膀，看到另一头始祖龙正在接近自己。不过来的却并非伊瑟拉，而是阿莱克丝塔萨。火红色雌龙抓起伤者的两条后腿，替玛里苟斯分担了提尔的体重。两头始祖龙一同奋力振翅，随着速度的加快，他们拍打翅膀的节奏也越来越趋于统一。

玛里苟斯壮着胆子再次回望一眼，既松了口气，也生出更多惊恐。松了口气是因为不仅伊瑟拉跟在身后，耐萨里奥和诺兹多姆也同样跟在稍远的距离之外。惊恐则是因为迦拉克隆仍还在继续长大和扭曲变形。他的体型成长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上半身的各个地方都凸起了许多交错纵横的尖刺。他仍旧悬停于半空，但看起来马上就要苏醒。

这幅景象同时也被阿莱克丝塔萨收入眼中。“飞快些。”她突然对玛里苟斯提议道，“飞低一点。迦拉克隆会更难找到我们。”

冰蓝色雄龙点了点头……

幻境突然切换。

冰冷荒凉的地貌让卡雷吃了一惊，一时间他还以为自己回到了原本的时代。望着高耸的山峰和平坦孤寂的大地，他最终认出了这个地方。

在未来的日子里，这里将会被称作龙骨荒野。

玛里苟斯和阿莱克丝塔萨一起，携着提尔缓缓降落。他们做出了选择，但玛里苟斯的思绪并没有表明选择这里的理由。于是，卡雷只能假定他们是随意选择了一个不会轻易被迦拉克隆发现的地方。

这对始祖龙格外小心地将提尔放到冻土之上，然后自己也着陆下来。就像是在期待着什么东西出现一般，玛里苟斯环顾了一圈，但具体是在期待什么他自己都说不上来。在其余同伴降落的时候，阿莱克丝塔萨望向了玛里苟斯。

“这里？”耐萨里奥最终吼了起来，“没法打猎，猎物都离得太远。而且太开阔了，躲去山里还好一些。”

“就这里。”冰蓝色雄龙语气坚定，但卡雷很清楚宿主的脑海中并不存在相关资讯。看起来玛里苟斯只是单纯的凭直觉选择了这里。

诺兹多姆对此倒是没有意见，不过他还是问了一下。“现在做什么？”

玛里苟斯望向南面，望向这片将会成为龙骨荒野的平原的最深处。“那边。”

他起身欲走，却被伊瑟拉挡住去路。淡黄色雌龙满脸困惑，用鼻子指了指玛里苟斯身后。“提尔怎么办？”

玛里苟斯往回望去。不知为何，他和卡雷似乎都忘记了那位守护者的存在。而更让卡雷好奇的是，玛里苟斯看起来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的短暂失忆。

他回到原处，温柔地抓起提尔。提尔的伤势并没有恶化，但卡雷也说不清楚这位守护者究竟能不能好转。他只知道，始祖龙们必须尽快对伤口做一些处理。

但是怎么做呢？卡雷不知道。若是在自己的身体之中，他便会施放法术护住伤口，直到找出有效的治疗方法为止。可始祖龙们却没有这样的能力。

法术……卡雷忽然感觉自己忘记了什么事情，一件至关重要，与他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事情。

一件……与魔枢有关的事情？

就在此时，玛里苟斯再次降落。卡雷停下胡思乱想，开始关注身下的地貌。起初，除了一片冻土之外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接着，一个细小的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当玛里苟斯飞到近处的时候，卡雷才明白过来这个黑点其实是一个冰湖。蓝龙并不记得龙骨荒野还有这样的地区，不过他也清楚自己的记忆力近来都不太好使。

玛里苟斯带着提尔在湖边缓缓降下，这一次，他让守护者仰面躺下。这使得卡雷总算能够从正面仔细观察。提尔呼吸微弱但却稳定，他的断臂之处也仍被玛里苟斯的寒霜包裹着。始祖龙小心翼翼地朝着伤口再度呼出吐息，巩固了先前的处理。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和卡雷一样都没有把握提尔是否能够幸存。

尽管如此，玛里苟斯最终还是放下提尔飞向冰湖。这时候耐萨里奥和其他同伴也都赶了过来，但这四头始祖龙竟然都有些气喘吁吁。

“好快！”耐萨里奥在长舒一口气后说道，“玛里苟斯飞得好快。”

“你该等等我们，”阿莱克丝塔萨指着西边瞪了玛里苟斯一眼。“那边很远的地方，有一头亡灵。很可能还有更多……要是被它们看到，就等于被迦拉克隆看到……”

玛里苟斯转头望去，什么也没有发现。阿莱克丝塔萨的话显然非常有道理，但卡雷发现自己的宿主却像是毫不在意。再一次，卡雷感觉到这有些不像是自己熟悉的那个玛里苟斯。

冰蓝色雄龙继续飞向冰湖。当他低头的时候，卡雷透过他的视线在水中发现了一些模糊的身影。卡雷能够理解亡命疾奔之后的饥饿，但玛里苟斯显然已经有些被饥饿迷了心智。

事实上，卡雷的宿主还想要拉着其他四头始祖龙一起进食。“来！必须进食！需要体力！”

耐萨里奥欣然接受，他一向是五头始祖龙中胃口最好的。诺兹多姆犹豫了一下，接着也点了点头。而伊瑟拉没有多话，静静地跟了过去。

只有阿莱克丝塔萨身形未动。“提尔怎么办？”

“他在睡觉。”冰蓝色雄龙回复道，“让他睡。”

这是个切实的回答，只不过听上去显得冷漠。阿莱克丝塔萨考虑了一会，最终还是点点头加入同伴。在卡雷看来，妥当一点的做法还是留下其中一位看着提尔，但眼下这五头始祖龙都已经饿得饥肠辘辘。

冰层承住了玛里苟斯，也承住了他的四位同伴。诺兹多姆在冰面挠了一下，然而尽管他指甲锋利，也只留下浅浅一道痕迹。耐萨里奥看上去是打算狠跺一脚——毫无疑问这可以震碎冰层，但同时也会让五头始祖龙都失去立足之地——阿莱克丝塔萨赶忙嘶吼一声制止了他。

在同伴们的注视下，火红雌龙在更靠近湖泊中心的地方选了一点，然后小心地呼出吐息。聚集成束的火浪在冰面上融出一个洞口。她朝着洞口继续呼出吐息，直到宽度足够让始祖龙进食为止。

阿莱克丝塔萨开出洞口，却把第一个享用美餐的机会让给了耐萨里奥。炭灰色雄龙飞奔过去，一猛子将头扎进水里。

当他收回脑袋的时候，嘴里已经衔着一条肥美的鲜鱼。他大口咀嚼，同时心满意足地退开。

阿莱克丝塔萨补上位置，她多花了一点时间才捕到自己的猎物。

下一个是玛里苟斯。他才刚刚将头伸进洞口，就有一条肥鱼游过。卡雷的宿主比其他同伴都更为轻松地捕到了猎物。

冰蓝色雄龙退开的时候，伊瑟拉补上了位置。玛里苟斯转回到岸边，他的猎物仍还在齿间不住挣扎。离开冰面之后，这头始祖龙就开始仔细查看起这片苦寒之地。周围没有迦拉克隆，也没有任何亡灵出没的迹象。玛里苟斯收回心思，开始专心进食。血淋淋的撕扯镜头让卡雷相当不适，甚至于有些期望宿主闭上眼睛。

卡雷试着转走注意力，于是便想到了提尔。始祖龙们扔下守护者跑来进食倒也在情理之中，但他们真的得赶快为提尔做些什么。卡雷很好奇其他守护者身在何处。他们是否知道提尔危在旦夕？这头蓝龙猜测守护者们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联系，某种能让他们……

刺耳的嘶吼从玛里苟斯右面传来。卡雷和他的宿主都非常清楚这个不祥的声音。

这两头瘦骨嶙峋的始祖龙究竟从何而来，玛里苟斯和卡雷都不得而知。眼下已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其中一头亡灵已经朝着玛里苟斯迎面冲来。它丑陋的黄牙上滴淌着恶心的绿色黏液，对于活着的始祖龙来说显然是致命的剧毒。

玛里苟斯侧身闪开，将尾巴像鞭子一样甩向亡灵。长尾缠上了亡灵的后腿。然后在那头怪物想要再次发起攻击的时候猝然抽动。

这具活动的尸体倒向一旁。然而，玛里苟斯没能及时松开尾巴，被对手倒地的势头拉得转了半圈，将整个背部暴露给了第二头亡灵。

不过，这头不死生物下一刻便被一股沙浪击中，打得横飞了出去。当它着地的时候，炽烈的火浪早已等在那里。

干枯的亡灵浑身着火，却仍旧站了起来。而刚刚被绊倒的第一头也是一样。

玛里苟斯终于解开尾巴，反向转回身来。紧接着，他便一击将第一具活尸打得飞向湖面。

卡雷的宿主原本只是想把对手击倒在地，却没料到敌人在冰面之上一路滑向了伊瑟拉所在的位置。这头娇小的雌龙趁势伸出尾巴，轻轻拨了一下。

于是，这头手忙脚乱的亡灵便一路滑进了冰洞之中。

它抓着冰层的边缘，想要借力爬出。但耐萨里奥没给它这个机会。炭灰色雄龙伸出后腿用最轻的力道跺了一脚，那头可怜虫便跟着震落的碎冰一同沉入湖底。

另一头亡灵则完全无视了身上的烈焰，迈着沉重的步伐转向阿莱克丝塔萨。赶在它喷出吐息之前，诺兹多姆再次放出了沙浪。

沙浪正中目标。在火焰的削弱之下，沙砾直接冲碎了这头生物。碎裂的残体四处飞溅，其中一些甚至在着地之后还继续翻滚了几圈，然后才静止下来。

玛里苟斯没有歇息，而是立即赶回湖中望向冰面之下。片刻之后，他发现了第一头亡灵。这具尸体竟然还没死透，它游了上来，正在寻找脱出的方法。

卡雷的宿主飞向冰层的裂口，低头喷出吐息。没费多少力气冰层就重新封好如初。现在，即便是这头亡灵抵达洞口，它也再没可能脱身出来。

玛里苟斯回到同伴的身边。耐萨里奥正在检查第二头亡灵的残骸，以确保每一块残片都已经失去动弹的能力。诺兹多姆又开始啃起鱼来，而阿莱克丝塔萨则望着远方的山脉，看上去心事重重。只有伊瑟拉注意到了玛里苟斯的归来。

卡雷的宿主望着亡灵的残骸。他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却又说不上来。卡雷也被这股情绪扰动，也开始觉得自己似乎遗忘了什么事情。

冰蓝色雄龙突然爬升一段高度，望向提尔所在的位置。

守护者的身躯已然不见。只有一些模糊的血迹留在提尔曾经躺过的地方。

玛里苟斯越过同伴，开始焦急地搜索每一个方向。然而四下里都找不到任何踪迹，甚至于一点线索都没有。

“走了。”伊瑟拉轻声对他说道，“走了。”

“去了哪儿？怎么走的？”

她耸耸肩。

其余三头始祖龙这才注意到突发的事态。他们帮着玛里苟斯又搜索了一遍，耐萨里奥甚至飞越了整个冰湖，却同样也是一无所获。

“丢了。提尔丢了。”玛里苟斯愤怒地咆哮。比起旁人，他更想痛斥的还是自己。在他看来，照看提尔的职责毫无疑问是系于己身。

然而，在冰蓝始祖龙继续进行徒劳搜寻的时候，卡雷终于想清楚了刚才这段时间里一直困扰着自己的事情。当玛里苟斯衔着猎物从冰窟旁退开的时候，他曾四下环顾了一圈。也就是那时，他的目光就曾扫过提尔所在的位置。

现在，卡雷终于知道了，在那个时候，提尔就已经没了踪影。

有什么东西带走了守护者……对方的用意卡雷仍不清楚，但他知道，这一定不会是为了进食……

第22章

“现在呢？”耐萨里奥问道，“现在怎么办？”

卡雷满怀钦佩地发现，即便事出突然，玛里苟斯也能在脑中敏捷而冷静地分析各种选择。

不过，最先开口回答的却是阿莱克丝塔萨。她面色坚定地说出了玛里苟斯心头的想法：“我们必须战斗。”

没有反对，也没有拒绝。玛里苟斯和卡雷都为大家能如此迅速地达成共识而感到欣慰，同时，这也让卡雷回想起了那位将会在五位守护巨龙间扮演领导者角色的阿莱克丝塔萨。卡雷的宿主则是舒了口气，长久以来压在他肩上的责任如今终于有人能够分担。就连伊瑟拉也没有对这个决定抱有异议，尽管从表情来看，她的心里仍旧还藏着一些事情。卡雷猜测这头淡黄色雌龙是在担心自己的力量。她态度坚决，但即便是在用餐之后，她的体力也没有恢复到其他同伴那样的程度。

卡雷的宿主也注意到了同样的事情，不过他并没有点破。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等着玛里苟斯指明下一步计划。他的想法仍旧举足轻重，毕竟从一开始就是他最先接触的提尔。在那个奇怪家伙出现的时候，玛里苟斯几乎是当场就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提尔看上去是那么聪明、那么自信，尽管体型较小，但他所辐射出的力量却明显要远远超出任何一头始祖龙。

然而现在提尔已是无处可寻，就连掳走他的究竟是何物，他究竟被带去了何方，都不得而知。对于始祖龙这样的生物而言，最合乎逻辑的推测就是某头野兽带走了守护者的躯体，甚至于此时此刻就正在进行吞食。

如此一来，能够面对迦拉克隆的就只剩下这五头始祖龙，而玛里苟斯显然已被其余同伴认定为小队中最聪明的计划者。

卡雷能够理解冰蓝始祖龙脑海中涌现的所有思绪，但他也有着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越来越觉得，不管是什么东西带走了提尔，其目都不会是进食这么简单。然而这对于玛里苟斯和其余始祖龙来说恐怕都没有任何……

耐萨里奥示警地嘶吼了一声。五头始祖龙都立即压低身子。

远方的山脉中，三个身影正在缓缓向东北方行进。它们的动作生硬反常，丝毫没有那种始祖龙翱翔时的流畅自然。尽管动起来很快，但它们时走时停，似是毫无目的可言。

“死龙。”诺兹多姆咕哝道。

那三个身影隐没在一座高峰之后。玛里苟斯嘶吼了一声。他发现了一些甚至于卡雷都没能在第一时间意识到的事情。“它们很聪明，找得很仔细。不像其他的。其他死龙都不会思考，只会吃。”

耐萨里奥满脸困惑，但其余三头始祖龙都理解了玛里苟斯的意思。卡雷也一样理解了。那些活动尸体的动作就像是有了智慧一般，这是它们先前一直所不具备的。

“迦拉克隆是它们的主人。”阿莱克丝塔萨脱口而出，“它们在为主人找东西。”

玛里苟斯替她补充道：“迦拉克隆在找我们。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样。死龙看到我们……就等于迦拉克隆看到我们。”

宿主的描述或许并不准确，但卡雷也一样相信只要亡灵找到这群始祖龙，迦拉克隆就能立刻得到消息。那头巨兽已经展现过操控死者的能力。不过奇怪的是，始祖龙小队刚才已经消灭了两头亡灵，迦拉克隆却至今都没有现身的迹象。

玛里苟斯再次查看了一番这片区域，最后将目光停留在远方的群山。“我们去那里。”

始祖龙们一同望向玛里苟斯鼻子所指的方向。片刻之前，那三头亡灵就正是在彼处搜寻。

“它们在搜寻那里。”阿莱克丝塔萨提醒玛里苟斯。

他摇了摇头。“不……是它们搜寻过了那里。”

玛里苟斯的想法不无道理，只是在卡雷看来，直接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太过草率。不过玛里苟斯的同伴们却没有任何异议，他们点了点头，然后便跟着冰蓝色雄龙一同起飞升空。在看到玛里苟斯一行几乎是贴着地面飞行之后，卡雷才算是释怀了一些。这样一来，即便是敌人突然折返，这群始祖龙也不至被轻易发现。

他们的速度已经非常迅速，但玛里苟斯和卡雷都恨不得还能再快一些。抵达山谷之后，卡雷的宿主便立刻开始在那些陡峭的险峰间悄然游走。他一面寻

找着可能的藏匿地点，一面提防着撞上迦拉克隆的爪牙。

“来这里。”

这并非用耳朵听到声音，而是一个直接传入脑中的念头。在卡雷和宿主开始思考这究竟是来自于谁，或者什么东西之前，玛里苟斯的身体就已经本能地照做了。

始祖龙在困惑中突然停住。耐萨里奥差点就和他撞到一起。在玛里苟斯搜寻信息来源的时候，其余四头始祖龙也都在他身边悬停下来。

他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却意外地发现了迦拉克隆。

巨兽的阴影转瞬间便让玛里苟斯一行所处的狭窄通道暗不见光。始祖龙们立即分散，各奔一处寻找可能的掩护。这并非抛弃同伴，而是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这里绝不会存在能同时容纳五头始祖龙藏身的地方。只有分散开来，大家才有活命的可能。

阴影遮蔽了视线中的每一个角落。然而这与方才惊鸿一瞥中所见到的迦拉克隆的完整躯体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这头巨兽已经成长到了倾覆天地的程度，等待他从头顶经过的时间漫长得像是永无止境。

玛里苟斯等待着迦拉克隆完全经过此处，但这头畸形巨兽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伸出自己庞大得至少足以握住三条始祖龙的后爪，拍在一座高峰之上。山体应声崩裂，碎石滚滚而落，冲向阿莱克丝塔萨和诺兹多姆藏身的地点。

致命的山崩仍在持续。但这却并非蓄意为之，只不过迦拉克隆的躯体就是这般沉重。紧接着，另一个地方也爆发出同样的山崩，毫无疑问这是巨兽降下了另一条后腿。

迦拉克隆有些笨拙地调整了一下姿势，于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垮塌。所幸这一次的规模比起之前已经小了许多。一条较小的前臂出现在视野之中——当然，这个“较小”也仅仅只是相对后腿来说。迦拉克隆来回晃动着脑袋，似乎正是在搜寻始祖龙小队藏身的地区。

更糟的是，即便是在迦拉克隆脑袋看不到的方向，那些增生的眼球也在疯狂地扫视每一寸土地。玛里苟斯往岩石堆里挤得更深了一些，他已经不止一次觉得巨兽发现了自己。然而迦拉克隆却始终没有转身回来将他一口吞掉。相反，这头暴虐的巨兽转了半圈，甚至于前爪就摆在了冰蓝色始祖龙的视线之中，然后便再次向前移动。

迦拉克隆的动作引发了又一次山崩。不过，与被巨兽发现的恐惧相比，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当这头庞然巨兽的尾巴终于消失在群山之间的时候，玛里苟

斯和卡雷都生出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仅仅片刻之后，周围的群山就开始震颤起来。

迦拉克隆在山间探出脑袋。他所朝向的方向与玛里苟斯相去甚远，但玛里苟斯知道，那里正是伊瑟拉的藏身之处。冰蓝色雄龙没法用肉眼看到她，但他非常确定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就藏在那片被迦拉克隆死死盯住的阴影之中。

畸形的巨兽嘶吼一声。一些污秽的迷雾从他口中散布出来。所幸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呼吸，而不是他打算发动攻击。不过迦拉克隆仍还在试着想要弄清是什么东西藏在阴影之中。他的躯体已经不再发光，对于在场的所有始祖龙来说这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否则的话，他身下的大部分区域恐怕都已经被照亮。

突然间，迦拉克隆开始咳嗽起来。仅仅数秒之内，咳嗽就变得非常剧烈。以至于玛里苟斯都忍不住好奇迦拉克隆会不会就这么简单地被病痛折磨致死，这当然不太现实。没过多久，雷鸣般的咳嗽声就开始渐渐平息。

不过，卡雷已经趁着这段时间好好观察了迦拉克隆一番。他注意到，刚才那段时间里巨兽身上的许多增生肢体和眼球都在枯萎收缩，其中一些甚至已经退化成了凸起的息肉。即便是在咳嗽止住之后，这些增生也没有回复到之前的样子。

卡雷很担心自己的宿主会错过这些细节，但事实很快便证明他这是太过小瞧玛里苟斯。冰蓝色始祖龙默默记住自己的发现，强忍着发声的欲望等待迦拉克隆离去。

迦拉克隆继续研究了一会身下的区域，最终起飞。接下来的好几分钟内玛里苟斯都没有动弹，他的同伴们也一样没做出任何动作。在经历过一次回马枪之后，五头始祖龙谁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来冒这个险。

最终，玛里苟斯第一个冒险探出头来，他迅速飞向阿莱克丝塔萨藏身的地方。雌龙所在的位置堆积着大量落石，玛里苟斯不由捏了一把冷汗。然而当他靠近的时候，便看到火红龙从更深处的阴影中探出头来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现出身形。

“他们呢？”她忧心忡忡地问道。不过毫无疑问，她最为担心的肯定还是自己的妹妹。

玛里苟斯只能耸耸肩以做回答。他们一同飞向一处堆满落石的区域，这是诺兹多姆最后出现的地方。和阿莱克丝塔萨不同，当同伴靠近的时候，诺兹多姆直接爬到了石堆顶上。

“有受伤吗？”他关切地询问。两位来者都摇了摇头。然后，诺兹多姆展开了自己的翅膀，可以明显看出左翼的动作要比右翼僵硬得多。“我好像被砸到了……不过，也只是有点痛而已。”

诺兹多姆听起来与平常无异，但卡雷知道玛里苟斯和阿莱克丝塔萨都很是为他担心。即便是轻微的伤痛，也很可能会在某些时刻引发致命的后果。

不过，在担心之余，阿莱克丝塔萨还是把话题转向了她最亲近的人。“伊瑟拉呢？”

“这里。”浅黄色雌龙降落到姐姐的身后。“我没事。”卡雷注意到了伊瑟拉语气中的一些抵触，就好像即便是在眼下这样危险的时局中，她也不希望那位同巢亲人过于关心自己。

又等了一会之后，玛里苟斯才谨慎地问出那个大家都在关心的问题。“耐萨里奥呢？”

谁都没有消息。玛里苟斯嘶鸣了一声。他展翅升空，飞向印象中炭灰色雄龙最后所在的位置……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得悬停在了半空。

耐萨里奥选择的藏身地点堆积着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多的落石。玛里苟斯看在眼里，无法想象耐萨里奥还有任何生还的可能。卡雷的看法也是一样，尽管在他所了解的历史中耐萨里奥是活了下来——并且最终成为死亡之翼。

接着，远处一个轻微的声响引起了玛里苟斯的注意。阿莱克丝塔萨和其他同伴也一样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们立即降落，来到卡雷宿主的身旁。

玛里苟斯攀上碎石，然后发现炭灰色雄龙藏身的这处石檐比他原本料想的还要宽阔得多。这给了大家一线希望，但即便如此，也已经有部分石檐因为承不住重量而塌了下去。耐萨里奥也许仍还活着，但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

方才的声音再度出现，这一次玛里苟斯终于分辨出其来源就在他的爪子之下。他赶忙跳到一旁，避免因自己的体重而加剧同伴的负担。

玛里苟斯将脑袋贴上石堆。他听到了一些动静，还有微弱的呼吸声。

“这里！”他站稳身子，然后开始用后腿掘开碎石。其余同伴也立即来到旁边，阿莱克丝塔萨帮着将玛里苟斯挖出的石块推向别处。诺兹多姆想要去和玛里苟斯一起挖掘，却被伊瑟拉抢在了前面。淡黄色雌龙挖得格外投入，诺兹多姆只好加入阿莱克丝塔萨，去清理那些被挖掘出来的碎石。

现场一片沉默。玛里苟斯咬紧牙关再加把劲，却惊讶地发现伊瑟拉比他还要卖力。她的动作几近狂热。玛里苟斯有些不明就里，卡雷却很清楚浅黄雌龙

是联想到了那些被塔隆妮克西娅活埋的病龙。伊瑟拉不想看到同样的结局在耐萨里奥身上重演，然而在某些层面上来说，卡雷却有些希望始祖龙们停下救援工作。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艾泽拉斯大陆上的万千生灵都更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死亡之翼的世界。

但是对玛里苟斯和他的三位同伴来说，埋在这底下的是他们的朋友。伊瑟拉嘶吼一声，然后用她那纤细的前爪拨开一块岩石。石块下面露出半截龙翼。在场的始祖龙们立即就明白到耐萨里奥是被压住了翅膀，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无法自行脱身。炭灰色雄龙仍还活着，头部上方的坚固的石檐救了他一命。若是连这里也垮塌下来的话，耐萨里奥的头颅恐怕就会像龙卵一样清脆地碎掉。

未来的死亡之翼挣扎着试图吸入新鲜空气，看着这幅生死一线的景象，卡雷不由得为耐萨里奥将会成为大地守护者这个事实感到莫大的讽刺。这头始祖龙仍然无法动弹，他不得不等待玛里苟斯和伊瑟拉解放开他的整只翅膀。一旦双翼能够自如行动，他便立即将其展开，为两条前爪腾出空间。这对前爪虽不如后腿那般强健有力，却也足够让他拨开周围那些困住他的碎石。

在重获自由之后，耐萨里奥身上的伤口便清晰地呈现在了同伴们的眼中。和诺兹多姆一样，他的肢体全部完整，只不过周身上下到处都是擦伤和血痕。他的翅膀也被撕开了许多裂口，不过玛里苟斯扫了一眼，便看出这些伤口不会影响炭灰色雄龙的飞行。

耐萨里奥舒活了一下后腿，又将脖子扭了一圈，然后望向天空。“迦拉克隆呢？”

“飞走了。”玛里苟斯答道，“目前是这样……”

“太强大了！”伊瑟拉一面喃喃低语一面靠到近前，“太强大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她的姐姐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战斗……或者死。”

耐萨里奥的呼吸终于恢复正常，他哼了一声。“唔……多半是死。”不过，他又立刻补充道，“那也宁愿战死。”

“是的，宁愿战死。”玛里苟斯点头赞同，双眼却一直盯着阿莱克丝塔萨，“不过要是能活下来，自然更好。”

“是的，活着更好。”她重复道。

但具体该做些什么却是个谁也答不上来的难题。不管怎样，他们首先还是得找个安全的藏身之地，然后再去思考怎么对付那个看起来近乎无敌的对手。

“顺着山脊往前。”

这个念头突然浮现脑海，它是如此的自然，以至玛里苟斯竟没有意识到这并非自己的想法。卡雷知道它来自别处。他没法辨认信息的来源。发信的应该不是提尔，他没有理由故作神秘。而如果这是源自另一名守护者，他为什么不表明自己的身份呢？奇怪的是，卡雷总觉得这信息涉及一些自己知道的事情，但具体是什么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来。

而事实上，他必须承认这其实无关紧要。他只是一名被囚禁在无尽幻象中的观察者，无法干涉，甚至于无法触碰任何事物。不管怎么抱怨，这都是此刻他唯一知道……或者说唯一记得的事情。

“但我还有另一个身份！”卡雷突然坚定地提醒自己。“魔枢，以及……”

以及另一个他想要——不对！是需要记起的名字。那并非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一个不久之前他都还记得的女性的名字。一位他本该非常熟悉，而且在幻象之前的时光里一直都萦绕于他脑海的女性。

这份执念最终唤醒了一些尘封的记忆。吉——吉蕾雅？吉——吉安娜？吉安娜！

最近一段时间的记忆如潮水般涌现而出。吉安娜很可能正在试图侵入魔枢，而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了，那她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踩进了坟墓。

我必须救她！我必须……

幻境猝然终止。卡雷由衷地欢迎着那片多次让自己陷入歇斯底里的黑暗——只要它能够让自己回到魔枢。

有什么坚硬的东西正压在他身上，或者是他正压着什么坚硬的东西。卡雷目不能视，只能假定这是自己私室的地板，于是又更加欣喜了一些。他默默聚力，想要试试看能否移动身体的某些部位。

“卡……”

他知道这个声音，只是一时间想不起来是谁。吉安娜。这是吉安娜！他竟然连这也忘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会一直忘记事情？”

那件法器。卡雷这才发现自己连那件可憎的法器都给忘了。

“卡雷？”

吉安娜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微弱。她正在重复蓝龙的名字，只不过这一次，她的音量已经几不可闻。

卡雷绝望地想要探出手去。出乎意料的是，他竟感觉到了自己的指甲——或者说爪子？——正在抓挠地板。这个动作引发了一阵酥麻刺痛的感觉，但这种象征着真实的“难受”反倒让他感觉莫名亲切。他把注意力同时放在了吉安娜与这种感觉之上，他希望在现实事物中建起连接，以便让自己更快苏醒过来。

“卡雷！听我说！”

她的声音再次变大。与此同时，蓝龙的手掌也再次抓挠了一下地板。他的身体渐渐恢复知觉。他感觉到血液正在贯通四肢与躯体。耳边回荡着呼吸的声音，但这究竟是自己的呼吸还是身侧之人的呼吸，他无法分辨。

吉安娜！吉安娜！他必须让她知道自己已经恢复了听觉，但这该死的双唇却一个字也无法吐出。

一个冷漠的吼声突然传出，盖过了吉安娜呼唤卡雷的声音。

吼声惊住了卡雷，不仅因为事出突然，更重要的是因为卡雷辨认出了这并非真龙，而是始祖龙的声音。

吉安娜！吉……卡雷犹豫了。是这三个字吗？这又是谁的名字？一个女性的名字，当然，但自己熟悉的女性应该只有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这对姐妹才对。我是在呼唤她们之中的一个？

黑暗消散……而他，正一如既往地，和玛里苟斯一同翱翔于天空。

只不过这一次，虽然不甚明了，但卡雷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改变了。他仍旧寄宿于玛里苟斯体内，观察着这个世界。卡雷不知道这种状态是从何时开始，他只知道他将会和自己的始祖龙宿主永远一同生活下去。

他已经完全遗忘了属于自己的未来，完全遗忘了那位正在持续呼喊他名字的女性。或许是暂时，或许是永远。

＊＊＊

吉安娜瘫倒在地。她的计划失败了。她孤注一掷地想要让自己融合进法器与卡雷之间的链接。她调整了自己的节奏，以便更好的契合那头无意识的蓝龙，从而将他拉向自己，拽回现实。

但事实证明法器与卡雷之间的连接要牢固得多。有那么一会，吉安娜几乎就要取得成功。然而，她辛辛苦苦伪造的链接却在转瞬间就被毫无预警地切断。那件法器针对她的侵蚀做出了调整，就和她最初侵入魔枢时所遇到的情况一样。

然而……

吉安娜费力地从地板上撑起身子，也趁着这个时间观察了卡雷一番。他的呼吸一起一伏，和法器光芒的节奏完全一致。他的身体扭曲得更加厉害了，凡人的体征正在消退，却并没有显露出巨龙的样貌。他正在经历某种变化，他的躯体正在转变成某种吉安娜非常熟悉，但却绝不是巨龙的生物——一种她曾经见过的生物。

另一种生物，那究竟是什么？在受训的日子里，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曾经学习了解过艾泽拉斯大陆上所有主要的兽类。这是肯瑞托成员的一门必修课，因为在置身野外的时候，许多动植物都很可能会关乎生死。她很确定自己曾经见过类似的野兽——始祖龙？

这没有道理。吉安娜很清楚卡雷可以幻化多种外形，但他没有任何理由将自己转变成这种龙族弱小的始祖形态。可是当她靠近的时候，她的双眼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始祖龙特征。更糟的是，卡雷的其中一条手臂已经缩短到了极其反常的程度，这使得他看起来和那种野兽更相似了几分。

卡雷忽然大吼了一声，声音和真龙截然不同。他的双腿也开始变得更加粗壮、笨重。手脚的比例已经变得和始祖龙非常接近。

同一时间，法器也开始闪烁得更加频繁，更加耀眼。光晕包裹了卡雷。

吉安娜向他伸出手去，却险些被烤焦手指。法器的光晕原本没有温度，此时却如同烈焰一般炙热。卡雷隐没于光芒之中，他的变化进程也已经无法确认。

大法师张开法力护盾试图接近卡雷，却再次被加温的法器逼得退了回来。吉安娜喘着粗气，在刚才的片刻中，她看到卡雷的呼吸加快了许多，正和法器闪烁的频率完全契合。

不能让这种情况持续太久！不能！吉安娜很清楚这样的疯狂扭曲会存在一个临界点，一旦走到那一步，卡雷的身躯就会再也无法承受。即便是魔法创造的生物，他也终究不过是肉体凡胎。

尽管身为巨龙，卡雷也迟早会燃烧起来。到那时，吉安娜便再也无力回天了。

第23章

玛里苟斯和卡雷依照脑海中那个声音的指示沿着山脊向前飞行，他们俩都在期盼着能发现一些特别的东西，最终却一无所获。群山围出了一个碗口状的峡谷，不知为何，卡雷始终觉得这有些蹊跷。但玛里苟斯已经把此处看作了这段旅途的终点，一个迦拉克隆应该不会搜索，或者已经进行过无果搜寻的区域。

一条小溪从峡谷中流过。五头始祖龙都降落下来开始痛饮。他们同时也在思考着。穷此一生，他们都从未面临过如此多需要思考的问题。玛里苟斯望着其他同伴，很好奇他们是否和同自己一样疲惫不堪。

有什么东西突然闪了一下。在远处溪流变得更加开阔的地方，飘浮着一圈石块。即便是始祖龙也非常清楚石块没法浮在水中，于是，玛里苟斯立即升空飞了过去。

卡雷的宿主很快便发现那其实是一块卧在水中半露出水面的东西。正如他所猜测的那样，这又是一头始祖龙的尸体。然而，当玛里苟斯在溪边降落下来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些蹊跷的地方。

在他身后，耐萨里奥也急切地降落了下来，激起一片水花。炭灰色雄龙靠到玛里苟斯身旁，和同伴一起仔细观察起来。

“死了。迦拉克隆干的。我们应该在它复活前毁掉它。”

玛里苟斯摇了摇头。“已经有人做了。这是一头复活后又被杀死的龙。”

耐萨里奥不怎么相信地哼了一声。他伸出前肢戳了一下，然后发现这具尸体在第二次“死亡”之前就已经开始腐烂，如今更是在水里被泡得四分五裂。“如果不彻底摧毁的话，怎么能保证死龙不会再复活呢？”

卡雷聚精会神地观看了全程，同样也很好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或者是别的始祖龙做了耐萨里奥提议的事情，或者就是这头亡灵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自己溃烂散架了。然而一直以来都从未有过后者发生的先例，于是，卡雷和他的宿主都只能假定这是第一种情况。

如此一来，剩下的问题就是：究竟是谁毁掉了这头邪物。另一名守护者？

玛里苟斯凑到近前。他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另一股气息，一股他毫不意外会在此地闻到的气息。接着，当他再次观察那具腐烂的残骸时，他又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片刻之前，这些残骸都还是固体，但现在却仿佛马上就要分解了一般。玛里苟斯伸出前肢轻轻地碰了一下，结果就连那些尚未接触水面的部分都立即散成一摊。

与此同时，卡雷宿主所闻到的那股气味——或者说恶臭，突然浓烈了十倍有余。

而气味的来源却被耐萨里奥下意识地抢先说了出来。“迦拉克隆。”

“迦拉克隆……”玛里苟斯打断了他，然后用更加和缓的语调补充说道，“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迦拉克隆了。”

“什么意思？”

就连卡雷也弄不清楚玛里苟斯此刻的想法，他从宿主脑海中读到的那些思绪看上去都没有道理可言。不过紧接着，玛里苟斯就把自己的离奇猜想说了出来。“迦拉克隆来过这里。迦拉克隆……吞了这头死龙。”

耐萨里奥瞪大眼睛，就仿佛觉得冰蓝色雄龙已经疯了一样。其余三头始祖龙因为好奇这对雄龙到底在研究什么，便全都跟了过来，于是，他们也听到了玛里苟斯的这番说辞。

“迦拉克隆吞了这头……这头死龙？”诺兹多姆满脸疑惑，“已经吃活龙了！为什么还要吃死龙？”

“现在，还有活龙可吃吗？”阿莱克丝塔萨嗅了嗅尸体，然后皱起了眉头。“是他，迦拉克隆。就在不久之前。”这头雌龙又眯起眼睛思索了一番。“玛里苟斯是对的。”

“但这是头死龙！”耐萨里奥坚持道，“死了很久！没有肉！没有生气！”

确实，周围唯一能嗅到的便是扩散的腐臭气息。然而，玛里苟斯在其中还闻到了一些更糟糕的东西，就好像某种东西正在尸体腐烂的同时逃逸飘走。

“这原本是一头活龙，然后死了。”他开始组织语句，想要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意思。“变成了活动的死龙。能动，但其实是死的；死了，但却还能动。”

卡雷很自然的第一个领会了玛里苟斯的意思。即便是曾经身为魔法守护巨龙，卡雷也很怀疑自己能否在同样的情况下比宿主先得出这个唯一可能的答案。

在其余的四头始祖龙之中，伊瑟拉最先理解了这个问题。“死龙能动，那一定是什么东西在让它们动。不是血，不是生命力。但肯定有什么东西。”

“‘死灵’？”耐萨里奥咕哝道，“它们有‘死灵’？”

始祖龙们和亡灵接触的时间并不算长，但现在他们已经抓到了要点。卡雷突然记起，他本人其实是和亡灵打过非常多交道的，只不过这些迦拉克隆造出的行动死尸和蓝龙在他自己时代中面对过的那些亡灵并不全然相同。玛里苟斯的猜测看起来已经非常接近正确答案。有一股力量——或许是迦拉克隆吸走猎物生命精华之后衍生的产物——在驱动这些死尸。这与生命精华的性质非常相似，那么将其称之为“死灵精华”便算得上是非常贴切。

但是在这个步骤完成之后，迦拉克隆现在又开始吸食起这种死灵精华。为什么？卡雷默默向自己发问，他知道玛里苟斯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为什么？

再一次，卡雷的宿主第一个发现了可能的原因。玛里苟斯抬起脑袋望向远方。只有卡雷知道他是想分辨某种特别的声音。

“没有哭喊，”玛里苟斯有些恼怒，“也没有呼救。”

“都在害怕迦拉克隆。”阿莱克丝塔萨指出，“有的逃走，有的躲起来……还有的，已经死掉了。”

“迦拉克隆还在长大，还在变化。始祖龙只有在食物足够的时候才会长大。”冰蓝色雄龙扬起翅膀指向远方的山脉，“迦拉克隆已经找不到吃的了。没有足够大的，没有好抓的……除了死龙。”

现在五头始祖龙都懂了，但卡雷透过玛里苟斯的目光发现，他们似乎都恨不得自己没有发现这个事实。比起吞食同类的怪兽，他们更加不能接受的，是一头吞食死灵的妖魔。

然而让卡雷最为担忧的，还是这种可怕的进食会如何影响迦拉克隆的扭曲变形。如果说吞食受害者的生命精华让他变成了这样的怪兽，那吞食死灵又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所有的亡灵很可能到最后都会被饥饿的迦拉克隆吞噬殆尽，但五头始祖龙都没法为此感到鼓舞。他们很清楚迦拉克隆最为偏爱的还是那些活着的猎物，尤其是他们。

在玛里苟斯看来，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于是，他再一次试图将其余同伴排除出这个悲壮的任务。玛里苟斯望着四位好友，说道："必须面对迦拉克隆。现在。就我自己。"

"不。"阿莱克丝塔萨挤到了五头始祖龙中央，"我们是亲人。我们一起战斗。直到永远。"

她所说的"亲人"并非象征他们的深厚友情，而是发自内心地觉得他们五头始祖龙就像是拥有同样的肤色，来自同一个族群，由同一种龙卵孵化而出。对于始祖龙而言，这世上再也不会有更深的羁绊。

"是的。"耐萨里奥同意了火红雌龙的说法，同时对玛里苟斯的提议表示愤慨，"我们像亲人一样并肩战斗！我们生死与共！"

"但我们不是真的亲人。"伊瑟拉反驳道，"我们的战斗方式，我们的吐息，都不一样。"她并非故意抬杠，只是想指出这些不同点仍然非常重要。

玛里苟斯点点头，他早就考虑过这点，并且一直把这当作是他们最大的王牌。或许，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我们的战斗方式不同。"他说，"我们并肩战斗，但也要利用这些差异。提尔向我们展示过一些技巧，但提尔不是始祖龙，没法像始祖龙一样想事情。我们可以比提尔做得更好，我们站在始祖龙的角度做计划。"

这是玛里苟斯唯一想到的方法，尽管卡雷似乎对此没有那么确信。提尔，强大而睿智的提尔，曾经安排过始祖龙们和他一起战斗。是的，他充分利用了五头始祖龙各自的能力，但最终的目的却只是配合他。他直面了一头始祖龙——一头巨大的始祖龙——却似乎是把对方想象成了和他一样的生物。

但提尔引出的这个观念却被证明是相当正确的，五头具有不同能力的始祖龙配合起来，要远比来自同一族群的五头始祖龙更加厉害。无论是五头玛里苟斯，还是五头耐萨里奥，都比不过他们自己所在的这个小队。

不过玛里苟斯也承认，不是任意五头不同种类的始祖龙都能在战斗中配合得如此亲密无间。要说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还有谁能在提尔面对迦拉克隆的时候帮上忙的话，他唯一能想象得出的便是由五头寇洛斯那样的强者组成的小队。

我们还没有赢，玛里苟斯简短地提醒自己。更大的可能是，我们将会失去一切。

即使不为自己考虑，玛里苟斯也必须保证其余四位同伴的安全。他必须确保自己能想出一个最佳方案，让五种截然不同的能力都发挥出最大功效。

可我只是一头始祖龙！这个念头突然在玛里苟斯的脑海中蹦了出来，让卡雷也跟着闪过一丝担忧。然而当耐萨里奥和其余同伴期待的眼神出现在视线中时，玛里苟斯立即就清楚了自己已经没有退路。

不过，还有一头始祖龙一定会愿意与他分担这份重任。他望向阿莱克丝塔萨。

后者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想法。在简短地瞥了一眼玛里苟斯之后，阿莱克丝塔萨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耐萨里奥身上。“你的族群是怎么战斗的？告诉……展示给我看看。”

耐萨里奥狡黠地笑了。然后展开双翼开始展示他的族群的战斗技巧。

幻境突然切换，卡雷并未感到吃惊，尽管他其实对另外四头始祖龙的能力非常感兴趣。事实上，蓝龙似乎已经适应了这个过程。他还没有意识到跳过这些内容很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眼前的景象看上去距离先前并没有间隔太长时间。五头始祖龙仍还在这片山地之中，只不过现在他们攀上了其中一处陡峭的顶峰，正在耐心地守望。

但天空一望无际，完全没有那头巨兽的藏身之处，同时也完全看不到亡灵出没的迹象。这使得小队的领袖渐渐开始不安起来。

“迦拉克隆在哪儿？”玛里苟斯咆哮着，“在哪儿？”他焦躁地伸展了一下翅膀，然后终于明白了他们应该怎么做。“得把他引向我们！得让他知道我们在哪儿！”

他引颈长啸，吼声响彻群山。然而在他听来，这声音还是不够响亮。

玛里苟斯还没把自己的安排说出口，阿莱克丝塔萨就跟着仰起头吼了一声，其余三头始祖龙也紧跟着效仿。于是，在短短几声的调整之后，五头始祖龙就开始以同一节奏高呼起来。

整齐的呼喊声几乎撼动天宇。然而即便如此，这声音也仅仅只能被两小时飞行路程之内的始祖龙听到。

不过，迦拉克隆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始祖龙。

一阵雷声从东面传来——一阵节奏诡异反常的雷声。

不，这不是雷声。玛里苟斯最终辨认了出来，这是一对无比巨大的翅膀正在迎风拍动。

其余四头始祖龙也都转向了声音的来源，然后他们便发现彼处的大地已被阴影笼罩。

迦拉克隆比起上次出现的时候又大了一半。他每隔一会儿就会咳嗽一阵子，而每次咳嗽的时候，身上的光芒都会变得黯淡一些。

玛里苟斯在离地起飞时记下了这些细节。在他看来，即便真的有可能击败迦拉克隆，这场战斗的过程也必定是艰苦卓绝。所以若想赢得胜利，始祖龙们就必须找出迦拉克隆身上所有潜在的弱点。

玛里苟斯毫不犹豫地冲向迦拉克隆，他相信每一位同伴都已经清楚了自己的战术任务。

巨兽止住了咳嗽。光芒再次泛起。迦拉克隆凝视着这些冲向自己的弱小身影，大笑了起来。一时间整个山脉都为之震颤，让玛里苟斯他们方才释出的声音显得十分渺小。

“小家伙们！”听起来他甚至有几分欣赏对手的勇气，“你们在这儿呢！”

五头始祖龙一言不发，在靠近巨兽的时候四下散开。

“我最近的食物都很干，非常干。”迦拉克隆仍然面带笑意，“很难吃，但我实在是太饿了……”却同时用冷酷的双眼盯上了玛里苟斯。“我总是……这么饿。”

他张口吐息。

五头始祖龙正在等待这一刻。他们立即向上攀升，同时把彼此间距再次拉大。迦拉克隆喷出的毒雾扩散得又快又广，与此同时，他与猎物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落在最后的伊瑟拉几乎已经贴在毒雾的边缘，不过下一刻她便使出全力拍打翅膀，最终转危为安。

玛里苟斯按下对浅黄雌龙的担心，收起双翼垂直落下，冲向迦拉克隆。他大张其口喷出吐息。成束的冰锥刺向迦拉克隆，但这头巨兽只是不痛不痒地又笑了起来。

就在此刻，阿莱克丝塔萨瞄准了迦拉克隆的侧身喷出火浪。对于厚重的鳞片来说，火焰几乎就没什么效果。

不过对于那些增生的眼球，伤害就非常可观了。

眼球像黄油一般融化，然后纷纷滚落，只留下一个个焦黑的眼眶。得益于娴熟的技巧，阿莱克丝塔萨一个照面便毁掉了迦拉克隆左侧一大片区域的所有增生眼球。然后，又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悄然飞出视野。

畸形的始祖龙仰天咆哮，但这一次他的声调只是让玛里苟斯和卡雷觉得好笑。迦拉克隆体会到了连面对提尔时也没经受过的痛楚。

“我会第一个吃掉你！”他朝着早已躲藏起来的阿莱克丝塔萨大声吼道，“我会吸走你的生命！把你变成我的奴仆，然后再吃你一次！”

玛里苟斯一面继续着自己的攻势，一面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们五个都很可能会面临这样的命运：先是被转变成死龙，然后，即便是难吃得要死，也会被迦拉克隆在饥渴的驱使下当成点心一口吞掉。

迦拉克隆刚开始找寻阿莱克丝塔萨的踪影，就被沙浪击中了另一侧的身躯。和阿莱克丝塔萨的火焰一样，诺兹多姆的攻击也是集中在那些增生所处的位置。沙浪如同利爪一般接连喷出，直到视线之内再也看不到幸存的眼球。

然后，也和火红雌龙采取的战术一样，诺兹多姆很快便消失在另一块区域。

在之前的战斗中，提尔的确是为始祖龙的战斗技巧安排了用武之地，但这一切都是以配合他为目的。像玛里苟斯这样的始祖龙——或者说所有始祖龙——都偏爱于独自狩猎。但是在遇到非常、非常巨大的猎物时，始祖龙们也会转变成团队行动的猎手。团队行动会让他们在狩猎过程中占尽优势，同时还可以让合作的技巧得到充分磨练。而提尔的惨败就源于他始终将自己摆在首要位置，在面对迦拉克隆的时候，他从未想过要让五头始祖龙在战术体系中扮演和自己同等重要的角色。

玛里苟斯和阿莱克丝塔萨一起纠正了这个错误。他们只希望自己没有从一个死胡同走进另一个死胡同。不会再有第三次机会了。或者凯旋而归，或者葬身此处——如果提尔所言非虚的话，他们此刻的命运，也就等同于这个世界的命运。

在往昔的日子里，玛里苟斯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去担心下一餐吃什么之外的问题。他知道，其余的同伴们也都是一样；他们也都在担心着世间万物，而不仅仅是只顾自己。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保全这个世界。

战况发展至此，唯一还留在迦拉克隆视线之内的就只剩下了玛里苟斯。现在，他再次成为这头愈发暴怒的扭曲巨兽眼中唯一的焦点。

正如玛里苟斯预料的那样，迦拉克隆并没有呼出吐息。相反，这头巨兽降下两条后腿，拍向了最近的山峰。他的动作如此之快，以至于玛里苟斯才刚刚做出逃跑的动作，飞溅的石块就砸了过来。

第一块巨石几乎是擦着玛里苟斯的身子掠过。冰蓝色雄龙咬紧牙关，静待第二块巨石袭来。

不幸的是，这一块狠狠砸中了他的左翼。

玛里苟斯被砸得失去平衡，旋转着坠向一旁。一阵剧痛让他几乎就快遗忘的腿伤也跟着发作起来，然而这一切与他接下来所见的景象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迦拉克隆已经一步步逼近过来占满他的视线，而玛里苟斯却仍还没能纠正不断加速坠落的身体。

更糟的是，他注意到迦拉克隆周身上下不管原生还是增生的肢体，都已经捧满了泥土和石块。下一刻，遮天蔽地的投掷物便会爆发出来。这头骇人的巨兽只有一个目的——为卡雷的宿主奉上不可避免的毁灭。

尽管命在旦夕，玛里苟斯仍好奇着伊瑟拉身在何处。按照计划，在玛里苟斯扰乱敌人的注意之后，就该由这头浅黄雌龙发动攻击。现在，玛里苟斯已经顾不得担心自己的命运，他只希望有谁能赶紧站出来补上空缺的位置。

但伊瑟拉终究没有出现，反而是耐萨里奥无视了自己原本的任务，一头冲向战场。他凑到迦拉克隆耳边纵声咆哮。事实上，这比玛里苟斯以往听到的任何一次吼声都还要更加响亮。

耐萨里奥几乎是不要命地贴到了迦拉克隆耳朵边上，这一股声波着实将巨兽震得不轻。巨兽不自主地松开了握着的东西，所有的泥土和石块就像风暴一样生生落向身下的山脉。

或许是自信太过膨胀，耐萨里奥竟然留在原地开始欣赏起自己的杰作。迦拉克隆挥动巨翼，当场便让他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玛里苟斯眼见着自己的计划失败得比提尔还要迅速。他原本还以为他和阿莱克丝塔萨会比两腿的生物更能理解自己的族群。可他却忘了，不管如何变形，迦拉克隆也同样是一头始祖龙。玛里苟斯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不是正在把同伴们引向毁灭。

他稳住平衡，便立即向前赶去救援同伴，却看到阿莱克丝塔萨抢在了前面。和伊瑟拉一样，她也同样放弃了自己的游击任务，但和妹妹不一样的是，这头火红雌龙甚至比耐萨里奥还要更担心同伴的安危。

她从自己亲手毁掉增生眼球的那一面接近，然后径直冲到迦拉克隆的巨口面前。在她靠近的时候，她还做出了一件在玛里苟斯和卡雷看来都无异于自杀的举动。阿莱克丝塔萨简短地吼了一声。这声音已足够将迦拉克隆的注意力牵引过去。饥渴的巨兽张大嘴，朝着面前的小家伙一口咬了过去。

阿莱克丝塔萨呼出吐息，很显然是打算耗尽自己肺部的每一丝空气。汹涌的火浪在巨型始祖龙的口腔内爆发开来，让他再次体验了一番那些增生眼球曾经遭受过的痛楚。

咽喉附近的软肉被烤得如同焦炭一般。迦拉克隆赶忙收回脑袋，吞掉火红雌龙的想法转瞬间烟消云散。玛里苟斯看得目瞪口呆，他完全没想到这头骇人的对手竟然还有如此脆弱的地方。他也曾想过或许可以试着从内部发动攻击，但谁又会愿意飞进迦拉克隆的口中呢？

看起来，阿莱克丝塔萨就愿意。

迦拉克隆止不住地抽搐咳嗽起来。他剧烈地晃动着脑袋，痛苦的咆哮响彻群山，让在场的所有始祖龙心中都不寒而栗。他拍动双翼，升到了更高的地方。抽搐和咳嗽仍还在持续，脑袋也同样还在为试图驱走痛楚而来回甩动着。

阿莱克丝塔萨则趁机飞向负伤的同伴。耐萨里奥明显还有些摸不清方向，火红雌龙伸出后腿钳住他的肩膀，然后引着他开始飞向安全的地方。

群山之上，迦拉克隆的怒吼划破天际。咳嗽和抽搐都已经止住，这头巨大的始祖龙埋下脑袋，用恶毒的眼神扫过身下的整片区域。

迦拉克隆不顾咽喉的伤势，呼出一大片毒雾。与此同时，他的目光已经盯上了玛里苟斯。

不祥的感觉在玛里苟斯心头浮起，他赶忙越过肩膀往身后望去。

已经有超过一打的亡灵聚集在他身后，切断了他的退路。玛里苟斯这才明白，原来迦拉克隆也早就制定了他的计划——并且执行得远比始祖龙小队更加成功。从亡灵龙斜掠下来的角度就可以看出，它们先前一直都潜伏在云层之上。这段时间以来玛里苟斯只发现过一具死龙，他便假设其余死龙都已经落得和那头一样的下场。可如今，他、阿莱克丝塔萨，以及耐萨里奥，都已经被迦拉克隆成功地困在了迷雾和亡灵的包围圈之中。

诺兹多姆出现在了迦拉克隆没有防备的一侧。他朝着巨兽呼出一股又一股的沙浪，显然是和玛里苟斯一样，已经意识到了现在的状况有多糟糕。

迦拉克隆头也不回，直接挥动尾巴甩向诺兹多姆。这一击完美命中，重重地打在褐色雄龙的身上。

诺兹多姆被打得头晕目眩，一头栽向旁边的山峰。石块轰然飞溅，和褐色雄龙的身躯一起朝着下方的山脉滚落而去。

在巨尾收回的时候，玛里苟斯惊骇地发现，和迦拉克隆身上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长满了眼球。尾巴上的眼球甚至比之前遭受袭击时损失的眼球还要更多。

迦拉克隆的吐息仍在持续。玛里苟斯在毒雾靠近的时候赶忙向后退开。阿莱克丝塔萨带着无法自理的耐萨里奥，很快便被毒雾吞没。她试着想把耐萨里奥甩向前方，但炭灰色雄龙挣扎了几下，仍没法脱逃出去。

一阵刺耳的嘶声传来，这是死龙从身后接近时玛里苟斯唯一得到的警告。卡雷的宿主转过身来直面这些新的对手，他很清楚，这其实也就等于把自己的后背暴露给了步步逼近的毒雾。

成群的死龙、剧毒的迷雾，这两者已经将玛里苟斯逼上了绝路。那头饥饿的巨兽很快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猎物吞下。冰蓝色雄龙焦急地四处张望，想要找出一条逃生的路径。可迷雾已经覆盖了身后的所有区域，而亡灵又切断了面前的所有道路。他已经无处可逃。

当死龙争先恐后地扑向他时，玛里苟斯和卡雷都只想知道，在那位失踪同伴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伊瑟拉到底去了哪儿？

第24章

吉安娜在卡雷与法器之间半跪下来，脑海中飞快地搜索着能够拯救这头蓝龙的知识，但她同时也渴望着能够紧紧抱住他，抚慰他。如果她终究无力回天，那此刻便是卡雷最后的时光了。扭曲的变形仍在继续，卡雷的身体已经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始祖龙特征。他的呼吸也变得极其急促，大法师甚至怀疑这样下去他的肺马上就要爆炸。

这绝不是这件装置原本的功能！吉安娜坚定地告诉自己。这没有道理！

她聚精会神地盯着这件一亮一熄的法器，瞳孔突然开始放大。这件她原本以为是一体成形的东西竟然是由两个部分拼凑而成的。

“他应该是找到了什么东西。”那位叫做邦妮可的牦牛人曾这样说道。她可是一个可以在大法师眼皮底下悄然消失的家伙。

但是，就在吉安娜开始把神秘的牦牛人和法器的第二部分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她忽然感觉到有谁正在注视着她。大法师迅速地抬起头来望向前方。

面前没有任何人影，或者说现在没有。然而一个诡异的想法却在吉安娜脑海里冒了出来，她开始觉得自己其实看到了某个东西。既不是巨龙，也不是人类，不过轮廓倒是非常接近后者。大法师集中精神，一个身着斗篷，头戴兜帽，仅仅比凡人形态的卡雷稍高一点的人影开始在脑海中成形。

吉安娜知道一些有关守护者的事情，他们是一种非常高大魁梧的生物，如同巨人一般，不过在需要的时候，这种生物也具有随时转换形态的能力。但如果她看到的真的是守护者，吉安娜很好奇来者为何又匆匆隐去了自己的身形。

这不是臆想……他就站在那里。而且在吉安娜注意到法器的拼接构造之前，那身影从没有出现过。

这也让她再次想起邦妮可，种种迹象都表明那家伙肯定不止是一头牦牛人这么简单。要知道，转变成这种形态对一位守护者来说根本毫无难度可言。

吉安娜很确定自己已经找到了问题关键，开始认真观察起法器两个部分的拼接点。若不是精于此道，大法师恐怕不会那么容易注意到，这两个部分其实

是由法术黏结在一起。

法术……吉安娜回忆起自己初次对抗法器时的情景。也许现在的局面也有一部分是由自己造成的？

她研究了一番两个部分的拼接点，然后再次绘出那个反转的标记，将其推向前去。

标记覆盖了较小的那个部件，两个部件的接口也被完全罩在下方。在执行这一步的时候，吉安娜再次强化了自己的防护魔法。她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所以还是得先做好最坏的打算。

两个部件都开始闪烁白光，刺得她睁不开眼。大法师向后退开。在她看来，这件法器如果不是即将爆炸，就是正打算对她发起攻击。

然而这两者都没有发生。白光一点点消退，接着，那片较小的部件自行旋转了半圈。

吉安娜眨了眨眼，试着伸出手去。

法器猛地爆发出一连串的白色能量，猝不及防地涌进她的前额。她摇晃了一下，但出乎意料的是，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痛楚。

然后突然间，吉安娜看到……

＊＊＊

世界泛起了涟漪。

这是卡雷从未经历过的景象。他感觉时间就仿佛化作了大海中的波浪，一股接着一股迎面打来。更让他不安的是，他从玛里苟斯视线中看到的一切事物也都同样化为了海浪。迷雾正在一点一点逼近，紧随其后的便是迦拉克隆。

当玛里苟斯扭头望向那些亡灵的时候，所见的情形亦是一样。就仿佛它们也都是海中的浪花，一朵又一朵正向他冲来。而如此一来，这些死龙更显得比平常还要阴森可怕。

我们死定了。卡雷满怀恐惧，同时又有些怀疑。他不相信玛里苟斯会在这里死去，可原本时代的记忆已经变得如梦如幻，卡雷甚至已经分不清那究竟真的是回忆，还是自己凭空产生的幻想。

不过那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宿主马上就要以某种非常可怕的方式死去了。

一阵悲鸣打断了卡雷的思绪，同时也将玛里苟斯的注意吸引了过去。冰蓝色始祖龙将头扭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某些别的东西吸引了迦拉克隆的注意，尽管已经精疲力竭，阿莱克丝塔萨还是悲壮地喷出了一股火浪。在她身后，耐萨里奥——曾经不可一世的耐萨里奥——如今几乎要拼尽全力才能保持滞空。玛里苟斯立即就明白到阿莱克丝塔萨想要耐萨里奥赶紧飞走，可炭灰色雄龙毫不领情，就好像他能帮得上忙一样。

迦拉克隆嘲弄地笑了。巨兽无视了玛里苟斯，转而朝向阿莱克丝塔萨轻轻喷出一口吐息，为她送去又一小团毒雾。火红雌龙死命坚持的斗志转瞬间荡然无存。接下来的情况还要更糟，失去意识的阿莱克丝塔萨拍动着翅膀，自行飞向了面前那头巨大的对手。

迦拉克隆张开巨口，饶有兴致地等待着阿莱克丝塔萨在不知不觉中飞进他的咽喉。

玛里苟斯闭气急冲，在迷雾和亡灵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卡雷很高兴宿主的抉择。毒雾马上就开始侵蚀他们的意志，但那股烦人的波动也随之消失无踪。无论命运如何，五头始祖龙都向彼此展示了他们不逊于任何真龙的忠诚。他们每一位都在拼死挽救其余同伴，都在绝境面前毫不退缩，至死不渝。

不对……不是五头，是四头……

毒雾证明了它的效用，玛里苟斯的所有思绪都开始变得混沌不清。他的冲锋最终也只能落得和塔隆妮克西娅一样的下场。翅膀渐渐迟缓。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最后的力气维持双翼，以免就这么跌落下去生生摔死。

这也就意味着他无法为耐萨里奥——以及更加危急的阿莱克丝塔萨——做任何事情。

在玛里苟斯和卡雷自顾尚且不暇的时候，他们看到火红雌龙马上就将迎来毁灭。她朝着相反的方向勉力拍动了几下翅膀，试图减缓自己的速度，可那张吞天之口已经开始阖上。

有什么东西突然落在了迦拉克隆被阿莱克丝塔萨弄瞎的那一侧身躯之上。登陆的过程蛮横粗暴。紧接着，一片沙海像地毯一样漫过巨兽的脑袋，将其完全包覆。

卡雷和他的宿主迷迷糊糊地辨认到，遍体鳞伤的诺兹多姆正一面死死抓住巨兽，一面持续不停地接连吐息。迦拉克隆剧烈地晃动起来，想要把诺兹多姆从身上甩落。褐色的雄龙前仰后合，但始终握紧后爪丝毫不松。诺兹多姆看上

去虚弱不堪，不管玛里苟斯还是卡雷都惊讶于他竟然还能飞回战场，向迦拉克隆发起进攻。

然而，由此给阿莱克丝塔萨带来的生机很快便又消散。在迦拉克隆看来，此刻的诺兹多姆无非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麻烦，他把注意力又转回火红雌龙。这阵骚动并没有给阿莱克丝塔萨争取到足够的逃生时间。在试图摆脱诺兹多姆的过程中，巨兽的动作吹散了大片迷雾。不过这实际上也没带来太大帮助，因为不管阿莱克丝塔萨、玛里苟斯，还是耐萨里奥，都已经吸入了太多迷雾，他们的身体都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过来。

诺兹多姆在松爪之前喷出最后一口沙浪。沙砾打在迦拉克隆的眉间，尽管来势汹汹，巨兽却连片刻都没有被此拖延。然而诺兹多姆这一击的意图却并不止于此，就在迦拉克隆抬起头来仰望的时候，沙浪不偏不倚地射进了这头巨型始祖龙的鼻孔。

窒息的迦拉克隆本能地张嘴吸气……

就在瞬间，一头娇小的浅黄色雌龙飞到了迦拉克隆的面前，朝着他的巨口喷出吐息。

巨兽向后仰头，满脸古怪的神色。剧毒的雾气差不多已经散去，玛里苟斯和卡雷也在这个时候回忆起来，伊瑟拉的吐息在某些方面其实和迦拉克隆相当类似，只不过没有那种让人疲惫的功能而已。

伊瑟拉并没有像玛里苟斯期望的那样奔向阿莱克丝塔萨。相反，她几乎是丧失理智地只身挡在巨兽和猎物之间，继续向迦拉克隆发起猛烈攻击。卡雷和他的宿主这才明白他们一直都小看了伊瑟拉。在执行分内任务的时候她或许是犹豫了，但她绝不会抛弃阿莱克丝塔萨和其余同伴。

显然，正是伊瑟拉帮着负伤的诺兹多姆悄然来到迦拉克隆身旁；而诺兹多姆之后的所有攻势，都是在为伊瑟拉创造机会。

为伊瑟拉……同时也无心插柳地，为玛里苟斯创造了机会。

冰蓝色雄龙已经恢复了神志，他很清楚他们绝不会再有下一次机会。迦拉克隆头昏目眩地悬停着，但这并不会持续太久。如果玛里苟斯能够……

一声嘶吼传来，提醒了他身后还有别的威胁。然而当玛里苟斯转过身来打算面对这些死龙的时候，他发现这群家伙已经自己乱了阵脚，莫名其妙的地撞在一起然后缠斗起来。玛里苟斯一时迷茫，但很快便意识到迦拉克隆的失控已经影响到了他的这群溃烂奴仆。

玛里苟斯朝着扭在一起的一对亡灵喷出吐息，让它们冻成一团直坠下地。他本想如法炮制，但伊瑟拉示警的嘶声将他的注意力引回了迦拉克隆身上。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在迦拉克隆的脑袋上四处乱窜，不停地朝着巨兽口中吐息，同时狠狠地到处抓挠。她的对手使劲摇晃脑袋，虽然怒不可遏，但还是得先设法让自己恢复清醒。玛里苟斯钦佩于伊瑟拉所做的努力，但他同时也注意到迦拉克隆的瞳孔正在渐渐聚焦。更糟的是，随着一声响亮的喷嚏，巨兽终于成功清除了鼻孔中的沙砾。接着，他便深吸了一大口久违的空气。

不过，就在从旁观察的期间，玛里苟斯已经有了计划。这个计划与之前对抗迦拉克隆时所用的策略类似，不过在那一次，他们更多的还是各自为战。当然，此刻的迦拉克隆也比那时大了许多，但若是五头始祖龙都能坚定地执行玛里苟斯所设想的计划……

他冲到刚刚从晕眩中恢复过来的耐萨里奥身旁。“来！赶快！”

出于对他的信任，炭灰色雄龙一言不发地立即跟上。玛里苟斯飞到一处因激战而损毁的山峰顶上。这里到处都散布着从山体上碎裂的巨石。玛里苟斯一眼扫过，在两头雄龙所能承受的重量内挑出了一块最大、最尖利的巨石。

“帮我！”

两头雄龙齐心协力，伸出后腿一同抓起了这块巨石。在玛里苟斯的带领下，他们一起回到了迦拉克隆所在的方位。当巨兽映入眼帘的时候，玛里苟斯看到阿莱克丝塔萨正如他设想的那样：刚一恢复神志，就立即赶到妹妹身旁。两头雌龙刚好处在巨兽的另一侧，她们就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同进同退，逼得迦拉克隆不断改换目标却始终伤不到其中任何一个。在此过程中，她们的攻势也等于为两位雄龙做出了掩护。

迦拉克隆和那对姐妹的注意力都完全落在了对方身上，可诺兹多姆的视线却捕捉到了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他也看到了两位同伴拽着的巨石。无论诺兹多姆是否领会了玛里苟斯的意图，他显然已经明白了自己需要帮助同伴靠得更近一些。

于是，这头褐色雄龙立即离开了自己所在的安全位置。和之前一样，他又一次攀升到迦拉克隆的头顶喷出吐息，迫使这头巨兽抬头向上望去。

与此同时，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也加快了她们的攻势。迦拉克隆一时间被弄得方寸大乱，完全不知道该先对哪一头猎物下手。

然而眼看着计划就要奏效的时候，耐萨里奥突然吼道：“死龙！”

玛里苟斯费力地扭转脑袋，然后便看到一群亡灵几乎就快咬上他的尾巴。这些生物的配合看上去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紧密，卡雷和他的宿主都猜测这是迦

拉克隆已经放开了对这些奴仆的操控。或许他有意如此，又或许是他已经被自己的战斗弄得无暇分心。但这都已不再重要，无论如何，这些活动的尸体已经恢复了嗜血的本能，紧紧追在最近的食物身后。

而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在巨石的重负之下，已经变成了待宰的羔羊。

“耐萨里奥……很……强壮！”玛里苟斯吃力地吼道，绝境中的他又有了新的计划。“耐萨里奥可以独自搬动这块石头！”

炭灰色的雄龙收紧了双眼。“耐萨里奥很强壮。玛里苟斯……同样强壮……而且，比耐萨里奥聪明！”

耐萨里奥松开一条后腿。巨石开始倾斜。玛里苟斯条件反射地加了把劲。他已经看出了耐萨里奥的意图——这原本是他自己打算去做的事情——但现在想要阻止好友已经是为时太晚。

耐萨里奥放开了另一条后腿。玛里苟斯闷哼一声，拼尽全力不让石块滑落。卡雷知道玛里苟斯原本是打算让耐萨里奥独力搬走巨石，然后自己掉头迎战亡灵。不过，这并不是因为玛里苟斯觉得面对迦拉克隆的奴仆会更为轻松；相反，这样一来反而很可能会死得更加惨烈，更加痛苦。

然而耐萨里奥也和卡雷一样了解玛里苟斯。若想确保对抗迦拉克隆的计划能够成功，玛里苟斯就必须活下来主持大局。耐萨里奥是一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斗士，是五头始祖龙中最为强大的一个，但他终究不是玛里苟斯这样的领导者。

至少目前还不是——卡雷忽然回想起了这点。在以死亡之翼这个名讳横行的时候，耐萨里奥就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谋略。但那是在未来……未来？

就在卡雷纠结于是否真的存在“未来”时，耐萨里奥已经跟三头亡灵龙缠斗在了一起。玛里苟斯最后看了他一眼，然后便鼓足勇气冲向迦拉克隆。卡雷的宿主深吸一口气，再次加快了速度。他无法改变耐萨里奥将要面临的命运，但他可以让同伴的牺牲变得更有价值……即便在此过程中将会付出他和其余三头始祖龙的性命，他也在所不惜。

而当玛里苟斯一步步逼近这头扭曲的巨兽时，他深切地感受到，结局恐怕就是如此。

迦拉克隆恰在此时突然扭向一侧。他一口咬向伊瑟拉，巨大的利爪紧跟着作为后招。浅黄雌龙飞快地一一闪过，但迦拉克隆并不打算善罢甘休，再次张开巨口。

火焰打在巨兽的眼眶边缘。阿莱克丝塔萨已经连着吐息两次，打算引走巨兽的注意，然而迦拉克隆无视了这些不痛不痒的骚扰，片刻也没有停止对伊瑟拉的追击。

让玛里苟斯，或许是让在场所有始祖龙——甚至于包括迦拉克隆——都大吃一惊的是，伊瑟拉突然转身。她飞进了巨兽的血盆大口，接着立即爬升。她抬起后腿伸向前方，同时把自己的尖牙也露了出来。

她的疯狂举动为阿莱克丝塔萨创造了一个吐息的大好时机，尽管她自己其实已经有些喘不过气来。一片火海滚过迦拉克隆覆满鳞片的面部，所有增生的肢体都在高温下不断抽搐，嘶嘶作响，然后化为焦炭。如此的攻势之下，迦拉克隆终于痛苦地咆哮起来。

当他巨口张到最大的时候，伊瑟拉一头冲到巨兽先前被阿莱克丝塔萨烧伤的喉头，伸出前爪开始撕扯焦肉。污血和脓汁从新生的伤口中倾泻而出。浅黄色雌龙不顾这些恶臭的液体，在临走之时又朝着焦肉狠狠咬下一口。

迦拉克隆的吼声飙升数倍。他猛地狠咬一口，但伊瑟拉已然在前一刻完成了撤离。

看着迦拉克隆紧闭的巨口，玛里苟斯不由得为自己的计划担心起来。不过下一刻，这头庞大对手的嘴巴又再次张大。迦拉克隆剧烈地咳嗽起来——同时，有那么一刻他的体型似乎也变小了一些。

他被削弱了，玛里苟斯想道。或许不会持续太久，但他真的变弱了。

这个时候，卡雷读到了玛里苟斯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然而这些内容丝毫都没有鼓舞到他。他的宿主打算带着骇人的巨石以自己的最快速度冲进伊瑟拉刚刚逃离的地方，对于寄宿在体内的卡雷而言，这可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迦拉克隆在空气中嗅到了来者的气息。他扭头转向玛里苟斯。

诺兹多姆趁此机会，朝着离他较近的那颗眼珠喷出沙浪。

无论玛里苟斯还是那头巨兽都没有注意到诺兹多姆的接近，和往常一样，这头褐色雄龙发动攻击的时机堪称完美。迦拉克隆倾斜了一下脑袋来躲避这次攻击，却因此给玛里苟斯留下了可乘之机。

冰蓝色雄龙从上颚齿间飞进巨兽口内，难忍的恶臭迎面而来，一方面是因为那些被撕裂的焦肉，另一方面则是源自这头终极食肉动物的呼吸。不管玛里苟斯还是卡雷，都在尽力忍住不要去想究竟有多少始祖龙曾经从这个咽喉中滑进胃囊。

玛里苟斯的后腿突然打滑了一下。在这个所有付出即将迎来最终回报的时刻，他却感觉石块马上就要脱爪跌落。玛里苟斯咬紧牙关又加了把劲，继续冲向那个阴森骇人的黑暗洞口。这个时候，迦拉克隆只要合上下颚吞咽一下，就可以把这头小小的始祖龙送向终结。

现在！卡雷对着自己的宿主无声地呐喊。就是现在！

但玛里苟斯又忍了一刻。他正在寻找最合适的角度。

黑暗包裹了卡雷，但这一次，却是因为迦拉克隆合上了巨口。

玛里苟斯松开后腿，同时向上斜飞。

他们俩都没法看清下坠的石块，但其结果下一刻就显露了出来。迦拉克隆的下颚再度张开，咳嗽的声音几近震耳欲聋。

冒着被咬成两截的危险，玛里苟斯迅速窜出。不过，看起来他似乎并不需要担心这种事情。迦拉克隆的咳嗽片刻未停，而原因却和上一次并不相同。正如玛里苟斯计划的那样，他所挑选的这块巨大而又奇形怪状的石块，正好抛进了巨兽的喉咙之中。石块卡在那里，切断了绝大部分进出的气流。

这头暴虐的始祖龙在半空中死命挣扎。他的巨尾打在半山腰上。后腿又踢上了另一座山峰，让无数巨石四处飞溅。

迦拉克隆仍然无法咳出喉咙的石块。他一头撞进附近的山脉，然后并没有再度起飞，而是迅速地伏低了身子。接下来，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挥动手爪和长尾，毁坏着视线内的一切东西。

迦拉克隆将脑袋埋进一处山谷，死命地晃动起来。

他就快咳出来了！玛里苟斯曾寄希望于石块能卡住巨兽足够长的时间，能让他缺氧衰竭，或者直接死掉。可眼下看起来迦拉克隆还是有相当大的机会恢复呼吸。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玛里苟斯恐怕就再没有第二次机会。

玛里苟斯找出了诺兹多姆和那对姐妹的方位，吼了一声引起他们的注意。他将自己的脑袋指向迦拉克隆。三头始祖龙很快就明白过来，他们必须靠到近处做些什么来阻止巨兽咳出石块。

尽管事态紧急，玛里苟斯还是回头寻找起了耐萨里奥。视线之内既看不到炭灰色雄龙，也看不到他那些骇人的对手。玛里苟斯嘶吼了一声，脑海中浮现出耐萨里奥被死龙撕扯吞食的景象，栩栩如生得就连卡雷也被吓了一跳。

他的嘶吼声怒意更甚，神情也愈发坚定。玛里苟斯心中所想的不仅是耐萨里奥，还包括那许许多多葬身巨兽之口的亡魂。他直视着迦拉克隆，然后倾身俯冲。

这头怪诞的巨兽飞快侧身。卡雷的宿主不敢相信直到此刻迦拉克隆都还能呼吸，但看起来确实有空气正在通过他的喉咙。虽然并不充足，却也能让迦拉克隆保持继续活动。

四头始祖龙从四个不同的方向，聚集到了巨兽头顶。

迦拉克隆埋低脑袋，身子不停地颤动。玛里苟斯从对手的呼吸声中听出了一些变化。气流并不讯急，即便石块仍然卡在喉头，它至少也被推动了一些距离，给气管腾出了更多空间。

卡雷的宿主同时还后知后觉地注意到，相对于之前来说，这头巨大的敌人对于周遭的环境更警觉了许多。

就好像听到了冰蓝色始祖龙的思绪，迦拉克隆抬起头来。他望着这四个渺小的身影。

“小——小虫豸！”迦拉克隆吞吞吐吐地说道，“等我恢复过来，就会——就会把你们全部吞掉！”咳嗽声越来越大，不过与此同时，巨兽完全地展开了双翼——不是为了升空，而是为了驱赶走身边的敌人。

翅膀赶走了伊瑟拉和阿莱克丝塔萨，却没能对玛里苟斯和诺兹多姆奏效。诺兹多姆钳住其中一只翅膀，几乎是倾尽全力地喷出吐息，同时爪子也在对手的翼膜上使劲撕扯。利爪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这说明即便是迦拉克隆也并非全身上下都刀枪不入。

迦拉克隆停住咳嗽，怒不可遏地咬向诺兹多姆。于是，玛里苟斯得到了他苦苦等待的机会。他们唯一的取胜机会便是让迦拉克隆的气管保持堵塞。玛里苟斯其实早就可以确保这件事情发生，可那时的他却输给了自己的求生本能。他曾置身于巨兽口中，却丢下应尽的使命逃了出来。若是让另一块足够大的物体和石块一同卡入巨兽的喉咙，那迦拉克隆就再也别想将其咳出来了。

玛里苟斯打算用自己的身体来完成这项任务，尽管这样一来，几乎就等于是给自己判了死刑。

和宿主一样，卡雷能够理解这种牺牲，也同样乐于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仍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或是臆想——除了作为寄宿于玛里苟斯体内的幽灵之外，他似乎还有另一个人生。然而这些记忆所带给他的却只有痛苦，因为无论他怎么回忆，所忆起的都只是一个失落的灵魂，一个渐行渐远的身影。

让我们为拯救这个世界而死吧。他默默地告诉玛里苟斯，尽管后者一个字都无法听到。让我们牺牲……

在后腿的支撑下，迦拉克隆立起身子将一条前爪搭上最近的山峰。不过，即便是较小的前爪，也具有足以将山峦捏成粉末的力量。双翼仍在扇动，然而不仅诺兹多姆仍在继续先前的攻势，就连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也开始对他另一侧的翼膜发动攻击。若是在平时，这三头始祖龙的攻击根本就无关紧要。但此时此刻，他们的攻势让呼吸困难的迦拉克隆开始变得更加摸不着方向。

但就在下一刻，一个诡异的声响从迦拉克隆口中传出。接着巨兽深吸了一口气，长达数秒的气流让玛里苟斯当场就捏了一把冷汗。

迦拉克隆的顺畅呼吸说明石块马上就要被咳出来了。玛里苟斯越来越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同伴们都在履行自己的任务，扰乱巨兽的注意使其无法警觉到致命杀招。至于一致推选的领袖将会以何种方式发动最终一击，他们至今仍不清楚。

巨口张开的宽度刚好足够一头始祖龙穿过。玛里苟斯飞快地目测了一下，然后发现迦拉克隆体型似乎又变小了一些。这头巨兽的变形过程毫无逻辑可言，就好像缺少食物正在让他一步步退化回最初的模样。

玛里苟斯在接近巨兽的时候打起精神。他使出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然后收起双翼像梭子一样一头撞去。迦拉克隆口内的恶臭立刻包裹了玛里苟斯，混杂其中的剧毒迷雾甚至让他又迷失了片刻。

他看到那块巨石已经被咳了一半出来。迦拉克隆正在尝试用舌根将石块挤出喉头，这个动作让玛里苟斯的任务更困难了许多。

冰蓝色雄龙抵上石块，用力往回推去。这引发了一阵强烈的反馈，迦拉克隆更加剧烈地晃动脑袋，同时还试图喷出吐息。玛里苟斯没有被此吓住，他踩住巨兽的舌根，竭尽所能将石块推向咽喉深处。

突然袭来的撞击让玛里苟斯惊了一下，但这却并非迦拉克隆所为。有什么东西狠狠击中了迦拉克隆的头骨，力道之强让巨兽的头部直到此刻都仍在震颤。玛里苟斯把这看做是天赐良机。既然这头巨大敌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别的东西引走，卡雷的宿主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朝着石块周围喷出吐息。

石块被冻在原地，至少眼下如此。玛里苟斯和卡雷都很清楚迦拉克隆的体温将会很快融化这些寒霜。玛里苟斯只是希望这能为自己争取一些时间来调整位置。

出于对氧气的渴求，迦拉克隆张大了嘴巴。玛里苟斯瞥了一眼开口，逃离出去的欲望立即浮上心头。然而，他很清楚自己必须留在此地。

一个翻滚的身影忽然冲进了迦拉克隆口中。

很快，他便看清飞进来的其实是两头生物。其中之一是一头遍体鳞伤的嗜血亡灵，以至让卡雷和他的宿主立即开始担心是不是迦拉克隆明白了他的计划，然后把这些死龙爪牙送进口内来执行自己无法完成的工作。不过这个猜测很快便证明只是虚惊一场，因为第二头活物很明显浑身上下都充满生气。

浑身上下伤痕累累的耐萨里奥正在咧嘴笑着，所幸，玛里苟斯并没有在他身上看到任何被咬的迹象。

“走！快走！”炭灰色雄龙朝他喊道。

玛里苟斯望向自己的杰作，发现寒冰已经开始消融。巨兽忽然埋头，几乎将他们俩一同送到交错的利齿之间，同时也把石块又挤了一些出来。

“我必须留下！”他吼了回去，“你走！”

“并肩作战！像家人那样！”耐萨里奥挥翅拍飞刚刚挣扎着站起的死龙，然后望向巨石。“我留下！你走！”

但玛里苟斯却忽然冲向耐萨里奥——或者说，那头还不安分的死龙。他从背后抓住死龙的脖子，用力往后一扭，如此一来对手的爪子和牙齿就再也无法造成威胁。

迦拉克隆反复地甩动脑袋，不料却因此让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得到了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毒雾的影响大为减轻，玛里苟斯带着被制服的俘虏，再次冲向巨石。

巨石正在滑出。巨兽撑开下颚，试图恢复呼吸，于是整个上颚都若隐若现地出现在玛里苟斯头顶。卡雷的宿主借着光线立即调整角度。

死龙拼命想要挣脱。玛里苟斯勒紧脖子使劲摇晃了一番这头邪物，接着便将它推向前去。

死龙撞上石块，将其又往里推了一些。不过这还不是玛里苟斯计划的全部内容。他半曲后腿，呈弓形稳住后身，已经准备好了使出自己的最大力气。

“现在！”

玛里苟斯猝然爆发。接着，耐萨里奥也弯起后腿，和好友一样使出全力抵上死龙和巨石。

凭着这股远甚于玛里苟斯的怪力，耐萨里奥将那头槁瘦敌人和巨石一起推进了迦拉克隆喉咙深处。

迦拉克隆立即给出了反应，尖利的巨牙猛地阖上。紧接着便是一声震耳欲聋的低吼。耐萨里奥在躲闪翻腾巨舌的时候，一头撞上了卡雷的宿主。玛里苟斯当场便被撞出了口外。

耐萨里奥！他还在里面！这个念头究竟是源自玛里苟斯还是卡雷已经无法考证。然而蓝龙惊愕地发现，尽管他依稀能够记起那头生物终将威胁整个艾泽拉斯，他还是忍不住希望耐萨里奥能够得救。当玛里苟斯毫不犹豫加速折返的时候，卡雷立即在心头为宿主欢呼了起来。

耐萨里奥四脚朝天，背靠巨兽的下颚，正试着在迦拉克隆疯狂摇摆的脑袋和不住翻腾的舌头间挣扎起身。如果不是因为巨兽的食道已经被堵住，耐萨里奥恐怕早就已经被吞掉了两次。

迦拉克隆的双颚猛然咬合。玛里苟斯心头一寒，然而当巨口再次张开的时候，他便发现耐萨里奥已经成功翻了个身，只不过步伐仍然还是有些不稳。

玛里苟斯躲开了那些比他身子还大的尖牙，成功蹿回口内。他伸出后腿钳住耐萨里奥的双肩，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回返。为了不让好友分心，耐萨里奥完全放松了自己的四肢。

巨口正在再次合拢。玛里苟斯将全身的神经绷到极致，奋力拍动双翼。

两头始祖龙在巨兽双唇闭紧前的最后一刻成功逃出生天。耐萨里奥立即活动起来，精疲力竭的玛里苟斯顺手放开了他。

两头雄龙都没有飞远，相反，他们聚到一起便立即转身回来赶去帮助其余同伴。

然而转身后看到的景象，迫得他们立时便向上攀升。阿莱克丝塔萨、伊瑟拉和诺兹多姆也全都放弃了扰乱迦拉克隆的工作。这并不是因为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已经脱离了危险，而是单纯的因为继续待在迦拉克隆身边几乎就等于自寻死路。

这头庞然巨兽疯狂暴虐地四处翻滚，整块区域的山脉都被蹂躏得如同雪崩一般。他的长尾和双翼在半空中掀起狂风，即便是已经拉开了相当的距离，五头始祖龙还是被吹得东倒西歪。

迦拉克隆的咳嗽和抽搐已经到了骇人的地步。让卡雷和他的宿主俱感震惊的是，迦拉克隆一头猛撞在最近的山峰上，竟然打算用这种丧心病狂的方式来

咳出石块。一时间玛里苟斯甚至有些担心他会就此成功，但接下来唯一发生的便是迦拉克隆退回来甩了甩头，试图驱走头晕。

不过下一刻，他充满熊熊怒火的目光就死死盯住了玛里苟斯。

迦拉克隆展翼升空，直奔冰蓝色雄龙而去。玛里苟斯别无选择，只得转身逃离，同时默默祈祷。

不过就在他刚刚转身的时候，身后就传来了一声震天巨响。玛里苟斯扭头回望，发现迦拉克隆并没有追赶自己，而是转朝了南方。然后，他没飞多远就撞上了另一座山峰。

玛里苟斯考虑着是否要上去补上几次攻击，不过迦拉克隆接下来的动作终结了他的这个念头。迦拉克隆挣扎着再度升空，只不过一路都跌跌撞撞摇摆不定。他已经两次跌落到附近的顶峰，将山冠撞得粉碎，之后才算是稳住了平衡。迦拉克隆似乎已经对玛里苟斯和其余始祖龙都失去了兴趣。他一路向南，飞跃绵延的山脉，就仿佛远方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他恢复呼吸一般。

玛里苟斯担心着自己的猜想会变成现实，壮起胆子追了过去。耐萨里奥和其余同伴也很快加入队伍。他们都很清楚，要真让迦拉克隆恢复呼吸，五头始祖龙也就命不久矣了。

越过群山之后，是一片荒地。迦拉克隆的路径曲折摇摆，他的身体也再度发光，只不过如今所闪耀的更像是火光。许多的增生肢体都在枯萎退化。从远处望去，迦拉克隆就像是变回了一头真正的始祖龙——尽管体型仍旧硕大无比。

接着，他就突然坠落了下去。

大地爆发出轰然巨响，数里之外也能感受到猛烈的震颤。裂隙从撞击点一直向外蔓延，就仿佛四处奔窜的闪电一般。

没过多久，迦拉克隆就爬起身来再次升空。他升到了远方一座低矮山脉的高度，然后便再次跌落。这一次的冲击虽不如上一次那么剧烈，却也足够引人注目。紧接着，巨兽就开始在地面上狂躁地扑打起来。

整整好一段时间，迦拉克隆都在一面扑腾一面咳嗽。他怒目圆瞪，却仿佛已经无法视物。他猛然上窜，狠命地拍动翅膀。迦拉克隆不明所以地保持爬升，最终，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的双翼不再拍打，咳嗽也同样止歇，然而唯一的原因却是迦拉克隆已经不再试图呼吸。

对卡雷和他的宿主来说，迦拉克隆就像是被永恒地冻在了空中。这头巨大的始祖龙悬停在他们面前，双翼伸展到了极限。

玛里苟斯的想法很快便被证明只是错觉。迦拉克隆像石块一样，保持着尾部向下的姿态螺旋坠落。

这一次，撞击掀起了漫天尘雾。霜雪和碎石尘埃混在一起，几乎遮掩了所有事物。玛里苟斯只能通过轮廓依稀辨认出迦拉克隆的头部在身体着陆之后又甩了半圈。巨大的头颅砸向空旷的地面，伴随着一个清脆的声响，脖子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整个下颚也都被撞得粉碎。

而直到此时，直到迦拉克隆掀起的尘埃完全落定，直到五头始祖龙得以看清眼前的景象，那块巨石和那头可怖的死龙才终于从毁坏的下颚中滚落出来。他们降落下来，在数码之外的地面上喘了口气。与合力击败的这头生物相比，他们的身形是如此微不足道。

迦拉克隆，陨落于此。

第25章

吉安娜终于理解了。她明白了这件法器被创造的原因，也知道了它为何会以这种方式运作。她也知道这件东西拥有将卡雷从她身边夺走的能力，只不过如今大法师已经找到了解救他的关键。

吉安娜唯一期盼的，便是一切都还不算太迟。

＊＊＊

他们久久地盘旋，始终不敢相信眼前所见。最终，耐萨里奥难以置信地降落在迦拉克隆的宏伟身躯上，开始试探这头巨兽是否真的已经死透。耐萨里奥全力一击，让巨兽的整副身躯都一阵颤抖……但迦拉克隆还是没有起身。

玛里苟斯降落到那个巨大头颅的前方，惊叹于他们的成果。方才的激战在脑海中一幕幕回放。那时候的他们甚至不敢想象自己能够活命，更不用说战胜对手。这场辉煌的胜利就像是南柯一梦，让他唏嘘不已。

阿莱克丝塔萨和妹妹一起降落到他身边。诺兹多姆绕着宏大的遗体飞了一圈，然后也降落下来。当褐色雄龙走向那三位同伴时，耐萨里奥也离开自己的落脚点，加入了他。

耐萨里奥来到玛里苟斯身侧。“我们赢了！我们真厉害！”

“我们很幸运。”玛里苟斯讷讷地说。

炭灰色雄龙昂着脑袋，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是的，也……很幸运。”

这可不是运气所能促成的结果！当耐萨里奥应声附和的时候，卡雷却在心中难以自制地抗议起来。胜利是因为大家并肩作战！

卡雷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是遥远未来的一个独立个体。他已经默认了自己是藏于玛里苟斯心头的一部分。他假设其他始祖龙体内也都存在着类似的灵体，不过这也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与玛里苟斯——和其他同伴一起——齐心协力击败了迦拉克隆。如今，世界已然安全。

“他是对的……正如他一直坚称的那样。”一个女性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们本该更相信他一些的。”接着是另一个男性的声音，玛里苟斯和卡雷都觉得这像极了提尔。

五头始祖龙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尖牙和利爪都已经做好了迎击的准备。

不过，他们看到的只是两个藏于斗篷之下，被兜帽隐去面容的人影。其中一个和提尔第一次遇到卡雷宿主时所展现的高度相当；另一个则要稍微清瘦和低矮一些。玛里苟斯估计这个较小的身影就是那位女性，接下来的话音很快证实了他的想法。

“勇士们，向你们致敬。我们和这个世界都欠你们一份情。”

“提尔在哪儿？”玛里苟斯立即问道，“你们带走了他？”

“是的，我们带走了他。”那位男性答道，“否则的话，他很可能已经死在了那里。他目前一切安好，只是还没有完全恢复。”

这位男性越是说话，玛里苟斯就越觉得某些东西非常熟悉。“你在我脑子里说过话！你告诉我顺着山脊走！”

“当迦拉克隆不分死龙活龙一起吞食的时候，我觉得应该给你们一些喘息之机。”

玛里苟斯对此并不满意。现在，他已经知道提尔的同族一直都在暗中监视这个世界，他觉得自己需要问清楚另一件事情。“提尔战斗了！提尔几乎是舍命战斗！要是你们加入，本可以赢的！”

“力量并不意味着胜利。”那位女性庄重地答道，“我们也许能赢，但是也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提尔在试图说服我们加入行动的时候，也提出了和你一样的想法。那时候，我们对世间万物都漠不关心，也没有在意提尔无视了我们的建议。”

“我们没有履行好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职责。”她的同伴坦率地接上话题，“我们并不适合去保护它……但你们不一样。”在出现之后，他第一次动了。他扬起一只手臂，如同提尔之前所做的那样伸向玛里苟斯和其余四头始祖龙。“提尔在许多事情上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尤其是这一次，他找到了你们五位。他请求——或者说是要求我们——让事情走上正轨，以确保再没有迦拉克隆或是类似的东西危及艾泽拉斯。”

五头始祖龙面面相觑，完全不明白这个两腿的生物在说些什么。卡雷似乎理清了几分真相，但这些思绪很快就被无尽的混沌淹没。

“艾泽拉斯需要守护者，需要五位代表不同本源之力的存在来帮助这个世界有序发展。”现在，换成这位女性抬起手臂伸向玛里苟斯和其余同伴。

“你们，将会成为本源之力的代表。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们将会需要依照自己的决断来运用各自持有的力量。”

“更强。”玛里苟斯最终明白了，“你想让我们变得更强。”

“不仅如此。你们将会变得与现在大不一样，变得更加伟大。”这位女性在现身之后第一次犹豫了，“但前提是你们愿意守护这个世界。这也正是提尔所坚持的事情。你们已经为这个世界奋战了一次；那今后你们是否愿意把这份职责当作是自己存在的意义呢？”

这番发言字字千钧，但玛里苟斯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竟然差不多都能听懂。就在一季之前，他都绝不可能理解这么多词汇。

在明了个中含义之后，做出决定也就轻松了许多。

“我愿意。”他望向他的同伴。阿莱克丝塔萨已经点头同意。伊瑟拉紧随其后。诺兹多姆沉吟良久，然后，伴随着一阵悠长的嘶声点了点头。

只有耐萨里奥还未给出答复。玛里苟斯发现自己的好友正望着远方的群山，就仿佛是在倾听某个声音。

玛里苟斯简短地嘶吼一声，唤回了耐萨里奥的注意。然后，炭灰色雄龙几近不耐烦地脱口而出。“同意……我同意。”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那位女性向着五头始祖龙以及虚无的空气宣称道。

刹那之间，卡雷从困扰他的混沌中清醒过来。他终于意识到这里将会发生什么。这位女性，还有她的同伴，都和提尔一样有着与体形极不相称的威仪。卡雷回忆起了她所提到了那个关键词——本源之力。那么，这里就是玛里苟斯和其余四头始祖龙成为守护巨龙的地方！

即便是对于巨龙军团的成员来说，这也是一个被尘封在历史长河中的神秘时刻。卡雷忽然忆起了这些，也忆起了在他年幼的时候，就总是会好奇那五位巨龙是如何成为这个世界的守护者的。

与此同时，许许多多的其他记忆也一并涌现脑海。卡雷记起了自己是谁，也记起了自己是如何被卷入这些幻象……

“卡雷。”

他惊骇不已。不……是玛里苟斯惊骇不已。卡雷摇了摇头，摇了摇玛里苟斯的脑袋。有史以来第一次，卡雷支配了身躯。

“卡雷，看着我。”

“吉安娜？”他喘着粗气望向声音的来源。“吉安娜……”

然而映入眼帘的却并非吉安娜的面容。相反，是阿莱克丝塔萨正坚定地注视着他。

“卡雷。”火红色雌龙低声轻语道，“看着我。”

近处，又有两个覆着兜帽的人影出现。卡雷纠结地发现自己既想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又想赶紧回到属于自己的时代。此时，他比过去几个月里的任何时刻都更想拿回自己的生活，不管这生活究竟还用不用与“守护巨龙”扯上瓜葛。

“集中精神，卡雷。法器正在试图完成提尔交付的任务。它是为贯彻提尔和守护巨龙的意志而生，只不过迦拉克隆的邪恶已经在千万年间玷污了它，扭曲了它原本的功用。”

在卡雷试着理解这番话的时候，新来的两个人影抬起了手臂。他忽然感觉到某种更加伟大的存在正在借着守护者之身行动。而始祖龙进化所需的力量也正是由这些幕后的神秘存在所提供的。

泰坦。

开始了！蓝龙在心中想道。泰坦们正在注视着进化的过程，注视着守护巨龙的诞生。

在抬高手臂的时候，这些人影开始变化起来。他们开始放大。斗篷和兜帽从身上滑落，显露出四具和提尔对抗迦拉克隆时一样宏伟的身躯。守护者们仍在继续膨胀，他们的身体也开始迸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

“卡雷！”阿莱克丝塔萨更加激动地呼喊道，“看着我！”

也只有她才能将卡雷从这个时刻中解救出来。最终，卡雷的所有注意都落在了阿莱克丝塔萨身上，看着她的双眼从爬兽转换为人形。

世界化为漩涡。除了卡雷正在注视的那双眼睛之外，其余所有东西都被卷入其中，而后又平复下来，如同水面一般。

卡雷感觉到他和玛里苟斯之间的纽带正在断裂，而与此同时，幻象对他的掌控也开始减弱。

黑暗包裹了蓝龙。举目之处，只有吉安娜的双眸如同孤天高月般为他带来光亮。卡雷紧紧锁住她的目光，因为他知道若是连这也失去，那他就真的再也无力回天。

伴随着急促的喘息，卡雷终于真正的苏醒过来。

他感觉到了身下的地板，也感觉到了魔枢的气息——蓝龙军团世代活动的痕迹，以及已植根于此的魔法网络。

但最重要的，是他不仅看到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的双眸，还看到了她动人的容颜。即便是在万千人海中，他也能第一时间分辨出她独一无二的人类气息。

卡雷想要开口，想要呼唤她的名字，却发现自己已经沙哑得已经说不出话。

“嘘。”吉安娜温柔地抚上他的面颊，“嘘……给自己点时间，缓一口气。”

然而他还是如此急切。“吉……吉安娜……你把我……把我带回来了。”

“什么都无法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任何时候都不行。”

她的语调真诚直率。他知道她想表达的意思，而他的决心亦是一样。他抬起手臂——一条没有鳞片和利爪的手臂——抚上她的面颊。

接着，他想起了那件祸害他的东西。他望向身侧，然后发现吉安娜并没有如他期望的那般毁掉法器。它躺在那里，光芒微弱但仍然完好。

卡雷嘶吼一声，运起法术。

“不，卡雷。”大法师抬起另一只手臂，将他的脸扭向自己，“这件法器没有恶意。你还记得我在幻象中对你所说的话吗？”

“你说……”他没有继续，而是反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有人给了我一把钥匙，我想应该是一位守护者。又或者是那件法器本身的一部分功能。我只知道那肯定不是一头牦牛人。”

“邦妮可？”这两种可能都没有让卡雷感到惊讶。

吉安娜凭空召唤出一壶美酒，轻柔地送到他唇边。在他啜饮之时，吉安娜更进一步地解释道：“那件法器清楚地说明，提尔早就计划了这一切。他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预见到迦拉克隆会变成那种超出所有人预料的存在。作为赎罪，他想要找出那些能够击败迦拉克隆，并且愿意为守护艾泽拉斯而付出生命的勇士。”

“他找到了。找到了五头始祖龙。”卡雷轻声说道，“玛里苟斯、阿莱克丝塔萨、伊瑟拉、诺兹多姆、耐……耐萨里奥。在成为守护巨龙之前他们就已是英雄。如果不是他们这种甘于牺牲的精神，艾泽拉斯甚至不可能延续到巨龙时代。”

“在被赐予守护巨龙神力之前，他们就已经挽救了艾泽拉斯。”她停下来，睁大眼睛，“卡雷！你看到那个时刻了吗？”

“没有……我想，法器不会让我看到那个场面。幻象已经接近尾声。我原本还以为自己会回到起初，一遍又一遍地被困在其中。”卡雷回想了一下最后的时刻。“那件法器。提尔将它和五头始祖龙绑在了一起。这就是他将法器指向我——指向他们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他复制了五位龙王的记忆，尤其是第一位——玛里苟斯。只不过，提尔没有料到这件东西最终会被迦拉克隆吞进肚子。”

“法器的钥匙让我接触到了它的核心。”大法师说道，“我看到了提尔对于这件东西的寄望。他假设，或者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五位龙王会开始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会觉得他们已经无法继续肩负守护者的重任。”

这对于卡雷而言实在是太熟悉了。“在龙眠神殿，三位龙王就已经爆发了出来。而他们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就正是因为失去了守护巨龙神力。他们已经变得太过于依赖这种力量。”他皱起眉头。“这也就是法器被唤醒的原因。它感觉到了提尔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尽管和设计的初衷有所偏差，法器还是开始了自己的运作。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在漫长的岁月中，法器的魔力矩阵已经被迦拉克隆的邪气所腐蚀。”

卡雷挣扎着想要起身。在吉安娜的搀扶下，他最终成功了。他迈着蹒跚的步履走向了那件法器。在知道法器的真实效用之后，他已经不再感到烦扰。

提尔想要让龙王们记起他们曾经的模样，以及他们在那时候就已经完成的伟业。

在吉安娜惊讶的目光中，卡雷拾起了法器。

“你打算用它来做什么？”

一时间，幻境中经历的一切，玛里苟斯和其余四头始祖龙所做点点滴滴全都浮上心头。接下来，他需要去完成的事情只有一件。

“我要召集一场会谈。”

＊＊＊

他静静地守在内殿之中，祈祷着自己的等待不会是竹篮打水。他在约定时刻之前的四个小时就抵达了龙眠神殿，想要比其他任何龙王都来得更早。

卡雷仍旧没有感应到任何来者。约定的时刻已然到点，其余龙王本该已经身在此处。

卡雷苦笑了一下。事实上，其余三位龙王都是在他苦苦纠缠之下才勉强答应前来龙眠神殿，若是他们临时改变主意，也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卡雷保持着他的凡人形态。这样做的理由有许多，其中之一便是可以更加方便地操控那件法器。

此时，法器就躺在内殿圆台的正中心，卡雷面前几步之外的地方。光芒闪烁的节奏安然有序，法器的运作机理已经被卡雷和吉安娜联手校正。迦拉克隆的腐蚀已经被完全清除——至少目前看起来是如此。

如果他们不来，我就带着法器去挨个拜访他们。然而即便如此也很可能解决不了问题，那三位龙王完全可以选择避而不见。

“好吧，卡雷。可以告诉大家你坚持要求我们到此的原因了吗？”

他欢欣得几乎想要蹦起来。只见阿莱克丝塔萨正以凡人形态大步走进内殿，看上去就和与卡雷在森林中相遇时一样容光焕发。伊瑟拉和诺兹多姆仍不见踪影，但卡雷已经感觉到他们的气息就在附近。

“你们已经来了一会了？”他讷讷地问。

“我们需要……先讨论一些事情。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听你陈述了，如果你仍打算继续这场会谈的话。”

作为回应，卡雷后退几步转变为自己的龙族形态。他埋首望向阿莱克丝塔萨。“是的，我仍然坚持。”

“很好。”她一面走向平常习惯的位置，一面转换形态。当阿莱克丝塔萨停住的时候，她也和卡雷一样转变为了龙形。

几乎就是在她完成变形的同时，诺兹多姆和伊瑟拉步入了内殿。和阿莱克丝塔萨不同，他们本身就是以巨龙形态现身的。在走向惯用位置的时候，两位龙王俱是一言不发。

“感谢你们愿意来此。”蓝龙平静地说道。

“你叫我们来到底是有何用意？”伊瑟拉打断了他，“最好快些告诉我们。你说这和中间的那件东西有关，这东西看上去好像在哪里见过……”

卡雷立即开始集中精神操控法器。

诺兹多姆嘶声道：“你这是在……”

提尔的造物骤然放出了光亮。

三位龙王的目光都被锁定在法器身上。卡雷长舒了一口气。法器正在让三位龙王经历卡雷所遭遇过的事情，只不过这一次，幻境的运作已经没有了混沌和痛苦。往事一幕幕浮现，从彼此的偶然初遇，一直到最终的旷世决战。

不过，卡雷被困在幻境中整整数天，三位龙王却仅仅只出神了片刻。一两分钟后，他们清醒了过来，每一位的脸上都显露诡异的神情。不幸的是，卡雷什么有用的信息也没有从中读到。

法器已然彻底黯淡。和卡雷预料的一样，阿莱克丝塔萨和其余龙王都显得有些激动。

“我这是……”伊瑟拉欲言又止。

诺兹多姆注视着那件法器。“那东西……”

阿莱克丝塔萨看上去颇有些不悦。“卡雷苟斯，你不该未经我们允许就做这种事情！”

“如果我明言了，你们会接受吗？”

“当然不会！”伊瑟拉空咬一口。但接下来，语调却是出人意料地温柔。“但那样的话，我们就真的错了。”

诺兹多姆将凶恶的眼神从提尔的造物身上移向卡雷。“解释这东西……以及你自己。”

卡雷照青铜龙王的要求，如实相告了他找到这件法器的过程以及之后在幻境中经历的一切。除了应吉安娜要求隐去的与她相关的内容之外，卡雷毫无保

留地全盘托出。

在他结束的时候，即便是诺兹多姆看上去也有些惊愕。

“我已经知道他把那件东西带来此处的用意了。”曾经的时间守护巨龙沉声说道，“多么愚蠢的想法，竟然觉得我们会因为这样的小插曲改变之前的决定。”

“这可不是什么小插曲。”红龙女王向他指出，“而且你的语调已经出卖了你，诺兹多姆。和我，和我的妹妹一样，你也再次经历了那段时光。你已经记起了那时的种种感受。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

“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伊瑟拉脱口而出。

卡雷再度开口道：“意义就在于提尔想要让你们看到这些东西，这些应该被重温的东西。当艾泽拉斯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你们三位欣然放弃了长久以来拥有的伟大力量。千万年来，作为守护巨龙，你们不止一次证明了自己愿意为这个世界付出生命。”忐忑的目光扫过三位龙王，但谁也没有表示反对，于是他继续说道：“但提尔知道，如今我也知道，你们获得伟大的神力并不是单纯的因为你们经历了那场仪式，而是在那之前你们就好几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以始祖龙的身份证明了你们堪当此重任。”

诺兹多姆咕哝道：“那时候我们好几次都差点死掉。”

“但你们没有。”

“不……我们已经死了。”阿莱克丝塔萨舒了口气，“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结，但我们确实死过了。我们忘记了曾经的模样。忘记了自己最初的形态。可我们的确在成为守护巨龙之前就已经存在。”她来到伊瑟拉和诺兹多姆的前方。

“我们存在过，并且战斗过，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是为世间万物。”

卡雷向后退开。阿莱克丝塔萨明白了，那其余龙王呢？

“作为一个小家伙，那时的你就非常厉害。”诺兹多姆对着伊瑟拉评价道，“好几次你都让我以为你疯了……但同时，也的确令人钦佩。”

“我得追上她的脚步。”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将头指向红龙女王。“而你，总是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将力量借给我们。诺兹多姆，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那一天我们都战斗得非常出色。”阿莱克丝塔萨点头同意，“就连……就连玛里苟斯和耐萨里奥也是一样。”

三位龙王都沉默了片刻。然后，不约而同地转向年轻的同伴。卡雷屏息静气，深知任何举动都很可能会改变事情的走向。

阿莱克丝塔萨摇了摇头。“你真不该这样做，卡雷。”

“真是个冒失的举动。”诺兹多姆也是同样看法。

“龙来疯。”伊瑟拉做出了结论。

“不过这让我们想起了许多事情。”她的姐姐继续说道，“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模样，让我们记起了我们从未改变。”阿莱克丝塔萨再一次瞥向两位龙王。“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得更加慎重地考虑一下。你们同意吗？”

“非常同意。”青铜龙回答道。

伊瑟拉也点了点头。

然后，卡雷终于问出了那个一直以来困扰他的问题：“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我们都知道迦拉克隆被称做‘诸龙之父’，但是……”

“那只是一个误会。”阿莱克丝塔萨轻声说道，“我们之后的第一批真龙只知道在他们诞生之时，那具巨大的骸骨就已经躺在龙骨荒野。为了避免龙族之中还有谁会重蹈迦拉克隆的覆辙，我们五位龙王一同尘封了那段往事。不过，基于那头巨兽的体型，许多龙族都只能把他认为是一头真龙。”

“我们放任了这种误解。”诺兹多姆接上话题，“不过，巨龙一族的诞生也的确是源自于迦拉克隆的堕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称他为‘龙父’也不为过。”

“而我们还得继续保守这个秘密。”红龙女王平静地宣布。然后，在卡雷做出任何反应之前，阿莱克丝塔萨就已经走过去拾起了法器。“我将会妥善保管这件东西。它的工作——提尔交付它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也许已不再是守护巨龙，但我们仍还是我们自己。至少，在我自己看来，这个世界仍还是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时间将会验证这一切。”

“我，能理解。”卡雷最终壮胆答道。

“要是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就不要轻易召集下一次会谈。”诺兹多姆一面说着一面舒展双翼离开平台。“答应我。”

“我……向你保证。”

“你真是个固执的家伙。”在跟着诺兹多姆离开的时候，伊瑟拉喃喃地说道，“不过，我倒是挺欣赏这一点。”

内殿中只剩下了卡雷和阿莱克丝塔萨。红龙女王握紧法器，说道：“若是能再见到活着的提尔，我一定会当面感谢他。不过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个机会，那么我就只能感谢替他完成了这些事情的你，卡雷。”

“你不必——”

“不，我必须如此。是你让我们记起了成为守护巨龙之前的时光，是你用提尔的寄望激励了我们。所以我必须为此事，以及为其他许多事情感谢你。”她离开圆台，不过在抵达出口之前，她又回头望了一眼，“噢……也替我们感谢她。”

阿莱克丝塔萨步入出口，留下卡雷呆在原地。在恢复过来之后，他立即转向远处一根半隐入阴影的石柱。“你听到了吗？”

石柱上的一部分忽然从本体上剥离开来，并且缓缓化作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我真不该跟你来，实在是抱歉！她不会对我下毒手吧？”

他耸耸肩。“没事的。她说不定还会再找个机会对你表达谢意。我早该想到，她，或者说三位龙王，都很可能会感应到你。”

他缩小身躯转变为凡人形态。吉安娜看在眼里，却毫不吃惊，并且在下一刻就欣然投入了他的怀抱。好一会时间里，他们谁都没有言语。

然后吉安娜开口了。“你说服他们了吗，卡雷？他们会继续关心这个世界吗？艾泽拉斯需要他们！”

艾泽拉斯需要他们。简简单单的词句，却是如此意味深长。这三位年长的巨龙拥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以及过人的智慧和勇气。失去他们将会是这个世界莫大的损失。卡雷很清楚个中含义，也绝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想他们会的。”他最终答道，“他们总是能正视自己。此刻的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世界的现状。他们只是……迷失了一会儿。”

忽然间，她毫无预兆地吻上了他。而他，也温柔地做出回应。

当他们分开的时候，吉安娜柔声轻语道：“我是如此为你骄傲，卡雷。”

“这是为什……”

“有很多理由。最重要的就是，你没有忘记自己。这个世界也同样有需要你来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在我看来，是好几个角色。”

在筹备会谈的时候，他与吉安娜就谈及了一些事情。在经历了漫长的幻境之后，卡雷重新考虑了他任由蓝龙军团各奔一方的决定。他仍旧觉得最好暂时保持现状，但某些因素确实让他燃起了重建蓝龙军团的打算。这不仅是为了艾泽拉斯，也是为了他的族群自身。他也曾逃避自己的责任，就和其余三位龙王一样，但从此刻开始，他将会一点一点地弥补自己的过错。

至于其他的角色。他还没有彻底弄清自己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只知道无论如何吉安娜都始终会与他共同进退。单是他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对这个世界的作用就已经不可估量。而他们深信若是连心也彼此相通，就必定可以更好的引领艾泽拉斯。

卡雷忽然觉得弄清这个问题的过程将会非常有趣。

“我们该走了。”他对吉安娜说道。

她点了点头。在她退开的同时，卡雷变回了龙形。他压低一只翅膀以便让她攀上。

“准备好了吗？”卡雷问道。

“嗯。”

蓝色的巨龙缓缓走出内殿。黑夜将临，远方的景致在渐垂的天幕之下开始变得若隐若现。

卡雷展开双翼凌空跃起。他扭头望了一眼以确保吉安娜无恙，然后便引颈攀升。

一时兴起的卡雷绕着龙眠神殿盘旋一圈。在此过程中，蓝龙透过眼角余光又打量了迦拉克隆的骸骨一番。

一个短促的闪光引得他飞近过去。

“那是什么？”吉安娜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

卡雷转身斜掠，在返回魔枢检查法器的残留影响之前，他得先把吉安娜安全送回达拉然。他原本不必向吉安娜隐瞒方才见的东西，但那其实很可能只是自己的臆想。她也许能够理解，但卡雷还是决定把这当作是自己的小小秘密。

在那些巨大肋骨渐渐生长的阴影间，卡雷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人影。一个穿着斗篷，似是矮小，却又仿佛和巨龙一样强大的人影。

不管那一闪而过的影像真的就是提尔，还是自己心中的臆想，卡雷都默默向他道了声感谢，为阿莱克丝塔萨，为伊瑟拉，为诺兹多姆……也为他自己。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永恒之井
上古之战
[美] 理查德·A.纳克 著 刘媛 译
THE WELL OF ETERNITY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上古之战：永恒之井

作者：【美】理查德·A.纳克

译者：刘媛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2-01

ISBN：9787513329972

目录
CONTENTS

谨以此书献给马丁·福克斯

以及全世界热爱魔兽世界的广大读者！

——理查德·A.纳克

导读 序言

“上古之战三部曲”包含了《永恒之井》《恶魔之魂》《天崩地裂》三本长篇小说，是魔兽系列迄今为止唯一一套以三部曲形式推出的剧情小说。本系列讲述了第三次大战以后，法师罗宁、红龙克拉苏斯与老兽人布洛克斯被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指引，穿越到一万年前的上古之战时期，被卷入了关乎艾泽拉斯未来命运的大战当中的故事。

对国内的魔兽玩家来说，“上古之战三部曲”具有其他魔兽故事难以媲美的庞大影响力。由于引入国内的时间较早，且在系列中的地位可视作风靡世界的《魔兽争霸Ⅲ》前传，“上古之战三部曲”在玩家中广为传颂，时至今日也仍然被许多铁杆粉丝视为经典之作。

“上古之战三部曲”是对《魔兽争霸Ⅲ》背景中提及的，一万年前对抗燃烧军团的战争进行补完的小说。但作者理查德·A.纳克在既定的故事走向中，引入了《巨龙之日》的主角罗宁及其导师克拉苏斯，在将艾泽拉斯居民抵抗燃烧军团的战争作为主线的同时，以罗宁等人的冒险经历巧妙地将其串联起来，以“穿越者”的视角看待这场战事的起承转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由于游戏表现力的局限性，玩家们很难在其中体验到千军万马的庞大战争，然而小说却没有这般视角的限制。在“上古之战三部曲”中，作者在短短几行文字之间，就勾勒出戎马倥偬的军阵、赤地千里的战场，辉煌炫目的法术与浴血鏖战的巨兽。正是因为可以无所顾忌地展开想象之翼，“上古之战三部曲”的战争描写才如此精彩。

在“上古之战三部曲”中，最为玩家津津乐道的是出色的人物刻画，三部曲将在《魔兽争霸Ⅲ》故事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暗夜精灵英雄们塑造得棱角分明，诸如玛法里奥的温厚、泰兰德的坚毅、伊利丹的狡黠和玛维的善妒……都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虚荣乖戾的艾萨拉、马首是瞻的瓦罗森……这些配角也都血肉饱满。系列第三部《上古之战：天崩地裂》中布洛克斯奋尽全力的一击更是让这个角色抓住了所有读者的心，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形象。

泰兰德与怒风兄弟间的情感纠葛，暗夜精灵帝国的金碧辉煌，死亡之翼的背叛与疯狂……这个故事中可称为经典的情节不胜枚举。不论你是否读过“上

古之战三部曲”系列小说，这个“跨越时间”的故事如今都一定能为您带来“跨越时间”的感动！

——编者

第一章

巍峨高峻的禁宫矗立在山崖峭壁之上，俯瞰着下方幽深的湖水，仿佛摇摇欲坠。当初工匠们在修建这处宏伟宫殿时，用魔法将石头与森林融为一体，令观者赞不绝口，堪称奇迹。尖塔由坚石支撑树木而成，塔尖高耸入云，侧壁窗棂轻启。外墙为隆起的火山岩，上面攀爬着密密麻麻的葡萄藤和粗壮的根须。位于正中央的主殿由魔法凝聚的一百多棵参天古树筑成，撑起了这座圆形建筑的骨架，上面覆以砖石与藤蔓。

回想禁宫初成之时，这番奇景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而今却让人心生恐惧。加上一道令人不安的光环绕着它，让这个暴风肆虐的夜晚更显可怖，令人难以直视。那些凝视下方湖水的人也找不到丝毫平静——漆黑的湖面上涌动着狂暴而怪异的旋涡，时常会掀起百尺巨浪，又在远处落下，继而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一道道闪电从水面上掠过，亮起金色、深红色或是将要凋零的绿色。雷声轰鸣不止，仿佛有上千条巨龙咆哮着掠过湖畔，不知将掀起一场怎样的狂风暴雨。

宫殿四周的围墙上，身穿深绿色盔甲的卫兵们手执矛剑，目光炯炯，脸色阴沉。他们不仅要提防着愚蠢的闯入者，还要时刻留意禁宫中的动静……尤其是主塔。最近，他们感应到有一股不可预知的能量正在蠢蠢欲动。

在那座高塔之中，有一间从塔外无法窥见的石头密室，几位体形瘦长的施法者身穿幽绿色光泽的长袍，上面绣着风格统一的银色自然图案，俯身趴在一个画在地板上的六边形上面。六边形的中心位置，是用古老文字写成的符文，由内而外地散发着生命之力。

周围还有一些人，藏在兜帽底下的银白色眼眸里没有瞳孔，暗紫色的皮肤向外渗着汗珠。他们是暗夜精灵，此时正在轻吟法术，增强着六边形的魔法力量。其中有一人疲态尽显，眼看就要不支倒地。站在一旁的监督者与众人不同，他没有银白色的眼眸，而是装着黑色的假眼，上面还分布着红宝石色的条纹。尽管那双眼睛是假的，却能觉察到周围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丝变化。他的脸又窄又长，即便是按照精灵的标准也会显得与众不同，脸上写满了渴望与期待，无声地引导着其余的精灵。

还有一个人也在默默地观察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入神地聆听每一个词句。她端坐在用象牙和皮革制成的奢华座椅之上，银发的光泽勾勒着完美的面

容，身上的丝质长袍与她的眼睛一样灿如黄金……这令她更显尊贵，彰显着女王的威仪。她正倚靠在椅背上，啜饮着金色高脚杯中的美酒。随着她柔腕轻摇，嵌有各色珠宝的手镯叮当作响，王冠上的红宝石也在法术能量光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有时她会把目光微微偏向那个有着深色眼眸的人，抿起饱满的嘴唇，仿佛是在怀疑什么。然而每当他有所觉察，突然朝她看过来时，所有怀疑的神色都会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淡然的微笑。

施法还在继续。

黑色的湖面翻涌得更加疯狂。

***

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早已结束。

克拉苏斯知道，历史终将把发生过的事情记录下来。然而，被战争夺取的无数生命、饱经战乱的广袤土地和凡人世界所遭受的几近毁灭的苦难，却会渐渐被淡忘。

就连巨龙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也会飞速消逝，这个肤色苍白、身穿长袍的男人暗自想道。他非常清楚这一点，虽然在大多数人眼中，他就是个近似于精灵的瘦长生物，有着凌厉的五官，银白的头发，右脸颊上有三道长长的疤痕……可事实上，他并不属于精灵一族。对大多数人来说，他是一位法师，但只有少数人会称呼他作考雷斯特拉兹——只有龙族才能使用的名字。

克拉苏斯生来就是一条庄严的红龙，是伟大的阿莱克丝塔萨最年轻的配偶。阿莱克丝塔萨是生命守护者，也是克拉苏斯最亲密的伴侣……但这条红龙却为了研究这些短命种族的困境与未来，再次选择了离她而去。

他将这处岩石凿成的隐秘住处选作他全新的圣殿，借此俯瞰整个艾泽拉斯世界。闪闪发亮的翠绿色水晶能让他看清下方的大地，以及生活在这大地上的万千生灵。

沧海桑田，无论这位巨龙法师将视线投向何方，如今都只能看见满目疮痍。

时光飞逝，那群称为兽人的绿皮怪物好像在几年前才入侵了这个世界，最后以惨败收场，残余部众也遭到了囚禁。克拉苏斯本以为和平又将重新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可惜好景不长，由人类领导的联合部队——联盟，曾拼杀在抵抗兽人入侵的最前线，战后却很快分崩瓦解，成员们继续为争夺权力自相残杀。

这当中也有巨龙的错，或者说是那条名叫死亡之翼的巨龙的错，但归根到底还是人类、矮人和精灵的贪欲在作祟。

燃烧军团的到来更是火上浇油，让灾难愈演愈烈。

今天，克拉苏斯观察着远在大洋彼岸的卡利姆多。即使是现在，那里还有一些地区犹如刚刚经历过惨烈的火山爆发——没有生命，没有文明，只留下一派死寂。将大地破坏至此的并不是任何自然之力，燃烧军团所经之处，留下的只有死亡。

那些狂暴的来自现实界域之外，追寻并吞噬着魔法，和亡灵天灾一起，在艾泽拉斯各地散播毁灭。但他们的联军也并非牢不可破……

曾经作为傀儡的兽人们背叛了燃烧军团，转而与人类、精灵、矮人和巨龙们一起对抗那些恶魔战士和残忍的野兽，把残余势力打回了地狱般的异界。在那场战斗中，成千上万的生灵惨死，但如若不然……

巨龙法师哼了一声。事实上，再没有别的选择。

克拉苏斯用尖细修长的手指抚摸着魔法水晶，搜寻着兽人。视野突然模糊，眼前出现了一片岩石遍布的山区，虽然荒芜，却仍然散发着生命的力量，期待着滋养全新的移居者。

主要的定居区已有几座石质建筑拔地而起，统领者是酋长萨尔——那场战争中的英雄之一。他的住处是一座高大的圆形建筑，按照其他种族的标准来看非常简陋，但兽人向来崇尚质朴，对他们而言，有一处长久安身之所就已足够奢侈。他们当了太久的游牧者和囚犯，早已忘记了“家”的概念。

几个大块头的绿皮兽人正在田垄里耕种。克拉苏斯看着这些青面獠牙的劳作者，惊叹兽人竟也知道如何耕田种地。但萨尔是个不同寻常的兽人，他清楚该怎样把族人重新带回正途。

整个世界都迫切地需要稳定。巨龙法师又把手一挥，不再看向卡利姆多，而是选择了一处更近的地方，曾经令他引以为傲的主城——达拉然。在精锐魔法使用者——肯瑞托法师的统治下，达拉然曾经是联盟对抗燃烧军团的前线，也是恶魔们最先盯上的一块肥肉。

如今的达拉然已经有一半化为废墟了。昔日傲然屹立的尖塔已坍塌破碎，大图书馆毁于火海，历代人积累下来的宝贵知识也因此湮灭无踪……随之而去的还有无数生命。就连议会都遭受了重创，在牺牲者当中还有几位克拉苏斯的朋友，或是受人尊敬的同僚。眼见领导层陷入混乱，他知道自己应该伸出援手，必须把达拉然团结起来，才能让濒临破碎的联盟保住最后一点希望。

然而，尽管前路上充满动荡与磨难，巨龙心中却犹存希望。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无须惧怕兽人，也无须惧怕恶魔。克拉苏斯不仅认为艾泽拉斯能度过这场浩劫，他更坚信这个世界将会再次兴旺繁荣。

他松开翠绿色水晶，站起身来。巨龙女王——他亲爱的阿莱克丝塔萨在等着他。她早就怀疑他想回去帮助凡人，这一点，在所有的巨龙当中，只有她最能理解。他要变回真身，去向她道别，在悔意绊住他的腿脚之前尽早离开。

他之所以把这里选作圣所，不仅是因为它的隐蔽性，还因为这里广阔的空间。克拉苏斯走出那间较小的内室，走进尖石嶙峋的洞穴。洞穴的高度几乎媲美达拉然从前的高塔，就连驻扎一支军队都不在话下。

恰好能容得下一条巨龙。

克拉苏斯伸展手臂……尖细的手指不断伸长，变成了龙爪。他将后背一拱，从肩膀附近的皮肉里钻出两块凸起物，很快便伸展成巨大的双翼。他那张狭长的脸也变回了龙头。

局部改变的同时，克拉苏斯的身形也渐渐增大，膨胀到人形身材的四倍、五倍乃至十倍不止……与人类或精灵相近的外貌特点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克拉苏斯从法师变回了巨龙考雷斯特拉兹。

但是——在他变形的过程中——有个绝望的声音突然闯进他的脑海。

考雷斯……特拉兹……

受到了一丝触动，他又变回了法师的样子。克拉苏斯眨眨眼，在这个宽广的洞穴中四处环视，寻找声音的源头。

什么都没有。巨龙法师等了又等，却再没能听到刚才的呼唤声。

他抛开疑虑，集中精神，重新变形——

那绝望的声音突然再次响起……考雷斯特拉兹……

这一次，他认出了那个声音，并立即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我听见了！你需要我做什么？

没有应答，然而那声音的绝望之感却在克拉苏斯心中挥之不去。他聚精会神地想要捕捉，跟那个如此迫切需要他帮助的人建立联系——听起来，只有他才能帮得到对方。

我在这里！巨龙法师喊道。你感应到我了吗？给我一些指引，发生什么事了！

他感到的只有最轻微的触摸，还有隐隐的悲伤。克拉苏斯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那微弱的联结上，希望着……期盼着……

突然，一股跨越数个世纪的古老强能将他吞噬。克拉苏斯瞠目结舌，这股强大的魔法力量简直是他的成千上万倍。他感觉仿佛是时间本身在用凛凛威严将自己包围。

不是时间……并不是……而是时光守护者。

时光之龙——诺兹多姆。

当今世上，只存在四条巨龙，他们是四位伟大的守护者，他的爱人——生命守护者阿莱克丝塔萨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疯狂的玛里苟斯守护着魔法，优雅的伊瑟拉影响着梦境。他们与沉思的诺兹多姆共同代表造物主本身。

想到这里，克拉苏斯心头一凛。事实上，原本总共有五条巨龙。第五条守护巨龙从前被称作耐萨里奥——大地守护者。然而在很久之前，久到已被克拉苏斯遗忘的时代，耐萨里奥背叛了他的同伴，同时得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新称谓。

毁灭者死亡之翼。

这个名字将克拉苏斯从震惊中扯了回来，他茫然地抚摸着脸上的三道疤痕……难道是死亡之翼回来了？又要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磨难？不然伟大的诺兹多姆怎么会如此绝望？

我听见你的声音了！克拉苏斯在脑海里回应着，想到那声呼唤背后的缘由，他愈发感到害怕。我听见了！问题是不是出在……是不是出在毁灭者身上？

作为回应，克拉苏斯的脑海里再次回荡起那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画面。那些画面像是火苗似的往他脑海里窜，令他永生难忘。

无论凭借哪种形态，无论有多么勇敢，克拉苏斯都无法与一条守护巨龙放纵的力量相提并论。即便只是回忆，但死亡之翼带来的精神冲击使他重重地撞向近侧的墙壁，瘫软无力地倒在地上。

克拉苏斯挣扎了很久才勉强从地上爬了起来，霎时感到天旋地转。来自时光之龙的记忆碎片冲击着他的感官，他只能暂时竭尽全力地保持清醒。

渐渐地，他平复下心神，这才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事情有多严重。时光之龙诺兹多姆绝望地请求援助——请求他的援助。他居然没有去找其他的守护巨龙，反而选择求助低等龙族。

如果真有什么事能让一位守护巨龙如此苦恼，那么，整个艾泽拉斯必然也在遭遇重大威胁。还有，诺兹多姆为什么要来找他这样一条形单影只的红龙，而不去向阿莱克丝塔萨或伊瑟拉求援？

他再次尝试跟那条巨龙交流，可他的努力只让他再次感到头晕目眩。克拉苏斯镇定下来，转而思考对策。其中一幅画面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那是卡利姆多一片积雪覆盖的山脉。不管诺兹多姆想跟他说明什么，一定都跟那片荒凉的地区有关。

克拉苏斯必须前去调查，但还需要其他人的帮助。而那个人必须有着极强的适应力。尽管克拉苏斯为自己强大的适应力颇感自豪，但他族群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倔强而固执。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虚心听取建议的帮手，同时，对方还必须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做出反应。因此，在这场前途未卜的行动中，只有一种生物能够胜任——人类。

具体地说，是一位名叫罗宁的人类。

在卡利姆多的荒原之上，一位脸色阴郁的年迈兽人靠在烟雾缭绕的火堆旁。这个苔绿色的身影喃喃地念叨着来自另一个失落世界中的语言，随手往火堆里扔了几片树叶，让烟雾变得更加浓厚呛人，弥漫在简陋的小木屋里。

年迈的秃头兽人凑上前来吸了一口气。他疲倦的棕色眼眸里布满血丝，周身的皮肤松松垮垮，一口参差不齐的黄牙，其中一枚獠牙多年前就已折断。如果没人帮忙，他很难站起身，行走时也总是弓背弯腰，缓缓挪步。

但是，就连最强悍的战士也会对这位萨满祭司心怀敬意。

一撮骨粉，再加一点儿塔纳浆果……兽人中间那个可靠而纯正的传统已经复兴。哪怕是在部落最黑暗的年月，卡尔萨的父亲还是把一切都传授给了他，就像卡尔萨的祖父当年教给他父亲那样。

此时此刻，这位形容枯槁的萨满祭司却是头一次希望他能学得更用心些。

灵魂的声音在他脑海中低语，这些灵魂来自现在被兽人们称作“家”的那个世界。通常情况下，他们只会说些生活琐事。而现在他们却变得越来越不安，不断地发出警告……

警告什么呢？他得弄清楚才行。

卡尔萨把手伸进腰间的一个小布袋，掏出三片干巴巴的黑树叶，那是当年他从兽人古老世界的植物上取下来的。卡尔萨知道，只能在万分必要时才能动用。他的父亲从未用过，祖父也没有。

萨满祭司把树叶扔进火里。

眼前立即升起了盘旋的蓝色浓烟。那烟不是黑色，而是发出湛蓝的色彩。颜色的变幻让兽人眉头紧锁，接着，他再次靠上前去，使劲吸了一大口气。

世界变了，连他也变了。他化成了一只巨鸟，展翅飞过大地，越过高山，哪怕是再微小的动物，再遥远的溪流，也逃不过他那双敏锐的眼睛。卡尔萨仿佛回到了年轻岁月，找回了久违的欢欣畅快，但他抵制住了这种诱惑。一旦妥协，他恐怕就会失去自己，永远变成飞鸟，忘记真实的自己。

想到这里，卡尔萨突然察觉到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出了问题，也许与那些警告之声有关。情况似乎不太对劲。他朝着感觉的方向拍打翅膀，靠得越近，就感到越发忧虑。

在群山的最深处，萨满祭司终于找到了忧虑的源头。

他那经验丰富的大脑告诉他，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仅存在于意识之中的概念情景，并不是真实。在卡尔萨看来，那就像个漏斗——一边向内吸纳，一边向外渗漏。但这漏斗吸入的不是水，而是昼夜，是岁月，是年份，它似乎在同时吞噬又喷吐着时间。萨满祭司惊愕得不知所措，等他反应过来却为时已晚，就连他自己也要被吸进漏斗里去。

卡尔萨当即奋力挣扎，他猛拍双翼，绷紧全身肌肉，用意识去寻找他真实的肉体，竭尽全力地想要打破联结，让灵魂重获自由。

可漏斗还在吸着他向前移动。

绝望之下，卡尔萨开始呼唤灵魂的引导，祈祷它们赐予他力量。灵魂果然来了，但它们行动太过缓慢，漏斗模糊了他的视野，眼看就要将他吞噬——

突然，萨满祭司身边的世界发生了扭曲。漏斗、群山……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

卡尔萨气喘吁吁地醒了过来。

这番折磨真是要了他的老命，还险些脸朝下栽进火堆。持续的低语声从他耳畔消失了，兽人坐在自家小屋的地板上。他想要让自己确信，自己已经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凡人世界。多亏了灵魂向导及时出手救了他。

但他同时也想起了刚才看到的那一幕……以及那背后的意义。

“我必须要告诉萨尔……”他咕哝着，撑起疲软无力的双腿，“我必须要让他尽快行动……否则我们将会再次失去家园……还有整个世界……”

第二章

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罗宁用他那双鲜绿色的眼睛凝视着占卜的结果。任何法师都会认同他的看法。

“你确定吗？”温蕾萨在另一个房间里问道，“你有没有仔细检查过？”

红头发的法师点点头，这才意识到那名精灵看不见他，必须面对面地说给她听才行。但愿她足够坚强。

身穿绣着金边的深蓝色上衣和长裤，罗宁的这身打扮更像一位政客，而非法师。最近几年，在形势所迫下，他花费在外交上的精力和魔法一样多。他的性格直来直去，从来不善于应对外交事务。头发浓密如鬃，胡须精悍短小，像一头不怒自威的雄狮，随时准备必要时对大使爆发雷霆般的震怒。他的鼻梁很久之前就断了，之后也从没想过修复，反而给他平添了几分彪悍。

“罗宁……你有事瞒着我？”

他不能让她再等下去了。无论那真相多可怕，都必须说给她听。“我来了，温雷萨。”

罗宁将占卜工具放到一旁，深吸一口气，朝精灵的房间走去。当他走到门口时，却停下了脚步。温蕾萨的娇容映入罗宁的眼帘——完美无瑕的瓜子脸上嵌着一双妩媚的杏眼——如天空一样湛蓝。鼻梁小巧而笔挺，迷人的嘴唇总是带着笑意，银白色的秀发垂在脸颊两侧，若是她站起身来的话，长度足以垂到后背。如果不是因为她长着一对长而尖细的耳朵，几乎与人类无异。

“怎么？”她耐心地问。

“是……是一对双胞胎。”

她顿时喜出望外，眸子明亮，更加动人。“双胞胎？真是幸运！这实在太棒了！我就知道！”

她在木床上挪了挪。这位身材苗条、曲线玲珑的精灵游侠，如今已经有了几个月身孕，身上不再披戴胸铠和皮革护甲，而是穿着一件银色长袍，丝毫没有掩饰她即将临产的事实。

他们早该从她显怀的速度猜出来温蕾萨肚子里成长的该是两个孩子才是，但罗宁却不愿信以为真。当她发现自己身怀有孕时，他们才刚刚结婚几个月。当时两人都忧心忡忡，不仅因为他们在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婚姻，而且也从来不存在人类与精灵的混血儿成功降生的记录。

现在好了，他们要迎来的还不只是一个孩子，而是一双。

“你恐怕还没明白，温蕾萨……双胞胎啊！人类法师和精灵竟然要养育一对双胞胎！”

可她还是一脸激动与惊喜。“很少有精灵要生孩子，更别说一下子生出两个了，亲爱的！他们注定要成就一番大事的！”

罗宁掩饰不住担忧的神色。“我知道，所以我才担心……”

他和温蕾萨已经干过不少“大事”了。在对抗部落入侵的那场战争临近终了时，双双渗透进兽人的据点格瑞姆巴托，面对的不只是兽人，还有巨龙、地精、巨魔等等。后来，他们又跑遍各地，充当使者，提醒联盟确保盟约完好的重要性。在那段时间，他们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执行这些使命，因为战后的和平原本就不稳固。

接着，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燃烧军团又杀来了。

到了那个时候，两人已经从一对警惕的间谍搭档变成了一对密不可分的眷属。面对入侵的凶残恶魔，人类法师和精灵游侠都在不遗余力地帮助双方的族人奋力抗敌。曾经有好几次，他们彼此都以为对方死了，内心承受着极大的煎熬。

也许因为他们已经失去所有至亲，所以才更加无法忍受失去彼此。达拉然和奎尔萨拉斯已被亡灵天灾夷为废墟，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被巫妖王的邪恶爪牙残忍地杀害，在巫妖王的背后，还有更为庞大的燃烧军团。一座座城镇毁于战火，许多死难者也已经变为亡灵，并用他们遭受诅咒的血肉之躯助长天灾的势力。

罗宁仅剩的几个家人在战争初期就已离他而去。他的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哥哥还有两个堂兄弟也在安多哈尔陷落时遭到毒手。值得庆幸的是，守军见无力回天，索性放了一把火，烧掉了整座城市。即便是天灾，也休想从灰烬中复活战士。

自从离家研习魔法，罗宁就没再见过任何亲人——包括他父亲在内，可是当噩耗传来时，他还是沉痛不已。他当年执意追寻魔法而与亲人产生的隔阂，在那一瞬间烟消云散。他知道，家中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从此将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直到他发现，原来那个被他深深爱慕着的勇敢精灵游侠，居然也在爱着他。

终于在战胜犹豫，理清头绪之后，他们两人只有一条路好走。虽然温蕾萨的族人和罗宁的魔法导师们都竭力反对，他们还是决定不再分离。他们缔结了婚约，想要在这个破碎瓦解的世界中去过普通人的日子。

当然了，法师苦涩地想道，平静的生活本就不是我们该过的。

还没等他伸手去扶，温蕾萨已经下了床。即使是临盆在即，这位精灵还是敏捷过人。她握住了罗宁的双肩。

“你们这群法师啊！总爱把事情往坏处想！我还以为我的族人就已经够悲观了！亲爱的，我的生产肯定会顺顺利利，这一对宝贝肯定会快乐地长大成人！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他知道，她说的话也有道理。他们谁都不会拿这对孩子冒险。得知她怀孕之后，他们便不再帮忙重建破碎的联盟，转而找了个最平静的地方住下来，与败落的达拉然相距不远，但又不算太近。他们住在朴实而不太过简陋的房屋里，也赢得了附近镇民们的敬重。

尽管如此，温蕾萨的信心和希望还是令他讶异，毕竟她也经历了丧亲之痛。若说罗宁失去那些久未谋面的家人之后，心上被挖出了一个洞，那么，温蕾萨的心一定是被劈开了一条鸿沟。跟受到魔法支配的达拉然相比，奎尔萨拉斯更加传奇，更加安全，结果也被蹂躏得更加彻底。数百年未受侵扰的精灵城几天之内轰然倒塌，他们那些骄傲的族人死后也和人类一样，变成了天灾的爪牙。其中还包括温蕾萨的亲族，有几个甚至还是她的家人。

她从祖父口中得知他是如何手刃了那已变为食尸鬼的爱子，也就是她的叔叔，还听闻她的弟弟被一个由他们大哥带领的亡灵怪物肢解的惨状。后来，幸存的守军放了把火，将包括她大哥在内的天灾余军一并烧死。他们的父母下落不明，但被认定凶多吉少。

而罗宁恐怕永远都不敢告诉她，与她那两姐妹之一的希尔瓦娜斯有关的恐怖传闻。

温蕾萨的另一个姐妹——伟大的奥蕾莉亚是第二次战争期间的英雄。而作为游侠将军，希尔瓦娜斯则率军与背叛了洛丹伦的王子——阿尔萨斯交战。阿尔萨斯曾经是他们土地上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后来却变成了天灾与燃烧军团的扭曲仆从，替他们大肆洗劫自己的王国，然后率领亡灵大军攻打精灵的主城——银月城。希尔瓦娜斯在每一个战略要地对他发起阻击，眼看就要将他打败，但那些蹒跚的行尸、阴险的石像鬼和可怖的憎恶却仿佛斩杀不绝，最终还是败给了这个手握黑暗死灵法术的贵族背叛者。

官方称，希尔瓦娜斯在阻止阿尔萨斯的爪牙屠杀银月城时英勇就义。精灵的领导者们，包括温蕾萨的祖父，都宣布这位游侠将领的尸体已被那场席卷半个主城的大火焚烧得灰飞烟灭，丁点痕迹都没能留下。

温蕾萨听到的消息就截止到这里，但罗宁却通过肯瑞托和奎尔萨拉斯的其他渠道了解了有关希尔瓦娜斯的真相，感到心惊胆寒。一位神智失常的幸存游侠说，将军被抓走了，但却没被杀死。她先是被斩成了残废，然后被阿尔萨斯宰杀取乐。最后，他还把她的尸体带到了由他疯狂建造的那座黑暗神殿，腐化了她的灵魂和尸身，将她从英勇的精灵变成了邪恶的使者——一个阴魂不散的悲哀女妖，至今仍游荡在奎尔萨拉斯的废墟之间。

罗宁还没能验证传闻是真是假，可他确信那绝不是空穴来风。他祈祷温蕾萨永远都不会听到这些事。

在这么多的悲剧发生之后，难怪罗宁没信心迎接这对新生儿的降临。

他叹了口气。“也许等到孩子们出生时就没事了，我可能只是紧张。”

“这说明你在意我腹中的宝宝。”温蕾萨转身回到床上，“再说，我们也不用只靠自己，加莉亚会帮忙的。”

加莉亚年纪较长，身材丰腴，生养过六个儿女，帮人接生的次数更是多达几十次。罗宁本以为人类不会在精灵面前放下疑心——更何况那名精灵的丈夫还是一位法师——可加莉亚只是看了温蕾萨一眼，就焕发出了满满的母性。虽然罗宁在报酬方面也没有亏待她，可他觉得就算抛开这些不谈，光凭对温蕾萨的喜爱，她也会自告奋勇，前来为她助产。

“我想你是对的，”罗宁说，“我只是——”

他脑袋里突然出现一个声音……那声音非常熟悉……

绝不是什么好兆头。

罗宁……我需要你。

“克拉苏斯？”法师脱口而出。

温蕾萨坐了起来，所有喜悦瞬间消失。“克拉苏斯？他怎么了？”

他们俩都熟悉这位来自肯瑞托的大法师，是克拉苏斯帮他们走到了一起。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把真相对他们和盘托出，尤其是与他有关的那部分。

后来，在极端情况下，他们才发现原来他还是红龙考雷斯特拉兹。

“是……是克拉苏斯。”罗宁只说出这一句话来。

罗宁……我需要你……

我不会帮你的！法师立即回应道。我已经尽力了！你知道我现在不能丢下她不管……

“他要你做什么？”温蕾萨追问。她跟罗宁都明白，除非事态紧急，否则克拉苏斯绝不会贸然联系他们。

“不重要！让他去找别人！”

在你拒绝我之前，请你先看看这个……那声音说道。让我给你们俩瞧瞧看……

还没等罗宁反对，画面就闯进了他的脑海。当他感受到时光之龙那一目了然的绝望时，他的反应也和那位巨龙法师一样，大为震惊。克拉苏斯给罗宁和他的妻子分享了他所见到的一切。

最后，克拉苏斯又给他们展示了诺兹多姆痛苦的源头——一片冰寒凛冽的险峻山岭。

卡利姆多。

整幅景象只持续了几秒钟，却让罗宁精疲力竭。他听到床上传来一声喘息，回头看见温蕾萨颓然地跌靠在羽绒枕上。

罗宁看着她，她却摆了摆手。“我没事！只是……喘不过气来。让我歇一会儿……”

为了她，罗宁甘愿献出永生永世，可换作别人，他却连一秒也不愿奉陪。他将克拉苏斯召唤进脑海，回应道，请你去找别人帮忙吧！我已经告别了从前的生活，眼下还有要紧事等着我！

克拉苏斯什么都没说，罗宁不知他昔日的搭档听清他的回应之后，是否已经去找别的帮手了。他尊敬克拉苏斯，甚至很喜欢他，然而巨龙法师要找的那个罗宁已经不存在了。如今的他只关心自己的家庭。

令他意外的是，身旁那个最该支持他的人却突然低声说道：“你应该马上动身。”

他瞪着温蕾萨。“我哪里都不去！”

她直起身子。“可是你必须要去。我们都看见了。他召唤你，一定不是为了什么琐碎的小事！克拉苏斯非常担心……而那恰恰也是我的担忧。”

“我现在不能离开你！”罗宁单膝跪在她床边，“我绝不能丢下你和两个孩子！”

温蕾萨的脸上掠过游侠的敏锐，她眯起眼睛，警惕地感受着那股要将他们分开的神秘力量。“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让你置身险境！我不想让孩子们一出生就没了父亲，但我们刚才看到的一切，对整个世界都会构成可怕的威胁，哪怕只为这个原因，你就该去。如果不是因为我行动不便，我也一定会跟你一起去。这，你是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我告诉自己他很强大。克拉苏斯很强大，甚至比考雷斯特拉兹还要强大！我告诉自己，我让你去，是因为我放心把你交给他。你知道他不会要你去做超出你能力的事。”

这话不假。很少有凡间生物能得到巨龙们的尊敬。无论以哪种形态，克拉苏斯能来请求他帮忙，都说明事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作为这位巨龙的搭档，罗宁一定会受到万全的保护。

能出什么问题呢？

罗宁无奈地点了点头。“好吧，我去。在加莉亚赶来之前，你能照顾好自己吗？”

“有强弓在手，百码之外的兽人都能被我一箭射死，就连巨魔和恶魔也都不是我的对手。我几乎走遍了艾泽拉斯的各个地方……放心吧，亲爱的，我一定能平安地等到加莉亚到来。”

他凑上前去亲吻了妻子。“那我就告诉克拉苏斯我来了。那家伙真是缺乏耐心，亏他还是条巨龙。”

“他把整个世界的重担都扛在了自己肩上，罗宁。”

即便如此，罗宁也还是不怎么同情那位巨龙法师。在可怕的危机面前，身为一条亘古不老的巨龙，总比一个将为人父的凡人施法者善于应对吧。

罗宁在脑海里锁定了巨龙法师的画面，对这位从前的搭档做出回应。好吧，克拉苏斯，我愿意帮助你。我们到哪儿集合——

黑暗将他席卷，他只能听见温蕾萨微弱的声音，在远处呼唤着他的名字。突然，罗宁感到一阵晕眩。

他的靴子突然落在坚硬的岩石上，浑身上下每一块骨头都因猛烈撞击而颤动着，他拼尽全力撑住双腿，使自己不至于倒下。

罗宁站在一个宽广的洞穴之中，这显然是一处大自然鬼斧神工雕凿出来的杰作。洞顶几乎呈完美的椭圆形，墙壁也分外光滑。借助一道难辨源头的微弱光线，他看清了在洞穴正中央等待他的那个身穿长袍的人影。

“那么……”罗宁终于开口说道，“看来这就是我们的集合地点了。”

克拉苏斯用他纤长的手往左一指。“你旁边有个背包，里面有给你准备的水和干粮。拿上它跟我走。”

“我还没来得及跟我妻子告别……”罗宁把那个巨大的皮革背包甩到肩膀上，嘴里不满地嘀咕着。

“我很同情你。”巨龙法师一边说着，一边朝前走去。“我已经做了安排，自会有人照顾她。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她不会有事的。”

听完克拉苏斯的几句话，罗宁这才想起这个古老的生物总能事先猜到他的决定，甚至无须等他开口，克拉苏斯就已经料定罗宁会答应他的请求。

他跟着那个瘦长的身影朝洞口走去。罗宁听说在与兽人的那场大战过后，克拉苏斯就把巢穴搬到了别处，但他不知巨龙法师究竟搬去了哪里。此时此刻，罗宁看到那洞穴俯瞰着一片熟悉的山岭，距离他家并不远。与卡利姆多惨遭洗劫的其他地方不同，这片山岭风光秀美，全然感觉不到一丝恐惧的氛围。

“我们差不多是邻居了。”他冷冷地说。

“纯属巧合，不过倒是方便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如果我要将你从女王的巢穴找来的话，那会耗尽我的力量，眼下可不是自损实力的时候。”

这口吻打消了罗宁心中所有的不满，他还从没见过克拉苏斯如此不安。“你提到了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你联系到他了吗？”

“没有……所以我们才要提高警惕。事实上，我们不能用魔法将自己传送过去，只能飞。”

“可要是我们不用魔法，怎么可能飞得——”

克拉苏斯展开双臂……手臂上长出了鳞片和龙爪，他的身体迅速膨大变宽，形成了强韧的翅膀。他狭长的脸颊则拉长变形，变成了龙头的模样。

“当然，”罗宁咕哝道，“我真傻。”

红龙考雷斯特拉兹俯视着他那渺小的同伴。

“爬到我背上来，罗宁。我们必须马上出发。”

法师不情愿地照做了，回想着从前怎样坐在他背上才最舒服。他把双脚埋进深红色的鳞片下面，弓着身子紧贴着强有力的龙颈，手指死死地抓紧鳞片。虽然罗宁知道考雷斯特拉兹会竭尽全力不让他从背上滑下去，但他依然不敢冒险。没人知道一条巨龙会在空中遇到什么。

巨大的龙翼拍打了一次、两次，突然间直冲天际，每次拍打都飞出几里远。考雷斯特拉兹向前轻松地飞去，罗宁感到巨龙的血脉在澎湃。虽然大多数时间他都披着克拉苏斯的伪装，但天空才是他真正的家。

冷风从罗宁的耳边呼啸而过，他真希望能在出发前换上长袍和旅行斗篷。他把手向后伸去，想把外套拽进来……却发现衣服上多了个兜帽。

罗宁低头一看，这才注意到自己竟已披上了深蓝色的旅行斗篷，衬衫和长裤外面罩着长袍。他的搭档居然不声不响地帮他把换了一身更适合长途旅行的衣装。

罗宁将兜帽戴好，想象着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他。时光之龙为何会如此不安？那威胁听起来像是迫在眉睫，像即将发生一场灭顶之灾……而这肯定不是区区一位凡人法师就能应付得了的。

但考雷斯特拉兹却来找他帮忙……

罗宁真希望他能力挽狂澜，不仅仅是为了这条巨龙……更是为了他那将添新丁的家庭。

想来不可思议，罗宁居然在半路上睡着了。即使如此，他也没从龙背上滑落，摔得粉身碎骨。别看考雷斯特拉兹飞得轻松，为此他肯定没少费力气。

太阳就快落山了。罗宁刚想开口问巨龙是否打算连夜飞行，考雷斯特拉兹却开始降落。人类法师向下张望，起初满眼只有茫茫水面，想必一定是无尽之海。他不记得红龙具有水栖的天性，难道考雷斯特拉兹打算像鸭子浮水那样落在水面上吗？

片刻之后，远处出现了一块样貌不祥的岩石，解答了他的疑问。不……那不是岩石，而是一座光秃秃的小岛。

一阵惧意袭上了罗宁的心头，当他从海上朝着卡兹莫丹的陆地进发时，也曾感到过同样的恐惧。那时候他与矮人狮鹫骑兵们一起飞过托尔巴拉德，那是一座被兽人侵占的诅咒之岛。兽人们杀光了岛上的住民，洗劫了他们的家园，人类法师敏锐地感觉到了那些渴望复仇的冤魂。

现在，他又听到了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哀啼声。

罗宁对着巨龙大喊，但不知是风力太大，还是考雷斯特拉兹故意不听的缘故，他轻拍双翼，载着罗宁缓缓落下。

他们落在一处隆起的海角上，下方是一片晦暗荒凉的建筑群。从规模来看不是城市，罗宁认为那里曾经是一座要塞，抑或是一座有围墙保护的庄园。无论是什么，都散发着一种阴森的气息，让他愈发感到担忧。

“我们何时启程？”他向考雷斯特拉兹发问，仍然怀有一丝希望，但愿他们只是小憩片刻就会动身前往卡利姆多。

“天亮之前都走不了。我们唯有穿过大漩涡附近才能抵达，在动身之前务必要养精蓄锐。飞了好半天，我只看到这一座岛屿。”

“这座岛屿叫什么名字？”

“这可难倒我了。”

巨龙伏低身体，让罗宁下来。罗宁迈出脚步，勉强在黑暗吞噬那片废墟前，朝那里望了一眼。

“在这里发生过悲惨的事。”考雷斯特拉兹突然说。

“你也感觉到了？”

“嗯……但具体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我们在高处会是安全的，我也没打算再次变形。”

这话让罗宁稍感安慰，可他还是选择尽可能地待在巨龙身边。纵使行事鲁莽，这位法师并不愚蠢，什么都休想把他引到那片废墟里去。

他那个身形庞大的同伴几乎立刻进入了梦乡，留下罗宁一人紧张地凝视着夜空。温蕾萨的画面占满了他的脑海。那对双胞胎降生在即，他希望这趟旅途

不会害他错过那个重要的时刻。生育是一种独特的魔法，罗宁永远都无法掌握。

想到家人，罗宁紧张的情绪略有缓解，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在梦里，温蕾萨和他那两个还未出生的孩子继续陪伴着他，尽管他连他们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

突然，温蕾萨消失了，只把两个孩子留在罗宁身边。他们在召唤他，恳求他快点回来。梦中的罗宁在乡间不停地奔跑，孩子们却仿佛离他越来越远。起初的父子嬉戏变成了一场追猎，幸福的呼唤里充满了恐惧。罗宁的孩子们需要他，但他必须先找到他们才行……而且要尽快。

“爸爸！爸爸！”他们唤道。

“你们在哪？你们在哪？”法师奋力拨开纠缠的树枝，但他拨得越是用力，那树枝仿佛缠得越紧。终于，他冲破了障碍，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耸的城堡。

孩子们还在上方召唤着他。他看见他们遥远的身影伸出手来。罗宁施放法术，飞上高空，但随着他向上飞升，城堡也跟着一同升高。

沮丧之下，他只能越升越快。

“爸爸！爸爸！”声音被疾风扭曲得模糊难辨。

最后，他总算靠近了那扇窗户，两个孩子正在窗前等待着他，使劲伸着小手，想要投进他的怀抱。再往前几寸，他的手指就要碰到他们了……

忽然，一个庞大的怪物闯了进来，让整个城堡连同地基都颤抖起来，罗宁连同他的两个孩子也跌向地面。罗宁极力想接住他们，却被一只皮革般的巨手凌空抓走了。

“醒醒！快醒醒！”

法师感到头痛欲裂，周围的一切都在飞速旋转。那只手将他松开，于是他再一次向下跌去。

“罗宁！不管你去了哪里，都快给我醒过来！”

下方有两个幽暗的身影急着将他接住……现在换成孩子们来救他的命了。罗宁对双胞胎露出笑容，他们也微笑地望着他。

一边笑，一边露出尖锐邪恶的利齿。

罗宁顷刻间被惊醒了。

他仰面朝天，看到夜空中繁星点点，发现自己正身处一座没有屋顶的废弃房子里。潮湿腐烂的气息冲击着他的鼻孔，耳畔回荡着可怕的咝咝声响。

他抬起头——看见了一张梦魇中的脸。

如果说有人把人类颅骨浸泡在柔软而熔化的热蜡中，再等蜡油一滴滴地流干，这样仿佛才能接近罗宁此时看见的这番令人五脏痉挛的情景。不仅如此，那颅骨的嘴里还长满了针形的牙齿，正用空洞无神的血红眼珠贪婪地瞪着罗宁，如地狱般令人毛骨悚然。

那怪物步步紧逼，两条腿长得吓人，伸着骨骼突出的胳膊，三根又长又弯的手指戳在乱石之中。它的白骨上罩着颇为奢华的外套和长裤，如今已被撕扯得破破烂烂。起初罗宁认为它只是一副骨架，身上不带半点皮肉，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的肋骨和其它部位都覆盖着一层近乎透明的皮肤。

罗宁手忙脚乱地向后爬去，眼看怪物就要抓住他的脚。它张开流淌着黏液的巨口，却没有发出咝咝声或是尖叫声，而是喊出了孩子的声音。

“爸爸！”

跟罗宁梦中的声音一模一样。

他吓得浑身一颤，不知这食尸鬼怎么会这样喊他，可他却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再次感到像是受到了亲生骨肉的召唤，这怎么可能？

一声撼动大地的怒吼震彻着整座建筑，罗宁猛然停下，抑制住投入那个恶魔怀抱的冲动。罗宁指着那个怪物，低声轻念着咒语。

一道火圈将那苍白的怪物团团围住，烧得它尖叫起来。它扑腾着笨拙的四肢竭力跃起，想要跳出包围它的烈焰。

“罗宁！”考雷斯特拉兹从外面喊道，“你在哪儿？”

“这儿！我在这儿！没房顶的这个地方！”

在法师回答的同时，那个枯瘦的怪物从火圈里突然跳了出来。

它身上五六处地方燃着火苗，张开血盆巨口，大得足以把罗宁的脑袋囫囵吞进去。

法师还没来得及再次施法，一个庞大的黑影遮住了满天星辰，伸出手抓住那个怪物。仍在燃烧的怪物又发出一声惨叫，狠狠地摔在墙壁上，连周围的石砖都被撞得凹了进去。

罗宁念出法术，烈焰也同时从巨龙口中喷薄而出。

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人类法师用衣袖捂住口鼻，看着考雷斯特拉兹落在面前。

“那——那是什么东西？”罗宁气喘吁吁地问。

即使是在黑暗中，罗宁仿佛还能看见巨龙憎恶的表情。“我想……我想它曾经是这个家的主人。”

罗宁看着那团焦炭。“你说他从前是人类？怎么可能？”

“你在抵抗燃烧军团入侵时也见识过亡灵天灾的可怕。无须多问。”

“这是他们干的？”

考雷斯特拉兹呼出一口气。这一幕显然也让他深感不安。“不……这股力量更加古老……邪恶的程度就连巫妖王都望尘莫及。”

“克拉苏——考雷斯特拉兹，它进入了我的梦境！我的梦境被操纵了！”

“是的。它们当中还有人想对我采取同样的做法——”

“它们？”罗宁环顾左右，另一道法术呼之欲出。霎时，他感到废墟间挤满了那样的魔鬼。

“我们眼下是安全的……它们数量不多，其余的都钻进这片废墟的缝隙与缺口中去了。我相信这里有一处地下墓穴，当它们不对闯入者下手时，就在里面长眠。”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

“嗯，”巨龙认同道，“是不能。我们必须继续前往卡利姆多。”

他伏倒在地，让罗宁爬到背上，然后拍打双翼，腾上夜空。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我会回到这里来终结这场灾厄。”考雷斯特拉兹说道。接着，他又语气和缓地补充了一句，“这个世界上的灾厄已经够多了。”

罗宁没有回答，朝下方看了最后一眼。也许是他眼花了，但他真的看见不少食尸鬼出现在巨龙刚刚腾起的位置上，多达数十个，全都在饥渴地看着这位法师。

他将目光移开，庆幸他们终于要踏上前往卡利姆多的旅途。在经历过如此难熬的夜晚之后，前方再也没有什么危险比这些更加可怕了。

但愿如此……

第三章

考雷斯特拉兹终于在当天傍晚前飞到了卡利姆多的海岸边。他和罗宁只在途中停下来吃了几口东西，那条巨龙并没有在人类法师的视线之内进食就再次出发，越过这片大陆西部地带的连绵群山。随着他们渐渐接近目的地，考雷斯特拉兹也越飞越急。他没有对罗宁讲明他还在时不时地想要与诺兹多姆取得联系……可惜那些尝试全都失败了。但那个问题很快就变得不再重要，因为他们即将亲眼见到令时光守护者如此苦恼的症结。

“那座山峰！”罗宁高喊道。虽然他又睡了一会，可还是没精打采。只要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全都是关于那片邪恶岛屿的噩梦。“我认识那座山峰！”

巨龙点点头。那是他们旅途上的最后一处地标。就算他没有和背上的骑士同时发现它，他也会察觉到现实界域中出现的异样——那表明有非常可怕的麻烦在等着他们。

尽管如此，巨龙还是加快了速度，因为他别无选择。不管前面究竟有什么，只有他——还有背上的这个渺小的人类才能阻止。然而在当罗宁和巨龙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他们的目的地时，他们并没有发现还有别的眼睛也在望着他们。

“一条红龙……”第一个兽人低声说，“龙背上还坐着一位骑士……”

“是我们的族人吗，布洛克斯？”第二个兽人问道，“也是兽人？”

布洛克斯对同伴的问题嗤之以鼻。发问的兽人年纪尚轻，甚至连对抗燃烧军团的战斗都没参加过，他当然不知道兽人什么时候骑过这种凶猛的野兽。加斯卡尔也只是听过那些故事和传说罢了。“加斯卡尔，你个蠢货，现如今如果还有巨龙带着兽人飞翔的话，兽人只会在巨龙的肚子里！”

加斯卡尔漠不关心地耸耸肩。他是一位骄傲的兽人战士——高大魁梧，肌肉发达，有着粗糙的绿皮肤、宽大的下颌与向外凸起的粗壮獠牙。他鼻梁扁塌，眉毛浓密，一头鬃毛似的长发搭在背上，一只大手举着一把巨大的战斧，而另一只手则拎着山羊皮背包。加斯卡尔与布洛克斯都身穿皮革短裙与布质便

鞋，外面披着厚实的毛皮斗篷以抵御严寒。兽人生来强壮耐寒，能轻易应付任何气候，但在高山上就连他们也不能大意。

布洛克斯也是一位骄傲的战士，可惜的是时间对他的打击远甚于任何敌人。他比加斯卡尔略矮几寸，这也许是因为他总爱微微弯腰的关系。这位老兵的头发已日渐稀疏，泛起灰霜，脸上也布满了伤疤与皱纹。与他年轻同伴那急切的表情不同，布洛克斯看起来总是疑虑重重，疲态尽显。

布洛克斯举起那柄随他冲杀多年的战锤，踩着厚厚的积雪，费力地向前走去。“他们跟我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

“你怎么知道？”

“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加斯卡尔无可辩驳，于是安静下来，不去打扰布洛克斯思考他们双双来到这片荒凉之地的用意。

当那位老萨满祭司前来拜见萨尔时，他还没在那里，但他事后也打听到了具体情况。萨尔自然应允，因为他向来遵从旧法，将卡尔萨奉为贤明的顾问。如果卡尔萨提出要马上跟他见面，一定有他的理由。

事态恐怕非常严重。萨尔身边的两名卫兵搀扶着年迈的卡尔萨走了进去，让他在伟岸的酋长面前就座。出于对长者的尊敬，萨尔坐在了地上，确保两人的视线在同一高度。在萨尔盘放的双腿对面摆着那柄巨大的方头战锤——毁灭之锤，世代以来这柄战锤都是部落敌人的克星。

这位兽人的新酋长肩宽体阔，肌肉虬结，相对于他的地位来说算是相当年轻。然而没人会怀疑萨尔的领导力，因为是他把兽人从俘虏拘留营里带了出来，帮他们找回了尊严与荣耀。他还与人类缔结了契约，让部落有机会再创辉煌。族人们早就吟唱起了专门为他谱写的赞歌，他的事迹必将世代传扬。

身穿坚硬的青铜铠甲——这身亮如乌木的铠甲同那把巨大的武器都是从传奇的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手中传下来的——这位最伟大的战士低下头，谦卑地问道：“请问我能帮您做些什么呢，伟大的尊者？”

“只须聆听就够了。”卡尔萨回答道，“认真聆听。”

这位下颌英挺的酋长靠上前来，满怀期待地眯起那双极为罕见的蓝色眼睛——被他的族人视为命运的预兆。一路走来，从奴隶变成了角斗士，再从角斗士当上了统治者，萨尔始终在研究萨满祭司之道，甚至掌握了一些技能。他比谁都明白，当卡尔萨要他听时，一定有充分的道理。

于是萨满祭司给萨尔展示了他看见的那个漏斗，以及它是如何将时间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此外，他还给萨尔讲述了那些声音和警告，告诉他自己感觉到的异样。

他警告萨尔，倘若不及时应对，局面恐怕会变得难以控制。

听完卡尔萨的这番话，酋长倚坐在地上。他的脖子上戴着一块勋章，上面刻有金色的利斧与战锤。双目显露着聪明才智，表明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他走路时，彰显的也不是兽人的蛮力，而是类似人类或精灵的优雅。

“这似乎与魔法有关，”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很强的魔法。也许……法师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也许已经知道了。”卡尔萨说，“但我们不能干等着，酋长大人。”

萨尔明白他的意思。“你希望我派人到你看到的这个地方？”

“那样是最谨慎的做法，至少我们可以弄清楚面对的是什么。”

酋长摩挲着下巴。“我已经想出人选了。他是一位优秀的战士。”他转过身对卫兵喊道：“布洛克斯！把布洛克斯给我找来！”

于是布洛克斯听取了他要执行的任务。萨尔非常尊敬布洛克斯，因为他是上一场战争中的英雄，在那场死守某个战略要地的战斗中，只有他活了下来。凭借手中的那把战锤，布洛克斯斩杀了许多凶残的恶魔。他的最后一位战友被恶魔撕成了两半，这时援军才终于赶到，扭转了战局。当时布洛克斯一个人浑身是伤地站在血泊中，在刚到达战场的人眼中的眼中简直是活生生的传奇。他的名字几乎与萨尔一样受人景仰。

但这位老兵不仅仅是靠名声赢得了酋长的尊敬与信赖。萨尔知道布洛克斯跟他一样，为了赢取胜利甘愿抛洒鲜血。萨尔不能让整支军队深入山岭，只能派出本领出众的一两位战士前去探查虚实，再回来向他报告。

敏捷的身手和绝对的服从性让加斯卡尔成为布洛克斯中意的帮手。年轻的加斯卡尔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长大，布洛克斯很愿意带上这位强大的战士一同上路。

萨满祭司将进山路线描述得极为详尽，两人一路上所用的时间比预期的还要短。根据布洛克斯的推测，目标就在下一道山岭背后——恰恰是飞龙骑士消失的那个方向。

布洛克斯握紧战锤。兽人们与人类缔结了和平协定，但若是情势所迫，他和加斯卡尔也会奋力一战，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想到这里，年长的战士脸上露出冷酷的笑意。是的，他愿意豁出性命，至死方休。萨尔把这位战争英雄召唤到身边时并没有想到，布洛克斯的心中也有着深切的负罪感，自那场战斗结束之日起就让他饱受煎熬。

同胞兄弟们全都死了，只活了布洛克斯一个人，他想不通原因。独活的事实令他感到内疚，与此相比，他宁愿和战友们一同赴死。从那时起，他就在等待着，盼望能有赎罪的机会，以偿还罪孽——光荣地死去。

如今，命运终于做出了回应。

“继续前进！”他命令加斯卡尔，“我们必须尽快赶上他们！”他毫不掩饰脸上的笑容，他的同伴会把这看作典型的兽人狂热。“如果他们敢找麻烦……我们就让他们以为整个部落将会卷土重来！”

如果说之前那座岛屿有些阴森可怖的话，眼前这处山隘则是怎么看都不太对劲。罗宁说不清他此时心中是什么感受。不管他们要找的是什么，它都不该存在。仿佛现实界域本身发生了某种可怕的错误……

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让这位见识过各种可怕梦魇的法师都有些胆怯，希望红龙掉头离去。但他却什么都没说，回想起自己在那座岛屿上的慌乱失措，考雷斯特拉兹也许已经后悔把他找来了。

深红色的巨龙拍打着双翼，终于飞抵了目的地。他将那双硕大的龙爪扎进深雪中，设法平稳着陆。

罗宁紧紧抓着龙颈，生怕一不小心从龙背上滑落下来。他的背包也随着颠簸击打着他的后背。

终于，考雷斯特拉兹停下来了，扭头看着人类法师问：“你还好吗？”

“我——简直好极了！”罗宁喘着粗气，虽说他以前也骑龙飞行过，但从没在空中翱翔这么久过。

也许是考雷斯特拉兹看出他背上的骑士累坏了，又或者经过长途劳顿之后，他自己也需要休息，他对罗宁说道：“我们会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恢复体力。我没感觉到附近有什么变化，应该来得及稍作休整。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你说了算。”罗宁说着滑下龙背。

山中寒风凛冽，四周又都是遮天蔽日的险峰峻岭，但法师还是利用魔法和衣物抵挡住了严寒的侵袭。在他对抗着胡思乱想的时候，考雷斯特拉兹沿着山隘对这片地区展开了侦查。山路的转弯处，巨龙的身影消失在罗宁的视野中。

罗宁用兜帽遮住头，打起了小盹儿。这一次，他脑海里充满了美好的画面——温蕾萨和即将降生的两个孩子。伴着与家人重聚的欢愉，这个人类法师笑着睡着了。

逐渐靠近的脚步声将他从梦中唤醒。罗宁意想不到的是，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巨龙考雷斯特拉兹，而是披着斗篷，身穿长袍的克拉苏斯。

看着罗宁瞪大的双眼，巨龙法师解释道："附近有几处不太稳定的地区，用这样的形态侦察才不会让它们倒塌。必要的情况下，我随时可以变回龙形。"

"有什么发现？"

那张精灵似的脸抿起嘴唇。"我感受到了时光守护者。他在这里，却又不在这里，让我感到很不安。"

"我们是否应该马上——"

还没等罗宁说完，山岭间突然响起刺耳的咆哮声，那声音让人类法师绷紧了全身每一根神经。就连克拉苏斯也吓了一跳。

"那是怎么回事？"罗宁问。

"我不知道。"巨龙法师站起身来。"我们该出发了，目标就在不远处。"

"不用飞吗？"

"我感觉到我们要找的目标就在前方山岭的一条狭窄小径中。巨龙飞不进去，只能容下小块头的旅行者。"

于是，罗宁跟随克拉苏斯朝东北方向走去。罗宁的同伴似乎对寒冷浑然不觉，可他却必须强化施加在衣服外面的防护法术。即便如此，他的脸和手指还是感受到了山岭中的严寒。

很快，他们就走到了克拉苏斯提到的那条小径。罗宁此时才明白克拉苏斯这么做的用意。眼前的小径比走廊略宽，仅能容五六个人通过，所以巨龙恐怕就只能把头钻进来，而庞大的身躯是无论如何都进不来的。两侧高耸陡峭的山崖投下厚重的阴影，罗宁觉得他们或许需要借助一些光源才能顺利通过。

克拉苏斯却毫不迟疑地向前走着，步伐越来越快，仿佛着了魔一样。

疾风的咆哮声在这条天然走廊中显得犹为刺耳，随着他们渐渐向前，似乎风力也在不断加大。身为人类的罗宁不得不使出全力跟上巨龙法师的脚步。

“快到了吗？”罗宁终于忍不住问道。

“不远了，只要再走——”克拉苏斯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

巨龙法师凝神冥想，双眉紧皱。“它——它不在原先的位置上了。”

“它动了？”

“我想是的。”

“它还会动？”发如烈焰的法师不解地问道，接着眯起眼睛开始注视这条黑漆漆的小径。

“你误会了，罗宁，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我掌握的信息跟你差不多。”

罗宁听闻此言大感不悦。“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巨龙法师陷入了思考，双目中闪烁着光芒。“继续前进。我们别无选择。”

但是往前走了一段路之后，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障碍，克拉苏斯飞在空中时并没有发现这些。小径突然一分为二，形成了两条岔路，虽说或许还会在远处合拢，他们却没有十足的把握。

克拉苏斯看着那两条岔路说道：“这两条路都能通往我们的目的地，可我不确定哪条更近，都试试看吧。”

“分头行动？”

“这不是上策，但眼下只能如此。我们各选一条路，往前走出五百步，然后回到这里集合。但愿这有助于我们做出判断。”

罗宁选了左边的那条岔路，按照克拉苏斯的指示飞快地数着步伐，很快就意识到他的选择可能是正确的。岔路不仅变得越来越宽，法师心中的不安也愈发强烈。虽然他的感知力不如克拉苏斯敏锐，可即便是新手也能察觉到整片区域散之不尽的异样。

罗宁对自己的选择很有信心，所以他并没有立即掉头返回。好奇心驱使他继续向前走去，多走几步又有何妨？

然而，他还没能多迈出一步，就有一股新的惶恐袭上心头。罗宁停下，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在动，而且不只是动那么简单。

它是在朝他移动……速度飞快！

在看到它之前，罗宁先感觉到了。时间仿佛先是受到挤压，再被拉伸，继而再被挤压。罗宁时而感到衰老，时而感到年轻，生命中的每个瞬间在他身体里不断地变换，他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

眼前的黑暗变成了无数种闪烁的色彩，有些是罗宁从未见过的颜色。空气和岩石中都充满了持续爆破的元素能量，喷发到不可思议的高度。罗宁那有限的脑力只能将它想象成一朵盛放的烈焰之花，绚烂过后归于凋零，接着再次盛放，而且每一次盛放都更加夺目耀眼。

随着它越靠越近，罗宁终于回过神来，转身撒腿就跑。

噪声冲击着他的双耳，人声、音乐声、轰雷声、鸟鸣声、流水声……各种声音应有尽有。

尽管他生怕会被它赶上，那异象却并未紧追不舍。罗宁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疯狂地向前奔跑，担心稍有耽搁就会被它吞噬进去。

克拉苏斯肯定已经有所察觉，他一定赶来跟罗宁会合，他们俩会一起想出办法——

岔路上突然回荡起可怕的号叫声。

一只八条腿的巨大狼形生物扑在罗宁身上。倘若这位法师稍有不慎，这时早已葬身此地，成为这只凶残怪物的腹中餐。这怪物有四只亮闪闪的绿眼睛，八条腿上长着利爪。虽然被扑倒在地，但罗宁早已给这身衣服施了魔法，能更好地抵抗各类元素，以便于应敌。怪物的爪子挠在斗篷上，不但没把斗篷弄破，反而折断了一片指甲。

只见它气得毛发倒竖，发出愤怒的嘶吼。罗宁趁机施放了一道简单却曾屡次救过他性命的法术，在怪物翠绿的眼睛前方亮起眩目的光芒，照得它方向难辨。那怪物只得奋力向后躲闪，徒劳地乱挥乱打。

罗宁退到它的攻击范围之外，站起身来。时机不允许他逃跑——如果转身，只会将后背留给怪物，而他的防护法术已被削弱，要是再被那爪子挠上几下，恐怕他霎时间就会粉身碎骨。

火焰法术曾经帮助罗宁战胜过岛屿上的食尸鬼，此时他没有理由弃之不用。于是他再次诵念起咒语——

然而，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字句竟被他倒着念了出来。更糟糕的是，罗宁发现他自己在向后移动，正离那个视线受阻、张牙舞爪的怪物越来越近。

时间发生了扭曲……可这是怎么回事？

答案就在岔路深处。克拉苏斯感应到的异象就在那里。

罗宁眼前浮现出幽魂般的画面，上阵拼杀的骑兵、结婚的场景、海上的风暴、围在火堆边高唱战歌的兽人、纠缠扭打的诡异生物……

他突然又能动了。罗宁挣脱了怪物的缠抱，转身再次面对它。这一次，他毫不迟疑地施放了法术。

烈焰像一只巨手向前伸出，眼看就要烧到那只怪物了，却突然间减慢了速度……然后停了下来，凝固住了。

罗宁怒骂着开始诵念另一道法术。

八条腿的恐怖生物跳过凝固的烈焰，号叫着扑向面前的人类。

罗宁将法术施放出去。

怪物脚下的大地骤然爆裂，泥土冲天而起，劈头盖脸地覆在它身上。狼形怪物再次高声怒吼，不顾死活地朝法师冲了过来。

泥土在它的八条腿和躯干上形成了一层硬壳，它的嘴也被坚硬如石的土层封得严严实实，两只凶狠的眼睛上蒙上了尘土。

就在距离罗宁几步远的地方，那怪物静止了。就外表来看，此时的它像是一尊完美的雕像，全无怪物的半点狰狞。

此时，克拉苏斯的声音闯进了罗宁的脑海。

巨龙法师发出了呼唤。罗宁……异象正在增强！它几乎要接近你了！

法师刚才在全力对抗那只可怕的怪物，对异象的发展并未留意，这时转身一看，顿时把眼睛睁得老大。

那异象无论高度还是宽度都足有岔路的十倍，坚硬的石块对它构不成任何阻碍，只见它飞快地从中穿过，仿佛崖壁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所过之处，景色大变，岩石看起来饱经风化，其他一切也都像刚刚经历过新生的剧痛一样。被烈焰花朵灼烧过的地方，尤其变得惨不忍睹。

罗宁不敢想象要是自己被那东西碰到，会是什么下场。

他再次开始狂奔。

它移动和增大的速度由于不明原因突然快了许多，克拉苏斯继续对他说，我恐怕无法及时赶到，只能靠你自己施放传送法术了！

我的法术并非每次都会起作用！他回应道，况且正在受到异象的干扰！

我们保持联结！那应该能强化你的施法！我会指引你来跟我会合！

罗宁不怕把自己传送到前所未见的地方去，他怕的是一旦失误，就会陷入岩缝之中，但有克拉苏斯帮忙，这项任务就好办多了。

他集中精神，把意念集中到巨龙法师身上。法术开始成形，罗宁感到身边的世界开始移动。

烈焰之花忽然膨大到原先的两倍大。

等罗宁意识到原因时已经太迟了。那异象会对魔法——他的魔法——产生反应。他想要停止施法，可是哪里还来得及……

克拉苏斯！中断联结！不然连你也要被——

异象将他吞噬。

罗宁？

罗宁无法应答。他不断地旋转，像一片被旋风卷起的落叶，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声音和画面再次冲击着他的耳目。他看见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理解了一切的缘由。他看见那只被吓得目瞪口呆的怪物从他身旁疯狂地跌进了时间旋涡。

其他东西也被吸了进去，甚至包括生灵。有一整艘船——船帆破破烂烂，船首被撞得凹了进去——也飞进旋涡里消失了。紧跟着是一棵大树，树上还栖息着一群小鸟。远处，一只从头到须尾足有五十尺长的海怪徒劳地伸出触手，却没能抓住罗宁，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克拉苏斯那微弱的声音。罗宁……

他回答了，却没再收到回音。

旋涡占满了他的视野。

在被旋涡吸进去时，罗宁最后想到的是温蕾萨，还有那一对他恐怕再也无缘相见的孩子。

第四章

他感觉到树叶、枝条和根须正在缓慢而稳定地生长着。从中他感觉到了超越时间的智慧与思考。正如千人千面一样，每棵巨树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特点。

它们是森林的守护者，导师对他说。和我一样都是它的灵魂，它们就是森林。那声音停顿下来。现在……回到我们身边来吧……

玛法里奥·怒风充满敬意地将思维从巨树上抽离，这些巨树是这片繁茂之地最古老的长者。在他退回来的同时，周围的现实环境渐渐复现在眼前，从朦胧转为清晰。他眨了眨那双无瞳孔的银白色双眸，重新找回视线的焦点。他的呼吸有些急促，内心却充满骄傲。他还从没到过那么远的地方！

“你学得很快，年轻的暗夜精灵。”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甚至超出了我的期望……”

玛法里奥泛着紫色的面容大汗涔涔。导师坚持要他在正午时分迈出这纪念性的一步，那恰好是他们精灵族力量最为薄弱的时间。要是在夜晚进行，玛法里奥确信自己能表现得更为强大，可塞纳留斯却一再强调，那样会与他的用意背道而驰。导师传授给他的不是暗夜精灵的魔法，而是几乎与之完全相反的东西。

事实上，玛法里奥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和族人大相径庭。比如说，族人向来偏爱色彩艳丽的衣装，可玛法里奥却总是衣着朴素。一件布质上衣，外面套上款式简单的紧身皮外套，下身穿一条长裤，脚蹬一双高筒靴……他的父母早在多年以前就因意外不幸离世，要是他们活到今天，也一定会为他的穿着羞愧死。

深绿色的齐肩长发勾勒着玛法里奥如狼首般狭窄的面容，他早已成了被族人遗弃的对象。因为他总爱问东问西，鼓吹与时俱进，不该盲目遵从古老的传统，有时甚至还敢质疑艾萨拉女王的想法。这样的行为让愿意与他共事的族人越来越少，朋友更是所剩无几。

事实上，玛法里奥打从心底里只把三个人看作朋友。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同胞弟弟，那个爱惹麻烦的伊利丹。虽然伊利丹并不像哥哥

那样对暗夜精灵的传统和巫术不屑一顾，却也喜欢挑战长者们的权威，虽然那同样是大逆不道的重罪。

“你看见了什么？”弟弟与他并肩坐在草地上，急切地问道。如果不是因为他那深蓝色的头发和琥珀色的眼睛，伊利丹跟玛法里奥简直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作为月之子，几乎所有暗夜精灵的眼睛都是银白色，他们认为那些生来就长着琥珀色眼睛的精灵，将来注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

可倘若伊利丹真想要达成非凡成就，他就必须先要改变自己鲁莽的脾气。他与哥哥一起前来学习驾驭自然力量。他们的导师管那叫“德鲁伊之道”，并认为伊利丹很快就能学有所成。结果他却急于求成，频频犯错，精神难以集中。虽然他对传统巫术颇为擅长，却迫不及待地想要掌握全新的德鲁伊之道，想通过这种独特的技能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从而配得上他自出生以来就被寄予厚望的独特潜力。

“我看见了……”该怎样和弟弟解释呢？玛法里奥的眉毛拧成了一团，“我看见了树的内心与灵魂，还不仅如此，我还看见了整片森林的灵魂！”

“太奇妙了！”在他身旁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玛法里奥竭尽全力地不让自己的脸颊越变越黑，那是暗夜精灵窘迫尴尬的表现。近日来，他在与这位同伴相处时感到越来越不自然，却又无法跟她疏远。

兄弟俩身边的女人名叫泰兰德·语风，三人从小一起长大，形影不离，直到去年，泰兰德穿上了新手祭司袍，成为月亮女神艾露恩的追随者。她在艾露恩神殿学习与女神的意志相协调，运用所有祭司被赋予的天赋传播女神的教义。当初也是她鼓励玛法里奥放下暗夜精灵惯用的巫术，转而学习德鲁伊之道，认为那股力量与她所受到的训练颇有相通之处。

从前泰兰德只是一个赛跑和狩猎中屡屡打败两兄弟的小姑娘，苍白而瘦小。自从成为祭司后，她开始变得曲线窈窕，光滑的皮肤上泛着柔和的紫罗兰光泽，暗淡的蓝色长发上夹杂着若隐若现的银丝，平平无奇的脸庞充满了迷人的女人味。

也许太迷人了一些。

“切！”伊利丹不屑地哼了一声。“就这么多？”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导师伟岸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身后，三位年轻的暗夜精灵吓了一跳，就连有些自以为是的伊利丹也愣住了。

尽管他们三人的身高都在七尺之上，但在超过十尺的塞纳留斯面前还是足足矮了一大截。塞纳留斯的上半身与玛法里奥等人很是相似，除了深色的皮肤略带葱翠的绿色，肩膀更宽，肌肉也比他的男学生们发达得多。除了上身之外，塞纳留斯与他们再无任何相似之处。他不是普通的暗夜精灵，甚至不是凡间生物。

塞纳留斯是一位半神。

他的来历只有他自己清楚，别人只知道他是这片伟大森林的一部分。当第一批暗夜精灵出现时，塞纳留斯就已经存在了。他声称与暗夜精灵有着亲密的族源关系，却从没具体说明过。

那些前来向他寻求指引的人全都经历了彻底的改变，其中一些甚至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们被塞纳留斯的教诲深深触动，选择留在半神身边，共同保护这片地带。这些人已经不再是精灵，而是成为了体貌大变的林地守护者。

塞纳留斯的头边垂着厚密的绿色鬃毛，一双金色的眼眸欣慰地望着他的学生们。接着，他用手掌轻轻拍了拍玛法里奥的肩膀。只见他的手指上没有皮肉，而是长着弯曲苍老的枝条，能够毫不费力地将暗夜精灵撕成碎片。

半神的上半截躯干和暗夜精灵的身体相差无几，下半身却像一头雄健的牡鹿。塞纳留斯行动敏捷，脚步轻快，兼具疾风的速度和大树的力量。他是这片土地鲜活而旺盛的生命力的象征，像是森林之子，或是森林之父。

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牡鹿一样，塞纳留斯的头上也长着一双巨大而漂亮的鹿角，映衬着他那严厉而又慈祥的面容和又长又密的胡须，使人不禁想起他和暗夜精灵甚是久远的血缘关系。

“你们都做得很好。”他用低沉如雷的声音说道，胡须中的叶片与枝条清晰可见，头发随着他嘴巴的开闭而微微晃动。“去吧，回到族人身边，那对你们有好处。”

三人全都站了起来，但玛法里奥却有些迟疑。他看着两位同伴，对他们说：“你们先走，在路口等我。我和塞纳留斯有话要说。”

“我们等等就是了。”泰兰德回答道。

“不用。我很快就来。”

“好吧，随他的便。”伊利丹飞快地拽起泰兰德的胳膊。“让他留下好了。来吧，泰兰德。”

泰兰德又犹豫不决地看了玛法里奥一眼，他赶忙把头扭开，掩饰内心的情感。等到两人离开后，玛法里奥才转身面向半神。

落日在林中投下余晖，像是在为塞纳留斯献上一舞。半神微笑地望着那翩翩舞动的光影，就连树木和其它植物也适时随之舞动起来。

玛法里奥单膝跪地，目光凝视着大地。“杉多，”他开口呼唤道，这个称呼在古语中的含义是“荣耀的导师”。“请您恕我——”

“你不必在我面前这样，年轻人，快起来……”

暗夜精灵顺从地站起身，却仍然低垂着眼帘。

塞纳留斯见状咯咯直笑，飞鸟也在这时发出了阵阵轻啼。每当塞纳留斯做出反应时，仿佛整个世界都会与他共鸣。

“你对我的虔诚超过任何人。你的弟弟并不服从于我，而泰兰德·语风虽说景仰我的力量，却全心全意地追随着艾露恩。”

“您说要教我——我们——”玛法里奥说道，“其他暗夜精灵从没学过的东西……”他仍记得初次来到这片神圣林地的那天，这里到处都是有关塞纳留斯的传说，可玛法里奥却想要探明真相。当他向半神发出呼唤时，其实心底并没有对答案抱有太大希望。

他更没有想到塞纳留斯会愿意做他的老师。玛法里奥始终想不明白这位半神怎么会愿意向他这样普普通通的凡人传授本领，但塞纳留斯确实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神祇与精灵的隔阂，甚至不仅仅是师徒……而是成为了朋友。

“别的暗夜精灵并非真心想要学习我的自然之道。”塞纳留斯说，“即便是那些深入林地的人，也没有真正追随我展现在你面前的这条道路。只有你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资与意志，能够学会如何驾驭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的原始力量。年轻的精灵，在你的同伴中，只有你一人具备这样的潜能。”

玛法里奥留下来并不是想要跟他谈论这些，导师的这番话让他感到很是诧异。“可是……可是泰兰德和伊利丹——”

半神摇了摇头。“关于泰兰德，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既然她对艾露恩忠心耿耿，我也无意侵犯月亮女神的界域！至于你的弟弟，我只能说，伊利丹很有前途……但我认为他的前途在我这里得不到施展。”

“我——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实话，玛法里奥此刻确实感到不知所措。他突然听说伊利丹和自己恐怕不会走上同一条路，弟弟在这里可能只

是在浪费时间，这才第一次意识到了兄弟俩之间的分歧。“不！伊利丹一定能学得会！他只是太固执了！他从小背负着那么大的压力，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表明他将对这个世界的未来产生某些影响，可他跟着我是无法实现的。”塞纳留斯朝玛法里奥微微一笑。“你何不亲自教导他？我没能做到的事，说不定你能够做到。”

暗夜精灵脸红了。他的大导师当然能看穿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是的，玛法里奥打算竭尽所能地去引导伊利丹……可他也知道这项任务无疑是难上加难。跟半神学习是一回事，跟玛法里奥学习又是另一回事，那简直等同直言不讳地表明伊利丹低他一等。

“好了。”林地之主静静地说道，这时，一只红色的小鸟落在了他的鹿角上，另一只灰白色的伙伴则停在了他的手臂上。这样的情景对塞纳留斯而言毫不稀奇，却总会让玛法里奥感到惊讶。“你刚才说有事要问我……”

“是的，伟大的塞纳留斯……我近来总是做梦，同样的梦境反复出现。”

半神眯起了金色的双眼。“区区梦而已？为什么会让你感到困扰？”

玛法里奥愁眉苦脸地不知该如何开口，其实他内心非常矛盾，不知该不该用这样的小事来烦扰这位半神。做梦罢了，就算是那梦境反复出现多次，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人人都会做梦。“是的，我每次入睡都会做同一个梦，自从我跟您学习以来，梦的力量似乎也在越变越强……”

他本以为塞纳留斯会出言嘲笑他，没想到林地之主却细细地打量起他来。玛法里奥感觉到他那双比伊利丹还要醒目得多的金色眼眸直直地看进他的内心深处，看得他无处遁形。

最后，塞纳留斯终于退后了一步，点了点头，用更加庄严的声音说道：“嗯，我想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什么准备？”

塞纳留斯没有说话，而是伸出一只手。那只红色的小鸟跳到了这只手上，灰白色的小鸟也跟了过来。半神轻抚着两只鸟背上的羽毛，小声地对它们说了句话，然后将它们放飞。

塞纳留斯低头看向暗夜精灵。“伊利丹和泰兰德会收到通知，说你会暂时留在这里，我让他们两人先行离去。”

“为什么？”

半神金色的双目光芒一闪。“跟我说说你的梦境吧。”

玛法里奥深吸一口气，开始从头道来。那梦境的焦点依然是永恒之井。起初，水面平静无波，接着，中心突然快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从旋涡深处冒出了许多奇怪的生物，有些看似无害，而有些带着邪气，仿佛是来自其他时空的异世来客……它们朝各个方向逃窜，很快就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

忽然，旋涡不见了，玛法里奥发现自己正站在卡利姆多的正中央……放眼望去，一片荒芜。整片大陆都遭遇了可怕邪能的侵蚀，变得万物凋零，寸草不生。曾经雄伟壮丽的城市和宽广茂密的丛林也早已踪影难觅……

更让人胆寒的是，他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散落着暗夜精灵那焦黑碎裂的骸骨，连头颅都凹陷了下去。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死亡恶臭，不分男女老幼，竟无一人幸免。

玛法里奥感到灼人的热浪扑面而来，于是转过身，看见远处燃着直冲天际的地狱烈焰。熊熊烈火吞噬着一切，甚至连风都烧着了。随着大火的席卷，大地只剩下焦黑一片。然而，令这位暗夜精灵浑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的还不只是这些——他感应到了那团非比寻常的烈焰。

那团烈焰是活的。它清楚自己引起了何等恐慌，陶醉其中，纵情享乐，渴望制造更大的浩劫……

听完玛法里奥的描述，塞纳留斯的脸上再没有半分喜悦的神色。他眼神扑朔地望着这片他挚爱的森林。“只要你睡着，这个噩梦就会出现？”

“每次都是，无一例外。”

“那么，这恐怕是某种凶兆。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就感觉到了你拥有预见未来的天赋——这也是我想要跟你结识的原因之一。现在看来，你的天赋比我预想中的还要强得多。”

“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年轻的暗夜精灵恳求地问道，“既然你说这是凶兆，我总该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吧？”

“我们会想办法找出答案。正如我刚才说的，你至少已经做好了准备。”

“什么准备？”

塞纳留斯叠抱双臂，语调变得越发庄重。

“准备前往翡翠梦境。”

在此之前，半神从未跟学生们提及有关翡翠梦境的只言片语，但玛法里奥立即从塞纳留斯的口吻中听出了下一步训练的重要性。“那是什么？”

“翡翠梦境包罗万千，是觉醒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那里住着魂灵，也住着沉睡者。如果不是受到凡间知觉物种的破坏，我们的世界原本就该是那个样子。只要你多加练习，就能在翡翠梦境中无所不见，无往不至。你会进入灵魂出窍的恍惚状态，在梦境里可以飞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这听起来——”

“很危险？确实如此，年轻的玛法里奥。即便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人也可能会迷失在梦境中。你瞧，我之所以把它称作翡翠梦境，是由于它的女主人——守护巨龙伊瑟拉的颜色，这是她与绿龙军团的界域，时刻严加看守，只允许少数人进入。我的树妖和守护者们会在履行职责时对翡翠梦境稍加利用，但也会用得格外谨慎。”

“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玛法里奥说着摇了摇头。

“可能是因为只有为我效力的暗夜精灵才进去过翡翠梦境……那时他们都已脱离了你的族群。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将成为第一个深入其中的暗夜精灵。”

这句话既让玛法里奥感到兴奋，同时也让他倍感紧张。他对德鲁伊之道的探究即将开启新的篇章，还能借此揭开梦魇的秘密。可是，塞纳留斯已经对他表明了翡翠梦境的危险性。

“会……会发生什么事？出现哪些意外？”

“不管经验多么丰富的人，稍有分神就会在里面迷路。”半神答道，“就算是我也不例外。你必须时刻保持精神集中，记清自己的目标。否则，你的身体就再也醒不过来。”

情况未必有导师说得这么简单，但出于某种原因，塞纳留斯显然希望他亲自进去探索——倘若玛法里奥选择走进翡翠梦境的话。

玛法里奥认为这是他唯一的选择。“我要怎么开始呢？”

塞纳留斯怜爱地轻抚着学生的头。“你确定吗？”

“非常确定。”

“那么坐下就行了，就像你学习其他课程时那样。”玛法里奥坐好后，塞纳留斯也弯曲了他的四条腿，跪坐在地上。“第一次我会对你加以引导，今后

就要靠你自己。来，注视着我的眼睛，暗夜精灵。”

半神的金色眼眸牢牢地锁住了玛法里奥的双眼，就算他想把视线移开，恐怕都做不到。他觉得自己被吸进了塞纳留斯的脑海里，进入了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

玛法里奥感到一阵轻盈。

你可有感觉到顽石的歌声，疾风的轻舞，和流水的欢笑？

起初，玛法里奥什么都没感觉到。渐渐地，他听见了泥土缓慢稳定的摩擦所发出的声响，意识到这竟是岩石跨越万古的交流方式，让声音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间传递。

随后，别的声响也愈发明显，原来大自然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情绪。风在喜悦时会旋绕出轻快的步伐，生气时会爆发出阵阵狂吼。树冠随风摇摆，当有小鱼在水中摆尾产卵时，则会惹得附近的河流轻声发笑。

可是……玛法里奥似乎听到了某种遥远的不和谐声音。他想要集中精神分辨清楚，结果还是失败了。

你还没有进入翡翠梦境。首先，你必须要蜕下这层尘世的躯壳……脑海里的那个声音对他说道。等你进入睡眠状态，就能像脱掉一件外衣那样，挣脱肉体的束缚。从心和大脑开始，它们是把你困在凡间界域的关键所在。明白了吗？照我说的去做……

玛法里奥试着触碰自己的内心，像打开一扇门那样，让灵魂获得了自由。接着，他又对大脑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虽然任何尘世生灵的躯体都会本能地抗拒他这么做。

听从潜意识的指引，你的潜意识知道梦境界域位于何方，它很愿意回到那里去。

玛法里奥依言而行，跨过了最后一重障碍。他恍惚感觉到身体像蛇一般蜕去了皮囊，心中升起莫名的兴奋，几乎忘了这么做的用意。

但想到塞纳留斯提醒过他要保持专注，于是这名暗夜精灵强行将这份欣喜之情压了下去。

现在……站起来吧。

玛法里奥站起身……发现身体仍然双腿盘坐在原先的位置上。他的梦境形态飘离地面数尺有余，摆脱了所有禁锢。要是他愿意的话，就算想要遨游星海

应该也不成问题。

可是翡翠梦境在另外的方向上。再次跟随潜意识前进吧，半神对他说，它会告诉你该往哪里走，向内求索，勿向外寻。

暗夜精灵听从着玛法里奥的引导，发现身边的世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一切都变得雾濛濛的，出现了无数个层层叠叠的影子。玛法里奥集中精神，发现居然能清楚地看到他们。他听见了低语声，意识到这些是世界各地寻梦者内心的声音。

接下来必须要靠你自己了。

他感觉到与塞纳留斯的联结并未完全消失。为了让玛法里奥集中精神，半神必须抽身离去，但塞纳留斯会始终守在他身边，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帮助他的学生。

玛法里奥迈步向前，眼前的世界变成了鲜亮的宝石绿。雾霭越发迷濛，低语声也渐显清晰，一片朦胧的风光之地仿佛在召唤着他。

他已置身于翡翠梦境之中。

玛法里奥循着直觉，朝着不断移转的环境飘浮而去。就像塞纳留斯所说，这里未经暗夜精灵和其他物种的破坏，呈现出世界本来的模样。翡翠梦境中一派宁静祥和，让人不禁想要长居于此，但玛法里奥抵制住了这样的诱惑，他必须查清梦境的真相。

一开始，他也不知道潜意识会把他带往哪里。可是他有种预感，知道它必定能带他找出答案。玛法里奥在空旷的天堂里四处飘荡，叹为观止地欣赏着映入眼帘的美景。

就在这奇迹般的旅途中，他再次感觉到了异样。先前听见的微弱不和谐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刺耳。玛法里奥不想理会，可那声音却像一只饥饿的老鼠啃噬着他。最后，精神还是带他直奔源头而去。

忽然，他眼前出现了庞大漆黑的湖泊。玛法里奥皱起眉头，认出了梦境中屡次出现过的这潭黑水。暗沉的浪花拍打着湖岸，从湖中心向外涌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里是永恒之井。

可如果这真是永恒之井的话，那座城市又在哪儿？玛法里奥注视着眼前的幻景，他知道主城原本应该就在这里，试图想象它的样子。他被引到这里，背

后必有原因，此时他认定一切都与那座城市有关。永恒之井本身看起来很是惊人，但那只是力量之源，玛法里奥感应到的不和谐声音肯定另有出处。

望着这个空阔的世界，他想要看清现实。

毫无征兆地，玛法里奥的梦境中出现了暗夜精灵的主城——辛艾萨莉。在古语中，辛艾萨莉的意思是“艾萨拉的荣耀”。那位女王受尽爱戴，民众坚持要用她的名字来命名这座主城，以示对她的敬意。

一想到这位女王，玛法里奥忽然看清了城中的宫殿，那是一座四周高墙环绕、戒备森严的雄伟建筑。他双眉紧锁，这个地方是女王富丽堂皇的居所，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尽管偶尔也会抨击艾萨拉犯下的错误，但他对女王仍然深怀敬仰。总体而言，艾萨拉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有时只是失去了对王国的掌控力。与众多其他暗夜精灵一样，玛法里奥怀疑问题出在那些以女王的名义统治王国的上层精灵身上。

随着他离宫殿越来越近，异样感也越发强烈。终于，玛法里奥看清了原因——在他召唤出辛艾萨莉的景象时，永恒之井也恍如近在眼前。漆黑的湖水疯狂地涌动着，湖水的深处激荡着五光十色的能量。强大的魔法力量从井中被吸到了那座最高的塔内，一定是有人在施放某种不可思议的魔法。

黑暗的湖水翻涌得太过猛烈，看起来几乎像是沸腾了一般。塔内的施法者越是用力召唤井中之力，元素就变得越发狂怒。天空中风暴肆虐，雷声贯耳，井边的几幢建筑眼看就要被冲垮。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玛法里奥好奇地想道，连自己的使命都忘了。他们为什么要白天最虚弱的时候施法？

从天色看，此时早已昼夜难辨。抑制暗夜精灵力量的太阳被遮蔽了，虽说尚未到傍晚时分，辛艾萨莉周围却早早地笼上了如墨的夜色……不，甚至比夜晚还要黑暗深邃，黑得超出了自然的局限，预示着极大的危险。塔里那些人到底在做什么？

玛法里奥飘浮过围墙，那些面色如铁的卫兵自然没能察觉到他的行迹。他飘到宫殿上空，然而当他以为自己的梦境形态能穿透坚石，径直进入时，却发现自己被一道屏障挡住了去路。

有人在殿外煞费苦心地设起了防御结界，就连他都无法进去，这不禁让玛法里奥更加感到好奇，更想到里面看个明白。他在建筑物周围观察，认为一定能找到办法，弄清楚殿内到底上演着什么样的疯狂行径。

他伸出一只手，触摸防御结界的每一条缝隙，寻找着缝隙之间的连接点，也许能从那里找到突破口——

一阵猝不及防的剧痛让玛法里奥松开了手。他无声地尖叫起来，反正任何声音也不足以形容疼痛的程度。辛艾萨莉的宫殿消失了，他发现自己身处翡翠梦境的虚空之中，被一团纯粹的魔法风暴环绕。元素的力量眼看就要把他的梦境形态撕成千万碎片，扬撒到四面八方。

在这可怕的混乱中，他隐约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玛法里奥……我的孩子……回到我这里来……玛法里奥……快回来……

暗夜精灵依稀分辨出那是塞纳留斯在极力地呼唤着他。他就像在汪洋大海中垂死挣扎的溺水者，幸运地攀住了一块小小的浮木。玛法里奥感觉到林地之主正在引领他的精神前往正确的方向。

痛苦开始减轻，但玛法里奥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他真想撒开双手，在梦境中随波漂流，再也无须让灵魂返回到肉体中来。然而他也明白，这样做意味着死亡，于是拼尽全力对抗着这种难挡的欲望。

随着疼痛感的消失，他与塞纳留斯之间的联结也变得更强。玛法里奥感应到了他的凡间躯体，急切地朝它奔了过去，在翡翠梦境中移动得越来越快……

年轻的暗夜精灵急喘一口气，从梦中醒来。

在惯性的作用下，玛法里奥一头栽倒在草地上。一双强有力的双手轻轻将他扶起，他感到有水滴入口中。

玛法里奥睁开眼，看见了塞纳留斯关切的目光，发现导师此时正举着玛法里奥的水囊。

“你做到了许多人都无法做到的事。”牡鹿半神喃喃地说道，“而且险些迷失在梦境中，再也回不来。你究竟是怎么了，玛法里奥？居然跑到了我的视线之外……”

“我……我感应到了可怕的力量……”

“梦魇的源头？”

暗夜精灵摇了摇头。“不……我也不知道……我……我被带到了辛艾萨莉……”他想把自己目睹的一切给导师解释清楚，可语言似乎显得太苍白了。

塞纳留斯看起来比玛法里奥还要忧虑。“这可不太妙……你确定那里是女王的宫殿？与艾萨拉和她的上层精灵有关？”

“我无法确定……但我能感觉到女王与那些事情脱不了干系。艾萨拉太固执了，我想……就连萨维斯都控制不了她。”女王的顾问是个谜一般的人物，看起来不足为信。

“注意你的言辞，年轻的玛法里奥。你是说，暗夜精灵的统治者，那个每天被歌颂千万遍的女王，竟然与某种危险的法术有牵连，那种法术不仅会威胁到你的族人，甚至会危害到整个世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辛艾萨莉与那番毁灭的景象在玛法里奥眼中重合到了一起，相互之间并不矛盾。虽说它们相互之间未必直接相连，却绝对有着某种共通之处。可惜玛法里奥还没能弄清楚那是什么。

“我只知道一件事。”他小声说道，脑海中回忆着女王那张精致姣好的面容，和她短暂露面掀起的欢呼之声。“我知道我必须排除万难，查出真相……哪怕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个黑影伸出手爪，触摸着托在另一只手掌中的金色小球，使它焕发出生命力。球体内现出了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影子。小球的光芒不足以驱散四周的黑暗，正如另一端的黑影也被笼罩在黑暗之中一样。这种维持彼此身份联结的法术既古老又十分强大。

“那口井仍在剧烈地涌动。”建立联结的一方说道。

“看来已经有一段时日了。”那边的黑影回答道，尾巴在身后摆动。“那些暗夜精灵非要摆弄自己无法理解的力量。”

“你那边得出什么结论了吗？”

小球内的黑影把头一摇。“目前还没有……可他们除了自我毁灭还能做什么？凡间种族也不是第一次如此不自量力了。”

第一个黑影点了点头：“我们这边……还有其他各方……也没什么收获。”

“没有例外？”第二个黑影的语气里头一次充满了好奇，“甚至连大地守护者的军团也如此？”

“不确定……它们近来总是独自行事，那些家伙也不过是耐萨里奥的影子。”

“那就无须理会了。接下来，我们都会和你一样，密切监视暗夜精灵的愚蠢行径，想必等待他们的只有灭亡。万一情况有异，我们会遵照主人玛里苟斯的命令，果断采取行动。”

“契约仍然有效。”第一个黑影说，“我们也会听从伟大的阿莱克丝塔萨的命令，全力配合。”

“好吧，这番谈话到此为止。”说完，小球又变得暗淡无光，第二个身影中断了联结。

这边的身影站起身，将小球放到一边，想到低等种族的狂妄之举，不禁摇了摇头。他们总喜欢滥用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屡屡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算了，就任由那些弱小的生物自作自受吧，只要他们别拉着整个世界一起陪葬。如若不然，巨龙们只得被迫出手。

“愚不可及的暗夜精灵啊……”

此时，在不同世界之间的混沌地带，一双炽热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他感应到了艾萨拉上层精灵们的行动。

这位凝视者意识到，有人正在某个地方召唤着那股力量。那些人错误地认为，只有他们才知道那力量的存在，知道该如何使用它……可他们在哪里呢？

他苦苦寻找，眼看就要追溯到源头，可惜还是失败了。但他能感觉到已经与源头无限接近。

他可以等。与其他同类一样，他也开始变得饥肠辘辘。只要再多等一会儿，他肯定能感应出那些施法者的确切位置。他嗅到了他们的迫切，他们的野心。那些施法者无法停止对魔法力量的索取。很快……他很快就能找到路，进入他们那个小小的世界……

然后便能和同伴们大快朵颐。

第五章

布洛克斯有种极为不祥的预感。“他们跑哪儿去了？”他小声嘀咕着，“跑哪儿去了？”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一条龙能藏到哪里。脚印原本很清晰，可加斯卡尔追着追着，地上就只剩下了一两名人类的足迹。两位兽人紧随其后，要是有巨龙飞上天，他们没道理看不见那么醒目的场面——由此推断，那个庞然大物肯定就躲在附近。

“也许去了那边。”年轻的战士双眉紧锁，指着另一个方向说道，“那条小路。”

“那太窄了。”布洛克斯低吼道。他使劲嗅着空气，鼻孔里充满了巨龙的气息，但又被人类的气味遮盖得有些模糊难辨。是巨龙和法师。

就算有停战协议又怎么样，今天是个战死的好日子，只要布洛克斯能够找到他的敌人。

这位老兵蹲在足迹旁边仔细查看，发现加斯卡尔的提议似乎最有道理。人类的脚印延伸进了那条狭窄的小路，那里正是巨龙消失的地方。如果他们在里面与其他闯入者发生战斗，巨龙肯定会马上赶来。

布洛克斯没有向同伴透露自己的真实打算，站起身来对他说：“跟我来。”

两人握紧武器，快步跑进小路。布洛克斯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边左顾右盼。这条路也太窄了，别说是成年巨龙，即便是雏龙恐怕都难以容身。那个大家伙在哪儿？

没等他们跑出多远，前方就传来了野兽的嗥叫声。两位兽人对视了一眼，并没放慢脚步。真正的战士岂会在危险面前掉头就跑。

越往里走，光线就越昏暗，仿佛周遭到处都潜伏着离奇可怕的怪物。布洛克斯紧跟在加斯卡尔身后，呼吸变得更加沉重，手中握着沉甸甸的利斧。

就在几步远之外，突然回响起一阵呼喊声——是人类的声音。

“布洛克斯——”年轻的战士刚想开口，就看见一团奔腾的烈焰闯进了视野。

烈焰充满了小径，看那架势甚至要把山峦烧光。看起来它不像是活的，可却有着清晰的目标。杂乱无章的声响灌进了两人的耳朵，布洛克斯朝正中间看去时，他觉得自己像在注视着永恒。

兽人天性勇猛，不会轻易害怕，但这番可怖的魔法景象还是让两位战士愣住了。布洛克斯和加斯卡尔都知道，普普通通的武器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布洛克斯渴望英勇战死，但这绝不是他向往的死法，毫无高尚可言。那东西看起来能易如反掌地将他吞噬，就像吞掉一只小虫子那么简单。

于是，他立即做出决定：“加斯卡尔，快跑！快！”

可自己的身体却已不听使唤，还没等他迈开腿，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婴儿一样滑倒在雪地上，头磕到了地面，武器也飞了出去。

加斯卡尔没注意到同伴跌了跤，头也不回地往斜前方一冲，躲进了石壁的凹陷处，希望坚固的岩石能够救他一命。

布洛克斯此时头脑仍然清醒，他意识到了加斯卡尔的错误，挣扎着站起身大声喊道：“别待在那里！快走开！”

他的呼喊声被嘈杂的声音淹没。只见那团庞大的烈焰越逼越近……布洛克斯惊恐地注视着加斯卡尔被吞了进去。

加斯卡尔倏而年轻，倏而老迈，挣扎着发出凄厉的惨叫。他的眼球鼓起，身体像泛着波浪的水面，忽的伸展，忽的皱缩……

终于，年轻的兽人发出最后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吼，越缩越小，直到彻底消失……

“以部落之名……”布洛克斯惊呼一声，站起身，呆呆地看着加斯卡尔原先站立的位置，希望同伴能奇迹般地再次出现。

就在那团烈焰眼看也要将他吞噬时，布洛克斯及时回过神，转身抓起战斧，撒腿就跑。这样的退缩并不可耻，没有任何兽人能与如此强大的力量匹敌，不必白白送死。

可无论他怎么跑，速度还是落了下风。各种声响越来越近，简直要冲破他的耳膜，布洛克斯咬紧牙关，他知道自己跑不过它，却仍然不愿放弃……

几步之后，烈焰便将他吞进了腹中。

***

克拉苏斯全身上下的每一块骨骼，每一寸肌肉，每一条神经都在尖叫，正是这份剧痛把巨龙法师从毫无意识的黑暗深渊中拉了回来。

到此刻他也没能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他当时想伸出手去抓罗宁——还没等他靠近，那异象就吞噬了他。看来是与人类法师的精神联结把他拖了进来。

各种景象再次冲击着他的脑海，风光，生物乃至种种神器……克拉苏斯忽然见证了时光的极致。

想到这里，他又想起了那被遗忘已久的守护巨龙。在混沌的时间乱流中，克拉苏斯看见了让他绝望的一幕。

狂怒的正中央，他看见了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活像一只被困在网中的飞蝇。

诺兹多姆光辉四射，周身并非血肉铸就，而是铺满了永恒的金色沙砾。他那双像宝石般闪闪发亮的眼睛睁得老大，却没能看见微不足道的克拉苏斯。巨龙强忍着痛苦，虽然身体被困，却还在竭力地想要把万事万物都控制在一起。

诺兹多姆既是牺牲者也是救世主。他被困在所有的时空之中，拼命不让时间分崩离析。若不是因为他，现实恐怕早已化为乌有，克拉苏斯熟知的这个世界也会彻底消失，不复存在。

又一阵剧痛袭来，克拉苏斯用古老的龙语发出了凄厉的呼喊，暂时失去了控制力。但这疼痛同时也在提醒他仍然活着，必须继续战斗，必须努力让自己恢复所有知觉……

他睁开了眼睛。

放眼望去，绿树参天，华盖成荫，林中充满了生命的气息。飞鸟轻吟，灌木悉索，克拉苏斯渐渐看清了渐沉的夕阳和飘浮的云朵。

这番美景是如此宁静安详，巨龙法师差点儿以为自己上了天堂。这时，响起了一声不那么美好的咒骂声，克拉苏斯顺势往左边望去。

罗宁揉着脑袋，微微抬了抬身子。这个发色火红的人类摔得不轻，脸朝下栽在了距他昔日导师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啐着口中的泥土和草屑，眨了眨眼。说来也巧，他看的恰好是克拉苏斯所在的方向。

“这是怎么回事？”罗宁问道。

克拉苏斯想要说话，一张嘴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变得格外嘶哑。他吞了口唾沫，润了润喉咙。

“我也不知道。你受伤了吗？”

罗宁试着伸展了下四肢，呲牙咧嘴地说：“浑身上下没一处不疼的，但是……好像哪里都没摔断。”

巨龙法师学了他的样子试了试，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真没想到两人居然没有摔得粉身碎骨……这时，他想起自己看到了诺兹多姆的法术，也许是时光守护者注意到了他们，随后使出全力相救。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罗宁倚靠在地上问道：“我们这是在哪儿？”

“说不好。我觉得我应该知道才对，可是——”眩晕感突然袭来，克拉苏斯顿觉眼前一黑，双目紧闭地跌在地上，直到那种感觉过去。

“克拉苏斯！你怎么了？”

“我想……没有大碍，只是还没恢复，过一会就不会这么虚弱了。”但他注意到罗宁的状况要比他好得多，那个人类已经坐直了身体，正在伸展筋骨。脆弱的人类怎会比他还能禁得起那异象旋涡的冲击？

克拉苏斯强打精神，也坐了起来，压制住反复袭来的眩晕感，仔细打量周围的环境。没错，这地方看上去确实很眼熟，他好像来过似的。可是在什么时候？

到底是什么时候？

如此简单的问题，竟让他感到非常恐惧。什么时候……

诺兹多姆被困在永恒之中，所有时间都偏离了轨道……

四周林地本就繁茂，加上夕阳投下的长影，更是让他难以判断方位。他必须要飞上高空，附近虽然没有落脚点，但飞上一小段路应该还算安全。

“罗宁，你留在这里，我飞上去侦察一下，去去就回。”

“这么做明智吗？”

“绝对必要。”说完，克拉苏斯便伸展手臂，开始变形。

更确切地说，他是在试图变形。随着手臂一伸，巨龙法师的疼痛感立即加倍，同时也变得更加虚弱。他的整个身体仿佛从里到外翻了过来，丧失了所有平衡。

一双强有力的手臂拉住了他，罗宁小心地扶着他坐在了一块相对柔软的地面上。

“你还好吧？你看起来好像——”

克拉苏斯打断了他的话。“罗宁……我变不了了，我变不了了……”

年轻的法师皱起眉，似乎没有听懂他的话。“你还很虚弱，克拉苏斯，刚才那场意外——”

“可你却站得好好的。无意冒犯，人类，可刚才的经历难道不该让你比我更加虚弱吗？”

罗宁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我以为是你用力太过，拼命地想要保护我。”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们被吸进去之后，我根本就自顾不暇。事实上，若不是诺兹多姆——”

“诺兹多姆？”罗宁瞪大了眼睛，“他跟我们活下来有什么关系？”

“你没看见他？”

“没有。”

于是，巨龙法师便给他讲述了自己见到的场景，罗宁脸上的表情越发变得严峻。

“这不可能……”人类呼了口气。

“是很可怕，”克拉苏斯说，“而且我必须提醒你，尽管诺兹多姆救了我们，却没有把我们送回原先的空间……和时间中去。”

“你是说我们进入了其他的时空？”

“嗯，我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时空，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返回我们自己的时代。”

罗宁一下子瘫软在地，望着空洞的宇宙。“温蕾萨……”

“拿出勇气来！没错，我是不知该怎样回去，那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首先，你和我要先在这里找个容身的地方活下来，然后试着去了解这片土地。只有站稳脚跟，才能从长计议。现在，先把我扶起来吧。”

在人类的帮助下，克拉苏斯站了起来。他试着往前走了几步，才确定能够行走。经过短暂的讨论，两人商定向北行进，前往远处的那片丘陵。等到天亮时分，也许他们就能攀上山顶，远眺林地之外，看看附近有没有村庄或是城镇。

二人刚刚动身不到一个小时，夕阳就沉到了地平线之下。幸好罗宁随身带着些旅行食品，随后两人又在沿途的灌木丛中找到了几把酸涩但总算能勉强下咽的浆果，幸好如精灵般瘦削的克拉苏斯无须消耗多少食物。纵然如此，他们也知道必须等到天亮之后多搜罗些补给品才能撑得下去。

专门为山中跋涉准备的厚重衣物足以抵御夜间的寒意，克拉苏斯的超凡视力还能帮忙避开途中的某些陷阱，但两人还是走得很慢，很快就口渴难忍。

终于，从西边传来了潺潺流水声，循着声音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旁。罗宁与克拉苏斯满怀感激地蹲在溪边，开始饮水。

“感谢五大巨龙。”巨龙法师边喝边说，罗宁无声地点着头，看样子简直想把整条小溪都喝进肚子里去。

喝饱之后，两人坐在地上歇息。克拉苏斯想要继续前进，但无论是他还是人类显然都已经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他们决定在此地过夜，等到天边现出曙光再行赶路。

罗宁对巨龙法师的提议欣然应允。“我连一步都走不动了。”接着说道，“如果你希望我这么做，我倒是可以点起火焰。”

营火的诱惑令克拉苏斯颇为心动，但他心中却隐隐有些不安。“这身衣服足够保暖，眼下还是小心为好。”

“你说得对。谁知道我们是不是闯进了部落第一次入侵的时空。”

从林地中静谧的气氛判断，克拉苏斯认为情况应该并非像罗宁猜测的那样，可还是要提防别的危险。幸运的是，他们现下所处的位置应该能够避开大多数生物的注意，一道隆起的斜坡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将两人挡在背后。

倦意袭来，两人刚一合上眼睛就陷入了沉睡。克拉苏斯睡得并不安稳，种种可怖的景象又闯入了他的梦境。

他又看见诺兹多姆在与他极力守护的时间对抗，所有时间全都混乱地交缠在一起，随着异象的存在，每时每刻都变得更加不稳定。

除此之外，克拉苏斯还看见了微弱而炽热的光芒，就像一双眼睛正在贪婪地凝视着它所看到的一切。睡梦中巨龙法师皱起眉头，用潜意识分辨着这一幕为何看来会如此熟悉……

就在克拉苏斯马上就要认出那双燃烧之眼时，耳边突然响起了金属碰撞的铿锵之音，惊扰了他的梦境。

他稍稍挪动身体，感到罗宁的手正用力地捂着他的嘴巴。倘若换作从前，这样的冒犯肯定会让巨龙法师勃然大怒，但是现如今，克拉苏斯不仅比年轻时更有耐心，对罗宁也更加信任。

没错，他又听见了金属的声响。那声音在普通人听来几乎轻不可闻，但在受过训练的施法者耳中却响如雷震。

罗宁朝上方指了指，克拉苏斯点了点头。两人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想看看斜坡后面有什么。他们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附近万籁俱寂，只听得到昆虫的鸣唱。要不是刚才听到的奇怪声响，克拉苏斯肯定会认为一切正常。

两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坡顶上，远远望去难以分辨，但克拉苏斯视力超群，很快就看清了来者不是两个生物，而是四个。

那是两名骑着健壮黑豹的骑兵。

尽管他们又高又瘦，但显然是战士无疑，身穿夜色盔甲，头戴翎毛高盔，脸上有面甲遮挡。尽管克拉苏斯看不清他们的容貌，却能看出他们敏捷的动作对人类来说实属罕见。不论是这两名骑兵还是他们胯下那两只黑得发亮的坐骑，似乎都对夜行分外适应，这立即引起了巨龙法师的警觉。

“在你看见他们之前，他们就会发现你。”克拉苏斯小声说，“我看不出他们的身份，可这两人绝对不是你的同类。”

“那边还有！”罗宁答道。虽然他的视力不及巨龙法师，却也在看着相同的方向，发现还有两名骑兵正在靠近。

四名战士行进得悄无声息，偶尔只能听到坐骑发出的喘息声，或是金属碰撞发出的轻微声响。他们像是在全神贯注地追踪着猎物……

克拉苏斯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他们的目标正是罗宁和他自己。

其中一位打头阵的骑兵拽动缰绳，命令那只巨大的刃齿坐骑停下脚步，然后举起一只手，瞬间掌中亮起一团蓝色的光芒，将他四周的区域照亮。那名骑兵的手里握着一枚小小的水晶，是它驱散了附近的黑暗。片刻之后，他用另一只手捂住了那件神器，熄灭了亮光。

最令克拉苏斯担忧的还不是那枚魔法水晶，而是猎手裸露在外的紫罗兰肤色。

“暗夜精灵……”他轻声惊呼。

骑兵立刻挥动水晶，朝克拉苏斯的方向照了过来。

“他们发现我们了！”罗宁说道。

克拉苏斯怒骂自己是个蠢货，拽上人类法师往树林里跑去。“躲到密林里去！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夜色中响起一声呼喊……林中立刻挤满了骑兵。他们那凶猛而又敏捷的坐骑迈着矫捷的步伐，轻巧无声地向前腾跃。与主人一样，这些黑豹的眼睛里也闪着银光，黑暗中仍能清楚地捕捉到目标的踪影。黑豹发出雄浑的怒吼声，迫不及待地想要扑杀猎物。

罗宁和克拉苏斯滑下山坡，钻进了一处灌木丛。一名骑兵从他们身边跑了过去，另一位则调头转了回来，继续搜寻。在他们身后，还有十几位黑豹猎手正在进行地毯式猎捕，意在切断猎物的退路。

两人逃到了更加茂密的地带，而那名领头的骑兵眼看就要追了上来。罗宁飞速转身，念出了一句咒语。

一枚耀眼的纯净力量之球击中了那名暗夜精灵的胸口，把他从坐骑背上打落，径直撞上了远处的一棵大树，发出一声闷响。

这一记迅猛的攻击激起了其他骑兵的怒火，驱策坐骑以更快的速度杀来。克拉苏斯朝东边看去，发现敌人眼看就要呈合围之势。

克拉苏斯本能地施放法术，口中念出魔法咒语。那魔法本该形成一道火墙，让追击者无法近前。没想到从他指尖只飞出几抹零星的火苗，没能起到任何防御作用，顶多分散了少数骑兵的注意力，大多数暗夜精灵甚至连头都没回。

更糟糕的是，这法术让克拉苏斯更觉疼痛与虚弱。

罗宁再次出手，使用与巨龙法师类似的法术，结果非但没像克拉苏斯那样失败的同时还要忍受肉体的痛苦，人类法师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林中燃起漫天大火，全身盔甲的骑兵们彻底乱了阵脚。

罗宁同那些暗夜精灵一样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难以置信，但他立即回过神来，跑到克拉苏斯身边，拉起无力的巨龙法师拔腿就跑。

“他们会——”克拉苏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们太熟悉这个地方，很快就会追上来的！”

“你说他们是……”

“暗夜精灵啊，罗宁。想起来了吗？”

巨龙法师和罗宁在对抗燃烧军团的那场战争中，都在达拉然城中或是附近献出过自己的一份力，在此之前，他们也早就听说过关于暗夜精灵这个传奇种族的种种传说，他们也正是温蕾萨的同族。当灾难迫在眉睫时，多亏暗夜精灵及时出现。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加入了守军，结局也许会大不相同。

“可这些暗夜精灵，难道不是我们的盟友吗？”

“你忘了吗，我们此刻有可能身在不同的时空。事实上，在暗夜精灵一族再次出现以前，就连巨龙们都认为他们早已灭绝——”克拉苏斯没再说下去，似乎不确定是否应该顺着思路得出相应的逻辑结论。

附近响起喊杀声，三名骑兵手举长剑，迫近前来。打头的骑兵手里拿着那枚蓝色水晶，借着火光罗宁看清了他的容貌，那张帅气的精灵脸上有一条触目惊心的疤痕，从左眼延伸到嘴唇的位置。

克拉苏斯想要再次施放法术，却根本连站都站不稳。罗宁扶他坐下，直面攻击者。

“莱托纳斯-吉拉克！”罗宁高声喊道。

距离敌人最近的树枝突然噼啪聚拢，形成了一道网状的屏障。一名骑兵被缠住，从坐骑上跌了下来，后面的同伴赶忙拽紧缰绳，让暴怒的黑豹收住脚步。

他们的首领见状冲上前来，手起剑落，三两下就斩断了拦路的枝条。

“罗宁！”克拉苏斯挣扎着喊道，“快跑！快跑！”

这位昔日的学生此时却不愿遵从巨龙法师的命令，从腰带里拽出一根水银短棒，转眼间，短棒变成了一把闪光的利刃，这是某位精灵指挥官在战争结束后赠与罗宁的武器。

面对利刃的光芒，暗夜精灵首领脸上的傲慢变为了惊讶，但他还是手持长剑冲罗宁杀了过来。

双方对阵激烈，打得火光四溅，罗宁的整个身体都在摇晃，暗夜精灵也险些从坐骑背上跌落。黑豹无法用它那锋利的爪子扑倒敌人，愤怒地连连咆哮。

虽然身为法师，罗宁在徒手战斗方面却从未疏于训练。温蕾萨总爱向他传授战斗技法，就算是跟老练的战士交手，罗宁也能抵挡一阵子……加上有这把精灵武器助阵，说不定真能打败面前这个强大的敌人。

可就算他再有本事，也架不住对方人数上的优势。就在他与暗夜精灵首领奋力厮杀的同时，另外三名骑兵朝他冲了过来，其中两人手里还撑着一张大网。克拉苏斯听见身后传来声响，回头发现从那边也冲来三名精灵，同样是巨网在手。

克拉苏斯使出全力，就是念不出法术。巨龙感到十分绝望。

罗宁看见了前方那张网，于是将剑举起，以防那些暗夜精灵想要将他困住。首领催促坐骑向前冲，让罗宁无暇分神。

“后面！”克拉苏斯大喊，虚弱感再次袭来。“还有——”

巨龙法师的侧脑被硬靴踢中，尽管还有意识，却再也说不出半句话。

克拉苏斯只能无助地看着后方的暗夜精灵渐渐逼近同伴，罗宁英勇地与身前的敌人奋力厮杀，结果还是被身后的巨网给套住了。

罗宁挥剑斩断了一段网绳，这时第二张网也套了上去，把罗宁罩了个结结实实。罗宁张嘴欲喊，精灵首领冲了过去，用戴着手铠的拳头大力打中了他的下巴。

人类法师倒在了地上。

克拉苏斯愤怒地坐了起来，用手指着精灵首领，口中念念有词。

这次，他的法术终于起了作用，可惜还是打偏了。一道金色闪电没能击中目标，而是打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三根巨大的树枝应声折断，砸中了一名骑兵，把他连人带豹压在底下。

带头的暗夜精灵怒目圆睁地瞪着克拉苏斯，巨龙法师无力地抵挡着如雨点般砸落的拳脚……终于失去了意识。

他看着属下对那个古怪的陌生人拳打脚踢。那家伙杀死了他们的一名同伴，虽然纯属是运气使然。即便是那人已经彻底失去了知觉，他还是任由战士们对他那一动不动的身体宣泄愤怒。黑豹嗅着鲜血的气味，低声怒吼着，暗夜精灵没让这些畜生冲上去把敌人咬成碎片，已经算善心大发了。

当他意识到那人也许就要被打断气时，才命令他们停手。

“萨维斯大人要抓活的。”脸上有疤的暗夜精灵说道，“你们不想让他失望吧？”

其余的精灵纷纷停下手脚，眼神中纷纷露出惧意。他们害怕萨维斯大人，因为他对鲁莽者从来都不会手软，会让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而且，通常他都会让瓦罗森来执行死刑。

“我们很小心，瓦罗森队长。”其中一名骑兵飞快地辩解称，“他们肯定能活下去……”

队长点了点头。直到这一刻，他还是不明白女王的顾问怎么会察觉到了这些奇怪的陌生人。那天，萨维斯把忠诚的瓦罗森叫到跟前，轻描淡写地说林中出现了异常情况，要他前去调查，把任何可疑的人物活捉回来。瓦罗森的目光一向敏锐，早就注意到了萨维斯紧锁的眉头，看来这所谓的“异常情况”绝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瓦罗森转过头去，看了看被随便绑在黑豹背上的两名俘虏。无论顾问大人让他们调查的是什么，这样的收获想必都不在他的预料之内。那个施放出最后一道法术的虚弱法师看上去有点像暗夜精灵，但他的皮肤却是苍白色。

至于另一个人，他更加年轻，更有天赋。瓦罗森看不出他的身份，但他显然不具有暗夜精灵的血统，这位老兵还从未见过那样的生物。

“没关系，萨维斯大人自有定论。”瓦罗森自言自语道，“哪怕把他们大卸八块或是开肠破肚，他也能查明真相……”

不管顾问要怎么做，忠心耿耿的瓦罗森队长都会非常愿意帮他的忙。

第六章

玛法里奥满怀忐忑地回到家中，他的住所离暗夜精灵的苏拉玛聚居区不远，紧邻一处湍流奔腾的瀑布。他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安家，正是由于这里四周环境优美，宁谧幽静。除了塞纳留斯的秘密林地，很少有地方能带给他这般安宁之感。

这是一处低矮的木屋，与树林和大地融为一体，与大多数暗夜精灵的房舍比起来，显得非常简陋。玛法里奥不喜欢各种艳俗的色彩，也不愿用这样的方式和族人相互攀比。大地与天空共同为他的房屋着上了颜色，森林的碧绿映衬着土壤的棕黄，与树影相映成趣，他想要主动去适应环境，而不是像其他精灵那样对环境加以改变。

然而今晚，他却怎么也无法平静，满脑子都是翡翠梦境中的所见所想，那些经历犹如在他的脑海中打开了许多扇大门，他极力想要关上它们，却知道那根本不可能。

“你在翡翠梦境中见到的那些场景，具有多重含义。”塞纳留斯坚称，“无论它们看上去多么真实，即便令你认为那是真的——比如你看到的辛艾萨莉——也可能只是梦境对我们认知有限的大脑玩弄的伎俩……”

玛法里奥知道半神之所以这么说，不过是想让他宽心，暗夜精灵在梦境中看到的一切必然是真有其事。对于艾萨拉宫殿中那些鲁莽的施法者，塞纳留斯的担心程度绝不亚于他的学生。

上层精灵在召唤的那股力量，究竟要用它做什么？他们难道没感觉到井口附近的现实界域已经越发变得动荡？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女王居然会放任那些精灵如此大意的、甚至会招致毁灭性后果的行径。然而他确信，在这件事情上，女王绝非置身事外。艾萨拉不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傀儡领袖，她大权在握，就算是傲慢的上层精灵也要听从她的领导。

玛法里奥想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希望能借此甩开那些烦恼。他的住所只有三个房间，再次印证了他与族人格格不入的简朴生活方式。其中一间是他的卧室，里面摆着一张睡床，还有他搜集来的几本书卷——与自然学识和他近来的学业有关。后方的另一个房间是食品储藏室，有张普通的小桌子，供他在那里准备餐饭。

除了这两个满足食宿之需的房间之外，第三间屋子才是玛法里奥最喜欢待的地方。每到夜晚，皎洁的月光都会洒进窗内，瀑布的流水显得分外晶莹。他总爱在房中静坐，敛息冥想。在这里，他会一边小口啜饮着精灵们喜爱的蜂蜜甜酒，一边复习塞纳留斯讲授的内容。就在这张象牙白的窄小桌台上，他会备上一顿简餐，和泰兰德、伊利丹共同享用。

然而今晚，屋内既没有泰兰德，也没有伊利丹。泰兰德已经返回艾露恩神殿继续学习，而玛法里奥的同胞弟弟和他之间的分歧也日渐明显，与幽静的树林相比，如今伊利丹更喜欢待在喧闹的苏拉玛。

玛法里奥靠坐在椅背上，月光在他脸上投下一层银霜。他闭上眼睛，陷入沉思，希望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谁知他刚闭上眼睛，一团巨大的黑影霎时间遮住了玛法里奥的小屋。

暗夜精灵睁开双眼，只见一个庞然大物从屋前走了过去。玛法里奥迈开箭步冲到门口，一把将房门打开。

令他意外的是，与他紧张的目光相对的只有飞流直下的瀑布。

他走出门外，四下张望。不管刚才那个庞然大物是什么，它都不可能跑得这么快。玛法里奥见过彪悍的牛头人和凶猛的熊怪，可纵然它们身材伟岸，却向来不以速度见长。附近只有树枝在随风摇晃，远处有几只夜啼的飞鸟在轻声鸣叫，哪里有什么闯入者的身影。

别瞎紧张了，他责备自己，可能只是心里作祟。

玛法里奥走回屋内，重新坐到桌前，那些恼人的念头再次占满了他的脑海。刚才那个不速之客或许是他幻想出来的，可有关女王的宫殿和那口井……他绝对没有看错。不知何故，玛法里奥认定自己必须把翡翠梦境对他揭示的那些秘密查个明白。

而且，他恐怕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好险，差点儿就被抓住了。他就像是个牙牙学步的婴儿，几乎踉跄地跌进那一个生物的巢穴，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兽人老兵，这真是让他倍感汗颜。

布洛克斯倒不是怕自己会被那生物打倒，他早就无惧死亡，只是眼下赴死还为时尚早。再说，对方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未必就能把他怎么样。那家伙看起来又高又瘦，手无寸铁，相比之下，跟人类战斗更加有趣，也更有挑战……

头又开始痛了，布洛克斯用手按住太阳穴，想以此对抗疼痛感。他感到一头雾水，直到此刻也没能琢磨清楚过去几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本以为会像加斯卡尔那样粉身碎骨，却没料到自己被投进了疯狂的旋涡，许多场景凌乱地浮现在他眼前，转瞬又消失得毫无踪影。布洛克斯记得自己被卷入了一股力量的乱流，各种声响几乎要把他的耳膜震碎。

最后，那股冲击力实在太过难以抵挡，布洛克斯眼前一黑，心想，这下恐怕再也醒不过来。

一段时间过后，他醒了，可他却没有平安地回到山中，也没继续困在乱流里。布洛克斯发现四周林木环绕，山峦起伏，夕阳西斜，莺啼婉转。

就算他没有出现在这片宁静之地，而是突然落进了一片满眼血光的战场上，布洛克斯也只能躺在地上。兽人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挣扎着站起身，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幸运的是，在那段焦急等待的时间里，布洛克斯看到了一个奇迹。那把利斧竟然和他一起被旋涡吞了进去，此时与他只有几步的距离。布洛克斯拖着无力的双腿，奋力伸手去拿武器。尽管无法持斧杀敌，但只要能攥在手里，布洛克斯就能安心地等待力量的恢复。

等到布洛克斯感觉自己能够走路时，他便立即出发。据他以往的经验，无论一个陌生之地看上去多么安宁，也绝对不宜久留。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而且通常都不会是朝好的方向改变。

兽人竭力回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听说过法师会用某种特殊法术往来穿梭于两地之间，但如果真有人施了法，那法师肯定是疯了，不然就是在吟念咒语的时候出了大问题。

布洛克斯现在孤身一人，方向难辨，只能听凭直觉的指引。无论他遭遇了什么，萨尔都希望他能把这里的居民调查清楚，看看他们意欲何为。倘若真是他们有意或是无意间用法术干扰了兽人们的新家园，那么对方很可能会构成威胁。布洛克斯先不急于求死，当务之急是确保族人的安危。

至少，布洛克斯大概已经摸清了定居在这里的是什么种族。虽然在抗击燃烧军团之前他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暗夜精灵，但布洛克斯绝对忘不了他们那独特的相貌。他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闯进了暗夜精灵的地盘，等到搜集完情报之后，他应该能从这里平安返家。暗夜精灵曾在卡利姆多与兽人并肩作战，这说明布洛克斯只是落在了这片大陆的某个偏僻地带。只须稍加侦察，他就能分辨出方向，返回兽人的领地。

布洛克斯并没有打算去找暗夜精灵问路。即使这些生物跟兽人和人类联手抗击过强敌，他们也未必欢迎他的不请自来。在理清头绪之前，这位警惕的兽人决定低调行事。

布洛克斯在近处没有看到别的住所，但看到了远处亮着火光的地方，那里似乎是个规模更大的居住区。经过短暂考虑，兽人抄起武器，朝光源处径直前进。

他刚刚打定主意，就发现有阴影正从反方向靠近。布洛克斯紧贴一棵大树，眯起眼睛，暗中观察着那两名渐渐走来的骑兵。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对方骑的不是什么高头大马，而是庞大迅捷的黑豹。兽人咬紧牙关，握紧利斧，随时准备应对骑兵或是他们胯下猛兽的攻击。

可是那两个身披盔甲的身影却匆匆忙忙地跑了过去，仿佛在执行什么紧急任务。他们似乎很适应在黑暗中奔走，兽人这才想起来暗夜精灵具有夜视能力，对他们而言，夜晚与白昼无异。

这恐怕不太妙。兽人虽然也能在暗中视物，可他们的视力与暗夜精灵比起来绝对要逊色得多。

他警惕地将利斧举起。别看他在视力上不占优势，若是比拼力量，布洛克斯自信不会输给任何骨瘦如柴的精灵。不管是在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有利斧在手，布洛克斯一样能在敌人身上砍出深深的致命伤。就算骑兵们穿着精心打造的盔甲，也休想挡得住这把陪他征杀多年的武器。

等到那两名骑兵消失不见，布洛克斯继续小心前行。要想对这些古怪的暗夜精灵详加调查，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他们的居住区，说不定能在那里查明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带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再回去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地向萨尔汇报清楚，萨尔自会解决这些滥用危险魔法的暗夜精灵。

听起来，一切都会很顺利——

他眨了眨眼，从浮想联翩中回过神来，这才发现面前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人，身穿月光般皎洁的长袍。

她看上去吓得不轻……以至于张开嘴叫出了声。

布洛克斯赶忙出手阻止——他只想让她别叫——可还没等碰到她，周围已是喊声四起，暗夜精灵开始从各个方向赶了过来。

他真想跟这些人决一死战，可转念一想，冲动只会让他毫无所成，让他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到头来只会让族人失望。

布洛克斯怒吼着掉转过身，朝来时的方向逃去。

可不管他往哪里跑，在每一棵粗壮的大树和隆起的土丘背后，都会有越来越多的精灵闯进视野。一看见这个魁梧的兽人，他们就立即歇斯底里地尖声叫

喊。

四下里号角齐鸣。布洛克斯暗暗咒骂，他当然知道这声音预示着什么。果不其然，很快他就听见了猫科野兽的咆哮和斗志昂扬的战吼声。

布洛克斯回头一望，看见追击者正在迫近。与他之前看见的那两名骑兵不同，身后的大多数援军都只穿着长袍和胸铠，可威胁同样不容小觑。他们不仅有武器在手，胯下的坐骑更是凶猛异常。那些黑豹只需扬爪一扫，就能割穿兽人的皮肉，长满刃齿的巨口更是能轻轻松松地咬下他的头颅。

布洛克斯恨不得高举利斧，冲进敌阵，痛痛快快地杀上一场，打得他们人仰豹翻，血流遍地。但他还是强忍住了内心的冲动，恪守着萨尔的教诲与命令。布洛克斯怒吼一声，抡起战斧，用斧背猛击冲到面前的那些骑兵。他先将一个暗夜精灵从坐骑上打落，接着躲开了黑豹的利爪，转身拽住了另一名骑兵的腿，将他甩下坐骑，压在第一名骑兵的身上，摔得两人连气都喘不过来。

一把利刃从他头上呼啸掠过，布洛克斯挥斧一挡，那把纤细的长剑瞬间被重斧砸成了碎片。那名暗夜精灵明智地退开了，但仍把剑柄牢牢握在手中。

兽人趁此间隙，从追击者中间溜了出去。某些暗夜精灵看起来不像是要穷追不舍的样子，这让布洛克斯心中的希望又增添了几分。此时不是逞英雄的时候，萨尔既然选择了他，他就绝不能辜负酋长的信任。

就在他眼看就要逃走时，另一名暗夜精灵忽然横在他面前。他穿着光泽熠熠的亮绿色长袍，胸口还有金红双色作为点缀。虽说他那狭长的面容被兜帽遮挡了大半，可似乎对这个庞大凶残的兽人毫不畏惧。

布洛克斯挥起战斧，大喊一声，想要将他吓走。

头戴兜帽的精灵将一只手举到胸口，用食指和中指对准当空的明月。

等兽人看出他在施法时，已经来不及了。

布洛克斯惊讶地看着一轮明亮的银环从天而降，仿佛给他盖上了一层柔软的毛毯。在被银环笼罩的一刹那，兽人感到双臂越来越沉，腿也无力向前迈步，就连睁开眼睛都变得十分困难。

布洛克斯听凭利斧从手中滑落，跪倒在地。虽然隔着这道银白色的迷雾，他还是看清了另外几个身穿类似衣装的身影将他围在中间，每个人都头戴兜帽，耐心地站在那里，显然是在观察法术的效力。

怒火灼烧着布洛克斯的胸膛，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费力地想要站起身来。他向往的是光荣战死，而不是这样狼狈地死去！这群暗夜精灵打算让他死

得像一只无助的蝼蚁，他绝不会让他们得逞！

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想要拾起掉在地上的斧头。令他高兴的是，其中一些以帽遮面的身影似乎有些吃惊，他们没料到会遭遇如此顽强的抵抗。

然而就在他眼看就要举起武器时，第二轮银环落在了他身上，瓦解了布洛克斯铆足的所有力气。利斧再次从手中滑落，布洛克斯知道这次再也无力将它攥在手里。

兽人摇摇晃晃地朝前迈了一步，向前跌倒。即便如此，布洛克斯还在努力地爬向敌人，不愿让他们的胜利来得如此轻而易举。

第三轮银环又落了下来……布洛克斯昏了过去。

三个晚上过去了……整整三个夜晚，我们的努力仍未取得任何进展……

萨维斯肯定会大为恼火。

三位上层精灵法师停止施法，走了回来，立刻有另外三位稍事休息的同伴顶了上去。萨维斯用那双黑色的假眼看向刚刚返回的那三位法师，其中一人发现那漆黑的眼睛正在朝自己的方向看，吓得浑身一缩。上层精灵也许是女王身边最为卓越的仆从，但萨维斯大人绝对是上层精灵中最为卓越——也是最为危险的一位成员。

“明晚……明晚我们再让这力量加大十倍。”他眼中血红的条纹闪动着光芒。

上层精灵无人敢凝视他的目光，但仍有一位成员壮着胆子说道：“恕我直言，萨维斯大人，那实在太危险了！如果进一步增强力量，恐怕会让我们的所有成果毁于一旦！”

“什么成果呢，佩罗萨恩？”萨维斯凑到其他身穿长袍的精灵跟前，他的影子似乎也随着法术闪烁着疯狂的光芒。“我们取得了什么成果？”

“最起码，我们驾驭的力量其他所有暗夜精灵都望尘莫及！”

萨维斯点点头，随后又把眉毛皱成一团。“你说得没错，这力量真了不起，足以让我们用一把雄壮如山的巨槌碾死一只虫子！你真是个目光短浅的蠢货啊，佩罗萨恩！你真应该庆幸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还能有点用处。”

那个名叫佩罗萨恩的暗夜精灵赶忙闭紧嘴巴，谦卑地低下了头。

女王的顾问用厌恶的眼神扫视着周围的上层精灵。“要想成事，必须把那口井利用到无懈可击的地步！等到那只虫子被稀里糊涂地碾死时，它都不知道是什么人对自己下了杀手！只有精准到这种程度，才能完美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

“又在说教了吗，亲爱的萨维斯？”

这个优美的声音简直能让其他上层精灵甘愿为之赴死，而双瞳漆黑的萨维斯却是个例外。他冷冷地把手一挥，示意那些疲惫的施法者退下，然后转过身来，注视着宫殿中这个没有对他表示出应有尊重的女人。

她的步伐间仿佛有微光流淌，就连萨维斯都忍不住睁大了眼睛。她是暗夜精灵的荣耀——他们挚爱的女王。当她呼吸时，人群都会凝神屏气。如果哪位战士能够得到她的青睐，脸颊被她轻轻抚摸一下，他登时就会激动得昏厥过去，不管要他去迎战巨龙还是更加凶悍的强敌都不在话下，死而无憾。

暗夜精灵女王生得甚是高挑，不仅在女性精灵中显得一枝独秀，甚至比许多男性精灵还要高，只有萨维斯能真正胜她一筹。别看她长得那么高，走起路来却轻如徐风，步履曼妙，发出的响声比猫还要轻，浑身散发着无人能及的自信。

深紫色的肌肤就像她穿在身上的丝绸长袍那般光滑，浓密的银白色长发垂在肩头，巧妙地在背上打着弯儿。她前几次到来时，衣装的颜色总是和她的眼睛相得益彰，今天却大不一样，长袍的颜色与丰盈的秀发两相呼应。

就算是萨维斯也会垂涎于她的美色，可他自有分寸，他的野心大可战胜美人计的诱惑。他也深知两人是各取所需的互利关系，有着共同的终极目标，只不过在终点处获得的奖赏不同而已。

等到萨维斯达成所愿时，他一定会让艾萨拉瞧瞧，谁才是谁的主子。

“月之光芒，”他满脸卑微地开口说道，“我只是在赞美您的纯净与无瑕，提醒他们牢记自己的职责和对您的爱，绝对不能让您失望——”

“否则自然也会让你失望了，亲爱的顾问阁下。”美貌逼人的女王身后站着两位侍女，手捧着那件半透明长袍的下摆，她们将裙摆朝侧面一拉，让艾萨拉在那张特制的座椅上坐下。女王特地让上层精灵给她准备了这张椅子，好让她能高高在上地俯瞰下方的进展。“跟对我的敬爱比起来，对你的惧怕才是他们更大的动力。”

“这是哪里话啊，女王陛下！”

女王端坐在高处，凝视着那些仍在底下竭力摸索的施法者，长袍将她的曲线勾勒得愈加完美。

萨维斯不为所动，他知道只要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到时候一切都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包括艾萨拉在内。

一道强光将两人的目光吸引到了法师们的法术上来。在上层精灵们围成的圆环中央，一团能量球正在不断地进行自我重塑，巨大的能量产生了催眠的效果，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仿佛开启了一道通往别处的传送门。萨维斯更是长时间地盯着暗夜精灵的创造，用他那双假眼看见了其他人无法洞察到的东西。

此时此刻，顾问皱起眉头，眯缝着眼睛，仔细观察着那无尽的深渊。在那短暂的一瞬，他发誓自己看到了——

“我想你还是没把我的话听进去，亲爱的萨维斯！这么做究竟可能吗？”

他使劲回过神来。“难度可想而知，月之女……但我必须承认是我分了心，所以也许没能理解清楚。您说过——”

女王艾萨拉轻轻一笑，却没有直接反驳他的话。“理解什么？我只是一再重申，我们很快就能成功！我们很快就能拥有净化这片大地的力量，抹除一切瑕疵，创造出完美的天堂……”

“一定会的，我的女王，一定会如您所愿。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将跨入黄金时代。这个界域——您的界域——必将得到净化，世界将见证这永恒不灭的荣光！”萨维斯在脸上挤出一个浅浅的微笑。“至于那些肮脏卑劣的种族，既然他们不愿意接受这般完美纪元的到来，那就让他们活在过去吧。”

这番动听的言辞说得艾萨拉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今天又有更多人前来求助，顾问大人，他们对永恒之井周围的动荡越发感到担忧，特来向我寻求指引。我自然让他们来问你了。”

“自当如此，女王陛下。我一定会好好安抚他们，直到我们的伟业达成。等到那时，您大可以向民众交代，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全族的大局着想……”

“他们对我更会敬爱有加。”艾萨拉轻声说道，她眯起眼睛，仿佛在想象着接受感激民众的朝拜。

“他们如今对您的敬爱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尊敬的女王。”

艾萨拉轻轻垂下眼帘，算是接受了他的恭维，然后用独有的优雅站起身来，侍女们赶忙托起她长袍的下摆。“我很快就会宣布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萨维斯大人。”她说完转过身，不再看着身旁的顾问。“在那之前，请你务必做好准备。”

“为此我必定不眠不休，肝脑涂地！”他深鞠一躬，目送女王离开。

女王刚刚带着侍女们走出门外，顾问那冰冷的面容就变得愁眉紧锁，朝着站在门口的那位面无表情的卫兵招了招手。

“要是她下次进来时再不及时通报，脑袋就别要了！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大人。”卫兵仍旧一脸冰冷地答道。

“要是瓦罗森回来了，也要先来向我报告，千万不能先对女王走漏了消息。不管队长把谁带回来，都让他们直接来见我。”

“遵命，大人。”

萨维斯示意卫兵退下，继续回过头来监看上层精灵们施法的进展。

在那团继续自我重塑的烈焰火球周围笼罩着一层舞动的魔法能量，萨维斯发现那火球开始不断向内凹折，几乎要将自身吞噬。

“真是太奇妙了……”他低呼道。站在这么近的距离，顾问大人能清楚地感觉到能量的溢出，那是被所有暗夜精灵的魔法召唤出的惊人力量。起初，萨维斯怀疑他的族人只能勉强触及到那黑暗井水的表面，“永恒之井”这四个字真是将这口井形容得恰如其分，他越是仔细观察，就越发现它有着无边的潜能。井口的物理形态只是有限的大脑使出的障眼法……真正的永恒之井同时存在于千万个时空中的千万个处所。

井中千变万化，包罗万象，上层精灵们将学会从中尽情汲取。

就连萨维斯都被这潜能震惊得目瞪口呆。

在萨维斯那双魔法眼睛前舞动着旁人无法见到的能量与色彩，显得格外诱人。顾问大人就这样迷醉在这番奇妙的景象之中——

然而他突然发现……在井中深处，远离物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也有东西正在盯着他看。

这一次，暗夜精灵知道他没有看错。萨维斯感觉到了一种遥远的存在。尽管隔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那股力量却让他觉得难以抵挡。

他想抽身而出，却为时已晚。他的心神被摄人的能量洪流越卷越深，猛然间被拽离了现实界域的边缘，跨越了时间，直到……

我已经找了你很久了……那声音对他说。那是生命，是死亡，是创造，是毁灭……是无边无际的力量。

萨维斯不论如何抗争，都无法将目光从深渊中抽离。另一双眼睛死死地凝望着他……那双眼睛来自于顾问的新主人。

现在，你终于来了……

水面好似沸腾般地冒着泡，巨浪接连不断地腾起，又一次次落下。天空中电闪雷鸣，闪电从漆黑的井口划过。

低语声接踵而至。

最初听到的暗夜精灵认为那只不过是风声在戏弄他们，根本没放在心上，仍然专注于即将毁灭的神圣家园。

少数与永恒之井的神秘能量联结得更为紧密的精灵听出了异样，留意到那是从井中发出的声音，但他们大都分辨不出那声音究竟在说些什么。

只有一两个人听清楚了，霎时间心中便升起无边的恐惧……然而他们却没有说给其他同伴听，唯恐被人当成疯子，甚至会被逐出族群。于是，这唯一的警告就这样被他们错过了。

那声音里只有欲望，它们渴望着生命，渴望着能量，渴望着灵魂以及一切……它们想要从暗夜精灵这片原始领地上降临这个世界。

一旦降临，这个世界就将被它们吞噬……

第七章

抓捕他们的人神色变得非常忧虑……在罗宁眼中，这无疑让他们变得更有威胁。

这一定跟他们刚刚进入的这片森林有关。跟之前那片光线昏暗的密林不同，在这里就连这群精灵也仿佛成了不受欢迎的闯入者。

天就快亮了。罗宁跟仍然不省人事的克拉苏斯被绳索捆绑着丢在其中一只野兽的背上。这只巨大的黑豹每向前飞奔一步，几乎要将罗宁的肋骨颠得散了架，但他强忍疼痛，不让自己制造出任何动静，以免让暗夜精灵发现他已经醒了。

可就算他们发现了又怎么样？他好几次想要施法，每次都差点儿被疼痛感冲破脑壳。那些人在他的颈间挂了一块翠绿色的坠饰，肯定是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小玩意儿在搞鬼。只要他想集中精神吟念咒语，脑袋就会变得一团乱麻，太阳穴突突乱跳，他甚至无法把那护符甩掉。暗夜精灵将它系得牢牢的，克拉苏斯的脖子上也绑了一块。罗宁看得出来，对方并不惧怕克拉苏斯，他也注意到巨龙法师的力量衰减得比自己更甚，这真是让人不安。

“这不是我们来时的路。”脸上有疤的那位首领咆哮道，罗宁听见他的属下称他为瓦罗森。“我们走错路了……”

“可我们就是原路返回的呀，队长。”一位精灵说，“没有转过方向——”

“你在地平线上能看见辛艾萨莉的尖塔？”瓦罗森打断了他的话，“除了该死的树，我什么都看不见，科萨里奥斯……而且那些树也显得很不对劲！虽然我们眼力极好，走的都是熟路，却还是走错了方向！”

“我们要掉头回去吗？再找找之前的路？”

罗宁看不清队长的脸，但能够想象出他此刻沮丧的表情。“不！不……再等等……”

尽管瓦罗森还没有放弃这条路，人类法师却越发警惕起来。随着他们越走越深，罗宁察觉到这里暗藏着某种他从未感应过的力量。那股力量就像巨龙法师每每联系他时所发出的信号，却又显得……更为强大。

那会是什么呢？

“太阳快要出来了。”另一名士兵小声嘀咕着。

根据罗宁的观察，这群精灵不喜欢在日间行事，阳光会通过某种方式削弱他们的力量。他们是魔法生物——即便不会单独使用，但那种魔法一定和夜晚有关。要是他能在太阳升起后摘掉那枚坠饰，就能再次夺回主动权。

在确认没人注意的情况下，罗宁偷偷地晃了晃脑袋。坠饰前后摇晃，却怎么都不肯滑落。罗宁只好使劲伸长脖颈，希望能绷断系绳。这样的举动很可能会被抓捕者发现，可他只能奋力一搏。

借着微亮的晨光，罗宁发现附近的树林里有张脸正在盯着他看。

不……那张脸本就是枝叶构成的，五官清晰可见，甚至还长着茂密的胡须。浆果点缀出了双眼，两丛树杈的间隙乍看刚好像是一张调皮的嘴巴。

但它很快就在林间消失不见，罗宁甚至以为那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也许是光线的恶作剧？但他转念一想又觉得那细节栩栩如生，绝不可能是他看花了眼。

但是……

武器出鞘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暗夜精灵一个接一个地将利刃握在手中，准备迎战不知将从何处杀出的敌人。就连凶猛的黑豹也感觉到了危机的临近，不仅加快了脚步，连背上的肌肉也绷得紧紧的，露出满口利齿。

瓦罗森突然朝右边一指。“那边！那边！赶快！”

顷刻间，整片森林都活了过来。

巨大而厚密的叶片从空中垂下，挡住了暗夜精灵的去路。灌木丛一跃而起，变为动作灵敏，面带笑容的绿色兵士。地表的植被绊住黑豹的脚爪，摔得骑兵们纷纷落地。暗夜精灵高声呼喝，想要稳住阵脚，结果却把局面变得更加混乱。

附近传来一声低沉的呻吟声。罗宁匆匆一瞥，竟看到一棵参天大树弯下树干，用枝繁叶茂的树冠把两名精灵骑兵连同坐骑掀翻在地。

林中咒骂声响成一片，瓦罗森拼命地向部下发号施令。那些仍然骑在黑豹背上的精灵也早就慌了手脚，一边用剑劈砍着缠住自己的枝条，一边想要把发狂的坐骑控制住。黑豹们虽然体形巨大，却也被吓得不轻，无论骑兵怎样鞭策，都不愿迈步向前。

瓦罗森见状大吼一声，突然，一道道眩目的紫色能量箭射向林中各处。一个灌木精灵被能量箭射中，立即燃成了火球。在明知自己难逃一死的情况下，那生灵仍在朝前猛攻，身后留下一条长长的火痕。

几乎是在同时，森林里狂风大作，怒吼连连，仿佛被精灵的法术激怒了。一时间尘土飞扬，断枝横飞，叶片狂舞，让暗夜精灵的视线更受阻挡。火焰熄灭了，那个险些被烈火烧死的灌木精灵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搭救惊得愣在原地。一根粗壮的树枝猛地砸中了瓦罗森身旁的暗夜精灵。

“集合！”脸上有疤的队长高喊，“集合，撤退！该死的，快照我说的做！”

一只长满叶片的手掌捂住了罗宁的嘴，他回过头看着那张令人吃惊的脸，在他身后，还有几双手抓住了他的腿。

随即，它们相当随便地将他往前一推。

黑豹发现了敌人的动作，愤怒地咆哮起来。这时又冲出来许多矮小的灌木精灵，把那头野兽团团围住。罗宁在头晕目眩之间瞥见瓦罗森转过头，发现有人偷走了他的俘虏，眉头紧锁，正想出手阻止，却被更多的枝条挡在面前，缠住手脚，连视线都受到了阻挡。

这群灌木生物赶在罗宁栽在地上之前迅速将他托起，像高举一把破城槌似的，悄然无声却又步履轻快地抬着他跑向密林深处。罗宁只希望克拉苏斯也已得救，此时除了这些浑身长满叶子的家伙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别看这群灌木精灵个头不高，力量倒真是不小。

不料这时有个身材瘦长的暗夜精灵骑着黑豹挡在了他们前面，人类法师认出他是科萨里奥斯。他的眼中充满绝望，仿佛若是放跑了罗宁，他就只有死路一条。经过短暂的相处，罗宁已经看出那位队长必定不会手下留情。

暗夜精灵二话不说，命令黑豹向前猛冲。根据罗宁对精灵一族——尤其是爱人温蕾萨的了解，他认为对方理应对大自然怀有无限尊重，但科萨里奥斯等人却似乎根本无所顾忌，愤怒地劈斩着树枝和灌木，任何人都休想把他的猎物劫走。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又有群巨大的黑鸟从树上飞扑而下，将暗夜精灵团团围在中间。科萨里奥斯疯狂地挥砍利刃，可是连一根鸟羽都没能砍下来。

科萨里奥斯跟这群突然加入战斗的敌人杀红了眼，甚至没留意到附近又出现了新的威胁。三棵挡在他面前的大树赫然站起，身下踩着的不是双脚，而是无数条根须。

科萨里奥斯的坐骑被飞鸟扑击得团团转，更是无暇顾及周围的环境。

向来动作敏捷的黑豹脚下一绊，脚爪被根须缠得更紧，在身体朝侧面飞出去的瞬间发出了一声哀号。背上的骑兵想要抓紧缰绳，却只让情况变得更糟。

巨大的黑豹在空中翻滚着从两棵大树的缝隙里飞了过去，暗夜精灵则被卡在中间，盔甲像纸片似的被压得粉碎。他的坐骑同样遭遇了不幸，头部着地，脖子被生生地折成了两段。

林地救兵们继续扛着罗宁往前飞奔，完全没有被周遭的战事拖慢脚步。精灵的惨叫声只持续了几分钟，接着，四周又复归平静，瓦罗森大概是率领他那群溃败的猎手仓皇逃走了。

这群矮小的生物带着罗宁越跑越快，他往右边一瞧，发现巨龙法师那一动不动的身体原来也被他们扛在肩上。罗宁这时才开始琢磨，这群救兵究竟要把他们两人带到哪里呢？好不容易摆脱了暗夜精灵的控制，难道将要迎来更加悲惨的命运？

等他们跑到一处林间空地的边缘时，精灵们总算放慢了步伐。虽然四周林木参天，罗宁还是看见了第一抹阳光。伶俐小巧的飞鸟在欢快地鸣唱，五颜六色的鲜花开得分外妖娆，高高的绿草也像是在亲切地跟这些外来者打招呼。

此时，又有一张长满叶片的脸闯进了罗宁的视野，这张脸在朝他微笑，让罗宁惊讶的是，那笑容里居然开着一朵纯白色的小花。

它朝罗宁喷出一小团花粉，喷得人类的口鼻直痒痒。

罗宁不由得咳嗽起来，脑袋里如梦似幻，他感觉到那些小家伙又动了，扛着他朝太阳光里跑去。

可还没等光线照到他的脸……法师便失去了知觉。

其实罗宁想错了，克拉苏斯并非一直昏迷不醒。没错，他确实很虚弱，几乎快要任由黑暗将他吞没，但巨龙法师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没有放弃。在这场抗争中，虽说他没有胜利，却也没有一败涂地。

克拉苏斯也注意到了这些藏在林中的耳目，并随即认出他们正是森林的仆从。巨龙法师的感官要比他的人类同伴敏锐得多，他知道暗夜精灵是被故意引

到这里来的。有一股力量想要从那群身穿盔甲的骑兵手里夺取某样东西，稍加思考，他便推断出对方的目标恰恰正是他与罗宁。

于是克拉苏斯在混乱中保持静止，强迫自己什么都不做，任凭那些林地生物将他和罗宁从精灵的眼皮底下偷走。在援救者身上克拉苏斯没有察觉到恶意，可这并不代表他们两人就是安全的。在这场林地大逃亡中，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万一再有意外出现，他希望自己不会像之前那么没用。

当他们抵达那片被阳光照亮的空地时，克拉苏斯失算了。那张脸出现得太快，喷吐而出的花粉让他猝不及防，他和罗宁双双昏了过去。

与罗宁不同的是，他只昏睡了几分钟。

他睁开眼，看见一只红色的小鸟落在他的膝盖上。这幕温柔的场景把巨龙法师吓了一跳，他惊呼一声，把那小家伙吓得飞上了枝头。

克拉苏斯谨慎地环视着周围。显然，他和罗宁正躺在一片神秘的林地中，到处弥漫着比龙族还要古老的强大魔法力量。这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花团锦簇，鸟语声声，定然是某种生灵的庇护圣地。克拉苏斯理应知道，此时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克拉苏斯没有对同伴说实话，那就是他的记忆中出现了空洞。他认出了暗夜精灵，但与他们相关的许多事情都从他脑海中彻底消失了。不管他怎么凝神回想，巨龙法师都只能追溯到一片空白。现如今，他的精神也变得和身体一样虚弱。

可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受到的创伤怎么会比罗宁重那么多？就算人类法师的本领再高超，罗宁也终究是个脆弱的凡人。在这场穿越时空的疯狂旅途中，若说谁遭受的打击更大，怎么也轮不到克拉苏斯吧？

这个念头刚刚形成，克拉苏斯就感到一阵内疚。无论罗宁出于什么原因保住了力量，克拉苏斯都不该盼着两人的运气发生倒转，毕竟罗宁曾不止一次地险些为他昔日的导师献出生命。

虽然身体虚弱，疼痛不已，克拉苏斯还是强撑着站起身来。救出他们的那些生物此时已是踪迹全无，可能已经回归丛林，等到下一次受到召唤时再采取行动。克拉苏斯知道这些是森林最忠实的守护者，有他们相助，暗夜精灵的威胁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可是，这里的力量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个外来者抓来这里？

罗宁仍在沉睡，根据他对花粉的反应判断，克拉苏斯认为他一时半会儿还醒不过来，由于视线里没有看到任何明显的威胁，他决定任由人类睡一会儿，

自己趁机寻觅一下出逃的可能。

繁密的鲜花围绕着柔软宽阔的草地，有些向内生长，有些则朝外绽放，恰好形成了一个篱笆的形状，克拉苏斯靠近离他最近的那一段花篱，警惕地观察着花朵。

当他走到一尺距离之内时，那些花突然对他转过脸来，蓬勃怒放。

巨龙法师立即朝后退了一步，那些植物则又恢复了原本的面目。真是一群简单高效而又尽职尽责的卫兵，他和罗宁在这里既不会遭遇到任何危险，也无法给林地造成任何麻烦。

照现在的情形看，克拉苏斯甚至不会想要跳过花篱。况且他认为如果贸然行动的话，可能会引起某些隐秘卫兵的注意，进而遭到不太友好的对待。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为了尽快恢复体力，他坐下来叠起双腿，然后深吸一口气，仔细地研究起周围的环境，与空气说起话来。

“我要与你谈谈。”

风听见了他的话，并且把这些话语吹进林中，扬起一阵又一阵回声。小鸟陷入了沉寂，连草都不再摇动。

接着风又刮了起来，以示对他的回应。

“那么我们就谈谈吧……”

克拉苏斯静静地等待着，远处传来轻快的脚步声，似乎有什么动物在这一重大的时刻偶然路过。他皱起眉头，听着声音越来越近，然后就看到一个庞大的黑影从树林中走了出来。那是一个长着角的骑兵，骑在某种巨大的坐骑上？

“我认识你……”克拉苏斯开口说道，“我认识你……”

可这个骑兵的名字就跟所有其他记忆一样，变得晦暗不明，他甚至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曾经见过这个神秘的生物，看来在脑海中果然存在着无法填补的空洞。

“我也听说过你，”这个上半身好像暗夜精灵，而下半身却像一头牡鹿的奇怪生物说道，“可惜了解得仍然不够深入……”

林地之主迈开四条粗壮的腿，轻松地越过了篱笆，那些鲜花就像忠诚的猎犬那样对主人低下了头，有些花花草草甚至伸出手来，亲昵地触摸着他。

“我是塞纳留斯……”他对面前这个小个子说道，“这里是我的领地。”

塞纳留斯……塞纳留斯……克拉苏斯混沌的脑海中浮现了关于这个名字各种传说中的含义，其中一些扎下根来，另一些则又幻化为虚无。在精灵和其他林中生物的口中，塞纳留斯虽说不是神，却是接近于神的半神，他的力量就像守护巨龙一样强大。

他理应记得更多才对，可无论怎样尝试，巨龙法师都再也想不起别的事情。想必此时，他的脸上写满了痛苦。

“你看起来情况不太好，旅行者，也许你应该多休息一下。”

“不。”克拉苏斯强迫自己站起身，在半神面前将脊背挺得笔直。“不，我现在就想和你谈谈。”

“随你的便。”头上长角的林地之主把满脸胡须的头往旁边一歪，认真地打量着这位宾客。“你可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旅行者。虽然我只能在你身上看到暗夜精灵的样子，但你还是能够让我想起——不，那不可能。”巨大的身影低头看着罗宁说道，“他也跟出现在我领地内外的任何生物都不一样。”

“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里，坦白说，连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身在何方。”

令巨龙法师惊讶的是，半神听闻此言爆发出了雷霆般的大笑。塞纳留斯的笑声让花朵开得更盛，小鸟也飞到三人身边，轻柔的的清风更像爱人一般抚上了克拉苏斯的脸颊。

“看来你们走的真是够远的！这里还能是什么别的地方呢，我的朋友？当然是卡利姆多！”

原来是卡利姆多。当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暗夜精灵？可就算知道他们两个现在在哪儿，也没能解答他更多的疑惑。“所以……我想……”

“我感应到世界正在发生令人不安的变化。”塞纳留斯打断了他的话，“出现了某种不平衡，某种巨变。我原本是在追查这些变化的源头，虽然没能找到我要的线索，但却遇见了你们两个。”塞纳留斯从克拉苏斯身边走过，端详着仍在昏睡的罗宁。“两个从天而降的外来者，两个迷失的灵魂，让我心中的谜团变得更深，我真希望你们俩从来都没出现在这里。”

“可你还是救了我们——”

林地之主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那群暗夜精灵如今变得越发目中无人，总是觊觎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到处横加插手，仿佛认定一切都该由他们说了

算。虽然他们还没真正闯入我的领地，我也希望能给他们一个教训，教他们学会谦卑与礼貌。”塞纳留斯说着露出冷酷的微笑。“说起来……他们倒是把我想要的东西直接带到了这里，让一切都变得简单多了。”

克拉苏斯感到双腿在打颤，使出全力才让双脚在地上站稳。“他们似乎也发现了我们突然的降临。”

“辛艾萨利的力量不容小觑，毕竟他们现在看管着永恒之井。”

巨龙法师顿时全身摇晃，但这次不是因为虚弱造成的。塞纳留斯刚才说出的四个字，震颤了克拉苏斯的内心。

“辛……辛艾萨利？”

“是啊，凡人！那是暗夜精灵的主城，就坐落在永恒之井的岸边，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克拉苏斯顾不得保持形象，一下子跌倒在半神面前的草地上，想要理清现实的头绪。

辛艾萨利。

永恒之井。

他当然听说过这两个传奇中的名字，就算他的记忆出现了多大的缺失，他也不会忘记，除非有人能把他的记忆彻底抹除。

辛艾萨利与永恒之井。第一个名字，是魔法帝国的中心，暗夜精灵控制的帝国。他真是太愚蠢了，在被敌人抓住时就没有意识到。长达数百年间，辛艾萨利都是整个世界的焦点。

至于第二个名字，更是魔法的源头，储存在那里的力量长久以来都让法师和巫师们不敢大声提起。正是永恒之井，才让暗夜精灵变得法力无边，就连巨龙都要敬他们三分。

可无论是辛艾萨利还是永恒之井，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现如今都已经不复存在，在那场大灾难中已经变得——

想到这里，克拉苏斯又觉得天旋地转起来。那场可怕的灾变不仅毁掉了精灵的主城和永恒之井，更让这个世界变得崩裂破碎，他这一辈子都不愿意再去回想。

“你的体力还没恢复。”塞纳留斯关切地说道，“我应该让你多休息一会儿。”

巨龙法师还在跟回忆抗争。“等我朋友醒来时，我应该就会没事了。我们会尽快离开，不给你多添麻烦。”

半神皱起眉头。“我想你搞错了，小个子。你们对我来说不仅是宾客，还是一个谜……只要谜团还没解开，你们就不能走。”塞纳留斯说罢转过身去。“你们应该会需要食物，我会派人送来的，先好好休息吧。”

塞纳留斯没等克拉苏斯开口反对就离开了。克拉苏斯也知道，在这样强大的林地之主面前，根本无须过多争辩。只要塞纳留斯愿意，他想让罗宁跟巨龙法师留在这里多久都可以，哪怕耗尽余生。

但这件事情没有对克拉苏斯构成太多困扰，反正他们也活不了太久。

辛艾萨利和永恒之井都会在灾难中毁灭，巨龙法师越想越笃信，历史上的那场灾难很快就会到来。

“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亲爱的顾问大人。我是喜欢惊喜，但你可别想轻易糊弄我。”

萨维斯满脸微笑地牵着女王的手，带她去查看上层精灵法术的进展。他极力表现得谦恭有礼，和颜悦色地恳请女王陛下随他去看看法师们的成果。顾问知道艾萨拉希望看到真正的奇迹，自信不会让她失望——即便那奇迹跟暗夜精灵统治者想的有些出入。

门口的卫兵在两人进门时屈膝行礼。虽说他们脸上的表情都跟萨维斯一样，但明显也是受到了触动。在这个房间里，除了艾萨拉之外，所有人都已知晓。

真相到底如何，很快她就能看到。

艾萨拉打量着法阵中央的旋涡，语气里充满了失望。“看起来没什么不同。”

“您必须再凑近点看，千月之光。然后您就会明白我们做到了什么……”

艾萨拉皱起眉。应萨维斯的要求，她在入内时没有带上随从，此时她也许有点后悔这个决定。身为女王，就算没有人前呼后拥，一切也该由她说了算。

艾萨拉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到法阵边缘。她先看了看上层精灵们正在施放的法术，随后，将目光投进了里面的旋涡。

“在我看来，还是没有变化，亲爱的萨维斯。我还以为——”

艾萨拉忽然发出一声惊呼，尽管顾问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他猜也能猜得出，艾萨拉已经看懂了。

他之前听到的那个声音——神的声音，在对所有人说话……

我来了……

第八章

高月仪式已经完成，泰兰德总算有时间做些自己的事。虽说艾露恩希望祭司们都能对她心怀虔诚，却也无须每时每刻都为她效力。月神仁心慈爱，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位年轻的暗夜精灵才选择加入她的神殿。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泰兰德的确获得了平静，平复了不少内心的波澜。

然而有一个心结却怎么也无法解开。时间改变了她、玛法里奥和伊利丹三人的关系，他们已经不再是不谙世事的少年，不能再终日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如今，他们长大了，变成了成年人。

泰兰德对他们两兄弟的情感发生了变化，而且她知道，他们对她也是如此。两兄弟自年幼起就经常进行友好竞争，但近来竞争的态势却越来越紧张，这让泰兰德深感忧虑，甚至演变成了某种争斗。

即使他们没有明说，泰兰德也知道，她就是这场争斗的焦点。

年轻的祭司对两人的爱慕心怀感激，可她不忍心看到他们当时任何一个人受伤。可泰兰德明白，她终究无法将两人同时保全。今后若要她挑选一位终身伴侣，那个人不是玛法里奥就是伊利丹。

泰兰德身穿银白色的新手祭司长袍，步履轻快地穿行在高耸的大理石殿堂中。上方挂着一幅酷似天穹的魔法顶画，初来乍到的造访者也许会认为这座殿堂根本没有屋顶。事实上，只有在举行仪式的大厅里，屋顶才真正是开放式的。在那里，艾露恩会洒下月光，像母亲抚摸孩子那样，赐福给这群忠实的信徒。

两旁挂满了象征月亮女神尘世化身的肖像画，这些都是曾经的高阶祭司。最后，泰兰德终于跨出了铺满大理石砖石的门廊。门廊用精致的马赛克石装点成艾露恩与其他神祇创世的壁画，其中，月神的姿容最为瞩目。各位神灵的五官几乎无一例外地用阴影稍加涂抹，因为凡间的画笔无论如何都难以描摹出他们真实的面容，只有地位稍稍低下的半神才展露出了清晰的容颜。塞纳留斯当然在列，许多人都认为他是日神与月神的孩子。对这样的传闻他从未加以证实，可泰兰德却相信传说是真的。

殿外，凉爽的夜风让她更觉宁静。泰兰德走下光洁如雪的台阶，走到人群中间。不少人见她走来，纷纷低头致意，另一些人则礼貌地让出路来。身为艾露恩的追随者，自当受到这般礼遇，可在那一瞬间，泰兰德真希望能凭借自己本来的身份赢得这个世界的尊重。

苏拉玛虽然不像辛艾萨利那般耀眼夺目，却也别有一番气韵。放眼望去，主广场各处充满了鲜艳明丽的色彩，各路商人也早已把琳琅满目的货物堆放在路旁。显贵们穿着红如艳阳或是橙如烈火的长袍，眼高于顶地走在道路中央，身上的珠宝钻石璀璨发亮，身旁跟着底层的精灵仆从。那些仆从的衣服则相对普通，或绿，或黄，或蓝，或是各色相间。在市场里，所有人都在使出浑身解数焕发自己的光彩。

建筑物也在全力配合着这里的住民，一排排拱顶仿佛五颜六色的彩虹，有些商家甚至还在建筑的侧面绘上了醒目的图案。灯火辉煌，就连火苗也在活力十足地跃动着。

自从当上新手祭司以来，泰兰德也见过几位来自其他种族的同伴，她们似乎都认为暗夜精灵在色彩方面过分偏执，甚至有人说泰兰德的族人都是色盲。泰兰德对颜色的喜好相对保守——虽然没有保守到玛法里奥那个程度——但在她看来，暗夜精灵只是更加钟爱图案与色调的变化罢了。

此时，她注意到，广场中央附近围着一群人，都在比比画画，指指点点，有些还语带不屑或是加以嘲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泰兰德决定去看个究竟。

起初，那群围观者甚至都没有留意到她的到来。泰兰德礼貌地碰了碰最边上的那个人，对方立即认出了她，随即退到旁边。就这样，泰兰德一步一步地朝中间走去。

原来在中间摆着一个比她略矮的笼子，由坚固的钢条打制而成，显然关着某种蛮横的野兽，时不时剧烈地晃动着，俘虏发出一节凶狠的咆哮声，人群爆发出阵阵惊呼。

就算认出了拍他们肩膀的人是谁，那些站在前排的围观者都不肯移动步子，无奈之下，瘦弱的暗夜精灵只好左挪右挤，以让视线穿过人群缝隙。

她被眼前的一幕吓住了。

“这是什么？”泰兰德脱口问道。

“没人知道，姐妹。”旁边有一位哨兵模样的人回答说，“月之守卫至少施了三次法，才将它制服。”

泰兰德本能地转过身去，想看看周围有没有头戴兜帽身穿绿色长袍的法师，但是一个都没有发现，看来他们是在制服这只野兽之后将它交给了警戒卫兵，然后去商讨对策。

可里面关的到底是什么呢？

那家伙绝对不会是矮人，虽然乍看上去，它的身材跟矮人有些相似。要是它站起来的话，应该会比暗夜精灵矮上一尺，宽度却足有两倍。显然那头野兽具有惊人的力量，因为泰兰德从没见过如此强健的肌肉。令她不解的是，就算是法师们给笼子施了法，那俘虏事后却没有试着把钢条掰断，挣脱囚禁。

一位上层阶级的旁观者突然拿着金手杖戳了戳那个蹲在地上的身影……引得它又爆发了盛怒，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手杖从他那毛茸茸的厚爪子里拽了出来。怪物那张粗短而下颌圆润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得变了形，若不是因为他的手腕、脚踝和脖子都被粗重的锁链牢牢绑住，它一定会把那根手杖折成两截。看来那锁链不光将它固定在地上，同时还让它根本无法靠近钢条，即便拥有再强大的力量或决心也无济于事。

泰兰德对他的情绪从恐惧厌恶转变成了同情，无论是神殿还是塞纳留斯都教导她要尊重生命，无论那生命有多怪异可怖。这个绿皮肤的怪物穿着原始的衣装，这说明它——或许应该是他才对——算得上是某种智慧生物，而此刻却被这样关在笼子里，像只动物似的任人围观。

在俘虏面前摆放着两个空碗，倒是有人给了他一些食物，可从他庞大的体形来看，这位新手祭司怀疑他根本就没吃饱。泰兰德转身对着卫兵说道：“再多给他一些食物和水。”

“我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姐妹。”卫兵客气地回答道，眼神仍旧盯着前方的人群。

“这样的事情无需命令。”

那名卫兵只是对她轻轻地把肩一耸。“长者们还没决定该如何处置它，说不定它已经无须进食或饮水了，姐妹。”

这句话让泰兰德心头一凛，暗夜精灵的律法非常严苛。“要是我给他带些食物来，你会阻止我吗？”

现在轮到那名士兵不悦了。“你不该这么做，姐妹。不管你给他带来多少吃的，他都还是会一口把你的手臂咬断，尽快离开才是明智之举。”

“我决定要试试看。”

“姐妹——”

可还没等他再多出言劝阻，泰兰德已经转过身去，径直走到了最近的食品商贩跟前，端起了一罐水和一碗汤。关在笼子里的那个怪物看起来有食肉的习性，于是泰兰德决定给他拿一块新鲜的肉。由于她的身份，摊主拒绝向她收钱，泰兰德便赐予他想要的祝福，道谢后转身回到广场上。

显然是由于无聊，等到泰兰德回来时，广场上的人群大多已经散去，这样一来，至少降低了她与囚犯交流的难度。眼见新手祭司自己一个人走来，囚笼里的人抬头看了一眼，一开始也是把她当成另一个好奇的看客，当他看清了泰兰德端在手里的东西时，才表露出了更多兴趣。

他绷直锁链，尽量坐直身体，浓密的眉毛底下那两只深陷的眼睛警惕地盯着她看。从他已显灰白的头发和满布皱纹与疤痕的面容判断，泰兰德认定他已经走入了人生的下半截光景。

当泰兰德很快就要走到笼前时，年轻的暗夜精灵犹豫了。他用眼角的余光发现哨兵正在警惕的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他知道，要是那个怪物胆敢轻举妄动，哨兵一定会举起长矛了结他的性命。泰兰德希望那俘虏不要冲动，倘若因为她的善心而给对方招致死亡，那真是太不应该了。

泰兰德小心翼翼地在笼子跟前跪下。“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他哼了一声，接着点了点头。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东西。”泰兰德说着先把装有汤的碗递了过去。

那双警惕的眼睛与泰兰德是如此不同，定定地看着那只碗，她能看出那目光里充满了犹豫，还扭过头去，朝最近的卫兵瞄了一眼。起初怪物的右手攥得紧紧的，好半天才将手张开。

他以极其缓慢的速度伸出手来，在靠近时，泰兰德才看清那张手多大多厚，能毫不费力地把她的两只手全都包裹进去。她想象着那怪物身体里蕴藏的力量，几乎想要收回汤碗。

没想到那怪物这时却做了一个出乎她意料的动作，轻柔地从泰兰德手里接过汤碗，稳稳当当地放在面前，然后满怀期待地注视着她。

看到对方接纳了他的好意，泰兰德莞尔一笑。虽然对方没有回以笑容，却总算让泰兰德稍感心安，接着她又把那块肉和水罐也递到他手里。

当他把三样食物都摆在自己身边后，这个绿皮肤的庞然大物开始大快朵颐，豪饮一口，将碗里的汤喝得干干净净，下巴沾满了棕色的汤汁。接着龇起

参差不齐的黄牙，毫不犹豫地撕扯着那块生肉。泰兰德咽了口唾沫，却没有对俘虏粗鲁的进食动作表现出任何不适。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是少有反应的好。

几位围观者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这一切，仿佛在观看吟游诗人的表演，但泰兰德并没有理会他们，而是耐心地看着他享用美食，把肉渣一点一点地啃光，然后将骨头折成两半，欲罢不能地吮吸着里面的骨髓。仍未离去的看客都被这野蛮的一幕搞得兴致全无，终于转身离去。

等到他们全部走光以后，他突然扔掉了剩下的那点骨头，发出令人惊讶的笑声，伸手举起了水罐。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眼睛始终死死地盯着这位新手祭司。

等他把水罐里的水也全都喝光之后，这才用手臂抹了抹宽大的嘴巴，满意地打了个嗝。“舒服！”

即使泰兰德知道他能听懂自己说话，也料想到他会说精灵语言，但当她切实听见从他口中说出这两个字时，还是吃了一惊。于是，她脸上再次泛起笑容，往笼子跟前凑得更近。旁边的卫兵见状大为紧张。

“姐妹！”其中一名卫兵高声喝止她，“你不该靠那么近！他会把你——”

“他什么都不会做。”泰兰德赶忙说道，瞧那怪物看了一眼，“你会吗？”

他摇了摇头，把双手贴在胸前，打了个手势。卫兵们退了回去，却仍然保持高度警惕。

泰兰德依然没有理会他们。“你还需不需要别的东西？还要再吃点食物吗？”

“不用了。”

泰兰德想了想对他说：“我叫泰兰德，月神艾露恩的祭司。”

被关在笼子里的那个家伙似乎无意继续这番对话，但当他发现泰兰德在等着他的回应时，这才开口答道：“我叫布洛克斯，布洛克斯加，效忠于兽人酋长萨尔。”

泰兰德试图理解他话中的含义。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战士，照他说的，他应该是效忠于这位名叫萨尔的首领。这个名字比布洛克斯这几个字更令人费解，因为在精灵语中，萨尔是奴隶的意思，和他首领的身份恰好相反。

这个萨尔领导着兽人一族，想必布洛克斯正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泰兰德自认为神殿的教义包罗万象，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族群。如果他们人人都长得跟布洛克斯一样，肯定会让暗夜精灵过目不忘。

泰兰德决定刨根问底。“你从哪里来呢，布洛克斯？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泰兰德立即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只见那兽人眯起了双眼，把嘴巴牢牢闭紧。她责怪自己真是蠢得可以，月之守卫想必早就问过他这个问题了……而且肯定没有表现出她这般善意。在布洛克斯看来，那些人应该是看到凭借武力和魔法不成，就想让她试着用怀柔的手段来套他的话。

布洛克斯决定让这番谈话到此为止，拿起地上的碗，递到她手中，脸上又笼上了阴沉和怀疑的神情。

毫无征兆地，一发火焰箭突然从女祭司身后射出，打中了兽人的手。

布洛克斯发出一声愤怒的狂吼，捂紧自己烧伤的手指，仇视地看着泰兰德，吓得她只能站起身来，朝后退去。卫兵们齐刷刷地转过身来，用长矛将布洛克斯抵在笼子的角落里。

一双强有力的大手攥紧了她的肩膀，她听到一个格外熟悉的声音紧张地低声问道：“你还好吧，泰兰德？那个邪恶的畜生没有伤到你吧？”

“他根本就没打算要伤害我！”泰兰德愤怒地转过身，看着这个赶来搭救自己的人。“伊利丹，你怎么能这么做！”

帅气的暗夜精灵蹙起眉头，迷人的眼睛失去了些许光华。“我只是担心他会伤到你，那只野兽他能——”

泰兰德没有让他再说下去。“他如今被关在里面，什么都做不了……再说他也不是野兽！”

“不是吗？”伊利丹凑近前去，仔细察看布洛克斯的脸，兽人露出利齿，却没有再做出任何激怒暗夜精灵的举动。玛法里奥的弟弟不屑地哼了一声，“反正他不是什么文明的物种……”

“他只是想要把碗递给我，而且就算真有危险，卫兵们就在旁边。”

伊利丹眉头紧锁。“对不起，泰兰德，也许是我反应过度了，可你必须承认，就算是祭司，也很少有人会像你这样冒险！你可能不知道，但他们说他一醒过来就差点儿掐死一个月之守卫！”

新手祭司朝面色铁青的卫兵看了一眼，对方迟疑地点了点头，看来是他忘了将这个细节说给她听，可就算他说了，泰兰德恐怕还是会这么做。布洛克斯显然是遭受了虐待，泰兰德肯定会出手相助的。

“感谢你的关心，伊利丹，但我再次声明，我没有遭遇危险。”这时，泰兰德看见了兽人手上的伤口，他的手指被烧成了焦黑色，眼中的痛苦显而易见，可他既没有喊痛，也没有寻求任何治疗。

泰兰德将伊利丹晾在一旁，再次在笼子旁边跪了下来，毫不犹豫地把手伸了进去。

伊利丹赶忙上前阻止。“泰兰德！”

“退后！谁都别过来！”泰兰德迎着兽人那充满恨意的眼神，小声说道，“我知道你对我没有恶意，我能帮你疗伤。拜托了，请相信我。”

布洛克斯轻轻地咆哮一声，这次她看出那并非出于怒火，而只是在权衡利弊。伊利丹仍然站在泰兰德身边，只要那兽人胆敢对泰兰德起任何歹念，他立即就会将他击倒。

“伊利丹……请你暂且回避一下。”

“什么？泰兰德，你——”

“听我的，伊利丹。”

她能感觉到伊利丹在强压怒火，可他还是照她说的转过身去，面向广场周围的一幢建筑。

泰兰德再次看向布洛克斯，这个兽人的眼神紧随伊利丹移动，甚至显得有些满意。然后布洛克斯把目光移回泰兰德身上，谨慎地伸出了焦黑的手掌。

泰兰德握住兽人的手，惊讶地察看着他的伤口，两根手指上的皮肉被烧掉了好几块，第三根手指又红又肿。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泰兰德问伊利丹。

“是我最近新学的一个法术。”伊利丹轻描淡写地回答。

这显然不是他在塞纳留斯的林地中学到的，而是某种高等暗夜精灵的魔法，需要无限的专注才能施放成功。这也表明了，玛法里奥的弟弟在驾驭魔法方面确实有着过人的天赋。与节奏太过缓慢的德鲁伊之道比起来，巫术显然更对他的胃口。

泰兰德也说不清自己是否欣赏他的选择。

“月神，请您聆听我的恳求……”泰兰德无视卫兵脸上惊恐的表情，拿起兽人的手指，逐一轻柔地亲吻起来。泰兰德是在恳请艾露恩的眷顾，希望女神能帮她减轻布洛克斯的痛苦，治愈伊利丹情急之下对他造成的伤害。

“尽量把手往外伸。”泰兰德对俘虏说道。

布洛克斯一边看着卫兵，一边将那只野兽般的手掌使劲伸出钢条。泰兰德本以为这样会触发某种阻止他越狱的魔法，然而并没有。想必是因为这个兽人从来没有表示出要逃走的举动，所以笼子的法术也就没有生效。

新手祭司抬头仰望天空，一轮明月高挂在头顶上。“月神……请您赐予我您的纯洁，您的悲悯，您的慈爱……助我治愈这个伤口……”

随着泰兰德不断地重复着祷告，一名卫兵惊叫了起来，伊利丹也想要转身，但他显然认为还是不要在这个时候激怒泰兰德为好。

银白色的月光倾泻而下……那是艾露恩的光芒……笼罩着年轻的女祭司。泰兰德浑身光华四射，仿佛化身为月神本人，她自己也感到与女神融为了一体。

眼见这番奇妙的场景，布洛克斯差点儿把手缩回去。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泰兰德表示出了完全的信任，任由她将他的手往月光里拽。

在月光碰到他手指的一瞬间，烧伤的血肉完全愈合，骨节之间的皮肤又重新长了出来，伊利丹给他造成的可怕伤害彻底消失了。

泰兰德只用了几秒钟就帮他愈合了伤口。兽人一动不动，像孩子似的把眼睛睁得老大。

“谢谢您，月神。”泰兰德低语着将布洛克斯的手松开。

卫兵们纷纷单膝跪地，低下头向女祭司表示敬意。兽人将手抽到眼前，仔细查看着一根根手指，难以置信地试着弯曲活动。接着他又摸了摸皮肤，起初小心翼翼，等他意识到完全不会痛时，这才放心大胆地揉捏起来。从这个大块头的嘴里爆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突然，布洛克斯又在笼子里不断挪动，泰兰德担心他身上其他地方还有旧伤，但那兽人很快就不再乱动。

“多谢你，萨满祭司。”他竭力在锁链允许的范围内，伏拜在地上。“我欠你一个人情。”

布洛克斯如此诚挚的谢意让泰兰德感到有些窘迫，两颊的肤色羞得更深，站起身来朝后退了一步。

伊利丹立即转过身，扶住她的手臂。“你没事吧？”

“我……刚才……”她该怎么解释被艾露恩触碰的感觉呢？“成功了。”她不知该怎样回应，草草答道。

卫兵们也站起身来，较之先前对她更加尊重。他们的首领虔诚地走到她身边。“姐妹，能否也请你向我赐予祝福？”

“当然可以！”根据月神的教诲，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享有艾露恩的赐福，被她施以祝福的人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理解月神倡导的博爱与团结，并将这种理念散播给更多的同伴。

泰兰德摊开手掌，依次触碰了每名卫兵的心脏与额头，表示心神合一之意。所有人在得到祝福后，都对她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伊利丹再次拽起她的胳膊。“你该休息了，泰兰德！跟我来，我知道一个地方——”

笼子里传来布洛克斯那粗哑的声音。“萨满祭司，我这卑微之躯，是否也能得到你的祝福？”

卫兵们愣住了，但却什么都没说。如果连这样一只野兽都能如此礼貌地请求艾露恩赐福于他，他们又怎能反驳？

他们不能，但伊利丹却忍不住。“你为那怪物已经做得够多了！你连站都快站不稳了！快跟我走——”

但她却无法对兽人的请求放任不理，泰兰德挣脱了伊利丹的拉扯，跪在布洛克斯面前，毫不犹豫地伸出手，触摸着他那毛发浓密的粗糙皮肤和布满沟壑的前额。

“愿艾露恩注视着你和你的……”新手祭司小声说。

“愿你的臂膀坚硬如斧。”布洛克斯答道。

他这古怪的回应不仅让泰兰德皱起眉头，但她立即想起他所经历的命运，他正是在用这种诡异的方式来祝福她健康长寿。

“谢谢你。”泰兰德微笑地回答。

一看见泰兰德站起身，伊利丹就立即冲上前。“现在你该跟我——”

忽然间，泰兰德感到一阵疲倦，同时又觉得非常畅快，她今天以月神的名义完成了不少成就。这时她才想起自己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过眼，月神正在向她传递信号，命令她返回神殿，上床休息。

“很抱歉，伊利丹。”泰兰德轻声对他说，“我觉得很累，我想回到姐妹们身边。你不会怪我的，对吧？”

伊利丹先是眯起眼睛，然后即刻平复下来。“不会，你是该好好休息了，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我自己走回去就可以。”

伊利丹没再多说什么，只是微微鞠了一躬，表示尊重她的决定。

泰兰德临走前又转身冲布洛克斯笑了笑，兽人点了点头。虽然身体疲惫不堪，泰兰德却觉得精神非常清爽。如果可能的话，她稍后想要跟神殿中的高阶祭司们谈一谈布洛克斯的事，神殿肯定能为这位流亡者做些什么。

新手祭司身披月光，朝神殿的方向走去，她现在越发笃信，今夜的经历将会彻底地改变她的人生轨迹，这一切都是艾露恩的安排。

她真想马上就去征询高阶祭司的意见……

伊利丹注视着泰兰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广场。他太了解这个女人，知道她此时正在全心全意地为女神效忠，这份执迷足以战胜一切，当然不会理会他的反对。

“泰兰德……”他原本打算今天向她剖白自己的心意，可那机会却硬生生地被毁掉了。伊利丹苦等了好几个小时，躲在暗处观察着神殿，等待着她的出现。他知道如果泰兰德刚一走到殿外，他就立即迎上去，会显得过了做作，于是继续默默地注视着她，想要在广场上制造一场偶遇。

谁知她却发现了月之守卫抓来的那个怪物，他苦心酝酿的计划全都落了空。现在他不仅错失了机会，还被泰兰德看成了不可理喻的恶棍，在她面前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所有这些都是那家伙造成的！

还没等他来得及阻止自己，咒语就悄无声息地从他口中溜了出来，他的右手也紧紧地攥成一团。

从笼子的方向传来一声嘶喊，伊利丹迅速地回头看去。

只见那边光芒耀目，却不是月亮投下的银色光华，而是一团赤红的火焰，仿佛要生生地将笼子连同里面的俘虏一并吞噬……

那个邪恶的怪物痛不欲生地惨叫着，旁边的卫兵也都看得不明所以。

伊利丹赶忙施放出一道相反的法术。

火光消失了，俘虏停止了叫喊。

趁着还没有人注意到他，年轻的暗夜精灵快步离开了现场。他刚刚尽情地宣泄了胸中的怒火，用火焰鞭笞了那个罪魁祸首。伊利丹暗自庆幸卫兵们没能意识到真相，泰兰德也早已走出广场，没有看见他的愤怒时刻。

他同时也感激在笼子周围施放魔法屏障的月之守卫……要是没有那道屏障，里面的怪物早已死在他手上。

第九章

他们全都在他身边奄奄一息。无论朝哪个方向看，布洛克斯都只能看到他垂死的同伴。从小和他一起长大，与他亲如兄弟的加尔诺，此刻就倒在他身边，被一个高大凶猛、头上长角、满口獠牙的怪物用利刃砍成了好几截。但布洛克斯很快就为他的朋友报了仇，发出连那怪物都害怕的叫喊声，朝它猛扑过去。纵使敌人穿着燃烧的铠甲，却还是被他劈成了两半。

但燃烧军团的攻势仿佛无穷无尽，兽人的兵力却越来越少，眼下防御者早已寥寥无几，每分钟都不断有战友倒下。

萨尔命令他们在这里截住入侵者，决不能让他们攻破这道防线。援军正在赶来，但是部落需要时间，酋长需要布洛克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守住阵地。

可他身边的战友几乎已经尽数牺牲。都恩的头颅突然沿着流满鲜血的地面往前弹了几步，几秒钟后，他的身体也倒在了尸堆上。芬扎尔已经死了，他的遗骸变得模糊难辨，被某只恶魔的邪能绿焰灼烧得面目全非，那烈焰不是烧焦了他的尸体，而是彻底烧熔了它。

布洛克斯扬起坚硬的利斧，砍倒了无数凶残的敌人，然而每当他擦拭额头的汗珠，向前张望时，只能看到远处有更多的敌人在等待着他。

斩杀不绝……

现在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以一己之力抵挡着如汪洋大海般誓要毁灭一切的恶魔军团。

就在他们朝着这唯一的幸存者杀过来时——布洛克斯醒了。

兽人在笼子里不住地颤抖，却不是因为寒冷。重复了上千次之后，他认为自己早就对潜意识里的恐惧免疫了，但每当梦魇来袭，总会给他带来新的痛苦与恐慌。

还有新的内疚。

布洛克斯早该在那场战斗中随战友们一起死去。兄弟们都为部落献出了生命，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他认为自己不配活着。

我是个懦夫……他再次自责地想道。如果我再勇猛一些，应该就可以随他们去了。

但当他向萨尔道出这一切时，大酋长只是摇了摇头。“你已经尽了全力，我的老友。你身上的疤痕就是明证，而且斥候们也亲眼看到你不顾生死地与敌人拼斗。你无愧于那些死去的同胞，你为族人做出的贡献绝不在他们之下……”

布洛克斯接受了萨尔的感谢，却很难认同部落领袖的这番话。

如今他被关在这里，像一只待宰的肥猪，供这群高傲的生物享用。他们注视着他的眼神，仿佛他是长了两个脑袋。只有那位年轻的女性，那位萨满祭司对他表示出了尊重与关怀。

在她身上，他感觉到了他的族人谈论的那股力量，那是一种古老的魔法。通过对着月亮祈祷，她治疗了他的朋友在布洛克斯身上留下的烈火创伤。那位萨满祭司显得天赋异禀，能够得到她的祝福，布洛克斯感到非常荣幸。

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布洛克斯坚信，这些抓捕他的人很快就会商定好要如何处决他。他们没能从他嘴里撬出任何有用的东西，他拒绝透露任何有关族人，尤其是有关他们位置的情报。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返回家园，但他生怕如果对这群暗夜精灵稍稍交代一点实情，就会被他们摸出线索。这里的暗夜精灵与曾经跟兽人结盟的那些不同，他们对外来者有着明显的敌意——这会对部落构成威胁。

戴着锁链的布洛克斯拘谨地内翻了个身。等到明晚的这个时候，他恐怕已经死了，但怎样死却由不得他。想必不会有什么战死的光荣，更不会有后人歌颂他的功绩……

“伟大的灵魂啊！”他喃喃道，“请聆听我这卑微的声音吧！让我最后再战斗一次，让我能够死得其所……”

布洛克斯凝视着天空，静静地祷告着。与那位年轻的祭司不同，他怀疑无论是什么力量在看管着这个世界，那力量都不会理会像他这样地位低下的生物。

他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暗夜精灵的手中。

玛法里奥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把他带到了苏拉玛。接连三个晚上，他都独自一人坐在家中，冥想着塞纳留斯的教诲和他在翡翠梦境中见到的一切。三个夜晚过去了，他那渐增的忧虑仍然没有得到排解。他坚信，辛艾萨利城中的法术还在继续，如果没有人采取行动，事态只会恶化下去。

可是，其他精灵仿佛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玛法里奥最终认定，他前往苏拉玛只是为了聆听不同人的声音和看法，试着走出内心的困境。于是，他决定去寻求泰兰德的帮助，而不是自己的弟弟伊利丹。泰兰德谨慎善思，伊利丹却总爱贸然行事。

没错，就去找泰兰德聊聊吧……

然而，就在他朝着艾露恩神殿的方向前进时，突然看到一大群骑兵从反方向冲了过来。玛法里奥靠在街边，看着几位身穿灰绿色盔甲的士兵骑着鞍饰一新的黑豹奔了过去。在骑兵队的正前方有人举着一杆深紫色的方形战旗，正中间画有黑色的飞鸟。

这是库塔洛斯·拉文凯斯的旗帜。

精灵统帅骑在队伍前方，胯下的黑豹体形更大，毛色更亮，显然是在豹群中占有主导地位的雌豹。拉文凯斯本人又高又瘦，英姿飒爽，一派威武不凡的气势，镶饰金边的斗篷在他身后轻摆，插有红色翎羽的头盔上刻着他的名字。

他有着一张酷似飞鸟的面容，脸形长而狭窄，鼻梁像是向下弯折的鸟喙，浓密的胡须和凌厉的眼神彰显着智慧与力量。除了上层精灵之外，拉文凯斯被认为是最能影响女王的人物，女王曾经屡次接纳他的建议。

玛法里奥不禁责怪自己之前居然没有想到过拉文凯斯，但眼下可不是拦住这位贵族的好机会。拉文凯斯领主率领精英卫兵步履匆匆，像是要去执行无比紧急的任务。这立即让玛法里奥纳闷起来，不知自己对辛艾萨利的担心是否已经成真。可若果真如此，城中的其他民众也不可能表现得如此平静，驻守在主城附近的兵力如果早就预感到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消息很快就会传到苏拉玛这里。

当骑兵们离开后，玛法里奥继续赶路。大街上人头攒动，不禁让在林中过惯了清静日子的他感到有些不适。但玛法里奥还是把这种感觉压了下去，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能见到泰兰德。虽然她近来常常会让他感到紧张，但只要有她在身边，玛法里奥就能感到心神平静，甚至比冥想还要来得管用。

他觉得他也该去见见他的弟弟，可今晚他不想这么做，只想跟泰兰德一个人共度时光，伊利丹稍后再见也不迟。

玛法里奥隐约发现一群人围在广场中间，可他想见泰兰德的愿望太过迫切，并未深究。他希望自己很快就能找到她，无须跟侍僧们挨个打听她的去向。虽然艾露恩的新手祭司们可以接受亲友的探视，但玛法里奥今晚还是比平时更加莫名地感到紧张。这份紧张与他对辛艾萨利的担忧无关，最近每当他与这位儿时的玩伴相处时，总是会觉得心情激荡。

当他走进神殿大门时，两名卫兵对他进行了例行检查。她们没有身穿长袍，上身穿着闪亮的银色胸甲，下身穿着及腰短裙，胸口点缀着一弯新月的图案。与艾露恩所有的新手学徒一样，这两名卫兵也是女性，精通防御与战斗之道。泰兰德本人是比玛法里奥和伊利丹都要出色的弓箭手，虽说月神崇尚和平，但也会教授她忠实的追随者们保护自己的手段。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兄弟？”其中一名卫兵礼貌地问道。两人站姿笔挺，长矛紧握在手，若是他表现出任何异样，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拿下。

“我想见见新手祭司泰兰德。她是我的好朋友，我叫——”

“玛法里奥·怒风。”另一名与他年纪相仿的卫兵微笑着说，“泰兰德与我还有另外两名新兵同住一室，我偶尔见过你跟她在一起。”

“我能跟她谈谈吗？”

“要是她已经结束冥想，现在应该有空，我派人去问一下，你在月亮密室等吧。”

月亮密室是神殿中央那间无顶殿堂的官方称谓，许多重大仪式都在那里举行。在没有高阶祭司使用的情况下，神殿鼓励所有人到那清幽的环境中去洗涤心灵。

玛法里奥刚走进那间长方形殿堂，就感觉到了月神的触摸。殿堂四面开满了夜晚盛放的鲜花，正中央还有一个小小的讲台，供高阶祭司宣讲布道。在通往讲台的小路上，铺满了圆形的卵石，还用马赛克石装点出月亮的盈缺轮转。玛法里奥曾经来过这里几次，他发现无论月亮悬挂在空中的什么方位，整间殿堂都会被柔和的月光照亮。

玛法里奥走向殿堂正中央，坐在新兵与信徒常坐的石质长凳上。虽然周围的环境令他感到心安，可玛法里奥很快就没了耐心。他担心泰兰德也许会对他的突然到访感到不快。过去，两人都会事先商定好才会见面，这还是他第一次贸然闯进她的世界。

“玛法里奥……”

听到声音的一瞬间，他的所有疑虑全被打消了，抬头看见泰兰德走进月光中，银色长袍闪烁着神秘的光芒，在他眼中，就算是月神也不会比她更夺目。泰兰德的长发松散地披在肩头，与精致的脸孔贴合得恰到好处。殿堂夜晚的光线令她的双目璀璨生辉，当她微笑时，仿佛能照亮整间月亮密室。

看着泰兰德走了过来，玛法里奥这才木讷地站起。他知道自己的脸色肯定已经尴尬得不成样子，却无力改变，只好希望泰兰德不会注意到。

“没出什么事吧？”祭司突然关心地问，“你怎么了？”

“我没事，但愿我没有惊扰到你。”

泰兰德的脸上又漾起笑意，比先前更加明艳。“你怎么会惊扰到我呢，玛法里奥？其实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也想要见你。”

如果说她之前没有注意到他那深暗的脸色，那她现在肯定也已经发现了。玛法里奥只好接着说：“泰兰德，我们能到神殿外面走走吗？”

“要是那能让你放松下来的话，当然可以。”

于是两人朝殿外走去，玛法里奥说：“你还记得吧，我说我曾经做过一些反复出现的梦……”

“我记得。”

“在你和伊利丹离开之后，我跟塞纳留斯讲了这件事。他帮我采取了一些方法，尝试揭开这些梦境之谜。”

泰兰德紧张起来。“你们发现什么了吗？”

玛法里奥点了点头，和泰兰德从两名哨兵身旁走过，走出了神殿。直到走下阶梯时，他才继续说道：“我取得了一些进展，泰兰德，远远超出了你和伊利丹的预想。塞纳留斯给我展示了一条进入精神世界……也就是翡翠梦境的道路。但情况还没有这么简单，在那里，我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见现实世界……”

泰兰德把目光投向围在广场中央的那一小群人。“你看见了什么？”

玛法里奥扶住泰兰德的肩头，让她面朝自己，他需要她全神贯注地听他说接下来的话。“我看见了辛艾萨利……还有永恒之井。”

接着，玛法里奥便将那场景和他感受到的不安，原原本本地说给泰兰德听。他告诉泰兰德，当时他试图弄清真相，结果梦境却拒绝让他看清上层精灵和女王们到底在密谋着什么。

泰兰德哑口无言地看着他，显然也被这不祥的发现吓得不轻，好半天才张开嘴：“女王？你是说艾萨拉？你确定吗？”

“不是十分确定，里面的情形我看得并不真切，可如此疯狂的行径，怎能没有得到她的默许？没错，萨维斯大人的确对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可她绝不可能被蒙在鼓里。我料定她知道那样做的风险……可我怀疑他们谁都不清楚，那

风险究竟有多大！永恒之井……如果你能体会到我走入翡翠梦境时的感受，你会跟我一样害怕的，泰兰德。”

泰兰德把一只手搭在他的手臂上，希望能让他平静下来。“我相信你说的话，玛法里奥，可我们得先把事情调查仔细！艾萨拉有可能正在把她的臣民们置于险境……千万要小心行事。”

“我原本打算跟拉文凯斯领主说说这件事，毕竟他对女王的影响也很大。”

“这个主意应该不错……”说着说着，泰兰德又把视线瞄向了广场中央。

玛法里奥没有多说，随着她的眼神朝广场望去，好奇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如此着迷。此时，原先围在那里的人群基本都已经散去，这时他才发现那里有个原先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一个有人看守的笼子……里面关着个完全不像暗夜精灵的生物。

“那是什么？”玛法里奥皱着眉头问。

“我想见你，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件事，玛法里奥。他叫布洛克斯加……跟我之前见过或听说的任何生物都不一样。我知道你说的事情非常紧急，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现在就去见见他，就算是帮我一个忙。”

玛法里奥跟着泰兰德往前走，卫兵们开始变得警觉起来。让他意外的是，那些卫兵在凝视他的同伴片刻后，忽然又满怀敬意地跪在她面前。

“欢迎你再次到来，姐妹。”其中一人说道，“你的到来令我们倍感荣幸。”

如此尊重，显然也让泰兰德有些尴尬。“别这样，快起来！”看到他们起身后，泰兰德问：“他的情况怎么样？”

“拉文凯斯领主说他会全权负责这件事。”另一名卫兵回答，“大人现在正在赶去抓捕地进行调查，寻找更多证据，看是否有更多敌人闯入。等他回来之后，据说他要亲自审讯这名俘虏。也就是说，他明天就会被移送到黑鸦堡垒的牢房。”黑鸦堡垒是拉文凯斯领主的地盘，一座名副其实的要塞。

听见卫兵毫不避讳地向泰兰德告知这一切，玛法里奥才发现他们对她如此敬仰。虽说她是艾露恩的新手祭司，可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让她在这些士兵心中的地位变得这么重要。

士兵们的话似乎让泰兰德有些担心。“审讯……会怎么进行？”

卫兵不再直视她。“那就要看拉文凯斯领主的意思了，姐妹。”

泰兰德没再继续追问，她那只原本轻轻搭在玛法里奥胳膊上的手忽然握紧。

“我们能不能跟他谈谈？”

“可以稍微聊上一会儿，姐妹，但你们说的话也必须要让我们能够听见，别让我为难。”

“我会的。”泰兰德带着玛法里奥走到笼子跟前，两人双双蹲跪下来。

玛法里奥强忍着惊讶，凑近一看，关在笼子里的那个大块头真是吓人。从塞纳留斯那里他曾听说过许多不同寻常的奇异生物，却从没听导师讲过眼前的这种生物。

“萨满祭司……”他声音低沉地呼唤道，显得非常痛苦。

泰兰德靠近笼子，关心地问：“布洛克斯加，你生病了吗？”

“没有，萨满祭司……只是向你问好。”他没有做更多解释。

“布洛克斯加，我带来了一位朋友，我想让你见见他，他叫玛法里奥。”

“如果他是你的朋友，萨满祭司，那么我很荣幸。”

玛法里奥凑近前去，挤出一个笑容，“你好啊，布洛克斯加。”

“布洛克斯加是兽人，玛法里奥。”

他点点头。“我从没听说过兽人。”

被锁链绑住的那个家伙哼了一声。“我可听说过暗夜精灵，我们曾经并肩对抗过燃烧军团……但随着和平的到来，联盟反而瓦解了。”

这句话把玛法里奥说得云里雾里，但还是在他的心中激起了新的忧虑。“你是怎么——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布洛克斯加？”

“这位萨满祭司或许可以称呼我为布洛克斯加，至于你，叫我布洛克斯就好。”他呼出一口气，然后专注地凝视着泰兰德。“萨满祭司……我上次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但既然你救了我，我现在就把我对这些……”布洛克斯轻蔑地指了指旁边的卫兵，“还有他们主人说的话重复给你听，其实说了也没用，你恐怕也不会相信……”

接着，兽人便开始了离奇的讲述，越说越令人难以置信。他十分谨慎地没有提及自己的族人或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只说他们听从大酋长的领导，他跟另一位氏族成员奉命到山岭中调查某种可怖的传闻。兽人不知该如何形容他们的发现，只是把那形容成一个大洞……那个洞会不可阻挡地向前移动，将所有物质全都吞噬进去。

它吞掉了布洛克斯加……还把他的同伴撕成了碎片。

听他这样描述，玛法里奥再次感受到了先前的恐惧。兽人越是往下说，这恐惧就越发让他难以抵挡，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永恒之井，还有上层精灵们从中汲取力量的场面。井中的魔法力量自然能形成这种可怕的旋涡……

但这绝不可能！玛法里奥拼命说服自己。这些事情和辛艾萨利肯定没有关系！上层精灵们还没有疯狂到这种程度！

难道不是吗？

然而布洛克斯还在继续讲述着那个旋涡，以及他被卷入其中之后的所见所闻，玛法里奥越来越难以否认这一切与永恒之井之间存在某些关联。更糟糕的是，暗夜精灵居然莫名地在兽人脸上看见了熟悉的表情，跟他的灵魂漂浮在宫殿和永恒之井上空时看到的一模一样。

“那是异象，”兽人说，“根本不该存在。”他又坚定地补充了一句。这句话与他的描述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要将玛法里奥刺穿……

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布洛克斯已经讲完了故事，脑海里还充斥着各种可怕的想象。泰兰德不得不使劲捏着他的手臂，才让他回过神来。

“你还好吧，玛法里奥？你看起来像是在打冷颤……”

“我——我很好。”他扭头问布洛克斯，“你把这——这件事——也说给拉文凯斯大人听了吗？”

兽人看似有些不确定，但卫兵在一旁抢着回答：“没错，他就是这么讲的，一字不差！”说完卫兵刺耳地大笑起来。“拉文凯斯领主的反应跟你们一样，认为这全是无稽之谈！等到明天，他肯定会让这一个野兽说出实情……要是他还有同党在附近，他们会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

看来拉文凯斯认为兽人们在酝酿入侵。玛法里奥感到有些失望，精灵指挥官未必能看出他的梦境和布洛克斯讲述的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其实，玛法里奥越是思考，就越是怀疑拉文凯斯未必会相信他说的话。玛法里奥准备告诉这位贵族，他们挚爱的女王也许正在不顾后果地施放某种法术，很可能会给她的族人带来灾难。这些话在他自己听起来都是如此的匪夷所思！

除非他能找到更多证据。

卫兵开始不安地移动着步子。“姐妹……我必须要请您和您的朋友离开了，队长很快就会回来，我不能再让——”

“没关系，我能理解。”

当他们站起身时，布洛克斯往外挪了挪，朝泰兰德伸出一只手。“萨满祭司……能否再请你最后为我赐福一次？”

“当然……”

看着泰兰德再次蹲了下去，玛法里奥开始极力地思考着对策。不管他心中存在什么怀疑，都应该立即向拉文凯斯大人报告才对，可这样做显然是徒劳无益的。

他应该先去问问塞纳留斯的意见，可是等到那时，这兽人也许已经——

塞纳留斯……

玛法里奥转过头去，朝泰兰德和布洛克斯看了一眼，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泰兰德在向兽人告别后，站起身来。玛法里奥扶着她的手臂，两人对卫兵表示感谢。离开时，年轻祭司显得忧心忡忡，可玛法里奥却什么都没说，此时他脑子里也是一团乱麻。

“我一定能做些什么。”泰兰德好半天才小声说道。

“你的意思是？”

“他明天就会被带到黑鸦堡垒，到那之后，他——”泰兰德有些迟疑，“我很尊重拉文凯斯领主，不过……”

玛法里奥只是点了点头。

“我和高阶祭司狄迦娜女士谈过了，可她说，我们只能为他的灵魂祈祷。她称赞了我的怜悯之心，但建议我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

“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玛法里奥直视前方，咬紧牙关，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朝这边走。”他突然拽着泰兰德走进一条侧巷。“我们先去找伊利丹。”

“伊利丹？为什么？”

玛法里奥深吸一口气，想着永恒之井和那名兽人说的话，简略地答道：“因为，我们要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却不能对方向放任不理。”

***

萨维斯站在火球跟前，专注地凝视着那个大洞。他的神灵正在深处回望着他，与他交流着。

我听见了你的恳求……神灵对顾问说。我也知道你的梦境……那是一个净化了一切不洁与瑕疵的世界。我将会满足你的渴望，你是我第一位忠诚的……

萨维斯目光专注地跪了下来。其他上层精灵继续施放法术，想要让那球体不断扩大。

“那么你会来帮我们的忙吗？”暗夜精灵反问，假眼中闪烁着期望。“你是否会降临这个世界，助我们一臂之力？”

通道还没有完全打开……力量还需加强……才能让我进入……

顾问领会地点着头。是啊！那股力量是那么地庄严，那么地强大，暗夜精灵普普通通的传送门怎能接纳得了，肯定会被撕得粉碎。只有将它造得更大，更强，更为永久，才能让神灵顺利地抵达。

至于他的神灵为何不能亲自完成这项任务，萨维斯并没有多想，只是全心地膜拜着这位新主人。

“我到底该怎么做呢？”萨维斯诚恳地问。上层精灵法师们已经尽了全力，包括他自己在内。

我会派出一位随从来指导你……他会想办法进入你们的世界……但你们必须做好准备，迎接他的到来。

暗夜精灵顾问几乎激动得高高跃起。“所有人，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精神！主人马上要派随从来了！”

上层精灵们于是更加努力施法，使得整个殿堂中都涌动着直接取自永恒之井的原始能量。殿外，天空发出狂暴的怒吼声，任何注视着漆黑湖水的人，都会惶然无措地将目光移开。

法阵中的火球越变越大，中央的裂隙仿佛一张洞开的血盆大口。殿堂中仿佛有百万灵魂在哀号哭泣，然而这在萨维斯耳中却是美妙的乐章。

就在这时，一位上层精灵突然跌倒在地。情急之下，萨维斯冲进法阵，使出浑身的技能与力量来填补空缺。他绝不会让他的神灵失望！绝不会！

但起初，他们仿佛仍然无法成功，传送门越绷越紧，却没有变大。萨维斯将全部意志力都汇聚在上面，终于让那道裂隙变得更宽。

随后，一团不可思议的炫目光芒照得上层精灵们纷纷向后避退。虽然讶异万分，可精灵们手中的动作却没有停止。

裂隙深处，渐渐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形状，一开始只有几寸高，随着它飞快地朝他们移动过来，它的体形也在变得越来越大……

施法者们渐渐支撑不住，又有两人倒在地上，其中一个几乎已经断了气。在萨维斯疯狂的控制下，其他法师摇摇晃晃地站稳，重新掌控了传送门的力量。

忽然间，一声怪异的犬吠震得他们脚步踉跄，长着一双假眼的顾问看清了最初从传送门中出现的身影。

这些野兽的身材跟马一样大，低矮的顶角向前弯曲着，外皮上长满了鳞片，通体深红，点缀着可怕的黑色斑块，背上飘扬着蓬松的棕色长毛。它们是身材瘦却又肌肉发达的猎手，锋利的脚爪足有半尺长，每只脚爪上都长着三根脚趾。野兽的后腿要比前腿稍短，但萨维斯对它们的速度和敏捷性毫不怀疑。尽管只是微微动了几下，萨维斯一眼就看得出来，它们能轻而易举地将猎物擒获。

在它们的背上还长着两根长长的好似皮鞭的触角，每根触角上都连着小小的吸盘状的嘴巴，触角前后摆动，仿佛对周围的法师们充满着渴望。

它们的脸长得极特别，既像狼，又像是某种爬行动物，从那狭长凶残的下颌里伸出长而锐利的尖牙，眼睛颇为窄小，几乎全是白色，但却目露凶光，一看就不是纯粹的野兽。

接着，从后面走出了一个高大的身影，那应该就是它们的主人。

他身穿熔岩精钢铸成的盔甲，戴有手铠的巨大手掌中握着一根鞭子，每每挥起都会有闪电划过。与身躯相比，他的胸膛和肩膀要宽阔得多，哪怕是再强大的战士，都会在他面前黯然失色。在没有盔甲遮挡的部位，纯净的烈焰从他那长满鳞片的异世身躯上喷吐而出。

在那宽大的肩膀上，是一张烈焰熊熊的面容，正冷酷地俯视着面前的这群暗夜精灵。虽说那颅骨五官深陷，还长着巨大弯曲的顶角，但上层精灵们还是把他当成了神灵的使者，会帮助他们实现缔造完美天堂的梦想。

“我正是你们神灵的仆从……”他声音沙哑地说道，随着他嘴唇的开合，两眼放射出炯炯光芒，“我将帮助你们打开通道，迎接主人的降临！”

一只猛兽发出号叫声，只见它身旁的主人扬起鞭子，闪电便在那怪物身上噼啪作响，随即就安静下来。

“我是驯犬者……”威严的骷髅骑士继续说，炽热的目光凝视着跪在他面前的顾问。“你们可以叫我哈卡……”

第十章

罗宁终于醒了。他醒得很不情愿，因为他在这段神奇的昏睡中美梦不断，大多数梦境都围绕着温蕾萨和那对即将降世的双胞胎，在梦中，他们过上了本该享有的幸福生活。

醒来之后，他想到的却是自己或许再也无法与家人团聚。

罗宁睁开眼睛，看见了熟悉却又不太令人欣喜的一幕。克拉苏斯正凑近他眼前，关切地看着他。这表情却让人类法师更加恼火，在他看来，他被带到这里，全都是巨龙法师害的。

起初罗宁感到有些不解，他不明白视线为什么有些模糊，后来才意识到，原来此刻并非是在太阳光下注视着克拉苏斯，头上悬挂的是一轮满月。照耀着林地的月光显得太过明亮，很不自然。

罗宁越发感到好奇，试图站起身……却发现身体僵硬得根本难以动弹。

“慢点，罗宁，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你的身体需要一两分钟的时间才能清醒过来。”

“我这是在哪儿？”年轻的法师左顾右盼，“我记得这片林地……我被人扛着……”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主人就把我们当成了宾客。放心吧，我们没有危险。不过我必须跟你说清楚，我们暂时也无法离开。”

罗宁坐了起来，环视四周，他能感觉到周围有某种气息，却并没有什么东西将两人困住。可他转念又一想，克拉苏斯这家伙从来都不会编造故事。

“要是我们非要离开会怎样？”

他的同伴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排排鲜花。“它们会阻止我们。”

“你是说那些植物？”

“在这件事情上，你必须相信我，罗宁。”

虽然罗宁真想看看那些花到底能做什么，但他还是决定不轻举妄动，据克拉苏斯所说，只要他们乖乖待在原地，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但既然两人都已清醒，也许可以商量下该怎样逃走。

这时，罗宁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起来，他恍然想起自己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还没等他开口，克拉苏斯就递给他一碗水果和一罐水。罗宁狼吞虎咽地将水果吃光，尽管饥饿感仍未消失，起码肚子总算不再向他抗议了。

“这里的主人已经很久没送吃的来了，我想他很快就到……而且他一定已经听说了你醒来的消息。”

“会吗？”这让罗宁有些意外，看来一切都在抓捕者的掌控之中。“他是什么人？”

克拉苏斯忽然变得很不安。“他叫塞纳留斯，你有印象吗？”

塞纳留斯……这四个字在他的脑海中引起了某种共鸣，但还是毫无头绪，他大约是在学习中听说过这个名字，但那与魔法并无直接关联，反而让他想起了一个传说，主人公是一位——

林地之主？

罗宁眯起眼。“所以是一位森林中的神祇把我们请到了这里？”

“确切地说，是位半神……可即便是我的族人，也对他心怀敬意。”

“塞纳留斯……”

“一说起谁，谁就来了！”一个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声音咯咯笑着说，“欢迎你啊，罗宁！”

在月光下，一位半身像精灵，半身像牡鹿的健硕生物走了过来，个头比瘦长的克拉苏斯还要高出一些。罗宁张大了嘴巴，惊讶地望着他那长角的头，长须的脸，还有那令人不安的身体。

“你睡得真够久的啊，年轻人，想必我之前带来的那点食物不够你吃吧！”说着，他朝两人身后指了指，“那边还有。”

罗宁回头看了一眼，在空碗旁边，又多出了一只碗，里面的食物堆得满满当当。旁边的木盘上还摆着一大块肉，从那诱人的气味判断，烹饪得正对法师的胃口。罗宁相信那水罐也已被补满。

“谢谢你。”罗宁试着把视线从美食上移开，“但我其实是想问问——”

“有什么问题稍后再问不迟，现在要是你不愿意先把东西吃完，恕我先失陪。”

克拉苏斯拽起罗宁的手臂，罗宁会心地点了点头，和从前的导师一起享用面前的食物。罗宁最初有些犹豫，不确定该不该把那块肉吃下去，不是因为他不想吃，而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像塞纳留斯这样的林地之主，怎么会为了款待两位陌生人而牺牲一只林中的生灵。

半神看出来他心有疑惑。“每一只动物，每一个生命都有多重使命，全是森林轮回之道的一部分，其中自然也包括成为食物。你们就像是林中的野熊或野狼，在我的领地中狩猎。在这里，一切都不会浪费，都会变成滋养新生命的养分。你现在吃的这块鹿肉，它的主人不会把这当作牺牲，重生之后将以新的身份继续为这片林地做贡献。”

罗宁皱起眉头，不太理解塞纳留斯话中的含义，但他认为还是难得糊涂的好。半神将两人看成了捕食者，并相应地满足着他们的口腹之欲，就是这样。

当他们吃完之后，法师心中的疑团仍未解开。罗宁张开嘴，正打算问问塞纳留斯扣押他们的用意何在，这时塞纳留斯却先开口说道：“你们不该出现在这里。”

罗宁和克拉苏斯都不知该如何作答。

塞纳留斯在林中踱起步来。“我已经跟其他人详细了解过你们的情况……我们都认为你们原本不该出现在这里。你们俩来到了错误的地方，可我们还没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把你们带进了我的林地。”

“也许我能解释一下。”克拉苏斯打断了他的话。罗宁认为巨龙法师看上去仍然显得虚弱，但明显比先前好了很多。

“也许吧。”年轻的法师认同地说。

巨龙法师回头朝同伴看了一眼，罗宁认为没必要再隐瞒什么，自从来到这里，塞纳留斯看起来是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人。

可是克拉苏斯给林地之主讲述的故事却大大出乎了人类法师的预料。

“我们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那里离这里很远，但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在这里出现的原因……”

根据克拉苏斯的讲述，发现时空裂隙的是他，而非诺兹多姆。巨龙法师将那描述成时间长河中的一道裂痕，那异象不仅使现实界域失去了稳定性，还会引发无穷无尽的灾难。为此，他召唤了另一位他所信任的施法者——罗宁——共同前往克拉苏斯感觉到异样的地方。

“我们两人朝着苦寒之地的荒凉山岭进发，那里给我的感觉最为强烈。在异象周围，许多可怕的情形不断出现，我们彻底乱了阵脚，靠近查个清楚……结果它突然动了，将我们一口吞噬，卷着我们离开了那片土地——”

“进入了暗夜精灵的地盘。”半神接下去说道。

“是的。”克拉苏斯点了点头。罗宁没有多说什么，但愿他脸上的表情没有出卖他的朋友。克拉苏斯的这番描述，不仅隐去了事情的真相，还故意省略了一个可能会让塞纳留斯很感兴趣的事实。

对自己巨龙的身份他只字未提。

林地之主退后一步，打量着这两位外来者。罗宁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他是相信了克拉苏斯改编的故事呢，还是怀疑他的这位“宾客”对他有所隐瞒？

“我要立即与其他人谈谈这些事。”塞纳留斯注视着远方好半天才说道，随即又将目光移回至罗宁和克拉苏斯身上。“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会有人满足你们的日常所需……我们稍后再见。”

还没等他们说话，林地之主就消失在月色中，使得两人的身影比先前更显孤零。

“你那样说是没有用的。”罗宁低声说道。

“或许吧，我倒是很想知道他口中的其他人是谁。”

“其他的半神？很有可能。你怎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是——”

巨龙法师犀利地瞪了罗宁一眼，看得他立即收了声。接着，克拉苏斯换上了更加轻柔的语气：“年轻的朋友，别忘了，我如今已是一条失去力量的巨龙，你不会明白这是什么感觉。不管塞纳留斯到底是谁，在我弄清自己为什么不能恢复力量之前，我希望能守住我身份的秘密。”

“那么……其他篡改的内容呢？”

克拉苏斯别过头去。“罗宁……我跟你说过，我们有可能回到了过去。”

“这我知道。”

“现在我的记忆跟我的身体一样虚弱不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但我在你昏睡时弄清了一点，推断出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这句话让罗宁精神一振。“那太好了！这下总算有头绪了！我们就能想出到底该找谁——”

“先听我把话说完。”克拉苏斯脸上的表情非常阴郁。“我没有对他说出实话，自然有我的理由。我怀疑那个塞纳留斯知道些什么，尤其关于那异象。我不能把我的预感如实说给他听。”

巨龙法师的声音越来越低沉，让罗宁越发感到忧虑。“什么预感？”

“我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恰恰是燃烧军团第一次入侵之前。”

对罗宁来说，再没有什么话比这更加可怕，这位年轻的法师曾经无数次对抗过恶魔军团和他们的党羽，有两次差点儿性命不保，直到现在还经常遭受梦魇的困扰。只有温蕾萨知道那些梦魇有多恐怖，她也曾经经历过好几次。多亏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意，加上一双稚子即将诞生的喜讯，才让他们心灵的创伤得到稍许的弥合。

现在，罗宁却被强行拖回到那些梦魇里。

罗宁跳起脚来。“那我们就更应该告诉塞纳留斯，告诉每一个人！他们会——”

“不能让他们知道……现在想要恢复原来的样子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克拉苏斯说着也站起身，用长长的鼻子对着昔日的学生。“罗宁……根据历史，燃烧军团是在一场血腥的大战中落败，随后又在我们的时代引发了一系列大事。”

“没错，当然，可是——”

克拉苏斯显然忘记塞纳留斯有可能会偷听到他们说话，握紧罗宁的肩膀，尽管这位年长的巨龙法师虚弱得很，但他纤长的手指还是嵌进了人类的皮肉里。“你还不明白吗，罗宁？我们来到了这里……也许已经改变了那段历史！燃烧军团可能会因为我们而成为第一次大战中的胜利者……不仅会有许多无辜者惨死在这里，连我们自己的时代也会被抹除。”

玛法里奥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好久，终于让伊利丹听从了他那鲁莽的计划。玛法里奥深知，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泰兰德热切的恳求。在她的目光下，伊利丹简直快要融化了，虽然他根本不在乎那名俘虏的死活，却还是决定协助他们行动。玛法里奥知道在他弟弟和那名兽人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

事情，泰兰德也牵涉其中，她正是利用那段共同的经历，将伊利丹拉拢了过来。

现在他们必须成功。

四名卫兵警惕地站在那里，分别面朝着四个不同的方向。朝阳刚刚升起，广场上除了士兵和笼中的俘虏之外，空无一人。此时，大多数暗夜精灵都还在熟睡，刚好是出击的好时机。

“我来解决那些卫兵。”伊利丹提议道，左手已经握成了拳头。

玛法里奥立即上前阻止。他不怀疑他弟弟的能力，但他也不愿意制造无谓的伤亡，那些士兵也只是在履行职责而已。“不，我说过由我来处理他们，给我一点时间。”

玛法里奥闭上眼睛，按照塞纳留斯教他的方法放松心神，渐渐离开了现实世界，与此同时，他也看得更加清晰，他知道自己必须怎样做。

在他的召唤下，自然界的元素纷纷赶来助阵。凉爽的清风犹如爱人的抚摸，吹过每一名卫兵的脸旁。随风飘散开来的，还有苏拉玛四周清甜的花香，在夜鸟的唱和下更显芬芳。卫兵们心绪宁和，酣畅地陷入沉睡，虽然睁着眼睛，却对周遭世界发生的一切再无半点知觉。

看到手中的法术对四名卫兵全都起了作用，玛法里奥满意地眨了眨眼，小声说：“跟我来……”

伊利丹有些迟疑，看见泰兰德跟上了兄长的脚步，于是也跟了上来。三人慢慢地朝笼子和卫兵走去。玛法里奥对自己的法术很有信心，却还是担心他们当中会有人突然朝这个方向看。结果就算他和同伴们到了距卫兵们只有数步之遥的位置，那些人也还是对他们的存在浑然不知。

“起作用了……”泰兰德轻声惊叹道。

伊利丹在正前方的守卫跟前停下，伸出手来，在那双直愣愣的眼睛前挥了挥——对方毫无反应。“很厉害呀，哥哥！可这效果能持续多久？”

“我也不知道，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泰兰德跪在笼子前面，朝里面张望。“我想布洛克斯加也受到了你法术的影响，玛法里奥。”

果然没错，那个大块头的兽人有气无力地倒在笼子后方，目光呆滞，就算她轻声呼唤他的名字，他也还是一动不动。

经过片刻考虑，玛法里奥提议道：“轻轻碰碰他的胳膊，再试着喊出他的名字，务必确保他醒来时立即看见你的手势，让他保持安静。”

伊利丹皱起眉头：“他肯定会喊的。”

“在法术生效期间应该无碍，伊利丹，但是你必须做好准备，果断采取行动。”

“害我们冒险的人又不是我。”玛法里奥的弟弟不屑地说。

“你们两个，都安静点……”泰兰德凑上前，小心地碰了碰兽人的前臂，同时再次呼唤他的名字。

布洛克斯一惊，把眼睛瞪得老大，眼看就要喊了出来。

但他立即闭紧嘴巴，只轻微地哼了一下。兽人眨了好几次眼，仿佛是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泰兰德碰了碰他的手，冲他点点头，注视着他的眼睛。

玛法里奥回头看着弟弟，轻声下令：“快！”

伊利丹弯下腰，同时小声轻念起咒语。只见他用手握住笼子的钢条，双手燃起一团明亮的火光，笼子瞬间被一团红色能量席卷，还发出了轻微的鸣响。

玛法里奥紧张地朝卫兵们看了一眼，可即使是这惊人的一幕也没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他如释重负地呼了口气，专注地望着伊利丹手中的动作。

暗夜精灵的巫术有许多过人之处，显然他的弟弟驾驭得很好。耀眼的光芒从他掌心向笼子四周蔓延，很快就将它变得通红一片。大滴的汗水从伊利丹额头流下。

最后，伊利丹终于松开了手，踉跄着倒了下来，玛法里奥及时拉住弟弟，没让他撞到卫兵身上。几秒钟后，伊利丹的手终于不再发光。“现在你可以把笼子打开了，泰兰德……”

泰兰德用手推了推笼门，轻松地将囚禁布洛克斯的牢笼打开。

“还有锁链。”玛法里奥提醒伊利丹。

“当然，哥哥，我没忘。”

伊利丹蹲下，伸手去碰兽人身上的镣铐，但布洛克斯起初并不配合，眯着眼睛警惕地看着这位男性暗夜精灵。泰兰德只得拿起他的手，递到同伴面前。

玛法里奥的弟弟又念了几句咒语，将兽人手脚上的锁链依次摸了个遍，那些镣铐啪地全都打开了。

“小菜一碟。”伊利丹得意地笑着说。

兽人步履缓慢地走出笼子，身体因长时间蜷缩在牢笼里而变得非常僵硬。他向伊利丹微微颔首致谢，然后注视着泰兰德，寻求指引。

“布洛克斯加，认真听我说。我希望你跟玛法里奥走，他会把你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后我会去那里找你。”

其实在这件事上，泰兰德和玛法里奥存在争议，泰兰德希望能够亲自护送兽人离开，但玛法里奥在伊利丹自觉自愿的配合下，终于让泰兰德改变了想法。他们认为，光是布洛克斯一个人消失就已经够惹人注意，如果是一直以来都对他照顾有加的泰兰德也跟着一起消失的话，必定会招来更多的怀疑，月之守卫很容易就能把这些线索联系在一起。

“他们肯定会看出这些事情之间的关联。”玛法里奥坚称，“因为你对他提供过帮助，所以你必须留下。他们未必会想到我跟这件事情有关，就算真想得到，也不会怪罪到你身上。你是艾露恩的新手祭司，咱们两个认识，也不代表你就是我的帮凶。”

尽管泰兰德同意照他说的去做，可她却不愿意让玛法里奥独自承担所有责任。没错，想出这个营救计划的人确实是他，但正是泰兰德将他牵涉到了这件事当中，把他介绍给了这位被囚禁的兽人。

事已至此，年轻的女祭司只能要求兽人信任一个他并不了解的陌生人。布洛克斯端详着玛法里奥，又打量着伊利丹。“他也跟着去吗？”

伊利丹把嘴一撇：“我可是刚刚救了你一命啊，你这只野兽——”

“够了，伊利丹！他很感谢你！”说完，泰兰德又对布洛克斯说，“只有玛法里奥，他会带你去一个任何人都找不到你的地方！请你相信我！”

面目凶残的兽人单膝跪在她面前，用巨大的手掌握住她的手。“我信任你，萨满祭司。”

这时，玛法里奥注意到其中一位卫兵眼看就要醒了。

“法术快要失效了！”他小声说，“伊利丹，快带泰兰德走！布洛克斯，跟我来！”

大块头以惊人的速度一跃而起，跟在暗夜精灵身后向前跑去。玛法里奥没有回头张望，只能祈祷他的德鲁伊法术能持续得久一些。泰兰德和他弟弟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们两人的目的地是伊利丹的住处，距离此地不远，应该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至于玛法里奥和布洛克斯，情况就没这么简单了，兽人这个目标太过招摇，两人只能拼尽全力，尽快逃到城外。

但就在他们快要跑出广场，进入苏拉玛蜿蜒的街道时，玛法里奥还是听到了自己最害怕听到的声音。

其中一名卫兵醒了过来，立即喊醒了身边的同伴。几秒钟后，号角声骤然响起。

“走这边！”他催促兽人，“我事先预备了坐骑！”

事实上，玛法里奥根本无须多言，别看那兽人体形庞大，奔跑起来，速度丝毫不亚于他的救命恩人。要是换作野外，暗夜精灵认为布洛克斯完全有能力将他甩在身后。

苏拉玛城中四处号角齐鸣，喊声震天，仿佛整座城市都活了过来……快得超出了玛法里奥的预期。

最后，暗夜精灵终于带着兽人跑到了他事先备下坐骑的那个街角。“到了，转过弯就是！”

可就在他们跑进旁边的侧巷时，布洛克斯忽然刹住脚步，睁大眼睛看着玛法里奥为他准备的代步工具。

巨大的黑豹通体黑亮，强劲有力。看见两人靠近，它们先是发出了声声低吼，看清来人是玛法里奥后才平静下来。玛法里奥轻轻拍了拍两只黑豹的侧肋。

布洛克斯摇摇头。“我们要骑着这个出发？”

“当然！快骑上去！”

兽人迟疑着，这时附近的喊声越逼越近，布洛克斯只得抓起缰绳，看着玛法里奥向他示范如何骑上豹背。

这位刚刚重获自由的俘虏试了三次，才总算爬上这只大猫，随后又花了一分钟的时间学会如何端坐。玛法里奥不时地朝身后张望，担心士兵甚至月之守

卫马上就会追来。他事先根本没有想过布洛克斯不会骑夜刃豹，难道那兽人还想要什么别的坐骑？

布洛克斯又调整了一下坐姿，勉强地点了点头。玛法里奥深吸一口气，驱策胯下黑豹向前奔去，布洛克斯则全力地跟在后面。

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暗夜精灵的人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如此大胆的行为，也许会害得他被押送到黑鸦堡垒，可玛法里奥知道绝不能让这机会溜走，他隐约觉得布洛克斯与上层精灵那令人不安的法术有关。他决定查个清楚。

他有一种可怕的预感，整个卡利姆多的命运恐怕都会押在这上面。

瓦罗森不愿意去面对萨维斯大人，但这却由不得他。萨维斯已经下令，只要瓦罗森率队返回，必须立即前去见他。顾问的命令有如女王陛下亲临，甚至比女王更加不容违抗。

瓦罗森的报告恐怕不会让顾问感到满意……他该如何解释居然被猎物跑掉了，还受到了森林的攻击？瓦罗森还想过让无能的科萨里奥斯来当替罪羊，可他的主人应该没那么好对付。在萨维斯看来，既然是瓦罗森带队行动，就理应由他负责。

他没有向人打听顾问大人此时身在何处，除了在施法大厅，主人还有哪里可去？其实与巫术相比，瓦罗森队长更喜欢用刀剑解决问题，所以他本就不喜欢那座殿堂。虽然瓦罗森也并非对魔法一无所知，但就连他也对萨维斯顾问和女王的计划难以接受。

他的到来引起了卫兵们的注意，那些家伙仍然对他表示出了应有的尊重，态度却似乎与以往稍有分别——这让他有些不安。

好像他们知道里面有什么在等着他似的。

大门在他眼前打开，瓦罗森队长尊敬地低垂着眼，走进上层精灵的圣殿，却突然看见一只从噩梦中走出的野兽。

“艾露恩在上！”瓦罗森本能地拔出弯刀。那地狱般的怪物狂哮一声，满是肌肉的身体长着两根可怕的触手，猛力地朝他挥了过来。面对这样的畸形怪兽，队长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可他还是会豁出全力。

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用一种他没有听过的语言开始念叨着，顿时让瓦罗森感到毛骨悚然。那野兽弯曲的背脊啪地挨了一鞭。

恶魔犬献媚地往后退去，瓦罗森则不知所措地注视着那个驯服它的主人。

“他是哈卡。”萨维斯顾问从边上走了出来，愉悦地说，“这些邪能猛兽全都听从他的命令，是神灵派他来帮忙开启——”

“主人，您说……‘神灵’？”

顾问像慈父一般用手臂勾住瓦罗森的肩膀，这令他感到一阵反胃，他也只好紧跟着走向法阵中央的那个火球。这火球看起来有些不同，令罗森不禁担心起来。如果他靠得太近，身体和灵魂可能都会被吞噬进去。

“别紧张，我的队长阁下，没什么好怕的……”

看来他要为自己的失败而接受惩罚了。如果真是这样，瓦罗森至少可以先承认错误，多少保住一些颜面。“萨维斯大人，我弄丢了俘虏！森林突然与我们为敌——”

顾问却面带微笑说“你今后会有机会赎罪的，队长。来吧，先看看这个光辉的真相……”

“大人，您这是——”

瓦罗森没再往前走，因为两只眼睛被吸住了。

“看到了？”萨维斯的一双假眼满意地眯起来缝。

瓦罗森感觉到了神灵，感觉到那股神奇的力量正一层层地剥开他的躯壳。神灵就在火球的深处，目不转睛地审视着瓦罗森的内心，随即又愉快地望着面前的仆从。

你也同样会为我效忠……

瓦罗森单膝跪地，向带给他无上荣耀的存在表达敬意。

“神灵很快就会来到我们面前的，队长。”萨维斯顾问在他起身时解释道，“但为了迎接他降临的盛大，我们必须先强化这道传送门！他已经派出他身边地位尊贵的守卫来帮忙达成这件事，并让旋涡的力量变得更强……从而让我们所有的梦想都能成真！”

瓦罗森点着头，既欣喜又羞愧。“大人，我本可以在意外发生的地点抓到那两位陌生人，结果却失败了——”

一旁的哈卡咝咝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没什么，他们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神灵对萨维斯顾问描述的这场——变故——很感兴趣，想弄清楚那两个人跟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关联！”

“可是你要怎么找到他们呢？那片林地是半神塞纳留斯的地盘，我确定是他出手劫走了他们！”

“塞纳留斯不过是林地之神。”顾问提醒他，“我们身后的力量可要比他强大得多。”

哈卡转过头来，扬起鞭子在地上狠狠一抽，强有力的武器落地的瞬间，绿色的闪电从石质地面划过。

闪电过处，地上亮起火光，翠绿色的火焰越烧越旺，很快就连成一片。

两只邪能野兽发出怒吼，伸出可怕的触角，但哈卡及时制止了它们。

一只四条腿的怪物渐渐成形，越变越大，呈现出了瓦罗森队长熟悉的面目，号叫声令人胆寒。

这只新生的猎犬晃了晃身子，走到同伴的身边。在暗夜精灵震惊的目光下，哈卡用鞭子重复了刚才的动作，又召唤出了另一只四条腿的怪兽，加入到战犬的阵营之中。

然后，他一边抽动鞭子，一边不断旋转，火光越发变得明亮，直到在他面前的空气中烧出一个大洞，洞的高度与这可怕的身影相差无几，宽度却足足是它的两倍。

哈卡用某种黑暗的语言喊出命令。

地狱般的邪能野兽随即跳进洞里消失了。最后一只野兽不见踪影后，那个洞也离奇地化为乌有。

“它们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哈卡告诉身边这群惊慌失色的同伴。“而且绝不会扑空……”说完，这个浑身燃着烈焰的生物卷起鞭子，用黑暗的目光凝视着暗夜精灵的法术。“现在我们也要开始自己的任务了……”

第十一章

克拉苏斯在过去整整一天之后才意识到他和罗宁被人监视了。接着，他又花了半天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监视他们的人与塞纳留斯无关。

巨龙法师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能避开强大半神的耳目，难道是塞纳留斯的同伴？应该不会。那位林地之主对他同伴的伎俩，或是他们派来的仆从再熟悉不过了。难道是暗夜精灵？克拉苏斯立即将这种可能性也排除在外，躲在暗处偷窥他们的绝对不会是任何凡间种族。

那么从逻辑上讲，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了……监视塞纳留斯和他这两位“宾客”的一定是克拉苏斯的同族。

在他的时代中，巨龙们曾派出观察者监视那些有可能改变这个世界的人，无论改变是好是坏。人类也好，兽人也罢——它们在每个种族中都安插了间谍。巨龙们担心那些年轻种族很可能会制造灾难，不能对其放任不管。虽说时光已经倒转，或许仍然存在着某种类似的间谍，肯定有什么人正在警惕地注视着辛艾萨利……但是对于克拉苏斯的同族来说，除非他们十分肯定灾难即将降临，否则绝不会贸然采取行动。

在这件事情上，恐怕已经太迟了。

克拉苏斯没有对塞纳留斯坦白自己的秘密，可是在同族面前，即便是古老的同族，克拉苏斯也决定对其知无不言。如果说有谁能预先制止因他和罗宁的到来引发的变数，一定只有巨龙们才能做到——前提是它们能够相信他说的话。

克拉苏斯一直等到人类沉沉睡去，料定塞纳留斯不会再回来时才采取行动。林中那些静默而隐形的魂灵照料着克拉苏斯和罗宁的饮食所需，食物会定时在他们面前出现，等他们进餐完毕后，还会有人将垃圾收走。除此之外，其他需要也被照顾得很周全，这让塞纳留斯有充分的时间与他的同伴们继续神秘的讨论——按照神灵的标准，他们就算商量数日、数周乃至数月都不过分——无须担心这两位宾客会在他无暇招待时活活饿死。

无论月亮盈缺怎样变化，林地始终亮如白昼。确认罗宁已经沉睡后，克拉苏斯悄悄站起身，朝那道鲜花篱栅走去。

虽然是在夜晚，那些花还是立即注意到了他。巨龙法师尽力不去惊扰他们，朝着远处的森林眺望，仔细地打量着那些漆黑的树木。他太熟悉龙族隐秘的踪迹了，就算那能瞒得过半神，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起初，那些树看起来没什么异样。他便逐一细细察看，接着又从头观察了一遍，还是没有任何收获。他疲惫的身体发出了渴望休息的信号，但克拉苏斯绝不会被这反常的虚弱所限制。要是他退让这一次，恐怕就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一棵高耸的橡树上，那棵树的树干看上去特别粗壮。

疲倦的施法者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它，屏蔽了脑海中的杂念，聚精会神地盯着那棵树。

别躲了……我知道你在那儿，观察者……

什么都没发生，没有任何回应。克拉苏斯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但长达数百年的经验却告诉他不会有误。

他又试了一次：我知道你在那儿……伪装成树的样子……你在暗中注视着我们和林地之主。你想知道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克拉苏斯感应到那棵树微微一动。那个观察者没想到会突然被人闯进脑海，却还是不愿暴露自己。

我有很多事情要说给你听，我无法对林地之主坦承这一切……可你首先得让我感觉到你，总不能让我对着一棵树干说话吧……

你这样做会让我们两个都置身险境。

一个有些傲慢的声音终于回答道：半神也有可能在监视着我们……

巨龙法师心中窃喜。你我都知道，他现在不在这里……而且你大可以让我们的对话不被其他的监视者听到……

一时间，再无任何回应，克拉苏斯不禁担心他是否表现得太过急切了……

这时，树皮突然动了，里面钻出一个人形身影。当那高个子渐渐靠近时，他身上的树皮变成了一件光洁的长袍，那张狭窄的脸被一道克拉苏斯熟悉的法术遮在阴影里。

身穿与树木颜色相仿的长袍，那个面容难辨的人在魔法林地的外缘停下脚步，用警惕的眼神把克拉苏斯从头到脚打量个遍，尽管被困于林地中的法师在

他脸上无法看出任何表情，但却还是能想象出对方的沮丧。

“你是谁？”观察者平静地问。

“可以说是你的同族。”

对方明显有些怀疑。“你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

“明白得很。”克拉苏斯坚决地回答，“我还知道阿莱克丝塔萨是生命女王，诺兹多姆是时间之主，伊瑟拉掌管着梦境，而玛里苟斯守护着魔法……”

对方认真消化着他的话，随后补充道：“你漏掉了一个。”

克拉苏斯忍住惊讶。“是的，大地守护者耐萨里奥是泥土与岩石的化身。”

“除了龙类，外人很少听说过这些名字，但仍有少数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如果你真是我的同族，我该如何称呼你呢？”

“别人都叫我……考雷斯特拉兹。”

观察者向后一撤。“这名字对我来说可不陌生，那是生命女王的配偶，可恕我直言，有些事不太对劲。自从你们被抓到这里来，我一直都在暗中观察，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巨龙。塞纳留斯是很强大，但他也不能把大名鼎鼎的考雷斯特拉兹扣押在这里做人质……”

“我受了重伤。”克拉苏斯没有理会他的话。“时间紧迫！我必须立即去见阿莱克丝塔萨，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都说给她听。你能带我去见她吗？”

“这么直接？你倒真是有龙类的傲气！我连你的身份都还没搞清楚，凭什么要为了你触怒林地之主？从现在开始，他会知道自己受到了监视，并采取相应行动。”

“因为整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危在旦夕，这时候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半神的尊严。”巨龙法师深呼吸，接着说，“若是你允许的话，我可以对你解释这些话的含义……”

“我不确定该不该信任你。”观察者脸色一沉，把头偏向一边。“不过以你现在的情形，应该也威胁不到我。那就让我瞧瞧到底是什么让你这么紧张吧！”

克拉苏斯越来越不喜欢这位同族，却还是忍住了心中的厌恶。“但愿你已经做好准备……”

“来吧。”

在两人心神相连的那一刹那……克拉苏斯对他揭示了真相。

可怕的景象涌入了他的脑海，吓得那条巨龙直往后退，遮挡面容的法术也暂时失去了效力，那张融合了爬行动物和精灵特征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

但那法术很快又回到了他的脸上，虽说他显然被冲击得不轻，却很快又恢复了从容。“这不可能……”

“依我看，完全可能。”

“这些纯粹是你幻想出来的！”

“无论是与否，”克拉苏斯难过地说，“快带我去见我们的女王！”

观察者摇了摇头。“你提出的要求实在是——”

突然，两条巨龙愣住了，他们都感觉到附近出现了一股压倒性的力量。

是塞纳留斯，半神忽然又回来了。

观察者转身想要离开，而克拉苏斯却不想失去这唯一的机会，向外伸出手去。“你不能对这件事置之不理！我必须要去见阿莱克丝塔萨！”

他的手刚刚穿过花篱，鲜花立即做出反应，张开花瓣，朝他喷出魔法粉尘。

克拉苏斯顿觉眼前一黑，摇摇晃晃地向前栽倒。

一双强有力的臂膀突然将他抓住，他听见了紧张的呼吸声，知道是另一条巨龙扶住了他。

“我这么做真是蠢到家了！”对方惊呼。

克拉苏斯在心中默默感谢着观察者的决定，在他倒下的一瞬间，忽然意识到什么……他想开口说，嘴却怎么都张不开。

在失去意识前，他想的不是感谢那条巨龙终于决定将他带走……而是责怪自己居然没有让同伴把罗宁也一起带上。

两只黑豹在茂密的丛林中极速狂奔，布洛克斯只顾着手忙脚乱地抓紧缰绳，不让自己从鞍座上滑落。虽然他早就习惯骑乘兽人一族的巨大座狼，但黑

豹的移动步伐却更加微妙，让兽人的心始终提到嗓子眼上。

在前方不远处，玛法里奥躬背屈身，紧贴在黑豹背上，驱使坐骑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布洛克斯庆幸他的恩人十分熟悉路径，但他还是希望这场艰难的旅途不要耗时太久。

天马上就要亮了。兽人担心情势很快就会变得对自己不利，因为太阳一旦出来，敌人就会容易看清目标。可玛法里奥却表示，天际破晓有助于他们逃脱。如果月之守卫追上来，暗夜精灵法师们的力量在阳光下会变弱。

可再怎么说，那也会是难缠的对手。

布洛克斯听见身后的声音越来越响，号角声夹杂着喊杀声，偶尔还会传来其他黑豹的咆哮声。他原本以为玛法里奥已经成竹在胸，不会只是想要带他甩掉这些骑兵而已，但事实显然不是这么回事。他的这位救命恩人不是战士，只是在正义感的驱使下想去做正确的事。

漆黑的夜幕开始泛灰，但却显得雾濛濛的——这是清晨的雾气。不管这场意想不到的迷雾持续多久，对他们来说总算是个好机会，只希望他胯下的黑豹不要把玛法里奥跟丢就好。

模糊的轮廓在他四周出现又消失，布洛克斯时不时地认为自己能看清敌人的动向。他的双手渴望着拿回那把随他征战多年的战斧，但它至今仍在暗夜精灵的手中。或许是出于谨慎考虑，玛法里奥并没给他武器。

号角声再次响起，这次离得更近。兽人老兵怒吼一声。

玛法里奥在迷雾中消失了，布洛克斯坐直身体，想要看清同伴去了哪里，生怕自己的坐骑会带着他跑去完全相反的方向。

黑豹忽然一转，像是在躲避一块巨大的岩石，毫无防备的兽人失去了平衡。

惊慌中，布洛克斯从迅捷的大猫背上滑了下来，栽在崎岖不平的硬泥地上，滚进了茂密的灌木丛。

平日里的反应训练发挥了作用，布洛克斯急奔回来，打算再次爬上坐骑，谁知他的黑豹却不知他已经摔落，独自向前奔去，在迷雾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身后的追击声更加响亮。

布洛克斯左右寻觅，想要找到一把合用的武器。他捡起一根树枝，结果刚用手一捏就碎得不成样子。附近的石块不是小得毫无威力，就是大得难以搬

动。

忽然，左边的灌木丛中发出沙沙的响声。

兽人绷紧身体。如果对方是个普通的士兵，那他会有很高的胜算……如果是月之守卫，那么布洛克斯恐怕就要性命不保了。可就算双方的实力相差再怎么悬殊，他也会拼死一战。

一只巨大的四足生物突然喘着粗气，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

布洛克斯吓了一跳，朝他扑过来的这只生物显然不是黑豹。它发出类似狼或是犬的咆哮声，但跟这两种动物却又都不太相似。它站起来几乎跟兽人一样高，背上长着两根韧如皮革的邪恶触手，张着大嘴，口中满是利齿，还流着黏稠的绿色唾液。

可怕的记忆涌进他的脑海，他曾经见过这样的怪物，尽管从未与其交过手。它身后还跟着其他恶魔，全都淌着口水，凶恶至极。

这些是地狱兽——燃烧军团的先驱部队。

那地狱兽眼看就要扑向他时，布洛克斯回过神来，朝着它冲了过去。地狱兽本想用爪子抓住他，结果却扑了个空，拖着笨重的身躯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看着这个身手灵敏的猎物。

兽人一拳打在它的鼻子上。

若是其他的种族，这样的攻击只会打得对方失去先手，但布洛克斯可不是普通的兽人，他拳速敏捷，力大无比。不仅在那只地狱兽反应过来之前击中了它，还爆发出了全部的怒火与力量。

这一记重拳打断了那只恶魔犬的鼻梁，只见那怪物向后倒去，发出一声令人毛发倒竖的哀鸣，伤口中流出深绿色的黏稠液体。

布洛克斯忍着手上的疼痛感，注视着他的对手，他深知绝不能让任何猛兽——尤其是这只来自地狱的怪物，看出他的胆怯与恐惧。无论能坚持多久，只有跟它硬碰硬，才能争取到一线生机。

这时，迷雾中的那只黑豹突然又跑了回来。大猫的咆哮声吸引了地狱兽的注意力，它掉过头去，全然忘记了身边的兽人。两只尖牙利爪的庞然大物打成一团。

布洛克斯自知自己帮不到黑豹，于是开始后退。然而还没等他退出几步，就听见身后传来低沉而粗重的喘气声。兽人非常警惕地缓缓回过头去。

就在不远处，另一只地狱兽已经摆出架势，准备扑向布洛克斯。

万念俱灰的战士别无选择，只好撒腿就跑。

第二只地狱兽在身后紧追不舍，怒吼着奔向目标。那两只纠缠扭打的大家伙仍在自顾自地战斗，黑豹身上已经受了两处重伤。布洛克斯在心底暗暗感谢它出手相助，眼下一心只想着怎么在茂密的森林中甩掉身后的追击者。

兽人专朝林间的狭窄处钻，怪物身躯庞大，得绕开障碍物或是硬撞才能过去。这让布洛克斯占到了速度上的优势。可他此时没有武器在手，除了逃跑之外什么都做不了，要想打败对手是根本不可能的。

布洛克斯听见一段距离之外传来一声惨叫，知道黑豹终于还是死在了地狱兽手下，很快就会有两只猛兽来饱饮兽人的鲜血了。

大猫临死前的叫声让他分了心，布洛克斯没有留意脚下，被一条树根绊住了脚，摇摇晃晃着总算没有跌倒，可由于缺乏真正的平衡，还是疯狂地摔向一侧，好不容易抓住了只比他稍稍高出一头的枯树，树干却又瞬间折断，害得他撞在了一个更为粗壮的大树上。

布洛克斯感到头痛欲裂，那只猛兽此时却已奔到他面前。兽人手中仍然抓着那根细小的树干，将它当成一柄长矛，冲着地狱兽乱挥乱刺。

恶魔犬飞起一爪，打断了这把临时的武器上端的一大截，反倒让断裂处像是长出了参差的锯齿。兽人眼前依然是一片模糊，将它紧紧攥在手中，朝怪物发起冲锋。

地狱兽刚才那一打，反倒让这柄胡乱凑数的长矛变得更有杀伤力。兽人使出全部力气，将锐利的尖端插进了敌人那洞开的下颌。

那恶魔疼得呜呜直叫，想要转身逃走，布洛克斯却趁势追击，绷紧身体，将长矛插得更深。

怪物身上的一根触角朝他伸了过来，布洛克斯松开一只手，将它抓住，狠狠地用力一拽。

呲啦一声将触角扯断。

绿色的液体汩汩流出，地狱兽的两条前腿跪倒在地，布洛克斯仍然紧抓树干，将对手压制得无法动弹。

地狱兽的两条后腿也跪了下来，尾巴疯狂地扭动，奋力想要拔出插在咽喉中的异物，最后终于将布洛克斯的武器掰成两截，但前半部分还是插在里面。

布洛克斯担心地狱兽仍有余威，赶忙在四周寻找能够替代这把长矛的杀伤利器。

这时发现原先那个对手已经冲到了他面前。

这只地狱兽全身布满伤痕，除了鼻梁被布洛克斯打伤之外，右边的肩膀上还被扯下一块肉。然而虽然身负重伤，那野兽也绝对能毫不费力地拿下这个疲劳无助的兽人。

布洛克斯抓起一根断裂的粗树枝，将它当成长剑，可他知道自己的好运已经耗尽，如此脆弱的武器怎会是这庞然大物的对手。

地狱兽弓起脊背——

但就在它跳起的一霎那，整片林地似乎都成了布洛克斯的卫士。怪物身下的野草发了狂似的跳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它跳离地面的瞬间将它抓住。

地狱兽的四条腿都被缠得死死的，发出愤怒的咆哮声，在野草间使劲挣扎。它的两根触手伸向前方，想要抓住阻止它捕食猎物的疯狂植物。

“布洛克斯！”

玛法里奥大喊着跑向兽人，看起来跟布洛克斯一样疲惫。暗夜精灵在他身边停下，朝他伸出手。

“我又欠了你一次。”老兵咕哝着说。

“你什么都不欠我。”玛法里奥说着朝被困住的地狱兽看了一眼，“先别说这些了，它很快就能挣脱！”

玛法里奥说得没错，但凡被那可怕的触角碰过的杂草都会瞬间枯萎。地狱兽此时已经拽出了前爪，一边继续挣扎，一边已经快要向布洛克斯和暗夜精灵扑过来。

“魔法……”布洛克斯回想起了类似的场景，“它在吞噬魔法……”

玛法里奥面色凝重地将同伴扶上坐骑，黑豹哼了一声，稍微埋怨了下背上增加的重量。“那我们得尽快离开才行。”

号角声再次响起，这时仿佛近在咫尺，布洛克斯几乎都能看见吹号人，苏拉玛的追兵就快追上来了。

玛法里奥突然犹豫了。“他们会撞见那只怪物的！如果他们当中有月之守卫——”

“倘若魔法的力量够强，还是能杀死一只地狱兽……如果你想留下跟他们一起对抗那只怪物，我会与你并肩作战。”这意味着他有可能会死在这里，或是被抓回去，可他不会丢下玛法里奥这位救过他两次性命的恩人。

晨雾渐渐消散，远处的身影依稀可见。玛法里奥握紧缰绳，驾驭黑豹朝着与地狱兽和追兵相反的方向跑去。他没有对布洛克斯多说什么，只是驱策坐骑全速奔跑，努力将威胁远远地甩在身后。

那恶魔又挣脱了一只脚爪，注意力却已经被新的猎物吸引住了……

罗宁被某种响动惊醒，感到非常不安。

他没有立即起身，只是微微睁开眼，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朦胧的天光让法师看清了四周的树木、诡异的鲜花卫兵和他身下的这片草地。

却不见克拉苏斯的身影。

罗宁坐起身来，寻找着巨龙法师，可整片林地里都没有他的影子。

经过一番仔细观察，罗宁十分确定，克拉苏斯已经离开这里了。

法师警惕地站起，走向林地边缘。鲜花朝他转过脸来，竞相绽放着奇异的笑容。罗宁真想看看它们到底有多大本事，可如果这些花连区区一介凡人都对付不了，半神又怎么会让它们在这里看守俘虏？

罗宁注视着远处的森林，轻轻喊了一声：“克拉苏斯？”

林中一片寂静。

法师凝视着外围的大树，眉头紧皱。有些事情让他觉得很不对劲，可又说不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退了回来，试着思考……忽然发现身后一个巨大的阴影向他靠近。

“另一个人在哪儿？”塞纳留斯的语气毫无亲切，天空骤然轰响，一阵急风吹过。“你的那位朋友呢？”

罗宁面不改色地注视着身材高大的半神。“我也不知道。我刚刚才醒过来。”

长角的林地之主两只金色的眼眸闪闪发光，蹙起的眉头看得罗宁脊背发凉。“最近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迹象，我的同伴们刚刚感应到入侵者，他们来历不明，到处嗅探，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人。”他凑到法师面前，“在你们两个离奇地来到这里之后，他们便出现了……”

罗宁只能凭感觉去猜想这些无名生物的身份，看来留给他和克拉苏斯的时间比预想中还要少得可怜。

眼见这位“宾客”无话可说，克拉苏斯又补充道：“如果没人帮忙，你这位朋友肯定逃不出去，但他却把你留了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我——”

“有些同伴坚称让我尽快将你交给他们，那些人自有手段弄清楚你们在这里出现的缘由，以及那些暗夜精灵为什么会对你们两人这么感兴趣。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们说服。”

罗宁那敏锐的直觉突然捕捉到了另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塞纳留斯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现在我必须听从大多数人的决定了。”林地之中无奈地说。

我们听见了你的召唤……某个低沉的声音低吼道。你承认自己错了？

法师想要转身看看是谁在说话，可是他的腿——他的整个身体——都不听使唤了。

罗宁身后出现了一个比半神还要庞大的身影。

塞纳留斯对刚刚这句话非常不悦。“我只承认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

“孰是孰非，自有分辨……”一只毛茸茸的大手紧紧抓住了罗宁的肩膀，“真相很快就会揭晓……

第十二章

“你应该留在神殿！”伊利丹坚称，“玛法里奥认为那才是最明智的，我也这么想！”

可泰兰德却没有动摇。“我一定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也看见了，那么多骑兵追了上去，要是他们被抓住——”

“不会的。”伊利丹眯缝着眼睛，灼热的太阳总会让他感到力量在衰退。伊利丹不喜欢这种感觉，他痴迷于各种形式的魔法，这也是他选择追随德鲁伊之道的原因之一——塞纳留斯向他们传授的本领不会受到日夜光线变化的影响。

他们不顾危险，站在广场附近，泰兰德坚称要在事态平复后立即返回这里。月之守卫与其他士兵都去追玛法里奥了，只剩下几个人在笼子周围查找线索，结果跟伊利丹预想中的一样，他们没能发现与逃犯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事实上，他早就认为自己对法术的驾驭力不亚于任何地位尊贵的法师，甚至远在他们之上。

“我也应该跟着——”

她怎么这么固执？“难道你要让所有人冒险吗！你要让那怪物被押送到黑鸦堡垒，遭受拉文凯斯领主的讯问？就连我们恐怕也难逃——”

伊利丹忽然收声，他看见广场的另一侧出现了几名身穿盔甲的骑兵……打头的正是库塔洛斯·拉文凯斯领主。

这时再想躲藏已经来不及了，暗夜精灵指挥官大步奔了过来，目光凌厉地凝视着泰兰德，随后又看着她身边的同伴。

一看见伊利丹，拉文凯斯马上停下。

“年轻人，我认识你……你叫伊利丹·怒风，对吧？”

“是的，大人，我们曾经见过面。”

“这位是？”

泰兰德轻鞠一躬。“我是泰兰德·语风，艾露恩神殿的新手祭司……”

骑在坐骑背上的暗夜精灵听见月神的大名纷纷面露敬意，拉文凯斯优雅地朝泰兰德微微颔首，随后又将目光移到伊利丹身上。“我们见过面，你当时正在钻研艺术。”他摩挲着下巴，“你如今还不是月之守卫的成员吧？”

听拉文凯斯的口气，他这是在明知故问。自从上次见面后，他一直留意伊利丹，这让年轻的暗夜精灵感到既骄傲又紧张，他认为自己没什么功绩值得引起指挥官的注意。“还不是，大人。”

“那么你就不会受到某些规定的限制，是不是？”指挥官指的是每名法师在加入这个传说中的组织时需要立下的誓言。月之守卫自成一体，除了女王之外，不对任何人效忠……也就是说，就连拉文凯斯领主都无权对他们指手画脚。

“我想是的。”

“很好，非常好，那就跟我们来吧。”

这话把泰兰德和伊利丹全都说糊涂了。年轻的祭司担心伊利丹的安危，在旁边说道：“尊敬的拉文凯斯大人，我们虽然倍感荣幸——”

领主没等她把话说完，就礼貌地举起一只手制止了她。“没你的事，姐妹。虽然我们非常欢迎月神的赐福，现在我只想跟这位年轻人单独谈谈。”

伊利丹尽量不暴露内心的波澜。“可是您找我有何贵干呢，大人？”

“目前我们正在调查被关在这里的那只怪物是怎么逃走的。我在不久前才刚刚收到消息，它现在应该仍然在逃，不过我知道怎么找到它。我可能需要巫术的帮忙，月之守卫都很能干，但就是有些不太听话。”

拉文凯斯位高权重，如果拒绝他的要求，很容易招来怀疑，但如果真的帮他，又会让玛法里奥陷入危险。泰兰德偷偷地瞄了伊利丹一眼，试着猜想他的决定，可伊利丹似乎也在寻求她的指引。

其实，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一个。“我很荣幸为您效力，大人。”

“好极了！洛尔萨拉克，快给我们这位年轻的法师朋友备一匹坐骑！”

那人立即奉命牵来了一头备用的夜刃豹，仿佛拉文凯斯早有准备。猛兽伏低身子，让这位新骑兵爬到背上。

“太阳已经出来了，大人。”洛尔萨拉克一边将缰绳递到伊利丹手中，一边说。

“应该能行……你怎么样，法师？”

伊利丹听懂了领主的言下之意，他的力量在白天会变弱，但指挥官仍有信心发挥他的用处。拉文凯斯的信任让伊利丹有些飘飘然。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大人。”

“太棒了，小子！”

伊利丹翻身上豹，扭头飞快地看了泰兰德一眼，示意她无须担心玛法里奥和个那兽人。他会跟拉文凯斯走，在配合他的同时，也会尽量拖延时间，让他们顺利逃脱。

满意的笑容从泰兰德脸上飞逝而过，这让伊利丹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有了回报，他自信满满地朝指挥官点了点头，表明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拉文凯斯领主将手一挥，怒吼着向前冲去。伊利丹环抱大猫的脖颈，决意要紧紧跟上。他必须既要取悦拉文凯斯，又要让他那位正义无私的兄长不会被押送到黑鸦堡垒。玛法里奥非常熟悉这片林地，也就是说，他应该跑得比那些追兵快得多，万一他们真的落在那些骑兵手里，伊利丹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布洛克斯来保住哥哥的性命。泰兰德一定会理解……他会尽量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可若真是被逼到这种地步，他首先顾念的肯定是亲情……

晨雾一如既往地笼罩着大地，虽说应该很快就会散去，但还是能为玛法里奥带来更多的希望。伊利丹凝视着前方的道路，不确定这是否是他哥哥走过的那条。要是月之守卫从一开始就追错了方向，那么他和拉文凯斯领主的这场追击也必然是在白费力气。

然而随着他们朝林中深处越跑越深，浓雾很快散开了，朝阳在驱散雾气的同时，似乎也在拼命汲取着伊利丹的力量，但他咬紧牙关，不去想那意味着什么。好不容易等到了展示巫术的机会，他不想让领主失望。要是他能在追击兽人的行动中立下大功，不仅能弥补之前的过错，还能让他在暗夜精灵上流社会中的地位得到巩固。

就在他们跑上山脊时，前方的情形让伊利丹皱起眉头，一旁的拉文凯斯领主也不禁低声咒骂起来。指挥官立即慢下脚步，其他部众也以同样的步速跟在其后。前方道路两旁出现了不少古怪的尸体，暗夜精灵沿着一侧小心地往山下走，拉文凯斯等人都将武器握在手中，伊利丹只好暗暗祈祷他没有高估自己在白天的本领。

“艾萨拉的神圣目光在上！”拉文凯斯轻声说。

伊利丹不发一语，这血腥的场面将他震慑得不知如何是好。

面前躺着至少五六名暗夜精灵，其中包括两名月之守卫。他们的身体被撕扯得七零八落，两名法师更是被某种嗜血之力榨干了力量。月之守卫像极了烈日下曝晒过久的风干水果，身体歪歪扭扭，显然在死前遭受了莫大的痛苦。

前方还倒着五头夜刃豹，有的喉咙被割断，另一些被开膛破肚。

“我的推断是正确的！”拉文凯斯斩钉截铁地说，“那个绿皮怪物绝对不是一个人！制造这场惨案的至少有二三十人……就连月之守卫都被打倒了！”

伊利丹没有理会他，一心只惦念着玛法里奥的安危。光凭他哥哥和那个兽人的力量，绝对搞不出这么大动静，难道真的被拉文凯斯说中了？布洛克斯背叛了玛法里奥，带他走进了同伴的埋伏圈？

我当时真应该杀死那个畜生！他攥紧双拳，气血瞬间上涌。这时要是有敌人站在跟前，伊利丹绝对能向领主展示一番他的能耐。

一名士兵在尸堆右边察觉到了异样。“大人！您快来瞧瞧！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拉文凯斯和伊利丹调转方向，瞪大眼睛看着那名暗夜精灵发现的野兽。

它仿佛从梦魇中走出，乍看像狼，却又被扭曲得穷凶极恶，像是某个疯狂的造物之神在心智失常时创造出的败笔。虽然它已经断了气，但可怕的程度却丝毫不减。

“法师，你怎么看？”

在那一刻，伊利丹已经忘记了他才是这群人当中精通魔法的那个。他摇了摇头，呆呆地回答：“我不知道，拉文凯斯领主……我不知道。”

不管那怪物有多么吓人，还是被某个更强大的对手打败了，有人用一把随手抄起的长矛插进了他的咽喉，让它窒息而死。

伊利丹又想起了他的哥哥，他当时正是逃往这个方向。这会是玛法里奥干的吗？似乎不可能。难道他的哥哥也倒在附近的某个角落里，像那两名月之守卫一样，被敌人大卸八块？

“太古怪了。”拉文凯斯嘀咕着。他忽然挺直腰杆，环视四周。“第一战队的其他人去哪儿了？”他没有专门对着某位士兵发问。“我们才找到了一半

人，另一半呢？！”

像是在回答他的问题似的，南边突然响起悲哀的号角声，那片森林遮天蔽日，仿佛暗藏着更大的危险。

指挥官拔剑一挥，对准号角响起的方向。“去那边……所有人提高警惕……里面可能埋伏着更多这样的怪物！”

一行人亦步亦趋地往前走，包括伊利丹在内，所有成员都惶恐地注视着那片茂密的森林。号角声没有再次响起，这不是个好兆头。

走出一段路之后，他们又发现了一头夜刃豹，侧肋被利爪撕开，背脊也被两棵粗壮的橡树砸断。不远处还有另一名月之守卫被压在一块大石头底下，虽然拉文凯斯领主麾下的士兵都已久经磨炼，却还是被那干瘪的尸体和惊恐的表情吓得浑身发凉。

“不要慌……”领主冷静地下令。“保持队形……”

这时，号角又有气无力地响了起来，距离更近，就在前方。

队伍小心前进，伊利丹有种可怕的预感，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看，可每当朝四下张望，眼前就只有树木。

“这儿还有一只，大人！”那位名叫洛尔萨拉克的暗夜精灵指着前面高喊。

那边果然躺着一只从地狱中逃出的野兽，四肢向前伸展，犹如在死前还在对猎物下手。那只怪物的鼻梁断了，肩膀也受了重伤，腿上似乎还留着如同绳索的奇怪痕迹。夺去他性命的是暗夜精灵的利刃，他们精准地戳破了它的喉咙，一把剑还插在它的胸口上。

接着他们又在附近发现了两名受害者，这些训练有素、熟悉地形的战士们像布娃娃似的被东倒西歪地丢在地上。伊利丹感到大惑不解，眉头拧成一团。要真是暗夜精灵杀死了这两只怪物，怎么不见幸存者？

片刻过后，他们发现了其余的成员。

一名士兵倚靠着大树，左臂被扯了下来，伊利丹看出他之前笨手笨脚地想要包扎那巨大的伤口。士兵两眼无神地注视着前方，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到来，右手攥住号角，身上沾满了鲜血。

士兵旁边还有另一位幸存者——如果说少了半张脸而且两条腿也被掰成了不可思议的角度也能够叫作幸存的话。那人气息微弱，每次呼吸胸膛都几乎没

有起伏。

“你们两个！”拉文凯斯指着手拿号角的那位士兵叫道，“看着我！”

幸存者慢慢地眨了眨眼，然后强迫自己看向领主。

“就剩下你们俩吗？还有没有别人？”

身负重伤的战士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

“洛尔萨拉克！看看他的伤！如果他口渴的话，快给他拿些水来！”

“遵命，大人！”

“其他人分散站队！动作快！”

伊利丹留在拉文凯斯身边，警惕地看着其他人围成了一个聊胜于无的防御阵型。眼见这么多同伴遇害，其中还包括三位施法者，无疑使士气严重受挫。

“说话！”拉文凯斯咆哮着说，“我命令你！到底是谁干的？是不是那个逃犯？”

满身鲜血的士兵突然大笑起来，吓得洛尔萨拉克连连往后退。

“压根儿就没见过他，大人！”那个惨不忍睹的家伙回答道，“说不定，他也被整个吞下去了！”

“那么，是这些怪物干的？这些像狗一样的家伙？”

遭殃的暗夜精灵点点头。

“月之守卫们怎么回事？他们也没能制止吗？就算是在白天——”

受伤的士兵再次大笑起来。“我的大人啊！法师们是最好对付的猎物……”

经过一番盘问，领主终于从他口中问出了事情的真相。士兵们和月之守卫追击着那名逃犯和另一个身份不明的帮凶，在浓雾中搜寻着他们的足迹，当时朝阳很快就要升起，他们怎么都没找到那两个人，但料定追上目标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这时，他们意外地遇到了第一只怪物。

从未有人见过那样的东西，就算是尸体也把夜精灵们吓得掉了魂。领头的法师名叫哈戈森，在那怪物身上他感应到了魔法，命令其他人站在他身后几步远之外，等他骑着黑豹过去察看仔细。对这个决定，没人提出异议。

“这太反常了。”哈戈森走下坐骑，惊讶地说道。“泰尔金……”他对另一名月之守卫说，“我想让你——”

说时迟那时快，一只怪物猛地扑到了他身上。

“它就是从跟前的大树后面钻出来的，大人……直接就冲着……冲着哈戈森扑过去了！扬起爪子就杀死了他的黑豹，然后……”

法师根本无力反抗，还没等旁边的暗夜精灵反应过来，从那怪物的背上伸出了两根可怕的触手，像水蛭似的紧紧吸附在哈戈森的胸口和额头上。月之守卫的头领发出了凄惨的叫声，那声音在暗夜精灵听起来真是闻所未闻。转瞬间，他就在他们眼前变成了一副干巴巴的皮囊，被那淌着口水的四腿怪兽丢到一边。

其他暗夜精灵这才后知后觉地做出反应，朝着怪物发起冲锋，想为哈戈森报仇。

等到他们意识到身后还有第三只怪物时，早就为时晚矣，被两只恶魔夹在中间，进退无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无须多做解释，月之守卫很快就败下阵来，他们的魔法力量恰恰使其变成了更有吸引力的猎物。其他士兵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至少他们的刀刃总能抵挡恶魔几分。

那幸存者说着说着，越发变得语无伦次。等他说完整场遭遇，最后讲到他和另外三名同伴是如何死里逃生地逃到这里时，拉文凯斯领主和伊利丹只能从他含混不清的言辞中大致猜想。

洛尔萨拉克抬起头。“他又昏过去了，大人。我担心他恐怕再也醒不过来。”

“尽量帮他减轻痛苦吧，再去看看旁边那个人。”领主皱着眉说。“我想再检查一下第一只怪物的尸体。法师，你来协助我。”

伊利丹硬着头皮跟着拉文凯斯往回走，另外两名卫兵也跟了过来。其他士兵们继续查看现场，虽然明知不可能，却还是想要尽力寻找可能的生还者。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指挥官问伊利丹，“你听说过这样的怪物吗？”

“从来没有，大人……但我不是月之守卫的一员，不了解他们的奥术魔法。”

“那些魔法要真是有用就好了！哈戈森那家伙就是太自信了！大多数月之守卫都有这个毛病！”

伊利丹不置可否地保持了沉默。

“看这里……”

那只令人毛发倒竖的怪物死前似乎是想要竭力把插在喉咙口的异物拔掉，尽管身上有好大的伤口，却没有招来任何饥饿的食腐者，连苍蝇都没停在它身上，仿佛林地本身都对这死去的异端深感厌恶。

拉文凯斯对身后的两名卫兵命令道：“去查查我们走的那条路，看看前面还有没有脚印，我绝不会放过那个绿皮畜生，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在那两人离开后，伊利丹与领主都下了坐骑，大人还将武器拿在手里。两头夜刃豹根本不想在那尸体附近多做逗留，于是就被带到了不远处的一棵大树旁边，拴在树上。

拉文凯斯回到尸体旁边，蹲了下去。“这真是太恐怖了！我活了这么久，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专门为屠杀而创造的怪物……”他抬起一根皮革似的触角。“居然还长着这样的东西……想必就是用这玩意儿把哈戈森榨干的！你有什么看法？”

伊利丹强忍着恶心，勉强地回答：“本质上就是吸血之术，大人。有些野兽会饮血，这只则是汲取魔法能量。”他朝周围看了看。“还有根触手被扯断了。”

“没错，像是什么动物干的……”

领主还在继续查看那具可怖的尸体，伊利丹则在琢磨着那怪物的死因。据那名士兵所说，他们抵达时，这只怪物已经死了。年轻暗夜精灵的大脑此时转动得飞快，对它下杀手的不是玛法里奥就是布洛克斯……而根据现场的打斗痕迹判断，伊利丹认为应该是强壮的兽人干的。

那边的两头豹子越发变得不安，抗议自己被停留在离那只怪物这么近的地方。伊利丹试着不去理会它们的躁动，为哥哥的安全深感担忧。除了第一战队的成员和三只怪物中的第二只以外，他再也没有发现别的尸体，可是——

伊利丹忽然扬起头。“拉文凯斯大人！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

旁边的夜刃豹叫得更响。

伊利丹感觉到在他身后有动静。

他猛地朝侧面一滚，误打误撞地撞在了毫无防备的领主身上，两人双双跌倒在地，年轻的暗夜精灵把指挥官压得结结实实，只见拉文凯斯的剑远远地飞了出去。

那只长着利爪的巨大怪物冲伊利丹扑了过来，结果没能扑中，从同伴的尸体上跃了过去。

“这到底是——”拉文凯斯稀里糊涂地喊道，两头夜刃豹想要奋力还击，却被缰绳拉扯得帮不上任何忙。

伊利丹回过神，发现那只地狱般的野兽正想发起第二次猛扑。他原本以为那具尸体就已经足够让人心惊胆寒，看见它活生生的同伴，更是吓得伊利丹几乎想要掉头就跑。

可那满口利齿的怪物没有继续往前冲，反倒是用它背上的两根触手突然鞭打起伊利丹来，暗夜精灵不禁想起那些原本强大的月之守卫干瘪骇人的惨状。

但就在那两根开合的触手想要抽取他的魔法和体力时，自卫的本能占了上风。伊利丹想起其中一只怪物的触角被人掰断了，于是在脑海中立即酝酿出了反击的计划。

他没有直接攻击那怪物，知道那样做徒劳无益，只会让他的魔法耗尽，甚至性命难保。伊利丹反其道而行之，对着拉文凯斯领主远在敌人视线之外的那把利刃施放法术。

利刃突然跳到空中，开始旋转，并且越转越快。伊利丹命令它去攻击怪物的背部，瞄准那两根吸附其上的触手。

飞旋的武器以无比的精准性击中了那只犬齿怪的双肩，像斩除野草似的将那两根触手毫不费力地切了下来。

怪物发出一声疯狂的怒吼，从肩膀和后背上摇落黏稠的绿色液体，震怒地眯缝起眼睛，找寻着对它造成切肤之痛的凶手。

伊利丹眼见顺利得手，心中的恐惧减轻了不少，终于不用再担心法力会被它吸走了，于是他决定再次指挥拉文凯斯领主的利刃攻击敌人。在怪物朝他跳来的一瞬间，暗夜精灵阴险地一笑。

伊利丹将全部意志汇聚在那把武器之上，将它深深地插入了那怪物坚硬的脑壳。

怪物停下脚步，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眼中充满了惊恐，朝着伊利丹踉跄地迈了两步，瘫软无力地倒在地上。

年轻的暗夜精灵瞬间觉得体力彻底耗尽，但同时又感到一股莫大的满足感。连三名月之守卫都奈何不了的强大对手，居然被他轻易地解决了。至于是否借由前车之鉴总结得出的经验而取得成功的，伊利丹才不会想这么多，他只知道他只凭自己的力量就战胜了这个恶魔，并且赢得轻轻松松。

“好样的！”身后突然有人大力鼓掌。拉文凯斯领主这时从摇摇晃晃的伊利丹身旁走过，欣赏着这位同伴的杰作。“这反击真是太精彩了！先消灭最大的威胁，再在敌人试图重振力量时打出致命一击！令人叹为观止！”

领主说着抬起一只脚，踩在那只怪物的一条前腿上，想要把剑拔出来。另外两名卫兵和其他队员也纷纷赶到，意识到威胁终于消除，全都兴奋地振臂高呼。

“大人！”其中一名卫兵说，“我们听说——”

洛尔萨拉克冲上前：“拉文凯斯领主！您居然杀死了一只怪物！您没有受伤吧？”

伊利丹听了，以为拉文凯斯要抢去他的功劳，毕竟领主的武器还插在敌人的脑袋上。没想到那位年长的暗夜精灵却伸出手，指了指伊利丹。“不是我！是这位英雄舍命把我撞开，舍己为人，临危不惧！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伊利丹·怒风！就算十几个月之守卫加起来也没有你了不起！”

伊利丹的脸色羞得极深，默默地接受了强大指挥官的赞誉。长久以来，人们总是期望他能成为英雄，成为族中的勇士，这份期许早已化作他肩头沉重的负担。现在，伊利丹感到命运开始向他招手了。而成就这一切的恰恰是被德鲁伊之道所排斥的巫术之能……

我真是太蠢了，竟然要对这么好的天赋弃之不用……伊利丹暗自想道。玛法里奥选择的道路注定不适合我，就算是在白天，我还是能将暗夜精灵的巫术驾驭得游刃有余……

想到自己不愿再追随哥哥的选择，伊利丹觉得顿受鼓舞。有哪个传奇中的大英雄会追着别人的脚步走？他注定要成为居于人上的领导者。

那些士兵——拉文凯斯领主麾下那群征战多年的精兵强将——此时全都对他面露尊敬之色。

“洛尔萨拉克！”领主喊道，“我今天感觉到了幸运的眷顾！我想要你率领一半部众继续往前追！我们或许真能找到那个俘虏和救走他的人！快去吧！”

“遵命，大人！”洛尔萨拉克立即喊上几名同伴，一同跨上黑豹，朝着玛法里奥和布洛克斯可能逃走的方向追去。

伊利丹没有过多地担心哥哥，他们在这里耽搁了很久，应该足以让玛法里奥甩开追击者。但他却想起了泰兰德，要是她知道他在帮忙拖延时间的同时，还得到了拉文凯斯领主的盛赞，一定很高兴。

领主对这位刚刚救过他一命的年轻人似乎还有更多话要说。他走向伊利丹，将戴着铠甲的手放在他的肩头，对他说道：“伊利丹·怒风，月之守卫也许忽视了你的本领，可我却没有。我在此宣布，从今以后，你就是黑鸦堡垒……还有我的私人法师！你将不必听从月之守卫的命令，与他们享有同等地位，只需效忠于我们至高无上的女王——众光之光艾萨拉和我本人！”

其余的暗夜精灵听闻女王的大名时，全都不约而同地将左手置于胸前，微微垂首以示敬意。

“我真是太荣幸了——大人……”

“来吧！我们立即回去！随后我会命令更多士兵前来这里，把那只怪物的尸体运回黑鸦堡垒，彻查此事！要是真有邪恶的地狱军团前来入侵，我们务必要做好万全的准备，然后尽快告知女王陛下！”

伊利丹被狂喜冲昏了头，根本没有对女王予以任何关注。如若不然，他至少会稍稍感到忧虑，因为玛法里奥的担心正是源于她，同时坚称女王疯狂的举动也许会给整个暗夜精灵种族带来灾难。

此时此刻，伊利丹满脑子想的只是……我终于成就了自己的命运。

第十三章

他有着坚强的意志，高傲的灵魂，以及强健的体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罗宁的脑海中说道。

要是换作其他时候，这真是令人钦佩……另一个稍显平静的声音回答。

真相总会揭晓，第一个声音说，我从来都不会失败……

罗宁仿佛从肉体中飘浮了出去，但究竟飘向了哪里，法师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感到自己游走在生与死、睡与醒、光与暗之间……对错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无比模糊。

够了！第三个声音突然喊道，这声音在罗宁听来很熟悉。他已经走得够远了！快点把他带回我这里……

罗宁突然在塞纳留斯的林地中醒了过来。

烈日高挂头顶，但他不确定那究竟是正午的艳阳又或者只是魔法在起作用。罗宁试着起身，可身体还是不肯听从他的命令。

他听见脚步声，头上长角的林地之主黑压压地靠了过来。

“你很能忍耐，法师罗宁。”塞纳留斯低声说，“很少有事情能让我吃惊，你却是个例外……确切地说，你很擅长保守秘密，无论从长远来看，这是多么愚蠢。”

“我没什么……没什么可告诉你。”罗宁惊讶地发现他的嘴居然能说话。

“话别说得太早，我们一定会查出你同伴的下落，弄清楚你还留在这里的原因。”半神的脸色柔和下来，“至于现在，我会让你先好好休息。”

他对着罗宁把手一挥……法师又睡着了。

克拉苏斯想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儿，他醒来后，发现这个洞穴非常陌生，身边也没有感应到任何生物的气息，更是不见了同族的身影。观察者把他带到这里来，难道只是想除掉他？他想让克拉苏斯死在这儿？

巨龙法师被最后一个念头吓得一惊，瘦长的身躯遭受着疼痛与疲劳的双重折磨，像是快要被什么人拉扯断了。他的记忆还是模糊不清，肉体的不适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变得剧烈……而时间则是他此时最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不！我绝不会对绝望屈服！绝不会！克拉苏斯支撑着站起身来，打量着四周的环境。在人类或是兽人看来，这个洞穴肯定一片漆黑，但克拉苏斯却能将洞中的每个角落看得一清二楚，与烈日当空没什么两样。他看见墙壁的裂缝里长满了巨大尖利的钟乳石和石笋，甚至还留意到了那些忙着在缝隙间钻进钻出的小蜥蜴。

可惜他没能发现任何出口。

“我没时间跟你玩这些游戏！”他对着空气喊道，洞中只有回声在无情地嘲讽着他。

他漏掉了什么事……他被带到这里，肯定是有原因的……那原因到底是什么？

克拉苏斯回想起龙族特有的行事风格，但那确实太残忍了。想到这里，脸上浮现起一抹残酷的笑意。

头戴兜帽的巨龙法师挺直脊背，缓缓地原地旋转，眼睛一眨也不眨。与此同时，他开始用比这世界还要古老的语言引导一场问候仪式。他将问候语重复说了三次，只有熟知这种语言的生物才能听出其中的细微差别。

如果这样还不能引起对方的注意，那就再也别无它法。

“这像是开天辟地的造物主说的语言……”某个声音轰隆隆地说道，“那是创造我们的力量。”

“他肯定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另一个声音说，“绝对不会是他们的人……”

“得查个明白才行。”

突然，空气中形成了强大的实体……四条巨大的红色飞龙将克拉苏斯团团围绕，宽大的龙翼庄严地折在身后。它们看着巨龙法师的眼神就像是在注视着一小块美味可口的食物。

如果它们想借此震撼到他，那真是大错特错。

“一定是我们的成员。”一条巨大的雄龙声音低沉地说，龙冠显得尤为醒目，说话间口鼻中喷出气雾，遮挡了克拉苏斯的视线。

“所以我才将他带来这里……”一条体形较小的雄龙无奈地说，“还有他那些危言耸听的抱怨……”

克拉苏斯泰然自若地坐在那团气雾中间，转身对着刚才说话的第二条龙说道：“如果你们真有造物主赋予的敏锐直觉，那就早该认出我的身份，意识到情况有多紧急！也就不必在那种混乱的状态下逃离林地！”

“我到现在还不确定把你带来这里是不是个错误！”

“这里是什么地方？”

四条巨龙全都显得有些惊讶。其中一条雌龙开口说：“如果你真是我们的一员，小龙，你对这里就应该像对自己的巢穴一样熟悉……”

克拉苏斯暗自咒骂他那不中用的记忆，这里只可能是一个地方。“看来我已经来到了生命女王阿莱克丝塔萨的主巢？”

“不是你非要到这里来的吗？”那条较为瘦小的雄龙提醒他说。

“这个问题稍后再讨论。”第二条年轻的雌龙打断了他的话，她看上去身形最为瘦弱。“你来这里想做什么？”

“做什么都可以。”又一个声音说，“前提是他能先回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

四条巨龙和克拉苏斯都齐齐转过身去，看着第五条更显成熟的巨龙在他们面前突然坐了下来。跟另外两条雄龙不同，这条龙的龙冠从头顶一直延伸到肩膀，令人过目难忘。与原先那条最大的雄龙相比，他足足要大他们数倍，光是龙爪就比被围在中间的那个渺小身影还要长得多。

他不仅身躯庞大，威风凛凛，锐利的目光中还充满了智慧。看来克拉苏斯能否完成使命，全都要取决于他了。

“若你真是我们的一员，只不过是身披伪装，那你肯定能认出我是谁。”巨龙的声音轰隆震耳。

巨龙法师费力地搜索着记忆残片，他当然认得面前这条龙，却怎么都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试着拨开脑海中的迷雾，身体紧绷，血气沸腾。克拉苏斯明白，要是他说不出这条巨龙是谁，他将彻底被这些同族排斥在外，永远也无法提醒他们他的到来可能会给这个时空带来的危险。

就在这时，那个熟悉程度不亚于他自己的名字突然从他口中蹦了出来。“你是泰兰纳斯特拉兹——博学之龙泰兰——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

他在喊出这条红色巨龙的名字和头衔时肯定显得无比自豪，泰兰纳斯特拉兹像人类似的咯咯笑出了声。

“虽然我还看不出你的身份，但你确实是我们的一员！带你来的那条龙说出了你的名字，但他显然有误，在我们龙族当中，每条龙的名字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错误。”巨龙法师固执地说，“我可以把原因说给你听。”

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摇晃着巨大的龙头，从鼻孔里喷出一缕轻雾。“我们都已经听过了你的解释，小不点……但它太离奇了，真是匪夷所思！你说你掉进了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的界域，但即便是他，也不可能像你表现得这么鲁莽！”

“他的脑袋乱了。”林中那位观察者说，“他是龙族没错，但显然是被某场意外所伤。”

“也许吧……”泰兰纳斯特拉兹说着将头凑到克拉苏斯面前，让另外几条巨龙大感意外。

“不过，既然你回答出了我的问题，你已经证明了自己是红龙军团的一分子，有权进入主巢深处！跟我来！我会带你去见我们的女王陛下，这场纷扰她自有定论，像熟知自己的龙裔那般了解所有红龙！她肯定能认出你是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你要带我去见阿莱克丝塔萨？”

“不然呢？如果你还能动，就快点爬到我的背上。”

尽管全身疲乏无力，克拉苏斯还是奋力爬了上去。带给他动力的不仅是自己终于有机会对龙族发出警告……而且他总算能跟爱人再见上一面，哪怕对方根本认不出他的脸。

巨大的飞龙驮着克拉苏斯向洞穴深处飞去，洞中四壁破败，一切看来都是那么地熟悉而又陌生。巨龙法师的记忆会时不时地泛起水花，却始终没能形成像样的波澜。他们从其他巨龙身旁飞过，克拉苏斯完全没有故人重逢的感触。曾几何时，他对红龙军团中的每一名成员都了如指掌。

要是在那位观察者将他带到这里的一路上，他能保持清醒就好了，说不定红龙领地周围的环境能让他想起什么。从上空俯瞰这片山岭十分壮观，群山巍峨，每一道悬崖峭壁都分布着数百条巨大的裂口，直通阿莱克丝塔萨的巢穴。数百年过去了，克拉苏斯时常会感叹时光飞逝，怀念光辉的巨龙时代。

如果我能说服她，她也许会带我再看一眼这片龙族的土地，然后再决定该怎样处置我。

眼见泰兰纳斯特拉兹巨大的身影在高居山巅的光滑通道中毫不费力地向前飞行，克拉苏斯不禁感到一阵妒意。他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马上就能见到他的爱人，却不得不用这卑微的凡人之躯跟她见面。他喜爱那些凡间物种，也享受与他们共度的时光，可在这生死系于一线的关键时刻，他还是希望能以本来面目示人。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团耀眼却令人心安的亮光。随着他们越飞越近，那团红色的光芒从内而外地温暖着克拉苏斯的身心，令他回想起童年时在这大地上行走和在空中翱翔的岁月。往昔的回忆从他脑中频频闪过，这还是巨龙法师来到这里后第一次记起了从前的自己。

它们飞到那团亮光的源头，那是一个巨大洞穴的入口。泰兰纳斯特拉兹在洞口降落，低头沉声说道："我的爱人，我的生命，请您允许我们入内。"

"永远，"里面传出一个优雅而又强大的声音。"我的巢穴永远向你敞开。"

嫉妒感再次袭上克拉苏斯的心头，但他也知道这声音的主人对他的爱意绝不在这条巨龙之下。生命女王不仅深爱着她的配偶，对所有军团成员也都关爱有加。事实上，她呵护世间万物，但若是威胁迫近，她也绝不会被这份爱绊住手脚，必会顾全大局。

这是他故意没有对罗宁提及的另一件事：克拉苏斯早就认为要想尽量减轻对这个时空造成的伤害，唯有把不属于此时此地的那些事物移除出去。

为了防止历史进一步偏离既定轨道，阿莱克丝塔萨也许会杀死他的那位人类法师。

在他和泰兰纳斯特拉兹往里飞时，克拉苏斯看清了那个令他日思夜想、全心效忠的身影，脑海中的所有顾虑全都消散了。

红龙女王浑身光芒四射，照亮了洞穴中的每一个角落。阿莱克丝塔萨的身体比任何红龙都要巨大，几乎是克拉苏斯胯下巨龙的两倍。尽管如此，她却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温柔。在法师的注视下，生命女王将一枚易碎的龙蛋从温暖的身体下优雅地拿出，妥善地安放在一处冒烟的通风口。

阿莱克丝塔萨身边摆满了龙蛋，那是她最新产下的子嗣，数量真是不少。每枚龙蛋都只有一尺高——以龙类的标准来看算得上巨大，但与这位龙母的身形相比，则又显得如此渺小。克拉苏斯数了数，大约有三十六枚，其中只有一

半能够孵化出雏龙，再有一半能长到成年。不过这就是龙族之道——只有熬过艰难的开端，才能迎来充满光辉与奇迹的一生。

女王的周围还长着各种开花植物。其实它们原本不该生长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山中深处，既有蜿蜒的爬山虎，也有紫红色的夹竹桃，外围点缀着灿烂的金针花，阿莱克丝塔萨旁边则开满了玫瑰与幽兰。每一种植物都在生命女王的光辉下粲然盛放。

洞穴中还流淌着一条水晶般澄净的小溪，在女王伸头就能触到的位置，方便她随时饮用，汩汩清流发出的声响更是为山洞平添了几分宁静。

克拉苏斯的坐骑低下头，让他从背上下来。巨龙法师的双目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阿莱克丝塔萨，笃定地向前走去，随后单膝跪在地上。

“我的女王……”

可她却只是注视着将克拉苏斯带来这里的那条巨大雄龙。“泰兰纳斯特拉兹……能否请你暂且回避片刻？”

那条巨龙一言不发地退了出去，生命女王这才将视线移到克拉苏斯身上，却还是没有说话。克拉苏斯就这么跪着，期待着久别重逢的喜悦，然而女王毫无反应。

克拉苏斯无法继续沉默下去：“我的女王陛下，难道连您也认不出我了吗？”

女王用狭长的眼睛打量着面前这个人，最后回答道：“我清楚我的直觉与感受，因此我才会慎重地考虑你向别人讲述的那件事。我已经决定采取哪些行动，但首先我还要征询另一个人的意见，他的看法对我至关重要——啊！他来了！”

从另一条通道里走出一条成年雄龙，身材比泰兰纳斯特拉兹略显矮小。他慢吞吞地朝前迈着步子，仿佛每一步都分外沉重。深红色的鳞片已经变得斑驳，目光中老态尽显，甚至比阿莱克丝塔萨的那位配偶还要老迈得多——直到他走近前来，巨龙法师才意识到他的这番样貌并非由于年老，而是某种不明的疾病造成的。

“您……您召唤我吗，尊敬的阿莱克丝塔萨？”

克拉苏斯听见这条衰弱巨龙说话的一瞬间，他的世界再次变得天翻地覆，险些站立不稳，跌跌撞撞地退到一旁。

生命女王立即注意到了他的反应，尽管她眼神的焦点仍然停留在那条巨龙身上。“是我叫你来的。如果这为你徒增痛苦，我很抱歉。”

“我……我恐怕已经不能再为您做些什么了，我的爱人，我的世界。”

女王伸出龙爪，朝着像刚刚挨过雷劈的法师一指。“这位是——对了，你称呼自己什么来着？”

“考——克拉苏斯，我的女王。我叫克拉苏斯……”

“克拉苏斯？那就称呼你为克拉苏斯吧……”他在说出自己的姓名前还显得犹豫不决，这显然引起了女王的好奇。说完，她又转过身去面向那条生病的巨龙。“克拉苏斯，这位是我最为挚爱的子民之一，也是我最新的一位配偶，我从他那里听取了不少指引。作为我们的同族，你也许听说过他。他的名字叫作考雷斯特拉兹……”

沿着曲折的林中小径向前骑行，玛法里奥终于认定他们已经甩掉了身后的追兵。他刻意选择了这条布满岩石的路线，尽量不让夜刃豹的爪子留下脚印，希望能让追击者跟错方向。这也意味着他必须花费比以往更多的时间，才能抵达与塞纳留斯经常见面的地点，但玛法里奥还是费尽辛苦地赶来了。他也不确定，当自己向林地之主坦承这一切之后，导师究竟会怎么想。

当他们眼看就要抵达目的地时，玛法里奥命令坐骑放慢步速，布洛克斯也笨手笨脚地模仿着他的动作。

“要在这里停下吗？”兽人一边咕哝地问着，一边打量着四周，除了树之外，什么都看不见。

“差不多了，再往前骑几分钟就到了，很快你就能看见那棵橡树。”

然而越是接近目标，暗夜精灵就越发感到紧张。有一次他甚至隐约觉得有眼睛在注视着他们，可当他回头看时，却只看见了平静的森林。他越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发生了改变，要是月之守卫认出他来，他可能会被放逐，那对暗夜精灵来说，是比死刑还要严酷的惩罚。他的族人不会再接纳他，就算他仍能苟活于世，也与死亡无异。没人愿意与他往来，甚至连看都不会再看他一眼。

泰兰德和伊利丹也不会再与他为伍。

把那个恶魔——布洛克斯口中的“邪能兽”留给追击他们的骑兵战队，更是让他罪加一等。不管那只怪物是杀死还是弄伤了任何暗夜精灵，玛法里奥都再也无法弥补自己的过错……可他还能怎么做呢？不然就只能把布洛克斯交给月之守卫……最终看着他被带去黑鸦堡垒。

他要找的那棵橡树突然在前方出现，玛法里奥无暇多想，只能见机行事了。在普通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棵普普通通的大树，但是在玛法里奥眼里，它却是一位古老的哨兵，为塞纳留斯效力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都要长。这棵树高大笔直，树干粗壮，犹如满脸皱纹的老者，看着这片林地日渐繁茂。这棵树的年份远远超过了其他同类树种，见证了成千上万林中生灵的诞生与消亡。

橡树感应到了玛法里奥的靠近，虽然四下无风，树冠还是晃动得沙沙作响。这是树木之间古老的交流方式，在塞纳留斯的帮助下，这位暗夜精灵如今也能稍许听懂一些。

“布洛克斯……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欠你太多了，但说无妨。”

玛法里奥指着那棵橡树说：“从坐骑上下来，走到那棵树旁边，用手掌摸一摸长有瘤节的那块树皮。”

兽人完全不知道暗夜精灵的用意何在，但既然对方希望如此，那他照做就是了。布洛克斯把缰绳交到暗夜精灵手里，朝橡树走去。大块头的战士先是仔细地盯着树干看了半晌，然后把就厚实的手掌放在了玛法里奥指定的位置上。

接着，兽人扭过头，茫然地问：“我现在应该——”

说话间，与他掌心接触的树皮瞬间变成了软泥，吓得布洛克斯大叫一声，差点儿把手抽回来，幸好玛法里奥果断地制止了他。

“别乱动！就站在那儿！它在试着了解你！你的手会有点疼，仅此而已！”

他没有照实说明，所谓的有点疼意味着那位守护者的细小根须会扎进兽人的皮肉，与他的身体融合，借此达到了解布洛克斯的目的。经过这番融合之后，那橡树会永远地记住他。

兽人的脖颈青筋毕现，表明他已变得越发紧张，但他竟然真的一动没动，两眼紧盯着那只手消失的位置。

忽然，他的手又出现了，布洛克斯猛地后退，忙不迭地试着弯曲手指，在确认没有少掉一根后，这才放下心来。

“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玛法里奥宣布。

布洛克斯再次骑上黑豹，跟着暗夜精灵绕过那棵橡树。玛法里奥一边往前骑，一边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微妙变化。若是在没被允许的情况下，他跟布洛克

斯就算是骑行到时间尽头，也休想找到这片林地，只有塞纳留斯准许入内的客人才能找到哨兵身后的这条路。

随着两人继续往前，环境的变化越发明显。一阵沁凉的清风吹过，小鸟在枝头雀跃歌唱，就连树木也都在欢快地轻摇起舞，对能听懂这种问候语言的暗夜精灵表示欢迎。他们双双感到心神松弛，玛法里奥甚至看见兽人那粗糙的面容上有笑意掠过。

一道茂密的林木屏障忽然唐突地挡住了去路。布洛克斯看着玛法里奥，精灵示意他应该徒步前行。两人翻身下了坐骑，玛法里奥领着兽人走过一条狭窄的步行小径，在树木的掩映下极难被发现。他们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了好几分钟，终于来到了一片光线明朗的开阔区域，绿草高而柔软，鲜花朵朵盛开。

他们走进了林地之主的地盘。

但被花团簇拥的那个身影绝对不是塞纳留斯，他一见两人走来就立即起身，用古怪的眼神打量着布洛克斯——仿佛他一早就知道这个兽人的来历。

“你……”陌生人指着绿皮肤的战士小声说道，“你不该来这儿……”

布洛克斯误会了他的意思。“我是跟着这位法师来的……用不着得到你的批准。”

那个发如烈焰的身影——玛法里奥也说不清他到底属于哪个种族——听到这话摇了摇头，迈步走向兽人，在走到花环边缘时才犹豫着停下脚步，转头看着那些花——花朵也仿佛在端详着他——冷冷地说：“这不是你的时代！你根本不该在这里存在！”

他说着举起一只手，像是要威胁暗夜精灵。玛法里奥见状，飞快地准备了一道自己的法术，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塞纳留斯教导他的德鲁伊法术应该能够压制这个陌生人的魔法。

天空中雷声轰响，林中原本吹着微风，此时却狂风大作。布洛克斯和玛法里奥都被风吹得往后退了几步，后者更是几乎被风卷上天，踉跄着跌出了花环。

“谁敢在我神圣的地盘上撒野！”塞纳留斯的声音说道。

在距离花篱一侧的不远处，强风卷起落叶、泥土与其他琐碎的物质，形成了一团旋风。眼看旋风越变越大，将里面的东西卷得越来越高。

风力转小后，塞纳留斯走了出来，看着玛法里奥和其他人。

“我本认为你会表现得更好。”他平静地对暗夜精灵说，“但如今是特殊时期。”他说着又看了看布洛克斯。“而且似乎每时每刻都变得更加特殊。”

兽人轻蔑地冲塞纳留斯吼了一声，但玛法里奥立即制止了他。“这位是半神塞纳留斯，这片林地是他的地盘……而这位就是我想让你见的那个人——布洛克斯。”

布洛克斯稍稍放松下来，但指着旁边那位戴着兜帽的法师问：“那他呢？他也是半神？”

“他是谜团的一条线索，”塞纳留斯回答，“而你像是解开同一个谜团的另一条线索。”说完，他转身看着花环里的那个人。“你认识他吗，罗宁？”

身穿长袍的施法者一语不发。

半神显然失望地摇了摇头。“我对你没有恶意，罗宁，但近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和其他同伴都感到疑惑不解。先是你和你那位失踪的朋友在这里出现，然后又来了这位——”

“他叫布洛克斯。”玛法里奥在一旁说道。

“原来这位名叫布洛克斯。”塞纳留斯接着说，“也来自我从未见过的种族。布洛克斯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我的爱徒？想必这其中也有一个相当令人不安的故事吧。”

暗夜精灵点了点头，立即给导师讲述了他救出这位兽人的经过，将任何罪责都归咎在自己身上，却对泰兰德和伊利丹一字未提。

但塞纳留斯却远比他的学生要年长和睿智得多，从他的话中听出了实情。“我说过你和你的弟弟今后会走上不同的道路，无论你知道与否，你们如今已经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我不明白——”

“这件事情我们之后再谈。”半神突然从玛法里奥和布洛克斯身旁走过，凝视着森林。在林地外围，树冠晃动得异常猛烈。“眼下时间紧迫，你们最好尽快做好准备……也包括你在内，罗宁。”

“我？”法师不解地问。

“出什么事了，杉度？”玛法里奥能够感觉到那些大树的狂怒。

原本阳光明媚的天空再次惊雷乍响，转眼间狂风又起。塞纳留斯那庄严的面容笼上了一层阴影，这阴森的表情让连一贯熟悉导师的玛法里奥都感到有些胆怯。

林地之主伸出双臂，像是在拥抱什么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一样。“我们要受到攻击了……我担心就连我也无法保护你们所有人。”

形单影只的邪能兽继续追踪着地上的脚印，它的感觉比任何动物或骑兵都要敏锐，不仅能闻到猎物的气味，更能捕捉到对方留下的魔法痕迹。与其他捕食者靠血肉为生相似，邪能兽依赖的是魔法与巫术……贪婪嗜吃的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物种。

凡间生物不会注意到橡树哨兵的魔法气息，但恶魔却不同……它急不可耐地抓住这只站在原地不动的猎物，迅速伸出那邪恶的触角，击中了粗壮的树干。

橡树竭力地对抗着突然杀出的敌人，拼命想用根须缠住它的利爪，但全都被邪能兽躲了过去。树枝一根接一根地从上方砸落，徒劳地拍击着怪物的厚皮。

绝望之下，橡树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哀鸣，声音极为刺耳，很快就超出了大多数生物的听觉频率。

这声音让那只邪能兽感到无比痛苦，只见它呜咽着使劲把头向下埋，利爪却仍紧抓着守护者不肯松开，两股意志力在彼此抗衡……

最后，还是邪能兽占了上风。橡树的魔法渐渐被它吸光，变得越来越枯萎，终于像月之守卫那样倒地不起了，在苦苦守护了数千年后壮烈牺牲。

邪能兽摇了摇头，又闻了闻面前的空气，急切地向前伸着触角，身体却仍在原处。在汲取了橡树古老的魔法之力后，它的体形较之先前已经足足大出一倍。

接着，它开始变形。一团漆黑的气雾将它紧紧包裹住，邪能兽朝四面八方扭曲着身躯，仿佛想要从中挣脱。

它使出的力气越大，距离成功就越近。一个脑袋先是变成了两个，接着变成三个、四个、五个……每个头都向外伸展，越绷越紧，随后长出了粗壮的脖子，结实的肩膀，肌肉发达的躯干和双腿。

在古老守护者强大魔法的影响下，一只邪能兽变成了一群邪能兽。挣扎而出的力量起初让这些恶魔显得有些虚弱，但几秒钟后它们就焕发了新的斗志，前方有更多的魔法与力量激励着他们去继续征服。

一群邪能兽呼啸着朝林地冲去。

第十四章

“你是一位真正的仆从，”伟大的神灵告诉萨维斯顾问，必将获得无穷无尽的奖赏……我会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暗夜精灵那双假眼一眨也不眨，只见他单膝跪在烈焰传送门前，聆听着神灵动人心弦的承诺。在神灵的新仆人当中，他是最受青睐的一个，等到传送通道正式打开，他就会被赋予奇迹般的力量。

上层精灵们失败的次数越多，就意味着神灵将越晚抵达，顾问心中的怒火就烧得更烈。

另外两人此时也是心急如焚。其中一人是女王艾萨拉，她跟萨维斯顾问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净化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污点，只让暗夜精灵——而且是其中的精英佼佼者——存活下来，建立起全新的天堂圣国。她当然不知道，睿智的神灵已经决定让她去当萨维斯的配偶。只要他们伟大的神灵正式发话，哪里能由得了她拒绝。

另一位对进展颇为不满的则是身材高大的哈卡。驯犬者始终把两只邪能兽带在身旁，在上层精灵法师中间往来巡视，指出他们施法的瑕疵，并在必要时亲自出手相助。

然而就算加上他的奥术之力，到现在也只是小有所成。现在，哈卡总算不用再带着他的宠物孤零零地站在一群暗夜精灵中间了，因为又来了三个头上长角、面色深红的庞大怪物。这些怪物至少有九尺高，俯视着一众上层精灵，就连身高七尺的精灵们都成了不起眼的小个子。

他们都是神灵派出的天界勇士，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神灵的意志。每位勇士身高相仿，身穿青铜铠甲，尽管看似瘦弱单薄，却能毫不费力地挥起厚重的椭圆形盾牌和烈焰重锤。他们对任何命令都严格遵从，对顾问表示出了与哈卡同等的尊重。

很快就会有更多帮手赶到。就在萨维斯向后退时，他看见传送门里有光亮在闪烁，那团光越变越大，盖住了整个法阵，甚至——

从里面钻出了又一位哈卡口中的邪能卫兵，在他进入凡间界域的一瞬间，立即朝驯犬者低下了它那可怕的头，随后又向萨维斯致意。

哈卡命令他站到同伴们身边，然后转过身来，指着那三名卫兵对萨维斯说：“神灵已经履行了他对你许下的第一个承诺，顾问阁下！统领它们吧！他们将任你差遣！”

萨维斯早已打定主意。“我愿将它们献给我尊敬的女王，让它们成为陛下光荣的守护者！”

驯犬者赞同地点了点头。他们都明白有必要取悦暗夜精灵女王，但也清楚顾问私底下打着什么算盘。“由你亲自向陛下呈上这样的礼物再合适不过了，顾问阁下！我会在你离开时继续监督他们施放法术！”

萨维斯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向女王献礼，他朝哈卡鞠了一躬，接着打了个响指，带着这四位庞大的战士走了出去。他知道艾萨拉这个时候会在哪里。

在萨维斯走出殿堂的一瞬间，驯犬者那如岩石般冰冷的眼睛忽然放出光彩，专注地凝视着暗夜精灵的背影。

虽然她的顾问大人很少需要睡觉——他近来更是几乎不眠不休——可作为统领精灵的女王，艾萨拉有权在任何时候休息。毕竟，必须要在方方面面都表现得完美无瑕，在容貌方面更是不能松懈。因此，在白天她几乎都会闭门静卧，彻底避开灼人的烈日。

基于上述原因，当一位谦卑的仆人走进卧房时，艾萨拉感到相当不悦。仆人走到女王陛下那张宽大的圆形睡床边上，赶忙双膝跪了下来，几乎恨不得躲在青纱帐后面。

众光之光慵懒地抬起一只手，示意那年轻女子可以开口。

“陛下，恕我冒昧闯入，顾问大人请求面见您，他说给您带来了些好东西。”

艾萨拉想象不出此刻有什么好东西能吸引她离开卧室，即便是顾问又能变出什么花样来。银色长发披散在枕头上，她轻轻抿起嘴唇，像是在思考到底该不该打发萨维斯离开。

“让他先等上五分钟。”她终于低声答道，已经巧妙地亮明了自己的姿态。女王深知萨维斯的脾性，知道该怎样把它们转变为于己有利的优势。顾问也许认为他的地位已经凌驾于女王之上，但作为女性，她的地位始终优于任何男性。“然后再让他进来。”

仆人没有质疑女王的决定。艾萨拉斜睨着眼睛，看着她的背影，优雅地伸了个懒腰，已经开始在脑海里设想着与首席谋臣的会面。

萨维斯等了好几分钟后，年轻的仆从才紧张地回到他面前……深深地低着头，脸上的表情晦涩难辨，带着顾问穿过雕饰精美的橡木大门，走进了女王的私房。

他进入女王这间私密圣殿的次数算得上屈指可数，却也知道里面会有什么在等着他：艾萨拉会美艳逼人地出现在他面前，对自己的美色仿佛全然不觉。她总是擅长玩弄这套把戏，不过他已经有所准备，萨维斯如今的权力甚至在她之上。

果不其然，暗夜精灵女王正躺在床上休憩，一只手臂枕在脑袋底下，床边跪着两位身穿丝质长袍的女仆。在女王触手可及的地方带着银质的小架子，上面摆着翠绿色的酒瓶，旁边还有一个半满的高脚杯，表明她已经品尝过了瓶中的佳酿。

“我亲爱的顾问大人。”女王温声细语地说，“你这个时候来见我，想必是有格外要紧的事吧。”微光闪耀的轻薄被单将她曼妙的玉体勾勒得更加迷人。“所以我尽量为你挤出时间。”

萨维斯顾问将拳头置于胸口，单膝跪下，注视着雪白的大理石地面，柔声回答：“众光之光，受尽万民爱戴的女王陛下，我万分感谢您准我觐见。很抱歉搅扰您的休息，但我为您带来了一份有趣的礼物，这份礼物只有统领世界的暗夜精灵女王才配拥有。是否能让我为您将它呈上？”

萨维斯说着抬起头，发现女王果然已经被他的话吸引住了，含蓄的目光中满是好奇与期待。艾萨拉在床上微微动了动身子，被单仍然紧紧包裹着她的曲线。

“你勾起了我的兴趣，亲爱的萨维斯。我准许你把礼物呈上来。”

身材高挑的顾问站起身，转身冲着门口打了个响指。

外面的房间里传来一阵惊呼，两位女仆冲了进来，寻求女王的保护。艾萨拉坐起身，被单险些滑落。

四名可怕的战士两两并排地走进了女王的圣殿，高大得必须微微弯腰才能避免让屋顶碰伤他们的顶角。他们分散站开，盔甲加身，高举重锤。

艾萨拉凑到近前，满脸痴迷地问：“这些是什么？”

“是送给您的礼物，我的女王！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保护您的安全！快看啊，陛下，他们是您新的近身护卫！”

他看得出女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神灵一定还会送来更多天界勇士，但将第一批献给她，足以表现出他的敬意。

“这太神奇了。”女王低呼着朝一位仆人伸出手，那位年轻的侍女立即扶起艾萨拉的长袍。其余仆人围成一道屏障，遮挡住女王的身体，让萨维斯和那些邪能卫兵只能看见她的脸。“我接受你献上的礼物。”

“陛下能满意就好。”

仆人们退回来，女王此时已经换上了一件洁白如霜的半透明长袍，从床边站起，长袍的裙摆拖在大理石地面上。她缓步走向站在不远处的高大卫兵，逐一查看。那些邪能卫兵站得笔直，不知情的人真会把他们错当成雕像。

“就这些？”

“今后还会有更多。”

艾萨拉皱起眉。“努力了这么久，只得到这么几个？如果连抵达这里的卫兵都如此有限，我们又怎么能迎接神灵的到来？”

“我们已经在尽力提取井中的力量了，尊敬的女王，我们感应到了与那力量对抗的外部洪流，似乎有其他的施法者正在别处——”

女王像是刚刚得到新玩具的孩子，兴奋地伸出手指，抚摸着这些新卫兵那亮闪闪的盔甲。对方轻轻嘶了一声，女王赶忙把手缩了回来，精致的面容浮现出莫名的欣喜之色。“那么你何不中断外部对永恒之井的干扰呢？那不是很简单吗？”

萨维斯想要开口向女王解释上层精灵法术的复杂性不允许他这么做，却又意识到他无法给出令女王满意的回答。从理论上来说，艾萨拉的提议很有道理。

“您真是名副其实的女王。”他终于说了一句。

艾萨拉用那双金色的眼眸凝视着萨维斯。“我当然是了，亲爱的顾问大人。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位女王……只有一位艾萨拉。”

萨维斯默默地点点头。

女王走了回去，优雅地坐在床边。“还有别的事吗？”

“暂时没有了……女王陛下。”

“既然如此，那你就去忙别的事吧。”

顾问向女王深鞠一躬，然后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女王那不可一世的语气和态度没有引起他的任何不快，甚至对她表现出的统领全局的架势也没有一丝恼怒。

中断外部对永恒之井的干扰……

这并非不可，就算光凭上层精灵的力量难以做到，他们现在还有哈卡的指导，想必驯犬者一定知道该怎么做。由于只有宫殿里的人才能对永恒之井加以利用，上层精灵从中汲取的力量也就更加容易操控，更加容易转化……

至于中断联结会给其他的族人带来怎样的灾难，他并不在意。

“他肯定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不知为何，我对这件事就是有十足的把握。”

这或许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为荒诞讽刺的一句话，至少克拉苏斯此刻是这么认为的。说出这句话的恰恰是考雷斯特拉兹——阿莱克丝塔萨最新的配偶。

也是克拉苏斯年轻时的自己……

考雷斯特拉兹没能认出他来，起码没能马上认出。但阿莱克丝塔萨没有说出这位陌生来客真实身份的举动倒是引发了不少疑问。

其中一个疑问事关这条雄龙到底遭遇了什么。尽管克拉苏斯的记忆残缺不全，但如果他真的曾经患上过这么严重的疾病，绝不可能毫无印象。考雷斯特拉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衰老虚弱得多，几乎要比年长他好几百岁的泰兰还要显得老朽。

“你对他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阿莱克丝塔萨问她的伴侣。

对方斜眼看着克拉苏斯。“他看起来很老，非常老。”考雷斯特拉兹偏着头，“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怎么了？”

巨大的雄龙退后一步。“请您原谅！我现在神志不清，不适合在这个时候陪在您身边！我应该赶快离开……”

可她执意却不让他走。“请你看着他，我的伴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根据你的判断，你会信任他说的话吗？”

“我……是的，我的阿莱克丝塔萨……我会。”

忽然，克拉苏斯身上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就在这两条巨龙说话间，他感到力量正在变强，自从他穿越那道时空裂隙，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感觉。尽管与从前的他不能相提并论，但至少已经相当接近正常的状态。

而且改变的还不止是他自己，就连年轻时的考雷斯特拉兹看起来也好了许多，龙鳞上渐渐有了色彩，脚步也不像之前那般沉重，说话也不再有气无力。

阿莱克丝塔萨点了点头，对配偶说道：“这是我想听到的答案，那确实是你的真实感受。”

“您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我感到体力正在恢复，能够在您身边为您效力，显然使我大受鼓舞。”

红龙女王那瘦长的容颜露出了克拉苏斯无比熟悉的笑容。“你总是这么会讨我开心，我亲爱的考雷斯特拉兹！是的……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会很困难，但当我把他带到其他守护巨龙面前时，你必须要在场。”

这句话把两个时代的克拉苏斯全都说得愣住了。年轻的巨龙抢先开口，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您想要召开五龙集会？就为了这个人？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给他们听，我可以先提前给你讲述一遍……然后你再好好考虑要不要相信他。”

看来年轻时候的自己终于还是要知道真相了，克拉苏斯准备迎接他的震惊。

正如克拉苏斯当时当着罗宁的面，隐去了部分真相和自己的真实身份，红龙女王讲述的版本与此大致相同。她说出了克拉苏斯讲给那位观察者听的所有遭遇，却对法师的身份未置一词。在她的配偶看来，克拉苏斯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红龙，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得心智混乱。

克拉苏斯也没打算表明自己是谁。阿莱克丝塔萨是他的生命，他的挚爱，尽管女王有时会听从他的意见，可她仍然是极富智慧的守护巨龙。如果她认为不必让年轻时的考雷斯特拉兹知道那些，又岂轮得到他提出异议？

“他的经历真是惊心动魄。”考雷斯特拉兹无论是从气色还是声音上又好转了不少。“若不是听您亲口说出来，我还真无法相信呢！女王陛下……”

“所以你不相信他了？”

年轻的女王配偶看了看年长的克拉苏斯，虽然没能认出他的身份，但显然还是将他看成龙族。“不……不，我仍然相信他。如果您认为应该把他带到其他守护巨龙面前……我一定同意。”

“你会跟我一起去吗？”

“我不是五大巨龙之一……恐怕没有资格。”

生命女王爽朗地大笑，笑声仿佛音乐般悦耳。“但你的价值不亚于我们当中的任何成员。”

考雷斯特拉兹明显有些受宠若惊。“如果我的体力确已恢复，我很愿意与您并肩飞去见其他的守护巨龙。”

“谢谢你……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女王靠上前，轻轻与他碰了碰头。

克拉苏斯感到了一股无名的嫉妒。跟女王做出这些亲密之举的是他自己，可又好像与他无关。他真希望能与年轻时的考雷斯特拉兹互换位置，哪怕只有短暂的一瞬，也能让他找回从前的自我。

雄龙一边依依不舍地回望着女王，一边退了出去。眼见考雷斯特拉兹的龙尾消失在通道里，法师顿时觉得头重脚轻的感觉又回来了，虚弱得几乎站立不稳。

在他马上就要跌倒的那一刻，像是有一只长满鳞片的手轻轻将他扶住——是阿莱克丝塔萨用尾巴缠住了他。

“和另一个你合二为一……至少能暂时使你恢复力量。”

“我不明——”他感到浑浑噩噩。

“他在的时候，你感觉好多了，不是吗？”

“是——是的。”

“此刻，如果我是诺兹多姆，想必对这件事会了解得更加清楚。我想……在凡间界域中，没有任何生物能跟另一个自己共存于世。你与他在相互汲取对方的生命力，当你们彼此远离时，力量会被一分为二，可当你们无限靠近……就像刚才那样，情况就没有那么糟糕了，等于是在互相帮助。”

克拉苏斯稳住心神，认真地分析着她说的话。“所以您才要他跟我们一起去。”

“必须要让其他守护巨龙知道你的经历，而且最好有他在场。至于你那个没能问出口的问题——我为什么没有对他说出真相——那是为了……了结此事。”

女王说出最后一句话时，语调变得残忍，证明了克拉苏斯的猜想。“您认为也许必须将我们两个的其中一位从当前的时空中移除……哪怕那意味着死亡？”

巨龙无奈地点了点头。“正是如此，我的爱人。”

“我接受您的决定，其实我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

“那么在我去见其他守护巨龙之前，就还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商量……那就是该如何处置与你一同来到这个时空的那个人。”

尽管克拉苏斯暗自希望罗宁能够原谅自己，却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别无选择，那么就让他承受与我相同的命运吧。他也有放心不下的至亲，会甘愿为他们献出生命。”

生命女王点点头说：“我信任你，想必这也是你权衡再三的结果。如果其他巨龙没有更好的建议，那就也让他离开这个时空。”巨龙的表情变得柔和。“希望你明白，这件事情带给我的创伤将永难磨灭。”

“您无须自责，我全心全意爱着的女王。”

“我要去联络其他人了，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在这个洞穴中，你不会觉得太过疲惫。”

“我很荣幸，女王陛下。”

“荣幸？你是我的配偶，这是我理应为你做的。”

阿莱克丝塔萨用尾巴给他指了指小溪旁边的一块地方，克拉苏斯坐了上去，那凹陷处就像是一把天然的巨大座椅。

红龙女王朝通道走去，途中又停下脚步，略带懊恼地说：“但愿你能习惯跟那些龙蛋待在一起。”

“我会小心，不会乱碰。”克拉苏斯当然明白每一枚龙蛋的价值。

“我知道你会的，爱人……那些可都是你的孩子。”

说罢，那个深红色的身影消失了，留下克拉苏斯一个人怔在原地。接着，他仔细看了看那些龙蛋。作为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他当然会与女王产下龙裔，他记得许多孩子都已成年，为军团增添了荣光。

他一拳砸在岩石上，没去理会这愚蠢的举动带给他的疼痛感。在他对挚爱的阿莱克丝塔萨讲述那件事情时，还隐瞒了几个重要的事实，其中最为紧迫的就是即将到来燃烧军团的。克拉苏斯担心即便是他睿智的红龙女王，也会禁不住篡改历史的诱惑……继而引发更加可怕的灾难。

但比那还要糟糕的是，克拉苏斯没能对她说明红龙一族的命运，只有少数能活下来……他们今后的子嗣甚至没机会长大，就会惨遭毁灭……

而生命女王会变成奴隶，看着她的孩子们沦为入侵者的爪牙……

第十五章

一群邪能兽在魔法林地中狂奔，使劲向上拱着鼻子，追踪着越发明显的魔法气味。饥饿与使命感催促着它们向前奔跑，并发出狂躁的怒吼。

但就在一只邪能兽从倒掉的树干上跳过时，却被附近另一棵树的枝条缠住了腿。第二只邪能兽沿路往前跑时，爪子又陷进了泥泞的土壤中。第三只则撞上了冒出新芽的灌木丛，锋利的荆棘甚至扎穿了恶魔坚硬的皮肉，使它痛得惨叫连连。

整片森林都活了过来，保护着自己与它的主人。五只怪物慢下脚步……却没有倒下。巨大的利爪撕扯着缠绕的枝条，将其从树干上扯下。另一只邪能兽则去帮助那位陷入淤泥的同伴，将它拽到坚硬的地面上，然后才继续向前跑去。被荆棘扎伤的邪能兽又饿又怒，根本顾不得疼，哪怕浑身都是伤口也要拼命钻过去。

这群猎手绝不会放过它们的猎物……

“杉度！出什么事了？”

半神低头看了看他的学生，炽热的目光中没有指责。“你说的那种怪物……跟着你们来到了这里。”

“跟着我们？那不可能！当时只剩下一只，而且它还——”

布洛克斯打断了他的话，他那低沉的嗓音没能带来任何安慰。

“那些邪能兽……会用黑暗魔法。只要有一只……吃饱了就能召唤出更多……我亲眼见到……”

“我的一位好朋友，同时也是一位可靠的守卫不幸遇害。”塞纳留斯再次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那片茂密的丛林。“在他身上最为古老而强大的魔法力量，正好成了那群恶魔中意的目标。”

兽人点点头。“那它肯定已经变成了好几个。”布洛克斯本能地朝后背摸了摸，却没能摸到那把用惯的战斧。“我没有杀敌的武器了。”

“会有的，尽快找上一根长度称手的树枝。玛法里奥，你来协助我。”

布洛克斯立即行动，给半神和暗夜精灵找了一根粗壮的树枝，照着塞纳留斯的指示放在玛法里奥跟前。

“跪下，我的学生。还有你，战士。玛法里奥，把双手放在树枝上，然后让他把手掌叠放在你的手上。”然后，林地之主再次下令，“现在，战士，清空你脑中的杂念，只想着面前的武器！不要浪费时间。玛法里奥，敞开你的灵魂，让他的精神随你而动，然后听从我的指引。”

暗夜精灵遵从导师的命令，按照杉度先前教他的方法排空杂念，然后试着建立与兽人的灵魂联结。

瞬间一股原始之力冲进了他的脑海，玛法里奥本能地想要拒绝，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接受了布洛克斯的思想，任其在他的头脑中渐渐成形。

你看见那把武器了吗，我的学生？这是塞纳留斯的声音。你能否感受到它的轮廓？

玛法里奥感受到了，同时，他也感应到了兽人与那把武器密不可分，那不单单是一件工具，而是战士力量的延伸。

引导你的双手，触摸你面前的树枝，保持脑海中的意念，顺应它的弧度与形状……

布洛克斯的手掌搭在自己的双手上，暗夜精灵开始抚摸那根树枝。与此同时，他感到树枝在他的触碰下渐渐变软，继而发生了改变，在他的引导下变成了一把由橡木打造而成的宽刃战斧。玛法里奥看着它从无到有，感受着坚实的武器握在手中所带来的满足感，恰恰是兽人被暗夜精灵缴走的那把武器……

他紧张起来。这是兽人的感觉，不是他的。玛法里奥忍住不安，集中精神去想象最后那部分——弯曲的握柄和锋利的斧刃。

任务已经完成，塞纳留斯说。回到我这里来吧……

暗夜精灵与兽人及时收手。在那短暂的一瞬，他们凝视着彼此的眼睛。玛法里奥不知布洛克斯是否也体验到了他的思绪，但那绿皮战士却没有表露出任何痕迹。

在他们之间摆放着一柄光滑的战斧，完全符合布洛克斯的想象，然而暗夜精灵却认为那把斧子恐怕用不了三两下就会被斩断。

作为回应，林地之主伸出双手——那把战斧突然就被他握在手里。塞纳留斯金色的眼眸仔细端详着那把武器。

“愿它能斩杀强敌，全力护主，捍卫生命，除邪扶正。愿它能与主人同心并力，互补短长。”

说完这句话之后，战斧被一团蓝光笼罩。光芒渐渐渗入木头，令玛法里奥的创造物熠熠生辉。

半神将战斧递给兽人。“这是你的了，希望它能令你如虎添翼。”

兽人睁大眼睛，把这份馈赠接了过来，试着前后挥动了两下。“这平衡的手感……真是完美！简直就像我的臂膀一样自然！可它会不会裂——”

“不会。”林地之主干脆地回答，“除了玛法里奥的力量之外，它还得到了我的祝福，会比任何凡人铸造的战斧都要坚不可摧，你大可放心。”

一旁的暗夜精灵既没有伸手去摸那把武器，也没有像布洛克斯那般渴望利斧在手。虽然他明知道那些恶魔会吞噬魔法与巫术，可他仍然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施法而不在于舞剑弄刀。他已经想出了利用天赋的办法，不至于被敌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于是，三人皆已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劲敌。

罗宁近来的遭遇时常在噩梦中困扰着他，现如今，它们又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面前。燃烧军团的先驱者——邪能兽已经闯进了凡间界域，那些浑身冒火、头上长角的怪物还会远吗？

克拉苏斯之前已经对这位红头发的法师解释过，他们二人误入过去的时空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一时的胜利，说不定会让整个未来化成乌有。为了保护他们的挚爱，罗宁最好什么都不要做。

可是当第一只邪能兽跳进林地时，所有这些高贵的念头都从他脑海里消失得毫无踪影。伴随着轰响的雷声半神径直走到那些恶魔跟前，沉重的脚步撼动着大地，致使地面轻微开裂。他把手一挥，闪电立即从指间飞了出去。

接着，从塞纳留斯的那双手中仿佛迸发出了一个小小的太阳，冲向站在最前面的那个恶魔。也许半神只是在试探对手，或是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只见那只邪能兽将一对触角往前一伸，小太阳不但没有击倒目标……反倒被触角末端的吸盘给吞了进去。

邪能兽微微发光……骤然复制出了另一个自己。

两只恶魔朝牡鹿之神冲了过来，挥动着利爪，想要将他强大的法力全部吸光。塞纳留斯用一只手抵挡住了第一只恶魔的攻势，那恶魔疯狂地挣扎，奋力撕咬着将它高举在空中的那条手臂。这时，另一只恶魔抓紧了塞纳留斯的肩膀，触角扎进半神的皮肉，三人扭打得难解难分。

这怎么可能！罗宁虽然没有与邪能兽亲自交过手，可他研究过他们的尸体，也读过与其相关的所有情报。他听说过关于这些怪物自我复制的罕见先例，可那必须是在吞噬了大量魔法之后，而且整个过程无比缓慢和艰难。看来一定是半神和这片森林使用的古老魔法太过强大……才会让这些恶魔变得更加可怕……

罗宁浑身战栗，他深知魔法是他对抗敌人的最佳筹码。虽然他也略通格斗之技，可眼下他没有武器在手，塞纳留斯自顾不暇，不可能在这时给他准备一把。况且，在这些可怕的怪物面前，就算有什么神兵利刃，他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也不足成事。罗宁还是得使用魔法。

当塞纳留斯起初将克拉苏斯和他带进花环时，罗宁发现自己无法施放任何法术。林地之主对他的意念动了手脚，让这两位“宾客”无法在他的地盘上胡作非为。然而，当塞纳留斯意识到危机迫近，就立即将限制魔法移除。半神对法师没有恶意，他之前那么做，只是想要保护这片森林和他的世界。

但是就算罗宁无视克拉苏斯先前的警告，拼出全力，也未必就能扭转大局。那些恶魔一定会迫不及待地等着吸食他的法术，就像在未来那场对抗燃烧军团的战争中榨干许多法师一样。

邪能兽步步紧逼，留给罗宁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法师握紧双拳，咒语眼看就要脱口而出。

可他却还是什么都没有做……

在塞纳留斯和那两只邪能兽打成一团时，另外两只则冲向了布洛克斯。魁梧的战士发出一声怒吼，吓得其中一只恶魔略显踟蹰，刚好让兽人抓住机会，挥起利斧砍向对手，把那带有魔法之力的斧头深深地劈进了邪能兽的前爪，利落地砍断了三根脚趾。令人作呕的绿色液体从恶魔体内流到草地上，还腐蚀得斧刃嘶嘶冒烟。

受伤的邪能兽哀号着倒向一边，但他的同伴却仍然在往前冲，朝兽人扑了过来。布洛克斯还没站稳，勉强用斧柄的末端撞了下怪物的胸口。

邪能兽痛得大吼一声，冲劲却丝毫没有消减。它砸在布洛克斯身上，庞大的身躯几乎要把兽人压碎。

那边的暗夜精灵情况也很危急，怪物凶猛地朝他伸出触角，想要吸取他的力量。玛法里奥集中精神，努力回想着塞纳留斯的教诲。半神曾经说过，大自然既是武器，也是与他并肩迎敌的战友。

玛法里奥模仿着半神的做法，汇聚了一股咆哮的旋风，向那只可怕的邪能兽席卷而去。那粗壮的触角张着大口，疯狂摆动，想要吸食魔法，但玛法里奥把力量都融合到了狂风之中，令恶魔无从下手。

暗夜精灵将右手一挥，命令四周的树木将多余的叶片全都贡献出来。他只选择了最粗壮的大树，但他需要大量的树叶，而且要快。

树冠上落下数以百计的叶片，那些参天的守护者都在不遗余力地向他提供帮助。玛法里奥立即将这些树叶吹进刚才那股狂风之中。

邪能兽逆风而动，仍然想朝着猎物逼近，却被旋风困在原地。

越来越多的树叶被卷进风中，转得也越来越快。起初邪能兽没有留意，认为以区区风力跟恶魔作对无异于螳臂挡车，没想到口鼻突然被叶片割破，滴下血来。

暴怒的恶魔对着树叶狂扑猛打，结果反倒在爪子、兽蹄和身躯上留下了更多伤口。这时风力加大了足有一百倍，每一片在空中飞旋的树叶都锋利得有如刀刃，对准邪能兽的全身切削下来。恶魔全身渗透出绿色汁液，浸湿了它的毛皮，甚至模糊了它的视野。

塞纳留斯和那两只攻击他的怪物正在远处缠斗，恶魔的叫喊声和林地之主那雄浑的咆哮声此起彼伏。一只邪能兽紧紧攀在半神的身上，塞纳留斯猛地抓住它的前腿，腿骨应声折断。恶魔惨叫着松开触角，痛得在地上打滚。

第一重威胁暂时解除，塞纳留斯于是回过头迎战另一个对手。只见他的脸色暗得惊人，双眼燃烧着怒火。突然，一团光亮挡住了那个恶魔，它贪婪的触角想要汲取那光芒，恨不得将它全都吞入腹中。

可这法力的主人并不是什么使用魔法的法师，塞纳留斯此刻被一圈神奇的蓝光环绕，予取予求地满足着敌人的欲望……可那力量大得就连恶魔也不能把它全部吸进去。

邪能兽像一个飞快吸饱水的水袋，迅速胀大，像是要一分为二……可是吸入体内的力量已经让它承受不住。

庞大的恶魔突然炸裂，腐臭的肉块像从天而降的大雨，洒落得林中到处都是。

到目前为止，罗宁还算走运，并没有邪能兽扑向他。他待在花环中间，希望这道鲜花篱栅能帮他挡住敌人，不用逼他使用法术。

罗宁看着布洛克斯险些被怪物碾碎，幸好那名战士身手老练，对抗两大强敌仍然面不改色。可他越是盯着布洛克斯看，就越是感到恐惧——罗宁知道，如果他和克拉苏斯无法返回自己的时空，唯一的办法就是他和巨龙法师尽快死去，死得越早，对历史的篡改也就会越少。可他们却谁都没有想到，还有一位兽人战士被卷进了这个时代。

罗宁注视着布洛克斯的后背，开始酝酿施放另一种法术……在这场混战之中，他大可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他，消除影响历史的一大隐患。克拉苏斯肯定会认同他的决定，与那些恶魔相比，布洛克斯才是真正威胁着这个世界的存在。

可他还是犹豫了，他脑海中形成的那道魔法被他强压进了黑暗的内心深处。罗宁感到非常羞愧，布洛克斯的族人是他们宝贵的盟友，这位兽人正在为了他人的安危而拼死厮杀，在被他保护的人里也包括罗宁。

虽然克拉苏斯之前说过的话无形中敦促着罗宁尽快采取行动，将来再考虑带来的后果，可他越是看着兽人与那名暗夜精灵并肩战斗——暗夜精灵将是他们在未来结盟的另一种族——罗宁就越发为自己险些做出的冲动决定而感到懊悔。他刚才的想法似乎与燃烧军团入侵的暴行一样可怕。

罗宁不愿再坐以待毙……

“抱歉了，克拉苏斯。”罗宁喃喃说着，开始施放新的法术。“我真的很抱歉。”

头戴兜帽的人类法师深吸一口气，剑眉之下的锐目凝视着与兽人纠缠的一只邪能兽，念出了曾经帮他对抗天灾和燃烧军团其他邪恶爪牙的那道咒语。必须要尽快出手，不能让邪能兽有时间汲取他法术的力量。

在他右侧很远的距离之外，塞纳留斯终于摆脱了另一名对手。那个恶魔耷拉着前腿，再也无力抓着敌人不放。半神弓起强劲有力的脊背，将怪物举过头顶，发出一声胜利的咆哮，将它掷向远处的密林。

与此同时，罗宁也施放了法术。

他想要对处在他法术焦点上的那只邪能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至少也要让它身受重伤，其他的交给布洛克斯去解决。没想到这道法术的威力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一道无形的力量障壁使周围的空气都在他身边疯狂地涌起波浪，然后像疾风似的朝目标奔袭而去，同时向两侧蔓延，眨眼间覆盖了整片林地。

那道障壁畅通无阻地穿过了布洛克斯和暗夜精灵的身体，对位于行进路线上的那三只凶残的恶魔尽情地释放着怒火。邪能兽们没时间反应，甚至连饥饿的触角都来不及挥动，在那狂暴的盛怒面前如同蚊蝇般不堪一击。

力量障壁所过之处，恶魔们都被烧成了灰烬，从头到脚都被那道法术吞噬，残破的身体上还覆盖着一层粉尘，乍看之下像被碾成了粉末。其中一只邪能兽临死前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哀号，但那声音很快就随风飘散，被吹上了在前一刻爆发出雷霆之怒的天空。

林地又重归平静。

布洛克斯松开战斧，长着獠牙的大嘴难以置信地张得老大。玛法里奥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不确定那法术是否由自己施放，然后又看了看塞纳留斯，觉得八成是半神的功劳。

罗宁也眨了好几次眼，才确定他所目睹的一切不仅不是幻觉，而且还是自己的杰作。人类法师这时才想起来，当他们与那群身穿盔甲的暗夜精灵战斗时，克拉苏斯显得力量极弱，而罗宁却爆发出了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力量。

但当他感觉到从后背传来的一阵剧痛时，这点胜利的喜悦顷刻间化为乌有。他觉得自己仿佛从里到外被撕裂了，连灵魂也被抽离——

被抽离？虽然遭受了巨大的折磨，罗宁还是清楚地意识到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另一只邪能兽悄无声息地从后面杀了过来，正贪婪地汲取着自己的魔法力量。

罗宁想起了被恶魔榨干的施法者的遭遇，想起那些可怕的人皮被带回到达拉然接受调查。

而他马上就要变成下一个……

尽管单膝跪在地上，罗宁仍在奋力反抗。他拼出全力，认定自己一定能够从这只寄生怪物手下逃走！

逃走……这成为了罗宁在剧痛之下产生的唯一念头。逃走……罗宁想的只是要逃离痛苦，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人类法师模糊地听到了兽人和暗夜精灵的声音，与他内心的恐惧交织在一起。邪能兽吸取了他的力量，料想他们两人谁都不会是它的对手。

罗宁现在只想逃走……逃去任何地方……

痛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却令人心安的麻木感，如火焰般在他周身蔓延。罗宁感激地接受了这种惊奇的改变，任由麻木感将他彻底席卷……

直至将他完全吞没。

泰兰德不止一次地悄悄走过这座巨大神殿的寂静走廊——经过无数间侍僧的睡房、冥想室和对公众开放的祷告厅——朝着主入口附近的那扇窗户走去。烈日照得她几乎睁不开眼，但她还是强迫自己看着那空旷的广场，搜寻着有可能被漏掉的任何线索。

她刚刚将头探出窗外，就根据金属的碰撞声听出有守卫走了过来。那名暗月精灵认出了她，脸上严厉的表情稍显柔和。

“又是你啊！泰兰德姐妹……你真应该好好待在你的住处睡上一会儿！你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过，再这样下去，你可就撑不住了。你的朋友会没事的，对此我很确定。”

守卫指的是伊利丹，泰兰德虽然也很担心他的安危，但新手祭司真正恐惧的是等到伊利丹回来时，他身后是否还会拖着他的哥哥和那个倒霉的兽人。她不认为伊利丹会背叛自己的双胞胎兄长，可要是拉文凯斯领主抓住他们的话，伊利丹又怎能抗命不从？

“我知道，可我就是睡不着。请你谅解，姐妹。”

哨兵同情地微笑着。“但愿他知道你有多么关心他。你就快要做出决定了，不是吗？”

这些话让泰兰德内心觉得很是烦乱。自从三人救出布洛克斯加之后，她的念头和反应都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更偏爱两兄弟中的哪一位，可她还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不，那只是出于对儿时玩伴的关心罢了。

一定是这样……

这时又有铿锵的金属和夜刃豹的喘息声传来，泰兰德立即从那满脸困惑的卫兵身旁跑过，冲向艾露恩神殿门前的石阶。

风尘仆仆的拉文凯斯领主正带着骑兵队伍走进广场，这位身披斗篷的贵族看起来不慌不忙，甚至还面带得意，他身边的不少兵将却是神情阴郁，不断地交换着目光，仿佛是在暗藏着什么可怕的秘密。

哪里有玛法里奥和布洛克斯的影子……

伊利丹一脸骄傲地骑在黑豹背上，走在拉文凯斯领主身边。看起来他在这支骑兵队伍中显得最为志得意满，如果这份喜悦是因为他保全了自己的哥哥，那么泰兰德自然也会感同身受。

年轻的祭司不假思索地朝街上跑去，他的出现立即引起了拉文凯斯领主的注意，这位长着胡须的指挥官优雅地微笑着，对伊利丹指了指她，又对玛法里奥的弟弟耳语了几句，随后举起手。

士兵们停下脚步，伊利丹和拉文凯斯调转豹头，冲着泰兰德走了过来。

“瞧瞧，这不是月神最虔诚的仆从吗！”指挥官惊呼，“你这么晚了还在等着我们的凯旋，真是有趣！”他一边说一边瞄了伊利丹一眼。这位年轻人已是满脸羞涩。“太有趣了，你不觉得吗？”

“您说得是，大人。”

“我们必须赶去黑鸦堡垒了，姐妹，但我可以给你们两个留出一点宝贵的独处时间。”

拉文凯斯说罢，骑着黑豹回到队伍当中，泰兰德感到两颊稍稍有些发烫。伊利丹飞快地下了坐骑，走过来拉起她的手。

“他们很安全，泰兰德……而且拉文凯斯领主还主动提出让我为他效力！我们共同打败了一只可怕的猛兽，紧要关头是我保护了大人，我亲手消灭了它！”

“玛法里奥逃走了？你确定吗？”

“当然，当然。”伊利丹兴奋地答道，显然无意回答与哥哥有关的更多问题。“命运终于向我招手了，你不明白吗？那群月之守卫不把我放在眼里，但我却消灭了杀害三名月之守卫的凶手，遇害者里还包括他们的高阶法师！”

泰兰德还想继续打听有关玛法里奥和那个兽人的消息，但伊利丹显然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长久以来，泰兰德也知道他刻苦努力地想要实现那么多族人为他预言的光辉未来，却苦于不得要领，此时也有些感动。“我太为你高兴了，我原本还担心你跟不上塞纳留斯的教引，但要是你连拉文凯斯大人都能保护得了，那你肯定——”

“你不明白！我没用玛法里奥崇敬的那位杉度反复传授的本领，他教的那些法术又烦琐又不实用！我用的可是传统的暗夜精灵魔法……还是在白天呢！这太令人兴奋了！”

伊利丹如此轻易地就抛弃了德鲁伊之道，其实早就在泰兰德的预料之中。一方面，伊利丹终于成功地证明了自己，这让泰兰德为他感到欣喜；另一方面，这也是两兄弟越走越远的又一个迹象。

也为她那本就不堪重负的大脑增加了一份忧虑。

拉文凯斯领主在伊利丹身后礼貌地清了清嗓子。

玛法里奥的弟弟表现得愈发雀跃。“我得走了，泰兰德！我必须赶去黑鸦堡垒，帮忙调集一支更大规模的队伍，去把那些野兽和精灵们的尸体拖回来！”

“尸体？”她原本以为有怪物害死了几名月之守卫，这时才意识到只有拉文凯斯的骑兵队伍回来了。在他们之前赶去追击玛法里奥和兽人的骑兵全都没能幸免。

这个事实让泰兰德吓得浑身颤抖……尤其玛法里奥至今还流落在外。

“几乎所有士兵都被杀光了，泰兰德，你还没听懂吗？”伊利丹喜不自胜，没有注意到她脸上的阴霾。“法师们死得最快，连一点忙都没能帮上，其他战士也只活下来两个人。而我却只用了两道飞快的法术就消灭了一只怪物！”他高高地挺起胸膛。“尽管那家伙还会吞噬魔法！”

这时，身后的贵族又轻轻咳嗽一声，伊利丹赶忙将泰兰德的双手拉到嘴边，轻柔地一吻。然后将她放开，跳到夜刃豹的背上。

“我一定能配得上你。”伊利丹突然小声说道，“很快就能了。”

说完，他便骑着黑豹走向等在旁边的指挥官。拉文凯斯鼓励地拍了拍伊利丹的后背，回过头看了看泰兰德，然后冲着玛法里奥的弟弟把头一点，使了个眼色。

泰兰德早已被自己刚才听见的话吓得愣在原地，眼神呆滞地目送着骑兵队伍前往黑鸦堡垒。在离开广场前，伊利丹又回头朝她看了一眼，那双金色的眼睛热切地望着这位青梅竹马的姑娘，目光中充满了期待。

泰兰德拽紧长袍，快步奔回神殿，一进门就看见了之前跟她说话的那名哨兵。

“请原谅，姐妹！我无意偷听你们说话，我为那些在这场徒劳追猎行动中不幸丧命的同伴深感悲痛，也想对您朋友光明的未来表示祝贺！拉文凯斯领主必定十分器重他，才会亲自辅佐他成才！他的天赋肯定无人能及了，对吧？”

“嗯……大概是吧。”等她意识到自己的回答时，飞快地补充道，“很抱歉，姐妹，我想我是累坏了，得回房间睡一会儿。”

“我理解，姐妹，起码你这下终于能做个美梦了……”

泰兰德走回房间时心想，美梦怕是跟她无缘了。是的，玛法里奥和布洛克斯加顺利逃脱的消息令她感到高兴，也没有明显的证据能把玛法里奥跟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就连伊利丹也终于有所建树，她原本还担心那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但现在最令她担心的是……伊利丹似乎已经做出了有关他们两人今后关系的决定，而泰兰德对此还犹豫不决。在尚未能明确玛法里奥的心意之前，他在她心中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当然，玛法里奥的安危取决于他能否继续避开月之守卫和拉文凯斯领主的耳目。若是有任何一方发现真相，他也难逃被押送到黑鸦堡垒的命运。

一旦被关进去，就算是伊利丹也休想救出他的哥哥。

无论是粗壮的树干，还是茂密的树叶，全都没有阻止邪能兽坠落，他被半神抛上高空，根本无力自救。

时运无常，变幻莫测，塞纳留斯使出全力把那怪物扔了上去，料想它掉下来时肯定没命。如果那邪能兽摔在岩石、大地或是粗壮橡树的树干上，绝对会瞬间断气。

可林地之主偏巧没有拿捏好角度，怪物落下的位置居然是一潭深水，即便坠落的速度再快，也没能砸到水底。

恶魔使劲挣扎着朝水面上游，虽说险些淹死，却还是侥幸爬上了岸。它的一条前腿已经残废无用，挪到了一处树荫下，想在那里喘息几分钟。

等它稍稍振作起来后，立即嗅了嗅空气，寻找着特殊的气味。那只邪能兽一找到目标，就立即警觉起来，拖着浑身是伤的身体向前移动，脚步虽然缓慢，却还是稳稳地朝源头靠近。就算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它也闻到了从永恒之井中散发的力量。它能利用那口井来给自己疗伤，甚至连断裂的腿骨都能复原。

就连布洛克斯和罗宁这些曾在战斗中与其交过手的人也未必能看透邪能兽的本质，除了体形庞大的地狱火之外，效忠燃烧军团的怪物多少都有些智慧。这些恶魔犬是主人意志的延伸，它们知道的任何事情，哈卡也会知道得清清楚楚。

从这个孤独的幸存者身上，驯犬者已经了解到哪些人将会阻挡燃烧军团的降临……

第十六章

“时间到了。”阿莱克丝塔萨的出现和她的这句话打破了克拉苏斯的沉思。巨龙法师一个人在这里想了很久，就连时间都仿佛失去了意义，他也不知道红龙女王离开了多久。

“我准备好了。”

阿莱克丝塔萨俯下身体，让他爬到自己背上，沿着红龙军团历经数代挖凿而成的古老通道优雅地向外飞去，没过多久就抵达了劲风猛吹的山巅，俯瞰着一片云雾缭绕的地带。这里是红龙军团的领地，高山巍峨，积雪皑皑，雾气弥漫。克拉苏斯当然知道他的同族喜欢居于山中高处，甚至远在云层之上。他那支离破碎的记忆中依稀浮现出了这片领地的宏伟壮阔，既有寒冰覆盖的巨大山谷，也有嶙峋耸立的零落尖峰。

他忽然感到站立不稳，稀薄的空气令他虚弱的身体无力支撑。阿莱克丝塔萨用翅膀护住他，防止他从龙背上跌落。

“这么做也许真是难为你了。”阿莱克丝塔萨的声音里充满了关心。

克拉苏斯瞬间感觉周身又充满了力量。

“我想……我还没迟到吧。”

考雷斯特拉兹缓步走向他的配偶，起初看起来也像人类法师似的，眼看就要力不能支，随后忽然变得精力充沛。随着他渐渐走近，脸色也显得不再憔悴。

“没有，你觉得能跟我们上路吗？”

“在我进来之前，我还觉得自己恐怕做不到……现在突然好起来了。”他看了看克拉苏斯，接着又把目光移回到阿莱克丝塔萨身上，仿佛他猜到了自己为何会如此神奇地快速复原，却感到难以置信。

红龙女王将克拉苏斯放到他配偶的背上，当克拉苏斯触碰到年轻时候的自己时，立即感到活力十足。与考雷斯特拉兹的直接接触，再次使他变得完整。

近于完整。

“你准备好了吗？”雄龙问他。

“好了。”

阿莱克丝塔萨迈步上前，展开巨大的双翼，飞出通道。先是微微俯下龙头，然后消失在云层中。考雷斯特拉兹走到峭壁边缘，让他背上这名小小的骑士再好好欣赏一番高山绵延的壮丽奇景，接着也一飞冲天。

起初，他们穿过了较低的云层，随后，考雷斯特拉兹乘着风力，带着克拉苏斯飞向高空。透过浓雾，克拉苏斯看见阿莱克丝塔萨已经远远地飞在前头，不过她飞得很慢，好让配偶能够追上来。

“一切都好吗？”红龙同时问他们两个。

克拉苏斯点了点头，考雷斯特拉兹也示意没有问题。于是，红龙女王便专注地直视前方，没再多说什么。

即便是骑在另一名同族的背上展翅飞翔，也让巨龙法师兴奋不已。他从出生就习惯在云端遨游，今时今日的现状让他感到很难接受。他是一条龙！是天穹之主！如今却如此卑微地活着……

他们飞过一座又一座高山，穿过缭绕的云层，克拉苏斯凡人的身躯慢慢变冷，可他太出神了，根本没有留意。

两条优雅的巨龙绕开一座险峻的山峰，朝山岭间的一片开阔山谷飞去。克拉苏斯看不清那里有什么，但他凭直觉判断出他们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

“抓紧！”考雷斯特拉兹大喊。

还没等克拉苏斯询问理由，两条巨龙便急速降落，空气原本像是一潭平静的池水，这时被丢进了一块石子，泛起层层涟漪。克拉苏斯起先担心又遇到了那个将他带进这个时空的异象，然后惊讶地发现他身下的飞龙正在朝那令人不安的目标飞去。

前方，只见阿莱克丝塔萨平静地飞进了那团巨大的涟漪——消失不见。

在克拉苏斯脑海中的混沌地带隐约浮现出了古老的记忆，他想起作为巨龙时的自己曾经主动飞到过这里。克拉苏斯强打精神，在考雷斯特拉兹载着他追赶女王的同时竭力回想着过往。

他们飞进去了。

静电覆盖着巨龙法师的每一寸身体，神经传来阵阵刺痛，克拉苏斯感到自己仿佛与天空融为一体，成了雷霆与闪电之子。他几乎抑制不住振翅高飞的冲动，却只能牢牢地抓着坐骑，穿越狂风与密云。

忽然间，那种感觉又消失了，惊得克拉苏斯必须更加用力抓紧考雷斯特拉兹来维持平衡。他眨眨眼，感觉自己就是个生活在尘世凡间的普通人。身份转换带来的冲击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克拉苏斯都没有意识到环境已经大不相同。

两条巨龙在一处巨大的洞穴上空徘徊。那洞穴大得难以形容，相比之下就连阿莱克丝塔萨都像是一只不起眼的小飞虫，就连将风光变幻、农田广布的王国整个容纳进去似乎都绰绰有余。

但这洞穴的惊人之处还不止是广阔那么简单，它浑然天成，自成一体，与其他洞穴全无相似之处。洞壁是光滑的曲面，如果一个人将手放在岩石上，顺着各个方向抚摸，不会感觉到任何摩擦或阻力。从上至下，无缝无隙，地面是一个平坦的正圆形，如果精确丈量的话，依照几何学的标准，也不会发现任何缺陷。

地面是整个洞穴中唯一平坦的区域，洞壁沿着内弯的弧度高高向上延伸，向上交汇，形成一个球形的空间。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洞里没有任何矿物，既没有从洞顶低垂而下的尖锐钟乳石，也没有从地面向上生长的石笋。在整个洞穴中找不到一丝裂纹，连细微的石缝也不曾见到，如此完美的景象终于让克拉苏斯想起，这里就是龙神之厅。

其历史甚至比龙族本身还要古老得多。

据说造物主就是在这里塑造了世界，在这个神圣的洞穴里将它们孕育成型，然后放进广袤无垠的宇宙。即便是伟大的龙族也不能否认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因为如果不是在许多个世纪以前发现了这个地方，他们甚至不确定自己在凡间界域中能否找到其他合适的集会之所。洞壁牢不可破，就连守护巨龙都无法撼动。

使这个洞穴更显神奇的是，巨龙之厅弥散着金色的光芒，使人心绪安宁却又似乎没有源头。克拉苏斯回想起飞龙们曾经做过实验，却从来无法证明当洞中无人时那光芒是否会消失，或是会恒久存在。那光芒就好像是这洞穴的守护者，热情地欢迎着每一位到来者。

考雷斯特拉兹下降时，克拉苏斯突然意识到，尽管记忆残缺不全，他对这个神圣之地的印象却极为深刻。在龙神之厅中发生过的那些事仿佛永远都不会被他遗忘。

两条通体红色的巨龙在石地上停了下来，环顾四周。洞中开阔，他们一眼就看出其他巨龙还未抵达。

“你跟所有成员都约好了吗？”考雷斯特拉兹问。

生命女王摇了摇她那庄严的龙头。“我只联络了伊瑟拉，她会去负责联络其他人。”

“我已经尽了力。”一个轻柔的女性声音答道。

不远处的稀薄空气中依稀显现出一个翠绿色的身影，虽说轮廓看不真切，但那明显是一条优雅而缥缈的巨龙，身高与阿莱克丝塔萨不相上下。一层薄雾总是遮着她那张隐隐若现的面容，但别人还是能看出她始终闭着眼睛，就连说话时也不例外。

两条巨龙轻轻点头，表示问候。阿莱克丝塔萨说：“你能这么快赶来真是太好了，伊瑟拉。”

克拉苏斯认出她是梦境守护者，只见她也点了点头，看着洞中的两条红龙。尽管她眼睛仍未睁开，克拉苏斯还是能感觉到那洞穿一切的目光。“我来是因为你是我的姐妹。如果不是有要紧的理由，你肯定不会把大家全都喊来这里。”

“其他守护巨龙呢？”

“我唯一没能直接联系到的就是诺兹多姆。你知道他的行事风格，我联系了他的仆从，他说一定会尽力通知他的主人……我也只能做那么多了。”

阿莱克丝塔萨感激地点点头，却还是难掩失望的神情。“那么，就算其他巨龙全都赶来，我们还是无法达成最后的决定。”

“永恒者还是会来的。”

克拉苏斯此时还骑在他年轻时自己的背上，听到伊瑟拉没能联系到诺兹多姆的消息后惴惴不安。他深知时光守护者生性复杂，掌管着过去、现在、未来乃至整个历史……在所有巨龙当中，克拉苏斯在这里最想看见的就是诺兹多姆，那样或许还有希望把这两位误入此地的旅行者送回自己的时空，平静地结束这场意外。

此刻这种希望已经破灭，等待克拉苏斯的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要想避免时空错乱，守护巨龙也许必须要杀死他和罗宁。

上方突然有耀眼的红光闪过，电能风暴瞬间席卷大地，令人敬畏的五光十色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随后，在瞬间消散的风暴中心点矗立着一条闪光的高大巨龙，身体仿佛一半是水晶，一半是寒冰。按照巨龙的标准来看，他的表情显得相当喜气，像是比旁观者更加欣赏自己那壮观的出场方式。

“欢迎你，玛里苟斯。”阿莱克丝塔萨礼貌地问候。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生命女王！”闪闪发光的巨龙由衷地朗声大笑。“还有你，我美丽的梦境之主！”

伊瑟拉沉默地点点头，脸上掠过一丝玩味。

“你的界域情况怎么样？”红龙女王问。

“好得不能再好了！光辉夺目，色彩缤纷，充满活力！”

“看来造物主真该把你创造成生命之父，而不是魔法守护者啊，玛里苟斯！”

“这想法很有趣！也许我们改天应该好好讨论一下！”他说完再次大笑起来。

“你不舒服吗？”考雷斯特拉兹问克拉苏斯，后者一见到玛里苟斯就吓得浑身僵硬。

“没事，只是在调整坐姿。”渺小的身影庆幸考雷斯特拉兹无法看清他脸上的表情，克拉苏斯越是观察玛里苟斯的言谈举止，就越发对自己无法对守护巨龙如实道出关于未来的实情感到遗憾。

魔法守护者，要是你知道等待你的命运，会说什么呢？你将遭遇背叛，陷入疯狂，独自孤零零地待在那片冰封的界域中……

克拉苏斯虽然无法忆起与玛里苟斯未来有关的一切，却还是拼凑出了那场悲剧——可惜他无法对这条散发着光芒的巨龙发出任何警告。

“这位就是要来参加集会的那位外来者吗？”玛里苟斯看着克拉苏斯问。

“是的。”阿莱克丝塔萨回答。

魔法守护者嗅了嗅空气。“他身上有我们的气味，但那也许是因为他与你的配偶相距过近的缘故。我也不确定。在他身边还笼罩着古老的魔法，是不是被施过什么咒语？”

“等会儿让他自己说吧！”阿莱克丝塔萨打断了玛里苟斯的盘问。“先等其他成员到齐。”

“说来就来了。”伊瑟拉说。

上空云层翻滚，继而洒下光辉，只见一条巨龙破云而出，庄严地俯冲而下，在庞大的洞穴上方绕了两圈。其余守护巨龙全都满怀敬意地安静下来，注视着那巨大的身影越飞越近。

这条龙几乎比所有龙类都要巨大，黑如寂夜，高贵优雅。在龙脊与身侧都分布着金银二色的纤细血脉，鳞片闪闪发光，犹如嵌满了璀璨生辉的各色珍贵宝石。它全身散发着一股原始力量，那是世界本源的无边之力。

黑龙在同伴们面前停下，略显傲慢地收起翅膀，用真诚而雄健的声音说道：“阿莱克丝塔萨，我的朋友，我响应你的召唤，特此前来……

“衷心地欢迎你，亲爱的耐萨里奥。”

刚才，克拉苏斯竭尽全力，不想对玛里苟斯的到来做出任何反应，现在更是拼命抑制着身体的颤抖，以免被其他人看出任何异样。他之前的恐惧是出于对魔法守护者的悲惨未来深感遗憾，现在则是对所有巨龙……以及整个世界的命运感到愈发担心，即便他们能够敌得过燃烧军团。

耐萨里奥此刻就站在他面前。

耐萨里奥——大地守护者，守护巨龙中最受尊敬的成员，也是红龙女王亲密的好友。如果耐萨里奥身在红龙军团，他肯定早就被阿莱克丝塔萨选作伴侣之一。除了寻求伴侣们的建议之外，红龙女王也还会经常征询大地守护者的意见，那条黑龙头脑敏锐，处事周密，从不会鲁莽行事。作为一条年轻的巨龙，克拉苏斯在不少方面都会以他为榜样。

但在巨龙法师所属的时间，如果再有人想要效仿耐萨里奥，那肯定是疯得不轻。耐萨里奥拒绝再行使守护之职，反对守护巨龙继续保护凡间界域。他坚持认为，低等种族是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的根源所在，应该将他们全部抹除……任何支持他们的力量都不该存在于世。

耐萨里奥设想出了一个只有龙类存在的世界，确切地说，在那个世界里，只有他和他的黑龙军团。这个偏执的念头促使他犯下了无数黑暗的恶行，最终使耐萨里奥变成了足以与燃烧军团相提并论的巨大威胁。在他致使血流成河、生灵涂炭之后，巨龙们这才痛下决心，联手向他宣战。

耐萨里奥不仅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身份，甚至还改了名。他不再使用那个原先被万物所知的名字，而是成了邪恶的代名词。

死亡之翼……

站在克拉苏斯面前的正是黑色天灾——毁灭者死亡之翼。可巨龙法师却无法警告其他同类，虽然他知道耐萨里奥最终会变成危害尘世的巨大祸患，却记不起那场悲剧将始于何时何地。在这个节骨眼上，守护巨龙之间的相互猜疑，将会引发无法预估的灾难，甚至比大地守护者未来的暴行还要可怕。

但是……

“没想到联系我的是伊瑟拉，而不是你。”黑龙隆隆地说，“你还好吗，阿莱克丝塔萨？”

“我很好，耐萨里奥。”

耐萨里奥注视着红龙女王的同伴。“你怎么样，年轻的考雷斯特拉兹？你的情况似乎不怎么好。”

“病痛正在减轻。”红色巨龙恭敬地说，“很荣幸再次见到您，大地守护者。”

他们就像朋友似的闲谈着，但据克拉苏斯回想，变成死亡之翼后的耐萨里奥几乎认不出他来。等到了兽人战争期间，这条黑色巨龙早已陷入疯狂太久，忘记了从前的友谊，一心只想实现自己黑暗的使命。

此时来到这里的不是死亡之翼，而是他们的朋友耐萨里奥。他朝考雷斯特拉兹的后背上看了一眼，发现了那个头戴兜帽的矮小身影。“你就是红龙女王说的那个人吧？你叫什么名字？”

“克拉苏斯！”巨龙法师干脆地回答。“我叫克拉苏斯！”

“这小家伙胆子倒是不小！”耐萨里奥兴味盎然地说，“我认同伊瑟拉的看法，他肯定也是一条龙。”

“还是一条有故事的龙。”阿莱克丝塔萨补充说。红龙女王注视着洞口。“但我想再等等诺兹多姆，他来了，我们再开始。”

“给那个不受时间羁绊的家伙再多一些时间？”玛里苟斯大笑着问。“这真是太讽刺了！等那不苟言笑的诺兹多姆来了，我可要好好地问问他！”

“你老是揪着这个问题不放。”耐萨里奥也笑了起来，露出满口龙齿。

玛里苟斯的笑声更加响亮，拉着耐萨里奥避开人群，自顾自地交谈起来。

“虽说没有血缘关系，”伊瑟拉那双紧闭的眼睛跟在两条巨龙身后，“可他们还真是亲如兄弟。”

阿莱克丝塔萨表示赞同。“幸好耐萨里奥还能找玛里苟斯聊天，他近来总是不太愿意跟我说话。”

“我也感觉到了与他的距离，他不是很满意那些暗夜精灵的举动，有一次甚至表示那些家伙野心勃勃地想当造物主，却缺乏那些知识与智慧。”

“或许他说得也有道理吧。”生命女王转过头来，扫了克拉苏斯一眼。

女王的目光愈发让巨龙法师感到有些不自在。在所有巨龙当中，他至少应该事先警告阿莱克丝塔萨——她今后将拜死亡之翼所赐，沦为兽人一族的奴隶，那些爪牙还会牺牲她的子嗣来达成黑暗的图谋。趁着兽人战争临近结束的乱局，死亡之翼将会实现自己真正的图谋……利用生命女王产下的龙蛋来复兴他那已经灭亡的军团，弥补疯狂行径酿下的苦果。

我到底能做什么？克拉苏斯追问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说出真相？我不能提起兽人，不能提起大地守护者的背叛，不能提起燃烧军团……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陈述事实，尽快消灭我和罗宁！

克拉苏斯沮丧地望着导致他陷入如此困境的祸首之一。耐萨里奥正在跟玛里苟斯愉快地交谈着，蓝龙背对着其他还在等候时光守护者的巨龙。只见黑龙展开双翼，对同伴赞同地点着头。如果他们是人类、矮人或是什么别的凡间种族，此情此景真像是在酒馆里把酒言欢的两位好朋友。低等族群总是将巨龙视为凶猛的神兽或是智慧的源泉，事实上从性格角度来说，巨龙在某些方面与仰视他们的那些渺小物种并没有多大差别。

耐萨里奥的视线从玛里苟斯身后越过，与克拉苏斯的目光匆匆相对。

在那一刹那，克拉苏斯意识到，黑龙在这场集会上所表现出的热情不过都是掩饰。

黑暗早已侵入大地守护者心中。

这不可能，不可能！克拉苏斯连忙否认这个念头，脸上平静的表情就快要维持不住。不会这么早吧？眼下时机微妙，耐萨里奥千万别在这个时候向死亡之翼转变！守护巨龙必须团结一心，不仅是为了对抗即将到来的入侵，也是为了应对克拉苏斯和他昔日的学生误入这个时空所引起的混乱。他肯定是误会了黑龙刚刚的眼神，耐萨里奥仍然是保护凡间界域的高贵守护者之一。

克拉苏斯真恨自己的记忆帮不上忙，耐萨里奥到底是何时背叛的？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所有生物的死敌？他的想法现在已经产生了转变，还是他并

没有对内心的黑暗屈服，仍然会和同伴们携手合作？

在兜帽的遮掩下，巨龙法师不由自主地凝视着大地守护者。尽管曾经立下誓言，但克拉苏斯开始怀疑规则也许可以变通。要是他能揭穿藏在守护巨龙中间的这个叛徒，肯定是利大于弊——

耐萨里奥又朝他的方向看了过来……这次，目光毫不动摇地与克拉苏斯对视。

这时克拉苏斯才发现，耐萨里奥认出了自己的身份，黑龙知道他会揭穿他那恐怖的秘密。

克拉苏斯想要转过头去，却发现自己的眼睛仿佛被紧紧吸住了，等他意识到原因为时已晚，大地守护者看穿了巨龙法师的想法，果断地采取了行动。现在，他已经用力量控制住了克拉苏斯，一切就像呼吸那么简单。

我绝不会被他制服！但虽然他极力想要挣脱，然而却不够强大。如果事先有所准备，克拉苏斯也许真能跟耐萨里奥的意识抗衡，可刚刚那意外的发现致使他心神涣散……刚好被黑龙抓住了机会。

你认识我……但我却不认识你。

在克拉苏斯的脑海中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他默默祈祷着周围的人能够察觉到他与黑龙之间的异样。然而所有人全都举止如常，就连他挚爱的阿莱克丝塔萨都没能看清这可怕的真相。

你想说出对我不利的话……把你的看法灌输给其他人……让他们怀疑自己的老友……自己的兄弟……

从大地守护者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在疯狂的深渊中泥足深陷，早已偏执成狂，一心认定只有他才能做出最有利于这个世界的决定。任何人哪怕对他构成一丝一毫的威胁，都是彻头彻尾的罪恶。

休想散播你那些阴险的谎言……

克拉苏斯本以为耐萨里奥会立即将他打倒，没想到对方却把目光移开了，继续去跟玛里苟斯交谈。

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巨龙法师纳闷地想。先是威胁我，然后又像是忘记了我的存在！

他小心地注视着黑龙，可耐萨里奥却不再理会他。

“他不会来了。”伊瑟拉终于说。

“也许会的。”阿莱克丝塔萨说。

克拉苏斯明白他们指的是诺兹多姆。

“不，我已经跟他的那位仆从取得了联系，他也不知道主人身在何处。时光守护者已经离开了凡间界域。”

伊瑟拉说出的消息让巨龙法师更加忧虑。根据他的了解，仆从联系不到诺兹多姆的原因肯定与那异象有关。根据克拉苏斯的推测，如果诺兹多姆真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将时间控制住，就必须要竭力利用每一个瞬间，会有许多个诺兹多姆跟时间对抗……无暇分身前来参加这次集会。

克拉苏斯的希望灭绝得更加彻底。诺兹多姆行踪不明，耐萨里奥也疯了……

“那好吧。”阿莱克丝塔萨回应伊瑟拉的推测，“即便不能马上采取行动，我们也可以在五大巨龙未能齐聚于此的情况下先行商讨。”

考雷斯特拉兹低下头，让他背上的骑士下来。克拉苏斯稳住脸上的表情，朝几条巨龙走去，尽量不往大地守护者的方向看。阿莱克丝塔萨用眼神鼓励着他，让巨龙法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是你们其中的一员。”他的声音跟身边的那些巨龙同样雄浑。“生命女王知道我真正的身份，但是现在，我只是克拉苏斯！”

“这小不点儿还挺会制造声势。”玛里苟斯嘲笑道。

克拉苏斯面向他。“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尤其是对你来说，魔法守护者！平衡已被打破，一个可怕的错误扭曲了现实，威胁着世间万物……万物！”

“真会夸大其词。”耐萨里奥漫不经心地说。

“听我说完，”克拉苏斯不卑不亢，“然后你们会相信的……更大的危险即将降临，我们谁都别想逃脱。你们会——”

可他刚起了个头，就突然变得语无伦次，仿佛舌头在嘴里打起了结，只能含糊不清地吐出一些令人无法听懂的字句。

几条巨龙在旁边听得纷纷咂舌，被他这古怪的举止惊得愣住了。克拉苏斯赶忙扭头去看阿莱克丝塔萨，希望寻求她的帮助，可她脸上的讶异一点也不逊

于其他同伴。

巨龙法师只觉得天旋地转，眩晕感比之前几次来得更猛，使他无法稳住重心。从他嘴里还在断断续续地说出那些毫无意义的话，但就连他也不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

随后，他两腿一弯，无力再与之对抗。就在昏过去的那一刹那，他在脑海中听见了耐萨里奥那平静的声音。

我事先警告过你了……

第十七章

黑暗已经降临，属于暗夜精灵的世界又醒了过来。商贩们开张营业，信徒则忙着前去祷告。这是一个平凡的夜晚，民众们过着一如既往的生活。无论其他低等种族怎么认为，他们都还会按照自己的选择与这个世界相处。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的生活轨迹和观念已经被一些小小的烦恼改变了……

他是月之守卫中的一位高阶大师，银色长发垂在身后，心不在焉地伸出留有指甲的修长手指，想要拿起房间另一端的酒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星图，为一次重要的施法仪式做着准备。尽管一众法师中他年纪最长，法力却不减当年，正因为如此才能继续身居高位。对他来说，施法就像呼吸一样简单自然，无须思考就能完成。

碎裂的声响将他从长毛绒座椅中惊了起来，险些揉碎了手中的羊皮纸，定睛一看，原来是酒瓶摔在了地上。美酒和玻璃碎渣溅得橙绿两色的地毯上到处都是，那是这位法师不久前才刚刚买回来的心爱之物。

法师愠怒地对着那团污渍打了个响指，玻璃碎片忽然在空中凝聚起来，像是被人用胶水粘在一起，重新变回了原先的形状，吸起洒出的美酒……

可是一秒钟后……地毯上又是一片狼藉，情形比之前还要糟糕。

年老的法师愣住了，表情冷峻地又打了个响指。

这次，玻璃和美酒倒是很听他的话，就连最不起眼的污渍也消失了。然而消失的速度却是慢吞吞的，令这位月之守卫大师很不满意。

暗夜精灵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羊皮纸上来，想要为即将到来的仪式做好准备，但他的目光在酒瓶和星图间频频游移……他再次对着酒瓶伸出手指——接着皱起眉头，把手指缩了回来，将座椅开，远离这恼人的干扰。

在每一处主要聚居区的边缘地带，都有武装精良的哨兵在此巡逻，确保暗夜精灵不会遭到外来敌人的进犯。拉文凯斯领主和其他与他有着同样想法的人甚至会警惕地留意边界之外的广阔区域，以防矮人与其他种族垂涎暗夜精灵的

财富。他们不会担心祸从内起——自己人又怎么会相互为害？——但还是命令各个聚居区保有各自的治安力量，以抚慰平民百姓。

加尔哈拉是一座大城市，与辛艾萨利分别位于永恒之井的两侧，法师们已经开始了夜间的仪式，正重新排布位于边界线上的翠绿色水晶。那些水晶两两相连，与其他防御工事共同抵挡着普通的魔法攻击。在市民们的记忆中，这些水晶的力量从未得以发挥，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能让民众觉得安心。

虽然水晶的数量成百上千，但设置阵列却不是什么烦琐的事。所有水晶直接从永恒之井中汲取力量，巫师们只要对照天上的星辰来调整那些彼此相交的联结线即可。事实上，他们要做的无非就是将高高的黑曜石支柱上的水晶微微转动几下，当地的施法者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校准好几块。

可是这次虽然已经重新排布了大半，水晶却渐渐变暗，甚至彻底黑了。加尔哈拉的法师们虽然不像月之守卫那样法力高超，却也能分辨出事态有异。他们立即开始反复检查阵列，却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里。

“水晶无法正常地从井中汲取力量。”一位较为年轻的施法者终于得出了结论。“有东西在试图中断它们的联结！”

话音刚落，水晶又恢复了常态。在他身旁那些年长的同僚们全都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回想自己当年刚刚担任起这项职责时，是否也曾如此武断地发表高见。

暗夜精灵的生活照常继续……

“失败了！”哈卡咆哮着说，他几乎要扬起鞭子，惩罚离他最近的那名上层精灵，但在最后一刻还是把手缩了回来，用死亡一般黑暗的目光看着萨维斯顾问。“我们失败了……”

驯犬者身边的邪能兽也都随着主人的咆哮发出声声怒吼。

萨维斯的脸色也很难看，他眼睁睁地看着上层精灵和哈卡白忙了这么久……但他和驯犬者这时都已经意识到了女王那提议的价值。

只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力量来实现它。

尽管上层精灵们又给凡间界域招来了不少邪能卫兵，却还是于事无补——数量增长得如此缓慢，得耗费多长时间才能为神灵的到来铺平道路？

“我们该怎么办？”萨维斯问。

他在驯犬者那张阴森的面容上第一次看到了不确定的表情，庞大的战士凶狠地瞪着那道传送门，一旁的上层精灵们还在不遗余力地想要将它变得更大更强。“这个问题只有神灵才能回答。”

顾问大人咽了口唾沫，还没等驯犬者迈步就冲上前去，对着传送门单膝跪下。他不愿在他的神灵面前推脱失败的罪责。

可就在膝盖快要接触到地面的一瞬，萨维斯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

传送能得到强化了吗？

“还没有，伟大的神灵……任务进展得不太顺利。”

霎那间，疯狂的怒火仿佛要将暗夜精灵吞噬……随后很快便消失了。萨维斯料想那一定是自己在胡思乱想，于是静静地等待着神灵的回答。

你有话要问……说吧！

萨维斯对神灵解释了他们尝试切断永恒之井与宫殿外部的联结，可惜却失败了。在陈述的过程中，他始终谦卑地低着头，神灵的力量浩大无边，就算所有暗夜精灵团结起来也显得小如虫蚁。

我早就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神灵终于说道。我派去的第一位使者没能尽到职责……

驯犬者在萨维斯身后略显惊慌地吸了口冷气。

我会再派个帮手过来……准备好传送门，迎接它的抵达……

“您说再派个帮手？”

我会派出这边的一位指挥官……他会尽快帮助你们扫清所有障碍。

声音离开了萨维斯的脑海，他晃了两下，感到有些眩晕，与神灵联结的中断使他觉得仿佛被人斩断了手臂。这时，旁边的一名上层精灵赶紧过来扶住他。

萨维斯看着哈卡，对方听说这个好消息后似乎一点也不高兴。“他说要派一位指挥官过来！你知道会是谁吗？”

驯犬者紧张地卷起鞭子。在他身旁，两只邪能兽也吓得一缩。“是的……我知道，顾问阁下。”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他马上就到了！”

哈卡带着一脸不安，跟在萨维斯身后催促那些施法的上层精灵加快速度，用自己的知识与魔法技能助阵，增强了使传送门持续开启的能量。

那团火球越变越大，从中迸射出各种颜色的火花。火球有节奏地跃动着，像是在呼吸。传送门渐渐拉伸，同时伴随着振聋发聩的声响。

萨维斯顾问这时已经是汗流如雨，他毫不在乎，一心想要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他比驯犬者还要卖力，不仅竭力支撑着上层精灵们的法术，还努力增强着法术的力量。

就在传送门大得眼看就要冲破屋顶时，忽然从中钻出一个巨大而漆黑的身影，可怕得让萨维斯情不自禁地对着神灵发出了一声感激的呐喊。屹立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天界指挥官，将驯犬者哈卡衬托得一文不值。

“艾露恩保佑我们！”其中一位法师大喊着松开手，那道宝贵的传送门眼看就要被毁，萨维斯立即出手，控制住局面，也给了其他人一些喘息的机会。

从传送门里伸出了一只长有四根手指的巨大手掌，大得足以把顾问的整个脑袋攥住。接着，他又伸出一根尖爪般的手指，指了指那个冒失的施法者，用堪比惊涛骇浪和火山喷发的隆隆声音说出了一个模糊难辨的词。

那名失手的暗夜精灵瞬间哀号着踉跄倒地，犹如一块湿布被吸干了所有水分。在那个令人颤栗的喊声过后又响起了一连串古怪的噼啪声响。大多数上层精灵都立即别过头去，哈卡的邪能兽也跟着呜咽起来。

紧接着又窜起了黑色烈焰，焚烧着可怜法师那干瘪的皮囊和碎裂的躯骨。火苗如同一群饿狼，不消几秒就把他吞入腹中，只留下一小堆灰烬，作为他曾经存在的证据。

不许再有失败了！那个雷霆般的声音说道。

如果说先前到来的驯犬者和邪能卫兵还不够让萨维斯顾问惊讶的话，那么恐怕只有神灵本尊降临，才能带给他堪比此刻的震撼。那令人望之生畏的庞大怪物踩着四条粗壮的腿向前迈着步子，与巨龙很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它结实的脚掌上长着三根利爪状的脚趾。长满鳞片的巨尾一下下地扫击着地面，带着天界来使固有的急躁性情。如同翠绿火焰的鬃毛从他头顶一直延伸到尾巴末端，后背上还伸展出大而坚韧的翅膀，尽管看似铺天盖地，却仍然无法带着如此笨重的身躯飞上天空。

他那没有黑色盔甲遮掩的身体表面呈现出深绿的色调，至少有十六尺高，宽度也是哈卡的两倍。下颚长出的獠牙眼看就能顶破天花板，其他那些锋锐如

刀的利齿也足有暗夜精灵的手掌那么长。

饱满的眉骨几乎将他那灼热的双瞳彻底遮住，伟大的神灵指挥官俯视着暗夜精灵顾问和驯犬者……凝视着后者的目光尤为犀利。

“你让主人失望了……”长翼的指挥官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哈卡不再争辩，沮丧地垂下头，“对此我无可辩驳，玛诺洛斯。”

玛诺洛斯微微把头一偏，像是看着自己餐盘上一道口味寡淡的失败菜肴。“说得对，你确实没什么好辩驳的。”

哈卡右侧的那只邪能兽突然大声哀鸣，从它身上也窜起了黑色烈焰，重蹈着那位失职法师的遭遇。只见它绝望地在地上翻滚，想要把那根本无法熄灭的火焰弄灭。烈火在它身上蔓延，直至将它吞噬……

当那只邪能兽原先站立的位置只剩下一缕轻烟时，玛诺洛斯再次对驯犬者说道：“不许再有失败了。”

恐惧充满了萨维斯的内心，但那是神奇而光荣的恐惧。站在他面前的是力量的化身，是伟大神灵的左膀右臂，他将能够带领他们扭转颓势，转败为胜。

黑暗的目光朝他看了过来，玛诺洛斯用他圆钝的鼻头轻轻嗅了嗅……然后点点头。“神灵非常赞赏你的努力，顾问阁下。”

他得到了神灵的称赞！萨维斯把头垂得更低。“我对此感恩至极！”

“我们将照计划进行，切断永恒之井与外部的联结，然后即刻迎接大军的到来。”

“那么，神灵呢？他会来吗？”

玛诺洛斯咧开大嘴，冲他一笑，那笑容仿佛能把顾问整个吞进去。“当然，顾问阁下！等到世界得到净化后，萨格拉斯本人会想要到这里来……他来的欲望迫切极了……”

罗宁的嘴巴和鼻子里充满了青草的味道。

至少他认为那是青草，闻起来有青草的气息，虽然这样的经历如今真是久违了。这气味让他想起田野与和平时期……与温蕾萨共处的平静岁月。

他费力地站起身。夜幕已经降临，月亮散发着明亮的光辉，但他还是只能看清自己处在一片林木稀疏的地带。罗宁侧耳倾听，却听不见任何声响。

他忽然感到一阵恐惧，生怕自己又误入了另一个时代，这时才想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面对那个汲取他魔法与生命力的恶魔，绝望之下他用法术把自己传送到了这个地方。

如果时空未改，那他现在到了哪里呢？从四周的环境中看不出线索，既有可能只逃出了几里远，也有可能出现在星球的背面。

倘若真是第二种可能的话……他还能回到卡利姆多吗？他希望克拉苏斯仍在某处平安地活着，只有在他昔日导师的帮助下，人类法师才有重返家园的可能。

罗宁脚步蹒跚，想要决定该朝哪边走，起码总要找到一些地标来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

身后林地中突然传出声响，罗宁立即转身，抬手准备施放法术。

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

“别紧张，法师！是我，布洛克斯！”

罗宁小心地放下手，大块头兽人费力地往前走着，手中仍然攥着玛法里奥和半神给他的那把斧头。

一想到那暗夜精灵，罗宁朝左右看去，问：“就你一个人？”

“这不还有你吗？你制造的动静可真够大的，人类，活像个喝醉的巨婴。”

法师没有理会他的嘲讽，注视着兽人的身后。“不知玛法里奥去了哪里……我施法时，他就在我旁边，要是你被传送了过来的话，说不定他也在这里。”

“有可能。”布洛克斯挠了挠他那丑陋的脑袋。“反正我没看见什么暗夜精灵，也没看见邪能兽。”

人类打了个冷颤，要是那些恶魔也跟着他跑来就麻烦了。“你知道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吗？”

“树林……森林里。”

这样的答案等于没说，罗宁真想给他一巴掌，但还是忍住了冲动。“我打算往那边走。”他指着自己认为是东边的方向说道，“你有没有更好的主意？”

“可以等到天亮再行动，看得更清楚，而且那些暗夜精灵也不喜欢阳光。”

这话倒是在理，但罗宁却不愿等到白天，跟同伴挑明了想法，没想到布洛克斯竟然点头表示同意。

“那就走吧，法师。”兽人耸了耸肩，“你的决定应该不会错。”

启程之后，罗宁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布洛克斯……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说的不是这片林地，而是你是怎样进入这片时空的？”

最初，那名兽人缄默不语，最后还是向法师说出了实情。罗宁专注地聆听，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原来这位老兵和他那命运不济的搭档就跟在克拉苏斯和他身后，也被那异象卷了进来。

“你知道吞掉我们的是什么吗？”

“应该是某种法术，把我们传送到了远离家乡的地方。”

“那力量远比你想象中可怕得多。”无论克拉苏斯怎样认为，罗宁都觉得布洛克斯有权知道真相，于是将整件事情说给他听。

然而令法师意外的是，他的话倒没有吓到布洛克斯，他想起了兽人一族的历史，这才恍然大悟。兽人们原本就是穿越时空的天外来客，回到过去的魔法在他们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还能回去吗，人类？”

“我也不知道。”

“你瞧见了，这里闯进了恶魔，还有燃烧军团。”

“这是他们第一次想要入侵我们世界的时代，达拉然以外的大多数人都不再了解那段历史。”

布洛克斯将手中的利斧攥得更紧。“那就痛快地跟他们干一仗……”

“不……我们不能那么做。”罗宁将克拉苏斯的警告说给他听。

很快布洛克斯就听懂了他的解释，但却不认同他阻止自己介入过去的做法。在兽人看来，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这个时空中出现了危险而邪恶的敌人，妄图把所有碍事者全都杀光，只有懦夫和蠢货才会任人宰割，布洛克斯不止一次地声明了这个观点。

“如果我们插手的话，有可能会改变历史。”法师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认为兽人是对的。

布洛克斯哼了一声：“你已经跟他们战斗过了。”

这句简单的话驳斥得罗宁哑口无言，他确实已经与敌人战斗过，因此早已做出了选择。

可那是正确的选择吗？他或许改变了历史，但改变到了什么程度？

他们继续静静地向前走着，罗宁还在与内心的恶魔抗争，而布洛克斯则警惕地留意周围是否会杀出敌人。他们走了半天，还是没有发现明显的标记证明自己身在何方。中途，罗宁甚至考虑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原先那片林地上，试着将两人传送回去，不过他又想起了那只险些要了他性命的邪能兽。

周围的树木越发变得茂密，他们走进了一片密林。罗宁暗自埋怨自己选错了方向，布洛克斯却没有表示出什么不满，只是用那把魔法武器劈砍着挡路的树枝。那把利斧看似削铁如泥，法师只能祈祷同伴不要误伤到他，就算是骨头也不会对那斧刃构成任何阻挡。

月亮消失了，厚密的枝叶彻底阻挡住了他们的视线，给前行增加了巨大的难度。徒劳地劈砍了几分钟后，两人决定掉头返回。兽人还是没有质疑罗宁的选择。

但当他们往回走时，却发现来时的路怎么也走不通了。

原先的道路上长出了巨大的树木，树干两旁还长满了灌木丛，这一切仿佛都预示着这绝对不是来时的方向，兽人和人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们肯定是从这里来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也记得。”布洛克斯举起斧头，在那些神秘的树木间移动。“那就还从这里回去。”

就在他扬起斧头的一瞬间，有一双树杈似的大手突然抓紧他手中的武器，将它提了起来。

兽人不愿松手，仍死死地攥着斧柄，双腿悬在空中，想靠自己的体重从对方手里挣脱。

罗宁跑了过去，使劲拉住兽人的双脚，却帮不上忙。情急之下，他凝视着那怪异细长的手指，开始低声念起咒语。

有东西从身后打中了他，法师往前一倒，要不是前方那棵树在关键时刻往旁边挪了一步，他肯定会重重地撞在上面。

罗宁随着惯性朝地上倒去，却没有落在坚硬的地面或是纠缠的根须上，只觉得身下的东西非常柔软。

是一个人的身体。

罗宁惊呼，料想自己肯定砸中了先前死在这些怪树手里的某位受害者，在他起身的刹那，一抹皎洁的月光刚好穿透树冠，让他看清了那人的脸。

是玛法里奥……

暗夜精灵发出一声呻吟，睁开眼睛，看到了面前的法师。

“你——”

布洛克斯在不远处大喊了一句，人类和暗夜精灵都飞快地朝他那边看去。罗宁抬手准备攻击，谁知玛法里奥却攥紧了他的手腕。

“不！”深色皮肤的身影坐起身，快速环视这片树林，跟自己点了点头，然后喊道：“布洛克斯！别跟他们打！他们没有恶意！”

“没有恶意？”兽人咆哮着问，“这些家伙想抢我的斧头！”

“照我说的做！他们是守护者！”

兽人战士无奈地叹了口气，罗宁望着玛法里奥，暗夜精灵没有给出更多解释，只是松开了法师的手腕，然后站了起来，面色平静地带领他朝布洛克斯战斗的地方走去。

他们发现那个兽人已经被几棵非常凶狠的大树团团围住，在高处的树枝上挂着布洛克斯的战斧。兽人累得气喘吁吁，身体仍然紧绷，目光在同伴之间来回移动，仿佛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爬到树上去。

“听听你在说些什么胡话，”他嘀咕着，“但愿你是对的。”

“当然。”

在法师与战士的注视下，玛法里奥朝着那棵最高的树走了过去，说道：“林中的兄弟们，绿野守护者，我对你们深表感谢。我知道你们一直在照看着我，直到我的朋友赶来。他们没有恶意，只是还不了解你们的身份。”

尽管四下无风，罗宁却听见树叶开始沙沙作响。

暗夜精灵点点头，接着说：“我们不会再麻烦你们了。”

响声愈发明显……缠住布洛克斯战斧的枝条突然松开，武器朝地上落去。

他们本可以让那把斧子完好无损地落到地面，兽人突然迈步向前，用强有力的大手准确无误地抓紧斧柄，可这次他没有挥斧就砍，而是将斧刃冲下，跪在地上。

“我请求你们的原谅。”

高耸的树冠再次晃动着，玛法里奥将一只手放在兽人宽阔的肩膀上，“他们接受了你的道歉。”

“你真能与他们交谈吗？”罗宁终于问道。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那就问问他们我们在哪儿？”

“我已经问过了，距离原先的地方不算太远，可也不算太近。事实上，我们既很走运，也很倒霉。”

“此话怎讲？”

暗夜精灵苦涩地微笑着说：“这里离我的家园只有一小段距离。”

这对法师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暗夜精灵而言却未必如此，布洛克斯也明显有些失望，用兽人语骂了一句。

“怎么了？你们俩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就是在距离这里的不远处被抓住的，法师。”强壮的战士低吼道，“很近很近。”

回想起自己被抓住的经历，罗宁能够理解布洛克斯的不安。“我会带你们离开这里，这次我已经准备好——”

玛法里奥抬起一只手表示反对："我们交过一次好运，如果你在这里冒险使用法术，就会立即被月之守卫发现。他们能够侦测到你在施法……其实，就连刚才那道传送法术恐怕也已经被他们察觉到了。"

"那你有什么建议？"

"既然我们离我的家园不远，不妨利用这个优势。那里有人能协助我们，可以去找我的弟弟和泰兰德帮忙。"

布洛克斯接受了他的提议。"那位萨满祭司……她会帮助我们的。"说到这里，他的语调变得沉重。"至于你的双胞胎弟弟……应该也会吧。"

罗宁仍然为克拉苏斯的下落深感担心，可一时间他也不知该到哪里寻找他从前的导师，当下似乎暗夜精灵的决定最为合理，于是三人在玛法里奥的带领下立即出发。林中小路变得畅通无阻，与人类和兽人先前的遭遇比起来像是变了一番面貌，仿佛整片森林都在为玛法里奥等人让出路来。罗宁对德鲁伊的法术稍有了解，这时才把这位暗夜精灵和德鲁伊之道联系起来。

"是那位半神——我是说塞纳留斯——教你怎样跟树木交谈并施放那些法术的吗？"

"是的，我似乎是第一位真正理解它们的人。就连我的弟弟也更青睐井中的力量，不喜欢探索绿林。"

一听见"井"这个字，罗宁心中突然升起了期盼和欲望，又努力将那种情绪压了下去。同伴提到的那口井可能是永恒之井，那是传说中的力量之源。永恒之井就在附近？这难道就是他的法术变得如此强大的原因？

那股力量……居然近在咫尺……

"就快到了。"玛法里奥片刻之后说道，"我认识这位多瘤的长者。"

他口中的"长者"其实是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在罗宁眼中那只是一团黑影，并没有什么稀奇，反倒是别的东西引起了巫师的注意。

"是不是有水声？"

暗夜精灵显得更加兴奋。"这水流就在我家边上！再往前走几分钟就能——"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树林里突然冲出许多戴盔甲的人影。布洛克斯咆哮着举起战斧，罗宁也在准备施法，确认这些跟当时劫走他和克拉苏斯的邪恶攻击者是同一伙人。

玛法里奥却被他们的突然出现弄得一头雾水，他想冲他们举起一只手，举到半空中却又犹豫了。

玛法里奥的迟疑也让罗宁一愣，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刹那间红色能量光环笼罩在了两人身上。罗宁感到肌肉变得僵硬，全身疲软无力。他迈不开腿，除了张大眼睛之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干得漂亮啊，小子！”一个威严的声音赞赏地说，“这就是我们要抓的那只畜生——还有帮他逃跑的罪犯！”

旁边有人说了句话，但声音太小，罗宁听不真切。一群骑兵走进了包围圈，其中两人手握着璀璨的翠绿色手杖，领头的是一位留有胡须的暗夜精灵，显然是他们的首领。在他身边——

罗宁把眼睛睁得老大，这是他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做出的反应，当他看清站在指挥官身旁的那个人时，震惊之感无以言表。

虽然服饰有异，头发向后束起，但他那张面色阴沉的脸简直跟玛法里奥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第十八章

既然玛诺洛斯很满意，萨维斯顾问自然也在暗自窃喜。“看来情况不错？”暗夜精灵问天界指挥官，一切都在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玛诺洛斯点了点他满口獠牙的笨重头颅，将翅膀满意地收在身后。“是的……非常好。萨格拉斯肯定会很高兴。”

萨格拉斯……听闻这位天界指挥官再次提及了神灵的大名，萨维斯的那双魔法眼睛贪婪地闪起光芒。

“等法术准备好，我们就正式开启传送门，大军会先行赶到，等到万事俱备后，主人也会——”

这时，哈卡走了过来，谦卑地跪在玛诺洛斯跟前。“请原谅我的打扰，但有一位猎手回来了。”

“只有一位？”

“看来是的。”

“你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消息？”玛诺洛斯俯下身躯，让驯犬者显得越发渺小。

“他们找到了顾问阁下之前提到的那两个气味不同的家伙，还有一名暗夜精灵！但在追捕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某种强大的生物……强大得很。”

玛诺洛斯还是第一次表现出迟疑，萨维斯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反应，不禁纳闷到底是什么让威力无边的指挥官觉得不安。“难道是——”

哈卡很快摇了摇头。“我想不会的，也许有什么汲取了他们的力量，也许是被落下的守护者。”

这两个人显然在打着什么意味深长的哑谜，可顾问却怎么都听不明白，于是他鼓起勇气，打断了他们的话。“有没有关于那个生物的描述？”

“有。”哈卡说着举起一只手，掌心朝上。

他的手掌上方浮现出了一幅微缩的场景，画面有些震颤，经常失去焦点，但还是能让人看出那是在用某个人的视角观看事物。

“从邪能兽的眼中看去，那个头上长角的大家伙几乎跟邪能卫兵一样高。”

萨维斯皱起眉头。“如此说来，那些传说是真的……林地之主确实存在……”

“你知道这个生物？”玛诺洛斯问。

“长久以来都流传着有关林地之主——半神塞纳留斯的传说，有人说他是月神的儿子……”

“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长着獠牙的大嘴咧出一个残酷的微笑，“解决他不是难事。”说完他面朝哈卡。“再看看别的。”

驯犬者乖乖从命，给他展示了一个绿皮肤的战士、一位年轻的暗夜精灵还有一个发色如火、身穿长袍的古怪之人。

“这三人组合实在有趣。”萨维斯说。

玛诺洛斯点点头。“那战士有两下子……我想对他的同族多做研究，挖掘出他们的潜力……”

“你是说这畜生？有什么潜力可挖！比矮人还要荒诞可笑！”

长翅膀的天界指挥官没有跟他多做争辩，而是对那三人之中的最后一人细加观察，“看起来弱不禁风，目光却充满警惕，应该是个法师，跟暗夜精灵有些相像——”他看出萨维斯想开口抗议，“细看显然不是。”说完，玛诺洛斯迈开类似爬行物种的粗壮四肢，在大厅中踱起步来，分析着刚刚的见闻。

“可以派出更多邪能兽寻找他们。”驯犬者提议。

“有邪能卫兵帮忙，肯定能活捉目标。”

“活捉？”顾问和驯犬者异口同声地发问。

那双深陷的眼睛眯得更细。“必须带回来详细研究他们的强弱之处，以防还有更多——”

“不会牺牲邪能卫兵吧？”

“很快就会有更多卫兵到来了。顾问，你的上层精灵们准备好了吗？”

萨维斯看了看那些法师，低着头说："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我们光荣的梦想，净化这个世界所有的——"

"你放心，这个世界必将得到净化。"玛诺洛斯说着看了哈卡一眼，"追捕的事就交给你了，驯犬者。别再失手。"

哈卡弯着腰退了下去。

"现在嘛，顾问大人……"高耸的身影将视线移到法阵上，"让我们开始铸造精灵一族的未来吧……"每当玛诺洛斯心情大好时，都会把双翼收在身后。"我对你承诺的未来，绝对超乎你们的想象……"

死亡之翼在山岭间翱翔，到处喷吐火焰。克拉苏斯听见各个方向同时响起凄厉的惨叫声，却找不到任何寻求他帮助的受难者。被困在这小小的凡人躯壳里，他只能像只田间野鼠似的在灼热的大地上奔跑，竭力不被烈焰吞噬，哪还有力量去帮助那些垂死之人。

突然一团黑影压了下来，有个雷霆般的声音在嘲笑着他："瞧瞧，瞧瞧！这块小杂碎是什么？"

足足有巨龙法师两倍大的利爪将他牢牢困住，毫不费力地把他拎到天上……强迫他面对那张凶残的龙脸。

"哎哟，不过就是一丁点儿成年龙肉罢了！考雷斯特拉兹，你在那些低等种族身边待得太久了，沾染了他们软弱的习气！"

克拉苏斯想要施法，可从他口中冲出的不是言语，而是一只只小小的蝙蝠。死亡之翼吸了口气，把那些蝙蝠全都吸进了他那张炽热的巨口里。

黑色巨龙将它们咽了下去。"还不够给我塞牙缝的！反正你也就只剩下这点本事，活着也没什么用处，不如让我了结了你吧！"他将那个如风中蒲苇一样瘦小的身影拎到嘴巴边上，"反正对任何人来说，你都是个废物。"

龙爪松开了克拉苏斯。然而就在他掉进死亡之翼口中的一瞬间，眼前的情形改变了，再也看不见黑龙和熊熊燃烧的大地，克拉苏斯突然浮在空中，被一场可怕的沙尘暴卷得到处旋转。

从沙尘暴里现出一只龙头，起初克拉苏斯认为一定是黑龙追了上来，不肯让猎物逃脱。紧跟着那只龙头旁边又出现了另一个龙头，一个接着一个，直到克拉苏斯的视野被群龙占满。

"考雷斯特拉兹……"巨龙们齐声唤道，"考雷斯特拉兹……"

这时克拉苏斯才发现，那些龙头与死亡之翼并不相同，每一个都是形成于沙尘暴之中。

是诺兹多姆？

“我们……延伸至无穷无尽！”时光守护者勉强地说道，“我们……无所不见……”

克拉苏斯静静等待着，知道诺兹多姆在使出全力跟他说话。

“所有终点都将化为虚无！所有……”

虚无？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巨龙法师的担心已经成真，未来将被彻底抹除？

“……除了一个……”

居然还有一个！克拉苏斯想拼命抓住这最后的希望。“快告诉我！该怎样前往那里？我该怎么做？”

作为回应，那些龙头改变了形态，先是缩小，继而拉长，成了人类的模样……不！那不是人类——是精灵……

一个暗夜精灵？

时光守护者是想让他避开这个人呢，还是寻求他的帮助？他想要再问问诺兹多姆，这时风暴变得愈发肆虐，把那张脸拉扯得不成样子，细细密密的沙粒落在大地各处。克拉苏斯竭力缩着身体，漫天风沙仿佛隔着衣服都能把他的皮肉撕碎。

他尖叫起来。

坐起来片刻后，他仍然大张着嘴，发出无声的尖叫。

“女王，他又回来了。”

克拉苏斯的意识渐渐回到现实之中。与死亡之翼有关的那场梦魇和随后与诺兹多姆的交流，让他觉得头晕脑胀，但他已经足够清醒，能够分辨出自己正躺在与阿莱克丝塔萨初次交谈时的龙蛋孵化厅中。生命女王正在满脸关切地低头看着他，在女王右侧，年轻时的自己看上去也是担心得很。

“法力的效果过去了？”阿莱克丝塔萨静静地问道。

这一次，克拉苏斯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对女王说出实情。诺兹多姆语出惊人，说明通往未来的路径早已关闭。既然如此，就算他把耐萨里奥的疯狂打算和黑龙将会引起的灾难公布于众，又能造成怎样的危害？

可是当克拉苏斯再次试图提起那件事时，又感到一阵眩晕，好不容易才使自己不至于倒下。

“先别急。”阿莱克丝塔萨提醒他，“再多休息一会儿。”

光是休息根本帮不到他，他需要将大地守护者对他施放的邪恶法术尽快移除，可是守护巨龙似乎都认为他的不适是由他自身的法术引起的，死亡之翼真是狡猾得可以。

既然暂时无法揭穿黑龙的真面目，克拉苏斯便努力在脑海中勾勒着诺兹多姆让他看到的那个暗夜精灵，他努力回想曾经攻击过他和罗宁的那群人，可是他们中间却没有五官相貌符合的人选。

“我们现在距离暗夜精灵的领地有多远？”克拉苏斯问……话刚出口，他就惊讶地捂住了嘴，发现这句话说得非常流利。显然耐萨里奥只是禁止他提及任何与黑龙有关的事，至于其他的，则没做干涉。

“我们很快就能把你送到那里去。”红龙女王答道，“但你要说的究竟是什么事？”

“这……还是与那件事有关，不过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相信……时光守护者刚刚跟我取得了联系，他想要告诉我些什么。”

他年轻时的自己对这番话感到难以接受。“你是在做梦呢！那些都是幻象！在你昏迷时，你梦呓了好几次。时光守护者怎么可能会跟你联系，就算联系，也要找阿莱克丝塔萨才对。”

“不，”红龙女王说道，“我认为他说的是实情，考雷斯特拉兹。如果他说诺兹多姆曾经用意念接触过他，很可能确有其事。”

“您的智慧自当无误，我的爱人。”

“我必须去暗夜精灵那里。”克拉苏斯坚持着说，有考雷斯特拉兹在旁边，加上他刻意不去提及耐萨里奥的阴谋，体力很快就恢复了许多。“我要找一个人，但愿还来得及。”

女王将龙头微微一偏，注视着克拉苏斯的双眼。“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都是真的？毫无虚假？”

“是的……情况比之前还要严重。龙族——全体龙族——都要合力度过这场危机。”

“可诺兹多姆眼下不在，无法在全员到齐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决定！”

“那就要靠你去说服他们，打破传统！”他挣扎着站起身，“这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必须当机立断！”

接着，他将自己所能回想起来的关于燃烧军团的所有可怕行径全都一五一十地说给他们听。

两条巨龙凝神屏息地聆听着他的讲述，身临其境般地感受着血腥与毁灭，甚至被那些暴行震惊得浑身战栗。等他说完之后，他们早已理解了他的恐惧。

阿莱克丝塔萨却还是有些犹豫。“他们恐怕很难达成共识。我们一直守护着这个世界，却不会干预年轻种族的发展进程。即便耐萨里奥身为大地守护者，也不会擅自出手。”

他真想把耐萨里奥的事全都告诉她，可脑海中刚浮现出这个念头，就险些晕厥，只好无奈地点点头。“我知道你会尽力。”

“你也要做好你该做的事，到暗夜精灵那边去寻找你想要的答案，希望能让事态有所转变。”她抬头看了看他的配偶，经过一瞬的思考后，又补充道，“考雷斯特拉兹，我希望你能跟他一起去。你愿意吗？”

雄龙满怀尊敬地低下龙头。“要是您要求我这么做，我自会愿意同行。”

“除此之外，我还要求你听从他的指引。请你相信我，他的智慧将会对你很有价值。”

克拉苏斯看不清考雷斯特拉兹脸上的表情，问他是否认同女王的观点，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夜晚将至。”阿莱克丝塔萨对克拉苏斯说，“要不要等到天亮再动身？”

巨龙法师摇了摇头说：“我已经耽搁太久了。”

第一位带有拉文凯斯家族徽记的骑士骑乘在高大凶猛的坐骑背上，俯瞰着那座庞大的花岗岩建筑。他曾经对同伴提起过这座雄伟的建筑与西洋棋盘上的某个棋子十分相似——就是执黑棋一方的车。这里经常会有巨大的黑鸟在堡垒上空盘旋而过，甚至会落在顶上，更加显示出这是一处极不寻常的权力之地。

拉文凯斯家族的仆人们花费了超出一整代人的时间——暗夜精灵一代的时间要比大多数种族长得多——雕凿出了这处家族据点，取材岩壁，慢挖细琢，使其与同族的任何建筑比起来都显得出类拔萃。黑鸦堡垒在精灵族中迅速声名鹊起，毫无色彩点缀的外观自成一番威严之势，在整个暗夜精灵王国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其地位仅次于皇宫。当暗夜精灵与矮人爆发战争时，精灵们正是靠着黑鸦堡垒的力量才扭转了战局，因此拉文凯斯家族也颇受王室的青睐，得以和王族通婚。如果说真有什么人能让那些效忠于艾萨拉女王的上层精灵心怀忌妒的话，一定就是居住在这座乌黑堡垒中的拉文凯斯家族成员。

堡垒只有顶层一排窗户，若想进去，只能穿过位于山脚下的双扇铁门。坚固的铁门平日里紧紧关闭，并有重兵把守，只有不自量力的蠢货才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闯入。

此时为了迎接拉文凯斯领主的归来，铁门早已打开，与他一同进入的还有跟在他身后的那三名囚犯，其中一名对黑鸦堡垒深有了解，此时越发惶恐不安。

玛法里奥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走进这处黑暗的堡垒，尤其是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他更是没有想过令自己来到这里的竟然是他的双胞胎弟弟。在前往堡垒的途中，他听说了伊利丹的近况，弟弟突然跟拉文凯斯领主扯到了一起，致使他侦测到了罗宁的法术。在伊利丹的帮助下，暗夜精灵指挥官派出大股兵力，决定要一举抓获所有入侵者。

指挥官抓住布洛克斯后高兴极了……却似乎想不明白，伊利丹的哥哥也会在这里。

大厅五个角落的高处分别摆放着闪闪发亮的翠绿色水晶，借着水晶的光芒，拉文凯斯逐一检视着他的猎物。指挥官蹲坐在一把用跟堡垒相同的石料打造成的座椅上，座椅本就置于石砌高台之上，能让领主高高在上地看着下方的三人。

大厅的墙边站满了装备精良的士兵，还有一些围在玛法里奥和另外两人身旁。拉文凯斯两侧站着他麾下的高级军官，每个人的臂弯中都夹着头盔。伊利丹站在贵族的右边。

除了这些人之外，在场的还有两位军衔颇高的月之守卫。他们来得较晚，在指挥官把囚犯们带到黑鸦堡垒大门时才迟迟赶到。月之守卫也侦测到了罗宁的魔法，可他们的间谍却没能赶在拉文凯斯的骑兵队行动之前送来消息。这些法师对拉文凯斯领主的做法感到很不满意，对伊利丹的出现更是带有明显不悦，他们向来认为伊利丹是一位不入流的施法者。

“恕我再说一次，拉文凯斯大人。”月之守卫中身形较瘦的那一位说道，这位好事者名叫拉图修斯。“我要求您把这些外来者移交给我们，进行适当讯

问。”

“你们已经弄丢过那畜生一次，现在既然他落到了我的手里，事情反倒好办多了。”贵族说着又看了看那三个人，“情况可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伊利丹，我想先听听你怎么说。”

玛法里奥的弟弟听见这句话脸色一沉，但还是鼓起勇气说道：“是的，大人，这个人是我的哥哥。”

“这已经一目了然。”他打量着被抓获的暗夜精灵说，“我听说过你，小子，就像我听说过你的弟弟一样。你叫玛法里奥，对吧？”

“没错，大人。”

“是你救了这怪物？”

“是我。”

指挥官凑得更近。“你有合理的理由为自己十恶不赦的恶行开脱吗？”

“您未必会相信我的话，大人。”

“那可不一定，我相信的事情多着呢，年轻人。”拉文凯斯领主平静地回答，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胡须。“但你不能有半句谎言，能做到吗？”

“我——”玛法里奥还有什么别的选择？这些人迟早都会通过那样的手段从他身上问出真相。“好。”

于是，他便给他们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追随塞纳留斯学习德鲁伊之道，话一出口就引得他们怀疑地挑了挑眉。他解释了反复出现的梦境，以及半神是怎么引领他走进了潜意识的世界。更重要的是，玛法里奥向他们提及了将他带到辛艾萨利的那股令人不安的力量，以及他是如何进入暗夜精灵女王宫殿的经过。

他描述着永恒之井，回想着宫殿中的法师们是如何搅动井中的力量，对拉文凯斯领主、月之守卫在场的所有人形容着他看见的那座高塔，还有他所感应到的塔中的活动。

他只故意将一件事省去未提，但听者很容易从他的讲述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些动荡的主使者恐怕就是艾萨拉女王本人。

拉文凯斯领主未予置评，转头看着月之守卫问道：“你们的组织有没有发现类似的扰动？”

年长的法师回答道：“永恒之井近来确实比以往更不稳定，应该是有人滥用的缘故。我们还没有在辛艾萨利中发现任何如他所说的活动，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虚构之词实在是——”

“嗯，的确很令人难以置信。”长胡子的指挥官看了伊利丹一眼，“你对你哥哥说的话有什么看法？”

“他从来都不是会幻想的那种人，大人。”伊利丹说话时没有看着玛法里奥。“至于他说的是否属实……”

“即便如此，我也不能排除是萨维斯顾问和上层精灵在女王不知情的情况下擅作主张，他们仿佛把女王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容许任何人接近。”

就连一旁的月之守卫也赞同地点着头，顾问和艾萨拉女王身边的那些人向来傲慢至极，早已人尽皆知。

“如果可以的话，”拉图修斯说，“等这里的事情解决后，我会给组织的领导者带个话，他们将严密监视上层精灵的行动。”

“那自然好。年轻的玛法里奥，假设你说的话基本都是实情，那能解释你的一部分举动。可你为什么会放走这名犯下重罪的囚犯？”

“这个问题也许由我回答更合适。”罗宁突然插进话来。

玛法里奥并不确定这位外来者这时说话是否明智。暗夜精灵对其他种族并非特别宽容，虽然罗宁乍看之下跟他的族人有几分相似，可为了他的安危着想，他还是应该管住自己的嘴巴。

没想到拉文凯斯却愿意听他说下去，他冲着头戴兜帽的法师打了个手势，示意他继续。

“在我的土地上……我住的地方与他们的领地相距不远……”罗宁说着用下巴指了指布洛克斯，“我们那里出现了一个诡异的魔法异象，双方部族分别派出我和布洛克斯前去调查，结果我们分别发现了它……之后就被强行吸进了旋涡，落在了两个不同的地方。”

“你说的这些跟玛法里奥又有什么关系？”

“他和我一样……都认为这异象是由刚刚提到的法术引起的。”

“如果真是如此，倒是值得警惕。”年长的月之守卫怀疑地说，“可这绿皮肤的畜生也不像是会被派来调查魔法或是巫术之源的人。”

“大酋长命令我去。”布洛克斯不满地低吼着说，“我当然是奉命行事。”

“我不了解兽人那边的情形，”罗宁回答，“不过我在这方面非常在行。”他用那双与暗夜精灵迥然不同的眼睛，无畏地回望着轻视他的月之守卫。

两名精灵法师先是一愣，随后又点点头。玛法里奥意识到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罗宁是谁，却能看出他精通魔法，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会被获准开口。

“也许我是老了，但却愿意相信他们说的话。”拉文凯斯领主的认同吸引了旁边几位军官的目光，也让玛法里奥松了口气。要是连指挥官都能相信——

“我们不愿过早下结论。”拉图修斯说，“不能光凭直觉决定是否要听信如此重要的情报，需要先进行内部审讯。”

贵族挑了挑眉问：“我有说过不进行吗？”

他打了个响指，卫兵们立即冲上前来，紧紧抓住玛法里奥的手臂，将他往高台的方向拽。

“现在我要考验一下我们这位新法师有多忠心。伊利丹，我们必须确定他们的话是真是假，不管你有多不愿意，我还是希望你能向我们证明你哥哥没有撒谎。”

留着马尾辫的暗夜精灵咽了口唾沫，朝玛法里奥身后看去。“我相信我哥哥说的话，但对那位穿袍子的人却没有把握，大人。”

伊利丹是想尽量避免把自己的法术用在哥哥身上，想把目标对准外来者。弟弟的关切让玛法里奥觉得感动，可他也不想让罗宁或是布洛克斯替他受难。

“指挥官大人，太荒唐了！”那位高阶法师朝高台走来，轻蔑地打量着伊利丹。“让这样一位连身份都没能得到认可的施法者负责审讯，其中一名囚犯还是他的哥哥，就算问出什么，又怎能作数？”说着，他转头看向玛法里奥，冲着比他年轻的暗夜精灵邪恶地眯起眼睛。“根据自精灵文明缔造以来确立的律法，凡是与魔法有关的大小事务，都该交由月之守卫全权处理！”

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离囚犯只有一臂远。玛法里奥看着他，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慌乱。就算是面临黑鸦堡垒带给他的人身威胁，他也仍然希望之前学会的那些德鲁伊法术能够保住他的性命，可若是让法师进入他的脑海，产生的危害则要大得多。经过审讯之后，身体会依然完好，但大脑遭受的创伤恐怕却永难痊愈。

伊利丹从台子上跳了下来。“大人，请让我来审问我的兄长。”

不管弟弟怎么做，肯定都要比月之守卫的手脚轻许多，那些法师才不管后果如何，一心只想问出答案。玛法里奥看着拉文凯斯领主，希望这位贵族能够答应伊利丹的请求。

然而黑鸦堡垒的主人却靠坐在椅背上，说道：“还是遵从律法行事吧！我将他交给你了，月之守卫……可你一定要在此时此地开始审问。”

“同意。”

“并且请你在基于他所说属实的前提下进行。”

在玛法里奥看来，拉文凯斯领主这是在尽他所能保护伊利丹的哥哥不至于受到太多伤害。这位长胡子的指挥官首先是精灵王国的守护者，为了履行他的职责，如果要损失某一位暗夜精灵的生命或是心智，这样的牺牲也在所难免。

“很快就会真相大白。”那位法师只说了这一句，回过头去命令近旁的卫兵们，“把他的头扶正。”

其中一名身穿盔甲的卫兵帮月之守卫固定住了玛法里奥的头，只见身穿长袍的精灵伸出双手，把两根食指按在囚犯的太阳穴上。

玛法里奥感到一阵剧痛，不用想也知道自己尖叫了出来。他的头脑像大海般翻涌，过往的记忆纷纷涌了出来，但很快又被按了下去，仿佛有一只利爪在他脑海深处恣意地翻找着什么……

不要挣扎！一个刺耳的声音呵斥道，他知道是拉图修斯在跟他说话。说出你的秘密，你才能少受些苦！

玛法里奥想听从他的命令，却不知该怎么做。他努力回想着自己刚才描述的那些事，但却仍然不想表露出对艾萨拉的怀疑。不然的话，他们相信他的几率就会变得更低……

突然，侵入它意志的那股力量消失了……不是渐渐撤出他的脑海，而是戛然而止。

玛法里奥双腿一弯，要不是有卫兵扶着，肯定已经跪在地上。

慢慢地，他听见了周围人的喊叫声，有些带着怀疑，有些则带着惊愕。当中最刺耳的似乎就是那位年老月之守卫发出的声音。

“这太离谱了！”又有一个人喊道，“绝不会是女王陛下！”

“绝不会！”

看来内心最深的担忧还是被他说了出来。玛法里奥责怪自己的意志不堪一击，审讯才刚开始，他就没能忍住，实在是愧对塞纳留斯的教诲……

“肯定是上层精灵干的！一定是！都是萨维斯在搞鬼！”另一个声音坚称。

“他要用邪恶的力量来对抗自己的族人！”前一个人认同地说。

他们这是在说什么呢？虽然玛法里奥的头脑还是一片混沌，但仍能感觉到身边这群人很不对劲。他们都在激动地大喊大叫，似乎格外坚信他的看法。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暗夜精灵，地位也并不尊贵，他那含糊不明的怀疑怎会让他们变得如此狂热？

“让我来瞧瞧他。”一个声音说。玛法里奥感到卫兵将他交给了另一个人，对方轻轻帮他平躺在地上。

那人用双手触摸着他的脸，抬起来看了看。玛法里奥睁着蒙胧的眼睛，与弟弟的目光相对。

“你怎么不立即交待呢？”伊利丹小声问，“足足坚持了两个小时！你的神魄都要被榨干了！”

“两——两个小时？”

得到哥哥的回应后，伊利丹舒了口气。“赞美艾露恩！在你说出怀疑女王与整件事情有关的那一大串荒谬的言辞之后，那个老蠢货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所有事情都从你脑袋里挖出来！要不是他的法术突然失败，恐怕你只剩下一具空壳！他们仍然对同伴的死耿耿于怀，居然把责任全都怪到你的头上！”

“他的法术——他的法术失败了？”这怎么可能，审讯玛法里奥的那名月之守卫可是地位甚高的老法师啊！

“他们的法术全都失败了！”伊利丹继续说道，“在他第一次失手之后又试了一次，也没能奏效，紧跟着，他身边的同伴也想要施放法术，还是没能成功！”

玛法里奥没有听懂，他弟弟的意思是……那两名月之守卫同时失去了力量？“他们不能施法了？”

“嗯……就连我的力量也突然变弱了。”伊利丹凑在哥哥的耳边小声说，“我想我还能稍稍控制住自己的法力，但也十分勉强，仿佛有人切断了我们与

永恒之井的联结！”

周围吵声震天，玛法里奥听见拉文凯斯领主追问月之守卫，是否还能联系到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对方表示那始终存在的联结已经中断。随后贵族又让他的追随者试试还能否使用魔法，无论效果多么微弱。

答案都是否定的。

“开始了……”玛法里奥恍惚地说道。

“啊？”弟弟皱起眉头问，“你说什么？什么开始了？”

玛法里奥的视线越过伊利丹，想象着自己看到的场景，那些人不计后果地在塔中召唤着猛烈的力量，完全不顾那些法术会给宫墙外面的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

“我不知道……”过了好半天，玛法里奥才对弟弟说，“月神在上，我真希望我能解释给你听……可我的确不知道。”他看见布洛克斯和罗宁站在伊利丹身后，也是满脸惊慌。无论他们是否清楚地理解他的感受，显然都跟他一样，感到越来越恐惧。“我只知道，不管那是什么……都已经开始了。”

***

在暗夜精灵的四方领地上，整片卡利姆多大陆，成千上万名施法者也发现自己失去了力量。他们和永恒之井的联结已经中断，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施法……魔法已经离他们而去。这立即引起了大众的警觉，仿佛有人把手伸到了天上，将月亮偷走了。

那些居住在皇宫周围的人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女王，想要寻求艾萨拉的指引。他们在紧闭的宫门前焦急地等待着，人数越聚越多。高墙之上，守卫们面无表情地看着下方的民众，既没有打开大门，也没有稍作安抚。

直到后半夜，城中的大部分住民几乎全都聚集到了皇宫前方的广场上，这时，宫门才缓缓开启。精灵们如释重负地蜂拥向前，以为女王终于听见了他们的恳求，要站出来解答疑惑。

然而从宫墙中走出的却不是他们的女王陛下，而是精灵们连想都无法想象的强大怪物。

这些人便沦为了燃烧军团第一批的受害者。

第十九章

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感几乎要了克拉苏斯的命。就在片刻之前，他还恍然觉得恢复了从前的体力，这一切都是得益于近在身边的考雷斯特拉兹。年轻的红龙正带着他朝塞纳留斯那片林地的大致方向飞去，尽管也不能飞得太近，以防惊动那位半神。巨龙法师一心想要找出诺兹多姆给他看的那位暗夜精灵，所有精神都集中在这项使命上，没料到那天旋地转的感觉会来得如此突然，险些让他从巨龙的背上摔下去。

考雷斯特拉兹在那危险的一刻调整了自己的飞行角度，但克拉苏斯年轻时的自己似乎也莫名其妙地有些晕头转向。

“你感到好些了吗？”巨龙咆哮着问他。

“我……好多了。”克拉苏斯凝视着漆黑的夜空，想要回想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终于在混乱的记忆中搜寻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朋友，你知道暗夜精灵的主城吗？”

“你是说辛艾萨利？我对那里有点印象。”

“朝那边飞。”

“可你之前不是说——”

年轻的巨龙嘀咕着，却还是掉头朝辛艾萨利的方向飞去。克拉苏斯直视前方，寻找着那座传说中的城市。如果记忆无误——他现在也没有把握——辛艾萨利是暗夜精灵文明的巅峰，那座城市巍峨堂皇，几乎没有其他地方能与之媲美。然而吸引巨龙法师的不是那座古老城市有多富足，而是他回想起辛艾萨利与传说中的永恒之井离得非常近。

现在他只想尽快抵达那口井。尽管记不清燃烧军团第一次入侵这个世界的具体位置，但克拉苏斯还是能凭借敏锐的推理分析得八九不离十。在这个时间点上，永恒之井就是力量之源，井中的力量不但是恶魔大军所追求的目标，也是让他们能够抵达并摧毁一个个世界的手段。

要想找出燃烧军团入侵的那道传送门，还有什么能比前往最大的法力之源来得更快？

它们在夜空中全速向前飞行，考雷斯特拉兹一振臂就能飞出几里远，但即便如此，还是经过了好几个小时，克拉苏斯担心这个世界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

“终于，在他身下的巨龙喊道：“我们很快就要看见辛艾萨利了！你想在那里找到什么？”

他其实希望自己什么都找不到，可是克拉苏斯却无法对同伴解释清楚。“我也不知道！”

前方出现了亮光，无数的亮光。巨龙法师皱起眉头，他理解暗夜精灵在某些活动中需要照明，可对于这样一个喜欢昼伏夜出的族群来说，这亮光似乎也太多了一点。即便是像辛艾萨利这样的大城市，也无须这般灯火通明。

当他们渐渐飞近后，总算看清原来那光亮并非来自火把或水晶——暗夜精灵的主城到处都烧起了大火。

“那城市着火了！”考雷斯特拉兹咆哮着说，“会是什么人干的？”

“我们得先降落下去。”克拉苏斯回答。

红龙猛地向下一坠，瞬间下降了数百尺。细节在视野中变得清晰起来，鲜活多彩的建筑中火光冲天，有一些已经倒塌，矗立着雕塑的花园和巨大的树屋也已被烧得焦黑。

街头巷尾，横尸遍地。

他们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屠杀，无论老弱病残都未能幸免，有些人被成群地杀死在原地，有些人则显然是被追得穷途末路。除了辛艾萨利的精灵民众之外，横死的还有各种动物，尤其是高大的夜刃豹，死状让人目不忍视。

“这里打过仗！”长着翅膀的巨龙大喊。“不——不是打仗，而是种族血洗！”

“一定是燃烧军团的杰作。”克拉苏斯自言自语。

考雷斯特拉兹朝城中飞去，意外地发现皇宫周围遭受的损失最小。事实上，其中几片被高墙围住的区域完全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地方吗？”克拉苏斯问道。

“知道得不多，但我相信这些高墙与女王的皇宫相连，里面住着的都是‘上层精灵’。在暗夜精灵社会中，他们的地位最尊贵，直接听命于艾萨拉陛下。”

“绕着飞一圈。”

考雷斯特拉兹毫无意义地照做了。克拉苏斯骑在巨龙背上向下俯瞰，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高贵的上层精灵们居住的地区在这场浩劫中没有遭到任何侵犯。

“西北方向有情况，克拉苏斯！”

“快，飞过去！”

巨龙法师根本无须催促同伴，因为考雷斯特拉兹像他一样想要弄清答案。这并不奇怪，他们两个原本就是同一个整体。

虽然不能像巨龙那样看得那么远，但克拉苏斯还是看见了——前方有一大群蝗虫似的生物在城中各处奔跑。考雷斯特拉兹飞得更低，以便让自己和背上的骑士看清楚。

在克拉苏斯看来，这是卷土重来的邪恶力量。

燃烧军团在辛艾萨利残酷无情地横冲直闯，所过之处，片瓦不留。一幢幢建筑在他们的攻势下轰然倒塌，只见高大凶残的邪能卫兵手握战锤与盾牌狂击猛打，无脑的地狱火直接撞开石头墙壁或是其他物理障碍物，他们身边还跟随着长着双翼的庞大怪物，手里高举燃烧着绿色烈焰的长剑，身穿熔岩盔甲，长着如兽蹄般的双脚——这就是末日守卫。

巨龙朝军团前方飞去，克拉苏斯又看见了身形酷似猎犬的邪能兽，它们向来都是燃烧军团的先锋军。此时，这些怪物个个斗志十足，不仅使劲伸长鼻子闻着气味，还摆动着邪恶的触角，急不可耐地想要汲取魔法。

接着，巨龙法师看清了燃烧军团的猎物。

难民从城市中心地带冲出，携家带口地在狭窄的街巷中绝望地奔逃。在他们身后，还有一小群身穿盔甲的士兵在阻挡那些恶魔，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是身穿长袍的几名法师，克拉苏斯认为那些一定是传说中的月之守卫。

在考雷斯特拉兹带着他靠近时，其中一名站在最前方的月之守卫正想施放法术，可在暴露力量的一瞬间他也成为了死难者。一只邪能兽飞扑上前，以惊人的速度冲那法师伸出了触角。

触角紧紧吸在他的胸口上，将他吸到空中，还没等任何人——包括克拉苏斯和考雷斯特拉兹——反应过来，那月之守卫的所有法力就已经被吸干……只剩下一具干巴巴的皮囊倒在地上。

红龙发出一声怒吼。就算克拉苏斯想要出手，也阻止不了年轻时的自己发起报复，况且他对这些恐怖场面的记忆也在促使他保持静默。燃烧军团的入侵已经害死了太多无辜者，虽然考雷斯特拉兹是由于他的原因才来到这里，可现在他也顾不了那么多。在此之前，克拉苏斯一直都在尽力不对历史造成任何影响，此刻，他也不愿再束手旁观。

是时候让那些恶魔偿还罪孽了。

考雷斯特拉兹喷出烈焰，席卷了恶魔军团的前排兵力。被吞噬的不仅有刚才杀死法师的那只邪能兽，还有跟在它身后的无数同党。几名幸存者哀号着跑开，有些也被大火灼烧得不轻。

考雷斯特拉兹没有停止攻击，将龙头对准军团的主力军，又一波烈焰席卷了前方的恶魔。

大多数敌人都立即倒下，少数坚韧顽强的邪能卫兵还在奋力扑打着身上的火苗，但很快也因伤势过重而倒地。一个地狱火想要把龙火扑灭，在尝试失败后，冲着一幢建筑物撞了过去，也许是想借此来撞灭火焰。然而几秒钟之后，它也倒在地上。

即使是燃烧军团，也不是巨龙力量的对手，但也没有落到无力防御的地步。军阵中突然飞出了二十名末日守卫，克拉苏斯率先注意到了他们，冒着危险飞快地施放了一道法术。

狂风猛烈地吹打着那些恶魔，让他们砸在了同伴们的身上，乱作一团。

就在这时，考雷斯特拉兹再次吐息。

五名长着翅膀的庞然大物栽在地上，接下来又有许多发火焰箭对下方的恶魔军团造成伤害。

其余的末日守卫忙着重整旗鼓，又有不少飞上了天空，数量足有先前的两倍之多。

看起来考雷斯特拉兹想要跟它们拼斗到底，但克拉苏斯却隐约感觉到了力不从心。如阿莱克丝塔萨所说，当他们俩在一起时，几乎能够恢复全力——但毕竟不等同于彻底复原。他们各自的力量都衰减得比平时更快，尽管巨龙自己似乎还没有注意到，但它已经飞得慢了许多，翅膀也挥动得不再流畅。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克拉苏斯说。

“打到一半逃走？那不可能！”

“在我们的帮助下，难民已经逃过了劫难！”他们成功地拖延了时间，帮助那些暗夜精灵逃到了城外。克拉苏斯坚信，燃烧军团应该不会追得上去。“我们必须尽快给能够扭转战局的人送去消息！必须继续飞往既定目标！”

克拉苏斯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撤退，他打从心眼里想把每一个恶魔全都烧成灰烬，但敌人却怎么都杀不光，剩下这条孤单的巨龙也遭到了越来越多恶魔的围攻。

考雷斯特拉兹沮丧地咆哮一声，喷出最后一团烈火，烧死了三名末日守卫，击退了其余的对手。随后，红龙调转方向，虽然疲态尽显，却还是轻而易举地甩开了军团的追击。

当他们再次从皇宫上方飞过时，克拉苏斯恐惧地看到不断有恶魔从宫门涌出。更令人不安的是，城墙上仍有暗夜精灵哨兵在站岗，那些战士似乎对同胞们的遭遇视而不见。

克拉苏斯曾经目睹过这种不顾族人生死的冷漠。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就有人表现得像这样令人不寒而栗。他们是被恶魔魅惑住了！如果说军团领主此时还没有踏进凡间界域，那一天也很快就会到来！

灾难一旦发生，这个世界将再无未来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连过去都将消失。

***

那些恼人的噪音还是搅扰了女王的清静。艾萨拉命令乐师为她演奏音乐，希望能掩盖住那些令人不快的声响，可惜竖琴与长笛也起不了作用。最后，她只好站起身，在那几名新来的近身护卫的环绕下，在皇宫中款款地向前走去。

最先出现在女王面前的不是萨维斯顾问，而是瓦罗森队长。队长一见到她便单膝跪地，以单手握拳，放在胸口。

“尊贵的陛下……”

“亲爱的队长阁下，外面吵吵嚷嚷的是干什么呢？”

脸上有道疤痕的暗夜精灵用晦暗不明的表情抬头看着她说：“与其说给您听，倒不如让您亲眼看看。”

“很好。”

队长带着女王走向那个能够俯瞰城中主要区域的露台。除了重要的公众活动之外，艾萨拉平时很少会到这里来，她更喜欢站在睡房的窗前俯瞰奢华花园中的迷人美景，或是到塔里眺望永恒之井。

然而，映入眼帘的一幕却不同往常。艾萨拉那双金色的眼眸被城中的血腥场面牢牢吸住，倒塌的建筑，无边的大火，散落的尸体。她朝右边看去，发现上层精灵那被高墙围住的聚居区依然完好。

“请你解释一下，瓦罗森队长。”

“我是奉顾问大人的命令行事，大人认为这些人毫无价值，为了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所有不完美的污点都必须被抹去。”

“所以，萨维斯顾问认为底下的民众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伟大的天界指挥官玛诺洛斯的授意之下，大人做出了这个决定。”

艾萨拉只在顾问的陪同下与玛诺洛斯短暂的见过一次面，当时她就被这位神灵身边位高权重的仆从震慑住了。

女王点点头。“要是玛诺洛斯这样认为，那一定就不会有错。为了追寻荣光，理当有所牺牲。”

瓦罗森低下头。“陛下的智慧浩瀚无垠。”

女王镇定自若地接受了这句恭维，平日里她对各种奉承话早已司空见惯。艾萨拉仍然凝视着下方的屠杀现场，问到：“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很快神灵也会到来吗？”

“会的，女王陛下……据说玛诺洛斯称呼他为萨格拉斯。”

“萨格拉斯……”女王在口中回味着这四个字，“萨格拉斯……这名字真是无愧神灵的身份！”她说着将一只手放在胸口。“等到神灵降临时，请务必提前通知我，我一定要亲自前去去迎接。”

“我一定会亲自确保您事先得到通知。”瓦罗森说着对女王弯腰行礼，“现在请容我先去执行其他公务。”

艾萨拉挥了挥手，仍然对神灵的大名陶醉不已。队长转身离去，把女王留在近身卫兵身边。

艾萨拉在脑海中想象着那个美好的世界，一座更加雄伟壮丽的主城，那里将矗立起纪念她荣光的丰碑。那座城市将不会再被称为辛艾萨利，就让这个名字与当初的命名者一起逝去吧！今后，精灵的主城叫作艾萨拉，只有这样才配得上如此英明绝世的女王。艾萨拉……她又把这名字念了两遍，聆听着那美妙的音节。其实她早就应该号召民众给城市改名，不过这一切反正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这时又有一个更加摄人心神的念头进了她的脑海。诚然，她是精灵一族中最完美的化身，是全体族人的楷模，但很快就有一位更加光辉、更加卓越的引领者即将降临。

他的名字叫作萨格拉斯。

“萨格拉斯……”她小声念道，“神灵萨格拉斯……”她的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的笑容。“……与他的伴侣，艾萨拉……”

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批信使赶到黑鸦堡垒，他们个个要求立即面见堡垒的主人，声称有要事禀报。

拉文凯斯领主打开的每一封信函中都写了同样可怕的内容。

暗夜精灵的法力被窃取了，就连本领最高超的法师都无能为力。除此之外，他们与永恒之井的联结已经中断，在其中一两个地方还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恐慌四处蔓延，各地的当政者正在拼尽全力维持秩序。

在最为重要的皇城——辛艾萨利附近，始终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直到此刻。

被哨兵们带进来的那名信使几乎连站都站不稳，盔甲破破烂烂，全身到处都是鲜血与伤疤。他踉跄着走到拉文凯斯领主面前，单膝跪倒。

“有人给过他食物和水吗？”贵族问道。见四周无人回答，他便朝着站在门口的一名士兵大声下令。几秒钟后，有人给这位狼狈不堪的外来者备好了餐饮。

罗宁和另外两位同伴也在焦急等待的人群中，他们已经不再是囚犯，至于如今是什么身份，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既不是盟友，也算不上外来者。人类法师选择保持沉默，老老实实地待在人群后方，不管怎样，他都不愿再次沦为阶下囚。

“你现在能说话了吗？”等那信使吃了一些水果，几乎咕咚咕咚地喝掉半罐水后，拉文凯斯领主这才向他发问。

“啊……请原谅，大人……我刚才实在开不了口。”

“以你的身体条件，我简直无法想象你还能走到这里……”

跪在他前面的暗夜精灵看了看围在他身边的那群人，罗宁看出他的眼神变得无比空洞。“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大人。”说话间，他咳嗽了好几次。“大人……我是来告诉您……我想……世界末日已经降临。”

他说出最后那句话时的语调如此平静，反倒更让人觉得寒毛倒竖。人群死一般的寂静，罗宁这时回想起玛法里奥之前说过的话。他说已经开始了……就连玛法里奥也说不清那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某些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此话何解？”拉文凯斯领主冲上前去追问，“你是不是从辛艾萨利那里听说什么可怕的消息？是他们来让你报信的吗？”

“大人……我就是辛艾萨利的。”

“荒谬！”拉图修斯打断了他的话，“要是纯粹靠脚力，至少要跑个三五天才能赶到这里，何况现在根本不能使用法术——”

“我比你清楚得很！”士兵完全不顾月之守卫尊贵的地位，严词喝道。然后面向拉文凯斯领主说：“我是来求援的！我的同伴们拼尽了最后一丝力量把我送到这里！他们现在也许已经死了……”他哽咽着，“我可能是唯一的幸存者……”

“那座城市到底出了什么事啊，小子？”

“大人……辛艾萨利已是一片废墟，到处都是嗜血的恶魔，它们简直是从梦魇里冲出的怪物！”

接着，信使便像竹筒倒豆子似的给他们讲述了事情的原委。与其他地区的暗夜精灵一样，主城中的精灵们也突然失去了法力。许多人都跑去皇宫去寻求答案，民众们越聚越多。

没想到从皇宫中突然冲出不计其数的恶魔战士，有些头上长着角，有些身后长着翅膀，手中拿着可怕的武器，逢人就杀。片刻间就有大批无辜者死去，恐惧在人群中迅速蔓延，逃跑中被踩踏而死的精灵也不在少数。

“我们只能使劲往前跑啊，大人！我只知道与我逃往相同方向的那些人下落如何，就连身经百战的战士都抵挡不住恶魔的攻势。恶魔军团穷追不舍，难民们脚步稍有迟缓就会被抓住杀死。有少数精灵总算逃到了城外，但那些恶魔还是追了上去。”

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也没有人怀疑这些是他的臆想。他们全都在他的目光和声音里感受到了真实。

接着，信使对他们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来到这里，一群月之守卫和军官聚在一起，商讨该怎样筑起防御，或是击退入侵者。最后他们认定必须通知黑鸦堡垒，信使正是在他们大家的帮助下才顺利出逃。

“他们警告我，法术也许未必会取得从前的效果，我有可能会被传送到永恒之井的井底，甚至被传回那座城——城市……”他说着耸耸肩，“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法师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开始施法，信使站在他们中间，看着他们汇聚起仅存的力量，世界在他身边渐渐模糊——

在他消失的一刹那，他看见巨大的恶魔犬朝他们扑了过去。

“我出现的位置在这里的北边，大人，我的情况很不好，但总算还活着。在那之后，我辗转去了一处哨所，在那里弄到了一头夜刃豹……然后就全速赶来了。”

拉文凯斯显然在克制着自己的情绪。“那么皇宫呢？也都作废墟了？里面的所有人都被杀死了吗？”

信使有些犹豫，但还是回答道：“大人，宫墙上站着士兵，他们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大门打开……看着那些魔鬼冲出来，凶狠地屠杀我们！”

“女王绝不会任由他们这么做！”贵族身边的一位军官喊道，周围也有一些人认同地点着头，但更多人则没有表露出自己的看法。

指挥官心中对这个消息已有定论，表情严峻地说道：“看来果真如我们所料，是上层精灵干的。”

“就算是上层精灵，也不可能疯狂到了这种地步！”拉图修斯争辩道，“没错，他们的法师是自视甚高，自以为凌驾于月之守卫之上，可归根到底，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暗夜精灵！”

“话是没错，但我们都知道，他们一向目中无人！”拉文凯斯重重地把拳头捶在石头座椅的扶手上，“而且别忘了，上层精灵如今都对顾问大人……萨维斯惟命是从！”

罗宁之前听人提起过这个名字，此时却突然觉得有些模糊。他凑到玛法里奥身边问道：“萨维斯是谁？”

多亏弟弟的帮助，玛法里奥此时已经好了许多，正在布洛克斯的搀扶下站在其他人旁边。“萨维斯总爱给女王吹耳边风，是艾萨拉最信任的顾问，也是拉文凯斯领主的政敌。这件事情肯定跟萨维斯脱不了干系，但若没有女王的默许，他也不能成事。就连上层精灵也要以女王为尊！”

“他们才不会相信女王也有份。”伊利丹说，“还是想点实际的吧！就让他们认为是顾问在幕后搞鬼，反正到最后他们的选择也是一样的！”

尽管罗宁并不十分信任伊利丹，可在这件事情上，却认同他的观点。

眼前这群人此时似乎做出了决定。拉文凯斯站起身，朝着旁边那些人高声下令。他的军官们已经戴上头盔，像是马上就要冲出堡垒，朝主城进发。

“尽快集结全体月之守卫以及所有尚有法力的法师！加罗萨，派出信使赶往每一处军事岗哨，通知各地的军事统帅！必须组建起一支反抗军，不能让局面再恶化下去！”

拉图修斯不认同贵族的命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设法继续从永恒之井中汲取力量！光靠武力根本对抗不了那些怪物，您也听见了那名信使说的话！”

长胡子的贵族转过脸去，注视着这位提出异议的月之守卫。“我也希望能以法术克敌，尤其是你们那无所不能的组织发挥所长，但既然眼下做不到，武力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不是吗？”

这时伊利丹突然站了出来。“大人，我想我或许能帮得上忙！我感觉我还能施放法术！”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必须要为辛艾萨利复仇，把女王从上层精灵的手中解救出来！”

罗宁决定不再袖手旁观，他亲眼见过燃烧军团的暴行，虽然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发生在过去，他还是不能像克拉苏斯希望的那样静观事态的发展。他感觉自己还能使用魔法，于是喊道：“拉文凯斯大人！”

贵族转头看着他，显然不确定他想干什么。“你这是要……”

“如果您需要会施法的人，请算我一个。”

拉文凯斯一脸怀疑。

作为回答，法师左手掌托起一团蓝色的火球，施放这个法术需要耗费比原先更多的体力，但还不至于让他表现出来。

指挥官脸上的犹豫一扫而空。“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战队——”说罢，他用眼角的余光看见拉图修斯想要出言反对，于是接着说，“尤其是在没有更多法师能帮忙的情况下。”

“只要能恢复与永恒之井的联结，我们就能——”拉图修斯说。

“那要消耗大量法力才行……要是你们真有那本事的话，我们眼下的麻烦早就不存在了，月之守卫！”

听着这群人在他面前吵个不停，玛法里奥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此时此刻，争吵没有任何意义，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然而拉文凯斯大人组建的军事力量却只能得到极少的法术支援，前景显得分外黯淡。要是能——

他突然睁大眼睛。说不定他能做些什么。

玛法里奥照着弟弟与罗宁的样子，也朝贵族走去。拉文凯斯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你也来了？是不是想像伊利丹那样帮忙施法？要真是如此，我自然会欢迎你的加入，对你此前的罪行既往不咎。”

“我不能用他们那样的法术，拉文凯斯领主，但我掌握了另一种魔法，是杉度塞纳留斯教我的。”

拉图修斯哈哈大笑起来。“这真是我到最冷的笑话！你是说那个传说中的半神教你的？”

然而拉文凯斯却没有出言讥讽玛法里奥的提议。“你真认为自己能帮上忙？”

年轻的暗夜精灵迟疑着说：“嗯，不过在这里不行，我要找一个更加……安静的地方。”

贵族眉头紧皱反问：“安静？”

玛法里奥点点头说：“我必须前往艾露恩神殿。”

“月神的神殿？我先前怎么没想到呢！大难当前，真的应该寻求祭司们的支持！可你要去那里干什么？”

玛法里奥·怒风竭力掩饰着心中的不确定感，回答道：“自然是去移除那道中断我们与永恒之井联结的法术。”

第二十章

对于萨维斯顾问来说……世界上的一切都很美好。他的梦想，他的目标，眼看就要触手可及。

更加美妙的是，神灵对他感到非常满意。他和玛诺洛斯联手施放的那道结界法术不仅成功封住了永恒之井的力量，使其仅限对上层精灵开放，同时还强化并扩大了那道传送门。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就有成百上千的天界神兵从门内冲出。

玛诺洛斯立即将它们控制住，派去净化那些早该被抹除的污点。从前，萨维斯也觉得这个主意有些可怕，但现如今他却完完全全地接受了萨格拉斯的行事之道。神灵知道该如何创造出令顾问梦寐以求的完美天堂，上层精灵们居住的区域不是被保住了吗？效忠女王的族人将共同开创暗夜精灵的黄金纪元，令在此之前存在的任何时代都黯然失色。

萨维斯顾问还被赋予了一项光荣的使命——确保这一切都能顺利进行。他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结界法术的微妙平衡，这件事情的难度要比玛诺洛斯预想中还要大得多，倘若现在失败，恐怕再也无法集合所有上层精灵法师的力量，在中断外部联结的同时扩大那道传送门。

萨维斯绝不会让这道珍贵的结界遭遇任何灾难，他也断定不会出现别的麻烦，在皇宫的正中心，能有什么意外发生？

“玛诺洛斯去哪儿了？”驯犬者问道。

“他当然在统领大军。”暗夜精灵回答，“在辛艾萨利城中消灭那些无能之辈。”

哈卡脸上的表情令萨维斯稍感不安，顾问的话似乎让驯犬者有些高兴，究竟是什么原因，暗夜精灵也说不清楚。

这时从传送门中又走出了四名邪能卫兵，一个身材更为高大的末日守卫站在旁边，对着他们用听不懂的语言吼了些什么，对方立即冲了出去。

这群天界神兵个个骁勇善战，尽忠职守，就连瓦罗森队长的精英卫兵们都显得有些逊色，至少在萨维斯顾问看来确实如此。

“追猎行动进行得怎么样了？”顾问询问道。

驯犬者脸上不再有嘲弄的笑意。“进展十分顺利，顾问阁下。我的猎犬与邪能卫兵正在全力追捕，马上就能抓住玛诺洛斯要找的猎物。”

说完他便转身离去，留下萨维斯顾问在原地沾沾自喜。虽然他对驯犬者颇为尊重，但他自己今时今日的地位显然与神灵的指挥官不相上下。

顾问转过头，再次注视着他努力维持的那道法术。在距传送门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有玛诺洛斯亲手布下的法阵，法阵的各个角上都有蓝色的闪光节点在跃动，标志着护盾法术的物理边界。但萨维斯用他那双魔法眼睛还能看出橙、黄、绿等各种色彩正在旋绕成形，感慨自己竟然掌控着如此强大的法力洪流。

恰似如今握在他手中的不只是暗夜精灵一族的兴衰……更是整个世界的命运。

艾露恩神殿早就感应到了这场降临在暗夜精灵王国的灾难，虽然他们自身并没有受到永恒之井联结中断的影响，却也没能逃脱突如其来的虚无感。当大批民众赶到各地神殿寻求指引时，祭司们便想方设法地按照月神的教诲应对变数，她们邀请民众入内一同祈祷，让艾露恩给予他们安抚，同时还朝着永恒之井的方向施法……但和月之守卫一样，月神的信徒对这一切发生的缘由也感到大为不解。

尽管祭司们在女神的庇佑下仍然保有施法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会遭受恐怖力量的侵袭。当燃烧军团血洗主城的神殿时，就连苏拉玛的艾露恩追随者也感应到了姐妹们的死亡，身临其境地遭受着莫大的痛苦。

“姐妹，”泰兰德正在给信众们倒水，只听见另一位祭司在叫她。“前门那边有个人想要见你。”

“谢了，姐妹。”泰兰德说着将水罐交到她手中，匆匆朝前门跑去。她料想肯定是伊利丹又回来找他了，内心有些抗拒与他见面，要是伊利丹开口提出与她结成婚约，她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可是来人并不是伊利丹，而是另一位许久未见的故交。

“玛法里奥！”泰兰德脱口喊道，冲上前去将他紧紧抱住。

玛法里奥两颊的肤色羞得更深，小声说：“很高兴见到你，泰兰德。”

女祭司松开手。“你怎么会在这儿？”她心中一惊。“布洛克斯加呢？他们把你们怎么样了——”

“他跟我在一起。”玛法里奥指了指身后，泰兰德这时才看见那名兽人就躲在神殿入口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那个大块头的战士正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的暗夜精灵，神色间带着慌乱。

泰兰德环视左右，除了神殿的守卫之外，再没有看见其他士兵。“玛法里奥！你是疯了吗？难道你们俩是溜进城市来见我？”

“不……我们被抓住了。”

“什么？你——”

玛法里奥用手指按住她的嘴唇，打断了她。“详情以后我再慢慢说给你听，你听说辛艾萨利的事了吧？”

“只听说了一部分……但那就够吓人了！玛法里奥，我们通过思想与灵魂感应到主城中的祭司姐妹们遭遇了不测——”

“听我说！就在我们说话间，灾难还在向外蔓延！更糟糕的是，现在就连月之守卫都束手无策！有人用法术中断了他们与永恒之井的联结！”

泰兰德点点头，“我们也是这样猜测的……不过这跟你们到这里来有什么关系？”

“月亮密室现在有人占用吗？”

女祭司想了想。“先前是有的，但前来寻求指引的民众越来越多，高阶祭司们就打开了主厅，让他们挪到了那里。现在也许月亮密室是空着的。”

“很好，我们必须尽快赶去那里。”他说着朝布洛克斯打了个手势，对方赶紧跑了过来。令泰兰德吃惊的是，兽人手里还拿着一把利斧。

“你们不是被抓住了吗……”她问玛法里奥。

“拉文凯斯大人认为没有理由再扣留我们，只要布洛克斯跟在我身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欠你们两个太多了，”肩膀宽阔的战士说，“拿命还都还不完。”

“你什么都不欠我们。”伊利丹的哥哥转过身对泰兰德说道，“请带我们去密室吧。”

两人跟着女祭司跑进神殿，虽然布洛克斯想要竭力紧跟在同伴们身后，还是无法避开里面那些暗夜精灵的眼睛。许多人都惊恐地注视着他，有些甚至失声尖叫，用手指着兽人，仿佛他才是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

就在他们快要进入月亮密室时，卫兵们冲了过来，带头的正是之前与泰兰德聊过伊利丹的那一位。

“姐妹……我们欢迎民众进入月神的殿堂，可是那个怪物——”

“难道艾露恩说过应该把他与其他信众区别对待吗？”

哨兵们不确定地面面相觑，阻拦他们的那位想了想才回答道：“月神没有对任何种族提出过限制，不过——”

“不过什么？他不也是月神的子嗣？难道没有权利进来寻求她的指引，接受神殿的庇护？”

这句话把对方问得哑口无言。终于，领头的那位卫兵摆了摆手说：“好吧，尽量不要让别人看见他，民众们已经够恐慌了。”

泰兰德感激地点点头。“我明白。”

三人进去之后，发现密室里只有两位侍僧。泰兰德立即朝两位姐妹走去，表示希望她们能暂时将地方让出来，说着还用手指了指布洛克斯。事实上，这位兽人一露面，那两名暗夜精灵就已经想要避之大吉了。

泰兰德转身问玛法里奥：“现在你打算怎么做？”

“我想再次进入翡翠梦境，泰兰德。”

她很不喜欢这话中的含义。“你是准备前往辛艾萨利！”

“是的，我希望能在那里弄清楚永恒之井的真相。”

泰兰德太了解他了。“你绝对不会只满足于弄清真相，而是打算采取行动吧……”

玛法里奥没有回答，而是看着密室正中央。“那个位置似乎最为安静。”

“玛法里奥——”

“我没时间了，泰兰德，请你原谅。”

说完，他拽着布洛克斯朝他选中的那块地方走去，然后盘腿坐在地上，注视着被月光照亮的夜空。

兽人也在暗夜精灵面前坐下，当他看见泰兰德走来时，给女祭司让出了位置。玛法里奥疑惑地看着她：“你不必跟我们一起。”

“如果月神能够帮助我指引你们，使你和布洛克斯免受伤害，那我愿意这么做。”

玛法里奥感激地朝她笑了笑，表情瞬间又恢复了严峻。“我现在必须马上开始。”

泰兰德也说不清为什么，本能地抓紧了他的手。玛法里奥紧闭着眼睛，没有用目光回应她，但脸上又浮起了笑容。

忽然，泰兰德感到同伴离她而去。

这其实是个孤注一掷的仓促计划，玛法里奥知道拉文凯斯领主其实根本没抱希望，但既然月之守卫已经失去力量，领主也没有理由反对这位年轻的暗夜精灵放手一试。

此时此刻，玛法里奥只希望自己没有做出空头承诺。

泰兰德的那只手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帮助他在恍惚的睡梦状态下毅然前行。她的触摸让玛法里奥深感宽慰，大大缓解了过去几天那些可怕意外带给他的巨大压力。

玛法里奥用意念去触碰周围的世界，按照塞纳留斯教的方法去感应树木、河流、岩石……

然而这一次，他却没能感觉到大自然的宁静——只有混乱。

世界失去了平衡。森林知道，山峦知道，就连苍穹也察觉到了异样。无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何处，都只感应到不和谐。那股冲击力强大极了，暗夜精灵险些在一瞬间被它吞噬。

玛法里奥赶忙聚精会神地感受着泰兰德轻柔的触摸，从她的陪伴中寻求宁静的力量。混乱感渐渐褪去，虽然并未完全消失，却总算不至于让他沦陷。

稳住心神后，玛法里奥便设法与自然之魂取得联系，用内心的宁静去感染它们。他理解它们的焦躁，承诺一定会帮助它们做出改变。同时，玛法里奥也不忘提醒那些灵魂，既然双方的初衷都是为了重铸大自然的平衡，因此也希望它们能在必要时对他提供帮助。

混乱感又褪去了不少。只要上层精灵还在干扰永恒之井，想让一切回归常态是不可能的，但玛法里奥至少再次营造出了表面上的和谐。

这也总算让他又能安全地进入梦境。

摆脱了尘世的羁绊后，他回过头来看着身边的伙伴们，尤其是泰兰德。这次感受意念变得容易了许多，现实与田园美景在他眼前交织变幻，布洛克斯和泰兰德立即在他眼前出现……当然，旁边还有他自己的身体。

令他意外的是，他发现泰兰德的脸颊上挂着一滴眼泪，于是下意识地伸手想要将它擦去，却怎么都触摸不到。就在这时，年轻的女祭司仿佛感应到了他的靠近，只见她抬起那只没有握住他的手，不仅擦掉了泪滴，还碰了碰玛法里奥刚刚触摸过的地方。

玛法里奥强迫自己别过头去，再次注视着夜空，将意念集中在辛艾萨利的方向上，迈步前行。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熟悉的碧绿色。玛法里奥集中精神，让影子世界与现实元素两相交叠在一起，半飞半走地飘浮在梦境里，感受着真实与潜意识之中的无数场景。

向前行进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存在引起了他的注意。起初他怀疑那是错觉，随后很快为自己的怀疑找到了证据。

杉度？他呼唤道。

玛法里奥感觉到是导师在接触他的意念，通过微弱的联结表明自己平安无事。最后一只邪能兽已被消灭，但眼下还有更为紧急的事情需要半神前去处理。玛法里奥意识到是林地之主感应到学生进入了翡翠梦境，于是赶来与他联络，好让这位暗夜精灵知道，局面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塞纳留斯无声的鼓励下，玛法里奥加快了步伐。绿色薄雾越变越稀薄，很快下方的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小，他知道自己终于能像飞鸟一样在空中翱翔了。他全力以赴地赶往目的地，看着群山与河流在身下飞驰而过。

就在他快要飞到那座主城时，玛法里奥被眼前的一幕吓住了。

先前那位信使的描述并不足以表现降临到这座传奇城市上的灾难。辛艾萨利的大面积区域都被夷为平地，仿佛被一块天降巨石反复砸过无数次。外围区域没有一幢建筑屹立不倒，到处都燃着熊熊烈火，但那并不是玛法里奥熟悉的红色火焰——有些是邪恶的绿色，有些是如墨的黑色……玛法里奥从火海上空飞过，即便是在梦境中也能感觉到下方升腾的热浪。

接着，他第一次看清了恶魔。

邪能兽已经足够可怕，但真正让他感到心惊胆战的是跟在后面的那些具有智慧的怪物。虽然头上长角，面目狰狞，身形庞大，却步调一致、果断坚决地向前征杀。这不是一群愚蠢莽撞的乌合之众，而是一支大军，目标明确地传播邪恶。

就在玛法里奥靠近时，他还看到越来越多的恶魔从皇宫中冲出来。

那座巍峨庄严的建筑丝毫没有遭到破坏，这早在玛法里奥的预料之中。正如那名信使所说，宫墙上仍有哨兵站岗。玛法里奥从几名哨兵旁边经过，竟然发现他们在欣喜地注视着下方的惨状。他们银色的眸子里闪烁着斑斑鲜红，有些甚至恨不得想要加入下方的恶魔。

玛法里奥感到一阵反胃，将视线移开，回过头看向皇宫侧面，发现上层精灵们的住所也同样完好无损。女王的仆从甚至还在建筑间往来行走，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

暗夜精灵越发感到不安，朝高塔飞去。和之前在梦境中的感受一样，玛法里奥感到有强大的力量正在从黑暗的永恒之井疯狂涌出。可以想象，上层精灵们肯定正在加倍努力。永恒之井上风暴肆虐，那座饱受折磨摧残的城市危在旦夕。

上次到来时，玛法里奥试图从他感受到法术的位置进塔，这一次，他在空中降落，找了一处靠近底层的阳台，想象着自己用肉身该如何进入。他先降落到阳台上，然后走进了敞开的那扇门。

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成功了，差点儿笑出声来。那些傲慢的上层精灵怎么也没有想到要防范别人以这种方式进塔，反倒让他轻松得手。

玛法里奥沿着走廊向前飘浮，终于在尽头处找到了主楼梯——旁边还站着十几只长角的巨大恶魔，正是他在外面看见的那种恶魔。

玛法里奥的第一直觉是转身就跑，对方没有发现他。可惜附近没地方好躲，他只好硬着头皮准备迎敌……暗自骂自己太过愚蠢……谁知这时却有几只恶魔从他身旁笨重地走了过去。

在梦境形态下，那些家伙看不见他。玛法里奥松了口气，看着最后一只恶魔消失在走廊上，确认后面没有更多时，这才定了下神，走上楼梯。

他一路经过了好几个房间，却都没有停下脚步。玛法里奥的目标在塔顶，随着他离顶层越来越近，他越快抵达那里，就能越快实现计划。

其实他也没有想好到底要怎么做。玛法里奥追随塞纳留斯学习德鲁伊之道，但在法术方面也不亚于弟弟，即便是眼下这种情况，他相信自己还是能施放出某种魔法。

爬上一段距离之后，玛法里奥突然遇到了屏障。他伸手去触摸空气，感觉被一道看不见的力场挡住了去路，也许这就是导致他上次失败的那道结界，看来上层精灵们也没有他想得那么疏忽大意。

暗夜精灵下定决心，竭尽全力想要撞过去。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挤压着那道障碍物，仿佛要撞穿一道真正的墙壁。但随着他不断用力，那墙壁渐渐变软，似乎眼看就要——

玛法里奥成功地撞过去。

这一下跌得如此突兀，玛法里奥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成功了。他转过身，想要再次触摸那道屏障，却只摸到了非常微弱的力场。如果不是因为他的闯入破坏了屏障的防护力，就是因为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阻止外来者闯入，而不是离开。

不远处有两名卫兵把守着一道厚重的大门，那一定是上层精灵们施法的地方。确定卫兵们看不见他之后，玛法里奥将一只手放在门上试了试。

他的手指没有受到任何阻挡，轻易地穿到了门的另一侧。于是，玛法里奥鼓足勇气走了进去。

门背后的景象看得他头皮发麻，暗夜精灵的施法大厅远比外表看上去要宽敞得多，相比之下，玛法里奥的住所狭小得简直像个火柴盒。

上层精灵们恰恰需要如此庞大的空间，因为他们身旁还站着成群的凶悍战士，全都面朝着玛法里奥刚才走进的那扇门。靠近之后，他觉得更受震撼，那一张张脸上没有同情，更没有怜悯……

玛法里奥屏蔽杂念，朝上层精灵的法阵走去，既专注又厌恶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群上层精灵看起来彻底疯了，大多数人都显得格外狂热，原本精致的衣装罩在骨瘦如柴的身体上，其中几个眼看就要体力不支，却仍然渴望而热切地凝视着自己的杰作——那道在现实境遇中撕开的裂口正在有节奏地跃动着……

玛法里奥朝裂口中心望去，不过瞬间就转开了头。短暂的求学生涯已经能让他感受到里面暗藏着巨大的邪恶，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些暗夜精灵竟然看不透自己是在跟何等可怕的恶魔打交道。

玛法里奥拼命想压制住心中的恐惧，转过身——刚好跟女王陛下的顾问萨维斯打了个照面。

他距离年长暗夜精灵那双令人惶惑的眼睛只有几寸远。此前对顾问的假眼他就早有耳闻，听说是萨维斯刻意用这双魔法眼睛换掉了原先的双目。乌黑的眼球布满了红宝石色的条纹，就像玛法里奥在魔法裂隙中感受到的黑暗力量那样漆黑无边。

顾问那张冷酷的面容上带着分外专注的表情，起初甚至让年轻的暗夜精灵以为自己被发现了，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他自己的幻想而已。过了一会儿，萨维斯穿过玛法里奥的身体，走向正在施法的那群上层精灵。

玛法里奥半天才回过神来。之前月之守卫和拉文凯斯领主都把外面那场灾难归罪在萨维斯顾问的头上，此刻亲眼见到，玛法里奥认为他们的猜测准确无误。他仍然怀疑女王陛下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稍后再证实这件事情也不迟。

玛法里奥打定主意，朝着控制结界的法阵走去，三名上层精灵法师围在旁边，却似乎只是在监视着进展，并非在决定着裂隙的形成。他走到他们前方，凑过去观察细节。

这道法术施放得真是精妙，施法者的本事远在玛法里奥之上。可他还是很快就看出该怎样影响法术的效果，甚至将它移除。

当然，前提是玛法里奥必须在梦境形态下也能顺利完成这一切。

为了验证这种可能性，他对着空气小声念了一句咒语，想要用简单的法术戏弄他们一下。咒语刚出口，就有一道轻风刮过，将一名法师脑后的头发轻轻吹起。

这个小小的成功让玛法里奥很受鼓励。既然如此，想破坏护盾法术也不是什么难事，那就能帮到那些月之守卫了。

他凝视着法阵正中心，将注意力集中在最为薄弱的联结处——

真是不自量力，愚不可及。一个冰冷的声音说道。

玛法里奥本能地转过头。

萨维斯顾问在盯着他看。

死死地盯着他。

顾问举起了一小块白色水晶，他那双眼睛——那双显然能看出梦境形态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一股巨大的力量把玛法里奥朝那块水晶吸了过去，他竭力想要挣脱，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水晶占满了他的视野……继而变成了他的整个世界。

在这间不可思议的狭小囚牢里，玛法里奥注视着暗夜精灵长者那张满带嘲笑的大脸。

“真是突发奇想，竟敢来给我捣乱！”萨维斯顾问心平气和地说，“你觉得你在灵魂出窍的情况下能活多久？”眼见玛法里奥没有回答，顾问把肩一耸。

“我们等等看不就知道了？”

说完后，他将水晶揣进口袋，玛法里奥随之跌进了黑暗。

他们来到了外围区域，克拉苏斯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那位暗夜精灵。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知道对方就居住在这儿附近的，料想应该是诺兹多姆在他脑海中留下的印象，不禁在心中默默感谢时光守护者的帮助。这让他心怀希望，或许他可以终止这场灾厄，和罗宁重返家园。

前提是他能找到罗宁。

想到这里，克拉苏斯深感内疚，责怪自己没能在第一时间前去寻找昔日学徒的下落。虽说是掌管过去与未来的强大守护巨龙指引他先行来此寻找目标，他还是觉得内心有愧。克拉苏斯决定只要他一找到那位神秘的暗夜精灵，就立即去跟罗宁会合，对那位人类的亏欠他远比对方想象中的还要多。

考雷斯特拉兹突然在空中减速，同时朝下方的树林飞去。“我只能带你飞到这里了。”

“我明白。”要是朝着暗夜精灵的居住区飞得更近，当地住民肯定会留意到空中的这只庞然大物。

红龙在地上降落，俯下龙头，让克拉苏斯从背上下来，随后查看着周围的环境。

“距离不远了，最多再走一两个小时就能抵达。”

克拉苏斯没有对他多做解释，红龙肯定不知道少了他的陪伴，这一两个小时的路程会有多么难走。“你已经帮我够多了。”

“我不是打算在这里抛下你。”考雷斯特拉兹说着收起龙翼，“别看你这副打扮，似乎你忘记了我们龙族能够改变样貌。我会变成跟那些精灵近似的模样，跟你一起过去。”

巨龙突然闪起微光，考雷斯特拉兹渐渐缩小，变出了接近人类的外观。

但就在一秒钟后，他又变了回来，目光无神，呼吸急促。

“怎么了？”克拉苏斯无助地看着年轻的自己。

“我——我无法变形了！稍微试一下都很痛苦！”

巨龙法师回想起自己初到这个时空时曾经想要变回龙形，结果也失败了，考雷斯特拉兹遭遇了相似的困境并不奇怪。“不要再尝试了，我只能自己去。”

“你确定吗？我发现只有我们俩在一起，那诡异的疾病才会表现得没那么严重……”

听他这么说，克拉苏斯感到紧张又骄傲，看来年轻时的自己已经看出了真相，可他知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要是知道的话，红龙就不会说出那些话。只听考雷斯特拉兹继续说道：“好吧，我知道你必须要继续前进。”

“你会留在这里吗？”

“我会尽力，暗夜精灵似乎很少到这片地区来，这里的林木又高又密，应该能掩盖住我的行踪。要是你需要我，我随时都会来帮你的忙。”

“我知道你会。”克拉苏斯太了解他自己了。

巨龙法师跟红龙道别，开始了艰巨的征途，朝着暗夜精灵的聚居区进发。但就在他快要走出考雷斯特拉兹的视野时，红龙轻声问他：“你觉得你能找到那个人吗？”

“但愿吧……”他没有明讲，但如果他真的失败了，所有人都要遭受苦难。

考雷斯特拉兹点点头。

随着巨龙法师渐渐靠近那座城市，离红龙越来越远，疾病与疲劳感也愈发变得明显，但这个瘦长的身影仍然在竭力对抗着虚弱。他要找的那个暗夜精灵

一定就在城里，至于找到对方后该怎么做，克拉苏斯也说不清。他只希望诺兹多姆在他的潜意识中埋下了答案，会在适当时机回想起来。

如若不然，就只能靠克拉苏斯自身的判断力了。

这条路似乎漫长得永远都走不完，可他终于还是看见了城市文明的痕迹，遥远的外墙上插着燃烧的火把，甚至就连城门口都有火光在闪动。

接下来他将面临最艰巨的挑战。虽说他此时的样子很像暗夜精灵，但他们还是能认出他来自别的种族。要是他用帽子罩住头，再微微弯下腰——

克拉苏斯突然发现林中并非只有他一个人。

暗夜精灵突然从四面杀出，身上穿着与之前抓他的那拨人相同的盔甲，手里执着长矛或是利剑，凶狠地指向这名闯入者。

一位满脸严肃的年轻军官从夜刃豹背上跳了下来，走到他面前，“我是加洛德·影歌队长！你现在已经是苏拉玛卫兵的俘虏，速速投降，饶你不死。”

克拉苏斯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乖乖地伸出双手，让精灵们将他绑住。其实他心中有些庆幸自己被抓住了，这样才能顺利进入那座城市。

等到那之后，再想办法逃跑就是了……

第二十一章

当罗宁翻身上豹时，胯下的坐骑不满地嘶了一声。罗宁抓紧缰绳，希望这只野兽能安全地将自己带到目的地。

“你坐稳了吗？”伊利丹问他。

玛法里奥的弟弟已经成了罗宁的非正式护卫，不过看起来伊利丹并没有把这个任务放在心上，他只是时不时地观察着罗宁，似乎想从他的每个举动中偷师。即使人类的动作与魔法根本无关，那暗夜精灵还是看得格外认真。

罗宁很快就悟出了其中的原因。眼下这种情况下，他代表的是最强大的魔法源头。暗夜精灵生性傲慢，对魔法的理解显然相当有限。没错，眼下罗宁也损失了不少法力，可毕竟不像大多数精灵那样无助。在他们当中，只有年轻的伊利丹与罗宁的能力相近。

我可以帮助他，法师暗自决定。只要他想学，我就愿意教他。无论他对玛法里奥的双胞胎弟弟有什么个人看法，他都认为伊利丹是个很有潜力的可用之才。

他只盼望等到燃烧军团入侵时，伊利丹能够充分利用他的潜力。

他们骑着夜刃豹离开了苏拉玛，全速前往辛艾萨利。罗宁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奔出那座城市，知道自己与克拉苏斯的计划越走越远。人类法师确信自己注定再也无法返回他的时空，他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温蕾萨和孩子们能在未来一世平安。

当然，实现这个心愿的前提是仍有未来可言。

拉文凯斯领主指挥战队连夜赶路，直至天明。在那些夜刃豹再也无力向前奔跑时，才犹豫着命令他们停下来休息。

他们的队伍壮大了不少，沿途不断有被骑兵们招揽来的新成员加入，现在已有千余人。拉文凯斯领主想要在与敌人正面交战之前，尽力组建出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与罗宁的想法不谋而合，人类法师早已见识过那些恶魔的力量。

罗宁先在脑海中制定了行动策略，然后走到拉文凯斯领主身边，详细向他汇报了与敌人有关的所有情报。为便于领主理解，他声称燃烧军团曾经入侵过他那“遥远的故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罗宁还给贵族讲述了那场战争的可怕程度，等到守军们终于击退恶魔时，那片土地早已被蹂躏得不成样子。

虽然他不确定拉文凯斯领主是否会全盘相信他说的话，但指挥官至少将罗宁对那些恶魔的描述牢记在心，命令士兵们根据敌人的弱点调整战术。拉图修斯和月之守卫尤其惧怕和邪能兽交手，但拉文凯斯向他们保证派出精锐分遣队随时跟随在他们左右，并让那些战士抢先斩断邪能兽的触角，替施法者们消除隐患。

暗夜精灵统帅明显看出罗宁有所保留，却没有多做逼问，因为法师已经说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他笃信为了赢得这场胜利，罗宁一定会尽力而为，毕竟这也事关他个人的生死。

虽然这支战队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行进的速度却从未减慢，此时已在途中度过了三个昼夜。罗宁通过施放一道小小的法术，让自己在黑暗中也能看清事物，很快就适应了夜间行动。但他仍然清楚地意识到那些恶魔才不会在乎天上悬挂的是太阳还是月亮，并向贵族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只要有一口气在，燃烧军团那些凶狠的战士们就会战斗到底。即便是在白天，他们也要随时做好与其交战的准备。

当他们靠近辛艾萨利时，发现前方亮着古怪的绿光，那光芒似乎不是来自晦暗的天空，而是从城中照出来的。

“艾露恩在上！”一名士兵小声说道。

“准备战斗。”拉文凯斯领主下令，说着挺直脊背，向前张望，“有敌人来了……而且来得很快。”

罗宁连问都不用问就知道来人是谁。“一定是它们没错。那些畜生早就知道我们来了，打算抢先下手。燃烧军团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战斗，从来不会浪费时间。”

指挥官点点头：“我原本想先派人侦察这片区域，掌握敌情，但如果他们想要立即开打，那就来吧！吹响战斗号角！”

瞬间，鼓角齐鸣，暗夜精灵整齐地摆出军阵。这支由装甲骑兵与步兵组成的军队现在已有数千人的规模，气势蔚为壮观。罗宁不禁想起来他第一次见到联盟时的情景，也感受到了同样的震撼，当时的对手是恶魔的党羽天灾军团。

他同时也想起当天联盟的战队是怎样被入侵者冲击得土崩瓦解的。

那一幕绝不会重演！他看着伊利丹，那个年轻人在认清现实后似乎没有先前那么自信。

“不要对恐惧低头。”法师深知恐惧会招致怎样的厄运。“你很有天赋，伊利丹，而且我已经教过你如何更好地利用魔法。与永恒之井的联结或许已经中断，但它的力量早已弥漫在天空与大地的各个角落。要是你能感觉到它，就一定能像先前那样随心所欲地施法。”

“我追随您的智慧，杉度。”年轻的暗夜精灵神情黯淡地回答道。

罗宁曾经听别人说过同样的话，尤其是玛法里奥曾经这样与他的导师——半神塞纳留斯交流。他很想知道那位林地之主如今身在何处，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太需要那样一位元素生物的力量了。

就在这时，恶魔先锋军闯进了罗宁的视野，他无暇再顾及其他，只能为了生存而战。

为了生存……还有温蕾萨。

燃烧军团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已经将整座主城夷平，但毁灭的欲望却犹未得到满足。邪能兽兴奋地狂吠，身后的恶魔大军也在大声咆哮，声音中充满了狂喜与期待，目光贪婪地注视着面前这一大批成群结队的猎物，如同嗜血的饿狼看见了待宰的羔羊。

敌人发出一声可怕的战吼，向前扑来。

拉文凯斯领主点点头。

“弓箭手就绪！”一位军官大喊。

一千多把长弓同时瞄准了半空。

贵族把手高高举起，注视着渐渐逼近的恶魔……

随后将手放下。

如雨的箭矢就像尖叫的女妖朝敌人飞了过去。即便知道难逃一死，燃烧军团的爪牙们仍未却步，一心想要把这些弱小的生物置于死地。

箭矢纷纷落下。

那些恶魔也是血肉之躯，第一排瞬间倒地，直接被射成了马蜂窝，甚至无法平躺在地上。到处都是邪能兽的尸体，还有一两名末日守卫也从天上掉了下

来。

可敌人还是从那些尸体上踏了过去，根本没有将同伴的死难放在眼里，一边流着口水，一边怒吼着逼近暗夜精灵的阵线。

“该死的！”拉文凯斯领主低声咒骂，“快，准备再次齐射！”

弓箭手们当即拉开长弓，长胡子贵族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射箭的号令。

恶魔大军遭到了新一轮死亡之雨的血洗，可这次的效果却大不如前，它们举起了盾牌，摆出了相互掩护的阵型。

“这些不是普通的野兽。”罗宁身边的一位军官小声说道，“它们学得也太快了吧！”

拉文凯斯领主没有理会他的话。“弓箭手全都退到后排，瞄准敌人的内圈！枪骑兵，准备冲锋！”

“大人！”罗宁喊道，“能否容许我……”

“都什么时候了，法师！你想做什么就做吧！”

罗宁凝视着恶魔的先头部队，集中全力施法，虽说这么做的难度要比以往大得多，但也不至于失败。

他眯起眼睛。

燃烧军团前方的大地突然炸开，恶魔士兵们仿佛受到了一排重型投石车的攻击，被铺天盖地的尘土与碎石砸中。不少邪能卫兵飞到空中，其他同伴则被埋在堆积如山的尘土底下。一块大石落在一只邪能兽身上，像折断树枝似的将它的脊椎压成两截。大军死伤无数，攻势受到阻挡。

弓箭手们趁势追击，刹那间千箭齐射，消灭了更多敌人，场面愈发变得混乱。

刚开始，领主的军阵中响起欢呼声，但月之守卫们却略带嫉妒地看着罗宁。拉图修斯冲着他身边的法师们咆哮，命令他们采取行动。

可是暗夜精灵的法术却远没有罗宁的奏效，打在燃烧军团恶魔身上的一发发魔法箭像是在给它们挠痒似的，很快就消失于无形。有几只恶魔倒了下去，随后又站了起来。

“这些法术没有用！”伊利丹大喊。

“可他们也在努力。”罗宁纠正了他的话。

年轻的暗夜精灵没再多作争辩，而是突然用手指着恶魔大军，口中吟念咒语。

打头阵的几十只恶魔刹那间被黑色能量幻化而成的弯曲触手勒住喉咙，纷纷松开武器与盾牌，拼命地想要将那触手扯断，可还没等它们成功挣脱，触手就钻进了它们的脖颈，毫不费力地烧穿了血肉与骨头……

罗宁竭力掩饰着内心的厌恶，他反对暗夜精灵选择的这种攻击方式。但是当伊利丹转过头来寻求他的认可时，法师还是点了点头。他不想扼杀任何人的潜力，要是他们能在这场灾难中活下来的话，他一定会给伊利丹传授其他种类的魔法，教他该如何更好地与敌人战斗。

可要是他们活不下来……

燃烧军团再次发起冲锋，将同伴的尸体踩在脚下，高声咆哮着向前逼近，手里举着战锤和各式各样可怕的武器。

“看来要近身肉搏了。”拉文凯斯领主说，“你们两个继续留在后排，用法术牵制敌人！现在只有靠你们了……”

伊利丹对着贵族低下头。“谢谢您，大人。”

“不用谢我，小子……这是个可怕的事实。”

说完后，暗夜精灵指挥官便催促坐骑飞奔向前，冲到战士们中间，拔出利刃，高高举起。

枪骑兵们奋勇当先，步兵们紧随其后，再往后是手握长弓的弓箭手，准备再次降下箭雨。

拉文凯斯挥剑就砍。

军中号角鸣响，箭矢齐飞。

暗夜精灵朝敌人冲了过去，他们胯下的夜刃豹在恶魔面前也不甘示弱地发出阵阵怒吼。

在枪骑兵靠近的同时，弓箭手们松开弓弦。前排的恶魔被冲锋打乱了阵脚，有许多倒在飞箭之下。和拉文凯斯领主预想中的一样，敌军打头的战队陷入混乱。

凭着夜刃豹的矫捷，枪骑兵们深入敌阵。虽然邪能卫兵身材庞大，还是有不少被暗夜精灵的矛枪刺穿，盔甲破碎，血肉模糊。

这一波冲锋暂时遏制了燃烧军团的攻势，夜刃豹造成的伤害更大，挡在他们身前的敌人又抓又咬。步兵们趁势冲上前去，填补军阵中的空隙，对着敌人大力劈斩。

枪骑兵冷眼看着矛枪渐渐没了用武之地，便也拔出随身佩剑欲与敌人血战到底。在后方，弓箭手们也在继续弯弓射箭。

拉文凯斯领主此时在另一排骑兵的战队中等待着。贵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寻找着薄弱的突破口。

罗宁与伊利丹也没有闲着，人类法师用一道法术凝固了空气，仿佛把天空砸在了一群敌人头上。与此同时，伊利丹也在重复着之前那道魔法，将黑暗能量幻化成触手，每次都能同时消灭好几只恶魔。

月之守卫们也在竭尽全力，虽说他们的魔法聊胜于无，总算还是有所助益。然而无论他们再怎么尝试，也还是摆脱不了与永恒之井联结中断造成的直接影响，神情变得越来越沮丧。

这时，一名暗夜精灵法师突然尖叫着向后倒去，皮肤化成了脓水。在他跌倒的一瞬间，地上只剩下浸泡在血肉汁液中的一团白骨。其余的月之守卫全都惊愕地注视着同伴的尸体，拉图修斯及时下令，命令他们继续战斗。

罗宁飞快地打量着燃烧军团的战队，寻找着魔法的源头，很快就在后排发现了那个邪恶的身影。那位施法者看起来跟邪能卫兵有些相像，但身后长着一条酷似爬行动物的狭长尾巴，盔甲也更显华丽。他的盔甲外面还穿着一件黑红双色长袍，此时正在专注地观察着战局，显然比那些冲杀在前排的恶魔更有智慧。

虽说人类法师从没有与这样的对手打过照面，但他立即认出对方正是艾瑞达术士。这些家伙不仅是燃烧军团中的施法者，还充当着恶魔大军的军官与谋士。

可惜那名术士误以为是月之守卫施放出了那一道道最具杀伤力的魔法，从而让罗宁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那名术士打算再次施法，可就在他刚刚念完那句黑暗中的一霎那，罗宁立即出手反制，将它弹回到对方身上。

恶魔惊惧地看着皮肤从身上剥落，长有利齿的大嘴发出完全不同于人类的喊叫声，转头看着远处的法师。

这是他临死前所做的最后一个反应。那恶魔的嘴还在越咧越大，可那是因为此时再也没有皮肉能够收拢它的下颌。起初，那个无皮无肉的身影还站在那里……紧跟着那具骸骨便倒在地上，消失在邪能卫兵们的脚下。

在失去统帅后，燃烧军团的那支分队变成了一群无头苍蝇。暗夜精灵则愈战愈勇，打得恶魔的先锋战队溃不成军……

“我们要赢了！”拉文凯斯身边一位年轻的军官大喊。

可就在前排恶魔倒下后不久，又有更多冲了上来，斗志只增不减。他们身后还跟着手持鞭子的末日守卫，抽打着爪牙们向前冲锋。越来越多的邪能兽拼了命地想要冲破对手的防线，消灭躲在后面的施法者。

两只地狱火横冲直撞，连人带豹地把骑兵们撞到两旁，四周到处都是暗夜精灵的惨叫声。领主的战线被撕开了一个大洞，恶魔们势如破竹。

“顶住！”拉文凯斯领主对士兵们喊道，“不能让他们冲进来！”

他一边喊着，一边率领骑兵们迎战强敌，亲手斩断了一只邪能兽的触角，将利剑插进它的脑袋。一头夜刃豹冲着恶魔士兵扑了上去，用利爪与尖牙将那敌人撕得粉碎。

战线上的缺口渐渐缩小……终于消失了。暗夜精灵稳住了阵脚。

然而守军们还是颓势难挡，被打得节节败退。不管暗夜精灵杀死多少身穿盔甲的恶魔士兵，似乎都会有双倍的援军冲杀上来。

罗宁怒骂着又施放出一道法术，将一连串致命闪电箭打在燃烧军团的恶魔身上。虽说他的力量仍很强大，但要是能够利用永恒之井，他造成的杀伤力恐怕会比这还要可观。更重要的是，暗夜精灵现在全靠他和伊利丹为战队提供魔法支持，可不管是他还是那位年轻的同伴，都不可能同时顾及到每一个方向。伊利丹求胜心切，不计后果地透支着自己的法力，很快就面露疲态，而罗宁的情况也没比他好多少。如果能与永恒之井建立联结，两人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节节败退的暗夜精灵军阵中响起越来越刺耳的惨叫声，邪能卫兵们发起迎头痛击，连冲带撞；地狱战犬把步兵撕成了碎片；末日守卫一跃向前，冲进精灵中间，扬起手中武器，奋力挥打；从四下里冲出无数地狱火，噼里啪啦地砸在守军头上，像极了暗夜精灵先前射出的漫天箭雨。

又有一名月之守卫发出尖叫，这次是因为一只邪能兽冲到了他面前。四名士兵赶忙斩断它的触角，将手中利剑插进它的胸口，却还是没能挽救那位法师的性命。

弓箭手们再次拽动弓弦……可箭矢在飞出后立即调转方向，朝他们飞了回来。许多弓箭手见状撒腿就跑，几名反应较慢的被这惊天逆转吓得愣在原地。

瞠目结舌地被自己的飞箭射穿咽喉与胸膛。

罗宁在敌军中张望，却没有找到施法的艾瑞达术士。他又恨恨地骂了一句，遗憾自己不能以一敌众，采取的对策也不像预想中那么有效。

我们要败了！无论多么奋不顾身，士兵们要想打赢这场仗，绝对离不开月之守卫的支援……而月之守卫们需要永恒之井的力量。当时在黑暗堡垒，玛法里奥曾经说过他打算消除上层精灵设置的那道结界，但那已经是在许多天之前了。现在看来，那位年轻的暗夜精灵想必没有得手……不然就是已经罹难。

“阵线又被攻破了！”有人大喊。

罗宁决心不再去想玛法里奥，全力与敌人鏖战到底……为了胜利，也为了温蕾萨。他仿佛是在心中与爱人道别，再次将全部精神汇聚在那看似无穷无尽的恶魔军团上，想要施放出另一道摧毁性的魔法，尽管他深知自己无力扭转败局。

恶魔当前，谁又有力量改变这一切呢？

“萨满祭司，他的情况有没有好转？”

泰兰德摇了摇头，“还是老样子，身体在呼吸，灵魂却没有回来。”

兽人皱起眉问：“他会死吗？”

“我也不知道。”泰兰德也说不清死亡对他来说是不是比这更好的结局。整整三个晚上过去了，泰兰德一直陪在玛法里奥身边，起初在月亮密室，随后挪进了神殿深处的一个空房间。高阶祭司们都对她同伴的遭遇深表同情，但显然她们也无计可施。

“他或许再也不会醒来。”一位祭司告诉她，“由于不能进食进水，他的身体最终会支撑不住。”

泰兰德试着去喂玛法里奥，可他一动不动，毫无反应。泰兰德也不敢把水直接灌进他口中，生怕呛到他，导致窒息。

昨天晚上，布洛克斯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个建议——倘若他们全都认为玛法里奥生还无望，倒不如索性结束他的痛苦，甚至表示愿意亲自动手。兽人的话听起来残酷无情，但年轻的女祭司明白他这是在由衷地为一位朋友做打算。布洛克斯在乎玛法里奥。

他们也不知道玛法里奥的梦境形态究竟遭遇了什么，只能感觉到它在四周飘浮，却就是无法进入身体。泰兰德猜想，在他试图破坏那道结界魔法时肯定出了意外，说不定他的灵魂已被摧毁。

一想到可能会从此失去玛法里奥，泰兰德感到锥心般的痛苦。甚至就连伊利丹那项危险的任务也没让她有过这样的感觉。没错，她也关心玛法里奥的弟弟，但那种关心与她此时的心情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

月神女祭司用一只手抚摸着玛法里奥的脸颊，再次在心中发出呼唤：玛法里奥……快回到我这里来吧。

可他还是没动。

粗大的绿色手指轻轻拽住了她的胳膊，泰兰德转过头去，注视着兽人那双关切的眼睛，顿觉此时的布洛克斯丝毫也不丑陋，在他脸上只能感受到失去同伴的哀伤。

“萨满祭司，你一直不眠不休，没有离开过这个房间半步。这可不好，出去到夜风中透透气吧。”

“我不能丢下他——”

布洛克斯没有听她争辩。“你留在这里能做什么？他躺得好好的，不会有事。他也不愿意看见你这么劳累。”

虽然其他人都把这名兽人看作是未开化的畜生，但泰兰德却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面目粗野的大块头只是出生在一个更加原始的社会里。他明白一个人必须满足哪些需要才能维持生命，也知道当达不到生存所需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

若是她真的病倒，就更帮不到玛法里奥了。于是她只好强忍不舍，从同伴身旁走开。

“好吧……不过我休息几分钟就好。”

布洛克斯扶她站起身，年轻的女祭司这才发现双腿已经僵硬，几乎无法站立。兽人说得没错，如果她还想继续照顾玛法里奥的话，就必须先顾好自己。

在布洛克斯的搀扶下，泰兰德朝神殿入口处走去。外面的大厅里还跟之前一样围聚着茫然无措的民众，希望能得到月神追随者们的安慰。

她原本担心他们要使劲挤才能出去，可人群一看到布洛克斯就自觉地让出路来，并向他投来厌恶的目光，这让泰兰德感到尴尬极了。艾露恩总是宣扬众

生平等，可惜却很少有暗夜精灵将其他种族放在眼里。

两人走进殿外的广场，清凉的微风从脸庞吹过，让泰兰德恍如回到童年。她总是喜爱轻风的吹拂，仿佛有一双无形的臂膀，像小时候那样将她轻轻抱在怀里。

他们就那样在广场上站了几分钟，直到童年的记忆又让泰兰德想起了玛法里奥，心中升起愧疚之情。她终于忍不住向兽人致歉，提出要回到神殿里去。布洛克斯只是点点头表示理解，扶着她往回走。

还没等他们走上台阶，一位苏拉玛的卫兵喊住了她。泰兰德有些犹豫，不确定这名士兵是不是因为布洛克斯才来找她麻烦。

然而那位军官显然是有其他的事。“打扰了，姐妹，我是加洛德·影歌队长。”

就算他没有自报姓名，泰兰德也认得这张脸。影歌队长只比她略微年长，脸型按照暗夜精灵的标准来说有些圆润，眼角稍稍向上吊起，因此即便像现在这样表现得谦恭有礼时，也还是显得像在探查什么。

“您找我有事吗，队长？”

“请恕我冒昧占用您一点时间，我手中有一名囚犯需要帮助。”

起初泰兰德想要拒绝，她现在只想着尽快回到玛法里奥身边，但她没有忘记自己身为祭司的职责，面对需要她出手治疗的可怜人，她怎能置之不顾？“没问题。”

当影歌队长看到兽人跟上时，立即怀疑地看着泰兰德。“那家伙也要跟我们去吗？”

“你宁可让他一个人站在广场上？尤其是在这战乱时期？”

军官迟疑地摇了摇头，不再多说，转过身去带着两人往前走。

在苏拉玛城中只有一处关押犯人的地方，大部分犯罪者都会被押送到黑鸦堡垒。影歌队长带他们前往的那幢建筑是在一棵枯树的基础上建造的，枝条形成了主体框架，其余部分由匠人们用石料砌筑。除了拉文凯斯领主的堡垒之外，还真没有哪处建筑比它更加坚固，这也让苏拉玛的卫兵们感到非常骄傲。

泰兰德有些恐惧地打量着这座冰冷的监牢，从它那色彩单调的外观就能看出里面关押的一定都是罪孽滔天的恶棍。但当队长示意他们往里走时，女祭司还是鼓起勇气，没有让他看出自己的疑虑。

外间装饰得非常简陋，只摆放着一张简朴的木质书桌，供当值的看守使用。此时，苏拉玛城中的大部分武装力量都有任务在身，镇守和平的艰巨任务也就落在了影歌队长的下属们肩上。

“我们是在拉文凯斯领主率领远征军离开的那天晚上在林地里找到他的。大多数侦测法术都失去了效力，姐妹，但有一些人仍能施法，其中一位成员给我们带来了那名闯入者的消息。近来频频有犯人出逃——”他说着，看了旁边的兽人一眼。影歌队长显然看出布洛克斯此时的地位非比寻常，否则他一定会立即将他扣押。“——我们不愿冒险，所以立即着手调查。”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那名囚犯——他当时奄奄一息。在我们确定那不是敌人的诡计后就把他带了回来，可他的身体状态始终没有好转。鉴于他身份的特殊性，我想要留住他的性命，等拉文凯斯领主回来再听他处置。”

“那就请带我去看看他吧。”

在监牢后方只有区区十几间牢房，但军官告诉泰兰德，地下还有关押更多犯人的空间。泰兰德礼貌地点点头，好奇地猜想他们带回来的究竟是什么奇异的生物。见过布洛克斯后，她几乎能断定那大概是另一位兽人，但影歌队长对布洛克斯的反应却让她否认了这个猜测。

“到了，他就在这儿。”

女祭司本以为自己会看见一个彪悍的庞然大物，没想到那家伙差不多就是暗夜精灵的中等身高，而且比大多数人还要瘦弱。他头戴兜帽，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长袍，相貌与她的族人相仿，但却苍白憔悴，形同鬼魅，眼睛的特征也不太明显。从兜帽凸起的形状判断，他的耳朵应该也比较小。

“他看上去跟我们很像……却又不一样。”泰兰德说。

“像个幽魂。”队长纠正道。

但布洛克斯却凑上前，仿佛被那令人不安的身影施了催眠术。“精灵？”

“也许吧……”那囚犯的声音倒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羸弱，深沉得颇有几分居高临下的气势，似乎也对布洛克斯很感兴趣。“这里怎么会有个兽人？”

泰兰德意外地听见对方居然认识她的同伴，好奇心更胜从前，近来，奇怪的访客真是不少。

这时，那个囚犯剧烈地咳嗽起来，泰兰德为他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心，坚持让影歌队长将牢门打开。

当年轻的女祭司靠近囚犯躺靠的坐垫时，不由自主地再次抬头注视着那张脸。透过他弱不禁风的外表，她感觉到的是撼动人心的智慧与经验。没来由地，泰兰德认定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极为古老的生灵，无论他此时多么颓废，也无法磨灭时间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你很有天赋。”他小声说，“果然没让我失望。”

“你——你这是怎么了？”

他给了她一个慈父般的笑容，“即使是你也帮不到我，我之所以让队长给我找个像你这样的人来，是因为时间紧迫。”

“你可从来没让我这么做过！”加洛德·影歌在一旁抗议，“是我自己要去找的。”

“随你怎么说……”囚犯嘴上应和着，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泰兰德。接着，他扭头看了看布洛克斯。“我可没想到你会在这出现，这真是让我担心。你不该来到这里的。”

兽人咕哝着回答道：“那个人也这么说。”

“那个人？哪个人？”

“就是那个头发像火一样的家伙也说过这样的话……”布洛克斯警惕地瞄了守卫队长一眼，小声嘀咕着说，“他还说我们回到过去了之类的……”

泰兰德惊讶地发现那个囚犯居然坐了起来，影歌队长一个箭步冲上前去，随身佩剑已经出鞘，但女祭司朝他摆了摆手。

“你见过罗宁？”

“你认识他？”泰兰德问。

“我们是一起来到这里的……我想他肯定被困在某个地方了……”

“在塞纳留斯林地。”她补充道。

那人突然大笑起来。“谢天谢地，真不知是机缘、命数还是诺兹多姆在引导着这件事啊！是啊，就是那个地方……可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当时跟着一群朋友……在那里。”

“是吗？”那张憔悴的脸凑到她面前。“跟着朋友？”

泰兰德也说不清自己对他是什么感觉，这个人显然知道许多大部分暗夜精灵都一无所知的事。“在我们继续这番谈话之前……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真是太失礼了！你可以叫我……克拉苏斯。”

现在轮到布洛克斯激动了。“克拉苏斯！罗宁说起过你！”兽人单膝跪在地上。“长者……我是布洛克斯加……这位是萨满祭司泰兰德。”

克拉苏斯把眉一皱，“也许罗宁说得太多了……也没少加入自己的推测。”

同伴的反应让新手祭司确定了一件事，她站起身面朝队长，“我要求把他带回神殿，我相信他在那里能够得到更好的照料。”

“这不可能！万一他逃跑了——”

“我向你保证，绝不会让他逃脱。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保住他的命才是第一要紧事？毕竟，你还要带他去见拉文凯斯领主呢！”

队长无奈地皱起眉头，泰兰德朝他微微一笑。

“那好吧……可我必须要把你们亲自护送过去。”

“当然。”

泰兰德搀扶克拉苏斯从地上站起，布洛克斯绕到另一侧，也伸手扶住这名囚犯。当泰兰德靠近时，这才发现克拉苏斯的脸上挂着不易察觉的笑容。

“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自从我误闯这里，还是头一次感觉到了希望。”

他没有解释更多，泰兰德也没有追问，和兽人一起带着他离开了这间囚牢。克拉苏斯十分虚弱，泰兰德认定他玩不了任何花样，但即便如此，她还是能感觉到对方身上散发出的威严。

在加洛德·影歌的陪同下，三人返回了神殿，布洛克斯照旧为他们在拥挤的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

泰兰德原本担心守卫和高阶祭司们会阻挡他们进去，没想到他们居然和她一样，似乎感受到了克拉苏斯非凡的身份。祭司长者们甚至还朝他鞠躬，虽然恐怕连那些人自己都不明白这么做的原因。

“艾露恩很会选人。”当他们快要走进居住区时，克拉苏斯说道，“关于这一点，我在见到你时就意识到了。”

这句话让泰兰德的脸色羞得很深，不是由于对方的魅力吸引到她，而是她觉得好像被高阶祭司称赞了一番似的。

她原本打算把他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去，结果却未加思索地径直朝玛法里奥所在的房间里走去。在即将进门时，泰兰德停下脚步。

“有什么问题吗？”克拉苏斯问。

“嗯……里面有我一位患病的朋友。”

还没等她多说，那个头戴兜帽的身影就挣脱了她的手臂，朝着躺在里面的玛法里奥冲了过去。

“果然是机缘、命数或是诺兹多姆的手段！”他急切地问，“他这到底是怎么了？赶紧说！”

“我——”该怎么解释才好呢？

“他进入翡翠梦境了。”布洛克斯回答，“却迟迟没有回来，长者。”

“没有回来……他是要去什么地方？”

兽人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泰兰德本以为克拉苏斯的脸色已足够苍白，这时又看着那张脸变成了惨白色。“居然是那里……要是我在离开之前就知道该有多好！”

“你去过辛艾萨莉？”泰兰德惊呼。

“我到过那座城市的废墟，但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找你们的这位朋友。”他看着躺在他面前的那个人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已经昏迷了好几天，那么，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事情已经到了无法回转的地步。”

第二十二章

一名暗夜精灵发出惨叫，盔甲和胸膛被恶魔用利刃切开，身边的同伴连叫声都没能发出来就被邪能卫兵用锤子砸碎了脑壳。

到处都有守军死去，不管罗宁怎么做也无法改变这个残酷的事实。尽管拉文凯斯领主身先士卒地冲杀在前，暗夜精灵还是慢慢走向被屠杀殆尽的下场。燃烧军团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丝喘息的机会，不断地冲击着精灵们的阵线。

然而即使法师知道他和众人难逃一死，却仍然没有停止施法。

因为他别无选择。

***

守军及时赶到的消息令萨维斯顾问有些意外，但他对胜利仍然怀有十足的信心。他亲眼看到天界军团从传送门向外涌出，再强大的凡间军队也不会是他们的对手。过不了多久，这个世界上的无能之辈就都会被清除干净。

玛诺洛斯正在率领燃烧军团攻击那群蠢货，哈卡则在带队追剿，一切都在顾问的掌控之中。他朝入口附近的那个小房间匆匆看了一眼，那里存放着他最近得来的战利品。等到守军被全歼之后，萨维斯一定要好好见见那位“贵宾”。眼下，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转过身继续看着那道传送门，又有一对邪能卫兵冲了出来，认真听取玛诺洛斯留下的邪能卫兵下达命令，然后赶去跟那些嗜血的同伴会合。这个场面在过去短短几分钟之内就重复上演了几十次，从门内冲出的恶魔一次比一次多，几乎快要填满整间殿堂。

当最后一对邪能卫兵离开后，萨维斯顾问在脑海中听见了萨格拉斯那威严的声音。节奏加快了……我很欣慰。

暗夜精灵赶忙跪下。“荣幸之至。”

阻力已经出现。

“不过是无能的杂碎在蚍蜉撼树。”

必须保护好传送门……光是开启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强化力量。很快……就在不远的将来……我就会降临……

顾问激动得心脏狂跳，他期待已久的重大时刻终于临近了！

萨维斯站起身。“我发誓，一定会确保为您的到来做好万全的准备！”

他感到神灵很是满意……随后，萨格拉斯离开了他的脑海。

萨维斯顾问立即转过身去，检查着维持护盾魔法的法阵。在那名闯入者的企图败露之后，他已经查看过一次，确认魔法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但还是要格外谨慎才行。

没错，法阵完好如初……萨维斯一边想着那位“贵宾”，一边反复琢磨着等到萨格拉斯踏出那道传送门时他该怎样做。女王当天肯定要在场，还要准备一支仪仗队。其他的事情交给瓦罗森队长处理就好，顾问打算亲自迎接天神。为了向天神献礼，萨维斯决定要把那块水晶连同里面的东西全都呈给萨格拉斯。毕竟，玛诺洛斯将它看作至关重要的三样物品之一，大费周章地派出驯犬者外出寻找，等到那个愚蠢的哈卡发现顾问居然如此轻松地拿到了一个，不知要作何感想？

萨维斯顾问简直恨不得马上将这囚犯送到伟大萨格拉斯的手上，看看神灵会怎样处置那年轻的蠢货……真是有趣……

他的梦魇还在继续。

玛法里奥在水晶中漂浮着，勉强能看见一丁点房中的情形。他跟水晶球被一起放置在房间的小角落里，刚好能稍稍看见门口，看着一波又一波的恶魔战士脚步笨重地从门前跑过，在杀戮欲望的驱使下冲出去屠杀生灵。这让他的内心格外沉重，因为他知道所有被那些恶魔发现的暗夜精灵都会死于非命……这一切都是由于玛法里奥没能摧毁那道护盾造成的。

虽然他无法根据四周的的环境判断出时间过去了多久，但他确定从自己被抓到现在至少已经过去了两天两夜。在梦境形态下，他无须睡觉，于是日夜的流逝也就显得更加缓慢。

他真是笨得无可救药！玛法里奥早就听说过萨维斯顾问的那双假眼，人们说他那双眼睛甚至能看见暗影之中的暗影，可他向来只把它当成离奇的传说一笑置之。他怎么就没有想到，既然顾问能够看见流淌在法术中的自然力量，必定也会发现闯进他圣殿的魂灵。萨维斯顾问笑得真得意！

玛法里奥屡次尝试想要冲破水晶牢笼，结果发现它太过坚固。要是这位年轻的暗夜精灵再跟着导师学上一阵子，说不定能够发现某些瑕疵，但这一切已

经不再重要了。他失败了，不仅害了他自己，害了朋友，害了全族……还害了整个世界。

现在就只能靠拉文凯斯领主率领守军抵挡恶魔。

他必须有所行动。

玛法里奥稳了下神，再次尝试使用塞纳留斯教他的方法。水晶是自然之石，容易受到他法术的影响。他用双手抚摸着边缘，在纹理中寻找薄弱的突破口。他使用的虽然不是德鲁伊法术，但还是与之接近。

可惜还是一无所获。

玛法里奥绝望地尖叫起来。由于他的失败，会有千千万万无辜者丧命。伊利丹会死，布洛克斯会死，泰兰德——

泰兰德也会死。

他想着她的脸，那张面容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晰。玛法里奥想象着她的关心，知道她此时一定就坐在他的肉身旁边，想要将他召唤回来。被囚禁在水晶中的暗夜精灵几乎能够听见她的呼唤。

玛法里奥……

暗夜精灵晃了晃头，看来他已经产生幻觉了，真没想到这个过程来得如此迅猛，这下真是谁也救不了他了。

玛法里奥……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泰兰德的声音再次回响在他的脑海里，玛法里奥朝水晶外面张望，想看看是不是萨维斯已经开始折磨他的精神，却没有看见顾问的影子。

他恐惧地想……难道真是泰兰德？

玛法里奥！我快要绝望了！

他感到难以置信，就算泰兰德是追随艾露恩的祭司，恐怕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泰兰德，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多亏了另一个人帮忙……他说他一直在找你。

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布洛克斯和罗宁。泰兰德已经见过那位兽人，可对方虽然是位勇敢的战士，却不会使用魔法。会是罗宁吗？似乎也说不通，那位法师现在应该还跟在拉文凯斯领主身边。

是谁？他终于问道。谁在找我？

我的名字叫克拉苏斯。

玛法里奥忽然觉得一阵震撼，那声音跟他从前听到过的都不一样，倒是有点像塞纳留斯。无论这个克拉苏斯是什么人，都绝不是普通的暗夜精灵那么简单。

你还能感觉到我们吗？那个声音继续问他。

能……克拉苏斯。

我已经给泰兰德展示过怎样通过你们两人之间的联结来接触你的梦境形态，这样做难度不小，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将联结维持住，把你放出来。

把我放出来？玛法里奥看着这座水晶监牢，怀疑那根本就是在痴人说梦。

没错，敌人的手段很是狡猾，克拉苏斯的话让暗夜精灵大吃一惊，显然他们已经通过联结看见了萨维斯顾问囚禁他的地方。但我以前有过类似的经验。

玛法里奥来了精神。那该怎么做？

现在我们已经把你的身体移动到——

你说什么？移动了我的身体，那简直太危——

我当然知道这样做会有多危险，克拉苏斯打断了玛法里奥的抗议，可是我必须要让你的身体靠近……指定的位置。时间紧迫，现在请你认真听我说。

暗夜精灵紧张地等待着。要是他真能把他从水晶中救出来，要他做什么他都愿意。

我必须要看见那块水晶，看清楚它的每一个刻面。你是德鲁伊，你可以让我看到。

玛法里奥心领神会，仔细观察起魔法监牢的内部结构。他注视着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刻面，把这块水晶的坚韧与薄弱之处都展示给克拉苏斯。虽然他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出逃的希望，但克拉苏斯或许已经受到了启发。

有了！那个缥缈的声音喊住他。玛法里奥原先也观察过这处边缘，发现上面有个细小的凹痕，却没有看出能怎样对其加以利用。

你出逃的关键就在这里。用意念去触碰它，看见那处瑕疵的变化了吗？

玛法里奥真的看到了。那处凹痕是很细微，却仍然相当明显。他先前怎么没有想到？

人们总爱说，智慧来自于经验的积累。克拉苏斯突然回应道，我仍然在身体力行地证明这句格言。

他命令玛法里奥用林地之主传授给他的方法去感受那处瑕疵的宽度与厚度，去领悟它的终极本质，像了解自己那样去试着了解它。

你应该能找到最为脆弱的位置，找到助你出逃的钥匙。

我找不——啊！我找到了！玛法里奥感受着那个位置，用力去按它，急切地想要冲出去……水晶还是没动。

你很强壮，可惜还是缺乏训练。敞开你的心门，让我们进来。无论有多少人到来，都能够增加你的力量和知识。

玛法里奥尽量清空杂念，让泰兰德和那位神秘的克拉苏斯进入他的脑海。他立即感觉到了二人之间的区别——泰兰德满心关切却很坚定，克拉苏斯睿智过人却很沮丧。令他好奇的是，那份无力感与玛法里奥此时此地的处境并无关系。

现在……再试试看。

被囚禁的暗夜精灵将自己的梦境形态想象为肉身，像推动薄弱的屏障那样使劲去推那处瑕疵。要是他推得足够用力，那处位置肯定会破裂……

他忽然感觉到另外两个人也在帮他一起推。玛法里奥几乎能看见泰兰德和克拉苏斯就站在他旁边，绷紧全身的肌肉。

那瑕疵开始动了，出现了一道小小的裂缝……

随着裂缝渐渐变大，居然出现了一个缺口。

机会来了！克拉苏斯催促道，快点钻出去！

在离开顾问给他设计的囚牢后，玛法里奥渐渐变回了正常的身高。这只是他自己视角的改变，但跟被囚禁时渺小如虫蚁的感觉相比，他还是更喜欢现在的样子。

快……在你被发现之前……快回到我们这里来！

玛法里奥不愿听从这个命令，他历尽千辛万苦，就是为了拯救族人，拯救世界！一定要破坏那道护盾法术！

玛法里奥！泰兰德大声恳求，别去！

他却没有理会两人的呼唤，飘浮到角落里停下……萨维斯顾问就站在房间的另一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那道不断涌出恶魔大军的黑暗传送门，似乎在和潜藏在传送门深处的某种力量交流着什么……玛法里奥想起门内邪恶的敌人，不由得浑身一颤。

但当下的局面还是于他有利。如果萨维斯继续盯着那旋涡看上一会儿，玛法里奥就能完成任务，顺利脱身。

他渐渐飘向法阵，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只要稍稍拨弄几下，就能破坏那道法术。

泰兰德和克拉苏斯这时都不再出声，这说明他们要么是决定让他放手一试，要么……就是他与那两人之间的联结已经中断。无论是哪种可能性，他现在都已无法回头。

他最后又朝那法阵看了一眼，使出全力，先改变法术的核心，无论接下来怎么做，首先要做的就是破坏法阵的稳定性。

玛法里奥此时召唤的是整个世界的自然之力，迫使法阵改变了形态，不再具有原先的功用，最终将彻底消散。

护盾魔法动了……

萨维斯顾问立即觉察到了异常，护盾魔法遭遇了可怕的意外。

传送门内的萨格拉斯也感觉到出了差错。

把问题找出来！他对爪牙下令。

顾问赶紧转身，用那双漆黑的魔法假眼锁定了那珍贵的法阵——还有先前被他抓住的魂灵闯入者。

是那个杂碎在破坏法术！

“快阻止他！”萨维斯顾问咆哮道。

这声叫喊差点儿让玛法里奥方寸大乱，他赶紧稳住手上的动作，回过头看着怒发冲冠的萨维斯，顾问正在尖叫着命令上层精灵和恶魔将他抓住。可那些

党羽却似乎谁都无法奉命行事，他们不像顾问那样能够看见玛法里奥的梦境形态，更别说碰到他了。

然而这对萨维斯却构不成障碍。

当顾问发现周围这群废物完全帮不上忙时，便直接冲玛法里奥扑了过来，假眼射出黑暗能量，玛法里奥感到大难临头，于是本能地举起手，请求狂风与空气的协助。

红色闪电从天而降，如果真击中这位年轻暗夜精灵的话，肯定会把他打得体无完肤。但就在距离玛法里奥只有几寸远的地方，闪电箭突然打在一道看不见的屏障上——也许是固态的空气——随后被他梦境形态召唤出的疾风吹得偏转了方向。

不偏不倚，闪电箭刚好打在传送门附近那些巨大的战士身上。

恶魔们如同被风暴吹散的落叶，东倒西歪地砸在墙上，两只恶魔甚至还跟维持传送门的法师们撞在一起，使其无法再继续施法。传送门剧烈起伏，仿佛在艰难地呼吸，疯狂地一张一合。

上层精灵法师们拼命想要控制住法阵，几只眼看就要踏出传送门的恶魔忽然跌了回去，消失在了无尽的黑暗中。

门边一位长着翅膀的庞大怪物朝玛法里奥的方向发起冲锋，那恶魔显然看不见暗夜精灵，只是在胡乱挥动着手中的武器，希望能够砍中目标。玛法里奥极力躲避着，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对那武器免疫。

萨维斯顾问为了避开那道反弹的法术躲到一旁，这时又回到法阵旁边，从随身携带的小袋子里拿出了另一枚水晶。

“这次你休想再逃脱……”

魔法假眼闪起光芒。

玛法里奥快步往旁边一闪，让恶魔挡在他和顾问中间。萨维斯没能对准目标，反而把水晶用在了那个满脸惊恐的恶魔身上。凶残的怪物在被吸进水晶的一刹那冲着玛法里奥大概的位置发出声嘶力竭的咆哮。

萨维斯怒骂着把水晶丢到一边，根本不顾里面那恶魔的死活，一心只想着抓住眼前这个恼人的幽魂。

“大人！”一名法师大喊，“我们要不要——”

“别动！专心施法！务必确保传送门继续开启，护盾完好无损！我会解决掉这个隐形的捣乱者！”

说罢，萨维斯准备继续施法，但玛法里奥却没打算等他，撒腿就往殿外跑去，跑出外门时连看都没看那些警惕的卫兵一眼。

愤怒的顾问立即追了上来，“把门打开！”

卫兵们赶紧照做，萨维斯跑下阶梯，紧紧追赶他的猎物。

然而玛法里奥却没有往楼下跑，而是飘浮在高塔的内墙里，躲在顾问看不见的地方等待着，直到危机解除。

随后他立即返回殿内，飘向法阵。他必须马上将法阵摧毁，绝不能让上层精灵们再次强化它的力量。

可就在他快要得手时，心中升起熟悉的恐惧感。玛法里奥颤抖着朝传送门里望去。

你不会触摸护盾……那可怕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你不愿意那么做。你只想要效忠于我……奉我为神……

玛法里奥拼命对抗着那声音。他知道如果跟他说话的这个邪神真的闯入这个世界，所有生灵都会受到他的蛊惑。与他比起来，恶魔给这个世界造成的破坏真是小巫见大巫。

我……绝不会……沦为你的爪牙！玛法里奥几乎嘶喊出声，使劲把目光从漩涡上移开。

他能感觉到对方的愤怒，看来那些神不能直接影响他，只能在头脑中作祟。玛法里奥必须忽略它的影响，把心念集中在他所关心的那些人身上，想想自己的失败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只要再坚持几秒钟——

他的形态发生扭曲，排山倒海疼痛感几乎要将他淹没。他转过身，一下子跪倒在地。

“游戏到此为止……”萨维斯顾问站在门口说道。身旁的几名卫兵全都满脸困惑，不知敌人身在何处。“我再不会让你为非作歹！我要把你的灵魂撕成碎片，把你的神魄撒遍大地……到那时，再把你交给伟大的神灵供他消遣。”

他说着用手指向玛法里奥。

燃烧军团的党羽越来越多，不断冲击着暗夜精灵的阵线。拉文凯斯领主极力避免部下被冲散，可还是被打得节节败退。

罗宁的魔法飞弹就像一把强力的破城槌，砸中了远处的恶魔，把好几只恶魔撞到了同伴身上。这道法术延缓了那些敌人的攻势，可燃烧军团的爪牙还在从其他方向不断拥来。

这时，罗宁突然听见拉文凯斯领主大声下令：“加强右翼防守！弓箭手，把那些长翅膀的怪物射下来！拉图修斯，命令你的月之守卫后撤！”

罗宁也不知道那位高阶法师有没有听见指挥官的命令，总之月之守卫们仍然留在原处。拉图修斯站在最前面，要求法师们按照他的指示攻击敌人。罗宁感到无奈极了，那位年长的暗夜精灵根本不通战术，这时候应该把仅存的力量汇聚到一处，而不是各自为战。

这些也被伊利丹看在眼里。“那个该死的老白痴根本就不懂怎么领兵打仗！换成是我都要指挥得比他出色！”

“别管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自己的法术上——”

就在法师说话间，拉图修斯突然倒了下来。只见他抓紧自己的喉咙，浑身瘫软，从嘴里往外喷着鲜血。他的皮肤变得焦黑，摔在地上咽了气。

“不！”罗宁用手指着燃烧军团战队中那名施法的术士。

利用那恶魔先前使用的伎俩，罗宁抓住了好几支飞箭，让它们朝那术士飞去。身穿长袍的身影抬起头来，看见来袭的箭矢，只是仰天大笑，抬起手来比划了一下，罗宁认为他这是在身边设起了防御护盾。

等到每一枚飞箭不仅刺破了他的护盾，还射穿了他的身体时，那名艾瑞达术士再也笑不出来。

“原来你也没有自己想得那么强大，是吧？”法师满意地说道。

罗宁再次转身看向伊利丹，却发现他早已不在原处。他四下寻找，才看见那位年轻的暗夜精灵正疯狂地骑着黑豹冲向那群乱成一盘散沙的月之守卫。

“他这是要——”可罗宁却没时间再去担心这位准学徒，一股不可思议的灼热感突然将他包围，仿佛连他的皮肤都要融化了。

艾瑞达术士们终于发现他才是最大的威胁，齐刷刷地掉转头来攻击他。罗宁拼尽全力也只能暂且缓解那热量，很快他就会被活活烤死。

原来今天就是他的死期，真不知道他的介入究竟是能保住历史，还是会将历史彻底摧毁。

就在这时……巨大的压力突然化解了。罗宁凭直觉做出反应，利用自己的法力去对抗剩下的危险。他的视线渐渐清晰，将焦点锁定在那位主要的术士身上。

“你那么喜欢火？我倒是想让你凉快凉快。”

法师说着逆转自己遭受的那道魔法，朝对方射出严寒的冰霜。

罗宁感觉到那艾瑞达术士霎那间被冷冽的寒意席卷，变得浑身僵硬，颜色煞白，表情扭曲，在痛苦中冻成一团。

有一名邪能卫兵撞在他身上，将他撞翻在地，发出刺耳的声响，被冻成冰渣的血肉散落在战场上。

罗宁喘了口气，转身看向月之守卫的方向，以为刚才是他们帮了自己，却意外发现是伊利丹在领导他们。

那位年轻的暗夜精灵冲他一笑，接着又投身战火之中，如有神助似的指挥着那些老练的法师。伊利丹命令他们排成阵型，将法力全都汇聚到他一人身上，从而施放出强大的魔法。

燃烧军团的军阵忽然传出一声炸响，数十名恶魔齐齐倒地。伊利丹兴奋得振臂高呼，并没有注意到其他法师脸上的疲态。他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力量，可要是他太过频繁地重复刚才的动作，那些月之守卫只会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可是罗宁却无法让伊利丹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连他自己都不确定是否该去阻止他。要是守军大败而归，还有什么人能够抵挡燃烧军团的攻势？

倘若玛法里奥没有失败就好了……

玛诺洛斯注视着下方的战场，感到非常满意。他的军团横扫战场——不仅是在无人抵抗的地方长驱直入，那些想要跟燃烧军团一较高下的弱小生灵很快也被碾成了渣滓。

仆从们的动作真是迅速，这场战斗很快就能宣告结束，也就是说，主人萨格拉斯过不了多久就能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萨格拉斯将会以他为荣，感谢他所做的一切。玛诺洛斯一定会受到主人的嘉奖，毕竟他可是在没有阿克蒙德帮助的情况下就立下了如此大功。

是的，玛诺洛斯会得到丰厚的奖赏，在燃烧军团中得到主人更多的眷顾和更大的力量。

至于那群帮助恶魔们占领这个世界的暗夜精灵，他们从萨格拉斯那里只能得到一样回报……

那就是彻底的湮灭。

第二十三章

玛法里奥天真地以为自己在智谋上胜了萨维斯顾问一局，可这位年轻的暗夜精灵到头来仍然是被戏弄的那一个。他佯装逃跑的用意那么明显，怎会以为顾问看不出来，只知道顺着楼梯和走廊一路追到底？

这将会是他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萨维斯顾问是一位很有天赋的法师，何况还有永恒之井强化着他的力量。玛法里奥是从他的杉度那里学到了不少本事，但似乎还不足以对抗如此强大的敌人。

显然，萨维斯顾问也清楚这一点。

这时，玛法里奥的脑海中突然传来某个人的声音……不是来自传送门内部，而是来自那个神秘的克拉苏斯，玛法里奥还以为对方早就抛下他不管了。

玛法里奥……我们的力量就是你的力量……想想你当时被困在水晶里是怎么做的，从那些认识你的人身上汲取关爱与友情……从像我这样的人身上汲取意志力，我们都将与你同在。

暗夜精灵虽然不能完全明白那些话的意思，却还是领悟到了其中的精髓。此刻，他不仅感觉到了泰兰德和克拉苏斯，连布洛克斯也向他敞开了心门，与他的灵魂联结在一起，将所有力量贡献给他。

你是一位德鲁伊，玛法里奥，也许还是你族人中的第一位。你可以从世界和大自然中汲取力量……难道我们不是世界和大自然的一部分吗？让我们帮助你吧……

千钧一发之时……玛法里奥听从了他们的指引。

萨维斯顾问射出魔法。

这道魔法原本应该将玛法里奥的梦境形态彻底粉碎，年轻的暗夜精灵举起手来抵挡这邪恶力量的攻击，可他从没想过自己的力量足以跟对方抗衡，以前的交手已经让他遭受重创。

谁知顾问的魔法却没有击中他，被玛法里奥轻易挡掉，犹如从脸上弹掉了一只小飞虫。

快点行动！克拉苏斯催促道。快点完成你该做的事！

他不是让玛法里奥跟顾问战斗到底，那样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是提醒暗夜精灵实现他原先的计划。

玛法里奥击中了护盾魔法。

法阵彻底乱了套，两名上层精灵冲过去动手调整，但他们脚下的地板突然塌陷，原来是石料在玛法里奥无声的命令下改变了自然形态，变得不再坚硬，彼此之间失去了聚合力。只见那两位法师尖叫着跌了下去。

萨维斯顾问愤怒地对玛法里奥发起反击，用一团气雾围绕住了他的梦境形态，想要把他吞噬。玛法里奥起初有些无力应对，但在泰兰德、布洛克斯和克拉苏斯三人力量的帮助下，很快他就召唤出了狂风，瞬间将气雾吹散。

可就在玛法里奥忙着对抗气雾的同时，萨维斯趁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护盾魔法，然后转过头来面向对手，意图不言自明。

玛法里奥有些沮丧，不能无休止地和敌人缠斗下去，不然打到最后惨死的一定是他，最好的结果也只是狼狈逃走。他必须尽快做出改变……

玛法里奥转过身，却没有面朝法阵或是萨维斯顾问。

而是对准了那道传送门。

他再次召唤起疾风之力，这次他祈求风力能变得更强，不再只是吹散气雾而已。玛法里奥注视着那群上层精灵，希望疾风可以竭尽所能助他完成使命。

那群法师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自己的殿堂里突然被一阵狂风刮上天去，其中三名成员直接被抛到了房间的另一侧，狠狠地撞在对面的墙壁上。就在他们倒地的同时，又有一名法师被风刮了过来，砸在那些动弹不得的同伴身上。

其他的法师纷纷把腰弯下，希望能对抗暴怒的狂风。虽然他们没有被风刮倒，却再也无法维持法术，传送门微微闪光，危险地扭曲着。玛法里奥先前察觉到的邪恶力量似乎变弱了。

一双炽热的大手忽然间把他的后颈死死捏紧，掐得他喘不过气。那双手仿佛能像灼烧血肉那样烧穿玛法里奥的梦境形态，痛得他发出一声惨叫，但这声音却只有他的攻击者才能听见。

“神灵的力量与我同在！”女王的顾问满意地咆哮道，“你也配跟我们作对？！”

玛法里奥确实感到从那道扭曲的传送门里有邪恶之能向外涌出，虽说不如先前那般强大，却还是让顾问的力量增添了不少，即便是在那三位同伴的合力帮助下，玛法里奥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泰兰德……他并不是想要试图召唤女祭司，只是担心自己也许再也无法见到她的脸，再也不能陪在她身边。

克拉苏斯的声音突然再次闯进他的脑海。拿出勇气来，德鲁伊……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帮手，也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随着第四股力量的介入，玛法里奥立即感觉自己变强了许多。那位帮手很像克拉苏斯，其身份绝不是普通的暗夜精灵。他能感到对方有些虚弱，可跟玛法里奥的族人相比，这点虚弱又能算得了什么？奇怪的是，这位新加入的帮手仿佛是克拉苏斯的双胞胎兄弟，两人如此相仿，甚至都让他有些难以区分。

就连那帮手的声音都像极了克拉苏斯。我是考雷斯特拉兹……我会尽我所能来帮助你。

考雷斯特拉兹的力量来自生命与大自然，霎那间让玛法里奥的意志强大了一百倍，令他心中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希望。

你是一位德鲁伊……克拉苏斯再次提醒他。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力量之源。

玛法里奥感到战力蓬勃。现在帮助他的不仅有那些遥远的同伴，还有岩石、疾风、云团、大地、绿树……以及自然万物。玛法里奥几乎要被这个世界爆发的怒火吞没，上层精灵滥用的邪恶力量和恶魔的进犯，已经让自然界感到忍无可忍。

我保证绝不会让你们失望，他对自然界的元素承诺道，请赋予我力量，帮助我终结这一切！

在玛法里奥眼中，这一刻仿佛有永远那么漫长，可当他回头去看萨维斯顾问时，时间仿佛才逝去一秒。顾问像是被冻在了原地，脸上的表情正在缓慢地变化，正准备借助身后主人的力量永远地消灭这位幽魂对手。

玛法里奥暗自嘲笑这位暗夜精灵的愚蠢。他冲着虚空举起双手，开始召唤自然之力。

殿外雷声轰鸣，传送门周围的上层精灵们发现法阵再次颤动起来，深知这次不是他们自己的魔法起了效果，就连萨维斯顾问也皱起眉头。

突然，高塔剧烈地晃动——随后爆炸了。

瓦罗森队长跪在艾萨拉面前，将头盔夹在臂弯里。“是您要召见我吗，尊贵的女王陛下？”

艾萨拉身边的两位仆从此时正在梳理她那如瀑的长发，她每天都会命令她们梳理好几次，从而确保秀发的蓬松与完美。与此同时，她则会心情愉悦地试用各路商贩最新进贡的异国香料。

“是的，队长。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上面的响声是怎么回事？听起来像是从塔里传来的。难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意外吗？”

男性暗夜精灵耸耸肩。“据我所知没有，众月之光。或许那只是伟大萨格拉斯降临的序曲吧。”

“是这样吗？”她的眼睛亮了起来。“那真是太好了！”女王说着对他摆了摆手。“要真是如此，我可得好好准备一下！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庆典！”

“如您所愿，女王陛下。如您所愿。”队长说着站起身，戴上头盔。又迟疑着问道：“您需不需要我去查看一下，确保万无一失？”

“不必了，我相信你的判断！这时候千万别去打扰萨维斯大人！”艾萨拉又举起另一只小瓶子嗅了嗅，这香味让她周身血液奔涌，简直飘飘欲仙，不如在面见神灵时就涂抹这一款吧。“毕竟，我相信一切都在我们伟大顾问的掌控之中。”

塔中殿堂的上半部分已被炸飞，屋顶被从空中劈下的闪电掀翻，连同上方的墙壁一起落进了下面漆黑的井水里。

几根粗壮的石柱倒在地上，砸死了两名上层精灵，把其他法师也吓得四散而逃。护盾法阵和传送门仍在原处……但也遭到了严重削弱。

仍然留在塔内的幸存者还在遭受呼啸狂风的冲击，站在边缘处的一名法师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刚刚站起身就被狂风卷着朝后方倒去。

他发出一声凄绝的惨叫，也跌进了下方的永恒之井。

肆虐的暴雨随后降下，其余的上层精灵法师还在奋力维持法术，纷纷跪倒在地。可即便这样也还是于事无补，狂风骤雨实在来得太过猛烈。

混乱之中，只有两个身影没有受到元素的袭击。一个是玛法里奥，梦境形态能够让他对风雨免疫。另一个就是萨维斯顾问，他不仅在汲取永恒之井的力量保护自己，还在利用着从那黑暗的旋涡中不断渗出的邪恶之能。

“真了不起呀！”顾问大声喊道，“可惜这全都是垂死的挣扎，年轻人！你再怎么强大也不会是永恒之井的对手……何况还有神灵在帮助我！”

他的话让玛法里奥哑然失笑，顾问阁下还是没有意识到此时面对的敌人究竟是谁，他以为站在他面前的不过是另一位强大的……法师罢了。

“不，大人。”年轻的暗夜精灵对他说，“你搞错了！你所能依靠的只有永恒之井那妄想成神的恶魔！而我……整个世界的力量都在我身后！”

萨维斯不屑地说：“我可没工夫听你胡说八道……”

玛法里奥感觉到顾问从井中获得了远远超出其他法师的强大力量，瞬间震惊了德鲁伊，但支持他的元素之力立即让他稳住心神。

“我必须要阻止你，”他对顾问宣布，“还有你那背后的主子。”

萨维斯顾问永远也无法知道玛法里奥接下来打算施放什么法术，还没等他出手，天地间的元素就猝然发威。一道又一道闪电打在萨维斯身上，使他从内到外燃起火焰。他的皮肤变得焦黑，从身上剥落，却还没倒下。

大雨化作洪流，全力冲刷着玛法里奥的敌人。萨维斯似乎要在这位年轻的暗夜精灵眼前融化，血肉纷纷蜕落，却还在向他伸着手。

紧跟着响起惊雷，撼动着高塔的断壁，又有一名上层精灵跌进了漆黑的井水中，连玛法里奥自己也无力支撑。

雷声震天动地，竟然把萨维斯顾问的身躯震碎，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上层精灵就这么倒了下来。

在炸裂的一瞬间，他像地狱邪能兽似的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号，血肉在空中飞扬。昔日的顾问化作无数尘埃，被愤怒的狂风瞬间吹散。

其余上层精灵眼见强大的领袖尸骨无存，便再也无心与敌人缠斗下去，纷纷溃逃。玛法里奥没有穷追不舍，此时他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但眼下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必须完成。

失去了萨维斯顾问的保护，护盾法阵顷刻瓦解，年轻的德鲁伊把手轻轻一挥，驱散了那道邪恶的魔法，终于使族人摆脱了威胁。他只希望这一切还不算太迟。

最后，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道传送门上。

传送门已经化作一团幽影，一个存在于现实界域中的圆洞。玛法里奥凝视着它，自知无法将这个世界和邪恶力量之间的联结彻底斩断……可他至少能让悲剧晚点发生。

真是自不量力……传送门里那个可怕的声音说道。你的世界终究会被我吞噬……跟其他那些世界一样，无路可逃……

“那就祝你好胃口了。”玛法里奥反唇相讥道。

说罢，他再次释放出元素之力。

倾盆大雨冲刷着那道维持传送门的珍贵法阵，一道又一道闪电击中了圆洞的正中心，逼得里面的邪魔退得更远。四周狂风骤起，早已被削弱的法术再也无从发挥余力。

这时……大地猛然颤动，残存的高塔转眼间就要倒塌。

由于没有肉身，玛法里奥不怕被砸到，强忍着疲劳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确保绝无差池。

地板塌陷，施放黑暗邪术用的各种法器和断裂的墙壁向下砸落，伴随着巨大的声响。

高塔彻底倒了。

与此同时，那道传送门自行关闭，迅速缩小。

玛法里奥感觉自己的梦境形态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住，离那个正在消失的圆洞越来越近。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里面那个微弱却邪恶的声音说道。

暗夜精灵拼命挣扎，想要远离那个裂口。尘埃从他的梦境形态中穿过，被吸进那道不断缩小的传送门，其他瓦砾碎屑也跟着飞了进去。

那股力量令他无法抵挡，眼看他就要被吸到门里去了……

玛法里奥！泰兰德在呼唤他。玛法里奥！

玛法里奥循着她的声音，把那当成救命的绳索。在他脚下的砖石墙垣全都跌进了永恒之井的漆黑深处，地面上只剩下玛法里奥和那个看起来虽小却邪恶至极的圆洞。

泰兰德！他在心中默默呼喊着她的名字，在脑海中想象着她的模样，想要回到她身边。

我抓住你了……一个他不认识的声音对他说。

他只觉得天翻地覆。

玛诺洛斯感觉到了失败。甚至早在意外发生前，玛诺洛斯就感觉到了空虚。

这位身躯庞大的天界指挥官突然在军团后方停下脚步，转过那张丑陋而长有獠牙的脸，注视着高塔所在的方向。

那座塔已经消失。

“不——”他大声咆哮。

罗宁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力量在膨胀，法力在奔涌。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能开天辟地，摘星逐月，随心所欲地塑造出整个宇宙，成了战无不胜、无所不能的创世之主。

阻断永恒之井能量的法术已被摧毁。

他立即转身去看伊利丹，想确认那位年轻的暗夜精灵是否也有相同的感受。但罗宁这份担忧是多余的，因为伊利丹显然也和他一样，有了突如其来的力量。事实上，不只是那些月之守卫全都变得强壮而有所准备，就连其他的守军成员也是如此。

永恒之井与暗夜精灵成为了一个整体。就连那些不会施法的精灵族人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它存在着联结。先前能量受阻，对他们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影响。此刻，从拉文凯斯领主到军阶最低下的士兵，全都变得自信而果敢，哪怕是实力再强大的敌人也不足为惧。

即便是燃烧军团也不例外。

军中号角齐鸣。暗夜精灵齐声怒吼，散发着不亚于那些恶魔的赫赫威势。燃烧军团的前锋军显得有些迟疑，不确定这陡变的局势意味着什么。

“消灭它们！”拉文凯斯领主大声下令。

守军们蜂拥而上，恶魔们突然变成了丧家之犬。无数邪能兽被斩杀于逃回军阵的途中，满口獠牙的邪魔战士一个接一个地死在暗夜精灵的刀刃之下，原本攻城略地、形势一片大好的燃烧军团再也无力作恶。

伊利丹利用法术继续带领月之守卫们阻止入侵者溃逃，大地也在燃烧军团的爪牙们脚下剧烈起伏，把恶魔们抛向各处。几名长着翅膀的末日守卫从空中飞过时燃起火苗，变成了一发发烈焰飞弹，砸在同党的身上，造成更多死伤。

罗宁也没有置身于这场战斗之外。他无法忘却今日牺牲的所有战友，以及将在未来战争中不幸殒命的同伴，竭尽所能地惩罚着这些作恶之徒。一名艾瑞达术士愚蠢地想要用法术与他对抗，结果却反而被自己的长袍紧紧缠住，身体硬生生地被折成两截。人类法师手中飞出一道道蓝色闪电箭，有条不紊地命中燃烧军团中其余的施法者，使他们瞬间消散，只留下一团团灰烬。

那群令人生畏的恶魔战士第一次表现出了真正的恐惧。这不是他们预想中的战争，他们渴望的是敌人的鲜血，而不是自己的死亡。面对此情此景，就连恶魔也感到胆颤心寒。

他们的阵线逐渐瓦解，暗夜精灵则乘胜追击。

“我们快要赢了！”拉文凯斯领主大喊，“给我狠狠地打！”

守军们士气更盛，入侵者虽然兵多力强，暗夜精灵却无所畏惧。

罗宁和伊利丹也在继续为胜利而努力着。人类法师抬起头，发现有几只地狱火正在朝着守军直冲下来。像先前一样，那些燃着火焰的恶魔蜷缩成球，犹如从天砸落的巨石，想要对精灵们造成致命的打击。

罗宁这次决定采取伊利丹的战术，利用永恒之井中的力量在空中造起了一道巨大的金色屏障，令那些地狱火无从躲避。那不仅仅是一道物理障壁而已，罗宁还设计了另一重用途。他让屏障弯曲出想要的弧度，凡是撞上的恶魔都会朝着他指定的方向反弹而出。

砸进他们自己的队伍。

就算是他先前投射的闪电箭也没能给敌人造成如此巨大的毁灭，二十几只地狱火砸在燃烧军团的大军各处，在地上瞬间形成一个个冒着黑烟的大坑。恶魔的尸体飞得到处都是，造成不计其数的伤害。

这时在他身边响起了胜利的笑声，罗宁回过头，看到是伊利丹正在鼓掌喝彩，然后用手指向乱成一团的敌人。

燃烧军团左翼军阵中的士兵们突然站立不稳，多数立即跌倒，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泥沼，盔甲精良的恶魔全都像石块似的往下陷。少数恶魔奋力挣扎，但最后凡是被伊利丹的法术命中的敌人全都消失了。

年轻的暗夜精灵接着又把手一挥，让大地恢复原貌，抹除了所有痕迹。随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人类法师动作夸张地鞠了一躬。

罗宁脸上不动声色，只是点了点头。无论如何，伊利丹确实阻挡了恶魔的攻势。

在这般凶残的手段面前，燃烧军团的爪牙们别无他法，唯有集体撤退。

既没有号角，也没有呐喊，恶魔们只是掉头就跑。虽说从表面上看仍有秩序，但燃烧军团的指挥官们显然是费尽力气才使军队不至于大乱。尽管如此，它们撤退的速度还是不够快，一鼓作气的守军很快就追上了他们。

战事的逆转令月之守卫们有了施展所长的机会，他们专门追击邪能兽，将它们变成了长瘤的树木和啮齿类的小动物。几只邪能兽在夹着尾巴逃跑时化成了火球，显然要给燃烧军团的军阵带去更大的麻烦。

虽说在各处仍会遇到抵抗，可复仇心切的士兵们很快就将其一一击溃，到处躺满了邪能卫兵的尸体。罗宁毫不怀疑每一位暗夜精灵心中都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在那些无辜惨死的辛艾萨利民众中间一定也有他们的至亲好友。

然而促使暗夜精灵越战越勇的其中一项动力却让人类法师感到忧虑。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拉文凯斯领主还在呼喊着女王的名字，借此凝聚部众。

“为了艾萨拉！为了女王陛下！我们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罗宁曾经听玛法里奥说过，暗夜精灵女王很可能是她身边顾问和那些上层精灵的同谋，他倾向于相信这是事实。人类法师只能不断地告诫自己，等他们抵达皇宫时，真相自会水落石出。

燃烧军团的阵线继续后撤，退回到了那座破败的主城之中。恶魔成群结队地死去，或是被武器斩杀，或是被法术致死。战火驱散了黑暗，大地被恶魔入侵者的尸体掩埋。

这场战斗也许会持续下去，也许会席卷辛艾萨利，甚至打进皇宫。但随着天光放亮，守军们终于有些退却。他们表现得可圈可点，然而即便是拉文凯斯领主也不愿意让这些暗夜精灵涉入不必要的险境。领主内心矛盾万分，却还是示意吹响了停军的号角。

号角声响起的一刹那，伊利丹的表情变得阴郁。他尝试指挥月之守卫们随他继续前进，有些法师表现得颇为急切，却也难掩体力耗尽的疲态。

罗宁自己也累极了。是的，他还能施放出毁灭性的魔法，可现在已是大汗涔涔，稍微动作快一点都会觉得天旋地转，注意力也越来越难以集中……

除了伊利丹之外，其余的暗夜精灵都知道自己无力再向前追杀——至少在日间不行——可这也不会夺走他们已经取得的战果。当然，威胁并未彻底消除，但精灵们也看清了恶魔的局限性——它们也能被杀死，也会被击退。

指挥官迅速集结了一批志愿者，命令他们骑乘黑豹前往暗夜精灵王国各地。这些志愿者肩负着双重使命——首先要寻找暗夜精灵，重整旗鼓，组建起一支更为强大的军队，建立起一道多重布局的防线来应对燃烧军团将会发起的下一次入侵——同时也要查看其他地区遭受破坏的程度。

除此之外，拉文凯斯领主还立即命令他的私人法师伊利丹统领已经跟随在他们身边的月之守卫。位高权重的法师幸存者们对此颇有些心怀不满，可是伊利丹在击退恶魔时展现出的实力很快就平息了那些非议。

伊利丹对自己的新地位感到十分满意，转过头来与罗宁分享喜悦。人类法师礼貌地点了点头，一方面在脑海中回想自己年轻时是否也表现得如此狂热，另一方面又在担忧伊利丹的成果会对他的性格造成怎样的影响。伊利丹的潜能远远不会止步于此，可他的鲁莽却是致命伤，说不定会造成比燃烧军团更加致命的灾难。罗宁暗暗决定要对这位同伴多加留意。

在伊利丹将目光移开之后，这位混在暗夜精灵军中的唯一人类缓缓环视着这支抗击恶魔的大军。在阳光的照射下，他们的盔甲闪闪发亮，焕发出雄壮的风采，仿佛击败任何敌人都不在话下。虽然如此，罗宁也深知，他们若想赢得最终的决战，必须集结成为规模更大的联军。历史记载着既成的胜利事实，但有太多因素——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恐怕会对那事实造成篡改。更糟糕的是，燃烧军团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魔法力量，势必会更加费尽心力地寻找人类法师和伊利丹。

罗宁在他自己的时代就是恶魔及其党羽追击的目标，他不愿意再重蹈昔日的覆辙。

对今夜的大胜影响最大的那个人，现在不知如何了？最大的功臣不是罗宁，不是伊利丹，不是月之守卫、拉文凯斯领主或是他麾下的兵将。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是这场胜利的关键。

疲劳的人类法师一边想着，一边朝漆黑的辛艾萨利和涣散的军团残军望去——不知玛法里奥怎么样了？

第二十四章

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像死了一般，先前的任何联结都已中断，任谁都无法再感受到。泰兰德将玛法里奥的头搁在自己的膝盖上，柔软的青草就是他的睡床。

“他死了吗？”满脸困惑的加洛德·影歌问道。队长跟着这些人走到了林地中这个偏远的角落，显然是为了时刻看管他的囚犯克拉苏斯。他没有帮忙施法，却在局势出现变化时担当起了守卫的职责。他的态度已经从不情愿转变为了关切，虽然他仍然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泰兰德呵斥得斩钉截铁，然后又用略带抱歉的口吻补充道，“他不会就这么走了……”

“他还没有散发出死人的气味。”考雷斯特拉兹低沉地说。

每当考雷斯塔兹开口说话时，加洛德·影歌脸上都会现出狐疑的神色，这位队长直到此时也还没有适应与红龙共处。起初，他的这种态度或许会让泰兰德感到十分有趣，但在眼下这种情况下，女祭司可没有调侃的心情。她本人很快就接受了面前的这条巨龙，尤其是自从她感觉到在考雷斯特拉兹和克拉苏斯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他们似乎像是兄弟，甚至是一对双胞胎。

一想到“双胞胎”这个词，泰兰德再次低头看着玛法里奥。

克拉苏斯在四周踱着步子。他好像比先前健康了不少，而且泰兰德发现当他越是接近那条巨龙时，身体状况就会改善得越发明显。可惜他的神色依然苍白，因为他跟女祭司一样为玛法里奥担心极了——尽管克拉苏斯在进入神殿之前，都没有跟这位暗夜精灵见过面。

布洛克斯跪在泰兰德身旁，斧头放置在生死未卜的朋友身边，将头埋进胸口，泰兰德听得出他在吟念着祈祷之词。

“这片区域受到了强大魔法力量的冲击。”克拉苏斯自言自语道，“这会让他的梦境形态消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也许他还能把神魄重新聚集到一起……但那种可能性实在是……”

影歌队长打量着其他人。“请恕我冒昧地问一句，可他究竟有没有完成他的使命？”

头戴兜帽的身影转过身来，面色清冷。“他至少做到了那一点，但愿那已足够。”

“都别再说这种话……”泰兰德擦去眼角的泪滴，抬头望着明亮的天空。尽管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睁不开眼，泰兰德也不肯把头扭开。“月神艾露恩，请原谅我搅扰您的安眠！我不敢奢望您能让他回到我身边……但至少让我们知道他的命运到底如何吧！”

但是却没有什么圣洁的光芒洒在玛法里奥身上，月亮也没有突然出现对他们的请求做出回应。

“或许我们应该把他带回神殿里去。”卫兵队长提议，“说不定月神在那里能听得更加清晰……”

泰兰德没有理会。

克拉苏斯停下脚步，凝视着南边的茂密丛林。他先是眯起眼睛，接着沮丧地撇了撇嘴。“我知道你在那儿。”

“而我现在知道了你的身份。”一个震耳的声音说道。

附近的树木忽然融成一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身影，下半身仿佛一头雄壮的牡鹿，上半身长着人类的胸膛和手臂，面容与泰兰德和加洛德・影歌颇有几分相似。

塞纳留斯握紧双拳，缓缓地朝他们走了过来。他与克拉苏斯对望了一瞬，然后互相尊敬地颔首致意。

林地之主走向怀抱玛法里奥的泰兰德，布洛克斯礼貌地让出路来，卫兵队长则惊愕得张着大嘴站在原地。

“艾露恩的女儿，你的泪水感动了天穹与大地。”

“我是为他而哭……他也是您挚爱的生灵。”

塞纳留斯点点头，弯曲前腿，在他们身旁跪下，无限温柔地轻轻碰了碰玛法里奥的额头。“他是我的孩子……能有像你这样的人把他抱在怀中，真是他的幸事……”

“我——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

林地之主听罢咯咯笑出了声，笑声引来了鸣唱的飞鸟，又有清风从每个人的脸旁吹拂而过。“是的，我听见了你在恳求月神艾露恩的垂怜，无论那些祈祷有没有宣之于口。”

泰兰德没有试图掩饰内心的尴尬。“但我所有的恳求都没能得到回应。”

塞纳留斯显得很困惑。“你真这么认为吗？那我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其他人全都愣住了，只有新手祭司摇了摇头。“我不明白！”

“那是因为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塞纳留斯说着将左手摊开。

一团翠绿色的光芒从他的掌心升起，向上方飘浮了几寸，像是在确定方位。

半神起身退后几步，观察着面前的学生。“我在翡翠梦境中行走，到处寻找应对这些可怕困境的对策，思考着该怎样应对这些死神的鹰犬……”在他那张长着胡须的面容上露出温和的笑容。“……你们恐怕无法想象，当我发现在梦境中游荡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时，我有多惊讶……可他当时神智混沌，迷茫无觉，连自己都不认识，更别说能认出我来了！”

就在塞纳留斯说完这番话的同时，那团光芒飘到了玛法里奥的额头上，轻轻钻进了他的皮肉。

暗夜精灵的眼睛倏地张开了。

“玛法里奥！”

玛法里奥恍然听见泰兰德的呼唤，抓住救命绳索似的飞快地抓紧这个声音，让它将自己拽出麻木的深渊，距离那团令人心安的光亮越来越近。

当他睁开眼睛时，果然看见了朝阳下的泰兰德。说来奇怪，阳光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他甚至觉得此时的泰兰德明艳过人，美得令他难以置信。

他几乎想要脱口把心里的话说给她听，这时发现还有其他人在场，于是再次把真实的感受藏了起来。他轻轻碰了碰泰兰德的手，随后朝同伴们点头致意。

“那道——那道结界——”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蛙鸣，“有没有——”

“结界消失了。”一个说不清到底是不是暗夜精灵的人回答说，玛法里奥知道他是克拉苏斯。“眼下，我们遏制了燃烧军团的攻势……总算暂时将它们

控制在了一个地方。”

玛法里奥点了点头。他知道，这场战争还远未结束，他的族人仍然会面临毁灭。但这也无法抹杀今夜的战果，至少希望犹存。

“我们会与恶魔对抗到底。”泰兰德承诺，“绝不会让这个世界葬送在它们手上。”

“我们一定会击败他们。”布洛克斯骄傲地挥动着年轻的德鲁伊帮他制造的那把利斧，“这一点毫无疑问。”

克拉苏斯保持着务实的态度。“会是会……可我们还需要更多帮手，比如龙类的支援。”

“光有龙类怎么够！”塞纳留斯大声说道，“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多找些帮手来！”他说着从其他人身旁走开，最后又回过头来给了玛法里奥一个微笑。“我以你为荣……你真是我的得意门生。”

“谢谢你，杉度。”玛法里奥说着目送半神消失在密林之中。

“我们要不要即刻返回苏拉玛？”一位身穿卫兵长官制服的精灵问道，玛法里奥虽然不认识他，但他既然出现在这里想必有合适的理由。

“是的。”克拉苏斯说，“我们这就回苏拉玛去。”

玛法里奥在泰兰德的帮助下站起身。“胜利只是暂时的，帮助恶魔闯进这个世界的传送门虽已被毁，但它与结界不同，上层精灵们很快就能再造一个出来。到时恐怕会有更多的燃烧军团党羽杀到这里。”

其他人都没有提出异议。玛法里奥注视着辛艾萨利的方向，一股可怕的邪恶力量已经侵入了他的土地，必须在那力量掀起无可平复的腥风血雨之前将它消灭。玛法里奥在对抗燃烧军团的第一轮阻击战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出于某种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他坚信在今后的战争中还要靠他来帮助对抗那些入侵的恶魔，守住这片他挚爱的卡利姆多大陆。

玛法里奥只希望当战斗再次打响时，他已经做好了迎敌的准备……

否则不仅是卡利姆多，整个世界都将面临覆灭的危险。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恶魔之魂
上古之战
[美]理查德·A. 纳克 著 刘媛 译
THE DEMON SOUL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上古之战：恶魔之魂

作者：【美】理查德·A.纳克

译者：刘媛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2-01

ISBN：9787513329972

目录
CONTENTS

致敬托马斯·桑尼加勒特，

天才卓越的作家和朋友！

——理查德·A.纳克

第一章

在他沿着巨大的洞穴穿行时，脑海中不断回响着各种声音。在此之前，这些声音只是偶尔对他造成困扰，现在却怎么也停不下来，哪怕在睡梦中也一样……事实上，这条黑色巨龙早就听不下去，可这声音已经陪伴了他太久，已经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和他自己的思想交互缠绕。

暗夜精灵会摧毁这个世界……

永恒之井会失去控制……

任何人都不可信任……他们要探知你的秘密，夺取你的力量……

玛里苟斯会将你取而代之……

阿莱克丝塔萨想要骑在你头上……

他们跟恶魔一样邪恶……

必须果断出手，毫不留情……

那些声音反复出现，警告他留意其他巨龙的阴谋与背叛。除了他自己之外，所有人全都不值得信任，都受到了低等种族的玷污。他们认为他的决定非常危险，要他放弃拯救世界的唯一希望。

巨龙想到这些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竟对自己心怀歹意，轻鄙地哼了一声。尽管他有拯救万物的力量，却也要谨慎行事。若是太早被他们发现真相，恐怕将招致灾难。

他打定主意，一定要到情势无可转圜之时，再让他们得知那个秘密。务必要等到施法之后！那些家伙休想破坏我的计划！

这个浑身长满鳞片的守护巨龙迈开龙爪，踩着洞穴的岩石地面走进内室。这处圆形洞穴空间开阔，容纳巨龙绰绰有余，正中央流淌着一条炽热的熔岩河流，墙壁上还有成片的水晶簇闪闪发光。一枚枚粗壮尖锐的钟乳石像一排排毁灭之剑倒悬于洞顶，地上还长着异常锋利的石笋，仿佛等着猎物从上面走过，好刺穿他们的身躯。

事实上，这里确实有人遭遇了不幸。

黑色巨龙露出尖牙，俯视着下方那个渺小的身影，只见那人的胸膛早已被锐石钉穿，却还在奋力挣扎。身上那件黑红相间的长袍已是破破烂烂，金灿灿的华丽铠甲残片包裹着他形状诡异的身躯，头上长着两根酷似山羊的长角，面色深红，头骨狭长，宽口锐齿。两只眼睛就像漆黑的深渊，恨不得把面前这条庞然大物立即吞进去，可惜它们却无法与黑龙的意志相匹敌。

除了被刺穿之外，这个长角怪物还被粗重的铁链拴在地上。铁链绷得格外紧，将那个恶魔跟石笋死死地固定在一起，让他保持四肢向下伸展的姿势。

猎物的嘴会时不时地动上几下，仿佛愤怒地咆哮着，却发不出声音。纵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抗争，看见黑龙靠近，他挣扎得更加卖力。

巨龙低头看了看猎物，然后眨了眨眼。

内室里立即响起了刺耳的叫骂声。“——是萨格拉斯！你将血流遍地，你的龙皮会被他做成斗篷，你的身体会被他拿去喂狗，你的灵魂也会被他囚禁，任他凌辱取乐！他——”

巨龙又眨了眨眼，让猎物安静下来。可就算无法出声，怪物嘴里还是在不干不净地骂着，极尽诅咒之能事，直到黑龙终于忍无可忍，于是张开巨大的龙口，用一团烈焰将他吞噬，让他遭受新一轮痛苦的折磨。

“还是这么不懂礼数。站在你面前的可是高贵的耐萨里奥。”黑龙厉声说道，“我是大地守护者，你应该给予我应有的尊重。”

怪物用长长的尾巴抽打着地上的岩石，嘴里还在无声地骂骂咧咧。

耐萨里奥摇了摇头，对这些艾瑞达人深感失望。他们这群术士是燃烧军团的统军战将，不仅擅长施法，还精通战略。巨龙本以为能从这样的对手嘴里听到更为智慧的言辞，没想到这只怪物就跟战场上那些充当破城锤或是飞天炮弹的地狱火一样，只知道斗狠。在抓住这个艾瑞达人之前，他发现那些地狱火说不定比顽石还要蠢笨。

然而，耐萨里奥把那些俘虏从横冲直撞的军队中抓回来并不仅仅是为了促膝谈心。不，留着他们自有妙用，可惜他们永远都无法理解。

这个艾瑞达人是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俘虏。他掌握的魔法力量是帮助大地守护者达成目的的关键。

到时间了……那声音小声说。到时间了……

“嗯……”耐萨里奥心不在焉地回答道，“时间……”

巨龙抬起一只巨大的龙爪，掌心朝上，聚精会神。手掌里立即闪耀出一道金色光环，光辉夺目，就连那个被俘获的恶魔也停止了咒骂，想看看耐萨里奥到底召唤出了什么。

随后显现的小圆盘也是金色的，但乍看之下并不稀奇，甚至还没有凡间种族——比如暗夜精灵的巴掌大。圆盘就像是一枚普普通通的大块金币，外面包裹着微微闪光却又不太引人注目的外壳。耐萨里奥刻意将它的外观设计成这样，如果要让这枚护符顺利完成任务，就必须要让人们忽视它的威力。

他举着这枚护符靠近艾瑞达术士，让他看个清楚。可那个恶魔却似乎并不当一回事，将目光移到巨龙身上，眼里充满了嘲讽。

耐萨里奥注意到了他的反应，心中暗自窃喜，如果连艾瑞达人都发现不了圆盘的力量，其他生物更是无法看出它的真相……直至为时已晚。

在大地守护者无声的命令下，圆盘从他掌心微微升起，在空中悬停了一会儿，朝着那名俘虏飘去。

那个术士脸上第一次显现了犹豫的神色。随着圆盘下落，他又开始了徒劳的挣扎。

金色护符停在恶魔额头上，艾瑞达人的脸被一团红光笼罩——接着，圆盘嵌进了他的皮肉。

说出来吧……脑海中的声音催促道。说完就可大功告成……

从巨龙那张没有嘴唇的凶残口中冒出了一连串凡人难以听懂的言语，一字一词都邪恶至极，连那恶魔也止不住颤抖。但在大地守护者听来，这些言语却是他听过最美妙的声音，如同完美的音符……是神灵的圣谕。

耐萨里奥说出这些话的同时，圆盘开始再次发光，光辉弥漫了整个内室，变得越来越亮。

突然，一团耀目之火迸发了出来。

艾瑞达术士张开大嘴，歇斯底里地发出无声的哀号，可怕的双眼流下血红的泪水，尾巴疯狂地拍打着岩石，使出全力想要挣脱锁链，连手腕和脚踝上的皮肉都被磨破了，可还是无力逃脱。

然后，艾瑞达人的皮肤开始凋零，从他那还在扭曲的身体和尖叫的变了形的面容上纷纷蜕落。恶魔的皮肉仿佛腐朽了千年之久，化成灰色残渣落在地

上。

两只眼睛陷了下去，尾巴也缩成一团，术士变成了一堆迅速凋亡的白骨。但即使承受着令人目不忍视的折磨时，他还在继续尖叫，因为耐萨里奥和那圆盘甚至不愿意让他马上死去。

最后，连白骨也支持不住，散落成一地碎片，下巴松松垮垮地落下，肋骨稀里哗啦地滚到一边。那枚圆盘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将恶魔的遗骸尽数吸了进去，包括手脚、躯干在内的残渣粉末吸得一粒不剩，直至最后只剩下一颗头骨。

到这一刻，艾瑞达人终于不动了。

邪恶的光芒随之寂灭，原本绑住恶魔的锁链孤零零地挂在墙边。

黑色巨龙充满慈爱地轻轻托起颅骨上的护符，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宠溺地注视着自己的孩子。在他拿起护符的刹那间，头骨也化作了尘埃，灰色的粉末撒落在了地面上。

他满意地望着自己的成果。虽说耐萨里奥此时感觉不到暗藏在圆盘里的强大力量，可他知道它们就在里面——等到时机成熟，它必会为他所用。

想到这里，又有一个念头立马在他的脑海里闪过。那些声音突然安静下来，仿佛担心被这入侵者发现似的。大地守护者赶忙抑制住内心的欲望。

耐萨里奥知道是谁在联系他，他曾经把对方当成朋友，现在他明白了，无论是她还是任何人，全都不值得相信。

耐萨里奥……我必须要跟你谈谈……

你想找我谈什么呢，亲爱的阿莱克丝塔萨？大地守护者可以想象出她此时的模样，分外优雅，红如烈火，甚至比他还要威风凛凛。如果说耐萨里奥守护着大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力量，那么阿莱克丝塔萨则守护着芸芸众生，为这个世界的万千生灵赋予生命之力。

又有危险的力量在暗夜精灵女王的宫殿附近蠢蠢欲动……我们必须马上商讨出对策来，尽快……

别怕，耐萨里奥安抚她，一切都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但愿如此吧……你还要过多久才能抵达？

大地守护者想象着另一个地方，那座巨大的洞穴甚至让他的住所狭小得像是一处蚁穴。这些洞穴被低等龙族尊称为龙神之厅，是一个完美的圆形，光滑平整，仿佛在久远的过去——久到龙族都还未诞生的时候——有人让一个大球运转起来，削平了洞穴中所有高低不平的角落。沉迷于历史的诺兹多姆认定它出自造物主之手，即便是他，也无法给出任何切实的证据。那座洞穴在魔法力场的遮掩下远离凡间世界，是最安全、最不受打扰的龙族圣地。

一想起那个地方，黑色巨龙充满期待地呼出一口气，将深红色的眼睛转过去注视着护符。也许他现在就应立马动身，其他巨龙应该都在那里，那样就能……

不……还不到时候，那个声音在他的潜意识中隐约对他说道。欲速则不达，急于求成只会让对手把本该属于你的一切窃为己有……

耐萨里奥绝不容许那样的事情发生，更何况现在距离只有一步之遥。我现在不能马上过来，他终于对红龙说道，不过我保证很快就到……

快点吧。阿莱克丝塔萨回答。再晚恐怕就来不及了。

说完，她便快速离开了他的脑海，和来时一样匆忙。耐萨里奥有些不确定，担心在刚刚的交流中是否露出了什么蛛丝马迹。但脑袋里的声音却让他放宽心，说他表现得堪称完美。

黑龙把圆盘高高举起，炽热的双眸焕发出满意的神采，用法术将它藏到其他人——甚至连他自己的龙子龙孙们都找不到的地方。

“就快了……”他在圆盘消失时小声说道，笑容浮现在那张巨大的龙头上。“我一定言出必行，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

一座宏伟宫殿矗立在峭壁边缘，俯瞰着下方漆黑的湖水，水面上涌动着旋涡。参天的螺旋高塔以树为基，后又用魔法将岩石加固，如同赫然屹立的威武卫兵。火山石砌起的墙壁上爬满了根须与藤蔓，令整幢建筑更显巍峨。建筑工匠将上百棵巨树合理聚拢，形成主建筑框架，然后，再在它的圆形结构上堆砌砖石，覆上绿藤。

曾经，在观者眼中，这座宫殿和周围的区域就是世界上最令人叫绝的奇观之一……可如今这里已是今非昔比，那场爆炸毁掉了高塔的上半部分，焦黑的砖墙和断裂的藤蔓也都在提醒着人们那场灾难的惨烈。但光是那些还不足以把这座宫殿变成梦魇之地，真正可怕的是从四面八方将这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围绕的区域也已变得面目全非，除了那片弥漫着不祥气息的湖泊以外。

这里原本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是暗夜精灵王权的所在地。城池幅员辽阔，巨树参天，房舍密布，人口众多，众星捧月般地将皇宫紧紧围绕。这里是辛艾

萨莉——古语中是“艾萨拉的荣耀”之意，是暗夜精灵王国的主城，臣民们都对挚爱的女皇心怀至高无上的崇敬。

可在这里却发生了灭绝人寰的惨剧，除了皇宫周围的少数区域外，无辜者大批死伤，骸骨遍地。

辛艾萨莉变成了一片废墟，房屋坍塌，民众血流成河。高耸的树屋轰然倒下，地下居所也被尽数捣毁。一团绿色的浓雾弥漫在这片噩梦般的土地上，空气里弥漫着腐肉的气味——无数尸体倒在原地无人过问，只有慢慢地腐烂，加上没有食腐生物的帮忙，分解速度更是慢得出奇。没有乌鸦，没有老鼠，甚至连喜欢啃噬尸体的昆虫也没有，因为就连它们也跟着寥寥无几的幸存者一起逃离了这座死亡之城，或是在那场灾难中未能幸免。

然而这里虽然满地陈尸，剩下的辛艾萨莉住民却压根儿没把他们当回事。仍然留在城中的那些高挑瘦长的精灵们一如往常地在宫殿周围忙忙碌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他们有着深紫色的皮肤，身穿浮夸的五颜六色的长袍，像是要去参加盛大的宴会。就连身穿林绿色盔甲在城墙上站岗的卫兵们也表现得格外淡漠，一脸严肃，对宫墙之下的遍地尸体毫不动容，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丝毫没有流露出沮丧的神情。

他们就那样不动声色地看着在废墟中进进出出的巨大身影，寻找着任何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或间谍。

成百上千个身穿盔甲的燃烧军团恶魔士兵在辛艾萨莉肆意作乱，同时还有难以计数的同党从皇宫大门鱼贯而出，奔赴主城之外增援。这个美丽的王国如今已经毁在了他们手上，要是有可能，他们对整个世界都不会手下留情，所有胆敢碍事者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大多数恶魔都身高九尺有余，比身高七尺的暗夜精灵还要高出不少，身上总是熊熊燃烧着幽绿色火焰，但那火焰却不会烧伤它们的身体。与格外宽大的胸膛比起来，恶魔们的下肢却纤细得古怪，脑袋上长着巨大的锐角，双目赤红如血，总是贪婪地寻觅着猎物，手里往往举着厚重的尖盾和银光闪闪的重锤或利剑。这些是邪能卫兵——燃烧军团的主力军。

在它们头顶上方，是扇动着烈焰双翼的末日守卫，正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地平线。这些守卫跟他们地上的同伴比起来并没有太大分别，只在身高上略有差异，智慧上稍胜一筹，往来盘旋于辛艾萨莉的上空，犹如搜寻猎物的秃鹰。有时，他们会为下方的邪能卫兵提供指引，告诉他们哪里潜藏着敌人。

同邪能卫兵们并肩狩猎的还有燃烧军团中的另一种怪物，长着四条腿，如狼似犬，目露凶光。这群叫作邪能兽的怪物身上长满了鳞片，背上的毛皮粗糙不堪，在废墟之间到处嗅探，身后还有两根结实的触角，末端长着吸盘。邪能

兽们在遍地尸骸中疯狂地穿行，偶尔也会停下来闻闻遭到虐杀的尸体，然后再继续前进。

当上述这一幕幕在宫殿四周持续上演时，最南边的塔里却是看似安静、恐怖程度却丝毫不减的另一番场景。效忠于女王的上层精灵们在塔中围成一圈，每个人都弯曲着身体，围在地上的六边形图案周围。他们身穿宝石绿长袍，上面绣着精美的纹样，用兜帽遮住了头，只露出那双银白色却没有瞳孔的眼睛……眼里闪烁着令人不安的红光。

精灵们并肩站在那里，维持着原有阵型，口中不断说出那些高贵的咒语。一道邪恶的绿色光芒笼罩着他们的身体，甚至穿透了他们的灵魂。持续不断的施法早已令他们筋疲力尽，眼看就要体力不支，可谁都没有动摇。先前表现出疲态的弱者已被淘汰，现在只有身心不容撼动的强者才能完成这项使命，操控来自不远处那片湖泊中的黑暗魔法。

“动作快点！”一个仿佛从噩梦中走出的身影站在闪光的法阵外面喊道，“这次绝对不容有失……”

他迈着四条粗壮的腿来回走动，这个恶魔体形庞大，尖齿外露，宽大的手掌长着利爪，皮革般坚韧的一双翅膀收拢在身后，一条爬行动物般的尾巴烦躁地抽打着地面，在坚硬的石地上砸出一条条细小的裂缝，蟾蜍似的脑袋眼看就要碰到天花板。其余邪能卫兵与他相比简直弱不禁风，看他走过来，他们全都识趣地把路让开。从头顶到每个短蹄的指尖全都长着火焰般的绿色鬃毛，每走一步，鬃毛都会随颤动的地面狂野地摇摆。

在那道稀疏的粗眉之下，同样闪烁着邪恶绿光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面前这幕黑暗的戏码。他作为这群暗夜精灵的统领，目的是要散播恐惧，而不是去感受它。但在这个风暴降临的夜晚，这位名叫玛诺洛斯的恶魔也难以逃脱不安情绪的干扰。主人给他下达了命令，他却失败了，这样的事从前绝对没有发生过。他可是玛诺洛斯，神灵亲选的左膀右臂。

“怎么样？”长着翅膀的恶魔对暗夜精灵怒吼道，“我是不是必须拧断你们这些渣滓的脑袋？”

一位脸上有疤、身穿绿色铠甲的暗夜精灵鼓起勇气回答道：“她是不会再同意你那样做的，大人。”

玛诺洛斯转过头看着那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朝那位戴着头盔的战士脸上喷了一口臭气。“要是我真把你的脑袋献给她，你觉得她会有异议吗，瓦罗森队长？”

“很有可能。”暗夜精灵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

恶魔伸出一只巨手，他厚实的手掌就算是把瓦罗森的头骨、头盔乃至整个人捏碎都不在话下。但他的手指在半空中还是停了下来，随后又收了回去。玛诺洛斯的主人已经下令，要求他必须确保精灵女王和身边重臣毫发无损，因为他们对军团之主来说大有用处。

至少现在是这样。

在这些人当中，瓦罗森队长是玛诺洛斯尤其不能擅动的。自从女王的顾问萨维斯死后，队长就颇受艾萨拉的重用。每当她不愿亲自屈尊检查上层精灵的施法进度时，就会让这位队长代为行使她的权利，瓦罗森会把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全都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女主人——别看玛诺洛斯观察女王的时间尚短，他已经看出那个女人绝不只是华而不实的花瓶。艾萨拉很狡猾，故意装出凡事都懒得过问的模样，可还是逃不过玛诺洛斯的眼睛。等到主人降临世界的那一刻到来时，真不知能从这个女人身上得到什么。

他真能降临的话。

通往另一个界域的传送门已经被那场魔法的攻击摧毁掉了。那个界域介于众多世界和维度之间，供燃烧军团恣意游荡，释放怒火。除了传送门之外，上层精灵和恶魔合力施法的高塔也已被弄塌。玛诺洛斯至今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亲历那场灾难的几名幸存者暗示他们中间闯进了一位隐形敌人，就连顾问也死在他手上。玛诺洛斯想要调查清楚那位神秘入侵者的身份，早就派出了猎手前去追击。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恢复这道宝贵的传送门上——假如他真能成功……

不，他暗下决心，这件事情不容有失。

可惜到目前为止，飘浮在法阵上方的烈焰能量球总是在燃烧着，当长着獠牙的庞大恶魔靠过去细看时，并没能感觉到永恒，没能感觉到它的主人压倒一切的力量。玛诺洛斯只感觉到了虚无。

虚无就是失败，对燃烧军团来说，失败就意味着死亡。

“它们的力量越来越弱了。”瓦罗森队长在一旁声音平缓地说道。“它们即将再次失去控制。”

玛诺洛斯看得出他说的是实话，于是怒吼一声，将自己的意志延伸进法阵中去。他的介入令上层精灵法师们吓了一跳，险些将所有成果化为乌有。但玛诺洛斯还是控制住了这群人，让他们集中精力继续施法。

这次肯定会成功，肯定会……

在他的指引下，法师们全都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在马洛诺斯的鞭策下，他们进入了近乎疯狂的状态。他们将眼睛睁到最大，边缘变得通红，身体在疲劳和魔法的双重冲击下不住地颤抖。

玛诺洛斯表情阴郁地凝视着那个顽抗的能量球，它就是拒绝改变，拒绝响应主人的召唤。恶魔汗如雨下，宽大如蟾的嘴巴吐出泡沫，就算失败之后将中断和神灵之间的联结，他也确信自己必定会受到惩罚。

没人能逃脱萨格拉斯的怒火。

想到这里，他更加疯狂地发力，拼尽全部力量驱策着那群暗夜精灵，法阵四周哀声四起……

火球中央形成一团深不见底的黑暗，从遥远的另一端，有个声音冲进了玛诺洛斯的脑海，那声音对他来说熟悉极了。

玛诺洛斯……是你……

可却不是萨格拉斯在说话。

是，他诚惶不安地回答，传送门即将再度开启。

我们已经等了太久……那语气冰冷沉着，甚至把巨大的恶魔都震慑住了。主人对你失望极了。

我已经尽己所能了！玛诺洛斯立刻抗议道，甚至还没来得及思考这样做有多愚蠢。

必须彻底打开通道，迎接主人的降临。我要看到它被完全打开。做好准备吧，玛诺洛斯……我这就来了。

说完之后，法阵上的黑暗瞬间消散，只剩下虚无。传送门已不再是暗夜精灵当初制造时的样子，那是因为，刚刚说话的人在另一个界域里加强了它的力量。这次，它绝不会再被敌人破坏。

“通通跪下！”玛诺洛斯大声地咆哮道，法师们别无选择，只好立即从命。邪能卫兵和其余暗夜精灵战士也都随后照做，就连瓦罗森队长也迅速跪了下去。

玛诺洛斯是最后一个跪下的，但却跪得最为虔诚。他对传送门里这个声音的惧怕绝不在萨格拉斯之下。

我们准备好了。玛诺洛斯对着传送门说道。他现在一动不动地盯着地面，倘若稍有不慎，表现出些许傲慢，说不定就会马上痛苦地死去。我们这群无能之辈，期盼着您的到来……阿克蒙德。

第二章

他所熟知的那个世界，他们所有人都熟知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

卡利姆多的中心区域已经变成一片荒原，恶魔们从四面八方肆意地破坏着傲立于世的暗夜精灵文明留下的痕迹。数以百计乃至上千的精灵已经横死，而燃烧军团的攻势却越来越盛。

可并非所有地方都在覆灭，玛法里奥·怒风提醒着自己。我们在此地已经阻止了他们的进犯，甚至打退了敌人。

恶魔在西边遭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玛法里奥功不可没，是他以身涉险，破坏了上层精灵的魔法，恢复了永恒之井和艾萨拉女王宫殿之外的联结。当时他和女王的顾问萨维斯展开了殊死较量，最后成功将他打败。

然而，尽管黑鸦堡垒的主人、暗夜精灵大军的指挥官——拉文凯斯领主当众称赞了他的功绩，玛法里奥却没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在那场战斗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落入萨维斯的圈套，多亏同伴及时出手，才帮他挣脱了顾问的毒手，合力将敌人消灭。

玛法里奥·怒风留着一头深绿色齐肩长发，在暗夜精灵那里显得分外惹眼。只有他的双胞胎弟弟伊利丹——跟他容貌相仿，脸形也如狼般瘦长——比他更引人注目。跟大多数族人一样，玛法里奥的双眼也是银白色，然而伊利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琥珀色的光辉，据说命中注定他要成就一番伟业。当然，伊利丹平日里更喜欢穿深受族人青睐的鲜艳衣装，而玛法里奥的穿着打扮则要朴素得多——一件束腰布衫，外面套着普通的皮革马甲和长裤，脚穿一双齐膝长靴。作为追寻自然之道的德鲁伊信徒，玛法里奥无法想象自己在跟绿树、动物、大地交流时，打扮得像是要去参加盛大宴会时浮夸贵族的样子。

玛法里奥皱起眉，第一千次尝试终结脑海中那些无止无休的杂念。这位年轻的暗夜精灵只身一人来到这片名叫加汉的古老森林，想在这里静下心来，思考今后的打算。集结在拉文凯斯领主麾下的那支大军很快就会出发——至于要去哪里，谁都不清楚。燃烧军团在许多地区同时发难，拉文凯斯领导的军队就算南征北战拼杀多年，硬仗一场接着一场地打下去，也未必能取得真正的进展。拉文凯斯已经跟顶尖战略家们商讨过如何快速取得决定性胜利，时间耗得越久，就有越多无辜者沦为牺牲品。

玛法里奥竭力找寻内心的平静，双眉不禁皱得更深。渐渐地，他的心情总算放松了下来，听到树叶在沙沙作响。这是绿树在对他低语，如果稍作努力，他也能够做出回应，不过暗夜精灵此时只想静静地听着它们那如旋律般美妙的声音。身处林地之中，一个人会产生恍如隔世的错觉，而造成这种错觉的最大原因就是那些树木。它们明知战事正酣，却应对得若无其事。另外一些森林也已经遭到了恶魔的洗劫和破坏，但守护这片林地的神祇始终尽职尽责，让这些绿树找不到担心的理由。一旦有危险逼近，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

它们的这种怡然自得又让玛法里奥感到有些担忧。燃烧军团威胁着万众生灵，遭受劫难的绝不只是暗夜精灵而已。他能理解这片林地还没能意识到所面临的威胁，可守护者们早该看出来才对。

塞纳留斯跟其他人都去了哪里？

当初玛法里奥决定学习德鲁伊之道时，他的族人当中还从未有过先行者，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深入到这片位于苏拉玛城外的林地之中，寻找那位神秘的半神。其实当时他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如此自信，认定能找到那位只可在传说中觅得踪影的强大生物，可他最终还是找到了塞纳留斯。能够见到林地之主已经让他大感惊讶，没想到塞纳留斯还提出要当他的导师，更加让玛法里奥难以置信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塞纳留斯都成了他光荣的导师，被他尊称为杉度。从半神身上，玛法里奥学会了如何前往翡翠梦境——介于凡间界域和睡梦之间的地带，以及怎样召唤自然力量来施放法术。正是塞纳留斯的教诲帮助玛法里奥在危难之际活了下来，帮助守军最终成功扭转战局。

既然如此，塞纳留斯和林地中的其他神灵难道没有再多帮这群绝望的守军一把？

“哈！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玛法里奥立即听出了来人是谁，于是放弃了对平静的寻找，郑重其事地起身问候。“伊利丹，你找我有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他的双胞胎弟弟一如既往地将一头夜色般深蓝的长发在脑后束成马尾，现在他身旁皮质长裤和开衫马甲，身上的衣装与锃亮的高筒靴同是黑色。胸口还挂着一枚小巧的徽章，上面镂刻着一只黑色的鸟头，边缘处则是赤红。

这似乎是一套全新的制服。徽章上的图案正是库塔洛斯·拉文凯斯家族的标记……表明伊利丹如今听命于拉文凯斯领主。

“哥哥，领主大人在黄昏时分有要事宣布。我特意早点起床，来把你叫回去。”

与大多数暗夜精灵一样，伊利丹也习惯在白天睡觉。玛法里奥却和弟弟相反，为了能够尽量接触到遍布自然界的潜在力量，他更改了作息时间，夜伏昼出。没错，他也可以在夜晚研究德鲁伊之道，不过白天恰恰是他的族人和永恒之井联结最为微弱的时候。这意味着可以降低他在施法时受巫术影响的可能性，这在初入师门时尤为重要。如今，玛法里奥仍然保持这一习惯，只是因为他觉得在阳光下要比在黑暗中更加舒服。

“我正打算回去呢。”玛法里奥说着朝弟弟走去。

“要是你不回去可就糟了，拉文凯斯领主不喜欢任何违反命令和超时晚归的行为，尤其是那些与他计划息息相关的重要之人。这一点你肯定很清楚吧，玛法里奥？”

虽然他们钻研魔法的道路大相径庭，不过两兄弟在各自的领域中都很杰出。当黑鸦堡垒的主人被伊利丹从恶魔手中救出之后，便任命他为自己的贴身法师。通常情况下，如此重要的职衔只会被授予月之守卫中的精英成员，因为他们都是暗夜精灵族群中数一数二的施法大师。伊利丹在那场阻止恶魔进犯的西部战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月之守卫的统领死后接管了这支战队，指挥他们有效地抗击入侵者。

“我必须离开苏拉玛。”玛法里奥抗议道，“我觉得自己被封闭住了，无法感应到森林。”

“苏拉玛一半的建筑都是用活树建造而成的，能有多大分别？”

他该怎样跟伊利丹解释那些越发困扰他精神的感受呢？随着玛法里奥对德鲁伊之道钻研得越深，他就会对真实世界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变得越发敏感。在城外的森林里，他能感应到，无论是树木、岩石、飞鸟乃至万物，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宁静。

反观城内，他只能感觉到族人制造出的那种窒闷而近乎疯狂的氛围。他们用树木建造出房屋，把大地和岩石雕凿成适合暗夜精灵居住的处所……使那些自然之物再也不复从前的面貌。它们思维混乱，压抑封闭，因为它们已经被建造者扭曲得变了形。每当玛法里奥在城中行走时，都能感觉到这股不自在，可他也很了解他的族人——事实上，也包括矮人和其他种族——他们有权利创造自己的文明。修建房屋，重塑大地，这样的行为无可指责，毕竟连动物们也会这么做……

但他内心不适的感觉却还是越来越强烈。

“那么，我们回到坐骑那里去吧？”玛法里奥问道，刻意回避着弟弟的问题。

伊利丹微笑着点点头，兄弟两人朝着长满树木的山坡走去。近些日子以来，除了讨论战争之外，他们几乎很少谈论其他话题。这两个从前形影不离的亲兄弟如今早就变得比陌生人还要疏远。

“那条龙打算离我们而去，可能就在太阳落山之时。”伊利丹突然说道。

玛法里奥事先并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他愣愣地看着弟弟。“他什么时候决定的？”

红色巨龙考雷斯特拉兹是暗夜精灵为数不多的强大盟友之一。这条龙虽然年轻，战力却不容小觑，据说是红龙女王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和另外两位神秘的旅行者——其中一位是满头银发的法师克拉苏斯——一起前来助战。考雷斯特拉兹和克拉苏斯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玛法里奥还没能查明真相。他只知道那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的灰袍法师不管走到哪儿，那条长翅膀的巨龙就会跟在他身后。两人在一起时会爆发出无可抵挡的力量，就连恶魔都会吓得四散而逃，为守军的反攻铺平了道路。

可若是两人分开，似乎谁都难以活命……

玛法里奥无心插手他们的私事，但他对这两位暗夜精灵的盟友非常尊敬和喜爱。但是考雷斯特拉兹突然决定在这个时候离开，恐怕会给他的族人带来灾难性的损失。

“克拉苏斯大师也要跟他一起走吗？”

“不，他会和罗宁大师一起留下。”提到罗宁时，伊利丹也是显得格外尊重。罗宁发如烈焰，跟那位较为年长的法师同样来自某一片不知名的土地，他们有时在提到和燃烧军团的战争时才会简略地提到它。罗宁虽然看起来要年轻许多，但他却和克拉苏斯一样学艺精深。这位满脸胡子的施法者平日里总会穿着蓝色旅行长袍，在穿衣品位上和玛法里奥同样保守，但还没有到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的地步。克拉苏斯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暗夜精灵——只不过看上去病殃殃的样子——但与他脸色一样苍白的罗宁却来自无人能够认出的种族。他自称是人类，不过月之守卫中的一些人却说他们的研究表明，他属于矮人的变种，只不过要比他的同族要高出很多。

无论背景如何，罗宁的价值都不在克拉苏斯和那条红龙之下。他对永恒之井的魔法力量驾驭得游刃有余，令月之守卫们全都甘拜下风。更重要的是，他还向伊利丹传授了许多本领。伊利丹认为这是由于罗宁看出了他的潜力，但玛法里奥明白那位身披斗篷的陌生人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要控制住他弟弟冲

动的脾气。倘若不加以抑制，伊利丹不仅会害苦自己，甚至会拖累他的许多战友。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伊利丹。”

“显然不是，”长着琥珀色眼睛的双胞胎弟弟说道，“不过也难不倒我们。”他举起一只手，给哥哥展示手掌周围的一团红光。“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战斗。”伊利丹说着熄灭了手上的红光。“虽然你似乎不太愿意充分利用塞纳留斯教给你的东西。”

玛法里奥弟弟的意思是，在使用魔法时，不单单只是为了杀死敌人，甚至还可以摧毁他们的土地，消灭一切挡路的障碍。伊利丹还是不懂，德鲁伊之道讲求的是与大自然和平共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我会做好该做的事，如果你——”

但玛法里奥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就在此时，一个噩梦般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邪能卫兵张开可怕的巨口，对着两人怒声咆哮。那身熊熊燃烧的铠甲非但没让玛法里奥感到炽热，反倒让他觉得冰冷刺骨。那个头上长角的恶魔举起长剑，朝离他最近的敌人——伊利丹袭来。

“不！”玛法里奥一把将弟弟推开，与此同时，请求森林和天空出手相助。

猛然间，狂风骤起，把那个恶魔像树叶似的吹出好几米远。恶魔撞在一棵大树上——将树干砸断——然后跌倒在地。

大树的根须仿佛突然化作巨大乌贼的一根根触须，扭动着缠紧那个晕头转向的袭击者。恶魔试图站起身，可他的四肢、躯干和脑袋全都被钉在了地上。奋力挣扎，却连原本握在手中的武器也给丢掉了。

困住猎物之后，根须立即缩回地里——回缩时狠狠地将那恶魔穿透。

尸首分离的一瞬间，那个面目可憎的恶魔嘶嘶地呼出一口气，从可怕的伤口中喷出绿色的脓汁，身体碎块像是一幅突然被人扔在地上的拼图，散落得到处都是，滚向他原本要袭击的猎物。

然而就在玛法里奥解决第一只恶魔时，又有两名邪能卫兵从树上跳下。伊利丹咒骂着站起身，用手指着最近的恶魔。

原本想要扑向他的敌人突然调转方向，转而抡起锤子砸向了同伴，把那只毫无防备的可怜虫敲得脑袋碎裂。

玛法里奥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儿，脖子上汗毛倒竖，猛地转过头去。

一只巨大无比的四腿巨兽跳向他，伸出两条不断蠕动的触须，想用顶端的吸盘吸住他的胸口。透过两排发黄的利齿，一股腐臭味扑面而来。

困境之中，他听见伊利丹大喊一声，不过立刻就被另一种听上去像是狗吠的声音掩盖住了。

他们中计了。敌人故意诱使他们集中精力应对前方的攻势，而忽视了身后的危险，从而让更加凶猛的怪物从身后发难。那些邪能兽早就做好了准备，只是在等待时机。

玛法里奥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尖叫，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如吸血鬼似的吸盘吸光他体内的魔法。不仅如此，那些尖锐的利齿也会扯碎他的身躯。对任何施法者来说，邪能兽都是最阴险的敌人。因为他们会锁定能够驾驭魔法之力的目标，吸光他们的能量，直到只剩下一具空壳。更为糟糕的是，在吞噬足够的魔法后，这种恶魔犬还会复制出好几个自己来，掀起一场天谴浩劫。

他拼命想把触角扯掉，但它们却越吸越紧，暗夜精灵感觉眼看就要支撑不住……

……接着，他的耳畔突然响起雨滴溅落的声响。

邪能兽晃动着，松开触须，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倒在一旁，差点儿砸中玛法里奥的手臂。

暗夜精灵眨了眨眼，挤掉疼得流出眼眶的泪水，发现有十几枚箭矢插在那个邪能兽厚实的皮肉上，每一箭都射中了最脆弱的要害部位，那个恶魔在倒地之前就已经断气。

四十几名身穿灰绿色铠甲的骑士从山坡上的树林中飞奔而来，胯下骑着名为夜刃豹的巨大锐齿黑豹。那些大型猫科野兽狂奔在林间，动作之敏捷与速度之快令其他生物望尘莫及。

“散开！”一位年轻的指挥官大声下令，这声音在玛法里奥耳朵里显得分外熟悉。“以防还有更多敌人！”

士兵们迅速照做。玛法里奥能够理解他们如此谨慎的理由，此时是白天，不利于他们发挥优势。但德鲁伊还是必须承认这些战士个个身手不凡，即便他们不是自己的救星，也无法否认这一点。

指挥官来到玛法里奥面前，把缰绳一拽，停下那头还在喘着粗气的黑豹。这些名叫夜刃豹的猛兽也尚未习惯在日间行动，但它们正在慢慢适应。

“难道我命该如此吗？”这个脸形微圆的暗夜精灵像是在自言自语。指挥官似乎在专注地打量着玛法里奥，不过德鲁伊知道这只是缘于他那双银色眼眸稍显狭长的缘故。“整天拼命奔波，确保你们不会把自己害死？我真该跟大人提出请求，继续担任苏拉玛卫兵一职。”

“那样的话，情况可就不同了，影歌队长。”玛法里奥说。

那位勇士发出一声沮丧的叹息：“不……拉文凯斯领主绝不会让我回到卫队中去的！在他眼中，我似乎只是奉月神之命，保护他这群特殊的仆从！”

“队长，你可是跟着我和新手祭司、神秘法师和那条龙一起回到苏拉玛城的，拉文凯斯领主和其他指挥官恐怕都已经对你有了深刻印象，他们不会再把你看成普普通通的护卫队长了。”

影歌愁眉苦脸地说：“我可不是什么大英雄，玛法里奥大师。你跟你的同伴们只要把手轻轻一挥，就能杀死大批恶魔。我的任务只是保你们不死，让你们在战斗中继续发挥作用。”

正当克拉苏斯准备进入苏拉玛城时，正是加洛德·影歌抓捕了他，不过这反倒帮了对方一把，让巨龙法师利用队长与玛法里奥和考雷斯特拉兹等同伴顺利会合。这位军官善良而忠于职守，整个战斗过程中他始终跟在俘虏身边，这也使得拉文凯斯领主在挑选保护法师们的人手时，首先想到了他。影歌很快就发现自己“自告奋勇”地当上了这群不服英勇士兵们的长官，况且他们大多数人在行军打仗方面的经验都远在他之上。

“不必抱怨了，”伊利丹打断了他的话，站到哥哥身旁。“局势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也是奉命行事，伊利丹大师。基本上，我很少会看到你违抗大人的命令独自外出。”影歌说着把目光移到玛法里奥身上。“何况这次一消失就是这么久……”

“噢。”伊利丹只从嘴里吐出了这么一个字。近些日子，两兄弟很少能达成共识，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例外——拉文凯斯领主安排人随时随地地保护着他们，反而惹得他们不太满意，而且他盯得越紧，他们就越想逃。对玛法里奥来说，这是出于对大自然召唤的回应；而对伊利丹而言，因为他早就厌倦了那些无止无休的会议。伊利丹根本懒得理会战斗计划，只想冲出去消灭恶魔。

只不过……这次他反倒险些死在恶魔手里。无论是他还是玛法里奥都没感到恶魔的靠近，此时回想起来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燃烧军团已经掌握了如何更

好地掩盖杀手行踪的方法，就连这片领地他们也没有察觉出任何异样。倘若真是如此，未来的战斗可就很难打了。另一名士兵骑着黑豹走到影歌面前敬了个礼，对他说道："都检查过了，队长。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踪迹——"

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在林中响起。

玛法里奥和伊利丹迅速转身，朝声音源头的方向跑去。加洛德·影歌张开嘴想要喊住他们，然后又将嘴闭上，疾奔向前。

还没跑出多远，他们就看见了可怕的一幕。一头夜刃豹四脚朝天倒在地上，肚子被划开，内脏流了一地，一双空洞的眼睛无神地望着天空。这只野兽距离死去最多只有一两分钟。

但刚刚那声凄惨的喊叫声并不是黑豹发出来的。那名原本骑在黑豹背上的士兵此时正挂在一棵粗壮的橡树上，身体被他随身佩戴的利剑戳穿，两条腿向下耷拉着，离地面只有数尺远。跟那头大猫一样，他的胸膛也被整齐地切开了，尽管身上的盔甲还在。他的五脏六腑七零八落地散落在脚下，张着大嘴，两只眼睛也和黑豹一样空洞无神。

伊利丹急切地朝四周张望，但玛法里奥按住了弟弟的肩膀，摇了摇头。"我们就照队长说的做，现在就回去。"

"把他的尸体放下来！"影歌队长下令，紫色的面孔有些发白，用手指着两兄弟说："现在我要派一队人马保护你们！"说完队长又靠近他们，用较为和缓的语气补充道："前提是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伊利丹还想出口反驳，但玛法里奥制止了弟弟。两人顺从地走上斜坡，朝坐骑走去。那队卫兵像狼群包围猎物似的把他们围在中间，这在玛法里奥看来真是讽刺，他们所有人的力量加起来也比不上他跟弟弟两人的法力。若不是影歌队长及时出现，这时恐怕他们已经遇难了。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年轻的德鲁伊一边走向夜刃豹，一边暗自想道。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但恶魔们似乎不愿意给任何人留下学习的宝贵时间。

克拉苏斯比身边这群人都要活得久。他身形瘦长，满头银发，见证着他经年累月积聚起来的智慧。这位法师学识广博，阅历丰富，但只有凝视他的眼神深处时，你才能够发现那些痕迹。

暗夜精灵认为他属于精灵的变种，比如说得了某种白化病或是遭到了变异。看起来他跟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眼睛里有瞳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

更像矮人。当地的主人们接纳了他的这种“畸变”，认为那是由于他使用强大魔法造成的。克拉苏斯精通奥术，法力比所有月之守卫加起来还要强大。

其实他不是暗夜精灵，甚至连精灵都不是……克拉苏斯是一条龙。

而且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龙，他是来自未来的考雷斯特拉兹。大多数时间，他都跟那条巨龙待在一起。

这位头戴兜帽的法师表面上声称他跟满头红发的罗宁来自一片遥远的土地。事实上，他们属于未来的时空，在那个时空里，艾泽拉斯与燃烧军团的第二次决定性大战已经结束。突然出现在这里并非是他们自己的主意，他们在山林中遇到了一个奇特而令人不安的异象，突然就被吞了进去，穿越时空，返回了古老的卡利姆多。

被卷进来的不只有他们俩，还有一位兽人——名字叫作布洛克斯加的老兵。布洛克斯的族人们也参与了对抗恶魔入侵的第二次大战，他是奉酋长之命，和另一位兽人同伴一起去调查某位萨满祭司噩梦中看见的情形的。布洛克斯的同伴被旋涡冲击得身体破碎，只剩下这位年长的兽人回到过去孤身作战。

在那之后的经历让巨龙法师、人类法师和兽人战士彻底摒弃了夙怨，走到了一起。可他们却无法找到回到未来的方法，这让克拉苏斯苦恼不已。

“你又在沉思了。”红龙隆声说道。

“我只是在想，你很快就要离开了。”克拉苏斯对着年轻时候的自己说。

红龙点了点巨大的龙头，跟法师并肩站在黑鸦堡垒宽阔而坚固的城墙上，这座雄伟的堡垒正是拉文凯斯领主调遣军队的地方。与其他指挥官那些浮华绚丽的宅邸相比，拉文凯斯的住所充满了军事色彩。黑鸦堡垒用厚重的黑色岩石砌筑而成，和有史以来存在过的所有要塞一样坚不可摧。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的房间，都经过了精心雕凿，在大多数对手看来，这处城堡都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壁垒。

克拉苏斯深知燃烧军团的凶残暴虐，这里无疑是抵挡他们入侵的又一张王牌。

“我也不想离开。”红龙说道，“但我的同族突然变得沉默无声，甚至连挚爱的阿莱克丝塔萨我都感应不到，你最应该理解我渴望查明真相的心情。”

考雷斯特拉兹知道他的这位同伴也是一条巨龙，但还没有看清过去与未来的联系。只有他的伴侣——生命之母才知道实情，而她并没有告诉她的新配偶。女王这么做也是为了他好——或者说是为那个来自未来的他考虑。

克拉苏斯同时也感到了与龙族隔绝的空虚感，于是同意让年轻时的自己前去调查原因，即便这意味着他们两个都要承受巨大的风险。当两人合力作战时，能够爆发出令拉文凯斯领主叹为观止的战斗力。考雷斯特拉兹能在恶魔头上降下火雨，而克拉苏斯更是能将火雨变成烈焰风暴，使无数恶魔瞬间灰飞烟灭。可他们一旦分头行动，就会遭到疾病的折磨，法力大为减弱。

夕阳的余晖消失在地平线上，城堡四周的空气中充满了活力。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暗夜精灵如今都不敢懈怠。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已经致使太多人丧命。不过他们始终还是更加向往黑暗，除了和永恒之井的联结之外，月亮和星辰也都赋予他们力量。

“我一直在想……”克拉苏斯任由徐风吹过脸庞。由于身躯过于庞大，考雷斯特拉兹无法进入黑暗堡垒，但他却能降落在堡垒顶上，坚固的砖石足以承受他的重量。因此，魔法师也决定睡在那里，只把一条薄毯子垫在身下寻求舒适。他一日三餐都在那里享用，除非有重要的事情，否则他不会轻易离开城墙。如若有事发生，他总会去找罗宁，因为在这里，只有他能真正理解他的处境。

“也许我们还是能想出办法同行，不必非分开不可。”他继续说道。

“愿闻其详。”

“在你身上至少有一块鳞片快要脱落了吧？”

红龙展开双翼，像一条大狗似的摇摆身体，身上的鳞片发出有节奏的响声。接着巨龙停止摇晃，凝神静听，随后弯曲龙颈，看向他右后腿附近的那块位置。“我想这里有一片。”

就像其他动物换季褪毛一样，龙类也会脱鳞。龙鳞脱落的位置一般会慢慢变硬，随后长出新的鳞片。但若是同时脱落数块鳞片就要多加小心了，因为柔软的皮肉更容易受到武器和毒药的伤害。

“要是你同意的话，就把那片给我吧。”

换作别人提出这样的要求，考雷斯特拉兹可能会拒绝，但他和克拉苏斯已经同彼此建立起了充分的信任。要是他们活得够久，克拉苏斯有朝一日一定会对他说出真相。

“拿去吧。”红龙痛快地说，用后爪碰了碰右后腿，那块即将脱落的鳞片便掉在地上。克拉苏斯将它捡起，仔细看了看，觉得正合心意。于是抬起头来注视着身边的同伴：“现在我也要回赠给你一样东西。”

“这又何必——”

巨龙法师比红龙更加清楚，若是因为他扰乱了时空而让年轻时的自己出现任何意外，等待他的就只有厄运。“很有必要。”

他说着把那块如龙头般大小的鳞片放在一旁，注视着自己的左手，开始凝神屏气。

身材瘦弱、高贵优雅的法师突然怒吼一声，开始变身。从他的皮肉上长出鳞片，先是指尖，然后再蔓延到手掌和手腕，尖利弯曲的龙爪取代了原先平整的指甲。

在变形的过程中，克拉苏斯承受着钻心的剧痛。他不由自主地弯下腰，险些栽在地上。考雷斯特拉兹本能地伸出手想要搀扶这个弱小的身影，法师却摆了摆手。“我能熬过去！”

克拉苏斯喘着粗气，仍然蜷缩着身体，用另一只手撕扯着那只长出鳞片的龙爪。坚硬的鳞片很难扯动，但他还是咬紧牙关，使出浑身力气扯下两片。

鳞片脱落的地方，血肉模糊成一团。枯瘦的法师使劲咽了口唾沫，立即让手恢复原状，疼痛感才骤然减轻。

克拉苏斯不顾自身的痛苦，认真地检查着那两块鳞片，用比任何暗夜精灵都要敏锐的眼睛寻找着细微的瑕疵。

“你应该清楚，以我们俩目前的情形，你不能变回从前的形态，而我也不能变成别的样子。”考雷斯特拉兹责备道，“你这么做会让自己遭受极大的危险。”

“这很必要。”克拉苏斯说着将鳞片翻转过去。“这片有裂痕。”他说着松开那块有瑕疵的龙鳞，让它随风飘落。“不过这一片很完美。”

“你打算怎么做？”

“你务必要信任我。”

巨龙眨眨眼。“我难道不是一直都很信任你吗？”

法师拿起那片小小的龙鳞，伸手去触摸考雷斯特拉兹刚刚撕扯掉鳞片的位置。那里仍然鲜红而柔软，任何射术精湛的弓箭手都能将它一箭命中。

克拉苏斯嘴里念叨着比龙族还古老的咒语，将那鳞片按在红龙的伤口上。

龙鳞在接触到红龙身体的一刹那闪烁起耀眼的黄光，考雷斯特拉兹发出一声惊呼，却没有闪身躲避，而是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同伴的动作。

克拉苏斯一遍又一遍地吟念着古老的语言，语速渐渐加快。鳞片充满节奏地搏动着，每次搏动都变得更大。不消几秒钟，就长成了和周围鳞片同样大小的形状。

“再稍等片刻，它就能跟你的皮肉融成一体了。”克拉苏斯对巨龙说道，“会轻易脱落。”

过了一会儿，他往后退了几步，打量着自己的杰作。巨龙也转过头来。

“我觉得……一切正常。”巨龙说。

“希望它带给你的不只是正常的感觉。我会把你身体的一部分带在身上，你也会随身携带我的一块鳞片，但愿这魔法能让我们彼此相连，如同待在对方身边。”

考雷斯特拉兹展开双翼。“要想检验，只有一个办法。”

克拉苏斯认同他的看法：要想知道这道法术有没有起效，他们就必须分离。“那就再见了，我的好伙伴，考雷斯特拉兹。”

“再见。”巨龙也轻轻低下头。

“阿莱克丝塔萨——”

“我会把你的近况和祝福带给她的，克拉苏斯。”巨龙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小小身影。“尽管我不确定我们是什么关系，但我尊重你的决定，你对我保守秘密自有你的道理。不过我很快就看出，你对女王的爱意绝不比我少。”

克拉苏斯沉默不语。

“我会尽快把她的情况说给你听。”巨龙移动到城墙边缘，抬头看着天空。“到时候见了，我的血液……”

说完，深红色的巨龙便一飞冲天。

我的血液……这几个字听得克拉苏斯不禁皱起眉来。对于龙卫来说，这样的称呼意味着无比亲密的关系，不会用来形容战友或是同族，只会用于表达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又或者是……生活在两个身体中的同一个人。

克拉苏斯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自己，他毫不怀疑那条年轻的红龙有多聪明。考雷斯特拉兹眼看就要看出真相，巨龙法师不知那对他们俩来说意味着什

么。

虚弱感猝然袭来，克拉苏斯赶忙拿出考雷斯特拉兹的鳞片，就在他触摸到的瞬间，疼痛和疲劳感就减轻了不少。可光是触摸还不够，他必须要把它带在离他最近的地方，才能保持效果。

巨龙法师在冷风中袒露胸膛，那块巨大的鳞片贴在皮肉上，念出那些古老的语言，召唤出任何暗夜精灵都无法理解更无力行使的力量。

鳞片再次被金光笼罩，克拉苏斯晃动起来，可他还在竭力保持平衡。

光环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很快。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口，现在年轻时自己的临别赠礼已经嵌进了他的身体里。

他的身体仍然有些虚弱和隐隐作痛，但这没什么大不了。如今他终于可以昂首阔步地在人群中行走，不必再接受别人的怜悯；他终于可以跟他们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恶魔了。人类法师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他没能早点儿想到这个计划呢？但他转念又想，自己是想到过的，只是在考雷斯特拉兹提出要去寻找其他巨龙时，才决定把这个念头付诸实践。

很显然，跟自己分别真是一件困难的事。罗宁会怎样嘲笑他的自负呢？想到这里，连克拉苏斯也不禁暗笑起来。就连阿莱克丝塔萨恐怕都会拿他开玩笑，她不止一次地建议他不要插手低等种族的事务，说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眼下这件事却比任何事情都要来得重要——

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他竭尽全力不让自己从城墙上跌落。眩晕感很快过去，身体却站立不稳，只能靠在墙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气，一分钟还没能缓过劲来。

当他终于能站直时，巨龙法师立即朝黑鸦堡垒的远处眺望，望向离苏拉玛很远的地方。

眺望遥远而黑暗的辛艾萨莉。

克拉苏斯的袖子里还藏着许多秘密法术，其中一些是用来监视其他法师们的动作的。毫不自负地说，他要比任何人都更适应这个世界魔法力量强度的转变——可就连他自己也没有做好应对如此巨变的准备。

“他们成功了……”他喘着粗气，凝视着那座看不见的城市。“传送门已经再度打开，燃烧军团即将来临。”

第三章

死亡的痛苦令他无法忍受。同时被多达十余种可怕的方式摧毁，每一种都令他苦不堪言，恨不得就此坠入湮灭的深渊。

死亡的痛苦与随后到来的遭遇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他没有了身体，没有了血肉，什么都没有剩下，连“灵魂”这两个字也未必能形容他现在的状态。他知道他之所以还有感觉，都是仰仗另一个强大灵体的恩赐，所遭受的无尽痛苦也是对他施加的惩罚。他失败了，而失败是最重的罪孽。

他的囚牢是永无止境的虚无。他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除了痛苦，什么都感受不到。时间究竟过去了多久？是几天，几个星期，几年，几世纪……还是仅仅过去了可怕的几分钟而已？如果真是最后一种可能，那他真是有的受了。

接着，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疼痛突然停了下来。要是他还有一张嘴的话，这时肯定会欢畅地大喝一声，他还从来没有这么心怀感激过。

可他又一想，这恐怕预示着新一轮可怕的折磨即将开始。

我已经决定救赎你了……

神灵的声音顿时令他感到又喜又怕。他想卑躬屈膝，想要跪地乞怜，但却没有形体能让他做出这些动作来。

我为你觅得了一个归宿。我看过了你内心深处的黑暗，找到了那曾经令我满意的东西。我把它作为你的精华，把你变成我忠实的仆从，让你的地位比从前还要尊贵……

对于神灵这份伟大的馈赠他感激不尽，可还是无法做出任何回应。

我必须重塑你的身体，为的是让其他人能记住我赐予你的荣耀与惩罚，我会让你具备原来最明显的特征……

他受到一股能量的冲击，在能量风暴的中心点无数颗细小微粒突然形成，这些微粒聚集成团，再次形成了他的物质实体。许多微粒都来自他那被摧毁的肉身，与他的灵魂一样，在死亡的最后一刻被神灵收回。

这是他死后第一次睁开眼，看见自己的四肢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两条腿在膝盖处向后弯曲，末端长出兽蹄。手臂和双手也长出了浓密的毛发，手指变长，生出了爪子。

他感觉自己的脸也变了样，弯曲的顶角从前额伸出，这番面目简直跟他的前世毫无相似之处，别人怎么可能还能认出他。

接着，他犹豫地伸出手，碰了碰自己的眼睛……这时才意识到仍然保留的明显特征就是这里。他感觉到眼中的力量每分每秒都在不断增强，现在他已经能分辨出组成身体的每一股魔法力量，看清神灵重塑身体的那只无形之手是怎样将他塑造得比死前更强大的。

他欣赏着神灵的完美杰作，看着自己变成第一位新仆从，就连跟在主人身边的那些家伙都对他羡慕不已。

他用那双黑色水晶假眼注视着这一切，假眼中间还有红色条纹从中穿过。

那些曾经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只要一看到这双眼，就会想起他的名字——然后陷入新的恐惧。

库塔洛斯·拉文凯斯领主站在高大的石椅前方，他通常在这里召开会议，集结各路指挥官。就算暗夜精灵一族平均七尺有余，站在当中他还是显得鹤立鸡群，一张狭长的脸孔和向下弯曲的鼻梁，与一种以他名字命名的黑鸟非常相似。成簇的胡须和锐利的目光更令他极富智慧与力量。身穿与兵将们相同的灰绿色盔甲，身后却披着金色斗篷，彰显着他极其尊贵的地位。在威严的红顶战盔底下，也有鸦首在俯视下方。

石椅后面挂着两面深紫色的方形战旗，中间绘有乌黑的飞鸟图案。拉文凯斯家族的旗帜早就成了守军们行军作战的象征，还有一些暗夜精灵提起这位贵族时，简直像对待女王一般敬重他。

但根据玛法里奥的观察，拉文凯斯领主却对自己的身份保持清醒认知，此刻他正在忧心应该朝哪个方向发起反击。

“非常明显，”长着胡须的暗夜精灵说道，“攻击的矛头必须对准辛艾萨莉！那些恶魔就来自那里，我们必须从源头下手！”

聚集在前面的暗夜精灵纷纷点头称道，直捣敌人的巢穴无疑是最明智的做法，如果失去辛艾萨莉这个强大的后盾，那些已在战场上横行作乱的恶魔将注

定失败。

拉文凯斯低头看着面前的士兵们。“但你们要清楚，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来自另一界域的恶魔！还有辛艾萨莉城里那群最狡诈的敌人——我们的同族！”

“去死吧，上层精灵！”有人大声喊道。

“没错，正是那群追随萨维斯顾问的上层精灵给我们带来了这场灾难！一定要让他们为恶行付出代价，死在我们的剑刃之下！”贵族的脸色更显阴郁。“他们甚至还囚禁了我们挚爱的女王艾萨拉！”

下方愤怒的呐喊声轰如雷霆，有些人大声嚷着：“祝福我们的众光之光——艾萨拉！”

有个人在玛法里奥身旁小声嘀咕道：“事到如今，他们还是看不清真相。”

玛法里奥转过身，看着这位满头红发的人类法师罗宁。他比玛法里奥矮一尺，但这个面貌奇异的人却是肩宽体阔，不仅像一位法师，也像一位上阵杀敌的战士。作为他们当中唯一的人类——也是玛法里奥迄今为止认识的唯一人类——罗宁就算什么都不做，他的存在也会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傲慢的暗夜精灵对其他种族总是心怀成见，尽管也认可这位法师高深的魔法技能，却很少会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旁边的另一个家伙比罗宁更加不受欢迎。那人长相凶蛮，尽管和玛法里奥身高相等，却虎背熊腰，背着一把宽阔的双刃战斧，从外观上看像是木头质地，却闪烁着精钢的光芒。

“盲目上阵杀敌的人简直是自寻死路。”这个满口獠牙、皮肤青绿的勇士小声说道。没想到这个外表野蛮的大老粗这句话倒说得像个智者。

布洛克斯加——平时更喜欢别人称他布洛克斯——摇了摇头，想不明白这群精灵怎么会对他们的女王如此愚忠。听完兽人那句话，罗宁讥讽地一笑，不禁让玛法里奥对族人的声望捏了把汗。在精灵当中，只有他一个人能看明白，而这群外来的旁观者却轻易看出了问题所在——对于皇宫中所发生的事情，艾萨拉绝不会浑然不知。

“如果你们能够明白她对我们的意义，”玛法里奥低声说，“就会理解我的族人们为什么拒不接受她是叛徒的事实。”

“他们怎么想都没关系。”站在跟前的伊利丹说，“反正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攻打辛艾萨莉，结局早已注定，不会再有恶魔的容身之地。”

“如果艾萨拉陛下站出来，说她已经粉碎了上层精灵的阴谋，那群恶魔如今已经听命于她，危机已经解除，那么会发生什么事？”罗宁不留情面地反驳道，“如果她要民众放下武器，宣布战争已经结束呢？如果有一天，燃烧军团突然出现在拉文凯斯和这群人面前，而女王则嘲笑他们的愚蠢，他们又会作何反应？”

这些话问得伊利丹哑口无言，这时，站在一旁的布洛克斯手握斧柄低声说：“我们都知道她是叛徒，女王的那些招数骗不过我们……”

罗宁歪戴着法师帽，默不作声地思考着他说的话，伊利丹则是一脸淡定莫测的表情。玛法里奥皱起眉，觉得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对艾萨拉女王尚有忠心；另一方面，他也明白倘若想拯救这个世界，不让众生灭亡，就必须有人挺身而出，终结女王的罪恶。

“等到时机来临，我们也别无选择。”他终于说出这么一句话。

“那一刻很快就到。”

克拉苏斯悄悄走进房间，走到正在交谈的众人身边，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这位法师面色苍白，尽管身份成谜，却自信满满，步履从容。他似乎从红龙身上获得了某种力量，可这次那条龙显然并没在外面等他。

罗宁立即走向他：“克拉苏斯，这话从何说起？”

“我的事已经办完了。”克拉苏斯说着下意识地碰了碰脸上的三道小疤痕。“你应该知道考雷斯特拉兹已经离开。”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几位同伴大吃一惊，少了红龙的帮忙，暗夜精灵就只好凭借自己仅存的军事力量来对抗恶魔了。

房间的另一端，拉文凯斯继续下达命令：“抵达之后，第二军团将在德斯德尔·星眼中尉的率领下从南面进军，给他们来个首尾夹击……”

高台旁边站着一位身材颀长的精灵，穿着和拉文凯斯领主相同的铠甲，只是斗篷上带有绿、橙、紫三色条纹——只见他认同地点了点头。星眼中尉的头盔上镶嵌着许多如星辰般璀璨的细小宝石，与用夜刃豹的毛制成的璎珞相映成辉。宝石众星捧月地围着中间的那颗金珠——在外来者看来这简直俗不可耐，可星眼麾下的战士们对此甚是中意。每当他注视别人时，最喜欢仰起细长的鼻子——只有对待顶头上司时才会表现出谦卑，因为他深知拉文凯斯家族的重要地位。

“是的，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绝不能拖延。”星眼补充了几句多余的废话。“没错，必须对准敌人的要害部位出击，那群恶魔在我们的刀剑面前肯定

会吓得浑身打颤，跪地求饶，但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他说着把手伸进腰间的小袋子里，抓出一把白色粉末，凑在鼻子旁边闻了闻。

“要是这个谄媚之徒当上统帅，神灵还会庇佑我们吗？”罗宁嘀咕道，“瞧他那身铠甲，锃亮得能照出人影来，真不知道他上过战场没有？”

玛法里奥皱起眉头：“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上过战场，大多数人都对这种机会避之不及，委托给拉文凯斯领主、月之守卫和当地的守军。可惜我们处于这多灾多难的岁月，军衔的高低仍然由身份血统决定。”

“人类也是一样。”克拉苏斯抢在罗宁之前说道。

“对准敌人的要害部位出击，绝不能拖延。”拉文凯斯领主赞同地说，“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不能让上层精灵放出更多恶魔作乱——”

出乎玛法里奥等人预料的是，克拉苏斯这时却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大人。”

旁边的几位精灵对这位不识相的外来者大为气恼，克拉苏斯却毫不理会，朝高台大步走去。玛法里奥看出法师仍然面带疲态，尽管他想尽办法让自己克服红龙离开造成的影响，但那诡异的怪病依然令他身心备受折磨。

“来不及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法师？”

克拉苏斯站在拉文凯斯面前回答：“我的意思是，传送门已经开启。”

这句话如同在众人中间炸开了一声响雷，不少人脸色都由紫变白。玛法里奥知道这怪不得他们，不管是谁听见这个消息都会吓一跳，要是他们听说前来助阵的红龙已经离去，不知又会被吓成什么样子。

星眼看着这位外来者，质问道：“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感觉到了恶魔的气息，那其中的意味不言自明，传送通道已经打开。”

傲慢的贵族哼了一声，对他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屑一顾。但拉文凯斯却显然深信不疑：“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我进门前的几分钟。经过反复确认之后我才决定向您报告。”

黑鸦堡垒的主人跌坐在石椅上，忧心忡忡地说：“这真是个坏消息，但果真发生在几分钟之前吗？”

“还有希望。”法师点点头道，“我能感觉得到，那股气息还算微弱，他们还没带领大部队杀到。最重要的是，军团统帅还没降临这个世界。如若不然，他肯定会摧毁那道传送门……”

“就算他过不来，在远处指挥不也一样？”星眼还在用鼻子出气。

“燃烧军团和他那邪恶的力量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相信我，就算他把爪牙全都派来这个世界，我们也还有希望。但要是他抵达这里，即便我们能杀光所有恶魔，也于事无补。”

听他说完这句话后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玛法里奥朝罗宁和布洛克斯瞥了一眼，他们脸上的表情证实了克拉苏斯不是在危言耸听。

“我们按原计划行动。”拉文凯斯突然宣布，面朝下方的众人，坚定地说，“仍然向着辛艾萨莉进发！传送门和我们挚爱的女王艾萨拉都在那里，我们就朝那里进军！”

说完，暗夜精灵立即集结。每当战事来临，这位经验丰富的将领就会倍受信赖，深受族人的信任，能像女王那样号令万民。

“部队已经在行军途中！正在等着我们的决定！请诸位回去为接下来的任务做好准备！天亮之前，我们就杀向主城！”拉文凯斯领主高高举起他被铠甲包裹的拳头。“为了艾萨拉！为了艾萨拉！”

“为了艾萨拉！”所有暗夜精灵，包括伊利丹在内，全都附和着呐喊起来。玛法里奥明白弟弟的心思，如今他是为黑鸦堡垒效力的法师，无论对女王艾萨拉有着怎样的看法，也不愿因此而葬送自己刚刚到手的好前程。

暗夜精灵指挥官们都急着离开，想要尽快回到各自的战队中去，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他们离开时，玛法里奥不禁暗自感慨族人们竟如此善变。前一刻，他们还在为传送门复原的事情而愁眉不展，此刻却兴奋得像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可怕的消息一样。

罗宁和布洛克斯却没这么健忘。他们摇了摇头，满头红发的法师小声说：“情况恐怕不太妙啊，你的族人们还不知道要攻打的是什么地方呢！”

“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们应该再认真考虑一下我提出的派出使者的建议。”克拉苏斯忽然坚定地说。

法师仍然站在拉文凯斯领主面前，如今这位将领身边只剩下两位神情肃穆的护卫和星眼。克拉苏斯将一只脚踩在高台上，脸上兴奋的表情令玛法里奥也

感到意外。

“派出使者？”星眼嘲笑着说，“你这是开玩笑吧！”

“我能理解你焦虑的心情。”拉文凯斯回答道，“不过我们还不必自贬身价到这种地步。不用担心，克拉苏斯大师，我们肯定能攻下辛艾萨莉，破坏传送门！我说到做到！”他说着扶正头盔。“现在我们各自都需要在战前准备一下。”

说完，在星眼和护卫们的簇拥下贵族走出房间，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随后伊利丹也追了上去。看着拉文凯斯消失在视野里，脸色更显忧虑。

“你想要他怎么做？”罗宁问，“派使者去哪里？”

“看来是白费力气了……其实我是想让他派出使臣，跟矮人和其他种族商讨结盟之事——”

“求其他种族帮忙？”玛法里奥问。如果克拉苏斯事先问问他的意见，这位年轻的暗夜精灵肯定会劝他打消那个不切实际的念头，无论如何他都说服不了黑鸦堡垒的主人。即便卡利姆多大陆被战火席卷，千万生灵死于非命，领主也绝不会屈尊去寻求异族伸手相助。在大多数精灵看来，矮人跟其他种族全都是难成大事的无能之辈。

“嗯……我从你之前的表情里已经看出来，这提议毫无意义。”

“你要清楚，说服矮人、兽人、精灵和人类协同作战，已经足够困难。”罗宁说，“更何况各个种族内部的邦国与氏族也各有盘算。”

克拉苏斯沮丧地点点头：“我的族人也是这么傲慢……”

他险些说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玛法里奥也没有多做追问。在这场毁天灭地的浩劫面前，这位盟友来自何处，早已算不上头等大事。

“你还没有告诉他们红龙离开的消息吧？”他问克拉苏斯。

“拉文凯斯领主知道，我在考雷斯特拉兹做出离开的决定后便即刻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罗宁皱起眉说道：“其实你不该让他离开。”

“他跟我一样，也对龙族的近况深感担忧，想必你也是吧。”两位法师沉默了片刻，最后罗宁点了点头。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布洛克斯问，“跟暗夜精灵并肩作战吗？”

“没有别的选择。”罗宁抢先回答，“我们被困在这里，脱身无路，只能主动出击。”

他凝视着克拉苏斯深邃的双眸，说道：“绝不能再袖手旁观。”

“没错，不能再袖手旁观。生死之战一触即发，我们都不能再坐以待毙。”

罗宁点点头：“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玛法里奥听不懂他们话中的玄机，但他知道这场漫长而激烈的讨论已经结束。显然，尽管克拉苏斯也在为暗夜精灵贡献着力量，但他仍然有所保留。而当这位德鲁伊看到他尽心尽力劝说拉文凯斯领主找矮人和牛头人结盟时，觉得这无疑是一种讽刺。

玛法里奥知道众人都决定跟随大部队前往辛艾萨莉。于是他决定在动身之前有必要再去跟另一个人见见面，不能连招呼都不打就离开苏拉玛城。

“我先走了。”他对同伴们说，“我——我要去办件事。”

他的双颊变得深紫，克拉苏斯心领神会地对他点点头。“请替我们问候她，可以吗？”

“我——当然可以。”

当玛法里奥从克拉苏斯身旁经过时，法师拽住了他的手臂：“别过分压抑心中的情感，年轻人。那是你的本能，也是你的命运。今后有一天，你会非常需要它，尤其当它真正来临的时候。”

“这里？”罗宁双眉紧蹙，“你说的是谁？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我只是推测，罗宁。你亲眼见过如野兽般凶残的玛诺洛斯亲率燃烧军团恶魔荡平城市的情形吧？即便有他领军，我们也能破坏传送门，给恶魔的军队造成沉重打击。”

“我们打败了玛诺洛斯，这我是知道的。而且我们还在——在我们故乡的土地上击败过他。”

克拉苏斯用意味深长的神情注视着他们，这又让玛法里奥感到浑身不自在。“既然如此，你也应该记得打败他之后发生的事。”

暗夜精灵注意到罗宁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布洛克斯也看出了他的异样，但他和玛法里奥一样大惑不解。兽人知道接下来他将会看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可却不知等待他的到底是什么。

“阿克蒙德。”人类法师小声回答，像在担心即便身处拉文凯斯领主的内室，也还是会被人听到他们的对话。

“阿克蒙德。”布洛克斯重复着这四个字，终于明白了。他将斧柄握紧，警惕地打量着四周。

“阿克蒙德——他是什么人？”玛法里奥一听见这个名字就全身不适。

罗宁眼睛一眨也不眨，用充满仇恨的语气对他说：“他坐着燃烧军团的第二把交椅……”

瓦罗森队长像往常一样向女王报告消息，在萨维斯担任顾问的时候，他在方方面面都成了女王身边的大红人。身穿崭新的军装——鲜艳夺目的翠绿色，加上胸前金色的点缀物——那些是艾萨拉陛下新近赐给他的奖赏。名义上瓦罗森队长还挂着卫兵队长的职衔，但手中的权力甚至要远胜某些将军，连恶魔都要听从他的命令。

瓦罗森一边走进女王的寝殿，一边脱掉身上的斗篷。女王身边的侍女们立即向他行礼，知趣地退了出去。

艾萨拉慵懒地躺在银色的睡床上，头倚靠着一块软垫，一头长发比睡床还要银光灿灿，沿着肩膀垂到腰际。女王美艳得不可方物，金眸玲珑，顾盼生辉，一袭半透明的蓝绿色长裙雍容华贵，将她的曲线展现得更加凹凸有致。

艾萨拉手中拿着一只透视球，透过这个工艺精美的魔法神器，她能洞悉精灵国度中千万种奇妙的景象。卫兵队长走进跪下时，看见那只小球中似乎正映照着艾萨拉的面容，但很快就消失不见。

“有什么事吗，亲爱的队长阁下？”

瓦罗森竭力抑制自己因欲望而羞涩的脸色。“皎月之辉，生命之花，我为您带来了重要的消息。我们的主人萨格拉斯——”

听到这里，女王突然起身，双目圆睁，樱唇轻启：“主人已经到了？”

卫兵队长心生妒意。“还没有，众光之光。传送门还不够强大，无法让他那伟岸的身躯进入……但他已经派出了最信任的副官前来扫清障碍。”

“那么我应该立即去见见他才对！”艾萨拉站起来大声说，这时，侍女们赶忙冲上前托住她的裙摆，长裙如银光泻地般垂在地上。裙摆两侧是开衩的设计，女王向前行走时，两条玉腿隐约可见。艾萨拉浑身散发着令人难挡的诱惑，卫兵队长尽管知道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只是被她利用的棋子，却还是甘之如饴。

女王向前走了几步，几个陌生的身影从暗处迈着笨重的步伐冲了出来。这群邪能卫兵身形庞大，作为她的近身护卫，直到这时才现出身影。两名卫兵走在两人身前，其他的则跟在他们身后，脸上波澜不惊，耐心地等待着女王再次往前迈步。

瓦罗森抬起铠甲包裹的手臂，让女王那美丽纤长的手指环绕其上。卫兵队长带着她穿过雕饰华丽的大理石殿堂，走上高塔，大难不死的上层精灵法师们仍在那里施放法术，精灵和恶魔哨兵们都在警惕地注视着他们。瓦罗森仔细观察过燃烧军团的兵将，认定玛诺洛斯和哈卡似乎都对女王的惊世容貌视而不见，可那些下等恶魔却未能免俗。于是，女王的近身护卫就必须格外小心，甚至要提防他们的同族兄弟。

毕竟就连恶魔统帅们也不敢低估这位暗夜精灵统治者的实力。

两只邪能兽守着外面的大门，外表和猎犬相差无几，朝他们扭动着触须。

邪能卫兵们立即在艾萨拉和那些邪能兽之间形成一道保护墙。邪能兽会像许多吸血虫类一样，汲取目标物身上的魔法，尽管艾萨拉看上去不像法师，却有着很强的法力，这些怪物当然会把她当作可口的美餐。

瓦罗森已经拔剑在手，准备出击，这时，艾萨拉轻轻摸了摸他的脸：“别冲动，队长阁下。”

她说着将手一摆，从邪能卫兵们身旁离开，朝那两只邪能兽走去，无惧那触须的威胁，面带微笑地蹲跪在它们面前。

其中一只怪物把它那令人生畏的脑袋钻进她的手掌底下，另一只则张开大嘴，露出两排锐齿，凶残的厚舌卷到旁边。它们就这么围在艾萨拉身边，模样像极了刚刚降生三天的夜刃豹幼崽。

女王抚摸着它们粗糙的头皮，命令它们退到一旁。两只邪能兽立即照做，乖乖地蹲在墙边，像是在期盼着女王能给些小小的赏赐。

卫兵队长将剑收起，是的，女王的威仪不容任何人小视。

当艾萨拉从邪能兽身边离开时，卫兵们全都把路让了出来，瓦罗森紧随其后，看见体形庞大的玛诺洛斯转头望着这群刚刚出现的来者。脸上带着明显的

不悦，瓦罗森看出他似乎不太欢迎萨格拉斯副官的到来。

暗夜精灵一进去，就立即看到阿克蒙德确实已经抵达。

镇定自若的神情第一次从艾萨拉脸上消失了，尽管那种不安转瞬即逝。她微微张开嘴，呼了口气，迅速恢复了平静。然而这小小的举动却没能逃过瓦罗森的眼睛，令他倍感惊诧，其惊诧之深不亚于见到恶魔。

阿克蒙德和玛诺洛斯身高相当，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无论按哪种标准来看，他都要比玛诺洛斯更英俊帅气。在某些方面，他甚至与比他矮一截的暗夜精灵更加相像。他有着黑蓝色的皮肤，瓦罗森想了想，意识到阿克蒙德在血统上一定与艾瑞达术士存在着某种关联。他的身材也与他们颇为相仿，身后长着一条可怕的尾巴。全身任何部位都没有毛发覆盖，头骨宽大，耳朵尖长，眉骨短窄，双目幽绿。他只在肩膀、小腿、前臂和腰上穿着铠甲，身上有直线和圆形的刺青图案，散发着强大的法力。

“你一定就是艾萨拉女王吧！”阿克蒙德的声音显得悦耳洪亮，既不同于玛诺洛斯沙哑的嗓音，也不同于哈卡说话时发出的嘶嘶声。“萨格拉斯对你的忠心非常满意。”

精灵女王还是面露窘迫。

他说着又转过身看着瓦罗森队长，目光炯炯地对他说：“主人对这位卓越的勇士也赞赏有加。”

瓦罗森赶忙单膝跪拜：“这真是让我荣幸之至。”

阿克蒙德和两人的寒暄到此为止，他没再多说什么，回头注视着那群施法者。在法阵中央悬浮着一个黑洞，洞口虽然宽大，但要想让一个体形庞大的恶魔从中穿过还是有些困难。

“务必确保传送通道的畅通，他马上就到。”

“你说谁？”艾萨拉不假思索地问。“萨格拉斯要来了吗？”

阿克蒙德若无其事地摇了摇头。“不，是另一位。”

瓦罗森无意间看见了玛诺洛斯脸上的表情……这个满口獠牙的恶魔也是一脸困惑。

黑洞边缘亮起光芒，维持传送门法阵的上层精灵们剧烈地摇晃着身体，这时需要消耗比之前更大的力量。几名精灵喘着粗气，但总算没人倒下。

接着——传送门中出现了一个身影，尽管看起来不像恶魔这般伟岸，却莫名地散发着一种强大的气势，双脚还没踏上凡间界域，就能让人感受到他那与阿克蒙德和玛诺洛斯不相上下的威严。

确切地说，那不是脚，而是蹄。

那身影踩着两条山羊似的腿，朝恶魔指挥官和暗夜精灵走来。他的下半身没有人形，而是像某种野兽，裸露着身体，皮肤紫里透黑，倒像是暗夜精灵的色调，但明显肌肉更加发达。他脸型消瘦，两旁长着蓝黑色棕毛似的长发，弯曲巨大的顶角和高贵优雅的尖耳朵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位刚刚到来的异世来客全身上下只在腰间缠着一块布条。

但是，如果旁观者只凭下半身的样子和两只顶角，就断定他只是效忠于燃烧军团的野兽，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透过那怪物的眼睛，人们能轻易感受到他的智慧与狡诈。他比旁人都要聪明和机敏，适应性也更强。

这时，士兵们才看清了他的眼睛——那双透明的黑色眼珠显然是人工制成，眼球中间还有红色条纹。

在卫兵队长认识的所有人中间，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眼睛。

瓦罗森队长愣住了，没有说出那人的姓名，反倒是女王第一个叫了出来。艾萨拉靠上前去，抿起嘴唇看着那张邪恶的面容，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女王唤道：“你是萨维斯？”

第四章

拉文凯斯领主集结的大军算得上声势浩大，但玛法里奥却没把兵力的多寡放在心上，只是在等着贵族下达行军的号令。

这位年轻的精灵看向右边，只见他的伙伴们也在耐心等待，随时准备跨上坐骑。罗宁和克拉苏斯继续就某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布洛克斯则望着前方的地平线，脸上带着老兵特有的淡定与从容。在他们所有人当中，或许只有这位兽人真正明白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布洛克斯手握玛法里奥和塞纳留斯为他制成的战斧，仿佛已置身战场之上，抗击如潮水般涌来的敌人。

尽管布洛克斯经验丰富，饱经战火的淬炼，然而，拉文凯斯与其他军事统领却从未请他指教一二。他曾经与恶魔们近身搏斗，却没有人找他打听恶魔的优劣短长，或是其他有助于增强士兵战斗力的技巧。诚然，克拉苏斯与罗宁智谋过人，但魔法才是他们的强项，而布洛克斯……玛法里奥认为，布洛克斯才能向他们传授更多的实战技法。

我的族人或许会因为傲慢走向灭亡……这个悲观的念头不禁让玛法里奥愁眉紧锁。这时，突然有个人骑着坐骑跑向他，他心中的阴霾瞬间一扫而光。

“玛法里奥！”泰兰德叫道，带着满脸的关切与忧虑。“我还以为大战在即，我们没机会再见面了呢！”

泰兰德容颜未改，事实上，这张脸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记忆里。泰兰德是玛法里奥儿时的玩伴，如今早就俘获了他的心。她有着光滑的紫色皮肤，蓝灰色的长发泛着银光，脸颊跟大多数精灵比起来更显丰润，为她平添了几分姿色。她五官玲珑，却又透着坚毅，柔软的嘴唇似笑非笑地向上弯着，欲语还休的银色双眸简直像块磁石吸引着玛法里奥的心。

与之前的几次见面不同，此时这位追随艾露恩的新手祭司不再是和平时期神殿中的那种打扮，而是穿上了更适合战斗的衣装。她脱下了随风轻摆的白色长袍，改穿上合身的铠甲，上面装着几层护板，以便于她灵活行动。泰兰德从脖子到脚都被铠甲包得严严实实，身后是一件白色的薄纱披风，仿佛将月亮的光华披在身上，与她的整套装束有些不搭。她的臂弯里还夹着一顶带翼的战盔，以便战斗时为头部提供保护。

对玛法里奥来说，此时她的模样更像一位战士，泰兰德显然也看出了他心中的想法，不等他开口就主动辩解说：“或许你把全新的使命完成得很出色，玛法里奥！可你似乎忘记了月神的精神！记不记得，她有着‘黑夜勇士’的称号？她能把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勇士们带回来，让他们化成璀璨的星辰，以表彰他们的英勇气概。这些你都忘了吗？”

“我没有对艾露恩心怀不敬，泰兰德，只是以前我从没见过你穿成这样。我更担心的是……我怕战争会彻底改变我们所有人……前提是我们能活下来的话。”

听他这么说，泰兰德的神色有所缓和：“对不起，可能是忧虑让我变得急躁。高阶祭司命我带领一队新手女祭司去参加战斗。”

“你的意思是……”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随军出战，帮战士们治疗伤口，还要跟众将士和月之守卫们一起上阵杀敌。高阶祭司说，如果我们想要击退恶魔，所有人都要做出新的尝试，担负起新的职责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玛法里奥皱着眉回答，“我刚刚还在想，想要扭转我们族人固有的看法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要是克拉苏斯建议让他们去找矮人、牛头人和其他种族结盟时，你能在场就好了。”

泰兰德睁大双眼：“他们能答应跟他和罗宁联手已经堪称奇迹了，更何况是牛头人。难道克拉苏斯没想明白这点吗？”

“他当然知道，但他和我们当中的某个人一样固执，说不定还要更加固执一些。”

玛法里奥没想到弟弟会这时候突然插话，于是不再多说。伊利丹匆匆看了他一眼，把注意力转移到泰兰德身上。

“你这英姿飒爽的模样，真像个战斗女王。”伊利丹对她说，“就算是艾萨拉也不过如此。”

泰兰德脸色羞得更深，玛法里奥这时才自责起来，刚才为什么没有说出一些恭维的话，好让这位女祭司能在行军途中偶尔想起自己。

“事实上，你就是黑夜勇士的化身。”伊利丹流利地继续说，“我听说，你已经成了一大群祭司姐妹的统帅。”

“高阶祭司说我近来进步神速，还说在她指导过的学生中，只有我能以这么快的速度达到如今的水准。”

“这并不奇怪。”

玛法里奥也想效仿弟弟说上几句好听的话，这时远处有号角声响起，刹那间，军号齐鸣，各路军队即将踏上征程。

“我要回去找我的姐妹们了。”泰兰德对两兄弟说道，然后又单独对玛法里奥说了一句：“祝你一切顺利。”接着她转过身，礼貌地对伊利丹说：“当然，也祝福你。”

“有你的祝福，我们已是胜利在望。”玛法里奥的弟弟回答道。

泰兰德的脸色再次变深。这时又响起了另一声号角，她戴上头盔，调转黑豹的方向，飞奔而去。

“看上去她比我们更适合上阵杀敌。”玛法里奥说。

“嗯，而且她也应该会成为某人的好伴侣，对吧？”

玛法里奥看着弟弟，这时，伊利丹已经催促夜刃豹返回拉文凯斯领主身边。他是拉文凯斯的贴身法师，必须时刻追随那位年长的精灵贵族。而玛法里奥与其他人被要求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互为掩护，无须一直守在指挥官身边。黑鸦堡垒的主人不愿意把这群精兵强将全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准备被艾瑞达术士们集中歼灭，那些家伙已经知道要瞄准德鲁伊和法师们下手。

影歌和三位士兵走到他面前说：“出征时刻已到！我命令你们随我前进！”

玛法里奥点点头，跟在队长身后回到同伴们身边。罗宁和克拉苏斯满脸阴沉，布洛克斯的表情倒是一如往常，只是口中似乎念念有词。

“还是选择在夜晚出击。”克拉苏斯说，转过头看着天边渐渐消失的最后一抹余晖。“还是老一套！这肯定早就在阿克蒙德的预料之中。尽管你们的族人已经在竭力适应战斗的变化，却还是不愿冒险。”

“有这么多兵力，我们必定可以击退恶魔入侵者。”影歌语气坚定地说，“拉文凯斯大人肯定会率军扫平那群践踏我们这片神圣土地的魔鬼！”

“但愿如此。”

随着最后一声号角响起，暗夜精灵大军浩浩荡荡地向辛艾萨莉进发。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装备精良的军队，这不禁让玛法里奥顿觉自豪感油然而生，将刚才的担忧抛在脑后。三十六大部族的战旗象征着这片幅员辽阔的精灵王国已经形成联军，步兵们步调一致，犹如一大群蚂蚁正一往无前地奔赴盛

宴。夜刃豹迈开大步，信心十足地向前跃进，背上的骑士们头戴战盔，目光犀利地望着前方。

大多数士兵拿着长剑、长矛与弯弓。身后跟着一辆辆攻城器具——有弩炮和投石车等——被一队队黑豹拖着前进。操纵这些武器的大多来自拉文凯斯家族，暗夜精灵并不习惯使用这些装置，似乎只有目光远大的拉文凯斯向他的子民们传授了这种克敌制胜的战斗技法。虽然他拒绝与矮人和其他种族结盟的决定让玛法里奥感到不安，但从长远看来，也不会对战局产生太大影响。这位贵族仍然坚信艾萨拉在这场灾难中很无辜，可他最后肯定能让燃烧军团凄惨收场。

毕竟，他们也不再有别的选择。

***

在拉文凯斯领主的鼓舞下，精灵大军再次变得信心百倍，第一个晚上就走出了很远。指挥官终于下令，允许他们白天停下来稍事休息两个小时，士兵们便即刻安营扎寨，还在前锋线上部署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谨防恶魔大军突然来袭。

这片土地尚未遭到燃烧军团的血洗，南方的森林郁郁葱葱，北方的山岭也是绿意盎然。年长的精灵统帅派出斥候前往各个方向侦察敌情，却一无所获。

玛法里奥立即被林地吸引，感觉那些绿树像在轻声呼唤他的名字。趁同伴不注意时跨上黑豹，他离开大部队，朝林中跑去。

影歌马上就发现了他擅自离队的行为，赶忙骑上黑豹追赶，大声呵斥："你给我回来！你不能独自一人到那里去，你难道忘了——"

"放心吧，加洛德。"玛法里奥镇定地回答，可他其实也觉察到了这片林地的古怪，仿佛没有受到恶魔杀手的侵袭。他猜不透这其中是什么缘故，但他坚信自己的直觉。

"你不能独自一人——"

"我哪里是独自一人？不是还有你嘛？"

卫兵队长咬紧牙关，但他很快就做出让步，跟在德鲁伊身后进入了那片林地。"请你……别在里面逗留太久。"

玛法里奥沉默不语，继续朝里走。此时不仅有信心与信念在鼓舞着他，就连茂密的林木也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有些甚至能认出他来——

这时他意识到为什么这里会让他产生一见如故的感觉。

“欢迎回来，我的瑟罗杉——我引以为豪的弟子。”

影歌队长朝四下张望，想要找出声音的源头。这声音直击人心，好像即将掀起一场雷霆风暴。但玛法里奥却不急不躁，他知道对方自会现身。

突然，两人身旁狂风骤起。卫兵队长用力按住头盔，玛法里奥则仰着头，怡然自得地享受着劲风的吹拂。风越刮越猛，吹得落叶翻飞，但只有卫兵队长一人面带惧色，就连两头夜刃豹也尽情地沉浸在沁人心脾的凉风中。

在两位骑士面前形成了一小股旋风，落叶、断枝、碎石、泥土全都被卷了进去……具备了固体的形态。

“我等你很久了，玛法里奥。”

“月神在上！”加洛德喘着粗气说。

一个伟岸的身影走向二人，只见他长着牡鹿的四条腿，身躯也和那种野兽无异，但上半身无论形态还是肤色都与精灵相仿，双目中仿佛闪耀着烈日的金光，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两位闯进林地的来客。他全身上下都是紫色，间或有绿色点缀，酷似爪子的双手倒像是枝节遒劲的老树。

这位半人半鹿的陌生人微微摇头，浓密的绿发随风飘摆，满脸胡须与长发极度相称，从头发里自然而然地长出许多枝条叶片。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巨人的头顶还长着两根多节的顶角。

玛法里奥恭敬地颔首：“拜见杉度，我光荣的导师。”说完，他这才把头抬起，接着说：“很高兴见到你，塞纳留斯。”

两位暗夜精灵都是七尺有余，而且骑在黑豹背上，但跟塞纳留斯比起来还是矮了一截。塞纳留斯的身高至少在十尺之上，那两根四尺长的顶角还没有被计算在内。他的面目真是令见者称奇，就连面对过龙类的卫兵队长，这时也惊讶得合不拢嘴。

随着塞纳留斯的一声轻唤，林中飞鸟开始婉转啼唱。然后他说：“欢迎你来到这里，加洛德·影歌！你的祖父可是这片森林的故人！”

加洛德先是闭上嘴，随后又似乎想张口说些什么，他想了想还是闭上了，只顾点头。跟其他暗夜精灵一样，从小他就对这位半神的传说耳濡目染，却从未想过有一天能有这样的经历。

林地之主低下头注视着自己的学生：“你的心绪陷入了困境，即便是在翡翠梦境里，我都能感觉到。”

翡翠梦境。不久之前，玛法里奥曾经深入其中。那个神奇的界域保持着世界初诞之时的原始样貌——既没有动物，也没有人，更没有文明。进入之后，只能感觉到宁静，可那宁静其实危险得很——会让人在其中迷失心智，不知该怎样返回凡间，只能永远在里面徘徊，直到身体消亡。

在塞纳留斯的指导下，玛法里奥学会了如何在翡翠梦境中行走，并利用那种方法溜进了萨维斯命令上层精灵们施法的皇宫。然而在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德鲁伊却无法走出恐惧的阴影，不愿再次进入。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导师注意到他，他的梦境形态恐怕将会永远在翡翠梦境里游荡。

塞纳留斯感觉到了他的不安。“你不能害怕到梦境中行走，孩子，不过现在还不是再次进入的时候。对了，你有一部分训练尚未完成，所以我选择这段空闲时期对你加以指导。”

“空闲时期？此话怎讲？”

“其他半神在对付恶魔的策略上仍存有分歧。我们是要抗击恶魔，可是我们早就习惯了各自为战，想要精诚合作谈何容易，每一位神灵都认为自己的主意比别人更胜一筹。”

这番话非但没能安慰到玛法里奥，反而让他更加忧虑。先是龙类不愿意对燃烧军团宣战，现在就连这群身为自然守护者的半神也不能戮力同心，商定出统一的抗敌策略。看来，暗夜精灵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尤其是玛法里奥与他的这几位同伴。

“这次我们相处的时间不会太久，所以我会加快速度，在一天之内将技能传授给你——”

“绝对不行！”影歌队长不假思索地出言反对，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接到的命令是——”

林地之主和蔼地笑着跑向他，当加洛德看到塞纳留斯跑到面前时，脸色变得煞白。

“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保护他的安全。只要你们的指挥官需要他，他就会立即回去。我不会害你无法交差的，加洛德。”

队长立即把嘴巴闭得严严实实，显然他也在为刚才贸然打断塞纳留斯的话感到有些后怕。

“回去做你的事吧，我会确保玛法里奥平安回去。”

听他们一来一回的交谈，玛法里奥觉得自己就像个孩子，不过半神的话正对加洛德的心思，他冲着塞纳留斯点了点头，又鞠了一躬：“遵命，大人。”

“我可不是你的大人，暗夜精灵。我只是塞纳留斯！快带上我的祝福回去吧！”

卫兵队长临走前又敬畏地看了玛法里奥跟他的导师一眼，接着调转豹头，朝精灵大军的方向跑去。

塞纳留斯转身看着身边的学生：“瑟罗杉，我们的训练必须马上开始。”半神的表情变得严厉。“要想拯救这个世界，不让它毁在恶魔手里，必须尽快掌握所有知识，全力以赴……”

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样决定全力以赴抗击燃烧军团的生灵正在龙类的领地上空翱翔，俯瞰同伴们定居的这片山岭，寻觅着他们的踪迹。

在这场漫长的飞行途中，考雷斯特拉兹想了很多。近来巨龙们全都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龙类虽然很少过问凡间事务，但也从不会这么安静。至今没有任何一条巨龙回应过他的呼唤，就连他挚爱的配偶阿莱克丝塔萨也没有理会。

他担心恶魔们已经对他的同伴们下了毒手，尽管他不相信对方有这种实力，可眼下的局面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种最坏的可能性。他甚至有些怀念克拉苏斯，有他在身边，总有个能听他倾诉这些心事的人。

说起克拉苏斯，那家伙也真是神秘莫测得很，居然能得到阿莱克丝塔萨的尊重。关于他的身份，考雷斯特拉兹如今已经渐渐排除了各种推测。红龙女王对待他的态度与对待伴侣无异，可事情绝不会是那样的——除非……

不……不会的。巨龙一边翱翔，一边否认了这种猜想，这也太天马行空了……

但此时他想不到别的解释。

他打算找阿莱克丝塔萨问个明白。考雷斯特拉兹倾斜身体，在空中转了个弯，飞向那座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的云中山峰。然而跟以往不同，这里居然没有哨兵站岗，似乎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红色巨龙降落在高处的一个山洞口，那里是通向圣殿内室的主要入口之一。刚一着地，他就立即四下张望，想看看有没有其他同伴，但附近还是一片死寂。

他将龙翼收起，继续迈步向前，突然撞上了某种看似无形，无法被任何感官感知到的力量，空气似乎也在他面前如黏稠的蜜糖般凝结了起来。考雷斯特拉兹打定主意，决定硬撞过去，就像撞穿对手的身体那样。

渐渐地，他总算能向前移动了，但在他前进的同时，那堵墙也朝他铺天盖地地压过来，压得他喘不过气，视线也仿佛进入了水底世界，可他仍然没有退缩。

毫无征兆地，那障碍物居然真被他撞穿了。

耳畔突然响起各种声响，由于没有任何遮挡，他随着惯性朝前跌倒，眼看头部就要撞在地上，幸好有一双巨大的爪子将他扶住。

“你总算回来了。”有个低沉的声音隆隆说道，“我们都很担心你，年轻人。”

说话的是阿莱克丝塔萨最年长的配偶——泰兰纳斯特拉兹。他将考雷斯特拉兹扶了起来，狭窄的龙头满是关切。在他身后的一条条通道中有无数巨龙往来行走——最令考雷斯特拉兹意外的是，这里不仅有红龙，还有蓝、绿和青铜等各色龙类，看上去每条龙都神色匆匆，分外忙碌，像是在共同执行着什么任务。

“阿莱克丝塔萨，她——”

“她很好，考雷斯特拉兹。女王陛下说只要你一回来就立即找你……”雄龙说着朝他背上看了一眼，像是在寻找什么。“还有克拉苏斯谈谈，但看来他没跟你一起回来。”

“他走不开。”

“那你岂不是——”

考雷斯特拉兹将翅膀一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能让我们感觉还在对方身旁。尽管这个办法称不上完美，但我们都已经尽了力。”

“有趣……”

“泰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其他军团的龙类怎么也来了？”

那条年长的巨龙表情复杂地回答：“阿莱克丝塔萨说会亲自对你解释一切，我不愿意违抗她的命令。”

“那好。”

在泰兰纳斯特拉兹的带领下，考雷斯特拉兹朝着红龙军团的巢穴深处走去。从其他飞龙身旁走过时，他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几眼。绿龙们动作敏捷，犹如飞掠的暗影，令人目不暇接。更让人惊奇的是，他们都闭着眼睛，看起来像在梦游。诺兹多姆领导的青铜龙军团乍看一动不动，可眨眼间就能移动到别处。蓝龙们姿势各异，移动身体的同时还在使用魔法，到处飞来飞去。考雷斯特拉兹注视得越久，就越欣赏红龙稳健而可靠的性情。每当它们移动时，总是路径清晰，从一个位置冲向另一个位置，不仅能让他看清行踪，还能感受到每次呼吸。

当然，就公平而言，这群新来的其他龙类想必也跟他一样，眼中只有各自军团的长处。

颜色各异的许多条巨龙全都被同时容纳在这里。考雷斯特拉兹突然想道，难道我的同族如今就只剩下这些了吗？若是把暗夜精灵和矮人这两个低等种族全都集结在这片山中，肯定会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龙类聚集在这里却还显得有些宽敞。

考雷斯特拉兹又想起了燃烧军团无穷无尽的恶魔大军，龙类真有力量跟他们对抗吗？

但当他们走进下一间内室时，此前的忧虑立即烟消云散。红龙女王就在里面等着他，一见到她，雄龙立即觉得平静而安心。女王将目光投在他身上，考雷斯特拉兹立即找回了自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生命女王绝不会放任不管。

“考雷斯特拉兹……我的爱人。”她用眼神表达出短短一句话中蕴藏的所有爱意。在低等种族眼里，龙类只是凶残的猛兽，但考雷斯特拉兹同类的情感却炽烈如火，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我的女王，我的生命。”他俯首对女王表达敬意。

“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危。”

“我也担心你们。我发出的呼唤都没能得到回应，不知你们为什么突然沉默不语。”

“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身材庞大的雌龙回答道。她全身皮肤光滑，体重却超出了配偶们的一半。正如所有守护巨龙，她也有着无边的力量，就算是她的伴侣们也无法跟她相比。“最重要的是要守住秘密。”

“秘密？什么秘密？”

她端详着他问道：“克拉苏斯没跟你一起回来吗？”

考雷斯特拉兹发现她对那位法师的关切不亚于自己。“他决定留下，并用一种法术确保我们在分开时彼此的身体不用忍受太大折磨……”

女王长满龙鳞的脸上露出笑意：“他当然能做到。”

考雷斯特拉兹本想继续追问克拉苏斯的身份，这时，又有一条巨龙从右边的入口走进这间洞顶高耸的内室，考雷斯特拉兹讶异地看着他。

“所有龙类都必须参加这个仪式。”黑色巨龙的声音中满带威严，像一座濒临喷发的火山。“我的军团已经完成任务，其他军团应该也一样。”

耐萨里奥占满了内室另一侧的空间，只有他在体形和力量上可以跟阿莱克丝塔萨媲美，但大地守护者这紧张的模样真让考雷斯特拉兹觉得有些不适。

“我最后一位配偶也到了。”阿莱克丝塔萨说着转过身。“青铜龙军团已经赶到，虽然诺兹多姆没来，但有别的青铜龙带来了他的精华。也就是说，诺兹多姆将会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如今只有克拉苏斯一人缺席，不知影响大不大？”

通体乌黑的巨龙把头一偏，考雷斯特拉兹从前还真没见过如此密密麻麻的龙齿。“只有一条龙缺席……应该没有太大妨碍。”

“关于什么的仪式？”年轻的雄龙大胆问道。

“恶魔们已经开启了时空通道。”阿莱克丝塔萨说，“他们再次潮水般地涌向这个世界，战斗力也在与日俱增。”

考雷斯特拉兹想象着那些凶残的大军，不知他们今时今日已经壮大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才行！”

“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耐萨里奥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世界的生死存亡全都寄托在那上面。”

“什么办法？”

“耐萨里奥会展示给你看的。”

黑色巨龙点点头，闭上双眼，接着，在他面前有光芒闪过，一股惊人的力量触碰着考雷斯特拉兹的魔法感官，仿佛有上千条巨龙突然冲进内室。

就在这时，一个平淡无奇的金色小圆盘浮现在半空中，盘旋在几条巨龙的视线下方。考雷斯特拉兹不知这圆盘究竟有什么玄妙之处，可他知道，它绝对不像看起来那么普通。

大地守护者睁开眼睛，脸上带着狂喜。考雷斯特拉兹看得出，耐萨里奥对自己的杰作满意极了。

“看清楚，这个小东西不仅能够击退恶魔！”黑色巨龙发出雷霆般的咆哮，“还能净化四方土地！”

小圆盘发出耀眼的光芒，不再那么平淡无奇。此时此刻，年轻的红色雄龙能够清楚地感应到圆盘中暗藏的力量……同时也明白了连阿莱克丝塔萨也会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东西上的原因。

“看清楚，”耐萨里奥骄傲地宣布，“这就是巨龙之魂。”

第五章

瓦罗森队长不是会轻易受到暗影和噪音干扰的人，他总是会沉着应对。这位脸上有疤的战士仿佛是为战斗而生，纵使智谋过人，他却从不喜欢担任其他角色。他既不想成为国王，也无心和女王结成伴侣，尽管那会拉近他与艾萨拉之间的关系。平日里他只是满足于以女王的名义指挥军队四处征战，至于政治层面上的事务，他都愿意交给萨维斯处理。跟瓦罗森比起来，萨维斯精通权术，并且享受周旋其中的感觉。

最近这段时间，瓦罗森却被迫要多花些心思在权谋的事情上，这一切都要归因于那位死而复生的同僚——萨维斯。伟大的萨格拉斯用神奇的力量复活了女王昔日的顾问，使他再次指引着上层精灵们的意志。这原本不该让瓦罗森感到苦恼，可萨维斯改变了太多，女王却没能看清他的这些变化。瓦罗森认定，这位顾问——或者说从前的顾问——并没有把女王的荣辱放在心上，而是另有打算。在瓦罗森看来，无论对燃烧军团的统治者们多么尽忠职守，他身为女王仆从的身份永远不会改变。

“卫兵队长阁下还真是兢兢业业，就算不当值时也会在大厅巡查。”

瓦罗森吓得跳起脚来，可很快他就责怪自己不该表现得这么慌乱。•

萨维斯从暗影里冲出，站在精灵面前。他走路时，蹄子踩得大理石地面噼啪作响，鼻孔也会向外喷气。阿克蒙德称呼他为萨特，意思是深受萨格拉斯庇佑的仆人。在他突兀的眉骨下方有两只极不自然的假眼，看起来直愣愣的，没有焦点，看得瓦罗森浑身发毛。

“萨格拉斯认为你很有前途，瓦罗森队长。但凡被他看中的人，肯定都会得到重用，有朝一日你会当上军团指挥官，跟玛诺洛斯——不——应该说是跟阿克蒙德平起平坐！”

瓦罗森想象出这样一幅场景，他统领着一群恶魔大军，剑锋一指，手下的爪牙们立即朝敌人扑去。他用铁蹄践踏那些与主人为敌的渺小杂碎，心中油然生出对萨格拉斯的景仰与崇拜。

“这是我的荣幸。”卫兵队长小声说。

萨维斯微笑着说：“也是我们的荣幸……要是能尽快美梦成真，我们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不是吗？”

“这是自然。”

长着蹄子的萨维斯倾斜身体靠在他身旁，几乎跟他脸挨着脸，双目像是要把瓦罗森吸进去，既充满诱惑，又令人不安：“你可以用更加适合你的方式来为他尽忠，成为军团指挥官指日可待……”

卫兵队长兴奋起来，脑海中想象着自己将以女王陛下和萨格拉斯的名义率军征杀，重挫敌人，让对手尸横遍野。

但是当瓦罗森队长想到这些时，他却看不清自己的样貌。他努力把自己想象成诗中描写的骁勇战将，身披铠甲，手持利剑……可涌现在脑海中的形象却与之恰恰相反。

那形象如同萨维斯的翻版。

这个念头总算让他醒过神来，挣脱了顾问的目光。“很抱歉，大人，我还有任务在身。”

那双假眼微微闪光，萨维斯礼貌地点点头，把手一挥，示意他可以离去。“好的，瓦罗森队长，忙你的去吧！”

瓦罗森仓皇而逃，尽管这似乎会让那个头上长角的身影感到不受尊重。他加快步伐，头也不回，握紧手中的佩剑，像是随时准备拔剑杀敌。等到他确定已经将萨维斯远远地甩在身后时，才慢下脚步。

但即便是在此时，萨特的花言巧语仍然萦绕在他的耳畔……瓦罗森知道，就算他能够看穿对方的把戏，还是难保不会有其他人落入圈套。

夜色笼罩着拉文凯斯领主的大军。此时，艾露恩的追随者们已经深入到暗夜精灵身边，准备为他们赐福。尽管这群女祭司戎装在身，还是能给士兵们带去温暖与安慰。月神始终在天上注视着她挚爱的子民，赐予他们力量与信心。

别看泰兰德表面上淡若清风，内心深处却时常感受不到她带给其他兄弟姐妹们的平静与勇气。高阶祭司认为她深受月神的眷顾，但是泰兰德却感觉不到那么伟大的力量。倘若月神真的选中了她，那一定是忘了将这消息说给她听。

最后一缕日光也隐没在地平线上。泰兰德加快速度，她知道号角声马上就会响起，大军将立即向辛艾萨莉进发。在为另一名士兵赐福后，她迈开大步，走向等在不远处的夜刃豹。

当她准备翻身跨上坐骑时，有人挡在她面前。她本能地伸出手抵住他的胸口——却被来人抓紧了手腕。

泰兰德抬起头，心脏欢快地跳动，随后才看清那人穿着深色的军服，脑后扎着马尾。

更明显的是那琥珀色的双眸。

“伊利丹……”

“当然，我非常感激你的赐福。”伊利丹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更喜欢跟你近距离接触。”

泰兰德脸色变深，却不是出于伊利丹认为的原因。玛法里奥的双胞胎弟弟仍然轻轻握着她的手腕，身体向她靠近。

“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泰兰德！我一直在找你，如今局势变得太快，我们不能再犹豫不决。”

泰兰德紧张起来，她知道伊利丹想要问什么——或是要对她说什么话，然而她不想跟他谈论这些事，于是缩回了手。

伊利丹的脸色变得淡漠，他看出了她这反应背后的意思。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泰兰德挤出这几个字来，试图安抚他。

“是太晚了才对吧？”那勉强的笑容又出现了，在泰兰德眼里显得有些虚伪做作，像带着一张面具。伊利丹的脸色很快就平复下来：“是我太过心急，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一直在忙着治疗伤员，我会找个合适的时机再来找你。”

说完，他便朝夜刃豹走去，一位身穿拉文凯斯家族军装的卫兵正在那里等他。伊利丹跨上坐骑，跟着护卫离开了，头也没回。

泰兰德此时的心情比之前更加烦躁，转身面朝黑豹，就在她要跨上去时，又有另一个人出现在她面前。不过这个人的到来却不会让她忧心。

“萨满祭司，恕我打扰了。”

泰兰德展颜一笑，友善地和兽人打着招呼：“我随时欢迎你来找我，布洛克斯加。”

只有泰兰德得到过这位兽人的允许，能够称呼他的全名。至于其他人，包括拉文凯斯领主在内，都只能叫他布洛克斯。兽人虽然身高比她矮一头，身材却是她的三倍，非常魁梧，全身都是肌肉。泰兰德曾经亲眼见他骑在大猫背上，英勇无畏地冲杀在敌阵中，但每当他来到她身边时总会表现出充分的尊重，寻求她的赐福。

泰兰德料想兽人这次来找她的目的也是要得到祝福，便伸出手触摸他的胸膛。布洛克斯先是一惊，却没有抗拒。

“愿月神指引你的灵魂，愿她赐予你无形的力量……”她轻声说了几秒，将祝福语完整说完。大多数女祭司都跟其余的暗夜精灵一样，对这位面貌丑陋的兽人感到厌恶，可是在泰兰德眼里，他也是理应得到月神庇佑的生灵，与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利。

等她说完之后，布洛克斯感激地低下头，小声说：“我不配得到这样的祝福，萨满祭司，我来找你也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不是吗？”

那张满口獠牙的宽脸上流露出了懊悔的神色。“萨满祭司……我的内心感到很不安，我要向你坦白。”

“请说。”

“萨满祭司，我一直都在期盼着死期的到来。”

他说完抿起嘴唇，等待泰兰德消化他说的这句话。“你的意思是，你一直都想自杀？”

布洛克斯挺起腰板，脸色一下子暗了下来。“我是一名兽人战士！绝不会把匕首插进自己的胸口！”他的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愤怒的神色很快就被羞愧取代。“但我确实想引别人用武器来结束我的性命。”

于是布洛克斯一五一十地向女祭司讲述了他们对抗恶魔的那场战争，以及他和战友们是如何死守阵地，等待援军赶到的。泰兰德得知那些兽人接连倒下，直到只剩下这位老兵一个人。正是由于布洛克斯等人的顽强抵抗，才扭转了战斗的败局，可他却深深地陷在内疚中，想不通为何只有他一人独活。

那场战争很快便宣告结束，布洛克斯也没能找到弥补他那“弥天大错”的机会。当大酋长萨尔主动让他去调查异象时，他便将那视作灵魂的召唤，总算能结束他的痛苦。

可在那场意外中丧生的却是与他同行的年轻战友，这让布洛克斯心头的重担变得越发沉重。接着，传来了燃烧军团入侵卡利姆多的消息，兽人再次希望能借此赎罪。他与敌人浴血奋战，总是拼杀在战斗的最前线，希望能在跟敌人的对决中英勇就义。不幸的是，布洛克斯太过勇猛，杀死许多恶魔后，他也只是受了点皮肉伤。

然而，当这位兽人老兵随大军出征苏拉玛城时，他终于开始意识到自己犯下的是另一宗罪孽。他想明白了，他不该因为没能和战友们共同赴死而感到内疚，反倒是……周围所有人都在为生命而战，只有他渴望逃向死神。他的战斗动机与对抗燃烧军团的所有人比起来截然相反。

“我对英勇战死的下场欣然接受——这样的结局对兽人来说无上光荣，萨满祭司——可是所有人都在与邪恶势力抗争，只为保护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我却一心想要寻死，还可能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真是太惭愧了。”

泰兰德专注地望着兽人的双眼。虽然暗夜精灵只把他看成野蛮的畜生，可他却再次出言深刻，令人刮目相看。女祭司伸手抚摸他粗糙的脸颊，嘴角微微上扬。他的族人总喜欢以貌取人，真是傲慢得可以。

“你不必对我忏悔，布洛克斯加。你已经诚心内省，你的灵魂与艾露恩都会听见。他们一定知道你已经领悟了其中的真意，也会原谅你从前错误的想法。”

兽人喃喃地嘀咕了一句，然后出人意料地亲吻了她的手。“还是要谢谢你，萨满祭司。”

一时间，号角齐鸣，泰兰德迅速抬起手，轻轻按在兽人的额头上，对他赐予简短的祝福：“无论这场战争会让你遇到什么，布洛克斯加，月神将会永远守护你的灵魂。”

“谢谢，萨满祭司。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布洛克斯尊敬地举起战斧，随后小跑着离去。泰兰德目送兽人的背影渐渐消失，这才注意到祭司们已经发出了召唤她的信号。她必须尽快率领战队赶去与大军汇合，勇敢地踏上艾露恩为她指明的道路。

她深知，等待她的不只是即将打响的战争而已。

“精灵们又从西北方向的两处聚居区增派了援军。”罗宁骑在黑豹背上与克拉苏斯开始交谈。“听说来了五百人。”

“燃烧军团用不了几个小时就能集结那么多援军。”

红发法师尖酸地看了他昔日的导师一眼。“既然败局已定，又何必白费力气？不如舒舒服服地坐在草地上，等着恶魔把我们的肚子剖开。”说完，又故作惊讶地说，“噢，不对！事情不是那么发生的！暗夜精灵反击了——还打了胜仗！”

“安静点！”克拉苏斯呵斥道，毫不客气地瞪了人类一眼。“我没说增派援军不是好事，只是指出事实。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由于我们的出现和异象的存在，历史未必会沿着从前的轨迹重演！燃烧军团很有可能打赢这场仗……一切都将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样子。”

“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绝对不会！”

“罗宁，站在永恒的角度看事物，无论是温雷萨还是你那尚未降生的双胞胎，他们的命运都算不了什么。不过我一定会为他们战斗到底，就像为我军团的未来那样奋不顾身。即便在我们打赢战争之后，未来也是祸福难料……”

罗宁沉默了。和巨龙法师一样，他也明白红龙军团将会遭受怎样的厄运。就算燃烧军团暂时失败，巨龙也会损失惨重。毁灭者死亡之翼将会帮助兽人控制他们，是克拉苏斯的红龙同族把它们变为了战争工具。许多飞龙也将无辜牺牲。

“可我们也不能丧失希望。”克拉苏斯补充道，目光飘向远方。“为了守住希望，我也不能让历史发生改变。”

“我只从达拉然的法师们保存的历史资料中对过去有些了解，克拉苏斯。你活了这么久，肯定亲身经历过——”

面容憔悴、相貌酷似精灵的巨龙法师轻声说：“你从书本中获得的知识说不定要比我这凌乱的记忆还要准确。我认为是诺兹多姆干扰了我的思想，尽管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项任务，却使我无力全部吸收，其他记忆损失了不少。”正是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对克拉苏斯发出了召唤，让他意识到了这场危机。那条色如黄沙的巨龙在这紧要关头却与他们断了联系，克拉苏斯担心他恐怕被异象困住了。“我恐怕再也无法清楚地回忆起这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那缺失的记忆让我对结果更加不确定。”

“那么我们就全力以赴，期盼最好的结果吧。”

“就像所有人在历史上那场战争中表现的那样。”

长胡子的人类庄严地点了点头：“我很认同。”

精灵大军马不停蹄地向前进发，大多数士兵看起来斗志昂扬，因为敌人似乎并不急着跟他们兵刃相接。克拉苏斯的耳朵比周围所有生物都要敏锐，他听

说那群恶魔总爱对毫无准备的无辜平民下手，制造毁灭与死亡的浩劫。每当恶魔跟有组织的抵抗军正面交锋时，总会损失惨重。有些人甚至据此推测，如果暗夜精灵在第一场战斗结束后就将燃烧军团赶回辛艾萨莉，而不是鸣锣收兵、积聚实力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很可能早就结束了。

这样的言论深深地困扰着克拉苏斯：满怀信心上阵杀敌是好事，但自大轻敌无疑是自掘坟墓。暗夜精灵必须清楚，燃烧军团就是死神的化身。

想到这里，他凝视着那位看起来似乎对这一切甚是了解的暗夜精灵。克拉苏斯记得玛法里奥会是赢得这场战斗的关键人物，可惜那段记忆也已模糊不清。玛法里奥是首批德鲁伊之一，尽管并非是唯一的一个。巨龙法师料定，必须豁出全力护他周全。

在长夜已经过去大半的时候，斥候们突然从东南方向返回。拉文凯斯领主组织了一支骑兵先锋军，以便及时获得最新战报。

三名暗夜精灵看起来相当狼狈，显然是骑在夜刃豹身上全速奔跑了很长时间，那几头黑豹也累得直喘粗气。精灵们大汗淋漓，衣服上沾满了污垢，停下来喝了口水，就忙不迭地汇报着自己的发现。

“有一小股恶魔正在有组织地经过蒂亚鲁地区，大人。”高阶斥候说道，“我们发现了黑烟和大火，还有逃亡的难民。”

“大概有多少敌人？”

“很难判断，但绝不是主力军。”

拉文凯斯摸着胡须，若有所思地说：“难民们要逃往什么地方？”

“似乎是哈鲁玛，大人，但他们恐怕到不了那里，恶魔们追得很紧。”

“我们现在赶去还来得及吗？”

“要是够快的话，应该可以。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贵族抬起一只手，向身边的副官示意。“拿地图来。”

副官立即照做，拉文凯斯领主缓缓展开地图，命令斥候们指出那群难民和燃烧军团所在的位置，看清之后点点头说：“必须加快步伐，准备在天亮时截住他们。反正那也不会偏离前往辛艾萨莉的大方向，中间稍稍绕场一段路没什么大碍。”

“特别是我们，也许还能救下一些无辜者。”罗宁小声对布洛克斯说道。

克拉苏斯凑上前问：“你们注意到那些恶魔了吗？他们长什么样？”

“大多数都是邪能卫兵。”

另一位斥候补充道：“我还看见了几只恶魔犬，还有一个长着翅膀的怪物，是末日守卫。”

巨龙法师皱起眉头。“倒是不难对付。”

“他们肯定被战斗的狂热冲昏头了。”拉文凯斯领主宣布，“那么我们就给他们上一课，让他们学会克制的好处……但那些畜生也活不久了，学不学都一样。”说完，他便面朝军官们下达命令：“全体将士听令！我们这就去会会他们！”

暗夜精灵大军立即调转方向，迫不及待地向前进发，不仅急于拯救自己的族人，也渴望赢得远征中的第一场胜利。

伊利丹率领月之守卫在大军中四处奔走，艾露恩姐妹会的成员们也是一样，竭力为战友们提供帮助，无论是治疗伤兵还是上阵杀敌都不在话下。作为这支军队中仅有的三名外来者，罗宁、伊利丹和布洛克斯时刻待在一起，那两位法师已经商定，等到战斗正式打响时，将由罗宁负责监视伊利丹，以防他冲动行事。

玛法里奥也在他们身边，拉文凯斯领主还没决定该怎样发挥他那过人的实力。他安排影歌队长的战队保护着他们四人，尤其要确保玛法里奥的人身安全，让他自行决定应对恶魔的策略。

玛法里奥跟塞纳留斯学了一整天，随后又彻夜疾奔，赶回与大军会合，此时早已疲惫不堪。半神向他传授了如何更好驾驭自然之力的方法，他希望能在暗夜精灵和燃烧军团开战之前有机会实践一下。

朝阳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但很快又被低矮厚重的云层遮住，这样的天气真是帮忙。克拉苏斯和罗宁为自己和布洛克斯施了魔法，以便让他们的眼睛尽快适应光线的变化，虽然大多数精灵士兵只能依靠眼睛的自然调节。有浓云助阵，总算让这习惯昼伏夜出的种族松了口气，也让他们的士气变得更旺，对即将打响的大战满怀信心。

斥候们继续往来传达情报，那群恶魔眼看就要追上精灵难民，但还未得手。拉文凯斯领主闻讯大喜，催促士兵们加快脚步，还派出更大规模的骑兵队，打算给燃烧军团来个双面夹击。

当贵族听说他们已经横在难民和恶魔中间时，他便下令让士兵们鸣响号角，所有人准备迎敌。

翻过几座小山丘后，暗夜精灵终于遇见了敌人。

凶残的恶魔一路上无恶不作，大地满目疮痍，生灵尽皆殒命。克拉苏斯曾经骑在考雷斯特拉兹背上亲眼见证过这一切，看着无边无际的荒凉从身下掠过，这番恐怖的场景令守军们更加坚定了要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

“正如斥候们报告的那样，”黑鸦堡垒的主人小声说着拔出长剑。“情况对我们有利，现在我们就来教教他们，践踏我们的家园是多么愚蠢至极！”

克拉苏斯静静地观察着，尽管这支精灵大军很强大，却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大人，还是要谨慎行事……”

但拉文凯斯哪里听得进去，将手中的利剑一挥，军中顿时响起号角声。

暗夜精灵嘶喊着冲向恶魔。

面对突然发难的强敌，燃烧军团却是不慌不乱。这群全副武装的恶魔大声狂吼，恨不得让卡利姆多大地被敌人的鲜血染红。他们放弃对难民的追赶，转而朝精灵的方向扑了过来。

精灵大军弓弦绷紧，万箭齐射，无数只箭矢仿佛尖啸的女妖，纷纷射入恶魔军阵，钉穿了那群怪物的喉咙、四肢和头颅，一时间死伤无数，后面的敌人被迫放慢速度，从同伴身上踏过。

一道金色的闪电击中了敌军中央，将那名邪能卫兵打得东倒西歪，血肉溅落到身边的恶魔身上。克拉苏斯回头看向左侧，看见伊利丹正在哈哈大笑，庆贺自己的首攻大获成功。这位年轻的法师立即命令几名月之守卫像之前对抗燃烧军团那样排出阵形，打算把他们的法力全都汇集到自己身上。

克拉苏斯皱起眉，这样的战术会导致为他提供力量的那些人格外虚弱，万一伊利丹稍有疏忽，拿捏不了分寸，就会使他的同伴们无力抵抗艾瑞达术士的攻击。

巨龙法师此时顾不上担心玛法里奥的弟弟会做出什么蠢事，必须集中全力对付敌人。于是他在与考雷斯特拉兹分别后第一次施放法术。他也不知道这会引发什么后果，但当他感觉到法力在体内升腾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一阵可怕的狂风从恶魔军阵中央席卷而过，把好几个长角的战士撞到一起，甚至让他们用武器对准彼此，自相残杀。

这种混乱局面却给暗夜精灵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先锋军冲到恶魔们面前，挥刃便砍。燃烧军团的先头部队变得毫无秩序，邪能卫兵大批倒下，甚至无力重整队伍。

随着又一批箭矢从天而降，恶魔们节节败退。没过几分钟，地上就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克拉苏斯这时应该感到满怀信心才是，可他隐隐觉得这场仗打得太顺利了，燃烧军团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不堪一击过。

他也没有跟同伴们表达过这份担忧。布洛克斯这时已经冲到前面，骑在黑豹背上，左右挥砍着他那把巨大的战斧。斧刃落下之处，敌人尸首分离，伴随着那绿皮战士的呐喊，恶魔的脑袋到处乱飞。

与此同时，罗宁也在施法，他那强大的法力甚至让克拉苏斯心生嫉妒。恶魔们身上燃着绿色的保护性火焰，而法师却用法术把它们变成了真正的大火，让敌人被自身的烈焰焚烧。只见他们一个接一个跌倒在地，眨眼间化为灰烬，剩下遍地的盔甲残片。在守军当中，罗宁的脸色最为阴沉，想必是一直在挂心他的妻子和尚未出世的两个孩子，这场战争决定着他们的未来。

玛法里奥在什么地方？起初，这位身材瘦长的法师没有发现德鲁伊的身影，过了一会儿才看见那年轻的精灵在大军后方，坐在坐骑背上闭目敛息。克拉苏斯乍看之下没发现什么异样，但他很快感觉到有股力量正在地面上形成，朝着燃烧军团的方向移动。他本能地在魔法直觉的驱使下追随那股力量前进，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忽然，前面几排恶魔的脚下有根须破土而出，有树根、草根……各种想象得到的根须应有尽有。克拉苏斯明白，玛法里奥不仅能让这些植物在会遭到污染的土地上长出来，还能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生根发芽。

一名长角的恶魔战士脚下一绊，吃惊地大吼一声，向前跌倒的身体刚巧被暗夜精灵手中的利刃刺穿。一只邪能兽巨大的利爪也突然被根须缠住，咆哮着栽倒在地。战场上的恶魔无一例外地倒成一片，连站住都很困难，在根须的缠绕下更是变成了无力反抗的猎物，死伤不计其数。据克拉苏斯观察，这些根须却难不倒暗夜精灵，会自动为他们让出路来，帮助他们斩杀强敌。

恶魔大军这时已经倒下一大半，胜利仿佛唾手可得……克拉苏斯还是无法相信这场仗会赢得如此不费力气。他环顾四周，却没能找到证实自己担忧的证据。

除了有一只长着翅膀的恶魔正在飞入云层。克拉苏斯看着它越飞越高，然后飞快地施放法术。

在那怪物即将消失在云端的一刹那，克拉苏斯的法术击中了他，迷雾像块裹尸布似的缠绕着末日守卫的身体，将翅膀紧紧捆绑在他身后。恶魔奋力挣扎，却无力挣脱。片刻之后，他像一发飞弹对准同伴们重重砸了下去。

克拉苏斯没顾得上沾沾自喜，而是催促坐骑，朝拉文凯斯领主飞奔，希望贵族能注意到自己。可惜拉文凯斯越跑越远，在给麾下的士兵们下达号令。

巨龙法师抬头看着云层。还有机会。如果暗夜精灵能尽快听见他的警告，这场灾难尚能避免。

这时一阵剧痛袭来，克拉苏斯只觉得四肢麻木，无力地瘫倒在黑豹背上。如果不是因为有鞍座支撑，恐怕他已经摔倒地上。这时才意识到，由于自己刚刚疏忽大意，遭到了艾瑞达术士的攻击。

就在克拉苏斯拼命对抗法术的同时，他又抬头望向天空。乌云越积越厚，似乎马上就要从天砸落……

不……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觉。克拉苏斯一边对抗着艾瑞达术士，一边让双眼尽力摆脱那些幻象的干扰。终于，他的目光穿透了恶魔在空中投下的那层迷雾，厚重的云层顷刻消失，真相得以显现。

燃烧军团好像雨点，密密麻麻地落进暗夜精灵大军中。

第六章

眼见魔法发挥了最大的效力，玛法里奥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劲，那些植物似乎过分迫切地迎合着他的欲望，对恶魔格外憎恨。在他无声的诱导下，植物的叶片越长越长，倒不像是根须，而是伸展着触角的海怪。通过施放法术，他帮助士兵们杀死了许多敌人。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敏锐的感官捕捉到了一种保护性的魔法。玛法里奥没有睁开眼睛，跟随直觉找到了魔法的源头，原来并非是在地上，而是在高空中。

深藏在云层中间。

利用塞纳留斯赋予他的力量，德鲁伊深入云巅，想要看清里面暗藏着什么秘密。

玛法里奥在脑海中看见了高高飞翔的成群恶魔。

绝大多数都是末日守卫，看这阵势，必定是从其他战场上调集而来。那些面目可憎的怪物挥舞着凶残的武器，光是看看就能让人毛骨悚然，更别说跟他们交战了。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飞在他们中间的艾瑞达术士，成群结队，浩浩荡荡。术士们没有翅膀，被法术托在空中。看着这些恶魔，玛法里奥意识到一定是有人在维持着这些幻象，让同伴趁乱在暗夜精灵的队伍中寻找薄弱之处。

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在末日守卫和艾瑞达术士身后，真正让玛法里奥震惊的一幕才是最可怕的。那里仿佛有上千辆投石车，高高抛出烈焰巨岩，精准地穿透云层。德鲁伊尽量小心地往前走，以免被术士感应到，总算看清了那些流火飞弹的真面目。

是地狱火。

玛法里奥啪地睁开眼睛，朝身边的人大喊：“注意天空！他们要从天上攻击了！”

他的喊声引起了星眼的注意，可对方显然没有当回事，继续疯狂地屠杀恶魔。玛法里奥骑着黑豹往前奔跑，抓住了一位哨兵。

“快鸣响警报！恶魔要从云层里出击了！”

那个士兵错愕地看着他，不明白他怎么了。天空中仍然弥漫着幻象，任何抬头看天的人都会认为德鲁伊疯了。

终于，玛法里奥在战场上发现了那个脸色苍白的神秘法师，他正像一只无头苍蝇似的大喊着。在他们目光交汇的一瞬间，两人都看懂了对方眼中的急迫。克拉苏斯伸出手，却没有指向拉文凯斯，而是指着伊利丹。玛法里奥点点头，立即领会了他的意思：他是要德鲁伊赶紧去找伊利丹求援，只有他才能迅速应对上空的威胁。

“伊利丹！”玛法里奥站在黑豹背上高喊，希望他的双胞胎弟弟能够看见自己。可伊利丹这时只顾施法，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境地。

玛法里奥聚精会神，请求疾风的帮助，随后加倍努力，用手指加以指引，摸了自己的脸颊两下。

他的弟弟也突然抬手摸脸，原来是疾风模仿了玛法里奥的动作。伊利丹转过头，看见了哥哥。

玛法里奥用手指天，向他投去一个警告的眼神。伊利丹刚想把头转回去，发现玛法里奥满脸气愤，怒目圆睁，这才抬起头来。

就在这一刻，第一个恶魔从幻象中乍现。

艾瑞达术士在现身的一刹那便立即施放法术，席卷了暗夜精灵的阵线。沉重的雨滴砸在士兵们身上，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直到他们意识到盔甲和血肉已被烧穿。被击中的精灵凄厉地喊叫着，被倾盆大雨淋得无处可躲。有些人的脸已经被烧得变了形，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

玛法里奥再次与疾风交谈，祈求风力能将这场大雨吹远。同时，他感觉到伊利丹和月之守卫也开始施放法术。

一位术士尖叫着炸开了花，旁边的一位末日守卫也倒了下去。可是当暗夜精灵法师们对其他敌人动手时，攻击却遭到了一道无形结界的阻挡。

德鲁伊召唤的强风吹远了瓢泼大雨，可伤害已经无可挽回，守军的队伍彻底乱了套。

随后地狱火从空中砸落。

地狱火的一波攻势在空中瓦解，其中两个发生爆炸，另外几个突然朝各个方向胡乱弹射，没能击中暗夜精灵。一道蓝色闪电先后迅速地击穿了三只恶魔。

虽然法师们和德鲁伊都在奋力施法，但从空中砸落的地狱火实在太多。一个恶魔掉在溃不成军的战线中央，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就算十几辆投石车的威力也不及一只恶魔破坏力的十分之一。暗夜精灵犹如风中残叶，随风散落，不少人被随后的冲击波击倒，立即遭到了邪能卫兵的偷袭。

混乱中，地狱火不断落下，暗夜精灵的先锋部队变得全无阵型。更糟糕的是，那些地狱火把地面砸出了一个个滋滋冒烟的大坑，接着从坑中钻出，朝精灵们冲去。

玛法里奥召唤出的那些粗壮根须在这群地狱火面前毫无作用，三两下就被敌人撕碎了。这些身上燃着熊熊烈焰的巨兽恣意冲撞着暗夜精灵，所经之处狼藉一片。

这时，一名倒地士兵手中的长矛突然飞到空中，亮起蓝色的火光，径直飞向面前的地狱火，把那大家伙也吓得愣住了。在飞行途中，矛身越变越长，矛头也越变越尖，锐利得犹如钢针，精准无误地击中目标。

这一切快得令人眼花缭乱，起初甚至连恶魔也没意识到自己要死了。巨兽张着大嘴喘着粗气，疯狂地扭动着身体。在魔法的驱动下继续向上飞窜的长矛阻挡住了恶魔继续向前的攻势。

巨大的地狱火朝着反方向摔落，仿佛是个软弱无力的婴儿。长矛继续加速，在另一个地狱火刚刚从坑中爬出的瞬间将它钉穿，那怪物瞪着眼睛，甚至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神奇的长矛速度丝毫不减，这时已经无声无息地穿透了第三只恶魔，然后才停止向前飞行，跟那三具地狱火的尸体一起倒在死人堆里。

玛法里奥看着罗宁眉头紧锁，满意地点了点头。就在战局即将逆转时，北方突然有号角声响起。

“燃烧军团！”克拉苏斯高声大喊，“他们从另一边杀过来了！”

可怕的真相终于显现。一支燃烧军团大军不知打哪儿冒了出来，从北方杀向他们。那些恶魔如同从天而降的敌人，被法术隐匿了行踪，这时才如同蚂蚁大军蜂拥而出。暗夜精灵英勇战斗，可他们那早已支离破碎的战线哪里还经得起新的冲击。

恶魔们精心设下了这个陷阱，利用了暗夜精灵的傲慢。拉文凯斯领主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想借助这场胜利激发士气，却没想到落入敌人的圈套，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撤退吧！”罗宁说。“先保存实力再说！”

一开始，拉文凯斯领主似乎不愿意采纳他的建议，没有发出撤军的信号，任凭恶魔步步紧逼，地狱火不断砸在暗夜精灵的头上，艾瑞达术士相互掩护着施放出一道道邪恶的魔法。玛法里奥和他的同伴们无力反击，只能拼了命地反弹那群术士的法术。就连月之守卫也只能顾得上用防御法术保护这支散乱的战队。

撤退的号角声终于响起，可燃烧军团仍然穷追不舍，精灵们每后退一步都要洒下更多鲜血。

“这样不行，损失太大了！”克拉苏斯来到德鲁伊身边，“我们必须跟敌人拉开距离！”

“怎么拉开？”玛法里奥问。

脸形瘦削的法师面色更显阴沉。“我们必须停止对付那群艾瑞达术士，全力抵挡恶魔主力军！”

“那群术士可不会罢手，他们会继续攻击，杀死无数士兵——”

“我们要是按照这样的龟速撤退，伤亡只会更多！”

克拉苏斯说得没错，无论这实话在德鲁伊听来有多么刺耳。邪能卫兵冲撞着暗夜精灵的阵线，凡是被他们击中的都会倒地毙命。反观艾瑞达术士，施法需要时间，尽管伤害也不容小觑，威胁却远不及身边的同党。

“必须让你弟弟效仿我们的做法。”巨龙法师说。

“他不会听的，这不可能。”光是说服伊利丹抬头看天就让他费了不少力气，想要让他按照克拉苏斯说的去做，肯定会更加困难，听起来就很无稽。

“我来吧。”罗宁说，“也许他会听得进我的劝说。”

事实上，伊利丹对这位人类很是崇拜，罗宁精通法术，驾驭魔法的能力要比玛法里奥的双胞胎弟弟强得多，伊利丹几乎把他当成杉度，礼遇有加。

“那就请你尽力而为吧！”克拉苏斯对罗宁说。

红发法师骑着黑豹离开后，玛法里奥问：“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尽全力拉开和敌人的距离。”

德鲁伊原本希望克拉苏斯能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可他知道法师不愿意过多干涉他。只有让每个人都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方法行动，才能取得最佳效果。适合这位年长法师的未必适合玛法里奥。

克拉苏斯无意观察暗夜精灵会采取怎样的做法，对着敌人把手一挥。起初玛法里奥不知他这是在做什么，可很快他就发现那些打头阵的恶魔似乎缩小了一两尺，过了一会儿他才看见那些怪物陷进了脚下突然形成的泥沼中。后面的恶魔则挤在一处，试图从别的地方绕过去。

暗夜精灵没有趁机反攻，而是明智地继续撤退。然而克拉苏斯的法术不可能在战场上到处发挥作用，玛法里奥看见其他地方的恶魔还在继续斩杀守军，他立即弯下腰，再次跟植物们交谈起来，请求它们再用根须帮助他。它们知道植物过分生长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也清楚暗夜精灵离去后，所有植物都会遭到燃烧军团的清洗，却仍然甘愿慷慨相助。

植物们的牺牲精神，让玛法里奥热泪盈眶。他谨慎地施放着魔法，比刚才更为粗壮的根须从地下冒出，在军队后方长成了一片名副其实的森林，那些恶魔只好徒劳地劈斩，就连地狱火也被迫放慢了阵脚。德鲁伊能够感觉到根须上的每一处伤口，可他的法术总算取得了预想中的效果，暗夜精灵和敌人离得越来越远。

这时，又从南边杀出一群骑乘夜刃豹的援军，玛法里奥竟然忘记了这些早先被拉文凯斯派出的士兵。他们人数不多，然而却格外勇猛。几头黑豹已经负伤，骑兵们也是军容不整，却还是对着敌人急奔而去，为步兵们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北面！”克拉苏斯高喊，“注意北面！”

尽管他们离得很远，看不清北面的战事，但玛法里奥和巨龙法师都各有手段。德鲁伊延伸意志，寻求飞鸟和昆虫的帮助。他在周围没有发现鸟类，倒是有几只虫子。即便是再渺小的生物也知道靠近恶魔等同于自寻死路，可凡是听到他召唤的昆虫，全都停止了逃命，愿意充当他的眼线。

借助这独特的视野，很快德鲁伊就看见了战场的另一端，那可怖的场景让他的心直往下沉。在那里，燃烧军团的声势更加浩大，战士们敌众我寡，到处都是被践踏的尸体，在那一张张与他相仿的面孔上，无神的眼睛凝望着杀死他们的凶手。邪能兽把尸体丢来丢去，其他恶魔则在加速消灭敌人。

玛法里奥在周围寻找其他可以利用的动植物，但似乎只找到了昆虫。一阵微风吹过，德鲁伊有了主意——通过昆虫与疾风交谈，直言非常欣赏风的力量，希望它能吹得再猛烈些。

疾风亲切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形成了一场沙尘旋风。在玛法里奥的催促下，沙尘旋风越变越大，就连巨大的恶魔都被映衬得矮了不少。在体积增大的同时，风力也增强了上百倍。

等到风力足够强大之后，便在德鲁伊的指引下，朝冲锋在最前面的恶魔席卷而去。

刚开始，燃烧军团没把这狂风放在眼里……直到几只恶魔被风卷起，活活摔死，周围的同党才开始奔逃，想要摆脱身后追赶的龙卷风。玛法里奥对这些恶魔毫无怜悯，希望他们死得越多越好。

“别高兴得太早了。”克拉苏斯说，“我们的战术只能争取时间，仅此而已。”

对这一点德鲁伊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却没有多说。照此情形，暗夜精灵绝对无力逆转战事，玛法里奥跟其他法师这么做，只是为了保住更多士兵的性命。

玛法里奥还不满足，想要通过那些昆虫的眼睛找到更多对抗恶魔的办法。昆虫们极为勇猛，对着燃烧军团扇动翅膀，让他同时获得了五个方向上的视野，那其中一定会有——

这时，突然有一只虫子被敌人抓住，碾成粉末，惊得德鲁伊大喊一声。另外两只昆虫掉头就跑，但还有两只扭头看去，这让浑身发抖的暗夜精灵看清了是什么人下的杀手。

恶魔中间站着一位深皮肤的身影，比燃烧军团的其余党羽要高出不少。他像巨人似的迈着步伐，镇定自若地指挥着那群凶残的战士，势要将敌人赶尽杀绝。看着他，玛法里奥想起了艾瑞达术士，可那些家伙与他的地位差距就像他们跟地狱火那么悬殊。那恶魔身穿精心制作的肩铠，冷静地观察着暴力的战场，恍如置身事外。只见他松开右手，被他碾死的昆虫粉末洒落一地……然后他转过头，直直地看着其中一只仍被玛法里奥控制的昆虫。

紧跟着进入了德鲁伊的脑海。

看来……是你了。

玛法里奥的脑袋里突然灌进了巨大的压力，仿佛快要冲破脑壳。他想要出声求救，嘴却发不出声音。绝望之下，他想要寻求那恶魔身边一切力量的帮

助，把攻击者的注意力转移开，再晚就来不及了。

地下深处涌起一股力量，最古老坚硬的岩石从地底长眠中惊醒。起初它们很是不悦，不满玛法里奥打扰了它们的清梦，但德鲁伊立即引导它们注视着燃烧军团制造的灾难，注视着破碎的大地。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地底岩石的存在，更想不到原来它们也有直觉。这些岩石如今被唤醒，看清了恶魔的可怕真相——就算是大地也无法从它们手中逃脱，那些恶魔固有的邪恶法力能够消灭一切。世间万物，无论埋藏得有多深，都无法幸免。

连岩石也要遭受毁灭的厄运，燃烧军团所经之处，地下的石头全都失去了知觉。它们和惨死在邪能卫兵刀下的暗夜精灵一样，生命的精华已经消逝。

恶魔死死地捏紧他的头颅，玛法里奥膝盖一软，单膝跪地，再也无力思考。德鲁伊开始感到眼前发黑……

大地剧烈震颤，玛法里奥两条腿都跪了下来。奇怪的是，他脑中的压力好像减轻了不少。

透过那双昆虫的眼睛，玛法里奥看到攻击他的那个恶魔周围的地面猛地裂开，旁边有一个较小的恶魔跌进了缝隙中，接着缝隙迅速闭合。其他恶魔全都落荒而逃，只剩他们那如巨人般伟岸的首领坚守原地。

那庞大的身影冷静如常，可显然也支撑得非常勉强，眼看就要掉进越变越大的地缝里去。恶魔把手伸向一只虫子，但玛法里奥早已命令剩余的两只立即飞远。

在它们逃命的同时，德鲁伊看见那个大块头在身边画出一个圈，形成一个巨大的绿色圆球，帮助主人化解着地震的威力。绿球在空中不断旋转，下方一片混乱，不断有低级恶魔掉进新出现的缝隙中。

那双幽深的眸子在背后注视着那些逃跑的爪牙。

我会找到你的，虫子……

他这话不是对着那些昆虫说的，而是对着玛法里奥。随着敌人从视线中渐渐消失，德鲁伊意识到，等到下次碰面时，他也一定会认出那恶魔的样子。玛法里奥已经猜出对方的身份，他一定就是这支恶魔大军的指挥官之一，阿克蒙德。

一双手抓住了他的肩膀，中断了他与昆虫的联结。玛法里奥本能地以为要被别的恶魔撕成碎片，但放在他肩膀上的那双手却很温柔，声音里充满了关

心。

“我抓住你了，玛法里奥。”泰兰德在他耳畔小声说。

他只有点头的力气，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原先那头夜刃豹的背上，也不知那只野兽怎么样了。泰兰德轻手轻脚地把他扶上她的坐骑，力气大得让玛法里奥有点吃惊。她让玛法里奥坐在他前面，随后命令大猫向前狂奔。

玛法里奥的心仍在狂跳，任由艾露恩的祭司带着他往前跑，沿途目睹了不少惨状。成百上千的士兵正在飞快地翻山越岭，恶魔在他们身后紧紧追赶。大军中时而有火苗窜起，还有法术造成的爆炸，夹杂着暗夜精灵或是恶魔的惨叫声。玛法里奥还看见了风中飘扬着拉文凯斯领主的战旗，却没发现那贵族的身影。

夜刃豹将泰兰德和他带到了安全地带，这时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张张面孔。士兵们不再自信满满，脸上全都写着一个可怕的事实：暗夜精灵或许将在这场战争中输得一败涂地。

他见状，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呻吟，因为泰兰德这时凑到他耳边轻声说：“别怕，玛法里奥……等我们能停下时，我就会立即帮你疗伤。”

德鲁伊费力地转过身望向她。姐妹会的战盔遮住了她的大半张脸，露在外面的部分沾满了泥垢——和血污。但从她英姿飒爽的架势判断，那应该不是她的血。德鲁伊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竟然这么快就适应了战斗，在他的印象中，平日里泰兰德总是娇小柔弱，即便身穿盔甲也无法改变他的看法。

“泰——泰兰德，”德鲁伊总算开口问道，“其他人呢？”

“我见到了布洛克斯加、法师们还有你的弟弟，影歌队长正在像牧羊人似的率领他们撤退。”她在说出最后半句话时浅浅一笑。

“拉文凯斯呢？”

“他还是黑鸦堡垒的主人。”

所以，经历如此惨重的伤亡后，军团背后的核心力量仍然完整。可无论是拉文凯斯还是他那群施法者，都没能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泰兰德——”

“别出声，玛法里奥。鉴于你的遭遇，你现在还能开口说话已经是奇迹了。”

他明白阿克蒙德对他精神造成的冲击肯定非常严重，但却不知她是怎么感觉到的。

泰兰德突然将他抱紧。亲密的接触让玛法里奥感到非常幸福，不过他也紧张得无所适从。

“肯定是艾露恩在保护着你！你身边的很多人都遭遇了不测，连你的坐骑也被撕成了两半，满地血泊中只剩下几根白骨。那真是太可怕了——连你都险些性命不保。”

撕成两半……他的夜刃豹被撕成了两半……在他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除了精神遭受冲击之外，附近肯定还有敌人，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之前发生的那些可怕的场面，真是让他不寒而栗。

玛法里奥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他清楚一点：那位恶魔首领曾经攻击过他，结果被他侥幸逃过了劫难。一方面，他对这样的奇迹心怀感激；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已经被阿克蒙德盯上了。他们注定还会再见。

玛法里奥明白，等到下次再见之时，那恶魔肯定会使出全力，再也不会让他逃脱。

第七章

佩罗萨恩走进自己的房间，感到疲惫极了。为了修复那道传送门，他一刻不停地施法，几乎快要累得昏过去，现在总算能松口气了。在指挥恶魔大军上阵杀敌前，阿克蒙德曾制订了简单的修复方案，以便让伟大的萨格拉斯从传送门中降临。玛诺洛斯只知道一刻不停地命令上层精灵法师们继续施法，哪里会在乎他们是否已经体力不支。然而，他知道，阿克蒙德跟他不一样，如果不让精灵们吃饭休息，他们可能会过早死亡，那势必会导致任务无法完成。他也会催促他们卖力干活，劳逸结合的指挥策略让他们的工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就算是从前的萨维斯顾问也没干得这么出色过。

一想到他从前的主人，佩罗萨恩就情不自禁地扭过头去。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只摆着一张木床、一张书桌和一盏黄铜油灯，所有这些摆设都像是在提醒着他，让他想起跟在阿克蒙德身后出现的那个身影。大多数上层精灵都无法接受那长着两条腿的怪物就是萨维斯的事实。回想当初，虽然女王身边的顾问总是会让他们深陷恐惧，可如今的这幅样貌却让佩罗萨恩噩梦连连。

佩罗萨恩试图甩开脑海中的这些想法，转身朝睡床看了一眼。跟所有人一样，他也无比虔诚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可身为上层精灵，他却不愿意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将就入睡。他怀念自己的私宅和佳偶，与那样的生活真是阔别已久了。玛诺洛斯要求任何人都不得离开皇宫，在这一点上，他和阿克蒙德观点一致。因此，法师们只能暂且找个地方休息——比如卫兵军官曾经住过的房间。瓦罗森队长自愿将这几个房间让给他们居住，但佩罗萨恩发誓，他在那脸上有疤的士兵脸上看见了不怀好意的笑容。瓦罗森跟他的手下们早就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如今为了修复传送门必须克服种种不适，仿佛正对那群家伙的胃口。

倘若燃烧军团之主真能降临，再多的付出也是值得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污点将得到净化，只有艾萨拉女王陛下最为完美的臣民——上层精灵才会活下来。佩罗萨恩将跟许多同伴一样，在这片崭新的净土上共同创造出一个甚至在世人的梦想中都未出现过的极乐天堂。

在那之后，当然还会有更多工作要做。关于这一点，女王已经事先解释过，燃烧军团必须把一切不该存在的败笔全部抹除干净，让这个世界从灰烬中重生。上层精灵肩负着重大职责，但也会获得无可限量的回报。

佩罗萨恩发出一声悲壮的叹息，在硬板床上坐了下来。等他们创造出了天堂之后，他最想要的就是一张舒适的软床。

他刚想把头靠到一团灰色的充当枕头的东西上，突然，有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这么多的牺牲……这么多不必要的苦难……”

佩罗萨恩愣住了，再次回头看去，可房间里只有未经粉刷的粗糙墙壁和那些简陋到极点的家具。

“这样委屈自己……真是为难你了，亲爱的佩罗萨恩……”

角落里突然钻出一个身影，上层精灵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双黑玛瑙色的假眼中闪现着红色条纹，注视着他面前这位不知所措的法师。

“萨维斯……”

萨特轻轻迈着蹄子，走到佩罗萨恩身边。“我从前是叫这个名字，”他小声喃喃道，“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您在这里做什么？”

萨维斯咯咯笑起来，发出的声音倒跟他的外形很相称。“我知道你野心很大，佩罗萨恩。我知道你的梦想，还有你为实现梦想付出的努力。”

尽管上层精灵对这个长角的怪物并不信任，这时却有一种知己相逢的满足感。旁人全都不理解他做出的贡献，就连女王和阿克蒙德也一样。

“我之所以把你逼得那么紧，是因为我看出你潜力非凡，我的朋友。”

听见昔日的主人说出这般溢美之词，佩罗萨恩感到骄傲极了。萨维斯顾问一直都是其他上层精灵的榜样，他对法术有着超群的驾驭力。毕竟，哪里会有人甘愿放弃自己的一双眼睛，只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法术的力量呢？跟萨维斯受的苦比起来，别人的牺牲真是不值一提。

“我……我很荣幸。”

长角的萨特把头一歪，对他笑了起来。也不知为什么，这笑容此刻在佩罗萨恩眼中没有刚才那么可怕了。

“不……应该感到荣幸的是我，亲爱的佩罗萨恩……我现在来找你，也是希望能够更加荣幸。”

“我不明白，大人——我不明白。”

“要不要喝点酒？”长蹄子的身影从空中变出一个酒瓶，递到暗夜精灵面前。佩罗萨恩打开瓶塞闻了闻，芳香的酒气冲击着他的感官。这一定是彩虹花制成的佳酿，是他的最爱。

萨维斯凑得更近。“这是我从女王的地窖里偷来的……”他冲佩罗萨恩使了个眼色。“记得要保守秘密！”

如此胆大妄为的举动先是让法师大感惊讶，随后又顿觉兴奋。萨维斯背叛了女王，只为满足佩罗萨恩的口腹之欲。要知道，这在艾萨拉眼中绝对是死罪。

“这肯定会把瓦罗森队长吓坏的。”佩罗萨恩说。

“他不是我们的人……不用管他。”

“是。”在其他上层精灵眼中，瓦罗森队长和他的士兵们很令人生厌。没错，虽然他们也是女王的仆从，但却缺少高贵的血统和雍容的气度。大多数上层精灵都不觉得他们的地位比宫墙之外的平民高出多少，只是不便表露罢了。瓦罗森队长自有办法处理那些对他公然不敬的狂妄之徒。

“喝吧。”萨维斯说着把酒瓶一推。

既然瓶口已经近在唇边，佩罗萨恩也就没有理由再拒绝。他大口痛饮，让醇厚的美酒从舌尖流进嗓子眼，整个身体都在兴奋地回应着这陈年佳酿的味道。

“在你理应得到的犒赏当中，”萨维斯说，“这只是其中之一。”

“太香醇了。”

身边长蹄子的同伴听他这么说，点了点头。佩罗萨恩跟萨维斯相处的时间越久，就越发不再害怕他。昔日的顾问大人对他表示了充分的尊重，这对暗夜精灵而言可以说是无上的荣耀，因为今时今日的萨维斯已经成了伟大萨格拉斯身边地位尊贵的仆从，在军团之主眼里他的价值要远远胜过所有上层精灵。

“他也在注视着你。”萨特平静地说，仿佛是在跟一位值得信任的战友分享秘密。

“他？您是说——”

“无论相隔多远，万物都在他睿智目光的注视之下。”萨特伸出细长的手指，指了指法师。“可有一些人会得到更多关注……主人将会对他们委以重任。”

佩罗萨恩惊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萨格拉斯居然这么看重他？他赶紧扬起酒瓶，又喝了一口美酒，两眼充满憧憬。别人会怎么嫉妒他啊！

“在敌人眼中，萨格拉斯就是死神的化身，可是对那些忠心的仆从，他会无限仁慈。”萨维斯将酒瓶再次放到佩罗萨恩的嘴边。“是他帮助我起死回生，不仅赋予了我第二次生命，还让我在他身边担任要职。”

说着，萨特挺直身板，给佩罗萨恩展示他的身体。上层精灵此时已经将这视作伟大神灵的馈赠，眼中只有艳羡。事实上，这时的萨维斯要比他当年活着时还要强大得多，五官宽阔，威风凛凛。虽然长着蹄子，却显得更加强壮，身手敏捷，对法术的驾驭力也更胜从前。佩罗萨恩能够感觉到这位昔日的主人浑身散发着力量，他简直要被妒意冲昏了头脑。他觉得自己也理应获得这样的神力。

也许是因为酒劲上头的缘故，佩罗萨恩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萨维斯突然像被击中似的离他而去，几乎在暗影中消失不见。佩罗萨恩紧紧攥着酒瓶，生怕冒犯到了这位神灵的使者。

但很快萨维斯又回到他身旁，俯视着仍然坐在床边的暗夜精灵，死死地盯着佩罗萨恩的眼睛，那目光令他无法回避。

“不……”萨维斯小声对他说，“还太早了点……不过……他说我必须找到那些可用之才……也许我能……是的……但要想担当如此重任，一个人必须既有力量又有决心……想必你肯定有决心吧，我的朋友，佩罗萨恩？”

佩罗萨恩从床边跃起。“不管你要力量还是决心，我全都有！只要能得到女王和萨格拉斯的重用，无论要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请赐予我机会，让我成为有用之才吧，拜托了！”

“这将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亲爱的佩罗萨恩……不过你将在上层精灵中迅速崛起，直接听从我的指挥！所有见到你的人都会看出你得到了军团之主的庇护！你将具备超过从前十倍甚至更大的力量！你的族人会对你羡慕不已，你将会成为第一位加入我的勇士！”

“遵命！”暗夜精灵咆哮着说，“我定当竭尽所能，萨维斯顾问！请不要抛下我，我发誓我真的是可用之才！请赐予我力量吧！”

面前这个长角的身影露齿一笑，这种笑容如今非但不会令他面前的精灵感到恐惧，反而会令他焕发希望。“好，亲爱的佩罗萨恩……我相信你。我相信

你必定能成为主人最信任的仆从，就像我一样。”

“必定。”

“你的世界不再会是从前的样子……它会变得更加美好。”

佩罗萨恩将酒瓶放到床上，单膝跪地。“如果我能在此时此地得到神灵的接纳，请您即刻帮助我实现这个宏愿！”

萨特脸上的笑容更加明显。“噢，当然没问题。”

“那就请您快快动手吧，萨维斯——把我变成您那样！让神灵赐福于我，让我成为更完美的仆从！我绝不会让您失望！”

“如你所愿。”萨维斯退后一步，身躯似乎变得更大，占满了佩罗萨恩的整个视野，眼中的红色条纹也在疯狂地闪着光。

“这起初会有些疼，”他对面前这个依附他的信徒小声说，“但你必须撑过去。”

萨维斯将他那双手爪高高举起。

可在法术生效的一瞬间，佩罗萨恩还是未能忍住，尖叫了起来。他感到他的皮肉像是被人一块一块地从骨头上剥离，剧痛超出了他的想象。他满眼泪水，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只是呻吟着期盼痛苦能快点结束，这不是他想要的。

“不行，”萨特无视他的恳求，“我们现在必须完成。”

尖叫声越来越响，令听者闻之颤栗。佩罗萨恩的身体遭到了严重扭曲，再也不是本来的模样，任由萨维斯凭着自己的心意改变。尖叫声变成了啜泣声，萨特却丝毫不为所动，继续施放着黑暗法术，无论那声音多么撕心裂肺。

“喊吧……”萨维斯那双邪恶的眼眸里有光芒闪过。“把痛苦和愤怒全都喊出来！反正在这房间外面的任何人都听不见，你想怎么喊都行……就像我当初那样。”他的笑容变得凶残而充满兽性。“为了萨格拉斯的荣耀，区区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暗夜精灵认为那群恶魔肯定会在途中停止追击，料想等他们返回苏拉玛时，至少能重整军队，挡住敌人。而且他们确定，就算所有领土都已沦陷，黑鸦堡垒也会是最后一处庇护圣所。

然而，他们全都想错了。罗宁跟克拉苏斯最先意识到，比拉文凯斯和任何暗夜精灵都更早地看出了原因。邪恶的阿克蒙德此番是志在必得，在燃烧军团之主的庇护下要将他们逼到无路可退的境地。

“他是不会让我们有时间喘息的。”巨龙法师说出了一直盘桓在两人脑中的想法。他漫不经心地触摸着胸口处的龙鳞，回想着阿克蒙德的暴行。

“就算恶魔全都死光，他也不会停止追击。”罗宁认同道，“但在那之前，先死光的肯定是我们。”

暗夜精灵徒劳地阻止着苏拉玛城的溃败，只是想让黑鸦堡垒准备好接纳他们。其实堡垒根本容不下城中的所有民众，何况还有拉文凯斯集结的那支大军，但领主希望能借此稳住追随者们的士气。不过，这已经不可能了，他们甚至连逃进城堡的时间都没有。为了掩护逃往后方的大批难民，士兵们已经坚守了很久，再也守不住，没时间让黑暗堡垒做好准备了，况且拉文凯斯也不准备躲在里面，任由燃烧军团在别处横行肆虐。

“真没想到堡垒这么没用！”他对伊利丹咆哮道，“但即便伤亡惨重，我们的军队仍然庞大，如果坐以待毙，留在外面的肯定都会被恶魔消灭，里面的也会被活活饿死。”

“一场围攻战而已，我们肯定能熬得过去！”玛法里奥的弟弟还在坚持。

“倘若换作其他人还有可能，可那群魔鬼才不会打累了就走！他们会把周围的一切全都消灭，等着我们被耗死在这儿！”长胡子的暗夜精灵摇了摇头。“我才不会让我们死得这么憋屈！”

不到一天的时间，他们就放弃了苏拉玛城，认清了即使最终将燃烧军团击败也无力重建那座城池的现实。恶魔过境之处，只剩下一片废墟，甚至当那座城市在守军们的视线里消失之前，他们还看见参天大树纷纷折断，墙垣壁垒也被轰击得尽数倒塌。

燃烧军团一边无情地毁灭苏拉玛城，一边追击着溃逃的精灵大军，仿佛没有一名士兵会感到劳累。到目前为止，在这场撤退逃亡中，唯一能让精灵们松口气的就是敌人的空中攻势渐渐减弱。艾瑞达术士们还在施放魔法，不断对守军进行滋扰，但他们的法力几乎快要耗尽。地狱火也不再像先前那样疯狂地进攻，至少不再从天而降。那些怪物仍然冲杀在其他恶魔前面，只要一有机会就撞击精灵们的阵线。

天色由昼入夜，又由夜转昼，拉文凯斯的大军还在向后撤退。在大军之中，经常会有骑士在夜刃豹的背上沉沉睡去，惹得步兵们羡慕不已，许多身强力壮的战士们主动扶着步履踉跄的同伴。更糟糕的是，难民们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他们又不像训练有素的士兵那样听从指挥，善于行军。世代以来的和平

岁月早就让他们忘记了战争为何物，更何况是应对这样的灾难，大军很快便被这群平民百姓拖慢了阵脚。

“跟着走啊！”加洛德·影歌朝挡在他们军队前的那个行动缓慢的家伙大喊道。“别停在当中！跟着往前走！”

克拉苏斯皱起眉头。“这样下去可不妙，要是军民混在一起，拉文凯斯的命令可就更难执行了，岂不是正中阿克蒙德的下怀？”

“可我们又能怎么做？”罗宁眼眶发青，和同伴一样，自从中了敌人的圈套后他就没再好好休息过。在这些人里，只有布洛克斯看起来情况还好。他在战火中长大，从小饱受历练，熬上几天不睡觉也能应付。然而，即便是他，也似乎能倒头就睡着。

事实上，布洛克斯用行动回答了罗宁的问题。前面一直有难民们挡路，大军无法前进，兽人果断采取行动，冲到加洛德和护卫们前面，把战斧高举过头，咆哮着挥舞起来。他凶神恶煞的模样吓得那群暗夜精灵忙不迭地立即把路让开。

“不！”他大吼道，“往前跑！不要退后！帮帮其他人！”

在同伴们的注视下，这个样貌诡异的大块头开始指挥起难民来，看他那熟练的架势活像个职业放牧者。暗夜精灵哪敢跟他的怒火对着干，乖乖地服从着他的命令。

加洛德以他为榜样赶忙效仿起来，命令身旁的卫兵们将平民百姓全都赶到战队前方去。秩序很快得以恢复，许多军官都意识到应该要怎么做，一条真正的战线开始形成，战士们小心地指挥着难民，加快了撤退的速度。

可燃烧军团还在身后穷追猛打。克拉苏斯注意到远处有座高山，觉得似乎有点印象。他看着加洛德问：“影歌队长，那座险峰有名字吗？”

“有，那里是海加尔山，克拉苏斯大师。”

“海加尔山……”法师抿起嘴唇，“我们竟然逃了这么远了？”

罗宁注意到了他脸上的表情，凑到他耳旁问：“你是不是记得这个名字？”

“嗯……那表明暗夜精灵的处境更加危险了。”

人类法师哼了一声。“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

克拉苏斯的眼神更加深沉。“我们不能再往后退了，大军必须稳住阵脚。要是翻越海加尔山，那一切真就全完了。”

“是回忆告诉你的吗？”

“又或者说是常识。不管怎么说，我都认为我们不该越过山岭。不然暗夜精灵再也没有反败为胜的希望。”

“可是拉文凯斯领主已经竭尽所能，为了拖延时间我们也都累得筋疲力尽。”

“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巨龙法师在夜刃豹的背上尽可能坐直身体，放眼张望。“这个时候要是能找到玛法里奥就好了，我们需要他的帮助。”

“我最后看到他跟女祭司泰兰德待在一起，他简直面无血色，险些死在某个敌人手上。”

“嗯，我认为是阿克蒙德干的。”

“要真是那样，玛法里奥已经死了。”

克拉苏斯摇了摇头说：“不……这正是我希望他来帮我的原因。但无论有没有他帮忙，我们都必须采取新的战术。”

“什么新战术？”

罗宁昔日的导师转身面朝着恶魔追兵杀来的方向说：“转守为攻。”

此时，最强大的巨龙全都在阿莱克丝塔萨和耐萨里奥的召集下齐聚龙神之厅，四条守护巨龙正在引导着仪式的进行，其他参与者只包括这四条巨龙的配偶和诺兹多姆的同族。其他龙类都已经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但对那些还未轮到他们上阵的巨龙来说，还是要谨慎应对。

大地守护者的三名伴侣此时全都躲到他身后。她们的身躯比考雷斯特拉兹要大一些，但还是不如那条黑色雄龙雄壮。当阿莱克丝塔萨最年轻的配偶仔细观察她们时，发现那三条龙似乎在模仿大地守护者的一举一动，连言语都跟耐萨里奥不差分毫。红龙见状深感不安，但她们的表现似乎并未引起其他龙类的警觉。

陪同伊瑟拉一同出席的几条翠绿色雄龙身材纤瘦，跟其他巨龙比起来犹如幽魂。更加与众不同的是，那些龙和他们的女主人一样，走动时经常闭着眼睛，可在那眼睑之下，他们的眼珠却会时不时地转动。绿龙总是同时存在于两

个界域里，大多数时间留在翡翠梦境。他们沉默安静，不动声色，然而，考雷斯特拉兹却能感应到他们在用魔法密切观察着整个局势。

玛里苟斯跟他的配偶们又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番面貌，他们喜动而不喜静，总是相互推搡，东张西望，蓝白色鳞片欢快地闪动着魔法的光辉，偶尔还会随着奇思妙想产生微妙的变化。考雷斯特拉兹认为他们要比黑龙和绿龙更有活力。

诺兹多姆的四位配偶和伊瑟拉等巨龙他们同样庄严。这几条雌龙身上也长满了黄沙般的青铜色龙鳞，但与看似毫无定性的时光守护者比起来，她们则更喜安稳。考雷斯特拉兹真不知道诺兹多姆跑去了哪里，竟然连这么重要的仪式都错过。根据他从女王那里打听到的只言片语，似乎就连那条守护巨龙的伴侣们也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时光守护者的精华却来到了这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年纪最长的青铜雌龙的龙爪里握着一个沙漏，看似是由纯金色的阳光制成，里面闪闪发光的青铜色沙砾并非向下渗漏，而是向上。当上半部分被装满后，沙砾会沉降下来，接着再缓缓地开始新一轮的上升。

这些沙砾就是诺兹多姆的一部分，由他亲自从身上分离出来，以便在紧要关头使用。所有守护巨龙事先都会存储一些精华，以备不时之需，因为他们绝不仅仅是长着翅膀的巨兽，还代表着世界最强大的几种力量，出自造物主之手。当然，他们也会受到凡间律法的限制，但他们与其他龙类身份有别，这种差距不亚于人龙殊途。

几大巨龙军团的代表们轮流呈上贡品，现在就只剩下两条龙还在等待。讽刺的是，最后一条龙正是考雷斯特拉兹。

出于某种原因，他感到不太光荣。

然而在轮到考雷斯特拉兹之前，必须先要呈上时光守护者的精华。青铜守护巨龙的主伴侣索莉多米用左前爪小心翼翼地托着沙漏，走向巨龙之魂。

耐萨里奥的造物飘浮在龙神之厅的正中央，虽然外观质朴，却放射着令人生畏的庄严光芒。一道五颜六色的彩虹笼罩着到场的所有巨龙，并对应着他们各自的色彩。

“我在此呈上时光守护者的化身，他不受时间的羁绊，洞察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索莉多米高声说着，将闪闪发光的沙漏举到圆盘之上。“我以时光守护者的名义献上他的力量、法力与真身，我们将齐心协力，用这件武器将恶魔入侵者赶出这个世界！”

说完，索莉多米握紧龙爪，将沙漏捏得粉碎。

诺兹多姆的精华沙砾没有像考雷斯特拉兹预想中那样成堆落在地上，而是仿佛具有知觉似的开始绕着巨龙之魂旋转。与此同时，青铜色的光芒撒在圆盘之上，每一粒沙都散发着光辉，随后消融在圆盘之内。

当最后一粒沙砾消失后，大厅中突然亮起强光，照得考雷斯特拉兹睁不开眼，不得不把头转开，直到强光消失。红色巨龙看见其他同伴——包括绿龙在内，也无法直视那光芒。似乎只有耐萨里奥在认真观察，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

“到你了，我的爱。”阿莱克丝塔萨小声呼唤道。

考雷斯特拉兹难以形容此刻的心情，但还是迈步上前。说心里话，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精华融入巨龙之魂，但女王已经下令让所有巨龙都这么做，他又怎么能拒绝？那件神器在他眼中非但不是这个世界的救星，反倒像是会玷污万物的东西。

这个念头真是太愚蠢了，他自责地想。大地守护者怎么会做出这样令人发指的事来？

考雷斯特拉兹渐渐靠近，巨龙之魂近在眼前，强大得无法言喻。这件神器蕴藏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力量，后世的追寻者更是穷极数百年的努力也无法将其占有。所有巨龙的精华全在里面，他们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生灵。

“它在等着你呢。”

红龙抬起头来，看见了黑龙的一张巨脸。耐萨里奥眼睛一眨也不眨，呼吸变得越发急促，考雷斯特拉兹多犹豫一秒，他就似乎变得更加急不可耐。

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感到这有点不太对劲……可他又想起红龙女王、玛里苟斯和伊瑟拉是多么热忱地奉献出了各自的力量。玛里苟斯头一个自告奋勇，以表示对朋友的支持。既然连魔法守护者都信任耐萨里奥的杰作，考雷斯特拉兹又有什么资格质疑？

于是，红龙忍住了内心的怀疑，对巨龙之魂献出了自己。

圆盘闪起亮光，用炫目的光芒笼罩了他。考雷斯特拉兹敞开胸怀，卸下了龙类与生俱来的魔法防御力。他感到巨龙之魂像对待其他巨龙一样伸进了他的身体里，他那层强韧的龙皮仿佛虚若无物……

几秒钟后，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从他胸口喷薄而出——随之一同被吸出来的还有某种看似无形却又在不断蠕动的东西——那不是光，也不是什么实在的物质，只见它周围围绕着微弱的深红色光环，随着他彻底离开考雷斯特拉兹的身体，强大的失落感让他几近倒下。

红龙稳住心神，看着巨龙之魂一点一点地吸收了他的精华，光芒没入圆盘之中。

考雷斯特拉兹见状惊呼一声，恨不得伸出手把原本属于他的力量夺回来，可要是他真这么做了，不仅所有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还会在他挚爱的阿莱克丝塔萨面前丢尽颜面。

红龙只能无助地看着巨龙之魂把他的精华彻底吸收，和其他巨龙的精华融合到一起。接着，耐萨里奥贪婪地夺过圆盘，对着诸位守护者高高举起。

“大功告成……”大地守护者宣布，“所有巨龙都献出了精华，现在我将永远地封印巨龙之魂，以防不慎损失其中的力量。”

耐萨里奥闭上眼睛，周身现出黑色的光芒，那光芒从他身体里散发出来，直至笼罩住他前爪中托起的那件小巧而强大的神器。

其他巨龙都惊讶地注视着这一切，巨龙之魂在眨眼间迸发了如创造者一般漆黑的火光。

“这是正常的吗？”伊瑟拉静静地问。

“那当然。”耐萨里奥的语气中带着轻蔑。

“这是一件与众不同的武器，它的样子必然也要与众不同。”博学多闻的玛里苟斯补充道。

听闻蓝龙的话，大地守护者赞许地点了点头。耐萨里奥环顾大厅，想看看是否还有别人心存疑惑。考雷斯特拉兹原本有问题要问，但他发现女王对事情的进展很是满意，便没有问出口。

“最后的铸造需要时间。”黑龙对同伴们说道，“必须在一个安静和私密的地方完成最精细的铸造步骤。”

“需要多久？”阿莱克丝塔萨问，“时间不能太长。”

“我会尽力而为。”说完，耐萨里奥便振翅高飞，他的配偶们紧随其后，犹如牵线木偶似的被大地守护者拖着越飞越远。

其他巨龙看着耐萨里奥穿过了坚实的岩壁，也开始各自离开。阿莱克丝塔萨仍然留在原处，于是考雷斯特拉兹也没急着走。

红龙目送着一条条巨龙飞上高空，仍在梳理着千头万绪。他无法否认那只小小的金色圆盘里面蕴藏着惊人的力量。是的，耐萨里奥制造出了一件无比强

大的武器，就连无穷无尽的恶魔军团也不会是它的对手。

别说是恶魔……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就连龙类也是一样。

第八章

玛法里奥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和泰兰德住在苏拉玛城中一处美丽的树屋里。眼下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绿树繁茂，花团如锦。厚密的枝叶挡住阳光，荫凉沁人，树下花开朵朵，争奇斗艳。

泰兰德身穿一件黄、绿、橙三色相间的华贵长袍，带着一双儿女弹奏着银质七弦竖琴。孩子们在树下奔跑，发出银铃般的笑声。玛法里奥怡然自得地坐在窗前，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享受着恬静的生活。这个世界一派和平，他的家人们尽享欢乐……

突然间，大树剧烈颤动。玛法里奥抓紧窗框，惊恐地看着苏拉玛的一幢幢房屋和高塔轰然倒塌，百姓们大声尖叫，四面八方燃起熊熊大火。

他放眼寻找，附近看不见孩子们的身影。至于他的妻子泰兰德，依旧坐在屋外一根粗壮的枝条上，十指拨弄着琴弦。

玛法里奥探出头去大喊：“泰兰德！快进来！快！”

可泰兰德却无视他的警告，继续悠然地弹奏着音乐，对这场灾难和她身处的危险境地毫无知觉。

树屋突然倾倒。玛法里奥想利用自己的德鲁伊力量来阻止它倒塌，却根本帮不上忙。这棵大树——连同周围的所有植物——全都死了。

树屋的倒塌终于让泰兰德回过神来，她松开手中的竖琴，惊叫着想要跑向玛法里奥，但他们的距离实在太远，玛法里奥只能看着妻子失去平衡，从树枝上跌了下去——

这时一个黑色的身影在空中出现，抓住了坠落的泰兰德。伊利丹冲她灿烂一笑，接着又对哥哥默契地点点头，可他却没有来帮玛法里奥，而是带着泰兰德朝天上飞去。

“伊利丹！”玛法里奥大喊，竭力抓紧梁柱。“回来！”

他的双胞胎弟弟在空中停下，仍然紧紧抓着泰兰德，回过头冲着玛法里奥哈哈大笑。

在大笑的同时，伊利丹开始变形，身体变得更大，面目凶残狰狞。藏在衣服底下的盔甲钻了出来，皮肤的颜色越变越黑，最后还长出一条锯齿状的尾巴。他用爪子抓着德鲁伊的妻子，从废墟上空飞过，泰兰德被晃动得像个布娃娃。

玛法里奥恐惧地看着在阿克蒙德手中的泰兰德摇摇晃晃——

“不！”

他猛地一跳，险些从夜刃豹的背上摔落下来。一双纤长却强有力的手在关键时刻抓住了他，用身穿盔甲的身体靠在他身旁。玛法里奥想起了梦中的阿克蒙德，本能地想要挣脱。

“嘘，玛法里奥！别乱动！”

泰兰德的声音让他彻底回过神来，他抬头看着她那张关切的面容。这时女祭司已把头盔推到脑后，五官清晰可见，让他顿觉安心。

“我梦见——”玛法里奥欲言又止。梦中的情景太过私密，何况他现在跟泰兰德还没有确定关系。“我……我做了个梦。”玛法里奥满带歉意地说。

“我知道，你说梦话了，好像还在喊我和伊利丹的名字。”

“嗯。”他不敢再多说。

女祭司触摸着他的脸。“那个梦肯定可怕极了，玛法里奥……但至少你终于睡了一觉。”

他这才恍然觉察到自己跟泰兰德这暧昧的姿势，赶忙坐直身体。他看了看周围，发现四周挤满了人，大多数都是困惑无助，分外狼狈的平民。很少有暗夜精灵遭遇过这样的变数，不少人肯定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我们这是在哪儿？”

“海加尔山附近。”

他吃惊得合不拢嘴。“走出这么远了？不可能！”

“事实恐怕就是如此。”

玛法里奥沮丧地垂下头。所以，即便做出那么多的努力，他的族人还是无法逃脱既成的败局。如果恶魔已经把守军赶到了这里，那暗夜精灵怎么还能再杀得回去？

“艾露恩在注视着我们。”泰兰德看穿了他的表情，“我一直在祈求她的指引，她会帮助我们的。”

“但愿如此。其他人都在哪里？”

“你的弟弟跟月之守卫在那边。”泰兰德指着北边回答，“我没看见克拉苏斯和别人。”

玛法里奥此时并不是急着要找伊利丹。在跟阿克蒙德交锋过后，德鲁伊迫切地想要找到那些法师，警告他们那个强大的恶魔正在率领大军追击。

前提是克拉苏斯和其他同伴还活着，也不知阿克蒙德对付完他之后有没有去对他们下手？

“泰兰德，我必须去找到那些外来者，我仍然相信他们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光靠脚力是不行的，你还很虚弱，骑我的夜刃豹去吧。”

泰兰德居然愿意舍弃坐骑来帮他进行这场也许根本不会有结果的搜寻，这让他顿觉羞愧。“泰兰德，我——”

但泰兰德向他投来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眼神，脸上的表情果决而坚毅，就像是地位最崇高、信念最坚定的艾露恩高阶祭司。“玛法里奥，我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说罢，她便翻身下豹，不容他多做争辩，抓起包裹和武器，抬头看着德鲁伊催促道，“快去吧。”

玛法里奥无话可说，只有点头致谢，催促夜刃豹穿过人群，向前疾奔而去。他下定决心，一定不会辜负泰兰德的信任，只要那几位同伴还活着，他就一定能找到他们。

大猫在拥挤的军民大部队中奔跑，虽然时常会被堵住去路，却也从来没有伸爪攻击，只是咆哮了几声。士兵们严守军纪，在催促平民们快速赶路时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大军保持着一致的步调，这让德鲁伊很是欣慰。恶魔显然指望着这两个群体在行军途中变得混乱无序，从而趁机作乱。至少，他们的如意算盘目前还没能实现。

可随着大军的人数渐渐增多，想要在其中找出兽人、人类和克拉苏斯的身影谈何容易。玛法里奥眯着眼睛在人群中搜寻了十几遍，这才想起可以用法术来帮忙。

他认为这时还没到要进入翡翠梦境的时候，可以先利用别的办法去尝试感应。德鲁伊控制着夜刃豹停下脚步，闭上眼睛，让意识延伸到身体之外，试着去与视野内所有夜刃豹的精神建立联系，就像他在训练课上所学到的那样。玛法里奥甚至和泰兰德的坐骑进行了精神交流，以免错过任何机会。这群大猫对主人都很熟悉，肯定会注意到三位陌生人的特殊气味。

最近的几头猛兽没能给德鲁伊提供任何线索。玛法里奥再接再厉，将意识延伸得更远，试着去接触那些视野之外的生物，就连难民们随身携带的宠物也不放过。他联系的精神主体越是多，找到目标的几率也就越大。

终于，有一头黑豹回应了他的索求。答案并非语言呈现，而是气味和画面。德鲁伊花了一会儿时间总算才明白，那黑豹曾在不久前见过兽人。在那三个人中，布洛克斯最为特殊，难怪黑豹对他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它的气味浓重而强烈，跟它深藏不露的狂野习性很是相像。夜刃豹觉得布洛克斯很亲切，把那长着獠牙的战士想象成同类的样子，只不过是在后腿的支撑下直立行走，一只爪子里握着武器，想必那肯定是布洛克斯的战斧。

要想弄清楚黑豹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到过布洛克斯，显然更有难度。野兽们不像暗夜精灵那样对时间和距离有着准确的概念，不过德鲁伊经过一番努力，最后还是断定布洛克斯曾在大约一两个小时之前跟那黑豹相遇过，地点在大军正中央的位置附近。

玛法里奥驱策坐骑朝那个方向奔去，沿途继续找其他夜刃豹打听线索，渐渐还得知了罗宁和克拉苏斯的下落。那位年长的法师在这群野兽掠食者的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它们只会对力量无比强大的生物才会如此尊敬。可它们又不像惧怕其他野兽天敌那样畏惧克拉苏斯，仿佛知道他的身份很不一般。事实上，玛法里奥很快就发现夜刃豹对克拉苏斯唯命是从，敬重程度不亚于将自己养大的训练师。

如今，那位酷似精灵却又不是精灵的法师留下的谜团又多了一个。玛法里奥催促大猫加快脚步，尽管人群如潮水般汹涌，但在德鲁伊的指引下，夜刃豹很快就向前跑出很远，沿途也没有任何人受伤。

随着他靠近那几位外来者的位置，眼前的局面变得更加糟糕。前方喊杀声不绝于耳，天上升起缕缕深红色和墨绿色的光芒。这里的士兵们更加谨慎，疲惫不堪，显然不久以前才在前线上抗击过恶魔，他们脸上的疤痕和可怕的伤口都证明了燃烧军团的怒火有增无减。

“你在这里做什么？”一位军官问道，他那身洁净无瑕的盔甲上早就沾满了血污，呛得他眼泪直流。“所有非战斗人员全都给我退回去！”

还没等德鲁伊开口解释，他身后便有人大喊：“他本该待在这儿的，队长！看看他的脸就知道了！”

“伊利丹？”玛法里奥回头看见了弟弟，伊利丹的外表看来没有受伤，仍然骑在黑豹背上，脸上的笑容一如既往。可一想到在厮杀得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他还能笑得出来，不禁让玛法里奥怀疑弟弟是不是疯了。

“我还以为你死了！”法师说着，用力拍了拍玛法里奥的肩膀，没留意到哥哥脸上愁眉不展的表情，扭头问那军官：“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伊利丹大师！”那个士兵飞快地敬了个礼，继续投入战斗。

“你出什么事了，哥哥？”一袭黑衣的弟弟问道，“有人说看见你被击倒了，坐骑被撕成了碎片……”

“我被人救了……泰兰德把我送去了安全的地方。”在说出她名字的一瞬间，玛法里奥顿时后悔起来。

伊利丹脸上的笑容仍在，言语中的好心情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吗？你们俩还真是亲密。”

“伊利丹——”

“你来得很及时。”伊利丹显然不愿继续讨论那位女祭司。“那个老法师在筹划着什么，他似乎觉得必须有你在场。”

“你是说克拉苏斯？他在哪儿？”

弟弟脸上的表情令他感到心惊肉跳。“不就在你要去的方向吗，哥哥？战斗的最前线……”

狂风在呼号，一股压倒性的热浪席卷着防线上的精灵守军，军中时不时有惨叫声响起，紧随其后的是恶魔胜利的咆哮声。

“伊利丹跑哪儿去了？”克拉苏斯问，即使他耐心过人，也快要忍受不了了。“少了他，那群月之守卫都只顾自保，不愿采取任何行动！”

“他说他会来的。”罗宁说，“他要先去找拉文凯斯谈谈。”

“要是我们成功了，他肯定会大受嘉奖；就算失败，也没有人会责怪他，反正到那时我们全都会死……”

罗宁无法跟他昔日的导师争辩。伊利丹一心只想着取悦他的主人，跟他那位身为德鲁伊的哥哥截然不同——法师野心勃勃，鲁莽轻率，经常会置他人的危险于不顾。这两位法师竟发现有三名月之守卫再也无法在战斗中发挥作用

——他们并非死在了恶魔手上，而是因为源源不断地为伊利丹提供攻击法力而被累成了残废。

然而尽管如此，那些法师仍然甘心听命于他。他对法术的驾驭力远在他们之上，何况还有拉文凯斯领主从政治层面上予以支持。暗夜精灵向来有着极强的地位意识，哪怕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罗宁突然绷直身体。“小心！”

一团蘑菇状的迷雾飘了过来，还没等法师们反应过来，就弥漫到了守军身边。

几名士兵的脸上突然长出通红灼热的脓包，脓包一个接一个地爆裂，又不断有新的长出，迅速蔓延到受害者裸露在外的身体各处。

克拉苏斯指着云团念出咒语。

明亮的蓝色光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吞噬了那团邪雾，使得许多士兵免受疫病的折磨，可惜那些受到感染的不幸者已经是神灵难救，纷纷倒了下去，周身的皮肤犹如喷薄的火山，还有脓液在向外喷出。

罗宁感到脏腑都在翻涌。“太邪恶了！那群畜生！”

“光是咒骂，于事无补！我们得赶紧行动起来！如果月之守卫不愿意听从我们的领导，那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就在法师们准备采取对策时，罗宁看见有两人骑着黑豹正在靠近。“是伊利丹回来了——而且他还带回了玛法里奥！”

“赞美守护巨龙！”克拉苏斯转头面朝三人，对玛法里奥的弟弟劈头盖脸地下令道：“你迟到了！快把月之守卫组织起来，你们都要听我指挥！”

要是换作其他人对他这么无礼，伊利丹很可能不会理会，但对待两位法师却是尊敬有加，尤其是罗宁。他越过克拉苏斯，看见了罗宁脸上阴沉的表情，赶忙点了点头，跑去执行命令。

“你想怎么做？”玛法里奥一边问，一边从黑豹背上跳下。

“必须把恶魔挡在这里。”克拉苏斯回答，“我们绝对不可以退到海加尔山的另一侧，必须转守为攻！”

德鲁伊点了点头，接着说：“阿克蒙德来了，我差点儿死在他手上。”

“我料到了。”克拉苏斯看着玛法里奥说，“你能逃过那场劫难，恰恰说明我此刻要你到场的决定非常正确。”

“可是——我能做什么？”

“把你平日所学的发挥出来。”

说完，克拉苏斯转身看着罗宁，后者已经面朝远处的恶魔做好了准备。年长的法师站在昔日的学生身旁，玛法里奥也效仿他的架势站好。

克拉苏斯看了人类法师一眼说：“罗宁，若论魔法的造诣，你在伊利丹心目中的地位远超任何人，我就让你负责与他建立联结了。”

“如您所愿。”发色火红的身影眨了眨眼。“没问题！”

克拉苏斯又把注意力转到德鲁伊身上。“玛法里奥，想象你所学过的最强大的法术，但不用把它说给我听！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维持与自然界力量的联系，都请你尽力去做！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停止施法，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

“我……我懂了。”

“很好，那我们这就开始。准备好听我指挥了吗，罗宁？”

“准备就绪。”年轻的法师回答，“我知道该怎么做。”

克拉苏斯睁大眼睛。“啊！还要注意一个细节，玛法里奥！准备好随时改变你法术的焦点，来弥补我们的漏洞。明白吗？”

“明白。”

“那么，愿光明的力量与我们同在。”

说罢，克拉苏斯的身体突然僵住，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暗夜精灵和恶魔之间的那道间隙。

罗宁飞快地凑到玛法里奥身旁说：“拼尽全力，绝无保留，成败在此一举。”

“敌人正在逼近。”克拉苏斯通知同伴们。“阿克蒙德说不定就在第一批战队里。”

他们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恶魔大军正在靠近，连空气中也弥漫着邪恶的气息，一股腐臭味随风飘散。就连克拉苏斯也不禁颤抖，但那并非是出于恐惧，

而是出于憎恶。

“罗宁，我已经让加洛德·影歌做好准备。月之守卫，准备好了吗？”

“准备完毕。”

“快了……”年长法师苍白的面容紧张起来，眼皮一眨。“动手。”

他们并不清楚彼此的战术，那正是克拉苏斯的打算。他希望所有人都能随意发挥，出其不意地瓦解阿克蒙德和恶魔大军的防线。他这计策成败未卜，说不定会掀起更大的灾难，可巨龙法师也唯有放手一搏。

突然一只闪光的寒冰长矛突然从云层中砸落下来，北边的大地剧烈震颤，晃得恶魔们四散奔逃，其他地方还有成群的巨鸟黑压压地飞向燃烧军团的空中兵力。

在前线的各处不断有法术落下，其中一些瞄准特定区域内的敌人，另一些则是遍地开花。那些法术各具威力，虽说有些会相互冲突，但还是重创了敌人。

恶魔有的被冰矛刺死，有的被烈焰焚烧，有的被熔岩大地掩埋。飞在空中的军团爪牙有些被剧鸟的利爪撕得粉碎，有些被狂风卷着撞到自己人身上摔断了气。

艾瑞达术士想要反击，但克拉苏斯突然下令：“改变法术焦点！”

玛法里奥、罗宁和率领月之守卫在北边作战的伊利丹已经改变了施法的方向。克拉苏斯感到那群术士陷入了困惑，不确定应该先朝哪边反攻才好。地面上，邪能卫兵和其他的恶魔战士们也在徒劳地抗击着无法用利刃斩杀的敌人。

燃烧军团的攻势终于停了下来。

“他们停下来了！”克拉苏斯大喊，“再次改变焦点，向前推进！我们必须开始收复失地！”

他们再一次改变了攻击的焦点，停止攻打燃烧军团的某些阵地。恶魔们趁机略作调整，准备再度反扑，但精灵大军中立即有人出手填补了漏洞。恶魔们连稳住阵脚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向前征杀了。

“他们退了！”玛法里奥叫道。

“不要松懈！”克拉苏斯咬紧牙关，“罗宁，我正在通知队长！”

德鲁伊大着胆子看了人类一会儿。“他是什么意思？”

“费了些唇舌，但影歌已经骑着黑豹去找拉文凯斯了！他一直在等我们的信号！”

“什么信号？”

四下里号角齐鸣，解答了他的疑惑。暗夜精灵战士们突然如触电一般振奋起来，心中再次燃起希望，精神抖擞地回应着军号的召唤。

法师们也慢慢向前步行，训练有素的黑豹们跟在身后，朝着敌人走去。

燃烧军团终于开始全线撤军。

起初，暗夜精灵冲过月之守卫和法师们为了拖延时间而在战场上制造的地面壕沟，随后开始踩着恶魔的尸体前进。除了恶魔之外，地上还倒着不少几个小时前壮烈牺牲的精灵士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倒在地上的恶魔越来越多。燃烧军团在法师们无可预知的攻势下遭到重创，纷纷沦为了守军的剑下亡魂。

这时军号再起，精灵军团中爆发出山呼海啸的咆哮声。暗夜精灵蜂拥向前，全速前进。

“必须让拉文凯斯照计划行事！”克拉苏斯斩钉截铁地说，“他们不能追得太远，速度也不能过快！”

雨点般的箭矢打在恶魔身上，瞬间杀死好大一片。夜刃豹骑兵们冲击着敌人的阵线，巨猫急不可耐地撕咬着猎物。

玛法里奥的心跳得更快。“我们做到了！”

“别松懈！”法师再次警告。

他们没有。在成功的鼓舞下，玛法里奥和同伴们继续给大军提供支持。尽管他们累极了，却深知这场战斗事关存亡。海加尔山仍在背后，可精灵大军离那座山越来越远。

接着，又来了一群意外的帮手——从军正中央响起圣歌，那是艾露恩姐妹的祭司们在吟唱。她们身穿华丽的战斗铠甲，激励着战士们继续向前。此时此刻正值白昼，但祭司们悦耳的歌声让这群习惯了昼伏夜出的精灵们感到心安，仿佛突然有一轮明月高悬天穹。

守军寸土力争，沿途不断有恶魔倒下。克拉苏斯抬头看着天空说：“是时候了！攻击艾瑞达！”

所有施法者全都将法术焦点对准了空中的那些术士，一时间，惊雷乍响，风驰电掣。

法师原本看不见自己的攻击收效如何，却能以其他方式感应得到。艾瑞达术士们一边想重整旗鼓，一边要为地面部队提供保护，难免顾此失彼，自损实力。每当有法术杀死一名恶魔法师时，守军们都会感到邪恶的力量骤然减弱。随着被消灭的敌人渐渐增多，克拉苏斯等人也是愈战愈勇。

终于，术士们被迫全面撤退，这样一来，地面上的恶魔战士也就无法继续躲在屏障之后抵御法师们和月之守卫的攻击。

“他们逃跑了！”玛法里奥小声惊呼，没想到这一战竟能打得这么漂亮。

“他们太宝贵了，阿克蒙德还会再把他们派来。”克拉苏斯脸色阴沉地回答道，“这一点毋庸置疑。战争远未结束，但我们总算又撑住了一回。”

“我们何不乘胜追击，把他们顺着传送门赶回地狱老家去？”

克拉苏斯听见这话咯咯直笑，他很少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连罗宁都吃了一惊。“这话倒像是从你弟弟口中说出来的，玛法里奥，千万别被一时的得意冲昏了头脑。这支守军哪里还能杀回到辛艾萨莉那么远的地方，眼下全是凭借意志力在苦撑着。”

“那……我们打这场仗又有什么意义呢？”

“看看你的身边吧，年轻的暗夜精灵。你的族人活下来了，一小时前，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拉文凯斯会听从你的命令吗？”罗宁说着回头寻找起那名贵族的战旗。

“我相信他会的。朝北边看看。”

那边的攻势早已放缓，士兵们更希望巩固阵地，无意夺取更多领土。军官们骑在黑豹背上，到处召唤离群的战士们返回大部队中去。有些人面带失望，其他人则是迫切地想要稍作休息，即便暂时还不能躺下。

不消几分钟，整条前线都在向前推进。暗夜精灵开始清扫战场，设起了更加稳固的战线，每隔几步就有坚毅的哨兵执勤站岗，以防有恶魔再跑回来破坏他们好不容易创造的奇迹。

这时，克拉苏斯才松了口气。“赞美守护巨龙，他听从了我的命令。”

远处依稀可见恶魔逃兵们的身影，燃烧军团的爪牙们已经逃到了箭矢的射程之外，疲劳的法师们一时也无须担忧。

“我们做到了。”罗宁的声音嘶哑得好似蛙鸣。“我们总算没被打到海加尔山的另一侧去。”

“是啊。”克拉苏斯小声应和道，双目没有注视着恶魔溃逃的方向，而是看着面前这些憔悴不堪的守军将士们。“是啊，我们做到了，现在最困难的部分正式开始。”

第九章

玛诺洛斯跪在黑暗之门前，弯曲着粗壮的前腿，宽大强韧的双翼紧紧收在背后。这个长着獠牙的恶魔极力表现出自己的渺小，因为他在跟神灵萨格拉斯交流，而主人的心情很是不好。

传送通道还没打开……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们尽力了，”玛诺洛斯说，“可似乎整个世界都在阻止您的到来，主人。”

任何人都休想阻止我……

“是的，休——休想，主人。”

一时间，沉默无声，但玛诺洛斯脑海中的那个声音接着说道，那个世界存在着异常的骚动……不该在那里出现的人出现了，不该被唤醒的力量也正在被唤醒。

巨大的恶魔没有不懂装懂，但他还是恭敬地回答：“是，萨格拉斯。”

他们是关键，必须把他们找出来。

“阿克蒙德已经上了战场，驯犬者也在追踪猎物，肯定会把那些罪人带回正法。”

那条可怕的裂隙一起一伏，仿佛活了过来。玛诺洛斯能够感觉到军团之主极其渴望征服这个富庶的世界，即便是这位身经百战的副官，也被萨格拉斯失望的情绪震慑得直打寒颤。

其中有一个人，必须完好无损地把他带来见我……好让我一点一点地亲手将他撕碎。

玛诺洛斯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那人貌不起眼，似乎是那群上层精灵的同族。但他年纪更轻，同其它精灵比起来，衣着朴素，穿着绿色和棕色的衣装。接着，主人又给他展示了暗夜精灵的皇宫，玛诺洛斯认得那正是当初传送门被创造出来的地方……现在早已变成一片废墟。

记清楚他的样子。

“我已经记清楚了，主人。阿克蒙德、哈卡、还有我，会时刻留意他的行踪，总有人能把他抓住。”

要抓活的，神灵说着，渐渐退出玛诺洛斯的脑海。务必要抓活的……才能让我好好享受折磨他的乐趣……

萨格拉斯离去后，玛诺洛斯打了个机灵，他深知等到这个名叫玛法里奥的家伙落在主人手中时，下场必定会格外凄惨。

要想将这支军民混杂的队伍整顿得井井有条，无疑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不过拉文凯斯领主表现得很值得称道。不仅如此，他还详细统计了所有补给品，尤其是食物和饮用水，并按人头分发下去。难民中有些位高权重的贵族们表示出了强烈不满，认为自己理应分得更多，可长胡子的指挥官只要愤怒地瞪上他们一眼，那群人就会立即安静下来。

泰兰德和她的姐妹们也在尽力帮助这些士兵与平民。女祭司将头盔推到脑后，牵着一头早先借来的夜刃豹穿行在人群中，与他们逐一交谈。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或是地位高低，都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虽然她在他们身边停留不久，但难民们在她离开后看上去都会好转不少。泰兰德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人的天赋，她猜想应该只是由于她那温柔的举止给那些可怜人带去了安慰，让他们能够暂时忘却近来遭受的灾难。

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子蹲在地上，吸引了女祭司的注意。那女孩年纪很轻，再过两三年才能获得为艾露恩效忠的资格。此时她正痛苦地弓着腰，两眼空洞无神。

泰兰德蹲到她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女孩吓了一跳，像受惊的野兽似的回头盯着她看。

“别紧张……”泰兰德安慰地说着，把水囊递到她手里，等她喝完才继续说，“我是神殿的祭司，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儿想了想，才回答：“珊……珊蒂斯·羽月。”

“你的家人呢？”

“我……我也不知道。”

“你是从苏拉玛城逃出来的吗？”女祭司对她没有印象，但那并不代表珊蒂斯就不是来自那座城市。

“不……我来自阿拉希纳姆。”

泰兰德尽量掩饰忧虑，恶魔大军在布下陷阱时就已经在追杀那里的居民，根据她从其他幸存者那里得知的消息，许多人都已不幸遇难。这孩子的家人有可能还活在世上……但那仅仅是一种希望而已。

“你上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

珊蒂斯把眼睛睁得老大。“怪物们杀来时……我正跟朋友在一起。我当时想要跑回家，可是，有人抓住了我……要我朝反方向跑。我照他说的做了。”她用手捂住脸，泪水夺眶而出，“我应该回家才对！我应该回家去找他们！”

悲剧让泰兰德不忍心再听下去，女祭司知道应该到处帮忙打听，可她几乎确定珊蒂斯的家人都已经遇害，在这偌大的世界上，她如今已是孤苦无依。

“从你逃出来之后，有人照顾你吗？”

“没有。”

阿拉希纳姆是座小城，从那里逃出来的难民在与大军会合之前在路上跑了整整两天，泰兰德真是无法想象珊蒂斯居然孤身一人熬了过来，就连许多年长的暗夜精灵都已经倒下。暗夜精灵一族并非弱不禁风，因为他们早就过惯了舒适安定的生活，对这场浩劫完全没有准备。泰兰德感谢艾露恩，庆幸她和玛法里奥那两兄弟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然而他们毕竟是少数。

有珊蒂斯这样遭遇的人数不胜数，可这孩子身上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让女祭司深受触动，也许是因为她跟泰兰德长相有几分相似，让她想起了从前的自己吧。她未及多想，伸手将这个女孩扶起。

“来，爬到这头夜刃豹的背上来，跟我走。”女祭司顾不上这么做是否会违抗命令，虽说她不可能救下所有人，但她只想多为珊蒂斯做些什么。

女孩仍然面带忧伤，但眼神却变得清澈，翻身骑到大猫背上。确定她坐稳之后泰兰德便牵着夜刃豹往前走。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女孩问。

“我还有些事情要做，左侧的袋子里有些水果干，你拿出来吃吧。”

珊蒂斯急急忙忙把袋子打开，找到了几块干巴巴的水果。其实这是泰兰德分到的仅有食物。平日里姐妹会总是训练成员们在消耗极少食物的情况下学会生存，每年还会有四次固定的斋戒仪式，以示对月神的虔诚。在战争时期，这些做法的益处显而易见。

泰兰德走到另一群难民身旁，继续向他们提供帮助。大多数人都只是累坏了，只有一些受了伤。她使出全身力气帮他们治疗，祈祷月神能够赐予她力量与指引。幸好月神有求必应，总能让她手到伤除。

这时，她发现了一位感染严重的伤患，诡异的伤口不断地向外流着绿色的脓水，很难判断究竟是意外还是特意造成的。那是一位较为年长的男性，脸色苍白，呼吸急促，昏迷不醒。他妻子将他抱在怀中，女人的一头长发用发夹束在脑后，红绿宝石早已残破不堪。

“他是怎么受的伤？”泰兰德问道，她连自己能否延缓感染扩散的速度都没把握，这伤口看起来很不对劲。

“是怪物干的。”

“具体说说。”

年长的女性表情沉重，仿佛想要尽量平静下来，将事情的原委解释给女祭司听。“那个怪物……他说它长得既像狼又像狗……相貌扭曲极了，活像从梦魇里跑出来的……”

泰兰德打了个冷颤，听得出对方描述的正是邪能兽，玛法里奥先前不止一次险些死在那些长着四条腿的恶魔手上。邪能兽尤其喜欢对施法者下手，将他们的法力吸干，只剩下一具干瘪的空壳。

“他从阿拉希纳姆坚持到了这里？”女祭司感到难以置信，竟然有人能顶着这么严重的伤势逃出这么远。

“不……我们逃出城时他还没受伤。”女人的言谈中满带苦涩。“他是在两天前才变成这样的，当时他正想溜出去，想给我们找些食物。”

两天前？那恰巧是他们与恶魔大军在海加尔山附近交战的时候，但泰兰德确定没有任何敌人冲到过军阵之前。

“你确定是在两天前吗？就在这儿附近？”

“就在此刻位于我们南边的那片林地里，我发誓绝对没有记错。”

女祭司咬着嘴唇暗自想道，那片林地在暗夜精灵的阵线后方。

泰兰德凑到男人跟前说：“让我瞧瞧能不能帮到他。”

她竭力说服自己伸手去碰了碰那可怕的伤口，希望至少能够阻止感染进一步蔓延。这时，身后传来了珊蒂斯的一声惊呼，想必女孩肯定吓坏了。谁都不

知道恶魔造成的伤口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燃烧军团绝对不会放过散播瘟疫的机会。

此时天空中没有月亮，不过这不会对泰兰德造成影响。虽然当明月高悬时，祭司们的法力会变得最为强大，但她们清楚，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夜晚，月缺还是月圆，艾露恩都会守护着她们，一刻都不曾远离。

“月神在上，请聆听我的恳求。”泰兰德小声祈祷，“请您赐予我这卑微之躯安抚伤痛的力量，让我的双手能够找到邪恶的源头，让这位无辜的伤患不再受苦，尽早康复……”

泰兰德开始集中全力施法，跟布洛克斯加先前的伤口比起来，这番治疗的难度要大得多，她必须不断给自己打气。

突然间，明亮的银光从她指尖迸发而出，伤患的妻子瞪大了眼睛，珊蒂斯再次惊呼。泰兰德心中升起希望，月神今日果然与她同在，又回应了她的呼唤！

女祭司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伤口，当她摸到溃脓最为严重的位置时，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那些到底是怎样的恶魔，只需咬上一口或是抓破点皮，就会让受害者的皮肉溃烂成这样！

随着她的手指划过，伤口变得不再像先前那样惨不忍睹，脓水渐渐收了回去，流血溃烂的表皮也似乎在渐渐愈合。

泰兰德深受鼓舞，继续向艾露恩祷告。伤口越变越小，最后形成了一道疤痕，越来越浅，直至消失不见。

男人呻吟一声，像是从沉睡中苏醒了过来，但泰兰德没有立即停止施法，即便皮肤表面已经没有痕迹，但里面说不定还未痊愈，毒素或许已经侵入了受害者的血骨。

难熬的几秒钟过后，男人胸口的起伏频率终于恢复了正常，看见他睁开眼睛，女祭司这才放下心来，知道自己总算战胜了恶魔。泰兰德长出一口气，赶忙向艾露恩致谢，感谢月神今天帮她实现了奇迹。

男人的妻子走过来紧紧握住泰兰德的双手。“谢谢你，姐妹！谢谢！”

“我只是在传达月神的旨意罢了，如果要谢，就谢艾露恩吧。”

可无论她怎么推辞，那位名叫卡利欧斯的病患跟他的妻子都还是对女祭司的英勇之举感激不尽，盛情几乎让泰兰德无法承受。

“你不如给我讲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算作对我的报答好了。”她总算想出了这个办法。

卡利欧斯点了点头，开始尽量回想事件的整个经过。在逃难途中，他们夫妻俩面临着食物短缺的困境，但当时所有难民都自顾不暇，哪里有人肯把粮食分给他们吃？大多数人从城中逃出来时也没带上多少东西。

卡利欧斯发现树林里可能会有浆果和清水，于是就决定离群寻找，并向妻子承诺很快就会回来。他当时在绝望之下失去了理性，其实那片树林肯定早就被其他幸存者翻了个遍，哪里还会剩下什么东西。

他在树林中越走越深，后来也开始担忧恐怕再也无法跟同伴们会合，尽管妻子曾经说过若是他迟迟未归，她会在原地等候。后来，他好不容易在树林里找到了一丛晶莹饱满的紫色浆果，赶忙打开腰间的小袋子往里面装，只允许自己吃上一两枚来保持体力。

可是就在他往袋子里装浆果时，不远处传来笨重的脚步声。他首先想到的是牛头人或野熊，一边装一边频频回头张望，以防敌人从身后偷袭。

谁知他却判断错了方向，那怪物竟从前面扑了过来。

卡利欧斯曾在黑鸦堡垒当过兵，虽然旅途劳顿，可他的身手也还算矫捷，见状便往旁边一闪——那只背后长着两条可怕触角的恶魔犬没能命中他的喉咙，只是抓住了他的腿。

卡利欧斯忍着剧痛，不让自己喊叫出声，胡乱在地上摸索，想要找到能够自卫的武器。慌乱间，他摸到了一块尖锐的大石头，一把将它抄起，使出全力对着怪物的鼻子砸了过去。

他听见了骨头断裂的声音，那恶魔呜咽着松开了他的腿，但即便如此，卡利欧斯也不确定自己能否逃脱。就在这时，远处响起刺耳的声音。

凶残的恶魔犬迅速作出反应，先是一缩，立即朝声音的源头跃去。在本能的驱使下，卡利欧斯撒腿就跑，沿途也没顾得上包扎伤口，腿上鲜血直流。暗夜精灵跌跌撞撞地跑回等待他的妻子回到身边，每一步都提心吊胆，不知那怪物会不会杀回来结束他的性命。

泰兰德听完他的讲述，心中越发感到不安。卡利欧斯能从邪能兽的利爪下死里逃生真是太幸运了。可那些家伙躲在阵线后方干什么呢？当然，区区一只恶魔不管多么危险，也不会是玛法里奥或其他法师们的对手，但要是它还有同党怎么办？

想到这里，泰兰德问："你说那怪物是被声音吸引走了，那是什么样的声音？"

卡利欧斯回想了一会儿才回答："是很尖的噼啪声。"

"像雷声吗？"

"不像……倒像是甩鞭子的声音……"

女祭司飞快地站起身。"多谢你耐心地说给我听，现在请恕我失陪。"

"别这么说！"卡利欧斯的妻子赶忙说道，"我们应该再次向你道谢才是，姐妹！我都以为要失去他了！"

泰兰德没时间再多做争辩，在对他们赐予祝福后便快步走向珊蒂斯，女孩仍然把眼睛瞪得老大。

"你把他彻底治好了！我——我还以为等不及你动手他就会死了呢！"

"是啊，我成功了。"泰兰德说着也跨到黑豹背上，坐在女孩身后。"月神对我很是慷慨。"

"我还从没见过祭司治疗这么严重的伤口……而且那下手的怪物——"

"嘘，别出声，珊蒂斯。我需要思考。"女祭司调转夜刃豹的方向，让它返回那些法师之前所在的地方。身为圣职人员，泰兰德经常会获得连拉文凯斯领主的军师们都没有听说过的情报。现在，她又得知了一些重要线索，必须赶快通知玛法里奥和克拉苏斯。

燃烧军团的杀手战队已经逼近了。

黑龙在夜幕的掩护下返回宽广的巢穴。耐萨里奥归心似箭，因为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他的计划眼看就要实现，成功唾手可得。

一条身形较小的雄龙停在一座状如利爪的险峰之上，对他点头致敬，但大地守护者却没有理会，专注地梳理着头绪。他飞进黑龙军团的主洞穴，洞穴深处时不时地传来其他巨龙的咆哮声，他对在他身后落地的配偶们说："我要到下面去，别让任何人打扰我。"

几条雌龙点点头，她们早就对他的这个命令习以为常，从不会过问大地守护者在底下做些什么。跟黑龙军团的所有成员一样，他们也以奉命行事为己任。除了最为疯狂的耐萨里奥之外，生活在这座山中的所有生灵也都不同程度地疯得不轻。

黑色巨龙在勉强容他通行的狭窄隧道中向前行走，随着他越走越深，飞龙们日常活动的声音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古怪的声响，任何人听来都会产生一种误入铁匠铺的错觉，锻锤叮叮当当地敲打着金属，节奏也越来越快。耐萨里奥脸上凶残的笑意越来越明显，对事情的进展深感满意。没错，一切都将准备就绪。

但巨龙却没有走向锻锤声的源头，而是转了个弯，继续往下走。过了一会儿，连金属的铿锵声也听不见了，漆黑的隧道里只听得到他沉重呼吸的声音。除了他之外，军团中的任何成员都严禁擅闯这里。

终于，大地守护者走进了对那位艾瑞达术士施法的宽敞密室。在他进去的一瞬间，巨龙昂起头，因为他感应到这里还有别人。

声音在他脑海中再次响起，当他跟其他巨龙待在一起时也始终会听见，可那声音这时突然由弱转强，像是兴奋得发了狂似的。

快了……

就快了……

世界将重回正途……

所有背叛你的人都将付出代价……

秩序将得到重铸……

你将再度统治众生……

这些声音在大地守护者的耳畔一遍又一遍地回响，他骄傲地挺起胸膛，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很快，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他想要的样子！

“他们全都已经献出了自己。”他对着空荡荡的空气说道，“就连缺席的诺兹多姆也不例外。”

那些声音没有作出回应，不过黑龙似乎很满意，自顾自地点点头，闭上眼睛，聚精会神。

在他的召唤下，巨龙之魂现出了形状。

“见证它的美丽吧。”圆盘在他欣赏的目光下渐渐升起，“见证它的完美和力量吧！”

他的造物被金色光环笼罩，发出比先前更加耀眼的强光。在耐萨里奥意志力的作用下，巨龙之魂开始静静地颤动。在密室各处生长的钟乳石和石笋也跟着摇晃，仿佛活了过来。

随着大地守护者的呼吸变得越发急促，圆盘也颤动得越来越剧烈，整间密室都随之晃动，细小的石块从天花板上崩落，几枚粗壮的钟乳石也像是摇摇欲坠。

“来吧……”黑龙急切地低语，眼里燃起了兴奋的烈火。“来吧……”

现在整座山都在隆隆怒吼，像是有强能火山正在喷出岩浆或是爆发了强烈地震，洞顶崩塌，巨石飞落，落在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不少石块砸在巨龙身上，但他却面不改色。

接着，巨龙之魂中出现了一个个缥缈的轮廓，如光似影，四处飘动。许多影子长着翅膀，样子看上去跟耐萨里奥很是相近，有些是黑色，有些是青铜色，其他则是蓝色或红色。他们开始聚集在圆盘上方，数量迅速增多。

夹杂其中的还有体形较小的身影，外形更加奇异，散发着邪恶的绿光，头上长角，目如深渊。这些身影数量虽少，却有种难以言说的邪恶感，跟上方那些灵动的幽魂同样引人注目。

无论自愿与否，这些都是为巨龙之魂献出精华的贡献者。他们的精华全都凝聚在这件神器中，获得了连耐萨里奥这样的守护巨龙都难以匹敌的力量。单单只是现身，就能让这座高山剧烈震颤，岩石破碎。

一根庞大的钟乳石突然断裂，等沉浸在狂喜中的大地守护者反应过来已经太迟了。

即便是黑龙也经不起这么沉重的撞击，石块击中了耐萨里奥的左下颌，连鳞带肉扯去好大一块。有一片沾满鲜血的龙鳞飞了出去，锋利的边缘正好砸在巨龙之魂的中心点上。

耐萨里奥吓得大声咆哮，不是为他自己，而是生怕他那珍贵的造物出现意外。鳞片在圆盘上砸出一道很深的痕迹，先前完美的外观遭到了破坏，上方与下方的两群身影不受控制地乱成一片。

黑龙立即采取对策，终止了法术。那群幽影又被吸进了圆盘中，但消失的速度却让他很不满意。最后，整座高山停止了震颤，通道里只剩下漫天扬尘，作为它们短暂出现过的证据。

等到危机解除，耐萨里奥慌忙举起巨龙之魂细细观察。那道凹痕倒不像他想得那么深，可还是对神器造成了破坏，惹得他大发雷霆。无论如何黑龙也不

能容忍圆盘受到半点威胁。

“我一定会修好你的。”他小声说着将圆盘握在爪中，就像爱抚幼子的慈母一样。“我会让你再次变得完美……”

他用一只爪子紧紧攥着圆盘，用剩下的三条腿连跑带跳地奔出密室，凝重的脸色就连他的配偶们看见了都会感到不安。大地守护者的呼吸变得急缓不定，显然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只怕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

耐萨里奥没有返回同伴的身旁，而是拐了个弯，拖着笨重的身躯行走在狭窄的隧道间，锻锤敲击金属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晰，一听就是有人正忙碌得热火朝天。那中间还夹杂着各种古怪的语言，但在锤击声的掩盖下听不真切。

耐萨里奥走进另一间密室，里面火光耀眼，他适应了一会儿才能舒服地把眼睛睁开。这间密室里挤满了矮小瘦弱、动作麻利的地精，手里挥舞着各种冶炼工具，地下深处的炽热熔岩为一座座巨大的锻炉供给着能量。五六个绿皮生物正在七手八脚地为一面巨大的椭圆形盾牌除去铸壳，里面的金属燃得通红，地精们飞快地将铸壳翻转，让盾牌掉进一大桶水里。蒸汽瞬间喷发而出，有个工人躲闪不及，险些被烫伤。

其余的地精也在各忙各的，还有几位身穿工作服的人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确保所有人都各司其职。

耐萨里奥没有发现自己要找的目标，于是大声咆哮：“米克罗！米克罗！快来帮帮我！”

黑龙的叫喊声压过了所有声音，地精们都愣在原地，其中两个还险些把滚烫的铁浆泼到同伴身上。

“都继续干活！”一个高亢的声音愤怒地嚷道。“想前功尽弃吗？”

工人们立即从命。从脚手架上匆忙跑下来一位年长的地精，身如细柳，光秃秃的头顶上顶着一撮灰发。只见他一边往下跑，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话，但那并非是对主人的抱怨，而是在忙着计算。

“高为八英寸，表面积为一百二十平方英尺，要想达到既定密度，大约需要往混合物中再添加四十二磅——”他踩在了巨龙着地的那只前爪当中的脚趾上，吓得往后一缩，抬起头用惊恐的眼神注视着面前的黑龙。“耐萨里奥大人？”

“米克罗！快瞧瞧这个！”

大地守护者抬起巨大的龙爪，让那地精仔细检查圆盘。米克罗眯缝着眼睛，口中啧啧叹道："这么美轮美奂的作品，现在却出现了瑕疵！原本的设计堪称完美！"

"我的一块鳞片砸在上面了，地精！快跟我解释清楚，不是应该什么都伤不了它才对吗？"

"我发现还有血迹。"米克罗抬起头看了看耐萨里奥的伤势，这才继续说，"噢，这再正常不过了！尊敬的耐萨里奥大人，您也为这圆盘的诞生贡献了力量，对吧？"

"地精，你当时也在，不要明知故问。"

"是，是您创造了它的构造矩阵。"地精头领想了想，"那么其他巨龙呢？他们献出各自的精华了吗？全都融入到了这个圆盘的矩阵之中了吗？"

"当然。"

"那就对了，您是巨龙之魂矩阵的创造者，用您的力量和鲜血使它成形，可是只有您的精华没有融入其中。"地精笑起来，露出满口又尖又黄的牙齿。"所以，您会是它唯一的弱点，大人。您的鳞片，您的鲜血……哪怕是您身上的一根毫毛都能毁掉巨龙之魂，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米克罗说着将食指和拇指象征性地捏在一起。

大地守护者的眼睛快要瞪出来了。"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米克罗忙不迭地匍匐在耐萨里奥面前。"换句话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毁得了它，是不是？"

怒气顷刻间从巨龙脸上消失了，他咧嘴大笑，露出比地精更长的尖牙。"是啊，你说得对！所以我的巨龙之魂……是名副其实的坚不可摧！"

"只要您不摧毁它，谅谁都没办法。"瘦弱的小个子斗胆提醒道。

"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耐萨里奥看着巨龙之魂上的那处痕迹说，"你必须帮我把它修好！必须让圆盘复原如初！"

"那我就只能像上次那样做。"

巨龙不屑地说："想要多少我的血都没问题，必须修好它！"

"一定，一定。"米克罗回头看着其他地精，"不过，您的其他计划也会被拖慢，您的鲜血和法力还要派到别的地方。"

“别的都可以等！圆盘不能等！”

“那我们这就开始，大人。请您稍等我片刻，我暂停其他工作，然后带着助手尽快赶来。”

地精说完匆匆退下，耐萨里奥这才松了口气。他那珍贵的创造物将被修复，再次变得和他一样完美无缺。

他们将共同统治万物……

第十章

“简直不可忍受！”星眼说着从随身携带的小袋子里蘸起一点粉末，凑到鼻孔边闻了闻，“大好的机会都被白白浪费了，库塔洛斯！”

“也许吧，德斯德尔，但也许事情未必会像你说的那样。总而言之，事已至此，再追究这些已没有意义。”

两位贵族此时正站在拉文凯斯领主的帐篷里，跟其他位高权重的军官一起商讨接下来的战术策略。德斯德尔·星眼认定克拉苏斯指挥失当，不该错失良机，放虎归山。他认定如果暗夜精灵大军肯听从他的建议，早就一路畅通无阻地杀回了苏拉玛城——自从克拉苏斯等人加入军队，他已经不止一次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士兵们个个都很英勇。”巨龙法师礼貌地回答，“但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会劳累虚弱，必须休息。”

“还有进食。”布洛克斯小声嘟囔着。兽人一直跟在这群法师身边，尽管暗夜精灵明显不欢迎他，但只要拉文凯斯没有下达逐客令，其他人——包括星眼在内，都无权赶他出去。

“说得没错。”黑鸦堡垒的主人赞同道，“先让士兵和难民们吃饱喝足，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再说。我们不如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做。”

“那还用说，当然是杀回辛艾萨莉啊！”星眼脱口而出，“必须救出艾萨拉陛下！”

两旁的贵族纷纷附和。克拉苏斯皱起眉，却没多说什么。自从来到这里后，他就一直跟其他人讨论这件事，如今暗夜精灵仍然认定女王是遭到了恶魔的囚禁。况且辛艾萨莉本身就是燃烧军团入侵卡利姆多的源头所在，对此多做争辩也是徒劳无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必须攻下那座主城。

但克拉苏斯不认为玛法里奥的族人光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成事。

巨龙法师不顾礼仪，走上前大声说：“拉文凯斯大人！我必须向您再度提及一件事！我知道您不想听，但这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拉文凯斯接过星眼给他斟的一杯酒。即便是危机当前，暗夜精灵社会同样是等级分明。“你又要跟我提与矮人那些种族结盟的事吧？”

星眼在他身旁哼了一声，其他贵族脸上也纷纷流露出轻蔑的神情。

巨龙法师明知这样做只是在白费力气，却仍然坚持说：“在当前的形势下，矮人、牛头人和其他种族都在各自为战，分别对抗着燃烧军团的入侵。如果不能拧成一股绳，你们幸存的可能性都会微乎其微。但要是能摒弃成见，团结一心，就能在尽量减少死伤的情况下把辛艾萨莉从敌人手中夺回来！”

“让牛头人进入辛艾萨莉？”一名贵族问道，“这真是太野蛮了！”

“难道这些人宁可让恶魔进去？”罗宁小声问玛法里奥。

“你不会明白的。”德鲁伊愁眉苦脸地回答。

“嗯，你说得对。”

长胡子的指挥官将美酒一饮而尽，然后将酒杯递给旁边的星眼。他看着巨龙法师，仿佛在注视着一位受人尊敬却又犯了糊涂的长者。“克拉苏斯大师，我们都很感激您献计献策，您在法术方面的造诣远在我们的族人之上。在如何施法的问题上，我们衷心愿意听从您的建议。”拉文凯斯的眉头皱得更深。“至于别的事，恕我直言，您不是我们的一员，也看不清基本的事实。就算我头脑发热，跑去找牛头人和矮人求助，他们就会来帮忙吗？我们几方积怨已久，互不信任！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真来了，精灵战士就会和他们并肩作战吗？”

“矮人们很有可能会反过来对我们下手。”星眼说，“他们生性贪婪，这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一定会抢走我们的财宝，然后逃回他们的老巢。”

这时另一位军官补充说：“牛头人更是喜欢窝里斗，野蛮成性，有勇无谋！他们的内斗只会拖累我们，让恶魔更容易得手！”

拉文凯斯领主赞同道：“您都听见了吧，克拉苏斯大师？一旦结盟，不仅会导致战局大乱，甚至会带来毁灭。”

“就算不结盟，也难保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好心的法师，这个话题到此为止，请您不必再谈了。”

两人互相凝视着对方，数秒之后，拉文凯斯先把头转开了。虽说克拉苏斯取得了小小的胜利，却还是做出了让步：“请原谅我逾越了。”

“克拉苏斯大师，我们接下来要讨论补给和后勤保障的事宜，无须法师在场，只要贴身保护我的伊利丹留下即可。您不妨带其他人去好好休息一下，等大军开拔时还要劳烦你们。”

克拉苏斯礼貌地鞠了一躬，没再多说，带领同伴们平静地走出了帐篷。

走远之后，面色苍白的法师这才苦涩地说道：“他们的目光太短浅了，看来是在劫难逃。只有跟其他种族结盟才能确保胜利……”

“他们是绝对不会接受的。”玛法里奥说，“我的族人从来都不会跟那些异族一起抗敌。”

“但他们不是欣然接受了考雷斯特拉兹的帮助吗？”罗宁反诘道。

“很少有人能拒绝巨龙的援手，罗宁大师。”

“这话没错。”克拉苏斯若有所思地嘀咕着。“罗宁，我必须去找他们。”

“找谁？”

“找我的——当然是找巨龙来帮忙。”

布洛克斯哼了一声，玛法里奥也同样吃惊。德鲁伊知道克拉苏斯跟考雷斯特拉兹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却也不太清楚真相。

“您真要去找巨龙吗，克拉苏斯大师？他们可是向来独善其身的！你又怎么能做到？”

“我自有办法……但首先我必须有快速的交通工具才行，夜刃豹的速度不够，我需要会飞的坐骑。”

“比如说龙吗？”罗宁挖苦地问。

“体形小一点也可以，我的朋友。”

其他人没想到玛法里奥这时会突然提出建议：“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林地，也许……也许我可以联络塞纳留斯，说不定他有办法。”

从克拉苏斯的表情判断，他不太看好这个做法，可眼下也没有别的法子。他想了想，点点头说：“那我们必须尽快上路，影歌队长很可能会来阻挠，甚至带队跟随。那样一来，恐怕燃烧军团和暗夜精灵都要被卷进来了。”

此时加洛德·影歌正带领部众们休息，没人会担心这群法师会在自己人的部队里遭遇危险，而且那些士兵此刻也无力抵抗攻势。当然，等到部队继续前进时，士兵们就会立刻打起精神，各司职守。

克拉苏斯希望在那之前他已经在路上了。

“这么做真有必要吗？”红发法师问道。

“有两个理由。首先，就像我们刚刚讨论过的那样，龙族有力量力挽狂澜。其次，我还有私事要处理，我要查明为什么那些巨龙沉默了这么久，这太不正常了，我必须去弄个明白。”

众人不再提出异议。拉文凯斯领主打算在天黑时就命令大军继续上路，所以克拉苏斯必须赶在被发现之前尽快远离这里。

罗宁点点头说：“那么，我和布洛克斯呢？”

“如果我们这位德鲁伊朋友真能找到坐骑，那么天黑之前，大约就能回到这里。这段时间，你跟布洛克斯要尽量别被拉文凯斯看到，以免他问起我们的行踪，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他未必会很生气，起码在你离开之后没有人再敢跟他对着干了。”

克拉苏斯没有理会这句打趣的话，转身对玛法里奥说：“我们出发吧，先骑着夜刃豹假装去难民区绕个弯，应该不会引起士兵们的注意，然后趁机往林地里跑。”说完又轻轻嘶了一声。“只愿你的导师真愿意出手相助。”

依照巨龙法师的安排，两人迅速离开。他们的出现引起了士兵们的怀疑与好奇，但既然他们不是要奔赴前线，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玛法里奥对克拉苏斯的策略还是有些不放心，却也没有多问，他相信这位法师智慧过人，也知道他对龙类的了解要胜过他认识的任何人。有时候，玛法里奥甚至觉得克拉苏斯也像是一条巨龙，他肯定跟那些古老的生物共处过很长时间，否则怎么可能和它们如此亲密？

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行进历程，两人终于走进了那片林地。此番再次到来，已经不复先前那般舒适惬意。这片林地遭到了燃烧军团的玷污，要不是精灵守军最终反败为胜，这里早就保不住了。

面对逐渐迫近的威胁，林地的活力丝毫不减，飞鸟依旧在枝头鸣唱，而且德鲁伊能够感应到那些大树也在散播着这两位闯入者进入的消息。随着克拉苏斯的靠近，树叶的摩挲声越来越响，整片林地仿佛都能察觉到他特殊的身份。

当然，暗夜精灵的到来也受到了树木们的欢迎，它们清晰地感应出了他的气味，以及塞纳留斯赐予他的祝福。

可是玛法里奥却没有感应到半神。塞纳留斯事务繁忙，他肩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林地守护者们能够组织有效而系统的防御，以保护它们神圣的家园。既然半神分身乏术，又能否分出时间响应他的呼唤呢？

“这片林地已经饱受折磨。”克拉苏斯说，“我能够感觉到残余的邪恶力量。”

“我也一样，克拉苏斯。不知塞纳留斯现在能否听见我的召唤。”

“只能试试看了，玛法里奥。就算失败，我也不会责怪你。我可以乘夜刃豹上路，只是速度要慢得多。”

两人走进林地深处，德鲁伊找到了一片更加静谧的空地。他把这种感觉说给克拉苏斯听，两人都下了坐骑。

“我是不是留你一个人在这儿？”法师问。

“要是塞纳留斯决定现身的话，就算你在这里也没关系，克拉苏斯大师。”

玛法里奥找到了一片柔软的草丛坐下，克拉苏斯小心地退到旁边，生怕打扰到德鲁伊。

玛法里奥闭上双眼，聚精会神。他先将意识延伸到树木上，继而蔓延到其他植物和一切生灵，打听半神最近有没有来过这里。要是塞纳留斯来过，他立即就能知道。

然而这片林地中没有半神留下的任何线索。失望之下，德鲁伊只能另想办法。不幸的是，眼下要想尽快联系到他的杉度，就只能通过翡翠梦境了。

这正是玛法里奥最害怕的事。他长吁了一口气，静心凝神，试图让意识进入那个缥缈的界域。他无须彻底进入，只要接触边缘即可，然后用意识去接触塞纳留斯。可即便是这种若有似无的精神交流，也让他惶恐不安，只能硬着头皮面对。

玛法里奥开始感觉到灵魂渐渐离开身体，为了避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他不愿再往前走，在半途停了下来。没有想到这么做居然更费力气，但他原本就不准备长时间地在这种状态下停留。他在脑海中想象着塞纳留斯的模样，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联系他……

忽然间，身旁有个声音打断了他的冥想。

“玛法里奥！有人！”

德鲁伊一下子回到现实，几乎回不过神来，全身上下除了眼睛以外都不受控制——他刚一睁开眼，就看见一只邪能兽扑了过来。

他听见一连串模糊不清的咒语，看着那可怕的怪物变得干瘪而扭曲，很快就化成了一堆破碎的白骨残渣。

克拉苏斯抓紧玛法里奥的手臂，用惊人的力量把他拉了起来，问道：“你缓过来了吗？”

德鲁伊无暇回答，因为此时树林里突然钻出一群邪能兽，还有不少头上长角、面目狰狞的邪能卫兵。粗略一数，两位施法者至少要以一敌十。被拴在树上的两头夜刃豹则在咆哮着想要挣脱绳索，却被绑得牢牢的。恶魔们根本没把那两头黑豹放在眼里，它们的目标只是法师和德鲁伊。

克拉苏斯先在他们周围画出了一条无形的线，然后跟刚才一样，又匆匆念了几句咒语。水晶尖刺突然从地下冒出，足有暗夜精灵那么高。

三名邪能卫兵的身体瞬间被刺穿，一只邪能兽的口鼻被割断，大声哀鸣。

多亏克拉苏斯反应够快，为玛法里奥争取到了思考对策的时间。恶魔们步步紧逼，德鲁伊赶忙朝附近的几棵大树发出了求援的信号。

叶片繁茂的粗壮枝条向下弯折，勾住了四名恶魔，把它们慢慢提到空中，直到消失不见。玛法里奥不知那些怪物遭遇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再也无法对他构成威胁。

其余的大树也纷纷伸展枝叶，瞅准时机给鲁莽冲锋的燃烧军团爪牙设下陷阱。一只邪能兽被绊倒，另一只则毫无防范地被撞断了脖子。

尽管如此，以邪能兽为主力的恶魔军队仍像潮水般涌来，邪恶的战犬慢慢靠近，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两位受困法师的力量据为己有。

玛法里奥的法术非常奏效，但那些恶魔似乎更加惧怕克拉苏斯，这也不难解释——克拉苏斯法力更强，出手迅速，残忍无情。这位看似病殃殃的法师早就不再是初次见面时的样子，虽然他仍旧疲态尽显，却不会再犹豫退缩。

林中响起一声雷鸣，只见克拉苏斯捂住喉咙，一根闪光而细长的触角缠住了他的脖子，像套索般越缠越紧。随后，克拉苏斯被拽倒，朝他召唤出来的那些尖刺移动过去。

玛法里奥鼓起勇气回头张望，看见了如阿克蒙德那般可怕的怪物——一位身躯庞大的骷髅骑士，头上长着顶角，双目火光四射，正用挥舞在手中的鞭子使劲拖着克拉苏斯。这个刚刚现身的恶魔比其他爪牙高出不少，看起来气势不凡，想必是敌人的头目。

德鲁伊抓起几片树叶，朝那邪恶的鞭子掷去。树叶犹如刃片，终于将鞭子割断。

重获自由的克拉苏斯气喘吁吁地双膝跪在地上，忙不迭地想要解开仍然绕在颈部的半截套索。身后的恶魔头目往后跌了几步，总算站稳。他将鞭子收回，准备瞄准德鲁伊出击，武器虽已断裂，但威力仍然不可小视。

玛法里奥被恶魔包围，眼见同伴又无力施救，料想这次肯定凶多吉少。他跟克拉苏斯面对的不仅是这些难缠的恶魔杀手，连他们的头目也亲自出动，绝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加洛德被蒙在鼓里，罗宁和布洛克斯又料想他们会平安归来，哪里还会有援军赶到！

令玛法里奥没有想到的是，恶魔头目并没有马上再扬起鞭子，而是用嘶嘶的声音对他说：“投降吧……若是投降，我就饶你们不死……我以伟大……萨格拉斯的名义起誓……这将是你唯一的生机……”

克拉苏斯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如果我们对燃烧军团投降……下场会比死亡更悲惨！别轻信他的话，玛法里奥！我们跟他战斗到底！”

玛法里奥这时想起他与阿克蒙德那次短暂交手的经历，认为法师说得没错，若是被恶魔们活捉回去，他们肯定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于是愤而说道：“我们宁死不降！”

恶魔那烈焰熊熊的眼眸闪着光芒，扬起鞭子狠狠地甩了四下，每一下都在地面上划出一道闪电，召唤出一只恐怖的地狱战犬。四下过后，那头目身旁赫然出现了四只庞然大物。

“既然如此，就让我的宠物们饱餐一顿吧，法师们……”

克拉苏斯稳住脚步，注视着那恶魔头目，暗藏杀机地眯起眼睛。

但那骷髅骑士早有准备，将鞭子回旋甩动，形成一团薄雾。薄雾中火光迸射，像是有什么东西爆炸了。

暗夜精灵停止了施法，似乎对手能轻易化解他们强大的魔法。

“我的担心成真了。”克拉苏斯小声说，“他是驯犬者哈卡！”

玛法里奥本想多问几句，可其余的恶魔又再次扑来。水晶尖刺尽管能稍作抵挡，却也禁不住它们的疯狂抓咬。站在不远处的哈卡放声大笑，那声音就像是成百上千条愤怒的毒蛇在嘶嘶地吐着信子。

一名邪能卫兵攻破了水晶尖刺防线，马上就要冲到两人面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夜刃豹骑兵们从四面八方杀进战场，还没等恶魔们回过神来，就被扑倒在地。精灵援军一边英勇作战，一边高声歌唱。

玛法里奥看得愣住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这些人不是影歌的部下，一个个身穿银光灿灿的盔甲——他看了两次才看出她们是女人。他听见的歌声是在赞美着英勇无畏的黑夜勇士，那是月神在战场上的化身。

原来是艾露恩姐妹团的姐妹们来帮忙了！

玛法里奥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这群女祭司在战场上拼杀的身影。她们不复往日的安静娇柔，展现着飒爽的英姿，有的手持弯曲长剑，有的挥舞双尖短矛，还有的挎着长度不及前臂的短弓，左右射箭，弦无虚发。

这支援军立即扭转了战局——不少邪能兽被箭矢射中，倒地毙命。女祭司们不输男儿，下手果决，斩魔断首。两头夜刃豹朝一只邪能兽扑了过去，一左一右地撕扯着它，那怪物很快就变得血肉难辨。

在这支威风凛凛的巾帼战队里，玛法里奥发现了泰兰德的身影。

没等他开口呼喊，又有个高大的邪能卫兵朝他扑了过来，多亏他反应及时，往旁边一闪，那恶魔扑了个空。玛法里奥滚到旁边，紧跟着施放法术。

邪能卫兵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潮湿的泥沼，他的身体迅速下陷，但还是攀住了边缘，奋力挣扎着想要活命。

玛法里奥绝不会给他机会，一脚将恶魔手上的武器踢飞，想把它抢过来，没想到怪物一转身，想拉住他的双腿。玛法里奥脚下一滑，没能躲过，一只脚被那恶魔抓住，眼看就要被拖入流沙之中。就在此时，德鲁伊终于握住了剑柄。

玛法里奥拼尽力气举起利剑，深深插进了那个邪能卫兵的头颅。

眼看那恶魔慢慢陷入泥沼，玛法里奥发现情势不容乐观。虽说姐妹会的成员占了上风，但也有不少人挣扎在死亡边缘。玛法里奥刚刚站起来，就看见一名祭司被邪能兽从黑豹背上拖了下去，像扯破丝绸那样轻易地咬断了她的脖子。另一位姐妹的坐骑被恶魔刺穿了下巴，剑尖从肩胛骨中间穿出，很快也倒在地上。

最令玛法里奥惊恐的是，眼看泰兰德也要遭遇毒手。她此时正跟一名邪能卫兵打得难解难分，没有注意到驯犬者正在她身后扬起鞭子。

鞭子啪地落下，幸好女祭司胯下的黑豹刚巧往侧面一躲，被缠住的是她的双臂。骷髅骑士猛地用力，泰兰德从黑豹背上拽了下去，她那身沉重的盔甲轻盈得像层纸片。

“不！”玛法里奥大吼着冲向她。

克拉苏斯正在施法，赶忙拽紧他的胳膊。“德鲁伊，那里危险——”

可玛法里奥此时只关心泰兰德的安危，将平日里所受的训练全都忘在脑后，不管不顾地向前冲去。足够靠近时，他一跃而起——但没有跳向与他一同长大的伙伴，而是扑向了那个恶魔。

驯犬者庞大的身躯抵挡住了玛法里奥的撞击，但还是分散了注意力，松开了缠紧女祭司的鞭子，她轻轻地落在地上。

“蠢货！”驯犬者啐了一口，抓紧德鲁伊的肩膀。“我是哈卡……而你什么都不是。”

他没看见玛法里奥悄悄从腰带中拔出了匕首，使劲插进了恶魔相对脆弱的肘关节。

哈卡哀号一声，松开猎物，将匕首拽了出来。刀刃上沾满了黏稠的脓液，是那恶魔的鲜血。但驯犬者非但没有把刀尖对准玛法里奥，而是把匕首扔到一旁，从地上捡起鞭子，朝正在站起的德鲁伊走来，高高举起。

“他命令我务必留你一命……看来没那种可能了……”

鞭子应声落下，玛法里奥痛得像是被闪电击中，剧痛难忍，仿佛要被活活烧死。

然而这时他仍然保有一分镇定，回想起了塞纳留斯的教诲，用他平日的所学来化解疼痛。鞭子带给他的痛苦渐渐消失了，驯犬者又挥下了第二下，第三下，但德鲁伊只觉得是凉风从旁吹过。

玛法里奥明白自己感觉不到疼，这样的折磨最终还是会摧毁他的身体。杉度传授给他的本领只能让他暂且抵挡一阵，但还是要尽快想出对策。

“也许我给你留一口气足矣，”哈卡嘲讽道，再次挥鞭打在他身上。“主人只是想要亲手折磨你，仅此而已……”

说着再次扬起鞭子。

玛法里奥抬头注视着天空，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密布的云层上了，而驯犬者却歪打正着地帮了他一把。

狂风率先出手，搅得云浪上下翻涌。云团不喜欢被打搅，愤怒得变成了黑色。虽然这与玛法里奥的性格背道而驰，他还是尽量满足着云团的怒火，利用它们的虚荣心帮助自己。眼前这个恶魔正在驾驭闪电的力量耀武扬威。

哈卡误以为玛法里奥打算投降，双目放射着火光，又把手臂抬起。“那就再抽一鞭吧！最后一鞭……”

霎时间，云层轰响，震颤大地。

两道闪电从空中劈落，打在了那巨大恶魔的身上。

哈卡痛得失声尖叫，玛法里奥不禁浑身颤抖。驯犬者站在明亮的光芒中，将双臂高高举起，仿佛想要抓住攻击他的罪魁祸首。被烧得焦黑的鞭子也从他手中滑落。

在战场四处作恶的邪能兽这时也纷纷停手，倒地哀号。

终于，天空中的亮光散尽……只留下恶魔头目那被烧得干瘪的尸体躺在草地上。

巨大的恶魔犬不住地呜咽着，像当初被召唤出来时那样伴随着一道闪光消失了，只有喊叫声回响不绝。

群龙无首的恶魔们再也不是姐妹会和克拉苏斯等人的对手了。在把他们全部杀光之后，玛法里奥踉跄地奔向泰兰德。

泰兰德坐在地上，还是一副惊恐万分的模样。但当她看见德鲁伊跑来时，脸上立即洋溢起明媚的笑容，让玛法里奥都暂时忘记了疼痛。

“泰兰德！是你们创造了奇迹……”

“不是奇迹，玛法里奥。我听一位伤患说，有邪能兽溜到了我们的阵线后方，他还向我描述了那位头领的样貌。”她说着回头朝哈卡的残骸看了一眼。“我跑去通知你们，却听说你和克拉苏斯已经离开了。不知是不是艾露恩在指引着我，但我确定你们有危险。”

“所以你就跑回去找姐妹会帮忙，我还真没见过比你们更加英勇的战士。”

泰兰德又冲他笑了笑，笑容满带疲惫，却很安心。“关于神殿，有很多外人不知道的事呢！”她说完正色道，“你还好吧？”

“我没事……但克拉苏斯跟我恐怕是白跑一趟了。我原本打算联络塞纳留斯，希望能帮那位法师找到坐骑，带他飞到巨龙的领地上去。”

“罗宁和布洛克斯也暗示过，但我还是不敢相信——难道他真以为能见到那些飞龙吗？”

德鲁伊回过头去，克拉苏斯此时正在两位祭司的搀扶下慢慢站起身。那两位姐妹会的成员也跟其他人一样，没来由地对克拉苏斯满怀敬重。只见法师大步走向驯犬者的尸体，脸色很是凝重。“泰兰德，你也见过他，肯定也察觉到他与众不同吧。我认为他能做到，只要能到达那里就行。”

“但除非有一条龙能带他过去，否则他又怎么能在短时间内赶到呢？”

“我也不知道，我——”忽然有阴影笼罩在两人面前，玛法里奥抬起头，绝望无助的脸上换上了惊奇的表情。

那些家伙围着他们绕了三圈，才在距离近处那头夜刃豹不远的地方停下。大猫们蠢蠢欲动，却没敢贸然攻击，也许是因为不确定它们的身份。

它们宽大的翅膀羽毛充盈，长着黑鸦似的鸟头，初看之下像是漆黑如墨的狮鹫，长着鳞片和利爪的前肢也跟狮鹫很相像。但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相同之处。这两只猛兽没有酷似雄狮的躯干和后腿，反倒有些像马，身后还长着粗壮的尾巴。

“是角鹰兽。”博学多闻的克拉苏斯满意地说道，不安的表情一扫而空。“速度够快，善于长途飞行。你那位导师真是有眼光。”

泰兰德看上去却不怎么兴奋。“可是他为什么要准备两头坐骑？”

法师和玛法里奥相互看着对方，都看出了塞纳留斯的用意。

“看来我要跟克拉苏斯一块儿去了。”德鲁伊回答。

泰兰德抓住他的胳膊，大声说道：“不行，玛法里奥！你不能去！”

“我明白林地之主为什么会这么做。”克拉苏斯说，“德鲁伊能更好地为角鹰兽指明方向，而且他与塞纳留斯的联结也能够帮助他面对红龙女王阿莱克丝塔萨……她是生命守护者。”

女祭司的眼中满是恳求，然而玛法里奥却无法否认同伴的看法。“克拉苏斯说得对，我必须跟他一起去。请原谅我，泰兰德。”说完，他情难自抑地将她抱住，泰兰德稍作犹豫，回应了他的拥抱。玛法里奥看着她继续说：“恐怕要麻烦你帮罗宁和布洛克斯解释下我们离开的原因了，能帮我这个忙吗？”

她还是做出了让步，接受了这个无可改变的事实。“我当然会，你应该了解我的。”

角鹰兽发出嘶鸣，像是在催促他们尽快上路。克拉苏斯麻利地爬到其中一只坐骑的背上，玛法里奥则上了另一只坐骑，视线仍然锁在泰兰德身上。

女祭司突然握紧他的手腕，小声念叨着什么。两位骑士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她这是在为玛法里奥赐予艾露恩的祝福。

“祝你一路顺风。”她祝福完后轻声说，“平安归来……我会等你。”

德鲁伊尴尬地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克拉苏斯轻轻用脚后跟碰了碰角鹰兽的侧肋，猛兽用再一次的嘶鸣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准备振翅高飞。玛法里奥的坐骑也本能地效仿着同伴的动作。

“再见了泰兰德，谢谢你。”他说，“我一定会速去速回！”

“但愿你不会食言，玛尔。”

听见她唤出他童年时的小名，玛法里奥会心一笑，抓紧角鹰兽的鬃毛，追随法师而去。

“这趟旅程会很漫长。”克拉苏斯大喊，“不过幸亏有半神的馈赠，总算容易多了！”

玛法里奥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注视着下方越变越小的身影。他跟泰兰德彼此相望，直至对方在视野里消失不见。

即便这时，他也没将目光移开，而且在内心深处笃信，泰兰德一定也是如此。

第十一章

恶魔并没有重整大军再度攻来，这让暗夜精灵看到了希望，只有罗宁和布洛克斯没有盲目乐观。拉文凯斯命令将士们再休整一天，尽管这两位外来者也认为休息是必要的，可他们明白燃烧军团绝对不会在这段时间里毫无动作。阿克蒙德一定在紧锣密鼓地部署战术，敌人每拖延一秒，都会让他准备得更加充分。

克拉苏斯和玛法里奥失踪的消息在精灵群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加洛德看起来更是出奇地愤怒。这也难怪，他肩负着保护这群施法者的重责，不能让他们出现任何差池，现在居然有人在他鼻子底下擅自脱离了大部队。

“拉文凯斯大人肯定会为此扒了我的皮！”从前的卫兵军官在前往领主的帐篷途中反复重复着这句话。泰兰德在送走玛法里奥和克拉苏斯之后已经归队，她主动提出要跟队长一起前来帮忙解释这件事，但纵然如此，加洛德还是一脸就义的模样。他确信，光凭放走这么有价值的成员这一条罪名，就足以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他想得果然没错，那位长胡子的指挥官听闻这个消息后，厉声咆哮着砸翻了旁边的小桌台，各种图纸和文书散落一地。

“我绝对不允许这样愚蠢的行为！”黑鸦堡垒的领主大声喊道，“他们这么鲁莽，会让整支大军都受到威胁的！要是敌人听说有两位强大的施法者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抛下了我们——”

“他们没有抛下任何人。”罗宁抗议，“只是去找帮手了。”

“找龙类帮忙？他们俩一现身，恐怕就会被那些家伙吞到肚子里去了！之前跟在那法师身边的宠物算是听话，可狂野的飞龙……”

“龙类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有智慧的生物，他们知道的事情要比我们多得多。”

“对，而且他们还会不等我们开口就将我们全都吞进肚子里去！”拉文凯斯大声咆哮，说完回头看了泰兰德一眼，语调中带了些尊重。“艾露恩姐妹会的成员跟这些事又有什么牵连呢？”

“我们曾经见过面，大人。”

拉文凯斯仔细看了看女祭司的脸说：“啊，没错！我们是见过！这不是你那位朋友吗，伊利丹？”

伊利丹一直默不作声地站在旁边，这时点了点头，脸上面无表情。

拉文凯斯交叉双臂。“我原本指望你们俩能劝劝年轻的玛法里奥呢，我知道克拉苏斯大师是听不进劝说的。”

“玛法里奥本来是想回来的。”女祭司说，“但他的导师暗示他应该跟法师一块去。”

“导师？你指的是关于半神塞纳留斯的那些胡话？”

泰兰德抿起嘴。“伊利丹能证明林地之主的存在。”

玛法里奥的弟弟再也维持不住镇定的表情，小声说：“是真的，大人。塞纳留斯确实存在，我见过他。”

“哼！先是巨龙，现在又扯上半神！既然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神灵和魔法助阵，为什么还会被打得一败涂地！看来这位半神一定也有不愿帮助我们的理由！”

“他和他的同族在用特有的方式对抗恶魔。”泰兰德回答道。

“说起恶魔，那两个蠢货难道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被杀手暗害吗？要是还没等他们找来援军，就先死于非命——”拉文凯斯注意到身旁这些人脸上的表情游移不定，于是问道，“难道他们已经遇袭了？”

女祭司低下头。“是的，大人。我跟姐妹们赶去帮忙，击退了那群恶魔，他们俩都没受伤。”

旁边的加洛德皱起眉，伊利丹也恼火地摇了摇头。拉文凯斯长出了一口气，跌坐在简陋的座椅上，拿起事先开好的酒瓶“咕咚”喝了一大口，随后才厉声说：“跟我说说那件事。”

泰兰德便简要向他讲述了在附近发现杀手的经过，当她听说玛法里奥和克拉苏斯已经脱离大军进入树林时，吓得惊慌万分，赶忙和姐妹们骑上黑豹以疾风之速追赶两人，赶到时发现他们已经被恶魔包围。祭司们不顾自身安危冲去救人，虽说有几位姐妹不幸牺牲，可他们全都明白克拉苏斯和德鲁伊对这场战役的成败至关重要，只要能保住他们的性命，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说到这里，伊利丹在旁边轻轻哼了一声，拉文凯斯领主却始终听得全神贯注，当泰兰德提起那个挥舞鞭子的恶魔时，他的眼中亮起了光芒。

“看来那一定是某位恶魔指挥官，应该是杀手的头目。”他说。

“似乎是这样，那恶魔非常强大，不过玛法里奥还是从天空召唤了闪电将他杀死了。”

“真是好样的！”贵族的这句称赞中又夹杂着莫名的失望。“所以那位德鲁伊才更应该回来跟大军会合！我们需要他的力量！”

“我会率领月之守卫来填补他擅自离开造成的空缺。”伊利丹说。

“也只好这样了，法师。也只好这样。”他说着将酒瓶放到一旁，打量着面前的几人，尤其是罗宁。“法师，你能否向我保证，不会像你的同伴那么冲动？”

“我希望我们能够击败燃烧军团，拉文凯斯大人。”

“哼！这可不是令我满意的答案，不过我早知道你们会这么说了。影歌队长……”

年轻的暗夜精灵紧张地走上前去，敬了个礼。“在，大人！”

“我原本想要狠狠地惩罚你失职的行为，没能看管好这几个人。但我越了解他们，我就越发怀疑任何人也没有控制他们的本事。你能在这段时间让他们没出意外就已经很值得称赞了。希望你能再接再厉，只要他们还有一个人在，就要确保他们安然无恙。”

加洛德过了好几秒才意识到贵族居然表扬了他，慌忙又敬了个礼。“遵命，大人！谢谢您，大人！”

“不用谢我……我很同情你。”拉文凯斯说着凑上前来看着行军图。“现在你们全都可以退下了，也包括你，伊利丹。”他说完摇了摇头，看着地图喃喃自语道，“月神啊，别再让这群施法者来烦我了……”

玛法里奥的弟弟满脸窘迫，像是被领主那带着手铠的拳头重重地打在脸上似的。他轻轻把头一点，跟着同伴们退出指挥官的营帐。

布洛克斯和罗宁并肩走在前面，两人都默不作声。泰兰德走在队长身边，影歌仿佛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脑袋还长在脖子上。

一只手轻轻拍了拍女祭司的肩膀。“泰兰德……”

泰兰德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伊利丹。看起来法师已经不再愤怒，又像他们两人上次说话时那样，一脸的紧张。

“伊利丹，你——”

“我没法再保持沉默了！这一切都是玛法里奥幼稚鲁莽的行径造成的！如今这件事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根本就不配拥有你！”

泰兰德礼貌地向后退了一步。“伊利丹，这是一条漫长而艰巨的——”

“听我说完！我之所以接受他对‘德鲁伊之道’的追寻，是因为我知道他希望自己能与众不同！在所有人当中，我自认最了解哥哥的野心！”

“玛法里奥他不是——”

然而伊利丹再次打断了她的话，两只琥珀色的眸子几乎要喷出火来。“他走上的是危险的异端之路！毫无任何可取之处！我早就觉得他应该跟着我走，只有永恒之井才能解决所有问题！看看我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多大的成就吧！现在连月之守卫都要听我指挥，我已经带领他们消灭了不少恶魔！玛法里奥的做法只会害苦他自己——甚至还有你！”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对我们俩都很有感情，泰兰德，我们两兄弟也都很喜欢你，早就知道其中一位会成为你中意的伴侣。我原本不想干涉你的决定，让你听从内心的声音作出选择，可我今天必须把话说明了！”他抓紧她的胳膊。“我要保护你，不能让你受到玛法里奥的伤害！我再强调一次，只有永恒之井才是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力量源泉！就连艾露恩的祭司们也释放不出我那么强大的法术！跟我走吧，我会好好保护你的，还会教你那些你在神殿中都不可能学到的东西，让你明白永恒之井到底能带给你多大的力量！只要我们俩同心协力，就算那群月之守卫全都加起来，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将会灵体合一，我们将会——”

“伊利丹！”泰兰德大声呵斥，“请你自重！”

他立即松开手，仿佛胸口被人刺了一剑。“泰兰德——”

“你刚才的话不仅是在侮辱你的兄长，也是在侮辱你自己，伊利丹。你的推断完全是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玛法里奥在拼尽全力拯救我们，他所选择的道路很有价值！或许只有他才能让精灵一族免于覆灭！永恒之井遭到了污染！恶魔们也像你一样，正在从井中汲取力量！这说明什么？”

“荒谬！你居然拿恶魔跟我比？”

“玛法里奥他会——”

“玛法里奥，玛法里奥，又是玛法里奥！”他高声怒吼，整张脸都扭曲得变了形。“我现在明白了！我在你眼中就是个蠢货，是个小丑！”他攥紧拳头，手边有原始魔法能量在噼啪作响。“你早就做出了选择，泰兰德，只不过没有明说而已。”

“我没有那么想！”

“玛法里奥……”伊利丹重复着这四个字，把牙咬得紧紧的。“愿你们二人永结同心，幸福到老……前提是我们能活下来。”

他说完转过身，走回月之守卫们中间。泰兰德注视着他的背影，泪水夺眶而出。

“萨满祭司？”有个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泰兰德跳了起来。“布洛克斯加？”

兽人庄重地点了点头。“他伤害你了吗，萨满祭司？”

“不……没有，只是有点误会。”

看着伊利丹渐渐走远，布洛克斯发出一声低吼。“那家伙误会的可真多……低估的也不少。”

“放心吧，我没事。你有事要找我吗？”

兽人耸了耸肩。“也没什么。”

“你折返回来，是怕伊利丹会对我怎么样吧？”

“萨满祭司，我这卑微之躯欠你太多了……当然，也欠那家伙。”

女祭司蹙起双眉。“我听不太懂。”

布洛克斯弯了弯曾经被伊利丹烧伤的手指。“没事了，萨满祭司，就当我没说。”

“谢谢你回来帮我，布洛克斯加。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知道玛法里奥也一样。”

兽人咕哝着：“但愿如此。”

他的目光始终跟在伊利丹身后，没有移开。

罗宁停下脚步，看着兽人和女祭司在不远处交谈。他非常清楚布洛克斯为什么会突然回去找泰兰德，如今伊利丹对她的感情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非但没有把哥哥的生死放在心上，反而似乎想趁着玛法里奥不在的这段时间放手追求泰兰德。

不过罗宁并不关心这三个年轻人的三角恋情会怎样发展，他此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林地中的那场偷袭。克拉苏斯和德鲁伊双双全身而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但他们的这场胜利还是让人类法师忐忑不安。

跟他们交手的是驯犬者哈卡。光是想想这个名字，都让罗宁胆寒，那个总是挥着鞭子的恶魔能够召唤出无穷无尽的邪能兽大军，专门克制施法者。在燃烧军团的第二次入侵期间，有多少达拉然的法师惨死在了驯犬者爪牙的手上？

是的，罗宁有充分的理由在听到驯犬者的大名时感到绝望，可还有别的事更加令他恐惧。

哈卡死得早了点儿。

驯犬者将来是会死，但绝不是死在对抗暗夜精灵的这场战争中。

时间完全不对。哈卡居然现在就已被消灭……这说明未来必定会变得不同。

也就是说，即便他们杀死了那强大的恶魔，第一次大战恐怕也会以失败告终。

角鹰兽翱翔在高空中，每每扇动巨大的翅膀都能向前飞出好几里远。虽然它们的飞行速度赶不上龙类，但也绝对是生灵中的翘楚。这些野兽仿佛是为飞翔而生，在空中竞相追逐，飞过山川河流，越过绿树林海，克拉苏斯在背上也能感觉到它们的兴奋。

生来便与天空亲密无间的巨龙法师把脸扬起，尽情享受着穿云逐风带来的快感，由于不能变回龙形，这样的感觉真是久违了。他不禁想起当年第一次和阿莱克丝塔萨并肩飞翔时的情景，脸上现出了笑意。那天，刚刚成为女王的配偶，两人终于开始了首次交配前的仪式。

在仪式上，克拉苏斯——又或者应该说是考雷斯特拉兹才对——绕着那条身躯比他庞大得多的雌龙一圈又一圈，不遗余力地展示着他的力量和敏捷。女王则只是在龙族领地上空飞了一大圈，在飞行中始终保持着匀速，既不会过快也不会过慢。她的新配偶理应充分展现他的实力，可同时他也应该有所保留，以便稍后与她繁衍龙裔。

考雷斯特拉兹为了取悦红龙女王，在空中花样百出，时而肚皮向上，时而朝着密集的尖峰俯冲而下，甚至佯装跌落，眼看就要撞上山间，又在最后一刻从旁擦过。他有时难免表现得有些莽撞，但危险动作本就是仪式的一部分。

“我亲爱的阿莱克丝塔萨……”克拉苏斯轻声呼唤着这个名字，记忆随风飘散。他觉得脸颊湿湿的，也许是有泪滴滑出了眼角，又或者是云层中有雨滴落下，总之疾风很快吹干了他的脸，巨龙法师继续专注地骑着角鹰兽向前飞去。

地形变得越发起伏而陡峭，此时他们已经旅途过半，飞得还算快，但克拉苏斯还是有些急躁。他感觉到不太对劲，相信自己猜出了其中的原委。

是耐萨里奥。

大地守护者。

在克拉苏斯真正的时代，他被称作死亡之翼。

尽管穿越时空的经历令他损失了大部分记忆，然而克拉苏斯却怎么也忘不了那条黑色巨龙。未来，死亡之翼将会成为邪恶的化身，不计代价地妄图毁灭整个世界，将他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建立在废墟之上。耐萨里奥已经越过了疯狂的门槛，克拉苏斯也饱受其害。当他上一次返回龙类领地时——多亏了年轻时候自己的帮助——克拉苏斯尝到了不少苦头，看清了大地守护者已经堕落到了何种程度。由于担心巨龙法师会揭发他背叛群龙的打算——事实上克拉苏斯也正有此意——黑龙居然用一种隐秘的魔法阻止对手谈论任何与他有关的事。大多数飞龙浑然不知克拉苏斯是受到了法术的影响，而把他看成了半个疯子。

无论是年轻的考雷斯特拉兹，还是年长的巨龙法师，都意识到了群龙集体沉默的现状，那背后只会有一种原因，就是耐萨里奥已经开始了行动。克拉苏斯由于记不起黑龙究竟想做什么，急得百爪挠心。如果说巨龙法师采取怎样的做法才能既改变过去，又不至于对未来造成太大影响的话，那一定就是阻止大地守护者的背叛。这件事情的成败还关乎着飞龙一族的生死存亡。

克拉苏斯突然听见玛法里奥在喊他的名字，赶紧晃了晃头，看向身边的德鲁伊。

“克拉苏斯！你生病了吗？”

“我这病恐怕永远都治不好了！”年长的施法者回答。他皱起眉，责怪自己怎么会这么粗心大意。数百年的苦修让他早已练就了掩饰情绪的本事，可当他回到这混乱的时代之后，又把那些本事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如今克拉苏斯的自控能力恐怕比罗宁强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及那个兽人。

德鲁伊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把头转开了。克拉苏斯还在默默自责，提醒自己务必保持自控，否则一切只会被越搞越糟。

玛法里奥不明白哈卡的死意味着什么，这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他又怎么会知道驯犬者本该在将来才跟那群恶魔一起被消灭。罗宁应该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令人不敢细想，现在，克拉苏斯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发展。

如果还有未来的话。

旅途还在继续，两只角鹰兽再次停下，到河边饮水解渴。两人也走下坐骑，趁机喝了几口水，吃了点干粮，随后继续上路。克拉苏斯希望等他们下次落地时已经是在龙类的领地境内了。

下方的山峦变得越发陡峭，一座座尖峰耸入云霄。远处两只巨大的黑鸟朝他们飞来，巨龙法师身体一紧……快了，就快了，他很快就能到家了。

克拉苏斯暗暗祈祷他的家园没有发生任何变故。

玛法里奥胯下的角鹰兽嘶鸣一声，巨龙法师这才发现那两只巨鸟还在朝他们飞……而且要比他想象中要强大得多。

对于鸟来说，实在是大得震慑众生。

是龙……黑龙。

克拉苏斯命令坐骑调转方向，同时对玛法里奥喊道：“快，飞向山岭南边！”

德鲁伊也意识到了威胁，慌忙照做。两只角鹰兽顿时改变方向，那两条黑龙却还在继续向前。尽管目光敏锐，他们却没看见空中这些渺小的身影。

克拉苏斯知道局面随时会出现变数，那两条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催促着坐骑全速前进。此时黑龙们出现在这里也许纯粹是巧合，可巨龙法师绝不会这么想——耐萨里奥近乎疯狂成魔，很可能是派出这两名卫兵来侦察有没有入侵者擅闯龙类的地盘。说来讽刺，他这次倒是疯对了地方。

两只角鹰兽以惊心动魄的速度朝着低矮的山峰降落，等藏进山中之后，克拉苏斯就能松口气了，黑龙们肯定会毫无察觉地飞过去。

但就在巨龙法师和德鲁伊眼看就要没入山岭时，其中一条龙忽然看向他们的方向，大吼一声。另一条龙也别转细长的脖子，想看看是什么吸引了同伴的注意力。在看清这两位角鹰兽骑士的一瞬间，他也愤怒地吼叫起来。

飞翔本就是龙类的天赋，两条黑龙在空中骤然转弯，朝猎物们追了过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玛法里奥问。

“飞得低点！绕着山峰跟他们兜圈子！他们只能跟着我们转，以免放跑敌人惹得主人怪罪！”

关于耐萨里奥，克拉苏斯只能说那么多，否则大地守护者的法术又要生效了。他在心中默默感激着德鲁伊没有刨根问底，要他解答一些愚蠢的问题，比如说他们既然是来找飞龙们帮忙，又为什么见到它们就跑呢？显然玛法里奥对克拉苏斯极为信任，相信他在这种情势下的判断力，既然克拉苏斯要他们逃跑，照做就是。

其中更为年长庞大的一条黑龙开始冲锋在前，又发出一声咆哮，嘴里喷出一团像是烈焰的东西。

烈焰渐渐逼近，吓得法师的坐骑大声嘶鸣，连他们身边的空气也被炙烤得火热。随后，擦肩而过的“烈焰”开始向下坠落，两人这才看清那是一道柱体岩浆，是黑龙军团特有的吐息魔法。

还没等那条巨龙再度袭来，两只角鹰兽猛地俯冲向下，钻进山岭。追击者在后面穷追不舍，他们还要左闪右避，以免撞到坚硬的山峰。

克拉苏斯满面愁容。他知道他的同族格外擅长绕障碍飞行，飞龙们自从翅膀发育完全的那一刻起就终日沉浸在这样的游戏里。但尽管如此，他跟德鲁伊也未必没有逃脱的可能性，只是必须拼尽全力。

巨龙法师再次想到那些游戏，心中升起希望。

他吸引了玛法里奥的注意力，打了几个简单的手势，将意图解释给他听，最后伸出手指朝东北边的山峰飞快地一指，幸好德鲁伊与他很有默契。从玛法里奥的表情上看，他也对此疑虑重重，可他跟克拉苏斯都明白那将会是他们唯一的生机。要想靠施放法术跟这两条巨龙硬碰硬，即便是训练再有素的法师恐怕也无法得胜。

他们对着某一处山峰飞了过去，德鲁伊突然命令角鹰兽朝右转弯，克拉苏斯则往左转。法师迅速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两条巨龙也分道扬镳，较大的一条正在追他。

“阿莱克丝塔萨……请指引我……务必助我成功……”他小声说。

这时如他所料，他已经看不见玛法里奥和另一条龙飞去了哪里。克拉苏斯顾不上考虑太多，他的计划或许能以两种方式取得成功，但无论哪一种，他都

必须不能被黑龙追上。

要想做到谈何容易，巨大的黑龙飞行技术格外纯熟，跟着猎物飞越一道道狭小的障碍。角鹰兽虽说也擅长飞行，却不得不频繁扇动翅膀，才能与身后的庞然大物保持相应的速度。然而即便如此，他们的距离还是在渐渐拉近。

克拉苏斯听见一声咆哮，又一道熔岩火柱朝他飞了过来，击中了前一秒所在的位置。凭借着对黑龙战术的了解，巨龙法师又逃过一劫，可他的长袍却被烧穿了几处小孔，坐骑的后腿也直冒烟，疼得尖叫起来。

克拉苏斯从山峰一侧犹如鸟喙的巨大裂隙间穿过，紧跟着又向上飞行，穿过那鸟喙末端的分叉处。每每遇到障碍物时，身后的巨龙总能及时躲避，速度却丝毫不减。

巨龙法师先前指给玛法里奥看的那座山峰眼看就近在眼前，克拉苏斯冒着极大的危险朝南边看了一眼，却没有发现德鲁伊的身影，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他决定继续按原计划行事，希望能一切顺利。

伴随着又一声怒吼，巨龙喷出炽热的熔岩，可这一下却不知瞄准了哪里，克拉苏斯不禁皱起眉，没想到身后的追击者会这么失准。

直到他发现右侧的山体轰然崩裂，这才明白自己失策了。

他赶忙命令角鹰兽振翅往高处飞，但他跟坐骑还是都被乱石砸中了，一块和克拉苏斯脑袋差不多大小的岩块打在角鹰兽的侧腹上，角鹰兽发出痛苦的嘶鸣声，险些把背上的骑士摔下去。克拉苏斯死死地抓着它背上的鬃毛，才勉强没有滑落。

一阵恶臭袭来，黑龙离他们很近了。克拉苏斯举起一只手，不假思索地念出一串咒语。

漫天的光芒在黑龙面前亮起，虽说不会对它造成多大伤害，却还是让它吃了一惊，甚至起到了暂时致盲的效果。只见它愤怒地扭曲咆哮着，一边的翅膀撞到了山上，掀落掉无数石块。

克拉苏斯的应急策略只不过给他争取到了短短的几秒钟而已。他希望德鲁伊能甩掉另一条龙，可他也知道飞龙们生性坚忍不拔。倘若玛法里奥还活着，此时他最多和克拉苏斯一样，在跟对手的周旋中疲于保命。

正当他们事先约好的集结地出现在眼前时，克拉苏斯看见了另一位骑士的身影。那只角鹰兽仿佛发了狂，玛法里奥弯着腰，把头深深埋在坐骑脖颈处的鬃毛里，黑龙在他们身后紧紧追赶。

克拉苏斯命令胯下坐骑飞向玛法里奥，并随时调整方向，确保跟德鲁伊相遇时能略微领先对方少许距离。角鹰兽高声鸣叫，向同伴和它背上的德鲁伊发出警告。玛法里奥昂起头，这表明他看见了克拉苏斯。

当二人即将在山脉南麓会合时，克拉苏斯催促角鹰兽绕着山转圈，玛法里奥则从反方向冲来。片刻之后，巨龙法师身后那黑色的庞然大物追了上来，没有留意到那不起眼的小个子。德鲁伊身后的黑龙也仍在追击目标。

如果说这场生死大战中克拉苏斯占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两条黑龙并不知道他也是他们的同类，更没想到他在漫长的生命里早已在这片山岭上盘旋过无数次，他比任何生物都要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迷径小道。

身后的巨龙再次张开巨口，这次由于距离过近，身上留下了一道焦黑的痕迹，呛得克拉苏斯快要窒息。好在角鹰兽还在向前猛冲，对自己的速度和骑士的判断深信不疑。克拉苏斯让它微微下降，然后迫使它放慢速度。猛兽对他的第二道命令很抗拒，但巨龙法师还是用无比强大的意志说服了它。

就在角鹰兽减速的一刹那，玛法里奥出现在了山峰边缘。

克拉苏斯见状又让角鹰兽稍稍上升，以确保跟迎面飞来的德鲁伊处在同一高度，眼看就要撞上去了。

巨龙法师在玛法里奥身后看见了巨大的龙翼。

他命令角鹰兽迅速下降。

玛法里奥则同时要求胯下坐骑高飞冲天，坐骑速度之快、角度之陡，险些让他从角鹰兽背上滑落。

克拉苏斯身后的追击者来不及改变方向，德鲁伊的追兵也是一样。黑龙们都在全神贯注地追击着猎物，无法骤然停下。

空中如惊雷炸响，两个大家伙迎面撞在了一起。

一大一小两条黑龙又惊又痛地双双咆哮着从空中坠落，栽进克拉苏斯先前为他们选好的那座山里。

大地随之震颤，克拉苏斯骑在角鹰兽背上，依稀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声响，但他来不及细看，赶忙示意玛法里奥继续前进。等那两位庞大的对手缓过来时，法师和德鲁伊应该早就飞远了。

克拉苏斯注视着前方的尖峰，目标近在眼前……如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第十二章

伊利丹这时应该跟月之守卫们部署战术才对，可他却根本懒得理会这场战争的胜败，他只知道自己刚刚在泰兰德面前颜面丢尽，被她看成了彻头彻尾的傻瓜。他对泰兰德挖心掏肺地表白心迹，结果却发现哥哥早就夺走了她的芳心。泰兰德选了玛法里奥。

更加糟糕的是，他哥哥此时正在忙别的事，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

拉文凯斯领主的贴身法师从一处岗哨旁走过，执勤的哨兵举起武器，用略带紧张的声音说："伊利丹大师，所有人都必须留在营地！我也是奉命行事——"

"我知道你是奉谁的命。"

"可是——"

伊利丹用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瞪着他，看得士兵不知如何是好，乖乖退到一旁。

营地外面的这片地区仍然稀稀拉拉地长着不少树木，燃烧军团没能来得及把这里的一切全都烧毁。虽然不少人都对这样的结局感到欣喜，但伊利丹巴不得这里变成焚化场才好。他轻轻举起一只手，甚至犹豫要不要索性放把火把这里烧个干净，但还是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

尽管玛法里奥曾经在南边的林地中遭到了恶魔的伏击，伊利丹却不怕遇到那样的意外。首先，伊利丹刚刚走出不远，回头还能隐约看见营地。其次，任何妄想来攻击他的敌人都会在眨眼间被烧得灰飞烟灭。此时伊利丹妒火中烧，正盼着能有些活得不耐烦的家伙跑出来让他发泄对玛法里奥的不满。

可林中既没有邪能兽来汲取他的法力，也没有地狱火来将他砸倒。这里没有艾瑞达术士，没有末日守卫，就连可笑的邪能卫兵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整个燃烧军团似乎都被单独行动的伊利丹吓破了胆，知道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

只可惜，他就是得不到一个人的爱。

伊利丹找到一块大石头坐下，回想起他那些天衣无缝的计划。在得到拉文凯斯领主的重用之后，他总算有资格慎重考虑这些年在他脑海中盘桓不去的念头了。泰兰德在他眼里早就不再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而是长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妙龄女子。在玛法里奥忙着跟那些飞鸟交谈的同时，他则一直在打算着该怎样开口跟泰兰德表白，结成连理。

在他看来，一切都该是顺理成章的。以今时今日的地位，伊利丹早就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对象，不少女人都明示暗示了对他的好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伊利丹就成功控制了那群大难不死的月之守卫，还救下了许多暗夜精灵的性命。他威武强大，英俊帅气，还是个大英雄。泰兰德应该主动对他投怀送抱才对。

要不是玛法里奥捣乱，她根本就没有拒绝他的理由。

伊利丹发出一声怒吼，伸手瞄准了附近的一块岩石。那石块立刻变成了他哥哥的脸，跟他如此相像，却还是有细微的差别。

伊利丹攥紧拳头。

那张脸“哗”地碎了，石头残片散落一地。

“她是我的！”

他的声音久久回荡在林中，仿佛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着他失去所爱的痛苦。

“她本该是我的……”他怅然地纠正自己刚才那句话，“要不是因为你，她早就和我在一起了。”

他总是会捷足先登，抢走本该属于你的东西……不知怎的，这个念头突然从他脑海中闪过，“本该属于我？因为我有这双眼睛吗？”伊利丹自嘲道，“我这双神奇的琥珀色眼睛？”

那是注定成就伟业和缔造传奇的象征……

“我看是神灵在拿我寻开心！”法师愤怒地站起身，朝树林深处跑去。就算他一直向前奔跑时，脑海中的声音还是挥之不去……而且他似乎也并不真心希望它们消失。

玛法里奥压根儿就不知道她喜欢他。要是他永远都不知道呢？

“我该怎么做？强行把他们分开吗？那简直跟阻止月亮升起一样难！”

但如果玛法里奥在得知她的心意之前就在战斗中不幸丧命，那样的话，她的选择也就毫无意义了！如果玛法里奥不在人世，泰兰德一定会回到你身边来……

法师愣住了。他摊开手掌，看见泰兰德的身影在掌心翩翩起舞。她的样子要比现在年轻几岁，穿着飘逸的长裙。伊利丹记得这是她在几年前出席某次节庆活动时的打扮，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才不再将她当成童年的玩伴看待。

如果玛法里奥不在人世……

伊利丹突然将手掌合起，驱散了这幅幻象。“不！我不能手足相残！”

喊出这句话之后，伊利丹愣住了，一时回不过神来。

在混乱的战场上可能会发生许多事，即便玛法里奥还没死，他也肯定已经引起了恶魔大军的注意。他摧毁了第一道传送门，杀死了女王身边的顾问，现在又消灭了一位燃烧军团的指挥官……敌人肯定想要活捉他，想方设法地要把他抓回去……

“把他交给……它们？我——”

战局变化无常，难保不会有人被落下，这也怨不得任何人……

“怨不得任何人……”伊利丹小声重复着。他摊开手掌，泰兰德曼妙的身姿再次在他掌心翩然舞动，他出神地望着她，陷入沉思。

过了一会儿，法师再次合起手掌，像是被这邪恶的念头吓坏了似的，把手在衣服上掸了掸，快步走回营地。“我绝不会这么做！”他低声咆哮，“绝不会对我的哥哥做出这样的事！”

法师一边往前走，一边继续自言自语，却没有留意到藏在密林中的那个身影走了出来，正站在远处看着他，被暗夜精灵不念手足之情的冲动念头逗得他暗自发笑。

“万事俱备。”他得意地小声说，“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了，德鲁伊的好弟弟。”

说完他便转过身去……迈着两条长蹄的毛腿离开了……

拉文凯斯领主不愿继续等待德鲁伊和法师归队，命令暗夜精灵大军第二天就启程上路。战士们显然都更愿意在夜晚行军，然而领主却想要兵行险招，以防被恶魔逮个正着。这段时间以来，精灵们已经渐渐适应了太阳光，只是力量

还有所欠缺。拉文凯斯现在只好寄希望于族人的意志力了，他们清楚如果被敌人占得先机会落得什么下场。

此时此刻燃烧军团也绝对不会远远观望，暗夜精灵说不定随时都会血溅四野，但却仍旧勇往直前。

保卫卡利姆多的战斗即将再次打响。

正当暗夜精灵大军为生死存亡而战，伊利丹在对抗着脑海中那些邪恶的念头时，克拉苏斯则在忙着应对另一件事，玛法里奥知道那不在他的计划之中。

“它简直无处不在。”法师沮丧地说。

所谓的“它”，是一道肉眼看不见但却能触摸得到的巨大隐形屏障。根据克拉苏斯的估计，这道屏障将会耽搁他们一天的时间。

两人发现这道屏障的过程很不愉快。克拉苏斯的角鹰兽无故在空中狠狠撞上了什么东西，致使法师从那头受伤野兽的背上径直跌落。玛法里奥自知与克拉苏斯相距较远，想要伸手去拿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只得寻求疾风相助。一阵撼动山岭的狂风再次把他的同伴卷上高空，刚巧能让德鲁伊抓紧他的手臂。随后，两人平稳落地，仔细地端详起面前的障碍物。

经过长达数小时的观察，克拉苏斯似乎还是一筹莫展……他那困惑的模样不禁让德鲁伊越发感到不安。

终于，克拉苏斯说出了一句令他意想不到的话。“我被打败了。”

“你想不出穿透屏障的办法吗？”

“比那还要糟糕，德鲁伊。我联络不到里面的任何人，甚至连意识都延伸不进去。”

玛法里奥对克拉苏斯怀着深深的敬意，当萨维斯囚禁他的灵魂时，是这位神秘的法师帮他获得了自由，随后又在消灭女王顾问和摧毁第一道传送门两件事情上功不可没。可如今他却是这副消沉的模样……

“太像了，”法师接着说，“实在是太像了！这一定是他干的！”

“谁干的？”

巨龙法师眯起眼睛，面目酷似脸色苍白的暗夜精灵，让玛法里奥愈发忐忑。他像是在掂量着同伴的实力，玛法里奥突然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克拉苏斯的信任。

“好吧……我应该告诉你，你有权知道这一切。”

德鲁伊屏住呼吸，无论克拉苏斯想要对他说什么，那件事肯定非同小可。

“看着我的眼睛，玛法里奥。”暗夜精灵照做后，克拉苏斯继续说，“你们族人口中的‘外来者’总共有三个人，其一是自称为人类的罗宁，其二是兽人布洛克斯。你们并不熟悉那两个种族，但如你所见，他们确实是人类和兽人。”

年长的法师说到这里停下了，玛法里奥点点头。“是的，人类和兽人。”

“你可曾提起过我的身份？另外两人有没有说过？”

暗夜精灵想了想，不记得有人道出过克拉苏斯的种族。“你应该是有暗夜精灵的血统，因为你看起来跟我们很像，只是——”

“只有暗夜精灵在死去一年以上才会长成我这个样子，可我也不能否认我们确实有相像之处。事实上，你所看见的只是伪装，我和你的族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也没有人类、兽人、矮人乃至牛头人的血统。”

玛法里奥被他说糊涂了。“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克拉苏斯的目光深深地拉扯着他，玛法里奥眼中只有那双奇异的眼睛。“朝我的眼中深处仔细看，德鲁伊，然后仔细想想你所知道的关于我的事。”

望着克拉苏斯双眼的同时，玛法里奥竭力回想着自己对这位法师那浅显的了解——他是一位博学多闻、天赋异禀的施法者，即便看似体弱多病，却还是时刻流露出漫长岁月赋予他的超绝才能。姐妹会的成员们感觉到了，虽然她们当中似乎没有人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月之守卫们也感觉到了，就连那些夜刃豹对待他的态度都要远胜养育它们长大的主人。

而且，这位法师甚至还跟一条龙成为了朋友……

一条龙……

在跟巨龙分开时，克拉苏斯病恹恹的就像是个将死之人，而那条龙在离开他时也会显得虚弱而疲惫。只要两人待在一起，力量都会大大增强。

这些还只是表象——考雷斯特拉兹跟克拉苏斯说话的态度不同寻常——仿佛把他看成了地位相当的兄长。

眼见德鲁伊把头绪梳理得越发清晰，克拉苏斯小声说：“你就快得出答案了，再使把力！”

他对玛法里奥敞开胸怀，让他看得更加真切。暗夜精灵用心眼看见克拉苏斯迅速变形，长袍被变大扭曲的身体割成碎片，腿朝反方向弯曲，手脚延伸变长，长出了爪子。他的背上生出了双翼，足以遮蔽日月之辉。

克拉苏斯的脸也在伸展，口鼻连成一体，变成了龙头的模样。头发渐渐变硬，形成头顶的鳞片。接着，那些鳞片顺着背脊延伸到了与翅膀一同出现的龙尾末端。

随着深红色的鳞片覆盖了法师身体的每一寸皮肤，玛法里奥脱口说出了那个庞然巨兽的名字："你是一条龙！"

那惊人的画面瞬间消失不见，玛法里奥晃了晃脑袋，注视着站在他面前的同伴。

"没错，玛法里奥·怒风，我就是一条龙。确切地说，我是一条红龙。但我经常以凡人的面貌行走于世，边学边教，谋求众生之间的和平共处。"

"一条龙……"玛法里奥又摇了摇头。这样的身份虽能解开不少谜团……却也让他产生了新的疑问。

"在这支大军中，只有罗宁真正知道我是谁，来自何处，但那位兽人也已经猜出了八九分，想必姐妹会的祭司们也有所怀疑。"

"人类和巨龙结盟了吗？"

"不是这样！但当我身披这层伪装时，罗宁是我的学生，即便在能人辈出的人类种族里，他也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法师！我对他的信任，甚至要超过我的同族。"

说着，克拉苏斯像是要强调什么似的，抬起一只手拍了拍那道无形的屏障，而玛法里奥还没能从心底里接受他是一条龙的事实……"这道屏障的存在更加证明了我的疑虑，它不该出现在这里。"

"既然你是一条龙……为什么不变回原形，直接飞到这里来呢？为什么要让我去召唤角鹰兽？"暗夜精灵脑中有更多谜团无法解开。"你好几次险些遇害，我们上次跟恶魔交手时真是死里逃生！"

"有些事情我必须保密，玛法里奥，但是请你相信，我之所以不变形，是因为我变不了。我暂时失去了变形的能力。"

"我……我懂了。"

克拉苏斯转过头去，望着那道隐形壁垒，再次寻找从中穿过的方法。“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有信心去说服巨龙了吧？他们会听同族的话，也会向同族说明近来表现得如此古怪的原因。”他说着凶狠地“嘶”了一声，让暗夜精灵吃了一惊。“前提是，我必须先能联系到他们。”

“这会是什么人干的？”

在那一瞬间似乎克拉苏斯本想回答，可他还是闭紧了嘴巴，经过几秒钟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还会闷闷不乐地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失败了，改变这场战争结局的唯一希望眼看就要破灭。”

玛法里奥知道巨龙法师对他隐瞒了很多事，但他尊重克拉苏斯的决定，不愿打破砂锅问到底。现在玛法里奥只希望自己能帮上他的忙，尤其是在对眼下的局势有了全新的理解之后。要是克拉苏斯真能说服巨龙一族赶来帮助守军，那他们绝对能迅速瓦解燃烧军团的威胁。

然而，他们的法术无法打破这道壁垒，两人谁都不能像幽魂似的穿过去，除非——

德鲁伊使劲咽了口唾沫，紧张地说：“我可能有个主意，至少能让我自己过去。”

“什么意思？”

“我——我能进入翡翠梦境。”

巨龙法师脸色一沉，思索起来。玛法里奥原本以为他会当即拒绝他的提议，没想到克拉苏斯竟点了点头：“嗯……这倒真是个办法。”

“可这样真能奏效吗？我甚至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见或是看得见我……就算能，巨龙们会不会相信我说的话？”

“有一条龙能帮到你，你必须找到她，她叫伊瑟拉。”

伊瑟拉。塞纳留斯在向他的学生传授进入梦境界域的方法时，曾经提到过这个名字。伊瑟拉是五大守护巨龙之一，掌管着翡翠梦境，她当然既能听见也能看见德鲁伊的梦境形态……不过，她愿意相信他吗？

克拉苏斯看出了暗夜精灵的犹豫，补充道：“要是你能说服她带你去见红龙阿莱克丝塔萨，那么就能请考雷斯特拉兹前来对质，他认识我们两个。阿莱克丝塔萨会听他的话。”

巨龙法师提起那条红龙的名字时显得很亲昵，想必跟她私交甚好。玛法里奥知道阿莱克丝塔萨也是守护巨龙，就是想不明白克拉苏斯怎么会说得这么轻描淡写。看来他的这位同伴还不仅仅是监视凡间种族的普通飞龙，在龙类当中也有着很高的地位。

于是，玛法里奥更有信心了。“我会尽力。”

“如果伊瑟拉有所抗拒，”克拉苏斯继续说，“可以试着跟她提起塞纳留斯，必要的话不妨多提几次。”

玛法里奥不知这样做会有什么分别，但他还是信任克拉苏斯的智慧，于是点点头，原地坐下。克拉苏斯静静地看着他稳稳坐好，闭上眼睛，集中精神。

他让自己的身体平静下来，进入了冥想状态。随着他慢慢放松下来，一阵睡意袭来，他欣然接纳，并希望它们能来得更强烈些。凡间世界逐渐在他脑海中消失，静谧的气氛犹如一层毯子似的围绕着他。在克拉苏斯的注视下，玛法里奥毫不担心会出现意外，因为巨龙法师肯定会确保他不会受伤。

玛法里奥不知不觉睡着了，却又比平时更加清醒。暗夜精灵聚精会神地离开尘世，照着塞纳留斯传授的方法，让灵魂与身体分离。

原来这么做容易极了，玛法里奥不禁为先前的犹豫不决感到汗颜。只要他对自己的使命始终保持专注，就一定能进入翡翠梦境。

霎那间，视野中的一切全都变得郁郁葱葱。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克拉苏斯也消失了。翡翠梦境中的这片山地与凡间界域惊人地相似，只不过更加尖耸，未经风化。这里是造物主利用原始土壤刚刚把它们塑造而出的样子。虽然任务紧急，玛法里奥还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欣赏着神灵的鬼斧神工，饱览四周庄严的奇景。

然而如果不能制止燃烧军团的暴行，真实世界中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想到这里，德鲁伊更加笃定地迈步向前。他走到屏障原先所在的位置上，本以为会受到阻挡，然而，他的手轻易就穿了过去。看来，在翡翠梦境中那道法术并不存在。飞龙们料想闯入者只拥有肉体凡躯，必定会受到自然律法的约束。

玛法里奥的身体飘了过去，朝着远处那座最高的山峰进发。在他们还没撞上那道屏障的时候，克拉苏斯曾经说过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的同族，既然在德鲁伊动身之前，年长的法师没有多说什么，玛法里奥认定只要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即可。

他飘浮在那片宁静的大地上，连绵起伏的高山令他感觉到分外渺小。到处都被绿色笼罩，加上没有任何野兽的踪迹，更是平添了几分虚幻缥缈。

当靠近记忆中的目的地时，玛法里奥集中精神。这里的绿色似乎淡了许多，而且还明显可以见到风化的迹象。德鲁伊的灵魂仍然“行走在”翡翠梦境里，可现在他也能看见现实世界。

在他的视野中突然出现了一条深红色的巨龙，庞大而凶残。

玛法里奥吓了一跳，赶紧往后躲，以为龙头会朝他冲过来，把他咬成两截，谁知道那个哨兵却像没看见他似的。德鲁伊想了好几秒才意识到那条龙看不见自己。

这条守护巨龙盘踞在一座尖峰之上，它的出现证明暗夜精灵距离龙族的聚集地已经不远了。然而，玛法里奥却没时间一座山接着一座山地去寻找，决定改用其他的办法。伊瑟拉是翡翠梦境的主人，既然这里是她的地盘，那她肯定能听见他的精神呼唤。

至于伊瑟拉会不会作出回应，就要另当别论了。

玛法里奥只能试试看，于是把精神再度集中在翡翠梦境里，想象着那条绿龙的样子。其实他对伊瑟拉所知甚少，想象肯定会与她真实的相貌相差甚远，但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专注于冥想。

伟大的梦境之主，守护巨龙伊瑟拉，我谦卑地请求与您交流……我帮别人带来了消息，那个人认识生命守护者，您的姐妹阿莱克丝塔萨……

玛法里奥静静地等待着。当他确认不会得到回应后，又再次开口：

梦境守护者伊瑟拉，我以林地之主塞纳留斯的名义恳求您的帮助，希望您能——

这时他感应到有人出现了，于是连忙收声，把头扭向右边，看见了一位身材瘦弱的暗夜精灵女子，身穿轻纱长袍，衣襟无风自摆。长袍兜帽将她的头完全包住，只有脸露在外面，面容美丽而平静，唯一不和谐的就是那双眼睛……又或者说是紧闭的眼睑。

她的长相跟暗夜精灵相差无几，可亮绿色的头发却很特别，比真正的精灵还要醒目。除了头发之外，她的皮肤、衣衫……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绿色。

显然这就是伊瑟拉了。

“我来了。”她闭着眼睛，平静而坚定地说，“请你别再呼喊，你用意识发出的声音犹如擂鼓声，吵得我心神不宁。”

玛法里奥想跪下行礼。“尊贵的——”

她轻轻摆了摆纤细的手。“无须用这样的姿势恭维我。你发出了召唤，我也来了，有什么话就说，说完就走吧。”

玛法里奥仍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站在一条守护巨龙面前，还能听到伊瑟拉屈尊做出回应。“请原谅，我原本无论如何也不该来打扰您——”

“可你不还是来了吗？”

“我是跟一条非常了解您的龙一起来的，他叫克拉苏斯。”

“我知道这个名字，不过我还没能看清他的用意。他找我有什么事？”

“他想要见阿莱克丝塔萨，但却无法打破笼罩这里的屏障。”

说出这些话时，玛法里奥必须目不转睛地把视线锁定在这条守护巨龙身上。伊瑟拉闪烁不定，犹如是他幻想出来的一般，脸上的表情仍旧未改，但眼睑之下的眼球却在不断地转动。玛法里奥确定她能看得见，好奇她是如何做到的。

“之所以竖起那道屏障，是因为我们正在执行高度机密的计划。”守护巨龙回答道，“大地守护者说，在时机成熟之前，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可他必须进入——”

“他不能。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还有别的事吗？”

玛法里奥回想着克拉苏斯的叮嘱。“那么，能不能让他通过你跟阿莱克丝塔萨谈一谈？”

伊瑟拉哈哈大笑，态度转变之大，吓得暗夜精灵不知所措。“你真是太大胆了，凡人！我怎么能够帮助你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去打扰我的姐妹？你还有没有别的请求？”

“杉度塞纳留斯在上，我就只求你这一件事，若非情势所迫，我断然不会这么做。”

说出半神名字的一刻，怪事发生了。伊瑟拉的形象突然模糊起来，眼睑之下的眼球似乎也在往下看。虽然这只发生在刹那间，但还是被他留意到了。

“不要惹我发怒，回到你同伴身边去吧，精灵。然后——”

“求您了，翡翠梦境的主人！塞纳留斯会为我担保，他会——”

“不要把他扯进来！”伊瑟拉大声斥责。在极短的时间里，她似乎睁开了眼睛，现出了玛法里奥从儿时起就再熟悉不过的表情。他一开始还以为塞纳留斯和伊瑟拉是一对情侣，可此时此刻她的反应却否定了玛法里奥的猜想。

伊瑟拉——身为守护巨龙之一和梦境之主——在听见半神的名字时，慈祥得像一位母亲。

玛法里奥顿觉羞愧难当，从她身边退开了。伊瑟拉则沉浸在回忆里，不再理会他的存在。跟克拉苏斯相识这么久，这还是玛法里奥第一次对他感到不满。巨龙法师这次帮了倒忙，他早该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玛法里奥决定离开翡翠梦境，这时伊瑟拉突然回过头来，用那双仍然紧闭的眼睛对着他，说道：“就让我来充当桥梁，带你去找阿莱克丝塔萨吧。”

“尊贵的……”

“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暗夜精灵，除非你想让我把你赶出去，再也不许你靠近我的领地。”

玛法里奥赶紧闭上嘴。虽然他还是不明白伊瑟拉和林地之主究竟是什么关系，但显然两人交情匪浅。

“我会引领你的灵魂抵达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等我通知你之后，你才能跟我的姐妹交谈。只有等到那时，我才会帮你传话——帮你跟他传话。”

这尖酸的语调显然表明了她对克拉苏斯的愤怒。玛法里奥暗自祈祷，但愿同伴那鲁莽的建议不至于让两人送命，默默地点了点头。

伊瑟拉伸出一只手：“现在请你握住。”

带着无比的崇敬，玛法里奥也把手伸了出去。他还从来没有在翡翠梦境中触摸过另一个灵魂，不知那会是什么感觉。然而，令他惊讶的是，伊瑟拉的手摸上去是那样真实而普通，让他不由得想起了母亲。

“别忘了我的警告。”守护巨龙说。

还没等他回答，两人就返回了凡间界域。时空转换得太快，暗夜精灵只好努力适应着周围的环境，还要适应伊瑟拉突然的消失。

不，她没有消失，而是跟他只有数步之遥。梦境之主显现出了威严的真身，变回了庞大的巨龙，周身覆盖着闪亮的绿色鳞片。德鲁伊之前见过的唯一一条龙就是考雷斯特拉兹，原本以为他就够令人望而生畏了，可是跟伊瑟拉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他身旁不仅只有伊瑟拉，随着环境在眼中越显清晰，他发现这座宏伟厅堂的正中央还有另外三条巨龙。当中一条红龙显然就是克拉苏斯想找的阿莱克丝塔萨了，她像伊瑟拉一样优雅高贵、气度不凡，但举手投足间更有活力。她身边还有一条雄龙，同样显得威风赫赫，身上的鳞片不断变换着颜色，时而银白，时而碧蓝，时而两者皆有。蓝龙看上去有些出神，脸上带着茫然的表情。

蓝龙旁边还有一条通体漆黑的巨龙，吓得玛法里奥的梦境形态都打了个冷颤。他代表着最原始的大地之力……还有一种令他莫名害怕的力量。玛法里奥必须把头扭开，因为每当他试图打量那条黑龙时，都会觉得浑身难受。不仅是因为先前他跟同伴遭到了另外两条黑龙的追击，而是……总之，他就是觉得恐惧。

他本想把头转开，设法让内心平静下来，结果却选错了方向，偏巧看到了这几条巨龙视线的焦点。

那是一个小小的圆盘，小到能被他伸手握住。在那条巨大黑龙的龙爪中小得犹如一粒斑点。

“你们都瞧见了吧？”黑龙隆声问道，“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们等待已久的时机很快就要到来。”

“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阿莱克丝塔萨问，“每拖一天，恶魔大军就会在我们的土地上制造更多灾难。要不是他们的统帅决定先把矛头对准暗夜精灵的话，其他地方也早就被毁了。”

“我理解你的忧虑……必须等到时机成熟时让巨龙之魂发挥最大的效力。欲速则不达。”

红龙凝视着那枚金色的圆盘。“但愿等它派上用处时，真能如你所说吧，耐萨里奥。希望它能成为我们世界的救星。”

黑龙只是点了点头。玛法里奥一边等着伊瑟拉给他发出能与阿莱克丝塔萨交谈的信号，一边看着那个外表平平无奇的创造物，心中升起了希望。原来巨龙们已经在行动了，他们想出了解决办法，能用这小东西将燃烧军团赶出卡利姆多。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玛法里奥削弱了和伊瑟拉的联结，以免被她识破他接下来的举动。玛法里奥用意识去探查那个闪光的圆盘——它看上去是那么的不起眼，却蕴藏着能让龙类俯首的力量。在那样的力量面前，恶魔们当然不会有任何胜算……

果然，在巨龙之魂周围也有一道魔法结界。德鲁伊仔细观察着它，发现有些异样。如世间万物一样，每一条巨龙都有一种独特的气息，而玛法里奥在圆

盘中也感应到了。伊瑟拉的气息对他来说最为熟悉，此外，还有阿莱克丝塔萨与蓝龙。黑龙的气息也在其中，但却显得有些特别，似乎环绕在其余的气息之外，仿佛在控制着它们，而且这道结界本身更像是在防止别人发现圆盘之中的奥秘。

玛法里奥更加纳闷，想利用塞纳留斯教给他的魔法突破结界，一探究竟。进去的过程并不困难，也许是因为圆盘的创造者从来都没想到过会有人做出这样的尝试。德鲁伊越进越深，终于触碰到了核心处的力量。

他被自己的发现震惊得眼前一黑，赶忙退了出来。在梦境形态下，他止不住地颤抖，无法相信自己感应到的一切。玛法里奥再次转过头看着黑龙，不敢想象他竟然会这么做。

巨龙之魂……这件本该用于拯救卡利姆多的神器……居然暗藏着不亚于燃烧军团的邪恶。

第十三章

恶魔大军所过之处，不留一个活口，这给瓦罗森队长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导致他无法抓捕囚犯进行审问。他终于说服了阿克蒙德给他送来一些俘虏，结果发现更像是一堆断肢残块。

这位脸上有疤的暗夜精灵在最后一个生不如死的囚犯身上只花了几分钟时间，便善心大发地割断了对方的喉咙，结束了他的痛苦。审问以失败告终，可这也怪不得他，燃烧军团的指挥官们似乎并不清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瓦罗森真想到野外去透透气，但又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皇宫。那个曾经叫作萨维斯的家伙几天没有露面，另一些上层精灵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面对这样的局面玛诺洛斯却显得很镇定，这不禁让卫兵队长怀疑他早就知道那些人去了哪里，因为他可不喜欢被稀里糊涂地蒙在鼓里。

“把那堆脏东西处理掉。”听见他的命令后，两名卫兵立即行动起来，瓦罗森则把随身佩戴的短剑清理干净，插回剑鞘之中。他环顾这间四四方方的审讯室，长宽都是六英尺，只有一枚蓝色的水晶照出光芒。每个角落都是黑漆漆的，一道三寸厚的铁门是唯一的出口。

地板上满是陈年血污。女王从来都不会走到皇宫的最底层，瓦罗森也不希望她那么做。艾萨拉陛下身份高贵，感觉敏锐，不适合做这些事。

士兵们将一具具可怜的尸体拖了出去，留下队长独自一人陷入沉思。关于驯犬者，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虽然玛诺洛斯看起来并不在意，但瓦罗森早就怀疑那强大的恶魔是否已经遭遇不幸。如果真是这样，就必须另选他人继续追击那些施法者。近来恶魔们屡屡碰壁，瓦罗森更是在那片充满魔法和敌意的森林里放跑过两名敌人，迫切希望能有机会将功赎罪。

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他必须离开皇宫……

瓦罗森垂下双手，握住腰间的佩剑——然后突然将利刃拔出，朝左边的阴影挥去。

黑暗中，有个模糊的影子直到这一刻才现形，锋利的剑刃在距离他的脸只有不到一寸的地方停了下来。那人面不改色，只是瞥了队长一眼。

“真是一把好剑，您的身手更是不凡呢，瓦罗森队长……”

起初，瓦罗森还以为又是萨维斯来烦他了，但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人的五官跟萨维斯很不一样。瓦罗森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才在脑海中搜索出这个长蹄子家伙的名字。

“佩罗萨恩大师……我们还纳闷您去哪儿了呢！”

瓦罗森说着把剑收起，这位昔日的上层精灵法师从黑暗中走出。佩罗萨恩说：“我在接受……重新训练。”

瓦罗森几乎掩饰不住内心的厌恶。在他眼里，所有萨特都是畸形的产物。“那么其他人呢？也都去接受‘重新训练’了吗？”

“只有少数佼佼者才有资格。”

队长总算知道了那群失踪的上层精灵的下落。他们都还在这里，只不过被改造成了这副怪异的样貌。在这件事情上，瓦罗森无法认同萨格拉斯的做法。经过改造后，萨维斯等人变得更加强大，但精神显然受到了扭曲，除了外表之外，性格也变得野蛮而残忍。

而根据他对佩罗萨恩近来的了解，其余无故失踪的上层精灵很有可能已经变得和他们的首领一样……

“萨维斯人在哪里？”他问萨特。

“在他该在的地方，队长阁下。”长角的身影回答，“做着他该做的事，以便早日实现我们伟大神灵的心愿……”

“他不在皇宫了吗？”

佩罗萨恩咯咯笑了起来。“真是一把好剑，您的身手更是不凡呢……”

瓦罗森队长简直有种拔剑出鞘的冲动，狠狠刺向这个出言讥讽的怪物，甚至想把佩罗萨恩的脑袋放在壁炉上烤熟……然而脸上的笑意越发明显，像是想要故意激怒他。

瓦罗森忍住了。“那你又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你对审讯感兴趣？”

“可以说是饶有兴味吧。”

“我没时间跟你或是你们的头目玩这些无聊的文字游戏。”瓦罗森从佩罗萨恩身旁走开，准备开门离去。

“你从前效忠过他，旧日重现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只效忠于伟大的萨格拉斯和女王陛下！”队长直言驳斥，“而且如果他认为——”

话刚说到一半，队长回头发现萨特早就不在他身后。

瓦罗森咆哮着冲了出去，必须尽快向女王报告，让她提防这群该死的萨特。瓦罗森不信任他们，当然也不再信任萨维斯顾问。

现在他连那位顾问阁下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玛法里奥真不敢相信巨龙之魂竟然散发着这样的邪恶之力。既然这件神器存在的初衷是为了拯救世界，又怎会如此呢？那条名叫耐萨里奥的巨龙到底想要干什么？

玛法里奥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再次警惕地接触了那个圆盘。圆盘看起来是那样的质朴而无害，只有探入其中，才能发现那可怕的真相。

居然连伊瑟拉都被瞒住了……照理说，翡翠梦境的守护者应该看得出来，但那圆盘显然被施放了微妙的法术，即便被她拿在手里，怕也看不出任何破绽。

倘若……倘若玛法里奥能够移除那道魔法，其他巨龙就能及时看清真相。

玛法里奥强忍着恐惧，往圆盘中探得更深。凭借训练有素的感官，他终于找到了魔法中枢，德鲁伊开始尝试破坏它——

他的梦境形态仿佛被上千道闪电齐刷刷地击中，险些碎成千万碎片。玛法里奥无声地哀鸣着，想要寻求伊瑟拉的帮助，可绿龙显然没有注意到他的痛苦。

发现他的另有其人。

黑龙没有回头朝暗夜精灵的方向看去，而是直接用意识来制止德鲁伊的行为。一瞬间，巨龙之魂创造者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疯狂。

好吧！耐萨里奥咆哮道。与此同时，他的身躯在凡间界域里仍然在和同伴们谦恭有礼地交谈。原来你想要盗走我这神圣的巨龙之魂！

一股看不见的强大力量从四面八方碾压着玛法里奥，起初他害怕极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扭曲变形，后来才意识到当前状态下看见的不过是幻象。耐萨里奥就算把他捏成一根细线，也不会对现实中的他造成任何影响。可

惜大地守护者并不打算那么做，他是想把玛法里奥囚禁在魔法牢笼里，让他不能对任何人发出警告，更休想再碰到圆盘。

回想起跟萨维斯顾问交手时遭到囚禁的可怕经历，玛法里奥奋力挣扎，在被封住之前逃了出去。他立即聚精会神地联系伊瑟拉，希望绿龙能感觉到他所处的险境。

不！他们谁都不会帮你！耐萨里奥的声音继续冲击着他的意识。别白费力气了，你们谁都破坏不了我的宏图伟业！

伊瑟拉仍然对他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德鲁伊只能采取最后一个办法——果断地离开这里和凡间界域，暂且退回到翡翠梦境中的隐秘之地。

平静感立即将他包围。他飘浮在绵延起伏的山岭之上，就是他与梦境守护者初次碰面的地方，想让心神安定下来。

伴随着一声咆哮，一个巨大的黑影仿佛要将他整个吞噬。

危险关头，德鲁伊侥幸逃脱，却难以相信面前的这一幕：耐萨里奥跟着他进入了翡翠梦境！跟在凡间界域中相比，黑龙在这里越发显得可怖，面目扭曲，凶残至极，俨然汇聚了他给巨龙之魂注入的每一分邪恶。耐萨里奥的身躯变大了两倍，锋利的龙爪绵延数里，双翼遮天蔽日，挡住了整条山脉。

我绝不会放弃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只有我才配统治万物！你休想告诉任何人！

耐萨里奥张口吐息，翡翠梦境中顷刻间燃起了绿色烈焰。

大火烧得玛法里奥尖叫失声，可这怪物的行径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不光是在伊瑟拉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闯入了她的领地，现在还想要烧得德鲁伊神魄尽毁。

这时，玛法里奥突然想起了塞纳留斯曾经说过的话。杉度告诉过他，感觉是有欺骗性的，我的学生，你的认知未必是真实的。在德鲁伊身处的世界里，感觉可以变成任何你想象的样子。

玛法里奥没有把握自己是否精确理解了导师话中的含义，但面对熊熊烈火，他也只能奋力一试。他告诉自己，这烈焰不该在这里存在，就像他的身体和耐萨里奥那巨大的身躯，尽管看来真实，实则却不然，它们全都是虚无的幻影。

这虚无的烈焰绝不可能烧掉他那虚无脑袋上的一根虚无的头发。

疼痛与灼热感消失了。耐萨里奥仍站在他面前，扭曲得更加不成样子，用嫌恶的眼神打量着这个渺小的德鲁伊，似乎对他的顽强百思而不得其解……

等到守护巨龙再度使出新招时，玛法里奥自知恐怕未必会这么走运了，于是赶忙见好就收，将意识凝聚在身体上，想要结束这场梦境之旅。

满眼绿色突然全都不见了，他与耐萨里奥的距离也迅速拉远，德鲁伊眼看就能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不！耐萨里奥那可怕的声音再次响起。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暗夜精灵回到他凡间身体里的瞬间，感到像是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半睡半醒的玛法里奥“哎哟”一声摔倒在地，头部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坚硬的地面上。翡翠梦境的最后一丝痕迹，带着黑龙的咆哮声一起消散了。

“德鲁伊！”有个人在他身旁大喊。“玛法里奥·怒风！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你回来了吗？”

玛法里奥试图把精神集中在说话人身上。“克——克拉苏斯？”

可当他回过头去，却本能地吓得一缩。在他的视野中出现的是一张狰狞的龙头，张着大嘴想要把他整个吞进去——

“玛法里奥！”

克拉苏斯用响亮的声音驱散了他的恐惧，暗夜精灵的视线依然清晰，看清了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条龙，而是那张苍白、坚毅而熟悉的脸。

巨龙法师看起来很担忧，扶着玛法里奥坐起，将水囊递给他，看着德鲁伊大口喝饱后才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你联系到梦境之主了吗？”

“嗯，而且我还照你的意思，不止一次地提起了塞纳留斯……”

笑容从巨龙法师的脸上一闪而过。“我回想起了阿莱克丝塔萨当年跟我说过的一些事，既然如今身处古代，想必他们对彼此的感情更加强烈。”

“看来我是对的，她和我的杉度果真是——”

“这有什么奇怪？他们的势力范围多有交叉，亲近的灵魂本就会相互吸引，无论背景差异多么悬殊。”

玛法里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加追问。“伊瑟拉答应了，把我带到了他们集会的地方。”

克拉苏斯睁大眼睛。“五条守护巨龙全都到齐了？”

“我只看见了四条，包括伊瑟拉，你的阿莱克丝塔萨，还有一条表情愉快的银蓝色巨龙——”

“是玛里苟斯……真难想象他今后的变化。”

“最后就是——就是——”暗夜精灵突然说不出话来，那名字在他舌尖旋绕，就是吐不出来。他越是使劲，嘴里发出的声音就越显得模糊难懂。

克拉苏斯用手扶住玛法里奥的肩膀，难过地点了点头。“我想我明白你要说什么，那里还有另一条龙。”

“对……另一条。”

玛法里奥只能说这么多，可他发现克拉苏斯是真的明白。暗夜精灵震惊地注视着身旁的同伴，意识到巨龙法师和他一样，都不能提起与耐萨里奥有关的事。克拉苏斯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内肯定也遭到了那条黑龙的折磨。

也就是说，克拉苏斯很可能也知道巨龙之魂的秘密。

他们尝试盯着对方的眼睛，用眼神交流着原先用嘴无法说出的话。这位巨龙法师生性执拗，肯定早就去到了族人身边，查清了真相。这古老的龙类中出现了叛徒，如今只有他们俩知道实情，却又不能说出来，就连彼此都无法提及。

“我们必须动身了。”克拉苏斯小声说，扶着玛法里奥站起，“你或许知道为什么。”

玛法里奥当然知道。耐萨里奥绝不会让他活在世上，在他逃出翡翠梦境之前，黑龙对他施放了法术，却绝不会满足于封住他的嘴巴这么简单。克拉苏斯先前能够逃脱实属侥幸，这次玛法里奥也亲眼见证了黑龙的疯狂，他们俩谁都不会安全太久。尽管耐萨里奥应该不敢直接动手……

“哨兵！”玛法里奥脱口而出道。

“对，说不定我们还能再次见到它们，现在最好尽快骑上角鹰兽离开这里。”

这样看来，那道法术只是限制了他们的直接交流，两人还能相互暗示，总算聊胜于无。

玛法里奥仍很虚弱，在克拉苏斯的帮助下向前走去。两只角鹰兽早已等得不耐烦，其中一只见状兴奋地大声嘶鸣，惊得另一只直扇翅膀。

“它们真会把我们再大老远地带回去吗？”巨龙法师问玛法里奥。

“当然，塞纳留斯一定会——”

大地剧烈颤动，暗夜精灵和克拉苏斯双双跌倒，附近的两只角鹰兽也飞到半空中。

从坐骑原先位置的地面之下钻出一条巨大的虫子，将它那没有视觉的脑袋伸了上来，一端先是出现一条裂缝，进而变成了一张格外宽大的圆形巨口，露出锋利的牙齿。一阵轰响过后，有一只角鹰兽因为躲闪不及已经被它吞入腹中。

“快跑！”克拉苏斯大喊。

两人沿着崎岖的山岭飞快地向前奔逃。那虫子尽管刚刚吃下一餐，却显然还没吃饱，掉头朝他们的方向追了过来。随着它没入土中，大地震撼得更加猛烈。

“分头跑，玛法里奥！分头跑！”

就在两人分开的一瞬间，那可怕的怪物又突然从地下钻了出来，把地面撞出一个大洞。那虫子眼见扑了个空，很是恼火。

虽然它看起来没有眼睛，却似乎能感应到玛法里奥逃跑的方向，扭动着由众多枝节组成的巨大身躯朝他扑来，圆圆的大嘴饥饿得一开一闭。

这绝不会是巧合，是耐萨里奥派出的帮凶。黑龙已经到了无比偏执的地步，不允许任何人妨碍他实现黑暗的企图。

虫子猛冲向前，一股腐臭味从口中喷出，熏得德鲁伊眼前一黑。明知跑不过对手，玛法里奥还是全速疾奔。

说时迟那时快，眼看他就要落入虫子的巨口，这时突然有东西挡在了他们中间——原来是那只侥幸生还的角鹰兽尖叫着冲向了敌人，用利爪撕扯着那虫子的脑袋，用尖喙对准它的厚皮猛戳，想要为同伴复仇。

虫子凶狠地发出一声咆哮，想要咬死这只不自量力的小飞虫。角鹰兽退到安全距离之外，随后再次扑向敌人的脑袋。

“卡利斯-弗图亚！”克拉苏斯大喊。

先前被虫子掀起的碎石与泥土飞上高空，噼里啪啦地砸在那怪物身上。虫子左躲右闪，大多数石块都没能对他造成真正的伤害，但克拉苏斯的法术明显重挫了对手的锐气。

玛法里奥深吸一口气，想方设法帮帮同伴的忙。这片地区少有植物，但他还是发现了中意的目标。表达歉意之后，玛法里奥拔下几根棘刺，朝那巨大的掠食者丢了过去。

有狂风助力，棘刺在空中越飞越快。玛法里奥全神贯注，要让棘刺不断长大。

很快，棘刺就变大了三倍、五倍乃至数十倍，等到打在敌人身上时，已经变得几乎和德鲁伊相差无几。

更重要的是，这些棘刺异常尖锐，每一根都犹如钢矛插在虫子的身体上，埋进皮肉数尺有余。

这一次，怪物哀声号叫，从伤口中汩汩流出绿色的脓血，腐蚀着身边的大地。一根根棘刺在它身上盯得牢牢的，无论它怎样前后甩动也无济于事。

“好样的！”克拉苏斯大声喊着拽起玛法里奥的手臂，“现在赶紧召唤另一只角鹰兽！”

玛法里奥将意识延伸出去，想让那只角鹰兽回到他们身边，但那猛兽早已被怒火冲昏了头，不愿听从他的命令。该死的虫子吃掉了它的同伴，它只想着复仇而后快。

“它不听我的！”德鲁伊大喊，声音里透着惶恐。

“那我们就只能继续跑了！”

虫子一边拼命甩着身上的棘刺，一边追了上来。尽管它的速度比之前慢了不少，却还是追得两人无力应对。

突然，它再一次深深地钻入地下。地面猛地摇晃，玛法里奥摔在地上。克拉苏斯勉强没有跌倒，可也没跑出多远。

“我必须得想个办法！”巨龙法师大喊，“自从来到你们的时空，我就始终不敢冒险，可既然角鹰兽不能用了，这将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什么办法？”

克拉苏斯没有回答，立即动手施法。玛法里奥感到在同伴的身体里涌动着令人不安的力量，他挥起右手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用暗夜精灵从未听过的语言念出咒语。随着克拉苏斯的手落下，空气仿佛被分成了两半，现实中出现了一道裂口。

不，那不是裂口，玛法里奥暗自纠正自己。那是一道传送门。

就在法师创造出传送门的同时，大地开始剧烈颤动。克拉苏斯回头对德鲁伊喊道：“快点穿过这道门，玛法里奥！穿过去——”

虫子再次破土而出，克拉苏斯倒向一旁，暗夜精灵刚想听从同伴的命令，这时又赶紧转过身来帮忙。

“别管我！”克拉苏斯不容置疑地说。

虫子张开了大嘴，眼看就要逼近。玛法里奥拽起巨龙法师，带他冲向传送门。他能感到虫子就在身后，死亡的恶臭扑鼻而来，“逃生”这两个字在此时显得那样的遥远——

就在虫子扑过来的一刹那，他们终于钻进了门里……

第十四章

精灵大军在苏拉玛西边遭遇了恶魔的阻击，不得不停下攻势，与敌人陷入了僵局。暗夜精灵无法继续推进阵线，燃烧军团也无法攻下更多土地。

燃烧军团的战士们英勇无惧，但暗夜精灵也有一大优势：他们比恶魔更加熟悉这里的地形，苏拉玛附近的地带丘陵起伏，河流广布。尽管林地几乎遭到了恶魔的全面破坏，却到处都倒着枯死的树木和废弃的房屋，不仅充当着额外的地标，也提供了另一重掩护。

拉文凯斯领主派出了几支侦察队去打探恶魔的兵力分布。其中一支侦察队中包括布洛克斯、罗宁和加洛德·影歌以及他麾下的几名士兵。兽人和人类是自告奋勇参加这项任务的，他们自认为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作战路数。然而拉文凯斯还是一再要求他们要像其他侦察兵一样按时归队，不得拖延。否则一旦攻打侧翼的时机到来，他将不会被他们的安危掣肘。

夜幕已经降临，但却不会对他们的行动构成阻碍。如果只是天黑的话，反而利于他们展开侦察。真正带来麻烦的是一层泛着幽绿色调的邪恶浓雾。雾气与恶魔们如影相随，很好地掩饰着他们的行踪，让这群庞大的战士在几米之内都能不被对手发现。

十二名侦察队成员从这片废墟之地上慢慢走过，到处都是焦黑的枯木，在迷雾中投下鬼影幢幢。不管他们怎么使劲眯缝眼睛，也看不真切。

但这或许也是好事。这片靠近苏拉玛的地带原先是一处聚居区，他们会时不时地看见倒塌的树屋，整座建筑都被连根拔起，枝条被砍得粉碎。所有人都明白，里面的住民很可能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这真是太野蛮了……”加洛德小声嘀咕道。

布洛克斯哼了一声。暗夜精灵对这凶残的屠杀场面适应得算是迅速，可他们还远不像兽人那样见惯了鲜血。布洛克斯从小就在战火中长大，先是与联盟的大战，再是那场暴力的远征，最后又要抗击燃烧军团与亡灵天灾。他也对亡者的牺牲深表痛惜，可那样的心情除了徒增沮丧之外无法带给他任何帮助。死亡已至，逝者已矣。

在兽人右侧，罗宁小声咒骂了一句。法师把右手紧紧攥起，然后伸进腰间的一个小袋子里。他一直在用占卜石捕捉恶魔的痕迹，可这浓雾显然对他的感应法术造成了干扰。

布洛克斯也自有一套寻找敌人的办法。每走出几步，他就会扬起鼻子使劲吸嗅。冲进鼻孔的大多是难闻的恶臭味，无疑是死亡的气息。截至目前，他所找到的恶魔全都是脓血堆里的尸体。

当然，死去的不仅有恶魔，还有生活在这片聚居区附近的暗夜精灵——有些是跟着撤退的士兵，有些是不幸的平民，因为脚步太慢而惨遭杀害。那些尸体很少有完整的，都是砍断了手臂、腿脚甚至头颅的。几具残骸明显是死后又遭到了分尸，难怪侦察队的成员们全是一脸愤恨痛苦的表情。

“分散开，切勿离得太远。”加洛德下令，拽紧了夜刃豹的缰绳。“控制好你们的坐骑。”

他已经不止一次地重复过后面那道命令，巨大的黑豹在这里显得尤为躁动，像是知道些骑兵们不知道的事，令气氛更显紧张。

远处出现了梦魇般的轮廓……那是苏拉玛的外城墙。燃烧军团没能来得及毁掉整座城市，因此仍然有断壁残垣在诉说着昨日的苦难……以及尚未降临的厄运。

“月神在上……”有个士兵小声说。

布洛克斯回头看了加洛德一眼，队长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他的家园，双手紧握缰绳，脖子上青筋凸起。

“没家的感觉是很难过。”兽人想起自己的经历，对他说。

“我有家。”加洛德低声怒吼，“苏拉玛还是我的家。”

兽人没再多说，他理解这位暗夜精灵的痛苦。

一行人穿过破败的城门进了城。四周鸦雀无声，就连他们的呼吸在这里也分外刺耳。

进城后，侦察队停了下来。加洛德看着法师，希望他能提出关于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建议。他们眼前出现了三条分岔路，为确保安全，所有人都该待在一处，然而迫于时间所限，要想在既定时间内完成对苏拉玛城的侦察只能分头行事。

罗宁眉头紧锁，想了想终于开口："在这里，任何人都不能单独行事。迷雾中有敌人的魔法，至于能否进行全面侦察，我认为是次要的，队长。"

"我同意你的看法。"加洛德像是松了口气。"真没想到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居然会变得这么危机四伏。"

"这里已经不再是苏拉玛城了，影歌，你必须记住这一点。被燃烧军团碰过的一切都会受到玷污。即便这只是一座没有恶魔的空城，也非常危险。"

布洛克斯点了点头，想起了自己族人跟恶魔在迷雾中战斗的惨烈情景。相比之下，暗夜精灵如今遭受的劫难还不算什么。

苏拉玛城中矗立着许多破败的房屋，不禁让人回想起这座城市从前的辉煌。他们偶尔会路过一幢幢看似没有遭到敌人洗劫的建筑，加洛德会派士兵们进去查看，他认为或许会有幸存者躲在里面。

然而，这样的希望却每每落空。

虽然他们的初衷是想要待在一起，但这里的地形条件却逼得他们不得不做出其他的选择。道路七拐八弯，满地都是碎石瓦砾，如果硬要齐头并进，搜寻效率只会大为降低。无奈之下，加洛德只好朝两个方向各派出三名侦察兵，让他们去调查两旁的岔路。

"到废墟里仔细瞧瞧，尽快到前面跟我们汇合。"他对六人下令，随后又注视着他们的背影说，"各组别走散了！"

影歌和其余三名暗夜精灵继续跟在罗宁和布洛克斯身边，继续前进，他们胯下的夜刃豹也在砖瓦堆里走得格外谨慎。道路旁三座巍峨的树屋一间叠着一间倒在路边，最上面的那座摇摇晃晃，像随时都会砸在兽人和他同伴的头上。

布洛克斯的夜刃豹似乎踩中了什么，发出一声低吼。罗宁凑上前去仔细看了看，对兽人说："屋主从未离开。"

他们在往上走的途中，又发现了更多尸体，那些不幸者全都是这座城市附近的平民百姓，明显还没来得及跑就遭到了燃烧军团的毒手。在他们身上没有那些古怪的伤口，尸骸依然完好，既没有腐烂，也没有被食腐动物破坏。

"他们肯定是灾难刚发生时就遇难了。"罗宁说，"所以还不至于面目全非。"

"这场面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残忍。"加洛德·影歌吸了口冷气。

几头夜刃豹迈着小心的步伐，开始爬下树屋。布洛克斯抓紧缰绳，再次扬起鼻子仔细分辨着空气中的气味。

恍然间兽人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似的，但是那气味微弱而古老。他环顾四周，发现了一具邪能兽的尸体，被暗夜精灵的长矛刺穿。布洛克斯满意地咕噜着，打起精神，继续小心下树。

终于，六人回到了地面上。加洛德指着前方说：“罗宁大师，我记得在不远处有一条大道，应该能在那里跟其他人会合。”

“那样再好不过了。”

走了没多远，队长说的那条大道就出现在他们眼前。几位黑豹骑士在道路交叉口停下脚步，加洛德回头张望。

“他们肯定没我们走得快。”他说。

布洛克斯绷直身体，罗宁在黑豹背上不安地挪动着，手指呈弯曲的姿势，兽人看出他这是在随时准备施放法术。

“啊！”加洛德·影歌如释重负地喊道，“有一组人回来了！”

兽人的左侧出现了三名骑士，眼见能跟同伴会合，他们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光彩，就连几头黑豹也加快了脚步。

“你们有什么发现？”加洛德问。

“一无所获，队长。”三人中军衔最高的士兵回答道，“不过是废墟连着废墟，尸体挨着尸体，精灵恶魔的数量不相上下。”

“该死……”

“在你认识的人中间，有没有失去下落的，影歌队长？”罗宁问道。

“太多了。而且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死难者越是多，我在难民堆里发现他们的机会就越渺茫。”

这对布洛克斯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他早就记不清有多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熟人故友在战火中丧生，正因为如此，他曾经才动了不愿独活的念头——那个时候，他的弟兄们大多数都已不在人世，在他内心深处分外渴望能和他们共同赴死，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为了摆脱孤独的折磨。

加洛德看着另一个方向说：“另一组人马上也该回来了。”

然而那三名侦察兵却迟迟未归，在原地等候的骑兵们越来越紧张，这种负面的情绪也蔓延到了夜刃豹的身上，时间过去越久，它们也越发显得焦躁。

布洛克斯最终等不下去了。在加洛德·影歌示意寻找失踪同伴的同时，兽人已经一豹当先，冲向了三人所在的那条小路。

他引领坐骑沿着小路往前走，途中不放过任何线索，罗宁和另外几名暗夜精灵则匆忙追了上来。

路上到处都是碎石，破烂的布块和血渍是其中仅有的色彩。兽人端起战斧，命令黑豹继续前进。

这时，布洛克斯察觉到附近有些不大对劲，他小心地在坐骑背上朝周围张望，寻找着能够证实他怀疑的迹象。

可四周既没有痕迹，也没有尸体；既没有暗夜精灵，也没有恶魔。就连那三名失踪的士兵和他们的坐骑也不知所踪。

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布洛克斯暗想。这条街怎么会这么干净，居然没有任何无辜的死难者？

旁边有石块滑动，绿皮战士慌忙往右一闪。迷雾中缓缓站起一个身影——那名士兵没有骑豹，手中握着武器。

“你的坐骑呢？”兽人沉声发问。

士兵步履沉重地朝他走来，盔甲上血迹斑斑，嘴巴张得老大。

随着他渐渐走近，布洛克斯惊愕地看清他已被人开肠破肚，一只眼睛被挖空，下巴耷拉着垂到了嗓子眼……脖子上也只连着一点皮肉。

那个可怕的身影离兽人越来越近，将利剑高高举起。布洛克斯突然注意到他身后还跟着不少人。

这位见惯大阵仗的绿皮战士尽管不是懦夫，却还是吓得抓紧缰绳，转头就跑。胯下的夜刃豹在撤退前扬起一只利爪扑倒了那名冲到它面前的士兵，像玩具似的将他打到一旁。

原本跟在布洛克斯身后的精灵们这时刚好赶到，加洛德往兽人身后看了一眼。“你对他做了什么？你怎么让这畜生把他打死了——”

“他早就死了！快跑！后面还有更多敌人！”

精灵队长还想争辩，罗宁伸手抵住他的胸口。“朝迷雾里看看，影歌！快看！”

加洛德仔细一看，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倒下的士兵又站了起来，脸和胸口看起来比先前更加惨不忍睹。他还在蹒跚地向前走着，手里提着长剑。在他身后的那些身影也渐渐清晰——那些人全是暗夜精灵，血肉模糊的程度比冲在最前面的那个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几个人都是四肢搬了家，从头到脚被撕裂开来，脸上都是同一副冷漠的表情，步伐里带着死亡的决心。

“跑啊！”队长大喊，“从城门回去！跟我走！”

加洛德和罗宁领军在前，率领众人急速撤回，总算没有让第一批食尸鬼似的怪物得手。他们返回原路，但加洛德在交叉口处命令他们改走相反的方向。

“为什么要走这边？”罗宁大喊。

“这条路近，但愿也能少些险阻！”

但在他们骑着黑豹往前跑的途中，废墟里不断出现更多复生的死者。一位年长的女性精灵突然贪婪地抱住了布洛克斯的腿，她那件银、蓝、红三色相间的长袍早就光华不在，上面沾满了血污。布洛克斯将她一脚踢开，顺势抄起战斧砍掉了她的脑袋。即便如此，她还在伸手乱抓，幸好兽人躲避及时。

罗宁突然停下大喊：“小心！”

可惜他的这声警告还是太迟了，离他最近的那名士兵被一双酷似爪子的双手拽下了坐骑。士兵挥起利剑斩断了一只手，却还是无力挣脱。

加洛德赶来帮忙，还没等他冲到同伴身边，那个可怜的精灵就消失在了尸堆底下，瞬间停止了喊叫。

“来不及救他了！”法师不顾加洛德的坚持，劝他罢手。“你们其余的人继续往前跑！这里交给我！”

“我们不能把你丢下！”队长不同意他那么做。

布洛克斯骑着坐骑冲到罗宁旁边。“我跟他一起留下！”

“我们耽搁不了太久的，影歌！看起来只有这段路上有敌人！你们先设法离开这座城市！”

加洛德不愿离去，可是留在这里只会牺牲更多人的性命。在他们所有人中间，罗宁保命的几率确实最大。

“其余人等跟我来！”队长大声下令。

眼见精灵们跑远了，那头无人骑乘的黑豹跟在队伍后面，罗宁转过身，面朝着步步逼近的亡者大军喊道：“布洛克斯！帮我挡上几秒钟！”

兽人点着头冲了上去，发出一声撼天动地的战吼，挥起利斧左劈右斩，每一下都劈在敌人身上，砍断胡乱撕抓的手、血迹遍布的胸膛和早被撕裂的喉咙。

就在他快要无力支撑时，罗宁大叫：“可以了！快回来吧！”

就在兽人撤回的同时，法师掷出了一个小瓶子，它朝着敌人飞旋而去，竟然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泼洒在每一个亡灵身上。

在液体接触到目标的一刹那，敌人纷纷被蓝色的烈焰席卷。

火势迅速蔓延，后面的几排敌人仍在不管不顾地向前猛冲，任由大火焚烧着自己的躯体。身上已经燃起火苗的亡灵又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别处，把同伴也拖进了火海。

“这是我专门用来对付亡灵天灾的。”法师冷冰冰地说，语气中透着得意。“来吧，就让我们——”

一个亡灵带着火焰冲了过来，撞在布洛克斯的坐骑身上，黑豹也被烧着了，剧痛之下疯狂乱跑，不再听从兽人的指挥，带着他奔进了苏拉玛城的深处。

罗宁在他身后大声呼唤，然而布洛克斯也无计可施，只能随着满身是火的黑豹在大街小巷中狂奔。

布洛克斯想把火扑灭，可是情形却越变越糟。突然，黑豹慢下脚步，身体朝着起火的那一侧倒了下去，那惊人的体重恐怕会把兽人的一条腿压断，但他已经来不及调整坐姿。

黑豹使劲在地上打滚，眼见火焰迟迟不灭，他再次撒腿飞奔，布洛克斯哪里阻止得了……兽人转过方向，准备迎接从四面八方攻来的亡灵大军。他气喘吁吁、左右开弓地挥动着战斧，好半天才发现当下并没有危险。

只是和同伴走散了，无论是坐骑还是罗宁，如今都去向不明。

布洛克斯警惕地打量着四周，循着记忆往回走。但他穿过废墟，也没有发现任何熟悉的景物，无法判断这条路选得是对还是错。受了伤的黑豹跑得实在太快，不知不觉就带着主人逃出了这么远的距离。

兽人使劲嗅着周围的气息，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或精灵的痕迹。雪上加霜的是，他那很少会令他失望的方向感似乎也在这时背叛了他。要想精准判断方向，他必须动用所有感官，而在重重大雾的笼罩下，他的感官全都发挥不了作用。

更加困惑之下，布洛克斯转过头看着一条依稀仿佛有些熟悉的大道。道路两旁堆满了倒塌的大树和烧焦的房屋，在迷雾中若隐若现，可他还是无法确定。

这时突然有一股气味冲进了他的鼻孔。大块头兽人迟疑了，再次使劲闻了闻。两道浓眉蹙在一处，咬紧黄色的牙齿。

他打起精神，转向右侧，每走一步都警惕地嗅着空中的气息。循着那气味，他必须爬过一棵从地上连根拔起的粗壮橡树，越过一处倒塌的暗夜精灵房屋，但布洛克斯却没被这些障碍吓倒。他小心翼翼地攀爬，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但由于另一只手仍然握着战斧，要想做到鸦雀无声实在困难。

当他好不容易爬到顶端后，又闻见了一股新鲜的气味，使得鼻孔厌恶地缩紧，却在催促他继续前进。

然而当他向前张望时，总算看清了那些恶魔的行径。

前面有四名邪能卫兵和一位末日守卫战士。但在布洛克斯看来，他们的威胁却远不及站在前面的两个敌人。当兽人看清那两个身穿如同静夜般蓝色盔甲，身上长着翅膀的可怕怪物时，立即发出一声咆哮。他们的手指末端长着凶残而锋锐的指甲，舞动的双手被一道淡绿色的光环围绕。

他们是纳斯雷兹姆，人称恐惧魔王。

恐惧魔王要比普通恶魔更加高大，面目狰狞可憎，头上长着黑暗、巨大而弯曲的顶角。他们的皮肤是尸体才有的，是灰色，巨大的脑袋上没有毛发。从口中垂下两根尖利的锐齿，不禁让布洛克斯想起了有关恐惧魔王热衷于吸血的传说。实际上，纳斯雷兹姆是精神层面上的吸血鬼，专门汲取意志薄弱者的心神，通常遭遇他们毒手的可怜人都难逃沦为奴隶的下场。

两大魔王此时就站在那里，腿如山羊般粗壮，还长着分趾的蹄子。他们不仅比艾瑞达术人还要阴险狡诈，精通魔法，同时还是杀人不眨眼的战士。虽然在眼下这种情况下，最令兽人和他的同伴恐惧的还是他们的黑暗法术。

布洛克斯发现了死灵法师。

这两个纳斯雷兹姆的恶行令人胆寒，他们成功复活了被敌人残忍杀害的同伴。兽人想起他曾经听说过亡灵天灾军团和他们特有的食尸鬼法术。对他的同

伴来说，跟邪能卫兵和末日守卫用武器杀人比起来，这些怪物要可怕得多。

布洛克斯简直无法想象，倘若他的战友们也起死回生，加入敌人的军队然后反过来对兽人大肆屠杀的场景。这简直是对灵魂悖理逆天的亵渎。他的心猛烈跳动，感觉到怒火几乎要破体而出。

他忽然又想起了罗宁和暗夜精灵。他们可能顺利逃脱了，但既然有这么多的亡灵处在纳斯雷兹姆的控制之下，那场硬仗一定会很难打……说不定他们已经遭遇了不测。

万一他们已被杀死……很有可能也变成了恐惧魔王的爪牙。

布洛克斯再也等不下去。他纵身跃起，就像当年和战友们一起死守关隘时那样怒吼着朝那几个恶魔扑了过去。

他的喊声在寂静中回响，恶魔们大惊失色，吓得跳了起来，反应自然也变慢，这正中兽人战士的下怀。

他挥起玛法里奥和半神特别为他制造的战斧，切瓜砍菜似的击倒了一个邪能卫兵，恶魔那恶心的内脏流得到处都是。眼见第一个敌人已经倒下，布洛克斯又将战斧举起，砍断了另一个恶魔的手臂。

那两个恐惧魔王并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相信这群喽啰能够对付得了这个不知打儿哪冒出来的攻击者。然而，他们还没有跟兽人交手的经历，这份无知恰恰帮了布洛克斯的忙。他甩开膀子，朝离他最近的邪能卫兵撞了过去，用他惊人的体重把那巨大的恶魔砸翻在地，紧跟着往旁边一滚，躲开了末日守卫挥过来的利剑。

布洛克斯跟那长翅膀的战士在地上大战数回合，随后又及时往旁边一闪，及时避开了另一个对手的重击。他将第二个恶魔齐腰斩断，然后又用战斧的末端狠狠砸向那个先前被他撞倒敌人的脑袋。

终于有一位恐惧魔王忍不住了，他把同伴留下继续工作，自己则转身朝兽人冲了过去。

绝望之下，布洛克斯想从恐惧魔王和末日守卫中间挤过去。结果他刚刚跑到他们中间，那长翅膀的怪物就尖叫一声，开始扭动身躯。布洛克斯觉得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他身体里钻出来似的——忽然，他的胸膛炸裂了。

这时又有东西从身后击中了兽人，打得他眼前一黑。邪能卫兵低头看着他，纳斯雷兹姆也跟了过来。恐惧魔王注视着兽人，令人惊惧的双眼里闪烁着得意。

“你将会成为我们的得力战将……”他嘶嘶地说，“杀死你的许多朋友……”

一想到自己将会脚步蹒跚地扑向泰兰德和其他同伴，布洛克斯觉得恶心极了。他宁可光荣地战死沙场，也无法接受这样讽刺的结局。

“不！”布洛克斯挣扎着想要站起身，也清楚地知道在邪能卫兵的武器和纳斯雷兹姆的邪恶魔法面前，他注定不是对手。

就在这时，另一位恐惧魔王意外地发出一声咆哮。还没等到那痛苦的声音完全冲出他的巨口，身上就燃起了蓝色的火苗。

两个恶魔转过身，布洛克斯的机会来了。他立即抄起斧子挥向近处的魔王，锋利的斧刃不仅切断了纳斯雷兹姆的喉咙，连他的脑袋整个都掉了下来。

他自己的腰上也中了一刀，布洛克斯疼得闷哼一声，转身面向敌人，用利斧迎向恶魔的长剑，将对手的武器打落。邪能卫兵想要逃跑，却还是死在了兽人手上。

兽人老兵喘着粗气，四下张望。另一棵断树背后，罗宁骑着夜刃豹跑了过来。

“我只是想稍稍帮你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好让你把他们通通解决掉。”法师看着地上那些尸体说，“要是我妨碍到你了，还请直言告知。”

布洛克斯用鼻孔出了口气。“出色的战士绝不会拒绝盟友的帮忙，人类。谢谢你了。”

“我应该谢你才对，是你发现了那些操纵亡者的幕后黑手，仿佛亡灵天灾即将卷土重来。”

想起那些摇晃行走的尸体，布洛克斯赶忙又到处看了看，却没有任何发现。

“别紧张，布洛克斯。”罗宁安慰他，“纳斯雷兹姆被干掉之后，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工作也停下了。亡灵们再次得到了安息。”

“很好。”

“你受伤了。”

兽人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罗宁对他一笑。“现在你该跟我走了。加洛德跟其他人应该就等在城门外，这位前任队长绝不会丢下我们自己离开。他已经失去了克拉苏斯和玛法里奥，岂能两手空空地回去向拉文凯斯领主报告？”

要是换作其他时候，布洛克斯也许会拒绝跟罗宁同骑一豹的提议。在兽人的族群中展现软弱会被视作奇耻大辱。不过此时他觉得双腿没什么力气，认为身为一名出色的战士，不该拖累赶来帮他的人陷入险境。于是他便骑上了夜刃豹，让罗宁领路。

“这只是个开始……”人类小声说，“他们已经着手进行实验，打造一支死人大军，实验的场所恐怕未必只限于这里。”

浓雾迫使他们放慢前行的速度。布洛克斯沿途看见了一具暗夜精灵的尸体，从穿着打扮来看，应该是当地的原住民。看清那位死者没有遭到亵渎后，兽人总算松了口气，心中的憎恶感却犹未减轻。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吧，布洛克斯？”

兽人当然明白。任何经历过对抗燃烧军团的那场大决战并遭遇过随后种种可怕后果的幸存者都能理解。在他们的时代中，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听说过那些恐怖的传说，知道瘟疫之地上游荡着成群结队的食尸鬼。无数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至亲好友在断气后又站了起来，替敌人做尽恶事。

亡灵天灾在布洛克斯生活的世界中蔓延甚广，受到波及的又岂止瘟疫之地。奎尔萨拉斯几乎全毁，洛丹伦的大片区域也是如此。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亡灵作乱。

而此时此地，身处遥远的过去，布洛克斯和罗宁只是刚刚遭遇了亡灵天灾的第一批造物……他们两人都知道，这场小胜根本不足以改变未来的厄运。

第十五章

那声音在伊利丹的脑海中不断地响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起初他认为不可想象的事情。是的，他是嫉妒哥哥，可这位年轻的法师从没想过要真正去伤害玛法里奥。这不亚于让他自斩一侧的臂膀。

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伤害哥哥的念头能令他稍感安慰，可以抚平泰兰德的拒绝给他留下的伤痛。在内心深处，伊利丹的内心深处仍然盼望着女祭司有一天能够擦亮眼睛，意识到他远比哥哥要出色得多。

辛艾萨莉四周都笼罩着邪恶的浓雾，让他的心情更显黯淡。当他骑着黑豹走向拉文凯斯领主时，他发现那位长胡须的贵族也是一脸不悦。虽然战势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如今不仅是玛法里奥和克拉苏斯下落不明，就连坚持要去执行任务的罗宁也迟迟未归。伊利丹自信，即便在没有其他施法者帮忙的情况下，暗夜精灵也会大获全胜，可他还是希望至少人类法师能够活着回来，只有罗宁才能传授给他更多施法的技巧。

伊利丹单膝跪在主人面前，低头唤道：“大人。”

“起来吧，法师。我叫你来，是要你跟其他人做好出发的准备。”

“可是罗宁大师他——”

“他在几分钟之前回来了，并向我作了报告。他所说的一切更加表明了事态的紧迫性，我们必须即刻启程，尽快粉碎恶魔的阴谋，夺回主城。”

伊利丹没想到自己居然没能察觉出人类法师已经回到军中。他站起身来说：“我们这就准备上路。”

法师说完转身离开，但拉文凯斯却摇了摇头。“我找你来还有另一件事，年轻人。我要把那法师的发现说给你听，但你不能将那些事泄漏给任何人。”

伊利丹骄傲地将胸脯高高挺起。“我会对所有人守口如瓶，包括月之守卫在内。”

“在得到我的命令之前，请你务必这么做。来吧，听听罗宁大师的发现，看看你能不能听懂什么……”

于是，黑鸦堡垒的主人便把罗宁等人的离奇经历说给了伊利丹听。起初，法师觉得匪夷所思，渐渐地，他相信了，但却并没有像拉文凯斯领主那样表现出憎恶和恐慌，反而第一次对恶魔的胆识心怀敬佩。

“这真是让我太意外了！”贵族说完后，伊利丹说道，“没想到操控他们的魔法居然如此强大！”

“是啊。”拉文凯斯说，没有注意到伊利丹那如痴如醉的神情。“简直黑暗至极，残忍至极！我们现在面对的威胁甚至远超我的想象！即便是对恶魔来说，那样做也太邪恶了！”

伊利丹和领主的看法不同。恶魔施法者们为了实现终极目标，竟能突破想象力的界限，凭借自身的力量屡屡创造出更大的奇迹。尽管那目标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术士们的努力却理应受到褒奖。

“我希望我们能够活捉一位艾瑞达人。”他小声说。年轻的法师暗自想象着与那恶魔交流的情景，学习他们法术的过人之处。

“活捉？别傻了，小子！我恨不得把他们当场全都杀死，尤其是在眼下这个时候！只有杀光那群该死的术士，才不会让更多人面临罗宁等人遇到的危险！”

玛法里奥的弟弟听闻此言，赶忙将自己对那些术士的敬意深埋心底，飞快地点了点头。“您——您说得是，大人！这绝对是当务之急！”

“但愿如此吧。我的话说完了，法师。”

伊利丹鞠了一躬，快步离开，满脑子都是他刚刚听见的那些消息。让亡者起死回生！那群艾瑞达人的袖子里还藏着什么高招？尽管那两位法师谁都没有暗示过这样的可能性，恐怕连他们也认为如果能让亡者复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肯定会大大提高打败燃烧军团的胜算！

拉文凯斯领主正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若想战胜敌人，岂不是应该尽早偷师到他们的长处并为己所用？要是能驾驭死灵法术，再加上他原先的本领，伊利丹自信绝对能够粉碎恶魔大军。

到那时，泰兰德也自会看出只有他才是她的如意郎君。

“要是我能学到就好了……”他喃喃自语。

就在把这话说出口的一瞬间，伊利丹紧张地朝周围张望，生怕被人偷听见他说话。然而法师却发现四周空无一人，最近的士兵离他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

伊利丹更有信心了，朝月之守卫们大步走去。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头绪亟待梳理。

那黑影注视着伊利丹渐行渐远的背影，从德斯德尔·星眼的帐篷后面走了出来。别看他长着蹄子，这家伙踩在粗糙的地面上却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轮流值守的卫兵们即便跟他无限接近时，都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除非他主动愿意亮出行踪。

此时萨维斯正在窃笑，为事情的进展感到相当满意。这位萨特不仅对他无比崇高的主人忠心耿耿，还一心想要实现自己的复仇大计。他立即选中了德鲁伊的弟弟，此时腐化的种子应在那位年轻的法师心中扎下根来。怀疑与欲望从始至终就在那里，只等伊利丹·怒风再动手添把柴火，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萨特溜出营地，与早已等在那里的其他人会合。就连阿克蒙德也没能看清萨维斯的所有图谋，因为这位昔日的暗夜精灵如今只听从萨格拉斯的命令。无论是阿克蒙德还是玛诺洛斯都左右不了他。

是啊，萨维斯暗想，倘若所有事情都能按照计划进行，等到萨格拉斯降临这世界时，站在神灵身边的人只会是他……阿克蒙德和玛诺洛斯只配跪倒在他脚下。

克拉苏斯从剧痛中醒来，感到全身上下都疼痛难忍，甚至疼得无法呼吸。

“别动，”有个女性的声音小声对他说，“先别急着起身。”

他试图睁开双眼，可实在太困难了。“你——你是谁……”

“睡吧，睡吧。”她的声音宛如音乐般婉转，这位身受重伤的法师还是能听得出她的身份绝非人类或暗夜精灵那么简单。

克拉苏斯想跟睡意抗争，可浑身的力量还是弃他而去了。他做了许多和军团有关的美梦，在梦里又变回了巨龙，浑身却像大鸟似的长满了羽毛。法师没有多想什么，只是沉浸在翱翔九天的快意里。

美梦还在继续，撩拨着克拉苏斯的心，以至于有人将他晃醒时，他不禁有些恼火。

“克拉苏斯！是我，玛法里奥！快醒醒！”

巨龙法师很不情愿地强迫自己清醒过来。“我……我醒了，德鲁伊。”

“赞美艾露恩！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

醒来之后，克拉苏斯这才意识到这位暗夜精灵很可能帮了他一个大忙。“我原以为我要一直睡下去……至少要等到我们的军团归来。”瘦削的法师说着朝四周看了看。“也许我现在还在做梦。”

他们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这间屋子格局古怪，是用许多树枝、藤蔓和各种天然材料混合泥土堆砌而成的。房顶浑圆，唯一的出入口似乎就是他右手边的那个洞。他低头发现自己的这张睡床也是用相似的材料打造，床上铺着由新鲜树叶精心织就的柔软被褥。旁边还有一张用树根制成的小桌台，上面摆着一个用大得神乎其神的坚果雕成的水碗，里面装着给他准备的饮用水。

克拉苏斯端起水碗喝了一口，继续观察着这个房间。当他意识到先前被他误以为是内嵌式的墙壁实际上是通道时，不禁眯起了眼睛。房间的弧度让通道的拐角更加不起眼，除非站在正前方，否则很难看出墙后别有洞天。

“这条通道延伸的可远呢！”玛法里奥说，“我还先后找到了另外三个更大的房间，里面藏着更多像这样的通道，不过我还是认为应该先回到你身边再做打算。”

“这个决定很明智。”克拉苏斯皱起眉头。他那双敏锐的耳朵听见了某种声响，后来他终于听出那是鸟鸣。然而不只一种鸟，至少有十几种不同的鸟在啼叫，其中一些还非常特别。

“外面是什么情况？”

“与其要我说，不如您自己出去看看吧，克拉苏斯大师。”

巨龙法师好奇心骤起，朝洞口走去。随着他渐渐靠近，那些声音也显得更加高亢而富于变化，仿佛各种鸟类全都齐聚在了门口似的……

克拉苏斯犹豫了，再次打量着这间屋子，似乎想起了……某只巨鸟的鸟巢。

巨龙法师早就料到屋外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将头探了出去。

屋外果然是百鸟齐聚，千喙齐鸣。那空间开阔极了，不管克拉苏斯朝哪个方向看，眼中都是长满树叶的粗壮枝条。在每一根树枝上都有飞鸟筑巢，他只匆匆扫了一圈，就看见了鸽子、知更鸟、红雀和蓝嘲鸫等长着五颜六色羽毛的小家伙。有些鸟来自气候宜人的温带，另一些则是从气候更极端的地区飞来，此时全都停在这里，互相唱和。有的喜食浆果，有的热爱捕鱼，有的甚至会残食同类——幸亏最后那一种似乎很满足于捕食野兔和蜥蜴来喂食雏鸟。

克拉苏斯抬起头来，看见了更多鸟巢。在这棵大得令人无法想象的巨树上栖息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鸟类。

更令人惊奇的是，像他们房间一样的住所还有好几百处。

就像巨大蚁群广布细小沟壑的蚁穴一样，这里枝条广布，房屋众多。粗略估计，就算是容纳包括坐骑在内的整只暗夜精灵军队都绰绰有余，连难民都能舒舒服服地在这里住下。尽管外观上似乎有些弱不禁风，不过克拉苏斯还是很快就看出这些恢宏的建筑群其实非常牢固。每当风吹过时，整棵大树会随风摇晃，相应地调整方向，却绝没有倾覆的危险。巨龙法师伸手触摸入口的边缘位置，意识到这远比用石块筑成的强大堡垒还要坚不可摧。

然后……他终于想到要低头看看。

身为一条堂堂巨龙，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也会有恐高的一天。但此时克拉苏斯却站在入口处摇摇晃晃，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克拉苏斯大师！”玛法里奥大喊着把他拽开。“您差点儿跌下去！是我的错，我早该提醒您一声的！”

克拉苏斯缓过神来。“我没事，朋友。你可以松开我了。我现在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我第一次看见时也吓瘫了。”德鲁伊告诉他，“甚至害怕我会被风给刮下去。”

稳住心神的克拉苏斯又站回到洞口，抓住边缘，再次向下望去。

大树高得一眼望不见底，到处都生长着密密麻麻的树枝，哪里都有飞鸟栖息或是在其间筑巢。克拉苏斯使劲睁大眼睛寻找，却还是怎么都看不见树根。从枝条间飘过大朵大朵的云团，暗示着他们正处在多高的位置上。

暗夜精灵走到他身边。“您也看不见地面，是吧？”

“嗯，看不见。”

“我还从没听说过这么高耸而粗壮的大树，高得让人连大地都看不见！”

“我听说过。”克拉苏斯从混沌的脑海里取出了古老的回忆。“那是……是母亲之树加尼尔，是所有长翼生物的家园，独立于凡间世界之外而又与之息息相关，跟翡翠梦境有些类似。加尼尔是生长在最高山峰上的一棵最高的大树，孕育尘世间所有树木的种子就在它的果实里。”他的思绪渐渐飘远。“那里就是我们的女半神……艾维娜的领地。”

“艾维娜……”

“是啊。”这时一个白晃晃的影子正朝他们疾速飞来，引起了克拉苏斯的注意。“我相信她已经在来找我们的路上了。”

随着那个长有翅膀的身影渐渐逼近，玛法里奥总算看清那居然是一只比他们两个的身材都要巨大的白色鹰隼。克拉苏斯催促德鲁伊快点回来，将入口让开。

那只巨鹰打着翅膀飞了进来，瞬间开始变形，从身下长出结实的双腿，翅膀则变成了一双有羽毛覆盖的纤细手掌。身体的轮廓也在发生改变，看起来更像是一位暗夜精灵或是人类女性，就连鹰尾都藏进了那件白纱裙的裙摆底下。

这位身材苗条的大眼睛女人看着两人。她的鼻梁又细又尖，看起来却又十分优雅：象牙白的姣好面容，一头犹如蓬松鸟羽的长发，走路时轻轻摆动的裙尾，露出一双玲珑而长着锋锐利爪的美足。

“你怎么醒了？”她微微蹙着眉说，“应该多多休息。”

克拉苏斯轻掬一躬。“非常感谢您的款待，女主人。但我现在可以上路了。”

她像小鸟似的把头一偏，责备地看着法师。“不行，绝对不行……你太急了，请坐下。”

两人环视左右，发现屋内有两把和鸟巢有着同样风格的椅子正在背后等他们就座。玛法里奥等克拉苏斯发话，巨龙法师终于点了点头，坐了下来。

“你一定就是百鸟之神对吧？”巨龙法师问。

“我是艾维娜。”她睁大眼睛打量着克拉苏斯，“而你想必也是凌空的勇者。”

“是的，女主人，我曾在天空翱翔，我的灵魂忠于阿莱克丝塔萨。”

“啊……”女半神展露出了母亲般的笑容。“亲爱的阿莱克丝塔萨……我们好久没见了，必须要找个时间叙叙旧。”

“嗯。”克拉苏斯应和着，并未指出眼下不是造访旧友的好时候。他相信艾维娜不会对世界各地的战祸一无所知，别看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私下里必定早就跟其他半神和灵魂商讨过应对燃烧军团的对策。

天空之神看着暗夜精灵。“至于你，你是塞纳留斯的……”

“我是玛法里奥。”

艾维娜发出了清脆的鸟鸣声。“是你，当然是你！塞纳留斯很是器重你呢，小雏鸟。”

德鲁伊的双颊羞得极深。

有个问题在克拉苏斯的舌尖上绕了很久，他终于忍不住，脱口问道：“女主人……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艾维娜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自然是你的选择！”

克拉苏斯只记得在跑到大门前时被一条巨大的虫子穷追不舍。他转头看着玛法里奥，但暗夜精灵显然也没能比他记起更多。“你说是我选择到这里来的？”

艾维娜抬起一只纤纤玉手，一只五颜六色、尾羽饱满的小鸟从洞口飞了进来，停在了她的手背上。女半神对那小家伙咕咕地轻声低语，小鸟则用头轻轻碰了碰她的前额。“只有诚恳之人才能来到这里。是它发现了你和你的朋友倒在树枝里，旁边还有一条又大又肥美的虫子不知怎么变成了碎块，能让我的孩子们享用好一阵子呢……”

玛法里奥脸色大变，巨龙法师却点了点头。在他昏过去的那一刹那，传送门倒塌了，将那条大虫子斩成了两截。

克拉苏斯强忍着恶心继续说道：“看来这一切都是误会，女主人。我们并没想来此打扰，只是法术出现了失误。”

她将樱唇一抿，微笑着说：“所以你不想再飞了吗？”

克拉苏斯苦着一张脸回答：“想得不能再想了。”

“那既然如此，你们来到这里也在情理之中。”

巨龙法师琢磨着女半神说的话，看来是他渴望飞行的热忱影响到了他的施法，并且被艾维娜感觉到了。“可你却帮不了我。”

“太令人难过了。”艾维娜又让那只小鸟飞了出去。“不过我或许……能帮你离开这里”

“愿闻其详。”

“很好。”艾维娜伸出手，从左边翅膀的内侧拔下一根鸟羽。她将鸟羽举起，只见一团银光将它围绕。天空之神将羽毛递给克拉苏斯，巨龙法师满怀敬

意地接受了这份馈赠，认真端详起来。艾维娜的羽毛里肯定蕴藏着她的力量，可她要怎样来帮他飞翔呢？

“把它紧贴你的胸口。”

克拉苏斯稍稍犹豫了一下，将长袍的领口拉开，将胸口露了出来。他听见玛法里奥吸了口气，就连艾维娜都把眼睛瞪得更大。

“你……你果然是条龙。”

克拉苏斯忘记了龙鳞的事。那块从他年轻时的自己身上取下来的鳞片早就变得和他亲如一体，他甚至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他曾经想过要利用那块鳞片穿透那道结界，但等到他们抵达时他便立即意识到，耐萨里奥早已用魔法封印了龙类的领地，只允许他的哨兵通行。大地守护者不愿意让任何人打扰他法术的完成。“你原先的计划还有用吗？”他问。

“当然有用，当然有用！用处更大了！”

克拉苏斯将那根羽毛贴在龙鳞旁边，静静地等待着。

这块柔软的附着物比鳞片贴得更紧，末端柔滑的卷须先是展开，随后在克拉苏斯的注视下，越长越长，竟然将他的整个躯干全都覆盖了起来。

玛法里奥看起来有些不安，但克拉苏斯冲着他摇了摇头。他明白艾维娜的打算，并且欣然接受。巨龙法师的心跳加快了两倍，几乎快要忍不住跳出这鸟巢的冲动。

“还没好，还没好。”女半神警告道，“等完成后你会知道的。”

在后背靠近肩胛骨的位置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感觉。克拉苏斯感到衣服被整得变了形，还听见了布料撕裂的轻微声响。

“有东西从你后背上长出来了！”德鲁伊惊呼道。

没等它们完全伸展成形，克拉苏斯早就知道那肯定是一双像艾维娜那样的巨大双翼，上面覆盖着又厚又软的白色鸟羽。克拉苏斯本能地将翅膀微微弯曲，发现它们居然像他的手脚一样灵活自如。

“这双翅膀将伴你完成这趟旅程。”

巨龙法师指了指他的同伴，问道：“那他怎么办？”

“飞翔并非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但他可以学，只是那要花费太久的时间。你只能背着他上路了。”

以眼下的状态，克拉苏斯不认为自己能背着德鲁伊长途飞行，但这位女主人似乎并不担心这件事。

这一次，艾维娜又从身上拔下另一根羽毛，拿到嘴边，对着玛法里奥轻轻吹了口气。德鲁伊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那根小小的羽毛朝他飘了过来。

在羽毛落在肩膀上的一瞬间，玛法里奥感到一阵颤栗，随后又觉得双手、双腿乃至整个身体都变得轻盈无比。

“我觉得——”他高兴地跳了起来，险些撞到屋顶，随后又笑着稳稳落地。

百鸟之神微笑着看着两人，将视线移回到克拉苏斯身上。“这下他不会给你增加任何负担了。”

“我——”克拉苏斯哽住了，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因为不能再翱翔云端而承受着多大的痛苦。一滴眼泪从他眼角滑落，他单膝跪倒在艾维娜面前感激地说了声谢谢。

“不必道谢了。”艾维娜让他起身，带着两人朝洞口走去。“飞吧，先飞到高处那根树枝上，再是右面那根。穿过云层，向上高飞。愿你们一路平安。”

“这羽毛……我要怎么才能——”

她用一根手指轻轻按在法师嘴上。“嘘，嘘，羽毛自会知道去路。”这时，玛法里奥走到克拉苏斯身旁，艾维娜对他说话的语气更严肃了些。“你的杉度希望你知道他与你同在。即便有再大的危险，也无法打垮我们的意志……”

“谢谢你给了我希望。”

“给了我们所有人希望。”克拉苏斯补充道，“但愿我们真能对龙类做些什么。”

艾维娜赞同地说：“嗯……即使我们并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两位造访者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克拉苏斯说：“他们有个计划，却会威胁到——”

突然，他的嘴里像是被人塞满了棉花，舌头开始打结。艾维娜还在等着他往下说，可是克拉苏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女半神以为他是有所顾及，才刹住了口，于是尊敬地朝他点了点头，示意巨龙法师走到洞外。

克拉苏斯立即照做，几乎一跃而起，啪地展开双翅，朝高空飞去。林冠上的无数飞鸟看到这新奇的飞行生物时都诧异地高声鸣叫起来。

兴奋之下，克拉苏斯瞬间甚至忘记了玛法里奥和他的使命。凌空展翅的畅快感实在是久违了，克拉苏斯在树枝间恣情地翱翔，继而又向下俯冲，这才恢复了理性。

巨龙法师略带苦恼地停在了德鲁伊和艾维娜面前，暗夜精灵一脸肃然起敬，女半神则笑得像一位骄傲的母亲，示意玛法里奥也走出洞口。德鲁伊小心地朝下瞄了一眼，便走了出去。

克拉苏斯站到暗夜精灵旁边，让他爬到自己背上，完全没有感到任何重量。

“你坐稳了吗？”巨龙法师问同伴。

“除非我的双脚踩上大地，否则哪有什么稳不稳的……”玛法里奥小声嘀咕着。“不过我能坚持住，克拉苏斯大师。”

“那就快点上路吧。”艾维娜对两人说，随后又特别看着克拉苏斯说道，“等到你寿终正寝之日，我会在这里给你准备好安眠的巢穴。”

克拉苏斯脸色变得煞白，回过头看着那群颜色各异的飞鸟，这么多种本不该和睦相处的鸟类居然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如今细细想来，这些鸟根本就不是活物，而是被这位女半神带到此地的灵魂。在另一些地方一定居住着体形更大的飞行类生物，比如被杀死的角鹰兽……当然，这里也是死去龙类的最后归宿。

“去吧。”一身白色的鸟神催促道，“你很快就会回来……”

克拉苏斯放下忧虑，鼓起勇气说：“是的，女主人……再次感谢。”

艾维娜笑了，但这笑容却无法令他放松。

克拉苏斯振翅往上飞了几下，观察着女半神给他指出的方向。他用手抓紧神情紧张的玛法里奥，朝高处飞去。

在空中飞翔时，暗夜精灵问：“她说那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你很快就会回来？”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的，玛法里奥。”

“我们——”德鲁伊打了个激灵，终于听出了话中的玄机。“你是说……所有这些——”

“所有这些。”克拉苏斯不愿再多说下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回头朝那棵群鸟筑巢的大树望去，这才发现自己先前不过是管中窥豹，只看见了这棵大树的冰山一角，直到这时才窥得它的全貌。枝叶蔓延得无边无际，在每个转弯处都有一座宽敞的圆形房屋。巨龙法师注视着这番令人叹为观止的壮阔奇景，上方还有一些他从未见过的长翼生物在飞来飞去。

就在他仍然沉浸在惊奇中不能自拔时……他们飞进了云海。

第十六章

暗夜精灵大军在苏拉玛城不远处再次遭遇了恶魔的阻击。燃烧军团在那里跟他们缠斗了一阵子，便逃向了辛艾萨莉。

在第二天的暮色降临之前，战势变得愈发白热化，双方谁都没能攻下一寸土地。暗夜精灵死伤惨重，死于利刃或是魔法之下。

拉文凯斯不愿再和敌人僵持下去，于是找来了罗宁和伊利丹。

“魔法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他特意针对人类法师说道。“你能采取些措施吗？”

罗宁想了想回答：“我倒是有个办法，但我需要月之守卫的全力配合，说不定还会弄巧成拙。”

“情况还能糟糕到哪里去呢？你说是吧，伊利丹？”

“我早就等不及帮助罗宁大师用法术打击敌人了，大人。”玛法里奥的双胞胎弟弟说着朝人类鞠了一躬。

罗宁面无表情，他希望伊利丹能保持自制，不要随意插手他的计划。如若不然，势必会导致混乱。

混乱就意味着失败。

“我们将尽全力汲取永恒之井的力量。”罗宁说着和伊利丹朝月之守卫们走去。“我想要试着使用达拉——就是我家乡的法师们想出的办法，可惜他们没能来得及付诸实践。”

“很复杂吗，罗宁大师？”

“不。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准备，但我在这里——”他说着拍了拍脑袋。“——一切都是现成的。可能要花费几个小时，但我们应该能成功。”

伊利丹笑了。“我对你绝对有信心，罗宁大师！”

人类法师再一次期盼这位年轻的暗夜精灵能够依照他的命令行事，千万别鲁莽行动，以免将法术变成灾难。更重要的是，伊利丹似乎越来越把自己当成施法的中心。他对法术无比狂热，却没有看清他的大部分力量都来自那些月之守卫的供养。

神啊！罗宁突然想到，这么一形容，他简直跟恶魔无异……

不过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位有着琥珀色眼睛的暗夜精灵确实是更加可怕的威胁。一个渴望主宰世界的伊利丹……确实会走上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

我会看好他的。在克拉苏斯不在的这段时间，我绝不会让意外发生。罗宁现在只希望昔日的导师已经成功抵达了飞龙的领地。若非如此，罗宁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原本没有打算使用那么危险的法术，但既然这场战争的结局仍未注定，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他不愿意看着这群士兵被术士的黑暗魔法打得无力还手，罗宁和伊利丹从法师战队中挑选出了十几位精英，并命令其他人继续战斗，只有当他做好施法准备时才需要这些法师帮忙。月之守卫们能够增强魔法的力量，帮助他将法术的焦点延伸出去。

前提是罗宁必须先取得成功。

“伊利丹……我需要你引领我。”人类法师将一切准备妥当后说道，“我需要你带我前往永恒之井。”

“遵命，罗宁大师！”暗夜精灵急切地站到他身边，两人准备用意念去感应暗夜精灵的魔法之源。在此之前，罗宁对永恒之井的力量只是稍有触及。与伊利丹的族人不同，他无须直接利用那口井，因此具备非常明显的优势。伊利丹和少数法师也从罗宁这里学习了一些方法，但水平跟她相比，还相去甚远。现在，罗宁必须尽可能地汲取井中之力，才能达成预期的效果。

远处有号角声响起，拉文凯斯领主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只等罗宁施放出宏大的魔法……或是制造一场宏大的灾难。

两位施法者并肩而立，让意识离开身体，并相互联结。罗宁能够感觉到伊利丹那狂野的个性，想要控制住他。暗夜精灵的狂热会对魔法的稳定性造成极大的影响。

伊利丹则指引着人类法师的意识前行。通过心眼，罗宁看着大地从他和同伴的身下飞速掠过，两人距离永恒之井越来越近。短短一秒钟之内，就有一排又一排的恶魔和破碎的山河转瞬即逝；早已变成废墟之城的辛艾萨莉由小变大，继而占满了他的整个视野；紧接着他又看见了女王艾萨拉陛下的雄伟宫殿……最后，永恒之井那漆黑的湖水总算出现在人类法师眼前。

井中的力量令罗宁顿感惊愕。此前他一直认为通过感受弥漫在整个卡利姆多大陆上的魔法气息，他早就对那口井有了充分的了解。这时才意识到自己错得离谱，永恒之井是纯粹的能量源泉，他甚至觉得倘若能为他所用，那么他就能变成神。

变成神……

自从罗宁穿上法师袍的那天起，他梦想的一切似乎都在这一刻变得唾手可得。他能举起整座城市，或是在眨眼间将它们撕得粉碎。他能召唤大地的力量，狠狠地惩罚那些胆敢跟他作对的人。他能——

罗宁花了很大的力气，总算让自己摆脱了这些黑暗的野心。当他看清永恒之井时，突如其来的渴望充满了他的心。他一直都知道那渴望是什么来头，幸好他凭借意志力拒绝了邪恶的诱惑。

这口井的污染程度不在那些恶魔之下。无论里面的魔法力量再怎么纯粹，也早已像萨格拉斯那样，遭到了腐化。

然而这时再回头太迟了。这次罗宁必须硬着头皮探入井中，之后再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跟它发生任何接触。就连回想起过去曾经汲取过井中的少量法力，都让罗宁觉得恶心反胃，可若要彻底放弃，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所有魔法……罗宁知道他脆弱的灵魂不允许他这么做。

罗宁感到了伊利丹的烦躁与好奇，飞快地从黑不见底的井水中获得了所需要的力量。他的大脑几乎快要抵挡不住那强大的诱惑，幸好他总算及时从那邪恶的水中抽离。

片刻之后，暗夜精灵和人类法师的意识就回到了身体中，与永恒之井的联结丝毫未减。罗宁立即准备施法，他自知越快动手，就能越快摆脱那力量对他的灵魂造成的影响。

现在要开始了，他对伊利丹说。

罗宁立即感觉到玛法里奥的双胞胎弟弟命令月之守卫们全力准备，把那些法师的力量汇聚到自己身上，再以成百倍的威力攻向敌人。

罗宁轻松地搭建起了达拉然大法师们临死前钻研出的法阵，在心中默默对那些亡魂表达了谢意，也不管他们全都要在几百年后才会出生。随后，当罗宁对法阵的稳定性感到满意后——便施放出了魔法。

法力在众人间奔窜，使得伊利丹等人的精神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幸好这位年轻的法师带领那些资历远在他之上的施法者们抵抗住了。眼下，能确保罗宁的计划顺利执行的正是伊利丹的野心。

魔法击中了恶魔的阵线。

一道冲破耳膜的音波冲击着燃烧军团的爪牙们，神奇地避开了与他们殊死拼杀的精灵将士。庞大的恶魔们尖叫着扔下手中的武器，赶忙捂紧耳朵。那声音震碎了他们的五脏六腑，撕扯着他们的神智。随着那道音波的蔓延，恶魔们仿佛被一把巨大的扫帚刮倒在地。

整条前线上的敌人都倒了下去，精灵士兵们愣在原处，被突如其来的这一幕吓傻了眼。

“现在，拉文凯斯领主，”罗宁小声提醒，“该你们上了。”

霎时间，号角齐鸣，催促大军向前冲锋。

暗夜精灵高声呐喊，黑豹骑士们冲杀在前，誓要在战场各处将敌人斩尽杀绝……没想到他们遇见的只有尸体。音波攻击还在继续，迅速而残忍地结束了恶魔们的性命，所过之处没有留下一个活口。燃烧军团的兵力已经折损数百。

突然罗宁感到身体背叛了他，脑袋里天旋地转，像那些恶魔似的快要爆炸。

人类法师倒了下去。

“我扶住你了，罗宁大师……”

伊利丹扶他坐下，四周只有他一人没有受到法术的影响，其余的月之守卫脸色都跟罗宁一样难看。大多数人跌坐在地，甚至躺在地上，无力顾及那些从身旁冲向敌人的精灵战士们。

“你看见了吗？你看见我们有多厉害了吧？”伊利丹急切地问，“这就是明证！再也没有像永恒之井那么强大的力量了！”他说着朝罗宁看不见的某个东西或是某个人扫了一眼。“那口井才是拯救世界的关键啊，哥哥！你看见了吗？什么都无法跟它相比！”

他继续对着幻想出来的玛法里奥大喊大叫，罗宁只能无奈地看着他，试图恢复体力。伊利丹的欲望与妒忌是那样地强烈，几乎对他身为德鲁伊的哥哥心怀憎恨。

罗宁的法术打退了恶魔，可能彻底地扭转了整个战局……然而当他看着伊利丹狰狞的表情，想起自己刚才也差点儿受到了永恒之井的蛊惑，不禁暗自担忧，他是否为暗夜精灵一族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考雷斯特拉兹默默沉思着，耐心正在渐渐耗尽。它们这些飞龙奉命在此等待守护巨龙的命令。等时机到来时，各大军团就将团结一致地飞上天空，给地上那些恶魔降下毁灭之力，巨龙之魂也将在那些庞大的怪物发起反击前撕碎敌人的阵线。

听起来真是简单可行，毫无瑕疵。

然而，出于某种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原因，考雷斯特拉兹就是不相信这个计划。

但是这条赤红的雄龙忠于他的女王，他的配偶，于是他什么都没有做。阿莱克丝塔萨信任耐萨里奥的创造物，确切地说，她信任的是大地守护者本身。无论考雷斯特拉兹有什么疑虑，都不能说出来。

“我的爱人，总是既善思又善战。”

考雷斯特拉兹惊讶地抬起头，看着那条巨大的雌龙走进巢穴。“阿莱克丝塔萨。”他隆声说道，“您这时应该跟其他守护巨龙在一起。”

“我已经请他们不要介意我暂时的离开。耐萨里奥不太高兴，可他必须控制住自己。”

考雷斯特拉兹低下头表达深切的敬意。“我该如何为您效劳呢，女王陛下？”

一抹犹豫从她的眼角划过，她用对龙族而言低不可闻的声音回答：“我需要你违抗我的命令。”

她的配偶听得糊涂了。“您是说？”

“除了哨兵之外，每一条龙都应该留在这个最宽敞的洞穴里原地待命。我希望你不要理会我先前的命令，离开这里。”

考雷斯特拉兹吓了一跳，显然其他的守护巨龙都不知道这件事。“我要去哪里呢？”

“我也说不清确切的位置，但我希望你能在离开结界之后尽力感应。我希望你能找到克拉苏斯。”

克拉苏斯。考雷斯特拉兹也一直在想那位神秘的法师……对于他的不安，或许只有克拉苏斯知晓答案。“他应该还跟那些暗夜精灵在一起——”

“不……他在不久前来到了我们附近。伊瑟拉告诉我有一位名叫玛法里奥的暗夜精灵自称是他派来的信使，但她生怕其中有鬼，于是就让暗夜精灵留下等待时机。”

“然后呢？”

“等到伊瑟拉再想要找玛法里奥时，他却消失了。她是在耐萨里奥和玛里苟斯商讨巨龙之魂法术的同时跟我说的这些。”

“但克拉苏斯为什么要来这里？”雄龙心中的紧张感瞬间增强了无数倍。暗夜精灵的领地与这里相距甚远，只有能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御风而行的人才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抵达。

“这正是我想弄清楚的事。”

“我会尽力寻找他，但那也许比您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

红龙女王哼了一声，若有所思地闭上眼睛，点了点头。“好吧，你现在必须要知道了。”

“知道什么？”

“我的爱人，你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和克拉苏斯之间的亲密感，几乎像是一母所生的两兄弟，不是吗？”

考雷斯特拉兹之前还没这么想过，不过这时听阿莱克丝塔萨一说，顿时觉得克拉苏斯早就在他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种感觉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克服虚弱感而互相交换了鳞片，而是那个神秘的家伙没来由地赢得了这条雄龙的信任，就像对待他那伟大的女王陛下一样。

有时竟然更甚。

阿莱克丝塔萨看出了他内心的疑惑。“听我说，我的爱人。你和克拉苏斯之所以如此亲密无间，是因为你们本就是同一条龙。”

雄龙眨了眨眼，认为自己肯定听错了，阿莱克丝塔萨说的不是他以为的意思。

红龙女王却摇了摇巨大的龙头，继续说道：“考雷斯特拉兹，克拉苏斯就是你。他是更加年长、更加博闻、更加睿智的你，来自遥远的未来。”

“这不可能——”他突然想到一个念头。“这是诺兹多姆的诡计吧？他没来参加集会，我早就觉得非常可疑……”

“是，诺兹多姆跟这件事有些关系，但我现在不能跟你说那么清楚。你只要明白一点，克拉苏斯之所以在这里出现，是因为他必须这么做。”

“看来，战争的结局是早就写好了的。巨龙之魂会帮我们打败恶魔，我的忧虑完全是多此一举。”

“你的忧虑是理应存在的，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结局如何。克拉苏斯担心诺兹多姆将他带到这里，是因为时间线发生了改变。我曾经想要消灭他和他的同伴，确保历史不会被篡改，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情况没那么简单。”

考雷斯特拉兹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您曾经想要杀死……我？”

“也是他执意要我那么做的，爱人。”

雄龙想了想，顿时明白了。“请原谅我，女王陛下。我会去找他的。”

“谢谢。由于穿越时空，他的记忆遭到了严重损害，也许是因为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他的缘故……不过，他仍然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倘若他确实有急事要来找我们商量，我们就必须做出回应。”

“我这就上路。”

阿莱克丝塔萨感激地点了点头。“我必须装作毫不知情，让别人认为这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考雷斯特拉兹。”

“当然，我绝不会让您失望的，女王陛下。”

她投给他一个极为宠溺的眼神，转身离开了。雄龙等她走远之后，便飞出了巢穴。

幸好大多数飞龙都不得随意行动，奉命原地等待，因此他没费多大力气就绕开了这片山岭。有少数几条龙，比如他自己和泰兰德，作为守护巨龙的配偶，必须在旁随侍。

避开哨兵的耳目也不是什么难事。途中遇到的第一位哨兵也是条红龙，考雷斯特拉兹凭借着对他性情特点的了解，轻易避开了。赫拉卡斯特拉兹是一条年轻的鹰眼红龙，却极易分心。就在考雷斯特拉兹飞近时，那百无聊赖的守卫正在用尾巴当作球拍，将巨大的石块打到空中，然后看着它们径直砸落到地面上。看他打中下一块石头随后低头注视的瞬间，考雷斯特拉兹高高飞过，以免对方觉察到气流的变化。

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他又避开了其余的哨兵，朝着那道屏障飞去，准备与之发生接触。他迎面撞上了那道隐形的壁垒，觉得像是钻进了黏稠的糖浆

里，竭力扑打着翅膀，从另一侧钻了出来，一边向上高飞，一边调整平衡。

随后，他停在一处低矮的山头上，抓紧时间在脑海中想象着克拉苏斯的样子。为了确保一切顺利，他伸出一只爪子触摸着来自未来的自己交给他的那块鳞片。之前的种种谜团总算都有了答案，他原本很好奇为何他们两个在交换鳞片后都能安然无恙，原来是通过这种方式，两条巨龙完成了合体。考虑斯特拉兹仍然承受着一定程度的疼痛感与疲劳，但绝不再像先前那么痛苦了。

他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找克拉苏斯这件事上，只有本就为一体的生灵之间才能如此心意相通。红龙怀疑另一个他此时已经走远，如果换作是他——换作这个较为年轻的考雷斯特拉兹，必定不会轻易放弃，会继续想别的办法。因此，克拉苏斯只可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逃走的。

考雷斯特拉兹强迫自己暂时不去深究克拉苏斯为何不再执意穿过这道屏障，而是将意念延伸到更远处。只有一条巨龙的意志才能覆盖考雷斯特拉兹此时寻找的范围，山川大地在他的脑海中无限延展，他在其中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然而，他却在哪里都感应不到自己，耐心很快就被消磨殆尽。这原本应该是一项相对简单的任务啊！莫非克拉苏斯遭遇了什么不测？这个念头吓得考雷斯特拉兹浑身打颤，没有任何生物能够坦然面对自己最终的命运。

就在这时，红龙突然感应到了那股熟悉的气息。他无法分辨出确切的位置，但是至少知道了应该往哪个方向飞。

考雷斯特拉兹立即飞上高空，使出全力拍打龙翼。他觉得只有尽快找到另一个自己才能安心。

克拉苏斯成了他完全的焦点，周围的环境变得模糊了。巨大翅膀的每一下扇动都能带他飞出好几里远，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责怪自己飞得太慢了。

考雷斯特拉兹是如此地全心投入，甚至不知道有人要对他下手，直到那双利爪扎进了他的后背。

红龙疼得发出一声咆哮，猛然转过头来，反倒让攻击者吓了一跳。一条黑龙的凶残面孔闯进了考雷斯特拉兹的视线。

“快住手！”红龙大喊，“守护巨龙的荣耀在上，我命令你即刻——”

作为回应，那条龙张开了嘴。

考雷斯特拉兹不再扇动翅膀，任由巨大的身体像一块石头似的从空中径直坠下，只有这样才能躲过烈焰的攻击。灼人的热浪贴着他的头翻滚而过，熏得

他眼泪直流。

考雷斯特拉兹只觉得被那条龙的利爪抓伤的部位火辣辣的疼，尽管他在体形上要比那条黑龙略大一些，但由于顽疾未愈，想跟对方打个平手恐怕都很困难。

“别碰我！”他尝试跟对方讲道理。“咱们两个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

“我绝不会让你捣乱！”黑龙发了疯似的瞪着眼睛怒斥道。

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听不懂他的对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可他不禁更加为克拉苏斯的下落捏了把汗。

通体乌黑的巨龙从高处飞下，逼得考雷斯特拉兹飞得更低。红龙决定将计就计，打算到最后一刻再从敌人的身体底下钻出去。

但就在他快要飞到山顶时，这才发现自己被戏弄了。

考雷斯特拉兹的对手突然放弃追赶。与此同时，又有一条黑龙从附近的山峰背后跳出，猛地撞到红龙身上，连他自己也被撞出好远。下方地面上满是尖锐的山岩，两条龙眼看就要被扎穿。

“你这样会把我们俩全都害死的！”考雷斯特拉兹大声喊道。

“为了主人的荣耀！”

疾风吹得黑龙收紧了双翼。这时，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才看清原来对方身负重伤。这条龙早就不能正常飞翔了，早就抱定了跟他同归于尽的决心。

然而，考雷斯特拉兹却没打算陪他一起死。红龙奋力拍打翅膀，调整着坠落的方向。突然，本该在底下的红龙将敌人压在了身下。

有伤在身的黑色巨龙厉声咆哮，想把位置再换回来。上方传来另一声龙吼，像是在警告考雷斯特拉兹上面的那个对手已经看见了下方的情形。

红龙收紧四条龙腿，龙爪仍然紧抓着黑龙不放，倒数着剩余的几秒钟。随着参差嶙峋的地貌渐渐迫近，他愈发看清了分布在群山之间的那些尖利的山岭。

在他和黑龙即将摔进山里的那一刻，考雷斯特拉兹把腿伸了出去，使劲把对手往下踹，同时奋力拍打翅膀，想摆脱身下这个难缠的大家伙。

伴随着一声响彻四野的痛苦哀号，受伤的黑龙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岩石上，全身骨头立即摔得粉碎，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枯叶，最后又扑腾了一下，鲜血溅得到处都是。

那条承受了猛烈撞击的巨龙就这样断了气……脑袋往旁边一歪，舌头也吐了出来。

就在考雷斯特拉兹使出浑身解数向上高飞时，另一个对手从高空袭来，故伎重施地又将利爪扎进了红龙的后背，疼得他失声尖叫。这场拉锯战开始令考雷斯特拉兹不堪重负，呼吸变得越发沉重，眼看就要支撑不住。无论是他还是阿莱克丝塔萨，都未曾想过竟会遭到耐萨里奥军团如此的背叛。

“你必须死！”黑龙疯狂地喊着，仿佛考雷斯特拉兹理应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一样。

红龙再次设法避开了致命的龙爪，但敌人仍旧穷追不舍。这第二条龙不仅比原先那条飞得更快，取悦大地守护者的决心也更加坚定。跟第一条黑龙一样，他似乎也打算牺牲自己，帮助主人达成伟业。

那宏大的伟业究竟是什么？考雷斯特拉兹这时也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一道烈焰火柱击中了他的胸口，他疯狂地在空中打了个转，无法集中注意力。

利爪扎进了他的胸口，黑龙炙热的吐息简直令他窒息。

“这下你跑不掉了！”那条巨龙疯了似的咆哮着又吸了口气，如果考雷斯特拉兹在这么近的距离之内再被喷上一口，肯定必死无疑。

绝望之下，考雷斯特拉兹伸出龙头，张开大嘴死死咬住黑龙的脖子，力量大到阻断了他的气管。

熊熊烈火堵在那条龙的咽喉里喷不出来，他痛苦得只能用爪子胡乱攻击考雷斯特拉兹，在红龙的脸上和身上留下无数伤疤。

黑龙炸开了。

考雷斯特拉兹这才松开嘴，从黑龙被炸裂的尸体上迸发而出的滚烫岩浆溅到他身上，疼得他呜呼哀号。这种痛苦实在难以忍受，他觉得耗尽了力气，跟对手双双从空中坠落。

在他失去意识之前，红龙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知他的死亡将会如何影响到那个未来的自己。

第十七章

阿克蒙德注视着自己的军团被暗夜精灵打得节节败退，大地上到处都是身穿绿色盔甲的敌人。恶魔指挥官能感觉到他们志在必胜的决心，听得见胜利在望的山呼海啸。

这群家伙真是太好骗了，他暗自想道。居然以为这么容易就能得胜。

想到这里，巨大的恶魔转过身来，迈着缓慢而自信的步伐朝溃逃的爪牙们走去。

“呃！”

克拉苏斯发出的声音吸引了玛法里奥的目光。片刻之后，他感觉巨龙法师似乎快要抓不住他了。德鲁伊低头向下张望，发现他们已经飞得太高，就算是有那片魔法羽毛帮忙恐怕也不能安全落地。

玛法里奥使出全部力气抓紧克拉苏斯的双臂，大声问道：“怎么了？”

“我不——我觉得我那跳动的心脏似乎要被人从胸膛里挖出来了！我必须——我必须马上着陆！”

暗夜精灵飞快地打量着四周，下方是林地与草原，幸好草原的面积足够广阔。他发现有一块区域上的草场要比其他地方更加柔软，于是用手一指。“你能飞到那边吗？”

“我——会——尽——力！”

但克拉苏斯飞翔的动作却像一只无头苍蝇，玛法里奥给他指出的方向在右边渐渐消失，两人反而朝着一棵枯树砸了过去，那棵树显然会被他们砸断，但随之一同断裂的还会有他们的脖子和颅骨。

克拉苏斯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带着德鲁伊又向上飞了一段距离。树林从他们身下掠过，草原再次映入眼帘。他们开始降落，起初落得很慢，而后速度越来越快，令德鲁伊无法承受。

“我想——我想你必须准备自救了，玛法——”

突然，巨龙法师松开了他。

珍贵的时间飞速流逝，玛法里奥过了好几秒钟才想出对策。他延伸意志，试图跟下方的茵茵绿草建立精神联系……

草地突然迅速长高变厚，居然形成了一块柔软的垫子。暗夜精灵与之接触的同时，绿草微微弯折，随后恢复了原状。玛法里奥觉得浑身上下的每一块骨头都在摇晃，可他总算没什么大碍。

他伸手摸了摸肩膀，发现艾维娜的馈赠不见了。尽管如此，玛法里奥还是万分庆幸自己能迅速作出反应，避过了那场灾难。

克拉苏斯又往前跌跌撞撞地飞了一会儿，像一只被弓箭手射成重伤的雄鹰。玛法里奥来不及对同伴伸出援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栽在远处的蒿草丛中。

在落地的一刹那，克拉苏斯的双翅就像粉末似的在风中消散，摇晃着向前倒去，消失在德鲁伊的视线中。

“克拉苏斯大师！克拉苏斯！”暗夜精灵挣扎着站起身，朝他最后看见同伴身影的地方奔了过去。

但此时巨龙法师已了无踪影。玛法里奥盯着那片绿草地，确定自己对方位的判断不会有误。

他听见南边传来一声呻吟。玛法里奥拨开一丛丛蒿草，朝声音的源头跑去。

很快，他惊讶地看见了克拉苏斯那一动不动的身体。

玛法里奥跪在巨龙法师身边，小心翼翼地查找着他的外伤，然而却并没有找到，只好又帮他翻了个身，这时他看见有什么东西从同伴的身体上滑落。

是克拉苏斯的那片羽毛，已经变得干枯而暗黄。玛法里奥伸出一根手指轻轻触碰，没想到那羽毛却立即碎了，消失在尘埃与绿草间。

克拉苏斯又呻吟了一声，玛法里奥扶正他的身体，让他能较为舒适地躺下，随后检查他有没有哪块骨头被摔断了。奇怪的是，从那么高的位置落下，克拉苏斯却似乎没受到什么冲击。显然，唯一影响到他的就是他在飞行途中遭遇的莫名苦痛。

脸色苍白的巨龙法师睁开眼睛。“我……我真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醒来……”

“小心点，克拉苏斯。你现在最好别乱动。”

“过不了多久，我就连动都动不了了……玛法里奥，我……我想我要死了。”

“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会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我……是那条龙。我跟考雷斯特拉兹的生命紧密相连……我认为——我认为是他遭到了攻击。他……他就快死了……如果他真的死去，我也不能独活。”

玛法里奥再次检查了克拉苏斯的身体，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帮得上忙。“难道真没希望了吗？”

“除非……除非你能治好他……可是他离这里太远了，而且……他还是条龙。难度实在太大，我——”

他不再说话。玛法里奥飞快地转动大脑，却还是一筹莫展。无论塞纳留斯传授过他多少技能，都不足以克服近乎于远在天边的距离。

这时他看见了——从巨龙法师那皱巴巴的长袍底下露出的那块鳞片。“克拉苏斯，这块龙鳞——”

“我——我原本以为……它能救得了我们两个。我中有他……他中有我。刚开始时，那确实……确实有效。”

“这块是他的鳞片。”玛法里奥自言自语地说，“是他的鳞片。”

这计划简直异想天开，可是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伸手抚摸着那块鳞片，对它的质地和蕴藏其中的力量倍感惊奇。德鲁伊专注地用塞纳留斯从未向他传授过的方法将方方面面的知识融会贯通，当然，基本原理是必不可少的……

“也许我有办法了，克拉苏斯。”

然而巨龙法师却没有应答，又紧紧闭上了双眼，暗夜精灵甚至担心他是否已经离他而去，直到靠近克拉苏斯的胸口，听见了那虽微弱却仍稳定的心跳声，这才松了口气。

他不能再犹豫了。克拉苏斯顶多只能再撑上几分钟。

德鲁伊将双手放在鳞片上，用意识去感受周围的环境。绿草已经对他有所了解，迅速作出回应。疾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大地似乎也对他的恳求感到好

奇，晃动着苏醒过来。

但在他开口请求大自然的帮助之前，他还必须弄清楚是否能真的跟那条名叫考雷斯特拉兹的红龙建立联系。德鲁伊闭上眼睛，让自己的意识进入到那块鳞片之中，寻找着它原先的主人。

刚开始的时候，他感到有些困惑，克拉苏斯和考雷斯特拉兹相互依存，他差点儿把他们俩给搞混。好在他及时意识到了错误，将意识朝那条红龙延伸了过去，但愿鳞片和考雷斯特拉兹之间薄弱的联结依然存在。

令他意外的是，这部分进行得相当顺利。他的感觉立即将他推出几十里之外，越过大地，进入了一片崎岖的山岭。无论是下方的风光，还是这趟旅程，都让他想起了当时在屏障背后飞龙们接触的那段经历，只是这一次他不用走出那么远，也无须借助翡翠梦境的帮助。

恍然间，玛法里奥感到心头一空，险些昏厥过去。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可怕的感觉，是因为他偶然间体验到了克拉苏斯和考雷斯特拉兹的濒死之感。暗夜精灵竭力平复下来，稳定住自己的感官，发现现在他能感受到巨龙临死时的情绪了。

他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玛法里奥起初猜想不会是燃烧军团发起的入侵，但接着又从红龙那破碎的思绪里感应出他的对手居然是两条黑龙。

玛法里奥回想起自己跟克拉苏斯也曾经被追杀过，对敌人的身份猜出了七八分。看来那两条黑龙早已死去，考雷斯特拉兹居然现在才刚要气绝，堪称奇迹，红龙的实力果然不同凡响……

不！他这是在暗示考雷斯特拉斯已经生还无望，那么，克拉苏斯也必会性命不保。如果玛法里奥真想救他们的话，就必须停止这样的推测。

塞纳留斯传授给他的重要一课便是林地生物的健康状况以及疗伤方法。过去，玛法里奥曾经救过狐狸、野兔、飞鸟等各种动物的性命，现在只要原样套用并加强力量即可。

起码德鲁伊是这样认为的。

玛法里奥对大自然发出召唤，他需要它们做出牺牲，只有用生命才能换回生命，大地和植物拥有任何动物都不具备的再生能力。然而，暗夜精灵的愿望还是太难实现，因为他此时想要拯救的是一条巨龙。若是遭到那些自然之灵的拒绝，他也不会心怀怨责。

玛法里奥极力向他们道出拯救考雷斯特拉兹——以及克拉苏斯——的重要性，希望绿草、大树乃至自然万灵都能助他一臂之力。在意识深处他留意到巨

龙的生命正在衰退，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令他感到宽慰的是，大地终于做出了回应。无限的生命力量涌进他的身体中，使他兴奋无比，差点儿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他回过神来，将手指放在那块鳞片上，立即感受到了能量的流淌。

克拉苏斯的身体剧烈晃动，最后平静下来。通过联结，玛法里奥感到生命力量正在源源不断地朝那条巨龙涌去。暗夜精灵努力将联结维持住，心跳加速，汗如雨下。

纵然如此，考雷斯特拉兹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在死亡线上挣扎。德鲁伊咬紧牙关，加大了手上的力道，拼尽全力加速能量的流淌。

终于，他察觉到了细微的变化。考雷斯特拉兹的灵魂从深渊里被拽了回来，渐渐显露出转危为安的迹象。

“拜托了……”苦苦支撑的暗夜精灵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再多给我一些……”

他的祈求实现了。周围的大地慷慨相助，深知这险峻的局势不仅会影响到这两个备受折磨的个体，还会牵连许多无辜的生灵。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考雷斯特拉兹渐渐找回了生命力，变得愈发强壮。德鲁伊感到巨龙恢复了意识，知道对方也在为这样的奇迹惊叹不已。

克拉苏斯的身体又晃动了一下。这位年长的法师发出一声呻吟，缓缓睁开了眼睛。

眼见这番景象，玛法里奥意识到可以收手了。暗夜精灵将手指从龙鳞上移开，倒在地上大口呼吸。

就在这时，他才注意到附近的青草都变成了黑色。

草叶干枯皱缩，生命力被榨得一干二净。玛法里奥环顾四方，发现目力所及之处全是衰亡之景，就连远处的树木也掉光了叶片。

德鲁伊深感后怕，直到他感觉脚下的大地颤动起来，青草的根须仍然活着，在大地的帮助下，很快就能茁壮生长，恢复原貌。那些大树也并未枯死，只要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再次长出健康而鲜活的绿叶。

暗夜精灵松了口气。刚刚过去的几秒令他深受绝望的煎熬，甚至将自己看成了燃烧军团的帮凶。

“你……你做了什么？”克拉苏斯打起精神问道。

“我必须救您，我的本能迫使我这么做。”

巨龙法师摇了摇头，强撑着坐了起来。“玛法里奥，我问的不是这个……你到底知不知道刚才你做了什么事？你所有的努力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别无选择。”玛法里奥解释道，“我自知不该让这片大地牺牲这么多，可它也是自愿帮忙。”

克拉苏斯这时才看清了焦黑的草地。他眯起眼睛，打量着暗夜精灵的这番杰作。“玛法里奥，这不可能。”

“都是基于杉度的指引，我只是根据实际状况稍作改动。”

“这样的结果别说是你——就算是再强大的施法者也难以做到。”巨龙法师挣扎着站起身来，漆黑如炭的衰草令他眉头紧锁。“太惊人了。”

玛法里奥还是不明白克拉苏斯为何会如此不安，于是问道：“您能感觉到考雷斯特拉兹吗？他还好吧？”

克拉苏斯聚精会神。“联结又恢复到了你施法前那般薄弱，不过此刻我还能感觉到他。他……还好……只是心智有些混乱。他想起了那场战斗，知道要来寻找我，可有些事情记不起来了。”不知何故，说到这里，克拉苏斯居然奇怪地笑出了声。“现在我跟他更像彼此了。命运真是爱捉弄人。”

“我们要等等他吗？”

“嗯，但不是因为我知道他要来找我。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很可能是打算把我带回阿莱克丝塔萨身边，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必再到别处浪费时间。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必须马上回到军团中去。无论如何，只要考雷斯特拉兹飞来，我们就即刻上路。”

玛法里奥立即想起了泰兰德……还有他的弟弟。“他多久才能来？”

“他是一条龙……现在又恢复了健康。”克拉苏斯露出了一抹浅浅的微笑。“不会耽搁太久……”

***

泰兰德在艾露恩姐妹会中变得如此与众不同。她是那群女祭司中间唯一身后有两道影子的人，甚至第二道影子还有名字。

那影子名叫珊蒂斯·羽月。

无论泰兰德去到哪里，那个小孤儿总是跟在她身后。用一双求知若渴的大眼睛观察着恩人的一举一动。当泰兰德发出祈祷，用法术治疗伤病时，小女孩也会一字不落地跟着重复，模仿着她的动作。

泰兰德在对待珊蒂斯的问题上颇有些矛盾。珊蒂斯没了父母双亲，如今已是无家可归。虽然像她这样孤苦无依的孩子不在少数，可还是深深打动了女祭司的心。珊蒂斯对泰兰德救治伤员工作表现出来的热忱，俨然具备了祭司学徒的潜质，况且神殿总会对新人敞开大门。既然如此，又怎能把她送回那群难民中间置之不理呢？泰兰德必须把她带在身边，否则一定会良心难安。

不幸的是，对于一个既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战斗经验的女孩来说，战场充满了危险。姐妹会的成员经常要在前线和战士们并肩战斗，遵从高阶祭司的命令轮流换岗。泰兰德不希望珊蒂斯靠近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但有一次她险些被吓得半死，珊蒂斯居然偷偷跟在其他祭司们身后跑去提醒玛法里奥和克拉苏斯。泰兰德还是后来在交谈中才从那个小女孩口中听出了蛛丝马迹，若不是她亲眼目击，绝不会知道那些细节。

“我不准你再擅自行事！”泰兰德命令她道，“我们上战场时，请你在后方好好待着！别让我一边打仗还要一边为你担心！”

珊蒂斯垂头丧气地点了点头，然而泰兰德却认为这个小女孩绝不会就这么罢休。泰兰德只能对艾露恩祈祷，希望珊蒂斯别再胡闹。

就在她琢磨这些烦心事时，某个统领另一组祭司的姐妹走到了她的身边。这位姐妹较泰兰德年长几岁，身材也更加修长，走来时满脸忧虑。

“你好啊，玛琳达姐妹！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你好，泰兰德姐妹。”玛琳达闷闷不乐地说，“是高阶祭司让我来的。”

“噢？是不是有什么消息？”

“她……她死了，姐妹。”

泰兰德感到整个世界瞬间天崩地裂。人人敬仰的神殿之母——居然死了？她从小都在那个女人的言传身教下长大，其他人也无一例外地对她尊崇有加。正是因为她，泰兰德当初才穿上了新手祭司的长袍。

“怎——怎么会？”

眼泪如断线的珠子似的从玛琳达的两颊滑落。“她一直瞒着我们，只有贴身侍从才知道内情。在朝苏拉玛展开反攻时，有个恶魔用长矛刺穿了她的肚子。她原本能凭借强大的治疗能力活下来的，结果又被一只邪能兽抓住了。等其他人杀死那只邪能兽时，她已是奄奄一息，随后被带回了帐篷……一个小时之后终于重伤不治。”

“太令人发指了！”泰兰德跪在地上，开始对着月神祈祷。玛琳达也跪到她身边，珊蒂斯自发地模仿着她们的动作。

当两位女祭司向导师道别后，玛琳达站起身来。“还有一件事，姐妹。”

“还有？什么事？”

“高阶祭司临终前，她指定了一位继任者。”

泰兰德点点头。这是自然，新上任的高阶祭司一定会立即派出玛琳达等人去各处传达消息。

“谁来继任？”具备资格的候选者不过寥寥数位。

“她选了你，泰兰德。”

泰兰德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月神在上！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

珊蒂斯尖叫着拍起手来，泰兰德转过身瞪了她一眼，小女孩立即收声，眼里却闪烁着骄傲的神采。

玛琳达没有露出半点玩笑的态度，看得泰兰德心中一紧。她怎么可能肩负起高阶祭司的重任，接管整个姐妹会——何况还是在战争时期？

“请原谅我这么说，玛琳达姐妹，可是高阶祭司她——她当时肯定是伤得太重，以至于头脑混乱了！她怎么可能选我呢？”

“她当时清醒得很，姐妹。而且你应该明白，从前她也暗示过。姐妹们全都知道你才是她中意的人选……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这……这不可能！我怎么能够领导他们？我是如此缺乏经验，怎么能够当此大任？许多前辈都比我对神殿更加了解！”

“却没人比你与艾露恩更加心神相通。我们全都看见了，也都能感觉得到。有关你的事迹已经在难民和将士们中间流传甚广，无数生还无望的伤兵都被你的一双妙手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泰兰德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些事。“你的意思是……”

于是玛琳达姐妹便继续解释给她听。姐妹会的所有成员们在休息时间里也依然不眠不休地治疗着那些伤病员，尽己所能地想要帮他们打赢死神，然而却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是的，她们是成功救活了不少，但更多情况下还是束手无策。

反观泰兰德，则是从未有过失手的时候，但凡经过她治疗的人全都很快痊愈。泰兰德甚至把好几个其他姐妹们无力救治的伤患也给治好了，只是她并未意识到。令一众祭司们感到心悦诚服的，除了她高超的治疗术之外，还有她那从来不知疲倦的强大意志力。

“按说你现在应该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可你却还在战斗，泰兰德姐妹。”

这位年轻的女祭司一直以来都只想着履行职责。她会祈求艾露恩的帮助，艾露恩则会做出应答，泰兰德会对月神心怀感激，带着希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仅此而已。

然而在其他姐妹们眼中，她却是如此地居功至伟。

“我——这不行。”

“没有什么不行的，你必须接受这个决定。”玛琳达深吸一口气。“你知道，通常应该有一场仪式，邀请尽可能多的朝拜者前来见证。”

泰兰德迷失在思绪中，浑浑噩噩地回答：“是……”

“我们会尽力做准备。在得到你的准许后，我就会把姐妹们从战场上叫回来，让她们——”

“什么？”她们难道还想为她搞一场——泰兰德镇定下来，厉声拒绝，“不！我不准许你们那么做！”

“姐妹——”

凭借着刚刚被强塞到自己手中的权威，她向玛琳达投去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眼神，又补充说：“看来我是不得不接受这项任命了，但如果你们还要在战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大张旗鼓地搞什么仪式，那恕我无法做到！我同意出任高阶祭司——至少是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不过我会继续穿着这身衣服——”

“可是大祭司的长袍——”

“我会继续穿着这身衣服，而且不许搞任何仪式！我们不能在这时拿民众的性命去冒险，必须以月神的名义全身心地投入治疗和战斗中去！听明白了吗？”

“我——”玛琳达跪了下去，垂首说道，“遵命，大人。”

“站起来！用不着给我下跪！我们全都是同心同力的姐妹！全都聆听艾露恩的教诲！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如您所愿。”那位年长的姐妹嘴上这么说，却仍没有立即起身，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泰兰德想了想……这才恍然大悟。

她竭力让手不要颤抖，轻轻触碰了玛琳达的额头。“我以守望众生的伟大月神艾露恩之名，赐予你祝福。”

玛琳达松了口气，站起身来，脸上带着仰视大祭司的虔诚表情，从前泰兰德也是如此。“我会将您的意愿传达给其他姐妹，不知您是否允许？”

“好……谢谢。”

玛琳达离开后，泰兰德几乎跌倒。这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变故几乎和燃烧军团的入侵是同样可怕的梦魇！她居然成了神殿的领导者。看来卡利姆多大陆真的要面临毁灭了。

“太棒了！”珊蒂斯大声叫着又鼓起掌来。她跑向泰兰德，几乎将她抱住，然后又强装出一副严肃的表情，模仿玛琳达的动作跪在新任高阶祭司面前等待赐福。

无奈之下，泰兰德只好满足了她的愿望。珊蒂斯满脸敬畏地说道：“我余生都将追随您的指引，大人！”

“别叫我大人，我还是泰兰德。”

“遵命，大人。”

神殿的新任领导者恼火地叹了口气，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摆在高阶祭司面前的将会是无穷无尽的琐事与仪规。泰兰德回想起前任高阶祭司曾经带领众人吟唱圣歌，神殿每晚都会举行祈福仪式，称颂初升的皎月和神灵的慈爱。此外，地位尊贵的贵族们还会安排某些周年庆典等活动……

她忧郁地想象着自己的未来，没有感到任何荣幸，反而觉得被困住了。

这时，从难民当中突然传出一声呻吟，打断了她的思绪。泰兰德曾经无数次听到过这样的声音，有人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稍后再去想那些庆典和仪式吧，眼下，泰兰德必须和姐妹们立即投身去做那件最重要的事——帮助其他人在艾露恩光辉的照耀下逃出鬼门关。

循着声音的源头，新任的高阶女祭司又开始了她的工作。

第十八章

女王已经决定骑豹离开皇宫，当艾萨拉打定主意要做一件事时，全世界的恶魔加起来也阻止不了她……也就是说，瓦罗森队长拿她更是没有办法。

艾萨拉已经有好一阵子没到宫外去过了。此时，女王陛下和她的侍女们正骑在黑豹背上，在一大群近身侍卫和队长派出的精锐部队的簇拥下穿过皇宫的大门，朝辛艾萨莉城中进发。

辛艾萨莉早已是一片废墟。

自从那场灾难降临后，暗夜精灵的统治者还是头一次近距离地查看这一切。她用那双深邃的眼睛注视着那些荒芜的宅邸，脏乱的街道，还有堆在路旁无人处理的尸体，甚至有些尸体连食腐生物都没来光顾过。艾萨拉抿着嘴唇，时不时地还会皱起鼻子，流露出对某些气味的厌恶。

瓦罗森愤怒地看着外面的世界。他不愿意让任何事情打扰到他的女王。如果他能挥起长剑，像斩杀敌人那样让眼前这毁灭的景象顷刻消失，这位军官一定会毫不犹豫。

一只邪能兽从一处破败的高塔背后钻了出来，用凶残的利爪抓着什么东西，在女王的列队从旁经过时无所顾忌地大嚼特嚼，随后又藏进了暗处。

他们往前走了一段距离。途中艾萨拉没有开口说话，于是所有人也都沉默不语。邪能卫兵们与她寸步不离，这些凶神恶煞般的大家伙早已对女王忠心不二，即便是要他们去攻击其他恶魔，卫兵们也会照做。当然，艾萨拉绝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因为除了她自己之外，能让她尽心取悦的就只剩下燃烧军团的主人——萨格拉斯。

“你觉得时间快到了吗，亲爱的队长阁下？”艾萨拉问道。

“您说什么？众光之光？”

“我是说，主人就快到来了吗？”

瓦罗森立即点了点头。“噢，是啊，女王陛下！就快了！玛诺洛斯说传送门的力量每晚都在增强。”

“他肯定是至高无上的神中之神，光是迎接他的到来都绝非易事。”

“您说得甚是，女王陛下。”

“他肯定是……光辉逼人。”艾萨拉用平日只用来赞美自己的语调说道。

脸上有疤的暗夜精灵再次点点头，想要掩饰内心的嫉妒。没人能跟神灵竞争。

笼罩卡利姆多大部分区域的绿雾继续朝那座城市蔓延。在艾萨拉看来，简直让她的主城显得更具神秘色彩，同时还能确保不让那些恼人的东西冒犯到她的眼睛。等到世界重建之日，她一定会请求萨格拉斯让浓雾散去，在那之前，就这么放着好了。

当一行人走到从前的一处开放式广场时，艾萨拉朝左右张望，命令夜刃豹停下脚步，又轻轻拍了拍豹头，让它保持平静。像皇宫中的所有人一样，就连这些猛兽也受到了萨格拉斯的影响。大猫们的眼睛变成了凶残的深红色，面对不属于宫廷兽栏中的外来者会立即发起攻击，不由分说地将敌人撕扯成血淋淋的碎片。

“我要跟队长单独待上几分钟。”

其他的暗夜精灵和恶魔听闻此言都不太高兴……只有瓦罗森除外。他回头看着自己的部下怒吼道：“还不立即听从女王的命令！”

只有侍女们继续留在女王身边，跟着两人慢慢向前骑行。

艾萨拉在走出一段路后，确认没人听见他们说话时，才微笑地看着瓦罗森问道：“一切都进行的顺利吗？”

“您指什么？”

女王朝地平线看了一眼。“净化我的疆域啊！我还以为现在已经完成了呢。”

“阿克蒙德一定会不辱使命，女王陛下。”

“可我希望他能赶在萨格拉斯到来前完成这件事！那样不刚好能给神灵献上一份厚礼？”

瓦罗森强忍着妒意，勉强说道：“确实是一份厚礼。不会让您失望的。”

“那么，是什么拖慢了进度？”

“各种原因，后勤，时机——”

艾萨拉靠近他，迷人的曲线让这位身经百战的战士竟有些无所适从。“亲爱的瓦罗森阁下！在你看来，我像不像一位身强体健，肌肉发达的士兵？就像你这样？”

队长羞深了脸。“不！不！您的仪容是这样的完美！”

“那么……就请不要跟我说这些军事术语，直接给我看就好。”艾萨拉抬起一只手，在她的掌心有一个豌豆般大小的水晶球。然而在瓦罗森的注视下，那个小球越变越大。尽管稍显黯淡，却放射着满月的光辉。

“能否帮我这个忙呢，队长阁下？”

瓦罗森接过小球，汇聚精神。尽管他在法术方面的造诣无法跟上层精灵法师们相比，却也略通此道。小球立即予以回应，将他脑海中的意象以画面的形式展现出来。

“您问我是什么拖慢了进度，女王陛下，这些便是其中的一些原因。”

根据他的记忆，小球中先是出现了一个艾萨拉从未见过的红发生物。女王凑近观察，两眼闪闪放光。

“他可真是……帅得有趣。显然是个男性。”

“是一位强大的法师。”那张脸渐渐扭曲，轮廓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一个睿智的长者。

“天哪！你给我看的这是尸体吗？”

“不，虽然他的脸色——或者说根本没有脸色……可这生物确实是活的。他在相遇时没能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不过我怀疑他是遭受了某种疾病……而且从那时起，我的间谍们便报告称始终有一条巨龙跟他形影不离——”

这句话显然让女王起了兴致。“一条巨龙？”

“是啊，他跟那条龙联手，没完没了地给阿克蒙德的战士们制造麻烦。现在又双双没了踪影，但我怀疑这个人还会回来。”

“那也许没那么可怕。”艾萨拉注视着那个皮肤苍白的身影，觉得和暗夜精灵很是相似。“阻挡我的世界变得完美的就只有这些家伙吗？”

瓦罗森队长愁眉苦脸地说："原因也还出在我们自己人身上，女王陛下，说起来真是令人汗颜，但其中两人也许您会有兴趣见上一见。这些图像或许模糊不清，因为是经历了二次传输，还望您不要见怪。"

艾萨拉看着那两个新出现的人影。其中一人将头发束在脑后，身穿黑衣；另一人则披散着头发，像是穿着土黄色的衣服。两张脸看上去如此相似，女王起初还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这两个人是双胞胎，女王陛下。"说罢，又补充道，"是亲兄弟。"

"双胞胎……真有意思。"艾萨拉用手指拂过那变幻的画面。"可他们太年轻了……显然还不是领袖。"

"法力似乎很强大，不过他们谁都不是我方军团的统领。统领军队的责任在尊贵的拉文凯斯领主肩上。"

"亲爱的库塔洛斯……我总是把他看成最得意的部下，他却是这样报答我的。"

瓦罗森队长放下了女王的小球，前额上的两弯浓眉遮蔽了双目的光华。他对女王说道："黑鸦堡垒早就对皇位觊觎已久了，众光之光。"

艾萨拉把嘴一撇。"拉文凯斯领主让我很不满意啊，瓦罗森。"过了好半晌，她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你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瓦罗森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的神情。"代价会是高昂的……但如果您真打算这么做，我一定能办到。"

"还是亲爱的队长阁下最得我心。"

艾萨拉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然后突然调转豹头，朝等在一旁的卫兵们走去，一袭半透明的长裙在身后轻摆。

瓦罗森回过神来，思考着该怎样才能办好女主人交待的差事。库塔洛斯·拉文凯斯惹得女王陛下不开心，这简直是整个卡利姆多大陆绝无仅有的重罪。

"我绝对会让您满意的，我的女王。"他喃喃地说，"绝对。"

***

他们将苏拉玛远远地甩在身后，逼着恶魔军团一路退往辛艾萨莉。先是罗宁用强力的魔法压制住了敌军，随后将抗敌任务转交给了伊利丹麾下的月之守卫和精灵战士们，打得那些恶魔屡屡败退。

尽管小有所成，罗宁也丝毫没有松懈，只允许自己稍事休息，便一鼓作气地想要把燃烧军团打回老家去，在面对每一只恶魔时他都会在脑海中想象它们伤害他家人的情景。罗宁不再在乎他的出现会对这场战争造成怎样的影响，如果他能在这里彻底击垮燃烧军团，那么，无论是这些恶魔还是亡灵天灾，都无法在未来再给这个世界留下任何伤痕。

布洛克斯也早已不再犹豫。他原本就是一位天性善战的兽人战士，哪里会瞻前顾后，只知道他跟手中的利斧都无比渴望恶魔们的鲜血。

暗夜精灵大军把恶魔的中央阵线打出了一个深深的缺口，月之守卫们则从两翼协同攻击。艾瑞达术士和恐惧魔王偶尔会发起反击，但伊利丹率领的法师战队应对起来自是游刃有余。

“我们已经把他们打退进乌拉伊丘陵了！”加洛德对罗宁高喊，“接下来直取辛艾萨莉！”

“我们能把他们逼到这个地步是好事！”人类法师面色阴沉地说，“可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援军或是组织得当，在这里战斗我们只怕会自身难保！他们掌握着地形优势！”

“等我们到了山的另一侧，谁有优势还不一定呢！”

“那么我们越早越过这座山，就越能……”

恶魔们还在继续慌不择路地往山里奔逃，罗宁却找不到阿克蒙德的影子。如果领军的是那个魔头，燃烧军团肯定要比现在难缠得多。除非是……

会是他想的那样吗？他被从脑袋里冒出的那种可能性惊呆了。

“加洛德！布洛克斯！我需要去找拉文凯斯！”

“那就去吧！”兽人咆哮着扬起利斧，将某个邪能卫兵的盔甲连着身体一起斩断。

罗宁强忍内疚，却不得不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弃同伴们而去。必须尽快找到指挥官。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中徘徊不去，只有在那位贵族那里才能得到证实。

要想在战场上找出拉文凯斯领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罗宁胯下的夜刃豹在乱军之中缓慢行进，法师四处张望，苦于没有任何收获。他要找的目标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但即便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罗宁也未必能够发现。

他愈发感到焦虑，转而寻找其他可能会知道拉文凯斯所处方位的人。德斯德尔·星眼身上的盔甲光洁如新，就连坐骑的鬃毛也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罗宁甚至怀疑他没有冲到战斗前线，更别说跟敌人近身厮杀了。然而星眼应该有拉文凯斯领主的消息，这才是他此刻最关心的事。

“大人！大人！”红发法师大声喊道。

暗夜精灵用看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的眼神打量着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点粉末，凑到鼻孔前吸了起来，腰间的长剑还在鞘中。

“这时候找我真是不合时宜啊，施法者！”他责备道，“说吧，有什么事？”

“拉文凯斯领主他人在哪儿？我有急事要找他！”

“库塔洛斯现在忙得很，你这时候不是应该在前线忙着抗敌吗？”

罗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中也经常会遇到星眼这种人，不仅庸碌无能，倘若手握大权还会变成危险分子。他们生来只会享乐，不知战争是什么，像是在玩过家家的游戏。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大人——”

“是关于什么的？”

法师没时间跟他啰唆，但他也明白除非让星眼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否则他绝对不会透露半点口风。“我必须弄清楚拉文凯斯派出的先驱侦察兵近来有没有回来过！我要知道山那边的情况！”

暗夜精灵不屑地哼了一声。“反正过不了几个小时，你就能亲眼看见了。”

罗宁真是后悔自己没有坚持用法术跟指挥官建立联结，可是拉文凯斯禁止他这么做。在拉文凯斯看来，法术有可能会侵入他们的思想，即使力量再强大，他还是有所顾忌。他不愿意让别人读出他的心思，进而威胁到他的计划。

这想法在罗宁眼中真是可笑至极，可他早就放弃了争辩，选择听之任之。现在他真恨自己当时怎么那么轻易就做出了让步。

“星眼大人……指挥官到底在哪儿？”

傲慢的贵族想了想，才回答说：“那就跟我来吧，法师。我会带你去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地方。”

罗宁松了口气，骑着黑豹跟在星眼身后。令他意外的是，那暗夜精灵却渐渐带他离开了战场。起初罗宁想要提出异议，后来看出对方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时间，以避开战士们垒起的人墙。

即便如此，等他们抵达，星眼说自己最近一次见到拉文凯斯的地点时，宝贵的时间还是流逝了不少。与此同时，暗夜精灵离那座山越来越近，恶魔们正沿着格外狭窄的山隘往山里钻。

也许星眼是对的，人类法师闷闷不乐地想。等我们找到拉文凯斯时，精灵大军早就翻过山去，已经在通往辛艾萨莉的路上了……

“看那边！”星眼大喊一声，“你看见那面旗帜了吗？”

罗宁没看见。“在哪儿？”

“那边啊，蠢货！不就是——”星眼摇了摇头，“现在又看不见了！跟我来！我带你去吧！”

要是星眼想用这招甩掉人类法师的话，他简直是在痴人说梦。罗宁一步不落地跟着他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行进，同时认真搜寻，却一次也没有看见过拉文凯斯领主的旗帜。军队行进得极其迅速，那位长胡子指挥官肯定也会不断变换位置，这给罗宁制造了极大的障碍。

“该死的！”星眼过了一会儿又骂道，从一尘不染的盔甲上擦去一块泥巴。“他本来就在这儿！我看见他了！”

他们径直穿过军阵，却怎么也找不到拉文凯斯的踪影。眼看山峰就近在眼前，犹如一排巍峨耸立的锐齿。他能看见恶魔在山间行进，陡峭的山坡大大拖慢了他们撤退的速度。在某些位置上，燃烧军团的爪牙们甚至被迫停了下来。

真是这样吗？

星眼举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往前一指，就在这瞬间，一粒沙子飞进了法师的眼中。罗宁把头一扭，尽力眨眼，想把沙子挤出来。

这时，他意外地看见了黑鸦堡垒的战旗。

“他在那儿！”人类大喊道。

“不，我认为——”星眼顺着罗宁的目光望去，赶忙改口。“对，没错！他在那儿！”

罗宁顾不上那贵族有没有跟上他，催促胯下坐骑朝拉文凯斯跑去。逆人潮而动要比这长征途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困难，但是罗宁却一往无前。他还有机会，只要他能——

前方骚乱四起，号角齐鸣，擂鼓声声。法师身边的一张张脸上全都写满了惊恐。

“出什么事了？”他大声问一位士兵，那士兵却没有回答，罗宁慌忙转过头去。

“不……”他吓得只说出了这一个字。

恶魔如蝗虫般挤满了山岭，正在朝暗夜精灵大军的方向疯狂涌来。如果仅是这样，还不足以让罗宁害怕得愣在原地，从山岭边缘也冲出了大量恶魔，洪水似的势不可当。更糟糕的是，在雾气弥漫的天空中，他看见巨大的石块像倾盆大雨砸在守军的头上。仔细一看，那些当然不是石头，而是另一波致命的地狱火雨。

那道传送门不可能承受得了阿克蒙德的这支大军。罗宁看着眼前的恶魔越来越多，远胜之前的任何一次交锋，他终于认清了那位恶魔指挥官佯装溃败的缘由。他正在从卡利姆多的其他地区调集大批援军，将暗夜精灵一族视为了阻碍燃烧军团胜利的最大绊脚石。

现在，阿克蒙德已经将敌人引入了圈套。

***

耐萨里奥的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响起那些声音，尽管重复着相同的内容，黑龙还是听得分外专注。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他紧紧抓起巨龙之魂，用前爪将它高高举起。环视着其他的守护巨龙，声如洪钟地说：“是时候了。”

仅仅几分钟之后，飞龙军团从每一处洞穴和每一条山间峡谷中大举涌出，有些飞出地底，有些跃下山崖。所有通往外部世界的出口都挤满了急于通过的巨龙。

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

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巨龙齐聚一处的先例。一时间，万龙齐飞，就连他们自己都被这壮观的场景震慑住了。红龙、青铜龙和绿龙并肩翱翔，蓝龙与黑龙则领军在前，五大军团不分彼此，犹如一体。

有些巨龙的双翼仿佛能覆盖天穹，把其他同伴反衬得简直如蚊蝇般渺小。无论年老幼小，必须一齐上阵，这是各条守护巨龙亲自下达的命令。

最先飞上高空的几条龙并没有立即赶往精灵的领地，而是绕着山头盘旋起来，等待同族赶上。天空中到处都是虬龙的身影，他们不得不尽量错开高度，以免相互撞上。

这些传说中的庞然大物从山中不断地飞出。在任何观者看来都会怀疑仿佛世界末日已经到了……事实恐怕正是如此。龙类深知恶魔有多邪恶，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样的危机面前袖手旁观。一条条飞龙精神抖擞地怒声咆哮，准备跟敌人热血沸腾地大战一场。

随后，守护巨龙陆续出现，包括生命之母红龙阿莱克丝塔萨、织法者蓝龙玛里苟斯和梦境之主绿龙伊瑟拉。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虽未亲自到场，却也派来了他最为年长的配偶。

当他们齐聚之后，大地守护者黑龙耐萨里奥这才现身。

那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圆盘亮起分外耀眼的光芒，照得巨龙们眼花缭乱。耐萨里奥大吼着飞上高空，声音在山岭间回响不绝。

在耐萨里奥飞起后，群龙纷纷跟上。要敌人清偿罪孽的时刻终于到了。为了对抗这群最强大的敌人，他们全都献出了自己的精华，共同创造出了那件最强大的武器。倘若还不够的话，他们还有利爪、尖牙来跟敌人血战到底。

如果凭所有这些都阻止不了他们的进犯……那就再也别无它法了。

泰兰德先是听见了喊声，接着是号角声。她立即明白了它们意味着什么——战局又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恶魔们开始转守为攻，而且使出了十足的狠劲儿。

新上任的神殿领导者对正在接受她治疗的那位病患匆匆致以歉意，纵身跳到夜刃豹背上。珊蒂斯早已在坐骑上坐稳，见状赶紧挪到一边，两人一起骑着黑豹跑去集结其他姐妹。

姐妹会大多数成员都已经在等她了，不只有原先被指派给泰兰德领导的那些人，还包括许多比她年长的祭司。在看见她靠近时，她们全都屈膝颔首，向

她行礼。

“快别这样！”泰兰德恳求道，显然对这一幕很不适应。“你们不必如此！”

“我们在等待您的命令。”玛琳达尊敬地说。

泰兰德一直都很害怕迎来这个时刻。组织对难民的协助和救助伤兵是一回事，在打得如火如荼的战场上指挥整个姐妹会却没那么简单。

“我们必须——”她刚说了几个字就又停下了，祈祷月神的指引，然后才继续说道，“我们必须平均分摊人手，到前线各个薄弱的位置帮助将士们……但不能所有人都去！我要……我要三个人留在后方尽力治疗伤患。”

有些姐妹看起来很不安，显然她们非常渴望能够到前线和战士们并肩抗敌。泰兰德理解她们的心情，可同时也清楚正因为这场仗会打得极其惨烈，她们才更是不能将先前从神殿中学会的技能丢到一旁。

“我们需要救治伤兵的治疗者，才能让他们重返前线继续杀敌。而且你们不要忘了，艾露恩姐妹会必须永远存在。给我们全都冲上去跟敌人战斗——说不定会全部牺牲——那么今后该由谁来传达月神的旨意，散播她对世人的博爱呢？”泰兰德根本不敢想象，一旦恶魔大军成了这场战争的赢家，便再不会有任何人传授艾露恩之道了。

“我们谨遵您的命令。”其中一位资历较深的祭司说道。其余的姐妹们都点了点头。

“玛琳达，治疗伤患的任务就由你负责。”

“遵命，大人。”

泰兰德又想了想。“万一我不幸战死，我希望姐妹会能由你接管。”

玛琳达吓得愣住了。“泰兰德，你——”

“这个位置不能有一日的空缺。我明白这个道理，希望你也一样。”

“我——”玛琳达皱起眉头。“是的，我明白。”她说着扫视了姐妹们一眼，像泰兰德一样也在心中给自己选定了接班人。

新任高阶祭司呼了口气。也许她的决定太过仓促，但现在她也无暇细想。这个世界需要她们，需要艾露恩的力量。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还有就是，愿月神的宁静之光照亮你们的道路。”

说完这句古老的道别以后，泰兰德便注视着姐妹们离去。那些将随她同行的祭司也纷纷跨上坐骑。

其中一人看了看泰兰德。“大人……她怎么办？”

“她？”泰兰德眨了眨眼，长久以来她早就习惯了时刻有珊蒂斯相伴，却忘记了这个小女孩此时或许不该再跟在她身边。

珊蒂斯仿佛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似的，紧紧抓住缰绳。“我要跟你一起去！”

“那是不可能的。”

“我会拉弓射箭！父亲把我教得很好！我不比任何人差！”

尽管前途生死难料，她的这股倔劲却让许多姐妹都笑了起来。

“你有那么厉害？”有位祭司轻声调侃道。

泰兰德拉住珊蒂斯的手。“不行，你必须留下。”

“可是——”

“下去，珊蒂斯。”

小女孩强忍泪水跳到地上，用那双又大又亮的银色双眸抬头望着泰兰德，令她感到一阵内疚。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珊蒂斯。你知道该在哪里等我。”

“是——是的……大人。”

“我们走吧。”泰兰德对众祭司下令道。如果是艾露恩把她推到了这个位置上，她就必须接受，尽最大的努力肩负起这项使命，其中也包括在月神的庇护下让尽可能多的姐妹们活下来。

就算那意味着牺牲自己。

珊蒂斯望着她们的背影，脸颊上挂满了泪珠，两只小手紧紧攥成拳头，心跟着远处的战鼓声和伤员垂死的哭喊声一起跃动。

当她再也无法忍受时，便拔腿追了上去。

第十九章

虽然克拉苏斯曾经告诉过玛法里奥，过不了多久考雷斯特拉兹就会到达，然而他还是坚持和暗夜精灵朝着战斗的方向前进。他这么做并非是为了让那条巨龙省些力气，即便是一条年老而身患重病的龙类也能在几分钟之内就飞完这段距离，更何况是被德鲁伊那神奇的法术治愈的考雷斯特拉兹……

他之所以要带着玛法里奥往前走，只是为了平复自己焦躁的情绪。他真恨不得用别的办法来缩短这趟征途，可每当想起上一场灾难，他便不敢再创造出另一道传送门来抵达目的地了。现在就只能靠年轻时的自己及时赶到了，但即便是有一条日行千里的巨龙驮着他们俩往前飞，时间还是太紧迫。眼下的情势太危急，他却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要是考雷斯特拉兹能快些带他们过去，说不定一切还有回转的余地。如若不然——

“克拉苏斯大师！我们好像被人跟上了！”

克拉苏斯暗暗祈祷那千万别又是耐萨里奥派出的追兵，慌忙回头望去。有个巨大的身影正在毅然决然地朝他们靠近，显然对方也看见他们了。

克拉苏斯突然感到一阵兴奋，脸上露出笑容。“是考雷斯特拉兹……”

“太好了！”

巨大的红龙奋力扇动翅膀，每一下都能飞出好几里远。考雷斯特拉兹越飞越快，龙头终于清晰可见。克拉苏斯觉得年轻时的自己看起来精神极了。

“总算找到你们了！”巨龙大声说道，在他们身后不远处落下。“虽然我已经在全速飞行，但每一秒都还像一小时那么漫长！”

“见到你真好。”巨龙法师对他说。

考雷斯特拉兹低下龙头，好奇地打量着克拉苏斯，似乎有些疑惑。“真的是这样吗？”

这话把克拉苏斯问得愣住了。显然考雷斯特拉兹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当然是真的。”他对年轻时的自己说。

“还有你。”巨龙看着玛法里奥说道，“我欠你的恩情永远都还不完，暗夜精灵。”

“不必这样。”

巨龙哼了一声。“你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你没有过濒死的体验。”

克拉苏斯眯起眼睛问：“你遭到攻击了，是吗？”

“嗯，是大地守护者派出的两条龙！它们简直疯得太不像话了！我杀死了一条，却没能躲过另一条。尽管现在它也已经死了。”

“果然像我担心的那样。”巨龙法师没再多说，生怕又受到那法术的影响，只得转移话题。“我们必须回去跟罗宁和其他人会合，你准备好带我们过去了吗？”

“爬到我背上来，我们这就出发。”

巨龙法师和德鲁伊依言照做，等他们双双坐稳后，考雷斯特拉兹立即展开双翼，轻轻腾上高空。他先是盘旋了两圈，接着便朝着战场的方向飞去。

他们一边朝前飞，克拉苏斯一边频频回头张望。他确定各大巨龙军团联合出击的时刻很快就到了，但截至目前，他还没有看到任何动静。这不禁让他心中升起了希望，说不定能赶在耐萨里奥实施背叛之前想出对策来。如果能够阻止他使用那件邪恶的创造物，甚至把它交到一个灵魂未被污染的人手中，那么就能击退恶魔，将龙类从濒临覆灭的边缘拯救回来。

“我们肯定是离得很近了。”玛法里奥高声说，“天空变得越来越多雾了！”

没错，他们很快就要飞进和恶魔大军如影随形的邪恶浓雾里了。考雷斯特拉兹想要尽量飞低一点，但为了保持方向感，他必须时不时地用身躯擦过地面。当终于支撑不住时，他说：“我必须往高处飞！也许我们还能冲出这团迷雾！”

巨龙带着两人向上高飞，克拉苏斯使劲眯着眼睛瞧，视线却只能延伸到红龙的鼻子处，有时连这么近的距离都看不清。在视线严重受阻的情况下，他知道考雷斯特拉兹不得不依靠嗅觉和其他感官来辨别方向。

“这迷雾肯定有尽头！”红龙斩钉截铁地说，“我肯定能冲出去，哪怕要——”

一个长翅膀的巨大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前方。那末日守卫在发现红龙的刹那间又钻回了迷雾里。

考雷斯特拉兹立即追了上去，在他背上的克拉苏斯和玛法里奥只好拼命抓紧。

“别去追他！”巨龙法师大喊道，“我们要尽快赶往战场！”

被考雷斯特拉兹的速度掀起的强大气流淹没了克拉苏斯的声音。克拉苏斯拍打着巨龙的脖颈，但又厚又硬的鳞片根本令他毫无知觉。

“施法怎么样？”玛法里奥喊道，“设法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克拉苏斯想到了这个办法，却有更深的顾虑。“要是我们吓到他，他一摇晃很可能会把咱们俩都甩下去！这里雾气这么重，他想再把我们接住可就难了，说不定会摔个粉身碎骨！”

两人只能任由考雷斯特拉兹去追赶目标，在龙背上压低身子，只希望巨龙能尽快抓住那恶魔或是就此放弃。然而，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的倔强执拗，克拉苏斯知道考雷斯特拉兹一时半刻是不会回头了，所有人都会被他的固执拖累。

恶魔又闪进了他们的视线。那个头上长角、面目狰狞的战士竭力拍打着烈焰双翼，即便他知道自己不会是巨龙的对手。

巨龙法师皱起眉头。末日守卫向来以狡诈著称，在迷雾中的视物能力远在敌人之上，绝对能轻而易举地甩掉考雷斯特拉兹，毕竟这条龙连分辨它的方位都很困难。若不是因为那恶魔一直沿着直线飞行——

克拉苏斯顿时明白了。“玛法里奥！做好准备！我们要遭到攻击了！”

德鲁伊朝周围张望，在浓雾中寻找着敌人。

一秒钟后，他和克拉苏斯便落入了敌人的圈套。

一大群长着翅膀的恶魔战士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至少有六七个直接从考雷斯特拉兹下方穿出，瞄准巨龙的胸口和腹部猛击。另一些则是从上方袭来想要直取两位骑士的性命，或是将他们从龙背上打落。巨龙的头尾两处也出现了不少敌人。

考雷斯特拉兹发出一声怒吼，朝前方喷出烈焰。大多数恶魔散到两旁，只有一名长角的战士被巨龙吐息喷了个正着，转眼间化为灰烬。

红龙的巨尾如重锤凌空扫过，撞翻了三名末日守卫。其余的敌人蜂拥而上，挥起利刃胡乱劈砍，居然真的在龙鳞上留下了几处伤口。

骑在红龙背上的克拉苏斯和玛法里奥也慌忙应对。巨龙法师快速施法，在他们周围制造出了一道闪着橙色光芒的护盾，然而那些恶魔完全没有将这道屏障放在眼里，很快就削弱了他的法术。

暗夜精灵腰间的小袋子里取出了一些细小的微粒，然后直接对准那些恶魔掷了过去。在接触到目标的瞬间，微粒立即长成了如巨大触手般的爬藤。玛法里奥轻声吟诵咒语，爬藤开始朝各个方向蔓延。

恶魔们开始撕扯劈砍那些紧紧缠绕住它们身体的恼人植物，可藤蔓却长得极快，怎么都砍不光。

有几条藤蔓把一个恶魔的喉咙越缠越紧，随着一声断裂的声响，那长角的大家伙身体一软……消失不见了。

另一些恶魔也发现自己的四肢——最重要的是翅膀——都被缠住了。两个敌人哀号着从空中摔了下去。

这时，有一个冲破护盾的末日守卫砍中了克拉苏斯的肩膀，巨龙法师疼得大叫一声，眼里燃起熊熊烈火，愤怒地念起咒语。恶魔的皮肉像蜡烛似的融化剥落，从炽热的盔甲上蜕尽，洒落一地。

尽管如此，依然到处都是末日守卫。克拉苏斯不禁怀疑这些恶魔是否早就知道考雷斯特拉兹或其他飞龙会原路返回前去帮助暗夜精灵一族抗击敌人，因此特意在此等候。讽刺的是，恶魔们不仅阻拦了克拉苏斯等人，也因此拖延了耐萨里奥的背叛，刚好能让巨龙法师趁机思考对策。

由于背上坐着两个人，考雷斯特拉兹不能再像平时那样无所顾忌地向下俯冲，但巨龙还是充分利用了其他的本领。有个恶魔靠得太近，考雷斯特拉兹张开大嘴，将那攻击者咬得粉碎，又将残渣吐了出来。

红龙摇了摇头，破口大骂：“这味道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克拉苏斯继续朝两旁张望，料想燃烧军团必定不会只发起一波攻势，别人恐怕只是在等待时机。

他看见四名末日守卫并排飞行。片刻之后，他意识到那四个恶魔似乎是把一根又粗又长的绳索拿在手里。随着他渐渐靠近，才看清那根本不是什么绳

索，而是某种易于弯曲的金属线。

他猛地往反方向一看，果然那边也有四个恶魔拿着同样的东西。敌人正在同时从两边逼近考雷斯特拉兹的龙翼。

“玛法里奥！快看那边！”

德鲁伊扭过头，却是一脸的困惑。“他们这是打算干什么？”

“可能是想要捆住他的翅膀！考雷斯特拉兹太分心了！我们必须尽力阻止他们！”

就在说话的功夫，年长的巨龙法师又看见了另外两组手拿金属线的敌人，看来恶魔们是想确保万无一失。

随着他们越靠越近，其余的末日守卫也是愈战愈勇。克拉苏斯和德鲁伊拼命想要集中力量对付真正的威胁，可燃烧军团绝不允许他们轻易得手。

一阵强风突然把许多恶魔战士吹上了更高处。此时玛法里奥已是气喘吁吁，施放这道法术已经耗费了他不小的力气。但他毕竟给克拉苏斯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克拉苏斯模仿德鲁伊那道最强大的法术——就连哈卡也是死在那法术手上，他注视着第一组敌人，对方几乎已经快要将那条长得离奇的金属线缠在考雷斯特拉兹左边的翅膀上。一旦绕住，红龙就不得不只用右边的翅膀停在空中，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一道闪电只击中了一个恶魔，多亏了那条金属线的传导作用，能量接二连三地冲进同伴的身体中。那些凶残的攻击者尖叫着在空中颤栗，闪电过处，他们的双手早就绵软无力，金属线也已被丢开。四个恶魔全都跌回到迷雾里。

尽管拦住了一组敌人，克拉苏斯发现这时总共还剩至少五组恶魔。随着长翅膀的战士们渐渐逼近，红龙和背上的两位骑士眼看就要支撑不住。

“我必须要求你们照我说的去做！”考雷斯特拉兹大声喊道，“如今我们全都命悬一线，快点抓紧我，越紧越好！”

龙背上的两个渺小的身影立即照做。克拉苏斯大喊：“玛法里奥，用你的两只脚勾住鳞片！快！”

在他们双双将脚勾紧的同时，考雷斯特拉兹在空中飞速旋转起来。

这一招令燃烧军团的爪牙们大感意外。考雷斯特拉兹用那双巨大而坚韧的翅膀击飞了一个又一个恶魔。另外两组手持金属线的敌人在空中失去了平衡，手中的东西掉进了下方的迷雾之中。

在旋转身体的同时，红龙又接连喷出了三道烈火。头两道不偏不倚地喷在了两个末日守卫的身上，最后一道没能击中，却还是让不少敌人纷纷散开。

“小心！”玛法里奥喊道。

一发巨型飞弹砸在了巨龙的胸口上，克拉苏斯突然脚下一滑，只剩下两只手还抓着龙背。德鲁伊自顾不暇，完全无法帮他。

那个燃着烈焰的地狱火从目标身上弹开，跌回到迷雾里，全然不怕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即便是从高空跌落，那恶魔肯定也会毫发无伤。

其余的攻击者瞅准时机靠了过来。克拉苏斯一边奋力爬回红龙背上，一边用腿猛踢某个恶魔手中的利刃。玛法里奥又从袋子里掷出了更多微粒，然而这次燃烧军团的爪牙吸取了教训，在空中左躲右闪。只有一个末日守卫被藤蔓缠住，这点损失根本不会对人多势众的恶魔们造成任何影响。

克拉苏斯再次坐稳后，发现另一组末日守卫正在用长长的金属线缠绕住考雷斯特拉兹右边的翅膀。巨龙法师朝那四个恶魔伸出手指，念出强力咒语。

只见他的手指甲突然翻折，朝那些恶魔飞了过去，同时每片指甲都长到了一尺有余，像锋利的尖钉似的刺穿了敌人的身体。克拉苏斯摩挲着手指，从他的指尖已经有新指甲长了出来，那些恶魔则在他眼前倒了下去。

“考雷斯特拉兹！”克拉苏斯喊道，“我们必须冲破包围圈，不能在这里无休止地跟他们耗下去！”

这一次，年轻时的自己总算听见了他的话。尽管红龙显然很不情愿中途离场，却还是决定听从克拉苏斯的命令。“这也许会比你想象中困难得多！”

克拉苏斯知道这会有多难，到处都是末日守卫，而红龙又被他背上的两位骑士牵绊得束手束脚，无法使出全力突围。燃烧军团的爪牙正是抓住了他的软肋。

然而他们已经在这里耽搁了太久，必须马上离开。

红龙又将一个粗心大意的末日守卫烧成了灰烬。“我有个主意！从前奏效过！你们抓紧我！”

克拉苏斯和暗夜精灵自先前险些从龙背上滑落时起，就始终抓得紧紧的，一刻也不敢放松。但这时听见红龙的提醒，抓紧鳞片的双手又添了几分力气。

霎时间，考雷斯特拉兹不再扇动翅膀。

巨龙像一块石头似的从空中摔落，只留下那群恶魔在空中大眼瞪小眼。等到他们回过神来，考雷斯特拉兹早就离他们很远很远了。

玛法里奥失声尖叫，克拉苏斯则咬紧牙关，这才想起自己年轻时总喜欢用这一招脱身。大多数对手——甚至是龙类，都认为他会在空中战斗，克拉苏斯依稀记起来考雷斯特拉兹在跟那两条黑龙交手时也采用了相同的战术。

他们越坠越低，红龙时而微微拍打翅膀，只是为了使他的身体不致翻转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两位骑士想要抓紧他简直是不可能的，幸好他们还是做到了。

克拉苏斯想起，此时迷雾正浓，他年轻时的自己也许看不清地面的情况。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雾气忽然消散，仿佛有某种伟大的生灵为他们开出了一条道来。尽管克拉苏斯仍然感到有些头晕，但视野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就连远处的群山都清晰可见。

“哈！”考雷斯特拉兹得意扬扬地大声喊道。他拍打双翼，两位同伴也在他的背上微微颠簸着。红龙乘着风势，再次展翅翱翔。周围哪里还有燃烧军团的影子。

考雷斯特拉兹没等他们从身后追上，朝着原先的目的地飞去，速度快得令任何恶魔都望尘莫及。

玛法里奥在克拉苏斯身后惊呼道：“我再也不想有这样的经历了！暗夜精灵肯定谁都不愿意像我这样疯狂地飞翔！”

“经过这趟旅途，也难怪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克拉苏斯突然直视前方。“我又有了一种不祥之感，令人不安极了。”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又有恶魔了吗？”

“要是那样就简单多了，德鲁伊。情况似乎很复杂。”

“什么意思？”

“你看，自燃烧军团入侵以来，围绕在恶魔身边的邪恶绿雾还是头一次出现了断裂的地带。”

“也许是我的族人马上就要击溃他们了，胜利的迹象刚刚显露出来。”

克拉苏斯真希望自己能像玛法里奥这么乐观。巨龙法师照着布洛克斯平日里的动作仰起头，使劲闻了闻，那气味立即冲进他的鼻孔，证实了他的恐惧。

“考雷斯特拉兹！快告诉我你能感应到什么！”

红龙立即照做，克拉苏斯分明在他的脸上看见了惊恐。“我感应到……我感应到了我们的同类……”

“只有一条龙吗？”

“不……有无数条，彼此重叠……”

“这是什么意思？”玛法里奥问克拉苏斯。

巨龙法师小声说：“这说明刚才那些恶魔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可是……我们不是安然逃脱了吗？”

克拉苏斯真希望整件事情的后果无非是他们身上多几处新的伤口而已，即便是刚才为了逃出陷阱而浪费的那几分钟都令他负担不起，各大巨龙军团已经距离他们好远了。

他有太多事情要说给飞龙们听，然而那道法术让他无法开口。对玛法里奥，克拉苏斯只能说出一件事，不过已经足够了。

“其他的飞龙都在我们前面，德鲁伊……而他……毫无疑问，正是军团的统领。”

克拉苏斯看出玛法里奥立即听出了他话中的含义。群龙正在赶赴战场，显然他们手中握有足以摧毁燃烧军团的力量。

龙类不知道自己将在战场上遭遇背叛，背叛者恰恰是领导他们作战的耐萨里奥……

巨龙们一路疾飞，勇往直前，迅速逼近目的地，早就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耐萨里奥带领他们沿着贴近地面的路线向前飞行，利用巨龙之魂的力量驱散迷雾。这件神器真是让群龙大开眼界，就连阿莱克丝塔萨和其余的守护巨龙也大感惊奇，谁都没有对大地守护者的伟大创造物有任何猜疑。

耐萨里奥眼见就将要迎来一场大捷，脑袋里充满了窃窃的低语声。到了，就快到了！那些声音对他说。快了，就快了！它们对他承诺。

很快，万物都将臣服在他的光辉之下，世界将被重塑成理想的模样。

“你希望我们怎么做？”阿莱克丝塔萨问。

我希望你们能为我献出生命……大地守护者暗想，却没把这句话说出来，转而答道，“我已经跟你们描述过法阵！所有飞龙在空中排列成我要求的样子！其他的交给巨龙之魂完成即可！”

“就那么简单？”

当然是让你们越容易低头越好……“没错，就那么简单。”

红龙女王没再多问，耐萨里奥感谢她如此识趣。此时他心神已乱，阿莱克丝塔萨要是继续喋喋不休下去，他恐怕就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巨龙之魂——他的巨龙之魂——继续帮助群龙冲破眼前的迷雾。耐萨里奥向前望去，看见大地上仿佛有千千万万只蚂蚁在向前移动。

他们到达战场了。他几乎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

耐心……那些声音小声提醒他。要有耐心……

是的，黑龙可以再耐心地等上一会儿，展示自己非凡的气度，犒赏将士无比丰厚的大礼，区区几分钟算得了什么。

不过几分钟而已……

布洛克斯最先看见了他们。在消灭掉一只邪能兽后，兽人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回头刚好看见打头的几条飞龙从战场上空飞过。他张嘴愣了几秒，险些稀里糊涂地死在一名邪能卫兵地手上。布洛克斯奋力抵挡恶魔的攻势，最终将那怪物劈成三截，这才退后几步，环视左右。可惜同伴不在身边。

兽人哼了一声。罗宁也许还不知道龙类已经赶来，但是过不了多久，所有人都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布洛克斯认定这场战争真是变得愈发有趣了……

***

罗宁始终没有机会冲到拉文凯斯领主面前，有好几次他明明已经看见了那位贵族，却因为要集中精神应对骤变的战局而与他失之交臂。他飞快地释放出

几道持续时间很短的法术，稳住了前线，却无法独自一人力挽狂澜。不幸的是，许多月之守卫早已分散到了战场各处，另一些则在伊利丹的命令下源源不断地将力量输送给他，好让他的法力变得更加强大。

玛法里奥的双胞胎弟弟此时已经杀红了眼，变得愈发不管不顾，而且不仅仅是由于情势所逼。他左右开弓，像投掷鹅卵石似的将一道道法术从手中甩出，根本不在乎会不会误伤到自己人。

另一处的战况也不容乐观。在末日守卫的催促下，三个地狱火跟那里的士兵们打作一团，不断有精灵被抛上天。邪能卫兵跟在后面疯狂劈砍，绝不愿留下任何活口。

红法师把手一挥，在即将念完咒语的刹那间火光四起，大地震颤。三个地狱火被炸得粉碎，身后那些凶残的战士也跟着倒下，盔甲连着皮肉从身上飞了出去。

要是结果仅仅如此，罗宁肯定会振臂欢呼。可惜受到重创的不光有恶魔，许多暗夜精灵也遭遇了同样可怕的命运。幸存者们哀号着祈求帮助，到处都溅满了鲜血。

罗宁怒骂一声，却不是因为责怪自己失手。他还没把法术施放出去。

他愤怒地看着伊利丹。那位年轻的精灵法师害死了那么多手足同胞，最可怕的是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根本不在乎。

罗宁不再理会燃烧军团，推开人群，朝玛法里奥的弟弟冲了过去。必须让伊利丹认清自己的罪孽，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惨剧。

感受到他正义之怒的伊利丹转过头注视着他，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让人类法师更加怒火难平。

这时伊利丹的视线却从罗宁身上越过，眼睛瞪得老大，笑容也更加灿烂。

罗宁虽然不愿意分心，却还是决定回头看个究竟。

这一看，他也惊得睁大了双眼……不由自主地惊呼起来。

雾气突然散尽的天空中飞来了数以百计的巨龙。

“不……”罗宁望着在高空翱翔的那些巨兽低声咆哮。他看清了飞在最前面的那条龙，庞大漆黑的躯体足以表明他的身份，这意味着他们将在此时迎来历史上尤为重要的一个时刻……守军们将遭遇莫大的灾难。“不……不要……别在这个时候到来……”

第二十章

能令阿克蒙德心烦意乱的事情少之又少。再大的困难都能被他冷静的头脑轻松化解，无论是暗夜精灵、魔法还是龙类都无法对他造成干扰。

然而现在，他却难以再保持从容了。阿克蒙德怎么也没想到这些飞龙会如此声势浩大地赶来这里，从前他一直认为龙类懒得理会世间俗事，甚至冷漠到了无法觉察末日将至的地步。当然，偶尔会有少数异类多管闲事，但他早已想出了应对的办法，迷雾中埋伏了无数末日守卫，随时准备出击。

可这群猛兽居然摆了他一道……全都杀过来了。

恶魔指挥官迅速镇定下来。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萨格拉斯绝不允许失败。阿克蒙德将意识延伸出去，与所有艾瑞达人和恐惧魔王建立精神联结，命令他们用魔法全力抵挡杀来的巨龙军团。

阿克蒙德自信燃烧军团的这些法术精锐绝对能解决掉这帮好事之徒，继续回过头来指挥督战。纳斯雷兹姆和术士们会合力消灭那些飞龙。毕竟，龙类只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物种，它们的力量也要受到自然律法的限制，哪里比得上燃烧军团神通广大。

是的，不管是龙类还是别的什么，都休想阻止他赢得辉煌的胜利。

泰兰德的姐妹们退到了一片丘陵地带，那里只有几棵歪歪扭扭的枯橡树。恶魔突然大举攻出，把所有暗夜精灵打得晕头转向，无论姐妹会的成员们怎么努力，也无法帮助他们在如此重大的打击面前稳住士气。

新上任的高阶祭司现在只好徒步与敌人交战，她的夜刃豹为主人挡了好几剑，早已壮烈牺牲。泰兰德杀死了那些恶魔，帮她的坐骑报了仇，此时正在赶去帮助另一位同样在那场战斗中身负重伤的姐妹。泰兰德将那浑身是血的女祭司扶到树边坐下，希望敌人不会看见她。

从高处向下望去，战势愈发惨烈。泰兰德无论朝哪个方向眺望，都只能看见身上燃着火苗的怪物把她的族人打得步步后退。暗夜精灵纷纷倒地，遭受着无情的屠杀。

“月神艾露恩啊，”她突然小声喃喃自语道，“您就不能再帮帮您的子民吗？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整个世界都要毁灭了！”

但月神似乎已经尽了全力，暗夜精灵一方仍不断有人倒下。泰兰德俯下身子，至少能帮那位姐妹一把，尽管她也不确定这样的帮助到底能有多大用处。

就在这时，高阶祭司忽然感到有人正在看着自己，于是停止治疗，回过头去，确信看见了一个人影。可是当她凑近细看时，眼前却只有几棵枯树。

她刚想回头继续帮姐妹疗伤，注意力又被别的东西吸引了过去。泰兰德抬头看着天空，心中的沮丧被希望取代。

天上飞满了来自各大军团的巨龙。

“赞美艾露恩！”泰兰德激动地喊道。

她即刻振作起来，全力救治身边的同伴。月神再次回应了她的祈祷！居然派出了连燃烧军团都无力对抗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巨龙们遵照耐萨里奥的命令，依照不同的颜色排出阵型，以尽量平衡各军团的天赋与优势，阿莱克丝塔萨、伊瑟拉、玛里苟斯和时光守护者的配偶则跟随在大地守护者身旁。要是耐萨里奥对红龙之母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阿莱克丝塔萨目光游移不定，像是在寻找什么人。然而疯狂的黑龙甚至没有发现红龙之母最年轻的配偶不见了。

下方的大地上，那些渺小的身影渐渐注意到了如彩云压境的龙族大军。耐萨里奥狭窄的龙头上笑意尽显，露出尖锐的利齿。观者们已经做好准备。

“现在，”他高声隆隆地说，“向我们的敌人展示巨龙之魂的时刻到了！”

那个小小的圆盘变得分外耀眼，除了大地守护者之外，巨龙们纷纷别过头去。耐萨里奥早已痴迷得神魂颠倒，感觉不到双目灼热的刺痛感。

巨龙之魂开始出击。

一道至纯的金光从高空照下，光芒比烈日、星辰甚至银月还要纯粹，只见它横扫恶魔大军，燃烧军团爪牙一经照射便蒸发成了水汽。

恶魔们尖叫怒号，抱头鼠窜，从未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如此狼狈，即便是面对暗夜精灵时也不例外。这些怪物原先从不知恐惧为何物，直到这一刻才明

白。

起初守军们全都呆若木鸡地愣在原地，不知情的人一定会把他们看成一座座石像，就连最傲慢的贵族也惊讶得把嘴张得老大。与之相比，他们所掌握的永恒之井的力量真是显得可笑至极。

在暗夜精灵的大军中，只有罗宁频频摇头，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道：“不……不……不……”

远处，伊利丹满脸艳羡地看着这场史诗般的大毁灭，意识到自己所学到的一切本领在这些巨龙面前都渺小得如同尘埃。

战场的另一侧，阿克蒙德愁眉紧锁地看着他这支原本锐不可当的大军突然就像不禁风的稻草似的被刮得东倒西歪。他已经能感觉到萨格拉斯的不满，知道主人不会怪罪玛诺洛斯和上层精灵，只会把怒火一股脑地发泄到他身上。

燃烧军团予以还击，可惜收效甚微。艾瑞达术士和纳斯雷兹姆用黑暗魔法对准了那圆盘和它的创造者，他们的法术本该让巨龙之魂融化，把耐萨里奥剥皮去骨。他们对所有龙类都发起了反击，迫切想要终结这场战事。

“是时候了！”大地守护者高声咆哮，几乎控制不住内心的疯狂。“各就各位！”

一众飞龙立即建立起精神和力量联结。由于每条龙早先都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精华，这时不费什么力气就能给巨龙之魂输送更多的能量。

耐萨里奥嘲讽地大喊一声，将圆盘中的能量倾泻到敌方的施法者身上。

大批艾瑞达人化成粉末，短促的哀鸣声撕心裂肺。恐惧魔王们被一道道闪电击穿，只剩下骸骨从高空落下。在其他地方，术士们的法术在圆盘的作用下反弹到自己身上，以五花八门的凄惨方式死去。

最后，就连实力最强的敌人也落荒而逃，恶魔们全都不是这股力量的对手，哪怕是对萨格拉斯的惧意也阻止不了这场溃败。

而当邪能卫兵、末日守卫等爪牙看清同伴们是如何惨死在巨龙的力量之下时，他们心中的最后一丝勇气也瞬间消散了。阿克蒙德发现手下再没有兵将可用，没人理会他的号令，即使他使出了杀一儆百的办法也无法奏效。

拉文凯斯领主跨坐在夜刃豹之上，指着溃逃的恶魔残军高声怒吼：“此时不攻更待何时！为了卡利姆多和艾萨拉陛下！”

战士们齐声响应，大军乘胜向前。这场仗终于要打赢了。

只有罗宁迟疑不决，只有他知道真相。然而，他怎么能否认所有人亲眼见到的事实？巨龙们的创造物显然已经履行了它的使命。

他绝望地环视周围，寻找着那个像他一样看清威胁的人，或许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些建议。

可附近却看不到克拉苏斯的踪影。

***

耐萨里奥发出一声胜利者的咆哮，看着那些恶魔渣滓亡命奔逃。他已经向所有人证明了巨龙之魂的力量，还有他无人能及的地位。

这时，一个他早就预料到会背叛他的同类竟敢在这辉煌的时刻前来打扰他。

“耐萨里奥！”阿莱克丝塔萨的声音显得很紧张。“恶魔已经被击溃了！巨龙之魂已经完成了它光荣的使命，现在是时候解散阵型，从各个方向乘胜追击了——”

“不行！”耐萨里奥再也无法或是不愿意掩饰内心的疯狂，愤怒地瞪着红龙女王。“不行！从现在开始，一切都由我说了算！是我，而不是你，阿莱克丝塔萨！”

其余的守护巨龙齐刷刷地回过头来看着大地守护者，像是不认识他似的。玛里苟斯显得尤其不安，还在试着用道理说服黑龙。“我的好朋友耐萨里奥，阿莱克丝塔萨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只是为了扩大战果，能让——”

“安静！”

圆盘亮光一闪。

所有飞龙全都僵住了，翅膀悬停在半空中，但它们也没有从空中跌落，而是被巨龙之魂中的强大力量定在了原处。只有眼睛表明飞龙们仍有意识，除了在场的那些黑龙之外，全都不敢相信他们最强大的盟友之一居然会做出这样的背叛之事。

“谁都休想跟我对着干！我将行使我的权利！实现我的命运！这片土地，乃至四方疆域，都要臣服于我的力量！我要将这个世界重塑成它应有的样子！”

他用可怕的眼神扫过战场，却没有望向燃烧军团。黑龙将金色圆盘高高举起，对着那些追赶敌人的暗夜精灵嘶嘶地说：“我要让万物看清楚，谁生谁死

都由我说了算！”

巨龙之魂的力量打在了守军身上。

暗夜精灵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变故，即使料到也是无力应对。明晃晃的光芒从天而降……精灵大军瞬间消失，空气里只回荡着他们临死时的惨叫声。夜刃豹上的骑士们消失得无影无踪，连胯下的大猫也未能幸免。大批步兵眨眼间就被夺去了性命。

下方陷入大乱，吓破了胆的暗夜精灵哪里还顾得上去追击敌人，只剩下逃命的份儿。大地一片焦黑，满眼血污。

混乱之中，无论是暗夜精灵还是恶魔们都无法预料战局的走向，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那条手握死神之力的黑色巨龙。

大地守护者用压倒一切响声的声音对下方那些渺小的身影说道：“拜倒在我面前吧，你们这些杂碎！赶快跪地求饶！我是耐萨里奥！我就是你们的神！”

他脑海中的声音越发响亮，催促他制造更大的浩劫。但耐萨里奥这次却抵制住了。他希望尽享胜利的果实，让弱小的渣滓们统统臣服于他的威力之下，承认他那至高无上的力量。只要他愿意，随时能把他们全都杀光。

等他厌倦了，他就会即刻那么做。

“所有人立即跪在我的面前！”

许多精灵和恶魔都跪了下去，另一些则犹豫不决地愣在原地。

巨龙之魂对准了那些抗命不从的顽固者，致命的光芒从恶魔和暗夜精灵身上依次扫过。眼见教训如此惨痛，后排的那些顽固者忙不迭地跪在地上。

“我都看见了，”疯狂的巨龙继续咆哮道，“我看见了你们这些可鄙的害虫毁了我的世界！必须重建秩序！我会重新把我的世界变得完美！所有不配为我效忠的人全都得死！”

从耐萨里奥身后传来轻微的嘶嘶声，引得他转过头去。虽然阿莱克丝塔萨的身体动弹不了，却还是表达出了内心的愤怒与轻蔑。

“你……”黑龙暂时忘了下方的那些低等物种。“你，还有这群跟我作对的‘朋友’，我会亲自解决你们！你默默纵容，暗地图谋，不配得到更好的下场！”

阿莱克丝塔萨想要开口，耐萨里奥为了展现自己的宽宏大量，允许她把话说出来。

“你都干了什么，耐萨里奥？瞧瞧你做的好事！你说我们是叛徒，可我觉得只有你才当得起这个头衔！”

“我允许你开口说话，亲爱的阿莱克丝塔萨，不过你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乞求我对你犯下的罪行宽大处理！还敢顶撞我？”

这番话令红龙女王嗤之以鼻。“在我们当中，没有谁比你的罪孽更加深重！”阿莱克丝塔萨的声音突然柔和下来。“耐萨里奥……这不是你！你总是想要把这个世界打造得和平而美好……”

“我会的！只要所有人都能听从我的命令，世间就不会再有混乱和战争！”

“那么死亡呢？为了创造出你所谓的‘和平’，要有多少人献出生命，我的老朋友？”

“我——”黑龙脑海中的声音催促他别再和她废话。耐萨里奥晃了晃头，想让自己保持清醒。“阿莱克丝塔萨……我……”

“跟控制住你的疯狂力量抗争啊，耐萨里奥！你很强大，想想那个从前的你……快点消灭那个邪恶的东西，再晚就来不及了！”

她说错了话。大地守护者深红色的双瞳再次变得冷酷，将圆盘用爪子护住。“休想骗我！你实在太大胆了！竟然想夺走我创造出来的宝贝！我早就知道！你们全都不值得信任！”

“耐萨里奥——”

“给我安静点！”

阿莱克丝塔萨顿时说不出一个字，她奋力挣扎，然而巨龙之魂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

黑龙不再理会她，转而看着下方那些被他吓得惊魂未定的渺小身影。

“我已经决定了！”他对他们说，“我已经决定，不再让你们任何人玷污这片大地！”

他将巨龙之魂举起。

圆盘光芒四射——

这时，一个深红色的庞然大物轰然撞在他身上。

他们抵达时恰好目睹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下方的大地满目疮痍，巨龙们被军团中的叛徒困在原处。

克拉苏斯大吼：“太晚了！耐萨里奥已经实施了背叛！”

话一出口，巨龙法师才意识到大地守护者对他施加的魔咒已经失去了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耐萨里奥再也无须掩饰背叛的行径，不用再隐瞒任何人。

“这简直太可怕了！”考雷斯特拉兹咆哮着说，“他居然困住了阿莱克丝塔萨！简直胆大包天！我要杀死他——”

“你必须平静下来！”克拉苏斯打断了他的话，“耐萨里奥凭借恶魔之魂的力量已经变得太过强大！”

“‘恶魔之魂’？对，还有什么名字比这更合适！它确实是恶魔的造物，更适合燃烧军团那群邪恶的怪物！”

克拉苏斯是在无意中说出了这个后世对那圆盘的称谓，这时再想要收回那句话为时已晚，也许它的名字就是这样发生了改变吧。巨龙法师已经无力分辨哪些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哪些是受到了他的干扰。此时此刻，也没必要再弄个明白了。眼下卡利姆多危在旦夕，跟这样的威胁比起来，就连恶魔入侵都变得不值一提。

“我们该怎么办？”玛法里奥问。

“巨龙之——恶魔之魂并非坚不可摧！耐萨里奥就是关键！他是圆盘的创造者，也是它的弱点！”

“你想要摧毁它？我们可以用它拯救我的族人！”

克拉苏斯面色冷峻地说：“德鲁伊，求生之道不止一条，再怎么样也不该使用那么邪恶的东西！你在这么远的距离之外，都能感受到它的腐化之力！”

暗夜精灵点点头。除了耐萨里奥之外，显然所有人都能察觉到那圆盘射出光芒时散发的邪恶力量。

考雷斯特拉兹晃了晃脑袋。“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毫无预警地，红色巨龙对着守军阵线后方的一片丘陵径直落了下去，远离了那条疯狂黑龙的视野范围。他坠落得极为迅速，背上的两位骑士谁都来不及抗议。

直到考雷斯特拉兹落在地上，两人从龙背上下来之后，克拉苏斯才有机会问他：“你打算做什么？”

“你是最了解我的，当然知道我的打算。”

克拉苏斯依稀能回想起他所做的决定，但今日的情形不复当初。考雷斯特拉兹已经死过一次，如果再次冒险，很可能会性命难保。

然而即便知道后果，他也不能再反对红龙的做法。考雷斯特拉兹对女王的爱意，克拉苏斯也是感同身受。

“那么就从下方出击，然后从后面打他个措手不及。”他对年轻时的自己说，“尽最大的努力让他松开圆盘。”

红龙感激地低下头回答：“我会将你的智慧铭记在心。”

说完，考雷斯特拉兹再次飞上高空，飞快地扇动翅膀，在攻击之前积聚速度。两位骑士在地上看着红龙越飞越高，克拉苏斯更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在自己的视线中消失。

眼见木已成舟，巨龙法师转过身来对德鲁伊说道：“来吧，玛法里奥！为了你的族人，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克拉苏斯完全不顾体面，撒腿向前跑去。体面是既有时间又有耐心的人才能考虑的东西，对他和同伴来说，这两样东西他们都负担不起。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要尽快赶到罗宁和其他人身边。

当然，接下来的问题是……赶到之后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两人全速向前奔跑，可暗夜精灵却似乎还是和巨龙法师渐渐拉开了距离。“这样跑太慢了！”克拉苏斯大喊，“等我们赶到已经太迟了！”

“我可以试着用法术召唤！说不定塞纳留斯能再派些角鹰兽来！”

“我们未必还能像之前那么幸运！也许……如果我能联系到罗宁……”

他深吸一口气，试图跟昔日的学生建立起精神联结。他虽然能感应到那个人类，但战场上实在太过混乱，罗宁恐怕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我失败了。”克拉苏斯终于放弃。“看来我们只能继续朝前跑。”

“让我试试吧，反正也没什么损失。”

克拉苏斯看着德鲁伊。“你想联系谁？”

“我的弟弟。”

瘦削的法师想了想，随后说道：“能不能换个人？比如泰兰德？”

“泰兰德？”玛法里奥的脸颊忽然变深。

克拉苏斯不愿再为这位暗夜精灵徒增尴尬，于是接着说：“我们当时在皇宫中找你时，还是通过她才快速建立起了联结。我想在我的协助下你一定能再次做到。况且，她很可能愿意为我们提供交通工具。”

玛法里奥点点头，认同了这番说辞。“那就照你说的办吧。”

两人面对面在地上坐好。克拉苏斯凝视着暗夜精灵的眼睛，和他一起集中精神。

“泰兰德……”玛法里奥小声呼唤。

克拉苏斯感到他的意识延伸了出去。德鲁伊和那位女祭司几乎是立刻就找到了对方，证明了巨龙法师之前的猜想。这两个年轻人或许都还没意识到，但克拉苏斯看得出来他们对彼此的深厚感情。玛法里奥再次呼唤着泰兰德的名字……

玛法里奥？她的声音显得既惊讶又欣慰。你在哪儿——

认真听我说！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太多。玛法里奥急切地说，克拉苏斯跟我需要坐骑！你能不能派个姐妹赶来南边的丘陵？他尽力在脑海中勾画着他和巨龙法师所处的位置，以便泰兰德能看清楚。

我亲自来！女祭司说。

克拉苏斯还没等玛法里奥反对就用意念对他说道：她能顺着联结直接找到我们，如果另派别人，也许绕很多弯路都未必找得到。

泰兰德对巨龙法师的看法非常赞许，玛法里奥也终于妥协了。

我必须先找到坐骑，但我一定会尽快赶来！说完，泰兰德暂时将联结减弱，和玛法里奥继续保持精神相通，与此同时也能在现实中保持行动力，以免被他的思想干扰。

“赞美守护巨龙！”克拉苏斯中断了与他们的联结，扶着玛法里奥站起。“我们现在总算有机会了。”

“可那机会有多大？先是恶魔入侵，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卡利姆多注定在劫难逃！”

“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我们尽力就好。”巨龙法师突然抬头看着考雷斯特拉兹飞走的方向，由于山岭阻隔，两人谁都看不见那边的战况。“其他人也一样……”克拉苏斯语带悲凉地说。

第二十一章

考雷斯特拉兹豁出全力朝耐萨里奥撞了上去，瞄准了鳞片最薄弱的位置。与此同时，红龙对着那条狂性大发的守护巨龙的双目喷出烈火。

他成功地惊吓到了大地守护者，然而耐萨里奥却没像红龙设想的那样松开圆盘，反而将它攥得紧紧的。即使是耐萨里奥在空中翻滚时，也竭力保持着清醒，绝不能弄丢这件宝贵的创造物。

失败令考雷斯特拉兹气得嘶嘶地喘着气。凭自己的力量，他根本就不是那条庞大黑龙的对手。更糟糕的是，红龙感到被克拉苏斯称作恶魔之魂的那件东西极其邪恶，大地守护者会像对待其他人一样，把考雷斯特拉兹也变成奴隶。

虽然如此，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还是拒不退让。只要能救她的女王，红龙便发誓要跟敌人战斗到底，至死方休。

还没等耐萨里奥恢复过来，考雷斯特拉兹再次撞了上去，这一次狠狠地将龙头插进了黑龙的身体里。大地守护者疼得喘不过气，松开了龙爪，圆盘从空中掉落。

“不——”耐萨里奥高声怒吼，用疯狂的力量将红龙甩开，立即俯冲而下，想将圆盘接住。他将翅膀收紧，以极快的速度垂直下落，还没等恶魔之魂掉下多远就将它抓在手里。

大地守护者再次飞上高空，对着那条比他弱小得多的红龙咆哮道：“谁给你的胆子！”

考雷斯特拉兹试图恢复平衡，可惜他动作太慢了，只好恐惧地看着耐萨里奥举起圆盘对准了他。

“看我不要了你的命！”

强光照得考雷斯特拉兹眼前一黑，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灼热感，仿佛他的鳞片瞬间被烧熔，全身的骨头也被烧焦，发出痛苦的惨叫。

然而红龙还在强迫自己继续往前，绝不后退。他强忍剧痛，向耐萨里奥靠近，惹得大地守护者咆哮连连。疯狂的耐萨里奥一心想将敌人杀死，谁知竟然

没能得手。

他们再次撞在一起，恶魔之魂没能像耐萨里奥想象中那般有用。两条巨龙亮出利爪与锐齿厮打起来，考雷斯特拉兹拒不认输。

耐萨里奥咬住了对手的脖子，红龙深吸一口气，对准大地守护者的脸喷出烈焰。这次他成功了，黑龙转过脸去，龙头直冒烟。

可是考雷斯特拉兹的胜利犹如昙花一现。耐萨里奥躲到红龙的攻击范围之外，将恶魔之魂按在他起伏的胸膛上，对着敌人狰狞一笑。

“我对你没兴趣了，年轻的考雷斯特拉兹！你对我来说就是只恼人的虫子，只有把你碾死才痛快！奴役你真是便宜你了……”

说话间，圆盘突然亮起，金光散射而出，笼罩住耐萨里奥。他癫狂的笑声中不再有任何理智，大地守护者的眼里燃起烈焰，身体似乎胀大得不成比例。

“虫子！”他高兴地重复着这个词。“在我眼中，你们都是一群虫子！”

黑龙剧烈摇晃，像要炸开似的。他伸出另一只龙爪，指着远方的大地。

地表颠簸起来，随着岩浆喷发而出，恶魔和暗夜精灵赶忙散开，逃得更远。烈焰之柱冲上云霄，火雨倾盆而降，浇洒在那些没能来得及跑开的不幸者身上。耐萨里奥曾经立誓，绝不会滥用大地之力，如今早已将那些誓言抛在脑后。考雷斯特拉兹看着大地守护者背弃了自己的职责，非但不再履行守护之职，反而大肆杀戮，要亲手毁灭这个世界。

在极尽残忍之能事的同时，他的身体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躯干上出现了一道裂痕，龙鳞像纸似的被撕断。然而从伤口里流出的不是鲜血，而是纯粹的烈火。紧接着他的胸口上又出现了新的裂口，背部也裂开了一条。

瘟疫仿佛在耐萨里奥身上蔓延，裂痕很快布满了他的全身，鳞片变得支离破碎。即使作为旁观者，考雷斯特拉兹都觉得疼痛难忍，可那条黑龙却恍然未觉，甚至有些享受这个过程。他的眼睛里燃着火光，瞳孔上倒映着那个邪恶的圆盘，一边大肆毁灭万物，一边哈哈大笑。

考雷斯特拉兹鼓起勇气，打算再次尝试阻止这个发了狂的巨兽。他咆哮着冲耐萨里奥扑了过去，打算跟对手同归于尽。考雷斯特拉兹向不在场的克拉苏斯默默地致以歉意，因为在他牺牲的瞬间，来自未来的他必定也会一起死去。

沉浸在狂喜中的耐萨里奥还是留意到了对手的打算。黑龙面带讥笑，用恶魔之魂对准了考雷斯特拉兹。

强大的力量将红龙从空中击落，考雷斯特拉兹想延缓坠落的速度，却无力跟那圆盘抗衡。

伴随着振聋发聩的声响，红龙重重地砸中了大地。尽管如此，耐萨里奥还是不愿罢手，决意要把这个自不量力的敌人碾碎到土壤里。

突然，一团噼啪作响的蓝色能量力场包围住了耐萨里奥，黑龙嘶嘶地将恶魔之魂贴紧胸口，愤怒地想要找出是谁在给他捣乱。

透过泪水迷蒙的眼睛，考雷斯特拉兹看见有东西朝耐萨里奥黑压压地飞了过来。

巨龙军团的其他成员们获得了自由。耐萨里奥一边忙着对付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一边不忘给地上的暗夜精灵和恶魔们制造浩劫，自然无法专心维持囚禁龙类的魔法。卡利姆多因为他的失误而再次燃起了希望。

一群飞龙很快脱离了大部队，那些蓝色的身影将黑龙疯狂地围在当中，率领这支战队的恰恰是在大地守护者背叛之前对他尤其拥护的那位同伴。

“耐萨里奥！”玛里苟斯大声怒吼，“我的朋友！瞧瞧你现在的样子！你的创造物一定会毁掉你！快把它交给我，让我终止这场灾难吧！”

“不！”耐萨里奥吼道，“你想把它抢走！你们全都想把它抢走！你们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强大！能把你们变成神！”

“耐萨里奥——”

可黑龙却没等他接着说下去，口中发出嘶嘶的声音，周身的火焰燃得更旺。从圆盘和他身上射出的金色光芒，驱散了蓝龙给他布下的牢笼。

“是你逼我们的，老朋友！”玛里苟斯朝黑龙冲了过去，其余的蓝龙也全都各就各位，准备从四面八方围攻耐萨里奥。在各大巨龙军团当中，蓝龙最精通魔法，这下耐萨里奥的气数算是尽了，倒在地上的考雷斯特拉兹虚弱地想道。

犹如包围猎物的狼群，蓝龙们把敌人团团围住，一道深蓝色的光环围绕着玛里苟斯。

“像那样的邪恶之物本就不该存在！”织法者对黑龙说，“当初创造它时我也有份儿，今天就让我来亲自抹除它吧，我的老朋友！”

一道纯白色的弧线朝圆盘飞了过去。玛里苟斯似乎真打算把恶魔之魂“抹除”干净，凡是弧线划过的地方都只剩下一片虚无，既没有浓雾，也没有天

空，只留下彻底的空白。那法术对天空造成的影响当然是暂时的，可对那邪恶的圆盘来说，却意味着终结。

或者说……理应意味着终结。无论是在一旁观战的考雷斯特拉兹还是其他飞龙，都不确定玛里苟斯的魔法究竟能否把恶魔之魂摧毁。然而还没等弧线碰到它，耐萨里奥就张开巨口，吐出了一个灼热的黑色圆球，在他的创造物被摧毁的几秒钟前拦截了蓝龙的法术。霎时间，火光四起……转眼就回归寂静。

玛里苟斯厉声怒喝，示意让军团大举攻击。

然而耐萨里奥的反应更为迅速。还没等那道白色的弧线消散，他就举起了恶魔之魂。圆盘不再射出先前毁灭下方大地的金色光芒，而是朝四面八方散射出灰色的光。

玛里苟斯用烟雾制造出了一道护盾，可区区烟雾哪里能抵挡得住光芒的穿透，他被狠狠地甩了出去，跌过山岭，消失在地平线之外，一路上都伴随着痛苦的惨叫声。

而他的配偶和追随者们更是难逃厄运，耐萨里奥会用更残忍的手段对付他们。

蓝龙们的身体变得干瘪，仿佛被榨干了所有水分，发出凄厉的嘶喊声。无论怎么挣扎，都没人能摆脱那可怕的灰色光芒。

其余的飞龙想来帮忙，却已经来不及了。蓝龙们此时已经只剩下枯萎的躯壳，魔法和生命力全都被恶魔之魂吸了进去，最终化为尘埃，飘散在风中。

“不……”考雷斯特拉兹惊呼着想要站起身，却感到眼前一黑，又倒了下去，将山坡上仅存的几块石头也砸碎了。“不……”

“一群蠢货！”大地守护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半点悔恨。“我早就警告过你们无数次了！只有我才是至高无上的！万物都要臣服在我脚下！只有乖乖听话才能活命！”

那条身上燃着烈火的庞然大物朝他们的方向看了一眼，接着释放出一阵飓风，将飞龙们轻若无物地抛了出去。就连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都无力抵挡，两条守护巨龙跟同伴们一样被风卷走，在风中不停地旋转，直到再也看不见。没有一条龙能逃过耐萨里奥的魔法。

黑龙那肿胀的身体早就失去了比例，浑身都是燃烧的裂口，这时他再次转过身来，注视着地上的暗夜精灵和恶魔大军。“还有你们这群尚未吸取教训的家伙！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他再次狂笑起来，这时用另一只前爪碰到了身上的裂痕，似乎才刚刚意识到他的身体发生了多么可怕的变化，露出了敬畏的表情。接着，耐萨里奥对下方渺小的生物喊道："就让我们瞧瞧谁才配活在我的世界上吧！我决定不再插手你们这场不值一提的战争……就让你们打个痛快，看看谁能活到最后膜拜我！"

说完，黑龙癫狂地笑着转身飞走了。

考雷斯特拉兹暗自庆幸大地守护者没有继续这场疯狂的毁灭，可他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即便眼下耐萨里奥沉浸在圆盘带给他的强大转变之中，他迟早都会意识到要对那些撕裂他身体的力量做些什么。受伤的红龙料定，他很快就会想出办法……到那时，他必定会回来征服他的"世界。"

考雷斯特拉兹再次挣扎着想要站起身，但他的身体却抗命不从。他抬起头来，满怀期待地看着灰暗的天空，却找不到同伴和阿莱克丝塔萨的身影。他感到一阵恐惧，害怕他们遭受到了和玛里苟斯的蓝龙军团相同的命运。红龙想象着他的女王气息奄奄地躺在某处崎岖的山头上，不禁流下了热泪。可即便想到这些，考雷斯特拉兹还是站不起来。

休息……我必须要休息……我要找到克拉苏斯……他会知道该怎么做……

红龙将头靠在地上，他所需要的不过是短短几分钟时间，然后就能再次飞上天空。

就在这时，又有刺耳的声响冲击着他敏锐的听觉。考雷斯特拉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是战争的声音。

恶魔大军攻势再起。

一场噩梦。克拉苏斯发现自己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他和玛法里奥来到了一个地方，尽管不能统观战场全局，却能让两人看清空中发生了什么事。

克拉苏斯看着他的同胞们败在了一个疯子手上。

他看见年轻时的自己英勇——而又愚蠢地——跟一条守护巨龙正面交锋。虽然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早就模糊不清，但他还是预料到了那场战斗的结果。当考雷斯特拉兹最终倒下时，克拉苏斯感到了一阵寒意，还有红龙承受的痛苦，不过同时他也知道红龙活了下来……在这个时候，也算是值得庆贺了。

但是对他来说，最糟糕的还不是有那么多的暗夜精灵惨死在了耐萨里奥手上，而是其他龙类的下场。玛里苟斯的蓝龙军团被消灭殆尽，织法者也会堕入

疯狂的深渊。那条生性乐观的巨龙从此将性情大改，变得阴郁忧伤，避世隐居。

除此之外，其余的飞龙全都被抛到了地平线之外，这也让克拉苏斯更加不安。他不断告诉自己阿莱克丝塔萨一定会平安无事，大多数同胞在被强风刮出半个世界远的距离后都还能幸存下来。这些是历史告诉他的，但他的心却偏偏有着不同的看法。

他跑向玛法里奥，绝望地想要变形。跟年轻时的自己相比，他更为年长，更为睿智，本领也更强，跟耐萨里奥交手想必会更有胜算。巨龙法师竭力想要变成从前的模样……

但挣扎到最后，克拉苏斯还是一头栽倒了地上，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挫败感压得他喘不过气。

“克拉苏斯大师？”玛法里奥将他扶起。

克拉苏斯感到很难堪，又像往常那样将情绪掩盖起来，故作轻松地说：“我没事，德鲁伊。”

年轻的暗夜精灵点了点头。“我或多或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

克拉苏斯差点儿脱口而出，指责德鲁伊根本无从理解，可又马上意识到那样说会显得刻薄而愚蠢。玛法里奥当然能够理解，眼下这个时候，他的全族还有那些他关心的人全都危在旦夕。

突然，同伴抬起头来。“赞美塞纳留斯！我们走运了！”

走运？克拉苏斯循着他的目光望去，惊讶地看见泰兰德带着两个姐妹骑着黑豹跑了过来。她还牵着另外两只坐骑，显然是给这两位施法者准备的。

泰兰德跑到他们面前，从黑豹背上跃下，毫不顾忌地将玛法里奥紧紧抱住。那两位姐妹礼貌地低下头，克拉苏斯发现她们虽然看起来比泰兰德年长，却对她很尊敬。

“赞美月神！”泰兰德惊呼，“发生了这么多事，考雷斯特拉兹又变成那样，我真担心你会——”

“我也很担心你。”德鲁伊回答。

克拉苏斯想到无法改变自己或考雷斯特拉兹眼下的处境，内心一阵抽痛。眼看着面前的两位暗夜精灵，他不由得想起了他的爱人。

除非他们能够阻止燃烧军团和耐萨里奥的暴行，否则再也没有什么美好的未来可言。

玛法里奥和泰兰德依依不舍地松开手。等到都跨上坐骑后，一行人向后折返，朝战场疾奔而去。

还没等他们看见流血杀戮的场面，就先听见了喊叫声和怒吼声。战势彻底发生了逆转，就连刚刚离开没多久的泰兰德和她的姐妹们也吃了一惊。

“情况不该这样的！”一位女祭司脱口而出，“阵线全面崩溃了！”

另一位祭司也点了点头，对泰兰德说道：“大人，我们必须另外找路，这条路已经被挤满了。”

克拉苏斯和玛法里奥听出她们语带玄机，却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泰兰德接受了那位姐妹的提议，她的话更是说得两人迷惑不解：“那就带我们走你认为最合适的路线吧。”

众人继续骑行向前，改走别的方向。很快，他们面前出现了另一条路，但距离战场太近，暗藏着巨大的危险。但除非他们想要从拉文凯斯的大军背后绕过甘愿浪费好几个小时，否则似乎也不会有别的选择。

在他们向前行进的同时，克拉苏斯打量着身旁的战局。恶魔们似乎仍然决意为主人夺取这个世界，而事实上他们过后恐怕也会像暗夜精灵一样遭到耐萨里奥的消灭。阿克蒙德也许打算抢先下手，对黑龙采取行动。他到底要怎样实现这番图谋，克拉苏斯也不得而知，但无论那位恶魔指挥官出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感到意外。未来一片混沌，存在各种可能性。

“走这边！”领头的那位女祭司喊道，骑着黑豹跑下一段山路，身影消失在他们绕行的山丘背后。

其余几人分秒必争地跟在后面。可就在他们绕到山丘的那一侧时，玛法里奥大喊一声：“小心！”

他们误闯进了一片战场，狞笑的恶魔撕扯着暗夜精灵脆弱的防线，士兵们绝望地步步后退。几位黑豹骑士差点儿跟那些恶魔撞个正着，随着战线的崩溃，很快他们就要跟敌人面对面了。

骑行在最前面的那位姐妹想要奋力躲过恶魔挥来的燃烧之刃，可惜她移动得太慢，还是被利剑刺穿了肩膀和脖子，像块石头似的从坐骑上滚了下去。黑豹见状立即扑向敌人，却无力为主人报仇。

“大人！”另一位女祭司喊道，“快闪开！”她一边喊着，一边将企图对泰兰德下手的邪能卫兵打到旁边。

跟玛法里奥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却没被这场面吓住。泰兰德的威猛丝毫不输克拉苏斯的同族，扬起手中利刃刺穿了那恶魔的盔甲。邪能卫兵倒下了，守军的阵线暂时得以稳固。

“我们必须去找罗宁和拉文凯斯领主！”克拉苏斯催促道。

虽然他们拼尽力气，却还是被人潮推了回来。克拉苏斯施放法术，让其他恶魔掉在地上的武器朝那些残忍嗜杀的敌人飞了过去。由于无力同时对抗暗夜精灵和魔法飞刃，不少恶魔纷纷殒命。

克拉苏斯没想到这法术居然耗掉了他不少力气，加上受到考雷斯特拉兹的影响，他年轻时的自己为了对抗耐萨里奥早已体力不支，两人之间的联结显然让红龙从克拉苏斯身上汲取了不少力量。

玛法里奥这边战斗得更有成效。他掀起了一股沙尘风暴，刮得燃烧军团的爪牙们睁不开眼，那群恶魔只能漫无目的地胡乱劈砍。精灵士兵们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不少混乱的敌人。

克拉苏斯聚精会神地抗击着这群来自异界的入侵者，没有留意天空——拜耐萨里奥所赐，现在所有人都没有理由再朝天上看。

可当他听见呼啸声，发现那越变越大的黑影时，克拉苏斯终于抬起头，责怪自己的疏忽大意。

两个地狱火从天而降……四周乱作一团。

急速坠落的恶魔砸中大地，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所有人都遭受到了一场猛烈地震的冲击。士兵们被震到空中，另一些人则被石块砸中，发出痛苦的尖叫声。

泰兰德的坐骑也被击中倒地，女祭司飞入乱军之中。另一位姐妹想冲过去帮她，却被一把燃烧之刃戳穿了心脏。玛法里奥也想伸出手抓住泰兰德，可一个地狱火已经从被它落地时砸出的大坑中站了起来，冲着暗夜精灵的夜刃豹撞了过去。

克拉苏斯也没能帮到他，此时巨龙法师正意识不清地趴在鞍座上，脑袋被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得淤青。更糟糕的是，克拉苏斯的坐骑因地震而受惊，带着负伤的骑士逃出老远。

德鲁伊终于从夜刃豹上跳了下来。地狱火从他身旁跑过，这个残忍的恶魔迫不及待地想要制造更大规模的杀戮。

玛法里奥在灰心丧气的精灵士兵中奋力前进，总算看见了泰兰德的身影。她受了伤，正用一只手扶着头半跪在地上，头盔落在她的脚下，上面被砸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德鲁伊认为她能活下来真是奇迹。

“泰兰德！”玛法里奥大喊着朝她伸出手。泰兰德目光呆滞地看了一会儿才将他的手握住，任由玛法里奥将她从最惨烈的战局中拽了回来。

德鲁伊让泰兰德靠在他身上，想找个暂时能藏身的地方避上一避。这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尽快带她逃走。玛法里奥深感内疚，觉得不该把她带到这里来，虽然在战场上并没有什么真正安全的地方。

他拽着她爬上了半山腰，然而其实这里也没那么安全，暗夜精灵和恶魔已经杀到了山脚下。可这却是他们眼下唯一的出路。

山坡上还零星地长着一些绿色植物。德鲁伊伸出手轻轻触碰，请求植物赐予他们一点水分，然后将叶片凑到泰兰德的唇边，让那珍贵的水滴流进她的嘴里。

泰兰德发出一声呻吟。玛法里奥调整了她的坐姿，让她的头枕在他的臂弯处。“放松，泰兰德。放松。”

“玛法……玛法里奥……其他人呢？”

“他们都没事。”他用谎言安慰她，“稍微休息几分钟，让自己清醒下吧。你摔在地上时砸到了头。”

“赫尔娅拉！她——她中剑了！”

玛法里奥默默骂了一句，倘若她记得其中一位姐妹的死，那她很快就会想起更多事。“先别想那么多了。”

玛法里奥嘴上这么劝她，自己却紧张起来。他确定有人在监视他们。

德鲁伊飞快地回头张望，隐约看见了一个黑影。他立即攥紧拳头，莫非是有敌人跟过来了？

“泰兰德，”他小声说，“我要去找克拉苏斯谈谈。他就在不远处，你在这里歇歇吧。”

泰兰德看他的眼神仿佛像是察觉到了他的异样，却没有继续追问下去。玛法里奥希望她不要清醒得那么快，想起巨龙法师已经和他们分开了，轻轻扶她靠山坐好，快步离开。

他一边警惕地朝着先前看到黑影的地方移动，一边准备利用周围的东西施放魔法。这片大地早就等不及了，恨不得能立即帮他消灭邪能卫兵或是别的恶魔。

一定有人来过这里。他发现了一处浅浅的洼地，从痕迹判断应该不是体形庞大的恶魔战士留下的，更像是矮小的种族或是某种动物，可他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而且似乎还不止一个。

玛法里奥从一棵树旁走过，停下脚步。前方传来了摩擦石块的声响，他疾奔向前，随时准备与敌人交战。

可是等他绕过另一棵树后，却发现躲在那里的不是恶魔，而是一个瘦弱而更加熟悉的背影，是另一个暗夜精灵。

她飞也似的逃走了，玛法里奥不放心把泰兰德一个人留在原处，于是便没有追上去。那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暗夜精灵，身上既没穿盔甲，也没穿神殿的祭司长袍，看打扮更像是难民。一只手里像拿着一把长长的木质武器，匆忙间他还没来得及分辨清楚。

如果真是一位落单的难民也没什么奇怪。普通民众在恐慌之下势必会到处乱跑，精灵大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这次似乎再也没什么能拯救他们了。

玛法里奥转过身，脚步匆匆地想要跑回泰兰德身边。现在她对他来说比任何人都要重要，况且他也没法为那个离群的小难民做些什么。

德鲁伊在树林中奔跑，寻找着泰兰德的身影。玛法里奥刚才为了追赶那女孩已经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他必须尽快带泰兰德离开这里，因为战火马上就要烧过来了。

当他跑到最后几棵树后时，玛法里奥欣慰地松了口气。战斗的声响跟他们还有一段距离，泰兰德会安全——

这时他看见了倒在地上的儿时伙伴……还有站在她身边的那个邪恶的家伙。

那怪物绝不可能听见玛法里奥的声音，可他还是把头转了过来，用山羊似的蹄子踢打着地上的乱石。怪物的上半截身躯跟他的族人很像，只是头上长着弯曲而邪恶的顶角。他的脸像极了暗夜精灵，此时正在盯着德鲁伊看，同时充满期待地向他伸出了末端长有利爪的手指。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令玛法里奥胆寒的是站在泰兰德身旁的这个恶魔不是别人……

他太熟悉那张脸了，曾经无数次闯进过他无法对人言说的恐怖梦境。虽然五官有些变化，可无论如何他都忘不掉那双眼睛——那双红黑相间的水晶之眼。

萨维斯顾问死而复生了。

第二十二章

暗夜精灵的阵线快速后移，每个人的位置都在不断改变。虽然如此，拉文凯斯领主还是在尽力维持秩序，鼓舞士气。

过去罗宁经常会跟贵族发生争吵，现在却对黑鸦堡垒的主人满怀感激，多亏他控制住了手下的士兵。倘若换成德斯德尔·星眼指挥，这支军队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拉文凯斯总算看见了人类，骑着黑豹跑向他。“法师！我需要你到那边帮忙，不是这边！”

“必须有人留在您身边，大人！”事实上，罗宁是想跟在拉文凯斯附近打听情报，不过保护指挥官的人身安全对他来说也是头等大事。

“我宁愿你去帮月之守卫和伊利丹的忙！”拉文凯斯还是头一次对他说出了心里话。“这时候要是由你率领那群法师我会更放心些！那小子很有本事，不过我们现在需要有人控制大局，而不是制造混乱！快去吧！”

听他说得如此诚恳，罗宁无法再多做争辩。他早就感觉伊利丹从那些法师身上和永恒之井里汲取了太多力量。见证了黑龙的疯狂行径后，罗宁很容易想象出要是伊利丹不计后果地沉迷于魔法会变成什么样子。

“遵命，大人！”法师骑着黑豹向前奔去，在人群中寻找伊利丹的踪影。想要找到那位年轻的法师并不难，他就像是一座矗立在守军之中的银光四射的灯塔，笼罩全身的光芒几乎照得周围的人睁不开眼。当然，玛法里奥的双胞胎弟弟也被自身的力量冲昏了头脑，意识到他正在对其他人造成怎样的影响。

就在罗宁靠近时，一袭黑袍的法师还在对着恶魔大军射出一连串飞弹，将恶魔打得东倒西歪，焦黑的尸体碎块如同雨点似的落在罗宁周围。不幸的是，几名精灵士兵也成了那法术的无辜牺牲品，死状同样悲惨。

有一位月之守卫倒下了。伊利丹对其余的同伴大声怒吼，有经验更丰富的施法者立即怯懦地冲上来填补了死人留下的空缺，确保法阵不会遭到破坏。

他知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干什么？罗宁暗自想到。再这么下去，身边的所有人全都会死！

伊利丹开始施放另一道法术，这时他看见了人类法师。暗夜精灵冲罗宁露出得意的笑容，显然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根本没有留意到已经死难无数的士兵们。

“罗宁大师！您有没有看见——”

“我全都看见了，伊利丹！拉文凯斯派我来接手！我们必须合力攻击，重建秩序！”

“接手？”暗夜精灵的脸上闪过危险的神色。“接替我的工作？”

“对！”罗宁无意安抚玛法里奥的弟弟，现在，暗夜精灵一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就在他们手上。

伊利丹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了，随后问道：“我们要怎么做？”

人类法师早就想好了对策。现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伊利丹从法阵中彻底移除，让月之守卫们稍作休整。在罗宁的指挥下，他们大可以在帮助大军继续作战的同时恢复体力。

“我一直在尝试联系克拉苏斯，却还没成功！也许是因为法力使用过多，反而增加了难度！你和你双胞胎哥哥的联结应该更紧密而强大！我需要你尽快找到他们俩！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

精灵法师眯起眼睛，表明他已经看懂了罗宁的计划，但他还是点了点头。“我会找到哥哥的。我们可不能没有他的力量。”

还没等罗宁再多说，伊利丹已经转头离去。法师皱起眉，可他知道这个急躁鲁莽的年轻人不会明白他的苦心。

眼见罗宁接过指挥大权，好几名月之守卫似乎都松了口气。他们不再介意他是个外来者，只知道他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

“我们必须像之前那样横扫他们的前线。”他对法师们说道，“跟我合力出击，我们这就开始……”

在正式开始施法前，罗宁又回头最后看了伊利丹一眼。伊利丹还是满脸愠色，却似乎在奉命行事。罗宁暗想，玛法里奥的弟弟总会理解他这样做的初衷。

至少，红发法师希望如此。

***

伊利丹被迫交出指挥权后只觉得受了羞辱。从小到大都有人不断说他命中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书写不凡的传奇。随着这场战斗的打响，他原以为机会来了。他的族人吓得惊慌无措，在这场旷世屠杀面前没有救世主，这正是他名垂青史的好时机。

要不是那两个最得他信任的人出手干预，他的大好前程又怎会半路夭折？他得到了拉文凯斯领主的垂青，飞速地平步青云，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成为了地位尊贵的首席法师。主人甚至连统领月之守卫的权利都交到了他的手上，而他也自认为会把这职责履行得极为出色。

可是现在，拉文凯斯却撤了他的权，让一个连暗夜精灵都不是的人接了他的班。伊利丹对罗宁是很尊敬，可这也太过分了。人类法师也应该能看清这件事的利害关系，要是那个外来者对伊利丹有半点信心，都不该接受这样的任命。

成就大业的机会就这么被人偷走了……现在他要做的只是去找到他那位人人夸赞的好哥哥。

近来屡屡困扰他的那些邪恶念头再次涌进了他的脑海。尽管他正按照罗宁的要求打开联结，可在他心中却暗自期盼下落不明的玛法里奥其实是遭遇了燃烧军团的毒手。伊利丹为他的双胞胎哥哥设想了英勇就义的结局，当他想到玛法里奥死去的模样时，却没有感到任何悲伤。泰兰德想必会很难过，但没关系，他会留在她身边安慰她……

一想到泰兰德，那些黑暗的想法全都散尽了。伊利丹不忍心看她承受痛苦，对自己刚刚的想法有些自责。即使是为了他自己，他又怎么能让她经历那些呢？她已经选择了玛法里奥，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伊利丹聚精会神地寻找起他的双胞胎哥哥来。他必须先解决眼前的困境，然后再做今后的打算。他曾经将未来寄托在拉文凯斯和泰兰德身上，如今他认为自己想错了。

现在，伊利丹不得不决定哪里才是他的归宿……

布洛克斯挥动手中的利斧，对准一个试图冲破精灵阵线的邪能兽砍去，削掉了对方的脑袋。在他身边，加洛德和其余的近身护卫们也在奋力阻击，他们大多数人的坐骑早已死在敌人手上，现在只能跟步兵们并肩作战。

一名骑在黑豹背上的战士扛着一面破烂的战旗从兽人眼前跑过。布洛克斯讶异地回过头，看清那面旗帜通常都会竖在拉文凯斯领主旁边。难道守军已彻底方寸大乱，连一点组织都没有了吗？

他往左一瞧，担心得到了证实——黑鸦堡垒的那面绘有飞鸟图案的黑色旗帜就飘扬在不远处，布洛克斯觉得自己不会已经走出了这么远的路，而事实又不容他怀疑。

拉文凯斯冲进兽人的视野，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朝一名邪能卫兵挥剑就砍，还朝那身负重伤的恶魔脑袋狠狠踹了一脚。黑鸦堡垒的主人身旁跟着私人卫兵，威风凛凛，气势逼人，就连这位兽人老兵也看傻了眼。从前，布洛克斯对暗夜精灵没什么尊重，然而拉文凯斯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天生的战斗英雄，甚至被称作兽人也不为过。

其他的暗夜精灵战士们簇拥在贵族周围，从他英勇顽强的气魄中汲取力量。拉文凯斯的本领甚至在那群施法者之上——他无需借助法术，只要站在将士们身旁就能让他们士气大振。布洛克斯看见那些精灵脸上写满了坚决与自豪，对牺牲无所畏惧，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跟恶魔硬拼到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被这么多人围在当中，暗夜精灵指挥官好几次险些被自己人误伤，眼看有精灵就要把剑刺到他身上，他却全然面不改色，只顾抵挡敌人的武器。

这时，有一位骑着黑豹的战士从拉文凯斯的背后靠了过来，距离近得令布洛克斯觉得毫无必要。那暗夜精灵表情冷酷，跟其他人不大一样，眼前的焦点落在指挥官而非恶魔身上。

兽人突然朝拉文凯斯冲了过去。

“布洛克斯！”加洛德大喊道，“你要去哪儿？”

“赶快！”绿皮战士吼道，“必须提醒他！”

队长看着布洛克斯手指的方向，尽管他看不懂兽人想要干什么，却还是跟了上去。

“让开！让开！”布洛克斯对着挡在身前的那些暗夜精灵高声咆哮。他腾空跃起，看见那个骑兵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只手握剑的同时拽紧缰绳，另一只手摸向腰带……他腰间的那把短匕对燃烧军团毫无用处。只见他拔出匕首，朝指挥官靠了过去。

“小心！”布洛克斯喊道，然而拉文凯斯却没有听见。战场上喊声震天，霎时间就将兽人的声音淹没。

杀手的坐骑突然一动，逼得他调整坐姿。布洛克斯推开好几名士兵，将那把巨大的战斧高高挥起，希望拉文凯斯领主能够注意到他。

看到他的不是贵族……而是那个叛徒。

杀手眯起眼睛，带着绝望的表情扑了上去。

“小心啊！”布洛克斯高喊。

拉文凯斯总算回过头来，双眉紧皱，仿佛对这不合时宜的打扰感到很恼火。

杀手把匕首插进了他的后颈。

暗夜精灵指挥官在鞍座上猛地一晃，松开手中的长剑，回手去抓脖子上的那把小刀，但那士兵早已将刀拔出。鲜血从伤口中喷涌而出，染红了贵族那件庄严的斗篷。

拉文凯斯身边的大多数人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事。杀手扔掉匕首，想要迅速脱身，却被人海堵住了去路。

布洛克斯怒吼着用斧背硬生生地清出一条路来，那群暗夜精灵全都张着大嘴，惊讶地看着这个发了疯的战士。兽人来不及跟他们多做解释，当务之急是要抓住那名叛徒。

拉文凯斯领主颤抖着向前栽倒，身边的追随者们这才发现情况有异，其中几人冲过去将指挥官扶住，没让他从坐骑上摔落。

布洛克斯终于挤到了拉文凯斯身旁。“那边！那边！”

几个暗夜精灵迷惑地看着他，终于有两个人跟着兽人往前跑去。

黑豹在拥挤的人群中极难驾驭，那杀手回过头来，发现追兵就在身后，阴沉的脸色上露出了视死如归的表情。

他对夜刃豹大声下令，布洛克斯不安地看着那只大猫挥起利爪击飞了他面前的一个精灵士兵。在那人倒地的瞬间，又有一名士兵被夜刃豹咬伤。战士们全都以为这是畜生发了狂，慌忙把路让开。

布洛克斯计算好距离，纵身跳起，刚好落在黑豹背后，挥起巨斧便朝它的侧腹砍去。

这一击没能打中要害，只是擦到了皮毛，却将大猫的注意力成功地吸引了过来。它不再听从背上骑士的命令，转过身来攻击兽人。

布洛克斯好不容易躲过了黑豹的利爪，那猛兽又蓄势准备再次出击。

布洛克斯举起斧子，砍中了大猫的下颚。锋利的斧刃深深扎进漆黑的皮毛中，鲜血溅了兽人一身。布洛克斯奋力抵挡，不让黑豹在惯性之下砸在他身上。

兽人的左臂忽然钻心似的疼。他扭头一看，看见了一道鲜红的伤口。

杀手准备挥剑再砍，就在这时，另一把剑挡了过来。

对方向下的蛮力几乎压得加洛德单膝跪地，那叛徒紧接着又朝队长飞踢一脚，幸而被他躲开了。

队长并没有留意那头垂死的夜刃豹，只见大猫一边汩汩流着鲜血，一边胡乱地挥着爪子，竟然击中了加洛德的后背，将他打翻在地。

布洛克斯渐渐觉得那猛兽挣扎的力气小了些，于是飞快地将利斧拔出。夜刃豹哀鸣着栽倒下去，前腿一软，身体跌成一团。

暗夜精灵在黑豹倒下的瞬间从它背上跳下，举着长剑冲布洛克斯跑来。兽人老兵被撞得一个趔趄，没想到这杀手落地居然如此之稳，反倒是他在勉强保持平衡。

“臭气熏天的怪物！”那暗夜精灵冷笑着挥剑就砍，差点削掉布洛克斯的耳朵。布洛克斯朝敌人的双腿猛踢，却被那个战士敏捷地跳开了。

还没等他双脚落回地面，布洛克斯的斧头就落在了他身上。

那叛徒的盔甲被斧刃劈开，惊恐地望着布洛克斯，向后倒去，手中仍然紧握长剑。布洛克斯站稳脚跟，面朝受伤的杀手稳稳站好。

布洛克斯的对手喘着粗气，挺直脊梁，端稳长剑，像是等着跟兽人来场生死对决。

布洛克斯挥起战斧。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那杀手突然松开武器，大喊一声：“为了艾萨拉！”

布洛克斯没有犹豫，依旧用斧头劈开了对方的胸膛。那暗夜精灵立即栽倒，没等落地就已断气，地上洒满了鲜血。

布洛克斯大口喘着气，朝那尸体走去，用脚碰了碰，可叛徒早就不动了。

加洛德走到他身边，用手捂着胳膊，像是忍着疼痛，好在看上去没什么大碍，一名士兵在旁边扶着他。“你杀死他了！”加洛德大喊，“太棒了！好样的！”

可兽人却对他的赞美却充耳不闻，转过头朝拉文凯斯领主的方向看去，贵族身边的几名追随者正在扶着他离开战场。拉文凯斯双目紧闭，像睡着了似的，但布洛克斯看出事实并非如此。那暗夜精灵的下巴松垮垮地张着，另一条没被他那群忠心耿耿的士兵托起的胳膊无力地向下垂落，这些都没能逃过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士的眼睛。

布洛克斯失败了。黑鸦堡垒的主人死了。这支精灵大军失去了领袖。

***

长蹄子的家伙饶有兴味地偏着头。“你一点儿都不觉得意外吗，玛法里奥·怒风？还是说我已经变得太多，你那愚钝的大脑看不出我从前是谁了？”他装模作样地鞠了个躬。“请允许我再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女王陛下已故的宫廷大臣——辛艾萨莉的萨维斯顾问！”

“我……我明明看见你死了！”德鲁伊大声说，“被撕成——”

“你是说你杀死了我！”调侃的表情从萨维斯的脸上消失了。“把我撒到了天上！”

他说着又朝德鲁伊迈近了一步，这正合玛法里奥的心意。这个由艾萨拉昔日顾问大臣变成的怪物离泰兰德越是远，他就越是感到安心。

玛法里奥依稀记得听说过类似的传说，那些死去的暗夜精灵会被变成萨特，那是一种极其邪恶狡诈并会使用魔法的恶魔。

“是你杀死了我。”萨维斯继续说道，脸上又现出了邪恶的笑容。“而且还让我遭受了悲惨的命运。我让伟大的神灵萨格拉斯失望了……他行使了神的权利，对我施以严惩……”

玛法里奥亲眼见过燃烧军团的种种暴行，他自然能想象出萨维斯所谓的“严惩”会是多么可怕的刑罚。那些恶魔从来不知道仁慈为何物。

在那萨特说话间，那双怪异的假眼一闪一闪。“我没有了嘴巴，却在尖叫。我没有了身体，却能感受到无与伦比的痛苦。但我不会因此怨恨我的主人，因为他只是做了他必须做的事。”说到这里，这个长角的怪物还是忍不住浑身颤抖。“不，即便遭受着这样的折磨，我还是在时刻提醒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牢记是谁把我害到了这步田地。”

“成千上万的人因你而死。”德鲁伊争辩道，想让萨特更加靠近自己。如果他要用任何法术来对付这个比从前更加邪恶的萨维斯，就必须让泰兰德置身安全距离之外。“大批无辜者被你残害。”

“都是些不完美的杂碎！都受到了污染！必须为忠于萨格拉斯的纯净者重新创造出完美的世界！”

“萨格拉斯会摧毁卡利姆多！燃烧军团将会摧毁一切！”

萨维斯笑了。“是啊……没错。”

玛法里奥没想到他会坦然承认。“可你刚才不是说——”

“那些都是糊弄蠢货的说辞！是瓦罗森队长和那群上层精灵的幻想……我曾经也这样认为！萨格拉斯会为效忠于他的人重塑这个世界……然后再以生命的罪名把那世界毁掉。瞧见没有，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你这些话真是太残忍，太疯狂了！”

萨特耸了耸肩。“这取决于你怎么看……”

玛法里奥不愿再继续听下去，伸手去摸小袋子。

突然，许多双强有力的大手将他紧紧攥住，德鲁伊奋力挣扎，却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些萨特把他拽到萨维斯面前。昔日的顾问再次面带讥笑地看着他，眼神令人生畏。

“当伟大的神灵萨格拉斯命我回到凡间界域时，就是为了让我把破坏第一道传送门、阻碍他光辉降临的罪魁祸首给抓回去。”

玛法里奥什么都没说，继续跟那两个抓紧他的萨特抗争。

萨维斯凑上前，一阵阵腐臭的气息冲击着暗夜精灵的感官。“至于我要怎么把你带回去接受惩罚，就随我的便了。我原本想把你直接交给我那伟大的主

人。”他说着咯咯笑道，“又觉得那样不妥！神灵萨格拉斯想让玛法里奥·怒风受尽折磨，我自然有义务满足他的愿望……”

玛法里奥惊恐地看着这个长角的怪物转身面向泰兰德，女祭司此时似乎睡得正沉，这很不寻常。萨特弯下腰，把嘴对着她的脸。

“离她远点！”德鲁伊怒声咆哮。

萨维斯偏过头来看着玛法里奥。“是啊，转念又一想，必须让他多受些苦……可怎么做才好呢？一位坚定不屈的年轻人，肯定不在乎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别人呢？他是否愿意看着跟他最亲密的人替他受过？”

萨特伸出一只长着利爪的手，抚摸着女祭司的长发。玛法里奥恨不得冲过去掐断萨维斯的脖子。除了恶魔之外，德鲁伊还从未对任何生物如此恨之入骨，此时此刻，他真想把这位昔日顾问的喉咙碾碎。

他的怒火令萨维斯更加得意。萨特仍然凑在泰兰德身旁，接着说道：“我很快就发现玛法里奥·怒风最在乎两个人。一个跟他亲如手足——等等！——他们就是手足，还是一对双胞胎！两人从小亲密无间，长大之后却因为志向不同而渐渐疏远。不过嘛，伊利丹的哥哥还是对他关爱有加……即使伊利丹已经对这位夺走他心爱女人芳心的情敌心怀忌妒……”

“你已经抓住我了！放过他们吧！”

“那这惩罚还有什么乐趣？”萨维斯起身问道，面目更显狰狞。“还能算什么复仇？要是你接连失去两位至亲，那痛苦才算彻底！”他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你已经失去你的弟弟了，即使他自己还不知道，玛法里奥·怒风！我为了找到眼前这个秀色可餐的美人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多亏你帮忙把她带来……”

抓紧玛法里奥手臂的那两名萨特也随着主人一起放声大笑，玛法里奥真后悔不该让泰兰德来帮他和克拉苏斯的忙，是他亲手把她带到了这群魔鬼面前。

“不！艾露恩在上！我绝不会让你得逞！”

“艾露恩……”萨维斯轻蔑地重复着这个名字。“寰宇间只有一位神灵……他的名字叫作萨格拉斯。”

他说着打了个响指，示意手下按着德鲁伊跪到地上。萨维斯再次走向他，蹄子发出踢踏的声响，每一步都震得玛法里奥头皮发麻。

这时，一个跟他很像的声音冲破了他脑海中的迷雾，轻声唤道：哥哥？

“伊利丹？”玛法里奥脱口而出。

“是啊！”萨维斯以为眼前的俘虏已经陷入绝望，想问问萨特对他的双胞胎弟弟做了些什么。“他很好对付，像你一样深爱着她，玛法里奥·怒风……而她选择了你，伤了伊利丹的心……”

伊利丹爱泰兰德？德鲁伊知道弟弟很关心她，但没想到已经到了爱的程度。而泰兰德……爱的是我？

玛法里奥这才想起此时伊利丹能够感应到他的想法。眼见心思被人看破，伊利丹的愤怒和羞愧排山倒海地向他涌来，他被弟弟汹涌的情绪冲击得连连摇晃。

萨维斯再次误会了他的反应。“这么惊讶吗？得知自己赢得了她的芳心，不是应该很高兴才对吗？而且就是因为你，她才会承受巨大的痛苦，这感觉肯定很妙吧！”

“伊利丹！”玛法里奥呼唤弟弟。“伊利丹！泰兰德有危险！”

谁知弟弟表现出的不是关心，而是淡漠。就算有再大的危险，她不还是会选择你吗，哥哥？你可是强大卓越的自然守护者！我不过是个卑微的小丑，自以为眼睛的颜色与众不同就沉迷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又能帮到她什么呢？

伊利丹！泰兰德将会受尽折磨！她会痛苦地死去！

双胞胎弟弟沉默无言。伊利丹似乎从他的脑海中退了出去，两人的精神联结虽然还在，却已变得非常微弱。

伊利丹！

这时，萨维斯的脸占满了他的视线，打断了玛法里奥的思绪。那双极不自然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看，像是在琢磨德鲁伊在想什么。

“就是这样的家伙让我承受了比死亡更大的痛苦吗？”萨特嘶嘶地说，“如果你真是我的克星，那神灵对我施加的所有惩罚都是我罪有应得……”

他又打了个响指，从玛法里奥的右边冲出六七个邪恶的怪物。萨维斯指着倒在地上的泰兰德，同时朝战场的方向看了一眼。“他们很快就会来到这里。趁现在还没……彻底大乱，我们尽快离开。”

说完，萨维斯转身面向泰兰德，另外三名萨特——显然从前也是上层精灵——则高举双手，开始施法。玛法里奥立即看出了他们的打算，这些怪物唯一

的出路就是传送门。既然他们已经创造出了穿越时空的通道，自然有办法前往辛艾萨莉。

等到达那里之后，玛法里奥和泰兰德就再也没有希望了。

伊利丹！可不论他呼唤得多么急切，弟弟也没有给他任何回应，把他丢在了这里。

刺耳的战斗声渐渐逼近，三名施法萨特周围的空气中出现了一团黑影。

萨维斯把手伸向泰兰德，笑得更加邪恶。“她一定会好好享受伟大神灵的陪伴，”他调笑道，“直至死去……”

传送门变得开阔，大到足以让这些恶魔怪物带着俘虏顺利通行。萨维斯像捡起一张纸似的把女祭司拎了起来——

一道带羽毛的箭矢射中了萨维斯的肩膀。

第二十三章

各种黑暗的念头席卷了伊利丹。他按照罗宁的指示找到了哥哥，结果却被人揭开伤疤，提醒他有多么的失败无能。即便是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和那个两兄弟共同钟爱的女人身陷危险，他还是无法说服自己出手相助。玛法里奥甚至都还没意识到这是一场竞争，就轻松赢得了泰兰德的心。他那位木讷的哥哥浑然不觉地得到了一份无比珍贵的大礼，可他再怎么努力，最终也只换来满心的伤痕。

他脑海中有个声音提醒他先别想这些，在这紧要关头救人要紧。至少，他应该为泰兰德做些什么，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燃烧军团的邪恶势力对她下毒手。

燃烧军团。伊利丹有时不禁好奇，倘若当年他也效忠于艾萨拉陛下，是那些上层精灵的一员，如今他会有多大的成就。他们已经和恶魔联手，眼看就要收获胜利的果实。克拉苏斯和罗宁声称燃烧军团会毁灭万物，包括女王的臣民，但事实显然并非像他们说的那样。否则艾萨拉为什么要加入他们呢？上层精灵们事后只要关闭传送门，危机就会解除。如果他们坚持让门打开，只是因为他们自有对策。

伊利丹！玛法里奥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更显绝望。

法师封闭了自己的意识，不愿再听。

泰兰德从萨特手中滑下，却安全地落在地上，身体还是一动也不动，更加证实了玛法里奥的猜想，萨维斯肯定是对她施了什么法术。

那箭矢深深地扎进了昔日顾问的肩膀，他伸手去摸，伤口处血流不止，但脸上的愤怒远大过痛苦。他试着拔出箭尾却没有拔动，一怒之下索性将箭杆折断。

其余的萨特也没能幸免，其中一个抓着玛法里奥的恶魔剧烈地摇晃，向前倒去，一枚箭矢穿透了他的肩胛骨。

德鲁伊总算腾出手来，从小袋子里抓出一把细小的颗粒，撒在另一名萨特脸上。那萨特痛苦地捂住双眼，玛法里奥在塞纳留斯的指导下收集的草药烧熔

了他皮肤之下的软组织。那恶魔痛苦地跌在地上，再也顾不上抓紧俘虏。

玛法里奥没有回头看救星是谁，而是立即拔出匕首，对着那个双目失明的怪物挥刀便刺。那萨特倒地的同时，德鲁伊又凭借风力将手中的利刃投向了萨维斯。

虽然受了伤，从前的上层精灵顾问还是轻松躲过，转头看向正忙着加固传送门的另外三名萨特，随后又邪笑着想要抓住泰兰德。

又一发箭矢打在了距他的蹄子只有数寸之远的地上。萨维斯双目燃起火焰，朝没在施法的萨特爪牙把手一挥。

两个恶魔朝玛法里奥扑了过来，第三个则冲向那位身份不明的射手。德鲁伊再次把手伸进袋子里，朝其中一个恶魔扔出了一枚小小的圆形种子。

对方往后一退，种子落在地上。就在他露出狰狞笑容的同时，种子突然裂开，白色的粉尘将他吞噬。那萨特疯狂地伸手挥打，不住地打着喷嚏，以至于跪在地上，痛苦丝毫不减。

玛法里奥又朝第二个恶魔掷出一枚种子，可惜没有扔准。那怪物朝他跳了过来，用利爪掐紧他的喉咙。玛法里奥看见萨维斯此时想要拉起泰兰德，但肩膀上的伤口渐渐发威，萨特只好单手把她往传送门里拖。

玛法里奥担心萨维斯只凭一只手的力量还是能把泰兰德带走，于是在脑海中飞快地搜寻起来，想用某种法术帮他和同伴脱离险境。掐着他脖子的萨特此时嘲讽地哈哈大笑，用尖指甲抚弄着玛法里奥的下巴。那长角的怪物口中念出咒语，德鲁伊感到自己的脖子被一股可怕的力量包围，像是被人套上了颈圈，呼吸愈发困难。

就在这时，战火席卷了这片山头。

暗夜精灵和恶魔大军打得分外胶着。后退的士兵们跟萨维斯和他手上的猎物撞在了一起，那萨特怒吼着只用手指就掰断了一个可怜士兵的脑袋。

然而即便强大如萨维斯，也无力阻挡滚滚人潮。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维持着传送门的那些萨特也显得越发吃力。

玛法里奥几乎快要断气，满脸狞笑的萨特扬起一只爪子，想把德鲁伊的胸口撕开。玛法里奥拼命从小袋子里抓出最后一样东西，塞进了对手张开的口中。

长角的恶魔瞪大双眼，表情变成了惊恐，挣扎着要往后退，暗夜精灵总算不再窒息。萨特的眼睛越鼓越大，玛法里奥感到有一股灼人的热量眼看就要从

那怪物的体内迸发而出。

眨眼间，它就被烈焰吞噬，发出凄厉的哀号声，身体变得焦黑，皮肉被大火烧融。

德鲁伊强忍恶心，捂住口鼻。上一次相遇时，塞纳留斯向他传授了如何驾驭某些植物种子和果实中的热量，并使之增强到上千倍。玛法里奥刚才将先前准备好的一粒种子扔进了那个萨特的嘴里。

在吞下种子的短短几秒钟之后，那怪物轰然倒地，只剩下一地被烧焦的骨头。玛法里奥原先对杉度教他的某些本领不以为意，此时他才明白塞纳留斯教他的一切都很有用。是啊，什么都不能跟大自然的力量相比。

玛法里奥把视线从那化成焦炭的萨特身上移开，再次看向萨维斯。这时有个恶魔已经冲过去，帮助他们的首领一起扶着泰兰德，当萨维斯转过头来看着德鲁伊朝他跑去时，便把女祭司推给了他的爪牙，准备全力对抗暗夜精灵。

萨特狠狠地把蹄子一跺，震得玛法里奥和好几个恶魔站立不稳。地上出现一道裂隙，朝着德鲁伊的方向飞快地蔓延。在眼看就要跌入地缝里的一刹那，玛法里奥慌忙躲闪，一骨碌避开了。

再也没有什么能挡住对手，萨维斯迈步向他走来。他的笑声令人不寒而栗，听得暗夜精灵瑟瑟发抖。

“要想再次成为英雄，你必须拿出些英雄的样子来。”凶残的怪物讥讽道，“你不该在泥地上打滚，气喘吁吁地等待死亡。”

玛法里奥把手伸向袋子，这次却被萨维斯抢了先。他把爪子一挥，德鲁伊带在腰间的所有东西全都飞了出去。

“别老使这招了。”萨维斯步步逼近，身躯仿佛变得更加庞大，带着猛兽的狂性。“伟大的萨格拉斯要我活捉你，不过我恐怕要让他失望了，反正有你的弟弟和那女人陪他……”

塞纳留斯曾经告诫玛法里奥要善待万物，但此时德鲁伊心中只有仇恨。他跳向萨维斯，想要把那萨特扳倒在地。

萨维斯只用一只手就稳稳地掐住了敌人的喉咙，把玛法里奥举在半空中，暗夜精灵无助地喘着粗气，这番模样在那怪物眼中更加美妙。“也许我会发发善心，给你留一口气，玛法里奥·怒风……”他戏弄着德鲁伊，“那取决于我能否压抑住复仇的怒火。”

想到泰兰德和伊利丹会落入燃烧军团的魔爪，玛法里奥挣扎得更加用力，使劲地胡乱踢腿。

他的脚后跟踢中了萨维斯受伤的肩膀，断箭扎得更深。

萨特首领失声尖叫，松开了抓紧德鲁伊的手。玛法里奥往旁边一滚，奋力起身。

“你背叛了太多人，”德鲁伊对萨维斯说，“也伤害过太多人了，顾问阁下。我绝不会允许你再继续作恶。”他知道该怎么做。“从现在开始，你将只能孕育生命，休想再散播死亡。”

萨维斯那双黑红相间的眼睛闪着光，笑容中恶意毕现，浑身散发着黑暗的力量——

然而德鲁伊抢先出击，那木制的箭杆让他有了主意。

断裂面突然复原，并长出了根须。无论萨特原本有何打算，他都被迫停了下来，再次试图将断箭从肩上拔出。可玛法里奥的法术绝不只是让那枚箭矢紧紧嵌在他的皮肉里，而是让它生根发芽，往伤口里越长越深，使劲汲取萨特的生命之力。

萨维斯的身体像一条死鱼似的越胀越大。他发出愤怒而非痛苦的喊叫声，用燃烧的手掌靠近生长的木头，想用火将它从身上剥离。结果却叫得更加凄惨，因为那些根须已经缠绕住了他的五脏六腑，他自己也要承受火烧的剧痛。

昔日的顾问大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爪子上长出细小的树枝和嫩绿色的叶片，两只顶角向上生长，变成了粗壮的枝条，撑起一树碧绿。萨维斯并非是自身变成了一棵树，而是为玛法里奥的创造物提供着生长必需的种种养分。

“我跟你的事绝不会这样结束，玛法里奥·怒风！”萨维斯大声喊道，“绝……不……会！”

然而德鲁伊却毫不动摇，无论那萨特的意志多么顽强，身边的战局多么让他分心，他都必须把法术完成。

“会的。”玛法里奥小声说道，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必须结束。”

萨特发出最后一声哀号，身上的所有痕迹都消散在那棵被德鲁伊用箭杆创造出的大树上。萨维斯的皮肤变得斑驳，继而长成了又厚又硬的树皮。他的嘴仍在呜咽，变成了树皮上的一块木瘤。根须不断向下伸展，最后顺着他的蹄子扎进大地，使他再也无法动弹。众人见状，纷纷退避。

在这片满是毁灭与死亡的山坡上，居然长出了一棵高大粗壮、傲然屹立的橡树，碧绿葱翠，华盖成荫，彰显着勃勃的生命力。

玛法里奥松了口气，跌跪在地。他想站起来，可两条腿却怎么都不听使唤。为了施放魔法对抗萨维斯那强大的意志，他已经耗尽了力气。尽管身边的战斗仍然打得格外激烈，玛法里奥却只想蜷缩在树下沉沉睡去，再也不愿醒来。

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了泰兰德的脸。

“泰兰德！”玛法里奥觉得他的身体仿佛被上千条锁链缠绕住了，却还是拼尽力量站了起来。起初，玛法里奥在四周只看见了士兵和恶魔，但他终于还是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三个正在施法的萨特。就在几步之外，还有个萨特正在把泰兰德往那道邪恶的传送门里拖。

“不！”他召唤劲风前来助力，在那萨特身边形成旋风，使他无力靠近传送门。玛法里奥强忍着疲惫，朝女祭司和抓她的恶魔冲去。

这时，又有一发箭矢击中了那萨特的胸口。他摇晃了几步，终于朝着同伴的方向倒了下去。泰兰德从他手中滑落，幸亏有风帮忙，将她轻轻放在地上。

玛法里奥再次向劲风和他那位看不见的帮手致以谢意，打算一举突围。他使出全力走向泰兰德，每一步都迈得无比艰难，却还是凭着对她的爱意苦苦支撑。

当他眼看就要走到她身边时，突然有个萨特停止施法，传送门闪烁着不稳定的光芒。

长蹄子的怪物将泰兰德拦腰抄起。

德鲁伊无声地叫喊着扑了过去，可惜却扑了个空。有东西贴着那萨特的头皮呼啸而过，划伤了他的耳朵，鲜血滴在他的肩膀上。可那怪物却忍着疼痛，仍然紧抓着手中的猎物，跃进了传送门——

带着泰兰德消失了。

在传送门眼看就要关闭的刹那间，最后两名萨特也跟了进去。他们进入之后，那道漆黑的时空裂隙也不见了，就像从未出现过一般。

玛法里奥想要救回泰兰德的希望也随之一同湮灭。

这样的打击实在太过沉重。暗夜精灵跌倒在地，无心理会四周的战斗。他再次击败了萨维斯，确保帮助燃烧军团入侵的幕后黑手再也无法用他那双邪恶

之手制造出更大的祸端……可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他失去了泰兰德。更糟糕的是，如今她落入了那些恶魔手中。

德鲁伊再也无法忍住泪水，甚至没有留意到天色已经格外昏暗。玛法里奥只知道自己失败了。

失败了。

天上降下雨滴，回应着他的眼泪。雨水越落越急，奇怪的是，似乎只有玛法里奥一个人没有感受到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的威力。闪电霹雳，惊雷轰隆，一如他混乱而黑暗的心绪。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在他心中只有泰兰德一个人……然而早已于事无补。

狂风呼啸，似乎也在缅怀着他失去爱人的伤痛。长在山顶上的那棵新生的大树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然而悲痛欲绝的暗夜精灵却俨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终于，有个声音打破了他的绝望。起初，怒意从他脑海深处爆发而出，接着又在他的双耳内大声回响。玛法里奥用手捂紧耳朵，试图不去理会，继续在哀伤中沦落。可那声音却怎样都难以消散，越来越大声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玛法里奥！玛法里奥！你必须从这悲伤中走出来！快啊！否则所有人，所有的一切都要跟你陪葬！”

他认得这个声音，尽管他在竭力与之对抗，却还是无法将它屏蔽。那急切的语调总算是把德鲁伊从情绪的泥潭中拖了出来，迫使他看向外面的世界。

一场自然天灾眼看就要将他席卷。

大雨以万物难挡之势从天降下。令他费解的是，除了他之外，似乎只有那棵新生的大树对这场肆虐的风暴无动于衷。

“这是——”玛法里奥刚想开口问问是怎么回事，风暴突然打在他身上。地狱般的倾盆大雨抽打着他的身体，直打得他在泥泞的大地上跪了下来。

这时，狂风暴雨之中，有个巨大的身影向他靠近。暗夜精灵抬起头，发现一个长翅膀的庞然大物正在飞向他。他想起了女半神艾维娜，不知那是不是她的亡魂形态。但玛法里奥并非是她的同族，料想她应该不会为他破例赶来。

那个庞然大物以洪钟般的声音对他说道：“暗夜精灵！待着别动！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很难集中精神，我可不想失手把你碾碎！”

考雷斯特拉兹抬起一只巨大的龙爪，将玛法里奥提到空中。红龙英勇无畏地对抗着暴风雨的侵袭，但他每移动一寸显然都费了极大的力气。暗夜精灵感到红龙的状态不是太好。事实上，考虑斯特拉兹能在和耐萨里奥的战斗中存活下来就已经堪称奇迹了。

随着他们向上攀升，玛法里奥渐渐看清了下方的情势。双方都在奔逃，恶魔们正在朝着被耐萨里奥破坏的那片区域撤退，暗夜精灵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两股兵力都在对抗着同一个刚刚闯入战场的致命敌人——制造着泥石流和各种险恶地形的大暴雨。一座高耸的山丘轰然倒塌，碎石砸在一群邪能卫兵身上。一头夜刃豹从山脊上滑了下来，它锋利的爪子在柔软潮湿的土壤中发挥不出半点用处，带着背上的骑士摔下了山崖。

在这场天降横灾中，玛法里奥发现有个小小的身影正在朝他刚才所在的位置艰难地行走。泥浆倾泻在那个暗夜精灵小女孩的身上，几乎掩埋住了她的半截身体。在她头顶上方，一大块松动的山石摇摇欲坠，眼看小女孩就要性命不保。

在她手中，仍然紧握着一把弓。

“等等，看那边！”他对考雷斯特拉兹大喊，“去帮帮她！”

红龙毫不犹豫地调转方向，朝那个狼狈不堪的小女孩冲了过去。小女孩仍在不顾一切地使劲迈步，甚至没有留意到巨龙的出现，直到考雷斯特拉兹利爪将她抓紧，带她脱离险境，她才发出一声尖叫。

“我不会伤害你的！”考雷斯特拉兹大声咆哮。小女孩显然不相信他，但还是闭上了嘴。这时她发现了被巨龙的另一只爪子抓紧的玛法里奥，赶忙开口问道：“泰兰德大人呢？她在哪儿——”

德鲁伊摇了摇头，一脸垂头丧气，女孩见状也啼哭起来。然而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松开手里的弓。

玛法里奥将注意力重新汇聚到这场暴风雨上，意识到它形成得太过突然，绝不会是大自然的手笔。可看上去又不像是燃烧军团或是他族人干的，就算是伊利丹，也绝不会让局面失控到这种地步。

他向上望去，料想黑龙也许会折返。天上却没有耐萨里奥和那邪恶圆盘的影子。那么引起这场天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他对红龙说出了心中的疑惑，但考雷斯特拉兹同样大惑不解。没想到那个抓紧龙颈并在闪光金色护盾保护下的身影却回答说：“是你啊，玛法里奥！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玛法里奥抬头看着克拉苏斯，他最后一次见到巨龙法师时，他的一只受惊的坐骑被带走了。克拉苏斯看起来状态极差，脑袋侧面的伤口依然通红，但却带着不容动摇的坚毅。

可他刚才那句话还是把德鲁伊说得云里雾里。“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场暴风雨源于你的痛苦，德鲁伊！反映着你的绝望！要想让所有人都能活下来，你就必须亲手结束它！”

“你这是在说什么疯话！”

尽管他嘴上这么说，玛法里奥却觉得这场风暴很熟悉。他用塞纳留斯教他的方法用意识去感受整个大自然，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真正可怕的不是这场狂风暴雨，而是连他也看出自己确实是始作俑者。是他的悲伤和沮丧酿成了这场灾难，结果受到打击的不仅是敌人，就连他的战友们也跟着遭了殃。

我竟然跟那群恶魔和那条黑龙一样罪恶！德鲁伊暗自想道。

克拉苏斯肯定是察觉到了同伴的念头，于是对他说：“玛法里奥！别让这种情绪淹没了你的理智！这是一场意外！你必须用情绪的力量去打败敌人，而不是制造毁灭！”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德鲁伊又想起了被燃烧军团劫走的泰兰德。没有了她，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

然而最终帮他摆脱这些黑暗念头的正是泰兰德。她不会希望看到万物随她毁灭，必定会竭尽所能地保证族人的安全。玛法里奥令她失望了……倘若任由这场风暴肆虐下去，甚至会愧对他们的过往。

他朝那个豁出性命想要去救高阶祭司的小女孩看了一眼。她是那么幼小，甚至还不配当个新手祭司，却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想要用手里的那把弓去跟萨特和恶魔们拼个你死我活。

想到这里，望着她那啜泣的脸庞，玛法里奥对泰兰德的感情变得愈发强烈。他不再犹豫，凝视着暴风雨，将意识汇聚到狂风和浓云……乃至形成这场天灾的所有自然元素之上。

狂风仍在呼啸，大雨继续倾降，但在暗夜精灵溃逃的方向上威力渐渐减弱，在燃烧军团所处的那片被耐萨里奥破坏的大地上则是越发猛烈。玛法里奥用精神引导着自然之力，要让这场灾难席卷恶魔大军。

他们头顶上空的雨势渐小，暴风雨朝着辛艾萨莉的方向横扫而去。

玛法里奥松了口气。他成功了。

暗夜精灵在龙爪里瘫软下来，他听见克拉苏斯在龙背上大喊：“好样的，德鲁伊！干得好啊！”

他做出的这番成就能让自己感到甚是骄傲，就连塞纳留斯必定也会以他为荣。然而玛法里奥心中却只有自责，后悔没能救出泰兰德。

这才是他最在乎的成败。

狂风暴雨持续了三天三夜，由于创造者的坚韧无情，燃烧军团被打得节节败退。等到风雨消散时，他们距离辛艾萨莉只有两天路程了。

不幸的是，暗夜精灵大军却没能乘胜追出这么远。在耐萨里奥制造出的火山地带的另一侧，守军们正在恢复元气，重整旗鼓。在许多人看来，即便是恶魔之魂和那场暴风雨酿成的所有灾难，也不及库塔洛斯·拉文凯斯的死讯对他们造成的打击来得沉重。

虽然无法为指挥官举行一场像样的葬礼，暗夜精灵的军官们还是尽了全力。在星眼的指挥下，一辆由六头夜刃豹拉的马车从军阵中驶过。贵族的遗体被摆放在车上，双臂交叠放于胸前，手握家族战旗，身边围绕着用夜百合编织的花环。马车正前方有黑鸦堡垒的士兵们列队开道；后方则有另一队卫兵保护，以免过度哀伤的人群冲上前来而导致遗体落地。沿途每隔几步就有传令官吹响号角，用悲哀的声音宣告着护卫队的到来。

等到仪式举行完毕后，拉文凯斯领主将会被妥善安放在其他客死异地的烈士们的尸体中间。玛法里奥硬着头皮要求考雷斯特拉兹答应他一个不情之情，没想到，红龙却爽快地答应了。

成百上千的士兵站在近处围观，却又不能靠得太近，以免发生危险。只见考雷斯特拉兹喷出一团烈火，驱散了雨后的潮湿之气。

随着拉文凯斯领主等人的尸体燃起熊熊烈焰，玛法里奥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清静一会儿，可却有个身影总在他眼前转悠，正是那个想要拼命搭救泰兰德的小女孩。她自称名叫珊蒂斯，频频催问玛法里奥什么时候才能去救高阶祭司。玛法里奥强忍悲痛，不知该怎样回答他才好，最后只好委托其他的姐妹们代为照看她，这才摆脱了她的纠缠。

星眼被一众同僚推举成了新任的指挥官，并在军中对叛徒余党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发现了两名跟那杀手关系甚密的士兵，审问无果后对他们双双处以了极刑。现在星眼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尘埃落定，转而继续部署下一阶段的战斗。

克拉苏斯和罗宁在布洛克斯和加洛德·影歌的支持下，竭力劝说继任的最高统帅与其他种族共建联军，可星眼却还是对他们的恳求置若罔闻。

“库塔洛斯早已给这件事盖棺定论，我不会辱没他的立场。”消瘦的贵族吸了口白色粉末，对他们说道。

讨论到此结束，担忧却在众人的心头盘桓不去。燃烧军团用不了多久就能重振士气，阿克蒙德很快就会派他们再次攻打暗夜精灵。所有人都坚信那位恶魔指挥官会释放出比以往更强大的怒火，让守军无力抵挡。

即使暗夜精灵暂时击退了入侵者，把他们赶回了辛艾萨莉的城门背后，只要那道传送门仍在开启，上层精灵和恶魔们依然在强化着它的力量，那么所有的成功转瞬就会变成泡影。就算精灵守军能杀死万千恶魔，顺利攻占皇宫，只要萨格拉斯闯进他们的世界，所有的努力就都是徒劳的。萨格拉斯随便挥一挥手，瞪一瞪眼，就有着横扫千军的力量。

想到这里，克拉苏斯打定了主意。他把所有人聚集到身旁，说出了或许能延缓厄运降临的唯一办法。

“拉文凯斯的想法是错的。”克拉苏斯不顾亡者的颜面说，“星眼又是闭目塞听。要是不能把所有种族团结起来，别说是卡利姆多，就算是整个世界，都别想保住。”

“可是星眼大人不肯去跟他们联络。”加洛德指出。

“那我们就必须替他去做这件事……”巨龙法师打量着他们每一个人。“眼下，巨龙是指望不上了……虽然考雷斯特拉兹已经前去侦察他们的动向，但只要那圆盘还在耐萨里奥手里，其他飞龙也拿他没有办法。因此，我们必须去向矮人、牛头人、熊怪寻求支援……必须要说服他们来帮助那些不屑与之为伍的家伙。”

罗宁摇了摇头。“面对这群对他们的仇恨不亚于燃烧军团甚至想看他们通通灭亡的暗夜精灵，其他种族似乎也没有理由伸出援手。我们现在谈论的可是长达千百年的宿怨啊，克拉苏斯！”

瘦削的巨龙法师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将目光移到那座看不见的主城所在的方向。“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全都只有死路一条。无论是死于燃烧军团的利刃之手，还是死在恶魔之魂的邪力之下，人人都注定难逃一死。”

这句话说得所有人都哑口无言。

玛法里奥是这群人中唯一没有到场的成员。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从未停止过寻找。那起初只是一个计划，一个绝望的计划，要想执行这个计划，只有一

个疯狂的帮手说不定能帮上他的忙。德鲁伊想要去找泰兰德，认为说不定还能把她从恶魔手中解救出来。在这支由千万人组成的大军中，就只有一个人或许会与他的看法不谋而合。近来玛法里奥都在寻找着他，希望能与自己共同完成这项自杀使命。

可他却找遍了所有地方，还是没见到弟弟伊利丹的影子。

最后，他只好去找月之守卫，假意要问问弟弟对接下来的行军事宜有什么看法，毕竟他是精灵法师中地位最高的人。

眼见玛法里奥靠近，那个头顶光秃、胡须稀少的暗夜精灵抬起头来看着他。尽管月之守卫们仍然对他缺少信任，却对他的强大法力很是尊敬。

“您好，玛法里奥·怒风。”身穿长袍的法师站起身来跟他打着招呼。他原本一直坐在一块岩石上，钻研着写有奥术法力知识的卷轴。

“恕我打扰了，加拉图斯·河树。我是来找我弟弟的，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加拉图斯的眼神里有些不安。“您还没听说那个消息吗？”

玛法里奥的神经骤然绷紧。“什么消息？”

“您的弟弟……他失踪了。他骑着夜刃豹前去调查恶魔造成的火山地带……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的话简直让德鲁伊难以置信。“你说伊利丹独自离开了？没带任何护卫？”

法师低下了头。“您认为我们当中有谁能拦得住您的双胞胎弟弟呢，德鲁伊大师？”

玛法里奥知道他们谁都拦不住。“说说你知道的细节吧。”

“其实并不多，我只知道他在那场风暴过境后的夜里骑着黑豹离开了，保证天亮之前就会回来。结果天亮两个小时之后，只有他的坐骑回来了。”

“他——那野兽情况怎么样？”

加拉图斯无法直视他的眼睛。“那头夜刃豹狼狈极了……身上还有血。我们想要去追查您弟弟的下落，可这片地区的魔法力量仍未散尽，星眼大人说——”

“星眼大人？”玛法里奥感到越发不安。“他知道这件事，却没有告诉我？”

“星眼大人说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个注定已死的人身上，我们必须为活人奋斗。您的弟弟是自作主张离队而去的。我很抱歉，玛法里奥·怒风，但那也是指挥官的决定。”

德鲁伊已经听不见他后面的话，被新的哀伤打击得掉头离去。伊利丹死了！这不可能！虽然两兄弟多有分歧，可是玛法里奥始终深深地爱着弟弟。伊利丹不能就这么死了……

光是想到这个念头，寒意就袭遍了他的脊梁。玛法里奥停下脚步，眼睛没有看向附近的任何事物，而是专注于内心。

倘若他的双胞胎弟弟真的死了，他肯定能感觉得到。那种预感会像他的心跳声一样清晰，如果伊利丹真的已经不在人世，玛法里奥必定会第一个有所察觉。既然没有，伊利丹就肯定还活着。

还活着……德鲁伊看着那片冒着零星火苗的大地，试着去感应远处，却一无所获。要是伊利丹真的跑远了……他会去哪里呢？

玛法里奥有种可怕的预感，他觉得……

第二十四章

这座破败城市散发出的阵阵恶臭没有对身披斗篷、头戴兜帽的骑士构成任何阻碍，他继续沿着荒废的街道缓缓前行。

他的目光中带着温和、理性和兴味，注视着一座座倒塌的树塔和破碎的房屋。被掩埋在废墟中的尸体已经慢慢腐烂，面对此情此景，他只流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突然，他的坐骑一声低吼，还发出了嘶嘶的声音。骑士见状将那两根被他攥紧的触角捏得更牢，迫使邪能兽极不情愿地向前行走。当这只巨大恶魔猎犬的速度令他不甚满意时，骑士就会放出黑暗能量，他这么做非但不是在给这只吸血的怪物喂食养分，反而会让它遭受极大的痛苦，从而不得不加快脚步。

以帽遮面的身影在这座死亡之城的街巷中穿行，感到有许多双眼睛在注视着他，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些守护者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要别来给他惹麻烦，他也乐得和他们相安无事。

那只被迫前行的坐骑是他两天前在城外捕获的，这时它走到十字路口，速度又慢了下来。但这一次，骑士知道邪能兽放慢速度并非是又不听话了，而是感觉到它的同胞们正在靠近。

他们是不会放过他的。他们给他布下了圈套。

一群蠢货。

三个邪能卫兵冲锋在前，长角的脸孔尤其狰狞，手里挥着燃烧的武器，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心惊胆战。然而骑士知道，这些根本不是真正的威胁。

从两旁的废墟中各有一只邪能兽急不可耐地朝着这个看似被分散了注意力的猎物扑了上来，饥饿地伸着触角，准备享用这个初出茅庐的施法者。

骑士嗅了嗅，对他们的伏击感到很失望。他利落地将坐骑的一根触角扯断，确保它不敢跟他对着干。那怪物发出一声哀号，骑士把它的触角朝那三名战士扔了过去。

触角带着血，在空中变成了一根结实的套索，将那三个敌人一起拦腰缠住。只见那些凶狠的恶魔踉跄着倒在地上，手脚相缠。

就在触角离手的同时，骑士朝着从右边冲上来的邪能兽看了一眼。那恶魔突然哀号着燃起大火，摔倒在几步远之外，被烧焦的尸体令散播在空气中的恶臭又浓了不少。

第二个恶魔撞上了他的坐骑。这只邪能兽的触角紧紧吸住他的胸口和侧腰，开始大快朵颐。

可是那只邪能兽不但没能汲取法师的法力，自己反倒成了猎物。它发了疯似的想要把吸盘从法师的身体上剥离，对方却不允许它这么做。邪能兽的身体渐渐皱缩成一团，皮肤紧紧贴在骨头上。一个几乎纯粹由能量构成的魔法生物眼看就要彻底被骑士吸光法力。

整个过程耗时不过短短数秒，那只惨死的邪能兽发出一声哀鸣，无力地倒在地上。骑士把那两根仍然吸在他身上的触角拔除，然后催促胯下那头受惊的坐骑继续前进，甚至没有朝那些死去的恶魔猎犬和仍在苦苦挣扎的邪能卫兵看上一眼。

他感到附近还有其他敌人，可再也没有谁胆敢再挡住他的去路了。既然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他很快就能抵达目的地——那道门禁森严的巍峨城墙，墙头上还有面色冷峻的精灵士兵在俯视着他。

骑士抬起头，摘下兜帽。

“我特此来为女王陛下效力！”伊利丹放声大喊，不是说给那些卫兵听，而是要让声音穿透宫墙，让皇宫里的那些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特此来为女王陛下……和军团之主效力！”

说完，他静静地等待着，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过了大约一分钟后，城门缓缓开启，吱呀声回响在辛艾萨莉的大街小巷，像是那些惨死在城中的亡魂的悲泣之声。

当城门终于停住不动时，伊利丹平静地骑着坐骑走进了城内。

大门立即在他的身后紧紧闭起。

关于作者

理查德·A.纳克，是《纽约时报》评选出的奇幻文学畅销作家，撰写过27部长篇小说和十余篇短篇小说，包括《龙枪》系列的《修玛传奇》和《鲜血之夜》，以及《魔兽争霸》系列的《永恒之井》。同时，他还撰写过广受大众欢迎的《龙域》系列书作和若干篇独立故事。他的作品曾以多国语言出版发行，最近在俄罗斯、土耳其、中国、捷克、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陆续推出。此外，他还为美国读者们改编了由Tokyopop出版的韩国漫画《仙境传说》。除了《上古之战》三部曲的第三部《天崩地裂》以外，理查德·A.纳克还在创作《龙枪》系列的史诗级三部曲《牛头人战争》的第三部——《鲜血帝国》。

理查德·A.纳克是《纽约时报》评选出的奇幻文学畅销作家，也是参与《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创作的著名作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已创作了超过五十部长篇小说和众多短篇小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被魔兽玩家奉为经典的《上古之战三部曲》。

除创作《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外，理查德·A.纳克还参与撰写了多部游戏背景小说，其中不乏《龙枪》系列的《修玛传奇》、《暗黑破坏神》系列的《血之遗产》等广受赞誉的作品。时至今日，上述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并深受玩家喜爱。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天崩地裂
上古之战
[美]理查德·A.纳克 著 李镭 译
THE SUNDERRING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上古之战：天崩地裂

作者：【美】理查德·A.纳克

译者：李镭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2-01

ISBN：9787513329972

目录
CONTENTS

致我的侄子布兰登。

——理查德·A.纳克

序章

一股原始的怒火在他的身周奔涌，从四面八方无情地拷打着他。火焰、水、大地和空气——全都处在不受控制的原始魔法状态，爆发出最狂野的力量，意图将他彻底撕碎，融入狂暴的物质源流里。但他依然坚持自我存在的完整，尽管需要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

他的目光掠过了层出不穷的图景，数不尽的事物。无远弗届的时光全景式地、强烈地冲击着他的全部知觉。世界、战争还有不知名的奇异生物，他听到了每一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灵发出的声音，每种声音都仿佛是他耳朵里炸裂的轰鸣声。而难以想象的色彩更是让他的眼睛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而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他看到了自己。从时间创生直到时间死亡之后，他存在于存在的每一个时刻。也许这本应该是一件令他感到自豪的事情，但他却无法忽视每一种存在都存在着和他一样的异变和扭曲。他的每一个存在都在竭尽全力维持他的世界——以及全部显示——不会坍塌进一团混沌。

诺兹多姆摇摇头，发出痛苦的咆哮声，声音里充满了挫败感。

他具备一头龙的形态——一头青铜金色的洪荒巨兽，由时间之沙铸成，也是由鳞甲包裹的血肉。眼睛是两枚放射出太阳光华的宝石，爪子是光彩夺目的钻石。他是时间的守护者，守护艾泽拉斯世界的五头巨龙之一，职责是保持艾泽拉斯世界的平衡，抵御来自这个世界内部和外部的危险。那些打造这个世界并创造了与之相匹配的力量，赐予了诺兹多姆一种非常特殊的力量。诺兹多姆能够看到无数条通向未来的道路，也可以回溯到错综复杂的过去。他能够遨游在时间的长河中，正如其他的巨龙飞翔在空气中一样。

但现在，尽管诺兹多姆能够得到自己透过时间的无数次援助，却依然无法抵挡灾难的降临。

它到底在哪里？这位守护者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问自己了，肇因到底在哪里？他约略有一些概念，却还是探寻不到任何详细信息。当诺兹多姆感到现实的瓦解时，他便来到这里进行调查，却发现自己只能勉强及时阻止万物的毁灭。守护者意识到，他的能力也仅止于此了。

面对这种局面，诺兹多姆转而向自己的一位朋友求援。单就力量而言，诺兹多姆强过这位朋友千倍，但这位朋友的聪明才智和献身精神使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五大守护巨龙。他就是红龙考雷斯特拉兹，生命守护者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不过现在他总是变幻成一名身形渺小的精灵法师——克拉苏斯。诺兹多姆拜托他去调查一场正在酝酿中的巨大灾变，希望考雷斯特拉兹可以找到方法扭转眼前这种可怕的局势。

于是，考雷斯特拉兹和他的人类学徒罗宁前往东部山脉调查那里的种种异象，但他们反而被那里的突发异变所吞没。诺兹多姆突然感到他们靠近了灾变源头的位置，便将他们送进另一段时间——他怀疑现在这场灾变最初就发端于那段时间中。他知道他们还活着，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收获。

于是，守护者只能一边希望他们能够完成任务，一边继续竭尽全力进行搜寻。这头巨龙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了极限，锲而不舍地追寻着混沌的每一个变幻迹象，冲过一个又一个旋涡。在这些旋涡里，兽人发动了狂暴的战争：一个个王国崛起又衰落；火山爆发，撕裂大地……但他始终都没能找到丁点线索。

不！他终于察觉到了一点不同……那是种似乎正在影响这些疯狂变化的力量。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力量正从距他非常遥远的一个点上释放出来。诺兹多姆开始追踪这股力量的痕迹，就如同一条鲨鱼追踪猎物。他的感官深深潜入浩瀚无边的时间涡流，不止一次，他觉得自己跟丢了目标，却又总是能再找到已经失去的线索。

终于，一股模糊的力量在他眼前逐渐成形。这种感觉很熟悉，让他几乎无法接受自己最终揭露出的事实。他感到犹豫，因为他相信自己一定是犯了错误。灾变的源头不可能是这样，这本身就是绝无可能的！

出现在诺兹多姆面前的正是永恒之井。

一泓黑色的池水将时光守护者周围的一切都搅成了无数乱流。纯粹的魔法闪烁着狂暴的光亮，正在与井中的黑水交战。

就在这时，诺兹多姆听到了静谧的耳语。

一开始，诺兹多姆将它们当作恶魔的声音，以为是燃烧军团在远方发出的喧嚣，但他很熟悉那些恶魔，所以立即就排除掉了这种怀疑。不，他从这些耳语声中感到的邪恶更古老，更狠毒……

元素风暴在持续不断地撕裂着诺兹多姆的本体，但时光守护者完全无视自己的痛苦，只是将精神集中在自己的发现上。诺兹多姆相信，大灾变的关键就隐藏在这里。他不知凭自己的力量能否消弭这场灾难，但至少能够发现真相，让考雷斯特拉兹有机会成功。

诺兹多姆进一步探测这一池黑水。谁也不会像他这样了解这其中到底包含着什么内容。凡间生灵根本不可能理解如此宏大的存在。就连其他守护者很可能也不会像诺兹多姆这样理解这些水。但他很清楚，即使是他，也无法洞见这池黑水的全部秘密。

从表面上看，他仿佛只是在这黑色的深渊中游动。但实际上，诺兹多姆的意识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维度。他在竭力解开许多相互钩锁的能流，正是这些能流屏护着永恒之井的核心，让它无法被探测。诺兹多姆甚至觉得这些黑水仿佛有自己的生命，或者有某种外力渗透进这口井中，现在已经成为了它的一部分。

诺兹多姆再一次想到了那些恶魔，燃烧军团一心渴望着用永恒之井的力量打开一条通道，毁灭艾泽拉斯的全部生命。不过现在诺兹多姆所遭遇的问题非常微妙诡谲，不像恶魔的所作所为……即使是他们的主人萨格拉斯，也做不到。

他在迷离的乱流中绕行，心中升起一阵不安。这位守护者被困在无数的歧路和虚假的线索中不止一次。一切仿佛正在编织成无尽的罗网，将他永远束缚在永恒之井中，吞噬他的力量，他的本质。诺兹多姆保持着最大的警惕，如果被困在这里，最终的结果将不仅是他的彻底灭亡，更有可能导致万事万物的终结。

他越潜越深。井中能流的强烈程度让他感到震惊。这头巨龙感受到的力量令他回忆起了自己的创造者们。和那些创世先贤的古老荣光相比，诺兹多姆根本就是从泥沼中爬出的一条蛞蝓。难道这井中的秘密和他的创造者有关？

在视觉感官中，他仿佛正悬浮在一片阴影表面上。在这个超越了凡间位面的地方，真正具象存在的只有他和永恒之井。井水在空间里漂流，成为一个贯穿众多世界的无底湖泊。

诺兹多姆逐渐靠近汹涌奔流的水面。在凡间位面中，水面至少能够映出他的一部分形影，但现在，诺兹多姆只能看到一片黑暗。他的意识则潜得更深，一直向下钻探，越来越接近那其中的核心……那无可逃避的真实。

就在这时，纯黑色的水如同触须一般向外伸出，缠绕住他的翅膀，肢体和脖颈。

守护者急忙做出反应，以免自己被拖入黑水的囚笼。但无论他怎样挣扎，黑水触须仍然将他牢牢缠住。他的四肢无法动弹，颈部的触须开始慢慢勒紧，阻止了他的呼吸。诺兹多姆明白，这些感觉全都是幻象，但却是足以化作真实的幻象。他的意识已经被潜伏在永恒之井中的黑暗力量捕获。如果不能迅速挣脱出来，他就会在这恍若现实的幻象中死去。

诺兹多姆喷出一股龙息——一股将永恒之井变得光芒闪烁的细沙。那些触须猛地抽搐一下，松弛下来，向后收缩，生出这些触须的古老魔法开始衰退了。

但就在黑水触须消退的同时，另一些东西冲了上来，诺兹多姆已经预料到这一招。他用力振动翅膀，迅速上升。四条黑暗的利爪徒劳地挥舞一番，又沉陷了下去。

突然间，巨龙的身躯猛然震颤了一下，他的尾巴被一根追上来的触须缠住了。就在诺兹多姆转身要去斩断这根触须的时候，更多触须从四面八方激射而出。这一次，触须的数量更是多到令守护者无处可逃。

诺兹多姆不断拍开一条条触须，但另外十几条触须已经将他紧紧缠绕，每一根触须都蕴含着无比强悍的力量。巨龙被无情地拖向了旋转的永恒之井。

一个巨大的旋涡出现在他的身下。甚至距离旋涡还很远的时候，诺兹多姆就已经感到它恐怖的吸力——守护者和水面之间的空隙变得越来越小了。

就在这时，大漩涡发生了变化。边缘的浪涛固化成参差不齐的利齿。中心则骤然深陷下去，里面伸出了一根完全不同的触手。那根触手硕长粗大，蜿蜒有力。当它向诺兹多姆探过来的时候，它的顶端突然分开成三支尖锋利刃。

一张嘴。

诺兹多姆的黄金双眼睁大了。他的挣扎也变得更加不遗余力。

凶残的巨口完全张开，迫不及待地要吞下被黑色触须拽过来的青铜龙。那根“舌头”抽在诺兹多姆的鼻子上，只是这一次碰触就让守护者感到自己的鳞甲被严重烧伤了。

这时，从井口中传出的细语声变得更加恶毒，更充满渴望。这个非同寻常的声音让守护者全身涌过一阵寒意。是的，这不是恶魔的声音……

诺兹多姆再一次向黑色触须喷出时光之沙，而他的沙粒从触须上纷纷落下，仿佛普通的尘埃。诺兹多姆扭动身子，希望哪怕能够甩掉一根触须也好。但每一根黑色触须都牢不可破，就像一条条疯狂嗜血的蚂蟥。

时光守护者觉得这一切都很不正常。作为时间的化身，他的创造者们早已让他知道了自己将如何毁灭。这是创造者们给他的一个教训，让他明白，即使自己拥有如此强大而恐怖的力量，也不可以目中无人。诺兹多姆非常清楚自己灭亡的方式和时间——那肯定不是在这一刻。

但他无法挣脱出去。

那根“舌头”盘卷在巨龙的长吻上，逐渐收紧，令诺兹多姆感觉自己的颌骨仿佛正在碎裂。他再一次提醒自己，所有这些都是幻象。但他知道，这无法消除他的痛苦和焦虑。深深的恐惧正在以一种他从不曾体验过的方式将他一点一点吞噬。

他就要碰到那些利齿了。利齿凶恶地咬合在一起，很明显是要打击他的勇气——这个目的达到了。他在努力让理智保持和现实的联系，但他已经感到越来越吃力。还不如彻底放弃，让这口井吞没他……

不！诺兹多姆突然想道。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一个不顾一切的想法。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量实现这个想法，但他别无选择。

守护者的身躯闪烁起光芒。仿佛他正在向自己的体内收缩。

全部情景都开始倒退，每一个动作都在反转。那根“舌头”从龙吻上松开，时光之沙被青铜龙吸入口中。触须一根根脱落，收缩回黑水之中。

就在这一刻，诺兹多姆停止了时间的反转，立刻将自己的意识从永恒之井抽走。

他再一次漂浮在时间的长河里，勉强维持住现实的稳固。在那场灾难性的搜寻中，时光守护者消耗了巨大的力量，但他终于还是能够找到一点体力继续巡游下去。他接触到了永恒之井的邪恶和腐化，这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这次任务的失败将导致比毁灭更可怕的结果。

现在，诺兹多姆意识到了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与之相比，就算是全体燃烧军团的恐怖怒火也会黯然失色。

但时光守护者对于他们的企图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只能勉力阻挡这股混沌势力的肆意扩张。现在，他也无心去联络其他人，更不要说他根本没有了这样做的力量。

没有别的希望了。像以前一样，他能够期待的只有那两个人，但这希望是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诺兹多姆几乎无法相信它能够成真。

全都要靠他们了……他在撕扯他的元素力量中想道，全都要靠考雷斯特拉兹和他的人类……

第一章

他们能够嗅到远处传来的刺鼻臭气，只是一时无法判断哪种气味更强烈——是这片燃烧的土地上升起的辛辣烟气，还是成百上千具躺在这里的尸体缓慢腐烂时散发出的几乎有些甜味的味道。

暗夜精灵抵挡住了燃烧军团最新的一次攻击，但也因此丧失了更多土地。德斯德尔·星眼领主宣布这是为了收缩战线而采取的机动策略，将更有利于部队针对军团的弱点发动反攻。但玛法里奥·怒风和他的朋友们都清楚事实的真相。星眼是一个对军事战略没有什么真正概念的贵族，而环绕在他周围的人也都是他的同类。

拉文凯斯领主遇刺之后，就再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正面反对这名身材纤细却权势熏天的贵族了。除了拉文凯斯之外，暗夜精灵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战争经验。而拉文凯斯是他家族最后的继任者，现在，他的家族中再也找不出能够代替他的人了。星眼虽然很有野心，但他绝不是称职的指挥官。如果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他的野心只会和他的同胞一起消失殆尽。

但玛法里奥所担忧的并不只是他们族群危机重重的未来，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令他不得不将目光转向遥远的辛艾萨莉——暗夜精灵曾经金碧辉煌的首都。现在，从东方亮起的一点熹微光线正预示着将是阴云密布的一天，玛法里奥则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自己的失败。

令他思虑最多的是他们损失了两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美丽高贵的泰兰德和玛法里奥的双胞胎弟弟伊利丹。

暗夜精灵衰老得非常缓慢，年轻的玛法里奥不过只有几十岁的年纪，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和他的族人一样，他身高大约有七尺，身材纤长，有着深紫色的皮肤。一双眼尾上翘的银色眼睛，其中看不到瞳仁，也许另一些暗夜精灵也生有这样的双眼，但他们的目光中都不具备玛法里奥那样的成熟和苦涩。而且玛法里奥的五官像极了凶猛的野兽，这个特征只出现在了他和他兄弟的身上。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鬃毛一样的长发——深绿色的发丝一直垂到他的肩头，这和他的双胞胎弟弟那如午夜天空般的深蓝色头发又有所不同。玛法里奥的头发和他朴素的衣着成为了在暗夜精灵族群中两个格外突出的特点。作为一名研

习德鲁伊之道的学生，玛法里奥从不像他的族人们习惯的那样穿戴华丽鲜艳的袍服衣饰。他的身上常常只有简单的布质长外衣，皮革短上衣和长裤，以及齐膝长靴。他的族人们所喜爱的奢侈衣装只体现出繁冗琐碎的生活方式和内心的傲慢——而这与玛法里奥的本性完全不符。当然，现在除了星眼领主和他的亲族以外，绝大多数暗夜精灵的身上都只剩下了沾满血腥和污泥的破烂衣衫。而更大的变化在于，他们已经不再仅从自己的鼻尖上藐视这个不合群的年轻学者了。现在，他们望着这位绿发德鲁伊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急迫的希望。他们都知道，自己能够活下来全都是因为玛法里奥所采取的行动。

但这些行动又会将玛法里奥带往何处？迄今为止，玛法里奥在自己面前的道路上仍然看不见希望。更加糟糕也更令人感到惶惑的是，玛法里奥发现，随着他不断钻研生命世界的自然力量，他自身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变化。

他挠了挠自己的头顶，发现自己的头发中隐藏着两个小小的凸起，它们是在几天以前长出来的。而现在，它们的体积已经变大了一倍。这两支小角令玛法里奥不寒而栗——它们太像萨特最开始的状态了。这让他想到了萨维斯，那个死而复生的女王顾问。玛法里奥最终消灭了他，但他也在此之前将泰兰德送入了燃烧军团统帅们的魔爪中。

“你不应该再这样想她了。”有人来到他身后，对他说道。

玛法里奥毫不惊讶地回头瞥了一眼自己的同伴。除了他以外，大概这里所有的暗夜精灵都会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个新来的人，显然他要比这位绿发德鲁伊更惹人瞩目。毕竟全卡利姆多都没有像罗宁这样的生物。

这个人类身穿深蓝色长袍，用兜帽遮住头脸。长袍下面能看到相同颜色的衬衫和长裤，尽管穿着厚底靴，他还是要比玛法里奥矮了不止一头。不过让暗夜精灵议论纷纷的并不是他的身高和衣着，而是从兜帽中披散出来的那一头齐肩的火色长发，还有那张肤色白皙，五官圆润的面孔，尤其是那只稍稍歪向一边的鼻子——这些异常的特征都让暗夜精灵深感不安。而这个人类身上最令他们感到吃惊的还是那双眼睛——那双清晰地闪动着两枚黑色瞳仁的明亮的翠绿色眼睛。

尽管和暗夜精灵相比，罗宁身材较矮，但明显要比玛法里奥粗壮了许多。看上去，他很能应付战场上的冲突搏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对一个能够娴熟运用魔法技巧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很不平凡的能力。罗宁自称“人类”，此前暗夜精灵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种族。不过，如果所有人类都和这个红发旅者一样，玛法里奥很希望现在他们的部队中能够有一千名人类。他族人的法术要完全依赖于永恒之井的能量，导致他们现在施法常常会以失败告终。罗宁则能够使用属于他自己的力量，就好像他是一位半身的子孙。

“我该如何不去想？我怎么敢不去想？”玛法里奥质问道。突然间，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怒意，尽管他心中清楚，罗宁不应该成为他发泄怒火的对象。“泰兰德已经被他们俘虏太长时间了，我却失败了一次又一次，甚至连看一眼那道宫墙后面的情形，我都做不到！”

过去，玛法里奥曾利用他的导师——半神塞纳留斯传授给他的技艺，行走于被称作翡翠梦境的空间领域。翡翠梦境所呈现的是文明和野性生命都不存在时世界的样子。通过翡翠梦境，一个人的梦中形态能够迅速到达世界上的各个地方。所以，玛法里奥也能够通过翡翠梦境穿越艾萨拉女王都城周围的魔法屏障，侦察她的上层精灵和燃烧军团指挥官们的一举一动。他曾经用这种手段破坏了女王大臣萨维斯的计划，经过一段充满苦难的囚禁之后，他暂时摧毁了燃烧军团的传送门和那道门所在的高塔。

但现在，大恶魔阿克蒙德强化了这些魔法屏障，甚至连翡翠梦境也被隔断了。玛法里奥还在不断试图穿透这道屏障，但这对他而言，与用自己的肉身去撞击岩石墙壁没什么两样了。

况且，除了知道泰兰德被囚禁在那座王宫之外，这位德鲁伊还怀疑伊利丹也在那里。

“艾露恩会照看她的，”罗宁镇定地回答，“她很受月亮女神的宠爱。”

对此，玛法里奥无法反驳。在不久以前，泰兰德还只是一名侍奉月亮女神的年轻学生。燃烧军团的到来对她造成的改变就像对玛法里奥造成的影响一样巨大——甚至可能还更大一些。她的力量在迅速增强，而且让她大吃一惊的是，当大祭司在战场上遭受致命伤的时候，越过众多更富经验、位阶更高的姐妹，直接挑选了泰兰德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不幸的是，泰兰德新得到的职位却最终导致她被变形的萨维斯及其众多萨特手下绑架。终于，萨维斯因为他的行径而付出了代价，但这并没能拯救泰兰德。

“艾露恩能够抵抗萨格拉斯的黑暗吗？”

罗宁浓密的眉毛扬了扬。“这样的话不会有任何益处，玛法里奥。”他向自己身后瞥了一眼，“……如果你不在我们的新朋友们面前这样说，我会格外感到高兴。”

片刻间，这名德鲁伊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哀伤，也将注意力转向了这名法师过来的方向。那里正有一些人影走过来，玛法里奥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种族，其中一些人比暗夜精灵更高也更魁梧，另一些则比罗宁还要矮。但他们全都迈着坚定的脚步朝这两个人走过来。而且，玛法里奥不得不承认，他的族人刚刚开始认识这些新朋友所具备的力量。

一股麝香气味飘进玛法里奥的鼻孔，令他立刻紧张起来。一个满身毛发的巨人缠着一块裹腰布，手中握着一杆粗大的长矛，停下脚步俯视着这名暗夜精灵，喷出的沉重鼻息让他的鼻环也随之微微作响。他的口鼻长度超过了一尺，两只深陷在眼窝中的黑色大眼中燃烧着灼灼的决心。紧皱的双眉上方，两根锋利的弯角立在头顶。

牛头人……

“这是……”罗宁开口说道。

“站在你面前的是胡恩·高岭，暗夜精灵。”毛发蓬松的牛头怪物用厚重的嗓音说道，“雄鹰之矛胡恩！”他高举起手中的武器，露出如鹰喙一般弯曲锋利的矛尖，矛杆上刻满了胡恩一族的文字。玛法里奥以对牛头人的了解让他知道，这根矛杆上的文字内容证明了它的打造历史和它的持有者的种种战绩成就。这时，牛头人又说道：“胡恩，代表集结而来的各氏族发言。”

然后，那颗巨大的牛头用力点了一下，以此来强调他的话语。他的外衣上有二十几根发辫，其中多数垂挂在他的下巴下面，每一根发辫都代表了在战场上杀死的每一个敌人。

牛头人右手边那个矮壮却肌肉发达的人喷出一股鼻息。看上去有些像罗宁——至少五官比较相似，不过相同之处也就仅此而已。他留着浓密的胡须，看他的身材，玛法里奥感觉像是某个力量强悍的人（也许就是那个牛头人或者身后那个熊一样的壮汉）抡起一把大锤，当头一锤把他砸矮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身体是石头，而不是血肉。

他粗糙的皮肤有着花岗岩一般的质地，眯起的眼睛里闪烁着钻石一样的光泽。他的胡须实际上是一系列矿石晶体逐渐增生形成的，而且甚至会随着逐渐年老而变性成为灰色。

玛法里奥知道，这是一位矮人。他把手伸进自己腰带上的许多小口袋里，掏出一支粘土烟斗和火绒匣。随着他点燃烟斗，闪动的火光在片刻间照亮了他灰色的脸，尤其是那巨大的圆形鼻子。不管他胡须上的“灰色”是否表明他已经有了大把的年纪，但从他身上看不出任何衰弱的迹象。尽管是一块石头，这个矮人还是戴着兜帽，脚上穿着平底靴，身上的衣服长裤看起来很像一名矿工。背上拴着一把几乎像他一样大的斧头，而且斧刃看上去非常锋利。

“杜恩加德·斩铁，代表大地各部族发言。”他只说了这么一句。矮人不是健谈的种族。

大地部族。玛法里奥记住了这个称谓。“矮人”是暗夜精灵语，带有贬低的意味。

杜恩加德身后那个熊一样的人突然大吼了一声。矮人和牛头人对这一声吼叫都没有什么反应，但玛法里奥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那个生物大步向前走来。他的样子很像熊，但步伐却像一个人。从某种角度，他让玛法里奥想到了双子神乌索克和乌索尔。但很明显他只是一个原始的凡间生物。围着一块浅褐色的裹腰布，脖子上挂着一根缀满利爪的项链，他的每只脚上只有三根脚趾，两只手各有四根手指，其中一只手握着一根大棒。另外一只手攥成了拳头。

这个生物再次发出咆哮，只是嗓音和第一次略有不同。

“熊怪乌恩格·亚克说他代表兽群发言。”罗宁为他做了翻译。

在他们三个身后还有更多的人，但那些人没有再走上前说话。玛法里奥看着来到面前的众多战士，又带着感激的心情看向罗宁：“是你说服了他们来……”

“布洛克斯和我只是帮忙，大部分都是克拉苏斯的功劳。”

玛法里奥仔细看了看这一大群战士，却没有看到罗宁的导师。也许身穿灰袍的克拉苏斯会用兜帽遮住头脸，但如果他在这里，玛法里奥只要瞥上一眼就能把他找出来。他太像暗夜精灵了，肯定要比那个身材高大，自称兽人的绿皮肤武士布洛克斯更像得多。如果是不熟悉精灵的人，很可能会把克拉苏斯当作暗夜精灵，不过克拉苏斯其实更像是久已死去的暗夜精灵——那位贤者的皮肤非常白皙，头发则是亮银色，五官像鹰隼一样细长锐利，和玛法里奥的族人略有差别。而且，他的眼睛和罗宁的很像，只是更为细长，但也有一双深褐色的瞳仁，里面一直燃烧着古老的智慧火焰。

实际上，拥有这种古老智慧的是一头巨龙。

一个人向他们走过来，不是克拉苏斯，而是布洛克斯。这名兽人显得有些疲惫，但脸上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坚定的神情。布洛克斯一生都在战斗。这位嘴边立着獠牙的兽人全身上下都是伤痕，身上鼓胀的肌肉丝毫不亚于牛头人。星眼领主对布洛克斯充满了蔑视，认为他不过是与胡恩和那个熊怪一样的野兽。但所有人都敬重这名兽人的战斗力量，尤其是当他挥舞起塞纳留斯和玛法里奥为他铸造的神木战斧的时候。

德鲁伊还在寻找克拉苏斯，但依然一无所获。玛法里奥不喜欢这样。“他在哪里？”

罗宁咬住嘴唇，没好气地回答：“他说还有别的事情要马上处理，无论结果如何。”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玛法里奥。在很多事情上，克拉苏斯只信任他自己。”

“我们需要他……我需要他……”

罗宁伸手按住暗夜精灵的肩膀。“我答应你……我们会把她救出来。”

玛法里奥却没有这样的信心，就如同他至今都无法相信星眼领主会接受这些盟友一样。罗宁和他的同伴执行的这个任务并没有得到那名暗夜精灵军队指挥官的认可。只是克拉苏斯相信，让那名精灵贵族看到这支援军，他自然懂得要利用他们的力量。但说服德斯德尔·星眼恐怕要比和熊怪讲清楚道理困难得多。

德鲁伊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们没办法迅速救出泰兰德。实际上，现在他们已经用尽了能用的一切办法。但就算他现在看着的是新到的盟友，心中却仍在思考着该如何救出儿时的好友……还有，查清楚伊利丹真实的命运。

矮人抽了一口烟。胡恩则静静地等待着，显示出和他粗莽的外表完全不同的耐心。乌恩格·亚克嗅了嗅空气，显然是捕捉到一股不同的气味，让他攥紧了大棒。

罗宁看了一眼这些盟友，然后说道：“当然，我也很希望克拉苏斯能在这里。我已经等不及要看看星眼在面对这帮家伙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了……”

那名暗夜精灵贵族的下巴耷拉了下来，眼睛凸出到了暗夜精灵所能够达到的极限。他的手指一抖，马上就要被送进鼻孔中的鼻烟落在了帐篷里的地面上。

“你带来了一些什么东西？”

罗宁一直保持着平静。“我们挽回败局，甚至是赢得胜利的唯一机会。”

星眼领主愤怒地将自己华丽的斗篷甩到身后，扬起一团绿色、橙色和紫色的光线织物。身上的护甲呈现出只在上层精灵中才很常见的灰绿单色，不过他的胸甲中央装饰着他的家徽——许多用宝石镶嵌成的星星，每一颗星星中心都有一粒金珠。同样装饰华丽的头盔正安放在铺开作战地图的桌子上。

这个高傲的暗夜精灵昂起了头，从长长的尖鼻子上望向罗宁。“你违反了一个命令，没错！我应该用铁铐把你锁住，并且……”

“在那些铁圈合拢之前，我就会让它们消散。然后我会离开你们的军队，当然，还会带走我的一些朋友。”

这句话很简单，但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其中的威胁意味。星眼盯着另外三名贵族，当罗宁和玛法里奥走进来宣布有盟军到达时，这些贵族正和他在一起。他们也只是不带表情地盯着星眼，如果指挥官打算赶走他们最杰出的一些战士，没有人愿意承担教唆指挥官的责任。

这名地位崇高的暗夜精灵突然露出微笑。看着他的笑容，玛法里奥暗自压抑下打哆嗦的冲动。

“请原谅，罗宁大师！我说话太着急了，是的，太着急了！我当然不愿意冒犯你和你的……”他将手伸进荷包里，又捏出一些白粉，吸进鼻孔中，“我们全都很讲道理。我们会以理性的态度处置这件事，无论塞到我们面前的是些什么不合理的东西。”他不以为然地向帐篷门外指了指，“不管怎样，让……他们进来吧。”

罗宁走到帐篷口，向外面高喊一声。两名士兵走进来，身后是玛法里奥非常熟悉的一名军官——加洛德·影歌，一直是苏拉玛卫士的一名队长。不久之前，他执行了那个不幸的任务——抓捕并囚禁了克拉苏斯。随后，他又不情愿地成为和克拉苏斯等人并肩作战的同伴，甚至接受拉文凯斯的命令，负责保卫这些法师。星眼继续委任加洛德执行这个任务，尽管现在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些法师根本就不会待在一个地方统一行动，尤其是那位年长的贤者。

加洛德身后就是胡恩、杜恩加德和那名熊怪。他们三个身后又跟着十几名士兵，迅速排开阵势，保护他们的指挥官。

星眼抽了抽鼻子，完全没有掩饰自己的轻蔑神情。胡恩就像一块巨岩。乌恩格·亚克咧嘴一笑，露出许多锋利的牙齿。

杜恩加德抽着烟斗。

“如果你能把那东西熄掉，我将不胜感激。”精灵贵族的首领说道。

作为回应，矮人又喷出一口烟。

“无礼！你看看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野兽和垃圾，竟然还想让我们和他们结盟？”星眼怒喝一声，早就忘记了自己刚刚和罗宁说的话，“我们的族人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作为指挥官，你必须让他们明白这样做的必要，”那名法师平静地回答道，“就像这三位和这些代表也必须说服他们各自的族人一样。”

“你们这些神经质的暗夜精灵需要一些真正懂得该如何打仗的人，”叼着烟斗的杜恩加德突然喃喃地说道，“需要有人教教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乌恩格·亚克大吼一声。玛法里奥想了想，才意识到这个熊怪其实是在发笑。

“至少我们懂得什么是精致的文明生活，”另一名精灵贵族反驳道，“比如洗浴和梳理。”

“也许恶魔会让你们成为他们的女仆。”

那名暗夜精灵抽出佩剑。他的同伴也纷纷对这个矮人拔剑相向。众人眼前一花，杜恩加德背后的巨斧已经被他握在手中。胡恩抓起长矛，喷出一股鼻息。乌恩格·亚克挑衅般地挥动了一下手中的大棒。

突然，帐篷中央亮起了一道蓝光。剑拔弩张的两方战士全都忘记了眼前的争执，抬起手遮住眼睛。玛法里奥也做好了自卫的准备，这时，他发现只有罗宁不做任何准备，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人类法师来到对阵的双方之间。“够了！卡利姆多的命运，你们所爱的人……”他犹豫了片刻，目光向远方望去，“你们所爱的人……还在等着你们去解救，你们现在应该克服自己这些无聊的偏见！”

罗宁朝胡恩和他的同伴瞥了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星眼的贵族们。双方似乎都不希望他再重复那个令人目眩的戏法了。

他用力点了一下头。“那么，好吧！现在我们明白眼前的状况了，我相信我们该谈谈……”

克拉苏斯狠狠地撞在了这座冰窟的地面上。

他躺在那里，喘息着。将他传送到这里的法术很不稳定，尤其考虑到他现在的身体状况，这样施法更是不合适。这座冰窟距离暗夜精灵军队的驻扎地非常遥远，几乎在半个世界以外。但他还是大胆施行了这道法术。他知道这样施法可能产生的后果，也更加清楚现在要完成目的可能已经太晚了。

他甚至不敢将自己的意图告诉罗宁。否则那名法师至少会坚持陪同他一起行动。但他们之中必须留下一个人控制局面，迎接那些可能与暗夜精灵结盟的部队。克拉苏斯完全信任人类法师能够做好这件事，因为他已经向克拉苏斯充分证明了自己。在克拉苏斯此前漫长的生命中，还从没有遇到过像罗宁这样有能力又值得信任的人。

等到自己的呼吸稳定下来之后，克拉苏斯将自己的身体撑起来。在这座严寒的洞窟中，他呼出的气息变成了两股细长的白雾，一直缓缓上升到高处犬牙嶙峋的洞顶，这里的钟乳石表面上全都包裹着一层坚冰，白霜覆盖了岩石地面。

贤者用自己的感官探索了一下周围的区域，却没有找到其他生命的任何蛛丝马迹。尽管这不算什么好事情，但也没有让克拉苏斯感到吃惊。他来到这里是为了亲眼见证这场大灾变。黑色巨龙，大地守护者耐萨里奥屠戮同族的景象依然灼烧着克拉苏斯的记忆。另外四个龙族都在这场劫难中遭到重创，而这座洞窟的主人更是因为他们的抵抗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玛里苟斯的孩子们被屠杀殆尽，他们的族长被赶走。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地守护者阴谋创造的那件武器，全体巨龙都将自己的力量注入到了那件武器里面。

巨龙之魂……或者不如说是恶魔之魂。

“玛里苟斯……”克拉苏斯喊道。这个名字回荡在晶莹闪烁的巨大洞室中，尽管这里异常寒冷，但曾经是一片充满了欢乐的地方。蓝色巨龙是纯粹的魔法生物，他们醉心于魔法能流中，因而心中充满幸福。而现在，这座洞窟是如此空洞与死寂。

克拉苏斯等了很长时间，希望那位伟大的守护者能够有所回应，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过光滑崎岖的地面。他也是一头龙，是生命之母阿莱克丝塔萨一族的红龙。蓝龙与红龙之间从不曾有过任何敌意，但不管怎样，克拉苏斯不会心存侥幸。如果玛里苟斯还住在这座巨大洞窟深处的某个地方，他现在仍然无从得知这位古老的守护者会对他有怎样的反应。看到自己的族群遭受灭顶之灾，巨大的精神冲击让玛里苟斯陷入疯狂，他要再过许多个世纪才能恢复过来。

克拉苏斯知道这些是因为他曾经生活在未来的那些世纪中。他经历了耐萨里奥的背叛，那头黑龙后来会有一个更加合适他的名字——死亡之翼。克拉苏斯更见证了龙族的衰落，他们的数量将急剧减少。而他自己的族群，包括他的女王在内，都将不得不沦为兽人的牲畜，长达数十年之久。

这位巨龙贤者再一次用他灵敏的感官探索周围，一直深入到这座洞穴的内部。但他只能感觉一片空旷，仿佛这里根本就是一座巨大的坟墓。没有任何生命的光辉出现在他的意念中。他开始感到绝望，怀疑自己一时冲动来到这里不会有任何收获。

就在这时，在这座玛里苟斯的圣殿极深的地方，克拉苏斯终于找到了一点模糊的生命力量。那股力量是那样弱小，以致于他几乎还以为那只是因自己过分渴望而产生了幻觉。但他的确感到了另一种和自己相似的生命体就在附近。

这位头戴兜帽的贤者继续一步步前行，穿过迂曲黑暗的隧道。有几次克拉苏斯不得不停下来，仔细审视面前的危险。曾经居住在这里的生物要比现在的他高大百倍，能够用巨爪轻松迈过一道道地缝裂隙。而克拉苏斯则往往只能攀爬过去。

如果可以选择，克拉苏斯很愿意变回巨龙。但在这个时间段中，他却没办法再变回去了。他和一个更年轻的自己同时存在于当前这段时间中。他们能够并肩作战，一同对抗燃烧军团。但这也对他们造成了一些限制。他们两个都没办法变形了，而且直到不久之前，只要远离彼此他们就会变得非常虚弱。现在身体衰弱的问题总算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但克拉苏斯仍然只能被束缚在自己的凡人身体中。

头顶上方传来的一声尖叫让克拉苏斯立刻靠在洞壁上。一只很大的生物鼓动皮翼从他的面前掠过，那是一只像狼一样大的蝙蝠。它有着猫科动物的脸，全身覆盖着厚厚的绒毛，像手指一样长的门牙突出在嘴唇外。这只怪物在空中转了个身，再次向贤者扑过来。不过克拉苏斯已经向它举起了一只手。

一团火球在半空中击中怪兽。蝙蝠直接冲进了火球之中。

火球迅速膨胀，然后向内爆炸。

怪兽仅存的灰烬洒了克拉苏斯一身。他竟然没有察觉到这只蝙蝠，让克拉苏斯感到困惑不解。他抓住一点这样的灰烬，用自己的知觉探查它们。这只怪兽是一件构造物，没有真正的生命。那么，它就是一个哨兵，肯定是魔法之主安排下的。

将这只蝙蝠最后的遗迹掸扫干净之后，克拉苏斯继续小心翼翼地探索前进。用法术将自己传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本来就已经对他造成严重的消耗。但对于这样的任务，任何努力都是值得的。

这时，他又吃了一惊。一股暖流向他扑面涌来。越向前走，空气就越温暖，不过还不到这位巨龙贤者所预料的程度。当他靠近第二座巨型洞窟的时候，不由地皱紧了清秀的双眉，一道深深的皱纹出现在他的额头上。据他估计，这里的热度应该比现在的情况高上几倍。

一道微弱的蓝光从这座洞窟中散射出来，照亮了面前的最后一条隧道。克拉苏斯眨了一下眼，让双眼稍稍适应突然出现的亮光，便走了进去。

这里到处都是龙蛋。数百颗大小不一的蓝白色圆球，有些只有他的拳头那么大，有些几乎和他一样大。克拉苏斯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气，没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收获。

但克拉苏斯心中的希望刚刚升起，便又重重地摔落在地上。一番更加细致的检查向他展示出了残酷的事实。许多蛋上都出现了裂痕，但那不是幼雏孵化的迹象，而只是死亡和腐朽的结果。克拉苏斯将戴着手套的手按在一颗大龙蛋的顶端，完全没有感到里面有任何活力。

他走过一窝又一窝，心中只是越来越苦涩。看样子，无论他怎样下定决心改变历史，历史仍然会一成不变地重复自己。蓝龙的未来展现在他的眼前，但这只是一个和现在一样没有希望的未来。在克拉苏斯熟悉的时间线中，玛里苟斯的神智一直都没能从耐萨里奥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导致维持这座孵化洞室温度的魔法（一种与伟大的守护者直接关联的魔法）最终失效。失去保护的龙蛋在严寒的侵袭中逐一死去，希望也随之彻底破灭。在遥远的未来，阿莱克丝塔萨提出要帮助玛里苟斯慢慢地重新创建他的族群，但直到克拉苏斯离开他所在的时间来到过去的时候，这个方案几乎还没有开始。

现在，无论克拉苏斯当初是怎样教训罗宁的，他自己却在尝试改变他的世界的未来，尽管可能是最危险的改变。他希望能够拯救这些龙蛋，将它们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但对抗恶魔的战争持续不断，他不得不让那些愚蠢而高傲的暗夜精灵与其他种族结盟。这些都严重耽误了他的时间，让他来得太晚了。

真的太晚了么？克拉苏斯在一颗半发育的龙蛋前停住脚步。这里面仍然有生命在成长，尽管有一点缓慢，但一切完好。巨龙贤者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温暖，里面的生命就一定能够持续下去。

他又检查了另一颗龙蛋，发现也还活着。克拉苏斯充满希望地继续查看下去，但随后的几颗都没有了生命的光彩。他咬紧牙关，来到另一窝蛋前。

他又发现了四颗还值得抢救的蛋。他伸出一根手指，点中每一颗被他发现还有生命的蛋，让它们散发出柔和的金色光芒，然后又向更多的龙蛋走去。

到最后，还有生命的龙蛋要比克拉苏斯希望的少很多，但他这一次绝对是不虚此行了。巨龙贤者看着被自己标记出的龙蛋，在这座巨大的洞窟中，它们闪动着金色的光芒，那样耀眼夺目，又那样零星稀少。克拉苏斯知道，自己再不可能有更多的收获了。而现在，最重要的是让这些仅存的幸运儿不要像他们的同族一样死去。

这个时代的其他巨龙全都从克拉苏斯的知觉中消失了，甚至就连克拉苏斯深爱的阿莱克丝塔萨也不例外。他只能推测他们正躲在某个地方，试图从恶魔之魂的恐怖力量中恢复过来。他自己关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甚至想不起自己这次旅程的最终结局和所受到的伤害。最终，其他巨龙一定会回到战场上，但如果等到那个时候，玛里苟斯的子孙们恐怕就真的无法恢复了。现在他甚至也无法向年轻时的自己求助。考雷斯特拉兹为了分散耐萨里奥的注意力而英勇搏杀，现在也身受重伤，况且，他已经出发去查看其他巨龙的情况了。

所以，克拉苏斯只能自己决定该怎样做。他来寻找玛里苟斯的巢穴之前就在思考将龙蛋放在哪里才能保证它们的安全。至今为止，他都没能想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地方，就算是半神塞纳留斯的树林也是不可靠的。确实，那位头生

鹿角的神祇是玛法里奥・怒风值得信任的导师，而且很有可能他自己就是巨龙伊瑟拉的后裔。但克拉苏斯知道，塞纳留斯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应对，可能无暇照管这些幼龙。

“那就这样吧。”头戴兜帽的贤者喃喃地说道。

他抬起戴手套的手，伸出一根手指，在半空中画出一个圆圈。金光随着他划过的轨迹亮起，呈现出一个完美的圆形，看上去仿佛是从空气中切掉了一块。

巨龙贤者用指尖点住这个圆形的中心，将它移开。一个白色的孔洞出现在他面前，这个孔洞通向凡间位面以外。

克拉苏斯低声念诵了几句。圆环的边缘闪耀起红光，孔洞里面传来一点微弱的呼啸声，一些松散的小石块开始向这个孔洞翻滚过来。克拉苏斯又念诵了几句，孔洞中的吸力变得更强，但那些石块移动的速度却渐渐减慢，最终全部停下了。龙蛋则在此时开始微微颤抖，那些已经死去冷却的龙蛋仿佛也都开始移动了。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距离克拉苏斯最近的一颗还活着的蛋突然升起在半空中，稳稳地朝这个小孔洞飘过来，然后是第二颗被标记成金色的蛋。一颗接一颗这样的龙蛋相继飘进空洞。死去的蛋只是颤抖着，但并没有离开原地。

在克拉苏斯的注视下，玛里苟斯一族的未来相继来到这个孔洞前，进入其中。

奇特的是，每一颗蛋来到这个孔洞前面的时候，孔洞仿佛都会收缩到恰好能够让它过去的深度。龙蛋鱼贯而入，克拉苏斯珍贵的发现消失在他打开的时空裂隙里。

最后一颗龙蛋消失了，戴兜帽的贤者封闭了孔洞。一阵短暂的金光之后，这道裂隙的全部痕迹都不复存在了。

“能够存活下来，但并不足以繁盛。”克拉苏斯喃喃地说道。蓝龙需要再过许多个世纪才能恢复到足够的数量，让族群能够安全地存续下去。即使这些蛋全都能够孵化，到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蓝龙族群也仍然无法恢复到安全水平。

不过，能有一些总好过一无所有。

一阵疲惫的晕眩感突然涌上克拉苏斯的头顶，差一点就栽倒下去。尽管他最初来到这段过去时光时所遭遇的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他和年轻时的自己已经不必再分享他们的生命力量，但限制依然是存在的。

只是，他现在还不能休息。龙蛋安全了，被放在一个微囊宇宙中，那里的时间流动缓慢到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他就可以在以后将这些蛋交给能够信任的人……如果他能在这场战争中生存下来的话。

想到这场战争，克拉苏斯就开始凝聚自己的力量。无论对罗宁和玛法里奥有着怎样的信任，但他们还是有太多问题，使得最终的结果无法被确定下来。时间线已经被永远地改变了，最初在此战中失败的燃烧军团有可能赢得胜利。克拉苏斯很清楚，无论自己如何扰乱了时间线，现在他必须竭尽全力帮助暗夜精灵以及这个时代的全部生灵。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必须拥有未来。

当他施展法术，让自己返回暗夜精灵部队的时候，他又看了一眼这里数以百计的龙蛋。如果恶魔赢了，这个世界也会有未来。而那个未来中不会有任何生命了，将只剩冰冷和黑暗，还有永恒的空寂。

巨龙贤者竭尽全力嘶吼一声，消失了。

第二章

辛艾萨莉，曾经是暗夜精灵文明无比辉煌的缩影。这座巨型都市的旁边就是暗夜精灵的力量基础——永恒之井。万众敬畏的女王艾萨拉一直居住在这座都市中，崇拜她的臣民便以她的名字为这座城市重新命名。

辛艾萨莉，一座废墟墓园，燃烧军团的登陆点。

凶暴的地狱犬不停地嗅着这里的碎石瓦砾，不放过任何生命和魔法的气味。它们长满尖刺一般毛发的肩膀上伸出两根触手，不停地向四周窜动，仿佛每一根触手都有自己的意志。触手末端有一张生满利齿的圆口在饥渴中不停地张开又闭合。地狱犬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同时吸干施法者的能量和生命，而这些身负鳞甲的怪物张开的大口中露出的一排排利齿表明，生物的血肉对它们也是美味的点心。

两头这样的恶魔猎犬正在一堆曾经是五层树屋的废墟上翻找，一阵行军的脚步声和盔甲磕碰声让它们迅速抬起了头。一排又一排凶猛武士从两头地狱犬面前走过，他们的目标是距离这里有几天路程的暗夜精灵抵抗者们。这些恶魔卫士是入侵者的主力，数量远超过其余恶魔战力的总和，他们身高九尺，肩膀和胸膛异常宽阔，但腰部却很窄，甚至可以说很细瘦。一对巨大锋利的尖角竖在他们几乎没有皮肉的头顶上，血红的眼睛警惕地观察着已经化为废土的精灵国度。尽管他们的行军队伍严密整齐，但这些恶魔卫士却全都散发出一种急躁焦灼的气氛。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屠杀，不时会有一名恶魔卫士推搡一下身边的同伴，整支队伍仿佛也会因这样的争抢而突然崩溃。

但从上方抽下来的鞭子会让这些士兵保持队列的整齐。伸展开火焰双翼的末日守卫飞行在每一支恶魔部队的上方，监察一切敢于扰乱秩序的行为。他们比下面的士兵要更高一些，除此之外看不出太大差别。不过，数量上要少很多，而智力又会比恶魔卫士高出很多。

现在辛艾萨莉被一片恐怖的迷雾所覆盖。不过，恶魔大军在这样的雾气中行进不会有任何困难。这种魔雾也是这支军队的一部分，就像士兵所装备的长剑、利斧和重矛一样。迷雾那种病态的绿色与每一个恶魔身上喷发出的可怕火舌毫无差别。

在这片废墟中，许多暗夜精灵的头颅正悲哀地看着燃烧军团的进军。他们和数不清的其他各种生灵都死在这支军团的利刃之下，正是他们崇敬有加的女王出卖了他们。现在这座都城中还活着的暗夜精灵只剩下了上层精灵——女王的仆人。他们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一处隐秘地点，由于被高大厚重的墙壁环绕着，即便是让这些感官敏锐的屠杀者也无法发现他们。他们依然穿着色彩鲜艳的华丽长袍，过着放纵恣睢的生活，等待着艾萨拉的令旨。

女王宫殿的卫兵们仍然列队站立在高墙上，眼睛里充满了和燃烧军团一样狂热的火焰。指挥他们的是瓦罗森队长——实际上，在这些日子里，他的职权更像是一位将军，而不是一名普通的队长。他是他君主的眼睛和嘴，因为艾萨拉女王不允许别人打扰她的享乐。只要她一声令下，这些精灵武士就会和恶魔们一同去屠杀他们的同胞。当这座都市的居民惨遭屠戮的时候，他们就只是一群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就像这座宫殿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是艾萨拉的奴仆，无限忠诚于燃烧军团的君主。

萨格拉斯。

一个既不是女王的臣仆，也不是恶魔爪牙的人被囚禁在这座宫殿地下深处的牢笼中。她在努力压抑心中强烈的恐惧感，同时不断向她的女神祈祷。

泰兰德·语风在噩梦中醒来，这位月亮女神艾露恩的女祭司最后能够回忆起来的事情是，她正在恐怖的战场上，从受了致命伤的坐骑上摔落下来，撞到了头部。玛法里奥将她拖到了安全地点……从那时起，一切都变得模糊一团。泰兰德依稀记得一些可怕的影象和声音，山羊一样的怪物，生着恶心而令人胆寒的嘴，带着爪子和长毛的手抓住了她。玛法里奥绝望的声音，然后……

然后，这位女祭司就在这里醒了过来。

她用自己那一双优美纤长的银色眼睛第一千次审视着这座牢房，精致的嘴唇微微分开，显露出憾恨和严峻的神情。面对这样的处境，她只能摇摇头，幽蓝色的长发随着她的这个动作如水波般来回飘动，因为没有戴战盔，一根根银色的发丝显得更加惹眼。这里和泰兰德上一次查看的时候没有任何差别，她真的以为现在还能有什么变化吗？

她的手腕和脚踝上没有铁链，但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一团微微闪烁绿光的球形结界飘浮在距离潮湿的岩石地面大约一尺高的地方，将她包裹在其中。在这里面，她能够站起来，将手臂伸过头顶，但双腿却被紧紧束缚在一起。无论这位新晋的大祭司怎样用力，都无法将自己的四肢分开，大恶魔阿克蒙德的魔法实在太强大了。

但即使能用魔法完全封锢住泰兰德，阿克蒙德依然无法实现他最终的目的。毫无疑问，他渴望拷打泰兰德，能让这名精灵祭司屈服，彻底服从他的意

志，成为他主人的奴仆。阿克蒙德自己掌握着各种恐怖幻象，现在更拥有了上层精灵的残忍技巧和萨特的种种虐待手段。

但每当这个大恶魔想要伤害泰兰德的身体时，一片微弱的月色光晕就会包裹住这名艾露恩祭司，阿克蒙德和他的爪牙都无法穿透这层月光。对大恶魔而言，包裹这名暗夜精灵柔弱身躯的护甲就和他们早先从她身上扯掉的银色斗篷一样，没有任何防护力，但这一层透明的月光却仿佛是数千尺的铁壁。阿克蒙德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攻破它，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盛怒之下，这个遍体文身的巨大恶魔一把抓住一个没有任何防备的恶魔卫士的脖子，毫不费力便将他插进另一个恶魔的喉咙里。

从那时起，恶魔就没有再来找过泰兰德，彻底歼灭暗夜精灵要比对付区区一个祭司更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泰兰德没有进一步的打算。那些将她从战场上带过魔法传送门的萨特已经向他们的主人报告，这名祭司和玛法里奥——那个被阿克蒙德盯上的精灵有着密切的关系，至少他们可以利用泰兰德对付玛法里奥。而这也是让泰兰德最担心的事情，她不想因为自己而让玛法里奥受到拖累。

严整有力的脚步声让泰兰德心生警惕——有人走进地牢了。泰兰德向上方瞥了一眼，看见牢门被打开，一个可能比阿克蒙德更让她感到害怕的人影走了进来。这名脸上带着疤痕的军官身披光芒闪烁的翠绿战甲，胸前是用黄金镶嵌出的明亮的阳光四射的图案，垂在背后的斗篷和胸前的阳光图案一样金光闪闪。他用一双细长的眼睛盯着泰兰德，仿佛从不会眨动一下。那种犀利的目光甚至让泰兰德无法与他对视。

“她的神志很清醒。”瓦罗森队长对身后的某个人说道。

“那么，”一个慵懒的女性声音响起，“就让我们好好看看阿克蒙德大人如此器重的战利品……”

瓦罗森深鞠一躬，让到一旁。泰兰德已经预料到来者是谁，但还是不得不努力压抑住自己的惊呼。

艾萨拉女王的艳丽和完美正如同宫廷诗人所赞颂的那样。华丽的银色长发如瀑布一般落在背后，半睁开的眼睛是金色的，丰满的嘴唇散发出诱人的魅力。她穿着和头发颜色一样的银色长裙，轻薄的布料几乎无法遮挡她窈窕的腰身。两只手腕上各戴一只宝石手镯，与之相配的耳环、璎珞几乎一直垂到她裸露出来的优雅肩膀上。束住一头秀发的弓形王冠正中镶嵌了一颗红宝石，受到这颗宝石的凝聚，卫士手中火把的黯淡光线反射出几乎令人目盲的灿烂光华。

艾萨拉的身后跟着另一名女性。她本来也是一个美人，但在艾萨拉的面前，她的容颜就相形失色了。这名侍女的衣着也和她的主人相似，只是品质差了不止一个等级。她也尽可能像女王一样修饰了自己的头发，但她头发上的银

色显然来自染料，完全无法和艾萨拉光艳照人的秀发相比。实际上，这名侍女唯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她的眼睛。像大多数暗夜精灵一样，她有一双银色的眼睛，但这双眼睛却又有着一种奇异的，猫眼一样的曲线。

“这就是她？”女王审视着俘虏，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失望之情。

的确，在艾萨拉面前，泰兰德觉得自己比那名侍女更像一只小老鼠。她希望自己至少能够抹去脸上、身上的污泥和血渍，但却根本做不到。尽管深知这位女王已经背叛了她的人民，但泰兰德的心中还是有一种冲动，想要跪倒在艾萨拉那双穿着凉鞋的玉足前。任何人都难以抵挡这位君主的魅力。

“不能小瞧她，光中之光，”瓦罗森队长回答道。他的眼睛望向艾萨拉的时候，里面清晰地燃烧着欲望的火焰，“她似乎深得艾露恩的宠爱。”

对于卫队长的话，女王完全无动于衷。她皱了皱完美无瑕的鼻子，又问道：“艾露恩如何与伟大的萨格拉斯相比？”

“您的话无比睿智，陛下。”

艾萨拉向前靠近了一步。就算是最小的一点动作她似乎也都经过仔细计算，好对她的觐见者造成最大的情绪冲击。泰兰德再一次感到了想要向她跪倒下去的冲动。

“漂亮，就是有些粗糙。”银装女王继续不以为然地说道，“也许能够做一名女仆。你觉得……能再告诉我一下她的名字吗，队长？”

“泰兰德。”瓦罗森稍一鞠躬，同时回答道。

“泰兰德……你愿意做我的女仆吗？居住在这座宫殿里，受到我和我的主人的宠幸？愿意吗？”

旁边那名侍女用猫一样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女祭司，一副想要说话的样子，丝毫不加掩饰自己强烈的嫉妒之心。

年轻的暗夜精灵祭司咬紧牙关，喘息着说道：“我已经向月亮女神发誓，我的生命和心灵都是属于她的……”

女王的艳丽容颜突然稍有扭曲，显露出丝毫不亚于瓦罗森队长的邪恶表情。“不知感恩的小荡妇！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谎言！你还把你的心给得真容易呢，不是吗？先是给了兄弟中的一个，然后又给了另一个！还有其他人吗？”看到泰兰德没有回话，艾萨拉继续说道，“难道和男人玩玩还不够？让情人们为你大打出手才有趣，是吗？他们为了你的名字而流出的血是那么甜美吗？说实话，我必须恭维你一句！兄弟——尤其是那对双生兄弟——还真是一场漂亮

的成就！是你斩断了他们的血脉联结，让他们只想撕碎对方的喉咙，彼此背叛……而这全都是因为你的一时高兴！”

瓦罗森发出一阵阴狠的笑声，那名侍女也露出狞笑。泰兰德感到一滴泪从自己的眼眶中滑落，不由得无声咒骂起自己的感情用事。

“哦，天哪！我谈到让你伤心的话题了吗？我很抱歉！可怜的玛法里奥和伊利丹……这是他们两个的名字，对不对？伊利丹最可怜了，发生在他身上的真是一场悲剧，怪不得他会做出这种选择！”

泰兰德不由自主地冲口问道：“伊利丹怎么了？你是什么意思？”

但艾萨拉已经转回头看向了瓦罗森和那名侍女。“她需要休息，你同意么，队长？跟我来，瓦丝琪！我们看看传送门的进展如何了！当萨格拉斯穿过那道门的时候，我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在提及那个恶魔的名字的时候，女王的语气中充满了得意，“我想要向他呈现出我最美好的样子……”

卫兵们为女王让开道路，瓦罗森队长引领艾萨拉和瓦丝琪女士走出牢门。就要进入走廊的时候，暗夜精灵的女王回过头又看了一眼被俘的祭司。“你真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女仆，亲爱的女孩！这样，你才能让他们两个都活下来，继续和他们玩下去……当然，这要在我厌倦了他们以后。”

铁门的撞击声回应着泰兰德渐渐泯灭的希望。她回想着玛法里奥和伊利丹，她被绑架的时候，玛法里奥就在她的身边。她知道，玛法里奥因为没能保护好她而深深自责。她很担心这样的情绪会让玛法里奥变得不顾一切，轻易落进恶魔的圈套。

还有伊利丹。就在上一场战斗开始之前，伊利丹发现了泰兰德已经心有所属，对此，他的反应很糟糕。尽管泰兰德知道，艾萨拉的这番话显然是为了挫伤她的信心，但她还是禁不住将这几句话在心中一遍遍地回想。她很了解伊利丹，知道那个青年人会变得多么狂野。伊利丹的这种性情，加上因为被泰兰德拒绝而受到刺激，会不会让他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来？

“艾露恩，月亮女神，请照看他们两个。”泰兰德悄声说道。她无法否认，自己最关心的还是玛法里奥，但还是会为玛法里奥的双胞胎弟弟感到忧心忡忡。这位祭司明白，如果自己的弟弟有任何不测，玛法里奥又会有多么哀伤。

想到此，泰兰德又说道：“月亮女神，无论我遭遇怎样的命运，都请拯救伊利丹，至少是为了玛法里奥！让他们不要为彼此而揪心！不要让伊利丹……”

这一刻，泰兰德感到自己附近有另一个人。那个人肯定在堡垒的高墙之内，离她很近。这一感觉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实在是太短了。祭司很清楚她感到的是谁。

伊利丹！伊利丹就在辛艾萨莉……在这座宫殿中！

这个发现让泰兰德全身战栗。她仿佛看到了被囚禁的伊利丹受到残忍的审讯折磨，伊利丹不像她那样有艾露恩奇迹之爱的庇护。泰兰德觉得伊利丹的惨叫声就回荡在自己耳边，恶魔会将伊利丹活活撕碎，他们的魔法会让那个精灵青年在每一个痛彻心扉的时刻都保持完整的情形。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地折磨他，不仅是因为他曾经与燃烧军团英勇奋战，更是为了打垮玛法里奥。

泰兰德再一次尝试去接触伊利丹的意识，但却毫无收获。但就在她进行这样的努力时，刚才那一瞬间的短暂接触却又让她感到困扰。泰兰德仔细思考那时的意念波动，认真回味自己的感受。她在伊利丹的情绪中感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信息，那里似乎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

她终于意识到了问题出在哪里。这让她不由得感到全身冰冷。这不可能！伊利丹不可能这样，无论发生了什么！

“他不会这样……”泰兰德坚持对自己说道，“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女王话中的一些含义。伊利丹——无论怎样难以置信——是出于自愿来到辛艾萨莉的。

他想要侍奉燃烧军团的主人。

艾萨拉宫殿最南边的高塔上燃烧着巫术能量的火焰。无论白天黑夜，上层精灵的仪式都不会停止。附近站岗的哨兵都竭力不去看那座高大的建筑物，唯恐那里的强大魔法将他们吞噬。

在这座高塔之中，上层精灵用带有精致刺绣的青蓝色兜帽长袍包裹着他们枯槁的身体与头生双脚，下半身如同山羊的怪物一起交错站立，这些羊身怪物曾经也是暗夜精灵，他们的上半身甚至还残留着一些精灵的痕迹。在邪恶巫术的作用下，他们才变异成现在这种扭曲的生物，成为燃烧军团的一分子，不再属于艾泽拉斯世界。

他们就是萨特。

但就算是这些萨特也已经疲态尽显。他们和身边那些曾经的同胞一样，不得不拼尽全力才能维持住这个六芒星法阵中的魔法。一团炽烈的火焰正飘浮在这座法阵中和施法者眼睛齐平的高度上，火焰正中是一片仿佛永恒不变的黑暗

——那是施法者所在的位面之外极为遥远的地方。这些施法者已经越过了理性的边缘，到达秩序的极限以外——进入到恶魔所在的混沌领域。

那是萨格拉斯——燃烧军团君主——的王国。

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住了这些汗水涔涔的施法者。一头怪兽伸展开双翼，用树干一样粗大的四条腿支撑着身体，青蛙一样的脸上凸出巨大的獠牙。粗厚的眉骨下面，一双火球般的眼睛瞪视着这些渺小的施法者，生满鳞片的头顶几乎擦到这座大殿的顶部。

玛诺洛斯一边来回甩动着自己粗长巨硕的尾巴，一边用雷鸣般的声音说道：“保持法阵稳定！否则我就扯掉你们的脑袋，从你们的脖子上喝光你们的血！”

尽管话语极尽凶狠，但玛诺洛斯也像这些渺小的生物一样全身汗水。他们正在尝试一种新的法术，希望能够制造出更大、更稳定的传送门，让萨格拉斯本尊能够从中通过。但他却差一点儿失去了对这个法术的控制，如果法术失败，施法的巫师当然会死掉，但玛诺洛斯自己也难免会承受恐怖的灭亡。阿克蒙德绝不会容忍更多的错误了。

“我能试试吗？”一个声音在靠近大殿门口的地方响起。

玛诺洛斯咆哮一声，朝那个弱小的暗夜精灵瞥了一眼——那个名叫伊利丹·怒风的小生物。对于这个暗夜精灵的打扰，他毫无兴趣，只是那双琥珀色的眼睛让这个大恶魔感到有些心绪不宁。阿克蒙德容忍这个生物活下来，是因为他在伊利丹的身上感到了某种潜力。而玛诺洛斯则很愿意将钩子穿过这只傲慢的小蚂蚁的眼睛，把他挂起来，然后慢慢地将他肢解掉。这是对伊利丹的那个兄长的报复，因为正是那个德鲁伊给玛诺洛斯带来了太多的灾祸和羞辱。

但这个恶魔现在还无法享受这一点乐趣。玛诺洛斯伸出带有利爪的巨掌向那名暗夜精灵一指，示意他过来，实际上，他只想看看这个名叫伊利丹的家伙会有一个多么悲惨的下场。伊利丹穿着黑皮短上衣和长裤，将长发束在脑后，大步走向这个大恶魔，完全不在意玛诺洛斯强横骇人的威势。他比艾萨拉的那个宠物士兵瓦罗森更让玛诺洛斯不喜欢。

伊利丹在法阵外围停住脚步，认真审视巫师们施法。片刻之后，他点了一下头，然后轻轻一挥手，在一个吃惊的萨特和一个上层精灵之间为自己开辟出一个空位。

传送门发生了波动。玛诺洛斯咬了咬自己黄色的利齿，如果这个暗夜精灵导致了传送门崩塌，到时候他把这个可恶的家伙拍死在墙上的时候，阿克蒙德可就不能说他有什么错了。

伊利丹朝着火焰中的传送门一指，传送门突然稳定住了。大恶魔感到的波动消失了，而且现在这道传送门要比刚才更加稳固。

玛诺洛斯绿色的眉毛紧皱了起来。这个小生物竟然有这样的力量……

不等玛诺洛斯细想，一股力量突然冲到了大殿，这股力量的源头一直指向了传送门深处极为遥远的地方。

“跪下！”四条腿的恶魔立刻吼道。

所有人——无论施法者还是卫兵——立刻尽数跪倒在地。

只有伊利丹除外。

他平静地站在传送门前。他不可能感觉不到从传送门中喷涌而出的压倒一切的力量，但他只是盯着那片黑暗，甚至仿佛还有些期待的样子。

你就是那个……萨格拉斯的声音从传送门中传出来。

大殿中的火把全都在狂乱地闪动着，在舞动的阴影中，一支火把上的火焰格外耀眼。一直冲上殿顶，又越过殿顶折返下来，落在火焰传送门的正上方，形成一颗头颅的样子。

看着这一幕奇景，伊利丹却依旧一脸漠然。玛诺洛斯只能认为他是自己见过的最大的傻瓜。

你就是那个做到了人所不能之事的人……

这名暗夜精灵仿佛对眼前的状况终于有所察觉。他向这个声音稍稍低下头，表现出顺从的样子。“我认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

你很强……萨格拉斯从远方说道。片刻沉寂之后，燃烧军团之主的声音再次响起，但还不够强……

也就是说，尽管伊利丹有着惊人的力量，但仍不足以让这道传送门强大到可以将燃烧军团的君王带进这个凡间位面。玛诺洛斯的心情非常矛盾，他还没能为萨格拉斯打开毁灭这个世界的通道，这让他感到沮丧和气恼，但眼见这名暗夜精灵也一样无法成功，却又让他感到庆幸。

“我也许知道一个办法。”伊利丹突然说出一句出人意料的话。

大殿中再一次陷入了彻底的沉寂。玛诺洛斯挺直了身子，他感到很不安，因为他从没见到萨格拉斯这样安静过。

终于，恶魔之主又开口了……说。

伊利丹举起自己的左手，掌心中逐渐出现了一样物品的幻象。玛诺洛斯伸长脖子，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但很快他就失望了。那不是什么形制复杂的魔符或是耀眼夺目的水晶。暗夜精灵展示出来的只是一片样子很普通的黄金圆碟，大概能充满他的手掌。如果这件物品真的出现在玛诺洛斯面前，这个双翼恶魔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一脚踩烂。

玛诺洛斯等待着萨格拉斯惩罚伊利丹，因为这个小生物浪费了恶魔之主的时间。但燃烧军团的君主却显露出明显的兴趣，反而说道：解释……

叛变的暗夜精灵巫师直白地说道："这是打开一切的钥匙。它拥有强大的力量。它就是巨龙之魂。"

现在，玛格诺斯和大殿中的所有人都开始认真倾听伊利丹的述说了。因为他们全都见识过那件宝物的威力，感受过它压倒一切的力量。曾经那头黑龙用这件宝物在刹那间屠杀了千百个恶魔和暗夜精灵，让周围数里的地面尽皆崩塌，甚至击溃了想要阻止他的众多巨龙。

所有这些恐怖的力量都来自这样一块不起眼的金片。

"就算是在你的火焰地狱中，也能看到它的威力。"伊利丹继续说道，"你能清楚地感知到它非凡的能量，所以你一定渴望着将它据为己有。"

是的……

"借助它，只要你的意念一动，就能杀尽成千上万的生命。它能够将大地上所有抵抗你的生灵一扫而空……或者，不如说是一切生灵。"

是的……

"但你是否考虑过，也许它正是你进入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能量之源，对不对？"

萨格拉斯没有回答，这已经是足够明白的回答了。玛诺洛斯哼了一声。这个暗夜精灵聪明过分了。燃烧军团当然在觊觎这件宝物，但它还在那头黑龙的手中。恶魔大军迟早会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源去猎捕那头龙，但现在他们还需要先杀光伊利丹的同族。

它的确有这样的能量，燃烧军团的君主终于宣布道，它能够打开大门……如果它在我们的手里……

"我有办法找到它的具体位置，知道那头龙把它藏在了哪里。"

又是一阵明显的沉默过后，萨格拉斯说道，那头黑色野兽将自己隐蔽得很好……恶魔之主似乎陷入了沉思，甚至连我也找不到……

伊利丹点点头，脸上露出了微笑。如果这样的笑容出现在其他任何人的脸上，燃烧军团的君主一定会从地狱中伸出手来，将那张脸一点点撕碎。

“但他躲不开我……因为我知道如何追踪他……用这个。”

伊利丹一摆自己的左手，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约略呈三角形的乌黑扁片，和这个暗夜精灵的头差不多一样大。玛诺洛斯向前俯过身，一开始，他以为这是这个世界的守卫者身上披挂的那种甲片，但很快他就发现这片东西不是金属。

是龙鳞。

那头黑龙的鳞。

“非常小的一片东西，很容易就会从那头巨兽的身上掉落。”伊利丹一边说，一边转动着手中这片黑鳞，“在和那头红龙的战斗中他被击中了好几次。我知道一定能够在战场上找到这样的碎片……所以立刻就开始了搜寻。找到这东西之后，我才马不停蹄地赶到这里。”

玛诺洛斯恶狠狠地瞪着伊利丹。这个暗夜精灵怎敢如此大胆？他无法再保持沉默了，于是他高声吼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把它交给你的朋友们？交给你的兄长？”

这个暗夜精灵回头看了一眼大恶魔。“因为我应该得到力量和奖赏。”

大恶魔还想说话，但伊利丹没有给他机会。他已经回过头，继续看着传送门。

“我需要不受限制地使用永恒之井的能量。那头龙很强大，尤其是他还拥有那件宝物。但如果有永恒之井的支持，不管他在哪里，我一定能找到他。”

“然后你就能将那件宝物夺下来吗，凡人？”大恶魔扬起自己的獠牙，露出冷笑，“或者他会直接把宝物给你？”

“无论用什么方法，我会让那头巨兽交出宝物，”伊利丹毫不在意地回答道，眼睛一直都在盯着传送门内的火焰深渊，“将它带回到这里。”

玛诺洛斯想要开口大笑——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掐住了喉咙，那股力量几乎立刻就消失了。但他收到的信号非常清楚。无论这个双翼恶魔有什么想法，燃烧军团的君主对这名叛徒的话都很感兴趣。

你要将那头龙的宝物带回给我，萨格拉斯向伊利丹高声说道。

“是的。”

如果成功，你将因为这份功绩而得到丰厚的奖赏。

这名暗夜精灵垂下头。“没有任何事能够比手捧巨龙之魂站在您面前更让我感到欢欣鼓舞了。”

萨格拉斯似乎是在咯咯发笑。这样的忠诚值得奖励，为了帮助你完成任务，你也得到我的标记，暗夜精灵……

伊利丹抬起头。狭长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点细微的不确定：“萨格拉斯吾主，您能够降临艾泽拉斯就是对我足够的恩泽了，我不需要您更多的眷顾……”

但……我坚持如此。

传送门中射出两根黑绿色火焰形成的触须。

玛诺洛斯立刻遮住自己的眼睛。伊利丹——萨格拉斯法术的目标——却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就算他这样做了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两股火焰灌注进他的双眼。

柔软的眼皮立刻被烧焦了。伊利丹的尖叫声在大厅中回荡，一直穿透到宫墙以外。一切傲慢的表情都从他的脸上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痛苦，最纯粹和最彻底的裂心之痛。

绿色火焰还在不断增强。伊利丹伸开双臂，从地面上被提起，脊背向后弯曲，几乎要折成两段。超自然的烈火还在不断地注入到他焦黑的眼眶中，而他的两只眼睛早已经被烧得丁点不剩了。

还在维持法阵的上层精灵和萨特们全都不敢稍有懈怠，但也都不由自主地缩起身体，竭力想要躲开这个还在不断挣扎的暗夜精灵。就连远处的那些卫兵也都纷纷后退了几步。

突然间，绿色火焰就如同出现时一样，毫无预兆地收缩回去。

伊利丹摔落在坚硬的岩石地面上，勉强用双手和膝盖撑起身体。口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喘息声，头颅几乎垂在地上。之前傲慢无礼的态度至少从表面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萨格拉斯的声音充满了大殿中每一个人的意识：抬起头来，我忠诚的仆人……

伊利丹服从了命令。

他没有了眼睛，脸上只剩下两个不见皮肉的黑色空洞，空洞的边缘能看到裸露的颅骨。萨格拉斯把他的眼球彻底毁掉了。

不过，燃烧军团的君主用另外一种东西代替了这个暗夜精灵的眼睛。现在伊利丹的眼眶里燃起了两团烈火，颜色和刚才残酷折磨这个暗夜精灵的那两根邪火触须完全一样。绿色的火蛇猛然向外喷出，爆燃了数秒钟……然后渐渐平息下来，变成两缕青烟。而这两缕烟尘一直飘浮在空气中，没有消散，也没有变得更浓烈。

现在，你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暗夜精灵，这份礼物对你和对我都很有用……

伊利丹什么都没有说。显然他已经痛得发狂了。

萨格拉斯突然向玛诺洛斯单独传递意念：送他去休息。等他恢复之后，让他去证明他对我的忠诚……取得那件宝物……

玛诺洛斯一挥手，两名恶魔卫士大步上前，抓住浑身颤抖的伊利丹。将他拖出大殿，带往他的寓所。

确认那名暗夜精灵已经走远，听不见大殿中的对话之后，玛诺洛斯用隆隆的声音说道："虽然已经给了这个凡人教训，但让他自由行动仍然是个错误。"

他不会单独行动……会有另一个人陪他。那个名叫瓦罗森的暗夜精灵可以担负这个任务。

听到魔王这样说，大恶魔不由得扇动了一下双翼，露出狞笑。那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情。"瓦罗森？"

艾萨拉的猎犬会好好看着那个暗夜精灵。如果伊利丹·怒风实现了他的承诺，他就能够在我们中间得到一个位置……

玛诺洛斯不喜欢让那个家伙得到这样的晋升机会。"如果他被证实背叛我们呢？"

那么，瓦罗森就会得到我原本打算赐予这个德鲁伊的弟弟的宠幸……只要那名队长将黑龙的宝物带给我……还有伊利丹·怒风跳动的心脏……

玛诺洛斯的笑容变得更加开心了。

第三章

燃烧军团再一次发动了猛攻，恶魔大军的狂暴力量永远不会衰减。这个世界的守卫者们需要睡眠和进食，而恶魔却完全没有这样的弱点。他们日以继夜地战斗，除非被看到。只有处于极度劣势的时候，他们才会撤退，从他们手中夺回每一寸土地都必须以大量鲜血作为代价。

但现在，他们发现，对手也补充了力量，因为和他们对阵的不再只是暗夜精灵部队，还有其他骁勇的战士。抵抗者的军力几乎增加了一倍，牛头人、矮人和其他种族正是抵抗者们迫切需要的生力军。多日以来，燃烧军团第一次战败，被迫撤退到距离苏拉玛废墟一夜骑马行程的地方。

尽管这一次抵抗部队赢得了胜利，玛法里奥却仍然觉得没有多少希望。不仅是因为他的家园早已在敌我双方往复拉锯的激战中被彻底摧毁，往昔的一切繁华美景也已荡然无存。现在更令他困扰的是这些新加入的部队。确实，罗宁迫使星眼领主接受了这些新盟军，但那些充满偏见的贵族让本该齐心协力奋勇杀敌的各部族只能勉强合作。名为盟军，但暗夜精灵和这些异族战士根本无法配合默契，甚至不会真正与他们并肩作战。星眼将他的部队完全编组在左翼和中央，把其他战士都放到右翼。不同的部队几乎不会相互联络，更不要说协同作战了。暗夜精灵只援助暗夜精灵，矮人只接应矮人，全都是如此。

这样的联盟对旁观者而言是可笑的，对他们自己则只能意味着灭亡。恶魔很快就会补齐他们的战斗减员，发动更加凶猛的攻击。

一些迫不得已的战场协调工作全都被强行推到了倒霉的加洛德·影歌头上。令玛法里奥感到惊奇的是，这名卫队长对外族人没有任何恶意——毕竟除了一堆麻烦，他们什么都没有带给他。但加洛德坚决而忠诚地执行了自己的诸多新任务，一直以来，他都秉持着这种尽忠职守的原则，玛法里奥对于他的这种作风颇为敬佩。实际上，加洛德对这场战争的贡献丝毫不亚于罗宁、布洛克斯和玛法里奥，他尽职地协调着不同部队之间的各种事务，同时不断澄清和消除各种针对族群差异的危险言论甚至诽谤诋毁，不断加强联军的凝聚力。从现实角度来看，这位队长在部队指挥上发挥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那个夸夸其谈的星眼。

玛法里奥只能祈祷暗夜精灵贵族们不要看出加洛德·影歌带给抵抗者军队的影响。讽刺的是，影歌队长自己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的概念里，他

只是在服从命令。

罗宁这时正躺在一块大石头上，俯视整片战场。突然，他坐直身子说道：“他们又来了！”

布洛克斯虽然腆着一个大肚子，却异常敏捷地跳起身。这位灰发老兽人挥舞了两下斧头，向前线方向跑去。玛法里奥跳上他的夜刃豹——这是一种口中生有獠牙的大型豹类，是暗夜精灵赶路和作战的强力坐骑。

号角声响起。疲惫的战士们挺起身，做好战斗准备。各个种族的队列中都响起了不同的号令。

片刻之后，战斗再一次爆发。

抵抗者们和恶魔的军阵狠狠撞击在一起，喘息声、呐喊声立刻充满了整片战场。布洛克斯发出挑战的咆哮，挥斧砍下恶魔卫士的一颗脑袋，然后猛地将还在抽搐的敌人躯体推向后面的恶魔。兽人的大斧划出一道道鲜血淋漓的弧光，转眼间，他的身后就倒下了超过半打恶魔。

罗宁也骑着夜刃豹冲入战团，施法之余，他也像玛法里奥一样不断寻找着艾瑞达——燃烧军团中的术士，这些艾瑞达在过去的几场战役中已经被消灭了很多。但他们永远都是抵抗者们的威胁，总是在最出乎意料的时候发动攻击。

现在，罗宁将自己的魔法力量和格斗技艺结合起来。人类法师骑在夜刃豹上，舞动着专为运转魔法能流而打造的锋利双刀。蓝色魔法能流随着他手中的锋刃一次又一次被激射出超过一码的距离，对恶魔造成了不亚于布洛克斯的巨大杀伤力。恶魔的护甲不堪一击，恶魔卫士的武器在罗宁面前就像脆弱的玻璃，玛法里奥非常能够理解罗宁这种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这位红发法师曾经向他吐露过，在未来他会有一位爱人和两个孩子。他们的命运全要依赖他在这个时代是否能成功击败燃烧军团。正如玛法里奥有泰兰德和伊利丹，罗宁在遥远的地方也有他的亲人。

尽管这名德鲁伊的法术和自然息息相关，但他在战场上的实力也丝毫不弱。他从自己腰带上其中一个口袋里面掏出一些多刺的种籽——那种当一个人走过草丛时会挂在衣服上的小球。他将这一把种籽举到面前，轻轻吹了一口气。

种籽仿佛被一股强风吹到空中，数量在瞬间增加了一千倍，向冲锋而至的恶魔洒落下去，几乎变成了一场遮天蔽日的风暴。

那些恐怖的武士号叫着，毫不在意地冲进这团种籽的尘雾中，他们一心只渴望着抵抗者们的鲜血。但只是跑出几步之后，冲在最前面的第一个恶魔突然

变得步履蹒跚，然后又捂住了他的肚子。很快又有第二个，第三个恶魔也变成了这样。几个恶魔丢下手中的武器，立刻被暗夜精灵战士们砍倒在地。

那些没有立刻倒下的恶魔也都全身肿胀，肚子和胸膛不正常地鼓了起来。不止一个满口獠牙的恶魔倒在地上，身体开始剧烈抽动。

在一个还保持着站姿的恶魔体内扎出了数十根匕首一样的尖刺，穿透他的皮肉和护甲，脓水从不断哀号的恶魔体内流出来。那个恶魔转了个身，便倒下死掉了。他的身体仿佛变成了针垫，上面插满了体内种籽增生出的尖刺。

在他周围，又有另外数十个恶魔卫士相继倒下，他们全部遭遇了同样的悲惨命运。看到这样的结果，玛法里奥不由得感到有些恶心。但他知道，对这种敌人只能这样残忍。恶魔的存在只是为了造成毁灭和恐怖，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同情。现在，敌我对阵的双方只有杀和被杀的可能。

尽管已经有许多恶魔被消灭，但总是有更多的恶魔冲上来。暗夜精灵的阵列开始后退，他们遭受的打击尤其沉重。在对抗燃烧军团的战斗中，他们坚持的时间最长，所以也最疲惫。阿克蒙德很聪明，绝不会放过敌人的这个弱点。越来越多满口獠牙的武士拥向了这一段正在逐渐崩溃的战线。地狱犬四处发动袭击，末日守卫从天空中落下，打乱了抵抗者的阵列，击碎了士兵的头颅，或是用长矛刺穿了他们的胸膛和脊背，他们常常一次抓起一两个暗夜精灵，将他们带上高空，再抛进暗夜精灵的队列里。这些士兵成为了恶魔的抛石，自身难逃一死，可又会对他们的同袍造成伤害。

一阵爆炸将数名暗夜精灵抛上半空，爆炸形成的大坑里站起了一个全身喷发着烈焰的地狱火。这种恶魔拥有强悍的身体，智力却很愚钝，只知道要打碎自己面前的一切东西。这个地狱火冲进一队暗夜精灵士兵中，将他们像树叶一样扫到一旁。

不等玛法里奥有所行动，布洛克斯已经正面冲向了这个地狱火。没有人会认为这个兽人能够挡住这样一个巨人，但布洛克斯做到了。地狱火猛然停住脚步，从这个恶魔发出的号叫声判断，在这个兽人面前他感到了挫败。他扬起猛烈燃烧的拳头，要将这个兽人的头颅砸进他的胸腔里，但布洛克斯高举起手中的神木战斧，与恶魔火拳相比异常纤细的斧柄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随后，布洛克斯以比地狱火更快的速度将恶魔的拳头推到一旁，挥斧劈进了敌人的胸口。

地狱火拥有令人惊骇的力量，同时他的身体也无比刚硬。但对于这件魔法武器，他的抵抗能力并不比其他恶魔强多少。斧刃劈进他的身体有数寸之深，从裂开的伤口中喷出了绿色的火焰。布洛克斯喷出一股鼻息，闪身避开邪火，同时拔出战斧，准备再次发动攻击。

地狱火的身体在剧烈地晃动，但没有被击败。他咆哮着，两颗拳头同时狠狠地砸在地面上。强猛的力量形成一道震波，沿着地面扑向布洛克斯，将兽人震倒在地。

火焰恶魔立刻冲上来，要置兽人于死地。但布洛克斯的武器没有脱手，在地狱火靠近的时候，老兽人将战斧像长矛一样竖在地上。

猛冲过来的地狱火被战斧刺穿，他还挣扎着想要攻击布洛克斯，但这名经验丰富的武士稳稳地站在神木战斧之后。盛怒中只知道向前冲锋的地狱火反而让自己的状况更加恶化，战斧在他的体内越陷越深，又一股绿色火焰喷出来，距离兽人只有一两寸远。

这个巨大的恶魔颤抖一阵，终于不动了。

尽管英雄们能够赢得一次次胜利，但燃烧军团仍然在无情地向前推进。玛法里奥想要让自己振作起精神，像以往那样打退这些恶魔，但这一次，他没能成功。泰兰德被绑架对他的斗气造成了严重打击。

他看见星眼领主正在他左手侧很远的地方大声呵斥竭力拼杀的士兵。和前任暗夜精灵指挥官相比，星眼根本就是另外一种人。拉文凯斯在战场上永远都冲锋在前，和他的部下一同浴血奋战。但星眼则永远都是衣着光鲜，一尘不染。他的周围全都是他的亲卫队，就算是在这样紧急的时刻，他也不会让任何看上去不干净的东西靠近他。

就在这时，玛法里奥看到一幕令他吃惊的情景。一个毛发蓬松的巨人从他身边冲过去，一头扎进了暗夜精灵即将被撕开的战线。随后，一个接一个这样的巨人冲了过来。这些身躯庞大的牛头人不断填补进脆弱不堪的战线，用他们非凡的体力逼退敌人。他们以布洛克斯为榜样向恶魔们发动猛攻，第一波攻击就看到了几个满口獠牙的武士。玛法里奥看到率领这支部队冲锋的正是胡恩。他的鹰矛将一名恶魔卫士刺了个对穿，然后又轻松地甩掉恶魔的尸体，格挡开另一名恶魔卫士的猛力挥砍。这名牛头人首领的脸上全是狂野的笑容。

和这名牛头人相比，加洛德·影歌明显要瘦小许多，但是当这名暗夜精灵队长举着染血的剑刃朝高大的牛头人高声呼喊的时候，令玛法里奥感到惊讶的是，那一队牛头人立刻服从了他的命令，开始展开队形，帮助暗夜精灵重建阵列，两个种族的战士开始并肩奋战了。

艾露恩的女祭司们也出现在战场上，英勇地向敌人发起攻击。与燃烧军团到来之前的和平时代相比，这些女战士完全判若鸿沟。她们现在的样子让玛法里奥感到一阵锥心之痛，他再一次因为没能阻止恶魔掳走泰兰德而感到深深的愧疚。

女祭司们骑在她们的猛兽背上，用长剑弯弓与敌人作战。不过，在那些战斗技艺最娴熟的女士中间有一位并非真正的祭司——珊蒂斯·羽月，年轻的她比其他人更娇小一些，而且她还要再过一两个夏天才能正式成为一名见习祭司。但在这种非常局势下，每个人都必须采取非常行动。玛琳达姐妹暂时代替了泰兰德，是她允许珊蒂斯加入到人手极度匮乏的祭司队列中的。现在，这名月亮女神最新的女儿披挂上了来自一位牺牲同胞的，对她还略有些宽大的盔甲，接连射出三支箭，全部命中了恶魔的喉咙。

燃烧军团的攻势遭到遏制，抵抗者们开始发动反击。玛法里奥和罗宁不间断地对敌人造成沉重的打击，暗夜精灵开始夺回阵地了。

月神女祭司的队列中突然响起了一声惨叫，两名全身盔甲的姐妹掉落坐骑。她们的身体发生扭曲，被自己的盔甲压垮。就算是死亡之后，她们的表情仍然显示出遭受金属强力挤压后的巨大痛苦。

玛法里奥凝神细看，不由得惊呼一声。那两位姐妹其中之一正是玛琳达。

“艾瑞达！”罗宁吼道，同时朝西北方向抬起手。

但还没等法师发动反击，一股烈火已经从那个方向喷涌而来。玛法里奥感到了远处那个术士在火焰中挣扎的痛苦。

“我耽误了，真诚地向你们道歉。”克拉苏斯喃喃地说道。那一道火焰正是他施放出来的。这时巨龙贤者已经来到他们两个身后，“我在返回的时候不得不分段完成这次行程，”他苦涩地说道。

没有人责备他，尤其他刚刚消灭了一个极具威胁的敌人。但显然克拉苏斯不会这样轻易就原谅自己。

“我们已经再一次将他们打退了，”罗宁宣布，只是他的话语中听不到多少热情，“就像我们以前每一次击退敌人一样……”

敌人的确从他们面前撤退了。现在，抵抗者们再一次掌控住了局势。艾露恩姐妹们重新开始履行她们真正的职责——治疗伤患。她们穿行在暗夜精灵的士兵中，有几位姐妹甚至在照顾牛头人，尽管她们明显还有些不情愿。

战斗号角让三位施法者朝星眼领主驰骋冲锋的方向望去，那名贵族抡起自己的佩剑，遥指燃烧军团。很明显，他认为抵抗者的这一次胜利完全是他的功劳。

克拉苏斯摇摇头道：“幸好布洛克斯及时找到了拉文凯斯。”

“我相信，那个兽人不可能做得更好了。”玛法里奥回应道。

“对于那个兽人的功劳，我绝不会有半点质疑，年轻人。我能够得到这样的战友，全是命运的安排。来吧，我们去看看能不能帮助那些姐妹们，我们还有很多伤员要照料。”

巨龙贤者说得没错。玛法里奥充分利用了他学到的另一些技能，塞纳留斯向他传授了许多利用植物和其他生命力量抚慰痛苦，医治伤口的技艺。尽管他的能力和大多数女祭司都无法相比，但也有许多战士因为他而伤势大有好转。

他们在伤员中找到了加洛德。这名队长就坐在自己的夜刃豹身边，一位姐妹正在看视他手臂上一道很长的砍伤。

“我一直对她说，这点伤不算什么。”暗夜精灵队长没好气地向走过来的施法者们说，“我的盔甲很好地保护了我。”

“燃烧军团的武器经常是淬毒的。”克拉苏斯解释说，“就算是一点轻微的伤口也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这位皮肤白皙的贤者俯身细看加洛德的伤口。“你的反应非常快，是你挽救了局面。”

“我只是请求牛头人胡恩给我一些人，让我能拯救我的部队，又请求矮人支援牛头人的阵线。”

“就像我说的，这都是因为你快速的反应。在局势最危急的时候，是暗夜精灵和牛头人的无私互助让我们转败为胜。真希望我们以前的指挥官能够看到今天的情景。我刚回来的时候还以为我们的联军仍然是一盘散沙。”

罗宁得意地说：“难道你以为星眼大人能够促成眼前的局面？”

“唉，不能。”

这时，一位高阶祭司走过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这位姐妹身材很高，轻盈矫健的步履让她看起来本身就像是一头夜刃豹。她的面容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地方，但表情却格外严峻。这位姐妹的肤色比大多数同族略浅一些，不知为什么，她让玛法里奥想到了某个人。

“他们说，他们看见你了。”高阶祭司不动声色地对加洛德说。

加洛德木讷地看着她，仿佛不确定她是否真的在自己面前。“玛维……”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了，小弟弟。”

现在，玛法里奥才确认了这两个人五官线条的相似之处。暗夜精灵队长推开为他治疗的女祭司，站起身，面对着他的姐姐。尽管他要比玛维更高一些，但看上去，他却好像是在仰望自己的姐姐。

“自从你开始侍奉月亮女神，选择哈吉里神庙作为研习之所，我们就没有再见过了。”

“那里是卡罗瑟拉升入群星的地方，”玛维毫不容让地说道。她所说的卡罗瑟拉是许多个世纪以前的一位大祭司。许多月神姐妹都认为卡罗瑟拉几乎就是一位半神。

“那里离家很远。”加洛德仿佛突然想起其他人，他转头看着自己的战友说道，“这位是我的姐姐，玛维。玛维，他们是……”

这位高阶祭司完全没有理睬玛法里奥和罗宁，一双眼睛死死地盯住了克拉苏斯。就像其他月神姐妹一样，她一眼就看出了这位贤者的与众不同，尽管还不明白是为什么。还没等加洛德把话说完，她已经单膝跪倒，朗声说道：“很荣幸与您相见，长者。”

克拉苏斯面无表情地回答：“不需要向我跪拜，姐妹，请起身，欢迎与我们携手抗敌。你和你的姐妹们今天给予我们的支援非常及时。”

加洛德的姐姐自豪地站起身。“月亮女神英明地指引了我们，尽管玛琳达和其他一些姐妹牺牲了，但我们终究维系住了摇摇欲坠的战线。如果不是因为距离遥远，我们很有可能会在那些牛头人之前到达。”她向牛头人部队离去的方向瞥了一眼，“他们看似粗笨，却很懂得战斗。”

“这全都是因为你弟弟的协调和指挥，”贤者告诉她，“是加洛德拯救了你们一族。”

“加洛德？”玛维显然颇有些难以置信。但看到克拉苏斯向她点头，她便收回了自己的怀疑，向暗夜精灵队长一点头。“一名城市卫兵的队长竟然成功指挥了整场战役！弟弟，这一次，你真的很幸运。”

加洛德只是点了一下头，甚至没有敢看姐姐的眼睛。

罗宁绝不赞同这位自以为是的高阶祭司。“幸运？说实话，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清晰而务实的头脑！”

女祭司一耸肩，没有多加争辩。“弟弟，你还没有向我介绍……”

“抱歉！玛维，这位古老的贤者是克拉苏斯，他身边的是法师罗宁……”

“一看便知你们是杰出的人物，欢迎来到这个时代，”女祭司不等弟弟说完就开了口，“愿艾露恩赐福于你们。”

“还有这位，”暗夜精灵队长继续说道，“是玛法里奥·怒风……”

玛维犀利的目光仿佛刺穿了这名德鲁伊。“是的……我们的一位姐妹和你很熟，就是泰兰德·语风。”

泰兰德已经是月神大祭司了，尽管这是她被绑架之前不久刚刚发生的事情，但玛法里奥完全没有从这位女祭司的话语中感到应有的敬意。“是的，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我们为牺牲的姐妹而哀悼。我很担心她会因为缺乏经验而遭遇灾祸，如果她的前任能够选择一个更具……经验的继承人，情况应该会好很多。”玛维微妙的口气表明她心目中的合适人选正是她自己。

玛法里奥压抑住自己的怒意。“她没有犯任何错误，那场战斗异常激烈，蔓延范围极广。她来帮助我抵抗敌人，却受伤昏厥了过去。在随后的混乱中，恶魔的仆人们抢走了她。”玛法里奥看着这位眼神刚硬的女祭司，“我们会救她回来。”

加洛德的姐姐点点头。“我将向艾露恩祈祷，希望她平安回来。”她又看向暗夜精灵队长，“很高兴你的伤不重，弟弟。还请原谅，我必须去与其他姐妹会合了。玛琳达的牺牲意味着我们必须迅速推选出一位新领袖，她没来得及亲自选定继承人。”随后，她又鞠了一躬（主要是朝向克拉苏斯的），向众人说道，“愿艾露恩再次赐福于你们。”

玛维走远之后，罗宁哼了一声说道：“你的姐姐还真是友善又令人愉快呢。”

“她非常忠于艾露恩教导的传统，”加洛德为自己的姐姐辩护，“她总是这么严肃。”

“没有人能够否认她的忠实，”克拉苏斯说道，“只希望这不会让她看不见别人所选择的道路。”

加洛德还想为自己的姐姐辩解，不过布洛克斯这时回来了，兽人的大脸上满是笑容。

“打得很痛快！有许多值得传唱的击杀战绩！也有许多战士将因为他们的流血而得到颂扬！”

“听起来不错。”罗宁嘟囔了一声。

“牛头人都是一流的战士，我很愿意和他们在战场上一同杀敌。”高大的绿皮武士停住脚步，将神木战斧杵在地上，“当然和兽人没法相比……不过也差不多。”

克拉苏斯朝战场的方向望了一眼。“至多只是又一次暂时性的停战，即使有其他种族加入，这种情况也无法继续下去。我们必须彻底扭转战局！”

“但这就意味着龙族……”他曾经的门徒说道，“但只要死亡之翼还拥有恶魔之魂，他们就什么都不敢做。”罗宁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提起那头黑龙过去的名字了。耐萨里奥已经不复存在了。

“的确，我也很担心他们不敢有所行动。我们看到了蓝龙一族在试图阻止他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玛法里奥眉头一皱，他想起了泰兰德。除非燃烧军团战败，否则泰兰德就不可能逃脱魔爪。而这需要他们集中起所有力量，尤其是那些巨龙的力量。但现在龙族无法正面对抗恶魔之魂，这也就意味着……

“那么，我们就要把那东西从黑龙手中夺过来。”他突然说道。

就算是从来都是欣然冲上战场的布洛克斯，也睁大眼睛瞪着这名德鲁伊。加洛德沮丧地摇摇头，罗宁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在说玛法里奥完全疯了。

但克拉苏斯在最初的惊讶之后开始以若有所思的眼神看着玛法里奥。

“恐怕玛法里奥是对的，我们必须这样做。”

“克拉苏斯，你不可能是认真的……”

巨龙贤者打断了法师的话头。“我是认真的，我自己也隐约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我们甚至不知道死亡之翼在哪里，他隐蔽得甚至比其他巨龙还要好。”

“这一点没有错，我曾经考虑过一些古代法术，但到现在也没能找到一个让我有信心的办法。我会试试那些法术，如果它们失败了，我就不得不……”

“我认为这件事我能做到。”玛法里奥插口道，“我可以通过翡翠梦境找到他，我不相信他能像那座宫殿一样将自己和翡翠梦境隔绝开。”

克拉苏斯显然对这名德鲁伊的提议非常重视。“很可能你是对的，年轻人……”他又陷入沉思，“但即使他有这个疏漏，这样做也是极其危险的。耐萨里奥会在你找到他的同时感到你。就像你之前提到过的，他也曾经试图在翡翠梦境里追踪你。”

“我已经学会了更加谨慎，我能做到。这是救她，也是救我们的唯一办法。”

戴兜帽的贤者将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按在玛法里奥的肩头。“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去救她。”

“我马上就开始。”

“不！你首先需要休息，你必须以最好的状态进行这次搜寻，这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她。如果你犯下错误，或者被耐萨里奥发现，那一切就都完了。”

玛法里奥点点头。尽管贤者的阻止让他感到失望，但他们终究还是有了希望，无论这一点希望多么渺茫。的确，耐萨里奥可能会得到警告，但那头龙已经心神迷乱，一心只想着他的力量，他的狂妄自大也许正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个优势。

“我会照你说的去做。”玛法里奥对贤者说，“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必须去做。我要找一个人谈谈，这可能会增加我取胜的机会。”

克拉苏斯心中明白，他点头表示同意。“塞纳留斯，你需要和森林的主人谈一谈。”

第四章

泰兰德一直没有进食，但她却并不感到饥饿。艾露恩用月之女神的慈爱浇灌了她，给她以足够的滋养。但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多久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恶魔和上层精灵召唤来的恐怖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增强，而且这位女祭司还感到了另一种更加黑暗的存在。它似乎不是燃烧军团计划中的一部分，却一直在与恶魔的阴谋并行运作。

泰兰德怀疑这个念头的出现可能只是因为自己快要发疯了，但还是禁不住有些怀疑，恶魔正在受到操纵，就像他们操纵女王一样。

有人在对牢门动手脚。泰兰德皱起眉头，没有听到任何脚步声。门外走廊里那个人的动作一定极为安静，而且泰兰德意识到那些卫兵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牢门悄无声息地被打开了。泰兰德竭力思考会是谁走进来。

伊利丹？

进来的不是玛法里奥的弟弟，而是那个作为艾萨拉的首席侍女陪伴在女王身边的贵族。这名暗夜精灵带着戒备的眼神瞥了一眼绿色结界中的俘虏，然后转过身，又静悄悄地将牢门关紧。她这样做的时候，泰兰德看到门外没有卫兵的影子。那些卫兵是在她的视野之外，还是全都离开了？

这名侍女面带微笑地看着泰兰德。如果她用这样的表情是为了安慰泰兰德，那么她没能完全成功。

“我是瓦丝琪女士。”这名侍女提醒泰兰德，“你是艾露恩的祭司？”

“我是泰兰德·语风。”

瓦丝琪心不在焉地点点头说：“我是来帮助你逃走的。”

泰兰德下意识地向月亮女神表达了感谢。她误会了瓦丝琪，以为这名侍女只是女王手下一个充满嫉妒心的宠臣。

瓦丝琪一直走到泰兰德面前，继续说道：“我拿到了一个能够为你打开束缚结界，将你从恶魔的法术中释放出来的护身符。你还可以利用它阻止恶魔注意到你，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非常感谢。但为什么你要冒这样的险？”

“你是艾露恩的祭司，”这名暗夜精灵说道，“我还能怎样做？”瓦丝琪拿出那枚护身符，那是一个形状诡异的黑色圆环，边缘镶嵌着一圈模样凶恶的小髑髅。在圆环的中心处凸出一根六寸长的尖锋，底部镶嵌着黑色宝石。

泰兰德同时感到了它的魔法和邪恶。

“准备好，”侍女命令道，“如果你不想继续待在恶魔的监牢里，就要完全听我的话。”

她伸出手，用那根尖锋刺了一下包裹泰兰德的绿色结界。

宝石放射出光华，那些小髑髅张开令人骨栗的双颌，发出阵阵嘶吼。

结界被吸进了那些小髑髅的嘴里。

泰兰德感到束缚自己的法术消失了。眨眼间，她必须在半空中拧转身子，才不致于让自己的脸撞到地面。这名祭司以蹲伏的姿态落到岩石地面上。让她惊讶的是，这次摔跌没有给她带来丝毫疼痛，艾露恩神灵依旧在保护她。

瓦丝琪有些焦躁地看着泰兰德。结界消失以后，微弱的月光从泰兰德体内散发出来。这名侍女摇了摇头。

“你绝不能这样！这会让你一离开牢房就被发现！”

泰兰德闭上眼睛，向她的女神祈祷，感谢月亮女神的庇护，又告诉女神，现在这已经不是最好的办法。但一开始，艾露恩仿佛没有留意她的祷告。她感觉保护法术依然牢固地存在于自己体内。

“快！”瓦丝琪女士催促道。

泰兰德依旧闭起眼睛，又试了一次。这一次，月亮女神肯定是理解了她赐予泰兰德的礼物给这位祭司带来了风险。

终于，艾露恩的存在开始减弱了……

一种强烈的危险直觉立刻充盈了泰兰德的神经。

泰兰德睁开眼睛，恰好看到瓦丝琪将那枚邪恶的护身符刺向她的喉咙。那根匕首一样的尖锋会在她的脖子上刺出一道又宽又深的致命伤口——如果泰兰德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月神祭司战斗训练的话。她脖颈处的皮肤感到了刺痛，但瓦丝琪甚至连一滴血都没能从她的脖子上刺出来。

艾萨拉的仆人变得像那些小髑髅一样凶恶。她伸出另一只手来抠泰兰德的眼睛，女祭司则抬起带有护甲的膝盖，狠狠撞在瓦丝琪的肚子上。妄图刺杀她的暗夜精灵喷出一口气，邪恶的护身符滚落到一旁。

泰兰德向敌人扑过来，但瓦丝琪的速度也很快，她向那枚护身符翻滚过去。泰兰德俯身要将她拽回来，这名阴狠的侍女却已经将恶魔的宝物攥在手心里了。

瓦丝琪的口中吐出一连串意义不明的辞句。但泰兰德能够清楚地感到她那无比黑暗的语调。而瓦丝琪也在这时将护身符指向了泰兰德。

结界突然重新出现在泰兰德身周。与此同时，这位祭司感到艾露恩的保护也回来了。只是女神的眷顾依然无法帮助她逃脱这个球形结界。泰兰德一再击打绿色的结界，却依然没有任何效果。

瓦丝琪女士站起身，恶狠狠地盯住自己的死敌。“你还不如接受这枚护身符！你永远也甭想得到她的宠爱！我才是她最爱的！”

“我可不想被你的女王看上！”

但瓦丝琪似乎根本不明白泰兰德的意思。她只是盯着手中的护身符，嘶声说道：“我还以为这东西能有用，看来我只能另想他法了！也许光中之光会听我进言，会明白你是不值得信任的！是的，这样也许会有用！”

泰兰德不再试图让这名侍女相信，她对侍奉艾萨拉没有半点兴趣。很明显，瓦丝琪已经完全疯了，根本听不进和自己想法不同的话。

牢门外传来的一阵声响让瓦丝琪迅速转向牢门。“卫兵！他们回来了！吸引他们的手段失效了！”然后瓦丝琪又回头看着结界中的俘虏，再一次用护身符指向她。“必须让一切恢复正常！”

泰兰德的手臂再一次抬起，看不见的绳索捆住了她的手腕，她的双脚也紧紧地并在一起。

“如果我能对这东西更了解一些就好了！”瓦丝琪恨恨地说道，“我知道，只要发出正确的命令，就能直接用它杀死你……”

牢门外的声音逐渐向她们靠近。艾萨拉的侍女将护身符在自己的衣服中藏好，向牢门走去。当她走出牢门的时候，又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泰兰德。

“绝对不要想成为她的人！”说完这句话，瓦丝琪就消失在了走廊里。

几乎就在片刻之后，卫兵重新出现了。一名卫兵透过牢门上的铁栅小窗看进来，久久盯住泰兰德。泰兰德依稀觉得那名卫兵的脸上显露出恼怒的神情——因为泰兰德还活着。瓦丝琪显然不是在单独行动。

泰兰德只能责备自己白白丧失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很明显，瓦丝琪是不能信任的。但艾露恩教导她，应该看到他人身上最好的一面。不管怎样，如果泰兰德更谨慎一些，也许就能趁机控制住这名侍女，至少可以尝试溜出这座宫殿，但她却再一次被困在这里。

“月亮女神，我该做些什么？”泰兰德知道，女神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艾露恩能够保护她已经是莫大的奇迹了。

玛法里奥的面容出现在泰兰德的脑海中，让她感到安慰的同时，却又给她带来烦恼。他绝不会放弃救援她。无论有怎样的危险，他一定会来找她。实际上，泰兰德很清楚，如果能够让她重获自由，玛法里奥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

然而泰兰德·语风却越来越绝望地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阻止玛法里奥这样做。

这片小树林是玛法里奥能够找到最平静的地方，让他可以和塞纳留斯取得联系。这名德鲁伊盘腿坐在地上，再次瞥了一眼周围那些可怜的植物。燃烧军团还没有杀到这个地方，但他们的污染已经蔓延开来，正在影响这里的生命。这里的树木感到了末日的降临，正慢慢为此做着准备，大部分野生动物都逃走了。统治这里的只有一片寂静。

玛法里奥竭力忽略掉一切令人不安的景象，闭上眼睛，将意念向那位半神集中。他伸展出去，召唤塞纳留斯，用自己全部的精神在脑海中描绘这位神祇的形象。

令他感到惊讶的是，那位半神立刻就做出了回应。森林主人的影象出现在玛法里奥的面前。他是一位巨人，身形远远高过暗夜精灵、牛头人、熊怪甚至恶魔。一眼看上去，他和玛法里奥有些相似，面孔和躯干都很像暗夜精灵，只是更加魁梧得多，也有着更多风霜磨洗的痕迹。除此之外，塞纳留斯就完全是独一无二的了。他的腰部以下是一副巨硕而华美的牡鹿身躯，四根末端是蹄子的粗壮鹿腿支撑着他十尺高的身躯。这四条腿能够像风一样奔跑，拥有着任何动物都无法匹敌的敏捷。

塞纳留斯有一双纯金色的眼睛，青苔绿色的鬃毛从他的肩膀一直垂挂下来。在这些鬃毛和浓密的胡须中还生长着细小的树枝和树叶。森林主人的头顶上生着一双壮丽的鹿角——玛法里奥忽然注意到，那双鹿角的位置和自己头顶生出的两个凸起完全一样。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召唤我，半神说道。

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反制和胜过那头黑龙的魔法？

他很狡诈，又是那样的疯狂，塞纳留斯回答的时候嘴唇并没有翕动。他只是这名德鲁伊精神焦点上的一个幻影，真正的森林主人还在非常遥远的地方，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我对龙族有一些特别的了解。

玛法里奥没有问塞纳留斯怎么会有这样的了解。根据他听到的传闻，这位神祇很可能是梦境女士——绿龙伊瑟拉的后代。绿龙族群大多数栖居于翡翠梦境之中。如果那位伟大的守护者将自身最隐秘的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儿子，玛法里奥当然不会感到惊奇。

玛法里奥，翡翠梦境有许多层。这一层又一层的结构叠加在了一起。梦境女士透过自己的经验发现了这个秘密，大地守护者却很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你可以利用翡翠梦境的特殊结构另辟蹊径，绕过耐萨里奥的防御，让他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注意到你。

玛法里奥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方法。他的心中燃起了希望，如果这个方法能成功，那么也许他就能用同样的方法渗透进艾萨拉的王宫。

但他一次只能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尽管心中迫不及待地想要救援泰兰德，但全体族人的命运，还有牛头人、土灵矮人和其他种族的命运更加重要——泰兰德一定会这样告诫他。

但这丝毫没有让玛法里奥心中的愧疚减轻分毫。

我能够马上学会这个方法吗？玛法里奥问半神。

你，是的。这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看……

半神的幻象抬手一指……他们两个的周围出现了一片田园诗歌般完美无瑕的风景。玛法里奥在这里看到的山川河谷在凡间位面里已经饱受燃烧军团的蹂躏，早已残破不堪了。而翡翠梦境却依然保持着这个世界创生时的样子。

这名德鲁伊凝神观看，却没有看到任何他以前不曾体验过的东西。

你注意到了这美景的极致。但即使完美也是有层次的。注意看……

塞纳留斯俯下身，他的手触摸到这原始的世界，变得巨大无比。森林主人握住一小片土地——却又仿佛一下子掀起了整片风景。

随着他将手松开，刚才的风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一个原始的卡利姆多，却又是一个有些新鲜，略有不同的卡利姆多。这里一些地方的山丘不再像原来那么大，一条玛法里奥认识的河流也不再流经从前的区域。在一片应该是平原的地方出现了一连串矮小山脉。

在创造之前，还会有成长，有测试，有早期阶段。这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翡翠梦境，又不是翡翠梦境。这名德鲁伊立刻就认出，这只是一片范围有限的土地。所以在这个卡利姆多，他不可能到达现存凡间位面的每一个地方。

不过……塞纳留斯相信它能够帮助玛法里奥找到那头黑龙。

森林之神若隐若现的身影向远方一指。在这其中行走，你就像是行走在另一个翡翠梦境里，但是玛法里奥，一定要远离它的边缘。它是一幅未完成的图景，如果走出它的边缘，就意味着你将迷失在没有尽头的边缘幽影里。对此，我有过极为可怕的经验。

塞纳留斯没有再说下去，但他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如果玛法里奥在那里迷路，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救他出来。

尽管知道这种可怕的事情，这名暗夜精灵还是决定一试。我该怎样回来？

就像以前一样，如果你要寻找道路返回你肉体的自己，你便会知晓这条道路。

一切都是这样简单……只要像他这样接受过训练。

塞纳留斯的幻影开始消退。玛法里奥又拦住了他。

其他人，他指的是这位森林主人的半神同伴，你有没有说服他们？

艾维娜已经决意与我同路。一切已势所难免，我们现在只是必须决定该如何去做。

玛法里奥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本来他还在期待半神们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到抵抗者们的决死一战中。而塞纳留斯只是表明他的同伴同意支持他们，却还在争论该如何采取行动。对于这些神祇，这样的讨论可能会一直拖延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在那以前，卡利姆多就会变成一个荒芜死寂的空壳了。

不必担心，玛法里奥，森林主人露出会意的微笑。我会竭尽全力促使他们尽快做出决定。

这名德鲁伊这才意识到他泄露了内心最深处的想法，这是新手才会犯的错误。请原谅，我没有不敬之意！我……

正在消失中的塞纳留斯摇摇顶着鹿角的头，伸手向玛法里奥一指——他的指尖是曲曲折折的树枝。他最后说道："催促那些怠惰的家伙履行他们的职责当然不会是不敬……"

说完这句话，牡鹿之神就消失不见了。

玛法里奥本想返回自己的身体，将得到的情报告诉其他人，但塞纳留斯向他展现出的未完成的梦境已经在他面前延伸开去。玛法里奥有些担心如果自己耗费时间先返回凡间位面，那么他可能不会像那位半神以为的那样轻易再找到进入这个早期卡利姆多的路径了。

他不愿意继续压抑自己的冲动，便纵身跳起。就像以前他在翡翠梦境中的情形一样，这里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朦胧的翠绿色光芒。实际上，如果不是偶尔会出现的地形差异，他完全无法区分出这个地方和那个完整的翡翠梦境有什么不同。

经过丘陵、山谷和平原，玛法里奥一直向前飞行。从克拉苏斯那里，他知道了巨龙们栖息地点的大致方向。很明显，大地守护者不会居住在靠近其他巨龙的地方，但克拉苏斯已经向他确认过巨龙一族喜欢依循自己的生活传统。如果这名德鲁伊从龙族祖先之地附近开始搜寻，那么，他将很有可能会有所发现。

玛法里奥下方的地面上出现了更多的山峰。不过这些山既不是他过去在梦境领域旅行时所见到的那种完美的高山，也不是凡间位面里那种受到风雨侵蚀的山峦。就像塞纳留斯所说的，它们都没有完全形成。有一座高峰完全没有北边的一面，那里的岩石和土壤看上去就像是被一把巨大的刀子削掉了。玛法里奥能够看到本应该被埋藏在地下的矿脉和一点洞穴。另一座山峰顶端有一个特殊的冠冕，看上去就好像有人曾经像捏粘土一样塑造它，却在中途失去了兴趣。

德鲁伊将目光从这些奇异的景象上转开，开始查看这一整片区域，这里肯定是巨龙之地的一部分。现在他要做的只是找到耐萨里奥的痕迹。

就像在另外一层翡翠梦境中那样，玛法里奥用自己的感知去探寻那头黑龙特殊的踪迹。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些踪迹，应该是伊瑟拉的。还有另一些踪迹，他判断是阿莱克丝塔萨的。有一些更加微弱的踪迹，玛法里奥相信它们都来源于更弱小的龙。他对这些都没有兴趣。

这名德鲁伊放慢了速度，开始朝所有方向进行搜寻。每一次失败之后，他都开始怀疑也许耐萨里奥不会这样无知和大意。也许那头黑色巨龙对于这个位面的了解要比塞纳留斯所知道的更多，他已经妥善地隐蔽了自己。如果是这样，玛法里奥就算是永远巡行下去也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线索。

他突然停止了前行。一点曾经被他当作弱小龙类而弃掷脑后的痕迹突然再一次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痕迹中有一种看似不可能的熟悉感。玛法里奥将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

这个痕迹的表象立刻被剥开，耐萨里奥的踪迹立刻显露在这名德鲁伊的面前。如果是在凡间位面，甚至是在翡翠梦境里，这样的法术都会彻底屏蔽大地守护者，让任何人都无法找到他。即使是在这里，耐萨里奥的气息也变得极为微弱。不管怎样，玛法里奥还不能过度自信。能够找到黑色巨龙是一回事，而确保他无论在哪一个位面都无法察觉到玛法里奥则是另一回事。耐萨里奥所承受的疯狂让他变得极为偏执，却也大幅增强了他的高等知觉。这名德鲁伊哪怕是犯下最细微的一点错误也可能会被他发现。

保持着极度的谨慎，玛法里奥开始追踪这道踪迹。他不断前行，却发现眼前的风景变得越来越模糊，难以辨认。他回忆起塞纳留斯关于这个位面边缘幽影的警告，不由得放慢了速度。

黑龙已经离他很近了。玛法里奥感到他就位于群山开始变得模糊的地方，同时他还察觉到了另一种东西——一种肮脏的污染渗透进这一区域。在感觉上它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加古老。这让这位德鲁伊想到了自己在深入恶魔之魂时的感觉。那里面不仅渗透了耐萨里奥的疯狂，而且还有一种更加险恶的存在。但那时这一点异常的痕迹非常微弱，对此他并没有多想。

这会是什么？

玛法里奥知道自己现在还不能为此而担心，他正在迅速接近那头黑龙。突然间，整个世界都开始发生波动，他的梦境形态重新进入了凡间位面。

围绕他的这座巨型洞穴就像是一场噩梦。灰绿色的有毒浓雾从零星分散的灼热大坑中飘散出来，这些大坑里涌动着浓稠的岩浆，不断发出“咝咝”的声音，冒出气泡，偶尔开始剧烈沸腾，将大股蒸汽喷射在已经变成焦黑色的岩石上。火山活动让这座巨洞中充满了一种刺目的血色光芒，同时又制造出不断舞动的可怕阴影。对于一头屠戮生灵的疯狂猛兽来说，这里的确是一个很合适的栖身之地。

玛法里奥突然意识到，除了气泡崩裂和热气奔涌的声音以外，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持续不断的声音——锤击声。这名德鲁伊越是集中精神，就越能够察觉到那声音并非来自一把锤子，而是多把。并且这里还有其他活动的声音——说话声，纷乱而喧嚣，无休无止。

受到这些声音的吸引，玛法里奥的梦境形态飞过几码厚的坚硬岩石。这些声音在这座大山的各处回荡，似乎有一座规模巨大的铸铁场正在这座山中全力运营。

一穿过石壁，呈现在玛法里奥面前的情景让刚才那些熔岩大坑仿佛也变成了安静的池塘。

许多地精，这些身材瘦小的生物正四处奔忙。其中一些在大缸和高大的火炉旁工作，将喷发热气的液态金属灌进硕大的方形模具里。另一些用满是磨损痕迹的铁锤卖力地敲打巨人才能装备的甲片。还有百十个地精在锻打巨大的栓钉。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还在不住地彼此交谈。每一个地精说话的速度都很快。玛法里奥目力所及之处全都是忙碌的地精。有几个地精穿着肮脏的罩衫，在那些劳工中间来回巡行，指挥其他地精工作，不时会挥出巴掌，拍一下那些偷懒地精两只绿色尖耳朵中间的后脑勺。

玛法里奥知道，这些地精肯定没干什么好事。他飘在半空，向那些地精们靠近过去。但在观察一阵之后，他仍然搞不清楚这些地精有什么计划。

“麦克罗！”一个雷鸣般的声音突然咆哮道，“麦克罗！来见我！”

德鲁伊定在半空中，片刻间陷入一阵慌乱。他很清楚这个声音，所有能够从恶魔之魂的烈焰中活下来的生灵都不会忘记它。

没过多久，那头黑龙从另一条高大的隧道里走了出来。

玛法里奥立刻躲到一座熔炉后面。耐萨里奥现在应该看不见他，但过去的经验证明，这头发疯的巨兽有时还是能感到他。塞纳留斯为玛法里奥开辟的路径让他能够像计划的那样绕过耐萨里奥的防御法术，但为了准确找到那件邪恶宝物，玛法里奥不得不尽可能靠近凡间位面。

只是犹豫了一眨眼的工夫，地精们又全都开始工作了。不过现在没有一个地精再敢多一句嘴。耐萨里奥的目光扫过工场，寻找他要见的那个麦克罗。

现在，这头黑色巨兽似乎比他从那场大屠杀中飞走的时候更加巨大了。他的身躯各处都在变形、肿胀，眼神也比以往更加恐怖和疯狂。更加令人惊骇的是，他鳞甲皮肉的撕裂伤口正在变大，火焰和熔岩伴随着一次次脉动从那些伤口里流出来。看上去，耐萨里奥的身躯仿佛最终会四分五裂。

但一看到这头巨兽紧紧握在粗大爪子里的那样东西，玛法里奥便无暇再去思考黑龙身体的那些可怕的变化了。

恶魔之魂……

玛法里奥想要飞到黑龙面前，将那只金碟偷走。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样做根本就是自杀。此时此刻他能够做的只有观察和等待。

“麦克罗！”耐萨里奥再一次发出咆哮。他的尾巴抽打地面，发出沉重的撞击声。许多地精都被吓得从地上蹦了起来。

但有一个地精面对这恐怖的场景则显得镇定自若。这个地精的身材格外细瘦，显然已经上了年纪，头顶上只剩下一撮灰毛。脸上完全是一副心烦意乱的表情。他从藏在火炉后面的玛法里奥身边走过的时候，这名德鲁伊能够听到他在不停地嘟囔着关于测量和计算的事情。这个地精差一点儿抬腿踏上耐萨里奥低垂的头颅，才终于向他的主人瞥了一眼。

“是，耐萨里奥陛下，有什么事？”

“麦克罗！我的身体在尖叫！它已经无法承载我的荣耀了！你什么时候能做好准备？”

“我必须重新计算，重新校准，重新考虑您所需要的每一项条件，陛下！这需要极为谨慎的处置，否则我们可能只会让您承受更严重的灾难！”

巨龙的鼻息直接喷到麦克罗身上，差一点儿把这个地精吹飞掉。“我想要你做好准备！马上！”

“一定，一定！”麦克罗退出巨龙能够咬到的地方。“请让我先查看一下最新的板甲……”地精斜起眼睛，盯住了耐萨里奥的利爪，“但是，陛下！我警告过您，认真警告过您，在现在这种状况下握住这只碟子只会让您受到的影响更严重！您真的需要把它先放下来，直到我们为您做好准备！”

“绝不！我绝不会让它离开我！”

麦克罗没有退让。“陛下，如果您不放手，您正在承受的这些变化就会将您吞噬。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任何人都能够从您的骨灰里把它拿走。”

老地精的话终于引起了巨龙的思考。耐萨里奥的面孔不停地抽搐……然后，不情愿地点点头，“好吧……但甲片一定要快些准备好……否则我就要多上一份小点心了！”

麦克罗的头快速地上下摆动了一下，口中同时飞快地说道：“敬请放心，耐萨里奥陛下，敬请放心！”他仿佛根本不惧怕主人的怒火，又说道：“记住！它必须被留在翻检位面！最初您对它的使用激发了远超过我们预期的法术！新的对应法术需要再多几天才能够和实体外壳进行融合，直到那时，我们才能保证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再次发生！”

“我明白，小虫子……我明白……”黑色巨兽气恼地嘶吼一声，转头走进隧道中。

玛法里奥不由得绷紧了身子。这头龙会将恶魔之魂藏在某个地方。现在正是他找到这个地方的机会。

玛法里奥没有再理会那些地精，小心地在大地守护者身后飘飞。耐萨里奥的大肚子填满了这条隧道，让这名德鲁伊无法看到前方的状况，除非他从旁边的石壁中穿过去，或者直接穿过巨龙的身体。玛法里奥知道这样做的风险，只能强迫自己保持耐心。

但随着耐萨里奥走过一条条迷宫般的隧道，德鲁伊的耐心也在不断地被消耗。他们越向前走，玛法里奥早就感到的那种古老邪恶就越强烈。耐萨里奥显然是要去一个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地方。大地守护者一路上只遇到过一头他的同族。那头矮小很多的黑龙向他的主人俯卧跪拜。在那以后，耐萨里奥走过的路上就再没有任何生命，甚至连一条蚯蚓都没有，在这件事上，大地守护者绝不会有任何疏忽。他对恶魔之魂的痴迷让他连自己的亲族都不再信任——考虑到这只碟子能够为使用者提供的力量，他的这种表现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玛法里奥慢慢向耐萨里奥靠近，最终悬浮在巨龙不断摆动的尾巴上。他真的很想催促这头黑色巨龙再快一些。

突然黑色巨龙停下脚步，转过头向身后望过来。玛法里奥下意识地飞进了身边的洞壁里，让自己的全身没入岩石之中，等待了数秒之后，才伏身到洞壁低处，探出头来窥望。

耐萨里奥已经继续向前行进，一边还咒骂着自己反应过度。德鲁伊急忙追赶上去。

他刚刚追上大地守护者，这头黑色巨龙突然转入了一条狭窄的隧洞。耐萨里奥的身体刚刚能在这条隧洞中通行，巨大的身躯不停地摩擦着两侧洞壁。

“就是这里……”他喃喃地对自己的造物说道，“你在这里将是安全的。”

恐怖的感觉在玛法里奥心中越来越强，但他努力压制住逃走的冲动。他几乎已经知道了这头龙将恶魔之魂藏在了哪里，以及是怎样隐藏它的。

耐萨里奥极为小心地伸出爪子，握住了一个细小的岩石凸出。随着他的这个动作，那块岩石开始发光，被龙爪移开，露出后面一个孔洞。从高度判断，这个孔洞应该是一个极为巨大的生物挖凿的——就像这头龙一样大。

耐萨里奥凝视恶魔之魂，然后，极不情愿地将这件宝物轻轻地放进孔洞里，又把那块伪装的石头放回原位。

那块石头再次发出一阵光芒。现在，这个地方看上去又变成了一片再普通不过的岩壁。就算玛法里奥直接飘到这片岩石面前，也绝不可能猜到其中的玄虚。这块伪装的石头和周围的岩石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而最有趣的一点是，现在玛法里奥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这只碟子了。就算是最仔细的搜寻也不可能探查到它的邪恶能量。大地守护者也许无法在凡间位面以外的地方完全藏匿恶魔之魂，但这显然已经是他最好的办法了。

耐萨里奥又停顿片刻，眼睛直盯着收藏着恶魔之魂的地方。一只巨大的龙爪再次抬起，锋利的爪刃距离那块伪装岩石只有几寸远。

黑色巨兽再次气恼地嘶吼一声，突然放下自己的爪子，开始走出这座洞窟。

玛法里奥再一次沉入岩石里，一直等到他确信耐萨里奥早已离开，现在一秒钟就像一个小时。终于，相信黑龙已经走远的暗夜精灵从岩壁里探出头来，看到洞窟果然空了，才飘飞出来，停在恶魔之魂前方不远处。

就算是几乎贴在那块伪装的石头上，玛法里奥也什么都感觉不到。他很想离开这个受到诅咒的地方，但还是决定要好好看看那只碟子，确认自己掌握一切关于这件邪恶宝物的必要情报以及它的具体位置。克拉苏斯一定会就此向他提出许多问题。

他向前探过身，梦境形态穿过了耐萨里奥经过伪装的宝库。

一阵狂野的咆哮充满了整座洞窟。

玛法里奥忘记了恶魔之魂，让自己深深地陷进洞壁里，一直钻进几码深的岩石中才敢停下。

他感到一股强猛怪异的力量充斥在洞窟中，寻找一切不应该属于这里的东西，但却没有碰到玛法里奥。而这名德鲁伊清楚地认识到大地守护者就是这股力量的源头。

耐萨里奥显然察觉到这里发生了问题。但从他含混而不加区别的搜寻来看，他并不知道问题是什么。玛法里奥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确定应该离开还是留在原地。

探索魔法的扫描距离玛法里奥更近了，但又一次从这名暗夜精灵的身边划过。玛法里奥刚要放松下来，却突然感到那头龙直接扑向了他。

德鲁伊立刻向岩石更深处退去。耐萨里奥的搜索也被抽回。大地守护者再一次错失了他。

但这名暗夜精灵不敢再冒险了。他已经发现了碟子的所在，至于大地守护者，也许仍然心存怀疑，不过很可能没有意识到真的有人就藏在附近。

玛法里奥退出洞窟，又退出这座大山。一离开山脉，他又沿路返回了翡翠梦境中那个未完成的世界。直到他退回到这里，才稍稍感到一些安心。

但这一点安全感转瞬间便荡然无存。玛法里奥再一次感到耐萨里奥压倒一切的存在。

这头黑色巨龙知晓翡翠梦境的多层结构……

玛法里奥拼尽全力集中精神，将自己的全部意念聚焦在他的凡间躯壳上，想象自己回到了那里。这时，他感到大地守护者正朝他的方向延展过来。

就在他感觉那头疯狂的巨龙抓住他的时候……玛法里奥醒了。

“他在发抖！”罗宁在这名德鲁伊的左侧喊道，“他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

“玛法里奥！”克拉苏斯充满在这名德鲁伊的视野中，“你怎么了？说话！”

“我……我没事……”玛法里奥暂停一下，平复自己的呼吸，“耐萨里奥……他……他差点儿注意到我，但我躲开了。”

“你已经去找他了？你不应该这么做！”

“机……机会有了……”

“现在他也得到了警告。”罗宁嘟囔着。

“也许得到了警告，也许没有，”这个人类曾经的导师说道，“他更有可能会将这当作他自以为包围住他的许多阴影之一。”贤者又向玛法里奥问道：“你有没有找到恶魔之魂？”

“是的……我知道它在哪里了。”玛法里奥努力回答道。他再一次看见了耐萨里奥，那副疯狂的巨龙面孔让他感到不寒而栗。“我只是担心我们可能没办法将它从那头黑龙手中夺过来。”

“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克拉苏斯点点头，他完全理解玛法里奥的担忧，“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第五章

柔软的双手抚过伊利丹的脸，洗去他被烧焦的坏死皮肉。百合花和其他花朵的芳香飘入他的鼻腔，他的身子终于动了一下，从帮助他逃避剧痛的昏迷中醒过来。疼痛终于减弱到能够忍受的程度，只是玛法里奥的弟弟觉得这种疼痛将永远不会消失。

但随着知觉的完全恢复，伊利丹的世界突然充满了令人发疯的色彩和狂暴的能量。他大声喘息着，伸手臂捂住自己眼睛曾经的位置，现在那里已经没有眼皮遮盖了。但就算是他的手臂也不可能将那些正在将他逼疯的能量旋涡和色彩变幻挡开。这就是萨格拉斯赐予他的礼物——一种恶魔视觉，让整个世界在他眼前呈现出魔法的形态。

就在这时，伊利丹・怒风回忆起人类法师罗宁的话。集中，那位强大的施法者不止一次这样向他强调，集中，让它凝聚在一起，这才是关键所在……

伊利丹强行压下自己最初的惊骇，尝试按照罗宁的话去做。一开始，这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他的眼前只有无尽的混沌，根本不是像他这样一介凡间生物能够控制的。

但伊利丹有着强大的决心。正是凭借这份决心，他在月神卫士中才得以如此迅速地晋升，而现在他也以同样的决心强行压制住了视野中的混乱状态。色彩开始有了组织，能量流动变得规律和有目的。各种形态开始依照万事万物的内在能量凝聚成形，向伊利丹展示出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个体。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正躺在一张软垫长椅上。这张椅子的表面是如此光滑柔软，甚至如同有生命的肌肤。他的身边站着三个人，后来伊利丹才发觉她们都是女性。双眼聚焦越来越强，他也逐渐能够分辨更多的细节。她们全是暗夜精灵，都很年轻美丽，身上穿着华丽却又充满诱惑的长裙。

随着伊利丹将目光集中在一个正在为他清洗伤口的女孩身上，他开始更清晰地识别女孩的面容。伊利丹看到她的头发是银色的，并非天然的银色，眼睛轮廓带有猫科动物的线条。实际上，他的视觉比以往更加敏锐了。他能够看清楚发丝之间细小的变化，能感到这些上层精灵不同的力量水准。他知道，在这三个人里，为他清洗伤口的这个人的力量要远远超过另外两个。但即使是这样，她的能力也无法完全和伊利丹相比。

为伊利丹擦洗的侍女最先察觉到他的苏醒，她将湿布巾放到一旁，拿起另一样东西。透过环绕那件物品的能量，伊利丹知道那是一块琥珀色的丝绸手帕。

正是他失去的双眼的颜色。

“这是为您准备的，巫师大人……”

伊利丹很清楚这是做什么用的。他刚刚拥有的敏锐视觉让他忘记了现在的自己在其他人眼中的样子。他就像在拉文凯斯领主面前那样低下头，让侍女将这块丝巾缠裹在自己双眼曾经所在的地方。丝毫没有让他惊讶的是，丝巾对于他新获得的视力没有造成任何障碍。

“这样就好多了，”那名侍女喃喃地说道，“在女王面前你应该呈现出最好的样子……”

“谢谢你，瓦丝琪……”艾萨拉的声音突然响起，“你和其他人可以退下了。”

瓦丝琪用力闭住嘴，然后鞠了一躬，便和另外两名侍女退出了房间。

伊利丹屏住呼吸，将自己的知觉转向女王，一片灿烂的光辉围绕着艾萨拉。伊利丹知道，这耀眼的银光代表着艾萨拉所掌握的力量，他觉得自己一定会被这种强光刺瞎双眼，只是他已经不可能再失明了。艾萨拉受到全体暗夜精灵的爱戴，但有一些个别的人，比如伊利丹，从来都认为女王的这种技巧不值得称道。伊利丹一直都相信艾萨拉在利用上层精灵的力量施展法术，他很怀疑，无论是后来的萨维斯领主还是以前的瓦罗森队长是否知道他们的君主施展这种法术有多么高妙娴熟。

“陛下。”伊利丹从长椅上下来，单膝跪倒。

“请……起身。这种私人场合不必如此多礼。”艾萨拉来到伊利丹面前，伊利丹却没有注意到她是怎样做的，而女王已经扶着他坐回到了长椅上。“让我们更舒服一些，我亲爱的巫师。”

他们刚一并肩坐下，艾萨拉就向伊利丹靠过来。她的抚摸将伊利丹的灵魂放在了火焰上，伊利丹从她身上感到了一种恍若催眠的力量。

催眠？伊利丹认真审视着艾萨拉。

围绕艾萨拉的光晕明显加强了，甚至将伊利丹也囊括其中。伊利丹不由得惊叹，就连对艾萨拉的法术早已心知肚明的他，也难免会落进这位女王的控制之中。

尽管心中清楚这一点，伊利丹能做的也只是避免自己不要被这位绝美女子的魅力彻底吞没。

“你真是让我吃惊，伊利丹·怒风！你是这样聪明，这样强大！就连我们的萨格拉斯主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否则他为什么会赐予你如此珍贵的礼物？”艾萨拉修长绵柔的手指轻轻抚过琥珀色的丝巾，“但那双美丽的琥珀色眼睛不见了，真是可惜啊……我知道那一定很痛……”

她迷人的面庞向伊利丹的手贴了过来。此时此刻，说不想让她更靠近一些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我受得住，陛下。”

“求你不要这样说！对于你，我只是艾萨拉……”她的手指从伊利丹的眼窝抚摸到他的面颊。“这么英俊！”她的手落到他的肩头，拨开他的衣服，“这么强壮……这里也有至尊者的标记！”

伊利丹皱起眉头，向艾萨拉抚摸的地方看过去。

一幅纹路繁复的文身图案覆盖了他的肩头。伊利丹能感到这幅图案下面严密地隐藏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魔法——萨格拉斯的魔法。这种魔法充满了他的身体，而直到现在他才感到这种魔法的存在。伊利丹不由得大吃了一惊，迅速向自己身体的另一侧瞥了一眼，看到那里也有同样的文身图案。萨格拉斯真的已经将他彻底变成了燃烧军团的生物。

玛法里奥的弟弟暂时完全忘记了身边的女王，只是小心翼翼地伸手碰触自己的文身。他立刻感到一股能量在体内涌动，他的身体还在将这种原始的能量辐射出来。他知道，永恒之井所汲取的也正是这种能量。看来，恶魔之主用这种方法强化了他的能力。

“你真真正正地得到了他的宠幸……所以，你也得到了我的宠幸，”艾萨拉女王悄声说着，再次向伊利丹贴过来，“我能给你许多宠幸，其中一些就算是他也不能……”

“请原谅我擅自打扰，光中之光，”一个人影几乎是咆哮着出现在屋门口。

伊利丹身子一紧。而艾萨拉已经站起身，将自己丰润光泽的秀发拨到脑后，用充满魅惑的慵懒眼神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人。“什么事，亲爱的队长？”

女王身周放射出充满吸引力的灿烂光辉，而瓦罗森队长的身上只是散发出一团黑雾，这让伊利丹想到了恶魔。对恶魔的巫术能力，伊利丹只有很少一点了解，但他已经能够看出，这名军人可能像玛诺洛斯一样强大而致命。

甚至可能比那个大恶魔更加致命。至少，玛诺洛斯不会因为对女王或真或假的争夺而嫉恨伊利丹。瓦罗森在看到艾萨拉和伊利丹并肩坐在长椅上的时候，心中早已如烈火灼烧。艾萨拉站起身的时候还在伸手爱抚伊利丹的面颊，这当然只会让他更加愤恨不已。

“我是来找他的，陛下。这个人已经做出承诺，我们的主人在期待他履行自己的承诺。”

“我会的，”伊利丹隔着丝巾瞪视这名军官，毫不示弱地回答道。瓦罗森愤愤地眯起双眼，但还是点了点头。

“那么，就请务必完成任务。”艾萨拉插口道。她站到他们两个中间，用迷人的目光各看了他们一眼。“我相信，在你们两个面前，没有任何一头龙能够有机会幸存下来！我非常期待能够听到你们立功的消息……”女王的另一只手抚过禁卫队长的胸甲，瓦罗森的眼睛一下子就燃起了欲望的火焰。“我等着……你们两个立功的消息！”说完后，女王又伸手按在伊利丹赤裸的胸膛上。

虽然心知艾萨拉这样逗弄他们并非出于好意，但伊利丹还是禁不住稍稍有了反应。他急忙集中精神抵抗住艾萨拉的诱惑，同时回答道：“我不会让你失望……艾萨拉。”

他没有在这个名字之前或之后添加任何头衔，这种亲昵行为背后的意思显然让那名军人感到不安。瓦罗森的手滑向自己的剑柄，但他明智地只是让手从武器上掠过，没有真正握住他的佩剑。

“我们必须先找到那头龙——你宣称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伊利丹抓起那片龙鳞。“我没有宣称，我只是说出了事实。”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继续等待了。现在，天就要黑了。”

伊利丹转向女王，以他在黑鸦堡垒见到的方式向女王鞠躬。“如果您许可……”

艾萨拉给了他一个帝王般的微笑，同时向瓦罗森说道：“你也要出发了，亲爱的队长。”

“最高贵的，光中之光，月亮的花朵……”瓦罗森也深深地鞠躬，他的动作显示出军人的标准干练。然后他看着伊利丹，向门口一指：“请，巫师大人。”

伊利丹没有对这个身披铠甲的人说一句话，只是大步向门外走去。他感觉瓦罗森就跟在身后，如果这名队长要用匕首刺穿他的脊背，玛法里奥的双胞胎弟弟也丝毫不会感到惊讶。但瓦罗森显然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冲动。

“我们去哪里？”伊利丹问自己的间距“保镖”。

“我们离开辛艾萨莉之后，你就可以施展你的法术了，我们的萨格拉斯主人希望这个任务尽快完成。他正迫不及待地要来到艾泽拉斯，将他的祝福赐予我们的世界。”

“那将是艾泽拉斯的幸运。”

瓦罗森久久注视着伊利丹，竭力想从他的回答中找出纰漏。但显然他没有成功，最终，他点点头说：“是的，那将是艾泽拉斯的幸运。”

禁卫队长引领伊利丹走过宫殿。最终，他们向下走去。当靠近豹房的时候，伊利丹问：“那么，在这个任务里你将一直陪同我？”

“应该有人照看你的族亲。”

“感激不尽。”

“我们伟大的主人对那只碟子报有巨大的期望，他相信那将是他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关键。所以，他一定会得到它。”

“欢迎和我一同行动。”伊利丹说道，这时，他们已经进入了豹房。伊利丹看到眼前的情景，突然停住脚步。“这是怎么回事？”

十二名恶魔卫士正站在夜刃豹旁边，凶残的面孔上充满了嗜血的欲望。两名末日守卫站在恶魔卫士旁边，显然是在监督他们没有翅膀的同类，还有两个恶魔卫士正紧紧拽着一头地狱犬的缰绳。

“就像我说的，”瓦罗森队长的声音中似乎带有一丝挖苦的意味，“应该有人照看你。这些……”他向那些恶魔卫士们一指，“会非常认真地照看你。对此，我已经做出了我最郑重的承诺，巫师。”

伊利丹点点头，什么都没有说。

“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我向你保证，罗宁。”

“什么都不要向我保证，克拉苏斯。”人类法师回应道，“只要小心就好，不要担心星眼，我会对付他。”

“他是我们最不担心的。我相信你和影歌队长一定能指挥好我们的部队。”

“我？”加洛德摇摇头，“克拉苏斯大师，你太信任我了！我只是一名卫队军官，仅此而已！就像玛维说的，我只是得到了幸运的垂青！我的能力当然比不上……比不上……”

“星眼？”罗宁哂笑着问道。

克拉苏斯说道：“恐怕我们只能依靠你了，加洛德·影歌。牛头人和其他种族都看到了你对他们的尊重，所以他们也同样尊重你。上一场战斗的情况一定还会重演，你必须在关键时刻做出决断，采取行动。我必须说，这是为了你的族人。”

这名暗夜精灵的肩膀在沮丧中稍稍垂了下去。“我会竭尽全力，克拉苏斯大师。我能说的只有这个。”

贤者点点头。“这也是我们对你的请求，队长。”

“现在，我们已经将这件小事安排好了，”人类法师说道，“你们打算如何到达那处巢穴？”

“我们无法使用狮鹫了，我们必须骑乘夜刃豹，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奔驰。”

“但这条路太长了！而且这样会让你们更容易遭到燃烧军团刺客的袭击！”

阿克蒙德的恶魔爪牙一直在暗中窥伺抵抗者们，伺机刺杀克拉苏斯和他的同伴。玛法里奥奇迹般地成功逆转了燃烧军团注定的胜局之后，更是遭到了阿克蒙德的深深记恨。而毫无疑问巨龙贤者也在那个大恶魔刺杀名单的前列。

“利用法术前往死亡之翼的巢穴实在太冒险了。”克拉苏斯说道，“对此，我相信他肯定已经严加提防，我们只能用普通的办法走过这段路。”

“我还是不喜欢这样。”

“我也不喜欢，但我必须如此。”他看着自己的同伴，“准备好出发了吗？”

玛法里奥点点头，布洛克斯不耐烦地喷着鼻息。德鲁伊和贤者的确都有非凡的能力，但克拉苏斯也很清楚有一位技艺高超的武士多么重要。施法者在许多方面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布洛克斯则是他们最可以信赖的同伴。

“一个小时以后，你就可以告诉星眼领主我们走了。”克拉苏斯在骑上夜刃豹的时候对人类法师说。

“我会给你们两个小时。”

看到德鲁伊和兽人也上了夜刃豹，克拉苏斯便催赶坐骑向前冲去。身姿优雅的大猫很快就飞跑起来，贤者的同伴紧随其后。没过多久，三头夜刃豹就将暗夜精灵的营地远远甩在了身后。

三个人一路上都没有说话，集中精神观察前方的道路，警惕周围一切危险的迹象。这一夜总算是平安过去了，他们已经跑出了很远。当太阳开始升起的时候，克拉苏斯终于召唤众人停下。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克拉苏斯看着前方遍布稀疏林地的丘陵说道，“我更愿意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进入那里。”

“你认为我们在那里会有危险？”玛法里奥问道。

“也许，那片树林很稀疏，山丘中有很多狭小的谷地，很适合进行伏击。”

布洛克斯点头表示同意。“敌人很可能就埋伏在北边那些山丘上，那里能够很好地俯瞰下面的道路。我们要避开那里。”

“我同意，你看得很准。”贤者向周围扫视了一圈，“我相信这里的两块高大岩石很适合作为扎营地点，在这里我们能拥有良好的视野观察周围，同时还能得到一些保护。”

他们将夜刃豹拴在附近的一棵歪脖树上。这些大猫被驯养了许多代，懂得严格听从主人的每一道命令。布洛克斯拿出他们随身携带的给养，承担起喂食大猫的工作。他们带的给养足够维持他们和夜刃豹三天的食物所需。但在那以后，他们就只能让大猫自己狩猎了。克拉苏斯希望那时他们能够到达更富饶一些的地方，因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实在太稀少了。

他们三个也开始吃东西。对于像克拉苏斯这样的巨龙，以盐渍干肉作为食物显然不能称得上满意的一餐，但他早已锻炼自己适应了这种补充体力所必需的干粮。玛法里奥吃了一些水果干和干果，布洛克斯吃得和克拉苏斯一样，不过他的胃口要好很多，兽人在面对食物的时候从不挑剔。

“大猫们已经休息了，”克拉苏斯在饭后说道，“我建议我们也休息一下。”

“我站第一班岗，”布洛克斯说。

玛法里奥提出由他站第二班岗，于是警戒岗哨就迅速被布置妥当了。克拉苏斯和德鲁伊在两块巨石中更高的一块旁找到地方躺下安歇。布洛克斯以他粗大的身材所不应具备的敏捷轻松爬上陡峭的巨石，在巨石顶端坐了下来，将战斧倚在膝头，举目眺望四周，就像是一头饥饿的猛禽。

巨龙贤者本来只想打一个盹儿，却很快就沉沉睡去了。最近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过度透支体力，却很少休息一下，让自己疲惫不堪的身体可以稍有恢复。

龙会做梦，克拉苏斯当然也不例外。他的梦想就是能够再一次自由飞翔，张开现在无法拥有的双翼，乘风冲上蓝天。在这个梦里，他再一次变成了考雷斯特拉兹，一个属于天空的生灵。被束缚在地面让他感到越来越痛苦，这头巨龙很适应自己的凡人躯体，但这一点的前提是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动心思就能够变回真正的自己。在这个能力被剥夺以后，他经常会因为被困在现在这副脆弱的身躯里而感到无比沮丧。

在他的梦中，这个诅咒突然抓住了他。软弱的凡人血肉缠绕住他的身躯，让他越来越小。他的翅膀收缩进脊背，尾巴消失不见。他排满利齿的硕长双颚被压进了头颅，取而代之的只是一只小得可怜的鼻子——他又变回了那个精灵施法者。考雷斯特拉兹再一次成为克拉苏斯，向地面跌落下去……

他猛地从梦中醒来，全身都是汗水。

克拉苏斯依稀觉得自己会发现他们受到了攻击，不过出现在他耳边的只有玛法里奥有节律的呼吸声。他站起身，看到布洛克斯还在警惕地为他们站岗。随后又看了一眼太阳，估计了一下时间。布洛克斯站岗的时间早就过了，现在已经快轮到克拉苏斯自己了。

这名身材瘦高的长袍贤者没有叫醒德鲁伊，而是伸手抓住岩石，像蜥蜴一样快速攀援而上。当他到达岩石顶部的时候，布洛克斯一下子跳起身，端起战斧，反应速度丝毫不亚于这头巨龙。

“原来是你。”兽人嘟囔着，帮助克拉苏斯爬上巨岩。他们两个坐在岩石顶上，一边眺望远方，一边开始交谈，“我还以为你在睡觉，克拉苏斯大师。”

“应该是你去睡觉了，布洛克斯。你同我们一样，需要休息。”

绿皮武士耸耸肩。“兽人武士能够睁着眼，举着武器睡觉，不需要叫醒暗夜精灵。他必须再多睡一会儿。和龙作战的时候，他会比一个老战士有用得多。”

克拉苏斯看了兽人一眼：“一位老战士顶得上二十个年轻人。”

老武士显然很喜欢贤者的恭维，不过他还是说道："这个老家伙的光荣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会再存在红斧布洛克斯加的故事了。"

"我活得比你要久，布洛克斯。我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你还会赢得许多荣耀，还会英勇地冲进许多战阵。红斧布洛克斯加的新传说还没有到来，也许我就是讲述那些传说的人。"

兽人的面色阴沉下去。突然间，他低垂下头，"您的话让我感到荣幸，尊贵之人。"

就像玛法里奥一样，布洛克斯知道克拉苏斯的真实身份。令巨龙贤者惊讶的是，这位嘴角生着獠牙的武士早就知道了。布洛克斯曾经学习过一些萨满之道，他能够感到身边同伴难以想象的力量和年岁。而当看到克拉苏斯和巨龙交流的情景，他自然能猜出大多数人都懵然无知的真相。最初他也许想不到克拉苏斯就是红龙考雷斯特拉兹，但在得知这件事以后，这位兽人不过是稍稍一皱眉就接受了这个无法想象的事实。

"作为一个'尊贵之人，'"克拉苏斯索性说道，"我坚持要求你去睡觉，玛法里奥站岗的时间已经快结束了，剩下这一点时间我会代替他，然后就轮到我了。"

"还不如你……"

克拉苏斯看着兽人的眼睛说道："我向你保证，我的精力要远比你们旺盛得多，我不再需要睡觉了。"

看出自己再争论也没有用，布洛克斯便喷出一股鼻息，站立起来。但就在这时，克拉苏斯向这位高大武士的身后瞥了一眼，身子立刻变得僵硬起来。

"末日守卫……"他悄声说道。

布洛克斯立刻匍匐下来，他们看到三个扇动火焰翅膀的恶魔正缓缓向这片丘陵飞过来。他们都手握外形恐怖的长剑，警惕地观察周围。但他们显然还没有注意到这里的三个人。

"他们正在朝我们的必经之地飞去。"克拉苏斯发现了问题。

"我们应该现在就阻止他们。"

贤者赞同地点点头，然后又说道："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否还有同伙，不能让他们向其他恶魔发出警报。不过，首先我们要查清楚他们有什么目的。"

克拉苏斯闭起眼睛，让自己的知觉向那些恶魔扩展过去。他立刻就感到三个恶魔辐射出的黑暗流，那黑暗流是如此丑恶污秽，让这头巨龙产生出一股强烈的反感。但克拉苏斯还是毫不犹豫地深入到这片黑暗之中，他必须探查清楚隐藏在里面的事实。

他在这些恶魔的身上看到了他早已熟悉的野蛮和混沌。一个生物身上竟然能存在这样的邪恶——这位贤者至今都对此难以置信。这种疯狂丝毫不亚于占据了高贵耐萨里奥的内心，直至将他转变成秽恶的死亡之翼的那股黑暗力量。

在这些恶魔的狠毒思想中，他终于找到了自己需要知道的情报。三个末日守卫正在执行巡逻任务，寻找燃烧军团可能受到敌人攻击的弱点。同时，他们还不打算将这场战争局限在地面战场上，想要在抵抗者背后也制造巨大的恐惧。

这个战术丝毫不让克拉苏斯感到惊讶。他相信阿克蒙德肯定还有其他计划正在展开，也正因为如此，夺取恶魔之魂的任务才如此重要。

他在周围地区又搜索了一遍，不过没有再找到其他敌人的踪迹。随后，他便收回了自己的意识探索。

“只有他们三个，”他对布洛克斯说，“我们要干掉他们，但我认为这一次最好使用魔法。”

兽人满意地喷出一股鼻息。克拉苏斯滑下巨岩，叫醒了玛法里奥。

“什么……”暗夜精灵开口说道。克拉苏斯立刻示意他保持安静。

“有三个末日守卫。”年长的贤者悄声说道，“他们在单独行动，我打算消灭他们，我需要你帮忙。”

玛法里奥点点头。他跟随克拉苏斯绕过巨岩，一同观察那些正在天空中巡视丘陵的恶魔。

“我们该怎么做？”德鲁伊问。

“如果我能够同时打下三个，当然最好。不过，他们在不断移动，我可能会失手。如果有被我漏掉的，就由你来对付。”

“好的。”玛法里奥深吸一口气，做好了准备。克拉苏斯盯住那些末日守卫，等待他们彼此靠近的时刻。

两个恶魔停下来交换信息，但第三个还在四处游荡。贤者悄声骂了一句。他知道，现在是消灭两个恶魔的最佳时机。但第三个距离他的同伙还很远，克

拉苏斯担心自己的攻击会让那个恶魔逃掉。

玛法里奥一定感到了他的犹豫。“我不会让他逃走的，克拉苏斯大师。”

他的话让贤者大大松了一口气。克拉苏斯点点头，开始集中精神。

和伊利丹不同，甚至有时候和罗宁也不一样，巨龙贤者活了太长时间，现在已经完全不会去浪费力气产生任何花哨的法术效果了。末日守卫非常危险，必须干净利索地消灭掉，仅此而已。两头有翼恶魔一个接一个地爆炸了，他们的零碎身躯如同雨点一般迅速落在地上。

但就像克拉苏斯担心的那样，第三头恶魔逃出了他的陷阱。不过这头恶魔也没有能多活太久，就在前两头恶魔的渣滓还在坠落的时候，玛法里奥举起一片树叶，向着轻风默诵着积聚，突然，一阵强风在德鲁伊身边升起，裹挟住那片树叶，带着它准确地向仅剩的末日守卫飞去。

那片树叶突然变成了许多片，足有成百上千片。他们在风中盘旋飞舞，速度越来越快，一下子将正在逃窜的恶魔包裹在其中。

每一片碰到末日守卫的树叶都牢牢地黏在他的身上，数百片叶子很快就覆盖住恶魔，而在风中盘旋的叶片却丝毫不见减少。这名长角武士努力和旋风抗争，但粘附在他身上越来越沉重的树叶让他渐渐无力为继。

只是几秒钟的工夫，恶魔就变成了绿色的一团。他的翅膀越扇越慢，完全无法对抗迅速积累在身上的重量。

终于，最后那个末日守卫像石头一样坠向地面。

玛法里奥没有去看那个恶魔和坚硬地面的撞击，他已经做了自己需要做的事，但他从来都不喜欢这样。

“道路已经被扫清了，”克拉苏斯宣布，“但我们必须加快速度，穿过那片丘陵还需要很长时间……”

岩石顶上的布洛克斯突然喊道：“天空中还有东西！就在我们上面！”

又过了几秒钟，一片阴影遮住了他们……这片影子迅速扫过整片区域。那是一头双翼巨兽，移动速度非常快，不等三个人看清他的样子，他就已经消失在了云层中。兽人举起战斧，克拉苏斯和玛法里奥也急忙准备好了法术。

随后，这头巨兽又冲破云层，径直朝这三个人飞来。巨大的皮翼轻松地拍打着，支撑他不断降落。

克拉苏斯长吁一口气。严肃的脸上也绽放出一点笑容：“我早就应该知道！早就应该感到了！”

考雷斯特拉兹回来了。

贤者年轻的自己落在三个人面前，这头红龙是那样辉煌壮丽：高耸的冠鬃从头顶一直延伸到尾尖，一张大嘴能够将这三个人一口吞下，里面排列着整齐锋利的牙齿，但他的眼睛里却永远都不缺少睿智和仁慈。

克拉苏斯怀疑自己可能有些过分自恋，不过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赞叹这个很久以前的自己。考雷斯特拉兹已经证明自己要比年长的克拉苏斯记忆中更有能力，尽管他们是两位一体的存在，但克拉苏斯还是觉得他们是迥然不同的两个生物。

等到尘土消歇之后，考雷斯特拉兹点一点自己巨大的头颅，向三人致意，他的目光则完全集中在克拉苏斯身上。

“真是走运，我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刚好感到有人在施展魔法。”他用浑厚的声音说道，“我本来还在一心想着其他事情，不过如果不是那样，我也不会来到这里，注意到你们的存在。”他又对贤者说：“甚至注意不到你的存在。”

听起来，这头红龙所谈的似乎不是什么好事。克拉苏斯问道：“你的意思是，你在寻找另一些人？”

“是的……我找到了他们。他们应该是正在想办法躲避或者对付大地守护者的那只邪恶的圆碟。不过，显然他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如果没有适当的防御手段，就连我的女王也不敢正面对抗耐萨里奥。你也看到了蓝龙们的遭遇——他们被屠杀殆尽了！”

克拉苏斯想到了自己拯救的那些龙蛋，但他认为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件事的时候。“阿莱克丝塔萨的担心是正确的，如果飞去战斗只能遭遇毁灭，那么，这样的行为既没有荣誉，也没有意义。”

“但如果我们巨龙不帮助凡间种族，我们就都不会再有任何希望可言！”

“也许还会有希望，你还没有问过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克拉苏斯一指德鲁伊，“年轻的玛法里奥找到了大地守护者隐藏的巢穴，知道了恶魔之魂的所在。”

红色巨龙立刻睁大了眼睛。“是真的？也许我们应该发动全面攻击，趁他还在蛰伏的时候……”

“不！这件事一定要秘密完成，要利用机智。我们希望溜进他的洞穴中，把那只碟子偷出来。否则耐萨里奥可能会再次使用它，到时我们就都死定了。”

考雷斯特拉兹明白贤者话中的智慧，也很清楚这个方案中存有的风险。“你们要去哪里？”

玛法里奥描述了他在翡翠梦境中看到的情景，克拉苏斯隐约记得那个地方，所以，他完全不惊讶年轻的自己也知道那里。

“我知道！那是一个污秽之地！那里藏匿着一个甚至比龙族更加古老的邪恶本体。只是，它到底是什么，我还说不清！”

“现在这还不重要，我们的目标是恶魔之魂。”身材颀长的白面贤者转头望向丘陵，“如果我们希望能有机会偷到它，最好现在就启程赶路。夜刃豹穿越这片丘陵可是需要不少时间呢！”

“夜刃豹？”考雷斯特拉兹显得很迷惑，“为什么你们还需要陆地坐骑？我在这里！”

“你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克拉苏斯向巨龙指出，“你不能改变形体，否则你会很容易被发现。更重要的是，你非常容易受到恶魔之魂的影响。那头黑龙只要动动念头就能让你成为他的奴隶。”

“不管怎样，我会尽力而为，你们必须及时赶到他的巢穴。那些小猫速度不够快，而你也不敢使用法术。”

克拉苏斯能看出来，和自己争论真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考雷斯特拉兹的确能够让他们以快得多的速度到达目的地。不管怎样，克拉苏斯决定，只要一到那里，他就会坚持让年轻的自己离开，而且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

“很好，布洛克斯。准备好让夜刃豹回去，我会写一封短信让他们带回去。希望他们自己能够平安返回军营，罗宁会收到我的信，知道我们的进展。带上我们能带上的一切物品，但不要有任何负累。”

他们没有用太长时间就将必需的物资放到了巨龙背上。贤者将信在大猫身上绑好之后，他们就放走了三只大猫。克拉苏斯和他的同伴都骑到了红龙的肩膀上。等三个人坐稳之后，考雷斯特拉兹前后动了动，确保乘客们坐稳了，便展开了翅膀。

“我会飞得很快……但也会小心。”他向三个人保证。

随着巨龙升上天空，克拉苏斯面色冷峻地看着前方的大地，考雷斯特拉兹的到来真是帮了他们大忙。但这次任务能否成功依然无法确定。耐萨里奥——死亡之翼一定在警惕敌人的出现，不管他有没有发疯。他们三个在进入他的地盘以后，一定要步步小心。不过，至少他们还有一点值得庆幸。

在那个恐怖怪物的巢穴周围，他们肯定不必担心恶魔了。

第六章

德斯德尔·星眼领主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他就是这样向他忧心忡忡的下属宣讲的。这个计划完全由他一个人设计，所以肯定极尽精妙，万无一失。追随他的贵族们大多热切地点着头，高举酒杯向他欢呼，其余的人则只是保持静默。战线上的士兵们已经太过疲惫，根本没有心思为战斗计划担忧。而难民们则只关心自己是否能够活下来。反对者的确也有，但屈指可数。罗宁是他们之中领头的人。不幸的是，克拉苏斯的长期缺席让暗夜精灵指挥官对这些外来者的畏惧程度也越来越轻了。当人类法师打算指明这个伟大计划的缺陷时，星眼只是礼貌地建议议会可以自行做出决断。法师则还有其他责任需要担负，他还将帐篷中的卫兵增加了一倍，明确暗示，如果罗宁拒绝他的建议，他们立刻就会采取行动。

罗宁不希望和暗夜精灵指挥官发生正面冲突，这只会威胁到抵抗者联军的稳定。于是他走出了帐篷，在牛头人营地附近遇到了加洛德，胡恩也在这位队长的身边。

加洛德立刻看清了罗宁的表情。“发生了不好的事……”

“也许……或者也许我只是太看不惯那个肆意妄为的贵族夸夸其谈。他的计划实在是太简单了，不可能成功……”

“简单也可能是好事，”胡恩说，“只要合乎道理。”

“星眼的脑子里能有什么道理，我真不理解为什么拉文凯斯和他能相处得那么好。”

加洛德耸耸肩。“他们属于同一个阶层。”

“哦，这样就合理了。”看到加洛德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中讽刺的意味，罗宁摇摇头，“别介意，我们只需谨慎行事，希望能够有最好的……”

他们不需要等太久，星眼在日落之前就已经开始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了。暗夜精灵重新分配了他们的军力，编组了三个楔形阵列。牛头人和其他种族也

在暗夜精灵后面组成同样的阵列。贵族们撤回了他们的大量骑兵，将这些骑兵布置在主阵左翼，和主阵保持着一段不算远的距离。

每一个楔形阵的前端都由长矛兵组成，剑士和使用其他近战武器的士兵跟随在后。弓箭手又在他们身后，各个方面都受到保护。每一个楔形阵还包括数量相等的月神卫士。这些施法巫师的任务是对抗艾瑞达和其他施法者。

星眼的计划是让这些楔形阵向敌人发动猛攻，像利齿一样插进燃烧军团的阵列中。被困在楔形阵之间的恶魔将遭到弓箭手和剑士的两面夹击，暗夜精灵战士协同作战，任何一个楔形阵都不会过分突出。骑兵作为预备队，负责补充主阵出现的任何缺口。

土灵矮人和牛头人对这种战术都持怀疑态度，但他们毕竟没有大规模军事作战的经验，所以对于知识渊博的暗夜精灵，他们从来都感到自愧不如，只能俯首听命。

加洛德骑乘夜刃豹，和罗宁并辔而行，与大军一同开拔前进。恶魔们罕见地没有立刻采取行动。星眼将此认为是一件好事。但加洛德和罗宁相信这只是敌人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

“我会和月神卫士谈一谈，”人类法师对他的同伴说，“我们还有几个办法，也许能够让指挥官大人的计划成功，我会尽量配合他们。”

“胡恩承诺过，牛头人的部队不会留出任何空隙。我相信熊怪也能做到这一点，”队长回答道，“但我很担心杜恩加德·斩铁的人是否够多，能不能守住他们的战线。”

“我认识一个叫弗斯塔德的矮人，如果他们战斗时都像那个矮人一样，他们就是我们最不需要担心的部队。”罗宁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也不由得陷入了回忆之中。

就在这时，战斗号角吹响了。军阵前方的士兵立刻挺起胸膛，加快了行军步伐。

“准备好！”人类法师喊道，他的夜刃豹同时也加快了速度。

“真希望我能够先回到苏拉玛……”

前方的地面开始向下倾斜，形成一道山坡。暗夜精灵终于看清了自己所面对的态势。

海一样的恶魔铺满了大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

“月亮女神啊！”加洛德惊呼一声。

“万事小心！”

一名号手吹响了进攻号令。暗夜精灵全力发出战吼，开始奔跑。雄壮浑厚的吼声从右侧响起，那是牛头人和熊怪发出来的。一种奇特的长啸表明土灵也开始冲锋了。

敌我双方撞击在一起。

燃烧军团的阵线立刻就在抵抗者联军的猛攻之下向后弯曲，楔子插进了恶魔群中。数十个头上长角的武士立刻倒在了长矛之下。

加洛德兴奋起来。“我们成功了！”

“我们势头正劲，但现在我们冲锋的速度已经减慢了！”

的确，只是后退了几码远，燃烧军团已经开始稳住了阵脚。他们还没能完全抵挡住联军的猛攻，但现在抵抗者们每前进一步都变得越来越缓慢而充满痛苦。

不过，暗夜精灵还在不断前进。

实际上，联军从刚开始就面对着重重危险，也承受了严重的损失。几个末日守卫飞到楔形阵上方，企图穿过长矛防线，攻击弓箭手。有的双翼恶魔被打了下来，但还有一些一直游荡在战士们的头顶上方。他们挥舞着长柄狼牙棒和其他武器，不断扑飞下来，打碎暗夜精灵的头颅，剖开他们的肚子。这些战士往往因为忙于应付地面敌人的反攻而无暇防御从上方来的袭击。不过，在弓箭手和月神卫士的合力打击之下，这些末日守卫很快就撤退了。

在地面上，恶魔的阵线打开，放出了两个地狱火，向一个楔形阵发起冲击，试图阻挡这两头巨兽的士兵们全部遭到碾压。楔形阵的尖端开始变钝，甚至几乎要向内凹陷。一个地狱火被月神卫士打倒了，但他在倒下之前已经杀死了数名弓箭手。另一个地狱火甚至在暗夜精灵重新弥合阵列缺口之后仍然在楔形阵内大肆屠杀。

罗宁想要去对付那个恶魔，但那个地狱火周围还有许多士兵。每一次人类法师准备好要施放法术的时候，却总是发现他的法术难免会让一些暗夜精灵也为这个怪物陪葬。

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杀进三个土灵，这些矮人在暗夜精灵的队列中横冲直撞，一直冲到地狱火面前。他们个子虽然矮，却异常粗壮，手中都举着巨大的钢头战锤。

地狱火挥拳击打这些矮人，却没有打中。一个矮人向前滑出一步，一锤砸在这个由岩石和火焰组成的怪物腿上。另一个矮人则从侧面攻击地狱火，地狱火回手打中了第二个攻击者。这一拳足以杀死一名暗夜精灵，击碎他全身的骨骼，但土灵只是晃动了一下。地狱火终于遇到了和他一样有着刚硬皮肉的对手。

现在，三个矮人全都挥舞起手中的战锤。这些沉重的武器在地狱火身上留下了越来越多的裂痕。突然间，这个巨怪的左腿坍塌了，迫使他只能跪倒下来。

罗宁最后看见这个恶魔的时候，三个矮人正在用战锤敲砸他的脑袋。

罗宁注意到加洛德·影歌催赶坐骑向他跑过来。他刚才甚至没有察觉到这名队长已经消失了。“你召唤他们过来的？”

“我觉得他们更有可能打败那家伙。”

罗宁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又抬眼扫视了一边战场。这时暗夜精灵军队从短暂的受挫中恢复过来，又开始将燃烧军团逼退。尽管恶魔们在一步步退却，却还在气势汹汹地不断发动反攻。不过他们的努力只能暂时阻止暗夜精灵的步伐，无力扭转败退的局面。

“这个该死的计划终于奏效了，”人类法师嘟囔着，“看样子，我低估了他的领导才能。”

“这是好事情，罗宁大师！只要想一下失败的后果，我都会全身发抖！”

“的确如此……”罗宁突然惨叫了一声，一股强大的力量仿佛要捏碎他的大脑。不等加洛德抓住他，他已经翻身摔下坐骑，重重地撞在地上，全身的骨骼都随之震颤。暗夜精灵队长立刻跳下夜刃豹，想要将法师扶起来。

恐怖的撞击声仍然充斥在罗宁的脑壳里，战场上的喧嚣却仿佛离他越来越远。透过朦胧的双眼，他看见加洛德在向他说话，却又听不到这个暗夜精灵在说些什么。

撞击声越来越响。透过一阵阵剧痛，罗宁明白自己遭受了某种法术的攻击。这是一种他从没有见过的偷袭法术，片刻间，他想到了纳斯雷兹姆，那些施法者的力量能够唤醒死者，不过感觉上不像是他们干的。

痛苦逐渐将罗宁彻底压倒，他还在苦苦挣扎，但已经知道，自己输了。他已经到了昏厥的边缘，担心自己一旦晕过去，就再也不会醒来了。

在这场袭击所造成的迷雾中，一个没有感情的声音回荡在他的思想里。你不可能对抗我，凡人。

人类法师不需要别人告诉他说话的是谁。随着他的力量最终衰竭，昏厥的黑暗笼罩住他，那个恶魔的名字也回荡在他逐渐模糊的意识中。

阿克蒙德……

加洛德·影歌迅速将一动不动的人类法师拖回到自己的阵线里，同时拼命想要找到罗宁身上的伤口，但他什么也没找到。这个人类的身子完整无损，至少从外表来看是这样。

“巫术。”罗宁喃喃地说道。加洛德面色沉重，作为一个在这方面缺乏天分的暗夜精灵，对施法者，加洛德充满了由衷的敬意。现在攻击罗宁的力量显然来自一个强大的源头。加洛德明白，这是迄今为止他们遇到的最强大的恶魔——那个被称作阿克蒙德的家伙。

阿克蒙德竟然找到机会偷袭了法师罗宁，这让加洛德感到非常不安。现在那个大恶魔应该正忙着组织他不断败退的军队。无论从哪个方向上看，燃烧军团都已经濒临崩溃了。星眼领主的方案被证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加洛德·影歌突然瞪大了眼睛。

真的是这样么？

布洛克斯像其他人一样紧紧抓住考雷斯特拉兹，由这头红龙背着飞往他们的目的地。在这个兽人生活的时代，红龙受到了他的族人的统治，但他从没有骑在龙背上飞行过。现在，他陶醉在飞翔的激动之中，却又是平生第一次真正开始同情那些遭到奴役的巨龙。本应该自由翱翔在天际的巨兽，却只能受到他人意志的控制，被迫像狗一样死去……这样的命运足以让任何兽人不寒而栗。实际上，布洛克斯的心中有一种和龙族同病相怜的感觉。他的同胞也曾经遭受到某种程度的奴役。正是燃烧军团将他们的坦荡天性扭曲成为残暴嗜血的诡异状态。

布洛克斯曾经只想着战死在沙场。而现在，他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但必须死得有意义。他不仅要为守护远在未来的族人而战，还要保卫所有遭受恶魔侵害的生命。众灵将决定他的生命会在什么时候牺牲，但布洛克斯希望众灵能够再等一等，让他可以再多杀死几个恶魔……尤其是，让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丘陵变成了山峰。起初，下方的群山让布洛克斯想起自己家乡附近的山峦。不过这些高山很快就发生变化，一同改变的还有他周围的空气。眼前的大地越来越荒凉，仿佛任何生命都害怕或不愿留在这个地方。考雷斯特拉兹曾经提到过这里藏匿着一种古老的邪恶。布洛克斯也许比大多数人都更加熟悉这样

的世界，他感觉邪恶的确渗透进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种比恶魔更加可怕的污秽感觉，让布洛克斯很想伸手去抽出绑在背后的战斧。

红龙突然在两座阴暗陡峭的山峰之间下降，轻盈地穿过狭窄的峡谷，寻找一个合适的落地位置。

最后，他降落在一座格外阴森的高山洒下的阴影中。布洛克斯觉得这座山就像是一个巨人武士举起沉重的大棒，意欲发动攻击。寸草不生的山脊让老兽人心中受到黑暗力量窥视的感觉更加强烈了。

“我只敢飞到这里了，”考雷斯特拉兹向爬下龙背的三个人说道，“但我还是会跟随你们再走一段路。”

“我们离目的地不远了，”玛法里奥说，“我记得这个地方。”

克拉苏斯看着正受到老兽人注视的山峰。“果然如此，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死亡之翼。”

“你以前就提起过这个名字，”德鲁伊说，“罗宁也说过。”

“我们所来的地方就是这样称呼这位大地守护者的，那时，他的疯狂已经人尽皆知了，对不对，布洛克斯？”

年老的武士哼了一声表示同意。“我的族人也称他为‘鲜血之影’……不过，是的，所有生灵都知道死亡之翼，一提起他就会胆战心惊。”

玛法里奥打了个哆嗦。“我们该如何避免被他注意到？我能够逃过他的侦测全都是因为塞纳留斯传授给我的能力，但我们不能全部进入翡翠梦境。”

“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克拉苏斯回答道，“我们无法从那个位面触及恶魔之魂，只能从这个位面过去。我很了解死亡之翼，我应该能让我们避开他的一切警戒法术。不过，这就意味着剩下的事情都要由你和布洛克斯来干了。”

“没问题。”

“我也没问题。”老兽人握紧了神木战斧，“如果有必要，我会把那头黑家伙的脑袋从他的长脖子上砍下来。”

虽然短暂，但贤者还是笑了一下。“那一定会有一首歌来传颂这件事，不是么？”

一开始，考雷斯特拉兹还在前面领路。就算是在布洛克斯的眼里，这头巨龙也是他们最强的防御力量。不过，他们行经的峡谷很快就变得过于狭窄，最

后，红色巨龙只能从两道山壁之间挤过去了。

“你不能再往前走了，”克拉苏斯做出决定。

“我可以爬上去，绕过这些山……”

“我们离死亡之翼已经很近了，即使我们能够避开他的法术，也不可能轻易躲开他布置的岗哨，他们一眼就能看到你。”

贤者的话很有道理，巨龙无法驳斥。“那么，我在这里等你们。你们只需要向我发出召唤，我就会过去。”他眯起一双硕大的龙睛，“哪怕要我去和他交战。”

一离开考雷斯特拉兹，三个人就感到气氛有了明显的不同。他们变得更加小心，眼睛不会放过任何角落和阴影。玛法里奥向他们指出了越来越多自己在翡翠梦境中见到的地标，表明他们已经多么靠近这些目标。现在走在最前面的是布洛克斯，他盯着沿途的每一块石头，提防敌人可能就藏在那些石块的背后。

白天渐渐过去。尽管玛法里奥在黑夜中也能清晰视物，他们还是决定停下来睡一下。德鲁伊确定他们已经离死亡之翼的巢穴很近了，这让他们即使是在休息的时候也都变得心焦气躁，就连布洛克斯也不例外。

老兽人还是站第一班岗。克拉苏斯告诫他：“这一次我们要公平分配休息时间，随后的任务需要我们三个人都保持体力充足的状态。”

灰发老兽人不情愿地答应了贤者，然后盘腿坐下。他敏锐的耳朵很快就察觉到了同伴们平稳的呼吸声，看样子那两个人很快就睡着了。他还捕捉到了其他声音，不过他一生中几乎没有到过声音如此稀少的地方。这里真的是一片荒芜之地，除了寒风的呼号和偶尔有碎石落下山脊之外，他几乎再也听不到什么响动了。

就在这一片寂静之中，布洛克斯开始回想最初与恶魔交战的那段日子。他见过战友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他们斩杀敌人的功绩，宣布他们的战斧还会砍倒更多敌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不相信自己能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但他们不会白白死去。

没有人预料到随后发生的事情。

过了很久，布洛克斯相信死去的战友来找他了。不过这位老战士知道，他们不是出于作祟，而是来支持他，指引他作战。他们通过他而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被消灭的敌人都会为他们的记忆增添一份荣耀。总有一天，布洛克斯也会倒在战场上，但在那以前，他就是代替他们继续战斗的勇士。

这样的想法让布洛克斯感到骄傲。

对于站岗这项任务，布洛克斯很是熟悉，所以他能够很精确地掌握时间。现在，站岗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他想让其他人多睡一会儿，不过他知道克拉苏斯的警告不是随便说说的。尽管他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但是，与那位贤者相比，他的所知所闻大概和婴儿也差不多。这一次，布洛克斯会服从命令……

就在这时，一点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不是风声。他集中起注意力，认出了那个声音。是有人在交谈，而且音调很高。那些人离他们很远，只是偶然有一股风将他们的话音带到了布洛克斯的耳中。老兽人迅速站起身，竭力辨别说话的人在什么方位。

终于，布洛克斯看到北边大约一百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山口，那声音正是从山口对面传来的。他如同一名技巧高超的猎手，悄无声息地向那里靠近，开始进行侦察，没有必要叫醒同伴。尽管这个地方总让人感到不安，但他听到的依然可能是一阵风吹过古老群山引起的哨音。

随着他逐渐向那道山口靠近，说话声忽然止住了。老兽人立刻停住脚步，耐心等待。过了一会儿，说话声才再次响起。布洛克斯终于听清了那些人在说什么，而这让他前进的脚步变得更加谨慎了。

经验丰富的老兽人开始用自己的耳朵分辨到底有几个人在交谈。三个，最多四个。他能够分辨出的只有这些。

这时他还察觉到了其他声音，是挖掘的声音。但这里不可能有矮人。

布洛克斯缓步爬上山坡，悄然来到这些还懵然无知的谈话者附近。很明显，无论他们是谁，都没有想到这里还会有其他人。这让布洛克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一点光线照亮了他前方的区域。布洛克斯绕过山脚望过去……看到了那群地精。

和兽人相比，地精又瘦又小，却又有一颗大头。除了尖利的牙齿和又小又尖的指甲以外，他们看上去根本没有什么威胁。不过布洛克斯很清楚地精可能有多么危险，尤其是当他们的数量不止一个的时候。他们狡黠而又迅捷，瘦小的身躯能够轻易躲闪大块头敌人的攻击。只要地精没死，就绝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

玛法里奥曾经提到过黑龙巢穴中有地精——数十个甚至上百个——他们正在为黑龙打造某种装备，甚至可能参与了死亡之翼对恶魔之魂的创造。布洛克斯推测这些地精正在为那头黑龙做事，但如果是这样，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还要更多，更多！”一个地精嘟囔着，“这根本不够打造一块甲片的。”

“这条矿脉要挖完了！”另一个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地精喊道，然后又向第三个地精叫喊，“去找另一条矿脉，另一条！”

他们正从布洛克斯面前山脚下的一条小隧道中走出来，那应该是地精风格的矿洞。就在布洛克斯眼前，第四个地精追上了他们。他一只手提着一盏带罩子的油灯，身后拖着一只几乎像他身子一样大的麻袋。地精很小，但和他们的体形相比，他们的力气绝不容小觑。

和前三个地精相比，第四个地精的情绪看上去却很不错。“找到了另一条小矿脉！有更多铁了！”

前三个地精全都高兴起来。“很好！”第一个地精说，“没有时间去打猎了！让其他人去吧！”

布洛克斯的第一个直觉是冲过去，但他知道，克拉苏斯肯定不希望他这样鲁莽。老兽人继续观察那些地精。看上去，他们似乎还要忙碌一段时间。布洛克斯觉得可以先回去叫醒贤者，告诉他这个发现。克拉苏斯会知道该怎么做——到底是捉住那些地精，还是完全躲开他们。

一股沉重的力量撞在老兽人的脑后，迫使他跪倒下去。有什么东西趴在他的背上，抓住了他的喉咙。随后，布洛克斯的后脑又被狠狠敲了一下。

“入侵者！快来帮忙！有入侵者！”

高亢的声音穿过痛苦的迷雾进入老兽人的耳朵。是地精从背后偷袭了他，地精的拳头不是很大，所以布洛克斯推测，打中自己的可能是锤子或者石块。

老兽人试图站起来。但这个地精还在不停地打他，鲜血从布洛克斯的头上流进嘴里。自己的生命之泉的味道刺激了这位武士的战意。他仍然跪在地上，但猛地翻过了身。

一阵尖叫声响起。沉重的兽人压在一个不断蠕动的小身子上。殴打终于停住了，布洛克斯又翻了个身，终于挣脱了那个地精。

布洛克斯刚一站起身，就听见其他地精的声音向他逼近，同时感到又有一块石头凶狠地撞击在他的肩膀上，还有金属摩擦刀鞘的声音。看来，那些地精还有刀子。

布洛克斯盲目地伸手去抓自己的斧头，却捞了一个空。不等老兽人的视野恢复清晰，一个凄厉尖叫的影子已经跳到了他的胸膛上，差一点将他再次撞

倒。那个地精手脚并用地紧紧抓住布洛克斯，同时还拼命要将刀子插进老兽人的眼睛里。

就在布洛克斯努力要挡住那把刀子的时候，第二名攻击者已经跳到了他的肩膀上。一把刀子切向他的耳朵。老兽人哼哧着抬起手，从肩头扯下这个地精，尽可能将他朝远处扔去。随着那个地精的尖叫声越来越远，老兽人又开始努力扯掉胸前的这个地精。

在他就要成功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却被抱住了。布洛克斯抬起一只脚，重重地踏了下去，随后便满意地听到了地精骨骼碎裂的声音，一条腿的束缚被摆脱了。不幸的是，当他想要以同样的方法解放另一条腿的时候，那里的地精已经改变了位置，紧紧攀附在他的大腿上。

他胸前的那个地精把刀子插进了他的肩膀，然后，这个魔鬼一样的小怪物桀桀地笑着，又举起了手中的武器。

老兽人被激怒了。他挥起硕大的拳头，一下子打在这个地精的头侧。尖利的笑声被打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短促而含混的喉音，那个地精颓然栽倒下去。

但布洛克斯还是无法松一口气。又一个敌人撞上了他的肚子，将他肺里的空气全都挤了出去，布洛克斯向后栽倒。这次失手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腿上的地精发出一阵尖叫，被兽人沉重的大腿压了个半死，同时松开了抱住兽人的双手双腿。

又有一个地精跳到倒地的兽人身上，用石头狠狠砸他。这可不是布洛克斯想象中的战场上的高贵牺牲。他完全不记得有哪一段伟大史诗中的兽人是被地精干掉的。

就在这时，他胸口上的两个地精齐声尖叫。一道红光将他们打了出去，其中一个地精撞在一名同伴的身上，两个地精的手脚都纠缠在了一起，另一个则狠狠撞上了山岩。

“不要让任何一个逃掉！”老兽人听到克拉苏斯高声喊道。

布洛克斯摇摇头，终于让视野恢复了清晰，恰好看到两个缠在一起的地精突然陷进了曾经坚固的地面。当他们的头消失在地面以下的时候，他们的喊声就戛然而止了。

另一个地精要么可能是比他的同伙更聪明，要么可能是比他们更傲慢，向贤者抛过来一块石头，恰好打中了贤者的头侧。布洛克斯张嘴想要警告克拉苏斯，却已经来不及了。他看到那块石头击中身材苗条的贤者之后又飞快地反弹回去，击中了那个地精，把地精的脑袋都砸裂了。

老兽人脑后的毛发突然竖起。他凭借直觉向后挥出斧头，那个正要刺穿他脊背的地精一下子被砍倒在地。

克拉苏斯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双眼紧闭。布洛克斯小心翼翼地来到他身边，竭力不发出任何声音，唯恐惊扰这位施法者。

“没有逃脱的……”克拉苏斯在片刻之后喃喃地说道。他睁开眼睛，审视地上的尸体。“我们把他们都消灭了。”

布洛克斯找到自己的斧头，懊悔地低下头。“请原谅我，长者，我简直就像是个未经训练的毛头小子。”

“结束了，布洛克斯……而且你找到了一条通向目的地的捷径。”克拉苏斯的一只手放射出光芒。他用这只手轻轻抚摸老武士的肩膀，治好了布洛克斯的伤口，就像从没受过这些伤一样。

布洛克斯知道自己这次不算是完全失败，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同时又好奇地看着这位贤者。玛法里奥也在看着克拉苏斯，不过德鲁伊显然更加理解贤者的意思。

“他们知道如何到达那头龙的巢穴，”克拉苏斯做出解释的同时，一只手再一次泛起微光，“他们能够为我们指路。”

布洛克斯向周围扫视了一圈，他能看见的地精应该全都已经死了。这时，他看到那个向贤者投掷石块的地精笨拙地站立起来。一开始，这位疲惫的兽人还在好奇这个地精怎么可能在经受过如此猛力的重击之后还能活下来，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地精不是活的。

“我们是生命的仆人，”克拉苏斯悄声说道，语气中明显带有厌恶的意味，“这意味着我们也同样了解死亡。”

“月亮女神在上……”玛法里奥惊呼道。

布洛克斯向众灵低声祈祷，双眼紧盯着那个被复活的尸体，这让他想起了太多天灾中的苦难。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握紧了手中的神木战斧，以防被唤醒的地精会发动攻击。

“放轻松，我的朋友们，我只会唤醒他关于道路的记忆。他会走过那条道路，然后就结束了。我不是纳斯雷兹姆，我可不喜欢控制尸体为我做事。”他指了一下那个死掉的地精。那具尸体在看似无意地转了个方向之后，就开始蹒跚着朝北方走去。“好了，来吧！我们赶快结束这件令人作呕的事情，准备好进入黑色巨龙的巢穴……”

克拉苏斯平静地走在恐怖的傀儡后面，片刻之后，玛法里奥跟了上去。布洛克斯犹豫了一下，回忆起他们将要面对的邪恶，不由地点点头，赞同了这位贤者必要的手段，朝他的同伴追赶过去。

第七章

阿克蒙德看着他的武士们被迫进行全面撤退。每一眨眼，就会有数十个恶魔卫士死在暗夜精灵的锋刃和那些猛兽坐骑的爪牙之下。而那些和暗夜精灵结盟的蛮族战士更是以加倍的速度砍杀着恶魔部队。

阿克蒙德看着这一切……脸上露出微笑。他们没有了法师，也没有了那个德鲁伊和贤者……甚至连那个令阿克蒙德不得不刮目相看的绿皮凶徒也不在战场上。

“是时候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自言自语道。

加洛德还在努力唤醒罗宁，然而这位人类法师却没有任何回应。到现在为止，罗宁唯一的反应就是睁开了眼睛，但显然他什么都看不见。加洛德在这双眼睛里甚至看不见任何神智的光彩。

但他还在努力。“罗宁大师！你必须醒过来！我知道，现在我们一定有问题！”暗夜精灵队长将清水洒在这名红发施法者的脸上。水滴滚落下去，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那个恶魔统帅一定另有目的！”

就在这时，一种特别的声音引起了加洛德的警觉。他觉得仿佛是鸟群落在了树上。许多翅膀的震动回荡在他的耳朵里。

他抬起了头。

天空中充满了末日守卫。

“月亮女神啊……”

每一个飞行恶魔的手中都抱着东西——冒烟的沉重罐子。那些罐子要比暗夜精灵使用的所有罐子都更大、更重，就连末日守卫看上去也很难支撑它们，但那些飞行恶魔全都死死抱住他们的罐子，绝不撒手。

加洛德·影歌仔细审视这群恶魔，看到他们吃力地飞到抵抗者的战线前……一直飞过战士们的头顶。而在地面上陷入苦战的抵抗者们肯定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们，就连星眼领主很可能也只是看到了正在他眼前不断倒下的恶魔。

必须向指挥官发出警告。加洛德相信，现在只有这件事是重要的。已经没有其他人能够掌控大局了。克拉苏斯走了。

暗夜精灵队长抓住罗宁的身体，把他拖到一块大石头的背面隐藏妥当，确保战场上的人看不到他。现在他只能希望敌人不会发现这位身穿长袍的人类了。

“请……请原谅，”这名暗夜精灵向一动不动的人类道歉。

然后，加洛德跳上自己的坐骑，向最后看到指挥官旗帜的方向冲去。但他刚刚离开隐藏罗宁的地方，飞在最前面的末日守卫突然开始在暗夜精灵的队列上方盘旋。队长看到第一个恶魔倾翻过手中的罐子。

一股沸腾的红色液体灌注到毫无戒备的士兵头顶。

暗夜精灵发出恐怖的尖叫声，大多数受到致命热雨泼洒的士兵都倒在地上，身体不停地扭动。只是一罐液体就足以使将近二十名暗夜精灵受到严重烧伤，无法继续战斗，甚至有一些士兵直接失去了性命。

就在这时，又有一个双翼恶魔翻过了罐子。

“不……”加洛德惊呼道，“不！”

一阵死亡之雨洒落在抵抗者们的身上。

一队又一队士兵陷入混乱，大家心中只想着保住性命，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他们能够无所畏惧地对抗敌人的利刃和爪牙，因为这些都可以凭借他们手中的武器进行防御和反击，但对于那些末日守卫从天空洒落的恐怖毒液，他们完全无法抵挡。

凄厉的号叫声让加洛德再次抬起头，催促坐骑以最快的速度向前飞奔。他看到了星眼的旗帜，片刻的紧张之后，他终于看到了那位指挥官。

但加洛德看到的情景丝毫无法让他有半点欣慰。身材细瘦的暗夜精灵指挥官骑在他的夜刃豹上，满脸都是惊恐。达斯戴尔·星眼仿佛已经僵死在了鞍子上，他看到了自己伟大战略的毁灭，却显然没有任何挽救败局的打算。在他周围，随员和亲兵们都只是无助地看着他们的指挥官。加洛德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希望。

暗夜精灵队长催赶夜刃豹冲到指挥官附近，用颤抖的双手推开卫兵和贵族们，向星眼领主喊道，“大人！大人！赶快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击败那些恶魔！”

“太晚了，太晚了！”星眼只是不停地嘟囔着，根本不去看加洛德，“我们全都完了！一切都完了！”

“大人……”某种直觉突然促使加洛德向天空望去。

两个末日守卫正盘旋在他们的头顶上方，手中还抱着盛满液体的大罐子。

加洛德抓住指挥官的手臂，拼尽力量喊道：“星眼领主！走！快！”

星眼的表情却变得严厉起来。他厌恶地抽回手臂。“不要如此无礼！你忘记了你的身份，队长！”

加洛德难以置信地瞪着星眼。“大人……”

“赶快离开，否则我可要把你关禁闭了！”

加洛德知道自己根本无法说服这位贵族首领，他用力一拽缰绳，催赶自己的坐骑飞窜出去。

他的夜刃豹救了他。

滚烫的液体浇在星眼和周围的暗夜精灵身上，他们的皮肉被烧焦，金属盔甲被熔化掉了。在死亡的剧痛中，星眼的夜刃豹将主人还在冒烟的尸体甩了下去。这位贵族首领重重地跌落在地，一向满是傲慢的面孔已经因为恐惧而扭曲到无法辨认。他的僚属和亲兵们也好不了多少，那些没有立刻死掉的暗夜精灵全都不停地抽搐着。他们的身体已经毁了，凄厉的惨叫声足以冻结他们的灵魂。

加洛德根本没办法救他们。

末日守卫飞过抵抗者的队列，几乎没有什么损伤。偶尔会有一些弓箭手射下几个双翼恶魔，也有几个恶魔被月神卫士消灭，但这些都不足以造成决定性的打击。加洛德惊骇地看着暗夜精灵散乱的阵型，才忽然想起，星眼已经将各支部队的带队军官换成了他那些只知道奴颜媚上的亲随。

更令人费解的是，现在战场上还有一些暗夜精灵部队只是站在原地，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些士兵都很焦急，等待着绝不会再向他们发出的号令。加洛德意识到，他们并不知道星眼领主已经死了，很可能还在以为那位指挥官马上就要召集他们了。

加洛德迅速冲到一支队伍前，率领这支部队的军官向他敬礼。

“你有多少弓箭手？”加洛德问。

“六十名，队长！”

完全不够，但至少是一个开始。“让所有弓箭手发动攻击，目标是天空中的末日守卫！其余士兵在他们周围组成防御方阵！”

那名军官迅速将命令传达下去，加洛德急切地向周围望了一眼，寻找可用的部队。这时，另一名暗夜精灵骑乘夜刃豹突然跑到他面前，向加洛德敬礼。很明显，加洛德是他见到的第一位高级军官。

“楔形阵被摧毁了，我们很难守住阵线！”他向身后战场中央的位置一指，“德尔瑟恩领主死了，我们现在只剩下了一位低级军官！他派遣我来寻找援军！”

这时，得到加洛德命令的部队已经摆好阵型。就在这位暗夜精灵队长思考该如何应对自己的新问题时，他看到自己刚刚组织的方阵发挥了效力——十几个末日守卫从天空中跌落下来。至少给了他一点希望。

他立刻对前来求援的士兵说：“去牛头人那里！告诉他们，影歌队长请求胡恩的部队调派一些武士跟随你去支援楔形阵！”加洛德又想起另外一件事，补充道：“请求他们派出最优秀的弓箭手……”

得到命令之后，这名暗夜精灵传令兵的表情稍稍笃定了一些，便立刻调转坐骑去执行命令了。加洛德几乎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思路，又有两名士兵跑了过来。影歌队长只能猜测他们看见了这里有组织的友军部队，其中一名士兵还愚蠢地呼唤着星眼的名字。

但加洛德当然不能对他们置之不理，他倾听了他们的需求，尽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哪怕只是暂时的。

让他惊讶的是，一名月神卫士不久之后找到了他。这位身穿长袍的施法者显然位阶相当高，不过在见到影歌队长的时候，他还是立刻露出欣慰的神情。

“弓箭手减慢了那些飞行恶魔造成的伤害！我们总算重新组织了队形，但我们有三个人死了，还有两个彻底残废了！我们在努力对付那些飞行恶魔和远处的术士，但还需要更多的保护！”

加洛德竭力不让自己显露出胆怯的样子，他希望这位巫师以为他很有信心，便装模作样地向远处的左翼阵列瞥了一眼。那里有几队士兵正在手忙脚乱地准备对抗杀过来的恶魔。但处在后排的士兵在忙着向前冲的时候不但无法和敌人交战，还往往会把前排同袍推向敌人的刀刃。

加洛德从刚刚组成的方阵中拽出一名士兵。“你！立刻和这位巫师骑夜刃豹到那里去，从那些队列中带一支小队出来！还要告诉剩下的人，后退一步，

组成防御阵列！”

恶魔一步步逼近。他们绝不允许加洛德有喘息的机会。这时，就连土灵和其他盟军也开始向加洛德寻求援助。加洛德找不到比他更有权威的人，只能不断解决交给他的问题，祈祷自己不会让无辜的生命去送死。

据他估计，现在恶魔大军随时都有可能彻底压倒他们的抵抗，但暗夜精灵撑住了。月神卫士和弓箭手的合力反攻对那些飞行恶魔造成了严重的杀伤，他们终于逃走了，许多末日守卫根本没来得及将毒液倾洒在战士们的身上。暗夜精灵死伤极多，但战线终于稍稍稳定下来。加洛德希望自己的行动可以避免他们遭受更惨重的伤亡。

当这位队长终于有机会回到罗宁身边的时候，他的身后已经有十几名随员跟着他。他没有要他们跟着自己，是不同部队的军官都坚持派遣自己的士兵跟随他，以便他随时可以派遣这些士兵和他们联系，这位暗夜精灵卫队长觉得身后的这些士兵让他感到很困扰。他们对待他的方式就好像他是拉文凯斯或星眼那样的大人物。加洛德·影歌不是贵族，更不是指挥官。如果说暗夜精灵能够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那主要是因为士兵们的英勇奋战。

让他深感欣慰的是人类法师还活着，而且没有受任何伤。不幸的是，尽管罗宁看上去像是醒了，却仍然完全看不见也听不见。

加洛德再一次尝试用清水浇法师，却还是没有任何用处。他沮丧地向一名士兵喊道：“去找那位高阶月神卫士来！快！”

和士兵回来的不是巫师，而是两名身披盔甲的艾露恩祭司。更糟糕的是，这两个姐妹中位阶更高的那一位正是玛维。

“我被告知指挥官需要一位施法者，真没想到那个指挥官竟然是你，小弟弟！”

影歌队长没有时间回应盛气凌人的姐姐。“快运用你的智慧，玛维！这位法师中了某种法术，我相信是一个大恶魔对他发动了攻击！艾露恩能解救他吗？”

玛维好奇地看了加洛德一眼，然后跪在罗宁身边。“我从没有处置过这样的情况，但我相信，他和我们非常相似，月亮女神应该能给我机会。吉雅，来帮帮我，我们要看看能做些什么。”

另一名祭司来到罗宁的另一边，跪倒下去。她们两个将双手抬到胸前，掌心朝向对方，把指尖搭在一起。两位祭司手指相碰的时候，一阵微弱的银光从他们手中升起，沿着他们的手臂迅速蔓延，包裹住她们全身。

玛维和她的同伴开始吟诵咒文。加洛德不知道她们在唱些什么，但他知道，艾露恩的祭司有专门用来和月神沟通的特殊语言。

包裹两位祭司的光晕流到了法师的身上，法师的身体开始微微抽搐，然后放松了下来。

又一名骑兵跑了过来。“指挥官在哪里？”

已经有不止一名传令兵这样称呼加洛德了，无论加洛德怎样坚持拒绝这个称谓都没有用。而在这样的紧急关头被打扰，加洛德更是感到气恼。他猛地转身呵斥道：“你给我闭上嘴，等我告诉你可以说话的时候再说话……”

骑在夜刃豹上的那个人瞪大了眼睛。直到此时，加洛德才看见这个人肩甲上的黄金和翡翠镶边，以及他胸甲上的徽章。

加洛德冒犯了一名贵族。

但那名骑手完全没有生气，而是带着歉意点头，只是安静地等待着。加洛德急忙转回去看祭司施法——其实他是想要隐藏自己震惊的表情。

玛维全身是汗。另一位祭司已经开始颤抖。罗宁的身体不停地抖动着，早就毫无血色的面孔现在更是像月亮一样白。

法师猛地坐起了身，张大了嘴，发出无声的咆哮。突然间，罗宁在被击倒之后第一次眨了眨眼。

人类发出一阵呻吟。他再次躺倒下去，后脑差一点撞在岩石上。不过影歌队长及时伸出手，扶住了他的头。

这位法师叹息一声，闭起了眼睛。他的呼吸也终于变得有规律了。

“他……”

“他已经摆脱了恶魔的控制，弟弟，”玛维用发颤的声音回答着，站起身，“他需要尽量休息。这是一场艰难的搏斗。但艾露恩是慷慨而伟大的，一切赞美归于艾露恩。”

“谢谢。”

他的姐姐再一次好奇地看着他。“不必感谢，这也不是你的事情。来吧，吉雅。还有许多伤员需要治疗。”

加洛德看着玛维离去，然后将注意力转到那名贵族身上。“请原谅，大人，刚才……”

贵族挥手示意他不必解释。“我的问题尽可以等一下，我没有看到你们正在救治那名异族巫师。我是黑鸦领主，我们认识，对不对？”

“加洛德·影歌，领主大人。”

“好的，影歌指挥官，我很庆幸你没和星眼以及其他领主一道牺牲。有报告说，在最后关头你仍然试图拯救他。”

“大人……”

黑森没有理会他的打断。“我正在努力集结部队，星眼的战术显然是不适当的。愿月亮女神原谅死者的疏失。现在我们只能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否则我们将难免全军覆没。这当然也是你的希望。我认为，你应该担负起这份责任来。”

这一次，加洛德无话可说了。他点点头——只是因为他松了一口气。而那位贵族显然将这个动作当作是加洛德·影歌已经做出决定，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便感激地点头回应。

“如果你许可，我会在我的帐篷中做好会议安排，并召集其他人参加会议。”黑森再一次点头，然后就调转坐骑，飞驰而去了。

“看样子……看样子你终于脱颖而出。”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

加洛德回过头，看到罗宁恢复了知觉。这位法师的面色还是很苍白，但和刚才比已经好了很多。加洛德立刻弯下腰，从水囊中倒水给他喝。罗宁迫不及待地将水灌进肚子。

“我很担心这个法术会对你的意识造成伤害，现在你感觉怎样，罗宁大师？”

“我觉得一个军团的地狱火正在我的脑壳里打架……我相信这代表我在好转了。”人类法师坐起身，“相信在我被击倒之后，你们一定遇到了麻烦。”

加洛德尽可能简洁地告诉了罗宁战场上发生的变化，同时完全忽略了自己的作用。尽管如此，人类法师还是用充满敬佩的眼光看着加洛德。

“看样子，克拉苏斯对于你的评价完全正确。你不只是拯救了这一日一时，你可能拯救了全世界，至少暂时是这样。”

这名暗夜精灵面色紫红，用力摇了摇头，“我不是领导者，罗宁大师！我只是要竭尽全力活下来。”

“你帮助我们所有人活了下来。星眼死了，这是他的悲哀，不过算不上是暗夜精灵的悲哀。我很高兴能看到一些贵族还能这样有理智，也许，他们还有希望。”

“你肯定不会认为我要和他们去开会吧？”加洛德仿佛看见了黑森和其他人环绕着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我只是一名来自苏拉玛的卫队军官！”

“不再是了……”人类法师竭力想要站起身。最后，他不得不招手示意加洛德扶他起来。站直身体之后，罗宁看着加洛德，人类那双形状奇异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他说：“不再是了。”

考雷斯特拉兹还不曾拥有年长的克拉苏斯那样的耐心，所以很快他就开始感到烦躁不安了。这头红龙很清楚，那三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回来——如果他们真的能回来的话——他必须平静地等待下去，但他就是不能。有太多的事情在他的脑海中跃动——阿莱克丝塔萨、燃烧军团、克拉苏斯的出现所包含的意义，还有更多……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耐萨里奥的利爪下承受的苦难。现在他的另一个自己正在迅速接近那头恶龙的巢穴，他很担心克拉苏斯会成为恶魔之魂的猎物。

在强烈的挫折感中，这头红色巨龙开始用一只爪子抓挠山壁。大块的岩石和泥土在龙爪下如同卵石泥渣一样，纷纷落进谷底。不过，这种游戏只是让考雷斯特拉兹稍稍分了一下神。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焦急，不时抬眼望向阴暗的天空，思考是否能够趁着天黑飞上几分钟。

一阵低沉的咆哮声回荡在群山之间。

所有急躁和气恼都被推到了一旁。提高警惕的考雷斯特拉兹攀住山崖，将自己庞大的身躯紧贴在山壁侧面，然后才抬头向上方窥望，寻找吼声的源头。

一片黑影从他头顶上方缓缓飞过，那是一头小黑龙。看他的飞行节奏，考雷斯特拉兹估计他应该是一名哨兵。

红龙悄悄抽了一口冷气，如果这头黑龙只是要飞往其他地方，那么还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但现在他只是在这一区域往复盘旋，这可能意味着他们的计划有危险。

一时间，红龙陷入两难，不知道是该继续躲藏起来，还是去对付这名哨兵。如果那三个人没有被发现，攻击这头黑龙也许会导致致命的错误。黑龙可

能会逃脱，回去警告他的主人。但如果放任黑龙哨兵不管，他就有可能发现克拉苏斯他们，那样他还是会将情况报告给耐萨里奥。

考雷斯特拉兹紧紧抓住山壁，努力尽快做出决定。如果黑龙飞得太远，他可能就真的没办法抓住这名哨兵了……

突然，他爪子下面的岩石崩塌了。

考雷斯特拉兹完全没有防备，随着整片坍塌的山壁翻跌下来。他下意识地伸开翅膀，想要稳住身子，却被崩塌下来的巨石重重地砸了几下。他急忙晃晃头，清理了一下混乱的头脑。

耳朵中传来的咆哮声是他唯一得到的警告，那头黑龙随即从背后击中了他。

尽管比考雷斯特拉兹小一些，但这个敌人却异常凶猛。红龙向下方崎岖不平的岩石地面急速摔下去，左侧翅膀和岩石摩擦，传来一阵剧烈的痛楚。

考雷斯特拉兹努力伸出一只前爪，按住另一座山峰。他的利爪深深陷进山石之间，巨大的冲击力剥离了成吨重的碎石，不过跌落的势头总算是止住了，他也终于有时间能够思考。转眼间，红龙将身子一斜，没有防备的黑龙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带着黑龙倒下之后，考雷斯特拉兹稳住身体，试图重新站起。但他的敌人还在用一对爪子紧紧抓住他的后背，这一份额外的重量使红龙的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格外困难，但考雷斯特拉兹当然不会就此屈服。

他用力振动翅膀，跃上半空，用自己的尾巴将敌人甩在离自己最近的一座山峰上。

黑龙重重地撞到山壁，激起一阵岩石暴雨。他的爪子离开了考雷斯特拉兹，却还是撕下了大片的龙鳞。考雷斯特拉兹发出一阵咆哮，他感觉鲜血一直流到了自己的腿上。

片刻间，两头巨兽都忘记了眼前的战斗，只是竭力要从伤痛中恢复过来。随后，考雷斯特拉兹的敌人扑向他的脖子。身材更大的红龙及时挥起翅膀，将黑龙拍在一旁。

这次打击抹去了耐萨里奥奴仆心中的最后一点战意。乌黑的巨兽最后发出一声挑衅的吼叫，转过头要逃离战场。

“不！”既然已经暴露了，考雷斯特拉兹就绝不敢再让黑龙逃掉。这名哨兵会去警告他的主人，而耐萨里奥肯定会怀疑他的地盘上不会只藏着一头红

龙。

黑龙比他的身材更小，所以速度也很快。但显然考雷斯特拉兹更聪明，当他的敌人打算绕过一个山口的时候，考雷斯特拉兹则采取了一条不同的路线。他在这里等待的时候早已对这里的地形进行过仔细的观察。

他飞过群山，前方左侧的一条岔路出现了一个颇具迷惑性的拐弯。但考雷斯特拉兹知道，实际上右侧的岔路才能让他超到敌人的前面。

他听到远方敌人拍打翅膀的声音，不由得更加集中起精神，这是他拦住黑龙的关键一点。而从声音判断，黑龙和他的距离正越拉越远。

考雷斯特拉兹以最快的速度向前飞行，迅速接近了他的目标地点。没过多久，他就听不到黑龙拍动翅膀的声音了。但他能够确定，自己已经超到了前面。

他返身进入另一道峡谷……

两头龙差点儿撞在一起，同时发出吼声，更多是出于惊讶，而不是愤怒。考雷斯特拉兹在空中转了两圈才稳住身子，黑龙则一头撞在旁边的一座小山上，把山顶撞得粉碎。

但两头龙中终究还是更小的那一头更加敏捷。黑龙向前冲去，抢占了宝贵的位置。考雷斯特拉兹晃晃头，骂了一声自己“坏运气”。他一定要抓住另外那头龙，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他们承受不起这样的失误……

考雷斯特拉兹下定了决心，他再一次高声咆哮，继续这场追击。

但在追赶那个明显的目标时，红龙却没有发现下方一些更小的生物。另外几双眼睛——还有一双已经不复存在的眼睛——都看到了两头巨兽消失在远方。

“真是令人惊叹的空中奇景，你不认为是这样么，瓦罗森队长？”

脸上带有疤痕的暗夜精灵哼了一声：“很精彩的战斗，只不过时间太短了。”

“而且我打赌，你觉得他们流的血还不够多。”

“绝对不够，”艾萨拉的仆人回应道，“不管怎样，我们应该闲聊够了，伊利丹大师。这是否证明我们就要到了？”

伊利丹随意地调整了一下蒙住双眼的丝巾。对他而言，这场爆发在两头巨兽之间的战斗要有趣得多。因为两头巨龙都是魔法生物，他们让天空充满了令人惊叹的能量华彩。玛法里奥的弟弟已经开始越来越喜欢自己全新的视觉了，现在他看到了一个自己从不曾想象过的世界。

“我认为答案很明显，队长。不过，难道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出现在这里的不仅有黑龙，还有一头红龙？你觉得红龙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你自己也说过，这里是巨龙生活的地方。”

巫师摇摇头。“我说过，我们将在这里找到那头黑色巨龙的巢穴。那头红龙会来到这里一定有特别的原因。”

瓦罗森明白了同伴的意思，被疤痕扭曲的脸顿时变得更加丑陋。“其他龙族也想夺取那只碟子！一定是这样！”

“是的……”伊利丹一催坐骑。上层精灵军官立刻跟了上去，恶魔卫士们跟在他们身后。“不过他们很容易就会被那只碟子俘获，你也看到了他们的惨败。”他又想了想，“我想，我认得那头红龙身上的标记。”

“他有什么标记？那些野兽全都一样！”

“你们上层精灵说话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伊利丹一边揉搓下巴，一边喃喃地说道，“不，我认为我遇到过这头龙……如果是这样，前方也许还会有一些熟识的同伴。”

第八章

玛法里奥看着地精走过一条条狭窄的山间裂隙，明白克拉苏斯操控这具尸体是出于迫不得已，但仍然让他感到不安。

即使贤者已经保证，他的族群非常不喜欢，也几乎不会使用这个法术，但德鲁伊还是无法完全释怀。

不过，除了尽可能远离那名死者之外，玛法里奥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令人好奇的是，这个地精的动作正变得越来越熟练。现在他看上去几乎就像是真的活过来了。

让这名德鲁伊惊讶的是，克拉苏斯第一个说出了早已在其他人脑海中徘徊的问题。

“还有多远？”肤色白皙的长袍精灵说道，“这种滥用生命原则的行为已经越来越让我感到厌恶了……”

仿佛是为了回答他的问题，这个地精突然弯下了腰。玛法里奥向克拉苏斯瞥了一眼，怀疑这位贤者已经不堪重负，终于放开了控制这具尸体的法术，但选择凝重的表情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小心……”克拉苏斯喃喃地说道，“小心……”

地精尸体碰到一块山脚下的石头，在玛法里奥看来，这只是一块偶然从山上滚落下来的普通石头而已。

但随着地精将它轻轻转向右侧，整块石头的表面都闪烁起来——石块有超过一半都消失了。

布洛克斯喷出一股鼻息，克拉苏斯点了点头。

“非常聪明，”贤者说道，“看，石头左边的一半现在变成了一条穿过这座山的小路。”

他们跟随这名死者向导又向前走了几分钟，突然，克拉苏斯让地精停下。

“听……”

他们听到远处传来地精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和持续不断的金属敲击声。

德鲁伊的身子一僵。“我们到了。”

“终于可以结束这种污秽的行为了……”克拉苏斯摆摆手，地精转过身，爬过一块岩石，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片刻之后，巨龙贤者一挥手，“他会被找到……但那应该是在我们离开这里以后。”

说完，克拉苏斯便向前走去。但玛法里奥忽然抓住他的手笔。“等一下，”德鲁伊悄声说道，“你不能进去。”

他罕见地看到了这位贤者措手不及的样子。克拉苏斯认真地注视着他：“直到这个时候你才突然说出这种话，一定有你的理由？”

“我也是刚刚才想起，克拉苏斯，在我们三个人里面，他最容易注意到你。你是他的同类，他一定会提防龙族来偷取恶魔之魂。”

“但龙族最容易受到恶魔之魂的影响，所以我们更应该远远地躲开它。而且，我将自己屏蔽得很好。”

玛法里奥点点头，继续说道：“如果那只碟子还在他的手里，你的族群的下场将最为凄惨。至少龙族会为此进行尝试……这是理所当然的，大地守护者也会这样想。他的巢穴里一定会对所有龙族魔法有所戒备，尤其是你现在使用的屏蔽法术。”

“而他是守护者……”身材细瘦的贤者咬住嘴唇。玛法里奥等待着克拉苏斯用雄辩的言辞说明他的设想终究还是不正确，但长袍贤者最终只是回答道：“你说的是事实，我们肯定会尝试偷取恶魔之魂，而他会预料到我们要这样做。我很了解他，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只是我太渴望采取行动了，甚至忽略了这个事实。我能够来到这里就已经很幸运了，而他肯定会在巢穴中做好安排，让他族群以外的任何巨龙都受困于其中。”

“就像我想的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你和布洛克斯就能更容易完成任务。”克拉苏斯提醒他，“不过，也许他想不到两个大胆的凡间生物竟然会溜进他的圣殿，只是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应该也不大。”

“布洛克斯应该和你在一起。”

“不，那个兽人更适合帮助你。那里会有很多敌人，至少也会有许多地精。你需要集中精力取得恶魔之魂，我只能在这里尽力帮些忙，必须有人在里面帮着你。”

“没有人能伤到他，”布洛克斯用浑厚的声音说着，面带笑容地举起了神木战斧，“给我编一首好歌，长者？”

克拉苏斯罕见地也露出了微笑。“一离开这个地方，我就会开始编。”

玛法里奥找不出什么理由坚持自己必须一个人进去，于是，他接受了老兽人与自己同行。实际上，这名暗夜精灵很高兴身边能有这样一位绿皮勇者，布洛克斯沉勇坚毅的风范和孔武有力的双臂让他在走进黑龙老巢的时候精神也镇定了一点。

一点点而已。

但玛法里奥知道，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而且他相信这件事由他来做，成功的机会最大。对此，他没有半点自负，只是因为他所做的种种研究让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们都同意先由布洛克斯走在前面，等到玛法里奥找到了自己穿过翡翠梦境见到的地方再负责领路，布洛克斯暂时收起了自己的大斧。这里的道路太过狭窄，不利于使用大型武器。老兽人抽出一把长匕首，从动作来看，显然他很熟悉这把武器。

“我会在这里为你们把风，”克拉苏斯对即将出发的两个人说，“至少我能够在躲开黑龙的同时做这件事。”

他们很幸运。地精们需要用这条隧道将矿石运进去，否则就算是玛法里奥可能也钻不进专供地精使用的隧道。即便是这样，布洛克斯也不得不在大部分时间里将双臂紧贴在身体两侧。老兽人在前进时一直紧握着匕首，时刻注意观察和倾听周围的情况。

前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纷繁喧闹，玛法里奥希望这种嘈杂的噪音能够利于他们秘密行动。如果地精们的耳朵里全都是他们自己发出的各种声响，也许他们就不会注意到这两个不速之客了。

蜿蜒曲折的隧道前方终于出现了一点光亮。布洛克斯的身体明显绷紧了，玛法里奥伸手按住老兽人的肩头。

“如果我记得没错，”德鲁伊悄声说道，“我们进入洞窟之后，那头龙走的隧洞应该是在左边。”

布洛克斯嗯了一声表示明白，然后继续前进。面前的道路变得越来越明亮，从远处传来的噪音也开始变得异常响亮。

他们见到的场面要比玛法里奥早先见到的更加纷乱热闹。这里的地精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所有地精都竭尽全力在忙碌着，仿佛他们的生死全系于此……很可能事实就是这样。一些地精在卖力地打碎大堆的矿石，另一些地精将燃料投进高耸的熔炉中。传动的铁链上挂着一连串大罐子，熔融金属被连续不断地注入到异常庞大的模具中。许多装满水的大桶正等待着那些被灌满金属的模具，汗流浃背的地精们在浓雾一般的蒸汽里将一副这样的模具放进了大水桶中。

两名潜入者看到远处两块铸造好的巨型甲片被弃掷一旁，那是地精们之前的失败作品。它们的金属表面上出现了细小的裂纹，对耐萨里奥显然已经毫无用处了。

“我仍然不明白，他们制造这种东西要干什么？”玛法里奥喃喃地说道，“难道这头龙打算给自己做一副盔甲？”

老兽人的眉毛紧皱在一起。“那头疯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德鲁伊不再去观察那些令人费解的地精，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他们左侧。没错，一条路就沿着洞窟边缘，一直通向对面一条高大的隧洞，耐萨里奥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

“就在那里！我们要到那里去！”

布洛克斯点点头，但又伸手拦住玛法里奥，没有让他走出他们藏身的隧道。“下面有地精，必须等一下。”

那些对他们造成妨碍的地精正忙着分拣矿石，德鲁伊观察了他们片刻之后，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地精会在这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需要让他们离开，或者引开他们的注意力，布洛克斯……”

“也许可以用法术。”

玛法里奥想了想自己口袋中的物品，又审视了一遍这座洞窟。他带着的几样东西可能有用……

但就在他将手伸进口袋的时候，耐萨里奥雷鸣般的吼声震动了整座洞窟。“麦克罗！我回来了！这一次你们一定要成功，否则我就会吃掉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也许，你会成为我的第一道开胃菜！”

在洞窟的另一边，玛法里奥曾经见到过的那名老地精系着围裙，快步奔跑过来。一路上，他还踢了几个正在工作的地精，催促他们加快速度，同时嘴里一直嘟囔个不停，玛法里奥敏锐的耳朵捕捉到了他口中的言语。听起来，他还在不停地做着计算。

但还没等麦克罗跑到隧洞口，黑龙已经一头冲进了洞窟。

布洛克斯不由自主地祷告了一句——这位老兽人还没有见过耐萨里奥的身体变成了什么样子，而现在，这头黑龙要比玛法里奥上次见到他的时候更加诡异和恐怖。不过，幸运的是，老兽人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巨龙的怒吼声中。

“麦克罗！你这只卑鄙的虫子！我的耐心已经到头了！新铠甲到底有没有打造好？”

“两片！已经打造好两片了，陛下！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向身后指了指，那里有许多工人正在努力打开模具，将两块巨型甲片取出来。尽管已经在凉水中淬过火，但它们的内部仍然残留着巨大的热量，足以使碰触它们的人严重烫伤。

“我希望比之前的甲片更牢固！你们给我的却一直只有凄惨的失败！”

灰发老地精扬起头，用力点了一下，然后高声说道：“这次的金属配比是最好的！要比钢更加坚固！里面还注入了您提供的能量，能够抵抗任何冲击，同时还会像羽毛一样轻！”

仿佛是要证实他最后的那句话，抬起第一块甲片的地精们轻松地移动着。而玛法里奥本以为需要有十倍数量的地精才有可能将那块甲片挪动。

耐萨里奥带着迫不及待的神情看着那块甲片，随着这块依然红热的金属来到他面前，他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我们只需要将它再次放进水槽中静置片刻，然后……”

“不！”大地守护者吼道。

老地精打了个哆嗦。“请……请原谅，陛下是什么意思？”

黑龙盯着那块甲片，眼睛里充满了狂热。“我现在就想让它就位！”

“但它里面残存的热量只会增加您受到的压力！那些栓钉已经过热了！明智的办法应该是等到……”

黑色巨兽用一只爪子狠狠踏在地面上——距离麦克罗只有几寸远，“马上……”

“是，耐萨里奥陛下！立刻，耐萨里奥陛下！快动起来，你们这帮懒鬼！”麦克罗向仍然在全力搬运甲片的地精们叫嚷道。

在地精们忙碌工作的同时，黑色巨龙转头向洞窟对面的一片宽敞的开阔区域走去。玛法里奥和老兽人好奇地看着这一幕，黑色巨龙走到那里，袒露出自己的右侧肋部。那里的几道巨大裂缝里面正燃烧着火焰。

“装上来！”耐萨里奥吼道，“装上来！”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玛法里奥嘟囔着。

布洛克斯摇摇头，德鲁伊不懂，他就更不懂了。

“准备好栓钉，准备好栓钉！”麦克罗命令道，“越热越好！”

十二名地精分成两队，将一把巨大的钳子伸进火炉。在玛法里奥的注视下，他们从火炉中取出一根至少有布洛克斯那么大的栓钉。

“锤击组！准备好器械！”

一阵号子声从右方传来，二十名地精将一部看上去很像投石机的器械向巨龙拖过去。不过，那部机器的长臂末端不是放置弹丸的凹槽，而是一只巨大的金属锤头。长臂固定在转轴上，另一端系着铁链。玛法里奥完全看不出那东西可以做什么用。

“甲片！”耐萨里奥越来越不耐烦，“我说了，让它就位！”

地精们手忙脚乱地执行着巨龙的命令，他们抬着甲片，前后晃动了几次才靠近到巨龙肋侧——不是因为甲片有多么沉重，而是因为耐萨里奥剧烈的呼吸让他的肋侧起伏不定。这些小地精不得不来回移动以对准甲片落下的位置。终于，随着麦克罗一声号令，地精们奋力向前，让甲片落在了铺满黑色鳞片的巨龙皮肤上。

随着灼热的金属和巨龙身躯撞击在一起，暗中旁观的两个人不由得后退了一步。一阵炙烤皮肉的声音回荡在洞窟中，巨龙的身体带动甲片发生了剧烈的颤抖，但甲片没有脱落。

“它暂时固定住了！”麦克罗高声宣布道，“快！第一根栓钉！”

玛法里奥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他们真的要把那块铁板钉进他的肉里去！这太疯狂了！太疯狂了！”

布洛克斯什么都没有说。老兽人眯起眼睛，紧紧握住匕首，连拳头上的指节都泛白了。

大地守护者却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他的大嘴扭动，露出爬虫一样的微笑，一双血红的眼睛半睁着，胸部不断地隆起又落下，速度越来越快，仿佛充满了期待。

甲片边缘有几个圆孔，操纵大钳子的地精们看样子是要将粗大的栓钉插进其中一个圆孔中。玛法里奥迅速瞥了一眼，确认那块甲片上至少有十二个这样的圆孔。每一个圆孔里都会插进一根穿透鳞甲，深入黑龙体内的栓钉。

巨龙呼吸造成的身体移动再一次对地精们的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他们一直试到第三次才找准上方的一个圆孔，栓钉滑了进去。地精们用巨型钳子尽可能将栓钉固定在那里。

麦克罗立刻向另一组地精一挥手。“让大锤就位！准备立刻进行敲击！”

地精们呼哧嘿哟地将那台机器拖到耐萨里奥身旁。巨龙半睁开的眼睛充满期待地看着他的仆人们校准机器的位置。

麦克罗以和他年纪完全不相称的敏捷跳上那台机器，双眼盯紧栓钉，又指挥地精们进行了微调，然后跳下机器。

“拉！”这位地精首领喊道。

刚才拖拽校准机器的地精们现在都抓住铁链，用各种不同的姿势用力拉动铁链。玛法里奥想不出这些地精能够制造多么精准的机器，但他们劳作的成就清清楚楚地展现在这名德鲁伊的眼前。

巨型铁锤重重地落在栓钉上。

重击之后是一记骨骼碎裂的声音。栓钉陷进耐萨里奥体内，只留下了钉头。

耐萨里奥一声长吼，吼声中充满了痛苦，但也伴随着同样清晰的满足感。

“再来！”巨龙咆哮着，“再来！”

麦克罗爬上巨龙的身体，查看栓钉的定位情况，然后再次命令地精们拽起机器的长臂。他满意地跳下巨龙，双脚一落地就高声喊道：“拉！”

地精们奋力拉起铁链。所有人的力量都汇聚到一点，大锤再一次落下。

这一次，耐萨里奥的吼声盖过了锤击的声音，栓钉被砸得更深了。

“就位！”地精首领喊道。

他的话音得到的唯一回应是黑龙震耳欲聋的笑声。

“快点固定另一根栓钉！”麦克罗命令道，“我说了，快一点！”

玛法里奥还在隧道里颤抖，身子瘫软地靠在洞壁上。“他要将所有甲片都钉在他的身体上！为什么？为什么？”

“防御……”兽人回答道，“很坚固，又很轻盈，你看到了。”布洛克斯耸耸肩，“也许为了防止自己四分五裂……”

“但哪有多么痛！你看到了那根钉子被砸进去多么深！还有那一大块铁甲……它还很热！”

“他疯了……但也许他的疯狂能帮助我们，德鲁伊。”

老兽人的话引起了玛法里奥的兴趣。“你是什么意思？”

布洛克斯向洞窟深处一指。“那些地精的视线……”

一开始，玛法里奥还不太确定老兽人所指的是什么，但很快他就注意到，每一名地精都已经停下手中的工作，盯着这撼人心魄的景象。他们会有这种反应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这也的确让两名潜入者有可能躲过所有地精的视线。

“我们需要估计好他们什么时候会准备妥当下一根栓钉。”玛法里奥明白了。

“是的。应该会很快，德鲁伊。”

举着大铁钳的地精们已经回到了放置栓钉的地方。他们夹起一根栓钉，送到火炉里。就连站在远处的玛法里奥都能够感到从火炉中喷涌出来的热气。没过多久，那些地精工人就从火炉中拿出了红热的栓钉，对此，玛法里奥丝毫不感到惊讶。

“准备好。”布洛克斯催促道。

他们看着地精们将栓钉向耐萨里奥送过去。那头龙的眼睛只盯着即将钉在自己身上的热铁，仿佛那根栓钉变成了他的情人。

“快……快……”大地守护者喃喃地说道。

随着栓钉被送往甲片的另一边，玛法里奥和布洛克斯都绷紧了全身肌肉。太慢了，那根钉子一点点靠近甲片上的孔洞……

钉子刚刚向孔洞中滑落了一点，两个人就开始行动了。布洛克斯走在前面，他已经收起匕首，拿下了战斧，以防可能有地精突然出现在他们前方。在下面的洞窟里，麦克罗开始向那些操纵机器的地精叫喊了。机器移动的刺耳响声完全遮住了两名潜入者的脚步声。

他们在小路上走了快一半的时候，那些地精把第二根栓钉砸到位了。一阵突然的寂静充满了整座洞窟，玛法里奥和他的同伴一下子一动也不敢动。

德鲁伊的一只手还放在刚才选定的口袋里。如果地精注意到他们，他还能施放一道法术。他希望这道法术能让地精和他们的主子忙上一阵，他们两个好借机逃走。

不过麦克罗很快就又开始发出一声号令。情况就像两名潜入者所希望的那样发展着。当大锤再一次准备工作的时候，兽人和暗夜精灵已经一前一后走过了那条小路。

他们身后再一次传来地精首领高亢的声音：“拉！”

大锤的重击让玛法里奥觉得自己的颅骨也在随之震颤，而他和布洛克斯已经在隧洞中没命地奔跑了起来。黑龙对自己身体所做的事情清晰地回荡在这名德鲁伊的脑海中，疯狂已经彻底吞噬了耐萨里奥。克拉苏斯和罗宁不断重复的那个名字才更适合他。

死亡之翼。

布洛克斯放慢了脚步，好让玛法里奥能够追上他。“德鲁伊……现在该你领路了。”

暗夜精灵已经认出了这里，他觉得自己确实能够找到隐藏那只圆碟的地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他们两个就一定能够成功。死亡之翼的巢穴中肯定还会有其他危险。

他们身后传来了又一阵铿锵作响的声音，紧接着，是黑色巨龙凄厉的笑声——这声音让玛法里奥格外加快了脚步。

但他还是用了比预想中长得多的时间才到达第一个拐弯处。玛法里奥没有认真估计过黑龙长大的脚步，和他自己在梦境形态时用多久才能轻松浮行，跟上那头巨兽。这意味着他们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走完这段路程。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老兽人，布洛克斯一如既往地只是耸了耸肩，回答道：“那么我们就跑快些。”

他们便这样做了。即便如此，他们仿佛也跑了很久才到达第一个拐弯，然后又用了更长时间才到达第二个。不过，令玛法里奥欣慰的是，他认出了这里越来越多的地形特征。他们距离目标至多只剩下一半的路了……

布洛克斯突然抓住暗夜精灵的肩膀，将他推到隧洞一旁。玛法里奥刚想说话，老兽人却向他摇了摇头。

德鲁伊听到沉雷般的脚步声，一定是这个声音引起了老兽人的警惕。他们两个刚刚将身子贴在拐弯处的洞壁上，一团黑色的影子就从另一条隧洞中闯进了他们的视野。

那东西用两条腿走路，身形和两名潜入者依稀相似。只是，他全身生满了各种突出物，而且步伐也显得非常特殊。一眼望去，他的头颅形状显得很不正常，玛法里奥完全看不到他的眼睛。

随着他逐渐靠近，暗夜精灵差一点失声惊呼出来。

这个怪物完全是岩石形成的，但又和土灵或者地狱火都不一样。他就好像有人将石头一块块堆积起来，形成的一座粗陋的人像。尽管外表粗糙简单，但玛法里奥从他移动的速度能够判断出，如果他看见了他们，他们将很难逃脱。

这尊巨像停下脚步，似乎在扫视这一区域。他是有眼睛的，只不过那更像是他头上的两个黑窟窿。他盯住了两名潜入者藏身的地方，似乎对这里格外有兴趣……然后他又向前走去，开始查看隧洞的另外一段了。

这名守卫（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又向前走了两步，这让他直接来到了暗夜精灵和兽人的面前。他像巨龙一样高，暗夜精灵在他面前渺小得简直微不足道。玛法里奥看着一只巨石拼凑成的脚抬起又落下，不由得开始想象自己被这只脚踩扁的样子。

随后又是一段令人心悸的时间。巨像缓缓审视周围，玛法里奥越来越相信，这尊巨像一定是在怀疑有人躲在这里。不过，它终于又向前移动，朝他们两个过来的方向走去。

等到巨像远远离开他们的视野之后，德鲁伊和他的同伴才从藏身之地钻出来。

“你认为他会回来吗？”玛法里奥问。

“是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他们继续沿着蜿蜒的隧洞向前奔跑。暗夜精灵不止一次停下脚步确认路径。有一次，他们两个朝一条隧洞中跑出几码远时，玛法里奥才发现他们跑错了方向。

不管怎样，他们终于来到了一条玛法里奥绝不会忘记的狭窄隧洞。他在洞口停住脚步，不禁为自己终于到达了的目的地而感到惊讶。

“就是这里。”暗夜精灵指着那块伪装的突出岩石说道，“就是那根石锥，就在那道裂缝的左边。”

布洛克斯显然看不见那么黑的地方，不过他还是将战斧插到背后，同时说道：“确认好了，德鲁伊。”

要爬到那里实在是很艰难。玛法里奥不禁又回忆起他在梦境形态的时候曾经是那么轻松地飘到那么高的地方。收藏恶魔之魂的地方需要锲而不舍的攀爬才能到达，当然，这一路也非常危险。

他们仍然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锤击声和偶尔响起的巨龙咆哮声。受到这些声音的催促，两个人开始奋力攀援。玛法里奥的身手更加敏捷，一开始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但布洛克斯的力量和耐力很快就让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那里……就在那个位置的左下方，有一个小洞，”德鲁伊喊道，“我们可以利用……利用那里休息一下。”

“很好。”绿皮武士哼哧着说道。

他们都绝不向下看。两个人很清楚，如果现在一失手或脚一踏空会是什么下场。玛法里奥所说的那个小凹洞已经在向他们发出召唤了。看样子，他们刚好能挤在那里面。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毫无预警地充盈在玛法里奥的意识中。小心巨魔！

暗夜精灵用一会儿工夫才认出这是来自克拉苏斯的精神讯息。那位古老的施法者一直和他保持着精神联系，玛法里奥对此并不感到吃惊。但现在贤者的警告毫无道理。巨魔？他是什么意思？

一点粉末般的尘土散落在玛法里奥的脸上，他的眼睛感到一阵刺痛，不由得眨了眨眼。

透过满是泪水的眼睛，他看见一颗如同尸体一般惨白的头颅。这颗头颅两侧的耳朵倒很像是暗夜精灵，额头上挂着一撮头发。两根黄色的獠牙从头颅的腭骨上伸出来，一颗闪光的黑色宝石镶嵌在额头正中，毫无疑问，这颗宝石就

是死亡之翼控制卫兵的手段。这个生物要比地精高出很多，甚至比玛法里奥还要高一点。他的皮肤暗灰中带一点红，很像这里岩石的颜色。

“你好，晚餐……”这个巨魔冷笑着说道。他伸出手，显然是要把玛法里奥推下岩壁。

德鲁伊尽可能向后退去。巨魔锋利的指甲以间不容发的空隙擦过了他的脸。玛法里奥竭力想要绕过这个凹洞，但巨魔牢牢地抓住岩石表面，就像蜘蛛一样爬向他的猎物。

玛法里奥听到布洛克斯发出一声怒吼。透过眼角的余光，他看见另一个巨魔正从兽人的下方攻上来。更糟糕的是，还有第三个和第四个巨魔从其他洞口钻了出来，又分别冲向这两名潜入者。

“你碰到地面的时候会发出很好听的‘啪叽’声，晚餐……”第一个出现的巨魔继续嘲讽着玛法里奥，“你的脑子最适合生吃，肝可以烹制出不错的风味菜！”

他再一次向玛法里奥伸出了爪子。这一次，他抓住了德鲁伊的手腕，便立刻以令人震惊的力量尝试把玛法里奥从岩壁上撕扯下来。

玛法里奥一时找不出任何法术对付这个巨魔。他只能竭尽全力抓住岩壁，用力将手指扣进岩石中，哪怕磨掉指尖的全部皮肉也不能松手。

就在这时，下方传来的一声尖叫引开了巨魔的注意力。布洛克斯娴熟地运用自己的匕首，一刀刺进当面巨魔的肩膀中。那个巨魔翻滚着跌落下岩壁，显然是没命了。不幸的是，他把老兽人的匕首也带走了。

抓住玛法里奥手腕的巨魔一声怒嚎，更加用力地揪扯暗夜精灵。玛法里奥努力抓紧岩壁的同时却又注意到另一个敌人正从下方迅速逼近自己。毫无疑问，他是打算把暗夜精灵的脚从岩壁上打落。如果他的图谋得逞，玛法里奥将绝不可能继续留在岩壁上。

德鲁伊注意到一只小甲虫正在第一个巨魔上方的岩壁上爬行。他急忙集中起精神，同时祈祷自己的双手能够坚持得更久一些。

就像他希望的那样，甲虫转头向他这个恶魔一般的敌人爬过来。更重要的是，其他甲虫也都纷纷爬出岩壁，全都聚集到这个巨魔的身子下面。

一开始，玛法里奥的敌人还没有注意到有什么问题，但这个食人怪物很快就开始不舒服地扭动起身体。他竭力忽略这种奇怪的感觉，却终于还是忍不住了。随着一声气恼的嘶吼，他松开抓住玛法里奥的双手，开始拍打已经爬上他胸膛的小虫子。

玛法里奥一挥拳头，只打到了巨魔的手臂，但这已经足够了。已经因为甲虫的啮咬而摇摇欲坠的巨魔一下子彻底松开了抓住岩壁的手。

巨魔惊呼一声，向下滑落。德鲁伊很幸运，这个巨魔正撞在下方他的同伴身上。第二个巨魔无法承受自己同伴的撞击，抓住岩壁的手也松脱了。

玛法里奥没有去看这两个巨魔撞击地面，目光转向了老兽人。

“去！”布洛克斯一边和最后一个巨魔扭打，一边吼道，“去拿到碟子！”

片刻犹豫之后，玛法里奥不情愿地服从了兽人的命令。他见过布洛克斯在更加恶劣的情况下与恶魔作战，这位老兽人能够对付唯一剩下的巨魔。

小心……克拉苏斯的声音再次传来，我已经除去了一些防护法术，但还有一些事情，你只能自行应对了！

玛法里奥已经感到了克拉苏斯所说的“事情”。其中一些很明显，另一些则隐藏得很深。他仔细审视这里的每一道防护法术，或者除掉它们，或者抵消掉它们的作用。能这么快就破除这道难关，玛法里奥自己都吃了一惊。他本以为死亡之翼会在这里安排下更厉害的手段。

又一声嚎叫传来，是巨魔的嚎叫。暗夜精灵甚至没兴趣回头看上一眼，他已经听到布洛克斯在爬上来的时候发出的鼻息声。

那块伪装的岩石正在等待着玛法里奥。玛法里奥用自己的意识对岩石进行了探测——果然发现了新的法术，但没有他对付不了的。

玛法里奥向下瞥了一眼，看到布洛克斯已经到达他们最初定作休息地点的凹洞。老兽人向洞中探头望进去。

“有风……也许是出去的路，德鲁伊。”

如果能缩短他们在这里滞留的时间，玛法里奥当然很高兴。他点点头，又将注意力转回到伪装石上，到现在为止，他们都很幸运。死亡之翼正忙于他疯狂的事业中，就连巨魔摔死的声音也全都被前方巨大洞窟里发出的各种噪音淹没了。但幸运不会永远向他们两个人露出微笑。

玛法里奥解除掉最后一批防护法术，然后伸手去拽那块伪装石。正如他预料的那样，那块石头很重，但他还是努力将石头拽开一些，让自己能够钻进去。

“我马上回来！”他说道。

布洛克斯点点头。

玛法里奥本以为石头后面会是很黑暗的，但迎接他的是一片灿烂的光芒，甚至刺痛了他敏感的眼睛。不过这片强光很快就和缓下来。

当暗夜精灵调整好自己的眼睛之后，他看见恶魔之魂就在几码以外，被放置在一片船帆大小的华美红布上，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这片圆碟实际上很小，就连玛法里奥也能够用一只手拿起它。尽管放射出灿烂的光华，但它看上去却非常普通。这名暗夜精灵知道这片样式平凡的圆碟里蕴藏着怎样的能量。对于这件巨龙创造的宝物，他必须保持最大的敬畏和谨慎。

德鲁伊仔细审视环绕在恶魔之魂周围的能流，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对他有危险的地方。很明显，死亡之翼相信自己的宝物被放在这里非常安全，已经不必在这个小洞里安排更多的法术了。

玛法里奥向圆碟探过身来，这样一件小东西里面竟然蕴藏了那么强大的能量。它被耐萨里奥握住的时候似乎要比现在大很多，但玛法里奥又知道，它的尺寸从没有改变过。

“德鲁伊！”他突然听见布洛克斯的喊声，“有什么东西过来了！我觉得是那个石头人！”

那尊岩石巨像立刻闪过玛法里奥的脑海。他没有浪费时间，伸手便轻松地抄起圆碟。

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多么可怕的错误。

仿佛数百头濒死巨龙发出的惨叫声充满了整个洞室。玛法里奥跪倒下去，被这喊叫声完全压垮了。他觉得每一头巨龙向恶魔之魂中注入的自身精华仿佛都在尖叫着要逃逸出来。不过他很清楚，自己真正听到的是死亡之翼以极狡诈的手段密藏在这只碟子周围的警报法术。即使他经过了最严格的探测也没有能够发觉。

随着第一阵喊叫声平息下去，一个更恐怖的声音开始在这片洞穴中回荡。

那是死亡之翼愤怒狂暴的吼声。

第九章

这种痛楚对于耐萨里奥却是一种欢愉。每一根栓钉插进他的鳞甲皮肤都意味着他距离成为神又近了一步。拥有了这身护甲和那片圆碟，他将无惧任何威胁……

“快！”黑色巨龙再次发出命令，“快！”

地精们就要让锤打机器就位了。麦克罗正在这台机器上指挥最后的校准，然后大锤就会继续砸下栓钉……

就在这时，一个大地守护者本以为绝不会响起的声音回荡在洞窟里。被吓坏了的耐萨里奥不假思索地一脚踢开锤打机器。麦克罗和其他地精工人也全都飞了出去。

“我的圆碟！我的巨龙之魂！有人想要偷走它！”巨龙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吼叫。所有地精都在吼声中从巨大的工作间里逃走了。

耐萨里奥站起身，他的第三块甲片还没有固定好，在他向隧洞转身的时候离开原位，挂在了他的身上。黑色巨龙的四足和尾巴将工作台、熔炉和模具踢得到处都是。烈焰喷发出来，一座熔炉爆炸了，燃烧的碎片四处迸飞。

对耐萨里奥而言，这一切混乱和毁坏都不重要。有人竟敢偷走他最珍贵的东西，他绝不允许！要抓住他们，杀死他们……而且一定要慢慢地杀，让他们承受无尽的痛苦。对于他们的罪行，这已经是最轻的惩戒了。

这个蟊贼竟然通过了他的各种陷阱、守卫还有法术，让大地守护者格外气恼。但他必须承认入侵者有着高超的技巧——一定是其他龙族干的。他要让他们全部受苦，就像他对蓝龙一族所做的那样。

黑色巨龙再一次发出咆哮，快步进入了隧洞。

他来了！克拉苏斯发出事实上已经没有必要的警告，他来了！

就在这时，贤者和玛法里奥之间的联结出人意料地中断了。玛法里奥担心克拉苏斯出了什么事。但他知道，现在要做的是不能让朋友为他而担心。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带着恶魔之魂逃出去。

“德鲁伊！来！快！”

玛法里奥将圆碟收进一只口袋里。随着他封住袋口，圆碟的光辉也消失了。他爬出洞口，看见布洛克斯正焦急地等待在那个凹洞的边缘。暗夜精灵迅速来到凹洞前，布洛克斯将他一把拽了进去。不等玛法里奥有时间喘口气，老兽人已经拽着同伴向这个小洞的深处跑去。

“也许能出去！有风就意味着有另一个洞口。”

这个巨魔的巢穴里散落着不少骨头和垃圾。玛法里奥竭力不去看那些骸骨，它们很可能都是属于地精的。

但他们寻找出路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们又找到两个小洞室，随后就是这个洞的尽头。布洛克斯感到的风都来自洞壁上的缝隙。

“那头龙当然不会留下这样的通道，就算是被怒意刺激的巨魔也不会被允许随意进出这里。”暗夜精灵嘟囔着，“我们被困住了……”

他们听到洞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但并非来自巨龙的爪子。玛法里奥朝洞外望去，看到了正从洞口经过的岩石巨像。

“死亡之翼应该就在后面了……”看到刚才那一幕之后，德鲁伊自觉已经无法再用其他名字称呼那头巨龙了。

“那我们就战斗到最后，”布洛克斯庄严地说，“就让他们看看我们会不会有恐惧！”

那只碟子……用那只碟子……

玛法里奥愣了一下。这个声音立刻就消失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分辨向他传递讯息的是谁。肯定是克拉苏斯，但暗夜精灵还在犹豫。他知道恶魔之魂中凝聚的黑暗能量，也见过这只碟子在黑色巨龙手中发挥过怎样的作用。万一它无法对死亡之翼产生同样的作用呢？

一阵咆哮撼动了这座洞穴。岩石从洞顶落下，其中一些足以砸碎暗夜精灵的颅骨。没有时间再进行思考了……

“德鲁伊，你有什么计划？”布洛克斯焦急地问。他看到玛法里奥拿出了恶魔之魂。光芒立刻充满了这个小洞，不幸的是，这道光芒一直透射到洞外。如果那尊巨像刚才还不知道他们的存在，那么现在他肯定是知道了……而且很快，死亡之翼也会知道。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玛法里奥迎着洞中最大的一股气流举起圆碟。他不知道恶魔之魂是如何运作的，所以只能竭力想象恶魔之魂为他们创造出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让他们两个能够逃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必须与它融合……让它成为你，你成为它……

贤者和他的联系又中断了。但现在玛法里奥至少有了一点线索，他将精神集中在这只圆碟上，让自己的意识进入其中。

他立刻就感到了这只圆碟令人不安的本质。这不是一件属于凡间位面的物品，死亡之翼所召唤的力量很大一部分来自别的地方。这名德鲁伊几乎要将自己意识抽取回来，但他知道，现在他不敢这样做。

与它融为一体，克拉苏斯告诉过他。玛法里奥竭力向恶魔之魂敞开自己，让这件物品的能量碰触到自己。

就像这样……他成功了。力量流过暗夜精灵的身体，让他充满自信，恨不得立刻就冲出去战胜死亡之翼、岩石巨像还有这个巢穴中的每一头龙。幸好他还明白，如果他死了，那么他所珍爱的一切都将失去希望。凭借这一点清明的意识，玛法里奥才没有贸然行动。

老兽人警惕地审视着他。“德鲁伊……你还好吗？”

“我没事。”玛法里奥的声音变得异常凶恶。他深吸一口气，给了布洛克斯一个致歉的眼神，然后重新将恶魔之魂对准了那股气流的中心处。

“打开通道……”暗夜精灵悄声说道。

碟子周围的光芒变得愈发明亮……突然间，它正对着的岩石消融成为蒸汽。没有一块碎石留下，甚至没有任何痕迹，恶魔之魂毫不费力地烧掉了岩石和泥土。尽管看不到魔法力量的展示，这两人仍然对这件宝物的威力惊叹不已。新的隧道一直向前延伸，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它会一直延伸出去，直到道路彻底通畅。”玛法里奥说道。只是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赶快走了。”

一阵雷霆撼动了他们所在的小洞。布洛克斯迅速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石头人要把洞挖开！”

他们没有再浪费任何一点时间。玛法里奥跳进那条魔法形成的隧道中，布洛克斯紧跟在他身后，随着那个巨石卫兵奋力挖掘，整座高山都在不停地晃

动。

更糟糕的是，他们两人只跑出了几步就听到那头龙轰鸣的吼声：“他们在哪里？我要把他们的肉从他们的骨头上剥下来，把钉子插进他们的每一根神经！快挖！”

紧接着这个命令的是一阵巨大的撞击声。玛法里奥只能推测是那个巨像在主人的命令下全力挖掘。

“这座山会成为你们的坟墓！”死亡之翼冲着洞穴吼道。

随后又是一阵巨大的声音——就像玛法里奥年轻时见到过的火山热泉的喷发，他感到周围的空气迅速上升到了可怕的程度。

“到我前面去！”德鲁伊喊道。布洛克斯纵身跳到了前面，玛法里奥将恶魔之魂对准身后，把自己的全部意识都注入到这只邪恶的碟子里。

一股狂野的冰寒之气封闭了隧道……在不远处和那一道汹涌的熔岩火流正面对撞。洪水般的熔岩遭到了阻滞……在距离玛法里奥不到一码远的地方停下来。

暗夜精灵喘息着，手脚并用地退向隧道伸出。布洛克斯瞪大眼睛看着近在咫尺的烈焰，小心地将玛法里奥扶起来。老兽人显然是被他的同伴所使用的力量吓到，而且对这种情形充满了担忧。

“一定要小心，德鲁伊，我可不希望这样的力量被用错。”

“我……我完全同意。”实际上，玛法里奥在释放出这股强大的能量时感到异常兴奋。也许是他错了，也许他应该回过头，与那头黑龙正面交战。如果打败了死亡之翼，卡利姆多就会少一个巨大的威胁。在那以后，燃烧军团似乎也不会是多么大的危险了。毕竟死亡之翼曾经用恶魔之魂轻松地打败过他们。

在他们向山外攀爬的一路上，这只圆碟所蕴含的能量都在不断地让玛法里奥感到吃惊。他们脚下的岩石变形成为特殊的样子，刚好合适他们踏脚，这让两人的前进速度加快了一倍。

“我感到有风了，”布洛克斯谨慎地说道，“比刚才更强的风。”

希望从他们的心中升起。他们的脚步也加快了，玛法里奥听到一个声音，起初他以为是嘶吼声，但很快就意识到，那正是老兽人所说的风声。

“在那里！”暗夜精灵用粗嘎的声音说道，“出口到了！”

的确。恶魔之魂完美地执行了这名德鲁伊的要求；他们来到了这座大山的一片斜坡上。清冷而令人舒心的山风吹拂着这两个刚刚从恶龙的巢穴中逃出来的人。

不过他们还不安全。死亡之翼迟早会发现他们逃出来了，黑龙一族一定会全力追杀他们。

“最好把那东西收起来，”老兽人说道，“它的光亮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

玛法里奥没有告诉布洛克斯，就算他把圆碟放进口袋里，死亡之翼也还是能感到这件宝物。不过，把它收起来至少能够让他们逃跑的机会大上一点。德鲁伊的手指不情愿地离开了恶魔之魂，然后立刻扎紧了装圆碟的口袋。

布洛克斯再一次跑在了前面。在积雪的山坡上，这位老兽人一步一步试探着往前走，不止一次发现了可能会让他们一步踏空，摔得粉身碎骨的空隙。神木战斧被他重新牢牢地捆在背上，他不希望自己一失手就失去这件珍贵的武器。

幸运的是，黑色巨龙的大型兵工厂位于这座巨峰靠近山脚的地方。尽管道路崎岖艰险，至少他们无须从峰顶一直爬下来。玛法里奥希望他们能够在第一缕曙光初现的时候下山。

但他们似乎又交了霉运——一个巨大的影子从天空中扫过他们的头顶。布洛克斯和玛法里奥一头钻进雪堆里，竭力想要躲避那头飞来的巨龙。

那正是死亡之翼。而救了他们一命的可能是这头巨龙的疯狂，死亡之翼挟带着狂躁的怒气搜寻这一区域，向经过的所有山峰喷吐熔岩。每一次喷吐都会将一大块山峰轰飞，巨石被炸上半空，又如雨点一般坠落。黑色巨龙似乎根本没有用魔法探索这一整片区域，否则应该早已注意到他们了。

玛法里奥抬起头。“我认为他正在飞向……”

死亡之翼突然调转方向，又朝他们飞过来。

“跑！”布洛克斯喊道。

他们从藏身之地跳起来，冲向前方一大片无雪的岩石地带。玛法里奥一回头，看到那团黑影正在迅速地变大。他看不清死亡之翼的表情，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否被发现了。但黑色巨龙距离他们太近了，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

逃进岩石带之后，德鲁伊又听到了一阵熔岩喷吐的可怕声音。

“这边！”老兽人朝一片从崖壁上凸出来的岩石下方一指。他们能够在那块山岩下面得到一些保护。但这样够吗？

那片崖壁被炸开了。

凸出的山岩彻底消失了，碎片崩飞得到处都是。两个人周身的气温急剧升高，附近山坡上的积雪全都融化。大块古老的冰川脱离山体向下滑落，一时间，山坡上到处都是喷发出蒸汽的水池。

死亡之翼又飞过这一片区域。看到自己造成的破坏，厌恶地喷出一股鼻息，狂吼了一声，转过头飞走了。这一次，他绕过了自己巢穴所在的巨峰。

在他身后的一堆碎石和融雪形成的泥泞中，玛法里奥和布洛克斯爬了出来。暗夜精灵咳嗽了几下，急忙伸手到口袋中探查。直到手指碰到了那个熟悉的圆碟，他才宽慰地叹了一口气。

布洛克斯则没有那么高兴。“死亡之翼还会回来，德鲁伊。我们必须在那以前离开这里。”

甩了甩身上的泥巴，两个人就又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不时还会听到巨龙的怒吼，但黑色巨龙没有再出现，不过两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放慢脚步了。

随着他们逐渐接近谷底，暗夜精灵向山谷中仔细看了看。“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觉得我们距离克拉苏斯应该很远了。”他闭上眼睛，“我也感觉不到他。”

“看到黑龙发疯，那位长者应该能妥当地躲藏起来。”

“但我们必须找到他。”

他们都同意，等到彻底离开这座山之后再去担心这件事。克拉苏斯的状况很可能要比他们更好。

这座山谷被永远笼罩在高峻山峰洒落的阴影中。所以这里需要暗夜精灵领头前行，布洛克斯紧随在后。他们还在死亡之翼的地盘里，必须小心可能会遇到的地精。

他们需要从山谷左侧绕过去，到达和克拉苏斯分开的地方。但两人只是朝那个方向走了几码远，就被一座积雪的山峰挡住了。玛法里奥想要使用恶魔之魂，却又怀疑它的力量会引起死亡之翼的注意。况且每一次德鲁伊使用它，都会更加和它难以分离。

“看样子，我们只有从另一边绕过去了。”玛法里奥说。

“同意。”

他们重新选择的道路迫使两人不得不爬过一些死亡之翼在盛怒之下轰炸出的碎石堆。不过幸运的是，这些石堆中还有一些缺口能够为他们所用。

又一阵吼声吓到了他们，让他们知道，死亡之翼回来了。玛法里奥和老兽人急忙背靠在山根处，一动也不敢动地看着那团巨大的影子从头顶上掠过。死亡之翼正在仔细搜索这一地区，却还是错过了他们。他们一直藏到了那头龙完全离开他们视野的地方。

“奇怪，我们只看到了他，那其他巨龙都到哪里去了？”

布洛克斯立刻就有了答案。“如果那些龙找到圆碟，他们就有可能变成首领。”

看样子，是这头黑龙对同族的猜忌帮了这两名逃亡者。死亡之翼不敢让其他黑龙先找到恶魔之魂。玛法里奥只是对这只圆碟中的力量稍有接触，但他相信哪怕是弱小的龙族也能借助这只圆碟打败强大的死亡之翼。

他们加快了脚步，但这次却又把路选错了。无论怎样快步奔跑，暗夜精灵和兽人离他们的目标还是越来越远。

德鲁伊逐渐气恼起来。“我应该用这件该死的东西把我们直接带到克拉苏斯那里去！”

“然后黑龙就会来杀我们了。”

“我知道……只是……”

一个高大的披甲武士突然撞向了老兽人。

与此同时，一头和夜刃豹差不多大的怪物扑向德鲁伊。它的背上伸出两根不断扭动的触手，触手末端的两个排满利齿的圆形吮吸口器朝这名施法者的胸口恶狠狠地刺过来。

那是一只地狱犬。

武器的撞击声让玛法里奥知道，布洛克斯还不需要他的援助。德鲁伊开始专注于自己的战斗，而此时，恐怖的恶魔怪兽已经扑到了他身上，要把他的脑袋咬下来。地狱犬口中喷出的恶臭气息差点儿让玛法里奥窒息过去。

一排又一排黄色的獠牙充满了暗夜精灵的视野，怪物口中落下的涎液溅到他的身上，每一滴都如同强酸一般灼烧着他。玛法里奥用一只手挡住这头沉重

的怪物，另一只手拍打开那两个饥饿的口器。

但终于有一根触手钻进了他的防御，用口器中锋利的细齿牢牢抓住了他的皮肉。

玛法里奥痛呼一声，他感觉这根触手正在吸收他的能量。无论施法者是巫师、法师还是德鲁伊，所使用的魔法都是自身的一部分。通过吸干施法者的法术能量，地狱犬就能彻底吸干他们的生命力量。只要时间足够，饱餐一顿的地狱犬只会丢下一具枯皱的干尸。

这名暗夜精灵没有时间去考虑法术了，随着痛苦成倍加剧，他只想摸到自己的一只口袋——任何口袋都行。

而地狱犬趁着玛法里奥分神的一刻，将第二根触手也插在了他的身上。玛法里奥差一点昏厥过去，但他知道，如果现在昏过去，将必死无疑。

他的手指抓住了一只口袋——那只装有圆碟的口袋。各种声音也在他的脑海中悄然响起。

拿起它，使用它，释放它……那些声音同时对他说道，这是你唯一的希望，你唯一的机会……拿起这只碟子……这只碟子……

其中的一个声音让玛法里奥想起了那个曾经被他以为是克拉苏斯的声音。玛法里奥拼命抓紧这只口袋，将恶魔之魂攥在自己的手中。

他立刻感到心中充满了自信，抬起头瞪视着压在他身上的恶魔怪兽。

“你想要魔法……我就给你魔法！”

他将恶魔之魂按在一根触手上。

地狱犬的眼睛立刻鼓出眼眶之外，身体迅速肿胀起来，就像一只被吹鼓的麻袋。现在轮到它拼命想要将触手口器从玛法里奥的胸口上拽下来了。

转眼间，它就爆开了。

恶魔尸体的碎块散落在玛法里奥身周，但他几乎没有去注意。玛法里奥站起身，立刻用圆碟的能量清理掉这一片污秽。然后转过头去看布洛克斯，老兽人正在奋力作战。此时他面前不只一个恶魔卫士，而是两个，其中一个受了伤，但老兽人仍然处于明显的劣势。

玛法里奥随意将恶魔之魂指向他看得最清楚的一个恶魔卫士。

一道金光激射而出，包裹住那个恶魔。恶魔卫士咆哮一声，便化作了一堆灰烬。

另一个恶魔卫士犹豫了一下，这正是布洛克斯所需要的时机。老兽人的神木战斧深深地砍进了恶魔的胸膛，恶魔的胸甲完全无法阻挡锋利的斧刃。

随着第二个恶魔卫士倒下，布洛克斯转过身。玛法里奥的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望向他的同伴。

“情况还不错。”他说道。

但布洛克斯看上去没有那么高兴。老兽人的目光定在那只圆碟上。

注意到老兽人的目光，玛法里奥心中突然充满猜忌。那些声音又回来了，比刚才更加有力。

他想要这只碟子……他要占有它……但它是属于你的……只有你能够使用它，让世界重回正轨……

“德鲁伊，”老兽人说道，“你不应该再使用它了，它很邪恶。”

“它刚刚救了我们的命！”

“德鲁伊……”

玛法里奥后退一步，手中握紧了恶魔之魂。

“你想要它的力量！你想要占有它！”

“我？”布洛克斯摇摇头，“我对它根本没有兴趣。”

“你说谎！”那些声音在催促着玛法里奥，告诉他该怎样说，“你想要从阿克蒙德和他的主人手里夺取燃烧军团的指挥权！你想要让那支大军为你征服卡利姆多！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宁可让整个世界燃起熊熊大火，也不会让你这样做！”

“德鲁伊！你听听你在说些什么！你的话……没有半点道理……”

“我不会让你得到它！”玛法里奥将碟子指向了老兽人。

必须毁灭他……他们全都要毁灭掉……任何想要这只碟子的人……任何会将它从你手里夺走的人……

布洛克斯站稳脚跟。他没有冲向这个暗夜精灵，甚至没有举起战斧准备进攻或防御。他只是静静地看着，等待着，让玛法里奥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终于，德鲁伊意识到了自己在做什么。他要杀死布洛克斯，只为了能够占据恶魔之魂。

在深深的厌恶中，玛法里奥丢下这只邪恶的碟子，向后退去。他再一次望向自己的同伴，想要找到适当的方式向布洛克斯道歉。

灰发老武士摇了摇头，让这名暗夜精灵知道，他不认为这是玛法里奥的错。

“是那只碟子，”他低吼了一声，“是那只碟子。”

玛法里奥不想再去碰它，但他们必须将它带走。克拉苏斯肯定知道如何处理这件黑色恶龙的宝物，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位贤者。

玛法里奥找到一片从衣服上被扯掉的破布，用它垫着手将恶魔之魂再捡起来。他心里很清楚，这块布根本无法抵抗这件魔物散发出来的诱惑，但他只能这样做。暗夜精灵将自己的全部心绪都集中在他最珍爱的人与事上，以此来抵抗恶魔之魂，还有圆碟中潜藏的许多阴魂不散的声音。如果他成为恶魔之魂的奴仆，所有他爱的人都将失去性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莫过于泰兰德，现在她已经落进了恶魔的手心。玛法里奥相信就算是用恶魔之魂也无法拯救她。实际上，他怀疑如果自己使用恶魔之魂，将更有可能杀死泰兰德，就像他差一点杀死布洛克斯那样。

他向塞纳留斯表达了谢意。正是那位半神睿智宽和的教导帮助他有足够的力量驱逐那些声音。恶魔之魂对自然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祸患，所以，它同样是德鲁伊之道的魔障。

“我们要赶快逃出这个地方，布洛克斯，”玛法里奥挺起腰说道，“我们不知道这里还有多少恶魔……”

他忽然瞪大了眼睛——从脚边的岩石地面中伸出两只诡异的大手，突然抓住了他的脚踝，将他牢牢固定在地上。

老兽人发出一声怒吼，冲过来帮助他。但不等布洛克斯迈出一步，他的双脚也被另外两只同样的手抓住了。他毫无畏惧地挥斧砸碎了一只抓住他的手，但也只是让他迈出了一步。紧接着又有两只手从地下伸出，抓住他那只刚刚重获自由的脚。

与此同时，玛法里奥却在犹豫着是否使用仍被他握在手中的恶魔之魂，还是召唤塞纳留斯教导他使用的自然力量，然而这一瞬的犹豫让他完全陷入了劣

势。一片黑暗覆盖住他的双眼，同时仿佛有一只铁钳夹住了他的嘴唇。吃惊之余，恶魔之魂从他的手中落下，当啷一声撞上了地面。

他听见布洛克斯愤怒的咆哮声和战斧击打岩石的声音。然后又是一声重击，老兽人的声音一下子消失了。

玛法里奥首先听到了一阵夜刃豹沉重的呼吸声。他知道，敌人已经近在身边了。但燃烧军团不会使用夜刃豹。据他所知，只有暗夜精灵才会驯养这种坐骑。

是艾萨拉王宫的人？

“你没有杀死他们，为什么？”一个声音问道。那的确是暗夜精灵的声音，但其中的情绪却无疑是属于恶魔的。

“我们的主人对这两个家伙很感兴趣……”

第二个声音让玛法里奥大吃了一惊。这是真的？

他听到轻盈的落地声，随后是一阵走向他的脚步声。走过来的这个人从地面上捡起一样东西——那只可能是黑色恶龙的污秽造物。

“没有什么可看的。”那个站在玛法里奥面前的人说道。仿佛是突然想起一般，他又说了一句话，也证实了玛法里奥最害怕的事情，“你好，哥哥……”

第十章

克拉苏斯一感到黑龙巢穴中爆发的灾难，就不由得暗骂了一句。他曾经竭尽全力侦测死亡之翼施加在恶魔之魂藏匿地点的种种精妙法术。并且，他知道玛法里奥一定也会这样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失败了。

更糟糕的是，他与德鲁伊和老兽人的联系被切断了——这不是耐萨里奥的魔法造成的。某种像死亡之翼一样可怕的力量自动隔断了这位贤者和他的同伴……克拉苏斯相信，他知道那股力量来自何处。

即使对绝大多数巨龙而言，上古之神也只是一些传说。但他永远都充满求知欲——或者按照罗宁的说法，永远都是个好打听的。克拉苏斯却知道，这些诞生于世界之初的强者远非传说中的那样简单。

传说中，三个黑暗本体统治着充满了血腥与混沌的世界。那样的世界就连燃烧军团的恶魔领主们也难以想象。这些黑暗本体一直统治着主位面，直到世界创造者们的到来。随后爆发了一场遍及所有位面的战争，到最后，上古之神失败了。

三个邪神被驱逐进永恒的封印，没人能找到囚禁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力量将被彻底束缚，直到时间终末。这位贤者所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但现在他怀疑上古之神已经找到方法将自己的力量延伸至凡间位面，正竭尽全力要挣脱出他们的牢狱。

这样的话，一切都明白了，贤者一边思考，一边爬过岩石山坡，寻找他的朋友们，诺兹多姆……时间的裂隙，我们来到暗夜精灵和燃烧军团所在的时代……永恒之井……甚至是恶魔之魂的铸造……

上古之神正在创造出一把钥匙，好打开他们牢狱的大门……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连萨格拉斯也会祈祷自己能够得到死亡的平静。

只要撕裂时间，他们就有可能毁掉他们的牢狱。也许他们甚至还在谋划通过重塑时间来改变上一次的失败。克拉苏斯很难猜想这些古老的邪神到底有着怎样的阴谋，他们的生命等级远远超过了他，就如同他超越了一条蠕虫。但至少他们知道了他首要的目标。

我必须警告阿莱克丝塔萨！克拉苏斯马上想道。守护者是整个凡间位面中最强大的生物。如果说有谁还能有机会抵抗上古之神，那一定是他们。他不由得很想咒骂那种将大地守护者耐萨里奥转变成破坏者死亡之翼的疯狂。如果五位守护者将力量合并在一起，一定能够战胜那些古老的邪神。如果不是耐萨里奥……

克拉苏斯脚下一滑，差点儿从山脊上掉落下去。这些上古邪神到底布置了怎样一个复杂诡谲的阴谋？一定是他们扭曲了大地守护者！是他们混淆了耐萨里奥的意识——这样就可以实现他们的多个目的！上古之神让耐萨里奥成为他们的傀儡，可以帮助他们挣脱封印；同时还分裂并削弱了他们可能的一支劲敌。没有了耐萨里奥，其他四位守护者将很难对这些邪神构成威胁。

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让诺兹多姆无暇抽身旁顾。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另一重阴谋。克拉苏斯停住脚步，靠在山壁上暂时歇息。这太令人绝望了。远古邪神用了无数的时间和力量来谋划布局，安插了众多爪牙，一步步完美地构建起他们的阴谋。有谁能够阻止他们宏大而恶毒的计划——难道他可以么？

他该怎么做？

克拉苏斯完全沉陷在对这一恐怖发现的震惊中，甚至没注意到那个巨大的黑影早已完全覆盖了他所站立的地方。

死亡之翼的吼声充斥在天空中：“你！”

恶龙开始喷吐。

如果换作别人，只消一转眼的工夫就会变成被喷涌热气的熔岩所包裹的几根焦骨。但现在面对死亡之翼的是克拉苏斯，他太了解这头恶龙了。贤者及时做出了反应……几乎只有毫厘之差。

随着死亡之翼狂暴的熔岩喷吐向他落下，长袍贤者以纯粹的金光筑起一道墙壁。黑龙的喷吐恶狠狠地撞击在这道看似薄弱空虚的护盾上……但金光挡住了熔岩。克拉苏斯绷紧身体，努力保持住平衡。因为过度用力，他全身都冒出了汗水，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尖叫着要他屈服，但他没有。

终于，黑色巨龙的攻击暂时停止，他只是要用一点时间来发动下一次恐怖的进攻。不过克拉苏斯需要的正是这一点时间。

死亡之翼在怒火达到顶点时高举起双臂——消失不见了。

他不可能和那头恐怖的巨龙进行正面对抗——死亡之翼的实力高出他太多了。即使是在克拉苏斯最强大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位守护者的伴侣，和真正的

五位巨龙完全无法相比。勇气是可贵的，但鲁莽坚持必败的战斗不是有勇气的表现。

贤者重新出现在自己逃走之处南边的一座山峰附近。他躺倒在一块山岩上，吃力地喘息着。抵挡死亡之翼的全力攻击，再加上将自己传送出战场消耗了很大的体力。实际上，他本打算将自己传送得更远一些。

“我会找到你！”黑色恶龙的吼声回荡在山间，“你逃不掉了！”

克拉苏斯知道有一件事对自己是有利的，那就是怒不可遏的死亡之翼没有将他的力量用在应该做的事情上。贤者感到他的敌人在用魔法侦测周围区域，但这种侦测非常粗糙，扫描的面积太大，速度又太快，被他寻找的那两个人应该能很容易躲避这样的侦测。

克拉苏斯强迫自己站起身，蹒跚着向山下走去。越靠近地面，他就越有可能逃脱。

贤者不知道他的两位同伴现在怎么样了。但他相信，他们一定已经逃脱了死亡之翼的追杀，否则这头黑龙就不会有心思来对付他了。很明显，死亡之翼还在寻找着他宝贵的圆碟，而且现在他相信，偷走圆碟的就是克拉苏斯。

这比克拉苏斯预想中的状况要好得多。如果能够让其他人将恶魔之魂带回去，哪怕是牺牲他的生命也是值得的。罗宁会知道该怎样处置那件魔物。

克拉苏斯手脚并用地爬下山坡。尽管他这副身躯比任何暗夜精灵和人类都敏捷灵活得多，但他还是感到疲惫不堪。与此同时，他还一直注意倾听死亡之翼的动静，用自己远超常人的双耳确定那头狂暴巨兽的方位。

有一次，死亡之翼从他的头顶径直飞过，不过长袍贤者及时趴倒在一块岩石下面，黑色巨龙没能看见他。死亡之翼一路上不断地用熔岩喷吐轰炸地面，却不知道正是他的怒火让他无法找到敌人。

就在这时，黑色恶龙做了克拉苏斯不希望他做的事情。他明显是认为这片区域已经被扫荡干净了，便折回头向山中的巢穴飞去。克拉苏斯怀疑死亡之翼不会这样快就放弃搜索……这意味着他要去其他地方寻找恶魔之魂了。

克拉苏斯看着那头渐渐飞远的巨龙，心中为玛法里奥和布洛克斯感到担忧。于是，他开始集中自己的意念。

黑色恶龙刚刚的喷吐所轰炸出的一地碎石突然从四面八方飞向死亡之翼。有一些巨型岩块就像黑龙的头一样大，狠狠地打在黑龙身上。死亡之翼吃惊地吼了一声，狂乱中转向一座高山，直到最后一瞬才险些没有和那座山撞到一起。

克拉苏斯转身就跑。

身后雷鸣般的吼声足以证明死亡之翼吞下了这个诱饵。克拉苏斯不必再去回头观望，这位贤者的全部感官都在警告他，死亡之翼很快就会杀到了。

在克拉苏斯的计划中，一切时间都必须恰到好处。他必须等到那个堕落守护者的喷吐就要落在他的脖梗上的时候……

“我要把你烧成灰烬！”他对着巨大凶残的敌人吼道，“把你烧成灰烬！”

死亡之翼完全不害怕自己宝贵的造物会有损伤，恶魔之魂本就能够承受住这种强大的冲击力量。讽刺的是，这头黑色恶龙身上的一片鳞将成为这只圆碟的弱点——死亡之翼身体的一部分是唯一能够摧毁他的关键。

克拉苏斯本来考虑要想办法在过去的这个时间点摧毁恶魔之魂，但害怕这样的行动会让本来已经过度绷紧的时间线无法承受。最好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让龙族得到恶魔之魂。希望随后的历史能够正常发展——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死亡之翼距离克拉苏斯越来越近……显然黑色恶龙确定要一击必杀。

很快了，法师心中想道。他绷紧神经，准备好了下一步行动。

他听到预警的声音——追杀他的巨龙马上就要再次喷出熔岩火流了。

克拉苏斯咬紧牙关……

一阵液体喷涌的声音……长袍贤者所在的地方被淹没在热气喷涌的岩浆里。

大地守护者在空中高高飞起，他的笑声和他的疯狂正相匹配，在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橘红色岩浆池上盘旋。随岩浆一同喷出的强大魔法能量让他一时间无法察觉圆碟的位置，但耐萨里奥尽可以等待。

这个神秘的巨龙贤者终于毁灭了，让他很是高兴。阿莱克丝塔萨的这个宠物之前就差一点搅乱了他的计划。可惜的是，这个家伙连一点渣都不剩了，否则黑色恶龙很愿意找出一点他的残余展示给那个他中意的守护者，然后再让她成为自己的情妇。耐萨里奥早就感到了他们两个的亲密关系，阿莱克丝塔萨宠爱克拉苏斯就像是宠爱她的配偶一样——那个无趣又惹人厌烦的考雷斯特拉兹。

不过，现在真正重要的是克拉苏斯死了，圆碟又是他的了。他只需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巨龙之魂就在他面前，被埋在岩浆下面，正等着回到他手中。

但就在这时……一个令人不安的小念头打乱了他的思绪。耐萨里奥想到这个敌人的狡诈多端，还有刚刚他和他的同伙偷走圆碟的手段。

黑龙飞低了一些，尝试穿过混乱的魔法能量感受他所钟爱的宝物。魔法乱流已经开始消退，他却依然察觉不到圆碟的所在。

它一定就在这里，一定就在……

克拉苏斯在远处重新凝聚成形，死亡之翼压倒一切的灼热攻击也如影随形地对他造成了冲击。他俯卧在地面上，再一次知道自己没能传送得足够远。

他希望死亡之翼以为他已经死了，恶魔之魂也随他一同被埋葬了。克拉苏斯自己也是一头龙，他很清楚每一个巨龙种族发动攻击时喷吐出的能量形态。他相信黑龙的熔岩会耽搁死亡之翼相当长的时间，好为暗夜精灵和兽人争取到逃走的时间。现在的每一分钟都很珍贵，都有可能让那两个人成功逃脱。

至于克拉苏斯自己，他的敌人应该已经不会在乎他了。他可以休息一段时间，积聚力量，将自己传送到同伴身边去，贤者庆幸自己的方案奏效了。但如果死亡之翼察觉了他的计谋，他怀疑自己已经无力再做任何事了。实际上，克拉苏斯觉得自己现在如果还有点亮一根蜡烛的力气就已经算走运了，想要保护自己对抗那个发疯的守护者根本绝无可能。

精疲力竭的长袍贤者躺倒在岩石山坡上，第一缕曙光正从他能看见的那一点地平线上显露出来。在这个阴森凄冷的地方，那一点光亮只能稍稍区分开黑夜和白昼。不过克拉苏斯还是很高兴能看到它，作为红龙族群的一员，他是生命的造物，而生命在阳光之下才能茂盛滋长。随着这位贤者的双眼逐渐适应了洒落的晨曦，他终于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至少暂时是如此。

就在这时，天空中又响起了雷霆一般得意的吼声："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饥饿开始啮咬泰兰德的胃，这绝不是什么好迹象。很长一段时间里，月亮女神一直在滋养着她的身体，但全卡利姆多有很多事情需要艾露恩照料，她不可能将更多的精力一直集中在区区一名祭司身上。在任何有需要的情况下，祭司首先应该是做出牺牲的那个人。

泰兰德并没有觉得自己遭到了神的背弃，她感谢艾露恩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也许她的凡人身躯过于脆弱，但月神祭司的训练会帮助她。

每一个晚上，当太阳落下的时候，就会有一名上层精灵送来一碗食物。那只碗和碗中的东西——泰兰德怀疑是她的狱卒用自己的剩饭加水做成的稀粥——还放在靠近球形结界的地方。泰兰德只要告诉狱卒她饿了，球形结界就会露出缝隙。狱卒就能用那只碗里的牙雕勺子将食物穿过缝隙送进她的嘴里。

考虑到瓦丝琪女士一直都想要她的命，泰兰德非常庆幸到现在为止她都没有吃过这里的任何东西。但现在，那一碗半凝固的残羹冷炙看上去非常可口，泰兰德只要吃上一口就能维持自己的体力度过新的一天。那一整碗食物能够支持她一个星期，也许更久。

但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她就连一口食物也吃不到。而她又不想去求别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恶魔肯定会趁机对她采取手段。

有人打开了牢门。泰兰德立刻将目光从食物上转开，她不想表现出任何正在衰弱的迹象。

一名卫兵表情严肃地打开牢门，走进门的是一个泰兰德从未见过的上层精灵。身上穿着光辉璀璨的长袍，而且显然他很清楚自己的相貌是多么英俊。和许多与他同种群的暗夜精灵不同，他的身体相当健壮。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仅呈浅淡紫色的皮肤，还有他的头发——带有黄金条纹的赤褐色头发，是泰兰德从没有见过的。但就像所有上层精灵一样，他的脸上充满了傲慢厌烦的神情，特别是当他看着那名卫兵的时候。

“退下。”

那名士兵立刻退出了牢房，只留下这名巫师。巫师将牢门锁住，转身向泰兰德走过来。

“神圣的祭司，”这名上层精灵的脸上仍然带着一丝面对那名卫兵时屈尊俯就的神情，“你实在是让自己落入了很糟糕的境地。”

“我有月亮女神的慰藉。除此之外，我别无所需，也别无所求。”

上层精灵的面容微微发生了变化。泰兰德在他脸上几乎捕捉到一种可以被认为是同情的神色，月神祭司竭尽全力没有显露出自己的惊讶。他本以为上层精灵全部沦为了恶魔君主和艾萨拉的奴仆爪牙。而面前的这个人似乎是在告诉她，她的想法不完全正确。

“祭司……”上层精灵开口道。

“你可以叫我泰兰德，”泰兰德尝试着和他进行沟通，“泰兰德·语风。”

“泰兰德女士，我是达斯雷玛·逐日者，”上层精灵颇为骄傲地回应道，“侍奉王权的第二十代……”

“一个著名的家系，你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

“正是如此。”不过，当达斯雷玛这样说的时候，一缕阴影短暂地掠过了他的面孔，“我当然为此而骄傲。”

泰兰德看到了机会，达斯雷玛显然对她有所求。“上层精灵一直都是这个王国很有能力的守卫者，致力于照料人民和永恒之井。我相信，你的祖先一定会认为你的行为出现了差错。”

那种阴影再一次出现在达斯雷玛的脸上，这名巫师突然将头转开。“我是来看看能否让你吃些东西，神圣的祭司。”他拿起那只碗，“我本想拿更多的食物来，但他们只允许为你提供这些。”

“谢谢，达斯雷玛。不过我不饿。”

“也许的确有人想要在这只碗里做手脚，但这里没有毒素或其他任何药剂，泰兰德女士。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名衣着光鲜的上层精灵用勺子舀了一点褐色的粥汤，放进自己的嘴里。立刻绷着脸说道，“不过我不能向你保证这东西的味道……对此，我向你致歉。你应该吃得更好一些。”

泰兰德考虑了片刻，然后决定冒险一试，说道：“那好吧，我会吃掉它。”

球形结界应声而落，达斯雷玛的一双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位祭司。泰兰德如果不是一心想着其他事情，她会发现这名上层精灵有着非凡的魅力，而且没有其他上层精灵身上的那种浮华矫饰的神态。

达斯雷玛舀起一勺粥，送到泰兰德唇边。勺子和勺中的食物在绿色结界的映照下也闪烁着荧荧绿光。

“你必须向前靠一点，”达斯雷玛对泰兰德说，“这个结界不允许我的手通过。”

祭司依言而行。达斯雷玛说的都是实话，这一勺食物没有什么味道，但泰兰德还是暗自庆幸自己能够吃到它。突然间，她的饥饿感强烈了十倍。但她很小心地掩饰住自己身体的感觉，没让囚禁她的人看到。这名上层精灵也许会同情她的处境，但他毕竟还是效忠于恶魔君主和艾萨拉的。

泰兰德吃了第二勺食物之后，达斯雷玛再次开口道：“只要你停止抵抗，一切都会变得容易很多。否则，他们最终会彻底厌倦这样关押你。等到了那个时候，女士，恐怕你的命运就不会再有任何美好可言了。”

“如果是月亮女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就必须坚持下去。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关心，达斯雷玛。能够在这座宫廷中见到像你这样的人，我由衷感到温暖。”

达斯雷玛向旁边一侧头。“这里还有其他像我这样的人，但我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所以不会说愚蠢的话。”

泰兰德谨慎地看着面前这名上层精灵，决定应该向他迫近一步，“但你对女王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

身材颀长的上层精灵明显感觉受到了冒犯，当然！然后他稍稍平静下来，又说道，“只是我们也在担心她的判断已经和以往有所不同。她不再倾听我们的谏言，忽视我们对永恒之井以及其中能量的精准理解，而是更愿意听从那些外人的话，我们的全部工作都被弃置一旁。现在一切都要为了让燃烧军团的君主进入这个世界而服务！我们为此倾注了这么多力量，我……”

他突然用力闭住嘴，仿佛意识到了自己正在说些什么。随后，达斯雷玛只是面容冷峻地继续向泰兰德喂食。泰兰德什么都没有说，但她看到的已经够多了。这名上层精灵来到这里更多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她。达斯雷玛想要寻求某种告解，让自己能够从纷乱矛盾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不等泰兰德想明白一切，粥碗已经空了。达斯雷玛正要将碗放回去，想要再争取一些时间的月神祭司急忙问道：“我能再喝些水么？”

在食物旁边的确有一只小水囊。但就像那份食物一样，泰兰德从没有碰过它。达斯雷玛显然也不希望他们的交谈就这样结束，于是，他迅速拿起了那只水囊，拔下塞子，递到泰兰德面前。但绿色的结界隔开了水囊和泰兰德的双唇。

“请原谅，”达斯雷玛喃喃地说道，“我忘记了。”

上层精灵将一些水倒进碗里，就像喂泰兰德吃饭一样，喂了她一满勺水。泰兰德喝下第二勺水之后才大着胆子说道：“和萨特一同做事的感觉一定很奇怪，他们曾经是我们的同族。我必须承认，在他们身边让我感到有一点不安。”

“他们是幸运儿，被萨格拉斯赐予了力量，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侍奉他。”上层精灵的回答脱口而出，以至于泰兰德觉得达斯雷玛一定已经将这些话重复了许多遍……也许，他也曾许多次用这个答案搪塞自己心中的问题。

“你没有被选中？”

达斯雷玛的目光变得严厉起来。“我拒绝了，尽管这份祝福非常……有诱惑力。我效忠的是女王陛下和王权，那是我首要和最重要的忠心所属。我不想成为那些……他们中的一员。”

他突兀地将碗和勺子放下。泰兰德咬住嘴唇，不知道自己是否猜错了这名上层精灵的心思。不过，她在这里也实在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达斯雷玛•逐日者是她唯一的机会。

“我必须离开了，”身披长袍的上层精灵宣布道，“我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太长时间。”

“期待着下一次和你见面。”

达斯雷玛用力摇了摇头，“我不会回来了——不——不会了。”

达斯雷玛转过身，但还没有等他迈步，月神祭司喃喃地说道：“达斯雷玛，我是艾露恩的耳朵。如果你想说什么，我的任务就是倾听。没有任何话语能够从我的口中流散出去，你的话在出口之后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巫师回头看着泰兰德。尽管一开始他什么都没有说，但泰兰德能够看出来，自己已经影响了他。终于，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达斯雷玛回答道：“下一次，我会带一些更可口的食物来，泰兰德女士。”

“愿月亮女神祝福你，达斯雷玛•逐日者。”

绿光结界外的暗夜精灵点了一下头，随后便离开了。泰兰德倾听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等待卫兵们来查看自己的状况。但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只是像往常一样站在各自的位置上。

自从被俘之后，泰兰德第一次允许自己露出了一点微笑。

第十一章

对一个兽人而言，鲜血是最重要的约缚。它能够证明誓言，确立盟约，彰显战场上真正的勇士。玷污鲜血的誓约是兽人们所知道的最严重的罪行。

现在，这名德鲁伊的弟弟正在这样做。

布洛克斯看着伊利丹·怒风，老兽人的胸中燃烧着极少会对他人产生的仇恨。就算是对恶魔，他也会多几分尊敬，因为无论恶魔多么堕落和邪恶，都从不会藏匿他们的凶残本性。但这个人曾经与布洛克斯和其他人并肩战斗，玛法里奥的孪生兄弟，本应该和他们一样有着同袍之爱，应该相互关心，至死不渝。但伊利丹的心中只有权力，除此之外的一切，甚至他最亲的亲人都不能打动他。

如果不是自己的手臂被紧紧捆住，老兽人很愿意抓住这名巫师，扭断他的脖子，哪怕自己也将为此牺牲生命。布洛克斯知道自己犯过许多错误，但他绝不会背叛朋友。

现在，玛法里奥只是蹒跚地走在灰发老武士的身边。他们的手臂都被捆在背后，绳子绕过他们的腰部，拽着他们走在夜刃豹后面。他们两人几乎无法跟上夜刃豹的速度。伊利丹的兄长情况则更糟。背叛他的弟弟一直没有解除他的失明法术，眼睛上覆盖着一小片光线无法穿透的黑影，让他不住地跌倒又爬起，身上留下了不少瘀伤和割伤。还有一次，他甚至差一点在一块石头上把头撞碎。

对于这一切，那个用布蒙住眼睛的巫师始终没有表露出半点悔意。每一次玛法里奥被绊倒，伊利丹只会拽一下绳子，强迫这名德鲁伊站起来。两名囚犯身后的卫兵则会逼迫他们继续前行，继续这场艰苦的跋涉。

布洛克斯看着他的神木战斧，现在那把斧头正挂在那名面带疤痕的暗夜精灵军官骑乘的夜刃豹上。老兽人已经将这个名叫瓦罗森的暗夜精灵队长看作另一个主要目标。如果他和玛法里奥能够摆脱现在的困境，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家伙。的确，他们身后的恶魔卫士很危险，但布洛克斯知道，他们不像这两个暗夜精灵一样狡诈阴险。在这方面，就连伊利丹也比不上瓦罗森。当然，如果众灵护佑，布洛克斯会把他们两个都杀掉。

然后，他们还要尽一切可能对付恶魔之魂。

令老兽人感到好奇的是，现在携带那只圆碟的并不是伊利丹。那名巫师将圆碟从自己的兄长手中夺过去之后没过多久，瓦罗森就来到这个叛徒面前，伸出戴着铁手套的手，要伊利丹将圆碟交给他。更让老兽人感到惊奇的是，玛法里奥的弟弟对此甚至没有半点怨言。

但绿皮武士对这种事情并不关心，他只知道自己必须杀死这两个敌人，然后将恶魔之魂从瓦罗森的尸体上拿走。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他首先要挣脱自己的绑缚，很可能还要先和那些恶魔打一仗。

布洛克斯自嘲地哼了一声。史诗中的那些英雄总是能够完成匪夷所思的成就，不过他有些怀疑自己能否做到。瓦罗森队长很擅长进行捆绑，他把这两名囚犯捆得很结实。

他们就这样不停地向前行进，离开黑龙巢穴越来越远。但布洛克斯不相信伊利丹和瓦罗森能够这样轻易逃脱，死亡之翼一定能找到他们。那头恶龙至今都没有出现，让老兽人感到很困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转移了死亡之翼的注意力？

突然间，老兽人瞪大眼睛，不由自主地哼哧了一声——他太疏忽了。是的，老兽人终于想到了，的确有……有人引走了死亡之翼。克拉苏斯。

布洛克斯很清楚那位贤者愿意做出怎样的牺牲。长者，希望你平安无事，我会为你歌唱……尽管我的生命可能也不会长久了。

“呃！”

布洛克斯抬起头，恰好看到摔倒的玛法里奥。不过这一次德鲁伊及时转过了身，没有让脸撞在地上，而是侧身倒了下去。他总算没有摔出鼻血，但很明显，全身的每一根骨头都被狠狠地震动了一次。

老兽人却无法帮助倒下的暗夜精灵，他咬紧牙关瞪着伊利丹。“让他能看见！让他能好好走路！”

叛徒巫师调整了一下自己眼睛上的丝巾，连布洛克斯都能看出来，他的眼睛上发生过可怕的事情。

“让他能看见？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那头绿皮野兽肯定另有打算，”瓦罗森队长突然插口道，“你的哥哥太耽误我们的时间了！要么现在就让我割开他的喉咙，要么让他能看到路！”

伊利丹露出一丝嘲讽的冷笑："这两种选择都很不错！那么，好吧！把他带过来！"

两个恶魔用刀尖将玛法里奥向前顶过去。这位德鲁伊竭尽全力挺起胸膛，无所畏惧地走向他的双胞胎弟弟。

"从我的眼睛看向你的眼睛，"伊利丹喃喃地说道，"我将我已经不需要的东西给你。"

他掀开了丝巾。

老兽人脖颈后面的毛发一下子竖了起来。他第一次看到了伊利丹蒙眼布下面的样子，不由得暗自向众灵祈祷。就连他身边的那些恶魔卫士也都不安地耸动了一下身子。

阴影从玛法里奥的眼球上退去。他眨眨眼，看向伊利丹，也因为弟弟的眼睛而感到一阵惊骇。

"哦，伊利丹……"玛法里奥终于开口说道，"我为你感到难过……"

"难过什么？"巫师轻蔑地用丝巾重新蒙好那对被恶魔占据的眼窝，"我现在有了更好的视力！这是你只能在梦中才能得到的能力！我什么都没有失去，明白吗？什么都没有！"随后，伊利丹又傲慢地命令瓦罗森，"他现在应该可以正常走路了，我相信我们可以加快速度了。"

瓦罗森微微一笑，随即命令队伍前进。

玛法里奥踉跄着向老兽人靠近了一步。布洛克斯扶稳德鲁伊，低声对他说："对于你的弟弟，我也很难过……"

"伊利丹选择了他自己的路。"这名德鲁伊的口气要比老兽人预料中的温和得多。

"他背叛了我们！"

"是么？"玛法里奥紧紧地盯着双胞胎弟弟的后背，"是么？"

老兽人无法理解这名德鲁伊的心思，只好摇了摇头，放弃了争论。

他们继续向前走去，阴云密布的天空慢慢亮了起来。骑在夜刃豹上的暗夜精灵只是一心向前赶路，布洛克斯却不时回头向身后的群山瞥上一眼，他相信，死亡之翼随时都会重新出现。

“告诉我，巫师，”脸上带有疤痕的禁卫队长在一个多小时的沉默之后突然说道，“这只碟子，它能够做到你告诉我们的所有事情？”

“所有，而且更多。你知道它曾对燃烧军团和暗夜精灵做了什么……甚至龙群也敌不过它的威力。”

“是的……”老兽人能够听到瓦罗森声音中的贪婪。直到现在，他才注意到那个暗夜精灵的手一直在抚摸口袋里的恶魔之魂，“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如果你愿意，就去问问阿克蒙德。”

瓦罗森的手从口袋里撤出来，这名军人至少还懂得敬畏那个大恶魔的威力。

“它的力量足以按照萨格拉斯的意愿打开传送门，”伊利丹继续说道，“到那时，全体燃烧军团都能够进入卡利姆多……而萨格拉斯将走在第一个。”

玛法里奥抽了一口冷气，就连布洛克斯都激动地喷出一股鼻息。他们惊骇地对视了一眼，两个人心中都很清楚，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抗恶魔领主和他的全部军团。

“必须采取措施……”布洛克斯低声催促德鲁伊，同时再次尝试用肌肉挣脱开捆住他的绳索。但他只能遗憾地发现那些绳子依旧很牢固。

“我一直在想办法……”德鲁伊悄声说，“之前因为一直在摔跤，我无法集中精神，现在我正在采取行动。”

确认过恶魔没有注意他们，布洛克斯低声问：“你在做什么？”

“那两只大猫。我在和它们说话，说服它们……”

老兽人眉头一皱，回忆起玛法里奥和野兽进行精神交流的能力。“我会做好准备，德鲁伊，你认为时间会很快吗？”

“比我想的要困难，他们……他们也受到了燃烧军团的污染。但是……我想……是的……准备好，他们现在随时都可以行动了。”

一开始，他们还看不到半点转机……但就在这时，瓦罗森队长的坐骑猛地停住脚步，用力踢那头野兽，但夜刃豹就是一动也不动。

“这只该死的畜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瓦罗森没能把话说下去，夜刃豹突然扬起前爪。这名军官大吃一惊，结果从豹子背上滚落了下去。

伊利丹回过头去看，但他胯下的坐骑也有了动作。这名巫师总算有了一点准备，尽管他也滑落了鞍桥，却还没有头朝下摔在地上。

“你这个蠢货！”伊利丹咒骂着，但也不知道应该骂谁，“你这个愚蠢的……”

当大猫掀翻骑手的时候，布洛克斯已经开始行动了。他向瓦罗森的坐骑冲过去，扑向自己的战斧。夜刃豹配合地向老兽人亮出肋侧……这肯定是玛法里奥的命令。

布洛克斯转过身，将双臂的绑绳挂在斧刃上，锋利的斧刃轻松切开了绑绳，只在老兽人的右臂划出一个小伤口。

布洛克斯抓住自己的武器。“德鲁伊！过来！我们可以骑着它们冲出去……”

但那头夜刃豹已经离开了布洛克斯身边，一头撞上一个正要刺穿玛法里奥的恶魔卫士。其他恶魔纷纷后退，他们一时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疯狂的局势。

与此同时，大猫已经开始啃咬玛法里奥的绑缚。德鲁伊向布洛克斯喊道，“不要管我！那只口袋，布洛克斯！口袋！”

老兽人向跌倒在地的瓦罗森望过去，这名禁卫队长正揉着自己的脑袋，装有恶魔之魂的口袋还挂在他的腰带上，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布洛克斯已经杀过来了。

老兽人高举战斧向禁卫队长冲过去，但这名脸上带着伤疤的黑暗精灵恢复速度还是比布洛克斯希望的更快。他看到了高大的绿皮武士在向他冲锋，便立刻就地一滚，躲过巨斧的劈砍，跳起身抽出了佩剑。

“来吧，你这个笨重的野兽！”他向老兽人发出嘲讽，“我要把你砍成碎块去喂那些猫……如果它们愿意吃你的话！”

布洛克斯再次挥下斧头……如果他能击中这个暗夜精灵，瓦罗森一定会被砍成两片。但禁卫队长的动作像闪电一样快。老兽人的武器劈开了坚硬的地面，在岩石上留下了一道超过一码长的裂缝。

瓦罗森向前跳过来，举剑突刺，剑刃在布洛克斯的左肩头划出一道红色的伤痕。布洛克斯完全无视伤口的刺痛，再次挥起战斧准备进攻。

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玛法里奥在指挥失去了骑手的夜刃豹攻击恶魔卫士。那个恶魔不知道是否应该攻击瓦罗森的坐骑，只好暂时后退，而这一点犹豫让他失去了性命。巨大的豹子很快就扑倒这名重甲武士，撕裂了他的喉咙。

布洛克斯想要去看伊利丹的情形，但他首先要应付面前的敌人，无暇他顾。他希望玛法里奥能够盯住自己的弟弟，如果那名巫师腾出手来施放一道法术，他们就死定了。

瓦罗森队长又在他的肩膀上割出一道更严重的伤口，让他不由得怒吼了一声。

暗夜精灵露出狞笑。“战争的第一条规则是绝不能分神……”

老兽人挥斧发动了凶猛的攻击，却再一次只是险些劈中这名暗夜精灵。不过，瓦罗森的面色也凝重了许多，抬步向后撤退。

“规则二，”布洛克斯吼道，“只有傻瓜才会在战场上说话。”

布洛克斯的身体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他的动作缓慢下来，每一次攻击都变得更加笨重，感觉就像他周身的空气变成了固体似的。

巫术……

玛法里奥没能压制住伊利丹，这正是老兽人害怕的。家人的血脉联系让德鲁伊犹豫了，而这种犹豫让他们失去了胜机的机会。

瓦罗森脸上的狞笑又回来了，他更加充满信心地向动作慢下来的敌人走去。“嘿！我通常不是很喜欢这种轻松的战斗，不过，这一次我可以做一个例外。”他用剑指着布洛克斯的胸口，“不知道你的心脏是不是和我在一样的位置上……”

但就在他准备下杀手的时候，一团黑影从天空中遮住了他们的头顶。布洛克斯想要抬头查看，但他的动作已经慢到不可思议。他知道，等不到自己低下头，这个暗夜精灵就已经刺穿他的身体了。如果他就这样死去，老兽人决定要盯住杀他的凶手，就像一位武士应当做的那样。

但艾萨拉女王的仆人已经不再看老兽人了，他正仰起头凝视天空，愤怒中他的嘴唇发生了扭曲。

“放开他，邪恶之人！”一个声音在天空中吼道。

无法动弹的布洛克斯看到瓦罗森瞪大了眼睛，从自己面前跳到一旁。只一眨眼的工夫，暗夜精灵叛徒曾经站立的地方就布满了火焰。

让布洛克斯大感惊讶的是，那股火焰落下的位置是如此精准，他几乎没有感到热量，这让老兽人感到异常困惑。他知道，如果现在有巨龙飞临他们的头顶……那肯定不会是别的龙。

一定是死亡之翼。

但如果真是那头凶恶的黑龙，他喷吐的火流肯定会把布洛克斯也囊括进里面。想到此，老兽人知道只有一头龙会如此保护他——考雷斯特拉兹。自从逃出死亡之翼的巢穴后，他在一片混乱之中已经忘记了那头红龙。不过看样子，红龙完全没有忘记玛法里奥和他。

“准备好！”考雷斯特拉兹喊道，“我来了！”

布洛克斯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尽可能撑起身子，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切都要看考雷斯特拉兹的了。

片刻之后，一只巨爪抓住了他的身子，将他提上半空。

强风吹在老兽人的脸上，布洛克斯感到自己的四肢恢复了活力。这可能是红龙采取了措施，或者是因为他迅速远离了地面。不管怎样，伊利丹的法术被解除了。

布洛克斯这时才注意到，玛法里奥被红龙握在另一只爪子里。德鲁伊看上去疲惫不堪，还有一点心烦意乱。玛法里奥朝下方的地面一指，向兽人和巨龙高声喊了些什么。

布洛克斯终于听清了他的话。“碟子！”玛法里奥喊道，“他们还有碟子！”

兽人想要回应，而考雷斯特拉兹已经猛然弓起身，再次朝战场扑去。红龙一边扑向那两个叛徒，一边用目光观察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体。

“哪一个？”巨龙咆哮道，“哪一个？”

他不需要再问了。瓦罗森队长已经将手伸进口袋，拿出了恶魔之魂。布洛克斯回忆起玛法里奥第一次尝试使用这只圆碟时遭遇的困难，他希望这名疤面军官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看样子，他们的确交了好运。瓦罗森举起圆碟，邪恶的企图清晰地写在脸上……但恶魔之魂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考雷斯特拉兹向那个暗夜精灵发出怒吼，瓦罗森的表情变得惊慌起来。

但就在这时，那只圆碟不合常理地突然亮起强光。另一个声音在红龙头顶响起。躲开！快，否则我们都要……

击中红龙的显然只是恶魔之魂很小的一部分力量，但这也足够了。布洛克斯感到击中考雷斯特拉兹的力量所产生的强烈余震。巨龙颤抖着，呻吟着……不再拍动翅膀。

红色巨龙向群山的方向跌倒过去，大地在他们身下急速滑过。布洛克斯开始默诵自己祖先的名字，向他们发出呼唤，请求他们迎接自己。

一座花岗岩巨峰充满了他的视野……

“你干了什么？”伊利丹厉喝一声。

“我使用了这只碟子……”瓦罗森队长回答道，声音中充满了敬畏。随后，他才恢复了清醒，目光来回游移在手中的圆碟和自己的同伴之间。“你是对的！它能做到一切，还有更多！掌握它的人就能够成为统治者……”

“无论是谁，哪怕有这样的想法，都会被萨格拉斯活活把皮剥掉！”

禁卫队长脸上贪婪的神色荡然无存。“当然，当然，巫师。我相信你肯定不会有这样愚蠢的念头。”

冰冷的笑容从玛法里奥的孪生弟弟脸上一闪而逝。“你肯定也不会，亲爱的队长。”

“我们的成功一定会让女王非常高兴，我们拿到了巨龙之魂，并在一头完全成年的红龙和两名罪大恶极的敌人身上测试了它的威力。”

“你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使用这只圆碟，”巫师向他指出，“这样就能留下那两个敌人供我们审问。”

瓦罗森怒气冲冲地说道：“他们又能知道什么关键情报？这个……”他将圆碟举到伊利丹面前。“这才是胜利的关键。”然后他向另一名暗夜精灵俯过身，脸上露出残忍的微笑，“除非你对你的兄长有所同情？还是你在为自己的忠诚而后悔？”

伊利丹调整了一下脸上的丝巾，哼了一声。“你也看到了我是如何对待他的，我看上去就那么有兄弟之爱吗？”

“你说的倒没有错，”禁卫队思考片刻之后说道，然后将圆碟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又微微一皱眉。

“又有什么事，队长？”

“不……只是一些胡思乱想……好像有一些声音……不……没什么。”他没有注意到伊利丹审慎的表情。当禁卫队长转头去看巫师的手，那种表情却又突然消失了，“我想，没什么事。好了，来吧，我们的坐骑已经恢复控制了。我们要尽快将碟子送回辛艾萨莉，不是吗？”

“当然。”

瓦罗森勒住自己的夜刃豹，骑了上去。伊利丹也照做了，但就在他爬上坐骑的时候，又回头看了一眼群山。

他的眉头在苦涩中紧紧皱起。

他们应该回来了，罗宁望着克拉苏斯一行人离去的方向，他们应该回来了。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但罗宁知道他们遇到了困难。当夜刃豹带回了巨龙贤者的信，这名人类法师心中的希望就多了不少。考雷斯特拉兹应该能够为他们争取到更多时间，因为他们应该在很久以前就到达了目的地。克拉苏斯绝不会浪费时间，肯定早就开始尝试偷取恶魔之魂了。

是的，一定发生了很严重的状况。

罗宁完全没有将这些想法透露给加洛德，那位暗夜精灵队长还有无数的麻烦要去解决。当然，在黑鸦领主的帐篷中召开的会议相当顺利，实际上，正是影歌自己的表现让众人一致拥戴他成为指挥官。在这次战时紧急会议中，对于贵族们看似明智，实则愚蠢的命令，这位并非出身高等阶层家族的队长及时挺身而出，才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当时一名贵族建议向敌人侧翼进行迂回，很可能导致暗夜精灵的阵线最终崩溃时，加洛德阻止了他，详细解释了这样只会导致一场毁灭暗夜精灵的灾难的原因。他的解说让暗夜精灵中最博学的贵族们深深折服，也让人类法师感到惊讶。最终，加洛德让每一名贵族都成为了他忠诚的追随者，暗夜精灵的将领们都很高兴他们拥有一位对战争艺术有如此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指挥官。

一开始，罗宁还以为自己必须给予加洛德一些指引。但这名年轻的暗夜精灵的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类法师以前就见到过加洛德这样的人——一位远远超越一切书本学问的天才。罗宁在心中不由得向艾露恩和其他所有可能与此相关的神明致谢，感谢他们赐予了抵抗者这样一个人来代替拉文凯斯。

但现在，夺取恶魔之魂的任务遭遇了重大风险，一个加洛德就够了吗？

加洛德来到法师身边，这位心怀踟蹰的指挥官穿了一副崭新锃亮的铠甲，是黑鸦领主赠送给他的。甲片上没有贵族纹章，不过在腰间两侧能看见一道道

红色和橙色的弧形花纹。他的斗篷也是同样的颜色，飘舞在身后，如同一位如影随形的爱人。头盔上多了一副用染成火红色的夜刃豹鬃毛做成的顶饰，一直垂到他的背后。

他的身后还跟随着各位贵族将领派来供他差遣的校尉和传令兵。加洛德挥挥手，示意他们暂时退下，然后才向人类法师开口。

“我曾经梦想过的最大荣耀就是晋升成为将军，穿着精美的铠甲。”暗夜精灵指挥官的声音一点也不快乐，“而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小丑！”

“我觉得你的话还真有几分道理，”罗宁承认道，“不过这身盔甲的确很漂亮，而且你也只能先穿着它，至少暂时是这样。等到更有威信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一片片卸掉了。”

“我快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法师决定开导他一下。“振作起来，加洛德！如果你的同胞看见他们新的希望如此意志消沉，也许会对这场战争失去信心的。”

“我就没有什么信心，尤其是当我是指挥官的时候！”

人类法师不允许他说这种话。罗宁向暗夜精灵指挥官俯过身，严肃地说道：“正是因为你，我们才能活下来！是的，被你救下一命的人也包括我！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至今我们还没有那三个人的消息。这意味着你、我和所有在刚刚那场战役中险象环生的人也许是卡利姆多仅存的希望了……也是未来仅存的希望！”

罗宁没有夸大其词，尽管这番话对这名暗夜精灵军官来说可能有些难以理解……罗宁来自大约一万年以后。他又该如何向这个暗夜精灵解释，他不仅是在为活在当前的生灵而战，更是为了那些还没有出生的生灵，其中更包括他最爱的人。

“我从没有想过要这样……”加洛德表示反对。

“我们也都没有想过。”

暗夜精灵叹了口气，摘下华丽的头盔，抹了抹前额。“你是对的，罗宁大师。请原谅我，我会尽力而为，即使我无法做出太多的承诺。”

“只要继续你正在做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如果你变成另一个德斯德尔·星眼，我们就全完了！”

新任指挥官低头看着自己华丽光鲜的铠甲。“我承诺，那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法师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能听到你这样说，我很高兴……”

一阵号角声响起。那是战斗的号角。

罗宁回头向远处望去。“是右翼，离我们很远！那里不应该有燃烧军团！他们不可能就这样迂回过去，我们却一无所知！”

加洛德戴上头盔。“但看样子，他们的确做到了！”他向身后的军人们一挥手，“上夜刃豹，把我的豹子牵过来！还有法师的！我们需要去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部下迅速牵过了他们的坐骑。罗宁从没有见到星眼麾下的士兵有这么高的效率。这些士兵真的很尊敬加洛德，不仅仅是因为影歌指挥官得到了那么多高贵却无能的贵族老爷的支持。他的功绩已经被广为传播。现在暗夜精灵都知道正是他在大家都已经绝望的时候力挽狂澜，拯救了他们的军队。

暗夜精灵队长骑上了夜刃豹——不，前任队长，人类法师这样提醒自己。加洛德·影歌仿佛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种严肃果敢的决心取代了他脸上曾有过的犹疑不安。他催促夜刃豹，立刻冲到了罗宁和其他人前面。

号角声再次响起，法师注意到这一次是暗夜精灵号角。加洛德发出了他的第一道命令，在得到贵族的支持以后，他才能够更好地指挥暗夜精灵军队和他们的盟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胡恩和杜恩加德的士兵不再被排挤到一旁。现在，不同的暗夜精灵部队和外族部队被编组在一起，战斗力都得到了扩展，再没有力量被白白浪费。就连熊怪也被安排在关键的位置上，用于加强楔形阵的侧翼，他们的大棒将会敲碎恶魔卫士的脑壳，让敌人无法偷袭宝贵的武士和弓箭手。

抵抗者的联军发生了许多或简单或微妙的变化，让罗宁大吃了一惊，其中一些变化是他从不曾想到过的。不管怎样，现在这支经过重组的军队要接受真正的考验了。而阿克蒙德一定也不会想到，他的敌人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这样脱胎换骨。

但随着他们向号角声响起的地方靠近，罗宁看到的不是激烈的战斗，而是一团混乱。暗夜精灵纷纷举起武器，然而牛头人和土灵仿佛根本没有抵抗敌人的意愿。他们只是无所事事地站在原地，任由盟军慌乱地填补本应由他们防御的缺口。

“月亮女神啊，他们在干什么？”加洛德高声喊道，“他们要把一切都毁了！我是那么千辛万苦才说服贵族接受他们的。”

罗宁想要回答，却在这时察觉到远处的一些动静。敌人和他们的距离比预料中的更近。法师已经能看到一些极巨大的影子，背生双翼的怪兽。在未来时代他也曾与燃烧军团对过阵，却一时没能辨认出这些都是什么敌人。

奇怪的是，那些身材巨硕的敌人行进速度很慢，好像只是在信步闲游。罗宁也没有听到任何嗜血的吼叫，敌人队列中的一些巨兽远远超过了这名人类法师所熟知的任何恶魔。那些生有双翼的敌人和末日守卫似乎很不相同，燃烧军团里的确还有其他飞行怪物，但罗宁不记得他们和眼前的敌人有任何相似之处。

加洛德在一个牛头人身边勒住夜刃豹。那个人正是胡恩。“什么状况？为什么你们不战斗？”

牛头人的首领眨眨眼睛，看着加洛德，仿佛暗夜精灵的问题毫无道理。“我们不会和他们作战！真是不可想象！”

旁边的两名土灵都用力点着头。他们的反应让加洛德有些惊慌，但暗夜精灵指挥官的表情很快就恢复了刚毅。

“那么我们就自己作战！”他怒吼一声，催动夜刃豹从牛头人身边跑过。

但这些战士的漠然已经让罗宁的心中充满了怀疑。“等等，加洛德！”

“罗宁大师，你也要退出战斗吗？”

这时他们面前的这支大军距离他们更近了。加洛德终于看清了他们之中的一些战士……这更加强了罗宁的信心，他毫不迟疑地喝阻暗夜精灵指挥官。

“他们不是燃烧军团！他们是来加入我们的。听我的，不会有错！”

现在罗宁清楚地看到了这支军队的首领，一切都清楚了——那是一位非常高大的战士，下半身的四条有蹄长腿移动，毛发蓬松的头顶生着一对辉煌的枝状大角。跟随在这个庞然大物后面的是将近二十个与萨特有些相似的生灵。她们的上半身和暗夜精灵很像，但下半身并非山羊蹄子，而是一只鹿的身体，全都是年轻美丽的女性。看上去，她们是动物，又似乎是植物，皮肤上覆盖着光滑的绿色树叶。尽管外形看似纤细娇柔，但罗宁觉得任何人都会后悔和她们发生正面战斗。

而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暗夜精灵士兵显然不会想这么多。罗宁明白，如果不能及时阻止，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就在眼前了。

“加洛德！和我到前面去，快！”

在暗夜精灵指挥官的陪伴下，红发法师催赶坐骑冲过惊讶的士兵们。加洛德追上他，高声喝问："你疯了吗？你在干什么？"

"相信我！他们是盟友！"

对方领头的人突然来到他们面前，毫无防备的罗宁几乎没能及时勒住缰绳。

"你好，红发罗宁！"浑厚如洪钟的声音以这个鹿角巨人为中心，向周围荡开去。身后的那些少女全都好奇地看着这名法师。"我们来加入这场战斗，为了保护我们珍贵的家园……"他又审视着加洛德·影歌，问："这就是我们必须与之合作的人？"

人类法师向同伴瞥了一眼。加洛德正张大了嘴，瞪着眼前的巨人。"是的，请原谅他吧！我自己看见您的到来也有一点惊讶呢……塞纳留斯。"

"塞纳留斯……"加洛德喃喃地说道，"森林的主人？"

"是的，我相信他还带来了一些威力强大的同伴。"罗宁的目光越过那些神秘的少女，向后面的队伍望去。

仿佛他儿时的传说变成了现实……这个说法放到这里一点也不夸张，反而可能是最真实的。罗宁和暗夜精灵指挥官一同愣愣地仰望着那些凡人们只在梦中才能见到的巨兽。就算是森林之王，和他的一些同伴相比，仿佛也矮小了许多。两头双胞胎一般的巨熊来到塞纳留斯两旁，就像是两座矗立的山岗，其中一头巨熊带着格外的兴致看向罗宁。他们身后是一头狼——比他们矮小不了多少，生有六条腿和一根巨蛇般的尾巴，正用迫不及待的眼神审视着远方的战场。他急促的呼吸流露出对战斗的渴望，巨大的爪子在地面上刨出一道道深沟。

而他们之中最高大的是一头口龇獠牙的野猪，他的鬃毛是一丛丛致命的锋利长针。罗宁在不经意间回忆起自己在早期研究中见到的一个名字……阿迦玛甘……一位代表着原始怒火的半神……

塞纳留斯的另一些同伴不像阿迦玛甘这样身躯宏伟，却也同样不容小觑。罗宁看到了以美丽和危险并称的羽翼女神，身周盘旋着数不清的鸟雀。一只红色小狐狸在巨兽的腿间调皮地蹿来蹿去。同样穿梭在一众半神中间的还有许多持剑的小人，他们都生着蝴蝶翅膀——应该是某种小鬼。

法师的视野边缘闪过一个纯白的形体。他立刻朝那里望过去，却什么都没有看见。但一个形象还是鲜明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那是一头巨大的牡鹿，头顶双角仿佛一直伸向苍穹……

白色牡鹿刚刚闪过，人类法师又看到了一些用兜帽遮住面孔的男性。透过兜帽的边缝，罗宁只能隐约看见他们的皮肤似乎是橡树皮。另外还有马鹰兽和狮鹫展翅飞翔在半空中，一些好像巨型竹节虫，却又有着人类形态的生物在风中不紧不慢地摇晃。更远处还有数十个奇异的身影，其中有一些就算是罗宁仔细观察之后都很难形容。不过他们全都带有鲜明的大自然的印记。

就算还隔着很远的距离，罗宁也能感到那些生灵身周环绕的能量。他们是这个世界自然之力的化身，是大自然创造出来保护自己的力量。

“加洛德·影歌……”人类法师终于再次张开口，“请允许我向你介绍卡利姆多的半神……他们都已来到你的眼前。”

“听从你的命令。”塞纳留斯尊敬地说道，两条前腿跪倒在地。在他身后，其他诸位半神也都依样效法。

新任暗夜精灵指挥官咽了一口唾沫，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罗宁迅速向身后看了一眼，暗夜精灵、牛头人、熊怪、土灵……所有人都在充满敬畏地看着这一幕奇景。现在他们都明白了，这些新出现的生灵正是这个世界在漫长岁月中凝聚的一支支力量……这些伟大的半神已经承认加洛德是他们的统帅，将听从他的指挥，加入这场战争。

塞纳留斯站起身，以平等的眼光看着面前的暗夜精灵。“我们在等待你说话。”

前精灵队长挺直腰杆，鼓起勇气回答道：“非常欢迎您，古老的半神。我们衷心期待您和您的同伴的力量。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好运，现在我们将有很大的希望能够生存下去。”

森林之王点点头，他的目光越过加洛德和其他凡人抵抗者。一种坚决的表情出现在塞纳留斯满是胡须的脸上。“是的，你说得对，影歌大人……我们是有希望的……”

第十二章

随着玛法里奥渐渐恢复知觉，一阵剧痛立刻开始侵袭他的每一寸身体。他差一点再次昏厥过去，但一种急迫的心情逼迫他不能就这样放弃。这名德鲁伊慢慢开始注意周围的声音，很快他就注意到，周围几乎没有任何声音。

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夜晚的阴影。玛法里奥一边庆幸自己避开了白昼太阳的瞪视，一边推动身体，让自己坐起来，然后查看周围。

他抽了一口冷气。

在一段距离以外，巨龙考雷斯特拉兹一动不动地被半埋在一个深坑里——那个坑一定是他的身体撞出来的。

“他……他还活着……”一个人像幽灵一样从深坑里站了起来，“我……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

“克拉苏斯？”

贤者踉踉跄跄地朝玛法里奥走过来。看上去，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憔悴和苍白。“这……这可不是我预料中我们重逢的样子。”

玛法里奥扶住这位古老的施法者，引领他走到一块大石头前面，帮助他坐下。“出了什么事？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长袍贤者吸了一口气，开始解释他是怎样引诱黑龙来追杀他，好为德鲁伊和兽人争取到时间的。在说话的时候，克拉苏斯似乎恢复了不少力气。暗夜精灵怀疑这可能和他与年轻时的自己在一起有关。

这时，玛法里奥想起了他们的另一位同伴。“布洛克斯！”他着急地环顾四周，“他……”

“兽人也活着，我相信他的厚皮和硬脑壳比龙鳞更结实。我刚刚醒过来，他就找到了我。现在他应该是去找食物和水了。我们身上剩下的一点东西都在坠落的时候撞毁了。”克拉苏斯摇摇头，又说道，“我们还要感谢考雷斯特拉兹，他竭尽全力保护了我们，甚至还在匆忙中施放了一道法术，完全耗尽了他的精力。”说到这里，贤者露出自豪的神情。

“我能够像以前那样治疗他吗？”

“不……上一次，你汲取了一片健康大地的力量。但在这里，你会过度消耗你的体力。他会理解的，我们还有别的办法。”但克拉苏斯没有多说那是什么办法，而是改变了话题。“至于我们两个是怎么遇到一起的，考雷斯特拉兹发现我的时候，我刚刚勉强逃过黑龙的追杀，正在恢复体力。在那以前，他杀死了一个死亡之翼的卫兵，很担心我们偷取圆碟的计划出了问题——当然，他的担心很有道理。”

后来，克拉苏斯骑着考雷斯特拉兹绕过死亡之翼和他可能布置的任何哨兵，开始追踪克拉苏斯探查到的恶魔之魂所留下的魔法痕迹。不幸的是，直到敌人夺走了圆碟之后他们才找到德鲁伊和兽人。

“你的弟弟和他们在一起，对不对，玛法里奥？”

德鲁伊低垂下头。“是的。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克拉苏斯！”

“伊利丹受到了他们的污染，”贤者一针见血地说道，“你最好清楚地记住这一点。”他的声音中流露出对伊利丹更多的了解，不过克拉苏斯没有就此再多说。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要去把恶魔之魂夺回来吗？”

“我想，我们必须这样……但首先你需要尽可能将我找到你之前发生的一切告诉我。”

玛法里奥点点头，详细讲述了他和布洛克斯的被俘，那只邪恶的碟子被夺走，以及他们那场艰苦的跋涉的经历。每一次不得不提起伊利丹的时候，玛法里奥几乎都会哽咽。

克拉苏斯面容肃然地倾听着玛法里奥的讲述，乃至这名暗夜精灵描述起了自己曾经是如何妄想使用恶魔之魂的。直到玛法里奥说完之后，贤者才开了口。

“那东西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污秽……”克拉苏斯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道，“他们本就有这样的打算……不过……不过，我们还有希望……”

“希望？”玛法里奥在自己的讲述中看不到半点希望。

“是的……”克拉苏斯站起身。将双手的指尖搭在一起，撑住自己的下巴，继续思考着，“只要我们能够让他们倾听我们的声音。”

“谁？”

“守护者们。”

暗夜精灵难以置信地说：“但我们不能！他们已经彻底封闭了自己，就连你也找不到他们！就算是考雷斯特拉兹醒过来……”

“是的，”巨龙贤者打断了他，“也许考雷斯特拉兹能帮助我们召唤他们出来……如果我了解生命女王的话。”

对于玛法里奥，克拉苏斯的话没有什么道理，不过这名德鲁伊多少已经习惯这种状况了。如果克拉苏斯的脑子里已经有了计划，玛法里奥决定自己就竭尽全力帮助他。

一阵碎石滚动的声音表明布洛克斯回来了。不幸的是，这位老兽人是双手空空回来的。

“没有小溪……连个水坑都没有。到处都找不到食物，一只虫子都找不到。”老武士报告说，“我失败了，长者。”

“你已经尽了全力，布洛克斯。这是一片凄凉之地，即使在死亡之翼统治之前，它也早就如此了。”

一提到那头黑色恶龙的新名字，玛法里奥立刻心头一紧。“你认为他还会来找我们吗？”

“如果他不来，我一定会感到惊诧的。所以在那以前，我们必须做些事情。”克拉苏斯回头看了看一动不动的考雷斯特拉兹，“我其实有些感谢那个瓦罗森如此匆忙地使用了恶魔之魂，否则可能我们已经全都变成灰烬了。考雷斯特拉兹能够恢复过来——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过，我们首先应该取得必要的联系。实际上，这件事只能由你来做，暗夜精灵。”

“我？”

克拉苏斯眯起了眼睛，玛法里奥第一次注意到这位智者眯眼的样子其实很像爬行类动物。“是的，你必须再次走过翡翠梦境，必须找到它的女主人——伊瑟拉。”

“但自从群龙被恶魔之魂驱散之后，我们就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她拒绝回应我们。”

“那么，这一次你必须告诉她，一定要让阿莱克丝塔萨知道考雷斯特拉兹就要死了。”

玛法里奥吃了一惊，看着身边的巨龙。不过克拉苏斯立刻又向他摇摇头。“不！相信我……如果真是这样，我将是第一个感到害怕的。只要这样告诉伊瑟拉就好，她一定会将这个消息传递给生命女王。”

“你想要我对梦境女士说谎？”

“没有别的选择。”

德鲁伊对此认真思考了一番。他知道，克拉苏斯的话很有道理。只有这种至关紧要的警告才有可能得到守护者的注意。他们不认为玛法里奥会如此愚蠢，竟然冒险用虚假的故事来欺骗他们。

而剩下的问题就是当守护者发现玛法里奥的确说了谎，又会发生什么事？

但玛法里奥没有余暇去思考这种事，他相信克拉苏斯的判断。“我来做这件事。”

“我会尽力照看你。布洛克斯，你负责保护我们两个，如果有必要的话。”

老兽人一鞠躬。“这是我的荣幸，长者。”

就像他们做过的那样，玛法里奥盘腿坐下，清空思绪，摒除一切外部的干扰，平缓身体的疼痛。随着痛苦减轻，他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神秘的领域。

尽管现在身体的情况很糟糕，这名德鲁伊还是发现他进入翡翠梦境更容易了。唯一让他心绪不宁的感觉只来自额头上方那两个小凸起传来的阵阵暖流。玛法里奥很想伸手摸一摸它们，看看它们是否有什么变化，但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伊瑟拉。

他考虑要在这个位面中寻找伊瑟拉，但马上就意识到，对于那位守护者，理论上他要做的只是高声呼唤。梦境女士是否愿意回应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翡翠梦境的女士，玛法里奥在自己的意识中发出呼唤，梦的主宰……伊瑟拉……

德鲁伊没有感到有其他人靠近，但他知道，自己必须继续下去。伊瑟拉就在这里，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或者无所不在。伊瑟拉一定能听到他。

伊瑟拉……我带来了惨痛的消息，必须告诉生命女王……阿莱克丝塔萨的伴侣……考雷斯特拉兹……就要死了……玛法里奥在思维中描绘出自己看到的情景，竭力向他要寻找的巨龙呈现出那头红色公龙躺倒在地的样子。考雷斯特拉兹就要死了……

他等待着。梦境女士现在一定要出现了。对于这样可怕的悲剧，她怎么可能不至少来调查一下？

时间在翡翠梦境中是一件非常模糊的事情，但它的流逝仍然毫不停息。玛法里奥继续等待着，等待着，却丝毫没有感到那头绿龙出现。

终于，他知道对此再抱任何希望都是愚蠢的。德鲁伊对自己的失败感到灰心丧气，返回了自己的身体。

克拉苏斯正焦急地看着他的眼睛。“她回应了？”

“没有……什么都没有。”

贤者转过头，双眉紧皱，半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但她应该有反应啊，她知道这对阿莱克丝塔萨意味着什么……”

“我照你说的去做了，”德鲁伊不希望克拉苏斯认为这是他行动不力，“我说了你让我说的所有话。”

长袍贤者拍拍玛法里奥的肩膀。“我知道你做得很好，玛法里奥。我绝对信任你，这只是……”

“龙！”

布洛克斯示警的喊声刚一响起，巨龙的身影就笼罩在他们头顶的云层上方。玛法里奥向那片乌云集中起精神，希望能够操纵那些云朵抵挡一下将要攻来的巨龙。

但那可能不是黑龙——克拉苏斯已经在开怀大笑了。老兽人和德鲁伊全都带着关心的神情看向他们年长的同伴。

“她来了！我早就应该想到，她会亲自来查证这个可怕的消息！”

一头体形与死亡之翼相当的红色巨龙盘旋在众人头顶。玛法里奥凝望着那头龙，从她身上看到了这头巨龙许多他认得的特征。

阿莱克丝塔萨，生命守护者。她焦急地降落在考雷斯特拉兹身边。尽管她是巨龙的样子，但这名暗夜精灵一眼就能看到她的恐惧与关心。

“他不能死去！”巨龙吼道，“我不允许！”

克拉苏斯踱着步子来到俯卧在地的公龙旁边，让红龙女王看到他。“他不会死，您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女王！”

阿莱克丝塔萨惊慌的神情很快变为困惑，然后又变为愤怒。她将头探到这名小贤者面前，下巴距离贤者不到一臂远的距离。

“你最应该知道，我受不了这样痛苦的恶作剧！我很担心……担心你……还有他……”

“不必担心，至少现在恶魔之魂不在它原来主人的手里了。”克拉苏斯说道，“如果不是现在的使用者完全不熟悉它的功用，您在这里就只能见到四个死鬼了。”

“等一会儿，你要好好给我解释，”女王断喝一声，“但首先我必须看看他。”

她向考雷斯特拉兹俯下身，伸展开双翼，将这头公龙完全纳入其中。随之一片金光笼罩了这位伟大的守护者，考雷斯特拉兹也同样迅速被笼罩了进来。一股温柔的暖流碰触到玛法里奥，让他烦乱的心绪平静下来。这时，他忽然想到，面前的这头巨龙对他的使命就像伊瑟拉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德鲁伊投身于这个世界的自然力量。而谁能比阿莱克丝塔萨更有资格代表这种力量？“他受了很多苦，”巨龙女王的表情也变得柔和，“恶魔之魂——你给那个污秽之物起的名字倒真是不错——那东西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不过，是的，他能够彻底复原……只要他还有机会。”

金色光晕消退下去。阿莱克丝塔萨将巨大的头颅举向天空，发出一阵洪亮的吼声。

让三个人感到惊讶的是，又有两头红色巨龙冲开云层降落下来。他们盘旋一周，落到考雷斯特拉兹身体两端。靠近来看，他们实际上要比他们的女王小不少，不过和地上这头昏迷的公龙相差无几。

“有何命令，女王？”

“带他回巢穴去，把他放在阴影玫瑰洞穴中，那里更利于他修复意识和灵魂。对他要温柔，提兰。”

两头新来的公龙之中更大的一个尊敬地低垂下头。“当然，我会的，女王。”

“你会发现，他还是失去了一些记忆。”克拉苏斯插口道。这么多龙同时出现并没有让他感到丝毫震惊。玛法里奥不得不提醒自己，其实他也是一头龙。这时，贤者又补了一句：“那些记忆永远都无法恢复了。”

“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阿莱克丝塔萨用最亲昵的眼神看着这个小贤者。

“我也这么想。”

克拉苏斯后退一步。另外两头公龙小心地抱起考雷斯特拉兹，将他带入空中。很明显，这两头龙也是阿莱克丝塔萨的伴侣。与此同时，生命守护者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那个戴兜帽的小人身上。她亲密的神情中也夹杂了一些气恼。

“你开的这个玩笑可没有让我觉得有趣！伊瑟拉立刻就向我示警，尽管我情知不妥，却还是立刻就来了——你知道我一定会这样！”

“如果我对您有疏忽怠慢，”克拉苏斯深鞠一躬，“我接受您的愤怒和惩罚。”

巨龙女王低吼一声：“你把我引到这里，还说恶魔之魂落进了别人的手里！这到底怎么回事？”

贤者直接切入正题，开始讲述不久前发生的一切。阿莱克丝塔萨的表情变化了几次，怒容从她的脸上消失了。到最后，她的脸上只剩下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进入耐萨里奥的老巢！你们还能活着出来，这可真是一个奇迹！”她侧过头，审视克拉苏斯，“不过，如果这些都是你干的，我已经不太会感到惊讶了。唯一可惜的是，经历了这么多番努力之后，那只碟子却落进了和大地守护者一样可怕的敌人手中。”

“是的，我的女王，这的确似乎是一场灾难，不过也让我们有可能拯救至少一部分卡利姆多。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将他们的头领萨格拉斯带进我们的世界。”

“他们会利用恶魔之魂实现这个目标！”

“是的……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不会再用它做别的事情了。”克拉苏斯毫不退让地看着阿莱克丝塔萨，“龙族不必再对它感到畏惧，而这也恰是燃烧军团最脆弱的时候……”

“但那只碟子……”

“这也是您有可能夺取它的时机，”克拉苏斯指出，“如果您不能摧毁它，至少能够将它封印，让死亡之翼再也不能使用它。”

“死亡之翼，”巨龙女王咆哮一声，“现在这的确是他合适的名字。耐萨里奥和大地守护者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是的，他就是死亡之翼……你是对的，这是我们的机会，让他的污秽造物不再危害这个世界。”

有一件事阿莱克丝塔萨没有留意，而玛法里奥注意到了。克拉苏斯的脸上掠过了一道阴影。看样子，这位贤者没有对巨龙女王完全说实话。德鲁伊什么都没有说，他相信克拉苏斯保守秘密一定有他的原因，自己不应该多嘴。

“我必须非常遗憾地告诉你，玛里苟斯已经帮不上忙了。”红色巨龙喃喃地说道，“时光之王也仍然不知下落，不过他的族群会支持我们。伊瑟拉和我的族群将联合行动，还有……”阿莱克丝塔萨点点头。“是的，这是有可能的。你说得很对，我会和伊瑟拉还有诺兹多姆的同族谈一谈，我应该能说服他们。”

“我希望能够尽快。”

“我只能承诺我会尽力。”阿莱克丝塔萨展开双翼，但在他飞起之前，克拉苏斯又向他示意还有话说。女王问道：“你还想和我说什么？”

“还有一件事——上古旧神也想要掌握那只碟子。他们在操纵燃烧军团。”

阿莱克丝塔萨的眼睛立时睁大了，玛法里奥被龙威震得后退了一步。阿莱克丝塔萨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又问道：“你确定？”

“还有一些问题……不过，我确定。”

“那么，我就必须以双倍的努力说服其余的龙。就是这些了吗？还是你知道其他什么意外？”

克拉苏斯摇摇头。“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返回抵抗者军队，说服他们的指挥官与龙群合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切仍然很有可能无法挽回。你能够帮助我们回去吗？恐怕我的力量暂时做不到这一点了。”

巨龙女王考虑了一下。“是的，我有办法让你们迅速完成这段行程。你们全都后退。”

克拉苏斯和其他人立刻服从了命令。阿莱克丝塔萨再一次伸展开双翼，与此同时，她的身上亮起了超过刚才百倍的黄金光晕。只不过，这一回光晕的焦点集中在巨龙女王背后。耀眼的强光让阿莱克丝塔萨的影子落在三个人面前，覆盖了刚才考雷斯特拉兹倒卧的地方。

巨龙女王开始念诵咒语。玛法里奥完全听不懂这段咒语的含义，但能够感到其中每一个音节所包含的力量。阿莱克丝塔萨施展了一道极具威力的法术……但这个法术的效果是什么？

德鲁伊面前的地面开始隆隆作响。布洛克斯喷出一股鼻息，双眼盯住地面，仿佛盯住了强大的敌人。坚硬的岩石地面开始抬升……

随着一阵碎裂的声音，一大块岩石和大地分离。玛法里奥对这块岩石的形状依稀感到有些熟悉，但直到另外一片大小相仿的岩石从另一边升起的时候，玛法里奥才明白这是什么。

它们是翅膀。两片升起的地面完美地契合了守护者身影的轮廓。随着两片岩石翅膀拍动了一下，翅膀中间更加巨大的一块岩石抬升起来，和一对翅膀合为一体，并且仿佛拥有了生命——它立刻张开大口，发出一阵吼声，和阿莱克丝塔萨先前的吼声一模一样。

一头岩石构成的巨龙女王彻底离开了地面。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它都是一头红色巨龙的完美雕像，只是颜色不同。就连它的一双眼睛里也蕴含着玛法里奥在红龙女王眼中看到的智慧与关爱。

这两头巨龙并立在一起，石龙看着女王。金光从阿莱克丝塔萨背后退去，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克拉苏斯身上。

“我会为你做的事情，她都能为你做。”

贤者谦逊地低下头。“我不值得您如此厚待，女王陛下。”

阿莱克丝塔萨哼了一声。“如果你不值得，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石龙扬起她的头，露出愉悦的神情，然后也低头看向克拉苏斯。

“我要去说服其他龙族了，”红龙女王说，“我确信，一切都能够按照我们的希望去发展。”

“小心！死亡之翼仍然时刻想要夺回他的邪恶宝物！”

阿莱克丝塔萨给了克拉苏斯一个“不出所料”的眼神。“我对他很熟悉，我们会随时防备他插手。”

说完这句话，巨龙女王就跃起在半空中，又环绕地上的三个人翱翔了一圈，目光始终凝聚在克拉苏斯的身上。然后，这位守护者最后一振双翼，飞进了云层中。

“如果我能告诉她……”面孔被兜帽遮住的贤者悄声说道。

“告诉她什么？”

克拉苏斯看着德鲁伊，皱起眉头。“没什么……有些事情，我是不敢改变的。”他又恢复了坚毅的表情。“我们现在可以迅速返回到盟友那里去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但玛法里奥不肯就此罢休。“克拉苏斯……你说的‘上古旧神’是什么？”

“一种恐怖的邪恶。对于他们，我也没办法说得更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战胜燃烧军团，就要战胜他们……”

玛法里奥怀疑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但这名暗夜精灵选择不再追根究底……至少暂时不必如此。

石龙向靠近她的三个人低伏下身子。看到这只魔法生物流畅自然的动作，玛法里奥由衷感到惊叹。她的优雅身姿和真身别无二致，生命守护者竟然能够创造出和她如此相像的奇迹，足见她拥有多么伟大的力量。

克拉苏斯领头，三个人爬上石龙的肩膀。坐稳之后，玛法里奥进一步感受到了阿莱克丝塔萨和考雷斯特拉兹在形体上的差别。

“你们会发现，这头龙的鳞片能够像真龙一样活动，”克拉苏斯解释说，“把你们的脚踩在鳞片后面，这样能让你们坐得更稳。然后像上一次那样抓牢鳞片。她的速度要比考雷斯特拉兹更快。”

石龙一直等到三个人全都坐好，然后发出一声红龙女王的长吟，张开沉重的翅膀，飞离了地面。克拉苏斯完全没有夸张，这头岩石巨龙不等飞上天空，就已经跨越了相当远的距离。

大地在他们的疾速飞行中不断地向后方掠过。玛法里奥越过石龙的肩膀向远方望去。他仍然不习惯飞行，尤其是现在飞得这么高。

“难道我们就不能去追赶伊利丹他们，夺回那只碟子吗？”他问贤者。

“即使我们追上了他们，我们也很有可能遭受同样的失败，甚至可能因此送命。现在如果他们还没有进入燃烧军团控制的地区，我一定会感到惊讶的。尽管这样说会让我自己也感到恼火，但只要他们将恶魔之魂送进那座王宫，我们的机会就一定大大增加。”

玛法里奥沉默了。克拉苏斯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一想到恶魔将得到那只碟子——哪怕这会让他们在一段时间之内无暇他顾——这名德鲁伊还是会立刻感到一阵恶心。

但最让他心痛的还是他的亲弟弟一手造成了这起可怕的事件。

你让我非常高兴……传送门对面传来了一个刺耳的声音，非常高兴……

伊利丹和瓦罗森队长跪倒在那个火焰通道前。玛法里奥的弟弟倾听着恶魔君王的赞扬，没有表露出任何情绪。他和身边这名艾萨拉的部下在进入被燃烧军团征服的废土区域之后就将护送他们的恶魔卫士甩在了后面。在这以前，伊利丹都不敢使用传送法术，因为他很敬畏黑龙族主的技巧和力量。大地守护者也许会控制住他们的法术，将他们直接带回到他的面前。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两个人直接出现在玛诺洛斯驻守的大殿中。这个高阶大恶魔惊讶地瞪着他们两个，看到他惊慌失措的表情，不仅是伊利丹，就连瓦罗森也觉得很痛快。但不管怎样，还没等玛诺洛斯的惊讶完全变成恼怒，萨格拉斯已经从传送门后发出命令，要他的奴仆们报告是否完成了任务。

得知任务顺利完成，萨格拉斯便将他们大大赞扬了一番。这让那个恶魔领主的将领变得更加恼火，但他对于萨格拉斯的忠诚和畏惧显然压倒了一切憎恨，而且他也很想为自己争取到一点荣耀。于是玛诺洛斯立刻用隆隆的声音说道："的确干得不错，凡人！"他向瓦罗森伸出巨大的爪子："现在把它交给我，我会准备打开传送门的法术。"

伊利丹依旧面无表情，但他的心跳立刻加快了。现在他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将这只碟子交给一个恶魔。但他还是跪倒在地，抬起头看着面前的大恶魔和传送门。"玛诺洛斯大人，我以无限的敬意向你谏言，这个巨龙造物中所隐藏的复杂法术还是由我来处置会更好。因为我们君主的恩赐，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并理解它们。"

为了证明这一点，伊利丹掀起遮住眼睛的丝巾。看到这个暗夜精灵的双眼，就连玛诺洛斯也不由得眉头一皱。

"他说得有道理，"禁卫队长插口道，"但作为当前这只圆碟的挟带者，我要恭敬地提醒二位，只有我们的君主才能决定谁将操纵这只圆碟强化传送门。"

暗夜精灵武士和大恶魔全都气恼地瞥了一眼这名军人。而瓦罗森只是直盯着传送门后的深渊，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表情变化。

"当然，做出决定的将是萨格拉斯，"玛法里奥的弟弟立刻表示赞同。

"绝不可能是别人。"玛诺洛斯也应声道。

控制圆碟的只能有一个，恶魔君王的声音再次响起，那将是……我……

萨格拉斯的宣告让众人都感到一阵错愕，但伊利丹尤其感到一阵恐慌。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绝不应该。他的一切谋划都和操纵这只圆碟息息相关。

刚一想到此，伊利丹立刻对他内心最深处的思维护盾进行了检查，确保萨格拉斯完全看不到那里。然后，他将自己的全部思维集中在这个新的问题上。一定有办法……

“以我全部的敬意，请听我一言，至尊至圣者，”巫师大着胆子开了口，“这道传送门是由暗夜精灵制造出来的，所以如果用圆碟操纵它……”

传送门已经不再是问题……现在我有了龙的玩具……

萨格拉斯的声音在每一个人的脑壳中震荡。伊利丹、瓦罗森队长和玛诺洛斯全都木然地瞪着传送门后的无底深渊。即使是那些竭尽全力保持传送门稳定的上层精灵，也差一点在震撼中停止了施法。

这只碟子会打开通道，正如计划中那样，而且它要远比这个可怜的小洞更可信赖……传送门发生了一阵悸动。用你们给我带来的力量，我将创造一个更强大、更稳定的通道……当然，我所说的这个通道就是永恒之井本身……

第十三章

加洛德·影歌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传奇人物。但现在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以注视英雄的眼光看着他，他的声誉早已远远超过了他在上一次战役中挽回败局所做的那一点贡献。塞纳留斯等一众古老的世界守护神灵加入到抵抗者之中，这让加洛德的名望上涨了不止百倍。现在军队中到处传扬着塞纳留斯承认加洛德·影歌为统帅的故事。这个故事被一遍一遍地讲述，直到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他身披黄金战甲，用一把光芒璀璨的魔法神剑敕封森林之王为他的骑士的故事。尽管这样的谣言极尽夸张，但半神和他们的随从却似乎丝毫不以为然。现在就连暗夜精灵的贵族议会都对这名血统低微的军官报以类似于尊敬的态度了。

加洛德找不到任何人讨论自己的苦恼。罗宁算是他最亲密的知己，但这个人类也只是坚持说他应该适应自己的人生变化。

他甚至不敢去找月神祭司进行告解，以消除自己的焦虑情绪。现在玛维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大祭司，他说的一切话肯定都会被祭司们报告给他的姐姐——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一件事。

加洛德自从不得不背负起指挥战争的责任以后，便很少在营地中随意穿行了。终于有一次，他告诉他的副官们，要去营地里走走，不会离开太久，要他们不必跟随。而且现在营地里的所有人都认识他，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他。

在营地里，人们不停地向他敬礼，许多人都向他露出感激的神情。一些救治伤员的艾露恩祭司也会充满敬意地向他点头。谢天谢地，她们之中没有玛维。

一个身材稍显矮小的祭司一看到加洛德就整了整头盔，迅速跑了过来。加洛德勒住自己的坐骑，他很担心这位祭司是来告诉他，他的姐姐打算和他见面。但他知道，现在想要逃跑已经不可能了。

“影歌指挥官！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再见到你！”

加洛德仔细端详着这位祭司的面孔，觉得这个女孩很有吸引力，不过仔细看上去，这个女孩的年纪应该比他估计的更小。他对女孩的脸的确有一些熟识，但他们是在哪里……

“珊蒂斯……你是珊蒂斯，对不对？”正是泰兰德女士被俘以前收养的那名孤儿。

看到加洛德真的记得他，女孩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在这个女孩的凝视中，加洛德感到有些不自在，珊蒂斯可能要再长大一两岁才合适谈感情。实际上，加洛德其实也比她大不了多少，但他们之间还是隔着一道像永恒之井那么大的鸿沟。

“是的！指挥官，你有没有关于她的消息？”

现在加洛德回忆起了上一次对话……还有他们之前的每一次相逢。珊蒂斯的那位被俘的监护人几乎是他们每一次谈话的焦点。加洛德一直都对她很和善，只是始终没能给她想要的答案。他们没有能采取行动援救那位大祭司，他们怎么能做的到？泰兰德肯定被带去了艾萨拉的宫殿。如果是那样，很可能她在被俘之后不久就被杀害了。

但珊蒂斯始终都拒绝相信泰兰德回不来了。的确，玛法里奥曾经去尝试救援泰兰德——无论如何他都是会去的，而对玛法里奥最有信心的就是珊蒂斯。她一直期待着那名德鲁伊会将泰兰德带回来。加洛德曾经好心劝说珊蒂斯对此不要抱太大希望，但这个女孩的犟脾气丝毫不亚于牛头人。只要她打定主意的事情，她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这也是为什么当这名见习祭司对加洛德产生出特别的好感时，加洛德会感到忧心忡忡的原因。

“没有。很抱歉，珊蒂斯。”

“玛法里奥呢？他回来了吗？”

加洛德皱起眉头。“也没有他的讯息，小家伙，不过我必须提醒你，他正在执行别的任务。对于我们的族人，他和他的同伴正在做的事情要比援救大祭司更重要。你很关心大祭司，但你也知道，大祭司对那位德鲁伊意味着什么。”

“她没有死！”

“我从没说过她去世了！”加洛德反驳道，“珊蒂斯，能够营救她也是我的梦想，但就算是泰兰德女士自己也会明白为什么我们无法让这个梦想成真！”

珊蒂斯的表情冻结了片刻，然后面颊的线条柔软下来。“我很抱歉！我知道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该这样打扰你，加洛德。”

她口中说着加洛德的名字，其中的含义已经非常明显了。暗夜精灵的前队长只好试着安慰她：“你从来都不会打扰我的，珊蒂斯……”

女孩的眼睛里突然闪耀起光彩，这给了加洛德一个警告——也许他的安慰有些过度了。这名见习祭司再一次以平常女性不会有的目光看着加洛德·影歌。

“我真的必须走了，珊蒂……”他本想说些严肃的话语，但话未出唇，一阵熟悉的战争号角已经响起。加洛德知道，这一次跟随号角声而来的绝不再是支援的盟军了。不，这些声音来源于战场前言。紧随而至的咆哮声更是清楚地表明，血腥的战争再一次开始了。

他调转坐骑，一只娇小的手却在此时按住了他的膝盖。珊蒂斯·羽月喊道：“指挥官！加洛德！愿艾露恩的祝福与你同在……”

尽管心中并不是很高兴，加洛德还是向珊蒂斯露出了感激的微笑，然后就催赶坐骑向前冲去。他没有再回头，但感觉那个女孩的目光一直流连在自己的背上。

刚到达指挥帐篷，各种报告就从左右两边涌了过来。南部山脊上出现了恶魔，另一支恶魔部队又从北边渡河而至。恶魔大军的主力则从正中央气势汹汹地压过来，组成了巨大的单一楔形阵势，已经穿透了抵抗者的防线，并且丝毫没有缓慢下来的迹象。

“斥候报告说，第一个楔形大阵后面还有一个楔形阵！”一名骑手刚刚赶到，便高声向加洛德报告，“他们说第二个阵势非常巨大，甚至比他们的主阵还要大！”

“这些该死的怪物到底有多少？”一名贵族吼道，“难道我们就没有对他们造成一点损失吗？”

回答他的不是加洛德，而是罗宁。人类法师的答案肯定不是暗夜精灵想要听到的：“严格来说，他们受到了损失……不过那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点损失。”

“月亮女神在上，人类，那我们又怎么可能取胜？”

法师耸耸肩，给出了他唯一可能的回答：“因为我们必须取胜。”

他们全都看着加洛德。加洛德很想咽一下口水，但抑制住了这个冲动，举目扫视他的将军们，然后用最严厉的声音说道：“你们全都知道自己的岗位在哪里，需要怎样做！我们要击溃敌人的楔形阵！马上去执行你们的任务！”

他的坚定语气让自己也吃了一惊。随着众人纷纷离开帐篷，这名暗夜精灵统帅转向了罗宁：“我相信，恶魔们早就做好了第一个楔形阵会被击溃的准备，第二阵才是他们赢得胜利的资本！”

“让牛头人去冲破他们的阵型。”法师提出建议。

“胡恩的人没办法离开他们的位置。”加洛德努力思考克制敌人的办法，但很不幸，对于自己能够想到的唯一对策，他并没有信心能够真正实行。“不管怎样……我必须去找塞纳留斯！”

说完这句话，他就跨上夜刃豹，飞驰而去。

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

阿克蒙德一边想，一边利用自己的感官扫描整片战场。他已经得到消息，一件强大的宝物被送到了他的君主那里，就是那只被发疯的黑龙用来创造出那场令人敬佩的大屠杀的圆碟。萨格拉斯已经亲自验证，这只圆碟能够为他打开一条通道。阿克蒙德亲眼见过那只碟子的威力，更是曾经想要夺取它，将它用在这场战争中。所以他相信，君主的判断是正确的。

如果萨格拉斯进入卡利姆多已经是迫在眉睫，那么作为恶魔大军的指挥官，阿克蒙德就应该为自己君主的到来做好准备……这意味着他必须向萨格拉斯献上一场胜利。必须让恶魔君王看到，他是值得信赖的。像以往一样，这个世界将由阿克蒙德征服并献给萨格拉斯。

一直以来，阿克蒙德正是凭借自己的聪慧狡诈成了萨格拉斯的左右手，现在他更是迅速制定了全新的战争计划。他有信心一举摧毁这些可怜生物的抵抗，彻底攻占他们据守的这一处可怜的地方。他们将无处可逃，更不会有挽回败局的可能。阿克蒙德知道，现在他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他们还从没有真正进行过较量。不过，对手唯一的优势也只是比他那个小丑一般的前任指挥官多一点理智而已。上一次，这个新任的指挥官用他暂时的好运气给阿克蒙德找了一点乐子，但好运气从来都不会永远坚持下去。

我会为您奉上新的战利品，我的君王。阿克蒙德在心中想道。他已经开始想象那些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成百上千地被铁链锁住，哀号着被牵到恶魔君王面前的情景。我会为您奉上许多乐趣，阿克蒙德又开始想象萨格拉斯会让那些俘虏承受怎样恐怖又充满折磨的死亡。

我会为您奉上这个世界……

无论暗夜精灵怎样竭尽全力发动反击，恶魔的楔形阵还是在不断切入他们的阵势。即使有土灵和其他种族战士的密切配合，他们还是无法减慢恶魔的脚步。

一队地狱火组成了楔形阵的尖锋，发挥出令人胆寒的强大攻击力。艾瑞达为他们施加了牢不可破的防御法术，在他们周围升起一道凡间武器无法穿透的

魔法护盾。就连土灵的战锤也只能在这样的护盾上敲出一片火星。而转眼间，挥舞战锤的土灵们就被悍勇冲锋的岩石恶魔踩到了脚下。

就在抵抗者阵列核心处的战士们徒劳无功地想要遏制楔形阵的时候，恶魔大军又在冲锋的地狱火两侧投入加倍的军力发动猛攻。阵型已经被破坏的士兵们纷纷遭到了恶魔的屠杀。

楔形阵前进的速度逐渐加快。现在局势已经越来越明确——燃烧军团正在将抵抗者联军切割成两半。没有人怀疑，今天将是恶魔取胜的日子，而这个世界终于快要彻底沦亡了。

罗宁和月神卫士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但他们终究是凡人，会耗尽自己的体力，这一点与艾瑞达和燃烧军团的其他施法者完全无法相比。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要小心保护好自己。这一次阿克蒙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专注于对他们的进攻。

在罗宁右侧，一名暗夜精灵巫师突然发出尖叫，全身皱缩干枯，仿佛身体内的水分全部被吸走了。不等人类法师确认这名施法者的死亡，又有一名巫师的身上出现了同样可怕的现象。

然后，罗宁自己也感到一种强烈的干涸效果在自己的体内扩散。他剧烈地喘息着，抵抗着这种瞬间脱水的力量，勉强竖起一道护盾，挡住敌人的法术。

一名月神卫士抱住倒下的罗宁，将这名遭受突袭的法师带离战场。

“水……”罗宁喊道，“拿水来！”

战友递给他一只水囊。罗宁将里面的水喝得干干净净。即使如此，罗宁还是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有一整天不曾喝过一滴水了。

“科尔奥提乌斯也死了。”救起罗宁的巫师说道，“攻击来得太快了，我们根本来不及采取措施……”

“这里死了三个……其他地方还牺牲了多少？”红发法师面色凝重地说道，“但我们没有退路！如果我们全都这样死掉，就不可能再保护士兵们……而如果我们被打垮了，最后抵抗燃烧军团的力量也将不复存在！”

他身边的暗夜精灵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他们全都知道，现在谁都无力改变眼前的局面。

“扶我起来！我们必须制造一个法阵！它至少要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防护！也许那样，我们就能……”

罗宁的身后突然响起一阵战斗的号角声。罗宁和巫师全都困惑地回头望去。他们都很清楚，现在每一名暗夜精灵都已经上了前线。

就在这时……一场卡利姆多的生灵们从未见过的冲锋开始了。冲杀而至的队伍里没有骑兵，没有手举刀矛的步兵。他们中间只有一个暗夜精灵，那正是加洛德·影歌，骑乘在他的夜刃豹上，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罗宁摇摇头，几乎无法相信眼前雄壮的奇景。“他在率领卡利姆多的守护神灵们去杀恶魔！”

塞纳留斯紧跟在暗夜精灵身后。两位巨熊之神——罗宁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乌索克和乌索尔——紧随在后。罗宁也认识飞翔在天空中的女神，克拉苏斯曾经告诉过他，那是万鸟之王艾维娜。在她之后是一头展开双翼飞翔在天空中的豹子，而这头豹子有一双几乎和人类一样的手。再后面是一位很像爬虫生物的武士，他的身上背负着如海龟一般的甲壳。随同他们一起冲锋的还有另外几十个形貌奇异的生物——其中大部分生物罗宁此前从未见过。他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半神的名号和尊称，但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他们为了抗击恶魔爆发出的力量。

面对这股强大的力量，人类法师露出了希望的微笑。

“我们要让月神卫士们做好准备！”罗宁命令道，“组成楔形阵！准备对抗燃烧军团的法术攻击！”他的脸上露出快意的笑容，“该死的加洛德！只有他的心地足够纯净，能率领自然界的半神上阵杀敌！”但是一想起燃烧军团这一次所发动的强大军力，不禁面色又阴沉下来。“希望他们能有足够的力量……”

“向前！”加洛德高声喊喝着号令，其实他已经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因为他的视野中全都是地狱火和其他恶魔。他在心中默默地向艾露恩祈祷，准备战死在这里。现在他只希望自己的疯狂举动能够阻挡住敌人进犯的脚步，为这个世界再争取到一些时间，也许还能等到有奇迹发生。

地狱火是敌人进攻的主要力量。他们生来只是为了碾压、砸碎和撞毁面前的一切障碍，无论是否有生命。燃烧军团中术士和其他黑暗巫师的法术让他们成为一股几乎无法阻挡的毁灭洪流。

直到他们撞上了加洛德的冲锋。

艾瑞达施展的护盾法术完全无法抵挡塞纳留斯和他的战友们。他们所使用的是这个世界从初生时起就拥有的自然魔法。恶魔护盾在半神的攻击下如同气泡一般纷纷炸裂……很快，那些地狱火也遭遇了同样的下场。

野猪神阿迦玛甘一下子冲在了最前面，这头巨大的野猪才是真正不可阻挡的。他一挥长牙，那些石头恶魔和他们脚下的地面全都被甩上了半空。很快，那些长矛般的獠牙上就串满了恶魔卫士。然后野猪又一抬头将他们尽数甩了出去。末日守卫在阿迦玛甘的头顶上方来回飞舞，想要用长矛刺伤他，却反而被插在了野猪神背部那一片致命的棘刺丛林上。

就这样，这位身形如山的半神带着挂满了一身的恶魔尸体，不断冲向地狱火最密集的地方。无数地狱火变成了崩碎的石块，或者完全陷入了混乱，这不是他们喜欢的那种肆意毁灭。但不管怎样，地狱火的先锋部队彻底溃散了。混乱的涟漪很快就蔓延到恶魔卫士的队伍里，他们还从没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力量和迅速的灭亡。

末日守卫用鞭子抽打这些恶魔士兵，逼迫他们继续向前。于是，这些恶魔一批批地被这位半神用蹄子踏碎，用獠牙刺穿。阿迦玛甘很喜欢这些只知道来送死的敌人，他一边忙着杀戮，一边还兴奋地哼哧着。眼里燃烧着明亮的火焰，巨大的身躯开辟出一条条宽敞大道。留在他身后的一片狼藉同时向敌人和友军彰显着他的强大。很快燃烧军团就尸积如山。阿迦玛甘不停地四处冲撞，直到背上的脊刺也完全被恶魔插满的时候，他才停下来，用力晃晃身子，把碍事的尸体甩掉，就像一条游完泳的狗甩掉毛发上的水滴一样。当恶魔尸块四散纷飞，脊背恢复轻松之后，这位半神便又精力充沛地回到他的娱乐中去了。

尽管遭遇了如此强大的敌人，恶魔还是在不断前进。加洛德的长剑砍翻了在阿迦玛甘的冲锋中活下来的第一个恶魔。塞纳留斯抓住一个地狱火，将这个不断挣扎的怪物高举过头顶，向他的同类猛掷过去。地狱火们第一次感受到被这样的怪物撞击是什么情形。半神投掷的力量撞倒了一层层地狱火，让这些岩石巨怪的阵列中出现了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

巨熊两兄弟的战斗方式更加直接。他们用巨爪拍碎一道道恶魔阵列，让地狱火和恶魔卫士如狂风吹起的落叶一般向四面八方飞散。有几头地狱犬窜过拥挤在一起的燃烧军团阵列，趴附到冲在前面的巨熊身上。那头熊却哈哈大笑，将这些恶魔猎犬从身上一条条撕扯下来，拧断它们的脊椎骨，再把尸体砸进恶魔阵列的深处。

恶魔的楔形阵瓦解了。末日守卫们从空中飞下来，要约束住溃散的阵型。但天空又落下了这个世界的每一种鸟雀。飞行恶魔们都惶恐地抬头转身，想要对抗那些撕扯他们皮肉的小鸟巨鹰。率领这些飞鸟的正是它们的女王艾维娜，原本精致秀美的面庞现在却变成渴望鲜血的凶猛巨鸷。这位半神的利爪一挥，恶魔的翅膀便被撕扯成碎片。末日守卫盘旋着跌落在地上，摔成烂肉。随后，她又抓住更多末日守卫，用锋利的喙啄开他们的喉咙。

一名身高只有暗夜精灵一半的长须武士身披褐色皮甲，站在两头白狼的背上冲进恶魔群中。他一只手握着拴住两头狼的缰绳，另一只手挥舞着一柄大镰

刀。镰刀挥过之处，就再也看不见完整的恶魔。长须武士高兴的时候，镰刀便会脱手飞出，旋转着砍掉恶魔的头颅，切开他们的胸膛，再回到主人的手中。这位矮个子武士就这样随心所欲地挥舞着兵器，进行着鲜血淋漓的收割。

恶魔们在这个矮个子武士面前动摇了。以前他们只是像这样被使用圆碟的黑龙屠杀过，这是他们从没有遭遇过的强敌，就算是对阿克蒙德的恐惧也在很短一段时间里被这名武士赶走了。恶魔卫士们开始有了对恶魔而言不可思议的行为——从战场上逃跑。

但很快第一批这样做的恶魔卫士就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阿克蒙德不会允许撤退，如果没有他的命令，任何恶魔都只能战死在沙场上。他将自己的怒火倾泻在这些恶魔逃兵的身上，让他们在顷刻间熔化——盔甲和皮肉如同蜡油一般从他们的骨架上流下。这些逃兵的惨叫声变成了含混不清的汩汩声。数秒钟之内，只剩下地上的一滩冒着气泡的液体和里面漂浮的一点碎片。

现在所有恶魔都明白了临阵脱逃的下场……死亡会有很多种形式，其中一些要比另一些更加恐怖。心怀恐惧的恶魔们怀着更大的恐惧回身继续与半神厮杀，他们的力量被阿克蒙德的黑暗魄力进一步激发了出来。这些恶魔都很清楚，无论怎样他们都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战斗起来变得更悍勇疯狂。

恶魔的狂暴战法终于对加洛德带来的强大半神们产生了效果。无数恶魔卫士的利刃终于让巨狼半神无法再承受。上百道深深的伤口流光了他的生命力量。他仍然用尖牙利爪不停地将恶魔撕碎，但就在罗宁的眼前，这位半神一头栽倒下去。而堆积在身边的恶魔尸体则要比他的头还高。

很快又有更多的半神牺牲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万鸟之王。末日守卫们受到阿克蒙德的意志引导，舞动长矛杀过成群的鸟雀，专门以艾维娜为目标发动猛攻。足足有二十多个恶魔死在这场攻击中，但还有更多恶魔击中了目标。他们环绕在卡利姆多所有羽翼生灵的守护神灵周围，用带有倒刺的长矛刺穿了她的身体。

但就算是这位半神泼洒的鲜血也在为她而战。朱红色的热血沿着恶魔们的长矛流到他们的手心里。当艾维娜失去生命的身体跌落下云霄的时候，刺杀她的恶魔们都开始撕扯自己的皮肉。半神受到祝福的鲜血在净化着恶魔不洁的身体。到最后，这些末日守卫全都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却仍然无法逃脱半神的惩罚。

长刀利矛插满了巨熊兄弟的全身，塞纳留斯的身上也布满了可怕的伤口，燃烧军团的凶残战力令每一位半神都伤痕累累。但他们还在坚持不懈地向前冲杀。

和他们并肩战斗的是暗夜精灵、牛头人、熊怪和土灵……每一个凡间种族都成为抵抗者的一部分。他们全都明白，现在卡利姆多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但罗宁知道，此刻的优势仍然掌握在燃烧军团的手中。即使有这个世界的守护神灵们冲在最前面，恶魔大军的实力仍然没有真正受到损失。如果在这样的盟友支持下抵抗者们都无法彻底打败燃烧军团，他们还有什么希望？

“我们还是需要巨龙……”他一边打退了一名术士的攻击，一边喃喃地说道。又有三名巫师死在了他面前，不过月神卫士们总算恢复了作战能力。只是他们即便竭尽全力，也只能抵挡住恶魔术士的攻击。

“我们还是需要巨龙……”罗宁重复着这句话，好像这是一句咒语。但克拉苏斯至今都没有任何消息。罗宁知道那位贤者拥有高深的技艺和过人的智慧，但他还是禁不住开始怀疑，自己曾经的导师是不是已经牺牲在死亡之翼的爪下了。

就在这时，一片巨大的阴影飘过战场。罗宁感到自己最大的恐惧终于成真了。死亡之翼来了！这只可能意味着克拉苏斯和他的两位同伴已经死了，黑龙要向他想象中的所有敌人复仇。

但这头双翼巨兽在空中盘旋一周之后，罗宁注意到它特别的地方。这头龙并不是黑色的，而是暗淡的灰色，就像岩石一样。它的面孔和体形也和死亡之翼有许多不同之处，而罗宁又觉得这些特征依稀有些熟悉。很快他就想到了在与兽人作战的日子里结识的另一头巨龙。它看上去就像是……就像是……

阿莱克丝塔萨？

这头灰色巨龙降落在恶魔阵列中，连续压倒了几排恶魔。它挥起一侧的翅膀，又打倒了十几个恶魔，随后长啸一声，叼起满口的敌人，用双颚将他们夹碎，然后张口让碎块掉落下去。

直到这时，罗宁才看出这头龙并没有咽喉食管。

它完全是用石头做成的。

这尊巨大的石像还在不停地摧毁燃烧军团。罗宁很清楚只有谁才能制造出这样的石像，人类法师不禁又开始期待真龙的回归。

就在这时，他才开始思考是谁能够让石雕的阿莱克丝塔萨前来助阵。

“克拉苏斯？”人类法师的呼唤脱口而出，他向周围望去，“克拉苏斯？”

果然，罗宁看见那个他无比熟悉的白皙高瘦的贤者正行走在一道山脊上。克拉苏斯身边还有玛法里奥和布洛克斯。他们两个显得非常疲惫，不过都平安无事。

罗宁谨慎地离开战场，向他们跑过去。一到他们面前，他几乎要将他们三个全都抱在怀里。能再次见到三位朋友，他的心中充满了感激。

“太好了，你们都还活着！”罗宁笑着说，“恶魔之魂！你们一定拿到了！”

这句话刚一出口，罗宁就知道自己错了。他的目光逐一扫过三个人的面孔，竭力想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次行动的经过。

“我们的确拿到了，”克拉苏斯回答，“但又被燃烧军团的人抢走了……”

“那些人中还包括我的弟弟，”玛法里奥向克拉苏斯摇摇头，显然贤者不想将这件事告诉罗宁，“现在隐瞒这件事已经没有用了！伊利丹已经投靠了艾萨拉！”德鲁伊愤恨不已地摇着头。“投靠了艾萨拉！”

“但……那头龙呢？那是怎么回事……考雷斯特拉兹在哪里？你在信里说过，你们遇到他了！”

“现在没有时间解释这些事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准备什么？”

布洛克斯突然用斧头向远处一指：“看！那头石龙！”

众人朝战斧所指的方向望去，看到阿莱克丝塔萨的石像已经被恶魔团团包围。高大的恶魔在不停地劈砍她，很像土灵砍砸地狱火时的样子。还有更多恶魔卫士在砍削她的腿，竭尽全力要让这头龙失去支撑。

人类法师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她为什么不飞起来？”

“因为她身上的法术就要完结了。”克拉苏斯的声音中充满了哀伤。

“我不明白……”

“看，这个时刻已经到了。”

石龙的动作开始变得迟钝，恶魔对她造成了一些表面上的伤害。她又振动翅膀，甩脱了几个高大的恶魔，让他们飞上半空。但这已经是她最后一个大幅度的动作了。

“克拉苏斯，发生了什么事？”

“她只是那位伟大巨龙的一个影子，她的任务是将我们带到这里。罗宁，影子会消散，而且她的任务也结束了。我们应该感谢她还留下了足够的力量，对恶魔造成了这样巨大的杀伤。”

尽管这位贤者的声音冷静而富有条理，但他的眼睛里还是充满了深深的遗憾。罗宁明白，对克拉苏斯来说，即使是见到他心爱女王的石像被毁，也足以让他的心中感到哀伤。

石龙发出悲哀的吼声，恶魔们已经爬遍她的全身，只差没爬上她的头部。她仍然努力蹬直了左腿，但右侧的两条腿已经完全没有了挪动的迹象。

“结束……”克拉苏斯开口道。

就在这时，阿莱克丝塔萨的石像忽然向右侧跃起。她收拢了右侧翅膀，左腿向天空抬起。

这个动作还未结束便戛然而止。生命的光彩从石龙的眼睛里消失了。

岩石巨大的重量让右侧翅膀崩塌了，爬到石像上的恶魔全都筋疲力尽地紧紧抓住石象。而巨龙女王的石像开始慢慢翻倒……原先趴在背上的恶魔全都被压死了。

克拉苏斯自豪地挺起胸膛。“我的女王永远都不会屈服，就算她的影子也是一样！”

庞大雕像倒塌的地方扬起了大团灰尘。在四个人的注视下，石龙的腿和左翼也纷纷坠落在地。恶魔武士们慌乱地躲避着从天而降的巨石。

“那现在该怎么办？”罗宁问道。同伴的回归本来燃起了他心中的希望，但如果他们既没有带回恶魔之魂，助战的石龙也毁于一旦，那他们的这次行动就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克拉苏斯的回答也没有给他带来更多鼓励：“现在该怎么办？小罗宁，我们只能全力以赴和敌人作战，并且衷心期待，伟大的女王召集起我的同族，率领他们前来战斗。我们知道恶魔之魂的下落，也知道它暂时不会威胁到龙族。所以巨龙必须有所行动。”

“如果他们不来呢？如果他们犹豫了太久，就像上次一样呢？”

罗宁曾经的导师凑到这名人类法师的耳边，用只有他们两个能听到的声音说：“那么萨格拉斯就能够最终进入卡利姆多……一旦进入我们的世界，恶魔之王就能重写这一万年的历史。”

第十四章

风暴在永恒之井中狂暴肆虐。黑水掀起激荡的波涛，比王宫还要高大的黑浪拍打在岸上。咆哮的狂风将一切没有固定住的碎片卷上半空，让它们变成了致命的飞弹。

闪电照亮了从高高矗立的宏伟建筑中走出的一行人，其中甚至包括女王本人。在侍女们的陪伴下，她乘坐着一顶由恶魔卫士抬着的白银小轿。

玛诺洛斯走在最前面，伊利丹和瓦罗森队长跟在他身后。一些上层精灵武士和萨特又跟着他们——这两队人有意保持着明显的距离。他们身后是一队王宫卫兵，这支队伍的最后面是两支恶魔武士的部队，每一队足有一百个恶魔。

玛诺洛斯站到永恒之井的边缘，伸出自己粗莽的双手，尽情汲取着井中混沌的力量。透过萨格拉斯“赐予”的一双眼睛，伊利丹不禁为那一片黑水之上和之中所蕴含的能量感到惊叹。他从不曾体验过神圣深井中所蕴含的能量，就算是恶魔之王曾经释放出的力量也无法与之相比。

“说实话，我们以前见识到的只不过是这股洪荒力量的一点影子。”他喃喃地对瓦罗森说。

瓦罗森根本看不到这样宏伟的情景，他只是耸了耸肩。“现在这股力量也将为我们所用，让我们终于能够见到我们的君王——萨格拉斯。”

“但现在还不行，”伊利丹提醒他，“现在还不行。”

“这又有什么关系？”

这时，他们全都闭住了嘴——那头双翼大恶魔转过身，向禁卫队长伸出手，咬着牙说：“圆碟！时间到了！”

瓦罗森一脸木然地从腰间的口袋里取出恶魔之魂，递了过去。一看到这个恶龙的造物，玛诺洛斯的眼睛里立刻毫不掩饰地闪烁起贪婪的光芒。然后，他好像恢复了清醒，知道自己最好还是不要有这样的贪心。然后，他凶狠的目光又转向上层精灵和萨特们，张开生满獠牙的大口喊道：“站到你们的位置上！”

这些施法者们迅速走过他们已经残破不堪的家园和满地的白骨。辛艾萨莉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早已扩展到永恒之井的边缘。伊利丹知道，曾经有少数暗夜精灵在这口井的边缘进行过殊死抵抗，希望在他们的魔法之源旁边能够汲取到更多的力量。但这个希望最终也落空了。恶魔们愉快地在这里将他们撕成了碎片。

讽刺的是，玛法里奥的弟弟发现，那些反抗者的设想是正确的，只是这对于他们终究于事无补，却对恶魔君王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伊利丹能够看到操纵这口井中无尽潜能的许多方法，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了恶魔君主的打算。

巫师和萨特按照萨格拉斯的吩咐组成魔法阵列。玛诺洛斯仔细审视他们的位置，对稍有误差的人都严厉地叱骂。终于，这个满身鳞片的大恶魔感到满意，退出了魔法阵。

“亲爱的队长，我们是不是还无法立刻看到我们的萨格拉斯君王？”艾萨拉在轿子里阴沉地问道。

“现在还不行，光中之光……不过不需要再等很久了。只要通道稳定住，他就能过来。”

艾萨拉半闭上眼睛，点点头。“如果他降临这个世界，相信我一定能感到。”

“我们将竭尽全力。”瓦罗森向女王承诺。

伊利丹有些想知道这位女王是否真的相信她会成为恶魔之王的伴侣。他非常怀疑这并不符合萨格拉斯的计划。

当他看到那些巫师和萨特开始施法的时候，立刻就忘记了一切关于艾萨拉的想法。一颗蓝色光球伴随着一阵阵爆裂在法阵中央逐渐成形，不时会有一道闪电射向一个施法者。尽管上层精灵和萨特在开始时心中多少还有一点疑问，但他们执行这个任务没有半点迟疑。

空气中充满了念诵咒语的声音，每一名施法者都在精确地吟颂完全不同的能量咒文。所有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渐渐召唤出永恒之井中的能量。伊利丹看着这些能量各自流动，对应着它们各自的召唤者，最终在那颗圆球周围交汇、融合。随着每一股能量的加入，圆球释放出的闪电都变得更加明亮、强大……

终于，就在这颗圆球内部……伊利丹异常熟悉的裂隙出现了。

这些施法者在永恒之井附近重新开启了通向燃烧军团界域的传送门，这让萨格拉斯能够更好地吸收永恒之井的能量。突然间，伊利丹感觉恶魔君王和他的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许多。

将它释放出来……所有人的脑海中都响起了恶魔君王的命令。

“动手！”玛诺洛斯喝令道。他巨大的身躯投下了阴影，笼罩在所有暗夜精灵和萨特身上。

施法者们同时停止了念诵，紧攥住双拳。

那颗光球——以及光球中的传送门——悬浮在风暴肆虐的黑水上，从众人的视野中迅速消失了。

现在……圆碟……

伊利丹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他想从玛诺洛斯手中夺下这个巨龙的造物。但理智迫使他继续保持平静，双手一直留在身体两侧。现在他还不能夺取巨龙之魂——或者按照他哥哥的说法——恶魔之魂。

但不管怎样，只要有机会……

像以往一样，伊利丹立刻将这样的想法埋入心底。幸运的是，现在就连萨格拉斯也因为精神高度集中，完全没有注意这名巫师叛逆的意图。就算伊利丹不屏蔽自己的思维也不会有危险。

伊利丹开始专心注视着玛诺洛斯高高举起的圆碟。这名双翼恶魔念诵的一段段言辞都迅速消失在风暴中。

绿色火焰包裹住了黄金圆碟。恶魔之魂——是的，伊利丹也觉得这个名字要更加合适得多。它从玛诺洛斯的手中升起……取代了那个包含传送门的光球，飘浮在充满惊涛骇浪的永恒之井上。

“就是这样？”艾萨拉有些急躁地问道。

不等瓦罗森出言安抚女王，井口的狂风突然消失了。永恒之井一下子变得风平浪静，只有笼罩在众人头顶的黑色云层开始剧烈地涌动翻滚，如同上千条毒蛇绞缠在一起。

伊利丹第一个感到了即将爆发的力量。“我建议陛下以及她的随从马上返回到高处去。”

为了表明自己的认真态度，伊利丹转过身，盯住了女王的轿子。瓦罗森则紧盯着伊利丹，仿佛是在怀疑这名巫师别有图谋。片刻之后，他才命令自己的士兵照伊利丹的话去做。

女王优雅地一摆手，恶魔卫士便抬起轿子离开了井边。伊利丹也随同队伍一起向远处走去。

一阵如同上千头夜刃豹齐声咆哮的声音在靠近永恒之井中心处爆发出来。伊利丹回头向黑色的水面瞥了一眼，脚步加快一倍。

巫师和萨特们终于开始逃跑了，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停留在井口旁。只有玛诺洛斯还留在原地。这头大恶魔再一次伸出手臂，仿佛要拥抱情人一般。

“开始了！”大恶魔满心欢愉地吼叫着，“开始了！”

一股如同巨龙般庞大的波涛冲过了恶魔所在的地方。

无尽的黑水从井中涨起，向四处横溢。建筑物的废墟转眼间荡然无存。恐怖的巨浪一次又一次冲上岸边，将井口四周化成一片白地。岩石方尖碑从基座上被撕扯下来，铺路的石板化作岩石碎块四散崩飞。白骨露天的死者被卷进了不属于辛艾萨莉的黑暗深渊。伊利丹知道，在那里他们将更不可能得到安息。

爬上山脊之后，伊利丹才终于看到永恒之井到底发生了什么。见证了远在天边的萨格拉斯竟然能如此轻易地操纵这里的魔法洪流，就连伊利丹也不由得愣在原地。

现在的井水已经完全化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旋涡。

当然，伊利丹完全看不出这个旋涡的范围有多广大。它从井口一直向外扩展，吞没了整座首都。伊利丹目力所及之处，全都已经被它覆盖。他平生第一次看到永恒之井狂乱的能量凝聚为一体……全都在向中心聚集。

山下的玛诺洛斯正在井口边缘放声大笑。强大的能量在他的身边涤荡，恐怖的波涛不断撕下比那个恶魔更加巨大的石块土堆，却丝毫无法撼动这名双翼恶魔。玛诺洛斯痛饮着他的君主的荣耀，用喊声不断召唤着萨格拉斯。

伊利丹站稳脚跟，小心翼翼地向这个法术深处探索。他超级敏锐的视觉令他仿佛能亲身进入井中的黑水。他的感知开始飞快地移动，转眼间就将所有陆地抛在身后。与此同时，这名巫师的意识也高高飞起，能够更清晰地俯瞰萨格拉斯造就的这一幕宏伟景象。

他猜得没错，这个旋涡囊括进了整个永恒之井的能量。尽管伊利丹仍然只能看到这个法术的一部分，但已经很明显地感到永恒之井中已经没有任何地方

不曾被这个法术触及。

前方的一点微光突然吸引了伊利丹的注意力。他将自己的感知延伸到极限，看到了高高悬浮在这个法术表面以上的恶魔之魂。那只样式简单的圆碟放射出金色的强光，成为下方黑水涌动的焦点。对于恶魔之魂，伊利丹已经有了足够多的了解。他知道萨格拉斯对这件宝物的控制欲望甚至可能比那头黑龙更甚。尽管身处在极为遥远的地方，燃烧军团的主人仍然能自如地操纵这只碟子中的能量，让它与永恒之井中的原始能量完美融合。

但传送门到底在哪里？无论伊利丹怎样努力，都无法在恶魔之魂周围找到时空的裂隙。萨格拉斯到底在哪里……

伊利丹暗骂了一句自己的无知，急忙将注意力转向永恒之井中大漩涡的中心。

他一直向下望去……看到了一条超越现实的路径。这条路一直通向燃烧军团所在的位面。

伊利丹本以为绝大多数恶魔已经通过先前的传送门来到这个世界上。但现在，他才看到，真正过来的恶魔不过是沧海一粟。无穷无尽的恶魔阵列正等待着向卡利姆多进军，满口獠牙的凶残武士们渴望着毁灭这个世界。伊利丹看不到这些阵列的尽头，那其中有伊利丹在卡利姆多见到过的恶魔，也有从未曾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更为凶残庞大的魔鬼。他们扇动着翅膀，挥舞着利爪，全都在渴望着凡间生灵的鲜血。

终于……伊利丹感到了恶魔君王。他只能感到萨格拉斯很有限的一点存在，但也足以让这个暗夜精灵立刻逃离那个虚空界域。这时，伊利丹才明白，他曾经感受到的萨格拉斯的意志只不过是恶魔君王真实力量中的一粒微尘。如果燃烧军团之主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任何屏蔽或护盾都无法阻止那位君王洞悉他的想法。

如果萨格拉斯知道了伊利丹的计划，伊利丹怀疑自己恐怕要羡慕辛艾萨莉的那些死去的市民了……

“是什么事在让你苦恼，施法者？”瓦罗森刺耳的声音在他身边响起。

伊利丹的意识回到自己的身体之中，他强迫自己的身体不要颤抖。“那……太壮观了……”他说的是实话，“彻底让我感到震撼。”

这一次，就连禁卫队长也没有和他争论。

玛诺洛斯这时也登上了山脊。他的四根树干一样的粗腿在已经饱受毁伤的大地上踩出一个个大坑。两颗硕大的眼球里燃烧着伊利丹从不曾见过的狂热火

焰。尽管这个大恶魔刚刚被永恒之井中涌起的波涛彻底淹没，但他现在全身都是干燥的。这就是永恒之井真实的一面，尽管里面看似充满了液体，但实际上远非那样简单。

“很快……”玛诺洛斯的声音如同远方的雷鸣，“很快，我们的君主就会进入卡利姆多！他很快就会到来……”

“到那时，他会将卡利姆多重塑为天堂乐园！”艾萨拉在轿子里喘息着说道，“极乐天堂！”

恶魔将军的眼睛里爆发出期盼的烈火……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很快就被伊利丹注意到了。“是的……卡利姆多会被重塑。”

“还要多久？”女王催问道。她的嘴唇分开，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很快了？”

“是的……非常快……”玛诺洛斯回答道。他缓步走过女王，向王宫中走去，“非常快……”

“这太美好了！”艾萨拉将双手拍在一起。瓦丝琪女士和其他随从也全都随女王一同露出欢欣鼓舞的神情。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就结束了。”瓦罗森队长叱喝一声。显然，他也在渴望着萨格拉斯早日降临，同时却又仿佛对女王的心被夺走而深感嫉妒，“返回王宫！”这名军官命令士兵和恶魔武士们，“返回王宫！”

上层精灵和萨特完全不需要这个命令，他们都已经跟随玛诺洛斯离开了，只有伊利丹留在后面。他回想着玛诺洛斯离开前所说的话和脸上的表情，以及自己在恶魔界域所见到的一切，不禁陷入了沉思。

玛法里奥的弟弟回过头，再次眺望曾经是永恒之井的狂暴旋涡……第一次，他感到自己坚定的信心有了一点动摇。

泰兰德能够清晰地感到不远处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但那到底是什么，深陷囹圄的她无法得知。艾露恩依然能够为她防御敌人的侵害，但月神能为她做到的也只有这些。对于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这位祭司一无所知。她只知道自己的族人在节节败退，燃烧军团肆无忌惮地横行于卡利姆多，蹂躏他们已经不够完整的美丽家园。

敌人已经撤除了她门口的狱卒。阴狠的瓦罗森队长认为安排部下看守这个无处可逃的囚犯实属浪费人力。泰兰德也认为这名队长的决定没有错，她对这座王宫实在无法构成任何威胁。

急促的的脚步声吸引了泰兰德的注意力，现在不是为她送来食物和水的时候。而且，自从她接受了达斯雷玛的食物和水之后，她就再没有接受过任何一点饮食。那名上层精灵后来曾经两次恳求泰兰德再吃些东西，但泰兰德只接受她所需要的饮食，她不想冒险让自己习惯于依靠这些囚禁她的人。

牢门轻轻打开了一条缝。令泰兰德感到惊讶的是，出现在门口的除了达斯雷玛还有另外一名上层精灵。后者只是向门中瞥了一眼，看到了被关押的囚犯，然后就退回到走廊里。

“达斯雷玛！你带了谁……”

“小声些，女士！”达斯雷玛将牢房审视了一番，仿佛怀疑这里会挤满恶魔卫士。确认过牢房里没有其他人，他才来到囚禁泰兰德的结界前。

他从长袍中拿出了瓦丝琪女士曾经用来释放泰兰德的那件邪恶的魔法物品。泰兰德压抑下一声惊呼。一开始，她还在怀疑这名巫师是否想要像艾萨拉的那名侍女一样对付她。

“准备好。”达斯雷玛悄声说道。

他依照瓦丝琪的方法使用了这枚护身符。球形结界消失了，那道看不见的绑缚也离开了泰兰德。

泰兰德僵硬的身子差一点儿倒在地上。这名上层精灵用一只手扶住她，护身符上的利刃就在泰兰德的喉咙附近。

“杀了我对你不会有任何好处。”泰兰德对他说。

达斯雷玛显得很惊讶，然后，瞥了一眼手中的魔法物品，带着极度厌恶的神情将它丢到一旁。“我不是来做这种恶事的，女士！如果你想要逃出这个地方，就请压低声音！”

“逃出去？”泰兰德感到自己的脉搏在加速跳动。这又是另一个残忍的笑话吗？

达斯雷玛看着她的眼睛。“我没有骗你！我们为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激烈讨论！我们不能再忍受这种亵渎的事情了！女王……”他的喉咙哽住，几乎无法说话。很明显，他对艾萨拉还有热爱，但他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充满了反感。“女王……她已经疯了。不可能有其他解释。她已经背弃了她的臣民，成为一个堕落嗜杀的凶徒！萨格拉斯承诺会为我们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由上层精灵来统治，但我们看到的只有万事万物的毁灭！什么样的天堂能够建立在被鲜血浸透的岩石和被烧焦的土地上？我们相信这样的天堂根本不存在！”

达斯雷玛的忏悔并没有让泰兰德感到非常吃惊。在他们之前的交谈中，他就曾经表露出这样的担忧。那时，泰兰德就很惊讶在这座宫殿里竟然还会有保持独立思想的人。恶魔君王肯定要求他的追随者对他保持绝对的忠诚，但也许萨格拉斯将自己的意志分散到太多地方去了。

无论是什么原因，月神大祭司都在心中默默感谢艾露恩为她创造出这样的机会。她感觉自己能够相信达斯雷玛。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巫师向她强调，“恶魔君主的爪牙正在永恒之井附近施展法术，他们会在那里停留很长时间，其他人都等在下面的豹房里。”

“其他人？”

“我们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这里了，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你失踪了之后。我们已经做出决定，尽量让绝大多数想要离开的人都没有参加恶魔当前的任务……那些不得不为恶魔做事的人都已经下定决心，会为我们做出牺牲。”

“愿月亮女神照料他们。”泰兰德悄声说道。当玛诺洛斯和他的主人发现了暗夜精灵的叛逃，留下的那些人会有怎样的命运，想一想都令人胆寒。“但那些卫兵该怎么办？”

“有几名卫兵也是我们这一边的。不过大多数都是瓦罗森队长的走狗！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他们！我们赶快走吧！现在不是提问的时候！”

他领着泰兰德进入走廊中。另一名上层精灵正在这里等待他们。一开始泰兰德犹豫了一下，真正离开了牢房，她一时还有些震惊。达斯雷玛则不耐烦地瞪了她一眼，拽着她大步向前走去。

达斯雷玛的同伴领头，带领他们跑过一段长长的阶梯。一路上，他们都没有遇到哨兵。泰兰德相信是达斯雷玛事先遣走了可能会阻拦他们的人。

楼梯的尽头是一道铁门，门板正中心雕刻着艾萨拉女王美丽的面孔。看到她，泰兰德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那两名上层精灵都向她报以同情的眼神。

“过了这里，就是直通豹房的走廊了。其他人应该都已经等在那里，并为我们准备好了坐骑。等这道大门一打开，我们就要像风一样冲过去。”

“那些……那些恶魔呢？”

达斯雷玛高傲地挺起胸膛。“我们毕竟是上层精灵！是这个世界最优秀的施法者！他们只会倒在我们面前！”随后，达斯雷玛的面色又有些惨然，“不过，可能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会永远留在这里……”

“我感觉前面的路上也没有人，”另一名武士插口道，脸上露出傲慢的微笑，“那道干扰法术还困着瓦罗森的小崽子们。”

“不过，我怀疑那道法术坚持不了多少时间了。”达斯雷玛轻轻将铁门推开。果然，前方的走廊里看不到那些面色狰狞的士兵。

“很快就能到达豹房了。”另一名上层精灵说道。他的信心明显增强了不少。“看到了吧，达斯雷玛！我们根本不必担心那些没用的……”

他的话音变成一阵含混的咯咯声。一支弩箭刺穿了他的咽喉，箭尖从他的脖颈后面穿出来，鲜血洒落在泰兰德和达斯雷玛的身上。

随着这名死亡的巫师倒在地上，走廊中冲出了几名卫兵。

“停在原地！”一名头盔上有羽毛顶饰的下级军官说道。

作为回应，达斯雷玛愤怒地向旁边一挥手。

一股无形的力量击中了那些卫兵，让他们如同被风吹起的树叶一样撞在墙上。盔甲碰撞石壁的声音回荡在整条走廊中。

“这会让他们明白，攻击上层精灵精英团的成员会是什么下场！”达斯雷玛断喝一声。

“一定会有人来查看这里为什么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泰兰德说道。

达斯雷玛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在愤怒中发出的攻击过于莽撞了，于是立刻面色铁青地拽着泰兰德向前跑去。

没过多久，他们就进入了豹房。泰兰德不禁为眼前的人数吃了一惊。从达斯雷玛的话语中，她得知这里会有不少上层精灵，却完全没有想到人数竟然这么多。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上层精灵阶层等在这里，其中甚至有许多家族尽数到齐。

“他在哪里……”一名女性精灵问道。但达斯雷玛的一个眼神立刻让她闭住了嘴，不再谈论那名死去的巫师。

“我们听到上方有战斗的声音，也感到了魔法的流动，”另一名男性精灵说道，“恶魔一定也能感到。”

“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达斯雷玛领着泰兰德向前走去，“奎因萨塔诺，你已经为祭司大人准备好脚程快捷的坐骑了吧？”

“是最快的。”

“很好。”达斯雷玛转向泰兰德，“泰兰德女士，当我们与抵抗者会合的时候，需要你作为引荐人。我们知道其他人对我们有着怎样的看法……”

“我们会让他们接受我们！”刚才说话的那名女性上层精灵说，“我们有力量……”

“这只会让我们自寻死路！”达斯雷玛怒喝一声。然后，转头向泰兰德说道，“你会帮我们这个忙吧？”

“这不是问题！我当然会让大家接受你们！我以月亮女神的名义发誓！”

达斯雷玛显然非常满意。他的一些追随者脸上露出愤愤不平的神色，不过这里的所有人显然都服从达斯雷玛·逐日者的决定。

“这样很好！大祭司的话应该足以让所有人听从了！”达斯雷玛一指夜刃豹，“上坐骑！我们现在不能耽误任何时间！”

这些逃亡的上层精灵几乎没有带多少东西，这表明他们的这次行动相当匆忙。泰兰德很清楚他们对奢华享受的追求。如果有时间，他们一定会将整个家都带上。

另一名巫师将一头毛色光亮，身材细长的雌性夜刃豹的缰绳递给泰兰德。这头豹子的身上还挂着一柄做工精良的长剑，毫无疑问，这是从瓦罗森队长的士兵那里偷来的。泰兰德点头表示感激，然后就跨上了这头豹子。

达斯雷玛向周围扫视一圈，确认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然后向两扇高大的木门一指。“我们一起冲出去！不要离开队伍！疏忽大意的人只能自食苦果。这里到处都是恶魔，我们必须一边疾驰，一边作战，可能要连续几天都是如此。”他挺直身子，“但我们是上层精灵，是永恒之井恩赐的最强施法者！依靠永恒之井的力量，我们一定能杀出一条血路，将挡道的敌人全部变成尸体！”

泰兰德保持着面容的平静。就连这些上层精灵也知道，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战死，而且可能会死得非常悲惨。她在心中向艾露恩祈祷，盼望月神指引她帮助这些新的同伴。这些上层精灵参与了将燃烧军团带入卡利姆多的行动，但他们现在想要为自己的过失赎罪。泰兰德要竭尽全力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得到这个世界的原谅。

达斯雷玛手指大门高喝一声：“打开通道！”

两扇大门向外爆开。

“冲锋！”

泰兰德催促坐骑紧跟在他的身后。

第一批上层精灵冲出了破碎的大门。他们的夜刃豹轻松地越过满地残骸。破碎的门板中还夹杂着几具恶魔尸体。他们显然是死在了刚才那场剧烈的爆炸中。

“玛诺洛斯和其他人应该还在永恒之井旁边！”达斯雷玛喊道，“成功的希望就在眼前！”

听到巫师提起永恒之井，泰兰德不禁想到了伊利丹。她是多么希望伊利丹能够在这支逃离恶魔君王的队伍里，而不是向恶魔效忠。

弥漫在辛艾萨莉各处的浓雾丝毫没有减慢这些逃亡者的速度。上层精灵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这种雾气了。泰兰德则集中精神，一直紧紧跟随她的救援者们。

他们都在等待着拦路敌人的出现。

第一批扑向他们的是地狱犬。这些地狱犬跃入逃亡者的队伍中，扑倒了两个人，还有一个人被它们划开了肚子。这些恶魔身上的触手立刻插到牺牲者的身上，疯狂吸收他们的能量。

一名女性施法者仿佛掷出了一根小棍子，但是当它击中目标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杆长矛，准确地穿透了一头地狱犬的胸膛。

其他恶魔猎犬也都以相似的方式被杀死了，最后几头地狱犬发出惶恐的哀号声，转头想要逃走。达斯雷玛向它们的头顶上降下一道闪电，两头地狱犬随即被击中，尸体碎块如雨点般落在逃亡的上层精灵身上，第三头地狱犬逃走了。

“恶魔肯定知道我们的行踪了！”达斯雷玛喊道，“加快速度！”

一阵深沉凄厉的号角声响起。片刻之后，又有几支号角在遥远的前方被吹响。泰兰德拼命向艾露恩祈祷。她知道，这些暗夜精灵很快就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了。

“萨拉斯那伽克！尤提锡安！向我靠近！”两名被点名的巫师冲到达斯雷玛身边，每一个都向前方扬起一只拳头，同时开始吟诵咒文。

一股耀眼的猩红色能量连绵不绝地出现在逃亡者前方。就连泰兰德也能感到他们从永恒之井中召唤出来的巨大力量。

随后，迷雾中出现了一道由高大的獠牙武士组成的人墙。他们的盔甲上不断喷出绿色的火焰。这些恶魔卫士开始向逃亡者们发动了冲锋，只是他们手中的巨剑几乎像泰兰德的身子一样长。

但第一批撞上猩红屏障的恶魔转眼间就化作了灰烬。绿色火焰和巫师们的红色烈火交织在一起，恶魔不断被这堵火墙吞噬。高大的巫师们惨叫着倒在路旁。只是一次心跳的时间，除了几片被烧黑的铠甲之外，就什么都剩不下了。

但恶魔们还是持续不断地拥过来。很快，他们就包围了逃亡者。逃亡队伍中的一些巫师开始施展自己的法术，不断消灭这些恶魔。但他们还是没办法挡住每一名进攻的恶魔。而任何一个冲过封锁线的恶魔都会让暗夜精灵承受惨重的损失，一名女性精灵的夜刃豹被割开喉咙，她也随坐骑一起栽倒在地。不等她站起身，恶魔卫士已经挥剑砍掉了她的头颅。另一名上层精灵被扯下鞍子，身体从背后被巨剑刺穿，又被毫不在意地扔到奔驰的夜刃豹爪下。

一个恶魔卫士从达斯雷玛身后向他发起了攻击。泰兰德惊呼一声，抽出坐骑身上的长剑，祈祷艾露恩引领她的右手。

她的剑刃上闪烁起月神赐予的银光。恶魔的护甲被剑刃刺穿，仿佛那只是一层空气。

恶魔卫士想要转向泰兰德，而他的上半截身躯已经滑落下去。受到月神赐福的攻击是如此精准，被消灭的恶魔一开始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达斯雷玛还不知道自己刚刚险象环生，正向身边的两名同伴叫喊着。泰兰德看不出他们做了什么，但他们制造出的护盾不仅扩大了范围，还变成了更加明亮炽烈的蓝色。

第一个冲进这道新法术中的恶魔在一阵爆裂声中被反震回去，仿佛一颗由抛石机掷出的弹丸。他撞上自己的同类，身体在瞬间化为飞灰。

这道新法术的效能强大了许多。恶魔的攻势明显遭到了阻遏，逃亡的上层精灵们前进速度明显加快了。但很快又有十几名上层精灵倒在了他们身后，他们大多被燃烧军团残忍的利刃砍下了坐骑。失去主人的夜刃豹背上满是鲜血，仍然紧跟着队伍全力飞奔。

一名年轻的上层精灵女性在泰兰德身边发出尖叫，然后便向上升起，消失在迷雾中。片刻之后，她的尖叫声戛然而止，而她破碎的尸体很快就落回到逃亡队伍里。

暗夜精灵开始惊慌地抬头观望。泰兰德回过头，刚好看见两只利爪。但已经晚了，一位老年男性被抓住，一转眼就消失不见。

“末日守卫！”泰兰德喊道，“小心！上方的迷雾里有末日守卫！”

又有两只爪子伸到了离泰兰德不远的地方。月神祭司挥剑砍去，听见一声狂号。末日守卫退入天空……失去了一只爪子。

两名身穿长袍的施法者高举起双手。一片光晕出现在他们头顶上方，随即扩张开来，笼罩了整支队伍。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施放法术，一阵猛烈的爆炸对他们造成了剧烈的震撼。他们的夜刃豹扬起前爪，将他们甩在地上。

爆炸中心点站起了一个地狱火。这个恶魔是怎样落进逃亡者队伍中的，没有人看见，更没有人知道。泰兰德对此也一无所知，但现在这种事根本不重要。这个地狱火开始在暗夜精灵中踩踏捶打，每一步都能将夜刃豹完整地踩在脚下。

与此同时，又有两名上层精灵遭到末日守卫的偷袭，被拽上天空。月神祭司望向达斯雷玛，但那名巫师已经无法帮助或指挥同胞抵抗这些敌人。他正竭尽所能冲破密集的恶魔卫士阵列，而他和同伴所施展的强力法术在如此众多的恶魔面前也显得越来越后继乏力。泰兰德发现，逃亡者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变慢。用不了多久，这些上层精灵就将被彻底阻拦下来。

泰兰德挺起胸膛，将长剑举到面前，再一次召唤月亮女神的力量。她已经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无辜者的血正在她的身边流淌，她不能袖手旁观。

“求您，月亮母亲，请您倾听我的诉求，月亮母亲……”祭司喃喃地念诵着。

剑刃的光芒洒遍了她的全身，突然变得无比耀眼夺目。泰兰德看到了月神的净化力量，在这片光芒下，世间万物都将显露真实的本质。

银光，在天地间爆发。

在艾露恩的光明中，迷雾消散殆尽。地上和天空中的恶魔都失去了屏障。更重要的是，他们全都哀号着将目光转开。神圣光明的照耀让他们完全无法承受。

逃亡者的生路豁然洞开。

“这边，达斯雷玛！”泰兰德喊道，“向这边走！”

月神祭司不必再多喊一句。达斯雷玛和他的两名同伴已经将蓝色电光推向她的祈祷所显出的道路。挡在他们面前的少数几个恶魔都成了睁眼瞎，根本无

法抵挡上层精灵的进攻。

“冲过去！冲过去！”上层精灵的领袖高声鼓舞同胞。凶残的恶魔逃跑了，否则就只能死在巫师的闪电之下。

泰兰德的心中充满了勇气，跟随逃亡者们一路狂奔。从她的长剑上放射出的光芒照亮了整支精灵的队伍。她一遍又一遍地感谢艾露恩赐予她这样的奇迹……

但就在泰兰德冲过燃烧军团的防线时，两只爪子抓住了她，将这名祭司从夜刃豹的背上拽起来。泰兰德惊呼一声，离开同伴，飞上了天空。

泰兰德抬起头，看见了一个末日守卫扭曲的面孔。这个恶魔仍然紧闭着眼睛，他的呼吸极不稳定——在泰兰德周身闪耀的月神光芒一定对他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泰兰德毫不犹豫地挥剑劈向这个满身覆甲的恶魔。她这一剑砍偏了，但也吓到了她的敌人。恶魔松开了一只爪子。泰兰德却还是没有机会低头看一看自己离地面有多远，只能祈祷艾露恩能够在她落下的时候保护她。

随后，带着坚定的决心，月神祭司将手中的利刃刺进末日守卫的胸膛。

末日守卫全身猛烈抽搐。泰兰德抓不住剑柄，被迫松开了手。而恶魔抓住她的最后一只爪子也松开了。

泰兰德紧紧抓住恶魔的尸体，希望能够将恶魔垫在身下。但她很不走运，恶魔死前的抽搐让泰兰德连他的尸体也没能抓住。

泰兰德紧紧闭住眼睛，向她的女神祈祷。但最后留在她心中的却是玛法里奥。玛法里奥一定会因为她的死而深深自责。如果她这一次真的死了，她不希望让玛法里奥背负这样的重担。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是众神安排的命运，和玛法里奥没有关系。泰兰德明白，玛法里奥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但暗夜精灵全族的命运要远远比渺小的她更重要。

但泰兰德只希望还能再看一眼他的脸……

泰兰德撞到了地面，但这样的接触完全出乎她的预料。她的身子甚至没有震动一下，更谈不上什么骨断头碎了。

她的手指碰到了尘土。她真的落地了……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她还是完整无缺的？

她翻身坐起，向周围看了一眼。身上的银光已经褪去，周围只剩下重重迷雾，还有暗夜精灵和恶魔破碎的尸体。这里只有她一个人了。

不……不只有她一个。一个泰兰德非常熟悉的瘦高身影从浓雾中走出来。一看到他，她的脸上立刻泛起了红晕。

“玛法里奥！”

但几乎就在泰兰德说出这个名字的同时，她知道自己一定叫错了人。

伊利丹撅起嘴唇，向倒在地上的祭司弯下腰。“愚蠢的小傻瓜……”他伸出一只手，“如何？跟我来吧……如果你还想活着看到我拯救这个世界！”

第十五章

在永恒之井的正中央，悬浮在半空中的恶魔之魂闪耀着刺眼的光芒。在萨格拉斯的法术所形成的深渊中，恶魔之魂和永恒之井各自的力量绞缠在一起，剧烈地涌动着。一道稳定的传送门却在这极度混乱而动荡的环境中慢慢成形了。燃烧军团的霸主正在他的恶魔领域准备进军，赢取这最终的战果。很快，他就能彻底歼灭这里的一切生命，一切存在……然后，前往下一个成熟世界。

但还有其他人在充满期望地等待着，他们的心中暗藏着恐怖的梦想，而他们的历史要比这个恶魔君主更加古老得多。在无比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个逃脱自由的机会，一直在渴望重新夺取曾经属于他们的一切。萨格拉斯一步步成功地强化了他的传送门，而恶魔君主的每一次成功也都是他们的成功。利用永恒之井，利用恶魔追踪，利用燃烧军团君王的力量，他们将打开一扇窗，冲出他们永恒的牢笼。

而这扇窗一旦打开，就再也不会闭合。

上古之神在等待着。他们已经等待了这么久，自然还可以再等待片刻。

但也只是片刻而已……

知道萨格拉斯即将来到这个世界，阿克蒙德将手中的一切力量都投入到了战场上。他将其他方向的所有军力都抽调过来。只要打败这支抵抗者的军队，他就打败了这个世界。

但抵抗者们也在全力奋战，他们更加没有选择。暗夜精灵、牛头人和其他所有种族都知道，现在退缩就意味着在恶魔的刀刃下伸出了脖子。也许他们最终将难免一死，但也会在死前用尽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玛法里奥正是这样一名全力以赴的战士。他向风中抛洒出种籽，在恶魔的肚子里生长成茁壮的植物，将恶魔从体内撕成碎片。他召唤来强猛旋风，将恶魔士兵和怪兽卷上天空，让他们重重地摔死在大地上，跌落的恶魔砸落在其他恶魔身上，对燃烧军团造成了更大的重创。

在大地深处，玛法里奥发现了许多掘洞虫。这些虫子迄今为止都成功地躲避了邪恶的侵袭。但在玛法里奥的催动下，它们在地底往复搅动，让地面变得

摇摇欲坠。獠牙武士们突然陷进地里，仿佛一脚踩到了流沙，一时无法动弹，迅速被弓箭手和长矛手消灭。

在天空中，恶魔占据着优势，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加洛德命令弓箭手几乎将全部火力都对准了末日守卫和其他飞行恶魔。这些恶魔的双手沾满了这个世界生灵的鲜血，但也有许多恶魔被射穿脖颈，死在了这个世界里。

月神卫士英勇地对抗着艾瑞达、地狱火和更加恐怖的魔王。和这些暗夜精灵施法者并肩战斗的不仅有罗宁和克拉苏斯，还有牛头人和熊怪的萨满。萨满的法术效果不像巫师和法师那样直接，但已经有许多术士死在他们的图腾旁边，或者直接消失了。

但无论抵抗者们消灭多少恶魔，总会有更多的恶魔接替他们的位置。

布洛克斯一直与加洛德和卡利姆多的守护神灵们战斗在最前线。这位老兽人爆发出的蛮勇力量丝毫不亚于那些传说中的半神。他在一阵阵大笑中挥出神木战斧——自从在那场残酷的战争中，当他的战友都英勇牺牲，只有他一个人活下来之后，他就再不曾有过这样的笑声。这位灰发武士期待着在这里慷慨就义，但至今都没有一个敌人能够赢过他的巨斧。恶魔如同狂风中的枯树被他成片砍倒，神木战斧痛饮着邪恶敌人的鲜血。蕴藏在这件神器中的魔法和兽人英雄非凡的战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布洛克斯是战场上不败的大师，正因为如此，他的酋长萨尔才会毫不犹豫地选中了他。

就在这时，一群地狱犬朝巨熊两兄弟中的一人发动了成功的偷袭。它们纷纷跳到熊神的身上，将他压倒。还没等这位半神跌倒在地上，又有数十头地狱犬扑了上去。它们的吮吸触手全都穿过巨熊的硬毛，插在他的身体上，贪婪地吮吸着这位守护神明体内的魔法……还有他的生命。

另一头巨熊看到自己的兄弟遇害，发出愤怒的吼声，将面前的恶魔卫士打飞，扑向那些恐怖的吸血兽，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不再动弹的兄弟身上撕扯了下来，拧掉它们的脑袋，打断它们的脊背。

他终于将自己的兄弟抱起，但无论是谁都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救援来得太迟了。

这位森林守护神高昂起头颅，发出痛苦的咆哮，然后转身扑向恶魔阵列，挥掌击打成群的恶魔，仿佛他们只是一片片纸人。长矛和其他阴毒的武器不断刺进他的身体，但他还是一直冲杀进燃烧军团的最深处。没过多久，他的同伴就再也看不见他了。

布洛克斯和加洛德最靠近敌阵，他们听到了那位巨熊半神最后刚强的吼叫……随后，就只剩一片可怕的沉寂。

他们目光所及之处，早已堆满了尸体。从后面杀上来的战士都踩在尸体上继续拼杀。半神、暗夜精灵、牛头人、熊怪和土灵，共同向敌人举起刀枪，泼溅自己的鲜血，每一名战士的面容上都充满了刚毅肃穆。

塞纳留斯一直都是卡利姆多守护神明的中流砥柱。他以非凡绝伦的力量将恶魔撕碎，就连罗宁和克拉苏斯也不禁被他的狂暴战法惊得目瞪口呆。他的手指如同锻钢利爪，无论是恶魔的盔甲还是身躯，在这双手中全都变得脆弱不堪。碎裂的尸体如雨点般落在战场上。森林的主人如同疯魔一般战斗着，每一位半神的死都让他更加疯狂，更一往无前。他要为所有倒下的同伴复仇，无论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但守护神明们还是在不断牺牲。这时恶魔卫士已经将阿迦玛甘团团包围，就如同成群的猎犬环伺在猎物周围。而这头强大的野猪神也终于开始步履蹒跚，他冲进一群地狱犬中，将这些怪物甩上天空，或者用獠牙豁开他们的肚子。但数不清的恶魔终于压倒了他，野猪神双膝跪地。恶魔如潮水般涌来，开始全力攻击他的躯干。这头巨兽甩掉了一些爬上他身体的恶魔，但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抗争了。鲜血从上百个深深的伤口中流淌出来，他发出一阵呻吟……然后就不动了。即使在这之后，对他的狂暴攻击仍然没有停止。恶魔们一心一意要置他于死地，却没发现，他已经死了。

阿迦玛甘的牺牲进一步激怒了塞纳留斯，他冲向那些仍在挥刀猛砍野猪神的恶魔，拧断他们的喉咙，或者将他们插在野猪神的钢鬃上。在他周围，恶魔死伤狼藉，但塞纳留斯也终于成为燃烧军团围攻的主要目标。阿克蒙德无形的手指引着最强力的恶魔向森林之王杀来。

克拉苏斯和其他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全力作战，已经没有余力再去支援塞纳留斯。巨龙贤者也被越来越多的恐怖武士包围。现在，他几乎看不到塞纳留斯那一双长大的鹿角了。

渐渐地，塞纳留斯似乎也支撑不住了。忽然罗宁看到了他曾经只见过一次的白色光芒。一头高大雄壮的四足巨兽冲进了恶魔最密集的战群中。一双比森林主人更加宏伟壮丽的鹿角每挥动一次，就会将数十个凶悍的恶魔从勉力支撑的塞纳留斯身边甩开。巨大的鹿蹄踏碎了恶魔的头颅和被胸甲屏护的肋骨。坚不可摧的牙齿咬断恶魔的肢体，撕开他们的喉咙。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只令人惊叹的生物踏稳四蹄，显露出形貌。他巍然屹立在衰弱的塞纳留斯身边。众人才看清，这位一举击退大群恶魔的神明是一头光辉灿烂的纯白色牡鹿。从他全身放射出来的璀璨光华令那些燃烧军团的爪牙全都无法睁眼视物，只能被他的长角一个个戳死。

纯白巨鹿一遍又一遍地用自己的利角清理干净血腥战场上的敌人，就连地狱火也无法稍稍阻挡他的功绩。这时，森林之王倒在了地上，但他周围已经没

有了敌人，就连其他许多抵抗者面前的恶魔也全都被这头白鹿消灭了。

布洛克斯和加洛德突然发现白鹿正在用撼人心魄的目光注视他们。这头白色巨兽没有向他们说一个字，而他们立刻就明白，他们要将塞纳留斯带出战场。此时，又一阵恶魔的狂潮向他们扑来。但在这头白鹿面前，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有生存的机会。一排又一排恶魔手持刀剑疯狂杀来，却在片刻间都被撕成了碎片。

燃烧军团的利刃无法战胜这位新出现的神明，但恶魔还有其他更加阴险的武器。天空中突然落下黑色的霹雳，烧焦了白鹿周围的地面。黑绿色的火焰窜上这位神明的皮毛。大地上焦土突然升起，变成黑色利爪，死死抓住白鹿的四足。

就在这时，恶魔阵列分开了……从恶魔的潮水中大步走出来的是阿克蒙德。

每向白鹿迈出一步，阿克蒙德的身体都在变得更加巨大。最终，他如山岳般俯视着自己的对手。和他那些狂躁的爪牙不同，恶魔指挥官的表情冷漠如冰，他只是在观察和考量面前的局势。他没有武器，但他紧攥的双拳同样喷发出了烧灼白鹿的那种绿色邪火。

白鹿神明摇动四足，挣脱出土石利爪的抓握。然后，发出挑战的怒吼，低下头，将利角指向大恶魔。

这两名敌手的撞击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周围远在视野之外的战士们也被尽数震倒在地。恶魔和暗夜精灵全都被神灵与魔王的恐怖怒火所震慑，丢下武器四散奔逃。白鹿的四蹄撞击岩石，火花一直飞上天空。阿克蒙德的双脚则深深扎入地面，大地在这股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开始扭曲，形成沟壑和比燃烧军团恶魔们更高的山丘。

大恶魔的利爪在白鹿身上划出一道道血痕。而阿克蒙德那仿佛牢不可破的身躯上也亮起了点点绿色的火光——那是鹿角对他造成的创伤。大恶魔和神明在抵死角力，其他任何生灵都不敢靠近他们。

在白鹿身后，加洛德和布洛克斯抱起遭受重创的塞纳留斯，随后又有土灵杜恩加德来帮助他们。三个人将森林之王一直抬到克拉苏斯面前，克拉苏斯不顾自身可能遭受艾瑞达偷袭的危险，暂时放弃了战斗，全神贯注地察看森林之王的伤势。

“他受的伤真不轻。”杜恩加德一边嘟囔着，一边掏出了自己的烟斗。

“的确很重，”贤者用双手抚过塞纳留斯的胸膛之后表示同意，“大量恶魔向他的体内注入了毒素，也许因为他和卡利姆多本身的密切关系，这种毒害

对他尤其严重。”克拉苏斯的面色变得极其严肃。“不过，我相信他能够活下来……”

就在这时，塞纳留斯嘟囔了些什么。只有克拉苏斯因为就跪在他近前，听到了他的话语。长袍贤者抬起头，脸上露出哀伤的表情。

“出什么事了？”加洛德问。

不等克拉苏斯回答，战场上突然想起一阵可怕的呼喊。众人全都向喊声发出的地方转过头，看到阿克蒙德伸出一支手臂，抱住白鹿的脖颈。大恶魔的另一只手抓住这位对手的口唇。白鹿的头扭转成一个可怕的角度。刚才那一声呼喊可能是他最后发出的声音。

克拉苏斯跳起身。“不！不能这样！”

但已经太晚了。阿克蒙德依然是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但他的双手还在加大力量。

一阵恐怖的雷鸣声回荡在战场上，顷刻间，其他所有声音都沉寂了。

在阿克蒙德手中英勇救下塞纳留斯的神明，现在再也不会动一下了。

大恶魔神情冷漠地将他的对手扔到一旁，就像是扔下一件垃圾。然后他揉搓着双手，看着惊骇的抵抗者们。

突然间，粗大的藤蔓从看似已经失去生命的土壤中伸展出来，缠绕住阿克蒙德的肢体，用力将他勒紧。阿克蒙德毫不在意地拽起一丛藤蔓。但就在他想要将藤蔓丢开的时候，那些藤蔓却缠绕住了他的手腕。与此同时，又有更多藤蔓生长出来，取代了它们被拔起的同类。

玛法里奥·怒风大步走上前，面对着远方的恶魔。他的双眼中散发出视死如归的冰寒，正如同他将泰兰德被俘的消息告诉众人时一样。一团光晕将他包裹，他不断念诵着咒文，口中衔着一小片东西。克拉苏斯第一个察觉到那是一片生长在那些藤蔓上的树叶。

阿克蒙德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但他的动作的确开始变得更加狂乱了。藤蔓已经覆盖了他伟岸身躯的四分之三，而且显然会迅速覆盖剩下的空白地方。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大恶魔不再尝试除掉纠缠在身上的植物。他眯起眼睛，一振双臂，让手掌能够合拢在一起。

随着阿克蒙德握紧十指……燃烧军团恐怖的指挥官在一阵绿色的火焰中消失不见了。

玛法里奥惊呼一声，单膝跪倒在地，摇了摇头。

“我辜负了他……”布洛克斯和贤者都听到那名德鲁伊喃喃地说道，“辜负了我的尊师，当他最需要我的时候……”

老兽人和土灵都看着克拉苏斯，想要得到一些解释。长袍贤者咬住嘴唇，沉默了片刻，然后才说道：“伟大的绿龙，名为伊瑟拉的守护者是森林之王塞纳留斯的母亲。”

杜恩加德喷出一口烟，皱起眉头说道：“我们一族一直都相信是艾露恩生下了森林的主人……”

“真实的故事非常复杂。”克拉苏斯回答。

布洛克斯依旧什么都没有说。他知道，贤者的话还没有结束。

“他的父亲……”贤者继续说道，“他的父亲是古老的森林之灵，玛洛恩……”

片刻之后，老兽人终于问道：“那又怎样呢？”

“玛洛恩……也被称为白色牡鹿。”

杜恩加德几乎失手掉落了自己的烟斗。布洛克斯猛抽了一口冷气，转头向仍然躺倒在尸山血海中的那头白色巨鹿望过去。父亲前来救援儿子，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兽人很容易就能理解这样的牺牲。

“我辜负了他……”玛法里奥还在重复着这句话，但他已经强迫自己站起身，望向克拉苏斯，“你告诉我，伊瑟拉是我的尊师的母亲——这让我深感惊讶。不过我早就知道玛洛恩和尊师的关系。塞纳留斯在教导我的时候就告诉过我，他是白色牡鹿的后裔……”德鲁伊攥紧了拳头，“而尊师就像是我的父亲，当我看到阿克蒙德对尊师父亲所做的一切，我只想将这个恶魔捏成碎屑。”

克拉苏斯伸出一只安抚的手，按在德鲁伊的肩膀上。“我理解你的心情，年轻人。况且你已经将阿克蒙德赶出了战场，这绝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贤者眯起眼睛，目光扫过被鲜血浸透的战场，“这至少为我们争取到了时间……”

玛法里奥在哀伤中摇摇头，“我们败了，对不对？”

“恐怕是这样。我们已经将全部力量都投入到战斗中，而恶魔仍然强大无比。我曾经相信……曾经以为……”克拉苏斯的声音中也流露出愤恨的情绪，

“我冒险要扭转时间的走向，尽管受到了无数的警告，但我还是做了我能做的所有事……而得到的结果却只是一场又一场劫难！”

“我不明白……”

“你只需明白——除非龙群到来，而且是马上到来，否则我们必败无疑。就算我们不败在燃烧军团的锋刃之下，他们背后还有一股更黑暗、更古老的力量要将我们吞噬。甚至连恐怖的萨格拉斯也在受到这股力量的操纵！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能够感到他们污秽的存在！你知道他们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他们……”

克拉苏斯突然发出一声低吼。

“怎么……”德鲁伊问道。

克拉苏斯倒在地上。其他人只能惊恐地看着他的四肢变成了石头。

“艾瑞达！”玛法里奥喊道。他感觉自己的肢体也在发生变异。他的心中清楚，很快自己也会遭到和贤者一样的厄运，“布洛克斯！去找罗宁……”

但兽人现在的状态比德鲁伊好不了多少。阿克蒙德可能是受了伤，但很明显，正是他向这几个重要人物施展了这道邪恶的法术。萨格拉斯麾下的指挥官很清楚，只要杀死克拉苏斯和他的同伴，就能够除掉燃烧军团的一大块心病。这一次，就连加洛德也遭到了同样的打击。

就在这几个人的肺开始石化，让他们失去呼吸能力，挤走了体内最后一点空气的时候，他们在脑海中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这个声音同时给他们带来了安慰和力量。不必害怕，慢慢呼吸……

克拉苏斯、玛法里奥、布洛克斯和加洛德同时心怀感激地吸进了新的空气。与此同时，他们身边刮起了疾风，巨大的阴影覆盖了他们的头顶。

“她来了！”克拉苏斯高声呼喊着，向天空举起双手，“他们来了！”

天空被巨大的龙群遮蔽。

红龙、绿龙和青铜龙，阿莱克丝塔萨、伊瑟拉和去向不明的诺兹多姆的全部族群都来了。两位守护者率领着他们。两位巨龙女王的巨幅翅膀要比它们身边的同族宽几倍。

龙群凝聚成一体，扑向燃烧军团。而恶魔们还在和地上的敌人缠斗不休。

“加洛德！”克拉苏斯向联军指挥官转过身，“让号角吹响，用最响亮，最悠长的号声为巨龙指路！今天的胜利仍然属于我们！”

加洛德跳上离他最近的夜刃豹，飞驰而去。他刚刚消失在远方，巨龙就已经开始了攻击。

一排红色巨龙张开大口，喷吐出赤红烈火。火焰扫过燃烧军团的前沿，数百个恶魔在眨眼间化为灰烬。

青铜龙飞临在恶魔阵列上方……所过之处大队恶魔武士开始反向移动。这些恶魔的时间被青铜龙反转，但他们身后的同类却还在冲锋。混乱在恶魔军阵中爆发，阿克蒙德的爪牙们互相冲撞，造成了大量伤害。

一头青铜龙从天空中跌落，身体扭曲得完全无法辨认。艾瑞达术士和纳斯雷兹姆要遏制巨龙的破坏性攻击。但他们的法术很快也陷入了混乱，他们开始相互残杀——伊瑟拉来到了他们头顶上方。翡翠女王紧闭的幻梦双眼将噩梦插进了这些施法者的脑髓。因为操纵魔法的关系，这些恶魔本来就更容易受到精神力量的影响。现在术士们看到彼此的时候，只会以为他们看到的是势不两立的死敌。

战场顿时发生了变化。艾瑞达大肆屠杀同类，纳斯雷兹姆兴奋地加入到这场杀戮之中。恶魔们深陷在绿龙创造的白日梦魇中，无情地劈砍自己的同类，就连阿克蒙德也无法将他们从这个致命的错误中唤醒。

在激烈的战场以外，阿莱克丝塔萨降落到克拉苏斯面前。巨龙贤者和他的同伴正在等待这位女王，伊瑟拉也过来了。而令熟悉她的人感到震惊的是，这位守护者竟然睁开了眼睛。她的目光牢牢地盯在战场上那一幕恐怖的情景中——雄壮的白鹿变成了被血泊淹没的尸体。那双美丽的翡翠眼眸闪烁起晶莹的泪光。

玛洛恩永远地走了。

绿色巨龙仰头长啸——不是狂暴的困惑，而是一阵极其哀悯的痛哭。她向白色牡鹿飞去，重新杀到那里的恶魔立刻成为她发泄怒火的对象。伊瑟拉咬碎了几个恶魔，用爪子将另一些恶魔打烂，又挥起双翼，将剩下的恶魔全部甩上高空。

再没有可以借以释放哀痛的敌人之后，幻梦女士降落在白鹿身边，将自己的下颌枕在玛洛恩破碎的头上，巨大的翡翠身躯不住地颤抖，无论是谁都能看出，她正在暗自啜泣。

“我们知道，我们来迟了……”阿莱克丝塔萨终于开了口，她看着自己的姐妹，眼里充满了理解和同情，“但没想到会这样迟……”

“塞纳留斯还活着，”克拉苏斯对她说，“要尽快让伊瑟拉知道这件事。”

生命守护者一点头，闭上了眼睛。片刻之后，伊瑟拉抬起头，向他们这边回望过来。两头巨龙相互凝视，伊瑟拉振翅，从玛洛恩的身旁飞起。

其他人纷纷后退，让翡翠女王降落在塞纳留斯旁边。伊瑟拉温柔又小心地将森林之王抱进她的怀中。

“他们将要承受无尽的噩梦，直到他们的心脏爆裂……”梦境掌控者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要让他们遇到他们的恶魔，要让他们彻底发疯，让他们的脑海中只有死亡……然后，我要让他们走过漫长的道路，才能得到那一份安息……”

她伸展翅膀，打算回到天空中，去实现她的诺言，但克拉苏斯却大着胆子向她谏言：“这是燃烧军团理应承受的命运，幻梦女士，但还请您记得卡利姆多的命运——玛洛恩和塞纳留斯拼死奋战正是为了保护它。我们必须维护它的平衡！萨格拉斯要进入这个凡间位面……上古邪神则要操纵恶魔之王，以逃脱他们的封印！”

“我们对此都很清楚，”阿莱克丝塔萨抢先说道，她担心情绪狂乱的伊瑟拉会叱骂这位贤者，“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这里的战斗必须取胜，但我们还必须在辛艾萨莉……还有永恒之井作战。巨龙和凡人必须齐心协力，我们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告诉我你的计划。”红龙女王继续说道。伊瑟拉差一点打断了她的姐妹，但此时阿莱克丝塔萨不允许她发泄火气，转头对伊瑟拉说道：“你知道他是谁！你能看得出来，所以你一定也能明白，我们必须听取他的建议！”

翡翠女王终于低下了头。“只要能够毁灭那些恶魔。”

“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传送门完全打开，”长袍贤者说道，“那么毁灭的就会是我们……”他转头望向远方的辛艾萨莉。“那个时刻不会太久了，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

萨格拉斯感到了阿克蒙德暗藏在心中的沮丧。恶魔君王对他最信任的奴仆感到失望，阿克蒙德以前从没有辜负过他，但现在不是惩罚阿克蒙德的时候，传送门就要完成了。萨格拉斯甚至有些惊诧自己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想到这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却又是这样简单。

但从长远来看，这样一点小波折算不上什么。他很快就会进入卡利姆多。到时候，就算那个世界的龙一齐出动，也拯救不了他们的家园了……

他们真切地感到，他们的自由就要到来了。这可真是讽刺，最终让他们赢回自由的竟然是他们所痛恨的泰坦之一！曾几何时，许多泰坦联合起力量才迫使他们陷入封印。等到他们成功地返回现实世界之后，他们将毫不费力地除掉这个孤立无援，却又傲慢自大的泰坦，再让他的军队成为他们的奴仆。

传送门正在逐渐加强，夺取它的时机就要到来。而那些还在和堕落泰坦的士兵们浴血奋战的可怜小生物们还以为能够夺走这只圆碟——这一点实在是有趣。就是现在，这些被囚禁的旧日神灵能够感到那些龙——那些泰坦们的猎犬正在向永恒之井逼近。

龙族将迎来一个非常致命的惊喜。

第十六章

风暴正在永恒之井上肆虐。即使相隔遥远，玛法里奥还是能够轻易感知到这一点。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风暴，甚至不是那片神秘井水上频发的风暴。这场风暴所触及的能量不属于凡间位面。那种能量倒是和燃烧军团释放的能量非常相似。

燃烧军团……并且，不只是燃烧军团。

尽管已经接触到了这三股古老的邪恶力量，玛法里奥至今都还不太明白他们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样的存在。实际上，玛法里奥根本不想对他们有更多了解。在进入死亡之翼巢穴的任务中，那些进入他的意识的征兆已经足以让他坚信，绝不能允许这样的力量进入卡利姆多……而且放任他们只会加大燃烧军团之主进入卡利姆多的可能。

他抬起头，向拯救他的世界的希望者看了一眼——十几头巨龙，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正率领着他们。另一位代表青铜龙的雌龙紧紧跟在两位巨龙女王身后，身后是三位龙族族长各自的一名伴侣，其中也包括青铜龙族长诺兹多姆的伴侣——对这位族长，玛法里奥只是听克拉苏斯提起过，至今都不曾见到过他的真容。

那位巨龙贤者正跨骑在红龙女王的肩膀上。他们仿佛在一同翱翔天际，啜饮清风。玛法里奥知道克拉苏斯的真实身份，他怀疑现在克拉苏斯正在想象自己也是这些巨龙中的一员，也在伸展翅膀掠过苍穹。

布洛克斯骑在领头的青铜龙背上。罗宁骑在阿莱克丝塔萨的一位伴侣身上，这位红色守护者已经安排她年长的一位伴侣——泰兰纳斯特拉兹，率领其余巨龙与阿克蒙德作战。身受重伤的考雷斯特拉兹没有能够跟随她奔赴战场。玛法里奥则有幸能够骑在伊瑟拉的背上，实际上，正是翡翠女王坚持要背这个塞纳留斯的学生。

“他为你感到自豪。”伊瑟拉对这名德鲁伊说道，“而你为他和玛洛恩所做的一切，我不胜感激……”

玛法里奥找不出合适的话回答这位女王，只能向她鞠躬致敬，然后便爬上了她的肩膀。

他们很快便飞上高空，准备去与恶魔君王和那些操纵他的邪神作战。没有人再多说什么。

一切都毋需多言……他们全都清楚，他们很可能会死在这场战争中。

但玛法里奥的心情还要更加复杂。此刻，他丝毫不畏惧自己的死亡——如果能够阻止这样的灾难，他的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只是，他的心中还有舍不下的牵挂。就在他们命运的终点，在巨大的辛艾萨莉内部，他希望能够找到泰兰德和伊利丹。

他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的无能。正是因此，泰兰德才会落入恶魔的手中。如果泰兰德无法原谅他，那也都是因为他的错。他不敢去想象泰兰德的命运，却又无法忘记她还在燃烧军团的手中。不，如果他的希望成真，泰兰德还活着，他的这位儿时好友对他应该也只剩下恨意和蔑视了。

如果遇到了自己的弟弟，他又该怎样？这名德鲁伊更是无法想象这件事。但他一定要对伊利丹做些什么。

一定要……

“伊利丹，求你！你必须听我的话！”泰兰德一边仓促地说着，一边被这名巫师拽着手臂快步前行。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出言恳求了，她只能希望这一次伊利丹真的能听一听她的话。“你不应该走上这条路！好好想一想！如果接受了燃烧军团的力量，你只能将自己一步步拖向他们的邪恶！”

“不要胡言乱语了！我要拯救卡利姆多！我将会成为受万众爱戴的英雄！”伊利丹转向她，“难道你不明白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停地战斗，但燃烧军团只是在不断取胜！我终于意识到，对抗恶魔的唯一办法就是了解他们，像他们了解自己一样地了解他们！我们必须利用他们本身去对抗！所以我才会来到这里，装作投靠他们！我甚至欺骗了他们的君王，得到了他最强大的赠礼……”

“赠礼？他毁了你的眼睛，你却说这是赠礼？”

玛法里奥的弟弟俯视着泰兰德。现在，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暗夜精灵，只像一个恶魔。“如果你能够看到我眼中的东西，你就能知道他给我的力量是多么神奇……”伊利丹露出令人不安的微笑，摘下丝巾，让泰兰德再一次看到了那两个曾经容纳琥珀色眼眸的深渊。泰兰德就像第一次发现这两个恐怖深渊时一样，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对此，伊利丹却毫不在意。他重新系好丝巾，继续说道：“是的，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伟大的赠礼……是对抗燃烧军团的最强武器……”

这名巫师继续拽着泰兰德向前走去。作为月神祭司，泰兰德有能力挣脱他，与他作战。但她其实并不想离开伊利丹。她在为玛法里奥的弟弟感到担忧，忧虑他的心性和理智会彻底迷失。她想要竭尽自己所能拯救这名误入迷途的月神卫士，这并非完全出于艾露恩的教导。泰兰德·语风仍然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伊利丹——那个充满了梦想、希望和善良心肠的伊利丹。

她只能祈祷那个年轻的伊利丹仍然存在于现在这个愤世嫉俗、野心勃勃的暗夜精灵的心中。尽管她也不知道这个人拽着她在恶魔国度中一路狂奔到底要去哪里。

想到刚才那些身披重甲的恐怖武士，泰兰德不禁向周围瞥了一眼，他们还在这座已经沦为死地的城市中。每时每刻，这位月神祭司都以为会有恶魔武士从废墟中蹿出来，向他们发动攻击。玛诺洛斯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伊利丹的背叛了。

也许是注意到了泰兰德的神情，甚至可能已经解读出她的心思，这名黑衣巫师狡猾地对泰兰德说："对永恒之井的施法吸引了玛诺洛斯的全部注意力，现在他根本想不到我。我已经施放了幻术，让人们以为我回到了自己的寓所，正在进行冥思。"他咧嘴一笑。"而且，现在还有一群上层精灵正在逃亡——艾露恩的祭司也在他们之中，这让他们更加无暇他顾了。"

他们再一次听到远方传来燃烧军团的号角声，恶魔仍在追击那些逃亡的精灵。泰兰德默默向艾露恩祈祷，请求月神照看达斯雷玛和他的同伴。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无数恶魔会阻截他们。

尽管她对上层精灵深感担忧，伊利丹却完全不予理睬，这名巫师只是笑着说："是的，这会给我们足够多的时间让我实现我的计划！"

"什么计划？"泰兰德这样问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远方那一片不祥的黑色水面，"我们为什么要到永恒之井来？"

"因为我打算将萨格拉斯的传送门彻底变成一个大漩涡，将那些恶魔尽数从卡利姆多吸走，把他们扔回他们的虚空世界去！我会反转那个碟子的效果！好好想一想！只要一道法术，我就能拯救我们的人民，还有这个世界的一切！"

伊利丹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仿佛非常希望得到泰兰德的认可。但看到泰兰德没有立刻显示出这样的情绪，伊利丹又迅速成为那名严厉凶狠的叛逆巫师。

"你不相信我能做到！也许，如果我是你心爱的玛法里奥，或许你早已欢欣鼓舞，拍手称赞我的聪明了！"

"根本不是这样，伊利丹！我只是……"

“没关系！”伊利丹向远处的风暴窥视着，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当他看到一幢倾覆的树屋时，他的恶魔双眼亮了一下。那是一个完美的观察点，他们可以爬进那棵倒在地上的干枯橡树，同时又能清楚地看到永恒之井。“很好！到那里去！”

月神祭司在强风中摇摇晃晃地跑过早已化作一片废墟的精灵家园。伊利丹在她身后不断地把她向前推去。

泰兰德一爬进这座倒塌的建筑，就立刻踢到了一样东西。

是一颗髑髅。

她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堆骸骨中间，至少是五六个人的骨头。没有一具骷髅是完整的，许多骨头上都留下了长长的抓痕和更深的齿痕，诉说着这些人死亡时的惨状。泰兰德打了个哆嗦，她希望地狱犬吃掉的只是这些人的尸体，而不是仍然一息尚存的受难者。但依照过往的经验，泰兰德怀疑这只是自己的奢望。

“等我拯救了我们所有人之后，你有的是时间为他们祈祷，”伊利丹轻蔑地说道，“看情形，我们的最佳时机……”

一个熟悉的恐怖形体从阴影中猛冲出来。

玛法里奥的弟弟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已经被扑倒在地。泰兰德尖叫一声，立刻开始呼唤艾露恩的力量。

但还没等她采取行动，那头地狱犬已经发出痛苦的哀号。它的两根触手早就刺向了伊利丹的胸膛，却被这名巫师用右手一把抓住。恶魔猎犬不停地扭动着身体，巫师却已经稳稳地站了起来。

“要和我抢魔法吗？”他对这头怪兽说话的时候几乎带着快活的神情。

这名暗夜精灵将左手按在地狱犬触手末端的利齿吸盘上。但和以往每一次不同，这头地狱犬对从猎物身上吸取的能量似乎完全没有兴趣。它只是拼命想要将自己邪恶的附肢收回来，却显然徒劳无功。

伊利丹的左手闪耀起一团怪诞的绿光。泰兰德能够认出来，这正是那些恶魔身上燃烧的绿色邪火。玛法里奥的弟弟猛地一吸气。泰兰德惊恐地看到那头恶魔猎犬全身化作灰尘，随即被狂风吹走。它的全部能量都被伊利丹用一只手掌吸走了。

随着这番恐怖的景象，伊利丹的面容也变得更加令人胆寒了。尽管他的眼窝被丝巾遮住，泰兰德却能够清楚地看到那里面燃烧的荧荧绿火。而这名巫师

的脸上却露出了陶醉的笑容，周身更是跳动着和那些恶魔一样的绿光。他的身体仿佛在膨胀……

就在这时，所有绿火都骤然熄灭，伊利丹在眨眼间恢复了平时的样子。他揩净双手，踢了一脚地狱犬剩下的最后一小堆灰尘，然后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头发，又给了泰兰德一个充满自信的微笑。“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么？”

月神祭司竭力隐藏起自己心中的惊骇，这已经不再是和她一同长大的伊利丹了。这是一个和恶魔一样狂暴嗜杀的怪物，甚至比恶魔更加可怕。泰兰德无法忘记他是多么渴望接受燃烧军团的污染，这让这位月神祭司的心中生起一股她从不曾体验过的厌恶。

月亮女神，请指引我！告诉我该怎样做！我还能拯救他吗？

“我们要到屋顶上去，”伊利丹命令道，“在那里，我能够观察到永恒之井的正中心。”

他们走过一地的枯骨，爬上一个曾经精致华丽的屋顶天台。本来是由有生命的树木组成的栏杆已经破碎凌乱，散落在下方的地面上。一座由珍珠砌成的艾萨拉雕像却令人惊叹地仍然保持完整，斜倚在曾经支撑这幢房子的枯木中。

伊利丹靠在天台的马赛克地面上。这些小瓷砖还有一部分留在原位，让泰兰德能够看到各种珍奇动物，静谧的田园风光，还有茂盛葱郁的树木花纹。

在这片地板花纹的中心位置上，仍然是艾萨拉女王美丽的面容。玛法里奥的弟弟将头枕在她那丰满却已残破的嘴唇上。

“时间就要到了。”伊利丹喃喃地自言自语。他从腰间的口袋里拿出一只细长的瓶子。尽管看不到这只猩红色的玻璃瓶中到底装了什么，对它的感觉还是让泰兰德心中生出了一股清晰而强烈的不安。

“伊利丹……那里面是什么？”

伊利丹若有所思的目光并没有离开那只瓶子。“只是取自永恒之井的一瓶水。”

“什么？”伊利丹轻松的话语彻底震撼了泰兰德的心神。他竟敢窃取暗夜精灵的能量之源？“但……没有人……这是被禁止的……就算是上层精灵也不会想要……”

巫师点点头。“确实……就算是他们也不会。我们的族人还真是有趣，你说是不是，泰兰德？不过，当然，在我之前就已经有人动过这样的念头……也许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施法者们传奇的由来。也许他们已经从那口井中秘密地

借出了一些东西，用以进行一两个特别的施法！也许事实就是如此。”伊利丹耸耸肩。他的面容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但即使没有其他人这样做过，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这样做。我也是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仿佛这个主意凭空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取一些井中的水，我就能够为所欲为了！”

“但那口井……就算是井中的一滴水……”泰兰德必须让伊利丹恢复清醒！让自己接触永恒之井的水无异于接受燃烧军团的黑暗魔法。

“是的……想象一下这只瓶子里装着怎样的力量……”如果伊利丹还有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那双眼睛里一定会焕发出期待的光彩，“这应该足够让我拯救这个世界！”

泰兰德对此却没有什么信心。作为侍奉艾露恩的祭司，泰兰德要远比伊利丹更加清楚永恒之井的传说和历史。“伊利丹……如果你使用永恒之井的力量去对抗它自己……你将有可能打开一道通向彻底混乱的大门！还记得阿鲁塔里斯的传说……”

“阿鲁塔里斯只不过是一个神话。”

“那么，那个巨大的深坑，经过了无数个世代才被新生植物所覆盖的大地伤口，也是一个神话？”

伊利丹摆摆手，并不在意泰兰德的警告。“没有人知道那座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没人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不要再和我说你那些关于智慧和恐惧的故事了……”

“伊利丹……”

那张被丝巾遮住的脸明显燃烧起了怒火，“我希望你保持安静……马上。”

没有任何声音从泰兰德口中发出来，无论多么努力，也发不出任何一点轻微的声音。就连她的咳嗽，也是绝对无声的。

伊利丹再一次站起身，向永恒之井的中心望过去。风暴越来越强，这幢倒塌的树屋已经开始在风中不住地颤抖。井水的上方开始闪烁起令人骨栗的、幽灵般的微光。

月神祭司摇摇头。她感到深深的困扰，尽管伊利丹对自己的能力深具信心，而且他们至今都没有被发现。但玛诺洛斯绝不会像玛法里奥的弟弟所相信的那样盲目而愚蠢。不过，至今为止他们除了那头恶魔猎犬之外，只遇到过两名恶魔卫士。伊利丹仅一挥手，就用法术误导他们离开了。

伊利丹用一根手指轻抚玻璃瓶的瓶塞。泰兰德现在才看出来，这只晶莹剔透的瓶塞其实是艾萨拉女王的一尊小全身像。艾萨拉转动了三次，仿佛是在为这名巫师误导，然后瓶塞跳出瓶口。伊利丹轻松地接住了它。

“看着吧，泰兰德……看着我成就你那心爱的玛法里奥做不到的功绩……”

他一下子将瓶中的液体倒在自己身上。

但永恒之井的水和普通的水完全不同，至少和伊利丹想象的绝不一样。它没有覆盖伊利丹的身体。实际上，它只是让伊利丹暂时有了一点潮湿，随后，伊利丹身上被这种水接触到的地方闪动了一下光泽，立刻就变成了可怕的浓黑色。这种邪恶的黑暗光泽沉陷进巫师的身体，充盈在他的体内，就像刚才地狱犬的能量一样让他的身体开始膨胀。

“众神在上……”伊利丹悄声说道，“我知道我会有所感觉……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

泰兰德拼命摇着头，但伊利丹完全看不到她无声的劝阻。她向伊利丹走去，却只发现伊利丹也固定住了她的双脚。

月亮女神啊！她在心中想道，难道你就不能帮助我吗？

但艾露恩没有半点反应，泰兰德只能站在原地看着伊利丹。

伊利丹向永恒之井伸出双臂，开始低声念诵咒文。黑色的光晕重新出现，集中在他的手上，每一秒钟都变得更加强烈。

在丝巾下面，伊利丹的一双眼窝也开始燃烧起来。而遮住他眼睛的那片丝巾仿佛正在被火焰烧焦。

但就在伊利丹开始施法的时候，泰兰德高度敏感的知觉发现了另外一种波动。月神祭司再一次想要警告伊利丹，伊利丹却已经从她面前转开了脸。

泰兰德感觉一种无形的存在包裹住了毫无防备的伊利丹。这时她意识到这个存在并非只一个，而是数个。

随着这种糟糕的感觉逐渐清晰，泰兰德已经能够分辨这种存在的本质就像萨格拉斯的秽恶碰触那样黑暗——不——要更加黑暗。

令泰兰德惊愕的是，伊利丹对此仍然毫无感知。月神祭司已经确信，这一定是燃烧军团的另一种邪恶元素，正在等待着伊利丹遭受重创。

但这时，泰兰德又惊诧地发现这些神秘的存在开始强化伊利丹的法术，将这个法术的力量增幅到远远超出应有的程度。看到自己的努力即将取得成功，伊利丹不禁放声大笑。他显然是以为如此强大的法术效果完全是由他一手造成的。

突然间，月神祭司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能够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永恒之井前。这并非全都是因为伊利丹的狡猾。

她只能竭尽全力一遍又一遍地向艾露恩祈祷，乞求她的女神能够及时施以援手。必须警告伊利丹，他上当了。她相信伊利丹施放的强大法术只会触发更加可怕的灾难。

月亮女神！请听我的恳求！

一阵祝福的暖流填满了泰兰德。她感觉伊利丹施加在她身上的法术在迅速消退。她的心中再一次升起了希望。

“伊利丹！”月神祭司高声呐喊，“伊利丹！小心……”

但就在伊利丹向她转过头的同时，这名巫师的双手已经合拢在一起……一道黑光向前方激射而出，刺入永恒之井上方被风暴封锁的天空。

泰兰德感到那些诡异邪恶的存在退去了。更糟糕的是，随着它们的消失，泰兰德还感到一种贪欲得偿的满足感。

她的警告来得太晚了。

萨格拉斯察觉时空最后的抵抗突然消失，他全力构建的传送门终于成形了。很快，他就能够进入那个生命已经遭到玷污的世界……

克拉苏斯猛地打了个冷颤。

“出什么事了？”阿莱克丝塔萨问道。

长袍贤者看了一眼远方还很小的辛艾萨莉……还有从永恒之井扩散出来的狂猛风暴，颤抖着说：“恐怕我们的时间要比我估计的更少……”

“那我们就必须再加快速度！”说完这句话，红色巨龙更加用力地振动翅膀，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

克拉苏斯向后瞥了一眼，看到其他龙都紧紧跟随他们。大家全都感到了灾难的临近，知道现在的时间多么紧迫。贤者在心中暗自咒骂，情况不应该是这

样。就算是他的同族也耽误了太长时间进行讨论，一再犹豫才没能及时采取显而易见的必要行动。如果他们能够多听听他的呼吁……

但克拉苏斯也禁不住会想到，如果他和他的同伴因为行事过于鲁莽而招致失败，那么，遭受灭顶之灾的将不只是暗夜精灵，还有这个世界在今后漫长岁月中将要出生的几代生灵。他本人也曾经为了是否要搅动时间的洪流而再三犹豫。当这个决定终于被做出的时候，是他建议不要去追赶夺走恶魔之魂的伊利丹。在所有与此有联系的人之中，克拉苏斯最了解恶魔之魂受诅咒的本质。如果他当时去追赶那些将这件邪恶宝物从玛法里奥手中夺走的人，也许他们还有机会夺回恶魔之魂。

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及时修正错误，让历史返回原先的轨道。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他向阿莱克丝塔萨喊道，“尽管我们拥有非凡的实力，而且会绕过王宫，但对上层精灵和玛诺洛斯都不可轻敌！他们会从艾萨拉的堡垒发动攻击！我们绝不能忘记还有另一股势力在图谋使用永恒之井的传送门，恶魔之魂会成就他们的阴谋！所以他们会不遗余力阻止我们夺取那只圆碟。”

“如果为了拯救卡利姆多必须牺牲我们自己，那我们就只能履行我们神圣的职责了！”红龙女王说道。

克拉苏斯咬紧了牙关，他所熟悉的未来仍然只是一种可能，同样有可能的是——即使他们成功了，他们之中也会有一些甚至是全部都将葬身于此。对他自己而言，这是他可以接受的后果。但如果看到他心爱的女王就此殒命……

不！她不会的！贤者打起精神。无论如何，他都会竭尽全力让阿莱克丝塔萨活下来……哪怕在女王的未来中不再有他。

巨龙们已经飞临辛艾萨莉的外围。克拉苏斯早就清楚这一片燃烧军团初临之地会呈现出怎样一种屠杀和毁灭的惨景。但当他亲眼看到这里的时候，仍然禁不住生出一股强烈的反感。他不禁回忆起和燃烧军团的第二次战争，达拉然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毁在了恶魔及其恐怖盟友的手中。

他们的下方是无穷无尽的恶魔阵列。所有这些魔鬼都仰望着天空中的巨龙，发出挑战的咆哮。对此，巨龙并不在意。那些恶魔卫士和他们的同类都被束缚在大地上，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但他们还是需要小心末日守卫。这些飞行恶魔数量众多，都挥舞着长矛大刀，准备与他们一战。

阿莱克丝塔萨看着一大群这样的飞行恶魔汇聚在一起，向龙群冲过来，便扬起头，喷出一股烈焰。

喊声骤起，满身火焰的末日守卫纷纷跌落尘埃。只是这一次喷吐，红龙女王就从天空中清理掉了差不多上百个恶魔。

“虫子……”她喃喃地说道，“不过是一些虫子……”

就在这时，她身后的一头绿龙突然发出惊讶的吼声。她被几颗巨大的球形弹矢连续击中。克拉苏斯不必细看，就知道飞过来的是地狱火，即使是巨龙的硕大体形，也无法完全对这样的攻击免疫。那头绿龙只是受了些皮外伤，但如果这种打击持续下去，最终他也会被从天空中打落。

“我们不如利用一下这些污秽的生物！”伊瑟拉嘶声说道，她将自己闭起的双眼对准了恶魔的下一波攻击。

第二波飞过来的地狱火速度突然减慢了。他们滑落下去，远远离开了既定目标。克拉苏斯计算了一下他们新的飞行轨迹，不禁露出了冷峻的微笑。艾萨拉的王宫将要第一次品尝到他们让卡利姆多遭受的破坏。

但克拉苏斯早先关于上层精灵和玛诺洛斯的警告在随后不久就成真了。突然间，被风暴遮蔽的天空中落下大片黑色的闪电。龙群正好被围困在密集的闪电中心，背负骑手的巨龙们不得不打散阵型，各自逃生。

但并非所有巨龙都脱离了危险。也许是因为受到了先前那一阵地狱火轰击的迟滞，那头绿色公龙犹豫了片刻。只是这一瞬间，十几道闪电都狠狠地砸落在他的身上。他的左侧翅膀被烧焦，尾巴和胸口也出现了可怕的伤痕。

但闪电过后，更糟糕的情况才刚刚出现。巨龙身上的每一道伤口都冒出了明亮的火焰。在克拉苏斯的眼前，那些伤口在巨龙全身迅速扩展。绿龙越来越衰弱，进一步成为上层精灵闪电的目标。当这头公龙挣扎着想要留在天空中的时候，又有六道闪电击中了他。巨龙发出痛苦的咆哮。死亡的吼声一直回荡在克拉苏斯的耳边。

绿龙从天空中坠落下去。

他巨大的身躯重重地落在永恒之井的黑色水面上。但和狂暴翻涌的大漩涡相比，他仍然只像是一粒小石子，很快就沉进了这片不祥的湖沼中，连一丝涟漪都不曾泛起。

一阵令人不安的隆隆声充满了群龙和人们的耳朵。

“抓紧！”阿莱克丝塔萨发出命令，同时开始转向。

一波新的猛烈攻势朝龙群汹涌扑来。黑色的闪电从四面八方射来。这一次，没有任何一头龙能够幸免。就连阿莱克丝塔萨的身躯也震动了一下，一道

闪电击中了她的右侧腰际。

“这道闪电里没有火焰！”她喊道，“它非常冷！让我的骨头都感到了寒意！”

“我来看看能做些什么！”

“不！”红龙女王回头向克拉苏斯瞥了一眼，“我们必须保存力量，准备攻击！”

生命守护者突然调转方向，勉强躲过了两道闪电。这两道闪电一道指向她，另一道直指克拉苏斯。天空中的巨龙们上下翻飞，左右游移，仿佛跳起了一场死亡的舞蹈。克拉苏斯左右环顾，看到同伴们仍然都牢牢地抓住自己骑乘的巨龙。他很担心巨龙为了躲避这些魔法闪电而无法顾及背上的骑手。但就算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这些古老的生灵依然用心照看着他们所背负的人们。

无论怎样，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克拉苏斯眯起眼睛，向永恒之井中心望去。是的……他能够感知到恶魔之魂。他还知道，传送门就要完成了。

“向永恒之井中心冲锋！”长袍贤者喊道，“我们没有时间了！”

阿莱克丝塔萨立刻朝那个方向冲去。克拉苏斯向前俯下身。永恒之井非常巨大，但阿莱克丝塔萨只是扇动了几下巨大的翅膀，克拉苏斯就看到了他们的目标。

在大漩涡张开的黑色大口上方，恶魔之魂几乎一动不动地悬浮在半空中。一种邪恶的黑色光晕环绕在它的周围。剧烈的魔法风暴仿佛对它没有半点影响。

“它是受到保护的！”克拉苏斯提醒女王。

“伊瑟拉和我会与诺兹多姆的第一配偶联手行动！”

克拉苏斯点点头。“罗宁和我会盯住萨格拉斯和邪神的反应！”

那些背上没有骑手的龙都准备好抵挡来自辛艾萨莉的攻击。三头雌性巨龙环绕这个凶恶的圆碟盘旋，极为谨慎地向它靠近。阿莱克丝塔萨看了一眼她的战友们，点了点头。

三头巨龙的身上各爆发出一道金光。

他们的法术在同一时刻碰触到恶魔之魂，将它包裹。圆碟周围的邪恶光晕被巨龙的力量压制。圆碟开始颤抖……

毫无预警，她们的法术突然被击退了。三头巨龙承受了极其强猛的反震力量，不由自主地被抛向远处。骑在龙背上的人竭尽全力才没有掉下去。

克拉苏斯勉强趴伏在他的女王背上，高声喊道："出什么事了？发生了什么？"

阿莱克丝塔萨努力稳住身子，睁大眼睛盯住已经和自己拉远了距离的恶魔之魂。"是上古邪神！我感觉到他们了！他们就在这只碟子里！恶魔之魂不仅包含着我们的一部分，也有他们的一部分！"

这个消息丝毫不让克拉苏斯感到惊讶。但很明显龙族向这只圆碟中加入的力量完全没有对上古之神操纵这只圆碟造成任何妨碍，而上古之神反而控制了圆碟中的巨龙之力。那些邪神从最开始就计划使用这只圆碟。这是巨龙们完全无法做到的。死亡之翼从开始铸造这件宝物的时候就向龙族隐瞒了它真正的作用……那时，他是否知道那些邪神就已经开始染指这件宝物？

"你能穿透他们的法术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克拉苏斯暗自骂了一句，又一次低估了那三个邪神。

这时，贤者看见罗宁正在向他打手势，人类法师朝辛艾萨莉的方向指了指。克拉苏斯的目光朝那座传说中的城市转去……

他看见了超过二十个暗影憎恶正在向他们飞来，每一个憎恶都有一头龙那么大。

第十七章

艾萨拉将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

哦，这并不是说她已经不是完美的化身了。她很清楚自己有多么美丽。只不过这一次，精灵女王终于找到了值得她多花费一些力气的人。

我的君主萨格拉斯就要来了！终于有一个值得被称为是我的丈夫的人出现了！

艾萨拉从不曾质疑过自己的信念是否合乎情理。一直以来，她都让她的臣民深深迷恋着她，就像她迷恋燃烧军团的那位君王一样。

这时候，王宫突然发生了一阵剧烈的颤抖。这已经不是王宫第一次这样了。艾萨拉从华丽的梳妆镜前站起来，转身喊道："瓦丝琪！瓦丝琪！这一阵糟糕的喧哗是怎么回事？"

她的首席侍女匆匆跑进来。"哦，光中之光！瓦罗森队长报告说，只是一些弱小的乌合之众在妄图抵抗无可阻碍的大势。"

"对于这些干扰了我耳朵的吵闹，我亲爱的队长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玛诺洛斯大人为队长和他亲手挑选的士兵们准备了适当的坐骑。此时，队长应该正在前往剿灭进行？那些歹徒的路上。"

"那就是说，一切都在照常进行？我们君主的降临不会有耽搁？"

瓦丝琪女士以优雅的身姿鞠了一躬。"玛诺洛斯大人并没有发现任何真正的麻烦。那些孱弱的歹徒根本不可能破坏我们的法术。"

"很好……"艾萨拉女王又回到镜子前，继续欣赏着自己。她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再增进自己的美艳了。丝绸长裙的裙摆拖曳在身后的大理石地面上，极尽轻薄的柔纱让她身体的所有部位都若隐若现。华美的秀发高挽在头顶，闪耀光彩的璀璨钻石点缀在发丝间关键的位置上，又为它们增添了一层幻彩流光。

又一阵颤动传来。这一次震动发生的地方要比刚才更近。艾萨拉听到从自己的侍女寓所方向传来喊叫的声音，看到面前的墙壁上有裂缝在迅速扩散。

“去看看是否有人受了伤，瓦丝琪。”她命令道。就在她的侍女依照命令准备离开的时候，暗夜精灵的女王又说道，“如果有人受伤，就解除她的职责，将她送回她的家族中去。只有绝对完美的人才能留在我身边。”

“是，光中之光！”

艾萨拉回头看着墙上的高大立镜，有些厌恶地皱了皱眉。但这位女王很快又开始想象迎接萨格拉斯君主的景象，微笑回到了她的脸上。

“好了……现在我们只需再等待一点时间……”她继续审视着自己，梦想着她和她的新伴侣将要创造的世界。一个就像她一样完美的世界。

一个配得上她的世界。

玛法里奥摇摇头，竭力甩掉伊瑟拉的翻滚给自己带来的眩晕感觉。他竟然还留着一颗能够摇晃的脑袋，这一点已经足够让他吃惊了。刚才那段时间里，这名德鲁伊曾经不止一次双手抓住绿色巨龙的鳞片，身子悬挂在永恒之井的黑暗深渊上。

“出了什么事？”他问道。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和克拉苏斯问出了同样的问题。

伊瑟拉告诉他的也和阿莱克丝塔萨对贤者说的没有什么区别。德鲁伊听到绿龙女王的话，不禁心中一沉。他们离目标已经这样近，而希望之火却这么快就熄灭了……

就在这时，他与罗宁和克拉苏斯同时看到了那些恐怖的怪物从暗夜精灵的首都腾空飞起。玛法里奥看到那些如暗影蝙蝠一般的憎恶的背上骑着许多士兵。他确信，率领这支恐怖敌军的一定是瓦罗森队长。

果然，片刻之后，德鲁伊就看到了那名脸上带着疤痕的军官。瓦罗森拔剑出鞘，向身后的士兵们喊了些什么，那些士兵立刻分成三队。直到这时，玛法里奥才发现自己严重低估了敌人的数量——暗影憎恶至少是巨龙的三倍之多。

阿莱克丝塔萨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向敌群喷吐出一股烈火。火柱穿过了最前面的憎恶，却似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当烈焰熄灭之后，甚至骑在憎恶背上的那些士兵看上去也都完好无损。

“这不可能！”玛法里奥惊呼道。

“不可能……是的……”伊瑟拉的眼睛在紧闭的眼皮下迅速前后移动，“我们对这些恶魔的……观察出现了错误……”

“你是什么意思？”

“他们并不是我们眼前的这种样子，也并不真实存在于我们所看到的地方。”

如果是这样，瓦罗森和这些士兵的幻影就太过真实了。两头暗影怪物盯住了布洛克斯的坐骑，伸出利爪，在她的翅膀上留下了鲜血淋漓的伤痕。只是因为青铜龙刚硬的鳞甲，这次攻击才没有形成致命的伤口。但是，当这头青铜龙进行反击的时候，她却什么都没有打中。

伊瑟拉也陷入了困境。一头憎恶飞过她的喉咙，用翅膀上的黑色钩爪划伤了翡翠女王。鲜血从红色的伤口中滴落下来，伊瑟拉伸头狠咬敌人的翅膀，却只咬到了空气。

“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伊瑟拉怒吼道。翡翠女王罕见地失去了耐心，“但是当我打算攻击的时候，他们却已经不在了！”

更加糟糕的是，一头憎恶死死盯住了玛法里奥和生命守护者……而骑在这头憎恶背上的正是瓦罗森队长。

“别想逃过我的眼睛！”憎恶背上的禁卫队长冷笑着说道，“你们兄弟两个真是一样狡猾！我早就警告过他们！我知道他根本就不能信任！”

玛法里奥没有机会让瓦罗森解释他的这番话。一秒钟之后，禁卫队长和他的秽恶坐骑就飞到了德鲁伊和翡翠女王面前。一股恶臭包围了玛法里奥，甚至伊瑟拉也皱起了鼻子。这种怪物虽然没有实体，它们散发出的臭气却如此强烈，让德鲁伊感觉自己仿佛被狠狠揍了一拳。

一阵嘲讽的笑声提醒玛法里奥，禁卫队长向他发动了攻击。瓦罗森的利刃不可思议地一直延长出来，刺向德鲁伊没有防护的胸膛。

玛法里奥向右侧一闪，躲过了剑刃，却差一点失手从龙背上跌落下去。当他再次抓紧龙背的时候，瓦罗森的利剑又一次向他刺来。

伊瑟拉一时还无法救援德鲁伊。那只蝙蝠形的墨黑色怪物已经死死缠住了幻梦女士。与此同时，另一头憎恶抓住了她的后腿。

玛法里奥突然想起塞纳留斯传授给他的一道法术。他伸手到一只口袋里，拿出一种满是尖刺的种籽。和他过去用以对抗燃烧军团的种籽不同，这一类种

籽表面的尖刺非常细小，不可能对敌人造成任何伤害。但它能很容易地粘附在一切被它碰触到的东西上面。

德鲁伊将两粒这样的种籽扔到空中，两粒种籽变成四粒、八粒、十六粒，在很短的时间内数量就连续翻倍。只是心跳一下的时间里，数百粒、数千粒种籽飘洒在空中。它们没有粘附在巨龙和玛法里奥的战友身上，因为这不是德鲁伊的打算。玛法里奥要用它们找到这些黑色敌人的真身。

第一批种籽穿过了那些黑色的巨型蝙蝠。但奇怪的是，许多种籽仿佛粘在了空气中。越来越多的种籽迅速聚集在一起，固定下来，显现出形体。那些显然才是怪物的真实所在。

阴影蝙蝠的秘密终于被揭穿了。那些暗夜精灵跨骑的怪物在被种籽粘满之后，抵抗者们才看出它们其实是在不断闪现，每隔几秒钟就会突然消失，又立刻出现在其他地方。要和这样的怪物作战仍然很艰难，但现在至少抵抗者们知道该攻击什么地方了。他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

也许是因为诺兹多姆的配偶是来自时光守护者的族群，她的反应总是龙群中最快的。这头巨龙奋力扑向了刚刚闪现到她面前的一只蝙蝠憎恶。她非凡的速度和狂野的性子都让玛法里奥大吃一惊。转眼间，憎恶粗壮的脖子已经被她撕成两截，死亡的怪物带着背上还在狂乱挣扎的士兵掉进了下方的黑色深渊。

“该死！”

玛法里奥怒吼一声，回头发现瓦罗森队长几乎已经到了他和伊瑟拉的背后。这名疤面武士举剑向他刺来。这一下擦到了德鲁伊的一条腿。玛法里奥感到大腿一阵刺痛，急忙丢出了自己从口袋里摸到的第一样东西。

瓦罗森和他胯下那只丑陋的坐骑一同打了个喷嚏。趁着这个机会，伊瑟拉转头扑向怪物，完全不顾自己的威仪，也彻底抛弃了超凡的智慧，只是伸出尖牙利爪，用最野蛮的方式抓扯啃咬。翡翠女王变成了一头纯粹的野兽，和她的敌人一样，完全放纵在最原始的野性之中。

但那头暗影怪物并非无力自保。它的爪子就像龙爪一样锋利，长长的刃齿看上去更适合刺穿坚硬的鳞甲。它发出一声怪异的凄嚎，毫不退让地和伊瑟拉搏杀在一起。

一开始，这两头巨兽背上的骑手只能紧紧抓住自己的坐骑，唯恐失手跌落下去，死无葬身之地。玛法里奥竭力集中精神想要施法，但两头巨兽的激烈鏖战令他的想法完全不可能实现。

伊瑟拉用尾巴抽打自己后腿旁的另一只憎恶。她的运气不错，一次准确的尾击把那只怪物打了出去，让翡翠女王至少能够暂时专心和瓦罗森的坐骑作

战。

这时，瓦罗森已经将长剑收入鞘内，转而抽出一把匕首。玛法里奥推测瓦罗森应该很擅长抛掷这种短刃，便在龙背上伏低身子。禁卫队长露出阴沉的狞笑，尽管局势危急，但他还能够保持足够的耐心。

伊瑟拉的身体猛然抽搐了一下。德鲁伊低头望去，看到另外一只怪物回来了……此外，还有第三只憎恶正在从身后逼近翡翠女王。他急忙向伊瑟拉高声示警。

绿色巨龙咆哮一声，鼓动巨大的双翼，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冲出敌人的包围。瓦罗森和他的坐骑都不曾料到这一点。而伊瑟拉则趁此机会转而攻向第二只憎恶。她收起翅膀，如同石块一般坠向那只蝙蝠憎恶和蝙蝠背上的士兵，对他们造成了沉重的撞击。龙爪撕碎了覆满绒毛种籽的翅膀，龙牙深深插进了怪物短粗的脖子里面。

憎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在伊瑟拉的爪子中瘫软下去。伊瑟拉立刻将怪物的尸体丢开，任由它掉进永恒之井。玛法里奥已经看不见那名士兵的影子，他只能推测，当憎恶被巨龙撞击的时候，那名士兵就已经没命了。

伊瑟拉再次振翅飞起，调整自己的态势。玛法里奥趁机扫了一眼其他人，三只蝙蝠怪物正在攻击布洛克斯和青铜龙。玛法里奥恰好看到老兽人的神木战斧砍进了离他最近的一只憎恶肩头。怪物的皮肉筋骨根本抵挡不住神斧的利刃，结果转眼间，战斧便从它的身体另一面劈了出来。

憎恶笨拙地转身逃开，几乎无法停留在天空中。青铜龙没有放过这只怪物，它向逃走的憎恶身上喷出一股龙息……憎恶和背上的士兵转眼间就变成两具腐朽的尸骸，片刻之后，尸骸又化作飞灰。狂乱的风暴迅速将这些灰尘吹散到下方的黑水中。

如果说憎恶出现了死伤，那么，巨龙的状况也没有更好。现在除了伊瑟拉以外，还飞在天上的绿龙只剩下了另一头公龙，还有一头青铜龙也不见了。仍然在战斗的巨龙们全都已经受伤流血，从刚刚的霹雳轰炸开始，他们就不停地在遭受消耗。

更让玛法里奥揪心的是，只要他们还不得不与敌人缠斗，就无法对恶魔之魂和传送门采取行动。下方的大漩涡边缘已经呈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绿色光泽，和燃烧军团的邪火简直太像了，不得不令人担忧。

“恶魔之魂！”玛法里奥喊道，“我们必须对它采取行动！传送门就要完成了！”

“我愿意听从任何建议，凡人——只要你能够告诉我，该如何摆脱掉这些害虫！”

一片强烈的光芒暂时照亮了他们周围。玛法里奥看到一只燃烧的憎恶掉进了永恒之井。阿莱克丝塔萨和克拉苏斯正飞翔在那只怪物的上方。这名德鲁伊能够感到贤者施放出的毁灭法术。如果有时间，巨龙们一定能战胜瓦罗森的部队，但到那时候，最可怕的灾难将无法挽回了。只是他们已经看到，就算伊瑟拉和阿莱克丝塔萨合力进攻，也不足以打破这只圆碟的防御。必须采取别的行动……但该怎么做？

巨龙和憎恶还在天空中周旋。巨龙的优势已经逐渐明显，但他们还没有余力去对付恶魔之魂。暗影蝙蝠不住地袭扰每一头龙。一头红龙在接连受到几处创伤之后，终于在两只憎恶的连续攻击下落入永恒之井。另一头青铜龙咬穿了当面敌人的翅膀，但那只怪物的利齿也深深刺进她的肩膀。罗宁和克拉苏斯不停地施法攻击敌人，布洛克斯更是将靠近他的憎恶一个个劈开。

一个乌黑的影子冲了过来。玛法里奥原以为那是一只蝙蝠憎恶，但很快他就看清了那个他非常熟悉的巨龙轮廓。他大张着嘴，看看周围，又凝神向那片黑影望去。

那的确是一头龙……和正在与他们拼死鏖战的憎恶怪物一样黑，而且，肋侧还钉着铁甲。

死亡之翼……

他们以为能够将他心爱的造物夺走，让他再也无法找到。他们竟然以为他真的无法发现自己的宝贝在哪里。他们的胆大妄为让黑龙感到愤怒。一旦夺回他强大的宝物，他就会惩罚他们所有人。如果这个世界只剩下龙族，一定会变得更好……而且是只剩下像他这样懂得道理的龙族。

耐萨里奥受到巨龙之魂的召唤，一直飞过永恒之井的大漩涡，完全不在意身边发生的一切。其他所有事情都不重要，这头黑龙的眼中只有那只圆碟。

他飞过伊瑟拉和阿莱克丝塔萨，只是匆匆看了她们一眼。拿到圆碟之后，他自然会让她们屈服，然后将她们纳为配偶。她们的力量将为他所用，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

巨龙之魂静静地飘浮在他的面前，仿佛正在耐心等待他的拯救。耐萨里奥的一双巨颚露出充满希冀的微笑。他们很快就将重新联合在……

就在这时，一股强猛的力量击中了耐萨里奥，把他抛回到群龙和憎恶的战团中。他撞上了一只蝙蝠憎恶，蝙蝠背上的骑士尖叫一声，掉落进永恒之井。意外遭到攻击的耐萨里奥发出恼恨的吼声，急于找到一个目标发泄他的怒火。

他抓住那只被撞晕的蝙蝠，将它撕成碎片。但这完全无法让他的心情好起来，他将燃烧着熊熊怒火的双眼再次转向圆碟，用高度灵敏的知觉寻找阻挠他夺取宝物的人。

他在恶魔之魂周围侦测到了错综复杂的法术，非常复杂……这些法术的特征让他依稀感到有些熟悉。但耐萨里奥还是无法将自己脑海中的声音与他所面对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尽管那些声音突然开始极力催促他远离他的至宝，他却依然无法相信自己受到了他人的操控。

耐萨里奥晃晃头，将那些声音赶走。如果它们阻止他夺取宝物，那么它们就像阿莱克丝塔萨和其他那些龙一样不可信任了。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阻挠他夺回巨龙之魂——什么都不行。

所以，这头黑色巨龙再一次扑了下去。

但就像上一次一样，他被震退了，而且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与这头龙为敌的不止是那些声音所操纵的力量，还有燃烧军团的主人。随着一阵混杂愤怒和痛苦的吼叫，耐萨里奥转身飞离战场，最终停留在永恒之井的北部边缘。怒火中烧的黑色巨龙一边压抑身体的剧痛，一边恶狠狠地瞪着风暴肆虐的永恒之井中心点。

他不会再退却。无论他的敌人在巨龙之魂周围施放了什么样的法术，耐萨里奥都会将它们彻底撕碎。因为，那件宝物注定是属于他的……

而他们所有人都要付出代价……

巨龙和抵抗者齐心协力以压倒性的力量进攻燃烧军团。但恶魔们也在不畏死地拼杀着。末日守卫成群聚集在巨龙周围，寻找一切机会用长矛对这些身躯庞大的敌人造成杀伤。纳斯雷兹姆和艾瑞达不停地施放恶毒的法术，但他们在与月神卫士作战的同时，还要时时提防巨龙的攻击。术士们渐渐有些左支右绌了，他们被消灭的速度超过了他们杀人的速度。大部分术士的死伤都是因为巨龙的吐息。

但阿克蒙德仍然信心十足。他知道，现在这里的战斗只不过是为了让凡人和他们的盟友无暇分身。等到萨格拉斯陛下来到这个世界，一切就都会结束。阿克蒙德知道，他和玛诺洛斯都将因为他们的失败而接受惩罚。他们没能在卡利姆多为他们的主人做好准备，但他将欣然接受惩罚，这是失败者必然的结果。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眼前这场游戏玩得更久一些。如果这会让更多的恶魔卫士和艾瑞达被杀死，那也是理所当然。况且，他们永远都有更多战士等待着跟随萨格拉斯进入这个世界。

而这当然不意味着阿克蒙德只会冷眼旁观这场战争的进行。如果一定要受到惩罚，他至少可以将自己的一些怒火倾泻在导致他接受惩罚的人们身上。这

个大恶魔抬起一只手，朝盘旋在燃烧军团右翼头顶上的一头青铜龙一指。此时，那头龙正在有条不紊地消灭下方的恶魔武士，像一只挖土维生的动物一样翻掘着燃烧军团的阵列。

阿克蒙德五指一攥。远方那头龙突然开始颤抖……他的所有鳞片都从身上剥落了。鲜血从他全身各处喷射出来，这头被剥皮的巨龙惊骇地号叫着，一头栽落到他原先的猎物之中。恶魔武士们立刻拥向失去了防护的巨龙，疯狂地对他劈砍戳刺，直到他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

这当然不会让阿克蒙德满意，他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他是那么希望玛法里奥・怒风还在抵抗者的队列中。那名德鲁伊在上一次和他的战斗中刚刚让他出了丑。但阿克蒙德感觉玛法里奥已经飞去永恒之井了。一旦萨格拉斯走出传送门，那个德鲁伊的命运一定会比阿克蒙德想象的更加凄惨。

不过，这里还有很多可以让他发泄怒火的对象。大恶魔面容冷漠，心中不断在盘算着。他盯住了一队被称为牛头人的高大战士。本来他们很有潜力成为燃烧军团的强力附庸，但现在这帮家伙绝不可能活着看到那个辉煌的日子了……当然，他们也不会知道他们世界完结的样子……

他们将赢得胜利……他们将赢得胜利……

巨龙彻底扭转了战场的形势。这一点，加洛德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如果没有巨龙的支援，抵抗者们早已战败了。恶魔们终于遇到了一股他们不可能战胜的力量。确实，巨龙也有伤亡——一头龙刚刚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死去。但抵抗者正在前进，恶魔的防守阵列则越来越散乱不堪了。

不过，此时加洛德还无法放下心来。他知道，这一次恶魔的混乱不是阴谋诡计，但也知道阿克蒙德绝没这么简单，那个大恶魔一直在以高超的指挥手段重整队伍，持续抗击凡人和巨龙的联合进攻。但他只是防守，完全没有反攻的意思，仿佛正在等待什么……

暗夜精灵指挥官突然骂了一句自己“愚蠢”。当然，阿克蒙德正在等待着……某个人。

他的君主，萨格拉斯。

如果这个大恶魔相信燃烧军团主人即将到来，那么前去夺取恶魔之魂，封印传送门的那些人可能已经有危险了。

片刻间，加洛德感到自己失去了勇气，但脸上立刻就露出坚毅的表情。他的拼杀比原先更加狂热勇猛，他绝不允许抵抗者因为他的失职而失败。只要他们现在稍有差池，他的人民——他的世界——都将毁于一旦。加洛德只能希望，克拉苏斯、玛法里奥和其他战友能够成功完成他们的任务。

在天空中，巨龙不停地长啸着，攻击敌人，援助遭遇危难的抵抗者。在加洛德右边，土灵对士气低落的恶魔卫士大杀大砍。一头熊怪刚刚打碎了一只地狱犬的脑壳。

看起来，我们是这样有希望。加洛德在心中想道。但他知道，这个世界仍然危在旦夕。他看到胡恩的一队战士一直杀进敌阵深处，一队艾露恩祭司骑乘着夜刃豹在和他们一同冲杀。加洛德还看到率领那一队祭司的正是他的姐姐玛维，看到自己的姐姐在最前线驰骋血战，他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尽管难免在心中为玛维感到担忧，但他知道没人能将这位祭司从战场上拽下来。他相信，玛维是要向她的姐妹们证明自己，让她们能够及时纠正过往的错误，推选她成为大祭司。这样的野心是否符合月神教令还有待商榷，但玛维就是玛维。

加洛德胯下的夜刃豹已经是他今天跨上的第三头坐骑了。他催赶这头夜刃豹，挥剑砍开了一个獠牙武士的肚子。身上的盔甲为他挡住了不少攻击，现在也都变得松散不堪了。他的身上至少有六道新的伤痕，值得庆幸的是，都不是致命伤，甚至没有让他失去太多血液。等到战斗结束的时候，他自然可以休息……或者等到他战死的时候。

就在这时，牛头人的队伍里传来一阵惨呼。暗夜精灵指挥官朝那里转过头，惊骇地看到几名胡恩的同族的身上出现了严重的烧伤，仿佛有某种剧毒酸液泼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的毛发冒着浓烟，皮肉熔解，一块块脱落下来。

月神祭司们竭尽全力对他们展开救治。但一大群恶魔卫士也在此时扑向了那些身处前线的女性。恶魔从不会在乎自己面前的生灵是男是女，他们只会以嗜血的狂热刺穿牛头人，砍下祭司们的头颅。

加洛德知道，自己应该留在当前的位置上。但玛维无论怎样小看他，也是他唯一的亲人。他不敢表露对姐姐的关爱，却绝不缺少这份感情。他迅速做出判断，他所在的这片战场即使没有他也能支持下去。于是，指挥官一催坐骑，向战场上最危急的地方冲去。

那里还站着几个牛头人。他们受了重伤，但还能挥舞长矛和大斧。而恶魔已经将他们和玛维率领的最后几位祭司团团包围。加洛德刚刚冲过一半的路程，就看见那里又有两名抵抗者牺牲了。

就在这时，玛维突然跌倒。一名高大的恶魔卫士向她发动了攻击。玛维格挡开这一记猛攻，但她的动作已经很勉强了。

加洛德怒吼一声，催赶夜刃豹加入战团。他的夜刃豹扑倒了攻击玛维的恶魔，又有一个恶魔向加洛德挥刀砍来，结果砍中了夜刃豹的肩膀。加洛德一剑刺穿了那个恶魔的喉咙。

周围的恶魔们突然全都将加洛德视作目标。他没有想到这些敌人会认出他是谁。但显然他们对此非常清楚，他们不再理会身边的任何抵抗者，一心只是要杀死这名抵抗者的指挥官。

加洛德的夜刃豹又扑倒了两个敌人，但它身上也被狠狠刺进几支长矛。如果改为步战，加洛德面对这么多高大的敌人将陷入极为不利的态势，但他别无选择。又有三根长矛刺过来，结束了这头夜刃豹高贵的生命。加洛德只能跳下坐骑，否则就会被死去的夜刃豹压在身下。

他落在姐姐身边，低伏下身子。玛维这时似乎才第一次意识到前来援救她的是谁。

“加洛德！你不应该过来！他们需要你！”

“这次不要对我发号施令了，跟着我！”他粗鲁地将姐姐推到身后。这时，又有两个长角恶魔向他逼近。尽管到现在为止，加洛德·影歌的运气一直都很不错，但他也不相信自己细小的佩剑能够抵挡得住这两个恶魔手中的巨大兵刃。

就在他相信自己将迎来此生最后一战的时候，一支号角突然吹响。周围一下子拥过来许多暗夜精灵和牛头人。胡恩一斧劈倒了两个恶魔，其中一个的脑袋飞了出去，另一个的胸膛裂成两半。一名身披斗篷的将领从他身边杀过，随后加洛德才认出，那是黑鸦领主。

这么多战士出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解释。他们看到加洛德单骑闯入敌群……便不顾一切地杀过来，支援他们的指挥官。

援军逼退了燃烧军团，为加洛德和玛维争取到了时间。加洛德将姐姐从战斗中拖出来，要她紧紧跟在自己身后。

暂时离开战场，加洛德让姐姐坐到一块石头上。玛维若有所思地审视着自己的弟弟。

“加洛德……”她开口说道。

“你以后有的是时间训斥我，姐姐！”加洛德打断了她，“现在追随我的人还在以我的名义和敌人拼杀，我不能就这样站在他们身后！”

“我不是要训你……”月神祭司刚说出半句话，她的弟弟已经跑远了。姐姐至少暂时是安全了。加洛德可以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战友们身上。现在，即使是黑鸦领主——暗夜精灵最重要的贵族之一——也在不顾生死地浴血奋战。他和其他贵族已经从星眼领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战斗，不是高等阶层的贵族们取乐的游戏。

很快，加洛德就杀到了胡恩身边，一剑刺穿了意图偷袭那名牛头人的恶魔。胡恩看到了他的援助，向这名暗夜精灵感谢地喷出一股鼻息。

“我会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长矛上！”他用浑厚的声音说道，“我的后代都会崇敬你！”

“让我先活过今天再接受崇敬吧！”

“哈！没想到你这个年轻人还这么有智慧！”

一头阿莱克丝塔萨族群的雌龙从他们头顶飞过，向许多身上燃烧着绿色邪火的敌人喷出赤红的净化烈焰，将他们永远地变成了灰烬。巨龙的援助大大减轻了加洛德和身边战友们的压力。抵抗者指挥官的呼吸终于变得轻松一些了。

但一秒钟之后，刚刚还在帮助他们歼灭恶魔的红龙歪斜着身子退到了暗夜精灵的阵线后面。她的胸口冒着黑烟，那里的鳞甲都被烧焦了，还露出了内脏。当她的身子落到地面上的时候，大地也随之颤抖了一下。加洛德又看了她一眼，知道她再也无法飞起来了。

巨龙牺牲的同时，十几名士兵也向后逃去，他们的身上全都是焦黑的痕迹。加洛德面前的恶魔同样纷纷跌倒在地，仿佛攻击抵抗者的力量不会区分敌我，只是要杀光一切拦路的生物。

胡恩伸手拦在加洛德胸前。“这不是地狱火或者艾瑞达的法术！我相信它的目标是……”

一阵狂风将对阵双方的战士们横扫到一旁，仿佛他们只是一些渺小的浮萍，就连夜刃豹也不能幸免。黑鸦领主和他的坐骑连同其余士兵都飞到了远处。胡恩努力站稳脚跟，但这位刚强的牛头人终于也抵抗不住这不可思议的强风。他飞上半空，同时还在恼怒地与气流作战，直至从加洛德的视野中消失。

但……加洛德·影歌什么都没感觉到，甚至一点微风也感觉不到。

他发现这里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而面前的那个巨人正大步走出被狂风扬起的尘雾，这个巨人深色的皮肤上布满了繁复细腻的文身。就连不懂魔法的加洛德也能感到他全身放射出的凶恶魔法能量。

“好吧……”巨人上下打量加洛德，喃喃地说道，“如果我得不到那个德鲁伊，至少还可以找些乐子，比如，毁掉这群凡人的一点可怜的希望。”

加洛德看看自己的佩剑。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与这个对手作战，但他更不愿意就此放弃。“我在等着你，阿克蒙德。”

大恶魔哈哈大笑。

第十八章

布洛克斯只是一个单纯的武士，但他知道战局什么时候陷入了劣势。他们当然能够打败这些披甲的暗夜精灵和那些恶魔坐骑，但现在每一秒钟的浪费都会让传送门越来越接近于完成。一片邪恶的绿色光晕已经完全环绕住了这个中心处是无底深渊的大漩涡。老兽人见识过一些魔法伎俩，知道这条通道很快就能够变得足够牢固，让一切邪恶力量涌进这个世界，比如克拉苏斯说过的萨格拉斯或那些上古邪神。

一杆带倒钩的长矛从他的头边闪过，划破了老兽人的一点皮肤，不过没能造成更大的伤害。使用这杆长矛的精灵士兵面色狰狞，他正操控自己的憎恶坐骑靠近到老兽人旁边，希望避开青铜龙的利爪，再次攻击这位兽人。

青铜龙抓住了那只暗影蝙蝠。两头巨兽的争斗使得暗夜精灵无法瞄准。长矛没有刺中布洛克斯，但还是划过了兽人的肩头。布洛克斯咆哮一声，长矛上的倒钩扯下了他一大块肉。尽管疼痛难忍，但他还是向前俯过身，将长矛劈成了两段。

那名士兵骂了一句，抽出佩剑。但布洛克斯已经将谨慎抛到了脑后，他从龙背上站起来，跳向了这个敌人。

老兽人落在憎恶背上，伸手抓住了怪物的一只耳朵，稳住身子。这个疯狂的举动吓住了暗夜精灵，他张大了嘴，只是愣愣地坐在憎恶背上。老兽人单手挥斧，砍穿了敌人的胸甲，劈开他的肋骨。精灵士兵从怪物背上滑落，翻滚着掉了下去。

但布洛克斯鲁莽的行动差一点也要了他的命。他本想从蝙蝠怪物的背上跳回到青铜龙身上，但这头怪物的皮肤却诡异地异常光滑。老兽人松开怪物的耳朵，却又失足滑倒。他只能紧紧攥住战斧，就像刚才暗夜精灵的尸体一样向怪物的尾巴上滑过去。

在遥远的下方，迅速扩张的传送门填满了布洛克斯的视野。他清晰地感到了邪恶正在那里面剧烈地膨胀。

就在他离开憎恶的身体时，两只爪子抓住了他。罗宁在他耳边高喊：“我们抓住你了，布洛克斯！”

人类法师的红龙坐骑扭动身子，让兽人爬上他的脊背。罗宁伸手把兽人拉上来，帮灰发武士在他的背后坐好。

“就算是对兽人来说，这么做也有一点莽撞了，对不对？”

“也许吧，”布洛克斯承认，但他的心里还在想着那道传送门。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勇气，但也很庆幸自己没有掉进去，离那个深渊实在是越远越好。

人类法师的身子忽然一僵。“小心！又来了两个！”

两只阴影蝙蝠向他们扑过来。罗宁的手上闪耀起强光，他在准备法术。布洛克斯举起战斧，准备帮助法师。他很高兴有新的敌人出现，至少这样能够让他不必再去想那道传送门。

那道传送门和其中所潜藏的邪恶甚至令兽人也会感到畏惧。

看到死亡之翼在保护恶魔之魂的法术前也遭到了挫败，玛法里奥也不禁感到惊愕和沮丧。就连那头黑龙都无法打破这种邪恶魔法，他和他的同伴又怎能有希望抢夺恶魔之魂？

但玛法里奥暂时还没有多少机会为那只碟子感到担心。一片巨大的暗影又从他的头顶上方向伊瑟拉扑来。绿色巨龙咆哮一声，却已经被蝙蝠憎恶的利齿插进了她肩头靠近脊柱的部位。德鲁伊只能滑到一旁，竭力避免被怪物吞入口中。

利剑劈向他的头顶。他急忙闪避，剑刃贴着他的耳朵划了过去。

“狡猾的蠢货！”瓦罗森嘶吼着，再一次高举起利剑。这一次，玛法里奥的面颊留下了一道血痕。艾萨拉的禁卫队长挥剑准备再次进攻，大叫：“把脑袋给我吧！”

德鲁伊伸手到口袋里。他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但只能祈祷他确实可以找到。当他掏出种籽的时候，熟悉的感觉才能让他安下心来。

瓦罗森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位置，邪恶的狞笑在他的脸上扩展开来。这个疯狂的军人真是恶魔最好的代理人。

当剑刃再次落下的时候，玛法里奥将种籽撒进蝙蝠的大口中。

怪物猛地抽搐了一下，本来瞄准德鲁伊喉头的剑锋只是在他的锁骨上划出了一道浅浅的伤痕。玛法里奥痛哼了一声，但依然紧紧抓住了龙鳞。

一团光芒从瓦罗森的坐骑口中爆发出来。禁卫队长努力想要控制住坐骑，却没能成功。蝙蝠尖叫着，开始拼命挣扎。

片刻之后，它爆成了一团火焰。

玛法里奥使用的是在之前的战斗中内部凝聚了强大热量的种籽，然而这样的种籽已经所剩不多了。他原本没有打算在这里使用它们，在这种战斗中，种籽可能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但这只暗影憎恶恰好扑到了他面前，这名德鲁伊才能确保种籽的热量在怪物的喉咙里造成最大的伤害。

怪物变成的火球极为明亮，让玛法里奥不得不将视线转开。他听见了瓦罗森的叫嚷，不过那名禁卫队长到底喊了些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了。

随着最后一声尖嚎，被火焰吞噬的怪物落向深渊。

玛法里奥趴伏在伊瑟拉的背上，大口地喘着气。伊瑟拉这时也来不及照顾她的骑手，另一只蝙蝠憎恶已经向她发起了攻击。德鲁伊尽可能抓紧龙鳞，恢复自己的身体态势。身上新添的伤口仍然在传来阵阵刺痛，而黑水旋涡中心处的那只圆碟正越来越令他感到绝望。

一阵剧烈的痛楚穿透了他的小腿。

玛法里奥惨呼一声，差一点松手掉下龙背，鲜血流进了他的靴子里。他用力踢开导致剧痛的源头，转过身，用溢满泪水的眼睛去看是什么在伤害他。

瓦罗森队长紧紧抓住伊瑟拉背上的鳞片。这名疤面军人喘息着，脚踩住龙鳞的间隙，向德鲁伊逼近过来。那把割伤了玛法里奥的武器——一把弯刃匕首正被他衔在牙齿之间。玛法里奥的血洒满了这个邪恶精灵的下巴。

瓦罗森是怎样跳到伊瑟拉背上的，玛法里奥全然不知。他只知道自己再一次低估了这名军人，他再一次抬起腿，用力向瓦罗森踹过去，但禁卫队长轻松地躲开了他的攻击。在腾挪翻飞的伊瑟拉背上，玛法里奥竭尽全力也只能让自己不掉下去。而精通战技的瓦罗森则一步步稳稳地逼近他的敌人。他眯起眼睛，打量着玛法里奥，就像看着一头等待宰杀的肥美牲畜……

德鲁伊伸手到口袋里，与此同时，瓦罗森的左手已经抬起来。

“啊！”一道红色的强光遮蔽了玛法里奥的视线，他回想起这名禁卫队长拥有一些微弱的巫术能力，但已经太晚了。在一般情况下，这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但却足以让近在面前的敌人暂时失去自保的能力，他则会趁机要了对方的命。

玛法里奥抬起空着的一只手，他希望这个动作能够阻止自己没那么快死于瓦罗森的刀下。一只被铠甲包裹的手腕沉重地落在他的手掌中——是瓦罗森。玛法里奥感到对面这个暗夜精灵灼热的呼吸喷在自己的脸上。

“光中之光一定会重重地奖励我！”禁卫队长的声音几近癫狂，“玛诺洛斯一直都想要你！阿克蒙德一直都想要你！你这样一个弱小的生物竟然能赢过他们两个！萨格拉斯陛下已经下达了命令！哈！这会让我再次赢得女王的宠幸，还有他的宠幸！我！瓦罗森大人！”

“萨格拉斯要摧毁卡利姆多，而不是将它重塑！”玛法里奥不假思索地说道，他要让他的敌人明白其中的道理。

“当然！我在很久以前就明白了！呸！我为什么会关心这一小片土地？只要我能够侍奉女王，指挥她的战士，我才不在乎自己会在哪里！谁知道呢，也许萨格拉斯会因为我的这个功劳而让我成为他的高级指挥官！只要能被他看重，还有艾萨拉的宠爱，我很高兴看到卡利姆多化成灰烬！”

瓦罗森的疯狂真的已经吞噬了他。玛法里奥突然感到义愤填膺——他自己的一个同族竟会如此肆无忌惮地谈论万物的终结。养育他们，为他们所珍爱的世界即将毁灭，他却是这样满不在乎。这违背了塞纳留斯对玛法里奥的一切教导，违背了玛法里奥的所有信念。

“卡利姆多是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我们存在的意义！”德鲁伊怒吼道，怒火在他的胸中越烧越烈，“我们是它的一部分，就像树木、河流、岩石！我们是它的孩子！你是在杀死生养我们的母亲！”德鲁伊的前额开始发烫。

“你还真是可怜！我们只是活在一块小石头上。宇宙里有许多这样的石头！卡利姆多什么都不是！跟随燃烧军团和我的女王，我将穿越一千个世界，他们都将被踩碎在我们的脚下！力量，德鲁伊！力量才是我的血，我的呼吸，你明白吗？”瓦罗森一拧自己的右手腕，甩开玛法里奥的手。“但如果卡利姆多的死亡让你如此困扰，我当然很愿意把你送到亡者的国度，让你能够在那里迎接它的灰烬！”

玛法里奥的愤怒达到了极限。他用一双喷火的眼睛瞪着瓦罗森。“你想要力量？那就感觉遭到你背叛的这个世界的力量吧，队长！”

火焰如同血液一般在德鲁伊的体内涌动。这股烈火来自他生命的源头——卡利姆多。这个世界本身也许没有知觉，但它拥有自己的生命。透过玛法里奥，这个世界终于发动了反击。

从德鲁伊体内爆发出一道柔和的蓝色光芒，击中了瓦罗森的胸口。

玛法里奥的敌人惊呼一声，从龙背上被打了下去。匕首也不知被丢到了哪里，禁卫队长无能为力地飘浮在永恒之井上方。蓝光吞没了瓦罗森，更彻底穿透了他的身体，他的皮肉、筋腱、内脏和骨骼全都清晰地出现在晶莹透亮的盔甲下面。这名军人发出尖叫，而他的头已经变成了一颗被透明皮肤包裹的髑髅。

瓦罗森背弃了卡利姆多的一切……现在，借助于玛法里奥，卡利姆多也取回了自己的一切。被蓝光包裹的禁卫队长在永恒之井的上方划出一条弧线，向下方大漩涡的正中心落下去。眨眼间，蓝光消失不见了。

就像地狱火落进苏拉玛士兵的人群中，瓦罗森队长残存的部分一头扎进了逐渐固定的传送门中。

就像出现时一样突然，玛法里奥体内奔涌的能量退去了。德鲁伊感到一阵失落，但同时他又心怀安慰——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失去自卫的能力。他躺在伊瑟拉的背上，一直看着瓦罗森最终消失的地方。

“让我们看看燃烧军团的主人是否还会奖赏你吧，队长……”

一阵颠簸让玛法里奥差一点随瓦罗森跌落下去。伊瑟拉的两只前爪各抓住了一只憎恶，尽管她刚刚撕开一只憎恶的喉咙，第二只憎恶却也抓裂了她的翅膀。

玛法里奥努力稳住身子，然后拿出一点他制作的药膏。这种药膏只用草药配制而成，但玛法里奥已经在战场上测试过它的效力。只是是否对像伊瑟拉这样的巨兽有用，玛法里奥仍然没有信心。

但玛法里奥刚刚将这种药膏揉在巨龙的翅膀根部，药膏产生的效能就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看似剂量微小的药膏迅速扩展到玛法里奥的掌心以外，完全覆盖了巨龙的翅膀，可怕的伤口很快便开始愈合，甚至连疤痕都没有留下。

“我感觉精神又振作了！”幻梦女王长啸一声，奋力撕开了第二只怪物，然后将头转向玛法里奥。尽管伊瑟拉没有睁开眼睛，玛法里奥还是感到了她注视的目光，“塞纳留斯将你教得很好……”说到这里，伊瑟拉突然停顿了一下，眼皮扇动一下，睁开了短暂的一秒，“但也许你的很多能力其实是来自你的自然本质。是的，的确很多情况下是这样……”

德鲁伊意识到，伊瑟拉在那短暂的一瞥中将目光聚焦在他的头顶。他伸出手……发现头顶上的那两处凸起现在足有三寸长了。

他长出了像自己的尊师一样的鹿角。

不等他完全明白自己的这种最新的变化，一阵恐怖的咆哮声震撼了他周围的空间，甚至狂猛的风暴仿佛也暂时受到了压制。

死亡之翼穿透乌云，扑落下来。

黑色巨龙再一次冲击那牢不可破的法术。他的身上还有大片的面积没有被铁甲封锢，从那些裸露的鳞甲上能看到无数裂痕，里面不断有岩浆喷发出来。他睁大的双眼中放射出强烈的怒意。他以极高的速度飞向恶魔之魂，快得让玛法里奥也感到一阵窒息。

圆碟周围的空气中突然充满了电光，黄色和红色的闪耀裂痕仿佛是这件被偷来的恶龙至宝中封锁的能量所发出的警告。玛法里奥感到有新的力量出现在他面前，那一道力量迅速渗透进恶魔之魂的法术序列中，显然是为了强化对这只圆碟的控制。

死亡之翼和法术序列发生了正面对撞。他周围的天空中爆裂出足以将这个疯狂的守护者烧死的巨大能量。死亡之翼的鳞甲和皮肤都被烧焦了，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击。他对抗着阻挡他的强大力量，发出挑战的怒吼。随着他逐渐逼近自己的目标，他的爬虫巨口也扭曲出一种疯狂的笑容。

“他的疯狂简直没有止境……”伊瑟拉说道，大地守护者的行为让她感到深深震惊。

“你认为他能够成功吗？”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希望他成功？”

鳞片从黑龙已经伤痕累累的身体上剥落。狂暴的闪电全部集中在这头巨龙身上，化成无坚不摧的烈火，一遍又一遍地涤荡他的全身。死亡之翼在这猛烈的攻击下不断地抽搐着，但他依旧没有减慢速度。

一头红龙从玛法里奥身边飞过，他看到了罗宁和布洛克斯骑在上面。人类法师利用法术放大了自己的声音：“克拉苏斯警告说，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他认为死亡之翼有可能打破防护法术！我们必须准备好在那一刻制伏那头黑龙！”

“死亡之翼……”伊瑟拉喃喃地说道，“看到他现在的样子，我才知道这个名字有多么真实……”她对罗宁咆哮了一声，“我们要准备好！”

他们很快就要发动攻击，而且必须协同一致。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胜算的确比他们亲自对抗防护法术夺取恶魔之魂要大一点。玛法里奥对这两个选择都不喜欢，但他会用尽卡利姆多给予他的一切力量，去赢得胜利。

他知道，对于他所深爱的一切，这很可能是最后的希望。这让他不由得想到了泰兰德。不是伊利丹，而是泰兰德。他想要最后一次和泰兰德说话，希望能够知道泰兰德还活着……即使他自己已经命在旦夕。

玛法里奥？

德鲁伊差一点从伊瑟拉的背上滑下去。一开始，他相信脑海中的这个声音只是一个幻觉，或者也许是黑暗力量的某种诡计。但实际上，玛法里奥的内心告诉他，这正是泰兰德在寻找他。

他回想起当他无法返回自己的躯体时，正是泰兰德将他召唤回来。他和泰兰德的联系要远比他想象的更为紧密。玛法里奥想到这一点的一瞬间，他感觉泰兰德也注意到了他。

玛法里奥！泰兰德充满希望地再次呼唤，哦，玛法里奥！真的是你！

泰兰德！你还活着！你——他们——

月神祭司迅速给他带来安慰。月亮女神在看护我，赞美她的恩典，我得到了一些上层精灵的帮助。他们想要返回我们的族群！我知道你做了必须做的一切！但听我说！你的弟弟……

我的弟弟……泰兰德刚一提起伊利丹，德鲁伊就感到了一个和他非常相像的人就在泰兰德身边。他们是那样靠近，他们的身体一定有所接触。

哥哥——伊利丹说道。

你！某种感情在玛法里奥的胸中涌起。他知道，自己必须马上抑制住这种感情。尽管竭尽全力，但这名德鲁伊却还是没能完全成功。

玛法里奥！泰兰德发出悲哀的呼唤，停下！你会杀了他！

玛法里奥不是很清楚自己对伊利丹做了什么。但他还是集中精神，竭力将自己释放出去的东西收回来。他终于感到伊利丹迅速恢复过来，才松了一口气。

真没想到……真没想到你有这种力量……哥哥……这语调就和伊利丹平时那种傲慢的态度一模一样，不过，其中的确还带着一份震撼——他的兄长远非他想象的那样孱弱。

你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伊利丹！

如果我们都能活下来，我自然会面对我的指控……

伊利丹的话没有错。如果他们都死在了这里，那么此时谴责伊利丹又有什么意义？玛法里奥意识到自己正在将宝贵的力量浪费在弟弟身上。

德鲁伊将关于伊利丹的意念放到一旁，再次接触到泰兰德。你还好吗？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没有，玛法里奥。我以艾露恩发誓……我们正躲藏在永恒之井旁边的废墟里，甚至连施放法术都不敢！现在这里到处都是恶魔玛诺洛斯的武士！我认为他们已经在怀疑我们了。不知道伊利丹的巫术和我的祈祷还能保护我们多久……

玛法里奥想去找泰兰德。但这是不可能的，他咒骂了一句。如果我们能够成功……

还没等他说出更多的话，死亡之翼已经发出一阵令人魂飞魄散的狂吼。这一阵吼声中的狂暴情绪冲断了他与泰兰德和伊利丹的联系，甚至冲走了玛法里奥脑海中的其他一切思维。

玛法里奥只是愣愣地盯着一头巨龙正在遭受超出极限的折磨，却又因为痴迷和执着完全不在意任何痛苦。他身上的一些铁甲已经变成一团团熔渣，一些地方的鳞片被彻底剥光了，露出被烧焦和撕裂的血肉，他的翅膀更是不只一处被撕开。发疯的大地守护者竟然还能飞行，这让玛法里奥不禁为之惊叹。死亡之翼的爪子早已扭曲变形，仿佛他一直在狠狠抓挠某种坚不可摧的东西。

但也就在这时，玛法里奥看到了黑色巨龙离他的宝物已经有多近了。

“造物主啊！”伊瑟拉吼道，“现在什么都挡不住他了！”

德鲁伊无声地点点头，然后才意识到伊瑟拉的话是多么真实。看上去，死亡之翼随时都有可能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然后就要由这些希望从死亡之翼手中偷走圆碟的龙和人来执行他们的任务了。

离开……离开……曾经鼓励耐萨里奥做出那许多事情的声音在一遍遍地命令着他。现在这些声音就像那些龙一样显露出了它们奸诈的真面目。除了自己之外，耐萨里奥什么都不相信了。

“我会得到它！恶魔之魂是我的！除了我之外，谁也不能碰它！”

耐萨里奥感到了那些声音的愤怒，但他不会服从它们。它们开始狂暴地攻击他的意识，同时还加强了燃烧军团的法术，令他难以突破面前的屏障。这头黑龙从没遭受过这样的苦难，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即使他只能一寸寸地向前挺近，他还是在不断靠近自己的目标。那只圆碟已经唾手可得了。

离开……它们不断地重复着，离开……

但在这些声音的盛怒之中，耐萨里奥也察觉到了越来越强烈的焦虑，甚至是恐惧。这些声音也看到他就要夺回自己的造物了。也许它们知道，只要这只圆碟回到他的掌握，他就会惩罚它们，就像惩罚其他所有生灵一样。

就在这时，另一股力量加入了战团。恶魔君主从他自己的界域中伸出手，进一步强化了防护法术本已强大无匹的恐怖力量。耐萨里奥再一次发出狂吼，刚刚他所遭受的一切折磨与此刻相比，都已经微不足道了。

但这只是让他更加奋力向前。他的双颚咧开，露出死亡的笑容。他在大声嘲笑所有敢于抗拒他的力量。他大笑着，向前冲过最后几码。

“它是我的！”耐萨里奥发出胜利的吼声，“我的！”

他的爪子牢牢抓住恶魔之魂。

“就是现在！”克拉苏斯警告阿莱克丝塔萨，“马上行动，如果我们还想……”

世界爆炸了。

或者至少在长袍贤者看来是如此。无数疯狂而绚丽的色彩淹没了克拉苏斯，他听见阿莱克丝塔萨发出惊讶而痛苦的吼声。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冲击着他们两个，让他们两个如同风中残烛，又像是被怒涛卷起的沙粒。克拉苏斯想要抓紧自己的女王，但这巨大的力量远不是他一介凡人的身躯能够承受的。

他和巨龙分开了。

许多东西从他的视野中划过。被烧焦的暗影憎恶尖叫着一闪而过，随后是一个更小的形体，可能是那只憎恶的骑手，也可能是克拉苏斯的战友。几片龙鳞，上面原本的颜色都已经被烧掉了。

克拉苏斯在虚空中不停地翻滚着，无论他使用什么法术都没办法稍稍减慢自己的速度。

我们失败了！他只能想到这个，这就是万物的终结！

就在这时，一只巨爪将他捞起，他听到阿莱克丝塔萨的吼声：“他做到了！他做到了！”

透过溢满眼眶的泪水，贤者望见了死亡之翼和恶魔之魂。

黑龙用尽全部力量，咆哮着将圆碟从防护法术中拽出来，死亡之翼全身都爆发出灿烂的光芒。克拉苏斯知道守护者有多么强大。但是看到大地守护者能够从这样的毁灭力量中存活下来，他还是大吃了一惊。死亡之翼高高举起他的造物，尽管还处在剧烈的痛苦之中，他依然发出了胜利的大笑。

就在这时，从永恒之井深处射出一股黑色的力量，准确地击中了死亡之翼。

黑龙向后翻倒，甚至远远飞出了永恒之井的巨大范围，翻滚着消失在乌云之中。

恶魔之魂离开了他的爪子，向大漩涡中掉落下去。

克拉苏斯对女王高喊："我们必须抢在萨格拉斯和上古邪神之前拿到它，不能让它重新被嵌入传送门里！我相信，尽管它的上面还有死亡之翼的法术，但我能控制住它，至少能够为我们争取到足够多的时间！但我们必须首先拿到它！"

"我会竭尽全力……"阿莱克丝塔萨喘息着说道。

直到这时，克拉苏斯才看到死亡之翼的疯狂行动所释放出的暴走能量让他的女王承受了多么大的伤害。生命守护者现在几乎已经无法悬浮在天空中了。

但另一头巨龙这时突然飞到他们身边。克拉苏斯很熟悉这头伟岸的绿龙，还有她背上那个独一无二的暗夜精灵。

"玛法里奥……"克拉苏斯看着德鲁伊，喃喃地说道。现在这名德鲁伊的头顶上生出了一对小鹿角，和他的导师真是很像，"是了，一定是因为他在努力使用……"

他们的战友都没有放弃。阿莱克丝塔萨满身伤痕，却没有减慢飞行的速度。克拉苏斯的右侧飞来了骑着红色公龙的罗宁和布洛克斯。那头青铜雌龙也随之而至，只是她的背上没有了骑手，一时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其他人的行动。

玛法里奥的龙冲向了笔直落下的圆碟。恶魔之魂在混沌的天空中留下一道明亮的金色痕迹。克拉苏斯看着德鲁伊张开他的手掌……准确无误地抓住了这件秽恶至宝，把它抱在胸前。

传送门中传来一阵凶狂的吼声，巨龙贤者的灵魂随之震颤。他探出头，惊恐地看到，一团恐怖的绿色风暴正在大漩涡中心开始酝酿。

萨格拉斯要穿过将近完成的传送门了。

作为一名武士，布洛克斯很清楚自己的极限，这是法师和巫师的战争。没有敌人会害怕他的斧刃，一个都没有。

玛法里奥盯着眼前这件恐怖的宝物，睁大的双眼一眨也不眨。布洛克斯很清楚那只圆碟的诱惑力量。他立刻在罗宁身边大喊："德鲁伊！绝不要信任它！它是邪恶的！"

暗夜精灵抬起头瞥了一眼，然后向他的战友坚定地点头。布洛克斯长出了一口气。但就在这时，恶魔君王的怒吼从永恒之井中爆发出来，将老兽人的喘息生生卡在他的喉咙里。这是愤怒神明的吼声。

是萨格拉斯，燃烧军团的主人在吼叫。

"恶魔君主要进入卡利姆多了！"红色公龙喊道，"传送门几乎已经完成！他也许能够成功……如果他成功了，我们就都完了！"

布洛克斯盯着下方的绿色风暴。那股强大的能量开始收缩，变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小八角形洞口。"出什么事了？传送门在收缩，而不是扩张！"

"萨格拉斯必须收紧他的法术，以增强他穿过传送门的机会！只要能够过来，他就能毫无困难地再次让传送门扩张。他很有可能会成功！"

老兽人惊恐地将目光从那股令人胆寒的风暴中移开……才发现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化了。从辛艾萨莉飞来了数百个，也许是数千个有翼怪物。"看！那边！"

恶魔玛诺洛斯派出瓦罗森队长和他的士兵首先发动攻击，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但现在，黑色恶龙搅乱了他的计划，他也只能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玛诺洛斯肯定意识到燃烧军团遭遇了真正的危险，所以他召唤来了所有末日守卫和其他能够与这个世界的保护者们作战的有翼恶魔。

布洛克斯渴望能够用战斧迎击冲杀过来的敌人。但他知道，与罗宁和克拉苏斯相比，他的力量是可笑的。确实，他能够骑在龙背上，看着法师与恶魔作战，但这又有什么用？

阿莱克丝塔萨和克拉苏斯还在他的背后。他们已经调转方向，准备迎击那些飞行恶魔了。红色公龙开始从永恒之井的中心处调转方向。使用恶魔之魂封印传送门的任务就交给玛法里奥了……但他必须有时间施法。而现在，就连布洛克斯也能够感到传送门中正在极速凝聚的恐怖力量。萨格拉斯就要成功了……

老兽人只能想到一个办法。他心里一面认为这很疯狂，但另一面却坚持认为他必须这样做。

“再见了，法师！”他高声喊喝，“能够与你们并肩战斗是我的荣幸！”

罗宁回头瞥了一眼，大叫：“你打算干什么……”

布洛克斯跳了下去。

红龙想要抓住布洛克斯，但反应还是慢了半拍。老兽人滑过他的爪子，飞快地落向永恒之井的中心……那里的狂烈风暴已经达到了爆发的极限。

布洛克斯咆哮一声，不出意料地感到强风撕扯他的面孔。他只是仅仅握住斧柄，就连指节都变成了白色。他的脸上露出笑容，就像那一天，他和他的战友们准备以自己的生命保护隘口。

随着布洛克斯靠近传送门，他的视野中出现了异常。他看见传送门中有某种东西在动，那是一队又一队恶魔，全部准备着要跟随他们的君王进入凡间位面，恶魔组成的无边大海。布洛克斯没有看到萨格拉斯，但他知道，那个就连恶魔都会害怕的主人离他一定非常非常近了。

就在这时……老兽人穿过了传送门。

第十九章

玛法里奥没有看到布洛克斯跳下去。这名暗夜精灵的全部心神都集中在眼前的任务上。现在他得到了圆碟，这时，德鲁伊才意识到这个任务有多艰巨。玛法里奥本希望是其他人夺得恶魔之魂，尤其是克拉苏斯，但他们严重低估了恶魔之魂的防护魔法。而死亡之翼的突然闯入将一切都搅乱了。现在，这副重担完全落在了他的肩头，他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就在这时，他感觉泰兰德回到了自己的心里。他凭借直觉伸展出去，立刻惊恐地意识到，泰兰德正处于危险之中。

泰兰德！怎么……？

玛法里奥！这里到处都是恶魔！伊利丹和我相信，玛诺洛斯要抓住我们，再借助我们找到你！

玛法里奥迅速找到他和弟弟的联系。刚和伊利丹接触上，玛法里奥就感到一阵强烈的震撼。伊利丹的心中充满了嗜血的狂暴。透过自己的弟弟，德鲁伊感觉他正与燃烧军团作战。恶魔武士的尸体高高地堆积在黑衣巫师的面前。

伊利丹忽然也感到了兄长的存在。哥哥？

伊利丹！你们能逃走吗？

我们被包围了。玛诺洛斯肯定在着急地等待着我使用法术将我们传送到安全地点！那样他就能立刻改变传送法术的路径，将我们带进他热情的怀抱……

玛法里奥打了个哆嗦。我马上就来！我来帮你！

但心中虽然这样说着，德鲁伊却很清楚，自己无法离开永恒之井。必须毁掉传送门，即使这意味着他只能选择牺牲他的弟弟和泰兰德。

玛法里奥哀伤地祈祷着能够回到过去的日子里，回到燃烧军团到来之前的时光中。在那些日子里，他和他的弟弟并肩战斗。他们都很年轻，能够克服所有障碍，因为他们齐心协力，如同一人。

那样的日子还能再有吗？德鲁伊绝望地想道，我还能够和伊利丹站在一起，我们一同战胜邪恶……

但现在已经太晚了。玛法里奥注意到恶魔之魂正在闪光。

一种怪异的失神感觉击中了他。片刻间他的双眼失去了聚焦。玛法里奥呻吟一声，摇摇头……发现他正站在辛艾萨莉，伊利丹的身旁。

“玛法里奥？”泰兰德惊呼一声。她向玛法里奥伸出手，她的手却穿过了这名德鲁伊。

但是当玛法里奥向自己的哥哥伸出手的时候，碰到了真实的皮肉。伊利丹打了个冷颤，吃了一惊。

玛法里奥眨了眨眼……再一次回到了永恒之井天空中的龙背上。

只是，这一次……伊利丹也在身边。

伊利丹从丝巾后面盯着哥哥，表情中充满了怀疑和难以掩饰的敬畏。“你做了什么，哥哥？”

德鲁伊看了一眼恶魔之魂，回忆起自己的愿望。是这只邪恶的碟子满足了他。

他和伊利丹同时位于两个地方。

那就这样吧。无论这只碟子有多么邪恶，它给了他所需要的机会。“站在我身边，伊利丹！”玛法里奥喊道，“和我一起在这里……”场景闪回到辛艾萨莉，“还有这里！”

在这座浓雾弥漫的城市里，这对兄弟肩并肩地站在如同潮涌一般冲杀过来的恶魔面前。伊利丹用黑色的能量制造出许多一码长的利剑，瞬间便杀死了数十个恶魔。玛法里奥导引自然能量形成风暴。从这场风暴中洒落的雨滴融化了恶魔的铠甲，穿透了他们的皮肉。泰兰德也和他们在一起。艾露恩的祭司从她的神明那里召唤来纯粹的光明，让靠近他们的怪物失明，甚至是被烧毁。

与此同时，玛法里奥和伊利丹又跨骑在伊瑟拉的背上，一同与稳固传送门的法术作战。他们不明白萨格拉斯为什么还没有走出来，但他们没有时间对此多做猜想。

但就算是拥有恶魔之魂，他们仍然无法取得胜利。天空中已经布满了末日守卫，这些恶魔一心想要杀死那些阻挠他们君主的敌人。克拉苏斯、罗宁和巨

龙们的每一次攻击都能杀死数十个恶魔，但数量显然没有丝毫减少。玛法里奥看不见布洛克斯的影子，但这名德鲁伊现在并不关心兽人在哪里。

伊瑟拉击退了一次又一次敌人的进攻。但玛法里奥明白，翡翠女王不可能永远保护他们。只是，尽管他和伊利丹都尝试使用恶魔之魂对抗传送门，却一直都没能取得成功。

就在这时，玛法里奥突然明白了。看着弟弟在丝巾后面凹陷的眼窝。“我们全都做错了！我们只是在用这只碟子强化我们的法术！”

“当然要这么做！”伊利丹吼道。这时他们回到了辛艾萨莉。伊利丹一挥手，切开了一名恶魔卫士的肚子，“否则又该怎么用它？”

他们周围再次变成永恒之井的上空。德鲁伊看了一眼死亡之翼的邪恶造物，很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建议：“恶魔之魂仍然是这个法术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从圆碟中汲取力量，而应该将力量传给它！我们应该通过这只圆碟施放法术，而不是像使用剑或斧头一样使用它！”

伊利丹张口想要争辩，却又立刻闭住了嘴。他明白了哥哥的道理。

玛法里奥眼前再一次出现了辛艾萨莉。他马上就感到这座城市的恶魔中间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正带着凶狠的意图冲向两兄弟和泰兰德所在的地方。那是一种让他感到熟悉的污浊……和恶臭。

“萨特！”

这些曾是暗夜精灵的山羊生物跳过其他恶魔，他们已经做好了施法准备，并发出一阵阵疯狂的笑声，其中有一些甚至还发出了真正的羊叫声。

但就在这些怪物向三个人扑过来的时候，玛法里奥再一次骑到了伊瑟拉背上。这种持续的位置变换让他感到心烦意乱。而且他感到自己和弟弟的这种换位效果很快就会终止了。

“和我一起，伊利丹！我们要上了！”

伊利丹全然不在乎杀过来的末日守卫，毫不犹豫地和哥哥建立起意识联结。兄弟两个的心神几乎完全融为一体。玛法里奥感到了他弟弟那个要成为卡利姆多英雄的鲁莽计划，并且在眨眼间就知道了那些曾经差点成功诱惑他将圆碟占为己有的邪恶力量是如何利用了伊利丹的傲慢，然后将它们的法术加入到恶魔之魂的法术序列中去的真相。

他已经忘记了克拉苏斯所说的这些上古邪神。也就是说，这些古神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阴谋。萨格拉斯的传送门仍然是他们重获自由的关键，德鲁伊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定。如果他们要摧毁传送门，就必须使用恶魔之魂。

准备好！他命令伊利丹。

玛法里奥向卡利姆多的本源能量发出召唤。正是这样的力量帮助他驱逐了狠毒的禁卫队长瓦罗森。现在他必须请求他们做出一份更大得多的牺牲。他曾经在无意中使用这种力量拯救了克拉苏斯和考雷斯特拉兹的生命，而这一次，他将推动的这种力量远比那一次更强大。向他宝贵的世界请求这样的力量，德鲁伊将有可能导致他的家园陷入燃烧军团所希望的那种命运中。

随着他召唤卡利姆多，要求自己的家园再一次将力量交给他，他感觉伊利丹也在全力从永恒之井汲取能量。片刻之后，两兄弟将两股力量凝聚在一起——让它们合为一体，再将这股最终的能量注入到恶魔之魂中。

玛法里奥和伊利丹全都在剧烈地抽搐着。他们的魔法全部融入到了圆碟里。玛法里奥在下一个瞬间回到了辛艾萨莉……一名萨特正扑向泰兰德。德鲁伊奋不顾身地用一片锯齿状树叶变成的利剑砍向那个长角怪物。萨特的脑袋滚了出去……

玛法里奥又回到永恒之井上方。他咬紧牙关，迫使自己的感知重新进入恶魔之魂。

他和伊利丹变成了圆碟的一部分。他们就是恶魔之魂……

它们向他奔涌而来。如同无尽的狂潮，其中蕴藏的绝对邪恶只想得到他的死亡。

“来啊！”布洛克斯怒吼着，将又一个恶魔的断肢踢到一旁。他站在一堆死尸上面，这全都是他的战绩。老兽人的身上也到处都在流淌着自己的血，但在这么多年里他都不曾感到的一股力量充满了这位灰发武士的身体。

一片无边无际的混沌怒火包围了这位孤身奋战的勇士，燃烧军团的世界中只有疯狂。这里看不到地面和天空，只有无穷无尽的色彩形成数不清的狂乱旋涡，混乱的能量到处奔腾。如果布洛克斯不是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敌人身上，他怀疑自己一定会马上变成疯子。

在他身后，邪恶的传送门清晰地指向它的目标。和这些恶魔身上一样的绿色火焰在门周围跳动着，看上去就像是一张将会吞噬一切的大嘴。布洛克斯本以为自己很快就会被成群的恶魔压倒，但他不仅活到了现在，而且没有让一个恶魔能够靠近传送门。

他能够坚持多久？年迈的武士不知道答案。他希望自己一直坚持到传送门关闭。神木战斧让他拥有了强大的优势，布洛克斯在充分利用这个优势。但如

果他的力量耗尽，这件武器也就不会有用了。

右侧的一道黑影吸引了老兽人的注意力。布洛克斯凭借直觉冲过去，迎上它……

他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狠狠击中。与之相比，之前和他对阵的恶魔简直不值一提。布洛克斯的肩膀裂开了，他感到有几根肋骨插进了他的内脏里，强烈的刺痛传遍了全身。

他竭力要站起来，但这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又连续遭受了狠毒的打击。他的双腿被压碎，下巴右侧断裂。布洛克斯尝到了自己的血，这种味道对他来说并不熟悉。他的一只眼睛已经无法睁开，现在老兽人能做的只有呼吸了。

但还能动的一只手仍然紧握住战斧。他强压下身体的一切痛苦，挥起战斧，希望能够砍中攻击他的敌人。

斧刃遇到一个障碍，布洛克斯的心中立刻萌生出了希望。但随后响起的尖叫声让身受重伤的老兽人知道，他只是砍到了一头急不可耐要来吃掉他的地狱犬。

真可惜啊……

这句话在布洛克斯的脑海中如同沉雷一般回荡着，语气中却没有半点可惜的意思。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了老兽人。

这样的屠杀能力被浪费了，真是可惜……

布洛克斯绷紧全身肌肉，怒吼一声站起身。大斧再次挥出。

这一次，他知道自己砍中的不再只是区区一头恶魔猎犬了。

一阵怒不可遏的吼声回荡在这个世界里，让受伤的老武士彻底失去了听觉。透过唯一还能睁开的眼睛，布洛克斯看见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长角恶魔，身上披挂着熔融的黑色战甲，浓密的毛发和胡须就像是狂乱燃烧的烈焰。老兽人不太能分辨出这个巨人的五官，但不知为什么，他知道这个巨人的相貌极为完美，同时又无比恐怖。

就在这时，这名泰坦抬起手臂，布洛克斯看到那只手里握着一柄令人胆寒的长剑，只是剑的上半截剑刃断掉了。剩下的半截剑身前端如同锯齿，但显然还有足以杀戮任何生灵的强大力量。

老兽人张开獠牙残断的嘴，唱起死亡颂歌。

锯齿状的剑锋刺穿了老兽人的身体，截断了他的脊骨。布洛克斯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眼睛里的光芒熄灭了。战斧从无力的手指间滑落下去。

老兽人叹息一声，终于加入到了他昔日的战友之中。

“他们的数量太多！”罗宁喊道。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一定要为玛法里奥争取到时间！”克拉苏斯从阿莱克丝塔萨的背上回应道。

“他能成功吗？”

“他拥有卡利姆多的一部分！他必须成功！我们之中他的机会最大！你要相信这一点！”

罗宁没有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又将数十个恶魔送进他们死后的地狱中去了。

王宫以外，甚至宫内都不断传来各种喧闹的声音。艾萨拉女王已经没有任何耐心了，她穿着最华美的盛装，好让伟大的萨格拉斯看到一番最美丽的景象。光中之光大步走进走廊，恶魔守卫跟在她身后。暗夜精灵卫兵则在她经过的时候纷纷紧张地立正站好。

“瓦丝琪！女官瓦丝琪！”

艾萨拉的首席侍女立刻从对面跑过来，迅速拜倒在她的君主面前。“在，我的主人！听候您的吩咐！”

“回答我，瓦丝琪！我本来被告知一切都万无一失，但为何我却听到宫殿内外乱成一团？我的情感受到了愚弄！我要一切秩序恢复井然，明白吗？我们的萨格拉斯君主到底在想什么？”

瓦丝琪将脸一直贴在精美的大理石地面上。这里的每一块方形地砖上都有艾萨拉女王的浮雕形象。“我只是您谦卑的仆人，光中之光！我曾经试图向玛诺洛斯大人询问消息，但他只是将我赶走，还威胁要将我的皮肉从骨头上彻底剥下来！”

“无礼！”艾萨拉朝上层精灵和恶魔们施法的那座高塔望过去，“我们要亲眼看看！来吧，瓦丝琪！”

女王便率领着和她一样忐忑不安的侍女快步向前走去。她没有召唤其余的侍从，显示出更加辉煌的排场，这足以说明她有多么不高兴。现在有瓦丝琪和保镖们跟着她就足够了。

在高塔门口，两名恶魔卫士和两头地狱犬想要拦住艾萨拉。艾萨拉高喝一声："我命令你们到一边去！"

地狱犬缩了缩头，似乎是要服从命令。但两个恶魔卫士则毫不退让地摇了摇头。

艾萨拉回头看了一眼跟随自己的恶魔卫士，微笑着命令他们："请将这两个家伙从我的眼前清除掉。"

她的卫兵毫不犹豫地扑向了他们的同类。他们在女王身边的时间太久了，早已臣服在女王的魅力之下。守卫高塔的恶魔卫士数量上处于劣势，他们和地狱犬很快就被干掉了。一名艾萨拉的恶魔卫士也当场死掉，但一名卫兵又怎能和艾萨拉的愿望相比？

尸体从她的面前被清除走之后，女王继续迈步向前。瓦丝琪为女王打开塔门，又继续跟在女王身后。

塔中完全是一团忙乱的景象。憔悴不堪、满身汗水的暗夜精灵巫师们正在玛诺洛斯凶狠的瞪视下没命地操控着法术。萨特、艾瑞达和恐惧魔王也全都在拼命施法，而他们所针对的法术显然处在这座宫殿以外。

对这些濒临崩溃的施法者，艾萨拉没有多看一眼，直接来到身形巨硕的大恶魔面前。玛诺洛斯自己也是满身汗水，一开始，他还没有注意到女王的到来。女王对于他的轻慢也只好勉强饶恕。

"玛诺洛斯大人，"艾萨拉面若冰霜地说道，"我对萨格拉斯君主到来之前的这种混乱状态深感失望……"

玛诺洛斯转向艾萨拉，面对这个妄自尊大的暗夜精灵，大恶魔蟾蜍一样的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小东西，你最好马上离开这里！我已经没有耐心了！你竟敢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来打扰我，仅凭这一点我就应该扯掉你的脑袋，吞下你的内脏！"

艾萨拉什么都没有说，只是以不可一世的眼光看着大恶魔。

玛诺洛斯嘶吼一声，向艾萨拉伸出一只粗大的手掌。他的意图很明显：这个暗夜精灵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

但在最后一刻，玛诺洛斯却退缩了。这不是因为他突然想到萨格拉斯也许还想让这个银发生物活下来。而是玛诺洛斯发现了一股仅次于他的君王和阿克蒙德的强大力量。这个大恶魔又试了一下，却发现这样对抗的结果很可能是掐死他自己，而不是女王。

他终于后退了。现在有两件事让他深感不安：一是他发现自己严重低估了一个人；二是传送门仍然处在危险之中。

“为了我们的萨格拉斯陛下，”艾萨拉庄重地宣布道，“我可以原谅你的冒犯……下不为例。”

玛诺洛斯隐藏起自己的不安，转身面朝着女王：“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传送门必须被保护好……”

大恶魔没有看见女王挑起了眉弓。“传送门有危险？是怎么回事？”

大恶魔咬紧黄色的利齿，用沉雷般的声音说道：“最后几颗石子的垂死挣扎！一切都会好的……但我不能再被打扰！”

面对大恶魔无礼的强调，艾萨拉咬住了嘴唇。但她也明白玛诺洛斯的话是有道理的。“很好，玛诺洛斯大人！我会回到我的寓所去……但我希望这些麻烦能够迅速得到解决，很快萨格拉斯就会来和我见面。我们走，瓦丝琪。”

暗夜精灵的女王带着高贵的威仪向远处走去。当她即将走出高塔的时候，玛诺洛斯又回头向她瞥了一眼。这个大恶魔至今都难以相信。片刻之后，玛诺洛斯才突然打了个愣怔，急忙又去忙自己的任务了。那些叛逆一定会被歼灭，燃烧军团的主人所铸造的道路必须保持畅通。他已经能够感到萨格拉斯来到了传送门前，尽管黑龙的碟子被德鲁伊和他的同伙偷走了，但传送门并没有受到影响。

快了……非常快了……

玛法里奥和伊利丹继续和城市废墟中的恶魔作战。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将自己的能量注入恶魔之魂。伊利丹只想全力施为，幸好玛法里奥一直让自己的弟弟保持克制。这场两线战斗必须量力而为，他们在两条战线上的每一秒都弥足珍贵，就像一个人最后的一次喘息。

终于……他们准备好发动攻击了。

但就在玛法里奥开始施放最后的法术时，他感到一种浩瀚无际的邪恶正在碰撞他的意识。这不是属于萨格拉斯的邪恶。许多声音在他的脑海中悄然响起，承诺能够让他拥有一切。他能够统治卡利姆多，能够让泰兰德成为他的王后，让燃烧军团成为他的军队。一切都将向强大的玛法里奥俯首称臣。这一切，只需要他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施法。

德鲁伊奋力挡住这些耳语。他知道这些诱惑的源头有着怎样的目的，努力推动着自己的法术……

但伊利丹突然开始服从那些没能蛊惑玛法里奥的声音。德鲁伊克服了那些欺骗的言辞，他的弟弟却没能做到。

伊利丹！玛法里奥用自己的意念撞击他的弟弟，就如同朝他的脸上狠狠砸了一拳。他感到控制伊利丹的黑暗被打碎了。他的弟弟喘息着……

我回来了，伊利丹在片刻之后向玛法里奥确认。

尽管对自己的弟弟并没有十足的信心，玛法里奥还是继续着他们的任务。他们没有时间了。至今恶魔君王都没有进入他们的世界，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但更糟糕的是，尽管那些邪神被暂时击退了，如果传送门仍然敞开着，玛法里奥丝毫不怀疑他们终究会跟随萨格拉斯进入凡间位面。

玛法里奥很清楚那时卡利姆多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终于将法术施展出来，和另外一种结局相比，这道法术所造成的破坏只不过是一阵清风而已。

整个空间陷入一片死寂，仿佛这个世界从不存在过任何声音。风停了，就连曾经在风暴中狂猛喧嚣的永恒之井也彻底平静了下来。

就在这时……一阵无比猛烈的嚎吼震动了永恒之井、辛艾萨莉，很可能还有整个卡利姆多。一股可怕的强风在玛法里奥身后升起，不过伊瑟拉迅速地避开了它。玛法里奥能够感到这一股新的风暴中所蕴含的狂暴力量完全不亚于刚刚经历的那场风暴。一时间疏于防备的群龙向四处飞散，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快他们就稳住了身子，仿佛这场风暴已经消失了。

而末日守卫和其他那些飞行恶魔的境况则全然不同。他们完全无法控制住双翼，更不要说对抗这一阵突如其来的骇人狂风了。有一些恶魔撞在一起，颅骨和肢体碎裂残缺。他们的尸体甚至都没有掉下去，而是被狂风裹挟着在永恒之井上方旋转，仿佛跳起了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舞蹈。

风暴又猛然增强了十倍、百倍，但对于巨龙和龙背上的骑手们而言，它仍然只不过是一阵清风。只有他们的敌人在这场风暴中彻底陷入混乱。成百上千的末日守卫只能在天空中无可奈何地盘旋、盘旋、再盘旋……

然后，那些恶魔全都被无情地吸进了传送门。

那其中还活着的恶魔全都哀号着，尖叫着，死死咬住牙齿。但他们不过是一些被风吹起的灰尘。从这个世界的所有角落里，燃烧军团的恐怖武士们全都被这股势不可当的力量推向那道他们的同类正迫不及待想要冲杀过来的传送门。

“成功了！”伊利丹发出胜利的大笑，“成功了！”

但玛法里奥没有轻松下来，他感到自己的法术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另外的力量在抵抗他。到底是燃烧军团主人的力量，还是上古邪神的力量，他还说不清。但这名德鲁伊很清楚，如果他的力量衰弱了，那么，他现在所赢得的一切都将再次失去，而他的世界也将就此灭亡。

这股不属于自然的风暴还在持续，将天空中的恶魔吸走，抛入永恒之井的旋涡中心。不过数秒钟时间，天空中就再见不到任何一点燃烧军团的污秽了。但风暴却还没有止息的意思。

玛法里奥还在两条战线之间不断穿梭。现在，他看到那无数即将淹没他们两兄弟和泰兰德的恶魔突然在惶恐中放满了脚步。这么多恶魔，他不由得感到了一丝后怕。但高大的恶魔卫士和丑恶的地狱犬全都只能努力抓住地面。一个凶悍的地狱火又向三个人走近了两步，但就连这个巨型恶魔终于也寸步难行了。

利爪挣扎，长尾乱甩，第一只地狱犬飞上了半空。它们凄厉地长号着，消失在永恒之井中。

随后又是一只地狱犬，然后是几个恶魔武士。恶魔的阵列开始溃散了，数十个恶魔突然飞入空中，如同从地面向天空升上去。越来越多的恶魔连续不断地落入到黑水之中。同时，玛法里奥注意到这些恶魔的身体变得更如同流质，甚至几乎失去了实体的存在感。

一种强烈的眩晕感击中这名德鲁伊，让他差一点失去了对法术的控制，面前的辛艾萨莉消失了。玛法里奥迅速转头向身边看去，伊利丹没有坐在他身边。他仍然能够感到自己和弟弟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已经薄弱了许多。

德鲁伊集中起精神，感到这个世界的自然力量正在支撑着他。树木、青草、岩石、动物……世界中的每一点存在都贡献出了一份力量，帮助他继续战斗下去。玛法里奥依稀明白了，现在所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塞纳留斯对他的教导，远远超过了他以前所做的每一件事。伊利丹的魔法仍然和他结合在一起，在与他一同奋战。

突然他惊呼一声——仿佛一千根针同时刺进了他的意识。毫无疑问，这是萨格拉斯的攻击。恶魔君王充满在他的脑海里，要从内部彻底吞没这名德鲁伊。

玛法里奥全身紧绷，努力压抑下一点痛楚。卡利姆多还在哺育他，把一切能够给他的都给了他。它的未来，它的命运，全都寄托在玛法里奥的身上。现在，玛法里奥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守护者，更超过塞纳留斯、玛洛恩、甚至是五色巨龙。一切的一切都维系在他身上，只维系在他身上。

他在孤身奋战……对抗燃烧军团和上古之神。

“快干活，你们这些杂碎！”玛诺洛斯冲着那些暗夜精灵巫师和恶魔们吼道，“再卖力些！”

一名上层精灵一下子扑倒在地。像其余上层精灵一样，他几乎只剩一副骨架了。曾经华美纤柔的长袍挂在他的身上，就像一片色彩斑驳的裹尸布。他不住地咳嗽着，没能及时注意到那个巨大的阴影已经笼罩了他。

“玛诺洛斯主人！求您，我只是需要……”

大恶魔伸手抓住他的脑袋，捏碎了这颗颅骨，让他剩下的身体变成了一个血污的肉块。然后玛诺洛斯提起这具尸体，将他在那些瑟缩的暗夜精灵和术士面前来回摇晃：“干活！”

尽管这些施法者都已经羸弱不堪，但他们立刻都开始加倍地拼命工作。即便如此，玛诺洛斯仍然感到不满意。他将那具血淋淋的残尸扔到一旁，来到这些施法者结成的法阵前。如果他还希望取得成功，就必须加入到这个法阵之中。

但就在他将那些碍事的家伙推到一旁的时候，一种特殊的异变感觉忽然触及到他。玛诺洛斯的动作变得迟缓起来，当他看向一名艾瑞达的时候，他看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那名术士身上。那些暗夜精灵似乎受到的影响要小一些，但就算是他们的动作也变得越来越慢了。

“出……什么……事了？”他向所有人问道。

沉重的尾巴垂落在地板上，玛诺洛斯竭尽全力继续施法，但就在他举起自己仍然被鲜血浸透的一只手时，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他发现自己被鳞甲覆盖的表皮似乎变得透明了。现在他能够看见自己的筋腱和骨骼，就算是这些地方也全都开始变得虚幻了。

“不可能！”双翼大恶魔用雷鸣般的声音吼道，“不可能！”

高塔正对着永恒之井的一面在向外崩碎。

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撕扯塔中的恶魔。那些最靠近崩塌塔壁的恶魔几乎立刻就随着大块岩石飞向黑色的井水，迅速消失了在远方。身披重甲的恶魔武士随风而起，就像羽毛一样轻飘。

法阵彻底破坏了。尽管暗夜精灵施法者们都害怕玛诺洛斯，但也都不顾死活地开始逃离这场劫难。那些早已到达极限的艾瑞达想要跟上巫师们，却也都被卷走恶魔卫士的强风裹挟在其中。随着一阵阵狂乱的吼声，这些术士也全都消失在黑水旋涡中了。

至少，玛诺洛斯还留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可思议的力量和体形发挥了作用。这个双翼大恶魔竭尽全力去对抗那场饥饿的风暴。玛诺洛斯一双猛兽的眼球死死瞪着这个正在迅速溃散的法阵。他要到法阵中心去，因为那里还残留了足够多的魔法能量，再加上自己的力量，他能够制造出一个护盾，让自己躲过这场攻击。

每一步都变得异常沉重，但玛诺洛斯仍然强迫自己不断向前。一条树干一样粗的腿迈进了法阵，然后是另一条腿。他的翅膀疯狂地扇动着，竭尽全力为他提供一点推力。恶魔的第三条腿进来了……一丝胜利的笑容在他恐怖的面孔上扩散开来。玛诺洛斯将第四条腿也拽进了法阵。

他高高举起自己一双生有利爪的手，将法阵中的魔法能量聚集到自己周围。现在，这个大恶魔几乎已经无法挪动手臂。但他还是做到了。

一个绿色的火焰穹窿出现在他的周围。狂风对他的揪扯停止了。玛诺洛斯转身面对着那一片破碎的塔壁，放声大笑。对于那些低等恶魔，这一阵风可能是无法抵挡的。但他是玛诺洛斯！剥夺者玛诺洛斯！毁灭者玛诺洛斯！他是萨格拉斯选中的使徒……

组成护盾的绿色火焰开始朝那片破碎塔壁的缺口弯曲……玛诺洛斯有些惊慌，他看到自己的护盾被吸走了。

他想要转身逃离塔壁上的缺口，但强风抓住了他。大恶魔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被轻松地从地面上拔起，向后飞去。玛诺洛斯发出挫败的吼叫，重重地撞在残缺的塔壁上，将更多巨石撞了出去。

他想要抓住高塔。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希望重新回到他的心中。但他粗大的手指和厚硬的爪子很快就承受不住狂风的拉力。他的爪尖也无可奈何地剐蹭着石头，终于从高塔上被拽走了。

玛诺洛斯咆哮着，被放逐进了永恒之井。

第二十章

鲜血沿着加洛德・影歌的面颊流淌下来。他能够确定，自己的左臂断了，只是不知道胸甲上遭受的几次重击是否伤及到致命的器官。他的呼吸有一点困难，但此时此刻，至少还能够站起来……尽管站得不是那么直。

加洛德挣扎着举起长剑，指向他的敌人。

阿克蒙德却没有任何变化。加洛德根本无法在这个恐怖的大恶魔身上留下任何伤痕，甚至还没能碰到阿克蒙德一下。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战斗只不过是让这名精灵指挥官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残忍打击。

加洛德很清楚，这个高大的恶魔只不过是在玩弄他，只是让他的感觉更糟糕。阿克蒙德已经有很多机会可以一举击杀他的这个渺小的敌人。但大恶魔只是以施虐狂的方式慢慢将这名暗夜精灵打碎，好尽情享受其中的乐趣。不管怎样，加洛德知道，用不了多久，阿克蒙德就将发出致命的一击。对这个凡人他能够施加的毒手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某种内在的力量使加洛德仍然能够支撑起身体，准备好承受更多的打击。

他们两个单独站在这片战场的中心，双方士兵全都在看着他们的决斗。恶魔们观赏着他们的统帅虐杀这名暗夜精灵，不停地欢呼雀跃，为阿克蒙德喝彩。加洛德的追随者们只看到他们的指挥官拼死挣扎。可能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怎么能够将他视作他们的希望？

一阵狂风吹过，卷起漫天沙尘。加洛德眯起眼睛，以免沙子飘进眼眶。阿克蒙德向他逼近的速度似乎减慢了一些，从大恶魔的脸上加洛德看不到任何表情。他怀疑这个黑暗巨妖正在思考该如何以最狠毒的手段折磨他的猎物。

但加洛德决定，如果这一次自己一定会死，至少不能放弃抗争。他用双手握紧剑柄，发出一声呐喊，冲向阿克蒙德。

透过扬起的尘沙，他看到了大恶魔正在讥笑他的不自量力。但随着加洛德一步步向他逼近，大恶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令这名绝望的暗夜精灵惊讶的是，阿克蒙德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

强风差一点将加洛德压倒在地。这名暗夜精灵咬紧牙关，向敌人的肚子冲过去。他手中单薄的剑刃只能攻击到那个位置。至少他可以在被碾碎之前，在这个大恶魔的身上留下一点痕迹……

尘土和泪水模糊了加洛德的视觉，让大恶魔在他的眼前仿佛一道幽影。阿克蒙德向他伸出一只手。暗夜精灵咬紧牙关，准备承受彻底熔融自己皮肉骨骼的法术。

但这样的法术没有出现，阿克蒙德反而稍稍缩起身子，后退了一步。他甚至没有试图保护自己的身躯。

加洛德的长剑发起了突刺。这是他的决死一击，尽管他明白，这一击注定只能是失败。他的剑刃会折断，或者什么都碰不到。

但他刺中了。而更令他感到惊愕的是，剑刃深深刺进了这个强大恶魔的肚子。他甚至没有感到尖锋遭受了多少阻力，就好像阿克蒙德本就是一个幽灵。加洛德只是努力将长剑向前推去，同时等待着自己的死亡。

但……阿克蒙德向后飞去，仿佛遭受了狠狠的一击。而且他没有依照加洛德的预料落在地上，而是一直飞了起来。这名恶魔统帅挥动着双手和双腿，一直飞上了天空。直到这时，加洛德才意识到是刚刚吹起的强风带走了阿克蒙德。

现在，阿克蒙德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半点镇静。他越飞越高，一直飘向天空。他的面孔奇异地扭曲起来，看上去倒更符合他的邪恶本性。大恶魔发出一声怒吼……随后便越过远方的地平线，消失不见了。

不等疲惫不堪的暗夜精灵指挥官为自己能够在这场不可思议的决斗中活下来而感到庆幸，他却看到一阵狂风已经扑向了整个燃烧军团。恶魔们挣扎着想要留在原先的位置上，但还是像风中的沙尘一样被抛向天空。凶残的地狱犬想要向前扑跃，却只能向后翻滚，随着阿克蒙德飘飞得无影无踪。恶魔卫士一个接一个地从阵列中被揪扯起来，而与他们对阵的暗夜精灵、牛头人和其他所有卡利姆多生物都只是稳稳地站在地上。

刚刚还如同陨石一般从天空中落下的地狱火，现在却都开始原路返回，去追赶他们失踪在远方的指挥官了。有一个正在下坠的地狱火距离地面只有几寸，又转向飞上了天穹。

本来就在天空中的巨龙也没有受到这疯狂景象的影响。在稍稍调整了飞行的身姿之后，很快就恢复了平衡，并且明智地落回到地面上，和凡人战士们一同见证燃烧军团的瓦解。

天空中充满了翻滚号叫的恶魔。他们全都徒劳地挣扎着，想要返回地面。在他们的下方，瞠目结舌的凡间抵抗者们全都放低了手中的武器，只是呆呆地看着这些曾经要毁灭他们家园和世界的敌人被神秘的力量拽走，远远飞出他们的视野。就连那些已经被杀死的恶魔尸体也都飞了起来，加入到这场奇景之中。

“真是一个奇迹啊！”有人在加洛德身后喊道。他回头瞥了一眼，发现刚才那些被阿克蒙德随手打飞的战士都回来了。他们之中有许多还在看着天空，但也有一些正在看着加洛德，仿佛是他们的指挥官力挽狂澜，一举拯救了他们。

侵入卡利姆多的恶魔阵列一队接一队地飞走了，留在抵抗者面前的只剩下了一片荒芜的废土。没有一个恶魔存留下来。实际上，燃烧军团甚至连一点渣滓也没有剩下。

许多暗夜精灵欣慰地双膝跪倒。看着眼前的奇迹，加洛德却仍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要战胜燃烧军团绝非这么容易……

“所有人都站起来！”他高声喝喊，并用还能动的右手抓住一个发愣的传令兵，命令他，“吹响号角！我要军队重整秩序！我们必须做好行动准备！”

一名艾露恩的祭司来到他身边，检视他的手臂。加洛德则继续整理自己的思绪。

“我们要追击吗？”一名贵族问道。加洛德却不太喜欢他那种跃跃欲试的劲头。

“不！”指挥官断喝一声，对于他们之间的阶层差异，他已经完全不在乎了，“我们要等待贤者克拉苏斯的消息，或者至少先等跟随他的人和我们取得联系！到那时，我们才能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无论是向辛艾萨莉进军，还是逃命，我们要为一切行动做好准备，而且我们的动作要像这阵风一样快！”

战士们服从了命令后，加洛德才安心让祭司为自己疗伤。他的目光再一次转向那些恶魔飞走的方向，那正是暗夜精灵首都和永恒之井的所在。

一切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结束，不可能……

这时，在卡利姆多的所有地方，燃烧军团都被狂风卷起，以无可抗拒之势被抛进永恒之井中。克拉苏斯和战友们看着这些在风中苦苦挣扎的敌人。大群恶魔聚集在黑色水面上，就像无数蜜蜂涌进井中的大漩涡。

“就是这样？战争结束了？”罗宁喊道。

“也许……也许不是！”克拉苏斯忽然向阿莱克丝塔萨喊道，“去找玛法里奥！”

红龙女王点了一下头，调转方向，朝德鲁伊和伊瑟拉飞去。罗宁则骑着红色公龙紧跟在他们身后。

玛法里奥和翡翠女王一直悬浮在永恒之井的大漩涡上方。这名暗夜精灵完全沐浴在恶魔之魂的金色光芒里，全身的深色皮肤看上去变得像克拉苏斯一样白皙。他带着焦急的神情向飞过来的长袍贤者瞥了一眼。

“萨格拉斯仍然想要过来！”这名德鲁伊的面孔明显苍老了许多，一条条皱纹覆盖了他的面颊，眼窝也稍稍陷了下去，“我不知道我的法术能否挡住他！”

克拉苏斯向下方的井口望去。高度的知觉让他能够一直看进永恒之井很深的地方。

一直深入到传送门内……

于是，他清楚地看到了萨格拉斯——燃烧军团的无上君王。

熔融的铠甲覆盖了这位泰坦从头颈到双脚的全部身躯。他的黑色怒火是如此强烈，让贤者只是看了他一眼就感觉双眼一阵灼痛。克拉苏斯努力抑制着这种痛苦，毫不退却地一直盯住这张邪魔的面孔。那是一种极尽完美的存在，却又遭到了极度的扭曲。克拉苏斯知道这个恶魔曾经是多么壮丽宏伟，他曾经也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一员。但现在，他的壮美已经污浊。他的身体散发出死亡的气息，那双火焰的虚无眼眶中只剩下了纯粹的混沌。萨格拉斯口中伸出利剑般的牙齿，背后甩动着一条粗长的尾巴，尾梢上还聚集着一簇犬牙交错的鳞片，手指末端变成了弯曲的利爪。在他的一只手中握着一柄锋刃残缺的利剑。克拉苏斯很清楚，这柄断剑仍然能够造成无数巨大的灾难。

而克拉苏斯随后见到的景象让他在恐惧中感到一阵窒息。在那柄断剑的锯齿锋刃上，挂着一个渺小的绿色身躯。

布洛克斯。

在刚才战斗的兴奋中，长袍贤者完全忘记了这位老兽人。但现在克拉苏斯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得到这尽管短暂却弥足珍贵，至关紧要的一点时间。老兽人牺牲了自己，延迟了整个燃烧军团的脚步。

萨格拉斯已经站到了传送门前。尽管玛法里奥施放出的那股不可思议的力量还在将他的大群恶魔不断推回到他的界域中，燃烧军团的主人却还在一步步前进，缓慢却又无可动摇地向传送门逼近……

随着萨格拉斯的逼近，克拉苏斯注意到又一件令他感到震惊的事情。这位恶魔君王受伤了。那只是很小一点伤口，右腿上的一道小小划伤。克拉苏斯敏锐的眼睛识别出那是斧刃砍出的伤痕。

布洛克斯的斧头，尽管看上去绝不可能，但神木战斧的确砍伤了萨格拉斯。当然这不足以对恶魔君王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但这一点小伤让克拉苏斯看到了一种极其渺茫的可能性。

“罗宁！阿莱克丝塔萨！我们必须统一行动！玛法里奥！准备好！你将有机会摧毁传送门，虽然这个机会并不大！”

同伴们全都依令行事。克拉苏斯感觉他的女王和曾经的学生都将自己的全部力量给了他。红色公龙和伊瑟拉也尽数提供了自己的力量，这让玛法里奥失去了一切防护。但如果最终努力失败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再活下来。

克拉苏斯的双眼中燃烧着强大的能量，他将大家贡献出的全部魔法能量凝聚在一起，指向传送门。巨龙贤者要用这一股力量去对抗恶魔君王的意志。他们面临绝境，现在只能采取疯狂的行动了。

与萨格拉斯相比，阿克蒙德和玛诺洛斯都不过是小小的跳蚤。就算是一百头巨龙的力量对这位恶魔君王而言，也不足为道。如果克拉苏斯真的要正面攻击萨格拉斯，以他的胸膛或者头部为目标，那么结果只能是一场笑话——至少在这位恶魔君王看来是个笑话。但布洛克斯奇迹般地砍伤了萨格拉斯。那名德鲁伊和他的尊师的确为老兽人的武器注入了一种伟大的力量。

于是，巨龙贤者将自己现在掌握的全部能量都注入到布洛克斯的战斧所造成的那一点细小伤口之中——那是卡利姆多本身的魔法对恶魔君王的胜利。

克拉苏斯所期盼的事情发生了，他感到萨格拉斯集中的意志片刻间稍稍显出一点散乱。不是因为伤痛——克拉苏斯不会抱有这样的奢望——而只是因为恶魔君王感到了惊讶。

而这正是克拉苏斯想要的：“就是现在，玛法里奥！”

玛法里奥紧紧抓住恶魔之魂，向传送门发动了袭击。

克拉苏斯要赌的是恶魔君王身上那一点卡利姆多魔法造成的伤口会足够敏感，暂时分散萨格拉斯的注意力，感到自己再次受伤。他们全部的力量只是为了能够让萨格拉斯在短暂的一刻将注意力从传送门上移开。

大漩涡开始颤抖，显示出紊乱的迹象。一股能量在旋涡深处发生了爆炸。

传送门开始坍塌了。

构成传送门的火焰立柱开始一根接一根地向内倒塌。萨格拉斯尝试将传送门重新撑起，但到这时，崩塌的势头就算是恶魔君王的力量也无法阻遏了。仅仅一秒钟的时间里，恶魔君王的胜利就被偷走了。

就在这时，一件克拉苏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拒绝失败的萨格拉斯一步踏进坍塌的传送门，想要将它支撑起来，并就此进入卡利姆多。但他的贪婪和莽撞反而给他带来了灾难。传送门发生内爆时，恶魔君王发现自己被困在了里面。他无法逃走，也不能退回去。他失手掉落了那柄断剑，于是只能用一双拳头击打传送门，却于事无补。两个界域之间的通道迅速崩坏，终于彻底倒落在这位泰坦的身上。萨格拉斯发出一阵阵咆哮，声音回荡在所有人的脑海中。

我不会就此罢休！我不会！

但传送门依然在以巨大的力量向内压缩。萨格拉斯也在被迫和传送门一同收缩，他挣扎着要再次将门打开。随着这名泰坦的努力，传送门内的所有能量都开始暴走。

就在恶魔君王仍然愤怒地吼叫着，捶打着束缚他的力量时……传送门突然不复存在了。

萨格拉斯也不复存在了。

“结束了！”玛法里奥喘息着说，“终于……”

但他没能把话说完。尽管传送门已经消失，但永恒之井中心的大漩涡却仍然在疯狂地激荡着。更可怕的是，现在它开始迅速向外扩张，就在玛法里奥的注视下，大漩涡的边缘彻底吞没了辛艾萨莉环绕井口的部分。

玛法里奥回头看了一眼克拉苏斯问：“发生了什么事？”

克拉苏斯摆摆手，示意现在来不及解释。“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必须尽可能让所有人远离永恒之井！”

阿莱克丝塔萨立刻率领龙群调转方向，朝陆地飞去。狂暴的能量在他们周围和黑色水面上爆发，整个辛艾萨莉都在颤抖。龙群飞过这座城市，巨龙贤者看到更大的灾难已经降临到这座城市和周边的所有地方。

“开始了……”克拉苏斯悄声自言自语道，“愿造物主保护我们……灾难开始了，我们却无力阻止它。”

一场新的风暴向龙群袭来，甚至将这些巨龙尽数吹散。但巨龙们终于冲破了这场风暴，重新聚集在一起……只有一头不见了。

伊瑟拉——还有她背上的玛法里奥和恶魔之魂。没有人看见他们。

克拉苏斯迅速扫视了一遍天空，但找不到那位守护者。直到长袍贤者的目光转向地面，才发现了翡翠女王的去向。

伊瑟拉转头又向永恒之井飞去。

“不！”即使是伊瑟拉也不会明白那个地方将会承受怎样的命运。更让克拉苏斯担心的是，没有人能够知晓，如果这时的时间线被改变，恶魔之魂没有被带走，而是失落在爆炸的永恒之井中，未来又会怎样。“我们必须回去！我们必须带上他们！”

听到贤者这样说，阿莱克丝塔萨立刻调转方向。罗宁的红色公龙和没有了骑手的青铜龙也紧随在后。但克拉苏斯挥手让他们先走，他集中精神，不顾身边狂乱的魔法能量造成的干扰，奋力进入到罗宁的思维中。

你必须去找抵抗者们！必须警告加洛德，所有人都要尽可能逃离永恒之井的所在，越远越好！逃到海加尔山去！

贤者不必做更多的解释，人类法师最懂得他的心思。罗宁是属于未来的孩子，他和他的导师一样清楚这场浩劫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人类法师立刻向前扑去，同他的坐骑迅速说了几句话。数秒钟之后，红龙再次转向。青铜龙犹豫了一下，也跟上了红龙。

在阿莱克丝塔萨追赶伊瑟拉的时候，克拉苏斯一直看着远方的大地。在曾经是暗夜精灵首都城门的地方，出现一道深不见底的裂隙。现在，这道裂隙已经和他的女王展开翅膀时一样宽，而且还在迅速向远处延伸。在下方的地面上，一些从恶魔的蹂躏中幸存下来的建筑物现在全都在剧烈地晃动，其中有不少都在坍塌。

到来了……巨龙贤者目视前方，竭力想要看清伊瑟拉和德鲁伊，大地的裂变已经降临卡利姆多……

一盏枝形吊灯砸落到大理石地板上。上千片水晶四散纷飞，其中一些就如同射出的利刃弹矢。艾萨拉的一名侍女倒在地上，一片晶莹剔透的水晶穿透了她的前额。

女王扶住一根立柱，气恼地看着那具流血的尸体。她心中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让一个仆人来弄脏她的地板。但很明显，其他仆人都没心思把这具尸体清理走。现在，就连瓦丝琪也只知道在晃动的墙壁和开裂的地面之间来回乱跑。

艾萨拉的首席侍女显然忘记了不得碰触女王身体的法律，伸手就抓住了艾萨拉的胳膊。“光中之光！我们必须逃出这座宫殿！一定是发生了非常恐怖的事情！伟大君王的巫师们全都失踪了，那些巫师也都逃离了高塔！我拦住其中一个，他却只是说有一股大风将玛诺洛斯大人吹进了永恒之井里！”

艾萨拉已经看到了燃烧军团武士们的诡异消失，她的私人保镖就在她的眼前离开了他们的位置，穿透她房间的一堵墙飞走了。尽管看到了这种令人震惊的情景，暗夜精灵女王仍然拒绝相信萨格拉斯已经不可能出现。她还在准备着迎接那个光荣的时刻。

瓦丝琪一直拽着艾萨拉的手臂。女王宽宏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她狠狠地抽了首席侍女一巴掌。

其他人全都愣在当场，甚至忘记了她们身处的宫殿即将坍塌。她们全都以为女主人要立刻处决瓦丝琪了。

但艾萨拉只是以最高贵威严的声音命令道：“你们全都要牢记各自的位置！我相信你们都会服从我的旨令！我们要继续做好准备，迎接萨格拉斯陛下的到来……”

为了强调自己的意志，艾萨拉大步走到一把椅子前。刚刚的第一次地震将这把椅子掀翻在地上。不过，瓦丝琪立刻便将它扶正，又用自己的衣服边缘将它掸扫干净。

艾萨拉赞许地点点头，坐了上去。她的侍女瓦丝琪马上跑过来，陪侍在她的两旁，为女王斟了一杯葡萄酒。尽管王宫一直在不停地震颤，首席侍女却还是没有让一滴酒洒出来。

“谢谢你，瓦丝琪女士，”暗夜精灵女王以极尽优雅的声音说道。她吮了一口酒，便在椅子里安稳坐定，等待着美好的未来。无论萨格拉斯要用多长时间才能降临，她都会为他做好准备。他会来到她面前，因她的完美无瑕而目眩神迷，就像所有众生见到她都会惊叹的那样。

毕竟，她是艾萨拉。

伊瑟拉刚飞出黑色水面的时候，玛法里奥将恶魔之魂按在胸前，心怀恐惧地看着这座宏伟的暗夜精灵首都。与卡利姆多的自然力量完全同调的他马上就意识到大难已然临头。他明白，现在自己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我的弟弟和泰兰德！他们还在辛艾萨莉！求您！我不能丢下他们！”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我知道！”

绿色巨龙点点头说：“为我引路，速度要快！”

他们没有告诉其他人，而是单独开始行动。玛法里奥的目光从井边不停地扫过。伊瑟拉的飞行速度极快，让他们不得不掉回头又飞了一小段路。但这名德鲁伊已经感到他们终于接近了另外两个暗夜精灵。

就在那里！泰兰德在向他挥手。看到她，玛法里奥的心中充满了欢喜，甚至在片刻间忘记了他还要寻找他的弟弟。想起这件事之后，这名德鲁伊才突然注意到，伊利丹不在泰兰德身边。

伊瑟拉落在地上，梦境守护者像平时一样用闭起的双眼巡视周围。玛法里奥早已经明白，尽管这位巨龙女王的眼睛藏在眼睑后面，但要比绝大多数生物都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周围。

玛法里奥一跃跳下龙背。泰兰德迎上来，将他紧紧抱住。在这一刹那，玛法里奥什么都不想，只知道要将泰兰德抱在自己的怀里。直到翡翠女王清了清喉咙，两个人才不情愿地放开彼此。

“玛法里奥……”月神祭司开口道。

玛法里奥将手指按在她的嘴唇上问：“不要着急，泰兰德，伊利丹在哪里？”

泰兰德的眼睛睁大了一下。她回头向身后望去。“应该就在井边。”

德鲁伊暗自骂了一句，跑向泰兰德身后。伊利丹肯定知道这片陆地就要崩坏了。他怎么会这样疯狂？

玛法里奥跑过一座倾颓的高塔，差一点撞上自己的弟弟。伊利丹则用被遮住的双眼盯着他。

“哥哥……回来得真及时啊……”

“伊利丹！永恒之井已经失去了控制……”

巫师点点头。“是的！它承受了太多法术，已经被彻底扭曲了！这全都是因为我们通过恶魔之魂释放了太强的能量——尤其是你！将燃烧军团送回到他们污秽界域的法术现在对永恒之井造成了反噬！永恒之井在自我吞噬，也将它周围的一切都吞了进去！”他一边说，一边转头去看黑色的水面，“很迷人，不是么？”

“如果我们也被它吞掉，就没那么迷人了！为什么你不逃走？”

伊利丹揉搓着自己的一只手。直到这时，玛法里奥才看到在那只手上微微闪烁的能量。他还注意到那只手上一点潮湿的痕迹。

“伊利丹，你用你的手在永恒之井中做了什么？”

就在这时，大地一阵剧烈的颤动让两个暗夜精灵全都跪倒在地。伊利丹喊道：“如果你有办法离开这里，我们也许应该立刻离开！我已经试过了将泰兰德和我传送走，但永恒之井的乱流严重干扰了我的法术效果！”

“这边！”玛法里奥抓住弟弟的手臂，拽着伊利丹往回跑。这时，泰兰德已经坐在伊瑟拉的背上。她将伊利丹拽上龙背，然后是玛法里奥。

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身影盘旋在他们的头顶。玛法里奥下意识地以为那又是来攻击他们的恶魔，随后才看清那是克拉苏斯和阿莱克丝塔萨。

“恶魔之魂！”贤者喊道，“你还拿着它吗？”

暗夜精灵拍了拍腰间的一只口袋。就在伊瑟拉落地之前，他将那只圆碟收进了口袋里。

克拉苏斯放心地点点头。“快！我们必须尽快飞到更远的地方！现在即使在天空中也不安全！”

玛法里奥早已知道，这位贤者掌握的信息远比他承认的更多。所以她只是紧紧抓住龙背上的鳞甲。伊瑟拉从瓦砾堆中腾跃而起，而她刚刚站立的地面已经开始崩裂了。

“辛艾萨莉马上就要……”长袍贤者喊道，“这一切还只是开始！”

两位女王都竭尽全力振起翅膀，但却好像是在焦油中飞行。玛法里奥向身后望去，看见永恒之井正上方的天空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斗形云团遮蔽了那里的一切。看样子，伊利丹说的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事实。经历了恶魔、古神和这个世界的保护者们的一次次施法，永恒之井已经遭到太多次的撕裂了。

他和他的朋友们到底是拯救了世界，还是摧毁了它？

震耳欲聋的轰鸣让他心神烦乱。他以为那是雷声，便用双手紧捂住耳朵，等待这声音过去。

“看！”泰兰德喊道。她的双唇紧贴在玛法里奥的耳边才能让玛法里奥听见她的声音。“城市！”

他们都看到了……辛艾萨莉的地面……分崩离析。一道看不见底的大峡谷将大地撕裂，整座首都都在向永恒之井滑落过去。

“拉力……越来越……强了！”伊瑟拉吼道。

永恒之井正在将周围区域吸入它的大口中，或者说，它正在吞噬整个卡利姆多。辛艾萨莉已经完全漂浮在黑水之上，如同汪洋中的一片浮萍。讽刺的是，艾萨拉的王宫仍然大体保持着完整，只是上层精灵在他们之前的圣殿被摧毁之后前往的那座高塔已经严重倾斜，摇摇欲坠了。

随着这座都市逐渐靠近大漩涡，不祥的能量闪电也越来越密集地向它落下。卡利姆多的大地不断被永恒之井撕裂，而辛艾萨莉却依然保持着完整，一直向永恒之井的中心位置漂过去。玛法里奥感到泰兰德紧紧地抓住他，甚至让他觉得有些疼痛。

“它走了……”泰兰德悄声说道，“它走了……”

艾萨拉的侍女们都在她的周围尖声号叫，瓦丝琪紧紧抱住女王的一条腿，女王则依然举着空酒杯，拒绝接受眼前发生的事实。她是艾萨拉，光中之光，她的臣民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她不允许这样！

萨格拉斯不会来了，艾萨拉明白了这一点。只是她还没有告诉她的追随者们，她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错了，尽管对此她已心知肚明。那些渣滓竟然真的阻止了萨格拉斯来到卡利姆多……来到她身边。

轰鸣声越来越大。一片就连暗夜精灵也无法看穿的黑暗突然包裹住了整座王宫。现在艾萨拉能看到的唯一光线只来自永恒之井中狂野的力量。黑水开始灌入宫殿，冲走了两名侍女。她们的尖叫声很快就被黑水淹没了。

我是艾萨拉！艾萨拉在心中坚定地说道，表情没有分毫变化。只是动了一个念头，暗夜精灵女王就创造出一个护盾，将她和依然留在她身边的人包裹在其中。我的任何愿望都绝对能够实现！

她的力量挡住了滔天黑水，但护盾上所承受的压力很快就变得越来越沉重。艾萨拉紧皱起双眉，汗滴出现在她的额头上——这是她此生第一次出汗。

就在这时……一些耳语声从幽冥中传来。那些声音在召唤她，承诺能够给她一条出路。

道路在这里……道路在这里……你将远远超越过去……超越过去……我们能够帮助你……我们能够帮助你……

女王不是傻瓜。她知道自己的护盾已经支持不了多久了。很快，永恒之井就会彻底吞没她和她的追随者，艾萨拉的荣光将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

这位银发暗夜精灵点了一下头。

“啊！”高脚杯从她的手中掉落。她的身体在剧痛中开始变形。她感觉自己的肢体在弯折、扭曲。她的脊椎骨仿佛融化成为液体，从她的身体内流走……

你将远远超越过去……那些声音承诺，等时机到来，因为我们赐予你的……你将很好地侍奉我们……

艾萨拉的最后一点护盾也崩溃了。她尖叫着，被黑水吞没。在一片昏暗之中，她又听到了其他叫喊声……那是她的侍女们、卫兵们，还有所有侍奉她的上层精灵。

永恒之井灌满了她的肺脏……

但……她并没有溺水。

克拉苏斯也在看着这座无比恢宏的都市，这个暗夜精灵文明的缩影，它完整地被大漩涡吞没了。克拉苏斯打了个哆嗦，不仅是因为他所见到的这场毁灭，更是因为他所知道的那个未来。巨龙贤者本来希望能够看到辛艾萨莉在沉没的时候被撕碎，但历史的这一部分不容更改。这座都市将沉入深深的海底……在许多个世纪之后孕育出一种新的恐怖。

但他现在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克拉苏斯将目光从永恒之井移开，向正在迅速朝周围扩散的毁灭景象望去。大片卡利姆多陆地不断被撕裂，落入永恒之井。灾难蔓延的速度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辛艾萨莉以外许多里范围的地面都已经消失了。唯一值得欣慰的事情是，燃烧军团早已让曾经栖息在这里的所有生命都逃到了远方。至今为止被大漩涡吞噬的还只有焦土碎石和死尸骸骨……但如果这场灾难不迅速结束，克拉苏斯不知道这个世界还能剩下些什么。

但必须这样！他坚持对自己说，历史已经确定，必须如此！

但他非常清楚，时间轴已经离散得非常严重……而对此他要负很大的责任。

此时克拉苏斯能做的只有祈祷……

第二十一章

罗宁感谢群星，在赶回抵抗者营地的一路上，他都没有看到什么生命迹象。让两头龙和一名精疲力竭的法师去拯救永恒之井附近的生灵已经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只发现了一大群上层精灵骑着夜刃豹，朝抵抗者营地没命地狂奔。幸运的是，当罗宁和龙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要和抵抗者会合了。

罗宁马上请求红龙降低高度，和那队上层精灵的首领进行了沟通，这让他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些上层精灵的首领——达斯雷玛·逐日者将他们与泰兰德一同逃出辛艾萨莉的事情告诉了人类法师。达斯雷玛很遗憾月神祭司最终没能和他们一起逃脱恶魔的追杀。不过，罗宁已经感到玛法里奥与泰兰德的联系，便告诉达斯雷玛，那位月神祭司并没有被恶魔杀害。他无法确定泰兰德是否还活着，不过他相信，玛法里奥只要回到泰兰德身边，就绝不会再让那位暗夜精灵女子受到任何伤害。

罗宁和红龙指引着这些上层精灵一直来到抵抗者营地，并且防止了抵抗者们向他们发动攻击。青铜龙负责看守上层精灵，保护他们的安全。人类法师则与红龙直接去找加洛德。

他们发现指挥官一直骑在夜刃豹背上，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消息。看到加洛德已经指挥大家做好了迁徙的准备，罗宁不禁露出了宽慰的微笑。

人类法师仍然骑在红龙背上，迅速向加洛德问好，然后说道："我们必须让大家迅速离开这里！前往海加尔山！传送门已经被摧毁，但永恒之井承受的强大法术让它彻底崩坏了！它在自我吞噬，并将周围的一切都卷入其中！"

"众神啊……"加洛德打了个哆嗦，但迅速镇定下来。内心中的责任感让他恢复了冷静，他叫来一名传令兵。罗宁这时才注意到这位新任指挥官身边已经有了一大批等候为他传递消息的扈从。"立刻将法师的话告诉大家！"然后又叫来两名骑手，"通知所有军官和贵族！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向海加尔山迁移！绝不能有任何耽搁！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要得到妥善安排，但绝不能有任何迟疑，不能留下任何人！去！"

"我们会从天空中查看情况。"人类法师说。

“那些……那些位于其他方向上的人该怎么办？”

罗宁的面色异常严峻。“燃烧军团已经赶走了永恒之井附近的所有生灵，我希望任何幸存者都能够尽量远离永恒之井，但毕竟我们这里的人数是最多的。”

“只能做最好的希望了。”

“同时也要为我们自己祈祷。”

仿佛是要证明人类法师的话，远方传来的一阵隆隆声吸引了两个人的注意力。法师和指挥官全都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他们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抹绝对的黑暗。

“让大家动起来，加洛德！快！”

数分钟之后，抵抗者们就开始向海加尔山移动了。但罗宁知道，他们还不够快。每一次他回头瞥去，他们背后的黑暗都在变得更加厚重。人类法师咽了一口唾沫，他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却不知道那场浩劫是否吞没了克拉苏斯和其他人。

这场逃亡之旅还没开始多久，暗夜精灵和其他种族就全都意识到了危险。向大家隐瞒真相是不可能的，罗宁和加洛德也都不想这样做。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逃亡的队伍还能维持一点秩序，而加洛德·影歌很擅长于此。群龙也在帮助这些凡人，他们在天空中盘旋，不时降落下来，将在慌乱中和大队离散的人们领回队伍中。

罗宁不断回头观望，寻找克拉苏斯和其他同伴的影子，但直到现在他都一无所获。黑暗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侵蚀这个世界。恐怖的隆隆声变得越来越刺耳了。

它正在追上我们！人类法师向前方望去，海加尔山就矗立在他的面前，看上去和他们那样接近，实际上却又是那样遥远。

只要到达那里就够了吗？克拉苏斯认为是这样，罗宁记忆中的历史也在这样告诉他……但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

温蕾萨……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黑暗在迅速向他们逼近。大地被撕裂，被吞进了永恒之井，随之响起的呻吟声撞击着罗宁的神经。在罗宁和红龙的下方，许多人开始拼尽全力地奔跑、尖叫……

克拉苏斯和其他同伴仍然连影子都看不到。

山丘被拽走，整片陆地在眨眼间碎成粉末，陷入饥饿狂暴的大漩涡中，飞快地消失在旋涡中心处。高高的天空上，克拉苏斯看到一座座城市——幸好那里的居民都已经因为战火而逃亡——在一次心跳的时间里就荡然无存。无论是什么都无法阻挡永恒之井在死亡前的暴虐扩张。与之相比，燃烧军团造成的灾难也显得苍白无力……不……那和克拉苏斯眼前的恐怖情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海加尔山的影子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从高空中，巨龙贤者甚至能看到正全速赶往那里的逃难人群。如果他没有猜错，他们能够勉强在被吞没之前到达安全地点。

如果在这个世界的其他方向上还能有生灵从燃烧军团的入侵中幸存下来，克拉苏斯已无法帮助他们。他只能再一次感谢群星，那些曾经被恶魔蹂躏过的地方应该不会再有生灵留存了。

克拉苏斯仍然希望这场毁灭能够尽快结束。至少在这么远的距离之外，一切都应该按照历史的轨迹发展。他们得到了恶魔之魂，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

克拉苏斯突然预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立刻回头望去。

一根怪异庞大的黑色触手从无限扩张的永恒之井中伸出来……正在向毫无提防的伊瑟拉和她背上的三个人伸过去。

上古邪神！我早就应该知道！

“快转向！上古邪神要夺回恶魔之魂！这是他们在重新被封印之前最后的机会！”

阿莱克丝塔萨调转方向。伊瑟拉注意到了这位姐妹突兀的举动。但就在这时，黑色触手够到了她……一下子将德鲁伊从龙背上拽了下去。

“玛法里奥！”泰兰德惊呼一声，想要抓住德鲁伊，但那名德鲁伊在眨眼间就拉开了和她的距离。

伊利丹紧皱双眉，也向玛法里奥伸出手。一只猩红色的能量巨爪从他的指尖射出，要抓住德鲁伊的手臂。不幸的是，这只爪子还没有碰到伊利丹的兄长就突然消失了。永恒之井的暴走能量扰乱了巫师的法术。

玛法里奥目瞪口呆地看着触手将他拽向永恒之井。阿莱克丝塔萨拼命拍动翅膀。克拉苏斯集中起精神，将自己的全部意念都指向玛法里奥和那只圆碟。

巨龙贤者明白，自己至少要将恶魔之魂夺过来。这不是一个冷酷的决定，失去这位德鲁伊将是一场他们都无法接受的悲剧，但让那些邪神得到恶魔之魂只会导致万物毁灭。

狂乱的魔法力量轰击着克拉苏斯和他的女王，他想要施放的法术全都遭到干扰，失去了效能。邪恶的触手正在将玛法里奥迅速拽进永恒之井的大口。

就在这时……克拉苏斯一直在祈祷出现的奇迹终于出现，拯救了玛法里奥。他最担心的事情——不断扩张的永恒之井终于达到了狂暴的极限。大漩涡不再吞噬卡利姆多，而只是继续向内塌陷。克拉苏斯看到这一片浩瀚无垠的黑水迅速落向自己的中心，速度快得就连那些上古邪神都无法企及，一直在它周围肆虐的风暴都被尽数吸入其中。阿莱克丝塔萨拼命扇动翅膀，才勉强没有让他们被狂风带走。

黑水退去了，全部灌入了永恒之井的深渊。黑色的触手也想加快速度退回去，但在那以前……最后的永恒之井已经沉陷进自己的无尽深渊里。

触手如同烟雾一般消失了。克拉苏斯感到上古邪神的强烈恶意也随之一起不复存在。

德鲁伊挣扎着向下落去。突然，完全失控的他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威胁。在他的下面，永恒之井的浩劫所留下的虚空正在被卡利姆多海洋所填满。千尺高的巨浪相互碰撞、叠加。每秒钟都有千百吨水注入到这个曾经是大陆中心的地方。

克拉苏斯看着这一幕情景，心中充满了敬畏。大地的裂变就这样骤然到来，大洋形成了。

尽管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不过克拉苏斯没有忘记玛法里奥和恶魔之魂。消失的永恒之井也带走了暴走的魔法能量。克拉苏斯终于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法术了……

但还没有等他施放法术，一头无比壮美的青铜巨龙突然凭空出现。这是一头巨大的公龙。尽管天空还被残存的阴霾所覆盖，他的全身却闪烁出耀眼夺目的光彩。

“诺兹多姆！”贤者喊道。

时光守护者盘旋俯冲，背起玛法里奥，又伸出爪子抓住恶魔之魂。然后，迅速向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飞过来。不过他的金色双眼只是盯着克拉苏斯。

“刚好及时……”青铜巨龙喃喃地说道。然后他飞过另外两位守护者，带着玛法里奥，一只爪子握紧恶魔之魂，径直向海加尔山飞去。

另外两位守护者也急忙紧紧追上。克拉苏斯看到诺兹多姆从容地鼓动着翅膀，仿佛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终于，贤者摇摇头，自从被抛到过去这段时光中，他第一次轻松地吁了一口气。

卡利姆多幸存的居民们却还无法松一口气。尽管都知道危险已经结束，但他们也明白，他们的世界发生了永远的改变。许多人只是用一双空洞的眼睛盯着这一片新出现的海洋。海水已经逐渐平静下来，浪花开始轻柔地拍击饱受劫难的海岸线。

许多人都失去了他们心爱的人，哀痛刚刚开始在他们心中凝聚。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是许多年里，这份哀痛将一直陪伴他们。而最懂得这件事的人其中之一就是加洛德·影歌。尽管他的内心也在不住地颤抖，但在他的人民面前，加洛德面容依然保持着镇定与坚毅。现在就连那些贵族们也都需要从他身上看到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很快，他就开始挑选出像黑森这样镇定如常的人，任命他们为指挥官，负责保障难民们的一切需求。

海加尔山成了难民们的聚集地。战火和永恒之井崩塌的灾难都没有影响到这里。加洛德命令在山峰上竖起旗帜作为标记。新的旗帜，代表着新的开始。

这场浩劫让所有种族都承受了深重的苦难，不过，牛头人和其他一些种族中不像加洛德的人民那样，家园彻底消失，种族文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很快，他们就向暗夜精灵伸出援手。加洛德得到了胡恩一族的巨大帮助，同时也很高兴地看到，他的族人再也不对这些外族人抱有偏见了。这种平等和睦的景象能够持续多久，加洛德还不知道。至少现在的暗夜精灵已经失去了他们优雅神奇的城市——那些建造在有生命的巨树上的精灵家园和只为暗夜精灵所享用的魔法亭苑。他们曾经独自居住在那些城市里，高高在上地俯视着卡利姆多的其他种族。实际上，现在暗夜精灵就连一片能遮住头顶的屋瓦都没有。他们帐篷的数量也少得可怜。加洛德已经将自己的帐篷捐献出来，让战争孤儿们居住。

不幸的是，他们安顿下来还没多久，第一个威胁到这个临时社群稳定的苗头就昂起了它丑陋的脑袋。随着永恒之井消失，活下来的暗夜精灵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上层精灵了。难民中开始出现了各种流言蜚语，许多人都在暗中议论是上层精灵让他们承受了这样的灾难。

“你要面对一场新的战争了，”克拉苏斯对加洛德说，“你需要现在就压制住蠢蠢欲动的战局。”

“有些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行为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加洛德的目光转向新的海洋。那片海面之下也有他永远无法回去的苏拉玛。“永远不会。”

贤者那张白皙的面孔正对着暗夜精灵指挥官。“你必须消弭这样的矛盾，加洛德·影歌，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民能够存活下去的话。”

加洛德打起精神，召唤来贵族和其他各阶层的代表。他还请来了达斯雷玛·逐日者和资历最深的上层精灵。在他的主持下，这两个阵营的精灵在拉文凯斯领主的旗帜下见了面——在新旗帜做好之前，加洛德用这位精灵部队前统帅的旗帜作为代替。这是克拉苏斯的建议，两类暗夜精灵都承认那位领主的崇高荣誉。拉文凯斯同时受到了贵族和宫廷的尊敬。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抗议。”黑森瞪视着那些身穿长袍的暗夜精灵，戴着铁手套的手按住剑柄末端，“我们不会再容忍这些邪恶的同伴……”

达斯雷玛轻蔑地哼了一声，但什么都没有说。他对这些贵族的态度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难道你们还没有从这场灾难里学会任何东西吗？”加洛德怒喝一声。他伸手向大海一指，“难道这还不够让我们结束对彼此的仇视吗？难道你们真的想把恶魔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

“那这些人又做过什么好事？”另一名贵族质问道。

“我们不会为我们做过的事情找借口，”达斯雷玛以毫不容让的口气回应道，“但我们也曾经尽力改正过去的错误。难道你们从没想过，为什么那道传送门过了这么长时间才逐渐完整？是我们冒着生命危险阻挠它的构建。而我们就是在恶魔领主的眼皮底下这样做的！我们还不惜代价地营救了艾露恩的大祭司。在和燃烧军团的战斗中，我们也有许多人牺牲了！”

“这还不够！”

“我能说一句话吗？”

一堆艾露恩的祭司来到正在争吵的暗夜精灵面前。率领她们的是泰兰德·语风和加洛德的姐姐。在大祭司面前，玛维显示出非同寻常的顺从和克制。对此，加洛德很能理解——这位看上去异常年轻的大祭司身上散发出某种非同寻常的感觉，让加洛德的心也立刻得到了安抚。

所有人都向泰兰德单膝跪倒。泰兰德却颇有些尴尬地皱皱眉，抬手示意众人起身。加洛德又微微一鞠躬，才开口说道：“无论何时，我们都会认真聆听月亮女神的声音。”

泰兰德优雅地点了点头，然后对争执不下的两群暗夜精灵说道：“我们的世界再也不会和原来一样了，当然，我们也会有所改变。”她的表情变得严肃

起来。“我们正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最终我们的族群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肯定不会再是原来那样了。”

不安的窃窃私语声在贵族和上层精灵之中同时响起。大祭司的话显然沉重地压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上。

“我们从这场战争与劫难中幸存了下来，但如果我们不齐心协力，我们很可能无法在历史的演进中存续下去。在你们重新提起旧日的仇怨时，先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吧……”

说完这些，泰兰德就转过了身。玛维看了自己的弟弟一眼。加洛德从姐姐的目光中看到了对他的信任。

在姐姐随泰兰德离去的时候，加洛德看到珊蒂斯·羽月就跟在玛维的身后。那位见习祭司离开时给了加洛德一个丝毫不加掩饰的笑容，让加洛德感到一种精灵贵族和巫师们都不曾让他感到过的窘迫和紧张，不过，他的内心也随着这个笑容而轻盈了许多。

黑鸦领主这时清了清喉咙。加洛德立刻将注意力转回到眼前的事情上。“你们都已经听到了月亮女神的话，对此我极为赞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黑森张开嘴，但达斯雷玛在这名身披铠甲的贵族发出声音之前就抢先说道：“我们非常尊重大祭司的话，并且会竭尽全力为我们过去的错误行为作出修正……如果威严的同伴能够给我们机会的话。”

贵族首领从鼻腔深处发出一声深沉的共鸣：“我们也会尽力去迎接未来。如果上层精灵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我们将接受他们的回归，欢迎他们与我们一同努力重建家园。”

双方的回答中仍然残存着往日的嫌隙，但这已经是加洛德能够希望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了。尽管在未来他们仍然难免有矛盾和起争执，但也许这些都不会再导致他们族群的毁灭。

“非常感谢你们来到这里，进行理智的交流，化解旧日的积怨。现在，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尽可能利用我们得到的奇迹，在这个新的世界生存下去。”

贵族和巫师阵营中同时出现了几个声音。每一个发言的人都竭力想要证明自己的主意比其他人的更好。加洛德的面色严肃起来，他也开始尝试从这些发言中挑选出最优秀和可行的建议。

一个人的发言很快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水！”他打断众人的话语，一名斥候的报告这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就在海加尔山的顶峰有一片湖泊，那里很

值得去进行一番调查。他决定亲自去完成这个任务，至少这样能够让他暂时放下其他责任。“黑鸦领主！我需要你们之中有三名志愿者跟随我！我要进行一场短程调查……”然后又转向达斯雷玛，“你们也要有……”

两个阵营中很快就有许多人纷纷报名，对此，加洛德很有些得意。这次调查行动也是一个好机会，能够让这两个阵营的人协同合作。这是一次很安全的行动，但因为水的重要性，这次行动也将在他的人民中产生很大反响。如果贵族和巫师们共同找到了理想的水源，那么所有人都会看到，两个阵营的成功合作是完全有可能的。

加洛德努力压抑住自己微笑的冲动。也许，他终于学会了一些领导艺术……

“玛法里奥……”

德鲁伊将目光从新生的海洋上转回来，“克拉苏斯大师。”

巨龙贤者面色凝重地说：“我们是平等的，不需要使用这种客套的头衔。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对你说，请记住，我只是克拉苏斯。”

“我会的，”玛法里奥下意识地从这位朋友面前后退一步，“你想要什么吗？”

“不……但他们想。”

一阵拍击翅膀的巨大声音充满了暗夜精灵的耳鼓。尘土在他的周围升起，突然间，三个巨大的形体闪耀着光芒，出现在长袍贤者的身后。

是阿莱克丝塔萨、伊瑟拉和诺兹多姆。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红龙女王轻声说道。

玛法里奥的手滑向腰间的口袋里。“你们想要它，想要这个圆碟。”

“恶魔之魂，”克拉苏斯说道，“你在我们着陆的时候忘记把它交给守护者了。当然，那时，许多事情都是一团乱。”

“是的……是的……”德鲁伊的手伸进口袋里。他的手指环绕住那只圆碟，轻轻抚摸着它。为什么他一定要把圆碟交出去？难道他不是已经证明过，自己有权利拥有它吗？如果不是他用这只圆碟一举除掉了卡利姆多的两大祸患，这个世界不就已经毁灭了吗？

“玛法里奥……”

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比自己更有资格拥有这只圆碟，为什么不来试试能不能从他手里把圆碟夺过去？利用他的技艺和圆碟的力量，他肯定能把他们都杀死……

厌恶的感觉充满了这名德鲁伊的内心。他迅速将这只被诅咒的碟子从藏匿它的地方拿出来，远远地递出去，让贤者将它拿走。

克拉苏斯点点头。“我知道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但他并没有接过恶魔之魂，而是指一指地面，“请将它放在这里。”

玛法里奥好奇地扬了扬眉毛，不过还是服从了贤者的要求。圆碟一离开他的手，他立刻觉得有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离开了他的肩头。

“请后退。”

暗夜精灵依言行事。克拉苏斯则转身面向三位守护者。“你们的力量足够吗？”

“只能一试。”诺兹多姆回答。

三位守护者弓起脖子。他们巨大的头颅探到距离恶魔之魂只有几寸远的地方。

“我们不能将它完全封印，”阿莱克丝塔萨说道，“就算我们联合起来也做不到。不过，我们能够确保耐萨里奥——死亡之翼——像我们一样无法使用它。”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克拉苏斯说。但玛法里奥再一次感觉这位巨龙化作的贤者向他所挚爱的女王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这名暗夜精灵无法想象巨龙贤者到底隐瞒了什么，只是看见了克拉苏斯那双充满岁月痕迹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哀伤。而当守护者们向他瞥过来的时候，他又将这种哀伤立刻隐去了。

三头巨龙盯着地上那只渺小的黄金圆碟，正是这样东西造成了巨大的杀戮与劫难。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突然间，恶魔之魂被包裹在一团虹彩四射的能量里，其中最明亮的色彩是红色、绿色和灿烂的青铜金色。恶魔之魂从地面上升起数寸，悬浮在三位守护者面前。环绕在它周围的巨龙施放出的魔法力量让它一次又一次翻转。

渐渐地，三位守护者的能量逐一渗透进原本只由黑龙统治的这件魂器中。红色，然后是绿色、青铜色、以及相伴于这三种主色的各种色彩。

法术停止了。恶魔之魂落回到岩石地面上，发出响亮的撞击声。看上去，它没有任何改变和减损。

“成功了吗？”玛法里奥问道。

“是的，”克拉苏斯直视德鲁伊的双眼，“玛法里奥，我请求你再次将它捡起来。”

尽管非常不愿意再碰到这只碟子，暗夜精灵还是又一次服从了贤者的请求。奇怪的是，玛法里奥发现他已经不想再占有恶魔之魂了。也许是巨龙的法术发挥了效力，也许是他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了。

贤者看了看守护者们，三头巨龙一同颔首。于是他满怀敬意地对玛法里奥说道：“我们知道一个地方，一个那头黑龙不会去的地方。如果你愿意，我们会将它显示在你的意识里……我请求你使用自身的能力，将这邪恶的东西送去那里。”

玛法里奥觉得自己应该能满足克拉苏斯的请求，但他还是皱起眉头，“难道你不能做这件事么？”

“如果是以前，虽然有些困难，但我一个人还可以携带这只圆碟。他们则完全不能碰触它，因为这是死亡之翼的造物。现在，恶魔之魂上的新法术已经让它不能被黑龙或者任何其他龙类碰触，更别说使用了。所以我们只能求你去做这件事。”

德鲁伊点点头，举起圆碟，“告诉我吧。”

克拉苏斯和守护者们久久地凝视着玛法里奥。这名德鲁伊颤抖了一下——巨龙进入了他的意识。

他们向玛法里奥显示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图景，让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曾经亲身去过那里。现在，这名德鲁伊一心只想快些摆脱恶魔之魂，立刻说道，“我知道了。”

然后，玛法里奥将黄金圆碟收起，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克拉苏斯疲惫地说道：“谢谢。”

守护者们全都感激地向玛法里奥点点头。阿莱克丝塔萨抬头望向天空，“那些云……它们开始消散了……”

确实，自从燃烧军团来到卡利姆多之后，天空第一次终于开始变得晴朗。浓密的云层中先是出现了一些零星缺口，然后大块的乌云变得更小，更稀薄，

变成丝绵般的云絮，很容易就被微风吹走了。

玛法里奥的心中突然升起了希望，一种新生的希望……他明白，这种新生的感觉并不只是来自他自己，更来自脚下的这片土地。卡利姆多将会生存下去，对此，他无比确定。

一丝暖意碰触到他的额头，那是令人喜悦的温暖。他伸出手，摸到自己头顶的鹿角长得更长，已经有小的分支从主干上生出来。

伊瑟拉闭起了眼睑，但她的眼珠正在眼眶中迅速移动。她挺起身子，转向另外两位守护者。

“世界将得到治愈，但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我们要回去与族群会合了……”

诺兹多姆点点头。“同意。”

玛法里奥张口想要感谢巨龙们为凡人所做的一切……却又忽然心生犹豫，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他迅速向周围扫视了一眼，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人。然后，这名德鲁伊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要找的是谁，心中感到异常急迫，却又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

伊利丹在哪里？

罗宁看着大海，想到他见证的所有那些燃烧军团造成的死亡——无论是在他自己的时代，还是在这一段时光中。这些死亡里有许多都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有一些人也许不是他的朋友，但至少是他人生的一部分。

他知道克拉苏斯也会有同样的心境，甚至可能比他更强烈。毕竟，那位巨龙贤者已经生存了很长时间，曾失去过许多代他所爱的人和他的同伴。这名人类法师很理解曾经的导师，知道无论经历多少个世纪的磨洗，也不曾让克拉苏斯对哀伤免疫。身边每一个人的死亡都会让那位长袍贤者深受创伤，无论他多么努力地隐藏这些情绪。

而现在，他们又失去了一位挚友。罗宁从没想到过自己会为一位兽人感到哀恸，但事实就是如此。布洛克斯是他们坚定而值得信赖的同伴，是一位高贵的勇士。当人类法师理解了那位老武士的牺牲有着怎样的意义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那位兽人奋不顾身地跳入传送门，知道在那里等待他的只有恐怖的灭亡。但布洛克斯没有丝毫犹豫，他知道玛法里奥需要时间，于是他相信这一点时间必须由他来赢得。

罗宁跪倒在海岸边，这片大海的创生被他视作是对布洛克斯的致敬。如果没有那位兽人的英勇奋战，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无可阻挡的萨格拉斯很可能

会走过传送门，杀光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生灵。

是布洛克斯将历史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还是他一直都属于这个历史轨道的一部分？人类法师想不明白。也许诺兹多姆知道，但时光守护者不会将这样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如果不是涉及到上古之神，他甚至不会提及他自己要经受的磨难。现在，传送门消失了，就连那些古神的威胁也一并被消除了。

人类法师站起身，看着依然在漂向岸边的浮渣。海潮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多数是植物残片，不过也有来自暗夜精灵王国的各种残骸，是的，还有死者的尸体。谢天谢地，尸体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也没有漂向这里。加洛德已经指派一些部队搜索海岸，寻找死者，尽快将他们以适当的方式埋葬。这不只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更是因为安全问题。死尸会传播疾病。对难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威胁。

有东西漂到了法师面前，在海浪中沉浮两次，终于停在了浅水中。罗宁本来没有很在意它，却又感到它有些与众不同。那东西散发出一种魔法的力量。

法师走进海水，弯下腰。

布洛克斯的神木战斧。

罗宁绝对不会认错。他已经太多次见到这件令人惊叹的武器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尽管这是一把大型双刃战斧，但它的握柄却似乎在完美地配合着罗宁的手指。罗宁觉得它就像羽毛一样轻，甚至上面连被海水浸湿的感觉都没有。

“这不可能……”人类法师带着怀疑的神情望向了大海，喃喃地说道。

为什么自己会有如此惊人的发现，罗宁对此找不到任何解释。这名人类法师低头看着战斧，又看看海面，目光回到战斧上，久久不曾离开。

最终，罗宁朝传送门曾经所在的方向望去。在这个人类的想象中，布洛克斯仿佛仍然站在被他杀死的恶魔身上，向更多敌人发出挑战的吼声。

人类法师突然高举起战斧——在他的时代里，兽人就是这样向战死的英雄致敬。他将战斧高高举起三次，才让斧头向下，将战斧放低。

“他们会为你而歌唱，”罗宁悄声说着，回忆着布洛克斯对他和克拉苏斯说的话，“他们会传扬你的颂歌，世世代代，永不止息。这是我们的承诺。”

人类法师将巨斧扛到肩头，转身去找克拉苏斯。

第二十二章

伊利丹下了夜刃豹，用被包裹住的双眼审视这片茂密的丛林，寻找一切可能的危险。当然，他只是孤身来到这里，因为他丝毫不怀疑自己有能力对付这里的一切。永恒之井消失了，但他已经从罗宁和燃烧军团那里学会了很多，足以弥补这一损失。而且再过几分钟，连这一点顾虑他也不会有了。

这名巫师将坐骑系在一棵树上。加洛德·影歌和其他暗夜精灵的领袖正在忙着为诸如食物和住宿类的烦琐事务而争吵不休。伊利丹很愿意将这些小事丢给其他人处理，他来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一件他相信将远远超越其他所有凡俗事务的功业。

他要复兴暗夜精灵的生命血脉。

除了伊利丹以外，其他所有人都太天真了。他们竟然相信恶魔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中来。燃烧军团已经品尝到了卡利姆多的美味，正渴望着第二次将这个世界吞入口中。下一次，他们一定会派出更强大的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摧毁这个世界。对此，伊利丹确信无疑。

所以，伊利丹必须为了抵抗恶魔的再次入侵而做好准备。

这座远古湖泊深处在海加尔山的最高峰，侥幸逃过了这一次劫难。无论抵抗者还是恶魔，最初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湖泊的正中央有一座被绿茵覆盖，只应存在于田园诗歌中的岛屿。伊利丹认为全都是命运使然，才让他成为了第一个跨过这片净水的人。这很符合他的心愿。

他碰了碰腰间那只厚实的口袋，珍藏在里面的东西正在向伊利丹发出呼唤，用充满诱惑的歌声向这名巫师承诺，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的族人将拜倒在他脚下，对他感激涕零。他则会成为他们之中最伟大的英雄，甚至还要超过他的哥哥玛法里奥。

玛法里奥……他的双胞胎哥哥正受到所有人的崇敬，仿佛是他一个人拯救了世界。人们也稍稍承认了伊利丹的功绩，但许多人都无法理解这名巫师真正的计划。越来越多的谣言都说他投奔恶魔是真心想要加入他们，是他的兄长拯救了他的灵魂，才没有让他彻底堕落。伊利丹自己的努力却完全没有得到认

可，他的眼睛——他强大无匹的眼睛却只被看作是与燃烧军团的主子签订契约的标志。

他那个完美无缺的兄长在公众面前为他说了不少赞美之词，但这只让玛法里奥自己显得更加宽宏大量。就连那双从玛法里奥额头上生出的鹿角也受到了暗夜精灵的追捧。一直以洁癖而著称的暗夜精灵怎么可能会容得下这种变异的外表？但他们却将这双鹿角颂为神迹，仿佛现在玛法里奥也是半神之一了……就是那些在战场上不堪一击的半神。而伊利丹却从那场战争中活了下来，还掌握了更强大的力量。

不管怎样，这一切都会改变，伊利丹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对自己说，他们会看到我所做的一切……并为此而成千上万次地感谢我的。

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展现在他的脸上。这名巫师打开口袋，从里面拿出一只瓶子——和泰兰德早先见到他拿出的那一只完全一样的猩红色玻璃瓶。实际上，不只是瓶子一样，里面所盛的东西也一模一样。

永恒之井也许消失了，但伊利丹·怒风挽救了它的一小部分。

会成功的！我知道一定会成功的！伊利丹曾经亲身感受过永恒之井那令人惊叹的伟大力量。即使现在他只有这样一点，也足够了。

如同艾萨拉女王一般的瓶塞再一次为他舞蹈，然后跃出瓶口。这名巫师任由瓶塞落在草地里，他则将瓶子向湖中倾倒下去。

瓶中的黑水流入了清澈的湖水中。

永恒之井的水滴刚刚碰触到湖面，整座湖泊立刻开始闪烁起微光。随着黑色水滴的汇入，本来平静如镜面的蓝色湖水突然放射出强烈的光芒。剧烈的变化迅速向外扩展，光芒将伊利丹所在的小岛包围、覆盖。只是几秒钟的时间，整片湖水呈现出一种丰富的蔚蓝色光彩。一看便知，这是魔法的辉光。

在伊利丹敏锐的视觉中，这番变化的景象更加撼人心魄。他的计划是重新创造出一个永恒之井，却没有想到自己能看到如此令人目眩神迷的景象。

而且……他要做的还远不止如此。

他将手伸进口袋里，拿出第二只瓶子。

这一次，伊利丹只是简单地拔掉瓶塞，把瓶中的液体倒进湖水。随着他的动作，湖水中的蓝色光芒又发生了变化。一道道纯粹的能量如同触须在水面上舞动。伊利丹感觉自己沐浴在一种奇妙的光线中。除了永恒之井，他从没有在任何地方体验过这种感觉。

他双唇微张，只想投身在这片蓝水中。但他终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再次将手伸进口袋里。

第三只瓶子又会怎样？

他拔掉瓶塞，正打算向湖中倾倒。

“月亮女神在上，你在干什么？”

伊利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任务里，没能注意到其他人的靠近。他猛然转过身，手中仍然拿着最后一只瓶子，面对着一队骑在夜刃豹上的人。他们的首领正是加洛德·影歌。

“队长……”伊利丹说道。

一名上层精灵向伊利丹身后看了一眼。“他对这片湖动了手脚！这……”那名巫师的脸上突然充满了敬畏的神色，“这种感觉就像是永恒之井……”

“艾露恩守护我们！”加洛德身边的一名贵族喊道，“他要重现永恒之井！”

暗夜精灵指挥官下了夜刃豹。“伊利丹·怒风！立刻停止你的行为！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兄长，我……”

“我的兄长……”一阵狂傲的怒气从伊利丹胸中升起，又进一步被这片魔法湖水所激发。强大的魔法能量再一次涌过伊利丹的身体，他现在已经无所不能……“永远都是我那位高贵的兄长……”

这时，其他人也都纷纷下了坐骑，跟在加洛德·影歌身后。他们警惕的表情让伊利丹不由得绷紧了全身的肌肉。他们想要阻止他从这湖中获得力量！伊利丹看了一眼那些上层精灵。他们肯定想要将这片湖据为己有……

“不……”伊利丹说道。

一名贵族犹豫着说道：“艾露恩在上！他的那块布下面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在发光？”

伊利丹瞪视着那些上层精灵。

上层精灵的首领抬起一只手，摆出防御的态势。“小心……”

火焰突然在其他巫师的身周腾起。他们纷纷发出尖叫。

加洛德和贵族们向伊利丹扑过来。伊利丹冲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露出冷笑，随意一摆手。

那些军人脚下的地面爆开。加洛德被抛了回去。贵族首领——黑鸦领主更是高高飞起，撞在了一棵树上，发出响亮的碎裂声。

“你们这些蠢货！你们……”

伊利丹的双脚突然陷进泥土之中。低头看去，却又被许多树枝缠绕住身体。双腿被绑缚在一起，双手紧贴在身侧。伊利丹想要说话，但嘴里充满了树叶，牢牢黏住了他的舌头。他甚至连精神都无法集中，一阵嗡嗡声一直回荡在他的耳边，仿佛有上千只小虫子在他的耳朵里安了家。

伊利丹大惊失色地跪倒在地上。在震耳欲聋的嗡嗡声中，他隐约感觉有另一个人正向他走过来。他很清楚那会是谁……

“哦，伊利丹……”玛法里奥的声音清晰地穿透了嗡嗡的噪音，“伊利丹……为什么？”

德鲁伊凝望着这片湖水。水中闪烁不定的蓝色光芒清楚地表明了它所遭受的污染。现在没有人能够饮用这片湖水了。就如同从前的永恒之井一样，这里现在成为了魔法的源头，而不再是生命的清泉。

“哦，伊利丹……”玛法里奥看着自己被紧紧捆绑的双胞胎弟弟，不停地说着。

“达斯雷玛还活着，”泰兰德在他身后说道，此时这位月神祭司正跪在那名上层精灵的首领身边，“还有另一个人也或者，但其他人都死了，”泰兰德的声音有些颤抖，“烧灼他们的火焰都来自他们皮肤下面……”

玛法里奥本打算只与巨龙和克拉苏斯一同前来查看。但泰兰德也像德鲁伊一样感到了伊利丹的异动。于是，她率领几名祭司紧随巨龙之后匆匆赶来。但她来得太晚了。

玛法里奥也来晚了。

“黑鸦领主死了。其他人，我相信都还可以救治。”另一名祭司说道。

“我的……弟弟还活着，”玛维说道。她和珊蒂斯全都在照顾人事不省的加洛德。现在加洛德的脸上全是瘀伤，铠甲上出现了更多的凹痕。血液凝结在他的数道伤口上，幸好有祭司的祈祷，这些伤口都开始愈合了。

加洛德的姐姐站起身，脸上阴云密布。她瞪视着伊利丹，伸手抽出了腰间的利刃。

“不，玛维！”泰兰德命令道。

“他差一点杀了我的弟弟！”

月神大祭司挡在她面前。“但他没能做到。决定他命运的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加洛德。”她向玛法里奥瞥了一眼，“难道不是这样么？”

玛法里奥哀伤地点点头。“这是加洛德的权力，我对此没有异议。”然后这名德鲁伊又摇摇头，“所以他那时才会回到永恒之井岸边。”

“我不知道他又汲取了井水。”泰兰德带有歉意地说道。

玛法里奥俯身跪在弟弟的身旁，伊利丹的呼吸很平稳。但当他感觉玛法里奥靠近的时候，身子立刻变得僵硬起来。德鲁伊开始搜查他的口袋。

“至少还有四瓶……他会将这片湖彻底变成另一口永恒之井。”

“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挽回？”

克拉苏斯一直站在后面，看着眼前这一幕。现在这位长袍贤者终于喃喃地说道：“不……没办法了，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

阿莱克丝塔萨却说道：“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让它变成另一种力量。一种不像永恒之井那样邪恶的力量。”

贤者的眼睛忽然睁大了一下。“啊！当然！”

玛法里奥强迫自己从弟弟身边站起。“那该怎么做？”

三位巨龙守护者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纷纷点头表示赞同。阿莱克丝塔萨转向暗夜精灵说：“我们要种下一棵树。”

“一棵树？”德鲁伊看向克拉苏斯，希望从贤者那里得到一些解释。

但贤者完全隐藏起了自己的表情，只是说道：“不是一棵普通的树。”

为了减轻伊利丹的行径所造成的冲击，他们迅速开始了一场仪式。伊利丹被藏起来，以免造成更多的麻烦。加洛德的姐姐自告奋勇看守他，直到暗夜精灵最终决定他的命运。由于得到珊蒂斯和玛维的治疗，加洛德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他坚持对伊利丹的最终审判要由他和玛法里奥共同作出判决。

除了克拉苏斯、罗宁和巨龙守护者之外，参与这场仪式的只有暗夜精灵。他们都很清楚，守护者的决定将对他们一族造成巨大的影响。他们已经承受了太多苦难，现在所有人都不希望这样的苦难会持续下去。贵族、上层精灵和曾经是低等阶层的代表都来到了海加尔山顶峰，其余的幸存者也都尽可能聚集在山下。他们无法看到仪式的进程，但他们知道，这个仪式将影响他们所有人的命运。

玛法里奥和其他受到邀请的暗夜精灵尽数来到湖中心的小岛上。尽管海加尔山异常高峻，但顶峰却相当温暖。在山顶湖泊被注入魔法之后，这里的气温可能更高了。

“这里真美。”泰兰德悄声说道。

“如果能够只有这番美景就好了。”玛法里奥闷闷不乐地说道。伊利丹的所作所为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对于该如何处置自己的弟弟，他已经有了一些设想。而想到这些想法将被付诸实施，这名德鲁伊又感到心痛难忍。不管怎样，伊利丹显然已经不值得信任了。他在疯狂中杀害了同胞。他认为暗夜精灵需要有一口新的永恒之井，才有能力自保，以对抗燃烧军团未来可能对这个世界再次发动攻击。这个想法无论对错，都不能作为他杀人罪行的借口。

暗夜精灵虽然曾被迫要适应白天的战场环境，但毕竟还是属于夜晚的生灵。不过，加洛德同意了巨龙的要求，准备在正午时分举行仪式。阿莱克丝塔萨解释说，升到天顶的太阳是这场仪式成功的要素之一。加洛德不打算就这件事和巨龙进行争论。

这座岛的面积不算小，岛上只有茂密的蒿草。举行仪式的人们依照阿莱克丝塔萨的要求来到岛中央。巨龙们找到这座岛的中心点，划出一小片地方，环绕在它的周围。

生命守护者开始了仪式，用悠远浑厚的声音说道：“卡利姆多承受了巨大的灾难。”站在她周围的人纷纷点头，她的声音继续下去：“暗夜精灵所受的苦楚最为深重。对此，你们一族并非完全无辜，但你们的伤痛和你们为了拯救世界所做出的贡献让你们理应得到原谅。”

一些人用不安的眼神瞥向上层精灵。但没有人多说什么。

红色巨龙放下一只龙爪，那里面有一颗看上去很像橡果的种籽。巨龙小心翼翼地捧着它，就像捧着一个婴儿。玛法里奥凝视着那颗种籽，感到一阵刺痛。

“感谢母亲树加尼尔。”她说道。

玛法里奥知道那棵树是死去的半神艾维娜的家园。

“加尼尔已经枯萎，随它的女主人一同逝去，但这颗种籽活了下来。我们将用它培育出一棵新树。”

诺兹多姆将一只爪子按在那片空地上，挥动一下，挖出一个最适合这颗种籽的深坑。阿莱克丝塔萨将种籽轻轻放入其中。伊瑟拉将泥土推到种籽上。

生命守护者凝望太阳。片刻之后，她和另外两头巨龙向埋好的种籽低垂下头。

“我将健壮生命的力量给予暗夜精灵，只要这棵树生长于斯，这誓言便长存不灭。”阿莱克丝塔萨朗声说道。

一道柔和的红光从她身上流向覆盖种籽的土堆。与此同时，强烈的阳光也照射在土堆上，又向四面八方扩展，洒向整片湖面。一些暗夜精灵耸动身子，不过所有人都保持着绝对的安静。

一种神奇的暖意落在玛法里奥的身上，他下意识地握住了泰兰德的手。泰兰德没有将手抽走，反而用力握紧了玛法里奥。

土堆开始翕动，仿佛一只小生物正要从里面钻出来，被不断推开，从土堆上滚落。

种籽生出一根幼苗。

幼苗向上生长了一码高，细小的枝杈伸展开来。葱郁的绿色叶片在树枝上萌发，变成了一个精致的小树冠。

阿莱克丝塔萨略微后退，诺兹多姆用略带嘶声的嗓音说道：“时间将再一次陪伴暗夜精灵。我赐予他们永远的存续，永远有机会学习，只要此树长存……”

随着他的吁气声，一道青铜金色光芒伴随着阳光，如同刚才的红光一样流过树苗，沉入泥土之中。

树苗再次成长。在围观众人的惊叹中，它的高度已经超过了暗夜精灵身高的两倍。树叶变得越发茂密翠绿，充满了对暗夜精灵一族的期许。树枝变得粗壮，显示出大树的健美和力量。树根如同许多条腿，迈出在地面以上。树冠覆盖的空间已经足以让不少暗夜精灵安坐其下。

诺兹多姆点点头，也像阿莱克丝塔萨一样向后退去。现在只剩下伊瑟拉了。

绿色巨龙用闭住的眼睛端详这棵树。尽管它生长得非常迅速，但还是无法和巨龙相比。

“暗夜精灵曾经失去了希望，我将梦想的能力再次给予他们。梦想、想象，他们所蕴含的希望能够帮助暗夜精灵重建生活，治愈创伤，成长繁荣……”看上去，她准备像刚才那两位守护者一样行动，却又忽然停顿，将头转向玛法里奥，“而对于被我看中，踏上我的道路的人，我赐予他和其他德鲁伊进入翡翠梦境之路。在那里，在他们最深沉的睡眠中，他们能够跨越世界，学习智慧，汲取翡翠梦境的力量……以此在未来世代中更好地维护卡利姆多的健康和安全。”

玛法里奥咽了一口唾沫。他没办法做出别的反应。他感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但最让他怦然心动的只有泰兰德那自豪的碰触。

伊瑟拉再次看向新树……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绿色的雾气。像之前的两位守护者一样，她将自己的赐福注入到了这棵树中。

随着最后一点绿雾完全渗入泥土，围观的暗夜精灵开始感到大地的震颤。玛法里奥牵着泰兰德后退了几步。仿佛是得到了他的暗示，其余暗夜精灵也纷纷后退。巨龙也同样向外退开，只是不像细小的精灵们退得那样远。

这棵树一直在长大。它的高度又增加了一倍，然后再次翻倍。它越长越高，一直向辽远的苍穹伸展过去。很快，玛法里奥就相信，就算是海加尔山下的人们也能看到它迅速生长的巨大树冠了。那树冠是那样广大，整个湖面甚至更远的地方都应该被遮蔽在树荫之中。但阳光依然透过树冠洒落下来，就连湖面上也还是波光粼粼。

它的树根也在扩展，隆起得越来越高，又弯曲下来，深深扎入土壤之中，支撑起这棵巨树。仅仅是这些树根就已经非常高大，看起来甚至可以将拉文凯斯领主失去的黑鸦堡垒都笼罩在其中……而这些树根和整棵巨树还在继续生长。

当巨树的生长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就连巨龙也仿佛只是栖息在它的枝杈上被叶片遮住的一只鸟雀了。

“立在你们面前的就是诺达希尔——世界之树，它将长存于此！”生命守护者用庄严的声音说道，“只要它生长于斯，只要得到关爱与崇敬，暗夜精灵就将昌盛繁荣！你们会发生改变，你们会踏上不同的道路，但你们永远都将是卡利姆多的一部分……”

克拉苏斯突然站到玛法里奥身后，悄声对德鲁伊说：“这棵树将根系深深扎入大地，将保持这片湖水一直如此。阳光一直都会是这个永恒之井的一部分。黑水不会涌流至此。”

玛法里奥感到一阵深深的欣慰。他低头看了看泰兰德，泰兰德正在凝视着他，这让他的面颊不禁有些发烫。还没等玛法里奥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泰兰德已经吻在了他的嘴唇上。

“无论我们的族人得到允诺的那个长远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他的儿时好友轻声说道，“我都希望能够与你一同见证它。”

玛法里奥感到更多的血液涌上自己的面颊。“这也是我的愿望，泰兰德。”

玛法里奥亲吻了泰兰德，但就在他这样做的时候，另一张面孔闯入了他的脑海。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欢喜的时刻，他应该将守护者的赠礼告诉所有同胞。但对于玛法里奥，这些事突然变得不再那样重要。他还有伊利丹的事情要处理。

泰兰德从他面前退开，一双秀眉皱在一起。“我知道你心中为何突然充满了哀伤。玛法里奥，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但不要让这份罪责偷走你的心。”

玛法里奥从爱人的话语中得到了力量。“我不会的，我向你承诺，我不会的。”

玛法里奥的目光越过泰兰德的肩膀，看见克拉苏斯和罗宁无声地退入到人群后面，又向巨龙瞥了一眼，发现诺兹多姆不见了。应该就是这样吧，那位守护者默默地消失了，没有任何人注意到。

他们三个同时离开，一定不是巧合。

“玛法里奥，现在要做什么？”

“跟我来，泰兰德，不要让别人注意到。”

泰兰德没有争辩。两个暗夜精灵追上了克拉苏斯和人类法师。

那个声音回荡在克拉苏斯的脑海中。已经耽搁太长时间了，现在必须结束了。

是诺兹多姆的声音。

“罗宁……”

人类点点头。“我听到了。”

就在暗夜精灵都在看着世界之树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们两个退出了人群。克拉苏斯很想再和玛法里奥说几句话，但他也渴望着能够返回自己的家园。

在仪式完成之前，诺兹多姆就找到了克拉苏斯。时光守护者单独对克拉苏斯说道：“我们亏欠你很多，考雷斯特拉兹。”

诺兹多姆所说的“我们”并不只是他和其他守护者，还包括了时间流中各种不同的他。这是时光守护者独有的特性。

“我只是做了必须做的事情。罗宁——还有布洛克斯——也都是如此。”

“我在此时也正和那位法师说话。”时光守护者告诉克拉苏斯。对青铜龙王而言，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绝非难事，“就像对你一样，我也告诉了他，我会送你们回家。”

克拉苏斯对此非常感激。还留在阿莱克丝塔萨身边，却不能让他的女王知道她和其他巨龙将要承受的命运，这让克拉苏斯深感痛苦。“我……非常感谢。”

青铜巨龙庄重地看着贤者。“我知道你向她隐瞒了什么，向我们隐瞒了什么。明明知道这样的事情，却无法阻止它们，这是我的命运，也是我的诅咒。请明白，我此时是在请求你的原谅，因为我将在未来对你有所亏负。但我只能履行我注定的命运……就像玛里苟斯。”

“玛里苟斯！”克拉苏斯想到他秘藏在那个微型空间中的龙蛋，急忙说道，“诺兹多姆……”

“我知道你做了什么，把它们给我，我会将它们交给阿莱克丝塔萨。等到玛里苟斯恢复之后，他会照料那些幼龙。和其他事情相比，这只是时间线上的一个小变故。我很赞同你的行动。蓝龙将再一次飞翔在苍穹之上，即使他们的数量在一万年以后也不会太多。但能够存续下来总要好过灭亡。”

克拉苏斯很想再看一眼他心爱的女王，但他担心这会让他透露出一些不应该让阿莱克丝塔萨知道的事情。他早已和罗宁做好了青铜龙王重新出现的准备，尽管没能向女王告别让他深感遗憾。

罗宁仔细端详着他说：“你还可以跑去见她。我理解你。”

面容憔悴的贤者摇了摇头。“我们已经让未来产生了足够多的变化，将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嗯，你比我更坚强。”

“不，罗宁，”克拉苏斯摇着头，喃喃说道，“一点也不。”

“你准备好了么？”诺兹多姆突然问道。

两个人转头看着守护者，耐心地等待着。

“你在这里已经多长时间了？”长袍贤者突然问道。

“就像我选择的那样长，”诺兹多姆没有给出其他回答，只是伸展开双翼，“上来，我会带你们回到未来，回到你们自己的时代。”

罗宁露出怀疑的神色问：“我们的时代还和原来一样么？”

“当永恒之井自我吞噬的时候，上古之神再一次被封印。他们进入时间长河的部分随同永恒之井一起消失了。真实绘卷上被撕裂的地方也得到了弥合。在我看来……前行的道路已经足够清楚了。”

罗宁从地上拿起了布洛克斯的战斧。

“拿这个做什么？”守护者问。

贤者和法师都露出坚毅的神情。“我们要带上它，”克拉苏斯坚持道，“否则我们就留在这里，插手更多的事情。”

“那就拿着它吧。”

两个人迅速攀上龙背。就在这时，克拉苏斯看到另外两个人影躲藏在树林中，立刻感应到了他们是谁。

“诺兹多姆……”

“好的，好的，德鲁伊和祭司，我一直都知道。那就出来道个别吧！我们必须走了！”

尽管守护者对那两个暗夜精灵毫不在意，但克拉苏斯却有些不安。“你们两个听到了……”

“我们全都听到了。”玛法里奥说道，“只是我们全都不明白。”

贤者点点头。“很多事，我们都无法说出口。你们只需要知道，我们一定会再见。”

“我们的族群能够存续下去吗？”泰兰德问。

贤者斟酌了片刻才说道：“是的，这个世界会因为你们而变得更好。好了，我们真的要说再见了。”

罗宁高举起布洛克斯的斧头，以此向两个暗夜精灵道别。

诺兹多姆再次伸展双翼。两名暗夜精灵立刻向后退去，同时也向龙背上的朋友挥手致意。

但还没等他们将手抬高……巨龙和龙背上的骑手已经消失不见了。

第二十三章

罗宁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片草地上。

一开始，他很担心出了什么岔子。不过当他坐起来的时候，一幕熟悉而幸福的景象出现在他眼前。

一幢房子。他的家。

他回家了。

更重要的是，他看见了加莉亚——那名帮助他照料怀孕妻子温蕾萨的女子。加莉亚的样子看上去很不错，面色有些焦急，却也很欢快。罗宁不清楚自己消失了多久，现在他只想知道孩子们多大了。

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到一阵惊慌，因为他听到温蕾萨在呼喊：“加莉亚！快来！”

罗宁毫不犹豫地跳起身，跟随那名女子跑了过去。加莉亚的身材颇为丰满，动作却很快捷。没等温蕾萨再次呼喊，她已经一步冲进了屋门。

法师在片刻之后也跑到屋门前，同时高举起一只手，准备保卫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犀利的目光射向门内，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遭到劫掠或焚烧的家，但只是发现家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

“温蕾萨？温蕾萨？”

“罗宁！赞美太阳之井！罗宁，我在这里！”

罗宁向卧室跑去，心中充满了对灾难的恐惧。一阵呻吟声让他颈后的毛发都倒立起来。

“温蕾萨！”罗宁一头闯进屋内，“我们的双胞胎！他们……”

“他们就要出世了！”

罗宁睁大了眼睛。他的妻子正躺在床上，怀孕中的肚子仍然高高隆起……不过很快它就会有变化了。

“该……”罗宁刚张开口，就被加莉亚一把推到了旁边。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最好就往后站，一切都交给我，罗宁大师！”

法师知道自己最好不要和这位妇人争辩。他向后退，靠在墙边，做好了帮忙的准备，但很快他就看出温蕾萨和加莉亚将一切都处理得很好。

“第一个孩子要出来了。”温蕾萨宣布。

罗宁静静地等待着，注视着，心中想着他刚刚经历过的所有那些动人心魄的事情。他穿越了时间长河，在燃烧军团的第一次入侵中生存下来，还帮助过去的人们拯救了世界和未来。

但他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无法和他现在参与的这场奇迹相比……他只能无比庆幸他和他的朋友们赢得的胜利。

而在漫长的时光之前，加洛德·影歌正在主持一场集会。和小岛上刚刚举办的仪式相比，现在会场上的气氛显得格外严肃。暗夜精灵的众位首领和他们的盟友都在旁听即将公布的判决。

士兵们将一名暗夜精灵押送到会场。他的嘴被布条封住，双臂被铁铐锁在背后，防止他的双手做出任何手势。玛法里奥向他施加了盲眼法术和其他压制性法术，以防止湖边那起可怕的事件再次发生。

当他站到人群中心的圆形空地上时，准备对他做出指控的人们已经就位。伊利丹用蒙在丝巾后面的恶魔双眼傲慢地瞪视自己面前的人。一名士兵小心地除掉了塞住他嘴巴的布条。

“伊利丹·怒风，”加洛德的声音和他作为卫队长的时候完全不同，“你曾经多次与同胞并肩奋战，英勇对抗入侵我们世界的邪恶势力，但可悲的是，你也曾经多次向你的同胞证明，你是一个危险人物！”

“危险人物？我只是一个能够看到事实，承认事实的人！我的计划是拯救我们的未来！拯救我们的种族！我……”

“攻击了那些与你意见相左的人——杀害了许多人，并重新召回了本该被彻底忘记的灾难源头！”

伊利丹啐了一口。“当恶魔回来的时候，你们全都会向我祈祷，将我视作神明！我知道他们是怎样思考，怎样行动的！下一次，他们将不会就这样遭到驱逐！你们必须像他们一样作战！而只有我拥有知识……”

“这样的知识，我们宁可没有。”加洛德向周围环顾一圈，仿佛是要找什么人。但显然他没有找到那个人。这名暗夜精灵的领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伊利丹·怒风，既然这份责任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只能想到一个处置你的方式！尽管这让我感到痛苦，但我只能在此宣布，你将被处以死刑……”

“还真是原始啊！”伊利丹冷笑着说。

“死刑的方式是……”

“加洛德……请原谅我迟到了，”一个人来到伊利丹身后，“我能发言吗？”

暗夜精灵指挥官点点头，脸上几乎流露出感激的表情。“这件事更应该由你来决定。”

玛法里奥绕过他的弟弟。伊利丹的脸转向这名德鲁伊，随着他站到巫师和士兵之间。“很抱歉，伊利丹。”

“哈！”

“你想要说什么，玛法里奥大师？”加洛德催促道。

“关于我的弟弟对燃烧军团的叙述，其中有一些是真实的，加洛德，他们还会回来。”

“所以，你想要我们忘记他的罪行和他的威胁？”

德鲁伊摇了摇生有鹿角的头。“不，”他向自己的双胞胎弟弟瞥了一眼——那是另外的半个他。然后又看了看泰兰德，月神大祭司正站在人群边缘，身边跟着玛维和珊蒂斯。当玛法里奥为了自己必须去做的事情而感到痛苦的时候，泰兰德一直陪在他身边。这位大祭司支持他的决定，尽管这并不能减缓他的痛苦。

“不，加洛德，”玛法里奥将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坚定起自己的意志，“不，我想要你囚禁他……如果有必要……哪怕是要囚禁一万年……”

人群中突然爆发出各种议论声。玛法里奥闭上眼睛，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于未来，他有着自己的猜测。他无法忽略克拉苏斯和罗宁给他的提示。现在这名德鲁伊只能祈祷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但一切只有等到未来才能知晓……

最后……

萨尔派去高山中调查他所见幻象的两个人至今还没有带回消息。也许他们还在进行搜寻，但这位兽人领袖怀疑事实可能会更加糟糕。任何优秀的统治者，即便是尚武好斗的兽人一族的首领都不会愿意派忠诚的战士去白白赴死。

夜幕早已落下，他的大部分臣民都在熟睡之中。只有他和卫兵们依然保持着清醒。萨尔也应该去睡了，但他的心中无法放下那个前途未卜的任务。在布洛克斯和加斯卡奥离开之后，这种不安便与日俱增。

火把的光亮闪烁不定，映出一片片有如活物的阴影。萨尔没有在意它们，直到他突然注意到门旁边的一片阴影没有跳动。

兽人酋长立刻从石头王座中跳起来。“谁敢闯进来？”

萨尔的人生中从来都不缺少刺客，但这一次走进来的并不是这种人——一名面容干瘦的兽人身披狼皮，手中拿着雕刻成龙头形状的图腾，拖曳着脚步向他走来。

“向你致敬，萨尔！”这名年迈兽人的声音依然强壮有力，“向你致敬，兽人的拯救者！”

“你是谁？你不是卡尔萨！”萨尔低吼道。卡尔萨是他身边的萨满。

“我是一个带来消息的人……关于一位勇士的消息，布洛克斯加。”

“布洛克斯？他怎么样了？快说！”

“那位勇士牺牲了……但他在死前消灭了无数敌人！他再一次与燃烧军团奋勇作战，倒在他斧刃下的恶魔如果逐一点数，要用一整天才能数完！”

“燃烧军团！”萨尔最害怕的事情成真了！“他们在哪里？告诉我，我将召集我的武士们，与他们作战！”

头发几乎已经掉光的老萨满却只是摇摇头，咧开没有了牙齿的嘴，冲萨尔一笑。“已经没有恶魔了！布洛克斯加和他的战友战胜了燃烧军团。你的勇士再一次坚守住了隘口，甚至打退了恶魔的君主！”说到这里，这名萨满带着尊敬的神情低下头，“为他唱起颂歌吧，伟大的萨尔，正是他为你们拯救了世界……”

片刻之间，相较而言更加年轻的兽人萨满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然后问道："这是真的？所有这些都是真的？"

"是……我还带来了这个。它代表了一位英雄的荣耀。"尽管这位老萨满看上去身体瘦弱，却向萨尔递过来一柄巨大的双刃战斧。萨尔眨眨眼睛，刚才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位老者还携带着这样一件大型武器。

"我从没见过这个。"

"这是一件德鲁伊制作的武器，又得到了森林神灵的加持。它是特别为布洛克斯打造的。"

"它将被放置在一个光荣的位置上。"萨尔低声说道。他轻轻从老者手里接过战斧，用歆羡的目光仔细端详它。这柄战斧轻得就像一片羽毛，看起来完全用木头雕刻而成——就连斧刃也不例外，但显然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你怎么会得到它……"

老萨满并没有回答……他已经不在萨尔面前了。

兽人酋长喷出一股鼻息，冲出门口。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战斧，心中突然怀疑这一切都是精心设置的阴谋，只为了将他除掉。

他看到了自己的王座大厅门前站岗的两名卫兵。"他在哪里？那个老头儿在哪里？"

"没有人！"高阶卫兵立刻回答道。

萨尔气恼地低吼一声，推开哨兵向前跑去，快步冲出大门。一轮满月照亮面前的城市，但兽人酋长还是没有找到他的目标。

不，那个家伙还在。萨尔向月亮抬起头的时候看到了他。

就在月亮旁边的夜空中，他看见了一头巨龙伸展双翼。

一头红龙。

克拉苏斯/考雷斯特拉兹调转方向，朝红龙一族的家园飞去。罗宁和他的温蕾萨在一起。这头红龙负责将勇敢的布洛克斯的传奇告诉他的兽人同胞们。

现在，终于到了他回家的时候了。

属于未来的明天即将到来……

关于作者

理查德·A.纳克是《纽约时报》评选出的奇幻文学畅销作家，也是参与《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创作的著名作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已创作了超过五十部长篇小说和众多短篇小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被魔兽玩家奉为经典的《上古之战三部曲》。

除创作《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外，理查德·A.纳克还参与撰写了多部游戏背景小说，其中不乏《龙枪》系列的《修玛传奇》、《暗黑破坏神》系列的《血之遗产》等广受赞誉的作品。时至今日，上述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并深受玩家喜爱。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部落的崛起
[美] 克里斯蒂·高登 著　谢旋劼 译
RISE OF THE HORDE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部落的崛起

作者：【美】克里斯蒂·高登

译者：谢旎劼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9-01

ISBN：978-7-5133-3200-2

目录
CONTENTS

引言

致以对克里斯·梅森的诚挚感谢，感谢他对这个项目的坚定支持和热情。

同样感谢曾与我一同游戏的《魔兽世界》里所有出色的RP玩家们，包括（但不限于！）阿伦和艾丽卡·乔利-米尔斯，莱西·科尔曼，尤其是西恩富。

是他让我踏上了成为RP玩家的第一步！

暗影议会，天下第一！

导读

《部落的崛起》于2006年成书，由克里斯蒂·高登女士以部落大酋长萨尔的名义写成。

作为日后被选入“战争编年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小说，《部落的崛起》并非像本系列中的其他三本小说一样由游戏剧情改编而来，而是通过霜狼氏族年轻的酋长杜隆坦成长的经历，见证了原本淳朴而高贵的兽人氏族是如何在古尔丹的带领下走向腐化与堕落，最终成为战争机器：部落。

作为《魔兽世界》资料片《燃烧的远征》剧情内容的先导小说，本书也花费了相当的笔墨描写德莱尼人的故事。从先知维伦离开阿古斯以后，德莱尼人历经两万余年的岁月才在德拉诺星球上定居下来，却没想到他们的到来成为改变兽人命运的导火索。在《部落的崛起》中兽人对德莱尼人施加的种种暴行，也为德莱尼人来到艾泽拉斯之后与部落的种种恩怨纠葛埋下了伏笔。

尽管本书的主角杜隆坦身处一个绝望的时代，但他与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跨越氏族的友谊和与德拉卡的爱情仍是本书的亮点，正是这两人对杜隆坦的种种支持，给本书残酷的基调融入了几许温柔的色彩。

本书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的兽人英雄，其中，最为“精髓”的人物是充满了矛盾的影月氏族酋长——耐奥祖。耐奥祖在妻子亡故后一蹶不振，被古尔丹诓骗遭到燃烧军团利用。在得知真相以后，耐奥祖没有勇气向族人们揭露古尔丹的谎言和阴谋，却最终将一封写有真相的密信送给了正直的杜隆坦。而正是由于杜隆坦得知了部落的真相，不曾喝下恶魔之血，未来兽人的命运才得以改写。

——编者

序章

陌生人身上散发出的能量盘旋着，闪耀着斑斓的色彩，令周围的空气也震动不已。这些能量飞舞在他身后，仿佛一件斗篷；它们笼罩着他高高在上的头颅，有如一顶皇冠闪耀着光芒。他的声音在耳边与脑中都能听得真切，这声音随着血流一同奔涌，如同一首早已被忘却但如今突然回忆起来的甜美歌谣。

他的允诺十分诱人，令人激动，使人心生向往。但仍然，仍然……有什么东西……

陌生人离开之后，艾瑞达的领袖们转向彼此，轻声交谈，那些话语只有他们才能知晓。

“和他的允诺相比，他所要求的微不足道。”第一位领袖说。他散发出的力量朝四周伸展开来，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同时回响。

“如此强大的能力。”第二位领袖喃喃自语，陷入沉思。他是领袖们之中优雅而美丽的那一位，他的灵魂璀璨夺目。“而且他揭示了真相，他向我们展示的一切将会发生。没人能够编造出这样的谎言。”

第三位领袖沉默着。第二位领袖所说的确实是事实。他们都明白，那个强大的生物向他们展示那一切时使用的那种方法是不可能造假的。但是，这个存在，这个……萨格拉斯……他身上有些维伦不喜欢的东西。

维伦的两位同僚同时也是他的好友，他与三人中最强大也最果断的那位基尔加丹尤为亲密。他们成为朋友已有多年，虽然这些超脱时间影响的种族感受不到岁月的流逝。基尔加丹倾向于接受萨格拉斯的承诺，他的立场在维伦心中比阿克蒙德分量更重，阿克蒙德的主张虽然通常是正确的，但是偶尔会被他的虚荣左右。

维伦再次思索萨格拉斯向他们展示的景象。无数世界等待着他们去征服，当然，更重要的是去探索，去发现，毕竟艾瑞达人天性好奇。对于这样强大的物种来说，知识就像其他低等种族眼中的食物和水，而萨格拉斯让他们得以一窥他们向往的一切，他们将获得这一切，只要……

只要他们向他宣誓效忠。

只要他们保证他们的人民也臣服于他。

“我们的维伦总是这么谨慎。”阿克蒙德说道。这句话本可理解为夸奖，但维伦却从中感觉到了些许讽刺。他明白阿克蒙德的意图，他也知道他的踌躇在阿克蒙德眼中只是对他现下所追求之物的妨碍。维伦微微一笑。

“没错，我总是这么谨慎，但我的谨慎也曾多次拯救我们，就像基尔加丹你的果断和阿克蒙德你的冲动一样。”

他们两个都笑了起来，有一瞬间维伦从他们的感情中感受到一丝暖意。随后他们沉默了，维伦知道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他心情沉重地看着他们离开，希望自己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他们三人一直合作无间，他们迥异的性格造就了某种平衡，为他们的人民带来了和谐与安定。他明白，基尔加丹与阿克蒙德真心追求的不是私利，而是他们人民的利益。他也一样，一直以来他们都能在这一方面达成共识。

维伦皱起了眉头。那个自信而令人心动的萨格拉斯为什么令他如此不安？另两人明显倾向于接受萨格拉斯的条件。萨格拉斯告诉他们，他一直以来所寻找的正是艾瑞达人这样的物种：强壮而饱含热情的骄傲种族。如果他们愿意效忠于他并随他一起完成统一所有世界、统一整个宇宙的事业，他将强化他们，改变他们，让他们更加优秀，赐予他们整个宇宙都未曾见过的恩赐。的确，萨格拉斯所具有的力量与艾瑞达这个独一无二的物种的结合在这个宇宙中是前所未有的。萨格拉斯告知他们的一切都将成真。

但是，但是……

维伦来到神殿，这是他在烦恼时经常去的地方。今晚这里还有其他人，他们围坐在放置着珍贵的阿塔玛水晶的柱子四周。这件神器十分古老，古老到没有艾瑞达人能够回忆起它从何而来，如同他们无法回忆起自己的起源一样。传说中这是他们多年前受赠的宝物，这颗水晶让他们能够强化自己的精神力量，也让他们得以获得更多宇宙的奥秘。过去这颗水晶曾被用来治疗病痛、施放法术或者预言未来——这也是维伦今晚到来的目的。他饱含敬意地向前迈出一步，伸手触摸这块三角形的水晶。水晶散发的温暖仿佛偎依在他手中的一只小动物，使他内心平静。他深深呼吸，让那股熟悉的能量流经他的身体，然后放下手回到了周围的人群中。

维伦闭上双眼，敞开了自己的一切，身体、心灵以及魔法直觉。起初，他看到的情景向他证实了萨格拉斯的承诺。他看到他与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并肩而立，他们不仅是自己高贵而骄傲的人民的领袖，还统治着无数其他的世界。能量在他们身边闪烁，维伦知道这些能量比他所品尝过的所有美酒都更加令人沉醉。他们统治着一座座闪耀的城市以及城中的居民，这些居民拜倒在他们面前，狂热地欢呼，高喊出他们的崇拜与忠诚。维伦从未梦想过的技术等着他去

探索，异国语言写就的一卷卷厚重典籍已为他译好，向他揭示难以想象、闻所未闻的魔法。

一切是如此辉煌，他的内心充满喜悦。

他转向基尔加丹，他的老朋友向他微微一笑，阿克蒙德友善地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然后维伦低头看了看自己。

并惊恐地叫出了声。

他的身躯变得庞大，扭曲而畸形。他光滑的蓝色皮肤变得棕黑粗糙，仿佛一棵由于疾病而变形的古树之皮。他体内的确散发着光芒，但不是充满正面能量的纯净光芒，而是病态的绿光。他惊慌地看向他的朋友们，其他的艾瑞达人领袖。他们也一样变形了，他们也一样失去了曾经的自我，变成了“堕落者”——

曼阿瑞。

在艾瑞达语中，这个词用来形容可怕的错误，形容扭曲、邪恶和污秽的事物。这个词像一柄利剑一样刺入他的心中。他再次喊叫出声，双膝一弯跪倒在地。维伦从自己畸形的身体上移开视线，寻找萨格拉斯曾向他允诺的和平、繁荣与知识。但他满目所见只有暴行。他面前曾经聚集着崇拜者人群的地方现在只能看到支离破碎的尸体，以及像他、基尔加丹和阿克蒙德一样变成怪物的躯体。一群维伦从未见过的怪物在这充满死亡和扭曲的景象之中欢庆：背上长出触手的怪狗、对残杀景象欢呼雀跃的扭曲小人、背后张开双翼充满魅惑的美丽生物，带着骄傲与愉悦审视着他们所造成的这一切。他们的蹄子践踏过的地方变成一片死地，不仅草木枯萎，连土壤都已死亡；一切生命之源都被彻底摧毁，压榨枯竭。

那么这就是萨格拉斯计划在艾瑞达人身上施行的，这就是他曾经热情鼓吹的“强化”。如果维伦的人民与萨格拉斯为伍，他们就会变成这些怪物……这些曼阿瑞。维伦忽然意识到他所目睹的并非孤立的事件。这不是唯一被毁灭的世界，甚至不仅仅是几十个被毁灭的世界，而是几百个，乃至上千个。

如果他追随萨格拉斯，一切都将会毁灭。在基尔加丹、阿克蒙德，以及——愿善良纯洁的一切拯救他——维伦的协助下，这支曼阿瑞军团将一往无前。他们将永不停歇，直到一切存在都被连根拔起，化为焦土，就像他在模糊的幻象之中看到的这片土地一样。萨格拉斯是疯了吗？或者更可怕的是，他明白这一切但仍然如此追求？

鲜血与液态的火焰倾盆而下，浇在他头上，灼烧着他，溅满他的全身，直到他跌倒在地，痛哭失声。

幻象仁慈地消失了，维伦颤抖着眨了眨眼。神殿里只剩下他自己，水晶闪烁着安慰人心的光芒。他感激这种抚慰。

一切还没有发生。现在还没有。

萨格拉斯的允诺货真价实。艾瑞达将发生改变，而三位领袖将获得力量、知识、权力……地位接近神明。

但他们也会为之失去所曾珍视的一切，背叛那些他们曾宣誓保护的人民。

维伦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脸。发现脸上的潮湿只是汗水和泪水，而不是幻象中的血与火，这让他稍感安慰。无论如何，这一切还没有发生。还有可能阻止这一切吗？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稍微减轻这支军团将造成的伤害吗？

答案浮现在他心中，如同沙漠中的一泓清泉一样甜美而令他感到慰藉：可以。

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感受到了维伦通过精神发出的请求中所蕴含的情感，并立即做出了回应赶到他身边。维伦立刻接触了他们的意识，并让他们看到了他曾经看到的景象，体会了他曾经体会到的感受。有那么一瞬间，他发现他们流露出和他同样的情感，他的心中涌起了希望。还有机会——

阿克蒙德皱起了眉头，“这不是我们可以验证的未来预言，这只不过是你自己的预感。”

维伦瞪着他的老朋友，接着将目光投向基尔加丹。基尔加丹并不像阿克蒙德那样被自负所左右，他是一个果决而睿智的……

“阿克蒙德说得对，”基尔加丹平静地说，“这并非真相，只是你脑海中的幻象。”

维伦看着他，内心充满痛苦。他满含着悲伤，轻柔地将自己的思想与其他两人分离。从此他脑海与心灵中的念头将深埋心底，绝不会再与这两位曾经仿佛是他自身灵魂的延伸的好友分享。

正如维伦所料，基尔加丹将他的退让视为妥协，他微笑着把一只手搭在维伦肩膀上。

“我不希望仅仅因为担心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就放弃那些我认为是积极、善良而真实的事，”他说，“我认为你也不希望这样。”

维伦不敢冒险欺骗他，他只是低下头叹了口气。若是过去，基尔加丹甚至阿克蒙德都能看破他无力的伪装。但是现在他们的思想并不集中在他身上，他们考虑的只有即将获得的几乎无尽的能量。已经晚了，这两位曾经的伟人已沦为萨格拉斯的玩物，他们正走在变成曼阿瑞的路上。维伦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如果他们猜到他并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就会转而与他为敌，后果将是致命的。他必须生存下来，这样才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使他的人民免于遭受诅咒与被毁灭的命运。

于是他点了点头，一言不发，三位艾瑞达领袖就这么决定了他们将与伟大的萨格拉斯结盟。阿克蒙德与基尔加丹匆匆离开，去为迎接他们新主子的降临做必要的准备。

维伦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悲伤。他希望像他所宣誓过的那样拯救他所有的人民，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会信任基尔加丹与阿克蒙德，并追随他们走向毁灭。但还有一些人怀有与他同样的想法，他们只凭他的一句话就能抛下一切。他们也不得不抛下一切，因为他们的家园阿古斯即将被毁灭，被恶魔军团的疯狂所吞噬。这些幸存者将被迫逃亡。

但是……逃往哪里？

维伦注视着阿塔玛水晶，心头涌起绝望。萨格拉斯即将到来。世界上没有任何角落能够让他躲开这样的存在。那么他怎样能够逃脱？

他凝视着水晶，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一定是他的眼泪，使得水晶看起来似乎在闪烁跳动。维伦眨了眨眼睛。不……不是眼泪的缘故，水晶的确正在发光，在他惊讶的注视下，水晶缓缓从底座上升起，飘向他的面前。

触碰它，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中轻柔地说道。维伦颤抖着充满敬畏地伸出了他蓝色的、强壮的手，期望像往常一样感受到静止的棱晶上传来的温暖。

能量流过他的全身，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能量几乎和幻象中充满他全身的黑暗能量一样强大，但是那股能量有多污秽，这股能量就有多纯净；那股能量有多黑暗，这股能量就有多光明。维伦突然觉得自己体内充满了希望与力量。

阿塔玛水晶周围奇怪的光场逐渐扩散，向上伸展，凝聚成形。维伦眨了眨眼睛，这光芒几乎要使他失明，但他不愿移开视线。

你并非孤立无援，艾瑞达人维伦，那个声音对他低语。这声音平静而甜美，如同流水潺潺，又像是夏日清风。光芒微微暗淡下来，一个维伦从未见过的生物漂浮在他面前。这个生物仿佛由有生命的光组成。它的中央是一团柔和的金色，外层则闪烁着可抚慰人心的紫色光芒。奇怪的、金属般的符文环绕着

中央，在色彩与光线中旋转飞舞，令人感到平静。这个生物继续在维伦的意识中说话，在维伦听来这仿佛是光明自身的声音。

我们也预感到了这个世界和其他世界即将面临的灾难。我们致力于维护宇宙的平衡，而萨格拉斯的计划将撕裂一切。彻底的混沌与毁灭即将降临，而善良、真实、纯净与圣洁的一切将永劫不复。

谁……什么……维伦被这个生物的壮美所震撼，甚至无法在意识中组织语言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是纳鲁，这个闪耀的实体说道，你可以叫我……克乌雷。

维伦的双唇嚅动着，轻声念出这些词语，“纳鲁……克乌雷……”他回味着其中的甜美，似乎念出这些名字也让他被赋予了他们的一些精华。

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克乌雷继续说道，我们无法阻止，因为你的朋友们有他们的自由意志。但是你用痛苦的心灵寻求帮助，试图尽你所能地拯救一切。因此，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我们将拯救你们中那些内心抗拒萨格拉斯所允诺的恐怖未来的人。

我该怎么做？维伦眼中再次饱含泪水，但这次是因为宽慰与喜悦。

召集那些愿意聆听你的智慧的人，在一年中白昼最长的那一天登上这片土地最高的山峰，带上阿塔玛水晶。我们在很久以前将它赐予了你们；这也是我们能够再次找到你们的原因。我们会来带走你们。

有那么一瞬间，一丝疑虑像暗影烈焰一般炙烤着维伦的内心。他从未听说过纳鲁这样由光组成的生物，但是现在这个存在，这个克乌雷，要求他盗取他的族人们最神圣的圣物。他们甚至声称这件圣物最早就是由他们赐予艾瑞达人的！也许基尔加丹和阿克蒙德说得对，也许维伦所看到的幻象只不过是他恐惧的具现。

但即使当这些扭曲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之时，他也明白这只不过是他最后一丝绝望的留恋，希望一切都能回到以前那样，回到一切发生如此可怕的变化之前……回到萨格拉斯到来之前。

他明白他该怎么做，他向着这个灿烂舞动着的光明生物低下了头。

维伦召来的第一个盟友，也是他最信任的人，叫作塔尔加斯，塔尔加斯是他的一位老友，在过去曾经帮助过他。一切只能寄托在这位老朋友身上了，他能够不受监视地自由行动，而维伦不行。起初塔尔加斯心有疑虑，但当维伦连接两人的意识，向他展示自己曾经见证过的黑暗幻象之后，塔尔加斯很快便同意了。维伦没有提及纳鲁和他们答应提供的帮助，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纳鲁们

会怎样帮助他们。他只能向塔尔加斯保证，只要塔尔加斯相信他，就有办法逃离这种命运。

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日益临近。在阿克蒙德与基尔加丹为萨格拉斯着迷时，维伦小心翼翼地向那些他所信任的人送出思维之触，其他人则被塔尔加斯召集起来，为了保卫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同胞而来到了维伦身边。随后维伦转而专注于在那两位曾是他密友的叛徒周围编织精妙的魔法网络，使他们注意不到这场几乎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骚动。

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以快得惊人的速度编成了，但对他们来说又慢得令人难以忍受。当最后一天到来之时，选择追随维伦的艾瑞达们聚集在他们古老世界最高的山峰之巅，他们人数少得令人揪心，只有几百人。这就是仅有的维伦信任的人了，他不敢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联系那些可能出卖他的人。

片刻之前，维伦刚刚将阿塔玛水晶从安放之地取了出来。他最近用几天时间制作了一块赝品，以防有人因为发现水晶丢失而拉响警报。他将一颗普通水晶精雕细刻成阿塔玛水晶的形状，又在它上面施放了一个法术，使之闪闪发光。但是这颗水晶不会对触摸做出反应，如果有人用手指接触了这颗水晶，就会发现真品被盗了。

真正的阿塔玛水晶被他握着，紧贴在心口。他看着人群登上山峰，他们强壮的腿部和稳健的蹄子寻找着容易落脚的地方。许多人已经抵达了山顶，满含期许地望着他，他们没有问出口，但是眼中流露出疑问。如何？他们心怀疑虑，他们应当如何逃走？

到底应当如何逃走呢？维伦暗自思忖。他感到一丝绝望，但随即他回想起那个曾与他心灵相通的光明生物。他们一定会来的，他如此确信。

但与此同时，流逝的每一刻都意味着他们被发现的概率多了一分，而还有许多人尚未抵达，甚至包括塔尔加斯。

另一位深受维伦信任的老朋友瑞斯塔兰微笑着安慰他：“他们很快就到。”

维伦点了点头。瑞斯塔兰很可能是对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昔日的朋友，但现在已成为敌人的基尔加丹和阿克蒙德察觉到了他这个大胆的计划。他们都太过沉迷于期待他们即将获得的力量了。

但是，但是……

曾使他警觉，令他提防萨格拉斯的直觉再次涌现。有什么不对劲。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来回踱步。

他们来了。

塔尔加斯和其他几个人刚刚爬上一座山丘，朝他微笑着挥手，令维伦欣慰地吁了口气。他正要下山迎接他们，手中握着的水晶突然将一股强大的能量灌入他体内。他蓝色的手指紧紧握住宝石，而他的意识接收到了水晶的警告，一股污秽的气息从中涌来，维伦双膝一弯跪倒在地。

萨格拉斯早就动手了，他早已开始着手创造他那丑恶的军团。他掌控了那些由于愚蠢或者信任而听从了基尔加丹和阿克蒙德的艾瑞达们，将他们扭曲为维伦在幻象中见到的那些曼阿瑞。有数千名形态和能力各异的曼阿瑞，就躲在他的视线与感知范围之外，通过某种方式伪装了起来。如果他没有握着阿塔玛水晶，他根本无法发现他们，直到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

也许现在已经太迟了。

他震惊地瞪着塔尔加斯，突然意识到这腐败的气息不但来自于那些在他的视线外潜伏着的军团怪物，还来自于他的老朋友。绝望与悲痛之下，他从灵魂深处发出祷告：

克乌雷！救救我们！

曼阿瑞们发现自己已经暴露，开始向山顶攀登，他们步步逼近，就像饥肠辘辘的捕食者，时刻准备进行杀戮。维伦知道，与这些扭曲的艾瑞达将对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所做的事情相比，被杀死反而是更好的结局。他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紧紧握住阿塔玛水晶，将它伸向天空。

天空仿佛从中间裂开了，一道纯净的白色光束突然出现。在维伦震惊的注视中，光束直接照射在棱镜般的水晶上，白色的光芒分解成了七束色彩各异的光。维伦握着的水晶突然裂开，水晶碎片的锋利边缘划伤了他的指尖，令他感到一阵疼痛。他深吸一口气，本能使他松开了碎裂的水晶。他欣喜地看着这些碎片漂浮在空中，逐渐变为一个个完美的球形，并分别染上了那束完美的纯白光束分解成的七道光束的不同颜色。七颗水晶——红、橙、黄、绿、蓝、靛、紫——飞向空中，然后加速移动，在因为惊恐而聚集起来的艾瑞达周围形成了一道光环。

恰在此时，塔尔加斯向他们冲来，毫不掩饰自己目光中的憎恨。他撞在七彩光环上，向后摔倒在地，仿佛撞上了一堵石墙。维伦环视四周，看着那些堕落的曼阿瑞，他们咆哮着，流着口水，用爪子抓挠这堵完全由光组成，却保护着维伦和他的人民的墙。

一阵低沉的轰鸣突然出现在维伦意识中，与其说他听到了，不如说是他感觉到了。他抬头望去，即使今天已经充满惊奇，他仍看到了比七块光之宝石的奇迹更令他惊讶的景象。起初那只是一颗坠落的星辰，星光如此明亮，令他几

乎无法直视；当距离拉近，他发现它并不像夜空中的星星那样闪烁不定，而是一个结构坚实的物体，它的中央像宝珠一样光滑圆润，周围装饰着突起的三角形水晶。一道精神之触连接到了维伦的意识中，他失声痛哭：

我来了，正如我向你承诺的。准备好抛下这个世界吧，先知维伦。

维伦向上伸出双臂，如同一个孩子乞求父母慈爱的怀抱。他头上的圆球跳动了一下，维伦感到他正在缓缓升入空中。他向上飞去，发现其他人也像他一样飞向那艘……飞船？维伦目前只能如此认为，虽然这艘飞船还带有一种令他无法理解的脉动的生命气息。在平静的喜悦之中，维伦听见曼阿瑞们因为猎物逃脱而发出的尖叫、怒吼和咆哮。飞船的底部敞开了，几秒之后维伦发现自己站在了坚实的地板上——如果可以称之为地板的话——看着自己的人民飞向避难所。当最后一名艾瑞达抵达后，维伦等着舱门关闭，好让这艘船——它所用的材料中有并非金属的金属，并非血肉的血肉，维伦怀疑其中还有克乌雷的精华——能够踏上旅程。

然而，他的意识中传来一阵低语：那些水晶——曾为一体，现为七颗。找回它们，因为你会需要它们。

维伦靠在舱门边上，伸出双手。七颗宝石以惊人的速度朝他冲来，重重地撞入他的掌中，令他猛地吸了一口气。他不顾宝石散发出的灼热，将它们拢在一起，向后躲去。舱门立刻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维伦紧紧握着七块阿塔玛水晶，他的思绪飘得很远很远，甚至令他觉得自己已经触及了疯狂的边缘。他感到自己处于希望与绝望之间，这一瞬间仿佛永恒。

他们成功了吗？他们逃出来了吗？

处于军团首领的位置，基尔加丹拥有绝佳的视野，他能够一览无余地看到那座山峰被他的仆从所淹没。在那辉煌的一刻，他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这滋味如同萨格拉斯深植在他心中的饥渴一样甜美。塔尔加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维伦只不过是运气好，在他们发起进攻的时候恰好拿着那块水晶，否则，他的尸体早已被撕成散落一地的血肉模糊的碎片了。

但是维伦确实拿着那块水晶，而且他确实得到了警告。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光突然出现，保护着那个叛徒，还有什么东西接走了他们。就在基尔加丹眼皮底下，那艘奇怪的飞船闪烁着……消失了。

他逃走了！该死的，混蛋，维伦竟然逃走了！

那些曼阿瑞，数秒之前他们还曾满心欢悦，现在则充满了惊愕与失望。他触碰他们所有人的意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把维伦从基尔加丹手心里抢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恐惧使基尔加丹浑身颤抖。他的主子可不会满意于这样的发展。

“现在怎么办？”阿克蒙德问道。基尔加丹转身看着他的盟友。

“找到他们，”基尔加丹吼道，“找到他们，消灭他们！哪怕这要花上一千年。”

第一章

我的名字叫萨尔，这个词在人类的语言中是“奴隶”的意思。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说来话长，我们最好留到下次再说。由于元素之灵的眷顾，以及我体内流淌着的先烈血脉，我成为了我的族人——兽人——的酋长，以及被人们称为“部落”的，由不同种族组成的群体的领袖。这些事情，同样，也是另一个故事了。我即将讲述的是我父亲与那些相信他的人的故事，也是那些背叛了他的——背叛了我所有族人的人的故事，而我希望在那些亲历者逝去之前将之付诸笔端。

如果这些事情都未曾发生过，我们会变成怎样？即使是睿智的萨满德雷克塔尔也无法回答。命运之路纷繁复杂，没有任何理智的生物会去追寻“如果”带来的虚假的愉悦。所发生的一切已经发生了；我的人民必须肩负他们的选择所带来的耻辱与荣耀。

这不是关于现在这个部落，一个由兽人、牛头人、被遗忘者、巨魔与血精灵组成的松散组织的故事，而是一个最初的部落如何崛起的故事。它的诞生，如同所有的新生儿一样，伴随着鲜血与痛苦，而它降生时的尖锐哭号，宣告着它的敌人的死亡。

这样一个残酷而血腥的故事，却有一个祥和平静的开端，一切都开始于一片叫做德拉诺的土地上绵延起伏的山丘与低谷之中……

如同心跳一般有节奏的鼓声使年轻的兽人们沉沉睡去，但霜狼氏族的杜隆坦毫无睡意。他和其他人一同躺在帐篷中夯实的泥土地面上，身下垫着一大团稻草与一张厚厚的裂蹄牛皮以阻挡来自冰冷地面的彻骨寒意。即便如此，他仍能感受到鼓点的震动通过地面传到他体内，古老的鼓声在他耳畔轻抚。他多么希望加入那些大人们的行列啊！

杜隆坦还需要再度过一个夏天才能参加成人典礼奥姆瑞戈。他对这个仪式期盼已久，但在那之前，他必须和其他孩子一样待在这个集体大帐篷里，而大人们可以围坐在篝火边高谈阔论，那些话题无疑神秘而重要。

他叹了口气，在牛皮上挪了挪。这不公平。

兽人们不会彼此争斗，但他们也不热衷于交际。每个氏族都各自独立，有着自己的传统、风俗、服饰、传说，以及自己的萨满。他们甚至有各种各样的方言，这些方言天差地别，有些氏族间甚至得用通用语才能彼此交流。他们彼此间的差别几乎像他们和那些蓝色皮肤的神秘德莱尼人一样大，这个智慧种族与他们共享大地、森林与溪流的馈赠。一年之中只有两次，春季和秋季，所有兽人氏族才会像现在一样聚集在一起，庆祝白昼与黑夜长度相同的那一天。

节庆从昨夜月升时分才正式开始，几天前，兽人们就已经陆续聚集在了这片圣地中。从所有人有记忆之时起，科什哈格节就在这里举行。这片圣地位于兽人们称之为纳格兰——“风之地”——的土地上，就在“灵魂之山”沃舒古仁慈的阴影中。虽然仪式性的挑战与决斗在节日期间不算罕见，但这里从未出现真正的愤怒或暴力。如果有人大动肝火——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时，这种情况的确时有发生——萨满们会劝说当事者和平解决，否则他们必须离开圣地。

这里的土地苍翠、肥沃而平静。杜隆坦时常好奇究竟是因为兽人们主动维护这片土地的和平而令它如此宁静，还是由于这片土地的安详使得兽人们心态平和。他总是思考这些事情，但他不会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从未听说有别人说出这样奇怪的想法。

杜隆坦轻轻地叹了口气，他的思绪飞驰，心脏有力地跳动，应和着外面的鼓声。昨夜过得真是精彩，使得杜隆坦久久无法平静。苍白女士勾勒出了树丛的黑色轮廓，虽然并非满月，但仍然足够明亮。厚重的白色积雪反射着苍白女士投下的皎洁月光，集结于此的数千名兽人纷纷在这月光中发出了欢呼——他们中有睿智的长者、正值壮年的战士，还有被抱在母亲强壮臂弯中的幼童。既是兽人们的伙伴又是坐骑的狼群也用狂喜的嚎叫应和。这是一种低沉、原始的呼声，向统治夜空的白色天体表达敬意。这声音与鼓声一道在杜隆坦的血脉中震动，他环视四周，看到了一片闪着银光的棕色手臂的海洋，这些强壮的生物在月光下一齐高举手臂，指向苍白女士。如果现在有哪个食人魔愚蠢到胆敢进攻这里，只需几个心跳的时间，他就会倒在这一大群意志凝聚如一的战士的武器之下。

接下来就是盛宴。在这一季早些时候，冬天到来之前，兽人们宰杀了数十头野兽，并将它们风干熏制好，以备庆典使用。篝火早已升起，温暖的火光与苍白女士朦胧的白色月光融为一体，鼓点开始敲响，再未停息。

而他，像其他孩子一样——杜隆坦躺在他的裂蹄牛皮上，对“孩子”这个说法不满地嗤之以鼻——等到吃完了自己那份食物，萨满们离开之后，他们就被赶去睡觉了。开幕的盛宴结束之后，所有氏族的萨满都离开了，他们要去攀登守望着他们节庆的沃舒古，走进洞穴中，聆听元素与先祖之灵的教诲。

即使从远方遥望，沃舒古也令人印象深刻。与其他外观粗糙而不规则的山峰不同，沃舒古拔地而起，有如一枚完美而锋利的矛尖。它看上去像是一颗插

入大地的巨大水晶，轮廓鲜明，在太阳与月光映照下熠熠生辉。有些传说里说它是几百年前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座山是如此不同寻常，杜隆坦认为传说可能是真的。

虽然沃舒古可能很有趣，但是在整个科什哈格节期间那些萨满都要待在山上，杜隆坦总是觉得这有些不公平。那些可怜的萨满，他想，他们错过了所有的乐子。但话说回来，孩子们也是一样。

在白天，他们打猎、玩游戏，以及重温先祖们的英雄事迹。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传说，所以除了杜隆坦小时候就熟知的那些故事，他还能听到许多新鲜而令人兴奋的冒险故事。

虽然这些活动十分有趣，杜隆坦也乐在其中，但他仍迫切地想要知道当孩子们在帐篷中睡去，大人们在胃中填满美食，抽过烟斗，分享过各种美酒之后，他们会谈论些什么。

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杜隆坦悄悄地爬起了身，竖起耳朵聆听是否还有其他人仍然醒着。他什么都没听到，过了漫长的一分钟后，他站了起来，开始慢慢地朝门口走去。

在黑暗的帐篷中，这个过程显得漫长而缓慢。帐篷里横七竖八地睡着年龄不同、身材各异的孩子们，踏错一步都有可能惊醒他们。他因为这个大胆之举而激动得心跳加速。杜隆坦小心翼翼地从那些勉强能分辨出的身形中穿过，他的大脚踏下的每一步都如同长腿水鸟一般优雅精确。

杜隆坦觉得自己仿佛用了一辈子才到达门帘边。他站定不动，努力平稳自己的呼吸，然后伸出手去——

他碰到了一个高大、光滑的身躯，就站在他旁边。他猛地缩回手，倒抽一口冷气。

“你在干吗？”杜隆坦小声问道。

“你又在干吗？”另一个兽人反问道。杜隆坦突然意识到他们两个听上去有多傻，咧嘴笑了起来。

“当然在干和你一样的事。”杜隆坦回答道，仍然压低了声音，其他人仍然在他们周围熟睡着。“我们要么接着在这讨论，要么动身去做。”

杜隆坦能隐约看出面前这个兽人是个高大的男性，可能和他岁数差不多。他分辨不出那人的气味或者声音，所以对方不是霜狼氏族的成员。这可真是胆大妄为——他不仅违背禁令，未经许可就溜出了他睡觉的帐篷，而且还是跟一个和他不同氏族的兽人一起。

另一个兽人踌躇了一下，显然他也有同样的想法。“好吧，”他最后说道，“我们走。”

杜隆坦再一次在黑暗中伸出手去，他的手指碰到了兽皮门帘，抓住了它的边缘。两个年轻的兽人拉开门帘，走进了寒冷的夜色中。

杜隆坦扭头看了看他的同伴。另一个兽人比他更壮，也更高一些。在杜隆坦的氏族里，他是同龄人中最高大的，对有人比他高这一点有些不习惯。这令他有些不安。与他一同捣蛋的盟友转过头看向他，杜隆坦觉得对方正在掂量他。这名兽人点了点头，显然对他十分满意。

他们不敢开口说话。杜隆坦指了指一棵靠近帐篷的大树，两人悄悄地朝大树走去。有那么一会儿，他们走在开阔暴露的空地上，如果恰好有一个大人转过头来就会看到他们。这段时间仿佛无比漫长，但他们并没有被发现。晶莹的雪地反射着皎洁的月光，杜隆坦觉得自己仿佛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踩在雪地上的吱嘎声比食人魔的咆哮还要响亮。最终他们还是来到了树后，伏下了身。杜隆坦舒了一口气，呼出的气凝成了一团白雾。另一名兽人转向他，露出了微笑。

“我是黑石氏族的奥格瑞姆，泰尔卡·毁灭之锤之子。”年轻人骄傲地低声说道。

杜隆坦深受震动。毁灭之锤这一族不是酋长的家系，但是声名远扬，备受尊重。

“我是霜狼氏族的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隆坦答道。现在轮到奥格瑞姆了，他现在才知道坐在他旁边的是另一个氏族的继承人。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他们静静坐了一会，回味着他们的冒险带来的荣耀。当杜隆坦觉得寒冷与湿气开始穿透他厚重的兽皮斗篷时，他站起了身。他再次指了指人群，奥格瑞姆点了点头。两人小心地从树后探出头，竖起耳朵仔细聆听。他们现在肯定能听清他们所渴望了解的秘密了。伴随着巨大篝火的噼啪作响和沉重稳健的鼓点，声音向他们传了过来。

“萨满们整个冬天都在忙着处理热病。”杜隆坦的父亲加拉德说道。他俯下身子，轻抚在篝火边打盹的巨大白狼。白色的皮毛说明这是一匹霜狼，霜狼发出轻柔的低吼表示愉悦。“刚治好一个小家伙，又有一个病倒了。”

“我已经等不及开春了，”另一名男子说着，站起身来向篝火中添了一块木柴，“动物也不好找。我们为庆典做准备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找到裂蹄牛群。”

“卡拉加会用骨头做美味的汤，但她不肯告诉我们她用的是什么草药。”第三位盯着一名正在为婴儿哺乳的女子说。被质疑的那个女子咯咯地笑了起来，大概她就是卡拉加。

“能拿到我的配方的只有这个小家伙，等她长大以后。”卡拉加笑着回答道。

杜隆坦惊讶地张大了嘴。他转头瞪着奥格瑞姆，后者脸上也挂着和他一样的失望又惊讶的表情。这就是那些重要而机密的，甚至不能让小孩子溜出帐篷来听的话题？谈论热病和汤？

在明亮的月光下，杜隆坦能够毫不费劲地看清奥格瑞姆的脸。对方的眉头皱成一团。

“我们能想出点儿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杜隆坦。”他用低沉而粗哑的声音说道。

杜隆坦笑着点点头。他也确信这一点。

庆典又持续了两天。这两天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这两个兽人一起溜了出去，他们就会用不同的技巧与能力向彼此发起挑战。赛跑、攀爬、力量、平衡——他们比试一切他们能想到的项目。他们互有胜负，仿佛商量好了要轮流取胜一样。最后一天，当奥格瑞姆要求比试第五次来打破平局时，杜隆坦内心的什么东西驱使他开了口。

“我们不要比试这些普通常见的事情了，”杜隆坦拿不准自己这些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让我们做一些能写进我们族人历史的事吧。”

奥格瑞玛凑过去，他明亮的灰色眼睛闪烁着，“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做朋友吧，你和我。”

奥格瑞姆惊讶地张开了嘴，他肌肉强劲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氏族的呀！”他的语气就好像杜隆坦是想要让大黑狼和温顺的塔布羊交朋友。

杜隆坦不屑一顾地摆摆手。“我们又不是敌人，”他说，“看看吧，各个氏族一年聚两次，也没有什么危害嘛。”

“但是……我的父亲说正是由于我们的聚会如此难得，我们才能和平相处。”奥格瑞姆的眉头因为担忧而皱成了一团。

失望使杜隆坦的话语带上了一丝苦涩，“好吧。毁灭之锤家的奥格瑞姆，我还以为你会比其他人更勇敢一点儿，现在看起来你比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既胆怯又害羞，不愿摆脱对可能实现的事的成见。”

这些话语发自内心，但即使杜隆坦再推敲琢磨上好几周，他也不能说得更好了。奥格瑞姆棕色的脸庞涨得通红，双目圆睁。

“我可不是懦夫！”他咆哮道，“我不怕任何挑战，你这个傲慢的霜狼小子！”

他跳了起来把杜隆坦打倒在地，随后两人扭打在一起，直到萨满被叫来为他们治疗，以及训斥他们在圣地打架这种不得体的行为。

“你这个鲁莽的小子，”霜狼氏族的首席萨满斥责道，她是一位年长的兽人女性，人们都叫她卡舒尔宗母，“你还没到能不再因为不听话而挨揍的年纪呢，小杜隆坦！”

照看奥格瑞姆的萨满也不满地嘟哝着差不多的话。杜隆坦看着萨满治疗奥格瑞姆棕色躯体上一道深深的伤痕，不顾还淌着鲜血的鼻子，咧嘴笑了起来。奥格瑞姆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也笑了起来。

这场挑战就此开始，这是最后的比试，远比赛跑或者搬动巨石更为重要，而他们两人都不愿承认失败……不愿承认两位来自不同氏族的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个错误。杜隆坦有种预感，这场特殊的比试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们其中之一命赴黄泉……甚至连死亡都无法终结。

第二章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与牛头人相遇时的情景。我还记得凯恩·血蹄那低沉的声音与平静的面孔。我还记得在一顶帐篷里席地而坐，这种帐篷简陋得惊人，但奇妙地能够给人一种家的感觉。我们抽着烟斗，分享着食物和饮料，感受着回荡在四肢百骸中的鼓声，并彼此交谈。一开始我觉得牛头人看上去仿佛野兽，但他们富有智慧和幽默，第一轮交涉结束之时，我意识到这些半牛半人的生物会是兽人难得的盟友。

夜幕在我们交谈时降临了，柔和的夜色与这片美丽的土地无比相称。我们走出帐篷，抬头望向不计其数的繁星，甜美的微风轻抚着我们的脸庞。我转向德雷克塔尔，求教于他的智慧。使我惊讶的是，我看到了他脸上的点点泪水，在月光下闪着微光。

“这就是我们曾经的样子，我的酋长。”他悲伤地说道。他举起双臂，仰起头，呼唤着风来拥抱他，吹干他坚强的绿色脸庞上的泪水。

“亲近大地，亲近先祖之灵；擅长狩猎，亲切对待孩子们；正确而恰当地了解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了解索取与给予的平衡。牛头人只使用善良、纯净的大地魔法，这片土地处处体现着这一点，就像德拉诺曾经体现着我们与大地的连接一样。”

我考虑着牛头人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抵御敌人，卑鄙而污秽的半人马的事情。

“是的……我同情他们。如果能够帮助他们再好不过了。”我说。

德雷克塔尔笑了，他失明的双眼看向我，比任何视力正常的人看得更加透彻。

“哦，我年轻的萨尔，”他轻声笑着说道，“你还没有明白。是他们会帮助我们。”

杜隆坦尽力迈开他年轻有力的双腿，飞快地奔跑着。他的呼吸急促，发红的棕色皮肤上沁出点点汗水，但他强迫自己继续奔跑。正值盛夏，他巨大平坦的双脚赤裸。他跑过柔软的草地，偶尔会踩到亮紫色的达桑花，这种植物一向

被用来入药。被踩碎的植物的香气飘散开来，仿佛赐福于他，激励着他跑得更远更快。

他跑到了泰罗卡森林的边缘，向着凉爽的森林灰绿色的深处前进。他不得不放慢了步伐，留心这些优雅古树盘桓的树根，以免被绊倒。森林中心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从中流露出来的宁静和杜隆坦渴望胜利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加快了脚步，跳过覆满青苔的倒伏树干，钻过低垂的枝条，如同塔布羊一样优雅。浓密的黑发在他背后飘舞着。他感觉肺部火辣辣的，双腿也仿佛尖叫着让他停下，但他咬紧牙关，不去理会身体发出的请求。他是一名霜狼氏族的成员，氏族酋长之位的继承人，没有哪个黑石的家伙能——

杜隆坦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战吼一般的咆哮，他的心立刻一沉。像杜隆坦一样，奥格瑞姆也正处于变声期，声音并不像成年男性那样低沉，不过就算是杜隆坦也不得不承认，这声咆哮实在有模有样。他命令自己的双腿动得更快一些，但它们沉重得仿佛灌了铅。他沮丧地看着奥格瑞姆进入视野边缘，然后一阵奋力冲刺，超过了自己。

黑石兽人伸长手臂，猛力往前一探，抢在杜隆坦之前碰到了开阔地上的那根他们先前商定作为赛跑终点的树桩。奥格瑞姆又向前冲了几步，似乎他强健的双腿一旦动起来就再也不愿停下。杜隆坦的双腿可没这么强壮，霜狼氏族的继承人朝前扑去，差点儿摔倒。他脸朝下趴在散发着青苔香味的凉爽土地上，大口喘着气。他知道自己应该坐起来，知道他应该再挑战奥格瑞姆一次，但他已经精疲力竭，除了躺在林地上歇着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他听到奥格瑞姆也扑倒在了他身边的地上，然后翻过身来开始大笑。杜隆坦也笑了起来。两个兽人放声大笑的时候，栖息在泰罗卡森林里的鸟类与小动物们都安静了下来。这声音听起来怕是和狩猎前的狂野战吼没有什么两样了，杜隆坦不由得微笑起来，露出他仍在生长中的獠牙。

“哈，”奥格瑞姆咕哝着，坐起身来开玩笑地捶了杜隆坦一拳，“赢你这样的小毛孩太轻松了，杜隆坦。”

“你才是光长膘不长脑，”杜隆坦反唇相讥，“技巧和力气一样重要。也许黑石氏族理解不了这些道理。”

他们的玩笑中没有恶意。

他们的氏族起初对两名年轻人的友谊很是头疼，但杜隆坦的坚定辩驳——一件事从没有人做过并不代表这件事不该做——逗乐了两个氏族的首领，也说服了他们。

霜狼氏族和黑石氏族都是比较温和的兽人氏族，这一点对他们也有所帮助。若是杜隆坦提出要和战歌或者噬骨这样以对自己氏族的强烈自豪感与对其

他氏族的不信任而闻名的氏族成员建立友谊，那友谊的小火苗很快就会被扑灭。所以氏族的长者们观望着，等着他们的新鲜劲儿过去，等着两个年轻人回到各自应该在的地方，回到熟悉的秩序中来，这些秩序存在已久……久得超出任何人的记忆。

他们失望了。

冬末的寒霜散去，春天到来，紧接着是炎热的夏季，然而这份友谊仍在继续。杜隆坦知道有人在监视他们，但只要没人出手干涉，他就不会提出抗议。

杜隆坦闭上了双眼，十指张开拂过青苔。萨满说一切物体都有生命，都有能量和精魂。他们与元素之灵们紧密相连——大地、空气、火焰、水，还有野性之灵，并声称他们能够感应到大地中蕴含的生命力，甚至连一块看起来了无生气的石头也存在着生命。杜隆坦能够感受到的只有苔藓凉爽微潮的触感，以及手掌下方的大地。

大地微微颤动着。他猛地睁开双眼。

杜隆坦飞快起身，条件反射地摸向他一直带在身上的狼牙棒。奥格瑞姆更喜欢用一把金属和木头材质的沉重战锤，战锤是黑石氏族的传统武器，奥格瑞姆拿的正是他有朝一日将要继承的那柄传奇战锤的简化版。两个男孩对视了一眼，他们不需要语言就能够沟通。使得大地颤动的究竟是一头巨大的裂蹄牛，有着可以做成上好毯子的长毛外皮和几乎能够喂饱整个氏族的肥美红肉，还是某种更危险的东西？

不管怎样，泰罗卡森林里究竟居住着什么？他们以前只来过这里一次……

他们一同站了起来，小小的黑眼睛盯着茂密树丛间如今看起来十分险恶的黑暗角落，搜寻着声音的来源。

咚。大地又震动了一下。杜隆坦的心跳开始加速。如果这是一头小裂蹄牛，也许他们能一起打倒它，两个氏族分享战利品。他瞥了一眼奥格瑞姆，发现对方的眼中也闪着兴奋的光芒。

咚。

咚。

咔嚓。

两个年轻人都倒吸了一口气，随着声音越逼越近，两人向后退去。离他们只有几码远的一棵树在他们眼前变成了碎片。那个发出声音的东西，能够如此轻易就解决掉一棵古树的生物，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之中。

这个生物身形巨大，握着一根和他们的身体差不多大的木棒。绝对不是一头裂蹄牛。

而且它看见了他们。

它张开嘴巴，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吼声，但杜隆坦并不打算浪费时间来搞清楚它刚刚说的是什么。

两个男孩不约而同地转身就跑。

杜隆坦绝望地想着他们先前要是没有赛跑就好了，因为他的两腿还没完全缓过来。然而这两条腿还是在他的要求下动了起来，求生的本能给了他力量。

他们怎么会跑得这么远，来到了食人魔的地盘？那些戈隆又在哪里？杜隆坦想象着一名食人魔的主子正像食人魔一样在森林中杀开一条道——它远比食人魔高大，就像食人魔远远高过兽人，甚至远比食人魔还要丑恶可怕，它的身躯仿佛是由泥土而非血肉构成，它充血的独眼瞪着杜隆坦和奥格瑞姆，指着他们，命令食人魔朝他们冲去。

他和奥格瑞姆还没有成年，不能和氏族的战士们一道猎杀食人魔，或者在更加少见的情况下，猎杀戈隆。他们曾经参加过一些氏族认为比较安全的狩猎活动，例如狩猎塔布羊和其他容易猎捕的猎物，但杜隆坦总是渴望着，有朝一日他可以面对那些危险的生物，为他自己和他的氏族赢得荣誉。

此时此刻，他不那么肯定这个想法了。大地仍在颤抖，食人魔的咆哮声愈发清晰了。

“砸烂小兽人！我砸！”随后的一声咆哮几乎震得他的耳朵流血。

这个怪物正在逼近他们。虽然杜隆坦的大脑惊慌地命令他的身体跑得更快些，快点啊该死的，他仍然无法与这个怪物拉开距离，它离他们很近了，投下的巨大阴影几乎遮挡住了从树木枝椏间透下的阳光。

树木变得稀疏了，阳光也变得更加明亮，他们快要跑到森林边缘了。杜隆坦继续向前跑，冲进了开阔的草地，他的双脚又一次踏上了柔软的草丛。奥格瑞姆跑在他前面，但比他快不了几步。绝望在杜隆坦心头涌起，随后是一股如潮的怒火。

他们都还没成年呢！他们还没进行过第一次真正的狩猎，他们还没和姑娘们在火堆边上跳过舞，他们还没有沐浴过自己第一次独立猎杀的猎物冒着热气的鲜血。他们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做过。在战斗中光荣地死去是一回事，但他们的力量与这个可怖的生物相比是如此悬殊，他们的死将是可笑的，毫无荣誉可言。

他明白这将花费他宝贵的几秒钟逃命时间，但杜隆坦无法抗拒这种冲动，他转过头去，在食人魔用木棒把他砸成一张饼之前朝它高声喊出一连串的咒骂。

而眼前的景象让他惊讶地张大了嘴。

拯救他们的人悄然而至。他们无声无息地移动着，仿佛一股蓝色、白色与银色的浪潮凭空出现。杜隆坦听到熟悉的箭矢尖啸声划破空气，一瞬之后食人魔的吼叫从满含怒气变得充满痛苦。十几支箭扎在他身上，在食人魔硕大苍白的身躯上显得十分微小，但食人魔停止了对他们两个的追杀。它大吼着，试图拂掉身上那些讨厌的东西。

一个清亮的声音响了起来。虽然杜隆坦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他听得出那是一段咒语，这让他寒毛直竖。突然之间天空中布满了闪电，但与杜隆坦所见过的萨满召唤来的闪电完全不同。蓝色、白色与银色相间的能量围绕着食人魔噼啪作响，像一张网一样不断收拢。那头怪物又吼了一声，倒了下去。大地一阵震动。

那些德莱尼跳下坐骑，向倒下的食人魔走去。他们穿着金属制的板甲，其上反射着魔法能量冰冷的色彩，令杜隆坦为之目眩。剑光闪烁，更多的魔法咒语和指令在周围响起，杜隆坦不禁闭上了双眼，免得自己因这景象而发疯。

一切终于安静了下来。杜隆坦睁开眼睛，发现食人魔已经死了。它的双目仍然睁得溜圆，舌头从它张着的大嘴里伸了出来，浑身都是红色的鲜血与焦黑的灼痕。

太安静了，杜隆坦甚至能听到他自己和奥格瑞姆杂乱的呼吸声。两人面面相觑，都被他们刚刚看到的场景震慑住了。

当然他们两人都曾经见过德莱尼人，但只是远远一瞥。德莱尼人时不时拜访各个氏族，前来用他们精心制作的工具与武器以及石雕饰品与兽人们交换森林动物的厚重兽皮、颜色鲜艳的编织毯子，以及兽人们从土地与岩石中收集到的一些天然材料。在各个氏族中，这种交易都是大事，但只会持续数个小时。这些蓝色皮肤、语调柔和、怪异得引人注目的德莱尼人并不寻求亲密往来，也没有氏族领袖曾经请他们留下接受款待，他们之间的关系真诚而疏远，大家似乎对此都十分满意。

这支不期而至的队伍的领队正大步走向杜隆坦。杜隆坦坐在地上，注意到了他之前在远处观察德莱尼人时从未注意过的一些细节。

他们的双腿并非笔直地从躯干向下延伸，而是向后弯曲，仿佛……仿佛塔布羊的双腿，末端是闪着蓝光的分叉蹄子，从上到下都包裹在金属之中。还

有……没错，那是一根粗壮无毛的尾巴，正在前后挥动。尾巴的主人正向他俯下身来，伸出一只强壮的蓝色大手。

杜隆坦眨了眨眼睛，对着德莱尼人出乎他意料的蹄子与爬行动物一样的尾巴愣了一会，然后自己爬了起来。一张脸映入他的眼帘，头顶生着奇怪的板状骨甲，仿佛是从头上长出来的头盔。黑色的头发与胡须垂在一件色彩斑斓的战袍上，一双洞悉一切的眼睛闪烁着光芒，颜色仿佛冬季的冰湖。

“你受伤了吗？”那个德莱尼人用蹩脚的兽人语说道，他的舌头显然难以卷起来发出那些喉音。

“受伤的只有我的自尊。”杜隆坦听见奥格瑞姆用他氏族的方言嘟哝道。他也一样有些被刺痛了。德莱尼人显然救了他俩的小命，他当然对此十分感激。但他们刚刚目睹了两名骄傲的年轻兽人在危险中惊慌逃窜。虽然那危险也是千真万确——那根巨棒只要一下就能把他和奥格瑞姆砸成皱皱巴巴的两小团——但还是十分丢人。

德莱尼人可能听到或者听懂了奥格瑞姆在说些什么，也可能没有——杜隆坦觉得德莱尼人仿佛露出了一个微笑。

德莱尼人抬头看看天空，杜隆坦气馁地意识到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

“你们两个离家很远了，太阳也快要休息了，”他说，“你们是哪个氏族的？”

“我是霜狼氏族的杜隆坦，这是黑石氏族的奥格瑞姆。”

德莱尼人看上去十分惊讶，“两个不同的氏族？你们是因为在挑战对方，才到了离你们各自的家这么遥远的地方吗？”

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对视了一眼。“是……也不是，”杜隆坦说，“我们是朋友。”

德莱尼瞪大了眼睛，“朋友……一对来自不同氏族的朋友？”

奥格瑞姆点了点头。“是的。”他又加上了一句，仿佛在辩白，“这不合传统，但也不是禁忌。”

德莱尼人点了点头，但似乎仍然很惊讶。他打量了他们两人一会儿，然后转向他的两名同伴，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低声说了些什么。杜隆坦觉得那种语言如同音乐，仿佛溪流在岩石间蜿蜒穿过发出的声响，又好像小鸟的啼鸣。另两名德莱尼人倾听着，然后点了点头。一位从他的腰带上解下了一个水袋，灌了

一大口，然后以塔布羊一般流畅而迅捷的步伐奔跑起来，奔向西南方向霜狼氏族的领地。另一名德莱尼人则跑向东方黑石氏族的领地。

那个刚刚与他们交谈的德莱尼人转过身，“他们会给你们的家人报平安。你们明天再回家。在此期间，我很高兴能够以德莱尼的方式招待你们。我是瑞斯塔兰，泰尔莫的卫队队长，我的城镇经常与你们两个的氏族进行交易。很遗憾我不记得见过你们两个，不过当我们来到你们领地上时，兽人小孩子总是对我们十分警惕。”

奥格瑞姆气得头发直竖，“我谁都不怕，什么都不怕。”

瑞斯塔兰微微一笑，“你被食人魔吓跑了。”

奥格瑞姆的棕色面庞暗了下来，他的眼中闪烁着怒火。杜隆坦也微微低下了头。正如他所担心的，瑞斯塔兰和其他人看到了他们的窘境，现在他们要被耻笑了。

“但是，”瑞斯塔兰仿佛没有注意到两人对他所说的话的反应，平静地继续说道，“这是明智的。如果你们没有逃跑，我们明天送回给你们家人的就不是两位健康强壮的兽人小伙子，而是两具尸体了。恐惧没有什么可耻的，奥格瑞姆和杜隆坦，只要别让恐惧阻止你们做出正确的事。而在你们所处的那种情况下，逃跑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杜隆坦抬起头，“总有一天我们会长大，变得更加强壮。到那时，就轮到食人魔害怕我们了。”

瑞斯塔兰转向他，脸上带着温和的表情。出乎杜隆坦的意料，他点了点头。“我完全同意，”他说，“兽人们都是强大的猎手。”

奥格瑞姆眯起了双眼，在他的话中寻找嘲讽的痕迹，但一无所获。

“来吧，”瑞斯塔兰说，“在夜晚的泰罗卡森林里，有些危险哪怕是泰尔莫卫队也不愿面对。我们走吧。”

虽然已经非常疲惫，杜隆坦还是竭尽全力使自己跑步的速度保持稳定，他今天不能再丢一次脸了。他们跑了一会儿，太阳最终还是在一片先是赤红，随后是亮金，最后是紫色的光芒中沉入了地平线。他时不时地抬头张望，努力不显得失礼，但内心对能在几码远的距离上观察这些陌生人充满了好奇。他一直期待着看到城市的痕迹——由不计其数的旅行者双脚踩出的道路、照亮道路的火堆路标、夜空中的建筑剪影。他什么都没看到。

他们继续前进着，他突然感到一丝恐惧。

如果那些德莱尼根本没打算帮助他和奥格瑞姆怎么办？如果他们其实是想要捉住他俩，用来勒索赎金怎么办？如果他们打算做一些更糟的事——把他俩献祭给某位黑暗神祇，或者——

“我们到了。”瑞斯塔兰说。他跳下坐骑，跪在地上，拨开一些树叶和松针。奥格瑞姆和杜隆坦疑惑地互相看了一眼。他们仍然在森林里，没有城市，没有道路，什么都没有。两名兽人打起精神，做好准备。他们可能寡不敌众，但他们可不会坐以待毙。

瑞斯塔兰仍然跪在松针层上，他找到了一颗美丽的绿色水晶，水晶被小心地藏在森林里那些日常堆积的碎屑中。杜隆坦盯着水晶，沉迷于它的美丽。水晶的大小刚好足以纳入他的掌心，而他忍不住想要触摸它，感受它光滑的表面，感受它奇怪的脉动传进他的手心。不知为何，他知道这将为他带来他从未感受过的宁静。瑞斯塔兰念出了一串音节，这些音节深深地烙在了杜隆坦脑中。

“Kehla men samir, solaylamaakahl.”

森林开始闪烁，像是突然有人朝湖面平静的倒影里抛了一块石头。杜隆坦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他眼前的景象闪烁得越来越厉害了。突然之间，森林与树木全都消失了，出现了一条宽阔、平坦的道路一直向山上延伸。

这条路通向一个地方，那里有着杜隆坦从未梦想过的景象。

“我们位于食人魔领地的正中央，虽然许多年前这座城市建立起来的时候还不是如此，”瑞斯塔兰站起身来，“如果食人魔看不见我们，他们就不能攻击我们了。”

杜隆坦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但是……怎么做到的？”

“简单的幻象，仅此而已。一个……光的小把戏。”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让杜隆坦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看到兽人困惑的表情，瑞斯塔兰继续解释，“眼睛并不总是可靠的。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光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存在的事物。但是光与影是能够被那些了解它们的人操纵和引导的。通过说出咒语与接触水晶，我改变了光线照在岩石、树木与地形上的方式。因此你的双眼才能够看见那些与你之前看见的事物全然不同的东西。”

杜隆坦知道自己仍然傻乎乎地盯着这一切看。瑞斯塔兰轻轻地笑了起来，“来吧，我的新朋友们。到你们的族人从未涉足过的地方来，踏上通向我们家园的道路吧。”

第三章

德雷克塔尔从未见过德莱尼人的城市在和平时期的样子。他只见过它们……好吧，我讲得有些太快了。但他告诉我，我的父亲曾经走在德莱尼人闪亮的道路上，曾经吃过他们的食物，曾经睡在他们的屋子里，曾经与他们愉快地交谈。他曾经得以一窥那个与我们的世界大相径庭的世界，即使在今天也很难想象那个地方的样子。即使是卡多雷的家园，也不如我听说过的德莱尼城市那么奇特。德雷克塔尔说杜隆坦无法用言语形容他所看见的东西；也许现在，如果他能生活在这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土地上，如果他见过我所见过的事物，他就能够说出来了吧。

悔恨的滋味是苦涩的……

杜隆坦动弹不得。他仿佛被那张由闪亮能量织成的神秘大网捉个正着，而他就像那个被网住的食人魔一样无力反抗。他看得呆住了，嘴巴微微张开，试图理解他眼前的景象。

德莱尼的城市真是壮丽非凡！城市沿着山坡铺开，仿佛是从山体里生长出来的。在杜隆坦看来，这座城市是金属与石头的巧妙结合，自然与匠心在这里融为一体，他并不完全明白他所见到的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但他能体会其中的和谐。用于伪装的咒语消退了，整座城市展现着它的宁静与宏伟。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吸引着他的目光。一道道巨石台阶通向球状的房屋，这些台阶在低处宽阔而平缓，随着梯级升高而变得越来越窄。有一间房子让杜隆坦觉得仿佛一个蜗牛壳，另外一间则像一个蘑菇，这种混搭令人印象深刻。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中，石阶鲜明的轮廓变得柔和，而那些圆顶则显得更加浑圆了。

他转过头，发现奥格瑞姆脸上也是一副同样的敬畏，而瑞斯塔兰蓝色的嘴唇边浮现出一抹浅笑。

“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杜隆坦和奥格瑞姆。”瑞斯塔兰说。杜隆坦回过神来，连忙尴尬地往前走去。石头路面被磨得十分光滑，打磨它的是时光还是德莱尼人的双手，杜隆坦不得而知。他们走得愈发近了，杜隆坦能看到城市继续往山坡上延伸。这里的建筑还是同样的风格，宽阔而陡峭的石阶通向曲线柔和的建筑，一条条长长的街道由同样的白色石板铺就。德莱尼抵达此地以来，已经有十代兽人出生又死去，而这些石板似乎始终未曾沾染过灰尘。德莱尼人建造房屋并不使用猎获的动物毛皮与犄角，而是利用了大地的馈赠。闪耀的宝石

随处可见，还有杜隆坦未曾在别处见过的那种浅棕色的金属，数量多得令人惊奇。兽人们了解金属，他们加工金属，利用金属。杜隆坦也曾参与过使用斧子与利剑的狩猎。但这种……

“你们的城市是用什么建造的？”奥格瑞姆问。自从他们两个随着德莱尼人一同踏上这场奇妙旅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

“很多种材料。”瑞斯塔兰和蔼地回答。他们穿过拱门，城中的居民们用好奇但并无敌意的眼神打量着他们。“我们是旅行的种族，刚到你们的世界不久。”

“不久？”杜隆坦说，“你们来到这里已经是两百个夏天之前的事了。我们那时还不是现在这样子呢。”

“是的，的确不是现在的样子。”瑞斯塔兰温和地表示赞同，“我们看着兽人的力量、技巧与才能逐渐成长。你们让我们印象深刻。”

杜隆坦明白这句话是一句赞扬，但不知怎么的却令他感到刺痛。就像……就像那些德莱尼认为他们比兽人更优秀。这种想法转瞬即逝，仿佛蝴蝶扇动翅膀带起的一阵微风。他不住地四处张望，有些不甘心地怀疑事实可能的确如此。兽人的建筑绝不可能这么华丽，这么复杂。他们并不需要，也不会选择像德莱尼人那样生活。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奥格瑞姆，当我们抵达这里时，我们将带来的一切都派上了用场。我知道你们的种族会制造船只，用于在河流与湖泊之上航行。而我们是乘坐一艘能够在天空中航行的船抵达的……正是那艘船将我们带来此处。那艘船是用金属和……其他东西建造的。意识到这里将是我们新的家园时，我们就拆下了那艘船的一部分，并用到了我们的建筑上。”

那就是那些看上去质地像是红铜又像是皮肤的庞大、平滑、弯曲的金属吧。杜隆坦屏住了呼吸。

在他身后，奥格瑞姆皱起了眉头。

“你骗人！金属可浮不起来！”

如果对方是个兽人，可能早就因为奥格瑞姆的态度而咆哮起来再给他一耳光了。但那个德莱尼人只是笑了笑。

“的确有人这么想。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也会觉得召唤元素来和食人魔战斗是不可能的事。”

“那不一样，”奥格瑞姆嗤之以鼻，“那是魔法。”

“这也是魔法，某种程度上来说。”瑞斯塔兰说。他招手唤来一名手下，用他们的语言说了几句。另一名德莱尼人点了点头，飞快地向前跑去。

“我希望你们能见一个人，如果他不是太忙的话。”瑞斯塔兰说道，之后就再没开口。杜隆坦心头有上千个疑问，但他担心这会让他看起来像个傻瓜，因此一个都不敢说。奥格瑞姆似乎接受了瑞斯塔兰关于魔法的解释，两个年轻人都使劲伸长脖子四处张望。

他们走在街道上，从许多德莱尼人身边经过，还看到了一名看起来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女子。她身材纤瘦，但个头挺拔，当杜隆坦与她视线交汇时，她似乎有些惊讶。随后她的唇边现出一抹微笑，害羞地低下了头。

杜隆坦发现自己也报以微笑。他没多假思索就开口问道：“我们的营帐里有很多小孩。德莱尼小孩又在哪里呢？”

“我们的儿童不多，”瑞斯塔兰说，“我们种族的寿命很长，因此我们不常生育。”

“有多长？”奥格瑞姆问。

“非常长，”瑞斯塔兰只说了这么一句，“这么说吧，我还记得我们来到这里的那一天。”

奥格瑞姆毫不掩饰地瞪着瑞斯塔兰。杜隆坦想捅他一肘提醒他，但他离得太远。杜隆坦突然意识到他们刚刚见到的那个看上去很年轻的女孩可能根本不是他们这个年纪。正在这时，瑞斯塔兰刚刚派出去的斥候回来了，飞快地向瑞斯塔兰说着什么。瑞斯塔兰看起来对斥候的汇报十分满意，他转过身来，对两名兽人露出微笑。

“将我们带来这个世界的人，先知维伦，这几天正在这里停留。我想他可能希望见见你们。对我们来说你们可是稀客。”瑞斯塔兰脸上笑意更浓，“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维伦不仅同意会见你们，他还邀请你们今夜与他同住。你们将与他共进晚餐，并睡在他的宅邸里。这可是非常高的荣誉。”

两名兽人男孩都惊呆了。和所有德莱尼人的领袖先知共进晚餐?

杜隆坦开始怀疑，如果他被食人魔的大棒拍扁，是不是会更好?

他们紧随瑞斯塔兰走过蜿蜒上升的街道，越过山脚下的小丘，走向建在山顶的那幢庞大建筑。这些方方正正的坚实石阶似乎永无止境，杜隆坦都走得有点儿气喘吁吁了。他终于走到顶端，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形如蜗牛壳的建筑时，瑞斯塔兰说道：“回头看看吧。”

杜隆坦和奥格瑞姆乖乖从命，杜隆坦回头看去，几乎忘记了呼吸。在他们下方，德莱尼人的城市如同撒落在草地上的宝石。落日最后的余晖为城市染上了一抹火红，随着太阳落入地平线，一切都淹没在紫色与灰色的阴影中。灯火在一间间房屋中点亮，在杜隆坦看来，仿佛是夜空中的群星落到了地上。

“我无意吹嘘，但我为我们的人民和城市感到骄傲，”瑞斯塔兰自豪地说，“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们热爱德拉诺，我从未想过自己有机会能与一名兽人分享这些感想。命运之路真是十分奇异。”

他说话的时候，坚强的蓝色面容上似乎出现了一抹深沉而久远的悲伤。他摇摇头，挥去这些情绪，露出了笑容。

“进来吧，我们会招待你们的。”

杜隆坦和奥格瑞姆默默地走进了先知的宅邸。震惊几乎让他们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们年轻的头脑向这个陌生环境的一切景象、声音与气味敞开着。他们被领进房间，纷繁华丽的装潢使他们感到拘束。房间弧形的墙壁在外侧看来是那么迷人，从内部看去也毫不逊色，但是确像是约束而非环抱着他们。碗中放着任他们品尝的水果，房中放着供他们穿着的奇怪衣服，房间正中是一缸冒着雾气的热水。

“这水用来喝的话有些太烫了，用来泡叶子的话又有些太多了。”杜隆坦说。

“这水是用来沐浴的。”德莱尼人回答道。

“沐浴？”

“把尘土从身上洗下来。”瑞斯塔兰说。奥格瑞姆瞪了他一眼，但瑞斯塔兰似乎十分认真。

“我们从不沐浴。”奥格瑞姆低吼。

“我们夏天时会在河里游泳，”杜隆坦说，“也许这跟那差不多。”

“你们觉得不舒服的事可以不做，”瑞斯塔兰说，“浴缸、食物和衣服都任你们使用。先知维伦将在一个小时之后和你们见面，我到时候会来接你们。你们还需要什么吗？”

他们摇了摇头。瑞斯塔兰点点头，关上了门。杜隆坦转向奥格瑞姆。

“你认为我们有危险吗？”

奥格瑞姆看着材质奇怪的各种物品与热水。“不，”他应道，“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在一个山洞里。我更喜欢在帐篷里待着。”

“我也是。”杜隆坦走到墙边，试探地摸了摸弯曲的墙面。他指尖下的墙面冰凉而光滑，而他本以为墙壁摸上去会是温暖和……有生命的。

杜隆坦转过身指了指热水，“你要试试吗？”

“不要。”奥格瑞姆拒绝得毫不犹豫。他俩都笑了起来，最后他们还是洗了洗脸，发现温水比他们想象的更舒服一些。他们吃了些水果，喝了些水，并且决定用那些为他们准备的布背心换下身上脏兮兮、因为汗渍变得硬邦邦的外衣，不过他们还是打算留着自己的皮裤。

时间过得比他们想的更快，正当他们比赛谁能掰弯金属凳子腿时，门上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敲击声。他们羞愧地跳起身；奥格瑞姆成功地将椅子腿扭弯了一些，现在椅子立得有些歪歪扭扭的。

“先知已经准备好会见你们了。”瑞斯塔兰说。

他是位长者，这是杜隆坦与先知维伦四目相对时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

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其他德莱尼人已经足够令人惊讶了，而亲眼见到维伦则是另一回事。先知维伦比杜隆坦在城市里看到过的最高的守卫还要高出半个头，虽然看起来并不如他们身强力壮。他的身躯裹在轻柔、卷曲的浅棕色长袍中，显得比守卫们瘦弱许多。还有他的皮肤！他的皮肤带着一种温暖的大理石色泽。他的眼睛深邃而睿智，闪着明亮的蓝色，眼睛周围环绕着深深的皱纹，这意味着他不仅年龄很大，而且很可能来自远古时代。他银色的头发并不像其他德莱尼人一样披散在背后，而是编成繁复的发辫盘在头上，露出他苍白的头颅。他的胡须像一道银色瀑布，几乎垂到腰间。

他不仅年龄很大。甚至也不仅仅是来自远古时代，杜隆坦心想，那对热情而闪亮的蓝色眼睛定在杜隆坦身上，仿佛一直看透进他的灵魂。他几乎……是超脱于时间之外的。

他想起了瑞斯塔兰的话，他说他自己活了超过两百年。

而维伦比他还要老得多。

“欢迎，”维伦用柔和的声音说道，一边站起身来向他们点头致意，发辫随着他的动作舞动，“我是维伦。我很高兴我们的人今天发现了你们，虽然我想用不了几年，你们自己就能毫不费劲地对付一个食人魔，甚至一两头戈隆。”

不知怎么的，杜隆坦知道他不是在说客气的套话。奥格瑞姆也感觉到了，他的腰挺得更直了，平视着德莱尼人的双眼。

维伦摆摆手示意他们入座，他们照办了。坐在这样华丽的桌边，这样精雕细刻的椅子上，令杜隆坦自惭形秽。食物送上来时，他松了一口气。塔布羊腰肉、烤白羽鸟、大圆面包，还有堆得高高的一盘盘蔬菜，这些都是他所熟知的食物。他还以为送上来的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食物。但是怎么会呢？他们建筑和生活的方式可能与兽人截然不同，但和兽人一样，德莱尼人也需要靠这片土地的产出生存。虽然烹饪的方式稍微有些不一样，兽人们一般煮熟或者在明火上烤熟他们的食物，甚至经常直接吃生肉，但无论如何，食物就是食物，而且这些食物美味极了。

维伦是个好客的主人。他问了许多问题，而且似乎对他们的回答相当感兴趣：男孩们要长到多大才能狩猎食人魔？选择伴侣的年龄呢？他们最爱吃什么？最趁手的武器？奥格瑞姆甚至比杜隆坦更加热衷于交谈，他开始谈起自己的英勇来。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需要给他的故事添油加醋。

“当我父亲过世后，我将继承毁灭之锤，”奥格瑞姆自豪地说，“那是一柄古老而荣耀的武器，由父亲传给长子，代代相传。”

“它在你手中一定威猛无比，奥格瑞姆，”维伦说道，“但我相信离你继承毁灭之锤之名的时光还有很多年。”

似乎年轻的兽人一时间忘记了自己只有在父亲死去之后才能被称作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这一事实，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维伦微笑着，杜隆坦觉得他的笑容中有一丝悲伤，他的笑容让他的面孔上出现了细小的皱纹，在那光滑苍白的皮肤上仿佛细微的蛛网。

“还是跟我说说这柄战锤吧，这一定是一件伟大的武器。”

奥格瑞姆又兴奋起来，“它巨大无比！锤头是黑色的，钝重但有力，锤柄是用木头精心制作的。这么多年来，它的锤柄换过很多次，但是锤头本身一点儿划痕都没有。它被称作‘毁灭之锤’，是因为它的主人带着它踏入战场的时候将给敌人带去毁灭。”

“我明白了。”维伦仍然微笑着说。

奥格瑞姆越说越激动。“但是还有一个预言，”他接着说，“据说毁灭之锤家族的最后一个继承人将以这柄战锤先为兽人带来拯救，再为他们带来毁灭。然后这柄战锤将由一个黑石氏族之外的人继承，一切都会再次改变，它又会被用在正义的事业上。”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预言。”维伦说完这句话就陷入了沉默。杜隆坦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他的人民称他为“先知”，他知不知道毁灭之锤的预言能不能成真？杜隆坦敢开口问吗？

奥格瑞姆继续热情地描述着毁灭之锤的种种细节。杜隆坦早已见过这把武器，因此他并没有在听，而是将注意力转到了维伦身上。他为什么对他们这么感兴趣？

杜隆坦是个敏感的年轻人，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无意间听到过他父母交谈的只言片语，他们对他的敏感深表担心；他也听到了卡舒尔宗母取笑他们，让他们去关心那些真正重要的事，“让那个孩子顺其自然。”杜隆坦能看出别人是否在假装感兴趣，即使对方是个德莱尼人。但维伦明亮的蓝色眼睛十分专注，他那奇怪但是友善的面容上毫无保留，他的问题十分诚恳。他希望了解兽人们。而他听得越多，看起来就越悲伤。

我希望在这里的是卡舒尔宗母而不是我，杜隆坦突然想道。她会比我和奥格瑞姆更加珍惜这样的机会。

奥格瑞姆终于描述完了毁灭之锤的种种细节，杜隆坦这时问道：“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的人民吗，先知？我们对你们知之甚少。我觉得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所了解到的比我们种族在过去一百年里了解到的都多。”

维伦将他明亮的蓝色眼睛转向杜隆坦。那目光令杜隆坦想要退缩，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他从未有过这样被彻底看透的感觉。

“德莱尼人从来不会吝于分享知识，年轻的杜隆坦。但是……我想你可能是第一个开口这么问的。你想知道什么呢？”

一切，杜隆坦很想这么说，但他还是缩小了问题的范围。“兽人们直到两百个夏天之前才第一次遇见德莱尼人。瑞斯塔兰说你们是乘着一艘可以在天空中航行的船来的。跟我详细说说吧。”

维伦啜饮了一口饮料，杜隆坦觉得那饮料有种夏天的味道。然后维伦笑了，“首先，‘德莱尼’并非我们原本的名字。这个词的意思是……‘被流放者’。”

杜隆坦瞠目结舌。

“我们与我们世界的其他人产生了分歧。我们不愿出卖我们的人民使他们遭到奴役，所以我们被流放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寻找一个适合定居的世界——一个我们能称之为家的地方。我们爱上了这片土地，给它起名为德拉诺。”

杜隆坦点了点头。他曾经听过这个叫法，他也喜欢说出这个词的感觉，兽人们从未给这片土地起名字，他们只叫它“世界”。

“那是我们的叫法，我们没有傲慢到认为兽人也会使用这个叫法。但我们就这么称呼这个地方，我们深爱德拉诺。这是个美丽的世界，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世界。”

奥格瑞姆惊讶地吸了一口气，“你们还见过其他的世界？”

“我们的确见过。我们还见过许多其他种族。”

“像兽人一样的种族？”

维伦温和地笑了，“没有任何种族像兽人一样，”他语带尊敬地说道，“在我们的旅途中，你们是独一无二的。”

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对视了一眼，在椅子上坐得更直了些。

“不过的确，我们旅行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找到这片土地。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而且我们将在这里定居下来。”

杜隆坦迫不及待地想问更多问题——问他们究竟旅行了多久，他们的故乡是什么样的，他们为什么离开了故乡。但维伦那张超越了时间的脸上有一种气息，让杜隆坦明白虽然维伦欢迎他提出问题，但这位德莱尼人的领袖不会将这些故事告诉他。

所以他改问了另一个问题：德莱尼人如何驾驭他们的武器与魔法。“我们的魔法来自于大地，”杜隆坦说，“来自于萨满和先祖们。”

“我们的魔法来源与你们不同，”维伦说，“我不认为你们能够理解我的解释。”

奥格瑞姆恼火地说：“我们可不笨！”

“请原谅，我并没有这个意思。”维伦立即表示了歉意。这个道歉优雅而诚恳，再次使杜隆坦肃然起敬。“你们的种族富有智慧，而你们两位显然很聪明。但是……我不确定我能用你们的语言表达明白。我毫不怀疑，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而且我的词汇量足够，你们一定能够听懂。”

即使在解释的过程中，他似乎也在思考着合适的措辞。杜隆坦想起那种能够隐藏起整个城市的魔法，想起那种镶嵌着大地里的宝石与坚固石料的柔软而神奇的金属，他意识到维伦是对的，没有兽人能够只用一晚上时间就能理解所

有这些，虽然他觉得卡舒尔宗母也许具有能领悟这些东西的天赋。他不禁暗自纳闷，为什么这两个种族之间不能多增进一些交流呢？

对话转向了更加平常的话题。两名年轻的兽人得知，泰罗卡森林深处有一个德莱尼人的圣地，叫做奥金顿，德莱尼的亡者在那里得到安息，他们被安葬于地下而非在火堆上焚化。杜隆坦暗自认为这很奇怪，但他没有宣之于口。泰摩尔是离那座“亡者之城”最近的城镇，维伦此次前来正是为着一个悲伤的目的：他前来安葬数位在与食人魔的交战中阵亡的战士，正是同一个食人魔今天早些时候差点儿干掉了奥格瑞姆和杜隆坦。

维伦解释道，他一般居住在一个叫做卡拉波神庙的美丽地方。德莱尼还有不少其他城镇，但最大的一座位于北方，称作沙塔斯。

最终，晚宴结束了。维伦轻叹一声，目光落在他的空盘子上，但杜隆坦确定他并非真的在看着那个盘子。

“请容我先行告退，”维伦说着，站起身来，“这真是漫长的一天，而我在睡前还必须冥想。很荣幸见到你们，霜狼氏族的杜隆坦和黑石氏族的奥格瑞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睡个好觉，你们在这里是安全的，虽然你们的族人从未造访过此地。”

杜隆坦和奥格瑞姆与其他人一同站起身来向他鞠躬。维伦微笑着，杜隆坦却觉得这位德莱尼领袖的脸上带着他之前曾看到过的那种奇怪的忧伤。

“我们还会见面的，年轻人，晚安。”

过了一会儿，两名兽人也离开了，他们被带回房间里，的确睡了个好觉。杜隆坦梦见有位老兽人安静地坐在他身边，他很好奇这预示着什么。

“带他过来。”老兽人对卡舒尔宗母说。

霜狼氏族最年长的萨满卡舒尔宗母沉睡着。由于她的崇高地位，她的帐篷的豪华程度仅次于氏族酋长加拉德。厚重的裂蹄牛毛皮保护着她的老骨头免受来自大地的寒意的侵蚀，一名忠诚而深爱她的孙女照料着这位氏族宗母的饮食起居，为她做饭、打扫、在冷天为她把火烧旺。卡舒尔宗母的职责是聆听微风、流水、火焰与青草，以及在每晚喝下苦涩的草药汁，将她的意识向来访的先祖们敞开。她为她的氏族搜集信息，就像其他人采集水果与柴火那样，而这些馈赠同样能够滋养她的氏族。

老兽人并无实体，但她知道他真实存在。他存在于她的梦境中，对她来说这就够了。在梦境里，她年轻而充满活力，红润的皮肤泛着健康的光泽，身材匀称，肌肉紧实。老兽人还是他去世时的年纪，他的智慧登峰造极的年纪。他

活着的时候叫做塔尔克拉，不过她现在只叫他祖父，虽然他已经是好几代之前的人了。

“你收到消息了。”祖父对梦中年轻有力的卡舒尔说。她点点头，黑发随着动作飞扬。

“他和那个黑石小子在德莱尼人那里，”她回答道，“他们很安全，我能感觉到。”

塔尔克拉祖父点点头，他厚重的下颌晃动着。他的獠牙因为岁月渐长而变得焦黄，其中之一折断在一场早已无人记得的战斗中。

“不错，他们很安全。带他过来。”

这是他第二次这么说了，而卡舒尔不太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几个月之后，当树叶纷纷飘落的时候，他就会来到山下，”她说，“所以是的，我会带他过来。”

塔尔克拉猛力摇头，他的棕色眼睛不悦地眯了起来。卡舒尔忍住没笑，在所有降临的先祖之魂中，塔尔克拉祖父是最没有耐心的。

“不对，不对，”塔尔克拉咆哮道，“把他带到我们这儿来。把他带到沃舒古的洞穴里来。我要在那儿亲眼看看他。”

卡舒尔轻轻抽了一口气，“您……希望我带他去见先祖们？”

“我刚刚难道不是这么说的吗？笨姑娘！现在的这些萨满都怎么回事？”

他总是这么大喊大叫的，所以卡舒尔并没有太过在意，令她震惊的是他刚刚所说的话。有时先祖之魂会要求见一见某个孩子，这并不寻常，但并非毫无先例，通常这意味着这个被召见的孩子命中注定将走上萨满之道。她从未想过杜隆坦会踏上这条道路，萨满领导氏族的情况很少见。他会受到太多来自诸方的影响，让他难以成为一名合适的领袖。大多数兽人都无法在供奉先祖并聆听他们教诲的同时出色地领导人民。能同时做到这两点的兽人如凤毛麟角般稀少。

看到卡舒尔没有回答，祖父咆哮起来，将他的手杖重重地顿在地上。卡舒尔被小小地吓了一跳。

“我会在他成年仪式那天带他过来。”卡舒尔向先祖保证。

“你终于开窍了，”塔尔克拉向她挥舞着手杖说，“如果你让我失望了，我的手杖就会敲在你头上而不是无辜的大地上了。”

他嘴上这么说着，却掩饰不住自己的笑意，卡舒尔也回以微笑，她梦中的自己闭上了眼睛。虽然塔尔克拉总是怒气冲冲且性格急躁，但他睿智而善良，而且非常爱护她。她希望自己能够在塔尔克拉还活着的时候就认识他，但他早在一百年前就去世了。

卡舒尔睁开了双眼，叹了口气。她的灵魂回到了她现实世界的躯体里……她和塔尔克拉去世的时候一样老迈，她的手脚蜷曲、关节酸痛、身体瘦弱、白发苍苍。她深知她很快就会最后一次离开这具身体，这具躯壳，去与圣山中的先祖们同在。那时，她的学生德雷克塔尔将成为加拉德和霜狼氏族的顾问。她对他充满信心，事实上，她已经开始期待自己完全成为灵魂能量的那一天了。

阳光射进她的帐篷，阵阵鸟鸣飘入她的耳朵，她陷入了沉思。虽说如此，但她仍会怀念活着时才能够体验的一切，那些简单的存在，例如鸟儿的歌声、热腾腾的食物和孙女轻柔的触碰。

带他过来，祖父这么说。

那么她就会这么做。

第四章

昨夜，明月高悬头顶，群星熠熠闪烁，在它们赞许般的照耀下，一名年轻男子完成了他的成人仪式。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参与这种仪式——奥姆瑞戈。在我年幼的时候，我就被迫与我族人的这些仪式和传统割裂开来；事实上，所有兽人都已经与这些仪式和传统割裂太久了。而从我踏上我命中注定的道路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断地被卷入战斗中。战争吞噬了我。讽刺的是，为了从燃烧军团手中保护我的人民，以及为他们争取一片能够重建我们传统的土地，反而使我远离了那些传统。

但现在，我们有了杜隆塔尔和奥格瑞玛。现在，和平降临了，虽然可能只是脆弱的和平。现在，萨满们重拾传统之道，而如果先祖之灵眷顾，那些即将成年的年轻男女们再也不用品尝战争的硝烟。

昨夜，我参加的是一场永恒传承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已被废弃了整整一代之久。

昨夜，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我长久以来一直追寻的归属感。

杜隆坦盯着那只塔布羊，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这是一头高大强壮的野兽，一个不错的猎物，它头上的犄角不仅赋予了它英伟的美感，并且锋利而危险。杜隆坦不止一次见过一名战士被羊角刺穿而死，这些有十二个尖头的角能够像长矛一样穿透身体。

而他需要在不穿护甲，仅仅手持一把武器的情况下猎杀它。

当然，曾经有人对他说过一些悄悄话。随便哪一头成年塔布羊都符合完成仪式的条件，当他被蒙住眼睛坐在帐篷里等待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对他耳语，塔布羊都很凶猛，但在这个季节，公羊的角都已经脱落了。

还有其他悄悄话：你只能带一把武器，加拉德之子杜隆坦；但你能在野外没人知道的地方藏一套盔甲。

还有最可耻的：萨满只会通过品尝你脸上的鲜血来决定你是否合格；一头死去很久的塔布羊的血和新鲜的塔布羊血尝起来毫无区别。

他对这些诱惑不加理会。也许曾有兽人屈从于这些诱惑，但他绝不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杜隆坦会找到一头雌羊，一头在这个季节仍然长着利角的雌羊；他只会携带一把武器；他抹在脸颊上的将是他亲手杀死的、在寒风中冒着热气的塔布羊的新鲜血液。

雪季毫无预兆地提前到来，现在，杜隆坦站在突降的大雪中，手中握着的大斧变得愈发沉重。他打了个寒颤。但他绝不会退缩。

他已经追踪这群塔布羊两天了，每天只靠他能找到的食物果腹，在暮光中升起将雪地染成淡紫色的微弱营火，睡在随便哪个他碰巧找到的隐蔽处。奥格瑞姆早已完成了他的成人仪式，杜隆坦有些羡慕他的朋友出生在夏天。他本以为初秋时节也难不到哪里去，但是冬天提前到来了，天气变得严苛起来。

似乎就连塔布羊群都在嘲弄他。他能够轻易找到它们留下的脚印或者粪便，能看到它们扒开雪地寻找干草或者从树干上啃食树皮留下的痕迹，但它们似乎总能躲开他。直到第三天傍晚，先祖之灵似乎终于决定给他的坚持一些回报。黄昏来临前，杜隆坦垂头丧气地打算找个住处来结束依旧毫无收获的一天。正在这时，他突然注意到有几小团羊粪是新鲜的，还没有冻上。

羊群就在附近。

他跑了起来，雪地在他的毛皮靴子下吱吱作响，一股全新的热情充满他的身体。他用以前学过的方法追踪着痕迹，爬上一座小山丘——

他看到了一群美丽的生物。

杜隆坦立即俯身藏在一块巨石后，偷偷观察这些野兽。它们还没来得及换上冬装，身上的毛皮仍然是深棕色，在白色的雪地上十分显眼。这群羊至少有二十来头，也许更多，大部分是母羊。能找到羊群固然很好，但他现在面对着另一个问题：他怎么才能单独猎杀其中一头？与其他大多数猎物不同，塔布羊会互相保护。如果他攻击其中一只，其余的羊会来保护它。

萨满总是与猎人们同行，好引开其他动物的注意，而杜隆坦孤身一人，他突然感到一阵无力。

他皱了皱眉头，重新打起精神。他已经花了快三天时间搜寻这群生物，现在它们就在眼前。夜幕降临之时，这个饥肠辘辘的年轻兽人要么已经在狼吞虎咽一块新鲜的塔布羊腿肉，要么就将变成雪地上一具僵硬的尸体。

他观察了它们一段时间，意识到随着时间流逝，它们的影子正在逐渐变长，但他并不着急，以免犯下致命的错误。塔布羊是日间行动的生物，它们正忙着在雪地上刨出可供蜷缩休息的坑。他知道它们习性如此，但此时此刻他泄气地看着它们紧紧挨着彼此。他怎么才能把其中一只和羊群分隔开呢？

一阵动静突然吸引了他的视线。是一头年轻而健康的雌羊，它一定在气候温和的夏天里饱餐了嫩草与浆果，充满了活力。它跺了跺蹄子，扬起了头——它的头上竖着一对壮观的犄角——踏着舞蹈般的步伐在羊群周围跃动。它似乎并不情愿回到羊群中去，而是像几头其他羊一样，选择睡在羊群之外。

杜隆坦咧开嘴笑了。真是先祖之魂的馈赠！这是个好兆头。羊群中最有活力、最健康的一头母羊，不愿盲从于羊群，而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虽然这个选择将使它一命呜呼，但也将使杜隆坦为自己赢得荣誉和被视作成人的权利。先祖之灵理解其中的平衡。至少别人是这么告诉他的。

杜隆坦等待着。黄昏到来又离去，太阳已经沉到了群山之下。太阳落山了，它所提供的那点微薄的温暖也随之而去。杜隆坦以猎手的耐心等待着。最终，即使是羊群中最不安分的那一头也蜷起了长腿，像它的其他伙伴那样躺了下来。

终于，杜隆坦行动了。冻僵的四肢险些害他跌倒，他慢慢地从巨石后的藏身之处探出身，摸下山坡，紧紧盯住那头熟睡的母羊。母羊的头垂在长长的脖子上，有规律地呼吸着。他能看到母羊的鼻尖喷出细小的白色鼻息。

他慢慢地向着他的猎物移动，尽可能小心地挪动脚步。他丝毫感受不到寒冷，热切的期望和心无旁骛驱散了一切不适。他离那头母塔布羊越来越近了，而它仍在沉眠。

他高高举起斧子，然后狠狠劈下。

母羊睁开了双眼。

它挣扎着试图起身，但致命一击已经落下。杜隆坦想要发出他曾无数次听到的父亲喊出的战吼，但他忍住了。杀死一只塔布羊之后再丧命于羊群的复仇中毫无必要。他已经将斧刃打磨得锋利无比，斧头切开母羊粗壮的脖子与颈椎，如同切开奶酪般轻而易举。鲜血喷涌而出，温热黏稠的液体洒在杜隆坦身上，他露出一个凶狠的微笑。以第一次独自猎杀的猎物的鲜血涂抹自己是仪式的一部分，而这头母羊为他代劳了。这又是一个好兆头。

虽然他尽可能地保持安静，但还是听到了羊群被惊醒的声音。他迅速转身，喘着粗气，喊出了他的喉咙已经渴望许久的那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吼。他高高举起斧子，金属斧刃的光芒已经被猩红的鲜血所掩盖。他再次发出咆哮。

塔布羊群犹豫了。他听说过如果一次击杀干净利落，塔布羊会选择逃跑而非进攻，因为它们本能地知道已经救不了倒下的姐妹了。他希望这是真的：如果羊群决定进攻，他也许能干掉一两头，但最终一定会倒在它们的羊蹄之下。

整个羊群开始后退，最终转过身去开始奔跑。他看着它们翻越山丘，消失不见，只有纯白雪地上留下的蹄印能够作为它们曾经来到过这里的证据。

杜隆坦放下了斧子，喘着粗气。片刻之后，他又把战斧举了起来，发出一声胜利的呐喊。他今天终于可以好好填饱自己的辘辘饥肠了；而塔布羊的灵魂将会与他在梦中再会。明天一早，他就会以一名成年男子的身份回到他的族人身边，做好为氏族服务的准备。

做好有朝一日领导氏族的准备。

“我们为什么不骑狼去？”杜隆坦不满地问，像个小孩子一样瞪着眼。

“因为这件事就得这么做。”卡舒尔宗母言简意赅地说，恼怒地拍了男孩一掌。杜隆坦年轻力壮，通向先祖之魂所在的圣山的长途跋涉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而她则正相反，如果能够骑上她的大黑狼“梦行者”，她将感激不尽。但古老的传统不容玷污，只要她还走得动，她就会走着去。杜隆坦低下头表示接受，他们继续前行。

虽然她每次走上这段旅程都感觉比上一次更加辛苦，但卡舒尔宗母能够感受到一种兴奋，而这种兴奋能够帮助她缓解疼痛与疲倦。她曾经领着许多年轻人——有男有女，不分贵贱——到此完成他们成人仪式的最后一步，但从来不曾有哪个孩子受到过先祖的指名召见。虽然她年事已高，但她还没有老到失去好奇心呢。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段路只要走几个小时，但是老人需要走上一天。夜晚将至，他们也即将抵达。卡舒尔宗母抬起头，看着圣山熟悉的形状露出了微笑。沃舒古与其他参差不齐的山脉不同，它的顶峰是一个完美的三角形，山体的表面在阳光的照耀下如同水晶一般闪烁着光芒，与周边的地貌迥然相异。许多年以前，圣山从天而降，吸引先祖之灵朝它聚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兽人们在圣山神圣的阴影中定居下来。无论这些先祖生前有着怎样的争执与差异，他们的灵魂都在这座山中融为一体。她知道自己很快又会来到这里，但不是作为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这是她最后一次在这具衰老残破的皮囊中造访这里。下一次卡舒尔再来到沃舒古时，她的灵魂将会像鸟儿一样在空中翱翔，她的心灵将会轻快、纯洁、焕然一新。

“怎么了，宗母？”杜隆坦问道，年轻的声音里带着关切。她眨了眨眼，打断了自己的遐想，对他露出微笑。

“没事。”她真诚地保证道。

当他们来到山脚下时，夜晚的阴影已经取代了日光。他们今晚将在这里过夜，明天黎明到来时再登上圣山。杜隆坦裹着不久前他亲自猎杀的母塔布羊

皮，很快就睡着了，而卡舒尔宗母慈爱地看着他天真无邪的睡脸。她今夜不会入睡；她需要保持头脑清醒，明天才能接受到先祖们的指引。

向上攀登的过程漫长而令人疲惫，远比来到山下的旅途困难，卡舒尔十分感激自己坚实的手杖和杜隆坦的强壮臂膀提供的帮助。但是今天，卡舒尔在和她的后辈一同攀登时，感觉自己的脚步更加稳健，呼吸也更加自如了。她感觉自己仿佛在被先祖之魂推着前行，仿佛他们在用灵魂的力量帮助她的肉体前进。

他们在圣地的入口处停下了。圣地的入口是圣山平滑表面上的一个完美的椭圆形洞穴，与往常一样，卡舒尔感觉自己仿佛在进入大地的子宫。杜隆坦试图表现得勇敢一些，但这只让他自己显得有些紧张。卡舒尔宗母没有对他微笑。他是应该紧张。他即将应一位逝世已久的先祖的召唤，走进这片圣地。即使是卡舒尔宗母，也无法对此无动于衷。

她点燃一束干草在杜隆坦头上挥舞，让香甜而辛辣的烟气笼罩他，净化他。随后，她把一些鲜血涂在他身上，这些血液取自杜隆坦的亲生父亲，小心地保存在一个带塞子的皮袋子里，专为这一时刻而准备。卡舒尔将她枯瘦的手按在杜隆坦光滑的眉间，喃喃为他祈祷，然后点了点头。

“你知道，被召唤到先祖面前的人很少有不走上萨满之道的。”她严肃地说。杜隆坦睁大了褐色的眼睛，点了点头。她继续说道，“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什么也不会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你要谨记行事的荣誉准则，对我们挚爱的先人表现出应有的恭敬。”

杜隆坦吞了吞口水，又点了点头，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把身板挺得笔直。在男孩稚嫩的身体上，卡舒尔看到了未来酋长的影子。

他们一起走进了洞穴，卡舒尔宗母走在前面，一路点燃沿着洞壁排开的火把。橙黄色的火光为他们照出了一条盘旋下降的道路，兽人长年以来踏过的步履将这条道路打磨得光滑无比。路上处处有凿出的台阶，以使朝圣者的脚步更加安稳。隧道中总是凉爽宜人，又比外面的严冬更加温暖。卡舒尔伸出手抚摸着洞壁，回忆着多年以前她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情景，那时她母亲的血液还未在她脸上干透，她双目圆睁，心脏狂跳不已。

最终，缓缓向下的漫长坡道走到了尽头。前面的洞壁上已经没有火把了，杜隆坦疑惑地看着她。

“我们不必带着火把去见先祖。”卡舒尔说。他们在平坦的通道里继续前行，走进了黑暗中。杜隆坦并没有害怕，但当他们离开令人慰藉的火光时，他看上去确实有些不解。

四周一片漆黑。卡舒尔伸出手牵起杜隆坦，引领他向前。他粗短有力的手指轻柔地握住她的手。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也还记得不要用力，否则我的手会痛，她想着。霜狼氏族的下一任酋长有一颗体贴的心。

他们继续前行，默默无言。然后……仿佛漫漫长夜之后的黎明，他们的身周渐渐出现了光亮。卡舒尔隐约能够看到她身边站着的年轻人，他比她年轻许多，但已经是一个成年男性了。他们往前走去，她仍然观察着他；先祖之魂洞穴里奇迹般的景象她再熟悉不过，但杜隆坦会有什么反应，她还无从知晓。

他瞪大了眼睛，环顾四周，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洞穴中央的一潭池水散发着一种柔和的白色亮光，照亮了周遭的一切。到处都光滑而柔和，微微泛着光芒；洞中不见锐利的尖角，也没有粗糙的表面。卡舒尔感觉到熟悉而发自内心的平静流遍她全身。她静静地让杜隆坦自己感受这一切。这个洞穴十分巨大，甚至比科什哈格节人们敲起鼓点跳舞的地方还要大，无数分岔的隧道通向卡舒尔从未胆敢一探的地方。必须得有这么大，才能够容纳所有曾经活在这世间的兽人的灵魂，不是吗？她走向水边，杜隆坦紧跟着她，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她取下自己的背包，示意他照做。卡舒尔小心翼翼地取出几个皮水囊，一一打开，然后轻声念着祷文，将袋中的水倒进了发光的池中。

“我们出发时你问过我这些水囊的事，”她低声对杜隆坦说，“这里的水并非来自这个洞穴。很久之前我们就开始向先祖之灵供奉圣水，我们每次造访的时候都会向圣池中添水。但这里的水并不会像在普通的池子里那样蒸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灵魂之山的力量。”

她倒光了水囊，喘了口气坐了下来，看着圣池微光闪烁的深处，杜隆坦也依样行事。她知道能够从哪些角度看到自己的倒影，她调整方向，确保他们两个都处在正确的位置上。起初，她只能看到她自己和杜隆坦的脸。在发着白光而不是一片黑暗的池水中，他们的倒影看上去也仿佛幽灵。

然后第三个身影出现了，和他们的影子一样清晰，仿佛塔尔克拉祖父正站在她身后。他们视线相交，卡舒尔露出了微笑。

她抬头看向杜隆坦，他仍然紧盯着水面，仿佛想要从中找到答案。卡舒尔的心一沉，但又暗暗斥责起自己来。如果杜隆坦并不属于萨满之道，那他就不会走上萨满之道。当然，他的命运一定是充满荣耀的，因为他生来就注定将领导他的氏族。

“我好几代的曾孙女啊，”塔尔克拉说，卡舒尔从未听过他的语气如此温柔，“你将他带来了，正如我所愿。”

祖父虚无的灵魂拄着一根同样虚无的手杖，慢慢地绕着杜隆坦走了几步，而年轻的兽人仍然盯着水面。卡舒尔仔细地看着这两个霜狼氏族的男人。杜隆坦打了个寒颤，扭头四处张望，显然在疑惑突然的凉意从何而来。卡舒尔暗自

笑了一下。他无法看见他祖先的灵魂，但不知怎么的能够感受到塔尔克拉就在此地。

“你看不到他。”她略带悲伤地说。

杜隆坦抬起了头，他的鼻孔翕动了几下。他飞快地站起身，在幽光的映照下，他的獠牙仿佛染上了蓝色，而他的皮肤有些发绿。

“是的，宗母，我看不到。但是……是有一位先祖现身了吗？”

“的确，他就在这儿。”卡舒尔说。然后她转向灵魂，“我将他带来了，如你所愿。你觉得他怎么样？”

杜隆坦用力咽了一口口水，但仍然笔直地站着，塔尔克拉的灵魂绕着他踱步，若有所思。

“我感觉到了……一些东西，”塔尔克拉说，“我原本认为他会成为一名萨满，但如果他看不到我，那他永远都不会走上这条路。但虽然他无法看到先祖之魂或召唤元素之灵，他生来就有着伟大的命运。他将成为霜狼氏族的伟人……事实上，是整个种族的伟人。”

“他将成为……一名英雄？”卡舒尔问道，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所有兽人都努力秉承勇气与荣誉的准则，但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将名字铭刻在历史中，被后代传颂。听到她的话，杜隆坦轻抽了一口气，她能看到他脸上的期待。

“我不知道，”塔尔克拉皱了皱眉头，“好好教导他，卡舒尔，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他的血脉会带来救赎。”

塔尔克拉伸出一只手，以卡舒尔从未见过的温柔之态，用虚无的手指拂过杜隆坦的脸颊。杜隆坦瞪大了眼睛，卡舒尔能够看出他在竭力克制退缩的本能，但他并未在灵魂的爱抚下瑟缩。

然后塔尔克拉消失了，仿佛烈日下的一团雾气。卡舒尔趔趄了一下；她总是忘记灵魂所给予她的力量。杜隆坦迅速上前一步扶住了她，她十分感激他的年轻有力。

“宗母，您还好吗？”他问道。她抓着他的手臂，点点头。他首先关切的是她的安康，而非先祖对他做出或者没有做出的评价。她琢磨着那些话语，决定还是不要告知杜隆坦。虽然他头脑冷静，内心无私，但即使是最纯真的兽人心灵，也可能会被这样的一句预言腐蚀。

他的血脉将带来救赎。

“我很好。”她再次向他保证，“但我这把老骨头已经不复当年，而先祖之灵的力量太强了。”

“要是我能看到他多好啊，”杜隆坦带着一丝期许说道，“但是……但是我知道我感觉到了他。”

“的确，而这比大多数人幸运多了。”卡舒尔说。

“宗母……您能告诉我他说了什么吗？有关——有关我成为一名英雄的事。”

他试着表现得冷静而成熟，但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恳求。她没有责备他。谁都希望能够流芳百世，让后人传唱他们的冒险故事。如果他不这么希望，他就不是一个兽人了。

“塔尔克拉祖父说这还不确定。”她坦诚地说。他点点头，压下失望之情。她本打算只说这么多，却又鬼使神差地加上了一句，“你还有需要完成的使命，加拉德之子杜隆坦。别在战斗中犯傻，在那之前就丢了小命。”

他笑了起来，“一个傻瓜对氏族可派不上什么用场，我可是希望能够好好为氏族效力呢。”

“那么，未来的酋长，”卡舒尔也笑了，“你最好开始考虑找个伴侣的事情了。”

从他们一同上路以来，杜隆坦第一次露出了气馁的表情，而卡舒尔宗母放声大笑。

第五章

德雷克塔尔告诉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在兽人的整个历史上，就像初夏一样美好。兽人当时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环境宜人的世界、指引我们的先祖之魂、根据它们的意愿不时给予我们帮助的元素之灵。兽人们有充足的食物，有强大但并非无法战胜的敌人，并且备受眷顾。即使德莱尼们并非兽人的盟友，他们也绝非敌人。只要兽人要求，他们就会与兽人们分享他们的知识与财富，有所保留的反而往往是我们兽人。而也是我们兽人，在不知不觉中扭曲，成为某个势力的仆从。

仇恨是强大的。仇恨可能是永无止境的。仇恨是可以被操纵利用的。

同样，仇恨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基尔加丹栖身于肉眼可见，永恒而无尽的黑暗之中。力量在他体内奔涌搏动，比他的血液更加有力，比肉食与饮水更能滋养他，使他飘然，又使他冷静。他并非无所不能，至少现在如此，否则千万个世界将在他一念之间被摧毁，而无需通过武力征服与毁灭。但总而言之，他对现状十分满意。

除了——那些人仍然活着，那些流亡者。基尔加丹还能感应到他们，虽然以那些仍会受到时间影响的种族的标准而言已经过去了数个世纪。维伦和其他那些傻瓜们，他们如同懦夫般躲了起来，不敢站出来面对他和阿克蒙德。阿克蒙德作为朋友与同伴，与他一同经历了那次……变革，那时他们还只是低等生物。

他，阿克蒙德，以及其他人已经不再将自己视为“艾瑞达”。维伦将他们称为“曼阿瑞”，但他们自称为燃烧军团。萨格拉斯的大军，天选之子。

基尔加丹伸出修长、优雅的猩红色手臂，爪子般的巨手探入包罗万象的虚空之中，感受着虚空在他探查下的波动。自从敌人逃脱那一刻起，他就不断地派出斥候，但斥候们带回的消息只有失败。阿克蒙德想要处死这些无能者，但基尔加丹采取了另一种做法。那些胆怯的与逃走的，他自有办法知道；而那些嗅到了犒赏与他们主子的赞许的人则留下了，渴求着这些奖励，他也一样心知肚明。所以虽然基尔加丹从不掩饰他的不满，那些令他失望的人总能得到第二次机会；而如果他相信他们已经尽力了，而不是白白浪费了他的仁慈，则还会给他们第三次机会。

但阿克蒙德并不赞同基尔加丹的过分“包容”与“热衷”寻找。

“还有那么多世界等着我们去征服与毁灭，以侍奉主人萨格拉斯。”阿克蒙德抱怨道，他的声音穿透环绕在他们身边的黑暗，“让那些傻瓜走吧。如果他们以任何方式用他们的天赋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会感应到的。我们已经剥夺了维伦所珍视的一切，让他自己在某个世界腐烂吧。”

基尔加丹巨大的头颅缓缓转向另一位恶魔领主。

“我不止要褫夺他的力量，”基尔加丹嘶嘶地低吼，“我还要彻底摧毁他和那些愚蠢地追随他的人们。我要彻底碾碎他，因为他的缺乏信仰，因为他的固执，因为他拒绝为我们所有人考虑。”

带爪的巨手攥成了拳头，尖锐的指甲深深扎入了掌心。熔火喷涌而出，在接触虚空的瞬间凝固了，留下一道如同伤疤的凸起；而基尔加丹以这些痕迹为傲。

阿克蒙德强大、优雅、圆滑而机敏，但他缺乏基尔加丹的那种对毁灭的热切。他已经无数次表达了他的观点，于是只叹了口气，不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数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就这一问题争吵过多次，毫无疑问他们还将继续争吵数个世纪……或者直到基尔加丹成功毁灭那个曾经是他最亲密朋友的生物为止。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基尔加丹灵光一闪。阿克蒙德从未对维伦产生过特殊的感情，只是将他视作另一位艾瑞达的领袖同僚而已。基尔加丹曾像兄弟那样爱着维伦，甚至爱得更深，基尔加丹爱他，就像爱着另一个自己。

然而后来……

巨手再次攒紧，本该涌出鲜血的地方，邪火又一次涌出。

不。

光是想象维伦流落到某个蛮荒的星球，瑟缩在偏僻的山洞中，舔舐着自己受伤的自尊可远远不能满足基尔加丹的复仇之心。如果是曾经的基尔加丹，他会想要维伦的鲜血；但现在，鲜血已经无法让他解恨，他想要羞辱维伦，彻底地折辱他。这滋味会比维伦和他的追随者们身上流淌着生命精华的血腥味更加甜美。

阿克蒙德以一个基尔加丹熟知的姿势侧过了头，他的一名仆从正在与他对话。就像基尔加丹一样，阿克蒙德也有他自己的计划与阴谋，这一切都是为了侍奉他们的黑暗君主，并效力于他征服一切的至高目标。阿克蒙德不发一言地起身离开了，他的动作轻巧而迅捷，与他魁梧的身材毫不相符。

与此同时，基尔加丹脑海中也传来了一阵轻微的扰动，他立即认了出来：他的副手塔尔加斯正在联系他。从对方传来的思绪中，他能感受到谨慎的希望。

什么事，吾友？快说！基尔加丹在他意识中命令道。

大人，我无意给您带来虚假的希望，但……我可能找到他了。

基尔加丹心中涌起一丝喜悦。塔尔加斯是他的爪牙中最谨慎的一个，就像他猎捕的目标一样。塔尔加斯地位仅次于基尔加丹自己，数个世纪以来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若不是事出有因，即使是这样一句保守的话，他也不会说出来的。

他在哪儿？你是怎么感应到他的？

那是一个微小的世界，原始而毫无特色。我感应到那个区域沾染了他们特有的魔法痕迹。有可能他们只是路过此地。这种情况曾经也发生过。

基尔加丹点点头，虽然塔尔加斯并不在场，无法看到他的表情。他过去的一部分特质仍然保留了下来，他想着，脸上微微浮起了笑意。在他所见过的所有智慧物种中，点头这个古老的动作都表示同意，或者赞许。

确实如你所说，他表示赞同。之前有许多次，基尔加丹的大军被艾瑞达魔法的甜美气息吸引到某个星球，却只发现维伦和他那些卑鄙的追随者们不知怎的听到了风声，早已逃脱。但我仍然抱有希望。我会找到他们，随心所欲地蹂躏他们，而我有永恒的时间来这么做。

他冒出一个念头。之前有许多次，基尔加丹的军团降临到某个他们认为维伦所在的星球上，却发现他已经逃走了。基尔加丹只能通过摧毁那些世界来抚慰自己受挫的自尊，但是对那些未开化种族的屠杀虽然令人愉悦，却并不能消解他对彻底复仇的渴望。

他这次不会再如此行事了，他不会派出塔尔加斯作为燃烧军团的先锋。维伦曾经是他们中最强的，最睿智的，最熟稔魔法与科技的人。基尔加丹知道他的这位老朋友绝不会放松警惕，尤其是对他们来说逃亡才刚刚发生不久。一旦察觉到如此明显的威胁到来，维伦一定会立刻警醒，逃之夭夭。

然而……如果这个威胁不那么明显呢？

塔尔加斯……我希望你替我侦查这个世界。

大人？意识链接中塔尔加斯的声音轻柔而沉着，但显得有些疑惑。

我们过去曾向他们的星球派遣军队，但毫无裨益。也许这次，我们应该试试只派出一个人，只派出一个我能彻底信任的人。

基尔加丹能感觉到不安与骄傲在塔尔加斯的意识中激荡碰撞。

除了派出大军，还有其他消灭敌人的方法。有时这些方法更合适。

那么，您——您希望我找到这样一种更好的方法？

正是如此。独自前往那个世界，了解它，仔细观察。告诉我那些流亡者是否的确在那，如果确实在的话，他们近况如何。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生存的，他们是过得像温驯的牲畜一样安逸富足，还是像猛兽那样警觉敏锐。告诉我他们世界的样貌，那里还居住着其他的种族吗，有怎样的物种，气候如何。仔细探查，塔尔加斯。没有我的明确指示，绝不要轻举妄动。

当然，大人。我这就去准备。塔尔加斯仍然有些迷惑，但他领会并遵从了命令。塔尔加斯过去曾出色地效力于曼阿瑞之主。这次，他也定然不辱使命。

虽然基尔加丹的面孔与他在投靠伟主萨格拉斯之前已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他还是挤出了一个微笑。

与他所有的族人一样，杜隆坦在六岁时就开始进行武器训练。他的身躯已经成长得高大健壮，而武器对他们兽人而言早已如臂使指。在十二岁时他就已经与狩猎队同行。而现在，在完成成人仪式之后，他已经能够加入对食人魔和他们那些可憎而扭曲的主子戈隆的猎捕。

而今年秋季的科什哈格节上，他在孩子们被赶上床之后加入了围坐在火堆旁的大人中。就像多年前他和奥格瑞姆所发现的，成为大人并且有资格参加篝火边的圈子并不怎么有趣。

然而，在他用那双敏锐的棕色眼睛四下张望时，的确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与那些他已经知晓多年，却因为他的年幼与他相谈甚少的人们交流。当然，卡舒尔宗母也代表他的氏族来了。他知道她在其他氏族的萨满中也有着很高的地位，他为之感到自豪。他注意到她在节日的头夜就蜷缩在火边，用一张织毯裹住自己瘦得皮包骨的身躯。他突然没来由地意识到这将是她参加的最后一个科什哈格节，这个想法出乎意料地使他感到悲伤。

卡舒尔的旁边是她的学徒德雷克塔尔，他比卡舒尔年轻，但仍然年长得足够当杜隆坦的父亲。杜隆坦没怎么和德雷克塔尔交谈过，但他的敏锐双眼与直率言语十分令人尊敬。杜隆坦的棕色眼睛继续扫视着人群。明天萨满们将会离开，前去圣山的洞穴中与先祖之魂相会。杜隆坦回想起他造访圣山的经历，还有那仿佛微风却又更加不同寻常的冰冷气息，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不远处是格罗玛什·地狱咆哮，战歌氏族年轻而有些冲动的酋长。他只比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年长几岁，最近才继任这一职位。有一些闲话提到上一任酋长的死亡有些蹊跷，但战歌氏族并无人质疑格罗玛什的领导。杜隆坦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格罗玛什虽然年轻，但令人生畏。篝火跃动闪烁着的火光更使他平添了一分凶狠。浓密的黑发披散在他背后，他升任酋长时，在下巴上文上了某种特定花纹的黑色刺青，他的脖子周围悬着一串骸骨项链。杜隆坦知道项链的含义：战歌氏族有一个传统，年轻的战士戴着自己第一次猎杀的猎物骨殖，并在上面刻下自己的印记。

格罗玛什身旁坐着黑石氏族高大魁梧的首领黑手。黑手旁边安静地咀嚼着的是碎手氏族的酋长，卡加斯·刃拳，他的手腕上装着一柄镰刀，以取代他失去的那只手，即使现在杜隆坦已经成年，在火光中闪烁的刀刃仍让他有些不安。他身边是基尔罗格·死眼，血环氏族的酋长。这并非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名字，而是由他自己取的名号。他一只眼睛盯着人群，另一个眼球则已毁于刀刃，毫无生气地嵌在眼窝中。如果作为酋长来说，格罗玛什还太过年轻，那么基尔罗格则太老了。不过在杜隆坦看来，虽然他已经老态龙钟，但显然无论他的寿命还是他对氏族的领导，都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杜隆坦不自在地移开了目光。

德雷克塔尔左边是著名的耐奥祖，他来自影月氏族。自从杜隆坦记事时起，耐奥祖就是萨满的首领。杜隆坦曾经获准过参加一次狩猎，耐奥祖也在队伍中，而这位萨满对技能的掌握令人惊叹。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念叨舞动着与元素之灵沟通，吃力地引导它们的力量，耐奥祖总是波澜不惊。当他开口祈求时，大地会在他脚下震颤；闪电会从天而降击打在他所指示的地方。火焰之灵、空气之灵、流水之灵、大地之灵和难以捉摸的野性之灵都将他视为伙伴和盟友。当然，他从未见过耐奥祖与先祖之魂交流，除了其他萨满，谁都无缘一见。但杜隆坦知道，若不是先祖之魂的眷顾，耐奥祖也无法一直如此自如地运用这股力量。

然而，杜隆坦并不喜欢耐奥祖的学徒。奥格瑞姆正坐在他幼时的朋友旁边，他注意到杜隆坦所看到的方向，凑过来低声说："我觉得让古尔丹去当狩猎时的诱饵，对他的氏族反而更好。"

杜隆坦移开了视线，这样就没人能够发现他的笑意。他不知道古尔丹作为萨满的技艺如何，显然他必定是有些本事的，否则耐奥祖也不会选中他作为继承人，但他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兽人。他比大多数兽人都要矮小瘦弱，留着浓密的短胡须，丝毫没有战士的样子。但杜隆坦也知道要为氏族做出贡献，不止成为英雄一途。

"快看，她可真是个天生的战士。"

杜隆坦看向奥格瑞姆所指的方向，他的两眼微微睁大了。奥格瑞姆说得没错。她笔直地站着，身材高挑，正伸手从烤塔布羊骨架上切下一块肉来。在火光的映照中，她光滑的棕色肌肤下的肌肉起伏着，在杜隆坦看来，她身上凝聚着兽人所推崇的一切美好特质。她的举止带着黑狼般的野性优雅，她的獠牙小巧精致却致命地锋利。她的黑色长发梳在脑后，编成一条干练而迷人的发辫。

“她——她是谁？”杜隆坦喃喃地说，心头一沉。这样出色的女子一定来自另一个氏族，如果是他自己氏族的成员，他一定早就注意到了这样一位强壮、敏捷而优雅的美人。

奥格瑞姆大笑着拍了拍杜隆坦的背，笑声和他的举动让好几个人扭头看向他们，杜隆坦意识到那位动人的姑娘也看了过来。奥格瑞姆凑近他，低声说了一句话，让杜隆坦内心雀跃起来。

“你这个瞎子！她是霜狼氏族的人！如果她是我们氏族的人，我早就将她追求到手了。”

霜狼氏族？但是杜隆坦怎么可能错过这样一位来自他自己氏族的珍宝？他将目光从奥格瑞姆坏笑着的脸上移开，重新看向了那位姑娘，发现她正直直地瞪着他。他们四目相对。

“德拉卡！”

那名女子一惊，转过身去。杜隆坦眨了眨眼，回过神来。

“德拉卡。”他默念道。难怪他没认出来。“不，奥格瑞姆，她不是天生的战士。她是后天练就的战士。”

德拉卡出生时体弱多病，她的皮肤不是大多数兽人那样树皮般的棕色，而是一种苍白的浅黄。杜隆坦还记得他小时候经常听到大人们低声议论她，仿佛她已经一脚踏上了加入先祖之魂的道路。他自己的父母也曾经忧伤地提起过她，说不知她的家人做了什么才遭到先祖之魂的诅咒，使他们诞下了这样一个病弱的孩子。

杜隆坦想起来了，在那之后不久，德拉卡的家人就搬到了营地的外围生活。他从此没怎么见过她，毕竟他有自己的事要忙。

德拉卡切下好几大块肉，带回去与家人分享。杜隆坦注意到，她的父母身边坐着两个孩子，看上去都很健康强壮。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注视，德拉卡转过头来，毫不退缩地迎上了他的目光。她的鼻孔微微抽动，挺直了身子坐着，仿佛是在挑战杜隆坦，看他敢不敢用同情怜悯而非尊敬与欣赏的眼神看着她。

不，她不需要任何怜悯。在元素之灵的眷顾、萨满的照料和坚韧的意志——杜隆坦能看到那种意志在她眼中熊熊燃烧——作用下，她从儿时的病弱中脱胎换骨，成长为……这样完美的兽人女子。

奥格瑞姆用手肘顶了他一下，顶得他一时喘不上气来。杜隆坦瞪了他儿时的玩伴一眼。

“别老张着嘴，让我忍不住想往里扔点儿什么把它堵上。”奥格瑞姆嘟囔着。

杜隆坦意识到自己的确大张着嘴，而且不止一个人注意到了，有人窃笑着看着他。他把注意力转回到筵席上，那晚再也没看德拉卡一眼。

但他梦到了她，而当他醒来时，他知道她必将属于他。他可是最荣耀的兽人氏族之一的酋长继承人。

哪个姑娘能对他说不呢？

“不。”德拉卡说。

杜隆坦惊呆了。第二天早上，他走向德拉卡，邀请她次日与他一同去狩猎。只有他们两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青年男女结伴狩猎是一种求爱的仪式，而她拒绝了他。

这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时竟不知该如何作答。她几乎是轻蔑地看着他，露着完美獠牙的唇边浮起一抹嘲笑。

“为什么？”杜隆坦好不容易问出一句。

“我还没到年龄。”她答道。她说话的语气似乎是把这当作了一个借口，而非真正的理由。

但杜隆坦不会轻易放弃。“我提议的狩猎意在向你求爱，我承认，”他坦言，“但如果你没到年龄，我会尊重这一点。不过我仍然希望你能与我一同狩猎。我们就当这是两名骄傲的战士共同参与的狩猎，仅此而已。”

这一回轮到她感到意外了。杜隆坦想德拉卡原以为他会继续纠缠或者大怒离开。

“我——”

她顿了一下，大睁着眼，然后笑了起来，“我愿意参加这样的狩猎，霜狼氏族酋长加拉德之子杜隆坦。”

杜隆坦觉得自己从未如此开心过。这与通常的狩猎截然不同。他与德拉卡以轻快稳健的步伐奔跑着，曾与奥格瑞姆进行的那些挑战锻炼了他的耐力，有那么一会儿他担心自己跑得太快了，但出生时那么柔弱，而现在这么强壮的德拉卡跟上了他。他们交谈不多，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正在狩猎，他们搜寻猎物，猎杀猎物，然后将猎物带回氏族。沉默使他们更加自在。

他们跑进一片开阔地后，他开始放慢脚步查看地面。地上没有积雪，所以寻找猎物踪迹并不如在冬天那么简单。但杜隆坦知道他要找什么：散乱的草丛、折断的灌木枝条、土地上留下的浅痕。

“裂蹄牛。”他说，然后抬起头，眺望着牛群离去的方向。德拉卡仍然伏在地上，她的手指灵巧地拨开落叶。

“有一头受伤了。”她宣告。

杜隆坦转向她，“我没看到血迹。”

她摇了摇头，“没有血迹，我是从脚印的规律看出来的。”她指着他曾经查看的地方，他依旧没有看出任何受伤野兽的痕迹，疑惑地摇了摇头。

“不不，不是这个脚印……下一个。还有再下一个。”

她沿着足迹走着，小心地踏出每一步，突然杜隆坦明白了她看到的东西：一只蹄子踩出的蹄印比另外三只要浅。

这头野兽瘸了一条腿。

他钦佩地看着她，她脸颊有些泛红。“很容易看出来，”她说，“你自己也能看出来。”

“不，”他诚实地承认道，“我没有看出来。我看到了蹄印，但我没有花时间去仔细观察细节，而你观察了。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猎手。”

她挺起身自豪地看着他。杜隆坦心底涌起一股暖流，这感觉既使他亢奋，又使他无力。他很少祷告，但看着德拉卡站在他面前，他飞快地向元素之灵祈求：让这名女子属意于我吧。

他们追踪着猎物的踪迹，仿佛狼群追寻着猎物的气味。杜隆坦不再试图主导狩猎，因为这姑娘的追踪技巧与他不分伯仲。他们彼此赞许。他的目光更敏锐，但她能够更加仔细地查看他所发现的痕迹。他想知道与她并肩而战是什么感受。他们看着面前的土地，转过了一个大弯。他想知道——

一头巨大的黑狼，伏在他们追踪的那头裂蹄牛身上，咆哮着转过了身。三名猎手彼此打量着，那一瞬间长得如同永恒。而在那头巨兽起身扑出之前，杜隆坦冲了上去。

他举起斧子猛力挥出，斧子在他手中轻如鸿毛。斧刃深深砍进野兽的躯干，但杜隆坦感觉到焦黄的利齿也同时扎进了他的手臂。剧痛促使他赶紧抽回手臂。鲜血从他的手上涌出，使举起斧子变得异常困难，但他还是举起了战斧。黑狼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杜隆坦身上，它的黄色的眼睛死死地瞪着他，张开大嘴发出一声咆哮，喷出的温热呼气中带着腐肉的味道。

就在巨颚即将咬到他脸上的一瞬间，杜隆坦听到了一声战吼。他的眼角瞥到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德拉卡挺起手中的雕花长矛跃向巨兽，长矛刺入黑狼腹部，它猛地转过头。在黑狼分神的一瞬间，杜隆坦再次举起战斧，用尽全力劈了下去。他感到斧刃切过这头野兽的身体，一直向下砸到地上，深深地卡进地里，甚至让他一时间无法拔出来。

他后退一步，喘着粗气，德拉卡站在他身边。他感受着她的体温，她的活力，还有她与他一样强烈的狩猎热情。他们一同望着刚刚猎杀的强大野兽。他们出乎意料地遭遇了这头通常需要好几名经验丰富的兽人才能合力击败的猛兽，而他们幸存了下来。他们的对手则倒在了血泊之中，被杜隆坦的大斧一劈两半，德拉卡的长矛还扎在它的心脏中。杜隆坦意识到他永远不会知道是谁真正给了它致命一击，这种想法使他毫无缘由地开心起来。

杜隆坦重重地坐倒在地。

德拉卡就在他身边，飞快地洗去他被刺伤的手臂上的血污，更多鲜血涌了出来。她暗骂了一句，为他抹上药膏，用绷带扎紧，又往水里放了些苦涩的草药，命令他喝下去。过了一会儿，他的眩晕感消失了。

“谢谢。”他小声地说。

她点了点头，不去看他，嘴角浮起一丝微笑。

“什么这么好笑？是因为我站不起来吗？”

他的声音比他所想的更加严厉，她猛地抬头看着他，对他的语调有些惊讶。

“并没有。你战斗得十分勇猛，杜隆坦。很少有人在挥出这样一击之后还能抓着自己的斧子。”

她是在陈述事实而非奉承，一阵奇怪的愉悦涌上他心头。“那……你笑什么？”

她平视他的双眼咧嘴而笑，“我笑是因为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不过……现在……我觉得可以告诉你啦。”

他察觉到自己也露出了笑容，“洗耳恭听。”

“我昨天告诉你我还没到可以求爱狩猎的年纪。”

“确实。”

“嗯……我那么说的时候，其实知道我马上就到年纪了。”

“我明白了，”他说，但他其实并不完全明白，“嗯……那你什么时候能到年纪呢？”

她的笑容愈发欢快，“今天。”她简短地说。

他望着她许久，然后一言不发地将她拉到怀里，吻了她。

塔尔加斯观察了这两个兽人许久，此刻他起身离开了他们，他们的野性本能使他感到厌恶。做一个曼阿瑞要好得多。除了那些长着膜翼和尾巴的雌性生物，曼阿瑞们都通过暴力而非交配发泄欲望，他更喜欢这种方式。事实上他更想当场杀死这两人，但他的主人明令他不得干涉。如果他们两人没有回到氏族，会引起人们的猜疑，虽然他们对他而言如同蝼蚁，但有时蝼蚁也会坏他的事。基尔加丹命令他只是观察和汇报，不要节外生枝。

那么塔尔加斯必定照做。

基尔加丹沉思着，复仇就像树上的果实，只有在成熟之后才最为甜美。在无数年的时间里，他经常怀疑自己还能否找到那些艾瑞达叛徒。塔尔加斯向他汇报得越多，基尔加丹就愈发自信而喜悦。

塔尔加斯很好地服从了他的命令。他找到了一度伟大的维伦和他那一小撮可悲的艾瑞达所建造的所谓“城市”。他观察了他们生活的方式，像那些自称“兽人”的生物一样狩猎，亲手将谷物播种进地里。他看着他们与那些笨拙而沉默寡言的生物贸易，以一种可笑的谦恭有礼对待他们。塔尔加斯在他们的建筑和有限的科技中看到了一丝曾经的伟大壮丽。但总而言之，塔尔加斯认为基尔加丹会乐见于他曾经的朋友如今沦落到的地步。

他们现在自称为“德莱尼”。被流放者。他们把这个星球命名为德拉诺。

基尔加丹发现塔尔加斯很困惑，因为自己并没有关注维伦，而是希望了解更多有关兽人的信息。他们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他们风俗如何？他们的首领是谁？是如何选出来的？对他们社会与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但塔尔加斯的任务只是汇报，而非评判，因此他尽他所能地回答了他的主人。最终，在基尔加丹了解了塔尔加斯观察到的一切，甚至包括那两头在狩猎之后发情的野兽的名字之后，他满意了，至少现在如此。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终于可以复仇。维伦和他那些傲慢的伙伴将会受到惩罚。他们的惩罚不会是痛快地死去，不是被强化的艾瑞达大军撕成血肉模糊的碎片，这对他们来说太仁慈了。没错，基尔加丹想让他们死。但他想让他们被摧毁，被羞辱，就像靴子下的虫子那样被彻底碾碎。

现在，他有了一个完美的方案。

第六章

来自那个时代的教训是苦涩的，伴随着鲜血、死亡与折磨。但讽刺的是，那几乎摧毁我们的元凶，后来却也给我们带来了救赎：兽人的归属感。每个氏族都只忠于自己，愿意为氏族的成员奉献一切，但并不理会其他氏族。那最初将我们统一起来，后来也让我们团结一致反抗的，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至今还在为那个错误赎罪。未来的数代兽人仍将为这些错误付出代价，但这种团结本身是伟大的。这也是我试图从毁灭的灰烬中总结的教训。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训，驱使我去和与我们外表截然不同的各种族的领袖进行对话，与他们携手迈向我们都能为之自豪的目标。

团结。和谐。这是来自过去的宝贵经验。我对此已深有体会。

耐奥祖抬头看向暮色笼罩的天空，感到心满意足。今天的落日灿烂无比，先祖们想必心情愉悦，他思忖着，这个念头使他感到一丝骄傲。

一年一度的科什哈格节到来了又结束了。在他看来时间的流逝仿佛在变快，似乎这些节日变得越来越频繁，每次节日都能带来欢笑，但也伴随着悲伤。

他的老朋友，卡舒尔——她所属的霜狼氏族将她尊称为“宗母”——已经去世，加入了先祖之魂中。他听说她死得很勇敢。她坚持要加入一次狩猎，而她已经多年不曾参与狩猎。霜狼氏族正在猎捕一群裂蹄牛，而年长的宗母在冲锋的战士中一马当先。她被裂蹄牛践踏致死，没人来得及救下她。霜狼们举行仪式纪念了她的一生，与她选择结束生命的方式，这就是兽人的传统。他很好奇自己能否见到她的灵魂，但又因为这个念头责备了自己。如果她想要让他见到，自然会现身。对于萨满来说，他们并不会像其他兽人那样因为死亡而悲伤，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能力可以让他们与挚爱的亡者重逢，聆听他们的智慧，感受他们的关怀。

对于霜狼氏族来说祸不单行，在两次科什哈格节之间的时间里他们还失去了酋长加拉德。霜狼氏族遭此不幸是在阳光明媚的一天，他们遭遇了至少三只食人魔和他们可憎的戈隆主子。食人魔这种巨大的生物愚蠢笨拙，但强壮有力，而那只戈隆则阴险狡诈。兽人们最终赢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虽然所有医师尽力抢救，加拉德和其他几位兽人最终还是伤重不治。

不过耐奥祖除了悲痛于这位熟悉且尊敬的领袖的逝去，同时也为一名后起之秀能够成为领袖而高兴。卡舒尔对杜隆坦评价很高，而据耐奥祖所见所闻，这位年轻人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领袖。他亲眼看着杜隆坦即位成为酋长，也注意到了人群中那位富有魅力而强壮有力的女子，她正带着不同于其他氏族成员的兴致望着杜隆坦。耐奥祖确信，到下次科什哈格节时，可爱的德拉卡就会成为新任霜狼氏族酋长的伴侣。

他叹了一口气，欣赏着壮丽的日落，脑海中回味着这一幕幕景象。岁月流逝，为他们带来了馈赠，也带走了牺牲品。

他走进他的小屋，与他共享这间小屋的伴侣已在数年前过世，加入了先祖之魂中。鲁尔坎时不时会来造访，她从不会向他说出什么箴言，但每次他们的灵魂相触，亲切温柔都会充盈他的内心，使他能够面目一新地服务于他的人民。他怀念她沙哑的笑声，怀念她在夜里伴在他身边时的温暖，但他现在已经心满意足。他想，也许鲁尔坎今夜会来到他的幻象中。

他准备好了一服药剂，轻声吟唱祷辞，然后缓缓喝下。幻象并非药剂的结果，若非先祖之魂眷顾，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幻象；而有时先祖之魂又会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现身。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萨满们发现某些草药可以让人在入睡时敞开意识，如他果真有幸看到了幻象，他次日清晨醒来之后能够更清楚地回忆起来。

耐奥祖闭上双眼，然后立即睁开，虽然他知道自己已在梦中。

他们站在山巅之上，他和他的挚爱鲁尔坎。起初他以为他们在一同欣赏落日，随后他意识到太阳正在升起，而非落入夜晚的睡眠中。天空壮丽无比，使他的内心激动不已，而非平静祥和。天空的颜色中夹杂着猩红、深紫与橙黄，这颜色如此鲜明，使他心潮澎湃。

鲁尔坎微笑着向他转过身，自从她呼出作为生者的最后一息以来，第一次开口向他说话。

“耐奥祖，我的伴侣，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他倒抽了一口气，颤抖不已，心中充满了对她的深爱，与日出明丽的色彩所激发出的兴奋。一个崭新的开始？

“你出色地领导了我们的人民，”她说，“但是时候为了所有人的福祉，使我们的传统更进一步了。”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些念头，唤起了他的理智。鲁尔坎从未当过萨满，也从未做过酋长，她一直都是她自己。这对耐奥祖而言就足够了，但她生前从未担任过使她能够用如此权威的口吻说话的角色。耐奥祖对自己的不虔感到一丝

不悦。他也没当过灵魂，他只是血肉之躯。虽然他比其他人更了解灵魂之道，但他也知道若非成为他们的一员，有许多事物他永远无法了解。既然鲁尔坎开口了，怎么可能不是代表先祖之魂向他说话呢？

“我听着。”他说。

她笑了。“我知道你会仔细听好，”她说，“兽人正面临着一个黑暗危险的时代。以前，我们只有在科什哈格节才会聚在一起。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种族延续下去，我们就必须打破这样的隔离。”

鲁尔坎看着日出，她的脸隐藏在阴影中，若有所思。耐奥祖想伸手触摸她，像她生前一样分担她的忧愁。但他知道他无法触及她，也无法强迫她开口说话。所以他静静坐着，醉心于她的美丽，竖起耳朵等待着她的声音。

“这个世界沾染了一种瘟疫，”鲁尔坎低声说道，“这个威胁必须被清除。”

“告诉我，我一定照办，”耐奥祖热诚地承诺，“我将永远谨遵先祖之魂的忠告。”

她转而面向他，将目光投向他的双眼，四周的光线变得更明亮了。

“清除这个威胁之后，我们的种族就能够扬眉吐气，甚至比现在还要骄傲而自信。我们将得到力量，我们将掌握整个世界。而你……你，耐奥祖，将会领导他们。”

她话中的某种语气让耐奥祖内心激动不已。他已经十分强大了。他被他所属的影月氏族所尊敬，甚至是崇拜。即使名义上并非如此，他实际上是所有兽人的领袖。但现在他内心激起了索求更多的渴望，也涌起了一丝恐惧，这恐惧黑暗而令他不快，但他必须直面他的恐惧。

“那么在兽人们获得他们应得的一切之前，那个必须清除的威胁究竟是什么？”

她告诉了他。

“这是什么意思？”杜隆坦问道。

他正在和氏族中他最信任的两人共进早餐：即将在下一个月圆之夜与他成婚的未婚妻德拉卡，和霜狼氏族的新任首席萨满德雷克塔尔。

与其他人一样，杜隆坦为卡舒尔宗母的去世而悲伤。杜隆坦心里明白她早已决定在那天死去，而且死得其所。人们会怀念她。不过德雷克塔尔证明了自

己是一个称职的继承人，他强忍内心的悲伤，立即接过了狩猎队首席治疗者的责任，卡舒尔会为他感到自豪的。他们坐在酋长的帐篷中吃着早餐，这个帐篷现在是杜隆坦的居所，自从他的父亲死在与戈隆和他们手下的食人魔的战斗中之后，杜隆坦就继任成了酋长。

杜隆坦正看着一封刚刚送抵的书信，送信的信使身材瘦高，骑着一匹同样身材修长的黑狼。杜隆坦一边吃着血麦粥，一边重新细看信件的内容。

萨满耐奥祖向霜狼氏族酋长杜隆坦致以问候。先祖之魂眷顾，使我目睹了一个未来幻象，这一幻象关系着我们所有人，作为兽人这个种族，而非独立的氏族成员。我希望在本月第十二天与所有氏族的首领，以及各个氏族的萨满谈话，请来到圣山脚下，我将预备饮食。若您未能出席，我会认为您并不关心我们种族的未来，并采取相应措施。请原谅我的无礼，但此事十万火急。请让信使带回您的回复。

杜隆坦请信使稍等一会，使他能够就这个问题稍作讨论。信使似乎相当不悦，但仍同意稍作停留。也许那口大锅中散发出来的热粥香味说服了他。

“显然耐奥祖觉得此事至关重要，但我不明白，”德雷克塔尔承认道，“我们从未在科什哈格节之外的时间聚在一起。萨满们会在愿意显灵的先祖之魂的见证下会面，但除此之外我们从不相见。我也从未听说过有人像这样召集酋长们。但我认识了耐奥祖一辈子，他是个睿智而伟大的萨满。如果先祖之魂真的要告诉我们有什么威胁到整个种族生存的事情，他们一定会选择由他之口宣之于众。”

德拉卡皱起了眉头。“他召唤你们过去，仿佛在召唤宠物。”她嘟哝着，“我不喜欢这样，杜隆坦。他太傲慢了。”

“这点我并不反对。”杜隆坦说。他起初也被这封信的腔调惹恼了，本想直接拒绝了事，但他又重新把信读了一遍，在傲慢的语句中努力探寻信件的本意。一定有什么使得这位饱受尊敬的兽人感到心烦意乱，这绝对值得在路上花上几天前去一探究竟。

德拉卡看着他，眯起了双眼。他看向她，笑了起来。

“好吧，我会去。我所有的萨满也会一同前往。”

德拉卡皱起了眉头，“我也去。”

“我认为你最好——”

德拉卡对他嗤之以鼻，“我是德拉卡，拉基什之子克尔加之女。我是你的未婚妻，即将成为你的终身伴侣。你无权阻止我伴你同去！”

杜隆坦仰头大笑，为德拉卡所展现出来的勇气感到一阵温暖。他选了一个好伴侣，一个出生时如此孱弱的生命却拥有如此的力量与热情。他身边有她陪伴，霜狼氏族将会生生不息。

“那么把信使叫进来吧，如果他吃完了的话，”杜隆坦说道，他深沉的嗓音中透着一丝幽默，“告诉他我们会出席耐奥祖召开的这个奇怪会议，不过最好别让我们白去一趟。”

霜狼氏族的首领与萨满是第一批抵达的，耐奥祖亲自前来迎接了他们。杜隆坦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们一定不虚此行。虽然耐奥祖早已不复年轻，但杜隆坦觉得自从上次科什哈格节以来的几个月里他仿佛老了好几岁。他看上去……更加枯瘦，几乎不成人形，仿佛他已经很久不曾进过食了。他的眼神中充满忧虑。他用颤抖的手抓住杜隆坦宽阔的双肩，诚挚地向他表达谢意。

耐奥祖并不是在玩傲慢的权力把戏，而是真的感到了威胁。杜隆坦向他点头致意，然后走开去看着他的人安营扎寨。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随着太阳缓缓落到地平线以下，杜隆坦看着兽人们陆续来到圣山脚下这片平坦的草地上，仿佛前来参加科什哈格节。他看着标示着各个氏族的鲜明旗帜在微风中飘动，看到黑石氏族的徽记时，他的脸上浮起一丝浅笑——这是奥格瑞姆的氏族。成年之后，这两个儿时的玩伴发现他们能够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奥格瑞姆参加了杜隆坦继任酋长的仪式，但他们从那以后再未见面。杜隆坦看到奥格瑞姆紧跟在黑手身后，离那位黑石氏族的魁梧酋长仅有一步之远，他感到高兴，却并不怎么惊讶。这么说杜隆坦的老朋友现在当上了酋长的副手。

德拉卡顺着她未来伴侣的目光看去，也同样高兴地哼了一声，她与奥格瑞姆相处融洽，杜隆坦对此心存感激。他很幸运，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彼此也能够成为好友。

当黑手与耐奥祖交谈时，奥格瑞姆瞥了杜隆坦一眼，朝他挤了挤眼睛。杜隆坦则咧嘴笑着回应。他见到的耐奥祖令他无比担忧，但至少他召集的这次会议让他能有一次和奥格瑞姆见面的机会。虽然杜隆坦这么打算，但黑手哼了一声转身离去，同时挥手示意奥格瑞姆跟上。杜隆坦的笑容消失了：如果黑手在整次会议期间都让奥格瑞姆寸步不离，那他连这点儿乐趣都没有了。

德拉卡对他的想法心知肚明，她握住他的手捏了一下，什么都没说。她也无需多言，杜隆坦低头看着她笑了起来。

之前那位瘦高的信使带来了消息，说耐奥祖明天早上才会召开会议，因为夜里还有许多氏族将陆续抵达。霜狼氏族的营帐比大多数氏族的要小，但也温馨舒适得多。他们带来了帐篷与毛毯，而那位信使则张罗着为他们送来了足够的肉、鱼和水果。一块塔布羊肉正在火上缓缓地转着，即使在兽人们大快朵颐

生鱼肉的时候，羊肉散发出的香气也让他们垂涎不已。霜狼氏族一共来了十一人，杜隆坦、德拉卡、德雷克塔尔和他手下的八名萨满。在杜隆坦看来，他们中有些人十分年轻，虽然萨满的技艺的确会随着年龄而精进，但只要一旦有先祖之魂造访过他们的梦境，他们就会得到人们同样的敬仰与尊重。

火光照亮的范围边缘出现了一个黑影。杜隆坦立刻站起身来挺直魁梧的身躯，以防来者是喝多了而来意不善。但风向突然一转，他闻到了奥格瑞姆的气味，大笑起来。

“欢迎，我的老朋友。”他一边说着，一边走上前去猛地拥抱住对方。杜隆坦身材高大，但奥格瑞姆比他更魁梧，就像他们小时候一样。杜隆坦上下打量着黑石氏族的酋长副手，内心暗自思索他曾经是怎么在任何方面胜过奥格瑞姆的。

奥格瑞姆嘟囔了一声，拍了拍杜隆坦的肩膀。“你们的营地真小，但气味比其他家要好得多。”他说着，看向火堆上的烤肉，赞许地闻了闻。

“那就扯下一块塔布羊肉来，暂时把你的职责丢下一会儿。”德拉卡说。

“要是能就好了，”奥格瑞姆叹了口气，“但我时间不多。如果霜狼氏族的酋长愿意陪我出去走一会儿，我会深感荣幸。”

“那我们走吧。”杜隆坦答道。

他们离开营地，默默地走了一会，直到他们走得离营地足够远，一团团篝火都变成了闪动着的细小光点。两个兽人都嗅了嗅风，确定自己已经远离了他人窥探的耳目。奥格瑞姆站了一会儿，一言不发，杜隆坦以真正猎手的耐心等待着。

奥格瑞姆终于开口了。“黑手并不想过来，”他说，“他认为这是一种羞辱，耐奥祖把我们召来，就像在召唤宠物。”

“德拉卡和我曾经也这么想，但我很高兴我们还是来了。你也看到耐奥祖的脸了。只要看他一眼，我就知道我们这次是来对了。”

奥格瑞姆嘲笑地哼了一声，“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当我离开帐篷的时候，黑手还在发着那个萨满的脾气。他没有注意到我们所看到的。”

杜隆坦本不应当说其他氏族领袖的坏话，但大多数兽人对黑手的看法也不是什么秘密。当然，他是一名强大的兽人，正值盛年，比杜隆坦见过的所有兽人都要高大强壮，当然他也不傻。但他身上的一些气质令杜隆坦寒毛直竖。杜隆坦决定管好自己的嘴巴。

“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看出你内心的挣扎，老友。”奥格瑞姆低声说，“你不需要开口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他是我的酋长，我已宣誓效忠于他，我不会违背誓言。但我也有疑虑。”

他的坦白令杜隆坦惊讶，“你也有疑虑？”

奥格瑞姆点点头，“我觉得自己仿佛被撕裂了，杜隆坦，一边是我的忠诚，另一边是我内心理智的想法，希望你永远也不会处于这种境地。另外，我能或多或少地纠正他，但我能做得不多。他才是氏族的领袖，他执掌着大权。我只希望他明天能听进其他人的话，而不是抱着他受伤的自尊顽固地无动于衷。”

杜隆坦也真心希望如此。如果情况真的像耐奥祖的脸色看上去那么糟糕，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最强大氏族之一的首领表现得像个被惯坏的小孩。

他的视线落到奥格瑞姆背后的一片黑影上，带着骄傲与悲伤开口说道：“你现在背着毁灭之锤了。我并不知道你的父亲去世了。”

“他死得其所，十分英勇，”奥格瑞姆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还记得我们遇见食人魔，又被德莱尼搭救的那一天吗？”

“永远难忘。”杜隆坦说。

“他们的先知说到我将继承毁灭之锤的时候，”奥格瑞姆说，“我心中满怀兴奋，想象着我在狩猎中手持战锤的模样。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说真正意识到——这柄锤子成为我的武器的那天就是我失去父亲的那天。”

他从背上取下这件武器，举在手中。这仿佛是在观看一名舞者，杜隆坦想着，一种力量与优雅的平衡。奥格瑞姆移动、蹲踞、跃起、挥舞，月光照在他强壮的身体上。终于，奥格瑞姆将那件武器背回背上，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这是件伟大的武器，”奥格瑞姆低声说道，“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一件预言中的武器，我家族的骄傲。而我愿意亲手将它拆成一千片，如果这样能把我的父亲换回来。”

奥格瑞姆没再多说一句，大步向远处星星点点的营火走去。杜隆坦没有跟上去。他坐了很久，看着头顶的星空，内心深知他明天醒来时所看到的世界，将会与他这一生所熟知的世界截然不同。

第七章

我深知，我们兽人所失去的，远比我们所得到的多。那时，我们的文化还没有被污染，纯洁质朴。我们就像孩子一样，被保护着，宠爱着。但孩子们需要成长，而我们这个种族则太容易被操纵玩弄。

的确，信任是重要的，没人能说我不了解这一点。但我们同时也必须保持谨慎。那些美好的外表下可能隐藏着欺骗，即使那些我们内心深处信任的人也有可能被蛊惑。

当我想象过去的日子时，我为我们失去的纯真而悲叹。但也正是我们的纯真，将我们引向了堕落。

一张张神情严肃的面庞转过来，看着聚在一起的各位氏族领袖们。杜隆坦站在德拉卡身边，伸出手臂环住她的腰，摆出保护的姿态，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她需要保护。他与德雷克塔尔视线相交，不由得瞪大了双眼，他在他的朋友兼顾问的脸上看到了一些东西，使他不寒而栗。

他真希望能站在奥格瑞姆身边。他们来自不同的氏族，有着不同的传统，但除他的未婚妻之外，奥格瑞姆是杜隆坦最信任的人。可毫无疑问，奥格瑞姆站在他的酋长黑手身边，黑手正带着毫不掩饰的不快，环视着聚集起来的萨满们。

“那家伙，他已经太久没去打猎了，”德拉卡嘟囔着，朝黑手的方向点了点头，“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打上一架。”

杜隆坦叹了口气，“他会有这个机会的。看看他们的脸。”

“我从未见过德雷克塔尔这样，即使在卡舒尔宗母的躯体支离破碎时也没有。”德拉卡说。

杜隆坦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继续观察着。

耐奥祖大步走到了聚集起来的人群正中。每个人都向后退了几步为他腾出地来。他开始顺时针绕起了圈子，喃喃低语着什么。随后他停下脚步举起了双手，火焰从他身前喷涌而出，跃向空中，就连曾经多次见过这种景象的人也忍

不住低声赞叹。火柱稳定了下来，高悬在他们头顶好长一会儿，然后逐渐消散，变成了一堆普通的篝火，只不过这篝火是魔法造就。

“当黑夜降临之时，你们可坐于火旁，”耐奥祖命令道，“每个氏族分别就座，和他们的萨满们坐在一起，时机适当时，我将召你们上前并与你们交谈。”

“也许你还想让我们为你奉上贡品吧，”一个尖锐而愤怒的声音喊道，“是不是晚上我们还要温顺地躺在你脚边呢！”

杜隆坦认得这个声音，他年幼时多次在科什哈格节上听到过这个声音，在狩猎中也曾听到这个声音的主人咆哮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吼。这个声音富有特色，绝无可能认错。他转身看着格罗玛什·地狱咆哮，战歌氏族的年轻酋长，心中暗自希望他的这番发作不会使耐奥祖的讲话被耽误太久，无论耐奥祖想告诉他们的究竟是什么。

地狱咆哮站在他的氏族前列，他的身材比大多数兽人要单薄一些，但仍然高大魁梧。战歌氏族的颜色是漆黑与血红，虽然地狱咆哮并未披挂盔甲，但他穿着的简单皮甲上涂着这两种鲜明的色彩，同样威慑力十足。他双手抱在胸前，瞪着耐奥祖。

耐奥祖并没有被他所激怒，只是叹了口气，“我明白，你们中的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给我个说话的机会，你们就会庆幸你们正在此地，你们的子孙也会为此感到庆幸。”

地狱咆哮皱了皱眉头，他的目光闪了闪，但他什么也没说。他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仿佛表示他同意了，然后坐了下来。他氏族的兽人们也随着他坐了下来。

耐奥祖等着周围安静下来，然后开口说话。

“我看到了一个幻象，”他说，“这个幻象来自一位先祖，我无法用语言描述我对这位先祖的信任。她向我揭示了一个威胁，这个威胁潜藏良久，仿佛一丛花团锦簇的灌木下藏着的一只毒蝎。所有的萨满都可以，而且必定会证明此事，只要给他们一个诉说的机会。我们曾经被如此欺骗，这令我感到悲痛与愤怒。”

杜隆坦反复揣度着萨满所说的话，心脏怦怦直跳。那个神秘的敌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么黑暗的敌人？

耐奥祖叹了一口气，低头看着地面，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的声音低沉而自信，但夹杂着一丝悲伤。

“我所说的这个敌人，”他沉重地说，“是德莱尼人。”

人群陡然混乱了起来。

杜隆坦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他四下环视，对上了奥格瑞姆的目光，发现他朋友的灰色大眼中也有与他同样的震惊。德莱尼人？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如果是戈隆还有可能，有可能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什么隐秘的知识，打算用来对付讨厌的兽人……但不可能。不可能是德莱尼人。

他们甚至都不是能与兽人匹敌的战士。没错，他们也会狩猎，但他们只是和兽人一样需要肉类来生存下去。他们可以与戈隆对抗，时不时地还会帮助狩猎队一两次。杜隆坦的思绪回到了那一天，当时两个小兽人正在一只脚步能使大地震动的食人魔面前惊慌逃窜，而那些蓝色的高大生物突然现身，拯救了他们。

如果他们真像耐奥祖认为的那样本性邪恶心怀鬼胎，为什么还要以身涉险救下两名男孩呢？这说不通。这一切都说不通。

耐奥祖高喊着让人们安静，但并没有成功。黑手站了起来，他粗壮的脖子上青筋暴起，奥格瑞姆正尽力安抚着他的酋长。然后一声可怕的咆哮划破空气，震动着人们的耳膜，几乎能让人心跳停止。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也站了起来，他高仰着头，胸膛挺起，像一条蛇一样大张着他黑色的下颌。没有什么能与地狱咆哮的战吼相匹敌。人群一片死寂。

格罗玛什睁开眼睛，向耐奥祖咧嘴一笑，刚才的反对者这么快就变成了盟友，耐奥祖有些不知所措。

“让萨满接着说。”地狱咆哮说。虽然他只是在用闲谈的语调说话，但他刚刚的爆发让周围如此安静，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我想多听听关于这个新出现的老敌人的事。”

耐奥祖露出感激的笑容，“我明白这一事实使你们惊讶，这也曾使我震惊。但先祖之魂们绝不撒谎。这些看似热情友好的种族已经蛰伏了多年，等待着进攻我们的时机。他们安坐在他们那些由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材料建成的奇怪建筑中，同时向我们隐瞒着无数对我们有极大裨益的秘密。”

“但是为什么？”杜隆坦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人们转头看向他，但他并没有退缩。“他们为什么想要进攻我们？如果他们私藏了如此大量的秘密，他们还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而如果这是真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击败他们呢？”

耐奥祖看起来有些为难，“这些，我并不知道，但我知道先祖之魂们十分忧虑。”

“我们人多势众。”黑手皱起了眉头。

“我们人数还不够多，”杜隆坦反击道，“我们人数还没有多到足以对抗他们在知识上的优势。他们是坐着一艘能够在星球之间航行的船抵达这里的，黑手。你认为他们会被弓箭与战斧击败吗？”

黑手的两道浓密眉毛拧在了一起。他张开嘴巴准备反驳。

“他们的计划就像火上的炖肉，已经酝酿了数十年。”耐奥祖打断了他们，防止两人开始争吵，“威胁的解除与最终的胜利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我并非要求你们当下就发动战争，而只是要你们警惕并做好准备，与你们的萨满讨论正确的行事之道。敞开你们的思想与心胸接受我们的联合，这个联合将为我们带来胜利。”

他张开双臂恳求道，“没错，我们来自不同的氏族，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与传承。我并非要求你们放弃自己氏族荣耀的历史，而是要求你们敞开心胸接受联合的可能。各个氏族本身已经足够强大，而这个联合将会把我们变为一支不可阻挡的大军。我们都是兽人！黑石、战歌、雷神、龙喉……你们还没意识到这些差异有多无关紧要吗？我们是同一个种族！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拥有能够世代温馨生活的安全家园、希望狩猎能够成功、希望有深爱我们的伴侣、希望得到先祖之魂的敬意。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似之处，比我们的差异要多太多。”

杜隆坦相信这一点，他看向了他的朋友。奥格瑞姆站在他的酋长身后，高大威严。而当他察觉到杜隆坦的注视时，他迎上那道目光，点了点头。

有许多人曾经反对过这两个热爱冒险而且——杜隆坦不得不承认——爱惹麻烦的年轻人之间不同寻常的友谊。但若是没有从奥格瑞姆那里汲取的力量，他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他内心深处知道奥格瑞姆也这么认为。

但德莱尼人……

“我能发言吗？”

是德雷克塔尔的声音，杜隆坦惊讶地转过身去。他似乎不仅仅在征询他的酋长，还在询问那位曾是他们所有人导师的萨满。耐奥祖看着杜隆坦，杜隆坦点了点头。

“我的酋长，”德雷克塔尔说，令杜隆坦惊讶的是他的声音微微发颤，“我的酋长，耐奥祖所说确凿无疑。卡舒尔宗母证实了他的话。”

其他的霜狼氏族萨满点着头，杜隆坦瞪着他们。卡舒尔宗母？杜隆坦最信任的莫过于这位睿智的老兽人。他的思绪回到了那天，他正站在洞穴中，感受

着那并非空气的冰冷气息拂过他的面庞，用全身每一个部位去聆听与观察，卡舒尔宗母正在与一个他看不见的人交谈，但他能感觉到那个存在。

“卡舒尔宗母说德莱尼人是我们的敌人？”他问道，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德雷克塔尔点了点头。

“现在，各氏族的酋长们应当听听你们自己的萨满怎么说，就像杜隆坦刚刚那样，”耐奥祖说，“我们将在黄昏时继续，届时请酋长们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他们是你们所熟知而且信任的人，问问他们看到了什么。”

聚集的人群开始散去。霜狼氏族的成员们慢慢地走回他们自己的营地，谨慎地交换着眼神。他们整齐划一地围坐着，把注意力都转向了德雷克塔尔。

“德莱尼人并非我们的盟友，”德雷克塔尔谨慎而缓慢地开口了，“我的酋长……我明白您与黑石氏族的毁灭之锤曾在他们那儿过夜。我知道您对他们评价颇高。我明白他们曾救过您的命。但容我问一句……您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杜隆坦回想着那个气势汹汹的食人魔，它愤怒地咆哮着，挥舞着手中的木棒。他回想起德莱尼是如何突然现身，拯救了他和奥格瑞姆，他们现身得如此迅速，这念头令他有些不舒服。他还回想起由于暮色将至得如此恰巧，导致他和奥格瑞姆无法回到家中。

他皱起了眉头，这么想有些刻薄，但是……

“您皱起了眉头，我的酋长。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对他们天真的信任已经开始动摇了？”

杜隆坦并未回答，他也没有看他的首席萨满。他看着地面，他并不愿这么想，但无法阻止怀疑爬进他的内心，仿佛凝霜的清晨让他感受到的丝丝寒意。

在记忆中，他又一次与瑞斯塔兰交谈，他告诉那位高大的蓝色德莱尼人，“我们那时还不是现在这样子呢。”

“的确是这样，”瑞斯塔兰当时说道，“我们看着兽人的力量、技巧与天赋日渐增强。你们让我们印象深刻。”

他又感到一阵刺痛，仿佛这句赞美是一句精心雕琢的侮辱。就好像德莱尼人认为他们更加优越……尽管他们的蓝色皮肤奇怪且不自然，他们的腿仿佛塔布羊，他们的细长尾巴如同爬虫一般，他们闪亮的蓝色蹄子与兽人正常的脚完全不同……

“说吧，我的酋长。您想起了什么。”

杜隆坦用沙哑低沉的声音告诉了他德莱尼人偶然巧合的出现，以及瑞斯塔兰近乎傲慢的话。“还有……还有维伦，他们的先知，问了许多有关我们的问题，而且并非随便闲谈。他的确想要了解兽人。”

“他当然想要了解，”德雷克塔尔说，“真是个绝佳的机会！他们自从抵达这里起就谋划着如何针对我们。而现在他们找到了两个——请原谅我，杜隆坦——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可以告诉他们想知道的一切，这可真是巧得很啊！”

先祖之魂是不会欺骗他们的，特别是这样的大事。杜隆坦深知这一点。而他现在知道了这个新情况之后回想起那天的情境，维伦的行为显得十分可疑。可是……难道维伦真的是这样一位伪装大师，难道奥格瑞姆和杜隆坦当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信任都是假的吗？

杜隆坦低下了头。

“我内心还有疑虑，吾友，”他低声说道，“但是，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疑虑就将我们人民的未来置于险境。耐奥祖并不是让我们明天就开战，他只是让我们训练、观察、准备，以及作为一个民族团结起来。我会这么做的，为了霜狼氏族，以及为了全体兽人。”

他依次看过每一张忧虑的脸，其中有些只是朋友，而有些，例如德雷克塔尔和德拉卡，是他的至交与挚爱。

“霜狼氏族将准备迎接战争。”

第八章

恐惧能轻易转变为仇恨——这是一种天生的、本能的自保反应。

我们关注于彼此间的分歧，而忽视了那些能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追求。我的皮肤是绿色的，你的肤色是粉红；我长着獠牙，你长着尖耳；我皮肤光洁，而你披着皮毛；我呼吸空气，而你并不需要……如果总是执着于这些小事，我们将永远无法击败燃烧军团，因为我将不会愿意与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合作，也不会和精灵并肩战斗；而我们的人民将无法幸存下来，无法与牛头人和被遗忘者结成盟友。

我们就是这么对待德莱尼人的。

我们的皮肤是红棕色的，而他们的皮肤是蓝色的；我们生着脚，而他们长着蹄子与尾巴；我们总是生活在开阔地，而他们住在密闭的空间里；我们的寿命短暂，没人能说得清他们有多长寿。

没有人在意他们与我们交往时表现出来的只有礼貌与坦诚，没有人在意他们曾与我们贸易，曾教导我们，曾与我们分享我们所要求的一切。这些事情都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听到了先祖之魂的话语，我们亲眼看到了他们与我们的差异有多大。

我每天都祈求着拥有能够正确领导我们人民的智慧。在祷辞中还有一句祈求，希望我永远不会被这样微不足道的分歧蒙蔽双眼。

训练开始了。

几乎每个氏族的传统都是在小孩子们过完六岁生日时开始接受训练，但过去这些训练虽然严肃，分量却很轻。武器是用来猎捕动物的，而非用来猎杀拥有自己的武器与技能，在技术上具有优势的智慧生物的，而且兽人们有足够多的能够轻松击败猎物的猎人。年幼的兽人们按照自身的步调学习，他们有的是时间玩耍与享受青春。

今后将不再如此。

耐奥祖要求兽人团结起来的请求得到了回应。信使们压榨着他们的坐骑，在氏族之间穿梭着传递消息。有个聪明的家伙忽然想出一个点子，训练血鹰来送信。训练血鹰花费了不少功夫，而且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杜隆坦逐渐习惯了看到这些血红色的鸟儿扑腾着翅膀飞向德雷克塔尔和部落里的其他人。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想要顺利实现他们的备战计划，他们需要能派上用场的每一个人。

长矛、弓箭、战斧与其他武器在与平原上和森林中的动物战斗时十分有效，但想要对付德莱尼人，他们还需要补充其他不同的武器。防具将是生死攸关的，铁匠与制皮师们过去专注于制造能够抵御野兽利爪与獠牙的护甲，他们现在必须做出能在刃砍剑刺下保护穿戴者的重铠。了解锻造技巧的人曾经屈指可数；而现在，每个铁匠大师都发现他们需要一次教授数十名学徒。铁锤敲打声与炽热的金属浸入水桶时发出的嗞嗞声在铁匠铺中回响，日夜不息。许多人从早到晚地挥舞着矿镐，从大地中攫取制造武器与金属铠甲所必需的矿产。过去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会组织的狩猎，如今已成为日常，因为兽人们需要将食物风干贮藏以作储备，需要兽皮来制作护甲。

排成一排接受训练的孩童们在作为训练教官之一的杜隆坦看来，实在是过于年幼。他回忆着父亲是如何教会他使用战斧与长矛的。如果他的父亲看到这些幼小的兽人，几乎被闪亮的金属盔甲压倒，手中握着从未有兽人使用过的武器，会作何感想？

德拉卡轻抚他的后背，他现在每天与她的相见只是迅速而安静的例行公事，因为他不愿在作战训练之外的事上浪费时间。而她看透了他的心思，一如既往。

“如果我们能够生在和平年代，一切都会好得多，”她赞同道，“即使是最嗜血的人也明白这一点。但我们无法改变现状，我的伴侣，我知道你不会在这项任务面前退缩。”

他悲伤地向她微笑，“不，我不会退缩。我们是战士，我们在狩猎中成长，在挑战中成长，在泼洒鲜血与胜利的战吼中成长。他们虽然幼小，但他们并不软弱。他们会学好的。他们是霜狼。”他顿了一下，又激动地补充了一句，“他们是兽人。”

“时间正在流逝。”鲁尔坎说。

“我明白……但你不能让我们的种族毫无准备地投身战场，”耐奥祖回答，“现状是德莱尼人远比我们强大。”

鲁尔坎不快地嘟囔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耐奥祖看着她。是他在胡思乱想吗，还是她的笑容似乎是硬挤出来的？

“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加快训练速度了。”耐奥祖迅速补上了一句，他并不想得罪这位曾是他生命伴侣的先祖。

鲁尔坎一言不发。显然这还不够快。

“也许你们可以帮助我们，”他发现自己有些语无伦次，“也许你们有些知识，可以……可以……”

鲁尔坎皱着眉头，然后仰起了头。“我已经告诉了你我所知的一切，”她说，“但还有其他的力量……其他的存在……生者并不了解的存在。”

耐奥祖听到她的话，差点摔倒。“我知道有元素之灵，还有先祖之魂，”他努力挤出话来，“还有别的存在吗？”

她向他微笑，“你仍是生者，我的伴侣。你尚未准备好与他们打交道。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帮助你们，我们留在身后的挚爱。”

“不！”耐奥祖意识到自己在乞求，但他不能自已，“求求你……如果我们想要保护子孙后代免受德莱尼卑鄙阴谋的荼毒，我们就需要更多帮助。”

他并没有说出他很享受成为每一个兽人与所有氏族注目中心的感觉。他没有说出正是她先前对权力的承诺让他这么想，甚至令他开始渴望这些权力。更重要的是，她已经将对那些邪恶德莱尼人的恐惧逐渐植入了他的内心，她现在突然拒绝提供帮助，令他十分不安。

鲁尔坎打量着他。“也许你说得对，”她说，“我会去看他们是否愿意与你对话。其中有一位我尤其信任的存在，长久以来，他深切地关怀着我们的种族。我会去问问他。”

耐奥祖点了点头，为她的话喜悦无比——喜悦的程度几近异常，然后他眨了眨眼睛从梦中醒来，唇边浮现出一抹微笑。

很快，他就能见到这个神秘的灵魂，这个愿意予他们恩赐的人，很快。

古尔丹为自己的导师端来水果和鱼肉作为早餐，向他微笑着。“又看到幻象了吗，老师？”他深鞠一躬，奉上食物和一杯热气腾腾的草药茶。根据鲁尔坎的建议，耐奥祖开始服用一种由某些草药精心熬煮成的酊剂，鲁尔坎向他保证这种饮剂将保证他的心灵与灵魂长久地向幻象敞开。一开始耐奥祖觉得调出的药剂十分难喝，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厌恶。而现在他发现自己每天早上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下一杯这种药剂，在随后的一天中还要喝下三杯，他很喜欢这种感觉。他点了点头回答古尔丹，接过杯子啜饮了一口。

“没错……而且我还得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古尔丹，自从有兽人起，就有萨满了，而萨满们与元素之灵和先祖们沟通。”

古尔丹的脸上带着迷惑，“是的……当然……”

耐奥祖抑制不住喜悦，咧嘴大笑起来，露出了他的獠牙，“这仍然是正确的，但还有更多我们不了解的存在，更多先祖之魂们能看见而我们生者无法看见的存在。鲁尔坎刚刚告诉我她能够与这些存在交流，他们的智慧与知识甚至超越了先祖之魂，而且他们将会来帮助我们。鲁尔坎说有这么一位决定庇护我们兽人，而不久之后……不久之后他就会在我面前现身！”

古尔丹眼中闪起了光芒，“那么……他也会对我现身吗，老师？”

耐奥祖微笑道，“你很强大，古尔丹，否则我也不会选择你作为我的学徒。是的，我想会的。只要他认可了你，就像他认可我一样。”

古尔丹垂下头。“希望如此，”他说，“我对能够侍奉您感到荣幸。这对兽人来说是一个光辉的时代。真是命运垂青，使我们够见证这一刻。”

黑石氏族请求获得率先出击的荣誉，而黑手将亲自担任先锋。兽人中有一些不满与牢骚，但黑石氏族的狩猎技巧颇具盛名，而且这个选择也自有其道理——泰尔莫是一个相对较偏远的小城市，而他们的氏族领地离泰尔莫相当近。他们得到了最好的铠甲、长剑、金属箭簇的弓箭，还有许多其他用来杀死德莱尼人的武器。

奥格瑞姆骑着狼走在他的酋长身边，他将毁灭之锤背在背后，从头到脚包在金属盔甲里，这身盔甲磨得他生疼，令他感到拘束。他胯下的座狼也同样并不喜欢这身沉重的盔甲，不时扭过它硕大的头颅来咬奥格瑞姆的腿，仿佛那是什么烦扰它的昆虫。他们骑行穿过一片柔软的草甸，座狼似乎累了，它比平时更用力地喘着气，粉色的舌头耷拉在外面。

奥格瑞姆低声嘟囔了几句。去和这个新出现的狡猾敌人战斗说起来很轻巧，但当他们所有人，包括奥格瑞姆，都站起来为这个决定欢呼的时候，没人停下来考虑一下，光是准备战争就有多难。如果他们希望坐骑能背负本来就骨骼密实身强体壮的兽人们沉重的躯体外加一套铠甲，那现在需要开始留心培育体形更加庞大的座狼品种了。

他们已经试用过手中的新武器。他们数次进攻食人魔，理由是虽然攻击笨拙愚蠢的食人魔与攻击聪明敏捷的德莱尼是两回事，但与食人魔战斗总比猎杀塔布羊更接近他们与新敌人的战斗。一开始兽人们略有损伤，他们将阵亡者放在柴堆上火葬，并举行了一场仪式以纪念这些光荣的牺牲。他们对手中的武器感到陌生，铠甲也拖慢了他们的行动速度，但每一次出击都比上一次顺利。最后一次出击时，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几只食人魔，甚至还有一头戈隆，戈隆

与他的仆人食人魔有着同样强大的力量，但同时更加狡猾，这使它成为了一个更加富有挑战性的敌人。他们失去了两名英勇的黑石战士，直到奥格瑞姆抓住机会挥出了致命一击，他挥舞着他那柄预言中的战锤，彻底解决了那头咆哮着的戈隆。

黑手站在他身边，汗流浃背，气喘吁吁，鲜血溅在他脸上，既有他自己的，也有那头他们刚刚杀死的巨兽的。他用被重甲覆盖的手抹了把脸，然后舔了舔手上的血液，哼了一声。

“两头食人魔和它们的主子，”他低声说道，伸手拍了拍奥格瑞姆的肩膀，“那些可怜的德莱尼人在我们的力量面前毫无机会。”

奥格瑞姆流着汗站在阳光中，盔甲上明晃晃地反射着的阳光几乎使他目眩，他对黑手表示同意。他心中充满对鲜血的渴望；他信任耐奥祖和他氏族的萨满；另外他与杜隆坦也谈过了，他们都同意虽然多年前的那一天他们被这些蓝皮救了，也得到了德莱尼人的热情款待，但这些德莱尼们身上有些可疑。先祖之灵对他们的指引向来真实可信，这次也绝不会指错道路。

但当他骑着坐骑走在他的酋长身边，向着他们发现的一支德莱尼狩猎小队行进时，奥格瑞姆心头产生了疑惑。德莱尼人很奇怪，这又怎么样？显然当德莱尼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这些蓝皮生物也会觉得兽人很奇怪。就是因为与我们不同，他们就应当去死吗？德莱尼可曾有一次攻击过兽人？甚至德莱尼人可曾有一次表现出轻慢与敌意？现在十八名全副武装的黑石氏族战士，将全身包裹在金属铠甲中，正骑着坐骑前去屠杀一小队毫无准备的蓝皮，而对方只是在为自己的族人获取食物，除此之外对兽人们毫无威胁。那个曾经羞涩地对他们微笑的德莱尼女孩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奥格瑞姆脑海中，这是他并不愿想起的一个画面。女孩的父亲或母亲会在这阳光明媚的一天死去吗？

“你好像走神了，奥格瑞姆，”黑手低沉沙哑的声音吓了奥格瑞姆一跳，“你在想些什么呢，我的副手？”

一张孤儿的脸，奥格瑞姆想，但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而是粗声回答道，“我在想德莱尼人的血是什么颜色的。”

黑手仰起硕大的头颅放声大笑，惊起了一群乌鸦，奥格瑞姆听到一声尖利的啼鸣，还有一阵扑打翅膀的响动。

“我保证会让你的脸上涂满德莱尼人的鲜血。”黑手笑着说。

奥格瑞姆绷紧下巴，一语不发。先祖之魂不会欺骗我们，他阴沉地想。儿童总是无辜的，但如果他们的父母们像先祖之魂所说的那样密谋对付我们，那他们死有余辜。

他们毫不费力地找到了那支狩猎队，甚至没有费心隐藏他们的行踪。斥候告诉他们这支狩猎队有十一人，六男五女，他们遭遇了一群裂蹄牛。虽然这些披着长毛的巨兽十分强壮而且难以捕猎，但它们并不像被激怒的塔布羊群那样富有攻击性，而且这些德莱尼人已经成功地把一头小牛从牛群中分离了出来。那头裂蹄牛咆哮着，一边刨着地面一边低下头颅，将它的独角指向进攻者，但胜负已分。

或者说胜负将分，如果兽人们没有出现的话。

黑手命令他的小队在一道山脊上停下。奥格瑞姆可以嗅到同伴们的兴奋，他们身披崭新盔甲的身躯因为期待而颤抖，他们的手握紧又松开，希望能够抓稳他们最近才用熟的武器。黑手举起一只戴着链甲手套的手，小眼睛紧紧盯着下方的情况，等待着适当的时机，等待着能让他们如同苍鹰扑兔一般冲出的出击时机。

黑石氏族的酋长转向他背后的萨满们。他们身上也穿着铠甲，但没有携带武器；他们也并不需要武器。他们的任务是治疗那些倒下的战友，以及引导强大的元素之力攻击他们的敌人。

“你们准备好了吗？”他问。

萨满中最年长的一位点了点头。他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嘴边浮起一丝微笑。他今天也想看到德莱尼人的鲜血喷溅。

黑手哼了一声，挥拳向下。黑石氏族的战士们开始冲锋。

他们高喊着战吼呼啸而至，那些蓝皮肤的德莱尼人惊讶地转过身来。起初他们脸上只有惊讶，毫无疑问他们只是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群兽人战士骑着狼冲出来帮助他们捕猎。直到骑着巨狼的黑手用他那柄双手阔剑干净利落地把德莱尼人的队长砍成两半，他们才意识到兽人们的目标并非裂蹄牛，而是他们。

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并没有惊恐地呆立着，被眼前的景象吓坏，而是立刻采取了行动。几个声音同时用一种仿佛流水的陌生语言念出咒语，声音中只是稍稍带着颤抖。虽然奥格瑞姆并没有认出那些咒语——杜隆坦有对这些东西过目不忘的天赋，他可没有——但他听过这样的声音。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德莱尼们救下他和杜隆坦的那一天，因此他知道会发生什么，早已让他的族人们做好了准备。当超自然的蓝色与银色闪电在天空中炸响时，萨满们也已召唤出闪电迎击。爆炸的亮光使人睁不开眼，奥格瑞姆赶紧垂下眼，将视线集中在面前一名握着闪光手杖的德莱尼战士身上。他咆哮着，将毁灭之锤高高举过头顶，用力砸在对方身上。德莱尼人的盔甲承受不住这样的一击，被打得粉碎，鲜血与脑浆迸溅一地。

奥格瑞姆抬头寻找他的下一个目标。几个黑石战士被德莱尼人邪恶而不自然的闪电组成的魔法网困住了。他们都是骄傲而强大的战士，但当魔法网一路烧进他们的皮肤时，他们也忍不住痛苦地尖叫起来。灼烧血肉的焦臭味和鲜血与恐惧的味道混杂着，飘进奥格瑞姆的鼻孔，这气味令他沉醉。

一阵微风拂过他的面庞，拂去战斗的气味，给他的肺中注满新鲜空气。奥格瑞姆选定了他的下一个猎杀目标，快步冲向那名战士，那是一名女性，她没有拿武器，笼罩在一团脉动的蓝色能量中。毁灭之锤砸到那团能量场上，却被直接弹开，冲击沿着他的武器传到他手上，震得他浑身麻痹，令他惊讶地咕哝了一声。一名萨满见状立刻加入了战斗，用噼啪作响的闪电与那名德莱尼神秘的魔法能量抗衡。善良而自然的闪电迫使那蓝色的能量场消退，奥格瑞姆忍不住大声喝彩。他再次挥动战锤，这一次毁灭之锤令他满意地粉碎了那个蓝皮德莱尼人的颅骨。

一切都结束了。现在只有两名幸存的德莱尼人仍在抵抗，不过转瞬间他们就被一群身着铠甲的棕色身躯淹没，只有几声喊叫、几声闷哼和绝无可能认错的刀刃插入血肉的声音，然后一切归于宁静。

那头被包围的裂蹄牛早已逃走。

奥格瑞姆屏住了呼吸，他能听见血液的奔涌，因为杀戮的快感而热血沸腾。他一向喜欢狩猎，但这样……他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他所猎捕的野兽会试图反抗，但像德莱尼人这样的猎物——聪慧、强大，用与他相同的方式而非靠尖牙利爪战斗——是他从未猎杀过的。他仰头大笑，心想自己是否因为这种感觉而飘飘然了。

林中空地上只剩下胜利的兽人们的欢呼与刺耳、低沉的狂笑。黑手大步走向奥格瑞姆，在盔甲允许的范围内尽力拥抱着他。

“我看到毁灭之锤了，但它挥得太快，我只看到一片模糊的影子，”黑石氏族的酋长笑着说，声音隆隆作响，“你今天战斗得很英勇，奥格瑞姆。选你做我的副手真是明智。”

他在奥格瑞姆最后杀死的那个法师面前俯下身来，摘下了链甲手套。法师的头颅已被彻底砸碎，蓝色的血液四处飞溅。黑手用手指蘸着阵亡法师的鲜血，小心地涂抹在奥格瑞姆脸上。奥格瑞姆的内心有什么被唤醒了。他回忆起第一次杀死猎物时他自己把血涂在脸上的情景，那鲜血殷红而温热；他回忆起在奥姆瑞戈仪式中他前往圣山，别人将他父亲的血鲜血涂在他脸上的情景；而现在，他的酋长再次用鲜血涂抹他的脸庞，这次用的是敌人的鲜血。

一滴深蓝色的液体沿着他的脸颊流进他的嘴角。奥格瑞姆伸出舌头，尝到了它的味道，他发现这味道甜美无比。

血鹰停驻在主人的手臂之上，利爪深深扎进保护皮套中。驯鹰人取下信件展开，递给了来回踱步的耐奥祖。耐奥祖匆匆浏览了羊皮纸片上的内容。

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他们没有任何损失，虽然无可避免地有一些人受伤。这是他们第一次突袭，而兽人们大获全胜。黑手轻蔑地写道，他们是如何迅速地出现在德莱尼狩猎队身边并砸碎了他们的脑袋。一切都在按照鲁尔坎向他承诺的那样进行。现在，那个与鲁尔坎结盟的存在绝对会出现了。在耐奥祖领导下的兽人们已经通过这场决定性的胜利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他们的价值。

他又读了一遍那封信件。黑手与黑石兽人的确是派去对付德莱尼人的合适之选。他们强大而凶残，但与战歌氏族和其他氏族不同，他们完全听命于他们的酋长。

那晚，他为影月氏族准备了一场庆功宴，他们大吃大喝，欢笑歌唱，直到耐奥祖最终挪回他的床上，沉沉睡去。

然后那个存在降临了。

那个存在光彩照人，光芒四射，他身上的光芒如此明亮，即使在梦境中也令耐奥祖无法直视。他跪倒在地，因为体内涌起的狂喜与敬畏颤抖不已。

“您来了。”他低声说道，感觉到眼泪从他眼中涌出，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我就知道如果我们能使您满意，您就会降临。”

“你们的确使我满意，萨满耐奥祖，兽人们灵魂的抚慰者。”那个声音在他心底回响，耐奥祖闭上了双眼，这感觉几乎使他目眩神迷。“我已经见证了你如何出色地鼓动你的人民，见证了你如何将各自为政的氏族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一个伟大的目标。”

“一个在您的指引下提出的目标，伟主。”耐奥祖喃喃地说。他想起了鲁尔坎，不知为何她没有出现，一瞬间，这个疑问出现在他脑海中，但他立即挥去了所有关于她的念头。这个伟大的存在的力量远远超过他挚爱伴侣的灵魂，耐奥祖渴望着这个伟大的存在能多说几句话。

“您向我们揭示了真相，”耐奥祖继续说道，“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你们的确这么做了，而我对你们十分满意。只要你们遵循我的指示，就将继续获得荣誉与甜美的胜利。”

“我一定遵命，但是……伟主，您谦卑的仆人有一个请求。”

耐奥祖斗胆抬头看向那个存在。这个存在身形巨大，红色的身体散发着光芒，他有一具健壮的躯体，双腿向后弯折，末端是一对蹄子，仿佛塔布羊……

……或者德莱尼……

耐奥祖眨了眨眼，他说出他的请求后，得到的答复只是一阵沉默，他突然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然后一个声音在他脑中和耳边同时响起，这个声音仍然如蜂蜜般甜美圆润。

“说吧，我会考虑你是否有这个价值。”

耐奥祖嘴中突然干涩起来，让他一时说不出话。随后他挣扎着勉强开口，“伟主……您是否有一个我们可以用来称呼您的名字？”

一声轻笑，使耐奥祖全身战栗不已。“这个请求很简单，很容易实现。是的，我有名字。你们可以叫我……基尔加丹。”

第九章

我这一辈人大多希望这段历史能被永远遗忘，个中缘由很好理解。让这段历史悄悄沉入遗忘的深渊中，让它滑入时间的水底，直到湖面再次恢复平静，没人会记得埋藏在深处的耻辱。我也为这段历史感到耻辱，虽然这一切发生时我还没有出生。当德雷克塔尔用颤抖的嗓音重新述说他所知的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这段历史。我能看到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因为这段历史而背负的沉重负担。还有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他曾是朋友，却成为了叛徒，然后又重新成为朋友，则被这段历史摧残毁灭。

但假装这段历史并不存在，就代表着忘记它带给我们的后果是多么可怕。我们将自己变成了受害者，而不是承认我们亲自参与了自身的毁灭。是我们兽人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我们选择走上这条道路，直到一切都太迟了，再也无法回头。但也正是因为我们曾做出过这样的选择，我们才得以了解那条黑暗而耻辱的道路尽头是什么。现在，我们可以选择不再走上这条道路。

所以我希望倾听那些一步步走上这条几乎导致我们整个种族毁灭道路的人的经历。我希望了解他们迈出每一步的缘由，是什么使这些决定在当时看来如此合理、恰当而正确。

我希望了解这些，以使类似的迹象再次显现时，我能够觉察。

人类有两句俗语，其中所蕴含的智慧超乎想象。

第一句是“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会重蹈历史覆辙”。

第二句则是……“了解你的敌人”。

当瑞斯塔兰迟疑地走到维伦身边时，后者正沉浸于冥想之中。维伦坐在卡拉波神殿的中央庭院里，他并没有坐在长方形水池周围舒适的长椅上，而是选择了一块坚硬的石头。草木繁盛的花园里，鲜花盛开的灌木丛散发的香气弥漫在空中，池水潺潺流动，树木的枝叶随着微风摆动，发出阵阵轻响。园中一片祥和宁静的景象，但维伦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

长久以来，德莱尼人与纳鲁都彼此信赖。纳鲁这种生物光辉灿烂，却很少以实体形式出现，纳鲁起初照看着这些流亡的艾瑞达人，然后教导他们，最后

成为了他们的朋友。他们一同旅行，见识了许多世界。每次当曼阿瑞发现他们的藏身之所时，都是纳鲁，特别是那位自称为克乌雷的纳鲁，帮助他们逃脱。而每一次，基尔加丹和那些曾是艾瑞达的怪物都会离抓到他们更进一步。每一次，当维伦和他的人民被迫离开一个世界以求自保时，他都悲痛不已，因为他知道被他们留下的一切生物都会像艾瑞达人一样被永远改变。基尔加丹一直热衷于让更多人加入他为他的黑暗主子萨格拉斯创建的军团，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成为军团爪牙的生物。

克乌雷同样为之悲痛，它的忧伤与维伦不相上下。但它在维伦的脑海中以不容辩驳的理性逻辑告诉他，基尔加丹、阿克蒙德与萨格拉斯即使没有前来毁灭这个世界，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时间毁灭另一个世界。所有的世界、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种族在萨格拉斯看来毫无区别，他们都应该在屠杀与烈焰的可怖狂欢中被彻底毁灭。若是维伦死在曾是他至交好友的那个人手上，也无法拯救这些不幸而无辜的生物；然而如果他活下去，也许有一天就能够拯救他们。

“为什么？”维伦曾因此愤怒不已，“为什么我的生命比他们的更重要，更有价值？”

我们的集结很缓慢，克乌雷承认道。但我们在持续不断地集结。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纳鲁，在与一些更年轻的种族接触。当他们准备完毕时，他们会集结一切力量。萨格拉斯最终将倒在所有仍然坚信美好、真实而和谐的人们的信念面前。

维伦别无选择，他只能相信这个已经成为他朋友的生物，或者背弃那些信任他的人，被扭曲为曼阿瑞。他选择了相信。

然而，现状令他迷惑。兽人们开始攻击落单的狩猎小队。他们的进攻似乎毫无缘由；维伦曾与那些震惊的守卫交谈，但他们也没有报告任何反常情况。然而，已有三支德莱尼狩猎小队惨遭杀戮，无一生还。瑞斯塔兰调查了这几起屠杀，他报告说那些德莱尼尸体看起来并非是被简单地杀死……而是被屠戮。

所以维伦来到了这个在德莱尼刚刚抵达这个世界时修建起来的神殿。在这里，在四块碎裂的阿塔玛水晶的环绕下，他能够倾听脑海中他的朋友发出的微弱声音，然而至今克乌雷还没有告诉他答案。

这次，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他们就逃不掉了。克乌雷快要死了，两百年前当他赠予他们的飞船坠毁在这个世界时，他就被困在了那艘飞船中。

“伟大的先知，”瑞斯塔兰说，他的声音轻柔而疲倦，“兽人又袭击了一支队伍。”

维伦慢慢睁开他苍老的眼睛，悲伤地看着他的朋友。“我知道，”他说，“我感觉到了。”

瑞斯塔兰粗壮的手指捋过他的黑色头发，“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些攻击一次比一次残暴。根据尸体上伤口来看，他们正逐渐改进他们的武器。”

维伦长叹一口气，摇了摇头，白色发辫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摆动，“我听不到克乌雷的声音了，”他低声说道，“至少不能像以前那样听到了。我害怕他已去日无多。”

瑞斯塔兰垂下视线，痛苦写在他的脸上。每个德莱尼人都深知这个纳鲁实际上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自己。尽管这种生物奇怪而神秘，但德莱尼人已经喜欢上了它。两个世纪以来，它都被困在飞船里，逐渐死去。不知怎的，维伦本以为这个生物不会这么早死去……如果这种生物如维伦所了解的那样真的会死的话。

他决然地起身，浅黄色的长袍在身后飘动，“它还有要告诫我的箴言，但以我的能力，我已经听不到了。我必须去找它。也许离它近一些能使我更好地与它交流。”

“您——您是说前往那艘飞船？”瑞斯塔兰问。

维伦点点头，“我必须如此。”

“伟大的先知啊……我无意质疑您的智慧，但是——”

“但你已经在质疑了，”维伦笑着说，他那双令人惊异的蓝眼睛诙谐地眯了起来，“继续说吧，我的老朋友。你的质疑对我来说总是具有宝贵的价值。”

瑞斯塔兰叹了口气，“兽人们将那艘船视为圣山。”他说。

“这我明白。”维伦回答。

“那么为什么还要前往那里，引起他们的反感呢？”瑞斯塔兰问道，“无论何时，他们都会将之视为入侵，尤其是现在。您将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够继续攻击我们的借口。”

维伦点头同意，“我已经考虑过这一点了，虽然思考的过程漫长而困难。但也许现在是时候向他们揭示我们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们圣山的真相了。他们相信他们的先祖之魂居住在圣山中，他们很可能是对的。如果克乌雷已经时日无多，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充分利用它的智慧与力量吗？如果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能够缔结我们与兽人两个种族之间的和平，那就是这个远比我们所有人都要伟大的生物了。这是我们的唯一希望。克乌雷曾提到过寻找其他种族、其他生物，让这些种族加入纳鲁的队伍，追寻平衡与和谐，以抵抗萨格拉斯和他所创造的庞大而邪恶的军队。”

维伦将一只苍白的手放在他朋友披挂铠甲的肩膀上，“我在冥想中确切地得知了一件事：事情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了，兽人和德莱尼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疏远但友好地共处了，老朋友。我们之间要么战争，要么和平。他们要么成为我们的朋友，要么成为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不能尽我所能地寻找一切通往和平的道路，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你现在明白了吗？”

瑞斯塔兰不快地端详着维伦的脸，然后点了点头，“好吧，好吧，我想我明白了。但我不喜欢这个想法。至少让我给你派一队武装护卫，因为我知道他们会不由分说地开始攻击。”

维伦摇头，“不。不带武器，不要带任何可能激怒他们的东西。他们是个追求荣誉的种族。我能够窥见几年前那两个在我们这里过夜的年轻兽人的灵魂，其中没有任何怯懦或邪恶，只有谨慎和不知为何出现的恐惧。他们只是攻击狩猎队，还没有攻击平民。”

“是啊，”瑞斯塔兰反驳道，“只不过是寡不敌众的狩猎队而已。”

“我们在那些现场都发现了不属于德莱尼人的血迹。兽人们把尸体带回去进行火葬，但地上还残留着那么多兽人的血液。利用我们的知识，一小队德莱尼就可以抵御一大群兽人。不。我决定破釜沉舟。如果我显然毫无自卫能力地前去，并恭敬地向他们陈述我的意图，他们是不会当场杀死我的。”

“我真希望我也有您的自信，我的先知。”瑞斯塔兰无奈地说，随后深鞠一躬，“那么我去召集一支小型卫队，他们将不会带任何武器。”

伟主大人基尔加丹对耐奥祖的访问日益频繁。起初他只是出现在后者的梦中，像其他先祖们一样。他到来的时候都是耐奥祖熟睡的夜晚，那种药剂在使耐奥祖的身躯变得沉重的同时，也将他的意识向基尔加丹的声音敞开。基尔加丹会向他耳语，赞赏与祝贺他的胜利，以及为了兽人进一步胜利而制订的计划。

耐奥祖此刻狂喜不已。血鹰送来的各个氏族的信件中的消息都使他狂热而喜悦。

我们遭遇了两名孤立无援的斥候，碎手氏族的酋长写道。他们寡不敌众，解决他们再简单不过了。

血环氏族自豪地向伟大的耐奥祖大人汇报，我们完全服从了他的命令，另一封信件上写道。我们已于嘲颅氏族会合，可以派去对付那些狡猾敌人的战士人数已增加了超过一倍。我们认为雷神氏族正在寻找盟友。我们明天将向他们派出信使。

“没错，”基尔加丹微笑着说，“你看到他们是如何因为一项正义的事业而团结起来了吗？从前这些氏族彼此遭遇的时候会互相挑战，而现在，他们在共享知识与资源，万众一心，为了击败那个试图毁灭你们所有人的敌人而战斗。”

耐奥祖点了点头，但他突然感受到一阵痛苦。能够最终见到这个美丽而强大的存在，令他备感荣耀，虽然伟主大人看上去和他们痛恨的德莱尼如此相似，但是……他很久没见过鲁尔坎了。他发现自己在思念她。他不知道为什么她不再来找他了。

他欲言又止，“鲁尔坎——”

“鲁尔坎将你引荐给我，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耐奥祖，”基尔加丹安慰道，“你应当明白她现在幸福而快乐——你自己亲眼看到了。我们不再需要她作为中介，因为现在我已经认可了你的能力，你将作为我在你的人民中的代言人。”

如先前一样，耐奥祖的内心再次充满欢乐。但这次，虽然基尔加丹向他说了那些安慰与激励的话语，他却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跳动时因为悲伤而隐隐作痛，而且他仍然希望能够与他的伴侣交谈。

古尔丹带来那封信时，耐奥祖正在沉思。他的学徒向他深鞠一躬，递上一张羊皮纸，纸片因为沾满蓝色液体而变得僵硬。

“这是什么？”耐奥祖接过羊皮纸问道。

“这是在一名从南边过来的德莱尼身上找到的。”古尔丹回答。

“一支狩猎队？”

“单独一名信使。没有携带武器，甚至连坐骑都没有。这个傻瓜是步行的。”古尔丹脸上浮出一个微笑，吃吃地笑了起来。

耐奥祖低头看着羊皮纸，这才意识到那些蓝色的污渍是信使的血。是什么驱使着那个信使竟然胆敢只身步行，双手空空地深入到影月氏族领地的？

他小心地展开羊皮纸，以免撕坏，迅速地读了起来。当他的棕色眼睛扫过那些话语时，房中突然充满了光芒，两名萨满都伏下身来。

“大声念出来，伟大的耐奥祖，”基尔加丹圆滑的声音传来，“让我和你忠实的学徒都听一听。”

“是的，请让我听一听，老师。”古尔丹急切地说。

耐奥祖念起了信，自从与他挚爱的鲁尔坎对话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了疑虑。

德莱尼人的先知维伦向影月氏族的萨满耐奥祖致以问候。

最近我的许多族人受到了来自兽人的攻击，我不明白其中缘由。您的种族与我的种族已经和平共处彼此相容了数代之久，而我们双方都从这种关系中获益良多。我们从未向一名兽人举起武器，而且我们曾经还救助了两名无意涉险的兽人少年的性命。

“啊，”古尔丹打断了他，“我记得……是杜隆坦，他现在是霜狼氏族的酋长，还有奥格瑞姆·毁灭之锤。”

耐奥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他一时间有些分心，然后继续读起了信件。

我们只能假定其中存在着天大的误会，并且希望能与您交谈，以避免更多生命——兽人和德莱尼人的——以这种悲剧的方式逝去。

我明白那座你们称之为沃舒古的山峰对你们的种族而言十分神圣，是你们睿智的先祖之魂的居所。虽然那里对德莱尼而言也具有长久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尊重你们将之尊为圣地的想法。然而，是时候让我们彼此认识到我们的共同点远多于我们的分歧了。我的人民将我称为先知，因为我偶尔被赐予智慧与对未来的洞察。我希望出色而和平地领导我的人民，我相信您和诸部落的酋长也有同样的愿望。

让我们在那个对我们双方的种族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地方和平地会面吧。在五月的第三天，我和一小队德莱尼人将前往圣山的中心朝圣，我们将不会携带武器。我们希望您，与其他任何愿意前来的人，与我同行。我们将进入充满魔法与力量的深处，一同向那个远比我们睿智的存在祈求智慧，以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

以圣光与祝福的名义，祝您平安。

古尔丹首先说出话来，或者更确切地说，笑出声来。

“真是傲慢啊！吾主，伟大的基尔加丹，这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他们的领袖会像一头待宰的裂蹄牛崽一样手无寸铁地过来，愚蠢地以为我们还对他的邪恶阴谋一无所知。他还想亵渎沃舒古！在他那肮脏的蓝蹄子踏上我们圣山的山脚之前，我们就会干掉他！”

“你的话很令我满意，古尔丹，”基尔加丹隆隆说道，声音圆滑似水，“耐奥祖，你的学徒所说实属睿智。”

耐奥祖的话堵在嗓子里。他的嘴巴开合两次，最终第三次张嘴时，他忍不住脱口而出。

“我并非否认那些德莱尼人十分危险，”他犹犹豫豫地说，“但……我们不像戈隆那样会杀死手无寸铁的敌人。”

“我们杀了那名信使，”古尔丹指出，“他可是手无寸铁，甚至连坐骑都没有。”

“所以我很后悔！”耐奥祖怒斥，“你们应该抓住他，立即把他带到我面前来，而不是杀掉他！”

基尔加丹一言不发，猩红的光芒笼罩在耐奥祖全身。老萨满继续说下去，寻找着解决的方法。

“我们不会允许他玷污我们的圣地，”萨满接着说，“无需为此担心，古尔丹。但我不会在问他话之前就杀了他。谁知道呢，也许我们能问出些什么。”

“没错，”基尔加丹用饱满而温暖的声音说，“当他处于痛苦中时，就会告诉你他所知道的一切。”

这些话语让耐奥祖有些惊讶，但他的惊讶并未表现出来。这个伟大的生物希望他折磨拷打维伦？他内心的一部分为这一想法而兴奋，但他心中另一部分却在退缩。不行。他还做不出这种事。

“我们会守株待兔，”他向他伟大的主人和他的学徒保证，“他逃不了。”

“老师，”古尔丹慢慢地说，“我能斗胆提个建议吗？”

“什么建议？”

“离圣山最近的氏族是霜狼氏族，”古尔丹指出，“我们派他们去擒拿维伦一行人，并带给我们。霜狼氏族的首领曾接受德莱尼款待。虽然他不曾阻碍我们，但我印象里也不曾听说他领导过对德莱尼人的攻击。我们可以一石二鸟：既能俘虏德莱尼人的首领，又能让霜狼氏族的杜隆坦证明他对我们事业的忠诚。”

耐奥祖感到两双眼睛望着他——他的学徒那双黑色的小眼，还有他的主人基尔加丹闪烁着光芒的眼球。古尔丹的建议听起来十分明智，但是为何耐奥祖打心底里不愿采纳？

耐奥祖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以及眉头渗出的汗水。最终，他开口了，他的声音仍然坚定有力，这使他松了一口气。

“好，这个计策不错。拿纸笔来，我要提醒杜隆坦牢记他的使命。”

第十章

当德雷克塔尔告诉我我父亲的事迹时，是我一生中最为他感到骄傲的时刻。我的经历使我明白能够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有多困难。做出这个决定，他失去的很多，所获却甚少。

不，并非如此。

他保住了他的荣誉。这世间没有什么值得为之放弃荣誉。

信中的语气不容反对。杜隆坦看着手中的信，然后长叹一声把信递给了他的伴侣。德拉卡匆匆浏览，她的眼睛迅速扫过信上的文字，喉咙中发出不满的低吼。

“耐奥祖把这个差事派给你，真是个懦夫。”她轻声说道，以免被外面等待的信使听到，“这是给他的任务，不是给你的。”

“我曾宣誓过效忠于他，”杜隆坦同样轻声说，“耐奥祖是先祖之魂的代言人。”

德拉卡沉思着，歪了歪头。一缕阳光从帐篷某个针脚开裂的地方漏进来，照在她的脸上，将她强壮的下巴和高耸的颧骨勾勒得格外鲜明。杜隆坦看着她的爱人，几乎停止了呼吸。在面临着所有这些降临到他和他的人民头上的混乱——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时候，他很感激有她的陪伴。他伸出一只锋利的指爪，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棕色脸庞。她浅浅一笑。

“我的伴侣……我不知道我能否相信耐奥祖。”她说，几乎在耳语。

他点头同意，“但我们都信任德雷克塔尔，而他证实了耐奥祖的言论。德莱尼们在密谋对付我们。耐奥祖说维伦甚至坚持要求进入沃舒古。”

霜狼氏族的酋长又看了一眼那封信，“我很高兴耐奥祖没有要求我杀掉维伦。也许当维伦落到我们手中时，我们能够说服他改变他的想法，让他说出为什么他们如此执着于伤害我们。也许我们能通过谈判达成和平。”

这个念头抓住了他的心，令他心头一紧。虽然他和德拉卡共度的日子是如此美好，虽然他对他的氏族感到如此自豪，但要是他能像父亲那样简单地生活

该有多好——在森林与田野中狩猎野兽，在科什哈格节的月光下起舞，聆听古老的传说，沐浴在先祖慈爱的温暖中。他什么也没对德拉卡说，但他很高兴他们还没有孕育后代。对于兽人孩童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时代，他们的童年被偷走了；他们的双肩还不够宽阔，但已经被迫担负起了大人的责任。如果德拉卡有了孩子，杜隆坦将毫不犹豫地像训练其他儿童一样训练他的儿子或女儿。他不会要求其他父母做他自己不愿做的事，但他很高兴他现在还不需要面对这样的选择。

德拉卡眯起双眼，深深地望着他，仿佛能够看穿他的想法。

“你曾经见过维伦，”她说，“我当时看着你试着化解你对那次遭遇的记忆与刚刚获知的他们计划毁灭我们的消息之间的矛盾。那对你来说可不容易。”

“现在还是很不容易。”他回答道，“也许这就是耐奥祖将这个任务指派给我的原因。我确信维伦还记得那一夜。他可能会愿意和我对话，但可能不愿意与耐奥祖交谈。要是我能看到他送来的那封信就好了。”

德拉卡叹了口气，站起身来，“那样的话一定能解开我们的疑惑。”她说。

杜隆坦也叹气起身，“我会告诉信使让他的主人放心。我不会逃避我的职责。”

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他能感受到她担忧的目光一直紧随着他的背影。

维伦握着紫色水晶贴近心口。他静坐冥思着，红色与黄色的水晶放在他的身侧，轻柔的光芒笼罩着他苍白的皮肤。其他四颗水晶被放置在德莱尼领地的别处，用它们强大的力量满足他的人民的需求。但那颗紫色的水晶从未离开过他的身边。

这颗水晶的力量能够帮助他敞开心灵与灵魂，甚至让他觉得自己仿佛在以某种方式与纳鲁直接交流。每当维伦带着紫色水晶冥想后，他总是觉得自己更强壮，更纯洁，仿佛灵魂都被磨砺出了锋芒。虽然七颗水晶都珍贵而强大，但这颗水晶是他最为珍视的。

他竭力想听到克乌雷的轻声低语，但一无所获。维伦心头一痛，低下了头。

说话声让他睁开了眼。是瑞斯塔兰正在与他的一名助祭交谈，维伦招手示意他上前。

“有什么新闻吗，老朋友？”维伦问道，伸手指向一壶热草药茶。

瑞斯塔兰摆摆手拒绝。“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先知，”他说，“我十分遗憾地通知您，您送去给萨满耐奥祖送信的信使被一队兽人杀死了。”

维伦闭上了双眼。紫色的水晶骤然变热，仿佛在安慰他。

“我感受到了他的死亡，”维伦沉重地说，“但我曾希望那只是意外。你确定他是被故意杀害的？”

“耐奥祖是这么说的，而且毫无歉意。”瑞斯塔兰的声音中满是愤怒与悲痛。他跪在维伦身边，就在红色水晶边上。维伦深蓝色的眼睛瞥了一眼水晶，水晶轻轻脉动了一下，仿佛是在回应瑞斯塔兰的感情。

“你关于他们不会攻击手无寸铁的人的理论到此为止了。”瑞斯塔兰苦涩地继续说道。

“我曾经希望要是这样就好了，”维伦轻声说道，“但你刚才说在这些如潮水般涌来令人悲痛的消息中，也有好消息？”

瑞斯塔兰做了个鬼脸，“如果你认为那是好消息的话。耐奥祖说一名兽人将在山脚与我们会面。”

“他……不会亲自到场？”

瑞斯塔兰垂下视线，摇了摇头。“他不会来，我的先知。”他轻声说。

“那他会派谁来？”

“信里没有写。”

“给我吧。”维伦伸出一只苍白的手，瑞斯塔兰将羊皮纸放入他的掌中。维伦展开羊皮纸，匆匆浏览。

你的信使死了。幸运的是杀死他的那些人想起来在他的尸体上搜寻信件。我读了你的信，我同意派出一名兽人与你交谈。我不能保证任何事——我不保证你的安全，我不保证与你们停战，我什么都不会向你保证。但我们会倾听你要说的话。

维伦深深地叹一口气。这不是他期望得到的回应。那些兽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以这个星球和其他星球的名义，他们为什么突然执着于伤害德莱尼人？德莱尼人从未以任何方式与他们敌对。

我不能保证任何事，耐奥祖这么说，笔迹刚劲醒目。

“好吧，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保证。”维伦微笑着对瑞斯塔兰说，“就像人生一样。”

这天的天气晴朗而令人愉快，真是不应景，杜隆坦这么想着，眯着眼睛看着跃动着洒下的初夏阳光。他心中阴郁而沮丧，天气就应该映衬着他的心情。至少应当阴沉多云，再来点冰凉的蒙蒙细雨就更贴切了。但太阳并不在乎一名兽人沉重的心灵，也不关心整个种族所有人民的命运。它就像照耀所有其他地方一样，欢快地洒下日光。沃舒古水晶般多棱的表层上反射的阳光如此明亮，圣山仿佛在熊熊燃烧。

杜隆坦已经选好了一处地形有利的位置，并将他手下的战士们部署就位。从这个位置，他能在维伦一行人看见他们之前率先发现对方。他决定守株待兔，静待德莱尼人的先知自己撞上门来。他指挥着战士们巧妙布阵，确保一旦德莱尼们进入包围圈，便无路可逃。在这个光荣的日子里，每个兽人都全副武装，他们耐心等待着，萨满们也已经蓄势待发。

拥有锐利的目光与出色的格斗技巧的德拉卡无疑会是一名出色的斥候，他将她编入最前线的队伍中，作为一名哨兵。一旦维伦出现在她的视野中，她就会用一个德雷克塔尔准备好的法术通知她的伴侣。

而德雷克塔尔本人则站在杜隆坦身边。作为氏族中最强大的萨满，他的任务就是保护酋长。他们两人站在一块突出的巨石上，就悬在闪烁着的圣山入口的正上方。数十名战士静静等待着，他们的弓箭、手斧和标枪早已就绪。其他兽人则已花了数天将巨石挪动到位。只等杜隆坦一声令下，只需一个动作，就能让巨大的石块砸在德莱尼头上，以这种形式为他们带去死亡。

事实上，在这座可爱的山中，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

一缕微风搅动杜隆坦的黑色头发，一只鸟欢快地叫了起来。德雷克塔尔关切地望着他的酋长。

“我的酋长，您只是在执行命令。”德雷克塔尔真诚地说，“那些家伙是我们的敌人。”

杜隆坦点点头，希望自己能够像其他兽人那样轻易地相信这句话。

微风再次拂过他的脸颊，持续的时间更长了些，这一次他听到了风中的细语。这是来自德拉卡的消息，通过德雷克塔尔的元素之力传递而来。他们来了。五个人。没有穿盔甲，没看到有带武器的。他们走路来的，十分平静。

微风带走了她的话语，他知道风正把这些消息带到所有集合在此的兽人耳边。当时机合适的时候，德雷克塔尔将通过风声向杜隆坦的部队下达命令。杜

隆坦挺直了身子，心跳加速，双手紧紧握着他的战斧。

“他们来了。”德雷克塔尔低沉地说。杜隆坦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德拉卡的汇报十分准确，一队德莱尼人正以她所描述的那种步态向他们走来。那五名德莱尼人并没有穿着那次与杜隆坦相遇时，杜隆坦印象里的那种银蓝相间的铠甲，而是穿着色彩艳丽的长袍，仿佛他们刚刚用过晚餐。微风吹起他们的衣角，在他们身后如旗帜般飘动。维伦亲自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穿着与其他随行者不同的朴素棕色袍子，皮肤是独一无二的奇怪白色，绝无可能被误认为别人。虽然气氛紧张，杜隆坦还是露出了笑容。德莱尼人穿得这么花枝招展，只有瞎子才没法大老远认出他们来。

想到这其中的含义，他脸上的笑容散去了。他们就是想要被立刻发现，他们就是想让兽人安心，告诉兽人们他们手无寸铁，只是来进行卡舒尔宗母曾经说过的那种朝圣。

这有没有可能是他们精心谋划的诡计？萨满不需要手握长矛就能造成破坏，德莱尼们也不需要。杜隆坦还记得那种一旦碰到就会灼伤烧焦血肉的魔法网——凭空出现的，兽人们未曾见过的能量网。

不，即使手无寸铁，德莱尼人们也并非无害。

他曾经交代过他的士兵，知道他们会遵从。除非他们得到了杜隆坦明确的命令，他们不得射箭警告，甚至不得出言辱骂。但他们明白德莱尼的战斗方式，不会措手不及。杜隆坦能嗅到离他最近的那些战士们的紧张，他不知那些德莱尼能否感觉到。

杜隆坦看着他部署在最远处的小队从藏身处现身，在德莱尼身后摆出了阵势。他们在德莱尼身后很远处，杜隆坦希望那些德莱尼没有注意到。即使他们注意到了，他们也没有做出任何表现，只是继续平稳……自信……平静地走着。

杜隆坦和德雷克塔尔没有试图进行任何伪装。漫长的几分钟之后，维伦抬起头向上看去，直直地对上了杜隆坦的视线。杜隆坦没有转开视线，而是挺立着等待他的敌人们继续前进。他们来到了山脚下，但还没来得及更进一步，数十名兽人便迅速现身，将他们围住。

维伦脸上看不出丝毫惊讶。他环视四周，微微一笑，又把视线转向杜隆坦。杜隆坦缓步走下来，直到与德莱尼的先知面对面。

“离我们上一次这么面对面，已经过去很久了，维伦。”杜隆坦用平静的声音说。他刻意没有称呼维伦的头衔。

“的确很久了，加拉德之子杜隆坦，霜狼氏族的酋长，”维伦用杜隆坦记忆中饱满圆润的声音开口了，“你和奥格瑞姆现在还是朋友吗？”

“我们的确还是朋友，”杜隆坦回答，“他已经继承了毁灭之锤，现在是他们氏族的二把手。”

维伦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悲伤，那悲伤深沉而真挚。杜隆坦又回忆起了很久之前的那个夜晚，维伦和他们坐在一起讨论兽人的传统、讨论毁灭之锤，和奥格瑞姆为了继承毁灭之锤所要付出的代价。

“我希望他的父亲和你的父亲都是光荣地去世的。”维伦说。

“我们今天不是来叙旧的。”杜隆坦不知不觉加重了语气，他并不想回忆起那一晚，“我们今天在这是因为你竟敢企图侵入我们最神圣的地方，并公然发出消息。”

这就对了，他想，别再绕着圈子遮遮掩掩了。

维伦迎上杜隆坦的目光，点了点头，“我曾给耐奥祖送去了一条消息，而非送给你，杜隆坦。他拒绝与我会面。不知……他是否曾把信给你看？”

“我没有看的必要，”杜隆坦回答，“我被要求替他前来。因此我就来了。”

杜隆坦看到维伦宽阔的双肩微微垂了下去。维伦长叹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说，“他没有告诉你我今天来的目的。”

“我并不需要知晓你的目的，德莱尼人。”杜隆坦说。

“你需要，否则这场对话就没有意义了。”虽然维伦年纪古老，他的声音中却没有丝毫衰老与虚弱，清脆无比。杜隆坦扬起一边眉毛。维伦是一位睿智的长者，这点显而易见，但现在杜隆坦才第一次得以管窥支撑着维伦经历无数岁月的纯粹意志的力量。

“这——这座山是你们的圣山。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尊重这一点。但这也是我们的圣地。”维伦向前走了一步，目光紧盯着杜隆坦的双眼。他身边的兽人战士有些动摇，他们嘀咕着，但并没有移动。

“这座山深处有一个已经看顾了德莱尼人多年的存在，”维伦继续说道，“它比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更古老，更强大。但古老而强大的生物也是会逝去的，而它正在死去。然而它具有能够促成我们和解的智慧与力量，你的人民与我的人民之间的和解。我们——”

“亵渎！”

杜隆坦一惊。那声刺耳的咆哮并非出自人群中某位脾气暴躁的战士之口，而是来自站在他身后的那位萨满。德雷克塔尔双目圆睁，身体因狂怒而颤抖着，他脖子上青筋暴起，向维伦挥舞着他的拳头。杜隆坦被他的爆发惊呆了，没能立即阻止他，德雷克塔尔继续说了下去。

“沃舒古属于我们！那是我们挚爱死者的居所，他们灵魂的归宿，你那污秽的蹄子休想踏上沃舒古的神圣之地！”

维伦似乎也被德雷克塔尔的暴怒惊呆了。他把注意力转向萨满，恳求地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你们的灵魂居宿在其中，这不错，我永远不会否认这一点，”维伦解释着，“但他们是被这个生物吸引至此的。它希望——”

这句话可大错特错。德雷克塔尔愤怒地大吼一声，其他吼声也随之响起，杜隆坦还没反应过来，他的战士们已经一拥而上。德拉卡向他们赶去，试着阻止他们，但就像试图阻止上涨的潮水一样徒劳无功。杜隆坦迅速转身，重重一拳砸在德雷克塔尔脸上。萨满转向他，愤怒地冲他咆哮。

“保护他们！”杜隆坦大喊，“听我命令，我们要抓活的！保护他们，你这混蛋！”

德雷克塔尔的眼中闪烁着怒火，但只是一瞬。他抬起双手闭上眼睛，一圈火墙霎地出现在五名德莱尼身边。一阵风卷起，将火焰扬得更高，把兽人们向外推去。战士们向后退去，但杜隆坦惊恐地发现有几名弓箭手正准备开弓搭箭。

“住手！”杜隆坦大吼，风将他的命令送到了士兵们的耳边。“谁敢射箭，我就要了他的命！”

由于他的命令和德雷克塔尔不情不愿的强大力量的保护，德莱尼们并没有受伤。杜隆坦从山坡上快步走到他们身边，他们现在是他的俘虏了。德雷克塔尔紧随其后。

“熄灭火焰吧。”杜隆坦向德雷克塔尔下令。霎时间，几乎要烧焦杜隆坦眉毛的烈焰消散了。他和维伦面对面地站着，他发现这位德莱尼长者仍和他们刚刚谈话时一样平静而安详，一股难以名状的感情在他心头涌起。

“维伦，你和你的手下现在是霜狼氏族的俘虏了。”杜隆坦用轻柔而危险的语气说道。

维伦甜美而忧伤地微笑着。“我也不曾奢望更好的结果。”他说。

杜隆坦下令剥光他们搜身时，维伦和其他四人不知怎么仍然保持着镇定。他们华丽的长袍被剥下赐给了杜隆坦手下最出色的战士，德莱尼人则披上了被汗水浸透变得邦硬的皮衣。看到德莱尼们遭此羞辱，兽人们大肆嘲笑、出言辱骂甚至向他们吐痰，杜隆坦感到一阵不快，但没有制止他们。只要俘虏们没有受到肉体伤害——杜隆坦对此小心提防——他就会放任他的战士们找找乐子。德拉卡走在他身边，她对其他霜狼战士的举动十分恼火，向他耳语：“我的伴侣，你就不能让他们闭嘴吗？”

他摇摇头，“我想看那些德莱尼的反应。而且……当他们本来可以杀戮的时候，他们听从我的命令停住了手。我不会再命令他们闭上嘴。”

德拉卡玩味地看着他，点点头离开了。他知道她对此并不赞同，他也并不喜欢眼前的情景。但他现在的处境如同在走钢丝，他也明白这一点。

“酋长！”杜隆坦的副手洛卡尔大喊，“快来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杜隆坦赶到洛卡尔身边，瞥了一眼他刚刚打开的小袋。他的眼睛睁大了。用柔软的织物包裹着放在袋中的是两颗异常美丽的水晶，其中一颗是红色的，另一颗是黄色的。杜隆坦渴望着伸手触摸，但他忍住了。他抬起头来对上了维伦的视线。

“很久之前，瑞斯塔兰给我们看了一颗与之相似的水晶，”他说，“那颗水晶保护了一座城市。这些水晶又有什么用？”

“每颗水晶都有自己的力量。它们是我们被馈赠的遗产的一部分，是由那位栖居在圣山之中的存在赐予我们的。”

杜隆坦低声咆哮，“你最好不要再提起这事。”他转向洛卡尔，“给他们吃的，捆上他们的双手，让他们骑上狼，派萨满看着他们。把宝石交给德雷克塔尔。我们要把德莱尼们带回营地交给耐奥祖。他今天应该亲自前来。”

他转身大步离开，不愿回头看向维伦怪异地闪烁着的蓝色双眼，不愿看到德拉卡眼中的失望。

在他们骑狼返回的漫长路途中，杜隆坦一直在与他的情感作斗争。一方面，他和德雷克塔尔一样感觉被冒犯了。沃舒古是兽人们的圣山。维伦说其中还有除先祖之魂之外的存在居住在此，而且那个存在竟然如此强大，能把先祖之魂吸引过去，这个想法令他无比震惊，他只能勉强想象德雷克塔尔对此的感受。一切似乎都表明耐奥祖是对的，德莱尼人是这个世界的污点，必须被清除。

困扰他的是……为什么？而今夜他就将得到答案。

由于他们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五名俘虏都骑着坐骑，他们走得很快。回到营地时，太阳才刚刚开始落山。杜隆坦已经派出了尖兵先一步带回好消息，因此整个氏族都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凯旋。他右侧是德雷克塔尔和洛卡尔，他们和霜狼氏族的其他人一样兴致昂扬。他左边是德拉卡，整场庆祝中她都像换了个人似的一言不发。杜隆坦知道他并不想听她打算说的话；他现在已经被千头万绪搞得心乱如麻了。

俘虏们被粗暴地塞进了两个帐篷里，并立即安排了了守卫看管。四名资深的战士和德雷克塔尔最信任的萨满骄傲地挺立着，为这个赋予他们的使命骄傲无比。杜隆坦吩咐将维伦单独关押，他想与德莱尼的先知单独交谈。

杜隆坦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稍稍平静下来。他对这次谈话并不期待，但他必须如此。他对守卫点点头，走进了关押维伦的矮小帐篷。

他曾吩咐过将维伦绑起来，因此他以为会看到这位长者双手被绑起，然而映入他眼帘的场景说明，无论执行这个命令的人是谁，那人都过于狂热了。

帐篷围绕着一棵壮实的树立起，而维伦就被绑在树干上。他的手臂被向后折成一个不自然的角度，用绳索紧紧捆缚，即使在昏暗的暮色中，杜隆坦都能看出维伦的手腕因为被绑得太紧而生出了发黑的瘀青。一道绳索环绕着他的脖子，逼迫他不得不抬起头，否则就会窒息，谢天谢地，这道绳索捆得倒不是很牢。一块脏布塞在他嘴里。他跪在地上，蹄子也被绑在身后。

杜隆坦低骂一句，拔出了一把匕首。维伦看着他，那双深邃的蓝眼睛里毫无恐惧。但杜隆坦用那把武器割断绳索而非维伦的喉咙时，他注意到维伦看上去有些惊讶。维伦没有出声，但当血液流回他的四肢时，他的脸上仍然闪过一丝痛苦。

“我让他们把你绑起来，可没让他们用捆塔布羊的方法。”杜隆坦嘟囔着。

“能看出来你们的种族充满了热血。”

杜隆坦递给维伦一个皮水囊，仔细地看着对方喝水。维伦坐在他面前，穿着肮脏的衣服，大口喝着微温的水，苍白的身躯因为绳索捆绑而皮开肉绽，看上去丝毫不具威胁。他不知如果他听说德莱尼人如此对待卡舒尔宗母，自己会作何感想？这一切感觉都不太对劲。虽然卡舒尔宗母曾亲自向德雷克塔尔保证德莱尼人是个可怕到难以想象的威胁。

地上放着一碗凉血麦粥。杜隆坦用右脚把粥推到了他的俘虏面前。维伦看了一眼，但并没有吃。

“这可比不上你在泰尔莫招待我和奥格瑞姆的晚餐，”杜隆坦说，“但这东西富有营养。”

维伦唇边浮起一个微笑，“那真是难忘的一夜。”

“你那天从我们身上挖出你想要的了吗？”杜隆坦问道。他十分生气，但并非是因为维伦。他对一切竟然发展至此而感到生气，曾经一向对他以礼相待的人现在居然成了他的俘虏，所以他把火都撒在了维伦身上。

“我不明白。我们只是想要好好招待两名热爱冒险的孩子而已。”

杜隆坦站起身来，一脚踢翻了粥碗，半凝固的粥慢慢流到地上。“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维伦并没有被激怒，他平静地说：“我所说的就是事实。信不信由你。”

杜隆坦跪在地上，脸庞猛然凑近维伦的脸，“你们为什么要毁灭我们？我们到底对你们做过什么？”

“我也想反问你同样的问题，”维伦苍白的脸上泛起一抹红晕，“我们从未伤害过你们，而现在已经有超过二十个德莱尼人死在你们手下了！”

维伦话中的事实令杜隆坦愈发愤怒。“先祖之魂从不撒谎，”他咆哮着，“他们警告我们你们和看上去的并不一样——你们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你并不打算攻击我们，你为什么还要带着那些水晶？”

“我们认为这可能会有助于我们与山中的那个存在交流。”维伦迅速回答，仿佛是要赶在被杜隆坦打断之前把话说完，“那并非兽人的敌人，我们也不是你们的敌人。杜隆坦，你聪明又睿智。多年前的那一夜我就看出来了，你不会盲目遵从你动物般的杀戮本能。我不知道为何，但你的领袖对你撒了谎。我们一直努力与你们和平共处。你不该是现在这样，加拉德之子。你和其他人不一样！”

杜隆坦眯起了他深棕色的眼睛。“你错了，德莱尼，”他啐了一口，“我为我是一个兽人而骄傲。我热爱我的血脉传承。”

维伦看上去似乎被激怒了，“你误会了。我并不是在污蔑你的种族，我只是——”

“只是什么？只是在说我们之所以能见到挚爱的先祖，是因为你们那个被关在山中的……神？”

“那不是神，那是一位盟友，如果你们接纳它，它也将成为你们的盟友。”

杜隆坦咒骂一声站起身来，在帐篷里来回踱步，手掌反复攥拳而又松开。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中的愤怒在逐渐消退。

“维伦，你所说的无异于在我们的愤怒中火上浇油，”他轻声说，“你的说法傲慢而伤人。你的话正好证明了那些已经准备好听从先祖的命令屠杀你的人民的人的看法。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展成这样的，但你要求我在我信任的人民、将我养育长大的传统和你所说的话中做出选择。”

他转身面对着德莱尼，“我会选择我的人民。你必须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在战场上面对面相遇，我不会手下留情。”

维伦眼中只有好奇，“那么，你……不会带我去见耐奥祖？”

杜隆坦摇了摇头，“不。如果他想要你，他就应该亲自来抓。他授权我处理你，那我就能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履行我的职责。”

“你本应给他送去一名俘虏的。”

“我的命令是与你会面并听取你所说的话，”杜隆坦说，“如果我是在战斗中俘获你，将武器从你手中打落，或者把你摔倒在地，那么是的，你将成为我的俘虏。但是用绳子绑住一个心甘情愿地伸出手腕被困的人毫无荣耀而言。我们现在陷入了僵局，你和我。你坚持说你对兽人们没有恶意，而我的领袖和我祖先的灵魂对我可不是这么说的。”

杜隆坦又一次跪倒在维伦面前，“他们叫你先知——那么你能预知未来吗？如果能的话，请告诉我你和我要做什么才能避免我所害怕的事发生。我不会白白浪费无辜的生命，维伦。告诉我点什么，什么的可以。给我一点证据，什么都好，让我能拿给耐奥祖看，证明你所说的都是真的！”

他意识到自己在祈求，但这并没有给他太大压力。他热爱他的妻子、他的氏族、他的人民。他讨厌他所看到的：整整一代儿童都被草率地加速培养成人，心中只有盲目的仇恨。如果恳求面前这位奇怪的生物能够改变这个情况，那他愿意乞求。

维伦奇异的蓝色双眼中带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同情。他伸出一只苍白的手，搭在了杜隆坦肩膀上。

“未来并不是一本可以读的书，”他低声说，“未来是一直在改变的，就像是水流，或者飞旋的风沙。我偶尔有幸能得到一些对未来的指引，但仅此而已。我的心曾坚定地告诉我应当空手前来，看吧，我见到的并非兽人最伟大的

萨满，而是曾安全地睡在我房中的人。我并不认为这是巧合，杜隆坦。如果有什么能够避免这一切，那也在兽人之中，而不是德莱尼所能做到的。我能做的只有告诉你我方才说过的一切。河流的流向能被改变，但只有你们才能让它做出改变。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我祈祷这足够拯救我的人民。”

维伦皱纹纵横的脸上露出的表情和他的语调让杜隆坦明白了更多他并没有说出来的事：维伦自己其实也不相信这足够拯救他的人民。

杜隆坦闭眼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向后退去。“这些宝石是我们的了，”他说，“无论它们具有怎样的力量，萨满们会学会怎么驾驭的。”

维伦悲伤地点了点头。“我也料到了会是这样，”他说，“但我还是必须将它们带过来。我必须相信我们能找到办法共渡这些难关。”

不知道为什么，杜隆坦觉得在这一刻他对这个被称作敌人的人，比对他们种族的精神领袖更加亲密。德拉卡也许会明白，她总是了解一切。她之前什么都没说，因为她所拥有的那种他永远无法理解的智慧让她明白，他必须亲自体会这一刻的感受。但今晚，他就会在他们的帐篷里与她单独谈谈。

“起来，”他故意粗鲁地说，以掩盖自己的情绪，“你和你的随从可以安全离开。”他突然露出笑容，“在夜色中，没有武器的那种安全。如果你们在离开我们领地之后遭遇不测，那可怪不到我头上。”

“那可给你省了不少事，”维伦表示同意，站起身来，“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你所希望的。”

杜隆坦没有回答。他走出帐篷交代门口等候的卫兵：“你们把维伦和他的四名随从安全地护送到我们领地的边界，然后释放他们，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城市。他们不能受到任何伤害，明白了吗？”

那名卫兵看上去似乎要出言反对，但另一名更加聪明的战士狠狠瞪了他一眼。

“明白，酋长。”第一个守卫嘟囔着。他们去把其他德莱尼人带了过来，德雷克塔尔赶紧来到杜隆坦身边。

“杜隆坦！你在做什么？耐奥祖想要俘虏！”

“耐奥祖想要俘虏，就让他自己来抓，”杜隆坦低吼道，“这里我说了算，这是我的决定。你有什么问题吗？”

德雷克塔尔环视四周，拽着杜隆坦走开以免被别人听到。“我有问题，”他嘶声说道，“你听到他所说的了！他竟敢声称先祖之魂就像——就像飞蛾扑

火一样被吸引到他的神身边！他竟敢如此傲慢！耐奥祖说得对，他们必须被铲除！这是我们收到的命令！”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迟早会铲除他们的，”杜隆坦说，“不过不是今晚，德雷克塔尔。不是今晚。”

维伦和他们的随从们慢慢走过露水沾湿的草甸，走过泰罗卡森林中树木的高大剪影，走向离他们最近的城市。他的内心十分沉重。

两颗阿塔玛水晶如今落入了兽人手里。他并不怀疑杜隆坦所说的，他们的萨满们很快就能解开其中的奥秘。但他们还漏掉了一颗。

他们漏掉了一颗，因为这颗水晶不愿被找到。当兽人们搜索时，光线按照水晶的意愿发生了弯折，所以这颗紫色水晶使自己隐藏在了搜身的兽人眼前。他紧紧地握着水晶，将其贴近自己的胸口，感受着水晶的温暖慢慢渗入他苍老的血肉中。

他孤注一掷，结果失败了。这并非彻底失败；至少他和他的朋友们还活着，而且正在走向安全之所可以证明这一点。但他曾希望兽人们能够听进他的话，希望他们至少能陪他一同走进他们圣山的中心，一同见证一些并不会否定他们信仰的景象，这丝毫不会动摇他们的信仰，反而是他们信仰产生的源泉。

前景一片黯淡。当他走进兽人营地时，他留心注意了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兽人孩童们正在接受严酷的训练，他们精疲力竭，几乎要倒下。即使在这样的深夜，熔炉仍在运转。虽然他现在重获自由，但维伦明白今天所发生的事并不会改变即将发生的一切。兽人们，即使是最睿智沉稳的杜隆坦所领导的兽人们，也不仅仅是在为可能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十分确信战争一定会爆发。明天早上，当金黄色的太阳探出头来，她就能看到这场战争已无法挽回。

他紧握着贴在心口的水晶感受到了他的思绪，脉动了一下。维伦转向他的随从，悲伤地看着他们。

“我们无法劝说兽人不要走上这条道路，”他说，“因此，为了生存下来……我们也要走上战争之路。”

在遥远的地方，那个破碎的、即将死去的、尽可能平静地栖息在圣池深处的存在，那个被称作克乌雷的存在，发出了一声低沉而痛苦的哭号。

维伦猛地一惊，他认出了那个声音，深深地垂下了头。

霜狼氏族的兽人们听到那个声音，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纷纷转头看向沃舒古完美的三角形轮廓。

“先祖之魂生气了！”一名年轻的萨满叫道，“因为我们放走了维伦，他们生气了！”

杜隆坦摇了摇头。他应当斥责这个小子，而且如果明天还有人说这样的话，他就会这么做。但现在，他的心中充满悲伤。圣山中传来的声音，并非气愤的怒吼，那是一种怀着无尽忧伤的悲鸣。他不知先祖之魂究竟为何感到如此深切的哀痛，他的内心战栗不已。

第十一章

耐奥祖……古尔丹，我们种族的历史污点之中最黑暗的两个名字。但是，德雷克塔尔却告诉我，耐奥祖曾经为人们所景仰，甚至深受爱戴，而且他作为整个种族的精神领袖，真正关心他的人民。我很难将这些词所描述的那个人与后来耐奥祖的样子联系起来，但我努力尝试了。我努力尝试，因为我希望理解他。

然而，虽然我尝试了，但我做不到。

“什么？”

耐奥祖愤怒的尖叫令他的学徒古尔丹禁不住为之瑟缩，但杜隆坦眼睛都没眨一下。

“我把先知维伦放走了。”霜狼氏族的酋长平静地说。

“给你的命令是抓住他和其他的俘虏！”每说出一个词，耐奥祖的语调就提高一分。这个命令这么明确，这么简单。杜隆坦在想什么？就这么把这个大好机会像对待啃剩的骨头一样随意扔掉！他们本来能从维伦身上榨出多少情报啊！有他在兽人手里，他们对付德莱尼人的时候本来可以有多大的优势啊！

但是一想到基尔加丹会对此作何反应，那压倒一切的恐惧就让这些念头显得微不足道起来。当他得知他们没能俘虏维伦时他会怎么做？耐奥祖告诉他这个计划时，那个美丽的存在看起来十分满意。为自己的机智而自豪地沾沾自喜的耐奥祖认为胜利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他甚至斗胆提出将维伦奉上，作为给基尔加丹的献礼。现在会发生什么呢？萨满意识到，对于给基尔加丹带去令他失望的消息这件事，自己感到的不是懊恼，而是恐惧。

“你让我去俘虏他们，我也确实俘虏了他们，”杜隆坦回答，“但是俘虏一名自愿被俘虏的人毫无荣耀可言。你希望我们团结为一个强大的种族，而非各个孤立的氏族，而如果没有一个不可侵犯的荣誉准则，这就无法实现，因此——”

杜隆坦继续用他低沉粗哑的声音解释着，但耐奥祖已无心再听。就在那时，那一瞬间，耐奥祖顿悟到基尔加丹可能并不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善良慷

慨的灵魂。杜隆坦全神贯注、滔滔不绝地解释着自己的决定，并没有意识到萨满的注意力转开了。但耐奥祖感觉到了古尔丹的视线，古尔丹觉察到了他的老师第一次出现怀疑的苗头，另一股恐惧涌上他的心头。

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怎么做对我的人民才是最好的？

鲁尔坎为什么再也不曾出现在我面前？

他眨了眨眼回过神来，这才意识到杜隆坦已经说完了。霜狼氏族高大的酋长正专注地看着耐奥祖，等着萨满开口。

他应该怎么处理才是最好的？杜隆坦在各氏族之间评价颇高。如果耐奥祖因为杜隆坦的决定而处罚他，会有许多人对霜狼氏族表示同情，而这将导致耐奥祖努力打造那个统一的兽人种族……统一的部落之间产生裂痕。另一方面，如果他容忍了杜隆坦的举动，这对那些热烈拥护他，赞同德莱尼必须去死的支持者们将会是沉重而耻辱的打击。

他无法抉择，只能瞪着杜隆坦，杜隆坦微微皱起了眉头。

“老师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古尔丹圆滑的声音传来。杜隆坦和耐奥祖都转头看着年轻的萨满。“你违背了你的精神领袖给你的直接命令。回你的营帐去吧，加拉德之子杜隆坦。我的老师稍后将送信给你，告知他的裁决。”

杜隆坦再次看向耐奥祖，宽阔的脸上毫不掩饰对古尔丹的厌恶。耐奥祖打起精神，站了起来，这次他终于想到了自己要说的话。

“滚吧，杜隆坦。你令我失望。更严重的是，你也令那个曾赐予我们如此恩惠的存在失望了。你很快就会得知我的决定。”

杜隆坦鞠了个躬，但没有立即离开，“但我还是给你带来了些东西。”他将一个小袋子递给耐奥祖。耐奥祖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心中无比希望杜隆坦和古尔丹都将他的颤抖视作愤怒，而非恐惧。

“这是我们在俘虏身上搜到的，”杜隆坦继续说道，“我们氏族的萨满相信它们可能具有可以用来对抗德莱尼人的力量。”

他顿了一下，似乎在等着耐奥祖说些什么。他们沉默着，气氛逐渐变得尴尬起来，他再次鞠躬离开了。师徒二人许久没有说话。

“请原谅我刚才出言打断，老师。我看到您气得说不出话，担心那个霜狼小子会把您的愤怒认为是犹豫。”

耐奥祖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古尔丹的言论听起来发自内心，他的表情看起来也十分真诚，但是——

过去的耐奥祖会将他的怀疑向他的学徒坦白。他信任他，而且已经训练了他多年。但是现在，此时此刻，虽然耐奥祖的内心仿佛飘忽不定的风一样左右为难，但是耐奥祖明白一点，他不想让古尔丹看到他身上的弱点。

“我当时的确满心愤怒，”耐奥祖决定撒谎，“如果荣誉会伤害你的人民，那就毫无意义。”

他意识到自己正抓着杜隆坦送来的小袋，古尔丹正如饥似渴地瞪着它。

“杜隆坦向您献上了什么，来平息您对他的怒火？”古尔丹问道。

耐奥祖带着高高在上的神气看着他，“我会亲自查看，然后将其与基尔加丹大人分享，学徒。”他冷冷地说道，既想观察古尔丹的反应，却又害怕看到。

一瞬间，恼怒在古尔丹脸上一闪而过，然后年轻的兽人深鞠一躬懊悔地说：“当然，老师。请原谅我的唐突，我居然希望——我只是因为好奇而已，我只是想看看霜狼氏族的酋长有没有献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耐奥祖感到些许安慰。古尔丹已经出色地侍奉了他多年，而且当他大限到来时会继承他的衣钵。是他自己多虑了。

“当然，”耐奥祖的声音柔和了一些，“如果我有任何发现，我也会告诉你。无论怎么说，你也是我的学徒，不是吗？”

古尔丹脸上一亮。“我凡事只为侍奉您，老师。”他看上去高兴了些，再次鞠躬离开，只留下耐奥祖一个人。

耐奥祖重重地坐在铺床的毛皮上。他把那个袋子放在腿上，向先祖之魂祷告着，如果霜狼氏族的酋长杜隆坦没能送来德莱尼人的领袖，起码能拿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他深呼吸，打开袋子，然后倒抽了一口凉气。柔软的皮革包裹着的是两颗闪闪发光的宝石。耐奥祖小心翼翼地伸手触碰红色的宝石，不由得又吸了一口气。

能量、兴奋，还有一股力量在他体内流动。虽然他已经多年不曾需要武器，但他的手渴望着握住一把武器，并且挥动它。耐奥祖心有所感，明白只要自己带着这颗水晶，必定能够命中目标。对兽人来说这真是一份大礼，他一定要好好研究怎样能让这颗宝石中蕴含着的鲜红而火热的战斗激情为他所用。

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松开了那颗红色水晶。他再次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也让自己头脑清醒。

接下来是那颗黄色水晶。

耐奥祖握住了水晶，这次他对自己会有的感觉略有所料。他又一次感受到了水晶散发出的温暖，和其中的力量。但这次并非激动，并非急切的渴望。握着黄色水晶时，他感到灵台明澈，他感到自己这一生仿佛一直都在迷雾缭绕的谷底观察一切。他无法用语言形容这种感觉，但一切都显得更加纯粹、更加清晰、更加精确。事实上，他的感觉变得如此敏锐而清晰，他意识到这样彻底地敞开心灵甚至令他感到痛苦。

他放开水晶，让水晶落回到他的大腿上，那种如同刀刃般锋利的敏锐感觉消失了。

耐奥祖微笑起来。如果他没能把维伦本人献给基尔加丹，至少他还能奉上这些珍宝来取悦那个伟大的存在。

基尔加丹勃然大怒。

耐奥祖在基尔加丹怒火下颤抖着，身体紧紧贴着地面喃喃乞求，“请原谅我……”他紧闭双眼，等待着他从未经历过的痛苦贯穿他的身体，但基尔加丹的怒火突然停息了。

耐奥祖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一眼他的恩主。基尔加丹已经恢复了安详、沉着与镇定，周身沐浴在光芒中。

“我很……失望。”美丽者低语道，他把重心从一只蹄子移到另一边，“但我明白两件事。首先，应当为这件事负责的是霜狼氏族的酋长；其次，你永远不能再信任他，不能再让他执行任何重要的任务。”

突如其来的宽慰令耐奥祖几乎晕倒，“当然，主人。我绝不会再让他执行这样的任务了。还有……我们为您找到了这些水晶。”

“这些水晶对我毫无意义，”基尔加丹说，耐奥祖不禁瑟缩了一下，“但我想它们在你的种族碾碎德莱尼的战争中也许会派上用场。那是你的战争，不是吗？”

恐惧再次紧紧攒住了耐奥祖的心。“当然，我的主人！这是先祖之魂的意愿。”

基尔加丹注视了他片刻，光彩夺目的双眼中火光闪动。“那是我的意愿。”他简单地说，耐奥祖狂乱地点头。

“当然，当然，那是您的意愿，我一切服从于您。”

基尔加丹点了点头，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然后他离开了，耐奥祖倒在地上，抬手抹着自己因为恐惧的汗水而变得湿滑的脸庞。

他的眼角看到什么白色的东西一闪而过。古尔丹看到了这一切。

这次进攻我们已经规划了一段时间，昨天晚上，趁着苍白女士不在天空中闪耀，我们的军队降临在那个睡梦中的小镇。我们没有留下任何活口，即使是我们找到的少数几个孩童。他们的物资——食物、铠甲、武器，还有一些我们完全不了解因此刻意避开的物件——战利品由两个氏族瓜分。德莱尼人蓝色而黏稠的血液现在在我们脸上逐渐干涸，我们正在跳舞庆祝。

信件上还有更多内容，但耐奥祖没有读下去，他也不需要读下去了。也许细节上有所差别，但是这些信件的内容都大同小异。一次成功的突袭，杀戮的荣耀，鲜血飞溅的景象。耐奥祖看着他今早收到的一摞信件——七封。

每一个月过去，即使是在漫长而严酷的冬季，兽人们都对猎杀德莱尼愈发擅长，每一次胜利都让他们对他们的敌人更加了解。杜隆坦交给耐奥祖的那些宝石被证明的确价值非凡。耐奥祖一开始独自使用两块水晶，随后其他萨满也加入其中。他们将红色水晶称为愤怒之心，他们发现只要带队的指挥者带着这颗水晶，不但能够加强他自己作战时的力量与技巧，他麾下的所有战士都能从中受益。每到新月的时候，这块石头就在各部族之间传递，所有氏族都对此渴望不已。虽然耐奥祖明白，没人胆敢盗取这颗水晶，将之据为己有。

他将第二颗宝石称作璀璨之辰。他发现当一名萨满带着这颗宝石时，就能够在集中与洞察方面得到极大的提高。愤怒之心能够激发情绪，而璀璨之辰则安抚人心。在璀璨之辰影响下，人们的思维更加敏捷而精准，也更加专注。他们因此能使用强大的魔法，而且能够进行精妙的操纵……这是让兽人们赢得胜利的另一要素。讽刺的是，他们是在用德莱尼人的魔法对抗德莱尼人自己，这进一步鼓舞了兽人们的士气。

但是这一切都没能让耐奥祖感到愉悦。他在与杜隆坦对话时心中闪过的一丝疑虑现在正动摇着他的内心。他竭力克制住怀疑，害怕基尔加丹也许能够读取他的思想。但这些疑虑挥之不去，仿佛尸体里的蛆虫，无论在梦中和清醒时都烦扰着他的意识。基尔加丹看上去与德莱尼十分相似。有没有可能他们其实是一样的？而他耐奥祖，是否其实是在某种内战中被利用了？

一天夜里，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便静静地起身穿衣，唤醒了他的座狼逐星。逐星伸了个懒腰，困倦地冲他眨眼。

“来吧，我的朋友。”耐奥祖跨上巨狼背部，慈爱地说。他以前从未骑狼前往圣山，他总是按照传统步行前往。但他必须在别人发现之前回来，他也确

信他此次使命的紧急会让先祖们因此减轻这次冒犯的罪责。

已是临近开春，科什哈格节即将到来，但寒风刮得耐奥祖的鼻子和耳朵生疼，让他觉得春天还很遥远。他俯下身子，尽量躲避着寒风和突然飘落的雪花，为座狼身上的温暖感激不已。

座狼穿过雪堆前进，脚步算不上快但十分稳健。最终，耐奥祖抬头看到了灵魂之山完美的三角形轮廓，心里一块大石落地。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他真心感觉到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逐星不擅长攀援，所以耐奥祖命令它“留下”时，它在雪堆上刨了个坑蜷在里面。耐奥祖估计自己只需要几个小时，因此他立刻开始登山。他觉得自己的身手已经多年不曾这样灵活，他带着的水袋令他的行囊沉重地下坠，但他的心中充满了期待。

他早就该这么做了。他早该直接来到智慧之源，就像他之前的萨满曾做过的那样。他不知道自己之前为何从未考虑到这一点。

最终他来到了洞穴入口，他在那个完美的椭圆山洞前停下了。虽然心里焦急地希望见到先祖之魂，但他明白必须遵守仪式的传统。他点燃身上带着的干草束，让香甜的烟气安抚与净化他的思绪。然后他向前迈步，低声念出一句咒文点燃了沿途排列的火炬。耐奥祖在这条路上走过许多次，多到他自己都不记得次数了。光滑的道路旋转向下，耐奥祖走进黑暗之中，心脏由于希望而狂跳不止。

他似乎花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才注意到周围逐渐变亮。耐奥祖走进洞穴，觉得不知为何圣池中发出的光芒似乎比过去黯淡了许多。这个想法令他不安。

他深深呼吸，暗自斥责自己。他把自己的恐惧带进了这个神圣的地方，仅此而已。他走近池子，从脖子上摘下水囊，然后倒空了其中装着的水。水花飞溅的轻柔声响是洞中仅有的声音，在洞穴中回荡。

耐奥祖完成了供奉，他坐在水边静静等待，注视着微光粼粼的深处。

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并未惊慌。有时先祖之魂并不急于回应。

但是随着时间逝去，不安开始在他的心头涌动。他挪动身子，大声呼喊。

“先祖们……挚爱的亡者们，我，耐奥祖，影月氏族的萨满，你们后代的领袖，前来寻求……不，祈求智慧。我——我迷失了道路，无法得到你们的指引。虽然我们作为一个种族团结了起来，正在变强，但这个时代黑暗而令人恐

惧。我质疑我所走上的道路，我寻求你们的指引。我祈求你们，如果你们曾经爱过或者关心过那些追寻你们足迹的人，请现在就向我现身，给我谏言，让我能够正确地引领他们。”

他的声音颤抖不已。他明白自己听起来迷茫而可悲，有那么一瞬，顽固的自尊让他羞红了脸，但那种感觉立刻被驱散了。因为他明白自己的确关心他的人民，他希望为了他们做正确的事，但此时此刻他不知道何为正确的事。

池水开始发光。耐奥祖急切地靠上前去，他的双眼扫视水面，他看到一张脸回望着他。

“鲁尔坎。”他松了一口气。一时间眼泪突然涌出，仁慈地模糊了她的影像。他眨了眨眼，当他看清她眼中的神情时，心头一阵抽痛。

那双眼中充满仇恨。

耐奥祖仿佛被击中一般向后退去。更多的脸庞浮现在水中，全都带着相同的表情。他的胃部一阵翻涌，大喊起来：“我祈求你们！帮帮我！赐予我你们的智慧，让我能够重获你们的青睐！”

鲁尔坎冷酷的表情似乎柔和了一些，她带着一丝怜悯开口说：“你什么也做不到，现在不可能，一百年以后也不可能得到我们的青睐。你不是你人民的拯救者，而是他们的背叛者。”

“不！”他尖叫，“不，请告诉我该做什么，我一定照办。现在还不算太迟，现在一定还不太迟——”

“你不够坚强，”另一个声音隆隆地说，这是一名男子的声音，“如果你足够坚强，就不会在这条路上走这么远；你就不会这么轻信，被欺骗去服从于那个人的意志，他对我们的人民没有丝毫爱护之情。”

“但是——我不明白，”耐奥祖喃喃地说，“鲁尔坎，是你曾经在我面前现身！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是你，格雷克沙尔，是你给我的建议！基尔加丹是你们让我接受的人！所有兽人的伟大盟友！”

她对此的回应是一言不发，她也没必要再说什么了。当这些话脱口而出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被多么严重地误导了。

先祖之魂们从来不曾降临于他。这些全都是基尔加丹策划的诡计，不管他是谁，是什么。他们现在不相信耐奥祖是他活该。一个会被如此轻易欺骗的萨满，不可能再有人信任他，信任他能够纠正一切。一切都是谎言、欺骗与操纵织成的精妙蛛网，而他耐奥祖，就像第一个撞上去的愚蠢昆虫，被困其中，无力挣脱。

已经有近一百名德莱尼人死去了，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也无法再请求先祖之魂的帮助。他已经无法相信他梦中的幻象，他只知道它们大多是谎言。最糟糕的是，他已经把他的人民送入了那个人的手中，那个人虽然外表美丽，甜言蜜语，但其实他那虚伪的心中毫不在意他们这个种族的利益。

他望进他挚爱的亡灵双眼中，但她转身离开。一个接一个，水中倒映着的无数脸庞随她离去。

耐奥祖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惊恐地颤抖不已。他无论做什么都已无法挽回。他只能在基尔加丹为他精心设计的道路上走下去，向那些已不会再聆听他话语的先祖之魂们祈祷，祈祷着也许以某种形式，一切将会好转。他把脸埋在自己手中，抽泣起来。

古尔丹蹲伏在隧道转角处的黑暗里，他听见了他老师的啜泣声，露出了一个微笑。

基尔加丹会喜欢这个情报的。

第十二章

我们都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这与我们的种族无关。有时弱点其实是一种尚未表现出来的力量，有时弱点则会导致我们彻底毁灭，而有的时候两者皆有。智者了解他的缺点，而且会从中吸取教训；而愚蠢的人则会任由他的弱点控制并毁灭他。

但有时，智者也是愚蠢的。

耐奥祖骑在逐星背上，返回自己氏族的领地，刺骨的寒冷使他不禁怀疑他埋在厚厚的黑色毛皮里的那双手是否还能张开。他心中希望黑夜不如就这么把他吞没。在得知他对他的人民们犯下了怎样的罪过之后，他怎么还有脸回到他们中间？但另一方面，他又怎能就此逃走——而且他要逃往何处才能不被基尔加丹找到呢？他苦涩地希望自己能有勇气把他时刻带在身边的仪式匕首刺入自己的心脏，但他明白自己做不到。兽人们认为自杀毫无荣誉可言，那只是对他所面临的问题的懦弱回应。如果他屈从于诱惑，采用这种方法来逃避他面对的恐惧，他在死后将无法以灵魂的形式继续存在。

他可以继续假装对一切毫不怀疑，甚至也许还能继续小心地侍奉基尔加丹。除了他强大的力量之外，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这位他们称作“美丽者”的存在具有读心的能力。这个想法令耐奥祖振作了一些。是的……他可以减弱这个外来者将会带给他的人民的伤害，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服务于他的人民。

黎明之前，耐奥祖跌跌撞撞地走进自己的帐篷。他身心俱疲，期望着一头倒在毛皮上睡去，以忘记——至少忘却一小会儿——他自己带来的痛苦。

但他看到的却是一道几乎令他目眩的明亮光芒，令他跪倒在地。

“那么你要背叛我了？”那个美丽的存在说。

耐奥祖抬起双手，徒劳地在那可怖的光芒前遮住自己的双眼。他的胃中一阵翻滚，他担心自己会因为恐惧而呕吐出来。光芒稍稍黯淡了一些，他垂下双手，看到他的学徒站在基尔加丹身边，脸上带着阴险的窃笑。

“古尔丹，”耐奥祖无力地低语，“你都做了什么？”

“我向基尔加丹大人揭发了一只老鼠，”古尔丹平静地说，他脸上一直挂着那可怖的笑容，“而基尔加丹大人将决定如何处理胆敢违抗他的害虫。”

古尔丹的肩头还带着雪花。迟钝的耐奥祖现在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显然是他的学徒，由于对权力的渴求——耐奥祖对这么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已经多久了？——跟踪了他，听到了先祖之魂所说的话。古尔丹在听过和耐奥祖同样的话之后，还愿意依附于基尔加丹？一瞬间，耐奥祖的恐惧与自私消散了，他只对一名兽人竟然如此堕落而感到惋惜。

“我很痛心，”基尔加丹说，耐奥祖惊愕地看着他，“我选择了你，耐奥祖。我赐予了你我的力量，我向你展示了如何使你的种族进步，并且确保他们绝不会在这个世界屈居人下。”

耐奥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你欺骗了我，你让我看到了虚假的幻象，你诋毁了先祖之魂和他们所代表的传统。我不知道你这么做的目的，但我知道绝不是因为对我的人民的热爱。”

“但他们却因此而繁荣昌盛。他们现在团结统一，这是数百年来的第一次。”

“团结在一个谎言之下。”耐奥祖说。他为自己的叛逆而一阵飘然，这感觉不错。也许如果他继续反驳，基尔加丹会失去对他的耐心并杀死他，这样耐奥祖的难题就解决了。

但基尔加丹并未如耐奥祖所愿，向他报以致命的怒火。相反，他长叹一声，摇了摇头，仿佛是对孩子感到失望的父母。

“但你还可以重获我的欢心，耐奥祖，”基尔加丹说，“我有个任务要派给你，如果你能够完成，你这次的信仰缺失就可以一笔勾销。”

耐奥祖动了动嘴，他想再次高喊出叛逆之语，但这次他没有把那些话说出口。他意识到时机已过。他并不想死，就像所有理智的生物那样，所以他保持了沉默。

“霜狼氏族的酋长做的那些事令我烦扰，”基尔加丹继续说，“尤其是他不是唯一对正在发生的事抱有微词的人。还有其他人——毁灭之锤的持有者，刃风氏族和红步氏族的一小撮人。只有那些无关紧要的家伙出言反对是一回事，但如果反对者人数多起来就不一样了。我的计划必须万无一失，因此我要确保他们服从于我。”

“光是让他们宣誓效忠还远远不够。”基尔加丹接着说。他沉思着，用一只长长的红色手指轻敲脸颊，“太多人热衷于更改‘荣誉’和‘誓言’的定义了。我们必须……确保他们的合作，现在与我们合作，永远与我们合作。”

古尔丹的小眼睛闪烁着：“伟主，您的建议是？”

基尔加丹向古尔丹微笑。耐奥祖已经能看出他们之间形成的纽带——他能看出基尔加丹和古尔丹是多么相似，而耐奥祖从来不曾如此。基尔加丹曾不得不使用诱人的谎言与骗局将耐奥祖引到他的计划中来，而对古尔丹他可以直接下令。

“有这么一个办法，”基尔加丹对两人说，“有一个办法能确保他们永远与我们束缚在一起，永远对我们忠诚。”

耐奥祖本以为在先祖之魂向他揭示真相之后他已经习惯了恐惧，但听到基尔加丹简述计划纲要时，他发现自己竟然还能感受到更加剧烈的惊骇。永远的束缚。永远忠诚。

永恒的奴役。

他抬头看着基尔加丹炽热的双眼，想说的话没说出来。他明白，自己只要点头就行了，但他无法让自己这么做。他没有点头，只是呆立着瞪视基尔加丹，仿佛毒蛇面前的一只小鸟。

基尔加丹发出一声长叹，“那么，你要拒绝这个赎罪的机会？”

耐奥祖听到基尔加丹的话，仿佛身上的魔咒被驱散了。卡在他嗓子里的话脱口而出，虽然他知道这将意味着他的毁灭，但萨满并不打算停下。

“我绝对不会让我的人民被毁灭，让他们陷入被永远奴役的生活！”他高声大喊。

基尔加丹点了点硕大的头颅，“这是你的选择。你同时也选择了它的后果。我告诉你，萨满，你的选择什么都没有改变。我的意愿仍将得到实现，你的人民仍将变为奴隶，但你将不会继续受到我的宠爱并领导他们，而将被迫成为一名无能的旁观者。我认为那会比简单地杀掉你有趣得多。”

耐奥祖张开嘴巴想说些什么，但他无法出声。基尔加丹眯起了巨大的双眼，耐奥祖甚至动弹不得。即使在他胸腔里狂野地搏动着的心脏，也是在遵从基尔加丹的意愿而跳动，他也明白这一点。

他怎么会这么愚蠢而轻信？他怎么会没能看穿那些谎言？

他怎么会把这个……这个怪物送来的幻象误认为他挚爱伴侣的灵魂？泪水充盈了他的双眼，沿着他的脸颊流下，而他明白这只是因为基尔加丹允许。

基尔加丹向他微笑，然后慢慢地刻意将他的注意转向古尔丹。耐奥祖意识到，自己从来不曾带着古尔丹脸上那种仿佛渴望得到赞赏的饥饿狗崽的表情面对基尔加丹，即使他现在处于这种境地，他心中感受到了一丝宽慰。

“没必要用美丽的谎言来引诱你，是吧，我的新傀儡。”基尔加丹近乎亲切地对古尔丹说，“你不会在真相面前退缩。”

“我确实不会，吾主。我活着就是为了供您驱使。”

基尔加丹吃吃地笑了起来，“我开诚布公的时候，你也得说实话。你活着是为了权力。你追求权力，你渴望权力。而在过去数月里，你的能力已经增长到了我能够加以利用的地步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崇拜或者尊敬，而是各取所需互相利用而已。但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关系很可能持续下去。”

古尔丹的脸上种种表情变换闪过，他似乎不知道该如何作答。耐奥祖看着他曾经的学徒困窘不已，感到一丝愉悦。

“如……您所愿。”古尔丹最终结结巴巴地说，但又立刻更加坚定地说，“请告诉我您要我做什么，我发誓一定完成。”

“毫无疑问，你一定意识到了我希望铲除德莱尼人。我这么做的原因与你无关，你只需要知道这是我的意愿。迄今为止兽人做得不错，但他们还能做得更好。他们应当做得更好。出色的战士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器，所以，古尔丹，我将赐予你和你的人民一件你们从未想过的武器。这要花上一些时间；你必须学会使用这件武器，然后你就可以将它传授给其他人了。你愿意吗，准备好了吗？”

古尔丹的双眼闪闪发光，“开始吧，伟大光辉的存在，您将看到我是一名多么聪明的学生。”

基尔加丹放声大笑。

杜隆坦浑身沾满鲜血，其中大多是他自己的。出了什么问题？

一切都照常进行。他们发现了一支狩猎队，他们发起突袭，率先进攻，等着萨满使用他们的魔法攻击德莱尼人。

但萨满们的魔法并没有施放出来。相反，霜狼氏族的战士们一个又一个地倒在了德莱尼人闪亮的剑刃与蓝白色的魔法之下。杜隆坦奋力厮杀求生，他突然看到德雷克塔尔正在绝望地与敌人格斗，但用的仅仅是他的法杖。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萨满们没有支援他们？德雷克塔尔在想什么？他挥舞起法杖来还不如一个孩子——他为什么不施展他的法术？

德莱尼人凶猛地战斗，牢牢抓住这个因萨满们意外缺席给他们带来的机会。他们步步紧逼，杜隆坦从未见过他们如此猛烈的攻势，他们眼中闪烁着光芒，似乎因为第一次感到胜利将至。草地因为沾满鲜血而变得湿滑，杜隆坦脚下一滑，摔倒在地，而他的对手举起了剑。

那么就是此刻，他将光荣地战死。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场光荣的战斗。出于本能，他举起了战斧试图格挡即将到来的一击，虽然他手臂上铠甲的连接处已经被深深地砍了一刀，令他的手颤抖不已。他抬头看着那个将要杀死他的人的双眼。

他认出来那是瑞斯塔兰。

就在那一瞬间，德莱尼守卫队长明亮的蓝色眼睛也瞪大了，他认出了杜隆坦，止住了他的劈砍。杜隆坦大口喘着气，试图聚集力量继续战斗。瑞斯塔兰用鸟鸣般的音调说了几句话，所有的德莱尼人都停下了几乎已经挥出的攻击。

杜隆坦站起身时，意识到还活着的霜狼战士已经所剩无几。战斗再持续一会儿，德莱尼人就会把他们彻底消灭，而他们自己只会有两三名伤者。

瑞斯塔兰转身面向杜隆坦，他丑陋的脸上各种各样的表情混杂碰撞：怜悯、厌恶、惋惜、坚定。“由于你对我们先知所做出的怜悯与荣誉之举，加拉德之子杜隆坦，你和你氏族的幸存者将免于一死。治疗你们的伤口，回家去吧。但不要指望下次我们还会对你心慈手软。我们两不相欠了。”

杜隆坦醉汉一般摇晃着，鲜血从他深深的伤口里涌出。他纯粹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强迫自己站着，看着德莱尼人转身消失在了地平线彼端。当德莱尼人走出视线时，他的双腿再也支撑不住，跪倒在地。他有几根肋骨破裂或者折断了，每吸一口气都如同被刺穿一样疼痛。

“杜隆坦！”

是德拉卡。她也受了重伤，但她的声音十分坚强。杜隆坦心中涌过一阵宽慰。感谢先祖，她还活着。

德雷克塔尔赶到他的身边，将手按在他的心脏上，喃喃低语。暖流拂过杜隆坦，他的疼痛消退了。他深吸一口气打起精神。

“至少它们还允许我治疗。”德雷克塔尔轻声说道，杜隆坦几乎无法确定他听到了这些话。

“去治疗其他人，然后我们得谈谈。”杜隆坦说。德雷克塔尔点了点头，不敢直视酋长的双眼。他和他的萨满们匆忙地用法术治疗他们能够治疗的伤

口，又用药膏和绷带对他们无法治疗的伤口进行了处理。杜隆坦身上还带着伤，但生命无虞，也去帮助萨满们。

杜隆坦做完了能做的一切，站起身来扫视四周。超过十五具尸体倒在青草之上，正在变得僵硬，其中包括他的副手洛卡尔。杜隆坦目瞪口呆，他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

他只能带着仅剩的几个人，带着那些阵亡者回到他们的领地。阵亡者将会在火堆上火化，他们的躯体将被付与烈焰，他们的骨灰将被撒向空中，被流水和土地吸收。他们的灵魂将前往沃舒古，而萨满们将与他们商讨那些头等大事。

他们会吗？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现在是时候去找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了。

对这些无谓的牺牲的愤怒突然淹没了他。虽然先祖之魂曾告诉过他那些话，但他心中一直有什么在对他低语，说这场对德莱尼人的攻击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转向德雷克塔尔，低沉地咆哮着，这个比他瘦小的兽人正坐着大口喝水，他一把抓住德雷克塔尔，把后者拽了起来。

“这是屠杀！”杜隆坦大喊，狂怒地摇晃着他，“十五个族人就这么死在我们面前！大地畅饮他们的鲜血，而我根本没看到你或者任何其他萨满用你们的法术战斗！”

德雷克塔尔一时间说不出话来。霜狼氏族的每一个人都看着他们的对峙，草甸上一片死寂。然后德雷克塔尔用微弱的声音回答，“那些元素之灵——它们这次不愿前来。”

杜隆坦眯起了双眼。他仍然紧紧攥着德雷克塔尔的皮背心的前襟，追问这个瞪大眼睛沉默着的萨满，“是真的吗？元素之灵不愿在战斗中帮助我们？”

萨满点点头，看上去震惊而无力。有人用颤抖的声音说：“是真的，伟大的酋长。我逐个向所有元素之灵发出了请求。它们说……它们说这有违于平衡，它们将不再允许我们使用它们的力量。”

杜隆坦的惊愕被一声愤怒的嘶声打断了。他转过头去，看到了满面怒容的德拉卡。“这不仅仅是个信号！这是它们在呼喊，这是一声战吼，警告我们做错了！”

杜隆坦慢慢地点了点头，他正试图理解刚刚发生的一切。如果不是瑞斯塔兰对他的仁慈，他和这支作战小队幸存的每一名成员现在都会倒在地上，尸体慢慢变凉。元素拒绝给予帮助，它们谴责萨满对它们的请求。

杜隆坦深深地吸了口气，摇了摇头，仿佛想要甩开那些黑暗的念头。“让我们尽快把伤员送回家。然后……然后我会送出消息。如果我所担忧的是事实——因为我们对德莱尼的所作所为而被元素之灵疏远的不仅仅是霜狼氏族的萨满——那我们必须去当面质问耐奥祖。”

第十三章

我们怎么竟然没有意识到？要将我们的堕落归咎于擅长魅惑的基尔加丹，或者软弱的耐奥祖，抑或是渴望力量的古尔丹是很容易的。但当他们要求每个兽人将炎热说成冰凉，将甜美说成酸涩的时候，甚至当我们内心中的一切都在尖叫着反对那些言论的时候，我们仍然听从于他们。我并非亲历者，我说不出为什么。也许，我也会像被鞭笞的狗一样服从于他们。也许是因为那种恐惧是那么强烈，也许是对我们领袖的尊敬在我们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

也许。

或者，也许我能像我父亲和其他人那样，开始察觉到其中的些许破绽。我更愿意这么想。

黑手浓眉紧皱，向远处眺望。他看起来总是在皱眉，也许他确实总是在皱眉。

“我不清楚，古尔丹。”他粗着嗓门说。他伸出大手握住了他的剑柄，不安地摩挲着。

当古尔丹在十四天前要求与黑手会面，而且希望他带上他的氏族最有天分的萨满，同时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们此行的目的时，他同意了。相比耐奥祖，黑手总是更喜欢古尔丹，虽然他也说不出为什么。当古尔丹在一桌丰盛的筵席边与他一同坐下，向他解释着当下的情况时，黑手很高兴自己来了。现在他明白为何自己这么中意古尔丹了，这个曾经的学徒，现在的萨满大师，正像是黑手本人。他不需要理想，只着眼现实。他们都渴望权力、美食、华丽的盔甲，以及杀戮。

黑手是黑石氏族的酋长。他已达到了地位的巅峰，至少……至今为止。当各氏族们各自为战时，最高的荣誉就是领导自己的氏族。但现在……现在他们已经团结在了一起。现在黑手能看到贪婪在古尔丹的小眼睛中闪烁，他几乎能嗅到古尔丹身上散发出的饥渴，而他同样也有这种饥渴。

“耐奥祖是名备受尊敬与赞赏的顾问，”古尔丹嚼着果干，同时伸出一只爪子剔掉卡在他牙缝中的一块肉，“他十分睿智。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代替他领导兽人会是更好的选择，这已经定了。”

黑手粗野地咧嘴一笑。耐奥祖并不在场。

“而明智的领袖总是让自己身边环绕着可信的盟友，”古尔丹接着说，“那些强大而听命于他的盟友，那些会履行他们义务的盟友。而由于他们的忠诚，这些人将得到高度赞扬与丰厚奖赏。”

起初黑手对“听命”这个说法感到不悦，但当古尔丹提到“高度赞扬”和“丰富奖赏”时，他的神色稍有缓和。他扫视了一下他为古尔丹带来的八位萨满，他们围坐在不远之外的另一个火堆旁，正在接受古尔丹仆从们的服侍。他们看上去相当不满，但被特意安排得听不见他们的谈话。

黑手说：“你要求我带萨满过来，我想你已经知道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了？”

古尔丹叹了口气，伸手拿起一条塔布羊腿。他用力咬下一口，肉汁沿着他的脸颊流下。他随意擦了擦下巴，嚼了嚼吞了下去，然后做出了回答。

“是，我听说了。元素之灵不再听从他们的号令。”

黑手专注地盯着他，“有人开始念叨说这是因为我们做错了。”

“你也这么认为？”

黑手耸了耸宽阔的肩膀，“我不知道该怎么想。这是闻所未闻的。先祖之魂说着一件事，而元素之灵却并不赞同。”

他心中也怀着对先祖之魂日渐增长的疑虑，但他并没有说出来。黑手明白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傻瓜，但他宁愿让他们认为他只有粗壮手臂和强大的利剑。这会让他具有特别的优势。

古尔丹审视着他，黑手不知这位兽人的新精神领袖能否在他们的目光接触之中觉察到什么其他的意味。

“我们是个骄傲的种族，”古尔丹说，“有时要承认我们并非无所不知是痛苦的。基尔加丹和他统御的那些存在……啊，黑手，他们所保留的奥秘！他们所具有的力量——他们愿意与我们分享的力量！”

古尔丹的双眼因为兴奋而闪烁着，黑手的心跳开始加速。古尔丹凑上前来，继续用敬畏的语气说，“我们在他们看来仿佛无知的孩童，即使是你——即使是我。但他们愿意教授我们，与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力量。一种无需依赖于喜怒无常的空气之灵、大地之灵、火焰之灵与流水之灵的力量。”古尔丹做了个轻蔑的手势，“那种力量是弱小的，不可靠的。这种力量可能在战斗中途抛弃你们，使你孤立无援。”

黑手绷紧了脸，他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情况。他的萨满们带着惊恐尖叫着元素已不愿再帮助他们，而他的战士们只有为了夺取胜利而竭尽全力。

“我听着呢。”他低声吼道。

“想象一下，如果你率领的是一队能够控制他们的力量之源，而非需要祈求与探寻力量的萨满，你能取得的成就；”古尔丹接着说，“想象一下，如果这些萨满还能召唤为你们而战的仆从。这些仆从可以，比如可以让你的敌人在绝望的恐惧中逃走；像夏天吸食鲜血的蚊虫一样吸干他们的魔法；引开敌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法专注于战斗。”

黑手扬起一道浓眉，“如果有这样的条件，我想我几乎能够战无不胜。”

古尔丹点点头，咧嘴一笑，“没错。”

“但是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而非在你耳边许下的什么虚假诺言？”

古尔丹嘴咧得更大了，“因为，我的朋友……我已经亲身经历过了。而我将向你的萨满们传授我所知道的一切。”

“很好。”黑手粗哑地说。

“但这不是我能许诺给你的全部。还有那些战士——我知道有个办法，能使你和你所有的盟友更加强大、更加凶狠、更加致命。这一切都可以是我们的，只要我们索取的话。”

“我们？”

“我可不能继续把我的时间浪费在一旦氏族酋长们稍有怨言就去和他们逐个面谈上，”古尔丹自大地摆了摆手，“有的人同意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但还有那些反对我们的。”

“继续说。”黑手说。

但古尔丹没有说下去，至少没有立即说出口。他沉默着，整理着思路。黑手捡起一根树枝拨弄着火堆。他十分明白大多数兽人，甚至还有他的氏族成员，认为他鲁莽而冲动，但他明白耐心的价值。

“我设想建立两套兽人的领导机构。其中之一是个简单的议会，为整个兽人种族做出决策，其领导人是推举出来的，其事务的执行将向所有人公开；而另一个组织，则是这个议会的一个影子，隐藏行踪，密不告人，掌握实权，”古尔丹低声说，“这个……这个暗影议会将由认同我们的目标的兽人组成，而他们也愿意为之做出必要的牺牲。”

黑手点了点头，“是的……是的，我明白了。一个公开的领导机构……以及一个秘密的。”

古尔丹的嘴边慢慢浮起一丝笑容。黑手看了他一会儿，问道。

“那么我属于哪一个机构？”

“两者皆是，我的朋友。”古尔丹圆滑地回答，“你是天生的领袖，你具有魅力与力量，甚至你的敌人都知道你是一位战术大师。选你作为兽人的领袖顺理成章。”

黑手的双眼闪烁着。“我不做傀儡！”他低声吼道。

“当然不做，”古尔丹说，“所以我说你会同时加入两个机构。你将是这个新生的兽人群体，这个……部落的领袖，如果你愿意的话。但你同时也会加入暗影议会。如果我们不能彼此信任，我们就不能开展合作，不是吗？”

黑手盯着古尔丹精明闪烁的双眼笑了。他丝毫不信任这个萨满，而且他怀疑古尔丹也一样并不信任他。没关系，他们都渴望权力。黑手明白他并不具备能够驾驭古尔丹所渴求的那种力量所需要的天分和技巧，而古尔丹也不想要黑手所追求的权力。他们并非彼此竞争，而是互相合作；他们互利互惠，而非此长彼消。

黑手想到了他的家人——他的伴侣，乌鲁卡，他的两个儿子，雷德和麦姆，他的女儿格里赛达。当然，他并不会像杜隆坦宠爱他的伴侣德拉卡那样溺爱他们，但他也关心他们。他希望看到他的伴侣穿戴着珠宝首饰，他的孩子们因为是黑手的子女而受到尊敬。

他的眼角捕捉到了一丝动静。他转过身去，看到了耐奥祖。那个曾经手握大权但现在已遭废黜的萨满，正在从帐篷中溜出来。

“那他呢？”黑手问道。

古尔丹耸了耸肩，“他？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了。那个美丽的存在希望暂时留着他的小命。他似乎还对耐奥祖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他将继续做一名傀儡；兽人们对耐奥祖的爱戴实在是深入人心，我们不能现在对他弃之不理。但无须担心，他对我们不是威胁。”

“那些黑石萨满……你说过你会教授他们这种新的魔法？这种你自己已经学会的魔法？这能让他们所向披靡？”

“我会亲自训练他们，如果他们能够出色地掌握这种新技艺，我就让他们在我的新术士中位居首席。”

术士。所以这就是这种新的施法者的名字。这个词念起来很有意思。术士。而黑石术士们将是第一批被选中的。

“黑手，黑石氏族的酋长，你对我的提议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黑手慢慢地转向古尔丹，“我要说，部落万岁——暗影议会万岁。”

愤怒的人群出现在圣山脚下。杜隆坦给他信任的氏族发出了消息，并且收到回应确认元素的确回绝了他们的萨满。而来自噬骨氏族的一条消息尤其令人悲痛，他们的一支小队在与德莱尼作战时全军覆没，而其中的原因在几天之后当一名并未参战的萨满试图治疗一名生病儿童的时候才被发现。

现在他们来了，氏族首领们和他们的萨满们，他们前来与耐奥祖会面，并要求他作出解释。

耐奥祖出来迎接他们，他挥舞着双手要求他们静下来。

“我明白你们今天为何而来。”他说。杜隆坦皱起了眉头。耐奥祖离他这么远，他只能看到一个小点，但他却能清楚地听到耐奥祖的声音。他知道通常耐奥祖会请求微风传递他的话语，好让所有人都能听到他。然而，如果确实元素之灵们都拒绝了萨满，他又是怎么做到的？他和德拉卡对视了一眼，但两人都没出声。

“的确，元素们不再回应萨满们的请求。”耐奥祖接着说，但他的声音淹没在一片愤怒的喊声中。他向台下看了一会儿，杜隆坦紧紧盯着他。杜隆坦从未见过这位兽人的精神领袖如此虚弱，如此形容枯槁。毫无疑问，杜隆坦想。

过了一会儿，喊声平息了。聚拢起来的兽人们仍然怒气冲冲，但比起宣泄怒火，他们更想知道答案。

“你们中的一些人，在发现这一点之后，便认为我们所做的是错误的。但并非如此，我们所做的是在获取我们从未见识过的力量。我的学徒，高贵的古尔丹，已经掌握了这种力量。我让他来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耐奥祖转过身去，重重地倚在他的手杖上，走到一边。古尔丹向他的老师深鞠一躬，耐奥祖似乎并没有注意。他站着，两眼紧闭，看上去苍老而脆弱。

相反，杜隆坦从未见过古尔丹看上去如此神采飞扬。这个兽人身上有一种全新的能量，他的举止和说话的腔调中带着一种强烈的自信。

“诸位可能很难接受我将要告诉你们的一切，但我相信，当我的人民面对一个能够使我们变强的机会时，不会如此狭隘。”他的声音清晰而响亮，“正如我们惊讶而充满敬畏地发现，除了先祖之魂与元素之灵以外，还存在着其他

强大的存在，我们也发现了在与元素沟通之外其他驾驭法术的方式。这种能量并非以请求、恳求与乞求为基础……这种能量会因为我们足够强大而接受我们的要求出现。当这种能量出现时，我们还能够控制它。我们可以强迫这种能量服从于我们，屈从于我们的意志，而非让我们服从于它。”

古尔丹停顿了一下，环视着人群，让人们慢慢理解他所说的话。耐奥祖盯着德雷克塔尔。

“这有可能吗？”他询问他的朋友。

德雷克塔尔无助地耸了耸肩。他看起来被古尔丹的话彻底震惊了。“我不知道，”他说，“但我要告诉你，在那场战斗之后……杜隆坦，萨满们在做先祖之魂该干的事！元素之灵怎么能在那种情况下拒绝我们？而先祖之魂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他说话的时候语调变得苦涩，他仍为之感到震惊而羞愧。杜隆坦明白，这名萨满仿佛是一位自信地伸手去取他的战斧，却发现他的战斧在他手中化作了一缕青烟的战士——一把他信任的朋友赠予他的斧子，一把他曾经被要求过善加利用的斧子。

“是的，是的，我发现你们明白了我——那位将我们庇护于他羽翼下的美丽的存在所允诺的力量的价值。”古尔丹点着头说，“我已经向这位伟大的存在学习了，如同这几位高贵的萨满一样。”

他后退几步，几名穿着皮甲的萨满走上前来，杜隆坦从未见过花纹如此精美的护甲。

“他们都是黑石兽人。”德拉卡嘟囔着，她的眉毛皱成了一团。杜隆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所学的，”古尔丹接着说，“将被教授给每一位愿意接受指导的萨满。我再次向你们保证。现在请跟我到我们举办科什哈格节的空地上来，从我们有记忆起，科什哈格节就在这里举行了，我会让他们展示一下他们那些可怕的技能。”

杜隆坦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他也不能理解其中的原因。德拉卡注意到他突然面色苍白，立即安慰地握住了他的手。

“我的伴侣，怎么了？”当他俩和聚集在此的其他人一同向前走向科什哈格节仪式场所的路上时，她小声问道。

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用同样轻柔的声音说，“我只是……我只是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

德拉卡低哼一声，“我有这种感觉已经很久了。”

杜隆坦努力让自己面无表情，他承担着他氏族人民的幸福，他在耐奥祖，或者现在很可能是古尔丹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杜隆坦十分明白，如果两位萨满中的任何一位想要败坏他或者霜狼氏族的名声，现在可比过去要容易得多。由于现在各个氏族都明确地关注于他们的团结，如果霜狼氏族被流放或者以任一种方式脱离，都将意味着他们的挥别。杜隆坦并不喜欢当前情况的发展方向，但他能够抗议的也仅限于此。就他自己而言，他并无所谓，但他不能容忍他的氏族遭受苦难。

虽然他血脉贲张心跳加速，他仍然因为他的预感而颤抖不止。他飞快地向先祖之魂祷告了一句，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用智慧引领他的人民。

他们抵达了那片几代人曾经举办过科什哈格节的河谷。杜隆坦的脚踏上神圣的地面时，他感到自己微微放松了下来。无数回忆瞬间浮起，当回忆席卷他的脑海时，他露出了微笑。他回想起那个命运之夜，那一夜他和奥格瑞姆都决定将传统抛在脑后，去偷听那些大人们的谈话——以及他们听到这些谈话时有多失望。他现在有了更多智慧，他很确定他与奥格瑞姆，虽然当时认为自己很英勇，很可能并不是第一对这么做的伙伴，当然他们也不会是这么做的最后一对。

他还想起了他第一次看到将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姑娘的那一刻，他想起了自己在这片郁郁葱葱的田野中狩猎，想起了自己在火堆边随着在他血脉中脉动的鼓声起舞，还想起了自己向着月亮吟咏的情景。他想，只要他的人民还能拥有这些，一切就都还好。他不知怎么感到了一丝鼓舞，看向兽人们通常跳舞的地方。那里支起了一顶小帐篷，他想知道这顶帐篷是用来干什么的。

他和德拉卡在离帐篷几码远的地方停下了，他们猜那是展示的一部分。其他人也随他们停下。随着兽人们渐渐聚拢，阳光变得愈发明亮。杜隆坦发现今天来的大多是氏族酋长和他们的萨满，所以这里并不会像节日时那么拥挤。

古尔丹等着所有人都聚集过来，然后大步走向那顶帐篷。那些学会了这种神秘新魔法的萨满们紧随其后，他们的步履中都带着自信与骄傲。古尔丹在帐篷前停下了，招手示意几名黑石战士们过来，那些战士们踏前几步，立定待命。

正在此时，风向突然变了。一阵熟悉的味道飘进杜隆坦鼻中，他的眼睛突然瞪大。

德莱尼……

周围的交头接耳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唯一闻到这股气味的。这个时候，古尔丹对那几名战士点了点头，他们走进帐篷中，待了一小会儿。

八名手被紧紧绑住的德莱尼从帐篷中被带了出来。

他们的脸被打肿了，嘴里塞上了破布，鲜血沾满了他们的皮肤和所剩无几的衣物。杜隆坦瞪着他们。

“当黑石氏族利用我即将与你们分享的力量战斗时，他们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甚至还能抓到几名俘虏，”古尔丹自豪地说，“这些俘虏将帮助我向你们展示这些新的法术的力量。”

怒火在杜隆坦心头涌起。在兵刃相交时杀死一名敌人是一回事，屠杀无助的俘虏则是另一回事。他张开嘴，但是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臂阻止了他即将出口的话。他愤怒地抬头，直视着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冷静的灰色双眼。

“你早就知道。”杜隆坦嘶嘶地说，他的话只有他的老朋友能听到。

“小声点儿。”奥格瑞姆低声作出回答，同时扫视着四周看有没有人留意到他们。没人注意到他们，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古尔丹和那些德莱尼俘虏身上。“是的，我知道。当我们抓住那些德莱尼人的时候我就在现场。这种事就是这样的，杜隆坦。”

“这不是兽人的行事之道。”杜隆坦回答。

“现在是了，”奥格瑞姆说，“这令人悲伤，却是必要的。且无论如何，我并不认为我们会经常这样。我们的目的是杀死德莱尼人，而非折磨他们。”

杜隆坦瞪着他的老朋友。奥格瑞姆和他对视了一会，然后脸一红，转开了视线。杜隆坦感到自己的愤怒平息了一些。至少奥格瑞姆明白这是怎样的暴行，虽然他对此表示支持。但奥格瑞姆还能怎么做？他是黑手的副手，他宣誓效忠他的酋长。像杜隆坦一样，他也担负着对其他人不可逃避的责任。杜隆坦这辈子第一次希望自己只是个普通的氏族成员。

他低头看着他伴侣的双眼，她惊呆了，先盯着杜隆坦，然后盯着奥格瑞姆。然后，他看到悲伤与顺从在她脸上闪过，她低下了头。

“这些生物仅在此刻对我们有些价值。”古尔丹说着。虽然杜隆坦感觉自己的身体像铅坠一样，但他仍努力盯着古尔丹。“我们将利用他们来展示我们的新力量。”

古尔丹冲排在第一个的黑石萨满点点头，萨满向他深鞠一躬。那名女子看上去稍微有些紧张，她闭上眼睛集中注意力。一阵狂风般的声音灌进杜隆坦耳中。一个紫色的图案出现在她脚下，环绕着她，在她头上，一个紫色方块缓缓转动。突然，一个尖叫着的矮小怪物出现在她脚边。这个怪物雀跃着，眼中闪

着红光，它仿佛在笑着，露出细小但尖锐的牙齿。杜隆坦听到了人们的低语和恐惧的嘶声。

其他萨满紧随其后，召唤出了那些怪异的紫色圆圈与方块。怪物们仿佛凭空出现，有的是高大却没有形状的蓝紫色物体，不祥地飘在空中，其他一些生物则看上去还算好看，除了它们分岔的蹄子和蝙蝠似的翅膀。这些怪物们有大有小，但都站在或坐在召唤它们的人身边。

“当然，这些小宠物真不错，”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用他独特的嗓音说，语带讥讽，“但它们有什么用？”

古尔丹宽宏大量地笑着。“耐心点儿，地狱咆哮，”他的神色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傲慢，“这是一种力量，而非弱点。”

地狱咆哮的眉毛拧到了一起，但他保持了沉默。他和其他人一样好奇，杜隆坦想。黑手微笑着站在那里，仿佛一名骄傲的父亲，只有他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毫不惊讶。杜隆坦意识到黑手已经见证过那些刚刚接受过训练的萨满的力量，他见过那种力量，而且赞赏那种力量。

一名德莱尼被与其他德莱尼分开，推向前去。他的手仍然被绑着。他用蹄子趔趔趄趄地走了几步，然后站定了。他面色冷漠，只有缓缓挥动的尾巴显示了他的紧张。

第一位萨满上前一步，挥动双手轻声低语。她身边的矮小生物尖叫着上蹿下跳，突然爪中射出火焰，击中了那名不幸的德莱尼。与此同时，一团……黑暗……出现在萨满指尖，向着那名俘虏飞去。德莱尼人的蓝色血肉在那个矮小生物的攻击下变得焦黑，他只是因为疼痛而闷哼一声，而当那团暗影击中他时，他双膝跪倒在地，显然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那名萨满又低声念出了些什么，那名被折磨的德莱尼躯体上燃起了烈焰。那个德莱尼原本强忍着不发出声音，现在却因为痛苦的折磨而尖叫出声。他的哭号被他喉咙中塞着的东西阻隔了一些，但并没有被完全阻挡。他在地上抽搐翻滚，仿佛一条刚钓上的鱼一样挣扎着。最后他不动了，血肉烧焦的臭味弥漫在空气中。

有那么一会儿，四周一片沉寂。然后响起了一阵杜隆坦未曾料到的声音：因为看到一名被绑缚的敌人无助地被折磨致死而发出的赞赏与喜悦的大喊。

杜隆坦惊恐地看着这一切。又一名俘虏因为“展示目的”而被杀死了。一名萨满召唤出来的好看的仆从用皮鞭抽打着他，那名德莱尼被倾泻在他头上的火雨吓得呆若木鸡，黑暗接连不断地击打在他身上。第三名德莱尼被带上前来，他的魔法精华被一头看上去仿佛畸形恶狼的怪物用它背上长出来的触手彻底榨干。

杜隆坦心头涌起怒火，他看着蓝色的鲜血与灰烬沾满这片曾经神圣的土地，这片土地曾经，而且现在仍然肥沃富饶，虽然它的宁静祥和已经被粗暴地打破了。他曾经在这里跳舞，曾经在这里向着月亮歌唱，曾经与他童年时的伙伴一同密谋恶作剧，曾经在这里邂逅了他的挚爱。一代又一代的兽人们曾在这里庆祝他们的团结，这片土地是如此神圣，在这里爆发的一切争端都会被立刻劝止，冲突的双方会被要求和好或是离开。杜隆坦并非萨满，他无法感应到大地或者先祖之魂，但他无需感应到它们就能对它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卡舒尔宗母，这绝对并非您想要的。他想着。欢呼声充满他的耳中，鲜血与血肉烧焦的气味刺激着他的鼻子，更糟糕的是看着他的同胞们，甚至他自己氏族中的一些人，他看着他们因为敌人所遭受的痛苦与折磨而激动不已，那些敌人甚至冲他们吐吐沫都做不到。

他隐约感到自己的手隐隐作痛。他迷迷糊糊地低下头去，发现德拉卡正紧紧地攥着他的手，仿佛要折断他的骨头。

“为萨满欢呼！”有人高喊。

“不对！”古尔丹的声音传遍了欢呼的人群，“他们已经不再是萨满了。元素抛弃了他们——他们也不会再呼唤元素并祈求它们的帮助。看啊，这些拥有力量的人们，这些不惧怕使用这种力量的人们。看啊……他们是术士！”

杜隆坦把视线从与爱人紧紧相握的手上转开，投向圣山。圣山一如既往，庄严宁静地指向天空，山体侧面反射着阳光。杜隆坦想了很久，他不知道为何圣山还没有崩裂破碎，就像一颗智慧生物的心，被在它曾经令人平静的阴影中发生的种种暴行的恐惧所压倒。

那天夜里他们举行了好几场狂欢庆典。杜隆坦没有参加，也禁止他的氏族成员参加。霜狼氏族的萨满们顺从地坐在他们的小火堆旁，默默地吃着东西。德雷克塔尔问出了那个问题，杜隆坦知道这个问题出自每个萨满的内心。

“我的酋长，”德雷克塔尔低声问道，“您会允许我们学习术士之道吗？”

一阵漫长的沉默，夹杂着火堆发出的噼啪声响。终于，杜隆坦开口了。

“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否赞同今天我们对那些俘虏所做的事？”

德雷克塔尔似乎十分不安。“如果……我们能在公平的战斗中攻击他们会好一些。”他承认道，“但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证明了他们会在遭到攻击时反击，”杜隆坦反驳道，“他们只证明了这一点。”德雷克塔尔想要辩驳，但杜隆坦挥挥手让他安静。“我明白，这是先祖之魂的意愿，但我今天看到了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见到的景象。我看到那个我们种族不知多少年来和平相聚的圣地被那些甚至无法举手自卫的人们的鲜血所玷污。”

他看到人群外圈有些动静，又闻到了奥格瑞姆的气味。杜隆坦继续说了下去。

“这就发生在沃舒古的阴影下。那些今天屠杀德莱尼的人并非为了保护我们的世界免遭迫在眉睫的危机，他们屠杀这些俘虏只是为了炫耀他们的新……能力。”

奥格瑞姆轻咳一声，杜隆坦示意他走上前来。在场所有人都认识奥格瑞姆，作为大家熟悉而欢迎的常客，他在火堆边坐下了。

“奥格瑞姆，”德拉卡轻轻触碰着她这位朋友的手臂说道，“第一批……术士……是你们氏族的。你有什么想法？”

奥格瑞姆盯着火光，整理着思绪，他浓密的眉毛拧在了一起。“如果我们要和德莱尼战斗——即使你们霜狼氏族认为这并无必要——那么我们应当为了胜利而战。元素之灵已经抛弃了萨满们，这些元素总是喜怒无常、难以预测，它们绝不是最可靠的盟友。不像我们的朋友那么可靠。”

他看着杜隆坦微微一笑。虽然杜隆坦心中沉重无比，他也报之以微笑。

“这些新奇的生物，这些奇怪的能量——它们看起来更加可靠，而且威力更强。”

“但它们给人的感觉有点……”德拉卡的声音低了下去。德雷克塔尔立刻插了进来。

“德拉卡，我明白你的疑虑。这种力量绝非自然，至少不是我们萨满通常所熟知的自然力量。但谁说这一定是错的？这种力量存在着，在万事万物中就必定有其一席之地。火焰就是火焰，无论是源于一个跳动的矮小生物的指尖还是源于火焰之灵的祝福，都一样能灼烧血肉。我赞同我们尊敬的客人。我们决心参战，我们当然不会为失败而战！”

德拉卡仍然摇着头，她美丽的眼睛透着不悦。她的手挥舞着，仿佛想把她要说的话聚拢起来。

“这不仅仅是召唤火焰，甚至不仅仅是那些奇怪的暗影箭矢，”她说，“我也与德莱尼人战斗过，我也亲手杀死过德莱尼人，但我从未见过他们在这

样的痛苦中翻滚，也没见过他们因为折磨而惨叫出声。那些听命于术士们的东西似乎……对此十分享受。”

“我们也享受狩猎，”杜隆坦并不愿与他的伴侣吵架，但正如以往，他希望看到一件事的不同方面，以决定对他的氏族最好的选择，“狼群也享受大嚼还冒着热气的新鲜血肉。”

“希望胜利有什么错吗？”奥格瑞姆质问道，他眯起灰色的眼睛，“享受胜利的愉悦有什么错吗？”

“如果享受的是狩猎，是胜利，毫无问题。但我想说的是享受折磨他人。”

德雷克塔尔耸了耸肩，“也许那些召唤来的生物正是以此为食。也许这是他们的生存必需。”

“但这是我们的生存必需吗？”德拉卡的双眼在火光中闪亮，杜隆坦震惊地意识到这泪水并非出于愤怒，而是因为失望。

“德莱尼人的法术总是比我们强，即使在我们有元素的帮助的时候，”德雷克塔尔说，“我当了一辈子萨满，我正是为此而生的。而我现在告诉你我将乐于接受术士之道，只要我的酋长批准。因为我和那些元素打了那么久交道，明白那种力量能带给我们什么。我想说，德拉卡，对不起，但是的——是的——这对我们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不能再呼唤元素之力，德莱尼人会铲除我们。”

德拉卡叹了口气，把脸埋进手里。这一小群人安静了下来，只有火堆在噼啪作响。杜隆坦原本觉得少了些什么，但他现在明白了。他没有听到那些野生生物的声音，那些鸟类、昆虫和其他生物，曾经它们的轻微声响无处不在。它们被早些时候发生在这里的事情赶出了这个地方。他努力不将之视为一个预兆。

“我会允许霜狼氏族学习这些技巧。”他沉重地说。

德雷克塔尔低下了头，“我感谢您，杜隆坦。您不会后悔的。”

杜隆坦没有回答。

第十四章

当德雷克塔尔告诉我这一切时，他潸然泪下。泪水从他那双现在已看不见东西，但对于过去却看得过于透彻的眼睛中涌出来。我无法给他安慰。元素再一次听从了他的呼唤——以及我的呼唤——事实上元素现在听从所有兽人的呼唤，这证明了元素之灵对我们的怜悯与宽恕，以及它们对恢复平衡的期盼。

那座仍然寄宿着黑暗的尖塔并不在这片大陆上。我们已经远离了那座尖塔的邪恶，但我们仍未走出它的阴影。多年以前这个阴影降临到我们头上，那一天我们曾经的圣地惨遭玷污。

黑手的阴影。

杜隆坦难以入眠。他意识到德拉卡也无法入睡，因为她辗转反侧，不时叹气。最终他放弃入睡的尝试，索性躺在床上回想着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他的灵魂尖叫着告诉他，接受这么一种公然从他人的痛苦中汲取力量的法术之道是错误的。但是，他还能做什么呢？元素之灵们已经放弃了萨满，即使这个任务是先祖之魂们亲自交给兽人的。如果没有魔法作为辅助武器，兽人们就会被拥有更高深的技术和知识的德莱尼彻底击败。

杜隆坦起身走出了帐篷，生起一堆火以驱散黎明前的寒意，然后静静地吃着冰冷的生肉。他吃着早餐，看着天空逐渐明亮起来，这时他看到一名信使正向他而来。骑手并未在杜隆坦面前停下，而是抛给他一个卷轴，随后立刻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进。杜隆坦展开卷轴，上面的内容令他闭上了眼睛。

两天之后将召开另一场会议。届时，酋长们将选出一位领袖，他将代表他们所有人发言，代表他们所有人做出决策。他们将选出的领袖将被称为“大酋长”。

一只柔软的手轻抚他的头发。他抬起头，发现德拉卡正从他背后看着卷轴。

“你还不如留在家里，”她粗声说道，“反正结果早已经定好了。”

他悲伤地向她微笑，“你以前可没有这么愤世嫉俗，吾爱。”

“我以前也没过过现在这样的日子。”她只说了这么一句。杜隆坦心中明白她是对的。只有一名兽人有足够的名气和魅力能够赢得足够的支持出任大酋长。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可能会对黑手有些威胁，但地狱咆哮过于冲动，无法胜任这一职位。黑手从一开始就十分引人注目，他起初反对随后又转而支持耐奥祖，他麾下的萨满是第一批成为术士的，而他在对德莱尼人的袭击中赢得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胜利。

德拉卡通常都是对的，这次也不例外。两天之后，杜隆坦漠然地看着氏族酋长们的投票结果被清点出来，黑石氏族的黑手果真当选了大酋长。当古尔丹喊出黑手的名字时，以及当这名魁梧的兽人站起身来，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个头衔时，杜隆坦察觉到有几道目光投到了他身上。但杜隆坦甚至懒得表示反对。反对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早已被怀疑为叛徒，被严密监视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有那么一会儿，他看向奥格瑞姆。在所有人看来，这位黑石氏族的第二把手是黑石酋长的坚定的支持者。但杜隆坦比谁都要了解奥格瑞姆，他发现他的朋友微微皱眉，双唇紧抿，这都表示奥格瑞姆可能与杜隆坦一样对这个决定感到不快。但对方也一样，不可能出言反对。杜隆坦暗自期望既然奥格瑞姆与黑手如此亲密，也许能够缓解黑手必然会造成的损害。

黑手正站在人群面前，向着欢呼的兽人们微笑挥手。杜隆坦无法出面反对，但他也无法为这个象征着他所鄙夷的一切的兽人欢呼。

奥格瑞姆站在黑手的右后方。古尔丹站在后面，充满敬意地看着黑手。杜隆坦明白古尔丹一定暗中操纵了这一切，但他不确定后者是如何做到的。

“我的兽人兄弟姐妹们！”黑手大喊，“你们将这份荣耀赐予我，我将证明自己绝不会辜负这里无数高贵的勇士们！我们已逐渐强化了我们的武器和铠甲，现在，我们将拒绝捉摸不定的元素之灵，转而拥抱真正的力量——一种我们的术士无需向任何人、任何事物卑躬屈膝地祈求就能够掌控驾驭的力量。我们解放了！我们得到了力量！我们拥有同样的意志，有着同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将把德莱尼从我们的世界中根除，他们将无法阻挡我们战士与术士的大军，这个横扫一切的部落。我们是他们最可怕的梦魇。战斗吧！”

他举起双手高喊：“为了部落！”

成千上万的声音慷慨激昂地高喊：“为了部落！为了部落！为了部落！”

杜隆坦和德拉卡在黑手当选之后不久就回家了，继续留在那里令他们感到恶心。萨满们留了下来接受术士的训练。当他们几天之后回来时，杜隆坦发现他们又能直起腰板骄傲挺立了。这种新的法术让他们重拾了对自己的信心——当元素之灵抛弃他们时，如清晨的薄雾一般散去的信心。对此杜隆坦感激不已。他热爱他的氏族，明白他们都是好人。他不愿看到他们灰心丧气。

他们先是在野兽身上练习新法术，他们参加狩猎队，派出他们召唤的奇怪生物追逐裂蹄牛和塔布羊。杜隆坦仍对那些被攻击的野兽承受的痛苦感到不安，但随着时间推移，野兽们受到的痛苦减少了——不是因为疼痛减少了，而是术士们学会了更快、更高效地杀戮。那些术士的奇怪“助手”，或者“宠物”——这是一些术士对这些被他们牢牢控制的生物的爱称——的帮助使他们的战斗方式大不相同。

黑手似乎很喜欢他的新职位，衣饰和座狼都变得愈发华丽的信使每天都会给杜隆坦送来卷轴。杜隆坦必须承认，了解其他氏族正在发生的事是十分有用的。

但有一天，并非信使的另一个人走进了营地。杜隆坦认出了他的服饰，那个骑着座狼向他走来的兽人穿着一件特别华丽的黑色斗篷，他是科库尔，由黑手亲自统领的术士之一。他拉住座狼，跳了下来，向杜隆坦鞠了一躬。

“酋长，大酋长有话带给您。”他用一种令人惊讶的愉快腔调说。杜隆坦点点头，挥手示意那名术士跟上他。他们走到了他确信没人能够偷听的地方。

“是什么事让黑手把他最器重的术士之一派来找我？”他问。

科库尔笑了，露出獠牙说道：“我在拜访所有的氏族。”他明显在暗示让杜隆坦摆正自己的地位，霜狼氏族并未被高看一眼。杜隆坦咕哝一声，双手抱胸等着他继续说。

“我们终将一劳永逸而充满荣耀地战胜德莱尼，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数，”科库尔接着说，“他们人数稀少，而我们人数众多。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兵源。”

“所以黑手有什么打算？”杜隆坦粗声说道，“我们把战斗放在一边，先去交配？”

科库尔的眼睛一眨不眨，“我们不会停止战斗，但是没错……鼓励您的战士们繁衍生育。您将会为氏族中每一个出生的孩子而受到嘉奖。这会有点儿用。但不幸的是，我们眼下就需要更多的战士，而非六年之后。”

杜隆坦目瞪口呆地看着术士。他刚才那句话只是想讲个荤段子，究竟怎么回事？

“孩子们六岁起就要接受训练，”科库尔继续说，“他们到十二岁时就强壮到足以作战了。把你们的孩子们召集过来。”

“我不明白，”杜隆坦说，“召集他们做什么？”

科库尔叹了口气，仿佛杜隆坦是个愚蠢的孩子。“我有办法加速他们的成长，”他说，“我们要……推他们一把。如果我们让所有六到十二岁的孩子变成十二岁，可以上战场的战士人数将会增加差不多一半。”

杜隆坦无法相信他听到了什么：“决不！”

“恐怕这由不得你。这是个命令。任何拒绝的氏族将被认为是部落的叛徒。那个氏族将被流放，而他们的氏族领袖及其伴侣……将被处死。”

杜隆坦震惊地瞪着科库尔。科库尔递给他一个卷轴，他读着卷轴，意识到那名术士所言属实，他因愤怒而颤抖起来。如果他拒绝，他和德拉卡将被处死，而霜狼氏族则将被流放。

“那么你要夺走他们的童年了？”他生硬地说。

“为了他们的未来着想，是的。我会抽取一点点他们的生命力……只有六年的分量。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至少黑石氏族的孩子们肯定没有。黑手坚持让他自己的三个孩子最先得到这份荣誉。作为回报，他们现在可以为部落的荣耀而战了，眼下他们甚至能左右战局。”

黑手肯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杜隆坦对此毫不惊讶。他第一次为自己氏族中孩子不多而感到高兴，其中六到十二岁之间的孩子只有五个。他再次浏览那封信件，感到既愤怒又恶心。这些孩子本应可以只做一个孩子。

术士耐心地等着。最终杜隆坦开口了，他故意粗声粗气以掩饰自己的痛苦，“做你该做的吧。”

“为了部落！”科库尔说。

杜隆坦没有回答。

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野蛮而残忍。

当科库尔向那五个霜狼孩子施放法术时，杜隆坦强迫自己保持冷漠。他们的骨骼被拉长，皮肤和肌肉以不自然的速度飞快生长，他们因疼痛而尖叫着在地上翻滚挣扎。一道恶心的绿线将孩子们与术士连结起来，仿佛他正从他们身上直接汲取生命力。科库尔脸上带着狂喜，显然并未遭受孩子们正在遭受的痛苦。有那么一会儿，杜隆坦害怕术士不会在孩子们长到十二岁时停手，而会继续从他们身上汲取生命，直到他们衰朽苍老。

但谢天谢地，科库尔停了下来。那些年轻的兽人们——他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躺在方才他们被抽取生命时的位置。很长一会儿，他们都无力站起，而当他们得以起身时，他们轻声抽泣，仿佛再没有可以做其他事的力量。

杜隆坦转向术士，“你已经达成了你来这儿的目的，滚吧。”

科库尔似乎被冒犯了，“杜隆坦酋长，您——”

杜隆坦抓住他猩红袍子的前襟，对方脸上闪过一丝恐惧。

“现在，给我滚！”

杜隆坦猛地一推，科库尔踉踉跄跄地后退几步，几近跌倒。他向杜隆坦咆哮。

“黑手听说这些会不高兴的！”科库尔威胁道。杜隆坦没再开口，他明白如果他再说一句，将会导致他的氏族毁灭。因此他转身离去，走向那几个不再是孩子的孩子，因愤怒而浑身颤抖。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霜狼氏族没有接到任何要求，除了加强训练和汇报训练的成果，这令杜隆坦感到宽慰却又有些担忧。他心里明白当黑手和古尔丹将注意力转向他时，他们指派给他的任务将异常困难。

他想的没错。

当狼骑兵大步跑进霜狼氏族的营地时，杜隆坦正在查看铁匠刚刚在盔甲表面画上的新图案。狼骑兵没有停步，骑手扔给杜隆坦一张羊皮纸后调转方向离开了。杜隆坦展开羊皮纸开始阅读，他的眼睛瞪大了。他赶紧抬头看着狼骑兵离去的身影——那不是正式的信使。

老朋友——

我相信你并不会对你被监视着而感到惊讶。他们将会给你指派一个任务，他们知道你能够完成的任务。你必须完成。我不知道如果你拒绝的话他们会怎么做，但我担心最坏的结果。

信上没有签名，也不需要签名，杜隆坦认得奥格瑞姆粗犷的笔迹。他把羊皮纸团成一团丢进火中，看着它像活物一样在火焰的舔舐吞没中扭曲蜷缩。

奥格瑞姆的警告来得恰如其时。就在当天下午，一名穿着正式信使战袍的骑兵前来，也给霜狼氏族的酋长送来了一张羊皮纸。杜隆坦接过羊皮纸，点点头，然后把它放在一边，他不想马上就看。

但信使看上去十分不安。她没有下坐骑，也没有调转坐骑离开。

“我收到的命令是带去回复。”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她说。

杜隆坦点了点头，展开羊皮纸。字迹娟秀，他明白黑手口述了这封信件，让人抄录了下来；大酋长虽然机智狡猾，但他几乎目不识丁。

内容比他预想的更糟。杜隆坦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表情，尽管他能用余光看到德拉卡正注视着他。

部落大酋长黑手向霜狼氏族酋长，加拉德之子杜隆坦致以问候。

你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在实战中了解你新训练的术士的能力。是时候向我们的敌人发动攻击了。德莱尼人的城市泰尔莫靠近你氏族领地的边境。现命你组织一支军队对其发动进攻。奥格瑞姆告诉我你们在年幼时曾进入过那个城市，你曾目睹德莱尼人保持他们城市隐形的秘密。奥格瑞姆还告诉我你具有出色的记忆力，可以回忆起如何能让那个城市在我们的战士面前显形。

我相信我不需要告诉你摧毁这座城市对部落的意义，以及对霜狼氏族的意义。立即回复这封信，我们将开始为这次突袭做好准备。

为了部落！

落款处是黑手用右手按下的手印，沾满了墨水。

杜隆坦怒不可遏。奥格瑞姆怎么能透露这条信息？难道归根结底他还是忠心追随黑手，所以才会将此事告知大酋长，让杜隆坦陷于这种境地？但杜隆坦意识到黑手所提到的这些信息——他们孩提时对德莱尼城市的造访、城市隐藏的方法、杜隆坦异于常人的记忆力——这些都能够无心地夹杂在这么多年来的任何一次谈话中，他的怒火稍稍平息。黑手足够聪明，可以挑出对话中任何只言片语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牢牢记住，在必要时加以利用。

杜隆坦考虑过撒谎，考虑过他可以声称自己记不得瑞斯塔兰曾用来驱散幻象的咒语，那些幻象曾用来保护城市，避免城市被食人魔……现在是兽人看到。那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他只听过一次那些词语，换成其他任何人都可能的确已经完全忘记了。但信中的威胁是如此直截了当，几乎显得有些可笑。如果杜隆坦同意协助这次攻击，那他就能证明他对部落、对黑手，以及对古尔丹的忠诚，至少是目前的忠诚。如果他拒绝了，即使他声称无法回忆起黑手希望他念出的那些咒语……那么，就像奥格瑞姆一样，杜隆坦担心最坏的结局。

信使仍在等待。

杜隆坦做出了他能做出的唯一选择。

他抬起头来，面无表情地看着信使，“当然，我将服从大酋长的命令。为了部落！”

那个信使看起来松了口气，又有些惊讶。“大酋长听到这话会很高兴的。我收到的命令还有把这个交给您。”她把手探进皮质背包，掏出了一个小袋，交给了杜隆坦，“您的战士和术士们需要用这些练习一下。”

杜隆坦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什么：他命令从维伦身上夺走的愤怒之心和璀璨之辰。上次他惹古尔丹发怒时，也许正是这些宝石让他逃过一劫。而现在，他将用这些宝石对付的，正是他夺走宝石的那些人。

“大酋长会很快联系您。”信使说着，点头致意，然后调转座狼。杜隆坦看着她离开，德拉卡悄悄地走到他身后。他把信递给德拉卡，走进了帐篷。

不久之后，她也走了进来，从背后用双臂环抱着他。杜隆坦把脸埋进她的双手中，为那些导致他不得不做出那个可怕决定的件件往事而哭泣。

几天之后，一支作战部队在霜狼氏族营地里集结起来，其中大多数战士与术士来自黑石氏族，但队伍中也有不少涂满油彩的战歌氏族的面孔，还有一些碎手氏族的成员。即使是最迟钝的霜狼氏族成员也能感受到那些外来者的怀疑与轻蔑。杜隆坦明白，其他的兽人都来自那些最尚武的氏族绝非偶然，他们是来确保霜狼氏族不会在紧要关头摇摆不定的。杜隆坦有些好奇他们之中会是谁接到密令，一旦发现他有迟疑的迹象，就割开他的喉咙。他希望不是奥格瑞姆。两位老朋友只聊了寥寥数句，而杜隆坦在奥格瑞姆的脸上看到了遗憾。至少对此他感到欣慰。

之前曾有信使提前到来，因此他们准备了大量熊熊燃烧的篝火，为饥肠辘辘的“客人”们准备了足够的饮食。许多霜狼氏族成员为客人们让出了自己的住处，这样那些第二天将走上战场的战士们将得到尽可能充分的休息。杜隆坦与奥格瑞姆和其他将率领这次突袭的领袖们聚在一次，尽他和奥格瑞姆所能回忆着画出了城市的结构草图。

黎明时分，作战部队——一支小型兽人军队——动身开拔。他们走进环绕着泰罗卡森林的草甸，多年以前年轻气盛的奥格瑞姆和杜隆坦正是在此赛跑，并因为食人魔的突然出现而大吃一惊。

而在这个清晨，当如潮的兽人们向着他们的目标稳步前进时，并没有笨拙的巨人来打扰他们。杜隆坦走在队伍前列，他骑着逐夜，走在奥格瑞姆身边。他们一言不发，但杜隆坦注意到奥格瑞姆的灰色双眼一直盯着他们被德莱尼战士解救的位置。

“离我们上次从这里经过已经很久了。”杜隆坦说。

奥格瑞姆点了点头，“我甚至无法确定我们走对了方向。森林和田野已经变了不少，也长了不少，而原本就没有什么道标。”

杜隆坦沉重地说，“我还记得路。”他希望自己不记得。这里的一堆石头，那里一块形状奇怪的裸露地表就足以指引他，尽管在其他人看来并无特别之处。黑手已经告诉他的部队，德莱尼人能够隐藏他们的城市。即使如此，杜隆坦敏锐的耳朵还是听到了不少战士在窃窃私语。他皱了皱眉。

“我们越来越近了，”他说，“我们必须保持安静，否则很有可能被他们发现。”

队伍立刻安静了下来。奥格瑞姆做了几个手势，派出几名斥候侦察这片区域。杜隆坦的思绪回到了那个傍晚，当时他也为他们即将前往的地方，和德莱尼人将会如何对他而担忧。

他拉住座狼，爬下坐骑。逐夜摇了摇头，心不在焉地挠着耳朵。就在这里……或者就在附近……杜隆坦只能焦虑地盼望着也许那些德莱尼还记着他们曾向他展露过这个秘密，因此已经改变了那块他们赖以保护自己的魔法宝石隐藏的位置。

那块绿色宝石隐藏的位置上并没有能够标记位置的岩石，因此杜隆坦无法靠记忆的帮助寻找。他集中注意力，慢慢走着，耳中是其他人身上的铠甲碰撞时发出的轻响，他们等待着，注视着他。他闭上双眼，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眼前再次浮现瑞斯塔兰跪在地上，拨开落叶与松针，找到——

杜隆坦睁开眼睛，向左挪动几步。他迅速向先祖之魂祷告了几句，他不确定自己是在祈求能够找到宝石还是找不到宝石。他穿着锁甲的手向下探去，拨开层层碎叶，摸到了一块冰冷坚硬的东西。

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

杜隆坦捡起了宝石。

虽然他现在心烦意乱，但他仍能感受到宝石散发出的令人镇定的能量。它躺在他的掌中，仿佛就属于那里。杜隆坦伸出左手食指划过水晶，想在木已成舟之前记下这一刻。

“你找到了。”奥格瑞姆低声说，他悄无声息地走向他的挚友。杜隆坦沉浸在自己的感情之中，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把目光从那块美丽得令人心动的宝石上移开，环视周围那些盯着他所握着的珍宝肃然起敬的脸庞。

奥格瑞姆猛地点点头，“各就各位，”他说，“我们运气不错，他们没有预先发现我们。”

握着宝石令人如此平静，杜隆坦现在只想着静静站着，看着水晶深处，但他明白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他深吸一口气，说出了多年以前瑞斯塔兰在同一位置说出的那些词句。

“Kehla men samir, solay lamaa kahl.”

他希望自己浓重的兽人口音无法激活宝石，那他就能够在履行对自己人民的义务的同时，不需要对一座全是平民的城市发起袭击。但显然那股控制绿色宝石的力量理解了这些话。幻象散去了，树木与砾石闪烁着化作虚无，兽人队伍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大道向远处延伸着，仿佛向他们发出了邀请。

无需催促。德莱尼人壮丽的城市就横亘在他们眼前，过百名兽人们喉咙中爆发出呼喊，向城市发起了突袭。

第十五章

德雷克塔尔用悲痛的语调讲述着那些被毁灭的辉煌、被摧残的美好、被屠戮的孩童。他的讲述中隐含着一个并未明说的借口：在当时看来这都是正确的。我能够想象在当时这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正义的。我只能向先祖之魂祈祷，永远不要让我落入与我父亲同样的境地——在我内心所认定的正义与捍卫我的人民之间左右为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仍然努力维持着我们与联盟之间的脆弱和平。

因为无论在这里还是其他世界，一点冒犯或一丝失礼都足以成为屠杀孩子的理由。

后来，杜隆坦觉得有些奇怪，为何泰尔莫城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波兽人狼骑兵的任何预警。而他再也没有机会与德莱尼探讨其中的原因。他只能猜测德莱尼们对他们的幻象伪装过于自信，甚至从未考虑过它被突破的可能。

宁静的气氛被狼骑兵们冲进城市街道时的战吼与狼嚎打破了。在突袭开始的一瞬间就有好几个手无寸铁的德莱尼人被砍翻在地，白色的大道立刻被飞溅的鲜血染成蓝色，但没过多久城市卫队就展开了反击。

杜隆坦使用完那块宝石后就将它放回了包里，和从维伦那里夺来的红色与黄色宝石放在一起。他迅速爬上坐骑，准备好战斧，狠下心向前奔去。虽然他暗自起誓绝不会攻击手无寸铁的对手或是孩童，他还是做出了自己的抉择，并且也做好了因此杀戮或被杀的准备。

第一波攻击席卷了整座城市。兽人大潮分为数股溪流，涌入大街两旁散布的巨大球形公共建筑中，冲上那些巨石铺就的台阶。术士们负责殿后，他们的召唤生物悄无声息地服从着他们的命令，除了那些不停低声嘟囔的矮小怪物。他们等待着适当的时机降下烈焰之雨，放出暗影箭矢，以及其他种种诅咒折磨。从屋中杀出的战士们浑身沾满血迹，他们顺着鲜血流动的方向大步冲下宽阔的石阶，继续冲进一座接一座的房屋。

德莱尼卫兵们冲上了街道，开始施展他们的魔法。杜隆坦在坐鞍上扭过身子，勉强格开一把闪耀着蓝色能量的长剑的挥砍。长剑与他的斧刃相击，令他的手臂狠狠地震颤起来，但这与他认出攻击他的人时感到的震惊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杜隆坦与瑞斯塔兰第二次在战斗中相遇了。他曾经放走了维伦，因此作为回报，当他无力抵御这位德莱尼战士时瑞斯塔兰也饶了他一命。杜隆坦从对方眼中看出瑞斯塔兰也认出了他，那双闪亮的蓝色眼睛眯了起来。

他们之间早已互不相欠，这次他们双方都不会手下留情。

瑞斯塔兰用他那种悦耳的语言喊着什么，但他没有再次发起进攻，而是把杜隆坦从坐骑背上扯了下来。杜隆坦大吃一惊，他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躺在了敌人面前。瑞斯塔兰挥起长剑，他伸手去够他的斧子，当他的手指握住斧柄时，他心中仍在担心自己可能还不够迅速。

然而逐夜几乎与它的主人同样训练有素。就在座狼察觉到骑手从自己背上摔下的瞬间，它立刻旋过身子面向瑞斯塔兰，用巨大的尖牙噬咬着德莱尼人的手臂。如果瑞斯塔兰没有穿着护甲，他的手臂一定已经被立即刺穿。但即便如此，巨大的咬合力也足以令德莱尼人的手臂一阵无力，他的长剑摔落在地。杜隆坦一声闷哼，用尽全身力气挥起战斧。斧头直接砍进瑞斯塔兰身躯正中，锋利的斧刃穿透盔甲，没入他的血肉。

瑞斯塔兰跪倒在地，他那只无力的手仍被逐夜紧紧叼住。白狼口中愈加用力，它咆哮着，开始撕咬德莱尼人的手臂，仿佛那是一只小动物。那条手臂眼看就要被巨狼撕扯下来。瑞斯塔兰身侧的伤口涌出鲜血。虽然他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但他一声不吭。

杜隆坦站起身来再次挥起战斧，这次是致命一击——给他解脱的仁慈一击。瑞斯塔兰倒下了，逐夜立刻放开了他的手臂。泰尔莫的卫队队长死去了。

杜隆坦不允许自己为之感伤。他迅速骑上逐夜，寻找着他的下一个目标。目标有的是。这座城市的规模并比不上德莱尼人的首都沙塔斯，但已经足够大了。城市中有的是可以屠杀的德莱尼人。空气中充斥着嗜血的呼喊，因为疼痛与恐惧的哭号，剑刃与盾牌相交的声响，以及施法时的爆裂声。种种气味冲入他的鼻孔，混杂着血腥气、粪臭味、尿骚味，还有绝无可能被错认的表示恐惧的独特气息。

体内沸腾的怒火令他感觉舒畅，他的感官从未如此敏锐，他的行动似乎不需要思考。那边——另一名城市卫兵，正与奥格瑞姆战斗。杜隆坦绷紧神经，打算冲过去协助自己的朋友，但毁灭之锤破空而来，隔着对手的头盔击碎了他的头颅。杜隆坦咧嘴大笑，奥格瑞姆根本不需要帮助。

他先觉察到有人靠近，随后才听到声音、闻到气息。他转过身去，吼出他氏族的战吼。他举起血迹斑斑的战斧，准备将来人击倒。

那是个几乎刚刚度过青春期的孩子，但她愤怒地尖叫着，赤手撕扯着他覆着铠甲的腿部。她龇牙咧嘴，眼泪沿着她苍白的蓝色面庞流下来。她的裙子浸

透了蓝色鲜血，紧紧贴在身上，那鲜血的分量实在是太多，不可能只是她自己的。她徒劳地捶打着他，她泪水充盈的双眼中痛苦与义愤在熊熊燃烧。

一瞬间，杜隆坦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她看起来就像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多年前遇见的那个女孩。但这不可能——那个女孩现在一定已经长大了。但真的吗？不过这无关紧要。她只是一个女孩，既勇敢又愚蠢，竟然赤手空拳就企图攻击一名骑狼的兽人战士。

杜隆坦好不容易才止住他劈出的战斧。他不会伤害孩子——这不符合荣誉准则，这不符合兽人传统——

突然那个女孩停住了。她睁大双眼，张开嘴巴，鲜血从嘴里涌出来。杜隆坦的视线从她脸上向下移到她的胸口，看到矛尖穿出她的胸口，顶起一片浸满鲜血的衣物。还没等杜隆坦有所反应，那个杀死女孩的碎手兽人将他的长矛向一旁一挑，把尸体甩到地上。他一只靴子踏上女孩的肩膀，一边嘟囔着一边拔出他的长矛，冲杜隆坦一笑。

“这个算你欠我的，霜狼崽子。”那个兽人说，然后消失在屠杀者与受害者搅作一团的人群中。

杜隆坦仰起头呼喊，向先祖之魂们述说着自己的悲恸。

兽人大军涌过之处留下无数尸体。死去的绝大多数是德莱尼人，但间或能看到一两具阵亡兽人的棕色尸体。有些倒下的兽人还活着，他们哭喊着求助，但他们的请求被置之不理。萨满也许能有法术治疗他们，但显然术士的魔法并不包括疗伤。所以当势不可挡的兽人潮水般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只得躺在他们倒下的地方，有人就在他刚刚杀死的德莱尼人身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们沿路穿过丘陵，冲进经过的每一幢建筑，杀死里面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人。肯定还有些德莱尼人藏了起来，杜隆坦心想，并且祈祷他们不会被找出来。他并不相信祈祷能够得到回应。一旦第一轮屠杀结束，他们就会开始劫掠并且搜寻逃脱了第一波袭击的幸存者。他明白，计划就是这样的。

他们终于来到了最大的建筑下，这座建筑建在山顶最高处，而杜隆坦立即认了出来。这是教师之座，他和奥格瑞姆曾在这与先知共进晚餐。他痛苦地想，如果维伦没有预见到现在这个黑暗的时刻，那他也不配当先知。逐夜快步跑上台阶，而杜隆坦不禁伸长脖子回头望去，就像他第一次爬上这些台阶时一样，眺望着下方的城市。

那时的德莱尼城市仿佛草地上的珠宝一样延伸开去，而现在，这座城市正如他所见——一座残破而被攻陷的城市，遍布着鲜血与死亡。死去的不仅仅是城市的居民，还有所有和平、休战与交涉的希望。杜隆坦带着悲痛闭上了眼睛。

我为我们的人民和城市感到骄傲，瑞斯塔兰曾对杜隆坦这么说。而瑞斯塔兰已经死了，他和无数德莱尼一样倒在白色的街道上，正在逐渐僵硬。我们在这里付出过很多努力。我们热爱德拉诺。我从未想过有机会能将我的感想与一名兽人分享。命运之路真是十分奇怪。

命运之路比年幼的兽人和德莱尼守卫能够想象的更加奇怪。

那些曾经让两名兽人小孩感到拘束的房间现在挤进了十几名成年兽人战士，显得异常拥挤。大多数房间都是空的，这里的德莱尼们有足够的时间撤走，除了那些曾宣誓愿为捍卫他们的城市献出生命的人，而那些向他们发起进攻的卫兵们也的确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些华丽的家具被当做武器，用来砸碎德莱尼人的头颅，由此造成的破坏使战斗变得更加刺激。兽人们在光滑弯曲的墙壁上用拳头凿出洞来，只是纯粹寻乐。床铺被长剑劈碎，大碗的水果与精美的雕像被扫到地上，随后家具被大斧与战锤砸碎。

杜隆坦看够了这一切。“住手！”他大喊道，但没人听他的。术士们控制的那些怪物似乎对这些暴行十分满意，几乎显得有些得意。但破坏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现在泰尔莫的居民们不是已经被杀就是已经逃走，兽人们也没有继续进行这些残忍野蛮的破坏的必要了。

“住手！”杜隆坦再次高喊。这次奥格瑞姆听见了他的声音，也喊了起来。战歌氏族的代表也摇了摇头，似乎想让自己从混乱与迷糊中清醒过来，然后他也开始安抚他的战士们。后方与其他术士们待在一起的德雷克塔尔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沉迷于嗜血之中，他还可以阻止其他人继续施放法术。

“听我说！”杜隆坦咆哮着。大多数兽人都来到了维伦当年曾招待他们的那间房屋。房中空空如也，椅子与餐桌被打翻在地，墙上的挂毯被撕成碎片，垂到地上。

“我们已经占领了城市，现在是时候从中拿走我们需要的东西了！”

兽人们听着杜隆坦讲话，他们喘着粗气，房间里充斥着他们急促的呼吸声，但至少他们已不再冲着一切会动……或者不会动的物体挥舞他们的武器。

“首先要照顾我们的伤员，”杜隆坦下令，“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同胞们就这么躺在街上受苦。”

有的人露出了愧疚的神情。杜隆坦意识到这些战士们大多完全忘记了当他们享受着肆意破坏的快感时，还有一些受伤的同伴正在外面躺着，痛苦翻滚，这令他感到一丝厌恶。他按捺住自己的情绪，向德雷克塔尔点了点头。虽然术士们再也不能使用治疗法术，但他们曾经是萨满，他们知道如何不用法术治疗战斗的创伤。杜隆坦向几个术士示意，他们匆匆从入口离开了。

“接下来，这座城中储藏着我们从未见过的补给，有大量的食物、武器与铠甲，以及我们不了解的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为部落所用，实现我们——”

他说不出他本打算说出的那些话：实现我们扫除德莱尼的目标。他没有说出口，只是尴尬地改口，“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是一支军队，军队只有吃饱饭才能打仗。我们需要吃好、喝好、需要治疗、需要休息、需要保护。奥格瑞姆——你带一队人从这头开始。古索尔，你带上一队人回到城门那边，你从那边沿着主路搜索，直到碰上奥格瑞姆的小队。所有具有任何治疗知识的人都去向德雷克塔尔报到，他让你们做什么就照做。”

“如果我们找到活着的德莱尼人怎么办？”有人问。

能怎么办呢？他们没有地方关押这些俘虏，而且说实话，抓俘虏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谈判。显然部落的唯一目的就是彻底灭绝德莱尼这个种族，也没有什么理由留着这些俘虏了。

“杀掉他们。”杜隆坦粗哑地说。他希望他声音中的嘶哑会被认为是出于纯粹的愤怒，而非他心底那巨大的悲痛。“把他们统统杀掉。”

兽人们匆匆前去执行命令了，杜隆坦意识到自己反而更希望逐夜没能那么迅速地保护他。死在瑞斯塔兰手中，要比说出刚才那一番话容易得多。

如果幸运的话，在这场灭绝一个从未对他们动手的种族的可怕战役里，死亡会尽早找上杜隆坦。

第十六章

暗影议会。

即使是现在，即使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对他们的身份与所作所为仍然知之甚少。古尔丹把许多秘密带进了他的坟墓。愿他在折磨中腐烂。为什么竟有人能够如此堕落，不惜葬送他们的后代，只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中攫取权力，即使只有少数几人，也令我难以理解；而事实上，他们的人数竟然如此之多——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人数——更是超越了我所能想象的范围。

但要是没有恶魔的掌控操纵，即使有这么些人也并无大碍。我欣慰于他们的痛苦；并谴责他们对那些出于信任而服从他们的兽人们所做的一切。

“一次绝妙的试探。”基尔加丹赞许道，向他的仆从露出微笑。古尔丹深鞠一躬，双眼因主人的赞赏而闪闪发亮。耐奥祖盘腿坐下，眼睛盯着地面，但他仍然在听。

“我必须承认，我对杜隆坦竟然执行了我们的命令十分惊讶。”古尔丹说，“我本以为他会拒绝，或者至少会试着约束他的兽人们，告诉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我们已经占领并摧毁了那座城市，吾主。现在曾居住在那里的所有德莱尼都已经不在了——大多数都死了。”

“‘大多数’可不够好，古尔丹，你明白这一点。”

古尔丹听到指责，微微瑟缩了一下。他又一次好奇基尔加丹与德莱尼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个美丽的存在对他们如此鄙夷。“这是我们第一次与他们正面交战，而非袭击落单的狩猎队，伟主大人。”术士有些惊讶自己竟如此大胆。基尔加丹扬起他的带角头颅，思考着，然后点了点头。

“的确，而且我们仍有时间。”

泰尔莫陷落已经过了数日。杜隆坦的表现令古尔丹印象深刻，他打算将这座城市赐予霜狼氏族作为奖赏。但杜隆坦拒绝了这份恩赐，他说霜狼氏族将继续居住在他们祖先的领地上。

然而黑石氏族并不像他们那样愚蠢，黑手和他的家人现在睡在城市的魔导师曾睡过的床上。起初，兽人们并不知道该把德莱尼人那些花哨的东西怎么办，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将他们的受害者的生活方式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之中。他们坐在椅子上，在桌边吃饭，分析并练习使用德莱尼武器，把盔甲改得更适合魁梧的兽人身躯。黑石氏族的一些女人，甚至还有不少男人都穿起了德莱尼衣物，与传统的兽人皮衣、长袍和马裤搭配在一起。

古尔丹明白有许多人想知道为何他与耐奥祖没有把这座城市据为己有。这个想法十分诱人，但古尔丹的主人早已告诫过他，生活优渥固然令人愉快，但权力更加美好，古尔丹公开为自己索取的越少，他私下所能攫取的就越多。基尔加丹不会使他失望的，只要古尔丹能够出色地完成他主人的任务。

只有少数几件物品被搬到了这个他叫做家的新地方——一个巨大的木质圆桌，镶有闪着柔和光泽的贝壳与宝石，还有几张漂亮的椅子。古尔丹踱到大桌旁边，双手拂过光滑的桌面，兀自笑了起来。剩下要做的只有召唤那些古尔丹认为会回应的人。有些名字对他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其他名字则需要稍作思索。但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份名单，这个名单长得足以囊括各方面，但也短得足以……操纵。

很快，甚至比他希望的更快，暗影议会就能成立了。虽然在外界看来，古尔丹正领导着兽人们作为一个种族发展前进，赐予他们力量并剿灭他们的“敌人”德莱尼，实则一小撮和他一样堕落而渴求权力的兽人们将在暗中操纵一切。

这与作为一个种族的兽人们毫无关系。

这从来与兽人种族毫无关系。

这只与权力有关——攫取权力、驾驭权力，以及占有权力。耐奥祖从未理解过这一点。他热爱权力，但又不愿献上权力所渴盼的饵食。基尔加丹所要求的那些代价。

欺骗、谎言、操纵——即使是自认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古尔丹的终极计划的黑手，也并未意识到古尔丹巨大的野心。他的野心像基尔加丹对毁灭德莱尼的渴望那么强烈；他的野心如天空般广阔，如海洋般深邃，沉重如饥饿，锐利如刀锋。

古尔丹轻蔑地看着耐奥祖，这个曾经是他导师的老兽人缩成一团坐在角落里。他的视线转向基尔加丹闪耀着火光的双眼，这个伟大的存在点了点头。

“召集他们。”基尔加丹说，他微笑着，双唇间露出锋利的白牙，“你一召唤，他们就会前来。他们将对你亦步亦趋。我会确保这一点。”

盟友。

他们需要盟友。

古尔丹不知道基尔加丹怎么竟然没能预见到这一点。的确，兽人们十分强大，特别是在被恰当地控制与领导的情况下。这场战争长达数月，现在甚至已经超过一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让他们更加强大。他们中最聪明的头脑已经在尽他们所能研究如何理解德莱尼人的技术。他们已经开始建造一座中央要塞，古尔丹将之称为堡垒，他们可以方便地在此驻扎、训练并武装起一支常备军队。这是兽人们从未尝试的创举，古尔丹为自己能够提出这样的点子而自豪。军队中有战士、有萨满——当然，他们现在是术士了——有治疗者，还有工匠。战士、术士与治疗者们的角色很明确，而且有许多机会履行他们的职责。而工匠们则在另一个层面上做出贡献，他们建造铠甲、武器与建筑，以支援其他兽人，后者有幸能够屠杀德莱尼，直到自己身上溅满黏稠的鲜血。

有人可能会把这些劳工称为低级兽人。私下里古尔丹也这么认为，但他足够聪明，明白他们的工作虽然并不吸引人，也不大可能为他们赢得认同，但却像战士们对杀戮的渴望或者术士对诅咒的精通同样重要。他们负责提供食物、居所和武器——若没有这些，战士和术士们寸步难行。所以古尔丹刻意表现自己对工匠们的赞赏，结果十分令人满意，工匠们受此激励，愈发努力工作而且不断进行着改进。

但即使所有氏族的每个成员都在努力工作——古尔丹在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间谍以确保这一点——也还远远不够。攻占泰尔莫简单得令人惊讶，而这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但古尔丹明白兽人所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拜好运所赐。曾经那个城市中没人认为他们可能会被发现且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迅速占领，他们曾绝对安全，因为他们处于那颗古尔丹称之为“繁叶之影”的绿色宝石的魔法庇护之下，这种魔法曾经保护他们不被食人魔发现，又使他们躲开兽人。这样轻易的胜利无法重现，怎么可能——

“食人魔！”他大声说道，若有所思。他用一只带着尖利指甲的手指轻叩自己凸出的下巴。“食人魔……”

“绝不可能！”黑手大喊。他向前两步，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矮小的兽人。古尔丹鼓起所有勇气才没躲开那张猛然伸到离他不到一寸的可怕大脸。

“冷静，黑手，”古尔丹安抚着他，“冷静下来听听我说的话。毕竟你将从中获利最多。”

这打动了黑手，他嘟哝着，哼了一声退了回去。古尔丹尽量不使自己显露出松了口气的感觉。

“他们那么肮脏，”黑手嘟囔着，“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兽人的敌人。他们与兽人为敌的历史比德莱尼人更久，而且比德莱尼人更有理由作为兽人的敌人。我怎么可能从中获利？”

切中要害，古尔丹满意地想。他对黑手的评价是正确的。

“有人仍在嚼着舌根，说你的当选并不公平，”古尔丹说，“如果你成功地与食人魔结盟，将为你的名字增添更多光彩。”

黑手的双眼眯了起来。“也许吧，”他承认道，“但其他兽人会同意吗？”

古尔丹让自己露出一个微笑。“如果我们让他们同意，他们就会同意的。”他答道。

黑手扬起头，大笑着咆哮起来。

奥格瑞姆看着他的酋长，不安地在坐鞍里挪了挪身子。当黑手陈述他的计划时，奥格瑞姆当即提出了抗议。过去数年中他已经参加了无数支计划消除食人魔威胁的狩猎队，比所有兽人都多，对他而言这关乎个人恩怨。多年前他曾经在这样一头巨大、笨拙、头脑迟钝的食人魔面前逃跑，他从未停止过对此事的愤恨。而现在黑手居然提出这种计划。

但奥格瑞姆明白，无论他的领袖在其他方面如何——在许多方面奥格瑞姆都不喜欢他——但他是个出色的战略家。只要他不带着感情地看，这个计划确实严谨。所以他同意予以支持。

获取情报是有技巧的。黑石氏族俘虏了三名食人魔，花了好几个通宵用足够简洁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想法，直到那些看似肥胖的家伙明白了他们想表达的意思，并且开始合作。现在氏族中的每一名战士、每一名术士还有治疗者都已准备就绪，可以作战。

食人魔们告诉了兽人他们的主子的栖身之处，并将他们带到了那里——刀锋山山脚的一片空地。他们根本没有试图隐藏自己。垃圾在营地外被丢得到处都是，还有大量巨大的光脚食人魔进进出出的脚印，奥格瑞姆在监视的时候还看到了一小队食人魔缓缓走到阳光下。毫无疑问，食人魔们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就像之前泰尔莫的德莱尼人们一样；而且毫无疑问，一年前的话他们可能是对的。但从那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兽人们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氏族，而是一支团结统一的战斗力量，兽人们都愿意为了新的仇恨而抛开曾经的嫌隙。

黑手一马当先，身边是那三个食人魔。他的儿子雷德与麦姆站在他身后，他们低声交谈着，时不时爆发出刺耳的笑声。奥格瑞姆起初反对过让孩子们参加战斗，但事实证明他们比想象中的要更加强大，更加有力。他们也许缺乏他

们父亲的狡诈，但他们显然继承了他的嗜血。格里赛达同样也接受了作战训练，但她并不如男孩们那么自然流畅。他们当得起自己家族之名。他们的父亲恼火地瞪了他们一眼，他们立刻闭上了嘴。

奥格瑞姆不知道黑手会不会说些什么，但他希望不会。黑手擅长行动，但不善言辞，并且他的氏族成员已经准备好了追随他。令他安心的是，黑手只是回头看了看成群的战士，点了点头，然后下令进攻。

第一波兽人开始冲锋，他们狂野地呼喊着，从藏身的丘陵山坡上冲下。起初食人魔们看到三个自己的同胞和兽人们在一起，还摸不清头脑，所以只是呆站着，任凭兽人屠杀。随后，他们迟钝的头脑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到攻击，才开始集结。他们仍然没有攻击那三个食人魔，使那三人得以笨拙地跑过他们的队列，跑去找洞中某处的卫队队长谈话。

奥格瑞姆下定决心，要好好享受自己可能享受到的最后一次被批准的食人魔狩猎。他几乎是狂喜地挥舞着毁灭之锤。他的座狼动作迅捷，轻易地在那些徒劳地发着脾气、奋力地挥动木棒的食人魔们树干一般粗壮的腿间穿过。他回想起在他儿时看来，这些食人魔有多么巨大。他们现在仍然身形庞大，但他现在也身材魁梧，并且还佩有一柄他能纯熟驾驭的传奇武器。他砸碎一名食人魔的胫骨，食人魔痛苦地咆哮起来。那个大块头倒下时，奥格瑞姆的座狼优雅地跳开了，他的倒下令大地一阵颤动。他用巨大肥胖的双手撑起身体，试着爬起来，但其他黑石战士蜂拥而上。食人魔很快带着超过二十道鲜血淋漓的伤口死去了，甚至比奥格瑞姆所预计的还快。

奥格瑞姆转过身，刚好看到一名兽人战士飞过空中，食人魔巨大木棒的一击使他立时死于非命。奥格瑞姆咆哮着，打起精神准备让那个杀人怪物付出代价，这时一阵“住手，住手！”的大喊打断了他。

这是对黑手个人魅力的一个明证，即使在这个当口，即使当大多数黑石兽人都沉浸在对鲜血的渴望中屠杀他们自古以来的敌人时，他们也停下了手。而食人魔们没有停手，至少没有立刻停手，奥格瑞姆下意识地骑狼远离战斗，直到那些食人魔迟钝的脑瓜子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脑中的想法刺痛了他。这是为我们所有人好，奥格瑞姆，他告诉自己。

他扫了一眼那几个和黑石氏族结盟的食人魔，他们在和自己的同胞说着话。或者说是冲着他们咆哮，偶尔还打上两拳。但至少食人魔不再专注于追击后撤的兽人们，看起来开始倾听。他们中比较高大，似乎穿着某种官员服饰的一个食人魔看上去仿佛的确有些头脑。奥格瑞姆并不了解这些卑鄙的家伙，他用这个空当喘了口气，喝了点儿水。

“我等不及再杀他们一轮了。”雷德说。奥格瑞姆瞥了一眼酋长的长子。

“如果我们成功了，他们就是我们的同伴，”奥格瑞姆回答，“不会再让你杀他们的。”

麦姆啐了一口，“哼。是啊。我们暗地里杀。”

奥格瑞姆做了个鬼脸。他自己也想这样，但是……“为了让你父亲的计划成功，已经牺牲好几个人了。他不会让你们破坏他的努力的。”

雷德对他冷笑，“谁会告诉他？”

“我会。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他们服从我们的话——如果发现他们有谁死了，我会最先说出你们的名字。”

雷德低吼了一声。他现在还太年轻，看上去仿佛在闹小孩子脾气，但奥格瑞姆心里却有些不安的预感。他从不喜欢黑手，更不喜欢他的孩子，除了小格里赛达。他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父母做的榜样还是他们被强制成长的原因，但他们身上有一种令奥格瑞姆无法信任的黑暗。总有一天，如果他们能活到那个时候，除了他们有力的肌肉之外还学会了使用他们的大脑，雷德和麦姆可能会成长得比他们的父亲更加危险而致命。

“我告诉过你他听不进去的，雷德。”麦姆暴躁地说，“这个老家伙早忘了嗜血渴望在体内奔涌的感觉了。”

雷德向奥格瑞姆报以冷笑，跟上他的兄弟离开了。奥格瑞姆叹了口气，他有比这两个自负的小家伙更加重要的事件。他把注意力转回到谈判上，虽然他很怀疑食人魔们知不知道什么是谈判。攻击似乎停止了。像命令他的氏族所做的那样，黑手刚刚撤离了战场，他现在又驾着座狼回到食人魔们聚集的地方。奥格瑞姆来到他的酋长身边，刚好听到食人魔卫队长宣布，“我们不喜欢戈隆。戈隆伤害我们。”

他示意另一个食人魔转过身去，把背露给奥格瑞姆和黑手看。奥格瑞姆看到那个食人魔的背上伤疤纵横交错。他对这些生物毫无怜悯，数十年来他们对兽人所做的事比这坏得多。但知道这些总是有用的。那些被俘虏的食人魔也说过这些事，他们现在点着头，显得自己尤其聪明。

“如果我们加入，你们能给我们什么？”卫队长询问道。

黑手咧嘴一笑，“好吧，首先，我们不会打你们。”奥格瑞姆想到了黑手的儿子们，但他什么也没说。“我们会保证你们能吃饱饭，而且能得到适用的武器。”

对于黑手没有提到盔甲，奥格瑞姆稍感安心：给一个食人魔打造盔甲的材料足够武装三个兽人了。而且幸运的是，那个卫队长——显然他比其他食人魔

更聪明——也没有聪明到能想起铠甲的事。

“你们将得到食物、住所，还可以开心地把德莱尼人砸成草地上的一摊碎肉。”

其他的食人魔都在专心听着，这时其中一个高兴得上蹿下跳。“我砸！”他兴奋地大吼，其他几个食人魔也开始喊出这句简单但显然令他们很高兴的词。黑手等他们的热情稍稍消退，才继续说，“那么，我们成交？”

食人魔队长点了点头。“不再伤害食人魔。”他咆哮着，转身看着他的下属，小眼睛中闪着泪花。这时，奥格瑞姆看着这些后背布满伤疤的食人魔们，心中感到一丝同情，一点点。

“你叫什么？”奥格瑞姆突然问那个队长。他把目光转向奥格瑞姆。

“克罗。”他说。

“那么克罗，”黑手在他的副手说出其他话之前抢先问道，“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发起联合攻击？”

“现在。”克罗说，奥格瑞姆或者黑手还没能表示反对，他就用他难听的语言吼了一些什么。其他食人魔上蹿下跳，大地为之颤动不已。然后他们都转身奔回洞里。黑手瞥了一眼奥格瑞姆，奥格瑞姆耸了耸肩。他怀疑挡住潮水可能都比拦下这一大群头脑简单的蠢笨大个子要简单。

“叫他们过来。”黑手说。奥格瑞姆拿出一个裂蹄牛角，吹了起来。兽人们喜悦地喊着，再次从山坡上冲了下来。

没时间再次提醒黑石兽人计划安排了。奥格瑞姆希望他们能记得这个计划，特别是头脑发热的麦姆和雷德。食人魔的大屠杀在等着他们，但他们最好不要乱杀。

因为如果他们乱来，如果他们给食人魔们任何质疑这个突然而怪异的同盟的理由，那么黑石氏族就只会剩下留在营帐里等着他们音信的老幼妇孺。

奥格瑞姆并不乐观。虽然黑石氏族在狩猎中向来勇猛，可黑手只不过是一个狡猾的野蛮人。奥格瑞姆最近察觉到一种狂躁在整个氏族中悄悄蔓延。他调转座狼，和他的氏族同胞们冲进洞穴，他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眼睛欺骗了他。

显然他身边的那些兽人皮肤上泛起的一抹淡绿色泽只不过是光线造成的错觉而已。

第十七章

无论你是什么种族，家这个字，这个概念，都会在你心中唤起无限向往。家可以是一片世代居住的古老土地，也可以是亲手开拓的崭新世界，家甚至能在挚爱的双眼中找到。我们都需要家，都渴望家，我们都明白，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家的话，我们都是不完整的。

多年以来，每个氏族都有各自的家园。他们各自的圣地，各自的大地、空气、流水与火焰之灵，以及野性之灵。然而我们被逐出了家园，屡次被迫迁徙，每一次都使我们更加分崩离析，直到我们来到卡利姆多。这片为我们提供庇护，使我们能够休养生息的土地，我们在此重归团结，再建家园。

而对于我来说，家就是那片现在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土地：杜隆塔尔。

杜隆坦抬起头，嗅着风中的气息。一股干燥辛辣的尘土气味充满他的鼻孔。这不是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并不完全是，但十分相似。过去，德雷克塔尔能比他更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气味，但那已经是过去了。德雷克塔尔已经不再是萨满，而变成了一名术士。风不会再应他的要求而吹拂，为他带来仿佛写在羊皮纸上一样详细的信息。更糟的是，德雷克塔尔和霜狼氏族的其他术士一样，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已经一段时间不曾下雨了，这个夏天似乎比往常更加炎热。这已经是连着第二个降水缺乏的夏天了——如果真的会下雨的话。杜隆坦一时冲动，跪倒在地，将手指深深插入土壤中。这片土地曾经肥沃富饶，黑棕色的土壤散发着丰富的泥土芬芳。但现在，他的手指可以轻易插入尘土中，地表的结壳在他的手指下碎裂，立刻粉碎成了沙土。青草与庄稼无法在这种沙土上生长，什么都无法在这种沙土上生长。沙子从他的指缝间漏下，仿佛流水。

他觉察到了德拉卡的靠近，但没有转身。德拉卡用双臂从后方环着他的腰，紧贴着他。他们就这么站了一会儿，最后她用力抱了他一下，松开手走到他的面前。杜隆坦拍了拍手上的尘土。

“反正我们以前也不是那么依赖庄稼。”他轻声说。

德拉卡用她善解人意的漆黑双眼看着他，光是看着他就让她心疼。在许多方面，她都比他优秀。但她是酋长的配偶，而非酋长，而且她不需要做出他所

做出的那些决定。

那些他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我们主要依赖狩猎生活，”德拉卡说，“但我们所捕猎的动物需要靠大地所提供的养料生存。这之间都是有联系的。萨满们明白这一点。”

一名年轻的术士匆匆跑过，身后带着一个蹦蹦跳跳的矮小怪物，她打住了话头。他们经过时，那个小怪物转过来对着德拉卡扯出笑脸，露出长满尖牙的大嘴。德拉卡不禁打了个冷颤。

杜隆坦叹了口气，递给她一个卷轴。“我刚刚收到了这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准备长途跋涉。我们要离开我们的领地。”

“什么？”

“黑手的命令。他已经搬进了那座为他新建的堡垒，他希望他的军队也能驻扎进去。我们只在攻击的时候会合已经不够了，我们所有人必须住在一起，而且准备好追随黑手到他领我们去的任何地方。”

德拉卡难以置信地抬眼看着他，然后她的视线落到了卷轴上。她匆匆浏览，然后卷起卷轴递给了他。

“我们最好准备一下。”她轻轻地说，然后转身走回了他们的帐篷。他看着她离开，心中不解究竟是什么让他对眼前这一幕感到心碎。

堡垒尚未完工，但当它映入杜隆坦眼帘的时候，他呆若木鸡。他身边响起几声充满敬畏的低语。

“多么强大！”

“多么壮观！”

“不愧是大酋长！”

要让杜隆坦说，他可能会说：这是亵渎。这是大地上的污点。这东西与我们的一切都不谐调。

迁徙的霜狼氏族们离堡垒还很远，但堡垒矗立在地平线上，仿佛一只秃鹫。它的设计中没有一点兽人建筑的风格。这座建筑，这座建筑梦魇，这个刺伤双眼与灵魂的怪物甚至比德莱尼人的建筑都要高大。当然，杜隆坦明白其设计目的，它必须如此巨大才能长期驻扎一支精锐的兽人军队。但杜隆坦原本期望看到的并非这样的建筑。

与德莱尼建筑中标志性的流畅圆滑的线条不同，这座堡垒线条锐利而布满锯齿。它与周围的地貌毫不谐调，而是凌驾其上。这座堡垒由切开的石块与参差不齐的木材和金属构筑而成，布满尖刺，伸向天空。杜隆坦知道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只能看清堡垒的主塔楼，但这就足够了。他呆立着，仿佛已经落地生根，不愿向那个庞然大物迈出哪怕一步。

他和德拉卡无声地对视了一眼。难道只有他们注意到了吗？

霜狼氏族的其他人开始前进，从他们酋长的身边经过。杜隆坦不情愿地拉了拉坐骑的缰绳，继续前进。

靠近堡垒并没有使之变得比之前更加漂亮。杜隆坦现在可以看到其他建筑了——兵营、仓库、一片平坦的训练场，上面堆满了他从未见过的大型武器。这些建筑看上去也十分黑暗、危险而致命。

黑石氏族神气活现的成员和其他人敷衍地迎接了杜隆坦，然后把霜狼氏族领到这片建筑西面的一块空地上搭建营帐。杜隆坦接到召集令让他们前去堡垒的庭院中报到时已经接近黄昏，一支约二十人的小队步行前往，在那等待着。

杜隆坦先是遥遥听到了一阵鼓声。他神经紧绷。他们被明确告知不得携带任何武器，只是前来并且等待……他们没有被告知要等待什么。德拉卡不安地看着他。他无法安慰她，他和她一样对即将发生什么一无所知。

鼓声靠近了，杜隆坦脚下的大地开始颤动。如果鼓是在附近，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但是鼓声还这么远？他听到其他人在窃窃私语，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对此感到焦虑不安的。

大地不停摇晃，颤动得愈发强烈。两名黑石骑手奔了过来，看上去欢欣鼓舞。“荣誉的部落成员们，无需害怕！”他们其中一人喊道，“伟大的黑手为我们的队伍带来的新盟友来了！欢迎他们！”

地面晃动的感觉有些似曾相识。杜隆坦唯一一次有这种体验还是以前遭遇——

“食人魔！”有人尖叫。的确如此，杜隆坦现在能看见他们了。多达数十个巨大坚实的食人魔正大步走向聚集在一起的兽人。更多黑石氏族的狼骑兵跑出来，高声呼喊着并吹响了胜利的号角。人群在喜悦中疯狂地大喊、舞蹈和欢呼。

这些就是新盟友？杜隆坦简直不敢相信。在他哑口无言地注视这一切的时候，他见过的最大的食人魔出现在眼前。与他并排前行的是黑手本人，他的动作轻快骄傲，似乎完全不在意身边的庞然大物显得他像个儿童玩具。

“我们会粉碎那些德莱尼！”黑手咆哮道，食人魔们像是一直在等这句话一般大声附和，“粉碎！粉碎！粉碎！”

令人头晕目眩的一瞬间，杜隆坦仿佛又变回了那个在这怪物面前逃跑的孩子。他眨眨眼，记忆中的场景重新浮现在眼前，他父亲强壮的身躯被碾碎，生命随着血液流进大地，加拉德的头骨只受了食人魔一击便像坚果一般粉碎。

兽人为了毁灭一个智慧和平的种族而选择与丑陋的低能生物为伍。

这个世界疯了。

维伦颤抖着。他的助手就在他身边，为他递上一杯温热的安神饮料，但先知摆摆手拒绝了。现在饮料无法为他带来慰藉，再没有什么能真正为他带来慰藉。

当泰尔莫陷落，他的挚友瑞斯塔兰殉城的消息传来时，他悲痛不已。而得知袭击进行的过程令他更加痛苦。维伦曾在年幼的杜隆坦身上看到了一些与众不同之处，而他落入兽人手里时的遭遇更坚定了他对霜狼氏族酋长的信任。但现在发生了这一切。杜隆坦和奥格瑞姆是仅有的两名见过这颗绿色宝石是如何保护城市的兽人，而他们之一甚至记住了能够解除宝石的保护性伪装的咒语。从城中逃出来到卡拉波神殿的幸存者屈指可数，他们的伤口都被治疗包扎，但无论是维伦还是其他人都无法治愈他们破碎的心灵。

但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那些难民们提起，带来毁灭的武器不仅仅是普通的弓箭，或是战斧、长矛和战锤。他们悄声描述了那些黑绿相间，带着可怖痛苦的箭矢，描述了比那些萨满们迄今为止向他们的敌人施放的任何法术都要强大的痛苦折磨。他们提到了在这些掌握这种基于折磨与痛苦的法术的人脚边，叽叽喳喳地跳跃着的怪物。

他们提到了曼阿瑞。

突然之间，一切都在一个可怕的逻辑下联系了起来。兽人们毫无缘由的突然袭击，他们在技术与技艺上的突飞猛进，还有他们对萨满教义的摈弃。根据维伦的理解，这种宗教需要在元素之力和这种力量的操控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彼此付出的交换关系，而那些指挥曼阿瑞的人们并不寻求与他们的力量达成平衡或和谐，他们只想要支配。

就像基尔加丹与阿克蒙德曾经那样。

兽人们只不过是艾瑞达手中的卒子。维伦明白他和其他的德莱尼，这些“流亡者”们，才是真正的目标。这个与强大的生物们结盟，正在不断扩张的兽人部落，正是基尔加丹打算用来摧毁他的手段。有那么一瞬，维伦心想也许这个部落的新领袖能够从善如流；也许他一旦得知自己是如何被利用的，就会

立即倒戈与德莱尼人结盟，共同推翻基尔加丹。但他立刻挥去了这个念头。很有可能那些被基尔加丹利用的人明知艾瑞达的本性与真正目的，但基尔加丹对力量的允诺很可能可信而诱人。就像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曾经屈从于这些诱惑一样，而他们比任何兽人都要更加年长、强壮而睿智。

而现在，这个预言幻象，更是雪上加霜。幻象中那些笨拙的食人魔与兽人结成了同盟——以前他会将这个想法挥去，会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无稽的梦。但现在，他知道这是真的。有什么让兽人的本性发生了翻天覆地而无可救药的变化，他们现在竟然与那些世代以来他们一直痛恨的生物结盟，一同对抗曾世代试探性地想与之建立友谊的德莱尼。

如果这发生在其他星球，解决方式十分简单。维伦可以召集他的人民，在纳鲁的庇护下逃走。但现在他们的飞船坠毁了，而克乌雷奄奄一息，他们别无退路，只能与这个部落拼死一搏，同时祈祷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幸存下来。

啊，克乌雷，我的老朋友。我现在是多么怀念你的睿智，你落入敌人之手令我多么痛苦，他们甚至都不知晓你的存在。

他握住那块被称为“灵魂之歌”的宝石，紧紧贴在心口，感受着垂死的纳鲁那微弱的脉动。维伦闭上眼睛，低下了头。

古尔丹扫视着房间，感到非常满意。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暗影议会已经运作一段时间了，古尔丹对他挑选的人选十分满意。他们都时刻准备好——不，是渴望着——背弃他们的人民，来追寻他们渴求的力量。迄今为止他们都做得非常好，通过他们操纵的傀儡行事，那个家伙还蠢到自认为是暗影议会的真正成员，而不仅仅是他们的传声筒。令黑手当选大酋长轻而易举，而只要议会继续在他少数几次与会时向他点头微笑，他就不会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疑。但黑手总是在真正会议开始之前被支开，被一些指派给他的任务或是其他什么能让他满心自豪的事情支开。

“大家好。”古尔丹说着，滑进自己位于桌子上首的座位。耐奥祖像往常一样缩在角落里，没人邀请他来桌边与大家同坐，但允许他听他们的谈话。这是基尔加丹的指示，虽然古尔丹并不明白他的主子为何希望如此，但他当前最希望的就是讨主人的欢心，因此他没有表示异议。

议会成员们彼此草草低声问候，古尔丹直接进入主题，“各个氏族对我们与食人魔的结盟怎么看？卡加斯，你先说。”

碎手氏族的酋长笑着哼了一声，“他们已经准备好大开杀戒了，而且并不在乎是谁来帮助他们割开德莱尼的喉咙。”

许多议会成员点头同意，山洞里充满了刺耳的笑声。在火炬昏暗的火光下，古尔丹觉得他们的眼睛仿佛闪着橙色的光。然而有几个皱起了眉头，没有

像其他人一样欢欣鼓舞。

“我听说白爪氏族中的一些成员对此表示反对，”有人说，“我们还应该继续关注霜狼氏族的杜隆坦，毕竟他指挥了对泰尔莫的进攻。”

古尔丹举起一只手，“别担心，我已经留心杜隆坦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还没有除掉他？”卡加斯愤怒地吼道，“很容易就能把他换成另一个支持我们计划的人。杜隆坦的名气越来越大，就是因为他反对黑手的地位——还有你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留着他这条命。”古尔丹说，他看着各位，想看看有谁不需要进一步解释就能明白。他发现有几张脸上出现了理解的神情，但其他人仍然迷惑而愤怒。

“正是因为他以温和派的立场出名，”古尔丹继续说道，他对必须为议会成员解释个中原因而失望，“如果他最终赞成我们，所有其他可能有疑虑的人都会赞同我们。他代表许多不敢自己说出自己意见的人。如果杜隆坦接受了，那么他们也会接受，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正像卡加斯所提到的，霜狼氏族并不是唯一持保留态度的氏族。”

“但是……如果他不赞同我们呢？如果遇到了一些他不愿打破的底线呢？”

古尔丹冷酷地笑了，“那我们就用最能增强我们的权势，而同时又不会带来危机的方式解决掉他。一如既往。”古尔丹认为是时候换个话题了。他向前靠去，双手撑在桌上，“说到那些持保留意见的人，我听说有些人仍在试图和元素之灵与先祖之魂交流。”

一名成员看起来十分不安，“我试过劝阻他们，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因此惩罚他们。毕竟这一切的基础正是他们确信先祖之魂要求我们消灭德莱尼。”

他听起来有一些挑衅的意味。古尔丹安慰地笑了起来，“的确，正是这个鱼饵牢牢地钓住了他们。”他扫了一眼耐奥祖。老萨满对上他的视线，迅速垂下了眼睛。也正是这个饵钓上了耐奥祖——这对古尔丹的诱惑并没有那么大。

“但这已经不再必要了，”古尔丹接着说，“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不会再回到老路上。迄今为止我们的确十分幸运，而现在有了食人魔，我们也很可能继续取得成功。但如果出现任何挫败，出现失败的战斗，那么那些心中仍然暗藏萨满之道的人就会找到愿意听他们布道的听众。这可不行。”他若有所思地敲着自己的下巴，“我们应该不仅仅是鼓励学习术士法术，还必须主动压制萨满教义。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先祖之魂真的联系上了他们的后代，那将会很糟糕。”

他又扫了一眼耐奥祖。耐奥祖只有亲自前往圣山，才能与先祖之魂交谈，发现事实真相。即使耐奥祖是一名强大的萨满，他也只有到那时才能发现真相。因此答案显而易见。

那些由光组成的存在浮在无实体的梦境深处。他们还保留着过去的记忆，他们能够窥见未来。他们已经在此盘桓多年，依靠那另一个存在而存在，那个存在与他们相似，又与他们不同，而他们感受到那个存在正深陷于缓慢的死亡之中。他们一直以这种似有若无的状态存在着，直到最近。但现在，污秽、仇恨与危险袭来了。他们无法再触及那些熟睡的挚爱的生者，那些挚爱的生者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前来，为圣池补充池水，并无意中延续那个存在的生命。只有那个被深深欺骗的兽人来过，他哭泣祈求，但他已经在骗局中迷失得太深，他们帮不了他。

突然，他们深沉的梦境被打破了。一阵震颤流过他们，痛苦向他们袭来。他们哭喊着向那另一个存在求援，但它帮不了他们，它也自身难保。那些曾经美丽但现今黑暗而邪恶的存在正在前来，先祖之魂们感应到了他们的迫近。他们冷酷地前来，聚集起力量，沿着山脚划出一道黑暗与封闭之环。可见的黑暗在那些追随萨格拉斯的扭曲怪物的身上舞动着，他们被力量所诱惑，现在则满足于毁灭一切的许诺。先祖之魂们感受到那股炽热而专注的仇恨凝聚显现为一股墨绿色的能量，像可怕的触手一样在四周挥舞着，渴望着融为一个可怕的整体。这些束缚缓慢而不可阻挡地逐渐增强，直到形成一道暗影力量之索，扼住了整座圣山，将其封闭起来，不让任何迷失了的兽人进去，也不让任何焦躁的灵魂离开。

当那个圆环最终封闭时，那个存在发出了痛苦的悲鸣。因为再也没有萨满带来池水，它甚至无法继续尝试自我治疗。而若是没有了那个存在，最终也将不会再有先祖之魂。

在远处，在他们的睡梦中，那些仍秘密地自视为萨满的少数兽人颤抖流泪，他们的梦境被腐化了，变成了充满永无止境的折磨与无可逃避的毁灭的梦魇。

第十八章

我参与了萨满之道的重建，正如我领导了兽人的复兴，我祈祷着能变得更好，更睿智，能够代表部落的利益。我曾与元素之灵和灵魂交流过，它们曾多次与我和谐地合作，它们也同样多次拒绝给予我帮助。

但我从未见过先祖之魂，即使在梦中也从未见过；我的灵魂渴望着这种联结。那些曾遵循萨满之道的人们都不曾奢望能够再次踏上这条道路，但最近他们真的重归于萨满之道。

也许有那么一天，阻隔在我们与挚爱的死者之间的障碍也会消散。

也许。

但我在想，如果他们得知我们背离他们充满爱意的教诲有多远，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在德拉诺的所作所为，我们对德拉诺的所作所为……也许即便是现在他们也会拒绝我们，转身离去，让我们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而如果他们真的如此决定，我也无法责怪他们。

“我不明白。”古恩说。古恩是氏族术士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且——杜隆坦痛苦地想——仍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曾见到古恩在与德莱尼的战斗中被迫利用那些奇怪生物时，对那些怪物皱着鼻子，他也见过这个年轻人看着敌人在他面前痛苦地翻滚时脸上写满歉意。在古尔丹的公告颁布之后，德雷克塔尔就把这个孩子带到了杜隆坦面前。“希望元素之灵有朝一日能再与我们合作有什么错？还有，为什么不让我去沃舒古？”

杜隆坦无法真正回答他，法令禁止任何人再练习萨满法术，违者将被处以严刑，累犯者将被流放或者处死，但这条法令的颁布似乎根本无凭无据。的确，那些曾遵循萨满之道的人们在元素之灵抛弃了他们之后都背弃了这条道路。但那些先祖之魂呢？究竟是为什么，在这个充满危机，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古尔丹竟要禁止兽人们前往他们最神圣的圣地？

这个少年理应得到答案，但杜隆坦无法回答他，他心头火起，他的声音变得生硬低沉。

“为了赢得对德莱尼的胜利，我们的大酋长达成了某些盟约。这些盟友为我们提供了你所驾驭的那些术士法术。不要撒谎，我知道你对结果很满意。”

古恩用他带有锋利指爪的长手指刨着毫无生命气息的土地，抠出了一块石头。他将石头放在掌心，上下抛接。杜隆坦看着男孩的皮肤，皱起了眉头。这地方无比干燥，他们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劳作了将近两年，他们身上被这不自然的一切留下了痕迹。正常的棕色皮肤是光滑的，紧紧包裹着健硕的肌肉，但现在它变得干燥龟裂。古恩心不在焉地挠着一片硬皮，杜隆坦瞥见了下面新生的皮肤。

这皮肤带着一抹浅绿色的光泽。

有那么一瞬，杜隆坦被一股无意识而本能的惊恐所淹没。杜隆坦强迫自己镇静下来，又看了一眼。他没有看错，皮肤的确微微带着绿色。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这种现象前所未见，而且十分奇怪，他本能地感到讨厌。古恩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低哼一声，扔出石块，看着石块飞向远方。

如果古恩更加年长一些，他可能会注意到他的酋长方才语调中的警告意味。但他还年轻，专注于自己正关心的事情，没有留意其中的警告。

“这些法术……那些服从于我的怪物们……我对它们的高效十分满意。但并不是说它们起效的方式。这感觉——这感觉不太正当，酋长。杀戮就是杀戮，曾经赐予我力量的元素之灵也同样能够杀人。但它们赐予我力量时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发动这场战争是因为先祖之魂告诉我们要消灭德莱尼，”古恩接着说道，“那么为什么现在古尔丹说我们不能与他们对话？”

杜隆坦内心中有什么咯噔一声破碎了。他发出一声怒吼，拖着男孩站了起来。他抓着古恩衬衫的布料，把脸伸到离这个惊呆了的年轻术士只有几英寸的地方。

“这都没有关系！”他大喊，“我会做对霜狼氏族最有利的事，现在来说，就是服从古尔丹和黑手的命令。服从这条新命令！”

古恩抬头瞪着他。他炽热的狂怒立刻退去，正如它涌来时一样突然，只留下悲伤。杜隆坦又严厉地加了一句只让这个男孩听见的耳语，“如果你不服从的话，我也无法包庇你。”

古恩抬头看着他，有那么一瞬间，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奇怪的橙色光芒，然后他垂下视线叹了口气。

“我明白了，酋长。我不会给霜狼氏族带来耻辱。”

杜隆坦松开了他。古恩后退几步，拉直他的衣服，鞠了一躬然后离开了。杜隆坦目送年轻的术士离开，心中充满矛盾。古恩也察觉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有些什么不对劲。但仅仅一个天真的年轻人尝试与元素之灵联系并不能与之斗争。

不，杜隆坦痛苦地想，仅仅一名酋长也不能与之斗争。

下一个将臣服于部落威势之下的是一处圣地。

禁止萨满之道的公告颁布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向德莱尼人称为卡拉波神殿的地方进军的命令。虽然神殿坐落在影月谷附近——那里也是耐奥祖的氏族世代居住之地，影月氏族正是因此得名——但没有任何兽人之前曾目睹过这座圣殿。那是一处圣地，兽人们曾经对此抱有尊重。兽人们至今仍然对之怀着敬重，直到黑手站在他集结起来的大军面前，大声辱骂那些德莱尼人所谓的“灵性”之前。

“迄今为止我们所攻陷的城市只不过是练习，”黑手说，“很快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将摧毁他们的首都。但在我们粉碎他们最重要的城市之前，我们要摧毁他们这个种族。我们要突袭这处圣地！砸碎他们的雕像，摧毁对他们有意义的任何东西，屠杀他们的灵魂领袖。他们会失去意志，然后……然后占领他们的城市将和杀死一头瞎眼狼崽一样轻而易举。”

杜隆坦和其他全副武装骑在狼上的战士们站在一起，看着奥格瑞姆。他的老朋友一如既往地站在黑手身边。奥格瑞姆现在已经很擅长保持面无表情了，但他无法在杜隆坦面前完全掩盖住自己的感受，他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神殿是维伦的住所。奥格瑞姆和杜隆坦见到维伦那天，他只是恰好造访泰尔莫，他平时身在神殿，在那里祈祷、冥想，并且以先知的身份服务并领导他的人民。如果他今天在那，他们很可能会杀死他。杀死瑞斯塔兰已经足够难受了。杜隆坦想祈祷不要让他被迫亲手杀死维伦……如果他还有可以祈祷的对象的话。

六个小时之后，他站在通往德莱尼神殿宏伟底座的石阶顶端，涌入他鼻孔中的气味几乎令他窒息：有他现在已经逐渐熟悉的德莱尼人鲜血的味道，有屎尿的臭味和浓重的恐惧气息，还有甜腻的熏香气息。他不时跑动，吱嘎作响的靴底沾满血迹，散发出一股明显的气味，不知怎的让所有其他所有味道变得更加恶心——

杜隆坦弯下腰呕吐起来，口中一股酸味。他喘着气干呕着，直到胃中空空如也，然后用颤抖的手举起水漱口。

他听见一阵刺耳的笑声，脸颊变得通红。他转过身，看到黑手的两个儿子，雷德和麦姆，正在嘲笑他。

“就该这样，”雷德说，他仍在吃吃笑着，“他们就只配这些——我们的呕吐与唾沫。”

“没错，”麦姆随声附和，“我们的呕吐和唾沫。”

麦姆踢了一脚离他最近的一具裹着浅紫色祭服的牧师尸体，冲尸体吐了一口唾沫。杜隆坦厌恶而恐惧地背过身去，但他无法逃避。他目光所及之处，兽人们正对尸体做着同样的事：亵渎他们、搜刮他们、穿上他们染血的破裂长袍，嘲弄地走来走去。其他人则有条不紊地把雕饰精美的碗碟和烛台收入囊中，同时把那些供奉给兽人们尚不了解也不愿了解的神灵们的甜美水果踩得粉碎。黑手用又一场胜利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他找到了某种酒水，正在匆匆灌入肚中，一些绿色的液体泼洒滴溅在他的铠甲上。

难道这就是我们变成的样子？屠杀手无寸铁的牧师，搜刮他们的圣物，亵渎他们尸体的人？卡舒尔宗母……某种意义上我很高兴我们被禁止与您接触……我不想让您看到这个场面。

“他们占领了神殿，”基尔加丹说，“但他们并未找到我想要的猎物。”

基尔加丹的语调一如既往地甜美圆滑，但他的尾巴焦躁地甩动着。古尔丹的胃因为恐惧而收紧了。

“背叛者维伦一定早已得知，”古尔丹说，“毕竟他被称为‘先知’。”

基尔加丹硕大的头颅摆动着，古尔丹不得不强迫自己不要缩作一团。然后基尔加丹缓缓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他说，“如果他是个简单而愚蠢的敌人，我早该抓住他了。”

古尔丹松了口气。他的一部分自我急切地想开口询问维伦究竟对基尔加丹做了什么，竟招致了后者如此专注的憎恨，古尔丹相当确信他们属于同一种族。但古尔丹很明智地保持了沉默。在这个问题上，他能够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

“现在神殿已经陷落，可以为我们所用，伟主大人，显然那些幸存者都逃到了城市里。他们会藏在那儿，觉得自己很安全，但实际上已经被我们困在了那里。”

基尔加丹合拢他红色的手指，露出了笑容。“是的，”他说，“神殿将归属于你。黑手在他的堡垒里过得很舒服。但在你命令你的小傀儡们去进攻德莱尼要塞之前，我有件小小的……礼物要赐予他们。”

耐奥祖等待着，直到古尔丹办完事。他半眯着眼睛，看着古尔丹一封一封地写着信，他粗短的手指沾上了墨水，而他就用这些手指不时抓起一片水果或者一块肉扔进嘴里。这些信件一定相当重要，通常古尔丹会让那些阿谀奉承的抄写员来誊写这些信件。

神庙已经被……净化了，这是古尔丹的原话。那些留下来勇敢而愚蠢地面对兽人浪潮的牧师们已被兽人大军无情并迅速地屠杀殆尽。耐奥祖听说他们的尸体遭到了亵渎，他发现自己还保留了足够的同情心，这个想法仍然使他感到厌恶。那些被侮辱的尸体早就被处理掉了，他们的圣物也被拿走了。神庙的大部分区域都已被关闭，暗影议会和他们的仆从们并不需要那么多地方。有些家具被夺来供议会成员使用，其他的家具则被摧毁或者移走，换成了黑色而不祥的带刺装饰，这些装饰已经不可避免地迅速变成了部落的象征。

整座建筑被重新命名为黑暗神殿，现在变成了骗子与叛徒的居所，而非牧师与先知的家园。耐奥祖苦涩地想，而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古尔丹终于写完了信。他撒上一些粉末，吸去未干的墨水以防止涂污，然后向后靠去。他抬头看着他曾经的导师，毫不掩饰他的厌恶。

“写上地址，然后交给信使。快去。”

耐奥祖点了点头，他至今还不能接受向他昔日的学徒鞠躬，古尔丹十分清楚耐奥祖有多颓唐无用，因此并不强求。耐奥祖坐到古尔丹腾出来的椅子上，等到古尔丹沉重的脚步声消失，立刻开始读信。

古尔丹当然预料到了他会读那些信，而且实际上那些信中也没有什么耐奥祖不知道的事。他参与了暗影议会的所有会议，尽管他只能坐在黑暗神殿冰冷的石头地板上，而不能与其他掌握实权的人一起坐在巨大的石桌边。耐奥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允许参加会议，只是出于某些原因，基尔加丹希望他出席。若不是这样，他很确定古尔丹早就会解决掉他。

他的双眼匆匆扫过，那些词句令他恶心。他感到一阵无力，仿佛一只被奥雷巴树的树皮上淌下的黏稠树汁困住的苍蝇。或者说像以前被困住的苍蝇一样。他听说，这种能够产出甜美花蜜的树木要么被伐倒做成了武器，要么即将死去。耐奥祖把这些景象从脑海中挥去，开始卷起信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片没用过的羊皮纸和仍然充满墨水的墨池与笔上。

他冒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如此大胆，让他的心跳都暂停了片刻。

他迅速四下张望。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古尔丹也不大可能回来。古尔丹、基尔加丹、暗影议会——他们认为他已经是个废人，就像一头牙齿落尽，整天只会在火边取暖，直到最终陷入长眠的老狼一样无害。基本上他们是对的。

基本上。

耐奥祖早已接受了他的力量全被夺走的事实。他失去了力量，但他并没有失去他的意志。如果连他的意志也被夺走，他就再也无法抵抗基尔加丹了。耐奥祖无法直接行动，但他也许可以联系上一些能够采取行动的人。

耐奥祖颤抖着拿过另一片羊皮纸。他强迫自己停下来冷静了一会儿，才写出了能够辨认的字迹。最终，他写了一条简短的信息，吸去未干的墨水，把信件卷了起来。

老狼的牙齿落光了，但并未忘记战斗的感觉。

杜隆坦愈发厌恶日益增多的出征命令。他们不再有时间休整，只有战斗、修补护甲、吃着日益发柴变硬的肉、睡在泥地里，然后投入下一场战斗。那些敲着鼓、享受盛宴、欢笑着举行祭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天边灵魂之山完美的三角形轮廓变成了黑暗冷峻，不时喷吐出滚滚浓烟的尖塔。有人说圣山深处沉睡着一个生物，总有一天它会醒来。杜隆坦不再确定自己还能相信什么。

当信使到来时，杜隆坦接过信件，用他呆滞的双眼开始阅读。读着读着，他的双眼瞪大了，到读完的时候，他已是汗流浃背颤抖不已。他抬起头来，疯狂地想知道是否有人从他读信时的神态猜到了信件的内容。不时有兽人大步从他身边走过，尘土沾满了他们粗糙龟裂的皮肤与磨旧的铠甲。他们甚至都没有扫他一眼。

他赶紧去找德拉卡，这世界上他唯一敢与之分享这条消息的人。阅读信件时，她的眼睛也瞪大了。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她小声地说，努力使自己的表情保持平静。

“只有你。”他也同样低声说道。

“你会告诉奥格瑞姆吗？”

杜隆坦摇了摇头。他的内心一阵抽痛，“我不敢。他许下的誓言要求他告诉黑手。”

“你觉得黑手知道这件事？”

杜隆坦耸了耸肩，“我不清楚谁知道些什么。我只知道我必须保护我的人民。我会这么做的。”

德拉卡凝视了他许久，“如果我们整个氏族都拒绝这么做……我们会引起注意的。你要冒着被处罚的风险，也许会被流放或者处死。”

杜隆坦用一根手指戳着那封信，“无论如何都比我们服从这个命令要好。不，我发过誓要保护我的氏族。我绝不会把他们交给——”

他才意识到自己提高了嗓门，有人把头转向了这边，“我绝不会妥协，把他们交给这种东西。”

一瞬间，德拉卡眼中充满了泪水，她重重地抓紧他的手臂，指甲嵌到了他的肉里。“这，”她激动地说，“就是为什么我成为了你的伴侣。我为你而骄傲。”

第十九章

我为我的血统而自豪。我为能有杜隆坦和德拉卡这样的父母而自豪。我为能被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当作朋友并信任我能够胜任领导人民而自豪。

我为我父母的勇气而自豪……并且与此同时，我希望他们当时能够做得更多。但我并未处于他们当时的处境。数十年之后的现在，像我这样位于安全的位置，满足于眼下的生活，要置身事外地对他们说“你们应当这样做”或者“你们应当这么说”当然很简单。

我不对任何人做出评判，除了那些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的人，他们明白他们出卖了自己人民的生命与命运，只为满足自己一时的愿望，而且他们欣然接受了这笔交易。

对于其他人……我只能摇头，对我无需被迫做出他们所做出的决定而心怀感激。

古尔丹激动得不能自已。自从基尔加丹第一次提起之后，他就一直向往着这个时刻。他甚至比他的主子更希望事情的发展能够更进一步，但基尔加丹只是笑着，让他保持耐心。

“我已经见过他们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时机是一切的关键，古尔丹。过早或者过晚挥出的一击都无法致命，只能伤人。”

古尔丹认为这只是个奇怪的比喻，不过他明白基尔加丹的意思。但现在基尔加丹终于认为兽人们已经准备好进行最后一步了。

黑暗神殿有一座向夜空敞开的中央庭院。在德莱尼人掌管这座神殿时，这一区域是一片葱郁繁茂的花园，花园中央是一个方形的水池。侵略者们过去数周里一直在畅饮甜美清澈的池水，但从未想过向池中添水，现在水池变成了一片堆满石头与瓦砾的空地。曾经环绕着水池的树木花草早已死去，它们枯萎的速度快得令人讶异。耐奥祖和古尔丹正按照基尔加丹的要求站在干涸的水池边，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们默不作声，久久伫立。古尔丹怀疑是不是他不知怎么冒犯了他的主人。这个想法令他突然冒出一阵冷汗，他紧张地扫了耐奥祖一眼。他想着今晚

这个胆大妄为的老萨满会不会因为拒绝臣服而被处死，这个想法又使他重新振作了起来。

他的思绪飘摇不定，心中盘算着各种可以施加在耐奥祖身上的折磨，突然的一声炸雷让他俩都吓了一跳。古尔丹抬头看向天空，那里刚刚还是繁星密布，现在只剩一片漆黑的虚无。他艰难地咽下一口口水，双眼紧盯着那片黑暗。

那片黑暗突然开始翻腾涌动，看起来仿佛一片脉动着的黑暗雷雨云团。然后那团黑暗开始旋转，形成了一个漩涡。漩涡越转越快，一阵风吹起古尔丹的头发，吹动他的长袍。这阵风起初还很柔和，随后逐渐增强，直到变成狂风刮擦过他的皮肤。他脚下的大地颤动起来。他的眼角余光看到耐奥祖的嘴唇蠕动着，但他听不到耐奥祖在说什么。风声太响了，他脚下大地的颤动也太强烈了，他越来越站不稳了。

天空轰鸣着裂开了。

某种明亮而闪耀的存在尖啸着降临到古尔丹与耐奥祖面前。这个物体重重砸到地上，古尔丹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惊恐得喘不过气来，只能坐在地上，像条挣扎着的离水的鱼，直到最终他的肺想起了该如何工作，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站起身来，仍然不由自主地颤抖着，眼前所见让他再次屏住了呼吸。

这个东西矗立在他面前。它不耐烦地抖动着带蹄的四足，拍打着巨大的皮质膜翼，掀起大团泥土，它的头发更像是鬃毛，闪着绿光从脖颈延伸到后背，它绿色的眼睛像炽热的星星一般闪烁着，当它张开大嘴时，獠牙反射着这些微弱的光芒。它长着排排利齿，它的咆哮让古尔丹差点扑倒在地，因为恐惧而号啕大哭。不知怎的他竟还能站着，在这个怪物面前保持着沉默。这个怪物举起它紧握的拳头用力挥舞，然后低下头，看着这两个颤抖着缩成一团的兽人。

那是什么怪物？古尔丹在心中尖叫。

基尔加丹突然现身，他俯视着古尔丹，大笑起来。

“看吧，这是我的副官玛诺洛斯。他一直是我的得力助手，而且会继续出色地为我效力。在其他的世界，他们称他为破坏者。但在这里，他是救赎者。古尔丹，”基尔加丹轻声说道，古尔丹再次涌起一股无助而不适的感觉，“你知道我许诺给你的人民的是什么。”

古尔丹用力吞下一口唾沫。他不敢看向耐奥祖，他能感受到耐奥祖正牢牢盯着他的后背。

是的，他十分明白基尔加丹提出的许诺。超乎想象的力量……和永恒的奴役。基尔加丹曾向耐奥祖许诺赐予他们力量以换取对兽人的奴役，但耐奥祖这个懦夫他迟疑了，他不想给他的人民带来毁灭的命运。

古尔丹则毫无这些顾虑，他只想着基尔加丹曾经承诺过的奖赏。

“我明白，伟主大人。”古尔丹说，他为自己语调中的力量与坚定而感到惊讶，“我明白，我接受主人您的慷慨赐予。”

基尔加丹微笑着。“很好，”他说，“你比你的前任要聪明。”

古尔丹自信而得意地转身，幸灾乐祸地看着耐奥祖。年迈的萨满哀求地看着他曾经的学徒。当然，他不敢吱声，但他也无需开口。即使在暗淡的星光下，他脸上的表情也清晰可辨。

古尔丹露出獠牙，唇边浮起一抹微笑，然后他转身看向玛诺洛斯。它看上去仍然气势逼人，但古尔丹内心对力量的渴望早已将他脸上的恐惧一扫而空。他盯着眼前这个怪物，明白它和他自己一样，为他们共同的主子所倚重。他们是战友。

“只有一种特殊的刀刃才能完成我让你去做的事，古尔丹。”基尔加丹低语着伸出手。他掌心有一把匕首，与他巨大的手掌相比显得异常渺小，但古尔丹亲手握住这把匕首时才发现它其实相当大。

“这把匕首是用远处那座山中的火焰中熔铸而成的，”基尔加丹指着那座浓烟滚滚的山峰说道，“我的仆从花了很长时间努力劳作才把它打造出来。你明白该怎么做，玛诺洛斯。”

怪物点了点巨大的头颅。它摆动尾巴平衡着自己的身躯，两只前腿跪下，伸出一只手。它把手转向上方，露出手腕处比较柔软的肌肤。

古尔丹犹豫了一瞬间。如果这是某种诡计，或者考验怎么办？如果基尔加丹实际上并不希望他这么做怎么办？如果他失败了怎么办？

如果耐奥祖才是对的怎么办？

“古尔丹，”基尔加丹说，“玛诺洛斯在许多方面相当出名，但其中不包括耐心。”

玛诺洛斯低声咆哮着，绿色的眼睛中光芒闪动。“我等不及看看会发生什么了。发生在你所有的人民身上……动手吧！”

古尔丹用力吞了一口唾沫，他举起那把匕首，把闪烁着的刀刃对准玛诺洛斯手腕上露出的肌肤，然后用尽全力向下刺出。

玛诺洛斯痛苦地吼叫着，它喷出的气息掀飞了古尔丹。古尔丹头晕眼花，他抬起头眨了眨眼，努力看得更清楚些。

液态的火焰从伤口中流出，闪耀着恶心的黄绿色光芒，涌入德莱尼牧师的池子。与玛诺洛斯庞大的身躯相比，那道伤口微不足道，但鲜血从中滚滚而出，仿佛一道瀑布。古尔丹隐约意识到那个软弱的耐奥祖正在哭泣。古尔丹无法将视线从眼前的景象上移开，邪恶的鲜血从这个生物身上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玛诺洛斯因为疼痛而咆哮着，身体剧烈颤动。他站起身来走到池边，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那些从他亲手割开的伤口中流出的液体。

“看吧，这就是破坏者之血，”基尔加丹满意地看着这一切，“这会烧尽不愿臣服于你的一切，这将抹去一切犹豫、迷惑或者半信半疑的念头。它会带来一种渴求，这种渴求可以被导向你所选择的任何方向。你那小小的傀儡认为他统治着部落，但他错了。暗影议会认为他们统治着部落，但他们也错了。”

古尔丹的视线从池中仍然自玛诺洛斯手上的手臂上喷洒而出、闪着光芒的绿色液体上移开，转而专注地盯着基尔加丹。

“古尔丹……很快你就将统治部落。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他们渴望着你将给予他们的东西。”

古尔丹又扭头看向那池流动的液体。

“将他们召唤而来。满足他们的渴望……激起他们的欲求。”

号角在黎明前吹响，大家已经渐渐对这声唤醒整个部落，并召唤他们在中庭集合的号响习以为常。杜隆坦彻夜未眠，他已经不太睡得着了。他和德拉卡沉默着起身，开始着装。

他突然听见她抽了一口气。他立即转身，看到她正睁大双眼瞪着他。

“怎么了？”他问。

“你的……你的皮肤。”她低声说。他低头看向自己裸露的胸膛。他的皮肤干燥皲裂，当他抓挠的时候，那下面的皮肤看起来……是绿色的。他想起不久之前，自己在年轻的古恩的皮肤上也看到了同样的色泽。

“只是因为光照而已。”他说，试着平息他俩心中的疑虑。可德拉卡不会这么容易就被说服。她举起自己的手臂也挠了起来，她的皮肤也是绿色的。她

抬起头，漆黑的双眼直视杜隆坦。他们都看到了，这不是因为光照产生的错觉。

“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德拉卡问。

杜隆坦无法回答。他们继续无言地穿着衣服，当他们走到外面的庭院中等待的时候，杜隆坦不时偷瞄自己的手臂，布满凹痕的金属铠甲掩盖着他带着绿色色泽的皮肤。

集合的命令是昨天下午和几个年轻兽人训练时发布的。杜隆坦依旧无法习惯看到这些几个月之前才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们，现在已经能以出奇强大的力量挥舞长剑和战斧。他们看起来很满意自己当前的状态，甚至有些高兴，但杜隆坦每次看到他们时都要克制自己摇头的冲动。

杜隆坦发现自己甚至对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压根不感到好奇，肯定依旧和以前一样——屠杀、破坏，然后亵渎尸体。最近就连阵亡的部落成员的尸体都被留在了他们倒下的地方，只取走了他们的武器与盔甲以供活人使用。有时阵亡者的朋友和家人会对尸体草草鞠上一躬，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少见。以前他们会把那些光荣牺牲的战士们带回家，在隆重的仪式中将他们放上火葬堆，将他们的灵魂送去与先祖之魂相聚。现在，他们没有时间来进行仪式，准备火堆，或是理会先祖之魂了。没有时间再去管那些死者了。似乎他们干什么都没有时间，除了屠杀德莱尼，还有修补他们的武器和盔甲，以便部落成员能够再次出动继续这项任务。

他目光呆滞地站在庭院里，等待着命令。黑手骑狼来到堡垒门前，在那里大家都能看清他。今天刮着风，没有什么能阻挡大风刮进这个荒凉的地方，各个氏族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

“我们要进行一场远征，”黑手喊道，“我希望你们已经听从我的吩咐准备好了补给。战士们，准备好武器，穿好盔甲。治疗者们，准备好药膏、药剂和绷带。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我们要先向荣誉进发。”

他抬起一只手，指向远方突向天空，喷吐着滚滚浓烟的阴暗山峰。

“那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我们将登上山峰……而在那发生的一切将流芳千古。那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兽人们将了解一种我们从未品尝过的力量。”

他停下来，让这些话渗入大家的内心，然后点点头，显然对迅速传遍人群的窃窃私语十分满意。

杜隆坦身体绷紧了。那么……就是今天了……

黑手从不多费口舌，他用一句话结束了他的动员讲话，“出发！”

部落成员急切地涌上前去，黑手所说的话使他们充满了好奇和兴奋。杜隆坦扫了一眼德拉卡，她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对他计划的支持。然后他强迫自己拖着沉重的步伐，跟上了人流。

一条狭窄陡峭的小路通向那座浓烟滚滚的山峰半山腰处一片开阔的高台。在杜隆坦眼里，那片山体仿佛是被干净利落地一剑切下，完美得不自然。这个想法让他毛骨悚然。最近他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似乎都那么不自然。三片磨光的黑色石板排成一排，半插进土里。石板看起来美丽却不祥。兽人们穿着全副盔甲，带着武器和补给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山路，都已经精疲力竭，杜隆坦心中好奇这一切究竟所为何事。在战斗前消耗战士们的体力毫无意义。也许进攻的时刻会稍晚一些，在他们休息之后的次日。

出乎杜隆坦的意料，当所有人都抵达并且安静下来之后，出来向他们说话的不是黑手而是古尔丹。

“就在不久之前，”古尔丹说，“我们这个种族还四分五裂。我们当时一年团聚两次，而且只是唱歌跳舞敲鼓狩猎。”

他说话的腔调中充满轻蔑。杜隆坦垂下视线。数百年来，各个氏族都在科什哈格节聚在一起，这不像古尔丹的语调中暗示的那样，是什么愚蠢的事，反而神圣且富有力量。正是科什哈格节使各个氏族不会彼此攻击。但身边兽人们的反应却让他觉得这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他们也不满地咕哝着，狂热地挥舞着手中的武器，看上去对此十分惭愧，就连那些曾是萨满的人们也是如此。

“但现在，看看我们！我们并肩而立，各个氏族紧密相连，嘲颅氏族紧邻着龙喉氏族，雷神氏族挨着战歌氏族，我们都团结在黑手有力而高瞻远瞩的领导之下——他正是你们选出来统一你们的。为了黑手！”

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但杜隆坦和德拉卡并未参与。

“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以及那些选择与我们结盟的存在的庇佑下，我们日益强大，我们日益自豪。过去两年中我们在技巧与技术上取得的进步比过去两个世纪都多。曾经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威胁已经被打破，现在只需要最后一击就能让它永劫不复。但首先……首先，我们必须宣誓投身于这一事业，并且受领祝福作为相应的回报。”

他弯腰举起一个奇怪的杯子。那杯子看上去仿佛是用某种动物的犄角雕成的，但杜隆坦从未见过什么动物长着这么大的角，即使是裂蹄牛。它也是黄色的，带着弧度，上面雕刻着奇怪的符文。当暮色逐渐降临时，那些纹路仿佛散发着微光。那杯中装着的东西也发着光。当古尔丹把杯子举到自己面前时，一抹诡异的黄绿色光芒从下往上照亮了他的面孔，映出形状扭曲的阴影。

“这是统一之杯，”古尔丹毕恭毕敬地说，“这是重生之杯。我请各个氏族的领袖饮下这一杯，而他则会请自己氏族中他希望接受祝福的人饮下这一杯。这祝福来自于那个曾对我们无比慷慨的存在。谁愿意第一个上前，宣誓他的忠诚，接受这一份恩赐？”

古尔丹微微转向右边，朝着黑手。黑手笑着，刚张嘴想说什么，一声熟悉而野蛮的声音划破夜空。

不，杜隆坦心想。不……不要是他……

德拉卡紧紧握住杜隆坦的手臂，“你要警告他吗？”

杜隆坦的喉咙动了动，但说不出话来。他摇了摇头：不。他曾经把这个身材纤细但威严，正大步流星向前走去的兽人视为朋友。但他不能冒险暴露自己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即使是为了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也不行。

战歌氏族的酋长穿过人群站到了古尔丹面前。黑手有些不悦地看着地狱咆哮，显然古尔丹和黑手都打算让大酋长第一个喝。

古尔丹迅速挂上笑脸。“你总是第一个抓住机会，我亲爱的格罗玛什。”他微微鞠躬，把装满旋动着的绿色液体的杯子递给格罗玛什。杯中涌起阵阵热量和光芒，令格罗玛什那张原本就涂满油彩，令敌人惊惧而令盟友钦佩的脸变得更加可怖。

格罗玛什毫不犹豫，他把杯子举到唇边，痛饮一口。杜隆坦看着他，紧张地等着接下来的反应。也许送来那封信的人并不是为了他好，也许那是个陷阱——

古尔丹几乎没来得及从格罗玛什手中接过杯子，格罗玛什突然浑身僵硬地颤抖起来。他弯身下去，好一会儿都没直起身来，人群开始担忧地窃窃私语。杜隆坦惊恐地瞪着格罗玛什，看着他躬下的身体搏动着，颤抖着。就在他眼前，格罗玛什作为兽人而言原本有些瘦削的肩膀变宽了，他的铠甲在他新生的强健身躯上嘎吱作响。格罗玛什慢慢站起身来。他和过去一样高，但那种绿色的液体重塑了他的身躯，让他更加强壮健硕，他望着人群。

杜隆坦看着他安详健壮的脸，除了他的刺青下巴之外……完全是绿色的脸。

格罗玛什仰起头，再次发出长啸。他的吼声比杜隆坦以往听到的更加响亮，仿佛是一把声音组成的利刃，穿透人们的身体，把他们切碎，令他们血流

不止。杜隆坦捂住了耳朵，就像其他所有人那样，但他无法把视线从格罗玛什脸上移开。

格罗玛什的双眼现在泛着红光。

“你感觉怎么样，战歌氏族的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古尔丹用出奇温和的声音问。

格罗玛什的狂喜是如此激烈，看上去近乎于痛苦。他似乎在组织着语言。“我感觉……无以伦比！我感觉……”他停下来，第三次发出吼叫，就像是原始的咆哮，“给我德莱尼人的血肉，让我撕碎他们！在我脸上涂上德莱尼的鲜血……我将痛饮这些鲜血，直到我喝不下为止！我要他们的血！”

他热切的激情使他的胸膛起伏，他的双拳一张一合。他看上去仿佛已经准备好了赤手空拳进攻整座城市……而杜隆坦觉得他确实能够取胜。地狱咆哮示意他的氏族上前。

“战歌的勇士们！上前来啊！你们都不会拒绝这种狂喜！”

战歌氏族的战士们涌上前去，他们都急于体验他们酋长刚刚体验过的一切。杯子在人们手中传递，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啜饮杯中的液体。他们每个人都因为痛苦而颤抖了一会儿，每个人都熬过了那阵痛苦，都显得兴奋无比而且明显更为强大，所有人的眼睛都闪着红色光芒。

黑手看着这一切，眉头越皱越紧。当最后一名战歌兽人喝过杯中的液体后，他嘟哝了一声。“让我喝！”他要求道，抢过杯子大口灌下。有那么一会儿，黑手紧紧掐住自己的喉咙，但当杯中那蕴含着黑暗魔力的不知什么东西发挥它邪恶的效力时，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早就脱掉了自己的盔甲，因此他的肌肉在他绷紧的绿色皮肤下起伏着生长的过程清晰可见。当他最终抬起头来时，眼中也冒着红光。他向两个儿子挥手示意，雷德和麦姆胡乱推开其他兽人冲上前来。杜隆坦看到黑手的女儿格里赛达犹豫了一下，也跟上前去。黑手嗤笑地看着她。

“没叫你。”他厉声说道。格里赛达仿佛挨了一拳，退了回去。杜隆坦一直很喜欢这个女孩，他不由得松了一口气。黑手打算羞辱她，但实际上，他不经意间给了她一份大礼。黑手还向奥格瑞姆打着手势。

“来啊，我的朋友奥格瑞姆！来和我一起喝！”

即使现在，即使当他最亲密、交往最久的朋友被叫去喝下那黑暗的液体时，杜隆坦也无法开口。但谢天谢地，他不需要开口。奥格瑞姆低下了头。

“我的酋长，我不能夺走您的这份荣耀。我是您的副手，而非酋长，我也不妄图酋长之位。”

杜隆坦宽慰地垂下了头。奥格瑞姆也注意到了杜隆坦看到的东西，即使他事先并没有得知杜隆坦获得的信息。他并非傻瓜，他有自己的灵魂，而他也不会向那种会折磨身体，使眼中燃起凶险光芒的力量屈服。

其他的酋长排起了队，迫不及待地想要接受令两名最负盛名而广受尊敬的酋长如此兴奋的这份祝福。杜隆坦没有动身。德雷克塔尔靠过来向他耳语，“我的酋长——您不想要这份祝福吗？”

杜隆坦摇了摇头，“不。我也不会允许任何氏族成员去喝。”

德雷克塔尔惊讶地眨了眨眼，“但……杜隆坦，显然喝下这种液体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与激情！不喝就太傻了！”

杜隆坦摇了摇头，回忆着那封信的内容。他起初有些生疑，但现在他十分确定。“我喝了才傻呢。”他低声说，当德雷克塔尔打算反驳时，他瞪了这位曾经的萨满一眼，让他闭嘴。

出乎杜隆坦的预料，德莱尼先知维伦的话突然不请自来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我们选择不出卖我们的人民，使他们遭到奴役，所以我们被流放了。杜隆坦心中深深明白一旦兽人们喝过这个杯中的东西，他们的意志将不再属于他们自己。古尔丹所做的正是德莱尼人的领袖在他们原先的星球上曾经做过的事。历史正在重演，现在是杜隆坦为了他的人民而公然反抗他的领袖。也许他和他的氏族很快就会像德莱尼人一样，成为“被流放者”。这没有关系，他所做的是正确的。他意识到现在除了他之外的酋长们都喝过了，他所害怕的一刻就在眼前。

古尔丹挥手示意他上前。“伟大的杜隆坦！泰尔莫的英雄！上前来加入其他酋长们吧。亲自喝上一口！”杜隆坦强迫自己面不改色。

“不，古尔丹，我不会这么做。”

在火炬的照耀下，杜隆坦可以看到古尔丹右眼旁的一条肌肉抽动了一下。

“你拒绝？难道你认为你比其他人更强？你认为你不需要这份祝福？”

其他酋长皱起了眉头，他们疲惫地喘着气，仿佛刚刚奔跑过，他们的眉毛被汗水浸透发亮。

杜隆坦没有上钩，“这是我的选择。”

“也许你氏族中的其他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古尔丹说，挥动双手，扫过整个霜狼氏族，“那么你会让他们喝吗？”

“不会。我是霜狼氏族的酋长。这是我的选择。”

古尔丹从黑曜石板上走下来，大步走向杜隆坦。他靠过来，在杜隆坦耳边低语，“你究竟知道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毫无疑问，这个姿态意味着恐吓，但杜隆坦心头充满了新的希望。古尔丹感觉受到了威胁，但他没有在晚上派出刺客来解决这个他心中所认为的麻烦，而是试图威吓杜隆坦使他屈服。他刚刚的行为确认了那封神秘信件内容真实无疑，而且暴露了他并不知道那封信是由谁所写。杜隆坦意识到他能够活下来，继续保护他的氏族。

他也同样低声说：“我知道得足够多。你永远不会发现我是怎么知道的。”

古尔丹退后，挤出一个微笑，“这确实是你的选择，加拉德之子杜隆坦。既然你自己拒绝了这个祝福，那么你必须承担相应的代价。”

古尔丹话里有话，但杜隆坦并不在乎。未来某一天，也许他会担心古尔丹谋划对付他的办法。

但不是今晚。

古尔丹回到了他的位置上，向着人群呼喊：“所有希望接受我们的恩主，伟大的基尔加丹祝福的人，都已经得到了祝福。把这里当做圣地吧，因为兽人们在这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变得远比我们天生的更加强大。把这座伟大的山峰视为基尔加丹的王座吧，他安坐于此，注视并祝福着我们继续努力自我进化，以达到自己能达到的最佳状态。”

他向后退去，冲黑手点点头。黑手双眼泛着红光，盔甲反射着火炬闪烁的火光，举起双手高喊：“今夜我们将创造历史。今夜我们将攻克我们的敌人仅存的最后要塞。我们将把手脚从他们的躯体上撕下，我们将沐浴在鲜血之中。我们将像他们最可怕的梦魇一样席卷他们首都的街道。鲜血与雷鸣！胜利属于部落！”

杜隆坦目瞪口呆。今晚？他们没有讨论过任何策略。黑手所说的可不是什么小城镇或者村庄，而是德莱尼的首都。这是德莱尼人最后的栖身之地，他十分确定他们会比之前更加激烈地反抗，就像困兽之斗。他想起了那些建成的巨大战争机械，他知道黑手已经命令它们开拔——杜隆坦和其他人都不知道它们去往何处。

疯狂，这真是疯狂。

他看着身边狂吼着的人群，他们的双眼都变成了闪着猩红光芒的一对小孔，他意识到疯狂这个词比他所想的更加贴切。

那些啜饮过那个污秽的杯子里的东西的人的确都疯了。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在火边舞动着，他挥舞着刚刚变得更加粗壮的双臂，仰起头，火光照耀在他曾经是棕色，现在已经变成绿色的皮肤上。杜隆坦厌恶地看着那些闪着红光的眼睛，因为恐惧而感到一阵眩晕，这与术士们所指挥的那些被奴役的生物是如此相似；还有那绿色的皮肤，这种绿色已经染上了那些像古恩一样的术士们的皮肤，甚至已经开始染上杜隆坦和他衷心深爱的人的皮肤。

他想起了那封信的内容，用一种除了萨满与氏族首领这样学识渊博的人之外，没什么人能看得懂的古老语言写就：

你将被要求喝下一些东西。拒绝。这是扭曲灵魂之血，而且会扭曲你和其他所有喝下它的人的灵魂。它将永远奴役你。为了对我们曾珍视的一切的爱，一定要拒绝。

那种古老的语言中有一个词来表示“扭曲的灵魂”。

那就是术士们一直操纵的东西，但他们也只能勉强控制而已。那些杜隆坦曾视作朋友与敌人的双唇中流过的液体，就是一个这种东西的血。杜隆坦看着那些现在不知如何与兽人们联结在一起的扭曲的灵魂在火光照耀下疯狂舞动，然后冲下山狂奔而去，带着扭曲的怒火与能量，杀向这个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城市。

扭曲的灵魂。

狄蒙。

恶魔。

第二十章

我曾与许多当沙塔斯城被摧毁时就在现场的人交谈过。当我向他们问起这件事时，他们都十分迷茫，什么都回忆不起来。即使是德雷克塔尔，他能记得许多事情，而且惊人的清晰，但当我问到细节时他也是迟疑不定，吞吞吐吐。那些曾喝下恶魔之血的人只记得他们曾感受到的那种狂怒，却完全不记得他们在那狂怒的驱使下做过的事，仿佛他们才刚刚把恶魔之血吞入口中。即使是那些并未喝过恶魔之血的人，那些包括德雷克塔尔在内的一小部分人，即使是他们也无法回想起那些细节。仿佛那场暴行本身过于可怕而希望被人们忘却。

毫无疑问，有些德莱尼在那场袭击中幸存了下来。我曾亲眼见过那些忧伤而可悲的身影，他们曾经是高贵骄傲的德莱尼，现在却只能无助地游荡在艾泽拉斯的大地上，内心软弱而破碎，为自己的家园哭泣。这些“失落者”是如此的可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如此模糊，而我为之感到抱歉。这样的时刻虽然可能十分黑暗，但不应当被遗忘或掩盖。然而这对修史人来说是一个挑战。

兽人们沿着小道冲下山去，内心燃烧着对毁灭的野蛮渴求。有的人心中完全充满了狂怒与憎恨，甚至向他们跑过的石块挥动武器。有人咆哮着，发泄心中的怒火；其他人则一脸阴郁，保持着死亡般的沉默，积蓄酝酿着他们所有的能量，留到合适的时候再爆发出来。

在这漫长的奔跑中，杜隆坦更害怕的反而是他自己的同胞，这些他曾经称为朋友的人，现在比任何挥舞着大棒的食人魔或者任何塔布羊群……或任何被激怒而奋起反击的德莱尼人更加可怕。他满身冷汗，双腿直打哆嗦，但他并不是为自己而担忧。他害怕即将发生的事——并非为了那些德莱尼人，因为显然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却是在为了兽人而担忧。在他们向着沙塔斯冲去的那一刻，他已无法再将他们称为部落。

忽然，一阵可怕的震动令他们摔倒在地。他们挣扎着起身，转头回望着他们的来处。

山峰似乎刚刚炸开了。熔岩喷入夜空，向上飞射，随后落在参差的山峰上，四处飞溅。熔岩散发着炽热的光芒，仿佛兽人们刚刚喝下的恶魔之血，虽

然它的颜色是橘黄而非诡异的绿色。越来越多熔融的岩石从山中喷涌而出。眼前的景象壮观、令人着迷而又无比可怖。

兽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队伍中爆发出一阵欢呼。他们为这座山，基尔加丹的王座，赐福于他们的奋斗而欢庆了一阵，随后转身继续奔向杀戮。

在离城市一里远时，他们放缓了脚步。这里有一片最近才开辟出来的空地，最先抵达的一批兽人面面相觑。命令中让他们在此集合，他们的那些战争机器本应早已部署在此。

然后什么东西毫无预兆地在他们眼前现身。兽人们向后退去，发出嘶嘶声，本能地向那个高大的东西发出充满敌意的低吼。他矗立在他们面前，比最高的食人魔还要高上三倍，从他分叉的蹄子到他甩动着的尾稍，从他高挺的犄角到他锋利的黑色指爪，他通体红色。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身形，但他的外形……杜隆坦瞪着这个生物，觉得对方看上去完全就像是一个外表殷红的巨大的德莱尼。他突然意识到兽人们已经深深介入了一场个人冲突之中，这冲突本与他们毫无瓜葛，这个想法如同海潮一般冲击着杜隆坦的内心。

“已经宣誓效忠于我的人们，你们无需害怕，只需欢庆！”那个生物高喊着，声音深入骨髓，“我就是基尔加丹，美丽的存在，我从一开始就与你们同在。而在你们正迈向有史以来最为荣耀的战斗的此时此刻，我也与你们同在。那些邪恶的德莱尼人曾密谋对抗你们，他们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藏起了一整座城市。但你们仍然摧毁了那座城市，以及其他城市，甚至攻克了他们的神殿。眼下就只剩下这最后一场战役，从此之后他们的威胁就将被彻底消除。”

“曾经在你们眼前藏起泰尔莫城的绿色宝石，现在隐藏着他们的毁灭。Kehla mensamir，solay lamaa kahl！”

幻象消散了。十几台投石机、攻城锤和各种各样的攻城武器出现在他们眼前。食人魔们站在这些战争器械旁边，他们沉默地伫立着，迟钝的脸上写满了坚定。他们握着适合他们体型的武器，杜隆坦意识到他们至少有三十多人，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使得那些巨大的武器看上去仿佛玩具。

“还有更多……”基尔加丹说着，挥动双手。术士们全都尖叫着抱住自己的头，但片刻之后他们眨了眨眼，笑了起来。“你们已经习得了新的咒语。充分使用这些法术。消灭德莱尼，就是现在！”

他仿佛打开了一扇门，嗜血的兽人们一跃而起。有些人冲向那些足以攻陷城池的器械，用杜隆坦从未见过的力量向前推动着这些武器。食人魔们立刻走向其他武器，轻快地推动着这些巨大而沉重的武器。其他兽人则早已深深沉浸在嗜血之中，直接冲向城市的方向。杜隆坦不知道他们到那儿之后会做出什么事，但他与他的氏族只能尽职尽责地紧随其后。

食人魔和兽人们推动的攻城器械轰鸣着平稳向前。但还没等它们进入阵地，保护着城市的城墙就已经遭到了攻击。发着绿光的巨大石块从天而降，砸入城中。城墙上立着的箭塔和堡垒被撞得粉碎，就连城墙本身也有好几处地方开始崩裂。但袭击不只包括从天上落下的巨石，还有从巨石落地处站起来的东西。

似乎由同样发着绿光的石头组成的怪物站了起来，从容不迫地以可怕的速度开始冲锋。它们敲打着城墙，投石机抛出的普通石块也加入了进来，还有粗大的树干撞击着高大的城门。两名食人魔用他们的木棒猛敲着大门，木门在他们的捶打下颤抖着。杜隆坦能听到城中的德莱尼人与这些怪物——他听到一名术士把它们叫做“地狱火”——战斗时发出的愤怒与恐惧的呼喊。大多数术士都驱使着这种新仆从，但还有一小部分人仍然控制着那些他们更熟悉的小型怪物。

在这样的攻击下，城市坚持不了多久，随着一声破裂的巨响，一整段石墙崩塌了。狂暴的兽人和咆哮着的食人魔潮水般挥舞着武器呼啸着涌进了这个缺口。杜隆坦呆立在原地，脚下生根，看着兽人们战斗、杀戮和死去。

他先前在激烈的战斗中所见到的狂躁与暴怒和他眼下所见完全无法相比。兽人们根本没有战术，丝毫不打算防御，需要撤退时也无人下令。这只不过是杀戮，他们给敌人带去死亡，也迎来自己的死亡，他们无谋地冲入布下陷阱的死路。无谋的食人魔们向来这么做，他们沉重地倒下，尸体上涌出鲜血，杜隆坦并不对他们感到哀伤。但是兽人们……他们无暇考虑任何事，除了他们血液中涌动着的冲动，和他们喉中涌出的战吼。

几十……不，不，几百人会在今夜死去。大量的伤亡将使这座城市无法再居住。当太阳升起时，蓝色与绿色的尸体将遍布街道。但眼下，只有屠杀与混乱，以及无尽的疯狂。杜隆坦挥舞着他的战斧，因为他不战斗就只有死亡，而即使是现在，即使他明白他的人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黑暗的道路，他也不希望死去。

基尔加丹与玛诺洛斯并肩而立，看着带着地狱火的绿色流星撞向地面。

“他们像一大群虫子一样。”玛诺洛斯嘟哝着。

基尔加丹满意地点了点头，“的确。这景象真是美丽，我很满意。”

“接下来呢？”

基尔加丹转向他的副官，视线中带着些许惊讶，“接下来？没有什么接下来了，至少这里没有了。兽人们已经实现了我的目的。你的血液点燃了他们，我的朋友。这血液最终将吞噬他们，除非他们能有地方发泄。而唯一的发泄就是寻找并屠杀这个世界上所有剩下的德莱尼。”

他看着远处的绿色光芒中燃起大火。

“你在这里的目的实现了，不错，”玛诺洛斯说，“阿克蒙德总是抱怨你在浪费时间，我们的主人在其他地方还需要我们。”

基尔加丹叹了口气，“你说得对。萨格拉斯十分饥渴，而他对我已经足够耐心了。我的确还有一个遗憾——我没法亲眼看到他们消灭维伦。好吧，知道这会发生也够了。我们走吧。”

他做了个手势，他和他的副官都消失了。

“你说他不在那，什么意思？”古尔丹尖叫着。这不可能。

“我说的是，”黑手咆哮着，“我们搜遍了整个城市，找不到维伦。”

“也许是哪个性急的大兵先找到了他，又毁了他的尸体。”古尔丹紧张地说。这不是个好消息。他让黑手找到先知维伦的尸体，把他的头带回来。他要把这当作献给基尔加丹的礼物。

“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黑手说，“但根据你告诉我的，即使他被砍成了碎片，也不会被误认为普通的德莱尼。”

古尔丹摇了摇头，感到不安又有一些厌烦。德莱尼有着蓝色的皮肤与黑色的头发，他们的先知维伦则有着灰白的皮肤和白色头发，只要他还留着一片完整的皮肤，就能被认出来。

“你们搜遍城市了？”

黑手的眉毛拧到了一起。“我说过我们搜了。”他阴沉地说。他的呼吸急促起来，眼睛因为心中积蓄的怒气而愈发通红。

古尔丹点了点头。虽然兽人们沉醉于嗜血之中，他们也不可能找不到一具他们的领袖希望找到的尸体。奖励太过于丰厚了，而如果他们错过了那具尸体，随之而来的怒火也太过于可怕了。

维伦不知怎的逃脱了，这意味着也许还有其他的德莱尼。突如其来的惊慌让他心跳加速，他不知道有多少德莱尼逃出了他的手心……以及他们究竟去了这个广阔世界的哪个角落。

维伦曾拥有一整座满是助手、牧师与仆从的神殿，可以在里面冥想与祈祷。而他现在栖身斗室，只有少数几个德莱尼人还拥有自己的房间。他把紫色的水晶握在手中，没有注意到奔涌而出的眼泪正无声地沿着他的脸颊流下。

他目睹了城市的沦陷。他曾想要留下，在战斗中施展自己并非微不足道的法术，但选择这条道路就意味着死亡——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死亡，而是他的人民的死亡。他的人民们眼下需要的并非一位将领。那些兽人体内已经渗入了恶魔之血，他们心中燃起了对杀戮的渴望，这种渴望将永远无法平息，即使他们杀掉了德拉诺的每一个德莱尼人，这种渴望只有当死亡使他们的尸体变得僵硬时才会消散。基尔加丹与萨格拉斯的燃烧军团现在已经掌控了他们。兽人们人多势众，他们还有食人魔与术士，以及狂怒，这种狂怒能将他们的肉体和精神提升到任何有理智的头脑都不敢尝试的境界。维伦无计可施，只能让城市沦陷，因为他所能做的一切都不可能拯救这座城市。

兽人们也同样无可救药。部落最终获得救赎的微弱希望仅存于那唯一一个没有喝下恶魔之血，没有签订那个契约，还掌控着自己的意志与内心的氏族之中。八十个兽人，却需要对抗十几个氏族，其中大多数氏族规模比他们要大得多，而这些氏族的大酋长则是他们之中最糟的。从今往后，任何德莱尼人遭遇兽人时，都会把他们视为疯狂的野兽，需要被迅速而仁慈地消灭的畜生。德莱尼人明白，虽然兽人们并不完全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死。

维伦曾经考虑过放弃城市，当兽人们到来时留给他们一座空城，他希望拯救尽可能多的德莱尼。但拉洛希尔说服了他这并不可行，这位语速飞快的聪明将军在瑞斯塔兰死后接任了他的职位。

“如果没有足够数目的德莱尼人被杀害，”拉洛希尔说，他的语调柔和而富有感情，但仍然坚定如铁，“甚至都无法暂时满足那种占据他们身心的嗜血渴望。他们会仍然饥渴，他们会闻到我们刚留下的气息，并追踪着这种气息找到我们。那些逃走的人也会死去。他们必须相信自己已经杀死了我们大多数人，而为了使他们相信……这必须是真的。”

维伦惊恐地瞪着他，“你是要让我故意派我的人民去送死？”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在阿古斯逃避的是什么，”拉洛希尔说，“我们牢记这一切。我们牢记基尔加丹的所作所为，牢记在我们人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当时愿意——现在也愿意——为了保留哪怕我们种族的一小部分不受腐蚀而慷慨赴死。”

那时维伦垂下了目光，心头疼痛不已，“如果兽人们相信他们已经杀光了我们，除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之外，基尔加丹就会感到满意，他会离开。”

“兽人们会非常痛苦。”拉洛希尔说，看上去并不难过。鉴于兽人们最近对德莱尼人的所作所为，维伦无法责备他。

“是的。而我并不怀疑他们会继续追杀我们。”

“但他们用来追踪几十个德莱尼人的方法和他们怀疑我们还有数百人存活下来的方法将会不同，”拉洛希尔说，“尽量表现得无助和分散将是我们的优势。”

维伦不安地抬头看着拉洛希尔，“你说来简单。但这最终并不是你的决定，而是我的。是我必须和他们说，‘你——你还有你的家人跟着我来活下来。而你、你和你——你们要留下来，让那些因为恶魔疯狂的兽人们把你们撕碎，全身洒满你们的鲜血。’”

拉洛希尔什么也没说。他也无话可说。

维伦与他选出来去送死的每一个人民交谈过，他拥抱并祝福了他们，取走了对他们意义重大的物件，并向他们保证将亲自确保这些物品能够完好保存下来。他看着这些必死的人修补着他们的盔甲，打磨他们的刀剑，他们泰然自若，没有流泪，仿佛他们的结局尚未注定。他看着这些人列队远去，唱着古老的歌曲，走入城墙之中，等待着被钉锤、战斧或长矛终结生命。

维伦不能与他们同去。他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只有他存活下来，德莱尼这个种族才能继续生存。但他已经使用水晶看到了这场战役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感受的痛苦如此强烈，又是如此纯粹。这些人的牺牲将不会白费。

兽人们并不知道赞加沼泽，他们还没有找到这处藏身之地，而且如果要维伦说的话，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在这里，德莱尼人最智慧的头脑将继续研究利用并引导种种能量的方法，以保卫存活下来的一小撮德莱尼人的安全。他们将在这里休养生息重整旗鼓，治疗、等待并祈祷他们最终骗过了欺诈者基尔加丹，逃出了他那可怕的注视。

兽人们夺走了三块宝石，但维伦仍然保有四块宝石：幸运之吻、风暴之眼、纳鲁之盾，当然还有灵魂之歌。虽然他与克乌雷之间的纽带已经十分微弱，但这位纳鲁仍然活着。

即使当眼泪从他苍白的脸庞滴到紫色的水晶上，即使当他为这众多生灵的逝去的悲剧而悲痛时，德莱尼人的先知维伦仍能感到自己的内心涌动着希望。

第二十一章

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

我们已经抛弃了这个世界的平衡与和谐，因此元素之灵也抛弃了我们。恶魔们把守着沃舒古的入口，阻绝了我们与先祖之魂的联系。大多数兽人出于对权力与力量的渴求而欣然饮下的那恶魔之血，已经腐化了我们的肉体与灵魂。然后，然后——当我们在古尔丹的“指引”之下对我们自己做了这一切之后，基尔加丹背弃了我们。于是所谓的死亡时代降临了。

愿这样的时代永不再来。

“我该怎么办？”古尔丹无法相信他竟然亲口说出了这些话，但他十分恐惧，只要是建议，任何建议都要好过他正忍受的这种难熬的恐惧。

耐奥祖不屑地看着他，“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难道你就这么清白吗！”古尔丹厉声呵斥。

“当然不是。我为我自己做出过选择，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但我从未为之出卖我的人民——还有我的世界——的未来。那曾经许诺给你的力量现在在哪儿呢，古尔丹？那些你用我们的人民换取的力量？”

古尔丹颤抖着转开脸。根本没有什么力量，而耐奥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的话才这么刺耳。

基尔加丹根本没有把荣誉与神格赏赐给他的忠实奴仆，而只是消失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据只剩下那些术士与他们的恶魔、一个疯狂的部落，以及满目疮痍的大地。

不，他心想，不，剩下的不止这些。

还有暗影议会。还有黑手，他真是个理想的傀儡，因为他自己从未意识到这一点。虽然部落成员们已经被灌下了恶魔之血，现在渴求暴力与毁灭更甚于对酒肉的饥渴，但他们仍未失去控制。至少现在仍未失控。

他将召唤暗影议会，在美丽的黑暗神殿与他们密会。毫无疑问，他们也会寻找继续保有这些残留的力量的方法。

是的。还有暗影议会。

“这片土地已经死了。”杜隆坦低声说道，他正与他的老朋友站在一起，查看着那曾经青翠的草地与丘陵。杜隆坦用靴子蹭着土壤，他踢开黄色的枯草，露出粉末状的沙土与石块。已经不再被树木阻挡的风从他们身边呼啸吹过。

很长一段时间内，奥格瑞姆都一言不发。他亲眼所见告诉他杜隆坦是对的。他看向河床，他与杜隆坦曾在那儿游泳，那是他们彼此进行的诸多挑战之一，但已看不到水流在其中奔涌的任何迹象。大地上仅存的水肮脏污秽，积塞着动物尸体与淤泥。这水喝下去有生病的危险，但是不喝的话则会死去。

没有水源，没有草场。但仍然零星分布着设法幸存下来的土地，例如泰罗卡森林，只有先祖之魂知道那是如何做到的。兽人们日渐消瘦，因为没有草场就意味着没有兽群。在过去三年中，死于饥饿与疾病的兽人比死在与德莱尼的战斗中的还多。

“死去的不只是土地。”奥格瑞姆最终说道，他的声音浑厚而沉重。他转身面对杜隆坦，“霜狼氏族的粮食供给怎么样？”

在他眼中，他与杜隆坦都是绿色的。但当他们站在其他人，例如格罗玛什与黑手身边时，他们看上去更像棕色而非绿色，但伤害已经留下了。杜隆坦认为是术士的力量使他们和他们的世界变成了现在这样，那些直接喝下古尔丹亲手为他们调制的药剂的人颜色当然要比其他人更加鲜艳一些。真奇怪，奥格瑞姆想着，土地本应是翠绿的，而现在变成了棕黄色，反而本应是棕色的兽人们变绿了，真是讽刺。

杜隆坦做了个鬼脸，“他们袭击我们的时候偷走了几桶。”

“哪个氏族？”

“碎手。”

奥格瑞姆点了点头。霜狼氏族最近接连遭遇袭击。部落占领沙塔斯之后，德莱尼人日益罕见。已经有六个月不曾有过目击那些行踪不定的蓝皮生物的报告，更不要说杀死他们了。沙塔斯陷落那晚，杜隆坦拒绝喝下那个杯子中的东西，这让霜狼氏族成为了众矢之的。但即使在那之前，也并非没人注意到他并不愿袭击那些德莱尼。现在那些德莱尼人——兽人们曾经用来发泄他们猛涨的嗜血渴望的唯一目标——变得十分罕见，许多人认为杜隆坦多少对此也有责

任。他们并不去考虑德莱尼很有可能只是被他们的猎捕灭绝了——他们最初将德莱尼从这个世界抹去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下次我来看你时会带一些过来。”奥格瑞姆说。

“我不会接受施舍。”

“如果我的部族处于你的境地，你会把我打昏过去，然后把食物灌进我的喉咙，而不是让我拒绝。”奥格瑞姆说。

杜隆坦笑了起来，而且似乎对自己的笑十分惊讶。奥格瑞姆也笑了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仿佛他可以无视身边了无生机的土地，无视他们皮肤的奇怪颜色，仿佛这些年里那些可怕的事从未发生过。

随后杜隆坦脸上的笑容褪去，重归于现实。“为了那些孩子们，我会接受的。”他转过头，再次眺望着这片废土。新的地名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更加残酷，更加黑暗的地名。那座堡垒现在被称为地狱火堡垒，这整片区域则被称为地狱火半岛。

“如果再不做些什么，德莱尼的毁灭也将同样导致兽人的毁灭。”杜隆坦说，“我们已经开始彼此争斗。因为这片土地受创过深，已经无法滋养我们，我们甚至要从孩子们的口中夺取食物。那些在术士们身后蹦跳的恶魔能带去毁灭与折磨，却无法治疗或填饱我们的饥肠。”

奥格瑞姆低声问道：“有没有人……试过与元素之灵交流？”这种行为仍是被禁止的，但奥格瑞姆明白这种绝望会使某些人开始重新考虑原来的方法。

杜隆坦点了点头，“失败了。我们得到的只有一片死寂。恶魔们把守着沃舒古。我们无法从中得到希望。”

“那么……我们完了。”奥格瑞姆低声说。他低头盯着自己的锤子，锤柄靠在他的腿上。即使现在，他也不知道毁灭之锤的预言是否正在成为现实；他是不是他们家族最后的血脉。他使用这件武器消灭了德莱尼人，他是不是已经带来了救赎然后带来了毁灭？那他现在能怎么用它带来正义呢？

当一切都在死去时……要怎么才能再次改变一切？

生存的意愿是如此强大，古尔丹准备睡去时这么想着。他已经习惯了睡在黑暗神殿中一间他为自己专门重新设计的房间里。他的房间中形式性地摆放着他用来号令那些召唤出来的恶魔所需要的物件与工具：德莱尼灵魂碎片，用来召唤大一些的怪物的某种宝石，在他精疲力竭时补充力量的药剂。还有骷髅和骸骨，以及其他统治地位的象征。容器中烧着某些草药，这些草药或辛辣或香甜的气味可以使他看到预言幻象。

他转向一个这样的罐子，在大锅中点起了一小团火，让木柴烧得只剩下发亮的余烬。古尔丹低吟着，把干枯的树叶扔到火上，尽量不让自己被空气中弥漫的气味呛到咳嗽。他爬上床——他总是想也许这就是讨厌的维伦住在神殿里时睡的那张床——然后很快入睡了。

古尔丹做了个梦，自从基尔加丹走后他就没有做过梦。而即使在梦境中那个诡异黑暗的地方，他也知道这梦是真实的。

梦境中有一个体型仿若兽人的生物，裹着一件遮住脸的长斗篷。他十分纤细，甚至比兽人女性还要苗条，但不知为何古尔丹立即意识到这是名男子。在古尔丹看来他身形精致优雅，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力量冲击着古尔丹。他不由得颤抖起来。当陌生人在他脑海中说话时，他的声音富有阳刚气，奇异地令人愉悦，又令人无法抗拒。

“你感到无助而孤独。”陌生人说。

古尔丹点了点头，既提防又热切。

“基尔加丹向你许诺过权力……力量……神格，许诺你你们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东西。”柔和的声音继续从隐藏在斗篷兜帽阴影之下的口中说出。那些话语触动着古尔丹，使他镇静，但同时又使他害怕。但他开口时感受到的更多是愤怒而非恐惧。

“他背弃了我，”古尔丹说，“他使我们毁灭了我的世界，然后扔下我们和这个世界一同死去。如果是他派你来的，那么——”

“不，不，”那个陌生人用他那不可思议的难以抗拒的声音安慰道，“是一位更加伟大的存在派我来的。”他的眼睛在斗篷兜帽深深的阴影下闪烁着光芒，“派我来的……是他的主人。”

古尔丹一时间汗毛倒竖，“他的……主人？”

许多影像涌入他的脑海，使他不由后退了几步：多年以前基尔加丹、维伦和阿克蒙德的影像。他看着被称为艾瑞达的生物变形成为怪物与半神，虽然他没有看到，但他能感觉到那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存在。

“萨格拉斯！”

他仍然无法看到陌生人的脸庞，但古尔丹知道他露出了微笑。

“是的。那位统治一切的存在，那位我们侍奉的存在。你很快就会明白，古尔丹，破坏与毁灭是美丽纯净的。这是万物必然的发展方向。你可以与之对抗，然后被毁灭，或者帮助他，获取奖赏。”

古尔丹仍对这个被斗篷遮盖的身影和他的甜言蜜语抱有疑虑，他小心地问道：“那你要求我做什么呢？”

“你的人民正在死去，”那个身影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个世界已经没剩下什么东西让他们去破坏了，也没剩下什么能让他们生存的东西。他们必须前往别处。前往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以及可供杀戮的猎物的地方。兽人们现在对杀戮的渴望远胜于对食物的渴求。他们渴望鲜血，那就给他们。”

古尔丹眯起了眼睛。“这听起来是奖赏，而不是给我的任务。”他说。

“两者皆是……但我的主人给你的奖励还不止这些。你统治着暗影议会，而你也品尝过权力的滋味。你是你的人民中最强大的术士，你也知道这是多么让你满足。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神。”

古尔丹浑身发抖。曾经也有人向他这么许诺，但不知怎的，他心底明白萨格拉斯更有能力实现这个夸张的允诺。他想象着自己伸出一只手让大地颤抖，或者狠狠握拳就能让心跳停止；他想象着成千上万的目光聚集在他身上，他们的声音呼喊着他的名字；他想象着自己之前从未想象过的感觉与滋味，他垂涎三尺。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陌生人接着说，“我要他们死，你则会让你人民的杀戮欲望得到满足。”现在古尔丹才能看清陌生人的些许特征，他皮肤苍白，黑色的胡须环绕着薄薄的嘴唇，露出一个微笑，“这合作能使我们双方受益。”

“的确。”古尔丹低声说。他意识到自己正靠向陌生人，仿佛在被拉扯过去，他停下来加了一句，“但我不能相信你就只向我要求这些。”

陌生人叹了一口气，“萨格拉斯会赐予你这一切，还有更多。只是……他被囚禁了。他需要有人帮助他逃脱。他的躯体被困在一座古墓中，失落于翻腾的黑暗海洋之下。他渴望自由，渴望他曾经能够施展的力量，就像你们兽人渴望血腥杀戮，就像你渴望权力。把你的兽人带到这个青翠而未被破坏的世界，给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战斧斩开的柔软血肉，击败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增强你的人民，然后带着这些如潮般的绿色战士和我一道解放我们的主人。他的感激——”

又是这种狡猾的微笑，闪光的白牙。又是一阵强大力量冲击，只是由于陌生人的意愿使它稍稍减弱。

“……好吧。似乎就连你也无法想象，古尔丹。”

古尔丹思考着。在他思考时，陌生人的影像变幻消散了。古尔丹喘着气在一片美丽的草地上站起身来，微风拨乱了他的发辫。他从未见过的野兽正在吃

草，高耸的树木沿着地平线茁壮成长，奇怪的生物照看着农田与牲口，他们和兽人很像，但有着粉红色的皮肤，像陌生人一样苗条纤细。

完美。

景象再次变幻。他突然置身于水下，正在向下游去，虽然他深处水底，肺部却没有因缺少空气而感到灼痛。海草随波逐流，遮掩着几根倾倒的石柱，却没有完全挡住，还有一片刻着奇怪文字，被时间和流水永不停息地轻抚侵蚀的石板。意识到这就是萨格拉斯的所在时，古尔丹一阵颤抖。将之从这处监狱中释放出来，然后……然后……

这合作似乎不错。什么都比留在这个世界要好，留下来就意味着缓慢地死去。一片美丽而成熟的土地，等着他们掠夺，光是这一点就使得这场交易十分合算。而且还有如此多的回报。

他紧紧盯着陌生人，“告诉我要做什么。”

古尔丹四肢伸开在地板上醒来。在他身边冰冷的石砖上放着一片羊皮纸，上面是他亲手写下的指示。他匆匆扫了一遍：传送门。艾泽拉斯。人类。

麦迪文。

古尔丹笑了。

第二十二章

这可能吗，同一件事既是祝福又是诅咒？既是救赎又是毁灭？我认为接下来在我们人民的历史上发生的就是这样一件事。从种种方面来看，对恶魔能量不加节制且不考虑代价的使用榨干了德拉诺世界的一切生机与活力。基尔加丹希望增加兽人的数量，以组建一支可怕的军队，他也这么做了，他强行使我们的孩子成长，夺走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兽人数量的庞大前所未有，却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饥荒。如果我们留在了德拉诺，整个种族很可能会灭绝，我很清楚这一点，那些曾亲历那个可怕年代的人们也很明白这一点。

但我们离开的方式……还有我们离开的原因……这个世界因此而留下的创伤仍未愈合。我一边尽力维护我建立的这个新部落的利益，一边尽我所能治疗这些创伤，但我怀疑这些伤口是否还能痊愈。

我的人民活下来了，这是祝福；但我们是如何活下来的，这是诅咒。

自从基尔加丹离开之后，暗影议会就一直紧张不安，甚至像古尔丹一样焦虑。但他们现在得到了指引。古尔丹召集议会，与他们分享了这个自称为麦迪文的神秘陌生人所说的话。他提到了富饶的土地、清澈的水源，还有健康而有着鲜亮毛皮的猎物。他更加热心地提到了那种叫做“人类”的生物，与他们战斗会有些挑战，但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被部落的强大力量击败。

“饮水、食物、杀戮和力量，都将赐予那些愿意协助的人。”古尔丹说道，他的声音充满劝诱，甚至有些满足。他对他们的估计正确无误。他们的眼睛，有闪动着的红色眼睛，有专注的棕色眼睛，都集中在他身上，而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与贪婪。

行动开始了。

首先，他们必须引开饥饿的部落的注意力。古尔丹深知，随着食物供给的日益减少，以及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却无处发泄的对暴力的渴求，兽人们已经开始互相攻击。他与黑手向所有氏族发出了命令，召集他们最好的战士，公开进行一对一或小队角斗。胜者将从失败的部落那里获得食物和干净的水，以及荣誉和名声。兽人们发了疯地想要找到办法，无论是什么办法来法舒缓他们对战斗的渴求带给他们的痛苦，他们也渴望水和食物，因此他们对这个建议反响

热烈，古尔丹也松了一口气。麦迪文想要一支进攻人类的大军，如果兽人们在入侵之前就开始彼此残杀可不行。

杜隆坦则继续给他找麻烦。大概是进攻沙塔斯那晚古尔丹没能驳倒他给了他勇气，霜狼氏族的酋长开始更加公开地表达不满。他公开贬低这种擂台对战，认为这有损荣誉；他呼吁找到一种治疗大地的方法，就差直接怪到术士们头上了。换句话说，他总是打着擦边球，而且时不时会越过底线。

而且，就像以往那样，有人听从了他。只有霜狼氏族的酋长没有喝下玛诺洛斯之血，但也有一些其他氏族职位较低的兽人们拒绝喝血。古尔丹最担心的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那家伙可能会造成麻烦。奥格瑞姆一直不太喜欢黑手，总有一天他对黑手的厌恶可能会让他做出什么事。但现在，他没有公开站到霜狼氏族那边，事实上他还在那些角斗中屡屡得胜。

梦中的幻象仍在出现。麦迪文很清楚他要的是什么：一座连接两个世界的传送门，暗影议会和他们的术士从这边，麦迪文和他所控制的无论什么魔法从另一边，他们就可以打开这道传送门。

他们没办法暗中进行，传送门必须大得足以让麦迪文所希望的军队穿过。另外，部落正感到沮丧挫败。竞技场角斗带来的兴奋与挑战，以及在盛大的仪式中建造这座传送门能给他们一些可以关注的焦点。

麦迪文对这个点子十分赞赏。在一个梦境中，他变形为一只巨大的黑鸟，落在古尔丹的手臂上。鸟爪嵌入古尔丹的肉中，殷红的鲜血在他绿色的皮肤上流过，但这疼痛感觉……好极了。鸟腿上缠着一小片纸。在梦境中，古尔丹展开纸片，看到了一张设计图，令他不由得屏住了呼吸。醒过来时，他在一张大羊皮纸上匆匆描下了那幅设计图。

他端详着这份图纸，眼中闪着期待。

“完美。”他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高兴。”某一天奥格瑞姆说，他和杜隆坦坐在他们的坐骑上，看着古尔丹称为传送门的建筑。杜隆坦所见之处，都是工作中的兽人。男人们裸着上半身，女人们也差不多如此，他们的绿色皮肤满是汗水，在炙烤着这片土地的阳光下闪耀发亮。有的兽人工作时喊着有节奏的战吼，其他的兽人则专心致志一言不发。几乎从地狱火堡垒直通台地上的道路已经被仔细铺好，以便让建筑器械能够方便地移动。

四个大型平台的形状是基于德莱尼的设计式样建造的。杜隆坦注意到了其中的讽刺。原始的设计被加以修改，顶上增加了现在已经十分常见的尖刺，这逐渐变成了兽人建筑的特色。但杜隆坦还记得自己年幼时曾走上这样的台阶，也记得自己带着杀意再次走上这些台阶，准备屠杀在上面遇到的所有人。两座

方尖碑如锐利的长枪一般指向天空，每座方尖碑的顶端都坐落着一尊古尔丹的雕像。

但所有平台中最令人生畏的是离另外三座平台稍远的第四座平台。古尔丹一直向他们保证的传送门的框架将会在此建成。两块巨大的石板高耸入空，第三块石板架在上方，构成了大门的雏形。石头上已经渐渐雕出了形状，两侧的石板上各能隐约看出一个戴着兜帽的人像，上面盘绕着某种蛇形纹饰。

“这难道不比让他们骑狼闯进你们的营帐，屠杀你们氏族的人要好吗？”奥格瑞姆接着说。

“从某些方面来说的确如此，”杜隆坦点了点头，“但我们仍不知道这道传送门通向何方。”

奥格瑞姆向干枯衰竭的大地做了个手势。地狱火半岛是这个世界受创最重的区域之一，但并非唯一受到伤害的地区。“这有关系吗？我们明白我们通过这道传送门离开的是哪里。”

杜隆坦带着一丝愉快咕哝了一声，“我想这一点你说得对。”

他察觉到奥格瑞姆棕色的眼睛正紧盯着他。“杜隆坦……我一直忍着没有问你，但是……为什么你拒绝让你的氏族接受古尔丹的恩赐？”

杜隆坦看着他的朋友，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他。“那你自己为什么没有喝呢？”他反问道。

“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奥格瑞姆最终说，“我不喜欢我看到的那些在其他人身上引起的变化。”

杜隆坦耸了耸肩，希望他的朋友不要深究这一点，“英雄所见略同。”

“我不知道。”奥格瑞姆说，但没有进一步问下去。

杜隆坦认为没有必要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事。他成功保护了他的人民免遭喝下恶魔之血会对他们造成的可怕影响。他在古尔丹面前坚持了自己的主张，而且至今为止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而奥格瑞姆，赞美先祖，他足够明智，意识到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于是也拒绝了。眼下，对加拉德之子，霜狼氏族酋长杜隆坦而言，这就足够了。

“我今天要出场，”奥格瑞姆换了个话题，“你要来吗？”

“我明白你并不是为了荣誉这么做，而是为了你的氏族，”杜隆坦回答，“你出场战斗是为了替他们赢得食物和饮水。但我不会出现在这种……表演现

场。兽人们不应当彼此争斗。即使在仪式性的角斗中也不应该。”

奥格瑞姆叹了口气，“你一点儿也没变，杜隆坦。你总是害怕我会击败你。”

他的声音里带着些微笑意。杜隆坦转过身来，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带着真正的暖意笑了。

那一天终于来了。

石匠们已经努力工作了一整夜，在传送门底座上刻下最后的纹饰，术士们围成一圈看守着，以免哪个好奇的监工看到这黑暗的仪式。一待他们完成，在他们擦拭眉头的汗水，转向彼此微笑的时候，他们就会被立即杀死。用刻出这些符文的人的鲜血作为纹饰的底色，麦迪文这么嘱咐过古尔丹。古尔丹没有理由去质疑这位新盟友的智慧。但那些倒霉的石匠不会是最后一批死在这里的人。

猩红与橘黄色的黎明炽烈如火，空气沉闷而凝重。在传送门即将完成的过去几天里，其他任务也陆续完成。那些数月之前曾经摧毁沙塔斯的战争器械又被重新启用，维修、上油、调试就绪，曾被抛下的铠甲又被擦亮，刀剑被磨砺，头盔与胸甲上的凹痕也被重新锤平。

曾经毁灭德莱尼的兽人大军正在重新集结。

有的氏族被要求留下来。古尔丹尽全力说服了碎手、影月、雷神、血环和嘲颅氏族的酋长，说这里需要他们。格罗玛什和战歌氏族尤其难以劝服。当战歌氏族酋长冲他大发脾气时，古尔丹瞬间有些怀疑当初让地狱咆哮喝下恶魔之血是否正确。他似乎比绝大多数人更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虽然古尔丹一直奉承着格罗玛什，告诉他他有多重要，这时是多么需要他留下，但实际上正是格罗玛什的野性难驯和捉摸不定让古尔丹决定把他留下。他可不敢冒着让格罗玛什突发奇想，公然抗命的风险。麦迪文不会希望这样；他绝对不会希望这样。

黑手已经命令整个部落在地狱火堡垒集合。过去几天，包括霜狼氏族在内，一些已经回到他们祖居领地上的氏族陆续返回，并扎下营帐。他们服从了要求他们像即将投入战斗一样全副武装的命令，虽然他们之中没什么人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

他们集结了起来，各个氏族并肩而立。每个氏族都把他们的传统配色以绶带或是铠甲上的皮带的形式穿在身上，在这个炎热但刮着风的日子里，他们的旗帜骄傲地猎猎作响。

古尔丹和耐奥祖看着他们集结。古尔丹转向他曾经的导师。“你和你的氏族将和其他人一起留下来。”他简短地说。

耐奥祖几乎是顺从地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他如今很少说话，古尔丹也是这样。他曾有些怀疑这个老兽人在基尔加丹抛弃他之后可能会试着挣脱他的控制，但显然耐奥祖早被彻底摧毁，无力这么做。古尔丹轻蔑地想起就在不久之前的那些日子，那时他还崇拜羡慕耐奥祖。那时的他是多么愚蠢啊。他现在已经成长了，而且学到了许多，甚至从那苦涩的谎言中吸取了教训。虽然他曾经有几次在耐奥祖眼中看到了什么一闪而过，就像现在这样。他目光凌厉地盯着对方，心想这只不过是光线在作怪。他把注意力转回到集结起来的氏族上，微笑起来。

虽然他的计划远不只是单纯地屠杀，但当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时还是忍不住心神激荡。他们是如此威武雄壮！炽热的阳光在他们的盔甲上闪耀，他们的旗帜在风中飘扬，他们的脸上满是期待。如果一切都如麦迪文所承诺的那样，这将是走向伟大的转折点。

鼓点开始敲响。这鼓声低沉而原始，震撼着大地，穿过岩石，深入部落的骨髓之中。他们开始前进的时候，许多人仰起头开始嚎叫，他们自然地统一着步伐，重新成为一个团结的民族。

古尔丹并不着急。一旦他们集合在传送门处，他会被其他术士利用法术传送过去。他现在还可以欣赏一会儿他的军队行进在通向传送门的那条早已铺好的宽阔大道上的英姿。

一名德莱尼儿童站在传送门前。

他们在哪儿找到的？杜隆坦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德莱尼了，其他人也没见过。他们一定认为能找到一个德莱尼实在是走运，更不用说找到的是一个小孩。

他们站在人群最前面，就站在雷神氏族和龙喉氏族旁边。传送门已经完工，看起来既美丽又可怖。大门两侧是两个穿着斗篷的人像，他们的双眼由于魔法或是精妙的技术而闪着红光。大门顶端盘踞着一个如蛇般虬曲的生物雕像，张着大口，露出利齿。它伸着蜥蜴般的锐爪，从脖子到身上都生着脊突。杜隆坦从未见过任何与之类似的生物，心中闪过一丝疑惑，不知石匠们是怎么想到这样一副形象的。也许是在噩梦中？他做了个鬼脸。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可怕的造物。

他只是稍稍留意了一下这座传送门的建筑工艺。他的目光依旧留在那个年幼的德莱尼人身上。在巨大的拱门旁边，他显得那么渺小——矮小、瘦弱，还满身瘀青。他茫然地呆望着向他咆哮着的兽人的海洋，他过于惊恐，显然已经茫然失神。

“他们要对他做什么？”德拉卡大声问道。

杜隆坦摇了摇头。“我担心最坏的情况。”他说。

她瞪着他。“我见过在战斗中屠杀儿童，”她说，“他们完全被嗜血欲望驱使——我不能原谅他们，但我明白这为什么会发生，但他们肯定不会用这个孩子举行献祭仪式！”

“我希望你是对的。”杜隆坦说，但他找不出这个瘦小的身躯可能出现在这的其他理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不能袖手旁观。他不想让他的氏族冒险，所以他祈祷自己想错了。

术士们开始吟唱起来，杜隆坦惊讶地看到古尔丹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人们开始窃窃私语，古尔丹和善地向着他们微笑。

“对兽人来说，今天是个荣耀的日子！”他高喊，“你们都见证了这座传送门的建造，欣赏并赞美了它精湛的工艺，同时看着它如何作为部落荣耀的标志伫立于此。现在，我将向你们揭示我曾见到的景象。”

他指着大门，“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片叫做艾泽拉斯的土地上，我有一位盟友。他提议我们前往他的世界。那里草木繁茂葱郁，满是干净的水源和肥美的猎物。最好的是，我们还能继续享受杀戮的荣耀带来的喜悦。有一个叫做‘人类’的种族，他们是我们盟友的敌人，会试图阻止我们夺走他们的土地。我们会毁灭他们。他们暗红色的血液将在我们的剑刃上自由流动，就像我们毁灭德莱尼人一样，我们现在也将毁灭人类！”

响起一阵欢呼。德拉卡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他们怎么还能这么想？他们还看不出来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老路，那片新的土地会像我们的土地一样遭受灾祸吗？”

杜隆坦点点头表示同意，“但与此同时，我们别无选择。我们需要食物和水源，我们必须穿过这座传送门。”德拉卡叹了一口气，她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并不喜欢。

“现在，我们的盟友正在他那边努力开启传送门。现在，让我们开始吧。”他向那个年幼的德莱尼俘虏做了个手势，“鲜血是献给那些赐予我们强大力量的人最纯洁的祭品，而孩童的鲜血更加纯洁。我们将利用从我们的敌人体内流出的生命力开启传送门，踏入一个荣耀的新世界——这是部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他走向那个被捆缚的孩子，那个孩子抬起空洞的双眼看着他。古尔丹举起一把镶着宝石的匕首，匕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不！”

杜隆坦脱口而出。所有人都转过来盯着他。他挤上前去。如果这段新的旅程是以无辜孩童的鲜血作为开端，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向前还没走两三步就被人拦住，重重地摔倒在阳光炙烤的土地上。那一瞬间，他听到德拉卡的咆哮声，还有她冲过来时战甲碰撞的声音。场面陷入了混乱。他挣扎着起身，看到了那个缩成一团的孩子。蓝色的鲜血从他被割开的喉咙中喷涌而出。

“古尔丹，你对我们做了什么！”杜隆坦怒吼出声，但他反对的声音淹没在了狂怒兽人们的咆哮中。霜狼兽人们立即一跃而起，保护他们的酋长，战吼声震耳欲聋。袭击他的人——杜隆坦认不出他是哪个氏族的——继续进攻，杜隆坦挨了一下，几乎把他肺里的空气打了出来。为了自卫，杜隆坦举起战斧挥出一击。对方躲开了，以杜隆坦预想的更加敏捷的动作冲上前来，然后——

喊声突然变调了，大地在他们脚下颤抖起来，一阵低沉而刺耳的声音震动着他们的骨头。打斗平息了，兽人们不约而同地转身盯着传送门。片刻之前，人们还能穿过石柱围成的区域看到后面地狱火半岛的景观，但现在那里是一片黑暗，还有群星的漩涡，仿佛他们正看着一片疯狂的夜空。即使是杜隆坦也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在他眼前，黑暗闪烁着光芒，变成一片令他惊讶又迷惑的景象。

古尔丹曾经提到过一片美丽的土地，满是健硕的猎物、肥沃的土地、湛蓝的天空。杜隆坦的确正看着一个他从未见过地方，但那远非古尔丹所描述的田园景象。那里的湿润程度正如德拉诺现在的干旱，厚重的浓雾浮在盐水与摇曳着的沼泽草丛上，空气中充满嗡嗡的虫鸣。杜隆坦想，至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还有生命。

人群中响起一片不满的低语。这就是古尔丹要让他们去的地方？第一眼看来这比他们自己的土地也好不到哪去。但杜隆坦又一次意识到，水就意味着生命。虽然天空是橙色的，尽管那片土地十分潮湿，也没有鲜花与草地，但那片土地能够让生命存活。

他转身看着古尔丹，人们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响。古尔丹现在正在试图掩饰他自己的震惊，挥舞着双手让大家安静下来。

“艾泽拉斯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就像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样！”他高喊着，“你们清楚不同地方的土地差别会有多大。我很确定那个世界也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并不诱人，并不像我所……”他的声音低了下去，然后他抖抖身子，能看出他重新振作了起来，“但是看啊，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另一片土地！这是真实的！你们几个！”

古尔丹指向站在传送门旁的二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兽人。他们立即打起了精神。“你们被选出来，作为第一批查看这个新世界的人。以部落之名，去吧！”

那些兽人只迟疑了片刻，随后坚定地跑进了传送门中。

景象消散了。

杜隆坦猛地转过头去盯着古尔丹。他正尽力保持着泰然自若，但显然他心中也忐忑不安。

“他们是我们的斥候，”古尔丹说，“他们将带回这个世界的消息。”

在兽人们开始真正感到不安之前，沼泽地的景象重新出现了。那些兽人们快步跑过，他们都大笑着，一多半扛着大型动物的尸体。其中一种是某种爬行动物，身上长着鳞片，有着长长的尾巴，粗短的四肢和巨大的下颚。另一种则是某种有毛皮的四足生物，四条腿上都长着利爪。那种生物长着长尾和圆形的小耳朵，光滑的黄色毛皮上有着斑点。这两种生物看起来都十分健壮。

“我们杀死而且尝过了这两种生物，”斥候队长说，“他们的肉都能吃。那里的水十分洁净。我们不需要一片美丽的土地。我们只需要一片能够供养我们的土地。这个艾泽拉斯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点，古尔丹。”

一阵低语在人群中传过。杜隆坦的目光不由得盯在斥候们带回来的野兽身上，他的胃咕咕作响。他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古尔丹显然松了口气。他看向杜隆坦，双眼眯了起来。杜隆坦喉咙中涌起一股尖锐而苦涩的忧虑。

他明白古尔丹需要他和他的氏族。但他也明白他今天保护这个孩子的举动——还有这在其他氏族中引起的反应，许多人都前来维护霜狼氏族——将不会被忘记。他曾经有些怀疑古尔丹会命令处死或放逐他，但显然杜隆坦和霜狼氏族对古尔丹和黑手还有些用。

那么就这样吧。眼下，他会和他的同胞们并肩作战。明天的事就随它去吧。无论发生什么，杜隆坦知道他将至死恪守荣誉。

古尔丹回望着充满期待的人群，深深吸了口气。

“这是命运的时刻，”他说，“在传送门另一侧，一个新的开端等待着我们。新的敌人等着我们去屠杀。你们能够感觉到，不是吗？嗜血的欲望正在高涨。追随黑手！听从他的命令，你们就将统治这个新世界，命中注定！传送门那一边就是你们的新世界。去占领它吧！”

喊声震耳欲聋。人群向前涌去。杜隆坦发现就连他自己也被对新世界的渴望所控制，那个世界如此葱郁成熟，等待他们占有。也许他的担忧是多余的，

也许这的确将是一个新开端。杜隆坦热爱他的氏族，热爱他的人民。他希望看到他们繁荣昌盛。而他，就像之前的所有兽人一样，醉心于杀戮。

　　也许一切都会好的。

　　杜隆坦手中提着战斧，心中翻涌着希望，他加入了冲向传送门，冲向这个叫做艾泽拉斯的地方的人流中。他举起双臂，与所有向前涌去的兽人们一同高呼：

　　“为了部落！”

尾声

我们的人民在艾泽拉斯的历史由此开始。我们从传送门中呼啸而出，仿佛死亡的化身，这是一股嗜血的疯狂杀手的洪流，屠杀是我们的目的。毫无疑问，人类憎恨我们，许多人至今仍然仇视我们。但也许总有一天，我所记录的这段历史会被人类、精灵、侏儒和矮人读到，也许他们就会稍稍明白我们也知道痛苦与牺牲的滋味。

我的父亲曾怀疑他和他的氏族会被流放，这后来得到了证实。在霜狼氏族踏入艾泽拉斯之后不久，古尔丹就放逐了他们。他们被迫在环境恶劣的奥特兰克山脉建立起自己的家园。那些今天仍然在这些区域狩猎的白狼，是随我的族人一同穿过传送门的霜狼的后裔，它们的忠诚不会因为某人心怀怨恨的一句话而动摇。

当我出生时，我的父亲意识到他必须告诉他认识的所有兽人他所知道的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他前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奥格瑞姆相信了我的父亲，他一直支持我的父亲，直到我的父亲被卑鄙地谋害。当我成年之后，我也成了奥格瑞姆的朋友，就像我的父亲曾经那样；而我就是那个实现了毁灭之锤的预言的人。

为了纪念他们，这片土地被命名为杜隆塔尔，其中最大的一座城市被命名为奥格瑞玛。我希望——

“酋长！”这是伊崔格低沉而粗哑的声音。

萨尔停下了写到一半的句子，他移开笔尖以免墨水滴到羊皮纸上。“怎么了？”他询问老兽人，伊崔格是他最信任的顾问之一。

“有消息——来自联盟的消息。我们的一名线人得到了一些情报，他坚持必须让您得知。”

萨尔讨厌“间谍”这个说法，虽然如此他还是派出了间谍，而且他确信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也在他的地盘上安插了间谍。这是各方都可以预想到的，而且通常也很有价值。他的线人很少像这样要求面见他。一定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带他进来，然后让其他人出去。”他说。伊崔格点了点头，片刻之后，一个矮小瘦弱、长相平平的人类男子被带了进来，他看起来筋疲力尽、面黄肌瘦，而且惊恐万分。

萨尔下意识地挺直了他高大的身躯，但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吓到这个人类。“你需要食物或者水吗？”他问道，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温和。

间谍摇了摇头，然后又改口用沙哑的嗓音说：“水——水，如果方便的话。”萨尔亲自倒了一杯水递给那个人，那人大口灌了下去，仿佛忍受了良久的饥渴，然后用手背擦了擦嘴。

“谢谢您，大酋长。”那个间谍说，他听起来镇定了一些。

“你的消息。”萨尔说。

那个人面色惨白。萨尔在心中叹了一口气。他绝不会如此残忍——或者如此愚蠢——因为带来坏消息就杀掉信使，这样只会使得没人愿意充当信使。他以一种他希望能够表示安慰的方式微笑起来。

“不要害怕。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只要有利于我保护我的人民，我都欢迎。”他说。

那人看起来稍微没那么紧张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大人，”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说了下去，“德莱尼人来艾泽拉斯了。”

萨尔十分不解。他和伊崔格对视了一眼，伊崔格耸了耸肩。

“几年前就有一些德莱尼来到艾泽拉斯了，”他说，“他们被称作失落者。这我们知道，这不是新闻了，朋友。”

那个人看起来有些挫败。“您没明白，”他焦急地说，“不是说那些可悲的生物——德莱尼！有，有艘飞船。从天上来的。两天之前就像一颗火流星一样坠毁了。”

萨尔倒抽了一口凉气。所有人都看到了夜空中那个奇怪的物体，看上去就像一颗明星，陨落在大地上。那么……那并非一颗陨星，也不是地狱火。那是一艘飞船……

那个人还在说着，“普罗德摩尔女士已经下令去救援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苍白而高贵，他看起来是他们的领袖，虽然他并不身强体壮。他们叫他维伦。”

萨尔目瞪口呆。德莱尼？先知维伦？在这里？

这其中蕴含的意义令他震惊无比，他缓缓陷到自己的椅子里。

兽人所知的最糟糕的敌人现在来到了艾泽拉斯，而且联盟欢迎他们的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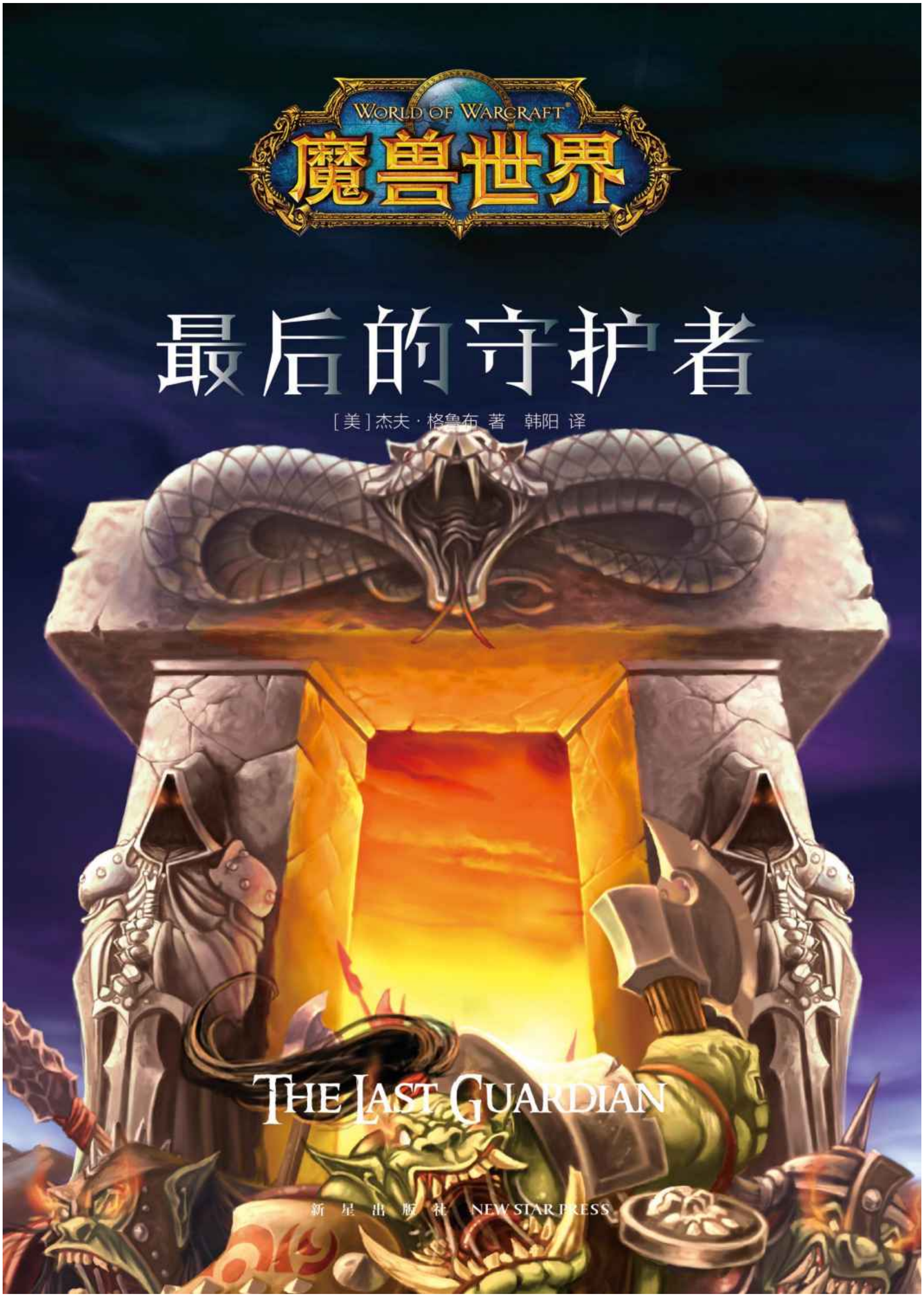
现在联盟和部落之间怎么可能保持和平？

“愿先祖之魂保佑我们。”萨尔低声说道。

关于作者

克里斯蒂·高登，美国著名女作家。在她的笔下，每一个位暴雪玩家都能深刻体会到与游戏相关的诸多细节。作为《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常客，迄今为止，已著有长篇小说四十余部，短篇小说数十篇，作品横跨科幻、奇幻及恐怖等诸多类型。

她还是《魔兽世界》的狂热玩家，曾经以该游戏为背景，创作了两部漫画故事，以及数部长篇小说。除广为人知的《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外，她还撰写过包括十余部《星际迷航》系列小说和多部原创奇幻小说。此外，由她创作的《星际争霸》系列小说也深受读者喜爱，该系列作品包括《星际争霸：黑暗圣堂》三部曲以及《星际争霸Ⅱ：恶魔契约》等。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最后的守护者
[美]杰夫·格鲁布 著 韩阳 译
THE LAST GUARDIAN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最后的守护者

作者：【美】杰夫·格鲁布

译者：韩阳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3-01

ISBN：978-7-5133-3515-7

目录

CONTENTS

导读

本书《最后的守护者》最初于2002年出版发行，由曾为《龙与地下城》系列创作过大量小说的作家杰夫·格鲁布执笔，以青年时代的卡德加的视角，向读者揭示出最后的守护者麦迪文与他所居住的卡拉赞高塔中隐藏的真相。

本书的部分情节来自魔兽系列的鼻祖——《魔兽争霸：兽人与人类》，讲述了第一次战争前后围绕着守护者麦迪文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同时在故事中揭露身为提瑞斯法守护者的麦迪文堕落的秘密。与游戏不同的是，本书由学徒卡德加的视角展开叙述。年轻的卡德加来到卡拉赞后的种种发现和收获，在与麦迪文的相处中遇到的诸多危险等等跌宕起伏的情节时刻牵动着读者的心绪。

收放自如的故事情节得益于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而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则是大胆的想象力与优美流畅的文字的结合，《最后的守护者》作为一部奇幻文学作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本书对神秘高塔卡拉赞的描写，成为之后《魔兽世界：燃烧的远征》资料片中卡拉赞内部构造的设计蓝本。

《最后的守护者》在国内读者群中享有良好的口碑，许多玩家都认为它是魔兽系列小说中的上乘之作。此次经典重铸计划，以更精准的翻译，更精良的制作展现《最后的守护者》的魅力，力求还原这个无比壮阔的世界。

——编者

序章

今夜，双月中较大的那一个率先升起，此刻正以饱满皎洁之姿，高悬在繁星点点的澄澈夜空中。温柔的月光下，赤脊山的山峰竭力伸展指向天空。白日里，阳光会映照出花岗岩峰顶上的紫红与铁锈色，然而在月光中，它们全都蜕变成了高大而孤傲的鬼魂。山脉以西是艾尔文森林，巨型橡树和椴木遮天蔽日的树冠从山脚一直延伸到海边。东侧则是荒凉的黑色沼泽，那是一片充满了丘陵与泥淖、河湾与死水的土地，到处是废弃的定居点，阴影之中潜藏着重重危险。一叶黑影从月轮上掠过——乌鸦状的黑影——向山脉中心的一个巨坑飞去。

在这里，赤脊山堡垒般坚实的岩体被劈掉了一大块，留下一个圆形的山谷。也许它曾经是远古时期某种天体碰撞的痕迹，或是一次震天撼地的爆炸留下的纪念，然而万古长夜已经将这片碗形的巨坑打磨成了一串陡峭的圆顶小丘，被周围高耸的山峰环抱。艾尔文森林的古树都无法在这么高的海拔上生长，这圈环形山丘中间的土地一片荒芜，只见野草和虬结的藤蔓。

环形山丘的中心有一片突起的岩丘，光秃秃的，像库尔提拉斯贸易大亨的头顶一样寸草不生。这小丘陡然拔起，又在最高处落成一片接近平地的缓坡，样子倒确实是像一个人类头骨的形状。多年来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只有少数几个人曾向此地的主人提起过此事——其他人要么是不够勇敢，要么是不够强大，要么就是不够冒失。

岩丘平坦的台顶上，一座用白色石块和暗色灰浆建成的古老高塔拔地而起，高大魁伟、直冲云霄，轻而易举地越过了周围环绕的山丘，在月光下像一座灯塔一样发着亮光。塔底有一圈矮墙围出外庭，墙内的马厩和铁匠铺已是残垣断壁，然而在这一圈环形山丘中，高塔才是一切的主宰。

曾经，这个地方叫作卡拉赞。曾经，这里是最后一位神秘莫测的提瑞斯法守护者的居所。曾经，这里生机勃勃。而现在，它已然被众人和时间遗忘。

塔内一片寂静，却并非毫无动静。在黑夜的拥抱中，有身形在窗口间轻盈地掠过，露台上和围墙里，有幻影在翩翩起舞。它们算不上鬼魂，却又比记忆更真实。它们是从时间之流中剥落的过去的碎片。高塔主人的疯狂将这些往日的幻影化为具象，可怕的诅咒让它们不得不在废弃高塔的寂静中一遍又一遍地重现它们的过去，上演一幕幕无人欣赏的戏剧。

然后，靴子轻轻擦过石头的声音打破了这片寂静。温柔的月光下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白色岩石上落下一道阴影，一袭破烂的红色披风在夜晚的凉风中飘动。在塔最高处的尖顶上有一条露天走廊，一个人影正沿着这里走过，很多年前这里还是天文台。

在吱吱嘎嘎的声音中，从露天走廊进入天文台的门拖着铰链微微开启，却因为年久失修动弹不得。穿斗篷的身影停了一下，将一根手指点在铰链上，低声说了几句咒语。大门一下子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铰链已经焕然一新。闯入者露出一丝微笑。

天文台现在已经空空如也，仅存的工具也全都损毁废弃了。闯入者如同那些幻影一样安静。他拾起一个压坏的星盘——它的刻度盘因某人的盛怒而扭曲，至于原因早已无人知晓。现在它只是一块沉甸甸的黄金，毫无生气地躺在他手中，全无用处。

天文台里还有其他动静，闯入者抬起了头。一个鬼魅般的身影出现在附近，站在许多窗口之中的一扇旁。这个似鬼非鬼的身影是一个肩膀宽阔的男人，几乎全黑的须发边缘染上了些许灰白。这个人影也是过往的碎片之一，现在它正在重复它的使命，并不在乎自己旁边有没有观众。此时此刻，黑发男人手里拿着一个星盘——正是闯入者手上那个完好时的样子——正在摆弄侧面的一个小旋钮。男人的手停顿片刻，又调了一下旋钮。横在他那双鬼魅般的绿眼睛上的漆黑眉毛皱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检查星盘，又一次调整旋钮。最后，这个高大威严的身影重重叹了口气，把星盘放在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桌子上，然后消失了。

闯入者点了点头。哪怕是卡拉赞里还住着人的时候，这样的闹鬼现象也层出不穷。而现在，它们摆$脱了主人的控制和疯狂，便更加肆无忌惮起来。然而，这些过往碎片属于这里，他却不是。跟它们相比，他才是那个不请自来的人。

闯入者穿过房间，走上通往楼下的台阶。在他身后，那个年长的男人闪动着再次出现，又开始重复方才的动作，将自己的星盘对准一个早已运动到天空中其他地方的行星。

闯入者往下走去，走过无数层楼梯和走廊。对他来说，没有哪扇门是关闭的，连那些上锁或锈死的门也不例外。只要一句咒语，一次触碰，一个手势，那些束缚便会烟消云散，铁锈化成暗红色的灰堆，铰链恢复如初。有那么一两个地方，古老的魔法结界还在闪烁着光芒，岁月并没有削弱它们的威力。他在屏障前驻足片刻，思索回忆，在脑海里寻找正确的反制魔法，接着念出正确的咒语，做出正确的手势，粉碎了残存的微弱魔法，然后继续自己的旅程。

他在塔中穿行，引得过往的幻影骚动起来，变得更加活跃。仿佛因为有了潜在的观众，这些过往碎片极力表现自己，以期摆脱这个地方的束缚。它们的声音早已被磨灭，只留下影像在厅堂中穿梭。

闯入者与一个穿着深色侍从制服的管家擦肩而过，孱弱的管家步履沉重，手托银盘，头戴眼罩，缓慢走过空无一人的走廊。闯入者又经过图书馆，一位绿皮肤的年轻姑娘背对他站着，正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古老的典籍。他穿过宴会厅，一群乐师正在大厅的一端无声地演奏，舞者们随着音乐翩翩跳起加伏特舞。大厅另一端，一座宏伟的城市正陷入滔天火海，火舌徒劳地冲击着石墙和腐烂的挂毯。闯入者穿过那无声的火焰，因再一次目睹伟大的暴风城被烈焰包围的场景而神色黯然。

其中一个房间里，有三个年轻人围坐在桌边，讲述着现在已经无人知晓的故事。桌上桌下到处散落着金属酒杯。闯入者驻足凝视了这幅景致很久很久，直到下一轮酒局开始。然后他摇了摇头，继续前进。

他来到接近地面的楼层，步上一个像蜂巢一般挂在大门上方，摇摇欲坠的低矮阳台。那里，在高塔前开阔的地面上，大门和外庭对面已经坍塌的马厩中间，一个幽灵般的身影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它不像其他幻影一样会动，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处，小心翼翼地等待着。一片尚未被释放的过往碎片，一片正在等待他的碎片。

这个一动不动的身影是一名年轻男子，一道银白夹杂在他乱糟糟的黑发中，仿佛臭鼬的皮毛一样，新长出来的胡子稀稀拉拉地挂在他的脸颊上。年轻人的脚边放着一个破破烂烂的背包，他的手中死死攥着一个带有红色蜡封的信封。

闯入者知道，这确确实实不是鬼魂，虽然这幻影的原身也许已经在另一片天空下战死。这是一段记忆，一片过往，像琥珀中的昆虫一般被困在这里，等待被释放。等待他的到来。

闯入者在阳台的石头边缘坐下向外望去，目光越过庭院，越过小丘，越过周围的环形山脉……月光下寂静无声，群山也仿佛在屏息伫立，等待着他。

闯入者抬起一只手，念出一串咒语。起初，咒文的节奏缓慢，韵律柔和，然后他的声音抬高，逐渐变得越来越高，打破了周围的寂静。远方的狼群听到了他的吟诵，开始号叫着回应。

那个幽灵般的年轻人的双腿似乎陷进了泥里，他深吸一口气，将他那装满秘密的背包背上肩头，然后缓缓向麦迪文之塔的方向走去。

第一章

卡德加将红蜡封口的介绍信紧紧攥在手里，拼命试着从因为紧张而变得一片空白的大脑中回忆自己的名字。他已经随着好几个不同的车队行进了很多天，之后又孤身一人穿过广阔茂密的艾尔文森林。最后，走过漫长的山路后，他终于来到了这个平静、空旷而孤独的地方。这里就连空气都给人一种冰冷和与世隔绝的感觉。现在，这个被旅途的疲劳折磨得浑身酸痛、胡子拉碴的年轻人站在暮色渐近的庭院里，对自己即将做的事情满是恐惧。

他要向艾泽拉斯最强大的法师介绍自己。

这是莫大的荣耀，肯瑞托的学者们如是说。莫大的机遇，决不能错过，他们坚称。卡德加贤明的导师们——来自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法师协会——告诉他，很多年来他们一直试图往卡拉赞里安插一个耳目。肯瑞托想知道，世上最强大的法师在他的图书馆里藏了什么知识，他们想知道他对哪些研究课题感兴趣。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知道这位特立独行的大法师打算如何传承自己的知识，想知道伟大的麦迪文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才培养继承人。

显然，多年来伟大的麦迪文与肯瑞托在诸多事情上意见相左，而直到现在，他才对他们的某些请求有所让步，比如说答应收一名学徒。至于这是因为大法师传言中的铁石心肠终于软了，还是单纯的一次外交让步，又或者是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大限终将慢慢趋近，卡德加的导师们可完全不在乎。总之目前的事实就是，这个强大的（对卡德加来说则是神秘的）独行法师开口说他需要一位助手，而统治着魔法王国达拉然的肯瑞托议会欣然从命。

于是年轻的卡德加被选中并派了出来，带着几乎能列为清单的，一连串魔法导师们提出的问题、建议和意见以及其他种种要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指导。问问麦迪文他母亲和恶魔战斗的事迹，他的第一位导师古兹巴说；把他图书馆里跟精灵的历史有关的资料全找出来，德尔丝夫人要求道；看看他的书里有没有动物图鉴，阿隆达说——她坚信世界上存在第五种自己的著作里还没有收录的巨魔；要坦诚直率，首席技师诺兰建议——伟大的魔导师麦迪文似乎很看重这些品质；手脚勤快点，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没精打采弯腰驼背；一定要时刻表现出兴趣盎然的样子；站直了。最最关键的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肯瑞托的野心倒不是很让卡德加担心——他从小在达拉然长大，很年轻时就做了议会的学徒，已经很清楚他的导师们对所有的魔法知识都抱有无法餍足的好奇心。他们大量囤积的魔法，甚至是其编目和定义都在很早的时候就深深地印在了年轻的学生们的脑海里，卡德加也与大多数人无异。

实际上，卡德加意识到，自己的好奇心可能就是害他陷入如此困境的罪魁祸首。他经常半夜在紫罗兰城堡里瞎逛，因此撞破过不少议会不愿公之于众的秘密。比如说首席技师对火酒的痴迷，比如说德尔丝夫人对年龄只有她好几分之一的年轻骑兵们的偏好，又比如图书馆员考利根秘密收藏的一系列（以骇人听闻的形式）描述历史上恶魔崇拜者们的行为的小册子。

还有一个秘密是关于达拉然最伟大的贤者之一艾里克斯的，作为达拉然幕后掌权者中的一员，其他同僚都对他十分尊敬。他失踪了，或是死了，或是发生了别的什么可怕的事情，而其他人却选择对此避而不谈，甚至把艾里克斯的名字从所有卷宗中除去，再不提起。然而卡德加却发现了这个秘密。卡德加总能找到关键的资料，察觉到必要的关联，或是在恰当的时机与恰当的人搭上话。现在看来，他这分天赋说不定是个诅咒。

他发现的这些秘密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他被分配去进行这项无上光荣（然而就算有再多的计划和警告，也还是可能害他送命）的任务。也许他们觉得年轻的卡德加有些过于擅长挖掘秘密了——对于议会来说，还是把他送到某个让他的好奇心能给肯瑞托派上用场的地方去比较简单。或者至少把他赶到足够远的地方，别让他再继续挖掘紫罗兰城堡其他居民的秘密。

而这个理论，卡德加在坚持不懈的偷听中早已洞悉。

于是卡德加出发了，随身带着一个塞满笔记的背包，一颗充满秘密的心，还有一个装满各种强烈要求和无用建议的脑袋。在离开达拉然前的最后一周，几乎每个议会成员都找他谈过话了，每个人都对麦迪文的某件事情感到好奇。肯瑞托的成员们对这个住在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被大树高山包围的法师抱有极大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急不可耐了。

卡德加深吸了一口气（这让他意识到自己离马厩还是有点儿太近了），迈开步子向高塔走去。他感觉自己的脚步十分沉重，仿佛驮行李的小马被系在了他的脚踝上。

高塔正门仿佛一个敞开的山洞，没有门扇也没有吊闸。这倒也合情合理——哪有军队会辛辛苦苦从艾尔文森林打进来，翻过大坑周围的环形山，只为了跟魔导师麦迪文一较高下？历史上甚至从来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试图攻打卡拉赞的记录。

阴影中的入口宽敞高大，足以让一头全身披挂的大象从中穿过。入口上方低悬着一个阳台，环绕着白石砌成的栏杆。在那个高度，人的视线就与周围的

环形山齐平，能够眺望山外的高峰。栏杆旁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与其说卡德加看到了，不如说他感觉到了。好像是一个穿着长袍的身影，正从阳台上走回塔里。难道此时此刻就有人在监视着他？会有人来迎接他吗，还是他应该自己勇敢地进入塔楼？

“你就是新来的年轻人？”一个轻柔的、几乎是阴森森的声音突然响起。卡德加本来还在抬头看上面，这一下吓得他差点儿蹦起来。他猛地转过身，看见一个驼背的瘦削身影从入口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这个驼背的身影看起来只能说是勉强有些像人类。有那么一会儿，卡德加甚至有些怀疑，麦迪文是不是转化了森林里的动物用来当仆从？这张面孔看起来像一只没有毛的鼬鼠，长长的脸被一对黑色长方形的东西框了起来。

卡德加一时忘记了回应，但那个鼬鼠人从阴影里又走出来了一些，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你就是新来的年轻人？”它说。它每说一个字都要换一口气，每个字眼都像是被单独密封进一个小盒子里，盒子上面还标了首字母，和其他字眼分开摆放。它终于彻底从阴影里走了出来，现出真身——那是一位身形像根竹竿一样瘦长的老者，穿着黑色的精纺侍从制服，看来是一位人类仆从。它——或者应该说是他——的脑袋两边还是挂着那对黑色的长方形的东西，像是戴着一副向前延伸的耳罩，几乎和他格外高耸的鼻梁平齐。

年轻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盯着这个老头看。“卡德加。”他说，片刻之后他递上了手里紧紧攥着的介绍信。“来自达拉然。来自达拉然的卡德加，隶属洛丹伦王国。我是肯瑞托派来的，从紫罗兰城堡来，就是隶属洛丹伦的达拉然中的紫罗兰城堡。”他觉得自己仿佛在向深不见底的枯井中投下小石子，希望那个老人能回应其中的任何一颗。

“当然了，卡德加。”老人说。“来自肯瑞托，从紫罗兰城堡。位于达拉然，隶属洛丹伦。”老仆人拈住卡德加递出来的信，仿佛是在捏一条活生生的毒蛇，然后抹平信封皱巴巴的边角，并未打开，而是直接把它塞进了制服背心的内袋。在保护着这封信跋涉了那么远之后，卡德加感觉到一阵失落。这封介绍信代表着他的未来，他可不愿意看到它消失，一刻都不行。

“肯瑞托派我来做麦迪文的助手。麦迪文大人，大法师麦迪文，卡拉赞的麦迪文。”卡德加意识到自己离彻底语无伦次已经只有半步之遥了，赶紧调用最后的自制力闭紧双唇。

“当然是了，”仆人说，“派你来，我是说。”他打量了一会儿信上的蜡封，又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从背心里掏出一对用一根细金属条连在一起的金色长方形物件。“眼罩要吗？”

卡德加眨了眨眼。“不要。我是说，不用了，谢谢你。”

“莫罗斯。”仆人说。

卡德加摇了摇头。

“我是莫罗斯，”仆人说，“塔楼的管家。麦迪文的总管。眼罩要吗？”他又举起了那对长方形物件，跟他自己的长脸上戴的东西一模一样。

“不必了，谢谢你……莫罗斯。”卡德加答道。虽然他的神色还是暴露了他的好奇心。

仆人转过身，有气无力地挥挥手，示意卡德加跟上。

卡德加连忙拎起背包，一溜小跑跟上对方。老管家看起来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走路倒是快得很。

“塔里只有你一个人吗？”他们爬上一排宽阔低矮的弧形石阶时，卡德加试探着问道。无数的仆从和宾客曾在这里穿行，石阶中间的石头都被他们的脚步磨出了凹陷。

“嗯？”仆人回答。

“只有你一个人吗？”卡德加重复道，想着自己是不是得用同样的方式跟莫罗斯说话他才能听得懂。“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魔导师也在这里。”莫罗斯一字一喘地回答，声音微弱，死气沉沉，就像墓穴里的尘土。

“是的，当然了。”卡德加说。

“他要是不在，你来也没什么意义了，”管家继续道，“这个地方，我是说。”卡德加猜想老人异样的声音是不是因为不常说话的缘故。

“当然。”卡德加赞同道。“还有别人吗？”

“现在还有你，”莫罗斯继续说，“照顾两个人可比一个人要辛苦。但是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

“所以平时这里就只有你和大法师两个人喽？”卡德加说，一边想着麦迪文雇用（或者是创造出）这位管家是不是就是看上了他沉默寡言的性子。

“还有厨子。”莫罗斯回答，“虽然厨子不怎么说话，不过要谢谢你的问候。”

卡德加努力抑制自己翻白眼的冲动，但是没有忍住。他希望管家的视线被脑袋两边挂的眼罩挡住了，没有看到自己的表情。

他们走到一处被火炬照亮的十字回廊。莫罗斯一刻不停，又爬上了对面的一座满是岁月磨痕的弧形楼梯。卡德加在原地停驻片刻，仔细观察那些火炬。他把一只手伸到离闪烁的火焰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却感受不到丝毫热度。卡德加有些好奇这种冷焰在塔里是不是非常普遍。在达拉然，人们的主要照明手段是一种可以发出稳定持久的光亮的磷光水晶。不过据他所知，其他照明系统还包括反光镜，束缚在灯罩里的元素之灵，或者是被捕获的巨型萤火虫。不过，这些火焰看起来就像是被冻结在了原地一样。

这时，莫罗斯已经在下一段楼梯上爬到了中段，他慢慢转过身，喘着气咳了一声。卡德加连忙跟上去。显然那副眼罩并没有给老管家的行动带来太多不便。

“为什么要戴眼罩？”卡德加问。

“嗯？”莫罗斯回答。

卡德加用手在脑袋一侧比了比。“眼罩。为什么要戴？”

莫罗斯的五官扭曲出一个表情，卡德加猜测对方大概是在微笑。“这里的魔力很强大。强大，但有时候不太对劲。你在这里偶尔会看到……一些东西，除非你小心。我就很小心。其他的访客，在你之前来的那些，他们就没那么小心。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了。”

卡德加想起那个他不确定是否看到了的阳台上的幻影，于是点了点头。

“厨子有一副粉晶眼镜，”莫罗斯补充道，“没它不行。”他顿了顿，评论道：“厨子这方面是有点儿傻。”

卡德加希望莫罗斯跟别人熟悉之后能变得更健谈一点。“那你在魔导师家里待了很久了吧？”

“嗯？”莫罗斯又说。

“你跟着麦迪文很久了吗？”卡德加重复道，希望自己的语气没有泄露他的不耐烦。

“是啊。”管家说。“够久的了。太久了。感觉已经有很多年了。这个地方的时间就是这个样子的。”满脸皱纹的老管家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两人在沉默中继续爬着楼梯。

“你对他了解多少？”卡德加终于忍不住试探道，“魔导师，我是说。”

“问题在于……”莫罗斯说着，又拉开一扇通往又一段向上的楼梯的门。“你了解多少？”

令人惊讶的是，卡德加自己在这方面的调查毫无收获。他虽然能进入紫罗兰城堡的大图书馆（再加上偷偷潜入的几个私人图书馆和秘密书社）查阅资料，其中关于这位“强大杰出的麦迪文”的讯息却少得令人泄气。这就更奇怪了——因为达拉然的每一位老资历的法师似乎都对麦迪文心存敬畏，而且总在某些方面有求于他，或者想从他这里得到些什么，一点信息、一分恩惠，甚至是一分人情。

以法师的标准来看，麦迪文显然算是个年轻人。他才四十多岁，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似乎完全没有对周围的事物造成任何影响。这让卡德加很是意外。他听说或读过的大部分故事里都说，独立法师们格外招摇，敢于染指那些凡人不该了解的秘密，而且经常因为乱用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力量而送命、残废或受到诅咒。他小时候学到的相关课程中，大部分非达拉然法师们的结局都是相同的——没有了自律、自制和自省，这些不受控制、未经训练、自学成才的法师总是会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有时候——虽然不那么常见——还会连带着毁掉他们周围的大部分村庄。）

而麦迪文既没有亲手毁掉一整座城堡，又没有搞得自己化为粒子散落到扭曲虚空中，也没有召唤出一条龙却不知道如何控制它——这个事实就证明了他不是拥有强大的自制力，就是拥有惊人的力量。从学者们对卡德加这份助手工作的上心程度，和他收到的那一长串指令来看，卡德加觉得事实应该是后者。

然而不管怎么调查，他都弄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没有任何资料提到过这位麦迪文有什么卓越的研究或是了不起的发现，又或者是任何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什么原因能够解释肯瑞托对这位独立法师显而易见的崇敬。没有任何伟大的战争，了不起的征服，或广为人知的战役。一说到麦迪文，吟游诗人们的歌词明显变得模糊粗略，而在讨论到他的成就时，那些平时无所不知的使者们都沉默不语。

然而，卡德加意识到，麦迪文一定是具备某种重要的特质，令他在学者们心中激发起恐惧、尊敬和嫉妒混合的感情。在魔法学识方面，肯瑞托从不把其他法师看作能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对手，还经常会想方设法地阻挠那些没有和紫罗兰城堡结盟的法师。可是，他们却对麦迪文毕恭毕敬。为什么？

卡德加掌握的信息少得可怜——只有关于他的父母的一丁点儿信息（古兹巴对麦迪文的母亲特别感兴趣），有一本魔法典籍的页边注上援引过他的名字，还有一些记载里提及他偶尔拜访达拉然。所有这些访问都发生在过去五年内，而且麦迪文显然只与资深法师们会晤，比如说那位现已失踪的艾里克斯。

总的来说，卡德加对于他被指派去协助的这位据说非常了不起的大法师知之甚少。鉴于他向来把对对方的了解当作武器和盔甲，他不禁感到担忧，在这场即将到来的会面面前，自己几乎手无寸铁。

卡德加做出了回答：“不多。”

“嗯？”莫罗斯应道，在台阶上侧过身来。

“我说我知道得不多。”卡德加解释道，音量不小心大了些，他的声音在楼梯间回荡良久。看着面前的回旋楼梯，卡德加不禁好奇这座塔是不是真的跟看上去一样高。他爬楼梯已经爬得腿都酸了。

“你当然不了，”莫罗斯说，“不知道，我是说。年轻人从来都知之甚少。我想可能这就是他们年轻的原因。”

“我的意思是——”卡德加有些恼火，他停下来深吸一口气接着说，“我指的是，我对麦迪文的了解不多。是你问我的。”

莫罗斯顿了一下，一只脚踏在下一级台阶上。“我想我确实是问了。”他最后说。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卡德加问，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

“我觉得跟其他人一样吧。”莫罗斯说。“有他的爱好。有他的脾气。有心情好的日子也有心情不好的日子。跟所有人一样。”

“穿裤子也是一次伸一只脚。”卡德加说着叹了口气。

“不，他是飘起来穿的。”莫罗斯说着，看了卡德加一眼，笑意从脸上一闪而过。“还有一层楼。”

最后几级台阶旋转上升，卡德加猜想他们一定是快到塔楼里最高的尖顶了。老仆人继续在前面领路。

楼梯的尽头是一个圆形的小房间，四周由宽阔的护墙围着。跟卡德加推测的一样，他们现在位于塔楼的最顶端。这里是一个大型天文台。围墙和天花板上都镶着水晶般透明的窗户，干净澄澈，上面没有一丝雾气。在他们爬楼梯的时候，夜色已经完全降临，漆黑的天空挂满了繁星。

天文台里光线很暗，只有几个和其他地方一样的火把，发出凝固的冷光。不过这里的火把罩有灯罩，所以光芒稍显黯淡，大概是为了方便观察夜空。房间中央放着一个没点燃的火盆，是为凌晨的寒冷时分准备的。

天文台的墙边摆着几张弧形的大桌子，上面堆满各式各样的仪器。银质水平仪和黄金星盘被当作镇纸压住大页纸张，或者作为书签，让那些古老的典籍保持打开的状态。其中一张桌子上摆着一个正拆到一半的模型，用来展示天穹上的行星运动，这精妙的仪器旁边放着几个用上好的金属丝串起来的珠链。成堆成堆的笔记本摞在一面墙边，还有一些塞在桌下的板条箱里。一张展开的大陆地图嵌在画框里，展示着艾泽拉斯南部的土地和卡德加的家乡洛丹伦，还有隐遁于世的矮人王国卡兹莫丹和精灵王国奎尔萨拉斯。地图上插着许多小图钉，组成了只有麦迪文才能解读的星座图。

而麦迪文就在这里，卡德加认为那不可能是别人。他是一个中年男人，长发在脑后扎成马尾。他年轻的时候，头发可能是乌木一般的漆黑，然而现在他的鬓角须边已经染上了灰色。卡德加知道，这种现象在法师中并不少见，他们掌控的魔法能量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了很大压力。

麦迪文穿着对法师来说相当朴素的衣服——剪裁合体，尺寸正好贴合他那魁梧的身躯。一件没有任何装饰的无袖短罩袍垂到他的腰间，裤腿塞进了宽松的靴子里。他肩上披着一袭沉甸甸的深红色披风，兜帽挂在背后。

卡德加的眼睛逐渐适应黑暗后，他意识到自己之前以为大法师的衣服上毫无装饰简直是大错特错。麦迪文的衣服上绣着银丝花纹，做工细巧精妙，以至于第一眼完全看不出来。卡德加盯着大法师的后背，似乎从花纹中看到了一张古老传说中的恶魔的抽象面孔。他眨了眨眼，衣服上的花纹又化作了一条盘绕的巨龙，然后又变成了一片夜空。

麦迪文背对着老仆人和年轻人，完全没有理会他们。他站在其中一张桌子边，一手拿着一个金色星盘，另一只手拿着一本笔记似乎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卡德加怀疑，这会不会就是莫罗斯警告过他的那些“东西”之一。

卡德加清了清喉咙，向前迈了一步，但莫罗斯举起了一只手。卡德加僵在原地，仿佛被魔咒定了身一般，一动也不敢动。

老仆人静静地走到大法师一侧，等着麦迪文注意到他的存在。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随后那漫长的等待在卡德加看来仿佛永恒。

终于，那个穿着袍子的身影放下星盘，在笔记本上草草记了三笔。他用力合上笔记本，然后朝莫罗斯看去。

第一次看到麦迪文的脸，卡德加觉得麦迪文远不止四十多岁。他疲惫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卡德加不禁好奇麦迪文掌控的到底是怎样的力量，竟然在他的面孔上刻下了如此深刻的岁月痕迹。

莫罗斯将手伸进背心口袋，掏出那封皱巴巴的介绍信。本就已是殷红色的火漆在火光的照射下几乎成了血色。麦迪文转过身，打量着年轻人。

大法师的眼睛深深地陷在他漆黑浓眉下的眼窝里，但卡德加立刻就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着的力量。有某种东西在那双深邃的绿眼睛后面舞动闪烁，某种强大的、不可驾驭的东西，某种危险的东西。大法师看了他一眼，而就在那一刻，卡德加觉得这位法师已经把他整个儿看透了，而且认为他并不比一只甲虫或跳蚤更有趣。

麦迪文的视线从卡德加身上移开，落到那封仍未开启的介绍信上。卡德加感觉自己几乎立刻放松了下来，仿佛一只饥肠辘辘的巨大掠食者没有多看他一眼就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然而如释重负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麦迪文没有打开那封信。他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羊皮纸突然呼的一下被火焰吞噬了。火苗在信的另一端蔓延，发出刺眼的蓝色光芒。

这时麦迪文说话了，他低沉的声音里带着笑意。

“那么……”麦迪文说道，似乎对卡德加的前程正在他手里灰飞烟灭这件事浑然不觉。“看来，我们年轻的间谍终于来了。”

第二章

“有什么问题吗？”麦迪文问。卡德加突然感觉到大法师的目光又落到了他的身上。他再次感到自己像一只甲虫，但这次这只甲虫不小心爬到了一个昆虫爱好者的工作台上。火焰已经烧去了介绍信的一半，融化的蜡封滴在天文台的石制地板上。

卡德加意识到自己现在目瞪口呆，面无血色。他试图强迫自己呼气，然而最终只发出了窒息般的咝咝声。

大法师皱起浓黑的眉毛，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你身体不舒服吗？莫罗斯，这孩子是不是生病了？”

“可能是还没喘过来气儿。”莫罗斯的语气波澜不惊。“上楼的路挺长的。”

这时卡德加终于恢复了足够的理智，说：“那封信！”

“啊，”麦迪文说，“对。谢谢你。我差点儿忘了。”他走到火盆边，把那封正在燃烧的信扔到了火炭上。那团蓝火猛然蹿到齐肩高，又回落成一团普通的火焰，温暖的红色火光充满了整个房间。那封印着肯瑞托蜡封的羊皮纸介绍信，已经完全不见踪影。

“可是您都还没看过它！”卡德加脱口而出，然后又回过神来。“我的意思是，大人，我并非有意冒犯……”

大法师低低笑了几声，在一张雕花大木椅里坐下。在火光的映照下，他那满是皱纹的脸庞露出一丝笑意。尽管如此，卡德加还是无法放松下来。

麦迪文在椅子上倾身向前，说：“‘致伟大崇高的魔导师麦迪文，卡拉赞的魔法大师，在此献上来自肯瑞托——魔法学院、公会与社团中最博学强记者、国王的顾问、学者的导师、奥秘的发掘者的致意。’下面依此类推，每一句都在自我吹嘘。我说得还对么？”

“我说不好，”卡德加说，“我被勒令——”

“不许拆那封信。”麦迪文帮他接完。“但你还是拆了。”

大法师抬起目光来注视着年轻人，卡德加的呼吸窒在了喉咙里。麦迪文的眼睛里闪过了什么东西，卡德加开始怀疑这位大法师是不是无须言语就能施放法术。

卡德加慢慢点了点头，鼓起勇气面对对方可能的回应。

麦迪文毫不掩饰地轻笑了几声问："什么时候拆的？"

"在……在从洛丹伦到库尔提拉斯的船上。"卡德加回答道，不知道自己的话会取悦还是激怒这位潜在的导师。"我们的船因为风力不足停滞了两天，我就……"

"没有抑制住好奇心。"麦迪文再次帮他把话说完，泛灰的胡须下露出一个干净纯粹的笑容。"换作是我，可能一离开达拉然紫罗兰城堡的视线就把信拆了。"

卡德加深吸了一口气，说："我考虑过这么做，但我相信他们布置了侦测咒，至少在那个范围内还有效。"

"所以你想要避开所有咒语或信息，以免有人发现你打开过那封信，而将你遣送回故乡。然后你把它封装回去，足以在别人草草查看的时候蒙混过关，你以为我肯定会马上拆开蜡封，不会注意到你动了手脚。"麦迪文发出一声低笑，但他的表情立刻又变得严肃专注。"我是怎么做到的？"他问。

卡德加眨了眨眼。"做到什么，大人？"

"怎么知道信里写了什么？"麦迪文说，嘴角拉了下来。"刚刚被我烧毁的那封信上说，我会发现卡德加这位年轻人的推理能力和智力相当惊人。那就让我开开眼吧。"

卡德加看着麦迪文，发现几秒前还在他脸上的和煦笑容已经完全消失了。那张微笑的脸现在已经变成一尊远古巨石神像，冷酷无情，随时准备进行审判。那双之前染着笑意的眼睛现在却饱含几乎要喷薄而出的怒意。他的眉毛拧在一起，仿佛暴风雨前的浓云。

卡德加支支吾吾了一会儿才说道："您读了我的思想。"

"有可能，"麦迪文评论道，"但是不对。你现在紧张得一塌糊涂，这会让读心术的效果大打折扣。错一次。"

"您以前收到过类似的信，"卡德加再次猜测，"从肯瑞托。您知道他们会写什么样的信。"

“也有可能，”大法师说，“因为我确实收到过这样的信，他们也的确经常表现出一副自鸣得意的腔调。但你和我一样知道这封信里确切的措辞。你的努力值得认可，但还不对。错两次。”

卡德加抿紧了嘴唇。他的大脑飞速转动起来，心脏怦怦直跳。“交感。”

麦迪文的眼神依旧不可捉摸，语气也毫无波澜。“解释一下。”

卡德加深吸一口气，说道：“魔法的定律之一。当一个人触碰一件物体的时候，他会将自己的魔法气息或知觉的一部分留在物体上。因为每个人的气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其中一方施加影响，就有可能以此联结到另一方。依靠这个原理，就可以用一绺头发来给人施爱情魔咒，或者追溯一枚硬币的原主。”

麦迪文微合双眼，一根手指划过长着胡须的下巴。“继续。”

卡德加顿了顿，感受到麦迪文的眼睛紧盯着他，步步紧逼。他从课堂上学到了这些知识，掌握得不算彻底，但也还不错。可麦迪文是怎么利用这个原理得知……

“一个人使用一件物品的次数越多，留下的回响就越强大，”卡德加迅速地说，“因此，那些被频繁使用或照料的物品，交感能力会更强。”他的语速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流畅。“所以一份有人书写过的文件上面的魔法气息，会比一张空白的羊皮纸更强，而这个人在写的时候肯定是专注于他写的内容的，所以……”卡德加略微整理了一下思路。“您确实是用了读心术，但是读的不是我的思想——是那个写下这封信的抄写员在写信时的思想——您读到了他在脑海中默念的词句。”

“并且不用在现实中打开这份文件。”麦迪文说，光芒重新在他的眼睛里跃动起来。“那么这个小技巧对一位学者来说有什么用处呢？”

卡德加眨了眨眼，将视线从大法师身上移开，想要躲避他那穿透人心的眼神。“您可以不需要打开书就读到书的内容。”

“对一位研究员来说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技能。”麦迪文评论道。“你自己就属于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社群。那你们为什么没用这个方法？”

“因为……因为……”卡德加想到了老考利根——他总能找到图书馆里的任何资料，哪怕是边边角角最不起眼的注脚也不例外。“我想我们确实是用了的，但仅限于议会里比较年长的成员。”

麦迪文点了点头。“而这又是因为……”

卡德加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

“要是所有的知识都能凭一股魔力一动脑子就可以汲取出来，那谁还会去书写呢？”麦迪文提示道。他露出微笑，卡德加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屏着呼吸。“你还不错，相当不错。你会反制咒么？”

“学到了第五卷。”卡德加回答。

“你能施放秘法箭吗？”麦迪文接着问。

“能放一两个，但很耗能量。”年轻人答道，突然感觉到谈话再次变得严肃起来。

“你最擅长哪类元素法术？”

“火系最强，但其他的我也都会。”

“自然魔法呢？”麦迪文问，“催熟、选种、收获？你能催动一颗种子里的生命力，让它变成一朵花吗？”

“不能，先生。我是在城市里受训的。”

“你会制造傀儡吗？”

“官方对此持不赞成态度，但我知道傀儡的原理。”卡德加答道。“如果您好奇……”

麦迪文的眼睛一时间亮了起来，然后他说：“你是从洛丹伦坐船过来的？坐的什么船？”

突然转变的话题让卡德加有些措手不及。“是的。呃……是一艘提拉斯帆船，仁慈之风号。”他回答。

“从库尔提拉斯起航的。”麦迪文总结道。“船员是人类？”

“是的。”

“你跟船员有交流吗？”卡德加又一次觉得自己从进行交谈变成了接受审问。

“有一点儿，”卡德加说，“我感觉我的口音总是让他们发笑。”

“库尔提拉斯船上的船员们很容易被逗笑，”麦迪文继续发问，“船员里有非人类种族吗？”

“没有，先生。”卡德加回答。“库尔提拉斯人之间流传着有关鱼一样的人型生物的传说，并称之为鱼人。鱼人真的存在吗？”

“存在。”魔导师肯定道。“你还遇见过什么其他种族？除了人类的各个亚种之外。”

“有几个侏儒来过一次达拉然。”卡德加说。“我还在紫罗兰城堡里见过矮人工匠；在传说里读到过龙；还在一个学院里见过龙的头骨。”

“那巨魔和地精呢？”麦迪文说。

“巨魔，”卡德加说，“已知的亚种有四个。可能存在第五种巨魔。”

“一听就知道是阿隆达教的破烂。”麦迪文嘀咕了一句，不过示意卡德加继续说下去。

“巨魔生性野蛮，体形比人类大，非常高大结实，五官狭长。呃……”他思索片刻。“部族社会体系。几乎已经从文明世界消失了，在洛丹伦濒临绝迹。”

“地精呢？”

“地精的体形要小得多，跟矮人差不多。创造能力也和矮人不相上下，但更倾向于搞破坏性的发明，天不怕地不怕。我在书上读到过，说是作为一个种族，他们都是疯子。”

“只有聪明的那些才是。”麦迪文说。“你了解恶魔吗？”

“当然，先生。”卡德加连忙答道。“我是指从传说里了解到的，先生。我还知道正确的防护和阻断咒语。这是达拉然所有法师受训第一天的课程。”

“但你从来没有召唤过恶魔。”麦迪文说，“也没有亲眼见过别人召唤恶魔。”

卡德加眨了眨眼，不确定这是不是一道陷阱题。“从来没有，先生。我连想都没想过。”

“我毫不怀疑你从来没有。”魔导师说，他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尖锐。“我是指想过这件事。你知道守护者是什么吗？”

“守护者？”卡德加突然感觉话题又来了一次大转弯。“是指看守人吗？守卫？或者是指一个别的种族？是不是某种怪物？也许是对抗怪物的防御者？”

麦迪文微笑着摇了摇头。“别紧张。你本来就不应该知道。这是魔法的一部分，”然后他抬起头，继续说，“好了。那你对我又了解多少呢？”

卡德加连忙朝管家莫罗斯瞥了一眼，却突然意识到老仆人已经不见了，仿佛是隐没在了阴影里。年轻人支吾了一会儿。“肯瑞托的法师们对您十分敬仰。”最后他好不容易憋出一句外交辞令。

“显而易见。”麦迪文毫不谦虚地说。

“您是一位强大的独立法师，据说您还是艾泽拉斯王国莱恩国王的顾问。”

“我们回到正题。”麦迪文说着，一边对年轻人点了点头。

“除此之外……”卡德加犹豫了，不知道大法师是不是真能读到他的思想。

“嗯？”

“没有任何具体的事迹，能够解释他们对您的尊崇……”卡德加说。

“和畏惧。”麦迪文插了一句。

“还有嫉妒。”卡德加又加了一句，突然对这些让他根本不知该如何回答的问题有些恼火。他马上又补充道：“没有任何具体的事迹能够解释肯瑞托对您抱有的高度尊敬。”

“本该如此。”麦迪文暴躁地厉声说，在火盆上方搓着手。“本该如此。”卡德加不敢相信大法师竟然会觉得冷。他自己已经紧张得汗流浃背了。

过了好一会儿，麦迪文终于抬起头，风暴再次在他的眼中酝酿。“但是你对我本人了解多少？”

“一无所知，先生。”卡德加说。

“一无所知？”麦迪文的声音拔高了，似乎在整个天文台里回响。“一无所知？你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见一个你一无所知的人吗？你都懒得去下点功夫调查一下吗？也许你的导师们只是想拿我作为借口摆脱你，希望你死在路上。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试图这么做了。”

“没什么好查的。您根本没做多少事。”卡德加激动地答道，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意识到了自己是在跟谁说话，又说了什么。“我的意思是，我能查到的不多，我是说……”

他以为年长的法师会大发雷霆，但麦迪文只是低笑了一声。“那你都查到些什么呢？”他问。

卡德加叹了口气，说：“您来自一个法师家庭。您的父亲是一位艾泽拉斯王国的法师，名叫聂拉斯·埃兰。您的母亲是艾格文。艾格文可能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头衔，可以追溯到至少八百年前。您在艾泽拉斯长大，从小就认识莱恩国王和洛萨爵士。除此之外……”卡德加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就没有别的了。”

麦迪文注视着火盆，点了点头。“嗯，已经算是有所收获了。比大部分人能查到的都多。”

“还有您的名字的意思是‘守秘者’，”卡德加补充道，“在高等精灵语里。这个我也查到了。”

“有些名不副实了。”麦迪文说，神色突然变得疲惫，他又盯着火盆看了一会儿。“艾格文不是头衔，”终于他开口道，“那只是我母亲的名字而已。”

“那么一定是有很多位艾格文，这应该是个姓氏吧。”卡德加猜道。

“只有一位。”麦迪文阴沉地说。

卡德加紧张地笑了一声。“可那就意味着她……”

“她在生我的时候至少有七百五十岁了。”麦迪文说，出人意料地哼笑了一声。“她的年纪比那还要大得多。我是她晚年生的孩子。肯瑞托对我的图书馆馆藏兴趣十分浓厚，这可能也是他们派你过来调查的原因。”

“大人，”卡德加尽可能坚决地说，“不瞒您说，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肯瑞托的每一位法师都想让我从您这里找出点什么来。我会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如果您有想要限制我阅览或保密的材料，我也完全理解……”

“我要是真这么觉得，你根本不可能穿过森林到达这里。”麦迪文突然严肃起来。“我需要一个人先把图书馆分类整理好，然后再去收拾炼金实验室。没错，你就很合适。你瞧，我也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含义，就像你知道我名字的含义一样。莫罗斯！”

“在，大人。”仆人突然从阴影里出现应道。卡德加不禁被吓得跳了起来。

“带这小伙子下楼去他的房间，让他吃点东西。今天对他来说一定非常漫长。”

“当然，大人。”莫罗斯说。

“我有一个问题，大师，”卡德加说着又改了口，“我是说，魔导师大人，先生。”

“从现在起就叫我麦迪文。叫我守秘者也可以，我还有其他几个名字，有些并不为人所知。”

“您说您知道我名字的含义，这话是什么意思？”卡德加问。

麦迪文露出微笑，霎时间，整个房间似乎又变得温暖舒适起来。“你不会说矮人语。”他评论道。

卡德加摇摇头。

“我的名字在高等精灵语里是‘守秘者’的意思。而你的名字在古矮人语里，则是‘信任’的意思。希望你能名副其实，年轻的卡德加。年轻的信任。”

莫罗斯送年轻人去他位于高塔中端的房间，一边不紧不慢地下楼，一边用细弱而坚定的声音向他解释这里的规矩。麦迪文之塔里的饮食是简单朴实的——早餐有粥和香肠，午餐是冷盘，晚上则有一顿丰盛的大餐，通常是炖菜，或者是蔬菜配烤肉。晚餐之后厨子就下班了，不过冷藏室里总有剩饭剩菜。麦迪文的作息时间极不规律，而莫罗斯和厨子早就学会了如何用最省时省力的方法适应他的需求。

莫罗斯告知年轻的卡德加，作为助手而不是仆人，他并不能享受按时下班的奢侈。只要大法师需要，卡德加就要随时前去协助他。

“身为学徒，这也是应该的。”卡德加说。

莫罗斯走到一半，闻言转过身来（他们正路过一条高层走廊，下面的空间似乎是一个会客厅或者舞厅）。“还不是学徒，孩子，”莫罗斯喘着气说，“远着呢。”

“可是麦迪文说……”

“你可以整理图书馆。”莫罗斯说。“这是助手的工作，不是学徒的。有很多人做过助手，但没有人能成为学徒。”

卡德加皱起眉头，感觉自己的脸有些红。他没想到法师的阶层里，在学徒之前竟然还有一个等级。“那要多久才能……”

“不好说，真的……”仆人气喘吁吁地说，“还没有人坚持到那一步。”

卡德加脑子里一下子冒出了两个问题。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问：“除了我之外，以前还来过多少个‘助手’？”

莫罗斯盯着走廊边的栏杆出神。卡德加有些疑惑，不知老仆人是在思考，还是被他的问题勾起了什么别的回忆。楼下的回廊里家具很少，中间摆着一张大餐桌，桌边有一些椅子。房间出乎意料地整洁，卡德加据此得出结论，麦迪文应该没有举办过多少宴会。

“几十个，”莫罗斯终于说，“至少几十个。大多数是从艾泽拉斯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精灵，不对，是两个精灵。你是第一个从肯瑞托来的。”

“几十个。”卡德加重复道。想到麦迪文不知迎接过多少位年轻的准法师来为其服务，他的心不禁沉了下去。

他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他们都坚持了多久？”

这次莫罗斯嗤笑了一声，说：“几天。有些只有几小时。有个精灵甚至连塔楼的楼梯都没爬上去。”他点了点挂在他瘦削的脑袋两边的眼罩。“他们总会看到一些东西，你明白的。”

卡德加想起在大门前看到的那个人影，点了点头。

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卡德加的房间。房间位于离宴会厅不远处的一条侧道里。“自己收拾一下。”莫罗斯说着把提灯递给卡德加。“厕所在走廊尽头。床底下有水盆。好了就到楼下的厨房来。厨子会给你准备点热乎饭菜。”

卡德加的房间位于塔楼狭窄的一角。与其作为法师的居所，这里用来给一位避世隐居的僧侣冥想打坐更合适。一张窄床贴墙而放，对面的墙边则是一张同样窄的桌子，上面有一个光秃秃的书架。还有一个可以用来放衣服的立柜。卡德加都没打开自己的背包，直接把它扔进了立柜里，然后走到狭长的窗边。

窗户是一块镶着铅条的细长玻璃，垂直安在窗框中间的一个转轴上。卡德加推了推玻璃的一边，窗户慢慢打开了，底座里凝固的润滑油随之挤了出来。

从窗外的景色来判断，这里仍然位于塔身高位。在双月的光芒下，围绕着塔楼的群山显得很是荒芜。在这个高度上，卡德加轻易看出这里曾经是一个火山口，被流逝的时光打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有一座山曾经从这里被连根拔起，像拔掉一颗蛀牙一样？或者是周围的山峰升起得太快，而它几乎未加生长，导致这块充满能量的地方扎根在原地。

卡德加想着，不知在这片土地上升或下沉，或被一块天空凿开的时候，麦迪文的母亲是不是在场。哪怕以法师的标准来看，八百年也是一段很漫长的时光。古物课上说，在两百年之后，多数人类法师就已经变得瘦骨嶙峋，脆弱如纸了。七百五十岁了还能怀孕生子！卡德加摇了摇头，不知道麦迪文是不是在骗他。

卡德加脱掉他的旅行斗篷，到走廊尽头的洗手间看了一眼。洗手间很简朴，里面有一罐冷水，一个洗脸盆，和一面完好无损的镜子。卡德加想了一下要不要用一个小咒语热一下水，随后决定还是忍一忍算了。

凉水让卡德加神清气爽，他换上一套干净些的衣服，感觉好多了——现在他穿着一件快到膝盖的舒适长衫和一条面料结实的裤子。这是他的工作服。他从背包里抽出一把细长的餐刀，思索片刻之后把它插进了靴筒里。

他回到走廊，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不知道厨房在哪里。马厩旁边没有烹饪棚，所以做饭的地方肯定是在塔里。可能是在离地面比较近的地方，方便从井里抽水。而且即使宴会厅并不常用，厨房肯定有一条路直通宴会厅。

找到宴会厅上面那条走廊并不难，但卡德加花了一阵才找到从走廊下到宴会厅的那座狭窄的螺旋梯。宴会厅有很多个出口，卡德加选了看起来最有可能的一个，结果走到了一条死胡同里，两边都是和他的住所十分相像的空房间。他又选了另一个出口，也是类似的结果。

第三次选择则把这个年轻人带入了战场的正中央。

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前一秒他还在大步迈下一段低矮的石梯，一边想着他是不是需要一张地图，还是铃铛或者猎号之类的东西，才能在这座塔里找到路。下一秒，他头上的天花板就变成了一片猩红色的天空，而他周围全都是全副武装、随时准备作战的士兵。

卡德加连忙往后退，但他身后的走廊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片他从未见过的崎岖荒地。周围那些士兵们手中的武器直指天空，高声喊叫。虽然他们就在卡德加身边，可他们的声音却模糊不清，就像是他们在水下对他说话。

是梦吗？卡德加想。也许他已经躺了一会儿，睡着了，这些都是他忧虑的思绪带来的噩梦。可是并非如此，他几乎可以感觉到那正在衰退膨胀的残阳照射在他皮肤上的热度，感觉到微风，和周围那些大叫着的士兵的动作。

这一切就好像他从世界中被剥离了出来，独自待在一座孤岛上，与周围的现实只有最纤细脆弱的联结，仿佛他已经变成了鬼魂。

的确，那些士兵对他视而不见，仿佛他是一个幽灵。卡德加伸手想抓住一位士兵的肩膀，他的手并没有穿过那磨损的肩甲，这让他略微松了口气。他能

感觉到阻碍，虽然极其微弱——他能感觉到盔甲的坚硬，如果他集中精力的话，还能感觉到凹陷的金属那粗糙的边缘。

卡德加发现，这些士兵近期已经经历了数次严酷的战斗。平均每三个人里就有两个身上绑着简陋的绷带，肮脏的盔甲和损坏的头盔下露出血迹斑斑的伤口。他们的武器也都卷了刃，上面沾满了已经干涸的血迹。他落入了一片战场。

卡德加观察了一下他们的位置。他们现在正在一座小丘顶上，这小丘看起来只是四周那起伏的旷野上的一个小突起。曾经生长在这里的植物已经被砍下来做成了简易城垛，神色凝重的士兵在旁把守。这不是什么安全的庇护所，也不是城堡或要塞。他们选择在这儿作战，只是因为他们已经无处可去。

这时士兵们向两边分开，一位须发皆白、肩膀宽阔的人从中间走了过来，显然是他们的领导者。他的盔甲和其他人的一样伤痕累累，但胸甲内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学者长袍，长袍的式样就算放在肯瑞托的大厅里也毫不突兀。红袍的边缘、袖子和胸前都绣着法力符文——卡德加认识其中的一些，还有一些他完全没见过。这位领导人雪白的胡须几乎垂到腰间，挡住了身上的盔甲，他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无檐帽，帽子中心镶着一颗金色的宝石。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柄顶部镶着宝石的法杖，另一只手握着一把暗红色的剑。

领导人正在向士兵们大声喊话，他的声音在卡德加听来犹如怒啸的海浪。不过战士们似乎可以听懂他的话，因为他们整齐地沿着堡垒排成了一行，其他人则陆续补上防线里的空缺。

雪白胡须的领导人与卡德加擦身而过，卡德加不由得踉跄着后退了几步，给他让路。这位指挥官应该和那些浑身是血的士兵们一样注意不到他。

然而指挥官却注意到了他。他的声音窒住了片刻，犹疑了一下，让他没能踏稳，差点儿在小丘顶部崎岖的岩石上摔了一跤。但是他站住了，转过身来，看向卡德加。

是的，指挥官看向了卡德加，准学徒意识到，这位苍老的战斗法师看见了他，看得一清二楚。指挥官凝视着卡德加的双眼，片刻间，卡德加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之前麦迪文那摧枯拉朽的怒视下，这位法师的目光甚至更加专注。卡德加与指挥官四目相对。

他看见的东西令他倒抽了一口气。他不由自主地移开视线，结束了与战斗法师的对视。

当卡德加再次抬眼看去时，那位指挥官对他点了点头。这是一个简短的、不易察觉的动作，老人抿紧嘴唇，仿佛有所思虑。然后这位白胡子领导人就又朝前走去，对士兵们大声喊话，激励他们守好防线。

卡德加想跟上去，想追上他弄明白为什么其他人都看不见自己而他却可以，想知道他有没有什么能够告诉自己，但卡德加听见呼喊声在四周响起，那是疲惫的士兵们最后一次集结起来准备跨入战场的战吼。剑与矛竖了起来，指向血色的天空，士兵们的手臂抬起，指向近处的山脊，那片铁锈色与紫色相间的土地上，涌出一道洪流。

卡德加看向人们手指的方向，看到一股黑绿相间的浪潮越过了最近的山脊。卡德加一开始以为那是河流，或者是色彩斑驳的泥流，但是他马上意识到，那一股浪潮是一支正在接近的军队。黑色的是它们的盔甲，而绿色的则是它们的皮肤。

它们像是从梦魇中走出来的生物，似人却非人。它们翡翠色的面孔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宽大低垂的下巴，嘴里长着獠牙，扁平的鼻子像狗鼻子一样不停抽动。它们的眼睛细小、血红，充满仇恨。在这个世界垂死的太阳的照射下，它们乌黑的武器和华丽的战甲闪耀着光辉。翻过山坡之后，它们齐声咆哮，那声音响彻天地，令脚下的土地都为之颤抖。

他周围的士兵们也发出战吼回应，当那些绿色生物接近山丘时，士兵们射出一拨又一拨红羽箭。走在前排的怪物中箭倒下，后面涌上的怪物便踏着前者冲了过去。又一阵箭雨，又一排非人怪物倒下，然而倒下的一排怪物与后面汹涌而来的大军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卡德加的右边闪烁着阵阵强光，闪电划过地面，那些扭曲的怪物惨叫着被烧尽血肉，只余下骨头。卡德加觉得这大概是那位战斗法师指挥官的手笔，但也意识到闪电只能将冲锋的部队削减一点点而已。

然后这些绿皮肤的怪物就压到了他们眼前，漆黑与翡翠色的浪潮重重撞上他们简陋的防御工事。在这风暴般的攻势前，那些用于驻防的粗壮树干就好像小树枝一样微不足道，卡德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防线正在溃败。他身旁的一名士兵倒下了，被一柄巨大的黑色长矛刺穿了身体。那位士兵的位置上现在是一名绿皮肤、黑盔甲的噩梦生物，正高声咆哮着向他扑过来。

卡德加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转过身，拔腿就跑。

然后差点儿跟站在拱门下的莫罗斯撞了个满怀。

“你，”莫罗斯用平静的语气呼哧着说，“迟到了。可能是迷路了吧。”

卡德加猛地转回身，却发现身后并不是什么血红天空和绿色怪物的世界，而是一间空无一人的起居室，壁炉空着，椅子上都盖着防尘罩，细小的尘埃在空气中翻动着。

“我是……”卡德加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看到了……我刚才……”

“走错地方了？”莫罗斯替他接上。

卡德加咽了口唾沫，又往四周环顾了一圈，然后无声地点了点头。

“晚饭准备好了，”莫罗斯叹着气说，“下次可别再走错了。”

然后黑衣仆人转过身，滑行一般悄无声息地走出了房间。

卡德加最后看了一眼他不小心走进的这条封闭过道。这里并没有什么秘法拱门或魔法入口。幻象（如果那真的是幻象的话）已经消失了，就像它的出现一样令人措手不及。

没有士兵，没有绿皮肤的生物，没有即将溃败的军队。留下的只有一段令卡德加发自内心地感到恐惧的记忆。那是真的。卡德加的感受是如此真实。

令他害怕的并不是那些怪物或是杀戮，而是那位战斗法师，那位似乎能看到他的白发指挥官。他似乎直接看穿了卡德加的内心，深知他的不足。

最可怕的是，那个穿着长袍和盔甲的人长着一双和卡德加一样的眼睛。他的面孔苍老，头发雪白，举手投足充满气势，然而那位指挥官的双眼与卡德加在几分钟（或许是几辈子？）前在镜子里看到过的一模一样。

卡德加离开了起居室，一边想着现在再去要一副眼罩是不是还来得及。

第三章

“你可以先从简单的事情上手。”年长的法师隔着桌子说。

“先去图书馆看看，想想你准备怎么整理。”

卡德加边吃粥和香肠边点了点头。这次早餐闲谈的话题大多在围着达拉然打转——达拉然流行什么，洛丹伦的潮流又是什么，肯瑞托的大厅里最近都在争论些什么议题。卡德加提到，他出发那会儿大家讨论的哲学问题是：当你用魔法创造火焰时，它是无中生有变出来的呢，还是从某个平行世界里召唤过来的。

麦迪文冲着早餐嗤笑了一声。“一群蠢货。他们可不知道什么平行宇宙，哪怕平行宇宙正咬着他们的……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卡德加突然意识到，自己又受到考验了。“我觉得可能是某种完全不同的原理。”

“非常好。”麦迪文露出微笑。“当别人给你两个选择时，选第三个。想必你要说的是，当你创造火的时候，你所做的只是将周围环境里固有的游离火元素集中到一处，并将其召唤出来？”

“噢，是的，”卡德加补充道，“我思考过这个问题一段时间，大概有几年。”

“很好。”麦迪文用餐巾擦了擦胡子。“你的思维很敏捷，而且对自己的评价很诚实。让我们瞧瞧你打算怎么整理图书馆吧。莫罗斯会带你去的。”

图书馆占了整整两层楼，位于塔身大约三分之一高的地方。这部分的楼梯围着建筑外沿盘旋而上，空出来足有两层楼高的庞大空间。第二层有一条由铸铁搭成的过道。房间里狭窄的窗户上覆着交织的铁条，把射入房间的自然光减弱到了跟带罩火把差不多的亮度。一层的几个巨大的橡木桌上，一些覆满灰尘的水晶球发出微弱的蓝灰色光芒。

房间里乱得惨不忍睹。书本四处散落，胡乱摊开着，卷轴随随便便扔在椅子上，而且所有东西上都盖着一层薄薄的布满灰尘的大页纸，像林地里堆积的

落叶。一些更加古老的典籍还用链子固定在书架上，也有些已经从架子上掉了下来，像地牢里的犯人一样吊在空中。

卡德加环视了一圈这里的惨状，深深叹了口气。“我确实得慢慢来。”

“我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帮你打包好你的行李。”站在门口的莫罗斯说，仆人似乎不肯走到图书馆里面。

卡德加捡起脚边的一张羊皮纸。这是一封肯瑞托的来信，要求大法师即刻回复他们的最新公函。羊皮纸背面沾着一块暗红色的污渍，卡德加一开始以为是血，但后来意识到那只是融化的蜡封。

“不用。”他说着拍了拍自己装满工具的小包。“这个挑战只是比我一开始预期的更难一点儿。”

“以前也有人这么说过。”莫罗斯说。

卡德加转过身想问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而仆人已经不在门口了。

卡德加像夜贼一样小心翼翼地在这堆残骸里穿行。图书馆里像是爆发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到处都是断裂的书脊、被撕掉一半的封面、折损严重的书页，有的书甚至连作者的姓名都找不到。这都还算比较完整的书了，还有很多书的封面被扯掉，满是灰尘的书页散落在桌子上。有些书页是展开的，但有些很明显还没被读过，书上的蜡封都原封不动。

“魔导师需要的才不是助手。”卡德加嘀咕着，在一张桌子的一头清理出一块地方，拉出一把椅子。“他需要的是一个做家务的。”他忍不住又往门口扫了一眼，确认总管是不是真的走了。

卡德加坐了下来，椅子猛地一晃。他赶紧又站起身，发现一边的椅子腿下面垫着一本书。书的封面装饰华丽，镶有银边。

卡德加翻开那本书，与此同时，他感觉到书里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就好像一个滑块从一根金属棍上滑下，或是一滴水银从一根玻璃管子里流过。书脊里似乎有金属块脱落下来。

书开始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

卡德加赶紧把书合上，在一阵尖锐的奇怪声响过后，它重归平静，书中的机关似乎被重置了。年轻人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回桌子上。

这时候他才注意到，他刚才坐的椅子和下面的地板上都有烧焦的痕迹。

“我算是明白您为什么要找那么多助手了。”卡德加说着，慢慢地在房间里继续穿行。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打开的书扣在椅子扶手和金属栏杆上。越往里走，堆积的信件越多。有什么东西在书架的一个角里筑了个窝，卡德加把窝从架子上取下来的时候，一颗小小的鼩鼱头骨掉了出来，在地板上摔了个粉碎。图书馆上层则更像是仓库，书都没有上架，只是在地板上垒成一个比一个高的书堆，从小丘到山岳，最后形成无法攀越的高峰。

里面倒是有一块地方空着，然而那里看上去仿佛曾有人单纯为了减少纸的数量故意放了把火。卡德加检视了一下那片空地，摇了摇头——这里还烧过别的东西，因为地上还有布料残片，很可能是学者长袍的一部分。

卡德加摇着头回去找他的工具包。他从小包里倒出一支细细的木头笔和几枚金属笔尖、一块磨笔石、一把用来刮羊皮纸的软刃小刀、一块章鱼墨、一个用来化墨的小碟子、一串薄而扁平的钥匙、一把放大镜，以及一个一眼看去像只金属蟋蟀的东西。

他拿起那只蟋蟀，把它翻过来背朝下，然后用一枚特制的钢笔尖给它拧上发条。这是卡德加完成抄写员的入门训练时古兹巴送给他的礼物。年轻人在肯瑞托游荡刺探秘密的时候，它派上了大用场。这只蟋蟀里面有一个简单但有效的咒语，能检测到附近的陷阱。

他刚给金属蟋蟀转上发条，它就发出一声高亢的尖叫。卡德加吓了一跳，差点儿失手把这只侦测用小昆虫掉到地上。然后他意识到这个装置只是在警告他周围的潜在危险有多严重而已。

卡德加看了看周围堆积成山的书册，低声咒骂了一句。他退回到大门口，继续给蟋蟀上完发条，接着把之前拿起的头一本书——那本会滴答作响的——拿到了门口。

蟋蟀发出一声轻叫。卡德加把这本隐含机关的书放到门的一侧，又去拿了另一本书来检测。蟋蟀没发出一点声音。

卡德加屏住呼吸，祈祷蟋蟀上的咒语能够侦测到所有形式的机关，不管是魔法的还是非魔法的，然后翻开那本书。那是一本用娟秀的女性笔迹写就的专著，主题是三百年前的精灵政治。

卡德加把这本手写书放到门的另一侧，然后回去拿下一本书。

“我认识你。”第二天早上，麦迪文在吃早餐的时候说。

“我是卡德加，大人。”年轻人说。

“新来的助手。”年长的法师说。“当然。请原谅，我的记忆力已经不比从前了。我恐怕是太忙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大人？”卡德加问。

年长的男人似乎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图书馆，年轻的信任。图书馆进展怎么样啦？”

“很好。”卡德加应道。“非常好。我正忙着给书和文件分类。”

“啊，按照主题分类吗？还是按作者？”大法师问。

不如按致命的程度分最好，卡德加暗想。“我想着还是按主题分吧。很多书都没有写作者。”

“唔嗯，”麦迪文说，“没有署名的作品不值得信任。那你继续吧。告诉我，肯瑞托的法师们对莱恩国王有什么看法？他们有没有说起过他？”

图书分类的进展像冰川移动的速度一般缓慢，但麦迪文似乎并不在意这耗费了多少时间。确实，他似乎每天早上都把卡德加还在这里的事实当作一个意外的小惊喜，而在简短的进度总结后，话题就会转到新的方向。

“说到图书馆，”麦迪文问道，“肯瑞托的图书管理员考利根最近在忙什么？”

“洛丹伦人对精灵有什么看法？那里还有曾经见过精灵的人类吗？”

“紫罗兰城堡里有没有关于长着牛头的人的传说？”

有一天早上，大约是卡德加来到这里一周后，麦迪文压根儿没有出现。

“出去了。”卡德加问起时，莫罗斯只答了一句。

“去哪儿了？”卡德加问。

老总管耸耸肩，卡德加几乎能听见他身体里的骨头在咔咔作响。“他这个人是不会明说的。”

“他去做什么？”卡德加追问。

“没明说。”

“他什么时候回来？”

“没明说。”

“他就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塔里？”卡德加问，“跟他那些神秘的书本卷轴待在一起，没人监督？”

“我可以过来当你的看守，”莫罗斯自告奋勇，“如果你想的话。”

卡德加摇了摇头，但又说了一句：“莫罗斯？”

“怎么了，年轻的先生？”

“那些幻象……”年轻人开口道。

“眼罩要吗？”仆人提议道。

卡德加又摇摇头。“它们展示的是未来，还是过去？”

“当我注意到它们的时候，两者都有，不过我通常不会，”莫罗斯说，“去注意它们，我是说。”

“那么那些展现未来的幻象会成真吗？”年轻人说。

莫罗斯发出了嘶哑的呼气声，卡德加认为那可能是一声叹息。“以我的经验来看，是的，年轻的先生。厨子曾经在一个幻象里看到我打碎了一块水晶，所以她就把水晶藏起来了。过了好几个月，主人终于开口要那块水晶。她把水晶从藏着的地方拿出来，不到两分钟我就把它打碎了，完全不是故意的。”他又叹了口气。“第二天她就弄来了那副粉晶眼镜戴着。还有别的事吗？”

卡德加没再多问，但他在爬上通往图书馆的楼梯时仍然感到很困扰。整理工作进行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把该干的事情都干完了，而麦迪文的突然消失让他茫然无措，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干什么。

年轻的准学徒走进图书馆。房间的一侧摆着那些被蟋蟀识别为“安全”的书本（和书本残骸），而另一侧堆满了检测出有陷阱的（普遍来说要完好得多）的书本。

大桌子上铺满了零散的纸页和没打开的信件，堆成大致规整的两堆。书架已经被他清空了，上面的铁链没有了犯人，只能空悬着。

卡德加可以整理那些文件，但最好还是先把书本重新上架。然而大部分的书要么没有书名，要么就是封面已经磨损、脱落或者被扯烂了，书名完全无法辨认。要想确认内容，只有翻开书查看这一种方法。

而这样做又会触发书里的机关。卡德加看了一眼地板上的焦痕，摇了摇头。

然后他开始搜寻，先是在那些有机关的书里，接着又在那些没有机关的书里，直到他终于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一本封面上画着一把钥匙的书。

书是锁住的，被一圈厚重的金属条箍住，上面还有一把锁。卡德加没有找到任何一把真正的钥匙，不过考虑到这里疏于整理的境况，这也在他意料之中。金属封条很牢固，书的封面是用红色皮革包着的金属板。

卡德加从他的包里掏出那一串薄而扁平的钥匙，然而没有一把能打开书上的大锁。最后，卡德加好不容易用刮刀的刀尖捅进锁眼里，把细细的锁舌顶了进去。在一声令人满足的“咔嗒”声中，锁被打开了。

卡德加看了一眼他放在桌上的蟋蟀，它仍然没有发出声音。

年轻的法师屏住呼吸，翻开了这本厚厚的典籍。一股纸张腐烂的臭味飘进了他的鼻孔里。

“阱与锁。”他大声念道，努力辨认那些拗口的古老字词。“保护机关破解方法论。”

卡德加拉过一把椅子（椅子比之前矮了一截，因为他为了保持平衡把另外三条椅子腿锯短了），读了起来。

麦迪文消失了整整两周。这段时间里，卡德加完全把图书馆据为己有。每天早晨，他吃过早餐，向莫罗斯敷衍地汇报一下进度（虽然总管和厨子都对此完全没有表现出兴趣），就一头扎进图书馆的宝藏里。午餐和晚餐都会给他送过来，他经常借着水晶球柔和的蓝光工作到深夜。

他也已经适应了这座奇特的高塔。他的眼角余光时常会瞥到一些影像，譬如一个穿着破烂斗篷的身影一闪而过，又在他回头去看的时候消失不见。总有未说完的语句消散在空气中。有时他会感到一阵突然的寒意，就好像一扇门或者窗忘了关上，或是气压突然一变，仿佛一个秘密入口突然开启了一样。有时高塔会在风中发出呻吟，那是千百年来历尽沧桑的砖石彼此摩擦产生的声音。

慢慢地，他学着去解开那些最珍贵的典籍上布置的机关，了解图书馆里的藏书的性质。虽然还没有掌握具体内容。他的研究在破解机关方面对他帮助很大。他很快成为一位破除咒语机关和重装陷阱的专家，就像他在达拉然是个打开门锁、发现秘密的专家一样。破解大部分锁闭机关（不管它是魔法的还是机械的）的诀窍在于，要在破坏机关的时候欺骗它，让它以为自己没有被破坏。只要能弄明白触发某个陷阱的具体条件是什么——不管是压力变化，还是移动的金属开关，甚至是暴露在阳光或空气下，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有些书籍令他束手无策，他的特制撬锁工具和灵巧的小刀都无法破解书里的机关。这些都被他放到了二层最里面，卡德加下定决心要弄明白这些书里写的是什么，靠他自己努力或者从麦迪文嘴里问出来都行。

他很怀疑后面一种方法能否成功，而且他感觉大法师只是把图书馆当作一个堆放旧信件和继承来的书籍的地方。肯瑞托大多数法师的藏书多少总会有点秩序，最宝贵的典籍会被珍藏起来。然而麦迪文把所有东西都随随便便堆在一起，就好像它们根本没有用。

除了作为测试，卡德加心想。目的是让准学徒躲得远远的。

现在书本都已经摆到了书架上，最宝贵（和无法阅读）的那些放在二层，用链子固定住，而比较普通的军事史、年鉴、日志类则放在一层。卷轴也放在一层，内容从乏味的暴风城物品交易记录到长篇史诗不一而足。后者尤为有趣，因为里面有几首史诗是关于那位据称是麦迪文母亲的人——艾格文的。

如果她真的活了八百多年，那她一定是位特别强大的法师，卡德加想。里头那些有机关保护的书里很可能有更多关于她的信息。到目前为止，这些典籍抵挡住了卡德加每一次为了绕开它们的封锁与陷阱而进行的普通请求和暴力尝试，而且每一次他试图开锁时那个侦测蟋蟀都会发出惊恐的尖叫。

虽然书本已经整理完了，但卡德加仍然一点儿也没闲下来，他忙着收集整理脱落的纸页，重新拼合那些几乎被岁月摧毁的古籍，以及给大部分信件归类（或者至少把它们读了一遍）。有些信是用精灵文写的，而更多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信件都以某种方式加了密。后面这种信件上带着各种各样的蜡封，既有艾泽拉斯、卡兹莫丹、洛丹伦的，也有一些卡德加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这些信件的主人彼此之间都是通过密文交流的，包括麦迪文在内。

倒是有几本关于密码学的古籍，然而它们大部分讲的是字符置换和暗语。跟信里的密文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也许来信人将好几种方法结合起来创造了独特的加密方式。

在麦迪文突然回到高塔的那天夜里，卡德加正在埋头研究那几本摊在桌上的密码学典籍和精灵语、矮人语的启蒙书。

卡德加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但突然感觉到了大法师的存在，因为空气陡然变化，仿佛暴风横扫过农田。年轻的法师转过身，看到麦迪文就在眼前，宽阔的肩部填满了门框，长袍在身后无风舞动。

“先生，我……”卡德加说着露出微笑，从椅子上半站起身。这时他才发现大法师的头发一团蓬乱，闪烁的绿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怒火。

“小贼！”麦迪文指着卡德加叫道，“入侵者！”年长的法师指向年轻人，念出一串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音节，那些词句根本不是为人类的喉咙而造的。

卡德加不由自主地抬起一只手，在身前画了个保护符咒，然而对于麦迪文的咒语来说，他的举动只是一些粗鲁的手势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一堵凝固的空气墙向年轻人猛撞过来，把他连人带椅掀翻在地。典籍和启蒙书像突然被风暴袭击的小船一般从桌上滑下来，笔记在空中盘旋飞舞。

卡德加猝不及防地被咒语击飞，撞上了身后的一个书架。书架被撞得摇摇欲坠，年轻人生怕它会倒下来，那他这么多天的苦工可就白费了。书架倒是没倒，然而压迫住卡德加胸口的力量变强了。

“你是什么人？”麦迪文咆哮道，“你在这里干什么？”

年轻法师奋力抵抗着胸前的压力，挣扎着开口。“卡德加，”他喘着气说，“助手。收拾图书馆。您的命令。”他突然想到，莫罗斯说话总那么简短，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麦迪文闻言眨了眨眼，直起身子，仿佛一个刚刚从沉睡中醒来的人。他的手微微一动，那堵凝固的空气墙立刻消失了。卡德加跪倒在地，大口喘着粗气。

麦迪文走到他身边，扶他站起来。“我很抱歉，孩子，”他开口道，“我忘记你在这里了。我还以为你是个小偷。”

“哪有小偷来过的房间会比来之前更整洁啊。”卡德加说。现在连呼吸都令他感到隐隐作痛。

“是啊。”麦迪文环视整个房间，随即点了点头，虽然他的行为造成了一部分混乱。“没错。我相信还从未有人能进展到这一步。”

“我是按类型整理的，”卡德加弯腰撑着膝盖介绍道，“历史类，包括史诗，都放在您右边；自然科学类在您左边；传说资料在中间，语言书和参考书也放在一起；更强大的资料——炼金术笔记、法术详解和理论在二层，还有一些我无法辨认但看起来挺了不得的书。您得亲自去看一看才能知道了。”

“好。”麦迪文说，他的注意力已经完全从卡德加身上移开了，只顾着检视房间。“好极了。做得非常好，非常好。”他环顾四周，又露出一副刚刚才弄明白自己身处何地的神色。“确实很出色。你做得很好。现在快过来吧。”

大法师大步流星地走到门边，又突然停下，转过身。“你不来吗？”

卡德加感觉像是挨了一发秘法箭一样搞不清楚状况。“来什么？我们要去哪儿？”

“去塔顶，”麦迪文言简意赅地说，“快过来，不然我们就要迟到了。时间宝贵！”

麦迪文虽然比他年长，脚步却十分敏捷，一步两级地迅速爬上了楼梯。

“塔顶有什么？”卡德加终于在接近塔顶的一个平台赶上了麦迪文，停下来喘着气问。

“交通工具。”麦迪文厉声说，然后又犹豫了一下。他原地转过身，肩膀垂了下来。片刻间，他眼中燃烧的火焰似乎熄灭了。“我必须向你道歉。关于之前的事。”

“大人？”卡德加说，被这突然的转变弄得晕头转向。

“我的记忆力已经不比从前了，年轻的信任，”魔导师解释道，“我本该记得你在塔里。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以为你一定是个……”

“大人？”卡德加打断道，“时间宝贵？”

“时间。”麦迪文点了点头，脸上重新露出那种专注的表情。“是的，时间确实宝贵。快来，别拖拖拉拉的！”说完，年长的男人又开始两步一级地往楼梯上爬去。

卡德加意识到，麦迪文手下的人离开这里，并不仅仅是因为闹鬼的塔楼和乱七八糟的图书馆而已。他赶紧追了上去。

老总管正在塔楼的天文台里等着他们。

“莫罗斯，”麦迪文一到塔顶就高声叫道，“麻烦你拿金哨子来。”

“遵命。”仆人说着掏出一个细细的哨子，哨管侧面刻着的矮人语符文在火光下闪烁。“我已经擅自用过了，先生。它们已经到了。”

“它们？”卡德加刚刚问出口，头顶上就传来巨大翅膀的扇动声。麦迪文向护墙走去，卡德加抬起了头。

几只巨禽从天空降落，它们的翅膀在月光中莹莹闪烁。不，不是鸟类，卡德加意识到——是狮鹫。它们有着大型猫科动物的躯干，却长着鹰的头部和前爪，以及金色的翅膀。

麦迪文递过一副鞍具。“给你那匹装上，然后我们就出发。”

卡德加打量着那头巨兽。离他最近的狮鹫发出一声尖啸，用长着尖爪的前肢抓挠着石板地面。

“我从没……”年轻人开口道，“我不知道怎么……”

麦迪文皱起了眉头。“肯瑞托难道什么都不教你们吗？我可没时间干这事。”他举起一根手指，念了几句咒语，然后往卡德加额头上一点。

卡德加惊叫一声，往后踉跄了几步。大法师那一指就像是往他脑袋里捅了一块烙铁似的。

麦迪文催促道：“现在你该懂了。把鞍具套好，快。”

卡德加摸摸额头，惊讶得抽了口气。他现在确实懂了，如何正确地给狮鹫套上鞍具，如何骑乘狮鹫，用鞍具的时候怎么骑，像矮人那样不用鞍具时怎么骑。他知道如何转弯，如何让狮鹫在空中悬停，最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准备紧急着陆。

卡德加给他的狮鹫上好鞍，感觉脑门还在抽痛，就好像脑壳里原来装的东西正在挤来撞去，给新知识腾出地方。

“好了吗？跟上！”麦迪文命令道，并没有等他回答的意思。

两人腾空而起，巨兽在空中用力拍打翅膀，向上攀升。这些巨兽可以轻松驮动全副武装的矮人，然而一个穿袍子的人类就已经接近它们的负重极限了。

卡德加娴熟地驾驭着正在俯冲的狮鹫转了个弯，追上在黑漆漆的森林上方滑翔的麦迪文。他头部的疼痛感已经从麦迪文碰触的地方扩散开来，让他头重脚轻，思绪昏沉。不过他还是努力集中注意力，分毫不差地重复大法师的动作，仿佛他这辈子都是在狮鹫背上度过的一样。

年轻的法师试图追上麦迪文，想问问他们去哪儿，要做什么，但他没法儿超过麦迪文。而且，卡德加意识到，就算他能赶上麦迪文，再大声的呼喊也会被身边呼啸的风声淹没。他只好跟着麦迪文，沿着高耸的山峰一路向东飞去。

卡德加不知道他们飞了多久。他可能在狮鹫背上打了一会儿瞌睡，但他的手仍然牢牢抓着缰绳，狮鹫也一步不落地跟在它的兄弟身后。直到麦迪文的狮鹫突然向右急转，卡德加才从沉睡中（如果那能算得上沉睡的话）惊醒，跟着大法师向南飞去。卡德加的头疼已经差不多完全消退了，那十有八九是咒语的后遗症。只留下一阵隐隐的钝痛。

他们已经越过了山脉，卡德加发现他们正在旷野上空飞行。月光碎裂一地，映得无数小水池波光粼粼。这是一片沼泽或者湿地，卡德加想。现在一定已经是清晨了，他们右边的地平线发出朦胧的光亮，预示着白日即将来临。

麦迪文降低高度，双手高举过头。卡德加意识到麦迪文能够骑在狮鹫背上施法。虽然他的大脑告诉他，他也可以只用双腿控制巨兽的方向，然而卡德加打从心底觉得自己永远也没法儿自如地做出这样的动作。

狮鹫继续降低，一团光球突然笼罩住了麦迪文。光芒清晰地勾勒出他的身影，将卡德加的狮鹫映成一道尾随其后的影子。年轻的法师看见他们下方的沼泽里有一个兀然凸起的小丘，一座军营位于其上。他们低低掠过营地上方，卡德加可以听见下面传来叫喊声，以及武器和盔甲碰撞发出的声音。麦迪文到底在做什么？

他们飞过了营地，麦迪文将狮鹫拉到更高处，在半空中转弯，卡德加丝毫不差地跟上他的每一个动作。他们又回到营地上空，现在那里明亮多了——之前光亮微弱的火堆现在重新添了柴，在夜色中熊熊燃烧。卡德加看出这是一支大型巡逻队，甚至可能是一整个连队。指挥官的帐篷华美巨大，卡德加认出了帐篷上飘扬的艾泽拉斯旗帜。

那么这是盟友了，因为麦迪文据说与艾泽拉斯的莱恩国王和王国的骑兵队长洛萨关系颇深。卡德加以为麦迪文会降落，然而大法师踢了踢坐骑的身侧，把狮鹫的脑袋又往上拉了起来。狮鹫的巨大翅膀在夜空中拍动，他们继续攀升，这次是向北方疾驰而去。麦迪文召唤出的光亮熄灭了，他的双手重新抓住了缰绳。卡德加别无他法，只能追上去。

他们又来到沼泽上空，卡德加看见下面有一条细细的带状物，说是小河有点太直了，说是水渠又有点太宽。那么这一定是一条路，穿过湿地，连接起了沼泽里露出的小块干燥地面。

下方地势变幻，又一条山脊出现在眼前，又一块干燥的区域，上面也有一座营地。这座营地里也有火焰，然而它们不是军营里那种明亮、规整的营火。这些火苗散落在空地上，随着他们慢慢接近，卡德加发现那些其实是着火的马车，马车里的行李货物凌乱地扔了一地，被烧焦的人类躯体像被随意丢弃的玩偶一样散落在旁边。

像之前一样，麦迪文掠过营地上方，接着在高空转向，斜飞回来。卡德加跟在他后面，往坐骑的一侧探出身子，想看得更清楚些。乍一看好像是一个旅行车队被洗劫一空又付之一炬了，然而车上的货品却都散落在地。劫匪难道不应该拿走战利品和马车吗？还有没有幸存者？

最后一个问题很快得到了回答：随着一声高喊，营地周围的灌木丛里射出一拨利箭。

麦迪文不慌不忙地拉了拉缰绳，打头的狮鹫就发出一声尖啸，侧身躲过了飞箭。卡德加试图做出同样的动作，脑海里温暖、虚假、令人宽心的记忆告诉他这就是转弯的正确方式。然而和麦迪文不同的是，卡德加在坐骑上的位置太靠前了，而且他没能把缰绳拉到位。

狮鹫侧过了身，却没有躲过所有箭支。一支带倒钩的箭射中了狮鹫的右翼，巨兽发出一声尖鸣，在空中猛地一颠，拼命拍打着翅膀，试图飞到箭射不到的高处去。

卡德加失去了平衡，而且没有挽回的余地。眨眼间，他抓着缰绳的手一松，膝盖也从狮鹫的身侧滑开了。不再受到严密控制的狮鹫猛地一挣，彻底把卡德加甩了下去。

卡德加连忙伸出手去够缰绳。但皮绳只是轻轻滑过了他的指尖，下一刻就与他的坐骑一起，消失在了茫茫黑夜中。

卡德加直直地朝下面那片凶险的黑暗坠落而去。

第四章

卡德加狠狠地摔在地面上，肺里的空气被挤压一空。他的手碰到了粗糙的地面，意识到自己一定是掉在了山脊一侧那个沙砾积成的矮丘上。

年轻的法师忐忑不安地爬了起来。从空中往下看，山脊上的状况看起来像是一场森林火灾。然而从地面上看，这里仿佛是开启的地狱之门。

这会儿，那些马车几乎已经被火焰吞噬殆尽，其中的货物散落出来，在山脊上燃烧。一卷卷布料在泥泞中散开，破裂的酒桶不断渗出液体，食物也都被一通乱扔，踩进了地里。他周围还有不少尸体，看起来都是穿着轻甲的人类。他还能看见星星点点的头盔或剑刃的反光，那些一定是没能完成使命的车队卫兵了。

卡德加活动了一下阵阵发痛的肩膀，他感觉肩膀只是有些挫伤，并没有骨折。就算有沙子缓冲，他也应该摔得比这更狠才是。他用力甩了甩脑袋。麦迪文的咒语留下的痛感已经完全被其他地方更剧烈的疼痛压过了。

残骸中突然传来了某种响动，卡德加赶紧蹲下身。有声音在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厉声交谈，在卡德加听来那声音有些粗野，像是谩骂。他们是在找他。他们看见了他从坐骑上掉下来，于是过来搜寻。他眼看数个弯腰曲背的身形蹒跚地穿过遍地残骸，从火光前经过时留下弓形的剪影。

卡德加的脑海中有什么东西被轻轻触动，然而他却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他小心翼翼地向暗处移动，希望黑暗能够隐蔽他的行踪，不被那些生物发现。

他的期望落了空。他身后传来一些声音，也许是一根枯枝折断，或是一只穿靴子的脚踩进了一个被落叶盖住的小坑，或是皮质盔甲跟灌木钩在了一起。不管怎样，卡德加意识到这里还有别人，他立刻转过身，看到……

一只从他的幻象中走出来的怪物。一个绿色与黑色相间的似人却非人的生物。

它的体形没有幻象中的那些生物高大魁梧，却依然宛如噩梦。它厚重的下巴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向上突起的獠牙，五官显得小而阴险。卡德加第一次注意到它长着竖起的大耳朵。它很可能在看到他之前就听到了他的声音。

这怪物身穿黑色的皮甲，而不是他梦中的金属铠甲。它一只手举着一支火把，深邃的五官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可怖。它的另一只手握着一杆长矛，上面装饰着一串白色的小物件。卡德加内心一悸，他意识到那些东西是人的耳朵，是它们在这场屠杀中掠取的战利品。

所有这一切，都是卡德加在与这怪物相遇的一瞬间所意识到的。怪物将那杆带着可怕装饰的长矛指向年轻人，发出一声战吼。

然而它的吼声被打断了——年轻法师低声念出一句咒语，抬起手，对准怪物的腹部发出一道能量箭。怪物随之弓身倒下，吼声也戛然而止。

卡德加的一部分思绪为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震惊不已，另一部分则清楚地知道，他在卡拉赞的幻象里见识过这些生物的本事。

这只生物已经向它小队里的其他成员传达了警告，回应的战吼在营地四处响起。两个，四个，一打这样的怪物正一同向他的位置逼近。更糟的是，沼泽的其他地方也有号叫声传来。

卡德加很清楚自己没有能力阻止它们所有人。召唤刚才的秘法箭已经令他精疲力竭。再发射一次，他很可能会有昏迷的危险了。也许他应该试着逃跑？

然而这些生物很可能比他更熟悉周围黑暗的沼泽地带。如果他留在山脊沙地上，它们肯定会发现他。但如果他跑进沼泽里，那就连麦迪文都没法知道他的位置了。

卡德加抬头眺望天空，却没有看到魔导师和狮鹫的影子。麦迪文是不是已经降落在了什么地方，正在悄悄接近这些怪物？或者他飞回了南边，打算叫来那些人类部队？

又或者，卡德加阴沉地想道，也许麦迪文那无常的情绪又起了变化，他已经忘记自己有一个飞行同伴了？

卡德加在黑暗中迅速环顾四周，又回头看向伏击发生的现场。这会儿，火光附近晃动的身影变得更多了，号叫声也此起彼伏。

卡德加捡起那杆带有可怕饰物的长矛，特意大步向火光走去。他也许连一两发秘法箭都发不出了，但那些怪物可不知道这一点。

也许它们就跟看起来一样蠢。它们看起来也没接触过多少法师，就像卡德加也没怎么接触过它们一样。

卡德加的现身确实出其不意。它们万万没想到，它们的猎物，那个被它们从坐骑上打下来的受害者，会突然出现在营地火光的边缘，手里还拿着它们其

中一个守卫的长矛。

卡德加一抬手，把长矛扔进旁边的火堆里，溅起一阵火星。

年轻法师召唤出一小团火球，举在手中。他希望自己的五官就像之前那个守卫一样，在火光下显得狠厉严峻。最好如此。

“离开这里！”卡德加吼道，希望自己紧绷的声音不要露出破绽。“离开这里，不然就受死吧！”

一个个头稍大的怪物往前走了两步，卡德加低声念了一句咒语。秘法能量在他燃着火焰的手旁凝结，然后正中那个绿色怪物的脸。它只来得及抬起一只爪状的手捂住自己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脸，然后就倒下了。

“滚开。”卡德加叫道，努力将声线压低。“滚得远远的，不然就和它一个下场。”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结成了一坨冰块，他努力不让自己看向那头正在燃烧的怪物。

一杆长矛从黑暗中破空而出，卡德加用最后一点力气召唤了一股气流，堪堪将长矛推开。施放完这个法术，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已经黔驴技穷，筋疲力尽了。前面那番虚张声势要是能在这时候起效，那就再好不过了。

周围视野范围内的十来只怪物齐齐往后退了一步，又一步。再喊一声，卡德加盘算着，它们就会逃回沼泽里，给他留下足够的时间脱身。他已经想好了要往南边逃，去找那个军营。

然而这时传来一阵刺耳的高声大笑，令卡德加的血液几乎冻结。绿皮肤的战士们纷纷让出一条路，另一个身影蹒跚着走了出来。这一个怪物的身形比其他的要瘦，背也更驼，它穿着一条长袍，颜色像是凝固的血液，正如卡德加在幻象中看到的天空。它绿色的五官也同其他怪物一样扭曲，但是这个怪物凶狠的目光中显露出一丝智慧的光芒。

它举起一只手，手心向上，又掏出一把匕首，用刀尖刺破自己的手掌。红色的血液积聚在它长着尖利指甲的手中。

穿长袍的怪物念出一个卡德加从未听过的词语，怪物的声音刺痛了他的耳膜。那摊血液瞬间燃烧起来。

“人类想玩？”长袍怪物操着蹩脚的人类语言说，“想玩咒语？诺斯格林可以玩！”

“马上退下，”卡德加又一次喊道，“马上退下，不然就受死！”

然而年轻法师的声音止不住地颤抖，那个穿长袍的生物狡黠地高声大笑。卡德加环顾四周，寻找最佳逃跑路线，想着他是不是可以从地上捡一把卫兵的剑。或许这个诺斯格林也和他一样，只是在虚张声势。

诺斯格林朝卡德加走近了一步，突然之间，咒术师右边的两只怪物发出了惨叫，身上燃起了火焰。事情发生得太过迅速，所有人都惊呆了，卡德加也不例外。诺斯格林猛地朝那两个烧着了的生物转过身，却看见又有两头怪物像干燥的树枝一样烧了起来。它们同样发出惨叫，绝望地瘫倒在地。

麦迪文站在那里，那些生物原本的位置上。他周身光芒环绕，营地的大火、燃烧的马车和地上着火的尸体在他身边都黯然失色，它们的光亮似乎都被他吸走了。他看起来容光焕发，气定神闲。他朝那群生物微微一笑——那是个野蛮而残忍的笑容。

“我的学徒叫你们退下，”麦迪文说，“你们应该听他的命令。”

一个怪物发出一声怒吼，然而强大的魔导师一挥手就让它再也发不出声音。一股无形的力量重重打上了那怪物的脸，随着一声骨骼碎裂的咔嚓声，它身首分家，脑袋飞落在地，几秒钟后怪物无头的身体也砰地倒进了沙地里。

其他生物全都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然后落荒而逃，彻底消失在了黑夜中。只有它们的领导人——穿着长袍的诺斯格林——还坚守在原地，它惊讶地大张着嘴，宽大的下巴垂了下来。

“诺斯格林认识你，人类，”它嘶声说，“你就是那个……”

那生物没说完的话变成了一声尖叫：麦迪文一挥手，怪物就被一阵气流和火焰扫离了地面。它被卷到空中，发出凄惨的号叫，直到它的肺部在强压下迸裂，它的尸身被烧成灰烬，残余的碎屑如黑色的雪花般飘落。

卡德加看向麦迪文。大法师正自得地咧嘴笑着。然而当他看见卡德加毫无血色的脸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你还好吗，孩子？”他问。

“还好。”卡德加感到疲惫如山般朝他压过来。他试图坐下，结果却扑通一下跪倒在地，精疲力竭，头脑一片空白。

麦迪文立刻来到他身边，一只手抚上年轻人的额头。卡德加试图把他的手挪开，却连这点力气都没有。

“休息吧。”麦迪文安抚道，“恢复一下体力。最可怕的部分已经过去了。”

卡德加点点头，眨了眨眼。他看着火堆旁的尸体。之前在图书馆的时候，麦迪文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要了他的小命。那他为什么手下留情了呢？因为他在潜意识中接受了卡德加的存在？因为他还留存了一点记忆或是人性？

年轻人挣扎着开口询问。“那些东西，”他已经累得口齿不清了，“到底是什……”

“兽人，”魔导师回答，“那些是兽人。现在暂时先不要问问题了。”

东方的天空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南边传来响亮的号角声和强劲的马蹄声。

“救兵终于来了，”麦迪文叹了口气说，“动静太大，动作又太慢。不过这话别告诉他们。掉队的敌人就留给他们去收拾吧。现在好好休息。”

巡逻队飞驰而来，其中一半人在营地里下了马，另一半则继续沿着道路前进。骑士们开始检查尸体。一个小队被派去埋葬车队成员的遗体。没被麦迪文烧掉的几具兽人尸体被收集起来扔进大火堆，它们的血肉不一会儿也化作焦黑的灰烬。

卡德加并不记得麦迪文从他身边走开过，但麦迪文现在带着巡逻队的指挥官回来了。指挥官是个体格壮实的年长男人，脸上尽是长年征战留下的痕迹。他的胡须灰白，发际线也几乎退到了后脑。他身材十分魁梧，身上穿的板甲和巨大的披风令他看起来越发威严。卡德加看见他的肩头后面露出一把巨剑的剑柄，宽大的护手上镶嵌着宝石。

“卡德加，这位是安度因·洛萨爵士，”麦迪文说，“洛萨，这是我的学徒，肯瑞托的卡德加。”

卡德加的脑子飞速转动起来，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了这个名字上。洛萨爵士。国王的勇士，莱恩国王和麦迪文儿时的伙伴。他背上那把剑一定就是他立誓用来守护艾泽拉斯的大皇家之剑，还有……

麦迪文刚才是不是说了卡德加是他的学徒？

洛萨单膝跪下，让自己和年轻人视线持平，微笑地看着对方。“所以你终于收学徒了啊。还得大老远跑到紫罗兰城堡才能找到一个，是不是，麦德？”

“想找一个资质足够的，那确实得去。”

“要是顺便还能把那儿的二流法师们气个半死，那就更锦上添花了，是不是？噢，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麦迪文。这位小伙子有什么事迹让你刮目相看啊？”

“噢，就普普通通的那些。”麦迪文回以一个露出牙齿的狡黠笑容。“整理好了我的图书馆；第一次上手就驯服了一头狮鹫；单枪匹马对付了这些兽人，其中还包括一个术士。”

洛萨低低吹了声口哨。“他竟然把你的图书馆整理好了？这下我确实得刮目相看了。”他灰白的胡子下闪过一个笑容。

“洛萨爵士。”卡德加终于挤出一句话。“您的威名在达拉然也如雷贯耳。”

“你好好休息吧，孩子。”洛萨将一只戴着沉重手套的手放在年轻法师肩头。“我们会抓住剩下的那些生物的。”

卡德加摇了摇头。“不行。你们如果沿着路走是抓不到的。”

国王的勇士惊讶地眨了眨眼，卡德加不确定让他意外的是自己的唐突还是话语。

“恐怕这孩子说得对，”麦迪文赞同道，“兽人们已经逃到了沼泽里。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熟悉黑暗沼泽，所以他们在这里的作战效率很高。如果我们沿着路走，他们就能跟我们绕着圈捉迷藏。”

洛萨用手套挠了挠后脑勺。“也许我们可以从你那些狮鹫里借几只来侦察。”

“训练狮鹫的矮人们可能不太愿意借出它们，”麦迪文答道，“不过你也许可以和矮人们谈谈，还有侏儒们。他们有几种涡轮机和飞行器，说不定更适合侦察。”

洛萨点点头，摸了摸下巴。“你怎么知道他们在这里？”

“我在我的领地附近遭遇了他们的一个先遣侦察兵。”麦迪文说道，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谈论天气。“我从他嘴里逼问出，有一支大部队正打算沿着沼泽大路抢劫掳掠。我本来希望可以及时赶到这里警告他们。”他看着周遭的惨状。

明媚的阳光也没能驱散这片土地上的阴霾。小一些的火焰已经熄灭了，空气里弥漫着兽人血肉燃烧的味道。袭击发生地的上空飘着一片苍白的云朵。

一名看起来只比卡德加年长一点的年轻士兵跑到他们身边。他们发现了一个幸存者，伤势很重，但还有救。可以请魔导师赶紧过去一趟吗？

“你陪陪这孩子，”麦迪文交代道，“发生了那么多事，他一定还有点儿糊涂呢。”说完，大法师就大步迈过焦黑血腥的地面走开了，长袍在他身后像旗帜一般飞扬。

卡德加试图站起来跟上去，但国王的勇士将沉重的手放在他肩上，按住了他。卡德加挣扎了片刻，又坐了回去。

洛萨微笑着打量卡德加。“所以那个老傻瓜终于收了个助手啊。”

“是学徒。”卡德加虚弱地说，不过胸口还是涌上一阵自豪之情。这给他的头脑和四肢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他有过很多助手。他们都没坚持多久。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

“嗯哼，”洛萨应道，“那些助手里有几个是我推荐去的，他们都带着关于闹鬼的塔楼和一个疯疯癫癫的苛刻法师的故事逃了回来。你觉得他怎么样？”

卡德加眨眨眼，愣了一会儿。在过去的十二小时里，麦迪文攻击了他，给他脑子里强行塞了新知识，拖着他骑着狮鹫飞越了整个国家，还让他独自面对一群兽人，然后才现身救下他的小命。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认卡德加做了他的门徒，他的学生。

卡德加清了清嗓子，说：“他出乎我的意料。”

洛萨又露出微笑，笑容里带着真诚的暖意。“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是他的优点之一。”洛萨思索了一会儿，评论道：“这是一个精明而不失礼貌的回答。”

卡德加扯着嘴角笑了一下。“洛丹伦是个精明而不失礼貌的地方。”

“是的，我在国王的议会里也注意到了。达拉然的大使可以看似说了良多，实际上并未包含任何信息。无意冒犯。”

“谈不上冒犯，大人。”卡德加说。

洛萨看着年轻人。“你多大了，孩子？”

卡德加回视对方，答道：“十七岁。怎么了？”

洛萨摇摇头，嘟哝了一句：“这倒有些道理。”

“什么有些道理？”

“麦德，我是指魔导师大人麦迪文，他病倒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比你还小上几岁。因此，他从来没怎么跟你这个年纪的人打过交道。”

“病倒？”卡德加问道，“魔导师生过病？”

“病得很重，”洛萨说，“他陷入了沉睡，他们说那是昏迷。莱恩和我把他安置在北郡修道院，那里的修士们给他喂肉汤，维持他的生命。他就那样睡了好多年，然后突然一下又醒了过来，什么事都没有。或者说几乎什么事都没有。”

“几乎？”卡德加问。

“这个嘛，他错过了一大段少年以及后面几十年的时光。他在少年时睡去，醒来时却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我总担心这事对他会有影响。”

卡德加想到大法师喜怒无常的脾气，千变万化的心情，还有他跟兽人战斗时那种孩子般的兴奋。如果麦迪文是个年轻人，他的行为会不会更合理一些？

“他的昏迷，”洛萨说，那段回忆让他摇了摇头，“那并不正常。麦德管它叫‘午睡’，就好像那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我们一直没弄明白它到底是什么引发的。魔导师自己也许搞明白了，但他似乎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就算我问他也一样。”

“我是麦迪文的学徒，”卡德加直白地说，“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洛萨深深叹了口气，抬头眺望着满目疮痍的山脊。卡德加意识到，国王的勇士是一个本质上十分诚实的人。这样的人在达拉然根本活不过一天半，他的情绪都在他那沧桑坦率的脸上写得清清楚楚。

洛萨抿了抿嘴，说：“老实说，我很担心他。麦迪文一个人待在那座塔里……”

“他有个管家，还有厨子。”卡德加插嘴道。

“……与他那强大的魔法相伴，”洛萨继续说，“我只是觉得他似乎太孤独了。独自住在深山老林里。我很担心他。”

卡德加点点头，心下暗暗想着，这就是你试图从艾泽拉斯派学徒过去的原因。为了暗中监视你的朋友。你担心他，但你也担心他的力量。然而卡德加嘴上说的却是：“你担心他是否一切都好。”

洛萨耸了耸肩，担忧之情溢于言表，却不知为何想要极力掩饰。

“我能帮上什么忙呢？”卡德加问，“帮助他，也帮助您。”

“帮忙看着点儿他。”洛萨说。“如果你是他的学徒，他应该会花更多时间和你相处。我不想让他……”

“再次陷入昏迷？”卡德加帮他补充道。尤其是在这个随时随地都可能有兽人出现的当口。对此洛萨给他的回应是又一次耸肩。

卡德加尽力露出他最真诚的微笑：“帮助你们两位是我的荣幸，洛萨大人。请您知悉，我对大法师的忠诚必须摆在第一位，但如果有任何需要让一位朋友知道的消息，我一定会传达给您。”

戴手套的手又重重拍了他一下。洛萨掩饰自己担忧的技巧如此拙劣，卡德加不禁感到惊奇。艾泽拉斯人难道都这么率真诚实吗？甚至是现在，卡德加都能看出洛萨还有话想说。

“还有一件事。”洛萨说。卡德加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

“魔导师大人对你说过守护者的事吗？”他问。

卡德加考虑了一下是否要假装自己知道一些其实并不知道的事情，好从这位诚实的年长男人嘴里套出话来。但这个念头刚掠过他的脑海，就被他舍弃了。最好还是实话实说。

“我听麦迪文说过这个词，”卡德加说，“但我并不知道任何详情。”

“啊，”洛萨说，“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好了。”

“我敢肯定，等时候到了我们自然会谈到这个话题的。”卡德加补充道。

“毫无疑问。”洛萨表示认同。“你看起来是个靠得住的小伙子。”

“话说回来，我当上他的学徒只不过才几天而已。”卡德加懒洋洋地说。

洛萨的眉毛扬了起来。“才几天？你当上麦迪文的学徒到底有几天了？”

“截止到明天凌晨的话，”卡德加微笑着说道，“刚好一天。”

麦迪文正好在这个时候回来了，看起来比刚才憔悴了一些。洛萨扬起眉毛，向对方投去一个询问的眼神，想知道士兵是否有生还的希望，然而魔导师只是摇了摇头。洛萨皱紧了眉，在和麦迪文寒暄了几句之后，就去视察救援和善后的情况了。之前沿路追击的半个巡逻队回来了，但他们一无所获。

“你还能赶路吗？”麦迪文问。

卡德加艰难地站起身，这座黑暗沼泽中央的沙砾山丘给人感觉像是狂风大浪里的一艘小船。

“勉强可以，”学徒答道，“不过我觉得我可能骑不动狮鹫了，就算有……”他没再说下去，只是碰了碰自己的额头。

“这倒无妨。”麦迪文说。“你的坐骑受了惊，已经飞去了山区。我们得骑同一头狮鹫了。”他将那个刻着符文的哨子举到嘴边，吹出一串简短尖锐的哨音。尖啸声传来，狮鹫在他们上方的高空中盘旋。

卡德加抬起头，说：“所以，我是您的学徒了。”

“是的。”麦迪文答道，脸上波澜不惊，仿佛戴着一副面具。

“我通过了您的测试。”年轻人说道。

“没错。”麦迪文肯定道。

“我很荣幸，先生。”卡德加说。

“我很高兴你这么想。”麦迪文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因为困难的部分现在才刚刚开始。”

第五章

“我以前见过他们。”卡德加说。

沼泽里的那次战斗已经过去了七天。他们回到高塔后（卡德加又休息了一天才缓过劲儿来），年轻法师的学徒生活正式开始了。每天早上起床后到早餐前的一个小时里，卡德加会在麦迪文的指导下练习咒语。早餐后到晚餐前的时间，卡德加则要协助大法师完成工作，包括记下麦迪文念出的一串串数字，跑到楼下的图书馆去取这本书或那本书，或者仅仅是在魔导师工作的时候帮他举着工具。

此时此刻他就在扮演工具架子。到了这会儿，他终于觉得他跟年长的法师已经足够熟悉，可以告诉他自己对那次袭击的见解了。

“见过谁？”他的导师问道，透过一枚大透镜观察着他的最新实验对象。大法师的手指上套着小小的尖头指套，上面装着细如发丝的针尖。他正在调试一个看起来像机械大黄蜂的东西，那东西一被针尖戳到就会扑腾它沉重的翅膀。

“兽人，”卡德加说，“我以前见过那些跟我们战斗的兽人。”

“你刚来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过他们。”麦迪文心不在焉地说，手指像是在跳着怪异的舞蹈，令针尖精准地在那个装置里穿进穿出。“我记得我问过你其他种族的事，你并没有提到兽人。你是在哪见到他们的？”

“在一次幻象里。就在我到这儿之后不久。”卡德加解释道。

“啊。你看见幻象了。好吧，你应该知道很多人在这里都会看到幻象，莫罗斯大概已经告诉你了吧。他这个人有点大嘴巴，你知道的。”

“我见过一次幻象，也许两次。我能确定的那次是一片战场上，而这些生物，这些兽人，也在那里，在攻击我们。我的意思是，在攻击那些跟我在一起的人类。”

“唔嗯。”麦迪文应道，他舔了舔嘴唇，手指上的针尖灵巧地从大黄蜂的铜制胸膛里穿过。

“而且我并不在这个地方，”卡德加继续说，“不在艾泽拉斯，也不在洛丹伦。我所在的地方，那里的天空是血红色的。”

麦迪文好像被电击了一样直起身体。他的工具不小心碰到了错误的地方，一道强光闪过，那个复杂的装置发出一声尖叫，然后瘫痪了。

“红色的天空？”麦迪文从工作台前转过身来，锐利的眼神紧盯着卡德加。强大的魔法能量在年长男人的眉间翻滚跳跃，魔导师绿色的双眼中似乎有一片风暴肆虐的大海。

“红色的。像血一样。”卡德加说。年轻人本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麦迪文突如其来的情绪变化，然而这一次还是像一记重拳一样打了他个措手不及。

年长的法师呼出一口气。“跟我说说。那个世界，兽人，天空。”麦迪文命令道，语气坚如磐石。“全部都告诉我。”

卡德加开始描述自己在这里的第一天晚上所看到的幻象，把他能记起来的所有细节都说了一遍。麦迪文时常打断他，询问兽人们穿的是什么衣服，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天空里、地平线上都有什么东西，兽人的队伍里有没有旗帜……卡德加感觉自己的思想正在被解剖成片，仔细检视。麦迪文轻而易举地从他那里得到了各种信息。卡德加把一切都告诉了大法师。

所有的一切，除了那位战斗法师指挥官那双陌生却又熟悉的眼睛。他觉得提起那件事有些不妥当，而且麦迪文的问题大多集中在那个红色天空的世界和兽人上面，几乎没问到人类防御者。在他描述幻象的时候，年长的法师似乎渐渐平静了下来，然而那片波涛汹涌的海洋仍然积聚在他的浓眉之下。卡德加觉得没有必要再让魔导师感到心烦意乱了。

“有意思。”卡德加说完后，麦迪文慢吞吞地、若有所思地说。大法师靠在椅背上，用一根还套着针套的手指点着嘴唇。寂静像裹尸布一样笼罩了整个房间。最后他终于开口说道：“这个幻象很新鲜。确实很新鲜。”

“先生。”卡德加开口道。

“麦迪文。”大法师提醒道。

“麦迪文，先生，”卡德加又开口道，“这些幻象是从哪里来的？是过去的残像，还是未来的预兆？”

“都是，”麦迪文靠在椅背上说，“也都不是。去厨房拿一瓶葡萄酒来。我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现在也差不多该吃晚餐了，这件事解释起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卡德加回来的时候，麦迪文已经在壁炉里生了火，正安然坐在一张更大的椅子之中。他举起一对杯子。卡德加往杯子里倒上酒，红酒甜美的味道与雪松木燃烧的烟气混合在一起。

“你可以喝酒的吧？”这时候麦迪文才想起来问。

“可以喝一点，”卡德加回答，“紫罗兰城堡里习惯用葡萄酒配晚餐。”

“没错，”麦迪文说，“其实你们只要把水槽的铅内衬去掉，就不必费这个功夫了。好了，你刚才问到了幻象的事情。”

“是的，我看到了我刚才向您描述的幻象，还有莫罗斯……”卡德加犹豫了片刻，不想再加深老管家爱说长道短的印象，然后又决定还是问到底。“莫罗斯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他说人们经常看到这种东西。”

“莫罗斯说得对。”麦迪文喝了一大口葡萄酒，咂了咂嘴。“有年份的晚收酒，非常不错。这座塔建在一个能量场中，这你应该知道。法师都受这种地方吸引。在这样的地方，时空屏障通常会变得稀薄，甚至可能会出现通往扭曲虚空或者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那我看到的就是这些吗，”卡德加插嘴道，“是另一个世界？”

麦迪文抬起一只手示意年轻人安静。“我仅仅是说，有一些充满能量的地方，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会变成强大魔力的汇聚点。这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位于赤脊山脉之中。很久以前，某种蕴含巨大能量的东西在这里发生过爆炸，形成了这个山谷，并扭曲了这里的时空。”

“所以您才到这里来。”卡德加接上。

麦迪文摇了摇头，说：“这只是一种理论。”

“可是您说很久之前这里发生过一场大爆炸，把这里变成魔力汇聚的地方。然后您才到这里来……”

“是的，”麦迪文说，“如果你用一种线性的思维看待这件事的话，你说得没错。但如果爆炸的发生是因为我最终会到这里来，所以这个地方需要为我的到来而做好准备呢？”

卡德加的脸皱成了一团。“但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呀。”

“对，在常规世界里，确实不可能。”麦迪文说。“然而魔法本身恰恰就是绕开常规的艺术。所以肯瑞托大厅里的哲学辩论都是一派胡言的空谈。他们想把理性的框架加诸这个世界，控制它的行为。星辰东升西落，四季冬去春

来，人类生老病死。如果稍有不同，那就是魔法，是宇宙的第一次扭曲，就像几块变形的地板，等待着有勤勉的双手来把它们撬起。”

“可是如果这个地方是为了迎接您的到来才变成这个样子……”卡德加开口道。

“那么这个世界的实质可能就与表象非常不同了。”麦迪文答道。“但是追根究底，事实确实是这样的。时间的运作原理是什么？”

麦迪文突然转变的话题让卡德加猝不及防。“时间？”

“我们使用它，相信它，用它度量一切，但它到底是什么呢？”麦迪文又喝了一口酒，笑着提问。

“时间是无数瞬间的依序流动。就像沙子从沙漏里穿过。”卡德加答道。

“绝妙的比喻，”麦迪文赞赏道，“我也正想用这个作比，然后再拿沙漏与机械时钟进行比较。你看出这两者有什么不同了吗？”

麦迪文啜饮着葡萄酒，卡德加慢慢地摇了摇头。

最后，法师终于说话了：“不，你并不愚钝，孩子。这个概念你可能很难理解或者接受。时钟是对时间的一种机械模拟，它的每一下运动都是由齿轮的转动控制的。你看到一个时钟，就可以明白它的一切运作都要依靠齿轮的转动。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钟表匠就是这样设计制造它的。”

“好吧。”卡德加说，“时间是一面时钟。”

“啊，但时间同时也是一个沙漏。”年长的法师说道，伸出手拿起壁炉架上放着的一个沙漏，将它倒了过来。卡德加看着那个计时器，试图回忆自己去拿红酒前它是否在那里。他甚至不敢肯定在麦迪文伸手之前这个沙漏是否存在。

“沙漏同样也可以计量时间，对吧？”麦迪文说，“然而在任意一个瞬间里，你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哪一粒沙子会从沙漏的上部移动到下部。如果你给沙粒都编上号，那么每一次沙子移动的顺序都会是不同的。然而最终的结果永远一样——所有沙子都会从上面流到下面。这件事发生的次序并不重要。”一道光芒从麦迪文的眼中闪过。“所以呢？”

“所以，”卡德加说，“您的意思是，不管您来这里是因为有一场大爆炸制造了这个山谷并扭曲了周围的时空，还是爆炸发生的原因使您最终来到这里，而宇宙的本质需要给您提供想要的工具以便让您留下——这可能并不重要。”

“差不多。”麦迪文应道。

“那么这些幻象，其实就是沙粒吗？”卡德加问。麦迪文微微皱起眉头，但年轻人继续说了下去。“如果这座塔是一个沙漏，而不是一面时钟，那么每时每刻塔里都有时间的沙粒在其中穿梭。这些时间之沙是紊乱的，或者互相重叠，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们，但看不真切。它们之中有一些是过去的一部分。有些则是未来的一部分。那么有没有可能其中一些是其他世界的一部分呢？”

现在麦迪文自己也陷入了深思。“有可能。满分。想得很周到。不过你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幻象只是幻象，它们会不断出现又消失。如果高塔是一面时钟，它们就会依次有序地移动，也就很容易解释得清。但因为高塔是一个沙漏，所以它们并没有规律。它们按照自己的速度随心所欲地动作，让我们无法解释它们混沌的本质。”麦迪文重新靠在椅背上。“我个人倒是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我并不认为，一个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的宇宙会比现在更好。”

卡德加又追问道：“但您有没有去追寻过某个特定的幻象？难道没有办法可以揭示一种具体的未来，然后确保它会发生？”

麦迪文的情绪又变得阴沉起来。“或者确保它绝对不会发生。”他说。“不，有些事情是连大法师都要敬而远之的。这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

“没有但是。”麦迪文说着站起身，把空杯子放在壁炉架上。“现在你已经喝了点儿酒——我们来看看这对你控制魔法的能力有什么影响。给我的杯子施飘浮术。”

卡德加皱起眉头，意识到自己已经有点口齿不清了。“可是我们刚喝了酒。”

“是的，”大法师说，“你永远不知道宇宙会把哪粒沙子甩到你脸上。你可以选择做好计划，时刻保持警戒，放弃我们所知的生活，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享受生活，并付出代价。现在试着让我的杯子飘浮起来。”

直到这一刻，卡德加才意识到自己到底喝了多少酒。他试图把脑子里的糨糊清理出去，让那个重重的陶瓷杯子从壁炉架上飘起来。

没过多久，他动身前往厨房找扫帚和簸箕来清理碎片。

晚上的时间是属于卡德加自己的，他可以在麦迪文处理其他事务的时候自己练习或者做研究。卡德加很好奇其他事务是什么，他推测其中应该包括处理

信件。因为总有一个矮人骑着狮鹫来到最高的塔尖，他每周来两次，带来一个挎包，还会带走一个更大的挎包。

麦迪文准许年轻人在图书馆里随心所欲地研究任何课题，包括他在紫罗兰城堡时那些曾经的老师提出的无数问题。

“我唯一的要求，”麦迪文面带微笑地说，“就是你在寄信给他们之前先让我看看你写的内容。”卡德加一定是露出了难为情的神态，因此麦迪文又补充道：“我不是怕你对我有所隐瞒，年轻的信任，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某些我自己已经忘记了的事情。”

于是卡德加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他为古兹巴找到了一卷被读过无数遍的古老卷轴，上面记载着一首史诗，编着号的诗节里精确地描述了麦迪文的母亲艾格文和一个不具名的恶魔之间的战斗。他为德尔丝夫人列了一张图书馆里所有年代久远的精灵典籍的清单。他又为阿隆达读遍了图书馆里所有的动物图鉴，却怎么也数不出四种巨魔之外的第五种。

卡德加还把空余时间花在了他的那些开锁工具和解锁咒语上。有些书本上附着的魔法他至今没能破解，他仍然想征服它们。那些典籍上附有十分强力的魔法，他可能要花一整个晚上进行预测占卜，才能得到一丝线索，得知保护书本的到底是哪种魔咒。

最后，还有关于守护者的问题。麦迪文提过一次这个词，洛萨爵士也曾以为魔导师跟年轻人谈过这个问题，又在发现并非如此的时候立刻三缄其口。

守护者仿佛是一个幽灵，不比在塔中穿梭的那些被时间扭曲的幻象更真实，却也并不虚幻。精灵典籍中不时会提及守护者（总是以特指的形式），艾泽拉斯的皇家史书里偶尔也会提到一位守护者参加了这次婚礼或那次葬礼，或者在某一次攻击行动中带头冲锋陷阵。守护者一直存在，但其具体身份却从来没有任何记载。这个守护者到底是一个职位，还是像麦迪文那位据说长生不老的母亲一样，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围绕在守护者周围的还有一些同样令人困惑的东西。某种社团，某个组织——守护者是一位神圣的骑士吗？有一部魔法典籍的边角上写着“提瑞斯法”几个字，后来又擦掉了。卡德加仔细观察，才弄清楚笔尖在羊皮纸上留下的痕迹到底是什么。这是某一位守护者的名字吗，还是组织的名字？还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杯子事故发生的四天后，卡德加发现这个词的那天夜里，他陷入了一个新的幻象。或者说，是一个幻象悄悄潜入进来，包围了他，将他完全吞没。

最先来到他身边的是气味：书本的霉味中突然融入一股微弱的植物气味，香气缓缓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房间里的温度也升高了，空气变得湿热，但不至

于令人不适。墙壁变暗变绿，藤蔓攀上书架，穿过架子上的书本并最终取而代之，伸展出宽阔扁平的叶子。巨大苍白的月光花和猩红的星兰花从卷轴堆旁生长出来。

卡德加深深吸了一口气，不过更多的是出于期待而不是害怕。没有荒芜土地与兽人大军，这并不是他之前见过的那个世界。这是一片丛林，但它是这个世界里的丛林。这个念头令他宽心。

接下来桌子和上面的书也消失了，留下卡德加与三个年轻人一起坐在一堆篝火旁。他们看上去与卡德加年纪相仿，似乎正在某次探险的途中。被褥已经在旁边铺好，空空的炖锅也已经洗干净了，正放在火边烤干。三个人都穿着骑马服，不过他们的衣服全都剪裁合体，做工精巧。

三人有说有笑，然而和之前一样，卡德加听不清他们的话语。坐在中间的那个金发小伙子正在讲述一个故事，从他比画的手势来看，这个故事跟一位曲线玲珑的年轻姑娘有关系。

金发小伙子继续讲述，他右边那个年轻人拍着膝盖大笑起来。这个人用手指捋了捋头发，卡德加注意到他一头黑发的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了。这时卡德加才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正是洛萨爵士。他的双眼与鼻子都与现在一样，微笑的样子也没有变，只不过他的皮肤还没有刻上沧桑的痕迹，胡子也没有变灰。但这就是他本人没错。

卡德加看向第三个人，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是麦迪文。他身着一套暗绿色的猎装，兜帽脱了下来，露出一张年轻快乐的脸庞。在篝火的照耀下，他的眼睛像是打磨过的翡翠。对于金发少年的故事，他报以略显羞涩的微笑。

中间的年轻人讲到故事的关键处，指了指年轻的麦迪文。麦迪文耸耸肩，看上去有些难为情。金发少年的故事显然也跟这位未来的魔导师有关。

金发少年一定就是莱恩，现在的艾泽拉斯的莱恩国王。没错，紫罗兰城堡的档案里也记载了他们三人早年的事迹。他们三个经常在王国的边界游荡，四处探索，还消灭了各种各样的劫匪与怪物。

莱恩的故事说到了结尾，洛萨笑得前仰后合，差点从他坐着的那根树干上摔下来。麦迪文自己也用手掩住笑容，装作只是清了清嗓子的样子。

洛萨笑声渐息，这时麦迪文说了句什么，摊开手来强调他的重点。洛萨这回真的仰倒了下去，莱恩则以手掩面，笑得浑身颤抖。显然麦迪文这一句话比莱恩的一整个故事还要好笑得多。

然后周围的丛林里有什么东西动了动。三个人立刻停止了笑闹——他们一定是听到了动静。卡德加这个小集会里的幽灵，更是清楚地感觉到某种心怀不

轨的东西就潜伏在营火的边缘。

洛萨缓缓站起身，伸手去拿脚边的一把入了鞘的宽刃巨剑。莱恩则从他坐的树干后面拿出一把双刃斧，并用手势示意洛萨和麦迪文分别负责两边的侦察。麦迪文也已经站了起来，虽然他手无寸铁，但即使在这个年纪，他依然是三人中最强大的一个。

莱恩举着斧子，大步向前跑到营地的一侧。他也许认为自己的动作很隐蔽，但卡德加看出他的步子坚定而慎重。他想让那个角落里藏着的东西自己现身。

那东西果然从躲藏的地方冲了出来。它比三个年轻人都高出半个身子，有一瞬间他还以为那是个巨型兽人。

然后他从阿隆达让他读的那些动物图鉴里认出了它。那是个巨魔，属于森林种的一支，它蓝色的皮肤在月光下显得黯淡苍白，长长的灰头发像上了发胶一样固定成发冠，从前额一直延伸到后颈。像兽人一样，它也长着两根从下颚伸出来的獠牙，但它的獠牙是弯曲的，像尖头木桩一样，比兽人的利齿更加粗大。它的耳朵和鼻子又细又长，像是对人类器官的粗劣模仿。它穿着皮质衣物，人类指骨串成的项链在它裸露的胸口晃动。

巨魔发出一声战吼，挺起胸膛，龇出獠牙，然后举起长矛刺向莱恩。莱恩朝迎面而来的武器挥出一击，但没有打中。洛萨从一侧冲了过来，麦迪文也朝它逼近，可怕的魔法能量在他指尖跳动。

巨魔侧身一步躲开洛萨的巨剑，又后跳一步险险避开莱恩的巨斧。它跨出的每一步长度都超过一码，巨魔每退一步，两个战士都紧紧逼上。巨魔把手中的长矛当作盾牌而不是进攻的武器，它双手握着长柄，不断挡开攻击。

卡德加意识到，这个怪物的招式没有什么攻击性，至少现在没有。它是想把他们引到某个位置上。

幻象里年轻的麦迪文一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朝其他两个人大声喊了一句什么。

然而他的警告为时已晚，说时迟那时快，又有两个藏身在战场两侧的巨魔跳了出来。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反倒是计划周全的莱恩，长矛刺穿了他的右臂。未来的国王高声咒骂了一声，双刃斧垂到了地上。

另外两个巨魔集中精力对付洛萨，现在这位战士被逼得向后退去。他灵巧地挥舞巨剑，挡开了一次又一次攻击。不过森林巨魔展现出了它们的智慧——

它们正在逼着两名战士分开，让莱恩和洛萨越隔越远，逼迫麦迪文做出选择。

麦迪文选择了莱恩。卡德加猜想可能是因为莱恩已经受了伤。麦迪文向前冲去，双手燃起火焰……

然后被长矛的末端打中了脸。巨魔把沉重的矛杆狠狠往麦迪文下巴上一抡，接着优雅地转过身，又击中了负伤的莱恩。麦迪文和莱恩双双倒下，未来国王的斧子也脱手而出。

巨魔犹豫了片刻，仿佛在决定要先结果谁。最后它选了麦迪文，因为麦迪文就倒在它脚边，离它更近。巨魔举起长矛，黑曜石矛尖在月光下发出邪恶的光芒。

年轻的麦迪文挣扎着吐出一连串音节。一个小旋风从地面升起，卷起沙土扑向巨魔的脸部，迷住了它的眼睛。巨魔迟疑了一下，用一只手去揉它进灰的眼睛。

麦迪文等的就是这片刻的犹豫。他向前扑去，并未施放咒语，而是手握一把普通的匕首，刺中了巨魔的大腿。巨魔在黑夜中惨叫了一声，挥着长矛胡乱戳刺，想要击中麦迪文。年轻法师闪到了一边，站起身来，指尖噼啪作响。

他念了一句咒语，闪电在他手指间聚集成球，向前蹿去。巨魔被电得僵立原地，它浑身闪耀着电光，痛苦地抽搐着跪倒在地。然而它竟然没有死心，还在试图站起来，阴森的红眼睛里燃烧着对法师的仇恨。

巨魔没有得到还击的机会。一个身影在它身后站了起来，莱恩拾回巨斧，斧刃映射着月亮的微光向下劈落，干净利落地砍下了巨魔的脑袋。那怪物扑倒在地，两个年轻人立刻转身冲向另外两个正在跟洛萨战斗的巨魔，卡德加的视线也随之移动。

未来的暴风城勇士还在尽力支撑，但他已经从营地的一头退到了另一头。两只巨魔听见了它们兄弟临终的哀号，其中一只继续攻击洛萨，另一只则掉过头来对付另外两个人类。它发出一声含糊的怒吼，冲过营地，长矛高举在身前，如同一名马背上的骑士。

莱恩迎了上去，却在最后一刻往旁边一侧身，避开了矛尖。巨魔往前又冲了两步，到了营火旁边才停下来，麦迪文正在这里等着它。

此刻这位法师似乎全身都充斥着能量。在火光的映照下，他的样子犹如恶魔。他的手臂向两侧伸开，口中正吟诵着一段咒语，声音刺耳却富有韵律。

火焰猛然高高蹿起，瞬间化作一头巨狮，向正在进攻的巨魔扑去。森林巨魔惨叫一声，热炭、木柴和灰烬像斗篷一样将它牢牢裹住，让它无法挣脱。巨

魔扑倒在地，左右翻滚，试图扑灭火焰，却徒劳无功。最后那只巨魔终于完全不动了，饥饿的火焰立刻将它吞噬。

而莱恩继续向前冲去，将斧子劈进了最后一个巨魔身侧。那野兽惨号一声，而洛萨需要的只是它片刻的犹豫。暴风城勇士反手一挥巨剑，把巨魔戳出的长矛打到一边，接着精准地横劈一剑，干净利落地把巨魔的脑袋从肩头砍了下来。那颗头颅滚进灌木丛里，不见了踪影。

虽然莱恩自己的伤口还流着血，他还是拍了拍洛萨的后背，显然是在嘲笑对方对付巨魔花了太长时间。但洛萨伸出一只手按在莱恩的胸口示意他安静，又指了指麦迪文。

年轻法师还站在火堆旁，张着双手，手指却像鸟爪一样钩了起来。在残存的火光映照下，他眼神呆滞，下巴绷得紧紧的。就在两个少年（和幽灵卡德加）朝他跑过去的时候，年轻人向后一仰，倒在了地上。

两人来到麦迪文身边，发现他呼吸粗重，瞳孔在月光下放得很大。两位战士和一位幻象访客在他身旁俯下身，年轻人挣扎着从嘴里吐出话语。

“好好看住我。”他说。他的目光越过了莱恩和洛萨，直直看着卡德加。然后年轻麦迪文两眼一翻，昏了过去。

洛萨和莱恩还在试图唤醒他们的朋友，但卡德加只是向后退去。麦迪文真的看到他了吗？就像战场上那个跟他拥有同样眼眸的另一位法师那样？而且他听到了他的话语，无比清晰，仿佛一直传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卡德加转过身，幻象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魔术师的幕布陡然落下。他又回到了图书馆，而且差点儿一头撞到了麦迪文本人身上。

“年轻的信任。”麦迪文说道，比消失的幻象中躺在丛林地面上那个他老得多。“你还好吗？我叫了你好几次，但你没有回答。”

“抱歉，麦迪……先生。”卡德加说着深吸了一口气。“是一个幻象。我刚才大概是陷进去了。”

麦迪文黑色的眉毛皱了起来。“不会又是兽人和红色天空吧？”他严肃地问，卡德加在那双绿眼睛里又见到了一丝风暴的前兆。

卡德加摇摇头，小心地斟酌词句。“巨魔。蓝色的巨魔，在一片丛林里。我想那应该是这个世界。天空和这里是一样的。”

麦迪文的担忧消退了，他缓缓说道：“森林巨魔。我曾经遇到过几个，在南边的荆棘谷里……”法师的表情柔和下来，他自己似乎也陷入了一段幻象，

然后他摇了摇头。“但这次你没再看到兽人了吧？你能确定？”

“确定，先生。”卡德加说。他不想提到他见证的那一场战斗。那对麦迪文来说是一段糟糕的回忆吗？是否就是那次昏迷让他陷入了十数年的沉睡？

卡德加看着年长的法师，找到了很多当年那个年轻人的影子。他的个头更高了，但是又因为年纪和常年做研究而微微有点驼背，然而这个年长男人的躯壳中依旧是那个年轻人。

麦迪文开口问道：“你看到《艾格文之歌》了吗？”

卡德加连忙停止思考，问道：“什么歌？”

“关于我母亲的，”麦迪文说，“应该是一卷很古老的卷轴。我发誓，自打你收拾过这里，我就什么都找不到了！”

“跟其他史诗放在一起呢，先生。”卡德加说。他应该把幻象的事告诉他，他想。这个幻象是随机出现的，还是被他与洛萨的会面引发的？了解到新的事情会触发相关的幻象吗？

麦迪文走到书架旁，用一根手指抚过排列的卷轴，然后抽出了他需要的又老又旧的那一卷。他将卷轴展开一部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比照着看了看，又把它重新卷好放了回去。

“我得走了，”他突然说，“恐怕今晚就得走。”

“我们要去哪儿？”卡德加问。

“这次我要一个人去。”年长的法师说着，快步朝门口走去。“我会跟莫罗斯交代关于你学业的指示。”

“您什么时候回来？”卡德加冲着他离去的背影喊道。

“当我该回来的时候！”麦迪文大步跨上台阶，回答远远传来。卡德加猜管家应该已经在塔顶带着符文哨和驯服的狮鹫等候了。

“好吧，”卡德加看着那些书本自语道，“那我就坐在这儿研究研究怎么驯服一个沙漏好了。”

第六章

麦迪文离开了整整一周，卡德加这一周过得相当充实。他在图书馆里扎了根，连饭菜都是莫罗斯给他送过来的。他甚至有几晚没有回自己房间，而是直接睡在了图书馆的大桌子上。他的终极目标是找到关于幻象的资料。

他没有再回复自己收到的信件，一心在古老的卷轴典籍里搜索，寻找关于时间、光与魔法的答案。紫罗兰城堡的法师们很快就回复了他之前送去的报告。古兹巴想要一份关于艾格文的那首史诗的抄本。德尔丝夫人则说她看不明白卡德加发给她的那些书目——问他能不能再发一遍。这次附上每本书的第一段，这样她才好分辨这些到底是什么书。阿隆达则言之凿凿地宣称肯定有第五种巨魔，只不过是卡德加没找到正确的那本动物图鉴而已。年轻法师把他们的要求抛到脑后，他还要想办法驯服幻象呢。

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似乎就在一个简单的远视咒语上。这个咒语可以让人看到距离自己很远的物品或地点。一本牧师魔法书里将其描述为“神圣视界”，卡德加使起这个咒语来和牧师一样顺手。虽然那个牧师法术只会对空间产生影响，但说不定稍加调整，它也可以干扰时间。卡德加推断，在一个有序的、像时钟一样的宇宙时间流里，这做法大概是行不通的。

但是至少在卡拉赞的高墙内，时间是一个沙漏，所以识别出那些脱落无序的时间碎片的机会更大。而一旦有人抓住了某一颗时间的沙粒，将这颗沙粒移动到另一颗沙粒上就会更容易。

就算麦迪文之塔里还有其他人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卡德加在图书馆里也找不到任何线索，除非那些线索被记载在铁回廊上的那些防护重重或者干脆无法阅读的书籍里。奇怪的是，从麦迪文自己的笔记看来，他似乎对幻象没什么兴趣，然而其他访客的笔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着幻象打转的。麦迪文是把这些信息藏在了另外的地方，还是说比起塔里的动静，他真的对塔外的事务更感兴趣？

改动一个咒语使它用于另一个目的，并非改动某处的词语和手势那么简单。你必须对咒语的作用原理有着非常精深的理解，知道它揭示的是什么，又是如何揭示的。如果改变一处手势，或者去掉一味焚香，施咒结果通常会一败涂地，魔法能量也会无害地消散。偶尔魔力也可能会失控，但一般来说，除了让施放咒语的人感到挫败以外，施咒失败并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在研究过程中卡德加发现，如果一个咒语以一种非常夸张的方式失败，这意味着失败的咒语与最终想要的咒语的效果已经非常接近了。因为魔力在试图弥补裂缝，试图让事情发生，虽然其结果可能并不是施咒人想要的。当然，也有些时候这些失败的施咒人会在这个过程中丢了性命。

研究咒语的时候，卡德加总担心麦迪文随时会回来，飘进图书馆，来找那首被读过无数遍的史诗，或来做其他一些琐事。他要告诉他的老师自己想做什么吗？如果他说了，麦迪文是会鼓励他继续，还是会禁止他深挖？

五天之后，卡德加觉得他的咒语改造工作快要完成了。这个咒语保留了远视法术的框架，但加入了一个随机因子，让它可以搜寻塔里存在的这些断裂的时空。这些错位的时间碎片会比它们周围的环境亮一点、热一点，总而言之就是更奇异一点，以此吸引咒语的全部力量。

如果咒语能够起效，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更好地调整幻象。它可以把幻象里的声音收集起来，去除扭曲和杂音，就像上了年纪的人为了听得更清楚，把一只手拢在耳边一样。它无法收到幻象中心地点之外的声音，但它应该可以让施咒者在看见幻象的同时，还能听清幻象里的人在说什么。

第五天晚上，卡德加的计算工作已经完成，他把咒语的文字和施法步骤都整整齐齐地写成了一篇笔记。要是出了什么大岔子，至少麦迪文能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当然，麦迪文的储藏室里备有非常齐全的施法材料，包括一整柜香料和施咒用的草药，以及各种磨碎的珍稀宝石，应有尽有。卡德加从里面挑出紫水晶，在图书馆中画出魔法阵的轮廓，又在里面填满充能粉晶画出的符文。他复习了一遍咒文（大多数是他离开达拉然之前就已经学会的），又演示了一遍施法手势（几乎全是他自创的）。然后他穿上施法专用的法袍（更多是为了图个好兆头，而不是真有什么效果），走进了法阵。

卡德加让自己平心静气，保持镇定。这不是什么简洁快速的战斗咒语，也不是随口吟出的魔法小把戏。这是一个复杂强大的咒语，如果是在紫罗兰城堡里，一定会触发其他法师的防护法术，让他们全都飞奔过来阻止他。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施法。

咒语开始在他头脑中成形，变成一团温热的能量球。他能感觉到它在体内凝结，球体表面泛起五彩的波澜。这就是咒语的核心，施咒者通常会迅速将它释放出去，让它把现实改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卡德加在球体中添上自己想要的属性，让它去寻找萦绕在塔里的那些时间碎片，将它们整理分类，并整合出一个单独的幻象带到他眼前以便他察看。他

的意识传递到了他脑海中的这个球体里，作为回应，球体发出的嗡嗡声陡然拔高，只等他释放和指挥。

“带给我一个幻象。”年轻法师说，“带给我一个跟年轻的麦迪文有关的幻象。”

随着一声仿佛蛋壳碎裂的声音，魔法球从他脑海中释放出去，渗透进现实世界，开始执行他的命令。一阵气流涌动，卡德加环顾四周，发现图书馆像以前一样开始改变形貌，幻象正在慢慢地进入他的时空。

四周的温度骤然下降，卡德加这才意识到他召唤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幻象。

一股冷风突然钻进图书馆，就好像有人忘了关窗似的。冷风从一小股空气变成一阵寒意，又变成一股极地寒风。虽然卡德加知道这只是个幻象，但他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图书馆的高墙消失了，被幻象带来的一片茫茫白色取而代之。寒风卷过书本卷轴，留下一层厚厚的坚实雪毯。桌子、书架和椅子被风雪渐渐遮蔽，随后片片鹅毛般的雪花飘落，形成厚重的旋涡，将它们彻底掩埋。

而卡德加身处一道山坡之上，双腿陷入了及膝深的积雪里，却没有在雪地上留下一丝痕迹。他在这个幻象中又变成了一个幽灵。

但当他环顾周围时，他呼出的气息还是结成白霜向上飘去。他的右边是一片树丛，深绿色的常青树被掠过的暴风雪压得枝干低垂。左边很远的地方是一道巨大的白色峭壁。卡德加一开始以为那是白垩岩，后来才意识到那是冰川，就好像是有人把一条冻住的河流整个儿拔了出来似的。那条冰河与达拉然的山峰差不多高，上面有一些小小的黑影在移动。可能是鹰或隼，不过如果它们真的是在冰壁附近，那它们的体形一定特别巨大。

他前方是一座山谷，一支军队正在沿着山谷迎面走来。

军队所过之处冰消雪融，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污浊的痕迹，好像蛞蝓留下的黏液。军队成员身着红衣，头戴装饰着巨角的头盔，身后还披着高高耸起的黑色披风。从他们手中的各式武器可以看出，这是一群猎人。

军队最前面，领头人举着一面旗帜，旗帜的顶端挑着一颗还在滴血的脑袋。卡德加以为那是某种巨大的绿鳞野兽，但他马上意识到那是一颗龙头。

他在紫罗兰城堡里见过龙的头骨，却从没想到自己能见到一颗刚刚死去的龙的头颅。他的幻象到底把他带到了多久以前？

那支巨大生物组成的军队正在高叫着什么，可能是在唱进行曲，也可能是在诅咒叫骂或者发出挑衅的战吼。他们的声音模糊不清，听起来像是从一口深井的井底传来一样，但至少卡德加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走到近处时，卡德加才意识到了他们是什么。他们精巧的头盔其实不是头盔，而是从他们脑袋上长出来的尖角。他们的披风不是穿上去的衣物，而是长在背后的蝙蝠似的翅膀。他们红色的盔甲其实是他们的皮肤，隐隐发着红光，融化了周围的白雪。

他们是恶魔，是古兹巴的课堂上讲过、考利根藏起来的小册子里描绘的生物。这些可怕的怪物甚至比兽人更嗜血、更残忍。他们手中的宽刃巨剑上满是鲜血，现在卡德加可以看到，他们身上也沾满了血肉。

他们就在这里，他们是在狩猎巨龙的恶魔。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年代？

他身后传来一声轻柔模糊的声音，像是柔软地毯上的脚步声。卡德加转过身，意识到这个能够俯瞰恶魔狩猎小队的山坡上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她走到了卡德加的身后，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她没有理睬卡德加，或者说根本不屑于理睬他。就像恶魔拥有能够让经过的土地失去生机的力量一样，她也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力量。她轻巧自如地滑过雪原，周身耀眼的魔力似乎聚集起来，变得越发强大。她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她白色的皮靴只在积雪上留下了微不可察的痕迹。

她个子高挑，法力强大，丝毫不畏惧下面山谷里可怕的恶魔。她的衣服如同周围的雪一般洁白无瑕，她穿着一件用细小的银鳞拼接成的背心，一袭绿色丝绸镶边的白色毛皮连帽斗篷在她身后飞扬，一颗与她双眼颜色很是相衬的巨大绿宝石将斗篷扣在颈上，她的金发简单地用一枚银冠扣住。幽灵卡德尚且打了个寒战，而她似乎丝毫不受这里的严寒影响。

然而最吸引他注意的还是她的眼睛——绿色的，如同夏日的森林，如同打磨过的翡翠，如同风暴后的海洋。卡德加认出了这双眼睛，因为他感受过一双同样的眼睛投来的穿透人心的凝视，只不过是来自她的儿子。

这就是艾格文。麦迪文的母亲，强大的、几乎不朽的法师，她漫长的生命已经变成了一段传奇。

卡德加也意识到了自己身在何处。这一定就是艾格文与恶魔军团之间的那场战斗。这个传说只有一些片段保留在了图书馆书架上的某部史诗的几个章节里。

卡德加心里一紧，想到了自己的咒语是哪里出了错。卡德加上次看见麦迪文的时候，麦迪文就是在找这卷史诗。咒语是不是出了偏差，没有召唤出麦迪文自己的幻象，而是召唤出了他最近查看的那段传奇？

艾格文俯视着下面的恶魔狩猎队，皱起了眉头，眉心那条细纹表露出了她的不快。她翡翠色的眼睛一闪，卡德加可以猜到，能量的风暴正在她体内酝酿。

没过多久，她的怒意就释放了出来。她抬起一条手臂，吟出一段简短清晰的咒语，闪电陡然在她指尖跃动起来。

这不是普通魔法师能施放的能量箭，甚至连夏季暴风雨中最凌厉的雷电都无法与之匹敌。这是一束源自元素本身的闪电，它劈开寒冷的空气，出其不意地击中了恶魔的铠甲。魔法能量划开空气的时候，空气本身都碎裂成了最基本的元素。闪电经过的地方，空气的味道变得刺鼻而苦涩，气流翻滚着重新填补上之前被闪电短暂占据过的空间。尽管卡德加知道自己只是个幽灵，尽管他知道这只是个幻象，尽管这些他都知道，而且幽灵般的形态让他只能模糊地听见幻象中的声音，但在秘法箭的强烈光芒和金属般的鸣响中，卡德加还是不由自主地面露苦相，瑟缩了一下。

闪电击中了那个旗手——那头举着巨大绿龙脑袋的恶魔。那恶魔瞬间灰飞烟灭，周围的恶魔也被震得飞了出去，像滚烫的煤块一样落到周围的雪地里。有些恶魔倒下了就再也没站起来。

但是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狩猎队里的大部分恶魔都没有在咒语的攻击范围内。每头恶魔都有十个人类那么高。震惊让他们齐齐退缩，但那只持续了一瞬间。他们之中最高大的那个恶魔吼了一句什么，声音听起来像在敲击破碎的大钟，然后半数恶魔都腾空飞了起来，扑向艾格文（和卡德加）所在的位置。另一半恶魔解下黑橡木做的重弓，搭上铁箭。利箭破空飞出，箭头燃起了火焰，一阵火雨向他们袭来。

艾格文毫无惧色，只是抬起手来在身前一挥。空中突然出现一堵巨大的蓝色火墙，橙红色的火箭一碰到上面就被轻松吞噬，就像落进了河里一样。

然而这些飞箭只是用来给进攻的恶魔打掩护的。火墙消散时，那些恶魔冲了出来，从高处扑向艾格文。冲过来的恶魔至少有二十个，每一个都硕大无比，巨大的翅膀遮天蔽日。

卡德加看向艾格文，发现她露出了微笑。那是一个了然而自信的微笑。麦迪文与兽人战斗的时候，卡德加在他脸上也看到过一模一样的表情。她志在必得。

卡德加低头看向山谷里弓箭手所在的地方。他们已经扔掉了手上无用的箭支，正聚集在一起，用低沉的声音齐声吟诵咒语。他们周围的空气扭曲了，时空中产生了一个裂隙，无瑕的洁白中出现了一团邪恶的乌黑。更多的恶魔从那个裂隙里钻了出来——各种各样的生物，有的长着动物的脑袋，有的眼睛燃烧着火焰，有的长着蝙蝠、昆虫或大型食腐鸟类的翅膀。这些恶魔也加入了吟唱，裂隙越张越大，越来越多扭曲虚空中的邪恶生物来到了北方寒冷的空气中。

艾格文没有理会那些施法的恶魔和新来的增援部队，而是冷静地集中力量对付那些从空中向她飞来的恶魔。

她掌心向上，朝天空一抹。一半的恶魔立刻变成了玻璃，连同剩下的那些恶魔一起被从天上打了下来。变成玻璃的恶魔掉到地面，在脆响中摔成了齑粉。还活着的那些重重地砸在地上，又重新站起身，举起他们沾着鲜血的武器。还剩十个。

艾格文左手握拳，往摊开的右掌上一敲，其中四个恶魔立刻融化了，血肉从他们的骨头上剥落下来。他们厉声惨叫着跌倒在雪地上，直到融解的血肉堵住了他们正在腐朽的喉咙。还剩六个。

艾格文凭空一抓，又有三个恶魔爆炸了，他们的五脏六腑变成了飞虫，从内部将他们撕得粉碎。他们甚至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就变成了一团团蚊蚋、蜜蜂和黄蜂，飞进了森林里。还剩三个。

艾格文双手往外一分，一个恶魔的四肢被无形的手从躯干上扯了下来。还剩两个。艾格文举起两根手指，又一个恶魔化为流沙，临终的诅咒随着寒风消散。

最后一个。剩下的是那个个头最大的恶魔，是刚才发号施令的领袖。卡德加离那个恶魔很近，可以看见他裸露的胸膛上横亘着错综复杂的伤痕，他一只眼窝空荡荡的，没有眼球，另一只眼睛里燃烧着恨意。

他没有进攻。艾格文也按兵不动。他们停下了动作，像被冻住了一样。越来越多的恶魔拥进了下面的山谷里。

终于，那个巨大的恶魔发出怒吼。他的声音虽然清晰，但在卡德加听来却好像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

“你是个傻瓜，提瑞斯法的守护者。”恶魔吃力地挪动双唇发出人类的语言。

艾格文笑了一声，声音如同水晶匕首一般薄而尖锐。“是吗，肮脏的恶魔？我是到这里来破坏你们的猎龙行动的。看起来我成功了。”

“你是个自高自大的傻瓜。”恶魔的声音含混不清。“在你与我们之中的一小部分战斗的时候，我的兄弟们已经用法术召来了其他人。召来了一支大军。魅魔和低阶恶魔、噩梦生物和暗影猎犬、深渊领主和燃烧军团的指挥官，全都来了。在你对付我们几个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来到了这里。”

“我知道。”艾格文平静地说。

“你知道？”恶魔发出低哑的笑声。“你知道你是孤身一人在这旷野里，面对着千千万万的恶魔大军。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

“我知道。”艾格文说，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笑意。“我知道你们会呼叫尽可能多的援军。守护者的力量太强大了，光靠你们是无法战胜的。”

“你知道？”恶魔又叫道，“然而你还是一个人来到了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知道，”艾格文说，“但我从没说过我只有一个人。”

艾格文打了个响指，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就好像有一大群鸟被惊起，密密麻麻的翅膀遮蔽了阳光。

但那些并不是鸟，而是巨龙。卡德加甚至都没想过世界上有这么多巨龙存在。它们扇动巨大的翅膀悬停在空中，等待着守护者的信号。

“燃烧军团的走狗，”艾格文嘲讽道，“你才是傻瓜。”

恶魔领袖大吼一声，擎起染血的大剑。艾格文的动作比他更快，她举起一只手，伸出三根手指。恶魔疤痕累累的胸口突然消失了，只剩下一团血雾。他肌肉虬结的手臂从两旁落下，失去躯体的双腿一弯，倒在了地上。他甚至还来不及露出震惊的表情，脑袋就掉进了融化的雪里，不见踪影。

这正是巨龙们等待的信号：它们齐齐转向了那群被召唤过来的恶魔大军。

盘旋在空中的巨大生物从四面八方向恶魔俯冲过去，张开巨口喷出烈焰。前排的恶魔立刻被火焰吞噬，转眼间只剩下灰烬。其他恶魔挣扎着，或拔出武器，或念动咒语，或逃之夭夭。

恶魔大军的中间又响起吟诵咒语的声音，这次是一段迫切的恳求，和一声急切的呼唤。那是最强大的恶魔施法者们，他们正在汇聚所有的能量，而边上的恶魔拼死抵挡住巨龙，为他们争取时间。

恶魔们重整队伍，开始回击。开始有巨龙从空中坠落，它们要么是被铁箭和火球击倒，要么就是被魔法毒药和令人疯狂的幻象打败。尽管如此，随着愈

来愈多的巨龙对他们之前的猎龙行动展开报复，恶魔大军围成的圈子也越缩越小，吟唱声也变得越发绝望和微弱。

卡德加看向艾格文。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雪地里，双拳紧握，能量在她碧绿的双眼中燃烧，她咬紧牙齿，脸上带着可怕的笑容。她也在吟诵咒语，咒文是某种黑暗的、不似人类的语言，卡德加甚至无从辨认。她在对抗恶魔们正在构建的咒语，同时也在从中汲取能量，将咒语里蕴含的秘法魔力弯曲折叠，就像铸剑时要将钢材不断折叠锻打，让剑刃变得更加强韧锐利一样。

中间那些恶魔的呼喊声达到了高潮，艾格文自己也高喊起来，能量在她周围凝聚成一圈光晕。她的头发散开了，在风中舞动，她举起双臂，念出了咒语的最后一个音节。

恶魔军队中间强光一闪，就在施咒者们吟唱、尖叫、祈祷的地方。那是宇宙中的一道裂隙，这一次十分明亮，就好像打开了一条通向太阳的通道。裂隙中的能量喷薄而出，恶魔们甚至没来得及尖叫，就被魔力卷入，烧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一道残影。

所有恶魔都被消灭了，甚至几头过于靠近恶魔大军中心的巨龙也未能幸免。它们像扑入火中的飞蛾，同样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艾格文喘了口粗气，露出了微笑。那是恶狼的微笑，是掠食者的微笑，是胜利者的微笑。恶魔大军曾在的地方现在只留下一条烟柱，飘到空中，变成一片巨大的烟云。

然而就在卡德加眼前，那片黑云翻涌着凝聚了起来，变得越发阴暗浓密，如同一块雷雨云砧。随着云层的凝聚，它变得更加巨大，中心也变得更暗沉，泛着紫黑的色彩。

从那块黑云中，卡德加看见一位神祇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泰坦般的巨大身影，比任何神话中的巨人都要高大，比任何巨龙都要魁梧。他的皮肤像是青铜打造，身上的铠甲由熔化的黑曜石铸成。他浓密的胡须和蓬乱的头发是燃烧的火焰，浓黑的眉毛上方长着巨大的角。他的眼睛仿若无尽的深渊。他从黑云之中大步走来，每一步都震天撼地。他手持一柄巨大的长矛，燃烧的鲜血从矛身铭刻的符文里滴落。他身后还拖着一条长尾，尾巴末端是一个火球。

剩下的巨龙纷纷四下逃窜，飞向黑色的森林或远方的山崖。卡德加也不能怪它们。无论麦迪文体内蕴含了多少魔法能量，无论他母亲现在又展现出了怎样的实力，与这个恶魔之王散发出的原始力量一比，也只不过是风中两支微弱的残烛。

“萨格拉斯。”艾格文嘶声说道。

“守护者。”那个巨大的恶魔轰然开口，声音如同雄浑的大海。远处的冰壁甚至没能将这地狱般的声音反射回来，直接在音波中崩塌。

守护者直起身子，将一缕垂落的金发挽到耳后，缓缓说道：“我已经破坏了你的玩物。你在这里已经一败涂地了。趁你的命还在，快逃吧。”

卡德加震惊地看着守护者，心想她是不是疯了。就连他都能看出来，之前的战斗已经让她疲惫不堪，她现在几乎像卡德加对抗兽人时一样精疲力竭。这个恶魔泰坦一定也能看穿她强撑着的表象。那首史诗里写的是艾格文的胜利。难道他现在要见证的是她的死亡？

萨格拉斯没有笑，他的声音碾过大地，连卡德加都感觉得到那种压迫。“提瑞斯法的时代即将终结，”恶魔说，“这个世界马上会在军团的猛烈攻势下分崩离析。”

“只要还有守护者在就不会，”艾格文反驳道，“只要我还活着，或者我的后继者还活着，就不可能。”她的手指微微一屈，卡德加可以看出她正在召唤体内的魔力，积聚她的智慧，她的意志，她的能量，想要发出关键性的一击。卡德加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然后又退了第二步、第三步。如果年老的他能看见幻象里的他，如果年轻的麦迪文能看见他，那么这两个强大的存在，法师与恶魔，难道看不到他吗？

说不定他太过渺小了，根本不值得注意？

“现在就投降吧，”萨格拉斯劝诱道，“你的力量对我还有用。”

“休想。”艾格文说，双手紧紧攥成了拳头。

“那就受死吧，守护者，让你的世界为你陪葬。”恶魔泰坦说完，举起了他滴着鲜血的符文长矛。

艾格文举起双手，发出诅咒半是祈祷的呐喊。她的手心迸发出一股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色彩，一条燃烧的彩虹盘旋着向上冲去，宛若一道有自主意识的闪电。咒语像一把匕首一样插进了萨格拉斯的胸口。

在卡德加看来，艾格文的咒语就像一支射到船身上的箭一样渺小，毫无作用。然而萨格拉斯被打得一个踉跄，后退了半步，手中的长矛也掉了下来，像一颗陨石般砸落在地面，卡德加脚下的积雪都随之震颤。他被震得单膝跪倒，但还是抬起头来看向恶魔之王。

一块黑斑从艾格文咒语击中的地方扩散开来。不，不是黑斑，那是死亡冰冷的阴影。恶魔泰坦那火热的青铜血肉失去了生命，被某种寒冷僵硬的东西取而代之。它像野火一样从泰坦的胸口扩散开来，所到之处只留下被夺去生气的血肉。

萨格拉斯看着这片不断扩大的坏死，起初带着惊讶的神色，随即变成警觉，最后变成恐惧。他抬起一只手碰了碰胸口，咒语立刻扩散到了那只手臂上，把它变成了一块粗糙凝滞的黑色金属。现在萨格拉斯也念起了咒语，聚集起自己的力量，试图逆转这个进程，止住咒语的扩散，扑灭吞噬他的火焰。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急切高亢，还没有受到影响的皮肤重又闪耀起光芒。现在他如同太阳一样明亮耀眼，他大声咆哮着，那黑暗的寒意已经扩散到了他的心脏。

又一道光闪过，与吞噬恶魔军队的那道光芒同样强烈，这次的目标是萨格拉斯本人。卡德加移开视线，看向艾格文：她正看着黑暗与火焰吞噬她的敌人。那耀眼的光芒令白日都黯然失色，在法师身后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然后一切都结束了。卡德加眨了眨眼，他的视力恢复了。他又转身看向山谷，泰坦萨格拉斯就在那里，如同一尊熟铁铸造的雕像般一动不动，他的能量已经燃烧殆尽。在他的重压下，极地被融化的地面开始崩塌，他失去生命的身体开始慢慢向前倒去，最后整个扑进了大地。他们周围的空气凝固了。

艾格文大笑起来。卡德加看着她，她看起来似乎被疲惫和疯狂抽干了精力。她搓了搓手，又低笑几声，开始走向坡下那个倒下的泰坦。卡德加注意到她现在已经没法儿轻巧地站在雪面上，只能艰难地跋涉下山。

艾格文渐行渐远，图书馆开始重新出现。积雪升华成浓重的蒸汽云，书架、二层回廊和椅子朦胧的形状渐渐显现。

卡德加微微转身，朝向桌子本来在的地方，看见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图书馆恢复了原貌。

卡德加呼出一口冷气，揉了揉他的皮肤。凉凉的，但不算冷。总的来说咒语的效果还算不错，虽然细节上还有一些偏差。它召唤出了一个幻象，但不是他想要的那个。现在的问题是到底哪里出了错，以及该如何修正。

年轻法师拿过他的工具包，从里面掏出一张空白羊皮纸和其他工具。他给铁笔装上一枚金属笔尖，在墨盘里化了一些章鱼墨，开始迅速地记录刚才发生的一切，从他一开始施放的咒语，一直到艾格文在越来越深的积雪里渐渐远去。

一个小时后，他还在奋笔疾书，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半死不活的咳嗽。卡德加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完全没有听到那声音，直到莫罗斯又咳了一声。

卡德加有些不高兴地抬起头。他正打算写下一件很重要的事，但那件事仿佛在躲着他。它就萦绕在他的脑海边缘，他却怎么也抓不住。

“魔导师回来了，”莫罗斯说，“让你去天文台。”

卡德加茫然地看了莫罗斯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麦迪文回来了？”最后他总算说出一句。

“我就是这么说的。”莫罗斯呻吟道，每个字眼都像是不情不愿地从嘴里吐出来的。“让你和他一起飞去暴风城。”

“暴风城？我？为什么？”年轻法师惊讶地问。

“你是他的学徒，还能为什么。”莫罗斯板着脸说。“天文台，最上层，我已经叫了狮鹫。”

卡德加看着他的作品——一行又一行整齐的手写文字记录下了每一个细节。他脑子里刚才还在想另一件事情。他停止思考，说道：“好的。好的。让我收拾一下东西。把这个写完。”

“你慢慢来，”管家说，“只不过是魔导师想让你跟他一起飞到暴风城去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莫罗斯又消失在门口。“最上层。”他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像是事后突然想起来才补充了一句。

暴风城！卡德加想，莱恩国王的城堡。什么事情这么重要，竟然需要他到那里去？也许是有关兽人的报告？

卡德加看着自己的笔记。麦迪文回来的消息，加上他们马上就要出发的事情，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绪，现在他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他们的新任务。他看着自己在羊皮纸上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艾格文有两个影子，上面写道。

卡德加摇了摇头。不管他刚才在想什么，思路现在已经完全断掉了。他小心地拭去纸上的余墨，以免文字糊掉，然后把纸页放到一边。他收拾起工具，快步走回他的房间。骑狮鹫得换上旅行装，而如果要觐见皇室人员，他得带上他那件精美的法袍才行。

第七章

在此之前，卡德加见过最宏伟的建筑，就是坐落于达拉然城外十字岛上的紫罗兰城堡。肯瑞托庄严的尖顶，宏伟的厅堂，和它厚重的青金石色屋顶一直是卡德加心中的骄傲。紫罗兰城堡也因此而得名。在卡德加游历洛丹伦和艾泽拉斯的旅途中，没有什么建筑的古老和气派能及得上肯瑞托的城堡，连麦迪文之塔也不例外。

直到他来到暴风城。

像之前一样，他们骑在狮鹫背上飞了一整夜，这次年轻法师敢肯定，他在夜晚沁凉的空气中驾驭狮鹫时一定睡着了。麦迪文放进他脑子里的知识还在起作用，因为他还记得如何用膝盖驾驭这种长翅膀的掠食生物以便控制方向，并且颇为自在。这一回他脑子里存储这些知识的部分已经不痛了，只有一阵阵轻微的跳动，就好像他的脑组织已经愈合，却留下了疤痕，接受了外来的知识，但仍然能分辨出它是不属于自己的一部分。

卡德加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给他身后的地平线镶上了一顶金色的冠冕，他一时惊慌失措，害得巨大的飞兽向一侧倾斜，偏离了麦迪文飞行的轨迹。暴风城就这样突然映入他的眼帘，在清晨的阳光中熠熠生辉。

那是一座用金与银铸造的城市。晨曦中的城墙仿佛在散发着光芒，光洁得像被管家擦拭得干干净净的酒杯。屋顶闪闪发光，像是用白银打造出来的，一瞬间卡德加还以为屋顶上镶嵌了无数细小的宝石。

年轻法师眨眨眼，甩了甩脑袋。黄金墙壁变成了普通的石头，不过有些地方光彩夺目，似乎被打磨过，另一些地方雕着精细的花纹。白银屋顶只是深色的石板，而他以为是宝石的东西其实只是凝在上面的露珠，在晨光中反射着彩虹的光芒。

然而卡德加还是被这座城市的规模所震撼。它与洛丹伦的任何一座城市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还要大。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去，仍然望不到边际。他能数出中心的城堡外面包围着三道城墙，还有一些较矮的护墙隔开不同的城区。无论他往哪个方向看，都无法将城市尽收眼底。

虽然现在还是破晓时分，但城市已经开始活跃起来。袅袅炊烟升起，人们渐渐聚集到露天市集和公共场所里。大型马车满载着农夫，慢吞吞地从大门里驶出，去往田野。整洁有序的农田沿着城墙伸展，仿佛铺开的裙摆，几乎延伸到地平线。

半数建筑卡德加都认不出来。在他看来，那些高塔有可能是大学，也可能是粮仓。水流湍急的河面上架着许多巨大的水车，但他猜不出这些水车是用来干什么的。他右手边很远的地方突然蹿起一阵火苗，然而火是来自一个铸造厂，一条被捕获的巨龙，还是某个不得了的意外，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城市，城市的心脏处便是莱恩的城堡。

这一点毫无疑问。这里的城墙似乎真的是由黄金铸造的，窗框边上镶着白银。皇宫的屋顶铺着蓝色的瓦片，像蓝宝石一样深邃而豪华。卡德加还能看见无数的尖塔，塔尖上都挂着画有艾泽拉斯狮头的三角旗帜，那是莱恩国王的家族纹饰，也是这片土地的标志。

这座复杂的城堡仿佛一座小城市，有着数不清的附属建筑、塔楼和门厅。建筑群被长长的弯曲回廊连了起来，卡德加觉得没有魔法的帮助根本不可能做到。

也许这样的结构真的只有通过魔法才能构建，卡德加想，然后意识到也许这就是麦迪文在这里的地位如此崇高的原因之一。

年长的法师抬起一只手，在其中一座塔楼上画了个圈，塔楼顶上是一块有护墙的平地。麦迪文往下指了指——一次，两次，三次。他是想让卡德加先着陆。

卡德加调动脑子里那块结痂的记忆，利落地将巨大的狮鹫降了下去。鹰头野兽向后扇动着那大型风帆一样的翅膀，减慢速度，然后轻巧地降落在地面上。

下面已经有一群人在恭候了。一队穿着蓝色侍从服的随从立刻跑上前，抓住缰绳，给狮鹫戴上一个厚重的头罩。卡德加脑海里外来的记忆告诉他，这与养鹰人给鹰戴上用于限制视野的头套作用差不多。另一队侍从抬来一桶温热的奶牛内脏，小心地放在狮鹫不停开合的巨喙前。

卡德加从狮鹫背上滑下来，热情地迎接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洛萨爵士。大个子男人穿着华丽的长袍和斗篷，外面套着雕花护胸和金丝肩甲，看起来更加魁伟了。

“学徒！”洛萨问候道，一只结实的巨掌整个儿包住了卡德加的手。“很高兴看到你还没被开除！”

“大人。”卡德加礼貌地回道，努力制止自己在大个子男人握手的力道下龇牙咧嘴。“我们飞了一整夜才到这里，我没……”

卡德加想说的话被一阵扑腾翅膀的声音和狮鹫惊慌的鸣叫打断了。麦迪文的坐骑从空中跌跌撞撞地翻滚下来，魔导师的着陆可就没那么优雅了。巨大的飞兽从塔顶的这头一直滑到那头，险些从另一边掉下去。麦迪文用力扯住它的缰绳。结果狮鹫巨大的前爪抓住了锯齿形的护墙，年长的法师差点儿被掀下去。

卡德加没有等洛萨爵士发话就径直往前跑去，后面跟着那队蓝衣随从，洛萨也迈着笨重的脚步跟了上来。

等他们过来的时候，麦迪文已经从狮鹫背上下来了，正在把缰绳递给第一个赶到的随从。“该死的斜向风！”年长的法师恼火地说，“我早告诉过你们这里是最不适合建狮鹫舍的地方，但根本没人听法师的话。降落得不错，孩子。”他又补充了一句。仆人们围住他的狮鹫，试图让它平静下来。

“麦德。”洛萨说着伸出一只手。“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麦迪文只是板起了脸。“我听到消息就尽快赶过来了。”法师没好气地说，卡德加完全不知道他是为什么生气。“你知道，你们迟早要学会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自己处理事情。”

不知洛萨是否对麦迪文的态度感到惊讶，对此他并没有表态。“总之很高兴见到你。国王陛下——”

“只能先等等了，”麦迪文接过话头，“带我到出事的房间去，快。算了，我自己知道路，你说是哈格勒和休格林，那就是往这边走。”说完魔导师抬腿就往通往塔里的螺旋楼梯走去。“往下五楼，过一座连廊，然后再上三楼！狮鹫舍怎么建在这种破地方！”

卡德加看向洛萨。大个子男人用结实的手掌摸了摸他的秃脑门，摇了摇头。然后他也往麦迪文消失的方向走了过去，卡德加跟在后面。

等他们走到螺旋梯底部的时候，已经看不见麦迪文的身影了，不过还是可以听见楼上传来一连串夹杂着几句咒骂的抱怨，这些声音随着主人的脚步渐行渐远。

“他这是吃了炸药包了。”洛萨说。“我带你去法师的房间。我们到那儿找他。”

“他昨天晚上非常烦躁。”卡德加只能这样表达歉意。“他之前出门了，显然他刚回来就收到了你的召唤。”

“他有没有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学徒？”洛萨问。卡德加只能摇摇头。

暴风城勇士安度因·洛萨深深蹙起眉头。“艾泽拉斯最强的法师之中有两位去世了，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心脏也被挖了出来。就死在他们的房间里。而且证据显示——”洛萨爵士犹豫片刻，似乎在斟酌词句。“证据显示有恶魔活动的迹象。所以我才派了最快的信使去请魔导师过来。也许他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尸体在哪儿？”麦迪文喊道。洛萨和卡德加终于赶上了他。此刻他们在城堡另一座尖塔的顶端附近，房门对面的墙上有一扇敞开着的大飘窗，从那里看去，暴风城的景色一览无余。

房间里一团混乱，看起来仿佛被兽人洗劫过，而且还是特别不讲究的兽人。所有书本都被从书架上扯了下来，所有卷轴都摊开着，很多甚至被撕碎了。炼金装置被砸得稀烂，各种粉末药膏散落一地，甚至连家具都被损坏了。

房间中央是一个圆形魔法阵，直接刻在了地板里，两个同心圆之间夹着一圈咒文。地板上的刻痕很深，里面积着一种黏稠的暗色液体。地上还有两块焦痕，每块都有一个人那么大，就在魔法阵和窗户之间。

据卡德加所知，这样的铭刻法阵只有一个用途。紫罗兰城堡那位图书管理员对此总是再三警诫。

“尸体到底在哪儿？”麦迪文重复了一遍，卡德加很庆幸要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不是他。“哈格勒和休格林的遗体呢？”

“发现尸体之后很快就把他们移走了。”洛萨平静地说。“把他们留在这里不太合适。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到。”

“你是想说你们当时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来。”麦迪文没好气地说，“好吧，好吧。我们还是可以尽力挽救一下。都有谁进过这个房间？”

“有魔法大师哈格勒和休格林。”洛萨开口说。

“这还用说，”麦迪文厉声道，“他们没来到这里的话就不会死在这里了。还有谁？”

“发现他们的是一个仆人，”洛萨继续说，“然后我就被叫过来了。我带了几个卫兵来帮忙挪尸体。遗体还没埋起来，你想的话可以检查一下。”

麦迪文已经陷入了深思。“嗯？检查尸体，还是检查卫兵？算了，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一个仆人，你自己，还有大概四名卫兵，

对么？现在再加上我和我的学徒。没有别人了？”

“我是想不到还有谁了。”洛萨说。

魔导师闭上眼，低声说了句什么。可能是一声诅咒，也可能是个咒语。然后他蓦然睁眼。“有意思。年轻的信任！”

卡德加深吸一口气。“魔导师大人。”

“我需要你的年轻和缺乏经验。我疲惫的眼睛可能只会看见我打算看见的东西。我需要一双新鲜的眼睛。别怕提问题。过来，站到房间中间来。不，别踩进圈子里去。我们还不知道上面有没有遗留的魔法。站在这里。好了。你感知到了什么？”

“我看到被破坏的房间。”卡德加开口。

“我没说看，”麦迪文尖刻地说，“我说的是感知。”

卡德加深吸一口气，施了一个用来强化五感、帮助寻找丢失的东西的小法术。这是个简单的咒语，他在紫罗兰城堡的时候用过无数次。这个法术在寻找别人想隐藏的东西的时候特别灵验。

然而刚念出第一句咒语，卡德加就感觉到了异样。这个房间里的魔法能量有一种滞重的感觉。魔法能量给人的感觉通常是轻盈、充满活力的，但是这里的魔法能量更加黏稠，几乎像是液体一样。卡德加以前从未感受过这样的魔法能量，他好奇这是由地上的法阵所引起的呢，还是两位已故的法师自己的法力和魔咒的效果。

那种滞重的感觉，就像是一间封闭多年的房间里陈腐的空气。卡德加试图把屋子里的能量聚到一起，但它们似乎在抗拒他，极度不愿意听从他的指令。

卡德加尝试着把更多房间里的魔法能量拉入自己体内，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个简单的咒语。按理说，在一个经常有人施放这种咒语的地方，使用魔法应该更容易才对。

突然之间，房间里凝重腐臭的魔法能量淹没了卡德加。它突然袭来，将他包围，就好像他把墙壁的基石抽了出来，结果墙砸到了他身上。黑暗沉重的魔法能量像厚毯子一样盖住他，把他的魔咒压得粉碎，让他双膝一软跪了下来。他不由自主地痛呼了一声。

麦迪文立刻出现在了他身边，扶着年轻法师站起来。“好了，好了，”魔导师说，“我都没想到你能做到这一步。很不错。做得非常好。”

“那是什么？”卡德加突然又可以呼吸了，他艰难地挤出这句话。“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那样的东西。沉重，顽固，令人窒息。”

“那对你来说是件好事。”麦迪文说。“还好你感知到了它，还好你挺过来了。这里的魔法格外扭曲，是之前发生的事情遗留下来的痕迹。”

“您是指像幽灵一样吗？”卡德加说，“就算是在卡拉赞，我也从来没有……”

“不，不是那样，”麦迪文说，“比那个要糟糕得多。死在这里的两位法师是在召唤恶魔。有一只恶魔来过这里。是它腐蚀了此处的魔法能量，让它变得滞重。也是它杀死了哈格勒和休格林，这两个可怜的、强大的傻瓜。”

屋里陷入了片刻的沉默，然后洛萨开口说道：“恶魔？在国王的塔楼里？我不敢相信……”

“噢，相信吧，”麦迪文说，“对于任何一位法师来说，无论他多么博学多才，多么聪明绝顶，多么法力超群，他也总想掌握多一分力量，多一点知识，多一个秘密。我认为这两个人也是掉进了这个陷阱。他们想从黑暗虚空里召唤更多的力量，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傻瓜。他们是我的朋友和同僚，却也是两个傻瓜。”

“但是怎么可能呢？”洛萨提出了质疑，“他们肯定有防护措施的吧，保护结界什么的。这可是一个秘术法阵。”

“防护是很容易被穿透或者打破的。”麦迪文俯下身看着那个圆环法阵，两位死去法师干涸的血迹还在法阵上泛着微光。他伸出手，从逐渐冷却的石板上捡起一根细细的麦秆。“啊哈！一根普通的扫帚枝。如果这东西在他们开始召唤仪式的时候就在这儿，那世界上所有的魔咒护符都没法儿保护他们了。这个圆圈对恶魔来说无非是一道门廊，一条通往这个世界的路。它会伴着炽烈的地狱之火走出来，然后攻击把它召唤到这个世界来的傻瓜。我以前见过这样的情况。”

卡德加甩了甩头。刚才从四面八方压迫他的那股浓重的黑暗似乎松开了一些，他重新理了理思绪。他环顾周围，房间里已经是一片狼藉——恶魔攻击的时候把一切都撕得粉碎。如果是一根麦秆破坏了防护圆环，那么在战斗中，麦秸的位置一定被移动了。

“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卡德加问。

“什么？”麦迪文语气尖锐地说道，把卡德加吓得差点儿跳了起来。

“我很抱歉。”卡德加立刻回答。“您让我不要害怕提问题。”

“对，对，当然。”麦迪文严厉的语气稍微柔和了一点。他转向国王的勇士：“那么，安度因·洛萨，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我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在地板上。发现他们的仆人没有动过尸体。”洛萨答道。

“脸朝上还是脸朝下，先生？”卡德加问道，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镇定。他可以感觉到年长法师投来的冰冷视线。“头部是朝着法阵还是朝着窗户？”

洛萨的神色蒙上一层回忆的阴霾。“头朝法阵，脸朝下。对，肯定没错。他们全身都烧得不成人形了，我们得把他们翻过来才能确认是哈格勒和休格林。”

“你想说什么，年轻的信任？”魔导师问。他现在坐到了敞开的窗户边，捋着胡须。

卡德加看着失效的防护法阵和窗户之间的两块焦痕，努力把它们想象成尸体，而不是两位曾经活生生的法师。“如果你从正面击中一个人，他们会向后倒。如果你从后面击中一个人，那他们会向前扑。您到现场的时候窗户开着吗？”

洛萨看着那扇大飘窗，窗外的大城市被暂时抛到了脑后。“开着……没开……不对，我想应该还是开着，但也有可能是那个仆人开的。房间里有一股可怕的臭味——一开始就是这味道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我可以去问问。”

“没必要，”麦迪文说，“你的仆人进来时窗户很可能是开着的。”魔导师站起身，走到焦痕所在的位置。“所以，年轻的信任，你认为哈格勒和休格林当时站在这里，看着魔法阵的方向，然后有人从窗户进来，从背后攻击了他们。”为了强调，他用手掌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他们往前扑倒，然后以这个姿势被烧焦了。”

“是的，先生。”卡德加说。“我是说，这是一种理论。”

“不错的理论。”麦迪文说。“但这恐怕是错误的。首先，两个法师会站在这里，除了在看着魔法阵之外没有其他可能。因此他们肯定是在召唤恶魔。这样的圆环只有这一种用途。”

“可是……”卡德加刚开口，魔导师一个严厉的眼神就把他的话堵回了喉咙里。

“其次，”麦迪文接着说，“虽然这个理论套在一个单独行动的拿着短棍或木棒的攻击者身上可能是合理的，但放在恶魔的黑暗能量上就不一定了。如

果那头怪物会喷火，那么它可以同时击中两个站着的人，把他们杀死，而他们的身体是在被点燃之后，才往前扑倒的。你说尸体的两面都被烧焦了？”他问洛萨。

“对。”国王的勇士回答。

麦迪文把手掌举到面前。“恶魔喷出火焰。烧焦了人的正面。哈格勒（或休格林）往前倒下，火焰扩散到背后。除非是恶魔从后面击中了格休林（或哈格勒），然后把他们翻过来确保正面也烧焦，接着再把他们翻回去。不太可能——恶魔做事没那么有条理。”

卡德加难为情地脸红了。“我很抱歉。那只是个理论。”

“不错的理论，”麦迪文迅速地说，“只不过弄错了而已。你说得对，窗户确实是开着的，因为恶魔就是从那里离开的塔楼。它现在已经跑到城里了。”

洛萨低低咒骂了一声，问：“你确定吗？”

麦迪文点点头。“百分百确定。但它现在很可能躲起来了。就算是出其不意地杀掉像哈格勒和休格林这样的两个傻瓜，也会让绝大多数恶魔消耗掉所有能量。”

“我可以在一小时内组织起搜查小队。”洛萨说。

“不必。”麦迪文说。“我来解决就行了。没必要为了恶魔牺牲无辜的性命。当然，我还想检查一下遗体。这样才能知道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把遗体搬到酒窖里的一个冷藏室去了。”洛萨说。“我可以带你去。”

“等一会儿，”麦迪文说，“我想在这里再看看。你能让我和我的学徒在这里单独待个十分钟吗？”

洛萨犹豫了片刻，然后答道：“当然可以。我就在外边等你。”说完最后一句话后，他朝卡德加投去一个锐利的眼神，接着就离开了。

门锁咔嗒一声锁上，房间里安静下来。麦迪文在书桌间走来走去，翻看着上面撕碎的书本卷轴。他拿起一封打着紫色蜡封的信，摇了摇头，慢慢地把那张纸揉成一团。

“在文明国家，”麦迪文的语气不大自然，“学徒不会反对他们的老师。至少在公开场合不会。”他转过来面朝卡德加，年轻人看见年长男人的脸上乌

云密布。

“我很抱歉。”卡德加说。“您说让我问问题，当时我觉得那两具尸体的位置有点儿不对劲，但现在您已经解释了尸体是怎么烧焦的……”

麦迪文抬起一只手，卡德加闭上了嘴。他沉默片刻，然后慢慢吐出一口气。“够了。你做得没错，完全是按我的要求做的。如果不是你提出来，我就不会意识到那个恶魔很可能顺着塔楼溜下去了，说不定还会浪费很多时间在城堡里找它。但是，你问出那些问题是因为你对恶魔没有多少了解，这是无知。无知是我不能容忍的。”

年长的魔导师看着卡德加，但他的嘴角带上了一丝笑意。卡德加感觉风暴应该已经过去了，于是在一张凳子上坐下。他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洛萨……”

“让他等着吧。”麦迪文点头示意。“他最擅长等了，那个安度因·洛萨。好了，你在紫罗兰城堡的时候学过多少有关恶魔的知识？”

“我听过一些传说，”卡德加说，“在混沌初开的年代，这片土地上有许多恶魔，后来有英雄人物挺身而出，把它们逐出了这个世界。”他想到麦迪文的母亲把恶魔炸得灰飞烟灭，又降服了它们的君主的场面，但卡德加什么都没说。麦迪文好不容易平静下来，没必要再惹他生气。

“这说法广为流传。”麦迪文评论道。“这是说给普通老百姓听的。除此之外你还知道什么？”

卡德加深吸一口气。“肯瑞托的紫罗兰城堡的官方教义是，恶魔学识是应该被回避、避免和摒弃的。任何召唤恶魔的企图都会被查处，并立刻禁止，相关人员会被开除，或者更糟。在年轻的学生中间流传着一些故事，我从小听到大。”

“故事都是以现实作为基础的。”麦迪文说。“但你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我猜你知道的应该更多吧？”

卡德加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斟词酌句。“考利根，我们的学院图书管理员，收藏了一系列丰富的……资料。”

“他刚好又需要一个人帮他整理这些资料。”麦迪文揶揄道。卡德加一定是吓得跳了起来，因为麦迪文又说：“这只是我的猜测，年轻的信任。”

“那些资料大部分是民间传说，和地方政府对恶魔崇拜者的相关报告。里面很大一部分是一些人借着某些传说中的上古恶魔的名义，犯下了某些邪恶的

罪行。没有真正召唤恶魔的案例，没有法术，没有奥术咒文，”卡德加指了指那个保护阵，“也没有仪式。”

“当然了，”麦迪文说，“就连考利根也不会让学生看到这种东西。就算他有相关的资料，也会把它们藏在另外的地方。”

“由此看来，大多数人相信，当年恶魔被击败的时候，它们被从这个世界里完全驱逐了出去。它们被赶出光明与生命的世界，回到了它们自己的领地里。”

“黑暗虚空。”麦迪文用祈祷的语气说出这个词。

“它们还在那里，所以传说依旧在流传，”卡德加继续说道，“而且它们还想回来。有些人说它们会在睡梦中拜访那些意志薄弱的人，驱使他们去寻找古老的咒语，或者进行献祭。有时候是为了打开一条通道，让它们全数回归。还有人说它们是想要崇拜者和祭品，为了把这个世界变成曾经那个血腥暴虐的样子，只有那时它们才会回来。”

麦迪文捋着胡子沉默了片刻，然后问：“还有别的吗？”

“有。一些细节，和几个零星的故事。我见过和恶魔有关的雕刻、画作，还有图表。”卡德加心里又升起一股越发强烈的冲动，想把那个有关恶魔大军的幻象告诉麦迪文。然而最后他只是说：“还有那首古老的史诗，讲的是艾格文在某片遥远的土地上与一支恶魔部队战斗。”

听到这个，麦迪文脸上露出了一个温柔了然的微笑：“啊，没错，《艾格文之歌》，你在很多强大的法师的房间里都能找到这首史诗，你知道。”

“我的老师古兹巴大人就对它很感兴趣。”卡德加说。

“是吗？”麦迪文微笑着说，“无意不敬，我可不敢肯定古兹巴有没有做好读这首诗的准备。至少是对于这首诗的真实形态。”他扬起眉毛。“你的了解基本上是对的。很多人都把它当作一个传说或者童话故事，但我想你和我一样明白，恶魔真的存在，就在这个世界上，而且确实会造成很大威胁。无论是对我们这些行走在阳光照耀的世界中的人，还是对于其他的世界。现在，我确实认为，你看到那个红色天空的世界就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世界，在黑暗虚空遥远的另一头。黑暗虚空是囚禁那些恶魔的监牢，那里暗无天日，孤立无援，而那些恶魔对我们的世界充满嫉恨，极度渴望卷土重来。”

卡德加点点头，麦迪文继续说道：“但你说恶魔的受害者们都是意志不坚定的人，这个推测是错误的，虽然这样的考虑是出于好意。确实有很多贪婪的农夫为了报复旧情人而去求助恶魔，或者愚蠢的商人用黑蜡烛烧掉债务人的欠条时，随意借用某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恶魔的名字。但同样也有很多自觉自愿走

进深渊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知识渊博，万无一失，不可能屈从于任何诱惑或威胁。他们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可以将这个世界之外的恶魔力量收为己用。很多时候，他们比那些懵懵懂懂的普通人更危险，因为你也知道，一个差点儿成功的咒语比完全失败的咒语更致命。”

卡德加只能点头，想着不知麦迪文是否拥有如此强大的意志力。“但他们是很强大的法师啊——我是指哈格勒和休格林。”

“他们是艾泽拉斯最强大的法师，”麦迪文说，“最睿智、最优秀的法师，莱恩国王本人的顾问。万事顺遂，德高望重，名利双全！”

“那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傻吧？”卡德加问。

“大家都这么以为，”麦迪文不以为然地说道，“然而我们现在站在他们面目全非的房间里，而他们被恶魔烧焦的尸体就躺在酒窖里。”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卡德加皱起眉头，小心地避免冒犯麦迪文。“如果他们懂得这么多，为什么还要试图召唤恶魔？”

“有很多原因。”麦迪文说着叹了口气。“傲慢，引发毁灭的那种虚假的自尊，过度自信。两个人本身就是如此，通力协作的时候更甚。还有最主要的是恐惧，我猜测。”

“恐惧？”卡德加疑惑地看着麦迪文。

“对于未知的恐惧，”麦迪文解释道，“对于已知的恐惧，对于比他们更强大的东西的恐惧。”

卡德加摇了摇头。“有什么能比两位艾泽拉斯最高阶、最博学的法师还强大呢？”

“啊。”麦迪文的胡须下绽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那就是我了。他们召唤恶魔，玩弄那些应该敬而远之的力量，最终送了小命，只因为他们害怕我。”

“您？”卡德加语气里的惊讶远远超出了他想要表露的。一瞬间他以为自己又要冒犯到年长的法师了。

但麦迪文只是深吸一口气，又慢慢地呼了出来。然后他说：“我。他们确实是傻瓜，但我也很自责。来吧，孩子，洛萨可以再等一会儿。是时候告诉你守护者和提瑞斯法议会的故事了——那是挡在我们与黑暗虚空之间唯一的屏障。”

第八章

麦迪文安然坐在一张完好无损的椅子上，那椅子上摆着少数几个没被撕碎的靠枕之一。“想要弄明白议会是什么，你必须先明白恶魔是什么。你还需要明白魔法是什么。”

“麦迪文大人……魔导师，”卡德加劝阻道，“如果暴风城里有个恶魔，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追捕恶魔上，历史课可以以后再上。”

麦迪文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口，卡德加害怕自己又要惹年长法师动怒了。然而大法师只是摇摇头，微笑着说：“如果那个恶魔还能对周围的人造成威胁，那么你的担忧合情合理。相信我，它不能。就算那个恶魔是燃烧军团里最强大的军官之一，击败召唤它的那两个强大的法师也会让它精疲力竭。它无关紧要，至少暂时是这样。现在重要的是让你理解议会是什么，我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其他人对此这么感兴趣。”

“可是魔导师……”卡德加张开嘴。

“而我越早讲完，就能越早考虑你的建议，越早出去收拾这只微不足道的恶魔，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让我去，就应该听我讲完，嗯？”麦迪文对他露出一个严肃又了然的笑容。

卡德加张嘴想要抗议，但想想还是算了。他没精打采地靠在敞开的窗户旁边宽阔的窗台上。虽然侍从们已把尸体从塔里抬了出去，但他们死亡的气息——一种刺鼻的腐朽味道——仍然在空气中挥之不去。

“好了。魔法是什么？”麦迪文以一种法师学校教师的口吻说。

“是遍布在这个世界上的能量场。”卡德加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在教科书上就能找到标准答案。“有的地方强，有的地方弱，但它无处不在。”

“对，没错。”年长法师说。“至少现在是这样。但试着想象一下，曾经有一个时代并非如此。”

“魔法是普遍存在的。”卡德加反驳道，虽然他知道话一出口就会被麦迪文推翻。“就像空气或者水一样。”

“没错，魔法就像水一样。”麦迪文说。“现在想象一下，创世之初，万物伊始，世界上所有的水都汇聚在一个地方。所有的雨水河流、大海小溪、露珠泪水，全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在一口井里。”

卡德加慢慢地点了点头。

“只不过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水，而是魔法。”卡德加说。“一口魔力之井，魔法的根源，一个通向其他位面的入口，一扇越过世界屏障，直抵黑暗虚空的光门。最初的施法者们在这口井旁定居，将井中的原始能量提取出来，变成魔法。那时他们被称作卡多雷。至于他们现在叫什么，我就说不好了。”麦迪文看着卡德加，但年轻法师没有说话。

麦迪文继续说了下去：“随着对魔法的运用，卡多雷变得日益强大，但他们并不理解魔法的本质。他们不知道，黑暗虚空中还存在其他强大的势力。它们穿梭在扭曲虚空中，饥渴地追寻着魔法，并且对任何能够驯服魔法，能够利用魔法达到自己目的的存在都非常感兴趣。它们是无数个世界的主宰和梦魇，并被这些世界所憎恨，但我们简单地称它们为恶魔。它们想要入侵任何掌控着魔法的世界，不论是已经成型的还是刚刚兴起的，然后将其毁灭，以便将这些能量据为己有。这些恶魔中最强大的一个，燃烧军团的主宰，则是一个名叫萨格拉斯的恶魔。”

卡德加想起那个关于艾格文的幻象，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麦迪文注意到了年轻法师的反应，但他并没有说什么。“燃烧军团的主宰强大而狡猾，处心积虑地试图同化早期的魔法使用者，也就是卡多雷。他成功了，卡多雷的心灵被阴影蒙蔽，他们奴役了其他种族，包括早期的人类，以建立自己的帝国。”

麦迪文叹了口气，说道：“在卡多雷奴隶主的年代，有一些人看得比他们的同胞更长远，他们勇于反对卡多雷的统治，并不惜为他们的远见付出代价。这些勇敢的人中既有卡多雷，也有其他种族。他们看到卡多雷统治阶级的内心变得冰冷黑暗，而恶魔的力量却日益壮大。”

“于是，卡多雷被萨格拉斯腐蚀，以至于他们差点儿在这个世界新生之时就将她葬送。卡多雷对反对的声音充耳不闻，为最强大的恶魔——萨格拉斯和他的手下——打开了入侵的通道。多亏了少数人的英勇壮举，通往黑暗虚空的传送门才被关闭，萨格拉斯和他的追随者也被驱逐了出去。然而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传送门关闭的时候，永恒之井爆炸了，这场爆炸撕裂了这个世界的心脏，摧毁了卡多雷的国度，也摧毁了它所在的整个大陆。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些关闭传送门的人。”

“卡利姆多！”卡德加忍不住插了句嘴。

麦迪文看着他，卡德加继续说：“这是洛丹伦的一个古老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邪恶的种族，愚蠢地染指了某种强大的力量。作为对他们罪行的惩罚，他们的土地支离破碎，沉入了海底。这就是所谓大分裂。他们的大陆就叫卡利姆多。”

“卡利姆多。”麦迪文重复了一遍。“不过你知道的是说给小孩子听的版本，我们给准法师讲这个故事，让他们小心提防他们所使用的力量可能带来的危险。卡多雷的愚蠢毁灭了他们自己，也几乎毁灭了我们的世界。当永恒之井爆炸的时候，里面的魔法能量化作一阵永恒的魔力之雨，散落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那才是魔法无处不在的原因——那是永恒之井毁灭的力量。”

“可是魔导师，”卡德加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啊。”

“一万年前。”麦迪文纠正道。“误差不会超过二十年。”

“那这个传说是怎么流传到我们这个时候的呢？达拉然自己的历史只能追溯到两千年前，而且最早那些历史也都和传说混淆在一起，无法分辨了。”

麦迪文点点头，继续讲他的故事：“卡利姆多沉没的时候，许多人葬身海底，但少数人带着他们的知识幸存了下来。其中一些幸存的卡多雷后来成立了提瑞斯法议会。提瑞斯法到底是一个人，一个地方，还是一件物品，抑或一个概念，这连我也说不清。他们留下了关于那段惨痛历史的记载，并立誓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就是议会成立的基石。

“人类这个种族也从那个黑暗时代幸存了下来，繁衍生息，日益壮大。现在，魔法能量已经渗入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缝隙，于是很快，他们也开始尝试开启现实的大门，开始召唤黑暗虚空中的生物，窥视关闭萨格拉斯的监牢的那扇紧闭的大门。就是那时，那些幸存下来的改头换面的卡多雷站了出来，讲述了他们的祖先差点儿毁灭整个世界的故事。

“最初的人类法师们慎重思考了卡多雷的告诫，然后意识到，即使他们放下自己的法杖、魔法典籍和符文，也总会有其他人找到恶魔，让它们重新染指我们这个绿色的世界，不管是出于天真无知还是居心叵测。于是他们将议会沿袭下来，将其变成一个由最强大的法师组成的秘密社团。提瑞斯法议会会选择其中一位成员，让他担任提瑞斯法的守护者。这位守护者将被赐予无尽的力量，并成为现实世界的守门人。然而现在，那座大门已经不再是一口巨大的能量井，而是无数雨点，甚至到今天也还在不停坠落。这是世间最重的担子。”

麦迪文陷入沉默，他的目光有一瞬的失神，就好像突然陷入了回忆。然后他摇摇头，回过神来，但依旧不发一语。

“您就是守护者。”卡德加直白地说。“是的，”麦迪文回答，“我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守护者的孩子，在出生之后不久就继承了她的力量。这力量对我来说……太沉重了，作为代价，我赔上了一大段青春岁月。”

“可是您说守护者是从那些法师里面选出来的。”卡德加疑问道。“护法者艾格文难道不能选一个年纪大点儿的人吗？为什么非要选一个孩子呢，而且还是她自己的孩子？”

麦迪文深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最开始的一千年里，最初的那些守护者确实是从少数人里选出来的。遵照最初创建者的意愿，议会的存在也一直对外界保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政治和个人利益搅了进来，守护者沦为了一介仆从，比一个会魔法的杂役强不了多少。有些强大的法师认为，守护者的职责是要禁止别人享受他们这些法师所拥有的魔力。就像从前的卡多雷一样，堕落的阴影渐渐笼罩了议会。更多的恶魔侵入这里，甚至萨格拉斯本人也让他的一小部分化身现身于此。虽然那个化身只包含他的一丝力量，却仍然足以毁天灭地。”

卡德加想起幻象里萨格拉斯与艾格文战斗的场面。那时恶魔之王是不是只展露了千万分之一的力量？

“护法者艾格文。”麦迪文说完这句话就停了下来，似乎不太习惯说出这个字眼。“我母亲生于大约一千年前。她天赋过人，议会里的其他成员推选她成为守护者。我相信当时那些迂腐的老古董们以为可以把她抓在手心，继续将守护者当作他们政治游戏里的一颗棋子。”

麦迪文露出了微笑，继续说道：“结果她的所作所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拒绝被操纵，而且击败了当时沉迷于恶魔学识的几位最强大的法师。有些人以为她的桀骜不驯只是一时的，等到大限将至的时候，她就不得不把守护者的头衔转交给另一个更好操纵的人选了。然而她再一次令他们始料未及。她借助体内强大的力量活了一千多年，她的一切都一成未变，并且继续睿智而优雅地使用着她的能力。于是议会和守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前者可以向后者提出建议，但后者必须能够随时制约前者，并且拥有足够的力量能与之抗衡，以求避免卡多雷的悲剧重演。

“她与黑暗虚空斗争了上千年，甚至当面挑战过萨格拉斯的肉身。那时萨格拉斯进入了这个世界，意图消灭传说中的龙族，将它们的力量据为己有。护法者艾格文迎战并击败了他，将他的躯体封印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永远与他的力量来源——黑暗虚空分隔开。这就是古兹巴想找的那首史诗，《艾格文之歌》的内容。但她不可能永远从事这份工作，而这个世界却不能没有守护者。

“于是……”麦迪文的声音再次微微颤抖。“她使出了又一招妙计。虽然她无比强大，但她仍然是肉体凡胎。其他人都指望着她会将力量传给他人。然而她却与艾泽拉斯的一位宫廷魔法师有了孩子，并选择那个孩子作为她的继承者。她威胁议会说，如果他们不尊重她的选择，她就不会退位，宁可将守护者的力量带入坟墓，也不愿将其拱手他人。议会认为，操纵一个孩子，也就是我，也许比操纵艾格文容易得多，于是他们点了头。

“那力量对我来说太沉重了。”麦迪文缓缓叙述。“在我还年轻，比你更年轻的时候，我体内的力量觉醒，让我沉睡了二十多年。护法者艾格文拥有那么长的生命，然而我却失去了我生命的一大半。”他的声音又颤抖了起来。“护法者艾格文……我母亲……”他想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卡德加坐在原地，一言不发。然后麦迪文抬起头，捋了捋长须，说道：“在我沉睡时，邪恶力量又悄悄潜回了这个世界。更多的恶魔出现了，这些兽人的数量也多了起来。而现在，我所在的议会中的成员再次走上歧途。没错，哈格勒和休格林都是议会的成员，还有其他人也一样，比如肯瑞托的老艾里克斯。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了他身上，虽然他们事后把真相严密掩饰了起来，但你总应该有所耳闻。他们惧怕我母亲的力量，也惧怕我，而我不得不事事留心，以防他们被这分恐惧摧毁。这就是提瑞斯法的守护者的职责。”

年长的男人站起身来。“我该走了！”他说。

“走？”卡德加说，那瘦长的身躯里突然充盈的能量让他吃了一惊。

“正如你所说，还有一只恶魔逍遥法外。”麦迪文重新露出笑容。“吹响猎手的号角吧，我必须在这个狡诈的家伙恢复体力、造成更多杀戮之前找到它！”

卡德加站直了身子。“我们从哪开始？”

麦迪文猛地一停，转过身，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年轻人一眼。“啊。我们不会从任何地方开始，我一个人去。你很有天赋，但你的能力还不足以对付恶魔。这场战斗是属于我的，年轻的学徒信任。”

“魔导师，我敢说我一定能……”

但麦迪文抬起一只手阻止了他说下去。

“我还需要你留在这里做我的耳目。”麦迪文压低了声音说。“我敢确定刚才那十分钟里老洛萨的耳朵肯定紧紧贴在门上，脸上都要留下钥匙孔形状的印子了。”麦迪文咧嘴一笑。“他知道很多，但并不是所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事实，以防他从你嘴里套出太多话来。这么说吧，守护者也需要人保护，现在你就是那个人。”

卡德加看着麦迪文，年长的法师冲他挤了挤眼睛。然后魔导师大步走上前，一把拉开了门。

洛萨倒是没有跌进房间里，但他就站在门的另一边。他也许是在偷听，也可能只是在站岗放哨。

“麦德，”洛萨带着不大自然的笑容说道，“国王陛下……”

“国王陛下一定完全能够理解。”麦迪文说着，一阵风似的从大个子男人身边经过。“比起一国之君来，我更愿意面对一只横行作恶的恶魔。事有轻重缓急嘛。在此期间，你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学徒？”

他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就消失在大厅另一端的楼梯尽头，留下话才说了一半的洛萨。

老战士用一只大手摸了摸自己光秃秃的脑袋，无奈地叹了口气。然后他看向卡德加，又发出一声更重的叹息。

“他总是这样，你知道。”洛萨说，就好像卡德加真的知道一样。“我想你也饿了吧，至少有那么一点儿？我们先去找点儿东西填填肚子吧。”

午饭包括洛萨从冷藏室里拿出来的一只冷烤鸡，被他夹在腋下，他的手中则是两个水壶大小的杯子，里面是麦酒。即使以这种窘迫的姿态行走，国王的勇士依然十分淡定，他领着卡德加来到了一个很高的阳台上，从这里能够俯瞰整个城市。

“大人，”卡德加说，“虽然魔导师请您照看我，但我知道您一定还有其他工作要忙。”

“没错，”洛萨应道，“而且大多数事情都已经在你跟麦迪文谈话的时候处理好了。莱恩国王陛下和大部分朝臣一起待在他的房间里，有重兵把守，以免那个恶魔潜入城堡。另外，我派了探员渗透到城市各处，命令他们随时上报任何可疑迹象，同时注意不要打草惊蛇。我们现在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恶魔被惊扰。我已经放出了所有的鱼线，现在除了等待，也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了。”他看着年轻人。“再说了，我的副官都知道，我要是没能按时吃午饭，肯定会到这个阳台上来补一顿。”

卡德加认真思考了一下洛萨的话，然后想到，国王的勇士与麦迪文其实非常相似——不仅做事情会提前盘算好接下来的步骤，而且还喜欢把自己的布置讲给别人听。学徒挑了几片胸脯肉，洛萨则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一只鸡腿。

他们各自进食，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烤鸡非常美味，是用迷迭香、培根和羊奶油拌的馅料填进鸡肚子里烤制而成的。虽然是凉的，但还是入口即化。洼

地啤酒花酿的麦酒口感辛辣而醇厚。

暴风城在他们脚下舒展开来。城堡本身就建在一块高出地面许多的岩石上，尽显皇家威严，而尖塔的高度，更是让暴风城的居民们看起来仿佛在熙熙攘攘的街上穿梭的小玩偶。城里正在举办集市，到处都是盖着颜色鲜艳的油布的摊位，小贩们高声吆喝着叫卖自己的货品，当然从卡德加的高度听起来非常小声。

卡德加一时间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想不起自己刚才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在这里。这座城市真的太美了。直到洛萨低沉的声音响起，他才回过神。

“那么，”国王的勇士仿佛自言自语一般地问，“他怎么样？”

卡德加思考了一会儿后答道：“他的身体很好。您也看到了，大人。”

“嗬。”洛萨嗤道，卡德加一瞬间还以为他被一大块肉噎住了喉咙。“我是看到了，我还知道麦德特别擅长糊弄别人。我想问的是，他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卡德加再次眺望城市，思忖自己有没有麦迪文那分本事，能把老骑士的问题糊弄过去，既没有正面回答，又不显得冒犯。

恐怕是没有，他得出结论。麦迪文这么做的底气来源于他和洛萨之间深厚的忠诚和友谊。卡德加还差得远，他得换一种方式回答。他叹了口气，说：“很严格。他要求很高，很睿智，而且经常出人意料。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是给一阵龙卷风当了学徒。”他扬起眉毛看着洛萨，希望这个回答能够让洛萨满意。

洛萨点点头道：“龙卷风，没错。我猜有时候还像雷暴吧。”

卡德加有些尴尬地耸耸肩。“他有他自己的情绪，换谁都一样。”

“呵，”国王的勇士说，“旅馆马夫心情不好的时候顶多踢踢狗。一个法师心情要是不好，一整个镇子可就都没了。无意冒犯。”

“谈不上冒犯，大人。”卡德加想起了高塔房间里那两个死去的法师。“您问他怎么样，上面说到的那些都是答案。”

“唔嗯，”洛萨又哼了一声，“他是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人。”

而你也像其他法师那样担心他的力量，卡德加想道。但他说出口的话却是：“他对您评价很高。”

“他都说什么了？”洛萨飞快地问道，反应也许比他想表现出来的更大了一些。

“只是说，”卡德加小心地斟酌着词句，“您在他生病的时候把他照顾得很好。”

“这倒不假。”勇士咕哝道，开始啃另一只鸡腿。

“还说您的观察力十分敏锐。”卡德加补充道，觉得这样说就把麦迪文对这位战士的看法浓缩得差不多了。

“很高兴他能注意到这一点。”洛萨塞着满满一嘴食物说。他们沉默了片刻，直到洛萨把嘴里的东西嚼碎咽下去。“他提到过守护者吗？”

“我们谈过。”卡德加说，感觉自己被逼到了非常狭窄的悬崖边上。麦迪文并没有告诉他洛萨了解多少。所以他在说完这半句话后，选择沉默不语。

“而学徒是不应该谈论导师的事务的，是吗？”洛萨说，脸上的笑容稍微有些勉强。“得了，你可是从达拉然来的。在那个法师的聚集地里，每平方米隐藏的秘密比这块大陆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多。再说一次，无意冒犯。”

卡德加对此评论只是耸了耸肩。他婉转地说道：“我注意到，比起洛丹伦，这里的法师之间没有那么明显的竞争欲。”

“你是想跟我说，你的老师们派你出去的时候，并没有给你列一大张单子让你去大魔导师那里刺探情报？”洛萨的嘴咧得更开了，脸上露出近乎同情的表情。

卡德加感到自己的脸微微一红。年长战士的问题越发犀利，他觉得自己快抵挡不住了。“紫罗兰城堡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在麦迪文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一直非常配合。”

“哼，”洛萨嗤笑一声，“那说明他们肯定没要对东西。我知道这里的法师——包括哈格勒和休格林，愿圣灵保佑他们安息——总是缠着他问这问那，如果没能得偿所愿，就跑来跟国王陛下或者我抱怨。就好像我们能管得住他似的！”

“我想没有任何人能管得住他。”卡德加边说边喝了口酒，将自己呼之欲出的言论连同酒一起咽了下去。

“据我了解，就连他母亲也不行。”洛萨说。短短的一句话却像匕首一样刺进了卡德加心里。卡德加发现自己很想追问洛萨关于她的事情，但还是努力忍住了。

“我想我还年轻，不了解这些。”他说。“我读过一些关于她的资料，她似乎是一位非常强大的法师。”

“而他继承了这分力量，”洛萨说，“麦迪文的母亲正是与这个宫廷里的一位法师生下了他，让他从小浸淫在魔法中，还把自身的全部力量灌注到了他身上。没错，我都知道，从他陷入昏迷那时候我就想明白了。他那么年轻，肩头的负担却那么重。直到现在我都很担心。”

“您觉得他太过强大了。”卡德加说。洛萨闻言猛地看向他，那眼神好像要刺穿他似的，卡德加一下子僵住了。年轻法师暗自咒骂自己，后悔自己的口不择言，显得自己几乎是在指责这位招待他的人。

洛萨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正好相反，孩子，我是担心他不够强大。王国里正在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你一个月前见过的那些叫兽人的东西，他们繁殖起来就跟雨后春笋一样。几乎灭绝的巨魔最近活动也多了起来。而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麦迪文正在追捕一只恶魔。一个糟糕的时代就要到来了，而我希望，不，我祈祷他能应付得来。当他陷入昏迷的时候，我们过了二十多年没有守护者的日子。我可不想再来二十年了，尤其是在这种非常时期。”

卡德加羞愧得无地自容。“所以当您问他怎么样的时候，您的意思是……”

“他真的还好吗？”洛萨接过话，“我不想让他在这种时候衰弱下去。兽人、巨魔、恶魔，还有……”洛萨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他看向卡德加，然后说：“现在我可以假定你是知道守护者的事情的吧？”

“您可以这么假定。”卡德加说。

“还有议会？”洛萨微微一笑，“什么也不必说，年轻人，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你。你可千万不能跟我一起打牌啊，嗯？”

卡德加感觉自己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麦迪文警告过他不要向暴风城勇士透露太多，但洛萨似乎知道得与卡德加一样多，甚至可能更多。

洛萨语气平静地开口道：“如果只是普通的魔法走火，我们是不会请麦德来的。这也不是两个一般的召唤师被自己的咒语反噬。哈格勒和休格林都是我们这里最优秀、最强大的法师。还有另一位更强大的法师，但她在两个月前遭遇了意外。我相信，他们三个人都是你们那个议会的成员。”

卡德加感到背后升起一股凉意。他挣扎着说：“我觉得谈论这些让我不太自在。”

“那就别说。”洛萨拧紧的眉毛仿佛上古山脉的山麓。“三位法师，都是艾泽拉斯最强大的。当然啦，比不上麦德或他母亲，但也都是了不起的厉害法师。全死了。要说只是一位法师走了霉运或者一着不慎，我就信了，但三位都出了事？一名战士可不会相信这么多巧合。”

国王的勇士接着说：“不止这些。我自有打探消息的办法。经常到这座城市里来的车队行商、雇佣兵和冒险者们都知道，老洛萨很愿意听听他们的所见所闻。铁炉堡、奥特兰克、甚至洛丹伦都有消息传来。类似的灾祸一个接着一个，像瘟疫一样四处散播。我认为是某个人，或者更糟糕，某种东西正在猎杀这个秘密议会里的大法师们。不仅是这里，我敢肯定达拉然也有。”卡德加注意到，洛萨一边说一边在打量他的神色。他猛然发现这与他离开紫罗兰城堡之前听到的传闻竟然不谋而合。德高望重的老法师突然间踪迹全无，高层却对此遮遮掩掩。肯瑞托的大秘密，原来只是这个巨大谜团的一小部分。

卡德加不由自主地别开眼睛，看向外面的城市。“没错，看来达拉然也一样。”洛萨笃定道。“从那里来的消息不多，但我敢打赌也有类似的新闻吧，是不是？”

“您是认为魔导师大人有危险吗？”卡德加问道，老骑士流露出的明显的担忧正在逐渐侵蚀卡德加对守口如瓶的坚持。

“我认为麦迪文自己就是危险的化身。”洛萨说。“我佩服任何愿意跟他待在同一屋檐下的人。”这话听起来像玩笑，但国王的勇士脸上却没有笑意。“但是没错，有什么东西正在作恶，与它有关系的也许是恶魔，也许是兽人，也许是什么更糟糕的东西。我可不想在这种时候失去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卡德加看着洛萨，试图从对方的神色中读出些什么。这个老战士是在担心他的朋友，还是在担心失去魔法的保护？他是在担心独居荒野的麦迪文的安全，还是在担心有什么东西正在暗中窥伺着他们所有人？然而老战士的脸如同一张面具，深邃的海蓝色眼睛也丝毫没有透露出他的真实想法。

卡德加原以为他面对的会是一个纯粹的武人，一位一心尽责的骑士，然而国王的勇士却远不止于此。洛萨在逼迫卡德加，寻找他的弱点，打探更多的情报，可是为什么呢？

守护者也需要人保护，卡德加想起麦迪文说过。

“他很好。”卡德加答道。“您很担心他，我理解您的心情。但他的情况很好，而我怀疑并没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能真正伤到他。”

洛萨深不可测的眼神似乎有片刻的泄气，但那分异样一闪而过。他本打算再说些什么，继续他那友好的刺探和追问，但塔楼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将他们的注意力从他们的谈话和已经空了的酒杯与啃光的野鸡骨头上拉了开去。

麦迪文大摇大摆地走进他们的视线，后边跟着一群仆人和卫兵。他们都在抗议着他未经通报的出现，却没有一个人敢碰他（大家都很明智），只能紧紧跟在他身后，活像一条彗星的尾巴。年长法师大步走到阳台上。

“我猜到你积习难改，洛萨。”麦迪文说。“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吃下午茶！”魔导师脸上绽出一个温暖的笑容，但卡德加发现他的步子有些摇晃，几乎像是喝醉酒了一样。麦迪文把一只手背在身后，藏着什么东西。

洛萨站起身，担忧地说：“麦迪文，你还好吗？那个恶魔……”

“啊，没错，那个恶魔。”麦迪文欢快地说，从背后把他血淋淋的战利品拿了出来。他漫不经心地一甩手，把那东西抛向洛萨和卡德加。

那个鲜红的球状物打着旋儿飞过来，在空中甩出最后一点鲜血和脑浆，落到了洛萨脚边。那是一颗恶魔的头颅，上面还粘连着皮肉。头骨正中，就在两只山羊一般的犄角之间，有一道像是被巨斧劈出来的深深的裂口。恶魔脸上的表情在卡德加看来既敬畏又愤慨。

“你可能会想把它做成标本。”麦迪文说着，严肃地站直了身子。“当然，我不得不将其余部分烧掉。谁知道要是没经验的人弄到恶魔血会干出什么来。”

卡德加发现麦迪文的面容比之前更加憔悴，眼周的纹路也变得更深。洛萨可能也注意到了这点，他评论道：“你抓到它倒是没用多久。”

“跟玩儿似的！”麦迪文自豪地说道。“这位年轻的信任指出恶魔的逃脱方式后，从塔楼底部一路追踪它到一座悬崖边上就很容易了。我都还没反应过来事情就结束了。它也没反应过来。”魔导师的身子轻轻晃了晃。

“那来吧。”洛萨说，脸上带着温暖的微笑。“我们应该告诉国王，然后为你的功劳好好庆祝一番，麦德！”

麦迪文抬起一只手。“我恐怕去不了了。我们该回去了。我们还得赶好长一段路才能休息。对不对啊，学徒？”

洛萨看向卡德加，脸上又是那副询问探究的神色。麦迪文的表情则平静而疲惫。他看起来像是期待卡德加与他站在一边。

年轻法师咳嗽了一声：“当然。我们还有个实验亟待完成。”

“没错！”麦迪文立刻接上了他编的瞎话，“我们忙着赶过来，差点儿忘了那事。我们得抓紧时间。”魔导师转过身，对周围聚集的侍从们吼了起来。

“准备好我们的坐骑！我们这就走。”仆人们像一群鹌鹑一样四散开去。麦迪文又转回身面对洛萨。“当然，还得拜托你替我们向陛下致歉。”

洛萨的眼睛在麦迪文和卡德加之间来回转了两圈。最后他叹了口气，说：“好吧。至少让我送你们去塔楼吧。”

“带路吧，”麦迪文说，“别忘了带上这个脑袋。我倒是可以自己留着，但我已经有一个一样的了。”

洛萨一只手拎起那颗山羊一样的头颅，从麦迪文身边擦过，带头走进塔楼。他走过去之后，魔导师明显松了口气，身子软了下来。他看起来比之前更加疲惫，甚至比几分钟前还要苍白。他重重吐了口气，也向塔楼的入口走去。

卡德加追上去，扶住了他的胳膊肘。虽然只是轻轻碰了一下，但年长法师却突然站直身子，像被人打了一拳似的抖了一下。他转向卡德加，看着年轻法师的眼神似乎有片刻失去了焦距。

“魔导师。”卡德加说。

“又怎么了？”麦迪文低声斥道。

卡德加思考了一下要如何冒着被魔导师责难的风险开口。“您的情况不太好。”最后他简单地说。

这次他没有说错话。麦迪文点了点头，疲惫地说道：“我的状态确实不太好，洛萨可能也知道，但他不会在这件事上跟我争。不过比起这里我更愿意回家待着。”他顿了顿，嘴唇在胡子下抿成僵硬的线条。“我曾经在这里病过很久，不想再重来一遍。”

卡德加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洛萨已经站在门边等着他们了。

“得靠你带路回卡拉赞了，”麦迪文用周围人都能听见的音量对卡德加说，“城市生活太累人了，我现在就想打个盹儿！”

第九章

麦迪文从狮鹫背上滑下来，脚步有些踉跄。他看起来很憔悴，但还是叮嘱道：“接下来的事情非常重要。”卡德加猜想，与恶魔的那场战斗大概比麦迪文透露出的情况凶险得多。

“我会有几天……无法处理事务，”年长法师继续道，“这期间如果有任何信使到来，我希望你负责处理我的信件。”

“交给我吧，”卡德加应道，“没问题。”

“有问题。”麦迪文一边说着，一边艰难地挪动步子走下台阶。“所以我得教会你怎么阅读有紫色蜡封的信件。紫色蜡封代表的是议会的事务。”

这次卡德加没吭声，只是点了点头。

走到台阶底部时，麦迪文脚下突然一滑，向前栽去。卡德加连忙冲过去想搀住他，但魔导师已经自己扶住墙壁稳住了身形。他接着说：“图书馆里有一份卷轴，《艾格文之歌》，讲的是我母亲与萨格拉斯战斗的事迹。”

“就是古兹巴想要一份抄本的那份吧？”卡德加说，小心翼翼地看着法师蹒跚地走下前面的楼梯。

“正是。”麦迪文答道。“不能把抄本给他的原因是——我们用它来解码议会成员间的通信。它是主密钥，议会的每一位成员手里都有一份一模一样的卷轴。如果你拿标准字母表与卷轴一一对应，第一个字母就会用第四个，或者第十个，或者第二十个字母表示。简单的加密方式。你明白吗？”

卡德加刚想开口说明白，但麦迪文已经急急地说了下去，几乎是迫切地想要解释清楚。

“卷轴就是密钥。”他重复了一遍。“每封信件的最上方，会有一组看起来像日期的数字。那不是日期。它代表的是密钥起始的词是第几节、第几行、第几个词。那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对应的就是密码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然后开始排序，词里的下一个字母对应字母表中的第二个字母，依此类推。”

“我明白了。”

“不，你不明白。”麦迪文的语气变得急躁而疲惫。“这仅仅是第一句话的密钥。当你读到一个句号的时候，就要找到加密词的第二个字母。解密第二句话的方法就是将第二个字母对应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标点符号不变，数字也不变，但写信的人是应该把数字拼出来，而不是直接写符号的，所以数字代表着其他含义。还有一些别的规则，但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他们现在来到了麦迪文的房间外。莫罗斯已经等在那了，胳膊上搭着一件袍子，一旁华丽的桌子上还放着一只盖着的碗。卡德加站在这儿都能闻到肉汤浓郁的香气。

“我解密完信息之后该怎么办呢？”卡德加问。

“对了！”麦迪文说，仿佛脑海里打通了什么重要关节。“拖延。先拖个一两天，我可能就有精神处理了。然后先找个理由搪塞过去，说我出去办事了，随时有可能回来。用和收到的信件相同的密文回复，但记得要把密钥照日期的格式写上。要是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就把事情都委派出去。让来信的人自行处置，我会尽快出手协助。他们就爱听这话。不要告诉他们我身体不适——上次我提了一句，就有一大群自称牧师的人跑过来照顾我。那次我丢的银器还没全找回来呢。”

年长法师深吸一口气，似乎失去了浑身力气，全靠门框支撑着自己。莫罗斯没有动，但卡德加往前迈了一步。

“跟恶魔的那场战斗，”卡德加说，“很激烈吧？”

“更激烈的仗我都打过。恶魔！驼背羊头的畜生，一半暗影一半火焰，比起人类更像野兽，比起这两者又更像纯粹的怒火。爪子很了不得，你得特别当心它们的爪子。”

卡德加点点头。“您是怎么打败它的？”

“严重的创伤通常会让它们丧命，”麦迪文答道，“这一次，我砍掉了它的头。”

卡德加眨了眨眼。“可您没有剑啊。”

麦迪文疲惫地一笑。“我什么时候说过我需要剑？好了，别的问题留到我有力气的时候再问吧。”说完，他走进了房间。忠诚的莫罗斯在卡德加面前关上了门。年轻人听到的最后一阵动静，就是一位终于找到地方休憩的老人发出的精疲力竭的呻吟。

一个星期过去了，麦迪文还没有从他的房间里出来。莫罗斯每天都会端着一碗肉汤拖着步子上楼去。最后，卡德加也终于攒足了勇气前去看望。管家并

没有提出异议，只是发出一个音节表示知道了他的存在。

沉睡中的麦迪文面如死灰，他失去了光芒的双眼紧闭着，脸庞上也不再带着生命的张力。他穿着一件长睡衣，靠在床头，背后垫着枕头，嘴巴微张，面容惨白，平时充满活力的身形显得瘦削而疲惫。莫罗斯会小心地用勺子把肉汤喂进麦迪文嘴里，他会咽下去，但并没有醒来的迹象。喂完汤管家还会把寝具也换掉，然后就回去休息了。

卡德加觉得这场面似曾相识，他心想，麦迪文年轻时力量刚觉醒，洛萨照料他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幅光景？他想知道魔导师到底会昏睡多久。和恶魔的那场战斗耗掉了他多少能量？

日常通信陆续送了过来，都是用通用语清晰地书写。有些信件是狮鹫骑士送来的，有些是骑马送到的，还有不少是马车商队带来的——莫罗斯的储蓄室也需要诸多补给。大部分信件的内容都很普通——舰队动向、军队演练、战备报告，偶然发现的古墓或被人忘却的遗物，又或是失而复得的古老传说，海龙卷、巨型海龟或是赤潮的目击报告，对于观察者来说有些罕见的。不同动物种群的画像——不过往往图书馆中的动物图鉴已有收录。

还有就是不断增加的关于兽人的报告，特别是来自东部的信息，它们在黑色沼泽附近出没越发频繁。消息大多是商队守卫的加强，临时营地的地点，以及关于掠夺、抢劫和神秘失踪的报告。愈来愈多的难民前往城墙更为坚固的城镇寻求庇护。还有根据幸存者们的描述画出的那些竖着眉毛、下巴巨大的生物的画像，并附有十分详尽的关于它们的肌肉系统的报告——卡德加悚然意识到，这份报告的内容显然来源于解剖。

卡德加开始把信读给沉睡的魔导师听，专挑其中更有趣幽默的部分。魔导师没有给出任何回应来鼓励年轻法师的做法，不过同样也没拦着他。

第一封带着紫印的信件寄到的时候，卡德加立马就蒙了。前面的一部分字母他还能弄明白意思，但之后解出来的信息很快就变成了一堆乱码。一开始年轻法师感到很慌张，以为自己肯定是误解了什么基本指示。埋头研究了一天，笔记和失败的破译结果扔了一屋子之后，卡德加才知道他是哪里弄错了——在议会的密文里，单词之间的空格也要算作一个字母，所以遇到空格的时候所有的字母要再挪一位。一旦弄明白这一点，信件内容很容易就破译出来了。

弄明白信件的内容之后，它看起来好像就没那么了不起了。南部的奥马桑德半岛捎来消息，报告说一切太平，没有兽人的踪迹（不过最近森林巨魔的数量变多了）。南方地平线上可以观测到一颗新的彗星，随信附上详细的笔记（描述详尽，但并没有数据）。来信没有要求回函，于是卡德加把信件和译文都放到了一边。

卡德加不禁好奇议会为什么不用魔法加密或者咒语卷轴通信。也许提瑞斯法议会里并非人人都是法师，或者是他们不想引起其他法师的注意——比如像古兹巴这样的。要是用了魔法封印，肯定会像花蜜招蜜蜂一样勾起他们的好奇心。最有可能的原因，卡德加猜测，大概是因为麦迪文顽固地要让议会用一篇给他母亲歌功颂德的诗歌做密钥。

洛萨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张大地图，之前收到的所有关于兽人出没和袭击的信息都被提取出来，标注在了地图上。确实，兽人大军就好像浪潮一般，滔滔不绝地从泥泞的黑暗沼泽涌出。洛萨也没有要求回函。卡德加考虑过要不要给洛萨带个信说明麦迪文的情况，但最终还是决定作罢。那位暴风城勇士除了担忧之外又能做点什么呢？不过他还是以自己的名义回了一封短信，感谢他提供的信息，并请洛萨今后继续与这里保持联系。

第二个星期过去了，第三个星期到来，老师还在沉睡，学生仍在搜寻。现在卡德加有了正确的密钥，于是他开始翻看旧信件，有些信封上的紫色蜡封都还没拆掉。看过一些旧文件后，卡德加开始明白为何麦迪文对议会的感情如此矛盾了。很多来信基本上都是各种直白的要求——要这个法术，要那个信息，甚至因为奶牛不吃草或者牛奶变味了这样的理由就要他立即过去一趟。那些更客气一些的信件通常也是绵里藏针——辞藻华丽的恭维赞美之下，包裹的还是想得到某条咒语或某本失传的古籍的要求。还有很多信件里全是迂腐卖弄的建议，指出这个或那个候选人一定可以成为一位完美的学徒（他注意到这类信件绝大部分根本没拆）。此外还有千篇一律的没有新闻、没有异动、一切如常的报告。

然而最近的信件有些变化（信件上没有日期，但卡德加已经开始能够推断出哪封信来自哪个时间段，一是通过羊皮纸发黄的程度，二是通过这些要求和建议的狂热程度）。从兽人突然出现开始，尤其是从他们开始劫掠旅行车队后，来信的口吻变得更加温和，但信中暗藏的对占用麦迪文时间的要求没有变，甚至还变本加厉了。

卡德加看向躺在床上的年长男人，想知道到底是什么给了他动力去帮助这些人——而且还是时常相助。

此外还有一些神秘难解的来信——偶尔的致谢，引用的某段秘传典籍，对于某个未知问题的回答——“是的”“不是”和“当然是鸸鹋了”。在他守在麦迪文床边的这段时间，有一封新的神秘来信寄到了他手上，没有落款。信中写道：“准备好房间。使者很快就到。”

第三个星期结束时，一位行商带来了两封信，一封打着紫蜡封，另一封用红蜡封封着，收信人写的是卡德加。两封信都来自肯瑞托的紫罗兰城堡。

给卡德加的那封信上的字迹像蜘蛛爬出来的："我们在此遗憾地告知你，法师导师古兹巴由于意外已经突然过世。我们了解到你与这位已故法师保持着通信往来，在此时期我们谨向你表达同情与哀悼。如果你手上有任何需要交给古兹巴的信件、财物和信息，或持有他的任何财产（尤其是从他这里借出的书籍），若能将上述信件、钱财、信息或财产归还，我们将十分感激。寄回地址如下。"信件下方写着一组数字和一个潦草得无法辨识的签名。

卡德加感觉好像有人在他肚子上狠狠打了一拳。古兹巴，死了？他把信纸翻过来，但里面并没有更多的信息。他震惊地伸手去拿那封紫色蜡封的信。这封信是用同样的蜘蛛般的笔迹写的，但译出密文后，更多详尽的信息被解读出来。

古兹巴于书记员盛宴当晚，《丹布朗评〈艾格文之歌〉》的评论会进行的中途，被发现遇害于图书馆（卡德加为没有给自己的前导师寄诗歌抄本而感到一阵懊悔）。他显然是被一头野兽（推测是被召唤出来的）突然袭击，措手不及，被撕了个粉碎。他的死亡迅速而痛苦，对于他死状的描写则详细到了有些过头的地步。从对尸体和图书馆里的一片狼藉的描述来看，卡德加只能推断，那个"被召唤出来的野兽"就是麦迪文在暴风城里击败的恶魔的同类。

卡德加继续读下去，信件那冷冰冰的分析口吻让他有些不适。写信人叙述道，这已经是一年内紫罗兰城堡里第七起法师去世的案件了，包括大法师艾里克斯在内。信中又说，这是第一起提瑞斯法议会之外的法师遇害案。写信人想知道麦迪文与古兹巴有没有联系过，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通过他的学徒（卡德加看着信纸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不禁一阵恍惚）。不知名的写信人接着推测，因为古兹巴不是议会的成员，所以他可能涉嫌因某种目的召唤恶魔，而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麦迪文应该注意，卡德加以前做过古兹巴的学生。

卡德加心头燎起一阵尖锐的怒火。这个神秘的写信人（这人肯定是某个肯瑞托高层，但卡德加猜不出是谁）怎么敢这样给古兹巴和自己泼脏水！古兹巴遇害的时候卡德加甚至都不在场！说不定写信的这个人才是罪魁祸首，要么就是个像考利根一样的人——那个图书管理员总是在研究恶魔崇拜者。他竟然这样随随便便地指控别人！

卡德加摇了摇头，深吸一口气。不，这样的猜测毫无意义，而且完全被个人好恶左右，就像肯瑞托的诸多权术勾当一样。他的怒气退去，变成了悲伤。卡德加意识到，紫罗兰城堡强大的法师们无力阻止此事，七位法师（其中有六位都是这个号称秘密而强大的议会的成员）死去了，写信的人却束手无策，只能胡乱四处指认，孤注一掷地希望不要再有惨案发生。卡德加想到麦迪文在暴风要塞迅速果敢的行动，不禁为之赞叹，而他自己所属的团体内竟然没有一个能在才智、行动力和智慧上与麦迪文匹敌的人。

年轻法师拿起那封加密的信，借着昏暗的烛光又读了一遍。书记员盛宴已经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了。这封信漂洋过海递到他们手里花了这么长时间。一个半月。在哈格勒与休格林在暴风城遇害之前。如果涉事的恶魔是同一只，或者召唤恶魔的是同一个人，那么他们必定有在两地之间快速移动的能力。他在幻象中看到的恶魔有的长着翅膀——这样的怪物有可能在不被任何人察觉的情况下在这两个地点来回吗？

一阵微风突然吹过，令卡德加后颈上的汗毛竖了起来。他抬起头，刚好看到有个身形在房间里显现。

一股鲜红如血的浓烟，咕嘟咕嘟地从针尖大小的空间裂隙里喷涌出来。烟雾翻滚缠绕，像注入清水中的牛奶，很快便形成一团漩涡。一只巨大的恶魔从漩涡中走出。

与卡德加在那个迷失在时间中的雪原幻象里看到的相比，他的形体变小了。他缩小了个头，将自己塞进这个房间里。但他依旧青铜为躯，黑铁为甲，须发燃烧着熊熊烈焰，一双巨大的犄角从浓眉上方戳出。他没有武器，但他似乎并不需要武器，因为他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无所畏惧的猎食者的自得和优雅。

是萨格拉斯。

卡德加被吓得瞠目结舌，动弹不得。麦迪文设立的魔法结界肯定会把这样的一只恶魔挡在外面的吧？然而他就在眼前，进入了高塔，甚至进入了麦迪文本人的房间，轻松得就像一个贵族走进平民的棚屋。

燃烧军团之主没有环顾四周，而是径直飘到了床脚处。他在那里站定，久久地打量着面前那个昏迷不醒的身影，须发的火焰无声地跃动。恶魔站在那里，看着沉睡的法师。

卡德加屏住呼吸，环视了一圈工作台。上面放着几册厚重的书籍，一面镜子摆在蜡烛后面用于增强照明。还有一把用来打开紫色蜡封的拆信刀。年轻法师慢慢伸手去够那把刀，努力不让自己的动作引起恶魔的注意。他的手指环上刀柄，紧紧攥住，指节都因此发白。

萨格拉斯仍然站在床脚。一段漫长的时间过去了，卡德加试图强迫自己动起来。要么逃跑，要么攻击。但他身上的肌肉好像被锁住了一样，让他无法移动。

躺在床上的麦迪文动了动，微不可闻地咕哝了句什么。恶魔之王慢慢抬起一只手，仿佛准备开口对魔导师静止不动的身体施咒。

卡德加大叫一声，握紧拆信刀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会儿他才意识到，他把刀握在了不惯用的那只手里。

恶魔悠然抬头，动作流畅而慵懒，仿佛方才他自己也在沉睡，又好像是身处水底。他打量着那个手里举着一把短短的尖刀，动作笨拙地向他扑来的年轻人。

恶魔露出一个微笑。麦迪文在睡梦中辗转反侧，喃喃自语。卡德加把拆信刀捅进了恶魔的胸膛。

然后径直从那怪物的身体里穿了过去。惯性让卡德加向前栽去，穿过萨格拉斯的形体，趔趄着扑向对面墙壁。他没能收住步子，撞到了墙上，拆信刀哐当一声掉落在石头地面上。

麦迪文的眼睛猛地睁开，守护者坐了起来。“莫罗斯？卡德加？是你们吗？”

卡德加爬起来，四下环视。恶魔已经无迹可寻，在钢刃触到他的瞬间就像肥皂泡般破裂了。房间里只有他和麦迪文两个人。

“你怎么在地上，孩子？”麦迪文笑道，“可以叫莫罗斯给你找个小床嘛。”

“老师，您的魔法结界！”卡德加惊慌地说道，“结界失效了。有一个……”他结巴了一会儿，不知道该不该透露他看外形就能认出萨格拉斯这件事。麦迪文肯定会注意到这样的细节，然后就会一直逼问到他交代出自己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为止。

“有一只恶魔，”他终于说出口，“这儿有一只恶魔。”

麦迪文笑了，看起来精力充足，脸上重新泛起了光彩。“一只恶魔？我觉得不可能。等一下。”魔导师闭上眼睛，然后点了点头。“嗯，结界都还完好无损。我打个瞌睡的工夫还不至于让它们的能量枯竭。你看到什么了？”

卡德加赶紧把恶魔如何从一团沸腾的血红牛奶般的云雾中出现，如何站在那里，如何抬起手的经过说了一遍。魔导师摇了摇头。

“我想这又是你看到的幻象。”麦迪文做出了定论。“一段脱落错位的时空碎片，很快就被驱除了。”

“可那恶魔……”卡德加开口道。

“你描述的那个恶魔已经不在了，至少在这个时空里是不存在了。”麦迪文安抚着他的学徒。“早在我出生前他就已经被杀死，埋葬在了深深的海底。你看到的幻象是《艾格文之歌》里的萨格拉斯，你手边就有这个卷轴。你在破译信件？是了。也许那个迷失在时间里的幽灵就是这样被召唤到我房间里的。

你不应该在我睡觉的时候在这里工作。”他微微蹙起眉头，似乎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更生气。

“我很抱歉，我本来想着……我想着最好不要让您一个人待着？”卡德加半路把话转成了一个问题，问出口之后又觉得听起来有些傻气。

麦迪文低低笑了一声，笑容在他饱经风霜的脸庞上蔓延开来。“好吧，我也没说过你不能这么做，莫罗斯想必也不会拦着你，毕竟有你在的话他就不用一直守着了。”他用拇指和食指摩挲着嘴唇和胡须。“我感觉我把这辈子的肉汤都喝完了。为了让你放心，我会再去检查一遍塔楼的魔法结界的。顺便也教你怎么检查。好了，除了恶魔幻象之外，我不在的时候还发生了什么事吗？”

卡德加把他收到的信息总结了一遍。愈加频繁的兽人事件，洛萨的地图，关于使者的神秘信息，还有古兹巴去世的消息。

听到对古兹巴遇害情况的描述时，麦迪文咕哝了一声，说：“所以他们打算把事情怪到古兹巴头上，直到下一个可怜的家伙被开膛破肚。”他摇摇头，又补了一句：“书记员盛宴。那是哈格勒和休格林死之前了。”

“一周半之前，”卡德加说，“这时间足够让一只恶魔从达拉然飞到暴风堡垒了。”

“或者是一个骑狮鹫的人。”麦迪文沉思道。“世上并非只有恶魔与魔法，有时候更简单的答案才是正确的。还有别的事吗？”

“听起来这些兽人好像数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危险了。”卡德加说。“洛萨说他们已经从劫掠车队发展到了攻击聚居地。目标都是小村落，但涌入暴风城和其他城市避难的人越来越多了。”

“洛萨太能操心了。”麦迪文说着做了个鬼脸。

“他很担心，”卡德加面无表情地说，“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正好相反。”麦迪文说着悲哀地长叹了一口气。“如果你告诉我的事都是真的，恐怕事情恰恰正在按照我预料的那样发展！”

第十章

随着麦迪文的好转，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或者说一切都和魔导师之前在的时候一样。魔导师如果不在家，就会留下指示让卡德加自己练习魔法。如果麦迪文在塔里，那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求卡德加立刻展示自己的练习成果。

卡德加适应得很快，他感到过去自己的法力仿佛一套对他来说大了两号的衣服，而他的成长让这套衣服越来越合身。他现在能够随心所欲地操纵火焰，在晴空万里时召唤闪电，还可以让小物件照着他的心意在桌子上舞动。他还学会了其他法术——比如如何从尸体残骸的一根骨头上得知死者的死亡时间和死因，如何在地面召唤出一阵雾气，如何留下能让其他人找到的魔法信息。他学会了如何复原那些年久失修的物品，例如加固一张旧椅子，或者反过来，让一根新雕成的木棒老化，让它变得布满灰尘、松脆易碎。他掌握了那些防护屏障的原理，麦迪文还让他负责维护屏障的完整。他还学习了有关恶魔的典籍，但是麦迪文禁止在塔中召唤任何恶魔。卡德加也无意违反这一条规定。

麦迪文时不时就会出去几天。他走的时候总会留下指示，但从来不做任何说明。每次回来之后，守护者看起来都比之前更加憔悴和疲惫，还总是不耐烦地催卡德加，要验收学徒的学习成果，或者要后者事无巨细地报告他出门这段时间收到的消息。但他没有再次陷入那种昏迷般的沉睡，卡德加想当然地认为不管老师在做什么，应该都跟恶魔扯不上关系。

一天晚上，卡德加在图书馆里，突然听到楼下的门厅和马厩那边有些不寻常的动静。喊叫声、叫嚣声和回应声，音量很低且难以辨认。当他好不容易找到一扇能俯瞰堡垒那个部分的窗户时，却只看到一队骑马的人正沿着离开塔楼的墙壁离开。

卡德加皱起眉头。这些人是被莫罗斯拒之门外的求助者？还是给他的老师带来又一则沉重消息的信使？卡德加走下楼去，想要一探究竟。

他只瞥见了一眼新的造访者——黑色的斗篷一闪，一个身影走进了塔楼下层的客房里。莫罗斯也在，手里举着烛台，戴着那副眼罩。卡德加悄悄溜下最后几级台阶时还听见他在说：“……其他的访客，就没那么小心。他们现在已经走了。”

卡德加没有听见新来的人对此的回应。他走到时，莫罗斯刚把门关上。

“来客人了？”年轻人问，想看看门后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能暗示新客人的身份。但他只能看到一扇紧闭的房门。

“唔嗯。”管家答道。

“法师还是商人？”年轻法师问。

“不好说。”管家一边说一边往走廊走去。“没问，使者也没说。”

“使者。”卡德加重复道，想起了麦迪文沉睡时收到的其中一封神秘的信。“所以是政治上的事呗。来找魔导师的。”

“大概是吧，”莫罗斯答道，“没问。这不是我该管的。”

“所以确实是来找魔导师的。”卡德加说。

“大概是吧。”莫罗斯说话还是那副昏昏沉沉的调子。“该我们知道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我们的。”说完他就走了，留下卡德加自己盯着那扇关着的房门。

第二天，塔里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氛围，多出的这个人就像一颗新的行星，它的引力改变了所有星体的轨迹。这颗新行星让厨子换了一套更大的锅子，让莫罗斯比平时更神出鬼没地在走廊里频繁出现。连麦迪文本人都会派卡德加去干一些在塔楼里跑腿的活儿，而年轻法师离开的时候，他能听到身后有厚重的斗篷扫过石墙的声音。

麦迪文什么都没说，卡德加只好等着大法师开口。他旁敲侧击，耐心等待，但麦迪文却只是让他去图书馆继续学习，练习咒语。卡德加沿着盘旋的楼梯往下走了半圈，停住脚，又慢慢爬了回去，却只看到黑色斗篷的背影闪进了守护者的实验室。

卡德加步履沉重地走下楼，猜测这位使者可能的身份。是洛萨派来的探子，还是议会的某个神秘成员？也许是肯瑞托的某个人，字体细细长长、恶毒地怀疑过卡德加的那位？或者是跟这件事情完全不相干的人？一无所知让人感到挫败，不被魔导师信任的感觉似乎让一切变得更糟了。

“该我们知道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我们的。”卡德加嘟哝着，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图书馆。他的笔记和历史书还跟他上次走的时候一样，七零八落地铺散在桌上。他看着那些资料，和他那个用来召唤幻象的法阵。上次尝试之后他又做了几处修改，希望能暂时优化它的效果。

卡德加看着笔记，露出微笑。然后他拿起那几瓶宝石粉末，走下楼梯——越发远离麦迪文的会客厅——来到一间废弃不用的餐厅里。

餐厅与会客厅隔着两层楼，这点非常完美。房间是椭圆形的，两端各有一座石头壁炉，大餐桌已经移到了别处，老旧的椅子也都挪到了唯一的入口对面的墙边。地板是白色大理石铺就，虽然老化开裂了，但还是被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莫罗斯打扫得干干净净。

卡德加用紫水晶和粉晶摆出魔法阵，在画线条的同时喜形于色。他现在对自己的施法水平信心颇足，不再需要专用法袍来祈求好运了。代表保护与隔断的花纹勾勒完成后，他再次露出微笑。能量已经聚集完毕，并按照他的需要塑造成形，凝固在他的意识中，静静地等待着召唤。

他走入法阵，吟诵咒语，配合完美的施法手势，释放出积蓄在体内的能量。卡德加感觉到一股力量在内心深处蠢蠢欲动，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融为一体。于是他遵从内心，将魔法召唤出来。

“向我展示麦迪文的房间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卡德加发出指令，心脏因为紧张猛地一抽，希望守护者的防护屏障没有把他的学徒也加到防范的范围内。

他立刻就感觉到咒语出了岔子。不是那种会让整个魔法矩阵坍塌的弥天大错，而是受到了微小的挫折。也许防护屏障确实也将卡德加纳入了防卫对象的行列，将他的视线转向了别处，把他带入了另一个场景。

有几个线索让他看出咒语出了差错。首先，现在的时间变成了白天；第二，天气变得很暖和。最后，眼前的地点看起来很熟悉。

他之前并没有来过这里，确切地说至少没到过这一座塔楼，但他现在显然位于暴风要塞内，正俯瞰着下方的城市。这是一座高塔，而房间的风格与几个月前惨遭不幸的那两位提瑞斯法议会成员的房间大同小异。不过这里的窗户更大，敞开的窗外是白色大围栏，一阵和煦的微风吹过，薄如蝉翼的窗帘随之飘动。五颜六色的鸟儿栖息在金色的屋檐下。

卡德加面前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镶金边的白瓷盘和金银打造的刀叉。水晶碗里盛着新鲜漂亮的水果，草莓上甚至还挂着晨露。此情此景勾得卡德加的肚子咕噜噜响了起来。

一个卡德加从未谋面的男人正在桌边徘徊。他身量纤瘦，窄面宽额，留着细细的唇髭和山羊胡，穿着华丽的晨衣，腰间用一条金带束起。他动了动其中一柄叉子，将它往旁边挪了一丁点儿，然后满意地点点头。随即他抬头看向卡德加，露出微笑。

“啊，你醒了。”他说。卡德加觉得他的声音有些熟悉。

有那么一瞬，卡德加还以为这个幻象中的人可以看到他，但并非如此。这个男人是在跟他身后的另一个人说话。他转过身，看到了艾格文，与他那时在雪地里看到的一样年轻，一样美丽。（现在是在那之前，还是之后？卡德加完全无法从艾格文目前的状态判断。）她披着一件带有绿色衬里的白斗篷，但这件斗篷是丝绸质地，而非毛皮，她脚上穿的也不是靴子，而是一双简洁的白凉鞋。一条银发带束起了她的金发。

“看来你费了不少功夫。”她说，脸上的神色让卡德加捉摸不透。

“只要有足够的魔法和欲望，一切皆有可能。”男人说，翻过手掌，手心向上。一朵洁白的兰花在他手中绽放。

艾格文接过花，敷衍地凑到鼻子下嗅了嗅便将它放到桌上。“聂拉斯……”她开口道。

“先吃早餐。”法师聂拉斯说。“看看一位宫廷魔法师一大早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这些草莓是不到一个小时前刚从皇家花园里摘的……”

“聂拉斯。”艾格文又说。

“再来点儿切片黄油火腿和枫糖浆。”法师继续说。

“聂拉斯。”艾格文重复了一遍。

“然后或许可以来点弗洛卡的蛋，我在群岛学过一个简单的咒语，可以在桌上隔着蛋壳把它们煮熟……”法师说。

“我要走了。”艾格文直白地说。

法师脸上阴云一片。“走？这么快吗？早餐还没吃就要走？我的意思是，我以为我们可以有机会进一步谈谈。”

“我要走了。”艾格文说。“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以后再也没有时间像今天早晨这样寒暄了。”

宫廷法师看起来还是一脸困惑。“我以为在昨晚之后，你会愿意在城堡里，在暴风城多留一会儿。”他朝女人眨了眨眼。“你不愿意吗？”

“不，”艾格文答道，“事实上，昨晚过后，我就完全没有理由再逗留了。我已经得到了我来此处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必要继续在此盘桓。”

这一瞬间，卡德加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禁瑟缩了一下。难怪这位法师的声音听起来似曾相识。

“可我以为……”聂拉斯磕磕巴巴地想要说点什么，但守护者摇了摇头。

“你，聂拉斯·埃兰，是个傻瓜。”艾格文直截了当地说。“你是提瑞斯法议会里最强大的法师之一，但你仍然是个傻瓜。议会其他人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聂拉斯·埃兰恼怒地昂起了头。他本来是想表现出愤怒的样子，但看起来却只是像在耍脾气。“等一下……”

“你总不会以为你是凭着身上与生俱来的魅力吸引我来到了你的房间，以为是你的智慧和奇思妙想让我从我们关于召唤仪式的讨论上分了心？你不会不知道你那宫廷法师的地位就跟村子里放牛的牧童一样对我没有丝毫吸引力吧？你应该知道诱惑是双向的吧？你还没有那么傻吧，是不是，聂拉斯·埃兰？”

“当然没有。”宫廷法师显然被她的言语刺伤了，但不愿表现出来。“我只是以为我们可以像文明人一样，一起享受早餐时刻。”

艾格文微微一笑，在卡德加眼里那是一个残酷的笑容。“我已经见证过许多次改朝换代，而早在第一个世纪时，少女的放纵就被我抛诸脑后了。我很清楚自己昨晚到你的房间来是做什么的。”

“我以为……”聂拉斯说，“我只是以为……”他艰难地寻找着合适的词句。

“以为整个提瑞斯法议会里，只有你迷倒并且征服了伟大的、野性难驯的守护者？”艾格文说着，笑容越来越夸张。“以为在其他人都铩羽而归的时候，你却可以凭你的智慧、魅力和小把戏让她服从于你的意志？驾驭提瑞斯法的力量，令其为你所用？得了吧，聂拉斯·埃兰。你已经浪费掉够多潜质了，别告诉我宫廷生活已经完全腐蚀了你。让我保留一点对你的尊重吧。”

“但如果你没有被我打动。”聂拉斯说，艾格文的话还在他脑中萦绕。“如果你不想要我，那为什么我们……”

艾格文说出了答案。“我来到暴风城，只是为了得到唯一一样我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一位适合做我继承人的父亲的人。没错，聂拉斯·埃兰，你可以告诉议会里你那些法师同僚，说你成功跟伟大的守护者上了床。但你同时就也得告诉他们，你给我提供了一种将我的力量传承下去的方法，而议会在这方面没有发言权。”

“我有吗？”这时他才渐渐意识到他的行为带来了什么后果。“我想我的确这么做了。但议会不会喜欢……”

“被操纵？被抨击？被愚弄？”艾格文说，“没错，他们不会喜欢。但他们不会对你出手，因为他们担心我可能真的会对你抱有浪漫的幻想。你应该感到欣慰——在所有的法师、巫师、咒术师、召唤师之中，你是最有潜力的那一个。你的子孙后代将会保护我的孩子，让他变得更强，使他成为盛放我的力量的容器。当他出生断奶之后，你甚至可以在这里将他抚养长大，因为我知道他会步上我的后尘，而议会也不想错过可以对他施加影响的机会。”

聂拉斯·埃兰摇了摇头。“可我……”他停顿了一下，“但你有没有……”他又打住了话头。最后，当他再次开口时，他的眼中燃起了火焰，声音冰冷如钢。“再见，守护者艾格文。”

“再见，聂拉斯·埃兰。”艾格文说。“与你相处很……愉快。”说完她就转过身，离开了房间。

聂拉斯·埃兰——艾泽拉斯王室的首席法师，提瑞斯法议会的阴谋家，现在又成了未来的守护者麦迪文的父亲——坐在那张摆盘精致的桌边。他拿起一柄金叉，在手中翻来转去。然后他叹了口气，将叉子扔在了地上。

叉子还没碰到大理石地面，幻象就消逝了，但卡德加却听到了另一个声音，这次是来自他身后。是靴子在冰冷的石面上擦过的声音，还有斗篷轻轻摩擦的声音。这里不止他一个人。

卡德加猛地转过身，却只瞥见一个令人好奇的穿黑色斗篷的背影。使者在窥探他。麦迪文每次跟使者会面都要把他支开，这就已经够糟糕的了——现在这使者在城堡里来去自如，反倒还监视起他来了！

卡德加立刻拔腿往门外跑去。等他冲到门边的时候，他的猎物已经不见了，但他能听见布料擦过石头的声音传来，这个声音沿着楼梯一路向下。那是去往客房的路。

卡德加连忙朝楼下跑去。盘旋的楼梯让他只能沿着外围奔走，因为外面的梯级更宽阔平稳。但年轻法师已经在这些楼梯上跑上跑下过不知多少次了，于是他娴熟地在楼梯内侧跳跃，三步并作一步地前行着。

通往客房的楼梯走到一半的时候，卡德加已经能看到他的猎物映在楼梯外侧墙面上的影子。等到他抵达客房的楼层时，他看见那个穿斗篷的身影正快速从拱门下穿过，走向客房的房门。要是使者进入客房，他可就没机会了。卡德加躬身一跃，一口气跳下最后四级台阶，向前一蹿，抓住了那个披着斗篷的人的手臂。

他感受到了被自己攥在手中的衣料包裹着的结实肌肉。卡德加把他的猎物转过来，推到墙边。“魔导师要是知道你在窥探……”他开口道。但当斗篷的兜帽落下，露出使者的脸时，他的话语戛然而止。

她穿着旅行皮衣，脚蹬高筒系带靴，身着黑色裤子和黑色丝绸上衣。她肌肉发达，卡德加确信她是一路骑马过来的。但她的皮肤是绿色的，兜帽落下，露出一张下巴突出、长着獠牙的兽人脸。两只长长的绿耳朵在一团乌黑的头发中竖起。

“兽人！”卡德加大喊，身体下意识地做出了反应。他抬起一只手，开始吟诵咒语，积聚魔力想要召唤一道秘法攻击眼前的敌人。

但他根本没机会念完。他刚一张嘴，女兽人就把腿抬到齐胸高度，反身一个回旋踢。她用膝盖击中卡德加的手，打断了他的施法动作，她穿靴子的脚则正中卡德加的脸颊，卡德加脚下不稳，摇晃了一下。

卡德加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血腥味在口中散开——那一脚一定是踢得他咬破了口腔。他又抬起手想要施咒，但那个兽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比他之前遇到过的那些全副武装的兽人战士都要敏捷。她瞬间缩短了两人的距离，重重一拳打上卡德加的腹部，卡德加在这一击下几近窒息，注意力也被打散了。

年轻法师怒吼一声，暂时抛弃了魔法，转而采取更直接的手段。他忍着刚才那一拳的钝痛，转向一边，抓住那女兽人的手臂猛地一拉，让她失去了平衡。女兽人翡翠色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但也只有一瞬。她站稳脚跟，把卡德加扯过来，利落地打破他的钳制，并制住了他。

被拉到那个兽人身边时，卡德加嗅到了香料的味道，然后他就被扔到了走廊那头。他在石头地板上滑了一段距离，最后终于停在了某个人的脚边。

卡德加抬起头，看见管家正低头看着他，脸上隐隐约约流露出一丝忧虑。

“莫罗斯！”卡德加叫道，“快回去！去叫魔导师！有个兽人进塔里来了！”

莫罗斯没有动，而是抬起头，看向那个女兽人，眼罩下的目光平静无波。“你还好吗，使者？”

女人绿色的嘴角翘起，得意地笑笑，重新用斗篷裹住自己。“再好不过了。正需要锻炼锻炼呢。这个小崽子很热心地帮了忙。”

“莫罗斯！”年轻法师气急败坏地说，“这女人是……”

“使者。魔导师的客人，”莫罗斯说，又语气平平地加上一句：“我是来找你的。魔导师要见你。”

卡德加从地上爬起来，尖锐地瞪着使者。“等你见到魔导师的时候，你会告诉他你在四处打探吗？”

“不是要见她，”莫罗斯纠正道，“是要见你，学徒。”

“她是个兽人！”卡德加说，声音比他预想的要更响更尖锐一些。

“其实是半兽人。”麦迪文说。他正在工作台边俯身摆弄着一个黄金装置——一个星盘。“我猜测她的故乡有人类存在，或者是类人物种，或者至少活着的这代居民见过人类。把卡钳递给我，学徒。”

“他们想杀你！”卡德加大叫。

“你是说兽人吗？有些兽人确实想这么干来着。”麦迪文冷静地说。“有些兽人想杀我，还想杀你。迦罗娜不在他们之中。至少我认为她不属于那群兽人。她是代表她的人民来到这里的，或者至少代表了他们中的一部分。”

迦罗娜，所以那个女的还有名字。卡德加想。他嘴上说的却是：“我们被兽人攻击过。我看到过兽人来袭的幻象。我一直在阅读来自艾泽拉斯各地的通信信件，里面都提到了兽人发起的进攻和袭击，每条有关兽人的消息都说到了他们是多么残忍暴虐。他们的数量似乎在日益增加。这是一个危险野蛮的种族。”

“她还轻而易举地把你制服了吧，我猜。”麦迪文暂停手头的工作，抬起了头。

卡德加下意识地抬起手摸了摸嘴角，那里的血迹已经干了。“这完全不是重点。”

“完全不是。”麦迪文重复道。“那你的重点是？”

“她是兽人。她很危险，而你却让她在塔楼里随意行动。”

麦迪文抱怨着，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她是半兽人。考虑到现在的情况和她的意图，她的危险程度和你没什么差别。她是我的客人，应当得到客人应得的尊重。我希望这尊重来自你，年轻的信任。”

卡德加沉默了片刻，然后试图换一个表达方式。“她是个使者。”

“没错。”

“她是代表谁的使者？”

“现在驻扎在黑色沼泽中的一个或几个氏族。”麦迪文答道。“我还不知道具体是哪几个。我们还没谈到那里呢。”

卡德加惊讶地眨了眨眼。“她连正式的身份都没有，你就把她放进我们的塔里来？”

麦迪文放下卡钳，疲惫地叹了口气。“她是作为正在劫掠艾泽拉斯的其中一些氏族的代表前来与我会面的。如果想以除了战火与鲜血以外的任何形式解决这件事，就必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在这儿谈和在其他地方谈也没什么差别。另外，顺便一提，这里应该是我的塔楼，不是我们的。你在这里是我的学生，我的学徒，应该服从我的指令。而作为我的学生和学徒，我希望你保持开放的心态。”

一阵沉默，卡德加试图让自己接受麦迪文的话。“所以她代表的是谁？兽人中的一部分，或者只是她个人，还是全体？”

“目前她代表的只是她自己。”麦迪文说着恼怒地叹了口气。“并不是所有人类都拥有同样的信仰。那么也没有理由相信兽人们全都遵循同样的信条。我想问你的问题是，既然你天性好奇，那为什么你没有想尽办法从她那里挖掘情报，而是在这里告诉我我不应该这么做？除非你是在怀疑我，怀疑我没有能力对付一个单枪匹马的半兽人？”

卡德加无言以对，为自己愚蠢的行为和狭隘的视角感到无比羞愧。他是在怀疑麦迪文吗？魔导师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会做出对议会不利的事情？这些思绪在他脑海里翻搅，洛萨的话、那个恶魔的幻象和议会内部的复杂政治更是让他心乱如麻。他想要警告大法师，但他能想到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只会反咬他自己一口。

“有时候我会担心你。”最后他说。

“我也会担心你啊。”年长的法师心不在焉地说。“这些日子我担心的事情似乎有些多。”

卡德加必须最后再试一次。“老师，我认为迦罗娜是个间谍，”他直截了当地说道，“我认为她来此是为了偷师，日后再用偷学的东西来对付您。”

麦迪文靠向椅背，对年轻人露出了揶揄的微笑。“你这可就是五十步笑百步了，小法师。还是你已经忘了你刚到卡拉赞的时候，你在肯瑞托的老师们想让你从我这儿诓出的那一长串事情了？”

卡德加面红耳赤地离开了房间。

第十一章

卡德加回到他的（好吧，是麦迪文的）图书馆，却发现迦罗娜正在翻看他的笔记。一阵怒火立刻涌上心头，但想起她的拳头留下的刺痛和麦迪文的训诫，卡德加只能压制住怒火。

“你在做什么？”他语气不善地问道。

使者迦罗娜手指灵活地翻动纸页。“用你的话来说，应该是打探？刺探？”她抬起头，脸上是若有所思的表情。“其实我只是想搞明白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些笔记就这么摊开放着。希望你不介意。”

我相当介意，卡德加心想，嘴上说的却是：“麦迪文大人让我好好招待你。不过要是我在招待你的过程中，你因为碰了不该碰的东西，而被什么半吊子咒语炸飞，他可能会生气的。”

迦罗娜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卡德加注意到她确实把手指从纸页上拿开了。“我对魔法没有兴趣。”

“常见的遗言。”卡德加说。“这里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效劳的吗，还是你只是随便打探一下，看到什么算什么？”

“我得知你有一部记载艾泽拉斯列王的古籍，”她说，“我想借阅一下。”

“你识字？”卡德加诧异地问道。这话听起来比他的原意刻薄许多。“抱歉。我只是想说……”

“对，没想到吧，我识字。”迦罗娜一板一眼地快速答道。“这些年我学到不少本事。”

卡德加板起了脸。“第二排，往上数第四层。是一本金包边红封皮的书。”迦罗娜消失在一排排书架中，卡德加趁机把桌上的笔记都收了起来。要是这个半兽人能在塔楼里到处闲逛，他可得另找一个地方藏笔记。幸好这不是议会的信件——如果他把《艾格文之歌》交给了她，就算是麦迪文也会大发雷霆的。

他的目光投向那卷被用来当作密钥的卷轴。目前看来，那卷轴似乎并没有被人移动过。眼下不必声张，不过他可能得把它也转移一下。

迦罗娜拿着一本巨大的典籍回来了，她挑了挑眉，朝卡德加投去询问的目光。“对，就是这本。”学徒说。

“人类的语言有一点……啰唆。”她说着，把书放在了卡德加收走笔记之后空出来的桌面上。

“只是因为我们永远有话要说。”卡德加说这话时还在努力保持微笑。他有些好奇，不知兽人有没有书籍？他们到底有没有文字？当然，他们有会施咒语的人，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拥有真正的知识呢？

“希望我之前在走廊里对你下手不是太狠。”她的语气很油滑，但卡德加敢说要是他被打掉一颗牙，她一定会很高兴。大概对于兽人来说这就算是道歉了。

“我感觉再好不过了，”卡德加说，“正需要松松筋骨呢。”

迦罗娜坐下来，开始专心阅读文本。卡德加注意到她在阅读的同时嘴唇微微嚅动，而且她立刻把书翻到了后面，开始查看最新加入的关于莱恩国王统治的部分。

现在，两人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暂时搁置，他能看出迦罗娜确实与他之前遇到过的那些兽人不一样。她的身材苗条，肌肉紧实，和曾与卡德加在车队营地战斗过的那些粗壮野蛮的兽人不同的是，她的皮肤更加光滑，几乎与人类的皮肤一样，颜色也比兽人那种翡翠绿要浅一些。她的獠牙更小、眼睛更大，看起来比那些兽人战士冷酷的猩红色眼珠更有感情。他不禁好奇这种区别有多少是来源于她的人类血统，又有多少是因为她的性别。他想知道之前和他战斗过的兽人里面有没有女性——兽人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而且他当时也没工夫注意这个。

确实，要是不去在意那绿色的皮肤，被獠牙扭曲的面孔，和那充满敌意、居高临下的态度，她几乎可以称得上有魅力。话虽如此，但她还是坐在他的图书馆里，看着他的书（好吧，是麦迪文的图书馆和麦迪文的书，但魔导师毕竟把这里托付给了他啊）。

“所以你是一名使者。”他终于开口道。卡德加试图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松一些，像闲聊一样。“我之前就听说你要来。”

半兽人点了点头，注意力还集中在眼前的文字上。

“那是谁派你来的呢？”

迦罗娜抬起头，卡德加看见她眼里闪过一丝不耐烦。惹怒她让卡德加很开心，但同时他又无法确定她的底线在哪里。他可不想做过了头，又给自己招来一顿痛揍，或者是魔导师的又一顿严厉训斥。

至少在战斗再次爆发之前他得打听出一些情报。他补充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使者，那说明你背后有人在命令你、指使你，你得向某个人汇报。你代表的是谁？"

"我想如果你去问你的老师，那个老头，他一定会告诉你的。"迦罗娜平静地说，但她的眼神依然冷酷。

"我敢肯定他会的，"卡德加撒谎道，"但那样也太失礼了，所以我才来问你。你代表的是谁？你被赋予了怎样的权力？你是来谈判的，来提要求的，还是别的什么？

迦罗娜合上了书（能让她把注意力从手头的任务上转移开，卡德加感觉自己小胜了一手），问道："所有人类的想法都一样吗？"

"要真是那样可就太无聊了。"卡德加说。

"我的意思是，所有人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能统一吗？人们是不是总会同意他们的主人或上级的想法？"迦罗娜问道。她眼中的冷酷退去了一点。

"几乎不可能。"卡德加说。"有那么多书本的原因之一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这还只包括那些能识文断字的人。"

"那么你要明白，兽人们的观念也不尽相同。"迦罗娜说。"部落是由许多不同的氏族组成的，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酋长和指挥官。所有兽人都有自己的氏族，大多数兽人都忠于他们的氏族和酋长。"

"氏族是什么？"强烈的求知欲驱使卡德加继续问道，"它们都叫什么名字？"

"有一个氏族叫暴掠氏族。"半兽人答道，"黑石、暮光之锤、血环，这些都是大氏族。"

"听起来就十分好战。"卡德加说。

"兽人的故乡环境十分严苛，"迦罗娜解释道，"只有最强壮、最有组织的兽人们才能够存活下来。是他们的土地造就了他们。"

卡德加想起他在幻象里见过的那片被诅咒的、红色天空的土地，所以那就是兽人的故乡了，某个异世界里的废土。然而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但他

没有问，而是转向了另一个问题："那你是哪个氏族的？"

迦罗娜嗤笑一声，听起来就像一头斗牛犬在打喷嚏。"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氏族。"

"你不是说你的人民都有归属的氏族吗？"卡德加有些困惑。

"我说的是所有兽人。"迦罗娜说。卡德加依旧一脸茫然地看着她，于是她举起一只手。"看看这个。你看到了什么？"

"你的手。"卡德加说。

"人类的还是兽人的？"

"兽人的。"卡德加说。对他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绿皮肤，尖锐泛黄的指甲，过于粗大的指节，这不可能是人类的手。

"换一个兽人来，他会说这是一只人类的手——太纤细了，根本派不上用场，手上的肌肉根本不足以让她举起战斧，或击碎头颅——太过苍白，太过虚弱，太过丑陋。"迦罗娜放下手，紧皱眉头看着年轻法师。"你看到的是我身上属于兽人的部分。而我的兽人上级，和其他所有的兽人，看到的都是我身上属于人类的部分。我同时拥有两种身份，却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并且两个种族都认为我低人一等。"

卡德加张嘴想要争辩，但转念一想又选择了沉默。他的第一反应是去攻击他在走廊里发现的兽人，却没有考虑到她作为麦迪文的客人的身份，更没有想到她还拥有人类的血统。他点了点头，说："那你一定很不容易吧。没有氏族可以效忠。"

"我已经把这一点变成了我的优势，"迦罗娜说，"我可以在氏族之间来去自如。作为一个二等生物，别人不会认为我是在为自己的部族争取利益而四处奔走。所有人都不喜欢我，所以我不会偏向任何一个部族。有些酋长觉得这一点让他们很放心。这让我更适合做一名谈判者，还有——不用你说——更适合做间谍。但没有效忠的对象总好过效忠的势力之间有冲突。"

卡德加陡然想到，对于自己和肯瑞托之间不清不楚的关系，麦迪文也提出过批评。但他说出口的却是："那你此时此刻代表的是哪个氏族呢？"

迦罗娜露出尖牙，揶揄地一笑。"要是我说是强者基兹博拉，你会怎么说？或许是灰发摩伽克斯或染血的希卡匹克派我来的。这能告诉你足够的信息吗？"

"也许能。"卡德加说。

“不可能的，”迦罗娜说，“因为这些名字都是我现编的。而派我前来的派别的名称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至少现在没有。同样，那个老头和莱恩国王的所谓友谊对我们的酋长们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洛萨这个名字也不过是我们遇到的人类平民常挂在嘴边咒骂的字眼而已。在我们能够达成和平，甚至在我们能够开始谈判之前，我们需要对你们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你才来到这里。”

迦罗娜深深叹了口气。“所以我拜托你让我一个人清净会儿，我好梳理一下老头子跟我谈话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卡德加沉默了片刻。迦罗娜再次打开书，翻到她之前看到的地方。“当然，这事应该礼尚往来才对。”卡德加补充了一句。迦罗娜听了这话，气愤地合上了书。“我是说，如果我们想与兽人有战斗之外的交际，我们也需要对兽人有更多的了解。如果你们是真心想寻求和平的话。”

迦罗娜瞪着卡德加，有一瞬间年轻法师还以为半兽人下一秒就要从桌子对面扑过来掐死他了。然而她却突然竖起了耳朵，警惕地说道：“等一下。那是什么？”

卡德加在听到动静之前就感觉到了。空气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仿佛是塔里的另一个地方的窗户打开了。一缕微风搅起走廊里的灰尘。一阵暖流掠过塔楼。

卡德加说：“有什么东西……”

迦罗娜说：“我听到……”

然后卡德加也听见了，是铁爪刮过石头的声音。周围的温度陡然升高，他后脖颈上的汗毛倒竖起来。

这时那头巨大的野兽慢腾腾地走进了图书馆。

野兽的身体由火光和阴影构成，漆黑的皮肤包裹着体内跳跃的火光。它那恶狼般的头颅上长着一对羊角，像打磨过的乌木一样闪闪发亮。它看起来像是两足动物，却四肢着地行走，长长的前爪刮擦着石头地板。

“这是什……”迦罗娜哑声道。

“恶魔。”卡德加尽力压低音量说道，随即站起身来从桌边退开。

“你们的仆人说这里会出现幻象、鬼魂。这就是吗？”迦罗娜也站了起来。

卡德加想解释说不是，想说幻象通常会包裹一整块区域，把你带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但他只是摇了摇头。

那野兽盘踞在门口，嗅了嗅空气。它的双眼中燃烧着熊熊火焰。这头野兽是不是看不见，只能靠嗅觉侦测猎物，还是它在空气中嗅到了某种未知的东西，某种出乎它意料的气味？

卡德加试图积聚能量施放法术，但恐惧让他的头脑一片空白。野兽还在嗅探，在原地转来转去，最后朝着他们两个所在的方向停了下来。

“到高塔上层去，”卡德加小声说，“我们必须赶紧通知麦迪文。”他用余光瞥到迦罗娜点了点头，但她的目光一直牢牢盯着那头野兽。一滴汗珠顺着她长长的脖颈流下。她朝一侧微微动了动。

这点动静就足够了，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野兽俯下身，纵身一跃到了房间这头。卡德加的头脑突然清醒了，迅速地汇聚起能量，抬手发出一道秘术冲击，正中那头怪兽的胸膛。咒术的能量穿胸而过，怪兽的背部爆裂开来，燃烧的血肉四处飞溅，却没能让这头怪兽的动作停滞分毫。

它落到书桌上，利爪陷入硬木桌面，又再次跃起，这次直冲卡德加而来。年轻法师的脑海有瞬间的空白，然而这一瞬间已经足以让这头恶魔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

突然，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一把将他拉开。躲开那头扑来的恶魔时，他闻到了麝香与肉桂的气味，同时听到一声低沉的诅咒。野兽猛地从学徒刚才站着的地方穿过，也发出一声尖啸。那怪物的身子左侧多了一道形状不规则的撕裂伤口，正汩汩往外冒着燃烧的血液。

迦罗娜松开了拽住卡德加的手（这只手再虚弱，再像人类，也足以把他肺里的空气都拽出来）。学徒注意到，迦罗娜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柄长刃匕首，已经被刚才出鞘的第一击染成了鲜红色。卡德加有些好奇刚才他们争论的时候，她这把刀藏在了哪儿。

那生物落地之后转过身，立刻笨拙地试图发起第二次攻击，它伸着钢铁包裹的利爪，烈火从它的双眼和口中喷出。卡德加侧身一躲，刚好摸到那本沉甸甸的红封皮《艾泽拉斯列王纪》。他抡起这本厚重的书往恶魔的脸上砸过去，然后闪身躲开。野兽从他身边掠过，落到门边。它发出一声呕吐般的抽气声，甩动长着羊角的头想把那本大书甩掉。卡德加看见那生物的右侧身体又多了一条流着燃烧鲜血的伤口。迦罗娜又得手了。

“去找麦迪文，”卡德加大喊，“我把它从门边引开。”

“它要是想抓我怎么办？”迦罗娜回道，卡德加第一次从她的语气里听到了一丝恐惧。

“它不会的。”卡德加阴沉地说。“它只杀法师。”

“但你……”

“快去！”卡德加说。

卡德加往左冲去，果然与他担心的一样，那只恶魔追了过来。迦罗娜没有跑向门口，而是跑向右边，开始爬上最远处的书架。

“去找麦迪文！”卡德加喊道，一边沿着一排书架跑过。

“没时间了。”迦罗娜回答，还在往上爬着。“你试试能不能拖住它，把它困在书架里。”

卡德加在一长溜书架的最远端停下来，转过身。那恶魔已经跃过了书桌，现在正在摆放历史书和地理书的书架之间穿梭。恶魔那喷火的眼睛和嘴巴在书架投下的阴影中熠熠生光，两侧的伤口正翻腾着涌出酸蚀的烟雾。

卡德加定了定神，压下恐惧，射出一道秘术冲击。用火球或者闪电可能效果会更好，但这野兽的身边可都是他的宝贝书啊。

魔法击中了恶魔的脸，让它踉跄着往后退了一步。它咆哮一声，又继续向他逼近。

他像完成仪式一样重复了一遍这个过程——集中精神，压抑恐惧，抬手，念咒。又一道冲击打中它乌黑的犄角，弹向上方。怪兽停下脚步，但只有片刻。它仿佛露出了一个扭曲的、喷着火焰的微笑。

他甩出第三发秘术冲击，但此时那生物已经近身，魔法从它脸上闪过，但除了照亮了它嘲讽的嘴脸外，并没有起到别的作用。卡德加闻到了它血肉燃烧的酸臭，听到它喉咙深处发出的喀喀声——它是在笑吗？

“准备跑！”他头顶右边的某个地方传来迦罗娜的喊声。

“你要干什……”卡德加一边向后退去一边开口道。

“跑！”她大喊，然后双脚一蹬。半兽人刚才爬到了书架顶上，现在一脚把它们踢开，让书架像一排巨大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下去。书架被接连撞倒，发出雷鸣般的巨响，书本四处飞散，将沿途的一切碾得粉碎。

最后一个书架狠狠撞到墙上，碎裂开来，巨大的冲力令它倾倒在地。迦罗娜所处的位置已经岌岌可危，她从书架顶滑下来，手里举着长刃匕首。她眯着眼，想在扬起的烟尘中找到卡德加的身影。

“卡德加？”她唤了一声。

“我在这儿。”学徒应道。他紧紧贴在后墙上，那里架着铁基座，支撑着阳台上的书架。即使从人类的角度看，他的脸色也非常苍白。

“我们干掉它没有？”她问，仍然半蹲着身子，随时准备迎接新的袭击。

卡德加指向几秒钟前还放着一排书架的地方。现在图书馆的整个下层一片狼藉，全是散碎的书架和毁坏的书籍。废墟之中，有一条肌肉虬结、弯弯扭扭，由黯淡的火焰和扭曲的烟雾组成的手臂从下面伸出来。它的铁爪已经裹上了一层红锈，温热的鲜血在地板上汇集。它伸出的手离卡德加躲的地方只有一尺远。

“干掉它了。”迦罗娜欣慰地说着，把匕首收回她衬衫下藏着的刀鞘里。

“你应该听我的，”卡德加边咳嗽边说，“应该去找麦迪文。”

“恐怕我没爬两层楼，你就要被它开膛破肚了，”半兽人争辩道，“到时候谁跟老头解释去？”

卡德加点点头，然后一个念头又让他皱起了眉。“魔导师。他听到这边的动静了吗？”

迦罗娜点头同意。“他早该下来了。我们闹出的动静连死人都能吵醒。”

“不好。”卡德加说着往图书馆门口奔去。“万一来的恶魔不止一只呢？快！”

迦罗娜不假思索地抽出匕首，跟着人类跑出了房间。

他们在实验室里找到了麦迪文，他坐在工作台边，还在卡德加不到一小时前离开时一模一样的位置上。他之前在摆弄的那个金色装置现在已经变成了扭曲的碎片，工作台的一端放着一把铁锤。

卡德加冲进房间，迦罗娜紧随其后，这时麦迪文才猛然惊醒。学徒不禁猜测，难道他刚才一直在打盹儿?

“老师！塔里有只恶魔！”卡德加脱口而出。

“又是恶魔？”麦迪文疲惫地说，用手掌揉着一只眼睛。“第一次就说有只恶魔。上次是个兽人。”

“你的学生说得没错。”迦罗娜附和道。“它发起进攻的时候我和卡德加一起在图书馆里。是一只个头很大的生物，野蛮却狡诈。它的身体是火焰和黑暗组成的，伤口会燃烧而且会冒烟。”

“大概只是又一个幻象罢了。”麦迪文说着，转过身去继续他的工作。他拾起一片扭曲的装置碎片看了看，就好像之前从没见过它似的。“在这里是常有的事，那些幻象。我想莫罗斯应该警告过你吧。”

“那不是幻象，老师，”卡德加着急地解释道，“是一只恶魔，跟您在暴风要塞里战斗过的那只是同类。有什么东西穿过守护屏障袭击了我们。”

麦迪文扬起灰色的眉毛表示怀疑。“又有东西穿过我的屏障了？荒唐。”他闭上眼，在空中勾勒出一个符号。“不。一切正常。屏障都没有被破坏。你们在这里，厨子在厨房，莫罗斯现在正在图书馆外边的走廊里。”

卡德加和迦罗娜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卡德加说：“那您应该马上跟我来，老师。”

“必须得去吗？”麦迪文显然不大情愿。“我还有其他事情要操心，这一点我毫无疑问。”

“去亲眼看看吧。”卡德加说。

“我们相信那头野兽已经死了。”迦罗娜说。“但我们不想仅凭自己的判断就让你的仆人们去冒生命危险。”

麦迪文看了一眼那个被砸坏的装置，摇了摇头，把它放下。那仪器似乎让他很恼火。“就听你们的。学徒不应该这么麻烦才是啊。”

然而，等他们来到图书馆，莫罗斯已经在里面了，手里拿着簸箕和扫帚，正在打量里面的一片狼藉。两位法师和半兽人进门时，他有些迷茫地抬起了头。

“恭喜。”麦迪文说，紧皱的眉头在他脸上留下深深的刻痕。“这里变得比你刚来的时候更乱了。好歹那时候我还有书架。这个所谓恶魔在哪儿呢？”

卡德加走到之前恶魔的手臂伸出来的地方，但现在那里却只剩下一个贴着地面的倒下的书架。就连血迹都消失无踪了。

“刚才就在这里的。”迦罗娜说，看起来像卡德加一样惊讶。“它走进来，袭击了我们。”她抓住书架边缘，想把它抬起来，但巨大的橡木书架太沉了，她抬不动。她挣扎了一会儿，又说：“我们俩都看见了。”

“你们看见的是一个幻象，”麦迪文坚决地说，“莫罗斯没有警告过你们会有幻象吗？”

“唔嗯，”莫罗斯确认道，“我警告过的。”为了达到强调效果，他还敲了敲他的眼罩边缘。

“老师，它真的袭击了我们，”卡德加辩解道，“我们用自己的咒语打伤了它。使者还刺伤了它两次。”

“哼，”魔导师咕哝道，“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你们看见它的时候反应过度，自己搞出了这么一大摊乱子。桌子上有新的刮痕。是恶魔干的吗？”

“它有铁做的爪子。”卡德加说。

“要么就是你那像暴风城街头集市上的玻璃珠一样到处乱飞的秘术冲击打的？”麦迪文摇了摇头。

“我的刀刃刺到了某种坚硬的皮质。”迦罗娜说。

“那想必是本书了。”魔导师说。“不可能，如果真的有恶魔，那它的尸体肯定还在这里。除非有人把它清理掉了。莫罗斯，你的垃圾桶里不会凑巧有一只恶魔吧？”

“我相信没有。”老管家答道。“我可以再检查一下。”

“这就不必了，不过你可以把工具留下来给这两个家伙。”他对年轻法师和半兽人说：“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相处。我看你们就从一起打扫图书馆开始吧。年轻的信任，你做了跟你的名字完全相悖的事情，现在你得将功补过了。”

迦罗娜还不愿罢休：“可我明明看到——”

“你看到的是个幻影。”麦迪文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打断她，眉头紧皱。“你看到的是另一个时空的碎片。它不会伤害你。幻象无法造成伤害。你的这位朋友，”他朝卡德加一摆手，“经常在没有恶魔的地方凭空看到恶魔。这让我有些担心。也许你们在打扫的时候可以试着无视一切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在你们做到之前，不要再来打扰我！”

他抛下这句话就离开了。莫罗斯把扫把和簸箕放在地上，也随着他走了出去。

卡德加环视着房间里的碎石烂瓦。光凭一把扫帚可收拾不了这个残局。书架都翻倒了，有几个架子甚至已经面目全非，书本也飞得到处都是，有些书的书脊折断了，或者封皮撕坏了。这真的只是一个时间错乱的幻象造成的吗？

“攻击我们的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幻象。”迦罗娜生气地说。

“我知道。”卡德加说。

“那他怎么不明白呢？”半兽人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学徒回答道，“而且我很害怕找出答案。”

第十二章

他们只用了几天工夫，就把图书馆整理好了。散落的书本大多没有落到离原位很远的地方，那些比较稀有、魔力比较强、锁得比较死的书籍都放在上层阳台上，没有受到楼下骚动的波及。不过重新修整一部分书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迦罗娜和卡德加把闲置的马厩变成了临时木工坊，试着在里面修复破损的书架（有时候还要从头造起）。

那个恶魔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图书馆里只剩下被它破坏后的一堆烂摊子。桌子上还留着爪痕，《艾泽拉斯列王纪》的书页也被撕扯得一塌糊涂，仿佛被一张巨口咬过。然而却没有尸体，没有血迹，没有任何可以扔到麦迪文脚边的残骸。

“说不定是有人把它救走了。”迦罗娜猜道。

“咱们走的时候它已经死了。”卡德加说这话的时候正在试图回忆自己之前到底是把史诗类书籍放在了浪漫叙事诗类的上面还是下面。

“有人把尸体转移了。”迦罗娜说。“那个把恶魔放进来的人一定也可以把它带出去。”

“还要把血迹一起抹掉。”卡德加提醒她。

“还要把血迹一起抹掉。”半兽人重复道。“说不定它是个爱干净的恶魔。”

“魔法可不是这样的。”卡德加说。

“也许你的魔法，你所学到的东西不是这样。”迦罗娜固执地争辩。“其他人可能会用另外的魔法。兽人的老萨满们会的是一种法术，施咒的术士们用的又是另一种。说不定那是个你从没听说过的咒语呢。”

“不可能，”卡德加直截了当地说，“魔法必定会留下痕迹，留下一点施法者本人的信息。某种我可以感知到的残留能量，哪怕我认不出是什么法术。这座塔里施法的人只有我和魔导师，我是通过我自己的咒语检测到的。而且我

还检查了魔法屏障。麦迪文说得没错——它们都在正常运转。按理说不管是用魔法还是其他手段，那些恶魔都不可能闯进塔里来。”

迦罗娜耸了耸肩。“但这座塔本身就不太正常，对吧？没准是旧的法则在这里不适用呢？”

这回轮到卡德加耸肩了。“要真是这样，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实际情况要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在修复图书馆的过程中，卡德加和半兽人的关系似乎缓和了不少。当他背对着她，或者她藏在书堆里的时候，她的声音听起来跟人类几乎没什么区别。不过对自己所代表的势力，迦罗娜仍旧不肯透露半分。卡德加也依然保持着警觉。他时刻留意着她提起的事和问到的问题。

他还试图实时追踪迦罗娜和外界的联系，甚至不惜在客房里布下了天罗地网般的侦测咒，只要她一出房门或一往外传递消息就会触动咒语。然而要么她跟外界毫无联系，要么就是她的方法连卡德加的咒语都检测不到，这不仅没让卡德加放心，反而让他更紧张了。就算迦罗娜拿得到的信息做了什么，她也没露出一点儿蛛丝马迹。

不过迦罗娜也言出必行，开始与卡德加分享关于兽人的知识。卡德加的头脑中渐渐勾勒出了兽人的统治层级（以力量和战技决定）与不同氏族的图景。使者一旦打开了话头，便毫不掩饰自己对众多氏族的看法：大多数氏族首领在她看来都只是粗俗野蛮的白痴，满脑子只想着去哪儿找下一场架打。听过她对多氏族组成的兽人帝国以及部落的描述后，卡德加迅速意识到，部落内部的情势也是暗流汹涌、瞬息万变的。

保守的血环氏族是部落的主力军之一。这是一个战绩累累的强大氏族，不过最近势力衰微，因为氏族的首领基尔罗格·死眼年纪渐长，不愿再随意地将族人的性命白白浪费在战斗中了。迦罗娜解释道，在兽人的政治中，年纪大的兽人通常会变得更务实，而年轻一代却会将其误认为懦弱。基尔罗格已经亲手杀死了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更好地领导氏族，想要取而代之。

另一个在部落中占据数量优势的是黑石氏族，首领是黑手——他能当上酋长，凭的是他能干掉任何其他想跟他竞争这个位置的人。黑手氏族中有一支分部，他们敲掉自己的一颗牙齿，自称黑齿氏族。多好听的名字啊。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氏族：暮光之锤，最大的爱好就是破坏和毁灭。火刃，他们似乎没有首领，只是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还有更小的氏族，例如由一名术士领导的暴掠氏族。卡德加怀疑迦罗娜的上级就是暴掠氏族里的某个人，虽然他的依据也只是她对暴掠氏族的怨言比对其他氏族少一些。

卡德加尽可能地把得到的信息都整理成报告，寄给了洛萨。从艾泽拉斯各处送来的消息越来越多，似乎部落现在已经不再龟缩在黑色沼泽，而是拥向了四面八方。一年前兽人扩大活动范围的消息还被视作谣言，但现在他们已经无处不在，而暴风城正在积极备战，准备迎敌。卡德加没把这些越来越糟的消息告诉迦罗娜，但却事无巨细地把能搜集到的每一点细节都告诉了洛萨，甚至包括不同氏族间的敌对竞争和他们最喜欢的颜色（比如黑石氏族就不知为什么最喜欢红色）。

卡德加也曾试图把得到的信息告诉麦迪文，但魔导师却意外地不感兴趣。确实，魔导师与迦罗娜的交流不像之前那么频繁了，而且有几次卡德加还发现麦迪文一声不响地离开了高塔。就连麦迪文近在眼前的时候，他给人的感觉好像也远在天边。卡德加不止一次看到他坐在天文台的一张椅子上，默默看着艾泽拉斯的夜空出神。他现在似乎变得更加喜怒无常，比从前更喜欢否定别人，也更不愿意倾听。

其他人也清楚地感觉到了他疏离的态度。每当莫罗斯离开塔楼主人的房间，总会用饱受折磨的痛苦眼神看着卡德加。有一次在他们查看已知世界的地图时，迦罗娜本人也提起了这件事。（这张地图是在暴风城绘制的，所以有关洛丹伦的部分少得可怜。）

“他总是这样吗？”半兽人问道。

卡德加泰然自若地回答：“他有很多种不同的情绪。”

“话是这么说，但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似乎更有活力，更积极乐观。但现在他好像很……”

“心不在焉？”

“头脑混乱。”迦罗娜说着厌恶地撇了撇嘴。

卡德加无法反驳。那天晚上，卡德加向魔导师报告了一连串新译出的密文消息，全是打着紫色蜡封的信，全都在请求麦迪文帮助抵挡兽人的袭击。

“兽人不是恶魔，”麦迪文说，“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所以这应当是战士而不是法师考虑的问题。”

“可事情已经迫在眉睫，”卡德加说，“据说黑色沼泽周围的土地都已经被遗弃了，大量难民涌入了暴风城和艾泽拉斯的其他城市。他们的人手严重短缺。”

“所以他们就指望守护者跑去救场。我要守护扭曲虚空的各处哨塔防止恶魔入侵，要给这些犯下错误的外行擦屁股本来就够糟的了，现在我还得帮他们

保卫国家？下次在洛丹伦和艾泽拉斯王国打贸易战的时候，是不是又得我出场了？这些事情不应该我们来操心。”

“如果您不出手，艾泽拉斯王国可能就要不复存在了。洛萨已经……”

“洛萨是个傻瓜，”麦迪文嘟哝道，“一只认为威胁无处不在的老母鸡。莱恩也好不到哪儿去，他总以为什么都攻不破他的城墙。还有议会，那么多了不起的大法师，整天只知道跟自己人斗来斗去，现在遇到新的入侵者就无力抵挡了。不，年轻的信任，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就算兽人成功征服了艾泽拉斯，他们也会需要一位守护者，那时候我就在这等着他们好了。”

“老师，这是……”

“悖逆？亵渎？背叛？”魔导师叹息一声，捏了捏鼻梁。“也许吧。但我是一个被迫未老先衰的人，而我为这分我并不想要的力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允许我向主宰我命运的齿轮发出一声责难吧。现在你可以走了，明天早上我再来听你的悲惨故事。”

关门的时候，卡德加听见麦迪文又说道：“我已经厌倦了这种心系苍生的日子。我什么时候才能担心担心我自己呢？”

“兽人攻击了暴风城。”卡德加说。时值三周后。他把信函放在了他和迦罗娜之间的桌子上。

半兽人盯着打着红色蜡封的信封，就好像盯着一条毒蛇。“我很抱歉，”最后她说，“他们通常不会留俘虏。”

“这次兽人的军队被打回去了，”卡德加说，“还没到大门口就被莱恩的部队挡了回去。听说，进攻的似乎是基尔罗格的血环氏族和暮光之锤氏族。这两大势力似乎有些各自为政。”

迦罗娜又像斗牛犬打喷嚏一样哼了一声。“暮光之锤就不该被派去打攻城战。基尔罗格估计是想排除异己，暴风城就成了他借刀杀人的机会。”

“所以他们连在进攻的过程中都还想着彼此争斗背叛。”卡德加禁不住猜测，会不会是自己送给洛萨的报告给了他们瓦解这次进攻所需要的信息。

迦罗娜耸了耸肩。“就像人类一样。”她指了指桌上高高的书堆。“在你们的历史书里，总能给各种恐怖的罪行找到借口。每一次暗害、屠杀和种族灭绝都打着崇高、血统和正义的旗号。至少部落从来不掩饰他们对力量的赤裸裸的渴求。”她沉默了片刻，又说：“我觉得我没办法帮到他们。”

“帮兽人，还是帮暴风城？”卡德加问。

“两边都帮不到。”迦罗娜说。“我对他们进攻暴风城的计划一无所知，如果这就是你想要暗示的事情。然而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知道，部落肯定一有机会就会去攻打最大的目标。经过我们的讨论，你肯定能明白这一点。你肯定也知道他们会暂时撤退，重新整顿，杀掉几名首领，然后带着更庞大的军队卷土重来。”

“嗯，我能猜到。”卡德加点了点头。

迦罗娜又补充道：“而你已经给暴风城的勇士送了一封信，就为了告诉他这一点。”

卡德加以为自己神色如常，但兽人使者咧嘴笑了起来。“我果然没说错。”

卡德加感觉到自己脸红了，但他还是坚持追问了下去。“实际上，我想问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没有向你的主人汇报？”

绿皮肤的女人往椅背上一靠。“谁说我没有？”

“我说的，”卡德加说，“除非你是个比我还高明的法师。”

迦罗娜微微抽动的嘴角出卖了她。“你还没有汇报过，对不对？”卡德加问。

迦罗娜沉默片刻，卡德加也没说话，寂静充斥了整个图书馆。最后她终于开口：“这么说吧，最近我在犹豫我到底该向谁效忠。”

“我还以为你不忠于任何人呢。”卡德加说。

迦罗娜没理他。“派我来这里、命令我来这里的，是一个叫古尔丹的术士。他会用法术，是暴掠氏族的首领，在部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你们这个世界里的法师非常感兴趣。”

“而兽人最想攻击的就是麦迪文。”卡德加说。

“古尔丹说麦迪文是与众不同的。至于他是用什么秘密占卜或者焚香冥想的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我就不知道了。”迦罗娜避开了卡德加的视线。“我在野外与麦迪文进行了数次会面，然后同意以使者的身份到这座塔里来。我本来应该交换一些基本的情报，然后尽可能多地将有关麦迪文实力的情报汇报给古尔丹。所以你打一开始就说对了——我是来这里做间谍的。”

卡德加在她对面坐下。“你不是第一个来这里的间谍，”他问道，“那你为什么没有汇报呢？”

迦罗娜沉默了一会儿。“麦迪文……”她欲言又止。“那个老头……”她又顿了顿。“当然，他立刻就看穿了一切，但他还是把我想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至少大部分都告诉我了。”

“我知道。”卡德加觉得这情景似曾相识。“他对我也是这样。”

迦罗娜点点头。“起初我以为他只是狂妄自大，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就像我从前认识的某些兽人酋长一样。但并不仅仅是这样。他仿佛认为将知识传授给我，我就一定会因此而改变，并不会背叛他的信任。”

“信任，”卡德加赞同道，“这对麦迪文来说非常重要。他似乎浑身都散发着这种气质。站在他身边，你会感觉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没错，”迦罗娜说，“而兽人天生就会受到力量的吸引。我想着我可以告诉古尔丹说我被囚禁了，无法向他汇报，于是我学到了更多东西，直到最后……”

“你不想让他受到伤害。”卡德加替她把话说完。

“就像莫罗斯常说的那样，‘唔嗯’，”迦罗娜说，“他给予我很大的信任，对你也一样。那天看到你施展召唤幻象的法术之后，我就告诉了他。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法术给我们招来了恶魔，但他说他早就知道了，而且他不介意。他说你天性好奇，而好奇心也会成为你的助益。他总是站在自己人这边。”

“而你不愿伤害这样的人。”卡德加说。

“没错。他让我觉得自己像个人类，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这个老人，魔导师麦迪文，他似乎有一个梦想，比不同的势力为了统治权彼此争斗更加远大。凭他的力量，可以消灭我们所有人，但他没有。我想他信仰着某种更美好的东西，我也想相信他的梦想。”

两个人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远处传来莫罗斯或厨子在走廊里走动的声音。

“但是最近……”迦罗娜有些忧虑。“他以前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她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洛萨——想弄清楚问题的答案，却又不想表现出担忧之情。卡德加摇了摇头。“他脾气一直比较古怪。喜怒无常。但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消沉。”

“阴郁，”迦罗娜补充道，“置身事外。在这之前我都一直以为他肯定会站在艾泽拉斯王国这边。但现在连暴风城被攻击了，他都无动于衷……”

“也许跟他接受的教导有关系。”卡德加小心地斟酌着词句。虽然知道了她现在的想法，但他还是不想把议会的事情透露给她。“他必须用很长远的目光看待事情。这有时候会让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喜欢收留无处可去的流浪儿吧。”迦罗娜说。又一阵沉默，然后她说：“我对部落进攻暴风城失利并不感到遗憾。从外部攻破那样一座城市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先从内部削弱它的防御。”

“幸亏你没在部落做将军。”卡德加说。

“是酋长。”迦罗娜纠正道。“我才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呢。”

“有一件事……”卡德加有些为难地开口，然后停住了。迦罗娜歪着脑袋看着他。

“你听起来好像是想向我讨一个人情。”她说。

“我从没问过你有关军力和部署的事情……”

“那些一听就是间谍会问的事情。”

“但是，”卡德加克服了窘迫，“他们对战场上竟然有那么多兽人感到很惊讶。他们挡住了进攻，但仍然惊讶于黑色沼泽里竟然能藏那么多士兵。即便是现在，他们也还对沼泽里剩余兵力的数量心存疑虑。”

“我对军力部署一无所知。”迦罗娜说。“我一直忙着在你们这儿做间谍呢，不记得了？”

“这话不假。”卡德加点了点头。“你曾经谈起过你的故乡。你们是怎么从那边来到这里的呢？是用了某种咒语吗？”

迦罗娜沉默地坐了一会儿，仿佛是下了决心。卡德加以为她会给出一个轻飘飘的回答一笔带过，或者转移话题，又或者也提出一个问题回敬。然而她却答道：“我们称故乡世界为德拉诺。那是一个野蛮的世界，到处都是穷乡僻壤和悬崖峭壁，植被贫瘠，不宜居住，风暴频繁……”

“还有着红色的天空。”卡德加补充道。

迦罗娜看着年轻法师。“你和其他兽人谈过？是俘虏吗？我不知道人类还会留兽人俘虏。”

“没有，但我在幻象里见过。”卡德加说。现在想起那段记忆简直恍如隔世。“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一样。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兽

人。我记得幻象里兽人的数量非常庞大。”

迦罗娜发出斗牛犬般的嗤笑，接着说道：“你在幻象里看到的东西恐怕不止你告诉我的这些吧，不过你说得也很对。兽人繁殖能力很强，而且一般一胎会生很多个，因为活不到成为战士的年纪的孩子实在太多了。

“那里的生活十分艰辛，只有最坚韧、最强壮、最聪明的兽人才能生存下来。我属于第三类，但我仍然几乎被排除在外。为了生存，我只能在氏族的边缘游荡。当时我依靠的是暴掠氏族，至少是当命令下来的时候。”

“命令？”

“命令我们进行远征，每一名战士、每一个能派上用场的劳力全都包括在内。不论是苦工还是剑士，都被命令收拾起武器、工具和财物，到地狱火半岛集合。古尔丹和其他强大的术士在那建起了一座巨大的传送门。一座能够在不同世界之间穿梭的传送门。”

迦罗娜一边回想，一边吮着一颗獠牙。“那是一座用巨石垒起来的门，那里有一道时空裂隙，石头被源源不绝地运到那里，砌成一道门框，将裂隙包裹其中。裂隙之中是一片深色旋涡，就像被污染的水塘表面的油污。我有种感觉，那个裂隙是由什么更强大的力量制造出来的，术士们只是一直维持着它原有的样子而已。

“许多最久经沙场的战士都对这道裂隙心存恐惧，但大酋长和他的副手们发表了许多激情的演说，描绘传送门另一边的景象。他们说那边是一个丰饶的世界，一个富足的世界，一个只有软弱的生灵、轻而易举就可以征服的世界。这些就是他们许诺的。

“有些人还是不愿意去。他们之中有些被杀死了，其他的则被架在背后的斧子逼了过去。我被挤在一大群苦工中间，推进了石柱间的那片空间里。”

迦罗娜陷入了片刻的沉默。“那空间叫作扭曲虚空，那里既是须臾又是永恒。我坠落了无限长的时间，等到我从奇怪的光芒中探出身子时，就来到了一个疯狂的新世界。”

卡德加接过话头继续说：“听过天堂般的许诺之后，黑色沼泽想必很让人失望吧。”

迦罗娜摇摇头。“不如说是很震惊。我还记得第一眼看到一片仿佛充满敌意的蓝色天空时的畏惧，还有那目之所及之处全部被植被覆盖的土地。有些人无法接受，他们都疯了。那一天有许多人加入了火刃氏族，那群在火焰般橙红的旗帜下聚集的疯狂兽人。”

迦罗娜抚摸着自己宽阔的下巴。“我也害怕，但我活了下来。然后我发现，作为一个半兽人，我可以理解这些人类。当时我所在的小队袭击了麦迪文。他把其他人都杀了，但放过了我，让我回去给术士古尔丹带一条消息。过了一段时间，古尔丹就派我来做他的间谍，但我发现我……很难……做出背叛这个老人的事情，我不想泄露他的秘密。”

“这就是你所说的，你在犹豫到底该向谁效忠。”卡德加评论道。

“不过回到你的问题，”迦罗娜说，“不，我不知道有多少氏族穿过德拉诺的黑暗之门，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多久才能重整旗鼓。我同样不知道那传送门是从哪儿来的。但你，卡德加，你可以弄明白。”

卡德加眨了眨眼。“我？”

“你的幻象。”迦罗娜解释道。“你似乎可以召唤过去的幽灵，即使那幽灵是十分久远的存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看到你召唤了一场关于麦迪文母亲的幻象。那个幻象是在暴风城里？”

“对，”卡德加说，“所以我才觉得图书馆里的那个恶魔是真实存在的——恶魔出现时，周围的环境并没有改变。”

迦罗娜听了他的回答只是一摆手。“但你确实可以召唤幻象。你可以召唤出空间裂隙被创造出来的那一时刻，你可以查明是谁把兽人带到了艾泽拉斯。”

“这倒是，”卡德加说，“而且我敢打赌，一直在释放恶魔的肯定也是同一个法师或术士。有道理，这两件事肯定有联系。”他看着迦罗娜。“你知道，我可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

“提出问题的事就交给我吧。”迦罗娜看起来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相当满意。“只要你能提供答案就好。”

他们又来到那个空荡荡的餐厅。勤劳的莫罗斯已经把上次的法阵清理掉了，卡德加不得不用粉晶和紫水晶粉末重新画了一遍。迦罗娜把点燃的火把插进墙上的火把架里，然后走到法阵中间，站在他身边。

“我得先警告你，”他对半兽人说，“这可能行不通。”

“你会成功的，”迦罗娜回答，“我以前看见你做过。”

“我一般确实能召唤出某个幻象，”卡德加说，“但具体召唤出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他做出施法手势，念出咒语。有迦罗娜在一旁看着，他可不

想出什么差错。最后，他将脑海内封存的秘法能量释放出来，高呼：“给我看德拉诺和艾泽拉斯之间的裂隙的起源！”

他们身周空气的压强和重量立刻起了变化。气候温暖，时值夜间，但他们窗外的夜空（现在他们所处的房间里有窗户了）是深红色的，如同陈年干涸的血液一般，只有几颗星星黯淡地闪耀着。

这是某人的居室，很可能属于某个兽人领袖。地上铺着毛皮地毯，还有一个用来当床的大平台。房间中央一个低矮的火坑中，微弱的火焰燃烧着。石头墙壁上挂着武器，房间里还有很多橱柜。其中一个柜门敞开，露出里面放着的一排被做成标本的东西，有些可能曾经是人类或类人种族身上的一部分。

床上身影辗转反侧，然后猛地坐了起来，就好像从噩梦中惊醒一样。他凝视着眼前的黑暗，他野蛮的、布满伤痕的面孔清晰可见。很显然，那些伤痕都是在战争中留下的。哪怕以兽人的标准来看，他也相当丑陋。

迦罗娜尖锐地抽了口气，惊呼道：“古尔丹。”

卡德加点了点头，说：“他应该看不到你。”所以这就是那个派迦罗娜来做间谍的术士。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可靠。这时，他用毛皮裹住自己，然后他开口说话了。

“我还能看见你。”他说。“虽然我认为我已经醒了。也许是我梦到自己已经醒了。上前来吧，梦中的生物。”

迦罗娜紧紧抓住卡德加的肩膀，他能感觉到她尖锐的指甲陷进了他的肉里。但古尔丹并不是在对他们说话，另一个幽灵飘进了视野。

那个身影十分魁梧，肩膀宽阔，比这里的另外三个人都要高。它是半透明的，仿佛它也并不属于这里。它戴着兜帽，声音尖利而飘忽。虽然房间里唯一的光源只有那团篝火，但那个身影却投下了两道影子——一道背着火光，另一道在一侧，就好像是被其他的某个光源照亮了似的。

“古尔丹，”那身影说，“我需要你的人民和军队，我需要你的力量来帮助我。”

“我召唤过我的灵魂守卫，怪物。”古尔丹说，卡德加能从兽人的声音中听出一丝颤抖。“我召唤过我的术士，他们却在你面前瑟瑟发抖。我召唤过我神秘的主人，他也无法阻止你。你在我的梦境中徘徊不去，现在你这个梦中的生物又来到了我的世界。你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

“你害怕我，是因为你不理解我。”那高大的身影说。听见他的声音，卡德加仿佛感到一只冰冷的手顺着他的脊柱抚下。“看一看我的世界，并理解你

的恐惧。然后你就无须害怕。”

说完，那戴着兜帽的高大身影凭空召唤出一个宛如肥皂泡泡般轻盈透亮的圆球。那直径约有一尺的泡泡浮在空中，里面展现的是一片美丽的景象——那是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

那个披着斗篷的身影在向他展示艾泽拉斯。

又一个泡泡被召唤出来，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阳光斑驳的夏日谷地，黑色沼泽的湿润泥沼，北方的冰原，暴风要塞闪耀的塔楼。

随后的一个泡泡里是一座群山环抱的孤塔，被清澈的月光照亮。他在给兽人施法者展示卡拉赞。

还有一个一闪而逝的泡泡，里面是深海中某个黑暗的场景。那泡泡的出现仿佛是一个错误，立刻就被抹去了。然而卡德加感受到了力量。波涛之下埋藏着一座坟墓，一间墓穴，其中的能量像跳动的心脏一样，刚健有力，生机勃发。那个泡泡只出现了一瞬，就消失不见了。

“召集你的队伍，”穿斗篷的身影说，“集合你的军队、战士、劳工和盟友，让他们准备穿过扭曲虚空。让他们好好准备，因为当你成功时，这一切都将属于你们。”

卡德加摇了摇头。那个声音里有什么东西像一只烦人的虫子一样困扰着他。然后他意识到了这声音属于谁，他的心战栗起来。

古尔丹跪了下来，双手扣在身前。“我会遵命，因为您的力量至高无上。但您究竟是谁？我们又要如何到达这个世界？”

那身影抬手伸向兜帽，卡德加摇了摇头。他不想看，他已经知道了，但他不想亲眼看见。

一张纹路深邃的脸，灰白的眉毛，闪烁着潜藏的智慧和某种危险的东西的翠绿双眼。迦罗娜在他身边倒抽了一口气。

“我是守护者，”麦迪文对兽人术士说，“我将为你开辟道路。我将打碎这个轮回，获得自由。”

第十三章

“不！”卡德加大叫。幻象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再次身处空无一人的餐厅，站在碾碎的紫水晶和粉晶画成的华丽法阵中央。

他的耳朵嗡嗡作响，视野一片模糊。他单膝跪倒在地，却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刚才挪动过。在他的右上方，迦罗娜的声音低而沉闷，像是被扼住了喉咙一样。

“麦迪文。”她小声说。“老头子，不可能。”

“有可能。”卡德加说。他感觉五脏六腑里仿佛有无数虬结的毒蛇，正在啃噬他的血肉。他的大脑已经开始飞速转动。虽然他迫切地想要否认，但他知道最终的结论是什么。

“不，”迦罗娜坚定地说，“一定是咒语出了岔子，这是个假的幻象。我们想找一样东西，但找到的却是另一样。你说过以前也出过这种事的。”

“这不一样。”卡德加说。“我们看到的也许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东西，但我们看到的一定是真相。”

“也许那只是一个警告。”半兽人说。

“这样就说得通了。”卡德加说，他的声音中满是踌躇和悔恨。“想想看吧。怪不得我们受到攻击之后所有的魔法屏障都没触发。因为他已经在屏障里面了，他是在内部召唤的恶魔。”

“看起来不像他。”迦罗娜说。“说不定那是个幻象，某个魔法造出来的伪造品。看起来不像他。”

“就是他。”学徒说着站了起来。“我熟悉老师的声音和面孔，熟悉他所有的情绪和举止。”

“但那就好像是别的什么人顶着他的脸，”迦罗娜固执地反驳道，“像个冒牌货。就好像他是一套衣服，或者一身铠甲，被别人穿在了身上。”

卡德加看着半兽人。她的声音颤抖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眼角蓄满泪水。她是真的想要如此相信。

卡德加又何尝不是呢。他慢慢地点了点头。“也有可能是个骗局。或许那还是他。说不定他是在诱骗那个兽人，说服他到这边来。也许幻象显示的是未来？”

这次轮到迦罗娜摇头了。“不。那就是古尔丹，他已经到这边来了，他带领我们穿过了传送门。这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第一次会面。但麦迪文为什么会想要把兽人带到艾泽拉斯来呢？”

“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采取多少措施来抵挡他们。”卡德加摇摇头，试图疏通脑子里阻塞的思绪。许多事情一下子都有了解释。麦迪文总是奇怪地消失，对日益增多的兽人毫无兴趣，甚至将一个半兽人带进了塔楼。

他打量着迦罗娜，猜测她在这场阴谋中陷得有多深。她看起来好像完全被刚才的情况震惊了，但她到底是麦迪文的同谋，还是他所筹划的这场阴谋里的又一枚棋子呢？

“我们得找出真相，”他简洁明了地说，“我们需要弄清楚他为什么去那里，他到底在做什么。他是守护者——我们不该只凭一个幻象就认定他有罪。”

迦罗娜慢慢点了点头。“那我们就去问他。怎么问？”

卡德加张口想要回答，然而走廊里突然传来另一个声音。

“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麦迪文说着，转过了餐厅门外的拐角。

卡德加的喉咙一紧，口干舌燥。

魔导师站在门口，卡德加看着他，拼命试图从他的步履、他的外表、他的声音里寻找蛛丝马迹，想找到任何可以让他暴露的破绽。但卡德加什么都没找到。这就是麦迪文。

“你们两个孩子在干什么？”魔导师问道，灰色的眉毛皱了起来。

卡德加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回答，但迦罗娜已经说：“学徒正在给我展示一个他最近在研究的咒语。”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麦迪文咕哝了一声。“又是你的幻象吗，年轻的信任？即使没有你的召唤，这里的幻象就已经够烦人了。快出来——我们还有事要做呢。你也是，使者。”

他沉稳的声音中带着理解，但语气坚定。是他睿智的导师那严厉的声音。卡德加往前迈了一步，但迦罗娜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影子。”她哑声道。

卡德加眨了眨眼，又看向魔导师。他的脸上现在已经带上了不耐烦和不赞同的神色。他的肩膀依然宽阔，尽管身负重担依然身姿笔挺。他身上穿着的袍子也是卡德加从前经常见他穿的。

然而他的身后拖着两道影子。一道直直指向火光的反方向，另一道同样漆黑的影子却指向一个奇怪的角度。

卡德加犹豫了一下，麦迪文的神色越发不满，脸上阴云密布。“怎么了，年轻的信任？”

“我们应该把这里收拾干净。”卡德加说，语气尽量轻快些。“可不能让莫罗斯太辛苦。我们马上就来。”

“学徒的职责可不包括讨价还价。”麦迪文说道。“现在马上出来。”

没有人动。迦罗娜说：“他为什么不进屋子里来？”

是啊，为什么呢，卡德加想。但他说的却是：“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老师？”

“又怎么了？”大法师嘟哝道。

“您为什么要拜访古尔丹的梦境？”卡德加问出口的时候感到自己的喉咙收紧了。“您为什么要告诉兽人如何来到这个世界？”

麦迪文恼怒地看向迦罗娜。“我不知道古尔丹还跟你说起过我。我可没看出他这么傻，这么多嘴。”

迦罗娜往后退了一步，但这次是卡德加拉住了她。她说：“我本来毫不知情，这下终于知道了。”

麦迪文哼了一声。“现在也无所谓了。赶紧过来。你们两个都是。”

“您为什么要告诉兽人怎么到这里来？”卡德加再次询问。

“不要和比你强的人讨价还价！”大法师厉声说。

“您为什么要把兽人带到艾泽拉斯？”卡德加用近乎恳求的语气问道。

“不关你的事，孩子。你给我出来！立刻！”魔导师铁青的脸被怒火扭曲了。

“无意冒犯，先生。”卡德加说，每一个字感觉都像一把尖刀。“不，我不出去。”

麦迪文大发雷霆。“小鬼，我要把你……”他一边说，一边迈进了房间。

一阵火花立时蹿起，将年长的法师包裹在一团光芒中。魔导师踉跄着后退了一步，然后抬起手，低声诅咒了一声。

“怎么回事？”迦罗娜开口。

“防护法阵圈，”卡德加严肃地说道，“用来挡住被召唤出来的恶魔的。魔导师无法穿过它。”

“但如果屏障只对恶魔起作用，那他为什么过不来？除非……”迦罗娜看向卡德加。“不，”迦罗娜说，“这屏障能挡住他吗？”

卡德加想到暴风城塔楼里放在法阵上的那根稻草，和门口处爆发出的能量。他摇了摇头。

他转而向魔导师喊道：“您就是这么对付哈格勒和休格林的吗？还有古兹巴？其他人呢？他们也发现了真相吗？”

“他们离真相的距离比你远得多，孩子，”被光芒照亮的魔导师咬着牙说，“但我必须小心谨慎。我原谅了你的好奇心，因为你还年轻，我本以为忠诚——”防护屏障抵抗着他，他发出一声低哼。“——我本以为忠诚在这世上还有一席之地。”

麦迪文朝他们逼近，防护屏障光芒更盛，卡德加可以看到魔导师伸出的双手周围的魔法力场正在扭曲。闪烁的火花仿佛点燃了麦迪文的胡须，烟雾从他的额头上缭绕升起，像两只犄角。

卡德加的心沉了下去，因为他意识到他看见的是另一个形象，覆盖在他深深敬重的法师的形象之上。那个形象属于第二道影子。

“他要过来了。”迦罗娜提醒道。

卡德加咬紧牙关，说道：“迟早的事。他正在倾注大量能量来打破法阵。”

“这个法阵会被他打破吗？”半兽人问。

“他是提瑞斯法的守护者，”卡德加说，“只要他想，他就可以做到。只不过需要时间而已。”

“那我们能从这儿出去吗？”现在迦罗娜的语气带上了恐慌。

“要出去只能打败他。”卡德加说。

迦罗娜环顾四周。“那就把墙炸开。造个新出口。”

卡德加看了看塔楼的石墙，摇了摇头。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我试试这个。”卡德加说。在他们面前，麦迪文的身影变得更加高大，他周身被闪电环绕，在烟雾中若隐若现。

卡德加让自己镇定下来，将魔法能量聚集到体内。他重复了一遍他几分钟前才做过的手势，念出凡人无法理解的咒语，将能量压缩成一团光球，然后释放出去。

“带给我一个幻象，”卡德加说，“一个与这头野兽战斗过的人的幻象！”

一阵短暂的时空错乱，有一瞬间卡德加还以为咒语出了什么差错，把他们传送到了塔楼顶上的天文台。但并非如此，现在的时间变成了夜晚，接着一个专横而愤怒的女声划破了空气。

“你竟敢攻击自己的母亲？”艾格文吼道，面色铁青，狂怒不已。

艾格文站在天文台露台的一头，麦迪文站在另一头。这是他认识的那个麦迪文——高大、骄傲，显然面露忧色。她和过去的麦迪文都没有注意卡德加或迦罗娜。卡德加猛地意识到，现在的这个麦迪文也在场，站在一面墙边，身上闪着火花。来自过去的两个人也同样没注意到他，但现在的麦迪文正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母亲，我觉得你太激动了。”过去的麦迪文说。

“所以你觉得一发秘法箭能让我清醒清醒？”前守护者厉声说。卡德加看出她现在已经老了许多。她的金发已经变白，眼周和嘴角也爬上了紧绷的皱纹。尽管如此，她的气势与卡德加从前看到的几次相比还是丝毫不减。“现在，”她说，“回答我的问题。”

“母亲，是你弄错了。”过去的麦迪文说。

“回答，”艾格文疾言厉色地说，“你为什么要把兽人带到艾泽拉斯？”

“怪不得你问他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生气了。”迦罗娜说。卡德加示意她安静，并且时刻留意着现在的那个麦迪文。现在的麦迪文此刻已经不再紧紧贴在屏障上，从他的脸上看不到任何情绪。

“母亲？”现在的麦迪文说。他看起来似乎轻易就相信了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

“你根本没有答案，是不是？”艾格文说，“这就是你的一个小游戏。一个用来给莱恩和洛萨解闷的小挑战？提瑞斯法的力量不是游戏，孩子。现在每时每刻都有更多的兽人拥进来，我还听说黑色沼泽附近有车队遭到了劫掠。一个新手最多可以追踪到你的传送门，但只有你的母亲才知道那周围环绕的力量究竟属于谁。再问一次，孩子，你要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

年长女人的怒骂让卡德加瑟缩了一下。他原以为过去的麦迪文会逃出房间。然而麦迪文的举动却出乎他的意料。他放声大笑起来。

“你母亲的不满让你觉得好笑吗，孩子？”艾格文严厉地说。

“不。”麦迪文说着一咧嘴，如同掠食野兽般的笑容一闪而过。“我笑的是我母亲的愚蠢。”

“你竟敢。”艾格文怒道，抬起了手。一团耀眼的白色光球从她掌心升起，飞向过去的麦迪文。魔导师抬起一只手，轻轻松松就将它拨到了一边。

“我敢，母亲。”那过去的幻影说。“而且我有这么做的力量。这分在你怀上我的时候就注入我体内的力量，这分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也不想要的力量。”幻影麦迪文比了个手势，发出一道足以将一整层楼都照亮的冲击。艾格文也挡住了这道冲击，但卡德加注意到她不得不举起两只手，而且还被逼得往后踉跄着后退了一步。

“但你为什么要把兽人带到艾泽拉斯来？”年长女人哑声道，“根本没有必要。你让所有人都陷入险境，你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为了打破轮回，”过去的麦迪文说，“为了打碎这个你为我构筑的发条一般的世界。一切都井然有序，各安其位，包括你的孩子。如果你不能继续担任守护者，那就让你亲手挑选、亲自生养的继承人接任，但他也会像你手下的其他棋子一样，被紧紧束缚在你所写的剧本之中。”

现在的麦迪文已经双膝跪地，双眼紧紧盯着面前的景象。他的嘴唇无声地做出口型，重复着过去的自己说过的话。

迦罗娜扯了扯卡德加的袖子，他点了点头。两人从防护法阵中心离开，开始沿着房间边缘移动，试图从现在的魔导师身后偷偷绕过去。

“但是其中的风险，孩子……”艾格文说。

“风险？”麦迪文说，“对谁的风险？反正我没有风险，因为我掌控着提瑞斯法的力量。对议会其他人吗？比起恶魔他们更担心内部政治。对人类王国？他们脑满肠肥，一心享乐，就算真的身处危险之中，他们也是被保护的对象。而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威胁的存在！他们中的哪一个重要人物真的陷入险境了呢？”

“你在玩弄比你更强大的力量，儿子。”艾格文说。卡德加和迦罗娜就快摸到门边了，但现在的麦迪文却被幻象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噢，当然了。”过去的麦迪文咆哮了一声。“认为自己能够掌控那样的力量想必是犯了傲慢的罪过。就好像你以为你可以与一个恶魔领主斗智还能取得胜利一样。”

他们已经来到了麦迪文身后，迦罗娜伸手想去拿藏在衣服里的匕首。卡德加制止住她，摇了摇头。他们悄悄从麦迪文身后溜了过去。老人的眼睛里已经开始涌出泪水。

“要是兽人成功了怎么办？”艾格文说，“他们崇拜黑暗的神灵和暗影。你为什么要把艾泽拉斯交给他们？”

“等他们成功的时候，”过去的麦迪文说，“他们将奉我为王。他们崇拜力量，母亲，不像你和这个可怜的世界里的其他人。而多亏了你，我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存在。我将打碎你和其他人加在我身上的枷锁，统治这个世界。”

幻象陷入了沉默，卡德加和迦罗娜身子一僵，屏住呼吸。四周如此寂静，现在的麦迪文会不会注意到他们？

然而从前的艾格文说话了，牢牢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你不是我的儿子。”她说。

现在的麦迪文将脸埋进了掌心。他过去的幻影答道：“不。我从来不是你的儿子。无论如何，从来都不是你真正的儿子。”

过去的麦迪文大笑起来。那笑声低沉，宛若雷鸣，卡德加曾听过这笑声，就在面前的两人曾经战斗过的那片冰原上。

艾格文的表情充满震惊。“萨格拉斯？”她啐道，终于认出了这个声音。“我已经把你杀了。”

“你杀死的只是一具肉身，女巫。你只杀死了我的一个躯壳！”过去的麦迪文说。卡德加已经可以看见那第二个存在的轮廓，那另一道影子吞噬了他。一个阴影与火焰结合的生物，长着熊熊燃烧的胡子，和巨大漆黑的双角。“你杀死了它，将它埋藏在海底的一座坟墓里。但是为了得到一份更大的战利品，我很愿意牺牲那具躯体。”

艾格文不由自主地用一只手覆上自己的腹部。

“没错，亲爱的母亲。”过去的麦迪文说，火舌舔舐着他的胡须，烟雾在他眉毛上方形成犄角。他是麦迪文，但同时又是萨格拉斯。“我藏在你的子宫里，潜入你还未成形的孩子沉睡的细胞中。就像癌症，就像疫病，像一种你永远猜不到的先天畸形。我没法儿杀死你，也不太可能成功诱骗你。所以我将自己变成了你的子嗣。”

艾格文高声喊出一句诅咒，猛地抬起双手，愤怒扭曲了她的声音，这声音听上去好像不是人类发出的。一道闪闪发光的彩虹色能量向那个麦迪文和萨格拉斯的混合体冲去，正中他的胸口。

过去的幻影跌跌撞撞地往后退了一步，两步，然后抬起一只手，接住了那股向他打来的能量。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焦肉的气味，萨格拉斯/麦迪文咆哮一声，啐了一口。一句咒语脱口而出，艾格文被这股力量推了出去，反弹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我杀不了你，母亲。”那个恶魔的身影厉声说。“我的内心有一部分阻止我这么做。但我会击垮你。击垮你，放逐你，等到你的身体恢复，等到你从我把你送去的地方跋涉回来的时候，这片土地就已经属于我了。这片土地，和提瑞斯法议会的力量，都属于我！”

现在的麦迪文发出一声失魂落魄的悲号，向天空祈求着永远不会到来的原谅。

“是时候撤退了。”迦罗娜扯着卡德加的长袍。“再不走可就没机会了。”

卡德加迟疑了片刻，然后跟着她往楼梯奔去。

他们一步三级连滚带爬地跑下楼梯，差点儿撞到莫罗斯怀里。

“这么着急啊。”他平静地说。“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迦罗娜一溜烟从管家旁边跑了过去，但卡德加抓住年长的男人，说：“老师疯了。”

“比平时还疯吗？”莫罗斯回答。

“我没有开玩笑，”卡德加说，然后他眼睛一亮，“那个召唤狮鹫的哨子在你手上吗？”

仆人举起一枚刻着符文的金属物件。“你想让我召唤……”

“我来吧。”卡德加说，从他手上一把抓过哨子，朝迦罗娜的方向飞奔过去。“他肯定会来追我们，但你最好也快点儿逃跑。带上厨子，能跑多远跑多远。”

说完卡德加就跑得没影了。

“逃跑？”莫罗斯看着学徒远去的背影，然后他哼了一声，“我又能跑去哪儿呢？”

第十四章

他们飞了几千米，这时候狮鹫突然开始不听使唤。只有一头狮鹫响应了卡德加的召唤，而且它还在迦罗娜靠近时昂头表示不满。卡德加纯粹是靠着过人的意志力，才让狮鹫接受了半兽人的存在。离开高塔之后许久，他们还能听见麦迪文的叫喊和咒骂。卡德加用脚后跟紧紧扣住狮鹫的髋部，将狮鹫引向暴风城的方向。

他们的速度很快，但现在狮鹫开始在他身下挣动，试图拉扯缰绳，想掉头飞回环形山。卡德加努力想控制住这头野兽，好让它继续前进，但狮鹫却越来越躁动不安。

“它怎么回事？”迦罗娜越过他的肩头问。

“麦迪文正在召回它，”卡德加说，“它想飞回卡拉赞。”

卡德加与缰绳搏斗了一番，甚至试着用上了那枚哨子，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认输。他让狮鹫降落在一个光秃秃的小石山上，等迦罗娜爬下去，然后自己也从它的背上下来。他双脚刚落地，狮鹫便腾空而起，在逐渐变暗的天色中拍打着它沉重的双翼不断攀升，回应主人的召唤。

“你觉得他会追过来吗？”迦罗娜问。

“我不知道。”卡德加说。“但如果他真的追过来，我可不想就这么坐以待毙。我们往暴风城走吧。”

他们跌跌撞撞地连夜赶路，终于找到一条泥泞的小道，便沿路往暴风城的方向走去。身后并没有追兵，夜空中也没有奇怪的光亮。日出前，两人挤在一棵大雪松下面休息了一小会儿。

第二天他们没见到一个活人。他们看见被烧得只剩下地基的房子和新埋的土堆，每个土堆下都埋葬着一个家庭。被掀翻砸碎的货车随处可见，还有许多焚烧后留下的巨大灰堆。迦罗娜说，兽人们就是这么处理尸体的：先把死者身上的财物洗劫一空，然后烧掉。

他们见到的动物也全是死的——有在残破的农庄旁被开膛破肚的猪，还有马的骸骨，肉被吃得一干二净，只剩一个神态惊恐扭曲的马头。他们在沉默中穿过一个又一个被损毁的农庄。

“你们的人做得还真是彻底。”卡德加最后说。

“他们以此为傲。”迦罗娜阴郁地说。

“骄傲？”卡德加反问，环顾着四周。“以毁灭为傲？以掠夺为傲？人类的军队和人类的国家绝不会将所经之处的一切付之一炬，或是毫无理由地屠杀牲畜。”

迦罗娜点点头。“这就是兽人的做法——任何可能被敌人利用的东西都不能留下，决不能给敌人反抗的机会。如果遇到的东西不能立刻派上用场——比如饲料、住所、战利品，那就应该一把火烧掉。兽人氏族领地的边界通常都是寸草不生的地方，因为双方都会想尽办法让对方得不到资源。”

卡德加摇了摇头。“这些可不是资源，”他气愤地说，“这些是生命啊。这片土地曾经满是翠绿的田野和森林，生机勃勃。现在却变成了一片废土。看看吧！人类和兽人之间真的有可能达成和平吗？”

迦罗娜一言不发。他们在沉默中继续前行，晚上歇在了一家旅店的废墟里。他们睡在了不同的房间，卡德加选了面目全非的大堂，迦罗娜则挪到了后面的厨房里。两个人都没有提议住在一起。

卡德加被自己咕咕叫的肚子弄醒了。他们逃出卡拉赞的时候除了身上的东西之外什么也没带，除了一点儿野外找到的树莓和花生，他们已经超过一天没吃东西了。

年轻法师从被他当作床的那堆潮乎乎的稻草上爬起来，感到四肢酸痛，自己的关节嘎吱作响。自从到了卡拉赞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露营过，他感觉自己有些疏于锻炼。前一天的恐惧已经完全消退，但他仍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们之前打算前往暴风城，但他要怎么把迦罗娜带进城里呢？也许可以找点儿什么东西给她伪装一下。又或者她其实根本不想进城？她现在从塔里出来了，也许她更愿意回去找古尔丹和暴掠氏族。

房屋被毁坏那一侧有动静传来。大概是迦罗娜吧，她肯定也和他一样饥肠辘辘。她倒是没有抱怨，但从兽人留下的那一片狼藉推断，他们肯定需要大量食物才能保持最佳战斗状态。

卡德加站起身，理了理自己像蛛网般纷乱的思绪，从一扇破窗户里探出头去，想问她厨房里还有没有剩下的食物。

一把巨大的双刃斧迎面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斧子的另一头是一张翡翠绿的兽人面孔。一个真正的兽人。卡德加现在才发现，自己已经看惯了迦罗娜的脸，以至于被眼前这个兽人宽大的下巴和竖起的眉毛吓了一跳。

兽人咆哮道："什吗人？"

卡德加慢慢举起双手，同时暗暗呼唤魔法能量。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咒语，就足以把兽人推开，然后找到迦罗娜，两个人一起逃走。

除非就是迦罗娜把他们引过来的，他突然意识到。

卡德加只是迟疑了片刻，就给了对方足够的可乘之机。他听见身后有声音传来，但还没等他转过身，某个又大又沉的东西就打中了他的后颈。

卡德加肯定没昏过去太久——时间刚好足够半打兽人拥进房间。兽人们开始用他们的斧头在残垣断壁里翻找。他们戴着绿色的臂章。卡德加的记忆告诉他，这些兽人隶属于血环氏族。他动了一下，第一个兽人——拿着双刃大斧的那个——立刻又朝他转过身来。

"泥底洞系宰辣里？"那兽人说，"藏岛辣里切了？"

"什么？"卡德加问，心中疑惑是兽人的口齿不清还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你的东西，"兽人放慢语速又说了一遍，"你的装备。你什么都没有。你藏哪儿了？"

卡德加不假思索地说："没有东西。之前弄丢了。什么东西都没有。"

兽人哼了一声。"你可以去死了。"他吼道，举起了斧子。

"住手！"迦罗娜站在残破的门口叫道。她昨晚似乎没睡好，但她的腰带上挂着两只用皮绳系着的野兔。她是出去打猎了。卡德加为自己之前有那样的想法而感到羞愧。

"滚开，混血种，"那兽人没好气地说，"没你的事儿。"

"你要对我的财产动手，怎么会跟我无关？"迦罗娜说。

财产？卡德加想，但他没吭声。

“财惨？”兽人口齿不清地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凭你也配拥有财惨？”

“我是半兽人迦罗娜！”她咆哮道，怒火扭曲了她的面容。“我效忠于暴掠氏族的酋长古尔丹。你敢损坏我的财产，就去向他解释吧！”

那兽人又哼了一声。“暴掠氏族？呸！我听说那是个弱小的氏族，任由他们的术士摆布！”

迦罗娜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倒是听说两个氏族约定联合攻打暴风城，但血环氏族没能支援暮光之锤氏族，结果两个氏族都被打回来了。我听说你们与人类公平竞争，最后却败给了人类。是不是这样？”

“辣不是重点，”血环氏族的兽人说，“塔们有马。”

“也许我可以……”卡德加说着，试图站起来。

“坐着，奴隶！”迦罗娜吼道，狠狠一巴掌把他扇得往后倒去。“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再答话，其余时候不准插嘴！”

领头的兽人趁机往前走了一步，但迦罗娜说完之后立刻转过身，用一把长刃匕首抵住了兽人的腹部。眼看战斗在两人之间一触即发，其他的兽人都识相地退开了。

“你是在质疑我的所有权吗？”迦罗娜咆哮着，眼中燃起了熊熊怒火，肌肉紧绷，随时准备用尖刀刺穿兽人的皮甲。

随后是片刻的沉默。血环氏族兽人在瘫倒在地的卡德加和迦罗娜之间来回看了几圈。他哼了一声，说：“这种废物也值得你护着，杂种！”

说完兽人首领就退开了。其他人都松了口气，开始从这间破烂不堪的房子里鱼贯而出。

出门的时候，兽人的一个部下问他：“她要这吗个人类奴隶有什么用啊？”

兽人首领说了句什么，卡德加没有听到。那个部下在门外大叫：“辣也太恶心了！”

卡德加试图站起身，但迦罗娜摆了摆手示意他坐着别动。卡德加不由自主地瑟缩了一下。

迦罗娜走到光秃秃的窗边，观察了一会儿，然后回到靠着墙边坐着的卡德加身旁。

“我觉得他们走远了。”她终于说，“我本来担心他们还会折回来挽回颜面。那个领头的今天晚上可能要被部下挑战了。”

卡德加摸了摸被打伤的那边脸。“我没事，多谢关心。”

迦罗娜摇了摇头。“你这个白皮肤的白痴！要不是我把你打趴下，那个兽人头领当时就会杀了你，然后再来对付我，因为我没能管束好你。”

卡德加重重叹了口气。“抱歉。你说得对。”

“我当然是对的。”迦罗娜说。“直到我回来他们都没杀你，只是因为他们以为你有东西藏在旅馆里。他们认为你不会蠢到什么装备都不带就在战区里乱跑。”

“你下手就不能轻点儿？”卡德加问。

“要想让他们相信，就不能。不过说实话，这一巴掌打下去的感觉还不错。”她把野兔扔给他。“给，把皮剥了，烧上水。厨房里还剩了几个锅和一些土豆。”

“虽然你跟你朋友们是这么说的，”卡德加说，“但我可不是你的奴隶。”

迦罗娜轻笑起来。“当然不是。但早餐是我抓来的，所以做饭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早餐是一大锅土豆炖兔肉，用卡德加在厨房的废墟里找到的香草和迦罗娜在野外采摘的蘑菇调味。卡德加检查了一遍这些蘑菇是否有毒，幸好它们都是安全的。

“兽人一般用小孩试毒。”迦罗娜说。“如果孩子吃了没死，就说明大家都可以吃。”

他们继续向暴风城进发。树林再次恢复了寂静。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中举目四望，满目疮痍。

大约中午的时候，他们又遇到了那些血环兽人。兽人们在一座被毁坏的哨塔旁边的空地上，全都面朝下倒在地上。有什么尖锐沉重的巨物刺穿了他们的背甲，好几个兽人连头都没了。

迦罗娜开始挨个扒下尸体上的护甲，搜刮可回收的装备，动作十分迅速。卡德加则扫视着地平线，似乎在寻找什么。

迦罗娜冲他喊道："你不来帮把手吗？"

"马上来。"卡德加说。"我想先确认杀了我们这些老朋友的东西没在附近。"

迦罗娜检视了一圈空地边缘，又抬头看向天空。天上除了斑斑点点的低矮乌云什么都没有。

"好了没？"她催促道，"我没听到什么动静。"

"这些兽人也什么都没听到，等听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卡德加说着，走过来跟她一起站在兽人头领的身边。"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受到了来自背后的攻击，而且攻击者比他们要高。"他指着尘土上的蹄印，那是钉着马蹄铁的重装战马的蹄印。"是骑兵，人类骑兵。"

迦罗娜点点头。"看来我们离暴风城越来越近了。他们的东西你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我们能用得上他们的口粮——虽然难吃但很有营养。还得拿把武器，至少拿把小刀吧。"

卡德加看向迦罗娜。"我一直在想。"

迦罗娜大笑："想说什么就直说，别藏着掖着。真想知道有多少人类灾祸是这句话引出来的。"

"我们已经在暴风城军队的巡逻范围之内了。"卡德加说。"我觉得麦迪文没有在追我们，至少没有直接追过来。所以也许我们应该分头行动。"

"我也想过。"迦罗娜说。她翻着一个兽人的包裹，从里面先掏出一袭斗篷，又掏出一个小布包。她打开布包，发现里面是一块打火石、一片铁片和一瓶火油。"生火工具包。"她解释道。"兽人最喜欢火，用这个能很快生起火来。"

"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分头走。"卡德加说。

"不，"迦罗娜说，"我说的是我想过。问题在于，这片区域不在人类或兽人任意一方的掌控之中。你可能走个五十码就又会遇到一支血环氏族的巡逻队，我也可能会被你们的骑兵兄弟们袭击。如果我们两个一起走，活下来的概率会更大。只要一方假装是另一方的奴隶就行。"

"俘虏，"卡德加纠正道，"人类不抓奴隶。"

“你们当然抓，”迦罗娜说，“只不过是换个叫法而已。所以我们应该一起走。”

“就因为这个？”卡德加说。

“这是主要原因。”迦罗娜说。“另外还有一件小事，我已经很久没向古尔丹汇报了。如果我们撞上他，我会跟他解释说我被囚禁在卡拉赞了，下次他应该学聪明点儿，不要再把手下往火坑里推。”

“你觉得你这么说他会信？”卡德加问。

“我也不能确定他会不会信，”迦罗娜说，“所以这就是我要跟你一起行动的另一个原因。”

“你懂得学以致用了。”卡德加说。

迦罗娜点了点头。“说得没错。除非我在开口之前就被一斧子砍掉了脑袋。算了吧，我打算还是暂时站在你这个白皮肤的家伙这边碰碰运气。现在我还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需要把尸体堆到一起，用灌木和易燃物盖上。我们可以把不需要的东西隐藏起来，但我们需要把尸体烧掉。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卡德加皱起眉头。“要是重装骑兵还在附近，一柱黑烟肯定会马上把他们引过来。”

“我知道。”迦罗娜说，环视着四周巡逻队的遗骸。“但这是我们该做的。如果你看到在袭击中被杀死的人类士兵，你难道不会想埋葬他们的遗体吗？”

卡德加阴郁地抿紧了嘴，但他什么都没说，而是走到最远的兽人尸体旁，把他拖回了哨塔废墟下面。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把尸体上的东西全都扒光，点起了火。

“现在我们该走了。”卡德加说。迦罗娜正注视着回旋上升的烟柱。

“这不是会引来骑兵吗？”迦罗娜说。

“没错，”卡德加说，“还会传递一个信息——这里有兽人。而且还是觉得这里足够安全，可以火化他们的同伴的兽人。我宁肯找个机会近距离解释，也不想面对一匹冲锋的战马，谢天谢地。”

迦罗娜点了点头。他们离开哨塔，偷来的斗篷在身后飘动。

迦罗娜说得一点儿不假，兽人的战地口粮果然难吃，是煮干的糖浆、坚果和某种肉——卡德加敢发誓是老鼠肉——做成的恶心的混合物。不过它确实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能量前进，他们的脚程也很快。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路走来，沿途的原野变成了延绵的农田，田里的庄稼随风摇摆。然而这片土地也一样荒无人烟，马厩空空如也，房子也都倒塌了。他们又发现了几处兽人的火葬堆，还有越来越多的标志着逝去的人类家庭和巡逻兵的坟丘。

但他们还是尽量沿着灌木丛和篱笆走。开阔地带让他们能更容易发现敌人和援兵，但也更容易暴露自己。一小支兽人军队沿着山脊行进，于是卡德加和迦罗娜藏进了一座基本完好的农庄里。

卡德加看着蜂拥向前的兽人队伍。队里有步兵，有骑着巨狼的骑兵，还有雕刻着华丽的头骨和巨龙花纹的投石车。在他身边，迦罗娜望着行进中的兽人部队，说："一群白痴。"

卡德加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他们现在这样太招摇了，"她解释道，"我们能看到他们，白皮肤的人们自然也能看到他们。这帮家伙连目标都没有——他们只是在野地里四处转悠，想找架打，想要光荣地战死。"她说着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对你的族人评价不高啊。"卡德加说。

"我现在对所有人的评价都不怎么高。"迦罗娜说。"兽人不认我，人类要杀我。而我真正信任的唯一一个人类居然是个恶魔。"

"不是还有我嘛。"卡德加说，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是那么难过。

迦罗娜苦笑了一下。"对，还有你。你是人类，我也信任你。但我以为，我是真的以为，麦迪文会改变局势。他很强大，地位崇高，而且愿意与对方平等地交流，不会有莫名其妙的偏见。但我这是在骗自己。他只不过是又一个疯子罢了。也许我注定要扮演这种角色——为疯子办事，也许我不过是这场棋局里的又一颗棋子而已。麦迪文是怎么说的来着？宇宙间无情的宿命的齿轮？"

"你的角色，"卡德加说，"是你自己的选择。这也是麦迪文一直以来的愿望。"

"你觉得他说这话的时候神志是清醒的吗？"半兽人问。

卡德加耸耸肩。“跟一直以来一样清醒吧。我相信他是清醒的。听起来你似乎也是这么想的。”

“没错，”迦罗娜拖长声音说，“我为古尔丹效力的时候，一切都多么简单啊。只要做好他的耳目就行了。可现在我却弄不明白到底哪边才是对的，哪边才是我的同胞？或者两边都是？至少你不用为了这种事情烦恼。”

卡德加没有作声，只是向外眺望着渐浓的暮色。地平线那头的某处，那支兽人军队遭遇了什么东西。那个方向的视野尽头闪起黯淡的火光，仿佛虚假的黎明，低矮的云层中不时折射出的闪光伴随着战鼓和死亡的声响，如同遥远的雷霆。

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他们现在开始穿过一座座废弃的城镇和市场。他们见到的建筑更完整了，但还是荒无人烟。有些迹象表明这里的房子最近还有人居住，有人类也有兽人，但现在里面仅存的居民只有鬼魂和回忆。

卡德加闯进了一家可能是商店的建筑。虽然里面的货架都被搬空了，但壁炉旁的柴斗里还有木柴，地下室的一个小箱子里还有一些土豆和洋葱。随便什么都比兽人那些铁一样硬的口粮要好。

卡德加生起火，迦罗娜拿着一口锅去了附近的水井。卡德加思索着接下来该怎么办。麦迪文是个威胁，或许是个比兽人更大的威胁。现在还能跟他讲道理吗？能说服他关闭传送门，还是说已经太迟了？

仅仅知道有一座传送门存在就已经算是好消息了。如果人类能找到那扇传送门，甚至将它关闭，就能把兽人困在这个世界里。切断他们与德拉诺的联系，让他们孤立无援。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打断了学徒的思绪。是金属相击的声音。还有人类的吼声。

“迦罗娜。”卡德加低声说，连忙往门外跑去。

卡德加在水井旁找到了他们。是一队由十个左右步兵组成的巡逻队，穿着艾泽拉斯王国的蓝色战袍，士兵们都拔出了剑。其中一人捂着自己流血的胳膊，但另外两个人一人压着迦罗娜的一条手臂，迦罗娜被他们制住了。她的长刃匕首落在地上。卡德加转过拐角的时候，领头的军士用戴着锁甲手套的手反手打了她一个耳光。

“其他人在哪儿？”他吼道。半兽人的嘴里渗出了紫黑色的血。

“放开她！”卡德加叫道。他不假思索地聚集起能量，迅速施放出一个法术。

一道耀眼的强光在迦罗娜头顶炸开，仿佛一个微型的太阳，让人类士兵猝不及防。抓着迦罗娜的两个步兵松开了手，她倒在了地上。那名军士抬起手来遮住双眼，巡逻队的其他人也大吃了一惊，于是卡德加赶紧趁机混进人群，站到迦罗娜身边。

“好一个出其不意。”迦罗娜嚅动着破裂的嘴唇说。“让我先喘口气。”

“别起来。”卡德加小声说。他转向被闪得直眨眼的军士，喝道：“你是这群流氓的头领吗？”

现在步兵们的视力大多已经恢复了，他们举起剑直指卡德加。迦罗娜身旁那两个人向后退了一步，但他们并未看向卡德加，而是盯着迦罗娜。

那军士啐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妨碍军务？兄弟们，把他弄走！”

“别动！”卡德加喝道。那些士兵领教过一次他的法术，只往前挪动了一小步。“我是卡德加，是你们莱恩国王的朋友和盟友魔导师麦迪文的学徒。我有事要找国王。立刻带我们去暴风城。”

军士嗤笑起来。“是是是，我还是洛萨爵士呢。麦迪文从不收学徒。这连我都知道。那你这位小情人又是谁啊？”

“她是……”卡德加犹豫了片刻。“她是我的俘虏。我正要带她去暴风城接受讯问。”

“哈。”军士嘟哝了一声。“那么小伙子，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你的俘虏，带着武器。而你又不见人影。要我说，是你的俘虏逃跑了。可惜这个兽人宁死不降。”

“别碰她！”卡德加说着抬起了手。火焰在他微曲的手指间跳动。

“你这是找死。”军士吼道。卡德加听见远处传来沉重的马蹄声。是援军。但他们会比眼前这群人更愿意听一名半兽人和一位法师的话吗？

“你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先生。”卡德加强装镇定说道。

“别插手，小子。”军士命令道。“抓住那个兽人。她敢反抗就杀了她！”

步兵们又向前迈了一步，离迦罗娜最近的人弯下腰去想再次抓住她。她试图挣开，却被某个步兵用重型靴狠狠踹了一脚。

卡德加忍住眼泪，冲军士放出法术。那团火球击中了他的膝盖。军士痛号一声，倒在了地上。

“马上给我住手。”卡德加咬着牙说。

“杀了他们！”军士大喊，剧烈的疼痛令他睁大了眼睛。“把他们俩都杀了！”

“住手！”另一个闷在头盔里的更深沉的声音传来。那队骑兵抵达了城镇广场。一共有大约二十名骑兵，卡德加心里一沉。就连迦罗娜也对付不了这么多人。他们的领头人全副武装，头盔上带着面甲。卡德加看不见他的脸。

年轻学徒跑上前去。“先生，”他说，“请让这些士兵住手。我是魔导师麦迪文的学徒。”

“我知道你是谁。”指挥官说。“退下！”他命令道。“放开那个兽人，不过要盯紧她。”

卡德加咽了口唾沫，继续说：“我带了一名俘虏，还有重要的情报要告诉莱恩国王。我要立刻面见洛萨爵士！”

指挥官掀起自己的面罩。“如你所愿，孩子，”洛萨说，“如你所愿。”

第十五章

暴风要塞中的会谈进行得不太成功，现在他们正骑着狮鹫，在麦迪文之塔上空盘旋。在他们身下，卡拉赞矗立在渐浓的暮色中，高大而空旷。没有任何一扇窗户里透出一丝光亮，塔顶的天文台也一片漆黑。在没有月亮的夜空下，连塔楼那浅色的石砖都显得黑暗阴沉。

昨晚在王宫中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卡德加和迦罗娜都在场，不过在觐见国王陛下时，迦罗娜被要求将匕首交给洛萨保管。国王的勇士也在场，莱恩国王身边还围着一群喋喋不休的顾问和朝臣。在他们之中，卡德加感知不到法师的存在，他猜那些没被麦迪文袭击的法师要么已经投身战场，要么就是出于安全考虑被藏起来了。

至于国王本人，那个在之前的幻象中见到过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了许多。他宽阔的肩膀和鲜明的五官还和年少时一样，只是现在人到中年，已经显出了岁月的痕迹。在场的所有人中，他显得最雍容华贵，蓝色的袍子在人群中熠熠生光。他的座位旁摆着一顶装饰着白色羽翼的露面巨盔，就好像他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卡德加想起有关巨魔的幻象中那个莽撞的年轻人，不禁心想，如果真的听到了来自战场的召唤，莱恩一定是第一个奔赴沙场的。在开阔的战场来一场面对面的公平对决，毫无疑问最后还是以他的军队大胜兽人收场。他不由得好奇莱恩的这分笃定里有多少来源于他对魔导师的信任。这看起来确实是顺理成章——魔导师会永远支持暴风城，而有了魔导师的支援，暴风城将永不陷落。

医师治疗过了迦罗娜唇上的伤口，却治不好她的脾气。有好几次，当她一点儿都不委婉地从兽人的角度讲述对大法师的理智状况、对白皮肤的人类，尤其是对莱恩的军队的看法时，卡德加都为她捏一把冷汗。

“兽人从不放弃。”她说。“他们绝不会停止进攻。他们还会卷土重来。”

“他们都没能进入城墙上弓箭的射程内。”莱恩反驳道。在卡德加看来，迦罗娜直言不讳的态度和直率的警告与其说让国王陛下感到危险，不如说更让他觉得好笑。

“他们没能进入城墙上弓箭的射程内。”迦罗娜重复了一遍。“这次没有。下一次他们就会做到了。再下次他们就能翻过城墙。我认为你太不重视兽人了，陛下。”

“我向你保证，我对此非常认真。”莱恩说。“但我也了解暴风城的力量，了解它的城墙、它的军队、它的盟友和它的信念。如果你也能看到这些，你就不会对兽人的力量这么有信心了。”

莱恩对魔导师的态度也同样坚定。卡德加在御前议会面前把一切和盘托出，迦罗娜在旁做证和补充。他说到了过去的幻象，大法师奇怪的举止，还有那些看似幻象，但实则真实存在的景象。比如萨格拉斯出现在卡拉赞的事实。说到了麦迪文应该对此时此刻被袭击的艾泽拉斯负责。

“要是每次有人告诉我麦迪文疯了的时候，我都能得到一个银币，那我就会比现在富有得多。”莱恩说。“他有他的计划，年轻的先生。就这么简单。不知道有多少次，他一个人跑去做这样那样的怪事，害得这边这位洛萨愁得胡子都要掉光了。但事实证明他每一次都是对的。上次他来的时候，不是只花几个小时就干掉了一只恶魔吗？砍掉另一只恶魔的头可不太像是一个被恶魔附身的人会干出来的事啊。”

“但这可能是一个想要摆脱嫌疑的罪犯会干出来的事。”迦罗娜插嘴道。“没人亲眼看到他在你的城市中央杀了那只恶魔。难道就不可能是他召唤出了那只恶魔，然后又杀了它，拿它当替罪羊？”

“这都是猜测。”国王咕哝道。“不。我尊重二位，也不否认你们所看到的事情。甚至包括那些过去的‘幻象’。但是我认为魔导师本来像只狐狸一样狡猾又疯狂，而这一切都是他的某个更大的计划中的一部分。他总是喜欢说什么更大的计划和更大的轮回。”

“恕我冒昧，”卡德加说，“魔导师可能确实在筹谋更大的计划，但问题在于，暴风城和艾泽拉斯在那个计划里有一席之地吗？”

大半个晚上都是这么过去的。莱恩在所有问题上立场都十分坚定——艾泽拉斯王国和盟友们一定可以消灭兽人，或把他们赶回自己的世界。麦迪文是在执行某个别人都无法理解的计划。而“只要内心坚定的士兵们仍在捍卫城墙和王座”，暴风城就能够抵御任何攻击。

洛萨则一直保持着沉默，只偶尔插话提几个相关的问题，然后在卡德加或迦罗娜如实回答后摇头。最后他终于发话了。

“莱恩，不要被你的安全感蒙蔽了双眼！”洛萨严肃地说道。“如果我们不能将魔导师麦迪文视作可靠的盟友，我们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如果我们低估了兽人的能力，我们就会失败。听听他们所说的话吧！”

“我在听，”国王说，“但我不仅是用我的头脑在听，还在用我的内心倾听。我们与年轻的麦迪文共度了这么多年，不管是在他沉睡前还是沉睡时。他不会忘记他的朋友们。当他的深谋远虑终于被世人所理解的时候，我敢肯定你们会因为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朋友而感到荣幸，你们会对魔导师心怀感激。”

最后，国王站起身，让众人退下，并保证会好好考虑当前的情势。迦罗娜一直在小声嘀咕，洛萨则给他们安排了没有窗户的房间，还在门口派了卫兵，以防万一。

卡德加试着入睡，但挫败感让他大半个晚上都在房里踱步。等他终于感觉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却听见了敲门声。

门口是洛萨，穿着全副盔甲，胳膊上搭着一套制服。“睡得像死人一样沉吧？”他说，微笑着递过手上的制服。“穿上，十五分钟后到塔顶来跟我们碰头。动作要快，孩子。”

卡德加费力地穿上这一整套装备：有裤子、重靴、绘着艾泽拉斯雄狮徽记的战袍，还有一把重剑。他思索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把剑背上。万一能派上用场呢。

塔顶上聚集着至少六只狮鹫，它们全都在不安地拍打着巨大的羽翼。洛萨在等着他，迦罗娜也在。她穿着一套跟卡德加一样的行头，身穿绘着艾泽拉斯雄狮的蓝战袍，背着一把重剑。

“一个字，”她冲他咆哮，“都不准说。”

“这身衣服很适合你嘛，”他说，“很衬你的眼睛。”

迦罗娜哼了一声。“洛萨也这么说。他还想以你也会这么穿为理由来劝我穿上。而且他想确保其他人不会因为错认而误杀我。”

“其他人？”卡德加说完环顾四周，在晨光中，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塔楼上也有狮鹫群。加上他们的一共有差不多六座塔，未升起的太阳将狮鹫们的羽翼染成粉色。卡德加以前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训练有素的狮鹫，更不用说单单在暴风城里。洛萨一定是跟矮人联络过了。黎明的空气如同匕首一样寒冷刺骨。

洛萨快步走到他们身边，调整了一下卡德加背上的剑，好让他可以背着剑骑狮鹫。

“国王陛下，”洛萨嘟哝道，“对于艾泽拉斯人民的力量和暴风城城墙的厚度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当然，在他犯错的时候，有几个得力助手会帮他解决问题也不是什么坏事。”

“比如我们。”卡德加阴郁地说。

“比如我们。”洛萨重复道。他目光坚定地看向卡德加，又说：“我曾经问过你他怎么样，你知道。”

“是的。”卡德加说。“而我告诉了你真相，至少是当时的我所理解的真相。而且那时我觉得我应该对他忠诚。”

“我理解，”洛萨说，“我对他同样忠诚。我想要确保你所说的是真的。但如果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卡德加点了点头。“你是相信我的吧？”

洛萨点点头，面色凝重。“很久以前，当我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我照顾过麦迪文。那时候他还在昏迷之中，就是剥夺了他大部分少年时光的那次长眠。我以为我在做梦，但我发誓我看到对面还站着另一个人，也在看着魔导师。那个人的身体仿佛是锃亮的黄铜做成的，眉毛上方长着一对沉重的犄角，还有着火焰做成的胡须。”

“是萨格拉斯。”卡德加说。

洛萨深深吐了口气。“我以为我睡着了，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以为那不可能是我想的那样。你看，我当时也觉得我应该忠诚于他，但我从没有忘记过我所看到的东西。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我开始意识到我看到的是真相的一小部分，而从那时起我就隐约感觉到事情有可能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也许还来得及救下麦迪文，但也有可能会发现黑暗已经根深蒂固。到那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采取某种突然的、可怕的，却又非常必要的行动。问题在于——你准备好了吗？”

卡德加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他仿佛置身冰窖。洛萨抬起一只手。在他的命令下，其他几队狮鹫腾空而起。清晨的第一缕日光包裹了大地的边缘，给整片大地镶上华冠，初升的太阳照射在狮鹫的翅膀上，将它们染成金色。

在飞往卡拉赞的漫长旅途中，卡德加胃里的寒意一直没有消退。迦罗娜跟在他后面，但他们都没有说话，只是沉默地看着大地在他们脚下飞速掠过。

狮鹫的双翼之下，大地改变了模样。广袤的田野上只剩下烧焦的残骸，点缀着倾覆的房屋倒塌的地基。树林里的树都被连根拔起，变成了战争机器的食粮，在地面上留下巨大的伤痕。一个个矿坑张着巨口，土地被割裂撕开，暴露出下面的矿藏。地平线处升起一个个烟柱，但卡德加并不知道那是从战场还是熔炉里冒出来的。他们一整个白天都在飞行，现在太阳已经在慢慢地没入地平线。

卡拉赞像一道黑檀木的树影一般矗立在环形山中央，贪婪地吸收着逐渐消逝的残阳那最后一点余光，却不反射任何光亮。塔楼和所有空荡荡的窗户中都没有透出一丝光芒。那些不需要燃料也能燃烧的火炬已经熄灭了。卡德加怀疑麦迪文是不是已经逃走了。

洛萨膝盖一夹，驱使狮鹫向下飞去，卡德加也连忙跟着他落地，从有翼巨兽的背上爬下来。他的双脚刚落地，狮鹫就又冲天而起，尖啸一声向北飞去。

艾泽拉斯的勇士已经走到了楼梯口，他宽阔的肩膀紧紧绷着，长剑举在手中，庞大的身形无声地移动，像猫一样敏捷而优雅。迦罗娜也悄无声息地向前走着，一只手伸到战袍里，抽出了她那把长刃匕首。暴风城的重剑敲着卡德加的臀部，发出笨重的响声。跟其他两人比起来，他觉得自己笨拙得就像一个石头人。在他们身后，更多狮鹫降落下来，放下背上的战士。

天文台外面的走廊空空如也，大法师的书房上层也没有人，不过却并没有被搬空。散落的工具随处可见，那个被打碎的黄金装置——星盘的残骸也还放在壁炉架上。所以如果这塔里真的没有人，那他们一定走得很匆忙。

或者这根本就不是一座废弃的塔楼。

他们点起火把，陆续沿着数不尽的台阶下行，洛萨、迦罗娜和卡德加走在最前面。这墙壁曾经是那么熟悉，这里曾经是他们的家，这许许多多的楼梯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而现在，墙上挂的火把已经不再燃起那种冰凉凝固的火焰，入侵者们手中的火把在墙上投下无数全副武装的阴影，走廊被一种陌生的、噩梦一般的气氛笼罩，甚至墙壁本身似乎都处处隐藏着威胁，卡德加觉得每一扇漆黑的门后都藏着致命的埋伏。

然而什么也没有。画廊是空的，宴会厅是空的，会客厅也和从前一样，既没有人也没有家具。客房里倒是家具齐全，但并没有人在里面。卡德加检查了一遍他自己的房间：一切都还和从前一样。

火炬的光芒在图书馆的墙上投下奇怪的阴影，将铁质栏杆扭曲成诡异的形状，书架变得像是城垛一样。书本都没动过，就连卡德加最新的笔记也都还留在桌上。麦迪文是不是认为图书馆里的东西都无足轻重，所以一本书都没拿走？

一些碎纸片引起了卡德加的注意，他走到了放史诗的书架前。这里有新东西，是一些被撕坏的卷轴碎片。卡德加拿起一张比较大的碎纸看了看，然后点点头。

“什么东西？”洛萨问，看起来好像觉得书本随时会活过来发起攻击。

“《艾格文之歌》，”卡德加回答，“是一首关于他母亲的史诗。”

洛萨哼了一声表示明白，但卡德加却陷入沉思。他们走之后麦迪文来过这里，然而只是为了撕毁一卷卷轴吗？是出于魔导师与他母亲的起冲突的痛苦回忆，还是要为萨格拉斯对战艾格文那次决定性的失败复仇？又或者他撕毁卷轴，撕毁这个提瑞斯法守护者使用的密文的举动，象征着他对议会彻底的背叛？他想要完全脱离议会？

卡德加冒险用了个简单的法术——一个用来侦测魔法存在的咒语，但得到的反馈却和通常被魔法书籍包围时的结果没什么两样。如果麦迪文在这里施过法术，那他一定巧妙地将魔法的痕迹掩盖了起来，能瞒过卡德加的任何侦测。

洛萨注意到了年轻法师在空气中画出符文，等他画完后，洛萨说：“你最好把力气留到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再用。”

卡德加摇了摇头，并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能找到魔导师。

他们没有找到魔导师，却在塔的最底层、厨房和储藏室的入口附近找到了莫罗斯。他扭曲的身躯倒在走廊中央，尸体一侧的地板上有一道弧形血迹。他的双眼大睁，脸上的神情却出人意料地平静，仿佛连死亡都无法在这位管家心中激起丝毫涟漪。

迦罗娜闪进厨房里，没一会儿又出来了。她的脸色不太对劲，绿色的皮肤上蒙上了一层惨白。她举起手上的东西给卡德加看。

这是一副玫瑰色的眼镜，已经压碎了。是厨子的。卡德加点了点头。

这些尸体似乎让士兵们更加警觉了，他们从拱形入口走出去，来到庭院里。这里也没有麦迪文的踪影，只有一些零星的线索表明他曾经来过此地。

“他会不会还有另外的巢穴？”洛萨问道，“别的藏身之所？”

“他经常出门，”卡德加说，“有时候一去就是几天，然后又毫无预兆地回来。”有什么东西正沿着阳台移动，俯瞰着主入口——只是空气的一阵轻微扰动。卡德加一惊，向那个地方看去，但那里看起来没什么异常。

“也许他去兽人那里了，去领导他们。”暴风城勇士猜测道。

迦罗娜摇了摇头。“他们绝不会接受一位人类领袖。”

“他总不可能凭空消失吧！”洛萨有些恼怒。他对士兵们喊道：“整队！我们撤退！”

迦罗娜没有理会暴风城勇士，自顾自地说道：“他没有凭空消失。我们回塔里去。”她从士兵中间穿过，像一条破浪前进的小舟。

她又一次消失在了塔楼那巨口一般的门里。洛萨看向卡德加，卡德加耸了耸肩，也跟着半兽人走了进去。

莫罗斯的尸体就躺在那里，他的血迹从墙边往外延伸，在地板上画出四分之一个圆弧。迦罗娜摸着那堵墙，仿佛在试探着什么。她皱起眉头，咒骂了一句，在墙面上猛拍了一巴掌，墙面发出结实的回响。

“应该在这里的啊。”她说。

“什么东西应该在这里？”卡德加问。

“一扇门。”半兽人说。

“这里从来就没有门。”卡德加说。

“这里很可能一直都有一扇门，”迦罗娜说，“只不过你从没见过罢了。你看，莫罗斯死在了这里，”她在墙边跺了跺脚，“然后他的尸体被移动了，留下了一道弧形的血迹，停在了我们发现他的位置。”

洛萨咕哝着表示赞同，也开始在墙上摸索起来。

卡德加看着那堵显然什么都没有的墙壁。他以前每天都要从这经过五六次。墙的那边应该除了泥土和石头什么都没有。然而……

“站远点儿，”年轻法师说，“让我试一试。”

暴风城勇士和半兽人退开，卡德加聚集起施放法术需要的能量。他以前用这个法术开过真正的门和上了锁的书本，但他还是第一次对一扇自己看不见的门用这个法术。他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那扇门，弄清楚这扇门要有多大才能把莫罗斯的尸体推出四分之一个圆弧，铰链应该在哪儿，门框应该在哪儿，以及如果他想让门足够牢靠的话，会把门锁布置在哪里。

他想象着这扇门，然后冲那看不见的门框释放出一股魔法能量，试图打开隐藏的门锁。让他惊讶的是，墙壁居然动了，墙的一侧出现了一条细缝。缝隙很窄，但已经足以让他们看出这扇片刻之前还不存在的门的清晰轮廓。

“用你们的剑把门撬开。”洛萨吼道，于是士兵们冲上前来。石门只支撑了一会儿，随后门里的某个机关发出一声巨响，门猛地向外打开，刮到了莫罗斯的尸体，露出一条通向地下的楼梯。

“他没有凭空消失，”迦罗娜阴沉地说，“他还留在这里，只不过去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

卡德加看着莫罗斯扭曲的遗体。“几乎没人知道。但我想知道他还藏了什么秘密。”

他们沿着楼梯向下，卡德加心中渐渐升起一种感觉。塔楼的上层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荒废感，而塔楼地底却充斥着一种几乎触手可及的威胁与不详的气氛。粗糙的墙壁和地板都潮乎乎的，在火把的照耀下，它们就像是有生命的、蠕动的肉块。

卡德加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随着楼梯盘旋向下，他们现在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沿着与上方塔楼相反的方向走着，仿佛这条向下的道路是上面塔楼的镜像。

的确，塔楼中本应是一间空荡荡的会客厅的地方，在这里变成了一间挂着许多锁链的地牢。地面之上一间无人使用的宴会厅的对应位置上，则是一间满地碎石瓦砾、画着神秘的圆环法阵的房间。这里的空气沉重而压抑，就像暴风城里哈格勒和休格林被杀害的那间塔楼里的空气一样。这里就是攻击他们的那头恶魔被召唤出来的地方。

当他们抵达与图书馆对应的那一层时，发现了一扇钉着铁钉的双开门。楼梯还在继续向下延伸，但一行人却在这里停下了脚步，打量着那些深深刻在木头上的符号。里面注满了棕褐色的血液，看起来就好像木头本身正在流血一样。这两扇受伤的门扇上挂着两个巨大的铁环。

“这里应该是图书馆的位置了。”卡德加说。

洛萨点了点头。他也注意到了塔楼和这个地穴的相似之处。“如果他把书都放在了上面，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他在这里藏了什么吧。”

迦罗娜说：“他的书房在塔楼的顶端，跟天文台在一起，所以如果他真的在这里，那他应该在最底层。我们应该继续往下走。”

但她说得太晚了。卡德加的手刚碰到钉着铁钉的门板，一道火花就从他的手心蹿起，跳到了门上。这是一个信号，一个魔法陷阱。卡德加只来得及咒骂了一声，门就突然向内打开，一片漆黑的图书馆展露在众人面前。

这是一间狗舍。萨格拉斯并不需要知识，所以他把这间房给了他的宠物们。这些生物栖息在它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黑暗中，刺鼻的烟雾弥漫到了走廊里。

里面有许多眼睛。眼睛、喷火的巨口，还有火焰与阴影组成的身体。它们咆哮着，迈步走上前来。

卡德加在空气中画出符文，在意识里积聚起能量，想要把门关上。士兵们也奋力拉扯着门上的巨大的铁环，想要重新关上门。然而无论法术还是蛮力都无法令门环移动分毫。

那些野兽发出尖厉的笑声，在此起彼伏的笑声中，野兽们伏下身子准备扑上前。

卡德加抬起手想再施放一个法术，但洛萨拍落了他的手。

“但它们要……”卡德加开口道，这时最前面的那头恶魔巨兽朝他们扑了过来。

洛萨向前迈了两步，举起大剑迎向那只扑来的野兽，剑身上深深铸刻的符文亮起了耀眼的黄色光芒。在那个瞬间，卡德加在恶魔巨兽的眼中看到了恐惧。

随后洛萨挥出的剑弧碰上了跃到半空中的怪兽，剑刃深深切入怪物的血肉，剑尖从怪兽的背部穿出，洛萨干净利落地把它的前半截身躯劈成了两半。那怪兽只发出一声短暂而痛苦的哀鸣，剑刃就贯穿了它的头颅，画出完整的弧线。恶魔怪兽那混杂着火焰和暗影的遗骸阴燃起来，落在了洛萨的脚边。

“快走！”暴风城勇士怒喝道，“等我们解决了它们，就去追你们。”

迦罗娜抓住卡德加，拽着他往楼下跑去。在他们身后，士兵们也纷纷拔出剑，剑上的符文在明亮的火焰中舞动，融入深深的暗影之中。年轻法师和半兽人转过楼梯拐角，他们听见身后传来濒死的惨叫，既有从人类喉咙中发出来的，也有非人的。

他们盘旋向下走入黑暗，迦罗娜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拿着匕首。卡德加注意到随着他们的深入，墙壁本身也发出微弱的磷光，是一种像森林里的夜光蘑菇一样的红光。气温也变得越来越高，他的额头上渐渐渗出了汗珠。

当他们到达其中一间餐厅时，卡德加突然胃部一阵痉挛，接着他们就来到了另一个地方。幻象突然笼罩了他们，像夏季的暴风雨一样，让人猝不及防。

他们现在身处暴风城里的一座高大塔楼的塔顶，他们周围的城市陷入了一片火海。到处都有滚滚浓烟升起，扩散成遮天蔽日的黑色巨毯。另外一张黑色的巨毯围绕着城墙，但这边是由兽人大军组成的。从这个位置看去，卡德加和迦罗娜可以看到暴风城外农田的绿色废墟上，散布着无数甲虫一样的军队。现在那里只有攻城塔和全副武装的兽人步兵，他们战旗的颜色混杂在一起，像是一道令人作呕的彩虹。

曾经的森林也已经消失不见，变成了一辆辆投石车，正向城市倾泻着火雨。下城区的大部分区域都陷入了火海，而就在卡德加看过去的当口，一段外墙倒塌了，穿着绿色和蓝色衣服的小人在废墟瓦砾中交战。

“我们为什么……”迦罗娜开口说。

“幻象。”卡德加简短地回答，但他也不知道这是塔中偶然发生的现象，还是魔导师又在试图拖延他们的时间。

“我告诉过国王了。我告诉过他，但他就是不肯听。”她喃喃道。随后她对卡德加说：“那这是未来的幻象？我们怎么从幻象里出去？”

年轻法师摇了摇头。“我们出不去，至少暂时出不去。以前这些幻象会自己出现然后消失，有时猛然受惊也可以打破幻象。”

一块熊熊燃烧的碎石——是一辆投石车投出的火弹——擦过塔楼，距离他们不过一箭之远。当它落地时，卡德加甚至能感受到它散发出的热量。

迦罗娜四下环视了一圈。“至少只有兽人军队。”她阴沉地说。

“这也算是好消息吗？”卡德加说，一股黑烟从塔上飘过，熏得他眼睛生疼。

“兽人军队里没有恶魔。”半兽人说道。“如果麦迪文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景象肯定会更糟糕。也许我们说服了他。”

“但我也没在我们的军队里看到麦迪文。”卡德加说，一时间忘了自己是在跟谁说话。“他是不是死了？还是逃跑了？”

“我们这是在多远的未来？”迦罗娜问。

一阵争吵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两人在护墙边转过身，发现他们正站在一间皇家会客厅外。房间现在已经变成应对这次进攻的指挥中心。桌子上摆着一套暴风城的微缩模型，旁边散落着许多人类和兽人形象的玩具兵。莱恩国王和他的顾问们围在桌边，新的战报接连不断地送进屋内。

“贸易区城墙出现缺口！”

“下城区火势蔓延！”

“又有重兵在正门集结。看起来像是施法者！”

卡德加注意到他之前遇见过的那些朝臣没有一个在场，取而代之的是穿着艾泽拉斯制服的面色严峻的男人们。桌边没有洛萨的身影，卡德加希望他只是亲赴前线抗敌去了。

莱恩的手敏捷地移动着，就好像遭受袭击是这座城市的常态。“让第四和第五连去增援贸易区的缺口。让民兵去组织消防队——从公共浴室取水。再派两队枪兵去正门。等兽人准备进攻的时候向他们发动突袭，这样就能打破他们的攻势。从金匠街调两个法师过去。他们那边完事了吗？”

“局势已经扭转了，”有人汇报道，“但法师们也已经筋疲力尽了。”

莱恩点点头，说：“那就让他们撤退，去后方休整一小时。让学院里的年轻法师代替他们。派双倍的人手，但告诉他们要小心。伯顿指挥官，带你的部队去守东墙。如果我是他们，接下来就会从那里进攻。”

洛萨依次给每一位指挥官下达了命令。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或建议，也没有争论。战士们依次点头离去。最后，房间里只剩下莱恩国王，和他那座此刻正在窗外燃烧着的城市的小小模型。

国王弯下腰，用手撑住桌子。他的面容看起来疲惫而苍老。他抬起头，对空空如也的房间说：“你现在可以来报告了。”

对面的帷幔沙沙扫过地板，迦罗娜从里面走了出来。卡德加身边的那个半兽人惊讶得倒抽了口气。

未来的迦罗娜穿着她惯常的黑裤子和丝绸黑衬衫，但她还披着一件纹着艾泽拉斯雄狮的斗篷。她的眼里有一种狂热的神色。现在的迦罗娜紧紧抓住卡德加的手臂，卡德加能感觉到她的指甲陷进了他的皮肤里。

“坏消息，陛下。”迦罗娜说着走向国王那一侧的桌边。“众氏族现在集结在毁灭者黑手的麾下，正协力发起进攻。在暴风城陷落之前，他们是不会彼此背叛的。黄昏时古尔丹会派出他的术士。在那之前，黑石氏族会试图夺取东部城墙。”卡德加听得出半兽人的声音在颤抖。

莱恩深深叹了口气，说：“我们预料到了，也采取了反制措施。我们会抵挡住这次攻击，就像从前挡住其他攻击一样。我们会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只要内心坚定的士兵们仍在捍卫暴风城的城墙和王座，暴风城就不会陷落。”

未来的迦罗娜点了点头，卡德加看见她的眼中涌出了大颗的泪珠。“兽人领袖们也同意你的判断。”她说着，一只手探入了黑色上衣里。

未来的迦罗娜抽出她的长刃匕首，向上一捅，刺入了国王的左胸。卡德加和真正的迦罗娜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她的动作迅速而优雅，莱恩国王来不及

做出任何反应，脸上露出迷惑的表情。他的双眼大睁，时间仿佛定格了一瞬。直到他停止呼吸，失去生命体征的身体挂在她的刀刃上。

“兽人领袖们也同意你的判断。”她又说了一遍，泪水现在沿着她宽阔的脸颊肆意奔涌。“于是他们派出了一名刺客，来除掉王座上那颗坚强的心。某个你会允许她近前的人。某个你会单独接见的人。”

莱恩，艾泽拉斯王国的国王，暴风城的主人，法师与战士的盟友，倒在了地上。

“我很抱歉。”迦罗娜说。

“不！”现在的迦罗娜发出绝望的喊声，自己也跌坐在地。突然之间他们又回到了那个镜像餐厅。暴风城的废墟与国王的尸体都已经消失不见，只留下半兽人的眼泪，从真正的迦罗娜眼中奔涌而出。

“我会杀了他。”她小声说。“我会杀了他。他对我很好，还愿意听我说话，而我却会杀死他。不。”

卡德加在她身旁跪下。“没事的。那有可能不是真的，有可能不会发生。只是个幻象。”

“是真的。”她说。“我看到的时候就明白这是真的。”

卡德加沉默了一会儿，又想起了自己看过的那个幻象：他在一片红色的天空下，与迦罗娜的族人战斗。当他看到那幻象的时候，也明白那就是真的。“我们得走了。”他说，但迦罗娜只是摇头。“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本来以为我找到了比和兽人在一起更好的归宿。但我现在知道了，我会毁掉这一切。”

卡德加上下打量着楼梯。不知道洛萨的军队与恶魔交战的结果如何，也不知道地下塔楼的最深处会有什么。卡德加的表情严峻起来，他深深吸了口气。

然后用力扇了迦罗娜一巴掌。

他的手掌被獠牙扎出了血，但迦罗娜立刻有了反应。她溢满泪水的眼睛瞪大了，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

“你这个白痴！”她大叫，一跃朝卡德加扑过来，将他推倒在地。“你不许再这么做！听到没有！再敢这样我就杀了你！”

卡德加仰面朝天躺着，半兽人骑在他身上。他甚至没看到她抽出匕首，但匕首的刀刃已经抵在了他的颈侧。

“你做不到。”他勉强挤出一个冷酷的笑容。“我也看到过一个关于我的未来的幻象。我也认为那是真的。如果确实是真的，那你现在就杀不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一样。”

迦罗娜眨了眨眼，向后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突然控制住了情绪。“所以如果我会杀死国王……”

“那么你一定会活着从这里出去，”卡德加说，“我也是。”

“但如果我们错了呢？”迦罗娜说，“如果幻象是假的呢？”

卡德加站起了身。“那么你就会带着你绝不会杀死艾泽拉斯的国王的觉悟死去。”

迦罗娜坐了一会儿，在脑海里思索着各种可能性。最后她终于开口：“拉我一把。我们得接着往前走了。”

他们继续沿着梯级盘旋向下，一层层穿过高塔的镜像楼层。终于，他们来到了对应塔楼最上层麦迪文的天文台和巢穴的地方。这里的楼梯延伸出去，直抵一片红色的平地。那片红色仿佛是从正在冷却的黑曜石中涌出来的，地面像是反光的黑色拼图碎片一般，飘浮在他们脚下的火焰上。卡德加下意识地往后一跳，但他们落脚的地方似乎很牢靠，而火焰的热量虽然蒸得人难受，却也并不是无法忍受。

在这巨大洞穴的正中央，摆着一套简单的铁制家具。一张工作台，一张凳子，几把椅子，还有一套陈列柜。有一瞬间这里看起来有种异样的亲近感，然后卡德加意识到，这里的布局与麦迪文在高塔上的房间一模一样。

站在铁制家具之间的，正是身形魁梧的魔导师。卡德加竭力想从他的举止、体态中找出一丝破绽。想要找出能够揭露他的身份，能够证明这个身影不是那个他所认识和信赖的麦迪文，不是那个向他展示了信念、鼓励他研究的年长男人的证据，找出某种能证明这是个冒牌货的证据。

他什么都没找到。这就是他所认识的唯一的那个麦迪文。

“你好，年轻的信任。”魔导师说。他微笑时，火焰沿着他的胡子熊熊燃烧。“你好，使者。我一直在等你们两位。”

第十六章

“不得不说，确实是别出心裁。”那个既是麦迪文又不是麦迪文的人说。“召唤一个我过往的阴影，召唤一个幻象来阻止我追捕你们。当然，你们在外面养精蓄锐的时候，我也在积蓄力量。”

卡德加看向迦罗娜，点了点头。半兽人往右挪动了几步。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会给老头来一个两面夹击。

“老师，您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卡德加说着往前走了一步，试图吸引魔导师的注意力。

年长男人放声大笑。“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发生。这就是我。我从出生时就被污染，在被孕育前就被腐化，是一颗坏种子长成的苦果。你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麦迪文。”

“魔导师，不管出了什么事，我们总会找到解决办法的。”卡德加说着，慢慢地朝他走去。迦罗娜向右绕了过去，她的长刃匕首又不见了——此刻她手中空无一物。

“为什么要解决？”麦迪文说着露出邪恶的笑容。“一切都在照着计划发展。兽人会屠尽人类，而我会通过像古尔丹这样的术士酋长们来控制他们。我会带着这些畸形生物，到封印萨格拉斯肉身的那座失落的坟墓去，坟墓外面的结界可以挡住恶魔和人类，却挡不住兽人。那时我的躯体就会重获自由。然后我就可以抛弃这副笨拙的躯壳和软弱的灵魂，让这个罪有应得的世界陷入火海。”

卡德加一边说话一边向左移动。“你是萨格拉斯？”

“是，也不是。”魔导师说。“我是，因为当艾格文杀死我的肉身时，我藏进了她的子宫里，将我的黑暗精华注入了她的细胞。当她终于选择与一个人类法师结合的时候，我早已经在那里了。我是麦迪文的黑暗孪生子，完完全全潜藏在他的外表下。”

“真是骇人听闻！”卡德加评论道。

麦迪文咧嘴一笑。“这与艾格文的计划也没什么区别，因为她也把提瑞斯法的力量注入了这孩子体内。恶魔和光明都在为他的灵魂争斗不休，也就无怪乎年轻的麦迪文自己几乎没有容身之处了。所以当这份力量在他体内真正觉醒时，我让他陷入了沉睡，直到我可以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

卡德加继续向左移动，尽量让自己不去看悄悄从背后靠近年长法师的迦罗娜。他接着问道：“你体内有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真正的麦迪文的成分？”

“有一点儿，”麦迪文说，“足以应付你们这些低等生物，足以随心所欲地愚弄那些国王和法师。麦迪文是一张面具——我将他的一部分留在表面，用来展示给他人看。而如果我的行为显得怪异或者疯狂，他们只会把原因归咎于我的地位和责任带来的压力，和我亲爱的母亲给我灌注的力量。”

麦迪文露出掠食野兽般的笑容。“我一开始是被护法者艾格文打造出来的政治工具，随后又被恶魔之手塑造成他们的工具，就连议会也只将我当成一件对抗恶魔的武器。所以我只不过是这些工具的集合体，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迦罗娜现在已经走到了法师身后，她手持匕首，悄无声息地走在黑曜石地板上。她的眼中没有泪水，只有钢铁般的决心。卡德加将注意力集中在麦迪文身上，生怕自己的某个眼神不慎出卖了她。

“你瞧，”疯狂的法师接着说，“我只不过是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这个机器自从永恒之井第一次破碎之后就一直在运行。原生麦迪文残留的部分和我唯一能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这个轮回必须被打破。我向你保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迦罗娜现在距离法师只有一步之遥。她高举匕首，迈出了最后一步。

“抱歉。”麦迪文说完挥出一只手。秘法能量在年长男人的指间跳动，他这一击正中半兽人的脸。被击中的迦罗娜踉跄着向后退去。

卡德加咒骂一声，抬起双手想要施放一个能让麦迪文失去平衡的法术。要简单。要快。

然而麦迪文的动作更快。他转过身，举起一只利爪般的手。卡德加立刻感到身周的空气收紧了，像一袭裹得紧紧的斗篷一样，困住了他的四肢，令他动弹不得。他大叫出声，然而他的声音却像被闷住了一样，低沉而缥缈，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

麦迪文抬起另一只手，一阵剧痛立时传遍卡德加全身。他的每一寸关节都仿佛被扎上了滚烫的铁钉，但这种感觉又迅速消退，变成隐隐的抽痛。他的胸膛缩紧了，皮肉仿佛在骨架上蠕动着干燥皱缩。他感觉体内的水分好像都被抽

干了，只留下一具枯萎的躯壳。与此同时，他感觉到他的魔法也被抽走了，他的身体再也没有能力施放法术，聚集能量。他感觉自己像一具被掏空的容器。

麦迪文的攻势瞬间便结束了，就像笼罩他时一样，让人猝不及防。卡德加倒在地上，吃力地喘息着。他现在一呼吸，胸口就一阵剧痛。

这时迦罗娜已经恢复过来，她大叫着向前冲去，匕首对准了麦迪文的心脏。麦迪文没有后退，而是迎向朝他冲过来的半兽人，进入了她的攻击范围内。他抬起一只手，按住迦罗娜的前额。冲锋中的她立刻僵住了。

秘法能量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黄光，在他的手下跳动。法师抓住迦罗娜的前额将她提了起来。半兽人悬在那里，身体无助地抽动着。

“真是可怜啊，可怜的迦罗娜。”麦迪文说。“我还以为有着半兽人血统的你最能理解我的经历，以为你会理解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性。可是到头来你跟其他人也并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

半兽人无言以对，只是瞪大了眼睛。回应麦迪文的只有唾液流过喉咙的声音。

“让我给你看看我的世界，迦罗娜。”麦迪文说。“我会将自己的分歧和怀疑注入你的脑内。你将永远不知道你该向谁效忠，为什么效忠。你将永远不得安宁。”

迦罗娜试图尖叫，然而麦迪文的掌中突然出现一道耀眼的光芒，笼罩了她的面孔，令她的声音僵死在了喉咙里。

看着眼前的半兽人啜泣着倒在地上，麦迪文露出了蔑视的笑容。迦罗娜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还是倒了下去。她双眼大睁，眼神狂乱，她的呼吸急促而凌乱，不停地被泪水打断。

卡德加现在又可以呼吸了，但他仍然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关节火烧火燎，肌肉酸痛不已。他看到了自己在黑曜石地板上的倒影……

回望着他的正是幻象中的那个老人。沉重疲惫的眼睛，眼角布满皱纹，头发花白，甚至连他的胡子都已经全白了。

卡德加的心沉了下去。他被剥夺了青春，又被剥夺了魔法，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活着走出这座塔了。

“很有教育意义。”麦迪文说完转身面对着卡德加。“被困在这具人类的躯体里的坏处之一，就是我人类的部分总想占据这副身体，想结交朋友，想帮助别人。这给我之后干掉他们增加了不少困难。我杀死莫罗斯和厨子的时候差

点儿哭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才不得不到这下面来。但这就像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习惯了之后，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你的朋友，就跟杀死一个陌生人一样。”

现在他站在卡德加身前几步远的地方，肩膀挺直，双眼炯炯有神。他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像麦迪文。卡德加与麦迪文相处那么久，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麦迪文。他看起来充满自信，看起来轻松自在。他神志清醒，令人望而生畏。

“现在你可以去死了，年轻的信任。”魔导师说。“看来你的信任终究所托非人。”说完，麦迪文举起了手，他的手中充盈着魔法能量。

这时右边突然传来一声低沉洪亮的叫喊。“麦迪文！”艾泽拉斯的勇士洛萨吼道。

麦迪文抬起头，他的脸色似乎在一瞬间变得柔和了，虽然他的手中还燃烧着秘法能量。“安度因·洛萨？”他说，“老朋友，你怎么在这里？”

“现在就停手吧，麦德。”洛萨说，卡德加可以听出他声音中的痛苦。“停手吧，现在还来得及。我不想和你为敌。”

“我也不想和你为敌，老朋友。”麦迪文说着举起手。“你根本不了解我的感受。你根本不知道我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有多痛苦，那些残酷的事，不得不做的事。我不想和你为敌。所以放下你的武器吧，朋友，让我结束这一切。”

麦迪文张开手，魔法球向勇士飞去，将他笼罩在星火中。

“你想帮助我，是不是，老朋友。”麦迪文说，残酷的微笑重新出现在他脸上。“你想要做我的仆人。来帮我解决掉这个孩子。然后我们就可以像从前那样做朋友了。”

洛萨身周闪耀的星光变得黯淡，勇士缓慢而坚定地向前走出一步、两步、三步，然后洛萨开始向前冲锋。他高高举起手中那把刻有符文的大剑，目标是麦迪文，而不是卡德加。他发出一声诅咒，那是饱含了深深的痛苦与泪水的诅咒。

麦迪文吃了一惊，但那也只是一瞬。他向后一闪，洛萨挥出的第一剑划过空气。勇士止住剑锋，收回大剑，以一个格挡动作将法师又逼退一步。接下来是一次过肩下劈，又逼退对方一步。

现在麦迪文已经恢复了过来，大剑的下一击结结实实地落在一道蓝色的能量护盾上，剑上的黄色火焰四处飞溅。洛萨试图向上砍削，然后前刺，接着又一剑挥下。但他的每一次攻击都被那道护盾挡下并且反弹回来。

麦迪文咆哮一声，举起一只利爪般的手，秘法能量在他掌心跃动。洛萨失声痛呼，他的衣服突然全都燃烧起来。麦迪文看着自己的杰作，露出满意的微笑，然后挥挥手，把洛萨正在燃烧的身躯甩到了一旁，就像扔掉一个破布娃娃。

“不、堪、一、击。”麦迪文转身看向刚才卡德加跪倒的地方，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

然而卡德加已经不在原地了。麦迪文转过身，却发现那个不再年轻的法师就在自己背后，手里拿着洛萨之前给他的剑，剑锋抵在魔导师心脏的位置。剑刃上雕刻的符文发出太阳一般的光芒。

“你太大意了。”卡德加说。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一粒汗珠从麦迪文的脸颊上滑下。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魔导师说。“我认为你没有挥剑杀人的觉悟，而且你的剑术一塌糊涂，年轻的信任。”

“我认为，”卡德加喘息着说道，“你内心人类的那一部分，麦迪文，不顾你自己的大计，将其他人留在了身边。作为一个后备措施，作为当你终于陷入疯狂时的应对计划。这样你的朋友就可以阻止你，这样我们就可以打破那个你无法打破的轮回。”

麦迪文轻轻叹了口气，他的表情变得柔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任何人。”他说，“我只是想拥有自己的生活。”他一边说，一边猛地将手抬起，手中的秘法能量闪闪发光，想要扰乱卡德加的神志，就像对付迦罗娜那样。

然而麦迪文没有得逞。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卡德加向前一扑，将手中的符文长剑那薄薄的剑刃刺入麦迪文的肋骨间，直插心脏。

麦迪文露出惊讶的表情，甚至可以说是震惊的，但他的嘴唇还在蠕动。他在试图说话。

卡德加将长剑深深插入，没至剑柄，剑尖从法师的长袍背后穿了出来。法师跪倒在地，卡德加也随他跪了下去，双手依然紧紧扣着剑柄。老法师抽了口气，挣扎着想要说什么。

“谢谢你，”最后他终于说了出来，“我已经尽力抵抗了……”

随后大法师的脸开始变形，胡须完全变成火焰，眉上生出犄角。麦迪文一死，萨格拉斯就完全现出了原形。卡德加感觉到符文剑的剑柄温度逐渐升高，火焰在麦迪文的血肉上舞动，将他变成一个阴影与火焰组成的生物。

在重伤跪地的法师身后，卡德加可以看到洛萨那阴燃的身形再次站了起来。勇士踉踉跄跄地朝这边走来，他的皮肉和盔甲还在冒烟。他又一次举起符文大剑，竭尽全力横向一挥。

剑刃边缘击中麦迪文的脖颈，迸发出太阳一样耀眼的光芒，干净利落地将大法师的头颅从颈上砍了下来。

就好像是一个瓶子被打开了瓶塞，麦迪文体内的一切霎时间从他被砍断的脖颈中喷薄而出。一股巨大的能量与光芒，阴影与火焰，烟雾与狂怒，全都像喷泉一样向上喷涌，飞溅到地下室的天花板上，又消失无踪。在这团沸腾的能量中，卡德加仿佛依稀看到了一张长着犄角的脸，在绝望与愤怒中嘶吼。

一切结束后，留在原地的只剩下魔导师的皮肤和衣物。他体内的一切都被蚕食殆尽，而他的人类形体在被一分为二之后，就再也无法容纳体内的能量。

洛萨用剑尖拨开曾经属于麦迪文的一团破布和血肉，说："我们得走了。"

卡德加环顾四周。迦罗娜不见踪影。魔导师头颅上的皮肉都已经烧光了，只剩下一颗发光的红白相间的头骨。

麦迪文曾经的学徒摇了摇头。"我得留在这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洛萨咆哮道："最大的威胁也许已经被消灭了，但显而易见的威胁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将兽人赶回去，关闭传送门。"

卡德加想起了那个暴风城陷入火海、莱恩惨遭毒手的幻象。他想起了他自己的那个幻象，里面是他现在这具衰老的躯体，在与兽人进行最后的战争。然而他说的却是："我必须安葬麦迪文的遗体。我应该去找迦罗娜。她肯定走不了多远。"

洛萨嘟哝了一声表示同意，随后摇摇晃晃地向门口走去。最后他转过身，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局，但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你知道。我们也曾试图扭转局势，但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更大的阴谋中的一部分。"

卡德加慢慢点了点头说："我知道。都是一场更大的轮回的一部分。而现在，这个轮回终于可以被打破了。"

洛萨将麦迪文曾经的学徒留在了塔楼的地下室里。卡德加收集起了魔导师的肉身残余的部分。他在马厩里找到一把铲子和一个木盒。他将那枚头骨和残留的血肉同那本被撕碎的《艾格文之歌》一起放进盒子里，全都埋葬在了庭院里。从这个位置看，塔楼的景色一览无余。也许以后他会再立一座墓碑，但现

在最好暂时不要暴露大法师的遗体被埋葬的具体位置。埋葬完魔导师之后，他又挖了两个人身大小的坟坑，将莫罗斯和厨子安葬在了麦迪文的身边。

卡德加深深叹了口气，抬头向塔楼望去。白石筑成的卡拉赞，提瑞斯法议会的最后一位守护者、艾泽拉斯最强大的法师的居所，傲然矗立在他眼前。在他的身后，天空已经露出鱼肚白，日光即将铺洒在塔顶上。

在空无一人的门厅上方，俯瞰大门的阳台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一个闪动的光点，或者说是一个梦境的碎片。卡德加长叹一声，向那位将他的一举一动都收入眼底的幽灵般的闯入者点了点头。

“现在我可以看到你了，你知道。”他大声喊道。

尾声

来自未来的闯入者站在阳台上，低头看着过去这位不再年轻的年轻人。

“你能看到我有多久了？”闯入者问。

“自从来到这里，我就一直隐隐约约地感知到你的存在。”卡德加说。“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你到这里又有多久了？”

“大半个晚上。”穿着破破烂烂的红袍子的闯入者说，“我这边的天就快亮了。”

“我这边也是。”曾经的学徒说。“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够交谈的原因。你是一个幻象，但与我见过的其他幻象都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与对方交流。你来自未来还是过去？”

“未来。”闯入者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的外形和我上次见到的不一样，更年轻了，也更沉稳了，但我确定，我知道你是谁。”卡德加指了指那三座新翻的土堆——两个大的，一个小的。“我以为我刚刚埋葬了你。”

“你确实埋葬了我，”闯入者说，“至少你埋葬了我身上最糟糕的部分。”

“而现在你又回来了。或者说你终究会回来的。”卡德加说。“两者不一样，却也一样。”

闯入者点了点头。“从各种意义上说，我其实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那可真令人遗憾。”卡德加说。“那么未来的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呢？魔导师、守护者，还是恶魔？”

“不要担心。现在的我是比从前的自己更好的存在。”闯入者说。“多亏了你今天的举动，我才能摆脱萨格拉斯的腐蚀。现在我可以去直接面对燃烧军团的主宰了。谢谢你。没有牺牲，就没有成功。”

“牺牲。”卡德加说，他的语气中充满了苦涩。“那么告诉我一件事，未来的幽灵。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是真的吗？暴风城是否真的会陷落？迦罗娜是否真的会杀死莱恩国王？我是否注定会被困在这具衰朽的皮囊里，在某片虚空孕育出的土地上死去？”

阳台上的身影沉默了许久，久到卡德加以为他就要消失不见了。然而最终他说：“只要有守护者，就一定有议会。而只要议会存在，该做的事情就自然有人会去做。千万年前做出的决断，决定了你我二人如今的道路。一切都归属于一个更大的轮回，这个轮回支配主宰着我们所有人。”

卡德加仰起了头。此刻阳光已经笼罩了塔楼的上半部分。“如果这就是代价，那么也许守护者不应该存在。”

“我同意你的观点。”闯入者说。随着日光越来越强烈，他的身影开始逐渐消散。“但在此时此刻，在你的此时此刻，我们都必须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都必须付出代价。然后，等到机会来临时，我们将重新开始。”

说完，闯入者就消失无踪了，他最后一丝存在的痕迹被一阵魔法乱流卷回了未来。

卡德加摇了摇自己须发皆白的脑袋，看向那三个新掘的坟墓。洛萨幸存的士兵们带着死伤者回了暴风城。迦罗娜还是不见踪影，虽然卡德加打算再搜索一遍塔楼，但他怀疑她并不在里面。他会带上他认为有价值的书，拿走他能拿的补给，用防护屏障封存起余下的一切。然后他也会离开，跟随洛萨奔赴战场。

他扛起铲子，重新走进如今业已荒废的卡拉赞要塞。心里盘算着，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闯入者还在说话，这时一阵微风突然吹起。柔和的轻风只能稍稍卷动地上的落叶，却足以吹散幻象。不再年轻的青年慢慢消失了，就像黎明前逐渐散去的雾气一般。不再年迈的老人目送着他消失。

一滴泪水从麦迪文的脸颊上滑落。这么惨痛的牺牲，这么深重的痛苦，只是为了维持守护者的体系。此后，付出更多的牺牲来打破这个体系，摧毁束缚这个世界的齿轮。为了带给这世界真正的和平……

而现在，就连这份和平也受到了威胁。现在，必须做出最后一份牺牲。他必须将这个地方的力量抽取出来，才能在即将来临的考验中获得胜利。才能赢下与燃烧军团的最后一战。

此刻太阳已经升得更高，几乎到了与他所在的阳台齐平的位置。他必须赶紧行动了。

他抬起一只手，乌云立刻开始在塔尖积聚盘旋。一开始云朵只是缓缓移动，然后越来越快，直到高塔的整个上半部分完全被一阵飓风包裹。

然后他探向自己内心深处，开始吟诵咒语，那些语句里蕴含着同样浓烈的悔恨与愤怒，从他第一次失去生命起就萦绕在他心中。这些话语向他的整个前生诉求，无论好坏。咒语接受了它的力量，与此同时，也接受了他上一次拥有肉身时所做的一切带来的责任。

包围高塔的飓风发出怒号，塔楼本身抗拒着他的召唤。他再次念诵咒语，然后又念出第三次，抬高声音，甚至压过了他自己召唤出来的狂风。慢慢地，极不情愿地，高塔交出了它的秘密。

力量在石砖与灰浆中灼灼燃烧，又被汲取而出，顺着狂风被送到下方塔底麦迪文所在的位置。所有的幻象都开始剥离，像一个个泡泡，又汇聚成一股向下的洪流。萨格拉斯战败的幻象，与千百个尖叫着的恶魔一起，落入他的体内。然后是艾格文与他的最终对决，和卡德加在黯淡的红日下战斗的景象。麦迪文出现在古尔丹面前，三个年轻贵族孩子气的战斗，莫罗斯摔碎厨子最喜欢的水晶的景象，统统被他吸进了体内。那些幻象带来了回忆，而回忆又带来了责任。这些幻象必须被纠正，被阻止，不能让它们再次发生。

卡拉赞地下隐藏的镜像塔楼深渊中，那些影像和力量也奔涌而出。陷落的暴风城挟着烈火向他卷来，还有莱恩的死，和那些在深夜中被召唤出来、前去猎杀议会中就要发现真相的成员的恶魔。所有这一切都如同喷泉一般向上涌起，被站在阳台上的法师吞入体内。

所有的碎片、所有历史片段，无论是为人所知的还是尚未揭露的，都从塔上或塔下盘旋汇聚，流入曾是最后一位提瑞斯法的守护者的男人身体里。这些幻象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但麦迪文咬紧牙关，接受了这一切，一视同仁地将所有能量，与它所蕴含的苦乐参半的记忆纳入体内。

最后一个消逝的幻象就在阳台的正下方。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影像，他的脚边放着一个行囊，手中攥着一封打着肯瑞托的红色蜡封的信件，心中满是希望和悸动。那个年轻人的影像最后才消失。他迟疑地走向大门时，围绕着这个年轻人的幻象和这段过去的片段的魔法盘旋上升，将他分解消融，将能量注入从前的魔导师体内。当卡德加的最后一个碎片融入麦迪文的身体时，他的眼角涌出一滴泪水。

麦迪文将双手紧紧扣在胸前，压制住刚刚取得的一切力量。现在，卡拉赞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座平平无奇的高塔，它只是人迹罕至的荒野中的一堆普通的石头。现在，此处的魔法已经与他融为一体。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份重任——这一次，必须更好地运用这分力量。

“那么，让我们重新开始吧。”麦迪文说。

说完，他化作一只乌鸦，飞走了。

关于作者

杰夫·格鲁布原本是位土木工程师，但后来却成为知名的奇幻作家。他曾和崔西·西克曼等人共同创造出脍炙人口的“龙枪”世界设定，同时也是“龙与地下城”最受欢迎的设定集“被遗忘的国度”的幕后重要功臣，他也曾参与过“星球大战”模型的设计，以及诸多桌面角色扮演游戏的规划。

此外，他发表过数十本奇幻小说与短篇故事，其中最著名的的是《星际争霸：利伯蒂的远征》。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黑暗之潮
[美]艾伦·罗森伯格 著　谢旎劼 译
TIDE OF DARKNESS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黑暗之潮

作者：【美】艾伦·罗森伯格

译者：谢旎劼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3-01

ISBN：9787513334730

目录
CONTENTS

致我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是我可爱的妻子，

她为我抵挡了所有的压力。

致大卫·霍尼斯伯格（1958-2007）

音乐家、作家、游戏玩家，拉比……

教天堂摇滚吧，我的朋友。

首先，我非常感谢创造和确保《黑暗之潮》的优秀品质的克里斯和马可，我还要对在创作过程中对我细心指导和提供了真挚意见的伊芙琳表示感谢。我最需要感谢的还是所有《魔兽世界》的拥趸，没有你们，洛萨、奥格瑞姆和其他角色的故事将无人倾听。

导读

《黑暗之潮》改编自游戏《魔兽争霸II：黑暗之潮》，由艾伦·罗森伯格创作。（该作者也和克里斯·高登合著了另一部《魔兽争霸II》资料片改编成的小说《穿越黑暗之门》。）

《黑暗之潮》的主要情节正是被称为“第二次战争”的部落与联盟之间展开的大战，由暴风城沦陷后，洛萨说服北方诸国成立联盟共同抵御兽人侵略开始，小说分别以部落和联盟两方的视角展开故事，完整描绘了第二次战争的始末。对于如今接触《魔兽争霸II》已经稍显困难的玩家来说，这本小说更是了解这段故事的首选。

为了翔实地展现第二次战争中部落与联盟的行动，《黑暗之潮》完整地再现了部落在艾泽拉斯的行动以及联盟做出的应对。但最终也将描写的重点聚焦到了王都保卫战和黑石塔之战上。在本书的高潮部分，毁灭之锤与洛萨孤注一掷的决斗、图拉扬继承导师衣钵的情节都成为魔兽系列最为经典的场景。

由于采用了双线写法，本书在表现洛萨与图拉扬等联盟英雄的作风时十分出彩，对于身为“反派”的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也不吝啬赞扬的笔墨，这些亮点让《黑暗之潮》成为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颂歌，在讲述联盟与部落战事的同时，作者也塑造出了让无数玩家崇拜的经典英雄形象。不管是对于联盟玩家还是部落玩家，《黑暗之潮》都有着令人叹服的魅力。

——编者

序章一

已是黎明时分，雾气仍然笼罩着大地。在宁静的南海镇，人们开始了劳作。虽然无法看到清晨的曙光，但他们明白夜晚已经过去。浓雾掩盖了一切，雾气萦绕在他们简陋的木屋上，也遮住了镇外不远处的大海。尽管他们看不见，但仍能听到海水拍打着海岸，在仅有的码头旁激荡。

然后，他们听到了其他的什么声音。

透过雾气传来的声音迟缓而低沉。那声音回荡着，使他们无从分辨声音的源头和传来的方向。是来自他们身后的陆地还是他们面前的海洋？是否只是比平时更加汹涌的海浪或者雾气中的瓢泼大雨？抑或是在硬土小径上驶过的大货车？村民们侧耳细听，才终于确定这些没听过的声音来自海上。他们急忙赶到岸边，向雾中张望，试图看穿浓雾深处——这是什么声音，它预示着什么？

仿佛是被那个声音向前推动，浓雾开始慢慢扩散。雾气扩散开后，出现了一团阴影，随后阴影开始显出形状，同时有一阵波浪向村民们涌来。村民们向后退却，不少人惊叫起来。这些人生来就是渔民，对这片海域了若指掌。但这绝不是普通的海浪，海浪可不会像这样运动。这一定是别的什么东西。

阴影带着雾气继续靠近，声音逐渐变强。最终那阴影穿过了浓雾的帷幕，分成许多个，逐渐显出了形状。是船，许多许多船。村民们稍显放松，因为他们了解船，但仍有一些警惕。南海镇是个祥和的渔村，村民们自己有十几条小船，仅此而已，这么多年以来也只见过十几艘外来的船只。现在突然有上百条船同时向他们驶来，这意味着什么？人们抓着所有手边能找到的家伙，短棒、小刀、钩杆，甚至是渔网。他们紧张地等待着，看着这些船只渐渐靠近。更多的船只自雾中显现，仿佛无穷无尽，每当新的一批船只驶出，村民们的震惊便增长一分。正在逼近的船只何止数百，而是有上千条之多，这简直是一整个国家，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多船！这么多舰船究竟是从何而来？是什么让它们像这样同时起航？又是什么让它们来到了洛丹伦？村民们将武器握得更紧，儿童和妇女们躲回了家中，而船只的数目仍在增长。那个声音现在清晰可辨，是许多船桨拍击水面，扰乱了海浪的节奏。

领头的船只靠岸了，村民们这才看清了船上的人影。他们稍稍放松了一些，但却更感到迷惑和担忧。船上有男有女，根据体形判断甚至还有孩童，他们的肤色深浅不一，也有各种常见的发色。这些人并非怪物，也不是那些村民

们听说过却未曾一见的种族。看上去他们并没有全副武装准备战斗，因为显然这些外来者大部分都不是战士。至少这并不是一次入侵，反而更像是要逃离什么可怕的灾祸，村民们的恐惧转而变为同情。是什么竟然能让整个国家的人逃到海上？

更多船只陆续靠岸，人们跌跌撞撞地走了下来。有的人哭泣着瘫倒在布满乱石的海岸上，其他人笔直地站着大口呼吸，仿佛很高兴能够离开大海。雾气开始退去，在朝阳的照耀下变成缕缕薄雾，消散在强烈的日光中。村民们现在看得更加分明，这些人并不是军队。事实上他们中有许多妇女儿童，而且大多衣衫褴褛，许多人看上去十分瘦弱。他们只是普通人，显然是遭到了什么灾祸的普通人，他们之中不少人疲惫不堪，只能勉强在岸边站着或蹒跚而行。

然而有一些人穿着铠甲。其中一位从领头的船上走下来的人向聚集的村民走来。这名男子高大强壮，几乎秃顶，他有着一脸浓密的胡须，面容坚毅。他的铠甲显然久经战阵，一侧肩膀上方露出一把巨剑的剑柄。但他手中并未握着武器，而是抱着两个小孩，更多小孩紧跟在他身边，拽着他的盔甲、腰带与剑鞘。与他并肩而行的是一名奇怪的男子，他肩膀宽阔却身形瘦长，白发苍苍却走得大步流星。这个人全身穿着破烂的紫色长袍，带着一个老旧的背包，一侧肩上背着一个小孩，手牵着另一个。与他们同行的还有第三个人，一名棕发棕眼的少年，对周围毫不在意，一只手紧紧抓住那个高大男子的斗篷，仿佛是紧握父母双手的幼童。他的衣饰精美豪华，但因为海盐而结起了硬块，又因为长期穿着而破旧不堪。

“向各位致敬问好！”那名战士大声说着，向村民们走来，宽脸上神色阴郁。“我们是难民，刚刚逃离一场极其可怕的战斗。我恳求你们，请给我们任何你们可以施舍的水和食物，可能的话还有栖身之所，看在这些孩子们的份儿上。”

村民们互相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放下了武器。他们的村庄不富裕，但也并不贫穷，他们还没有穷困到会对这些孩子袖手旁观。男人们走上前去从那名战士和紫袍男子手里接过孩子，将他们带到教堂，那是村中最高大坚实的建筑。村中的妇女们也已经煮起一锅锅粥和炖起菜来。难民们很快就在教堂屋里和周边安顿下来，一边吃喝一边分享着村民们赠予的毛毯与外衣。若不是每一个新来者脸上的悲戚之情，气氛看起来就会和节庆一样了。

“感谢你们，”那名战士对自称马库斯·雷德帕斯的镇长说，“我理解你们能够施舍的不多，我对你们给予我们的一切表示感谢。”

“我们不会让妇女和孩子们受苦。”马库斯答道，他皱起了眉头，打量着对方的铠甲与长剑。“现在请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叫安度因·洛萨。”战士回答，摸了摸自己的前额，“我是——我曾是暴风王国的骑兵队长。”

“暴风王国？”马库斯听说过这个国家，“那可在大海的另一边！”

“是的。”洛萨悲伤地点了点头，“我们航行了好几天才来到这里。我们现在是在洛丹伦，是吧？”

“没错。”紫袍男子第一次开口说话，“我认得这片土地，虽然我并不知道这个村子。”作为老人，他的声音意外地有力。靠近细看只有他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如同长者，除此之外他看上去和年轻人毫无两样。

“这是南海镇。”马库斯告诉他俩，谨慎地打量着白胡子的年轻人。“你们是达拉然来的？”他最终开口问道，努力使自己的语调保持平静。

“没错。”陌生人承认道，“不要害怕——一旦我的伙伴们可以动身上路我就会回达拉然去。”

马库斯努力掩饰自己的宽慰。达拉然的法师们法力高强，他听说国王将他们视为盟友与顾问，但他自己并不想和魔法或者施法者打交道。

“事不宜迟。”洛萨表示赞同，“我必须立刻与国王会谈。我们不敢让部落有时间再次行动。”

马库斯并不很明白，但他听出了这名健壮战士语调里的急切。“妇女和儿童可以安顿在这一段时间。”他向他们保证，“我们会照看他们。”

“谢谢。”洛萨诚恳地说，“一旦我们见到国王，我们就会送来食物和其他补给。”

“你们去首都会花上不少时间。”马库斯指出，“我可以派人骑快马预先报信，你想带什么口信？”

洛萨皱起了眉头。“告诉国王暴风城已经陷落。”他停了一会儿，轻声说。“王子就在这里，还有我能救出的所有人民。我们迫切需要补给。另外我们还给他带来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紧急情报。”

听到这一串消息时马库斯的双眼瞪大了，他的视线飞快地转向站在高大战士身边的少年，然后在显得无礼之前又迅速转开了视线。“如您吩咐。”他保证道，然后转身离开和一名村民说了几句，那人点点头，跃上了旁边的一匹马，在村长走回几步外的教堂之前就飞奔而去。

“威廉是我们这最好的骑手，他的马也是村子里最快的。”马库斯向两人保证，“他会比你们早得多地抵达首都把话带到。我们会为您和您的同伴准备前往首都需要的马匹和食物。”

洛萨点了点头。“谢谢。”他转向紫袍男子，“卡德加，集合那些要和我们走的人，准备一下，我们要尽早动身。”法师点了点头，转身走向最近的一群难民。

短短数小时之后，洛萨与卡德加离开了南海镇，瓦里安·乌瑞恩王子走在他们身边，带着约六十个人。由于疾病与疲劳，或仅仅是由于恐惧、惊吓和与幸存的同胞待在一起的期望，大多数人选择了留下。洛萨并不羡慕他们，虽然他内心也有一些希望自己能够留在这个小渔村，但他身负重任，一如既往。

“我们离首都还有多远？”他问并驾骑行的卡德加。村民们向他们提供了仅有的几匹坐骑和马车，堪堪够他们使用。洛萨原本犹豫是否还要再从这些慷慨的村民那里接受馈赠，但想到这会极大加快他们的速度，于是接受了下来。毕竟现在时间才是关键。

“还要走几天，也许一周。”巫师答道，“我对这片区域不那么熟悉，但我记得这里的地图。我们最多还有五天就能看见城市的尖塔。然后我们再穿过银松森林，洛丹伦几大胜景之一，以绕过洛丹米尔湖。王国都城就坐落在湖北岸。”

卡德加又陷入了沉默，洛萨打量着他的同伴，为这个年轻人担心起来。初次见面时他就对这名巫师的镇静与自信印象深刻，并惊异于他的年轻。他那时只有十七岁，几乎还是个男孩，却已经是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法师了——甚至还是第一个麦迪文愿意收的弟子！随后的几次往来中他了解到卡德加的聪慧、顽强、专注与友善。他发现自己逐渐喜欢上这个男孩，这是他第一次和某个法师建立友谊，除了，嗯，除了和麦迪文之外。但在卡拉赞那件事之后……

洛萨回忆起那场梦魇般的丑恶战斗，不禁打了个寒战。当时他本人、卡德加、半兽人迦罗娜，还有十几个手下对抗麦迪文本人。卡德加不得已给了他的导师致命一击，洛萨则亲手砍下了他老友的头颅，而他年轻时曾无数次保护过麦迪文。那时他、麦迪文和莱恩仍是朋友和伙伴。

洛萨摇了摇头，忍住泪水。在他们漫长的航程中他已经多次因这段回忆而感到悲恸，但这痛苦、愤怒与哀伤仍然使他不能自已。莱恩！他的挚友，他的伙伴，他的国王。带着开朗笑容、眼中含笑、思维敏捷的莱恩。将暴风王国带入黄金时代的莱恩——却亲眼目睹了王国被兽人撕碎，他们的部落横扫国土，摧毁他们征途上的一切。最终发现麦迪文竟是这一切的主使！正是他的魔法帮助兽人们来到这个世界，让他们得以来到暴风王国！也正是因此不仅导致了王国的毁灭，还导致了莱恩的死亡！洛萨想着他所失去的一切，想着他的人民所

失去的一切，将一声悲叹咽回腹中，然后强迫自己接受这个事实，一路上他已经这么做了无数次。他不能让自己向这些情绪屈服，他的人民还需要他；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需要他，虽然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卡德加同样需要他。洛萨至今仍不清楚那晚在卡德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许他永远不会明白。但不知怎么，在和麦迪文的战斗中，卡德加变了。他的青春活力被抽走了，他的身体诡异地变得衰老。现在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老人，虽然卡德加比洛萨年轻快四十岁，看上去却比他要老得多。他担心年轻的法师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响。

而卡德加则深深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并没有注意到伙伴关切的目光。这个年轻而又年迈的法师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思考中，虽然想的是和他的同伴完全相同的事。他在脑海中回忆着卡拉赞之战，回想着麦迪文从他体内抽走法力和青春时可怕而痛苦的感觉。他的法力回来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之前更强了——但他的青春一去不复返，提前许久被剥离了。他现在是个老人了，至少外表上是。他仍然精神抖擞富有活力，耐力、力量与敏捷度仍与过去一样，但他面带皱纹，双目深陷，头发与刚长出的胡须变得雪白。虽然只有十九岁，卡德加知道自己看起来比这还要老三倍。他现在看起来就像在麦迪文之塔的魔法导致的幻象中所见到的那个人，那个正在战斗的老年的自己。那个年老的他总有一天会远离家乡，在陌生的红色太阳下死去。

卡德加同样审视着自己对麦迪文之死的情感。那个人是邪恶的化身，要为兽人在这个世界肆虐负全部责任。但这又并不完全是他，因为麦迪文被他母亲千年前击败的泰坦萨格拉斯所附身。萨格拉斯的肉体消逝了，但他并未死去，他潜藏在艾格文的子宫中，污染了她未出世的儿子。麦迪文不该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而他对卡德加所说的遗言也表明，魔导师多年来一直与他体内的邪恶进行斗争，甚至可能斗争了一生。在他埋葬了麦迪文尸体不久之后，卡德加甚至还遇见了他已故导师的一个奇怪幽灵幻影，那位麦迪文称自己来自未来，并终于摆脱了萨格拉斯的污染，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卡德加。

那么他应该怎么想，卡德加思索着。他应当为他导师的死亡感到悲伤吗？有时他的确非常喜欢麦迪文，大法师的死去对这个世界也的确是一大损失。他应当感到自豪吗？因为他使麦迪文得到解脱，还将萨格拉斯又一次，也许是永久地逐出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感到愤怒吗？因为麦迪文对他及其他人所做的一切，还是应当为竟然有人能够抵御一名泰坦的影响如此之久而感到敬畏？

他说不清。他的脑中一片混乱，心中也充满迷茫。而除了关于麦迪文的思绪之外他还有更多念头。他回家了。至少他回到了故土，回到了洛丹伦。而且是以他所不曾想过的方式。当他遵从曾经的导师的命令，离开达拉然去当麦迪文的学徒时，卡德加相信只有当自己成为一名高阶法师才会回来。他想过自己骑着一匹狮鹫飞回来，就像麦迪文教他的那样，降落在紫罗兰城堡顶上，让他的前导师和同学们惊异于他的高超技艺。然而现在他却骑着匹耕马走在曾经的

暴风城勇士身边，领着一群衣衫褴褛的手下，去和国王讨论如何拯救世界。卡德加忍住笑声。好吧，至少他们的出场将充满戏剧性，他想着。他曾经的导师和老朋友们会喜欢的。

“我们进城以后做什么？”他问洛萨，让年长的战士从思绪中惊醒。他的同伴迅速回过神来，转身打量着他，那双富有魅力的湛蓝双眼让这位战士的情感一览无遗，却隐藏了他敏锐的思绪。

“我们会面见国王。”洛萨简短地回答。他打量着静静地与他并肩骑行的少年，伸手抚摸着他的大剑剑柄，剑上的宝石与黄金在午后的阳光中熠熠生辉。“虽然暴风城陷落了，瓦里安仍然是暴风王国的王子，我也仍然是暴风城的勇士。我只在多年前与泰瑞纳斯国王见过一面，但也许他会记得我。他肯定认识瓦里安，而信使会确保他得知我们的到来。他会听我们要说的话，我们会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以及应当怎么做。”

“我们应当怎么做？”卡德加问，虽然他觉得自己早已明白。

“我们必须召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统治者。”洛萨答道，正如卡德加所料。“我们必须迫使他们意识到威胁。没有任何国家能独自对抗部落。我的祖国试过，也因此而被毁灭了。我们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这里。人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战斗！”他双手握紧缰绳，卡德加在他身上又看到了那个曾统帅暴风王国军队，守护王国边境安宁多年的强大战士。

“希望他们能听得进去。”卡德加轻声说道，“为了我们所有人好。”

“他们会听进去的。”洛萨向他保证，“他们必须听进去！”他们都没有说出彼此心中所担心的同一件事。他们亲眼见过部落的威力。如果各国不能联合起来，如果统治者们拒绝承认威胁的存在，他们必将失败。兽人将会横扫这片大陆，就像他们横扫暴风王国一样，摧毁所遇之一切。

序章二

一个黑色的身影站立在高塔之上，遥望着脚下的世界。从这个位置看去，下方的城市与周边的乡村尽收眼底。城市与乡村都被一团变换回转的黑暗所覆盖，这股潮水横扫大地，漫过房屋，只留下一片废墟。

这个身影注视着。他身材健壮高大，肌肉虬结，一动不动地站在石塔顶端，锐利的目光审视着下方的景象。黑色长发结成的发辫在他棱角分明的脸旁晃动，装饰着流苏的辫梢不时拂过从他下唇中突出的獠牙。阳光从他头顶直射而下，他的皮肤在光照下有着翡翠般的光泽，他脖颈周围与宽阔的胸膛上挂着的战利品与勋章也熠熠生辉。他前胸、肩膀与双腿都覆着沉重的板甲，除了嵌着的铜钉，甲片伤痕累累的表面都是闪亮的黑色。板甲有着闪耀的金边，显示着他的地位。

这个身影终于看够了。他举起了一直倚在他身边的巨大黑色战锤，战锤的石质锤头并不反射而是吸收着阳光，然后他发出一声怒吼。这是一声战吼，既是召唤也是呐喊。这声音向前传去，撞击在他四周的建筑与山岭上，发出阵阵回响。

在他下方，那股黑色的潮水停息了。然后一张张面孔纷纷抬起，泛起了一片涟漪。每一个部落的兽人都停下脚步望了过来，直盯着高处的这个孤独身影。

他再次吼叫，高举着战锤。这次如潮的兽人们爆发出欢呼与呐喊，还有呼应的战吼。部落在向它的领袖回应致意。

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满意地垂下他标志性的武器，将其放在身旁，下方的黑暗之潮又重新开始毁灭的进程。

在他下方的城外，一名兽人躺在一张小床上。他瘦小的身躯上盖着厚重的皮毛，显示着他高贵的身份，身边还堆着华丽的服饰。但这些衣物数周以来都无人问津。因为这个兽人一动不动地躺着，仿佛死去一般。丑陋的脸庞不知因为痛苦还是专注而挤成一团，他龇起牙，扭曲的嘴边挺立着浓密的胡须。

然而转瞬之间，一切都改变了。这个兽人倒抽一口气，直直坐了起来，毛皮从他沁满汗水的身体上滑落。他睁开双眼，一开始目光呆滞而茫然，然后他

眨了眨眼，驱散长久睡眠的影响，打量着四周。

“这是——？”兽人问。一个高大的身影来到了他的身边，两个头颅都露出惊喜的神情。兽人看到他后面色一变，目光也锐利起来。他脸上残留的恍惚消散了，代之以狡诈与愤怒。“我在哪儿？”他问道，“发生了什么？”

“你睡着了，古尔丹。”另一个生物回答，在床边跪下，递上了一个杯子。兽人抓住杯子闻了闻，然后咕哝了一声一饮而尽，又用手擦了擦嘴。“你睡得像死了一样。几周以来你都一动不动，几乎都不怎么呼吸。我们还以为你的灵魂已经逝去了。”

“是吗？”古尔丹冷笑着，“你是不是担心我会离你而去，古加尔？担心我会抛下你，让你体会一下黑手的宽宏大量？”

双头食人魔法师瞪着他。“黑手死了，古尔丹！”一个头厉声说，另一个头猛点头表示同意。

“死了？”古尔丹一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但还没等食人魔的两个脑袋一同点头，古加尔冷峻的神情就已使他确信。“什么？怎么可能？” 他坐起了身，但这动作使他一阵眩晕，冒出了冷汗。“我睡着时发生了什么？”

古加尔正要回答，但有人掀开帐幔，冲进了这个狭小昏暗的空间，使他收住了话头。两名健壮的兽人战士将古加尔一把推开，粗暴地抓住古尔丹的双臂，拖着他站起来。食人魔开始抗议，怒火在两张脸上蓄积，但狭窄的帐篷里又钻进来两个兽人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沉重的战斧蓄势待发。两个兽人戒备着，直到前两个兽人把古尔丹拖出帐篷。

“你们要把我带去哪儿？”他问道，奋力想让双臂挣脱出来，但毫无效果。即使是完全健康的他也无法与这里的任何一名战士匹敌，更何况他现在只能勉强站直。他们对他连拉带拽，他发现自己正被带向一个高大精美的帐篷——黑手的帐篷。

“他夺权了，古尔丹。”古加尔低声说道。古加尔走在他旁边，但远离那些战士。“就趁你昏迷的时候！他袭击了暗影议会，杀掉了绝大多数人！活下来的只有你我，还有几个低级术士！”

古尔丹摇了摇头，试图理清思绪。他仍感到晕眩，无法集中精神，而根据古加尔所说的，现在可不该神志不清。问题是食人魔所说的反而使他更加困惑。杀掉了黑手？摧毁了暗影议会？这真是疯了！

“谁？”他又问道，转过头去隔着战士们宽阔的肩膀望着古加尔。“是谁干的？”

但古加尔放慢了脚步，落在了后面，两张脸上充满又惊又惧的神色。古尔丹转回头，刚好看见一个威严的身影大步走来。看到穿着黑色板甲的魁梧战士，还有他毫不费力地提着的巨大黑色战锤，古尔丹立刻明白了。

毁灭之锤。

“你醒了。”毁灭之锤在他面前停下，几乎是唾弃地说出这几个字。战士们突然松开了古尔丹的双臂，兽人术士不禁扑倒在地。他跪着抬起头，这个抓住他的人脸上毫不掩饰的愤怒和厌恶令他倒吸一口凉气。

“我——”古尔丹开口说道，但毁灭之锤打断了他，反手一耳光，把他打飞出了几米开外。

“闭嘴！”新任部落领袖咆哮着，“我没让你开口！”他大步走近，用他那可怕武器的锤头支起古尔丹的下巴。“我知道你做了什么，古尔丹。我知道你控制着黑手，你和你的暗影议会。”他大笑着，刺耳的笑声中充满痛苦与厌恶。“哦没错，我知道他们的存在。但你的术士们现在帮不了你了。他们都死了，绝大部分，剩下的都被锁起来看着。”他俯身靠近。“现在是我在统治部落，古尔丹。不是你，也不是你的术士们。统率部落的只有毁灭之锤。再也不会有不荣誉的行为！再也不会有背叛！再也没有欺骗与谎言！”毁灭之锤直起他高大的身躯，俯视着古尔丹。“杜隆坦死在你的诡计里，但他会是最后一个。而他的仇必须报！你将再也无法在阴影中统治我们的人民！你将再也无法控制我们的命运，为了你自己的卑鄙目的而指挥我们！我们的人民将从你的手中解放！”

古尔丹瑟缩着，飞快地思考起来。他早就知道毁灭之锤会是个麻烦。这个强大的兽人战士太聪明、太重视荣誉了，他过于高尚，不会被轻易左右。他曾是黑手的副手，古尔丹选择这名强大的黑石氏族领袖作为他的傀儡来统治部落。作为战士，黑手尤其强大，但他自以为聪明，因此可以被轻易操纵。古尔丹和他的暗影议会掌握着真正的权力，而古尔丹就像操纵黑手一样轻松操纵着议会。

但他无法操纵毁灭之锤。他拒绝服从，无畏地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只有他对自己人民的忠诚能与之相比。显然他看穿了幕后所发生的一切，看到了他认为是腐化的这一切。当他最终觉得看得够多，已经忍无可忍时，他采取了行动。

显然毁灭之锤精心选择了行动的时机。没有古尔丹来碍事，黑手不堪一击。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暗影议会的位置的，但显然他发现了，还杀掉了暗影议会大部分的成员，除了古尔丹、古加尔，谁知道还有谁活了下来。

现在他正站在古尔丹面前，举起了战锤，准备将他一同摧毁。

“慢着！”古尔丹高喊，条件反射地举起双手护住脸和头部。“求求你！”

这让毁灭之锤停住了手。“强大的古尔丹，你也会求饶？好啊，狗东西，求我啊！求我饶你一命！”战锤没有放低，但也没有落下，至少现在还没有。

“我……”古尔丹对他充满了仇恨，他从未想过竟然还有除了权力以外的任何东西能像这恨意一样使他热血沸腾。但他知道现在该怎么做。毁灭之锤也同样痛恨他，因为古尔丹密谋杀死了他的老朋友杜隆坦，还把他的人民从爱好和平的猎手变成了战争狂。只要随便一点什么借口，那把大锤就会砸进他的头颅，沾满他的鲜血、头发与脑浆。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我屈服于您的力量，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他最终还是开了口，每个字都念得清晰响亮，好让周围的所有兽人都能够听到。“我承认您为部落的大酋长，并且宣誓向您效忠。我将对您唯命是从。”

“你之前可没有表现过服从，”毁灭之锤嘟哝了一声，之后尖锐地说，“我怎么能相信你会对我忠诚？”

“因为你需要我。”古尔丹回答，抬起头来面对大酋长的瞪视。“没错，你屠杀了我的暗影议会，巩固了你对部落的统治。你理应如此。黑手不够强大，没办法独自领导我们。但你足够强大，所以你不需要什么议会。”他舔了舔嘴唇继续说道，“但你需要术士。你需要我们的法术。因为那些人类有他们自己的法术，如果没有我们，你会败给他们的力量。”接着，他又摇了摇头。“而你没剩下几个术士了。我，古加尔，还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手。单单为了复仇就杀掉这么有用的我太浪费了。”

毁灭之锤咧开嘴咆哮一声，但放下了战锤。有那么一会他一言不发，只是瞪着古尔丹，灰色的眼中充满憎恨。但最终他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他承认道，他显然需要努力克制住自己才能说出这些话。“相比我个人，我会以部落的需要为重。”他亮出了獠牙。“我允许你活下去，古尔丹，你和你剩下的那些术士。但你们必须证明自己有价值。”

“噢，我们会有价值的，”古尔丹向他保证，深深鞠了一躬。他的头脑已经开始转动起来。“伟大的毁灭之锤，我会为您打造一群您从未见过的生物——只效忠于您的战士。有了他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法术，当部落将这个世界的战士碾成肉泥时，我们也将摧毁他们的法师。”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他不再龇牙低吼，而是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很好，”他最终说，“你保证给我一批能与人类的法术匹敌的战士。你最好说到做到。”然后他转身离去，显然放过了古尔丹。兽人战士们也离开了，只留下跪着的古尔丹和不远处的古加尔。兽人术士觉得听到了他们离开时的笑声。

诅咒他！古尔丹心想，看着大酋长消失在他的视野中。也诅咒那个人类法师！古尔丹摇了摇头。也许他真正该诅咒的是自己的急躁。正是他自己的急躁，驱使他闯入了麦迪文的意识，寻找大法师曾承诺给他却没有兑现的那些信息。而时运不济，当古尔丹恰好在麦迪文意识中时，这个人类死去了，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他的灵魂虚弱不堪。他在这段时间一直被困住，无法返回自己的身体，对周围的一切一无所知。而这给了毁灭之锤夺权的机会。

但现在，他终于醒过来了。他又得以进行自己的计划。因为至少他孤注一掷的举动并没有白费。古尔丹现在有了他所需要的信息。不久之后他就不再需要毁灭之锤或者部落了。很快，就算没有他们他也会无所不能。

“召集其他人。”他吩咐古加尔，一边从地上爬起来，活动着四肢。他很虚弱，但他会坚持住的。时间不多，他必须坚持。“我将把他们凝聚为一个忠诚的氏族，这个氏族只会为我自己的目的服务，并保护我免受毁灭之锤的怒火。他们将成为暴掠氏族，他们将向整个部落显示术士的能力，直到即使毁灭之锤也无法否认他们的价值。也把你自己的氏族叫来。”古加尔领导着暮光之锤氏族——他们满脑子都是世界末日，但也是可畏的战士。“有得是事情要做。”

第一章

洛萨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曾经的暴风城高大巍峨，城中林立着尖塔与高台。为抵御海风，这些塔楼都由巨石雕成，表面被打磨得平滑如镜。而洛丹伦王都则自有另一套不输暴风城的秀丽之处。

倒不是说王都与暴风城相似，至少它没有暴风城高。但高度上的欠缺由其优雅所弥补。城市坐落在洛丹米尔湖北岸高地上，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洛丹伦不是像暴风城那样微光闪动，而是熠熠生辉，仿佛太阳不是从上方照耀着那些优雅的建筑，而是正从其间升起。这景象宁静、祥和，近乎圣洁。

“这里的确壮观，”他身边的卡德加也赞同道，“虽然我还是喜欢更暖一些的色调。”他向身后的洛丹米尔湖南岸扫了一眼。那里是另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的轮廓与王都相似，但这座孪生城市的高墙与尖塔充满着紫色或其他暖色，显得更加奇特。“那就是达拉然，”他解释道，“肯瑞托和达拉然法师的家园。在我被派到麦迪文那之前也是我的家园。”

“也许会有时间让你回去一次，至少回去一小会儿。”洛萨说，“但现在我们必须关注王都。”他再次打量这座光芒闪耀的城市。“希望这里的人不仅仅住所高贵华丽，内心也一样正直高尚。”他踢了坐骑一脚，马匹慢跑向前，走出了广阔的银松森林。瓦里安和法师卡德加紧跟在他后面，其他人驾车尾随其后。

两小时之后，他们来到了城市正门。城门口站着卫兵，但两扇城门大开，足够两辆甚至三辆大车并排驶入。卫兵们显然早在他们来到门口之前就看到了他们，一名卫兵走上前来，他擦亮的胸甲上披着猩红的斗篷，护甲与头盔上镶着黄金纹饰。他举止有礼，甚至有些恭敬，但洛萨不禁想着这人停下的位置离他只有几尺之远，完全在挥剑的范围之内。他强迫自己放松下来，不去注意对方表现出来的松懈。这里可不是暴风城，这些人并非久经战阵的老练战士。他们直至今日都从未经历过你死我活的战斗。

“欢迎您，请进。”卫队长鞠躬说道，“马库斯·雷德帕斯已经向我们通报了您的到来以及您的境况。国王在王座厅等您。”

“非常感谢。”卡德加点头答道。“跟我来，洛萨。”他说着用脚踝轻推马匹。“我知道怎么去。”

他们骑马穿越城市，在宽阔的街道上轻松穿行。看起来卡德加的确认识路，他从不停下来问路或者在路口踟蹰，一路顺利来到了皇宫。他们把坐骑交给几个同伴，让他们去照料马匹。洛萨与瓦里安王子立刻大步走上宫殿宽阔的石阶，卡德加赶忙跟上他们。

他们走过皇宫大门，走进一处大得宛若厅堂的宽阔庭院。庭院两侧排着观景亭，虽然眼下都空着，洛萨相信节庆期间这些亭子一定都坐满了人。庭院远端尽头是另一段短台阶，台阶通向第二扇大门，大门敞开着，直达王座厅。

这是一座庄严的厅堂，拱顶高高在上，连边缘都隐藏在了阴影中。房间是圆形的，到处是拱顶与石柱。金色的阳光透过天花板正中的一套彩绘玻璃倾泻下来，照亮了地板上的复杂纹样：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圆环彼此嵌套，中央是一个三角形，与最内侧的圆环相交叠，在其中还有金色的洛丹伦纹章。房中有数个位于高处的露台，洛萨猜这是留给贵族们的，但也赞赏它们在战术上的价值。只需要几名持弓卫兵就能从这些有利位置攻击房中的任何位置。

纹样另一侧是一个宽阔的圆台，圆台的同心圆阶梯通向一个巨大的王座。王座看上去是由发光的石头雕成，棱角分明。王座上坐着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金色的头发带着些许灰色。男人身上的铠甲闪着微光，头上的王冠形状更像一顶带刺的头盔而不是冠冕。洛萨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一位称职的国王，就像莱恩一样，会毫不犹豫地为他的臣民而战。一想到这，他的内心涌起了希望。

房中还有一些人，从市民到劳工，甚至还有农夫，他们都聚在一起，保持着恭敬的距离面向王座。许多人手中拿着东西，小片的羊皮纸，甚至还有食物。但他们自觉地从洛萨和卡德加面前让开，安静地退到两边。

“嗯？”他们靠近后，王座上的男人发话了，“来者何人，所为何事？”即使在这个距离上，洛萨也能注意到国王颜色独特的眼睛

——蓝色与绿色混在一起，这双眼睛目光锐利清澈，他心中的希望更加强烈了。面前这位男人能够敏锐地洞察一切。

“陛下。”洛萨回答，他低沉的嗓音轻松地传遍整个大厅。他在离王座几步之处停下鞠躬。“我是安度因·洛萨，暴风王国的骑士。这位是我的伙伴，达拉然的卡德加。”他听到身后的人群传来窃窃私语。“而这位是——”他侧过身，让国王能看到站在他身后的瓦里安，人群和奇怪的气氛让瓦里安有些不安。“这位是瓦里安·乌瑞恩王子，暴风王国的王位继承人。”人们意识到这名少年是以皇家身份来访，低语变成了惊叹，但洛萨没有理会他们，注意力只集中在国王身上。“我们必须与您谈谈，陛下。这件事十万火急，至关重要。”

“当然！”泰瑞纳斯已经从王座上站起身，向他们走来。“请让我们单独谈谈。”他对其他人说，虽然用语礼貌，但这仍然是一句命令。人们立即遵命，很快房中就只剩下少数几名贵族与卫兵。洛萨的随从们也退到墙边，只留下洛萨、卡德加与瓦里安，泰瑞纳斯向他们走来。

“陛下。”泰瑞纳斯问候瓦里安，像平辈那样向他鞠躬。

“陛下。”瓦里安答道，他所受过的教育使他克服了惊愕。

“听闻您父亲的死讯，我们十分悲痛。”泰瑞纳斯继续低声说，“莱恩国王是个好人，我们将他视为朋友与盟友。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帮助您重返王位。”

“感谢您。”瓦里安说，虽然他的下唇微微颤抖。

“坐过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泰瑞纳斯说，向圆台的石阶做了个手势。他亲自坐到了石阶的最高一级，又示意让瓦里安坐在他身边。“我亲眼见过暴风城，欣赏过它的强大与壮丽。究竟是什么竟能毁灭这样一座城市。”

“是部落。”卡德加说，这是他们进入王座厅之后他第一次开口。泰瑞纳斯转向他，在这么近的距离下，洛萨看到国王的双眼稍稍眯了起来。“是部落干的。”

“那么这个部落又是什么？”泰瑞纳斯问，看了看瓦里安，又转向洛萨。

“那是一支军队，又不仅仅是军队。”洛萨回答，“他们数目众多，数不胜数，足够淹没整个大陆。”

“那么是谁率领着这群人？”泰瑞纳斯问。

“他们不是人。”洛萨纠正他，“是兽人。”国王有些疑惑，洛萨解释道：“这是一个新种族，原先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他们与我们一样高，但是更加强壮，有着绿色的皮肤，眼睛闪着红光，下唇伸出巨大的獠牙。”不知在哪儿的一个贵族嗤笑出声，洛萨转身怒目而视。“你竟敢质疑我？”洛萨喊道，依次转向每一个露台，寻找发出笑声的人。“你觉得我在胡说？”他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铠甲，捶在一处明显的凹陷旁边。“这就是兽人的战锤敲出来的！”他又拍了拍另一处。“这是兽人的战斧砸出来的！”他又指着小臂上的一条裂缝。“这处伤是一颗兽人獠牙造成的，他当时扑到我身上，距离太近我们的武器都施展不开！这些污秽的生物摧毁了我的国土，我的家园，我的人民！如果你对我有所怀疑，下到这来当着我的面说。我会让你看看我是什么样的汉子，看看那些指责我撒谎的人会是什么下场！”

“够了！”泰瑞纳斯大喊，喝止了所有可能的回应，声音中明显带着怒意。但当他转向洛萨，这名战士可以看出国王的怒火并非冲着他。“够了。”国王用更加柔和的语气又说了一次。“这里没人质疑您的话，勇士。”他向洛萨保证，又严厉地环视四周，看看哪个贵族胆敢否认。“我深知您的荣誉与忠诚。我相信您所说的话，虽然这些怪物在我们听来十分诡异。”他转身向卡德加点点头。“更何况有一名达拉然的法师在您身边为您做证，我们对您所述只能全盘接受，但我们也无法否认我们从未见过您所描述的这样一个种族。”

“谢谢，泰瑞纳斯国王。”洛萨庄重地回答，克制住自己的怒火。他不确定接下来要怎么做。还好泰瑞纳斯明白。

“我将召集邻国的国王。”他宣布，“这事关我们所有人。”他转身面向瓦里安。“陛下，我邀请您来我家并向您提供我的保护，您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他宣布，声音大到所有人都能听清。“当你们准备就绪，洛丹伦将帮助你们夺回国土。”

洛萨点了点头。“陛下，您真是慷慨。”他代表瓦里安说，“我也想不到比王都这里更加安全、更加适合我的王子长大成人的地方了。但是也请明白，我们到此并非仅仅是寻求庇护。我们还是来警告你们的。”他站直身体，声音在大厅里回响，目光一直盯在洛丹伦的国王身上。“请明白，部落不会止步于暴风城。他们的目标是占领整个世界，而他们的实力与数量足能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也有所需要的法术。一旦他们完成了对我的故乡的掠夺——”他的声音变得低沉沙哑，但他强迫自己继续。“他们就会找到办法横渡海洋。他们就会来这里。”

“你在告诉我们要开始备战。”泰瑞纳斯平静地说。这不是个问句，但洛萨还是回答了他。

“是的。”他看着四周聚集的人群。“一场关乎我们整个种族生存的大战。”

第二章

奥格瑞姆·毁灭之锤，黑石氏族的酋长，部落的大酋长，正端详着这一切。当他的战士们毁灭暴风城的时候，他就站在这座曾经宏伟壮丽的城市正中央。无论他看向什么方向，满目所见都是毁灭与破坏。即使是石质建筑也皆被焚毁，街道上布满了尸体与瓦砾。鲜血淌过石板路，积聚成的血泊随处可见。声声惨叫意味着又有幸存者被发现，正在遭到折磨。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真不错。

暴风城曾经是一座雄伟的城市，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障碍。他曾经一度怀疑过他们能否登上暴风城高大的城墙，能否击败城中那些意志坚定的守军。虽然部落在人数上占据上风，但人类凭借他们的战技与意志坚持反击。在这一点上毁灭之锤对他们深感敬佩，他们是可敬的对手。

但他们就像其他敌人一样，仍然无可避免地被部落的力量击败。城池已被攻破，守军非死即逃，现在这片土地已归部落所有。这片富饶肥沃的土地，与他们的故乡在经受灾变之前，在被古尔丹和他做出的蠢事毁灭之前是如此相似。

毁灭之锤心头一凛，握住他那柄预言战锤的手攥得更紧。古尔丹！那个狡猾的家伙，那个曾经是萨满的术士，他所带来的麻烦远大于他的贡献。要不是他打开了通向这个新世界的通道，他早就被愤怒的族人撕成碎片了。然而这个阴谋家不知怎么竟然还利用了这一点。他控制了黑手——没准黑手早就是他的傀儡。毁灭之锤对他这位前酋长观察多年，明白这个魁梧的兽人战士远比他所表现出来的要精明。但这还不够。古尔丹利用黑手的自负左右着他，掌握了大权。毁灭之锤确信，将各氏族统一为部落的计划背后一定有古尔丹在推动。而古尔丹的暗影议会一直在幕后统治着一切，他们提出建议的方式永远不会使黑手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发号施令。

毁灭之锤冷笑着。至少现在那些都结束了。被迫杀死黑手并不是他所乐见的，他曾是这位大酋长的副官，并且发誓将与他并肩作战，

而非与他敌对。但按照传统，一名战士有权挑战酋长以争夺统治地位，毁灭之锤最终不得不选了这条路。他赢了，他也知道自己必须赢。他一锤击碎了黑手的头骨，也因此赢得了掌控黑石氏族——还有整个部落的权力。

剩下要对付的只有暗影议会，这正合他意。

这段回忆使他轻笑出声。只有为数不多的兽人知晓暗影议会的存在，更不要说议会成员的身份和他们的巢穴。但毁灭之锤知道该去问谁。半兽人迦罗娜被拷打后说出了暗影议会的位置——显然她混血的血脉让她脆弱，使她忍受不了多少拷打。当他闯入术士们的会议现场时，他们脸上的神情真是有趣至极。而他冲过房间，屠杀他们时他们脸上的表情更是精彩。那一天毁灭之锤粉碎了暗影议会的权柄。他不会像黑手那样被操纵。他会自行决定所进行的战斗，制订自己的计划，不是为任何人争权夺利，而是为了自己族人的生存。

仿佛被他的思绪所召唤，毁灭之锤注意到有两个身影沿着浸满鲜血的宽阔街道向他走来。其中一个身影比普通兽人要更加矮小，而另一个则要高大许多，而且外形怪异。毁灭之锤立即认出了他们，他冷笑着，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那么你完成你的任务了吗？”当古尔丹和他的仆从古加尔靠近时他大声喊道。他紧紧盯着那名术士，仅用锐利的目光扫了一下他魁梧的仆从。就像大多数兽人一样，毁灭之锤与食人魔战斗了一辈子。他对黑手与这些怪物结盟深感厌恶，但是他也承认他们在战斗中十分有用。但他仍然不喜欢他们，也不信任他们，尤其是古加尔。他是那种稀有的双头食人魔，比他那些粗野的同胞要聪明得多。古加尔本身是一名法师，一名掌握着如此强大力量的食人魔令毁灭之锤忧心忡忡。再加上古加尔还掌控着暮光之锤氏族，和那些追随他的兽人一样狂热，这一切都使得这个双头食人魔异常危险。毁灭之锤不会让他的这些担忧表露出来，但只要这个食人魔接近，他都会紧紧握住自己的战锤。

“还没有，高贵的毁灭之锤。”古尔丹答道，停在他旁边。这个术士看上去很瘦弱，但并不比他沉睡数月之时更加糟糕。“但我终于摆脱了我漫长沉睡的影响，同时我还带来了从那次沉睡中所得到的信息！”

“哦？你从沉睡中得到了新知识？”

“它向我展示了通向强大力量的途径。”古尔丹答道，眼中的欲望暴露无遗。但毁灭之锤明白这不是普通的欲望，并非对女性、美食或财富的渴望，古尔丹所求唯有力量，并且为了追寻力量什么事都愿意做。他对他们自己的世界所做的一切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你的力量，还是部落的力量？”毁灭之锤追问道。

“既是我的力量，也是部落的力量。”术士答道。他放低了声音，变成了诡秘耳语：“我看到了一个地方，那里古老得超乎想象，甚至比我们家乡的圣山还要古老。那个地方深藏在波涛之下，其中蕴含着可以重塑这个世界的力量。我们可以将这股力量据为己有，这样我们将无可匹敌！”

“现在我们就无可匹敌，”毁灭之锤咆哮着答道，“而且相比起你所发现的什么污秽的巫术，我更喜欢我忠实的战锤与利斧。看看上一次你的阴谋诡计对我们的世界、对我们的族人做了什么！我决不会允许你再一次毁灭他们，或者破坏这个我们正要征服的新世界！”

“这力量远比你的欲求更加重要。”术士嚷了起来，他的怒火让他装出来的服从消散无形。“我的使命就藏在那片水域之下，你绝不可能阻止我！部落只是我们整个种族走出的第一步，带领他们更进一步将会是我，而不是你！”

“当心你说的话，术士，”毁灭之锤举起战锤，轻轻点了点古尔丹的脸颊，“记住你的宝贝暗影议会发生了什么。我可以立即敲碎你的头骨，那么这样你的使命又在哪里呢？”他抬头怒视着魁梧的古加尔。“不要以为这个可恶的东西可以救你。”他低吼道，大笑着举起战锤，看着食人魔法师向后退去，两张脸上都充满恐惧。“我以前打倒过食人魔，甚至杀死过戈隆。现在我可以也乐意再来一次。”他凑近古尔丹，“你的打算无关紧要，只有部落的目标最为重要。”

一瞬间，他看到怒火从古尔丹的双眼中闪过，心想这名术士可能不会就此屈服，这还让他心底感到有些高兴。就像所有兽人一样，毁灭之锤对他种族中的萨满一直十分敬重钦佩，但这些术士与萨满截然不同。他们的力量并非来自元素或先祖之魂，而是来自另一个可怖的源头。正是他们的魔法将他的人民从健康的棕色皮肤变成了可怕的绿

色，还毁掉了他们自己的世界，迫使他们来到这里以求得生存。而古尔丹正是这些术士的头领，他们的煽动者，至今为止也是他们之中最为强大、最为狡猾、最为自私的一个。毁灭之锤明白这些术士对部落的价值，但他忍不住心想这些人不存在才好。

也许古尔丹从他的双眼中看出了这些想法，他的怒火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谨慎和勉强装出来的尊重。“当然，伟大的毁灭之锤，”术士低下头说，“您说得对，必须一切以部落为上。”他笑着，从恐惧中完全恢复过来，愤怒显然已经平息，或者至少再次被掩盖在他的心底。“我有许多新想法，有助于我们的征服大业。但首先我会交出我所承诺过的那些战士，他们无可匹敌，但又完全服从于您。”

毁灭之锤缓缓点了点头。“很好，”他用粗哑的声音说，“我不会忽视任何能够确保我们胜利的因素。”他转过身去，示意术士和他的随从退下，古尔丹知趣地鞠躬走开，古加尔踏着重步走在他身边。毁灭之锤明白他现在得小心盯着他们俩。以古尔丹的为人，他不会对侮辱一笑置之，也不会容忍任何人长时间控制他。但只要这个术士不跨越底线，他的法术就很有价值，毁灭之锤也会充分利用这一点。他们越快击败所有敌人，他的族人就能越早放下他们的武器，重建他们的家园。

毁灭之锤心里想着这些，开始寻找他另一个副官。他最终在一座曾经高大的厅堂里找到了那个副官，他正在享用刚刚在那找到的好酒和美食。

“祖鲁希德！”那个兽人萨满听到毁灭之锤喊出他的名字，向上瞥了一眼，赶紧推开面前的酒杯与大盘子，站起了身。虽然祖鲁希德衰老枯瘦，在他凌乱的灰色发辫下，棕红色的双眼仍然目光锐利。

“毁灭之锤。”与古尔丹不同，祖鲁希德并没有嗫嚅或鞠躬，毁灭之锤也敬重这一点。祖鲁希德自己就是个酋长，龙喉氏族的首领。他同时也是一名萨满，唯一一名仍然与部落同行的萨满。正是这种力量及其潜力令毁灭之锤十分感兴趣。

“事情怎么样？”毁灭之锤没有浪费时间寒暄，不过还是接过了祖鲁希德递给他的杯子。杯中的酒本身就是佳酿，而其中流入的几丝人类鲜血更使之别有风味。

“还是老样子。”龙喉氏族的酋长答道，脸上明明白白地写满了厌恶。

几个月以前祖鲁希德找到毁灭之锤，述说了正纠缠他的一些奇怪幻象。这些幻象是关于一座山脉，山中深处埋藏着一件强大的宝物——这件宝物无关财富，而是蕴含力量。毁灭之锤尊重这名老萨满，也还记得在他们原来的世界，萨满们预言幻象的强大力量。他同意了祖鲁希德的请求，让他带着他的氏族搜寻那座山和其中隐藏的力量。搜寻花费了数周，但龙喉氏族最终在地底深处找到了一个洞穴，还有洞中的一件奇怪物体，一个金色圆盘，他们将之称为恶魔之魂。虽然毁灭之锤从未亲眼见过这件神器，祖鲁希德向他保证那个东西散发着古老而不可思议的力量。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股力量难以被驾驭。

“你向我保证能够激发它的力量。”毁灭之锤提醒道，将空酒杯扔向一边，酒杯砸到远处的墙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会的，”祖鲁希德向他保证，“恶魔之魂中蕴含着极大的能量，足够让我们击碎群山，撕裂天空！”他皱起了眉头。“但它一直在抵抗我的法术。”很快，他又摇了摇头。“但我会找到关键的！我知道我一定会的，我曾在梦中看到过！一旦我们能够释放其中的力量，我们就能用它来奴役我们所选中的仆从！利用这些仆从我们将能够统治天空，将火焰倾泻在所有与我们作对的人头上！”

“很好。”毁灭之锤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这名萨满的狂热令他不时感到担忧，尤其是因为祖鲁希德似乎并非完全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他从未质疑过他的忠诚。这就是为什么他同意这个老兽人进行搜索，却断然拒绝了古尔丹同样根据幻象去寻求力量的要求。毁灭之锤明白，无论发生了什么，祖鲁希德都不会背叛他，或者背叛他们的族人。而如果这个恶魔之魂能做到祖鲁希德所保证过的一半，如果这个东西真能使萨满的预言成真，那么这的确能保证部落在战斗中取得优势。“一切就绪的时候告诉我。”

“当然，”祖鲁希德用一个沾着鲜血的金色酒罐重新斟满自己的酒杯，举杯向他致意。毁灭之锤让这个萨满继续他的庆祝，又重新开始在这座被攻陷的城中漫步。他喜欢亲眼看看他的战士们在做什么，他也明白看着他们的领袖走在身边让他们感到他也是他们的一员，这也使他们与他的联系更加紧密。黑手也明白这一点，让其他兽人不但视他为酋长、后来的大酋长，也将他视为他们的同袍战士，这正是毁

灭之锤从他的前任身上学到的经验之一。他与祖鲁希德的见面也除去了古尔丹留在他口中的那股酸味，走过这些街道时毁灭之锤感到自己情绪高昂。他的族人在这里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值得庆祝一番。他会让他们享乐几天，然后他们就会继续奔向下一个目标。

古尔丹在几栋建筑之外看着毁灭之锤。

“他和祖鲁希德在计划着什么？”他问道，目光紧紧盯着大酋长逐渐远去的背影。

“我不知道，”古加尔答道，“他们对此守口如瓶。我知道这和龙喉氏族在山里找到的什么东西有关。他们的氏族有一半人都在那里，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好吧，这无所谓。”古尔丹皱眉思考着，无意识地摩挲着自己的一根獠牙。“不管那是什么，都会让毁灭之锤分心，这对我们有利。这样他就不会在我们行动之前发现我们的计划。”他冷笑着。“然后——然后对他来说就太迟了。”

“你会取代他当上大酋长吗？”当他们离开，回到专门为他们划出的住所时，古加尔的另一个头问道。

“我自己？不会。”古尔丹大笑。“我可没兴趣拎着利斧或者战锤踏过街道，和我的敌人打得血肉横飞，”他说，“我的道路是更伟大的那一条。我将在灵魂世界与他们相遇，从远处摧毁他们，数以千计地吞噬他们。”这个想法令他笑了起来。“很快我就能得到他许诺给我的一切，然后毁灭之锤与我相比将不值一提。即使是整个部落的力量在我面前都将显得苍白无力，我将伸出双手，荡清这个世界，按照我的想法重建它！”他再次放声大笑，笑声回荡在倾倒的墙垣与残破的建筑之间，仿佛这座垂死的城市在与他一同大笑。

第三章

卡德加在王座厅的一侧静静观望着。洛萨曾表示希望他作为证人到场，不过卡德加怀疑洛萨同时也是希望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卡德加自己的好奇心使他答应了这个请求。不过他明白，虽然他现在拥有强大的力量，也不至于能与这些人平起平坐。这些人都是王国的统治者，随便哪个都能立刻要了他的小命。另外，卡德加也觉得自己最近被卷入事件中心也太频繁了。作为年轻人，他更习惯在行动之前先观察、等待和研究。能重拾老习惯很不错，即使只有一小会儿。

他能认出大多数出席者，至少能借着描述认出来。那位身形魁梧似熊，容貌鲜明，长着浓密黑色胡须，穿着黑色与灰色铠甲的是吉恩·格雷迈恩。他统治着南方王国吉尔尼斯，卡德加听说他比看上去要精明得多。这位身材瘦高，皮肤饱经风霜，穿着绿色海军制服的想必就是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他统治着库尔提拉斯，但真正让他能和泰瑞纳斯平起平坐的，是他还统率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一旁有着棕灰色头发与淡褐色眼睛的文雅男子是艾登·匹瑞诺德领主，奥特兰克的所有者。他正瞪着索拉斯·托尔贝恩，他的邻国激流堡的国王。但高大冷漠的托尔贝恩并没有在意他，他身上穿的皮革与毛皮显然就像替他遮挡他山中家园的严酷天气一样替他挡住了匹瑞诺德的怒火。相反，托尔贝恩那形容粗犷的脸朝着一位有着雪白胡子，面容友善，身材矮胖的人。就算没有那件仪式长袍和法杖，这片大陆上也没有人不认得他，阿隆索斯·法奥是圣光教会的大主教，受到所有人的崇敬。卡德加能看出为什么——他之前从未见过法奥，但仅仅看着他就能产生一种和平与睿智的感觉。

卡德加眼角闪过的一丝紫色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转过身——好不容易才让自己没有目瞪口呆。正走进王座厅的是一位传奇人物。他身材修长单薄，褐色的长须夹杂着一缕缕灰色，还有与之相衬的浓密眉毛，秃顶的头上戴着一顶镶着金边的帽子，这正是大法师安东尼达斯。卡德加在达拉然的这些年只见过这位肯瑞托领袖两次，一次是擦肩而过，另一次则是卡德加被告知要被派到麦迪文那儿去。现在亲眼看着这位大法师大方地来到其他统治者身边，看起来就像其他国王一样威严，使卡德加内心充满敬畏，又意外地令他涌起一阵乡愁。他想

念达拉然，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想他是否还能回到这座法师之城。也许要等战争结束之后，如果他们能活下来的话。

安东尼达斯是最后一位到场的，当他来到圆台前的这片区域时，泰瑞纳斯站起身拍了拍手——声音回荡在大厅里，人们交谈的声音停止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投向了那位国王东道主。

“感谢各位的到来。”泰瑞纳斯开口了，他的声音轻易地穿过了整个房间。“我明白我的请求看上去十分仓促，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事关重大，而且万分火急。”他顿了顿，转向圆台上站在他身旁的人。“我向诸位介绍安度因·洛萨，暴风城的勇士。他是作为一名信使，甚至是一名救世主来到这里的。我觉得不妨让他亲自告诉各位他的所见所闻，我们可能很快也要亲自面对的那些事了。”

洛萨向前迈上一步。泰瑞纳斯当然为他提供了一套新衣服，但洛萨坚持穿着他的盔甲，而不愿换上完好无缺的洛丹伦铠甲。他的巨剑仍然在他一侧肩膀后高高立起来，卡德加确信在场的许多国王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是洛萨的面容和话语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只有这次，洛萨无法掩盖自己的感情成为他的优势，使得聚集在此的国王们明白他的话语真实可信。

“诸位陛下，”洛萨开口了，“感谢你们的与会，也感谢你们愿意听我的发言。我不是诗人或者外交官，而是一名战士，所以我将说得简短直白。”他深吸了一口气。“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的家乡暴风王国已经不复存在。”几位国王倒抽了一口气，其他国王面色惨白。“它被一群叫作兽人的生物所建立的部落攻陷了。”洛萨解释道，“他们是可怕的敌人，身高与人类相同但要强壮得多。他们有着野兽一般的外貌，绿色皮肤红色眼睛。”这次没人笑出声来。“这个部落最近才出现，开始骚扰我们的巡逻队。”洛萨说了下去，“但那只是他们的劫掠小队。当他们的大军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吃一惊。他们有成千上万名战士，足够像一片邪恶的阴影一样覆盖这片大陆。他们与我们不共戴天，强壮、野蛮而且残忍。”他叹了口气。“我们尽力抵御他们，但这远远不够。他们蹂躏着我们的土地，围攻我们的城市。虽然我们抵御了他们一段时间，但他们还是突破了我们的防线。莱恩国王死在他们的手上。”卡德加注意到洛萨并未说明莱恩是怎么死的。也许提及他们曾经作为斥候，也作为盟友来信任的半兽人刺客会使他的叙述显得不可信。也许洛萨只是不想回想起来。卡德加理解这一点，他自己也不愿细想这件事——他曾经将迦罗娜视为朋友，也因为

她的背叛而感到悲伤，即使在麦迪文之塔他曾经与她一同看到过与之相关的幻象。“我们大多数贵族也死了。”洛萨继续说道，“我受命将他的儿子和尽量多的人民带到安全的地方，同时警告其余诸国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个部落并非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甚至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他们不会满足于控制一块大陆，他们还会想要控制整个世界。”

“您的意思是他们正在朝这里来。”当洛萨停顿时普罗德摩尔说，这更像是陈述事实而非疑问。

“没错。”洛萨简短的回答在房间中激起了一片惊讶——或者是恐惧的骚动。不过普罗德摩尔点了点头。

“他们有船吗？”他问。

“我不知道。”洛萨回答。“我们没见过他们的船，但在去年之前我们也没见过这个部落。”他皱起了眉头。“而且即使他们之前没有船，他们现在一定有了——他们沿着我们的海岸线劫掠，他们击沉了许多艘船，但也有一些只是失踪了。”

“那么，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有渡过海洋的方法。”普罗德摩尔看起来对此毫不惊讶，卡德加猜测这位海军上将已经假定了最坏的情况。“甚至眼下他们就可能正朝我们驶来。”

“他们也可以从陆地上过来。”托尔贝恩用低沉的声音吼道，“别忘了这一点。”

“是的，他们的确可以。”洛萨赞同道，“我们最初遭遇他们是在东边，在悲伤沼泽附近，而他们横跨了整个艾泽拉斯来到了暴风城。如果他们挥师北上，他们可以跨越燃烧平原和那些山脉，从南方逼近洛丹伦。”

“南方？”这是吉恩·格雷迈恩的声音。“他们不可能通过我们的国土！我会消灭一切胆敢登陆我国南方海岸的人！”

“您还不明白。”洛萨看上去和听起来都很疲惫。“您还没有见过他们，所以难以理解他们的数量与强大。但我现在告诉您，您无法与他们抗衡。”他看着聚集在这里的国王们，脸上的骄傲与悲伤清清

楚楚。“暴风王国的军队很强大。”他轻声向他们保证。“我的战士们都训练有素，经验丰富。我们曾经遭遇过兽人并且击败过他们。但这只是他们的先锋。在部落面前，我们就像笨拙的孩子、像老人、像麦子那样被击倒。”他语调平淡，话语中带着冷酷的确凿无疑。“他们将横扫那片山脉，扫过您的国土，扫过您。”

“那么您建议我们怎么做呢？”说话的是大主教法奥，他冷静的声音安抚了那些连卡德加都可以看出的差点儿爆发的怒火。没人喜欢被当作傻瓜，尤其还是一位国王，特别是还在其他国王面前。

“我们需要团结一致。”洛萨坚持道。“你们任何一位都无法单独对抗他们。但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或许可以。”

“您说这个威胁正在到来，我不会与您争论这一点。”匹瑞诺德说，他柔和的声音插进了其他国王的讨论中。“您还说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消灭这个威胁。但是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其他解决此事的方法？这些……兽人……肯定也是具有理性的生物？他们心中肯定有一些目标？也许我们能够与他们谈判？”

洛萨摇了摇头，他痛苦的表情表明了他认为这番讨论是多么愚蠢。“他们想要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他慢慢地回答，仿佛是在跟一个孩子谈话。“他们不全拿到手决不罢休。我们曾经派出过信使、谈判代表和大使。”他微笑着，阴沉而冷酷的苦笑。“他们基本上都是被砍碎了送回来的，如果他们还能回来的话。”

卡德加看到数名国王窃窃私语，根据他们的表情卡德加怀疑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他叹了口气，走上前去，但与此同时他仍然在怀疑这些国王凭什么会比相信洛萨更相信他。但他必须一试。

幸运的是，还有其他人同时也走上前来，虽然他穿着长袍而非铠甲，但这个新的身影有着更高的威信。

“听我说！”安东尼达斯大喊，他的声音很轻但有力。他高高举起雕花法杖，杖顶闪耀出光芒，使在场所有人都为之目眩。“听我说！”他再次要求，这次所有人都转过身来，静静地听他说。“我之前就收到过有关这个新威胁的报告。”大法师说，“对这些兽人的出现，艾泽拉斯的法师们一开始是感到好奇，然后他们感到害怕，送来

了许多包含相关信息的信件，并且要求帮助。”他皱起了眉头。“恐怕我们没能及时重视这些。我们承认他们身处险境，但认为这些兽人只不过是一些当地的小麻烦，只会局限于当地。看来我们错了。但我要告诉你们兽人十分危险——许多我尊敬的人都确认了这一点。无视这位勇士的话将使我们陷入危险。”

“如果他们这么危险，为什么法师们还没去解决他们？”格雷迈恩问道。“为什么法师们不利用法术消灭这些威胁？”

“因为兽人们有他们自己的法术。”安东尼达斯回答，“强大的法术。他们的术士大多比我们的法师要弱，至少根据其他法师的报告是如此，但他们数量远超我们，而且可以协同施法，而我们法师要做到这点一直很困难。”卡德加确定自己在这位年长的大法师语调中听到了一丝苦涩，他也理解这一点。如果说有什么是每一位肯瑞托的成员都重视的，那就是他们的独立性。即使让两名法师合作都已经足够困难，要协调比这还多的法师几乎是超出想象的。

“我们法师的确反击了。”洛萨解释说，“他们帮助扭转了数场战役的局势。但大法师说得对。我们人数不足以对抗他们，无论是在法术方面还是真刀真枪上。我们每杀死一名兽人施法者，都会有另一名兽人顶替他的位置，身边还有其他人。而且兽人的施法者都和劫掠队或者一小股军队共同行动，以保护他们免遭其他更一般的威胁，同时用他们的法术支援身边的其他战士。”他皱起了眉头。“我们最强大的法师麦迪文，就死在部落的黑暗之中。我们其余的法师绝大多数也已经阵亡。我并不认为光靠魔法就能击败他们。”卡德加注意到洛萨没有提及麦迪文死去的详情与原因，并赞同这位战士的敏锐。这里并不是披露此事的好地方。然而他没有漏过安东尼达斯向他投来的尖锐目光，忍住没有叹气。不久之后的某个时间，肯瑞托议会将会要求他解释详情。卡德加明白他们不得知真相绝不会满意。他也怀疑隐瞒任何事对他们都是致命的，因为这与部落的出现及早期活动的联系太过紧密了。

“我觉得很奇怪。”匹瑞诺德柔和的低语再次插进谈话中来，“一位来到我们岸边的陌生人竟会如此关心我们的生存。”他带着似乎是假笑的表情看着洛萨，卡德加强忍着在这位国王油腻的胡子上放一把火的冲动。“请原谅我揭开你的新伤疤，爵士，但您自己的王国已经毁灭了，您的国王已经死去，您的王子几乎还只是个男孩，您的国土遭到蹂躏。难道不是这样吗？”洛萨点了点头，紧咬着牙关——

想必是在忍着不要一口咬下这个傲慢国王的脑袋。“您前来告知我们这个威胁，对此我们十分感谢。但您不停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该怎么联合起来。”他夸张地环视着大厅。瓦里安并不在此——泰瑞纳斯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让人把这位还没有从冲击中恢复的王子带了进去。卡德加和洛萨也同意这个男孩眼下不应该再面对更多的关注了。“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其他来自您的国家的人，您自己说王子只不过是个男孩，国土已被占领。如果我们考虑您的建议联合起来，您又能为这个联盟带来什么呢？当然是除了您自己的高超战技之外。”

洛萨张嘴正要回答，脸上写满了愤怒，但他被打断了。令人惊讶的是，打断他的竟是泰瑞纳斯国王。

“我不会让我的客人被这样侮辱。”洛丹伦的统治者如此宣告，语调平稳，坚定如钢。“他亲身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我们带来了这个消息，虽然他深感悲痛，但他所展现出来的唯有荣誉与同情！”匹瑞诺德点了点头，半弯下身，无声而嘲弄地致歉。“另外，你们认为他孤身一人或者毫无价值，你们都错了。”泰瑞纳斯接着说。“瓦里安·乌瑞恩王子现在是我尊贵的客人，并且在他决定离开之前都是如此。我个人已经承诺会帮助他夺回王国。”其他几位国王开始对此窃窃私语，卡德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泰瑞纳斯刚刚宣布他不会向暴风王国索取任何东西，并警告其他国王瓦里安拥有他的支持，这都包含在这一句话里。这一招十分聪明，他对洛丹伦国王的敬佩更加一分。“洛萨爵士还从他的王国带来了其他人，”泰瑞纳斯接着说，“包括一些士兵。虽然与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相比他们人数不多，但他们亲身与兽人们作战的经验是无价的。更多其他士兵仍然游荡在曾经是暴风王国的国土上，混乱而缺少指挥。这些人在听到他们的骑兵队长的召唤之后可能会集结起来，壮大我们的数量。洛萨本人则是一位有经验的指挥官和战术家，我对他的个人能力唯有尊崇。”他顿了顿，看了洛萨一眼，令人好奇的是这似乎像是在询问他。洛萨与国王在等待其他国王抵达期间会谈了多次，卡德加并未参与他们所有的讨论，但现在他不禁好奇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

“最后还有关于他是一名外人的问题。”泰瑞纳斯微笑着说，“虽然洛萨本人此前从未造访过这片土地，但他绝不是一名外人，因为他与这片土地以及我们的王国渊源颇深。因为他是阿拉希血脉的后代，是他们高贵血统的最后传人。因此他在这次会议中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有资格发言。”

他揭露的这一事实在其他国王中引起了一阵骚动，卡德加也开始用另一种目光打量他的这位伙伴。一名阿拉希后裔！当然，他曾经听说过阿拉索帝国，就像所有其他洛丹伦人一样——阿拉索帝国年代久远，是这片大陆上的第一个国家，并且与精灵们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个种族在奥特兰克山脉下曾经并肩与一支庞大的巨魔军队作战，他们一同铲除了巨魔的威胁，一劳永逸地粉碎了巨魔王国。阿拉索帝国不断发展不断扩张，直到多年以后最终分裂成了遍布这片大陆的较小的王国。人们放弃了阿拉索帝国的都城激流堡，前往更加富饶的北方领土，最后的阿拉希后裔也消失了。有些传说称他们去了南方，穿过卡兹莫丹进入了艾泽拉斯的荒野之中。激流堡则变成了托尔贝恩的领土斯托姆加德王国的中心。

“没错。”洛萨用洪亮的嗓音说，双眼盯着有没有人敢说他是个骗子。“我就是索拉丁国王，阿拉索帝国创立者的后裔。我的家族在帝国毁灭之后于艾泽拉斯定居下来，在那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人们所知的暴风王国。”

“所以你是来宣布对我们的统治权的吗？”格雷迈恩问道，虽然他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并不相信。

“不是。”洛萨向他保证，“多年之前当我的祖先选择离开时他们就放弃了对洛丹伦的统治权。但我与这片我的族人参与征服并开垦的土地还有别的渊源。”

“他还可以凭借古老的条约获取援助。”泰瑞纳斯指出，“精灵们曾发誓在索拉丁和他的后代有需要时帮助他们。他们现在仍然会履行这一承诺。”

这引起了几名国王开始窃窃私语，并投以赞许的眼神，卡德加也点了点头。突然之间，在他们眼中洛萨变得不仅仅是名战士，甚至也不仅仅是名将军，现在他还有可能成为前去联络精灵的大使。而如果那个精通法术的古老种族愿意与他们结盟，突然之间部落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不可阻挡了。

“这可要好好考虑。”匹瑞诺德干巴巴地说，“也许我们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来想想我们所听到的，以及必须要怎么做才能在这个新威胁面前保护我们国土。”

“我赞成。”泰瑞纳斯说，甚至没有费心去征询其他人的意见。“食物已经在餐厅里准备好了，我邀请你们所有人与我一同进餐，不是以国王的身份，而是以邻居与友人的身份。我们在进餐时不要讨论这件事，而是自己考量，当我们消化完食物，也理解了我们面前的这个威胁时，我们也许能理解得更为透彻。”

其他国王点着头，开始朝大门走去。卡德加摇了摇头，匹瑞诺德确实狡猾。他看出来其他国王开始倒向洛萨，于是找了个办法改换自己的阵营。卡德加怀疑这位奥特兰克王国的国王在饭后会宣布自己重新考虑过了，显然洛萨的想法有可取之处。这样他就不会丢脸或者在这个即将建立的联盟中被迫处于较低的地位，国王们看起来很快就会同意成立这个联盟。

当他跟随国王们从大门离开时，卡德加注意到高处有什么动静，又很快缩到了一边。他转过身去，只是匆匆瞥到了高处的一座露台上探出的两个脑袋。他认出其中一个有着深色头发面容严肃的是瓦里安王子。暴风王国的继承人当然会希望知道这场会议中发生了什么。另一个脑袋则有着淡色头发，更加年轻，只是个男孩。他远远站在后面，瓦里安没准都没发现身后还跟着个影子。那个男孩发现卡德加在看他，咧嘴一笑，消失在露台的黑色帘子后面。于是卡德加暗自思忖，年轻的阿尔萨斯王子也想知道他的父亲与其他国王在谋划些什么。为什么不呢？他总有一天将执掌整个洛丹伦——前提是他们能够阻止部落夺取这片土地。

第四章

斥候跑来时，毁灭之锤正在与他的一名副官、黑齿狞笑氏族的雷德·黑手交谈。虽然这名兽人战士显然有消息需要报告，他还是停在几步之外等着，平缓自己的呼吸，直到毁灭之锤看向他点了点头。

“巨魔！”这名兽人气喘吁吁地说道，“森林巨魔，看上去有一整支军队！”

“巨魔？”雷德大笑道，“怎么，他们要来攻击我们？我还以为他们会比食人魔聪明些，而不是更蠢！”

毁灭之锤不得不同意这一点。他只碰到过一次森林巨魔，对他们的狡猾印象深刻，又有一些担忧。虽然这些巨魔比兽人更高，但他们更加纤细灵活，特别是在丛林里，这使得他们在这些环境中极具威胁。然而横渡水域来到这座岛上，与他曾经见过的这些巨魔的行为并不吻合。

但斥候摇了摇头。“不是来攻击我们。他们在大陆上，被俘虏了。”他咧嘴一笑。“被人类。”

这引起了毁灭之锤的注意。“在哪里？”他问道。

“离岸边不远，沿着山走，就在林子里，”斥候迅速答道。“他们在向西行进，虽然走得并不快。”

“有多少人？”

“大概四十个人类。”斥候答道，“十个巨魔。”

毁灭之锤点点头，回头转向雷德。“召集你最强壮的战士。”他下令。“动作快。立即出发。”他瞪着黑齿狞笑氏族的首领。“但是要明白。”他警告道，“这只是一支突击队。你要去解救那些巨魔，并把他们带回来。尽量不要被发现，杀掉所有发现你们的人。我不允许我们的作战计划被你们的粗心破坏。”

黑齿狞笑氏族酋长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地离开，快步走向一名懒坐在一旁的战士。雷德甚至远远地就开始大声喊出命令，那名战士迅速起身站直，点了点头跑开了，显然是去寻找他的同伴。毁灭之锤不耐烦地等着，打了个手势让斥候和他一起等着。他的手因为期待紧紧握着，但他的思绪已经飘远，回到了数月前他上一次与巨魔遭遇的时候。

当他们还在自己的世界时，黑手所提出的与食人魔结盟的想法令其他兽人氏族感到震惊。虽然这一同盟后来被证明十分有用，这些怪物为部落提供了可观的战力，但这仍然令人不快。因此当有报告说在这个富饶的新世界有一种类似的生物，而黑手宣布应当将这些生物争取到他们旗下的时候，许多人都表示了疑虑。

他派出毁灭之锤和少数几个其他的黑石战士前去接触这些生物，这是他对这位年轻副官信任的表现。直到现在，毁灭之锤仍为自己曾背叛大酋长的信任对他倒戈相向，杀了他并取而代之这件事感到愧疚。虽然这就是氏族的传统，而且黑手正将他们的人民带向死亡与毁灭。毁灭之锤被迫采取行动以拯救他的族人。他向后下方伸出手，手指抚过他的战锤光滑的石质锤头。他把战锤背在身后，握柄高出他的肩膀，锤头垂下贴在他大腿附近。很久之前萨满预言这柄强大的武器有朝一日将见证他的族人得到救赎。但他们还说，持有这柄战锤的那位拯救者也会毁灭他们。而他也会是毁灭之锤血脉的最后传人。毁灭之锤想过很多次这个问题，在当上大酋长、部落的领袖之后他甚至想得更多。他掌管部落是不是意味着对他族人的拯救？他相信确实如此。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也注定随后将毁灭他们？以及他的家族传承将在他这里终结？他希望并非如此。

然而当时，毁灭之锤并不十分关心这些问题。他那时仍然信任着黑手，至少相信这位兽人领袖对族人的忠诚以及为他们征服这个世界的决心，并仍然听从大酋长的命令，虽然他尽力控制大酋长对非必要的暴力的喜爱。倒不是毁灭之锤害怕战斗，就像大多数兽人战士一样他欣喜于作战中的投入与刺激，但有时过分的武力会减弱胜利的价值。然而这次的任务更多是为了交流而非战斗，毁灭之锤对此感到好奇和自豪。而且在他内心深处也许还有一丝害怕。他们至今为止在这个新世界只遭遇过人类，还有一两个矮小但强壮的叫作矮人的种族。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也有食人魔，那部落可能将会面对比迄今为止所遇见的更强大的敌人。

两个星期之后毁灭之锤才最终遇上了一个巨魔。他和他的战士正游荡在一片森林中，并没有费心隐蔽，斥候报告说刚刚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食人魔。随着时间流逝，他们越来越相信那个斥候要么撒了谎，要么就是看错了，被影子吓了一跳，随后编了一个故事来掩盖自己的胆怯。然后在一天夜里，当暮色伸展开来笼罩大地，在树下投下长长的影子时，一个身影从高处的树枝上跳了下来，无声地落在兽人们的营火旁。片刻之后又跳下来一个，然后又是一个，直到兽人们意识到自己被六个阴影一般的安静身影包围了。

起初毁灭之锤以为那名斥候说对了，他们遇到的是食人魔，虽然这几个稍微矮小一些，而且移动的时候有着他从未在那些巨兽身上见过的安静和优雅。随后一抹余晖照到了其中一个正走上前来的生物身上，毁灭之锤看到他的肤色和自己相同，都是如同树叶一般的绿色。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之前没有看到这些家伙——他们的肤色使他们能够融入枝叶之中，特别是当他们在树枝上移动时，这些家伙显然刚刚就是这么做的。他还注意到这些生物比他更高，比食人魔更瘦，而且身材更加匀称，不像食人魔那样有过长的手臂，过大的手掌和巨大的脑袋。以及这个向他走来的身影外貌给他的印象，抬手将长矛刺向毁灭之锤时深色眼睛中闪烁的火光，都显示出他具有一定的智力。

“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毁灭之锤的吼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他用一只手拍开长矛，还注意到矛头是用石块削成，看上去十分锋利。“我要见你们的首领！”

那些生物中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毁灭之锤立刻意识到那是一阵大笑。

“你找我们的首领有什么事，食物？”领头的生物回答道，他咧开嘴怪异地冷笑着。毁灭之锤看到他们也长着獠牙，虽然比他自己的更长更粗，但看起来更钝。他还注意到那个生物的毛发，在他们的头上立起形成了一个深色的发冠。显然这不是天然长成的，说明这些生物会打扮自己，那他们绝对不仅仅是野兽。

“我想代表我的首领和他谈谈。”毁灭之锤回答道。他双手垂在身侧，张开来表明他没带武器。但他仍然保持着警觉，傻子才会不这样。

很幸运，那个生物又开始大笑。“我们可不会和食物说话，”他回答，“我们吃掉它们！”然后他刺出长矛，不再是试探性地探过来，而是动作迅速有力，能像戳中一条鱼一样把毁灭之锤刺穿，如果他还站在原地不动的话。然而毁灭之锤躲开了，从背后抽出自己的战锤，然后发出一声咆哮。吼声似乎吓呆了这个正抽回武器打算再次攻击的生物，使他停顿了片刻。毁灭之锤不给他恢复的时间，跳上前去，用力挥起战锤，正中其中一个生物的膝盖。这个生物痛苦地号叫着倒了下去，紧紧抓着自己被砸碎的腿。毁灭之锤再次挥起战锤，当头一击敲碎了那个生物的颅骨。

“我再说一次，我要见你们的首领！”他大喊着，转向其他生物，他们在这场迅速的战斗中一动没动。“带我去见他，不然我就杀掉你们其他人，再去找愿意的家伙。”他举起战锤以示强调，他丰富的经验让他明白，这柄战锤的黑色石质锤头上滴着鲜血缠着毛发与碎骨的景象足以让大多数敌人失去勇气。

这个姿态奏效了。其他生物退后了一步，高高举起他们的武器表示不会攻击。然后他们其中之一绕过其他人走上前。这一个的头发编结成发辫而非剃成一个僵硬的发冠，脖子上戴着一串骨头项链。

“你想和祖尔金谈谈？”那个生物问。毁灭之锤点了点头，猜想这就是他们首领的名字或者头衔。“我会带他过来。”那个生物提出。他转过身无声地消失在阴影中，留下他的四个伙伴。他们互相看看，又看着兽人，显然不确定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会等着。”毁灭之锤冷静地向他们和自己的战士们宣布道。他把战锤的锤头支在地上，自己倚着长柄，警觉而又冷漠。那些生物发现他没有攻击，稍稍松了口气，也垂下了手中的武器。有一个甚至张开手躺在了地上，但双眼仍然紧盯着兽人们的一举一动。

“你叫什么？”几分钟之后毁灭之锤问他。

“我叫克鲁坦。”那个生物答道。

“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毁灭之锤用拇指点点自己。“我们是兽人，黑石氏族的兽人。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森林巨魔。”对方惊讶地答道，似乎克鲁坦无法相信他们竟然不知道。“阿曼尼部族。”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森林巨魔。而且他们还形成了部族，这意味着他们有自己的文明。比食人魔要文明得多得多。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觉得黑手的计划还算明智。即使他们有那样的体形与力量，这些生物比起食人魔来还是更像兽人。他们会是多好的盟友！而且他们还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这意味着他们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以及潜在的危险。

一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树林中毫无预兆地出现了几个影子，安静地迈着大步向前走来，是那个离开的巨魔和另外三个巨魔。

“你想见祖尔金？”其中一个问道，他走得更近了一些，让毁灭之锤能看到他。他长长的发辫上挂着串珠和金属片。“我来了！”祖尔金甚至比其他巨魔更高更瘦。他把某种厚布裹在腰间，穿着一件敞襟厚皮背心。脖子上缠着一条厚围巾，遮住了他鼻子以下的脸，给他的外表一种阴险的感觉。在这样的近距离下毁灭之锤还能看清这些巨魔的皮肤上毛茸茸的，几秒之后他意识到那看上去像是苔藓。这些巨魔绿色的皮肤是因为他们身上长着苔藓！他们真是奇怪的生物！

“我是毁灭之锤，是的，我想与您谈谈。”毁灭之锤抬头看着森林巨魔的首领，没有显露出任何恐惧。“我的首领黑手统治着兽人部落。毫无疑问您已经见过我们的人穿过森林了。”

祖尔金点了点头。“没错，我们一直看着你们在树林间撞来碰去。你们比那些人类还要笨拙。”他评论道，“虽然比他们要强壮。而且你们为了作战全副武装。你想从我们这得到什么？”即使隔着围巾毁灭之锤也能看到这个巨魔冷笑起来，这个表情让人很不舒服。“你们想要我们的森林吗？那你们就得和我们作战抢过去。”他的双手垂到身边挂着双斧的地方。“你们输定了。”毁灭之锤也怀疑这个巨魔首领所说的很可能是对的。当然，部落与他们相比在数量上远占优势，但如果所有森林巨魔都像这些人一样强壮安静，他们就能从任何地方发动突袭然后再次消失。他们可以消灭踏入这个地方的任何兽人，而部落又不能派出一支大军穿过森林与这些袭击者交战。

幸运的是，他们意不在此。

“我们不想要你们的森林，”毁灭之锤向巨魔首领保证道，“我们想要你们的力量。我们计划征服这个世界，我们希望你们作为盟军与我们并肩作战。”

祖尔金皱起了眉头。“盟军？为什么？我们能得到什么？”

“你们想要什么？”

另一名巨魔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嘶嘶地说了些什么，祖尔金厉声回答打断了他。“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没错。”他最终斩钉截铁地答道，“我们拥有我们的森林。没人胆敢侵入这里，除了那些该死的精灵，而那些问题我们自己能够解决。”

“你们确定吗？”毁灭之锤问道，他察觉到了一个可能的突破口。“那些精灵，他们是一个种族吗？一个强大的种族？”

“强大，没错。”巨魔不情愿地赞同道，“但我们从上古时期就在杀他们，自从他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大陆起。我们不需要别人帮忙干掉他们。”

“但是为什么要一个个杀呢？”毁灭之锤问道，“为什么不冲进他们的家园彻底消灭他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有部落作为你们的后盾，你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精灵，真正独占这片森林。”

祖尔金似乎在考虑，有那么一会毁灭之锤甚至期盼这个瘦削的森林巨魔会同意。但最终他摇了摇头。“我们会独自与这些精灵战斗。”他解释道，“我们不需要帮助。我们一点也不想要这个世界其他地方，所以与其他种族交战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毁灭之锤叹了口气。他能看出这个森林巨魔决心已定。他猜想继续讨价还价只会引他反感。“我明白了，”他最后说道，“我的首领会很失望，我也很失望。但我尊敬您的决定。”

祖尔金点了点头。“一路走好，兽人。”他低声说着，开始退回阴影之中。“没有巨魔会去烦扰你们，没错。”然后他带着其他森林巨魔离开了。

黑手的确十分失望，大酋长因为毁灭之锤和其他人没能完成他们的任务怒吼着。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并且同意毁灭之锤的判断，认为强迫这些巨魔只会使他们从中立方变成敌人。他们并不希望如此。

然而毁灭之锤仍然遗憾于巨魔首领的决定，他命令自己的斥候无论何时进入森林甚至是接近森林都要注意巨魔。现在这些关注似乎有了回报。

毁灭之锤看着两艘小船靠上岛屿的北方海岸。雷德立刻跳上了岸，身后跟着一名走得更慢的巨魔。巨魔的头发结成了发辫，一条长围巾裹着他的脖子和脸下半部分，毁灭之锤满意地笑了起来。那是祖尔金本人！

“他们被锁链铐起来关押着，”雷德在毁灭之锤几米之外停下向他报告，“人类十分松懈，觉得林子里唯一的威胁就只有他们已经抓到的这个。”黑齿狞笑氏族的酋长大笑。“看到我们的人都死了。”

“不错。”他们看着巨魔首领走上前来。他看上去与他们上次相遇时毫无变化，毁灭之锤能从那个巨魔的表情上看出他还记得那次会面。

“你的战士救了我们。”森林巨魔向他致谢，走到毁灭之锤身边向他点点头，表示地位平等的问候。“他们人数太多了，没错，他们用火炬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我很高兴能够帮助其他战士，”他说，“我一听说你被抓了就立刻派出了我的战士。”

祖尔金咧嘴一笑。“是你的首领派你来的？”

“现在我是首领了。”毁灭之锤答道，笑得更加开心。

巨魔思考着。“你的部落还打算征服世界，对吧？”他最终问道。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那么我们会帮助你们。”片刻之后祖尔金宣布，“就像你们帮助我们一样。盟友。”他伸出手来。

“盟友。”毁灭之锤紧紧握上祖尔金的手。他的脑海中已经涌现出各种可能性。巨魔、部落还有祖鲁希德带来的服从于部落意志的新力量联合下，他们将无可阻挡。

第五章

第一次会议之后两天，洛萨和这片大陆的其他统治者一起回到了洛丹伦的王座厅。卡德加这次也陪着他，洛萨很高兴能有这个小伙子在场。泰瑞纳斯是个慷慨的主人，也是个好人，其他统治者中的几位也是一样，但这位年轻的法师是洛萨唯一从在艾泽拉斯起就认识的人。尽管卡德加不是暴风王国的居民，但他的出现总能让洛萨想起故乡。

故乡，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地方。洛萨明白他总有一天要接受这一事实，但眼下这还是如此不真实。他还一直盼望着转过身能看到莱恩在大笑，或是抬头看到一对狮鹫滑翔飞过，又或是听到他的士兵们在庭院中操练。但这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朋友们都死了。他们的家园已经陷落。而他发誓要阻止这个大陆像那里一样坠入黑暗，即使这将付出他的生命。

现在看来他所失去的更像是他的理智。洛萨向来对政治没什么耐心，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惊奇地看着莱恩安抚各个贵族，平息争斗，舒缓冲突，解决纠纷，与此同时从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让个人利益影响国家大事。莱恩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这不过是一个游戏，有关地位、影响与微妙操纵的游戏。没人能真正赢得胜利，至少不会赢得太久，目标仅仅是尽量久地保持自己处于最强的地位。

就洛萨看来，这片大陆上的统治者们是这个游戏的行家。而被迫与他们打交道，还可能是以平等的身份，这使他不得不绞尽脑汁。

第一天的午餐之后，他们回到了王座厅继续讨论。似乎所有人，即使是那个圆滑的匹瑞诺德都接受了部落将要到来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应对。

那天剩余的时间他们都在说服其他人建立一支联军是唯一的答案。幸运的是泰瑞纳斯立刻就同意了，托尔贝恩也是，普罗德摩尔只需稍加劝说也同意了。但说服匹瑞诺德和格雷迈恩则要难得多。对于匹瑞诺德的不情愿，洛萨毫不惊讶，在暴风城的时候他也见过类似的人，圆滑而卑劣，只为自己着想而毫不顾及其他。这些人通常都是懦

夫。匹瑞诺德很可能只是他自己害怕战斗，并把这一想法带给了他的臣民，其实他们许多人毫无疑问都比他要勇敢得多。但是洛萨没想到格雷迈恩也会反对。从他强健的体魄和穿着重甲的外表看来，这个男人毫无疑问是一名战士。他也没说他不愿战斗，但是每当话题转回到这场战争时他都会提出其他选项，而匹瑞诺德当然就会坚持要详细讨论每一个提案。直到普罗德摩尔和托尔贝恩差点儿开始指责格雷迈恩懦弱，这个结实的男人才承认一支联军是他们仅有的希望。

第二天与这差不多。至少他们已经确定要发起战争，但还要考虑联合起来后的后勤调度问题。哪国军队将派出怎样的部队，这些部队要驻扎在何处，如何为这些部队提供补给——这些细节洛萨自己已经打了很多年交道，但仅限于一国军队。现在他们要考虑五个国家的军队，这还不包括他能够召集到的暴风王国幸存者，而且每个国王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行事方式。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谁来指挥。

似乎每个国王都认为自己应当来指挥联军。泰瑞纳斯指出洛丹伦是最大的王国，拥有最多的军队，也正是他将其他人召集于此。托尔贝恩宣称自己拥有最多的实战经验，洛萨只需瞥一眼这位粗犷的山地之王就相信了他。普罗德摩尔提到了他海军的威力，以及船只在运送部队与给养时的重要性。格雷迈恩的王国在最南端，他似乎认为这意味着应当由他来指挥，因为如果部落从陆地上来，他的国土将首当其冲——虽然并非如此，因为激流堡实际上才是部落从卡兹莫丹到丹莫德的行军路上最先来到的国家。匹瑞诺德提出只有武力是不够的，指挥官同时还应当聪慧、睿智而富有远见，他认为自己充分具有这些素质。

然后还有两位真正的领袖，虽然他们并非国王。法奥大主教，他的信徒囊括了各个王国的大多数人口，还有大法师安东尼达斯，尽管他只统治着一座城市，但城中居民的力量足以匹敌他们所能召集的任何一支军队。幸运的是这一位矮小友善，一位高大严肃的两人对指挥军队毫无兴趣。他们起着缓和气氛的作用，使国王们专注于无论他们能否组建起一支军队，部落都将到来这个事实，同时不断提醒这些统治者无论一支军队规模多大，如果不是由唯一的一位领袖指挥，则毫无用处。

洛萨带着兴趣与厌恶旁观着讨论，越来越频繁地被牵扯进谈话中使他开始更倾向于这后一种观点。他时不时被当作是了解兽人的专家，其他时候则是他们希望了解他作为局外人的意见。有几次他们甚至让他来做决定，狡猾地指出他的家族是这片大陆原本的统治者，因此某种意义上他应当继承了一些决策权。其中一半时间洛萨说不清他们是在嘲笑他还是在赞赏他，他也明白有几位国王有求于他，但他们想要的似乎总是变化不定。如果这些讨论结束，使他能够回到其他暴风王国的难民之中，尝试召集至少一支小部队加入这支联军，他将会十分高兴。

然而当他等着泰瑞纳斯国王召开早上的会议时，洛萨意识到其他国王正在仔细观察着他。其中一些人，例如托尔贝恩，对此毫不掩饰。其他人像是匹瑞诺德和格雷迈恩则要巧妙得多，只是时不时瞥上一眼。洛萨不确定怎么回事，但他并不喜欢。

“那么我们都到齐了？”泰瑞纳斯问道，虽然他自己当然能够看出确实如此。洛丹伦之王来得并未比其他人迟多少。“很好。当部落出现时我们会集结联军迎击，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时不我待，大家都同意这个行动方针吗？”所有其他统治者都点着头，这令洛萨感到惊讶，甚至还有些疑虑。昨晚深夜他放弃讨论回到自己房间时他们还在争吵着。他们是什么时候达成一致的？他们又达成了什么一致？国王的下一句话明确告诉了他，当他听清的时候惊惧不已：“那么我在此宣布洛丹伦联盟的成立！我们将团结一致，就像我们的先祖多年前在阿拉希帝国时那样。”其他人点着头，泰瑞纳斯说了下去。“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选择一位古老统治血脉的传承者作为我们的统帅。我们作为联盟的国王在此任命，安度因·洛萨，暴风王国的骑兵队长为我们的最高指挥官！”

洛萨凝视着泰瑞纳斯，泰瑞纳斯向他使了个眼色。“真的，这是唯一的选择。”洛丹伦的统治者低声解释道，他的声音低得洛萨明白只有自己能听见这些话。“他们每个人都想掌权，而且他们都坚决反对让任何其他国王占据他们的位置。你并非国王，所以他们不会觉得不公平，而你的血统又使你足够高贵，让他们不会因为有人逾越了他们的指挥权而感到被怠慢。”国王向前倾身道，“我明白这对你要求得太多了，我为此道歉。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生存，就像你警告我们的那样，我不会这么做。你愿意接受这一任命吗？”最后一句是大声

说出的，泰瑞纳斯的声音重新变得庄重，房内一片寂静，大家都在等待着洛萨的答复。

他并没有考虑太久。事实上他别无选择，泰瑞纳斯也明白。他不可能抽身而去，至少现在不行，在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我接受。”他答道，声音在房间中回响。“我愿意领导联盟军队对抗部落。”

“很好！”泰瑞纳斯拍着手。“我们现在应该分头去召集自己的军队、装备与补给。我建议我们一周之内将军队与物资明细报呈洛萨爵士，这样他才能明白自己能够指挥的力量并开始规划。”

国王们点头或低声表示赞同。他们轮流来到洛萨身边祝贺他的任命并向他保证将提供全力支持，虽然匹瑞诺德和格雷迈恩的保证似乎并不那么诚恳。然后国王们离开了，房中只留下四个人。洛萨瞥了一眼卡德加，他正冲洛萨咧嘴笑着。

“逃出生天了，嗯？”既年轻又年迈的法师摇着头问道，“是你自己让他们把你绕进来的。那些聪明的杂种！如果能够为他们赢得哪怕是一亩领土，他们也会卖掉自己的孩子！我还真喜欢他们直接假定你会接受这么一手。但这也就是当你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会发生的——你不会再考虑其他人，更不要说听他们的话。”

“咳咳！”无论年轻的法师还想继续说些什么，他都被这声咳嗽打断了，他看着在场的另一个人，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羞愧。“并非所有统治者都腐败而自私，年轻人。”大主教法奥指出，他板着通常满是笑容的脸。“我们有一些人是通过领导来服务众生，就像你这位朋友曾经那样。”

“当然，神父。请原谅我。我并不是想说……我只是说那些世俗的统治者……当然您……”洛萨还是第一次看到通常侃侃而谈的卡德加急得说不出话来，看着这位年轻伙伴的窘迫他忍不住笑起来。法奥也笑了起来，他和善的笑声让卡德加自己也笑了起来。

“好了，孩子，”法奥最终举起一只手说，“我并非要责怪你的爆发。显然洛萨爵士是被直接带到了陷阱里。但是我必须坦白我在其中也发挥了自己的影响。您是一位好人，爵士，我也相信您是作为联

盟指挥官最好的人选。就我个人而言，得知将由您来规划我们的战役，指挥我们的军队，令我放松不少。”

“谢谢，神父。”洛萨从来不是虔诚的信徒，但他一直很尊重圣光教会，而且他一直以来所见的法奥的举止也令他印象深刻。听到大主教如此温和地赞美他，令他十分不自在而又感到自豪。

“你们两人都将在这场战争中经受考验。”法奥警告道，他的声音变得低沉厚重，仿佛正在高处宣读布告。“你们将被逼到极限，不仅仅是你们才智的极限，还有你们的勇气与决心。但是，我相信你们都能够经受住这些挑战，并取得胜利。我祈求圣光赐予你们力量与纯洁，获得生存以及征服这一切所需要的喜悦与和谐。”他抬手祝福，洛萨觉得他看到了手臂周围环绕着的微弱光芒，延伸向卡德加然后延伸向他的光芒。他感到一阵平和与宁静，还有一股无法言喻的幸福。

“现在，该谈谈别的了。”法奥突然之间又变回了普通人，年长而睿智的普通人。“首先关于北郡你能告诉我什么，特别是那里的修道院幸存下来了吗？”

“我想没有，神父。”洛萨答道，“修道院已化为一片废墟。只有少数修士活了下来，他们和其他我们的人一起在南海镇。其他人——”他摇了摇头。

“我明白了。”法奥面色变得苍白，不过仍然保持着镇定。“我会为他们祈祷。”他沉默了，显然沉浸在思绪之中，洛萨与卡德加恭敬地等着。片刻之后大主教抬头看着他们，目光中带有一种新的决意。

“您在军队中需要一些副官，先生。”他说，“我觉得最好其中能有些不是来自诸国而是出自教会的人。我有一些人选，还有一个新修会，我相信会对联盟很有价值。我需要几天时间来处理细节并挑选合适的人选。你们能在四天之后在中庭与我见上一面吗，就在午餐后？我相信你们不会失望的。”他快活地点了点头，迈着稳健而不慌不忙的步伐离开了。

现在还剩下一位。安东尼达斯一直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年长的大法师现在向他们走来。“肯瑞托的力量以及智慧听候您的调遣，爵士，”他告诉洛萨，“我想您很熟悉那些我们在暴风王国的巫师同

伴，所以您应当对我们的能力有所了解。我将指派一位我们的成员协助您并作为我们的联系人。”这位强大的法师顿了一下，他用快得让洛萨差点儿没有注意到的眼神扫了洛萨身旁一眼，洛萨强忍住没笑出来。

“我希望卡德加来担任这个角色，先生。”洛萨说道，他注意到这位大法师唇边一瞬间浮起的一抹微笑。“他是一个可信的伙伴，而且已经与我一同直面兽人多次。”

“当然。”安东尼达斯转身朝向这位年轻人。然后，很令人惊讶的，他伸出手合上卡德加的下巴，抬起他的头观察他的脸。“你受了很多苦。”大法师轻声说道，洛萨在老人的眼中看到了同情与悲伤。“你所经历的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远不止你的外表。”

卡德加轻轻扭过头去。“我只是做了必须做的。”他轻声答道，心不在焉地摸着下巴，安东尼达斯的触摸刚刚刺激了那里长出的白色胡须。

安东尼达斯皱了皱眉。“就像我们都不得不做的那样。”他叹了口气，然后摇摇头似乎要赶走困扰他的某种沉重的思绪，然后回到了当前的话题。“你要让我们时刻了解战场上的情况，年轻的卡德加，并且尽快传达洛萨爵士的最新要求。同时你还要协调派出的其他法师的行动。我相信以你的能力能够胜任吧？”卡德加点了点头。“好的，我会在达拉然等你，一旦你有空尽快过来，我们要谈谈其他要事，以及考虑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帮助联盟。”大法师法杖顶端的宝石发出亮光，一道微光仿佛呼应一般从宝石跃到他头上，落在了两眼之间。然后安东尼达斯变得模糊起来，片刻之间他就消失了。

“他想知道关于麦迪文的事。”大法师消失之后过了几秒卡德加说。

“当然。”洛萨转身带着这位年轻人走出王座厅，走回王宫休息室。他在那拐了个弯朝餐厅走去。

“我该跟他怎么说？”年轻的法师紧跟在他身边。

“实话实话。”洛萨回答，耸了耸肩，心中暗自盼望这个姿势看上去很随意。但他胃中翻腾不止。“他们应当知道发生了什么。”

卡德加点了点头，但看上去并不那么情愿。“我会告诉他们的，”他最终说，“但那可以等到午餐之后。”他咧嘴一笑，虽然他白发苍苍满脸皱纹，但这个笑容展现了他真正的年龄。“现在连部落也不能拦着我吃饭。”

洛萨大笑道：“让我们希望不会真的那样。”

几天后，洛萨和卡德加回到了中庭。他们已经酒足饭饱，正等候着大主教法奥的到来。几分钟后法奥出现了，他平静地向他们走来。

“感谢你们屈尊到来。”当大主教向他们走来时说，“我不会耽误你们太久，不过我相信这对你们以及对整个联盟都将是很大的助力。不过首先，”他宣布道，“我想告诉您，洛萨爵士。圣光教会承诺将帮助暴风王国。一旦眼下的危机得到缓解，我们就将筹集资金来帮助您重建王国。”

洛萨笑了起来，这是卡德加自从暴风城沦陷以后第一次在洛萨脸上看到发自内心的笑容。“感谢您，神父，”他说道，他的声音因为感激而变得沙哑，“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帮助，对瓦里安王子来说也同样如此。”

法奥点点头。“圣光将再次充满你们的家园，”他轻轻地保证。然后他顿了顿，轮流打量着他们俩。“我们上次谈话时，”法奥开口了，在他们面前踱着步子，“你告诉了我关于北郡修道院的毁灭。我很沮丧，而且想找到方法让我其他的修士能够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幸存。显然即使对您这样强壮的战士来说，兽人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那么区区牧师又能如何自卫呢？更别说保护他的教众们了。”他微笑着，笑意发自内心。“当思索这些问题时，一个主意突然出现，仿佛是圣光亲自开导我。一定有办法可以使那些圣光的战士可以与圣光并肩作战，可以同时利用圣光的恩赐以及他们自己的高超武艺，而且依然遵循教会教条所倡导的行为准则。”

“于是您找到了方法？”洛萨问道。

“是的。”法奥同意道，“我将在教会中建立一个新宗派，圣骑士。我已经为这个修会挑选了第一批候选人。他们有人曾是骑士，有人曾是牧师。我选择这些人时依据的是他们的虔诚以及武艺。他们将不仅仅接受作战训练，同时也会接受祈祷与治疗的训练。这些英勇的

战士将同时具有武力与精神力量，特别是召唤圣光之力来祝福自己和他人。”

他转身做了个手势，附近的一条走廊里出现了四个男子，他们轻快地向法奥走来。他们都穿着闪亮的板甲，教会的徽记印在他们的胸甲上、盾牌上与头盔顶上。每个人都带着一把剑，从他们的走路方式洛萨可以看出这些人明白如何控制自身的行动。但那些盔甲与武器都是全新的，毫无使用痕迹。他们具备知识，也接受过训练，但洛萨不知道他们中是否有人面对过真正的战斗。那些曾经是战士的肯定有经验，虽然也许只面对过人类敌人，但那些曾经是牧师的很可能只和其他同伴对练过。而他们几乎马上就要去与兽人对抗。

“请允许我介绍乌瑟尔、赛丹・达索汉、提里奥・弗丁，以及图拉扬。”

法奥荣光焕发，仿佛是一位自豪的父亲。“他们将会是白银之手的骑士。”他也介绍了洛萨与卡德加。“这位是安度因・洛萨爵士，暴风城的骑兵队长和联盟的指挥官。还有他的伙伴，达拉然的法师卡德加。”法奥微笑着。“我让你们六位单独谈谈。”

他也确实这么做了，留下洛萨和卡德加在圣骑士的候选人之中。他们中的有些人，比如那个小伙子图拉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其他的，比如乌瑟尔和提里奥，则更放松一些。

洛萨还在想应该说些什么，乌瑟尔首先开口了：“大人，大主教告诉了我们这场即将到来的战斗以及部落的到来。我们将听您指挥，为了人民而战。您可以随意驱策我们，我们将击溃我们的敌人，驱赶他们，让圣光笼罩着这片土地。”他身材高大健壮，五官分明而似曾相识，有着海蓝色的坚毅双眼。洛萨能够感受到他的虔诚，仿佛都体现在了他的外表上，与法奥本人十分类似，不过没有大主教那么温和。

“你曾经是一名骑士？”他问道。

“没错，大人。”候选圣骑士答道，“不过自幼我就是教会的追随者和虔诚的圣光信徒。我第一次遇见大主教时他还只是主教法奥，他不吝担任我的灵魂指引者与导师。当他告诉我计划组建一个新的修会并且邀请我成为其中一员时我感到很荣幸。”乌瑟尔的下颚绷紧

了。“这些邪恶生物到来之时，我明白我们需要圣光的祝福才能击败他们，保护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以及我们的人民。”

洛萨点点头，他能够明白为何这个人将信仰作为这一切的答案，或者至少答案的一部分。他并不怀疑乌瑟尔在战场上将成为强大的力量。不过这个男人的狂热让他有些不安。他怀疑乌瑟尔会过于在意荣耀与信仰，而不会使用不那么高尚的方法去赢得胜利，这对目前的状况不会有太大帮助。洛萨本人从那些对付兽人的痛苦经历中明白，单凭荣耀是远远不够的。想在与部落的对抗中生存下去，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

他和卡德加接下来用了一个多小时与这四位候选圣骑士交谈，洛萨非常高兴地看到他那年轻的朋友也在试探着他们。当这些神圣的战士离开去参加下午的祈祷时，洛萨转过身看着这位显老的法师。

“那么，”他问道，“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卡德加皱了皱眉头。“我怀疑他们对我们会有多大用。”他过了一会儿说。

“哦？为什么？”

“他们准备的时间不够，”法师解释说，“我们预计部落将会在数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抵达洛丹伦。而这些人从未经历过战斗——至少从未作为圣骑士参战。我并不怀疑他们能够战斗，不过我们有的是战士。如果大主教希望他们施展神迹，我担心他可能会很失望。”

洛萨点了点头。“我同意，”他承认道，“但是法奥很信任他们，也许我们也应当如此。”他咧嘴一笑。“假如不知怎么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你又怎么看呢？”

“毫无疑问，乌瑟尔对部落来说将会十分危险，”卡德加回答，“不过我并不认为他可以领导除了圣骑士以外的其他人。他的信仰实在太过坚定，大多数士兵都受不了。”洛萨点头示意他的同伴继续说下去。“赛丹和提里奥也差不多如此。赛丹首先是一个骑士，而提里奥是个战士，不过他们早已经具有了信仰。这也许会让他们对一些纯粹的战士采用战术感到犹豫。”

洛萨微笑着说。“那图拉扬呢？”

“他是他们中最缺乏信仰的，但因此也是在我眼中评价最高的。”卡德加笑着承认，“他受训担任神职人员，也是一位忠诚的教会信徒，不过并没有其他人那么盲目的狂热。他看得比他们更长远，而且更加富有智慧。”

“同意。”这个年轻人同样也使洛萨印象深刻。图拉扬起初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原因。他听说了洛萨以及他在暴风王国的事迹，而对他感到敬畏。虽然这并非洛萨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他依然很不舒服——他家乡的许多年轻人也非常崇拜他，请求他教导他们并让他们加入他的卫队。不过当最初的崇拜退去，图拉扬证明他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具有敏捷的思维并且比他的同伴更能理解诡计与花招。洛萨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而卡德加也同样感觉到了这一点更证实了他的想法。

“我会与法奥谈谈，”洛萨最后说，“圣骑士的价值毋庸置疑，我会带上乌瑟尔作为与他们以及教会所派出的其他部队之间的联络人。”他又想起了什么。“我还会再推荐一位候选人。”他说，“格文拉德，他是我在艾泽拉斯的一位骑士，对我们非常忠诚，一个好人。我想他可能会成为一位很好的圣骑士。”他笑着说。“不过我会挑图拉扬当我的副官。”

卡德加点了点头。“我要说选得不错。”他摇了摇头说，“现在让我们希望部落会给我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以及其他部队做好准备吧。”

“我们会尽可能做好准备。”洛萨老实地答道。他已经在开始考虑如何调度那些国王提供的军队。“我们将在必要之时直面他们，除此之外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了。”

第六章

古尔丹十分恼火。

“你们怎么还没有成功？”他质问道，其他兽人瑟缩着远离他。他们曾经见过这位首席术士发火，而且明白如果不能使他满意，他就可能将他那可怕的力量降在他们头上。

“我们还在尝试，古尔丹。”拉克玛答道。除古尔丹之外，他是幸存下来的兽人死灵法师中年纪最大的。拉克玛·利齿是这些死灵法师非正式的首领，通常由他将他们的进展——或者失败——汇报给那位首席术士。“没错，我们已经能够让那些尸体动起来，但还不能让它们具备意识。它们只不过是一具具躯壳。我们可以像傀儡一样操纵它们，但它们的动作十分迟缓。它们对任何人都构不成威胁。”

古尔丹瞪着拉克玛面前的那些尸体。它们曾经是人类，在暴风城这里的战场上战死的战士。它们可以成为部落的一支强大军队，就像他对毁灭之锤许诺的那样。但是首先他那些没用的助手要能够把它们变成比他眼前这些蹒跚的尸骸更强一些的东西。

“想办法！”古尔丹大吼着，唾沫四溅。他紧紧握起拳头，恨不得把这些死灵法师就地杀掉，但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他们死了，他们对他就没有——

他突然有了个想法，这个点子的精妙让古尔丹惊讶不已，差点儿站不住脚。当然！这就是答案！

“你说得对，拉克玛。”他轻声说道，松开双手抚平自己长袍的前襟。“你们正在尝试。我明白。我们所尝试的东西是全新事物，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我不应当对你们还没成功发火。请回去工作吧。我会走开，让你们静下心来再试一次。”

“嗯，谢谢。”拉克玛瞪大双眼结结巴巴地说。古尔丹能够看出这个兽人手下对他性情大变十分惊讶，他身后的其他死灵法师也是如此。他忍住没笑出来，只是对他们点了点头离开了。就让他们认为他

在反思自己发的火吧，甚至让他们觉得自己被其他什么事分了心，忘记为什么要对他们发火吧。让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很快他们在想什么就无关紧要了。

古尔丹走着的时候瞥了一眼周围。古加尔像往常一样就在附近——这位食人魔法师蹲伏在不远处一幢房屋废墟中，近得在古尔丹可能需要他时随时就绪，但又远在其他兽人死灵法师看不到的地方，以免他的现身引得他们不安。古尔丹做了个手势示意，双头食人魔站起身走过来，他迈开大步走到他的身边。

“那些死灵法师的使命已经达成了，”古尔丹告诉他这位高大的副官，“现在他们有了个新使命，更加伟大的使命。”他露齿一笑，满意地捋着胡须。“带上我们的法器。我们要去做一次献祭。”

“我们要召唤我们死去的弟兄们？”拉克玛低声问道。他和其他死灵法师都按照命令站在古尔丹和古加尔建造的祭坛上，但古尔丹看得出他们在试图想明白祭坛的用途。让他们想去吧。等他们想明白的时候就太迟了。

“没错。”古尔丹回答，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即将施放的咒语上。“毁灭之锤杀死了其他的术士，但他们的灵魂仍在徘徊。我们将召唤他们，将他们注入那些人类的躯体中。”他咧嘴笑着。“他们将迫不及待地回到这个世界，再一次为部落效忠。”

拉克玛点了点头。“这的确能让这些尸体动起来，”他同意道，“但这能带给他们力量吗？还是他们只会比行尸走肉好不了多少？”

古尔丹皱了皱眉，他很惊讶又不满于这位死灵法师竟然这么快就想到了这一点。“安静！”他命令道，抢先一步拦住了其他问题。“我们开始！”

他开始了仪式，施展他的法术，感觉到自己充满了力量。这力量还不够，但很快就会有所不同。与此同时他专注于自己的任务，将他的能量导入面前的祭坛，为他即将唤醒的转化做好准备。

拉克玛和其他死灵法师也加入进来，将他们自己的死灵法术融入他的咒语中。因此他们都被吸引了注意力，没有注意到古尔丹离开了

他的位置，直到一切都已经太迟。

“喝啊！”古尔丹不由自主，咆哮脱口而出，不过也没有关系。他已经站在拉克玛身后，弯刃匕首已经就绪，当更高大的兽人转过身时古尔丹的匕首猛地刺出，彻底划开了死灵法师的喉咙。血液呈弧线般喷射而出，溅在两人身上，拉克玛踉跄着向后退去，抓着自己的伤口，大口喘着气。他摔倒在祭坛上，惊恐地喘着气，试图爬出去。但古尔丹叉腿跨坐在垂死的死灵法师身上，拍开了他的双手，然后将匕首刺进了拉克玛的胸膛，用力扭动挖出一个大洞。他把手伸进洞中，然后猛地一拽，把拉克玛仍在跳动的心脏拉了出来。古尔丹在他前助手的眼前放出了那个已经准备好的咒语，他的法术包裹着这个血淋淋的器官，将拉克玛的灵魂锁在里面。祭坛的法力随后喷涌而出，改变着心脏的形状，让它变小变硬，发出一种病态的光泽。死灵法师倒了下去，他的躯体现在只是一具空壳，古尔丹低头向他冷笑，举起了闪着光的宝石。

“别怕，拉克玛，”他向死去的兽人保证，“这不是你生命的终结。相反，你将在我的帮助下完成你的任务。你将再一次为部落而战。毁灭之锤也将得到他的不死战士。”他大笑着。“这就是死灵法师的优点——我们从来什么都不浪费。”

他抬头看了看。古加尔已经又杀了不少死灵法师，用同样的方式将他们的心脏与灵魂变成了宝石。剩下的人瑟缩着，他们的法力还被困在祭坛中，无路可逃，又恐慌不已无法战斗。古尔丹轻蔑地哼了一声。废物！如果换作是他就会奋起战斗。不过这至少让他做得更加轻松。他大笑着站起身来，向剩下的术士们走去，舔着自己獠牙上的鲜血。很快他们就会变得足够好战，即使是最嗜血的指挥官也会满意。

“那么？”毁灭之锤跨入这里时问道，“你成功了吗？”古尔丹注意到大酋长的话与他几天前对他手下的死灵法师吼过的话完全一样。但这次答案截然不同。

“是的，高贵的毁灭之锤，”他答道，向身后的尸体做了个手势。毁灭之锤用肩膀撞开他从他身边走过，瞪着那些手脚摊开躺在地上的尸体。

“这些是战死的暴风城士兵，”毁灭之锤咆哮着，“又怎么样？你让我过来就是看你可以让尸体整齐地排起来？”他冷笑着。“古尔

丹，这就是你所施展的法术？用来准备要埋葬的尸体？”

古尔丹很想抹去他首领脸上的傻笑，想向这个自大的战士展示他真正能够施展的法术。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当然不是。”他答道，他的用词足够尖锐，毁灭之锤的目光变得锐利。“看好！”他向古加尔点了点头，古加尔正跪在第一具尸体边上，将一柄镶有宝石的权杖塞进它冰冷僵硬的手中。这些权杖是整个过程中最花时间的，但是古尔丹明白没有这些武器他的新军队远不够强，就像拉克玛所猜测的那样。幸运的是他和古加尔已经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测试过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只用修改他们原先设计的咒语，然后让这个武器实现这个新功能。

在他和毁灭之锤的注视下，尸体突然动了起来。它的手指紧紧抓住那柄开始发光的权杖。光芒延伸到尸体的手，然后沿着手臂向上，绿色的光环渐渐笼罩了整具躯体。然后尸体睁开了双眼。

毁灭之锤稍微有些吃惊，但他一言不发，这次轮到古尔丹的唇边露出一丝冷笑。不过对大酋长的震惊他也不能说什么。他发现这一景象令他也有些不安，正是因为他创造的这些怪物。

尸体慢慢起身，它的动作起初十分僵硬，但很快灵活起来。它发出红光的眼睛转向古尔丹，兽人术士发现那双眼因为认出了自己而微微瞪大了。

“那么古尔丹，你成功了。”那个怪物说道，因为通过不熟悉的嘴和奇怪的过小牙齿说出来，他的话语听起来很含糊。它低头瞪着自己的四肢与躯干，然后用空着的手摸了摸脸：“你让我的灵魂回到了这个世界！”他用更像兽人而不是人类的粗野声音大笑。“完美！”

“欢迎回来，塔隆·血魔。”古尔丹答道，努力不让声音中夹杂笑意。“没错，我把你带回来了，以继续为部落效忠。”

毁灭之锤迈步上前，打量着面前的奇怪生物。“血魔？你手下的暗影议会术士之一？我亲手杀了他。”

“我们都将自己献给了部落。”古尔丹嘲弄地答道，深鞠一躬以免毁灭之锤看到他的表情。“血魔的灵魂没有离开这个位面——我只

是重新召唤了他，为他找了一个新的居所。现在他的身体中已经充满了法术。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其他术士也是如此。古加尔继续他的任务，在血魔身后其他尸体也站了起来。”

“那么这就是你要给我的？”毁灭之锤粗声说道，“你那些仆从们操纵的战士的尸体？”他的脸因为厌恶而扭曲。

“你问我要战士，”古尔丹尖锐地提醒他，“我就把他们给你。他们能够匹敌人类所具有的一切力量，还不止如此。而且虽然他们的身体也许是腐烂的人类血肉，但他们仍然拥有兽人的灵魂与忠诚。而且他们依然可以施展他们的法术！想想在战斗中他们能做什么！”

毁灭之锤慢慢点了点头，显然在考虑。“你愿意效忠于我吗？”他向血魔问道。在古尔丹看来他展示出来的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大酋长从不提问，他们只会下令。不过对于这样的怪物，还是不要激怒他们为好。

血魔思考了一会，用发亮的双眼打量着大酋长，最后它点了点头。“古尔丹说得对，”它最后用刺耳的声音说，“虽然我现在是用这具躯体，但我仍然是一名兽人。我为部落而生，我也效忠于您和我们的人民。”他咧嘴一笑，笑容令人毛骨悚然。“你杀了我，但我不会因此对你有怨言，因为其结果是我得到了这个强大的新形态。我对这笔交易很满意。”它身后的那些尸体也点了点头。

“很好！”毁灭之锤走上前去，拍了拍惊讶的血魔的肩膀，这个姿态更像是向同地位的人而非下属表示尊敬。“你们将是我的死亡骑士，我们伟大部落的先锋。”他向那些复生的怪物宣布，“我们将并肩作战，击溃那些人类，夺取他们的土地，让这个世界成为我们人民的安居之地！”然后他转身向古尔丹点了点头，虽然似乎很不情愿。“你完成了你所承诺的，古尔丹，”毁灭之锤承认道，“你给了我一支能够对抗我们敌人的强大军队。我为此而感谢你。”

“当然，尊贵的毁灭之锤，”古尔丹答道，希望他的声音听起来比他所感到的更加真诚。“一切为了我们的人民。”

蠢货，看着毁灭之锤身后带着新苏醒的死亡骑士离开时他心想。带走它们吧，没错，然后集中精力回到你的战争上去。我还有其他问题要解决，现在你满意了，我就会有充分的自由来关注这些问题。我

将再扮演一段时间忠诚的术士，他暗自发誓，但不会是永远。很快我就将得到我所追寻的东西，那时你和部落就随便被碾碎吧，我才不在乎。我将创造一个只忠于我自己的新种族来取代你们，我们将按照我的设想重塑这个世界！

一周之后，毁灭之锤召集起部落进行了一次演说。他们聚集在一座要塞前，祖尔金告诉他这里被称作黑石塔，一座由附近常见的光滑黑色石块建成的巨大建筑。黑石塔矗立在黑石山顶，是沿着大陆伸展开，隔开东西两部分的燃烧平原山脉的最高处。祖鲁希德把他带到了这里，因为他感应到了藏在山中的力量。击败了定居在这里的少许矮人之后，毁灭之锤占领了这个地方。他选择作为部落基地的地方和他的氏族有同样的名字，他认为这是个好征兆。

他下方是聚集起来的各个氏族的兽人，他们焦急地等着听他要说什么。他们已经彻底征服了这片土地，虽然这让他们得到了远比他们留在身后的故乡更好的猎物和更富饶的土地，但这仍然不足以容纳他们整个种族。而且还有反击的问题——他们将人类逐出了这个大陆，但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带着增援，也许还有盟友回来。毁灭之锤笑了笑。不过现在他也有了自己的盟友。

“我的族人们！”他大喊，高举他的战锤。“听我说！”人群安静了下来，每张脸都转向了他。“我们夺取了这片土地，很不错！”兽人爆发出一阵欢呼，毁灭之锤等到这阵欢呼平息之后继续说道：“这个世界富有生机，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家园，繁衍壮大！”又是一阵欢呼。“不过这片土地也不是没有守军！那些人类强壮而富有技巧，他们奋战以求保住他们的土地。”部落中传开了一阵表示同意的低语。承认一个强大的敌人并非软弱，人类显然就是这样强大的敌人。现在有足够多的兽人与他们交过手，能够认同这一点。

“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征服！”毁灭之锤向他的族人说，用战锤指向北方。“另一片土地，洛丹伦，就在这片土地旁边，一旦我们占领了那里，各氏族就可以划分领地定居下来，建立家园，然后重新组建家庭。但首先我们要从人类手中夺取过来！他们可不会轻易放弃。”人群发出一致的怒吼，表现出他们继续战斗的意欲。毁灭之锤举起一只手让他们安静下来。

“我明白你们的强大，”他向他们保证，“我知道你们都是战士，在战斗中从不退缩。但是人类数量众多，而且这次他们做好了准

备。”他靠在自己战锤上。“但他们对我们的盟友将毫无防备。”

他向身后做了个手势，祖尔金走上前来。森林巨魔的首领带了数百名族人参加会议，他们列队站在他和毁灭之锤身后，举起他们的战斧、弧形短剑以及邪恶的阔刃长矛。“他们是森林巨魔，”毁灭之锤告诉下面的兽人们，“他们现在是部落一员了，他们将与我们并肩战斗！他们和食人魔一样强壮，但像兽人一样机智狡猾。在丛林里他们无可匹敌！他们将成为我们的向导、我们的斥候，以及我们的森林战士。”

祖尔金走上前去，他脖子上的长围巾随风飘舞。“我们宣誓效忠部落，”他宣告着，虽然织物盖住了他的嘴，但他的声音清晰可辨。“我们将与你们并肩作战，我们将一同击溃人类、精灵，以及任何妨碍我们的人。”兽人们开始欢呼，森林巨魔也是如此，祖尔金点了点头然后退了回去。

“他们并非我们唯一的盟友。”毁灭之锤宣布。他转过身来，血魔大步向前，其他死亡骑士跟在它身旁。它们戴上了面具藏起自己丑陋可怖的面孔，厚布裹着它们的头和脸，只能看到它们发亮的双眼。不过部落兽人们可以看到它们宽阔的肩膀和胸膛，血魔高高举起了它的权杖，武器的宝石发出能够与头顶的太阳媲美的光芒。

“我们是死亡骑士，”血魔吟唱着，它诡异的声音如同一阵寒风一般把它的话带向人群。“我们宣誓效忠于部落，效忠于毁灭之锤。我们将与你们并肩作战，将部落的敌人赶出这个世界！”它曾请求毁灭之锤不要让其他兽人得知它们的真实身份，毁灭之锤也同意了。许多兽人不会乐意知道这些新战士本身就是兽人，是他曾经杀掉的术士们被古尔丹放进了腐烂的人类尸体里。

“死亡骑士将作为我们的骑兵与前锋，”毁灭之锤宣布，“他们强大而迅速，拥有可以抹去我们敌人防线的黑暗法术。”

他顿了一下。“我们很快还会获得其他盟友。”他承认。他曾希望那些东西也能准备好，但祖鲁希德说他的氏族需要更多时间准备。不过眼下这些就够了。

“我们将向北方进发，”毁灭之锤告诉他的族人，“穿过这片土地进入矮人的家园卡兹莫丹。那里盛产金属与燃料。我们将夺取那些

资源，用来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有了这些船我们的大军就能北渡洛丹伦，人类不会想到我们会从海上来。我们将在西面登陆然后杀个回马枪，从后面攻击他们。我们会粉碎他们，然后我们就能统治那片土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部落再次欢呼，呼声越来越响亮，直到他们周围的山石也开始回响。毁灭之锤感受到他脚底的回响，整座山峰都在晃动。他回头看了一眼站在他身后的祖鲁希德。他的族人的喊声与战吼应当无法动摇这座山本身！但是年老的萨满点了点头。

“是火山在说话。”祖鲁希德低声说道，他向前走了几步，只有毁灭之锤能听到他说的话。“山中的元素之灵十分满意。”他露出磨损的獠牙笑着。“他们正赐予我们祝福。”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岩石仍在颤动，他再一次举起战锤，在头上挥舞。人群开始喊出他的名字。

“毁灭之锤！”他们喊道，喊声之后是轰的一声巨响。天空也变黑了。

“毁灭之锤！”他们再次高喊。空气变得凝重。

“毁灭之锤！”他们第三次大喊，随着一声炸响，他们背后的山炸开来，喷出熔岩与山石。部落的呼声愈发响亮，而且并非是出于恐惧。他们像祖鲁希德一样，都认为这是一个祝福，这是大地本身都赞成他们的行动。

毁灭之锤让这阵吵闹持续了一会，接受了这些对他尊敬与忠诚的表示，让他族人的热情变得更加高涨。随后他将武器指向北方。“我们出发！”他高喊。“让人类在我们的进军面前颤抖！”

第七章

“把一切全告诉我们。”

卡德加点了点头，没有四下张望。东张西望没有意义。他被召到了肯瑞托议会面前，那些领袖只有在他们愿意被你看到的时候你才能看见。

他曾经来过一次这个会议厅，那时他被告知自己要去当麦迪文的学徒。当时他对这个房间惊叹不已，因为这个房间不知怎么似乎飘在空中，只有当周围的世界比在现实世界中更快地变暗、变亮，以及吹起风暴的时候，才能稍稍看见一些地面。议会成员也同样使他敬畏，他们只显露出戴着斗篷和兜帽的身影，其他体形、面孔甚至是性别都被掩盖在衣物与魔法之下。这既能给人深刻印象又很实用，因为法师群体的领袖们都是秘密选举出的，以防受到贿赂、勒索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只有议会成员知道彼此的身份。他们的伪装确保了这一点。但这也给议会带上了神秘的气氛，许多议会成员很乐意营造出这种困惑，他们确保让每一个进出这个房间的外人都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和遇见了谁，甚至记不清他们自己说了什么，又听到了什么。这显然在卡德加身上起了效果，他离开这个房间时脑中一片混乱，为他的上司们所具有的力量感到惊奇，同时也无法详细复述他们接见他时发生了什么。

然而从那之后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虽然仅仅过去了几年，卡德加的知识与法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他的外貌也变了，他想着就像议会成员们让他感到迷惑一样，终于有一次轮到议会成员们因为一个来访者而感到困惑了，这令他觉得有些好笑。不管怎么说，他离开这里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比他们许多人都老，但是他活的时间却远比他们要短。

尽管如此，卡德加意识到自己并不想跟他们耍花招。他累坏了。他把自己传送到了达拉然，虽然他的法力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这段距离还是令人望而生畏。再加上他和洛萨讨论问题到深夜，计划他们下周第一次正式的战略会议。卡德加赞同他过去的导师们对最近一系

列事件的关切，并认为他们有必要了解在艾泽拉斯发生了什么。但他觉得并不需要故弄玄虚。

这就是为什么当他最终抬起头时直直盯着在他左侧那个穿斗篷的身影。“我很乐意陈述那些事件，凯尔萨斯王子，”他礼貌地说道，“但是如果我能看清自己的听众，我讲述起来会更加轻松。”

他听到一边有人倒吸了一口气，但他所指的那个穿斗篷的身影轻声笑了起来。“你说得对，年轻的卡德加，”那位法师答道，“我自己也觉得要对这样一团影影绰绰的身形说话不容易。”精灵王子迅速做了个手势，解除了自己的伪装。现身站着的凯尔萨斯穿着装饰华丽的紫罗兰色与金色的法袍，金色长发披在肩上，他五官鲜明的面容警觉中带着期待。“这样好些了吗？”

“好多了，谢谢您。”卡德加说，他环视着其他议会成员。“那么余下诸位呢？我不能看见你们的面孔吗？克拉苏斯大人？克尔苏加德大人？安东尼达斯大人并没有费心伪装，而凯尔萨斯王子深思熟虑之后也解除了伪装。那么剩下的诸位能否也这么做呢？”

坐在卡德加面前一张无形的椅子上的安东尼达斯大笑起来。“没错，年轻人，没错，”他赞同道，“这件事太严肃了，不应当再玩这些把戏，你也不再是会被这些小技巧愚弄，对此赞叹不已的新人了。现身吧，我的朋友们，让我们在夜深之前讨论完这件事。”

其他法师虽然稍有一些不情愿，也遵循了他的建议，片刻之后卡德加发现自己直面着六个人。他靠纤瘦的身材、秀气的容貌以及夹着几缕红色的银发认出了克拉苏斯。他也很熟悉克尔苏加德，一位令人印象深刻富有魅力的男人，有着深色头发、络腮胡子和呆滞得有些奇怪的眼睛，仿佛他并没有真正看着周围的世界。卡德加并不认识另外两位，一位矮胖男子和一位体态优美的高挑女子，不过他们的面容看起来稍微有些眼熟。很可能他曾经在紫罗兰城堡的大厅中与他们擦肩而过，那是他还是这里的一名学生，还没有重要到能让他们直接与他交谈。

然而现在，他们全神贯注。

“我们已经如你所愿，”克尔苏加德抱怨道，“现在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你们想知道什么？”卡德加问年长的法师。

“一切！”从他的眼神看来，克尔苏加德是认真的。他作为梦想家和研究者颇为有名，他总是探求着知识，尤其是有关魔法，关于魔法的来源及其潜力。他也是肯瑞托众人之中对进入麦迪文的神秘图书馆最感兴趣的一位，卡德加猜他也是对麦迪文图书馆的毁灭最为失望的一位。他没有费心提到在他离开高塔之前带走了最珍贵的一批典籍。

“很好。”于是他告诉了他们。卡德加感激地接受了矮胖男子给他的一张椅子，他坐了下来，开始描述自从他两年多之前离开达拉然之后发生的一切。他告诉了他们他与麦迪文之间奇怪的师生关系，告诉了他们大法师喜怒无常的情绪和奇怪的消失。他告诉了他们第一次与兽人的遭遇。他也告诉了他们那些对法师的谋杀。他说了麦迪文的背叛，以及他与洛萨如何了结了这位大法师。然后他开始描述部落以及他参与的战斗，关于围攻暴风城、莱恩之死、城市的陷落，以及他们之后的逃亡。

首席大法师们在他陈述的大多数时间内都保持着安静。间或会有一位提出一个问题，不过对于一位地位比他们低这么多的人，他们显示出了惊人的重视，他们提出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问题也简短而直击要害。当他最后说完联盟与圣骑士，完成叙述之后，卡德加向后靠去，调整着呼吸，等着看这些大法师接下来会问什么问题。

“你没有提到提瑞斯法议会。”克尔苏加德指出，这导致安东尼达斯尖锐地咳了一声。“怎么了？”这位法师学者问道：“这是和麦迪文相关的！”

“的确，”卡德加答道，“我为我的疏失而感到抱歉，不过——”他环视四周，试图从法师们的脸上看出他们对此了解多少，然后谨慎行事——“我对议会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麦迪文是其中一位成员，提到过一两次这个议会的存在，但他从未提起过其他成员或讨论过议会的行动。”

“当然。”那名女子同意道，卡德加看到了她和克尔苏加德交换了一个失望与挫败的眼神。他意识到那么自己是对的。他们对议会一无所知，只是希望能骗他说出那些秘密。他们失败了，所以不会再继

续深究这个问题。“不过我更关心麦迪文本人，以及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她接着说道，“你确定在他身体里看到的是萨格拉斯？”

“千真万确，”卡德加向前探着身子，“我在一个幻象中见过这位泰坦，而且立即认了出来。”

“所以是麦迪文——或者是萨格拉斯通过他——为兽人们打开了通道，”矮胖男人思索着，“你说他们的世界叫什么？”

“德拉诺。”卡德加答道，微微颤抖了一下。他的思绪闪回到他在麦迪文之塔看到的另一个幻象，他变成了一个老人——或者至少像他现在这样看上去是老人——率领着一支战士小分队对抗大量兽人。在一个有着血红色天空的世界。迦罗娜告诉过他这听起来似乎是德拉诺，这意味着他命中注定将要前往那里。而且很可能无法幸存。他强迫自己回到面前这场谈话中来。

“我们对德拉诺了解多少？”克拉苏斯问道，“那个世界？你说过了那里的天空，但你还能告诉我们别的什么吗？”

“我没有亲身到过那里。”卡德加答道，至少现在还没有。“不过一位同伴，一名半兽人，告诉了我许多有关那个世界和兽人的事。”他内心中能够看到迦罗娜，然后迅速甩开了那段痛苦的记忆。“兽人们在他们的故乡曾经和平得多——他们会争吵但不会互相争斗。他们仅有的真正敌人是食人魔，兽人们比他们聪明得多，人数也多得多。”

“后来发生了什么？”克尔苏加德问道。

“他们被腐化了，”卡德加解释道，“她不清楚所有的细节——腐化的原因与过程——但他们的皮肤逐渐从棕色变成了绿色，并且开始使用与他们曾经所熟知的不同的法术。他们变得更加凶残，更加暴力。然后举行了一次盛大仪式，还有一个什么杯子。酋长们喝了那个杯子里的东西，还有其他战士们——至少大多数战士。之后他们的皮肤变成了鲜艳的绿色，他们眼睛也变红了。他们变得更加强壮而残忍，他们都疯狂嗜血。他们杀死了遭遇的所有敌人，然后开始自相残杀。再加上他们的魔法抽光了大地中的生命，他们的作物不再生长。他们濒临毁灭自己，或者饥荒至死。但麦迪文找到了部落的首席术士古尔丹，向他提供了进入这个世界的方法。我们的世界。古尔丹同意

了，与他一同建造了一道传送门。他们一次派出几个氏族，逐渐增加数量。然后就只用等待、积累力量、侦察防御，最后发动进攻。”

“现在他们全力向我们进攻。”凯尔萨斯皱着眉头说。

“没错。”

卡德加等着，但没有别人说话，于是他在那张看不见的椅子上动了一下。“如果没有别的问题了，尊敬的先生们与女士，请允许我告退，”他说，“这一天可真够长的，我累坏了。”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那位女士问道。

卡德加皱起了眉头。自从他们抵达洛丹伦，他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内心有一些想要乞求肯瑞托的保护。也许他可以重操旧业当一个图书馆员助理？他不会再惹麻烦，而躲在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法防护后面他也会很安全。

然而他也有一些厌恶试图逃避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想法。无论如何他可是面对过一个恶魔！而且他还活了下来。如果他连这都能解决，那毫无疑问他也能解决一支兽人军队。

更何况友谊与尊敬还是有些意义的，至少对他而言。

“我将与洛萨爵士并肩战斗。”卡德加最终答道，故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淡。“我曾经承诺过协助他，而且这也是他当之无愧的。等战争结束之后，假如我们能活下来——”他耸了耸肩。

“你仍然是达拉然的一员，”那位女士指出，“如果我们将你召回这里，为你分配一些必要的工作，你会遵从我们的召唤吗？”

卡德加思考了一会儿。“不，”他缓缓说道，“我不会回来。在战争之后，如果我们都活下来了，我会回去继续学习，虽然我不太确定是会回到这儿学习还是去麦迪文之塔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

议会成员打量着卡德加，他也打量着他们。克拉苏斯最终打破了沉默。“你离开这里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一名年轻的学徒。”他说道，卡德加能听出他语气中的认可。“但你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大师，一个男子汉了。”卡德加低下头感谢他的赞扬，但一言不发。

“我们不会命令你做任何事，”安东尼达斯向他保证，“我们会尊重你的意愿，以及你的自主。虽然我们希望能够随时了解新情况，特别是有关麦迪文、死灵法师、提瑞斯法议会和那道传送门的任何事。”

卡德加点了点头。“那么我可以走了吗？”

这让安东尼达斯向他不自然地笑了笑。“是的，你可以离开了，”大法师说，“愿圣光保护你，并赐你力量。”

“记得报告，”矮胖男人补充道，“我们越早得知兽人的计划，我们就能尽早向那个区域派遣部队，当然我们也能提供魔法援助。”

卡德加点了点头。“当然。”他快步走出了这个房间，但房门一关上他就召出了一个水晶球。他猜想肯瑞托议会开会的安静房间有魔法保护，既能免受攻击也能免遭窥探。不过卡德加在他短暂的学徒生涯中从麦迪文那里学了不少，而且在大法师死后他从那些他顺手牵羊拿走的书中学会了更多。同时他还离他的目标非常近。他集中精神，水晶球中的色彩开始旋转，从绿色变成黑色又变回绿色。影像中开始出现面孔，以及轻微的低语，然后他看到肯瑞托议会的成员们穿着朴素的紫罗兰色长袍。甚至房间的墙壁也变化了，逐渐变慢然后停止了，只剩下一个普通的房间和原地徘徊的六个人。

“——不知道我们能相信他多少，”那个矮胖男人说，“他似乎并不是很迫切地回应我们的期望。”

“当然不会，”凯尔萨斯简短地答道，“我怀疑如果你经历了他那些事之后，并不会比他更加坦诚而轻信别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相信他。我们只需要让他向洛萨引见我们，然后作为我们和其他人的中介。我很确信他不会妨碍我们的计划，不会背叛我们，也不会保留我们需要的信息。我看不出来除这些以外我们还需要什么。”

“这另一个世界，德拉诺，让我很不安。”克拉苏斯喃喃道。“如果兽人能够穿过那道门，那其他人也可以——无论是从哪边。我们知道他们那边有食人魔，不过还不知道有别的什么。这意味着他们手上可能还有更可怕的生物，等待着时机进入并摧毁这个世界。另外，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兽人们在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任何时候退回他们的世界。和一个有着无法摧毁的基地的敌人作战尤其困难，因为他

们可以出现、攻击然后消失。我们应当把找到并摧毁那道传送门作为我们的第一要务。”

“同意，”凯尔萨斯说，“摧毁传送门。”其他人点着头。“好，这点确定了。还有什么？”

他们开始讨论更加鸡毛蒜皮的事，清扫紫罗兰城堡实验室的日程表，因此卡德加让水晶球和图像都消失了。这比卡德加预计得更加顺利。凯尔萨斯说得对，他在过去三年内经历了很多，甚至还有一些期待肯瑞托会对他的不敬勃然大怒。但他们什么都没说，而且似乎全盘接受了他的故事，这显然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变化。

他现在要做的只有把自己传送回王都睡一觉，这样明天他就能足够清醒地派上用场。

一周之后，洛萨站在位于洛丹伦南部，离他和卡德加最先抵达的南海镇不远的一个指挥营帐中。他们选择这片区域是因为这里位于中心，可以迅速抵达这片大陆的任何区域，尤其是通过乘船。在营帐外，他的部队正在列队、训练和休整。营帐中他和洛丹伦的国王们以及他挑选出来的四位副官围在桌边，盯着在桌面上铺开的一张地图。洛萨任命乌瑟尔为他与白银之手和圣光教派之间的联络人——圣骑士们在战斗技巧上与使用圣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进步。卡德加既是他和法师们的联络人也是他最客观的顾问。普罗德摩尔掌管海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图拉扬，洛萨将年轻的图拉扬任命为他的副手。这个年轻人给他和卡德加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展现出了自己的聪敏、专注、忠诚与勤奋，虽然他还把洛萨当作某种传奇人物看待。不过洛萨确信他很快就会成长起来，不再这么想，而且也想不出还有谁能更适合作为他的左膀右臂。图拉扬显然仍对这种重任十分紧张，洛萨已经两次被迫提醒他不要心不在焉地戳地图，至少别用刀。

他们在讨论一件已经讨论了一周的事——部落最可能走哪条路，他们会进攻哪里，如何尽快将联盟军队调动过去，至少别踩坏他们自己联合起来要保护的农田和庄稼。就在格雷迈恩第十次强调联盟的军队应当部署到吉尔尼斯边境上，以防兽人军队突然出现之时，一名斥候冲了进来。

“爵士，您必须看看这个，爵士！”他高喊着，同时试图停下自己向前冲的脚步，鞠躬，和敬礼。“他们来了！”

“什么人来了，士兵？”洛萨皱着眉头。他试图从斥候脸上看出什么，但十分困难，这个男人太过激动不安。然而他看起来并不恐慌，这意味着洛萨可以做个深呼吸，同时试着平息自己剧烈跳动的心脏。因为没有恐惧就意味着那不是部落。哨兵脸上有些害怕，但夹杂着尊敬，甚至是敬畏。洛萨从未见过这样的表情。

“是精灵，爵士！”斥候几乎喊了出来，“精灵们来了！”

“精灵？”洛萨瞪着斥候，试图理解这个情况，然后转身怒视站在一起的国王们。正如他所怀疑的，他们中的一位咳了一声，看上去稍微有些内疚。

“我们需要盟友，”泰瑞纳斯国王解释道，“精灵是一个强大的种族。我想最好立刻联系他们。”

“在没有问我的情况下？”洛萨十分恼火。“如果他们派来了一整支军队，突然宣布由他们接管怎么办？如果还在我们将他们编入我们的军队时部落来了怎么办？你不应当向你的军队指挥官隐瞒这样的消息！这可能导致我们送命，或者至少会导致许多我们人牺牲！”

泰瑞纳斯严肃地点点头。“当然，你说得对。”他回答，这让洛萨再一次回想起他为什么欣赏这位国王。大多数人都拒绝承认错误，通常那些掌权者更糟糕。但泰瑞纳斯愿意为他的行为负责，无论结果好坏。“我确实应当先征询你的意见。我觉得时间紧迫，但这不是理由。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洛萨粗暴地点点头。“好。那么让我们去看看这些精灵是什么样的。”他走出帐篷，其他人紧紧跟在他身后。

洛萨掀起帐幔走出帐篷时首先看到了自己的军队。他们的军队满布这个山谷，一直延伸至远方，遍布这一片地区。一瞬间洛萨感到一阵骄傲与自信。有什么人、什么东西能阻挡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但他脑海中又浮现起部落横扫暴风城的景象，一片不可阻挡的翠绿海洋，他又忧郁起来。尽管如此，这支联盟军队比暴风王国的军队强大数倍。他们至少能够极大阻遏部落的进攻。

洛萨的视线越过他的军队来到岸边，然后投向远方的大海。普罗德摩尔的舰队沿着海岸下锚停泊，从小巧迅捷的侦察船到巨大的驱逐

舰，在波涛之上形成了一片船帆与桅杆的丛林。不过许多船只被从码头拖回，形成了一条开放的通道，一队洛萨从未见过的船只沿着通路驶了进来。

“是精灵驱逐舰，”普罗德摩尔在他身边低声说道，“比我们的驱逐舰更快，也更轻——他们装备的武器更少，但可以用速度弥补。对我们的军队是绝佳的补充。”海军上将皱着眉头说：“但这么少？我只看到了四艘驱逐舰，还有八艘更小的船只。这只是一支战斗小队。”

“也许后面还有更多。”图拉扬在洛萨另一边提出。

但普罗德摩尔摇头。“他们不会这么做，”他答道，“他们会一起抵达。”

“至少也让我们的舰队多了十二艘船，”卡德加指出，“还有他们带来的军队。”

洛萨点了点头。“我们应该过去欢迎他们。”他说，其他人也都同意。他们一同出发穿过山谷。匹瑞诺德和格雷迈恩有些不习惯，很快就开始喘气，其他人则健步如飞，他们来到码头时刚好赶上第一艘精灵船只滑到旁边停下。

一个轻盈高挑的身影跳了过来，轻轻落在原木码头上。金色长发反射着阳光，洛萨听到他身后的同伴之中至少有一个人抽了一口气。当这个身影靠近时，洛萨看到那是一位女子，而且貌美惊人。她修长的面孔精致而坚定，就像她纤细袅娜的身段一样。她身着森林绿与橡木的棕色，衬衫外罩着陌生的轻质胸甲，穿着马裤和兜帽甩在身后的长斗篷。一双皮手套一直包裹到她的手肘，正如她的靴子也一直保护她的腿部直到膝盖。一柄细剑挂在她腰间一侧，另一侧是一个小袋子和号角，她的背后还挂着一把长弓，以及一袋羽箭。洛萨多年以来见过许多女性，他们其中也有一些人和这个正在向他们走来的精灵一样美丽，但他从未见过任何人像这样结合着力量与优雅。他能明白为什么他的许多同伴看上去都神魂颠倒。

“女士，”她还在几步之外时洛萨喊道，“欢迎。我是安度因·洛萨，洛丹伦联盟的指挥官。”

她点点头，走过了剩下的距离，停在一臂之遥。在这个距离上洛萨能看到她的尖耳朵从头发中支棱出来，还有她眼角上挑的翠绿色大眼睛。“我是奥蕾莉亚·风行者，向您致以安纳斯特里亚·逐日者以及银月城议会的问候。”她的声音和蔼、动听而圆润，洛萨怀疑即使带着怒气这声音也会十分悦耳。

“感谢你。”他转身向周围聚着的人们示意。“请允许我介绍联盟的国王们和我的副官。”介绍完成之后，他开始转向更严肃的话题。“恕我鲁钝，奥蕾莉亚女士，”他说，注意到她对这个头衔露出了一抹微笑，“但我不得不问——这是您的族人能够提供的全部援助吗？”

这让她皱了皱眉。“我就直说了，洛萨大人。”她回答道，环视四周确保没有别人偷听。其他精灵们也下了船，集合在码头远端，有男有女，显然等待着奥蕾莉亚给他们靠近过来的许可。“安纳斯特里亚和他的议会并不在乎你们送来的报告。这个部落离我们很远，看起来只专心于征服人类领土，而非我们的森林。议会成员认为最好放任年轻的种族自己进行这种战争，只需加强我们的边境防御以阻止任何附带的入侵。”她眯起了眼睛，显示出她对这样的决定作何看法。

“但你还是来了，”卡德加指出，“这其中显然还有一些意义？”

她点了点头。“泰瑞纳斯国王送来的信——”她向他的方向点了点头，“告诉我们洛萨爵士你是阿拉希血脉的最后传人。我们的祖先发誓将永远支持你们的索拉丁国王与他的所有后代。即使安纳斯特里亚也不能否认这一义务。他派出这支战斗小队来表明他对当年的感谢。”

“那你呢？”洛萨问道，注意到她所指的只有那些舰队。

“我是自愿前来的。”她自豪地宣布，向后一仰头，仿佛一匹雄壮的战马在被挑战时那样。“我是一名游侠，决定带来我自己的小队，提供我们的全面援助。”她看了一眼洛萨身后，目光来回巡视，他知道她在打量他身后列开的军队。“我感觉到这场战斗远比我的统治者所认为的要严重。这样一场战争很容易蔓延到我们所有人身上，如果部落真如你所说那么凶残，我们的森林用不了多久就会遭到攻

击。”她转身对上了洛萨的目光，洛萨可以看出除了美貌，她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强韧女士。“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洛萨点了点头。“我同意。”接着，他鞠了一躬。“欢迎你们，女士，我对您的领主们提供的象征性帮助表示感谢。但我更感激你和游侠们的到来。”他微笑着。“我们刚刚还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我很乐意听听你的意见。你的部下安顿下来之后我会请你将他们派出去侦察，我们必须确定敌人还没来到我们面前。”

“我们不需要休息，”奥蕾莉亚向他保证，“我会立刻派他们出去。”她做了个手势，其他精灵都走上前来。他们的穿着与她相同，走起来也一样安静，虽然在洛萨看来他们缺少她那非凡的优雅。奥蕾莉亚向他们说了几句话，她所用的语言流畅悦耳，对洛萨而言完全陌生，其他精灵点了点头，然后经过他们时简单点头示意，很快跑过码头穿过山谷离开了。不到几分钟就消失在了视野中。

“他们会去侦察然后回来报告，”奥蕾莉亚解释说，“如果部落来到距这里两天路程的地方，我们就会知道。”

“很好。”洛萨下意识地用一只手摸了摸他光秃的前额。“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回到指挥营帐，那么女士，我将向你展示我们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一切，然后我们也可以听听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她大笑道：“当然。不过你想让我专心的话首先得别再叫我‘女士’。叫我奥蕾莉亚，不用再加别的什么。”

洛萨点了点头转过身，带她走下码头。他这么做时瞥了一眼图拉扬的脸，忍住没笑出声来。现在他知道刚才是谁在抽气了。

两天之后，洛萨发现没什么能让他再笑出来。奥蕾莉亚的斥候们回来了，普罗德摩尔的斥候们也回来了，他们都带回了同样的消息。部落已经占领了卡兹莫丹，并利用矮人们的矿井来建造他们自己的船只，钢铁与木材制成的巨大而丑陋的战舰，这些战舰虽然行动笨拙但巨大的船舱中能够容纳数千名兽人。这些船只载着部落迅速通过水域，他们的目标的确是洛丹伦南岸。但又没有格雷迈恩的领土那么远。看起来部落将在希尔斯布莱德一带登陆，刚好在从这里到吉尔尼斯的正中间。如果联盟迅速行动，他们可以在部落抵达时守在那里。

“集结军队！”洛萨吼道，“留下所有非必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活下来，稍后可以再派人来取！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速度。快！快！”当他的其他副官跑出指挥营帐去集合自己的部队时，洛萨转身看着卡德加，国王们就在他们身边。“就这么开始了。”他对年轻而又年迈的法师说。

卡德加点了点头。“我本以为我们会有更多时间。”他承认道。

“我原来也这么以为，”洛萨同意道，“不过这些兽人急不可耐地想征服这里。这会是他们的末日。”他叹了口气。“至少我希望如此。”他盯着希尔斯布莱德的地图看了一会儿，试着想象出即将发生的战斗，然后摇了摇头。还有事情要做，很多事。战斗很快就要开始了。

第八章

“都准备好了?”

图拉扬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准备好了，爵士。”洛萨点了点头，皱着眉转过身去，图拉扬一瞬间有些担心这个表情是因为他的原因。他是不是回答错了？洛萨爵士是不是想知道得更详细？还是他应该再多说或者做些什么？

快停下，他警告自己。你又慌起来了！冷静。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他皱着眉头只是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战斗，而不是你让他失望了。

图拉扬强迫自己不再多想，又检查了一次自己的装备。板甲的皮带都好好系着，盾牌稳稳挂在手臂上，战锤也挂在马鞍上。他准备好了，他已经尽可能地准备就绪。

他环视四周，打量着附近的人。洛萨正在与乌瑟尔交谈，图拉扬对两人的泰然自若感到嫉妒。他们看起来稍微有些焦躁，但除此之外都十分镇定。难道说有经验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卡德加正远眺着平原，他一定感觉到了图拉扬的注视，回过头来疲惫地向他微笑。

“紧张了？”法师问道。

图拉扬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紧张得很。”他承认道。从小的教育让他对法师保持尊敬而谨慎的态度，但卡德加与其他法师不同。也许是因为他们年纪相仿，虽然这位法师看上去要比他老数十岁。或者只是因为卡德加不像图拉扬见过的其他法师那样高高在上。他们见面的第一天，大主教法奥介绍过之后他们轻松地就聊了起来，图拉扬发现自己很喜欢卡德加。他也很喜欢洛萨，但那是对这位暴风城的勇士丰富经验与高超战技的敬畏。可能就个人能力而言卡德加还要更强一些，但不知怎么他反而更加平易近人，他和图拉扬很快交上了朋友。他是唯一一个图拉扬可以安心对其诉说自己恐惧的人。

“不必担心，”卡德加向他建议，“每个人都会紧张。你只要习惯就好。”

“你也会紧张？”

法师咧嘴一笑。“更确切地说是被吓到口干舌燥，”他坦白道，“每次战斗我都会这样。也是洛萨告诉我，遭遇敌人之后感到害怕是应该的。因为那些毫不惧怕的人会变得大意，这时就会受伤。”

图拉扬点了点头。“我的导师也说过差不多的话。”他摇了摇头。“不过说是一回事，相信又是另一回事。”

他的朋友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会做得很好的，”他保证道，“一旦打起来，你就忙得没时间这么想了。”

他们又一同转过身去再次眺望远方。希尔斯布莱德丘陵地区得名于其高低起伏的丘陵，联盟军队沿着最后一道山丘展开部署，面对着洛丹伦的南方海岸与远处的无尽之海。部落船只就在他们注目下不断逼近，都是用深色金属与熏黑的木头制成的巨大笨重的军舰，这些船没有帆，只有一排排船桨。洛萨计划在部落刚刚登陆，还没建立起立足点之时迎击他们。普罗德摩尔的海军已经在他们航行时发动了攻击，击沉了几艘部落船只，把数千兽人送入了海底，但部落人数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只能解决掉船团最外层的船只，其他船只则已经开了过来。等部落登陆时还会有一场大战。

“他们几乎靠岸了。”奥蕾莉亚报告说，她锐利的精灵眼睛能比他们其他人看得更远。她转向图拉扬，“最好让你的人做好进攻准备。”

图拉扬点了点头，但没敢开口说话。他当然曾见过其他女士，他所属的修会也并不禁止恋爱或者婚姻。但这位精灵游侠让他曾见过的所有其他女士显得弱小且粗鲁。她是如此自信而优雅，他每次见到她时都会因她的可爱而口干舌燥，他还常常发现自己浑身颤抖满头大汗，就像一匹刚刚跑完一场艰难比赛的赛马。而从她眼中闪烁的微光和与他说话时似笑非笑的表情，图拉扬怀疑她看出了他的不安而且享受这一点。

至少现在还有别的事能转移他的注意力。图拉扬向他的分队指挥官发出信号，做出手势让他们前进。这些人又向他们的传令官下令，传令官用号角吹响了前进的号声。很快全部联盟军队都移动起来，步兵与骑兵都缓慢而稳健地从山丘向下，朝海岸行进。

当他们逐渐靠近海岸时，图拉扬看得更加分明。他看到最前面的几艘船已经冲滩，黑色的身影从船身一侧大批涌了出来，踏过满是石头的海岸，向丘陵冲来。即使在这里他也能看到他们身形魁梧，有着厚实的胸膛和有力的长臂，迈着罗圈腿向他们跑来。他们挥舞着武器，战斧、战锤、长剑和长矛。而且他们人数众多。

“他们登岸了！”洛萨喊道，一挥手拔出他巨大的重剑高高举起，沿剑刃排列的金色铭文反射着阳光。“冲锋！为了洛丹伦！”他用马刺刺了自己的战马一下，战马向前跃去，穿过联盟的队列，他盾牌上的金色雄狮光芒闪耀。

“该死！”图拉扬踢了一脚他自己的战马，让它飞跑起来，冲出去赶上自己的指挥官，与此同时抽出自己的战锤，合上自己的头盔。他看到士兵们纷纷让开，还有人赶紧跟上，然后他从他们身旁跑过，跑到了两军之间的狭小区域。很快他就跑过了这片区域，重重地撞入了兽人之中。刚好赶上洛萨第一击砍倒几个兽人，其他的兽人则朝着他的马过来，打算把洛萨拉下来撕碎。

“不！”图拉扬一到攻击范围内就立刻挥起武器，战锤直直砸在一个兽人头上。这个兽人只发出一声响就倒了下去，图拉扬又用他的盾牌把另一个兽人撞开，让他有时间能够抽回自己的战锤，再砸在这一个身上。

圣光啊，他们可真丑！洛萨和卡德加曾经描述过他们，但亲眼看到他们鲜艳的绿色皮肤和发着红光的双眼还是不太一样。还有那些獠牙！他在野猪身上见过这样的獠牙，但从没在会直立行走还带着武器的生物身上见过！他也注意到他们十分强壮，一个兽人的战锤与他自己的战锤相击，把他的武器弹了回来差一点打中自己的头盔，那个怪物的一击竟如此有力。幸运的是他们似乎更注重蛮力与气势而非技巧——他可以灵活地翻转自己的武器回手进行打击，锤柄从侧面擦过兽人的脸颊，让他愣住了，这让图拉扬有机会对他确实一击。

洛萨猛地一挥剑，解决了他那边的兽人，图拉扬带马来到他的指挥官身边，和他并肩而立，他们的战锤与重剑交替挥出。乌瑟尔此时就在他们身后，他巨大的战锤攻击着各个方向的兽人们。他周身和武器上笼罩着明显的光芒，让兽人们捂着眼睛逃开。联盟军队看见圣骑士们的勇猛，爆发出一阵喝彩。图拉扬对此毫不惊讶。他与乌瑟尔一

同受训，知道这位年长圣骑士的信仰惊人地坚定，甚至肉眼可见。他希望自己的信仰也能如此坚定。

不过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更多的兽人战舰抵达了岸边，成千上万的兽人从船中拥了出来。图拉扬立即意识到如果他们还留在这里，就会被兽人们淹没。“爵士！”他向洛萨大喊，“我们需要回到其余部队那里去！”

他一开始以为洛萨没有听见他，但洛萨刺穿又一个兽人之后点了点头。“乌瑟尔！”他大喊，圣骑士转过身来。“我们回去！”乌瑟尔举起战锤致意，然后立刻掉转马头，在聚集过来的部落中打出一条退路。洛萨紧随其后，图拉扬则为他们断后，用战锤与盾牌左右猛打，防止兽人们接近他们。一个兽人伸手向他抓来，另一只手握着一柄巨斧，不料却被一支箭射穿喉咙倒下。图拉扬冒险向四周扫了一眼，看见山上一个苗条的身影举起长弓向他致意。在这个距离上他只能看出她头发闪烁着的光泽。

有好几次他都以为他们会死在这里，但他、乌瑟尔和洛萨都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战线。部落在他们身后紧追不放。

“列队！”洛萨高喊，“举起长矛。把盾牌靠在一起！击退他们！”士兵们迅速执行他的命令——他们早已准备好了，但都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指挥，但这样不足以抵挡部落在数量上的优势。现在他们一起移动，形成了一堵支着长矛的坚固盾墙，部落一头撞在了他们的盾墙上。墙上有些地方被打出了缺口，那里的防守者没能顶住兽人的冲锋，但大部分盾墙顶住了，兽人们捂着伤口退去。有的兽人倒下了，再没起来，但其他的兽人很快跨过他们拥了上来。

第二波攻击冲击着这道盾墙，击垮了更多地方，但兽人们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图拉扬向最近的小队长们打了个信号，很高兴看到他们迅速做出了响应，在第一道盾墙之后已经立起了另一道盾墙。他们可以一道接一道地竖起墙，只要每一道墙都能像第一道墙那样给兽人以重创，那么他们就可以削弱部落，直到能够与这些怪物正面交战。

不过这些兽人们显然不蠢。第三次冲击之后他们向后退去，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图拉扬很快就看到了他们在等的东西。几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走上前来。它们都把兜帽拉得很低，只能看见它们藏在深

处的眼睛，而且每一个都带着一柄发出诡异光芒的权杖。这些怪物骑着眼睛发光披着重甲的诡异战马向前冲锋，直直冲向盾墙，在靠近时举起了它们的权杖。图拉扬感到似乎听见了一阵奇怪的嗡声，这些怪物正前方的士兵们瘫倒在地，抱着自己的头，鲜血从他们的嘴里、鼻子里和耳朵里涌出来。

“圣光啊！”乌瑟尔站在图拉扬旁边，他对这一景象怒发冲冠。“这些恶魔！它们在向我们释放黑暗法术！”他高高举起战锤，锤头像明月一般发出银色光芒。“坚守防线，士兵们！”他高喊，“圣光会保护你们！”光芒从锤头上散布开来，照耀着战士们，让他们沐浴在光芒中，而当那些披着斗篷的身影再次举起手时，士兵们瑟缩了一下但并没有倒下。随后乌瑟尔朝他们冲了出去，盾墙上打开一个缺口，让他和其他圣骑士——其中也包括格文拉德，法奥很高兴地将他吸纳进了修会——通过。联盟士兵们被圣骑士们惊人的技巧与力量鼓舞，再次欢呼起来。图拉扬感到有些矛盾。作为圣骑士，他应当与他们并肩战斗，但作为洛萨的副官，他的职责又应当是在这里指挥军队。

圣骑士们和那些披着斗篷的身影开始了战斗，但双方都无法占据上风。图拉扬看见其中一个奇怪的入侵者伸出一只手抓住了格文拉德的手臂，握住的地方开始散发出黑暗。但格文拉德的神圣光环变得更亮，驱散了那股黑暗，迫使进攻他的人向后缩去，躲避圣骑士战锤的一击。与此同时兽人们继续进攻着盾墙，在防线上撕开一个又一个漏洞，但很快就有士兵站过来补上缺口。

然后一阵动静吸引了图拉扬的目光，他看到几个新的身影走上前来，远比兽人要高大。食人魔！那些巨大的生物向前走来，挥舞着差不多就是连根拔起的树木的粗糙木棒，直接击溃了整段盾墙，士兵们被这些强有力的打击扫倒在地。部落从缺口中蜂拥而入，冲进联盟士兵的战阵之中。

“转换战术！”洛萨向离他最近的传令官喊道，知道他会把命令用号声传递出去。“形成盾牌小组！退回丘陵重整！”这个士兵点了点头，然后举起号角，短促地吹响一声，然后又吹了一声。小队长们听到了号声，分别喊出自己的命令，开始聚拢起自己的士兵，一边退后一边阻止兽人们接近。部落试图冲垮他们，但联盟士兵们紧紧聚在一起，举着武器，刺向任何靠得太近的兽人。每个小队都把盾牌靠在一起，在身边架起了小型的盾墙。兽人们靠数量优势冲垮了几个小

队，一次又一次地冲向那些战士直到他们脚步不稳，但大多数联盟士兵都成功撤了回来。

图拉扬在山底沿着队列骑行，组织调度着他们。他在那建立起了另一道盾墙，每当一支小队退过来时，盾墙便打开让他们进入，然后在他们身后合上。退回来的士兵随后加入盾墙，再帮助其他小队安全通过。图拉扬让弓箭手们尽力阻止兽人靠近盾墙，骚扰任何靠得太近威胁到这些防御者的怪物。他们让兽人付出了巨大代价，不过部落的船只仍在陆续靠岸，每一分钟都有越来越多兽人加入战斗。

“我们挡不了他们太久！”图拉扬向卡德加大叫，卡德加刚刚做了什么，让一个奇怪的兽人倒在了船边。那个兽人穿着法袍而不是盔甲，拿着一柄法杖而不是剑，所以图拉扬猜想那是一名术士，相当于兽人中的法师。“我们要做点什么阻止他们接近丘陵！如果他们冲破我们这里，他们就能直接北上攻向王都！”

卡德加点了点头。“我会尽力的。”他保证道。这位年轻而又年老的法师集中了精神，他们头顶的天空变暗了。几分钟之内晴朗的天空变得密布不祥的乌云。突然形成的风暴以卡德加为中心，法师的白发在他四周飞舞。闪电在天空中闪烁着，一道应和一般的火花在卡德加伸出的手指上跳动着。然后一声裂响，一道闪电向前射去，不是从空中而是从卡德加手中，闪电的亮光撕开了黑暗。闪电正打在盾墙旁，落在一群兽人中间，把他们打得飞了起来，被这道闪电的强大力量烧成碎片。然后第二道第三道闪电接连落下。图拉扬充分利用着这个法术，他重整队伍，加强了盾墙，派出带着毛刷和火绒的士兵。这些士兵在部落前进的道路上点着了火，制造出一团烈焰，阻止部落向西方进军。这降低了部落包围联盟军队的危险，也让他们更容易被牵制拦阻。

但兽人们根本没有放慢脚步注意到这点。许多兽人向前冲去，试图扑灭大火，但精灵弓箭手在他们靠近火焰之前射倒了他们。一个兽人倒在火中，尖叫着被烈焰吞噬。这使得其他兽人又退了回去。

然而食人魔仍然是个大麻烦。一个食人魔踉踉跄跄地穿过火焰，他的双腿烧了起来，但他的速度并没有减缓。图拉扬派了一整个小队对付他，也让弩车瞄准他开火。但这个食人魔在倒下之前还是击倒了许多战士，而且其他食人魔也跟在他身后走了过来。

“瞄准他们！”图拉扬对卡德加说，“干掉那些食人魔！”

卡德加向他瞥了一眼，图拉扬注意到他的朋友看上去精疲力竭。“我可以试试，”法师同意道，“不过射出闪电十分……费劲。”片刻之后他指尖射出一道电光，击中了领头的食人魔，立刻杀死了他，但当他那巨大焦黑的尸体倒下时卡德加摇了摇头。“我只能做到这么多了。”他警告说。

图拉扬希望这就够了。其他食人魔犹豫着，即使他们的小脑子也能理解其中的危险，这让图拉扬的人有时间用弓箭和更多弩车射中他们。盾墙仍然支撑着，但部落再次蜂拥而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彻底打垮这些防御者，而他们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乌瑟尔和其他圣骑士们还没回来，图拉扬只能假定他们还在牵制着那些穿袍子的家伙。

他还在想该怎么做时，洛萨来到了他身边。“让骑兵做好准备！”洛萨大喊，“吹响冲锋号！”

冲锋？向那里冲锋？图拉扬盯着他的指挥官看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是啊，为什么不呢？他们不可能永远守住防线。他向传令官发了个信号，传令官响亮地吹起号角。骑马的战士们开始列队，图拉扬也加入了他们，就站在队伍最前端的洛萨身后。盾墙为他们打开了，他们冲进了部落的前排，在兽人中切开一条通道。片刻之后洛萨发出信号，他们掉转了马头，弓箭手掩护着他们包抄兽人的侧翼。然后他们再次发起冲击。

他们正打算进行第三次冲锋时，部落中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鼓声——兽人们撤退了！

“我们做到了！”图拉扬高喊，“他们正在后退！”

洛萨点了点头，但没有转过身去，看着兽人转身跑开一段距离，然后重新集结。然后这些家伙转身重新开始移动，以急行军的速度——朝着联盟军队的右侧。

“他们在向东进军。”洛萨低声说。他没有追击他们。“前往辛特兰。”

“我们要追击吗？”图拉扬问道。他的心脏仍然由于冲锋而剧烈跳动，他想要追击兽人，把他们全部击溃。“我们把他们打跑了！”

但是洛萨摇了摇头。“不对，”他纠正图拉扬，“我们阻挡了他们，守住了阵线。但他们并没有在逃跑。他们是要绕过我们。”他现在转身对着图拉扬，微笑着，笑容阴沉而疲惫。“当然，”他说，“这也很了不起。”

“但我们应当在他们能找到另外一个立足点之前追击他们，”图拉扬催促道，“不是么？

“我们的确应当，”洛萨表示赞同，“但看看你身后。”图拉扬转过身去，立即明白了这位年长战士的意思。他们的军队因为战斗的结束而松懈下来，他看到战士们在原地倒下来，有的是因为战伤，而有的纯粹是因为疲劳。战斗持续了数个小时，虽然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么久，但现在战斗结束之后图拉扬也感到自己浑身酸痛。而且他们用坏了不少武器，弩车的箭基本上都用完了，他们的柴火和火绒也用了大半。

“我们需要补给，”图拉扬大声承认道，“我们现在还不能去追击他们。”

“没错。”洛萨掉转马头面对着他们自己的战线。“但现在我们测试了他们军队的实力，我们的部队也明白他们能够抵挡部落。这很好。我们还把他们挡在了首都之外。这也很好。”他看着图拉扬，最终点了点头。“你做得不错。”他在带马走回自己的部队和后面的指挥营帐之前轻声说。

图拉扬目送他离去。这句简短的赞扬让他充满了自豪。然后当他掉转马头跟在他的指挥官身后时意识到，卡德加说得对。他根本没时间感到害怕。

第九章

“耐克鲁斯！”

龙喉氏族的酋长兼萨满祖鲁希德大步走过长廊，怒瞪每一个胆敢挡着他路的兽人。“耐克鲁斯！”他又怒吼起来。

“这里，我在这里！”碎颅者耐克鲁斯一瘸一拐地从附近的一个洞穴中走了出来，低着头以免撞到门框上，他的木头假腿在粗糙的石质地面上撞出了响声。“怎么？”

祖鲁希德停在他的副手身边，怒视着他。

“那件武器怎么样了？”祖鲁希德身子向他靠过去问道，“准备好了吗？”

耐克鲁斯冲他咧嘴一笑，露出黄色的獠牙。“你自己来看吧。”他转过身，一瘸一拐地顺着来时的原路往回走，祖鲁希德跟在他身后，喃喃地自言自语。他讨厌这个地方。这里叫作格瑞姆巴托，至少矮人们是这么叫的，但那时这里还是他们的要塞。现在这里属于龙喉氏族，虽然这里的房间足够大，但他讨厌这里低矮的走廊和那些更矮的门洞。这高度对矮人来说足够了，但对大多数兽人来说都很勉强。他们本打算进行扩建，但石头太难凿开了，他们也没有什么时间来处理这些琐事。要塞十分坚固，本身是在山体内凿出的，而且易守难攻，这才是最重要的。

耐克鲁斯领着他下到要塞深处，最终走到了一个宽敞的地下大厅中。在这里沉重的黑色铁链将什么东西锁在墙上，这景象至今仍能让祖鲁希德不由得屏息。一个巨大的身影充满了整个房间，从房间一头直到另一头。那个身影蜷缩着，既是为了舒服一些，也是因为绝望。她的翼尖摩擦着天花板，尾巴敲打着远处的墙壁。一排摇曳不定的火把沿墙插着，火光照在鳞片上，像鲜血一样红，像烈焰一样红。

这是一条龙。

这也不是一条普通的龙。这是阿莱克丝塔萨，最伟大的红龙，红龙军团之母，她子民的女王。也许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生物，她巨大的利爪只需一挥就能摧毁整个氏族，她强有力的下颚一口就能将食人魔整个吞下。

但他们仍然抓住了她。

其实是耐克鲁斯抓到的。整个氏族数周以来一直在寻找一条龙，什么样的龙都行。他们最终找到了一条落单的雄性红龙飞过森林，照料着自己一侧受伤的龙翼。祖鲁希德并不愿意去想究竟是什么能够伤到这样一头雄伟美丽的生物，但这让他们的任务变得简单了。他们尾随红龙来到了他族群的巢穴，一座高大的山峰，巨龙在山峰周围像鸟群一样飞舞。他们观察了这座山峰好几天，不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做，直到耐克鲁斯宣布自己已经驯服了恶魔之魂。随后他们缓慢而谨慎地摸到峰顶，在那里他们发现了阿莱克丝塔萨和她的三名配偶。红龙女王立刻注意到了他们，瞬间张开她的嘴用火焰裹住四名兽人，杀死了他们。但耐克鲁斯走上前来制服了她。独自一人。他命令阿莱克丝塔萨和她的族群随他来到这里，他们也服从了。那天龙喉氏族其余的人赞颂着耐克鲁斯，单凭一己之力慑服了整个巨龙军团的兽人。

但如果没有祖鲁希德，或者没有他所找到的这个神器，那个残废的战士兼术士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祖鲁希德本希望能由自己使用这件神器，但恶魔之魂对他和他的萨满法术毫无反应。它只回应了耐克鲁斯，眼下这个瘸腿兽人是唯一能够控制这件神器的人。

但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被困在这些洞穴里的会是耐克鲁斯，而祖鲁希德就能与部落的其他人一同征战。这对那个瘸腿的兽人也不是坏事——在那个人类砍断他膝盖以下的左腿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毫无用处。大多数兽人会选择自杀，或者至少扑向另一个敌人，死在战斗中。但耐克鲁斯活了下来，虽然没人知道是因为他胆怯了或者只是因为运气不好。

祖鲁希德很高兴耐克鲁斯活了下来。因为虽然祖鲁希德找到了恶魔之魂，但是他并不能使用它。他能够感受到被困在这个圆盘中的力量，甚至从他在群山下方深埋的一个小洞穴里找到它之前就可以。但那股力量被锁在这个闪亮的金色神器里。显然这里需要一些除萨满传承之外的知识。他考虑过将这个物品——他将之称作恶魔之魂，因为他能感受到其中被恶魔沾染的能量，还有某种他认不出来的其他巨大

力量——献给毁灭之锤，但他决定不这么做。大酋长是一位强大的战士，也是一名高贵的兽人，但他从未使用过法术，对法术也没有任何了解。古尔丹也曾是一个可能，但祖鲁希德不信任这位狡猾的首席术士。他还记得作为耐奥祖学徒时的年轻古尔丹。他当时还是一名萨满！耐奥祖睿智而高贵，受所有人尊重，他不仅仅服务于他自己的氏族，还为了造福全体兽人而努力。是他第一个为他们带来了先祖之魂所馈赠的奇怪的知识与力量，也是他鼓励并强化了不同氏族之间的联系。

有一段时间，一切都很好。然后一切都出错了。那些先祖之魂被发现是冒牌货，他们自己的先祖之魂由于愤怒而拒绝与他们交流。萨满们失去了自己的法力，让他们的氏族毫无防备地面对魔法攻击。然后古尔丹走上了前台。这个前学徒篡夺了他导师的位置，声称自己找到了一种新方法，一个新的法术之源。他提出要教给其他萨满。许多人都接受了他的建议，变成了术士。

然而祖鲁希德没有这么做。他从不信任古尔丹，他觉得古尔丹十分自私。而且那些奇怪的力量带着恶魔的感觉。先祖不再与他沟通，元素也不再回应他的呼唤，这都已经足够可怕。他不愿再让古尔丹提供的这种病态的力量进一步污染自己。

当然，祖鲁希德不是唯一一个拒绝的萨满。不过大多数萨满都接受了。然后他们都发生了变化，体形变得更大更黑，仿佛他们体内的污染都反映在了身体上。他们的世界也遭到了破坏，土地逐渐死去，天空也变成了红色。部落被迫转而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氏族重新过上祥和的日子，他们就要征服这里。

耐克鲁斯曾经是一名富有天分的萨满学徒，祖鲁希德对他寄予厚望。但是当古尔丹向他们提供其他法术时耐克鲁斯立刻扑了上去。年轻的兽人学习术士技巧学得很好，但后来出了些事情让他选择离开，放弃了这一切再次成为一名战士。这使得祖鲁希德重拾了对这个年轻兽人的信心。他从没问过是什么导致了他的转变，但他知道这和忠诚有关——是对古尔丹和他的暗影议会效忠，还是对龙喉氏族效忠。耐克鲁斯选择了他自己的氏族。从那之后祖鲁希德重新开始信任他，每当不得已需要与术士打交道时都会征询这位战士的意见。他把那个圆盘带给了耐克鲁斯，虽然耐克鲁斯残废了，但这位战士兼术士并没有使他失望。正是因为耐克鲁斯他们今天才能站到这里，准备好看着他们的计划开始运作。

“那么，”祖鲁希德说，开始走近那头巨兽，“我们是否——”耐克鲁斯伸出一只手挡住了他。

“等等。”头发斑白的兽人警告他。他从腰带上的一个小包里拿出了恶魔之魂，高高举起这个巨大而平凡的金色圆盘。“过来！”他命令道。

祖鲁希德看着一片片火光出现在房间各处，然后飞到了一起，汇聚成一个身影。这个身影逐渐显出形状和细节，变成了一个高大强壮的人形，穿着似乎是骨头的奇怪铠甲。它的头形状仿佛骷髅，边缘闪着火光，双眼是黑色火焰组成的球体。那个生物立在他们面前，它和兽人一样高，但要灵巧得多，散发出力量与警觉。

“我们要进去。”耐克鲁斯告诉它，在面前举起恶魔之魂。那个奇怪的生物再次炸成一团火花，散到房间中，瘸腿兽人向他的酋长点头示意可以继续。

祖鲁希德再次走上前去，一开始十分谨慎，以免那个怪物并未真正离开。但那个生物确实离开了——无论那是什么，耐克鲁斯似乎彻底掌控了它。这很不错，因为他们都见过如果没有控制住会怎么样。有一次他们的一名氏族成员带来了毁灭之锤的消息，他没等耐克鲁斯解除守卫就冲进了大厅。那个生物凭空冒了出来，巨大炽热的骸骨双手抓住了那个粗心兽人脑袋的两侧。随后火焰冒了出来，吞噬了那个倒霉的信使。几秒之后他就不再惨叫，他的身体瘫软下来，头则自己垮成了一堆余烬。

然而现在，酋长可以不受阻碍地走进洞穴，他走近红龙女王，就停在她的锁链够不着的地方。她巨大的三角脑袋转过来看着他，就像他正在打量她一样，巨大的黄色眼球也一眨不眨地瞪着他。

“那么你是来幸灾乐祸的吗，渺小的兽人？你还没折磨伤害够我和我的孩子们吗？”阿莱克丝塔萨问道。她愤怒地猛合上嘴，但锁链紧紧困住了她，它们原本的力量被神器的力量增强了。

“不是的，”祖鲁希德告诉她，仍然对她的体形与力量而感到敬畏，“只是来确定是否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明白拒绝我们的话会发生什么吧？”

“很明白。”她回答道，语气因为愤怒与悲伤而显得尖锐。她转头盯着洞穴的另外一头。那里堆着几个白色的物体，虽然他从这里看不清，但祖鲁希德明白那些东西像纸一样薄，夹杂着金色。那些是一枚巨蛋的残骸，和一名魁梧兽人的头一样大。一枚龙蛋。

当他们刚抓到阿莱克丝塔萨的时候，她拒绝合作。耐克鲁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抓起一个她未孵化的蛋，举到被俘虏的红龙女王面前，一拳砸碎了那个蛋，蛋黄溅在他和她身上。她的尖叫几乎把他们震聋，她的扑打把好几个兽人震倒在地，还伤了两个人的腿。但锁链没有被挣开，从此之后虽然她不情愿但还是屈服了。她愿意做任何事，只要不让更多孩子还没出世就被杀死。

“你不会成功的，”阿莱克丝塔萨警告他，“你锁住了我，但我的孩子们会反抗你，赢得他们自己的自由。”

“只要我们还有这个，就不可能。”耐克鲁斯答道，把圆盘拿给她看。他皱着眉头，显然正在集中精神，然后红龙女王的身体痛苦地弓了起来，嘴里漏出微弱的嘶嘶声。

“我……总……有……一……天……要……杀……了……你……们。”她警告着，仍然痛苦地翻滚，眼睛因为痛苦和仇恨眯了起来。

耐克鲁斯大笑。“也许吧，”他同意道，“不过在那一天之前你和你的军团将为部落效忠。”祖鲁希德对耐克鲁斯做了个手势，耐克鲁斯点了点头，跟着他走出了洞穴。在他们身后红龙女王撕咬着空气，在他们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之后她的反抗毫无意义。

祖鲁希德领头走进了一条长廊，然后走到了另一个甚至更大的大厅里。这个房间沿着山脉一侧敞开着，房间上空飞舞着火红的身影，在逐渐变暗的天空中色彩斑斓。

“放了她！”其中一只喊道，猛扑过来，它的爪子张开，大张着嘴。“放了我们的母亲！”

“绝不可能！”耐克鲁斯举起恶魔之魂，扑过来的红龙痛苦地尖叫起来，挣扎着以保持在高处，身体颤抖着。其他龙稍稍退缩，不过仍然在头顶盘旋着。

“你的母亲现在是我们的俘虏，还有她的配偶。”祖鲁希德喊道，明白这些龙即使在高处也能听到他的话。“他们将一直是我们的俘虏。你和他们所有的孩子则将要为我们效力，为部落效力，否则她将在你刚刚感受过的痛苦中尖叫着死去。你们的巨龙军团也将随她一同消失，没有阿莱克丝塔萨就不会再有红龙孵化出来。你们将是你们族群的最后成员。”

龙群愤怒地大喊着，但祖鲁希德明白他们将会服从。他见过母子之间的联系，而且知道它很强大，强到足以迫使他们服从。只要阿莱克丝塔萨认为她的孩子们还有希望，她就会继续一点点为他们产下龙蛋。而只要她和她的三个配偶还是他们的俘虏，她的孩子们也将服从于他们，盼望着总有一天能救出他们的母亲。

祖鲁希德看着那些年轻的龙在他上方飞翔，咧嘴笑了起来。即使现在他手下的兽人们仍在努力工作，制造皮质的缰绳与鞍具。很快他们就能把第一头红龙带到这个洞穴中，给他套上缰绳与鞍具。当然，那头龙将十分厌恶这个——龙族十分独立，从来没人敢骑上他们。但他的氏族会的。

这就是他向毁灭之锤保证过的，大酋长也十分关注这个计划。这将是他们的秘密武器。人类有军队、骑兵和舰队，但他们无法飞上天空。他们控制了这些龙，再加上骑着他们的忠诚的兽人，祖鲁希德就能从天而降攻击人类然后退回到他们的射程之外。巨龙的爪子、嘴和尾巴让他们的身体本身就是强大的对手，但他们的烈焰吐息才真正能彻底摧毁那些人类。火焰将如雨一样落在他们头上，摧毁他们和他们的装备，而且他们将无力阻止。有龙站在他们这边，部落将不可战胜。

而他，龙喉氏族的祖鲁希德，则是促成这一切的人。没有他的那些预言幻象，他将永远无法找到恶魔之魂，或者感觉到恶魔之魂竟和龙族之间具有莫名的联系。没有恶魔之魂的力量——以及耐克鲁斯释放这些力量——他们将不可能奴役阿莱克丝塔萨。不过他们做到了，很快第一个龙骑士将飞上天空，与部落其他军队会合，然后等待毁灭之锤的命令。

祖鲁希德笑了起来。一切都完全按照计划进行。

第十章

“那里，大人！看那里！”

库德兰·蛮锤掉转斯卡雷的方向，朝着法兰德手指的方向向下望去。没错，就是那里！他锐利的目光看到了什么动静，然后他用脚后跟轻轻踢了踢斯卡雷。他所骑乘的狮鹫轻唤了一声作为回应，然后收起翅膀开始俯冲，他们迎着风的牵扯向下落去。

没错，现在他能看清有一些身影正在穿过下方的森林。巨魔？这些家伙确实和他的种族所痛恨的森林巨魔一样是绿色的，他们的肤色能够很好地融入枝叶之中，但他们是在地上行走，而不是掠过树梢。以巨魔的标准来说，他们的步伐也太过于沉重了，那些巨魔几乎像精灵那样了解森林。不，这些生物是别的什么东西。当其中一个生物走过一小片开阔地时，库德兰看清了它，接着皱起了眉头。他们身材魁梧高大，和人类差不多，有着坚实的肌肉和长腿。他们全副武装，带着巨大的战斧、战锤和狼牙棒。不管这是什么生物，他们都带着作战用的装备。

他拽了拽缰绳，斯卡雷甩动着尾巴，转过它狮子一般的后臀，展开双翼又一次开始爬升，远离树林回到高空之中。法兰德和其他人正在盘旋，他们久经风霜的皮肤与他们坐骑棕黄色的毛皮融为一体，库德兰也爬升加入了他们，他编成辫子的胡须与头发在身后飞舞。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他们也能享受飞翔的快感。他能看到远方的一块巨石被雕成了停歇的老鹰形状，正警觉而自信地凝望着这个世界，那里就是他的家，也是他领土的中心。鹰巢山。但这一景象并不能像通常一样让他充满自豪与愉悦，因为考虑到现在下方正发生的这些事，似乎离那里太近了。

“看到了吗，大人？”法兰德问道，“我说过了！我们的林子里有丑八怪！”

“是，你说得没错，”库兰德告诉这个斥候，“他们很丑，而且的确在入侵我们。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只要他们藏在树下，我们就很难袭击他们。”

“那么我们要让他们就这么随便从我们的土地上穿过去吗？”另一个斥候问道。

“哦不。”库德兰答道，向着其他蛮锤矮人咧嘴一笑。“我们只需要把他们吓唬到开阔的地方去。来吧小伙子们，让我们回家。我有几个点子。别担心，我们很快就能让那些绿皮明白辛特兰不欢迎他们。”

“那边的人！圣骑士！”

图拉扬抬头看着精灵放慢脚步停在他身边。他没有注意到游侠的接近，不过这并不让他感到意外。因为在过去数周里他已经见识到了精灵们能够多么迅速而安静地出现消失。而奥蕾莉亚尤其喜欢在他甚至还没有注意到她回到帐篷里的时候突然在他耳边说话吓他一跳。

“怎么？”他原本正在擦拭自己的装备，但恭敬地停了下来。

“兽人们进入辛特兰了，”精灵向他报告，“他们正和那里的巨魔会合。”他带着极度的厌恶说出后一句话。图拉扬知道精灵仇视森林巨魔，显然巨魔也憎恨精灵。这很正常——双方都居住在森林里，而这里的森林大小并不足以让两个这样的种族共存。自从精灵把巨魔从森林的一角驱赶出去，在那里建立他们的王国以来，数千年间他们都互相敌视。

“你确定他们已经结盟而不是偶然相遇？”图拉扬问道，将他的铠甲放在一边。他心不在焉地摸着下巴。如果兽人和巨魔真的结成了同盟，那可麻烦了。

游侠哼了一声作为回应。“我当然确定！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们已经达成了某些协定。”这位精灵第一次看上去有些担忧。“他们在计划进攻鹰巢山——然后他们就会向奎尔萨拉斯进军。”

啊，这解释了他为什么如此激动。奎尔萨拉斯是精灵的家园，而巨魔们痛恨他们。如果巨魔加入了部落，那他们把兽人带到那里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会告诉洛萨的，”图拉扬向他保证道，站起了身，“我们会在他们有可能接近你们家乡之前阻止他们。”精灵点了点头，但看起

来并没有安心，他转过身慢慢跑回丛林里再次消失了。不过图拉扬并没有看着他。他已经开始向指挥营帐走了过去。

他在帐篷里见到了洛萨，还有卡德加、泰瑞纳斯和其他一些人。

“兽人打算进攻鹰巢山。”他走进帐篷时说。所有人都转身看向图拉扬，他注意到有几个人惊讶地扬起了眉毛。“一个游侠刚告诉我的，”他解释道，“兽人们与森林巨魔结盟了，他们正打算进攻鹰巢山。”

泰瑞纳斯点了点头，转向那张一直铺在帐篷里大桌上的地图。“这说得通，”他指着鹰巢山的位置承认道，“蛮锤矮人的实力很强，足以发起进攻，所以他们不想冒被从背后袭击的危险。而如果巨魔与他们站在一边，他们也会希望把矮人赶出辛特兰。”

洛萨也盯着地图。“在森林里与他们交战将会很艰难。”他评论道，“我们没办法很好地在丛林里部署我们的军队，而且我们也必须放弃我们的弩车。”他抬起一只手摸着自己的前额思考着。“但同样，他们也不能很好地调度他们的军队。我们可以逐个击破小股兽人，而不需要担心他们在任何地点投入全部力量。”

“而且矮人将会是强大的盟友，”卡德加指出，“如果我们帮助了他们，他们可能也会同意报答我们。他们会是很好的斥候与先锋。”

“他们和他们的狮鹫肯定会对我们很有用。”洛萨同意道。他抬起头，与图拉扬目光交会，然后点了点头。“集结部队，”他命令道，“我们前往森林援救矮人们。”

“以先祖之名，他们人数太多了！他们就像是跳蚤，只是个头更大，装备也更好！”库德兰打量着下方的景象，咒骂道。他和一整只狩猎小队正骑着狮鹫在高空中盘旋，以便能够更好地观察那些新出现的绿皮。而他看到的景象并不乐观。

那些生物的行军速度很快，只需要再过一天就能抵达鹰巢山。起初他只能看到大概二十个人，但随后他又注意到不远处还有另一队，再远处还有第三队。其他人也报告看到了相同的情况。虽然这些绿皮分散成了二十人左右的小队，但他们小队的数量数不胜数。蛮锤矮人

无所畏惧，但如果那些生物有他们看上去的一半难对付，他们单靠数量优势就能摧毁鹰巢山。

他们不会坐视这一切发生。库德兰环视四周，每一个矮人都向他点头回应。“好，”他告诉他们，把号角举到唇边，“蛮锤，出击！”他吹响一声号角，然后把号角挂回身边，用膝盖控制着斯卡雷就位。她发出一声尖利的啼鸣作为回应，先张开双翼爬升，然后收起翅膀兴奋地俯冲下去。他们直直向下坠去，与此同时库德兰准备好了他的风暴战锤，将那柄巨大的武器高高举起。

但他现在的目标并不是那些绿皮本身。他挥出战锤，结结实实地打在最近的一棵树的树干上。冲击使得树叶、浆果与松针像雨点一般落下，让那些绿皮困惑而惊讶。库德兰又敲打了另外两棵树，冲击让树上的松果和坚果也砸在那些怪物身上，重得足以留下痕迹。那些绿皮四下躲闪，举起手来保护他们的眼睛。但蛮锤矮人仍在继续进攻，他们敲击着一棵棵树，树叶和果实在他们的敲打下不停落下。那些绿皮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们并不喜欢这样，因此他们采取了最简单的方法——既然林间不再安全，他们就离开树林，跑着离开那些危险的枝叶，来到了最近的一片空地上。

蛮锤矮人等的就是这一刻。

库德兰发出一声响亮的战吼冲在最前面，他的战锤早已就绪。第一个绿皮只来得及抬头看并半举起他巨大的战斧，库德兰投出的带着闪电的风暴之锤就直直击中了他的下巴，带着一阵雷声把骨头砸得粉碎，打得他飞了起来。“你们这些丑八怪，不配走进我们的森林！”那个生物倒下时他大喊道。战锤回到他的手中，库德兰再次扔出，这一击打中了第二个绿皮，然后斯卡雷划出一个弧线向上飞去。她张开翅膀飞出对方射程，然后转过来准备第二次攻击。其他的小伙子们也发起了攻击，当狮鹫掠过时，森林里满是叫喊、诅咒与辱骂。

不管这些是什么生物，他们没有轻易被吓倒。库德兰又一次接近时，他发现剩下的绿皮们已经举起武器做好了准备。而且他们聚拢得更加紧密，这样矮人想攻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矮人们在空中这一优势。库德兰在头顶旋转着战锤，然后松开手让它飞了出去。沉重的石质锤头正中一个绿皮的太阳穴，发出一声宛若铁炉堡火枪的巨响把他打倒在地，而他倒下时又推倒了旁边两个人，他们赶紧向前跳开免得跌成一团。

“哈！杀杀你们的威风！”库德兰冲那些摔倒的生物欢呼道。他没等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向他们飞去，风暴之锤已经回到了他手中，不过他让斯卡雷来解决那些摔倒的家伙。斯卡雷有力的前爪扑倒了一个人，然后用她锋利的钩喙撕碎了另一个，同时还用翅膀打晕了第三个。

这场突袭很快就结束了。不管这些绿皮是什么，他们行动都很迟缓，而且并不习惯于面对来自空中的攻击。而库德兰和他的手下很擅长攻击地面上的目标。那些家伙成功打中了几下，他手下的几个矮人有伤口需要处理，但他们没有损失任何一个人，而所有兽人非死即伤。这支队伍只有几个绿皮靠逃回树下活了下来。

“这会教他们当心头顶。”库德兰指出，他的矮人们大笑起来。“那么回鹰巢山去，小伙子们。我们很快就要再派出一队解决他们另一个小队。也许这样他们就会明白应该离鹰巢山远一些。”

“准备好。”洛萨低声说道。他已经让马放慢速度步行，因为再快一些就容易撞到树上或者被低矮的树枝扫下马，他现在抽出他的大剑举在身前，另一只手上举着盾牌。“他们应该就在附近。”

图拉扬点点头，举起他的战锤，像往常一样骑到了他指挥官的左后方。卡德加骑马跟在他旁边，他们三人形成了一个标准的骑兵三角队形。虽然法师空着手，但图拉扬明白他的法师朋友在战斗中可以施放的法术令人敬佩。图拉扬眯着眼，试图看穿树林的阴影找到他们的猎物。应该就在附近……

“那里！”他指着右前方，在卡德加那边，他的两位伙伴看向他手势的方向。片刻之后洛萨也点了点头。而法师多花了一点时间，也注意到了那个方向树林中偶尔闪过的动静。对鸟来说那个位置太矮，对于蛇和昆虫或者其他什么在这种森林里出没的生物来说又太有规律了。不，那种动静只可能是体形像人类那么大的什么东西走过森林的时候造成的，而那个动作不断重复只能说明要么是同一个东西在反复经过，要么就是有一大群人。几乎无法被看见的事实说明那些身影与周围的环境颜色相仿。这一切综合起来说明那只会是一样东西：兽人。

“抓到他们了。”洛萨低声赞同。他回头看着卡德加。“告诉其他人。”他下令，年轻而又年老的法师点了点头，静静掉转马头。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在这里监视。”洛萨告诉图拉扬，图拉扬点了点头。“如果他们看上去要离开，那么我们只需要确保他们还会再回到这里，嗯？”

“好的，爵士！”图拉扬咧嘴一笑，拍了拍他的战锤锤柄。他已经准备就绪。面临战斗时他仍然会感到紧张，但他不再担心自己会愣在原地或者转身逃跑。他已经面对过兽人，他明白自己还能再次面对他们。

“我们失去了提尔拉赫。”艾姆哈尔报告说。库德兰惊讶地瞪着他。“还有恩古斯，”蛮锤战士继续说道，“还有两人受了重伤，无法继续战斗。”

“发生了什么？”库德兰问道。

另一个矮人看上去为难了几秒，然后变得咄咄逼人。

“那些绿皮，这就是为什么！”他答道，“他们都做好了准备！当我们向他们俯冲时他们开始投出长矛！然后他们分散开来，我们根本没法打中躲在树林中的他们。”他摇了摇头。“你那次进攻只是运气好，他们猝不及防。但是那些丑八怪虫子，他们已经学聪明了，学得很快。”

库德兰点点头。“这些绿皮不蠢，”他同意道，“而且他们的数量要比我们想象的多。”他注视着面前展开的辛特兰地图，还有那些他用来标出兽人行进位置的标记。地图上几乎布满了标记。“好吧，我们必须在他们能反击之前击中他们。告诉小伙子们要迅速有力地进攻，同时保持在那些绿皮的投掷范围之外。他们需要对抗重力，而我们则利用重力，所以我们有优势。”

艾姆哈尔点了点头，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毕杉恩冲了进来。“巨魔！”他大喊道，瘫倒在附近的一张凳子上。他的左臂无力地垂在他身边，肩膀附近的一个深深的切口还在流血。“我们正向一队绿皮俯冲的时候，突然一群森林巨魔偷袭了我们。他们第一击就打死了莫莱和席格德，还把阿尔宾和拉赫丁打下了狮鹫。”他指着自己的伤口。“我中了一斧头，还好躲过了第二下，不然头都会被砍掉。”

“该死！”库德兰低声吼道，“这么说他们和巨魔结盟了，绿皮和绿皮！那些巨魔会阻止我们利用树木！”他无可奈何地扯着自己的胡子。“我们需要什么来抵消他们的优势，而且要快，小伙子们，否则他们就会像蚁群干掉甲虫一样蜂拥而来。”

仿佛是在回应他的话，第三个矮人走来向他报告。不过这个叫忒米德的斥候没有受伤，而且他看起来十分高兴而不是担心。

“人类！”他高兴地宣布道，“一大群人类！他们说他们是来帮助我们抵御兽人的——他们这么称呼那些绿皮。”

“赞美先祖，”库德兰粗着嗓子说，“如果他们能缠住那些兽人，让他们忘记那些新战术，我们就能再次从空中袭击他们。”他举起战锤笑了起来。“没错，我们也会解决任何靠近的巨魔。他们也许能够控制森林，但我们统治着天空。如果他们靠得太近我们的狮鹫会撕碎他们。”他转身走向门口，一边吹着口哨召唤斯卡雷。“蛮锤矮人，起飞！”他大喊道，其他矮人在他身后欢呼着，然后急忙赶上去执行他的命令。

“就是现在！”洛萨用马刺驱使自己的坐骑向前，冲锋穿过那片空地，冲向那群兽人。他们转过身来，显然十分吃惊——他们一直忙于望着天空，许多人都握着长矛而不是他们惯用的斧子与战锤。其中一个想向洛萨扔出长矛，不过那时洛萨已经太近了，他挥出巨剑，切断了长矛和兽人的一只胳膊，然后回身砍掉了兽人的头颅，这时候被切断的手臂甚至还没有落到地上。

图拉扬就在他的旁边，他的战锤击中一个兽人，砸碎了他的胸膛。他的第二下擦过一个兽人的手臂，足以让他的斧头脱手。然后他这次直接砸向那个兽人的头部，悄无声息地砸碎了他的头。

但图拉扬听到了一个奇怪的的声音，有些像咳嗽又有点像笑声，于是抬起头来。一个身材比兽人更高但是更瘦的身影从树上跳到他面前，有着长长手指的大手中握着一支长矛。他有着锐利狭窄的眼睛，面孔狭长。他笑着挺起长矛向图拉扬刺来，露出几排锋利的牙齿。是巨魔！

图拉扬举起盾格挡住长矛的突刺，但是长矛依然砸得他的盾牌猛地一缩，让他的手臂酸软无力。他猛地一挥战锤回敬，那个巨魔晃了

几步，但没有停下。这个生物再次闪身上前，长矛蓄势待发，图拉扬踢马向前，在最后一刻支起盾牌撞上巨魔的脸和胸口。巨魔没有预料到这鲁莽的一击，被结结实实地砸中了。他向后退了几步，几乎跌倒，摇着头试图清醒过来。但图拉扬没给他恢复的机会。他的战锤砸中巨魔的下巴，打得他在地上瘫成一团。

图拉扬满意地抬起头，刚好看到另一个巨魔爬到了附近的一根枝条上。他憎恨地眯着眼睛，向后扬起长矛准备投出。图拉扬立刻意识到那件武器正瞄向自己，但是他没有力气格挡，也没有时间闪躲。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闭上眼睛准备好听着长矛迎风飞过来的声音。

不过他听到的却是一声奇怪而刺耳的尖啸，混着低沉的怒吼，紧接着是响亮的雷声，再之后是痛苦的哭号。图拉扬再次睁开眼睛，他看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巨魔从枝头栽倒下来，双手捂着显然已被挠破的半边脸。他头顶盘旋着一只威严的生物，图拉扬曾经听说过，但从未见到过这种生物。它有着狮子的体形，披着同样的黄褐色毛皮，但长着猛禽的脸而非猫科动物的头，它有着宽阔的鸟喙，正在发出他已经听过的啼鸣。它的前腿末端长着致命的鸟爪，后腿则有着猫一般的厚实肉垫，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在它身后甩动。它两侧舒展着巨大的翅膀，头上覆盖着一直延伸到两肩的羽毛。一个人如同骑马一样骑在上面。

不，图拉扬看清楚那不是一个人，不过他早也想到了。他听说过但从未见过蛮锤矮人。和他们铜须部族的表兄相比蛮锤矮人们更高更瘦，不过还是比人类更加矮壮敦实，长着宽厚的胸膛和粗壮的手臂。他们使用的是风暴战锤，正如那柄正在飞回这个矮人手中的巨大武器，显然是这柄战锤杀死了这个巨魔。

矮人注意到图拉扬正看着他，笑了起来，举起战锤向他致敬。图拉扬也举起自己的战锤回礼，然后驱马向前冲向另一个兽人。有矮人们在头顶盘旋，他不再担心来自上方的攻击，让他能够更加专注于消灭部落。而另一方面，兽人们需要注意除了脚下之外所有方向的攻击，这让他们迷惑而士气低落。而且正如洛萨所料，树木迫使兽人们以小股部队而非集体行动，使得联盟士兵可以各个击破。

几个小时之后，库德兰将各位人类首领迎至他家中。他们的指挥官是个高大的男子，他比大多数人类都要高大。他有着矮人一般令人满意的胡子和长长的发辫，头顶近乎全秃。他举手投足仿佛一名天生

的战士，库德兰能看出这个男人经历的战斗比他还多，但他的蓝色双眼仍然保持着警觉，盾牌和胸甲上的金色狮头纹样仍然闪闪发光。年轻一些那个很可惜没留着胡子，而且看起来不那么自信，但佐拉丹说他看见这个小伙子像一个矮人一样挥舞他的战锤。这个小伙子身上还有另一种东西，给人一种平静的感觉，让库德兰想起他的萨满。也许这个小伙子就是个萨满，不然就是和元素之灵或先祖之魂有什么联系？而第三个人，那个穿着紫罗兰法袍，有着邋遢的白色胡须，走起路来却像一个年轻人的男人，显然是一位法师，这点清晰无疑。还有一位精灵姑娘，可爱、强壮而轻盈，就像所有精灵一样，她穿着绿衣，背着长弓，眼中带笑。库德兰很少见到这么有趣的人，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很乐意结识有趣的人。不过现下他甚至更加高兴能与他们相见。

“欢迎，小伙子们——还有姑娘！”他对他们说，向屋子里摆着的椅凳和坐垫做了个手势。“非常欢迎你们！我们原本担心那些绿皮——就是你们叫作兽人的——会在我们的家园泛滥成灾，他们人数太多了！不过你们的到来让我们不再担心，我们并肩作战就能把他们逐出辛特兰！我欠你们一份情。”

那个高大的战士坐在离库德兰的座位最近的一个凳子上，漫不经心地调整着背后的巨剑。“你领导着蛮锤氏族？”他问道。

“我是库德兰·蛮锤，”库德兰答道，“我是蛮锤氏族的领主，所以是的，他们都听我的指挥 。”

“很好。”那个战士点了点头。“我是安度因·洛萨，前暴风王国的骑士，现在是联盟部队指挥官。”他向库德兰说明了部落，以及暴风王国的命运。“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库德兰皱起眉头，扯着自己的胡须。“你说他们会征服整个大陆？”洛萨点了点头。“而且他们是乘着巨大的黑铁战船来的？”洛萨又点了点头。“那么他们已经经过了卡兹莫丹，”他判断道，摇了摇头，“我们已经好几周没听到我们在铁炉堡的同族的消息了。我还在想为什么。这就说得通了。”

“他们占领了那些矿井，使用那里的铁矿石造出了那些船。”那个法师说。

“没错。”库德兰露出牙。“我们蛮锤和铜须部族多年来一直都有许多争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干脆离开了卡兹莫丹。但他们仍然是我们的表亲，我们的同族。那些邪恶的生物，这个部落，袭击了他们。现在他们又来攻击我们。全靠你们及时援救我们才逃过了和我们表亲相同的命运。”他一拳砸在椅子扶手上。“当然，我们会加入你们！我们必须反击这些兽人，直到这个部落不能再威胁任何人！”他站起来伸出手。“蛮锤氏族将帮助你们。”

洛萨也站了起来，庄重地与他握手。“谢谢。”他只说了这一句，但已经足够了。

“至少我们已经把他们赶出了辛特兰，”没长胡子的年轻人指出，“你们的家园安全了。”

“的确，”库德兰赞同道，“暂时安全了。但那些兽人接下来会去哪儿？他们会转回希尔斯布莱德？还是直接向着王都进军？或者北上与他们其他邪恶的同伙会合？”

也许他说错了什么话，因为他的新盟友们都突然跳了起来。“你刚才说什么？”那个精灵姑娘问道，“什么北上？”

“他们可能会去和他们的同伙会合？”库德兰疑惑地答道。她迅速点了点头，他耸了耸肩。“我的斥候们报告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只是部落的一部分。其余的部落已经北上，绕开了我们的森林，向着那些山脉继续进发。”他打量着他们的脸。“你们还不知道？”

没长胡子的年轻人和法师都摇了摇头，那个更年长的战士已经骂了出来。“这是佯攻！”他狠狠地说，“我们中计了！”

“佯攻？”库德兰皱起了眉头。“我的家园危在旦夕！这可不是什么把戏！”

但是洛萨摇了摇头。“没错，威胁是真的。”他赞同道，“但无论是谁率领着这个部落，他都很聪明。他明白我们一定会前来援助你们。他率领其余的部队北上，还留下一部分兵力迟滞我们。现在他已经拉开了和我们的距离。”

“而且他正向着奎尔萨拉斯去！”那个精灵姑娘叫道，“我们必须警告他们！”

洛萨点了点头道：“我们会立即集结部队再次出发，如果我们迅速行动——”

但是那个姑娘打断了他。“没有时间了！”她强调道，“你自己说部落已经和我们拉开了距离。我们已经损失了好几天！集合部队只会让我们被甩开更远。”她摇了摇头。“我自己去。”

“不行。”这句话声音不大，但语调不容违逆。“你不能自己去，”洛萨告诉她，无视了她的怒视，“图拉扬，带上剩下的骑兵和一半部队。由你全权指挥。卡德加，你和他们一起去。我要联盟军队去协防奎尔萨拉斯。”他又回身面向库德兰，库德兰对此印象深刻。这个男人真正懂得怎么做领袖！“森林里还有其他兽人，”他警告道，“我们不能冒险让他们尾随我们或者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会留下来保证森林被彻底肃清，然后我们就向前去和其他人会合。”

库德兰点了点头。“感谢你们的帮助，”他正式地说，“当辛特兰再一次安全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士们将陪伴你前往北方解决这个部落剩下的部分。”

“谢谢。”洛萨鞠了一躬，然后转向精灵姑娘、没胡子的年轻人和那个法师。“你们怎么还在这里？赶紧行动——你们每浪费一秒，部落都离奎尔萨拉斯更近。”那三人鞠了一躬然后迅速离开了房间。库德兰并不羡慕他们的任务，要追赶一支军队，要拼命绕过他们然后向精灵警告那支部队的接近。他只希望他们能够及时赶到。

第十一章

“不要停！”毁灭之锤吼着，转身看着在他身后行进的部落。

“我们得赶紧翻过这些山峰！”

“为什么？”雷德·黑手问道，他和他的兄弟麦姆憎恨毁灭之锤，因为他杀死了他们的父亲并取代了他大酋长的位置。他们是少数胆敢质疑毁灭之锤命令的人。毁灭之锤也容忍了他们，既是因为他明白自己对他们的任何解释都可以传遍整个部落，也因为黑齿狞笑氏族是个强大的氏族，因此会很有用。另外，虽然那两兄弟也许会质疑他的行动或者决定，但他们从来不会违抗他的明确命令，即使他们对这个命令并不赞同。毁灭之锤很欣赏这一点，因此他愿意容忍他们发问，只要不太过分。

“什么为什么？”毁灭之锤答道。他正奋力攀登着陡峭的山路，注意力都放在他手脚下的石头上。森林巨魔早就从他们旁边绕了过去，他们攀爬起悬崖来就像爬树一样轻松，然后他们抛下绳索帮助兽人战士们攀登，但是毁灭之锤拒绝使用这些绳索。他需要他的部属们明白他依然是他们之中最强的，不需要任何帮助爬上这座山就是一个让他们明白的办法。雷德可没有这些顾虑，他把一条结实的绳子紧紧缠在自己的左臂上，和毁灭之锤走在一起。

“我们干吗要爬山？”雷德问道，“我们本来可以绕过这些山。我们为什么要挑这条路？没错，这条路是要短得多，但是也要难走得多。攀爬这些山峰会让我们变慢。”

毁灭之锤爬上悬崖顶端，哼了一声，双手在手臂上摩擦，蹭去上面的岩石粉末。他转身面向雷德，与此同时其他几名酋长也爬上了峰顶走到他们身边，是雷德的兄弟和其他几位正跟在他们身后的部落领袖。他们明白最好不要在毁灭之锤前面登顶。

“那些人类觉得我们很蠢。”毁灭之锤说道，确保所有人都能听到他的话。他不喜欢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他们把我们想象成愚蠢的野蛮人，就像我们看待那些食人魔一样。”几个人回头向下看去，看

着那些爬得比兽人们还慢的食人魔。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攀登，但太过笨拙，爬起来十分费力。“我希望他们这么想。”他笑了起来，露出自己的獠牙。“就让他们觉得我们没有脑子吧！这会让我们的征服变得更加简单，因为他们会低估我们。”

他弯腰捡起一小块石头，说话的时候在手里抛来抛去。“我们已经耍了他们一次，在辛特兰的时候我们分出了几个氏族，”他说道，“他们忙着和那一小部分部落交战，而我们已经往这边走了，向着山脉前进。在我们通过这里的时候他们还被缠着。”

“但我们不是在向奎尔萨拉斯进军吗？”麦姆问道，那个奇怪的名字让他念起来有些费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乘船到尽可能近的地方，这样我们早就能在那些人类还没从辛特兰脱身之前抵达那里。”

“因为那些精灵不会这么简单就让我们的舰队通过，”毁灭之锤指出，“祖尔金说他们都是出色的弓箭手，我们会被困在船上，而他们的箭会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头上。在我们能够登陆与他们作战之前我们就会损失上千人，损失整个氏族。”几个酋长开始窃窃私语。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一点。部落还不习惯使用船只，虽然有少数像暴掠氏族的人学得很快。

“但我们也可以绕过这些山脉进军，”雷德指出，“路途会长一些，但是不会那么难走。”

毁灭之锤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那么你是害怕挑战了？”好几个酋长笑了起来，雷德怒发冲冠。

“当然不是！”他举起一只拳头怒喊道，显然准备好了和任何胆敢反对他的人打一架。“我当然可以做到！整个登山路上我一直跟在你后面！”除了大酋长没人敢指出他攀登的时候用了绳子，而毁灭之锤没有。黑手兄弟是可怕的战士，而且广受尊敬，这是另一个毁灭之锤允许他们问这么多问题的原因。

“那么你是要挑战我吗？”毁灭之锤平静地问道，语调变得低沉。雷德意识到他差点儿说了什么，面色惨白地赶紧退后了几步。黑手兄弟希望由他们来领导部落，但他们必须挑战毁灭之锤并在战斗中击败他才行。而他们也都明白即使他们一起上，毁灭之锤也能杀了他

们。毁灭之锤有一点希望他们这么做。这样他就能给黑齿狞笑氏族换一个更合适的酋长。但至今为止他们一直不敢这么做。

“绕过去也许会快一些，”毁灭之锤最后说道，他看出来雷德不会上钩，“但这样我们的行动就会更加明显。如果走这条路，我们就能在精灵们毫无防备的时候攻击他们。”他又笑了起来。“如果那些人类在辛特兰的战斗中活了下来并且能够绕过这些山脉行军，他们就会在我们之前抵达奎尔萨拉斯。那么如果精灵们允许他们进城，在我们进攻的时候他们就会聚在一起。”他大笑着捏碎了手中的石块，粉末从他的指间飞溅出来。“在那里他们就无处可逃了。我们会击溃他们，占领那片土地。”他张开手，让尘土和石块碎屑落下来。“如果他们比我们晚到，等他们抵达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在奎尔萨拉斯做好了准备。那么我们就会击退他们，把他们碾碎在他们身后的山脉上。”他动作夸张地把手擦干净。“不管怎样都是我们赢。”

其他兽人都窃窃低语，有几个也笑了起来，雷德点了点头。“您很睿智，”他不情愿地承认道，“这个计划很好。”毁灭之锤点了点头接受了他的赞扬。

“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毁灭之锤告诉其他人，“还有好几座山要爬。”但他先转向了祖鲁希德。“他们在哪儿？”他问道。

“已经在路上了。”龙喉氏族的酋长答道，对他身后发出的那些低语笑了起来。其他那些兽人除了知道龙喉氏族在毁灭之锤的首肯之下正在计划着什么之外一无所知。“他们要走的路很长，不过他们行动迅速。他们很快就会赶上我们，整个世界都会因他们的到来而颤抖。”

“很好。”毁灭之锤回身盯着不远处站着的一个高个子，他长长的围巾随风飞舞。“我们离奎尔萨拉斯还有多远？”

“照这个速度的话还有四天，”祖尔金答道，“但我们能到得更早。”森林巨魔的双眼望着远方闪闪发亮，同时双手滑向了身边挂着的战斧。

“不行。”毁灭之锤命令道，无视了巨魔明显流露出来的失望。“你们必须和我们在一起，继续给其他部队放绳子。”他向巨魔首领

笑道，“别担心，你会有机会进攻精灵的家园的。但要等到部落站在你的身后，做好碾碎他们的准备。”

祖尔金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他们会很生气，哈！”他评价道，然后笑了起来，“他们会像马蜂一样冲出来，等着蜇人。而你们则会像蚁群一样淹没他们，整个吞掉他们。”

“没错。”毁灭之锤喜欢这样的图景。

蚂蚁是勤劳的工人，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坚韧。它们也会很难缠，可以聚集起来消灭比他们大得多的生物。是的，蚂蚁很不错。现在他发出信号，让进军继续，部落就像一支准备出征的蚂蚁大军一样跟在他身后翻过群山。

四天之后，毁灭之锤和他的酋长们站在一座小丘向下望去，身后是最后一座山峰，面前是一片广袤森林的边缘。部落的其他人聚在他们身后，因为攀登与行军而疲惫不堪，但是他们下一个目标就在眼前，使他们忘记了疲惫。不过最兴奋的是那些森林巨魔。

“我们现在可以去了吗？”祖尔金急切地望着毁灭之锤，毁灭之锤点了点头。

“没错，现在就去。”大酋长同意道，“去和这些精灵作战。什么都不要放过。”森林巨魔的领袖笑了起来，仰起头发出一声奇特的宛如鸟鸣的尖啸。另一个森林巨魔立即出现在了两位首领不远处，动作仿佛幽灵一样安静迅速。第三个巨魔从头顶上的岩石上跳了下来站在他身边，然后另一个巨魔站到了第三个巨魔身边，巨魔们一个接一个站了出来，直到这山丘后的小山谷中都站满了又高又瘦的森林生物。他们比毁灭之锤印象里祖尔金带来的人要多，他的惊讶肯定表现了出来，因为森林巨魔的首领隔着他一向戴着的围巾笑了起来。

“找了更多人，”他大笑着解释道，“枯木部族。他们也要加入。”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虽然巨魔们比他要高大，但他并不怎么害怕他们。他曾经面对过更高大更强壮的对手，而他总是那个活下来的人。另外自从他们结成同盟以来的几个月里，祖尔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森林巨魔十分聪明，也恪守荣誉。他保证过他的人民会

协助部落，那他就不会背弃这一点。毁灭之锤愿意赌上性命相信这一点。

当然，森林巨魔们显然都憎恨着那些高等精灵对此也有帮助。巨魔们都赞同转向北方前往奎尔萨拉斯，同时对攻破精灵的森林十分狂热，甚至主动开始搜寻并攻击那些精灵。但是毁灭之锤坚持让他们等着。他希望等部落其余部队都已经就位了再让巨魔进攻。祖尔金勉强控制住了他的族人，虽然他自己也像他们一样渴望着出击。

不过现在等待已经结束了。伴随着一声怒吼，祖尔金向前跳去，冲下了山坡。他冲进森林的边缘时并没有减速，而是跳到了树上，灵巧地从一丛树杈荡到另一丛树杈。他的其他族人紧随其后，跳进树林中消失在了视野里，只有树叶的沙沙声与不时响起的咆哮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但是毁灭之锤明白他们会深入这片巨大的森林，寻找并杀死他们找到的每一个精灵。很快，森林的防御者们就会听说巨魔的入侵，并且会急匆匆地赶过去迎击他们。

他们会缠住那些精灵，让他们没空再提防边境上的其他威胁。

毁灭之锤发出信号，部落的其他部队也从山上拥下来，稳步走过狭长的草地，最终来到了第一排树木边上。

“现在吗，大酋长？”身边的一名兽人战士问道，准备好了战斧。毁灭之锤点了点头，那个战士转向他身边的那棵树。那是一棵粗壮的古树，树皮如同丝绸一般光滑，树叶翠绿繁茂，带着一种自然、生命与富饶的味道——兽人猛地一挥，从树干上砍下一大块带着树皮的木片。然后他又挥了一下，让切口更大了。

“不，不对！”毁灭之锤从那个吓呆了的战士手里一把夺过斧头，把他向后推去。“不要斜着砍，要直着砍进去。”他指示道。他抽回斧子，鼓起肌肉，然后全力砍了出去，斧子陷到了树干中央。然后他猛地把斧子拔了出来，再次砍到同一个地方，加深了缺口。第三下的时候斧子几乎砍到了树干另一头，只有一小部分木头和树皮还连着。毁灭之锤抽回斧子的同时将它向上倾斜，斧子的头部把树干往上顶，这棵树歪了一下倒了下去，它的重量和倒下去的力道折断了没被砍断的部分。这棵树倒下时大地也随之一晃，树叶和浆果飞得到处都是。

“给，就这么砍。”他把斧子抛回给那个战士，那个战士点了点头走到了这一排的下一棵树旁。另一个战士已经提着斧子走到了砍倒的树旁，准备进行把这棵大树劈成小块的工作。

在他身后更多战士在进行相同的工作。要为部落这么大的一支军队携带补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直接从他们征服的土地上获取他们所需。从这片树林里得到的木材可以让部落烧上几周，甚至能烧几个月。而他们每砍倒一棵树都能削弱精灵的防御，使这个任务更加划算。

毁灭之锤正拄着他的战锤，关注着工作进展，这时他的眼角瞥见了一些动静。一个矮小敦实、长着蓬乱胡须的兽人正向他走来，他带着伤疤的脸因为他的表情而扭曲，毁灭之锤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这个表情。古尔丹正因为什么事十分兴奋。

“怎么？”在首席术士还没走到他身边时毁灭之锤就问道。

“有些您应当亲自看看的东西，伟大的毁灭之锤。”古尔丹深鞠了一躬答道。古加尔在他身后傻笑着，模仿他也鞠了一躬。“这件东西对部落会有极大助益。”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挥起战锤扛在肩上，做了个手势让古尔丹走在他前面。术士转身带着毁灭之锤和古加尔往回走去，从他刚刚站着的位置走了一百多米。那里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在树林中留出一个口子。巨石粗糙的表面上刻满了符文，即使毁灭之锤这样对这些法术和灵魂力量毫无天赋的人也能感受到从这块粗糙的巨石中散发出来的力量。

“这是什么？”他问道。

“我并不非常清楚，”古尔丹捋着胡子答道，“但它有很强的力量。还有其他符文石以规则的排列方式环绕着这个森林，我相信这是一个法术屏障。”

“但这并没有拦住我们。”毁灭之锤指出。

“并没有，因为我们只用了我们自己的手脚和刀剑。”古尔丹答道，“我相信这些符文石会限制在它们范围之内的法术使用，很可能

会只让那些精灵自己的法术生效。我尝试过在这里施放我的法术，但并不成功，不过如果我向山那边退到十步之外，我的法术又恢复了。”

毁灭之锤以一种新的欣赏的目光打量着这块大石头。“那么我们可以带走这些石头放在我们的敌人周围，这样他们就不能施法了。”他沉思，盘算着要多少兽人才能搬走这些巨石，然后又该怎么运送它们。

“没错，这是一种用法。”古尔丹赞成道，他的语调明确地表达出他对这个主意的看法。“不过我还想到了一种用途，大酋长。如果您愿意稍等片刻的话。”毁灭之锤点了点头。他丝毫不信任古尔丹，但这个术士创造了死亡骑士，证明了自己的用处。他很好奇这个矮个兽人脑子里现在在想什么。

“这些石头蕴含着极为强大的法力，”古尔丹解释道，“我想我能使这些力量为我们所用。”

“你什么意思？”毁灭之锤问道。他明白最好不要让古尔丹不受约束。不行，他要知道更多细节。

“我能用这些石头建造一座祭坛。”古尔丹答道，“一座风暴祭坛。通过引导出这些石头的能量，我可以改变生物。我们可以让他们更加强大，更加危险，虽然他们可能会变得有些畸形。”

“我敢说没有哪个兽人还会再让你在他们身上做实验了。”毁灭之锤尖锐地指出。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古尔丹拿出那个所谓团结之杯，那个重生圣杯给所有的部落酋长和任何他们认可的战士的那个晚上。毁灭之锤那时就不信任这个术士，所以当黑手邀请他一起喝的时候他拒绝了，借口他不愿因为分享这分力量而染指他酋长的权力。但他看到了那种液体在他的朋友和族人身上的效果。没错，那种液体让他们更加高大强壮。但它也让他们的眼睛变成了血红色，让他们已经发绿的肤色变成了鲜艳的绿色，这是恶魔侵蚀的迹象。而且那个东西让他们全都陷入了疯狂，变得嗜血、狂暴而饥渴。让曾经高贵的兽人们变成了野兽，变成了疯狂的杀手。后来有一些兽人为他们的转化而后悔，但显然为时已晚。

古尔丹笑了起来，仿佛他知道他的大酋长在想什么。没准他真的知道。谁知道这个术士现在拥有什么奇怪的力量？但他只回答了毁灭之锤说出来的话，而没有回答后面隐藏的想法。

“我不会用兽人来测试祭坛，”古尔丹向他保证，“不，我会使用另一种生物，他们能受益于力量的提高，但是你根本不会注意到他们智力的下降。”他咧嘴一笑。“我会用食人魔。”

毁灭之锤考虑了一下。他们现在的食人魔并不多，但他们现在所控制的食人魔可以轻易匹敌十倍于他们人数的其他士兵。能让他们变得更强——肯定值得冒这个险。“行吧，”他最后答道，“你可以建一座这样的祭坛。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这的确可行，我会给你更多食人魔，或者是你希望的任何其他种族。”古尔丹深鞠了一躬，毁灭之锤点了点头，他转身离去的时候思绪早已转到其他后勤补给上去了。

第十二章

“快一些，该死！再走快一点！”奥蕾莉亚一拳砸在自己腿上，仿佛这能催促部队走得更快一样。她跟着他们走了一会儿，然后加快了速度，不能忍受一直用这么慢的速度。她很快就从步兵的长队旁边绕了过去，重新追上了前面的骑兵。她习惯性地四下打量，在队伍前面寻找着那头金色短发。在那！

“你们需要加快速度。”她从其他骑兵身旁穿过，来到图拉扬身边时厉声对他说。那个年轻的圣骑士被吓了一跳，面色通红，不过她现在没办法像通常一样消遣他的反应。没时间管这种蠢事了！

“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快了。”他平静地说，虽然她注意到他还是回身瞥了一眼，估摸着部队的速度。“你明白我们的人跟不上你的速度，军队的行军速度也比单人走起来要慢。”

“那我就自己去，一开始我就应该这么做。”她坚持道，绷紧身体准备从骑兵旁边跑过，冲进树林深处。

“不！”他声音里的什么东西让她停了下来，她暗自咒骂了一句。她为什么不能违抗他的命令？他并没有洛萨那样的威严，而她与联盟的合作也只是出于她的个人意愿，而不是因为任何命令。但是当他真正对她下命令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无法拒绝。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会与他争论。

“让我走！”她坚持道，“我要去警告他们！”她想到自己的姐妹们、朋友们和同胞们可能毫无防备地被部落袭击，心如刀绞。

“我们会警告他们。”图拉扬向她保证，她能听出他声音中的笃定。“我们还会帮助他们抵御部落。而如果你独自行动，你会被抓住，被杀死，二者……毫无意义。”听起来似乎他原本想说别的什么，而她感到胸中涌起一股——喜悦？但她没时间想那到底是什么。

“我是一个精灵，一名游侠！”她气冲冲地说，“我能消失在树林之中！没人能发现我！”

“即使森林巨魔也不能吗？”她转过身来对骑马走在图拉扬另一边的法师怒目而视。“我们知道他们现在为部落效力。”他接着说，“我们也知道他们在森林里与你们不相上下。”

“差不多，也许吧。”她承认道。“但还是我更厉害。”

“没人怀疑这一点。”卡德加圆滑地答道，不过她能看出他的平静下潜藏的笑意。“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等在我们和你的家园中间。十个人肯定足够对抗你的高超技巧。”

奥蕾莉亚又骂了几句。当然，他说得没错，她也明白。但这并不能阻止她渴望全力跑起来，不考虑潜在的阻碍。她见过部落，知道他们能做出什么事。她明白部落所能造成的威胁。而且眼下这个部落正向她的家乡进发！而她的人民对这个危险的逼近还浑然不觉！

“让他们继续前进！”她对图拉扬嚷着，快步向前跑去侦察前路。她半是认真地希望自己能碰上几个巨魔或者兽人，但她明白他们还在前面太远的地方。部落眼下明显领先他们许多，而如果这些人类士兵不能比他们现在蜗牛爬一般的速度走得更快一些，部落还会甩开他们更远！

“她很担心。”卡德加轻声说，他们看着奥蕾莉亚跑出视线。

“我明白。”图拉扬答道，“我无法责怪她。如果部落正杀向我的家乡我也会这么担忧。当我们觉得他们会向王都进军的时候我就很担忧，我过去十多年都居住在那儿，对我来说已经和家乡差不多了。”他叹了口气。“更不要说她身后只有一半联盟军队。而且只有我在指挥。”

“不要妄自菲薄。”他的朋友警告他，“你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还是一位高贵的圣骑士，一位白银之手骑士，洛丹伦最优秀的圣骑士。有你和她一起是一种幸运。”

图拉扬对他的朋友微笑着，感谢他的宽慰。他只希望自己能够相信这些。的确，他明白自己在战斗中的表现不错——他接受了充分的训练，而他们与部落的第一次交战证明了他能把训练转变为真正的实战技巧。不过当一个领袖？在这场战争之前他从未率领过任何人，甚至没带领过祷告。他又能会什么领导呢？

的确，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还不错，经常设计游戏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玩，或者在打仗游戏的时候指挥一方扮演的军队。但他加入教会之后一切都变了。他从更加资深的牧师那里接受指示，而他们把他领到法奥那里之后，他又服从于大主教的指令。加入首批圣骑士训练的时候，他又像其他人一样接受乌瑟尔的教导——乌瑟尔个性很强，不容许有人与他争辩；他还是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也是最接近大主教的。

图拉扬对洛萨没有选择乌瑟尔作为他的副官十分惊讶，虽然他稍微觉察到这位年长圣骑士的信仰可能会让他与不那么虔诚的人合作有些困难。图拉扬对自己获得这个位置自豪又惊讶，一直在想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配得上这个职位。如果他真能配得上的话。

洛萨似乎是这么认为的。这位暴风城勇士有足够的经验与智慧意识到这一点。他是一位非凡的战士和出色的领导者，会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追随他，他这种人会获得每一个见到的人的尊重与服从。联盟战士们已经开始叫他“艾泽拉斯的雄狮”，这源于他在希尔斯布莱德冲过部落军阵时盔甲上闪耀的徽记。图拉扬不知自己有没有可能有哪怕一点点那样的威仪。

他还想知道自己能不能有一点点乌瑟尔那样的虔诚，还有他那样的信仰，或者是他获赐的那种力量。

当然，图拉扬信仰圣光。他从孩提时代就信仰圣光，而加入牧师队伍使他离那光辉的存在更近。但他从未直接感受过圣光，也没有感受过圣光的全部力量。他只感受过圣光微弱的光芒，或是见到圣光照耀着其他人。见过部落，也在战斗中面对过他们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信仰比以前更弱了。

不管怎么说，圣光应当与众生同在，存在于所有内心与灵魂之中。圣光无所不在，它的能量将一切有智慧的生物联结为一体。但这个部落如此可怕而畸形。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是理性的生物会做出来的，他们的行为堕落可怖。他们已经完全无可救药。这样的生物又怎么可能是圣光的一部分？圣光的璀璨光明又怎么可能存在于这样彻底的黑暗之中？如果他们心中确实有圣光，那传说中圣光的强大、纯净与博爱，为什么会被别的什么盖过呢？如果他们心中没有圣光，如果那些部落不是圣光的一部分，那圣光就不像图拉扬所接受的教导中那

样是普遍存在的。而这对圣光的存在和它的力量，以及各个生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

他不知道。而这就是问题所在。它的信仰被严重动摇了。在见过部落之后他一直在祈祷，但那些只是空洞的话语。他的心思早已不在此。而他不投入的话那些语句就毫无意义，毫无作用。图拉扬知道其他圣骑士们可以向士兵们施加祝福，能够感知邪恶，甚至只需一次触摸便能治疗严重的伤口。但他不行。他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曾有过这样的天赋，但他现在肯定是没有了。他很怀疑将来还能不能有这样的能力。

“你又安静下来了。”卡德加凑过来用一只手轻轻推了他一下。“别想得太多，不然你会从马鞍上掉下去。”他的语调十分友善，但是带着一丝关切，图拉扬尽力对着这个差劲的笑话笑了一下。

“我很好。”他安慰那个看上去很老的法师。“只是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指什么？”卡德加打量四周，又回头看着他们身后行进的军队。“你干得不错。让这些人保持行进，尽可能地争取时间，希望我们能在部落造成太多破坏之前赶上他们。”

“我明白。”图拉扬皱着眉头。“我只是希望我们能有什么方法能绕过他们抢先赶到奎尔萨拉斯。也许奥蕾莉亚是对的——也许我应该让她先走。但是如果她被抓住了，如果她发生了什么……”他声音越来越低，瞪着卡德加，卡德加毫不掩饰地笑着。“怎么了？”

“哦，没什么，”他的朋友大笑着说，“不过如果每一名士兵你都这么关心，我们最好现在就放弃，因为你会不愿意派他们任何人上战场，害怕他们受伤。”图拉扬伸手去拍法师，法师闪开了这一下，仍然在笑。他们继续骑马前行，军队在他们身后排开队列。

“我们快到了。”图拉扬安慰着奥蕾莉亚，她正在他的马匹旁边踱着步，仿佛他没在前进。

“我当然明白！”她嚷着，几乎没有抬头。“这是我家，记得吗？我比你要清楚路程！”

图拉扬叹了口气。这两个星期真是太漫长了。虽然他在之前的行军中就做过不少类似的工作，但统领军队仍然十分劳神费力。与过去的区别是以前由洛萨为最终决定负责，而这次一切都是图拉扬的责任，这让他肩上的担子更重，让他在大多数晚上都睡不着。除此之外还有奥蕾莉亚。所有的精灵一路上都烦躁不安，担心着奎尔萨拉斯可能发生的事。但其他精灵都保持着安静，明白说出他们的担忧只会增加他的压力，可能还会进一步减慢他们的行军速度。但奥蕾莉亚并非如此。她一路上都在质疑他的每一个决定：为什么他们选择走这个山谷而不是另一个；为什么他们要升起营火而不是吃冷食，睡在冷地上；为什么他们在黄昏时驻扎而不是在夜晚继续前进。图拉扬对担任指挥本来就很紧张，奥蕾莉亚不断地纠缠只是让那变得愈加糟糕。他觉得自己一直在被审问，而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只是让她更加不满。

“我们很快就会抵达丘陵边缘。”他提醒道，“我们到那里之后应当就能看见奎尔萨拉斯的边境。这样我们就能知道部落走到哪了。也许他们被翻越山脉拖慢了速度，还没有抵达奎尔萨拉斯。”至少还有一些好事。洛萨劝说蛮锤矮人派出一名他们的同伴前往奥特兰克。那名矮人给海军上将普罗德摩尔带去了命令，普罗德摩尔有几艘船停泊在塔伦米尔湖附近。

普罗德摩尔接到命令之后立即派出他的船只沿河而下。他们与图拉扬和他的军队在激流堡附近会合，让士兵们上了船。随后他们沿河而上绕过山脉，而没有像部落那样翻越山脉。这为他们省了不少时间。图拉扬只希望这些时间足够。他甚至希望能够直接驶向奎尔萨拉斯，但奥蕾莉亚向他保证那是不可能的。他的族人绝不会允许人类战舰驶入他们的河流。他们被迫在斯坦索姆附近上岸，再次步行前进。

“一旦我看到森林我就先出发。”奥蕾莉亚警告道，“别想拦住我。”

“我不会拦着你。”图拉扬答道，很高兴能在她脸上看到一瞬间的笑容和紧随其后的惊讶。“我希望你和你的游侠们能够找到你的同胞并警告他们。”他提醒道，“我只希望你不会在半路遇见部队主力。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离得足够近了。如果部落抢先到了这里，我们也能引开他们。这样就能给你争取时间溜过去召集你的族人。然后你们就能在我们正面进攻的时候从背后袭击他们，我们可以夹击部落。”

奥蕾莉亚点了点头。她抬头看着他，第一次没有说话，然后把一只手按在他腿上。对图拉扬来说这触摸散发着仿佛一颗小太阳一样的热量，使他热血沸腾，手脚刺痛。“谢谢。”她轻声说。他点了点头，说不出话来。

她的一个游侠向他们冲来，打破了这一刻。“丘陵的尽头就在前面。”他匆忙地说道，“我能看到远方的树林了！”

奥蕾莉亚抬头看着图拉扬，图拉扬点了点头，很高兴她至少有一次征求了许可。她转身跑开，另一名游侠跟在她身边。但她没有跑太远。两个精灵还在视野中时她们仿佛被什么打中了一样突然停下，盯着远方。然后奥蕾莉亚号啕大哭，声音中带着图拉扬从未听过的悲痛。

“圣光啊！”图拉扬踢马快跑，赶到她身边。然后他愣住了，拽着马停了下来，也看到了让他们如此悲伤的一幕。他们的确来到了丘陵的尽头，而高等精灵的家园，广袤的奎尔萨拉斯的森林正展现在他们面前。高大的树木轻柔地摆动着，仿佛随着无声的音乐起舞，它们巨大的枝桠在地上投下浓重的阴影，这些阴影看上去安宁静谧而非不祥。这是一片美景，充满了宁静与庄严。

这一切却被数处腾起的灰烟组成的浓厚烟云打破了，其中一处就在森林这一侧边缘，比他们的位置略靠西一些。图拉扬眯眼望去，他能看到那里的树林间密布黑色的身影，他们旁边的树冠出现的许多巨大的缺口。他还能看到巨大的火舌在空缺处舔舐着厚重的物体，新砍木材燃烧时发出的味道传了过来，几乎使他喘不过气来。

部落终究还是先到了。

而且他们正在焚毁奎尔萨拉斯。

“我们得阻止他们！”奥蕾莉亚喊道，她转向图拉扬。“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我们会的。”他对她说。他再一次眺望，确认他所看到的，然后转向他身后的传令官。“通知各队长。”他说道，“我们将往北骑行通过山丘，直到我们与兽人同一高度。然后我们开始冲锋，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告诉他们带上尽量多的水，然后指派几个小队去扑灭火

焰。我们不想让森林在我们周围烧起来。”传令官点头又敬了个礼，然后掉转马头返回去传达新的命令。图拉扬已经转向了卡德加。“你能做些什么阻止大火吗？”他问道。

他的朋友笑了起来。“一场雷雨够了吗？”

“只要别让闪电劈到树上。”图拉扬转向奥蕾莉亚，“奥蕾莉亚。”她没有回答，只是一直盯着那些烟雾，面色苍白。“奥蕾莉亚！”这声吼让她转过来看着他。“带上你的游侠出发。出发！你的同胞们肯定正在森林里的什么地方和部落作战。找到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必须协调我们的攻击，不然部落就会在树林里消灭你的人民，然后在树林外干掉我们。”她盯着他点了点头，但仍然十分震惊。“立刻！”他吼道，他并不想这么粗暴地与她交谈，但是明白别无他法。“还是你现在太慢了不能安全跑到林子里去？”

正如他所期望的，这让他被狠狠瞪了一眼，她厉声骂了一句但转过了身。她简短地对其他精灵说了几句，迅速伸手一拽调整了一下挂在背后的长弓，然后出发了，像一支箭一样冲下山丘奔向森林。其他的游侠掩护着她，很快他们来到了树林的掩蔽之中，消失在了阴影里。

“愿圣光保佑你们。”图拉扬看着他们离去，低声说道。

“愿圣光保佑我们所有人。”卡德加严肃地说，“我们无疑会用得上的。”

第十三章

“现在安静。别发出声音。”祖尔金警告他的同胞。他们正迅速穿过树林，深入奎尔萨拉斯，然而现在他敏锐的嗅觉警告他附近什么地方有精灵。于是他放慢了速度，小心地在树梢上迈出每一步，手中紧紧攥着斧头，以免在移动的时候撞击发出声响。他不想让精灵们知道他们在这里。现在还不想。

他周围的其他阿曼尼巨魔也像他一样蹑手蹑脚缓慢前行，武器准备就绪。他们中大多数都带着笑容，露出他们三角形的牙齿，而祖尔金完全理解。他们现在就在精灵们的家园中，准备在这个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袭击他们。他几乎都能尝到期待的滋味。

这些精灵已经烦扰他们太久了。自从这些肤色苍白，长着尖耳的入侵者数千年之前第一次出现，从广袤的阿曼尼帝国那里窃取领土以来，他们就一直自命这片大陆上的森林的主宰。好像他们能够在速度、潜行和敏捷方面比得上巨魔一样！不过那些精灵也有一些优势，其中最强的当数他们那些该死的魔法。巨魔们之前从未接触过这类法术，他们也一直没有方法反制那些精灵神秘的攻击或是攻破他们的奥术防御。

幸运的是巨魔们在人数上具有明显优势，单凭数量就能压制住那些讨厌的精灵。

然后精灵与人类结成了同盟。

这两个苍白皮肤的种族联合起来摧毁了阿曼尼帝国。他们将一个个巨魔要塞夷为平地，屠杀了成千上万名他的祖先。祖尔金想到这里低声咆哮起来，幸运的是他厚厚的围巾吸收了他的声音。在这场战争以前，他的同族人口众多而且力量强大，控制着这片大陆大多数地方。在那之后他们四散流离，只是昔日的他们的影子，再也无法恢复到压倒性的数量，重新夺回他们被偷走的遗产。

直到现在。

部落承诺过要帮他们复仇。祖尔金也相信他们。兽人的领袖毁灭之锤是名信守承诺的兽人，他的信誉源自他靠自身力量确保的领袖地位。他不会欺骗祖尔金。而他曾发誓将帮助他们重建阿曼尼帝国。

祖尔金早已开始了这一使命。他是那场可怕的战争以来第一位重新团结各部族的巨魔。他一个接一个地挑战并击败其他部族的首领，无论是通过战斗或竞赛或完成其他的任务。他们全都拜服在他面前，宣誓他们与他们的部落将臣服于他。森林巨魔再一次团结了起来。而在部落的帮助下，他们会将这个世界上的人类与精灵一并扫清，然后再一次统治森林。兽人们对森林毫无兴趣，祖尔金猜想他们打算占领这个世界的山谷与平原。就让他们占领吧。他想要的只有那些森林。

不过首先他们需要从精灵那里夺取森林，而这将十分令人愉悦。

即使现在他的鼻子仍在抽动着，警告他们离得很近了。祖尔金停了下来，举起一只手发出停止的信号，然后他并没有听到，而是感觉到他的同胞们也停了下来。他透过树叶向下望去，他锐利的目光轻松刺透黑暗，然后他等待着。

来了！下面出现了轻微的动静，林中地面上有什么闯入了他的视野范围。无论那是什么都披着树木一般棕色和绿色的斗篷，但他还是瞥见了斗篷下苍白的皮肤。而且那个东西行走起来悄无声息，他们仿佛光滑的石子一般穿过树叶与树丛。

一个精灵！

另一个精灵跟着第一个精灵出现了，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很快一整支狩猎小队从他们下方走了过去，一共十人。他们并没有抬头看。那些精灵觉得在他们自己的森林里是安全的，他们根本没想到还要小心谨慎。

祖尔金笑了起来。这会比他想象得还要简单。

他向他的同胞们打着信号，把战斧收回鞘中，然后悄悄落在了下方一根树枝上，然后荡到了第三根树枝。他现在在这些精灵上方不到二十码的地方，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他们的斗篷在身后飘扬。他们背后挂着他们种族的那种可恶的长弓与箭矢，但他们毫无防备。他们并没有怀疑头顶上潜伏着什么。

祖尔金从树上跳了下去，在移动时抽出自己的战斧。他轻松地用前脚掌着地，正落在两个精灵之间，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同时向两人挥砍出去。他第一下命中了正面对着他的那个精灵的喉咙，第二下深深切入他面前那个精灵的头颅中。两个精灵都倒下了，鲜血溅到了树叶上。

其他精灵转了过来，惊叫出声，然后伸手去取他们自己的武器。但现在祖尔金的同胞们跳向他们，战斧、匕首与棍棒已经准备就绪。精灵们扭身闪躲着，绝望地试图拉开距离以拔出他们的剑或为他们的长弓挂上弓弦，但是巨魔们没给他们这些机会。精灵们灵巧迅速，但巨魔们更高大强壮，在那些游侠能逃走之前就抓住了他们。

一个精灵成功逃开了。他向后迅速退开两步，然后转过身，用一棵树作为掩护。祖尔金以为这个精灵会抽出他的长弓，但他的双手却拿起了他挂在腰带上的长号角。这名游侠将号角举到唇边吹出了响亮的一声——但号声很快被切断，另外一个巨魔刺中了精灵的肚子，游侠倒了下去，号声变成了一声微弱的喘息，鲜血从他的嘴里和腹部涌了出来。

这场遭遇战就这么结束了。祖尔金俯身割下了他杀死的第一位精灵的耳朵，将它放进他腰间的一个小袋子里。稍后他会风干这个耳朵，然后把它穿到他的项链上和其他的挂在一起，以显示自己的英勇。但眼下他们还有别的事要做。

“跟我来！”他对他的同胞说，他们正大笑着，从死去的精灵身上割下耳朵、头发和其他部位以取乐。好几个巨魔拿走了精灵们纤细的长剑作为战利品——这些武器十分美丽，但不够结实，无法承受巨魔们有力的戳刺。“会有更多精灵过来，”祖尔金警告他们，“回到树上去。我们领着他们来追我们，拖住他们。”他笑了起来，他的同族们则以他们残忍的表情作为回应。“然后我们杀光他们。”

森林巨魔们迅速跳了起来，用他们手指修长的双手抓住低处的树枝，然后把自己拉进上层树叶的掩蔽之中。他们向高处和远处荡去，留下了尸体和鲜血。他们的眼睛警戒着，鼻子嗅着气味，以寻找精灵靠近的任何迹象。

祖尔金毫不担心。他明白其他精灵很快就会赶到。而且他们将会做好准备。他已经很久没有给精灵放血了，刚刚那场短暂的战斗再一

次唤起了他的饥渴。他的同族与他有相同的感受，他们中许多人正紧咬着牙关，舒展着手指，急切地想要与这些皮肤苍白的精灵再战一场。很快了，祖尔金默默安慰自己。很快他们就会有机会随心所欲地杀精灵。森林将被鲜血染红，那些精灵会切身体会他们自己的帝国覆灭的滋味，就像巨魔们许多年前感受到他们帝国的衰亡一样。而他，祖尔金，将是摧毁精灵帝国的人。他将高高举起精灵国王的头颅，这样他就能在他自己彻底死去之前看到他的子民死去。

他迫不及待。

“准备好了吗？”古尔丹不耐烦地问道。不远处的古加尔两个脑袋都摇了摇。这个高大的食人魔闷哼一声猛地一推，他巨大的肩膀推着最后一块符文石块在这片茂盛的草地上又挪动了一尺。

“现在好了。”他喊道，挺起身子用一只手揉了揉肩膀。

古尔丹点了点头。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挖出一块符文石，将这块巨石打碎成数块仍然很大的碎块，将其中五块搬到这片空地上，然后又花了几个小时把这些石块摆放到正确的位置，在它们之间刻上圆环与五芒星。幸运的是毁灭之锤给了他们几个普通食人魔作为劳力，而古加尔可以比任何兽人都更容易地与他那些头脑简单、只有一个头的蠢笨同类交流。那些符文石块巨大而沉重，但两个食人魔就能将它们抬起来，而如果是兽人则需要十二个才能挪动一块。古尔丹无所事事地思索不知那些精灵一开始是怎么把那些完整的石头搬到位置上的。很可能是用了魔法。或者他们也用了奴隶劳工。森林巨魔几乎和食人魔一样强壮，而且要聪明得多，所以他们能够执行更加复杂的命令。

至少现在这些石块已经安放就位。古尔丹做了个手势，另外三名兽人术士站到了他们在三块符文石块旁的位置上。还好毁灭之锤没有杀光他们，否则这个仪式根本连一丝成功的可能性都没有。事实上，古尔丹相信仪式会取得成功，但他不完全确定。然而即使仪式失败了，他也很确定自己会毫发无伤地幸存下来。

他对古加尔点了点头，古加尔向聚在一边的食人魔们大喊起来。在一阵推撞和咕哝之后，他们中的一个走上前来。古加尔向那个食人魔吼出一道命令，他耸了耸肩，无精打采地走进符文石中间的空地里。他站在五芒星正中央，一动不动地等着。食人魔的一个优点是在接到命令之后可以一动不动地站着。实际上如果没有得到其他命令也

没有去找吃的，食人魔可以站几个小时，就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古尔丹常常怀疑他们是不是从石头进化来的，这样就能解释他们那些厚实的皮肤和透顶的愚蠢。

他把思绪转回眼下的任务，古尔丹举起双臂，呼唤起那些在德拉诺时他的恶魔主子赐予他的黑暗力量。这股力量在他周身噼啪作响，然后他将这股力量注入了他面前的符文石块。古加尔站到了最后的位置上，他和其他术士也注入了他们的法力，每个人驱动着一块符文石。当所有五块石头都因为力量发出嗡嗡声，几乎要因为其中所蕴含的能量而震动起来时，古尔丹念出一句简短的咒语然后集中精神。更多力量从他的指尖射入符文石中，但这次能量闪烁着穿过他的符文石，跳到了他左侧最近的符文石上。能量也没有停在那里，而是传到了下一块石头上，然后一块接一块，最终传回到他的石头上，大量舞动着的法力覆盖着这五块石头将它们依次联结起来。祭坛之上的空气仿佛也变暗了，因为充满能量而变得凝重，仿佛暴风雨之前的天空。食人魔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虽然古尔丹觉得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恐惧。不错，古加尔挑了个聪明的家伙。

现在石头上都蓄积了能量，古尔丹将能量导向中心，导向站在那里的高大生物。他的石头放出一束又一束黑暗能量，正中了食人魔的胸膛，在他周围笼罩起一团闪耀的黑色光环。其他符文石块也射出了它们的能量，那个食人魔几乎消失在充满石头之间空地的黑色光芒中。更多能量在那个以某种方法进食的黑色球体中舞动，他们现在只能隐约看到一点那个食人魔的轮廓。古尔丹确信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双臂正因为疲劳和法力的消耗而颤抖，但兴奋使他因为能量而颤抖。

几分钟之后，那团阴影的光芒开始散去。光芒逐渐变得黯淡，其中的那个身影慢慢能够看清了。那个食人魔仍然比他们高大，除了古加尔以外，但这个生物发生了一些变化。古尔丹急不可耐地等着光芒散去，使他能够看到那个球体内部。终于，光芒散去了，一瞬之间消弭无踪，古尔丹第一次真正看到了他的风暴祭坛所创造的生物。

这显然还是个食人魔，虽然甚至比以前更加高大，而且不知怎的它的身材比例发生了变化。他的手臂不再那么长，他的腿也没那么弯了，他的姿态也变了，变得更加警觉。

然后当然，他有两个脑袋。

在德拉诺之时，双头食人魔非常罕见。他们比自己的同类更加高大强壮，而且更加协调。他们受到其他食人魔的崇敬，古加尔就是几代以来第一个双头食人魔。更罕见的是他被证明聪明得可以当法师。古尔丹在这个双头食人魔还年轻的时候找到了他，并且认真地训练他。古加尔被证明是一个珍贵的助手和强大的术士，而且留在古尔丹身边直至今日。现在看来古加尔已经不再孤单。

新生的双头食人魔转头盯着古尔丹，不知怎么意识到他是这里管事的。

“我是什么？”他问道，一个头说话的时候另一个头打量着四周。他的语言能力比普通食人魔要强得多。

“你是一个食人魔，”古尔丹答道，“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魔法师。”

“一个食人魔法师，”新生食人魔的另一个头问道，“那是什么意思？”

古尔丹发现自己在解释法师、术士、萨满和其他施法者。

“我是这些之一吗？”新生的食人魔问道。

“有可能。”古尔丹眯起了眼睛，“有一个简单的测试。”他弯下身子从地上捡起了一片叶子，递给了那个双头生物。“拿着。”食人魔以惊人的灵巧接过了那片叶子，显示出他的敏捷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在，集中精神想着火的概念，想着火的热量与火焰。”古尔丹告诉那个食人魔。

食人魔两个头都皱起了眉头，研究着这片树叶。然后他微微点了点头，第一个头先点，然后是第二个。

“很好。”古尔丹轻声说道，并不想分散这个生物的注意力。“现在让那团火成为现实。让它点燃那片树叶，火舌舔舐着树叶，热量温暖着你的皮肤，几乎要烧焦你的手指。”

他看着火花在树叶中心附近出现，很快变成了一团饥饿地向四周扩散的小火苗。火焰吞噬了树叶，几秒之内树叶就枯萎了，变得焦黑

松脆。微风吧树叶吹走，食人魔抬起头来，两双眼睛都与古尔丹对视着，炯炯有神。

“那么我是一个食人魔法师了，是吧？”他看起来很满意。一个头咧嘴笑了起来，另外一个头只是微微一笑，虽然看上去很困惑。

“没错，”古尔丹答道，也十分满意，“你是我们的一员。”

“‘我们的一员’是什么意思？”这个生物接着问道，他那个稍欠精神的脑袋皱着眉头。“我要怎么使用这分天赋？”

古尔丹向他描述了部落。他也告诉了这个食人魔征服这里的必要，以及他们在征服过程中已经遇到的其他种族。食人魔法师静静听着，吸收着所有细节。

“你创造了我。”食人魔最后说。他并不是在提问，不过古尔丹点了点头。“那么我就是你的造物了，”食人魔肯定地说，“我会效忠于你。你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告诉我要做什么。”

古尔丹内心喜悦不已。这完全就是他所希望的。通过用他自己的法力创造出这些双头食人魔，他在自己与他们之间形成了一条纽带。这些生物完全忠诚于他！然而表面上他十分谨慎，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喜悦。他只是做了个手势让古加尔过来。“这是古加尔，”古尔丹介绍道，“他像你一样，是一名可靠的助手，也是食人魔法师。他会向你解释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他也会给你起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名字。”

新生的食人魔低下了他的两个头。“谢谢你，主人。”那个更阴郁一些的头在他跟着古加尔离开之前说。古尔丹明白他的助手会让这个食人魔参与再次为祭坛充能的工作。每次使用这个祭坛他们就能再得到一个双头食人魔。他明白自己不能期望其中大多数都是食人魔法师——这也太贪心了。但即使只有十分之一能拥有足够的智力，他就能再建立一个祭坛并为之充能。古尔丹笑了起来。如果毁灭之锤不阻止他，他就能转化所有部落的食人魔。毁灭之锤又怎么会阻止呢？毁灭之锤所知道的只是他得到了更高大更强壮的战士。大酋长永远不会怀疑这些新生物完全忠于古尔丹而不是他，而古尔丹也会确保他的新仆从不会过早显露出他们真正效忠的对象。只有在时机合适的时候。那时毁灭之锤将发现部落中存在一股新的势力，一股他不能轻易消灭或者轻易抛弃的势力。

古尔丹又笑了起来，转身离开了。古加尔会完成剩下的流程。他还有其他任务要监督，那些任务随后将指引他最终获得那些现在正在其他地方等待着他的力量。

第十四章

“以银月城的名义，他们在哪儿？”奥蕾莉亚手中握着剑全速跑过森林，树叶与枝条从她身边擦过，只能看到一团模糊。其他游侠已经成扇形分散了出去以覆盖更多的区域，奥蕾莉亚希望他们没有撞上任何兽人或者巨魔。她想要亲手消灭那些肮脏的绿皮入侵者。

自从看到那些大火之后她已经不止一次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园。她为什么会觉得联盟需要她的帮助？难道安纳斯特里亚·逐日者和其他议会成员不远远比她年长睿智，他们才更有资格决定应当给那些年轻的种族提供什么帮助吗？不过话说回来，安纳斯特里亚确信部落永远不会对身处奎尔萨拉斯的他们构成威胁。因此他认为这个联盟与他们无关，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他们都是安全的。

显然他错了。

然而，如果奥蕾莉亚当初听从了他并遵从了他的决定，那她当时就会在这里，而不是乘船顺流而下，再行军翻过山脉。当兽人和巨魔袭来时她就会在这里，在部落侵入他们的边境时与自己的家人和人民在一起。

这会有什么区别吗？她不知道。也许没有区别。多一个游侠对抵御她从未预计到会进犯的敌人又能有什么助力呢？但是至少她现在不会觉得自己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

这个想法让她进一步加快了速度，她越过一丛低矮的树丛，跳到两丛树之间狭小的空地上——

然后发现自己正注视着一支指向她喉咙的狩猎用箭的箭尖。

握着长弓的人与她身高相仿，穿着相同的装束，只是不像她那样久经风霜。长发从斗篷的兜帽里露了出来，在阳光下如同象牙一样闪烁着微光，奥蕾莉亚十分熟悉这种闪亮的银白色，绝不可能认错。

“温蕾萨？”

另一个人放下了手中的弓，她蓝色的双眼因为惊讶和宽慰瞪大了。“奥蕾莉亚？”长弓被抛在一旁，奥蕾莉亚的妹妹猛地抱住了她。“你回来了！”

“当然。”奥蕾莉亚也紧紧抱住温蕾萨，又拍了拍她的头，她下意识地做出了这个熟悉的动作。“你们都还好吗？”片刻之后她问道。“希尔瓦娜斯在哪？父亲母亲都安全吗？”

“他们很好。”温蕾萨答道，松开了手，然后弯腰捡回自己的武器。“希尔瓦娜斯和一支狩猎小队在河床附近。父亲和母亲现在应该在银月城。他们是去与长老们商议的。”她顿了顿，把箭重新搭在弦上。“奥蕾莉亚，你去哪儿了？发生了什么？到处都是大火！奎尔萨拉斯到处都是！还有其他一些游侠——他们没有回来报到。”

奥蕾莉亚听到这些消息，感到一阵揪心。如果游侠们开始失踪，那说明部落早已渗透到了这片森林深处。“我们被入侵了，小妹。”她直截了当地告诉，举起自己的剑，转过身来背靠着她的妹妹。她的耳朵抽动着。“现在安静。”

“安静？但是为什么——”温蕾萨的话语突然被一个从树上跳下的高个身影打断了。那个身影向前猛扑过来，一只手中握着一柄短柄长刃的战斧，但是温蕾萨在他跳下来之前就听到了，早做好了准备。她举起剑招架住了这一击，然后侧过身，干净利落地闪过了他用一柄弯刃长匕首发起的第二击。她的剑划过一条曲线，切下了这个东西的脑袋。他向前倒下，武器从他现在已经毫无生气的手指间滑落。

“赶紧！”奥蕾莉亚警告道，迅速弯下身子又站了起来。“我们需要移动！立刻！”温雷萨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杀戮惊讶得瞪大了双眼，她点了点头转过身跑了起来，既是想要逃离这暴力的一幕，也是因为她姐姐的命令。她还很年轻，是三姐妹中最年轻的一位，之前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战斗。奥蕾莉亚本希望这还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生，不过现在再担心这一点已经太晚了。

她们跑过森林，奥蕾莉亚很确定自己从头顶什么地方听到了笑声。是巨魔！那些生物在追踪她们，紧跟在头顶的树枝上。毫无疑问他们计划在她们找到救兵之前跳到她们头上干掉她们。但是巨魔们并不了解这片森林，而奥蕾莉亚了解。

她领着温蕾萨和那些看不到的追踪者奔跑着，急转跳跃，穿过溪流与空地，冲过小树丛，钻过树枝与藤蔓。温蕾萨紧跟着她，手中仍然握着长弓。而笑声也紧贴着她们。

然后温蕾萨看到了前方的一条银带。是河流！她猛地冲刺起来，温蕾萨与她不相上下，她们冲出树林，冲到河边一条空地上。她感觉到身后的撞击，首先是一个巨魔，然后好几个巨魔从树上跳了下来。他们明白要在她们跑到深水处游走或漂走之前抓住她们。巨魔讨厌水。

“追逐很有趣，苍白的家伙，”她身后的怪物之一吼道，“现在你该死了！”

好几只手向她伸过来，长长的爪子擦过她的身体，试图抓住她的头发，但奥蕾莉亚扭着身子躲开了他们的手。她转身举起剑，准备力战到死——

然后看着巨魔变得僵硬向后倒去。一支长箭杆从他的脖子上突出来。

同样的箭射中了其他巨魔，在他们能逃回安全的树林之前把他们射倒在地。奥蕾莉亚转身朝河流的方向打量着，看到了在河对岸的一群游侠，他们的长弓因为刚刚射击过仍在颤动着。其中一位游侠披着一件绿色长披风和远比其他人更加纹饰华丽的短衣。她有着一头金色长发，与奥蕾莉亚的类似但发色稍深，双眼更偏向灰色而非绿色或蓝色，但形状与奥蕾莉亚和温蕾萨相同。其他游侠围在她身边，她微笑着举起长弓致敬。

“欢迎回来，奥蕾莉亚！”希尔瓦娜斯喊道。“那么你给我们带回来的这是什么麻烦事？”即使隔着河也能感受到她声音中的强烈情绪，仿佛光凭她的意愿就能让答案自动出现。

奥蕾莉亚用微笑回应她妹妹的问候——希尔瓦娜斯，全奎尔萨拉斯的游侠将军，一如既往地强势——然后摇了摇头。“不是我带回来的，希尔瓦娜斯，”她真诚地答道，“我本打算赶在他们前面。不过我的确带来了可能的援军。”她回头扫了一眼身后的巨魔尸体，又看了看温蕾萨，温蕾萨正颤抖地站着，面色苍白，坚定地扭过头不去看那些新鲜的尸体。“我必须和议会谈谈。”

“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听你的，”希尔瓦娜斯警告道，“他们正忙着担心这些大火，眼下没工夫关注其他事了。我也一样。他们在整个森林里四处出没，似乎毫无规律。”她意有所指地扫了一眼死去的巨魔。“另外眼下我必须处理这个麻烦。”

奥蕾莉亚做了个鬼脸低下头去。“他们会听的，”她保证道，“我会让他们别无选择。”

“这是什么意思？”安纳斯特里亚·逐日者问道。当奥蕾莉亚不请自来突然闯进来时，他和银月议会正用低沉严肃的声音讨论着问题。好几个高等精灵统治者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惊讶于她的到来，不过奥蕾莉亚无视了他们。她只关注着安纳斯特里亚。

高等精灵的国王很老，即使对精灵来说也很老了，他的头发早已变白，皮肤薄如羊皮纸，像古树一般布满了皱纹。他曾经苗条的身体已经变得枯瘦纤弱，但他的蓝色双眼仍然目光锐利，而他的声音虽然变得尖细单薄，但仍然充满了威严。奥蕾莉亚本能地在他的怒火面前畏缩了一下，但她想起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挺直了身子。

“我是奥蕾莉亚·风行者。”她宣布道，虽然她明白大多数议会成员认识她。“我穿过了我们的边境，在人类的战争中和他们并肩作战。我现在回来带给你们一个重大消息，这个消息不仅仅与他们有关，还与我们自己相关。”她皱着眉头，审视着面前的男男女女。“那些人类警告过的部落是真的，他们数量众多而强大。他们的部队主要是兽人，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生物。包括森林巨魔。”这引起了一些反应，既有惊讶的抽气也有愤怒的低语。其他高等精灵都不知道兽人为何物——她自己也是在希尔斯布莱德与他们交战之后才知道的——但他们都了解巨魔。这里的一些人，包括安纳斯特里亚本人，甚至参与了很久之前，奎尔萨拉斯建立四千多年后的那场巨魔之战。

“你说部落里包括巨魔，”一名领主高声说道，“但这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就让巨魔们跟着你所说的那些奇怪生物吧，而且很可能他们就会远离这里。也许那些人类还会替我们杀了他们！”几个其他精灵笑着点了点头。

“你不明白，”奥蕾莉亚愤怒地对他说，“部落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无视嘲笑的遥不可及的麻烦！他们打算征服整个洛丹伦，整个大陆！这就包括在奎尔萨拉斯的我们！”

“那就让他们来！”另一个领主，她记得叫达克汗的精灵法师嘲笑道，“我们的领地固若金汤——没人能活着穿过那些符文石。”

“没有吗？”奥蕾莉亚向他喊道，“你确定？因为巨魔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森林。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土地上穿行，杀害着我们的人民。而兽人们就在他们后面不远。他们个体而言不如巨魔强大，但他们的数量就像蝗虫一样，足够覆盖整块土地。而且他们就在这里。”

“这里？”安纳斯特里亚嗤笑道，“不可能！”

作为回答，奥蕾莉亚一扬手臂，扔出了她和温蕾萨跑过来时就一直带着的东西。巨魔的脑袋在空中划过，黑色短发在头颅四周舞动着，阳光照在獠牙上，然后落了下来，正落在安纳斯特里亚脚边。

“这家伙攻击了我和温蕾萨，”奥蕾莉亚解释道，“在距离渡口不到一个小时的地方。还有几个巨魔尾随我们到了那里，如果希尔瓦娜斯和她的小队没有挪走的话，他们的尸体现在还躺在河对岸。”她注意到现在没有哪个领主还嘲笑她。“他们来了，”她再次强调，“巨魔就在我们的森林里，杀害我们的人民。而兽人们就是那些焚烧永歌森林边缘的家伙！”虽然她内心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清楚他们是怎么引发温蕾萨和希尔瓦娜斯所提到的其他大火的。

“不可容忍！”这次安纳斯特里亚的怒火并不是向着她。精灵国王踢向巨魔的脑袋，把它踢得滚到了另一位领主的椅子下。他的目光变得锐利，皱起了眉毛。当他转向奥蕾莉亚时，她能在他身上看到这么多年来支撑他成为这样一位伟大王者的活力与专注。那些衰弱的痕迹都消失了，在眼下的危机面前都被扫到了一旁。“他们竟然胆敢入侵我们的家园？”安纳斯特里亚愤怒地说，“他们怎敢！”他抬起头来，表情宛若雷霆。“我们要让他们明白侵入这里的教训！召集战士们，”他命令其他领主，“召集我们的游侠。我们要攻击那些巨魔，把他们彻底赶出我们的森林，让他们再也不敢进犯。”

奥蕾莉亚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国王如此坚定，也很欣赏他所表现出来的感情。但她还是摇了摇头。“巨魔只是一部分威胁，”她提醒安纳斯特里亚和其他人，“部落的数量令人难以置信，而兽人们强壮且执着。”她笑了起来。“幸运的是我不是孤身一人回来的。”

图拉扬正在和两名兽人交战，刚刚用战锤把一人砸倒在地，但在盾牌上重重吃了另一个兽人一下。第三个兽人向他扑来，差点把他撞下马，这个家伙离他太近，无法用武器，于是图拉扬一头撞了上去，他沉重的头盔撞上兽人的眉头和鼻梁，让他头晕目眩。图拉扬把这个眩晕的兽人推下马，砸在另一个兽人身上，然后利用机会猛敲那两个兽人，他们都没有再爬起来。

他拭去头盔前面积聚的雨水，又抽空看了一眼头顶笼罩着的灰色厚云。这场雨还没有要停止的迹象，不过他觉得这是件好事。至少火已经灭了，也不大可能重新点燃。他觉得只要能够防止精灵们的家园被烧成白地，他还是能忍受在这样潮湿糟糕的天气下战斗。他瞥了一眼不远处的卡德加，卡德加正用剑与法杖四下乱打。法师召唤出这场笼罩整个奎尔萨拉斯边缘的大风暴时耗尽了自己的法力，但事实证明他用普通武器也打得不错。图拉扬明白自己不需要浪费时间担心他的朋友。而且他面前有的是敌人，他应该多关心一下自己。

图拉扬正转过身去准备对付自己左侧的两个兽人，这时其中一个突然身体僵硬，抽搐了几下跌倒在地，一支箭射穿了他的喉咙。图拉扬认出了箭羽的样式，笑了起来。果然，片刻之后一位轻盈的年轻女子向他奔来。虽然大雨倾盆，她旅行斗篷的兜帽仍甩在身后，长长的尖耳从环绕着她可爱脸庞的金色长发里支了起来。不知怎么雨水似乎忽略了她，没有落在她身上而是落在四周。图拉扬不清楚这是由于精灵法术还是因为她那天生的美丽所带有的纯粹力量。

“看来我到的正是时候。”奥蕾莉亚说着，来到图拉扬身边，漫不经心地转过身把一支箭射进了另一个兽人的喉咙。“我要是没在你身边救你，你可该怎么办？”

“我尽量想办法。”图拉扬答道，他全神贯注地战斗，无暇因为她的到来而感到害羞脸红。他招架住一记攻击，然后把打出这一击的兽人打倒在地，转身去寻找另一个敌人。“你找到他们了吗？”

“找到了，”她答道，“他们也同意了。已经调动了战士和游侠。他们十分钟之内就能赶到这里，如果你希望他们前往这里的话。”

图拉扬点了点头，用战锤长柄格挡住一柄战斧的攻击，然后缩短握距，反手一下用锤头打中了向他进攻的兽人。“这里就好，”他答

道，“只要我们还在这里和他们作战，部落就哪也去不了。”

奥蕾莉亚点了点头。“我会跑回去通知他们。你只要坚守到他们抵达。”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奇怪，图拉扬冒险瞥了她一眼。圣光啊！她在哭吗？她看起来十分悲伤。显然家园所遭到的入侵令她十分悲痛。

“我们会守住的，”他严肃地向她保证，“我们必须守住。”奥蕾莉亚再次离开了。图拉扬只希望她和她的族人能在部落其余部队冲破他们薄弱的防线之前回到这里。一拨又一拨的兽人已经开始从两翼拥了过来，图拉扬明白他的部队无法抵挡整支兽人军队，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兽人能够包围他们淹没他们的开阔地带。他们需要支援，而且需要尽快。他只希望那些精灵能像奥蕾莉亚所宣称的那样已经准备就绪而且善战。

祖尔金的一个部下特里吉笑了起来。他和他的小队在附近嗅到了什么讨厌的味道，他们追踪着这股味道，发现了一阵美妙的声音，从下方森林的地面上传来的轻柔的单人脚步声。是一个落单的精灵。特里吉被派来把守这条通向精灵城市的道路，并阻止任何精灵通过。那么这一个精灵也走不远了。

特里吉悄悄向下爬过树叶之间，看清了自己的猎物。那个精灵正以对他们来说很快的速度行进着，其他生物大概会认为他很安静，但对特里吉来说，他走过时的动静就像他听到的在森林边缘隆隆作响的那些雷声一样响。而他的速度也很容易超过。这个精灵穿着一件棕色长斗篷，兜帽拉了起来，倚着一根长法杖。那么这是一名长老。更好了。

特里吉期待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挥手示意他的小队跟着他下来。然后他从树间跃下，手中握着弯刃剑，冲他的猎物冷笑着。但那个精灵把斗篷向后扔去，也冷笑着站直了，令他大吃一惊。那人举起拐杖掉了个头，露出另一端的长刃，即使在树林的阴影中，身上的铠甲也闪烁着。

“你以为我们听不到你在我们头顶上发出的沙沙声吗？”精灵嘲笑道，他细长的脸部绷紧了，怒视着巨魔。“你以为我们感觉不到你们正在玷污我们的森林？这里不欢迎你们，怪物，你们将死得毫无痛苦。”

特里吉从惊愕中恢复过来，大笑起来。“很聪明，苍白的小个子，”他赞同道，“你对特里吉玩了一个不错的把戏。但你只有一个人，还有你的小棍子，我们人可多了。”他小队其他的巨魔落在他身后，散开去准备包围这个傲慢的精灵。

但是精灵只是笑得更加明显，露出令人讨厌的表情。“你真这么觉得吗？白痴！”他嘲讽道，“你们自以为擅长森林作战，但在树林里你们跟我们比起来简直又聋又瞎。”

另一个精灵突然出现在附近的一棵树后，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特里吉皱起了眉头。精灵人数越来越多，直到他们完全占据了数量优势，把特里吉和他的小队包围了起来。他们都带着相同的长矛和椭圆形的长盾。这可出乎他的意料。

无论如何，特里吉可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猎人与战士，不会轻易被吓倒。“这更好了！”他最终挺直身子说道，“一场真正的战斗，而不只是干掉一个手无寸铁的精灵！我喜欢！”然后他跳向领头的精灵，高高举起手中的剑——

然后死在了半空中，精灵指挥官的长矛轻巧地刺穿特里吉的胸口，穿过他的心脏，从他的背后刺了出来。精灵让到一边，让特里吉的尸体从他的武器上滑落，然后旋转身体，手中武器划出一道致命的弧线，切下了一个向他冲来的巨魔的手。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精灵队长踢了踢其中一具巨魔尸体，尸体一动不动，然后队长点了点头。他曾经和森林巨魔交过手，但从未在奎尔萨拉斯见过他们，虽然他们与大多数种族相比都是天生的森林猎手，但和精灵比起来还是十分笨拙。他们是希尔瓦娜斯派出的众多巡逻队之一，给他们的命令是肃清森林，杀死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巨魔。这是他们遇见的第二队巨魔，他不知道还有多少巨魔正在他们的森林里四处乱闯。

他正张嘴准备召集他的部下，一个苗条的身影突然冲进了空地，金色的长发在她身后飞舞。他在她到来之前数秒就听到了她的接近，显然她更关注于速度而非平时的隐秘。

“哈杜伦！”她一边喊着一边跑过来，然后放慢脚步停在了几尺之外。“很好，我已经和联盟指挥官谈过了，也和希尔瓦娜斯联系过

了。她要求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沿着森林西南边缘展开。部落都集结在那里，他没办法顶住他们太久。”

哈杜伦·明翼点了点头。“我会通知洛瑟玛，他的部队也在这附近，”他向她保证，“我们会前去增援你的朋友。这现在也是我们的战争了，我们不会让他们被这些邪恶的生物打败的。”他顿了一下，打量了她一会儿。“你还好吗，奥蕾莉亚？你看上去满脸通红。”

奥蕾莉亚摇了摇头，虽然她一瞬间眉头轻蹙。“我很好，”她安慰他，“立即出发！带上我们的战士！我会回去找我妹妹和联盟军队，告诉他们援军已经上路了。”她又离开了，转身冲回了树林之中。

哈杜伦看着奥蕾莉亚离开，摇了摇头。他认识奥蕾莉亚·风行者已经很久了，看得出来有什么正令她感到困扰或者不安。但自从奇怪的生物开始在他们神圣的森林里游荡以来，他们都十分不安。虽然这不会持续多久了。朝他的游侠们打了个手势之后，哈杜伦把长矛从一个巨魔身上拔了出来，在尸体上擦干净，然后转过身来。以后有的是时间来打扫这一片污秽，他们现在首先要解决掉那些还活着的敌人。

奥蕾莉亚重新出现，穿过战场站到他身边时，图拉扬感觉她才离开了几分钟。她的长弓现在背在身后，手上握着自己的长剑，一剑砍倒了一个打算从背后刺图拉扬战马的兽人。

“他们会来的。”她向他保证，两眼发光，图拉扬点了点头。他胸中涌起一阵宽慰，不过他不确定这是因为想到了援军还是因为看到她平安无事。他皱起了眉头，他还不习惯思考这些事，然后暂时把这些想法推到一边。他首先要担心的是他和他的部队的存活。

雨终于停了，不过乌云还留在空中，把整个战场笼罩在阴影中。所以当图拉扬看到一个黑影隐约出现在战场一侧时，他首先以为那只是某个兽人战士扭曲的影子。但那个身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时，他惊呆了，这使他差点儿被一个兽人刺穿。

“集中精神！”卡德加警告他，拍马来到图拉扬身边，在那个兽人能再次发起攻击之前踢开了它。“你在看什么？”

“那个东西。”图拉扬答道，用战锤指了指，然后才把注意力转回到身边进行的战斗中。

现在轮到卡德加目瞪口呆了，这个年轻而又年长的法师看清楚从林中走出来、在战场另一端加入战斗的巨大身影时，发出了一连串咒骂。这个东西的个头有兽人的两倍大，肤色仿佛老旧的皮革。他握着一把巨大的战锤，很可能是一把兽人的双手锤，但是这头巨兽用单手挥舞着，身上还穿着奇怪的铠甲——图拉扬冒险又看了一眼，这次他意识到那件铠甲其实是用联盟士兵的尸体组成的，他们的胸甲、胫甲和护腕被用粗铁链绑在一起，覆盖住了那个巨兽的大部分身体，他的下巴绷紧了。

那个生物的两个脑袋却露在外面，低头望着面前纠缠在一起的人类和兽人。他的战锤也向下扫去，一下打中两个人类，然后扫向一个方向，把另外四个士兵击倒在地，飞出几尺远。

“那该死的是什么东西？”图拉扬问道，猛敲在一个冲锋的兽人脸上，打得他撞到了另一个兽人身上，冲击让另一个兽人也脚步不稳。

“一个食人魔，”卡德加答道，“一个双头食人魔。”

图拉扬正准备告诉他的朋友没错他见过食人魔，他看得出这个食人魔长着两个脑袋。这时那个奇怪的食人魔向着一群联盟士兵举起了空着的那只手，图拉扬以为自己的眼睛看错了，眨了眨眼。他刚才是不是看到那个怪物伸出的手中喷出火焰射向那些士兵？他又看了看。没错，火舌正舔舐着那些士兵，他们扔下武器，拍打着在他们的铠甲与衣服上舞动的火焰。好几个人扯下了自己被点燃的斗篷，另外一些在草地上打着滚，试图扑灭使他们痛苦不已的火焰。那个奇怪的新食人魔是怎么做到的？

“该死！”卡德加显然也看到了，他又骂的这一句仿佛意有所指。“那是一个食人魔法师！”

“一个什么？”

“一个法师，”卡德加厉声说道，“一个该死的食人魔法师！”

“啊。”图拉扬又解决了一个敌人，再次看着那个畸形的食人魔，试图理解现在的情况。这是他见过最为高大强壮的生物，而他还会魔法？太棒了。要怎么才能杀掉这样一头怪兽？他正准备问卡德加，那个食人魔突然脚步踉跄起来向前倒去，他脑后的头发因为刚淋的雨根根直立，这让他又把话咽了回去。图拉扬一开始以为他要弯下腰去对身前的尸体做些什么，也许是用他的两张大嘴啃噬那些尸体，但那个生物再也没有站起来。随后他意识到他以为是头发的东西太过结实了。那些其实是一根根长杆，比箭杆要大得多。是长矛！

“太好了！”奥蕾莉亚欢呼道，举起她的长弓致敬。“我的族人到了！”

她说得没错，图拉扬也看到了。从森林里走出了一排又一排精灵。这些精灵与奥蕾莉亚和她的游侠们相比穿着更多的铠甲，拥有更加重型的装备，还带着盾牌和长矛。显然是他们的武器打倒了那个食人魔法师。图拉扬这辈子还没有这么高兴看到什么人过。

“他们来得正是时候！”他告诉奥蕾莉亚，他不得不大喊着，让他的声音盖过战场上的混乱。“你能向他们传递一条消息吗？”

她点了点头。“我们在狩猎中会用手势传递消息，这些手势在远处也能看懂。”

“很好。”图拉扬点了点头，一边理清自己的思绪，一边把另一个兽人锤倒在地。“我们需要将部落粉碎在我们之间。告诉他们向我们前进，但同时也沿着森林边缘展开向内包抄。我们也会这么做。我不想让部落从两翼突围出去，否则他们就能反过来包围我们。”奥蕾莉亚点了点头，开始向着森林那边打手势，图拉扬看到前排的一个精灵点了点头，转向了他的同伴们。卡德加就在附近听到了他们的讨论，这时他已经转向附近的一个队长，大喊着向他发出命令，同时告诉他把这个命令传出去。

两支军队都开始扇形展开，联盟军队稍微向后撤退，这样才能有足够移动的空间。部落显然认为这是溃败的征兆，因为兽人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他们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注意到半藏在树林中的精灵们。这很好。图拉扬希望尽可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以减少他们逃脱的可能性。他让部下向后退去，同时命令几支小队在其他部队与部落拉开距离的时候继续阻拦迟滞部落。然后他向两翼派出三分之一的部队，

告诉他们从那里向内包抄。他让其他的部队跟着自己。当他转过身来，率先发起冲锋直接杀回部落阵列正中央的时候，他能在部落成员的脸上看到迷惑的表情。

在另一侧，精灵们也以类似的形式排好了队伍。当部落正准备应对图拉扬的进攻的时候，精灵们也开始前进。他们用长矛发起了突袭，切进了兽人最后排的阵列中。许多兽人一声不响地倒下了，但也有足够的兽人发出了喘气、叹息或哀号声，其他的兽人转过身来查看是什么在烦扰他们的同袍。这时兽人们才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夹击，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喊声。

几个兽人战士意识到他们现在被困在了两支军队之间，转过身试图逃跑。但人类与精灵军队一起围拢过来，拦住了所有出路。兽人们不得不奋力一战，而大多数兽人对此都十分高兴，迷失在愤怒与嗜血之中。但他们四面都有敌人，精灵的长弓与长矛配合人类的长剑、战斧与战锤，兽人们开始出现惨重伤亡。

图拉扬感到心中涌起一股希望。他们就要赢了！部落的数量仍然超过他麾下的士兵和精灵战士们，但他们已经被包围起来，而且毫无组织。兽人们不是独自战斗就是和两三个可能是同氏族的族人一同战斗，这让他们在人类和精灵的战术面前不堪一击。尤其是当他自己麾下的士兵们和精灵们的协作开始变得越来越默契，精灵弓箭手们首先向一群兽人射箭以使他们的阵型变单薄并且引发混乱，然后人类士兵冲上前去，精灵长矛手紧随其后戳刺招架，同时阻止兽人围攻任何一个人类士兵。他已经能在部落的阵型里看到明显的缺口，而随着人类和精灵们的进入，那些缺口逐渐扩大，只剩下被分割包围的一群群兽人。

然后他听到了一声巨吼。图拉扬向东望去，他所看到的场景让他感到一阵胃疼。另一个那种畸形的双头食人魔迈着大步加入了战斗中，他胡乱挥舞着一根巨大的木棒，图拉扬意识到那只是一颗砍去枝叶的树干。第一个这样的野蛮人后面还紧跟着第二个，他巨大的手中握着一根相同的巨棒，他们后面还跟着第三个和第四个。这些怪物都是从哪里来的？

双头食人魔冲进联盟军队之中，一次就能扫倒整个小队。图拉扬赶紧命令自己的士兵后撤，让精灵们来解决这些新的威胁。但他们杀死第一个食人魔是靠突然袭击，而这几只早有准备。他们用木棒打掉

了飞来的一团团箭矢与刺来的一丛丛长枪，然后朝精灵之中猛砸，把那些苗条的战士打得飞了起来。部落开始在这些庞然大物身边重新结成阵列，更多兽人跟在食人魔身后涌入战场，他们填补上队伍的空缺，兽人们的数量重新开始占据优势。

“我们要赶快做点什么！”图拉扬向卡德加吼道，卡德加又站回了他身边。“否则他们会把我们逼回到山那边或者向西逼到河边，我们就会反过来被包围！”

卡德加正要作答，但奥蕾莉亚打断了他。“听。”她大喊道，她的耳朵颤动着。

图拉扬摇了摇头，“我除了战斗的声响什么也听不见，”他告诉她，“怎么了？”

她向他一笑。“援军，”她答道，“天上来的援军。”

“那里！我看到他们了！”

“没错，我也看到他们了，小伙子。”库德兰·蛮锤喊道，心里对他身边的这位狮鹫骑士能比他先发现战场所在感到有些恼火。“盘旋，小伙子们，然后瞄准中间的那些畸形野蛮人。不过要小心他们的棒子。”蛮锤部族的首领用脚跟轻推斯卡雷，让她向四周发出一声尖啸，然后向着战场俯冲下去。其中一个奇怪的双头怪物抬眼发现了他们，发出咆哮作为回应，但库德兰的速度太快了，让他无法躲闪，尤其他四周到处都是的兽人士兵也阻碍了他的行动。库德兰一边俯冲一边举起了他的风暴战锤，期待地绷紧了肌肉。那头野兽再次咆哮，用那根巨棒向他挥来，但斯卡雷闪过了这一击，飞到食人魔身边，翼尖甚至近得扫过了这个怪物的一张脸。这时库德兰用尽全力投出手中的武器。雷声在天空中回响，一道闪电在他扔出战锤的同时打在那个怪物身上，加强了这一击的力量。那个怪物踉跄着退后几步，然后倒了下去，他的一个头已经被砸凹了下去，另一个则变得焦黑。他倒下的时候压倒了三个兽人，他的木棒又砸中了好几个。

“好！”库德兰喊道，接住了飞回来的战锤，轻推一下斯卡雷，让她重新爬高准备再次俯冲攻击。“让他们见识到了，我的美人儿！不管他们有多大个儿，蛮锤矮人都能把他们打趴下！”他高举着自己

的战锤，高声呼啸着升上天空，他的狮鹫轻松闪过了另一个野蛮人举起手挥出的笨拙一击。

“你们还在等什么！”他向他的战士们吼道，他们骑在自己盘旋着的狮鹫上，向他笑着。“我已经给你们示范过了该怎么办！现在滚到下面那里去，给我保证把剩下那些巨人也都干掉！”他们明白库德兰的嘲讽是出于善意，开玩笑地向他行了个礼，然后掉转自己的狮鹫各自开始攻击。

库德兰笑了起来，他向下望去，看到了他曾在鹰巢山见过的那个法师、精灵与指挥官。“嚯！那边的！”他喊道，举起战锤在自己头上旋转着。那个精灵则举起长弓致意，那个指挥官和法师也点头向他问候。“你们那个洛萨大人派我们来的！”库德兰喊道，不确定在这个高度他们能不能听得清。“看起来我们到的正是时候！”然后他放低战锤，再次用双手紧紧握住，掉转斯卡雷的方向，又向着下一个巨大的双头怪物俯冲下去。这些怪物已经被击倒了不少，部落士兵从他们身边四散逃开，意识到这些保护者现在变成了对他们的威胁。人类和精灵利用这混乱的场面，四处屠杀恐慌的兽人们。

然后有什么东西从风中掠过，库德兰抬头望去。他在南方的高空中看到了一个黑色身影正滑翔下来。起初他觉得那可能是他的一个战士，前来向他传达什么消息或者命令，但他随后意识到狮鹫不会这么飞。而且那个身影似乎是从更东边的地方飞来，从比辛特兰更远，而且可能更低的地方。但那到底是什么？

库德兰中断了他的攻击，带着斯卡雷飞回食人魔攻击不到的高处，然后慢慢盘旋起来，观察着这个逐渐靠近的身影。那是一只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可比大多数鸟类飞得要高，而且它的轮廓也很奇怪。一种新的攻击方式？他大笑起来。那东西还没有一只老鹰大。现在部落开始派出老鹰来攻击他们了吗，也许背上还骑着侏儒？说得好像有什么猛禽能比得上他的宝贝儿一样，他心想着，怜爱地拍了拍斯卡雷的脖颈，狮鹫发出一声悦耳的啼鸣作为回应。

但那个身影现在离得更近了，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还在继续变大。

“以鹰巢山的名义！”库德兰嘟囔道，惊叹于这东西的体形。这个体形如此庞大又能飞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东西已经和他的斯卡

雷差不多大了，而且他还怀疑那个东西飞行的高度还远在自己上方。现在他能够更加清晰地辨认出那个东西的外形——那个东西身形细长，有着长长的尾巴和脖子，巨大的双翼向上高高展开，时不时才扇动一下。那个东西是在滑翔！它得飞得相当高才能像这样乘风而行，库德兰又估计了一下它的体形，打了个寒战。他只知道一种会飞行的生物有这么巨大的体形，而他无法想象这样的一只生物想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什么。

但随着最后一片乌云散去，阳光照在他们身上。那个生物浑身闪着红色光泽，使它变成一道飞翔的猩红色条纹。库德兰知道自己刚刚猜对了。

那是一条龙。

“龙！”他高喊道。他的大多数战士还在和那些双头野兽战斗，但是年轻的默克汉德抬起头来，看向了库德兰所指的方向。然后这个傻瓜真的踢了踢他的狮鹫让她迅速爬升，他的坐骑奋力展开翅膀以提升高度。

“你在干吗，你这个傻瓜！”库德兰大喊道，但即使默克汉德听到了，他也没有回应。这个年轻的蛮锤矮人掉转坐骑向着正在迅速俯冲的那条龙冲去，高高举起了自己的风暴之锤。默克汉德发出一声凶狠的呼喊，直直冲向那头垂直落下的蜥蜴——

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巨龙张开嘴露出有高大的矮人那么大的三角形利齿和血红色的分叉长舌，一口吞下了这个倒霉的矮人和他的狮鹫。

默克汉德甚至未曾看到那条龙巨大的金色眼睛里显露出来的悲伤，也没有看到那个一手握着皮革长缰绳、骑在龙背上的魁梧绿色身影。

“以圣光之名！”当蛮锤矮人们赶到，以及当库德兰打倒第一个食人魔时，图拉扬和其他人一同欢呼着。但他听到了蛮锤矮人首领发出的一声微弱的惊叫，抬起头来，刚好看到那头如火焰般的龙扑向一个狮鹫骑士，把他像一根香肠一样吞了下去。

那头龙现在正向他们扑下来。他身后还跟着更多的龙，仿佛从天上落下的一道道猩红斑纹。

那些红龙并不只是颜色如同火焰一般。随着他们的呼吸，他们的鼻孔中喷出烟雾，嘴里吐出火花，甚至比他们的利爪、翅膀和尾巴上反射的阳光还要明亮。图拉扬凝视着，烟雾和火花越来越多。

他突然之间意识到了即将发生什么。

“撤退！”他高喊道，一边用盾牌拍打卡德加的手臂以引起法师的注意。“让所有人撤退！”他在头顶上挥舞着战锤，希望引起他自己的士兵和精灵们的注意。“全体撤退！远离森林！立即行动！”

“远离森林？”奥蕾莉亚望着他，尖锐地问道。他甚至没有意识到她还在他身边，由此可见他刚刚有多震惊。“为什么？我们快赢了！”

图拉扬正要开始解释，然后意识到可能没时间了。“照我说的做！他喊道，看到她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告诉你的人向着山地撤退，快！”

他声音或者表情中的什么说服了她，她点了点头，举起长弓试图向其他精灵战士发出信号。图拉扬让她继续然后转身离开，抓住他找到的第一个联盟军官，再次重复了他的命令。那个军官点了点头，开始大喊着推搡他的士兵，一边让他的部队掉头一边吼着让其他军官也这么做。

图拉扬只能做这么多了。他掉转自己的马头，踢了踢马让它快跑起来，冲向山丘。然后他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仿佛突然刮起的一阵风或是巨人发出的呼气声，然后回头望去。

第一头巨龙张大嘴巴，展开双翼冲了下来。它的嘴里喷涌出烈焰，巨浪一般的火焰席卷了森林这一侧的边缘。严酷的高温在一瞬间蒸干了每一丝水汽，森林颤抖着，仿佛阳光下的海市蜃楼。虽然不久之前才被雨水打湿，树木瞬间被烧得焦黑，然后化作灰烬。余烬中冒出滚滚浓烟，几乎要再一次遮住阳光。火焰也没有熄灭——在有些地方火焰舔舐着更远处的树木，不足以完全烧毁那些树木，但足以点燃它们。火势开始蔓延，火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这个景象让人不由

得看呆了，图拉扬不得不强迫自己回过头来看自己战马前进的方向。但他很快来到了山脚下，他掉过马头，看着这可怕的浩劫。

“做点什么呀！” 图拉扬骑在马上，因为亮光和热量眯起了眼睛，奥蕾莉亚又来到了他身边，向他大吼。她用拳头砸着他的腿。“快做点什么！”

“我无能为力。”图拉扬指出，听到她声音里的悲痛让他心碎。“我也希望我们做些什么！”

“那你想办法做点什么，”精灵游侠转向正骑马来到他们身边的卡德加，向他要求道，“用你的魔法！扑灭那些火焰！”

但是那个看上去很年长的法师悲伤地摇摇头。“火焰太多了，我根本没办法扑灭。”他低声解释道，“而且之前召唤那场风暴时我已经耗尽了今天所有的法力。”他痛苦地说出后一句话，而图拉扬对他的朋友也感同身受。卡德加扑灭了第一场火焰，结果现在又来了一场更麻烦的大火，这不是他的错。

“我需要赶去银月城，”奥蕾莉亚说道，更像在自言自语而不是对他们说话，“我的父母们还在那儿，还有我们的长老，我必须去救他们！”

“那你又能怎么做？”图拉扬问道，他说话的语气比他本意更加严厉，不过至少这让她从悲伤中清醒过来，抬眼望向他。“你有办法扑灭这些火焰吗？”他指着森林，红龙正在俯冲盘旋，仿佛玩耍的蝙蝠，每次飞过都让火焰扩散得更广。就他们现在所见，整个奎尔萨拉斯正在燃烧。浓烟仿佛一道灰墙一般笼罩在精灵们的家园之上，它的阴影甚至延伸到了山脉上，并在山脉之后投下跨越群山的阴影。图拉扬相信从王都都能看到这场大火。

奥蕾莉亚摇了摇头，他看到眼泪从她两颊滑落。“但我必须做些什么。”她几乎哀号起来，她平日里悦耳的声音因为愤怒和痛苦而变得沙哑。“我的家园正在毁灭！”

“我明白。我能理解。”图拉扬弯下腰，把一只手按在她肩膀上，轻轻捏了一下。“但现在赶过去只会让你送命。即使你能赶到河边，河水肯定也因为热量而在沸腾。你会死掉，那样谁都救不了。”

她抬头望着他。“我的家人，那些领主——他们会安然无恙吗？”他能听到她声音里的绝望。她希望，或者她需要相信他们能活下来。

“他们是强大的法师，”卡德加指出，“虽然我从未见过太阳井，但我知道那是一个拥有巨大力量的源泉。他们将用屏障保护城市不受伤害。即使是巨龙也无法伤害他们。”他听起来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图拉扬看到他的朋友向他扬了扬一侧眉毛，仿佛在说，“至少我希望如此。”

奥蕾莉亚点了点头，虽然她明显还在颤抖。“谢谢你，”她低声说道，“你说得对。我的死亡不会有任何意义。”图拉扬怀疑她正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她抬头看着上方飞翔着的巨龙。“但他们的死就不同了。整个部落的死也是。尤其是那些兽人。”她眯起了绿色的双眼，图拉扬在那双眼中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东西。憎恨。“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这场灾难，”她啐了一口，“我要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都会的。”图拉扬抬起头，另一个精灵大步向他走来。那个精灵穿着全套作战装备，他的铠甲优雅华丽，但显然十分实用，上面还覆盖着血污。他身体一侧挂着一把长剑，深绿色斗篷在身后摆动。他摘下了自己有着树叶纹样的头盔，富有光泽的金发下一双深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表情同奥蕾莉亚的如出一辙。

“洛瑟玛·塞隆，”奥蕾莉亚介绍道，“我们最出色的游侠之一。”然后她转过身，对第二个走来的精灵微微一笑。这是一位高个女士，穿着与奥蕾莉亚相似的斗篷，外表与奥蕾莉亚一模一样，只是她头发的色调更暗。“这是我的妹妹，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她是游侠将军，也是我们军队的指挥。希尔瓦娜斯，塞隆大人，这位是白银之手的图拉扬爵士，联盟军队副指挥。还有达拉然的卡德加法师。”图拉扬点了点头，塞隆也点头回礼，表示出对地位相同的人的尊重。

“我的战士们大多都逃离了大火，”塞隆突然说，“但是我们没办法穿过大火。所以我们被隔在了外面，而我们的家人则被困在了里面。我们现在明白了大火是如何在森林中蔓延得这么快，而且是从好几个方向。”他的手握紧了剑柄。“但我们不能沉湎于这些想法。”他宣布道，他的话是说给奥蕾莉亚的，也许也是说给他自己。“我们

现在在这里，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尽快救出我们的族人。而这意味着消灭威胁他们的那些势力。”

“你们的指挥官安度因·洛萨曾向我们送来了消息，邀请我们加入这个联盟，”希尔瓦娜斯说道，抬头望向图拉扬，“我的领袖们选择只向你们派出象征性的支援。”她的视线短暂地转向奥蕾莉亚，脸上掠过一丝似乎是笑容的表情。“虽然我们的一些游侠也自愿前去帮助你们。”她的表情又严肃起来。“但我们的长老们在巨魔和兽人侵入我们的领土时意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因为如果奎尔萨拉斯在这场入侵里都无法置身事外，那哪里才是安全的呢？他们命令我集结我们的战士，前来与你们会合，并全力援助你们。”她鞠了一躬。“我们很荣幸能够加入你们的联盟，图拉扬爵士，并且我希望我们今后的行动能够弥补我们迟来的加入。”

图拉扬点了点头，再一次希望洛萨就在此地。暴风城勇士一定知道如何得体地应对这种情况。但他并不知道，所以图拉扬只得尽力对付过去。“感谢你和你的族人，”他最终对希尔瓦娜斯说，“我们欢迎你和你的所有族人加入联盟。我们将并肩作战，将部落赶出这片大陆，赶出你们和我们的国土，之后我们将生活在和平之中，再一次团结起来。”

无论他还打算说些什么，都被头上传来的一阵鸣叫和突然的翅膀拍打声打断了。图拉扬和卡德加低头闪躲，塞隆伸手准备拔剑，但落下来的那个生物远比一头龙要小得多，而且身上覆盖着羽毛和毛皮而非龙鳞。

“抱歉，小伙子们。”库德兰·蛮锤一边让斯卡雷停在他们面前，一边说，马匹被狮鹫吓到了，正不安地跺着马蹄。“我们尝试过了，但那些龙太巨大也太强大了，就我们这几个人没办法与他们对抗。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就能找到在天上对付他们，把他们打下来的办法，但是眼下是他们占着上风。”

图拉扬点了点头。“感谢你们的奋战，”他对矮人首领说，“也感谢你们先前的援助。这拯救了很多性命。”他环视四周，卡德加、奥蕾莉亚、希尔瓦娜斯、洛瑟玛·塞隆，还有库德兰·蛮锤。他们都是好人，也是优秀的副官。他突然不再觉得那么孤单，或者那么羞愧。有他们在自己身边，也许他能够成为一名领袖，至少直到洛萨回来之前。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人离开这里。”片刻之后，他对他们说，“以后我们会回到这里，从部落手中解放奎尔萨拉斯。但是眼下我们需要重整队伍然后等待。我怀疑部落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他们还想着别的目标。”

但那个目标会是什么呢，他思考着。他们已经占领了森林，把精灵从他们的家园里赶了出去。他们进攻了鹰巢山，摧毁了卡兹莫丹。他们接下来会进攻哪里？

他试图从部落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他是他们，由他来指挥他们的战斗，他会去哪里呢？剩下的最大威胁在哪里？

这让他灵光一闪。最大的威胁就是联盟自身的中心。这一切开始的地方。他望着卡德加，卡德加点了点头，显然也有同样的想法。

“王都！”这说得通。兽人们能够从奎尔萨拉斯最北端的银月城翻过山脉直接进入洛丹伦，出来在离洛丹米尔湖和王都不远处。那座城里现在守军寥寥无几，泰瑞纳斯国王把绝大部分士兵都派给了联盟。幸运的是翻越山脉意味着先要穿过奥特兰克，虽然匹瑞诺德不是联盟最坚定的成员，但他一定会集结军队抵抗对他自己领土的入侵。但是兽人们可以纯靠数量优势压垮奥特兰克，然后从山脉中蜂拥而出袭击王都。

“从洛丹伦他们可以扩张至这片大陆的其他区域，”奥蕾莉亚指出，“如果他们在这里留下一支军队，他们就会有两个据点。他们在数周之内就能席卷整个大陆。”

图拉扬点了点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打算了，”他说，确信他们想得没错，“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想个办法来阻止他们。”他望着远处的熊熊大火。“不过不是在这里。带着所有士兵退回山里去，我们在那里会面然后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他掉转马头慢跑离开了森林，相信他的副官们会执行他的命令。同时一眼都不想多看他身后正在熊熊燃烧着的壮丽森林。

第十五章

“出发！”毁灭之锤大喊道，“带上你们的装备，给我动起来！”他注视着他的战士们，各氏族的酋长们叫喊着，用力气推搡着自己的手下让他们各就各位。然后他转身面对耐心地站在一旁等待着的古尔丹。“怎么？”他问道。

“我和我的氏族要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古尔丹答道，“对于这个风暴祭坛我还有别的计划，这些计划对部落的征战会有极大帮助。”

毁灭之锤皱起了眉头。他还是不相信这个矮小、丑陋的术士，但他不得不承认那些双头食人魔在占领奎尔萨拉斯的战斗中的确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虽然那些该死的矮人和他们的狮鹫们插进来碍事，让他损失了好几个这种生物，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食人魔，他们就没办法再次集结并冲破联盟的防线。他最后还是点了点头。“做你该做的事，”他告诉古尔丹，“但不要花得太久。我们需要集中全部优势才能迅速攻下洛丹伦。”

“我不会耽搁的，”古尔丹笑着向他保证，“你说得对——兵贵神速。”他说话的方式让毁灭之锤有些担忧，但就在此时祖鲁希德跑了过来，古尔丹趁着毁灭之锤听取关于森林里剩下的守军的报告时，从他那锐利的目光下溜走了。

“我们没办法打破他们的防护屏障。”龙喉氏族的酋长说道。他看上去更像是愤怒而非愧疚。“即使是那些龙也无能为力，”他摇着头强调道，“虽然火焰覆盖了整个城市，但无法烧到里面，而他们的利爪也被一层无形的屏障挡开了。”

“是太阳井。”古尔丹说道，他转回来加入对话。“精灵们的魔法之源。太阳井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力量。”

术士当然了解这样的东西，毁灭之锤暗自推断。“有什么办法能耗尽它的能量摧毁它，或者让它为我们所用吗？”他问道。

但是古尔丹摇了摇头。“我试过了，”他承认道，“我能感受到它的力量，但我对那种力量并不熟悉，也无法触及它。”他挠骚着自己粗硬的胡茬。“我怀疑只有精灵们能够获取它的力量，因为太阳井与他们和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

“你能用那个祭坛打破他们的防御吗？”毁灭之锤接着问道。

古尔丹又笑了起来。“这是我正在进行的尝试之一，”他答道，“我现在还不知道这是否有用，不过这个祭坛是用精灵们自己的符文石建成的，这些符文石的能量原本就来源于太阳井。我也许能够反过来利用这种联结，把我自己的魔法输送到他们的力量源泉，摧毁它或从他们那里夺取这股力量。”明显可以看出这个术士更倾向于哪种做法，而毁灭之锤不太希望让这样一股力量落入古尔丹的手中。不过这依旧比将其留给那些奇怪、安静而致命的精灵好多了。

“尽力去做吧，”他再一次对古尔丹说，“但是打破城市防护只是次要的目标。眼下我们攻不进去，但他们也逃不出来。”他再次转向站在一旁等待命令的祖鲁希德。“你的那些龙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会需要他们，特别是如果联盟有更多士兵守在洛丹伦的话。如果你再过几天还是没办法打破那道屏障，就不要管了，派你的龙去和部落其他部队回合。”他盯着古尔丹，他已经走到了听不到他们对话的距离。“另外要保证他跟他的术士和你们在一起。”

祖鲁希德笑了起来。“我会让他和我们一起走的，哪怕我得命令一条龙吞下他把他带在肚子里。”他保证道。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他留下龙喉酋长让他和他的龙骑兵谈话，然后去确保他自己麾下的黑石战士们已经为朝着下一个目标进发做好了准备。

又过了两个小时，部落终于出发了。古尔丹和古加尔看着一拨又一拨的部落战士从奎尔萨拉斯开拔，大步踏过那些在龙焰中倒下的树木被烧焦的残骸。有三分之一的森林被烧毁了，这片土地上布满了烟灰、余烬以及焦脆但还没有粉碎的落叶。战士们曾驻扎在那里，他们觉得在开阔的地面上比在残存的树林中更加自在，即使地面上散落着树皮、落叶与坚果。现在一团烟云在无数脚步的来回践踏下腾起，向着丘陵与远方的山脉飘去。毁灭之锤大踏步走在队伍最前面，他迈开

长腿健步如飞，行进时他的武器轻轻敲击着他的后背与大腿。他没有四下张望，显然相信附近没有危险。

古尔丹等着最后一个兽人士兵走出视野，然后转身面对古加尔。“准备好了吗？”

暮光之锤酋长的两个脑袋都笑了起来。“准备好了。”他答道。

古尔丹点了点头。“很好。告诉你的战士们我们立即出发。从这里回南海镇还有很远。”他摩挲着自己的胡子。“祖鲁希德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座精灵城市的事，等他注意到我们走了就已经晚了。”

“如果他派龙来追我们怎么办？”古加尔问道，他一贯无惧危险，但那些庞然大物可能从天而降的想法还是让他有些踌躇。

“他不会的，”古尔丹安慰这个食人魔，“没有毁灭之锤的命令他不敢这么做，而这就意味着他会首先派出一名信使追赶部落的其余部队然后等着毁灭之锤的回答。到那时我们早就走出了他能追上的范围，而毁灭之锤只要还想打下那座人类城市，他就没办法再让他剩下的军队分兵来追我们。”他笑了起来。数周以来他一直在试图想个办法逃出毁灭之锤的控制，去进行自己的计划，而大酋长自己给他送上了一个完美的方案！他差点儿以为毁灭之锤会坚持让他和部落其余部队一起出发，但是精灵们的抵抗给了他一个留下来的完美借口。

“我去照管那些士兵。”古加尔应道，转身离开了，一边走一边喊出命令。古尔丹点了点头，走去取他自己的装备。他一直期待着这场远征。他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带他远离毁灭之锤和他谨慎的监视，同时带他接近自己的命运。

毁灭之锤静悄悄地走在伸向山顶的一条羊肠小道上，向下方处的一座小山谷走去。已是深夜，部落的其他士兵早已入睡，但他还有件急事要办。他悄无声息地移动着，靴子在古老风化的山石上寻找着坚固的落脚点，一只手握住自己的战锤，避免锤子在背上和岩壁上碰来碰去，另一只手则向前伸出，摸索着向下的道路。头上悬着一轮半月，为他投下了足够的光亮。他能听到附近某种昆虫的鸣叫，除此之外群山一片寂静。

他快要来到山谷中的时候听到了其他的声音。这是体形和兽人相仿的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笨拙地从另一侧走向山谷中时发出的。毁灭之锤蹲伏下来，用小道的边缘掩藏自己，从肩上抽出了他的战锤举在面前。他谨慎地窥视着等待着，那个声音越来越大。然后他看到山谷另一侧的什么动静，一个穿着斗篷的身影攀上了最后一段斜坡，走进了山谷中。

这里与其说是个山谷，不如说是山体的一处折角。大约有二十米宽，十五米深，然而四周都是岩壁，既能提供庇护，也把这里很好地隐藏了起来。也许对方正是因此选择了这里作为见面的地点。

毁灭之锤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个人影倚在一块山石上，喘着气让自己的呼吸平顺下来，然后站直身子四下张望。“有人吗？”那个穿着斗篷的身影低声叫道。

“我在这。”毁灭之锤站直身子答道，走过山石之间，离开小道走进了山谷。那个陌生人也站直了身子，在他靠近时惊讶地吸了一口气。毁灭之锤能看到那个人身侧挂着一把做工精美的崭新长剑，意识到这个人从未使用过这把剑。为什么他总是得和懦夫、弱者，或者阴谋家打交道？他心想，为什么不能来个战士？战士们总是更加率直地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所采取的方法也要更加直接。他见过在奎尔萨拉斯率领联盟军队的那个人，也见过在希尔斯布莱德指挥他们的另一个人，这两个人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都是战士，遵循着荣耀的行事准则，重视力量与诚实。但这样的人肯定不会要求进行这样一场会面。

“您……您是毁灭之锤大人？”那个人结结巴巴地说，稍稍有些瑟缩。“您会说通用语？”

“我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黑石氏族酋长，也是部落的大酋长，我会说你们的语言，”毁灭之锤说道，“你呢，人类？那条消息是你给我送来的吗？”

“是我。”那个人类答道，他向下拽了拽自己的兜帽，以免自己的脸露出来。毁灭之锤注意到兜帽是用上等布料制成，边缘有繁复的刺绣图案。“我觉得我们最好在发生什么……不愉快之前见上一面。”他说得很慢，仿佛是在对一个孩子说话。

“很好。”毁灭之锤环视四周，确保这个人类没有带来刺客，不过即使有刺客，他现在既没有闻到也没有听到他们。他只能冒着风险相信这个人类的确如同他那封奇怪的信上所写的那样是独自前来的。

“我从未想过会接到一个人类的联络。”毁灭之锤低声承认，他弯下腰以便更方便地观察这个人。“特别是以这样的方式。这就是你们人类联络的方式吗？通过使用训练过的鸟？”

“没错，这是一种方法，”这人答道，“我明白我的人不可能接近到足以向您传递消息，也想不到其他的方式，所以我派了一只鸟。你们杀了它吗？”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无法掩盖脸上的笑容。那个男人看到他的表情惊呆了，开始冒汗。“我们没想到那是一只信使，直到我们发现它腿上绑着的羊皮纸。但那时已经太迟了。我希望你不打算把它要回去。”

那个人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修长的手摆了摆，表示没有关系。他的手在发抖，不过他的声音仍然十分镇静。“只是一只鸟而已。”他指出，“我更关注于如何避免更多令人遗憾的伤亡。”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你的信里也是这么说的。那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您的承诺。”那人答道。

“哪种承诺？”

“我需要您以一名战士和领袖的身份保证，保证您会约束您的士兵。”那个男人答道，“在这道山脉里，不会有杀戮、劫掠、破坏和其他的暴行。不会袭击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不要骚扰或者追杀我们的人民。”

毁灭之锤考虑着，漫不经心地用一只手抚摸着他的锤头。“那么我们能得到什么回报？”

现在轮到那个男人笑了起来，他露出一个冷冰冰的表情，无疑是在试图表示友好，但看起来只显得谄媚。“随意通行。”他慢慢地答

道，让这句话留在安静的夜空之中。

“哦？”毁灭之锤斜过头，示意那个男人说下去。

“您和您的士兵计划跨越这道山脉进攻洛丹伦。”那人说道，“这里的群山地形复杂多变，那些熟悉这里的人很容易就能抵御比他们多得多的军队。您的部落也许最终仍能获胜，但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伤亡。那时您在同洛丹伦与其中守军的战斗中就会被削弱。”他又笑了起来，靠回山石上，显然对自己洞察局势以及改变现状的能力感到很满意。“我可以保证这个区域的守军远离您的大军，”他自信地说道，“我甚至可以告诉您哪些路可以更快地通过。您的部落可以毫无阻碍地迅速通过这些山脉。”

毁灭之锤思索着。“你会为我们让开路，”他大声说道，“以换取我们不去动你的领土作为回报。”

那个男人点了点头。“没错。”

毁灭之锤站起身子，向前走到了离那个人不到两尺的地方。在这个距离上他能看到那个陌生人兜帽下的一部分面容，削瘦而优雅，显得精于算计，尽管带着明显的恐惧。这个人在某些方面让他想起古尔丹，聪明而自私，但是又十分懦弱，不敢背叛比他更强的势力。“很好，”他最终说道，“我同意。告诉我能够最快通过这道山脉的路，我就会带着我的军队迅速通过，而不会停下来掠夺你们。当我们征服这片大陆之后这片山区将处于我的保护之下，没人会来侵犯。你和你的人民将会很安全。”

“很好。”穿斗篷的男子笑了起来，像个小孩一样拍了拍手。“我就知道您一定通情达理。”他从腰带中抽出一张卷起的羊皮纸，递给了毁灭之锤。“这是一张这个区域的地图，”他解释道，“我已经标注出了这个峡谷，以帮助你辨别方向。”

毁灭之锤展开地图研究起来。“是的，这张地图十分详细。”片刻之后他说道。

“很好。”那个人盯着毁灭之锤看了一会儿。“那我就回到我的人民中去了。”他顿了一下说道。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过了一会，那个人转过身快步走开了，他退回到山石之间，小心翼翼地爬下山谷那头的峭壁。一瞬间毁灭之锤在考虑要不要跟着他。他只要迅速地一击就能解决掉这个人，反正他已经拿到地图了。但这么做是不荣誉的。这也是他对他的人民现如今的样子感到不满的一点，就是他们缺乏荣誉感。从前在德拉诺的时候，他们是一个高贵的种族。然而古尔丹的背叛改变了这一切，使得他们变得如同嗜血的野蛮人一般。毁灭之锤决定要恢复他的种族的骄傲与淳朴，而这意味着要遵循一套严格的行为准则。这个人怀着对他的信任与他进行交易，毁灭之锤不会背叛这一点。他会沿着那个人标出来的道路行军，如果那条路的确能够快速通过而且人类军队没有阻拦他们的话，他就会兑现协议中他这一部分的承诺。

毁灭之锤摇了摇头，卷起卷轴塞进自己的腰带里，然后回身走向来时的那条小道。一旦他回到营地，他就会召集他的副官们，告知他们要走的行军路线。

“是您在召唤我们，陛下？”奥特兰克军队的指挥官哈斯将军站在地图室半开的门前。匹瑞诺德能看到这位壮实的将军背后的其他军队指挥官。

“没错，进来吧，将军，还有诸位将领。”匹瑞诺德说着，挥手让他们进来，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镇静。“我刚收到了关于部落和它的动向的一些新消息，我希望把消息与你们分享。”

他看到哈斯和其他一些人迅速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不过他们什么都没说，跟着他走向了覆盖在远处那面墙上的惊人的地图挂毯。挂毯上描绘着奥特兰克全境，城镇与要塞用银线绣成，而奥特兰克城堡则用金线标出。

“我从可靠渠道得知，”匹瑞诺德开口说道，“部落的确正向我们进军。”几位军官惊讶地吸了口气。“显然他们打算进犯洛丹伦，并且选择翻越山脉，从北方接近王都。”

“他们离我们有多远？”卡伏丹上校急切地问道，“他们有多少人？带着什么样的武器？”其他几位军官在他背后窃窃低语。

匹瑞诺德举起一只手，军官们安静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还有多远，”他答道，“不过我猜一天或者两天，不会再多了。我也不知

道他们的人数，不过从所有报告看来他们显然都是一支可怕的军队。”他微笑着，虽然他知道这个表情看上去十分软弱。“但是这已经与我们无关了。”

哈斯将军挺直了身子。“与我们无关，陛下？”他问道，他的气息把他浓密的灰色胡须吹了起来。“但我们是联盟的成员，我们宣誓过要和他们并肩抗击部落。”

“情况有变。”匹瑞诺德告诉他，他意识到自己满身大汗——他的军官们也注意到了。“我重新考虑了我们所拥有的选择，决定改换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阵营。奥特兰克将不再是联盟成员，即刻生效。”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相信我，这样要好得多。”

军官们看上去都十分讶异。“您是什么意思，陛下？”卡伏丹问道。

“我已经与部落达成了一份互不侵犯协议，”匹瑞诺德答道，“我们将不会阻挠他们通过奥特兰克山脉，而作为回报他们将不会进犯奥特兰克。”

他的军官们看上去十分不安，有几个人甚至显露出愤怒或者厌恶。“您要让我们跟那些兽人同流合污吗，陛下？”哈斯低声问道，声音里流露出厌恶。

“没错，我就是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匹瑞诺德失去冷静，厉声说道，“因为我要让我们活下来！”他在话语中宣泄着自己的愤怒与恐惧。“你们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吗？是部落，整个部落，他们正打算横扫这片山脉，席卷我们的家园！你们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吗？成千上万！”哈斯和其他几个人不情愿地点了点头——他们也看过同样的报告。“而且你们知道这些兽人是什么样的吗？我在和我现在到你们这么近的距离上见过一个兽人。他们身形高大！几乎和巨魔一样高，但是有两倍宽！大块的肌肉，还有獠牙——那个兽人用的是三个人才能举起来的战锤，而他挥舞起来就像那是小孩子的玩具一样！没人能抵挡他们！他们会杀光我们，你们还不明白吗？他们已经摧毁了暴风城，接下来就是奥特兰克！”

“但是联盟——”哈斯开口说道。匹瑞诺德苦笑起来。

“联盟怎么了？”他问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我告诉你们，不在这里！我们建立联盟以保护我们的王国免遭这种攻击，现在部落离我们近在咫尺，那个可爱的联盟又在哪里呢？他们抛弃了我们，你们不明白吗？”他感觉到自己的嗓音在提高，近乎歇斯底里，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眼下每个王国都只顾得上自己，”他尽可能保持着平静告诉他们，“我必须优先考虑奥特兰克。其他国王也会这么做。”

“没错，但那些野蛮人——”另一名军官特兰德开口说道。

“——畸形而可怕，没错，”匹瑞诺德打断了他，“但并非无法与他们交涉。我与他们的首领见过了。他会通用语！他听了我的话，并且同意如果我们不去妨碍他们，他们就不会来打扰我们。”

“我们——我们能信任他们吗？”一名叫维兰德的低级军官问道，匹瑞诺德看到有几个人点头赞同，轻叹了一口气。如果他们问出这个问题，他们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协议可能是必要的——现在他们只担心这个协议能否被执行。

“我们没有选择，”他缓缓答道，“他们一念之下就能碾碎我们。如果他们背叛了我们，我们就完蛋了。但是如果他们信守了诺言——我相信他们会的——奥特兰克就能幸存下来。无论代价有多大。”

“我还是不喜欢这个主意，”哈斯顽固地说道，“我们向其他国家做出过承诺。”然而他看起来有些犹豫。匹瑞诺德知道他的将军正在考虑当前的情况，并且意识到这实际上可能是他们生存下来的唯一希望。

“你不必喜欢，”匹瑞诺德尖锐地答道，“你只需要服从。我才是这里的国王，而我心意已决。你们都曾宣誓对我效忠，我想你们也会遵守自己的诺言。”他知道如果他们不同意，这并不会阻止他们，但他希望这能够说服他们，至少足够让他们的忠诚改变他们的想法。

哈斯打量了他一会儿。“如您所说，陛下，”他最终说道，“我会服从命令。”其他人也点了点头。

匹瑞诺德微笑起来。“很好。至于联盟，将由我个人来承担一切责任。”他转身朝向地图。“那么，部落将从这里、这里和这里通

过。”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地图上南方的几条道路。他恼怒地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我们只需要保证这些道路无人看守，那么部落就会通过山脉，而我们一个兽人都不会碰到。”

哈斯研究着那些地点。“他们一定计划从北边攻击洛丹伦。”他思考了一下，画出一条弧线穿过挂毯边缘，一直画到如果地图继续画，洛丹伦应该在的位置。“我不会选这条路线，不过我没有他们那么多军队——或者是没有他们那么自大。”他带着怀疑的表情转身面向匹瑞诺德。“士兵们可能会抗命，陛下，”他冷冷地说，“他们可能会认为这背叛了我们的誓言，或者更糟。”他的语调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他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如果他们叛变，我们将无力阻止。”

匹瑞诺德考虑了一下。“好吧，”片刻之后他说道，“告诉士兵们部落只打算使用最北方的三条路。如果有人问你是如何获取这条情报的，就告诉他们这是斥候和间谍们牺牲性命换来的。”他点了点头，对自己的机智感到满意。“这会让他们忙起来，安全地远离部落。”

哈斯生硬地点了点头。“我会立即将士兵部署到那里，陛下。”他干脆利落地保证道。

“很好。”匹瑞诺德给了将军一个他能做到的最温暖的微笑，表示他已经原谅了一切。“现在你最好让他们行动起来。我们不想冒险让部落在我们的军队还在调动的时候抵达。”

军官们敬礼离开了地图室——除了哈斯。

“怎么了，将军？”匹瑞诺德问道，丝毫不打算掩饰他声音中的疲惫。

“刚才来了一位信使，陛下。”将军答道，“联盟的信使。他来的时候你正在……休息。”哈斯意有所指地扫了一眼抛在角落里一张椅子上的斗篷，表情清楚地显示出他知道匹瑞诺德刚刚离开了城堡，也知道原因。“他正在外面等着，陛下。”

“立刻让他进来。”匹瑞诺德答道，大步走向椅子一把抄起斗篷。“你跟他谈过了吗？”

“只问了问是谁派他来的，”哈斯说，“我明白您想最先知道他带来的消息。”将军说着，已经站到了地图室门口，向等在外面的什么人招手示意。一名穿着久经沧桑的皮甲的年轻人走了进来，紧张地低头望着地板。

“陛下，”年轻人说，简短地向上扫了一眼又移开了视线，“我为您带来了联盟指挥官安度因·洛萨大人的问候与消息。”

匹瑞诺德点了点头，一边披上斗篷一边走到年轻人身边。“谢谢你将军，现在没事了。”他对哈斯说，哈斯顺从地离开房间，带上了门，看上去如释重负。“现在，年轻人，”匹瑞诺德重新转向信使继续说道，“你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消息？”

“洛萨大人命令您将军队派往洛丹伦，”那个年轻人紧张地答道，“部落很可能会进攻那里，您的军队必须去增援那里的守军。”

“我明白了。”匹瑞诺德点了点头，用一只手的手指摩挲着下巴。他伸出另一只手揽住年轻人的肩膀。“他是不是还希望你回去报告我们的情况？”他问道。

信使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匹瑞诺德又说了一次。“真是可惜。”他转过身面向信使，胳膊用力把他拽了过来，用另一只手上的匕首捅了他。刀刃从肋骨下穿过，扎进了年轻人的心脏，那个信使抽搐了一下，鲜血从嘴里涌了出来，然后瘫倒下去。匹瑞诺德在他倒地之前接住了他，把他缓缓放在地上。

“要是送来的是书信就好了。”匹瑞诺德低声对着尸体说。他在尸体上擦拭着匕首，然后收回鞘中。然后他把尸体拖过房间，拖到角落里的衣橱前，把尸体扔了进去，听着尸体下落时撞在柜壁上发出的闷响。他转念一想，又脱下了身上已经溅上了洗不掉的血迹的斗篷，也扔了进去。真可惜——他还挺喜欢上面刺绣的花纹的。

匹瑞诺德等了片刻，然后拉过帘子遮住衣柜，穿过房间走了回去。如果哈斯还等在外面，他会告诉将军信使急于离开，于是他让信使从他的私人出口走掉了。如果哈斯不在外面，他就会简单地在他们下次碰面的时候告诉他那个年轻人已经回联盟去了。而他带来的消息

当然只是让他们在部落面前坚守到底。匹瑞诺德微笑起来。他当然可以保证没有部落能突破他们的防线。如果他们走的是其他的山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布拉多克紧紧拽着缰绳，但并不是出于恐惧。当巨龙第一次展开双翼，将他带上高空的时候他就已经忘记了恐惧。在云中翱翔的感觉是那么惊人，让布拉多克这个尽职尽责但从未有过出挑表现的战士也突然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他就是为此而生的，为了在天空中飞翔，他巨大的红龙坐骑拍打着翅膀，风拂过他的发梢。他还记得看到龙口中喷出火焰，看到树木在高热一触之下就化为灰烬时的激动。

布拉多克向下望去，在这片富饶世界的绿色与棕色土地中央他能看到一抹银色。他知道那里是大海，就是他们不久之前摧毁另一个王国之后跨越的同一片海洋。

布拉多克用脚后跟踢了一下龙，让他的坐骑降低高度。龙做出了回应，收起翅膀迅速向下俯冲，让他兴奋不已。布拉多克的视野被海面填满，几乎延伸到了地平线，现在他能看到在海与陆地相交的地方有一串黑影。那些是他们的船，正是这些船把部落从另一块大陆带到了这里。布拉多克讨厌船。他也不太喜欢水。至于天空，那可真棒。

布拉多克拉着龙停止俯冲，他从船上方掠过，看着那些在长椅上坐满了的可怜兽人，他们正全力拉着长桨保持船只的行驶。每艘船靠近中央的地方都站着一个食人魔，在一面巨大的鼓上敲出鼓点。兽人们听着鼓点拉着桨，他们持续的划动带着这些黑船滑回水中。

布拉多克猛地停下，让龙转过头来好再看一眼。没错，他第一次没看错。那些船正在离开岸边回到海中。但他们本应当停靠在这里待命，以免部落还需要用上他们。为什么他们正在移动？

布拉多克四下张望，在领头的船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术士古尔丹。布拉多克曾像大多数兽人一样畏惧他，但他现在已经不再畏惧了。他现在是一个龙骑兵，他还会怕什么？

布拉多克掉转龙头，向着领头的船扑去。古尔丹在他靠近的时候转身面向他。

“你为什么要带走这些船？”布拉多克喊道，他一边让龙紧跟着船，一边挥舞着他空出来的那条手臂。那个术士看起来有些糊涂，茫然地举起了双手。布拉多克让龙离船更近了一些。“你要让船掉头！部落在洛丹伦，不在海那边！”他再次喊道。古尔丹仍然打着手势，表示他听不清。这次布拉多克带着龙几乎飞到了船顶上，离那个术士只有差不多十尺的距离。“我是说——”突然古尔丹的手猛地向前一伸，一道绿色的光线射向布拉多克的胸口。他感到一阵剧痛，感到自己的肺揪紧了，自己的心跳正在变慢，然后他喘了一口气，心和肺都停止了工作。一瞬间世界变黑了，布拉多克从鞍上摔了下来，擦着船舷径直坠入海中。他最后的一个念头是至少他有机会飞过。

古尔丹冷笑地看着龙骑兵的尸体消失在水中。他需要让这个白痴靠近，这样他的魔法才能迅速生效，让他没机会反击。他还担心那头龙可能会因为骑手的死亡而报复他，谨慎地看着那头红色巨兽直立起来，仰起头发出一声怒吼，然后猛地拍打翅膀冲向高空。古尔丹久久地望着，以确保那头龙不会盘旋回来再次攻击，然后转回身去看着拍打船首的水流。

他没有看到在高空中飞翔的另一个身影。在布拉多克发现那些船只之前，托尔古斯正在与他的朋友竞速，他看到了这一切。此刻他掉转龙头，全速朝着奎尔萨拉斯飞去。祖鲁希德会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托尔古斯怀疑他可能还要飞去通知部落其他部队，甚至可能还要去告知毁灭之锤本人。

正如所承诺的那样，这些道路完全无人看守，毁灭之锤领着他的士兵快跑着通过了。他认为那个穿着斗篷的陌生人会信守诺言，而且很高兴发现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但是这些道路仍然充满了危险。这些石路这么狭窄，只要几个战士就能挡住路，一旦有尸体堆积起来，那这里就再也无法通过。所以他一路上一直在催促着自己的军队，他明白当他的部队把这些寒冷的山区远远甩在后头的时候他会更加高兴。

他们花了两天翻越这片冰雪覆盖的群山，向下来到了另一头的丘陵。至今为止兽人们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类。甚至有些战士抱怨说他们在行军中错过了杀戮的机会，但他们的酋长向他们保证会有这个机会的。

第二天，部落的前锋从山中蜂拥而出。毁灭之锤像以往一样率领着他们，然后他停下来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在丘陵前方一个巨大的湖泊向远方延伸而去，在清晨的阳光下水面闪烁着银绿色光芒。远处矗立着更多微斜着南北走向的山脉。那些山脉与兽人们刚刚穿越的山区差不多，只是他们刚翻越的山脉向东变高，而那些山脉则延伸向西方。这两道山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V形，湖泊就处于中心。在湖的北岸则是一座有城墙的壮丽城市。

“王都。”毁灭之锤端详了片刻，然后双手将战锤高高举过头顶，发出一声战吼。部落的战士们也吼叫起来，很快他们周围的山丘都回响着他们的愤怒、愉悦与对鲜血的渴望。毁灭之锤大笑起来。那座城市会知道他和他的人马已经来了，但是那声吼叫之后他们会吓得发抖。在他们恢复过来之前部落就会杀到他们面前。

“向着城市冲锋！”毁灭之锤再次高举战锤吼道，“我们要摧毁它，也同时摧毁敌人的心脏！前进，战士们！趁着我们的战吼仍在他们耳中回响，让我们攻击！”

毁灭之锤冲下丘陵跑上平原，他飞奔着，专注于他的目标，那座有着城墙的巨大都市。

第十六章

“陛下！陛下！兽人打过来了！”

泰瑞纳斯国王抬起头，惊讶地望着卫队长莫雷夫冲进王座厅。“什么？”他没有理会那些聚集在这等待他接见的贵族和平民们发出的惊叫，站起身来，挥手示意卫队长上前。“兽人们？在这里？”

“是的，陛下。”莫雷夫答道。他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泰瑞纳斯从他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看到他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使他十分惊讶。“他们一定翻过了山脉——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正在湖那边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泰瑞纳斯从卫队长身边走过，大步走出王座厅。他快步走下大厅，又沿着一小段台阶登上了最近的一处露台，就在他妻子的休息室外。莉安妮和他们的女儿佳莉娅在休息室中，其他的侍女们等在一旁。她惊讶地抬起头，看着他走进休息室，从她身边经过，莫雷夫紧跟在身后。

泰瑞纳斯推开了房间另一头的窗户跨进阳台——然后他停下脚步，愣住了。平时在这里能够看到湖对面令人惊叹的山脉美景。景色依然是原来的样子，但以往他能在水面到山石之间看到的绿茵现在已经变成了黑色，而在他看着的时候那团黑色仍然移动，仿佛大地正在从下方被搅动。部落真的来了。

“怎么会这样？”他向莫雷夫问道，莫雷夫也走到了阳台上，看着这一切目瞪口呆。“他们一定是穿过奥特兰克来的——匹瑞诺德为什么没有拦住他们？”

“他们一定击溃了他的防线，陛下。”莫雷夫轻蔑地答道。即使如此惊恐他也表现出了对奥特兰克的国王与士兵们的看法。“那里的山路都十分狭窄，只要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就能挡住部落，除非他们的指挥官不称职。”

泰瑞纳斯皱着眉摇了摇头。他和莫雷夫有同样的看法——他从来不喜欢匹瑞诺德，他一直觉得匹瑞诺德自私而狡猾。但匹瑞诺德的将

军哈斯是一名称职的指挥官，本人又是一名可靠的战士。他可以组织起坚实的防线——但是如果匹瑞诺德下了命令，即使那个命令十分愚蠢，哈斯也很可能会服从。

“向奥特兰克派出信使，”他最终决定，“也向其他联盟军队派去信使，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状况。我们以后再来调查发生了什么。”泰瑞纳斯说道，并没有费心指出前提是他们得活到那个时候。“当务之急是集结守军，敲响警钟，让所有人都进到城里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又朝湖那边看了一眼，那片黑影已经沿着另一侧湖岸开始缓缓移动绕过水面。不，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信鸽被派往了其余的联盟领袖和联盟军队已知的最后出现的地方——辛特兰。其中一只信鸽直接飞向了激流堡，它所携带的信息被迅速解下，直接送到了脾气粗暴的激流堡领主索拉斯·托尔贝恩手中。

“什么？”托尔贝恩读完消息，大声喊道。他原本正用一只沉重的木杯喝着麦酒，现在他把木杯向着远处的墙壁猛摔过去，把木杯砸得粉碎，木屑和麦酒溅了一地。“那个白痴！他都做了什么，就这么让他们过去？”托尔贝恩一向看不起匹瑞诺德——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邻国，在边境上有一些摩擦，也是因为他个人讨厌他。那个人总是太圆滑太狡诈了。但即使是匹瑞诺德那样自大虚荣的白痴也应该能拦住一支入侵的军队！也许没办法彻底拦下他们——如果部落真的如同洛萨所说以及后来的许多报告所确认的那样数量庞大，他们可以不计后果强行突破——但至少这能极大地阻滞他们，给他们造成极大伤亡，也能够足够早地警告洛丹伦让他们做好充分准备。现在兽人们已经来到了湖畔平原，泰瑞纳斯除了关闭城门准备迎接第一波攻击之外也没有时间做什么别的了。

托尔贝恩站了起来开始踱步，没有注意到那封信仍然攥在他的拳头里。他希望前去援救他的朋友，但并不确定那样做是否是最好的行动。泰瑞纳斯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他麾下的卫队也是这片大陆上最出色的，他的城墙与城门坚固厚实。他确定，他们可以顶住第一波。但如果让整个部落都从山里冲出来，用他们纯粹的数量优势淹没王都的话，就危险了。

“该死的家伙！”托尔贝恩走过他沉重的椅子旁时一拳捣在了扶手上。“匹瑞诺德应该挡住他们！他至少应该警告我们！哪怕他是那么无能！”他突然有了另一个想法，停下了脚步。匹瑞诺德对成立联

盟的想法从来不热心。托尔贝恩想起来了，匹瑞诺德和格雷迈恩是仅有的两个不同意成立联盟的人。他回忆着和洛萨、泰瑞纳斯及其他人在王都举行的那次会议。没错，格雷迈恩也反对这个提议，但主要是因为他十分自负，认为吉尔尼斯可以击退任何胆敢入侵他们的敌人。而匹瑞诺德则是不喜欢战斗的想法。托尔贝恩一直觉得他的邻居本质上就是个懦夫，而且还是个浑蛋——他在知道自己能占据上方的时候很乐意进行战斗，但讨厌参与可能会使他冒险的战斗。匹瑞诺德也是第一个提出尝试和谈的人。

“那个白痴！那个白痴叛徒！”托尔贝恩重重踢了椅子一脚，使得椅子滑过花岗岩地板。他已经叛变了，不是吗？他和部落谈判了！托尔贝恩明白自己想的不会错。匹瑞诺德从来不为他人考虑，只会考虑自身安全。如果能够保证他和他领土的安全，他会很乐意与恶魔交易。这也正是他所做的。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部落之所以能够穿越山脉而没人报警的原因，匹瑞诺德没有抵抗也没有警告任何人的原因。是他允许他们通过的。大概部落许诺在战后会放过他或者让他继续统治。

“啊！”托尔贝恩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从椅子旁的武器架上抄起他的斧子，砍向面前的桌子，一下把它砍得粉碎。“我要杀了他！”他吼道。他的战士们与下属贵族们惊恐地退去，神色紧张，他们的反应让托尔贝恩想起来他并非是独自一人。个人恩怨现在要放在一边，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

“集结部队，”他对惊呆了的守卫们下令，“我们去奥特兰克。”

“但是陛下，”他的卫队长答道，“我们已经派出半数军队加入了联盟的主力！”

托尔贝恩皱起了眉头。“好吧，那就没有办法了。带上你能找到的所有人。”

“我们要去增援他们吗，陛下？”一位贵族问道。

“可以这么说，”托尔贝恩答道，他再次举起战斧向那个人笑了笑，“可以这么说。”

安度因·洛萨拉起面甲环视四周，用手背擦去眼中的汗水与砂砾，一边漫不经心地把剑在一具倒下的兽人尸体上蹭了蹭，擦去盖满剑身的血污。

“这是最后一个兽人吗，爵士？”他的一名士兵问道。

“我不知道，孩子，”洛萨老实地答道，他的双眼仍然扫视着树林，“我也希望如此，但是我不抱太大希望。”

“还有多少这种怪物啊？”另一个战士问道，从脚下的一个兽人身上拔出自己的战斧。这块不大的空地上到处都是尸体，不都是兽人的。这是一场血腥的遭遇战，而上方的树枝太过密集，蛮锤矮人无法利用他们的狮鹫支援，所以洛萨和他的士兵们只能靠自己了。他们赢了，但只是因为这一小队兽人显然和其余兽人的大部队失散了。

“多得很。”洛萨心不在焉地答道。然后他又对他的士兵们笑着说：“不过现在少些了，嗯？”他们也笑了起来，这让洛萨涌起一阵自豪。这些士兵有的来自洛丹伦，有的来自激流堡，一两个来自吉尔尼斯，甚至是奥特兰克，还有一些是和他一起从暴风王国来的。但在过去的数周里他们已经抛开了地域差异。他们现在都是联盟的士兵，像兄弟一样并肩作战。这让他为他们感到自豪。如果其他的部队也能像这支队伍一样团结协作，他们就还有希望，他们有希望赢得这场战争，也有希望在战后继续保持和平。

他突然注意到了一旁的什么动静。“戒备。”他警告道，重新合上头盔的面甲，警惕地蹲伏下来，举起剑对准动静传来的方向。不过树林中冲出来的不是兽人，而是人类——他手下的一名士兵。

“爵士！”那个士兵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但他看上去并没有受伤，他的剑也还在身侧没有拔出来。“有情报，爵士！”洛萨这时才注意到他的一只手里握着一小片羊皮纸，正在递向他。

“谢谢你。”他一边说一边接过信件。一名士兵递给信使一只水袋，他感激地接了下来。洛萨忙着阅读羊皮纸上写着的内容，他身边的士兵们看到他的下巴在头盔下收紧了，不安起来。

“怎么了，爵士？”看着洛萨抬起头，在将羊皮纸揉成一团，然后像扔一只恶心的虫子一样扔了出去，其中一名士兵终于忍不住问

道："有什么问题吗？"

洛萨点了点头，仍然在思考着他刚刚收到的消息。"部落已经前往洛丹伦，"他低声说道，引得几个士兵惊讶得吸了一口气。"他们可能现在就在进攻王都。"

"我们该怎么办？"一名士兵急切地问道，洛萨记得他是来自洛丹伦的。"我们必须立即出发！"

但是洛萨摇了摇头。"我们离得太远了，"他悲伤地告诉那个士兵，"我们来不及赶到的。"他叹了一口气。"不。我们要完成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消灭或者赶跑辛特兰的所有兽人。我们不能让部落在这里建立据点，不然他们就能从这里出发，向北或者向南袭击这片大陆上的任何地方。"

他的士兵们点了点头，尽管他们看上去都不太满意，因为他们要继续在这片森林里游荡，寻找落单的兽人，而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则要独自面对剩余的部落。洛萨也没办法责怪他们。"图拉扬和其余联盟军队已经出发了，"他安慰道，这让好几个士兵满怀期待地抬起了头，"他会赶上增援城市的。"他紧紧握住自己的剑。"一旦我们完成了这里的任务，我们就会向王都进军，一路扫清那些从他的攻击下逃脱的兽人。"

士兵们欢呼起来，洛萨也笑了起来，但他心中仍感到一阵冰凉。他明白他们对最终仍能帮得上忙，同时对联盟必将获胜，他们要做的只有清剿残军这样的想法十分高兴。他希望真要这么简单就好了。

"不要再分心了。"他放任了士兵们一小会儿，然后警告他们。"我们要确认附近已经没有其他的兽人小队了，然后我们就返回鹰巢山重整队伍。"士兵们点头表示服从命令然后举起武器，重新大致排成了队列。洛萨站在队伍最前方，他们一同再次走进了森林中，信使也与他们一起。

"他们来了！"

泰瑞纳斯向下望去然后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兽人部落已经渡过了洛丹米尔湖——眼尖的弓箭手们报告说兽人们搭起了简易的桥梁，不过在这个距离上看起来他们就像蚁群一样从水面上涌了过来——而且

现在正在迅速靠近城墙。他仍然惊讶于他们庞大的数量。从城墙上他所望见的看来，他们还是高大的野蛮人，随便一个就和最高大的人类一样强壮，而且体形更加宽厚，有着强健的肌肉和巨大的兽型脑袋。好在他没看到什么攻城器械，只有一根显然是被用来当作攻城槌的粗壮原木。但兽人们带着武器，在他看来是巨大的战锤、战斧与大剑，他相信他们同样带着绳索与爬钩。

还好王都的城墙一如既往地坚固。从未有敌人能够突破它的防御，泰瑞纳斯决心要将这个纪录维持下去。

当然他们没有时间充分准备。要集合人民不算难事，因为大多数人本来就住在城中。家畜则要麻烦得多，所以有些牲口干脆被抛下了，让它们自生自灭，就像其他东西一样，只有那些体积最小最贵重的财物被带在身上。守军们尽量保证在城门关上封闭之前让所有人和财物进了城，但大多数人逃出来的时候只有身上穿的衣物和当时能随手带上的工具和其他财物。他们的家园肯定会被部落摧毁，泰瑞纳斯也明白将来要重建家园会花上很多时间。前提是他们能击退部落，并且能够再次离开这座城市。

他环顾着城墙，他的卫兵与士兵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对于要保卫这么长的一道城墙来说人数有些少。但他大多数的士兵已经与洛萨和联盟其他军队一同开拔。泰瑞纳斯并非对此感到后悔。部落必须被阻止，而洛萨也需要能够调度尽可能多的部队。当然，他从未想过部落可能会进攻这里，更不会想到联盟的主力既没有在他们的进攻道路上阻截，也没有在他们后面赶来增援城市的守军。但是即使王都被攻陷了，如果联盟最终取胜了，那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将这座城市拱手相让。泰瑞纳斯又向下望去，觉得兽人们现在已经离得够近了。在这个距离上他能够看到他们的獠牙，还有他们脖子上、手上与头上挂着的流苏、骨头与勋章，显然是之前战斗中的战利品。很好，他们会发现这次战斗比他们先前所遭遇的都要困难。无论发生了什么，部落将记住这场战斗。

“倒热油！”泰瑞纳斯大喊道，下面站成一排的莫雷夫和其他人都点了点头。他们斜过排布在城墙上的巨大坩埚，让沸腾的热油沿着城墙倾泻而下。冲在最前面的兽人这时候已经几乎来到了墙边，热油当头淋下，将他们彻底浇透。热油烫掉了兽人们的血肉，兽人们都痛

苦得尖叫起来，最前列的兽人们全都缩在地上，翻滚抽搐着。只有几个兽人摇摇晃晃地逃开了，大多数兽人再也没起身。

“准备更多油！”泰瑞纳斯命令道，仆人们赶紧跑起来执行，用粗杆把大锅撑起来运走。要把这些大锅重新装上油，加热再运回到城墙上需要不少时间，不过他想部落哪都不会去。这不是一场迅速的遭遇战或者是速战速决的战斗——这很可能会是一次长期围攻，感谢圣光他们食品饮水储备充足，能够支持数周。再浇上一两次他们可能就会把油用完，不过对于他们的防御这只不过是个开场。泰瑞纳斯有的是别的招数给这些胆敢攻击他家园的野性难驯的兽人见识。

索拉斯・托尔贝恩就像是一只山地山羊轻松地大步翻越山脉，他带着脚钉的重靴在崎岖的灰色花岗岩上寻找着牢固的落脚点。他的士兵们跟在他身后，每一个人都既熟悉在山间攀登，又擅长作战。激流堡是一个高山王国，它的子民们从小就学会了如何攀登岩石峭壁以及翻越山峰。

奥特兰克的第一条山路就在他面前。托尔贝恩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正在从积雪中走过的身影，这些高大魁梧的身影正步伐平稳但笨拙地行进着。显然部落的兽人们还不习惯奥特兰克山脉这样的海拔。这些山路正是为不熟悉山地的人小心地开凿出来的，一直延伸到山外，使得奥特兰克和激流堡能够与他们的低地邻居们交易与沟通。托尔贝恩和他的人民则不需要这种方便。他们更喜欢自己攀爬到他们乐意的任何高度，而不是被困在他们面前这样的槽道中。这种山路太容易被阻塞——和被埋伏。

托尔贝恩蹲下来向他的士兵们做了个手势，准备好了战斧。还没好，还没好……就是现在！他越过岩壁，稳稳地落在两个兽人之间的山路上，让他们措手不及。他的战斧寒光一闪，让一个兽人的脑袋和身体分了家，然后反手一挥砍中了另一个兽人的喉咙。两个兽人都倒下了，他们两边的兽人跌跌撞撞地乱成一团，纷纷举起武器。但是这时另外四名托尔贝恩的战士也跳到了山路上，每边两个，劈开了队伍中的另一个兽人。然后更多他的士兵跳了下来，依次攻击那些已经倒下的兽人更远处的兽人。几分钟之后这二十多个兽人就全死了，山路上堆满了尸体。

托尔贝恩和他的士兵们把这些已经被冻僵了的兽人尸体都推到一起，一直堆到山路最高处。他在那里部署了十个人守卫这个临时的路

障，然后带着剩下的战士们又爬出了山路。

“很好，”在他们向北前进的时候托尔贝恩告诉他们，“这样就解决了一条路。”另一条路只需要再爬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

他们发现那条山路上也挤满了行军的兽人，也用相同的方法发动了攻击。托尔贝恩能够看出兽人们都是令人生畏的战士，高大、强壮而坚韧。不过他们并不习惯寒冷或者高山，也不习惯从他们头上跳下来的敌人。第二条路就像第一条路那样简单地被解决了，第三条路也一样。第四条路则稍微麻烦一些，因为这是四条路中最宽的，它能让四个人或者三个兽人并肩走过，因此托尔贝恩和他的战士们四人一组跳了下去。很快这条路也被堵住了，他们还推下巨石，保证这里再也无法通行。

第五条路很通畅，至少没有兽人。托尔贝恩发现有几名战士驻守在这里，但他们是人类，穿着奥特兰克的橙色制服，而且他们同时守在道路上方和路上。

“站住！”一名奥特兰克士兵喊道，他发现了他们，把长矛指向他们的方向。“报上你的名字和来意！”他的好几个同伴也跑过来支援他。

“索拉斯·托尔贝恩，激流堡国王。”托尔贝恩简短地答道。他怒视着这些士兵，虽然他明白他们只不过是在服从命令。“匹瑞诺德在哪儿？”

“国王在他的城堡里。”那个士兵傲慢地答道，“而你在入侵我们的国土。”

“那兽人呢？”托尔贝恩问道，“他们是入侵者，还是客人？”

“我们绝不会放兽人过去。”另一名士兵说道，“我们会誓死守卫这条路。”

“不错，”托尔贝恩答道，“只是他们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里南边的四条路上。”

这让那些士兵惊愕不已。“我们被告知要驻守这里，”其中一名士兵说道，看上去十分困惑，“他们说兽人打算通过这里。”

“但是他们并没有。”托尔贝恩吼道，“幸运的是我的人现在正把守其他山路，但许多兽人已经走过去了，向着洛丹伦。”其中一名士兵稍微年长一些，显然是个老兵，当他听明白情况的时候吓得面色苍白。托尔贝恩面向他问出了下一个问题：“哈斯在哪里？”

“哈斯将军在下一条路上，和我们的主力在一起。”那个士兵答道。他考虑了几秒然后提议，“我能带你们过去。”

托尔贝恩认识过去的路，但他也明白如果有人带他过去，就能更容易和哈斯说上话。所以他点了点头，向他的士兵做手势让他们跟上他和这个奥特兰克士兵。

他们又花了一个小时才来到另一条路。这是通过奥特兰克山脉的最宽敞的一条道路，足够让两辆满载的马车相向通过而不会擦到岩壁，把大多数士兵部署在这里也是很明智的。如果兽人们选择的是北方的道路而不是南边的道路的话。托尔贝恩看到哈斯正与几名下级军官谈话，但他还是等着那位带他来的士兵先向那位敦实的将军敬过礼。

“哈斯将军，大人！”那个人喊道，“来自激流堡的客人要见您，大人！”

哈斯抬起头，看到托尔贝恩的时候皱了皱眉头。“谢谢你，中士。”他说，然后走过来加入了他们，同时向敬礼离开的中士回礼致意。“陛下。”他严肃地说，向托尔贝恩点了点头。

“将军。”托尔贝恩一贯欣赏哈斯。这个人是一名强韧的战士，也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而且为人正直。他向来不愿与他交战，并且希望这次也不需要。“兽人们正从你们南边的山路蜂拥而过。”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已经替你们封锁了那些道路。”

哈斯面色惨白。“南方的山路？你确定吗？”他挥挥手让托尔贝恩不要点头。“你当然确定。但是为什么？国王私下告诉我兽人会沿北行进，而不是通过南方。这也是他派我们来把守这些山路的原因。”

托尔贝恩四下看了看。没有奥特兰克士兵靠得够近能够听清他压低声音说出的话。“你是个好士兵，也是个出色的指挥官，哈斯。”他低声说道，“但你总是不擅长说谎。你知道他们会走南边，不是吗？”

奥特兰克的将军叹了口气点了点头。“匹瑞诺德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和部落谈好了交易，”他坦白道，“我们让出路，换取他们的保护。”

托尔贝恩点了点头。这正如他所怀疑的。“而你赞同这么做？”他问道。

哈斯拉下了脸。“我们面对的是灭顶之灾！”他尖锐地答道，“他们会碾碎我们，杀光我们的人民！没人会来支援我们！”他摇了摇头。“匹瑞诺德做出了优先保护奥特兰克的决定。他所做的可能并不高尚，但是能拯救性命！”

“那些在洛丹伦的人命呢？”托尔贝恩低声问道，“因为你让部落毫无阻碍地通过，他们会死！”

哈斯盯着他。“他们是士兵！他们早就习惯了风险！部落会杀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这可不一样！”

托尔贝恩点了点头，对这位年长一些的男人感到一丝同情。“是啊，不一样。”他答道，“你对你人民的忠诚值得称赞。但如果部落占领了洛丹伦，他们就能控制整片大陆。为什么你觉得你们可以独善其身？”

哈斯叹了口气。“我不知道。”他承认道，“他们的首领向匹瑞诺德做出了承诺，但我不知道可以信任这些怪物多少。”他摇了摇头。“我告诉匹瑞诺德我们应当遵守对其他国家的誓言，但他抛弃了那个誓言。我曾宣誓效忠于他，我必须遵从。另外我觉得他可能是对的，这可能是我们幸存的唯一机会。”他皱起眉头。“但是整个种族的生存比某一个国家的生存更加重要。如果我们丧失了我们的荣誉，我们将一无所有。”他扬起下巴，脸上露出坚定的表情。“那么，我会重拾我们的荣誉。”他说道。然后他转过身向他的士兵大喊起来：“军士！集合士兵！让所有人以最快速度向南边的山路进军！我们要去增援我们的激流堡盟友，捍卫那些山路，击退兽人部落！”

“但是，大人——”那名军官正打算反对，但哈斯的喊叫声打断了他。

“立即行动，士兵！”他吼道，那个士兵赶紧敬了个礼，跑着去执行命令。然后哈斯又转回托尔贝恩。“他在城堡里。”将军简短地说道。他并不需要解释他指的是谁。“他的私人卫队也在那，不过他们只有二十个人。我可以把他拽出来。”

但是托尔贝恩摇了摇头。“我们眼下没时间担心他的问题。另外……”他指出，“如果是我去，这就是侵略。如果你去，那就是叛国。”他皱起了眉头。“我们以后再让联盟和匹瑞诺德算账。眼下最重要的是拦截部落。”

将军点了点头。“谢谢。”然后他转过身去，和他的军官们一起集合士兵。

“该死，我们来晚了！”图拉扬拽紧缰绳，俯瞰着下方的山谷。

他和卡德加还有其他骑兵正马不停蹄地赶路，而其他部队则紧随其后。现在的最佳方案是从西侧穿过壁炉谷的丘陵然后抵达王都北面，他们就能向下包抄，从城市后面的广阔平原通过主城门抵达城市。但是现在他不太确定用额外的行军时间换取地形上的优势是否值得。

图拉扬本来还想从索拉斯·托尔贝恩那里征募更多的军队。但激流堡离他们规划的路线太远了。图拉扬曾经考虑过绕道而行，不过部落也选择了穿越山脉，而且比他们要先走一步的消息让他转而决定继续行军。他们必须及时赶到！

但眼下他站在山崖上向下望去，掠过延伸进洛丹伦的山谷，以及山脚的湖泊，看到了他没能及时赶到的事实。部落已经抵达了，他们沿着山谷展开，就像秋天树下的枯叶一样围绕着那座骄傲的城市。

“他们还没能攻破城墙。”奥蕾莉亚站在他身边指出。她和其他精灵，无论战士还是游侠，都轻松地与战马一同行进。她和洛瑟玛·塞隆都赶到前面与他一同查看前方的情况。“现在支援他们还不迟。”

“是，你说得没错。”图拉扬承认道，他把失望抛到一边，更加冷静地分析起情况。“这场战斗还没输，有我们的支援王都绝不会陷落。”他摸了摸下巴。“这甚至是我们的优势。”他低声说道，更加全面地考虑起来，“部落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把他们包夹在中间。”他皱起了眉头。“但是我们得让泰瑞纳斯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这样才能协调我们的攻击，而且让他知道他没有被抛弃。”

塞隆点了点头，注视着下面和远方成群的兽人。“计划不错。”他同意道，“但我们要怎么联系上城中守军？没人能够毫发无伤地穿过这些士兵，精灵也不行。”

奥蕾莉亚点了点头。“如果是在森林里，我也许可以。”她承认道，“但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平原，没有办法找掩护。试图靠近就是自杀。”

卡德加正骑马站在图拉扬另一侧，他冲这三个人笑了起来。“我能过去。”他向他们保证道，对他们的表情回以大笑。“——只要一点点帮助。”他补充了一句，瞥了一眼刚刚停到他们身旁岩石上的一个带着文身的矮个子。

“陛下！”

泰瑞纳斯抬起头，看到一名士兵大喊着指向城外。他顺着那个人的手向外望去，心想着也许是兽人们又集结起来准备发起进攻，但那个士兵指的是天上而不是下方。泰瑞纳斯看着，他发现一个黑影在向他们飞来，惊得吸了一口气。

“弓箭手准备！”他盯着那个黑影喊道，“但是没我的命令不要射箭。”这有点奇怪。当有成千上万名兽人在下方冲击着城墙的时候，为什么要派出单独一个什么会飞的东西？那是个侦察兵，一个间谍，还是别的什么？

弓箭手们各就各位，拉开长弓搭上了羽箭，静静地等待着。那个身影越来越近。泰瑞纳斯现在可以看出那是一头狮鹫，不过远比画在纹章徽记上的那些让他觉得更加野性而美丽。它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紫色与红色的光泽，它靠近的时候凶猛的头像鸟一样转着，巨大的金色眼睛四下打量。

它背上还坐着一个人，握着缰绳坐在鞍具上，仿佛在骑一匹马。

骑手个子高大，但并没有兽人那么魁梧。而且他还穿着衣服，比下面那些绿皮战士穿的要多得多。泰瑞纳斯紧紧盯着，随后他瞥到一抹紫色，舒了一口气。那不是盔甲，是法袍，这只会意味着一件事。

“放下武器！”他对弓箭手喊道，“这是一位达拉然的法师！”

狮鹫拍打着巨大的翅膀，向他们俯冲下来。然后它冲过了他们，又盘旋回来。弓箭手们已经转向下方的兽人。显然这个骑手正在找地方降落，最终决定降在附近的一座角楼上。角楼上有一个宽敞的圆台，用于放置油锅、弩车和烽火。泰瑞纳斯大步走了过去，莫雷夫紧随其后。他们来到塔楼的时候狮鹫正好着陆，它折起翅膀收在身边。

“嗯，很高兴我还没忘记怎么降落。”骑手一边说，一边跨出一条腿，从鞍具上跳了下来。“谢谢。”泰瑞纳斯听到他对狮鹫低声说道，狮鹫轻啼回应。然后法师转过身来，露出了白色短须，泰瑞纳斯认出了他。

“卡德加！”他说着，伸手握住了法师的手。“你为什么在这里？还骑着这个东西？”

“我带来了好消息。”这位看起来年老的法师笑着答道。他看起来十分疲倦，但除此之外都还好。“图拉扬和他的部队就在北方山谷的另一边。”他告诉泰瑞纳斯，一边感激地接下莫雷夫递过来的水袋灌了一口。“我们会从后面进攻部落，把他们赶开。”

“好极了！”泰瑞纳斯一拍双手，几天以来他头一次感到高兴。“联盟军队到了我们就能两面夹击部落，把他们碾碎在中间！”

“这就是图拉扬的计划。”法师高兴地赞同道，“库德兰借给我这头狮鹫，这样我才能联系上你们进行协调。我很高兴我还记得麦迪文教给我的驾驭狮鹫的技巧。”

“来吧。”泰瑞纳斯对他说。“我的仆人会照看这头狮鹫——他们会喂它水，我相信我们能找点东西喂它。我们来谈谈图拉扬爵士认为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以及要怎么让这些污秽的兽人为胆敢进攻我们的城市而后悔。”

“冲锋！”图拉扬把战锤像长矛一样举在胸前，一马当先，踢马从水中冲到岸上，冲向成群的兽人大军。大多数兽人的注意力仍然在他们面前无论如何强攻也无法损伤分毫的城墙上。只有几个兽人听到了图拉扬战马的嘶鸣声，转过了头。其中一个张嘴试图发出警告，但是图拉扬的战锤直直穿过他的下巴打碎了下颚，这一击的力量折断了他的脖子。兽人倒在了地上，图拉扬的战马从他身上踩了过去。

其他骑兵骑马跟在他身后，他和骑兵后面则是步兵们，穿过城北的平原。现在他们冲向部落，部落也转过来面对着他们。

这时城中的弩炮开火了，羽箭和矢石像雨点一样落在兽人们的背上。

图拉扬率领着他的骑兵们冲入了部落的前排，然后穿过了他们，绕了一圈又冲了回来。这时城里的守军也发起了第二轮攻击。

兽人们阵脚大乱不知所措。当他们朝向城墙的时候，联盟士兵们会从后面袭击他们。而他们朝向联盟士兵，又会遭受城中守军的攻击。他们还没能打破城墙，所以没办法退入王都，但他们不通过联盟军队也没办法退到湖边和山上。无论他们朝向那一边，都有兽人死去。

不幸的是，部落经受得住伤亡。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兽人战士向前走来，图拉扬不得不撤回他的骑兵。精灵弓箭手们向兽人军队射出一片箭雨，射倒了好几个，但是新的兽人战士立即填上了空缺。兽人们开始向联盟军队扑去，逼得他们要么退却，要么被沉重的兽人躯体碾碎。图拉扬发现自己和士兵们被一步一步逼向了水边。一旦他们退出兽人们能够到的距离，剩余部落士兵又把注意力转回王城。他们猛扑向城墙，迅速消耗着城中的热油、石块和一切能用来砸向攻城者的东西。

弩车没办法攻击紧贴城墙的敌人，否则它对城墙造成的伤害会比入侵者造成的伤害还要大。因此兽人们可以安全地攀爬城墙以及撞击城门。虽然城门目前仍然撑得住，但是遭受着猛烈的撞击。而且兽人士兵们来到护城边，狞笑着攀爬翻越。大多数兽人在爬到墙顶时都被挡住、刺中或者猛砸了下去，但有几个爬了上来，开始攻击守军，打乱他们的阵型，在城墙的防御上扯开了口子。第一拨爬上城墙的兽人很快都死了，但更多兽人紧随而来，而且现在尸体也堆了起来，在兽

人攀爬城墙时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掩护，让他们有地方落脚，并且在攻击卫兵之前准备好他们自己的武器。

“这样不行！”卡德加向图拉扬喊道。他们正骑马穿过一座粗糙的桥梁，无疑是那些兽人建来渡过湖面用的。“这样下去我们没有足够的士兵战胜他们！我们需要想点别的方法！”

“有什么建议我洗耳恭听！”图拉扬答道，一边用战锤猛砸一个冲过来的兽人，“你能用魔法干掉他们吗！”

“可以，但是没太大用。”卡德加一边用剑刺向一个靠得太近的兽人一边答道。“我一次只能干掉几个。我能召唤风暴，但是也没什么用。而且会耗尽我的法力，让我接下来没法再使用魔法。”

图拉扬点了点头。“让我们先带着部队退过湖，然后守住这座桥！”他对他的朋友说，再次挥舞起他战锤的同时用他的盾把一个兽人撞到他们下方流动的水中。“然后我们等到他们不再注意我们，转过身的时候再发起攻击。”

卡德加点了点头，他忙着自卫顾不上答话。他希望这个新计划有效。否则部落只需烧毁桥梁然后继续猛攻城门直到城门被攻破。一旦城门失守他们就能进入城市，而且再也没办法把他们赶出去。在暴风城，卡德加曾经见过兽人们是如何夺取城池的。他不想见到那一幕再次上演。

“城门要撑不住了！”

泰瑞纳斯摇了摇头，想把这些叫喊声抛在脑后。但是他现在无暇亲自去查看。他站着观望下方战斗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兽人爬上了墙头，正向他冲了过来。那个兽人张嘴大笑，露出了他锋利的獠牙，缓缓挥舞着他沉重的战锤。泰瑞纳斯不情愿地捡起一把落在地上的剑，痛苦地意识到他自己并不是一名战士。

一个人来到了他身边，他认出那是莫雷夫，稍感安慰。卫队长拿着一支长矛，他向兽人猛刺过去逼退了他。“您应当去查看城门，大人，”他冷静地说，再次刺向兽人，“这里交给我。”泰瑞纳斯看到兽人背后有好几个守卫正在赶过来，其中两人也带着长矛。

泰瑞纳斯意识到这里已经不再需要他，如释重负地放下剑转身离开。他低下头走下城墙里一段不长的台阶，从一个守军的小军械库旁边走了出来，然后从那里走上了一条沿墙的狭窄小路。小道尽头是一道短阶梯，他跳上阶梯，再次回到了城墙上，不过现在他已经来到了城门正上方。

他还没来到城墙边上就已经感受到了沉重的撞击，冲击让他的牙齿磕在一起，城墙的砖石也在摇晃。他朝下望去，看到兽人们用一根粗壮的树干撞击着前门。即使从这里泰瑞纳斯也能看出，他们每敲一次，城门都在颤动。

“加固城门，”他对一位站在附近的年轻上尉说道，“找点人撑住前门。”

“用什么，陛下？”那名年轻的军官问道。

“用你能找到的所有东西。”泰瑞纳斯答道。他的视线越过城墙，注视着聚集在这里围攻他和他城市的无数兽人。在更远的地方他看到了桥上金属闪烁的亮光，他明白图拉扬和他的部队撤到了那里，以便准备他们接下来的行动。泰瑞纳斯只希望他们接下来的行动足够巧妙。

第十七章

“成了！”一个兽人喊道，毁灭之锤笑了起来。已经胜券在握了！无论他派出多少战士猛攻，这座城市的城墙都岿然不动，但是城门在持续的撞击下已经出现了裂纹。一旦城门被突破，他的战士们就能拥入王都，粉碎其中剩下的守军并且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有了这里和精灵森林作为基地，他们就能迅速横扫大陆剩下的地区，将人类逼回海边，最后把他们赶下海。那时这片土地将属于部落，他们就能结束这场战争，最终开始新的生活。

要是食人魔也在这里就好了，毁灭之锤倚在他的战锤上，看着他的部下再次撞击着厚木与钢铁制成的城门，他又一次这么想。食人魔就可以爬上城墙，甚至可以用他们的木棒在厚厚的石墙上砸出口子来。他不明白为什么古尔丹和古加尔以及他们的氏族还没有抵达。他明白，他自己是通过翻越山脉才能这么快赶到这里，但古尔丹再怎么慢现在也该到了。

“毁灭之锤！”他抬起头，看到他的一个士兵正指着天空。又有狮鹫？他愁眉苦脸地想着。在辛特兰的森林里，这些带羽毛的怪物被证明是十分致命的，在奎尔萨拉斯也是如此。在这里他只见过寥寥几只，其中一只飞到了城中又飞了出来，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参战。但他仍然警惕着。蛮锤矮人十分强壮敦实，他们的坐骑飞得很快，他们的风暴战锤就像兽人们的战锤一样致命。他们虽然身材矮小，但却是不可小瞧的敌人，如果有更多蛮锤矮人将要抵达，他就要做好准备。

但是在云层映衬下的那个黑色身影变得越来越大，那个黑影身形蜿蜒且修长，不可能是狮鹫，而且毁灭之锤听到他的士兵们在那个黑影飞越他们时发出的欢呼。这是一头龙！这是个好消息！那些巨大的野兽可以用龙焰对付城门，还可以扫清那些城墙上的守军。这座城市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

那头龙稳稳地落在湖边，它刚停稳，一个身材高大的兽人就从它背负的座鞍上跳了下来，毁灭之锤把战锤背回身后，大步迎上前去。

“毁灭之锤在哪里？”那个龙骑兵问道，“我有事必须告诉他！”

“我在这里。”毁灭之锤答道，他的士兵们让到两边让他通过。“什么事？”

这个骑兵转身面向他，毁灭之锤意识到他曾经见过这名战士。他是祖鲁希德的亲信之一， 一位强大的骑士。根据报告，他是最初几个敢于骑上那些仍然叛逆的龙的人之一。托尔古斯，没错，这是他的名字。

“我带来了祖鲁希德的消息。”托尔古斯大声说道，他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毁灭之锤从中看到了愤怒、疑惑，似乎有些羞愧甚至是恐惧。

“那么告诉我吧。”毁灭之锤答道，他走近托尔古斯，走到了蜷伏在战场上的龙的尾巴围成的圈中。附近的兽人都明白了这个警告，纷纷退开留给他们谈话的空间。

“是古尔丹……”托尔古斯说。他是个高大的兽人，几乎和毁灭之锤本人一样高，不过他不敢直视毁灭之锤的双眼。“他逃跑了。”

“什么？”毁灭之锤这才理解龙骑兵脸上恐惧的表情，他感觉到愤怒令他的血液都沸腾了，他双手紧紧握住战锤，连木头锤柄都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仿佛是在抱怨。“什么时候？怎么跑的？”

“就在你离开不久之后。”托尔古斯答道，“他和古加尔一起带走了暮光之锤和暴掠氏族。他们将船重新驶回无尽之海，航向南方。”现在他抬起了头，愤怒压倒了恐惧。“我们氏族的人发现了他们，飞下去质问他们为什么走错了方向。古尔丹用他邪恶的法术杀了他。我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我本打算去追他们，但我知道必须告知祖鲁希德。他命令我立即赶到这里来。”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你做得对。”他安慰那位龙骑兵。“古尔丹能够杀死你的族人，那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然后我们将无从知晓他的背叛。”他露出牙齿怒吼一声。“该死的家伙！我就知道不能信任他！现在他还把船带走了！”

“我们能飞去追他。”托尔古斯提议道，“祖鲁希德说他会让其他龙骑兵做好准备。我们能把他的舰队和上面的所有兽人都烧成灰。”

毁灭之锤皱着眉头。“没错，但是首先你们要靠得够近。古尔丹的法术很强，古加尔也是。”他把战锤重重砸在地里。“我就知道他造的那个祭坛会是个麻烦！我居然放任他把那些食人魔变成了新的战士加强到他的队伍里！”毁灭之锤紧紧咬着嘴唇，为自己的愚蠢自责。他对获得新武器用于对人类的战争太兴奋了，甚至忽略了他自己的直觉，他的直觉曾经警告过他这个术士所做的一切都只会是为自己打算。

托尔古斯仍然等待着毁灭之锤的命令，但是另一个兽人跑了过来，他们都转过身去。是毁灭之锤麾下年轻的黑石氏族二把手萨贝克，他停在不安地敲打着地面的龙尾不远处。

“怎么？”

“有个麻烦。”萨贝克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山路被切断了。”

“什么？”毁灭之锤转过身，越过红龙注视着奥特兰克山脉的方向。的确，他能够看到那股曾经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山路中走出的黑压压的兽人队伍已经停了。“发生了什么？”

萨贝克摇着头。“我不知道。”他答道，“但是我们再也不能通过那些山路了。我派出了战士去侦察那些山路，但他们没有回来。”他的表情显然说明那些人早该回来了。

“该死！”毁灭之锤狠狠地咬了咬牙。“那个人类背叛了我们！我就知道不能相信一个会出卖自己种族的人。”然而他又想到那个穿着斗篷的人应该不敢背叛他们。那么要么是联盟显示出了更加强大的力量，要么就是他们用一些比被部落的统治更加迫在眉睫的东西威胁了他——或者他们发现了他的背叛，褫夺了让他能够控制山路的地位。没错，这种情况最有可能。那时那个男人那么急切地要谈判，不大可能现在就反悔，特别是部落的军队还在附近。他一定是被抓住并废黜了，现在其他人控制了那片山地。

但是这对结果也并没有什么改变。“有多少兽人被困在山上？”他问。

萨贝克耸了耸肩。“不好说，”他答道，“不过至少有半数的氏族，甚至更多。”他环视四周。“不过我们这里还有不少人。”他说，“一旦古尔丹和其他人赶到，我们的人数还能更多。”

毁灭之锤苦笑着，他仍在思考。“其他人！其他人不会来了！”萨贝克看上去十分惊讶。“古尔丹背叛了我们！”毁灭之锤告诉他的副手，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几个字。“他带走了船，还带走了两个氏族，去了无尽之海。”

“但是为什么？”萨贝克问道，他困惑不已。“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就都会无家可归，包括他自己。”

毁灭之锤摇了摇头。“这场战争根本就不是他最关注的。”他的思绪闪回到他在暴风城遇见这个术士的时候，以及这个术士说的话。“他找到了什么别的东西，什么强大的东西。”他阴沉地回忆道，“这个东西会让他强大到不需要部落的保护。”

“那我们该怎么办？”萨贝克问道。他看着远处的城市，重新审视着。“这样我们可能就没有足够兵力攻破这里了。”他指了出来。

毁灭之锤不想往那边看，但他明白自己的副手说得对。这座城市的确比所预想的要坚固得多，城里的守军也要顽强得多。而联盟军队从背后发起的进攻也令他猝不及防，极大地削减了他们的兵力。而且现在他们也没办法从任何地方得到增援了。

这还不是唯一一件让他心情沉重的事。古尔丹一个人的背叛已经够糟了，但他还带走了其他兽人。他们把个人的意图看得比部落的目标还重，把私欲看得比他们人民的需要还重。而这正是最初驱使毁灭之锤杀死黑手夺取权力的原因，他也曾发誓要终结这种堕落，让他的人民重拾荣誉。他绝不能放任这样的背叛行径，无论这会让他们付出多大的代价。或者让他自己付出怎样的代价。

“雷德！麦姆！”毁灭之锤喊道。黑手兄弟听到了他的喊声，迅速赶了过来，似乎从他的音调中感受到大酋长不容忍任何拖延。

“带上你们的黑齿狞笑氏族前往南方！”毁灭之锤命令道，一边回忆着他的斥候在巨魔的帮助下绘出的地图。“你们沿着湖往回走，从那里穿过希尔斯布莱德到海边去。古尔丹逃走了，但他只有两个氏族的人，用不上我们全部的船。剩下的船应该还停在那里。”他面容扭曲起来，露出锋利的獠牙。“追上这些叛徒，杀光他们，让他们的尸体沉到海底。”

“但——这座城市！”雷德出言反对，“这场战争！”

“我们人民的荣誉危在旦夕！”毁灭之锤吼道，举起他的战锤摆出攻击的姿态，向雷德咆哮着，看他是否胆敢违抗他的命令。“我们不能纵容他们！”他怒视着黑手兄弟。“把这看作你们重获荣誉的机会。”然后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平静下来。“我会带着我的氏族以更慢的速度向南行进，阻止联盟军队追击你们，一边沿路掠夺破坏。我们将保持这条道路畅通，可以杀回这座城市。我们以后还会回来的。”他向他们保证，“了结我们开始的这一切。”虽然即使他自己也不相信。他们这次是在城市毫无防备的时候进攻的。这样的机会不会有下一次了。

黑手兄弟点了点头，但是他们看上去并不是很满意。“如你所说。”麦姆同意道，他和他的兄弟转身去朝他们的士兵们下命令。

毁灭之锤转向正站在一旁等待的托尔古斯。“告诉祖鲁希德把他所有的龙派到无尽之海。”他向龙骑兵下令。“飞得越快越好。你会有机会为你的族人报仇。”

托尔古斯点了点头，复仇的想法让他忍不住笑了起来，然后他转身爬上自己的龙。毁灭之锤退后几步，给这头巨大的生物让开足够的空间展开翅膀重新飞上天空。毁灭之锤看着他们飞走，又咬紧了牙，他的双手因为震惊和愤怒而颤抖着。本来已经近在咫尺了！最多再有一天这座城市就是他的了！现在机会就这么没了。即使最好的情况下他赢得这场战争的希望也很渺茫。但是荣耀一定是最重要的。

塔隆・血魔就站在附近，毁灭之锤打量着死亡骑士。“那你呢，你这具腐烂的尸体又有什么打算？”毁灭之锤质问着这个怪物。“你曾经追随古尔丹，现在他背叛了我们所有人。你现在要随他而去吗？”

不死的战士用发光的眼睛盯了他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古尔丹已经忘记了我们的人民。”血魔答道，“而我们绝不会。部落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向部落效忠——也向你效忠，只要你还领导着部落。”

毁灭之锤惊讶于这个怪物的答复，茫然地点了点头。“那么去掩护我们的人撤离城市。”他命令道。血魔接受了命令，向其他死亡骑士和它们的亡灵战马走去。萨贝克也离开了。现在只剩下毁灭之锤自己。

“古尔丹！”他喊道，高高举起战锤向着天空挥舞。“你将为此丧命！我要让你为背叛我们的种族，威胁我们的生存付出代价！”天空并没有回应，但是毁灭之锤因为宣泄出来而觉得稍微舒服了一些。他放下战锤，注意力重新回到这场战争中。他已经开始强迫自己考虑如何才能最好地把他的士兵们带向南方，如何让部落其余军队赶向海边。

古尔丹从船头探出身子，嗅着海上的空气。他闭上眼睛，让自己对法术的感知占据他的身心，用意识搜寻着那股魔法的独特气息。那股力量几乎立刻冲击着他，强到他仿佛尝到了它如同新鲜血液一样金属一般的味道。那股力量是如此强大，古尔丹的皮肤感到刺痛，头发也噼啪作响。

“停！”他回头喊道，他身后的氏族成员停止了划船。船立即停下，一动不动地停在水面上，古尔丹笑了起来。“我们到了。”他宣布。

“但是——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一个来自他自己的暴掠氏族的名叫达克苏尔的兽人说道。古尔丹转过身，终于睁开了眼，然后盯着年轻的兽人术士。

“什么都没有？”他咧嘴一笑。“那我们就给你缠上铁链加重然后派你去海底为我们去找。还是你更情愿老老实实坐着，相信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达克苏尔退到一旁，结结巴巴地道歉。但古尔丹已经把他抛到了脑后。他越过水面看向旁边的一艘船，还有站在船头附近的古加尔。

“告诉其他人，”古加尔吩咐他的副官，“我们立即开始。毁灭之锤可能已经得知我们离开了，我不想冒险让他在我们达到目的之前打扰我们。”

双头食人魔点了点头，转身朝另一艘船喊道，那艘船又把消息传向更远的船。缆绳被抛了过来，食人魔法师和兽人术士们都爬到了古尔丹的船上。他们有的是抓着绳子把自己拉了过来，有的是用绳子作为指引自己游了过来，这取决于他们的水性。

“我们所寻找的地方，一座古老的神殿，就在我们下方。”所有的术士来到他面前的甲板上的时候古尔丹解释道。“我们可以试图游到那里去，但是我不知道这里的水有多深。另外下边可能又冷又黑，我可不喜欢。”他笑了起来。“我们不会这么做，而是升起大地，让神殿自己到我们这里来。”

“这能做到吗？”一个新转化的食人魔法师问道。

“可以。”古尔丹答道，“不久之前在我们的家园，我们兽人就曾举起过另外一片陆地，一座位于影月谷的火山。是我指挥暗影议会做到的，现在我会指挥我们。”他等着其他人质疑或者反对，但没人这么做，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的新仆从不仅更加强大，而且也更加顺从，他很欣赏这两点。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古加尔最终问道。

“就是现在。”古尔丹答道，“还等什么？”他转过身去，带头走到舷侧的栏杆边上，他的助手们在他两边排开。然后他闭上双眼，开始探寻他所感受到的藏在下方深处的力量。他很容易就接触到了那股力量，他握紧这股力量，然后开始牵引，用魔法将这股力量和力量的来源朝他拉来。同时他在意识中延伸出去，向那股力量周围的环境施展法术，将它们一同抬升。头顶的天空暗了下来，周围的海面也开始变得波涛汹涌。

“我抓住了。”他咬着牙对身边的助手们说，“追踪我的魔法，你们自己也能感受到那股力量。把你们的法力注入我所构筑的法术中，和我一起往上拉。就是现在！”

他最先能感受到的就是古加尔，然后是其他人用自己的力量来强化他时发生的变化。一抹深红色光晕在天空中炸开，头顶雷声大作，降下暴雨，巨浪也摇晃着他们的船。他之前所感受到的巨大重量变轻了不少，拖拽也变得轻松许多。这仍然十分吃力，但至少不再令人无法忍受。每拉一次，那股魔法都变得更加强大，他对那股力量和周围的陆地的抓持也变得更牢。自然的一切都反抗着他们，但他们坚持着。

他们站了好几个钟头，在周围的士兵们眼中他们一步未动，但他们其实在与巨大的力量进行激烈的搏斗。海水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浇来，雷声震耳欲聋，闪电让他们什么都看不见。船只被巨浪抛来抛去，战士们只能紧紧抓住船桨坐稳在座位上。好几个人望向古尔丹和其他术士寻求指示，但即使船只在可怕地摇摆着，他们也没人移动分毫。

然后一股火焰和浓烟从船头不远处涌起的水中喷了出来，空中弥漫着火花、灰烬与蒸汽。透过满是沙尘的灼热空气，他们能看到有什么正像破壳的鸡蛋一样从水中伸了出来。那个东西是一块石头，在士兵们的注视下变得越来越大，淌着海水和熔岩从巨浪中迅速升起。士兵们惊呆了，只顾得上眨眼与喘气。那块小石头变成了大石块，大石块又变成一小座高台，高台变成了一道宽阔的岩脊，然后岩脊变成一小片崎岖的平地。其他的石块也冒了出来，在离第一块不远的地方从狂暴的大海中升起。但这些石头是连在一起的，当海水退去，兽人们能够看到整座岛屿从海中冒了出来，还在喷射着火焰、烟尘与蒸汽。另一座小一些的岛屿也跟着吱吱嘎嘎地升上了海面，然后是第三座、第四座。

最终，头顶的天空从打着旋的猩红色变回了普通的铅灰色，巨浪也回落到只有大船船桅的高度，古尔丹睁开了双眼。他脚下有些不稳，像其他几位术士一样靠在了栏杆上。他望向新出现的群岛，岛屿因为迅速抬高而产生的热量仍然冒着蒸汽，伴随着隆隆的声响渐渐固定在新的形状，他笑了起来。

“快了！”他低声说道，望向眼前的岛屿然后用意识感受着，探查着他所追寻的那个地方的位置。“很快我就能把你们领向我所寻找的那座神殿，还有神殿中巨大的奖赏。”

“看到他们了！”一名战士喊道，“他们在那儿，那些岛上!”

黑齿狞笑氏族两位酋长之一雷德·黑手望向那个兽人手指的方向，那正是他们靠近时看到的那片区域，那里的大海与天空都像疯了似的翻滚着。他终于看清了前方和西侧窄窄的一片陆地，还有沿着陆地排开的黑色身影。“很好！”他点头说，双手握住了自己的斧柄。“加速。”他对他的鼓手说，“我要在他们有机会找到藏身之处之前冲过去。”他看到他的兄弟在另一艘船上也对他的鼓手说着什么，显然是发出了类似的命令。

“如果他们用法术对付我们怎么办？”他的一个年轻的战士问道。其他不少人也点头同意，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东西，甚至远超过被联盟俘虏或者被龙吃掉，但雷德无法苛责他们的担忧。他也不喜欢与古尔丹和他的爪牙战斗，但是毁灭之锤给他们下了命令，而且这关系着黑手的威名。雷德决心完成这个任务——至死方休。

“他们的法术的确很有威胁。”他承认道，“古尔丹他自己只要一会就能杀掉我们三四个人。但是他需要时间。而且他还需要身体接触，或者需要靠得足够近，要么就是他有目标身上的什么东西。”他笑了起来。“你们有任何人把水袋或者护手还是磨刀石借给过首席术士吗？”正如他所希望的，这让好几个人笑出了声。“所以我们只要躲开他们，不让他们接近，然后在他们能够施法之前一拥而上。”他敲打着战斧以示强调。“除了这些法术之外他们仍然是兽人，他们也会流血，也会死。这和我们在故乡猎捕食人魔是一样的——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比你们单个甚至两个人要强，但是我们可以拖垮他们然后一同攻击，让他们无法反击。”他的士兵们点了点头。他们明白他的意思，现在在他们看来法术只不过是另一种武器而已，并没有那么可怕。

“我们快到了。”这时舵手宣布道，雷德越过船舷回头望去。那座岛现在已经隐约出现在了他们一侧，与岸边船只的大小对比看来，雷德发现这个新的岛屿相当大，甚至比他在这个世界见过的大多数岛屿都大。岛屿旁停靠的船只大小不一，从舢板到巨舰都有，他能清楚地看到兽人们从船上源源不断地下来，走上了黑暗潮湿的陆地。雷德努力克制自己没有发出一声战吼，发出了命令：“准备登陆！登陆之后以那些术士为目标。杀掉妨碍我们的任何人——任何东西！”

“我们有伴了。”古加尔对古尔丹说。他们的小船终于靠上了这个新岛的岸边，这个岛仍在颤动着，散发着蒸汽，时不时还会喷出烈焰与熔岩。

古尔丹看向他的助手所指的方向，看到了一支舰队从岛屿另一侧靠近过来。这是他的岛。根据领头的船只的移动方式，古尔丹能看出它使用的是人力划桨而非风帆，这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这是兽人的舰队。毁灭之锤的部队已经找到了他们。

“该死。”古尔丹嘟囔道，“为什么他总是能这么快下定决心？他再晚上一天，我们就能在他们到这里之前完成计划了。”他叹了口气。“没办法了。告诉士兵们准备战斗。你需要在我进入神殿找到墓室之前拦住他们。”

古加尔的两个头都笑了起来。“正合我意。”这个魁梧的双头食人魔和他氏族的其他成员一样狂热，并且深信将由他们为世界带来终结，最好是暴力和血腥的末日。整个暮光之锤氏族的兽人们都有着同样的信仰，只要能够让这个世界更接近它最终的结局，他们愿意与任何对手战斗。而他们在德拉诺喝下的恶魔之血更是把他们天生的嗜血放大了百倍。“我们不会让他们通过的。”食人魔向他保证道，拔出了挂在身侧的波刃长剑。

古尔丹点了点头。“很好。”然后他转过身去，小心地走过岛屿，他每踏出一步蒸汽都升腾而起。达克苏尔和其他术士及食人魔法师赶紧跟在他身后。

“进攻！”雷德大喊道，他紧握战斧，和其他士兵一同冲了上去。“杀光叛徒！”

“杀光叛徒！”麦姆在他身边应和道。

“战斗！”古加尔吼道，他举起镰刀一般的剑刃，锋利的长刃反射着傍晚微弱的阳光。“让这片土地洒满他们的鲜血，”他另一个脑袋补充道，“他们的生命将迎来末日！”

两支军队在遍布熔岩的崎岖海岸上以雷霆万钧之势相遇了，兽人与兽人撞在一起。武器闪着光芒，战斧、战锤、长剑和长矛起起落落，挥舞刺击，狂野地展示着力量、激情与狂暴。鲜血四处飞溅，使厚重的空气中充满一片红雾，四周的海浪都变暗了。仍然上下起伏颤动不已的地面因为鲜血变得湿滑，许多战士站立不稳倒在地上，在挣扎起身的时候被杀死。

战斗十分激烈残暴。古加尔的士兵们凶狠地战斗，毫不顾及自身安危——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造成尽可能多的伤害与痛苦。而毁灭之锤的军队则是为复仇与正义而战，他们向古尔丹的背叛和背叛为他们带来的战斗复仇。双方都坚信自己的目标，分毫不让。

双方的差别只在数量上。古尔丹只带了两个氏族：他自己的暴掠氏族和古加尔的暮光之锤氏族。暴掠氏族是最小的氏族，成员都是术士——他们现在都跟着古尔丹，只有暮光之锤氏族留下来阻截毁灭之锤的军队。雷德・黑手和麦姆・黑手则带来了他们黑齿狞笑氏族的主力，黑齿狞笑氏族是部落中最大的氏族之一。暮光之锤的战士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他们也明白这一点。随着战斗的持续，双方都遭受着重大的伤亡，人数上的差异开始显现。

但是狂热的兽人战士们拒绝投降，决心战至最后一人。他们与许多毁灭之锤的战士同归于尽——古加尔被两个兽人的战斧砍入胸口倒下的时候砍断了最强壮的黑齿狞笑兽人之一的右臂，他战斧背钉的精准一击则打瞎了另一个黑齿狞笑战士的眼睛——最终炽热的海滩上满地尸体，活下来的只有黑手兄弟带来的军队。

“那么现在。”雷德说道，一边在一具兽人尸体的胸口上擦拭着战斧，一道横跨他胸前的长长裂口仍然淌着鲜血。“我们去追古尔丹。那个术士要为很多罪行付出代价。”

古尔丹正站在一座古老神殿的基座上，神殿的外墙覆盖着几千年以来积累的苔藓、真菌、珊瑚和藤壶，几乎看不见了。他仍然能看出这个建筑物的一些痕迹，无论是风格还是宏伟程度，都与他在奎尔萨拉斯所看到的建筑相似。是精灵们修建了这幢建筑。他确定这座建筑曾经富丽堂皇。但是眼下神殿的外墙粗糙而摇摇欲坠，外表看上去更像是一堆沉积的淤泥与海藻和结壳，而不是人工建造的建筑。但古尔丹并不关心外表。他脑中能感受到的那股能量的脉动令他激动不已，那股力量强烈地牵引着他，他甚至能看到那股力量的影响使得周围的建筑都在颤动。

“进去，”他对达克苏尔和其他人说，“我们必须进到里面去。”

事实上，他犹豫过是否要带着他们走上神殿的台阶。他明白萨格拉斯之墓就在神殿里，而位于其中的萨格拉斯之眼可以让他获得宛若

神明的巨大力量。但他能够独享这份力量吗，还是他不得不把这股力量与暗影议会的其他人分享？最终让他做出决定的是他不清楚这座古老的神殿里可能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古尔丹认为最好还是带上他的这些仆从和助手进入神殿。反正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是能在他们抵达墓室的时候杀掉他们。

古尔丹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他召唤了一个绿色的光球，好把周围看得更清楚。神殿的大厅和房间都和建筑的外表一样面目全非。地板上覆盖着沙砾与海藻，墙壁上点缀着海草和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贝壳。连房门都发生了改变，那些多年以来附着在上面的生物磨平了它们的棱角，改变了它们的形状。

“赶紧，你们这些白痴。”他不耐烦地对他的氏族成员说，“散开去找主通道！我们必须在惊醒墓穴的守卫之前找到萨格拉斯之眼所在的房间！”

“守卫？”一个术士乌鲁克·斩云者迟疑地问道，“你可没说过还有守卫！”

“胆小鬼！”古尔丹怒骂道，打了乌鲁克一个耳光。“我说了行动！”他的愤怒驱使他们动了起来，至少暂时盖过了他们对这个陌生的地方和其中可能隐藏的危险的恐惧，术士们开始在建筑中找寻起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宽阔的中央走廊，沿着走廊走了进去。

他们大着胆子越走越深，周围被破坏的痕迹逐渐减少。古尔丹现在可以辨认出廊柱和栏杆上纤巧的花纹，墙上的精美浮雕，还有房顶与地板上的华丽镶嵌图案。当然，上面的油彩早就被海水泡坏了，但剩下的装饰仍然足以看出这座建筑曾经的华美，即使是再腻味的游客也会惊叹于这座繁复华丽的神殿。

然而古尔丹无暇欣赏。他满脑子只想着一个东西，就是那股藏在深处房中等待着他的魔法。当他最终来到墓穴门口时他停住了，品味着这个时刻。

“就是现在，萨格拉斯，”他低语道，“我会占有你剩余的全部力量——然后让这个可怜的世界跪倒在我面前！”

他已经能感受到那股力量，那股力量让他头昏目眩，让他的意识因为期盼而颤抖不已。那个绿色的光球，他刚召唤出来的时候不比他的手要大，现在已经有他的头两倍那么大。那个光球变成了一团回旋流动的绿火，亮得使他无法直视，热得让他不得不把那个光球留在大厅中心，以免熔融周围的墙面。而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正在接近那个能量之源。如果他真正触及并且完全吸收了那股能量，他能做什么呢？

古尔丹沉浸在这样的思绪中，挥手示意其他人退后，他们顺从地退到了房间另一头。然后他伸出手握住了巨大的黑铁墓门上沉重的石质把手。这是整个神殿中唯一毫无装饰的地方，而它的简单朴素反而给人一种那些塑像与雕花所缺乏的庄重感觉。这显然表现出这个地方之重要不需要其他矫饰。古尔丹急切地想知道里面有什么，用尽全身力气拉动把手。他感觉到大门因为被废弃了数个世纪的滞涩，又感觉到一阵刺痛，仿佛一道法术穿过了他的全身。这道法术并不是为了造成伤害，更像是某个开关而不是法术本身，他能感受到有远为强大的法术在后面与之相联结。最初的法术扫过他全身之后又退了回去，并没有触发另一道法术。就像萨格拉斯向他所保证过的那样。艾格文在这间墓穴中设置了结界阻挡人类、精灵、矮人甚至侏儒——简而言之就是所有艾泽拉斯的原生种族的闯入。但他是个兽人，艾格文从来没听说德拉诺。她的咒语并没有把他们包括在内，所以他能够继续拉动把手，让大门发出巨大的吱吱嘎嘎声，然后他猛地一拽，让整个大门彻底敞开。

门后是一片黑暗，即使是古尔丹创造的光亮也无法穿透。这片黑暗十分冰冷，冻得他的手指立刻失去了知觉，呼出的气息也结成了冰凌。那团黑暗逐渐凝聚成形状，变成好几个身影，飞窜着，蠕动着，翻滚着的身影。那些身影有着比周围更黑的双眼，光是看着就让人两眼生疼。然后那些东西笑着扑向墓室大门，冲出了它们永恒的监禁之所。向着呆若木鸡的古尔丹和他的术士们袭来。

是恶魔。但与他曾见过的恶魔都不相同。古尔丹心想着他曾经见过可怕的怪物，与这些怪物比起来所有其他的怪物都显得只不过是些无害的幻影，随便就能驱除。

不！古尔丹在心中尖叫道，他已经动不了嘴，没法大声喊出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萨格拉斯承诺过的！他试着唤起他的魔法，试着举起双手，试着逃跑——做什么都行。但他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无

论是意识还是身体都动弹不得。他曾经自认为法术大师，但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颤抖着盯着那些影子向他爬来，伸出它们阴影的利爪触碰他的脸。

第一下的触碰让他从瘫痪中清醒过来，古尔丹发现自己正在逃跑，匆忙地逃离这个噩梦一样的地方。达克苏尔和其他人本来就站在他身后，但他们现在都不见了，一定是早已逃走。尖叫声回响在墓穴里，古尔丹也尖叫起来。他脸上那些利爪曾经触摸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疼，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脸，这才发现那里被深深地切开了一道伤口。

“该死的萨格拉斯！”他一边跌跌撞撞地跑过廊柱，穿过壁龛与房间一边骂道，“我可不会就这样被打败！我是古尔丹！我是黑暗的化身！我不可能……就这样完蛋！”

他停下来喘了口气，听着身后的动静。什么都没有。尖叫已经停止了。那些该死、愚蠢的弱者，他想着，回想着那些跟他来到这里的暴掠氏族成员。“他们大概已经死光了！”他的脸颊抽痛起来，他用手摁住，试图止住伤口中渗出的血。他开始感到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即使如此，我必须坚持。”他冷静地告诫自己，“单凭我自己的力量也足够——”

古尔丹闭上嘴仔细聆听起来。那是什么声音？那个声音微弱但反复不休，让他起了鸡皮疙瘩，但其中带着冷酷与——愉悦？

“这个笑声……是你吗，萨格拉斯？”他问道，“你在嘲笑我？等我拿到你那个燃烧的眼睛，我们再看看谁能笑到最后，恶魔！”

他拐过一个角落，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大厅，意外的是这里的墙壁一片空白。古尔丹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想法驱使着走到了最近的墙边，开始在墙上书写。他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对墓穴和其中的守卫的描述。他身子晃了好几次，他的手重得都快抬不起来了。

“我们被埋伏了……被那些守卫……”他沉重地写道，“我……要死了。”他知道这是事实，挣扎着想在死去之前写完他的经历。但他能听到在自己身后响起了和墓穴里一样干巴巴而饥渴的刮擦的声音。它们来找他了。

“要是我的仆从们没有抛弃我……”他写道，他的双眼已经几乎不能聚焦，嗓子也紧得说不出话来。但他现在明白了那不是他们的错。这都是他自己的错。他一直觉得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被骗的傻子，一个小卒，一个奴隶。他的存在就是个耻辱，就是个笑话，而且很快就要结束了。

我真是个白痴，他心想。他不再写下去，转身开始逃跑，但明白已经太迟了。

然后利爪深深刺入他体内，古尔丹发现自己还能尖叫出声。

雷德伸出一只手拦下麦姆继续向前。“不用了。”他低声说道。鲜血还在从他用一名死去士兵的腰带简单包扎的伤口中渗出来。

“我们必须去追古尔丹。”麦姆坚持道，虽然他受的伤让他脚步蹒跚，一条腿上和肩膀上胡乱缠着的绷带已经被鲜血浸透。

“没必要了。”他的兄弟安慰着他，“那些……怪物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刚刚有个怪物在他们面前突然从建筑里钻了出来，那个生物长着许多肢体，许多关节，还有很多牙齿。那个怪物后面还跟着其他怪物，那些东西一刻不停地攻击着兽人，像饿得发疯的野兽啃噬猎物一样撕咬着他们。好几个兽人看到这种可怕的怪物被吓得呆住了，其他的兽人则与这些怪物搏斗，最终消灭了这些东西。但是最后一头怪物在最终停止抓挠撕咬之前还杀死了十几名兽人。

那些怪物是从那座建筑里跑出来的。虽然雷德只是个战士，但他也能感受到一丝魔法的气息。他也能感觉到魔法蕴藏在面前这座奇怪古旧的建筑之中。那股力量是如此强大，又邪恶得超乎想象，其中充满了憎恨，对一切活物怀有强烈憎恨。那些怪物只不过是它的力量的些许体现。

然后他们不知被什么震倒在地，建筑的入口处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遥远的深处传来仿佛是大笑的低沉响声。恶臭而腐败的气息从建筑中冲了出来，其中还混着什么东西，让雷德的汗毛都立了起来。他什么都没看到，看他很确定邪恶正在从这个奇怪的地方涌出来，在外面炸开然后消散在温暖的阳光下。但是那个低沉的响声仍在继续，地面也开始颤抖。他们脚底的岩石开始发出碎裂的响声。整座岛屿开始分崩离析。

“古尔丹对我们已经不再是威胁了。”雷德说着爬了起来，他知道的确如此。无论古尔丹希望在这里找到什么，他所找到的只是自己的死亡。雷德只希望他死得缓慢而痛苦。他几乎确信事实的确如此。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他们转过身，离开身后的神庙时麦姆问道。

“我们回去找毁灭之锤。”雷德对他说，“我们还有仗要打，至少现在我们不需要再担心会有叛徒从内部侵蚀削弱我们。就让毁灭之锤去吹毛求疵吧，如果他有那个胆子的话。”兄弟两人并肩向着海岸走去，他们的船正等在那里。

第十八章

“准备好了吗？”

“一切就绪，大人。”

戴林·普罗德摩尔点了点头，没有移开视线，目光越过右舷的围栏投向远方。“很好。敲响警钟，全体就位。一旦他们进入射程就立即开火。”

“遵命。”舵手敬了个礼，跑向挂在舵轮旁的黄铜大钟，迅速敲了两次。钟声响过，普罗德摩尔就听到了他旗舰上的士兵们前往他们的战位时奔跑的脚步声，顺绳子滑下的摩擦声以及身体落地的声音。他微微一笑，他喜欢秩序与精确，他的船员们也明白这一点。这里的每一名水手都是他亲自挑选出来的，是他见过最出色的一组船员。他不会真的这么公开说出来，但是他们明白这一点。

普罗德摩尔把他的注意力转回船正前方的海面，盯着波涛与天空。他又一次举起他的黄铜望远镜，透过望远镜望去，搜寻着那些他刚刚发现的小小黑影。就在那。那些黑影现在已经变大了不少，他可以清楚地数出他们的数量也多了起来，而不是他最初看到的那种尖尖的轮廓。他很确定瞭望台上的瞭望手一定能看得更清楚，而他估计再过十分钟那些黑影就会确凿无疑地显露出船只的形状。

兽人的船只。

更确切地说，是部落舰队。

普罗德摩尔猛地一拳砸在硬木围栏上，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他内心有多激动。终于！从这场战争开始以来，他一直梦想着这样的机会。当他收到图拉扬爵士的消息，说部落正在前往南海镇的时候他几乎跳了起来；而当瞭望手确认说部落舰队已经驶入无尽之海的时候，他也强抑住自己的兴奋。

瞭望手也向他报告说有两队不同的兽人。第一队兽人立刻驶入了无尽之海，而第二队兽人急忙地赶了上去。不知道他们只是急得来不

及协调这两支部队的行动，还是第二队实际上是在追捕第一队。有没有可能是兽人也出现了叛军？普罗德摩尔不知道，但他并不在意。他们发生了什么和他们要去哪都无关紧要。他所在乎的是兽人舰队掉转方向回来了，正在再一次驶过无尽之海，向着洛丹伦返航。

而这把他们送到了他的掌心。

他现在不需要望远镜就能看清兽人的舰队。那些船没有帆，但航行得很快——他曾经近距离观察过几艘兽人船只，对他们成排的长桨惊叹不已，也惊叹于当魁梧有力的兽人们整齐划一地划动这些船桨时他们的船只能达到的速度。当然，他们为了速度上的优势而降低了机动性。他的船只可以在兽人舰只旁绕着圈航行。不过他并不是要炫耀。海战是严肃而致命的，普罗德摩尔要让部落的舰队沉得越快越好。

他现在正在潮落岛后方等待着，就在他挚爱的库尔提拉斯东北方。他的整支舰队在他后面，与他一同等待，舰炮早已装填瞄准，等着兽人们自己划到他们面前。

他们来了。

“开火！”当第十艘兽人船只驶过他们的位置，普罗德摩尔大喊起来。他们埋伏在两座岛屿之间，收起船帆，掩住灯笼的灯光。即使兽人们真的看到了他们，他们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第一轮打击让他们的目标措手不及，把船身中央打得稀烂。那艘船断成两半立即沉没了。“起帆，全速前进！”他接着命令道，然后船帆升起，船只借着风穿过水面向前扑去。他明白他的炮手们已经开始为火炮重新装填，其他水手们已经准备好了弩弓和装着火药的小桶。“瞄准下一艘船！”普罗德摩尔向他们下令，船员们点了点头。他们把火药桶抛到下一艘兽人船只上，然后射出了箭矢，箭上缠着点燃的浸油破布。一个火药桶炸开来，大火在甲板上蔓延，然后又一个小桶爆炸了，那艘船很快剧烈地燃烧起来，涂着焦油的船板很快被烧得精光。然后普罗德摩尔的船驶过了兽人舰队的队列，掉过头来开始从另一侧攻击。

一切都如同普罗德摩尔所设想的那样进展顺利。这些兽人都不是熟练的海员，对航海和海战一窍不通。他们在白刃格斗中是强大的战士，如果他们能接近并登上他的船会很危险，但是他已经向他的船长们下令要远远保持在跳帮距离之外。他麾下的几艘船跟着他穿过了兽

人舰队，正从另一侧威胁着兽人舰队，另一队船则留在潮落岛，从那里开火。第三支舰队驶出去越过了兽人舰队，正在转回来阻截那些已经驶出战场的部落船只，第四支舰队则航向南方合拢包围圈。很快他们就围住了部落舰队，从各个方向发起攻击。部落已经损失了三艘船，而普罗德摩尔这边还毫发无损。他露出一个难得的微笑。很快这片海上的兽人就会被扫除得一干二净。

正在这时瞭望手向下喊道："上将！有什么东西正朝我们过来——从空中！"

普罗德摩尔抬头看到了那个水手，他面色苍白，浑身发抖望着北方。他用望远镜沿着那方向望去，很快就看到了让瞭望手惊叫的那个东西。一些小黑点正穿出云层向他们飞来。那些东西还离得太远，看不清楚，但他能看出他们数量不少而且飞速接近。他不知道部落有什么能飞的东西，但他的本能警告着他，这场战斗还远没有结束。

德雷克·普罗德摩尔站在舵手身边抬头望去。"那是什么？"他问瞭望手，但那人已经跌坐在瞭望台上，看上去浑身颤抖，无法回答。德雷克担心这个人是什么疾病发作，赶紧抓住最近的一根绳索，荡向主桅杆，然后他攀住主帆帆索爬上主梁，沿着主梁走进瞭望台。

"杰拉德？"他看着缩成一团的水手问道，"你还好吗？"

杰拉德抬头望向他，眼中含泪，但只摇了摇头，蜷得更紧了。

"怎么了？"德雷克翻进瞭望台中，蹲在那个水手身旁。他认识杰拉德已经好几年了，而且十分信任他。但是现在就在他眼前，他能看到杰拉德并没有犯病。他只是吓坏了，吓得说不出话来。德雷克想到有什么能把一个勇敢的水手、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吓成这样时，他突然感到一阵寒意。

"你看到了什么？"他温柔地问道。杰拉德点了点头，紧紧闭着眼睛，仿佛要把那个东西从记忆里抹去。"在哪里？"起初瞭望手只是摇头，但他最终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指向北方。

"你休息吧。"德雷克轻声说道，然后他转身准备看看是什么让他的这位船员朋友这么害怕——然后眼前的景象差点儿让他自己也崩溃。

就在那，冲出云层俯冲下来的，是一条龙。它的鳞片在晨曦中闪烁着血红色的微光。在它身后是第二只、第三只，然后是更多，直到至少有十二只这种庞然大物一道飞着，它们奋力拍打着革翼，让他们飞在空中，带着他们接近目标。

——这支舰队。

德雷克几乎没有注意到领头的那头龙的金色巨眼里流露出的痛苦表情，或者是坐在龙背上的绿皮生物。他忙着盘算这些家伙会对这场战斗带来什么影响。每一头龙都比除驱逐舰之外的所有船要大，而且要快得多，灵活得多，甚至还飞在天上。他们巨大的利爪可以轻易撕开船体，或者把桅杆像嫩枝一样折断。他必须警告舰队其他船只——他必须警告他父亲！

德雷克转过身，探出瞭望台准备向下对他的舵手大喊发令。但他转身的时候有什么动静吸引了他的视线，他又抬起了头。那头领头的龙已经近在眼前，近到德雷克能看到它背上兽人的笑容，那头龙大张开嘴。德雷克看到一条像蛇一样分叉的长舌头，旁边是一圈和他一样高的三角形利齿。然后他看到龙的喉咙深处发出一道光。这道光向外冲出，一边不断扩散，他身边的世界一瞬间炸开了。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就被火焰吞没了，身体化为灰烬。

那些龙一次俯冲就摧毁了第三舰队，乘员尽数罹难。然后龙骑兵们掉转方向冲向阻碍兽人逃跑的第一舰队。

“该死！他们全都该死！”海军上将普罗德摩尔紧紧攥着栏杆，他感觉到不是他的手指会折断就是他会从栏杆上挖出木块来。他看着第三舰队的驱逐舰沉没后留在海面上的残骸。他明白德雷克或者其他任何船员都没有生还的可能。

但他只能以后再来感到悲伤，如果他还能活到那时候的话。普罗德摩尔抛开关于他长子的全部思绪，全神贯注地思索着应对的战术。现在北方出现了缺口，兽人们可以继续向前航行，而天上的龙则不停袭扰着他们的舰队，迫使他们放弃追赶。如果这样的话兽人们就能重新在希尔斯布莱德或者南海镇登陆，然后与部落其余部队会合。这样他就失败了。

这是不可接受的。

“掉头！”他命令道，他的舵手惊讶得行动起来。“我要一半战舰赶往北方，再次拦住他们的航路！其他的船只留在原地继续攻击！”

那名水手点了点头。“但是——那些龙……”他开口说道，尽管他的双手已经开始转动巨大的舵轮让船掉头。

“它们就像其他的敌人一样，”普罗德摩尔厉声答道，“我们只用像瞄准敌方船只一样瞄准他们。”

他的部下们点了点头，跳起来执行他的命令。他们在收起帆，船只转为逆风行驶。舰炮重新装上弹药，并在下面垫上石块和其他东西指向空中。弩弓和火药桶也已经准备就绪。当第一条龙向他们飞来时，普罗德摩尔抽出自己的佩剑高高举起，然后猛地向下一挥。

“攻击！”

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但是彻底失败了。那条龙躲过了每一发炮弹，让炮弹都落入了水里，它用翅膀把火药桶拨开，然后完全不在意那些带火的箭矢，那些箭无力地在鳞片上弹开。但是这次猛烈的攻击迫使这头龙退了回去，让普罗德摩尔有时间考虑其他的方法。

幸运的是他不需要再想出别的办法了。

他正考虑试着用绳索和铁链绑住或者至少绊住那些龙，几个新的身影从云中降了下来。这些身影比龙要小得多，约略有两个人那么大，长着长长的羽翼、末梢带毛的长尾和骄傲的尖喙。每个生物上都骑着一个看上去穿着带羽毛的奇怪盔甲、身上画满文身、握着巨大战锤的矮个男人。

“蛮锤矮人，进攻！”库德兰·蛮锤站在鞍座上，猛掷出风暴战锤，正中最近的一名龙骑兵胸口。那个惊讶的兽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打碎了胸口，从鞍座上摔了下去，武器和缰绳从他了无生气的手中落下，他的尸体沉入了浪涛之下。他的龙又惊又怒，咆哮起来，吼声甚至盖住了正在消散的雷声。但是斯卡雷尖锐的爪子深深嵌入龙的身侧，干净利落地刺穿鳞片，黑色的鲜血喷洒出来，龙的吼声变成了痛苦的尖叫。艾姆哈尔就在他旁边，他的狮鹫用尖喙与利爪从巨龙左侧翅膀上狠狠撕下了一大块。接着法兰德从另一侧靠近，扔出了他的战

锤，带着一声巨响砸中了龙头。龙的眼神变得涣散，然后摔了下去，落入水中的时候溅起一阵巨浪。它再也没浮出水面。

库德兰飞到最大的那艘船上空。“我们来帮忙了！”他向下朝着站在舰桥上的那位瘦高长者喊道。那个人点了点头，用手中的剑向他致意。“我们会解决这些野兽，”库德兰向他保证，“你们处理那些船。”

海军上将普罗德摩尔又点了点头，微微露出坏笑表示赞同。“当然，我们会干掉那些船。”他告诉矮人。然后他转向他的舵手。“继续前进，”他命令道，“我们会按原计划切断他们，然后收紧包围。我不想看到任何一艘部落船只逃脱！”

蛮锤矮人们愤怒地攻击着巨龙，杀死了好几头，逼走了剩下的。普罗德摩尔剩下的舰队开始收紧，充分利用取得的优势从各个方向接连剿灭兽人舰队。他也损失了一艘船，那艘船靠得太近，让兽人们能从他们正在沉没的船涌上了联盟的船，杀掉了绝大部分船员，船长在临死前把一个火药桶扔进了船舱击沉了自己的船。他还失去了第三舰队，还有其他几艘被龙撕碎的船只。不过兽人的损失要多得多。他们的船只只有寥寥数艘逃出了射程，剩下的都在普罗德摩尔的盛怒之下被击沉了。至于那些兽人，有一些在水面上游着，或者抱住木梁和船板的碎片，其余兽人要么被淹死，要么被烧死或者射死。水面上到处都是尸体。

当最后的兽人舰队都消失在视野中时，剩下的龙骑兵们意识到留在这里也于事无补，于是他们掉转坐骑朝东飞向卡兹莫丹，而蛮锤矮人爆发出响亮的喊声追了上去。普罗德摩尔打量着他剩余的舰队，既感到疲倦又感到胜利的自豪——只是他们为这个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人！”一个水手喊道。他从栏杆上探出身去，指着水里的什么东西。

“什么？”普罗德摩尔怒骂一声，走到那个人身边。但他看清那个水手指着的东西的时候，他满腔的怒气化为希望——有个人正扑着水，抱着一块断裂的船板随波沉浮。

是个人类。

“扔根绳子给他！”普罗德摩尔下令，水手们赶紧照办。“搜索海面上的其他幸存者！”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第三舰队的人竟然能从他们的船只沉没的地方漂了这么远到这里来，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漂过来了。那这意味着可能还有其他人。

他不能阻止自己脑中产生一丝希望，希望德雷克可能是幸存者之一。

然而当那个人被拖上甲板时，这一丝希望变成了困惑，然后变成了愤怒。他身上穿的不是库尔提拉斯的绿色短袍，这个差点儿被淹死的人穿着一件湿透了的奥特兰克战袍。匹瑞诺德的手下和部落的舰队一起出现在无尽之海只有一种可能。

“你在兽人的船上做什么？”普罗德摩尔怒骂道，他跪了下来，膝盖顶在这个人胸口上。这人虚弱不堪，无法呼吸，他大口喘着气，面色苍白。“快说！”

“匹瑞诺德陛下……派我们来的，”这个人好不容易说出来。“我们……带他们……上船。他让……我们……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

“叛徒！”普罗德摩尔吼道，抽出他的匕首架在这个人脖子上。“和部落同流合污！我应该像对一条鱼一样把你切开，把内脏扔进海里！”他轻轻一划，一道细细的红线出现在这人皮肤上，锋利的刀刃轻易地切开了他的肉。但他缩回手站起了身。

“这么死掉太便宜你了。”普罗德摩尔说，把匕首收回鞘中。“你得活着才能证明匹瑞诺德的背叛。”他转向附近的一名水手。“绑起来扔进禁闭室里。”他冷冷地命令道，“然后搜寻其他幸存者。我们找到的证据越多就能越快绞死匹瑞诺德。”

“是的，大人！”那个人敬了个礼，赶紧跑去执行任务。他们又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彻底搜索了海面，又找到三个人类，他们都证实了第一个人的说法。还有无数兽人漂在海上，但他们任由兽人们淹死。

“航向南海镇。”当最后一个奥特兰克叛徒被拉上甲板，普罗德摩尔对他的舵手下令。“我们去和联盟军队会合，向他们报告我们的胜利和奥特兰克的背叛。睁大眼睛注意那些逃出我们攻击的兽人船

只。”他转过身去走回自己的舱房，只有在那他才终于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之中。然后还要给他妻子写一封信，告诉她他们的长子是如何死去的。

第十九章

“他们不会来了。”

年轻的萨贝克转过身，被他的首领突然说出的话吓了一跳。“什么意思？”

毁灭之锤面容扭曲。“部落的其他人。他们不会来了。”

萨贝克四下看了看。“你把他们派到了无尽之海深处。”他小心翼翼地指出，生怕激怒自己的上司。“他们要好几天才能回来。”

“他们有龙，白痴！”毁灭之锤挥出一拳正中撒贝克面门，打得他跌跌撞撞地后退了几步。“几天之前龙骑兵就应该来告诉我们部队的情况！一定发生了什么！舰队已经完蛋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也完蛋了！”

萨贝克点了点头，闷闷不乐地用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脸，一句话都没说。他也不需要说什么。毁灭之锤知道他的副官在想什么——如果他之前没派那些氏族去追古尔丹，现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毁灭之锤紧紧咬着牙。为什么他的人民都不理解他决定背后的原因？过去几天里他在所有兽人脸上看到的都是这种表情，自从他下令从洛丹伦王都撤退起就这样了。那时城门上已经出现了裂缝，攻城槌每敲一下都让城门更加扭曲。城中的守军早已用完了储备的油，只能用烧开的水浇他们。联盟军队被击退到湖对岸，只能守在桥头。他们已经胜利在望了！再有一天，最多两天，城市就会陷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把军队派了出去，让他们无力继续攻城。

联盟也毫不犹豫地抓住了逆转形势的机会。黑手兄弟刚带走他们的氏族，人类就立即从桥上涌了过来，突破少数兽人守军直接冲入了战场。兽人们发现他们被困住了，一面是骑兵与步兵，另一面则是依托深壕高墙的守军。他们孤立无援。正如萨贝克所说，其他部落部队需要好几天甚至好几周才能回来，这还是如果他们能够击败古尔丹和他的术士、食人魔还有他召唤出的帮手。他不得不假定那些还困在山

上的士兵现在都已经战死了，那些夺回山路封锁通道的人类一定杀了他们。他手头能用于攻城的兵力只有现在站在城市面前的这些兽人。

所以他下令撤退。他曾经希望其他氏族能在路上与他们会合，但是那些龙早该来了。显然他们出了什么大麻烦。他把这都归咎于古尔丹。即使不是古尔丹亲手杀死了部落战士，但他的背叛也迫使毁灭之锤不得不分兵。

而他必须这么做。他曾经向先祖之魂立下誓言，绝不让他的种族继续堕落下去。他将用尽一切手段与腐化、嗜血与野蛮作斗争。赢得战争并不重要。他个人的生死也无关紧要。失去荣耀的兽人不过是一群野兽，甚至还不如野兽，因为他们本来具有如此的潜力和高贵的历史，但被自己抛弃，投入了鲜血、战斗与仇恨之中。如果他放任古尔丹不受惩罚地逃走，他一定会对容忍甚至鼓励这种自私行径而负有罪责，他也会对导致整个种族的进一步堕落负上部分责任。

至少这样做的话他可以说他已经尽力了，毁灭之锤暗自下定决心。他秉持自己的荣誉，也通过自己维持了部落的荣誉。他们也许会败给人类，但也虽败犹荣，而不会啜泣哀号。

何况，这场战争还远未结束。他率领着他的战士南下，但是向着偏东的方向而非西方。——洛丹伦与艾泽拉斯之间的卡兹莫丹，矮人们的家园。他们就是穿过这个地区来到洛丹伦。矮人们的确是强大坚韧的对手，但他们的高山要塞也被部落的力量所攻陷。只有铁炉堡还在坚守。毁灭之锤在这里留下了基尔罗格·死眼和他的血窟氏族来监督对矿山的开采，正是这些矿山的产出最终让他们造出了船。如果他能率领他的士兵们回到那里与基尔罗格会合，他们就能再次组成一支大军，足以回过头来消灭那些追击的联盟军队。这场战斗势必非常困难，他们的征服计划也会需要更多的时间，但他们总有一天仍然会统治这片大陆，建造他们自己的家园。

只要别再出什么别的大问题。

“人类！”兽人斥候喘着气，筋疲力尽地跪倒在地。“在我们东边！”

毁灭之锤瞪着他。“东边？你确定吗？”但是他不需要那个疲惫的斥候点头就明白斥候没有在撒谎。但是那些从西北方的洛丹伦一路

追着他们的人类是怎么跑到东边去的？

然后他突然想了起来。辛特兰！他曾经在那里分出了一些部队，留下一个氏族在那里骚扰人类军队，与此同时其余部队则向着奎尔萨拉斯前进。佯动战术起效了，半数人类军队把兽人们从森林里赶出来。显然那些军队没能赶到王都，而现在他们正从东方迎面而来。这说明如果他不够小心的话，两支联盟军队就能夹击他的兽人军队，摧毁部落逃脱的最后机会，更不用说取得胜利了。

“多少人？”他问那个正大口灌着水袋里的水的斥候。“好几百，可能更多。”斥候皱着眉头专注地思考了一下最终说道，“有一些穿着重甲。”

毁灭之锤面容扭曲地转过身，用战锤在身边挥舞出巨大的弧线，抒发着心中的愤怒。该死！联盟战士的数量足以击溃他的部队，尤其是后方还有人类骑士作为追兵。而他离卡兹莫丹还有好几天的距离。更不要说他们根本没看到龙骑兵和他们失散的族人的蛛丝马迹。

他别无选择。毁灭之锤抬起头，和萨贝克目光交会。“加快速度。”他对他的副官说，“全速前进，不要休息。我们必须尽快赶到卡兹莫丹。”

萨贝克点了点头，赶紧跑去喊着向其他兽人下命令，毁灭之锤看着年轻战士的背影，咆哮起来。跑起来的话太像是他们被打败了，光是想想都让他觉得讨厌。但是眼下他不能冒险开战。他要先找到血窟氏族，然后他就能回头以更加势均力敌的状态面对那些重新会合的联盟军队。

“那里！”萨贝克指着，毁灭之锤点了点头，他已经看到了那个坐在悬崖顶上的斥候。

“向您致敬，毁灭之锤！”斥候看到他们靠近，站起来喊道，举起战斧致意。“血窟氏族欢迎您回到卡兹莫丹！”

“谢谢。”毁灭之锤大喊着回应，并高高举起他的黑石战锤，以让斥候能够在这个距离上更好地认出他。“基尔罗格和其他人在哪？”

“我们在山脉深处的一处峡谷中扎营。”斥候答道，一边向下跳到了更低的一道岩脊上，方便互相交谈。“我会去通知您的到来。”他抬起头，毁灭之锤明白他正在估计着他身后士兵们的数量。“部落的其他人呢？”

“基本都死了。”毁灭之锤直截了当地答道。斥候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露出自己的獠牙。“另外有联盟军队跟在我们后面快速行进。告诉基尔罗格让他的战士们准备作战。”

那个斥候看上去还想问别的问题，但想了想，并没有问出口。他重新跃上悬崖，跑着消失了。毁灭之锤点了点头，至少当他们准备再次直面人类军队时，会有血窟氏族与他们并肩作战了。基尔罗格是一位聪明的老战士，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仍然强大，而他的氏族也十分凶猛好战。黑石氏族和血窟氏族联手的话他们还是远远强过联盟军队。

“我们无法与他们作战。无法全员参战。”

毁灭之锤瞪着基尔罗格，老酋长摇了摇头，他看起来十分阴郁，但是态度坚决。

“什么？为什么不行？”毁灭之锤问道。

“矮人。”基尔罗格简单地答道。

“矮人？”他一开始以为基尔罗格指的是那些狮鹫骑士，但是鹰巢山离这里远得很，他所指的只能是居住在这里的山间的矮人。“但是我们击溃了他们的军队，把他们赶出了他们的堡垒。”

“还剩下一处。”基尔罗格纠正道，他抬起头，两只眼睛都盯着毁灭之锤，即使有一只已经瞎了。“我们没办法攻进铁炉堡，每次尝试都会失去许多出色的战士。”

“那就别管了。”毁灭之锤坚持道，“我们眼下不需要那里。我们必须在人类跨过大桥集结之前回头解决他们。一旦我们消灭了他们的军队我们就能攻进铁炉堡，然后在那驻军，同时北上去完成我们的征服。”

但基尔罗格摇了摇头。“那些矮人太凶悍了，不能把他们留在我们身后。”他开始说道，“我过去的几个月里和他们交手了许多次，实话和你说，如果我们对他们放任不管，他们就会从他们的要塞里像愤怒的黄蜂一样冲出来。我们每攻克一座他们的要塞，幸存者就会逃进铁炉堡——我只能猜测那里面究竟有多深，但是整个矮人王国都藏在里面，等着复仇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守着那里，让他们没空冲出来，我们就得对付两支而非一支军队。”

毁灭之锤踱来踱去，考虑着这个新信息。他相信基尔罗格的判断，但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士兵能在这里迎击联盟并取得胜利。他需要继续前进。

“留下来。”他最终对基尔罗格说，“留下你认为拦住矮人以及骚扰人类军队所需要的战士。我会把剩余士兵带去黑石塔，我们能利用那里坚固的石墙建立防御。”他望着老酋长。“如果你可以的话，之后把你的战士带到那去。也许你可以从后面袭击那些敌人。或者可能还有更多我们的人会来，从海上或者从黑暗之门来。”他挺直了身子。“但是黑石塔是我们的据点。如果我们在那里都不能击败人类军队，我们在别的地方也打不过他们，这场战争就输定了。”

基尔罗格点了点头。他盯着部落大酋长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毁灭之锤从未见过这位头发灰白的老酋长用这么温和的语气说话。“你的选择是对的，”基尔罗格安慰他，“我也明白古尔丹的背叛有多糟。他会把我们带回打开黑暗之门之前那些充满狂怒、饥渴与绝望，近乎疯狂的日子。”他点了点头。“无论发生了什么，你已经让我们的人民重获荣誉。”

毁灭之锤也点了点头，他对身边这位一直畏惧甚至厌恶的独眼酋长产生了尊敬甚至爱戴之情。他一直认为基尔罗格是一名凶残而野蛮的战士，更希望获得荣耀而非受到赞誉。也许这些年来他都看错了。

“谢谢。”他最终说道。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转身离开，走回自己的氏族中。他还有命令要发出，还需要再进行一次行军。也许是他的最后一次。

第二十章

“图拉扬！”

图拉扬听到喊声，不敢相信地抬头看去，一个身着全套铠甲的高大男子正骑马向他走来。他暴风王国的狮形纹章闪着金光，一柄巨剑从他一侧肩膀后面露了出来。

“洛萨大人？”图拉扬惊讶得从他在篝火边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盯着马背上联盟的指挥官。然后暴风城勇士跳下马，拍了拍他的背。

“看到你真好，小子！”他能听出洛萨语气中真诚的喜爱。“他们说我能在这找到你！”

“他们？”图拉扬四下张望着，仍然对他的领袖突然出现感到不解。

“那些精灵。”洛萨解释道，他摘下头盔，用一只手摩挲着自己的秃顶。他看上去疲惫而欣喜。“我转往北方行进时遇见了奥蕾莉亚、塞隆和其他精灵。他们告诉了我在王都发生了什么，以及你率领着其余的军队从这条路追击部落的其余军队。”他紧紧握住图拉扬的肩膀。“干得很好！”

“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图拉扬纠正道，他对受到自己心中英雄的赞扬而高兴，但也有些不安。“而且，说实话我并不十分确定发生了什么。”他和洛萨又坐下来，洛萨感激地从卡德加手中接过一些食物和一个酒袋，图拉扬开始讲述。当部落主力离开王都，向南方急行军时，他和其他人一样惊讶不已。接着他从普罗德摩尔那里收到一份关于一场海战及其结果的报告。“部落的残军已经不足以对抗我们，特别是泰瑞纳斯国王还在他们每次靠近城墙的时候都给他们迎头痛击。”他总结道，“他们的首领肯定也明白这点。所以他撤军了。之后我们就一直追击他们。”

“他可能是在等其他兽人从海上回来。”洛萨咬着一块乳酪评论道，“当那些兽人没有回来的时候他一定明白自己有麻烦了。”他笑

了起来。“另外封锁他身后的山路意味着他既不能从那逃走，也无法从那获得援军。”

图拉扬点了点头问道：“那么您听说过匹瑞诺德的事了？”

“是的。”洛萨的表情变得严肃。“我永远无法理解怎么有人能背叛他自己的种族。不过感谢托尔贝恩，我们不需要再担心奥特兰克了。”

“辛特兰怎么样？”卡德加问道。

“没兽人了，”洛萨答道，“我们花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他们所有人——有些人藏得很深，甚至在地下挖出了巢穴，这样我们追捕他们的时候就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们最终还是逮住了他们。当然，蛮锤矮人们还在巡逻，以确保万无一失。”

“精灵们也正在返回奎尔萨拉斯以肃清那里。”图拉扬补充道，“似乎兽人们已经离开了森林，但巨魔们可能仍然躲在林间。”他想到奥蕾莉亚和她的族人与他们对森林巨魔的态度时笑了起来。“当他们碰到那些游侠的时候，我可不希望是他们一员。”他四下张望着。“但是乌瑟尔和其他圣骑士们在哪儿？”

“我派他们去洛丹伦了。”洛萨答道，喝光了酒然后把酒囊扔在一旁。“他们会确保那个地区重新变得安全，然后他们就会追上我们。”他微微一笑。“如果我们不留点敌人给乌瑟尔打，他会不高兴的。”

图拉扬点了点头，想象着如果他这位狂热的圣骑士同侪发现自己错过了最后一战会作何反应。虽然兽人仍然数量众多，他感到这场战争正在走向终结。在王都那时他本以为他们完蛋了，但是部落主力的离开改变了一切。从那以后部落的数量就在逐渐减少，也变得越来越绝望。

“他们可能会打算藏在卡兹莫丹。”卡德加说道，但图拉扬摇了摇头。他很高兴看到洛萨也同样摇着头。“这样的话他们就要对付那些矮人。”洛萨解释道，“铁炉堡仍在坚守，矮人们一直等待能反击兽人，夺回他们群山的机会。”

“我们应当帮助他们夺回山脉。”图拉扬评论道，他顿了顿，洛萨和卡德加把注意力完全转到他身上。“如果部落不去铁炉堡，我们就绕到铁炉堡那去，同时派出狮鹫骑士监视部落行进的路线。如果我们解放了那些矮人，他们就能守住这里的山脉，阻止兽人通过这条路返回。他们还会追捕那些仍然躲在群峰之中的兽人。”

洛萨点了点头。“是个好计划。”他微笑着说道，“传令各军，我们明早就出发。”他站起身，缓缓挺直了身子。“至于我，我得去睡一觉。”他解释道，听起来对自己有些不满。“这是一趟漫长的旅途，我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年轻了。”但他转身离开之前认真地看着图拉扬，“我不在的时候，你自己的表现和对军队的指挥都做得很好。”他说，“我就相信你行的。”洛萨顿了顿，一种夹杂着悲伤与尊敬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莱恩。”他轻声说道，“你让我想起了他。你与他一样勇敢。”图拉扬望着他，答不上话来。

年长的战士离开之后，卡德加走到了图拉扬身边。“看来你还是赢得了他的尊重。”法师开着玩笑。他明白图拉扬是多么珍视洛萨的称赞，而他又曾多么担心会让这位联盟的指挥官失望。

“别说了。”图拉扬轻轻推了卡德加一把，心不在焉地说道。但他在铺开自己的铺盖躺上去，闭上眼睛试图在他们再次出发之前稍微休息一会的时候，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进攻！”洛萨大喊道。他拔出自己的巨剑，沿那条被白雪覆盖的山峰凿出的宽阔山路冲锋，剑刃上金色的符文在他们冲锋时反射着阳光。在山顶附近，山石被精心打磨雕刻成了一面巨大的岩壁。岩壁上方高处则是凿穿山石建成的窗户。在一小段阶梯顶端的石墙中嵌着一对真正巨大的门扇。门扇足有四米半高，上面雕着一名强壮的矮人战士。门上是一道宏伟的拱顶，拱顶中刻着一座沉重铁砧。铁炉堡的大门令人一看之下肃然起敬。

当然，厚重的门扇紧闭着，也看不到其他的入口。但这并没有阻止部落冲击着大门和周围的岩壁，徒劳地试图打破矮人们自古以来的防御。

洛萨和他的士兵们眼下正以这些兽人为目标，他们来到小道尽头，出现在城门面前被大雪覆盖的山脊上。兽人们大吃一惊转过身来，他们忙着攻破城门，所以在战斗的声音和山谷中呼啸的风声之中

他们没有听到联盟军队靠近时的声响。他们正绝望地举起武器准备与新敌人战斗，但是第一排兽人甚至还没能转身面对攻击者就被砍倒了。

“不要松懈！”洛萨喊道，他的剑砍下了一个兽人的胳膊，然后把另一个兽人拦腰砍断。“把他们赶到那些石头旁！”他麾下的士兵举起盾牌，开始稳步前进，一边用剑和长矛刺向打算冲破他们防线的兽人，把兽人逼回到他们打算突破的那道巨门旁。

但就像洛萨所希望的那样，矮人们已做好了准备。巨大的黑门随着微弱的呜咽打开了，穿着重锁甲的敦实战士们涌进这片平原，战锤、战斧与火枪已经准备就位。他们从背后突袭了兽人，在人类与矮人的夹击下，部落很快被分割开来。

“感谢你们。”一名矮人冲着洛萨说道，“我是穆拉丁·铜须，麦格尼国王的弟弟，铁炉堡矮人欠你们一份儿情。”他浓密的胡须正配他的名字，他的战斧则因为身经百战豁了口。

“安度因·洛萨，联盟指挥官。”洛萨自我介绍道，然后伸出了手。穆拉丁的握力正如他所想的一样有力。“很高兴能帮上你们。我们的目标是把部落清除干净。”

“没错，就该这样。”穆拉丁点头同意。他皱起了眉头。“联盟？几个月以前是你们从洛丹伦向我们发来消息的？”

“确实。”洛萨意识到泰瑞纳斯国王一定也向这里送来了信使，就像送信给奎尔萨拉斯一样。国王显然没有漏下与每个潜在的盟友接触。“我们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了一起。”

“你们现在要干啥？”另一个矮人问道，他向前走了几步加入对话。他的面孔没有穆拉丁那么轮廓分明，但他有类似的特征，还有一把与名字相称的胡子。

“这是我的兄弟布莱恩。”穆拉丁解释道。

“我们正在追击部落残部。”洛萨答道，“我们已经在陆地与海上消灭了他们许多人，我们现在打算找机会消灭其余部落，结束这场战争。”

两兄弟互相看了看，点了点头。“我们会跟随着你们，”穆拉丁宣布，“我们许多族人稍后将登上山脉，夺回我们继承自先祖的要塞，并确保卡兹莫丹不再有残余的兽人。”他笑了起来。“不过我们也会带上一些小伙子加入你们的联盟，确保这些兽人不会再来找我们麻烦。”

“我们欢迎你们的帮助。”洛萨诚挚地说。他还在暴风城的时候遇见过一两次矮人，对他们的力量与坚韧印象深刻。如果这些铜须矮人像他们的蛮锤表亲一样擅长作战，即使只有一小队也将是十分珍贵的。

“很好。我们会派点人去告知我们的兄弟，带着补给赶上我们。”穆拉丁把战斧扛在肩上，四下打量。“部落向哪个方向走了？”

洛萨看了一眼卡德加，卡德加正在笑。然后他耸了耸肩，微笑着指向南方。

“他们正向黑石塔进发。”库德兰宣布道，一边从他的狮鹫上跳下来，落在离围着篝火坐着的洛萨和他的副官们不远处。他和其他蛮锤矮人一直在侦察，刚刚才回来报告。

“黑石塔？你确定吗？”穆拉丁问道。图拉扬注意到蛮锤矮人和铜须矮人相处得并不是很和睦。不，这样说并不太恰当。他们就像是爱争吵的兄弟，他们都喜爱彼此，但就是忍不住互相争吵炫耀。

“我当然确定！”库德兰嚷着，斯卡雷在他旁边低鸣一声表示警告。“我可跟踪了他们，不是吗？”然后他脸上出现一丝狡猾的表情。“还是你更想去亲眼看看？”穆拉丁和他身边的布莱恩脸色发白，退后了一步，引得库德兰发出一阵坏笑。铜须矮人绝不情愿飞行，就像蛮锤矮人绝对不情愿住在地下一样。

“黑石塔。”洛萨沉思道，“就是那座山顶上的要塞？”其他人点了点头。“地形对他们很有利。”他承认道，“他们在各方面都占据着优势，要塞很坚固，很容易抵御来自周围山脉的攻击，他们可能很容易控制住进出的道路。”他摇了摇头。“不管他们的首领是谁，他头脑都很清醒。这会是场硬战。”

“是啊，而且那里还被诅咒了。”穆拉丁补充道，“没错，就是那儿。”其他人注视着矮人，他继续说了下去，图拉扬注意到布莱恩和库德兰都在点头。“我们的黑铁表亲——”他顿了一下，啐了口痰，仿佛说出他们的名字都令人厌恶，“建造了那座要塞，但现在那里的地下藏着更加黑暗的东西。”他和其他矮人颤抖起来。

“如果那里真有什么别的东西，也没有影响到那些兽人。”洛萨指出，“他们还是撤回了那里，而要突破他们的防御会很困难。”

“但我们可以做到。”图拉扬对自己突然开口说话也吃了一惊。“我们有足够的人数和作战技巧击败他们。”

洛萨微笑着看着他。“没错，我们能做到。”他赞同道，“这将是个挑战，但一切值得去做的事都很有挑战性。”他还想说些别的什么，但他们都确实地听见了板甲的碰撞声。他们转过身去，看到一个男子大步向他们走来。他的铠甲有些磨损，但仍闪闪发亮，他的胸甲上绘着和图拉扬一样的徽记——白银之手的纹饰。那个男人向他们走来时，篝火的火光照亮了他火红色的须发。

“乌瑟尔！”洛萨站起身来，向圣骑士伸出手，乌瑟尔紧紧握住了。

“大人。”乌瑟尔喊道，他也握了握图拉扬的手，然后向其他人点点头。“我们尽最快速度赶来了。”

“你们已经搞定洛丹伦了吗？”卡德加问道，乌瑟尔坐到了他们身边一块石头上。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是的。”他答道，湛蓝的眼中闪过一丝骄傲。“我和我的同伴们已经确保了这一点。那片土地上和周边的群山中现在已经没有兽人了。”图拉扬一瞬间感到一丝奇怪的苦闷，仿佛觉得他本应当与骑士团的其他同伴并肩作战。但法奥亲自向他指派了一个不同的任务，他像乌瑟尔和其他骑士一样是在完成他的使命。

“太好了。”洛萨微笑道，“你们来得正是时候，乌瑟尔爵士。我们刚刚得知兽人最终的目的地，我们要赶到那里只需要——”他转头看向身边的矮人兄弟。他们对这个地区最为熟悉，最清楚还有多远的路程。

“五天。”布莱恩思索片刻答道，“如果兽人不会在这条路伏击我们的话。”他望向他的兄长，点了点头。“如果你们要去黑石山的话，我们会和你们一起去。我们不会让你们独自对抗那些家伙。”

“我可没看到什么伏兵。”库德兰皱着眉头说，仿佛这个问题是在质疑他的侦察能力。“部落正有序地撤回黑石塔。”他看着洛萨，仿佛猜到了洛萨接下来要问的。“没错，蛮锤矮人也会与你们并肩作战。我们的总人数会超过他们，虽然多不了多少。”他肯定地说道。

“我也不需要比他们多多少。”洛萨答道，“只要能和他们势均力敌就好。”他的表情严肃起来。“那么五天之后。”他告诉其他人。“五天之后，我们结束这场战争。”

在图拉扬听来这些话意味着终结甚至是毁灭。他只希望这不是他们的末日。

第二十一章

“人类来了！”

毁灭之锤从沉思中抬起头来，他在萨贝克声音里听出了恐惧，这令他十分恼火。他这位凶暴的副手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弱的？

“我知道他们来了。”他咆哮着回应，站起身来把目光投向其他兽人身后。他们站在山顶上雕出的一处崎岖的岩台上，这里位于要塞正前方，俯瞰着下方崎岖的平原。从这里他能看到剩余的部队在下面展开阵势。上次他站在这里时，他的战士们布满了下方的平原，没有一点空隙。现在下面绿色和棕色的人群之间露出了大片的黑色岩地，他能分辨出分布稀疏的各个氏族。他的部落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人数稀少。部落竟在他的领导下变成这样，他为什么没能更早听从他的老朋友杜隆坦的忠告？他所警告的每一件事现在都在成为事实！

“我们该怎么办？”萨贝克站到他身后问道，“我们不再拥有足以对抗他们的大军了。”

毁灭之锤愤怒地瞪着他的副手，萨贝克退了一步。的确，他们现在人数变少了，他们的军队也不像之前拥有足以席卷这个世界的数量。但以先祖的名义，他们仍然是兽人！“你问我该怎么办？”他咬着牙对他的副官说，从背后抽出他的战锤。“我们当然是要战斗！”

毁灭之锤转身背对颤抖着的萨贝克，大步向前走上高台。“同胞们，听我说！”他怒吼着，高举起他的战锤。有的人转身仰视着他，其他人则没有反应，这激怒了他。他用武器猛敲了一下岩壁，响亮的敲击声让整个部落的注意力全都转到了他身上。

“听我说！”他又大喊一声，“我明白我们遭遇了失败与挫折，我们的人数也在急剧减少！我明白古尔丹的背叛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我们仍然是兽人！我们仍然是部落！我们的步伐仍将使这个世界颤抖！”下面的战士中响起一阵欢呼，但是稀疏而无力。

“人类追着我们来到了这里。”他接着说道，狠狠地吐出每一个字，仿佛这些话语令他恶心——他的确感到恶心。“他们觉得我们已

经被击败了！他们认为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逃开他们，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但他们错了！”他又一次举起战锤。“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这是我们的要塞，我们在这里具有优势。我们回到这里是因为从这里我们就能再一次出击，把整个大陆踩在脚下。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能够再一次吞没他们，让他们再一次因为我们的名字而颤抖！”这一次欢呼声响亮了许多，毁灭之锤任由声浪向他扑来。战士们都站起了身，高高挥舞着他们的武器，他能看出他们士气又高涨了起来。这很不错。

“我们不会坐等他们进攻，”他对他的同胞们说，“我们不会干坐在这里任由他们摆布。不。我们是兽人！我们是部落！我们要主动出击，他们将会后悔追着我们来到这里！一旦我们粉碎他们，我们将踩着他们的尸体重新夺取他们的土地！”他双手高举战锤在头上挥舞，这次的欢呼声让他脚下的岩壁与山石都为之颤抖。毁灭之锤自己脸上浮出了一丝微笑，狂喜不已。这是他的人民！他们不会痛哭流涕跪地求饶！如果他们会倒下，那也一定是在战斗中，手上沾满敌人鲜血地倒下。

“让我们氏族的战士们准备好，”他对惊呆了的萨贝克说，“我会带着精英卫队亲自领导冲锋。部落其余军队跟在我们后面。”毁灭之锤转过身，他盯着那些站在阴影中等待着的魁梧身影。毁灭之锤与他们目光交会时，他们全都起身点头致意，毁灭之锤也点头回礼。这些人是他的精英卫队，他们都是食人魔。

毁灭之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兽人，从小就被教育憎恨食人魔，但这些食人魔不同。首先，他们比大多数同类更聪明，但他们是战士而非术士。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他极度忠诚，也只效忠于他本人。他明白他们钦佩他的力量与勇气——他们似乎认为他只是一个小号的食人魔，他们也曾宣誓遵从他个人的号令。而反过来，他也尊重他们的力量并仰仗于他们的支持。他明白这些人在必要时愿意为他而死，他也惊讶地意识到自己也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

现在他们将以自己生命为砝码，将部落的胜利置于命运的天平上。

至少黑暗之门是安全的。雷德·黑手、麦姆·黑手和他们的族人都从与古尔丹的战斗和联盟舰队的袭击中幸存了下来。他们派出斥候来找毁灭之锤，并在他从卡兹莫丹赶向这里的路上遇到了他。他命令

他们前往黑暗之门与他们氏族的其他人会合。他仍然不相信这两兄弟，但他们至少证明了他们对部落的忠诚，他也需要强大的战士来保卫他们与德拉诺联系的通道。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考虑撤退，哪怕战斗对他们不利。

他又对食人魔们点点头。然后走下高台，带领他们走向下面的平原，走向即将开始的战斗。

正如毁灭之锤所希望的，联盟对兽人会主动进攻毫无防备，他们摆出了攻城的阵型，打算等兽人们弹尽粮绝，同时干掉那些蠢到从环绕着黑石山的岩壁探出身子的单个兽人士兵。毁灭之锤的冲锋令他们措手不及。

“兽人！”一名士兵高喊着，跑回洛萨和他的副官们站着的地方。“他们正在突破我们的阵地！”

“什么？”洛萨踢了一脚让坐骑跑起来，穿过山谷中的联盟主力。图拉扬和其他人紧随其后。

果然，当他靠近前线时他清楚地听到了战斗的声音。然后他看到了他们。他们是兽人，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兽人。他们身材魁梧，四肢粗壮，他们的头发被扎成尖尖的发髻，仿佛鸟类的头冠或者马的鬃毛。这些兽人没有穿着铠甲，身上只有裹腰布、肩垫和毛皮靴子。他们肆意挥舞着武器，摧毁着面前的一切。他们的绿色皮肤上画满文身，他们大多数人耳朵、鼻子、眉毛、嘴唇甚至乳头上都穿着金属片或者似乎是骨头的东西。他们都是野蛮人，人类在他们疯狂的进攻下节节败退。

“乌瑟尔！”洛萨喊道，圣骑士大步走上前来。他压低剑指着那些兽人，这就够了。圣骑士点了点头，挥手让其他白银之手骑士跟着他，一边合上面甲举起了自己的战锤。

“以圣光之名！”乌瑟尔大喊道，他和他的武器上涌出一束光芒。“我们绝不允许这些野兽活着！”然后他冲入战团，他的战锤砸在最近的一名兽人头上，敲碎了他的头骨。

这里的天空总是布满了厚厚的云层和烟尘，投下浓重的阴影和血红色的阳光。但现在不是这样。乌瑟尔冲入聚在一起的部落时，云层

分开了，一道纯洁的阳光射下来，勾勒出了他的轮廓。圣骑士变成了一个完全由纯洁光芒构成的身影，令人敬畏而恐惧，他的每一击都把四处的兽人士兵砸得粉碎。

其他圣骑士也加入了他，他的光芒也同样笼罩着他们。白银之手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里得到了扩充，除开图拉扬，现在乌瑟尔指挥着十二名骑士。这十二名骑士都冲入了战场，他们的武器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发出光芒，其余联盟士兵都向后退去让他们有足够的空间。

兽人们转过来面对着他们的新敌人。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野蛮人对狂热的信徒，闪亮的铠甲对文身与穿刺装饰。兽人们强壮、坚韧而疯狂，根本注意不到疼痛。而圣骑士们则充满了正义之怒与信仰的力量，他们神圣的光环迫使不止一个兽人在进攻的时候扭开了头。圣骑士们凭借着这个优势包围了那些野蛮的兽人，一个接一个地消灭他们，直到所有的兽人都死在他们脚下。

“干得好！”洛萨说道，这时另一名哨兵跑到他身边。又怎么了？他烦躁地想着。又一波攻击？

“又一波攻击！”士兵喘着气说道，说出了他心中所想。“这次是在西边！”

“该死！”洛萨喃喃自语，又用马刺踢了踢他的马，冲向了新的位置。他不得不承认兽人很聪明。他没有预想会受到攻击，他的士兵也没有做好准备。虽然他曾经下令保持警惕以防万一，大多数人都很松懈，认为这会是一场长时间的围攻，有的人甚至脱下了铠甲。现在他们为自己的松懈付出了代价。如果兽人们能够在足够多的位置上削弱人类防线，他们就能够突围并逃进周围的山脉中。这样就需要花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来剿灭他们所有人，这也会给部落足够的时间重整力量卷土重来。

他绝不能让它发生。

他冲入了新的战场，战马踏过一名没能及时躲开的兽人，然后他转过马头减慢速度，分析着周围的形势。这次攻击的规模比刚才更大，大概有整整六十个人甚至更多。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中还有六个食人魔。他们野蛮地战斗着，但并不像刚才的那些人那样毫无章法，而是表现出了一些战术。特别是站在他们中央的那名高大的兽人，他

左右挥舞一柄巨大黑色战锤，长发扎成的繁复发辫在他脑后飞舞，每一下都打倒了好几个联盟士兵。这个高大的兽人有些特别，行动起来迅速而谨慎，即使身着巨大的黑色板甲，他的动作仍然十分优雅，这引起了洛萨的注意。他不知怎的明白这就是他们的首领。他催马冲入战场，这时那个巨人抬起头来，直直盯着他。他的双眼并非洛萨常常在敌人身上见到的血红色眼睛——它们是灰色的，充满了智慧。他的双眼微微瞪大了，似乎认出了洛萨。

在那里！毁灭之锤打量着不远处那个骑着马的高大人类，笑了起来。那人带着盾牌与巨剑，有着一双充满智慧的海蓝色眼睛。他就是他们的首领。他就是毁灭之锤一直要找的人。如果他能干掉这个人，就能瓦解敌军的战斗意志。

“闪开！”毁灭之锤怒吼道，砸倒拦在他路上的一个人类士兵，又踢开一个挡着路的兽人。他看到那个人也冲进了战场，用剑在身边乱砍，丝毫不注意他造成的惨状。那个人类首领的目光紧紧锁在他身上。

双方在他身边激烈地战斗着，但毁灭之锤的目光紧紧盯着他的敌人。他大踏步上前，用战锤在纠缠碰撞的身体中清扫出一条通路，毫不在意他打倒的是兽人还是人类。现在最重要的是冲到那个人身边。那个人类也在做相同的事，只是更加谨慎，并没有攻击他们自己人，而是希望他们能够躲开他的战马和他的挥砍。最终再也没有别的士兵挡在他们之间，毁灭之锤近距离面对着那个人类。

那个人骑在马上，占据着优势。毁灭之锤立即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战锤向外挥出一道弧线，巨大的石质锤头全力砸中马头。战马倒了下去，被敲碎的颅骨中涌出鲜血，四肢抽搐着。那个男人并没有倒下，而是在他的战马倒下时脱出马镫跳到了一旁，然后跨过死马直接面对着毁灭之锤。周围其他战斗的声音仿佛都退去了，这两名领袖举起他们的武器，一言不发地撞在一起，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杀死对方。

战斗异常激烈。洛萨是一个魁梧健壮的人类，和大多数兽人一样高大而有力。但毁灭之锤甚至比他更加高大，更加强健，还更加年轻。虽然洛萨在年纪与速度上稍欠一筹，但他的技巧与经验弥补了这一缺点。

双方都穿着厚重的板甲，饱经风霜的暴风王国铠甲对黑色部落板甲。他们都挥舞着只有少数战士能够使用的武器，闪亮的暴风王国符文长剑和毁灭之锤家族的黑石战锤。两个人都不惜代价，决意要取得胜利。

洛萨首先出手。他的长剑从身侧挥出，突然转变角度从下方闪过毁灭之锤的格挡，然后在兽人的厚重铠甲上切开一道裂口。部落的大酋长因为这一击闷哼一声，迅速砸下战锤反击，洛萨轻巧地退开一步闪过。但毁灭之锤瞬间反握武器，又向上挥出战锤。这一下擦过洛萨的下巴，让他趔趄一下向后退去。战锤迅速的另一击紧随其后，但洛萨及时举起剑格挡了这一下。那一瞬间两人拼尽全力，毁灭之锤努力想砸下他的战锤，而洛萨则希望把战锤隔开，他们的武器颤动着，但并没有移动。

随后洛萨扭转剑刃，成功地荡开战锤。他踏前一步，趁着毁灭之锤还在试图转回他的巨大的武器之前用剑身砸中了他的脸，让大酋长一时间晕头转向。但毁灭之锤用他空着的手一扫，响亮地打中洛萨的脖子。联盟指挥官被那一下打得脚下不稳摇摇晃晃，他趁机收回自己的武器恢复了镇定。

图拉扬自己正在与其他兽人交战，他猛力一击击倒一个兽人，发现洛萨正和一名高大的兽人缠斗在一起。“不！”当图拉扬看到自己的领袖与心目中的英雄正面对着一个怪物一般高大、穿着黑色板甲的兽人，不禁喊道。他重整力量，挥出战锤，每一下都击倒几个兽人，不顾一切地向着两名指挥官的方向杀开一条道路。

他们两人都踏步上前，挥舞着自己的武器。洛萨用狮头盾牌接下毁灭之锤的全力一击，冲击打裂了盾牌，几乎让他跪了下去，但他的长剑正中兽人的胸膛，深深划开了厚重的胸甲。毁灭之锤退后一步，他的唇边因为疼痛与挫败发出一声号叫，然后扯下身上已经受损的盔甲。就在此时洛萨也重新站了起来，把手中已经无用的盾牌抛到一边。他们都咆哮着再一次发起了冲锋。

没有盔甲的毁灭之锤动作更快，但现在洛萨双手持剑，能够挥舞长剑绕过兽人的防御。两个人都结结实实地吃了一下，毁灭之锤肚子上被划开一道严重的伤口，洛萨则被重重打在身体右侧，两个人摇摇晃晃地第三次分开。在他们身边其他兽人和人类则各自在进行血腥的战斗，两位强大的领袖一次又一次地碰撞在一起，每一次都在寻找着

对手防御中的弱点，每一次攻击都给对手造成了伤害，自己也受到了对手的伤害。

两个人再次靠近，毁灭之锤重重一拳打在洛萨胸口，冲击让洛萨向后倒去，胸甲上都砸出了一个凹痕。在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之前，毁灭之锤后退一步，双手握住巨大的战锤，全力砸下一击。洛萨举起巨剑试图招架这凶猛的一击，剑身承受了全部的力量——

然后被冲击震得粉碎。

当这把传奇宝剑的碎片落到地上时，图拉扬倒吸了一口凉气。而毁灭之锤的攻击现在变得不可阻挡，继续着它向下的弧线，打在洛萨头盔顶端，发出可怕的嘎吱声。艾泽拉斯的雄狮摇晃着身子，条件反射地挥出断剑，用破碎的剑刃切开毁灭之锤的胸口，然后倒了下去。双方士兵都停止了战斗，眼睁睁地看着联盟的指挥官倒在地上，身体抽搐着，生命力从他体内逝去，四下一片死寂。一切都静止了，除了从他被敲碎的脑壳中涌出的鲜血。

毁灭之锤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了一步，抬起一只手按住横贯身体的伤口。鲜血从他的指缝中涌了出来，但他仍然站得笔直，然后费劲地高高把自己的战锤举过头顶。

“我赢了！”他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道，他摇摇晃晃吐着鲜血，但仍然是胜利者。“我们所有的敌人也会这样死去，直到你们的世界属于我们！”

第二十二章

“不！”图拉扬脱口而出，他推搡着穿过人群，跪倒在他的英雄、导师和指挥官的尸体旁。然后他的视线转到了挺立在面前的兽人身上，一个想法涌上心头。

数月以来，图拉扬的内心一直因为他的信仰而挣扎，他一直为一个问题所困扰：既然部落兽人这样丑陋、残忍、纯粹邪恶的生物都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圣光又怎能将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灵魂联结在一起？他无法解释这两点之间的矛盾，因此他对自己、对教会的教义缺乏信心。他羡慕地看着乌瑟尔和其他圣骑士们授予他人祝福，因为他们的热忱而散发着光芒，而他明白自己无法比拟他们的能力。但这个兽人，这个毁灭之锤刚刚说的触动了他潜意识里的什么东西，图拉扬努力回想着。“直到你们的世界属于我们，”部落的大酋长得意扬扬地说，“你们的世界”而不是“我们的世界”，甚至不是“这个世界”。

这就是答案。

当然，他回忆起了黑暗之门——卡德加在他们第一次见面，向他描述兽人威胁的时候就告诉过他，而在那之后还提到过许多次。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从没意识到那个东西的本质。直到现在。

兽人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们是这个星球上的外来者，他们并不属于这个存在位面。他们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而且被甚至更遥远的恶魔注入了力量。

圣光的确能将万物联结在一起，这个世界上的万物。但其中并不包括兽人，他们并不属于这里。

这意味着他的职责很明确了。他受命捍卫圣光，并使用圣光炽热的光辉涤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外来威胁，并维持其内部的纯净。

兽人们并不属于这里，这意味着他可以杀死他们而不受任何惩罚。

“以圣光的名义，你们在这里的日子结束了！”他大喊道，站起身来。他身边涌出一道璀璨的光芒，这光芒如此明亮，使得兽人和人类都纷纷转过头去，遮住自己的双眼。“你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并不被圣光所接纳。你们不属于这里！滚回去！”

部落的大酋长面容扭曲，后退了一步，抬起一只手遮住自己的双眼。图拉扬利用这一刻再次在洛萨的尸体旁蹲下。

“愿你与圣光同行，我的朋友。”他低声说道，伸出食指触摸死去的首席骑士破裂的前额，他的眼泪滴下，混入阵亡勇士的鲜血中。“你在圣光中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圣光将欢迎你进入他慈爱的怀抱。”一道光环延伸出去包裹着尸体，发出纯净的白光，他认为自己死去朋友的面容逐渐回归平静，甚至有些安详而满足。

图拉扬一只手中握着破碎的巨剑又站了起来。“至于你这个肮脏的生物，”他转向头晕目眩的毁灭之锤宣告道，“你将为你对这个世界和它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毁灭之锤肯定意识到了他语调中带着的威胁，他双手抓住战锤向上挥舞，试图招架他直觉中即将到来的攻击。但是图拉扬双手握住断剑的剑柄，在一阵刺眼的光芒中向下挥去——

这柄损坏的武器重重地切入巨大的战锤的黑石锤头，冲击顺着沉重的木柄穿了过去，木柄摇晃着脱出了它主人的掌握。战锤无力地落在一旁。毁灭之锤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瞪大了双眼，然后他闭上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等着这一击继续落到他身上。

然而图拉扬在最后一刻翻转剑身，用剑面而非剑刃打中了兽人。这一击让毁灭之锤跪了下去，然后倒在洛萨身边，但是图拉扬能够看到大酋长的背正在上下起伏。

“你将为你们的罪行接受审判。”他对不省人事的兽人说道，圣光笼罩在他身边。“你将戴着镣铐站在王都——”他身上的圣光变得比最亮的日光还要刺眼，所有兽人都扭过了头，在这明亮的光芒面前瑟缩着——“联盟的领袖将决定你的命运，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一败涂地。”

接着他转过身抬起头，这次是对着其他兽人战士，这些士兵因为形势的剧变而呆若木鸡，“但你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图拉扬严肃地说道，放平断剑指向他们。圣光从剑上和他身上各处涌现出来，连他身边的黑色岩石都被这股他体内涌出的圣光染成了白色。“你们都要死在这里，还有你们其余的同类，这个世界将彻底摆脱你们的污染！”他一边说着一边跳上前去，挥出那柄太阳一般明亮的剑。剑刃刺中第一个兽人的喉咙，那个兽人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倒了，鲜血从他的伤口喷溅出来。图拉扬跨过他，继续冲向其他因为圣光而目盲的兽人士兵。

这打破了僵局，其他兽人和人类终于又开始行动起来。乌瑟尔和其他白银之手圣骑士已在洛萨和毁灭之锤战斗的时候就加入了混战，而现在他们向前冲去追随着他们的同伴图拉扬，他们冲入成群的部落中时身上也涌现出同样的光环。其余联盟军队也紧随其后。

接下来进行的战斗惊人地迅速。许多兽人目睹了毁灭之锤的失败，他们因失去领袖而陷入恐慌。许多人逃跑了，剩下的兽人放下武器投降——这些人被围捕羁押起来，虽然图拉扬之前说过那些话，他发现自己还是不能对无力的战俘动手，无论他们之前犯下过怎样的罪行。当然还有许多兽人仍在抵抗，不过他们就像是无头苍蝇一般，根本不是果决的联盟军队的对手。

“他们有一小群人，大概四百个，越过赤脊山逃向了南方。”一个小时之后卡德加向他汇报，战斗已经结束，山谷已经恢复了平静，只有士兵们的脚步声、伤员的呻吟声和兽人战俘的咆哮声。

“不错。”图拉扬答道。他正从自己的斗篷上撕下一长条布，缠在自己的腰上做成一条腰带，然后把洛萨的断剑插了进去。“列阵追击，但不要追得太快。告诉各队长，我们并不需要抓住他们。”

“不需要？”

图拉扬转过身看着他的朋友，再次提醒自己虽然这个法师富有天赋，但他并不熟稔兵法。“那道通向兽人世界的黑暗之门在哪儿？”他问道。

卡德加耸了耸肩。“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他承认道，“应该在沼泽里某处。”

“兽人受到了一场惨败，那些幸存者会逃向何处？”

那个看似年长的法师笑了起来。“回家。”

“确实如此。”图拉扬站起了身。“而我们会跟着他们回到那个传送门，一劳永逸地摧毁它。”

卡德加点了点头，转身去找各部队指挥官，但是看到乌瑟尔向他们走来，他停住了。

“除了那些向我们投降的兽人之外这里已经没有兽人了。”这个圣骑士宣布。

图拉扬点了点头。“干得好。有少数兽人逃脱了，但我们会追击他们，直到消灭或者抓住他们。”

乌瑟尔打量着他。“你已经接过了指挥权。”他轻声说。

“我想是的。”图拉扬考虑了一下然后回答。他之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他只是变得习惯于发号施令，无论是应洛萨的要求，还是作为辛特兰方面军的指挥官。他耸了耸肩。“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们可以派出一名狮鹫骑士前往洛丹伦，向泰瑞纳斯国王或其他国王请示谁来接过指挥权。”

“没有这个必要。”卡德加说道，走回到他身边。“你是洛萨的副手，也是副司令。当我们兵分两路时他指派你指挥一路军队。现在他已经身故，你是指挥官的不二人选。”法师转身盯着乌瑟尔，显然是敢于反驳他的说法。

不过出乎图拉扬的意料，乌瑟尔点了点头。“没错。”他赞同道，“你是我们的指挥官，我们将像追随洛萨大人一样遵从你的指挥。”然后他靠过来，友善地把一只手搭在图拉扬的肩膀上。“还有我很高兴看到你的信仰终于显现了出来，我的兄弟。”他的称赞十分诚恳，图拉扬笑了起来，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位年长的圣骑士的首肯。

“我也要感谢你，乌瑟尔·光明使者。”图拉扬答道，他看到年长的圣骑士因这个新头衔而睁大了双眼。“今后你将以这个名号被世人传颂，以纪念今天你为我们带来的圣光。”乌瑟尔鞠了一躬，显然

十分欣喜，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回到白银之手的其他圣骑士当中，无疑要向他们下达准备出发的命令。

“我还以为他会就指挥权争论一番。”卡德加低声说道。

“那并不是他想要的。”图拉扬答道，仍然看着乌瑟尔。“没错，他只希望自己能够以身作则来引领众人。他愿意指挥骑士团只是因为他们也都是圣骑士。”

“那你呢？”他的朋友直截了当地问，“你愿意领导我们所有人吗？”

图拉扬沉思着，然后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是否称职，但我明白洛萨信任我。而我相信他和他的判断。”他点了点头，对上卡德加凝视的视线。“现在让我们去追击那些兽人。”

他们花了一个星期才来到卡德加所说的叫作悲伤沼泽的地方。他们本来可以走得更快一些，但图拉扬告诫他的士兵们现在还不要赶上那些兽人。他们首先要知道传送门在哪，然后他们才能发起进攻。

洛萨的阵亡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但这也激励了他们。那些本已疲惫不堪的士兵们现在变得专注、坚毅而果决。他们都将洛萨的牺牲视作切身之恨，并且立志要为他复仇。他们也都接受了图拉扬作为他选中的继承人，特别是那些跟着他往返于奎尔萨拉斯的士兵。

穿越沼泽地困难而令人不快，但没有人大声抱怨出来。他们的斥候一直关注并及时汇报着兽人的动向，让联盟军队可以慢速行军而无须担心跟丢目标。残余的部落一团散沙，虽然他们行进的方向一致，但并没有集结在一起行军，只是三两成群地各自逃窜。图拉扬只希望他们能一直这样。他猜想那个部落的首领毁灭之锤为了保护黑暗之门而留下了一支部队和指挥官。如果那名首领足够强大，他就能将这些兽人溃军和已经拥有的士兵们重新组织成一支强大的战力。图拉扬警告过他的副官们让士兵们保持警惕，不要松懈。认为这场战斗会很简单可能会导致他们所有人送命。

他们在沼泽里又花了一个星期，最终到达了一个叫黑色沼泽的地方。不过这里让卡德加也大吃一惊。

“我不明白，”法师说道，一边蹲下来检查着地面，“这里本该都是沼泽！这里应当和我们之前走的地方一样，潮湿肮脏，散发着臭气。”他敲打着面前坚硬的红色石头皱起了眉。“这肯定有问题。”

“这看起来是因为被大火烧过。”他们身边站着的布莱恩·铜须说道。矮人们坚持跟着他们踏上剩余的征途，图拉扬很高兴于他们所提供的帮助，也高兴于有他们陪伴。他发现自己喜欢这两兄弟，无论是他们大大咧咧的乐观性格，还是他们在战斗、美酒和佳人上有着相同的品位。两兄弟之中布莱恩显然是更加博学的那个，当大家在谈论平常的话题时，他和卡德加一连几晚都在谈论晦涩的文本。所有铁炉堡的矮人都熟悉岩石与宝石，所以当布莱恩认不出他们脚下的岩石时他们有些不安，甚至还要更加严重。“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火能烧成这样，”他补充着，用指甲刮着石头。“也不可能烧出这么大一片区域。”这些红色的石头一直向前延伸到他们的视野之外。“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不幸的是，我见过。”卡德加答道，站了起来。“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他没有接着解释，他的表情警告其他人不要自讨没趣。

穆拉丁本打算继续追问，但他的弟弟拦住了他。“你知道你的名字在矮人语里是什么意思吧，小伙子？”布莱恩问卡德加。“意思是‘信任’。”法师点了点头。“我们信任你，小伙子。等你准备好了再告诉我们吧。”

“好吧，至少这肯定和兽人们有关。”图拉扬指出，“而且走在石头上追击他们比要走过更多沼泽地要好得多，所以我也不反对改变一下环境。”其他人点着头，虽然卡德加仍然看起来若有所思，然后他们重新上马继续前进。

几天之后的夜里，卡德加从篝火上抬起视线，突然开口说道，“我觉得我们有麻烦了。”其他人都转向年轻而又年老的法师。“我和其他法师商量过了，我们认为我们知晓了这里变化的原因。”他解释道。“就是黑暗之门本身。它的存在会影响我们的世界，首先从它周围的土地开始。而且我想这会蔓延开来。”

“为什么这个门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乌瑟尔问道。这位白银之手的首领从来不太喜欢法师，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他们的魔法是邪

恶的，甚至与恶魔有关，但他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变得至少能够接受甚至有些尊敬卡德加了。

但是法师摇了摇头。“我需要亲眼看过才能确定。”他答道。“但我猜这道传送门连接了两个世界，这个世界和兽人的家乡德拉诺，而这连接并不仅仅形成了一道桥梁。其中的什么正在把两个世界融合到一起，至少是在门口附近。”

“他们的世界是由红石构成的？”布莱恩猜测道。

“不完全是。”卡德加答道。“不久之前我看过德拉诺的幻象，我所看到的一片荒凉，有着与这里相似的大地。那里几乎没有生命存活，仿佛自然本身已经被抹去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法术污染了土地本身。那种污染在通过这道传送门蔓延过来，而每次兽人们在这里使用他们的魔法，情况就会更加恶化。”

“那么这就是又一个我们要摧毁这道门的理由了。”图拉扬说，“而且越快越好。”

他的朋友点了点头。“没错，我同意。越快越好。”

又过了三天，斥候回来报告说兽人们已经停止了移动。“他们都躲进了正前方一座大峡谷里。”一名斥候说道，“峡谷中央有个像门一样的东西。”

卡德加和图拉扬、乌瑟尔和铜须兄弟对视了一下。那一定就是黑暗之门了。

“通知部队。”图拉扬轻声说道，一手拔出洛萨的断剑，另一只手举起自己的战锤。“我们立刻进攻。”卡德加再次惊叹于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导致他的朋友发生的改变。图拉扬已经变得更加果决，更加威严，更加自信——他已经从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变成了久经沙场的战士和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但自从洛萨阵亡之后，他身上还有另一种气质，给人平静、睿智甚至是威严的感觉。乌瑟尔和其他圣骑士们也有类似的气质，但他们更加超脱疏远，仿佛他们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图拉扬看起来更加脚踏实地，与周围的环境更为协调。这是一种卡德加所不了解的魔力，但他对此十分尊重。在许多方面上这与他自己的旨在操纵元素与其他力量的法术是背道而驰的。图拉扬

不去控制任何东西，而是将自己向这些力量敞开，汲取它们的能量。与法师们相比操纵得更少，但更加微妙。

士兵们已经准备就绪，他们慢速前进，牵着他们的马，这样在坚硬的红色石地上发出的声音可以更小。地面先是微微上升，然后陡然向下形成了一个深谷，山谷另一侧是甚至更高的岩壁。正如斥候所报告的，在山谷中央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门。这道门并非依托在任何城墙或建筑上，而是独立的一座。卡德加看清这扇门全貌的时候倒抽了一口凉气。黑暗之门——这决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足足有一百尺高，宽度也大致如此，是由某种灰绿色岩石雕成。大门两侧刻着粗糙的旋涡状花纹，每处花纹都环绕着一枚怒目而视的骷髅头，大门外侧是两根诡异地扭曲着的倒钩。中央门梁下方边缘有一些粗糙的纹饰，但上方朴素得没有任何装饰。四级宽阔的台阶通向闪耀着绿色与黑色光芒，由于充满能量而发出爆响的传送门本身。卡德加感觉这是一个漩涡，向外辐射着能量，还给人一种似乎是遥远距离的奇怪感觉。他还能感觉到这道传送门正在延伸出去，深深钻入地下，将一缕缕能量吞入它的血盆大口中。

兽人们正聚在传送门前，似乎并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这里的人数比他们一直以来追踪的要多，所以显然图拉扬猜对了——毁灭之锤在这里留下了驻守的兽人。但联盟仍然具有人数优势。而且这些兽人三三两两地聚成小团，仿佛他们再也没有理由相信其他兽人，因此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族和狩猎小队中。这不是一支军队，而只是许多小团体聚在一起。

“就是现在！”图拉扬喊道，越过悬崖边缘滑下了长长的斜坡，几乎正好落在坐着的几个兽人头上。他将洛萨的剑向前刺去，用参差的断口刺穿一个兽人，然后他的战锤打中了另一个兽人，敲碎了他的头骨，砸得他倒向第一个兽人。第一个兽人从剑刃上滑下，倒在了地上。然后乌瑟尔和其他圣骑士也赶了过来，他们站到图拉扬两翼，与他一同冲向其他兽人，其他联盟军队紧随其后。

卡德加明白他与其加入战斗不如施展法术更加有用，所以他与其他法师一同留在悬崖上，观察着这场战斗。战斗迅速而毫无悬念。洛萨和图拉扬已经把联盟军队打造成一支强大而统一的军队，这支军队作战起来就像一个整体。剑士和斧手保护着长枪兵，而弓箭手则掩护着他们所有人，在需要的时候提供远程支援。兽人则毫无组织，根本无法协作，每一小团兽人都各自为政。这让图拉扬能够轻易地派出他

的士兵一次包围一队兽人，消灭他们或者俘虏他们。他有条不紊地一步步杀过山谷，击败一个又一个兽人，俘虏的兽人和杀死的兽人一样多。这时许多兽人、死亡骑士和其他人不想被抓获被俘，纷纷穿过黑暗之门逃走。只有一小队衣衫褴褛的兽人留了下来，他们坚守着阵地，掩护其他人撤离。

图拉扬最终抵达了黑暗之门最下方的一级阶梯。两名肌肉虬结的魁梧兽人站在最高一级阶梯上，他们都手持带锯齿的巨斧。他们头发、鼻子、耳朵、眉毛和盔甲上挂满了勋章与骨头，他们的头发就像一团黑色短矛一样在头顶高高立起，仿佛这也是他们的武器。其中一名兽人左侧肩膀和左腿上缠着沾满鲜血的绷带。尽管如此，两个兽人看起来都十分傲慢，对胜利充满自信，完全对他们的首领最近的失败无动于衷。

“你面前是黑齿狞笑氏族的雷德·黑手和麦姆·黑手。”他们向着图拉扬大踏步走下台阶，其中一个兽人大喊道。“我们的父亲黑手曾领导着部落，直到那个傲慢的毁灭之锤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害了他。现在毁灭之锤也死了，我们会重建部落，直到它比过去更加强大，到时你们会被我们彻底碾碎！”

“我想不会。”图拉扬答道，他的声音在山谷中回响。他的身上现出了明亮的白光，映衬在黑暗之门回旋着的能量背景上，光环不大但明亮逼人。“你们的首领被俘虏了，你们的军队被摧毁了，你们的氏族一团散沙，而你们这个部落的残余聚集在这一个峡谷里，被我们所包围。”他同时举起了战锤与剑。“如果你们有胆量的话就与我正面交战。或者转身逃回你们的世界永远不要回来。”

他的嘲讽起了效果，两兄弟冲下最后一级台阶，咆哮着扑向图拉扬。但这名年轻的圣骑士和新晋指挥官并没有退缩。他迅速后退一步，重重地将战锤和断剑同时挥下，把两个兽人的战斧打落在地。然后他再次靠近，重新扬起自己的武器，击中了两个兽人的下巴。左边那个被打得头晕眼花，跌跌撞撞地后退了一步，他的兄弟踉跄着，鲜血从下巴上的深深切口中飞溅出来。

卡德加看着这两个兽人再一次咆哮着猛扑过来，但这次他们的攻击更加笨拙，更加野蛮。图拉扬只向前一冲就从两个兽人中间穿了过去，同时躲开了两人的攻击。他侧身而过的时候在两人腹部各打了一

下，冲击使他们弯下腰来，然后图拉扬从背后踢了他们，让他们从土坡上滚到硬石地上。他紧追其后，武器呼啸着在空中划出弧线。

不幸的是，并不是只有那两兄弟。

“族人们，来我身边！”两兄弟其中一人吼道，“杀了这个人类！”

又有两个兽人跳过来加入战斗，让黑手兄弟找了个空当撤了回去。两兄弟向靠近他们的人类挥舞着武器，但在卡德加看来他们并非在全力作战。他们显然已经考虑过他们取胜的机会。向黑暗之门推进的联盟军队中出现了一处空隙，兽人兄弟抓住机会逃跑了。他们的几个族人也效仿他们逃走了。但图拉扬无暇追赶他们，还有许多其他兽人仍在战斗，有的甚至唾弃诅咒着逃跑的黑手兄弟。那两个前来协助黑手兄弟的兽人对图拉扬仍然是个威胁。

“喝啊！”两个兽人之一咆哮着，挥出他的战斧。图拉扬用战锤招架住这一击，把兽人沉重的武器隔开，然后刺出断剑，剑刃穿透盔甲和血肉，深入兽人身体正中。那个兽人扔下武器，身子变得僵硬，一边喘着气一边用手抓住满是血迹的剑刃，然后他倒在地上，眼睛变得呆滞。

“去死吧！”另一个兽人号叫着扑向图拉扬。但是图拉扬已经从第一个兽人身上拔出了剑，挥向第二个兽人，断裂的剑尖刺中了他的喉咙。但这并不足以让这个冲刺的兽人战士停下来，但图拉扬用战锤把他的战斧打向一旁，然后再次挥出，沉重的战锤结结实实地打在兽人头上。这一击想必十分沉重，因为那个兽人战士倒了下去，鲜血从他被打碎的太阳穴喷涌而出，再也没有动一下。

图拉扬低头看了两具尸体一会，又看着黑手兄弟消失在山谷另一头。然后他抬头看向山脊，直到他看见了卡德加。“现在动手！”圣骑士喊道，将洛萨的剑指向黑暗之门。“摧毁它！”

“退远点！”卡德加大喊着回答。“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朋友点了点头，然后快步跑离那座巨大的石质建筑。他和他身边的精灵法师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了他们的任务上。

他能感受到黑暗之门的力量，以及黑暗之门与这个世界和德拉诺的联系，以及它所产生的连接这两个世界的空间裂隙。他猜测这道裂隙能够轻易吞噬掉他们的魔法。而那些世界本身太大太强了，他们根本无从施加影响，即使是他们所有人一同施法。那么能够摧毁的就只有这座实体的大门了。因为无论具有多强的力量，石头毕竟只是石头。只要是石头就能打碎。

卡德加全神贯注地开始召唤力量，让魔力充满自己全身。这片土地上的魔力所剩无几，但黑暗之门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而这力量毫无防护措施，无法阻止法师这样的人从中汲取力量转为己用。卡德加和其他法师现在正是如此，全力抽取着黑暗之门的力量，将这些力量导向卡德加。他的头发立了起来，能量在他脸上，沿着他的手指跳动。风在他身边呼啸，他觉得自己在附近看到了闪电，不过那可能只是弧状能量掠过甚至穿透他的双眼。他只希望这些力量足够了。

卡德加面对着黑暗之门闭上双眼，然后张开双臂，双掌朝上。他将刚才吸收的所有魔力聚集起来，一滴不剩，然后将这些能量凝聚成一颗悬在他眼前、脉动发光的魔法球。他能感觉到这个球，感觉到球体的颤动，感觉到能量松散地聚在一起。完美。他把意识转到黑暗之门上，感受着其中的能量，然后将自己对准了那股能量的位置。

然后他睁开了双眼。

他合拢双手，在最后一刻转过手腕，让双掌合拢。那个光球被向前推去，逐渐变扁拉长，从简单的球形变成了条形，仿佛某种长矛。

一柄刺中黑暗之门正中央的长矛，其中的能量倾泻出来，注入黑暗之门，穿过组成黑暗之门两侧门柱与门梁的石板。爆炸将大多数联盟士兵和许多剩余的兽人震倒在地，卡德加也在他所站的地方晃了晃。黑暗之门沉重的门楣和方形石柱被炸成了碎片。对附近的联盟军队而言，幸运的是爆炸把大多数巨大的碎石推到了传送门内。

然后传送门消失了，原先翻滚的色彩变得空空如也。卡德加能够感觉到那个将这个世界与德拉诺连接在一起的不管什么东西消失之后，这个世界重新开始了呼吸。这个世界挣脱了那个垂死世界的拉扯，自然会逐渐恢复生机。

卡德加向下望去，看到图拉扬从地上爬了起来。圣骑士身上覆盖着岩石尘粉和小石块，但看起来毫发无伤。他拍打着脸上、手臂上和胸口上的灰尘，望向卡德加笑了起来。

“我不认为他们还能继续使用这东西了。”他向上喊着，他们两人都大笑起来，他们内心深处感到宽慰，这让他们轻松幽默起来。

战争结束了。联盟胜利了。他们的世界安全了。

尾声

“这座纪念碑一定会很壮观。”图拉扬评论道。他和卡德加骑马站在悬崖边缘，眺望着眼前的平原，几周之前洛萨就是在这里进行了他最后一场战斗。这里的环境萧瑟、荒凉而严苛，到处都是黑色的岩石和凝固的熔岩，只有刚刚喷发出来的熔岩在阴影中闪着红光。空气中飘着厚厚的灰烬与烟尘，天空似乎永远阴云密布。群山看上去仿佛不情不愿的卫兵。在视界的尽头耸立着黑石塔。

“一定会。”卡德加表示同意，“即使这场战争的其他痕迹都被抹去，他的牺牲也将永远作为忠诚与勇气的标志被人们所铭记。”

图拉扬点了点头，他的目光仍然注视着那尊立在黑石塔前的雕像。摄政王安度因·洛萨、暴风王国的首席骑士、联盟的指挥官矗立于此，他高举着巨剑与盾牌，仿佛要与天空一争高下。他穿着全套铠甲，但没有戴着头盔。他棱角分明的面孔望向山谷，目光坚毅而和善。

“至少这场战争结束了。”卡德加说道。

他说得没错。黑暗之门战役是整场战争的最后一战。那些活下来的少数兽人已经投降，沦为战俘。没人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眼下先让他们在这里搬运建造洛萨雕像所用的材料。图拉扬很喜欢其中蕴含的讽刺意味。当这里的工程完成之后，这些兽人会被派去其他地方进行更多苦役。他觉得他们不会被处死，但也不相信任何一个兽人会被释放，以免他们中还有人梦想着重建部落。包括黑手兄弟在内的一些人逃掉了，但他们人数稀少，眼下并不足以构成严重的威胁。

不过这也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当时机成熟时，泰瑞纳斯和其他国王会做出决定。肃清洛丹伦的敌人之后，泰瑞纳斯派出军队进入奥特兰克，宣布实行戒严，废黜了叛徒匹瑞诺德并拘禁了他。奥特兰克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但是联盟会继续存在下去，其他统治者们都要求图拉扬继续担任联盟的指挥官。他也接受了这个任命，因为他觉得洛萨应该会希望他继续担任这个角色。他的朋友兼导师唯一的愿望就是保护这片土地和人民，他也同样发誓不辱使命。

“你又在想着沉重的事情了。”卡德加轻轻推了推他的肩膀。

“只是在想着未来而已。”图拉扬答道。

“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他的朋友答道，但是他脸上浮现了一个奇怪的表情。“不过我猜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部落或他们的世界。”

“我希望你想错了。”图拉扬对他说，“不过如果你说对了，我们也会在这里等着他们卷土重来。我们将再次击退他们，就像我们这次一样。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以圣光的名义我们会捍卫这里的安全，从现在直到永远。”

法师大笑起来。“好一番庄严宣告，图拉扬。”他揶揄道。“也许等到那一天，他们会因此为你立一尊雕像。”

“一尊雕像？”图拉扬也大笑起来，“我们怎么可能做出值得被立像纪念的事？”

关于作者

艾伦·罗森伯格曾为《星际迷航》《星际争霸》《魔兽争霸》《战锤》等经典系列游戏撰写过官方剧情小说，深受玩家喜爱。他还积极参与撰写角色扮演游戏的剧本，其中，主要参与制作了《星际迷航》《魔兽争霸》《战锤》等游戏。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穿越黑暗之门
[美]艾伦·罗森伯格 [美]克里斯蒂·高登 著
BEYOND THE DARK PORTAL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穿越黑暗之门

作者：【美】艾伦·罗森伯格　【美】克里斯蒂·高登

译者：虞丽琦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01

ISBN：978-7-5133-3252-1

目录
CONTENTS

关于作者

致我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是我可爱的妻子，

她为我抵挡了所有的压力。

致大卫·霍尼斯伯格（1958—2007）

音乐家，作家，游戏玩家，拉比……

教天堂摇滚吧，我的朋友。

导读

《穿越黑暗之门》是《魔兽争霸II》资料片改编的剧情小说，剧情上直接接续《黑暗之潮》，讲述洛萨之子前往德拉诺阻止耐奥祖侵略计划的战役。由《黑暗之潮》作者艾伦·罗森伯格与克里斯蒂·高登合著。

也许是擅长描写细腻场景的女性作家克里斯蒂·高登加入的缘故，本书比起前作《黑暗之潮》增加了更多情感方面的描写。从图拉扬与奥蕾莉亚之间的爱情，到英雄们离开艾泽拉斯前往未知土地的悲壮，再到卡德加被麦迪文变老后内心的苦闷都刻画得十分到位。紧张刺激的冒险中不乏脉脉温情，正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本书最初上市时正值资料片《燃烧的远征》期间，其意义也在于帮助玩家了解在游戏中登场的几位英雄曾经的故事与外域形成的历史。踏入暴风城中，伴随着恢弘的音乐，首先映入玩家眼帘的五座雕像，便是为本书中五位远征外域的英雄所立。而大名鼎鼎的图拉扬与奥蕾莉亚失踪的谜题，则在《军团再临》资料片中才得以揭晓。

本书中所讲述的远征德拉诺战役，与艾泽拉斯历史上很多关键事件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这些看似独立的线索也在本书中得到体现。例如耐奥祖被转化成巫妖王的场景，死亡之翼在外域惨痛的失败，乃至虚空龙的诞生。这些事件与艾泽拉斯未来经历的种种变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回过头来阅读这本小说，正能领略其中环环相扣的精妙之处。

——编者

序章

“快掷！”

“闭嘴！”

“快掷啊，浑蛋！”

“掷就掷！”格拉塔咆哮一声，身子前倾，强壮的肩膀上虬结的肌肉隆起。他握起拳头几乎把手臂摇出残影，随后手指一张，几枚小小的骨骰从指缝间掉了出来，“咔嗒”作响地跌落在地上。

“哈哈！”布罗多格大笑起来，露出他上翘的尖利獠牙，“只有一个！”

“该死！”格拉塔重重地坐回石块上，郁闷地看着布罗多格收拢骰子，得意扬扬地摇晃起来。他搞不懂为何每次和布罗多格投骰子总是对方赢，这太不正常了。

“不正常”这个词对格拉塔来说，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了。他抬眼望向赤红的天空，高悬的太阳像个炽烈燃烧的火球，与天空的颜色别无二致。这个世界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像格拉塔这样活得年头足够长的家伙都会记得从前那蔚蓝色的天空，明黄而温暖的太阳，覆盖着浓密绿色的原野和山谷。他曾经畅游在深冷的湖水与河流中，那时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水会变得那么珍贵。水是生命之源，现在，未受污染的水都被封入桶中控制起来，严格限量配给。

格拉塔站起身，懒散地踢着地面，红色粉尘扬了起来，呛了他一嘴。他拿起水袋，吝啬地啜了一小口。他的皮肤上满布灰尘，掩盖了本来的绿色，却凸显了他乌黑的头发。到处都是红色，整个世界仿佛被浸泡在了一片血水之中。

一切看上去都那么不正常。

但是最不正常的，是为什么他会和布罗多格待在这个尘土漫天的鬼地方，靠着玩无聊的游戏来打发时间。格拉塔的目光越过布罗多格，凝视着远处那道高高耸立的拱门以及其间充斥能量的光幕，那就是黑暗之门。尽管他和他氏族的成员并没有亲身穿越过这道门，但格拉塔知道这座奇怪而神秘的传送门通向另一个世界。当年伟大的部落勇士们穿过这座传送门，为了荣耀和人类及其联

盟作战时，他也在场围观。那之后倒是有几个兽人从门中返回，向他们报告过战争的进展状况。但近来，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任何动静了，没有消息，没有探子，什么都没有。

突然，格拉塔皱了皱眉头，不再理会旁边仍在摇晃骰子的布罗多格。那道门……看起来有点异常。格拉塔朝高耸的传送门快步走了过去，当他靠近传送门时，手臂和胸口的毛发开始颤抖起来。

“格拉塔？轮到你了，你在做什么呢？”

格拉塔没有理会布罗多格。他眯起眼睛，盯住门内能量涌动泛起的涟漪。传送门另一端的那个陌生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传送门中的光幕如同波浪般不断起伏，变得越来越透明，几乎如同浑水一般能够看到对面的情景。格拉塔眯起眼睛，聚精会神地凝视着——随即倒吸了一口凉气，踽跚着后退了几步。

他看到了一场激烈而残酷的战斗。

“发生了什么？”布罗多格抛开了投骰子的事，赶到格拉塔身边，他也被惊着了。两人呆若木鸡地盯着光幕，直到格拉塔先恢复了神智。

“快去！”他对布罗多格喊道，“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

“好——我去报告指挥官。”布罗多格仍然紧盯着光幕。“不！”格拉塔急切地喊道，凭借直觉，他感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可不是指挥官能够处理的，但有一位兽人可以。“耐奥祖！找到耐奥祖——他知道该怎么做！”

布罗多格点了点头，飞奔而去，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向光幕。格拉塔听着布罗多格离开的声音，目光始终牢牢地锁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上，浑浊的光幕让这场战斗有了一种奇异的神秘感。他看到了许多兽人，其中一些他还认识，他们正在与一群矮小瘦弱、身穿铠甲的奇怪生物作战。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些陌生的生物被称为“人类”，他们依靠迅速的行动和庞大的数量聚集起来围攻兽人，将其逐一击垮。我们兽人怎么会就这样被击溃了呢？毁灭之锤又在哪里？格拉塔找不到这个强大的酋长。另一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一直在凝视战局，几乎陷入痴狂的境地，直到听见脚步声靠近才转开目光。布罗多格回来了，与他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身形庞大，比任何兽人都要强壮，皮肤苍白，小小的眼睛里精光闪烁，非常明显，这是一位食人魔法师。然而与这个庞大的家伙相比，更重要的角色是那个同行的兽人，他一路直奔拱门而来。

尽管他头发灰白，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但是他的身体仍然非常强健，棕色的眼睛和从前一样敏锐。他就是兽人所熟知的、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萨满祭司，影月氏族的首领——耐奥祖。他紧盯着那扇门，看着光幕后那场正在上演的灾难。

“这是一场战役。”耐奥祖似乎在自言自语。

格拉塔心想，这是一场部落眼看就要输掉的战役。

“战斗持续多久了——”耐奥祖开口问道，话音未落，黑暗之门内的能量开始剧烈涌动，在入口处形成了一个旋涡。一只手从光幕中穿了出来，就像从水中探出一样，绿色的皮肤上光影明晦，交织闪烁。紧接着，头也冒了出来，然后是身躯，最后整个兽人从光幕中钻了出来。当他跌跌撞撞地冲出来的时候，手中仍然紧握着战斧，眼中充满了狂野的神色，他匆忙稳住了踉跄的身形，随即狂奔而去，看都没看耐奥祖和在场的其他人一眼。

紧随他出来的是另一个兽人，然后又是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直到大批兽人如洪流般涌出，他们飞奔着穿过传送门，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不仅仅是兽人——格拉塔还看到了几个食人魔；还有一群身材矮小瘦弱，戴着沉重的兜帽斗篷的人。一名战士吸引了格拉塔的注意力，他看上去远比一般兽人高壮，应该有一些食人魔血统。这个人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惊恐地狂奔，而是仿佛朝着某个目标前行，身后紧跟着一头巨大的黑狼。

他走出传送门时，一个兽人从后面撞过来，推搡着骂道：“滚开，别挡道，你这个杂碎！”那个战士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理会，他身后的黑狼却冲着那兽人咆哮了起来，战士只得打了个手势示意黑狼停下。黑狼立刻听话地安静了下来，战士用一只大手抚摸着黑狼的头顶。

“发生了什么事？你！”耐奥祖指着一个看起来不熟悉的家伙大声问道，“你是谁？为什么要把脸遮起来？你过来！”

这家伙停了下来，耸了耸肩，走近了耐奥祖。“如您所愿。”他冷冷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嘲讽。尽管被这片毫无生气的灼热土地烤得浑身燥热，格拉塔仍然因这令人战栗的声音打了一个寒战。

那人伸出穿戴锁甲的手臂，将兜帽往后一推，露出脸来。格拉塔看到他的面孔时，不由得尖叫出声。这个“东西”也许曾经五官端正，但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样。他的皮肤呈现出一种惨淡的灰绿色，从耳部到下颚全都撕裂开来，伤口渗出了闪着微光的黏液，眼神凶残而狡诈，肿胀、破溃的紫色嘴唇陷在头骨中，露出一个充满恶意的笑容。

这“东西”明显是已经死了的。

连耐奥祖也不禁后退了几步，但他立即恢复了常态。“谁——你是什么东西？”耐奥祖问道，声音微微发颤，“你到这里想要做什么？”

“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塔隆·血魔。”这家伙回答道，对面前这位萨满流露出的惧意，他感到非常得意。

“不可能！他已经死了，彻底消失了，和暗影议会的其他成员一样被毁灭之锤杀死了！”

“我确实已经死了，”这家伙表示同意，“但我并没有消失。你的大徒弟古尔丹找到了一种方法令我们起死回生，尽管复活在了这些腐败的躯壳里。”他耸耸肩，格拉塔甚至能听到那些毫无生机的血肉发出的细微碰撞声。“不过这副躯壳已经够用了。”

“古尔丹？”听到这个消息，老萨满似乎比看到面前的行尸走肉还要震惊。“你的主人还活着？那么你应该回到他身边。你可耻地背弃了我和萨满的传统，追随他成为一名术士，现如今你死了，更应该去投靠他。”

但是塔隆摇摇头：“古尔丹死了，这是个不错的结局。他背叛了我们，在关键时刻分散了部落的战斗力，迫使毁灭之锤不得不放弃攻打人类的城市转而追击他。他的背叛让我们输掉了整场战争。”

“我们……输了？”耐奥祖结结巴巴地说，“但是……这怎么可能？部落的军队铺天盖地，毁灭之锤不会不战而降的！”

“哦，他战斗了，”塔隆同意，“但他的力量并不足以扭转乾坤。他杀死了人类的领袖，但最终还是被击溃了。”

耐奥祖似乎惊呆了，回过头看着那些刚刚冲过传送门，浑身是血、惊魂未定的兽人和食人魔。他深吸了一口气，挺直了身子，转向那个陪他一起来的食人魔。“丹塔格，召唤其他首领，让他们立即来这里集合，只带武器和盔甲。我们——”

突然，一股强烈的能量毫无征兆地从传送门中迸射出来，将所有人都撞翻在地。在气浪的冲击下，格拉塔喘着粗气，他想挣扎着站起来，但又一道更加猛烈的能量波在兽人们面前发生了爆炸。大块的石头被这股能量抛了起来，越过他们的头顶，随后石块和碎片到处乱飞。传送门的光幕晃动着，变得不再透明了。

“不！”耐奥祖冲向传送门。当那道光幕开始闪烁、收缩、凝结，最后发生爆炸时，他离传送门仍有几米的距离。碎石与尘埃从传送门喷射而出，漫天弥散，爆发开来的冲击波让耐奥祖像一根老骨头一样被抛向空中，又重重地撞回地面。丹塔格愤怒地吼叫着，冲到他的主人身边将其抱了起来。老萨满看起

来轻飘飘的，仿佛没有一点重量，他就这样瘫软着身躯，脑袋无力地靠着丹塔格，双眼紧闭，身体右侧渗出汩汩的鲜血。在这个疯狂的时刻，喷薄而出的能量如同愤怒的灵魂一般尖啸嘶吼，而那些光来去匆匆，眨眼间，光幕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石门矗立在那里。

黑暗之门与艾泽拉斯的连接被切断了。

格拉塔呆呆地瞪着那座石门，以及最后一批从那里逃出来的部落战士。然后，他转移目光，看向丹塔格和被食人魔轻轻抱在怀里的萨满老人。

以先祖之名……他们现在能做什么呢？

第一章

“耐奥祖！”

血魔和贾兹•碎魂者大步流星地闯进了村落，急促的步伐扬起了阵阵尘灰。好奇的村民们从他们简陋棚屋的门窗中探出头来，但当闯入者用闪烁着异样光芒的眼睛恶狠狠地看过去时，他们又胆怯地缩了回去。

“耐奥祖！”血魔再次用冷酷威严的声音喊道，“我要和你谈一谈！”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你是谁。现在你闯入了影月氏族的领地。快点滚，否则你就去死吧！”他的身后响起一个声音。

“我要和耐奥祖谈谈，”死亡骑士转过身，面对着站在他身后并朝他发出威胁的强壮的兽人战士，说道，“告诉他，塔隆•血魔来了。”

听到这个名字，兽人有些犹疑：“血魔？你就是那个死亡骑士？”他做了个怪相，露出了獠牙，打量了一下血魔和他的同伴，鼓起勇气说道，“你看起来没那么危险。”

“他可是非常危险的。”碎魂者纠正道。他转过身，朝着兽人看不见的某种东西点了点头。几个身影从村庄小屋边浓重的阴影里走出来，站到了两名死亡骑士的身旁，脸上蒙着面巾，只露出灼灼闪光的眼睛。血魔轻声笑了起来，兽人则不安地咽了咽口水，“现在去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让你的傲慢断送了你的小命！”

“耐奥祖谁也不见。”兽人说道，他紧张地流汗，但依旧打算遵循上级的命令。血魔叹了口气，用他那腐朽的死人肺吸入一口空气，然后又吐了出来，发出一道诡异的尖啸声。

“那，你就去死吧！”血魔发起了宣言，不等兽人回答，他便伸出了被锁甲包裹的右手，低诵咒语。战士大口喘着粗气，蜷曲着身体痛苦地跪倒在地。血魔攥紧了拳头，鲜血从这倒霉蛋的鼻子、眼睛和嘴巴里喷涌而出。与此同时，血魔转身离去，他对折磨这些小人物可没什么兴趣。

“暗影魔法！”一个影月战士喊道，一把抓起了身旁的斧头，“杀死这些术士，别让他们再折磨人了！”随着他的怒吼，他的同伴们也都进入了战斗状态。

血魔转过身，眯起精光闪烁的双眼。“如果你们都死了，我就能和耐奥祖对话了！”这一次，他伸出双手，黑暗在他的指尖聚集，随后像一道灼热的黑色火焰一般爆炸开来，将掷出斧头的兽人和他的同伴全都击翻在地。他们在地上翻滚着，发出痛苦的尖叫。

“住手！杀戮已经够多了！”老兽人威严的声音响了起来。血魔放下双臂，他的同伴则退开一步，注视着他们的首领。

“你总算出来了，耐奥祖，”血魔拉长了声音，“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你的注意。”他转过身看着耐奥祖，惊讶地发现，老兽人的整张脸都被涂成了白色——活像一个头骨，血魔暗想。当他们的视线相遇时，耐奥祖睁大了眼睛。

“我……曾经梦见过你，”他喃喃地说道，“我预见了死亡，而现在你来了。”他伸出长长的绿色手指，触摸着脸上头骨似的图案，一些白色碎屑跌落了下来。“两年来，我一直梦到同样的东西。你是为我而来的，为我们所有人，你来是要带走我的灵魂！”“不，我是来拯救你的灵魂的。但……你只说对了一部分：我确实是为你而来，但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希望你能站出来领导大家。”

耐奥祖看起来很困惑。“领导？为什么？那样我就能更彻底地摧毁部落吗？我毁得还不够吗？”老萨满眼神迷离，“不，我已经做过那样的事情了。我曾经领导我的人民陷入了古尔丹的阴谋，参与了让这个世界在劫难逃的计划，加入了一场几乎让我们亡族灭种的战争。你还是去别处找领导者吧。”

血魔皱起了眉，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而他不能简单地杀掉深受萨满拥戴的耐奥祖，他再次尝试着说服对方：“部落需要你。”

“部落已经完了！”耐奥祖不耐烦地说道，“我们一半的族人被困在了那个可怕的世界中，和我们永远失去了联系！难道你想让我去领导他们？”

“他们不会永远失联的。”血魔回答道，语气冷静而坚定，这使得耐奥祖平静了下来。“传送门被摧毁了，但还可能被修复。”

这句话引起了耐奥祖的注意。“什么？！怎么修复？”

“艾泽拉斯处留有一个时空裂隙，而德拉诺这面的传送门完好无损，”血魔解释道，“我参与了黑暗之门的建造，现在仍然对其有所感应。我可以帮你把裂隙扩大，直到整个部落都可以穿过去。”

萨满考虑了片刻，摇了摇头，明显打起了退堂鼓。“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联盟太强大了，部落是不可能赢的。剩下的兽人几乎也已经在等死了，我们唯一能选择的只有死亡的方式。”他不由自主地再次伸出手指触摸脸上的图案。他的怯弱让血魔无比反感，很难相信这个曾经如此受人敬重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怕死的废物。

不幸的是，这个人是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死亡并非唯一的选择，如果我们重建并再度启动传送门，”血魔反驳道，他强迫自己保持耐心，“我们并非一定要赢——甚至无须再次与联盟开战。我对部落的未来有另一个计划，如果我能控制某些神器——我从古尔丹那里了解到一些事情——”

“古尔丹和他的扭曲计划——甚至连死人都不放过！”他愤怒地盯着血魔，“就说你和你的计划吧！如果成功了，你们可以从中获得多少力量？力量是你们这些暗影议会的杂碎们唯一关心的事情！”

血魔本就不多的耐心已经消失殆尽。他抓住老萨满的手臂，愤怒地摇晃他的身体。“两年了！自从传送门倒塌后，你就一直躲在你的村庄里，放任部落氏族自相残杀？他们需要的只是指引，有了目标，他们就能再次强大起来！有了你的支持者和我的死亡骑士，我们可以强迫所有氏族都服从你。毁灭之锤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就被监禁在艾泽拉斯，你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人。我一直在检查传送门，评估它的受损情况，我可以告诉你，目前已经有了解决方案。几名死亡骑士已经被派往那里进行传送门的修复工作，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

“解决方案是什么？”耐奥祖刻薄地询问，“你找到了能让我们返回艾泽拉斯，并赢回两年前我们输掉的那场战争的方法了？我不这样认为，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永远都不会赢。”他转过身，朝他的小屋走了回去。

“不要老想着战争！听我说，老家伙！”死亡骑士在他后面喊道，“我们不需要打败联盟，因为我们不需要征服艾泽拉斯！”

耐奥祖停顿了一下，回头看了他一眼。“但是你说你可以重新打开传送门，如果不回到那里，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的，要回去，但不是为了战斗。”血魔靠近老萨满，“我们只需要寻找并获得某些魔法神器。一旦有了这些神器，我们就可以离开艾泽拉斯，再也不回来了。”

“然后继续待在这儿？”耐奥祖挥动着手臂，指着周围一片破败的景象，“我们都知道德拉诺快要完了。过不了多久，它连我们剩下的这些人都养不活。”

他印象中的老萨满从未像现在这样迟钝。“不需要，”血魔向他保证道，放慢了语调，就像对着一个孩子循循善诱，“有了这些神器，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不在艾泽拉斯，也不在德拉诺。去更好的地方。”

现在，耐奥祖才算对这件事认真起来。一丝憧憬闪过他那涂得惨白的脸庞。他呆呆地站在那里，迟疑地思索着：是重新进入他的小屋将自己封闭起来自怨自艾呢？还是去拥抱这种新的可能性？

“你真的有这样的计划？”老萨满终于开口问道。

“是的。”又是一段长久的沉思。血魔耐心地等待着。

“……说来听听。”耐奥祖转身回到他的小屋。

但是这一次，塔隆·血魔和他一起走了进去。

第二章

“瞧瞧这个地方吧！”

穿过这座宏伟建筑的大门时，吉尔尼斯的国王吉恩·格雷迈恩冲着高高矗立的城堡挥了挥手。他的体形高大魁梧，但在这座比他高出一倍多的巨大拱门中，他看上去仿佛侏儒一般矮小。其他的国王都对这幢厚重建筑的结实墙体非常满意，连连点头，唯独格雷迈恩皱起眉头，一脸不悦。

“一堵墙，一座塔楼，一个孤零零的城堡。”他大声嘟囔着，瞪着远处那些尚未竣工的建筑，“我们的钱就都花在这上面了？”

“它很宏大。”索拉斯·托尔贝恩说道，激流堡的统治者说话一向言简意赅。“大即贵。”

其他国王也开始议论纷纷，建造这个城堡的花销的确让他们感到忧虑，尤其当他们想到这巨大的开支是由众位国王均摊时。

“你们愿意用多大代价确保安全？”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个身形瘦削的年轻高个子男子问道，“重要的东西永远都不会便宜。”

听到这句话，这些人安静了下来，没有继续抱怨。

这个年轻人名为瓦里安，最近刚刚加冕为暴风城的国王。他曾经深陷于战争，深知安全的重要性。在第一次战争期间，他的领土曾饱受兽人的蹂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甚至连主城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夷为平地。

“确实如此，陛下，重建工作进展如何？”一个身穿绿色海军服的瘦削男子礼貌地问道。

“很顺利，谢谢您，海军上将。”瓦里安回答道，尽管眼前这位名叫戴林·普罗德摩尔的人是库尔提拉斯的统治者，但他更愿意用他的军衔称呼他。“石工协会的工作非常出色，我和我的人民都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工匠，和矮人相比毫不逊色，我们的城市每天都在增高呢！”他对格雷迈恩笑了笑，“不得不承认，我为此花的每一分钱都非常值。”

其他国王也都笑了起来，身材高大魁梧的泰瑞纳斯与托尔贝恩目光相触，赞许地冲他点了点头。泰瑞纳斯是洛丹伦的统治者，有一双蓝绿色的眼睛，金黄的头发已经掺进了些许灰白。当年，年轻的瓦里安王子带领他的人民逃离部落的侵袭，四处寻求避难所的时候，是泰瑞纳斯帮助了他们，并把这个年轻人带到了自己的家中，直到瓦里安重新恢复疆域并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泰瑞纳斯和他的老朋友托尔贝恩对现如今的结果很是欣慰。瓦里安是一个聪明、高贵的年轻人，他富有魅力，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外交家。泰瑞纳斯几乎对他视如己出，这个年轻人掌控局面的能力以及消弭其他领袖不满情绪的方式令他非常赞赏，他的心中充满了父亲一般的骄傲。

“事实上……”瓦里安继续说道，声音稍稍提高了一些，“他就是奇迹的创造者。”国王抬手指着一个又高又壮的建筑工，那人一头黑发，看起来精力旺盛，正在和一群满身灰尘的工人交谈。像是听到了国王的话一般，他转过头看向这边，深绿色的眼睛闪烁着活力。泰瑞纳斯立刻认了出来，他是艾德温·范克里夫，石工协会的负责人，暴风城的重建工作和眼前这座守望堡的建造都由他负责。

瓦里安微笑着向他致意，召唤他过来：“范克里夫大师，我想，目前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吧？”

“是的，陛下，谢谢您。”范克里夫自信地回答道。他用拳头重重地锤了几下厚实的外墙，骄傲地点了点头。“陛下，我向您保证，它能抵御任何外敌的入侵。”

“我知道它一定可以，范克里夫大师。”暴风城的国王表示同意，“你已经完全超越了自己，这需要非常大的努力。”

范克里夫点了点头表示感谢，这时，突然有人在那片未竣工的建筑物里喊他的名字。“我得回去工作了，陛下。”他向聚集在一起的统治者们鞠了个躬，转身朝呼唤他的工人走去。

“处理得不错。”泰瑞纳斯走到瓦里安身边，悄声对他说，“既让格雷迈恩闭了嘴，又顺道恭维了范克里夫。”

年轻的国王笑了。“这是发自真心的赞美，当然他会因此而工作得更努力。”他低声说道，“格雷迈恩只会顾及他自己的想法。”

“以你的年龄来讲，你的头脑已经很出众了。”泰瑞纳斯笑着说道，“也许你一直就是这么聪明吧。”

当然，瓦里安委婉的谴责没能让格雷迈恩闭嘴太久。当他们穿过宽敞的庭院时，吉尔尼斯的国王又开始抱怨起来，从他浓密的黑色胡须里再次传来喃喃的声音：“我知道他们工作很努力。”他怒视着瓦里安，很不情愿地说道，后

者以微笑作为回应。“但是为什么要修建这些建筑？”他举起大手，指向眼前唯一竣工的城堡主楼，他们的队伍刚刚进入这栋建筑，正在通过铁闸门往楼梯上走。“为什么要搞这么多麻烦——花这么多钱——来建造一个这么巨大的城堡？我们只需监视这个传送门曾经所在的山谷，为什么不能造一个简单的要塞？”

直到大家走进大会议室前，格雷迈恩的大嗓门都没有消停过。达拉然大法师卡德加同他的法师同伴们交换了下眼神，觉得既厌烦，又有点好笑。

“还不错，一听就知道格雷迈恩还是老样子。”肯瑞托领导人安东尼达斯干巴巴地评论道。

“是的，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卡德加抚摸着花白的胡须应和道。他转身面对着各位国王，动作之敏捷同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完全不搭。“你是想知道你们的钱到底给你们换来了什么吗？”他对新来的众人点头致意。卡德加以平等的态度面对诸位国王，因为他自己作为肯瑞托的成员，在某个领域也是掌权者。

“好吧，我来告诉你，之后你可以感谢我的解释。确实，守望堡很大，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会有很多人要住在这里——包括我们从达拉然带来的魔法师，以及那些监察普通威胁的士兵。我们脚下的山谷曾经是黑暗之门的所在地，是部落进入我们世界唯一的路径。如果他们还会回来，我们就需要做好准备。”

“这解释了为什么要有战士住在这里。”普罗德摩尔表示同意，“但是为什么还要有法师团呢？一位法师就足以监察敌情，并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向你发出警报吧？”

“如果你们需要的只是这些，确实如此。”卡德加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一边继续解释。他的步伐表明了其实他还很年轻的事实。卡德加只比瓦里安大几岁，却因麦迪文临死前的魔法而变得老态龙钟。“但是很快，守望堡就不仅仅是一处监视岗了。你们快马加鞭赶往这里，应该知道我们在担心什么。德拉诺的生命正在逐渐流失，而当黑暗之门被打开时，死亡的气息也侵袭了我们的世界，周围的土地因此凋零，污染正在向外扩散。当我们摧毁传送门时，我们以为这片土地能够自我修复，但是它没有。事实上，荒芜还在继续蔓延。”

国王们皱起了眉，面面相觑。这对他们来说可不是好消息。

“我们着手研究这些情况后，有了一点发现：虽然传送门已经被毁掉了，但还有一条细小的时空裂隙残留了下来。”聚集在一起的统治者们听到这话，发出了不安的唏嘘声。

“你们有没有找到阻止污染继续扩散的方法？”普罗德摩尔问道。

“嗯，我们众人合力才有所斩获。”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掠过一丝忧虑。“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恢复已经被毁坏的土地。这个地区以前是黑色沼泽，我们设法保护了它的北部区域，让它维持原状。有传言说，一些兽人仍然藏匿在那里，但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至于南部区域——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我们都无法使其恢复生机。”他摇摇头，“有人把它称为诅咒之地，现在看来这个名字倒真是名副其实。我怀疑这片土地将永远无法给生命提供给养了。”

“但是，你们阻止了污染的进一步扩散，拯救了其他地方的土地。”瓦里安说道，“看看这种污染扩散的速度有多快，你们为之做出的努力和最终的结果已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了。”

卡德加低下头，对他的赞赏表示认可。“我们做到的确实超出期待。”他承认，“虽然暂时不尽如我意，但必须要有一支完整的法师队伍驻守此处，监视这片区域和那道时空裂隙，确保艾泽拉斯不会再因这奇异的污染而受损。诸位，这就是为什么守望堡必须造得如此庞大，并且要花这么多钱的原因。”

“这道裂隙真的有可能被重新打开吗？”托尔贝恩问道，其他人都转向了卡德加，等待着他的回答，显然他们都在担心这个问题。卡德加从他们的神情中看出了他们的想法。一想到八年前当传送门被打开时，兽人如洪流般涌入的恐怖情形可能会再次发生，所有人都深感不安。

卡德加刚要回答，就被大会议厅外传来的刺耳嘶鸣声打断了。“看来我们最后一位同伴来了，她刚刚骑着狮鹫降落在城墙上。”他说道。片刻之后，一个身形高挑，仪容秀美的女人走进了会议大厅，朝他们大步走了过来，看上去有点陈旧的棕绿色皮甲紧紧地包裹着她苗条的身材。

蓬松的金发随意地拢在她那又长又尖的耳朵后面，看起来高雅而精致，但这里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奥蕾莉亚·风行者是一位强大的游侠、侦察兵、战士和野外生存专家。在场的很多人都与她并肩战斗过——她那锐利的双眼、敏捷的反应和非凡的勇气保护了很多人的生命。

“卡德加。”她走到他的身边直呼其名，高挑的身材让她几乎可以和他并肩对视。

“奥蕾莉亚。”他回应道，语气中流露出的怀旧让他简单的回应听起来非常温暖。就在不久前，他们还是并肩作战、共同迎敌的好朋友。但现在，她那双碧绿的眼眸中却没有一丝暖意，美丽的面庞也如同石头雕像般冰冷。奥蕾莉亚很有礼貌，但仅此而已。卡德加暗暗叹了口气，转回身穿过大门，打了个手势示意她跟上。

“这样最好不过了。”她走进房间，简单地对在座的国王点了点头。尽管身材苗条，看起来年轻美丽，但奥蕾莉亚比任何一位人类统治者都要年长，这使她完全无惧甚至时常嘲弄他们的王权。“我在猎杀兽人。”她说。

“你总在猎杀兽人。”卡德加有些恼火，他本不想反应过激，“不过，这也正是我要你来这里的原因之一。”

等到奥蕾莉亚和其他的国王都把注意力转向他后，卡德加说道：“奥蕾莉亚，我正在解释一件事：我们已经注意到在黑暗之门曾经矗立的地方存在着一个时空裂隙，最近，从中释放出的能量正在急剧增强。”

“这意味着什么？”格雷迈恩问道，“你是想告诉我们它变得更大了吗？”

这位年轻的“老”法师点了点头。“是的，我们认为裂隙在扩大。”

“部落找到了恢复传送门的方法？”泰瑞纳斯问道，他和其他人一样为此震惊。

“也许是，也许不是。”卡德加回答道，“不过，即使他们不能再建造一座稳定的传送门，一旦这道裂隙变得足够大，兽人也将再次进入我们的世界。”

“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格雷迈恩差点儿就叫起来了。“我就知道我们还没有和那些绿皮怪物彻底说再见！”

站在他身旁的奥蕾莉亚嘴角微扬，眼睛也开始发亮——她有什么预感吗？

“要多久？”托尔贝恩问道，“会有多少兽人？”

“多少，这我们没法说。”卡德加摇着头回答，“多久？非常快。也许只要几天。”

“你需要什么？”泰瑞纳斯平静地问道。

“我需要联盟的军队。”卡德加的回答直截了当，“一旦裂隙开始扩大，我需要一整支军队驻扎在这里。部落军队极有可能会再次涌入山谷。”他突然笑了起来。“洛萨之子必须再次前行。”

洛萨之子，这是那些经历过第二次兽人战争的老兵的自称。他们赢得了战争，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艾泽拉斯的雄狮安度因·洛萨的牺牲。他一直都是大家衷心追随的领袖。当兽人首领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杀袭杀洛萨时，卡德加就在现场；当图拉扬生擒毁灭之锤为之复仇时，卡德加也在一旁。图拉扬现在是联盟军队的指挥官，他继承了洛萨的衣钵和遗志，洛萨之子浴血而生。

“关于这道裂隙，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泰瑞纳斯小心翼翼地问道，他显然不愿冒犯一位大法师。卡德加当然不认为冒犯一位大法师是明智的行为，但

这次他并没有被冒犯到。

“我也希望我说的不是真的。不过，那里的能量确实正在上升。不久之后，能量将增强至足以扩展裂隙，让兽人能够从德拉诺奔涌而出侵犯我们的强度。”他突然有一种疲惫的感觉，仿佛公布这个坏消息令他筋疲力尽。他再次瞥了一眼奥蕾莉亚，她注意到了他的目光，抬了抬眉毛，但什么都没有说。

“我们不能冒险。”瓦里安指出，“我们应该整合联盟军队，做好战争准备，以防万一。”

“同意。”泰瑞纳斯说，其他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我们需要联系图拉扬将军。”瓦里安继续说道。奥蕾莉亚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难以琢磨的神情。卡德加的眼睛眯了起来，这位精灵游侠和人类圣骑士图拉扬的关系曾经远远超越一般的战友，卡德加一直认为他们互有好感，奥蕾莉亚的阅历和智慧坚定了图拉扬的心绪，而图拉扬的青春和率真则让精灵疲惫的心灵变得柔软。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情。卡德加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很谨慎，没有多问。图拉扬和奥蕾莉亚的关系一度降至冰点，卡德加曾经对此深感遗憾。但现在，他只担心二人间的隔阂是否会造成麻烦。

瓦里安似乎没有注意到奥蕾莉亚微妙的情绪变化，继续说道：“作为联盟军队的指挥官，他的任务是召集我们的士兵，为即将来临的战事做好准备。他现在在暴风城，帮助我们重建防御体系并训练士兵。”

卡德加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一箭双雕地解决两个问题。“奥蕾莉亚，你能比任何人更快地找到图拉扬。乘着狮鹫前往暴风城吧，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立即重组联盟军队！”

精灵游侠瞪着卡德加，绿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怒火。“其他人肯定也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这个任务。”她语气尖锐地说道。

但是卡德加摇了摇头。“蛮锤矮人认识并且信任你。”他回答道，“而且这些家伙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安排。”他叹了口气。“拜托，奥蕾莉亚。为了我们大家，找到他，告诉他，并把他带到这里。”他心中暗想：也许你们两个可以解决分歧……或者，至少能够一起共事。

奥蕾莉亚收起眼中的怒火，换上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毫无表情的面具。“我会按你的要求去做。”她冷冰冰地答道。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过身，穿过大厅，走出了大门。

“卡德加说得对。”当众人目送她离开后，泰瑞纳斯说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召集军队，准备好作战物资，马上开始行动吧！”其他国王纷纷点头同意，就连格雷迈恩也毫无异议——部落即将归来的想法令他非常震惊，再也没

有丝毫的抱怨。他们一起回到院子里，朝着一小时前刚刚穿越的巨大拱门走去。

“是的，去吧。”卡德加看着国王们离去的背影，低声自语道，“去吧，去唤醒洛萨之子。我只能祈祷，希望现在还为时不晚。”

第三章

嗜血的战斧尖啸着猛劈下来，闪耀着耀眼的寒光。它的持有者张大文着黑色花纹的下颌，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狂笑，他的名字就得自于这种狂野的咆哮之声。随着身体的摆动，长长的黑发在他脑后飞扬，血红的眼睛灼灼闪光。他一次又一次地朝想象中的敌人挥斧劈砍，磨炼着自己，以便在真正的战斗中能使他的敌人沦为斧下肉糜。格罗玛什·地狱咆哮连声呼叱、旋转，精湛的技巧游刃有余地控制着强大的力量。即使只是一次简单的练习，他也完全沉浸于一种热血激荡的痴狂状态。直到有个声音呼唤他的名字，他才回过神来。

“格罗玛什！”

尽管经过了剧烈的运动，但格罗玛什也只是微微喘着气，他放下手中那柄名为血吼的战斧，抬头望去，看到一个威风凛凛的年长兽人正朝他走来。

“卡加斯。”他应了一声，等着碎手氏族的酋长走到身旁。他们相互握手致意——右手。卡加斯的左手很久以前就被砍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把看起来非常邪恶的锋利镰刀。

“很高兴见到您。”

“看起来，这样的会面还会有很多次。”年长的酋长向聚集过来的其他兽人点了点头。“据我所知，耐奥祖向每个氏族都派遣了特使。”格罗玛什点点头，他那文着黑色文身下颌冷峻地抿成了一条直线，那些使节中有一些是他依耐奥祖的要求派遣出去的。

“他正在谋划着什么事情。”格罗玛什将巨斧扛在肩上，转身同卡加斯一起穿过山谷，从两个氏族的战士们中间走过，走向黑暗之门的废墟。这里充斥着敌视的目光和此起彼伏的谩骂声，还好没有打起来，至少现在还没有。“但他谋划的是什么呢？”

“那不重要，”卡加斯回答道，“任何情况都比现在这样强！”他心不在焉地摩挲着镰刀的刀刃。“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就这么无所事事地坐在这里，一事无成！为什么？就因为联盟打败了我们？那又怎样？因为传送门被摧毁了？他们肯定还可以再建一座！我们必须向敌人开战，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困居此处，像腐肉一样烂掉！”

格罗玛什点了点头。卡加斯是一个纯粹的战斗生物，他活着就是为了战斗和杀戮。格罗玛什很欣赏这一点，也很赞同卡加斯的说法。兽人是一个好斗的种族，不断的战斗磨炼了他们的智慧，锻炼了他们的体魄。没有这些，他们就会变得软弱。他让自己的子民通过与其他氏族作战保持战斗力，他估计卡加斯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们两个氏族之间没有发生过冲突。但是，对巡逻者和侦察兵的攻击只能适可而止，否则就会引发真正的战争，而他对与自己的同类作战毫无兴趣。耐奥祖组建部落时，曾将这些分散的氏族凝聚成一个庞大的整体，即使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格罗玛什依旧认可这个整体，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当他的战歌战士与雷神氏族、红步氏族或是刃风氏族交战时，他们是在自相残杀，他们本应并肩作战，而非相互对抗。当他在战斗中挥舞着血吼，利斧尖啸着在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时，他仍能感受到嗜血的欲望和野性的激情，但战斗过后，空虚和失落就会淹没他，甚至还会有一丝负罪感。

是哪里不对呢？格罗玛什无比困惑。当他们走近废墟面对着依旧挺立的传送门时，他依旧思考着部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部落的人员如同那漫山遍野的野草、无尽汪洋中的水滴一般不计其数！当他们行军时，群山都会因他们惊雷般的脚步声颤抖！这样的军队怎么会失败呢？

这是古尔丹的错，格罗玛什确信这一点。曾经被茂密谷物和茵茵绿草覆盖的平原现在毫无生机，草木枯萎凋零，天空一片血色——这一切都是术士造成的，因为他们对力量永无止境的追求，而这些力量对兽人毫无意义。这些术士一步步将德拉诺导向毁灭，而他们所有举动的背后都有古尔丹的身影。也正是他的错误导致了部落未能征服另一个世界，将之纳入版图。这个诡计多端的术士在第一次战争中说服格罗玛什留在德拉诺，而不是作为先锋去往前线，那里才是最适合地狱咆哮的位置。

“我们需要你留在这里，”那时古尔丹这样对他说，“你和你的战歌氏族是我们的中坚力量，你需要保存实力，以防万一。我们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值得信任的人留在德拉诺，保护我们的利益，这个人就是你。”格罗玛什觉得那时自己就像个傻瓜，居然在术士的奉承引诱下放弃了自己的道路。他眼睁睁地看着黑手和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带领部落军队穿过传送门，进入那个叫作艾泽拉斯的陌生世界；看着哨兵们传回各种情报，报告他们最初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

格罗玛什低声咕哝着。他确信，如果他在前线的话，一定可以扭转最终的战局——有了他的帮助，毁灭之锤就可以征服那座湖畔的人类城市，还能派出军队粉碎古尔丹及其同伙的叛乱。然后，他们可以拿下洛丹伦，从那里开始，席卷整个大陆，直到无人能与他们对抗。

格罗玛什摇了摇头。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了。黑手死了，他的老朋友杜隆坦也死了。毁灭之锤被俘虏，黑暗之门被摧毁。古尔丹消失了，如今的部落只剩昔日辉煌的影子。

但也许有些事情就要发生变化了。

他和卡加斯来到了传送门前，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等在那里的身影。耐奥祖的头发现在完全变成了灰白色，但这位影月氏族的酋长、部落的前任领导者看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强大。他朝着格罗玛什的方向转过身来。

战歌氏族的首领看到老萨满的脸时惊讶得肌肉抽搐。耐奥祖的脸颊、上唇、鼻子、眉毛和前额都涂得煞白，看起来仿如头骨一般。格罗玛什意识到，老巫师这样做显然是有目的的，他把脸隐藏在一个头骨图案的后面。

“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和卡加斯·刃拳！”耐奥祖喊道，声音依然清晰有力。“欢迎你们！”

“你找我们做什么？”卡加斯直截了当地问道，没有任何废话。

“我有一个消息，”萨满回答，“有消息，也有计划。”

格罗玛什“哼”了一声。“你躲了我们两年，怎么会有消息？”他说道，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怀疑。他指了指耐奥祖脸上的画饰。“你让古尔丹取代了你，你拒绝喝圣杯里的狂暴之血，像一只土拨鼠一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生闷气。现在你宣布你有一个计划，从你躲藏的地方钻了出来，带着一张死亡之脸——我没兴趣听你的什么鬼计划。”

他能听出自己的声音里蕴藏的痛苦。尽管发生了古尔丹导致的那些不幸事件，尽管过去几年里他再也不相信顾问、萨满和术士之流，他仍然希望耐奥祖还是他年轻时记忆中的那个萨满——那个坚强、严厉、睿智的兽人，那个将这些难以驾驭的氏族凝聚成一个战斗整体的兽人。尽管他言辞尖刻，但格罗玛什还是希望自己错了。

耐奥祖摸了摸他脸上画的白色头骨图案，深深地叹了口气。“长久以来我一直梦到死亡。我看到了它，同它对话。我目睹了我的子民的死亡，所有我爱的人的死亡。这个——我画着这个图案就是为了纪念他们。我本来不想复出的，但现在我相信，为了我的人民我应该出来再次领导他们。”

“就像你从前那样吗？”卡加斯喊道，“领导我们走向背叛？走向失败？如果你打算这样领导我们，耐奥祖，既然你这么迷恋死亡，我会亲手送你去见它！”他朝着萨满挥舞起镰刀之臂。

耐奥祖正想答复，却突然停下来看向那二人身后。格罗玛什转过身，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走了过来。从他经过兽人身边时那高大的身形来判断，这是一个食人魔。

“有什么消息吗，丹塔格？”耐奥祖在他的助手穿过传送门废墟和四处闲逛的兽人之间的空地时喊道。“我派你去召集其他氏族——正如我要你们二人做的一样，”他对格罗玛什和卡加斯说，“但我在这山谷里只看到了影月、战歌和碎手氏族的首领，其他人在哪里？”

“雷刃氏族说他们会来参加，”格罗玛什向他保证，“但他们离这里很远，赶路可能要花上一两天的时间。”接着，他了摇头，愤愤不平地说：“雷神和嘲颅氏族都拒绝了，他们正忙着互相厮杀。”

“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采取行动！”耐奥祖喊道，“如果我们坐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只能自相残杀直到自我毁灭，”他痛苦地龇出了牙齿。“我们之前将分散的氏族凝聚成统一部落的所做的努力——包括我所做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部落正在分崩离析，相互争斗，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我们将再次回到从前，除了每年一次的聚会，氏族之间只会在战斗中相遇——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你都躲了两年了，除了这个结果，你还指望会发生什么？”格罗玛什厉声打断他。“我们知道你在爆炸中受了伤。但是后来，即使你的伤口已经愈合，你也没有出来。我们一直等待你的指引，但始终没有等到。我们当然只能走自己的老路，继续互相争斗。你抛弃了我们，所以你尽管去做你那死亡之梦，耐奥祖！这就是结果。”

“我知道。”耐奥祖痛苦地轻声应道。

看到耐奥祖的脸上充满了悲伤和羞愧，格罗玛什把那些更加愤怒的话生生咽了回去。

“刃风氏族将加入我们。”卡加斯继续说道，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但红步氏族拒绝了。他们说，部落只不过是曾经的记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每个氏族都只能靠自己活着。”他咆哮着说。“如果没有你之前的特意叮嘱，我可能会当场就把他们的首领干掉。”

“接下来，你也会被他们杀死。”耐奥祖指出，“除非你能把他们的人全都杀掉再逃出来。但是，我不想让你冒险，也不想失去他们，他们还是有可能被说服的。”他撅起嘴唇。“别担心，我们会很快想办法对付他们。”他瞥了一眼周围。“其他人呢？”他眯起眼睛。“噬骨氏族呢？”

提到这个，格罗玛什暴怒起来。“我派遣使者去见胡尔坎·裂颅，”他简短地说，“他把使节分解的四肢给我送回来了。”

“打起仗来他们很有价值，”卡加斯若有所思地拍打着他的镰刀手。“噬骨氏族是战场上的一支生力军。”他又摇了摇头。“然而自从传送门倒塌后，他们变得越来越疯狂了。难以控制，也不可信。”

耐奥祖点点头。“白爪氏族怎样？”他问丹塔格。

食人魔丹塔格皱起了眉头。“他们大部分都已经死了，”他回答道，“在古尔丹和他的术士的真相被揭露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其他氏族歼灭了。即使是在杜隆坦被放逐和死亡之后，白爪氏族也从未掩饰过他们对霜狼氏族的同情，这使他们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他摇摇头。“活下来的人四处逃散，事实上，白爪氏族已经不存在了。”

提到杜隆坦，耐奥祖感到一阵愧疚。他曾经警告过已故的霜狼氏族的首领，让他想办法弥补他曾经造成的伤害，但最终还是于事无补。古尔丹的暗影议会找到并杀死了杜隆坦，他是耐奥祖见过的最为高贵的兽人之一。

但是，悔恨和自怜毫无意义。他再次把注意力放在丹塔格说的话上，但越听越是怒火中烧。

“白爪氏族是兽人当中最古老、最令我们骄傲的氏族之一！现在他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野蛮人，我们这个种族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了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重建部落，恢复兽人之间的联结！只有作为一个统一的种族，我们才有希望获得生机、荣誉和骄傲！”

丹塔格跪了下来。“我的生命为追随您而存在，主人。”他坦白地说道。

格罗玛什皱起眉，凝视着老兽人。“告诉我们你的计划，耐奥祖。”他大声说道，确保空地之外的兽人都能听到。“告诉我们——如果听起来合理，我们会追随你。”

卡加斯微微偏头道：“我跟他的想法一致。”耐奥祖严肃地凝视着他们三人。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说道：“我们先等等雷刃和刃风氏族。然后我们再去找其他人，雷神、嘲颅、红步，甚至噬骨氏族。我们的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如果他们仍然拒绝呢？”卡加斯怒吼道。

“那我们就说服他们。”耐奥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语气坚定而严肃。卡加斯大声咆哮着表示赞同，高高举起他那条在太阳下闪着光芒的镰刀手臂。耐奥祖转向格罗玛什。“还有你，格罗玛什，”耐奥祖轻声说道。“在我们等待其他氏族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的计划，有一项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格罗玛什的红眼睛闪闪发光。“告诉我，你要让我去做的事以及原因。”

耐奥祖笑了，脸上的死亡面具让笑容看起来分外诡异。

“我需要你去找点东西。”

第四章

“战歌的勇士们，冲啊！”

格罗玛什高举血吼，阳光掠过它锋利的斧刃。他向前一跳，战斧划出一道巨大的弧线，从斧柄上的镂空处穿过的气流发出刺耳的尖啸声。在他身后，战士们如同浪潮般涌上，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口中的呼号、呐喊和口哨声汇聚成一首战歌，战歌氏族正是因此而得名。很多人甚至开始高歌，他们唱出来的调子与其说是歌词，倒不如说是一种令人血脉贲张的节拍，让他们热血沸腾，同时也让敌人胆战心惊。

但是这一次，敌人并没有畏缩——部分原因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知道恐惧为何物。

第一个敌人闯入了战斧的攻击范围，喑哑地嘶吼着。血吼砍中了他的脖子，游刃于血肉、骨头和肌腱之间。他的脑袋飞了出去，嘴巴仍然维持着方才嘶吼的样子，溢出血沫。那个兽人绿色的身体在倒下前还在试图挥动铁锤，喷洒出来的鲜血溅到格罗玛什的脸上，仿似温暖的红色雨水。他咧嘴一笑，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又少了一个令人担心的噬骨氏族兽人。

在他周围，战歌氏族的战士们冲入了噬骨氏族的战阵。通常情况下，疯狂的噬骨氏族兽人会让对手心生恐惧，但是格罗玛什让他的战士们做好了准备。“他们就像野兽一样，”他警告过他们，“噬骨氏族野蛮而强壮，感觉不到恐惧和疼痛。但他们没什么判断力，不会相互协作，甚至不会思考，他们只是凭借本能在攻击，而你们才是最好的战士。集中注意力，观察你的侧翼，和你的兄弟们一起战斗！我们会像风掠过草丛一样横扫他们，在我们面前他们就是废物。”当时，他的手下都为他的这番言辞欢呼雀跃，目前看来，他们都还记得他的话。但是，他不知道在他们被自己那嗜血的天性控制，变得和他们那些噬骨氏族的堂兄弟一样丧失理智、放弃战术之前，还能坚持多久。

格罗玛什已经感觉到了，他心跳加速、浑身发烫，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当血吼将一个冲上来的噬骨氏族兽人从肩膀到臀部劈成两半时，格罗玛什觉得自己几乎要沦陷于快感和狂暴的旋涡中，这使他的头脑变得迟钝，感官受到冲击，几乎丧失了判断力。他甚至想屈从于快感，沉醉于这战斗的歌声，迷失在死亡、毁灭和胜利带来的激情中。

但是他不能这样做。他是格罗玛什·地狱咆哮，战歌氏族的首领。他的肩上还有责任，需要一颗清醒的头脑。

一阵骚乱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健壮的兽人举起了他的一个族人，将之甩到一群战歌兽人中间，随后，抓起一个倒在地上的家伙，拧下了他的一条手臂，把这条鲜血淋漓的臂膀当作棍棒挥舞。这正是格罗玛什要找的人，他迅速逼近那里，把所有挡路的噬骨战士都砍翻在地，连自己的战士都推到一边。最后，他来到了那个疯狂的兽人面前，他们之间只有一个身体的距离。

“胡尔坎！”他咆哮着，在身前挥舞着血吼清理出一片空地，血吼的呼啸甚至盖过了周围战斗的声音。“胡尔坎·裂颅！”

“格罗玛什！”噬骨氏族的酋长对他喊道，手里高举那条血淋淋的、仍在抽搐的手臂。“看，我这儿有个你的兽人！不过只剩这一点儿了！”他狂笑起来，唾沫四处飞溅。

“叫你的人滚开，胡尔坎！”格罗玛什大叫，“叫他们滚开，不然我们就把他们都杀光！”

胡尔坎将那条断肢举得高高的以做回应，在他周围，许多战士都停了下来，等着他们的首领做出指示。“你以为我们怕死吗？”胡尔坎说道，平静得令人惊讶。

“我知道你不怕，”格罗玛什应声道，“但是，为什么你要在这里浪费生命，和自己的同类自相残杀，而不是去艾泽拉斯屠杀人类？”

听到此话，噬骨氏族的首领歪着头道：“艾泽拉斯？传送门倒了，你不记得了吗？”他咧嘴一笑，做了一个令人生厌的表情，露出了他那些破碎的牙齿。“莫非因为你无法踏足艾泽拉斯，所以气傻了？”

格罗玛什的头嗡嗡作响，眼睛变得通红，恨不得用血吼的锋刃抹平胡尔坎的冷笑。但他知道这是胡尔坎在故意挑衅，因此，他拼命压制着胸中燃烧的熊熊怒火。

“你不也没能去吗！”他咬紧牙关，才让自己没有大声吼出来，或者吐噬骨酋长一脸唾沫。“但是，现在我们有机会了。耐奥祖说他可以再次打开传送门，部落将回到那个世界并最终征服它。”

胡尔坎笑了，粗野的声音一开始暗哑低沉，后来逐渐变得尖锐刺耳。“耐奥祖！那干瘪的老萨满！他把我们弄得一团糟，然后跑掉躲藏了起来——现在，他又想让我们听从他的指挥，从头再来？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

“杀死绝大部分人类的机会，”格罗玛什回答道，“赢得赞美和荣誉的机会，以及获得新的土地——富饶肥沃土地的机会。”他向周围做了个手势。不像德拉诺的大部分区域，纳格兰仍然植被葱郁，物产富饶，也许是因为作为战斗狂的噬骨氏族之前没有被术士过多地打扰。但格罗玛什相信即便如此，噬骨氏族依旧渴望征服新的敌人，就像其他任何兽人一样。

“我们需要做什么？”胡尔坎问道。他仍然握着格罗玛什族人的断臂。格罗玛什眯起眼睛，这一瞬间，噬骨氏族首领似乎从嗜血的狂暴中清醒过来，恢复了理智。格罗玛什今天已经失去了一批优秀的战士，如果能在不造成更大损失的情况下说服胡尔坎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他会非常高兴。毕竟他并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族人被撕成碎片。

“两件事。首先，你和你的氏族向耐奥祖保证，”格罗玛什回答说，“听从他的命令，与其他氏族并肩作战，而不是互相残杀。”

胡尔坎“哼”了一声。“如果有其他目标可以让我们去战斗，我们会放过你们的。”他答应了。

“会有足够多的敌人让你忙不过来的，”格罗玛什向他保证。他的手指在斧柄上来回移动，心想第二个要求可就没这么容易让他答应了。“还有一件东西，耐奥祖想得到。”他用手指了指。

胡尔坎低头看了看，迷惑不解，但当他意识到格罗玛什指的是他脖子上挂着的头骨时，他的眉头猛地皱了起来。那是一块兽人的头骨，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已经使它褪了色，骨头上可以看到深深的沟痕。

噬骨氏族的领袖回复道：“不行。我不会给他这个。”他一只手放到头骨上，仿佛在对其加以保护。“它不是什么普通的头骨，这是古尔丹之颅！”

“你那么肯定？”格罗玛什回答，希望能让胡尔坎对此产生怀疑。“我听说他是死在艾泽拉斯的。”

“是的。”胡尔坎说道，“据说，他在一个被他从海中升起的岛上被恶魔撕碎了。他死于自负和对力量的追求。”他大笑着说。“但至少有一个与他同行的术士幸存了下来，逃出了他们在岛上发现的那座神庙。那个术士在逃跑的路上发现了古尔丹的尸体——被撕成了碎片。”噬骨氏族的首领耸了耸肩。“术士认为，死者的残留依旧具备能量，尤其是脑袋。所以他把它带出来了。”他笑了。“看来古尔丹最后还是回到了德拉诺！”

“你是怎么弄到它的？”格罗玛什问道。

胡尔坎再次耸耸肩。“一个战士杀死了术士并把头骨据为己有。也许这中间还有其他人参与，但那不重要。当看到并认出它时，我就知道它一定会属于

我，现在它就是我的。”他又笑了起来。“我不会放弃它的。不会为了耐奥祖，更不会为了其他任何人。”

格罗玛什点点头。“我明白了。”

他突然发起了攻击，动作迅猛无比。在他向前跳跃的时候，血吼仿佛撕裂了空气。但胡尔坎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而且这一次他头脑非常清晰——他向旁边一侧，让斧头从他肩头掠过，然后转身用他那粗壮的拳头在格罗玛什的脸颊上来了一记重击。战歌酋长感到一阵剧痛，但没有理会。胡尔坎随手抓起一把他刚刚杀死的兽人掉落的武器挥向格罗玛什，格罗玛迅速跳开，险些被击中胸口，随后手握血吼再次发起猛攻，砍中了胡尔坎的右臂，撕裂了他的肌肉。

格罗玛什隐约察觉到兽人们聚集在周围等着二人分出胜负，他知道这场战斗的结果不仅仅事关他自己的生命，但他无暇分心考虑这些问题，只能专注于战斗。

事实证明，胡尔坎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他壮硕的体格和迅捷的动作几乎都与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不相上下。开始思考的胡尔坎可不是一个傻瓜，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战士，一个能读懂敌人并预测对方行动的家伙。战局很快就印证了这一点，当他避开血吼的横扫后，双拳顺势从下方直击格罗玛什的胸口，使得格罗玛什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好几步。

但是，胡尔坎正在逐渐丧失理智，他的眼睛上翻，唇边泛起白沫，呼吸声越来越粗重，攻击变得越来越有力但也明显缺乏控制。尽管他的手臂紧绷着，充满了力量，格罗玛什还是轻松地闪躲或格挡了胡尔坎疯狂的进攻。格罗玛什龇牙咧嘴地狞笑起来，杀戮的欲望再次从他心底升起，激荡着试图控制他的理智。但格罗玛什不会让它得逞，他才是主宰。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他屈身躲过胡尔坎的又一次横扫攻击，深吸了一口气，猛然将自己的头撞到噬骨氏族首领的脸上。

他张大了嘴，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

胡尔坎低吼一声，伸出巨大的手掌捂住流血的耳朵，痛苦地跪倒在地，鲜血从他的鼻子和眼睛里喷涌而出，从他张开的嘴里滴落下来。格罗玛什挥舞血吼，在空中划出一道平滑的弧线，砍掉了胡尔坎的脑袋，他那传奇般的战吼随即被胜利者的狂笑声取代了。

胡尔坎的身体还在移动，手臂也继续挥舞着。然后突然停止了动作，好像在用其他感官聆听着，接着直直地向前扑倒在了地上，躺在那里，轻微地抽搐着。

格罗玛什盯着他，咧嘴笑了起来，然后抬起一只脚踢翻了尸体。幸运的是，他要找的东西并没有损坏。他久久地望着那个骷髅，想起了古尔丹，想起了耐奥祖，想起了过去几年发生的一切。随后，他从腰间扯出一个厚布袋，把它扔在古尔丹的头骨上，小心翼翼地把这件可怕的东西托了起来。在格罗玛什离开之前，塔隆·血魔曾警告他不要直接触碰头骨。虽然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从死亡中复活过来，以尸体做躯壳的死亡骑士——但他确实听从了这个警告。活着的古尔丹已经够危险的了，不难想象，这个术士的遗体仍然充满了能量。

格罗玛什一只手抓着血吼，另一只手拎着袋子，站直了身体，看向聚集着的兽人。“现在，噬骨氏族谁说了算？”他大声问道。

一个高大强壮的年轻兽人走上前来，系着由兽人脊骨做成的腰带，戴着用食人魔脊椎雕成的护腕，肩膀上扛着一柄沉重的狼牙棍。“我是塔加尔·断背者。”他骄傲地宣布，尽管他在看向格罗玛什之前，心神不安地瞄了一眼胡尔坎的尸体。“现在我是噬骨氏族的首领。”

格罗玛什晃了晃手中的袋子。“我把头骨拿走了。塔加尔·断背者，现在我问你，你是愿意加入我们，还是打算走胡尔坎的老路？”

新的噬骨氏族首领犹豫了一下，说道：“在我回答之前，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你让我们追随耐奥祖。你为什么选择这样做？你曾说过，我们所有的麻烦都是他造成的！”

眼前这个畜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蠢。因此，格罗玛什决定给他一个解释。“他确实给我们制造了所有的麻烦，”格罗玛什回答道，“把控制权交给这个叛徒！”——他晃了晃布袋——“让古尔丹为所欲为，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但在那之前，耐奥祖是英明的，他给氏族们指了一条明路，促成了部落的建立，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我现在追随他，是因为他发誓要重新打开黑暗之门。我之前本该去那儿，去艾泽拉斯屠杀人类，但是古尔丹阻止了我。现在，我有机会了。”他笑道，“耐奥祖告诉我，古尔丹之颅是传送门开启仪式的必需品。有趣的是，古尔丹以前阻止了我，现在却成了我得到这个机会的钥匙。小子，这就是我要追随耐奥祖的原因。”

“现在，选择权在你，加入部落或者——”血吼再次被举起，在格罗玛什的手中旋转，发出尖啸声，仿佛在吟唱关于鲜血与战斗的战歌——“我们会把你们全部杀光，包括还没断奶的婴儿。立刻决定！”他仰天长啸，在他身后，战士们开始高歌，跺着脚、挥舞着武器，直至整个平原都在他们的呼啸声中战栗。

格罗玛什舔了舔嘴唇，举起了战斧，盯着塔加尔那睁大的双眼。“你的选择是？”他咆哮着问道，“血吼渴望战斗。这一次，它将尝到人类的血肉

呢……还是，噬骨氏族的？”

第五章

“什么？”联盟军队统帅，白银之手圣骑士图拉扬，十分困惑地看着他面前的这个小个子。

“是老鼠的问题！”侏儒嚷嚷道。

“你说有野生动物会威胁破坏整个地铁轨道的建设项目时，”图拉扬放慢了语速说，“我还以为你在地下湖里遇到了麻烦或是什么其他生物……”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你确定你说的是‘老鼠’？”

“我当然确定！”工匠格尔宾·梅卡托克耸了耸肩，他负责建设一套能将暴风城与铁炉堡连接在一起的交通系统。

“那些祸害太可怕了，我们发现的一些尸体竟有这么大！”梅卡托克将双手分开，比画出大约六英寸的宽度。当然，对于侏儒矮小的身材而言，这个尺寸确实挺大的，但是……为了区区老鼠的问题居然要招来联盟的将军开紧急会议？

图拉扬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和矮人关系密切的侏儒们。几年前，梅卡托克在矮人国王麦格尼·铜须的支持下来到了暴风城，从他表现出来的样子看，侏儒应该是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古怪家伙。在图拉扬的印象中，梅卡托克是个生性乐天的人，他说话很快，喜欢用一些图拉扬完全听不懂的术语。这个侏儒代表站起来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图拉扬的屁股高，现在他坐在一把大椅子上，几乎被这椅子完全吞没，一双亮闪闪的眼睛和桌面平齐。说话间，梅卡托克发起火来，径直爬上了桌子，指着他在到场后两分钟就铺开的那张设计蓝图。

“它们已经完全侵入了原型机，这里、这里和这里的线路都被咬坏了。”梅卡托克用他那小小的手指在蓝图上指指点点。“事情发生后我们派出过一支队伍……他们的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我们没办法把它们捉出来，也无法进去修复它，这些邪恶的家伙会让我们损失更多的兄弟。”他用严肃的眼神表示事态严峻。

图拉扬点了点头。第二次兽人战争后不久，有人提出在暴风城和铁炉堡之间建造地铁的意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暴风城的重建工作正在进行，但是进展缓慢——从铁炉堡到暴风城的运输路途漫长并充满危险，铜须国王对他

向盟友提供的物资总是无法准时到达感到非常恼火。那时图拉扬就对此无能为力，而现在，每当梅卡托克向他汇报进度或出现的难题时，他依旧有这种感觉。他是一位圣骑士，一个天生的战士，一个受过训练的牧师。他对简单的建筑都知之甚少，这个“矿道地铁系统”更是远远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尤其梅卡托克的语速还那么快。

图拉扬发现，侏儒们的智商非常高，如果这个……梅卡托克拟建的精妙装置哪怕只实现他所描述的功能的一部分，他都愿意相信这个项目的价值。他想起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对话。

“这个系统有多安全？”那时他问道。

“呃……好吧，我们的技术非常先进，希望你能明白。”梅卡托克抚摸着他的络腮胡说道，“但我敢打赌，它到最后一定会被完善，和其他最安全的侏儒产品一样安全！”

图拉扬能从他的语气中听出来，这玩意儿可能并不是那么安全。但他既非建筑师，也不是工程师。所以，这个项目还是启动并进行了下去。

直到出现了老鼠的问题。

“我明白，这老鼠确实很大，按身形比例来说，它们对你们的威胁要比对我们的威胁大得多。”图拉扬尽可能委婉地说道，尽管他很奇怪为何铜须没有在铁炉堡那边解决掉这个问题。“我们不会任由老鼠继续肆虐。我会派我的人跟你一起回到铁炉堡，他们会捕杀这些畜生并帮助你们完成修复工作。”

从梅卡托克的反应来看，图拉扬简直就是冬天爷爷的化身。“谢谢！简直太棒啦！项目建设马上就会回到正轨了。然后我们终于可以着手解决令人讨厌的地下水问题了。”侏儒从椅子上滑下来，向图拉扬伸出一只小手，然后用力地摇晃着。

“去和阿拉米尔说吧，他会安排的。”图拉扬说，他指的是一名城堡的前守卫，现在担任图拉扬的助手，处理所有的非军事事务。

图拉扬看着侏儒离开，然后回头看他的信件。一共有数十封，来自不同的人，向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需求。他伸出手拨弄着自己的金色短发，叹了口气。或许出去散散步会对他有好处。

他走出室外，外面虽然云层很低，但空气极清新。他来到运河边，凝视着粼粼水面上自己的倒影，很明显这里的水已经被净化过了。两年前，图拉扬带着部下进入暴风城，在那之前他从未到过这里，不知道这座城市倒塌之前是什么样子。因此，他并没有觉得震撼，但那时这座城市的场景令人惊骇，这条著名的运河已经被石头、木材和泥土……以及污损的尸体塞满了。后来，死者被

郑重地安葬，砖石瓦砾也被清除干净了。如今，运河再次恢复了畅通，将城市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图拉扬将目光投向了城中红顶白墙的建筑，那些白石头在昏暗的光线下微微发灰。诸多勤劳的铜须矮人同梅卡托克一起来到暴风城，住在圣光大教堂旁的矮人区。

图拉扬在隆隆的雷声中走近大教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座辉煌的建筑，这是第一批整体竣工的建筑之一。它在兽人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即使这样，这里仍然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敌人没有察觉到大教堂的地下巨大的空间和墓穴，数十个人曾藏在里面挤成一团，被石头遮挡住，躲过了上方兽人的杀戮。在重建初期，这里也是为数不多的几栋可以容纳难民的建筑物之一，即便是现在，当人们生病、受伤，甚至只是像图拉扬一样需要一些心灵启迪的时候，他们也都会聚集到这里。

“喔！”陷入沉思的图拉扬被撞得向前一个踉跄，这时他才注意到身边有两个孩子。“对不起，先生！”男孩喊道，女孩则用一双棕色的眼睛凝视着他。

图拉扬笑了笑，拍了拍女孩的头发，对男孩说：“撞得这么有劲儿，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哦，是的，先生。我希望如此，先生！您认为在我长得足够强壮能去上阵砍杀兽人之前，他们会不会已经死绝了呢？”

图拉扬的笑容有点挂不住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你能很好地为联盟效力。”复仇的执念，燃烧的怒火和强烈的欲望曾使他失去了所爱之人，他不希望孩子们过早地被种族仇恨所影响。他把手放在女孩头上，低声祈祷着，光芒在他的手上闪烁，圣光之力瞬间笼罩了女孩。图拉扬举起另一只手，同样祝福了那个男孩。两个孩子注视着他，目光中充满了敬畏。

“愿圣光保佑你们。现在，你们两个最好马上回家。看起来要下雨了。”

“谢谢，圣骑士先生！”男孩点点头，抓着妹妹的手朝家的方向跑去。图拉扬发现他们就住在大教堂旁边的那栋楼里，那是一座孤儿院，这么多的孤儿，这么多逝去的生命。

雷声再次隆隆地响了起来，霎时间大雨如注。图拉扬叹了口气，拉开斗篷罩住自己，快步跑上了教堂的台阶，短短几步路他就被淋得全身湿透。建筑中传来薰香的气味和人们柔和、轻微而飘忽的诵唱声很快使他平静了下来。他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战斗，习惯了出没于那些浑身沾满了自己或兽人鲜血的人群中。回到教堂让图拉扬回想起他当初作为一名普通牧师的情景，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当他看到他的兄弟们、白银之手骑士团的其他成员时，嘴角浮现出了温柔的微笑。他们在这里忠诚地履行着职责，一如在战场上一样坚定。三年前，大主教阿隆索斯·法奥创立了这一组织，并命令圣骑士们帮助那些饱受战争侵扰的人们。环顾四周时，图拉扬看到了他的老朋友——光明使者乌瑟尔。图拉扬通常看到孔武有力的乌瑟尔时，后者往往全身战甲，挥舞着他的武器，以强大的圣光之力攻击着敌人，海水一样的深蓝色的眼睛里绽放着激情。而现在的乌瑟尔只穿着简单的长袍，正在照顾一位看上去筋疲力尽的女人，用湿布轻轻擦拭她的前额，另一只手里抱着什么东西。

图拉扬走近以后才看到乌瑟尔抱着的包裹里是一个婴儿，这名婴儿的皮肤仍然带着初生时的斑驳痕迹。刚刚成为母亲的女人疲惫而开心地微笑着，伸手去接她的孩子。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听起来仿佛一首热烈而甜美的希望之歌。乌瑟尔将手放在女人身上，就像图拉扬刚刚对那两个孤儿做过的一样，以圣光祝福她和她的孩子。图拉扬意识到，尽管乌瑟尔在战场上能够娴熟地使用圣光攻击敌人保护己方；在大教堂里，他也能够同样娴熟地把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圣骑士的双重职责：既是战士，又是治疗者。乌瑟尔抬起头看了一眼，微笑着起身迎接他的朋友。

“图拉扬。”他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喊道。两位圣骑士紧握着双手。“很高兴见到你。也该是你找来这里的时候了。”乌瑟尔开玩笑地给了这个年轻人一巴掌。

“你说得对，”图拉扬笑着表示同意，“在这里挺棒的。我太容易陷入永远也做不完的琐事中了，比如老鼠的问题。”

“嗯？”

“我待会儿告诉你。现在，有什么我能做的事吗？”这才是最重要的，他心想，不能再把自己关在城堡里成天处理文件了。

乌瑟尔的眼睛眯了起来，看向图拉扬身后。“我想，你还有些事情没办完吧？”他说。

“哦？”图拉扬漫不经心地说道，转过了身。

他仿佛看到了往日的幻影从曾经的时空扭曲着挣脱出来，在现时不协调地重组。她站在他面前，脸颊、头发和衣服全都湿了，翠绿色的眼睛盯着他，那浑身湿透的样子几乎和她两年前来到他身边那个夜晚的样子别无二致……

奥蕾莉亚·风行者眯起了眼睛，似乎也在回忆那个夜晚，那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记忆。图拉扬心中升起一股寒意，这和他的湿衣服毫无关系。

她非常生硬地向乌瑟尔鞠了一躬，然后对他也鞠了一躬。“光明使者。将军。”

这就是她的出场风格。“游侠。”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是如此平静。他还以为自己会因为情绪激动而语调失控。“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

“一个消息。”她说，“最糟糕的消息。”她的目光扫过图拉扬的眼睛，转回来看着乌瑟尔。“仅此而已。”

图拉扬感到他脸颊的肌肉一阵抽搐，咬着牙说道：“那请说吧，什么消息？”

精灵略带轻蔑地环顾四周。“我想我是不是找错了寻求援助的地方。我没想到将军、骑士和战士们都在教堂里照顾婴儿。”

图拉扬的愤怒把刚才的闷闷不乐驱赶得一干二净。“奥蕾莉亚，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去哪里提供帮助。我想你不是专程来侮辱我们的。那么，请说吧。”

奥蕾莉亚叹了口气。“不久前，我遇到了卡德加和几位联盟领导，包括你们的国王。黑暗之门曾经矗立的地方似乎存在一道时空裂隙，卡德加认为，很快，兽人——也许是第二个完整的部落——就会从裂隙里再次穿越过来。他让我立即乘狮鹫赶来告诉你。”

当她复述她所得知的消息时，他们全神贯注地默默聆听。自从艾泽拉斯的雄狮死亡之后，图拉扬已经不是第一次希望安度因·洛萨出现在自己身边了。他发现，每当自己面临艰难的决定，或是在战斗来临前，抑或只是想要找人聊聊时，他心里就会产生这种期待。洛萨会立即冷静而果断地做出回应，其他人则心甘情愿地追随他。虽然二战老兵们已经开始称自己为洛萨之子，但图拉扬本人——洛萨的副官——对这个称呼感到很不舒服。尽管他会捍卫洛萨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他并不觉得自己配做这位伟人的儿子。奥蕾莉亚说完，他仍然沉浸于思考之中。她转过目光期待地看着他。“怎样？”她问道。

“蛮锤部族对此怎么说呢？库德兰是怎么想的？”

“我怀疑他是否知道此事。”奥蕾莉亚说道，这个回答让她有些尴尬。

“什么？你乘着他们的狮鹫专程飞过来通知我，但却没有人去告诉蛮锤的首领发生了什么事？”

她又耸了耸肩，图拉扬把一句咒骂生生咽了回去。第二次兽人战争期间，联盟的所有人，包括精灵、人类和矮人（蛮锤部落和他们的近亲铜须部落）都

在一起并肩作战。但在过去的一年里，人类统治者们似乎已经离这些非人类盟友越来越远了。精灵们仍然参与了守望堡的防守，这既有他们对所有魔法都非常迷恋的原因，也确实因为他们愿意为人类提供帮助。铜须矮人在洛丹伦有一位大使——穆拉丁·铜须，因此他们与泰瑞纳斯国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暴风城，还有快乐的小个子梅卡托克和他的助手们。当他们在为陌生的人类提供无价的服务时，图拉扬还曾嘲笑过这些侏儒，回想起这些，他心里充满了愧疚。

如果不是蛮锤部落表现出来的忠诚、勇敢和娴熟的技巧，许多人类会想当然地认为狮鹫骑士只不过是野蛮人。

“你这是要等矮人们或是洛萨的鬼魂给你指示吗？”

图拉扬皱起了眉头。奥蕾莉亚脸上有点发热，她低下头，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

“蛮锤一直是我们坚定的盟友，”图拉扬用一种柔和而坚定的声音说道，“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联盟的一部分。我会想办法尽快通知他们。”

“我们必须马上出发，”奥蕾莉亚说，“狮鹫会带你去洛丹伦，我会自己赶过去。”

她甚至不愿意和他一起骑乘狮鹫同行。图拉扬没有立即回答，瞥了一眼仿佛在为他生气的乌瑟尔。两人目光相触，片刻后大个子点了点头，转身回到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孩子身边去了。

“你会把你的人都带过去，是吧？”奥蕾莉亚走过场似的问道，她认为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当图拉扬摇了摇头，她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什么？为什么不呢？”

“大主教希望他们留在这里和洛丹伦，照顾需要他们的人。”

“可你连问都没有问过他！”

“我是没有问。别担心，到真的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来的，他们现在可以在其他方面奉献光热。来，我们先好好聊聊吧。”

“我们应该——”

“五分钟改变不了什么。”

奥蕾莉亚皱起了眉头。图拉扬意识到她在颤抖。一滴雨水从她湿漉漉的头发上滑落下来，落在脸上，就像落下一滴眼泪，但没有那么柔软。就在这一

刻，他很想将她拥入怀中。冷淡、尖酸的恶意让她的话语如同毒液一般，她那可爱的脸庞因为仇恨变得丑陋——他知道其中的原因，也知道为什么她心中充满了仇恨。

知道这些，让他心如刀割。

“我给你写信了，但你从来没有回过信。”他平静地说。

奥蕾莉亚耸耸肩，心不在焉地用斗篷裹住她苗条的身躯，尽管她现在更需要干衣服。“我一直在旅行、巡逻。我们最近的任务是巡视奥特兰克山脉。”奥蕾莉亚冷酷地笑道，“有传闻说兽人藏在山顶上，我们发现了十几个。”图拉扬不必问就知道她和她的手下对那些兽人做了什么，他甚至在想她是不是佩戴着屠杀兽人得到的战利品。他曾经看到她蹲在一具尸体旁边，脸上露出野蛮的笑容，那享受杀戮的样子让他无比震惊。

“奥蕾莉亚，”他平静地说，“我一直在给你写信，但从来没得到你的回复。我知道你什么都不欠我。但如果……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你不能再和我一起工作，你要让我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是你的指挥官。我——联盟——不能到了战场上才发现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他等待着，直到她抬眼看向他。“对此你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金发精灵尖锐地回复道，“联盟希望消灭每个兽人，我也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这就是现在我们对你的意义——达到目的的手段，或是能更快杀死更多兽人的方式？”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她问道，“卡德加能找到我，是因为我和我的同伴正在奥特兰克猎杀兽人。我同意在守望堡与他见面，是因为他的信使说事情和兽人有关。我同意替他来召唤你，也是因为这个理由。”她皱起了眉头。“我们越早到达洛丹伦，我就能越快找出那些绿皮肤的渣滓，净化这片被污染的土地！”怒火让她的声音越发高亢，眼睛闪闪发光。不少人转过头看向他们。“我要看到他们一个一个地死掉，即使这要花掉我一百年的时间！”

这话让图拉扬不寒而栗。“奥蕾莉亚，”他低声说道，“你是在讲种族灭绝。”

她嘴角微翘，露出了残酷的笑容。“当被杀掉的是人类时，才是种族灭绝。现在我只不过是在消灭害虫。”

他惊异地发现这就是她的真实想法。她确实没有将兽人看作有知觉的生物，只把他们看作可憎的东西，当作怪物，甚至是……老鼠。图拉扬很清楚自己也杀了不少兽人——他这么做是因为那时他心里充满了愤怒，那些家伙的暴

行让他忍无可忍。但是——奥蕾莉亚想要的不是正义，她想要的不是兽人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而是杀掉他们。如果能做到的话，她会消灭整个兽人种族。

他朝她迈了一步，伸出手希望能握住她。“你失去的太多了，我知道。”

奥蕾莉亚一下子推开了他的手。“一个人类跟我说‘失去’？你了解什么？你的生命是如此短暂，你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图拉扬觉得自己一定面色惨白，有那么一会儿他竟然哑口无言。奥蕾莉亚呼吸急促，紧盯着他的眼睛，看他还敢不敢说话。

“更长久的寿命并不代表着更深刻的感知。”他找回了语言。“请相信我。”他朝她微微一笑，而她的脸色却变得更生硬了。

“所以，你比我强，是因为你只能活这么久，”她打了个响指，挑衅道，“还是因为你那宝贵的圣光？”

“奥蕾莉亚，我希望看到正义得到伸张。你懂的。但你关心的不是正义，而是复仇。我知道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圣光不是我的，它属于每个人。它有治愈能力，它——”

“你竟敢对我说教！”她警告图拉扬，低沉的声音如同钢铁般冷酷。“你的圣光并没有阻止兽人侵入我们的世界，是吗？圣光不能恢复我被蹂躏的家园，也不能归还我的——”

她猛然住嘴。图拉扬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游侠，”他正式说道，“这是我的命令——目前这段时间，你要同我和我的一半部队留在暴风城。派人去通知你的部下，让他们来这里汇合。这座城市刚刚才站稳脚跟。我需要保护它。”

奥蕾莉亚紧绷着下巴说道：“所以，长官，我们是要像懦夫一样在这里等待战争结束？”

图拉扬不吃这一套。“我会请求增援部队，他们来了，我们就出发。但在那之前，我们要留在这里。”

她点了点头。“这是你自己的城市，所以你会保护它。我现在明白了。长官，能允许我离开这里去召集我的部下吗？”

奥蕾莉亚的话意在刺伤他，她的目的达到了。但图拉扬更关心的是奥蕾莉亚到底遭遇了什么，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或者更准确地说，她为什么要这样

对待自己。奥蕾莉亚变化非常大，图拉扬难过地回忆起他们初相遇时的情景——她的优雅和美丽征服了他，炉火纯青的技艺震撼了他，他对她充满了敬畏，甚至连与她说话都结结巴巴的；她是如此幽默迷人，还有些骄傲。后来，他对她的敬畏心没那么强烈了——不是完全消失，图拉扬永远也不会失去对她的敬畏，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她变得越来越尊重他了，渐渐地萌生了爱慕，希望得到他的陪伴，希望与他在战场上并肩战斗。图拉扬甚至一度确信，奥蕾莉亚希冀的是一种更亲密的方式。

但是现在，这些感情在她那里几乎消失殆尽。他为此感到悲伤和担忧，却无能为力，他不知道奥蕾莉亚对兽人的仇恨是否影响了她的判断。以圣光的名义——如果她真的死于这种不计后果的鲁莽——

他意识到自己正目光呆滞地点着头，喉咙中仿佛梗塞着什么东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奥蕾莉亚侧过头，做出高傲的姿态，大步流星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图拉扬目送她离开，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如果是洛萨，他会怎么做呢？是等着增援部队到达，还是直奔战场冲锋陷阵？自己现在的决定是明智之举，还是在浪费时间？现在派遣铁血副官达纳斯·托尔贝恩带着他一半的部队前往守望堡，到底够不够呢？

他摇了摇脑袋，让自己停止胡思乱想。结果是无法预料的，但他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他需要派出几个信使。一个到蛮锤那里，让他们了解目前的情况，一个到洛丹伦。

还有一个，他的嘴边泛起无奈的微笑，要去梅卡托克那里告诉他，很不幸，那些本打算派给他帮助矿道地铁系统抓老鼠的家伙来不了了。

奥蕾莉亚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回到城堡。离开圣光大教堂后，她开始沿着街道向城门奔跑，脚步悄无声息但异常迅捷。路人向她投来惊讶的目光，她全然不理，任由那些目瞪口呆的凝视加剧她心中的怒火。她飞奔着穿过大门，冲向了前方树木繁茂的森林。

她就这样一直不停地奔跑着，直到她发现了一条小溪才停了下来，瘫倒在树荫下潮湿的泥土地上。

她浑身冰凉，全身上下都湿透了，但她全然没有理会。

事情远比她担心的更糟糕。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类，为什么会令她如此困扰呢？在她面前，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粗鲁、吵闹的孩子——尽管她用这些词来形容他，但她自己心里非

常清楚，这些字眼并不合适。虽然和她比起来图拉扬的确非常年轻，但在人类的眼中，他是一个善良、明智而敏锐的成熟男人。

很久之前，她一度以为自己爱上了他。

奥蕾莉亚大吼一声，一手握拳抵在心口，仿佛是要警告它不要变得软弱。她的手指触到了脖子上那条制作精美、镶有三颗宝石的银项链。这是她父母留给她的，它联结着她的故乡，那里曾经优雅、美丽而又和谐，却饱受兽人的摧残。

这里的树木和永歌森林里的完全不同，她想起那些美丽的、长着金黄色叶子的老树，大家曾经在它们的枝条上嬉戏：她和她的姐妹们，以及——她紧紧闭上眼睛，低声念出一个名字：“利拉斯……”

利拉斯——她最小的弟弟，她回想起了她最后一次看到他时的情景。在金黄色的树荫下，利拉斯伴着风笛吹奏出明快的曲调，欢笑着、舞动着，是那么的年轻快乐，充满了活力。这位少年想成为一名游侠，就像他的姐妹们一样。这一刻，她看着弟弟快乐地活着的这一刻，永远地凝固在了奥蕾莉亚的记忆中。

兽人杀死了他，夺走了他鲜活的生命，如同掐灭一道跳跃的火焰。兽人屠杀了许多人——包括她的亲人：堂姐妹、姨妈、叔叔、侄女……还有她的朋友们，奥蕾莉亚认识他们的时间比图拉扬的寿命还长——

他们会付出代价的，她紧紧地握住那条项链。他们将承受温柔年轻的利拉斯曾承受的一切，饱尝她的人民、她的城市、她的土地曾遭受的蹂躏。兽人尝到的痛苦将是他们带给奥蕾莉亚的千百倍。这种滋味肯定非常甜美——就像她曾经在杀戮后舔舐满手鲜血时的感觉。那次图拉扬几乎当场抓到她。现在，她对自己说，这次一定不能让他知道。

他是阻止不了她的。

他不可能让她心软下来，虽然之前有那么一次他差点儿就做到了。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奥蕾莉亚·风行者都会实施她的复仇计划。

外面大雨瓢泼，但马厩里依旧干燥，虽然有些氤氲的水雾。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马匹和皮革的气味。马匹在骑手们套鞍时连连嘶鸣，不安地刨着铺着干草的鹅卵石地。这些都是受过训练的战马，但有段时间没有参加过战斗了。它们和准备出发的达纳斯·托尔贝恩一样，看起来都很焦急。

而达纳斯的部下，全是新兵。

他的马已经套好了缰绳，一切准备就绪。现在，他在士兵中间来回巡视着。“赶紧的！”他怒视着一个还没搞定马镫的家伙。“我们可不是去郊游的！”

图拉扬让他挑选了暴风城一半的军队。他选择了骑兵，因为骑兵能快速跨越长远的距离，并能尽快休整，再次结成战阵。他们需要迅速行动，但也要避免马匹因长途跋涉而精疲力竭。他怀疑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休整。之前和他并肩战斗的大多数人都已分散各地，根本没有时间召集所有的老兵回来。

“我们不想错过战斗，长官。我们会吗？”一名士兵抓着马缰笑着说道。实际上，他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大男孩，没有参加过第二次兽人战争——那场战争损失惨重，为了补充受到重创的队伍，达纳斯招募了很多新兵，他是其中之一。

达纳斯摇摇头，摸了摸银灰色的胡须，努力回想那个男孩的名字——法罗尔！就是这个。“你以前没见过兽人，是吗，法罗尔？”他大声说道。

“我没有见过，长官！”法罗尔咧嘴笑着回答道，显得非常稚气。“但是我很期待，长官！”

“我并不期待。”达纳斯回答道，年轻的士兵诧异地看着他。

“您不想吗？”当法罗尔注意到他的指挥官那严峻的表情时，声音变得有些犹豫。“但是，为什么不呢，长官？我们会把兽人踩在脚下的，不是吗？我听说没剩下多少兽人了，他们躲在树林和山里，就像野兽一样！”

“如果你说的是那些在传送门关闭时被抛在后面的人，没错。”达纳斯同意道，“但这些不是我们现在要对付的。他们认为黑暗之门将被重新打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士兵咽了口唾沫，达纳斯高声说道，确保周围那些正给坐骑套马鞍的士兵们都能听到。“这意味着我们即将面对的不是什么兽人残部——我们面对的是整个部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战斗部队。事实上，这支部队从来没被打败过。”

“但是我们之前赢得了战争，长官！”另外一名士兵——达纳斯记得他叫范恩——抗议道：“我们征服了他们！”

“我们是做到了，”他承认，“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发生了内讧，我们才有机会在海上击溃那部分叛逃者。与我们在黑石山战斗的只是真正部落的一部分，即便如此，依旧战况胶着，我们赢得很侥幸。”他摇了摇头。“就我们所知，兽人的世界中可能仍有十多个氏族在等待着再次穿越过来。”他听到部下一开始窃窃私语，甚至呼吸声都变得急促起来。“没错，伙计们，”他大声宣布，“我们很可能正走向死亡。”

“长官？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法罗尔平静地问道。

“关于生存机会这件事，我不相信谎言。”他的指挥官回答道，“你们有权知道将要面临什么。我不希望让你们觉得这很容易。准备面对艰苦的战斗吧，保持敏锐。”他之前的语气是建议，现在听起来更像是命令。“迎难而上，你才有可能活下来。”他突然咧嘴一笑。“这样你们才有资格自称洛萨之子。”

周围的人都点了点头，现在，他们更清醒了。虽然这些人不像他期望的那样经验丰富，但他们都是很棒的小伙子。他感到非常抱歉，如果传送门确实被重新打开的话，死亡是注定会到来的，但他们都发誓要捍卫联盟，即使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他只是不希望他们死得毫无价值。尽管时间很宝贵，但达纳斯还是花了一会儿工夫仔细端详他们，想要记住这些面孔，记住这些名字。他自己没有孩子，当他们服从于他的指挥时，他就是这些孩子的父亲。即使他们都是洛萨的儿子。这个想法让他莞尔一笑。

“上马，小伙子们！”

两分钟后，他们从暴风城的鹅卵石街道上疾驰而下，冲出了城门。

“听，你听到了吗？”

兰德尔笑了起来，对朋友说道：“你越来越神经质了，威廉，这只是风声。”他环顾着四周，望着那片被诅咒的土地，打了个寒战。“这里没有什么能挡住风的。”

威廉点了点头，但还是显得有些不安。“也许你是对的，”他承认，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揉了揉脸，“我讨厌这件事儿。为什么要我们来看着这玩意儿呢？这不是应该由那些法师来干的吗？”

这两个士兵向身后瞥了一眼。如果他们眯起眼睛仔细看的话，能看到在一堆陈旧的瓦砾堆的上方，天空中泛着一道微光。这道光隙很窄，大概有一个人那么宽，但是有两人那么高。他们曾被告知，那道裂隙是黑暗之门唯一的残留，他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它。

“不知道，”兰德尔回答道，“如果真有事情发生，那些法师会比我们更早知道的。”他耸了耸肩，“至少这是一件挺轻松的工作。离我们换班只有一个小时了。”

威廉正要说点别的，却突然停了下来，睁大眼睛。“在那里！”他低声说，“听到什么了吗？”

“听到什——”

“嘘……”威廉拼命打手势让他不要说话。他们一动不动地坐了一阵，竖起耳朵听着。然后，兰德尔听到了。那声音像低沉的呻吟，接着变成了高亢的啸声，仿佛大风横扫过广袤的平原，随后又尖啸着钻入周围的山谷之中，冲撞回荡。他把目光转向那道裂缝——他喘息着，手中的盾牌和长矛几乎脱手掉在地上。那道裂隙在扩张！

“吹响警报！”他疯狂地对威廉喊道，但是他的朋友已经吓呆了，只是紧盯着面前的景象。“威廉，快吹响警报！”

当威廉手忙脚乱的按照他说的去做时，那道裂隙再次闪烁起来，变得越来越明亮，各种色彩顺着它不断扩张的边缘溢了出来。它似乎裂开来了，像一张渴望着食物的贪婪的嘴，而阴影像巨浪一般从裂隙中翻腾而出，迅速蔓延，兰德尔眨了眨眼睛，他再也无法看到裂隙和它下面的碎石了。甚至威廉也消失在了阴影之中，尽管他听到了他的朋友吹响了号角，向其他卫兵发出了警报。

兰德尔四处乱转，试图穿透这突然降临的黑暗，他的长矛和盾牌做好了准备。是那里有东西吗？或者那里？他紧张地倾听着。

那是什么声音？砰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翻滚——或者掉下来了，接着是另一个……

是的，他确定自己听到了什么。他转向他认为声音传来的方向，微微举起长矛，希望那不是威廉。那些声音听起来像脚步声，非常沉重——数量非常多。

“不许动！”兰德尔喊道，难以抑制声音的颤抖，“谁在那里？以联盟的名义，站住，亮出你的身份！”

脚步声越来越近，他转着圈，试图找出声音的源头。他们在他身后？在他身边？在他面前？当地面在他脚下颤抖起来时，他轻轻转过身，本能地举起了盾牌——

——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盾牌上，把它像纸片一样、连同他的胳膊一起震碎了，他痛呼出声。

兰德尔忍住痛苦，将长矛刺向前方，但是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武器的长柄，并将其从他手中猛地绞了下来。一张脸在黑暗中显现，离他只有几英寸——一张宽阔的大脸，眉宇若隐若现，宽扁的鼻子，两根尖尖的獠牙从下唇龇伸出来。

这张可怕的脸庞斜睨着他，兰德尔瞥了一眼，看到又有什么其他东西从阴影中向他冲了过来，那东西又宽又平，是弧形的……

被威廉的号角声惊醒的卫兵们集结起来，但为时已晚，而且人员也太少了。黑暗笼罩着整个山谷，他们甚至看不到敌人，而当人类在混乱中踉跄行进时，兽人战士和死亡骑士从扩张的缝隙中奔涌而出，碾碎了前进路上的每一个人。与其说这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在几分钟内，人类防御者就几乎全军覆没，兽人控制了艾泽拉斯一侧的黑暗之门。

第六章

喃喃的低语声。

若非凝神侧耳，这柔软的沙沙声，几乎听不见。一只鸟儿在天空中鼓翼滑翔的声音，一片叶子飘落到泥土地上的声音……都比在耐奥祖耳边的喃喃低语声要更响一些。

但他能听到。

他把头骨捧在手中，凝视着它空洞洞的眼窝深处，倾听着古尔丹的声音。那声音和他活着的时候别无两样——阿谀奉承的腔调，因渴望得到认可而热心地回答问题或是给出解决方案；同时毫不掩饰对权力的藐视与欲望。

死后的古尔丹，仍然想引诱他从前的导师再次失去理智，如同他生前所做的那样。但耐奥祖不会再次受骗了。耐奥祖曾因轻信他人而无心地出卖了他的人民；而古尔丹则以为他手中的权力已经大到可以把老萨满抛弃在尘土里，但现在，他的头骨正躺在老萨满粗糙的双手中。

“谁还活着并掌握着权力，谁又已经死了，嗯，我的徒弟？”他对着头骨低声细语。

当光线涌入他的旅行帐篷时，他猛地眨了眨眼，从与头骨的私谈中惊醒过来。一个身影背着光站在帐篷口，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轮廓分明。

“我们控制了传送门！”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宣布道。

耐奥祖笑了。迄今为止，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他心不在焉地抚摸着泛黄的骨头，仿佛那是一只摇尾乞怜的宠物。不出意外的话，古尔丹的头骨能够帮助他重新打开传送门。

耐奥祖坐在帐篷里，向格罗玛什，以及和他同来的塔隆·血魔挥手致意。他将他们任命为自己的副手：血魔监管着死亡骑士和食人魔，格罗玛什则向各个氏族传达他的命令。现在部落已经重新联合了许多氏族。雷神、嘲颅和噬骨氏族都加入了他们，除了红步氏族的残部游离在外。所有其他的氏族在他的领导下再次团结起来，让部落几乎和第一次进攻艾泽拉斯之前一样强大。

“我非常满意，”他说，“现在——你们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是，我知道该做什么，”血魔向老萨满保证，“但是你确定靠你自己就可以维持住裂隙吗？”尽管在古尔丹之颅的支援和建议下，几个死亡骑士合力帮助耐奥祖充分地扩大了裂隙，但头骨的提议并非都有价值，有些提议甚至不大合理。

太嚣张了！他不应该这样对你说话。那遗骨窃窃私语道。

对，他不应该这样。

“没问题。”耐奥祖立刻回答道，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激荡于心中，仿佛从头骨中汲取力量时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某种他之前从未意识到的，让他迷失的东西。这感觉……真好。“一旦黑暗之门在那边的框架被重新建立，它就会自我维持状态。塔隆，去履行你的职责吧。”

死亡骑士的眼睛在兜帽的阴影中微微闪烁，然后干脆地点了点头，转身走出帐篷，斗篷在他的身后像波浪一样翻滚着。耐奥祖转向格罗玛什，后者同样点了点头：“我准备好了，耐奥祖。非常充分。”

“非常好——你越早开始，我们就能越快实现目标。”格罗玛什举起斧头敬了个礼，然后跟着血魔转身离开了。耐奥祖在黑暗中徘徊了一会儿，随后从帐篷中走出来，目送兽人和死亡骑士大步走向传送门，穿过它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他自己从未踏足过的地方。

他盯着裂隙，手指悠闲地抚摸着古尔丹之颅光滑的表面。

现在，你不再需要亲眼看到这个艾泽拉斯了。很快，你将获得更大的荣耀！头骨那热切的、死亡的声音传了过来。

是的，很快。耐奥祖沉思道。

“有什么消息？”塔隆·血魔一踏上艾泽拉斯的土地，就向贾兹·碎魂者问道。裂隙刚被打开的时候，这位死亡骑士就带领着几个弟兄穿越过来，现在他们负责着传送门这边的修缮工作。兽人们用四散的碎石重建黑暗之门的框架，死亡骑士使这个传送门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石头拱门。凭借着黑暗魔法，他们拓宽并稳定住了能量裂隙，使其更好地为部落所用。

“我们很轻松就攻下了此处，”碎魂者笑着回答道，“在黑暗中，他们永远不会有机会。”他指着身后，尽管魔法的阴影充满了山谷，但血魔那变异的感官仍然能够辨认出传送门的框架。“传送门框架的复建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在未来一两天内，它就可以再次矗立起来。”

血魔咕哝了一声，仔细查看这项工作。在一个短坡道的顶端，有一个简单的石拱门支撑着原来的黑暗之门。当传送门被摧毁时，石拱门也倒塌了。他们派来执行复建任务的兽人们已经清除了所有的地面残留物，正忙着组装他们从德拉诺拖过来的石块。这个石拱门上草率的雕刻着少许兽人符文，但他并不在意，因为它可不只是个装饰，这个框架是具有实际功能的，被用来稳定传送门。

“滞留在这个世界的其他盟友的情况怎样？”他问。

“当我们把守住这个山谷以后，我们就通过梦境和影像与他们交谈过，”碎魂者说道，“不过，我不知道要多久之后他们才会有人找到我们。”

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血魔就听到了逐渐靠近的脚步声。他从他倚靠着的大石头上站了起来，注意到传送门已经接近完工，工作停了下来。非自然的黑暗依然遍布山谷——它能阻止人类在短时间内组织反击，让他们难以摸清情况——但它并不会让兽人或死亡骑士放慢速度，脚步声越来越靠近了。

终于，一群兽人进入了他的视野。他们大约有三十来人，衣衫褴褛，神情疲惫，但都高昂着头，手握武器时刻准备着战斗。一个年纪较大的强壮兽人大步走在最前面，不停转动脑袋四处张望着。当他们走得更近些的时候，血魔认出了他，并意识到他为什么会不停地转头——这个兽人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那里遍布着伤疤。基尔罗格·死眼，血魔想起了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他是如何失去这只眼球——以及他因此得到了什么。

血魔向前走去，迎接血环氏族的首领。“基尔罗格！”他走近时喊道，不打招呼就接近基尔罗格是件挺危险的事儿。

酋长转动他的脑袋，直到他的一只眼睛看到了血魔。“血魔。”他回答道，走上前来，并打了个手势，让他的战士们在他身后散开。“我在影像中看到你出现在这。”

死亡骑士点点头。他注意到基尔罗格的目光掠过他，望向了快要竣工的黑暗之门。

“所以这是真的，”酋长轻声说，“传送门已经恢复了！”

“确实如此，”血魔回答，“我们就是从德拉诺过来的。你们可以回到那里了。”

“那边的土地恢复生机了吗？”

“德拉诺依然在走向死亡，”血魔不得不承认，“但是，耐奥祖有一个计划。”

然而，这话让基尔罗格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耐奥祖？那个老傻瓜？他在这里掺和什么？我在影像中也看到他了，但是我认为那只是一个来自过去的画面。”

“那更像是我们未来的影像，”血魔回应说，“耐奥祖已经重新获得了控制权，并且重新锻造了部落。他统一了德拉诺剩下的所有氏族，”——他没有提及红步氏族，反正他们现在也没剩几个活人了。“并重新打开了裂隙。而且他有一个计划，即使不能保住我们的世界，也能够确保我们族群的生存。”

基尔罗格挠了挠他那只瞎眼下面的疤痕，“他真的做了这一切？这个计划——你觉得靠谱吗？”

血魔点了点头。

“嗯。或许他终于摆脱了古尔丹给带给他的软弱和疑虑。如果耐奥祖像以前一样，我会很乐意追随他。”他摇了摇头，放低了声音，“事实上，为了我们自己，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这个世界，即使它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们毕竟被困在这里太久了。”

血魔点了点头。“那就去吧，”他催促着这位血环氏族的酋长，“耐奥祖和其他人在传送门之外等着你，你们的经验和智慧对他们来说非常有价值。但你要先告诉我，其他滞留在这里的兽人情况如何？”

“除了与我们毫无关系的霜狼氏族之外，只有龙喉和黑石氏族没有被抓住。”基尔罗格苦着脸说道，“龙喉氏族藏在深山里，远离人类的视野，他们仍然控制着红龙。一年之前，他们与黑石结成了联盟。雷德·黑手和麦姆·黑手统领着黑石氏族，声称黑石塔是他们自己的。”他耸了耸肩，“我可不会把毁灭之锤被击败的地方作为我的基地，但那兄弟俩从不在乎他。”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你觉得他们会回到传送门，回到德拉诺吗？”血魔问道。

基尔罗格摇了摇头。“不，看起来他们很满足于留在艾泽拉斯，”他回答，“我不指望他们。”

血魔皱起眉头，但还是点了点头。“感谢您，基尔罗格。现在就去吧——德拉诺等着你。”

基尔罗格点了点头，转身离去，带领着他的战士们沿着斜坡走到了被修复的传送门前，即使在黑暗中，裂隙也闪烁着微光。“向德拉诺进发！”他指着门大声吼道，第一位战士毫不犹豫地大跨步穿过了传送门，其余的人也都跟了上去。基尔罗格走在队伍的最后，他回过头，环顾着山谷和艾泽拉斯，高举手中的武器。

“一个战士的撤退……只是为了重组，我还会回来的！”他发誓道，“这个世界和它的人民将会领教我的怒火。”然后他也走了进去，离开了。

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看着血环氏族的战士们消失在了传送门中。他很高兴看到基尔罗格还活着——这位年长的酋长一直是部落领袖中最精明的人之一，也是最优秀的战术家之一。他确信基尔罗格的专长很快就会发挥价值。

格罗玛什转向刚刚走近的兽人侦察兵，冲他点了点头，让他继续。

“人类并没有闲着，北面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堡垒，”侦察员报道，“它守住了这个地区的关隘。没有别的路可以过去。”

格罗玛什咧嘴一笑。“正合我意，”他缓缓地说道，“它就是我们的目标。只要攻克了这个堡垒，我们就能够长期占领这个山谷，无论人类联盟如何向我们发起进攻。”他向侦察员点了点头，“让其他人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出发。”

侦察兵点点头，但他还没来得及离开，格罗玛什就举起了一只手，示意他保持安静。他停了下来，仔细地倾听。听起来好像有脚步声，但更快，更坚硬，还带着奇怪的回声。与其说来的是人，倒不如说更像野兽；但如果真的是野兽的话，它应该体形庞大，有坚实的蹄子，而不是柔软的爪子。格罗玛什听说过人类和他们那奇怪的坐骑——它们被称为“马”——他猜测那就是他听到的东西。

“有人类靠近！”他立即喊道，将血吼高高举起，在头顶上方挥舞。“驱散黑暗！”

他不知道死亡骑士在哪里，甚至不知道是哪些人在一直维持着笼罩山谷的非自然的黑暗，但他们听到了他的声音。黑暗开始消退，光线一缕缕渗了进来，在阴影渐渐褪去的时候，色彩涤荡了整个山谷，直到他终于看清了这个地方。黑暗之门矗立在那里，已经完全恢复了原状。北边伫立着一座石头垒成的高塔——那是他的侦察兵刚刚提到的堡垒。

而现在，有一支人类的军队从那个方向穿过狭窄的小径驰骋而来，他们的坐骑毛皮闪亮，鬃毛和长尾在风中飘逸。他们的领队身着深蓝色的金属战甲，胸前印着一对镶着金边的火焰徽记。他的长剑高举过头，驱赶着战马不停地向前疾行。

格罗玛什咧开大嘴笑了起来，再次举起了血吼。黑暗消退后，它的锋刃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他缓缓用武器划出一道弧线，死亡战歌再一次响起，他的嘴咧得越来越大。一些人类随之颤抖。

“为了部落！”他大声喊道，紧接着向前冲了出去。他的战士们紧跟在他身后。

人类犹豫了，他们刚从那种奇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却惊讶地发现一大群兽人正如潮水般涌来，他们被不断逼近的绿皮肤战士以及他们的武器发出的尖啸和吼声吓到了。对于战阵前排的人类来说，这种犹豫是致命的。

格罗玛什率先出击，血吼轻松将最前面的骑手从肩到臀斜劈成两半。尸体的上半部从马背上滑了下来，而下半部分则从另一边摔了下去。格罗玛什来不及看他倒下，就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他从两个士兵中间穿过，旋转着削掉了这两位战士的腿。

兽人们在坐骑之间大步挺进，砍杀着战马和骑手，逼迫得一些战马东倒西歪的地回到联盟的战阵之中，有的甚至退到了步兵身后。进入山谷的军队的数量相当多，但与格罗玛什带来的部落氏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兽人们充满了惊喜，斗志愈发高昂。

格罗玛什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类非常勇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着娴熟的武器技巧。但他们缺乏兽人的体形和力量，他发现兽人很容易就能碾压一个人类战士，连同他们穿着的奇怪的金属衬衫一起将他们切开。在这个甜蜜的时刻，他让杀戮的欲望控制了自己，疯狂在周围砍削，除了飞溅的鲜血、死亡的气味、濒死者和伤者的哭泣之外，什么都不关心。能够再次毫无顾虑和罪恶感地杀戮真是太好了！倒在血吼下的不是兽人同胞，而是这些肉粉色皮肤的人类，一个接一个，他们的恐惧和尖叫声真是令人陶醉。

他的血液在血管中沸腾，他的视野边缘有一些奇怪的彩色斑点，格罗玛什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但他觉得这是他生命中最有活力的一刻。不错。太棒了。他在战斗的间隙中瞥了一眼周围，到处都能看到人类的尸体。他们中的很多人依旧圆睁双目，恐惧扭曲了他们的脸，血水还在不断涌出……

格罗玛什皱起眉头，杀戮的激情开始消退。是的，有数十具尸体，但他刚才注意到的那个人，那个穿着金色胸甲的人——他在哪儿呢？

他大声咆哮着，摇晃着黑色的头颅，将杀戮的欲望强压了下去，以便能遵从他那战士的直觉。格罗玛什对战士们的叫喊声和欢呼声听而不闻，他朝山谷的边缘跑去，然后停下来侧耳倾听，是的，他很清楚地听到了马蹄声，他们正在快速撤退。有人幸存了下来，很理智地骑着马撤退了。

撤回了堡垒。

回到战场后，格罗玛什找到了血魔，抓住他的胳膊，喊道：“有人逃跑了！我想应该是他们的首领。他朝着堡垒的方向去了！”

血魔点了点头。“跟着他，”他大声喊道，以确保格罗玛什能够在喧闹声中听得到，“别让联盟的军队在那个堡垒里闲着。我们需要去找一些神器，应该过几天就会回来。”

格罗玛什点点头。“你不用担心，”他承诺，“我会尽我的职责。你专心忙你的。”

死亡骑士笑了笑，没有再回答他，转过身去，让战歌氏族的首领退开。他伸出穿戴锁甲的双手，发出一道黑暗之光，炸碎了前面的两匹马和他们的骑手。格罗玛什咬紧了牙，实际上，他不喜欢血魔，也不喜欢所有的死亡骑士，——他们已经过完了自己的一生，却死而复生寄宿在人类的身体内。怎么能信任这种非自然的生物呢？但耐奥祖已经认可了血魔的计划，所以格罗玛什别无选择，只能同意。他只希望死亡骑士是对的，他们如此执着寻找的这些奇怪的物品真的能让耐奥祖拯救他们的人民。

与此同时，他接到了他非常乐于服从的命令。“你们几个，留在这里，”他命令着他的战士们，“剩下的人，以及其他的氏族，都跟我来。”他咧嘴笑着，高高举起血吼说道，“我们有一个堡垒要打！”

第七章

麦格尼国王的兄弟，被派往人类王国洛丹伦的大使穆拉丁·铜须正奔行在皇宫的走廊中。“这些弯弯拐拐、犄角旮旯真是烦人。”矮人自言自语道。如果他没记错的话，通往国王的私人房间和阳台的螺旋楼梯就在这附近。他依稀记得，如果穿过前方的军械库，他就——

“嗬！”

尽管穆拉丁意识到这是个孩子发出来的声音，他还是被吓了一跳。当他环顾到一个角落，看到的年轻的阿尔萨斯正站在一套放置在小基座上的盔甲前时，笑容在他那把浓密的大胡须下若隐若现。王子现在十二岁了，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有一头金色的卷发和红润的脸颊，总是面带笑容。不过，这时的阿尔萨斯王子看上去非常严肃，正用一把木剑指着那套盔甲的咽喉处。

“想从这过去吗，邪恶的兽人？”阿尔萨斯喊道，“你们可是站在联盟的土地上！这次我仁慈地放你们一马。快滚吧，永远别再回来了！”

虽然穆拉丁肚子很饿，而且已经迟到了，但他还是微笑着停下来观看。这正是他们为之奋战的目标，不是吗？他和麦格尼以及他们的兄弟布莱恩、已故的人类洛萨，还有年轻的图拉扬——为了拯救铁炉堡，他们并肩同兽人战斗，直到第二次战争结束。随后，穆拉丁和布莱恩与人类一起去了黑暗之门，带着巨大的满足感，亲眼见证了它的毁灭。保护了孩子们的安全，给他们带来了更好的未来。

阿尔萨斯的态度强硬了起来：“什么？你们不会离开？我给过你们机会了，现在，我们战斗吧！”

年轻的王子发出一声猛烈的呐喊，浑身上下充满了战意。为了不招惹他父亲的不满，他很明智地没有真正攻击那套古代盔甲，而是假设他想象中的敌人在几步之外。穆拉丁的笑容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在教导这男孩剑术？这招格挡也演练得太松散、太不受控制了！握紧，啊，错了，都错了。穆拉丁皱起了眉头。又一次挥击后，阿尔萨斯没抓稳木剑，它脱手而出，飞到了房间的另一头，“哐当”一声掉在了地板上。

阿尔萨斯气喘吁吁地四处张望，想看看这声音有没有被人注意到。当他和穆拉丁目光相对时，一下子红了脸。

“哦……大使……我只是在……”

穆拉丁咳嗽了一声，和阿尔萨斯本人一样尴尬。“我在找你的父亲，孩子。你可以给我指指路吗？这个鬼地方的弯弯拐拐太多了。”

阿尔萨斯指了指他左边的楼梯。穆拉丁点点头，快步走上螺旋状的楼梯，慌慌张张地离开了现场。

他才到达就听到了索拉斯·托尔贝恩的吼叫声——他想，这算不上什么新鲜事。

“交易？和你们吗？你们活该受到诅咒，可恶的两面派，部落的狗腿子！”

发生了什么事？穆拉丁冲到了阳台上，期望看到……好吧，他并不确定自己想看到什么，但肯定不是眼前这个绿色的小生物，他长着蝙蝠一样的大耳朵，双目因为恐惧而大睁。他身上没有一点儿毛发，穿着长裤、一件干净的衬衫和马甲，系在链子上的单片眼镜掉了出来，剧烈地来回摇荡着。

“不，不，不，不！”那个绿色的家伙紧张地喘着粗气，声音尖锐，疯狂地挥舞着双手。他站在那儿，几乎和托尔贝恩与泰瑞纳斯国王座畔的早餐桌一样高，笨手笨脚地摸索着单片眼镜。“你们都误会我了！根本就不是这样！”

“不是吗，克里克斯？”泰瑞纳斯语气温和，这让穆拉丁明白，这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威胁。国王伸手拿了一片面包，开始抹黄油。

“不！”克里克斯大喊道，看起来很生气。“好吧。是有一个做过交易的亲王，是的。有过。他，”他轻轻咳嗽着，“与部落结盟。但是！这样愚蠢的亲王只有一个，而且在第二次战争之后他就明白过来了。其他的地精们已经意识到保持中立要好得多。对你们，对我们，对每个人都更好！自由贸易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都能够从中受益！”

穆拉丁皱起了眉头。他知道现在他眼前的这个地精是怎么想的了。“这个绿色的贪财鬼到我们的早餐桌旁来干什么，泰瑞纳斯？”穆拉丁问道，从这家伙身边挤了过去。

国王还没来得及回答，地精就脱口大喊道：“我是克里克斯·威利斯，很高兴见到你。我想你应该是个矮人！”

“很棒的洞察力。”托尔贝恩讽刺道。

“也许你的人民想要加盟一项贸易协定！这两个人类看起来好像不那么乐意。我的意思是——考虑一下！”克里克斯谄媚地笑着，但他那口尖牙却让他的笑容看起来很是奇怪。“你会喜欢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喜欢砍伐树木！这是一种完美的商业关系！我们的粉碎机可以把土地上的草木清理得干干净净——”

“谢谢你，克里克斯，不用多说了，”泰瑞纳斯打断了他的话，“既然穆拉丁大使已经到了，我们还有事情要处理。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再和你谈谈，看看你答应给我的那些文件。”

“什么？”穆拉丁恼火地看着泰瑞纳斯，“这个小个子浑蛋和双方都有来往？泰瑞纳斯，我宁愿相信——嘿！”

克里克斯愣住了，他正举着一块杏子烤饼往嘴里送，当他看到穆拉丁瞪着他的眼神时，手僵在了半空，心虚地笑了笑。这位矮人在来到这里后的一个月内，与每一位宫廷厨师都建立了很好的交情，尤其花了很多心思和糕点大厨们套近乎。眼前的这盘烤饼就是他的这些巴结奉承换得的甜美回报。可是，现在这个地精就要吃掉他的点心了！

“泰瑞纳斯国王请你离开。”他说道。克里克斯点点头，单片眼镜又掉了出来。他把烤饼塞进嘴里，鞠了个躬，匆忙逃了出去。

“这是只大寄生虫！”穆拉丁咆哮起来。

“但是很有趣，”泰纳瑞斯说，“他的想法确实有可取之处。不过，大使先生，既然你来了，我们恐怕必须得聊一聊不那么有趣的事情了，比如匹瑞诺德国王的处境。”

“国王！呸呸呸。这个词脏了我的嘴。这是一种侮辱！”托尔贝恩喊道，他的拳头狠狠地砸到了桌子上，杯子、酒壶和盘子被震得跳了起来。“他背叛了我们所有人，差点儿毁了我们，这就是他得到的所有惩罚吗？”他的长脸上满是怒火。“即使不能立刻处决他，也应该把他监禁起来！”

“不过，就我而言，是不会把叛徒关在镀金笼子里的。”穆拉丁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不担心会冒犯谁。穆拉丁知道，有些联盟统治者不喜欢这种沟通方式，但他也知道，泰瑞纳斯和他的老朋友托尔贝恩都觉得，这样能够让人保持头脑清醒。

三人坐在宫殿高处的阳台上的一张小桌子旁，俯瞰着城市之外的湖泊，远处群山环绕，视野非常辽阔，同时也为他们的讨论话题提供了背景，因为正是在奥特兰克的统治者艾登·匹瑞诺德的帮助下，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才得以率领他的部落通过远处那些山脉。战争结束后，泰瑞纳斯带领联盟部队进入奥特兰克，宣布了戒严令，拘捕了托尔贝恩一直极力提防的匹瑞诺德。但泰瑞纳斯

只是把这位前国王软禁起来，把他和他的家人关在他的宫殿里，严密监视，此后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托尔贝恩对这样的处置很不满意。作为匹瑞诺德的近邻，长期以来，他一直被迫收拾着奥特兰克国王的狡猾计划带来的恶果。若非托尔贝恩思维敏捷、行动迅速，以最快速度封锁了山口，阻拦了一部分兽人军队的话，整个部落军队都将进入平原，穿越湖泊，奔向洛丹伦王都，那么，很有可能这座城市已经沦陷了。

“我同意，他应该遭受更悲惨的命运。”泰瑞纳斯小心翼翼地说，显然是在试图平息他朋友的怒气。穆拉丁伸出手拿起一个烤饼和一个煮熟的鸡蛋。“但他是，至少曾经是一位拥有独立统治权的国王，”泰瑞纳斯继续说道，“我们不能简单地流放或者囚禁他——这会令其他国王担心，如果他们在任何问题上与我们意见相左，我们也会对他们采取同样的手段。”

“如果他们像他那样背叛联盟，我们会这样做的！”托尔贝恩争辩道，但他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他可并不愚蠢，穆拉丁知道，他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敏锐的头脑。

“是的，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穆拉丁说道，手伸向了另一块糕点。“你不能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这会让你失去其他同伴的信任，你也不能让他逃脱惩罚。”

“我们需要迫使他退位，”泰瑞纳斯再次指出——这个话题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在讨论了，“一旦他不再是国王，我们就可以审判他，然后以一个联盟贵族的身份把他处死。”他揪了揪自己的胡子。“问题是，他拒绝了。”

托尔贝恩哼了一声。“他当然会拒绝！他知道那意味着死亡！但我们必须尽快做点什么。现在的他太自由了，这肯定会造成麻烦。”

泰瑞纳斯点了点头。“这事确实耽搁太久了，”他同意道，“我们必须对奥特兰克采取措施，特别是那些新近萌生的问题。”他叹了口气。“我们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是要再打一场战争，同时还要担心新的背叛者。”

“那个小伙子呢？”穆拉丁问道，一边从他那威严的青铜胡须上弹下了一些面包屑。“他没有为王位做什么努力吗？”

“你的意思是，奥里登？”托尔贝恩哼了一声，“他和他父亲是一路货色。”

“就我而言，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奥里登，”泰瑞纳斯承认，“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太娇生惯养了——他从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也从未面对过危险。我担心他没有什么领导能力。然而，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他继承王位呢？他是艾

登的继承人，奥特兰克的王储——如果他的父亲确实退位了，王位就会落到他手里。”

“没有证据表明他知道他父亲的背叛，”托尔贝恩很不情愿地说道，“并不是说无知比被人轻视更好些，但至少无知对于他来说是有利的。”

就在这时，一名仆人出现在门口。穆拉丁皱起眉头，担心那个讨厌的地精又有什么话想同他们说。相反，仆人带来的是好消息。“达瓦尔·普瑞斯托领主求见，陛下。”他禀告泰瑞纳斯。

“啊，拉文，快让他上来，”泰瑞纳斯说道，然后转向托尔贝恩和穆拉丁，“你们两个见过普瑞斯托领主吗？”

“是的，他是一个好人，”穆拉丁回答，“值得称赞的是，他经历了所有的一切，不但活下来了，还活得和以前一样精彩。”托尔贝恩点点头，也表示同意。

普瑞斯托领主真的可以说是命运多舛，穆拉丁一边咬着鸡蛋一边想。当然，直到最近他才听说这个人，他对这个人类贵族一波三折的命运也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据他所知，普瑞斯托曾是洛丹伦山脉深处的一个小王国的统治者。他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奥特兰克的皇室，算是匹瑞诺德的远房亲戚。第二次战争期间，普瑞斯托的整个王国都遭到了恶龙的袭击，他和几个亲密的家族成员逃了出来。但凡听说过他和他的王国的人见到他的第一眼都很震惊——普瑞斯托一路踉跄挣扎着来到了首府城市，身边没有侍从，没有卫兵，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他的好名声之外，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他的血统使他有机会进入贵族的圈子，他那迷人的魅力则为他赢得了朋友，包括在座的这三位。当时，普瑞斯托提出建议，在奥特兰克施行戒严法令，不仅是泰瑞纳斯，联盟的其他成员也立即表示同意，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临时解决方案。

过了一会儿，这个男人走上了阳台，他优雅地深鞠躬，黑色的卷发在温暖的晨曦下隐约闪烁着蓝光。“陛下……”普瑞斯托低声说，他那浑厚的男中音穿透了这片狭小的空间。“还有，尊贵的大使。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

“确实值得高兴，”泰纳瑞斯愉快地招呼道，“过来坐吧，你想喝点茶吗？”

“今天的杏子烤饼味道特别好。”穆拉丁介绍道，他说话间不小心喷出些面包屑，赶紧用手捂住了嘴巴。普瑞斯托那标志性的干净整洁总是让矮人觉得自己有一点……土气。

“非常感谢，大人。”普瑞斯托迅速用餐巾擦拭了一下座椅，而后优雅地坐了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穆拉丁递给他一盘烤饼，但普瑞斯托微笑着，

举起一只修剪整齐、毫无瑕疵的手，礼貌地推却了。“我希望我没有打扰到大家。”

“完全没有，”泰瑞纳斯向他保证，“事实上，你来的刚刚好。我们正在讨论奥特兰克的事情。”

“哦，是的，当然。”普瑞斯托品啜了一口茶水，“你们一定听说过年轻的伊瑟顿吧？”看到大家脸上一片茫然，他似乎有些惊讶。“匹瑞诺德的侄子之一，还只是一个年轻人。”

“啊，是的。跑到吉尔尼斯的那位，就是他吧？”托尔贝恩问道。

“在你们宣布对整个奥特兰克地区实施戒严令之前不久，他确实去了那里。传言称他希望在那里为自己争夺王位寻求支持。”

“格雷迈恩提到过一些，”泰纳瑞斯回忆说，“但他没有见过这个男孩，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支持过他。”

普瑞斯托摇摇头。“格雷迈恩国王确实值得尊重，没有被这种可以轻易为他带来好处的事情所打动。他只需要把伊瑟顿送回去登上王位，吉尔尼斯就能从奥特兰克的财富中捞上一大把——而且毫无疑问，还能通过这个有着众多关隘的山地王国取得非常有利的地位。”

穆拉丁挠了挠他的胡子。“是的，要拒绝这些太难了。”他同意道。

泰瑞纳斯和托尔贝恩交换了一下眼神。格雷迈恩足够精明能干，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的。但他声称他没有和那男孩谈过。他是在撒谎吗，还是他在玩什么更狡猾的游戏？

“你认为应该对奥特兰克做些什么呢？”泰瑞纳斯问普瑞斯托。

“您为什么问我，陛下？”

“局外人的观点很有用，我们重视你的意见。”

普瑞斯托稍微有点脸红。“真的吗？我很荣幸，谢谢。嗯……我认为您应该把这块领地据为己有，陛下。毕竟，您是联盟的领袖，并且在最后一场战争中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花费。您难道不应该为付出的努力获得报酬吗？”

泰瑞纳斯笑了起来。“不，谢谢，”他举起一只手，假装害怕地说道，“处理洛丹伦的事情就已经够我受的了——我可不想占据第二个王国，来给我增添双倍的麻烦！”穆拉丁知道他肯定已经考虑过了这个方案，当然，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想法很有价值。但是，这样做所带来的麻烦，尤其是在追随他

的统治者之间造成的麻烦，远远超过了它能带来的好处，至少在泰瑞纳斯看来是这样。

“那么您呢，陛下？”普瑞斯托建议道，转向了激流堡国王。“您迅速的行动制止了匹瑞诺德的背叛。我很清楚您为了守卫这些山口不让兽人通过，损失了很多人民。”这位年轻贵族的脸上掠过一道痛苦的阴影，其他三人的面部肌肉也微微搐动，他们知道他的思绪飞到了哪里。

为什么普瑞斯托会对自己的形象那么拘泥在意呢？穆拉丁沉浸在自己的胡思乱想里，如果他自己也曾被迫逃离一座被龙焰摧毁的城市，穿着肮脏的衣服走了那么久，或许他现在也会变得这么好打扮吧。

托尔贝恩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头，但还没等他开口，泰瑞纳斯就温和地插话道：“索拉斯和我都不能占有奥特兰克。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侵犯另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都是联盟的一部分，必须共同努力保护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土地。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击败了部落并赢得了战争。这意味着的所有的战利品，包括奥特兰克，都必须移交给联盟。”他摇摇头。“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试图吞并奥特兰克，其他的联盟统治者就会觉得受到轻视，这是实情。”

“是的，”穆拉丁表示同意，“它必须由所有人决定，或者根本不做决定。”他咧嘴一笑。“虽然说给其他人提供一个好方案，多少可以减少一些麻烦。”

普瑞斯托点点头，放下他的杯子，说道：“如果我说错了话，或者以任何方式冒犯了你们，我很抱歉。”他对他们微微一笑。“看来与你们相比，无论是智慧还是外交技巧，我依旧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泰纳瑞斯挥挥手，表示不用道歉。“没有冒犯，亲爱的孩子。我征求你的意见，你给出了回答。我们三人在这里开会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希望找到一种令所有相关者都能满意的方案，而且还能保持奥特兰克的安全和活力。”他笑着说，“我们的朋友穆拉丁是对的——如果我们能向联盟的其他成员提出一个好的方案，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避免争议。”

“当然。我只希望我微小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能有所帮助。”普瑞斯托站了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现在，请原谅我离开，把这些重要问题留给你们继续讨论，这些恐怕远远超出我的能力了。”他等待着，直到泰瑞纳斯点头允许后，才礼貌地向每个人微笑致意，离开了阳台。

托尔贝恩看着这位年轻的领主离开，皱了皱眉头。“普瑞斯托可能太天真了，”他说，“但他提到了一点，也许奥特兰克应该赔偿。”

“用什么赔偿？”穆拉丁嘲笑道，“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的血也差不多都流干了。此外，这听起来像血债，就跟说要复仇一样。”

“我们大部分的资金都用于重建，”泰纳瑞斯指出，“我们一控制奥特兰克，就把它的国库纳入了联盟的财政。”

“是的，兽人收容所也不便宜，”穆拉丁补充说，“所有的钱要么拿来建了这个，要么用于修葺城市，要么用以在传送门旁建造新的堡垒，哪还有什么剩下的钱支付赔偿？”

托尔贝恩叹了口气。“你是对的。我只是觉得他们应该以某种形式付出代价。奥特兰克的背叛导致了许多无谓的牺牲。”

“是匹瑞诺德的背叛，”泰瑞纳斯温和但坚定地纠正，“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很少有奥特兰克的人民知道他们的国王背信弃义——匹瑞诺德只是命令他们从那些关卡离开，并允许部落的军队通过。与其说这是奥特兰克人在帮助部落，不如说是他们的国王让兽人自由通行，并命令自己的人民不要阻拦。”

“确实如此，”托尔贝恩同意，“多年来，我也认识了不少奥特兰克人，他们大多数人都很好，不像他们那蛇蝎心肠的国王。”他摇摇头，掏出他的酒壶一饮而尽，然后用手背擦了擦胡须。“我会再仔细考虑下这个问题。”他答应道。

“我们都得仔细考虑考虑。”穆拉丁向他保证，当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时，他把最后一个烤饼抓在手里。“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我相信我们会的，”泰瑞纳斯同意，“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找到，免得更紧迫的问题来临后，我们不得不把这件事搁置下来。”他的两个同伴明白他的意思。他们几天前才接到卡德加的警告，现在正在等待图拉扬的消息。如果部落再次发起攻击，如果传送门重新开启，所有关于奥特兰克的问题就会很快变得毫无意义。只要匹瑞诺德被软禁，只要奥特兰克处于联盟的控制之下，其他细节可以以后再担心——如果他们还能活下来的话。

想到年轻的阿尔萨斯在那套盔甲边上摇摆挥舞的样子，穆拉丁感到非常忧虑，他希望王子不会很快尝到战争的滋味。

第八章

暴风城上空乌云密布，低垂的云层几乎触碰到了城市塔楼的尖顶。守卫们挤在暴风城主楼外的哨岗上，寒风撕扯着他们的斗篷。指挥官图拉扬和他的顾问们仍未休息，正在主楼的一间军械库中仔细研究着地图，这里现在是联盟指挥部。守卫们向那位陪同指挥官到来的美丽精灵点头致意，她现在正与其他战略家一起待在房间中——而谁都能看出他们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守卫们打了个寒战，但并没有注意到一股诡异的寒风吹过城市，舞动着穿过主楼的大门，然后扫过宽阔的中央门厅，转向左侧。它盘旋而上，掠过另一条走廊，穿过了一个露天庭院，上面是阴云满布的夜空。

一对卫兵守卫在皇家图书馆大门两侧。那股微风吹过时，他们忍不住颤抖起来。他们发现周围的阴影看起来越发浓重，于是眯起了眼睛四处观察。

突然间刮起的一阵强风吹散了阴影，几个身影露了出来，其中四人似乎是人类，至少身形看上去像；他们都穿着厚重的连帽披风，四肢和躯干被奇怪的物质包裹着，眼睛里闪耀着炽热的红光。最后一个身影比他们高大很多，即使在暗夜之中，也能看到他的皮肤是绿色的。

一名卫兵拔出剑来，深吸一口气想要呼喊示警，但他没能成功。兽人大步走上前，挥舞巨斧把他劈成了两块。他的同伴举起了盾牌，挡住了一个奇装异服的入侵者的攻击，同时刺出了长矛。但这无济于事，另一名入侵者抓住了矛柄，将它劈成两半，然后调转矛头，越过盾牌的上沿狠狠刺入了卫兵的脖颈。他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上，几乎身首两处。这些人跨过两具兀自抽搐的尸体，推开门，走进了皇家图书馆。

“快点儿，”血魔指挥道，“我们不能被人发现。”他手下的死亡骑士点点头，帕尔加斯·裂喉者，那个刚刚干脆利落地干掉第一个守卫的兽人，也没有异议。血魔想要一个血环氏族的战士同行，因为他们比任何其他部落的成员都更了解这个世界，而帕尔加斯的聪明和沉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五人分散开来，在图书馆中搜寻着目标。几分钟后，站在一个空玻璃盒旁边的帕尔加斯低声咒骂道：“该死，它不在这里！”

“什么？”血魔走到他身边，“你确定？”

帕尔加斯指了指盒子，以及卡在角落的一张棕褐色的小卡片。血魔保留着宿主身体的记忆和技能，审视片刻后他辨认出了上面的字迹：麦迪文之书。未经国王或联盟指挥官特别许可，不得开启。

“它曾经在这里。”血魔沉思道，观察着这个盒子的深色天鹅绒里衬，很明显，这里曾经放置过一个又大又沉的长方形物体。“但是现在它在哪儿呢？”

“来看这里。”一个死亡骑士低声叫道，血魔快步向他走去，帕尔加斯和另外两名死亡骑士跟在他身后。“看起来好像有其他人在和我们做同样的事。”死亡骑士指着一个小小的阅读室——以及里面的尸体。尸体穿着联盟卫兵的盔甲，一把匕首从头盔和胸甲之间的狭窄空间插了进去，只露出刀柄。

“奥特兰克，”帕尔加斯低声说道，盯着那个死人，“这儿有个徽记。”帕尔加斯指着匕首柄上的标记，“那是奥特兰克的徽记。”

血魔宿主的记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奥特兰克拿走了这本书。”他沉思道。尽管在之前的战争中他们背叛了联盟，投靠了部落，但匹瑞诺德仍然是奥特兰克的国王，至少现在还是。这本书对联盟同样至关重要——奥特兰克可以把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似乎说得通。

“但为什么要留下这样明显的线索呢？”他道出了心中的疑惑，“真是个粗心的刺客。”

“也许他是想传递个信息，”帕尔加斯指出，“向联盟表明，奥特兰克和它的国王还没有出局。或许，”他咧嘴一笑，獠牙露了出来，“或许他就只是一个粗心的刺客。”

“好吧，我们可不能这么粗心，”血魔说，“我们需要这本书——所以我们必须去奥特兰克。把匕首带走——我不想让联盟也知道这个线索。尸体还很新鲜，守卫们明天发现他们的时候，会认为这三个人是被同一个人杀死的。”

帕尔加斯顺从地跪下来，拔出了那把匕首。“接下来我们出发去奥特兰克？”

“是的……但不是现在。我们需要尽可能地遵守原来的计划，先去黑石山。我们需要雷德、麦姆和他们控制的红龙。”

帕尔加斯点点头，“黑石山恰巧是通往奥特兰克的必经之地。”

“没错。”血魔咧嘴一笑，“如果有红龙在手，我们往返那里就只需要几个小时，还能比原计划更早回到传送门。”他点了点头，“但首先，我们必须像来的时候那样，安静地离开这里。”他招手让大家向他靠拢。阴影聚拢过

来，图书馆的温度猛然降低。片刻后，骤起的寒风掠过冰冷的尸体和周围的血泊，穿过走廊，飘离了堡垒主楼，快速地消失在夜色里。

一天之后，血魔和他的队伍到达了黑石山。他们这个小团体又扩大了，联络了贾兹·碎魂者后，他的死亡骑士同伴派了雷神氏族的芬瑞斯·狼脉和噬骨氏族的塔加尔·断背者带着各自最好的战士加盟。兽人们按照指示在山脚下与血魔一行会合。扩编后的团队规模和血魔期望的差不多，不至于被联盟发现，但又足以引起黑手之子的注意。

为了让隐藏在附近的兽人哨兵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一行人堂而皇之地攀上山峰。血魔不希望他们被误解为前来挑衅或是打算潜入的。最终，他们到达了山顶，那里满是崩裂的岩石，岩浆沿着那天成的通道缓缓流淌，像是一条炽热的红河。一块由泛着光泽的黑色岩石雕刻而成的巨石伫立在峰巅，此地便是因这种黑色的石头而得名。血魔抿紧嘴唇，陷入了扭曲的回忆。毁灭之锤曾经在此建立大本营，部落酋长曾在此向聚集的部落氏族介绍血魔和其他死亡骑士。而在山脚下的山谷中，毁灭之锤曾与联盟的领袖洛萨决斗并赢得了胜利，但是随后，他就被洛萨的副官图拉扬击败了。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幻影都在此处萦绕。血魔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去回忆；他得考虑眼下，和下一步的行动。

他打了个手势，示意队伍在入口处停下来。果然，片刻之后，四名身强力壮、全副武装的警卫出现了，看上去跃跃欲试地想要进攻。

“我们是来见黑手之子的。告诉他们，血魔带来了好消息和一个提议。”他向前踏了一步，褪下了兜帽。警卫们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其中一个警卫对另一人耳语几句，后者听完鞠了个躬，消失在黑暗中。几分钟后他再次出现。听了他的汇报后，指挥官转向血魔和他的队伍。

“跟紧点儿。”他警告道，亲自带领着众人走进要塞。他们渐渐深入山体的中心地带，血魔跟指挥官身后，那双闪着光的红眼睛把一切尽收眼底。堡垒明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处都有很多兽人在列队巡逻。当他们经过时，所有人都停下来看着他们，显然对黑石塔中出现了一个死亡骑士很是惊讶，但他们都没敢说话。

最后，他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房间，血魔记得毁灭之锤曾把这里当作战争会议室，此处也是他的王座所在。现在，那个懒洋洋地躺坐在山岩雕刻的黑色王座上的家伙比毁灭之锤要矮小，但外表更加野蛮。他的五官粗犷，棕色的毛发显得非常蓬乱，他的头发、鼻子、耳朵和眉毛上，甚至那身华丽的盔甲和锋利的巨剑上都挂满了勋章和骨头。

“雷德。”血魔叫道，脚步停在巨剑的攻击范围之外。

“血魔。”黑石氏族的首领雷德·黑手回答道。他绽放的笑容使他本就难看的面孔显得更加丑陋了。雷德换了个姿势，一条腿翘在王座的扶手上。

“好，好，好。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死人？”

“是啊。”一个音调更高的声音附和着。血魔的目光转向了雷德的兄弟麦姆，他蹲在王座旁边，稍稍靠后，身体半藏在阴影中。“你还真有胆量，远道赶来看我们。”

“黑暗之门已经恢复了。”血魔开口说道，但是雷德哼了一声，打断了他。

“我在梦中看到它了，”黑石酋长回答，“我就知道这一定是你们这些术士干的。”一道皱纹在他那宽阔的脸上出现，“那又如何？”

血魔皱起了眉头，交谈并不像他期望的那样顺利。“耐奥祖现在领导着部落，”他说，“他派我来请你们和黑石氏族重归部落。我们还需要龙喉氏族，以及他们控制的红龙。”

雷德瞥了一眼麦姆，兄弟两个一起笑了起来。“在平安无事的两年后，你回到这里，带着一群新兵蛋子来到我的地盘，指望我会对向一个萎靡的老巫师下跪感到兴奋？顺便问一句，我是不是不仅要交出我自己的战士们，还得交出我的龙呢？”他再次大笑了起来，眼睛里却里充满了愤怒，“你快闭嘴吧！”

“你必须这样，”血魔坚持道，“我们的计划需要你们的力量，以及你们的龙！”

“我不在乎你需要什么。”雷德冷冷地回答，并站了起来。血魔意识到，尽管雷德·黑手的态度很幼稚，但他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兽人。“那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老家伙耐奥祖计划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关心。和联盟作战时我在这里，他在哪里？毁灭之锤被击败时我在这里！他在哪里？”

“我也这么认为。”麦姆附和道。

“当传送门被摧毁，我们被困在这里时，他在哪里？”雷德继续说道，“我们被追捕了两年之久，靠着那些幸存并找来的兽人慢慢重建军队，这段时间里，他又在哪里呢？我来告诉你他在哪里——他在德拉诺安全舒服地待着，对我们不管不顾！”雷德抓起他的剑，狠狠地砸在王座的扶手上，岩石碎裂四溅。麦姆跳了起来，疯狂地大笑着。

“但我在这里！我把这些兽人聚拢到一起！我重建了部落，不是在德拉诺那边，而是在这里，在艾泽拉斯，在联盟的眼皮底下！现在，我是部落的领袖，那个没用的老巫师却妄想把这一切从我手中夺走！”

血魔恨不得把这个兔崽子打成肉酱，但他忍住了。“恳请你，”他咬紧牙关说道，“恳请，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没有你的帮助，耐奥祖就会——”

“——失败。”雷德直截了当地替他把话说完，麦姆幸灾乐祸地看着，“他没有真正的战争经验，他没有战术头脑，不懂战斗，也没有真正的领导能力。联盟会碾压他那个小小的伪部落，然后——”他笑了起来，“我会来收拾残局。我们将把所有的幸存者都聚集在我们身边，麦姆和我，正如我们从上一次战争结束以来一直在做的那样。”

麦姆蹑手蹑脚地走到近处，雷德把手搭在他兄弟的头上，仿佛他是一只宠物狗。“部落，真正的部落，更大的部落，还有龙，它也在我们这边，服从我的指挥，我们将风卷残云般横扫艾泽拉斯。”雷德对着血魔咧嘴笑了起来，“到那时候，死人，你将会为我效力。”

血魔身后的塔加尔爆发了。“你这个懦夫！”他对雷德吼道，“叛徒！走狗！我要把你像杂种一样砍翻，让你从王座上滚下来！你的人将会听从我的命令，再次回到部落之中！”

“哦，是吗？”雷德懒洋洋地回答，“那你现在就上啊。”他笑着，嘴咧得更大了，血魔转过身，将手搭在塔加尔的肩膀上。

“他附近有警卫——很多，”他平静地警告噬骨氏族酋长，“如果你上前攻击他，他们就会杀了你，然后我们就少了一个首领。”他摇了摇头。“现在还不是时候。”

塔加尔嘟囔着抱怨了几句，但还是向后退了一步。雷德看起来很失望。

“最后一次——你愿意加入我们吗？”血魔平静地询问雷德。

“哦，等等，让我想想——不。”雷德满脸假笑地回绝，麦姆也咯咯地笑了起来。

“很好。”血魔鞠躬，“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雷德依旧挂着笑容。“去啊，”他说道，“我都等不及想要听到你们摧枯拉朽击败联盟的捷报了。”他和他的弟弟又大笑了起来，声音在房间中回荡，传入外面的大厅和回廊。被笑声追着，血魔带领着他那沮丧的队伍走了出去，离开了堡垒，

太阳已经落山了，黄昏渐渐退去，夜幕浸染了天空。血魔凝视着摇曳跃动的橙黄色篝火。事情并没有按计划进行，他陷入了沉思，考虑着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其他人明智地保持着沉默，只能听见火焰“噼啪”的爆裂声，以及偶尔的窃窃私语。黑暗中突然传来响动，众人立刻跳了起来，紧张的气氛如同紧绷的弓弦。

“人类！杀了他！”担任哨兵的兽人喊道。死亡骑士们保持着沉默，但兽人们都咆哮了起来，很高兴出现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借此发泄心中的挫败感的目标。那个人类大摇大摆地向他们的营地直直走来，血魔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他了。塔加尔猛扑过去，抡起大棒砸向那个人类，其力度足以将人类脆弱的头骨敲得粉碎。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们都惊呆了。血魔眼看着那人随手抓住了木棍，轻易把它从兽人的手中扭了过来。塔加尔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随后准备同其他人一起再次发起攻击。

那人类喊道：“住手！”

即使血魔也怀疑自己是否能违抗这个人，他喊出的词句简单但充满了力量。这男人到底是谁？血魔好奇地关注着这个人类走进火光的范围。这家伙在人类中应该算长得英俊的，血魔想。这人身材高大匀称，长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面容坚毅优雅。他穿着一身做工精美的衣服，佩戴着一把崭新的镶着宝石的长剑。他微微扮了个鬼脸，从袖子上掸去了什么东西。

“我知道你很想再次袭击我，但是你今天晚上已经把我的衣服弄脏了。我可不想让它再沾上你的血。”他笑着说道，露出了他那口完美的牙齿，但笑容看起来分外危险。“你看，我和我看上去的样子并不一样。”他的影子在他身后闪烁着，然后突然拔高，尺寸和形状都变得越发恐怖，庞大的翅膀的阴影笼罩了所有人。

“你是谁？”血魔问道。

“我的名字有很多。”他咧嘴一笑，“其中之一……是死亡之翼。”

死亡之翼！血魔感到一阵眩晕。尽管这说法听起来很离奇，但他却对其全盘接受，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死亡之翼零星露出的力量。血魔听说过黑龙的强大，那也许是艾泽拉斯最强大的生物。战争期间，他们曾见到过几次黑龙，之前血魔还一直奇怪为什么龙喉氏族没有捕获它们来代替那些难以驯服的红龙。他猜测，如果不是因为它们太难对付，就是因为担心这样做会激起死亡之翼的愤怒。

血魔被惊得目瞪口呆，想说话，却说不出来，他又试了一次：“你想要我们做什——什么？”

死亡之翼轻轻挥了挥他那带着戒指的手。“镇静点，”他略带轻蔑地回答，“我不是来杀你的，否则你早就变成灰烬了。”一道光芒从他的眼中闪过，暗示了他人类的外表下蕴藏着的狂热。“恰恰相反。我一直在观察你，并对观察的结果非常满意。”他在附近的岩石上铺了一块方巾，然后在火堆旁坐了下来，并示意其他人也坐下。他们犹豫着服从了。“你有很强的实力，对目

标的执着也让人印象深刻。”他对他们咧嘴一笑，“我很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能够诞育出这样勇猛而坚定的种族。”

血魔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死亡之翼是在要求访问德拉诺吗？为什么？

仿佛读出了他心中所想，死亡之翼转过身，迎着血魔的目光点了点头。他的黑眼睛半闭着，收起了方才显露出的庞大力量，这个时候，他看起来仿佛只是个充满自信的人类。“我知道你刚和那个叫雷德·黑手的家伙见过面，”死亡之翼轻声说，“白痴，他和他兄弟两个都是。他们除了掌握一些力量以外，什么都不是。我知道你很想得到红龙，那些已经被龙喉氏族……驯服的。”说到最后一个词时，他的嘴角翘了起来，似乎这个想法让他觉得好笑。“在我看来，那只是些劣质的野兽。我不知道你干吗要为它们费心。”

血魔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龙是强大的生物。”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的确，我们是。你想要盟友吗？我给你个建议吧，我那些强大的孩子们应该会很乐意助你们一臂之力。”

一位兽人踌躇着递给死亡之翼一杯啤酒，希望取悦这位不速之客。但这个大人物紧皱眉头，怒视着兽人。“把这破玩意儿拿走！”兽人吓坏了，退了下来。死亡之翼恢复了平静，一双潜藏狂热的眼睛转向血魔。“我们说到哪儿了？哦，是的。我会让我的孩子帮助你们。作为回报，我要求你们提供一条穿越黑暗之门的安全通道，再帮忙运一些货物过去。”

“你想去德拉诺吗？”塔加尔忍不住询问，“为什么？”

死亡之翼的微笑让噬骨氏族的首领惊惧地闭上了嘴。“这是我自己的计划，兽人。”化为人形的黑龙嘶声回答，极为平静，“但是不用担心。它不会妨碍你们的计划。”

血魔考虑着这个提议。他们的计划需要龙族加入，不管什么颜色的。如果接受这笔交易，他就不用再和雷德讨价还价了，尽管如果以后让他逮到机会，他会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自封的战争领袖，让后者学会谦逊。他不知道死亡之翼想要干什么，但只要不影响兽人的计划，他不认为答应黑龙的要求会有什么问题。

“很好，死亡之翼。”他最终说道。

“是死亡之翼大人。”他冷冰冰地笑了笑，言辞尖锐，“让我们遵守礼节，好吗？”

血魔低下了头。“当然，死亡之翼大人。我同意。我们将为您的手下和货物提供安全通道。但首先我得去北方完成一个任务。我需要取回一些我们需要

的东西。”

“很好。”死亡之翼表示同意，他优雅地站起身来，“我会跟我的孩子们说，告诉他们这笔交易。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会帮助你尽快完成你的任务。”他掸了掸手上的灰尘，虽然他什么都没有碰，然后没有再说一句话，大步走进了夜幕中。

“好的。”过了一会儿，确认黑龙已经离开，不会再从黑暗中跳出来后，血魔说道。“大家收拾一下。我们需要行动起来，没有太多时间了。”其他人立刻奉命执行，显然，他们都很乐意把注意力放在收营上，不愿再多想那个刚与他们结盟的奇怪家伙的事情。血魔只希望死亡之翼确实是一个盟友——毕竟如果不是的话，他们也无力阻止他。

一男一女两个身影在距离兽人营地不远的地方等待着，当死亡之翼走近时，他们转过身来。男人看上去孔武有力，留着短小整齐的黑色髭须，女人则身材娇小，皮肤白皙，一头长发顺滑地垂落背后。两人的头发全都乌黑发亮，和死亡之翼的人类外形特征非常相似。

“父亲，有什么消息？”那个女人问道，她的声音仿佛丝绸一般轻柔。

“他们同意了，我就知道他们会同意的，奥妮克希亚。”死亡之翼回答。他抚摸着女儿的脸颊，她把脸靠在他的手上，向他微笑着。“很快就有两个世界由我们摆布了，而不仅只艾泽拉斯。”他亲吻了她白皙的额头，然后转向她的哥哥。“但是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有另一项任务交给你。”

“说吧，父亲，”男人回答说，“我会完成的。”

死亡之翼微笑道：“黑石塔内还有兽人。他们断绝了与其他氏族的联系，拒绝重返部落。现在该是采摘这些果实的时候了。”他伸出手抓住儿子的肩膀，笑容越发灿烂，“当我回来的时候，奈法利安，我要这个雷德·黑手归入我的麾下。你们两个必须掌控这座山以及其中的兽人，把他们变成我们的仆人。”

奈法利安笑了，他的表情和他父亲一模一样。“这很容易。兽人们和山上的堡垒会等着您回来的。”他答应道。

“非常好。”死亡之翼注视着他的孩子们，片刻后点了点头，“现在我必须回到我们的新盟友身边，帮助他们完成一些小任务，让他们更快地交付信任以便为我所用。”

当他们的父亲转身离开后，奥妮克西亚咧开嘴，露出了凶狠的笑容。“那么，哥哥，我们应该去看看我们的新家和新仆从了吧？”

“好的，妹妹，”奈法利安笑着回答，“我想，这是个活动身体的好机会。”他向妹妹伸出手，后者用纤细白皙的手指挽着他强壮的手臂，两人一起消失在夜幕中。

片刻后，巨大的翅膀拍打声从空中传来，在夜风中回荡。

第九章

“快点儿！再快点儿，该死的畜生！”

达纳斯狠狠地用马鞭抽着马脖子。他的坐骑嘶鸣着以示抗议，口中满是泡沫，但还是服从了主人的意愿。

达纳斯没听到马蹄越来越快地踢踏坚硬的地面时发出的声响，他耳边充斥着粗陋的武器击打时的闷响、兽人们的咕噜声和号叫声，以及他的士兵倒下时的哭喊。奇怪的黑暗突然散去，等待着猎杀他们的兽人显露了身形，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被引入圈套，没有时间制定战略，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只能仓皇应战。很多人是如此惊骇，甚至在绿色的潮水将他们淹没之前，都来不及反抗。

达纳斯闭上了眼睛，但他们倒下时的情景在他脑中挥散不去。无论是战马还是战士，都倒在了这场高效而又残酷、野蛮的屠杀之下。他一直注意着法罗尔，刚想出声警告他时，一个体形庞大的兽人便猛地将那男孩撞下马来。达纳斯没有亲眼看到法罗尔死去，但他觉得自己在余生里会一直听到那男孩的尖叫声。法罗尔一直渴望战斗和荣耀，曾希望能亲手杀死一个兽人，但他甚至都没有机会发出一次攻击。

达纳斯马上就沮丧地意识到，他们输了。

他的手下也看出来了。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指挥官！快回堡垒！”范恩催促他道，他正在与一个挥舞着巨锤、比他高大得多的敌人搏斗。“去通知他们！我们会掩护你！”

其他士兵也都大声呼和，表示同意。达纳斯左右为难，不知道自己应该留在这里，与他的部下一起战斗，还是逃离战场，去搬救兵。

“快去！”范恩转过头对他的指挥官大喊，他们的目光相撞，“以洛萨之子的名——”

兽人在他注意力不集中的一刹那发起了攻击，巨锤以致命的力量砸了下来。范恩倒下之前，达纳斯已经拨转马头，疯狂地对自己的坐骑鞭挞嘶喊，疾

速驰离绞肉机般的战场，离开了法罗尔、范恩，以及其他所有被他带向死亡的人，向堡垒狂奔而去。

达纳斯狠狠地咬着嘴唇，直到嘴唇渗出鲜血。无论如何，他们是对的，必须有人去警告守望堡，他的威望和家族背景可以让他的话得到重视，而且他的经验和领导能力也不容丧失。

但是，以圣光的名义，他之前从未做过比抛弃部下更艰难的选择。他低声咒骂着，摇了摇头，想清醒一下，忍不住再次对战马大吼大叫起来。

小径蜿蜒在这片毫无生机的土地上，他的马蹄下扬起阵阵红色的尘土。达纳斯抬头看向守望堡塔楼那巨大的石墙，塔楼城墙顶端的守卫正指着他向其他人通报他的到来。

“打开大门！”他用尽全力大喊道，把盾牌高举在身前，好让守卫看到上面的联盟标志。“打开大门！”

钢铁包裹着的沉重木门缓缓敞开，他从中间疾驰而过，没有减速。达纳斯一进入守望堡就从马鞍上滑了下来，他喘着粗气，询问离他最近的士兵：“这里谁负责？”

“长官，请说出你的名字和来意。”士兵回答。

“我没有时间。”达纳斯咆哮着，抓住士兵胸甲的领口将他拉了过来，“谁负责？！”

“我负责。”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达纳斯放开了那士兵，转过身来，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男子，他身上的紫色长袍表明他是达拉然法师中的一员。这名男子须发花白，满脸皱纹，但一双眼睛年轻而又机警。

“达纳斯·托尔贝恩，是你吗？”法师问道，“我以为你和图拉扬在一起？”

达纳斯点点头，一来表示确认，二来他也认出了卡德加，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关上城门，全军戒备！部落来了！”

卡德加睁大了眼睛，但他没有表示质疑。他打了个手势，士兵们立刻开始执行他那无声的命令。大门被关上了，有人过来牵走了达纳斯那可怜的、劳累过度的坐骑，而另一个人则拿了一个皮水袋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卡德加问道。

“图拉扬让我带着暴风城的一半人马过来。”达纳斯吞下一口温水，点头向递水给他的人表示了感谢。“他一收到你的信息，我们就出发了。他之后会带着其他人赶来。”他摇了摇头，擦擦嘴道，“但我们太迟了。兽人已经修复了传送门，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我的孩子们……没有获胜的机会。”

卡德加点点头，眼中流露出一丝忧虑，“对于他们的牺牲，我很抱歉，但你的警报给了我们足够的备战时间。如果部落计划再次入侵艾泽拉斯，他们必须先从我们这里过去。守望堡就是为此而建的。他们会发现要攻占这里并不容易。”

“你们打算怎么防守呢？”达纳斯问道，他已经完全从疾驰的状态里恢复过来，环顾着四周。“看起来你并没有那么多士兵，而且我在城墙上也没有看到任何弩炮或其他守城机械。”

“是的，我们确实没有多少士兵。”卡德加表示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防守力量或者武器。你会看见的。”

“我想我能看到。”达纳斯露出了牙齿，笑了起来，“我会一直等到他们来。”

一小时后，兽人兵临城下。

他们沿途扫荡，像水流冲入狭窄的河道般汹涌激荡，他们互相推挤着，争先恐后地冲到城堡塔楼的外墙边。达纳斯和卡德加站在一处城墙的高处，观察着下面的景象。

“该死的……他们恐怕得有好几百人。”达纳斯低声咒骂道。部落的军队填满了塔楼前的平原，看起来就像是一大片席卷着武器的肉浪在向前推动。之前的战斗过于激烈，他没注意到部落兵卒数量庞大。

“确实。”卡德加说。这位年轻的法师似乎并不担心。“虽然没有第二次战争期间那么多——要么是他们在之前的那些战斗中损失不小，要么就是他们现在没有派出全部队伍。”他耸了耸肩，“这并不重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想知道塔楼的防御力吗？看。”

他指向周围，达纳斯发现，整个城墙的步道上布满了各色光点。有一群男男女女站在那里，穿着和卡德加一样的紫色长袍。大法师点了点头，所有的法师同时举起手来。达纳斯感到自己的头发直竖起来，他听到一阵微弱的“嗡嗡”声，接着一片闪电弧从天而降，第一波兽人被摧毁了，后面的兽人则惊恐地四散奔逃。

“太厉害了。”达纳斯不得不承认，随之而来的雷击声让他的耳朵嗡嗡作响。“但是这法术能释放多少次呢？”

卡德加笑了。“我想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了。”

图拉扬伏在马背上，扬鞭催促坐骑提速。尽管他知道再多等待一些像奥蕾莉亚的游侠这样的增援是明智的选择，但他心底总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太晚了——守望堡那边已经出事了。他不确定这种感觉是出自作为士兵的本能还是他自己的不安全感，但这位通常对坐骑非常温柔的圣骑士，一次又一次地踢着他的马，不停逼迫它加快速度。

在他身边，他的部下也在骑马前行，还有奥蕾莉亚和她的游侠们。奥蕾莉亚注意到他不停地用马刺踢他的坐骑，好奇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向她瞥了一眼，想要解释一下，但是说出口的却是：“出事了。”

她下意识地想张嘴嘲讽他，但当她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又闭上了嘴，反而点了点头，弯下腰来对她的马低语。他意识到她相信了自己，这一刻，涌上心头的温暖将担心和恐惧一扫而尽。

这段旅程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穿过闪金镇的草地和连绵起伏的丘陵，穿过小小的夜色镇，穿过逆风小径那片灰色的土地，从麦迪文曾经居住过的卡拉赞附近进入泥泞、恶臭的悲伤沼泽。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着变化，当图拉扬注意到这点时，强烈的挫败感击中了他。虽然沼泽里的叶子腐烂时会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但那至少还是生命的迹象。而他们脚下的土地正在变得又红又干，几乎成了沙漠。

奥蕾莉亚皱起了眉，为了不被马蹄声盖过话语，她大声说道，“这个地方……感觉像是死了。”图拉扬点点头，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们继续驰骋在荒凉的土地上，登上了一座小山丘。从那里看去，远处守望堡的塔楼像一座白色的山峰一般，耸立在血红色的土地中。他勒马停下，一边思索着到底是什么在扰乱他的心绪一边喃喃自语：“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奥蕾莉亚伸手挡住了刺目的阳光，向城堡眺望，她的视力要比他好很多。看到奥蕾莉亚倒吸了一口气，图拉扬就知道他的担心没有错。

“守望堡受到了攻击！”她喊道，“部落——图拉扬——和第二次战争时一样的军队！有好几百人！”她的声音里一半是恐惧，一半是兴奋，她的面孔再次因仇恨和愤怒而扭曲。他回忆起他们在暴风城时的谈话，看起来奥蕾莉亚又有机会消灭了更多的“害虫”了。他不愿意看到她如此渴望杀戮——担心这种渴望会使她变得鲁莽。

“我们离他们不远。”他对她和身边的指挥官说，“我们从他们的背后发起进攻，把兽人困阻在守望堡和我们之间。一旦击溃他们，我们将进入城堡助力防御，以备他们再次进攻。出发吧！”

他们奔向最后一个高地。靠近山顶之前，图拉扬再次叫大家停了下来。他们前面只剩最后一段山路，穿过这个陡坡就是一片宽敞的高原。从那里，他们可以对此地一览无遗。

数以百计的兽人正在攻击守望堡的城墙，就目前情况来看，守军们似乎没费多少劲就抗住了进攻。到处都是兽人的尸体，图拉扬看到至少有一个兽人被箭射穿了脖子，还有几具尸体被完全烧焦了，但有一些尸体从外表看不出来伤在何处。他抬头一瞥，看到了城墙上那些穿着紫罗兰长袍的身影，顿时明白了过来，尽管现场很惨烈，他还是微微一笑。

“我们必须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发起攻击。列队集合，听我的号令。”包括奥蕾莉亚在内的众人都点了点头，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安静地传达命令。战士们都抽出了武器，束紧腰带，举起盾牌，放下了头盔的护面，军队开始进发。大家轻手轻脚地向前走，马蹄声也被尘土掩盖，完成了走上高原的最后一段路程。感谢圣光，兽人们正忙着大喊大叫、咒骂咕哝，没有察觉到他们的靠近。

是时候了。潜行只能到此为止。图拉扬深深吸了一口气，把战锤高高地举过头顶。

“洛萨之子！”他大声喊道，圣光的力量将他的声音传到了每一个人耳中。

“为了联盟——为了圣光！”他的士兵在他身后咆哮，数百人齐声发出了战斗的呼号。

图拉扬抡起战锤，指向前方，冲锋开始了。

最后面的一些兽人听到他的喊声，转过身来，但随即就被奔涌而来的战马踩在脚下。其他的甚至都没看到有威胁从背后过来，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杀死了。看到图拉扬和他的军队风卷残云般席卷而来，用他们的锤子、斧头和利剑向周围的兽人发起暴风骤雨式的攻击，堡垒里的人们都欢呼起来。奥蕾莉亚和她的游侠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拉弓、上弦，射出了一箭又一箭，箭无虚发，招招致命，而他们的战马和战斗节奏配合得天衣无缝。

联盟援军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冲到了守望堡那巨大的门前。在图拉扬靠近时，大门打开了。他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战场，撞见了奥蕾莉亚的目光。图拉扬朝大门做了个手势，她微微皱起了眉头——她和他一样，都不愿意在战斗最酣的时候离开战场，但他们是部队的领导，都明白自己应该尽快与塔楼的指挥官会面沟通。

看到她点了头，图拉扬击退了一个试图追随的兽人，驱使坐骑穿过那道狭窄的通道。奥蕾莉亚跟在他身边，两人贴得很近，甚至腿都碰到了一起，大门在他们身后再次关上。

“啊，很好，奥蕾莉亚——你及时把图拉扬给我们带来了。”

图拉扬转向说话的人，看到卡德加的时候，他微笑起来，和后者来了个简单的拥抱。自从他们在第二次战争中一起合作过之后，图拉扬就越来越喜欢和敬佩这个朋友，他想念卡德加，但并不希望在这种情景下和他相聚。奥蕾莉亚对着卡德加简单地点了点头。

“我尽快赶了过来。”图拉扬说。他发现了另一个他认识的人，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达纳斯。”他向他的副手打着招呼，“看到你平安无事我很高兴。”他瞥了一眼周围，“但……你的人在哪里？”

“死了。”达纳斯简短地回答。

“以圣光的名义……所有人？”图拉扬低声说。达纳斯带走了暴风城一半的勇士。

听了这话，达纳斯咬紧了牙关。

“当我们到达山谷时，兽人设好了陷阱。我的孩子们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屠杀殆尽。”达纳斯声音嘶哑而又微弱。“我的孩子们。”他这样称呼自己的士兵，“他们牺牲了自己，掩护我来到这里，警告卡德加部落来了。”

图拉扬意识到达纳斯对部下的死亡非常自责，“他们做得很对。你也做得很对。”图拉扬对他的朋友和下属表示认可。“尽管失去部下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是向守望堡发出警报更加重要。”他皱起了眉头。“卡德加——我们需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起攻击。”

“很明显——他们需要通过这里入侵艾泽拉斯的其他地方。”卡德加回答道，但图拉扬摇了摇头。

“不对，这解释不通。想想看，以他们现在的人手，不可能攻下这座堡垒，他们自己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我敢打赌，这不是部落的全部——不可能是。那其余的人在哪里呢？为什么只用部分军队展开攻击？”

卡德加那年轻的眼睛上方的白眉紧皱：“你说得很有道理。”

“我有个办法。”达纳斯粗暴地说，“给我一个兽人，相信我，我会从他身上得到我们想知道的。”他说话的方式和表情让图拉扬感到畏惧，后者在达纳斯的脸上看到了与奥蕾莉亚如出一辙的对兽人根深蒂固的仇恨。图拉扬不禁对达纳斯·托尔贝恩将要审讯的俘虏心生怜悯，尽管他们行为残暴，尽管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太多的痛苦、破坏和伤害。他只希望那个兽人能够迅速招供——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们。

众人等待着图拉扬的批准。他勉强地点了点头，转向奥蕾莉亚。但还没等他开口，她已经匆匆上了一座塔楼，急切地想做点什么，什么都行。她大期盼着命令，等待着答复，然后咧着嘴恶狠狠地笑了起来。

“不会花太长时间的。”她说道。图拉扬以为她会爬下来，但她留在了那里，将箭搭在她那优雅的长弓上，瞄准一个兽人，居高临下地加入了战斗。

精灵是对的。不到三分钟，外面喊道：“我们抓住了一个！”

沉重的大门再次被打开，图拉扬的两个部下拖着一个失去知觉的兽人骑着马走进来，将这个大块头抛在将军的脚下。它裸露的绿脑袋上满是鲜血，眼睛紧闭着，被抛在地上时一动不动。

“一个兽人，还活着，长官！”两个人中的一个报告道，“他的头颅受到重击，但应该还活着，至少还能活一阵儿。”

图拉扬点点头，让他们退下。那两人敬了个礼，然后掉转马头冲出大门，再次投入到了战斗中。

“看看我们能问出什么。”达纳斯咕哝着，用粗绳索将兽人的手脚绑住，然后往这个怪物脸上泼了一碗水。

他被惊醒了，痛苦地皱起眉头，当发现自己被绑起来的时候，兽人开始咆哮。

“你们为什么现在进攻？”达纳斯居高临下地看着兽人，“为什么要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攻击守望堡？”

“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实力！”兽人战士咆哮着，奋力挣扎着想要摆脱绑缚，但绳索绑得非常紧。

“你可能不太明白。”达纳斯在距离兽人的脸不到几英寸的地方漫不经心地挥舞着匕首缓缓说道，“我问了你一个问题，你最好老实回答。为什么现在进攻守望堡？为什么不等到整个部落都到齐？”

血和唾沫喷溅了达纳斯一脸。达纳斯被惊得后退了一步，然后，他慢慢地擦掉口水。“我不想再陪你玩了。”他咆哮着，将匕首向前捅去。

“等等！”图拉扬命令道。他非常不赞成严刑拷问，况且，他觉得即使允许达纳斯继续下去，兽人也不会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兽人对疼痛有很强的忍耐力——很可能他在昏迷或者死掉之前都不会招供。“也许还有别的方法能够得到答案。”

达纳斯停止了动作。他感觉到奥蕾莉亚正恼火地盯着他，她很想看到这个家伙受到折磨。

但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图拉扬闭上眼睛，放慢了呼吸，思绪沉入内心深处那片宁静的池水中，在那里，无论脑中或心里如何愤怒，他都能找到平静。在那个宁静的地方，他向圣光祈求帮助，而后他感到皮肤一阵刺痛，圣光回应了他，赐予了他力量和不可名状的慈悲心。图拉扬听到了朋友们的喘息声，以及俘虏发出的惊叫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睁开眼睛，看到那道熟悉的光芒在他的手中闪耀。达纳斯和卡德加双眼大睁，吃惊地盯着他。而兽人，那个在他脚边蜷缩成一团的绿球，语无伦次地呜咽着。图拉扬被圣光笼罩着，完全没有仇恨和愤怒，当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里充满了平静和克制。

“现在，以圣光的名义，你将回答我们的问题，不要说谎。”图拉扬吟咏道，将手掌放在兽人的前额上。一道炫目的光芒突然闪现，他感到手掌和额头之间有火花在跳跃。兽人尖叫起来，当图拉扬移开手时，兽人的额头出现了一个烙印般的黑色掌印。兽人颤抖着、匍匐着、哭泣着，图拉扬希望自己没有无意中吓坏了他。

“为什么要现在进攻？”他再一次问道。

“为了——为了分散你们的注意力，”他抽泣起来，“方便去偷东西。”他之前一直固执地保持沉默，现在却唯恐说得不够快。“耐奥祖需要的东西，宝物。他命令我们进攻要塞，让联盟把精力都放在这边，注意不到其他事情。”

卡德加抚摸着他的大胡子。他比达纳斯更快地明白了过来，而后者还在呆呆地看着圣光笼罩下的年轻圣骑士。图拉扬瞥了一眼奥蕾莉亚，发现她表情愕然，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目光盯着他。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她的脸微微一红，眼睛转向了别处。

“一个简单的计划，但是简单的计划往往是最有效的。”卡德加说道，“那么是什么宝物呢？为什么他需要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而不是他们自己世界的？”

兽人摇了摇头，浑身发抖。

“他不知道。”图拉扬说，“如果知道他会告诉我们的。”有圣光的印记在，兽人不可能说谎。

大门在“吱呀”声微微敞开，刚好够两个精灵挤进来，然后再次被关了起来。两人走向图拉扬，他抬头一瞥，眯起了眼睛，发现他们看上去筋疲力尽。“有什么消息？”

“暴风城，长官。”其中一位精灵回答，“有人闯进皇家图书馆。警卫们在门外发现了两具尸体，里面也发现了一具，其中有一具看起来像是被兽人的斧头砍死的，长官。”

“兽人？在皇家图书馆里？”图拉扬转过身来盯着卡德加，然后又看了看蜷缩在一旁的兽人。“宝物……”他喃喃自语，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

“完美的干扰。”卡德加不得不承认，“该死的。不得不说这个简单的计划确实很有效。我们在这里忙着和兽人战斗，与此同时，有人偷走了——”他转向精灵，“如果有的话，他们到底偷走了什么？”

现在，精灵侦察兵看起来更沮丧了。“非常不幸，您是对的，魔法师大人——有一件东西确实丢失了。”

“是什么？”图拉扬催促道。

精灵清了清嗓子：“这个，呃……麦迪文之书。”

“以圣光的名义。”图拉扬低声道，一阵焦虑涌上他的心头。麦迪文之书？那个帮助兽人开启了最初的传送门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法师的魔法书？那本记载着所有法师都觊觎的秘密的魔法书？落到了兽人手中？

他身旁的卡德加看上去同样备受打击。“图拉扬……我需要那本书！来关闭传送门！”

“什么？”图拉扬喊了出来。

“麦迪文和古尔丹创造了这个东西。那本魔法书可以告诉我如何关闭它！不仅如此——如果兽人拥有它，他们就会有很多种方式来对付我们。这太糟了，非常非常的糟糕。”

图拉扬摇摇头，再次向内心寻求平静。“我明白了。但我们现在还不能操心这事——外面还有兽人，不管他们是不是意在干扰我们，都非常危险。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保护这个要塞，防止他们通过这里，侵犯其他地方。一旦这边搞定了，那么……好，我们会从那里出发。”

他注视着他的朋友们，他们轻轻点头。他又抬头看向奥蕾莉亚，在她再次举起弓、重新射击之前，她那碧绿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赞许。

“你说得对，将军。”卡德加侧着头说道，“我们必须先守住这个塔楼。如果活不下来，我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图拉扬带着疲惫的、忧心忡忡的笑容，爬上了他的坐骑，又一次踏入了战争的旋涡。

第十章

“我们要分成两组，”血魔向芬瑞斯、塔加尔和他的死亡骑士们指示道。他们周围充满了喧闹声，大家都在以最快的速度拆除营寨。“我需要——”

血魔的声音突然停住了，他抬眼一瞥，看到了重新加入的死亡之翼，他注视着后者，和刚才一样，死亡之翼从外表上看起来就是个完美的人类。

“怎么，你觉得我不会回来吗？”

“不，当然不是。”

巨龙显然对血魔说话的方式不大满意，他那黑色的眉毛皱了起来。血魔意识到他的措辞可能被误解为傲慢，急忙补充道：“我完全相信您的话，死亡之翼大人。”

巨龙平和了下来。血魔继续说道：“我们需要前往奥特兰克，并从那里去往达拉然。我们可以请求您的孩子们提供帮助吗？”

“可以。我现在就召唤他们。”死亡之翼头颅后仰，以真正的人类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程度张大了嘴，发出了一种奇怪的波浪式起伏的叫声。叫声冲击着众人的耳鼓，呼应着其他声音，产生了驳杂的回响，卷起一股散发着陈旧死亡恶臭的阴风。大地在脚下震颤，发出了隆隆的声音，仿佛在回应黑龙之王。一些兽人吓得瑟瑟发抖，即使血魔本人都很难再保持镇静。

终于，死亡之翼闭上了嘴，他的脸恢复了正常。“那是我们的人，”他笑了起来，兽人和死亡骑士的狼狈样明显取悦了他，“他们马上就到。”

“谢谢。”血魔向人形黑龙鞠了个躬，然后转向两个兽人首领。他并不喜欢接下来的任务，也很担心两个兽人会拒绝；但是，必须得这样做。“你们的任务很有挑战性，但却至关重要。我不得不请你们去一趟萨格拉斯之墓。”

塔加尔紧张地咆哮起来，甚至连更坚强的芬瑞斯也显得很不安。“你是要我们去送死吧！”芬瑞斯厉声说道。

“绝对不是。那儿有耐奥祖需要的一个神器。我会派拉格诺克协助你们，并向你们解释那些……”

“古尔丹……强大的古尔丹死在那里！”芬瑞斯打断了他，“我们都听过那些故事——古尔丹将它从海床上升起来，不料却被守卫在那个可怕地方的怪物袭击了。我们听说只有几个人逃脱了，大多数人都死在了那里，痛苦地尖叫……邪恶就存在于那片黑暗中，血魔！”

有那么一瞬间，死亡骑士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笑：他很清楚，这个世界上的人类认为兽人就是恐怖、邪恶的东西。

“要是我认为你们不会成功，你觉得我还会把你们和我自己的一个骑士派去送死吗？”

他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不安地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血魔以他死者的微笑安抚他们，“那好，就按我说的，你们必须取回某件神器。拉格诺克会解释一切。一旦你们找到了它，请尽快回到黑暗之门，我们将在那里与你们会合。战歌氏族不可能一直令联盟忙碌分心。”

两个首领都点了点头，看上去找回些自信了。血魔打量了他们一会儿。塔加尔是一个强大的战士，但他缺少敏锐的头脑，也差点天分；而芬瑞斯很聪明，也足够敏感，他的言行举止告诉了血魔，他能很好地控制住年轻的噬骨氏族酋长。血魔满意地转向黑龙之王。“伟大的死亡之翼——您能把他们带到萨格拉斯之墓吗？”

人形黑龙点了点头。“我们知道你说的这个岛，”他说道，“这是我的孩子们——我认为他们足以为你们这两个小队提供帮助。”

死亡之翼话音刚落，一阵刺耳的喧嚣声就响了起来，仿佛一场滂沱暴雨突然袭来，雨水猛烈地抽打着空气，砸落到周围的岩石和土地上。血魔抬头望去，清晰地看到很多条状暗影划过星空，它们肯定不是雨滴。他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再次隆隆作响。那些阴影越来越大，膨胀着变成了菱形。突然，他看到了很多亮橙色的斑点。意识到这些橙色的闪光是野兽巨大的嘴里的炽热岩浆、越来越响的噪音是庞大的翅膀拍打的声音时，他骇异地睁大了眼睛。

血魔敬畏地注视着黑龙们俯冲而下。这些强大的生物着陆时，大地都为之震颤，它们嘴里滴落的液态火焰在大地上蒸腾闪烁，缓慢地郁积。致命的黑龙看上去竟如此美丽。它们的鳞片在星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仿佛午夜的池塘呈现出来的亮黑；它们立在泥土和岩石上，利爪像是磨光的钢铁。在血魔看来，它们就像是脚下大地的延伸，但却是活生生的，充满危险。在它们全部降落后，黑龙们收拢起它们庞大而坚韧的翅膀，乌黑的瞳眸目不转睛地盯着兽人，头颅和尾巴轻轻摇晃。这些动作提醒了血魔，猫在突然发起攻击之前也是这样观察它的猎物的，想到此节，他微微地颤抖了起来。

“这是我的孩子们，”死亡之翼骄傲地宣布道，“艾泽拉斯所有生物中最出色的！”他指着附近一条体形特别庞大的龙，它的额头生着两只巨大的角。

“萨贝里安，”死亡之翼介绍道，当名字被提到时，这条龙俯下了头，“他是我的副官，帮我处理所有事情。他和几个同伴会把你的兽人带到你所说的那个岛上。至于奥特兰克，我亲自带你去。”

“我很荣幸。”血魔刚刚开口，死亡之翼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打断了他。他的眼睛像煤堆一样闪闪发光，继续说道：“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死亡骑士。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尊敬，而是为了确保成功。如果你失败了，我的计划就会落空。我建议你不要，如果你还想活着的话——好吧，至少像现在这样活着。”

死亡之翼得意地微微一笑，接着大笑出声，刚开始发出的是一个普通人类的笑声，但声音逐渐变得黑暗而可怕。他将头向后仰，举起双臂，唤起了一阵狂风，将血魔和其他人吹得站立不住，纷纷倚靠在了身后的岩石上。

他在做什么？惊慌失措的血魔开始怀疑整件事情也许只是个可怕的笑话，而现在，死亡之翼终于对这个游戏感到厌倦了。

快要熄灭的篝火在突如其来的阵风中摇曳不定，投射出奇形怪状的舞动的影子。在这个疯狂大笑的人形背后，死亡之翼的影子开始膨胀壮大，像活物一样扭动着，在它向上升起的时候，形态发生了变化，巨大的翅膀铺展开来，投影覆盖了整个山脉，笼罩了周围大面积的土地和所有的龙。那天晚上，大地第三次震颤起来，这一次，很多兽人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突然之间，大地裂开了，滚烫的蒸汽在裂隙上方弥散开来，裂隙深处，橘红色的岩浆与巨龙的嘴里垂落的液体火焰相映生辉。

就在他的影子向上升腾，细节变得更加清晰的时候，死亡之翼的人类身体发生了扭曲。它的边缘变得模糊不清，仿佛被吸进了身后的阴影。只有他的眼睛依然清亮，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倾斜，因为反射了火焰的光辉而呈现出淡红色，但很快就迸射出明亮的耀光，令那些微弱的火焰相形见绌。

阴影仍然在膨胀，它现在似乎变得实质化了，并且以某种方式和岩石发生了分离。投射出影子的、正在变化着的、变得模糊的身体也在增长。那躯体疯狂地伸展着，迅速改变着以匹配它的阴影。一条黑龙，是的，但远不止这些——它是最强大的，最有力量的，最危险的黑龙：他是黑龙之父。

血魔本以为死亡之翼的身体会是同类中最完美的，但是，随着他面前的形态变得越来越清晰，死亡骑士发现死亡之翼缺乏他的孩子们具有的那种黑暗之美。巨大的，由闪光的金属铸成的护甲沿着龙的脊柱，从长长的、狭窄的后脑一直延伸到尾巴。在护甲下面，血魔看到了红色、金色和白色的辐射状的光栅，仿佛炽热的火焰以某种方式……迸射出来。这些固定在死亡之翼脊椎上的金属片把他紧紧地束缚住了，让他看起来缺乏浑然一体的和谐。血魔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死亡之翼对他的人类形象如此吹毛求疵——他的龙身是有缺陷的。

红色的眼睛在龙的脸上闪烁着炽热的光。死亡之翼伸展翅膀，巨大的革质表面如同没有星光的夜空一样黑暗，像老妪的皮肤那样布满褶皱。巨龙的力量如波浪般搏动，像熊熊燃烧的火焰释放的热量。

“来吧，渺小的死亡骑士，如果你敢的话。”死亡之翼命令道，低沉的声音如同隆隆的滚雷。他垂下头，几乎贴到了地面。

有那么一瞬间，血魔发现自己僵在原地，但随后，他强迫自己的身体服从命令。他颤抖着从巨龙的脖子和覆盖着鳞片的肩膀的交界处爬了上去。幸运的是，那些不自然的金属护甲为他提供了方便的抓手。其他人纷纷效仿，很快，血魔小队的所有人都骑到了龙背上。

死亡之翼毫无征兆地用力一蹬，翅膀向下挥扫，单靠肌肉的力量将自己的身体推向空中，地面越来越远了，血魔紧紧地抓住黑龙。死亡之翼一次又一次地拍打着翅膀，他们冲上了高空，在气流的托举下，巨龙就像一片飘荡的树叶般轻盈。

萨贝里安率领的小队和他们分开，直直向前飞去，消失在夜色中。死亡之翼的身体向右倾斜，翅膀低得几乎刮到了地面，转向了奥特兰克的方向。

艾登·匹瑞诺德，奥特兰克的国王，被软禁在他自己宫殿内的囚犯，从睡眠中惊醒过来。他一直在做梦，还能回想起一些模糊的片段，某种又大又黑、像爬行类似的动物在他的头顶上方若隐若现，而且……笑着？他苦苦地思索着，也许，这是他命运的隐喻。

他揉了揉脸，赶走了梦魇，但再也睡不着了。匹瑞诺德咕哝着从床上爬起来。也许喝点酒会好一些，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暗红色的液体——和血一样红，他沉思着——慢慢地啜饮着，想起了那个让他落到这个田地的选择。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做出这个选择很简单，很明智，很正确。兽人们会摧毁他们前进路上的一切，所以，为了拯救他的子民，他与他们进行了谈判，想起与奥格瑞姆·毁灭之锤的那场会谈，他端详着酒杯，皱起了眉头。按理说，它应该有个好结果——但是不知何故，事情并未如愿进行。他所谓的“背叛”被发现了，兽人们并没有做到他们看起来很擅长的事情——毁灭一切。这些愚蠢的绿色大笨蛋。

突然，他的卧室门被撞开了，几个巨大的身影冲了进来，匹瑞诺德被响声吓了一跳，红酒泼洒他的睡袍上，到处都是。他刚刚想到的那些绿色大笨蛋居然闯入了他的私人房间，那一瞬间，他目瞪口呆，以为自己仍然沉浸在遐想中，兽人在他的宫殿里做什么？当兽人把他抓住，将他推到门口时，事情变得更加不可思议了。匹瑞诺德稍稍恢复了些神志，扭动挣扎着企图脱身。

其中一个兽人像扛起一麻袋谷子一样把国王扛在肩膀上，他们蹑手蹑脚地穿过宫殿，经过匹瑞诺德卫兵的尸体，走出前门，然后将匹瑞诺德放了下来。

“不！求求你们，我——”他的喊声被憋回了喉咙。他看到一个像宫殿一样庞大的巨大生物出现在他的头顶上方，大面积的黑色鳞甲、闪闪发光的金属片和革质的翅膀。与他的身体一样大的长长的脑袋转来转去，打量着他，红色的眼睛闪闪发光。

“匹瑞诺德国王。”干巴巴的声音似乎不是从巨龙那张满长牙的嘴里发出来的，匹瑞诺德吃了一惊，意识到场景里并不只有这个生物。有人跨坐在它的脖子上，靠着它的肩膀。匹瑞诺德注意到骑手那发光的眼睛、连帽斗篷和被诡异地包裹着的四肢，他纠正了自己，或者，不是人，是某种东西，第二次战争期间他不是听说过这样的生物吗？那会儿它们是部落方的代理人？

“匹瑞诺德国王，”骑手再次说，“我们是来找你的。”

“是吗？”匹瑞诺德回答道，他的声音听起来短促而尖锐，好像在吱吱叫，“找我？真的？”

“在战争期间，你与部落达成了协议。”

“是吗？”匹瑞诺德抓到了救命稻草。“是的！”他赶紧说道，“是的，是我干的，和毁灭之锤本人！我是盟友！站在你们这边的！”

“麦迪文之书在哪里？”冷漠的骑手问道，“把它给我！”

“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如此突兀，匹瑞诺德都忘记了害怕，“那本书？为什么？”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骑手厉声说道。他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做了个手势。突然间匹瑞诺德感到浑身疼痛，整个身体都开始抽搐起来。“让你尝点苦头而已。”陌生人警告他。匹瑞诺德饱受疼痛的折磨一样，那些话听起来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立刻交出魔法书！”

匹瑞诺德试图点头，但做不到，他只能趴在地上，用手和膝盖支撑着身体。随后，痛苦消失了。他颤抖着缓缓地站了起来，看着面前这两个强大的生物，巨龙灼热的目光刺入了他的灵魂深处。不知何故，这种凝视似乎不像刚才那么令人不安了。疼痛让匹瑞诺德的头脑清醒了过来，注意力集中了。如果他能够利用他的聪明才智，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有这本书，”他承认道，“更确切地说，是我把它从暴风城偷走了，我知道它在哪儿。”他心不在焉地清理着睡衣上的酒渍。“我想我可能需要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我在上次战争中帮助过你们，联盟夺走了我的王座

和我的国家。”他仔细观察着骑手——“死亡骑士”，他的脑海中突然蹦出了这个词。是的，很显然，他是一个死亡骑士，这意味着他在部落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匹瑞诺德考虑了一下，说道：“我会给你这本书……帮我个忙吧。”骑手没有说话，但他的举止表明他还在耐心地倾听。匹瑞诺德继续说道：“联盟的军队驻扎在我的王国，监视并控制着我。把他们干掉，这本书就是你的了。”

有那么一秒钟，骑手没有动，但随后他点了点头。“很好，”他回答道，“这是应该做的。之后我们会回到这里，你得告诉我们去哪里找到这本书。”死亡骑士对黑龙耳语了几句，它冲天跃起，拍打着翅膀飞向了高处。惊魂未定的匹瑞诺德周围发出一阵沙沙声，几个更加黑暗的身影跟着飞上了天空。

匹瑞诺德注视着黑龙飞出了他的视线，开始大笑起来。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拿一本破旧的魔法书——他自己用不了的魔法书——就能换来他的自由和王国的独立？他大笑不止，尖利的笑声中充满了狂躁。

“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声音传来。

匹瑞诺德吃了一惊，随即意识到这是他的长子。

“我猜的没错的话，它们……是一条龙……和一个死亡骑士！”奥里登惊骇不已，继续询问，“你对他们讲了什么？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离开的？”

匹瑞诺德一直在狂笑，根本停不下来。

“该死的，父亲！”奥里登冲了过来，狠狠一拳击中了他爸爸的下颌，把这个老男人打得四仰八叉翻倒在地。“我花了两年时间，试图洗白你给我们这个家族姓氏带来的污名。两年！”奥里登怒视着他的父亲，泪流满面，“你这个愚蠢，自私的浑蛋，你把一切都搞砸了！”

匹瑞诺德摇了摇头，站了起来，但动作做到一半，忽然僵住了，一阵新传来的声音盖过了他儿子的指责。那是什么？听起来就像——是的，就像投石车发射出的石弹飞越长空的呼啸声，以及突然释放石弹后，回弹的撞击发出的钝响。他又听到了一次，接着又是一次，他意识到这些声音来自于城市另一端的高地上空。靠近联盟军队征用的营地。他明白了这声音代表着什么，又开始大笑起来。

黑龙们已经开始了攻击。

奥里登盯着他，又转向声音的方向，然后再次转回头看着他，恍然大悟和恐惧的神情缓缓掠过他的脸庞。“你对我们做了什么，父亲？”他问道，“你做了什么？”

匹瑞诺德无法回答他。他跌坐在地上，瘫成一团，浑身颤抖着，时而大笑，时而啜泣，倾听着远处传来的死亡与毁灭的声音。

他一生之中从未听到过如此美妙的声音。

萨贝里安盘旋着，然后优雅地降落在地面上。“船，在那里。”

当他们紧紧地抓住巨龙的脖子飞过夜空时，拉格诺克解释了整个计划。“船？”塔加尔问道，“我以为龙会把我们送到那个岛上。”

死亡骑士摇了摇他那藏在斗篷帽子里的脑袋。“对他们来说，直接飞过去太远了，”他解释道，“他们会把我们带到米奈希尔港，我们在那里换乘船只，前往目的地。”

芬瑞斯皱起了眉头。“米奈希尔……那是这个世界中一个王族的名字。”他平静地说道。

“是的……那里是联盟军队的前哨。”拉格诺克承认，“但它是距离那个岛最近的港口。”

芬瑞斯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他知道反对是没用的。黑龙们已经把他们放在了靠近海港的一片丘陵地带上，这里和港口只有一水之隔。芬瑞斯从龙身上滑下来，若有所思地凝望黑暗的港湾。它看起来很安静，但到处都亮着灯光。港口很可能有卫兵在把守。他向他的战士们做了个手势，指向海港，将手指举到嘴唇上示意大家轻声。芬瑞斯尽可能悄无声息地潜入水中，开始泅水。

与此同时，已经完成任务的黑龙们飞上了天空。它们飞得非常低，甚至那些小镇中已经熟睡的人们，都有可能会被降落在他们旁边的龙惊醒。

大多数兽人没有铠甲，他们游得很快，但那些披挂着散碎的板甲、锁甲和皮甲的人则游得非常艰难。兽人们从水中冒出头来，浑身湿淋淋的，冻得够呛。芬瑞斯瞥了他们一眼，他们的绿色面孔在灯光下显得很苍白。他皱起了眉头，抓了一把泥土，涂抹在脸上。

“用泥巴涂在自己的身上，”他尽可能安静地指挥着塔加尔和其他兽人，“我们需要迅速、安静地行动，不能被人看到。”大家都照办了，看到同伴的脸变成棕褐色时，芬瑞斯的心头感到一阵刺痛，浮起一段旧日的记忆。曾几何时，他的皮肤就是这种颜色；曾几何时，所有兽人都拥有健康的土地或树皮般的棕色皮肤。事情已经变得如此糟糕了吗？他们从那时起得到的东西，是否值得用失去他们的世界做代价？有时候，他也想知道。

他摆脱了忧郁的沉思，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同伴身上，看到他们在黑暗中呈现的只是一些模糊的棕色身影时，他点了点头。“我们只需要几艘船。夺取

最靠近水边的那三艘，迅速行动，干掉任何碍事的家伙。”他瞪着塔加尔，“只杀挡道的。塔加尔，管好你的战士，不要搞出声响来——我们不想让任何人发出警报。”

“让他们去！”塔加尔夸口道，“我们会把他们的骨头铺满整个水面！”

“不！”芬瑞斯用尖锐的嘶嘶声打断了他，“记住血魔说的话！我们得手以后立刻离开，就这样！”

塔加尔嘟囔着，但是芬瑞斯一直瞪着他，直到这位噬骨氏族的酋长点了头。

“很好。”芬瑞斯抓起他的战斧，它的把手很短，刀刃窄而锋利。“我们出发吧。”

他们蹑手蹑脚地向前走，悄无声息地穿过潮湿的土地，手中握着武器。第一批兽人刚刚到达木制码头时，一个矮人走了过来，显然正在巡逻。他还没有发现他们，但很快就会看到，芬瑞斯朝前面的两名战士点了点头。其中一人向前冲去，一把抓住矮人的头，斧头划过矮人那裸露的脖颈，把他的头完全砍了下来。尸身倒在地上，发出了“砰”的一声轻响，脑袋滚开了一小段距离，脸上还是刚刚显露出来的吃惊表情。

他们朝着芬瑞斯指定的船只前进。另一名警卫走了过来，这是一个人类，一个塔加尔的战士朝他的头部重重一击，将他砸倒在地。芬瑞斯点头表示赞许。他一直不太放心噬骨氏族的兽人，但也许他们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野蛮和不守纪律。他继续往前走，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嘎吱嘎吱”声——以及一声短促的带着喘息的哀号声。芬瑞斯转过身，看到兽人仍然蹲在他的猎物的身体上方，奇怪的响动是他发出的咀嚼声——但哀号声不是。就在芬瑞斯意识到噬骨氏族的兽人正在做什么的时候，哀号声拉长了，喊出了话语。

“啊！”那个守卫痛苦地尖叫着，“我的腿！它在吃我的腿！”

叫喊声传了开去，建筑物里的灯光都亮了起来。人类和矮人们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芬瑞斯意识到不经过战斗他们是不可能逃掉的。他竭尽全力发起猛攻，希望能尽快结束。兽人们聚集在他身边，很快就清除了附近的人类。但是芬瑞斯知道，不久以后码头就会被援军占据。

“去船那里！”他高举着斧头大声喊道。他们爬上了三艘船，那个噬骨氏族的兽人把他猎物的残肢抛回了码头。兽人们砍断锚索，解开缆绳，虽然动作笨拙，但他们还是设法将三只船从码头上推开，驶入了海湾。然而，就在他们离开港口的时候，烽火被点燃了。

“这是巴拉丁湾，”拉格诺克说，“库尔提拉斯舰队在这片海域定期巡逻。他们看到烽火后，会在几分钟内赶到这里。”

“因此我们必须在他们到达之前离开。”芬瑞斯严厉地回答。他从船两侧长凳之间的长箱里拿出一对桨，抛给离他最近的战士。“快划！”他喊道，接着抓出来更多的桨，把它们都分发了出去。“全力划！”其他船只跟在他们后面，飞掠般地在水面穿行，他们有力的臂膀保证了船只疾速前行。

但是这还不够，芬瑞斯意识到了，因为他看到了几艘更大的船朝他们冲了过来。

“库尔提拉斯海军舰艇！”拉格诺克仔细观察了船只的轮廓，确认道，“普罗德摩尔海军上将讨厌兽人——他会毫不留情地摧毁我们！”

“我们有可能击败他们吗？”芬瑞斯问道，但他在死亡骑士摇头之前就知道了答案。

“他们接受过正规的舰船战斗训练，速度也比我们快。我们根本没有机会！”

芬瑞斯抬头瞥了一眼星空，点了点头。“也许我们没有机会。但是话说回来，也许我们有。继续划船！”

他们的船快速移动，但正如拉格诺克预测的那样，追兵比他们快得多。人类的船离得更近了，芬瑞斯能够看到那些身穿绿色衣服站在高高的船舷栏杆边上的冷峻的男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准备好了弓箭，其他人则手里拿着短剑、斧头和长矛。芬瑞斯很清楚，如果在陆地上，他的战士可以击败更多的人类，但是在海上他们处于严重的劣势。

幸运的是，他们并不是孤军作战。

第一艘人类的船只靠近了，近到足以让芬瑞斯辨认出船员的面孔时，一条黑影从两船之间的天空中俯冲而下，巨大的翅膀猛烈地拍打着，激起的气浪迫使舰艇倒退，船上的人站立不稳，跌倒在甲班上。紧接着，巨龙张开大嘴，火焰喷射了出去，吞没了船头。涂着柏油的木头立刻被点燃了，整条船很快燃起了熊熊大火。尖叫声和噼啪作响的爆裂声令芬瑞斯感到心醉神驰。

人类并没有逃跑。他们的船又一次靠近了，一条黑龙再次拦截了它，木质的船身以及上面的船员都被烧成焦炭。人类发起了第三次进攻，他们的武器被黑龙坚硬的表皮弹开了，第三艘船也被烧得只剩了灰烬和骨架。这之后，人类的船只向后撤退，三艘被兽人抢走的船逃出重围。兽人们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他们放弃了！”塔加尔站在他们旁边的船头上喊了起来。

“他们知道自己不是龙族的对手。”芬瑞斯纠正，“但我不认为他们会放弃。”

“其他船上有没有比较小一点的火光，可以被控制的那种？”拉格诺克问道。

芬瑞斯仔细观察了撤退中的舰船。“有的，我看到了烽火，还有烟。”他最后说道。

“他们正在警告舰队的其他船只，”拉格诺克说，“他们会等着我们的。”

塔加尔在他们旁边的船头上笑了起来。“这警告也来得太晚了，”他一边舔着斧头刃上的鲜血，一边说道，“等人类鼓起勇气再来追捕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带着战利品远走高飞了。”

芬瑞斯点了点头。这是第一次，他希望噬骨氏族的兽人是对的，而他自己错了。

第十一章

大法师安东尼达斯，肯瑞托的首领，正坐在他的书房中查看一个刚刚送达的卷轴。卷轴上的消息非常沉重：普罗德摩尔海军上将报告说，一群兽人从米奈希尔港偷走了几艘船。更糟糕的是，当他追赶他们的时候，普罗德摩尔的舰艇被龙族击退了……黑龙！

安东尼达斯的太阳穴怦怦地跳动起来，他伸手揉搓了几下。

第二次战争期间，部落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得到了红龙的帮助，现在传送门恢复了，看起来他们和黑龙也结了盟。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两个巨龙军团？联盟该如何与之相抗衡？

门口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进来，克拉苏斯。”安东尼达斯喊道，他的魔法已经告诉了他是谁在这么晚的时间来拜访。

“您留话说想见我？”法师走进书房，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

安东尼达斯猜想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激怒他，但这并不奏效。

“是的，我是在几个月前留的话！”安东尼达斯回答道，这话几乎是从他那银灰色的长胡子后面喷出来的。“你去哪儿了？”

“我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克拉苏斯闪烁其词，他站在安东尼达斯的书桌旁边，灯光照射在他的银色头发上，闪耀出红色的和黑色的光芒，让他的头发看上去像是火焰和闪亮的金属。

“其他事情？你在为肯瑞托服务，克拉苏斯，这不需要我提醒你吧。”安东尼达斯皱着眉头说道，“如果你不能腾出时间履行你的职责，也许我们最好另外找个人来接替你。”

令他惊讶的是，克拉苏斯，这个瘦削的法师垂下了头，平静地说道：“如果这真的是你想要的，我可以辞职。不过，我更希望能留下，我向你保证，达拉然和肯瑞托都是我目前最关心的。”

安东尼达斯仔细端详了他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他并不想真的失去克拉苏斯——这位神秘的法师拥有令人惊讶的力量和知识储备。尽管他偶尔会不知

所踪，但安东尼达斯确实觉得，他的这位同僚心里装着和他们一样的最高利益。“看看这个吧。”他说，把卷轴塞到克拉苏斯的手中。

克拉苏斯读着这个卷轴，脸上露出震惊和越来越恐惧的神情。

“黑龙军团！”克拉苏斯喃喃自语，仿佛这个词本身就有攻击性。他看完后，把卷轴重新卷起，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从我的研究来看，红龙不喜欢战斗或杀戮，只会在胁迫下为部落服务。但黑龙！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看上去更合逻辑，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更加危险。”

“我同意，”安东尼达斯说道，“克拉苏斯，你是我们当中在龙族研究方面的专家。你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它们，或者至少限制它们的威力吗？”

“我——”一阵尖厉的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两位法师面面相觑，他们知道那声音意味着什么——这是警报。安东尼达斯试图辨识它的含义，克拉苏斯保持着沉默。这个古老的咒语是什么呢——是那种，还是……

“神秘储藏室！”他终于说道，睁大了眼睛，“它被入侵了！”

克拉苏斯惊呆了。神秘储藏室地处紫罗兰城堡的中心区域，受到魔法师所能设计的最强大的魔法的保护，其中藏有很多神器，以及一些虽然法师自己无法使用，但也不能冒险落入他人手中的物品。

克拉苏斯站在那里，伸出手来。安东尼达斯没有说话，抓住他的手，两人一起向神秘储藏室传送。

他们周围的场景变得模糊起来，安东尼达斯舒适书房里的书墙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石室。石室简陋的地面和墙壁直接从地底凿出，有一个拱形的天花板，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除了那个单独的出口周围有少许空间，房间的其他部分都堆满了货架，箱子和书架。

在灰尘和宝物中间，站着几个男人。至少，安东尼达斯认为他们是男人。他的感官觉察到，他们每个人周围都有一圈波状的黑色光环。不等他们转过身，露出藏在罩帽的阴影中那闪闪发光的眼睛，他就已经知道了，知道了这些突破了防御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因此，他感到恐惧。

死亡骑士。

被死亡的兽人术士激活了的人类尸体，他们散发着黑暗力量的气息。这足以让安东尼达斯惊慌失态；也足以穿透施加在此地的防护屏障。所以他们来到了这个被严密保护的地方——

——为了什么呢？

这个地方存放着大量宝物——足够多的武器可以让死亡骑士彻底赢得战争。但是他们并没有去动那些无价之宝。他们围着一个人，站成一圈，那人手里拿着一件东西。安东尼达斯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东西。它极其强大，散发出的魔法气息让他觉得似曾相识。但直到死亡骑士移动位置，将手里拿着的东西微微抬起，光线从它的表面反射出来，在房间四周投射出紫罗兰色的光芒时，安东尼达斯才意识到这个宝物确实强大到了足以让死亡骑士忽略掉所有其他东西的地步。

“他拿到了达拉然之眼！”安东尼达斯喊道，抬起一只手释放了一个魔法闪电，另一只手则召唤着其他肯瑞托的魔法师。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神秘储藏室，但至少他和克拉苏斯能够在这场魔法对决中陷入不可避免的极度疲劳时获得援助。

然而，安东尼达斯明白，这并不是正式的决斗。他的魔法闪电击中了一名死亡骑士的残躯，并把它抛出，狠狠地撞在了远处的墙上，浓烟从它胸部的洞里冒了出来。另外一个死亡骑士举起了他的法杖，上面的珠宝在烛光中闪烁，安东尼达斯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用冰冷的双手抓住了他的心脏并不停地挤压揉捏。他用双手抓住胸部用力按压，试图推开刺穿他身体的痛苦。他设法念了一句咒语，紫色的光芒在他身体周围亮起，驱散了寒冷。透过他的神秘感官，他能够看到反击的符咒，它看起来像一只烟雾凝聚而成的巨手，把入侵者拍开，又倾斜着回到主人手中。死亡骑士被打翻在地。

另一名肯瑞托魔法师传送到他旁边，一位有着黑色长发的精灵女子。她将一只纤细白皙的手伸向安东尼达斯的胸部，另一只手指向那些可怕的入侵者。安东尼达斯隐约意识到其他几个人也出现在房间里。他喘着粗气，肺部扩张开，心脏再次跳动起来，令人愉悦的温暖在他体内流动。与此同时，他看到两名死亡骑士开始痛苦地扭动挣扎。火焰突然席卷了他们的四肢、躯干和头部。安东尼达斯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只见垂死骑士身上的火焰投射出的阴影在扭曲盘旋，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裹挟缠绕着吞噬了骑士的肉身，直到他们彻底消失，只留下了虚无缥缈的记忆。另外两名死亡骑士迅速地向后退，安东尼达斯意识到他们在试图逃跑。

虽然他们没可能“活”下来——如果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这些困兽般的死亡骑士在走向最后的死亡之前，还是要拉几个垫背的。刚刚摆脱攻击的安东尼达斯仍然非常虚弱，无法战斗，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无助地看着那两个身体还在燃烧的死亡骑士转过身，向适才救了安东尼达斯的那名女子发动了袭击。萨希拉白皙的脸扭曲着，头朝后倒了下去，黑发像裹尸布一样飘落在她的身体周围，空气从她的肺部挤了出来。安东尼达斯听到“咔嚓”一声，不断增强的力量压塌了她的胸腔，碾碎了她的骨头。

“萨希拉！不！”

安东尼达斯转过身去，看到了凯尔萨斯王子，他那英俊的面容因为他的朋友和同伴的死亡而变得扭曲。

精灵举起双手，再将两手分开。房间的另一头，一个死亡骑士抽搐着尖叫起来，他的身体被撕裂成了碎片。

安东尼达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恢复了感觉。

“凯尔萨斯！”他挣扎着站起来并激动地大声喊道，“凯尔萨斯！”喊到第二声时，精灵转过身来，目光炯炯地盯着安东尼达斯。

“不要让他们传送！”安东尼达斯喊道，同时快速地释放了一个防护盾，挡住了一次死亡之箭的进攻。精灵王子晃了晃脑袋令意识清醒，随后点了点头，把充满怒火的目光转向了入侵者，挥手施放法术。

领头的入侵者冲着凯尔萨斯咆哮起来。“死亡骑士们，到我这来！”他大喊道，抬眼向上方看去。剩下的几个人遵从了他的命令，站到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更紧密的圈子，背对着中心，面向外以保护他和他的战利品。就在凯尔萨斯念着咒语即将完成施法时，入侵者周围的阴影再次扭曲翻滚起来，这次，达拉然之眼散发出来的光使它呈现出略带紫色的投影，死亡骑士的身形变得模糊起来。眨眼之间他们就消失了。凯尔萨斯气得用精灵语咒骂起来。

猎物逃跑了——但他们可以被追踪到，并在下一处地方将他们抓获。安东尼达斯施放了一个传送法术，稍微做了一下调整，以便他能够再次出现在与死亡骑士相同的地方。瞬息之后，安东尼达斯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宽阔的阳台上。他认出来这里是紫罗兰城堡的一个高层楼顶，死亡骑士们聚集在一边，他们的首领站在中间，身形高大，神情倨傲，被锁甲包裹的手中抓着达拉然之眼。克拉苏斯，凯尔萨斯和其他人也跟了过来。

这一次，凯尔萨斯和安东尼达斯准备得很充分，脑海里和口中都已经酝酿好了咒语，他们施法成功了。死亡骑士的首领转过身来，恶狠狠地瞪了安东尼达斯一眼，大法师微微一笑。

“你在储藏室里比我们快，但我们在这里更快。这个阳台可以抵御你的传送术，你们无路可逃了！”安东尼达斯盯着死亡骑士的首领喊道。他们现在可以捕捉或杀死这些死亡骑士，只留一个活口以获得口供，这样他们就能更多地了解新的部落领导人以及他们的计划。

“也许是跑不掉。”领头的死亡骑士话里有话地轻轻说道，“可是，既然我们能飞，为什么要跑呢？”

他的话音未落，身后便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风从阳台上扫过，吹得安东尼达斯脚步踉跄。随之而来是一阵呼啸声，越来越响，接着，阳台边上的天空

中落下了一片暗影。暗影缓缓地分成几个长长的、弯曲的身影，盘旋在阳台的栏杆上方，它们看向这边，那闪着黑光的脸孔上的瞳孔中流露出残忍。安东尼达斯觉得自己的心跳声充耳可闻，他的衬衫很快就被汗水浸湿了。

“愚蠢的人类，你以为我们是独自前来的吗？”死亡骑士的首领笑着说。安东尼达斯平生所见过的最大的龙向阳台俯冲而来，直到它长长的带刺的下巴停靠在栏杆上。

安东尼达斯看到克拉苏斯的脸色变得苍白，后者低声道：“死亡之翼。”

听到他的名字，巨龙转过头来，凝视着克拉苏斯。法师并没有因此显得畏缩，但安东尼达斯非常震惊。

死亡之翼？在这里？

死亡骑士踏上栏杆，然后爬上了死亡之翼的后背。“我得到了我要找的东西。我们走吧！”

安东尼达斯已经恢复了，他向逃跑的家伙投掷出了一个闪电球，但是被他们的护盾弹开了。传送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移动速度太快，彼此之间又距离太近。凯尔萨斯和其他魔法师都摇了摇头，他们不是不能向死亡骑士发起攻击，只是没有足够的速度可以完全避让开黑龙。他们不愿意激怒死亡之翼，因为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整个城堡烧成灰烬。

仿佛是为了强调这种威胁，死亡之翼两侧的龙突然向他们飞近，张大了嘴巴。魔法师们刚刚来得及挂上护盾，红色和金色的岩浆就从它们宽宽的下颚喷射出来，冲向阳台，点燃了他们身后房间里的窗帘和书卷。安东尼达斯低声咒骂着，眼睁睁地看着其他的死亡骑士爬上龙背，冲向高空，消失在视野中。他知道这些强大的生物会撕裂并穿透他布下的防御设施——那根本就不是建来抵御这种庞然大物的。

安东尼达斯感到一阵绝望。他和其他肯瑞托的魔法师承担着保护城市及人民的责任，但今晚他已经失败了。他总是说每个法师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极限，今晚，安东尼达斯明白他已经到达了自己的极限。他抬头望着天空，寻找侵略者的踪迹，但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得到了达拉然之眼——这座城市最强大的宝物之一。

死亡骑士曾说，我得到了我要找的东西。

安东尼达斯知道那是什么。问题是，为什么呢？

第十二章

芬瑞斯抬起头望着那座看起来又老又旧的庞大建筑，感到非常困惑。他不确定萨格拉斯之墓应该是什么样子，但肯定不应该是这样。他最初以为那上面是雕刻的纹饰，实际上却是各种海洋生物的贝壳、骨头和刺，由于长年累月浸没在海底，附着到了建筑的外墙上。这里看起来就像深海海底，只不过浮上海面形成了陆地，被装饰成可以居住的结构。而且，这座古怪建筑的大门是完全敞开的。

“这就是存放神器的地方？”芬瑞斯皱起眉头问道。他很难将这个看起来粗糙、笨拙的地方与耐奥祖所说的，存放着惊天动地的物品的地方联系起来。

然而，死亡骑士没有这个疑惑。“是这里。”拉格诺克坚持道，“我能感觉到它，在这个建筑的深处。”

“那我们走吧！”塔加尔喊道，“站在外面干吗？我们越早进去，就能越快回来！”

芬瑞斯发现自己与噬骨氏族酋长经常意见相左，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芬瑞斯也急于完成这趟信使的差事。他命令他的兽人们跟着拉格诺克、塔加尔和噬骨氏族的战士往里走。

无论往哪里看，他眼前的迹象都表明，这个建筑物已经在水下存在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久。由于长期被水流摩擦，再加上大量的苔藓、珊瑚和贝壳附着在上面，建筑的边角都变成了圆形，地板上覆盖着霉菌和海藻。墙壁上的装饰由于长年浸泡在水中，被堆积物经年累月地覆盖，已经漫漶损毁。随处可见残留的水淤积成池，早已是一潭死水。没有光线能透进来——这座奇怪的建筑没有窗户——但这不是问题。拉格诺克举起手，一团淡黄色的光出现在他的上方。它在走廊四周投下令人不安的影子，但至少能保证他们平稳地向里面走去。

随着他们不断深入，芬瑞斯注意到这里的墙比靠近入口处的要整洁得多，不但没那么脏，磨损也没那么严重。雕刻在表面上的纹饰没有被腐蚀到刚才见到的那种程度，这里的一切都能让他感受到这座神庙在其最辉煌时期的样子。它以前肯定非常宏伟，有着他想象不到的美丽和优雅。芬瑞斯觉得粗鲁和兽性正在蹂躏着它的厅堂，他看得出他的族人也有同感。但塔加尔和他的噬骨氏族

兽人则似乎对神庙的美丽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对除了死亡和毁灭之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拉格诺克则完全专注于眼前的任务。

心无旁骛的塔加尔突然停下来，指着墙上靠近地面的一个地方。“看那里！”噬骨氏族酋长说。芬瑞斯顺着他的手势，看到雕刻的装饰上有一些暗色的脏东西，它看起来像——“血迹。”塔加确认道。他跪在污迹旁边，闻了闻，然后用舌头舔了舔。“兽人的血。”他站起身来，解释道，“有些年头了。”

“很可能是古尔丹或他的术士们的血，”拉格诺克不以为意地说，“我们快到了！”

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想法，即使这意味着他们的任务就要完成了。“保持警惕。”芬瑞斯提醒他的族人，他们面色严峻地点点头。

“你在害怕，芬瑞斯？”塔加尔嘲笑道，上前一步，将自己的脸贴近芬瑞斯的脸，“害怕我们会发现的东西？”

“我当然怕，你这个白痴！”芬瑞斯厉声说道，他的牙齿刮擦着年轻酋长的脸颊，“古尔丹虽然是叛徒，也是个傻瓜，但他仍然是部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术士！而这里的东西杀了他以及他所有的手下。你如果不害怕，肯定是疯了，或者是愚蠢至极！”

“好吧，我不怕！”塔加尔回答道，引得芬瑞斯的几个战士笑了起来。芬瑞斯只能摇了摇头，他又一次奇怪为什么自己会被派出来和这样一个白痴做任务。或许这就是原因，他告诉自己，因为必须有人足够聪明，知道该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还得有人足够愚蠢，无论如何也要去打头阵，即使是去自杀。

“很好，”芬瑞斯微笑道，“那你先走。”

塔加尔微笑着大喊了一声，他的战斗怒吼在大厅里回荡。他大步向前，毫无顾虑地领着路，其他人则跟在后面。

他们向神庙的地下走去，越走越深，可以看到墙壁和地板的保存情况也越来越好。它的辉煌令人惊叹。在走廊的一个岔路口，拉格诺克停住了，显得非常困惑。他首先转向一个方向，然后又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芬瑞斯皱起了眉头问：“怎么了？”

“没什么。我——”死神骑士再次犹豫了一下，然后自顾自地点了点头，坚定地走到了其中一个大厅。芬瑞斯摇摇头，但还是跟了上去。

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宽敞的房间。这里的墙壁空空如也——出奇的干净、平滑，光秃秃的——与之前所见的突然的反差使得房间显得质朴而庄严。在房间的尽头，一个巨大的黑色铁质拱门占据了大部分墙面。

“就是这里。”拉格诺克吸了口气，把门打开。

彻底的恐惧令他僵住了。

门后，是几乎难以穿越的黑暗，就像黑夜被凝聚起来，藏在了这个光线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黑暗中，就在门口，一个噩梦般的生物伫立在那里。

它耸立在他们上方，个头非常高，迫使得它不得不蜷缩着才能待在房间里。它的皮肤上长满了鳞片，到处是仿佛会随时爆裂的肿块，看起来体表好像水一样在流动。尖刺从它的肩膀、前臂、胸部和其他各处穿了出来。它的手臂非常长，前端是长长的巨大的爪子，脸的底部很窄，顶部又太宽了，斜斜的眼睛里闪烁着烟雾翻腾的黄光，小小的嘴巴里长满了无数锋利的牙齿。一条长长的尾巴在它身后甩来甩去。

它的手爪中握着一根长棍，仿佛一支长矛，有一个木制的柄，两端是银质的，顶端有一堆尖刺，簇拥着一块巨大的宝石。这块宝石发出了耀眼的白光，正是这种光芒驱散了室内的黑暗，照亮了一隅。宝石上不停地迸射出细小的闪电之光，消散于黑暗之中。

萨格拉斯权杖——耐奥祖派他们来取的神器。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从这个被芬瑞斯确认为恶魔的生物手里夺走它。

“你们休想通过这里！”这生物发出嘶嘶的叫声，它的声音在他们头顶上翻滚回荡，“这座坟墓已经被凡人玷污过一次！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们不想过去，”芬瑞斯回答道，强行忍住了因为恐惧和愤怒导致的胃部痉挛，“我们只想要你挥舞的那个权杖。”

恶魔笑了起来，低低的笑声像是骨骼相互摩擦发出的声音，它走上前来，长长的爪子在大理石地板上划出一道深沟。“那么你可以试试从我这里拿走它，”它建议道，“但如果你失败了，我会撕碎你的身体，吸食你的灵魂。”

“我会用牙齿咬碎你的骨头，吸干你的骨髓！”塔加尔对着恶魔大吼道——这是他所理解的那种语言。随即他高高地举起斧头，冲了过去。

芬瑞斯咒骂着塔加尔这个蠢货，但他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他也举起了自己的武器，冲进了战局，与他的酋长同伴并肩战斗。其他的，大约三十名左右的雷神和噬骨氏族的战士跟在他们身后。

尽管如此，这依旧是一场艰难的苦战。恶魔非常强大，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强大得多，而且速度也更快。它的长爪子轻而易举地就能将兽人的皮肤、骨骼和肌肉撕裂，把它们像干树叶一样扯得粉碎。它手中的权杖非常沉重，可以毫不费力地击碎兽人的头骨，甚至它的尾巴也是一种犀利的武器。当这个魔鬼用它击中了一个噬骨氏族兽人时，尾巴顶端那长长的倒钩很轻易就穿过了那个倒霉兽人的胸部，和淋漓的鲜血一起从背上冒了出来。塔加尔愤怒地尖叫了起来。

而最糟糕、最可怕的攻击是它的撕咬——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嘴能超越身体极限地张大，露出一排排的牙齿。芬瑞斯看着那恶魔咬掉了一名战士的半个脑袋，尽管他自己处于战斗之怒的状态中，但仍然感到非常恶心。

正是战斗之怒的状态拯救了他们。在正常情况下，芬瑞斯不赞成这种嗜血欲，但现在这简直就是一种恩赐。如果没有它，许多兽人——包括他自己——早就被吓破胆逃跑了。他们的头砰砰作响，视野变得模糊，血流湍急，发出嗡嗡声，他们进攻着，不断地进攻着。是的，恶魔的速度更快，但是有如此多的战士在进攻，每一次进攻总会有部分击中它。恶魔更强壮，但割断它的四肢仍然削弱了它。

最后，恶魔的尾巴、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的一部分被砍断了，另一只手臂也被撕碎了，它像蛇一样扭曲着。芬瑞斯和塔加尔同时发起了攻击，一左一右，拼尽全力，他们的斧头砍入了恶魔的粗脖子。用力之重，伤口之深，甚至让两名首领的手指都被对方的锋刃划出了细细的刀口。

恶魔倒在了地上，它的脖子被从两侧砍断了，头滚落在拉格诺克的脚下。

芬瑞斯弯腰捡起权杖。它比他预想的要轻，但他可以感受到蕴含其中的微弱力量在搏动。

“我们得到了要找的东西。”他转过身来，说道，“我们走吧。”

“什么？”令人惊讶的是，拉格诺克提出了抗议，“这是萨格拉斯之墓！而你们刚刚杀死了这儿的守护者！”

“那只是一个守卫，”芬瑞斯回答，“还会有其他的，你记住我的话。”他举起了权杖，让光照射着它。“幸运的是，我们不必继续深入深渊了。”

“你不明白。”拉格诺克继续说道，他向芬瑞斯靠近过来，“我们得到了权杖；我们也应该得到萨格拉斯之眼。你还记得我之前有过犹豫吗？那是因为

我感觉到了两件神器！我花了一点时间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现在确切地知道萨格拉斯之眼在哪里——沿着另一个走廊下去。那是古尔丹寻找的神器，而现在它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拉格诺克愤怒地眯起了他那发光的眼睛，“可怜的东西。我只用一个意念就可以摧毁你！跟我去找萨格拉斯之眼，或者——”

“或者什么？”芬瑞斯啐了一口口水，“来吧。就在这儿杀了我们，然后独自去找萨格拉斯之眼。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是死。”他很有把握，这个死亡骑士是在虚张声势，芬瑞斯坚持他的决定。拉格诺克也许会一怒之下杀死他们。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萨格拉斯之眼的守卫一定会杀死他们。

拉格诺克举起双手，一瞬间芬瑞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接着死亡骑士退缩了，他毕竟是在唬人。

“你真是个傻瓜。”拉格诺克咆哮道，但他的声音充满了挫败感。

“也许吧，”芬瑞斯表示同意，“但我们是活着的傻瓜，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他转过身，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氏族成员跟着他，塔加尔和他的兽人也一样。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拉格诺克再次加入了队伍，他略感满意。

“你们拿到了吗？”

芬瑞斯从龙背上滑了下来，双脚稳稳地落在裂开的地面上，撞见了正急匆匆赶过来的血魔的目光。当兽人们的船再次抵达陆地时，龙已经在那等待着他们，并且迅速将他们带回了诅咒之地，回到了血魔和其他人中间。

“是的，我们拿到了。”芬瑞斯确认，举起布包裹着的长长的权杖。他把它递给血魔，并为终于把它交了出去而高兴。“现在要做什么？”

“现在，我们得赶紧通过传送门回去。”血魔回答道。

当血魔的双手紧紧抱住包裹时，芬瑞斯强忍住战栗。“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艾泽拉斯对我们不再重要了，我们将把这个世界留给人类和他们的盟友。这是个不错的解脱。”

芬瑞斯刚要询问更多的细节，但是一阵隆隆的巨大响声打断了他。他向远处望去，看到几辆大车驶入山谷，每辆车都有兽人在指引。想起在黑石山时的讨论，他意识到那些肯定是死亡之翼要求他们允许通过传送门的货物。他很好奇，想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如此重要，以致黑龙想要把它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去，但他估计自己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

另一个兽人比芬瑞斯更好奇，他尝试走近其中一辆推车。芬瑞斯甚至还没来得及向他大喊示警，一道黑暗的身影就从天而降。兽人捂着脸尖叫着摔倒在地，血从他的手指之间滴落下来。

“退后！”芬瑞斯喊道，“离车子远点儿！”将兽人们驮到这儿来的那些龙现在飞上了天空，试图保护货物，他们中的一些甚至来不及等到兽人完全从他们身上下来。

“血魔！”一个声音传来，芬瑞斯听出来了，这种声音只可能来自于战歌氏族的首领。显然，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已经与在守望堡骚扰联盟军队的部队会合了，而且现在，他们刚刚一起往回走。虽然他才走到山谷的中途，但他们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声音。“是你把这些家伙带来的吗？”

“是我！”血魔回答说道。他并没有提高嗓门，但他的话传了过去。“黑龙是我们的新盟友！”

当一只黑龙的爪子充满危险地从他脑袋边上掠过时，格罗玛什闪躲了一下，他皱起了眉头。“一些盟友！”他喊道，“对你这些长翅膀的朋友们做点什么吧，在它们引起恐慌——或者把我们全都杀死之前！”

死亡骑士抬头看着这些龙，仔细观察了一会儿，然后他点点头。“死亡之翼！”他喊道，“我向你发誓，我会保护好这些车辆和上面的货物！请把你的龙召唤回山谷的边缘去！”

芬瑞斯无法在这些移动的、滑行的身影中找出黑龙的首领，但不一会儿，黑龙们就调转了方向，沿着环绕山谷的悬崖，找地方栖息下来。

“好多了。”格罗玛什哼了一声，向他们走了过来。他对芬瑞斯点了点头，作为回应，芬瑞斯也点了点头——他们两个一直都相处得很融洽。芬瑞斯认为格罗玛什是部落里最优秀的首领之一，也是一位出色的战士。

“你们有没有拿到你们要找的东西？”格罗玛什问他们俩。

“拿到了。”血魔回答道，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格罗玛什看着那些车辆，问道，“那是什么？”

“货物。”血魔很快回复道。每辆车都由坚固的木梁制成，周围的挡板很高，上面被厚厚的防水布遮盖得严严实实。芬瑞斯只能从防水布摆动的样子看出车辆装得满满的，但装的是什么却辨认不出来。

“我以为我们要拿回来的只是那些宝物。”格罗玛什说道。

“计划发生了变化，”死亡骑士回答说，“没什么可担心的。”他提高了声音，也肯定使用了一些魔法力，因为这声音突然间在山谷中回荡起来。“那些车辆受到我个人的保护，任何人想要干扰它们——或者试图窥看——我将唯其是问。”听到这些话，几个兽人非常震惊地抬眼张望，有两个已经靠近了后排车辆的兽人急忙退了回去。

芬瑞斯耸耸肩。他的任务完成了，如果血魔想要玩别的游戏，那是他和耐奥祖之间的事。“我们多久能过去？”他问道。

“我需要你们氏族派一些人留守，保护传送门，但时间不会太长。如果你愿意，你和其他人现在就可以过去。”血魔回答道，“塔加尔，你也是。我需要一些噬骨氏族的兽人。”

芬瑞斯皱起眉头，但还是点了点头。他原本希望他所有的氏族成员都能被允许回去，但他也理解血魔的理由。

“那我们呢？”格罗玛什问血魔，芬瑞斯转身离开了，他现在并不关心战歌氏族该如何安排。他通知他的副手——马尔格林·风暴之手，两人一起挑选了十二个兽人，由玛格瑞姆指挥，留下来断后。兽人们没有异议，他们属于雷神氏族，按照要求为部落效力。

“去传送门那里！”雷神氏族的其他兽人穿过山谷，走近新建成的高高耸立的黑暗之门。那些盖得严严实实的车辆就在他们前面，芬瑞斯看到几个死亡骑士离开了分布在山谷周围的军队，守在那些神秘的车辆旁边。血魔也在那里，靠近队列的前面。

芬瑞斯听见塔加尔正对着他的噬骨氏族兽人大吼大叫，试图把他们分开，这群食人魔吼叫着，他们得到了可以参战的承诺，“碾碎他们！”其中一个人兴高采烈地欢呼道。从他听到的讨论来看，整个战歌氏族都会留下来，传送门将得到充分的保护。他内心的一部分认为他也应该留下来，但另一部分却感到非常疲倦，渴望回家。也许，过段时间，他就会带着新的兽人回来，替换那些驻扎在这里的人。

芬瑞斯迫不及待地走上斜坡，面对着黑暗之门。传送门中奇怪的涟漪般的能量令他紧张，他感到困扰的是，那么小的一个东西——他可以很轻松地绕着传送门走一圈；甚至还没有构成它自己的粗石柱宽——却能够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一直怀疑传送门会莫名其妙地失效、崩溃，将任何被困在其中的人撕碎。这个想法使他加快了步伐，跑着穿了过去，他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不和谐，离开德拉诺时也有这种感觉，仿佛他的身体被移动了很长的距离。一阵寒冷的刺痛穿透了皮肤，眼前掠过一道转瞬即逝的闪光，接着他所凝视的前景又变成了德拉诺那熟悉的红色天空。芬瑞斯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继续向前走，远离传送门，最后他停了下来，等着他氏族的其他人跟上来。

在他身后，他看到其他一些氏族成员也在列队前行，血魔带着那些车辆离开了。芬瑞斯已经按照命令完成了任务，现在他只需等着，直到耐奥祖派给他新的指令。在此之前，雷神氏族的战士们将回到他们的家中。在充满欺骗和阴谋诡计的环境中待了如此之久，他已经受够了。

第十三章

卡德加正站在会议大厅里，这是守望堡少数已修建完成的建筑之一。他本来想留在城墙上，继续帮忙抵抗部落，但图拉扬劝他休息几分钟，吃点东西，“不管你是不是大法师，如果因为饥饿或者劳累晕倒了，对我们谁都没有好处”。朋友的建议很有道理，因此卡德加来到了这里，踏踏实实地吃了一碗放在他面前的炖肉。他就记得那么多，现在，他认为自己一定是睡着了，正在做梦，这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梦。因为在梦里，卡德加还很年轻。

他那因剃干净胡须而显得很是干净整洁的脸转向了夜空，沐浴着月光，夜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的头发乌黑，间有一缕白色。他举起双手，惊叹不已，它们看起来如此年轻强壮，没有皱纹，也没有斑点。他像个巨人一样穿过洛丹伦，每一步都扛着整个联盟，头顶挨蹭着空中掠过的云朵。天已经黑了，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坚定地向前走着，他的脚知道该往哪儿落。他发现自己正朝着达拉然走去，他一步就蹚过了法师之城边上的那个湖泊。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仍有灯光从紫罗兰城堡的一个房间里透出来，卡德加注意到了。他开始向上漂浮，越靠近房间，他就变得越小。当他的脚落在阳台上的时候，他恢复了正常人的体形。门开着，里面垂挂着一袭纱帘，防止蚊虫飞入，却能让夜月的清光从中透过。他掀开纱帘，走了进去。

“欢迎你，卡德加。到我这儿来。”卡德加看到安东尼达斯的时候，并不感到意外，他很快意识到这里就是这位肯瑞托领导人的私人房间。卡德加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接过大法师递过来的一杯酒。他感到很有趣，当安东尼达斯那长长的棕色胡子开始变灰的时候，他看起来确实像个长者——通常情况下，因为卡德加那雪白的胡子，不熟悉的人都会认为卡德加的资历更老，尽管事实上安东尼达斯要比他多出几十年的经验。

“谢谢。”卡德加平静地说，他们两人都呷了一口酒。他指着自己那张孩子气的脸，以及他那强壮、匀称而年轻的身体。“为了这个。”

安东尼达斯看起来有点儿不自在。“我想我会把这事处理得令人满意的。”

“我很怀念这种感觉……年轻的感觉。但我无能为力——麦迪文必须被制止——大部分时候我都不介意。但是有时……我会想念它。”

“……我知道。”

卡德加转移了话题：“我想，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吧？”

安东尼达斯摇了摇头。“很不幸，它不是。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黑龙军团与部落结盟了。”

卡德加费了好大劲儿才没被酒呛到。“黑龙军团？”他重复道，“那红龙呢？”这两种龙是死敌。

安东尼达斯耸了耸肩。“它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露过面了，也许它们终于摆脱了部落的控制。”他皱起了眉头，“但是兽人已经找到了新的盟友，而且在我们看来，这次黑龙是自愿的。”

卡德加摇摇头。“他们准备去往守望堡？”

“我们不知道。”安东尼达斯承认道，“也许，他们已经到过这里，也去过奥特兰克。”他深深地皱着眉。“他们偷走了达拉然之眼，卡德加。”

“达拉然之眼？”卡德加很明白这对达拉然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打击，“但部落要它来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但他们是专程到这儿来偷它的，”安东尼达斯证实道，“一些死亡骑士设法突破了我们的所有防御，拿走了它，然后乘坐黑龙逃走了。此后不久，黑龙屠杀了驻守在奥特兰克的联盟军队，毫无疑问，它们执行的是叛徒匹瑞诺德的命令。”

卡德加脸色变得很难看。“我想知道匹瑞诺德是怎么做到的。”

“这又是一个谜。我知道你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卡德加。但我认为你应该知道。”

“谢谢，”卡德加认真地对他说，“是的，我希望知道这些。”他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伸手去抚摸他的胡须，却不知所措地发现摸到的是光秃秃的下巴。“也许我能找出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开始是麦迪文之书，现在又是达拉然之眼。这些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呢？”他把他的酒杯放在安东尼达斯的办公桌上，无奈地站了起来。“我想我应该回去了。”

回到那具老迈的身体里。回去看奥蕾莉亚和图拉扬上演的那场充满了拒绝、伤害和孤独的悲剧，虽然任何傻瓜都能看出他们应该更坚强、更快乐。回去和兽人战斗，关闭传送门，把整个世界的重担都扛在那“被”衰老的肩上。他沉重地叹了口气。

“如你所愿。祝你好运，我的孩子。”安东尼达斯挥了挥手。卡德加醒了过来，坐在守望堡的会议室桌前。他回到了他那衰老的身体里，当他看到他那干枯的双手和长长的白胡子时，他感到一阵留恋的痛苦。

卡德加站起身来离开了会议大厅，把梦境抛在脑后。他看到图拉扬和其他几个人在正门那里，围着一个新抓来的囚犯。他们抬头看见他走近，向后退了开来。大法师看到了一个生物，长着一张腐烂的、曾经是人类的脸，和一双发着红光的眼睛，他打了一个冷战。

“卡德加！”图拉扬注意到了他的朋友，喊道，“我正准备派人去找你。”

“我猜你是需要我的帮助？圣光没起作用吗？”

图拉扬看起来很沮丧。“恰恰相反。他的反应太强烈了，我担心我会弄死他。我想也许你——”

“当然。”卡德加在囚犯旁边蹲下，盯着他那炽热的目光，“你有名字吗，死亡骑士？”

这个怪物只是咆哮着，扭动着身体想要挣脱捆绑的绳索。然而，他被绑得太紧了。

“你是想要用这种方式交谈吗？”卡德加耸了耸肩说。他召唤着自己的力量，然后将其汇聚成一道致密的光束。这个法术轻易地刺穿了部落生物的防御，就像图拉扬的圣光一样。死亡骑士变得浑身僵硬，但他并没有因为痛苦而发狂，导致无法开口。说话是没问题的。

“你的名字？”

死亡骑士怒视着他，眼睛看起来想杀人，但他的嘴张开了，自发地回答道：“贾兹·碎魂者。”

“很好。现在，告诉我部落是如何重新打开传送门的？”卡德加问道，图拉扬和其他人则紧紧地围在他身后。

“耐奥祖，”他回答道，“是耐奥祖用古尔丹之颅强行让裂缝再次打开了。”

“这可能吗？”图拉扬问道。

“完全可能，”卡德加说道，“现在开始说得通了。我们都知道古尔丹与麦迪文一起建立了黑暗之门，他的遗体很可能与它还有联系，因此可以用来更

好地控制裂隙。就像麦迪文之书一样。”

耐奥祖需要古尔丹，或者至少需要他的头骨来再次打开裂隙。没有那个头骨，卡德加同样也无法完全关闭它。现在他明白之前为什么会有裂隙残留了。不使用古尔丹的头骨，卡德加永远无法将裂缝完全封上。而没有那本书，他就无法确定自己使用的是不是正确的法术。

他感到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他抬起了头，看到图拉扬示意他借一步说话。卡德加很困惑，但他照做了。

“好消息，”图拉扬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将部落驱回黑暗之门。我们也得到了来自普罗德摩尔海军上将的消息，其他兽人军队也在逃跑，看起来像是最近的那群兽人——他们在黑龙的帮助下，如果你相信的话——从米奈希尔港偷走了几艘船。”

卡德加叹了口气，想起他与安东尼达斯的梦境谈话。“我相信，我——等等。你是说‘船’吗？”

“是。他们向西南方驶去，进入了无尽之海。”

卡德加抓住图拉扬的外衣问：“西南？该死的！”

“怎么了，卡德加？”

“他们没有逃跑。船——他们正在前往萨格拉斯之墓！古尔丹尝试过一次，不过送了命！”

“为什么兽人会那样做？麦迪文死了，萨格拉斯不见了。这个墓是空的。”他的眼睛稍稍睁大了，“……不是吗？”

现在水落石出了。“萨格拉斯消失了，”卡德加慢慢地说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坟墓是空的。兽人正在寻找神器——如果萨格拉斯留下了什么东西呢？坟墓被隔离了，艾泽拉斯的生物不能够进入——但是兽人可不是从艾泽拉斯过来的！这些防护措施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就像之前对古尔丹一样——就是这样。肯定就是这样！”

卡德加转身回到死亡骑士身边，跪在这个怪物身旁。

“为什么耐奥祖要派兽人去萨格拉斯之墓？”他问道。贾兹·碎魂者笑了起来，臭气从他那死人肺中喷到卡德加脸上。在休息了几分钟后，他已经振作了起来，不打算再说什么了。卡德加皱起了眉头。他又一次施展了魔法，这一次没有用任何技巧，法术的光芒就像一把长矛刺进了怪物的前额。碎魂者痛得蜷曲了起来，但仍然保持着沉默。

“告诉我们！”

“我们——根本不在乎你们的世界！”碎魂者咕哝着，紧握着双手。

卡德加手指微微动了一下，这次贾兹·碎魂者喊了出来：“我们需要更好的！”

“啊！”这已经死亡的东西咬着嘴唇，牙齿轻易咬穿了腐烂的肉，“我们的命运——比你想象的要伟大，人类！”

卡德加的心跳加速了。这些半真半假的事实，这些线索……究竟是什么呢？他的前额渗出了汗水，但并不是因为用力。他握紧了拳头，死亡骑士抽搐起来。

“卡德加……”图拉扬说，脸上肌肉微微有些颤动。

“我可以一整天保持这种状态，碎魂者。”卡德加说道。看到对方没有回应，卡德加的左手也加入了进来。

“一件神器！”死亡骑士尖叫起来，“从坟墓中，萨格拉斯权杖。”

“这就对了。它能怎样？”

“用——用那两个，麦迪文之书和达拉然之眼，耐奥祖能——不！”

卡德加对死亡骑士的抵抗程度很是惊讶。他和图拉扬一样厌恶酷刑，但他们是如此依赖……

“他能做什么？快说！”

“他——他可以打开从德拉诺通往其他的世界的门户。”

卡德加立刻停止了对死亡骑士的折磨，死亡骑士倒在地上，喘息着恢复，卡德加被惊得目瞪口呆，怔怔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抬头向图拉扬看去。他看到这个年轻人和他自己一样神情恐惧。

“其他……世界？”图拉扬说，他的声音由于震惊而有些微弱，“艾泽拉斯和德拉诺……不是唯一的？”他盯着死亡骑士，他的嘴努力了很久才说出话来，“世界……我们之外的世界。无数的世界、无数的无辜者将在他们面前倒下……圣光拯救我们。”

卡德加点了点头。“我知道这很难理解。我们现在对付的这个部落由于绝望和饥渴而发了疯。他们的世界正在消失，他们曾经想要夺走我们的，现在，

他们将要打开通向无数其他世界的门户。同样的情况会再次出现……一次又一次。”

图拉扬几乎没有听到他朋友的话。他们似乎消失了，被耳朵里传来的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屏蔽了。死亡骑士的可怕面貌也似乎渐渐消失了，缓缓地淹没在圣骑士头脑内的白光中。

他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联盟——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命免受饥渴的兽人的肆虐，已经贡献了自己的一切。这已经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了，但现在——无穷的世界！他们在谈论的是多少个——一个？两个？两百万个？他坐在白色的空荡荡的空间里，试图理解这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他感觉自己几乎快要发疯了，内心充满歇斯底里的情绪。那些无辜的人都是他的责任，他必须保护他们。但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那么多的人——

他的心跳声突然停止了。

在那纯净而明亮的光线中，他看到了一个身影，是光——圣光——本身。它盘旋着，闪耀着光芒，仿佛它是某种坚硬的水晶体，但同时又很软，难以名状的柔软，和眼泪一样柔软，和仁慈的心一样柔软，和奥蕾莉亚那白皙的皮肤一样柔软。金色的丝缕垂了下来，图拉扬最初不知道它们是从这个存在身上发出去的还是去往这个存在的，然后他明白了，都是。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存在，而这个存在就是一切。他心中充满了敬畏，沉迷于这个美丽、璀璨的存在，他的内心充满了希望与平静，仿佛他是一个放空的容器。

不要丧失信心。一个声音传来，那声音像钟声，像扬琴，像大海的叹息。圣光与你同在。我们与你同在。无论黑暗多么广阔，圣光都会驱散它。无论什么世界，无论什么生物，圣光无所不在，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灵魂中。明白了这一点，带着一颗快乐的心前进吧，图拉扬。

仿佛欢唱着作为回应，图拉扬的心脏再次开始跳动起来。他意识到它实际从未停止过跳动；那漫长的、凝固的、令人心移神驰的时刻实际上只是一瞬间的事。

卡德加给图拉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最后，图拉扬抬起头，他的目光炯炯有神，表情坚毅。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图拉扬坚决地表示，“我们不能让其他无辜的世界遭受这种……这种……强加给他们的苦难，让它在这里结束吧，在艾泽拉斯。没有人应该像我们一样受苦。圣光同样普照在其他世界，它需要我们的帮助。它会得到的。”

卡德加听到图拉扬手下有些人发出了不满的窃窃私语。图拉扬也听到了，因为他皱着眉头站在那里。

“如果你们有话要说，就说清楚些。”他命令道。之前犯嘀咕的士兵们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其中一个站了出来。

“长官……为什么我们不让他们走呢？如果他们要去抢新的世界，也许他们会离开，离开我们。”

“即使事情真有这么简单，我们也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难道你们不明白吗？”图拉扬说，“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我们不能以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为代价，来拯救我们的世界！”

“而且，”艾蕾莉亚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她大步走到他们身边，满身尘土和汗渍，身上还有不少血迹，血液的颜色发黑，明显不是她的血，“一旦他们抢够了东西再回到这里，我们靠什么阻止他们呢？”以她听觉的敏锐程度，她当然听到了一切。卡德加觉得她比平时更苍白一些，但却异常镇定。“你愿意和一个比我们在第二次战争期间所面对的规模大两倍的部落作战吗？而且他们还同心协力，并且能够从任何地方向艾泽拉斯开启传送门？”

卡德加从图拉扬的眼中看到了失望。圣骑士希望大家能理解他的想法，而且，尤其希望奥蕾莉亚也能。但是，似乎奥蕾莉亚仍然对兽人充满了仇恨。她根本不在乎其他世界，她想狩猎兽人，亲手杀死他们；她不想让别人分享那种特别的残酷的喜悦。她转向图拉扬，脸略微红了一下，又平静了下来。

“长官，当我们在战斗时，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我们注意到了一群……”卡德加几乎没有在听她那悦耳的声音，有些东西仍在他脑海中萦绕……有些地方不太对劲。他突然明白了过来，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

“我真是个白痴！”卡德加大喊道，打断了奥蕾莉亚，“他们不是输了！他们正在撤退！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需要的所有神器，他们正在回家，返回德拉诺！整个入侵只是一种佯攻，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现在它们成功了！”

贾兹·碎魂者抬头瞥了他一眼，发光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和恐惧。死亡骑士撕开绑住他的手脚和胸部的绳索，猛地站了起来。恐怖赋予了他魔法的力量——在内心深处，贾兹把卡德加的精神长矛拨挡开来，并启动了一个新的护盾，阻止了大法师重新控制他的企图。

“你们不能干涉！”贾兹咆哮着，跳到卡德加身上，用包裹严实的双手掐住大法师的喉咙。“你们不能阻挠我们的命运！”

死亡骑士开始用力，卡德加拼命地喘着气，挣扎着要把这个怪物推开，他的视线开始模糊了，黑暗沿着他的视野边缘蔓延，眼前闪烁着狂野的色彩。但他无法推开那双手，也想不起释放魔法。

突然，疯狂旋转的色彩中透出一道白光。尽管这光让卡德加的眼睛感到灼疼，但它却包裹着他，令他沉浸在一种令人安心的温暖和平静的感觉之中，与那双碾压他的气管、切断他的血液的双手带来的痛苦截然不同。一瞬间，他怀疑他是否已经死了，只是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这一点。

那白光膨胀开来，然后又黯淡了下去。卡德加喉咙上的死人手抽搐着绷紧了，然后压力突然间消失了。卡德加摇摇晃晃地眨着眼，白光令他目眩神迷，他咳嗽着，喘着气，他的肺奋力将空气吸回他的体内。

“你还好吗？”说话的是图拉扬，他的双手仍然柔和地发着光，他扶着卡德加站起来。卡德加向下看了看，注意到他的紫罗兰色长袍满是尘土，变成了灰色——这是贾兹・碎魂者的残留物。他看着图拉扬，又一次被年轻将军的力量震惊了。图拉扬看懂了他的眼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卡德加抓住他朋友的手臂。“谢谢。”

“这是圣光的力量，不是我的。”图拉扬以他特有的谦逊说道。

“好吧，你那该死的光让他死得太快了，我们应该先问问他关于我看到的那些车辆的事。”奥蕾莉亚愤愤不平。即便是卡德加也对她声音中的怨恨表示惊讶。

“车？”卡德加问道，“怎么回事。”

她转向他，显然对法师说话要比对图拉扬舒服得多。“我看到一些兽人正在通过传送门。黑龙陪着他们。有很多辆辎重车，其中的一些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他们正在把东西带回他们的世界。”

“他们是来拿神器的，又不是要带走土产，”卡德加嘀咕道，“他们需要车干什么？”

奥蕾莉娅耸耸肩。“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你应该知道。”

“又出现了一个谜团，就在我以为已经理清一切的时候。”卡德加厌恶地摆弄着他的长袍，然后抬头看着他们，“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需要派遣一个探险队进入德拉诺，在耐奥祖开启任何新的传送门之前找到并杀死他，取回那些神器——特别是麦迪文之书——还有古尔丹之颅，并永远地摧毁黑暗之门。”

图拉扬点点头，快速打了个手势，召唤来一名侦察兵，完全是军事指挥官的派头。“把消息传送给联盟的国王，”他快速说道，“部落是要——”

突然一道影子掠过了太阳，他的话被打断了，他挡住炫目的强光，抬起头来看，当阴影变成翅膀的形状并盘旋而下时，他笑了起来。它们不像龙的翅膀

那样，龙的翅膀是箭头形状的，而且是直的，它们更宽阔，更坚固，更柔软，覆盖着黄褐色的毛皮以及金色和白色的羽毛。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图拉扬喊道，当蛮锤矮人的领袖库德兰·蛮锤摇摇头，尴尬地从他的狮鹫上向下看时，图拉扬与卡德加一起大笑起来。

“邪风。”矮人承认说，带着斯卡雷开始降落。这只巨大的野兽发出了乌鸦般的叫声，优雅地着了陆，在骑手从背上下来前又最后拍动了一次翅膀。尽管情况很严峻，卡德加却发现自己在微笑。此时看到强壮而粗野的库德兰，真是太好了。

“你来得真是太及时了，”大法师说，他向前迈出了一步，握着矮人的手，兴奋地摇动着，“我们有一条消息需要发送，尽快。”

“是吗？只要你答应我和我的孩子们，能让我们在那些绿皮怪物身上留下一两道口子，我们会帮你传送这个消息的。”他向其他的蛮锤矮人挥手示意，他们赶紧向前来，并开始列队。

“我们需要给几位领袖发送一些信息。”图拉扬说着，笑容渐渐消失了。卡德加很好奇，当他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图拉扬是否知道他自己看起来有多么严肃。“告诉他们：兽人正在撤退回德拉诺，但他们已经找到了开启传送门到其他新的世界的方法。”

矮人们的眼睛睁大了，但他们没有插嘴。图拉扬继续说道：“他们带着一些明显很重的东西和他们一起，我们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打算通过黑暗之门追踪他们，并阻止他们开启这些传送门，不管使用任何手段。”

“你确定吗，小伙子？”库德兰平静地问道。图拉扬点了点头。每个人都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想着图拉扬所说的那些必须要做的事，但现实使大家变得沉默了。

“现在赶紧出发吧，”图拉扬说，“这样狮鹫还来得及吃顿好晚餐。”侦察员点点头，敬了个礼，骑上狮鹫，飞上了天空。

图拉扬转向他的朋友们。“现在，”他忧郁地说道，“我们要做好准备，离开我们的世界。”

第十四章

接下来的这一天里大家都乱成一团，忙着做计划。谁应该去，谁应该留下来？他们应该带什么补给，还要等多久才出发？会议刚开始还是在讨论，后来变成了争吵，甚至是大吼大叫。有一阵，奥蕾莉亚和库德兰在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狮鹫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图拉扬甚至以为他们要打起来了。

最终众人还是起草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计划。包括奥蕾莉亚在内的一些人希望马上就出发。“我的游侠们在晚上能比兽人看得更清楚。”她指出，“你们人类也可以利用月光。”

“不。”图拉扬利用他的权力否决了这一提议，“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那么好的视力，奥蕾莉亚，而且我们现在疲惫不堪。兽人在晚上绝对有优势，但你看，他们现在并没有发起进攻。”

她眯着眼睛反驳：“不，他们可能是在休息，这样早上他们就可以精力充沛地来对付我们了。”

图拉扬没有马上回答，把她晾了一会儿，当她意识到她所说的实际上支持的正是他的观点时，她皱起了眉头，但没有再说什么。

“图拉扬是对的。”卡德加说道，“我们都太累了，筋疲力尽。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尽可能多地杀死兽人，然后高喊战斗口号，而是要使尽可能多的人进入到传送门的另一边，去做比在传送门那儿砍死几个兽人重要得多的事情。”

图拉扬觉得这句话并不是针对奥蕾莉亚说的，但还是戳到了她的痛处。她的脸先是一红，随即变得像纸一样苍白，她转身大步走出房间。图拉扬不由自主地要跟出去，但卡德加抓住了他的胳膊。

“让她去吧。”他平静地说道，“现在去和她说话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即使在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她也没想清楚，更何况她现在和我们其他人一样疲惫不堪。就让她来找你吧。”

让她来找你。像往常一样，图拉扬想知道这位年轻的“老”法师到底知道多少，这句话是故意说的呢，还是随口一讲。

她和她的副官离开了会议室，走向分配给她们的兵营。“维拉纳，等一下。”奥蕾莉亚对跟着她一起出来的精灵说道，她们一起走在星空和月光下。维拉纳没有说话，停了下来。明天黎明，奥蕾莉亚将和其他人一起进入传送门，维拉纳和其他几个人则会留在这里协助洛萨之子们，以防出现什么问题。维拉纳疑惑地看向她的指挥官。

“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不属于你的军事职责范围内的。”奥蕾莉亚说道，“我有可能回不来了——这没什么好伤感的，我们都有可能回不来，我们不知道在那边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维拉纳看起来很不安，她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但她点了点头：“当然。”

“如果我回不来……回不了家……请给我的家人捎个口信，告诉他们我去了兽人的世界，去为奎尔萨拉斯报仇，保护我们的人民在将来也能免遭袭击。”她想到了图拉扬那热情洋溢、斩钉截铁的话——他们不能允许兽人给其他那些无辜的人带去恐惧，她的喉咙突然哽住了。“告诉他们，”她用沙哑的声音继续说道，“告诉他们我还将试图拯救其他的世界。希望其他人，我祈祷，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所经历过的痛苦。告诉他们我是自愿这么做的，不管我发生了什么……我的心与他们同在。”

她在一个袋子里摸索着，掏出了三条小项链。每一条上都镶嵌着一颗晶莹美丽的宝石：一颗翡翠、一颗红宝石和一颗蓝宝石。维拉纳吸了口气，抬起头来，她明显认出了这些石头。

“是的，这是用我父母送给我的项链做的。我在暴风城把那条项链一分为三，做了三个挂坠。我会留着这个。”她选了镶嵌翡翠的那一条，把它系在脖子上。“我想把剩下的两个送给温蕾萨和希尔瓦娜斯，当我——”她咬着下唇说道，“拜托了，如果你能回去的话，把这些带回家，把它们交给我的姐妹们。告诉她们，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永远在一起。”

维拉纳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泪珠从她的面颊上滑落下来。奥蕾莉亚很羡慕她还能流泪。维拉纳看到上面刻着文字，这些文字奥蕾莉亚早已铭记在心：给希尔瓦娜斯。永远爱着你的姐姐，奥蕾莉亚。致温蕾萨，与爱同在，奥蕾莉亚。

“长官，您会回来的，然后亲手把这些交给您的姐妹们。在此之前，我会先替您妥善地保管好，直到您回来，我发誓。”

维拉纳紧紧地拥抱了她，奥蕾莉亚僵住了。除了平时的礼节需要以外，她不允许任何人碰她，自从——

奥蕾莉亚张开双臂搂住她的朋友，拥抱了维拉纳一会儿，然后让她先走。维拉纳敬了个礼，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匆匆往营房走去。奥蕾莉亚留了下来，呼吸新鲜的空气能使她恢复平静。突然，她的双耳动了动，远处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她立刻潜入了黑暗中。当认出走来的人是图拉扬时，她皱起了眉头。他走到墙边，倚靠在墙上，在月光下，他那宽阔的肩膀沉重地低垂着。她敏锐的感官让她听到了他在低语她的名字，看到了他闪烁的泪光。她转过身去，默默地离开了，和来的时候一样。与维拉纳的谈话使她完全失去了勇气。现在和图拉扬说话会毁掉过去两年里她努力营造的一切。她不会去冒这个险。

联盟军队的将军孤单地站在清冷的月光下。尽管他建议大家早点儿休息，但自己却无法入睡。卡德加的话和奥蕾莉亚的神情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像过去两年间发生过无数次那样，他的思绪又飞回了那个夜晚，从那以后，他的整个世界都变了。

敲打在行军帐篷上的雨声几乎遮盖了轻轻的低语。“图拉扬？”听到奥蕾莉亚低声呼喊着他的名字的时候，他还以为这是因为他的痴心出现的幻听。

他抬起头，透过火盆发出的昏暗的橙色光芒，看到她站在帐篷里。“奥蕾莉亚！天哪，你被淋透了！”

图拉扬从他的行军床上跳起来，身上只穿了一条轻便的亚麻马裤，向她冲了过去。精灵颤抖着，无声地凝视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她那金黄色的头发贴在她的脑袋上。图拉扬心里充满了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发生了什么事？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她会在这个时候单独出现在他的帐篷里？

所有这些都没法马上得到答案。她湿透了，浑身冰凉，他伸过手去解开她的斗篷，发现它湿得如同从湖里捞出来的一般。“到这里来。”他说道，将那些湿漉漉的东西扔到一旁，“靠近火盆站着，我去给你弄些干衣服来。”

他平实的语气似乎让她精神了一些，她点点头，当他在行李箱中翻找时，她将小手伸向火盆，感受着余烬的温暖。他找到了一件衬衫，一条马裤，还有马甲和披风。尽管这些衣服大得足以把她整个人套进去，但它们是干的。他转过身来，发现奥蕾莉亚一动不动。看来事情确实非常糟糕。

“来吧。”他温柔地说道，然后把她带到箱子前，让她坐在箱子上。尽管在平时，奥蕾莉亚的自我控制能力非常强，态度近乎傲慢，但此时的她看起来像是一个绝望的孩子。图拉扬咬着嘴唇忍住发问的欲望，他跪了下来，脱下她的靴子。靴子里几乎有一寸深的水，她的脚摸起来一片冰凉。他轻柔而快速地揉搓着她的双脚——它们既娇嫩又苍白——直到它们稍微暖和起来，然后起身扶她站了起来。

“这是一些干衣服，”他说，让她背对着火盆，“换上它，我会为你准备点热饮，然后我们谈谈。”

图拉扬把衣服放到她手上，转过身，脸红了起来。他听到身后发出轻柔的沙沙声，等待着她准备好后告诉他，让他转身。

当他感觉到一双小手从后面抱住他的腰时，他迅速地吸了一口气，一个苗条的身影压在他的背上。图拉扬没有立刻移动，而是慢慢地，将那双冰冷的小手握在手里，轻轻地举起来，将它们压在自己的心口。它跳得很厉害。当他感到冰冷的双唇轻轻吻在他肩膀上时，他闭上了眼睛，浑身颤抖。

他渴望着、梦想着这样有多久了？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奥蕾莉亚，但始终没敢去想这份感情会有回报，直到最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她仿佛在寻求他的陪伴，经常故意触碰他，尽管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而现在……

“我冷——”她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太冷了。”图拉扬再也忍不住了，他转过身来，双手抚过她赤裸的背部，他惊奇地发现在他那厚厚的、粗糙的双手下，那白皙的皮肤是如此地柔滑。她长长的天鹅般的颈项上戴着一条项链，火盆昏暗的光线映照出镶嵌在项链上的三颗宝石，让她的皮肤闪耀着温暖的金色光泽。当她把脸转向他时，他的视线模糊了，一种深深震撼着他灵魂的、发自内心的情感令他视线模糊，他眨眨眼，控制住泪水。

“奥蕾莉亚。”他对着她长长的尖耳朵悄声呼唤。突然，他收拢了双臂，紧紧抱住她，将她紧紧搂在怀里。“让我温暖你吧，”他断断续续地说道，“让我赶走伤害你、令你恐惧的任何东西。我受不了你这么痛苦。”

他没有再做任何事，也没有再问什么。他很害怕，担心她随时会恢复过来，告诉他她只是在和他开玩笑，然后退开，保持距离，相敬如宾，与他讨论战术或策略。如果那是她想要的，如果她需要靠这个来恢复，让光明和生命重新回到她的眼中，来消除这可怕的寂静，图拉扬会由她去的。

她没有离开。相反，她伸手抚摸着他的脸。“图拉扬，”她低声说，然后用她的母语说道，“Vendel'oeranu”（帮我忘记这一切吧）。

作为回应，他捧起她的脸，她的脸颊非常纤细，他意识到尽管她技巧过人、精力旺盛、战力十足，却仍然非常脆弱，她以前从未让他看到过她的脆弱。雨水顺着她的脸颊流淌下来，那一瞬间，他以为她哭了。但他立刻意识到，这只是她湿漉漉的头发上的一滴雨水。他慢慢地，试探性地亲吻她。她立刻热情地回应他，双臂搂着他的脖子。图拉扬在退回来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她低声说道：“冷，太冷了……”

他把她抱了起来，惊讶地发现她是如此之轻，他把她放在行军床上，拉了几张动物皮毛盖在他俩身上。

他们都很温暖。

图拉扬揉了揉紧张、疲惫的眼睛。他努力眨着眼，抑制住泪水，他坚持认为这是因为精疲力竭才流出的眼泪。

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她就离开了。他从帐篷里走出来，听到的是让他非常震惊的消息。当然，奥蕾莉亚和她的游侠已经完成了侦察任务，返回了；他得知在那个晦暗的早晨，部落给奎尔萨拉斯留下了可怕的伤痕，他睁大了眼睛，充满了同情和痛苦。对奥蕾莉亚个人来说，她失去了不少于十八个亲疏不同的亲戚——表亲，姨母，叔伯，甥侄。

死者中还有她的亲弟弟。

他向她冲了过去，但当他的手靠近她的肩膀时，她扭转身体离开了。他试着和她说话，但她不理会任何安慰。就好像他们从未相爱过……好像他们从来都不是朋友。那一刻，图拉扬觉得身体里的某样东西破碎了，但他不得不将此放到一旁，让伤痕到此为止，因为他是将军，他是领导者，他不能放任自己沉浸在个人的痛苦中。

但是当他那天在暴风城看到她时，他又一次伤心到了极点，他想——他希望……好吧，他像个傻瓜一样地希望着。那，既然是傻瓜，就一辈子当个傻瓜吧。无论如何，图拉扬知道他会永远爱着奥蕾莉亚·风行者，并将牢牢记住那个他们共同度过的、他短暂生命中最闪亮、最美好的夜晚。

“他们来了。”

雷克萨的声音深沉而平静，格罗玛什望向他指着的地方，点了点头。

“嗯，是。”他抓紧了血吼，眼睛因期待杀戮的来临而开始发亮。当部族的其余部分离开艾泽拉斯时，可不是象征性地留了点人。联盟今天将面对非常可怕的对手。

看到在诅咒之地上洪水般席卷而来的人类的数量时，他的红眼睛眯了起来。他们确实来了不少人。他们的头领在哪儿呢？那个抛弃部下，从战场上逃走去报信的人，格罗玛什特别想杀死他。

在他的主人旁边，哈拉萨呜呜地号叫着。雷克萨对他的战狼伙伴笑了笑。

“来吧，渺小的联盟，”格罗玛什低声说，“血吼已经饥渴难耐了。”

图拉扬的队伍清理了盆地周围的山丘，他放慢了坐骑，看到了传送门。如果兽人确实是在撤退，那留下来断后的也不少。要到达传送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必须与这些绿皮肤的生物以及与他们并肩作战的那些形体高大、肤色苍白的怪物战斗，杀出一条血路。

有两名战士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图拉扬甚至不确定其中一个是不是兽人。他看起来像是，但他的皮肤是棕黄色的，不是绿色，他鹤立鸡群地站在其他人中间，体形也似乎有所不同。在他旁边站着一头和它主人同样致命、同样专注的黑狼。他是一个强大的战士，是的，但不是领导者。

那里，那一个，他比大多数兽人都要高大，黑色的鬃毛梳成一个顶髻，黑色的下巴，闪闪发光的红眼睛，戴着用奇怪的符号装饰着的厚重护腕，肆无忌惮地盯着冲过来的联盟战士，尽管对方在数量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图拉扬看到那个兽人首领举起一把巨大的斧头向他致意。

“这次我们准备好了，你们这些浑蛋！”达纳斯咒骂着。他的眼睛发着光，非常渴望战斗。现场的每个士兵都跟他一样。

“洛萨之子！进攻！”图拉扬大喊道。他的部队也发出了呐喊声，从四面八方奔涌而上。战斗开始了。

计划很简单——在冲向传送门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杀死兽人。图拉扬激烈地战斗着，左右挥舞着他的锤子，将咆哮着冲上来挡住他去路的敌人一一击退。奥蕾莉亚紧靠着他在战斗，一如既往地享受着屠杀。突然，一种不祥的直觉刺痛了图拉扬，他抬起头来，看见精灵游侠正把长剑插进一个倒霉的兽人身上，但另一个兽人出现在她身后，举起了一个粗重的大棒。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威胁——当她从绿色的尸体中拔出剑时，脸上那欢乐的神情非常刺眼。她太专注，太专心于报仇了——

“奥蕾莉亚！”图拉扬大喊道，用脚后跟踢着战马，向她飞奔而来。就像放慢动作一样，奥蕾莉亚抬起头，睁大了眼睛，她举起手臂挥舞着血淋淋的剑去格挡来自背后的攻击，但她的动作太慢了，太慢了，而他也不可能及时赶到——

他向前伸出双手，嘴里念出了祈祷文。白光向前射了出去，击中了那兽人的胸部。他向后弓下身子，当他瘫倒在地上的时候，大棒无助地从他的手中滑落下来。那一瞬，图拉扬和奥蕾莉亚的目光相触，然后她就朝向下一个兽人攻去，他也转身回到了战斗中。

他的目光落在了他之前看到的兽人首领身上。

那兽人看起来就像在联盟部队中狂舞。他手中那柄沉重的斧头在切过空气和肉体时发出阵阵尖啸，声音甚至压过了众多受害者发出的尖叫声和呻吟声。他时不时停下来，大声喊叫着，用手指指点点。

尽管他很强大，但他和他的战士们毕竟寡不敌众。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明白眼前的局势。联盟军队的浪潮势不可当地向前推进，冲向传送门。那个兽人似乎做出了决定。他转过身来，对传送门旁边一个穿戴着斗篷的人喊了些什么，那人点了点头。接着，这位首领又吼叫着发出一些指令，整个山谷的兽人立刻遵从了命令，开始从联盟军队的身边撤退，缓慢而坚定地向传送门靠近。

另一个动作引起了图拉扬的注意。那个披着斗篷的人俯下身，从传送门最右边的柱子旁拿出了一样东西，图拉扬看不出那是什么，但能看到它是金属做的，在日光下闪闪发光。那人摆弄它的方式让图拉扬感到有些紧张，不知为何，他忽然想起了与侏儒梅卡托克的对话。

这个系统有多安全？

……我敢打赌，它到最后一定会和其他最安全的侏儒产品一样安全！……

兽人们突然决定穿回传送门，然而在此之前他们还在战斗。卡德加更加确定他们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神器，他们很可能已经准备好了——

“该死！”图拉扬大喊道。他希望自己错了。他在人类与兽人混战的人海中四处寻找，发现卡德加和另一群法师在一起。他策马奔向他们，气喘吁吁把他看到的东西告诉了卡德加。

卡德加一边听一边皱起了眉头。“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会回家——但首先我会摧毁掉身后的传送门，这样就不会有人来干涉了。”

“我的想法也是。我认为那是个工程产品——就像侏儒们生产的东西一样。”

“或者地精。”卡德加说。大家都知道，和那些坚定地站在联盟一边的侏儒不同，最近出现的地精们很高兴将他们的机械装置卖给作战的双方。“我们摧毁了上一个传送门，他们当然可以摧毁这个。然而，没有麦迪文之书和古尔丹之颅，我怀疑我是否能重新打开它。”

“那我们走。我要阻止他们。”图拉扬说完，拨转马头，冲向了传送门，卡德加紧跟在他身后。图拉扬不停地攻击着前面的兽人，发了疯一般在他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卡德加冲到传送门前时，那个人正在门旁调整着什么，他从马鞍上俯下身来，对着那人狠狠砍了下去，这家伙直到最后一秒才转过身来，速度不够快，根本来不及躲过冲着他脖颈而来的攻击。但这一击并不足以致他死命，这个披着斗篷的人双手捂住脖子，痛苦地呻吟着，手上的设备掉在了地上。

卡德加从马上跳下来，跑过去抓起了那台奇怪的机器。它和一个小盾牌差不多大，绝对是机械的……正发出一种奇怪的滴答声。他快速研究着它，但是这个装置太陌生了，他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无论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它很快就要启动了。法师咕哝了一声，举起那东西，使尽全力将它抛了出去，他用魔法增强了他的力量。那东西在山谷上空划过一条弧线，几乎越过了山谷边的悬崖。

爆炸声震动了整个山谷。

格罗玛什咒骂着，抱着脑袋闪躲着，后背和肩膀感到阵阵刺痛，他身上到处都是飞溅过来的岩石碎片。他抬起头，怒火中烧，气势汹汹地向术士大步走去。克拉库尔看起来非常震惊，当格罗玛什的拳头落下来时，他蜷缩成一团。

“叛徒！你要杀了我们！”

“不！没有，我发誓，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护盾，一个保护我们的护盾！我什么都不知道！”

格罗玛什用一只手将那个谄媚的术士抓了起来，摇晃着他。他的眼睛变得通红，恨不得捏碎这个兽人的气管，将他的脑袋扯下来，把它扔得远远的，就像那个上了年纪的人类抛掉那个装置一样，那个格罗玛什曾被告知能够保护他们、但实际上几乎将他们杀死的装置。

“谁告诉你的？他在哪里，我要把他的心脏挖出来！”他粗暴地摇晃着术士，极力克制着自己嗜血的冲动。

“我不知道——马尔科尔被派去办这件事——他告诉我这是一个护盾——”

格罗玛什咒骂着，把这个毫无价值的可怜虫扔了出去，然后转身加入到战斗中。

格罗玛什被告知该装置是一个护盾，可以在最后一刻使用，帮助战歌氏族安全撤退。他被骗了。某个拥有权力的人——血魔？耐奥祖？——打算让留下来的战士们没法逃命。

格罗玛什发誓要在这场战斗中活下来——尽管这看起来不太可能——查个水落石出，总有人要付出代价。

爆炸使他手下的人惊慌失措。联盟比兽人恢复得更快，格罗玛什愤怒而无助地看着兽人们像羊群一样地被赶向了西南方，他却什么都做不了。一队人马从一侧包抄过来，另一队则在另一侧堵住出口，迫使兽人不断后退，进入了一个狭窄的山谷口，远离了传送门，离家越来越远了。

“就这样吧！”他咆哮道。也许联盟会获得这场胜利，但他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他把头往后一仰，张大了嘴，发出一声尖叫，惊呆了中路的两名联盟战士。“战斗吧，战歌氏族的战士们，像兽人一样战斗！让你的热血随着战斗的欲望欢唱起来吧！把他们撕成碎片！为了部落！”

“必须有人留在这里，看守这些兽人。”图拉扬在奥蕾莉亚和卡德加身旁停了下来，等着库德兰骑着狮鹫盘旋到足够低、低到能听到他的谈话的高度，他说道。“我要派几个人守在这个山谷的入口处，防止他们再次逃跑。其他所有人——”

他陷入了沉默，卡德加并不羡慕他。没有人真的想要穿过黑暗之门——尽管他不得不承认，他心中有一部分对于传送门那边的东西充满好奇，就是这一部分引领他成了一名法师。

“好吧，”图拉扬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职责。你们每个人都要去告诉你们的部队，这是一次志愿者的远征。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我不会强迫任何士兵穿越到那个世界去。”

达纳斯点了点头，驾驭着坐骑走到一边，大声发布指令。奥蕾莉亚则转向她的游侠，用音乐般的精灵语轻声传令。卡德加给了图拉扬一个微笑，让他放心，但圣骑士没有回应。他悄悄地对卡德加说：“奥蕾莉亚今天差点儿就被杀了。我差点儿没能救下她。”

“图拉扬。”卡德加平静地说道，“她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她没准可以一个人打败我们两个，这你是知道的。”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知道她通常情况下是可以控制自己的，但是……她变得粗心了。她变得——”他的声音颤抖着，卡德加不得不将目光从这个年轻人痛苦的脸上移开。

“她把杀戮兽人看得比自己的安全还重要。”卡德加说道，“她太冒险了。”图拉扬感觉很糟糕，但还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好吧，现在我们要和兽人开战，图拉扬。这可能对她有好处，对你们俩。”

图拉扬的脸微微一红，但没有回答。他注视着他的军队，牵引着胯下坐骑，走到了他们中间。

“洛萨之子！”他喊道，“我们曾经面对过战争，我们面对过损失，失败和胜利。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未知。”他看到卡德加在看着他，微微一笑。“现在我们向他们发起挑战，并阻止他们——让他们再也没法给我们或其他无辜的世界带来麻烦。为了联盟！为了圣光！”

他举起战锤，当锤子发出一道纯净而洁白的光芒时，欢呼声响了起来。卡德加点了点头，第一次见到图拉扬时，他和安度因·洛萨都感受到了前者的独到之处。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那以后，联盟指挥官和法师就都知道，这位由牧师转职为圣骑士的战士将会站起来迎接挑战，他会将他那近乎天真的行事风格、固有的正义尊严感与强烈的保护他的人民的决心融合在一起。现在，他将站在一支军队的最前面，带领他们穿越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卡德加想知道他的朋友是否真的明白他对士兵们起到了多大的激励作用，特别是对她产生了多大的鼓舞，现在，她凝视着他，她那美丽的脸上现出一种罕见的、毫无防备的表情。

图拉扬掉转马头，策马沿着石坡向黑暗之门走去。他的战马抗拒着，想要往后退，但图拉扬牢牢地抓住缰绳，迫使它继续向前。传送门里的光芒像旋涡般旋转着，召唤着他，他穿了过去，门中绿色的光芒盖过了他的白光，直到他完全消失在两根立柱之间。

奥蕾莉亚和卡德加跟在他身后。法师竭力控制住他的马，当他和坐骑进入裂隙时，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阵冰冷的牵引感，好像有一股强大的激流在拖拽着他。寒意裹挟着他，那一瞬间，他看到黑夜、繁星、漩涡以及奇怪的颜色混合在一起。穿越的过程非常短暂，但他的皮肤莫名其妙变得冰冷。很快，他穿了过来，一下子感到灼热的空气温暖了全身。

明亮……这儿非常明亮，他不由自主地抬起一只手放在眼睛上，遮挡住耀眼的光芒；而且非常热，一股干燥的、充满野性的热浪扑向卡德加，简直就是一种物理冲击。他喘着气，眨了眨眼，让他的眼睛尽快适应。

他站在石头上，看到了一个巨大而精致的传送门，他有感于自己的渺小，又觉得与之相比，他们刚刚穿过的那个传送门简直就是敷衍了事、匆忙组装起来的。传送门两边各有一个带着兜帽巨大人像，一道阶梯通向另一个庭院，两侧是巨大的、阴森森地燃烧着的火盆，两根顶端是火焰的柱子立在一条奇特的道路的两侧……

展现在他们面前的那坼裂的、红色的、贫瘠的平原看起来似曾相识，让他们想起了诅咒之地。卡德加凝望远方那龟裂的干燥地面，看到火焰猛地从中窜出，好像下面有孵化中的幼龙正破壳而出一样。但吸引卡德加目光的是天空。它是红色的，深红色，像是新鲜的血液。愤怒的深红色太阳在高高的天际闪耀，散发出灼人的热量。而且，愿圣光保佑，天空也是这么眼熟。

“不，”他断断续续地低声自语，“不，不是这里！不是这样的！”

“是什么？”奥蕾莉亚问他。他没有回答，这和他在幻象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天空，大地——“卡德加！怎么了？”

他吃了一惊，仿佛醒了过来，但面前那可怕的景象并没有消散。他摇了摇头，勉强装出笑容。“没什么。”他撒了个谎，然后，意识到这个谎言是多么的脆弱时，他纠正了自己。“我以前见过……这个地方的景象。我没有想到——我没想到我会这么快就面对它们。我——它让我有些失控。我很抱歉。”

奥蕾莉亚皱起眉头，表示关切，但发现他没有进一步解释的意思。“这里是——”她闭上了嘴，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她把手放在胸口，好像身体受到了伤害一样。卡德加把他自己的绝望丢到脑后，对她升起了同情。她是一个精灵，是森林和树木的孩子，是健康的充满生机的土地的孩子。她看起来很沮丧，病恹恹的——几乎和卡德加的感受一样。这时，不知从哪儿刮来一阵大风。缺少植物固定泥土，贪婪的风裹挟着没有生机、满是尘灰的土壤，向他们席卷而来。他们全都咳嗽了起来，急忙伸手去抓东西，把能抓到的任何东西都用来捂住嘴巴，鼻子和眼睛。

就是这里。卡德加突然意识到，在踏入传送门时，他已经挺身而出，迎接他期待已久的命运。在幻象中，他看起来像现在一样——是一个老人。现在他正是如此。该死的，我只有二十二岁……我会死在这里吗？这个想法让他很不舒服，他努力着试图恢复。我甚至都没有好好活过——

这阵邪风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瞬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丑陋的地方。”达纳斯·托尔贝恩咒骂道，一边咳嗽一边走到他们身边。卡德加从这个踏实的战士实事求是的态度中获得了支持。“是我自己这么想呢，还是说诅咒之地看起来很像这里？”

卡德加点了点头，有其他事情需要关注是件不错的事。“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惨状，他们的，呃——这里的世界正在通过裂隙渗入我们的世界，开始影响我们。我怀疑这里变成这样，是因为他们的术士和他们使用的黑暗魔法。”他强迫自己用冷静的眼光来分析他们周围的环境。它不只是死了，看起来这个世界已经被吸干了。兽人们到底对这个地方做了什么？

“我们设法阻止了的毁灭进程在艾泽拉斯的蔓延，感谢圣光。但显然这里的土地遭受的是同样的伤害，只是持续的时间更长。我猜想这个世界曾经的状况非常好。”

奥蕾莉亚皱起了眉头。“这条通道……它——”她突然脸色苍白，她那可爱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了。“那些……怪物……”

图拉扬跑到她身边问道：“怎么了？”

“这条小路……”奥蕾莉亚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她又尝试了一下。“它……它是用骨头铺成的。”

他们都陷入了沉默。奥蕾莉亚当然错了。她说的那条通道不是一条小路，这是一条正规的大道，足以让数十人并驾齐驱，可以通过大型的战争机械。它比暴风城门前的桥梁还要宽，而且非常长，一眼望不到头。

用骨头来铺，这意味着数百……不，不……成千上万的尸体被……

“仁慈的圣光啊。”一个年轻人低声道。他的脸色明显变得苍白，身后也响起了窃窃私语。部队记录过这些可怕的情报，敌人也表现出来过这样的残暴。

当他们从传送门出来时，只有少数几个兽人在黑暗之门附近。卡德加原本希望只需要打败它们几个，但这些兽人有足够的时间召唤援军。沿着白骨之路通往的山脊上就有数十个兽人的身影映入卡德加的眼帘，他们的武器散发着刺眼的红光。

自从这个裂隙带来的噩梦爆发以来，这是第一次，卡德加认为士兵们可能会动摇。

“这是一小股部队。”他轻声说。兽人也在他的幻象中出现过，他们站在山脊上，吼叫着，咆哮着，咒骂着。

“我们自己也有军队。”奥蕾莉亚看着图拉扬说道。

“我们有。”图拉扬回答道，他的情绪使他的声音有点嘶哑。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时，他也被惊呆了，但现在他的神情充满了激情和决心。“一支愿意站在兽人和他们要伤害的人之间的军队决不会袖手旁观，看着自己的世界遭受苦难，像这个可怜的地方曾遭受过的那样。”他回头看着他的部队。

“洛萨之子，”他喊道，“这就是我们的战斗！我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为我们的世界而战！我们不会允许他们对我们，或其他人做他们在这里曾做过的事情！”他的声音清晰、纯净而坚定，如同他高举的战锤一样闪耀着光芒。“为了暴风城！为了洛丹伦，铁炉堡和诺莫瑞根！为了艾泽拉斯！”

那就这样吧，卡德加想，然后跟随着他的将军投入了战斗。

第十五章

耐奥祖坐在地狱火堡垒的宝座上，这座阴郁的、噩梦般的堡垒是部落在氏族联合不久后建造的。

他厌恶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可怕的、令人不安的、杂乱的建筑，参差不齐的棱角，黑暗的石头，扭曲的走廊和通道像疯狂的蛇一样缠绕在一起。传统的兽人村落大多只有小房子、棚屋和矮塔，如果说这个堡垒与它们有何相似之处，大概是它把传统的聚落形式扭曲变形了，就像早已扭曲变形了的兽人一样。兽人的小屋是用绿色的树枝搭建的，上面覆盖着树皮，而这些建筑则是用粗糙的铁条捆绑着黑色的石头。建筑的四周矗立着一些奇怪的支柱，顶部是闪闪发光的钢钉，仿佛一只巨大的爪子从破裂的地面下方伸出来，将整个建筑牢牢抓住。扭曲的、相互连接的通道从一个屋顶延伸到另一个屋顶，与其说这些通道是故意设计成这样，不如说它更像是建筑物熔化后流淌而形成的。后面矗立着一座带尖顶的高塔。正是在这里，他们为黑手建造了一个宫殿，暗影议会给了傀儡统治者一个假的宝座。现在，这个宝座、以及这座令人厌恶的堡垒，都属于耐奥祖，部落事实上的新领袖。

耐奥祖没有透过拱形的窗户往大门那边看。他不想再受打击，这个曾经富饶的世界现在变得如此荒凉。但实际上，这是无法避免的，不是吗？他心不在焉地抚摸着脸上画着的白色头骨。死亡。这个世界的死亡，他的人民的死亡，他的理想的死亡。他那绿色的、粗糙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这么多无辜者的鲜血，那些信任他，却被他无意中引入歧途的兽人们的鲜血。

你不能这样想，他的脑海里传来一个声音，他忽略了它。当没有与头骨进行肢体接触时，他很容易忽略死去的古尔丹的声音。然而，即使他已经发誓不再把它放在心上，还是忍不住看了它一眼。它现在被放在一张小桌子上，火把的光芒在泛黄的骨头上跳跃。他发现自己在对着它说话，仿佛古尔丹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真的。

“我们造成了太多伤害，你和我。我们都是死亡的使者，带来厄运的人。但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拯救它们了。还有你的头骨，我的老徒弟……你的头骨也将是其中的一部分。你死了比你活着的时候对兽人更有用。你已经回来了，回到你的老主人身边。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给他们一个新的机会。”

但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对吗，我的主人？

耐奥祖眨了眨眼睛。“当然是！我一直希望能帮助我的人民！但我却给他们带来了死亡……这让我饱受折磨。这就是我戴着这面具的原因。”他又一次摸了摸他脸上的图案。骷髅：一个摆在他的前面，一个装饰在他的脸上，死神的头颅。

也许曾经是这样，古尔丹的声音悄悄潜入他的脑海，柔软而充满抚慰。但你比那更伟大，强大的耐奥祖。我们可以一起——

一阵混乱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耐奥祖不情愿地将视线从头骨上移开，中断了那场与头骨主人之间的辩论。血魔站在他面前，身边站着一个耐奥祖不认识的人类，一个身材高大而瘦长的男人，他有一头乌黑的卷发，留着整洁的胡须。这个陌生人穿着华丽的衣服，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领袖的风度，充满了优雅和自信。但他身上的某些特质让他看起来不那么可靠，耐奥祖皱起了眉头，他能感觉到在陌生人周围充盈的能量。

“我拿到了那些神器。”血魔开门见山地说道，举起了一个大麻袋。耐奥祖的心头涌上了希望，他急切地向死亡骑士招手，血魔走近宝座，将袋子里的神器依次拿了出来，把它们放在耐奥祖的膝盖上。

耐奥祖低头审视着它们，将每件神器举起来一一欣赏。一本厚重的大书，红色的封面上镶嵌着黄铜饰件，铜饰上的图案是一只飞行的乌鸦；一个人头那么大的水晶，中心被磨出来星星形状的面，边缘呈现出深紫色；还有一根长长的、纤细的权杖，用白银和木头制成，顶端有一颗巨大的白色宝石，闪耀着光芒。

“是的。”耐奥祖低声道，双手放在三件神器上面。他能感受到从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巨大的能量——足以撕裂异世界之间的空间的能量。“是的，有了这些，我们就能够创建新的传送门。我们将拯救部落。我们必须马上开始工作！施展这种等级的法术需要一段时间，而且一切都必须准确无误。”他微笑起来。“但是，有了这三件东西，我们不会失败。”

血魔鞠了个躬。“我跟你说过，这行得通。”他提醒耐奥祖。然后退后一步，转向他带来的那个人类。

“这次如果没有黑龙军团，我们是无法找回神器的。死亡之翼是他们的父亲和领导者。”

死亡之翼！耐奥祖的双手紧紧抓住宝座的扶手。死亡头骨，死亡骑士……而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也以死亡冠名。耐奥祖依稀能够看到龙的真实形态，就像一缕烟雾缠绕在他的人体躯壳上，他打了个寒战。死亡之翼的嘴角稍稍翘起，露出了一个冷冰冰的微笑，他带着一丝嘲讽的神情，向

他鞠了个躬。耐奥祖努力使他那颗怦怦跳动的心脏平静下来。这，也是他曾经梦见过的——死亡的阴影。

“他和他的孩子们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以换取他自己、他的亲属和他们的货物通过黑暗之门的资格。”血魔说道。

“货物？”耐奥祖听到了他自己的声音，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这声音听起来如此高亢刺耳，“什么样的货物？”

“你用不着担心。”死亡之翼以圆滑，冷静的声音回答道，话音暗藏威胁。突然间，火把的光跳跃着摇曳起来，仿佛受到了劲风的扰动。龙的影子在他身后升了起来，充满了房间。

你看见了吗？在不知不觉中，你已经和龙一起飞翔了。耐奥祖，和死亡阴影一起飞翔。你不应该张开双臂接受它吗？

耐奥祖想要用双手捂住他的耳朵，但他知道这样做毫无用处。他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感谢你的帮助，死亡之翼。我们很感激。”

“死亡之翼阁下。”

“当然——死亡之翼阁下。”

人形的黑龙站在那里，没有理会耐奥祖语气中微妙的送客暗示。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耐奥祖说。他想让这个家伙快点儿离开。

龙人的嘴唇努了起来，他沉思着，长长的手指抚摸着他的胡须。耐奥祖清楚地知道，他的思考只是在装模作样。

“你真是太慷慨了，高贵的耐奥祖先生，”过了一会儿，他故意用阴阳怪气的语调回答道，听起来像是在讽刺，“如果我说你手边的那个头骨没有引起我的兴趣，那我就是在撒谎。”这句话说得很有礼貌，很老练，却携带着毫不掩饰的力量，刹那间，龙的眼睛中爆发出炫目的光亮，相形之下，火把的光焰显得非常黯淡。

耐奥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死亡之翼也听到了古尔丹的声音吗？

死亡之翼轻轻笑了笑，伸出一只精心修饰的手，一枚戒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来吧，好样的耐奥祖。以我的理解，通过这些我帮你的朋友血魔获得的

小玩意儿，你已经拥有了实现目标所需要的一切力量。你不再需要头骨了。但我想要它。”

耐奥祖压下了心头的恐慌。虽然死亡之翼说得没错，但他并不想交出头骨。毕竟，古尔丹是他的徒弟，如果还有什么信息被锁在那个泛黄的遗骸中的话，无疑没有人比耐奥祖更有权拥有它。

“我开始不耐烦了。”以死亡命名的龙用丝绸一般柔滑的声音说道，“我不认为你想让我不耐烦，耐奥祖。你说呢？”

耐奥祖摇了摇头，壮起了胆子说道：“如果你愿意，就把头骨拿走吧。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当然，这是一句谎言，他和黑龙之王都知道。死亡之翼微笑着，露出了尖利的牙齿，大步走向头骨。当头骨碰触到他的身体时，他的眼睛睁大了，转眼间，耐奥祖看到他身上原本是肉体的地方显现出了尖刺、鳞片和金属板，他那长长的三角形的脑袋上，长着一双阴燃的红色眼睛。

“我不得不说，我对我们的——合作关系非常满意，这似乎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声音很温暖，显得心满意足，“要知道，如果你需要我们，召唤就可以了。我现在要离开了。我的几个孩子会留下来，听从你所有的命令，就像服从我一样。”他向耐奥祖和血魔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开房间，拿着头骨的手垂在长长的披风下面。

兽人萨满和死亡骑士目送他离开。“我真希望他没有拿走那个头骨。”血魔在确定那只龙走远之后说道，“不过，如果我们不需要它，和他帮助我们得到的宝物相比，这只是个很小的代价。”

耐奥祖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像房间里的空气刚刚变得可以再次呼吸一样。“你知道他为什么想要那个吗？”他问血魔。

“不知道。”死亡骑士不情愿地承认道。他们相互凝视着对方。在血魔那闪耀着红光的眼睛深处，耐奥祖看到了几乎和龙的到来一样让他震惊的事情：担心。

“时间越来越短，我们需要立刻行动。让我们尽快做好一切准备。”他们要趁早离开这个死气沉沉的世界，否则就太晚了。

第十六章

在这个世界里，卡德加发现他更喜欢看夜晚的天空。

它不是红色的。

他叹了口气，调整了一下望远镜，把注意力集中在一颗特别明亮的星星上。它离被他称为图拉扬之锤的星座更近了一点。现在，如果它能够——

“还要多久？”

卡德加吃了一惊，差点儿滑了下去，他赶紧抓住屋顶上的一个扶手。“该死的，奥蕾莉亚，不要这样偷偷摸摸地靠近我！”

美丽的游侠从窗口看着他，只是耸了耸肩。“我走路太安静，这个没办法。而且，你太专心了，就算有一个食人魔走上来，你也听不见的。还要多久？”

法师叹了口气，揉了揉眼睛。他所在的屋顶所属的塔楼，是被他们命名为荣耀堡的前哨站的一部分。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给它打好地基，又花了几个月完成了外墙和一两栋建筑，包括这一栋。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接连遭到部落的攻击，但幸运的是，大多数都只是短暂的小规模战斗。部落就在外面，这是肯定的。他们在保持克制也是肯定的。找出他们为什么如此克制的原因，是卡德加每晚都出来看星星的原因之一。

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并非没有遇到挑战。

自从抵达这个世界，在兽人的大本营赢得第一场战斗之后，联盟就一直控制着传送门，至少是这一边的部分。在这次远征成功后不久，更多的军队和物资传送了过来，这些都是联盟国王们的好意，大家都为此欢呼鼓舞。特别受欢迎的是几桶麦芽酒，为了这点小小的奢侈，他们得特别感谢麦格尼·铜须。

但好景不长，第二批物资没能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他们派回去调查情况的小组很快就返回了，报告说目前艾泽拉斯那边的传送门在兽人的控制之下，因此货物被截流了，那些支持他们生活的补给品和信誓旦旦的支援部队一样，都只能偶尔零星地传送过来。图拉扬本来挺乐观，他预测一个月内就可以发动

攻击，但是由于传送门的控制权经常发生变换，本该到来的部队总是无法通过。

兽人们驻扎在荣耀堡西边的一个看起来很丑陋的堡垒里。这个堡垒从美学角度来说令人反感，但是它庞大而坚固，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布局和充分的准备才能让对它的攻击有所成效。

“很快，”卡德加告诉奥蕾莉亚，“事情很快就会发生了。”

起初事情让他们很是迷惑。在他们到达这个世界并开始修建荣耀堡后不久，兽人们开始进攻，这本身不足为奇。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一直保持着进攻状态。不是每天，参战的人数也不多，但对他们来说好像这样已经够了。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似乎不再关心传送门了。

“不管你们怎么看待部落，他们从来都不是傻瓜。”一天晚上，在与达纳斯、奥蕾莉亚、库德兰和卡德加谈话时，图拉扬说道，“那么为什么他们要不断地飞蛾扑火呢？他们的人数太少，根本无法取得控制权。而且他们也不是为了传送门而来。”

“我认为我们现在阻止耐奥祖打开通往其他世界的门户还为时不晚。”卡德加沉思道，“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没这样做。他有了他需要的神器。他一定还需要别的东西。”卡德加靠在粗糙的木头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抚摸着他那长长的白胡子。

“他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能量，以及一些非常复杂的魔法？”达纳斯问道，“也许他花了这么多时间是为了弄清楚细节。”

“很难说。”卡德加说，“这事情很复杂，是的，但我敢肯定，当他得到那些神器时，他就可以开始施法了。萨格拉斯权杖、麦迪文之书和达拉然之眼。”他冥想着，思考着。“还有什么其他的呢？他在等什么呢？”

他们曾尝试审问过几个他们捕获的兽人，但是没人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不是死亡骑士，只是耐奥祖在等待某些东西的过程中，用来拖延联盟的苦力和炮灰。

虽然卡德加知道轻装简行的重要性，但他还是一直随身携带着某些物品。一枚戒指，这使他能够听懂任何语言——也能让自己被人听懂，正是这枚戒指让他们得以审问那些只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兽人；其他物品包括一些书籍——魔法书和一本曾属于麦迪文的书籍，与魔法无关，是关于德拉诺的笔记，包括它的天空和大陆。卡德加很享受在夜里仰望德拉诺的星空，它们只有在白天时才是红色的。卡德加通过辨认星座来放松自己，同时思考着耐奥祖的秘密。有一天晚上，当他全神贯注于此的时候，突然间有所领悟，似乎从星星中找到了答案。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萨格拉斯权杖，麦迪文之书和达拉然之眼！”他冲出他的房间向库德兰大喊着。

“呃？”这个吃惊的矮人哼了一声，“你终于疯了，对不对，小伙子？”

“把其他人叫来，我们需要谈谈。”片刻之后，指挥官们都集中到了塔里。“图拉扬——你先来。出去，到那儿去，通过望远镜观察。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图拉扬非常困惑地看了他一眼，但还是照他的话做了。他透过望远镜观望星空，问道：“我看到了……星星，我应该要看到什么？”

“星座。星星的组合。”卡德加非常兴奋，他脱口而出道，“它们看起来像什么？”

“嗯，这是一个正方形。另一个又长又瘦。除此之外我就看不出其他特别的形状了。”

“不……你还没有看习惯。麦迪文众多的专业领域中有一个就是天文学，他的书上有我从未见过的星象图。是这个世界的星座。”

“这很好，小伙子，但是，在我没搞明白你为什么要我们爬上去之前，我可不想爬到那儿去。”库德兰嘟嘟囔囔地说道。

“看看这个。”卡德加把一本书塞进了矮人的手里。当奥蕾莉亚、达纳斯和库德兰查看那本卡德加硬塞给他们的书时，图拉扬继续通过望远镜观察。

“你们看到了什么？”

“星座名称，”达纳斯道，“杖……书……和先知。”

“萨格拉斯权杖，麦迪文之书和达拉然之眼。”奥蕾莉亚一字一句地说道，她抬起了美丽的脸庞，钦佩地看着卡德加。“那么……耐奥祖需要那些神器，是因为它们能与这个世界的星座相对应？”

“是——也不是。”卡德加说，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还有更多。每隔五百四十七年，就会有一个涉及这三颗恒星的天体事件。看到书中间那个红点了吗？这是首次出现的事件。在大约一个月后，你会看到一颗彗星穿过权杖。在下一个月亮运转的周期内，月亮将会正好出现在眼睛中间。很显然，根据这些笔记，这种景象看起来会相当壮观。”

“所以，如果耐奥祖拥有与这些星座相对应的物品，”图拉扬缓缓开口，他仍然凝视着星星，“并在这些星座发生极为罕见的天文现象时使用这些神器

——将增强他的力量，对吧？”

“相辅相成，谐振共鸣——以圣光之名，图拉扬，我很难说在这种能量环境中，施放法术还有多少失败的可能。”

图拉扬从望远镜上抬起头来。“什么时候？”他问道。

“五十五天后，能量将持续三天。”他们对增援迟迟不来非常恼火，但至少他们确切地知道他们还能等多久，以及无论他们的人数有多少，都要在什么时间必须发起进攻。

精灵游侠打断了他对星座的观察，卡德加从窗户那里退了回来，对着她叹了口气。“我们离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奥蕾莉亚，我没有办法让星星加速。”

“快了，快了，耐心是一种美德。”

当卡德加爬回房间时，奥蕾莉亚抱怨道：“我厌倦了这种陈词滥调。”

“对于一个精灵来说，你太缺乏耐心了。”

“对于一个人类来说，你太拖沓了。我想要战斗，而不是躲在这里。”

卡德加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你不是想打仗，奥蕾莉亚，你是想去送死！”

她突然间冷静了下来，问道：“你什么意思？”

“我们都看到了，你在战场上的表现，你对鲜血和报复的狂热。你太鲁莽了。你的表现很糟糕，奥蕾莉亚，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图拉扬一直命令你待在他身边，有时甚至根本不让你出去的缘故。他担心会失去你。”

她的目光高傲，冷漠而愤怒。“我不属于他，说什么失去？除了我自己，我不属于任何人。”

卡德加知道他应该闭嘴，但他做不到。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冷眼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显然依旧彼此相爱的奥蕾莉亚和图拉扬像小心翼翼的狗一样围着对方转。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你甚至不属于自己，你属于死者。奥蕾莉亚，即使你死了，也不会令他们回来。这里有一个优秀、善良、聪明的人，他可以引导你如何去面对生活，你应该尝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接受一些难得的、美妙的东西，而不是紧闭你的大门。”

她向他走过去，直到他们的脸只有几英寸远。“你怎么敢对我说这些话！这不关你的事！你为什么要关心我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

“我很在乎，因为我没有机会选择！”

心里话突破了理智的控制，冲口而出，他们俩一下子沉默了下来，面面相觑。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真相，但真相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我知道你认为我们的生命非常短暂。我们的青春年华甚至更短，最多只有十来年的年轻和强壮……可我甚至连这些都没得到。十七岁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个老人。奥蕾莉亚，我甚至比图拉扬更年轻！看看这张脸吧，我才二十二岁，但是哪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子会要我这个老头呢？”

他愤怒地指着他的脸——布满皱纹、须发雪白。她轻轻吸了口气，往后退了一步，心中的怜悯使她的表情柔和了起来。卡德加突然觉得有些尴尬，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我只是——看着你们两个丢弃了一些我永远得不到机会尝试的东西——这有时候让我很恼火。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气撒到你身上。”

“不，我很抱歉。我没考虑到。”

大家都沉默了，气氛沉重而尴尬。最后，卡德加叹了口气，说道：“来吧。让我们去找图拉扬和其他人，我们需要确定最终的方案。因为，事情将会发生在……嗯，你知道。”

“不久之后。”她说道，给了他一个不同寻常的温柔的微笑。

“那个地方很大。”奥蕾莉亚解释道。图拉扬曾要求她和她的游侠去侦察堡垒，现在他们两个，以及卡德加、库德兰和达纳斯，都聚集在会议厅里，讨论着他们的发现。“仅仅是墙上的步道就能够容纳数十名兽人。这里有瞭望塔。”她在地图上指出了这些位置，“我们应该从这个区域发起进攻，这里。当你们在那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时，我可以派游侠进去迅速干掉哨兵。如果没有触动警报，真正的战斗部队将会从正门进入——我们将为你们打开大门。”

“很好，”图拉扬说，“我们将从两面出击，出其不意。我们要狠狠地打击他们，把他们包围起来，不给他们逃脱的机会，然后收紧包围圈，杀死任何仍在战斗的兽人。”

“我们将从上面进行攻击，”库德兰插口，“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让你的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冲进去完成任务。”

图拉扬点了点头，但奥蕾莉亚摇了摇头。“你们不一定应付得来。”她说，“他们有龙，记得吗？”他们都看见过在堡垒周围盘旋的长长的黑影，像

大鸟在玩耍时那样从高处俯冲下来。

但是，库德兰笑了起来。“是的，但只有几只，小姑娘！我们可以在眨眼间杀死他们，你不知道吗？”

蛮锤领袖的自信让图拉扬露出了微笑。“尽管如此，”他说，“但为了以防万一，我们最好还是不要依赖狮鹫骑士的帮助。”库德兰点点头，他看着卡德加。“你能做点儿什么来削弱他们的术士或龙吗？”

“我确信我能想出办法，”卡德加瞥了一眼库德兰，“我有一些想法，可能会让你的狮鹫更有优势，对士兵也能提供帮助。”

图拉扬点点头。计划开始成型了，接下来是他比较担心的部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们需要有人留下来守卫荣耀堡，给我们留一条撤退的后路。奥蕾莉亚，我希望你来负责。”

“什么？”她瞠目结舌地看着他。

“我需要一个可信的人留在这里，这至关重要。这里是我们的基地，我们不能冒着失去这里的危险，如果他们分兵——”

“你需要我去进攻。”

“我告诉过你，我需要你留在这里。派你的游侠去干掉那些哨兵吧。”

她摇了摇头，“不，你不能这样。这里的任何士兵都知道如何守住这个城堡。我的游侠只听命于我，如果你命令我留下来，我不会派她们跟你一起去的。”

“请理智一点。”他说，但她打断了他。

“理智？图拉扬，这些年来我经历的战斗比你多得多！”

“奥蕾莉亚，你——你太鲁莽了。”图拉扬说道，他很不情愿地说出了这句话，但他没有别的选择。“我这是在拯救你的生命——”

“我拯救过你们所有人的生命，不止一次！”

“先生们。”卡德加试图缓和气氛，他将手搭在库德兰和达纳斯的肩膀上，将他们引向楼梯。“你们肯定都很想看看我说过的天体现象吧。”

“哦，是的。”库德兰说道，他们三人迅速地离开了房间。

图拉扬的注意力都放在奥蕾莉亚身上，没有意识到他和奥蕾莉亚已经获得了一个私人空间。“奥蕾莉亚，你在战斗中不够机警，或者说不再机警了。我不能一直在你的背后救你！”

“我有权复仇！他们屠杀了我的家人——我的人民——”

“你觉得如果利拉斯看到你这样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他会怎么想？”

这是他第一次谈到奥蕾莉亚的兄弟，这个名字令她涌到唇边的激烈言辞戛然而止。没等她再次说话，图拉扬不顾一切地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是一个好战士。只是——现在不是。”

“利拉斯……还有其他人——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本来可以做点什么的，但我不在那里，他们死去的时候我待在安全的地方。”她明亮的碧绿色眼眸中充满了泪水，图拉扬深吸了一口气。他以前从未见过她为失去的亲人哭泣。“所以我只能去做我该做的事，追捕杀害他们的凶手。这样做可以帮助我，让我没那么痛苦。”

突然间，图拉扬明白了。“那天晚上你说的话，”他祈祷自己不要说错什么，“我把它翻译出来了。”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低声说：“‘帮我忘记吧’。”

泪珠不断地从她瘦削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但我不想忘记。我不想让他们离开。如果我不为他们伤心……就好像他们并没有真的死去。”

图拉扬的眼睛也被自己的眼泪刺痛。他为奥蕾莉亚心碎，但是她需要这个，她需要悲伤，需要为死者哀悼。杀死兽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灵丹妙药；它已经不再能抑制痛苦了，压抑一切已经让她无法忍受了。

“我不能留下来，不要让我留下来。上次我就留在了后面。我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我爱的人去死，而我——”

突然，她伸手搂住了他，她把头埋在他的胸前，他紧紧地抱着她。她纤瘦的身体因啜泣而颤抖，她压抑得太久了，就像一个溺水的女人一样紧紧抓着他。图拉扬吻了吻她金色的头发，呼吸着她身上散发出的松树、土壤和花朵的香味。

“我永远不会把你留在后面。”他发誓道。

她沾满泪痕的脸转向了他。“我——”他弯下腰亲吻她时，她低声说道，“永远不会离开你。”

第十七章

“完成了！”耐奥祖坐回他的宝座上，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然后瞥了一眼摊在膝盖上的卷轴。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计划、学习并专注投入，终于完全掌握了这个法术！一旦星象大成，星座如书中记载那样联合起来，他就能够打开通往其他世界的传送门，他的人民就可以再次拥有一个世界——甚至许多——就像他们自己一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这一切都归功于他。

“很好，”基尔罗格站在他身旁低声说道，“再过几天，星座联合完成后，我们就可以放弃这个荒芜的地方，把它留给人类，然后开始重建我们的文化！”

耐奥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这个独眼的老战士。基尔罗格总是能够令他折服，不仅因为他出色的战术意识和战斗技巧，还因为他敏锐的头脑。当伤痕累累的血环氏族酋长一瘸一拐地从黑暗之门回来时，耐奥祖就明白让他重新回去战斗是一种浪费。而且，血环氏族的战士也已经所剩无几了——两年来，为了躲避人类和他们的盟军，这个曾经庞大的氏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耐奥祖选择将基尔罗格留在他的身边，并让血环氏族的人担任他的保镖。当然，他自己的影月氏族对此颇有些不满，但他们人数众多，足以成为对抗联盟的一股力量。此外，耐奥祖认为，他现在是整个部落的酋长，而不仅仅是影月的首领，他不能厚此薄彼。

“我们得先出去走一趟，”他指着周围的城堡对基尔罗格说，“法术依旧有失败的可能，我不能冒这个险。我们有了天空的配合，但我们也必须让大地协同助力。我需要尽可能多地连通地脉，这样，才能加强德拉诺的魔法力量，把我们从她那病态的控制中释放出来。”他叹了口气。“只有一个地方适合执行这样的任务，卡拉波神庙。”

基尔罗格睁大了那只眼睛，但他的表情并没有改变。“黑暗神殿！”他的语气非常冷静。

耐奥祖点了点头。他内心充满了厌恶，只是尽力控制着没有表现出来。他仍然记得兽人对德莱尼人的战争，那场战争令他感到厌恶，但没有一丝愧疚。一想到要进入他们之前的神庙，他就不寒而栗，但他知道基尔罗格和部落的其他人并没有感受到他的这种情绪。德莱尼人的毁灭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光荣的胜利，而黑暗神殿则是一个伟大的战利品。要是耐奥祖想正确地领导他们

的话，他也需要相信这一点。“如果我在那里举行这个仪式，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那我去安排，这样我们能马上出发。”基尔罗格说。

“出发？我们要去哪儿？”卡加斯一踏入王座厅就问道。碎手氏族酋长的左肩上插着一支断箭。他到了以后，闷哼一声，伸手将它拔了出来。耐奥祖让卡加斯负责对联盟基地的进攻，这个傻瓜坚持要亲自领导这些小规模的战斗。但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直接面对人类军队——居高临下的联盟弓箭手射出的乱箭就给他们造成了伤亡，每次都是卡加斯感到厌烦且忍无可忍后，才下令撤退。但这样至少没让联盟闲着——也没让卡加斯闲着。

“我必须前往黑暗神殿，以便当星星们排成一列的时候启动仪式，开启新的传送入口。”耐奥祖解释道，他将卷轴卷了起来，塞进挂在腰带上的口袋里，然后从宝座上站起来，心不在焉地拍了拍它。这不是他坐过的最舒适的座椅，但肯定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论他们将要去到的下一个世界是什么，他都会再次精心打造一个全新的。

“我去集合军队。”卡加斯回答道，转身要走，但是耐奥祖拦住了他。

“不，”他说，“暂时不要。先去叫丹塔格和血魔过来。我要在这里和你们四个人谈谈，然后给你们分配各自的任务。”卡加斯犹豫了一下，耐奥祖咆哮道，“现在就去！”卡加斯举起他的镰刀手敬了个礼，急匆匆地离开了房间。

“我去告诉地狱咆哮。”基尔罗格说完，打算转身离开。

“不。”

基尔罗格缓缓回身，看着耐奥祖。“他们还留在艾泽拉斯。我们需要给格罗玛什和他的氏族传达命令。”

“不，不用。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已经接到命令了，他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发现基尔罗格流露出些许不安，耐奥祖站了起来，挺直了身体。“你不会怀疑我的智慧吧，基尔罗格？”

这一刻时间停滞了，气氛紧张而沉重，基尔罗格最终低下了头。“当然不会，萨满。”

“去召集你的战士，”耐奥祖在卡加斯走后对基尔罗格说道，“告诉他们做好准备。我们很快就会离开。”

基尔罗格点了点头，也离开了，耐奥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想知道炸弹是否像血魔向他保证的那样有效。它应该很有效，格罗玛什并没有红着眼睛冲回来打算饮血复仇。那很好。地狱咆哮一直都是一个难以控制的人，但他已经发挥了作用，达到了目的。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基尔罗格很快就回来了。他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他的战士已经准备好了。几分钟后，血魔到了，卡加斯和丹塔格都跟在他身后。

“很好，”当他所有的副手都到场后，耐奥祖对血魔和丹塔格说道，“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法术。”这两个人都笑逐颜开。

“我就知道你可以做到，主人！”丹塔格说道。

“那么，你要去黑暗神殿吗？”血魔问道。看到耐奥祖和丹塔格的惊讶表情，他咧嘴笑了起来。耐奥祖意识到他本应预料到这一点。如果不考虑同情心，仅就能力和洞察力而言，血魔是他见过的最有前途的年轻萨满之一。他在死之前就已经成长为一个强大的、自信的、聪明的术士了。而自从作为死亡骑士回归后，他的力量和狡诈都更胜从前。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危险人物。

“是的，那里是理想的施法场所。”

“我可以让部落的战士在夜幕降临前做好准备。”卡加斯报告道，“我们将留下一支小队驻守在这里的城墙上，其余的人将一路保护您。”

但是血魔摇了摇头说：“联盟不会再上我们的当了。当他们意识到我们的攻击只是为了将他们牵制在城堡里的时候，他们会全力发起进攻的。”

耐奥祖点了点头——他也有和血魔相同的看法。“你与你的氏族留在这里。”他向卡加斯下达指令，“当联盟部队进攻时，拦住他们，而我们继续前往黑暗神殿。”他皱起了眉头。“我需要时间，你必须尽可能地拖住他们。如果你能活下来，就到那儿去和我们会面。”

卡加斯脸色有些发白，然后挺直身体点了点头。“城墙前的平原上将会堆满他们的尸体！”他抬起他那装着镰刀的手指天发誓，然后向其他三个人点了点头，转身大步离开。他刚一离开房间，他们就听到了他大声喊叫着发布命令。

“他们赢不了的。”过了一会儿，丹塔格说道。

“他们不是必须要赢。”耐奥祖回答道，“他要做的就是拖住联盟足够长的时间，别让他们跟踪到我，让我完成这个法术。”他耸了耸肩。“这座堡垒很坚固，他的碎手氏族英勇善战，他们将会展开一场精彩的战斗，我们其余的人将会让他们的名字响彻我们征服的所有世界中，以此追忆。”

“当然。”丹塔格听了耐奥祖委婉的责备，脸上微微抽动了一下，“我不怀疑卡加斯的忠诚，也不怀疑他的战士的实力。他将战斗到最后一刻。”

“是的。”耐奥祖盯着这位影月氏族的食人魔法师，“你要和他一起战斗。”

“什么？”这次，丹塔格惊讶地摇了摇头，“但是主人，你在黑暗神殿需要我！我的位置在你身边！”

耐奥祖突然爆发出强烈而纯粹的愤怒。“我命令你在哪儿，你的位置就在哪儿！”他咆哮着，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低沉。

丹塔格的眼睛瞪大了。“你的脸……”他讷讷地说道，畏缩着，脸上充满了恐惧和震惊，“头骨……”

下一瞬，耐奥祖的愤怒消失了。他伸手摸了摸他涂着白色的脸，并没觉得和平常有什么不同。

“人类军队中也有法师。”他说道，声音非常温和，“必须有人在这里阻止他们，一个法力强大，而且我可以信任的人。”他走上前来，将手放在食人魔的肩膀上。丹塔格向后退了一步，耐奥祖放下他的手，说道：“这个人非你莫属。”

丹塔格低头瞥了一眼血魔问：“为什么不是他留下来？”

“我对时空裂隙和传送门的了解远远超过你。”死亡骑士答道，“耐奥祖需要我在仪式上提供帮助，否则我就会留在这里，让那些人类尝尝我的魔法。”

丹塔格那小小的猪眼睛又回到了耐奥祖身上。

“我确实需要他和我在一起。”耐奥祖用一种慈祥的，几乎是抱歉的语气说道，“虽然我也想让你去那里，但你留在这里，用你的巫术为卡加斯提供支持对我的帮助更大。”

食人魔终于点了点头道：“我会按照你的命令行事，主人。我会阻止人类的法师。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会去黑暗神殿找你们。”他的声音中流露出赤裸裸的渴望，渴望去那个地方看看，穿过它的大殿。

“很好。”耐奥祖点点头，转过身去。他们都知道丹塔格活下来的希望很渺茫。“我会把黑龙留在这里，协助战斗。你现在去和卡加斯协调行动吧。”从眼角的余光里，他看到丹塔格点了点头，大步走出了房间。等那些雷鸣般的脚步声消失后，耐奥祖转过身来，转向了基尔罗格和血魔。

“召集你们的战士和死亡骑士。”他对他们说道，“我们立刻出发。”

不到一个小时后，耐奥祖骑着一匹狼，在基尔罗格和他的战士们的簇拥下从地狱火堡垒出发。血魔和他的死亡骑士们骑着他们的骸骨战马向前飞奔。在他们身后，卡加斯和他手下的兽人们在城堡的城墙上欢呼着，高喊着耐奥祖的名字。部落大酋长一只手放在他腰间的袋子上，确保卷轴还在那里，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座狼那厚厚的毛皮，翻身骑上狼背。

他没有回头看一眼。

第十八章

那天晚上，奥蕾莉亚一直和图拉扬待在一起。他们促膝长谈，二人之间的分歧和隔阂终于消弭无形。当他们不再说话时，他们便治愈彼此的心灵和身体。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从他的住处出来时，朋友们会心的微笑令他们知道自己拥有了真正的幸福。尽管他们今天将面对死亡，但他们很清楚，如果能够活下来，未来的日子将充满快乐。

他们会活下来的。图拉扬不会放她走的，现在，他们又重新找到了彼此。

他热烈地亲吻了她，随后在黎明前的曙光中，她和她的游侠们一起悄然出发。他们已经讨论了信号等诸多问题，最后定下了一个时间。

“如果我们拿下了哨塔，我们会把灯光熄灭，在大约十个心跳后重新点亮它们。”她说，“如果我们在太阳跃出地平线之前还没有把它们全部拿下，无论如何，你们都要赶过来。一个小时以后，他们的视野会清晰无比，这个计划也就泡汤了。”

图拉扬点了点头。现在，即使她不在他视野范围内作战，他也不再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她不会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她已经恢复状态，找回了自己。

首先，达纳斯将率领人马发起一次佯攻，他和他的手下将面对数量远超他们的敌人，但这不会持续太久。一旦部落军队迎战，图拉扬的大部队就会发起主攻。

“这将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时间，”图拉扬警告他，“你必须相信一切都将按计划进行。”他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这也许会让你觉得传送门的那次战斗再一次发生了，达纳斯。”

达纳斯用钢铁般的目光注视他的指挥官。“不，不会的。这一次，我们才是那个对绿皮浑蛋发起突然袭击的人。我相信你，图拉扬。那些死去的男孩的灵魂将与我们并肩战斗，当我们让兽人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时，他们就会得到平静。”

图拉扬微微颤抖。“达纳斯……”他开口道。

达纳斯挥了挥手打断了他。“我没想去送死，”他说，“别担心。我希望有一天能回家，把这些男孩带回家。我再也不想多写哪怕一封以‘致以最深切的同情’开头的该死的信了。”

图拉扬抓住了他的副手的肩膀，点了点头。达纳斯会拖住兽人足够长的时间，让第二支部队像潮水一样冲垮他们。

库德兰和他的狮鹫骑士，以及卡德加和其他一些魔法师，都准备好了加入这一波攻击浪潮。这次，法师和图拉扬不在同一支队伍里——他们在第二次战争期间一直在一起，如果没有卡德加在身边战斗，那种感觉会很奇怪。但是，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他们会再次见面，一起庆祝胜利。

现在，在寒冷的黎明前夕，他在等待信号。达纳斯的小队已经出发，准备绕到敌人的后方发起攻击，他们骑着马，呐喊着，虚张声势；而图拉扬的队伍则小心翼翼地，安静地，徒步潜行到一个离堡垒很近的地方，近到可以看到信号，但夜色足以将他们隐藏起来。他凝视着城堡，大约有一里长的坚固的城墙包围着它。上每隔一段距离，城墙都有一个巨大的火盆在阴森森地燃烧着，发出的火光足以照亮装饰在城堡上的那些尖锐的铁钉。这座建筑物是铁血的、强大的、黑暗的，它具有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感。不知何故，图拉扬觉得，他们不仅需要打败墙内的兽人——活着的兽人和死亡骑士——而且他们还必须击败堡垒本身。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地方，棱角参差，甚至，蕴藏生机，仿佛是某种巨大的野兽，肉体已经融化，露出了撑起其外形的锋锐的骨骼。

他盯着瞭望塔，眼睛因用力过度而开始酸痛。在那里……其中的一个熄灭了，然后又被点亮。等到最后一盏灯被浇灭并被重新点燃时，图拉扬听到了战场上传来喊着战斗口号的人类声音，以及隆隆的马蹄声响。他非常想去冲锋陷阵，但他强迫自己等待。游侠需要时间，需要等待机会才能抵达大门，而这都必须得等兽人们被吸引过去与达纳斯的人马开始战斗，才有可能实现。

每一秒钟都很痛苦。终于，当他听到武器撞击的声音，以及兽人和人类混杂在一起的怒吼时，他知道这一刻已经来临了。图拉扬举起他的锤子，把它举到和视线平齐的位置，清晨的光线映照在黯淡的金属锤头上。“愿圣光赐予我们力量。”他平静地说道，那些聚集在他身边的人都点了点头，他的锤子开始发光，光芒由锤子内部发散出来，低语的声音在人群中蔓延开来。“愿圣光指引我们，带领我们取得胜利、荣誉和荣耀。”刹那之间，锤子被白色的光芒完全笼罩了。

然后，那白光突然向外迸射出来，光波掠过所有的人。图拉扬知道其他人和他一样，都感受到了力量与平静。微弱的光环笼罩在锤子上，也笼罩着每一个人，在周围的红色岩石上勾勒出他们的身影，他微笑着看着圣光的祝福。

图拉扬带领他的部队快速向城墙走去。城堡在他们面前若隐若现，他们离得越近，它就显得越压抑，越庞大。他现在可以看到大门了，它看起来就像一张大嘴，长在一张丑陋的面孔上。

接着，当他怀疑自己是否选择错了进军的时机时，门打开了。

“她做到了。”其中一个男人低声说。

“当然，她做到了，”图拉扬温柔地应道，“她是奥蕾莉亚·风行者。”圣光在上，他是如此爱她。

然而，他们并不是唯一注意到大门打开的人。在奥蕾莉亚和她的游侠向前飞奔，要与图拉扬的队伍汇合时，有几个兽人在她们后面全力追击。图拉扬在昏暗的灯光下瞥见了奥蕾莉亚的金色头发，他加快了速度全力奔跑。他的锤子自然而然地举了起来，再次开始发光，一道闪耀的白光高悬在他的头顶上方。这引起了一个兽人的注意，这个家伙放过了游侠，转向了他。它猛冲了过来，有那么一刻他以为它没带武器，肯定是疯了——直到他看到它有只手本身就是一把镰刀。

“为了洛萨之子！”不再需要隐藏自己行踪的圣骑士呐喊道。他挥舞着锤子猛力砸了下来，粉碎了兽人的头骨。当第一个兽人倒下的时候，图拉扬抽回了他的武器，一个侧攻击中了他面前的一个兽人，随后倾尽全力击碎了一个离他两步远的兽人。另一个兽人朝他们冲了过来，但是一支冷箭突然射穿了它的左眼，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倒下了。第五个兽人咆哮着，挥动着沉重的棍棒，但是奥蕾莉亚向前一跳，闪开了这一击，她长剑挺进，剑刃刺穿了这个绿皮怪物的喉咙，剑尖从后脑勺突了出来。图拉扬一个转身，干掉了一个被他惊呆了的兽人，现在，他全速冲上楼梯，奥蕾莉亚、她的游侠以及他的手下紧跟在他身后。

图拉扬在楼梯中间的拐弯处撞见了一群兽人。对方在体形、力量和位置上都占有优势，但他有决心，也有冲劲。他将锤子举到胸前，把它当成一个小型的攻城槌，猛烈地撞向一个又一个兽人，撞击的力量也震动了他，他不得不拼命奋战，才不至于踉跄后退。而兽人们则被撞到了一边，要么被顶到了墙上，要么从楼梯上掉了下去，摔在下面的地上，那些保持着足够冷静的兽人正准备攻击他，却被来自奥蕾莉亚和她的游侠放出的冷箭射穿了，而那些被图拉扬惊呆了而没对他们发起攻击的其他兽人，则在转身跑上楼梯时被结果掉了。

战斗看似只有几分钟时间，但图拉扬知道这可能已经太久了。他来到了顶层，城堡的城墙在他面前延伸出去，它们比荣耀堡的城墙要长得多，但数量少，非常混乱，而且奇形怪状。一些兽人站在这里，手里拿着沉重的长矛，准备将其向下面正在逼近的联盟军队投掷。图拉扬看到大部分部落军队已经从前

门蜂拥而出，迎头而上冲向联盟，他还看到长长的黑色身影在上空盘旋，知道黑龙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加入战斗。

“联盟！”图拉扬高声喊道，举起了他的锤子，奔向城墙的前缘。“联盟！”从这里，他看到达纳斯骑着马走在他的队伍靠前的地方，向他举起剑来以示回应。他全身沾满了新鲜的血液和发黑的血渍，但它们都不是红色的人类的血，他也没有损失太多人。圣光与他们同在！

这时，驻留在城墙上的兽人们冲到了他身前，图拉扬一边保护着自己，一边忙着清理上面的防御工事。到处都是战斗的声音：金属与金属的碰撞声，石头砸上盔甲的声音，肉体和肉体的搏斗声，混合着怒吼、咆哮、号叫和呐喊。尸体也全部混合在一起，兽人的绿色尸体、人类的粉红色尸体以及马匹的棕色、金色和黑色尸体；盔甲闪烁的亮光与斧头和锤子的暗淡光泽也混合在一起。有一次，当他能够瞥上一眼的时候，图拉扬再次从人群中找到了达纳斯，看着这位战士用剑刺穿了一个冲上来的兽人，又将剑刃抽拔出来，旋转着切开了另一个兽人的喉咙。

图拉扬刚刚把最后一个兽人击倒，就听见上面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声，他抬头看去，只见一片云裹挟着一股热气向城堡席卷而来。他对突如其来的那团湿热咧嘴一笑。那片云散开了，在城堡的上空形成薄雾，将整个城堡罩在下面，使其变得模糊，将它的形状和细节都隐藏了起来。

雾气同样也掩蔽了声音，所以当一阵响亮的呼叫声响起时，图拉扬无法确定它的位置。看起来龙也无法准确判断，因为它们正绕着圈子飞行，卷曲着脖子东张西望，寻找着声音的来源。不过很快，它们就没必要再找了，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雾中垂直坠落，像石头一样朝着一条受惊的巨龙砸去。就在它们似乎要相撞时，那东西伸展开来，张开了长长的翅膀，从快速坠落变成了急速旋转俯冲。狮鹫——肯定是它——斜着身子在惊呆了的龙周围盘旋。黑龙像狗咬虫子那样对着它一口咬了过去，但这种半狮半鹰的生物速度太快了，当巨大的嘴巴在方才狮鹫所在的位置合拢的时候，它已经冲到了龙的下方。巨龙紧追不舍，它向后一缩，岩浆裹挟着长长的火焰从它的口中喷射了出来。

狮鹫及其骑手速度还是太快了，他们又一次躲开了。因为全神贯注在敏捷的狮鹫身上，黑龙没有注意到它的攻击方向，一不留神火焰烧到了它的盟友，十几个兽人痛苦地挣扎着发出尖叫声。

黑龙愤怒地呼啸着，猛地撞向堡垒，随着一声巨响，坚固的墙壁破裂了。在它爬起来准备再次发动进攻时，乘坐在狮鹫上的蛮锤矮人站在镫子上，将他的风暴之锤朝这只可怕的野兽扔去。锤子击中龙的眼睛的时候，一道霹雳撕碎了雾气，灿烂的阳光倾洒下来。蛮锤矮人大喊了一声，风暴之锤又飞回到了他的手中，与此同时，狮鹫骤然飙升，阳光照在它的羽毛上，熠熠闪光。这条黑龙既震惊，又茫然，它试图飞起来，但是这个毫无慈悲心的蛮锤矮人逗弄着

它，玩着追逐的把戏，一次次地反复击打它那受伤的眼睛，直到它几乎半瞎了，晕头转向地再一次狠狠撞到了墙上。在这只庞大野兽无意识的撞击下，城墙轰然崩塌了。巨龙滑落到地面，巨大的重量冲撞得大地发出震颤，它成了自己暴力的牺牲品。

其余的黑龙发出愤怒的尖叫，猛地冲向那个孤身一人的狮鹫骑手，后者转身对着狂怒而轻率的飞行军团迎头而上。但是，就在它们接近他的时候，更多的狮鹫从云层中冲了出来，开始袭击黑龙。龙的体量是狮鹫的四倍，但是狮鹫的速度更快、更灵活，它们绕着庞大的野兽转圈，诱使它们飞到堡垒周围，引导它们的火焰相互攻击，或者让它们在试图抓住那些神出鬼没的空中舞者时，因为难以保持平衡而撞到一起。

在图拉扬看来，库德兰早先的吹嘘已经成真了。他的蛮锤部落已经在对龙作战上取得了足够的成功，他们有可能很快就能收拾掉这些生物，为主战场提供援助。

其中一只狮鹫离开了队伍，朝着图拉扬飞去。它驮着两个骑手，一个个子很小，另一个则大得多，当距离宽阔的石头走道还有一小段距离时，后者跳了下来，紫罗兰色的长袍在他的身周飘荡。图拉扬的脸上绽放出笑容。卡德加！

法师向载他前来的蛮锤矮人挥手致谢，狮鹫拍打着翅膀，飞升上天空，重新加入了战斗。然后，他那白发苍苍的头转向城堡主塔，眯起了眼睛。

“我处理完这个就来帮你。”法师对图拉扬说，一只手拿着一支法杖，另一只手从身体一侧拔出了剑。“那里有个人——一个食人魔法师。我先和他打打交道。”

图拉扬点点头。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在卡德加身上看到的远比魔法要多得多，这足以让他尊重卡德加在这件事情上的主张。他转过身，守在远处楼梯边的两名男子匆匆走了过来，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图拉扬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就听到从那个方向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几个脑袋冒了出来，一些人冲上了楼梯，上了城墙。他们穿戴着联盟的盔甲。

“长官！”当他们走近时，其中一个人喊道，“我们已经清除了北翼！”

图拉扬点点头，并向士兵们回敬了一个礼。“非常棒。我会在这里留下几个人。”他瞥了一眼奥蕾莉亚，她已经准备好了她的弓。“其他的人，跟我来。我们将清理一遍城堡，以确保没有敌人，然后为其余的人打开大门。”战士们都欢呼起来，他率领着他们走下卡德加刚刚走过的通道，在半道拐了个弯，沿着一条狭窄的楼梯走下去。正如他所料，楼梯通往兽人据点的核心地带，很快，图拉扬就忙于同留守在里面的兽人进行战斗，没工夫再操心卡德加了。

卡德加在通道中缓缓前行，他的知觉延伸出去，仔细地查看着他前面的区域。他知道，食人魔还在那里，但似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没有施法，也没有举行仪式。它只是在等待。

等待他。

通道的尽头就是塔楼，卡德加走了进去。他进入的房间很大，形状奇特，不完全是圆形，角度也不均匀，好像它不是被建造起来的，而是用什么东西雕凿出来的。房间的另一端有一把怪异的大椅子，看上去像是用巨大的骨头拼凑而成——他心怀恐惧，思索着到底是什么样的野兽会有这样的骨架。它高高的靠背几乎触碰到了上面的拱形天花板，两侧摇曳着火炬的光焰。但宝座是空的。

“我的主人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隆隆响起，一个巨大的身影从阴影中显现了出来，挡住了他的退路。卡德加以前见过食人魔，但那是在战场上，他和其他魔法师一起站在后方，从远处发起攻击。这是他第一次和食人魔离得如此之近，他吞了口唾沫，向上看去……向上。这个家伙的脑袋几乎擦到了天花板，而且，虽然他的外表像野兽般粗蛮，但他那深邃的眼睛里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这时，卡德加才注意到他之前说的话，感谢那枚能让他听懂食人魔语言的戒指。“走了？”

食人魔咧嘴一笑，露出令人惊讶的尖锐的利齿和巨大的獠牙。“是的，”他回答道，“他不久前离开了这里，现在正在前往举行仪式的途中。你们联盟如果想找他，就得从我们这里杀出一条路来。”这个生物皱着眉头，下巴紧锁。“我们可能会死，但我们的死亡将确保部落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征服其他世界！永无止境！”

“该死的！”卡德加咒骂道，他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兽人欺骗了他们！他们准备好了承受这场战斗，仅仅是为了让耐奥祖逃脱。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的速度足够快，我们仍然可以追上他。”他用挑衅的口吻对兽人说道。

“可以。”食人魔表示同意，“但首先，你必须先从我这儿过去。”他举起双手，每只手都比卡德加的脑袋还大，它们开始发出一种病态的绿光，看起来好像是从皮肤下面散发出来的。“我是影月氏族的丹塔格。”

看来，这是一次光荣的决斗。“达拉然的卡德加。”卡德加回答道。他举起了他的法杖，顶端开始发散出明亮的紫罗兰色的光芒。

食人魔笨拙地鞠了一躬，随后发起了攻击。他的两只粗大的手掌猛地向前一推，仿佛想把卡德加推开。绿色的光芒从他手中迸射出来，化作能量波席卷而至，包围着、碾压着人类法师。卡德加举起法杖，鲜明的紫色光芒越来越强烈，绿色的光波在他的身周分崩离析，像破裂的气泡一样消散得无影无踪。

接下来，卡德加发起了攻击，他将法杖指向食人魔的胸口。紫罗兰色的光芒向前射去，刺向了食人魔的心脏，但丹塔格用双手将能量光束拨到一边，他双手间仍然弥漫着绿色的光芒，保护着他免受任何伤害。

“我们两个势均力敌。”食人魔说道，同时双掌相击。当他张开双手时，黑暗在两手间如巨浪般翻腾，一大片黑幕滚滚而来，横扫了整个房间。

“也许吧。”卡德加回答道。黑暗的降临的时候，他纹丝不动，几秒钟后，他就像其他一切东西那样从视野中消失了。然而，通过他的其他感官，他仍然可以定位到食人魔的位置，并且知道他的对手正在寻找他。卡德加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会儿，然后将他的法杖摔在地板上。黑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如同黑色的玻璃一般散落了一地碎片。食人魔也被冲击波推倒在地，他摔倒时的造成的撞击几乎和第一轮冲击波差不多，丹塔格痛苦地呻吟着。

卡德加迅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法杖周围的光在不断增强，最终变成了一道凝实的光束，因为过于耀眼而几乎看不出紫色来，尽管它仍然带有那种色调。他把被光束环绕的法杖猛地砸在正准备爬起身来的食人魔的喉咙上，丹塔格尖叫起来，卡德加紧紧按住他，没有放手，法杖所指之处，丹塔格的躯体开始冒起烟来。

拯救了食人魔的不是魔法攻击，而是本能。他奋力把卡德加从身体上推开，并挣扎着重新站了起来，他的脖子上出现了一道烧焦的黑线。丹塔格咆哮着，露出了他的尖牙，低头向卡德加冲去。人类法师向旁一闪，躲开了攻击，挥舞着他的剑，在食人魔冲过来的时候，顺势切开了这个家伙的上臂。

丹塔格愤怒的喊声变成痛苦的号叫。绿光再次从他的手中升起，不住地摇曳闪烁，一道深红色的闪光穿过其中。丹塔格再次合拢双手，能量在它们之间聚集，最终形成了一个光球，仇恨之力充盈其中，使它不停地翻滚震荡。他拼尽全力将它向卡德加猛推过去。

卡德加冷静地观察着快速接近的魔法球。然后他插剑入鞘，伸出手，掌心向外。球体碰到了他的肉体，直接打在他的手掌上——随即消失在他的体内，被吸收得干干净净。

“谢谢你，”他对着那个目瞪口呆的食人魔说道，“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他一顿足，一阵较弱的冲击波再次击倒了丹塔格。食人魔明白面前的对手比自己更强大，他重重地跪倒在地上，垂下了头。卡德加没有继续羞辱对

方，他再一次拔出剑，使尽全力从食人魔裸露的脖颈上劈了下来。肉和骨头都彻底分开了，食人魔的头颅滚过地板，血浆喷溅出来，卡德加向后退了一步。

有那么一会儿，他屏住呼吸，环顾着王座大厅，他知道丹塔格说的是真话。

他低头看着食人魔的尸体，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急匆匆地转回去寻找图拉扬。他们需要迅速行动。

“好消息！”再次看到卡德加时，图拉扬喊道，“我们攻占了堡垒！”

“我们被骗了，”卡德加开门见山地说道，“耐奥祖不在这里。他在我们发动进攻前就离开了。他一定随身携带着那些神器。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把头骨也带走了。”

图拉扬盯着他问：“那么，这些都是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都上当了。”卡德加确认道。

图拉扬皱起了眉头，试图为这场战斗找到些说法：“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这儿。我们击败了他们！我们还攻占了他们的城堡——即使耐奥祖本人不在这里，这里仍然是他们的大本营，现在它属于我们。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被击溃了。”

“是的，他们再也派不出第二支军队了。”达纳斯走了过来，正好听到了图拉扬说的话。他的盔甲有不少地方都被撞坏了，他的胳膊、腿和脸上被割了很多伤口，但是当他勒紧缰绳，在他们身边翻身下马的时候，他看上去并没有被这些伤痛困扰。图拉扬拍了拍他的肩膀，很高兴看到他的副官幸存了下来。

“你干得很好。”他告诉达纳斯，“但是卡德加发现了一些坏消息。耐奥祖不在这里——显然，他知道我们会发起攻击，因此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偷偷溜走了。我们认为他把那些神器随身带走了。”

奥蕾莉亚和库德兰现在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图拉扬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他们。

“好吧，我们最好是跟上去，然后，嗯？”库德兰说道。

“你们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吗？”奥蕾莉亚问道。

“我不知道，”卡德加笑了笑，说，“但我能找到答案。我在战斗中了解了古尔丹的法术，我也了解达拉然之眼。我可以追踪到它们。”其他人都退后了一步，他闭上了眼睛，随着呼吸，低声念着什么。他周围的空气似乎在闪着

微光，一阵风凭空吹起，牵拽着他们的衣服和头发。然后，法师的双眼突然睁开了，一瞬间发出了耀眼的白光，眼中展现出了奇怪的画面。图拉扬颤抖了起来，目光转向了别处。当他转回身时，他朋友的眼睛又恢复了正常。

“我找到他们了，”卡德加说道，他轻轻地靠在他的法杖上，“不过，这事没那么容易。它们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奥蕾莉亚摇了摇脑袋。“头骨和眼睛不在一起？为什么耐奥祖会让其中任何一个离开他的视线呢？”

“我不知道，但他确实这样做了。头骨在向北移动，但是达拉然之眼却朝西南而去，穿过被他们称之为泰罗卡森林的地方。我感知到了麦迪文之书也在那里，我觉得耐奥祖去的应该是这个地方。我曾以为他需要头骨来举行仪式，就像我需要书和头骨来关闭传送门一样。但很显然，他把头骨送到了其他地方，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两个都要吗，头骨和书？”图拉扬问道。

“是的，”卡德加回答道，“如果没有他们，我无法完全关闭裂隙。”

图拉扬点了点头，做出了决定。“那么我们就必须两路都要追。”他看了看其他人，脑子里权衡着各种选择，“达纳斯，我认为你想杀死更多的兽人。”

“是的，长官，我愿意。”

图拉扬叹了口气。看到这些他喜欢的人这样复仇心切，他的心里很难过。但是，他没有评判的资格——他并没有遇到过在逃离战场寻求增援时，自己统领的整支队伍都被屠杀的情况。正如奥蕾莉亚最终要做的那样，达纳斯必须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化解，让他被痛苦折磨的内心得到平静。他需要知道，自己可以不带怨恨地去战斗——为了某个目标战斗，而不是与之对抗。

“那么，你去追踪耐奥祖吧，他比我们早出发。库德兰，你和你的狮鹫骑士先去前方侦察耐奥祖和他的同伴，一旦发现他们，就立刻发起攻击——杀死他们，或者至少要让他们慢下来，同时向达纳斯报告，他和地面部队将会赶上来。”

“带上些我的游侠，一起去侦察。”奥蕾莉亚说。

图拉扬对她微笑着表示感谢，并对达纳斯说：“你的任务就是杀死耐奥祖，带回那三件神器。”

“包在我身上，小伙子。”库德兰说道，然后转身向他的狮鹫走去。达纳斯点了点头，敬了个礼，也离开这里去召集人马，准备出发。

图拉扬转回奥蕾莉亚和卡德加。“拿到那个头骨并关闭传送门是我的责任。卡德加，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追踪这个被诅咒的东西的人。而奥蕾莉亚……”他温柔地笑了笑，“我答应过你，我永远不会把你留在后面。”

“是的，你做到了，亲爱的。我希望你以后也一直这样做。”奥蕾莉亚紧紧地握住了图拉扬伸过来的手，他们两人之间不会再有什么离别了……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

也许死亡也不会将他们分开。

她笑了起来。“我们走吧。”

三个朋友一起离开了被攻占了的城堡和远方的传送门。他们要去寻找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遗骸，或者永久地封闭裂隙，一了百了，或者在任务中牺牲，至死方休。

第十九章

“他们正在逼近。”

耐奥祖瞥了一眼基尔罗格说：“那我们走快点儿吧。”

血环氏族的酋长摇了摇头，忍不住咆哮起来：“你要累死坐骑和我们自己吗？这已经是我们最快的速度了。”他恨恨地说道，“如果还要再快，恐怕等不到联盟追上来，我的战士就已经先死掉了，到时候谁来保护你呢？”

他们现在已经行进了将近一个星期，头几天一直平安无事，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他们抵达了泰罗卡森林，走在那些高大、盘曲的树木下面，心中感到些许轻松。森林像以前一样阴森黑暗，头顶上方高高的树冠枝叶繁茂，几乎没有阳光能够穿透它们的荫蔽，地面上覆盖着细密的黑色苔藓和低矮的灌木丛，或者就干脆裸露着泥土。在炎热的太阳下走了几天之后，能来到这个阴凉的地方真是让人高兴，森林看起来凉爽而宁静。

直到基尔罗格的一个战士——留在他们后面负责侦察的——跑到夜晚宿营的地方来找他们。

“联盟！”那战士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道，“他们就在我们身后！”

“他们攻占地狱火堡垒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很多。”血魔说道，“该死的卡加斯！他应该拖住他们的！”

基尔罗格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冷静。“他们有多少人？”

侦察员摇了摇头。“我数不清具体的人数，但是有很多。肯定比我们这里的人多。他们正以疯狂的速度追来。”

“他们正在把自己推向极限。”基尔罗格沉思着说道，漫不经心地抚摸着他那只瞎眼下面的伤疤，“仇恨加快了他们的速度。”

“他们还有多久能追上我们？”血魔问道。

“他们可能落后我们两天，”侦察员回答道，“但是他们的首领像疯子一样催促他们，他们正在迅速拉近距离。”

“拔营起寨！”基尔罗格做了决定，“都起来！我们必须日夜兼程，拉开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行动！”

几分钟之后，他们又开始行军。从那以后，他们只做短时间的停歇，在泰罗卡那众多闪闪发光的小溪和河流旁边停下来喝口水，喘喘气。但联盟还是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距离正在缩小。

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糟糕的选择。

“我们可以等在这儿和他们战斗。”血魔建议道，但基尔罗格摇了摇头。

“他们的数量比我们多。”这位独眼兽人反驳道，“远远超过我们。”他皱起了眉头。“虽然我很讨厌这样讲，但如果我们和他们正面对战的话，他们会杀光我们的。尽管我和我的氏族都很乐意为部落而死，但死在这里并不能帮你们进入黑暗神殿。”

“我们跑不过他们。”血魔指出，“我不相信他们看到猎物就在眼前时，不会拼命追赶。”

“我们可以躲到——”耐奥祖开口说道，但基尔罗格很快就打断了他。

“还有几天时间呢。”他忙着插话，“我们现在还不需要考虑这个吧？”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滚落下来，耐奥祖既惊讶又觉得好笑，他发现基尔罗格·死眼，这个以勇气和胆量闻名的传奇人物，竟然害怕了。

然而，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他指出，他尖锐的语调足以阻止基尔罗格再次打断他，“他们和我们的距离在不断缩短，如果我们跑又跑不掉，打又打不过，我们必须躲藏起来。在这片森林里，唯一一处最合适的地方就是——”

这次打断他的并非他面前的两名副官，而是头顶上方的东西。耐奥祖感受到了气流的变化，以及一阵仿佛暴风雨的沙沙声，但是，这动静异常激烈，凝聚成一条锐利的直线向他们逼压过来，他本能地扑向地面。紧接着，有什么东西从他脑袋方才的位置猛地刺穿了过去，尾部拖曳着一道闪电。他瞥见一团模糊的黑影飞上天空，穿过树丛之间——然后稳稳地落在一个矮胖的人手里，这人骑在一只长着翅膀的野兽身上，正朝他们俯冲过来。

“狮鹫！”基尔罗格将斧头举过头顶大声喊道，“隐蔽！”

局面一下子混乱了。兽人们有的躲在树干后面，有的溜进附近的河流中，或者隐藏在岸边。每个人都踉踉跄跄地奔跑着，不时地跌倒，在黑暗中挣扎着躲避头顶上方那些隐约可见的身影。

第二道闪电划过森林，晃得耐奥祖耀眼生花，只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眩目白光以及闪光幻灭后的残影。紧接着，一道霹雳震撼了森林，树木嘎嘎乱响，许多兽人战士被震翻在地。

显然，蛮锤矮人的这次进攻非常成功。

蛮锤矮人们骑着狮鹫俯冲下来，把他们的风暴之锤向左右两边抛掷出去。有些进攻没有击中目标，但那些可恶的锤子又飞升上去回到了他们的主人手里，他们像复仇的幽灵一样再次将它们抛了出来。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劈开空气，雷声持续不断的轰鸣着。当他们不扔锤子的时候，就会突然俯冲下来，距离近到可以让狮鹫直接袭击兽人，用兽人手掌大小的利爪撕开他们的喉咙，啄出他们的眼珠，用致命的尖喙砸碎他们的头骨。在闪电的间隙，耐奥祖看到一些兽人聚集在一起，希望倚靠数量来保障安全，但实际上只是给对手提供了一个更容易攻击的目标。他看到风暴之锤的一记重击就把十几个兽人打的四散奔逃。雷击与闪电过后，这些人中只有一个兽人还在动弹，但也有气无力。

“他们在屠杀我们！”他向蜷伏在他身边的血魔发出嘶嘶的怒吼，“快点来帮忙！”

死亡骑士盯着他，一个缓慢的、老谋深算的笑容在他腐烂的脸上蔓延开来。“只是几个类似人类的小矮子和生长失控的鸟而已，我原以为强大的耐奥祖足以应付这样一场无足轻重的进攻。不过没关系。如果你不能，我可以。”他站了起来。

傲慢！耐奥祖又想起来与古尔丹的头骨的对话。

太嚣张了！他不应该这样对你说话。

对，他不应该这样。

“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塔隆·血魔。”他说道，声音冰冷。血魔眨了眨眼睛，对他的语气感到惊讶。“我不会再允许你这样做了。”

耐奥祖站了起来，他被怒火点燃了，紧握着拳头，全神贯注于他们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空气。他的萨满教法术曾经使他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能够利用元素本身。但是，自从他向基尔加丹宣誓效忠之后，这些元素就不再回应他的召唤了——好像恶魔的能量排斥着这些元素，而现在，他所有的族人都被恶魔的能量污染了。但是不要紧，打那以后，他学会了新的技能。

之前，除了袭击的呼声和垂死的哀号，森林是静止的，现在却突然间刮起了大风。一只狮鹫刚刚还在平稳地向下俯冲，伸出爪子、张开尖喙愤怒地鸣叫着，现在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得东倒西歪，疯狂地嘎嘎大叫。它的骑手奋力挣扎着想稳住座位，但是失败了，他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没有了负重的狮鹫想向天空飞去。耐奥祖用双手做了个手势，风卷起了干燥的灰色沙子，不断地冲刷着矮人和狮鹫。蛮锤矮人大声地呼喊着，这不是胜利的欢呼，而是由于皮肉被从骨头上冲刷下来而发出的痛苦号叫。这叫声在耐奥祖的耳朵里听起来非常甜美。他的坐骑也未能幸免，飞扬的羽毛和飞溅的血沫被卷入旋风。几秒钟之后，森林的地面上就只剩下两堆白花花的肉。

但是，耐奥祖才刚刚开始。

他左手一挥，脑袋大小的岩石从地上弹了起来，向上激射，好像是被下面起伏不平的地面抛掷出来的。耐奥祖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余的蛮锤矮人。更多的岩石从地面喷发出来，射向天空，狮鹫和它们的骑手们努力闪躲着这些突如其来的石头。对兽人的攻击停止了，蛮锤矮人们被迫要集中精力对付这种新的威胁。

耐奥祖转向血魔，嘴角露出一丝高傲的笑意。死亡骑士看起来很惊讶，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做得很好。”血魔说道，“现在看看我是否可以再给他们添添乱。”死亡骑士眯起眼睛，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观察着头顶上空飞来飞去的狮鹫的阵型。“在那儿。”他终于开口，特意指着一个矮人，“在第二次战争期间，我曾见过他。他是他们的首领。”血魔站起来高举双手。它们开始发出一闪一闪的绿光，紧接着，能量向上激射而出，同时击中了狮鹫和骑手。

狮鹫发出痛苦的尖叫，从高空骤然坠落，它的翅膀紧紧地收了起来。与此同时，它的骑手也一阵抽搐，从鞍座上摔了下来。狮鹫不知如何抖落了施加在它身上的伤害，及时地展开了翅膀，从死亡坠落变成了不断转向的滑翔，然后拼命地拍打着翅膀，向上回升，它飞到了低处的树枝上面，一头扎进阴影之中。它的骑手就没那么幸运了，矮人砰的一声撞到地上，一动不动。血魔向他冲了过去，基尔罗格和耐奥祖也跟了过来。

这是耐奥祖第一次近距离看见矮人，他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奇怪的小人，他的身体肌肉结实，脸部轮廓分明，长着很长的辫状胡须和头发，大部分肌肉被文身覆盖。那个蛮锤矮人身上有几处伤口还在流血，但他的胸部仍在有规律地起伏。

“太棒了。”基尔罗格从腰带袋里抽出一条皮带，把矮人的双手绑在背后，然后把他的脚绑在一起。“我们抓住了一个俘虏。”他把被绑住的矮人举起来，大声喊道：“滚吧，长翅膀的害虫，否则就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首领被杀死、吃掉吧！”

蛮锤矮人们显然觉得他们已经受够了。狮鹫们尖喙噼啪作响，嘎嘎叫着，然后调转方向飞越过森林，消失在视野中。只有基尔罗格的俘虏留了下来。

但这也拖不了多久。“我们需要评估我们的损失。”蛮锤矮人们离开以后，基尔罗格说道，“我们应该派侦察兵去侦察其他联盟军队的情况。”

耐奥祖点点头。“要小心。”他心不在焉地说。尽管不愿承认，但他确实对自己的力量感到惊讶。它来得如此容易，却如此强大，产生了如此骄人的战果。这感觉……太棒了。

“我们损失了整整四分之一的兵力。”过了一会儿，基尔罗格走到耐奥祖的身边报告评估结果，萨满正靠在一棵大树上等着他。“那些矮人对快速而有效地攻击非常擅长，而且能充分地利用树林。”耐奥祖能听出老酋长语气中那不情愿的敬意。基尔罗格是个非常优秀的战略家，对有效的战术会由衷地表示欣赏，尽管那来自于对手。

接着血魔加入了讨论。“他们剩下的部队仍然在追赶我们。”他说道，“很显然，他们派矮人们当前锋来攻击我们，是为了拖慢我们的速度。”死亡骑士对着他们的俘虏龇了龇牙。那家伙躺在耐奥祖脚边的地上，呻吟了几次，但还没有恢复意识。

“他们离我们有多远？”耐奥祖问道。

“还有一天的路程，或许两天。按照目前的状态，我们是没法和他们对抗的。”

耐奥祖点点头。“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行动方案了，”他说，“我们必须去奥金顿。”

基尔罗格吓了一跳，他的眼睛鼓了起来，尽管他肯定早已预料到了会这样。“不——不！”他结结巴巴地表示反对，“我们不能！不能去那里！”

“不要这样幼稚。”血魔嘲笑道，“我们别无选择！这是我们从联盟军队手里活下来并抵达黑暗神殿的唯一途径！”

但是，独眼兽人使劲摇了摇头。“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他一手抓住了耐奥祖的胳膊，另一手抓住了血魔的。“肯定有！我们不能去奥金——去那里！那将是我们的末日！”

“不会的。”耐奥祖将他的胳膊挣脱出来，盯住基尔罗格冷冷地答道，“奥金顿只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废墟，是我们曾经的丑陋时光的残留物，仅此而已。”

一定不止于此，远远不止。当耐奥祖自己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奥金顿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了。它原本属于德莱尼人，一直隐藏在泰罗卡森林深处。老萨满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德莱尼在这里埋葬他们的死者，也会回到这里与他们的灵魂交流，就像兽人萨满与他们的祖先交流一样。耐奥祖年轻时曾和他的战友们小心翼翼地穿过森林，试图探索这个奇怪的地方。他们曾盯着那高耸的、轮廓分明的石质圆顶互相挑战，看谁敢冲进那个高大的入口，摸一下里面的东西，然后再返回。这个入口由拱形的石头雕刻而成，标志着这圆形建筑的正面。他们谁都不敢去尝试。耐奥祖比大多数人都走得更远，他蹑手蹑脚地向入口通道爬进去，摸着那些组成巨大门廊的粗糙的石头，但他不敢再往前走了。根据他氏族的萨满讲，没有人进去过。“德莱尼人的死者保护着那里。”他说。

接着战争降临了。兽人们联合在一起，抛开了氏族之间的争斗。作为一个统一的群体，他们袭击了与世无争的德莱尼人并几乎将他们屠杀殆尽。耐奥祖尽量不去想他在那场毁灭屠杀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去想那个下令灭绝那些安静的、没有威胁的邻居的暴躁的存在。当耐奥祖拒绝让他的人民服从这样一个局外人的控制，拒绝了这个陌生人那庞大的计划时，他被取代了。他的徒弟古尔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了这个陌生人，把自己和这个人的意志捆绑在一起。作为回报，他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古尔丹满足了部落的嗜血欲望，把兽人变成了如今这样的野蛮人。他们摧毁了德莱尼和他们的文化，只有几个人逃脱了，那些人逃进了奥金顿，希望兽人不会追到那里去。

但他们错了。古尔丹对于权力的渴望是无止境的，他的新主人曾向他保证，如果他能把德莱尼从世界上抹去，他将拥有无尽的力量。古尔丹派了一些特工，一群来自他的暗影议会的术士，而暗影议会在幕后控制着部落的首领黑手。他们满怀胜利的信心走进了奥金顿，想象着他们将从传说中埋葬在那里的遗物中获得的力量。

但是出了问题。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件遗物，却发现它只包含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某种被他们释放出来的生物，谁也无法确定是因为故意，还是由于傲慢而造成的粗心大意。这个生物欢欣雀跃地逃了出来，将奥金顿搞得支离破碎，巨大的石头圆顶崩塌了，里面宏大的神庙被摧毁了，存放着无数德莱尼人尸体的诸多地下隧道被炸成了不计其数的碎片，抛撒到了外面。爆炸的余波向各个方向席卷而去，摧毁了整个森林，曾经安息在奥金顿的墓穴中的德莱尼人的骨头被炸了出来，散落在现在已经变得贫瘠的大地上。只有少数的暗影议会成员幸存并逃了出来，回到古尔丹身边，向他报告了这座墓地之城的消失。里面的所有德莱尼人也应该都被杀死了。此后，没有人再回到过那里。直到今天，兽人们还刻意地避开白骨荒野——奥金顿周围的区域现在的名字。

直到现在。

“我们别无选择。”耐奥祖反复强调，他先是注视着基尔罗格，然后转向血魔，“我们必须去那里。有些隧道肯定保留下来了，至少有那么一两小段，我们可以藏身在这些隧道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保护，联盟军队将会杀死所有在这儿的兽人，我们的种族也将会和我们一起灭亡。”

基尔罗格气急败坏地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血魔眯着红色的眼睛轻蔑地盯着他。“耐奥祖是对的，我们别无选择。但我们必须谨慎行事。我可不想唤醒一些我们无法战胜的东西。”

“那就这么定了。”耐奥祖说，“是不是，基尔罗格？我可不愿意把你抛在后面。”

老酋长使劲咽了一口唾沫，垂下了头。“耐奥祖，你知道我什么活物都不怕，任何我可以与之战斗并撕成碎片的。但那个地方……”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血环氏族会跟着耐奥祖走。”

“很好，我们远比留在城墙那儿的那些家伙要契合得多。现在召集战士们和死亡骑士们。”他向两个副手下达命令，“我们必须尽快抵达白骨荒野。”

基尔罗格点了点头，走开了。血魔瞪着他的背影，然后向耐奥祖敬了个礼，跟了上去，他的死亡骑士们簇拥在他周围，直到他走远。耐奥祖也转过身去，他抓着他身边的小包，感觉着它里面的神器那粗糙的形状。尽管他言辞强硬，但他也不知道他们会在奥金顿发现什么。德莱尼人的尸骨是否还在那里？他们会让他对他的前徒弟的行为负责吗？或者他们会认为古尔丹也背叛了耐奥祖？这些奇怪的废墟会成为他们躲避联盟军队的避难所吗？带着他的兽人去那里会不会让他们暴露在比黑暗之门更大的危险中？他不知道，但他想不出还能做什么，那就去寻找答案吧。耐奥祖只希望他的决定不是致命的错误。

部落的战士们停了下来，盯着前方。他们走出了树林，面前是白骨荒野灰色的土壤和遍地散落的骨头碎片。奥金顿就在荒野中间，矮矮的，看上去很丑陋，残破的圆顶像碎裂的牙齿一样突兀向上，荒废的神庙坐落其中，像一个半埋在灰暗土壤里的残破的脑袋。

耐奥祖也在凝视那里。他忍不住心潮涌动，他上一次见到这个地方时，德莱尼人神圣的安息之地宏伟而完整。但现在，神庙的墙壁上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整个殿堂都向天空敞开，孕育着它的森林被炸得粉碎，地面上到处都覆盖着人骨。他几乎无法将它与那个令人畏惧的威严的历史建筑联系起来，他在年轻的时候对它是如此恐惧。

周围的地面似乎在震动，起初，耐奥祖认为那不过是血液在他的血管里搏动，是他的心因为看到这座古老的坟墓而怦怦直跳。随后，他意识到震动来自于他身外的某个地方，他环顾四周。他的兽人们或是站着不动，或是在安静地

踱着脚步，有些人也在四处张望，仿佛在寻找他正在找的东西。然后他把目光投向他们身后，透过树林，他看到了有东西在那里闪烁。

“联盟就在我们后面！”他大声喊道，他的声音在没有树木遮挡的地方回荡着。“我们必须隐藏起来！快进奥金顿！快点！”

“快走，你们这些没用的白痴！”基尔罗格接着吼道，他把斧头砰的一声狠狠地拍在附近的一棵树上，整个树干都被震得发抖。这个举动发出的巨大声响唤醒了那些由于震惊而变得恍惚的战士们，他们开始狂奔，所有人都朝着德莱尼人建筑那被损毁的大门跑去。

通过那个巨大的、倾斜的入口时，耐奥祖感到一阵恐惧，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是不是还有灵魂在守卫着这个庞大的墓穴？就像他很久以前第一次接近它时感觉到的一样，还是说它们在房屋倒塌时也逃跑了？

现在可没时间去思考这些事情。他急急忙忙地冲进那座被损毁的神庙，穿过一个大洞，钻进下面残存的迷宫，基尔罗格和血魔站在他身边，几个基尔罗格最信任的战士跟在他们周围。奥金顿建筑的地下区域装饰比外面要考究得多，雕刻也更加复杂。

有些东西似乎幸免于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在他们下来的楼梯上方，耸立着一座已经破碎了的优雅拱门。耐奥祖在拱门上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优美曼妙的形状，它们看上去仿佛在展示着什么，而非表示自己的信仰。那些曾将神庙高高的屋顶从地面直接支撑起来的厚重的柱子仍有些许存留，它们粗糙的、没有装饰的表面与周围有装饰的墙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墙上凿着许多壁龛，里面那些白色或黄色的东西暗示着他这些物体的身份，骨头。毫无疑问，所有的墙壁上都存有这样的德莱尼人的遗骸，就是这些东西现在散落在白骨荒野上，这些曾在沉重的石头下平静地安息的德莱尼人的祖先们，现在暴露在天光之下。

这里的地板也是石头做的，小瓷砖拼成巧妙的图案，宽阔的楼梯连接着不同的楼层。

往下看去，耐奥祖看到下面至少还有六层搂，建筑的中心被那次大爆炸撕裂了，遗迹暴露在空气中。接着，其他人把他拉进了一条从中心延伸而来的宽阔的隧道。

“这里的墙仍然完好无损。”基尔罗格说道，他环视四周，赞许地点了点头。耐奥祖很欣慰。基尔罗格早些时候曾让耐奥祖很是担心，恐惧几乎让他崩溃了，但是现在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变得坚定而冷静。

“有几处坍塌，但大部分天花板都还在，地板仍然可以通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战士安排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那里受到的破坏似乎更少。”他向一直

延伸到阴影里的隧道后端做了个手势，耐奥祖发现他是对的——那里没有那么多的碎石，天花板似乎也没有破损。“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强大的防线。一旦我们就位，联盟将很难把我们挖出来。”

“底层的一些隧道可能仍然完好无损。”血魔指出，“我们出发前应该仔细检查一下。如果那里……什么都没有，它们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据点。”

基尔罗格点了点头，吩咐几个血环战士去搜查这条隧道的其余部分，又安排了几个人去搜索附近的隧道，不过他也警告了他们不要走得太远。他命令其他人把碎石搬到隧道口，用它建起了一堵矮墙。然后，他、血魔和耐奥祖就等在那里，同时讨论着作战策略。

几个小时后，基尔罗格的一个侦察兵回来了。战士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嘴角上却挂着一丝浅浅的微笑：“有些东西你们需要看看！”

“是什么？”耐奥祖问道，他站起身来，拍打着自己的大腿。他和血魔一直在商讨制定一项可能最终可以拯救他们所有人的应急计划，但还没有完成。

“我——我们发现了某些东西，长官。”战士回答道。现在，他咧着嘴笑了起来，这使耐奥祖的精神一振。无论他们发现的是什么，显然这名侦察兵并不认为那是一种威胁。耐奥祖打了个手势，让兽人带队前行，他跟着那名战士走出了他们为讨论计划而准备的房间，沿着长长的隧道走了下去。其他的战士都聚集在那里，当耐奥祖走近时，他们往后退了一步。

“以先祖之名！”耐奥祖低声念道，他张着嘴，话语脱口而出。他的面前站着几个人，一个是食人魔，其他的是……是兽人！耐奥祖却不认识他们，他们的衣服和装饰在他看来是完全陌生的。

“你们是谁？”他在距离这些陌生人只有几米远的地方问道，“你们在奥金顿做什么？”

其中一个兽人走上前来。他又矮又胖，和古尔丹一样，的确，耐奥祖从陌生人的相貌和姿势中看到了他以前学生的影子。这个兽人那圆圆的脑壳在战士们放在走廊上的火把的映照下闪闪发光，他长长的流苏胡子是黑色的，夹杂着银丝。他身穿一件奇怪的黑色长袍，上面抄录了符文，一只手拿着一根华丽的法杖。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身周笼罩着一圈力量的光环。

“耐奥祖？”他轻声说，声音沙哑，“是你吗？古尔丹在哪里？”

“古尔丹死了，那个叛徒。”基尔罗格对陌生人咆哮起来，用他那只独眼怒视着对方，“为了他那扭曲的野心，他几乎把我们送上了绝路！现在耐奥祖再次统治着部落！”

陌生人点了点头，显然并不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那我就服从你的领导，耐奥祖。”他回答道，说话的时候结结巴巴，好像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开口说过话一样，“我是沃匹尔，曾经是暗影议会的成员，也许你不认识我。”

“沃匹尔！”耐奥祖眯着眼，在昏暗的灯光下盯着那个陌生人。是的，是沃匹尔，他记得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雷神氏族的年轻萨满，但那个沃匹尔拥有一条粗大的、直垂到后背的黑色发辫，胡子又短又黑。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令他如此衰老，但又赋予了他如此清透的、神秘的力量？

血魔走了出来，他也是古尔丹暗影议会的成员。“沃匹尔？”他低声说，“你怎么会在这儿，老朋友？”

沃匹尔倒吸了一口凉气，吓得后退了一步，和其他人一样，当他看到死亡骑士时，恐惧掠过他那张迟钝的脸。

“别紧张，”血魔安慰道，举起双手做了一个平静的姿势，“是我，塔隆·血魔。”

沃匹尔眯着眼睛，盯着血魔看了很长时间，同时用其他感官观察着死亡骑士。过了一会儿，他瞪大了双眼。“塔隆·血魔？”他问道，“这……是的，感觉像是你，但是被困在腐烂的肉身里。”兽人们放下了武器，不安地交换着眼色，但他们都相信他们的首领。沃匹尔犹豫着向前走了一步。“你怎么了？你的灵魂被什么鬼东西困在了死亡的躯体里？”

“我寄居在一种叫作‘人’的生物的尸体里。”看到沃匹尔脸上毫无表情，血魔补充说，“这是我们在另一个叫艾泽拉斯的世界遇到的种族之一。古尔丹创造了一个通向那里的传送门。”

“另一个世界？”

耐奥祖越来越不耐烦：“当我们的世界濒临毁灭的时候，古尔丹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这个世界就是艾泽拉斯。正是在那里，我们遇到了这些人类，而血魔的灵魂寄居在其中一具尸体上。我们以后会告诉你更多，但现在我们想听听你的故事，因为这可能会对我们当前的困境有所帮助。”

“什么困境？”耐奥祖早些时候注意到的那个大个子走上前加入了他们的对话，“你们有危险吗？”正如耐奥祖已经意识到的，这是一个食人魔，但不只是个普通的食人魔，在火把的映照下，能看到在他那巨大的肩膀上露出的第二个脑袋。双头食人魔很罕见，而双头食人魔术士——这只食人魔身上散发出来的黑暗能量告诉耐奥祖它是一个术士——就更加罕见了。古尔丹的核心圈子里只有两个这样的人，他记得：古尔丹的副手，古加尔，以及……

“布莱卡特。”血魔低声念出了这个名字，显然他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真的是你吗？”

那家伙的两个脑袋同时点了点头。“是的。”一个回答道。“虽然可能不像你记忆中的那样。”第二个说。

这是千真万确的。耐奥祖从来没有和布莱卡特直接接触过——古尔丹在控制了部落之后，亲自招募了食人魔术士——但是他不止一次看到过这个怪物，高大的身形，留着长长的战士发辫，长着一双锐利的黑眼睛。

那些眼睛现在不见了。他的一个脑袋的右眼上覆盖着一片奇怪的金属眼罩，很明显是焊在那里的，另一只眼睛的周围是巫术文身。另一个脑袋被一顶风帽紧紧包裹，鼻子上方只有一只眼睛，是正常眼球的两倍大。奇怪的符文覆盖着布莱卡特的皮肉，他的胸前印着一个巨大的徽记，每只手臂的带子下面各有一个。食人魔身穿一件宽松的长袍，披在双肩处，盖住了他的肚子，一条腰带将布料裹在腰上。厚厚的护腕覆盖着两只手腕，一只大手握着一柄巨大的尖锤。布莱卡特庞大的身型和强大的力量一直让人印象深刻，但现在他呈现出的形象真的非常野蛮。

“我再问一次。”食人魔嘟囔着，“什么困境？”

“联盟就在我们后面。”基尔罗格说，“我们之前提到的人类，以及和他们结盟的其他种族。我们寡不敌众，如果没有援助的话，抵挡不住他们。”

“我们不能倒下。”血魔补充道，“我们的人民的命运取决于耐奥祖能否抵达黑暗神殿。他将举行一个仪式来拯救我们大家。”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但是布莱卡特和沃匹尔都点了点头。

“自从古尔丹派我们来奥金顿掠夺之后，我们就一直留在这里。”沃匹尔告诉他们，“我们在这些隧道里生存，希望有一天能回到部落。现在部落来找我们了。我们很熟悉这些废墟，因为这是我们多年的家园。”他后面的其他人都点了点头。“我们将与你们并肩作战，帮助你们打败他们。”

“我要粉碎任何反对我们的人。”布莱卡特表示同意，他举起那柄巨大的锤子，锤子顶端的尖刺扫过走廊上方的天花板。“我们要把他们撕成碎片！”他的另一个脑袋向他们保证道。

“我们的祖先终于显灵了，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刻，让你们回到我们的身边。”耐奥祖说道，“欢迎你们再次回到部落，你们将共同分享我们的人民的胜利。”

他们周围的战士们欢呼着，高喊着“耐奥祖”！“沃匹尔”！“布莱卡特”！以及“部落”！声音高亢，墙壁都为之震动，耐奥祖微微一笑。

勇敢地面对奥金顿是对的。有了这些新的盟友，他一定能及时赶到黑暗神庙。

第二十章

达纳斯单手握拳，猛击了一下另一只手掌。“我们找到他们了！”他喊道，“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进去把他们抓住！”

“是的，但不是现在，我们需要等到早上。”塔斯雷萨回答道。作为奥蕾莉亚的游侠之一，在追捕部落的过程中，他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达纳斯的顾问的角色。尽管他态度冷淡，但达纳斯很喜欢他。而且，精灵往往是对的。

“到了早晨，他们连战壕都挖好了。”达纳斯抗议道，他瞪了一眼这个有着黄褐色头发、身材修长的游侠，然后穿过那片到处都是骨头的土地，来到了这座庞大的废墟矗立的地方。“如果现在发起进攻，在他们有机会躲起来并修好防御工事之前，我们就能抓住他们！”

“看看你的周围，”塔斯雷萨规劝道，“你可能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你的人并没有。天色越来越暗了，他们很疲倦，会在地底下跌跌撞撞，对危险视而不见，又累得难以抵御敌人必定会设下的伏击。你会让他们去冒这个险吗？”

达纳斯转向精灵，脸上充满了愤怒和痛苦，“他们杀了库德兰！”

达纳斯要求的行军速度近乎残酷，士兵们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但这个消息仍在人群中引起了震动。蛮锤矮人们回来的时候，并未掩饰他们的悲伤，任务的失败以及同胞们甚至首领的牺牲让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泪水。达纳斯不愿看到矮人们哭泣，不得不把脸转了开去。他已经失去了那么多战友，现在又多了一个，一个喜欢吹嘘、天性活泼的矮人——还会有多少人会在这些该死的绿皮停手之前牺牲呢？

“我知道。”塔斯雷萨平静地说道，“但如果你命令这些人在这种疲惫的状态下战斗，为他复仇，就是不尊敬他的灵魂。他们也会像他那样死去。”

达纳斯皱起了眉头，但他知道精灵是对的。从离开兽人的堡垒开始，他一路都在严厉地催促着他的手下，试图及时赶上耐奥祖的部队。讽刺的是，现在他们虽然及时赶到了，却已经累得什么都做不了了。

“一个晚上。”他终于说道，“我们将宿营休息一个晚上，天一亮就进攻。”

“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塔斯雷萨表示赞同。像往常一样，达纳斯不能确定游侠是在讽刺还是语出真心；但是，一如既往的，他决定无视精灵的语气，把他的话当成是真心的。

“让士兵们解散，扎营。”达纳斯命令他的副官，“我们将在黎明时分发起进攻。”他相信他的部下们会把一切安排好。他翻身下马，牵着那匹精疲力竭、口干舌燥的战马去到河边饮水。他舀起一捧水，泼在满是灰尘和汗水的脸上，又大口喝了很多，然后回到帐篷里，几乎瘫倒在地上。

几小时后，当达纳斯醒来时，他惊讶地发现，视野中除了战士们宿营的帐篷，还有几根高大的柱子，勾勒出一个巨大的、粗糙的正方形轮廓。

“这些都是什么？”他向中士赫尔瑞克询问道，“我们在这里只待了一个晚上。”

赫尔瑞克耸了耸肩，解释道：“有些人说这里是个建堡垒的好地方。他们想要放几根柱子来做标记。我看这也没什么坏处，就答应了。搭得很快——精灵们帮了大忙。”

“考虑到我们矮人朋友的牺牲，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姿态。”塔斯雷萨说道，他从附近的树荫下现身，向他们走了过来。“毕竟，我们是一个联盟。有什么比一起建立根据地更好的象征呢？”

达纳斯盯着精灵。“强调我的军队有多么劳累的人是你！但是现在，他们却没在休息，而是在这里砍树和搭建？”

塔斯雷萨笑了起来。“只是几根柱子而已，人手很多，这个活儿挺轻松。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吧。”达纳斯看了看他所指的地方。矮人、人类和精灵站在一起，静静地交谈着。他们看上去还是很疲倦，但是脸上带着微笑。当他们说着话时，塔斯雷萨拍了拍精灵和矮人的肩膀。

“你们是对的。这里不仅具有战略价值，而且是迄今为止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见到的唯一不是红色、依旧拥有生命的土地。至少，这片森林仍然生机勃勃。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到这片森林，完成今天在这里开始的工程，我们将把它命名为奥蕾莉亚要塞。这很合适——兽人摧毁了奎尔萨拉斯的大部分地区，作为补偿，我们将占领这个被遗弃的世界里唯一的绿洲。如果我们不能完成堡垒，这些柱子也将作为见证，提醒人们联盟已经进入了这片森林，并宣告了它的归属。”

在这篇简短的讲话中，塔斯雷萨的声音比达纳斯以前听到过的更富有激情。达纳斯看了看他的手下，点了点头说：“让我们先抓到那些兽人，好吗？”

他接受了赫尔瑞克强塞给他的食物，在一堆篝火旁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吃了起来，然后伸开双腿，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靠在他身后的树干上，又睡着了。

达纳斯被一阵萨拉斯语的叫喊声和一种奇怪的、诡异的尖叫声惊醒了。他跳了起来。“怎么回事？”

混乱中，没有人回答他。达纳斯向声音发出的地方跑过去，他看见十几个精灵叠压在一堆东西上，就是这东西发出了可怕的尖叫声。

“退后！”他命令道。精灵们很不情愿地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剩下两个精灵紧紧地抓着一个达纳斯生平所见过的最奇怪的东西。这个闯入者穿着深紫色的长袍，现在已经被撕破了，沾满了鲜血和草茬。他大概有一人高，长着胳膊和腿，但与人类相似的地方也就仅此而已。

从帽子里伸出来的不是人的脸，而是一只鸟头。

他有一张又长又尖的脸，被一张光滑的紫罗兰色的鸟嘴占据了大半，还有一双倾斜的椭圆形的眼睛，在夜色中发出黄色的光。每只眼睛上方都长着一簇羽毛，就像人类的眉毛一样，这些羽毛与头上那些红色、紫色、金色和棕色的羽毛混合在一起，组成了类似于头发的东西。他的一只明亮的眼睛半闭着，看上去，精灵在抓捕它的时候并不太温柔。

“你是什么生物？偷偷摸摸的在我们的营地里做什么？”塔斯雷萨质问道。

“你在白费口舌，”达纳斯说道，“他听不懂我们的语言。”

“但格瑞兹克，是的！他能听懂！他没有恶意！”这个怪物发出的声音是一种奇怪的颤音，但显然是可以理解的。达纳斯惊奇地看着它。

“他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鹦鹉——能说话，但没有语义。”其中一个人低声说道，举起了一只拳头，威胁那只鸟闭嘴。

“不，等一下，”达纳斯命令道，“再说一遍。”

“格瑞兹克！他没有伤害的意思，不，不！只想知道——你们是谁？为什么来？”

达纳斯瞟了一眼塔斯雷萨，他耸了耸肩，退后了几步，让达纳斯直接审问他。

“格瑞兹克是你的名字？”看到他忙不迭地点头，达纳斯继续说道，“回答我们的问题，也许我们也会回答你的问题。你到底是什么？”

“格瑞兹克是阿兰卡鸦人，”鸟人回答说，他的发音很古怪，每句话都伴随着口哨声和叹息，“古老的种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格瑞兹克好奇。没有伤害！”

“你继续说。你为什么要监视我们？你怎么会讲我们的语言？”

“阿兰卡人很聪明。”格瑞兹克自豪地说道，“机灵。格瑞兹克跟着你，倾听，学得快！觉得你们很奇怪。好奇。”

“阿兰卡人是部落的朋友还是他们的敌人？”

这句话激起了鸦人迄今为止最强烈的反应。格瑞兹克的面部羽毛像受惊的小鸟一样膨胀起来，他蜷缩成一团。“害怕和憎恨他们，格瑞兹克……我……确实。以前不算坏。我看到过。但现在……”他颤抖了起来。

到目前为止，达纳斯已经对格瑞兹克有了足够的了解，他确认这家伙是没有威胁的，于是，他向抓住鸦人的精灵们点了点头，说道：“给他点水，帮他包扎一下伤口。”接着又对格瑞兹克说道，“解释一下。”

“阿兰卡，古老的人。我们保持自我。但是！我们看到和平的德莱尼，原始的兽人。但是谁会知道呢？兽人们疯狂了。什么——我们不知道。”虽然穿着厚重的长袍，他依旧在发抖，羽毛不安地摇摆着，然后，他明显试图努力继续下去。“兽人和德莱尼人不是朋友——但他们不憎恨。尊重。”

“咳！咳！”达纳斯喊道，举起一只手，“说慢一点儿。兽人和德莱尼人？德莱尼是德拉诺的意思吗？”

“德拉诺是他们称呼世界的名字，是的。他们为自己骄傲，他们为自己命名了整个世界。他们很强壮……之前。”

“你说他们疯了……兽人开始攻击德莱尼了？”

格瑞兹克点了点头。“是的，是的。曾经有很多，很多德莱尼人。他们使用明亮的光。住在这里很长时间。他们认为自己强壮，好，没有人阻止德莱尼人，不，不。但是兽人——”格瑞兹克发出一阵嘶嘶的声音，在身前挥舞着胳膊，“死了，现在只剩下几个。现在曾经骄傲的德莱尼人藏起来了。”

达纳斯感到一阵寒意涌上心头。“兽人……毁灭了整个文明？”他抬头瞥了一眼塔斯雷萨，“听起来部落在去到艾泽拉斯之前就进行了一场屠杀演习。”

“确实如此。但艾泽拉斯并没有像德拉诺那样落入他们的手中。我们更加强大。”

“也许只是更幸运。”他摇了摇头，脸色僵硬，“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整个文明。真是该死的耻辱。”他把注意力重新转向鸦人，“继续说。你说德莱尼人是爱好和平的，但也很强大，而且兽人一开始很原始。那为什么他们能够消灭这些德莱尼人？”

“兽人……”格瑞兹克搜肠刮肚寻找着合适的用词，“集合在一起。不再分开。”

“兽人确实有不同的氏族。”塔斯雷萨说，“听起来他们似乎并不总是一个联合的、被统一领导的部落。”

“长耳朵是对的！”格瑞兹克兴奋地鸣叫起来。被这样称呼的塔斯雷萨满脸不悦，如果是在其他时候，达纳斯早就开始嘲笑他了。“兽人联——联合了。他们变得强大，残忍。皮肤变了——唔，从这样，”他指着一根棕色的羽毛，“变成了这样。”他又指着一根绿色的羽毛。

“他们的皮肤变颜色了，从棕色到绿色？”达纳斯扬了扬眉毛。

“是的！然后绿兽人攻击并杀死了德莱尼人。阿兰卡人说，我们是下一个！”他指着透过树林就可以看见的庞大废墟，“奥金顿。德莱尼人沉睡在那里。它是神圣的。大部分——”他轻轻拍了拍土地。

“大部分是在地下？”达纳斯问道。

格瑞兹克点了点头道：“弯弯曲曲的，在地下，是的。现在都死了。”

达纳斯想到了一个主意。“你去过那儿吗，奥金顿？去过那些弯弯曲曲的地下隧道吗？”

格瑞兹克使劲儿点了点头。

“你认识路？”达纳斯问道。

格瑞兹克又点了点头。“我下去过，下去，很多次。但是……你们为什么想去那里？”

“我是联盟的达纳斯·托尔贝恩，”达纳斯回答说，“我们从自己的世界来到了这里，追击兽人的部落，我计划明天对他们发起进攻，见证他们的死亡，摧毁他们的威胁。他们正躲在那些隧道里。我要去把他们找出来。我们……可以得到你的帮助吗？”

塔斯雷萨不以为然地看着达纳斯，但那个家伙完全无视他的目光。格瑞兹克似乎是无害的，而且他显然憎恨部落。如果他能在一座死城中引导他们免于迷路，达纳斯愿意赌一把。

“格瑞兹——我。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进去。这条路连住在那里的兽人都不知道。”他俯下身子，“我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以及新来的兽人会选择哪一条通道。”

达纳斯和塔斯雷萨再次交换了一下眼色。“这是非常有用的信息，”片刻之后，达纳斯说道，“我们——”

“啊！”鸦人兴奋地站起身来，盯着那些在树上栖息的狮鹫，它们的爪子紧紧扣住身下的枝杈，把头埋在翅膀下面。他急匆匆地朝它们走去。

“太华丽了！”他低声赞叹着，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着离他最近的那只狮鹫的肩膀。猛禽微微地颤抖着，并未被惊醒。达纳斯注意到，格瑞兹克的手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像爪子，但他在狮鹫羽毛上的抚摸非常温柔。

“你刚刚在干什么！”其中一个蛮锤矮人大声喊道，急忙向格瑞兹克走去。

“放松点，弗尔冈。”在矮人准备对付这个可能成为他们的新向导的家伙之前，达纳斯制止了他。“它们叫狮鹫，来自于我们的世界。”达纳斯向格瑞兹克解释道，“每只狮鹫都有一个骑手，一个像弗尔冈一样的蛮锤矮人。”

格瑞兹克已经走到了这一排最后的那只狮鹫身前，这只华丽的猛禽正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仿佛很冷，尽管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她很伤心。”他边说边抚摸着它的肩膀和后背。

“她是斯卡雷，”弗尔冈用一种比平常更粗哑的声音说道，“库德兰的坐骑。”

格瑞兹克吧嗒着嘴，歪头看向达纳斯。“斯卡雷的骑手，库德兰，是蛮锤矮人的领袖。”达纳斯解释道，“他……他今天阵亡了。”

格瑞兹克点点头道：“啊。囚犯。我看到他。”

“囚犯？”达纳斯惊呼起来。

“兽人把俘虏带到奥金顿。看起来像他。”鸟人指着弗尔冈，“下巴上有红毛。皮肤上画着蓝色。他很大声。”

达纳斯激动得不能自已。库德兰还活着吗？他转向塔斯雷萨，“我们要去救他。”

“矮人知道这要冒多大的风险，”游侠冷静地回答他，“况且，任务要比个人的安危更重要。”

但是，达纳斯摇了摇头。库德兰是图拉扬最信任的副官之一。他现在还活着，这意味着部落很清楚他知道我们军队的一些事情，他们需要这些。如果能迫使他招供，他们会发现这些口供非常有价值。我们得在那之前把他救出来。还有这个……阿兰卡人可以带我们去找他。

塔斯雷萨叹了口气。“格瑞兹克。毫无疑问，帮助我们对你来说是危险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答案很简单。你们和部落作对。”格瑞兹克尖嘴开合果断地回答道，“我也恨部落，因为他们对阿兰卡，对我们的世界所做的一切。”

达纳斯把目光从格瑞兹克转向塔斯雷萨。游侠点点头。这是他们遇到的最好的机会——如果格瑞兹克真的想背叛他们，他会立刻付出代价。

“我们开始行动吧。”他说。

在格瑞兹克勾勒出奥金顿和各种隧道的基本地图，并解释它们的共同之处时，达纳斯放弃了动用一支小部队来营救库德兰的想法。相反，他有了一个更好的计划。

现在，他大步走下一条又长又黑的隧道，手里只有一个火把，为他提供光明。格瑞兹克走在他面前大概十米的地方，塔斯雷萨在他俩之间，无论是鸦人还是精灵，都不需要照明便能看清路。

在达纳斯的后面，足足跟着一半数量的联盟士兵。

“隧道很宽——十个联盟的人可以一起走。”格瑞兹克向他保证，“而且很高。甚至食人魔都只需要弓着腰！德莱尼人修建得很好。爆炸破坏了中心的通道，没有殃及外部的隧道。仍然干净、干燥和安全。”

这一点说服了达纳斯，尤其是当瑞利安和格瑞兹克一起离开，去看过鸦人展示给他的隧道并回来报告之后。“看起来像宫殿里的长厅。”游侠说，“正如他告诉我们的那样，我没有发现其他动静，甚至连只虫子都没有。”

“我们兵分两路。”达纳斯已经决定，“一半的部队跟着我穿过隧道，进入奥金顿。另一半在前面发起攻击，从神庙的废墟中潜入，到下面分散兽人的注意力，我们则从后方接近他们。一旦抵达目的地，我们将会两路夹击，把他们打得粉碎。”

现在，在进入隧道不到一个小时后，格瑞兹克停了下来，指着墙上的一扇大门。“在这后面，楼梯。”鸦人解释道，“引导我们去往奥金顿。”

达纳斯皱起眉头，想起了鸦人给他画的迷宫。“你确实不知道兽人的确切位置，或者他们把俘虏带到了什么地方吗？”他又问了一遍。

很可惜，鸟人的回答和以前一样。“我知道进入奥金顿的路。”他又说了一遍，“但是，除此之外，很少。”有那么一瞬间，他身上那披风的阴影在他那张长长的、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我的人民——我们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德莱尼人敬畏他们的死者，不喜欢入侵。我徘徊，我探索这里——了解了一点。不过，只有一点点。”

达纳斯点点头。他早就知道，想要鸦人带他直接找到库德兰完全是奢望，但是他更不喜欢在一群部落战士埋伏着的情况下，在数里长的隧道里漫无目的地游荡。

格瑞兹克伸手去抓门——忽然向后一跳，尖嘴惊讶地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他的身体蜷缩着，仍然举着双手，这时，门转动起来，吱吱嘎嘎地打开了。达纳斯举起盾牌，也举起了剑——然后，他停了下来，凝视着正在开启的门里的那个身影。

第二十一章

这不是兽人。

这是达纳斯以前从未见过的种族。那人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淡蓝色的皮肤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光。他看起来强健而高贵，长得有些像精灵，但更加粗壮，耳朵更加小而尖锐，眼睛很大，向上倾斜着。一排山脊状的甲片覆盖了那人高高的前额，直抵眉梢，粗大的触须从下颌垂落，两侧各有一小绺胡须，银色的发丝垂在脑后，散落在肩膀上。陌生人一只手拿着一根考究的长杖，穿着华丽的锦缎长袍，这件长袍现在已经非常破旧了。长袍下露出了一双分趾蹄，达纳斯还注意到，在他身体后方有东西在摆动，说明这个奇怪的家伙是有尾巴的。

那人用深沉而柔和的声音说着什么，他把手杖举到面前，杖尖闪烁着一种淡淡的紫色光芒，反射在他的眼睛里。当他看到躲在达纳斯身后的格瑞兹克时，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又开口说话了，语调中带着怒气，这次，格瑞兹克也用同样的语言回答了他。

“这是什么生物？他想要什么？”达纳斯朝格瑞兹克喊道，“他看起来并不高兴见到你。”

“我告诉他，我带来了高贵的战士，仅此而已。”

那个人又转向他们，目光仿佛要穿透达纳斯。然后他低声说了些什么，手杖再一次发出光芒。他睁开眼睛，说道——用的是标准的通用语。

“这……家伙，告诉我他带你们来这儿。你们是什么人，到这座庄严的墓地里来做什么？”

达纳斯放下盾牌，把剑插回鞘里，很惊讶对方懂他的话，但他现在更关心的是该如何说服他，让他们通过，而不是去搞清楚他为何会说通用语。

他对陌生人说道：“很抱歉闯入此地。我们不想打扰你们的逝者，也不想打扰你。但是部落的兽人躲藏在这些隧道中，而且，他们还抓走了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救他，也要打败他们。”

达纳斯推测眼前这怪物应该是德莱尼人，因为格瑞兹克说过，这里是他们的圣殿。这人在达纳斯提到部落的时候怒容满面，但当达纳斯讲完后，他又点了点头。“是的，兽人闯入了我们的隧道。”他确认道，收回了法杖，将杖柄杵到地面上，“他们占据了暗影迷宫，那里是奥金顿的最深处，也是受破坏最少的部分。他们肯定把你的朋友带到那里去了，你会在那里找到大部分的部落军队。”

“大部分？”达纳斯身体前倾，急切地问道。

“有一些兽人不是最近才来的。”德莱尼人说道，“他们在爆炸前不久就来到这里了。他们在这个地方待了好几年，住在不同的隧道里。”他摇了摇头，高贵的脸上混杂着愤怒和悲伤，“他们的存在玷污了这座神庙，已经太久了。”

“我们很快就会解决他们。”达纳斯向他保证。

“你已经告诉过我你的目的了。现在请告诉我，你们是什么样的生物。我去过很多地方，但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

“我是人类。”达纳斯回答道，“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艾泽拉斯——兽人在那里和德拉诺之间建立了一个传送门，并入侵了我们的世界，但我们击溃了他们的军队，把他们赶了回来。现在，我们试图彻底关闭这个传送门，以保护我们的家园和人民。”

德莱尼人仔细打量着他，那双大眼睛一眨不眨，达纳斯知道这个陌生人正在以某种方式检测他话语的真实性。最后，德莱尼人点了点头。“这是一个高尚的目标。”他说着，走出门口，站在达纳斯面前。“我是尼姆兰，最后的奥金尼人之一。”他自我介绍道，“我是一名牧师，同时看守着埋葬死者的奥金顿。”达纳斯介绍了一下自己和塔斯雷萨，两人都微微鞠了一躬。

“我赞赏你的决心，无论是拯救你的朋友，还是清除来自部落的玷污。”尼姆兰继续说道，“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完成这两个任务时我可以帮助你们。”

“我很感激。”达纳斯诚挚地回答道，他向奥金尼人展示了格瑞兹克画的草图，“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奥金顿。”

尼姆兰看了看这幅粗糙的图画，嗤笑了起来，声音有些刺耳。“是那个人替你们画的吗？”他问道，微抬长满触须的下巴朝鸦人示意。格瑞兹克不再畏畏缩缩的了，尽管他还是小心翼翼地留在联盟战士中间。“他已经在我们的大厅里摸索了好几年了。”在达纳斯点了点头之后，尼姆兰继续说道，“但他除了知道在哪里可以偷到东西外，对这里的了解很有限。”

“我没有恶意！”格瑞兹克抗议道，“我不知道奥金顿里面还有谁！我从来没有拿过任何东西，如果我知道——”

“如果你知道你会被逮到？”尼姆兰打断了他。“小心这东西。”他警告达纳斯，“阿兰卡人是一个狡猾而自私的种族。”

“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恪守诺言，”达纳斯回答，“当他说他恨部落的时候，我相信他。”

“是啊！”格瑞兹克热切地表示赞同，他的黑眼睛闪闪发光，“我恨他们全部！拜托了！拜托了！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就此来说，确实是这样。”尼姆兰沉默了一会儿，终于承认道，“很好，阿兰卡人，从现在起，我们将重新开始。”奥金尼人转向达纳斯，接过他手中的羊皮纸，从长袍里拿出一根黑色的小棒。他修改了几条线，将一些隧道连接起来，并大大地扩展了地图。“兽人们会在这里。”他解释道，指着一部分区域，“来。我带你去找他们。”尼姆兰没有再说别的话，他把地图推给了达纳斯，然后转过身去，回到楼梯上，蹄子踏在石质地板上嗒嗒作响。

达纳斯看了看塔斯雷萨和瑞利安，他们点了点头。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跟着德莱尼人进入了奥金顿。

“这些年来你都是一个人住这儿吗？”当尼姆兰带他们进入第二个宽敞的通道，又穿过一系列盘旋的走廊时，达纳斯轻声问道。

“还有其他人。”奥金尼人回答道，举起他的法杖来照亮道路，“我们中有一些人在部落的袭击中幸存了下来，逃进了隧道。其他的德莱尼人后来也加入了我们，以躲避部落的突然袭击。但很多人丧生于爆炸中，还有一些在爆炸中失踪了。剩下的人为数不多。”

达纳斯四下环顾，想知道其他德莱尼会在哪里，但走在他前面的尼姆兰摇了摇头。

“你看不到他们的。虽然你看起来高尚而真诚，但对我而言，把剩下的人置于危险之中是不明智的。当我帮助你们的时候，他们会躲藏起来，万一你们背叛了我，我们的种族还能延续。”

“一个很明智的预防措施。”达纳斯表示同意，“换成是我也会这么做的。”

他们继续前行了一段时间，最后停在另一扇门前。“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进入暗影迷宫了。”尼姆兰解释道，“门的后面就是部落。”他转过身来，仔细端详着达纳斯，他的脸色严峻，但眼睛却闪闪发亮，充满了……期待？还是

快乐？“如果你允许的话，我会继续帮助你。”他轻声说道，“但我得事先警告你们，这种帮助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达纳斯皱了皱眉，随后扬起眉毛问道：“你的意思是？”

奥金尼人低下头。“我看守着我们所有死者的灵魂。”他谦逊地解释道，双手紧握着他的法杖，“当情况危急时，我可以请求他们前来相助。我现在就准备这么做——能够有机会净化这些大厅，使他们摆脱兽人的玷污，他们应该会非常期待。”

达纳斯对灵魂战斗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有些震惊。他知道部落的死亡骑士是被放置在人类尸体内的兽人灵魂，所以很明显，肉身死亡后灵魂仍然可以存活，尽管他一直被教导死者应该安息。但如果尼姆兰是亡灵的守护者，他请求他们的帮助，也没有什么问题吧……不是吗？达纳斯早些时候曾对图拉扬说过，当他们发现兽人时，已经倒下的人们的灵魂会和他一起战斗，那只是打了个比方。但看起来好像有些人的灵魂真的这样做了。最后，达纳斯耸了耸肩。这些都是深奥的思想层面的问题，从军事角度来看，他当然需要利用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帮助。

“我很荣幸，”他告诉尼姆兰，“如果不会打扰或激怒他们，我们非常期待他们的帮助。”

尼姆兰点了点头，深深地鞠了一躬，显然很满意达纳斯的回答，然后站直身子，高举手杖。紫色的光投射向长长的走廊，空间里充溢着光芒，天花板上的一些光点被唤醒了，它们闪耀着作为应答，越来越亮。它们的颜色从紫罗兰色变成蓝色，再到绿色，再到金色，然后它们降落了下来，逐渐伸展，慢慢有了自己的形状，并且变得越来越清晰。距离达纳斯和尼姆兰最近的一个光点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影，很明显是德莱尼人，但比尼姆兰更加壮硕，穿着华丽的板甲而非长袍，他的肩上横着巨大的战锤，身后拖着长长的披风。其他人也变得清晰起来，占据了整个房间。

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达纳斯和跟随他的人。

不知从哪里刮来了一阵风，吹得达纳斯的披风瑟瑟作响，撩拨着塔斯雷萨的长发。达纳斯如坠冰窖，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幽灵战士们走上前来，华丽而无情，而达纳斯被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动弹不得。他们的首领伸出一只手，擦了擦达纳斯的前额。达纳斯大叫了起来，脑海里浮现了各种画面——出发时，年轻的法罗尔和范恩在马厩里；范恩的话被一个兽人的大棒打断了，他永远地沉默了；他伏在马背上，活着，以使死去的人获得宁静；斯卡雷回来的时候背上空着，没有骑手。尸体……堆积如山的尸体，

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对不起，对不起——

以及部落的画面，强壮，全副武装，在肥沃的土地上奔跑，但那里不是艾泽拉斯。数以百计的田野，数以百计的世界，无辜的人们被绿色的浪潮扼杀了生命，屠杀者不属于那个地方。他们又前往下一个世界，接着又是下一个——

“你的灵魂处于困扰之中，联盟的达纳斯·托尔贝恩。”幽灵说道，他的面部没有任何动作，这些话直接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你为陨落的生命感到哀痛。虽然你怀着悲伤和愤怒来到这里，但真正驱使你的原因是善良和公正。你期待和平。我是布列斯特朗，曾经被称为眩目之光，我和我的军队将帮助你战斗。”

寒冷的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平静。达纳斯眨了眨眼睛，再次看向那个幽灵，吃惊地发现他的眼睛是纯金色的，额头上也闪烁着金光。

“我们欠你们一份情。”达纳斯努力说道。他几乎讲不出话来，也很难把眼睛从他面前的人影上移开，达纳斯想知道，当图拉扬提到圣光的荣耀时，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布列斯特朗和他的幽灵战士一点儿也不可怕。他们是光荣的、金色的、闪光的、美丽的。达纳斯意识到自己刚刚经受了某种考验，当他看到德莱尼人的幽灵在他的士兵们周围保护性地徘徊时，感觉如释重负。

达纳斯晃了晃脑袋，让头脑清醒一些，然后把盾牌挂在一只手臂上，拔出剑来，紧紧地抓住皮革缠裹的剑柄。他瞥了一眼塔斯雷萨和瑞利安叮嘱道：“出去之后，你们就跟上我。我们必须找到库德兰。”接着他转过身来对其他人说，“兽人就在这扇门后面。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或许还以为我们会在几个小时后的黎明时分发起攻击。我们的行动在他们的意料之外——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这扇门后，一看到兽人就进攻。同时要大声喧哗，将路上的东西都踢开，制造噪音，我们要让他们困惑、恐慌，无法判断他们面对的是多少敌人，以及这些敌人都在哪里。”他咧嘴一笑。“这会令他们变得不堪一击。”他的部下点了点头，举起了拳头，无声的欢呼起来。达纳斯也举起拳头，将火把高高地举过头顶。然后他转身向门口走去，调整好心态，向尼姆兰点头示意，让他把门打开。

奥金尼人转了转门把手，然后以惊人的力量砰的一声推开了门，石头撞击的声音像隆隆的雷声一样在废墟那封闭的空间里回荡。

“为了洛萨之子！”达纳斯一边喊，一边跳进了入口。门后是一条中等大小的隧道，不远处是一堵临时搭建的矮墙，这里大概有十几个兽人，有的懒洋洋地躺着，有的在睡觉，有的在修理装备。他们抬起头来，吃惊地看着闯入者。有几个人仓皇踉跄地爬起身，争抢着武器，但是他们太慢了。就在一个兽人抬起头正要发出警报的时候，达纳斯一剑刺入了他的喉咙，然后回转剑锋，又砍中了一个兽人的前额，趁对方还在摇晃着脑袋撇清视线的时候，刺穿了这个家伙的心脏。这时又有几个人类战士冲了过来，一齐与兽人作战。

发光的金色幽灵紧随其后，冷酷而美丽，他们同样散发着微光的武器虚幻却足以致命。这副情景让兽人们陷入了慌乱，他们惊恐地号叫着，许多人摔倒在地，刚刚举起的武器又跌落了下来。很快他们就被解决了，这里的大部分兽人甚至还没来得及武装起来。

“冲啊！”当最后几个兽人倒下时，达纳斯向他的部下喊道，“去！杀死每一个你们看到的兽人！”他瞥了一眼布列斯特朗请求道：“让你的战士和他们一起去吧。”德莱尼指挥官点了点头，他的幽灵战士们随达纳斯的士兵一起离开了。“尼姆兰——带我去找他们的囚犯！”

奥金尼人点了点头，打开了远处墙上的一扇门，带着达纳斯和两个精灵游侠走进了一条更短、更窄的走廊。格瑞兹克紧跟着他们。他们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进入一个宽敞的房间。这里的兽人更多，有的坐着，有的正在吃东西，还有的睡着了。幸运的是，两名游侠早已做好了准备，箭矢从他们优雅的指间飞射而出，在其他兽人甚至还没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前杀死了其中几个。达纳斯冲入了他们中间，利剑刺出一道道深深的伤口，兽人们的尖叫与呻吟和他身后的房间里传来的嘈杂的声音交相呼应，他的手下在那里进行着同样可怕的屠杀。

格瑞兹克也没闲着。那个鸦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滑翔着向前跳跃，在几个兽人后面无声无息地移动，他那长着利爪的手飞快地向前猛刺，划破了一个兽人的喉咙。第二名兽人转过身来，斧头高高举起，但鸦人身子一矮，躲过了这笨拙的一击，又扭到前面，啄出了兽人的眼睛，随即割破了他的喉咙。达纳斯瞥见了这场迅捷而无声的杀戮，心里想，无论阿兰卡鸦人是什么，他肯定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这边！”当这个房间的守卫者被杀死后，尼姆兰催促道，并带领着他们穿过溅满鲜血的房间来到另一扇门前。尼姆兰没有攻击任何兽人，但他的存在和他法杖上发出的光似乎会令他们陷入混乱，使他们更容易打发。这扇新的门通向一个小得多的房间，占据了房间一半空间的是一个奇怪的木头框架，像是一张带有凸起横梁的粗糙的桌子。

一个矮小但壮硕的人被绑在横梁上，身上和周围都是干涸的血迹。他耷拉着头，不省人事。达纳斯怔怔地看着他的朋友所遭受的暴行，虽然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士，但此时此刻，他心底充满了恐惧。

一个强壮的兽人靠在附近的墙上，旁边竖着一根带刺的棍棒，显然是用来看守囚犯的。当达纳斯走进房间时，那兽人从墙边直起身，粗野的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精灵们向他的胸口射了两箭，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第三支箭正好命中兽人的眼睛，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死了。

达纳斯已经动手去砍绑住他朋友的绳子了。“库德兰！”他抓着他的朋友大喊，“库德兰！”

塔斯雷萨用悦耳的语言低语了些什么，但当他帮助达纳斯把蛮锤矮人放到桌面上的时候，他的脸色仍有些发白。达纳斯依然处在震惊当中。库德兰的两条胳膊都以不自然的状态弯曲着，他那壮硕的躯体上累累的伤痕似乎比身上的文身还要多。他的手和脚完全断了，仿佛经历了巨锤的碾压；他还活着的唯一迹象是他的胸部轻微的起伏。矮人的状态看起来仿佛屠夫店里那些饱经磨难的牲畜。兽人对他做了什么？

“圣光啊……我甚至不知道该从何做起。”达纳斯说道，他盯着那具血迹斑斑、支离破碎的躯体，声音低沉。

“我知道……如果你允许的话。”达纳斯的头猛地抬起。尼姆兰走了过来，他的法杖发着光。“我是一名牧师。我会尽我所能治疗他。但是你应该知道——你的朋友命悬一线。我可以试着治疗他，或者让他得到解脱。如果你愿意让他离开——”

“不！”达纳斯喊道，“我已经见过太多了——拜托了。如果你能治疗他，请开始吧。”

达纳斯和塔斯雷萨向后退开。德莱尼人把一只手放在库德兰的头上，拭去干涸的血渍，另一只手举起法杖，然后闭上眼睛，开始祈祷。

达纳斯屏住了呼吸，尼姆兰被笼罩在一束纯净而柔和的光芒中，身影变得模糊起来。达纳斯听不懂祷词，但这些语句使他的心平静了下来。德莱尼人放在库德兰额头上的手中，一道光芒逐渐增强，达纳斯不情愿地闭上了眼睛。

这样的情景他之前见过。这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外表看起来如此奇怪的德莱尼人——如同图拉扬那样，正在召唤圣光。

一声咕哝使达纳斯睁开了眼睛。“嗯？什么？”库德兰喃喃地说，他的头左右摇晃着，“把最狠的招儿使出来吧，你这绿皮肤的野兽！”他睁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那个俯在他身体上方的蓝色身影。

“没事的。”达纳斯把手放在矮人的肩膀上，在对方开始挣扎之前安抚道。尼姆兰后退了一步，身周的光芒开始消退，他微笑了起来。达纳斯问道：“他怎么样……他会怎样……”

“我已经尽力了。他几近痊愈，但并不是所有的伤疤都能被消除，而那些断掉的地方也没法愈合得像从前一样。”

“谁被打坏了？”库德兰哼了一声。他慢慢地坐了起来，伸展着手脚，摸了摸自己的身体。“呵。我还不知道自己体内有这么多血。”他凝视着达纳斯，“啊，达纳斯，小伙子！”当他意识到谁在他身边时，他叫了出来，宽阔的脸上绽开了笑容。“那么，是你吧，是吗？关于那该死的拷问！别担心，那些浑蛋一个字都没从我这儿套到。你把我的锤子带来了吗？”

“他应该休息。”德莱尼人警告道。

“呸！死人才休息。”库德兰咆哮道。

“有时甚至死人都没法休息。”塔斯雷萨平静地说，瞥了一眼尼姆兰。

“他是个蛮锤矮人。”达纳斯对牧师说道，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解释，“幸好我带了它，库德兰。在这里。”狮鹫回来的时候，那把锤子还在斯卡雷身上，达纳斯很有远见，把它带进了地道。他把武器递了过去，当矮人拿过沉重的铁锤将之举起来时，达纳斯忍不住咧着嘴笑了，尽管矮人的动作比以更慢，也更僵硬。

“很好。”矮人快速地检查着锤子，然后点头表示赞许，“那么，你有什么计划，小伙子？你这两个朋友是谁？”他点了点头，指着格瑞兹克和尼姆兰，达纳斯看到奥金尼人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显然对自己被与鸦人相提并论感到不满。

“尼姆兰是一名奥金尼牧师，也是德莱尼死者灵魂的看守者。”达纳斯快速地解释道，“他是这个地方最后的守护者之一。你欠他一条命，他治好了你。”

“啊，”库德兰说道，他从这些碎片信息中理解了整件事情，“小伙子，谢谢你。蛮锤矮人不会忘记救命之恩。”尼姆兰和蔼地点了点头。

“这是阿兰卡鸦人格瑞兹克，”达纳斯继续说，“他恨兽人，他从森林里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方。现在，说说计划吧，”他举起了剑。“我们的军队正在横扫这些隧道。剩下的人很快就会发起进攻，把兽人的注意力引开。我们会找到耐奥祖，把他的脑袋插在长矛上带回去。”

“嗯，我喜欢这个计划。那么这个兽人萨满在哪里呢？”他们都望向尼姆兰，而后者把头转向一边，过了一会儿才说道，“最坚固的房间是我们以前的祈祷室，他最有可能出现在那里。”

“那么，带领我们过去吧！”达纳斯说道，尼姆兰点了点头，把他们带出房间，沿着一条短短的走廊来到一扇宽大、厚重的石门前，门上装饰着精美的图案。

“这里。”他告诉他们，“这扇门的后面就是祈祷室。”他的眼中满是悲伤，“我们曾经在这里向死者表达敬意，并和他们进行交流。”

瑞利安尝试着打开门。“锁上了。”他说。

“退后，孩子。”库德兰举起锤子，催促道，“可能会有东西溅出来。”矮人仍然有些站立不稳，达纳斯本来想拦住对方，但他把话咽了下去。他不打算阻止库德兰了，因为蛮锤矮人需要证明自己仍然可以战斗。达纳斯屏住了呼吸。矮人稳住身子，然后挥舞风暴之锤，击向他们面前的屏障。

雷鸣般的撞击声几乎把达纳斯震翻在地。一阵巨大的爆裂声和一团烟尘扑面而来，他挥手拨开灰尘，发现石门已经被这一记重击打碎了。门的另一侧是一个巨大的圆形房间，房间中央聚集着一大群人。他们中有些人抬起头来，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但有两个人却不动声色——一个大块头的独眼兽人，还有一个看上去很老的兽人，他的脸被涂成白色，看起来仿佛一只头骨。那一定是耐奥祖。

那两个兽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在达纳斯还没来得及发起进攻的时候，耐奥祖对独眼兽人说了几句话，转身闪过对方身边，从房间另一头的一扇门里冲了出去。

“站住！别跑！”达纳斯喊道，动身去追耐奥祖，但是独眼兽人大步向前，挡住了他。这高大的兽人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一块眼罩盖住了一只眼睛，剩余的独眼则毫不畏惧地瞪着达纳斯。

“我是基尔罗格·死眼。”兽人骄傲地用口音浓重的通用语宣布道，他一手捶胸，一手举起一把巨大的战斧，“我是血环氏族的首领。我杀了许多人类。你不会是最后一个。我的职责是阻止你通过，因此……你不能过去。”

达纳斯谨慎地注视着这个新对手。对方脑后的几缕白发和脸上的皱纹清楚地表明，基尔罗格远比达纳斯年长。但他仍然肌肉发达，行止间透着战士特有的姿态，而且看起来很有荣誉感。出于某种原因，达纳斯觉得自己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就这样吧。”他答道，举起剑向他的对手致敬，“我是联盟军的指挥官达纳斯·托尔贝恩。我杀了许多兽人，你不会是最后一个。我要过去！”说着，他将盾牌撑在前面冲上前，利剑狠狠向下劈去。

基尔罗格用他的斧头挡住了这一击，剑锋击中了斧柄与斧刃的连接处，达纳斯险些被对方缴械。然而，达纳斯并没有慢下来，他用尽全力将盾牌撞向基尔罗格的胸口。兽人踉踉跄跄地退了一步。达纳斯抓住这一机会，夺回了佩剑的控制权，再次挥舞起来。这一次他压低佩剑从侧面进攻，利刃在基尔罗格的

腰部上方划开了一道伤口，鲜血从血环氏族酋长身上冒了出来，让兽人发出了一声闷哼。

然而，受伤并未让兽人慢下来，基尔罗格立即予以回击。他用硕大的拳头猛击达纳斯的盾牌，力度之大连坚硬的金属都凹陷了下去，达纳斯也随之有些站立不稳。然后，勇武的兽人挥舞斧头，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向盾牌的下缘扫去。达纳斯不得不向后跳开，以免被开膛破肚，但斧头的后刃依然劈入了他的盾牌，在努力推开战斧的过程中，他持盾的胳膊几乎要被扭折。

达纳斯抬起头来，与兽人目光相撞。基尔罗格点了点头。从兽人独眼的反光里，他也看到了自己那不大情愿的赞赏目光。他们都觉得彼此是值得尊重的对手。

室内的气温骤然下降，达纳斯咧嘴一笑。房间别处响起了叫喊声，不仅是出于痛苦，还充满了恐惧。美丽而又可怕的幽灵战士们再次出现了，在布列斯特朗的带领下前来帮助联盟军队；塔斯雷萨和瑞利安利箭连发，精准地射向了兽人；与此同时，库德兰则在专心与房间前面的兽人战斗，手握风暴之锤的蛮锤矮人以一己之力便让兽人们陷于困境，尽管兽人们用最狠毒的方法摧残了他的身体，但是他的战斗意志丝毫未减。

基尔罗格也注意到了这一切。他咆哮着发起了冲锋——不是冲着达纳斯，而是冲向一群他身边的人类。那把沉重的斧子以雷霆之势一起一落，两名士兵便倒了下去，鲜血溅得到处都是，他们的同伴四散开来，尝试着应对愤怒的兽人酋长。德莱尼幽灵阴恻恻地飘向基尔罗格，但兽人避开了他们的攻击，把他的精力集中到人类身上。当达纳斯的部队迅速地消灭了其他兽人的时候，基尔罗格反而在敌人中间砍杀出了一块空间。

突然，达纳斯皱起眉头，某种声音在他脑海中嗡嗡作响。他环顾四周，却找不到声音的来源。随后，他意识到那是从另一扇门后传来的，耐奥祖刚刚从中消失的那扇门。门缝里散发出光芒。达纳斯突然意识到，那是兽人们吟唱的声音。那扇门后溢出的光芒与吟诵让他脖子后面的汗毛竖了起来，他知道他们一定在施展某种魔法。圣光啊，耐奥祖现在是不是正在开启传送门呢？

“绕过他们！”他对部下喊道，“到隔壁房间去！马上！”

但基尔罗格依旧挡在路中。这位血环氏族的酋长现在几乎已是孤身一人，他所有的战士都被精灵、矮人、人类和德莱尼人砍倒了，但是他没有放弃的意思。达纳斯可以看出来，这个高大的兽人愿意牺牲自己来换取耐奥祖完成施法所需要的时间。

那扇门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喊。达纳斯听不懂这种带喉音的语言，但他也不需要懂了——不管耐奥祖想做什么，他肯定已经做成了。随着某种微弱的爆裂

声，门下面的光线陡然增强，房间里霎时充满了光和声音。随后，光线突兀地消失了，完全消失了，而达纳斯所在的房间变得比以前更加黑暗。

库德兰设法绕过了那个魁梧的兽人。他喘着粗气，拼尽全身的力气，挥舞着锤子径直砸向已经变暗的门。一声巨响之下，石门被震碎了，蛮锤矮人的首领把碎片踢到一边，看着面前这个小房间，石头地板上嵌着一个由符文书写的圆圈。这个房间里空荡荡的。

基尔罗格也看向这边，然后咧着嘴笑了起来。“你确实甩开了我——我承认。你们的战斗很出色，但最后，人类，你们还是失败了。我的主人已经前往黑暗神殿继续施放法术。你们现在无法阻止他了，无尽的世界都将在部落的铁蹄下颤抖。”

“以圣光之名，至少你没法儿跟着他！”达纳斯满怀怒火，再次发起进攻。他不停挥舞着利剑，但每一剑都被老谋深算的战士挡住了。基尔罗格用一只手抓住对方的盾牌，把它推到一边，另一只手持着斧头猛劈下来，同时在达纳斯的剑碰到他的腹部之前击飞了它。然后，他朝着达纳斯咧嘴一笑，露出了那对长而弯曲的獠牙。

“你得再加把劲儿，人类。”兽人斥责道。他双手持斧，迎面挥向达纳斯，随即扭转方向再次挥斧，达纳斯被迫后退，以免脑袋被削掉。

在闪开了战斧的又一次挥击后，达纳斯迅速蹲下，用力将盾牌向上挺起，狠狠地撞在基尔罗格的手臂上，令兽人失去了平衡。紧接着，达纳斯挺剑猛地朝前刺去，深深扎入了兽人的腹部。一击得手让达纳斯自己都很是讶异。

基尔罗格咆哮着，手臂向下猛砸，盾牌撞到了达纳斯的头上，让对方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基尔罗格腹部的伤口鲜血直流，但这似乎只激怒了他，并未削弱他的力量。基尔罗格再次举起斧头，直击达纳斯的盾牌，沉重的斧刃深深地嵌入了盾牌之内。他猛地往回一拉，将盾牌从盾带上扯了下来。现在，达纳斯失去了最重要的防护手段。

“现在，我们只能锋刃相对了。”基尔罗格说着，从斧刃上扯下盾牌，扔到一边，“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为这场战斗唱响颂歌。”

“我没问题。”达纳斯咬紧牙关，喃喃自语。他双手持剑，剑微微高过肩膀，疾冲到基尔罗格面前。就在兽人首领上前迎战的时候，达纳斯突然停住了脚步，以一只脚作支点，一手松开，用另一只手向外挥出一道完美的剑弧，利用他的冲力调转了攻击的方向。

那是基尔罗格瞎眼所在的方向。寒光闪闪的利剑划过受惊的兽人的脖子，刺穿了他的喉咙。基尔罗格倒下了，战斧从他的手中跌落，他双手紧紧捂住脖

子，以阻止血液从伤口喷出。尽管血环氏族酋长已经跪倒在地上，但他仍然咧嘴笑着。

“以我之血……部落……得以获得生命。”兽人气喘吁吁地说道，他的声音几不可闻，“先祖们……我来了……”然后，他的眼睛变得呆滞起来，基尔罗格·死眼倾向一旁，重重地倒在祈祷室的石质地板上。达纳斯喘着气，举起剑向这个倒下的对手敬了个礼。

“干得好，小伙子。”库德兰走到达纳斯身边，拍了拍他的胳膊。但达纳斯摇了摇头。

“我失败了，”他低头看着基尔罗格的尸体，痛苦地说，“他是对的。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他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逃跑。”达纳斯皱着眉头，咬紧牙关。“他们用法术直接传到了一个叫作黑暗神殿的地方！我们现在怎么可能阻止他们呢？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阿兰卡鸦人转过身来，他的眼睛发着光。“格瑞兹克知道！可以带你去那儿！”

“你知道在哪——”

“长官！”达纳斯的一个士兵冲进了房间，身后跟着尼姆兰和四处飘荡的德莱尼幽灵，“我们找到了逃跑的兽人，长官！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逃到了隧道深处。”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等待回答，但是，达纳斯没有任何回应，他显得有些迷惑不解地问：“长官？”

库德兰用手肘捅了捅达纳斯。“你是负责人，小伙子。”蛮锤矮人平静地提醒他，“就算你觉得自己失败了，你也不能让你的部队知道，是吧？”

当然，他是对的。达纳斯点了点头，挺直了身子，然后迎上了士兵的目光。

“让兽人逃跑吧。”他说，“我们知道耐奥祖去了哪里，我们将继续追捕他。我们要去一个叫黑暗神殿的地方。”

“黑暗神殿？”

布列斯特朗虚幻的声音里满是愤怒，达纳斯转过身来，看到幽灵眼中怒火熊熊燃烧，虽然对方的愤怒不是冲着他来的。“那里曾经叫卡拉波，是我们最神圣的地方。但是兽人玷污了它，他们玷污了他们所接触的一切。”布列斯特朗紧紧地攥住他那发光的锤子，尽管他用它杀死了许多兽人，但锤子依然洁净如初。“我祝祷当你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可以将兽人从那片神圣的土地上赶走。”

达纳斯点点头。“那就是我们的计划。谢谢你的帮助，和你们并肩作战是一种荣誉。”

“我们也一样，”布列斯特朗鞠躬答道，“你和你的联盟战士们是高尚而可敬的人民。祝你们一切顺利，达纳斯·托尔贝恩。我们去休息了，直到再次被召唤。”然后他和他的战士们渐渐消失了，只留下丝缕柔和的光芒，接着那些光芒也慢慢消散了。

达纳斯转向尼姆兰，一时冲动之下，他开口说道：“跟我们走吧。这里不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离开这里，回到这个世界，你能为你的人民做得更多。如果你愿意，我们甚至可以带你去艾泽拉斯。”

尼姆兰笑了。“能孕育出你们这样的人民，你的世界一定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他恭维道，“我很感激你的建议。但是不行，我属于这里。我们的死者仍然留在这个世界——光荣地安息在奥金顿，或者，散布在森林里，甚至铺就了被兽人谬称为荣耀之路的大道。他们躺在这里，在德拉诺，我就会留在这里，照顾他们。圣光把我们安排在这里是有原因的，有一天它将战胜一切。在那以前，我会因为帮助了你们，以及你和你们的人民也信仰圣光而感到高兴。前进吧，用你的勇气和力量驱逐前面的兽人，就像强风卷走前面的沙砾。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们的人民真的会在一起并肩作战。”他犹豫后又道：“你走之前，能不能帮我个忙？”

达纳斯点点头：“说吧。”

“不要让那个人破坏圣光造就的一切。他的确是一个高贵而又凶猛的战士，但智慧和勇气一样，都是战士的标志。”他指的是库德兰，这家伙皱起了眉头，脸色发红。达纳斯忧心忡忡，勉强露挤出了一丝微笑。

“我会尽我所能，但你看到了他有多固执。”

“呸，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

“走吧，伤兵。”达纳斯对库德兰说，“我们还得去攻占黑暗神殿。”达纳斯·托尔贝恩最后向奥金尼人敬了个礼，回到死亡之城的通道里。他希望尼姆兰对联盟的祝福能够实现。

第二十二章

“别担心，我们还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向。”卡德加的话有些言不由衷。但当部队停下来休息，补充宝贵的水分的时候，卡德加觉得自己必须这么说。他们需要得到这种保证。

他们从兽人的堡垒离开后一路向北，接着又沿着荒凉的海岸线向东走。一路的情景与他们在传送门附近看到的情况差不多，虽然没有那么严重：龟裂的大地、灰暗肮脏的土壤、枯萎的草木。虽然他们偶尔也能经过几丛绿色植物，但是，德拉诺的大部分地方都是沉闷、凄凉和苦涩的。

现在，他们周围的土地变得更加崎岖不平了，地面的起伏变得更加明显，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几乎可以确信，这里是一座山脉，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山脉。石头尖刺从他们周围的悬崖峭壁上突出来，伸向各个方向，仿佛山峰也在展示着自己嗜血的那一面。棕红色的岩石看起来无比阴沉，那是血液干涸之后的颜色，相比之下，猩红色的天空看起来反而更加鲜活。这是他所到过的最贫瘠地方之一，他全身掠过一阵战栗，他怀疑，这大概要归咎于那些从岩石尖刺间呼啸而过的风刃。

卡德加漫不经心地向那根离得最近的石刺伸出了手，但在几乎要碰到它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冒这个险可能并非上策。“头骨就在这附近。”他再次说道。

“你确定吗？”图拉扬问道。

“哦，相信我，我确定。”他现在甚至都不用搜索，就能在意识中感觉到它的存在。当他闭上眼睛时，那隐隐的脉动几近可见。距离一定非常近。

“很好。”图拉扬举起了他的锤子，盯着这些尖刺，“我已经受够了这个地方。”

“我想我们——”卡德加准备说些什么，但奥蕾莉亚举起了一只手，示意大家安静。

“听！”

卡德加紧张地倾听着，但他的耳朵不像精灵的那么敏锐。最初，他听到的只有风声。接着，他听到了一种拍打的声音，像是翅膀，但比他认识的任何一种鸟拍打翅膀的声音都要尖锐。他曾遇到过的唯一一种在飞行中发出这种声音的生物是——

“龙！”他大喊道，一把抓住图拉扬，在自己扑倒在地的同时，把他的朋友也拽倒了。一声怒吼和嘶嘶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手臂上一阵剧烈的灼痛让他痛苦得倒吸了一口气，更多的嘶嘶声接连响起。他袖子上有个冒烟的洞，洞下的胳膊被烧得面目全非。嘶嘶声则是某种东西在吞噬下面岩石的声音。岩浆！克拉苏斯曾说过，黑龙能够喷出岩浆。

卡德加抬起头来，看见几个小小的黑影在尖刺间飞来飞去，然后往高处飞去，紧接着又俯冲下来。“举起盾牌！”图拉扬站起身来，大声喊道，“准备好武器！它们还没有完全长大——我们可以对付它们！”

图拉扬是正确的。攻击他们的动物还不如马大，大概有两米长，但翅膀展开后比马要大很多。它们长着小小的脑袋，背上只有几根尖刺，卡德加意识到这些一定是不成熟的——幼龙，他记得克拉苏斯这么叫它们。是的，幼龙。

“幼龙——未成年的龙。”他警告图拉扬，当黑色的幼龙盘旋着准备发起第二次进攻时，他举起了他的法杖。“虽然不如它们的父母强壮，但仍然很危险。”图拉扬点了点头，但是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正在发起进攻的生物身上。现在他回到了自己的角色中，开始用军事指挥官的方式思考。

“弓箭手，射击！”他喊道。在他旁边，奥蕾莉亚开始向这些敏捷的小东西射箭。她一箭射穿了一只幼龙的喉咙，长弓的力量推动着箭杆穿过了幼龙那未长成的轻质鳞片，那东西直冲上云霄，显然非常痛苦。第二支箭穿透了它的眼睛和脑袋，它号叫着坠到地面上，一动不动了。

士兵们受到了鼓舞，他们狂热地挥舞着武器，攻击着那些幼龙，并不时缩身低头，躲避着对方的利爪和它们喷出的拳头大小的熔岩。幼龙呼啸着从他们身边疾掠而过，然后又斜着身子盘旋回转。现在它们的数量更少了——不少幼龙躺在尖刺中死去了。

图拉扬转过身刚要对卡德加说点儿其他什么——忽然停下了，毫无征兆地摔了下去，好在他及时控制住了身体，才没有被周遭的石头尖刺刺穿。每个人都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努力试图站稳，他们脚下的地面在剧烈震荡。

“以圣光的名义，这是什么？”图拉扬脱口而出道；然后他转过头来，紧紧盯住卡德加左侧。

卡德加有些害怕，但更不想心怀疑惑，他向身后瞥了一眼。

他震惊得几乎瘫倒在地。

在他背后，一个看上去比食人魔更为可怖的生物穿过了石刺丛生的地面——不是绕过，是穿过。它的身高几乎是食人魔的两倍，它的皮肤又厚又粗糙，像岩石一样坚硬，手臂和肩膀上雕刻着各种图案。一排黑色的尖刺像一座小型山脉般从它的背后延伸下来，更多的尖刺从它的肩膀和上臂突伸出来。而那张脸——那张脸也许是这生物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处。它的五官和食人魔有些相似，但显得聪明很多。这个生物没有獠牙，但它泛黄的牙齿又长又尖，长着一对尖耳朵，它的那只独眼目光炯炯，紧紧地盯着他们。

“入侵者！”巨兽呼喊道，声音的冲击力让周围的石头都炸裂开来，“杀光他们！”

越来越多的身影从东面和西面的石林中出现。这些食人魔的体形和大小与卡德加之前遇见过的一样，他们咆哮着、嗥叫着、大笑着冲向联盟军士兵们。

“等等！”卡德加喊道。使他感到宽慰的是，这些东西确实都停了下来。感谢圣光，他至少有办法同他们交谈。“我们无意冒犯！”

“冒犯？你们活着，那就是冒犯！”怪物咆哮着，继续往前走。

“不管你跟他说什么，都不起作用。”图拉扬道，“该死的，幼龙又来了。”

卡德加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为看到幼龙而高兴，但在那个时刻，幼龙们绕回来再次发起攻击时，他真想感谢它们。食人魔和他们的领主的注意力完全被幼龙们不分目标的无差别进攻吸引开了，他们把精力转移到来自空中的攻击上，举起了圆锥形的大棒，卡德加立刻认出来，他们使用的是从山上折断下来的尖刺。

卡德加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幼龙！”他大喊道，“攻击幼龙！”

奥蕾莉亚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卡德加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是一个完美的逃跑机会，让幼龙攻击食人魔和他们那奇怪的领袖。但图拉扬咧嘴一笑，点了点头；他也明白过来了。现在，联盟的士兵们也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会飞的爬行动物身上，用剑和弓箭对付它们。但是，与食人魔对幼龙的攻击相比，联盟士兵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食人魔能轻易将这些野兽从天空中击落，然后踩踏上它们的身体，用巨大的双脚将这些未成年的龙碾成齑粉。

他们那体形庞大的首领也同样杀死了一只幼龙，它甚至没有用大棒，只是简单地向上伸出手，抓住了一只正在冲锋的黑色幼龙，就像卡德加抓住一只朋友扔过来的苹果一样轻松。这只巨兽一只手抓住幼龙，用拇指和食指捏着这只试图挣脱的幼龙的翅膀。然后，它把幼龙送到嘴边，仰起头，一口吞下了幼龙

那长满鳞片的身体，随后咀嚼了几次，将幼龙的翅膀也卷进它那巨穴一般的口中，最后一口咽了下去。

“那是……”图拉扬开口道，但他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述他刚刚看到的情景。他放下剑，抬起了面罩，几乎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你……那些……”

那个怪物凝视着他，“龙来了。你们能逃跑，但是却没跑。你们留下来战斗，帮助了我们。”

那个低沉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惊讶，卡德加很能理解。他敢打赌，以前很少有人愿意冒险帮助食人魔。他感觉如释重负，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

“不，我们不会跑。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我们只希望——”

卡德加喘了口气，正准备继续谈判，冀望能够达成休战协议，然而这时，地面突然开始摇晃起来，这个怪物回头朝它来的方向看了看，然后弓起了身子，双臂保护性地环在它宽阔的胸膛前，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半是咆哮，半是呜咽。看到这些，卡德加敢下定论，这只几乎能生吞下整条龙的野兽受到了惊吓。

想到居然还有什么能把它这样的东西吓着，卡德加便觉得不寒而栗。

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几分钟后，第二只怪物从山中大步走了过来。这个生物比第一个更大，背部和手臂的石头尖刺更多。比起前一只棕红色的巨兽，它的皮肤比另一只更红，它的独眼无比黯淡，以至于几乎整只眼睛看起来都是惨白的，它的牙齿更长，也更尖锐。

那只惨白的眼睛里蕴藏着深邃的智慧，它紧盯着卡德加、图拉扬和其他人类。“你们是谁？”它问道，“你们为什么还活着？”

“我们只是路过。”卡德加结结巴巴地回答。这个庞大的家伙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充满了怀疑。

“我们不是你的敌人。让我们走吧，我们会——”

“不。”这个词的尾音令人心生恐惧，“你们离开，你们会说出来。会说戈隆。会说格鲁尔。”巨人捶了捶胸口，“部落会来。不，你们最好去死。秘密保持安全。戈隆保持安全。”

图拉扬看向方才和他交谈的生物，希望得到帮助，但卡德加知道它是不会帮忙的。在受到责备后，这个庞然大物蜷缩成了一团，看上去就像一个刚刚受

到惩罚的孩子。他意识到，或许这就是事实，第二个怪物是它的父亲，而它只是孩子。这想法让他为之一颤。

“我们会保守你的秘密！我们帮助——戈隆战胜了龙！它可以向你证实这件事！”

那个自称为格鲁尔的巨人皱着眉头看向四周，显然现在才注意到散落在山坡上的黑色幼龙的尸体。“这些龙是你们杀的？”

“是的。”卡德加忙不迭地回答。

但是格鲁尔没有那么容易上当。他仰起可怕的脑袋，张开长满尖牙的大嘴，大笑了起来。低沉的隆隆声震动了四周的山壁，几簇小型的石头尖刺被震碎，跌落到地面。

“也许是杀了些小龙吧。”他笑道，“这个我们就能办到。不需要帮助。不，你们死。”

“等等！”卡德加大喊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们也许要做一些比战胜幼龙更难的事。

格鲁尔很快冷静了下来，说道：“你们太弱了，帮不上忙。”

“也许我们可以。说说吧。”

格鲁尔沉默了片刻，然后用忧郁的声音说道：“黑翼的伟大父亲。”

卡德加花了一点儿时间才弄明白格鲁尔的意思，他睁大眼睛，突然喊道：“死亡之翼？你想让我们杀死死亡之翼？”

“什么？”图拉扬叫道，“死亡之翼？他在这里？”

“他们要我们杀了他？”奥蕾莉亚附和道。

卡德加和他们一样震惊。他们知道黑龙与部落结盟，并且看到有几只黑龙穿过传送门来到了德拉诺，但他以为那只是黑龙军团中比较次要的成员，而不是黑龙军团的首领……它们那“伟大而可怕的父亲”本人！

“他在城堡里留下了一些黑龙作为兽人的守卫。”图拉扬喃喃道，“但他把其余黑龙都带到这里来了，带到群山之中。”

卡德加点了点头，然后意识到格鲁尔仍在期待地看着他们。

他深吸了一口气，挺直了身子。“是的，当然可以，别担心——我们能对付死亡之翼。”他勉强向格鲁尔保证道，“他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卡德加尽力不去理会朋友们的惊愕和沉默，同时祈祷格鲁尔看不见自己额头上的汗珠，或者即使看到了也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格鲁尔点了点头，咧开嘴，露出一个古怪的微笑。“好。愚蠢，但很勇敢！格鲁尔喜欢。”他低头看着众人，“现在去证明你说的。”他做了个手势，抬起一只大手，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山峰。“死亡之翼”，戈隆解释道，“杀死他。帮助戈隆驱除山上的害虫。然后……你们可以通过。”他突然收起笑容，狰狞地龇出了所有尖牙，“不要告诉任何人！”

卡德加点了点头，“成交。”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但希望格鲁尔没能听出来。

格鲁尔转过身，穿过山腰。巨大的戈隆没有费心去寻找通路，他踏出了一条路，沉重的脚板踩裂了巨石，粗厚的皮肤撞碎了石刺，生生在石脊上留下了一条宽阔的碎石小径。小个儿的戈隆急忙跟上它的父亲，那些食人魔——尽管他们的身高是卡德加的两倍，但与格鲁尔相比，卡德加觉得他们确实很小——跟在两个体形超大的首领后面踯躅而行。心事重重的卡德加也跟了上去，一个念头突然掠过他的脑海：死亡之翼在这里……古尔丹之颅也在这个方向……他停了一会儿，闭上眼睛，然后咧嘴一笑。

“你在做什么？”奥蕾莉亚低声问他，她和图拉扬走到他身边，“我们应该去找古尔丹之颅，而不是去对抗死亡之翼！你知道那条龙有多厉害吗？”

“是的，确实很强。”他回答说，“但头骨在他那儿。”

“什么？”图拉扬喊道。

“古尔丹之颅就在我们前方，死亡之翼也在。我们很有可能不得不面对他。”

“很好，现在我们必须要和死亡之翼战斗，把头骨拿回来！”她颤抖着说道，“我宁愿面对整个部落！”

卡德加心底也是同样的想法，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们需要古尔丹之颅，而死亡之翼拥有它。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不断在脑海里复习着他的咒语，直到图拉扬抓住他的手臂，指着前面。

“看。”图拉扬低声说道。

他们到达了一个通往那座山峰的深谷，然后停了下来，沿着山谷的边缘呈扇形散开。

龙蛋。地上到处都是龙蛋。它们大约有一码长，内部红光脉动，在蛋壳上映出黑色的血管，以及蜷成一团的雏龙。

“这就是奥蕾莉亚发现的马车里的东西！”图拉扬盯着这些蛋，低声说道，“难怪黑龙就在它们上面盘旋呢！死亡之翼把这些东西带到了德拉诺！如果它们孵化出来，黑龙将会占领这里的整个世界！”

“那我们最好确保它们不会孵化出来。”奥蕾莉亚说道，她举起长弓，搭上一支箭。

卡德加伸手轻拉她的左臂，指着前面说到：“我们还是先把那些作为第一目标吧。”其他人随着他的目光看去，不由得低声咒骂起来。一些黑影正从山谷的另一边向他们飞来。

幸运的是，似乎并没有成年黑龙在保护这些蛋。格鲁尔随手一拍，第一只逼近的初生幼龙便被甩到一边，撞到山谷远处的石壁上，力量大得足以把石头砸开，幼龙的尸体掉了下来，跌落到下方的碎石堆中。第二只幼龙也摔倒在地上，抽搐着，奥蕾莉亚的箭射穿了它的右眼。卡德加迅速念了个咒语，把第三只龙冻成了坚冰。然而，这三条龙仅仅是先锋——凶猛而尖利的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震荡得山鸣谷响，突然间更多的黑色身影从天空中疾速俯冲而下。

食人魔以力量强大著称。虽然身型比戈隆小许多，但他们仍然大到足以把幼龙从空中拍下，折断它们的长颈，击碎它们的头骨。食人魔中也有很多施法者，他们施展的奥术魔法灼烧着黑龙的翅膀和表皮。然而，如果没有戈隆和联盟战士的帮助，幼龙会凭借数量碾压他们。图拉扬让他的手下用盾牌保护自己免受幼龙的爪子和牙齿的伤害，然后猛攻它们的翅膀；虽然黑龙的翅膀像皮革一样坚硬，但此处仍然是它们的弱点。一旦翅膀被撕裂，这种生物就会被迫降落到地面，丧失灵活敏捷的优势。食人魔很快也学会了这个办法，他们撕下龙翼将其扔到一边，并用沉重的大脚踩扁落到地上的幼龙。这场景仿佛残忍的孩子正从蝴蝶身上扯下翅膀，让卡德加感觉很不舒服。

有一次，图拉扬低声对他说：“你知道吗，我不确定我们是在和正确的敌人战斗。”卡德加也承认这种战术非常野蛮，几近于残忍，但他不能否认其战果。

格鲁尔和另一个戈隆——卡德加认为他们俩都是雄性——从山谷边的悬崖上挑选了厚重的石头尖刺作为武器。他们猛力挥舞着这些石制棍棒，随之产生的强风让幼龙们失去了平衡，使它们更容易成为食人魔和人类的攻击目标。那些不幸被卷进大棒攻击范围的幼龙，立即就被击得粉碎，山谷的地面上很快就堆满了尸体。

“下一个目标是龙蛋。”卡德加对图拉扬说。但是圣骑士却有些犹豫，他盯着其中一个龙蛋，并未朝它靠近。“怎么了？”卡德加皱起了眉头，问道。

“我……龙是有感情的生物。它们会思考，它们有感觉。对付幼龙是一回事，但——这些是婴儿。只是……婴儿，真的。它们甚至无法反击。而我们在屠杀它们。”

“图拉扬，”奥蕾莉亚说道，“以圣光之名，我很爱你，尤其是因为你那颗慈悲的心。但这些都是黑龙。你知道，如果现在不杀死它们，以后会发生什么。”

图拉扬硬起心肠，点了点头，做出了又一个艰难的决定，正如任何将军都必须在激烈的战斗中做出的那样。

“捣毁这些龙蛋！”他大喊着，大步走到最近的一个蛋前，一锤砸在上面。随着一声巨响，厚厚的蛋壳碎裂了，锤子击打在里面半成形的雏龙身上，发出一声柔和的撞击声。这条未孵化的龙只有一条中等大小的狗那么大，它的皮肤呈烟熏般的红色，头部和翅膀处都有尖刺。除了轻微的抽搐，它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没有其他动作。一股淡红色的液体从破碎的龙蛋中渗了出来，蛋壳破碎了，里面的雏龙掉在地上，一动不动，最后的战栗也消失了。

联盟的其他战士也纷纷效仿。就在图拉扬打碎了最后一个蛋，食人魔正在肢解最后的幼龙的时候，卡德加听到了从山顶传来的一声尖啸，那是他最近一次感知到古尔丹之颅所在的地方。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影子向空中飞去，它展开的羽翼将整个山谷都笼罩在黑暗之中。在它庞大的身型映衬下，格鲁尔仿佛侏儒一样矮小，格鲁尔缩到山谷边的峭壁旁，咆哮着，挑衅地挺直了身子。他手下的食人魔和小戈隆就没那么淡定了，他们惊恐地尖叫起来，四处逃窜。那道身影垂直下降，它的皮肤在阳光下熠熠生光，它扭动着长长的脖子，双颚大张。熔岩从它的喉咙里喷射而出，炽热的岩浆立刻把食人魔、人类、死去的幼龙、碎蛋等任何落入其中的倒霉东西都烧成了灰烬。

“退回来！”图拉扬对他的部下喊道，“退到山谷峭壁边上去！”

他们聚集在那里，卡德加、图拉扬和奥蕾莉亚站在最前面，看着这条巨龙降落。卡德加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这种生物会让人非常震撼，但这个——死亡之翼大得不可思议。与它们的父亲相比，他们一直与之战斗的幼龙就像蹒跚学步的孩子。卡德加几乎无法看清它的全貌。尽管他心中充满敬畏，但仍然有一件事令他感到好奇：黑龙军团之父的脊柱之上，有一串闪闪发光的银色金属板。这些金属板的下方是一条炽热的红色光带，就像死亡之翼刚刚用来袭击他们的岩浆。巨龙那庞大的爪子深深地扎进了山谷地面的石头里。除了它的左前爪。卡德加注意到了，它高举左前爪，向内弯曲，好像受伤了一样，或者抓着什么东西。

“古尔丹之颅！”他小声对图拉扬和奥蕾莉亚说，“他带着头骨！”

“他带来了头骨，真是太好了。”图拉扬喃喃道，“但是我们该怎么得到它呢？”

死亡之翼收拢巨大的双翼，蹲坐了下来。他伸长脖子，恶狠狠地瞪着下面的人，红色的眼睛被怒火点燃了。

“我的孩子们！”黑龙咆哮着，他的声音仿佛烈火舔舐着木头，又像金属切刮着骨头，愤怒之中夹杂着深深的悲痛。“我的孩子，被谋杀了！”他的尾巴翘了起来，砰的一声甩在地上，将地面抽出了一条裂缝，岩隙迅速延伸开去。“来吧，可恶的、怯懦的可怜虫，对毫无防备的婴儿下手的凶手，在我把你们整个儿吞下去之前，先让你们领教什么叫折磨和疯狂！谁将是第一个被烧成灰烬的人？”

他那闪着微光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恶狠狠地盯着格鲁尔：“你。”他拖长了声音，声音中包含着无限痛苦，低沉得几不可闻，轻柔得像是爱抚。感谢圣光，卡德加暗自庆幸那可怕的目光暂时略过了他。

然而格鲁尔并没有畏缩。“我！”他宣布，“我是格鲁尔，最伟大的戈隆！这是我的土地。我的山脉。你不能把它们夺走！你要么滚开，要么就和你的孩子们一样下场！”

死亡之翼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我的孩子们！”他哀号着，其中蕴含的痛苦几乎使卡德加心生同情。“完美的化身……美丽的，毫无防备……”死亡之翼咆哮着，愤怒而悲伤地颤抖着，他的语句几乎难以辨识。岩浆从他的下颌滴落，熔化了他站立的石头，他扇动着翅膀，卷起的气流仿佛是一场飓风。卡德加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听从图拉扬的劝告执意打碎了龙蛋。他们在想什么？圣光啊，他在想什么呢，要挺身面对这个怪物，这个古老的、邪恶的、可怕的、愤怒的化身？他们怎么可能打败他呢？

“啊，你真勇敢！”死亡之翼的悲伤已经变成了对敌人的蔑视，虽然不那么残酷，但也同样致命。“必须得有这样的勇气，才能让你做出打碎蛋壳，杀死手无寸铁的婴儿的事！遗憾的是，你没法儿活着去炫耀这样一个高尚的壮举！”他展开双翼，又一次拍打下来，强风把格鲁尔甩到了石壁上。格鲁尔手下的食人魔在恐惧中狂吠着，直向后退，在山谷的峭壁边挤成一团。格鲁尔无法从他们那儿得到任何帮助。

“孱弱的凡人！有史以来，我拥有过很多名字，所有这些名字被提到时，都伴随着恐惧：奈萨里奥，Xaxas，还有很多。不过你最好还是把我当作死亡之翼，因为我就是！我是生命的克星，历史的黑暗，死亡的主宰，毁灭的君王。现在我告诉你真相，这个世界是我的！”

“绝不可能！”格鲁尔回答，他咆哮着，向死亡之翼冲了过去。巨大的戈隆猛地撞向巨龙的胸膛，冲击波撞碎了周围的悬崖，岩石从断裂的山峰上滚落

下来。大部分联盟士兵，甚至食人魔都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其他的龙也出现在山谷的峭壁上，专注地看着它们的父亲，它们也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但是，当尘埃散去后，格鲁尔摇晃着脑袋，死亡之翼毫发无损，纹丝不动。

“这就是伟大的格鲁尔所能施展的最强攻击吗？”死亡之翼冷笑着，低下头，用自己那瘦骨嶙峋的额脊擦过格鲁尔厚厚的眉毛，“这就是你全部的伎俩？”他举起一只前爪搭在了格鲁尔的头上，仿佛准备压扁一只昆虫。这个动作就像一个信号，黑龙们尖啸起来，发出了战斗的呐喊，从栖息之处跳下来，以致命的优雅姿态飞向人类、食人魔、以及山谷峭壁上的戈隆。食人魔们吓得几乎瘫痪了，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长着羽翼的毁灭者。

“洛萨之子！进攻！”

图拉扬清晰而有力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山谷。他高举战锤，目光炯炯有神，冲上前去迎战幼龙。锤子敲击在第一只幼龙的头骨上，发出耀眼的光芒，那野兽像石头一样坠落下来。

“为了奎尔萨拉斯！”奥蕾莉亚和她的游侠们开始张弓放箭。联盟的士兵们，无论是精灵还是人类，都发出了战斗的呐喊，当食人魔和戈隆从恐惧中清醒过来时，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声。龙群满怀激动以及对它们的父亲的骄傲，猛地俯冲下来，喷射出岩浆，或者用嘴咬住敌人。食人魔和戈隆似乎记起来之前与幼龙们的战斗，于是故伎重施，将这些生物从空中扯下来，撕掉它们的翅膀。一个食人魔将扑腾着的猎物用力砸向山壁，一块山岩随之崩塌滑落，激起一大片碎石和尘土，埋住了那些来不及躲闪的家伙。

卡德加一直关注着死亡之翼和格鲁尔之间的战斗。戈隆敢于冲上前去正面对抗黑龙之父，实在是勇气可嘉，但他很快就要输了。法师怀疑，格鲁尔仍在坚持的唯一原因是死亡之翼要在干掉他之前，尽可能地玩弄他，折磨这个杀死了黑龙那些宝贵的、可憎的孩子们的生物。

当他解决格鲁尔之后……

他们必须从他那里得到古尔丹之颅。必须。

卡德加高高举起法杖，低声念诵起威力强大的咒语。由此产生的闪电刺痛了他的眼睛，让他在那一瞬什么都看不见，他眨了眨眼，眼中仍然留有残影。巨大的闪电正击中死亡之翼的胸部，将黑龙击得向后退出去几米。闪电像热锅中的水滴一样沿着巨龙的金属背脊绽开，但卡德加意识到这条龙并没有受到伤害。

“干得不错，小法师。”死亡之翼仿佛在对卡德加的法术表示认可，他咧开大嘴冷笑道，“但在你们的种族第一次了解这些魔法之前，我就已经掌握了它们——如果你想伤到我，你必须得付出更大的努力！”

卡德加焦灼地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格鲁尔再次冲进了战圈，虽然有些勉强，但法师还是很钦佩他，死亡之翼将注意力转向了戈隆，轻松地抵挡住了对方那可怕的攻击，迅速挥动翅膀把戈隆甩到了一边。

卡德加盯着黑龙，再次发动了攻击，心中却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这本应是一个能将死亡之翼的骨头冻成寒冰的咒语，但死亡之翼对此不屑一顾。死亡之翼是正确的。卡德加惊恐地看着结果，意识到自己是个傲慢的傻瓜。他没有办法穿透那身着装甲的厚皮。

身着装甲……

卡德加的眼睛眯了起来。在红色的阳光映照下，死亡之翼像黑金或血池一样闪着光，卡德加陷入了思考。

金属板……

那些空隙和裂缝之下，闪烁着岩浆的红光……还发出咔嗒的响声。

他的寒冰法术没有起作用，因为它不可能与死亡之翼庞大身躯的热量相匹敌。黑龙之父实际上是熔岩构成的！而他脊柱上的那些金属板——卡德加现在看到，其边缘和连接处都是炽热的——将黑龙紧紧地绑成一个整体。

闪电没效果，火焰和冰霜也不会有用。他最强大的魔法，都不能使死亡之翼受到一丁点儿伤害。但是他最弱的一个呢？他们在达拉然教授的第一批魔法中的一个，每个学徒都可以随意表演的客厅戏法，又会表现如何呢？

希望，痛苦但是令人兴奋的希望充满了他的胸臆。它也许会有用。这是他手上的最后一张牌，而他将打出这张牌，他不得不这样做。但他需要离得更近些。卡德加打起精神，挺起胸膛，向前冲去，从正在与一条黑龙作战的图拉扬和奥蕾莉亚的身边穿过，独自走向死亡之翼。

幸运的是，格鲁尔一直吸引着死亡之翼的注意力，这两个庞然大物都没有注意到那个看上去很老的人，他蹑手蹑脚地朝他们走去，直到离死亡之翼的头只有十来步远。死亡之翼沉重的脚爪将格鲁尔钉在原地，戈隆挣扎着想要逃离，而黑龙弯下身来，张开大嘴咬向格鲁尔，这时，卡德加举起双手开始施法。

死亡之翼感觉到了魔法的波动，四下扫视，发现了卡德加。“还在尝试用魔法攻击我？”黑龙嘲笑道，眼神仿佛一只被逗乐了的猫，“多么有趣。你还没有意识到你最强大的魔法都不能伤害到我吗？”但卡德加的咒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黑龙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你在做什么——可怜虫，我要让你闭嘴！”他转过身，完全不理会格鲁尔，猛地向卡德加扑了过来。

这情景如此可怖，卡德加在惊惧之下几乎忘记完成咒语。他拼命摇头，让自己恢复神智，用颤抖的声音完成了法术。

一声巨响从他面前的巨龙身上传来。死亡之翼陡然尖叫起来，痛苦地扭动着，只见覆盖在他身上的金属板开始移动，向外弯折。衔接处断开了，几块护板完全脱落，岩浆就像火山喷发一样，从那里喷涌而出，溅落到山谷里。真的是那些装甲将死亡之翼固定在了一起，当卡德加的魔法把它们移除开时，龙身失去了凝聚力，就要散架了。

“不！”死亡之翼看起来彻底被吓住了——如果这真的可能的话。他伸长了脖子去察看那些伤痕，看向那扭曲的、嘎吱作响的金属板，和那些不断渗出来的岩浆，然后将发亮的眼睛转向卡德加。“你也许赢了这一仗，我承认。但听着，仔细听好。我记住你了，法师。”

卡德加咽了咽口水，无法将目光从黑龙身上移开。

“我已经把你的脸烙进了我的记忆中，”死亡之翼继续说道，他的声音在卡德加的体内回荡，“我将时刻纠缠着你。你放心吧，我会来找你的，当我最终来的时候，你会向我祈求死亡，以求从永恒的恐惧中解脱。”

黑龙再次张开巨大的双翼，松开了爪子，放开了格鲁尔和古尔丹之颅，飞向空中。死亡之翼猛烈地拍打着羽翼，身影消失在山间。大法师一直颤抖着的双腿陡然一软，让他瘫倒在地。卡德加在地上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气喘吁吁，意识到自己只是非常、非常幸运而已。

父亲和领袖的离去似乎让剩下的黑龙失去了信心和专注。其中一头体形较大的黑龙立即放弃了战斗，他的身上伤痕累累，一只翅膀以一个奇怪的角度弯曲着。

“父亲！”他叫道，身子向后靠，对那个死死抓住他尾巴的小戈隆咬了过去。“父亲，等等我！”他喷出岩浆，灼烧那个戈隆的手，直到对方松手，然后他立即升空，追随死亡之翼而去。

在死亡之翼被迫撤退后，食人魔和戈隆展开了疯狂的屠杀。他们扑向那些没有及时逃脱的黑龙，用巨手撕碎它们的身躯，用利齿咬碎它们的喉咙，把它们举向空中，然后猛地摔向旁边的石头尖刺，用石刺贯穿龙身。

卡德加在混乱中抓住了死亡之翼丢下的头骨。

人类……但强大有力。我感觉到了，你有多么巨大的潜力啊！但这是应该的，不是吗，麦迪文年轻的学徒？如果你有勇气拥抱你的命运，你就能变得更加强大。为什么不成为我的徒弟呢？我要告诉你，血腥和杀戮才是钥匙，通向真正的——

“啊！”卡德加猛地吸了口气，差点儿把头骨摔到了地上。古尔丹！他咬紧牙关，闭上了眼睛。即使死了，古尔丹依旧很危险。他迅速将头骨丢进袋子，奔向仍在战斗的图拉扬等人。

“我拿到古尔丹之颅了。”他告诉图拉扬，发现他的朋友刚刚完成了一场战斗正向后退去，面前的黑龙在痛苦地垂死挣扎。

“做得好。”图拉扬说道，“我们该离开了。马上撤退！”士兵们很快聚集在一起，奥蕾莉亚也召集了她的游侠。食人魔和戈隆忙于折磨黑龙，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离开。

图拉扬率领他们迅速从山中撤了回来。“你赌赢了，卡德加，非常精彩。”在彻底离开山谷，离开那场屠杀后，他对他的朋友说道，“我们得到了古尔丹之颅，我们重创了黑龙——它们在短时间内不会再帮助部落了。”

卡德加想到了死亡之翼临走前的威胁，不禁打了个冷战。他对图拉扬的乐观看法并不太确信，尽管如此，他还是点了点头，假装他相信了。“剩下的只有耐奥祖了。拿到那本书，我就可以永远关闭传送门。”

现在还剩下一件事——阻止那个强大的萨满，一个拥有天空和大地的力量的萨满，阻止他打开通向无数世界的入口。无论如何，他们刚刚挫败了一条非常强大的龙。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真的能够完成使命。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他们现在不能在德拉诺拦下兽人……他们就永远无法阻止兽人了。

第二十三章

“村庄就在前面。”巴拉克报告道，他双手扶着腿，气喘吁吁。在卡加斯·刃拳命令碎手氏族放弃地狱火堡垒后，他们一路行军来到了这里。巴拉克身上裹着草草包扎的绷带，上面凝结着干涸的血液。但在他们的小队中，他实际上还是伤势最轻的一个。

这就是他们来这里的原因。

“我自己过去吧。”卡加斯对巴拉克和其他人说道，“我会抓紧时间。”他环视了其他的兽人。“尽快疗伤。等我回来，我们就动身前往黑暗神殿。”

卡加斯一边走一边思考，事情怎么变成了这样。的确，当耐奥祖命令他留在地狱火堡垒拖住联盟时，很明显萨满并没有指望他们能活下来。对卡加斯和他手下的每一个碎手氏族兽人来说，战死沙场并不是问题。但是，为荣耀牺牲是一回事——白白地送死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他们在留守地狱火堡垒时牺牲了，却留下耐奥祖和其他毫无防御能力的人面对联盟，将会给他和整个氏族带来耻辱。这就是为什么，当卡加斯看到联盟已经占领了城堡并捣毁了他们所有的防御时，碎手酋长召集了他能找到的所有战士，向黑暗神殿进发。但他聚集到的人比他希望的要少得多，而且很多人都受了重伤，有些甚至没能活过第一个晚上。现在他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且每个人都带着伤。

他继续前行，一面打量着周围的风景。德拉诺的大部分地区都和地狱火半岛类似，破碎的红色地表，绵延无尽的不毛之地。那么，为什么这个地区仍然这样绿意盎然呢？郁郁葱葱的青草软绵绵地垫在卡加斯脚下，从生的灌木与高大的树木错落相间。很显然，纳格兰没有被这个世界其他地方所遭受的荒芜影响，但这是为什么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一个讽刺——这个德拉诺最多绿色、最健康的地方，却是生病的和虚弱的兽人的家园。卡加斯登上了一座小山，村庄就在他眼前展开。它那牢固的围墙、圆形屋顶和木板门廊与大多数兽人村庄一样——包括他自己的村庄。有那么一瞬间，卡加斯脑中升起了把他的战士们带到这里，把现在的居民赶走，把这个村庄据为己有的念头。他们可以不再理会战争——耐奥祖并不指望能再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人，所以即使他们不再出现，老萨满也不会感到惊讶。他们可以由着部落去别的世界，而他们在这里过日子，照料牛

群和庄稼，要是古老的嗜血欲望在他们体内躁动起来，他们还可以去森林里与野兽搏斗。

但是，不能这样做，卡加斯责备着自己。他曾发誓要为部落而战。如果他不把一切都奉献给他们，他怎么向自己交代呢？怎么有脸去见他的战士们呢？除此之外，他颤抖着想到，占领这个村子，就意味着要对付它现在的居民，他不认为他的战士们会愿意这样做。

下山后，卡加斯小心翼翼地走近村庄。他看见几个兽人慢吞吞地走来走去，棕色的皮肤仿佛是周遭绿地的补丁斑块，他们都还没有注意到他。当他离最近的小屋还有三十米左右的时候，卡加斯放慢了脚步，停了下来。

“盖亚安！”他大声喊道，深呼吸加重了他的伤势，让他突然咳嗽起来。“盖亚安祖母！”他之前看到的兽人吃惊地抬起头，随即消失在最近的小屋中。卡加斯痛苦地想，希望他们是去叫盖亚安。他怀疑自己现在是否还有力气再喊一声。

过了一会儿，小屋门口的帘子一阵沙沙作响，然后门被推开了。盖亚安祖母出现了，她在阳光下眯起眼睛，迈步向他走去。“谁在那里？”她喊道，声音一如既往的尖利。

“卡加斯·刃拳，碎手氏族的酋长。”他回答道，努力站直了身子迎接对方的到来。

“卡加斯，嗯？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见到你了。”她终于在他和小屋中间停了下来，与他对视。卡加斯注意到，她的眼睛仍然是紫色的，她的长发依然浓密，除了有些灰色的发丝夹杂其中。她看起来没有生病，不过，有点儿不耐烦。她撇着嘴——他看到的是厌恶的表情吗？

“你来这儿想要什么？”她问，这语调证实了他的想法。

“一支联盟的军队入侵了德拉诺。”卡加斯告诉她。他从小被长辈们反复灌输的对长者应有的尊重正在同他的紧迫感交战。“他们已经攻克了地狱火堡垒，很快就会向黑暗神殿进发。”

“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她问道，显然对此嗤之以鼻，“这两个地方都是战争的纪念碑。如果它们都毁了，我们会过得更好。”

“我需要战士。”卡加斯解释说，努力让自己听起来充满自信，并且需求迫切，而不是充满绝望。“任何能战斗的兽人必须立刻跟我一起来。”

盖亚安瞪大眼睛看着他。“你疯了吗，还是说你忘了？”她冲口而出，“这是一个病人的村庄。”她端详着他，嘴角掠过一丝狡黠的笑容，“不，我

看得出你没有——或者，你是否愿意和我到小屋里继续谈谈？”看到他心神不宁地将身体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她咧开嘴笑了。“照我看，你知道住在这里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她收起笑容，沉下脸。“现在你想把他们拖进你们那愚蠢的战争中，增加他们的痛苦？他们为什么要去打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怒视着他，“你们入侵了人类的世界，这就是后果。”

卡加斯的愤怒开始压过敬畏，不由得咆哮出声。“我们都是部落的一部分。”他尖锐地提醒她，“我们是一个种族，要么一起生存，要么一起灭亡。”他打量了她一会儿，然后换了一种不同的策略。“耐奥祖说他能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如果他能到达黑暗神殿并拖延联盟足够长的时间，他就能打开通往其他世界的传送门。你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给你们自己，你和你的病人。”

“这个世界怎么不好了？”盖亚安指了指他们周围的草木，“我很喜欢它。”

“这个世界正在死亡。”

“那只是一部分，”她反驳道，“被你和你们的傻瓜术士玷污的那部分。纳格兰和以前一样充满活力。”她看起来有些沾沾自喜、“这里是玛格汉——没有被污染。它的人民也是如此。他们可能患水痘，甚至死于水痘，但至少他们长着麻子的皮肤是棕色的，他们没有被部落的黑暗魔法所污染。”

“这是你们的责任！”卡加斯坚持道，“你所有的战士必须立刻跟我一起走！”

盖亚安马上嘲笑他道：“你想要他们吗？那你自己去找他们吧。把他们从病床上拖起来，你可以带他们一起去打仗。”

卡加斯恶狠狠地瞪着她，他的怒火愈烧愈旺，压倒了一切，包括他的敬畏心。“他们看上去没那么糟糕。”他说着，望向她的身后，看到她照顾的许多兽人从各式各样的小屋中走出来，围观他们的交谈。他发现，虽然他们中有些人一瘸一拐，有些人弯腰驼背，但他们都四肢齐全。只要他们能够扛起大棒，他就能把他们带走。他朝村子走去，这时有一个人离开了小屋，向他们走来。

这是一个男人，一个年轻的战士，当他走近时，卡加斯可以看到他的身形又高又壮。这人步履蹒跚，双脚摇摆着，褐色的皮肤有些苍白，发炎的红色脓疱遍布全身，许多脓疱渗出一种稀薄的红色液体，看起来更像是肮脏的眼泪，而不是血。

卡加斯突然想起来，自己认识这个年轻人。他是格罗玛什的儿子，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发生了什么事？”加尔鲁什踉踉跄跄地走到盖亚安旁边问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是部落出事了吗？”年轻人的脸上掠过一种奇怪的表情。“是我的——”一声可怕的呻吟从他的喉咙里冒了出来，裹挟着一些湿漉漉的东西，淹没了他的话语，接着加尔鲁什跪了下来，大口喘着气，鲜血和胆汁从他的嘴里涌出，从他的下巴和胸口淌过，浸湿了下面的草地。

“我警告过你不能太用力。”盖亚安厉声说道，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帮他稳定下来，似乎并不担心接触他可能带来的风险，“你身上还有水痘，你离治好病，走出你的小屋还远着呢！”然后，她怒视着卡加斯，脸上露出了令人不愉快的微笑。“你想让他和你一起战斗吗？这些就是你希望找到的战士？”

当加尔鲁什开始吐血时，卡加斯便退缩了，他现在继续往后退。“不。他们不是战士。”厌恶和绝望使他的话更加恶毒，“他们甚至不再是兽人了——他们是一群废物。”他怒视着盖亚安和加尔鲁什，以及他们身后的其他村民。“你们这些可悲的弱者！”他咆哮着，尽力提高了嗓门，“替部落行行好，你们都死在这里吧！如果你们不能保护你的人民，你们就没有生存的权利！”

说完，他转身走开了。现在，除了带着他剩下的战士消失在群山之中，他什么也做不了。没有足够的人手，即使去到黑暗神殿也帮不上忙。而且，他越想越觉得，被抛弃在地狱火堡垒之后，再怎么说，他都不欠耐奥祖什么了。不，他会带着仅有的几个士兵，找个地方躲起来，重新开始。终有一天他们会再次强大起来，然后他们要夺回地狱火堡垒和其他的土地。当他最终死去时，卡加斯发誓，他要站着死。他身后那些人的惨状令他恐惧颤抖。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有像他们一样的结局。

“我们得把你弄回到你的床上。”盖亚安责备着加尔鲁什，虽然现在语气温和了一些。

加尔鲁什把她的手甩开。“他怎么说？”他嘶哑地低声问道，在吐了这么多液体之后，他的喉咙还在痉挛。“是——关于我父亲吗？他——还活着吗？”

盖亚安避开了他的目光，她不敢面对男孩眼中闪烁着的希望。格罗玛什活着吗？她不知道。这不重要。在过去的几年里，她听过很多关于老地狱咆哮的传言，关于他的野蛮行为、他的战斗狂热以及他对暴力的渴望。他是第一个把自己交给部落和古尔丹那邪恶魔法的人，她知道，这让他彻底堕落了。即使他还活着，他也肯定无可救药。

“对于你的父亲他什么也没讲。”她对加尔鲁什说道，再次抓住了他的胳膊，拒绝再拖延下去，“我敢肯定他还活着，否则卡加斯会提到这件事。”

加尔鲁什点了点头，让盖亚安把自己带回屋，他的精力已经被耗尽了。盖亚安的心向他敞开，向这里她照顾的所有兽人敞开。他们能在水痘恶疾中存活

下来吗？也许有人可以幸存，但不会是全部。然而，她总觉得，他们至少会比那些灵魂被污染的兽人死得干净；这已经从他们的肤色上显露出来了。她摇了摇头，继续带着加尔鲁什往前走，拒绝回头去看那个正在走远的绿色皮肤的卡加斯，哪怕一眼。

第二十四章

“喂，小伙子！”

图拉扬惊讶地抬头看去。阴沉沉的天空中，一个影子从厚重的云层里穿出，向众人俯冲而来。听到喊声，奥蕾莉亚和她的游侠们收回了准备射出的箭支，图拉扬也不再命令他的士兵进入防御状态。相反，他后退一步，双手垂在身侧，噙着笑意等待着。斯卡雷张开翅膀扑了下来，稳当地着陆。

它的爪子还没有完全抓住地面，库德兰就已经从斯卡雷的背上爬了下来，大跨步走向等在那儿的图拉扬、奥蕾莉亚和卡德加。图拉扬刚看到矮人时很是兴高采烈，但是对方僵硬而缓慢的步态令他心中一沉，而矮人旁边那个奇怪的驼着背的身影搞得他有些不知所措。

“嗨，很高兴见到你们。”库德兰说着，依次和图拉扬与卡德加握了手，又吻了吻奥蕾莉亚的手，“这也就是最近的事，那些绿皮肤的野兽把我抓到了，这是他们干的。”

图拉扬皱着眉头，打量着他的矮人朋友。“我很高兴你逃出来了。”

“不，是得救了，愈合的还不错。”库德兰纠正道，“达纳斯那孩子救了我，他们攻克了那个废墟。那个叫作奥金顿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奇怪的朋友，在用圣光来治疗这件事上，他甚至可以教你两手。这两件都是好事情——我，呃，还没有完全恢复。”

图拉扬钦佩地看着他的朋友。库德兰的话等于承认自己去了趟鬼门关，死里逃生。“我很高兴。”他诚心诚意地说道。

“嗯，接下来的事就没法儿再让你高兴了。耐奥祖逃掉了。他和他手下的死亡骑士施了一个法术，把他们直接送到一个叫作‘黑暗神殿’的地方，我们无法阻止他们。”

图拉扬叹了口气，把手放在库德兰的肩膀上。“别担心，库德兰。我知道你和达纳斯尽了最大的努力。感谢上苍，你平安无事。”他用一只手摩挲着头发，思考着，“黑暗神殿——听起来很不祥。我们对它有什么了解吗？”

“不怎么了解，但是这个长着羽毛的家伙会把我们带到那儿去。”库德兰用手指了指那个在陪着他骑乘斯卡雷而来的怪物，后者谄媚地鞠了个躬。“这是格瑞兹克。他把达纳斯带到了奥金顿，然后达纳斯找到了我。”

“格瑞兹克知道！”他接口道，声音又高又尖，“我会告诉你黑暗神殿的事情。我知道那是什么，在哪里！”

“这就是你的恩人吗？”奥蕾莉亚问道，“就是那个治好你的人吗？”

“不，不，那是德莱尼人。这事情很复杂。”

“那你是什么？”奥蕾莉亚轻声问，图拉扬意识到她那双精灵之眼已经穿透了掩藏着格瑞兹克面部的厚重斗篷投下的阴影。

“我是阿兰卡鸦人。”格瑞兹克回答道，褪下了他的兜帽。图拉扬看见这个陌生人露出来的长喙和羽毛状的头发，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惊讶。“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像兽人一样。很久以来阿兰卡人一直保持着独立，我们和兽人或者德莱尼人都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兽人叛变了，聚集在一起，组成部落，屠杀德莱尼人。”

“奥金顿是德莱尼人埋葬死者的城市，”库德兰解释说，“格瑞兹克这样告诉我的。”

“还有黑暗神殿，也是他们的。”格瑞兹克补充道，“虽然那时候它不叫这个名字。德莱尼人在那里做了最后的抵抗，我和我的兄弟们也在那里与兽人战斗。”图拉扬觉得鸦人的眼中仿佛满是怒意，还带着某种恶毒的神情。“我们失败了。但不是因为缺乏武器。兽人里有个叫古尔丹的术士。他非常强大。他改变了大地，在我们中间升起了一座大火山。”现在，他的小眼睛里显然闪烁着愤怒的光芒。

“古尔丹，嗯？”卡德加把袋子从肩膀上甩了下来，打开袋子，取出头骨，“他现在就剩这个了，他不会再给你们带来任何麻烦了。”年轻的法师告诉鸦人，然后把头骨放回袋子，脸上掠过一丝轻松的神情。

格瑞兹克的眼睛睁大了。“你杀了古尔丹吗？”他问道，他的声音很低，急促地喘着气。

“不。”图拉扬承认，“是别人先把他干掉了。但是，我们摧毁了部落的主力部队，攻破了他们的一个主要堡垒。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去到黑暗神殿，找到耐奥祖，杀了他。”

鸦人像鸡啄米一样地不停点头。“我可以给你们带路。”他保证道。

图拉扬看了一眼库德兰，蛮锤矮人的首领耸了耸肩。图拉扬明白——聪明的矮人也不确定能否相信格瑞兹克，但是他们别无选择。“谢谢你，”他对鸦人说，“我们感激你的帮助。”他转向库德兰说：“我们今晚将根据格瑞兹克提供的信息画一份粗略的地图。明天，我需要你回去找达纳斯。我们将决定在哪里见面，发起最后的进攻。”

库德兰点了点头。“好的，孩子，这是个好计划。”他同意了，“现在，谁给我准备些啤酒和食物？等我恢复精神，我就把我们的长途旅行和奥金顿战役的情况告诉你们。”

图拉扬笑了。“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听你讲了。”他对矮人说，这是真的。他微笑着望向奥蕾莉亚的眼睛，握住她伸过来的小手。明天他们又要开始行军了，但至少今晚，他们可以坐下来喝点儿东西，听听蛮锤矮人的精彩故事。

库德兰找到众人的时候，他们的位置几乎与地狱火堡垒和黑暗之门平齐——图拉扬现在才知道兽人们这样称呼这两座建筑。格瑞兹克带领他们向南走，然后又折向东方，沿着那片鸦人称之为吞噬之海的海域前行。几天之后，他们骑着马从两座低矮的山脉间通过，看到一处宽阔的山谷在前面延展开来。那就是影月谷，它背临波涛汹涌的大海，被巍峨的群山包裹，大地的边缘处，矗立着一座黑色的庙宇，达纳斯和联盟的其他战士在那里等待着他们。

达纳斯和其他人并没有闲着。图拉扬勒了勒缰绳让坐骑缓步前行，自己则观察着山谷的西南角附近的那个简陋而实用的营地，周围已经建起了半堵厚木墙。

“这是库德兰的主意，”达纳斯走到众人身边，紧握着图拉扬的手致以问候，同时解释道，“他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据点，以便监视山谷那边的一切，而且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战略要地。”图拉扬点点头。确实，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陆地的边缘，包括那座巨大的火山。火山从山谷中心拔地而起，向各个方向喷洒着滚滚的浓烟、火山灰和岩浆。

“是啊，最好是不需要踏足那片土地。”库德兰加入他们的队伍的时候，补充道，“那些熔岩是绿色的，可能你从这里没法看出来，但整个大地都被它浸透了。”

卡德加点了点头，图拉扬注意到了他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恶魔的魔法。”他用嘶哑的嗓音低声说道，“我见过的最纯粹的。”大法师摇了摇头。“我甚至都不想知道古尔丹是用什么魔法造成了这一切。这是对自然的侵害——怪不得这个世界正在凋亡。”他皱着眉头对库德兰发出警告：“让你的人离那东西越远越好，如果没有必要不要进入山谷。”

“啊，好吧，我们会避开的，”库德兰向他保证，“不过好消息是，我们已经侦查了整个山谷。”他拿出一卷羊皮纸，给他们看他画好的地图。“黑暗

神殿就在那里，在东边尽头，”他指着山谷对面轮廓清晰的那座巨大的阴暗建筑物说道，“除了穿过这个山谷，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到达那里，这山谷是一个巨大的马蹄铁形状，它的开口在这边。”

“有耐奥祖的行踪吗？”奥蕾莉亚问道。

“啊，他在那儿。还有那些死亡骑士，加上一些兽人，虽然不多。”库德兰咧嘴一笑，“我们已经把他们困在这里了——他们哪儿都去不了。”

图拉扬朝达纳斯瞥了一眼，达纳斯点了点头。“我们一到，就包围了那里，”他解释说，“我不想冒险让他们得到增援。”

“很好。”图拉扬转向其他人，“我们得自己去到那里。卡德加，你是这里的关键——我们需要你来对付耐奥祖，阻止他施法。奥蕾莉亚，你和你的游侠要保护他不受远程攻击。哪怕有什么东西朝他看过来，都得把他射死。我会在他身边负责对付那些靠近的威胁。我们要粉碎他们的防御，找到耐奥祖，杀了他，拿回宝物，然后马上离开。同意吗？”

“当然。”卡德加同意了，其他人也点了点头。

“很好。”图拉扬叹了口气，开始快速祈祷，呼唤圣光来保护他们。温暖而平静的圣光立刻倾泻在他们身上，图拉扬心中充满了感激。他与库德兰、达纳斯和卡德加握了握手，然后转向奥蕾莉亚。她勇敢地对他笑了笑，和他一样，她知道前路有很多危险。感谢圣光，他们并没有愚蠢到还在相互回避，相反，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力量和安慰。他紧紧地拥抱了她一会儿，把下巴搁在她闪亮的头发上，托起她的头，吻了她。然后，他退后一步，对她笑了笑，举起锤子，说道：“我们走吧。”

他们冲过山谷，其他的联盟士兵跟在他们的身后——只有几个人留下来守卫营地。当他们绕过火山奔跑过去的时候，图拉扬第一次看到了黑暗神殿，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持，他说不定已经勒住马，朝别的方向落荒而逃了。

这座建筑非常庞大，甚至比从谷底拔地而起的火山还要高。它由巨石构成，这些石头也许曾经很光亮，但现在却被灰烬和其他吞噬了光线的脏东西所覆盖。它吸收着所有投向它的光线，仿佛是一道有了实体的阴影，蹲坐在那里，丑陋而危险，嘲弄着那支扑向它的军队。图拉扬能看出它的每一处表面都有大量的雕刻，但他还不能辨认出细节；中央部分的顶部有一个凸起，让他想起一只抓向天空的手。就在图拉扬打算仔细观察的时候，他们脚下的土地开始摇晃，他的马绊了一个趔趄，几乎把他摔了下来。绿色的、响亮的、不祥的闪电伴随着黑暗——而不是光明——噼里啪啦地撕裂了天空。他的战马因为恐惧而嘶鸣，连连后退。他心中讶异万分，尽力安抚着这只畜生。

“怎么回事？”在隆隆的雷声中他对卡德加喊道。

“天空没什么问题。”卡德加喊道，“我担心是——”

大地再次颤抖起来，天空闪烁着绿色，大法师的话被打断了。

图拉扬又看到了一道闪光，他猛地抬起头。

那让人联想起一只伸向天空的手的那个部分——它正在发光。

“哦，不。”他喘着气，转向卡德加。

“我猜对了。”卡德加喊道，“耐奥祖已经开始施法了。”

“我们还能阻止他吗？”

“我能。”卡德加冷冷地回答道，“如果我能及时赶到那里的话。”

“交给我吧。”图拉扬高高地举起他的锤子，凝聚信念，把它灌注到这把神佑的武器中。锤子的表面开始发光，那光晕渐渐变得越来越大，扩散开来，愈发明亮，映衬得旁边的火山黯淡无比。在黑暗神殿前战斗的兽人和死亡骑士都转过脸去，他们在那亮光中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光芒并没有让联盟士兵的眼睛受到伤害。当图拉扬高举战锤疾驰而过时，他的士兵们欢呼起来，他的战锤在神庙的守军中燃烧出了一条路。

直到一个人走过来，挡住了他。

“你这微渺的光吓不到我！”塔隆・血魔握着一柄镶有珠宝的权杖，喊道。任何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死亡骑士在说谎。他褪去自己的兜帽，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可怕的、腐烂的脸和闪光的红眼睛。那张脸因为疼痛而扭曲，身体绷得紧紧的，仿佛生出了自己的意志想要逃跑似的。血魔举起他手里那奇怪的武器。它发出五彩缤纷的光芒，这些变幻莫测的光芒冲击着图拉扬的圣光，试图压倒它。

“圣光是你所无法理解的，怪物。”图拉扬回答道，他用锤子指着血魔，向对方射出了一束光，“如果你不害怕，那就拥抱它吧！”

那道光冲向血魔，但死亡骑士轻挥权杖，驱散了图拉扬的进攻，把那耀眼的白色变换成彩色的光芒扩散开来。现在，轮到死亡骑士发起攻击了——他把权杖对准了图拉扬，一个阴影从权杖的顶端冒了出来，吞没了联盟指挥官。图拉扬觉得黑暗在收紧，他的圣光和他的四肢都被紧紧地笼在其中，几乎让他窒息，他与之搏斗，扭动着想要挣脱出来。空气从他的身体下方流过，他重重地撞在地上，翻滚着，挣扎着——显然，这次进攻把他从马上摔了下来，黑暗仍然笼罩着他，把他压在地上。

他大口喘着气，但他的肺却无法扩张，拒绝听从他的命令。他倒下了。他确实倒下了——他甚至无法让自己留在马背上。他是个什么样的将军？他的军队也会被毁灭。他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死亡。洛萨会为他感到羞愧……

图拉扬在地上抽搐，想要呼吸，但黑暗的卷须缠绕着他的胸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它们像蛇一样盘绕在他的周围，将他的手臂紧紧地箍在身体两侧，它们钻进入他的嘴里，他的鼻孔，他的眼睛——啊，它燃烧了起来！泪水从紧闭的眼皮下流出来，却使火焰燃得更旺了。

所以他会死。失败，灾难，那些被巨大的绿色浪潮席卷而过时陷入惊恐的其他世界的无辜者，那些当他告诉他们圣光将与他们同在时选择相信他的人，所有这些死亡都与他有关。圣光呢……圣光去哪儿了，现在它很重要——

奥蕾莉亚！

她也会死去，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在精灵信仰中的死者居所诅咒他。她从来没有爱过他；他现在明白了。他只是一个玩具，一个没她活得长的玩具，一个会被她抛弃的玩具。卡德加——库德兰——达纳斯——

黑暗的卷须收紧。他睁开眼睛，目光茫然。对不起，洛萨。我让你失望了。我不是你。我带领他们——

他眨了眨眼睛。

他以他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领导他们。不，他不是艾泽拉斯的雄狮安度因·洛萨。只有洛萨可以是洛萨。假设其他任何人是洛萨，都是傲慢到了极点。他就是图拉扬，圣光与他同在；当他全心全意祈祷的时候，它还从未让他失望过。

只要请求。你所要做的就是用一颗纯洁的心去请求。这就是洛萨选择你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认为你就是他。是因为他知道你就是你。

图拉扬浅浅地吸了一口气，在黑暗卷须的束缚下，开始祈祷。他睁开了眼睛，双眼闪耀着纯洁的白色光辉，他不清楚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他俯视着黑暗的卷须，它们融化了，退却了，就像阴影总是、一定会在光明面前退却一样。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爬起身来，抓起他的锤子，向残余的阴影挥舞。

这次袭击只持续了几秒钟，虽然感觉像是永恒。血魔趁着图拉扬注意力分散，潜进到了离他更近的地方，当联盟将军能够重新看到东西和自由行动的时候，他意识到死亡骑士就在一米之外。图拉扬向前迈了一步，血魔的红眼睛睁大了，显然死亡骑士并未料到年轻的联盟指挥官能够如此快地摆脱魔法，以至

于毫无防备，被图拉扬的锤子重重地击中了胸口。图拉扬确信自己听到了骨头在磨损的盔甲下折断的声音，死亡骑士跌跌撞撞地退了回去，却并没有倒下。

“你赢不了的，”血魔咬紧牙关发出嘶嘶的声音，“我已经死了——你还能把我怎样呢？”他的权杖向前猛戳，打住图拉扬的胸腹之间，让图拉扬痛得弯下了腰。血魔的手扫过图拉扬的头盔后侧，图拉扬立刻感到脑袋一阵剧痛，仿佛头盔被一只老虎钳给夹住了，把它紧紧地压在他的太阳穴和颅骨上。他眼前直冒金星，感到周围的世界在疯狂地倾斜。绝望中，他又抡起了锤子，双手划过一个巨大的弧线，他感到沉重的锤头撞到了什么东西。只听见一阵咯咯的响声和一阵喘息声，然后，疼痛消失了。

图拉扬眨了眨眼睛，深吸一口气，想让自己清醒一下。他抬头瞥了一眼，刚好看到血魔摇摇晃晃地走了一步，一只臂膀无力地垂着。死亡骑士失去了平衡，图拉扬趁机高举战锤，踉踉跄跄地向他的敌人冲去。他再次把他的信念灌注进去，他的四肢和武器上光芒四射，太耀眼了，让人无法直视。

死亡骑士大声喊叫起来，举起双手护住自己的眼睛不受光芒影响，这些光照在他身上，已经让他的皮肉开始冒烟，被灼烧得蜷缩起来。

“以圣光之名！”图拉扬大声喊道，饱含着对圣光的赞美、祈祷和承诺。明亮的光芒扩散开来，无比耀眼，当他把锤子砸下来时，光芒穿透了那具复活的身体，在塔隆·血魔的身上划出一道弧线，把死亡骑士撕裂，血魔倒了下去，变成了一堆又湿又臭的碎肉。

一声可怕的哀号刺穿了图拉扬的耳朵，他踉跄后退，惊恐地、难以置信地盯着那个不规则的、发出尖叫声的东西，那是塔隆·血魔的灵魂，从身体的残骸中钻了出来。圣骑士举起发光的战锤，再一次挥舞起来，但他迟了几分之一秒，血魔的灵魂痛苦而沮丧地尖叫着消失了，逃进了噼啪作响的、绿色和黑色的天空。

“来吧！”奥蕾莉亚的声音响了起来，图拉扬蓦然一惊。看到她，他的心为之一荡。

他迅速跳上马背，向她奔去。卡德加骑马跑在前面，他们紧随其后。死亡骑士是黑暗神殿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他们进入了黑暗神殿里面，面对着那通向山顶的长长的楼梯，还有那在高处闪烁的微弱的光。

奥蕾莉亚……卡德加……达纳斯……库德兰——可恶，他们不会死在这里的。图拉扬摇了摇头，驱散了试图控制他的最后的一丝阴影，抓住战锤，策马扬鞭，奔向他的命运。

第二十五章

在黑暗神殿的顶层，耐奥祖站在中心处刻有一圈符文的圆心上。他的头顶上方，虽然低垂的云层和闪烁的绿色闪电遮住了天幕，但是杖、书和先知三个星座正与古书记载的一般排列着。而在地面，在他的脚下，耐奥祖可以感受到德拉诺的能量线正在交叉、环绕，穿透他的身体，当他闭上眼睛时，他能感觉到整个世界在他的手中颤抖。这就是为什么德莱尼人在这里建造了他们的神庙，这也是为什么这里是他唯一可以施展魔法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里，他可以利用整个星球的力量来施展法术。

环绕在他周围的，一个更大的符文圈里，站着几个血魔的死亡骑士，几个从毁灭之锤的怒火中幸存下来的术士。几个他自己氏族的影月兽人站在第三个也是最大的符文圈里，面朝外，举起武器。他们在那里保护大家，而其他人则帮助耐奥祖利用星球的力量举行仪式。

从星象大成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已经整整施了一天法，多亏了他们身周充溢的能量，老萨满才没有因为疲累和饥渴而崩溃。实际上，他的皮肤感到刺痛，他的头发在他周围飞舞，仿佛被一股看不见的风吹得高高飘起。

仪式已经几近完成。联盟在数小时前就开始冲击黑暗神殿，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突破防御，但他们已经太晚了，耐奥祖得意扬扬地想着。他右手举起萨格拉斯权杖，左手举起达拉然之眼。它们都闪耀着明亮的光芒，光从权杖的杖头内部散发出来，在达拉然之眼的紫色核心的各个棱面之间弹射着。这两个宝物将能量线中的能量汇集起来，几乎将它们凝聚成了实体状态，然后将能量导入耐奥祖的肢体中。现在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再站在石头屋顶上了，能量把他托举起来，他在房顶上方悬浮着。

“现在！”他喊道，用权杖的杖尖去触碰达拉然之眼的中心，感受到它们储存的能量通过了他的四肢，进入了他的心脏和大脑。他知道他的眼睛正在发光，那光芒比太阳更明亮，他能看到魔法的光束穿过空气，蚀刻着这个世界，能看到那些围绕着他的灵魂，看到它们和这个世界之间的连接，以及这个世界和宇宙的其余部分之间的连接。他甚至能感觉到围绕在德拉诺周围，把它与其他世界分隔开来的帷幕。

然后，权杖快速而有力的划过，他撕裂了帷幕，就像撕碎羊皮纸一样容易。

世界震动起来，大地在颤抖，天空发出隆隆的响声。一阵可怕的、刺耳的摩擦声从地底传来，与云层上面传来震耳欲聋的尖啸声相撞。德拉诺大陆痛苦地尖叫着，翻扑着。黑暗神殿开始晃动起来，仪式的其他参与者脚步蹒跚，站立不稳，许多人都跪倒在地。耐奥祖也摇摇晃晃，但他努力地挺直身体，他身上奔腾的力量支撑着他。

他能感觉到魔法穿越了现实世界，像一根渔线一样被抛进了虚空。它向前跳跃，德拉诺本身的能量给了它巨大的动力——它钩住了什么固体。那是另一个世界。线绳绷紧了，弦上发出的砰声在他耳边回响，一阵共鸣顺着线绳回震过来，在他们的世界中撕开了一个洞。

裂隙。这是一条时空裂隙。耐奥祖熟悉这种感觉，原始的能量撕开了空气、大地和自然，跳动着的连接将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捆绑在了一起。在他画着骷髅的脸上，他咧开嘴唇，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闭上眼睛，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他做到了！他打开了一条时空裂隙！

而且不止一个。他能感觉到，很多其他的裂隙出现在整个德拉诺，就像微小的气泡从海里冒出来，碰到原始的空气时爆裂开来，就像一场席卷整个星球的暴风雨中的闪电雷击。每条裂隙都像一座新的火山，在他心中燃烧。

他可以派侦察兵穿过每个裂隙，汇报他们发现的世界。然后他会选择最有可能的，带领部落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也许，在那之后，再去另一个。到最后，直到他的人民都拥有了他们想要的，尽可能多的世界。直到每个氏族都有了自己的世界，只要他们喜欢，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

奥布瑞斯，一直守护着耐奥祖的众多信徒之一，问道："这就是我们的新世界？"

的确，他们从起伏的裂隙中看到的东西并不令人愉快。能看到的并不多，但也足以令人不安：有什么东西飘动着，若隐若现，然后就消失了。一道病态的光线暗淡地跳跃着，然后消失了。"这看起来并不像我们——"

"安静！"耐奥祖喊道，转过来面对着奥布瑞斯，"我们——"

在他分神的一瞬，他手中的达拉然之眼颤抖了起来。耐奥祖皱起眉头，把它抓得更紧了。但它像一条鱼一样蠕动着，在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它从他的手中跳了出去，从空中飞过——

——落在一个肩膀宽阔、身穿紫色长袍的高个子白发男人手里。他手中握着的法杖闪耀着力量的光辉，他的眼中燃烧着源自内心深处的激情。一个人类的法师——他从耐奥祖手中夺走了胜利。

在法师的身后，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人，手里拿着一把闪烁着耀眼白光的锤子。耐奥祖意识到这个男人不仅仅是个战士，他更像是一个萨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所激发的强大力量，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星球。站在他们身边的女精灵没有这种神奇的能力，但她的脸上写满了正义的愤怒。她把一支箭搭上了弓弦，正瞄准着他。

耐奥祖颤抖着。

他们怎么敢？

他们竟敢打断属于他的绝对荣耀的时刻！耐奥祖意识到他没有感到恐惧，也不担忧——只有绝对的愤怒。

“当你们化为尘埃后，达拉然之眼就不会为你们所用！”耐奥祖并未压抑自己的愤怒，怒火在他的身上熊熊燃烧，纯粹、炽热，而且致命。他大喊一声，举起双手。受尽折磨的岩石挣扎着服从了耐奥祖的命令，在入侵者的脚下裂开了。联盟的入侵者差点儿没能及时跳开，他们翻滚着拔出武器。但耐奥祖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才刚刚开始。

已经破碎的岩石飞了起来，向联盟入侵者砸了过去。狂风和暴雨在他们周围肆虐，把他们抛起来，让他们无助地在空中盘旋，然后无情地把他们掷在坚硬的石头上。耐奥祖愉悦地看着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他转过身来，用力喊道：“穿过裂隙！马上！荣耀在等待着我们，新的世界在等待着我们！”

奥布瑞斯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问道：“为什么不杀死联盟，召集部落成员？你的意思不可能是只有我们几个人能逃脱吧？那我们的兄弟呢？他们现在甚至还在战斗！格罗玛什和战歌氏族还在艾泽拉斯。到处都是妇女和儿童。我们不能放弃他们！这样做是最没有勇气、最怯懦的——”

耐奥祖心中有什么东西啪的一声碎掉了。他突然意识到就是这个东西把他压垮了。直到现在他才明白，那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啊。现在，他已经摆脱了负罪感、羞耻心，也不需要再为他的人民着想。他曾经接受死亡作为循环的一部分；然后变得非常害怕它；再往后，他意识到自己才是带来死亡和一切沉重压力的人。

不会再有了。他自由了。

他甚至没有反驳奥布瑞斯。耐奥祖伸出手，闪电在他的手掌中聚集，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撞到奥布瑞斯的胸口，然后把他向后甩去。他撞到墙上，滑了下来，胸口上出现了一个冒着烟的黑洞。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耐奥祖转过身来，面向周围的人，他们全都被惊呆了，盯着他看。“其他的兽人都迷失了。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使命。从现在起，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

将只属于我们自己。我就是部落，我会活下去。选择我，还是选择死亡？！”

看到他们仍然没有动，他咆哮着举起权杖。现在，他们行动起来了，好像突然被释放一般，迫不及待地冲向了那闪烁的裂隙。它在屋顶上方几厘米的地方盘旋，然后上升到了将近三米。耐奥祖最后一个离开，用他的力量和意志维持着裂隙，然后自己走了进去。

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裂隙就在他们身后消失了。

第二十六章

卡德加的脑袋晕乎乎的，但他感到一股温暖的疗愈能量在身体中流转。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咒骂着。裂隙正逐渐从视线中消失，只留下了一道蒸汽般的残痕。耐奥祖走了，他手下的兽人也跟着他去了。

“……我们太迟了。它消失了。”

“消失了？以圣光之名，不！”图拉扬就在卡德加身后，但显然没有看到裂隙。卡德加在真正看到它之前，其他感官已经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尽管图拉扬也拥有强大的力量，但他精通圣光之力，并没对奥术魔法有什么特别的洞察力。

“耐奥祖一定已经关闭了身后的时空裂隙。”卡德加猜测着，他和图拉扬一起走回屋顶，奥蕾莉亚跟在他们身后。

“但你得到了达拉然之眼。”奥蕾莉亚指出，“这很重要，不是吗？”卡德加点点头。“好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她转过头来，俯望黑暗神殿的下方。“看起来，至少在下面的战场，我们打赢了。”

“你有什么办法能追踪到他吗？”图拉扬问道。

卡德加摇了摇头答道：“我不知道耐奥祖使用的法术是什么，也不知道裂隙带他去了哪个世界。因此，即使我能从这里打开一个新的裂隙，也无法保证它会开在和他们相同的世界上。”此时，他的注意力被其他东西吸引住了，他皱起眉头，迈步向前，走向铭刻在顶层的三重符文圈。

“这是什么？”

“能量。”卡德加心不在焉地说道，“除了麦迪文之塔，我还未见过一处能量之丰沛能与这里相比的地方。”他把头歪向一边。“这就是原因，”他咕哝着说道，“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耐奥祖要将地狱火堡垒留给我们，而不是尽力守住它并在那里施法。他办不到，他必须来这里。他需要这里的能量来进行仪式。”

“这对我们有帮助吗？”奥蕾莉亚问道。

“我不确定。”他回答道，“也许吧。”他走进中间的符文圈里，紧接着，他不由自主地仰起了头，发出了无声的惊叫。这样的能量！它像野火一样在他的体内奔涌，点燃他的血管，他的感官几乎无法承受这样的冲击。

耐奥祖是个萨满，不是法师。他的力量来自大地，天空和水，来自这个世界本身。而这里，是世界能量的聚焦点。对于耐奥祖而言，这就像是把全部的力量投入到他业已反复演练过的操作上，虽然之前的演习规模比这里的要小，但是他知道如何去应对。然而，对于卡德加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而且非常危险。

但卡德加作为大法师可不会那么简单。他在达拉然修习时就是一位表现非常突出的学生，而在给麦迪文当学徒的那段短暂的时间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之后他更是从未停止研习魔法。他是一位大法师，虽然眼前这种能量形式是全新的，但它仍然是魔法。这意味着它仍然是意志力的问题。

卡德加一向意志坚定。

慢慢地，他控制住了他的感官，迫使这种新的能量逐渐安定下来，直到它的轰鸣变成一种嗡嗡的背景声。然后他睁开眼睛——喘息着。此时此刻，站在这里，体内充溢着整个世界的能量，他可以看到他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哦，不。”他紧张地喘着气。

“你看到了什么？”图拉扬问道。

“很多的裂隙……”卡德加深吸了一口气，几乎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来描述他看到的一切，“耐奥祖不止开启了一个。他打开了很多——太多了，遍布这个贫瘠的世界。”它们闪烁着，若隐若现，像是炎热的夏日夜晚里的萤火虫。“这种程度……我认为德拉诺承受不住。它控制不了这一切。裂隙就是撕开的口子——这些撕开的口子会使这个该死的地方彻底分崩离析。”而我们也会随之一同被撕裂，他心想，但没有说出口。

图拉扬和奥蕾莉亚对视了一眼，然后一起转向卡德加。“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卡德加还没来得及回答，神庙和周围的土地突然开始震动。火山颤抖着，喷发出了更多有毒的熔岩，形成了滚滚的绿云。紧接着，他们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可怕的爆裂声和震耳欲聋的隆隆声。

卡德加抬眼望去，看到大量的岩石像瀑布一样滚落下去。黑暗神殿依山而建，山的另一边便是大海。现在那些山峰正在崩塌。大部分碎石都跌落到水中，但仍有一些向着他们的方向飞来。卡德加毫不犹豫，立即低声念了一个咒语，释放了一个魔法护罩，当岩石，沙砾和尘土从他们三人身边飞过时，他们

没有受到任何冲击。第二个咒语保护了下面的区域，联盟部队正在那里扫荡残余的部落势力。战斗刚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兽人就已经四散奔逃了，现在，突如其来的山崩加快了他们逃跑的速度。

德拉诺，这只痛苦的巨兽，正如他预料的那样，正在把自己撕成碎片。

同时，卡德加也意识到，德拉诺的灭亡也许并不只是它自己的事情。

“艾泽拉斯处于危险之中！”他大声喊道，“这些裂隙是不同世界之间的联系。黑暗之门是最大的，也是唯一稳定的。”卡德加加快了语速。此时，大地的震动忽然停止了，周围暂时沉浸在一片古怪的寂静之中。

“我们的世界是相互连通的。这里的崩塌可能会通过传送门扩散过去，影响艾泽拉斯！”卡德加脸色沉重地走出了符文圈，感受着身体里的能量骤然间降回了正常水平，就像离开了旺盛的篝火，换成一支微弱的火把。他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发出沮丧的呻吟。他知道，如果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太长，会危及他们所有人。“我必须回到黑暗之门！”

“你得到关闭它所需要的东西了吗？”

“我有了古尔丹之颅。麦迪文之书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我会找到它的。”他嘴上说得很肯定，但内心并无太大把握。

图拉扬点点头。“那我现在去召集军队。”他说道。

但卡德加摇了摇头。“没时间了！”他抓住他朋友的肩膀，坚持道，“你明白吗？对不起，图拉扬，很抱歉——但如果我不能马上关闭传送门，当德拉诺被摧毁时，会把艾泽拉斯也一起带走的！”

他从图拉扬的眼中看到了理解，也有一股让他心中不大舒服的逆来顺受的不甘。不过，他的朋友只是点了点头，说道：“那就我们几个去吧，我们得用上狮鹫，那是回去的最快方式。”他挺了挺胸。“在我们离开之前，我要对战士们说几句话。不管时间有多短，他们都值得我们这样做。”他把一只手伸向奥蕾莉亚，他们一起冲下楼梯。

卡德加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离开。他从耐奥祖的手中夺走了达拉然之眼，但在耐奥祖发起反击之前，他还没来得及找到麦迪文之书。就在这里，他告诉自己——肯定在这，因为要使法术生效，必须得与三个星座协调一致。耐奥祖在消失的时候还握着一个银质的权杖，那大概就是萨格拉斯权杖吧。很好——这样一个被诅咒的物品远离艾泽拉斯，会安全得多。但那本该死的书在哪里呢？他需要它才能完成那项工作，而那项工作又必须立即完成，否则对他们来说就太晚了。

他把延展着自己的感官，但空气中充斥着魔法元素，让他很难清晰地感受到任何东西。这本书可能就在我鼻子底下，也可能远在几里以外。该死的！他沮丧地想着。

忽然，卡德加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有什么东西在动。他转过身，进入防御状态。有一具躯体在缓慢地移动。他肚子上面的部分被烧焦了，卡德加想起来这正是通过传送裂隙之前，耐奥祖曾经攻击过的那个兽人。那个指责耐奥祖抛弃其他人离开，并将其称为懦夫的兽人。卡德加再次感激他带来的那枚戒指，因为有了它，他才能够听懂兽人的语言。他放下双手，靠近去观察。

那兽人喘息着，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他伸手去拿什么东西，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取出来，然后用颤抖的胳膊将之递给卡德加。这是一个巨大的，有许多浮雕的长方体，边缘有金属雕刻。卡德加认出了这东西，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麦迪文之书。

“我不是……萨满。但奥布瑞斯很聪明，知道……这东西对你是有用的，不是吗？”

卡德加犹豫了。兽人就在死亡的边缘，但这仍然可能是个陷阱。“是的。”他最终问道，“你为什么要把它交给我呢？我是你的敌人。”

“你至少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敌人。”奥布瑞斯咆哮道，“耐奥祖背叛了我们。他重新组建了部落，强迫我的嘲颅氏族重新回到战场。他答应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一旦——”他咳嗽起来，然后用刺耳的声音接着说道，“一旦他发现了安全的地方，就逃走了。他和他最亲近的人得以保命……我们其余的人……我们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

他的眼睛闪动着最后的光亮。“我很高兴自己最后的行动……是要对抗他。拿去。快拿走，该死的！拿走它，让耐奥祖为他的背信弃义付出代价。”

卡德加走向这个奄奄一息的兽人，轻轻地从那双变黑了的、血淋淋的手中接过了这本书。“我向你保证，奥布瑞斯，我们会尽一切努力阻止耐奥祖。”

兽人点点头，闭上眼睛，平静地走了。

命运无常，卡德加沉思着。他很快拉回思绪，打开书开始浏览。他记得第一次在麦迪文的图书馆里看到这本巨大的书，还是在几年以前。从那以后，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感觉像是过了一辈子。那时候，他对这本书感到恐惧，但是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幸运的是，这本书本身的封印让他甚至连封面都无法打开，否则其中的魔法可能早就已经将他毁掉了。现在，卡德加很轻松地绕过了它们，开始浏览这本书的内容。他变得越来越兴奋。正如他所料，这本书详细记录了麦迪文和古尔丹是怎样合作制造时空裂隙的。凭借这些不可或缺的细

节，以及古尔丹之颅中留存的能量，卡德加相信他现在可以永久地关闭黑暗之门了。但是，他还来得及吗？

拍打翅膀的声音从头顶上方传来，他抬眼望去，几只狮鹫在上空盘旋，它们张开了翅膀，准备着陆。卡德加发现了库德兰，蛮锤矮人正在向法师致意。他点了点头，把书扔进了他的布袋，将这个珍贵的袋子递了上去，然后他抓住蛮锤矮人伸出的手，翻身骑上了狮鹫。

“奥蕾莉亚和图拉扬在哪里？”卡德加向库德兰喊道。

“在跟部队讲话呢。”矮人回答道。

“那他们必须赶上来。”卡德加摇着头说道，“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快去黑暗之门！”

骑手们拉扯着缰绳，狮鹫们发出嘎嘎的尖叫声，接着，它们转过身，迎着风拼命地拍打着翅膀，向上飞去，每只狮鹫都载着两个人。卡德加看着黑暗神殿在他们身后渐渐远去，他闭上了眼睛，任由头发和胡须在身后飘扬。他紧紧抓住那个口袋。有了狮鹫，他们就能够在几分钟而不是几小时或几天后到达传送门。他只希望它们的速度足够快。

当他们的狮鹫在黑暗神殿上空盘旋时，奥蕾莉亚把头倚靠在爱人的肩膀上。她轻轻地搂住图拉扬的腰，给予对方无声的支持。她知道他对于将要去做的事感到多么忐忑，但她也知道他不会逃避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洛萨之子们！”图拉扬喊道，将锤子高举过头。奥蕾莉亚不得不望向远方，避免直视战锤发出的光芒，那耀眼的白光穿透了聚集在上空的云层，照耀着整个山谷，从他们身后的黑暗神殿到远处联盟据点都被笼罩其中。“几个月前，我们穿过黑暗之门，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来。正如我们阻止了他们对我们挚爱的艾泽拉斯的失败的入侵一样，我们必须去阻止部落继续侵占其他世界。现在，阻止他们的时刻到来了。卡德加拥有了他所需要的用来关闭传送门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现在正处于混乱之中。艾泽拉斯——我们的家——也再一次陷入了危险。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竭尽所能——并且做到最好——来拯救它，以及我们留在身后的家园。”

他望着面前的士兵们，奥蕾莉亚知道他正在把每张脸都铭记在心里。“我要去帮助卡德加，保护他，因为我敢肯定，他会遭遇到抵抗。而你们……必须要在这里坚持下去。你们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我知道，我的兄弟，你们现在也不会让我失望。”他的声音变得嘶哑。透过她自己眼中的泪水，奥蕾莉亚看到他哭了。

“我们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们可以挺过这一关，找到回家的路，活到老，给我们的后代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在他们面前炫耀。或许我们会

死在这里，和这个世界一起。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会乐意选择。因为我们为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荣誉而战。我们战斗，是为了让其他人可以因我们今天、这一小时、这一刻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而自由地生活。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东西或任何其他值得为之而死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圣光知道。”

奥蕾莉亚凝视着他。他的眼睛虽然充满泪水，却闪耀着洁白的光芒。她心中充满了敬畏。光明……图拉扬，我的爱人，你是如此的耀眼。

“洛萨之子！圣光与你同在……过去如此，永远都会如此。为了艾泽拉斯！”

他的锤子比白天更加明亮，光芒灼伤了附近那些被俘虏的兽人眼睛，他们尖叫着倒在地上。然而，耀眼的光芒却使图拉扬的士兵们如虎添翼，更加强壮，当狮鹫腾空而起，跟随着蛮锤矮人将图拉扬和奥蕾莉亚带向黑暗之门的时候，他们欢呼起来。

“我真想和他们站在一起。”他温柔地低声说道。

她吻了吻他的脖子。“亲爱的，你已经和他们站在一起了。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圣光……所以，你就在那里。”

图拉扬对他的军队说的是实情，黑暗之门周围的景象一片混乱——卡德加需要保护。他只是还没想清楚他和他的朋友该如何保护法师。

达纳斯、卡德加、库德兰和其他几个人在他们之前到达，正在激战当中，要杀出一条通往传送门的血路。看起来兽人已经重新集结起来了。耐奥祖的突然离去使德拉诺的众多氏族陷入了困境，他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同样的事情——黑暗之门是唯一稳定的裂隙，是唯一一个已知的、通向一个环境舒适的世界的裂隙。

这场战斗不仅仅发生在德拉诺，传送门另一边的战斗也非常激烈——似乎兽人们再一次从联盟手中夺取了传送门的控制权。他们正试图通过传送门回到德拉诺，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家园正在遭受着巨大的灾难。那边的联盟部队暂时让他们陷入了困境之中，但图拉扬也没有任何援助可以指望了。站在部落和艾泽拉斯之间的，只有他和他的这一小队人马。

但他提醒自己，他们来这儿并不是为了赢得一场战斗，这根本不重要。他们的目标只是要保护卡德加和其他魔法师，让他们彻底而永久地关闭传送门。

“做你该做的事。”他告诉卡德加。卡德加站在附近，其他的魔法师聚集在他周围。

这位年轻的“老年”大法师点了点头，举起双手，闭上眼睛。他一只手拿着法杖，另一只手托着古尔丹之颅，开始吟唱，能量在他的周围聚集、旋转着。

兽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他们，优势明显，他们正在疯狂地战斗，不顾一切地想要通过任何手段逃离这个行将崩溃的世界。地面剧烈地震动着，战士们几乎无法站稳脚跟，战斗演变成一场闹剧，兽人和人类都在疯狂的向对方挥舞着手脚，却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更有效的攻击。天空被闪电划破，暴风雨以不可预估的速度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天空中一会儿繁星闪烁，一会儿艳阳高照。这个星球陷入了疯狂。

在几场小战斗的间隙里，图拉扬看了一眼卡德加。其他的魔法师现在已经加入了进来，他们的身影都被笼罩在一片光芒之中，卡德加站在他们中间，图拉扬眯起眼睛，他发现法师们正将能量导向卡德加。他知道他的朋友正在吸收所有这些能量，以便将法术集中到传送门上，将其彻底摧毁。

正当卡德加的吟唱达到了高潮时，图拉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撕裂声，尖锐却又很微弱，仿佛它是同时从很近和很远的地方发出来的。他曾在黑暗神殿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在干掉了另一个兽人后，他环顾四周，发现离他们不远的空中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发着微弱的光芒，就在法师身后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新的裂隙！

大地在他的脚下摇晃起来，图拉扬本能地向后跳去。一条裂缝在他前一秒钟站立的地方出现了，它像饥饿的嘴巴一样越张越大。裂缝歪歪扭扭地延展出去，紧接着，一个巨大的土块从地面隆起，上面还站着一小群人类和兽人，它在半空中疯狂地旋转着，像一匹未被驯服的野马，想要把他们摔下来。

卡德加并没有夸大其词。德拉诺确实是在把自己撕成碎片。

图拉扬还在盯着那一大块浮空的土地时，卡德加高举法杖，一束光从上面射出，射向黑暗之门的中心。那过于明亮的光线让人无法直视，与圣光不同，这道光束五颜六色，它旋转着，摇摆着，移动着。它是一道纯粹强大的魔法咒语，当它击中传送门那旋转的表面时，一种仿佛玻璃破碎一般的声音响起。紧接着，黑暗之门开始崩溃，它的能量帷幕开始破裂，变成了碎片。

“完成了。”卡德加疲惫地说道，他将法杖杵在地上，然后整个身体都靠在上面。他抬起头，看到了库德兰手下的一个矮人，年轻的蛮锤矮人刚刚把他的风暴之锤扔到一个对达纳斯造成了威胁的笨重的兽人身上。“你！”卡德加喊道，“拿着这些！”他把头骨猛地塞进口袋里，把那个笨重的包袱推给那个惊讶的矮人。“拿着它，飞回艾泽拉斯！把这东西送到肯瑞托去！”

“但是长官。”这位年轻的矮人说道，“你们不回艾泽拉斯了吗？”

卡德加摇了摇头道："不。我们得在这里把它关掉。这是确保这里发生的破坏不会跟随我们进入艾泽拉斯的唯一方法。"

图拉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么，就是这样了。卡德加从来都不会拐弯抹角，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大家心里的疑惑。只有这个矮人能回去，其余的人都将被困在这个随时都有可能走向虚无的世界中。

就这样吧。

圣骑士看到年轻的蛮锤矮人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恰在此时，一把巨大的斧头划出一道闪闪发光的弧线劈向这个毫无警惕的矮人，图拉扬倒吸了一口冷气，就在他发出警告之前，风暴之锤一闪而过，击中了持斧者，发出的雷鸣之声令他的耳朵嗡嗡震响，斧头和兽人都倒在了地上。

"去吧，孩子。"库德兰骑着斯卡雷降落在年轻的矮人旁边，命令道。

年轻的矮人点点头，俯身从卡德加手里抓起口袋，然后手脚并用轻轻推了推狮鹫。它立即做出了回应，用力地拍打着翅膀，像子弹一样射向空中，然后犹如离弦的箭一般射向正在坍塌的传送门。但是，当它从破裂的拱门下面通过时，口袋突然发出一阵光芒，传送门仿佛在回应一般，与口袋同时发出了耀眼的强光。图拉扬听到了狮鹫痛苦的尖叫声，矮人也尖叫起来，但他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那可怕的声音被凶猛的隆隆声淹没了。他还没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阵震耳欲聋的撞击声轰然传来。卡德加向后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眼前一黑。过了一会儿，他强忍着几乎令他喘不过气来的疼痛，朝传送门看去。

它不见了。

守卫它的巨型雕像已经跌落下来，变成了无法辨认的巨石。构成门框的三根柱子，曾经雕刻着华丽的纹饰，充满了威严，现在也变成了瓦砾堆。艾泽拉斯的踪影荡然无存。

他们做到了。他们摧毁了裂隙和传送门。现在，他们永远地和他们所熟悉的一切隔绝了。

在他周围，部落和联盟的人都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只觉得德拉诺又一次在他们身下剧烈地颤抖。兽人们纷纷逃散，他们不像卡德加，不明白他们其实根本无处可逃。传送门的倒塌显然加剧了德拉诺的伤痛，剧变的强烈程度和频率都在增加。众人随之不停地震动着、颠簸着，就像怒涛翻涌的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地面像水浪一样波动起伏，天空比迷雾还要厚重。

这样死去得多可耻啊，卡德加自嘲地想道，脑袋被一大块泥土砸烂。他最后一次看着他的朋友——达纳斯还站着，仍在与没有逃离的兽人进行战斗。奥

蕾莉亚摔倒在地，图拉扬正在帮助她站起来，迅速将亚麻布缠在她手臂的伤口上。

或许是感受到卡德加的目光，图拉扬抬起头来。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图拉扬微笑着，那笑容与卡德加印象中圣骑士独有的平静而温柔的笑容无二。奥蕾莉亚也看向了大法师，她点了点头，她那明亮的金色头发变暗了，上面布满了灰尘，到处都凝结着血块。库德兰仍然骑着斯卡雷在天空盘旋，他举起锤子敬了个礼。

所以，快结束了。卡德加一直觉得他们无法幸免于难，但他对大家终于关闭了传送门并拯救了他们的世界的行动心怀感激。同样让他感激的是，如果他们不得不死——他自嘲道，人总有一死——他们将一同死在这里，大家在一起，像往常一样并肩作战。

一丝微弱的光芒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眨了眨眼睛。不，它就在那里——空间和时间构成的涟漪。另一个时空裂隙。

另一个世界。或许那里和德拉诺不一样，不是一个正在痛苦的垂死挣扎中颤抖着的世界。

“那里！”他尽可能大声地喊道，指着裂缝，“我们快穿过那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图拉扬和奥蕾莉亚互相看了看。在震耳欲聋的噪音中，卡德加听不到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是他看到他们握住了对方的手，走进了裂隙。

他们都曾经勇敢地穿过黑暗之门，进入德拉诺，但那时，他们至少对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这个……

德拉诺的死亡阵痛仍在继续，卡德加狠狠地摔倒在地上。他挣扎着站起来，膝盖和手掌都被擦伤了，他望向裂隙——获救，还是更糟糕的命运？他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

不管怎样，他们都不得不去亲自揭开谜底……

卡德加——大法师、老头子、小伙子，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打起精神，冲过了裂隙。

第二十七章

“前进，部落的战士！我们离得不远了！”

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的声音穿透了战场的喧嚣，听到的人都振奋起来。雷克萨旋转着，左手的战斧划过一个联盟战士的脖子，右手的战斧砍下来，把另一个战士从肩膀劈到了腰。在他的身旁，他的战狼哈拉萨咆哮着冲了出去，巨大的嘴咬住了另一个战士的前臂。雷克萨听到了牙齿咬裂骨头的那种特别的嘎吱声，那人大叫起来，剑从手中掉落。哈拉萨松开了那只受伤的手臂，以闪电般的速度跳了起来，咬紧了那人的喉咙。他们是一对致命的组合。

雷克萨望向一边，看到格罗玛什·地狱咆哮，战歌氏族的酋长，正挥舞着尖啸着的血吼不断把敌人劈开。战歌的勇士们与他们的领袖并肩作战，他们的吟唱和战斗的呐喊混合在一起，组成了死亡和毁灭的诡异旋律。雷克萨是少数不属于这个氏族的人之一，但这对他来说再寻常不过。他没有真正的家族。至少，他的族人，莫克纳萨人，没有一个加入部落，一直固执地保持着独立。他们的数量很少，一直生活得很艰难，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守住他们位于刀锋山的那片传统的土地上，保护它不受食人魔的侵犯。雷克萨曾试图告诉他的父亲莱欧洛克斯，兽人们正在建造黑暗之门；他认为这是为四面楚歌的莫克纳萨人找到一个新的世界的机会。但是莱欧洛克斯看到的只是他的儿子没有留在他出生的地方、为保卫家园而战斗。他们的目标都是帮助他们的人民；最后，他的选择被否定了。雷克萨是跟着部落走了，现在，部落是他唯一的家。

然而，他又总是与众不同。

又一个人类倒了下去。雷克萨抬起头看了一眼，他的身高让他能够居高临下地看到其他战士。格罗玛什是对的——他们离黑暗之门不远了。在他和他的故乡之间，大约有一百个多个人类。雷克萨咧嘴一笑，举起两把斧子，准备进行一场屠杀。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幸运的天平总是在联盟与部落间摇摆不定。最开始的时候，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联盟把他们围在和这个山谷相邻的一个小山谷里，但对方的困阻并未持续太久。人类战士低估了被逼入绝境的兽人的意志，也低估了他们作战的凶猛程度，格罗玛什带领着他的人马冲杀出来，获得了自由。他们在北方一个名叫斯通纳德的地方重新聚集起来。这是部落最初穿越黑暗之门后，建立的第一个哨所。那片沼泽虽然充满了恶臭，令人不快，但至少有生

命和水源，格罗玛什率领兽人们摆脱了绝望。他们建立了斯通纳德营地，并通过突袭抢夺了联盟的供给物资，对其进行扩建，最终重新控制了传送门。

后来，部落和联盟对这里展开了往复争夺。但是现在，这个小游戏结束了。格罗玛什已经决定，是时候该回去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其他氏族过来援助他们。而且，尽管联盟已经意识到，他们仍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战斗力量，但他们的数量正在持续减少，相反，联盟的人数却在渐渐增多。同时，还有那个关于奇怪装置的谜团。术士们试图激活它。他们告诉格罗玛什，这将产生一个护盾，以保护他们免受攻击，让他们更容易守护黑暗之门。但实际上那东西的设计初衷就是要毁灭，根本不是为了保护。有人打算抛弃他们，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不会让他的人民因为别人的背叛而牺牲。当格罗玛什准备回去和策划这个阴谋的人当面对质的时候，雷克萨选择留在他的身边，

一个人类骑着马向他冲来，他高高地举起剑，盾牌横在他身前，但那个战士没有考虑到雷克萨的身高。雷克萨用一把斧头重重地砸在盾牌上，把它砸进那个人的身体里，同时用另一把斧头把剑荡开。当骑手在马鞍上摇晃时，雷克萨举起两把斧头，让那人径自被斧刃穿透。雷克萨咧嘴一笑，发出一声凶狠的战争怒吼，猛地拔出战斧，从死去的士兵身上跨了过去，那匹失去了主人的战马掉转头去落荒而逃，躲开了哈拉萨那张牙舞爪的撕咬。

有时候做个半食人魔还是不错的。

在他视线的余光中，黑暗之门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他看到的景象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闪电、翻腾滚滚的尘埃云、猛烈拍打的海浪和分崩离析的大地。黑暗之门的帷幕中总是会显示一些门另一边的景象，所以他能在战斗中看见德拉诺。但他刚刚看到的——那不是他的家乡。那是一个噩梦之地。

这时，另一名联盟士兵向他发起了进攻，立刻将雷克萨的注意力带回到战场上。他轻松地干掉了那个战士，但是离他一两步远的另一个兽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兽人身穿术士的长袍，有着多数部落成员的绿色皮肤——不像雷克萨自己，他直到入侵艾泽拉斯之前才加入部落。这里有好几个术士，他们中有些人非常强大，但是，他们的暗影魔法需要施法时间，而战局中机会总是转瞬即逝。

两个战士一起袭击了术士，那兽人施法使其中一个人在恐惧中奔逃，但另一个战士刺穿了术士的胸膛，附近的一个战歌勇士用一支尖啸着的棍棒敲碎了人类的头骨。现在，这个术士踉踉跄跄，一只手压住自己胸前的血迹，他的皮肤已经开始变得苍白，额头上冒出了汗珠。雷克萨只是咕噜了一声，摇了摇头。他可帮不上术士们什么忙，而这个术士显然没有为战斗做好准备。

这个动作引起了术士的注意，受伤的兽人盯着雷克萨，他脸上现出厌恶和轻蔑的神情。然后他踉踉跄跄地走上前来，另一只手伸了过来。

“你！”术士喊道，“狗杂种！你不是真正的部落，也不是真正的兽人。但你马上就是了。你给我过来！”

雷克萨盯着术士，惊讶得说不出话。什么？这个术士侮辱了他，还指望他去帮忙？他彻底疯了吗？

但是，当术士靠近的时候，雷克萨看到了兽人的手指散发出绿色光芒，一种罕见的恐惧感涌上心头，他倒吸一口凉气。不，术士不需要他的帮助，他想要的是雷克萨的命。术士可以通过吸取别人的生命能量来治疗自己。这个过程的代价极高，治疗一个严重的伤口需要搭上一条健康的兽人的性命。

这个术士的伤口是致命的。雷克萨试图往后退，但是他被困住了，他身后的兽人和人类挤得太紧，他完全无法移动。他大声咆哮着，举起两把斧子，决定砍倒术士，而不是让自己白白送死，但是兽人做了个手势，雷克萨便突然跪倒在地，无法言述的痛苦流过了他的身体。

“怎么，你对自己没信心了？”术士轻声地嘲笑道，走近了雷克萨，他们离得如此之近，以致他的呼吸让雷克萨的皮肤一阵发痒。雷克萨痛苦地瘫倒在地，挣扎着。“疼吗？不要担心。很快疼痛就会消失。”他缓缓地举起手，故意把那一刻拉得很长。雷克萨看到，那具绿色的躯体离得更近了。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能量被从身上慢慢抽走，疲倦感席卷了他全身。

突然，一声怒号刺透了痛苦的阴霾，一个巨大的黑影撞向了术士。

“哈拉萨，不！”

术士有一瞬的分神，魔咒被打破了，雷克萨重新恢复了行动力。但为时已晚。他忠诚的战狼伙伴推开了术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兽人的手碰到了哈拉萨那厚厚的皮毛。雷克萨惊恐地瞪大眼睛，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在他眼前枯萎，那只强大的战狼在一瞬间缩成了一团，瘫倒在地，它的身体化为尘埃，很快便被风吹散了。

“啊，感觉好多了。”术士说着，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袍子。血迹还在，但他现在行动自如，伤口已经好了。“你的宠物刚刚救了你的命。”他险恶地笑着，对雷克萨说。

“是的，它救了我。”雷克萨轻声回答，上下转动着两把斧头，“可是谁来救你呢？”

雷克萨肩膀用力、轻扭手腕，啪的一下，斧头划了一道弧线劈了下来，从术士的脖颈两侧深深地砍进了他的胸膛。这一击用力相当猛烈，术士一下子被砍翻了，跪倒在地，斧头穿过了术士的身体将他劈成了碎片，他瘫倒在血迹斑斑的地面上。

雷克萨盯着尸体，不住地喘息，然后转过身看向战狼死去的地方，怒火仍在他心中奔涌。他跪了下来，把双手浸在术士那和满尘土的湿漉漉的血液里，停了一会儿。

“我为你报仇了，我的朋友。”他轻声说道，“尽管我希望你还在我身边。”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把满腔的悲伤和愤怒化作行动，开始呼唤战歌的酋长。

格罗玛什抬起头来，看见了雷克萨，挥动斧头向半兽人致意。雷克萨一直都很喜欢战歌氏族的这位领袖，尽管战歌酋长是如此的野蛮和暴力。格罗玛什一视同仁地尊重所有战士，对他也是如此，他也因此对格罗玛什报之以应有的敬意。但现在，结果比礼貌更重要。

“传送门！”雷克萨指着传送门喊道，“有点不对劲！”

格罗玛什朝传送门瞥了一眼，有几个兽人踉踉跄跄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一开始，雷克萨受到了鼓舞，以为部落总算是派人过来帮忙了。但接下来他发现这些兽人遍体鳞伤，正在流血，他们不是在行军，而是在逃跑——好像在逃离什么东西。德拉诺那边的东西。

“快跑！”其中一名兽人大声喊道，他飞速地奔跑着，撞到了一个联盟士兵，强大的冲击力直接把这个人类撞翻在地，但他继续向前跑去，甚至没有停下来攻击那个被撞趴在地的目标。“快跑！”

“发生了什么事？”格罗玛什问道，雷克萨也同样很困惑，他耸了耸肩。他们都盯着黑暗之门，它所展现的画面从刚才的疯狂景象变成了一个旋转着的彩色大旋涡，接着，完全暗了下来。

然后，它消失了。

很快，支撑着连接两个世界的时空裂隙——黑暗之门的石头框架开始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然后，它从中心断裂了，两半石顶向内倒了下去，撞在一起，发出巨大的响声，激起了一片尘烟，变成了一堆石头碎片。紧接着，支柱也倒了下来，刚才的撞击使它失去了平衡。雷克萨低下头，把兜帽的边缘拉过来罩住嘴，以免被滚滚而来的灰尘呛着。兽人和人类都在四散奔逃，尽力远离这片混乱和充满残骸的地方。

“不！”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哭泣，空气中充满了这些声音。雷克萨惊得目瞪口呆，盯着那些曾经连接着世界的传送门的碎石。黑暗之门消失了吗？难道说他们永远都不能回家了吗？他们的将来会怎样呢？

幸运的是，有一个兽人仍然保持着头脑清醒。“我们要重组队伍！”格罗玛什喊道，拍了拍雷克萨的肩膀，“你把召集那边的人，我去把这边的人都找回来！告诉大家在山谷的入口集合！”雷克萨从呆滞中惊醒过来，他点了点头，迅速去执行战歌酋长的命令。摆脱了纷飞的尘埃后，他再次把兜帽放了下来。他的内心仍然充满恐慌，但他得把精力集中在格罗玛什分配给他的任务上，迫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他每看到一个兽人，就指引他们前往谷口。不管是由于他的体型，还是因为他挥舞着的斧头，或是仅仅因为他们迫切地需要得到指令，兽人们都毫无争议地服从了。当雷克萨自己也抵达了入口的时候，格罗玛什也回来了，所有仍然留在艾泽拉斯的部落成员都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大多数看上去都像雷克萨一样不知所措。

“格罗玛什！传送门消失了！”其中一个兽人哭了起来。

“我们怎么办？”

“是的。黑暗之门已经不见了。联盟已经重新集合了。”格罗玛什大声宣布道，指着原来传送门所在的地方，人类正在那里聚集。“他们认为我们很好对付。他们认为我们会迷失，会因为传送门的消失而恐惧，但他们错了，我们是部落！”

他用那双发光的红眼睛扫视着面前的人群，举起了血吼，“我们向北走，回斯通纳德。我们要去弄明白我们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先包扎一下伤口吧。我们会活下来的。”

“然后，我们将重整队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任由人类宰割。”他咆哮道，“联盟逼近了。他们能带走我们吗？”

一声响亮的“不”从兽人的人群中爆发了出来，雷克萨暗自担心，这些就是兽人部落残剩的全部人马了吧？格罗玛什咧嘴一笑，仰起头，张开布满黑色文身的下巴，呐喊着他的战斗口号，紧接着冲了出去，他的人跟在后面。

就是那个人。

当晚他们在斯通纳德宿营时，格罗玛什朝着那个蜷缩在篝火旁的兽人走了过去。他身上既没有尘土，也没有流血，而且，格罗玛什认识他所有的战士，但这个人不是。格罗玛什抓住那个兽人的肩膀，把他猛地向后一拽，俯视着他，旁边站着高塔般的雷克萨。兽人惊呆了，眼睛睁得大大的。

就像举起一个小孩一样，格罗玛什轻松地将兽人举到空中。兽人的双脚又踢又蹬。

战歌酋长凑近了他。“现在，你告诉我，”格罗玛什面色阴沉，平静地说道，“以先祖之名，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兽人颤抖着，急切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其他的兽人在一边安静地听着。唯一的声音就是那兽人急促的说话声、火焰的噼啪声，以及夜晚沼泽中无处不在的声音。他讲完后，所有人都沉默了，呆呆地看着他，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几分钟后，格罗玛什终于摇了摇头。“所以——”他咆哮着，怒视着其他人，半是羞愧，半是恐吓，逼着他们把目光移开，站起身，挪动脚步。“现在，我们去准备。”

“准备？”雷克萨喊道，格罗玛什转过身来面对着半兽人、半食人魔战士。“准备什么，地狱咆哮？我们的整个世界已经死了，我们的人民也死了，我们将永远被孤零零地困在这里。以先祖之名，我们还要准备什么？”雷克萨紧紧地抓住他的斧头，格罗玛什觉得他似乎听到了石头斧柄被捏得吱吱作响。

“我们准备为死者报仇！”格罗玛什厉声说道，加尔鲁什的模样再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我的孩子，他想到，我的孩子死了，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们是仅有的幸存者！”他坚持道，扭头对着其他兽人，“我们现在就是部落！如果我们放弃，意味着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所关心的一切都到了尽头！我们的种族是不会灭亡的，除非我们像胆小的懦夫那样躺下来接受死亡！如果耐奥祖的计划——”

“耐奥祖！”雷克萨喊道，他俯下身子，这样他的脸就凑到了格罗玛什的脸旁。“这一定是他的错！还有谁能让世界破碎成这个样子？他背叛了我们所有人！他说他要拯救德拉诺，但却把它毁了！”

“我们并不了解事情经过！”格罗玛什坚持道，“我们只知道他是在用极其强大的魔法打开通往其他世界的传送门。或许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错误。”

“或许对他来说，这一切都十分完美！”雷克萨激烈地反驳道，“也许他只是在利用我们，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整个世界，来实现他自己的野心。古尔丹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吗？”兽人们聚集在一起，咕哝着、低声议论着，或者咆哮着表示赞同——大家都知道古尔丹的背叛，以及他是如何让他们付出了第二次战争的惨痛代价的。“谁训练了古尔丹？”雷克萨继续说道，“谁教了他？是耐奥祖！上梁不正下梁歪。”

人们的抱怨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愤怒，格罗玛什心里清楚，在这群勇士变成愤怒的暴徒之前，他必须得阻止他们。

“你不觉得这无关紧要吗？”他说道，用一种特别的平静打断了雷克萨的愤怒，“我们难道要根据谣言和担忧来决定我们该做什么吗？我们真的要为事情可能是怎样而痛苦，或者为可能发生了什么而担忧吗？这是强大的部落的行为吗？”他的目光在兽人之间扫来扫去，将所有人囊括进这段对话，他很高兴他们的窃窃私语消失了，都在等着听他还会继续说什么。

“我们已经活了下来！我们在艾泽拉斯，一个充满生命、食物、土地和战斗的世界！我们可以重建部落，再一次横扫这个世界！”

一些兽人为他的说法喝起彩来，格罗玛什用这种能量点燃了自己的激情，他将血吼高举过头挥舞着，血吼发出的尖啸声烘托起激昂热烈的气氛。

“是的，联盟正在追捕我们，”他喊道，“的确，我们今天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总有一天——而且这一天会很快到来，我们将战胜他们！在这里，我们可以休息、恢复和制定战略。在这里，我们将发动袭击，就像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所做的那样。我们将再次变得强大。我们将再次成为掠食者，人类会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他猛地停下了斧头，让它悬停在他的头顶，周围突然安静下来，他压低了声音，话语在一片沉寂中渐渐平息。“有一天，我们，部落，将会站起来，以真正和最终的胜利来完成对人类的复仇！”

战士们欢呼雀跃，呼喊着，高举着自己的武器，格罗玛什高兴地点了点头。他们在他的身后，再次团结起来。

所有人，只有一个除外。

“你已经被人出卖了很多次，每次都是被自称为首领的兽人出卖，但你还是要沿着同样的路走下去。”雷克萨轻声说道，尽管他的眼中燃烧着愤怒，“你没有理由再去战斗了！以前，我们为保护我们的人民而战，为他们争取这个世界。但是他们都不见了！我们不再需要这个世界！带着剩下的这些人，你可以找到一个人类从未踏足过的地方，不流一滴血就能得到它！”

“那里会得到荣耀吗？”另一个兽人喊道。

格罗玛什点点头。“没有战斗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他问雷克萨，“你是个战士——你明白这一点！战斗使我们坚强，使我们敏锐！”

“也许吧。”混血儿承认，“但是为什么要在没有必要的时候去战斗呢？为什么仅仅为了战斗而战斗呢？不是为了拯救任何人，赢得任何东西，甚至不是为了荣耀而战斗。它是为了纯粹的嗜血欲，仅仅出于对暴力的热爱。我对此感到厌倦。我不想参与其中。”

“胆小鬼！”有人喊道，雷克萨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直起身子，将两把斧头高举过肩。

“走上前来，再说一遍。”他挑战道，声音里充满了不祥的隆隆声，“从人群中走出来，让我能清楚地看到你，当着我的面叫我胆小鬼！然后看看我是否会退缩！”

没有人动，等了一会儿，雷克萨摇了摇头，他那粗壮的面孔上露出嘲笑的神色。“你才是懦夫。”他宣布，把话啐到他们身上，“你们非常害怕，不敢真实地生活。在谎言与承诺的阴影之外，你们的灵魂已经被收买。你们没有勇气，也没有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能被信任。”半兽人的两臂颓然垂下。“从今以后，我只相信野兽。”

格罗玛什看着这位高大的战士离去时，内心非常复杂。雷克萨怎么敢在他们最需要抱团取暖的时候抛弃他们呢？但同时，谁又能责怪他呢？他甚至都不是正常意义上的部落的一分子，因为莫克纳萨人从来都不愿意离开刀锋山。据格罗玛什所知，只有雷克萨自己对部落的请求做出了回应，他参加了第一次战争，也参加了第二次战争，但这些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他失去了他的世界，他的人民，甚至他的战狼伙伴。这个半兽人觉得被出卖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没有人可以离开部落！”有人坚持道，“我们应该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拖回来，否则就把他杀了！”

“他侮辱了我们所有人！”另一个指出，“他应该为他的傲慢而死！”

“我们需要他的力量，”第三个人反驳道，“我们不能失去他！”

“够了！”格罗玛什喊道，怒视着他们。持异议者不敢再说，陷入了沉默。“让他走吧。”他命令道，“雷克萨已为部落献出了自己的力量，现在让他拥有自己的平静吧。”

“那我们怎么办？”一个战士问，“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我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格罗玛什回答，“这个世界现在就是我们的家。让我们彻底地融入其中吧。”兽人们点了点头，重新回到了篝火旁，轻声细语地谈论着计划、胜利和物资供应等问题。但是，即使眼前的一切都按部就班，雷克萨的话仍然在格罗玛什的脑海中萦绕，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问，他们是否还能找回他们在很久之前就失去了的东西：平静？

第二十八章

图拉扬从裂隙中钻了出来，眨着眼睛。“这……这是……德拉诺吗？”

他们逃过了德拉诺的毁灭，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世界。卡德加和其他法师给他们施加了魔法护盾，在穿过时空裂隙的时候，保护他们免受震动。当一切归于平静后，护盾消失了。他们四下张望，希望能找到其他幸存的战友。但当图拉扬看清眼前的场景时，他一下子呆住了，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直到奥蕾莉亚拉着他的手，提醒他为后面的人让开出来的路。

“不管怎么看，这都是德拉诺残留的部分。”卡德加说道。图拉扬认出了他们身后坍塌的黑暗之门的废墟，以及远处的荣耀堡和地狱火堡垒。皲裂的红色土地也和以前一样。但天空——它泛起了彩色的涟漪，上面有一道道光带，就像彩色的闪电般从天空中横穿而过。太阳消失了，天空变成了深红色，他可以看到月亮悬挂在高空之上，看上去比以前更大了。在贴近地平线的地方还有第二个星球，是玫瑰色的；在这个星球的上方还漂浮着第三个星球，更小一些，是亮蓝色的。一缕缕卷须般的云在四处飘荡。

虽然眼前地面的颜色和密度都是一样的，但在不远的地方，图拉扬看到一小块撕裂的土地拱出了地表——大约有三十米高！在周围肆虐的狂风猛烈的吹打下，轻微地颤抖着，但总算还保持在原地。其他的碎片则被大风吹得漫天遍野四散飞扬。

“正如我们所知，这个世界所承受的伤害将它撕裂了。”卡德加继续说道，“在这里，重力、空间，甚至可能连时间本身都不再正常了。”

卡德加的话被他们下方传来的撕裂声淹没了。图拉扬出于本能，一手抓住他的胳膊，另一只手抓住奥蕾莉亚，把他们两个拽到了仅存的地面上。

“后退！”图拉扬大声喊道，他不确定人们是否能听得见他，因为大地的撕裂声和头顶狂风的咆哮声非常响。“离开裂隙！”不管怎样，大家可以看到他，他指着西边，朝向荣耀堡。人们狂奔了起来，由于恐慌而乱作一团。

没过多久，在图拉扬拽着卡德加和奥蕾莉亚向前冲的时候，他们脚下的土地开始崩塌。他们向更远处的地面猛扑过去，脚刚刚落下，身后的地面就坍塌了，大块的岩石和泥土跌落了下去。在此之前，黑暗之门被东边的山脉半环绕

着，山脉之外就是大海。现在大部分山脉已经消失了，令人震惊的是，海浪也不见了。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空间等在那里，吞噬着坠落下来的各种杂物和碎片，这个世界的残骸现在悬挂在巨大的、张着大嘴的黑暗之中，黑暗中时不时闪过多彩的光波和闪电。

“长官。”一个人尖声叫道，“那不是……那不是裂隙所在的地方吗？”

“是的。”图拉扬说，“是那里。”他们最初逃离德拉诺，然后又回到这里的裂隙的所在之处，确实是在那块岩石上，但当它下方的土地碎裂的时候，裂隙就崩塌了，只留下黑暗之门的残余。

四周安静了下来，图拉扬感受到了四周弥漫的绝望。“看那儿。”他告诉他们，不远处有一群熟悉的建筑物，“荣耀堡还在。我们当初建造它，是为了要让它作为我们在德拉诺的根据地，将来也是如此。”

他转身看着他们——他们个个灰尘满面，血迹斑斑，精疲力竭。“当我们穿越过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再也无法回去。圣光啊，我们可能会死——但我们没有。传送门被关闭了。我们完成了来到这里要做的事。我们现在要做什么——都取决于我们自己。外面还有其他人，我们需要找到他们，把他们带回来。我们需要探索，寻找新的盟友，继续和部落战斗，让他们以后再也不能入侵其他世界。圣光仍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工作要做。这个世界会怎样，将取决于我们。”

奥蕾莉亚走到他身边，她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图拉扬向卡德加瞥了一眼，卡德加点了点头，他年轻的眼睛里洋溢着赞许的微笑。圣骑士又朝他的士兵们看了看。他们仍然很担忧，仍然缺乏信心，但是绝望和恐慌的情绪已经消失了。

这个世界会怎样，将取决于我们。

“走吧，”图拉扬指着荣耀堡，说道，“我们回家吧。”

尾声

“耐奥祖！”

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兽人萨满、部落大酋长大喊了一声，睁开了眼睛，目光闪烁着。他的感官马上就被包围在他身周的一种奇怪的旋涡状的虚无侵袭了，逼得他差点儿发疯。他紧紧闭上了眼睛，试图驱散这种混乱感。紧接着，在敲击、号叫和爆裂声中，他又听到了。

“耐奥祖！”

他眨了眨眼睛，向四周看去。在很近的地方——或者只是看起来很近，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又发誓说在几里外的远处——耐奥祖看见了一个黑影。从身形上看，像是一个兽人，他仔细端详了一阵，确认了这点，绿色的皮肤，长着獠牙，还有长长的辫子。绝对是一个兽人，耐奥祖认出来了，那是影月氏族里的一名战士。那个兽人一动不动，尽管耐奥祖认为他看到了那个兽人的胸部在上下起伏，但在这个鬼地方，他对任何事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其他的人影也散布在这个由光和影组成的奇怪旋涡中。凡是跟着他穿过裂隙的人，好像都在这里。

问题是，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裂隙没有把他们带到另一个世界呢？不管这个地方是哪里，耐奥祖可以肯定，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其他的人都困在睡梦中，而他却醒着，意识清晰？

一束光从他身边扫过，那一瞬间，耐奥祖看到周围每个兽人的身上都反射出了微弱的光芒——包括他自己。他睁大了眼睛，然后又迅速闭上，刚刚看到的景象对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他明白自己看到了什么。他们被困住了——什么东西把他们绑在了这里！

“耐奥祖！”他的名字又一次在这个陌生的虚空中飘荡，但这一次，耐奥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拽着他的胸口和四肢。而其他的兽人在迅速后退，或许只是他在移动，而他们被锁在原地——到底是怎样，在这里不可能分辨得出来。几分钟后，周围只剩下耐奥祖一个人，其他的兽人变成了遥远的身影。

然后，一个巨大的、深色的阴影逼近了他，他抬起头来——

一张愤怒的脸。

在耐奥祖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生物，他身上披挂着血红色的金属战甲。这个人的脸长得很像德莱尼人，看上去充满智慧，但却有着鲜红色的皮肤和恶魔的面孔。两只弯弯的短角从他高耸的额角两边伸出来，他下巴上留着短须，还有两条触须一般的东西垂落下去。几枚耳环闪耀着，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深黄色的光。

耐奥祖立刻认出了他。

“大人！”耐奥祖喘着粗气，挣扎着鞠了一躬，尽管他的四肢仍被束缚着。

“哦，耐奥祖，你这个不忠的小仆人。”燃烧军团的恶魔领主基尔加丹回答道，“你以为我忘记你了吗？”

“不，大人，当然不是。”但事实上，这确实是耐奥祖所希望的，在最初的几年过去之后，他开始以为基尔加丹真的把自己遗忘了。但现在，他的心沉了下去。

“哦，我可一直都在密切地关注着你，耐奥祖。”基尔加丹向他确认道，“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浪费了我太多的东西。”恶魔领主笑了，发出一种令人恐惧的、刺耳的声音，“现在，你要为你的失败付出代价了！”

“我——”耐奥祖准备辩解，但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你这是弄巧成拙。”基尔加丹替他把话说完，“我知道，你终究会再次去尝试施法，但是，这种法术你根本没有掌握，也没能理解。我就等着，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的傲慢会把你带到我面前的。”他张开了戴着手套的双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现在，我们都在这里了！你梦见了死亡。你想躲开它。但是现在，我的小木偶，死亡是你唯一的选择。”

简短的画面在耐奥祖的脑中闪过：血肉被从他身上生生撕下的极致痛楚；死去的人们围绕着他，他手上沾满他们的血，而他自己的血则溅在他们身上，这是一种由死亡、生命和极度的痛苦组成的恐怖联合。

“不！”耐奥祖喊道，翻来滚去，试图通过一切办法从看不见的束缚中挣脱，“我的人民还需要我！”

恶魔大笑起来，他那巨大的身躯随之颤抖，发出一阵恐怖的、怪异的声音，令耐奥祖的心脏开始痉挛。

“我很清楚，对于你来说，他们无足轻重。所以不要担心。”恶魔领主轻声说道，用一根长长的手指戳进了耐奥祖的脸颊，将钻心的酷热与剧痛送入耐奥祖体内。“你救不了他们。你还不明白吗？小木偶，你连自己都救不了。”

然后他扭动手指，张开了手掌，覆盖了耐奥祖的脸，兽人萨满的脑袋向后仰去，颤抖的双唇间爆发出一声惨厉而恐怖的尖叫。

他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关于作者

艾伦·罗森伯格曾为《星际迷航》《星际争霸》《魔兽世界》和《战锤》等游戏写过背景小说，并参与了游戏《星际迷航》《魔兽世界》和《战锤》的制作。

克里斯蒂·高登《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常客，多次荣获各种文学奖项。迄今已著有长篇小说四十余本，短篇小说数十篇，包括十余部《星际迷航》长篇小说；两部《魔兽世界》官方漫画，数部《魔兽世界》长篇官方小说；《星际争霸》的系列官方小说，并参与了《星球大战》主线小说《绝地的命运》九部曲的创作。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巨龙之日
[美]理查德·A.纳克 著 李镭 译
DAY OF THE DRAGON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巨龙之日

作者：【美】理查德·A.纳克

译者：李镭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9-01

ISBN：978-7-5133-3177-7

目录
CONTENTS

导读

本书《巨龙之日》作为魔兽系列的第二本长篇官方小说，最初出版于2001年2月，与《鲜血与荣耀》相隔仅一个月时间。和由克里斯·梅森亲自操刀的《鲜血与荣耀》不同，理查德·A.纳克执笔的《巨龙之日》并未着眼于《魔兽争霸》前两作的主题——人类与兽人的关系，而是在魔兽宇宙的框架内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冒险故事。

本书引入的主角罗宁是一名达拉然法师。在前次任务牺牲了所有同伴以后，遭到达拉然六人议会冷落的罗宁被议会成员克拉苏斯授予了一项近乎自杀的任务——潜入格瑞姆巴托解救被兽人奴役的红龙女王阿莱克丝塔萨。被选作护卫他旅途的精灵游侠温蕾萨·风行者和他们巧遇的蛮锤矮人弗斯塔德则在阴差阳错中成为他生死与共的战友。

与后来的官方小说多为游戏内容的补足和铺垫不同，由《巨龙之日》开启的以罗宁和克拉苏斯等人为主角的系列在故事上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在兼顾游戏世界观的同时又很容易被作为单独的冒险故事阅读，享受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带来的乐趣。后来的《上古之战》三部曲以及《巨龙之夜》等作品都有着这样的特性。

由于成书时间较早，《巨龙之日》写就之时，魔兽系列的世界观还未十分完备。这也就导致了在我们今天看来，本书中的很多设定都与现在的魔兽设定有一定出入。长着胡子的女性矮人，比巨龙还大十倍的“深渊巨兽”曼塔……这些设定为本书赋予了独特的时代感，也带来了如同考古一般独特的阅读体验。

在国内的玩家群体中，罗宁常常被戏称为“人生赢家”，究竟什么样的经历能让他在英雄人物林立的艾泽拉斯获此殊荣？相信您在阅读完本书，与罗宁共赴这场牵系五大龙族兴衰的冒险以后，会对这个答案有所体悟。

——编者

第一章

战争。

达拉然的统治者魔法议会肯瑞托一度认为，流血冲突几乎是艾泽拉斯永恒而唯一的主题。在洛丹伦联盟建立之前，巨魔肆虐无度。而当人类终于瓦解了邪恶的巨魔帝国后，第一批兽人穿过了恐怖的空间裂隙来到了这个世界。一开始，人类看不到阻止这些异类入侵者的任何可能，但渐渐地，这场单方面的残忍屠杀开始转变成更为残酷的僵持。战争如同绞肉机般损耗着双方的无数将士，却得不到任何战果。这样的消耗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肯瑞托依然看不到战争的尽头。

但噩梦终究会结束。后来，联盟开始反击，一步步将兽人逐回了它们最初在艾泽拉斯占领的地盘。即使兽人强大的酋长，传奇英雄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也无法抵挡联盟的凶猛攻势，甚至成为联盟的俘虏。除了几个叛变氏族以外，存活下来的入侵者们都被投入了收容所，受到白银之手骑士们的严密看管。许多年以来，艾泽拉斯的人们第一次相信长久的和平能够成为事实，而非空想。

但是……不安的情绪弥漫在肯瑞托的长老团间，这也是六人议会在天空议院举行会议的原因。这座大厅被如此称呼是因为它没有墙壁，只有一片广阔无际的天空。不断变幻的流云光影以极快的速度从大法师们身边掠过，仿佛时间都在加速流逝。灰色的岩石地面上镶嵌着闪闪发光的钻石徽记，代表着寰宇间的四大元素，为这座大厅的场景添加了些许真实。

不过这些法师对于自己脚下是什么全不在意。颜色深暗的斗篷遮住了他们的头脸和如同幻象一般随着天空变幻的身躯。他们之中有男有女，但只有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面孔才会隐约显露出来，而且仍然相当模糊。

参与会议的一共有六个人，六位资深但并不一定天赋卓越的大法师。这些肯瑞托领袖的推选需要遵照若干不同的标准，而魔法只是其中一个。

“卡兹莫丹有些情况。”第一个发言的人声音洪亮。一张带着胡子的脸随之依稀显现。无数星辰图案浮现在他的身上。“就在龙喉氏族盘踞的洞穴里，或者那附近。”

“和我们说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吧，”第二个声音相当沙哑。它属于一名上了年纪，却仍然意志刚强的女子。一颗月亮短暂地在她的兜帽中闪耀了一下。“那里的兽人只是还没有被清剿的几股残匪之一，现在毁灭之锤的战士都已经投降了，他们已经没有了酋长。”

首先说话的法师稍有不快地清了清喉咙，但依然平静地回答道：“很好，也许这件事会让你更感兴趣……我相信死亡之翼又开始活动了。”

这句话让其余与会者都吃了一惊，年长的女子也不例外。黑夜突然变成了白昼，不过没有法师为此而吃惊。对于他们，这只是天空之厅中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云朵飘过第三名与会成员的头顶。他显然不相信第一名法师的话。

“死亡之翼已经死了！”他高声宣布道。他的身躯在六个人之中是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有些肥胖的。“数个月前，正是我们凝聚起最强大的力量，对他造成致命一击，让他落入大海！任何巨龙都不可能抵御那样强大的力量，即使是死亡之翼也不行！”

其余法师纷纷点头。但第一名法师只是继续说道：“那么尸体又在哪里？死亡之翼和其他巨龙不同。即使在地精们为他打造那副精金铠甲前，他对矮人们造成的潜在威胁就已让部落相形见绌。”

“但你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依然在世？”一位明显是妙龄少女的法师出声询问。她不像其他议会成员那样经验丰富，但仍然拥有足够的力量，让她得以进入肯瑞托。“你有吗？”

“两头红龙死了，阿莱克丝塔萨的幼龙。他们的身躯被撕裂，只有他们同类——而且一定是一头非常巨大的龙才能做到。”

“这个世界还有其他巨龙存在。”

一阵暴风雨袭来，闪电和急雨从天空中落下，却丝毫没有触及法师和岩石地面。暴风雨一眨眼就过去了，明亮的太阳再一次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上方。首先发言的肯瑞托成员对这些天象循环毫无兴趣，只是继续说道：“你显然从未见过死亡之翼的杀戮，否则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也许你说得没有错。”第五名成员发言了，看上去，他似乎是一名精灵，但他的面容隐没得比刚才那场暴风雨还要快，“如果是这样，这件事的确需要重视，但我们现在根本无暇去关心这件事。如果死亡之翼真的还活着并且试图报复他的同类，那么这只会对我们有好处。毕竟阿莱克丝塔萨还是龙喉氏族的俘虏。数年来，那些兽人正是利用她的后代对联盟造成了无数流血的灾难。难道我们这么快就忘记了库尔提拉斯第三舰队的悲剧吗？我相信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绝不会忘记。那场灾难让他失去了自己的长子和六艘巨舰上

的全部船员。是那些红色猛兽杀死了他们。如果真的是死亡之翼杀了那两头龙，普罗德摩尔一定会为他颁发一枚奖章。”

没有人对这番话表示异议，甚至首先发言的人也保持着沉默。那支强大的舰队只在海面上留下了一些碎木片和几具残破的身体，表明了他们所经受的恐怖杀戮。普罗德摩尔海军上将完全凭借着自己刚强的意志才没有被这场灾难所打垮，而是立刻组织建立了新的舰队，代替被摧毁的舰船，支撑住了战局。

“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我们没有余暇应对这种事，现在还有很多更加迫切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

“你指的是奥特兰克的危机吧，对不对？”留长胡子的法师沉声说道，“为什么洛丹伦和激流堡的小摩擦会比死亡之翼可能重现更加重要？”

“因为现在吉尔尼斯已经完全参与其中了。”

这句话在其他法师之中引发了一阵骚动，甚至连一直没有说话的第六名法师也不例外。稍显肥胖的法师身影向精灵形体的法师靠近一步。“另外两个国家之间的摩擦为什么会和吉恩·格雷迈恩那令人伤心的王国牵扯上关系？吉尔尼斯位于南部半岛的顶端，它距离奥特兰克和联盟的其他国家一样遥远！”

“这还要问吗？格雷迈恩早就想要成为联盟的领袖，他在兽人打到他的城下前一直按兵不动。他怂恿洛丹伦的泰瑞纳斯国王出兵只是为了削弱洛丹伦的军事力量。现在泰瑞纳斯能够维持自己在联盟中的领袖地位，大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努力和普罗德摩尔上将的公开支持。”

奥特兰克和激流堡是两个相邻的王国，从战争爆发起，它们之间便龃龉不断。索拉斯·托尔贝恩曾经以激流堡的全部力量支持洛丹伦联盟。而毗邻卡兹莫丹的山脉王国奥特兰克唯一的明智选择也只有支持联盟的行动。没有人能够质疑托尔贝恩麾下武士们的决心。如果不是他们，兽人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就会攻占联盟的许多疆土，那样的话，整场战争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的结局也一定会残酷得多。

而另一方面，奥特兰克尽管满口勇气与正义，却并不急于派出自己的军队。就像吉尔尼斯一样，它只为联盟提供了象征性的援助。不同的是，吉恩·格雷迈恩保存实力是出于自己的野心；而传闻说国王匹瑞诺德退缩不前只是因为内心中的恐惧。肯瑞托早已开始怀疑奥特兰克的匹瑞诺德和毁灭之锤达成了私下交易，好在联盟被部落无休止的攻击所摧毁时为自己铺好一条退路。

这种恐惧最终促使匹瑞诺德背叛了联盟，幸好他这种卑鄙的行径并没有得逞。泰瑞纳斯得到消息，迅速派遣洛丹伦军队进入奥特兰克，宣布对这个国家进行军事管理。在战局紧张的时刻没有人会反对这一行动。激流堡对此更是毫

无异议。而现在，和平降临，索拉斯·托尔贝恩认为激流堡的巨大牺牲应该得到补偿，于是他提出激流堡应该接管那个叛变邻国的整个东部区域。

泰瑞纳斯却不这样认为。他还无法决定是应该将奥特兰克并入自己的王国，还是为这个国家推立一位更加合适的新君主……当然，这位君主应该懂得认真听取洛丹伦的各种建议。不过激流堡在战争中一直都是洛丹伦忠诚坚定的盟友，所有人都知道索拉斯·托尔贝恩和泰瑞纳斯对彼此的欣赏和敬意。而这只是让两位国王之间的政治冲突变得更加令人伤心。

与此同时，吉尔尼斯本来和这场疆域纠纷并没有任何关系。它和西部各国都缺乏往来。肯瑞托和泰瑞纳斯国王都知道，吉恩·格雷迈恩插手这件事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提高自身威望，还很有可能与他扩张王国版图的梦想有关。匹瑞诺德国王的一个侄子在他们的国家背叛联盟之后逃到了吉尔尼斯。有传闻说，格雷迈恩支持他成为匹瑞诺德的继承人。这肯定会让吉尔尼斯从奥特兰克获得它所没有的资源。而那个强大的南方王国还能够以此为借口派遣他的大型舰队驶过无尽之海。这必然又会让库尔提拉斯卷入争端。那个海洋国家对于自己的海上主权有着极强的保护欲。

“这会让联盟分裂……”年轻的女法师喃喃说道。

“现在情况还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精灵法师指出，“但也许不久之后就会如此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对付巨龙。如果死亡之翼还活着，决定再一次展开对阿莱克丝塔萨的仇杀，我个人不会反对他的行为。这个世界的龙还是越少越好。毕竟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听说，”一个听不出音调，也分辨不出性别的声音说道，“精灵和龙曾经是盟军，甚至是互相尊重的朋友。”

精灵转向其余的法师，颀长的身躯仿佛只是一个影子。“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不过是传说而已。我们的体形同样不适合与那些巨大的怪物打交道。”

云团和太阳变成了星星和月亮。第六名法师微微鞠躬，仿佛是在道歉。“看样子，我是听信谣传了。这是我的错误。”

“你认为现在的重中之重是政治危机，这一点很正确。”留胡子的法师用低沉的声音对第五名法师说道，“我同意对此进行优先考虑。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卡兹莫丹发生的事情！无论我对死亡之翼的判断是否有错，只要兽人还控制着红龙女王，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安定就是一种威胁！”

“我们需要向那里派遣一名观察者，”年长的女法师插口道，“必须有人保持对那里的监视，当危险发生时及时向我们报警。”

“但我们可以派谁去？现在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人手！”

“有一个。”第六名法师向前迈出一步。在说话的时候，他的面孔依然被阴影所遮蔽。“罗宁……”

“罗宁？！”长须法师的惊呼声冲口而出，“罗宁！刚刚犯下大错的罗宁？他甚至不适合再披上法师长袍了！他更像是一个危险，而不是希望！”

“他的确很难控制。”年长女法师附和道。

“完全是个不知所以的家伙。”身体发福的法师嘟囔着。

“不值得信任……”

“罪犯！”

第六名法师等到其余所有法师都说过话之后，才缓缓点头道：“他也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唯一能够派出的有能力的法师。而且，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观察任务。他不会靠近任何可能爆发危机的地方。他的责任只是监视情况发展，向我们报告消息。仅此而已。”看到没有人再反对，这名阴影般的法师又说道，“我相信，他已经吸取了教训。”

“我们只能希望如此了，”年长的女法师喃喃地说道，“他也许算是完成了上一个任务，但那让他的大部分同伴都牺牲了性命！”

“这一次，他将单独行动，只有一名向导带领他前往那个联盟控制区的边缘地带。他甚至不会进入卡兹莫丹。只要一个全视球就能够让他从远处看到那里的状况。”

“看起来，这应该很简单，”年轻女法师应和道，“即使对罗宁来说也是如此。”

精灵法师稍一点头。“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议题了。如果我们走运，也许死亡之翼会吞掉罗宁，再被罗宁噎死，这样我们就能一劳永逸地摆脱两个麻烦了。”他扫了一眼其他人，又说道，“现在我必须提醒诸位关注吉尔尼斯对奥特兰克的介入，详细讨论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解决这场危机……”

他已经这样站了两个小时，低垂着头，双眼紧闭，精神集中。在他的周围，只有一片找不到光源的昏暗光线为这个房间提供了模糊的照明，不过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观察。一把空椅子立在他的身旁。在他身后的厚重石墙上挂着一幅织锦——紫色挂毯上以细腻复杂的纹路绣着一只无所不见的黄金眼睛，眼睛下面是三把指向地面的金色匕首。在那场战争中，这幅绣有达拉然纹章的旗帜曾经高高竖立在联盟卫士的队伍中，尽管并非所有肯瑞托的成员都在秉承荣誉的原则履行他们的责任。

“罗宁……”一个平缓僵硬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响彻了整个房间。

顶着火红色茂密头发的法师在黑暗中抬起头，一双绿色的眼眸熠熠生辉。他的鼻子曾经被一名学徒打断。尽管有修复伤损的能力，但罗宁却一直任由它横在那里。尽管如此，他的相貌依然相当英俊，一副强壮整齐的下巴和棱角分明的五官为他增添了特别的魅力。而永远挑起的眉峰让他仿佛总是带着一丝嘲讽和质疑的神情——这副样子也在他的尊长们面前给他惹了不少麻烦。不过他本身的气质倒是很符合这种相貌。当然，大法师们也因此更加反感他了。

罗宁身材瘦高，穿着一袭午夜蓝色的精致长袍，就算是与其他法师相比，他也相当惹人瞩目。尽管在上一个任务中导致了五名同伴牺牲，但他却不像是一个桀骜不驯，胡作非为的家伙。他笔直地站立着，注视着面前的黑暗，等待其他法师从什么方向再次对他说话。

终于，这名红发法师不无急躁地悄声说道：“你召唤我来，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这样的态度于事无补。我也不得不耐心等待，直到别人提起这件事。”一个身材很高，被斗篷和兜帽遮住身体的人影在幽暗的房间中若隐若现——正是肯瑞托六人议会的第六名成员。“所以才一直拖到现在。”

渴望的光芒第一次闪动在罗宁的眼睛里。“那么我的忏悔呢？我的查看期结束了？”

“是的，你已被准许回归我们的行列……前提是你要接受一个任务，并马上开始执行。”

“他们对我真的这么信任，”这名年轻法师的声音中泛起一丝苦涩，“在死了这么多人之后？”

“对于他们来说，你是他们仅剩的人选了。”

“这听起来倒是很现实，我早就应该知道你们会这样想。”

“拿上这些。”阴影中的法师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纤长的手。他摊开的手心中突然闪现出两样烁烁发光的东西——一颗翡翠小球和一只镶嵌着一枚黑色宝石的黄金戒指。

罗宁也以同样的姿势伸出自己的手……那两样东西出现在他的手上。他抓住它们，仔细端详。“我认得这是全视球，不过没有见过这一颗。感觉上它很强大，不过我猜它并不具有攻击性。”

“你很聪明，所以你是我的首要选择，罗宁。你知道这颗球的用处，而这枚戒指能够为你提供保护。你将进入一个有兽人术士出没的地方。这枚戒指会掩护你不被他们察觉。遗憾的是，它也会让我们难以寻找到你。”

“所以我只能依靠自己了。”罗宁给了他的支持者一个讽刺的微笑，“不管怎样，这一次我至少不会拖累别人丢掉性命了……”

“实际上，你不会是孤身一人，至少在前往港口的旅途中不会。一名游侠会护送你。”

罗宁点点头。尽管他显然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护卫，尤其是游侠。罗宁和精灵的关系并不好。“你还没有把我的任务告诉我。”

阴影中的法师向后一靠，仿佛坐进了一张红发年轻法师无法看见的大椅子里。他戴着手套的双手指尖朝上搭在一起，仿佛正在寻找合适的词句。“罗宁，他们对你并不放心。议会中甚至有人在考虑永远将你驱逐出我们的行列。你一定要赢回你的声誉。因此，你必须完美地完成这个任务。”

“听起来，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这任务和龙有关……他们相信，只有你才具备足够的能力，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龙……”罗宁一听到那种巨兽，立刻睁大了眼睛。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相当自负，但他自己也能听出来，现在他说话的口气仿佛变回了一名魔法学徒。

龙……只是提到那些魔法巨兽，绝大部分年轻法师的心中都会充满敬畏。

“是的，龙。”维护罗宁的肯瑞托议员身子向前倾去，“你应该明白这次任务有多么重要，罗宁。除了议会和你本人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这件事。包括为你引路的游侠和你前往卡兹莫丹海岸时乘坐的联盟舰船船长。如果消息走漏，那么一切计划都会破产。”

“那么我到底要做些什么？”罗宁的绿色眼睛闪烁起明亮的光芒。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而它的回报显然也是巨大的——他能够借此返回法师队列，而且肯定会获得相当高的声誉。在肯瑞托，法师晋升的最大助力就是自身的声誉名望，尽管议会中的议员们从不会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

“你要前往卡兹莫丹，”罗宁面前的大法师不无犹豫地说道，“到那里之后，就立刻采取必要的行动，从兽人的手中解救她——红龙女王，阿莱克丝塔萨……”

第二章

温蕾萨不喜欢等待。大多数人都认为精灵拥有冰河一般的耐心，但温蕾萨还很年轻，结束学徒训练成为游侠刚刚一年时间，她的急躁情绪倒是和人类很像。这一次她的任务是护送一名人类法师前往无尽之海东边的一座港口。而她等待那个人类已经有三天时间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对法师的敬意和精灵对人类的敬意也差不多，而这个人类法师现在留给她的印象更是只剩下了恼怒。温蕾萨想去找她的兄弟姐妹，和他们并肩战斗，诛杀仍然在负隅反抗的每一个兽人。那些杀戮成性的怪物只有死掉才不会继续作孽。但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平生得到的第一个正式任务竟然是给一个显然是老朽不堪，可能已经患上健忘症的老人类法师当保姆。

“再等一个小时，”她低声嘟囔着，“再等一个小时，我就走。”

在她身旁，她那匹身材纤细圆润的栗色母马轻轻喷了一声响鼻。她是专属于精灵的坐骑。经过许多代的培养，温蕾萨的同胞们相信这种骏马的素质远远超越了其他马匹。这匹母马很合主人的心意。她发出低声的嘶鸣，游侠温蕾萨立刻从地上一跃而起，手中长弓已经搭好了箭。

她周围的森林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危险的迹象。这里是洛丹伦联盟控制区深处，温蕾萨相信不会有兽人或者巨魔在这里活动。她朝不远处的小客栈瞥了一眼。那是她和人类法师约定的会面地点。除了一个正在搬运干草的马童之外，她什么都没有看到。不过这名精灵没有放下手中的弓箭。她的坐骑发出的声音表明附近一定潜藏着什么麻烦，也许是强盗？

游侠环视四周。风将一缕银白色的长发吹到她的面庞上，但这并没有遮挡她敏锐的目光。她那一双杏仁形状的眼眸映射出最纯粹的晴空碧蓝之色，哪怕是叶片最细微的抖动也逃不过这双眸子的监视。从她浓密的秀发中伸出来的两只长长的尖耳朵甚至能够捕捉到附近花瓣上蝴蝶降落的声响。

但她还是找不出自己的坐骑发出警告的原因。

也许她已经吓退了藏身在附近的恶人。温蕾萨知道，他们精灵的样子对人类很有压迫感。她要比大部分人类都高，穿着齐膝高的皮靴，森绿色的长裤和衬衣，披一件橡树色的旅行斗篷。几乎延伸到臂肘的手套保护着她的双手，同时丝毫不会妨碍她使用长弓和挂在腰侧的佩剑。她的衬衣外面是一副牢固的胸

甲，贴合地包裹住她窈窕纤细的身躯。客栈里有一个当地人曾经想要轻薄于她，不过那家伙显然是喝醉了，所以只看到了温蕾萨娇美的容貌，却没有注意到她的满身戎装，于是温蕾萨拧折了他的几根手指。

母马再次喷出鼻息。游侠瞪了她的坐骑一眼，训斥的话已经到了唇边。

“我想，你就是温蕾萨・风行者吧。”一个低沉悦耳的声音突然从温蕾萨没有注意到的另一侧传来。

不容他继续多说，温蕾萨用箭头瞄准了陌生人的喉咙。如果这时温蕾萨手指一松，这个人的脖子肯定会被她的利箭穿透。

但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对于面前致命的威胁却仿佛完全无动于衷。温蕾萨开始上下打量突然出现在面前的这个人类。她明白，这个不速之客一定是她正在等待的法师——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她的坐骑会有反应，她自己却没有察觉到这个人的出现。而她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是与这样一个人同行，那么这次任务也许不会那么令人不快。

“你就是罗宁？”游侠终于开了口。

“和你预料中的不一样？”男性人类露出一个稍带揶揄意味的微笑。

温蕾萨放下弓箭，略微放松了一些。“他们说会有一名法师来找我，仅此而已，人类。”

“他们告诉我会有一个精灵游侠等我，就是这样。”罗宁瞥了温蕾萨一眼，几乎让精灵再次举起弓箭，“那么，我们在这件事上算是扯平了。”

“不算。我在这里等了整整三天！宝贵的三天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

“匆忙不会有好处。有些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法师只回了这么一句。

温蕾萨不打算继续争吵下去。就像大多数人类一样，这个家伙关心的只有他自己。精灵游侠只能庆幸自己不必继续等下去。但她还是禁不住感到惊讶，联盟中有这么多像罗宁一样的家伙，究竟是怎么战胜部落的？

“听着，如果你想要前往卡兹莫丹，那我们最好立刻出发。”精灵向身后的人类瞥了一眼，“你的坐骑在哪里？”

她以为这个人类会说自己没有坐骑，而是利用强大的魔法力量传送到了这里……但如果真是这样，罗宁恐怕就不需要在她的引领下前往港口，登上航船了。作为一名法师，这个红发男人无疑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但他一定也有自

己的极限。温蕾萨对这个任务几乎一无所知，但她怀疑即使像罗宁这样能力非凡的人，也要竭尽全力才能活下来。卡兹莫丹不是一片欢迎外来者的土地。许多勇者的头颅都成为盘踞那里的兽人们帐篷上的装饰品。她甚至听说，那片天空有巨龙往复巡逻。就算是温蕾萨在前往那里的时候也会率领一支军队。她不是懦夫，但她也不是傻瓜。

“我把它拴在客栈的马槽旁边让它喝些水。今天我骑着它赶了很远的路，美丽的女士。”

人类法师的用词仿佛是在奉承温蕾萨，但温蕾萨还是察觉到了他语气中那一丝嘲弄。精灵游侠努力压下怒火，牵起自己的坐骑，收好弓箭，准备上马赶路。

“我的马需要再休息几分钟，”法师说，“我也要休息一下。”

“你很快就能学会在马鞍上睡觉了……我会在开始掌控速度，让你的马在慢跑中恢复体力。我们已经等待太久了。即使是库尔提拉斯舰队也没有几艘船愿意只为了一个法师的观察任务就前往卡兹莫丹。如果你不尽快到达港口，他们也许会找到更加重要，又不太可能让他们送掉性命的任务。”

让温蕾萨稍稍松了一口气的是，罗宁没有再做争辩，而是紧皱着眉头朝客栈走去。温蕾萨看着他一步步走远，希望在这段不算很长的旅途中能控制住自己，不要一时冲动把这个家伙插在自己的剑刃上。

这名人类法师的任务也让她颇为怀疑。的确，盘踞在卡兹莫丹的兽人和他们所控制的巨龙对于联盟还有不小的威胁，但联盟在那一地区已经部署了更加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温蕾萨怀疑罗宁的任务中一定还有更加重要的内容，否则肯瑞托绝不会让这个傲慢的法师冒这么大的风险。肯瑞托在选中这个家伙的时候真的有经过深思熟虑吗？一定有人比他能力更强——也更值得信任吧？温蕾萨越来越觉得这名法师给她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如果自己跟着他，那自己的人生一定会遭遇一场很大的麻烦！

精灵游侠只能耸耸肩，努力甩掉这些莫名其妙的烦恼。肯瑞托在这件事上已经做出决定，联盟显然也同意了他们的方案，否则她就不会被派来为罗宁引路了。现在她应该将一切疑虑放到一旁。她的任务就是将这个家伙平安送到船上去，然后温蕾萨・风行者就能够去真正需要自己的地方了。在那以后，罗宁会做什么，或者不会做什么和她就没有半点关系了。

他们一同行进了四天，一路上除了一些恼人的虫子以外，他们没有遭遇任何真正的危险。如果换作是其他时候，这样的旅行倒真可以说得上是轻松惬意，只不过罗宁和他的向导在这四天里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法师对于这种尴尬的情形并不在意。他的精神全都集中在即将面对的危险任务上。联盟舰船将他送到卡兹莫丹岸边以后，他就必须孤身一人进入兽人盘

踞的危险地带，更何况那里还会有被兽人控制的巨龙在天空巡逻。罗宁从来都不是懦夫，但他也不想在痛苦的折磨中慢慢死去。他在肯瑞托议会中的支持者已经向他提供了关于龙喉氏族活动的最新情报，告知罗宁，黑色凶兽死亡之翼还活着，而龙喉兽人也正因此戒备越发森严。

尽管任务看起来危险重重，罗宁却丝毫没有退缩的想法。这个机会不仅可以让他赎罪，更有可能让他恢复在肯瑞托中的名誉。仅凭这一点，他就会永远对他的那位支持者感激涕零，尽管现在他只知道他的恩人的名字是克拉苏斯。这肯定不是那位大法师真正的名字，对于那些议会中的统治者而言，使用别称并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肯瑞托议会的大法师们都是被秘密推选出来的，只有他们的追随者才清楚他们真正的身份，有时他们甚至会对自己的爱人隐瞒自己的秘密。罗宁的支持者在对他说话时也不一定会使用自己真正的嗓音……所以罗宁甚至不敢肯定他一定是一位男性。

罗宁能够猜出一些核心成员的真实身份，但克拉苏斯到底是谁，就连被他选中的这个聪明的任务执行者也不知道。不过实际上，罗宁并不在意克拉苏斯的真实身份。这名年轻的法师现在一心只希望成就自己的梦想。

但如果罗宁没办法登上航船，那些梦想就要永远留在遥远的彼岸了。他在马鞍上向前探身，开口问道：“距离哈斯克还有多远？”

温蕾萨头也不回地冷冷答道：“至少再走三天。不必担心，我们的速度能够让我们按时到达港口。”

罗宁靠回身子。这是他们今天第二次交谈。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够比一个精灵旅伴更糟糕，那恐怕就是一个沉闷的白银之手骑士了。这些骑士永远都是那样谦恭有礼，但他们也总是清楚地表明——他们认为魔法绝非正途，又总是伴随着邪恶，是一种让他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罗宁上次遇到的白银之手骑士还郑重其事地告诉罗宁，他相信法师死后，灵魂将堕入恶魔藏匿的黑色深渊，无论罗宁的灵魂曾经多么纯洁，都难以逃脱这样的下场。

黄昏将至，太阳缓缓沉入树梢，在树林中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罗宁本希望在天黑前到达这片森林的边缘，但很明显，他们的速度没有那么快。这名法师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心中默默回想这一地区的地图，竭力确认他们当前的位置，暗自思忖他的旅伴是否可以履行承诺，让他及时登船。在与温蕾萨会合的时候，他的确是迟到了，但这是无法避免的。他必须筹集这一路上必需的物资。现在他只能希望自己耽误的时间不会毁掉整个任务。

解救红龙女王……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让人感到不真实，执行这个任务的人只有死路一条。但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罗宁自己就曾经提出过这个建议。很

明显，如果红龙女王得到解放，那些残存的兽人会失去一件最有力的武器。但更明显的是，以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个任务绝非轻易能够完成的。

罗宁知道，议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希望他的任务失败。他被他们看作是肯瑞托历史上的一个污点，除掉他，他们也就能将这个污点抹去了。这个任务几乎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他成功了，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如果他失败了，他们反而会松一口气。

至少他能够信任克拉苏斯。那位大法师一找到他，就问这名年轻法师是否仍然有自信去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除非阿莱克丝塔萨得到解救，否则龙喉氏族将永远占据卡兹莫丹。而只要那些兽人仍然在那里高举着部落的大旗，现在还遭到联盟囚禁的兽人们就有可能重新集结到他们的旗下。没有人希望战端再起。现在联盟内部已经爆发了太多的冲突，足够每一个人忙活了。

一阵短暂的雷声扰乱了罗宁的沉思。他抬起头，却发现天空中只有几缕棉絮一样的白云。红发法师皱皱眉，将视线转向精灵，想要问问她是否也听到了雷声。

一秒钟之后，一阵更加可怖的“隆隆”声让罗宁绷紧了全身每一根肌肉。

与此同时，温蕾萨突然向他扑来。罗宁完全不知道这名游侠是什么时候在马鞍上朝他转过身的。

一片巨大的影子覆盖了他们。

游侠和法师撞在一起。精灵铠甲的重量迫使他们一同从罗宁的马上掉了下去。

震耳欲聋的咆哮声震撼着森林。强大的力量如同龙卷风一般撕裂大地。法师撞到坚硬的地面，还没有从疼痛和震惊中恢复过来，就听到他的坐骑发出一阵短暂的嘶鸣。但只是一眨眼，马嘶声便戛然而止。

“趴下！”温蕾萨在强风和咆哮声中喊道，“趴下！”

但罗宁还是努力拧转身子，向天空望去——他看到了地狱般的情景。

一头红色巨龙充满了他眼前的天空。龙爪中握着他的坐骑残破的尸体，还有他精心挑选、价值不菲的旅行物资。猩红色的巨兽一口就吞下了剩下的马尸，而它的眼睛已经盯住了地上那两个可怜的小生物。

一个绿皮怪物正骑在这头巨兽的肩膀上，他的口中长着獠牙，手里握着一柄看上去几乎和罗宁一样大的战斧，用一种凶恶的语言发出吼叫，同时伸手指向罗宁，仿佛在对巨龙下令。

巨龙张开大口，伸出利爪，猛然向罗宁扑来。

“再一次感谢您拨出宝贵的时间，陛下。”身材颀长的黑发贵族用一种充满力量和知性的声音说道，“也许我们能够解决这场危机，以免您的成就毁于一旦。”

“如果能够如此，”对面的老者留着长须，身穿表明高贵身份的金白两色华美长袍，“洛丹伦和联盟都将对你不胜感激，普瑞斯托大人。我相信全都是因为你的努力，吉尔尼斯和激流堡才能够看清事实。”洛丹伦国王泰瑞纳斯绝非身材单薄之人，但他在这名魁梧的黑发人面前依然会有一点压迫感。

这个年轻人微微一笑，露出一副洁白锃亮的牙齿。泰瑞纳斯觉得自己可能找不到比这位普瑞斯托领主更加仪容华贵的人了。他留着精心修剪的短发，剃净了胡须的脸上有着雄鹰一样的五官。这副面孔让宫廷中的许多女人都为之侧目。他甚至比联盟中的任何一位王子更像王子。奥特兰克事件中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接纳他，听取他的建议，甚至吉恩·格雷迈恩也不例外，这丝毫不让泰瑞纳斯感到惊讶。普瑞斯托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气质，让那位吉尔尼斯的统治者竟然罕见地露出了微笑——泰瑞纳斯的外交官在向他报告这件奇事的时候，脸上还带着吃惊的表情。

作为一名在五年前还不曾有人听说过的年轻贵族，这位洛丹伦国王的客人已经迅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普瑞斯托来自洛丹伦最偏僻的山区，却能证明自己拥有奥特兰克皇室的血统。他所统领的那一小片土地在战争中被一头龙摧毁了。这让他不得不徒步来到王国首都，甚至连一名仆人都没有。他曾经遭受的磨难和他在洛丹伦的迅速崛起让他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更重要的是，他的建议多次为国王提供了帮助，其中就包括帮助这位已经渐渐苍老的国王在对奥特兰克国王匹瑞诺德的处置上争取有利的态势。实际上，普瑞斯托正是在这场危机中左右局势的决定性因素。是他给予了泰瑞纳斯所需要的鼓励，促使国王牢牢抓住对奥特兰克的控制权，并在那里颁布了军管法令。激流堡和其他王国都明白，必须对背信弃义的匹瑞诺德采取行动，但他们无法容忍洛丹伦在战争结束之后继续控制那个山地王国。最终还是突然出现的普瑞斯托向他们做出了可信的解释，让他们最终能够接受这个决定。

最近，已经上了年纪却依然健壮的洛丹伦国王正在考虑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就算是他面前的这个聪明人听了之后大概也会感到惊讶。泰瑞纳斯拒绝将奥特兰克交给匹瑞诺德的侄子，因为那个人背后的支持者是吉尔尼斯。同时他认为将这个国家分为两半，由洛丹伦和激流堡各自吞并也不是好办法。这样处置会同时引来吉尔尼斯和库尔提拉斯的愤怒。而由洛丹伦完全吞并奥特兰克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但如果将那片土地交给一个有能力、又受到所有人钦佩的人管理呢？一个已经向众人表明心迹，只愿实现和平与统一的人？一个才干非凡的管理者，泰

瑞纳斯国王相信他注定会成为洛丹伦真正的盟友，他们将建立起牢固的友谊……

“不，说实话，普瑞斯托！”国王伸手拍了拍比自己更高的领主的肩膀。普瑞斯托身高将近七尺，身材匀称，但绝非消瘦。他穿着合身的蓝黑亮色军装，看上去完全是一名军中的英雄。“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并且应该得到相应的奖赏！相信我，我不会忘记你在这件事中付出的辛劳！”

普瑞斯托的脸上显出一丝光彩。他可能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得到一小片封地了。泰瑞纳斯决定让这个男孩保留这个小梦想。当洛丹伦的君主提议他成为奥特兰克的新君主的时候，这个男孩脸上的表情一定会非常有趣。并非每天都会有一个人成为国王……当然，除非他们有王位可以继承。

泰瑞纳斯光荣的客人向国王敬礼，又优雅地鞠了一躬，随后便从王座大厅中退了出去。普瑞斯托离开之后，这位长者不由得皱了皱眉头。没有了那个年轻贵族，他觉得眼前的丝绸帘幕，黄金枝状吊灯，甚至是纯白色的大理石地板都不足以让这个房间明亮起来了。在那些聚集在他的宫廷中，看上去令人生厌的臣仆中间，普瑞斯托实在是太耀眼夺目了。任何人都会信任他、尊敬他，将所有事情交托给他。泰瑞纳斯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更像普瑞斯托一些。

国王揉搓着生满胡须的下巴。是的，那个完美的人将会重建那个山地国家的荣耀，同时让联盟各成员之间恢复和睦。联盟需要新鲜强壮的血液。

泰瑞纳斯认真考虑着未来，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佳莉娅还是一个孩子，但肯定再过不久就会出落成一个美人。也许有一天，如果情况顺利，他能够和普瑞斯托通过一场联姻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友谊和盟约。

是的，他现在就要去和他的大臣们谈一谈，向他们叙述自己对王室的设想。泰瑞纳斯确信，他们会同意他的决定。他还没有见过不喜欢这名年轻贵族的人。

奥特兰克的普瑞斯托国王。泰瑞纳斯完全能够想象他的朋友在得知自己获得了怎样的奖励时，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您的脸上带着微笑的影子——是不是有人经历了恐怖、残忍、血腥的死亡？”

“收起你的俏皮话吧，克里尔。”普瑞斯托领主一边回答，一边关上身后的大铁门。这幢老房子是泰瑞纳斯国王为这位落难领主提供的临时住所。他们头顶上方的阁楼里，普瑞斯托挑选的仆人们正警惕地观察周围，以免有不请自来的访客突然闯入。他们的主人有重要的事务。尽管这些仆人全都不知道下面的房间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但他们知道，如果主人受到打扰，他们的性命就难以保全了。

普瑞斯托不认为现在会有什么人来找他，而且他相信那些男仆为了执行他的命令都会不惜一死。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法术和施加给国王与那些宫廷臣僚身上的法术略有不同。国王和大臣们对他只有钦佩与赞赏，而这些仆人现在根本不会有任何多余的想法。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将这种法术运用得非常纯熟了。

“向您致以最谦恭的歉意，欺诈王子！”他面前这个矮小干瘦的家伙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他的语调显得顽皮而又疯狂，听起来很不像人类的声音——这并不奇怪，普瑞斯托的同伴是一名地精。

这名地精的头顶只能勉强碰到黑发贵族的腰带扣。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瘦小的翠绿色生物是软弱而且愚蠢的。然而，现在这名地精的脸上满是狂妄的笑容，他露出长而锋利的牙齿，以及一条血红色的，几乎有些分叉的舌头。一双细长的黄色眼睛里看不到明显的瞳仁，闪烁的目光显得格外欢快，不过这种欢快更像是来自于将实验的昆虫翅膀或动物肢体扯断的疯子。一段暗棕色的长毛从这个地精的颈后竖起，一直延伸到他宽阔的额头上，仿佛一个宽大的头冠。

“不过现在还没有理由庆祝。”这个地下房间曾经只是存储物资的仓库，地底的凉爽能够让排排酒架上的葡萄酒保持合适的温度。不过现在，克里尔使用了一点工程学手段，让这个宽敞的房间的温度仿佛落进了一个正在喷发的火山口里。

对于普瑞斯托领主来说，这才是家的感觉。

“要庆祝一下吗，充满诡计的主人？”克里尔尖声笑了起来。克里尔总是喜欢尖声大笑，尤其是当肮脏的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这个翠绿色的怪物最热心的两件事情就是实验和制造混乱。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将这两件事一同进行。实际上，这个房间的后一半摆满了长桌、瓶子、药粉、奇异的器械和这个地精的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藏品。

“是的，庆祝吧，克里尔。”普瑞斯托那一双乌木色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地精，目光仿佛能够穿透地精的身体。克里尔脸上的笑容和嘲弄突然消失了。普瑞斯托问道：“你一定很想加入这场庆祝吧，是吗？”

“是……的，主人。”

身穿军装的贵族沉默片刻，呼吸着令人窒息的空气。一种放松的表情出现在他棱角分明的五官上。“啊，我是多么想念……”他的面色突然变得冷峻，“但我必须等待。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才能行动，对不对，克里尔？”

“您说得没错，主人。”

阴险的微笑回到了普瑞斯托的脸上。“知道吗，你可能正在看着新的奥特兰克国王。”

地精细瘦却肌肉发达的身躯几乎一躬到地。“国王万岁，死……”

一阵金属摩擦声让两个人全都向普瑞斯托的右边看去。这阵声音来自于一个通风竖井。转眼间，一个比克里尔更矮小的地精从那里面探出头来。这个小东西敏捷地钻出通风口，朝克里尔跑过来，一张丑脸上充满了恶意的愉悦神情。但迎上普瑞斯托犀利的目光，这个地精也马上严肃起来。

新出现的地精冲着克里尔的大尖耳朵悄声说了些什么。克里尔吸了一口冷气，便漫不经心地摆摆手，示意小地精可以离开了。小地精立刻又消失在了通风口里。

“出什么事了？”黑发贵族的话音依然保持着顺畅平静，但很明显，克里尔必须立刻做出回答。

“啊，仁慈的主人，”疯狂的微笑再一次出现在克里尔残忍的脸上，“看样子，好运在今天和您站到了一起！也许您应该考虑一下去赌上两把？群星的光辉一定已经笼罩了您……”

“到底出什么事了？”

“有人……有人正企图释放阿莱克丝塔萨……”

普瑞斯托一下子愣住了。面对一动不动紧盯自己的领主，克里尔不由得缩成了一团。没错，地精想到，这次自己真的是难逃一死了。真可惜。他还有好多实验想做呢，还有好多种爆炸没有测试过……

就在这时，他面前俊美高大的黑发男人突然大笑起来。这笑声浑厚阴沉，完全不像是自然生物发出的。

“完美……”普瑞斯托领主在笑声中有些吃力地说道。他伸出双臂，仿佛要抓住空气。他的手指长得不可思议，像是两只爪子，“太完美了！”

他继续大笑着。在震耳欲聋的笑声中，地精克里尔一步步向后退去。主人这种奇怪的反应让他感到有些吃惊。他不由得微微摇晃起了脑袋。

“他们还说我是疯子呢。”地精喃喃地悄声说道。

第三章

整个世界充满了火焰。

温蕾萨不停地咒骂着。在猩红巨兽突然喷出的烈焰中，她不得不和那个法师分开逃命。如果罗宁一开始没有耽搁那三天时间，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达了哈斯克，她应该已经和这个法师告别了。而现在，他们很可能都要和自己的生命告别了……

温蕾萨知道，卡兹莫丹的兽人一直都会派遣巨龙到已经趋于和平的地方制造破坏。但为什么她和这个法师会如此倒霉，恰好遇上一头龙？这些日子里，龙的行踪已经越来越罕见了。而洛丹伦的国土是相当辽阔的。

她向罗宁瞥了一眼。法师已经钻进了森林深处。当然，巨龙的攻击一定和法师有关系。巨龙的感知力比精灵更强，有人说，它们甚至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嗅到魔法。会发生这种灾难全都是那个法师的错。兽人和他的龙一定是来找他的。

罗宁显然也有相同的想法。他正以最快的速度跑出温蕾萨的视野，冲进与精灵方向相反的丛林中。游侠哼了一声。法师从来都不擅长在前线作战，他们喜欢从远处或者背后发动攻击，但是当他们必须直面敌人的时候……

显然，一头龙无疑是强大的敌人。

龙正转向那个行将消失的人类。尽管对这个人类没什么好看法，但温蕾萨不想让他就这样死去。银发游侠向周围扫了一眼，却看不出自己如何能援助罗宁。她的坐骑也被龙抓走了，她所喜爱的长弓还挂在马背上。现在她只剩下了腰间的佩剑，这种武器是不可能用来对抗一头洪荒巨兽的。温蕾萨拼命在身边寻找可以使用的武器，却一无所获。

现在她没有什么选择了，作为一名游侠，她不可能这样轻易让无辜者受到伤害。现在要救罗宁的命，她只能想到一个办法。

精灵从藏身之处跳出来，挥舞着手臂喊道：“这里！来啊，蜥蜴种！来啊！”

但那头龙根本没有听见她的喊声（这时温蕾萨才终于能够确定，那是一头公龙）。那头龙的注意力全在它身下正在燃烧的森林上。在那片火海之中，罗宁正在挣扎求生。而龙的目的显然是要确保他死在这里。

精灵游侠咒骂着环顾周围，找到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她要做的事情对于人类而言几乎不可能完成，但这对于她来说她应该还是能够做到的。温蕾萨只希望自己的手臂还能像几年以前一样有力量。

她扬起身，将那块石头直接朝红色巨兽的头上掷了过去。

本来她已经计算好了距离，但龙突然移动了位置。片刻间，温蕾萨以为自己的石头要抛空了。不过尽管这块石头没有击中龙的头部，却还是落到了它的皮翼尖端。温蕾萨当然不奢望能够打伤那头巨兽——一块小小的石头在坚硬的龙鳞面前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武器。她只希望这样能够吸引那头龙的注意力。

她做到了。

巨大的龙首立刻朝她转了过来。巨龙恼怒地咆哮一声。它背上的兽人则叫嚷了几句意义不明的话。

宽阔的双翼骤然一振，巨龙调转方向，朝温蕾萨扑来。精灵游侠成功地将敌人的注意力从倒霉的法师那里吸引了过来。

现在该怎么办？游侠带着责备的意味问自己。

她转身就跑。但她很清楚，自己绝不可能跑得比追杀她的巨兽更快。

她头顶的树梢上爆发出火焰。巨龙的阴影覆盖了地面。燃烧的枝叶在她身旁纷纷坠落，切断了她的逃亡路线。温蕾萨毫不犹豫地转向左侧，在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树木中间全力奔跑。

你死定了！她对自己说，全都是为了那个没用的法师！

震耳欲聋的吼声让温蕾萨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红龙已经追上来了，甚至正伸出一只利爪，准备将逃窜的游侠一举擒获。

温蕾萨想象着那只爪子会将她捏碎，或者把她塞进巨兽的大口中——那种结局只会更加可怕。她会被嚼成肉泥，或者被整个吞进巨龙的肚子里。

就在死亡距离她只有几寸远的时候，那头龙突然收起爪子，开始在半空中扭动。他的爪子抓挠着自己的身躯——四只爪子全都被他用上了，就如同……就如同这头巨兽正承受着极为痛苦的搔痒。龙背上的兽人努力想要控制住巨龙，但他就像龙身上的一只跳蚤。红色巨兽显然已经不再服从他的命令了。

温蕾萨停下来，愣愣地看着这一幕。她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景象。巨龙翻腾拧转，拼命想要缓解自己的痛苦。它的动作变得越来越疯狂。龙背上的兽人驭手几乎无法再控制它了。精灵游侠不禁为之好奇，到底是什么让这个怪物这样……

她悄声说出了答案：“罗宁？”

仿佛说出他的名字是种召唤一般，那名法师如同幽灵般出现在温蕾萨的面前。他火红色的头发披散下来，深蓝色的长袍破了好几个洞，沾满烂泥。但他似乎这一切毫不在意。

“我想，趁着还有机会赶快溜走应该是一个好选择，对不对，精灵？”

温蕾萨不需要他再多说什么了。这一次变成了罗宁带路。法师显然是利用了某种魔法技巧引领他们走过了火蛇乱舞的森林。身为游侠的温蕾萨相信自己也不可能做得更好，在踏上罗宁所选择的道路之前，她甚至看不出路径。

与此同时，那头巨龙一直在他们头顶上方剧烈翻滚，撕扯着自己的皮肤。温蕾萨向上瞥了一眼，发现巨龙的身上竟然出了血。能够破开龙鳞的东西并不多，而龙爪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几样东西之一。这时温蕾萨已经完全看不见那个兽人了，想来那个口生獠牙的战士一定是失手从龙背上摔了下来。对于那个家伙，温蕾萨没有半点同情。

“你对那头龙做了什么？”她终于缓过气来，便立刻问道。

罗宁正忙着找路要从燃烧的森林里冲出去，甚至没有看温蕾萨一眼。“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不应该只是遇到这么一点麻烦！”

法师的声音听起来很是气恼，但游侠还是对他肃然起敬。正是这个人类让他们险死还生，现在他还在带她逃出这个危险的地方。

他们身后，巨龙正在向全世界发出暴怒的咆哮。

“法术效果会持续多久？”

罗宁终于停下脚步，看了她一眼。这一眼让温蕾萨非常不安。“不会很久……”

他们以加倍的速度向前狂奔。火焰出现在每一个他们想要拐弯的地方。他们终于冲到了烈火的边缘，一头扎进一片只有黑色浓烟的区域。但仅仅是遮天蔽日的烟尘也足以要他们的命。两个人都感到一阵窒息，只能踉踉跄跄地向前寻找有风的路径，希望能够躲开黑烟和烈火。

这时，又一声咆哮让他们全身颤抖。这一声龙吼中不再有痛苦，而是充满了愤怒和复仇的欲望。法师和游侠都转过头，向远方天空中的红色巨兽望去。

“法术失效了。”罗宁喃喃地说道。他这句话实在是多余。

法术不但失效了，而且温蕾萨能够看出来，那头龙很清楚是谁要为他受到的苦楚负责。巨龙扇动宽大的双翼，以毫厘不差的准头向他们冲来，要让他们立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你还有这样的法术吗？”温蕾萨一边跑一边喊。

“有是有！但我不能在这里使用它！它会把我们也都卷进去的！”

难道龙会放过他们吗？精灵只希望这个法师能够在他们变成龙嘴里的肉饼之前先施放出一些足够致命的法术来。

“还有多远……”法师喘息着问道，“还有多远能到哈斯克？”

“太远了。”

“路上还有其他村镇吗？”

温蕾萨竭力思考。她想起一个地方，但她记不清那里的名字和方向了。她只知道，那里距离他们大约有一天的路程。“有是有，但……”

龙吼声再一次让他们颤抖。一片阴影掠过他们的头顶。

“如果你还有其他法术，我建议你现在就使出来。”温蕾萨再一次想念起她的长弓。如果有那件武器，她至少可以尝试攻击龙的眼睛。如果眼睛受伤，这个怪物可能会因为震惊和疼痛逃走。

罗宁突然停住脚步，转头凝视那恐怖的威胁。温蕾萨一头撞进他的怀里，差一点让两个人都倒在地上。罗宁抓住她的手臂——温蕾萨从没想过一名法师竟然能有这么大的力气。这时，她被罗宁拽到了一旁。法师的一双眼睛里闪耀起明亮的光芒。温蕾萨听说过，当法师准备施放强大的法术时就会是这种样子，但她从来没有见过。

“祈祷这不会波及我们吧。”罗宁喃喃地说道。

他的双臂伸向天空，两只手直指红色巨龙。

温蕾萨听到罗宁用一种她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念诵咒语。看上去，这名高个子法师仿佛是要诅咒整片天空。但就在这时，精灵看到了他们恐怖敌人的头顶

上方出现了另一片影子。

狮鹫……鹰首狮身，振翅翱翔的猛兽——他们的背上还有骑手。

温蕾萨拽了一下罗宁的手臂。“什么都不要做！”

罗宁瞪了温蕾萨一眼，但还是点点头。他们两个一同抬头看着充满了他们视野的巨龙。

三头狮鹫突然俯冲到巨龙身边发动突袭。现在温蕾萨能够看清狮鹫背上的骑手了。不过她早就知道他们是谁。只有遥远的鹰巢山的矮人能够驾驭凶猛的狮鹫。鹰巢山距离这里比精灵王国奎尔萨拉斯还要远，但那绝对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高山王国……在天空中，这些技艺高超的武士和他们悍勇的坐骑是巨龙唯一的劲敌。

尽管比红色巨兽小很多，但狮鹫剃刀一般锋利的巨爪可以弥补这种体形上的差距。它们的爪子能够撕裂龙鳞，钢钩一样的长喙更是能深深地插进巨龙的身躯。而且它们在天空中比龙更快，更敏捷，擅长于突然转向发动袭击，这是龙完全无法匹敌的。

狮鹫背上的矮人骑士也绝非仅仅指挥坐骑的驭手。这些高山矮人要比他们习惯于在地面生活的亲戚更高也更瘦，不过同样拥有发达的肌肉。在空中巡逻的时候，他们最常用的武器是传奇的风暴之锤，不过这三名骑士紧握在手中的是巨大的双刃战斧，加长的斧柄让他们能够更加轻松地挥舞这些武器。打造斧刃的材料是一种精金，它们甚至能够切开巨龙头上的坚甲和硬骨。有传闻说，伟大的狮鹫骑士库德兰曾经用这种战斧一斧劈死过一头巨大的恶龙，那头龙肯定要比现在天空中的这头大得多。

新出现的猛兽伸展羽翼，环绕它们的敌人飞行，迫使红龙不断转向，以抵挡它们随时会发动的攻击。兽人们早就知道要小心狮鹫，但现在这头红龙丢掉了自己的骑手，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矮人们立刻占据了优势，驾驭他们的坐骑上下翻飞，让巨龙越来越焦躁愤怒。矮人的长胡子和束在脑后的头发在风中狂乱飞舞，尽管面对着可怕的威胁，他们却全在放声大笑。响亮的笑声刺激着巨龙，让它越来越沉不住气。巨龙胡乱地发动攻击，喷出一股又一股无用的龙息。

“他们已经让它彻底乱了阵脚。”温蕾萨明白矮人的战术，“他们知道，它还很年轻，脾气火爆，不懂得遵循战略！”

“我们可以趁机逃走。”罗宁说道。

“他们也许会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还有任务要完成，”罗宁的面色沉了下来，“而且他们对战局控制得很好。”

的确如此。尽管那些狮鹫骑士至今为止还没有进行一次真正的攻击，但胜利明显是属于他们的。三名骑士一直在围绕红龙飞行，而红龙现在似乎已经有些头晕了。它努力瞄准一只狮鹫，却立刻遭到另外两只狮鹫的骚扰。只有一次，火焰差一点碰到了这些身覆羽毛的敌人。

一个矮人突然挥起了手中的大斧，斧刃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的坐骑再一次向红龙扑去，迅速逼近了龙的后脑。此时，这只狮鹫突然加速。

利爪刺入龙颈，撕下一片鳞甲。就在疼痛刚刚进入巨龙的意识时，矮人的大斧已经狠狠落下。

斧刃切入巨龙的身体，伤口不足以致命，但也让这头龙发出了痛苦的尖号。

红龙本能地转过身，翅膀出其不意地挥中了矮人和狮鹫。一人一兽失去控制，翻滚着飞了出去。矮人努力抓紧缰绳，但他的战斧脱手落向了地面。

温蕾萨下意识地朝战斧掉落的方向跑去。罗宁伸出手臂拦住了她。“我说过，我们要走了。”

精灵游侠很想和罗宁争论。不过她又向天空中的战场瞥了一眼，知道自己现在实在是没什么用处。受伤的龙正向高处飞去。而狮鹫骑士依然紧追不舍。就算是拿到斧头，温蕾萨也不可能加入战斗。

“好吧。”精灵终于嘟囔了一声。

他们一同快步向远处跑去。温蕾萨开始再一次凭借自己的知识寻找正确的道路。在他们身后，龙和狮鹫已经变成了天空中的几个黑点。它们在上升的同时也在迅速朝远处飞去。

“真奇怪……”温蕾萨听到法师在悄声嘟囔。

“什么？”

法师愣了一下。“你的耳朵原来不只是好看啊。”

这种嘲讽让温蕾萨怒火攻心，不过她还听过更糟糕的话。人类和矮人都非常嫉妒外形优秀的精灵，常常会故意嘲笑精灵细长的尖耳朵。有人曾经将温蕾萨的耳朵说成是驴耳朵、猪耳朵，最恶劣的家伙甚至会用地精的耳朵和她相

比。温蕾萨从没有对说这种话的人们拔出过武器，但她经常会让他们为自己的不当言辞而深感后悔。

法师眯起了他翡翠色的眼睛。“如果这样的话冒犯了你，我很抱歉。我没有那样的意思。”

温蕾萨对法师是否诚实表示怀疑。不过她知道，自己必须接受这个人类无力的道歉。她压下心中的怒火，再次问道：“你觉得什么很奇怪？”

“那头龙为什么出现得这么及时？”

“你也许还应该问一问，那些狮鹫又是从哪里来的。它们出现得更加及时。”

罗宁摇摇头。“有人看到了龙，发出警报。狮鹫骑士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他又思考了一下，“我知道龙喉氏族现在相当疯狂，他们要召集其他继续顽抗的兽人氏族，甚至打算将战俘营里的兽人救出去。但这些都无法解释龙在这里的出现。”

“谁能知道兽人在想些什么？这显然是一次随意的破坏行动。这已经不是联盟第一次遭到攻击了，人类。”

“的确不是，但我不知道……”罗宁没有把话说下去。因为他们突然察觉到森林中出现了异样的动静……各个方向都有影子在晃动。

精灵游侠以轻盈娴熟的动作拔剑出鞘。罗宁的双手消失在宽大的法师长袍中。毫无疑问，他已经开始准备法术了。温蕾萨什么都没有说，但她不知道法师在近战肉搏时能发挥多少力量。罗宁最好站在后面，让她先挡住那些敌人。

太晚了。六个高大的身影骑在马上，突然冲进树林包围了他们。在暗淡的阳光下，他们的银色盔甲依然映射出刺眼的光芒。精灵发现一柄长矛指住了自己的胸口。罗宁不仅胸前被矛尖顶住，还有一杆长矛抵在了他的肩胛骨之间。

俘获他们的人都戴着遮住五官的狮面头盔。作为游侠，温蕾萨一直很好奇被包裹在这种重甲中该怎样活动，更不要说进行战斗了。但马背上的这六个人一举一动仿佛完全不会受到阻碍。他们高大的灰色战马也都全身披甲，看上去对这些额外的重量泰然自若。

这些骑士没有旗帜，唯一能够表明他们身份的只有雕刻在他们胸甲上的一只伸向天空的银色手掌。凭这个徽记，温蕾萨认出了他们的身份，但游侠并没有放松神经。上一次她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还披挂着另外一种盔甲——头盔上有尖角，胸甲和盾牌上都镶着洛丹伦的徽记。

这时，第七名骑士缓步从树林中走出来。这个人穿着温蕾萨记忆中那种更加传统的盔甲。透过露出面颊的头盔，温蕾萨能够看见一张被阴影遮住的人类面孔。这是一张刚强的面孔，修剪整齐的灰色胡须让他显得比别人更加年长，也更加睿智。他的盾牌、胸甲和头盔上都铭刻着洛丹伦的徽记和他的信仰。一颗银狮子头凸显在他的腰带扣上。这根腰带上挂着一柄沉重的尖角战锤。大概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能使用如此强大的武器。

“精灵，”这名骑士首领审视着温蕾萨，喃喃说道，“我们欢迎你强有力的臂膀。”然后他又看了一眼罗宁，带着不加掩饰的鄙夷语气说，“还有个被诅咒者。把你的手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我们就不会把它们砍掉。”

罗宁显然是在努力将自己的怒火压下去。温蕾萨的心中既有宽慰，也充满了狐疑。俘虏他们的是洛丹伦的圣骑士，著名的白银之手。

这两个人在一个阴暗的地方见面。就算是在他们的族群中，能够进入这里的也为数不多。在这个地方，过往的梦境一遍又一遍重现，朦胧的身影在心灵历史的迷雾中游荡。就算是来到这里的这二人也不知道这个领域有多少属于现实，又有多少属于虚幻。不过他们知道，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偷听他们的对话。

应该是这样。

两个人都是身材颀长，面孔被兜帽遮住。其中一个人正是法师罗宁所认识的克拉苏斯；另一个人的灰色长袍上闪烁着绿色的光泽，除此之外几乎和克拉苏斯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的话音和肯瑞托的那名议员完全不同，是绝对无疑的男声。

“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他对克拉苏斯说。

“因为你必须来。你需要来。”

他对面的人发出一阵清晰的吸气声。“确实，但我既然到了这里，我就能够选择在任何我所希望的时间离开。”

克拉苏斯抬起一只戴着手套的纤长手掌。“至少听我把话说完。”

“听什么？听你重复已经重复过很多遍的那些话？”

“这一次我要说的话也许真的需要被记下来！”克拉苏斯突然爆发出的情绪让两个人都吃了一惊。

他的同伴摇摇头。“你在他们身边的时间太久了。你的护盾——身体或是魔法上的——全都破碎了。你现在应该抛弃这个没有希望的任务……就像我们一样。”

“我不相信这是没有希望的。”克拉苏斯的声音中第一次出现了性别的迹象，其他任何肯瑞托核心成员都不可能相信他的声音竟然是如此深沉浑厚。“我不能，只要她还在敌人手中。”

“我理解她对你的意义，考雷斯特拉兹。但她对我们来说只是过去时代的回忆了。”

“如果那个时代过去了，为什么你和你的族群仍然要坚守你们的岗位？”克拉苏斯平静地反驳道。他的情绪再一次恢复了控制。

“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最后的岁月是安宁和平的……”

“所以你们更应该和我一同努力。”

对面的身影再一次发出清晰的吸气声。“考雷斯特拉兹，难道你永远也不能接受注定的结果吗？我们对你的计划完全不吃惊，我们了解你！我们已经看到了你的小傀儡正在执行一个毫无机会的任务——你认为他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克拉苏斯沉默片刻才回答道：“他有这个潜力……而且他也不是我所拥有的全部资源。确实，我认为他会失败。但我希望他的牺牲能够帮助我赢得最终的胜利……如果你愿意与我协力，胜利的机会就更大。”

“我说得没错。”克拉苏斯的同伴显得极为失望，“同样的辞藻，同样的恳求。我来见你，只是因为我们两个族群之间曾经有牢固的盟约，但我显然是多此一举了。你没有足够的支持资源，也没有足够的执行力量。你只是孤身一人，而且你必须躲藏在阴影之中……”他向包裹他们的迷雾指了指，“……只能在这样的地方。你甚至无法显露自己的真身。”

“我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你又做了什么？”克拉苏斯的声音中再一次显露出激动的情绪，“你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我的老朋友？”

这个咄咄逼人的问题让对面的人愣了一下。然后他突然转过身，向环绕在周围的迷雾走了几步，又停下脚步，回头看着这名法师。终于，他用无奈的语调说道，“我希望你能够取得最好的结果，考雷斯特拉兹，这是我真心的希望。但我——我们只是无法相信一切还能回到过去。那些岁月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们也将随它们一同消逝。”

“那么，这就是你的选择。”就在他们即将分开的时候，克拉苏斯突然喊道，“但在你回到同族身边之前，我还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法师的身躯仿佛完全变暗了。他嘶声说道："再也不要叫我的这个名字。再也不要。它绝不能被提起，即使是在这里也不行。"

"不可能有人……"

"在这里也不行。"

克拉苏斯声音中的某种东西让他的同伴点了点头，随后那个影子便快步离开，消失在一片虚无之中。

法师盯着他的同伴曾经站立的地方，思考着这次徒劳的交谈。真希望他们能够看清楚眼前的局面！如果同心协力，他们就有希望。各自为战，他们将一事无成……一切都将落入敌人的手中。

"愚蠢……"克拉苏斯喃喃地说道，"愚不可及……"

第四章

圣骑士们将他们带回到一座城堡。这里正是温蕾萨提起过的那个无名小镇。罗宁对此处毫无印象。它被一圈高大的城墙环绕，城墙中的房屋质朴无华，但功能齐全。圣骑士、士兵和一小群平民在这里过着朴素而平静的生活。骑士团和洛丹伦联盟的旗帜并排飘扬在一起。白银之手骑士团正是联盟最坚定的支持者。如果不是看到了这里的镇民，罗宁大概会以为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军事据点。骑士团的戒律显然规范着这里的一切事务。

圣骑士们对精灵礼敬有加。一些年轻的骑士们在温蕾萨和他们交谈时甚至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但对于法师，他们只会满足他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甚至当罗宁询问这里距离哈斯克还有多远的时候也没有人回答他，温蕾萨不得不将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尽管最初迎接他们的是骑士的长矛，但他们当然不是这里的囚犯。但罗宁觉得自己和这里格格不入。他们对他还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礼貌，只是因为他们都向泰瑞纳斯国王立过誓。不过法师在他们眼中无疑还是个低人一等的家伙。

“我们看到了龙和狮鹫。”他们的首领——邓肯·森图鲁斯用洪亮的声音说道，“我们的职责和荣誉要求我们立刻前往战斗发生的地方，确认我们是否能提供援助。”

他们显然无法在那场空战中发挥力量，但这个事实丝毫不会影响到他们神圣的战斗热情。当然，他们也不屑于对常识有更多的了解——罗宁没好气地想道。在这件事上，他们倒是和那个游侠不谋而合。但有一件事让法师自己也觉得奇怪。当温蕾萨和那些骑士打成一片，不再理他的时候，他的心中感到了一阵莫名的刺痛。毕竟她是我的向导。她应该坚守她的责任，直到哈斯克。

不幸的是，提起哈斯克，邓肯·森图鲁斯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一下马，这名肩膀宽阔的高阶骑士就伸出手臂搀扶精灵，同时说道：“如果我们不能护送你沿最安全、最便捷的道路前往那座港口，那就是我们的失职了。女士，我知道你有任务在身，但显然是更加伟大的力量让你与我们相会。我们很熟悉前往哈斯克的道路。明天，我将亲自率领一小队人马护送你前往。”

这似乎很让游侠感到高兴，却很难给罗宁带来好心情。这座城堡中的每一个人看他的眼神仿佛是在看着兽人或者地精。他在自己的法师同僚中已经遭受了太多轻贱的眼神，现在他不需要这些圣骑士继续给他增加困扰了。

“你们真是仁善之士，”罗宁在他们身后插口道，“但温蕾萨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游侠。我们会及时赶到哈斯克的。”

森图鲁斯的鼻翼翕动了一下，仿佛刚刚嗅到了毒气。然后这位高阶骑士脸上带着僵硬的笑容，继续对精灵说道：“请允许我亲自护送你前往你的居所。”他朝自己的一名下属看了一眼。“麦里克！找个地方安置这个法师……”

“这边走。”一名身材粗壮，留着大胡子的年轻骑士咕哝了一句。他似乎想要抓住罗宁的手臂。如果这一把下去把法师的手臂拗断了，他大概也不会在乎。罗宁本可以让他明白这样做有多么愚蠢，但为了自己的任务和联盟各种势力间的和平，他只是加快脚步向前走去，来到他的向导身边，全程没有再说一个字。

他本以为自己会被领到一个阴冷肮脏的地方，被迫在那里过夜。不过这些面色阴沉的骑士们给他的房间并不比他们自己居住的更差。房间中干燥洁净，四面都是石墙，有一扇木质小门。这里肯定比罗宁住过的一些地方更好。一张木床上整齐地铺着被褥，屋里还有一张小桌子。一只老旧的油灯是这里唯一的光源。他在这里连一扇最小的窗户都没有找到。罗宁觉得自己至少需要一扇窗户，但他怀疑那些骑士并不会满足他的要求。而且，这样也能够防止那些好奇的眼睛来窥伺他。

他打量了房间片刻之后说道：“就这样吧。”但给罗宁带路的那名年轻骑士已经关上屋门走掉了。法师试着回忆这道门外面是否有门闩或门锁，不过那些圣骑士应该不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对于他们而言，罗宁也许是被诅咒的人，但他仍然是联盟的一员。想到那些骑士一定在因为他这个“盟友”而感到不快，罗宁的心里便生出一点快慰。他一直都觉得白银之手圣骑士是一群假正经。

那些完全不愿意招待罗宁这个客人的主人们直到晚餐之前都没有来打扰过他。在餐桌上，罗宁发现自己坐得离温蕾萨很远。精灵女孩受到了骑士指挥官无微不至的照顾，无论她是否喜欢。除了温蕾萨之外，整个进餐过程中都没有人和法师说话。如果不是森图鲁斯提起了那头龙，罗宁本打算在吃饱之后就马上离开的。

“最近这几个星期里，那些飞行怪物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长须指挥官告诉他们，“而且越来越疯狂。那些兽人知道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要在覆灭之前竭尽全力制造灾难。”他喝了一口葡萄酒。“三天以前，两头龙在桥隆镇放了火，半数镇民都死在那些邪恶的怪物手中。而且在狮鹫骑士赶到以前，那些怪物和他们的主子就逃之夭夭了。”

“太可怕了。”温蕾萨喃喃地说道。

邓肯点点头。他深褐色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几乎可以被称为是狂热的决心。“不过，灾难很快就会过去！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向卡兹莫丹深处进军，直捣格瑞姆巴托，彻底扫平部落的残党！兽人将血流成河！”

“很多无辜的人也将会死去。”罗宁悄声说道。

这名指挥官的耳朵显然像精灵的一样好用。他的目光立刻转向了法师。“是的，会有无辜的人死去！但我们已经发誓，要让洛丹伦和所有其他国家都免于遭受兽人的威胁。所以我们将战斗到底，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法师冷冰冰地说道：“但首先，你们必须处理掉那些龙，不是吗？”

“法师，它们将被打败，将被送回属于它们的地底世界。如果你们这些恶魔般的人……”

温蕾萨轻轻碰了一下指挥官的手，给了他一个甚至让罗宁也有一点嫉妒的微笑。“你成为圣骑士有多久了，森图鲁斯领主？”

罗宁有些惊愕地看着这名游侠变成了一位充满魅力，光彩夺目的年轻女士，就像是他在洛丹伦宫廷中见到的那些贵族女子。温蕾萨的变化显然也吸引了邓肯·森图鲁斯。她在戏弄挑逗这名灰发骑士，假装对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津津有味。这种判若两人的表现让冷眼旁观的法师几乎无法相信这个女人曾经在过去的几天里骑马为他引路，保护他的安全。

邓肯开始以不是那么谦卑的语气讲述起了他作为一名骑士的谦卑开端，每一个细节都讲得生动清晰。他本来是一位富有领主的儿子，但他选择加入骑士团为自己赢得声誉。其他骑士一定都已经听过他的故事，不过他们也都全神贯注地倾听长官讲话。毫无疑问，他们都将这位首领视作自己人生的光辉榜样。罗宁将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短暂地审视了一遍。他有些不安地注意到，这些凝神倾听的圣骑士几乎连眼睛都不眨，甚至连呼吸都忘了。

温蕾萨对指挥官的个人历史不断做出评价，让这名老兵最平凡的成就也仿佛变得充满勇气、令人惊叹。当森图鲁斯领主问起她所接受的训练时，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些。但罗宁能够确信，在很多方面，他的游侠都要比接待他们的主人更优秀。

圣骑士似乎完全被游侠的讲述吸引了，还在喋喋不休地和温蕾萨交谈着。罗宁终于受够了，他告辞离席——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在说话——然后他就快步走出房间，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夜幕已经笼罩了城堡。天空中看不到月亮，黑暗如同一张舒适的毯子包裹着这名高个子法师。罗宁期待着到达哈斯克，踏上卡兹莫丹之旅。到那时，他才能摆脱这些圣骑士、游侠，还有其他只会给他添麻烦的无用的傻瓜。罗宁在

单独行动的时候才能做到最好。在上一次任务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没有人听他的话，他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以赢得胜利。而参与那次任务的其他人根本不理睬他的警告，也不明白他必须承受怎样的风险。当时有一队兽人术士正打算召唤恶魔，罗宁的那些同伴却带着缺乏才能的人所特有的狂妄，径直冲进了罗宁的法术范围内……于是他的法术在消灭了兽人术士的同时也将他的同伴一并抹杀了。

对于他们每一个人的死亡，罗宁都感到深痛的悔恨，只是他从没有向肯瑞托的那些大法师们表露过。他们斥责他，催逼他前去完成更加冒险的任务……还有什么能够比孤身一人去解救红龙女王更为艰险？他必须一个人去赢得胜利，不只是为了他的荣耀，罗宁更希望以此来慰藉那些牺牲的同伴们的灵魂。直到现在，他们都不曾离开过他，给过他片刻安宁。甚至克拉苏斯也不知道这些幽灵给罗宁带来的困扰。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如果那位大法师知道这件事，可能只会质疑罗宁是否神智健全，是否足以承担这个任务。

夜风渐渐变强。他向城墙上走去，几名骑士正在那里站岗。不过他出现在城中的消息显然已经迅速传开了，在第一个卫兵借助灯光确认了他的身份之后，站岗的人就全都避开了他。这倒也符合他现在的心情。对于那些骑士会怎样看待他，他根本就不关心。

城外，模糊的树影仿佛为昏暗的原野覆盖了某种魔法效果。罗宁忽然很想离开那些对自己心存芥蒂的东道主，去大橡树下找一个地方好好睡一觉。至少那样他就不必听到邓肯·森图鲁斯那些虚假的虔诚之词。在法师看来，那个骑士对温蕾萨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圣骑士团所容许的限度。的确，那个精灵女孩的眼睛很迷人，她的衣服完美地衬托出她的腰身……

罗宁哼了一声，将游侠的倩影从自己的脑海中赶走。在苦修期中度过的独居生活对他造成的影响显然超出了他的想象。魔法才是他的情人，是他的初恋，也是他永恒的伴侣。如果罗宁决定在女性中找个伴，他也会在更温柔的类型中寻找，比如宫廷中那些教养良好的年轻女士们，甚至是他在旅行中偶尔遇见的那些愿意倾听他的话语，随着他讲述的故事而欢笑流泪的酒吧女郎。不管怎样，肯定不会是一个傲慢自大的精灵游侠……

他决定将注意力转移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克拉苏斯交给罗宁的大部分物品都和他那匹倒霉的坐骑一起完蛋了。他必须想办法和克拉苏斯取得联系，告诉那位大法师自己在旅途中的遭遇。这名年轻法师很不愿意这样做，但他欠克拉苏斯太多，绝不能就此放弃。不管怎样，罗宁不打算就此回头，这会让其他法师对他彻底失望，更会让他失去对自己最后的希望。

罗宁审视了一下周遭环境。他的眼睛比其他人要好一点。在眼前的夜色中，没有哨兵能够看到这里。一座瞭望塔挡在了他和最后与他擦身而过的那名

哨兵之间。这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地点。他的房间可能也不错，但罗宁更喜欢开阔空间，这样更有助于他清理思想中的蜘蛛网。

他从长袍深处的口袋里掏出一小块深色的水晶。这不算是长途通讯的最佳工具，但现在他只剩下这个了。

罗宁将水晶举过头顶，寻找着群星投射下来的最明亮的光线，然后他开始低声念诵起充满魔法能量的咒语。一丝微弱的光芒闪过这块水晶石的核心。随着他的念诵，光芒变得越来越强。神秘的咒文不断从他的舌尖上流出。

就在这时，群星突然消失了……

罗宁中断了法术，愣在原地。不，他凝视的星星并没有消失。现在他能清楚地看到它们。但……但法师可以发誓刚刚那一眨眼的瞬间，星星确实……

也许这只是他的幻想，因为他实在是太累了。考虑到今天所经历的一切，罗宁本应该在晚餐后立刻去睡觉的。但他依旧想完成这个法术，越快越好。他还希望明天能完全恢复精力，森图鲁斯领主肯定会带他们进行一整天的辛劳跋涉。

罗宁再一次高举起水晶，开始念诵引发能量的咒语。这一次，他的眼睛不会再花了。

“你在那里干什么，法师？”一个浑厚的声音问道。

罗宁悄声骂了一句。他的法术再一次被打断了，这让他很是恼火。他转向那名走过来的骑士，厉声回应：“没什……”

一阵猛烈的爆炸震撼了城墙。

水晶从罗宁手中掉落下来。但罗宁没有时间去找回它，现在他必须小心不要让自己跌下城头摔死。

但那名哨兵没有马上反应过来，随着城墙的晃动，他向后倒去，身子翻过城垛口掉了下去。罗宁听到他凄厉的喊声，不由得打了个哆嗦。而那喊声很快就戛然而止了。

爆炸的威力迅速消散，它造成的破坏随之显现出来。法师刚刚拼命站稳脚跟，一段城墙便向内坍塌下去。罗宁跑向瞭望塔，他觉得那里会更安全。然而他刚冲进瞭望塔，这座塔便危险地摇晃了起来。

罗宁想要逃出去，但塔门突然坍塌，将他困在了里面。

他开始施放法术。只是现在已经太晚了，天花板向他塌落下来。

就在这时，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手抓住了罗宁，让罗宁感到一阵窒息……他失去了知觉。

耐克鲁斯·碎颅者思考着自身的皮骨在长久以来是如何决定着他的命运。这个头发灰白的兽人将目光从他玩弄着的一根黄色獠牙转向他另一只粗大手掌中的黄金圆盘，不禁想到，一个掌握了如此强大力量的施法者竟然被派遣来做一头雌性动物的保姆和狱卒，而那头动物唯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生殖后代。虽然，那头雌性动物实际上是最强大的巨龙，也许这能给他的工作增添一些重要性。但耐克鲁斯只有一条好腿，只是因为这一点，他就永远不可能成为氏族酋长。

这只黄金圆盘仿佛正在嘲讽他。耐克鲁斯总是觉得这东西在嘲讽他，但这个瘸腿兽人从没有动过一丝要将这东西丢掉的念头。正是借助它，耐克鲁斯才能够重新赢得同族武士们的尊敬……在他被人类武士砍掉了左小腿之后，耐克鲁斯杀死了那个人类，却无法继续战斗，只能任由其他人将他拖出战场，处理伤口，用一根棍子代替了他失去的肢体。

他的眼睛朝自己残存的膝盖和插在那上面的木腿瞥了一眼。再不会有光荣的战斗，不会有传奇的流血和死亡了。无法战斗的战士们会选择自尽而不愿苟且偷生，但耐克鲁斯不敢。一想到要将利刃刺进自己的喉咙或胸膛，耐克鲁斯的心中就会充满寒意，而他不能将这种心情告诉任何人。耐克鲁斯·碎颅者非常想要活下去，无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如果不是因为他优秀的术士天赋，龙喉氏族可能早就把他送回战场了。他的天赋在很早以前就显露无遗，并得到了最强大的几位术士的教导。但术士之道与耐克鲁斯的信念相冲突，他认为阴暗的术士只会做对部落有害无益的事情。于是他离开了术士的行列，回归到战士的道路上。但他的酋长，伟大的萨满祖鲁希德需要他的术士技能——尤其是在这件绝大部分兽人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上——俘获红龙女王阿莱克丝塔萨。

祖鲁希德懂得运用古老的萨满巫术。自从部落首次联合之后，就很少有人能掌握这些术法了。但为了抓捕红龙女王，他还需要借用更加邪恶的力量——耐克鲁斯曾经学习过如何运用这种力量。这个身体枯瘦的兽人酋长拥有一些秘密的手段。凭借这些从未向瘸子同伴透露过的秘密手段，祖鲁希德发现了一件上古神器。但无论祖鲁希德耗费多么大的力量，这件能展现奇迹的上古神器对于萨满的魔法都毫无反应。于是祖鲁希德找到了他唯一能够信任的术士，一名誓死效忠龙喉氏族的战士。

于是，耐克鲁斯拥有了恶魔之魂。

这是祖鲁希德对这只毫无特征的金盘的称呼。一开始，耐克鲁斯完全不明白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兽人欣赏着手中的金盘，再次惊叹于神器简单的外表和强大的威力。它用纯金铸造，外形如同一枚巨大的钱币。即使在最微弱的光线中，它也在闪闪发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污损它、掩盖它的光泽。油、泥、鲜血……一切落在上面的东西都会从它的表面滑落。

“这要比萨满和术士法术更加古老，耐克鲁斯，”祖鲁希德曾经这样告诉他，“我无法使用它，但也许你能……”

装了假肢的兽人尽管接受过邪恶力量的训练，但他毕竟已经立誓抛弃了那种黑暗艺术。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能做得比他传奇的酋长更好。从酋长手中接过这件神器时，他只能尝试着去感知它的秘密与用途。

两天以后，在祖鲁希德强有力的指导下，他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实现了旁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成就，尤其对于红龙女王来说。

耐克鲁斯哼了一声，缓缓站起身。每当他的膝盖碰到假肢的时候，都会感到一阵疼痛，大肚腩无疑让这种疼痛更加剧烈。耐克鲁斯对于自己的能力没有丝毫幻想，毕竟现在他连在山洞里四处走动都十分困难。

但他还是要去拜访氏族请来的“尊贵”的宾客，提醒红龙女王任务必须按时完成。祖鲁希德和另外几名氏族首领仍然梦想着复兴部落，他们煽动那些被软弱的毁灭之锤抛下的残兵再次联合起来反抗联盟的统治。耐克鲁斯对这个梦想深感怀疑，但他是一名忠诚的兽人。作为一名忠诚的兽人，他将一丝不苟地服从酋长的命令。

耐克鲁斯一只手握住恶魔之魂，缓步走过阴暗的洞穴隧道。龙喉氏族一直在努力拓展山腹中绵延的洞穴系统。纵横交错的隧道为兽人们提供了空间饲养和训练巨龙，让它们能够为部落而战。龙需要很大的生活空间，而且必须分开饲养。兽人要为每一头巨龙挖凿高大的洞室。

显然，这些日子里龙的产量大幅下降。正因为如此，祖鲁希德和其他首领经常会催促耐克鲁斯。要赢得眼前这场令人绝望的战争，他们就需要更多的龙。

“我该怎样让她加快生育进度呢？”耐克鲁斯自顾自地嘟囔着。

两名年轻高大的战士从他的身边走过。他们将近七尺高，肩膀足有他们人类敌人的两倍宽，各自背着巨型战斧。看到瘸腿兽人走过来，两名口生獠牙的战士都略一点头，算是向他行礼。耐克鲁斯知道，他们是新晋的龙骑士。龙骑士的死亡率是他们坐骑的两倍，最常见的死因是不幸没有抓稳龙鞍。有时候，耐克鲁斯会暗自寻思，氏族会不会在损失所有巨龙之前先失去自己全部有能力作战的士兵，但他从没有和祖鲁希德聊起过这个话题。

这位上了年纪的兽人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很快，他就听见了熟悉的巨龙女王的声音。那种吃力的喘息声回荡在巨大的洞室中，仿佛从地底深处排出了大量蒸汽。耐克鲁斯知道这种喘息声代表着什么。他来得正是时候。

巨大的龙洞门口没有卫兵站岗，不过耐克鲁斯还是暂时停住脚步。曾经不止一次有人尝试解救或者杀死洞里的巨大红龙，但这些人最终得到的只有残酷的死亡。当然，杀死那些人的不是红龙女王。她一定会敞开胸怀迎接那些刺客，将死亡当作彻底的解脱。那些人丧命的原因来自于耐克鲁斯手中的恶魔之魂，或者说是它的一种出乎意料的功能。

兽人斜睨着看上去只有一个敞开洞口的地方。“出来！”

洞口周围的空气立刻开始涌动。许多小火球骤然爆起，又立刻融合在一起。一个人形的影子出现在洞口前。

这东西比兽人高大许多，头颅看上去隐约是一颗燃烧的髑髅，沸腾的火焰如铠甲般包裹着它的身躯。耐克鲁斯没有感觉到它身上烈焰的温度，但他知道，如果面前这个庞然大物轻轻碰自己一下，再老练的战士也无法想象的剧痛就会涌遍自己的全身。

其他兽人都在暗中议论，说耐克鲁斯·碎颅者召唤了一个恶魔。耐克鲁斯并没有否认这种谣言，只有祖鲁希德清楚真相。守卫巨龙的怪物并没有独立思维，在尝试控制上古神器的时候，耐克鲁斯释放出其中的另外一股力量。祖鲁希德称之为火焰巨像——也许这是恶魔力量的精华凝聚，但与兽人们认为的那种生物相差甚远。

无论这具魔像来自于何方，最初的用途是什么，现在它已经成为这座洞窟完美的卫兵，即使最勇猛的战士也不是它的一合之敌。只有耐克鲁斯能够指挥它。祖鲁希德曾经尝试过控制火焰魔像，但召唤出魔像的黄金圆盘只听从独腿兽人的命令。

“我要进去。”耐克鲁斯对这团火焰说道。

魔像停顿了一瞬……然后崩碎成一片火花，渐渐消散。尽管已经见识过多次魔像的消失方式，耐克鲁斯还是会耐心等待，直到最后一点火星消失才迈步上前。

兽人刚走进洞窟，一个声音就传入他的耳中：“我……知道……你……很快……就会来。”

被镣铐锁住的巨龙傲慢的声音并不会影响到她的狱卒。这些年里，他听这条红龙说过许多更糟糕的话。他只是紧紧抓住手中的宝物，一直来到巨龙头

前。出于必要的防范，龙头被牢牢锁住。红龙女王的双颚已经让他们失去了一名狱卒，他们不会允许同样的损失再次出现。

实际上，这些铁链和铁箍根本不足以钳制这头华丽的巨兽，但它们都附加了恶魔之魂的力量，以至于无论阿莱克丝塔萨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束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愿意放弃抵抗。

“你还需要什么吗？”耐克鲁斯这样问并非出自对她的关心，他只想要让这头龙活着，以满足部落的需求。

曾经如宝石般红艳的巨龙鳞片现在只勉强泛着黯淡的金属光泽。阿莱克丝塔萨的身体充满了这座巨大的洞窟，但这些日子里，她日渐消瘦，甚至连说话也变得愈发困难。尽管身处险境，但那双金色的眼睛里燃烧着的恨意从没有减少过。耐克鲁斯知道，如果巨龙女王逃出囹圄，自己将第一个承受她愤怒的龙息和利爪。当然，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所以就连这个只剩一条腿的老兽人也从不会为此担忧。

“我宁愿去死……”

耐克鲁斯发出一声嗤笑，转过身，结束了这场无用的交谈。在被囚禁的漫长岁月里，这位女王曾经尝试绝食自尽，但兽人们只需要在夺走新生的龙蛋时在她惊恐的目光中打碎其中一个，就足以让巨龙屈服。尽管知道每一批龙蛋孵化后都会被训练成为部落而战的凶兽，可能最终只会死在战场上，但阿莱克丝塔萨还是怀着一丝重获自由的希望。打碎龙蛋就仿佛打碎了这希望的一部分……又有一头龙永远无法自由地飞翔。

耐克鲁斯一如既往地查看新生的龙蛋。这一次是五枚，数量不算少，但大部分都比以往小一些。这让耐克鲁斯很是烦恼：他的酋长已经提醒过他，上一批孵化出的龙个头都变小了。不过，就算是一头发育不良的龙也要比兽人高出数倍。

耐克鲁斯将上古神器放进腰间的一只安全的口袋里，弯下腰拿起一颗龙蛋。失去一条腿的兽人并没有失去双臂的力量，他还能毫不费力地将龙蛋举起来仔细查看。他注意到，这颗蛋的分量很足。如果其他蛋也有这么重，那么这次一定能孵化出健康的幼龙。要尽快将它们送到下方的孵化室去，那里积聚的火山热量能够为它们提供孵化所需要的温度。

当耐克鲁斯放下龙蛋的时候，巨龙女王喃喃地说道：“这没有用的，凡人。你们的渺小战争就要结束了。”

“也许你是对的。”耐克鲁斯嘟囔了一句。毫无疑问，他的坦率让女王吃了一惊。头发花白的兽人转向他的巨型俘虏。“但我们会战斗到底，蜥蜴。”

“那么你们就只能自己战斗了。我最后的配偶就要死了，这一点你很清楚。没有了他，就不会再有蛋了。”女王的声音已经微不可闻。她吃力地喘息着，仿佛这场交谈让她已经虚弱的身体再次不堪重负。

耐克鲁斯瞟了一眼巨龙女王，认真审视面前的龙蛋。他知道，阿莱克丝塔萨最后的配偶的确就要死了。起初，他们俘获了红龙女王的三个配偶，但有一个在试图越过海洋逃走的时候力竭而死；另一个受到恶龙死亡之翼的突袭，死于重伤；第三个，也是这三头雄龙中最古老的一个，一直留在女王身边。但他甚至比阿莱克丝塔萨还要年长许多个世纪，漫长的岁月和过去他受到的致命创伤终于要将他压垮了。

“那我们就再找一个。”

红龙女王哼了一声，她的话语却变得愈发微弱：“你们……又能怎么做？”

“我们会找到的……”耐克鲁斯没有更好的答案，但如果让这条蜥蜴因为他的话而感到快意，那么他宁可去死。一直压抑在他心中的愁闷和恼怒开始沸腾，他蹒跚着走向巨龙。“至于你，蜥蜴……”

耐克鲁斯壮着胆子靠近到巨龙头前几码远的地方。他知道，魔法的束缚让这位女王无法用魔法或者自己的身体攻击他。但当阿莱克丝塔萨突然向他扬起头，他依旧禁不住大惊失色。硕大的龙首充满了他的视野，巨龙张开双颚，兽人的双眼一直望进巨龙的喉咙深处，让他觉得自己仿佛马上要被吞吃入腹。

但耐克鲁斯的反应很快。他紧紧抓住装有恶魔之魂的口袋，对着红龙默念咒语。

一声痛苦的咆哮震撼着整座洞窟，让大块岩石从洞顶坠落下来。红色巨兽竭力想要抽回脑袋，她喉咙上的铁箍闪耀起强烈的光芒，让兽人不得不用手遮住了眼睛。

金色神器的火焰仆从突然在兽人身边现身，一双黑色的眼洞看着耐克鲁斯，等待兽人下达命令。但术士此时并不需要它，神器本身已经稳住了局面。

“离开。”他命令火焰魔像。随着怪物如同爆炸般消失，瘸腿兽人再一次大胆地走到巨龙面前，丑陋的脸上满是怒容。他不需要这条蜥蜴提醒自己，他们的事业注定将要失败，而这条蜥蜴刚刚发动的偷袭更是让他火冒三丈。

“你还有很多花招，是吗，蜥蜴？”他瞪着红龙脖子上的铁箍，阿莱克丝塔萨显然用了很长时间将它从洞壁上拗断了。耐克鲁斯意识到，对红龙的魔法束缚没有延伸到固定镣铐的岩石上，这个错误差一点要了他的命。

但既然这位女王没能杀死她的狱卒，现在要受苦的就是她了。耐克鲁斯紧锁浓眉，凶狠地盯住了已经受伤的红龙女王。

“真是大胆的行动……”他厉声说道，“非常大胆，但也非常愚蠢。”他在巨龙眼前高举金色神器。“祖鲁希德要求我尽可能保持你的健康，但我的酋长也允许我对你施加必要的惩罚。”被耐克鲁斯紧紧抓住的圆盘闪耀起刺目的光芒，“现在就是……”

“请原谅一个可怜人的打扰吧，仁慈的主人。”一个刺耳的声音从洞中传出来，“但您必须知道这个消息，哦，您必须知道！”

耐克鲁斯惊得差一点儿丢掉了手中的宝物。他尽量用自己完好的那条腿撑住身体转过身，盯住一个瘦骨伶仃的小个子——这个小个子长着一对蝙蝠似的尖耳朵，满口利齿，笑容疯狂。耐克鲁斯不知道让自己更加心烦意乱的到底是这个地精本身，还是这个小怪物竟然能够钻进龙洞，却完全没有受到火焰魔像的阻挡。

“你！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耐克鲁斯伸出手，抓住这个小怪物的喉咙把他提起来。现在他已经完全没心思惩罚那头龙了，“怎么进来的？”

尽管喉咙被掐住，说话时也变得气息不畅，但这个令人胆寒的小家伙还是微笑着说道：“就——就这么走进来的，哦，仁慈的主——主人！就这么走——走进来的！”

耐克鲁斯回想了一下，这个地精一定是在火焰魔像前来援助主人的时候进来的。地精是狡诈的生物，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一些被认为是安全无虞的地方。但如果不是火焰魔像的暂时离开，这个聪明的小贼也不可能溜进来。

他将地精扔回到地上。“好吧！你来做什么？你带来了什么消息？”

地精揉搓着喉咙。“真的是最重要的消息，我向您保证，真的是最重要的！”他的笑容让他露出更多利齿，“我有让您失望过吗？神奇的主人？”

尽管在内心深处，耐克鲁斯觉得地精的荣誉感还比不上鼻涕虫，但这个地精说得没错。耐克鲁斯也不得不承认，他通报消息时从没有出过错。地精并不是可靠的盟友，他们肯定心怀鬼胎，但无论是听命于毁灭之锤还是之前强大的黑手，他们总是能圆满地完成任务。“那么，说吧，快一点！”

这个小鬼一般的生物点了几下头。“好的，耐克鲁斯，好的！我是来告诉你，有人在进行可怕的计划，实际上，不止一个计划，为的是解救……”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疲惫的阿莱克丝塔萨歪歪头，“……这会对龙喉氏族的梦想造成巨大的破坏！”

不安的感觉涌过兽人的脊骨。“你是什么意思？”

地精又朝那头龙歪歪头。“也许我们应该去别的地方谈谈，仁慈的主人？”

这个小怪物说得没错。耐克鲁斯朝他的俘虏瞥了一眼，看样子巨龙已经因为痛苦和疲惫失去了知觉，不过在她旁边说这些话仍然不够明智。如果这个地精间谍带来的情报正像他猜测的一样，那就绝不能让红龙女王听到这些情报的细节。

“很好，”耐克鲁斯哼了一声，便一瘸一拐地向洞口走去，一边猜测自己会得到怎样的情报。地精在他身边蹦跳着，嘴角一直咧开到耳根处。耐克鲁斯很想一把抹掉那张脸上恼人的笑容，但他现在需要这个小怪物。不过，一旦他察觉到这个地精有别的鬼主意……“你的消息最好有用，克里尔！你明白？”

克里尔一边点头，一边快步跟随着兽人。他的脑袋上下晃动着，就像一个坏掉的玩具。“相信我，耐克鲁斯主人！相信我就好了……”

第五章

“他和爆炸没有任何关系，”温蕾萨坚持道，“为什么他要做这种事？”

“他是法师，”邓肯冷冷地回答道，仿佛这就足以解释一切，“他们根本不在乎其他人的死活。”

温蕾萨很清楚圣骑士对于魔法的偏见，没有再试图争辩。作为一个精灵，她成长的环境里充满了魔法，自己也能够施展一点小法术，所以她对罗宁不会有圣骑士那样偏激的成见。尽管她觉得罗宁是一个莽撞无知的人类，但她不相信他会是一个不关心他人生命的怪物。在对抗红龙的时候，罗宁不是一再帮助她么？为什么他那时候甘愿让自己冒生命危险？就算是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能到达哈斯克。

“如果罪责不在他，”骑士队长继续问道，“那他当时去哪儿了？为什么废墟中没有他的丝毫痕迹？如果他是无辜的，他的尸体就应该和我的两个死于他的法术的兄弟们在一起……”这名圣骑士轻轻捋着他的胡须。“所以，这种肮脏的勾当就是他干的，相信我的判断吧。”

所以你像追杀野兽一样追杀他，温蕾萨想道，否则为什么森图鲁斯领主会召集十名最优秀的骑士，和他一起去搜寻那个失踪的法师？温蕾萨本以为这是一场援救行动，但她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当她和其他人听到爆炸声，发现被摧毁的城墙时，精灵悲痛万分。不只是因为她护送同伴的任务失败了，更因为罗宁和另外两个人不明不白地失去了生命。但森图鲁斯很明显从一开始就在以另外的眼光看待这件事，尤其当他们在瓦砾堆中完全没有找到罗宁的尸体时。

温蕾萨首先想到的是这里出现了地精工兵。那些地精很擅长潜入堡垒，埋设烈性炸药。但这名高阶圣骑士坚称他的领地中一切部落余孽都已经被扫除干净，尤其是地精。那些恐怖的小怪物拥有疯狂到几乎难以想象的飞行器械，不过最近并没有关于那种飞行器出现的报告。而且，庞大的飞艇必须有闪电般的速度才可能避开哨兵的目光，这当然不是那种笨重的器械能够做到的。

于是，罗宁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大的嫌疑犯。

温蕾萨不相信这会是罗宁所为，她知道，罗宁现在一心只想着完成自己的任务。精灵只能希望，如果他们找到那名年轻法师，她能够先挡住森图鲁斯和

其他骑士，阻止他们当场行刑。他们需要从罗宁口中知道事实真相。

他们已经搜遍了附近的原野，现在正朝哈斯克的方向前进。尽管不止一名年轻骑士推测罗宁很可能会用法术将自己直接传送到目的地，但邓肯·森图鲁斯显然不认为法师有这样的能力。他几近狂热地坚信他们能够追上那个邪恶的法师，将其绳之以法。

太阳开始西落，天色渐暗。这时就连温蕾萨也开始对罗宁产生了怀疑，他会不会真的造成了这场灾难，看到有人死亡，便逃之夭夭了呢？

“我们该选址扎营了，”又行进了一小会儿，森图鲁斯领主宣布，“我相信这里不会有敌人出没，不过在黑暗中行军对我们没什么好处，可能会让我们与猎物擦身而过。”

温蕾萨的视力比这些骑士更优秀。她想要继续独自前行，不过稍加考虑，她便压下了这个念头。如果白银之手骑士发现罗宁的时候她不在场，那位法师可能没有机会活下来。

他们又策马跑了一段路，仍然没有任何发现。太阳已经落入地平线以下，只有些许余晖勉强照亮他们的道路。尽管有些不情愿，森图鲁斯还是照他说过的那样，命令骑士们扎下营寨。温蕾萨跳下马，视线不断搜寻周围地区，不切实际地希望那名火红色头发的法师能够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他并不在这里，温蕾萨女士。”

温蕾萨转过头，看着那位圣骑士首领。在这支队伍里，只有森图鲁斯的身高让她需要抬起头来才能与之对视。“我只是禁不住想多看一眼，领主大人。”

“我们很快就能找到那个恶棍了。”

“我们应该先听听他的说法，森图鲁斯大人。这样才公平。”

身覆重甲的骑士耸耸肩，仿佛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当然，他会得到供认罪行的机会。”

到时，他们或者会用铁链锁住罗宁，带回城堡囚禁；或者干脆当场处决他。白银之手骑士团虽然是一个神圣组织，但他们也以滥用私刑而著称。

温蕾萨找了个缘由向森图鲁斯告辞。她怀疑自己就要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向这位高阶骑士指出他们的这个缺点了。精灵牵着自己的马，来到营地边缘的一棵树旁，然后就闪身溜进了树林中。她身后隐约传来骑士们交谈的声音，随着她逐渐进入森林深处，这一点声音也消失了。

温蕾萨的心中再一次生出了独自去寻找罗宁的冲动。她可以像轻风一般在密林间穿行，搜索可能隐藏尸体的树木草丛。

“总是迫不及待要冲出去，以你特有的方式应对一切，对不对，温蕾萨？”她的第一位导师曾经这样问她，那时她刚刚开始接受游侠训练，只有最优秀的精灵才能入选她们的队伍。“你太急躁了，简直像个人类。如果你一直这样，在游侠的队伍中是待不久的……”

尽管不止一位导师曾经对她有所怀疑，但温蕾萨还是成功通过了所有测试，以最优秀的成绩成为一名游侠。她现在绝不能失去冷静，辜负她所接受的宝贵训练。

她向自己承诺，只是在森林中放松几分钟，她就会返回营地。随后这名银发游侠便靠在一棵树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任务，却已经连续两次险些彻底失败。如果他们无法找到罗宁，她就必须认真思考该如何向自己的导师们交代，以及该给达拉然的肯瑞托怎样的说法。这不是她的错，但……

一阵突然袭来的强风差一点将靠在树上的温蕾萨吹倒。精灵勉强稳住身子，随后便听到远处传来骑士们气恼的喊叫声，还有各种物品相互撞击的杂乱响动。

风来得快，走得也快。温蕾萨将散乱的头发从脸上拨开，快步跑回营地。她担心邓肯他们遭遇了如同今早她和罗宁遇到的红龙那样强大的敌人的攻击。幸好，游侠靠近营地的时候已经听到圣骑士们在讨论修复营地的事情了。回到营地，温蕾萨看见除了四处散落的铺盖卷和零碎物品之外，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森图鲁斯领主大步向她走过来，眼神中充满关切。“你还好吧，女士？没有受伤吧？”

“没有。那阵风让我吃了一惊，仅此而已。”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森图鲁斯揉搓着生满胡须的下巴，目光落入黑暗的森林。“这绝不是正常的风……”他转向自己的一名部下，“罗兰德！今晚加倍安排岗哨！也许这场蹊跷的风暴不会就此结束！”

“是，大人！”一名肤色白皙，身材细瘦的骑士高声回应，“克里斯朵夫！雅克布！马上……”

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温蕾萨和已经转向她的森图鲁斯全都扭头去看那名骑士，以为罗兰德被弓弩之类的突袭射中了。但他们发现那名骑士只是紧紧盯

着铺盖卷中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直直地伸着两条腿，双臂交叉在胸前，几乎像是一位长眠的死者。

众人渐渐认出来，那正是罗宁。

温蕾萨和骑士们聚集到罗宁周围，一名骑士将火把举到那个人旁边。精灵弯下腰，仔细查看这具躯体。在闪烁的火光中，罗宁看上去面色苍白，一动不动。温蕾萨甚至无法判断他是否还有呼吸，便伸手探向他的脸颊……

法师突然睁大眼睛，吓坏了所有人。

“游侠……能看见你……真是太好了……”

说完这句话，罗宁就再一次闭上眼睛，陷入昏睡。

“愚蠢的法师！”邓肯·森图鲁斯厉声喝道，“你在有人遇害的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却以为只要重新出现在我们中间就能安然大睡！”他伸手去握法师的手臂，想要把他摇醒，但手指一碰到法师的衣服，他就惊呼了一声缩回了手，仿佛刚刚被咬了一口。骑士队长看了看自己戴着铁手套的手，高声喊道：“一定是恶魔法术，看不见的火焰围绕着他！即使我戴着手套，还是感觉仿佛抓住了一块燃烧的火炭！”

尽管听到了高阶骑士的警告，温蕾萨还是决定要亲自试一下。的确，当她的手指碰到罗宁的衣服时，她感觉有些不舒服，但并不像森图鲁斯领主形容的那样可怕。不过游侠还是收回了手，点头表示同意。她相信，现在不应该和这名高阶骑士就此展开争论。

温蕾萨听到身后传来刀剑出鞘的声音，她立刻抬头向森图鲁斯看去。高阶骑士已经在向他的骑士摇头了。“不，威克斯福德，白银之手骑士不能杀死无法自卫的敌人，这会玷污我们的誓言。我认为，今晚我们必须站岗看守他，等到早上再看看我们的法师身上又会发生什么。”森图鲁斯领主饱经风霜的脸上显出严肃的表情，“不管怎样，只要他醒过来，正义自然会对他进行裁决。”

“我会看着他，”温蕾萨插口道，“不需要别人。”

“请原谅，女士，但你和他的关系……”

温蕾萨站直身子，以最强硬的态度盯着这名高阶骑士的眼睛。“你在质疑一名游侠的话吗，森图鲁斯领主？你不相信我吗？你认为我会协助他再次逃走？”

“当然不是！”森图鲁斯终于耸了耸肩做出让步，“如果你执意如此，那就这样吧。我准许你的提议。但你真的要一整夜看着他，不休息一下……”

“这是我的决定。如果是你需要看管一个人，你会休息吗？”

温蕾萨一语中的。森图鲁斯领主只能摇摇头，随后转向他的骑士们，开始发布命令。不到一分钟时间，游侠和法师就被单独留在了营地中央。罗宁的身子下面还压着两副铺盖卷。骑士们不太确定该如何将他挪开，同时又不会被烧伤。

温蕾萨尽量在不与罗宁接触的情况下再一次对他进行了检查。罗宁的长袍有几处被撕破了，脸上也有一些小的刮痕和瘀伤，不过看上去身上应该没有其他伤口。他的脸色显得非常疲惫，仿佛已经完全耗尽了体力。

也许是因为夜色的衬托，温蕾萨觉得这个人类看上去是如此脆弱，甚至让她不由得心生同情。必须承认，这个男人相貌很是英俊，不过精灵立刻就排除了一切私心杂念。温蕾萨开始思考能有什么办法让这个昏迷不醒的法师更舒服一些，但这意味着她必须要碰触他。不过如果森图鲁斯领主看到温蕾萨这样做，也许会让她将罗宁紧紧捆住，精灵不愿如此。

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温蕾萨只好坐到罗宁身边，向周围望去，寻找任何可能的威胁。她觉得罗宁突然重新出现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情。尽管森图鲁斯对此没有多说什么，但温蕾萨相信，那位高阶骑士也在对此深感怀疑。罗宁应该没有将自己直接传送到营地中央的能力。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他用力过度，才会像现在这样人事不省，但这种解释也说不通。反而，温蕾萨总觉得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是被绑架了，绑架者在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之后又将他扔了回来。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谁能做出这种疯狂的事情……又是为了什么？

罗宁醒过来的时候，感觉所有人都在盯着他。

嗯，也许并非是所有人。严格来说，罗宁不知道自己正和精灵游侠站在什么地方——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站立着。按理来说，精灵游侠已经立誓要保护他平安到达哈斯克，这意味着她甚至会为了他与那些虔诚的骑士们作战。但事实如何，他完全不知道。他上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队伍中也有一位精灵。那是一位年纪更长的游侠，和温蕾萨很像。但那名游侠对待罗宁的态度就和邓肯·森图鲁斯一样，而且还没有那名年长圣骑士的圆滑手腕。

罗宁轻轻呼出一口气，以免惊动别人。现在他只有一个办法确认自己在什么地方，但他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整理散乱的思绪。最初涌入他脑海的问题是那场灾难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后来他又发生了什么。对于前一个问题，这名精疲力竭的法师还有一点答案。至于第二个问题，可能还是他们会知道得更多一些。

不能再耽搁了。罗宁又吸了一口气，然后故意伸了一个懒腰，仿佛是刚刚醒来。

他听到身边有微弱的动静。

法师故意摆出一副轻松的神情，睁开眼睛望过去。让他感到宽慰，同时又很是喜悦（这种情绪让法师自己觉得有些吃惊）的是，温蕾萨满是关心的面庞就在他的眼前。这名游侠向他俯下身子，一双楚楚动人的天蓝色眼睛认真端详着他。那双眼睛和她的面庞真是绝配——法师心中想着……但被一阵金属撞击的声音干扰了思绪。罗宁知道，其他人也看到他醒过来了。

“他活过来了？”森图鲁斯领主粗重的声音说道，“我们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

纤瘦的精灵立刻跳了起来，挡在圣骑士面前。“他刚刚睁开眼睛！给他一点时间，至少让他在接受讯问之前吃些东西，喘口气！”

“我不会剥夺他的基本权利，女士，但他在吃早饭的时候就要回答我的问题，而不是在那以后。”

罗宁用手肘撑起身子，刚好能够看见森图鲁斯阴沉的面容。他知道，这名白银之手骑士一定认为他是一个叛徒，甚至可能是一个杀人犯。虚弱的法师回想起那名跌下城头的哨兵，他猜测可能有更多的人不幸遇难。毫无疑问，有人将罗宁当时在城头的事情向森图鲁斯做了报告，而骑士团一直以来对法师的偏见只会让这名圣骑士轻易做出错误的判断。

他不想和这些骑士作战，而且他怀疑自己此时连一个照明法术也无力施放了。但如果他们打算将城墙上发生的事情全部归罪于他，罗宁肯定要全力为自己辩护。

“我会尽量配合。”法师说道。他拒绝了温蕾萨的双手，自己挣扎着站立起来，“不过，是的，只有在我的肚子里有一些食物和水之后，我才会回答问题。”

寡淡无味的骑士口粮却让罗宁觉得新鲜甜美，就连水囊中的白水也好像葡萄酒一样甘醇。罗宁突然意识到，自己仿佛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进食了。他津津有味地吃着，对所有食物都充满了热情，甚至连自己的吃相也毫不在意。一些骑士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另一些骑士，尤其是森图鲁斯，则对他充满厌恶。

就在饥渴终于得到满足之后，圣骑士的审问开始了。森图鲁斯领主坐在他面前，仿佛已经用眼神对这名法师做出了判决。他严厉地说道：“现在就是你自首的机会，红发罗宁！你已经填饱了肚子，现在该卸下你的灵魂中罪孽的重担了！将你在城墙上的犯罪事实说出来……”

温蕾萨站在恢复了一些力气的法师身边，一只手按着剑柄。很明显，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个非正式的法庭上保卫罗宁。罗宁很希望她这样做并不只是

因为曾经立下誓言，有过从红龙爪下逃生的共同经历之后，精灵女孩显然要比面前这帮蠢货更懂他。

“我会坦白我知道的一切，领主大人，但实际上，我知道的并不多。我当时站在城墙上，但造成破坏的不是我。我听到一阵爆炸的声音，城墙剧烈地震动，你的一名身穿重甲的部下不幸从城头上摔了下去。我对此深表同情……”

森图鲁斯没有戴上头盔。他伸手挠了挠自己正在变得稀疏的灰发，看起来，他正在奋力与自己的怒火作战。“你的故事和你的心灵一样漏洞百出，法师，而且你其实什么都没有说！虽然你费尽心机，但城头上还是有人活了下来。他们看到你在爆炸发生前施展魔法！你的谎言只是在加重你的罪孽！”

“不，是你在把罪行强加给我，你认为我们这样的人只要存在就是有罪。”罗宁平静地反驳道。他又咬了一口硬饼干，然后说：“是的，大人，我施放了一个法术，但那只是一种远程通信法术。我需要向我的一位长辈寻求建议，该如何继续联盟最高层颁布的任务……这位光荣的游侠可以证明我说的话。”

温蕾萨在圣骑士的目光转向她的时候立刻说道：“他的话真实无误，邓肯。我不认为他有破坏您的领地的动机……”年长的圣骑士正要反对，却被她抬起手予以制止。他们都知道，圣骑士是要强调所有法师在开始学习魔法的那一刻灵魂就已经受到诅咒了，“……为了恢复他的权力和自由，我将不惜与任何人白刃相向，包括你在内，大人。”

想到自己将不得不与这名精灵交手，森图鲁斯领主显然很不高兴。他瞪着罗宁，但终于还是点了点头。“很好。你有一位坚定的保卫者，法师，因为她的证言和荣誉，我暂且相信你与此事无关。”然而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圣骑士突然伸出手指向法师。“但我还要听一听你在那段时间里的经历。如果你能够理清你的记忆，你还要告诉我，你是如何像一片从大树枝头掉落的树叶一样落在我们中间的……”

罗宁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无法逃避这些问题。“如你所愿，我会尽量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你。”

但他能做的也只是将刚才的叙述重复一遍。虚弱的法师再一次讲起他登上城墙，决定和指派他完成此次任务的人进行联系，然后爆炸突然发生，震动了整段城墙。

“你确定你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吗？”邓肯·森图鲁斯立刻问道。

“是的，尽管我无法给出确切的证据，但那听起来就像是炸药被引爆。”

这不代表安放炸药的一定是地精，不过常年的战争甚至让法师罗宁也有了这种“地精总要为爆炸负责”的成见，尽管这段时间里并没有洛丹伦附近出现地精的报告。这时温蕾萨提出一个猜测：“邓肯，也许曾经追杀我们的那头龙带来了一两个地精。他们的个子又小又瘦，至少能够躲藏一两天不被发现。这样就能解释很多事情了。”

“的确有这种可能。”圣骑士不情愿地表示同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加倍安排岗哨。地精唯一的娱乐就是破坏，他们肯定会再次发动攻击的。”

罗宁继续着他的讲述。他提起自己是如何逃入那个他以为可以作为避难所的塔楼，塔楼却差一点将他埋葬。不过讲到此处，他犹豫了一下，因为他知道自己随后的话一定会受到森图鲁斯的怀疑。

“然后……有某种东西……抓住了我，大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它一直将我带上天空，抓我仿佛抓玩具一样轻巧。我就这样被飞快地带离了灾难现场，那时我被抓得太紧，甚至因为窒息而失去知觉。当我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法师看向温蕾萨，“我就看到了她的脸。”

森图鲁斯等待罗宁继续说下去，但他的等待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伸手拍在自己膝头的甲片上，高声喊道：“就是这样？你知道的只有这些？”

“只有这些。就是这样。”

“阿隆索斯·法奥的英灵在上！”圣骑士不由得呼唤起了白银之手大主教的名号，他是白银之手骑士团的创建者，乌瑟尔·光明使者的导师，“你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你的供述没有半点价值！如果我真的以为……”温蕾萨稍稍动了一下，森图鲁斯的话随之一顿。“但我话已出口，并且还有人为你担保。我会遵守我之前的决定。”他站起身，显然已经不打算继续待在这名法师身边。“我现在还做了另一个决定，既然我们已经在前往哈斯克的路上，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赶路，把你送到你的船上。就让他们决定该如何处置你吧！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后出发。做好准备，法师！”

说完这句话，邓肯·森图鲁斯领主就转过身，大步走开了，他忠诚的骑士们亦随之纷纷离开。罗宁发现自己身边只剩下了精灵游侠。温蕾萨走到他的面前坐下，一双眼睛直视着他询问：“你可以骑马么？”

“除了疲惫和一点瘀伤之外，我似乎还是完整无缺的，精灵。”罗宁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显得有些过于严苛了，“抱歉，我能够骑马。无论骑什么都可以，只要能让我及时赶到港口。”

温蕾萨站起身。“我去准备坐骑，邓肯多带了一匹马以备不时之需。等你准备好我们就可以上路。”

当游侠转过身，一种陌生的情绪忽然从疲惫的法师心头升起。“谢谢你，温蕾萨·风行者。”

温蕾萨回过头：“照顾好马匹是我作为向导的任务之一。”

“我说的是你在我被审讯的时候愿意支持我。”

“这也是我的责任之一。我向我的导师们立下了誓言，会帮助你完成你的使命。”尽管口中这样说着，但精灵女孩的嘴角还是微微扬起，看上去就像在微笑。“尽快做好准备吧，罗宁大师。这一次马儿可不会只是轻松悠闲地慢跑了，我们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说完，温蕾萨就离开了罗宁。罗宁盯着即将熄灭的篝火，思考着这一路发生的所有事情。温蕾萨并不知道她刚才那一句简单的话其实有多么接近事实，前往哈斯克的旅程绝不会是一趟轻松的纵马驰骋，而时间也不是唯一的问题。

他对他们依旧怀有戒心，甚至包括精灵。的确，罗宁没有隐瞒任何事实，但他也没有透露他对此事的猜测。他对那些圣骑士没有丝毫负疚感，但温蕾萨对于这趟旅程的认真负责和对他的关心与保护让他不由对精灵心怀歉意。

罗宁不知道是谁放置的炸药，有可能是地精，对此他并不在乎。真正让他关心的是一些曾经被自己忽略，甚至是误判的事情。他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是被一只巨大的手从坍塌的塔楼中抓走，他们也许根本不会相信他，森图鲁斯甚至可能会将这一点作为他与恶魔勾结的证据。

一只巨手救了罗宁，但那不是人类的手。在他短暂的清醒时间里，他认出了那只手上的鳞片，和那一根根比他的身体还要长的锋利钩爪。

一头龙救了在劫难逃的法师……罗宁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第六章

“他到底在哪里？我可不是专门抽时间来这儿散步的！”

这大概是第一千次抱怨，泰瑞纳斯国王无声地数到十，才对吉恩·格雷迈恩的冒犯做出回应：“普瑞斯托领主很快就会过来，吉恩。你知道他希望我们在这件事上团结一致。”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那个身披黑灰色铠甲的巨人嘟囔着。吉恩·格雷迈恩总让泰瑞纳斯国王想到学会穿衣服却依旧摆脱不了天生的粗野的熊，这位吉尔尼斯的君主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将他的铠甲胀裂崩碎。如果他再喝下一壶麦酒，或者再吞下一张泰瑞纳斯让大厨烤制的洛丹伦馅饼，这样的事情也许就要发生了。

尽管格雷迈恩有着熊一样的外表，态度傲慢，说话不知分寸，但泰瑞纳斯国王完全不会低估这名来自于南方的战士。格雷迈恩的政治手腕灵巧得堪称传奇，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中也是如此。对于本来和那个遥远的南方王国毫无关系的一起政治争端，他竟然为吉尔尼斯争取到了发言权，这至今都让泰瑞纳斯感到惊讶。

“你还不如命令风停止呼啸，”一个更有教养的声音从大厅的另一端传来，“和这个莽夫相比，也许风还会更容易听你的话！”

所有人都同意在洛丹伦的王宫大厅会面。在过往的时代里，全洛丹伦最重要的条约都是在这里商定并签署的。这座大厅历史悠久，古老却又庄严华丽，为所有在这里进行的会谈都覆上了一层非同寻常的光辉……奥特兰克事件对于联盟的存续显然有着重大意义。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声音，上将，”格雷迈恩吼道，“钢铁利刃肯定能确保你再也听不见我说话——也不会再听到其他任何声音。”

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身姿矫健地一跃而起。这名身体强健，饱经风霜的海员伸手去拔挂在绿色海军制服腰间的佩剑，才想起来他的剑鞘是空的。吉恩·格雷迈恩也是一样。为了进行这次会谈，各国的君主们勉强达成了不将武器带入会场的共识，甚至同意由选定的白银之手骑士对他们进行搜身——就

连吉恩·格雷迈恩也不例外。尽管白银之手公开效忠于泰瑞纳斯国王，但却是他们唯一共同信任的军事组织。

当然，正是因为普瑞斯托，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君主会谈才得以实现。各国君主极少会聚在一起，通常他们只会通过信使和使节交换意见，偶尔会有某位国王去邻国访问。只有神奇的普瑞斯托才能够说服泰瑞纳斯的这些互不信任的盟友们坐在一起，面对面地讨论问题，将他们的武器和卫兵留在门外。

如果那个年轻贵族能够在这里就好了……

“大人们！先生们！”洛丹伦的国王希望有人能帮忙缓和气氛，不由得转头看向站在窗前的那个不顾及气候仍然穿着皮裘的刚毅身影。站在索拉斯·托尔贝恩身侧的泰瑞纳斯国王只能看见他硬朗面孔上高耸的鼻子和火红色的胡须，但他知道，尽管索拉斯看似对窗外的景色充满兴趣，可这位激流堡的领袖没有放过其他君主所说的每一个字，甚至是每一点语气的变化。他没有帮助泰瑞纳斯解决眼前的麻烦，也许正是因为自从这场疯狂的危机开始以来就出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道鸿沟。

该死的匹瑞诺德！洛丹伦国王想道，都是他，让我们全都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为了防止这些君主真的互以老拳相向，这座大厅中还安排了圣骑士站岗。但泰瑞纳斯现在害怕的不是他们之间发生斗殴，而是人类王国联盟的希望彻底粉碎。他从不认为兽人的威胁被彻底消除了，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人类必须同心协力。他想起安度因·洛萨——沦陷的暴风城流亡的摄政王，他希望那位勇士能够在这里，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了洛萨，他只能指望……

“诸位陛下！好了，好了！这可不是贵族应有的作风！”

“普瑞斯托！”泰瑞纳斯终于喘了一口气，“你终于来了，谢天谢地！”

其他人也都立刻转向这名身高貌美的年轻人。这个人对这些老家伙真是有着惊人的影响力，泰瑞纳斯国王暗中思忖，只要他走进房间，一切纷争就都停止了！上一刻剑拔弩张的对手下一刻就放下武器，探讨和平！

没错，他正是取代匹瑞诺德的最好选择。

泰瑞纳斯看着自己这位朋友走进大厅，依次向每一位君主问好，仿佛所有人都是他最好的朋友。也许他们的确都是他的朋友，普瑞斯托的身上真是没有一丝傲气，无论是对粗莽的索拉斯还是心有城府的格雷迈恩，普瑞斯托都知道该如何与他们交流。现在只有达拉然的法师们对他不甚友善，不过他们毕竟是法师嘛。

“请原谅我的迟到，”这位年轻贵族开口道，“今天早晨，我骑马去了野外，没有考虑好这段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赶回。”

“不需要道歉。”索拉斯·托尔贝恩和善地说道。

普瑞斯托的人格魅力简直仿若魔法。索拉斯·托尔贝恩一直是值得尊敬的盟友和伙伴，但他很少会有如此和善的态度。他说话总是简短扼要，沉默才是他最大的喜好。泰瑞纳斯早就知道，索拉斯的沉默并非故意冒犯他人，只是长时间的交谈会让他感到不舒服。寒冷群山中的激流堡国民喜欢脚踏实地，而不是高谈阔论。

总之，普瑞斯托的到来让洛丹伦国王喜不自胜。

普瑞斯托环顾了一圈大厅，和每一个人做了短暂的对视，然后才又说道：“再次见到诸位实在是太好了！希望这一次，我们能够解决分歧，让大家再次聚首时能像战友一般亲密……”

格雷迈恩几乎是热切地点着头；普罗德摩尔脸上全都是满足的表情，仿佛这位年轻贵族的到来回应了他的一切祈祷；泰瑞纳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让自己这位天才的朋友主持会议。其他人和普瑞斯托相处的时间越久，这位国王就越容易提出他的议案。

君主们围坐在装潢精致的象牙大桌边，这张桌子是泰瑞纳斯的祖父成功地与奎尔萨拉斯的精灵们谈妥了边界问题后北方封侯们的献礼。一如既往，洛丹伦的现任国王将双手牢牢按在桌面上，向他的先辈寻求指引。桌子对面的普瑞斯托和他对视了片刻。看着那双神色坚毅的乌木色眼眸，洛丹伦的国王放松下来。他相信，普瑞斯托能够解决一切纷争。

谈判开始了，会议起初的气氛有些僵硬，但慢慢变得热烈坦率。而在普瑞斯托的安抚下，也没有出现暴力威胁的倾向。普瑞斯托不止一次将一名与会者带到一旁，进行私密交谈。旁人虽然无法窥探这些谈话的内容，但每一次谈话到最后，普瑞斯托鹰一样的脸上都会浮现出笑容，联盟内部的关系也随之变得更加牢固。

随着会议逐渐接近尾声，泰瑞纳斯本人也和普瑞斯托进行了这样一场对话。当格雷迈恩、索拉斯和普罗德摩尔上将啜饮着洛丹伦最好的白兰地时，普瑞斯托和国王站到了能够俯瞰整座城市的窗前。泰瑞纳斯一直都很喜欢这扇窗外的景色，从这里，他能够看到自己的臣民安居乐业、欣欣向荣。即使在这次会议中，他也提出了诸多有关民生的提案。臣民们对他的忠诚和信任支持着他日渐疲惫的精神。他知道，他们会理解他在今天做出的决定。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的孩子。”他悄声对自己的年轻友人说道，“你让他们都面对事实，看到了我们的需求！他们共处一室，像文明人一

样交谈，甚至对我以礼相待！我本以为吉恩和索拉斯今天会剥了我的皮！”

“我只是尽力缓和了他们的情绪，陛下，不过依旧感谢您对我的褒奖。”

泰瑞纳斯摇摇头。“褒奖？根本算不上！普瑞斯托我的孩子，联盟能够免于四分五裂，全都是你的功劳！你都对他们说了什么？”

一丝阴谋的影子掠过年轻人英俊的面孔。他俯身靠近，盯着国王说道：“一点这个，一点那个。向海军上将承诺他对海洋长久的主权，即使这意味着他随时能出兵控制吉尔尼斯；向格雷迈恩承诺奥特兰克海岸边的海军港口；让索拉斯·托尔贝恩以为他能够得到那个国家的东半边……让他们相信，当我成为那个国家的合法统治者的时候，所有这些承诺都会兑现。”

洛丹伦国王一时间惊得瞠目结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看向普瑞斯托具有催眠力量的双眼，等待这个年轻人用动听的声音告诉他，这只是一个糟糕的笑话。但他没有等到自己想要的回答，终于有些激动地低声问道：“你失去理智了吗，孩子？对于这样的事情，哪怕玩笑也是极为失礼……”

“而你会完全忘记这件事。”普瑞斯托领主再次靠向前，目光紧锁国王的双眼，“就如同他们也不会记得我曾说过什么。你只需要记住，我华丽的小傀儡，我保证能够让你获得政治利益，但我首先必须成为奥特兰克的统治者。你明白吗？”

泰瑞纳斯被完全催眠：普瑞斯托必须被推选为那个残破国家的新君主。洛丹伦的安全和联盟的稳定全系于此。

“我知道你明白。很好。现在会议即将结束，你也该回去宣布你大胆的决定了。格雷迈恩会一如既往地对你的决定持保留态度，但再过几天，他就会同意。普罗德摩尔会追随你。在对局势稍作思考之后，索拉斯·托尔贝恩也会默认对我的任命。”

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洛丹伦国王的记忆，一件他认为必须说出口的事情：“任何……任何君主的选举都必须……必须得到达拉然和肯瑞托的同意……”他努力想要理清自己的思路，“他们也是联盟的成员……”

“但又有谁会信任法师呢？”普瑞斯托提醒他，“谁能知道他们有什么打算？正因为如此，我一开始就提醒你不要让他们参与这件事，不是吗？法师不能被信任……我们迟早都要对付他们。”

“对付他们……当然，你是对的。”

普瑞斯托的微笑变得更加灿烂，露出了两排白牙。“我一直都是对的。”他伸出手臂，友好地环抱泰瑞纳斯。“现在，我们要回到其他人中间去了。你

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再过几分钟，你就会提出你的建议……我们将以此为起点。”

“是的……”

这名身材颀长的年轻贵族陪伴洛丹伦国王回到其他君主中间，泰瑞纳斯的思绪也随之回到了眼前的事务上。普瑞斯托那些可怕的话语全都被深埋在这位国王的潜意识中，这正是那名黑衣贵族想要的效果。

“白兰地还不错吧，我的朋友们？”泰瑞纳斯向其他人问道。看到众人都在点头，他便微笑着说道：“你们每个人都将得到一箱这样的白兰地，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礼物。”

“真是见证友谊的绝佳礼物啊，你们说是不是？”普瑞斯托诱导着泰瑞纳斯的客人们。

众人纷纷点头，普罗德摩尔甚至举杯为洛丹伦的君王祝酒。

泰瑞纳斯双手一扣。“同时感谢我们的这位年轻同伴，他让我们的内心比以前联系得更为紧密了。”

“我们还没有签署任何协议。”吉恩・格雷迈恩提醒泰瑞纳斯，“我们甚至还没有对眼前的局势意见达成一致。”

泰瑞纳斯眨眨眼，这是一个完美的契机，正好借此宣布他的伟大提议。

“说到这一点，我的朋友们，”国王握住普瑞斯托的手臂，引领他向会议桌尽头走去，“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能够让我们所有人都认可的解决办法……”

想着这位落难贵族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将会获得怎样巨大的奖励，洛丹伦的泰瑞纳斯国王向他年轻的同伴露出一个微笑。没错，这个完美的人足以胜任这一角色。有普瑞斯托管理奥特兰克，联盟的未来绝对是有保证的。

随后，他们就能够合力去对付那些狡诈的达拉然法师了……

“不应该这样！”身材圆胖的法师激动地说道，“他们没有理由把我们排除在外！”

“他们的确没有理由，”年长的女法师说道，“但他们就是这样做了。”

不久之前在天空之厅会面的法师们又一次聚集到这里。只是这一次，现身的只有五个人。罗宁所认识的克拉苏斯没有出现，但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已经让其他人太过忧心，等不及最后这名同伴了。凡人君主们私自进行会谈，不经

肯瑞托指导便对重要事务进行定夺。尽管肯瑞托的成员们对于泰瑞纳斯国王和其他几位君主都保持着敬意，但洛丹伦的统治者竟然召集这种全无先例的会议，这让他们深感不安。过去只要举行这样的会议，总会有一名肯瑞托核心成员参与其中。这才是公平的安排，毕竟在联盟保卫家园的战争中，达拉然一直都屹立在战场的最前沿。

但局势似乎发生了改变。

“奥特兰克问题很早以前就应该解决了。”精灵法师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维护我们在联盟中应有的权益。”

“然后再引发另一起争端？”长须法师用洪亮的声音反驳道，“难道你没有注意到联盟的其他势力正在疏远我们吗？似乎在兽人被赶到格瑞姆巴托之后，他们就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

“荒谬！那些凡人一直都对魔法抱有疑心，但我们对正义事业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

年长的女法师摇摇头。“对于那些畏惧我们能力的人，我们的忠诚又有什么意义？现在兽人被打败了，人们开始注意到我们和他们的不同。我们在所有方面都超越了他们……”

“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即便对我们来说也是危险的。”克拉苏斯平静的声音响起，这位始终不曾露出过面孔的法师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来得正是时候！”长须法师转向新出现的同僚，“有什么发现吗？”

“非常少。那场会议没有采取屏蔽措施……但我们只能解读到一些表面的想法。最后，我不得不采取另外一些手段，才得到了一些成果。”

年轻女法师试探地问道：“他们有没有做出什么决定？”

克拉苏斯犹豫了一下，然后抬起一只戴手套的手：“你们看吧……”

大厅的正中央，雕刻符文的地板上出现了一个相比法师们更似真人的高大的人类幻象。这人身材健美，穿着华贵的黑色衣装，如鹰的面孔英俊倜傥。他的出现让六位法师都沉默了片刻。

“他是谁？”年轻女法师又问道。

克拉苏斯向他的同伴们审视片刻，才回答道：“向奥特兰克的新统治者，国王普瑞斯托一世致敬吧。”

“什么？”

“这太无礼了！”

“他们不能未经我们同意就这样做——他们可以吗？”

“普瑞斯托是谁？”

罗宁的支持者耸了耸肩。“一名来自于北方的小贵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领地，也没有任何背景。不过他似乎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不仅是泰瑞纳斯，甚至就连吉恩·格雷迈恩也被他笼络。”

“他们竟然推举他成为国王？”长须法师喝道。

“从表面上看，这不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奥特兰克再一次成为独立王国。我认为，其他君主对他都很尊重。他似乎以一人之力避免了联盟的分裂。”

“所以你也认可由他来统治奥特兰克？”年长的女法师问。

作为回答，克拉苏斯又说道：“他似乎没有什么历史，这显然是我们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谈的原因。但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当我用魔法试探他的时候，只收到空白的反馈。”

其他法师都开始窃窃私语，议论这件怪事。精灵法师带着和所有人一样的困惑问道：“你最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任何想要解读他的法术都得不到任何结果，彻彻底底地没有结果。就好像普瑞斯托领主根本不存在……但他一定存在。认可他？我觉得我害怕他。”

这些法师中最年长的成员说出的这番话深深震撼着肯瑞托议员们。一时间，众人头顶风云变幻、电闪雷鸣、日月交错，而大法师们只是一言不发地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以自己的方式消化着听到的消息。

年轻男性法师首先打破了沉默。“那么，他是一名法师，对不对？”

“这应该是最符合逻辑的推测。”克拉苏斯略一点头，表示赞同。

“一个强大的法师。”精灵喃喃地说道。

“这个推测也符合逻辑。”

“那么，如果是这样，”精灵法师继续说道，“他到底是谁？我们之中的一员？一名叛徒？我们肯定应该知道拥有这种力量的法师！”

年轻女性法师身体前倾，细看面前的幻象。“我不认识他。”

“这并不奇怪。”年长的女性法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上千张面孔……”

闪电划过克拉苏斯，却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两个星期之后就会有正式声明发表，接下来，除非其他君主改变主意，否则普瑞斯托领主就将在一个月之后加冕成为国王。”

“我们应该提出抗议。”

“应该这样做，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不管怎样，我认为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查明这个普瑞斯托领主的真实身份，从每一道缝隙和每一座坟墓中寻找他的过去，他真正的意图。除非有了确凿的证据，否则我们无法公开反对他。他肯定已经得到了除我们之外的每一位联盟成员的支持。”

年长的女法师点点头。“就算是我们也无法对抗所有王国联合起来的力量。如果他们都厌恶我们，我们将没有容身之地。”

“是的，我们不能这样。”

克拉苏斯摆摆手，散去了普瑞斯托的幻象，但这名年轻贵族的面容已经烙印在每一名肯瑞托议员的意识内。在一片寂静之中，他们一致认同了此事的重要性。

“我必须再次告辞了，”克拉苏斯说道，“我希望诸位像我一样仔细思考眼前严峻的局势，迅速追踪任何可能的线索，无论它们有多模糊或不可思议。如果这个神秘人物登上奥特兰克的王座，我怀疑联盟将不再稳固——无论现在那些君主看上去是多么团结一致。”他吸了一口气。“我很担心，到那一天，达拉然将和所有王国一同沦陷。”

“就因为这一个人？”长须法师的话冲口而出。

“是的，就因为他。”

就在其他人思考他的话语时，克拉苏斯再一次消失了……

……克拉苏斯重新出现在自己的密室中，为自己的发现而颤抖不已。没有对同伴完全坦诚的负疚感折磨着他，他知道——或者至少是有所怀疑——这个神秘的普瑞斯托领主远远不止他对其他法师讲述的那样简单。他希望能将自己的全部猜测告诉他们，但这只会让他们质疑他的理智，而且，就算他们相信了他，也会让他自己的身份和手段暴露过多。

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他不能这样做。

但愿他们能够像我希望的那样行动。一个人处在黑暗的密室中，克拉苏斯终于敢掀起他的兜帽。一点源头不明的昏暗光线成为这个房间里唯一的照明，相貌英俊的灰发男子出现在这片微弱的光线里。他棱角分明的五官苍白得过分，相比不老的脸庞，时间反而在那双乌黑闪亮的眼眸里留下更多痕迹。右脸颊三条长疤并排隆起，虽然已是陈年旧伤，却仍然时常隐隐作痛。

大法师掌心向上伸出左手，戴着手套的手中突然凝聚起一颗蓝色的光球。克拉苏斯的右手拂过光球，许多影像便出现在光球内部。他仰起头，仔细观察这些影像。一张高大的石椅滑到了他身后。

克拉苏斯观察的是泰瑞纳斯国王的宫殿，那座辉煌的石砌建筑中居住过洛丹伦的数代君主。在两侧塔楼的拱卫下，宫殿看起来仿若小型要塞，洛丹伦的旗帜飘扬在塔楼上和宫殿大门口。身穿国王卫队制服的士兵肃立在门外，一同执勤的还有几名白银之手骑士。平时这些圣骑士并不会参与王宫的防御工作，但现在到访的君主们还在讨论一些细节问题，他们显然还需要这些值得信任的军人的护卫。

法师再一次用右手拂过光球，宫殿左侧的影像中出现了一座厅堂内部的画面。法师凝视幻象，让那座厅堂的画面放大。

画面中只有泰瑞纳斯和他年轻的盟友。看起来，会议已经结束，其他君主都离开了，普瑞斯托领主还留在国王身边。克拉苏斯非常想刺探一下这名黑衣贵族的意识，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轻举妄动。就让其他人来进行这种很可能全无机会的尝试吧，像普瑞斯托这样的人毫无疑问会预料到这样的刺探并立刻做出反应。克拉苏斯不想现在就暴露自己。

他不敢窥视这个人的想法，但至少他能够研究一下这个人的背景……现在这位受到国王保护的流亡者还居住在国王赠送给他的别墅里，调查不正应该从那幢别墅开始吗？克拉苏斯在光球上轻拂，一个新的影像出现了，那正是克拉苏斯感兴趣的别墅。法师从远处对那幢别墅审视了片刻，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然后他将画面拉近。

随着这幢被高墙围住的建筑物逐渐靠近，一个比克拉苏斯预料中微弱得多的结界拦住了他。克拉苏斯没有破解这个法术，只是轻松地绕过了它。现在，这幢别墅的外表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尽管看上去装潢华丽，但它却给克拉苏斯一种病态的感觉。普瑞斯托显然对房屋的整洁有很高要求，却不是很在乎一幢房子是否能令人心生愉悦。克拉苏斯对此毫不惊讶。

经过一番迅速搜索，克拉苏斯找到了另一个结界。这一个更加精巧，但也不是克拉苏斯无法逾越的。法师做了个灵巧的手势，就再一次绕过了普瑞斯托的作品。克拉苏斯马上就能够进入别墅内部，在这里，他可以……

他的光球突然变黑了。

黑暗蔓延到光球的边缘之外。

黑暗笼罩了法师。

克拉苏斯迅速离开椅子。由纯粹的黑暗组成的触须缠绕住那个石雕座椅，将它完全吞没。如果法师还坐在上面一定也会被吞入其中。克拉苏斯站起身的时候，看见触须都缩了回去——他的椅子也完全不见踪迹。

第一批黑暗带走了自己的猎物，还有更多黑暗从残存的魔法光球中不断涌出。法师踉跄着向后退去，他一生中极少像现在这样震惊无措。等回过神来，法师立刻喃喃地念诵出一段许多个世代不曾被生灵听到的咒语，甚至克拉苏斯自己也是第一次念诵它们。在此之前，他只是从卷宗上读到过它们，并被它们深深吸引。

一片光芒闪烁，像棉花一样厚重的云团出现在克拉苏斯的面前。如同活物一样，云团径直飘向那些黑暗的衍生体，在半空与之相交。

那些触须甫一触及云团便粉碎为灰烬，还没有落到地面上就消失殆尽。克拉苏斯长出了一口气，随后却惊恐地看到后面涌上的触须缠裹住了他的云团。

“这不可能……”克拉苏斯睁大了眼睛，喃喃地说道，“这不可能！”

就像刚才那些触须吞没那个椅子一样，这些乌黑的触须将云团越缠越紧，将其吸收，吞没。

克拉苏斯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禁忌法术“无尽饥饿”。他从未见过有人施放这个法术，但任何懂得魔法的人都能看出咒语中的邪恶。只是他眼前的这个法术又有所变化，否则克拉苏斯的反击法术应该足以抵御它的威胁。起初，这个法术仿佛被压制了……但它很快又演变出更加阴险的形态，仿佛这个黑暗法术的精髓骤然发生了改变。现在，黑暗向克拉苏斯袭来，克拉苏斯一时却想不出能够用什么办法防止自己成为这些触须的食物。

他想要逃出这个房间。但他知道，无论他躲藏到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里，这些怪物都会无休止地追赶他。这正是无尽饥饿特别恐怖的地方，它永不停歇的追赶迟早会耗尽目标的力量，迫使目标最终放弃逃窜。

不，克拉苏斯必须在这里阻止它。

他想到了一个可能有效的法术，这个法术会让他体力耗竭，连续几天虚弱无力，但只有它才可能让克拉苏斯摆脱这个致命的威胁。

当然，它也很有可能要了克拉苏斯的命，就像普瑞斯托领主的陷阱一样。

克拉苏斯闪身到一旁，躲开一根伸向他的触须。没有时间权衡利弊了，现在他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施放这个法术。无尽饥饿正在切断他的所有退路，将他团团包围。

古老的法师悄声念出咒语。在普通人听来，那些语句就像是倒过来念、充满了错误的音节和重音的洛丹伦语。克拉苏斯小心地念诵出每一个音节，他知道，只要一个疏失，自己可能要承受灭顶之灾。他向奔涌而来的黑暗伸出左手，将全部精神集中在这一片正在疾速扩展的恐怖怪物的正中心。

黑暗蔓延的速度要比他想象得更快，咒语即将完成的瞬间，无尽饥饿抓住了他，一根滑腻的触须缠绕住了他伸出的无名指和小指。一开始，克拉苏斯并没感到疼痛，但就在他的眼前，这两个手指凭空消失了，只剩下喷涌鲜血的伤口。

就在剧痛涌遍他全身的时候，他狠狠念出了咒语的最后一个音节。

太阳在他的狭小密室中爆炸了。

触须如同落在火炉上的冰块一样融化了。无比灿烂的光芒充满了这个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也刺痛了克拉苏斯紧闭的双眼。法师喘息着倒在地上，紧紧抓住自己受伤的手。

一阵剧烈的“嗞嗞”声袭入他的耳朵，让他已经在急剧跳动的脉搏开始更加剧烈地悸动。难以想象的高温烧灼着他的皮肤。克拉苏斯不停地祈祷这一切能够快一点结束。

“嗞嗞”声变成了越来越猛烈的咆哮，就仿佛这个小房间里有一座火山在爆发。克拉苏斯竭力想要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光芒实在是太强烈了。他如同胎儿一般蜷曲起身体，准备迎接无可避免的终结。

就在这时……光消失了，整个房间陷入一片死寂的黑暗。

大法师依旧无法动弹，如果无尽饥饿现在找上他，会发现他已经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了。他在地上躺了几分钟，竭力恢复自己对现实的感知。最后，他终于想起来要给自己可怕的伤口止血。

克拉苏斯按住受伤的手，阻止血液继续涌出。他无法修复这处损伤，被黑暗法术碰触的地方永远都无法再生。

终于，他壮着胆子睁开眼睛。尽管房间中没有光源，他依然觉得周围仿佛太亮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克拉苏斯看到几个模糊的影子，他相信那些是家

具，仅此而已。

“光……”受伤的法师喃喃说道。

一个翠绿色的小光球出现在天花板附近，将微弱的光线撒遍整个房间。克拉苏斯扫视了一下周围。的确，刚刚的黑影是残存的家具，只有椅子彻底消失了。无尽饥饿应该是被彻底抹消了，克拉苏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胜利了。

也许没有。只是几秒钟的时间，灾难便突袭而至。他什么都没能看到。探查普瑞斯托住宅的尝试彻底失败了。

但是……但是……

克拉苏斯拖着身体站立起来，又召唤出一个同样的椅子，颓然坐倒在上面，吃力地喘息着，盯着自己残缺的左手看了一会儿，确认血已经止住了。随后他召唤出一颗蓝水晶，再一次观察那名贵族的住所。一个恐怖的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经过刚才的灾难，他相信现在能够向这幢房子投去短暂却安全的一瞥了。

那里！魔法的痕迹非常明显，克拉苏斯沿着这一点痕迹向前探索，看到了能量残余的纠缠。他必须非常小心，以免重新激活自己刚刚避开的那个可怕的陷阱。

这本身就是重要的证据。施放无尽饥饿的技巧，极尽复杂的能量编织，让克拉苏斯最初的反击竟然彻底失败——这些全都表明施法者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艺已经超越了肯瑞托，超越了人类甚至精灵之中最优秀的法师。

克拉苏斯知道，有另外一个种族早在精灵之前就已经浸淫于魔法之中无数个岁月了。

“我知道了……”克拉苏斯喘息着，召唤出普瑞斯托面容骄傲的幻象，“我现在知道你是谁了，无论你伪装出什么样的外表！”他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刚才的战斗和伤痛消耗了他太多力量，但出现在眼前的事实对他造成的震撼远比任何法术都更加强烈。“我知道是你——死亡之翼！”

第七章

邓肯·森图鲁斯勒住自己的坐骑说："这里出事了。"

罗宁也有同样的感觉，再加上对于城头上那场意外的猜测，他禁不住有些怀疑现在他们所见到的景象也许和他的任务有所联系。

哈斯克就在远处，但那里显得格外寂静压抑。法师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一座如此规模的港口应该有鼎沸的人声传入他们耳中，但除了几声鸟鸣以外，他听不到任何生命的声音。

"我们并没有收到什么消息。"高阶圣骑士对温蕾萨说，"否则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们都会立刻骑马赶来这里。"

"也许我们只是因为路上发生的事情而过度忧虑了。"游侠虽然这样低声说着，声音中却充满了警惕。

众人都勒住坐骑，停步不前，直到罗宁等不及决定自己行动。他突然催动马匹，让其他人都吃了一惊。但他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其他人是否跟随，他都会前往哈斯克。

温蕾萨立刻跟了上去，森图鲁斯领主自然催马追在温蕾萨身后。看到白银之手的骑士们纷纷放开缰绳跑到了自己前面，罗宁压抑住自己发笑的冲动。他尽可以再容忍片刻他们的傲慢和虚荣，不管怎样，这位法师和他这些充满隔阂的同伴们一到港口就要分道扬镳了。

……如果港口还在那里的话。

现在就连他们的坐骑也对前方的死寂有了反应，它们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罗宁不得不一再催赶，才能让自己的坐骑继续向前。但这一次没有任何骑士再取笑他骑马时的笨拙姿态了。

逐渐靠近港口的时候，他们终于听到一些声音传来，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有铁锤敲打的声音，还有一些叫嚷声，马车行驶声。并不嘈杂，但至少证明哈斯克没有变成幽灵之地。

不过他们还是小心地向前探索着，这里终究还是有些不正常。温蕾萨和骑士们全都单手按剑，罗宁则在心中默念着咒语。没有人知道在那里会遇到什么，他们只知道答案就要揭晓了。

就在他们看到城市大门的时候，罗宁发现三个黑影升入了高空。

法师的坐骑惊得后退，温蕾萨立刻帮罗宁抓住缰绳，控制住那匹马。一些骑士拔出了佩剑，但森图鲁斯立刻示意他们将武器收回到鞘内。

片刻之后，三只高大的狮鹫降落在这一队人面前，其中两只落在最粗大的树梢上，第三只径直落在他们面前。

“你们是什么人？”狮鹫背上的骑士问道。那是一名古铜色皮肤的长须武士，看上去身高还不及罗宁的肩膀，却壮实得能够将法师连同他的马一并举起来。

森图鲁斯立刻催马向前道：“向你问好，狮鹫骑士！我是白银之手骑士团的邓肯·森图鲁斯领主，我率领这队人马来至此港口！能否问一句，哈斯克是不是遭遇了什么麻烦？”

矮人发出一阵狂野的笑声。他不像他的地面表亲那样矮壮粗重，反而像是被龙劫持并重压得只剩一半身高的野蛮人战士。这个矮人的肩膀比最强壮的骑士还宽，肌肉随着呼吸抖动，一大片鬃毛一样的头发飘摆在他刚强有力的面孔后面。

“如果两头龙算是麻烦，那么，是的，哈斯克遇到了麻烦！它们在三天以前杀到这里，撕碎和烧毁它们能找到的所有东西！如果不是我的部队在那天上午及时赶到，你们就根本找不到你们宝贵的港口了，人类！当我们从天空中发动攻击的时候，它们对港口的破坏才刚刚开始！那真是一场充满荣耀的战斗，不过我们也在那一天失去了格罗丁！”矮人们一拳捶在自己的心口上。“愿他的英灵在永恒中骄傲地战斗！”

“我们看见了一头龙，”罗宁插口道。他很担心这三个矮人会就此唱诵起他们的悼亡史诗。“那头龙由一个兽人驾驭。你们的三位勇士和它展开了战斗……”

领头的矮人刚刚张开口就被罗宁打断了，不由得紧皱眉头看着这名法师。但听罗宁提起另外那场战斗，他的眼睛里立刻闪耀起明亮的光芒，脸上也恢复了灿烂的微笑。“是啊，那也是我们，人类！我们追赶那条怯懦的爬虫，在空中解决了它！那同样是一场危险却痛快的战斗！穆罗克……”他指了指罗宁右边树枝上那名身材壮硕，稍稍有些秃顶的矮人。“……在那里丢失了一把好斧头，不过至少他还有他的战锤，对吧，穆罗克？”

“我宁可刮掉我的胡子也不愿失去战锤，弗斯塔德！”

“是啊，他那把战锤可是赢得过无数女士的青睐，对不对？”弗斯塔德笑着说道。这名矮人似乎此时才第一次注意到温蕾萨，他的褐色眼睛一亮。“你们还有一位精灵女士！”他在狮鹫背上笨拙地向温蕾萨鞠了一躬，“弗斯塔德·斩龙者为您效劳，精灵女士！”

罗宁这时才想起，奎尔萨拉斯的精灵是这些豢养猛禽的矮人们唯一真正信任的异族。当然，这显然不是弗斯塔德的目光离不开温蕾萨的全部原因，就像森图鲁斯一样，这名狮鹫骑士一定也看到了温蕾萨非同寻常的魅力。

“你好，弗斯塔德，”银发游侠郑重回礼，“祝贺你们取得辉煌的胜利。哪怕是对于飞行部队来说，两头龙也绝对是异常强大的敌人。”

“我们可是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一整天的时间！”弗斯塔德还在努力向前倾，“我们未曾在此处遇见您的族人，尤其是像您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士！请问我这个可怜的骑士有为您效力之处吗？”

罗宁觉得自己颈后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个矮人所说的一字一句虽然都彬彬有礼，但他的腔调可不像只想帮忙那么简单。这种事本不需要这名法师多操心，但不知为什么，罗宁此刻却为此困扰。

也许邓肯·森图鲁斯也有同样的感觉，他抢在所有人之前做出回答：“非常感谢你愿意帮忙，但我们并没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只是要找到正在等待这名法师的船只，让他能够尽快离开我们的海岸。”

听圣骑士的话，仿佛罗宁是一名要被赶出洛丹伦的流放犯。法师不由得咬紧了牙关，有些气恼地说道：“我正要去为联盟执行一个观察任务。”

弗斯塔德对此明显漠不关心。“我们没有理由阻止你们进入哈斯克，寻找你们的船只，人类，但你们会发现港口在遭受恶龙袭击之后已经没剩下几艘船。很可能你们的船已经变成了海面上的浮木了！”

罗宁早已想到了这一点，但听到矮人这样说，他的心还是沉了下去。他不想在任务尚未开始时就提前宣告失败，“我必须去找找看”。

“那么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弗斯塔德一催自己的坐骑，又向温蕾萨投以凝视，笑着说，“非常高兴能与您相遇，精灵女士！”

游侠点点头。矮人骑士和他的坐骑升上了半空，猛禽宽大的羽翼扇起一阵强风，把沙粒吹进了地上那一队人的眼睛里。狮鹫起飞时掀起的气流让最烈性的战马也不由得向后退去。另外两只狮鹫都飞到弗斯塔德身旁，三只狮鹫很快

就变成了天空中的三个黑点。罗宁望向已经隐约出现在眼前的哈斯克海岸，驱动坐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奔去。

邓肯·森图鲁斯啐掉口中的沙子，从表情上看，他对于那些矮人的评价肯定不会比对法师好多少。“我们去看看吧。也许运气还在我们这一边。”

一行人再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不断催马跑向港口。没用多少时间，他们便发现哈斯克的情况要比弗斯塔德所说的更加严重。他们遇到的第一片建筑物多少还是完整的，但越靠近海岸，目之所及便越发惨烈。城市外围的农田被烧毁了；农场主们的住宅都变成了一堆堆残骸；用石头砌成的牢固建筑物幸存得较多，但他们仍会不时看到一座完全被摧毁的石头房子，很可能是遭受到了龙焰的直接攻击。

烧焦的恶臭在法师经过强化的知觉中显得格外强烈。被两头恶龙烧毁的并不只是木制建筑，不知有多少哈斯克的居民在这场灾难中丧生。一方面，罗宁震惊于兽人的疯狂，那些暴徒肯定早就知道，他们赢得这场战争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而另一方面……必须为这些无辜惨死的人伸张正义。

奇怪的是，靠近港口的一些地方看上去却完全没有遭受任何破坏。罗宁本以为这些地方应该是情况最为凄惨的，但除了工人们全都面色阴沉以外，哈斯克海港仿佛是完全没有遭受攻击的样子。

“也许船还是完好无损的。”罗宁低声对温蕾萨说道。

“我不这么想。难道你没有看到那个吗？”

罗宁顺着游侠的手指向海湾中望去，眯起眼睛竭力想要确认游侠所指的是什么。

“一艘船的桅杆，法师，”森图鲁斯用低沉的声音告诉罗宁，“那艘船剩余的部分和她勇敢的船员毫无疑问都已经沉入水底了。”

罗宁将咒骂吞回口中，目光又扫过整片海湾。现在他才看出来，海面上漂浮着不少木片和各种材料的碎片，看起来沉没的船只至少有十几艘。现在他才有些明白，为什么这座海港本身能够幸存下来。兽人一定是让坐骑将火力首先集中在联盟船只上，他们不想放过任何一条船。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哈斯克外围遭受的损失会比内城更大，不过也许那里的大部分破坏都发生在狮鹫骑士们赶到之后。罗宁以前也见到过城镇在双方奋力拼杀的过程中连带遭受破坏的样子，如果不是矮人们及时赶来，这里的毁灭只会更加彻底。兽人们会让龙降落到城中，杀死他们见到的每一个人。

就算是能够想清楚这一切，对于罗宁所面对的难题也是于事无补。没有了船，他根本无法前往卡兹莫丹。

“你的任务结束了，法师。”森图鲁斯领主毫无道理地高声宣布了罗宁早已看到的事实，“你失败了。”

“也许还能有一艘小船。我有钱，可以雇用一条……”

“现在谁还会为几枚银币就带你去卡兹莫丹？这些可怜人已经承受太多苦难了。难道你以为他们之中还有人愿意驾船前往兽人的老巢吗？”

“我只能尽力一试。感谢你费力护送我至此，领主，愿你一切平安。”罗宁又转向精灵，“也很感谢你，游侠……温蕾萨，你已不负使命。”

温蕾萨吃了一惊。“我不能就这样丢下你。”

“但你的任务……”

“尚未完成。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在你无路可走时丢下你不管。如果你还想要前往卡兹莫丹，我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你——罗宁。”

邓肯·森图鲁斯突然在马鞍上挺直身子。“我们当然也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以我的荣誉起誓，如果你相信这个任务依然需要继续下去，那么我和我的人也将尽力为你寻找航船！”

温蕾萨决定留下来，这让罗宁非常高兴，但他可不愿继续和白银之手骑士打交道了。“感谢你，领主大人，但这里还有许多人需要你。目前您的骑士团最该做的难道不是帮助哈斯克的人们重建城镇吗？”

有那么几息的时间，罗宁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摆脱掉这名圣骑士了。但显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邓肯·森图鲁斯最终高声说道：“这一次，你的话确实有些道理，法师，不过我相信，我们可以同时安排好你的任务和哈斯克的重建。我的人会帮助这里的居民进行灾后重建工作；而我则会亲自帮助你寻找船只！这样做最为合理，对不对？”

罗宁无言以对，只好点了点头。他身边的温蕾萨以更加温婉有礼的态度说：“你肯定会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邓肯。谢谢你。”

高阶圣骑士很快就派遣其他骑士去帮助哈斯克人了。随后，骑士、罗宁和游侠短暂讨论了一下该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进行搜索，并全都同意分头行事肯定能加大成功的机会。他们决定在晚饭时重新会合，分享一切发现。森图鲁斯领主显然不相信他们的寻找能有什么结果，不过他对于洛丹伦和联盟的责任——可能还有他对温蕾萨的迷恋——要求他必须尽自己的一分力量。

罗宁负责搜索港口北部区域，不放过任何比救生艇更大的船只。但龙造成的破坏非常彻底，随着夕阳渐落，他始终一无所获，并且开始揣测到底哪件事

会更让他困扰——是担心无法找到船只，还是担心不可一世的圣骑士大人会在失败者罗宁面前得意扬扬地炫耀自己成功找到了航船。

法师的确有手段，能够瞬间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但就罗宁所知，只有既是传奇、又受到诅咒的麦迪文能够从容使用这种手段。即使罗宁成功地施展了这个法术，他也很可能被那一地区的兽人术士察觉，或者因为黑暗之门的魔力影响而使他的目的地发生偏转。罗宁可不想发现自己被传送到一座活火山口里。那么，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通过这段路程呢？

就在他努力寻找答案的时候，哈斯克的重建工作已经在他的周围全面展开了。妇女和儿童从海港中收集漂浮物，从里面挑拣出可能有用的东西，把剩下的堆在一旁，等待以后处理。一支城镇卫兵沿海岸线寻找水手的浮尸。有几个人向这名身穿蓝黑色长袍的法师投来异样的目光，一些父母将孩子拽到自己身旁。罗宁不时会看到人们责备的眼神，仿佛他应该为这场可怕的袭击负责。就算是在灾难之中，这些普通人也无法忘记他们对于魔法的偏见和恐惧。

两只狮鹫从罗宁头顶上方飞过，矮人们还在提防会有敌人再次攻击这里。罗宁估计这一地区暂时应该不会再受到恶龙侵袭了，两头龙被消灭已经让兽人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弗斯塔德和他的同伴们也许应该降落下来，帮助这些受难的镇民。不过罗宁估计那些对洛丹伦联盟不算十分友善的矮人还是更喜欢停留在远离人群的高空中，如果能找到合适的理由，他们肯定会马上离开哈斯克……

合适的理由？

“当然……”罗宁喃喃地说道。他看着天空中的两只大鸟和它们的骑手向西南方降落。还有什么能够比他的提议对那些矮人更有吸引力？还有什么样的提议能比这个更疯狂？

罗宁完全不理会周围人们惊愕的眼神，径直向那些降落的矮人跑去。

温蕾萨离开码头最南端，心中充满了厌恶。她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她拜访过的每一户人家都充满了恶臭。她没办法对这些受难的人做些什么，甚至无法减轻这股鱼虾腥味。整个哈斯克都在发臭，绝大多数人类的嗅觉都非常弱。这里的人们肯定没有半点嗅觉。

游侠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回到自己的族群中去，承担更加重要的任务。但除非她已经为罗宁尽了全力，除非她对自己的努力感到满意，否则她就无法心安理得地离开这里。只是她实在找不到办法能够让那名法师继续行程，同时她已经确信，法师罗宁的任务绝不仅仅是观察，否则他绝不会执着于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任务。不，他还隐瞒了一些事情。

温蕾萨很想知道那是什么……

晚饭的时间很快就到了。一无所获的游侠转头向内陆走去，忍着强烈的腥臭气味，沿最短的路径穿越街巷前行。哈斯克和其他港口之间有陆路可以通行，能够前往希尔斯布莱德丘陵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海镇。尽管从这里去往南海镇港口要用一周多的时间，但也许这是法师唯一的机会了。

“哦……我美丽的精灵女士！”

温蕾萨看向身旁，她以为是某个人类在对她说话，不过她很快就想起上一次是谁对她使用了这样的言辞。游侠转向自己的右侧，朝地面望去……弗斯塔德正满面荣光地站在她面前。这名狂野矮人的双眼闪闪发亮，咧着大嘴露齿而笑。他的一只肩膀上扛着一条麻袋，粗大的战锤挂在另一侧肩头——这两样东西的重量足以让任何精灵和人类站立不稳，但弗斯塔德却能凭借其种族特有的力量轻松扛起它们。

“弗斯塔德大人，你好。”

“不要这么称呼我！我在朋友面前只是弗斯塔德！除了拥有非同凡响的命运，我可算不上是什么大人！”

“我在朋友面前也只是温蕾萨。”尽管这个矮人似乎很是骄傲，他的气度却让温蕾萨很难不喜欢他，只不过这个精灵女孩的喜欢和弗斯塔德的期望很可能完全不同。弗斯塔德完全不掩饰自己对温蕾萨的好感，一双眼睛总是离不开精灵女孩的面庞。游侠决定，她应该立刻处理好这个问题。“但只有懂得互相尊重的人才能够成为我的朋友。”

弗斯塔德一双深褐色的眼睛与温蕾萨眼神轻触，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你们把法师送过大海的努力进展如何了，我的精灵女士？估计是不行吧，要我说，根本一点可能都没有！”

“的确可能性不大。我听说只有一艘船没有遭到破坏，但他们一等到气候合适就立刻出海了。哈斯克已经变成了一座空港。”

“真是可惜，真是可惜啊！我们应该找一壶好酒，好好谈谈未来！你说呢？”

面对这个兴致高昂的矮人，温蕾萨不得不压抑住心头涌起的笑意。“也许换个时间吧。我还有任务要完成。而你……”温蕾萨指指矮人肩头的口袋，“……看样子也有事情要做。”

“这只小包裹？”矮人轻松地晃了晃沉重的口袋，“只是一点给养，足以让我们离开这个人类的地方。我把它交给穆罗克，你和我就能去……”

正当游侠打算用坚决又不失礼貌的言辞表示拒绝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狮鹫愤怒的尖啸，紧接着响起争吵声。温蕾萨和弗斯塔德立刻警惕地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矮人一言不发地转过身，肩头的口袋落到地上，风暴战锤已经擎在手中。以他的体形而言，他的速度简直快到了不可思议。尽管温蕾萨立刻就追了上去，但弗斯塔德转瞬间就消失在了街巷里。

温蕾萨也抽出随身武器，加快了步伐。声音越来越响亮刺耳，温蕾萨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似乎正在争吵的人中还有罗宁。

迅速穿过街巷，一片开阔地域出现在温蕾萨眼前，这里的房屋全都被龙摧毁了。狮鹫骑士正在此地等待他们的首领，而法师显然是因为某种莫名其妙的理由决定要和他们进行一番交谈。法师经常会被称作是疯子，罗宁如果以为自己能和这些狂野的矮人争吵而平安无事，那他一定是法师中最疯狂的。

实际上，已经有一个矮人揪住法师长袍的前襟，把这个人类举起，让他的双脚离开地面足有一尺多高。

“我说了，别来惹我们，脏东西！如果你的耳朵不好使，不如让我把它们撕下来！”

“穆罗克！”弗斯塔德喊道，“这个法师做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

那个矮人仍然高举着罗宁。如果不是一道伤疤横亘在他的鼻子上，表情中少了许多幽默感，温蕾萨简直看不出他和弗斯塔德有什么差别。他转向自己的首领：“这个家伙一直跟踪图潘到了营地，后来图潘转身飞到这里，他又追了过来！我和他说了三次，要他走开，但这个人类就是听不明白！我觉得，应该把他带到高处去好好思考一下，他就能明白了！”

“玩魔法的家伙……”矮人首领嘟囔了一声，“我可真是同情你，精灵女士！”

“让你的同伴把他放下来，否则我就只能让他看看，精灵的利剑会如何赢过他的战锤。”

弗斯塔德向温蕾萨转过身，眨了眨眼，仿佛重新认识了这名游侠。他的目光扫过温蕾萨手中光华璀璨的细长剑刃，然后眯起眼睛，仿佛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你真的会这么干，对吗？你会为了保护这个家伙而和精灵的挚友开战，哪怕我们的友谊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根深蒂固了？”

“她不需要保护我，”罗宁开了口。这个挂在半空中的法师明明已经身陷险境，却没有半点害怕，反而满脸都是气恼。也许他还不知道穆罗克能够轻易

将他的脊椎折成两段，“到现在为止，我一直约束着自己的脾气，不过……”

从这一刻起，他无论说什么都只会引起他们之间的争斗。温蕾萨抢步上前，挥手制止罗宁继续说下去，自己站到了弗斯塔德和穆罗克之间：“这样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部落还没有被完全消灭，我们就已经在相互残杀了。这就是所谓的联盟吗？弗斯塔德，让你的战士放开他，我们应该以理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愤怒。”

“只不过是个玩魔法的……”狮鹫骑士首领嘟囔着，但他还是点了点头，示意穆罗克放开罗宁。

另一个矮人有些不情愿地服从了命令。罗宁抻平身上的长袍，将头发拢到脑后，脸上写满戒备。温蕾萨只能祈祷他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温蕾萨问罗宁。

“我来找他们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提议，仅此而已。而他们却以野蛮的态度……”

“他想让我们带上他飞往卡兹莫丹！”穆罗克吼道。

“这些狮鹫骑士？”温蕾萨禁不住真的开始赞叹罗宁的胆大妄为了。她实在是不知道，这个家伙到底有多鲁莽才会生出这种想法：骑在那些大鸟的背上飞过无尽之海——而他根本没有驾驭狮鹫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只能坐在矮人骑士的背后。罗宁的任务一定要比他所透露的更重要，而且他肯定没有向穆罗克和其他矮人骑士们说实话！所以他们才会把他看作是一个疯子。

“我以为他们会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但很明显，我错了。”

弗斯塔德怒气冲冲地说：“人类，如果你胆敢暗示我们是懦夫，我可就要亲自完成穆罗克刚才没干成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种族能够比鹰巢山的矮人更大胆，更强悍！我们连格瑞姆巴托的兽人和龙都不怕，也不会惧怕碰碰你这种家伙，如果有必要的话！”

温蕾萨以为罗宁会勃然大怒，但罗宁只是咬住嘴唇，仿佛他已经预料到了弗斯塔德的反应。温蕾萨回想起自己过去对法师的看法和评价，这才意识到罗宁一生中肯定大半时间都要承受这样的责难。

“我正在为洛丹伦执行任务，”法师回答道，“这才是真正值得你们关心的……但我发现你们对此全不在意。”他转过身背对着矮人，大步向远处走去。

温蕾萨仍然紧握佩剑，迅速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毕竟她对于罗宁的那个所谓观察任务早就有所怀疑了。“等等，法师！”罗宁停住脚步。毫无疑问，游侠的呼唤让他有些惊讶。但游侠没有对他说话，而是转向了狮鹫骑士首领，“弗斯塔德，难道你们真的不能将我们带到格瑞姆巴托附近吗？如果不行，罗宁和我的任务注定要失败了！”

矮人的表情变得很是困扰。“我本以为法师是单独行动的。”

温蕾萨暗示性地看了罗宁一眼，希望正在看着她的人类法师没有对她产生误会。“如果他到了那里就遇上兽人的战斧，他还有可能活下来吗？也许他能用法术对付一两个兽人，但如果他们杀到他的面前，他肯定需要一个会用剑的同伴。”

弗斯塔德看了看精灵手中的利剑，困扰的神情消失了。“是啊，而且你显然是一名优秀的战士，无论你的手中有没有剑！”矮人又瞥了一眼罗宁，然后是他的部下们，捋了捋自己的长胡子，目光回到了温蕾萨的身上。“我可不愿意为他做什么，但为了你……当然还有洛丹伦联盟，我很乐意效劳。穆罗克！”

“弗斯塔德！你不会是认真的……”

矮人首领来到有些惊慌的穆罗克身边，友善地按住这位朋友的肩膀。“这是为了我们的战争，兄弟！想一想你那些勇敢的誓言！我们甚至有可能在这一路上再杀掉一两头龙，继续书写我们光辉的战绩，嗯？”

穆罗克稍稍受到了一点安抚，终于点点头，嘟囔道：“我猜，你是要让精灵女士坐在你身后？”

“既然精灵是我们最古老的盟友，而我是队伍首领，当然应该如此！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不是吗，兄弟？”

这一次，穆罗克只是点点头，没有再说话，而他怒气冲冲的表情说明他的内心远没有那么平静。

“很好！”弗斯塔德高喊一声，又向温蕾萨转过身，“鹰巢山的矮人再一次来支援友军了！我们需要庆祝一下，来喝上一壶麦酒如何？或者两壶？”

所有矮人的情绪都高涨起来，就连穆罗克也不例外。游侠看出罗宁希望马上就出发，但没有将这个想法说出口。温蕾萨已经为他争取到了前往卡兹莫丹的办法，甚至可能会比乘船更快到达格瑞姆巴托地区，他应当向所有愿意出力帮助他的人表示感谢。实际上，弗斯塔德和他的同伴一定很希望能够摆脱罗宁，而温蕾萨则在心中庆幸除了这些狮鹫骑士以外，自己身边还会有另一个人陪伴。

“我们很乐意和你们一起庆祝，”温蕾萨说道，“不是吗，罗宁？”

“乐意之至。”罗宁的口气就仿佛刚刚发现自己的新鞋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太棒了！”弗斯塔德根本没有向法师瞥上一眼，他对温蕾萨说，“‘海上野猪’酒馆连一块墙皮都没掉，而且那里的人很感谢我们！他们应该能给我们多找几桶好酒！来吧！”

弗斯塔德本想挽起精灵的手臂，不过温蕾萨灵巧地避开了他的手。也许此刻这位狮鹫骑士的心里想得更多的是麦酒，而不是精灵，所以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温蕾萨的这个颇为失礼的举动，只是挥手招呼他的同伴们朝他们喜欢的酒馆跑去了。

罗宁来到温蕾萨身边，不等温蕾萨追向那些矮人，他一把就将精灵女孩拽到一旁，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格外严厉。

“你在想什么？”火焰色头发的法师悄声说道，“要去卡兹莫丹的只有我！”

“但如果不是我说要和你一起去，你绝对没有机会到达那里。你也看到那些矮人的反应了。”

“你在给自己找麻烦，温蕾萨！”

温蕾萨的一张俏脸逼近到距离罗宁不到几寸远的地方，气势汹汹地对他说：“那是什么样的麻烦呢？不会只是简单地监视格瑞姆巴托吧！你有另外的打算，对不对？”

罗宁看起来似乎就要对温蕾萨说实话了，但就在这时，另一个人的喊声传来。他们同时转过头，看到邓肯·森图鲁斯向他们走来。

温蕾萨心中暗叫不妙，她在努力说服弗斯塔德带她和罗宁跨越大海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位圣骑士。依照她现在对这位骑士的了解，温蕾萨非常担心他会坚持要同他们一起去格瑞姆巴托。

不过法师却似乎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的怒火依然集中在游侠的身上。“我们该找机会单独谈谈这件事，温蕾萨，但你要明白——等我们到达卡兹莫丹海岸的时候，我会一个人继续行动！你要和我们的好朋友弗斯塔德返回这里……如果你打算继续前进……”

他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是真真正正地闪烁了一下。就算是这名坚强的精灵也不由自主地在惊愕中后退了一步。

“……我会亲自把你送回到这里来！”

第八章

他们正在一步步逼近格瑞姆巴托。

耐克鲁斯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自从毁灭之锤率领的部落主力灾难般地惨败起，他就在计算胜利的人类及其盟友向卡兹莫丹残存的兽人势力进军的日期。的确，这一路上洛丹伦联盟必须拼尽全力，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耐克鲁斯几乎能够想象到大军在边界聚集的情景。

但在那些军队进攻之前，他们一定想先削弱兽人的攻击力。如果地精克里尔的话可信，那么人类肯定密谋着试图解救或者杀死红龙女王。敌人到底会派多少人来，耐克鲁斯还不知道，但从西北方军事行动日益频繁的报告推断，这场行动如此意义重大，敌人至少会派出一个军团的精英骑士和游侠，肯定还会有法师——力量强大的法师随行。

瘸腿兽人掂量着得到的神器，就算是恶魔之魂可能也不足以保护这里了。此时，他的酋长无法为他提供援助，祖鲁希德的部队正在北方防卫即将到来的进攻。一些低级侍僧正在监视南方和西方边境，但耐克鲁斯没办法信任他们，就像他无法相信克里尔精神的稳定性一样。于是，如同往常一样，这名残废的兽人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只能由他自己来做决定。

他一瘸一拐地走过岩石小径，来到龙骑士们歇宿的地方。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几个有经验的老兵了，但有一位耐克鲁斯信任的战士仍然在每一场战斗中骑龙冲杀在最前线。

身材壮硕的龙骑士们簇拥在房间中央的大桌子周围，他们在这里讨论战斗、吃饭、喝酒、玩骨头骰子。听人群中传来的喧闹声音，应该是有什么游戏正进行到高潮。龙骑士们不会喜欢被他打扰，但耐克鲁斯别无选择。

“托尔古斯！托尔古斯在哪里？”

一些兽人朝他看过来，同时用愤怒的鼻息声警告他不要胡乱打扰他们。瘸腿老兽人露出牙齿，一双浓眉紧皱在一起。尽管失去了一条腿，但他才是这里的首领，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轻慢他，就算是龙骑士也不行。

“怎么啦？你们之中如果再没有人说话，我就要从你们中拉一个切块喂给红龙女王了！”

“这边，耐克鲁斯……”一个身材格外巨大的兽人从人群中站起来。他的个子比其他兽人还要高出一头，就算是以兽人的标准，他的面孔也丑陋得令人胆寒。在他口中，一侧的獠牙已经断了，熊一样粗犷的脸上布满了疤痕，肩膀比来找他的老兽人宽出一半，肌肉虬结的手臂足有耐克鲁斯剩下的那条好腿一样粗。他瞪着耐克鲁斯说：“我在这里……”

托尔古斯走向耐克鲁斯，其他龙骑士带着尊敬的神情迅速让开道路。托尔古斯的神情举止之中无不显示着一名兽人勇士强烈的自信，而他配得上这样的自信。在他的驾驭下，他的龙对敌人造成的破坏、他杀死的狮鹫骑士、剿灭的人类部队比部落其他任何人更多。毁灭之锤和黑手都向他颁发过许多勋章和荣誉标志，祖鲁希德和其他氏族首领赠予他的奖励品就更多了。现在这些战功的象征全都悬挂在他胸前固定战斧的皮带上。

“你想干什么，老家伙？再赢七场，我就打败所有人了！你最好能说一些有用的话！”

“这就是你们接受训练的目的？！”耐克鲁斯厉声喝道。就算是面对这个恐怖的家伙，他也绝不会卑躬屈膝。“难道你们现在只会为了一点赌注而战了吗？”

另外一些龙骑士在窃窃私语，但托尔古斯却显然对老兽人的话很感兴趣。“一个特殊任务？不再只是烧死几个没有价值的人类农民了？”

“你们的敌人将是人类士兵，也许还有一两个法师！这是不是要比你们的赌局更有趣？”

托尔古斯那双凶残的红色眼睛眯了起来。“和我说详细一些，老家伙……”

罗宁终于能够前往卡兹莫丹了。这本应该让他感到高兴，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他必须得应付那些矮人，他们显然与法师互相厌恶；而且温蕾萨也要参与行动，她说只有这样才能让弗斯塔德愿意带他们飞过无尽之海——这把罗宁的计划完全打乱了。对于罗宁而言，这个任务的关键点是他必须单独前往格瑞姆巴托，没有无用的同伴，他不会再冒险酿成第二次灾难。

他不能再制造死亡了。

然而更糟糕的是，他刚刚发现邓肯·森图鲁斯领主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了高傲的弗斯塔德，矮人竟然同意也带上那名圣骑士。

“这太疯狂了！”罗宁不止一次地重复着这句话，“这个任务不需要其他任何人！”

但现在，狮鹫骑士们已经准备好飞向大海，却没有人听他在说些什么，根本没有人在意他的观点。罗宁甚至怀疑，如果他继续反对下去，那么被丢下的将只有他一个人，尽管这看上去无比荒唐。罗宁早就注意到了弗斯塔德最近看他的眼神……

森图鲁斯正在和他的部下说话，向罗兰德以及其他人下达命令。留着大胡子的圣骑士将一样东西交给他的年轻副手，那仿佛是一枚徽章，或者类似的东西。罗宁一开始对这件事并不在意——白银之手骑士对于每一件小事都有着上千个仪式步骤。温蕾萨来到他身边，悄声对他说：“邓肯将自己的职位印章给了罗兰德。如果这位老骑士遭遇不测，罗兰德就会接替他的位置。白银之手骑士绝不会心存侥幸。”

罗宁转过身，打算问温蕾萨一个问题，但温蕾萨已经走开了。自从罗宁悄声警告她之后，她对罗宁的态度就严肃了许多。罗宁不想强迫这名游侠半路返回，但他更不希望温蕾萨因为他的任务而遭遇不幸。他甚至不希望邓肯·森图鲁斯被他连累，尽管这位圣骑士很可能比罗宁更有能力在卡兹莫丹生存下来。

“该起飞了！”弗斯塔德喊道，“太阳已经升起，现在就连老人家都要起床干活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森图鲁斯以熟练的口吻郑重地回答道。

“我也是。”心中焦躁的法师马上也给出回答，他不希望被别人看作是耽误行程的原因。实际上，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在昨天晚上就乘狮鹫离开，但弗斯塔德坚持让这些大鸟好好休息一整个晚上，以确保它们在白天时有充足的体力……在矮人之中，弗斯塔德的话就是法律。

“那么，我们上狮鹫吧！”快活的矮人微笑着向温蕾萨伸出手，“精灵女士？”

温蕾萨回以微笑，和他一同骑上狮鹫。罗宁拼命为自己挂上一副冷漠的表情，他很希望与温蕾萨同骑的是其他矮人，而不是弗斯塔德，但如果他提出这种要求，只能让他在众人眼中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不管怎样，游侠坐在谁的背后又和他有什么关系？

“快一点儿，法师！”穆罗克嘟囔着，“我只想快一点跑完这一趟！”

森图鲁斯换上了一身轻便行装，坐到了另外一名狮鹫骑士的背后。同样作为浴血拼杀的战士，这些矮人就算是不喜欢圣骑士，也会对他报以真诚的尊

敬。他们知道圣骑士团在这场战争中的功绩，所以森图鲁斯领主才能轻易地说服他们也把他送到卡兹莫丹。

“抓紧！”穆罗克命令罗宁，“否则你就要变成鱼食了！”

话音刚落，矮人便驱动狮鹫，让这只大鸟冲上天空。法师竭尽全力抓紧背鞍，心脏几乎跳出喉咙的感觉让他对此行的安全生出了忧虑。罗宁以前从没有骑过狮鹫，随着这只大鸟的翅膀不停地扇动，罗宁很快就决定如果这次他能够活下来，以后再也不骑狮鹫了。在这只半是猛禽，半是狮子的生物用羽翼鼓起的一阵阵强风中，法师觉得自己的胃在不断地上下翻腾。如果能有别的选择，法师肯定不会爬上这种动物的脊背。

但罗宁也不得不承认，这只大鸟飞行的速度简直快到不可思议。几分钟的光景，哈斯克已经被他们甩在背后，连同整片海岸都完全看不见了。就算是龙也无法比拟这样的速度，至多也只能勉强接近。罗宁回忆起三只狮鹫在那头红色巨兽的头颈周围盘旋的样子，就算对狮鹫而言，那样做也非常危险，而其他生物更是不可能做到。

海洋在他们下方剧烈地翻滚着。一道道巨浪凶恶地高高扬起，又低沉下去变成深深的波谷。风撕扯着罗宁的脸，随风而来的水花迫使罗宁不得不用长袍和兜帽裹紧自己以抵挡寒冷和潮湿。穆罗克似乎完全不在意这些狂野的自然力量，实际上，他甚至乐在其中。

“你觉得，还……还有多久我们才能到卡兹莫丹？”

矮人耸耸肩。“几个小时吧，人类！我也没办法说得更精确！”

法师压下心底的不快，蜷缩起身子，竭力忘记眼前的旅程。但一想到自己脚下竟然有那么多水，罗宁就无法安稳心神。在哈斯克和卡兹莫丹海岸之间的无尽波涛中，只有惨遭陵夷的岛国托尔巴拉德。弗斯塔德早已说明，他们不会在那里降落。那个国家在兽人战争中被彻底摧毁，部落的血腥胜利让那里只剩下了一些耐寒的野草和昆虫这种生命。强烈的死亡气息至今还在那座岛上空升腾，所以就连法师也没有质疑矮人的决定。

他们不停地向前飞着。罗宁只敢偶尔瞥一眼他的同伴。森图鲁斯还是那种坚不可摧的样子，看上去仿佛完全不在乎持续拍打在他胡须上的水雾。而温蕾萨对这种疯狂的旅行做不到毫不在意，她和法师一样，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低垂着头，将银色长发紧裹在旅行斗篷的兜帽里，紧紧靠在弗斯塔德身上。在罗宁看来，那个矮人对此很是享受。

当肠胃终于适应了这种颠簸之后，罗宁望向太阳。根据太阳的高度，他估算他们已经飞行了五个小时，或者更多。以狮鹫的飞行速度来看，他们应该已经行进了一半路程。罗宁终于打破一路上的沉默，向穆罗克印证自己的猜测。

“一半？”矮人大笑着说，“再过两个小时，我估计我们就能够远远看到卡兹莫丹西部的峭壁了！一半？哈！”

这个消息比这位旅伴的好心情更让罗宁感到高兴，他不由得露出微笑。法师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分之三的路程，而且还活着！只要再过两个小时，他的脚就能够再一次踩到坚实的土地上了。而且这一次终于没有什么恐怖的灾难拖慢他的脚步了。

“我们到那里以后，你们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落脚地吗？”

“那里地方倒是不少，法师！不必担心！我们很快就能摆脱你啦！你只要希望在我们抵达之前不会下大雨就好！”

罗宁看向天空，仔细观察过去这半个小时里逐渐聚集的云团。那的确有可能是雨云，不过他估计在剩下这段路程中，大雨还不会落下来。现在他要担心的是等其他人返回洛丹伦之后，他该如何进入格瑞姆巴托。

罗宁明白，如果其他人知道了他真正的计划，只会认为他是一个鲁莽的疯子。他再一次想起了那些不断折磨他的幽灵，那些来自于他的往日失败的阴影。它们才是他在这次疯狂任务中真正的同伴、前进的动力，它们会看着他成功，或者死亡。

死亡。自从先前那些同伴牺牲之后，他已经不止一次想过也许这才是这次任务最圆满的结局。也许只有那样，罗宁才能真正得到救赎，挥别那些想象中的幽灵。

但首先，他必须到达格瑞姆巴托。

“看那里，法师！”

罗宁愣了一下，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走神了。他的视线越过穆罗克肩头，朝矮人所指的方向望去。一开始，法师什么都看不见。海上的水雾不断冲击着他的眼睛。不过在凝聚目力之后，他看到了海平线上的两个黑点，两个静止不动的黑点。“是岛屿吗？”

“没错，法师！这是你第一次看到卡兹莫丹吧！”

这么近了！新的生命力和激情在罗宁心中迸发出来。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在最后这一段路上竟然是睡过来的。卡兹莫丹！从这里开始，无论多么危险，他终于能够开始行动了。以狮鹫飞行的速度判断，他们用不了多久就能踏上……

又有两个黑点吸引了罗宁的注意。那两个黑点在天空中移动，变得越来越大，似乎正在向这支小队逼近。

“那些是什么？是什么正在向我们冲过来？”

穆罗克向前倾身，眯起眼睛仔细观察。“诺瑟隆的雪山在上！那是龙！两头龙！”

龙……

“红色的？”

“天空是什么颜色重要吗？法师？龙就是龙，以我的胡须起誓，它们就是朝我们来的！”

罗宁向另外两名狮鹫骑士望了一眼，弗斯塔德和另一个矮人显然也发现了龙。矮人们立刻开始调整阵型，尽可能散开来，避免遭到龙焰的攻击。法师注意到弗斯塔德的位置更加靠后，也许他是想要保护温蕾萨。而另外一边，邓肯·森图鲁斯骑乘的狮鹫却勇敢地向前冲去，几乎完全脱离了队伍。

龙也有着自己的战术。两头龙中比较大的一头升上高空，离开了同伴。罗宁立刻意识到，这两头巨兽是打算夹击狮鹫和骑手，这是面对体形小的对手时更好的战斗方式。

这时罗宁已经能隐约看到每一头龙的背上都骑着兽人，比法师以往见过的兽人更加魁梧凶恶。骑在大龙背上的兽人应该是首领，他向另一名兽人挥舞了一下斧头。较小的龙立刻朝相反的方向飞去。

“真是技艺高超的骑手！”穆罗克充满激情地喊道，“右边的那个更是出类拔萃！这将是辉煌的一战！”

罗宁只觉得这很可能是让自己丢掉性命的一战，尤其当他的任务目标遥遥在望时。“我们不能和他们作战！我需要尽快到达那片海岸！”

他听到穆罗克气恼地哼了一声：“我是一名战士，法师！”

“要以我的任务为重！”

有那么一瞬，他觉得这个矮人很可能会把他扔进海里，但穆罗克终于很不情愿地点点头，高喊道：“我会尽力的，法师！如果它们露出空当，我们就直冲海岸！到时我会把你丢下去，然后我们就没关系了！”

“同意！”

他们没有再说话，因为此时狮鹫和巨龙已然短兵相接。

狮鹫们凭借速度和灵活与巨龙缠斗，很快让较小的那条龙顾此失彼。但现在它们的背上多了一个人，没办法像往常那样进行迅捷的机动攻击了。一只剃刀般锋利的巨大龙爪差一点挥中弗斯塔德和温蕾萨，森图鲁斯和另外那个矮人则险些被龙翼击中。圣骑士和他的同伴不断逼近巨龙，仿佛是要和敌人进行一场离奇的徒手格斗。

穆罗克挥舞风暴战锤，如同头发着了火一般大喊大叫。罗宁只希望这个矮人的战斗热情不会让他忘记承诺。

第二头龙俯冲下来加入了战斗。糟糕的是，它选择弗斯塔德和温蕾萨作为攻击目标。弗斯塔德催促自己的坐骑提速，但背着两个人的狮鹫无法飞得更快了。高大的兽人正用充满杀意的吼声催促他的爬虫战友，同时疯狂地挥舞着他的巨型战斧。

罗宁咬紧了牙关。他不能让他们就这样被杀死，尤其是那位游侠。

“穆罗克！去追那个大家伙！我们要去援助他们！”

脸上带着伤疤的矮人迫不及待地照做了，不过他没忘记罗宁刚才提出的要求。“那你那个不得了的任务呐？”

“去就对了！”

穆罗克的脸上扬起灿烂的笑容。他发出一声让法师每一根神经都为之颤抖的怒吼，狮鹫转头向巨龙冲去。

罗宁开始念诵咒语，战斗分秒必争，而红色巨兽就要击中温蕾萨了……

这时，弗斯塔德指挥狮鹫猛然转向。这个动作显然出乎兽人的预料，红色巨兽和狮鹫擦肩而过，扑了个空。

“抓紧，法师！”

穆罗克的狮鹫几乎是笔直地冲了过去。罗宁努力压抑心中的恐惧，完成了最后一段咒语。现在，他只需要再喘一口气，就可以施展法术……

矮人的战吼引起了兽人的注意。那个丑陋的巨人皱起眉头，转身“迎接”新加入战局的敌人。

风暴战锤和巨型战斧眨眼间撞到一起。

武器对撞产生的火花四处溅射，罗宁在躲避中差一点就松开了骑鞍。狮鹫发出惊讶和痛苦的尖叫，而穆罗克几乎要从鞍上跌出去。

幸好狮鹫很快做出反应，竭力向高空飞去，几乎要钻进厚重的云团。穆罗克重新调整好坐姿，兴奋地开口：“以鹰巢山的名义！你看到了吗？能够扛得住风暴战锤一击的武器和战士可没有多少！这真是漂亮的一回合！”

“先让我试试看！”

矮人的表情阴沉下来。“用魔法？这又有什么荣誉和勇气可言？”

“如果龙不再让你靠近，你又该怎么和那个兽人作战？刚才只是我们走运！”

“好吧！不过你别把它打死了，这是我的战斗！”

罗宁没有对此做出承诺，因为他正打算这么干。他凝视那头紧追不舍的红龙，念诵出威力巨大的咒语，然后看向头顶的云团。

一道闪电从云中落下，正中气势汹汹的巨兽。

红龙正面吃了这一击，却并未如同罗宁希望的那般丧失战斗力。那头龙的整个身体都闪耀起刺眼的光芒。它发出愤怒的咆哮，却没有从天空中落下。就连那个同样承受了猛烈打击的兽人也只是在鞍子上匍匐了片刻。

法师对此深感失望，他只能安慰自己，至少此举震慑了巨兽。在他看来，自己和温蕾萨暂时都不会有危险了，那头龙的挣扎只是让它免于坠落。

罗宁抬手按在穆罗克的肩膀上。“往岸边飞！快！”

“你痴呆了吗，法师？你刚刚还告诉我要战斗……”

“马上！”

穆罗克不情愿地再次让狮鹫调头，他很可能只是想要快一点摆脱这个令人气恼的货物，而非相信法师的权威。

法师焦急地环顾四周，寻找温蕾萨，但她和弗斯塔德都不见了踪影。罗宁想要再次改变自己的命令，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去卡兹莫丹。矮人肯定能制伏这两个怪物……

他们肯定可以。

穆罗克的狮鹫已经离刚才的战场越来越远，罗宁却再一次升起杀回去的冲动。

一片巨大的阴影覆盖了他们。

人类和矮人同时抬起头，惊愕又惶恐地向上方望去。

第二头龙趁他们没有防备，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

狮鹫试图飞出巨龙的攻击范围。这只勇敢的大鸟几乎做到了，但龙爪还是划穿了它的右翼。狮鹫痛苦地尖啸一声，拼命想要在空中稳住身体。罗宁抬起头，看见了张开的巨大龙口。这头恐怖的巨兽打算将他们一口吞下。

巨龙身后飞来了第二只狮鹫，是赶来支援的邓肯·森图鲁斯和他的矮人同伴。圣骑士笨拙地骑在狮鹫背上，似乎正在指挥矮人行动。罗宁不知道骑士有什么打算，只知道自己和穆罗克即将被巨龙吞噬，而他已经来不及施放第二个法术了。

邓肯·森图鲁斯从狮鹫背上一跃而下。

“诸神在上！”穆罗克失声喊道。这一次，就连狂野的矮人也被另一位战士的勇气和疯狂惊呆了。

罗宁在片刻之后才看明白这位圣骑士打算干什么。如果换作别人，也许早已跌入下方的大海，但武艺精湛的骑士以令人惊叹的准确度落到了巨龙的脖子上。他紧紧抓住粗大的龙颈，调整好自己的位置。而红色巨兽和它的兽人驭手到现在才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兽人举起战斧砍向森图鲁斯的脊背，却在最后一刻被骑士险险避过。森图鲁斯看了他一眼，然后就仿佛忘记了这个凶残的敌人，只是一寸一寸向前爬过去，同时躲避着巨龙笨拙的撕咬。

“他一定是疯了！”罗宁喊道。

“不，法师……他是一位勇士！”

罗宁一时还不明白矮人的声音中为何突然充满了敬意，不过他很快就看到邓肯·森图鲁斯用双腿和一只手缠紧这头巨型爬虫的长脖子，拔出了腰间寒光闪闪的佩剑。在圣骑士身后，兽人也正沿着龙颈慢慢向前爬来，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显得格外杀气腾腾。

“我们得做点什么！让我靠近一些！”罗宁命令道。

“太晚了，人类！他将会被写进史诗般的颂歌……”

巨龙没有甩落骑士，显然是为了避免让自己的兽人驭手也跌落下去。兽人的动作比骑士更加稳定娴熟，他很快就能够攻击到骑士了。

森图鲁斯坐在了靠近巨龙头部的位置上，高举起长剑，显然是要将剑刃插入龙的脊骨和头颅的连接处。

但兽人抢先发动了攻击。

巨斧劈开轻薄的链甲，嵌入了森图鲁斯领主的后背。森图鲁斯没有叫喊，但他向前扑倒，差一点丢掉手中的长剑。直到最后一刻，他才稳住身子，再次将剑对准方才选定的位置，但他的体力显然正在迅速流失。

兽人再一次举起了巨斧。

罗宁施放了出现在他脑海中的第一个法术。

一道如同太阳一样炽烈的闪电在兽人眼前爆炸。兽人惊呼一声向后跌倒，撒手丢弃了战斧，也失去了平衡。他在绝望中拼命伸手，却什么也没抓住，只能尖叫着从龙颈的一侧翻滚下去。

法师立刻将充满忧虑的双眼转向圣骑士，邓肯·森图鲁斯也在看着他。罗宁几乎觉得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了对自己的感激和敬意。他的背上有一片深红色正在迅速扩散开来，但他还是努力直起身子，尽可能高地举起长剑。

巨龙终于发现自己已经不必再保持稳定了，它开始向下俯冲。

邓肯·森图鲁斯领主将剑刃深深插入巨龙头颈相接的柔软区域。长剑有一半都消失在这头巨兽的体内。

红色巨兽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着，血浆从伤口中喷射出来，烫伤了圣骑士。他终于松开剑柄，开始向下滑落。

“去救他，该死的！”罗宁命令穆罗克，“去救他！”

矮人服从了命令。但罗宁知道，他们不可能赶得上。他看见对面有另一只狮鹫在靠近，是弗斯塔德和温蕾萨。尽管已经多背负了一个人，这位矮人首领依然希望能够援救圣骑士。

有那么一瞬间，他们仿佛能够成功。弗斯塔德的狮鹫靠近了摇摇欲坠的圣骑士。森图鲁斯抬起头，先看看罗宁，又看着弗斯塔德和温蕾萨。

他摇了摇头……倒向了前方，从尖叫的巨龙身上翻落下去。

“不！”罗宁向遥不可及的战友伸出手。他知道，森图鲁斯领主已经死了，掉下去的只是一具尸体，但这一幕勾起了法师上一次任务中不堪回首的记

忆。恐惧终究成为现实：他又失去了一位战友，尽管邓肯·森图鲁斯是自告奋勇参加了这次行动。

“小心！”

穆罗克的大声警告猛然将罗宁拉回现实。他抬起头，看到面前的巨龙正在濒死的抽搐中来回翻转，宽大的翅膀如同船帆一般胡乱挥舞，让狮鹫无从躲避。弗斯塔德驾驭着他的坐骑勉强躲开了一支龙翼。罗宁却明白他和穆罗克已经躲不开另一只龙翼了。

“升起来，笨家伙！”穆罗克咆哮道，“升起……”

龙翼以全部力量击中了他们，将法师从骑鞍中抽飞出去。矮人的叫喊和狮鹫的尖啸传入了罗宁耳中，震惊的法师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抛飞到了高处。但重力终于将这个半昏迷的法师向下拽去……以极快的速度。

他需要施展一个法术，随便什么法术都可以。但无论罗宁多么努力，也无法击中精神，回忆起哪怕是一个字的咒语。他隐约明白，这一次自己是死定了。

非同寻常的黑暗吞没了他。罗宁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晕过去了。但突然间，黑暗之中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这个声音拨动了他记忆中一根深深隐藏的琴弦。

“我又找到你了，小东西！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一只爬虫似的巨爪握住了罗宁，而法师的身体甚至无法填满它爪心的空间。

第九章

“邓肯！”

“太晚了，精灵女士！”弗斯塔德喊道，“你的倾慕对象已经死了，但他留下了一个壮美的故事！”

温蕾萨完全不在乎什么壮美的故事，也无心去告诉矮人，她对这名圣骑士没有任何“倾慕”的意思。她只知道，一位她刚刚认识的勇敢战士就这样牺牲了。就像弗斯塔德一样，精灵游侠很快就意识到，掉落下去的只是邓肯的尸体，而圣骑士的悲壮死亡正深深冲击着她的内心。

唯一让温蕾萨稍感安慰的是，邓肯那奇迹般的壮举让众人得以从遭受到的生命威胁中稍加喘息。恶龙遭受了致命一击。尽管它还在拼命挣扎，妄图将宝剑从自己的颅骨中拔出去，但这种濒死的挣扎已经越来越无力。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和屠龙勇士一同葬身在大海深处了。

但现在这条没有死透的龙还是会对他们造成麻烦。一支龙翼差一点击中她和弗斯塔德，弗斯塔德及时指挥狮鹫俯冲，避开了疯狂甩动的龙翼。温蕾萨要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振作，无暇再为邓肯的死亡失落了。

而且天空中还有另一头龙在威胁着狮鹫。弗斯塔德又迅速让坐骑飞到第二头龙的上方，以免他们被恐怖的龙爪攻击。另一名狮鹫骑士则在最后一刻才避开那头龙用力咬合的双颚。

他们不能在这里缠斗下去。驾驭第二头恶龙的兽人显然有着丰富的空战经验，他的龙迟早会伤到某一个矮人。温蕾萨不希望再有人送命。“弗斯塔德！我们必须摆脱掉敌人！”

“我愿意为了你这样做，精灵女士，但这个满身鳞片的怪物和它的骑手显然不这么想！”

矮人说得没有错。可能出自兽人驭手的命令，这头龙死盯着温蕾萨和她的同伴。也许那个兽人以为温蕾萨是重要人物。实际上，这两头猩红巨兽的出现已经让精灵游侠的脑子里冒出了很多问题——它们和罗宁的任务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那么他们真正的目标就应该是罗宁，而不是她……

罗宁在哪里？当弗斯塔德催促狮鹫全速飞行，恶龙还在他们身后紧紧追赶的时候，精灵游侠迅速地向周围扫视了一圈，却完全没有看到罗宁的身影。她感到心中一阵烦乱，再一次用目光搜寻周围。不仅法师不见踪影，就连他骑乘的狮鹫也失踪了。

“弗斯塔德！我没有看见罗宁……”

“换个时间再担心吧！现在还是抓紧鞍子更重要！”

温蕾萨服从了命令……她做得很及时，狮鹫突然急停转弯，如果温蕾萨稍加放松，可能就要被甩出去了。

龙爪从她和矮人刚刚所在的位置上划过。巨龙发出沮丧的咆哮，不得不跟着狮鹫转身。

“要准备好作战了，精灵女士！看样子，我们别无选择！”

弗斯塔德举起了风暴战锤。温蕾萨再一次因为自己丢失的长弓而发出咒骂。她还有一把剑，但和邓肯不同，精灵游侠还不打算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她要确认罗宁的情况，现在这才是她最关心的事情。

龙背上的兽人也将长柄战斧在头顶上方高高挥舞，野蛮地呼出战吼。弗斯塔德用雄壮的吼声作为回应，对战斗的狂热早已盖过了方才对精灵的关心。精灵游侠无事可做，只能紧抓住骑鞍，希望矮人出招的时候能够准一些。

这时，一头披戴夜色的巨兽出现在战场上，向红色巨龙扑去，红龙和它的驭手全都陷入恐慌之中。

“天呐……”弗斯塔德只说了这么一句。

精灵发现自己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足有展翼的红龙两倍宽的黑色双翼充满了温蕾萨的视野，金属光泽闪耀在那双黑翼上，一时间几乎晃花了温蕾萨的双眼。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如同惊雷撼动天空，把狮鹫们吓得四散纷飞。

一头无比巨大的龙咬住了红龙，眯起黑色的眼睛轻蔑地看着这头小爬虫。兽人骑乘回以咆哮，但显然无法和这个新出现的强敌相比。

“我们也许可以退出战场了，精灵女士！这个黑家伙肯定不需要别人帮忙！”

黑色的洪荒巨兽展开双翼，从他强大的双颚中发出的声音在温蕾萨听来仿佛某种残酷的嘲笑。她再一次看向覆盖了这头龙大部分躯体的金属甲片，龙鳞本身已经很难穿透了，这样一头怪物又会用什么样的金属来保护他的坚硬鳞甲？

精灵游侠很快就想到了答案——精金，只有它比几乎坚不可摧的龙鳞更加坚固……而只有一头巨龙曾经出于自负和对力量的追寻，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在全身嵌入精金甲片。

“死亡之翼……”温蕾萨悄声说道，“死亡之翼……”

在精灵的传说中，很久以前世上有五头代表神秘与自然力量的巨龙。传闻红龙阿莱克丝塔萨就是生命力量的代表，而精灵们对于其他巨龙所知甚少。因为在早在人类出现之前，这些巨龙就已经遁世隐居了。但精灵们察觉到了他们对世界的影响，甚至曾通过各种方式与他们交流，只是这些古老的生灵从没有向精灵们真正吐露过自己秘密。

但在巨龙之中，有一头龙让自己名闻遐迩。他提醒着世人早在各种族群繁盛之前，龙族就统治着世界。尽管他在很久以前肯定有过另一个名字，但为了清楚地表达他对那些弱小生命的轻蔑和意图，他将自己称为“死亡之翼”。在无数个岁月中，他一直都在致力于摧毁这个由精灵、矮人和人类建设而成的世界，但即使精灵中的最年长者也说不清是什么驱使这头黑色巨龙沉迷于无止境的破坏。

精灵们还会用另一个名字称呼这头龙，它来自于已经几乎被遗忘的古代语，精灵们在提起它的时候也都会竭力压低声音——Xaxas。这个简短的词汇包含了许多意思，每一个意思都令人毛骨悚然，它是混乱，是狂暴，是元素愤怒的具象化身，是火山爆发和强烈地震中释放的毁灭力量。如果阿莱克丝塔萨代表着生命和维系世界的力量，那么死亡之翼就是摧毁生命，撕裂世界的力量代表。

而现在，他正盘旋在他们面前，看上去却仿佛是在保护这些凡人，与自己的同族战斗。当然，死亡之翼很可能不是这样想的。他关注着的是面前这个浑身红色鳞片的敌人，那是他最强大的劲敌的颜色。死亡之翼痛恨其他颜色的龙族，他会毫不留情地撕碎任何遇到的其他龙类，但他最痛恨的是阿莱克丝塔萨的血脉。

“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观，对不对？”弗斯塔德喃喃地说道。现在就连这个矮人的战斗热情也消散了。“我还以为这个可怕的怪物已经死了！”

精灵游侠本来也是这样以为的。肯瑞托最强大的法师与他们的精灵盟友组成联军，彻底结束了这个黑色死神的威胁。凝聚了众人力量的魔法攻击的强度

超出了那些疯狂的地精从前在死亡之翼体内嵌入的精金甲片的承受能力。死亡之翼已经从天空坠落，他陨落了……至少那些法师是这样宣称的。

但现在，他显然还在得意扬扬地遨游苍穹。

和兽人的战争突然间变得微不足道。卡兹莫丹的部落余孽怎么能和这头无可匹敌的巨怪相提并论？

体形较小的红色公龙愤怒地向死亡之翼咆哮，龙嘴已经进入了黑暗巨兽的攻击范围，死亡之翼只要抬起自己的左前爪就能把红龙的脑袋打碎。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死亡之翼只是将那只爪子收在靠近身体的地方，反而用尾巴给了对手一记抽击，打得红龙翻滚着向后飞去。随着这头黑龙的每一个动作，光泽在金属甲片上游走，仿佛遍布他躯干的血管里涌动着岩浆，随着黑色巨兽的每一次吼叫而迸发出夺目的光彩。在传说中，碰触到那些如火脉般的血管的人真的会被烧成灰烬。有人说，这是因为巨龙的分泌物有强酸性；另一些传说里则坚称死亡之翼血管里流淌着的本就是烈焰。

不管怎样，那都意味着死亡。

“那个兽人要么是个真正的勇士或者真正的傻瓜，要么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龙了！”弗斯塔德摇了摇头，“反正我会避免和死亡之翼正面对峙！”

其他狮鹫这时飞到了他们身边。温蕾萨将视线从那头令人震撼的巨龙身上移开，看向与他们会合的同伴。她没有看见穆罗克和罗宁。实际上，现在他们的小队只剩下她和四名矮人了。

“法师在哪里？”她向其他人询问，“他在哪里？”

“穆罗克死了。”一个矮人向弗斯塔德说道，“他的狮鹫正漂在海上！”

矮人身材粗短，但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发达肌肉和坚实骨骼。所以他们的身体密度很大，很难在水上漂起来。弗斯塔德和其他矮人都认为，如果狮鹫已经在海上殒命，那它背上的骑士肯定也无法幸免。

但罗宁是人类。无论死活，他都很可能在海面上漂浮一段时间。温蕾萨紧紧抓住这一点渺小的希望再次询问：“法师呢？你们看见法师了吗？”

“我相信答案已经很明显了，精灵女士。”弗斯塔德回头瞥了她一眼。

温蕾萨咬紧嘴唇，她知道矮人说的是实话。如果说，城墙上的那一次爆炸还有很多疑团，现在的情况就已经毋庸置疑了。罗宁的魔法无法在这种情况下拯救他。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撞在水面和撞在坚硬的石头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温蕾萨不由自主地向下看去，另一头红龙的躯体大半沉入海中。罗宁和穆罗克一定是在那头怪物疯狂挣扎的时候遭受了致命一击。她只能希望他们两个在那个瞬间没有承受太多痛苦。

“我们要怎么办，弗斯塔德？”另一个矮人问道。

矮人首领揉搓着下巴。“死亡之翼不是我们的朋友。等到他干掉那头红龙以后，就会来追杀我们！和他正面交手并不明智！只有集中一百柄风暴战锤的力量才能在他的铁皮上打出凹痕！我们最好马上回去，让大家知道我们看见了什么！”

其他矮人都同意首领的决定，但温蕾萨还是无法就这样放弃希望，即使事情看上去已成定论。“弗斯塔德！罗宁是法师！他可能是死了，但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他还漂在海面上——他就还需要我们的帮助！”

“你真是愚蠢，请原谅我这样说，精灵女士！从这样的高度掉下去，没有人能生还，就算是法师也不行！”

“求求你！再搜索一圈我们再离开！”如果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温蕾萨对于法师和他那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也就算是仁至义尽了。但如果游侠什么都不做，负罪感会在她的心中徘徊很久。

弗斯塔德皱了皱眉。他的战士们全都在看着他，仿佛是在说，这样在死亡之翼附近逗留根本就是发疯。

“好吧！”弗斯塔德吼道，“就为了你冒险搜索一圈，只是为了你！”然后矮人首领向其他矮人下达了命令：“马上返回！不要等我们，我们很快就会追上你们。但如果我们发生了意外没能回去，你们一定要把黑暗巨兽重新出现的消息带回去！出发！”

其他矮人催赶着自己的坐骑向西飞去，弗斯塔德则指挥自己的狮鹫向下俯冲。但就在他们逐渐接近海面的时候，两声狂野的吼叫让精灵和矮人全都担忧地抬起了头。

死亡之翼和红龙相对怒吼，吼声一声比一声恐怖响亮，同时用利爪和尾巴凶狠地攻击对方。死亡之翼身上的火焰纹路让他仿佛变成了一个超越自然的噩梦，如同传说中的恶魔。

“对峙就要结束了，”温蕾萨的同伴解释着形势，“它们要正式开战了！我很好奇那个兽人现在在想些什么？”

温蕾萨对于那个兽人一点儿也不关心，她再一次集中起精神搜寻罗宁。狮鹫盘旋在距离水面只有几尺高的地方，她则徒劳地想要在波涛间找到那个人

类。至少应该有一点罗宁的痕迹吧！绝望的游侠清楚地看到了不远处死亡狮鹫的扭曲形体。无论是死是活，那名法师一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除非他真的用魔法让自己脱离险境了？

弗斯塔德哼了一声。很明显，他认为他们是在浪费时间。“这里什么都没有！”

“请再等一下！”

又一阵凶狠的咆哮在空中响起，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巨龙之间的战斗真的开始了。红龙试图绕到死亡之翼身侧，黑色巨龙庞大的身躯成为它无法逾越的障碍。伸展的黑翼如同墙壁一般挡住了红龙，让它无可奈何。它对着黑翼喷出龙息，但死亡之翼一振翅膀，龙焰就被扇到了一旁，只在他身上留下了一点焦痕。

死亡之翼的对手在吐息时露出了防御空隙，黑色巨兽本可以轻松地撕裂那只靠近他的红龙翅膀，但他依旧只是将左爪攥住，收在胸前，向另一头龙甩出尾巴，再次把红龙抽开。

死亡之翼不像是受伤的样子，他为什么会这样缩手缩脚？

“好了！我们不能继续搜寻了！”弗斯塔德喊道，“你的法师已经沉到海底去了。我很抱歉这样说！但我们必须离开，否则我们会在下面和他见面了！”

精灵一开始并没有理会矮人的喊话。她只是看着黑龙，想要搞清楚死亡之翼到底在耍什么花招。死亡之翼在战斗中使用了尾巴、翅膀和右前爪，但就是没有动用他的左前爪。他的左前爪可以移动，上面没有伤口，只是每次稍稍移动之后，就会立刻紧贴回死亡之翼的胸前。

“为什么？”温蕾萨喃喃地说道，“为什么会这样？”

弗斯塔德以为精灵是在和自己说话。“因为我们在这里不会有任何收获，却随时有可能死掉。弗斯塔德不害怕死亡，但他想自己选择死亡方式，并不想死在这头披甲怪物的爪子里！”

就在这时，一只爪子无法使用的死亡之翼抓住了他的对手。巨大的黑翼夹住了红龙，黑色长尾缠绕住红龙的后腿。黑色巨龙用剩下的三只爪子在敌人的躯干上撕出一连串鲜血淋漓的伤口，甚至有一道就在红龙喉咙附近。

“飞起来吧，懒家伙！”弗斯塔德向疲惫的狮鹫发出命令，“你得等一会儿才能休息！先带我们离开这里！”

狮身大鸟伸展开羽翼，竭尽全力飞向天空。温蕾萨看到死亡之翼又一次在对手的胸前划出一串深深的伤口，红龙身下开始洒落猩红色的小雨，这头怪物的生命精华正源源不断地消失在波涛中。

红龙奋力挣脱死亡之翼的束缚，摇摇欲坠地从死亡之翼面前飞开，却又犹豫了一下，仿佛被另外一件事吸引了注意力。

在温蕾萨惊讶的目光中，那头红龙突然转过身，全力振翅，摇摇晃晃地朝卡兹莫丹飞去。

这场战斗持续了不过一两分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死亡之翼差一点撕碎了他的敌人。

更让温蕾萨奇怪的是，黑色巨龙并没有追击，反而开始仔细端详紧攥在胸前的爪子，仿佛是在透过爪趾的缝隙看着什么。

他是在看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人？

温蕾萨想起了罗宁讲述的他在塔楼坍塌时得到的神奇救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它一直将我带上天空，抓我仿佛抓玩具一样轻巧，我就这样被飞快地带离了灾难现场。还有什么样的生物能够如此轻易地抓走一名成年男子，就好像他是一件玩具？这样的事情实在是闻所未闻，所以直到此时，游侠才意识到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一头龙将罗宁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但……死亡之翼？

黑色巨龙突然飞向卡兹莫丹，不过他并没有选择他那红色对手的方向。就在他逐渐飞远的时候，温蕾萨注意到他仍然紧攥着自己的左爪，仿佛在保护一样非常珍贵的东西。

“弗斯塔德！我们要跟上他！”

矮人向温蕾萨瞥了一眼，仿佛这位精灵刚刚是在要求他径直冲进死亡之翼的大嘴里。“精灵女士，我是最勇敢的战士，但我觉得你的建议实在是有一点疯狂！”

“死亡之翼抓走了罗宁！罗宁才是这头龙始终不用自己的一只前爪的原因！”

“那么那个法师想来是死定了。除了把他当作小点心以外，黑龙拿他还有什么用？”

“如果是这样，死亡之翼早就把他吃掉了。不。罗宁对他显然还有别的用处。”

弗斯塔德面色一沉。“你要求得太多了！我的狮鹫已经很累了，需要尽快着陆！”

“求你了！你只要飞到卡兹莫丹就行！我不能这样丢下他！我发过誓！”

“任何誓言都不需要你这么做。”狮鹫骑士嘟囔着，但他还是让自己的狮鹫转回头向卡兹莫丹飞去。狮鹫鸣叫着抗议，但服从了主人的命令。

温蕾萨没有再说话。她知道，弗斯塔德至少应该有抱怨的权利。但出于某种她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哪怕罗宁注定是死路一条，她也无法就这样丢弃他。

精灵没有时间去搞清楚自己的心思，她一直紧盯着死亡之翼渐渐变小的身影。那头黑龙一定是抓住了罗宁，这一点在温蕾萨心中已经是确定无疑了。

但死亡之翼要这个法师有什么用？他痛恨其他所有生物，无论是兽人、精灵、矮人还是人类，他只想杀死他们。

温蕾萨回忆起邓肯·森图鲁斯对于法师的观点，不仅是白银之手的骑士们，就连绝大多数普通人对法师也都有着同样的观点：受到诅咒的人，邓肯就是这样称呼法师的；可能会轻易倒向邪恶的人；可能会与最邪恶的生物签订契约的人。

那位圣骑士的无心之语会不会很可能正是事实？温蕾萨现在努力要援救的会不会是一个将灵魂出卖给死亡之翼的人？

“他想要你做什么，罗宁？”精灵游侠喃喃地说道，“他想要你做什么？”

克拉苏斯全身的骨头仍然在隐隐作痛，但他至少恢复了一些力气来应对眼前的麻烦了。然而他不敢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法师议会，尽管这些情报肯定和他们当前的任务有关系。迄今为止，在肯瑞托之中，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死亡之翼伪装成了人类。而克拉苏斯另一个计划的成败很可能全系于此。

那头龙想要成为奥特兰克的国王！从表面上看，这种事非常荒谬，简直绝不可能。但克拉苏斯了解那头黑龙，他知道死亡之翼一定隐藏着更复杂，更狡诈的谋划。普瑞斯托领主也许正在联盟中推动和平进程，但死亡之翼只想要鲜血和混乱……他在那个小王座上所倡导的和平只可能是一场更加恐怖的灾难的导火索。是的，今日的和平或许意味着明日的战争。

虽然克拉苏斯不能将这些情报告知肯瑞托，但他至少可以和另外一些生灵讨论眼前的状况。他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们拒绝，但也许这一次，他们之中会有人愿意听一听他的话。或许之前的拒绝是因为克拉苏斯从前一直请他们来找他，如果他将这份恐惧带到他们的庇护所中，他们大概就会听了。

是的……到那时，他们才会真正聆听。

克拉苏斯站在昏暗的密室中，戴起兜帽，遮挡住自己的面孔，随后便念诵咒语，将自己带往那个他最希望得到帮助的地方。这处秘地很快就变得模糊，然后渐渐消散了……

下一刻，法师出现在一座冰雪洞窟之中。

克拉苏斯凝神细看周围。尽管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来过这里，却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他知道自己正站在谁的领地，也知道在所有可能帮助他的生灵中，这一位是最讨厌不请自来的访客。就算是死亡之翼也对这个寒冷洞穴的主人充满敬意。诺森德不欢迎外来者，几乎没有人能够来到这个地处冰雪世界核心的秘密洞窟，更少有人能够活着从这里离开。

从洞顶垂挂下来的巨大冰锥仿若由纯粹的水晶雕刻，长度是这名法师身高的两倍甚至三倍。厚厚的积雪从地面蔓延至洞壁，偶尔从中冒出几块岩石。洞穴深处透出的微光让洞中的幽灵闪烁着显形。凄冷荒芜的冰原漏进来的微风扫过洞顶的冰锥，虹光亦随之起舞。

但这一幅冬日美景下隐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在那迷人的积雪中，克拉苏斯发现了一些被冰冻的躯体，甚至有几片残肢。他知道，这些肢体大多属于曾经居住在这里繁荣昌盛、如今却已经所剩无几的魔法巨兽，而另一些尸体，尤其是一只干枯扭曲的手则昭示了胆敢擅闯此地的外人又会有怎样的下场。

晶莹剔透的冰块上甚至还悬挂着几具冻僵的尸体，这座洞窟的主人似乎是在用这种方法向不速之客展示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克拉苏斯看到的尸体中数量最多的是冰巨魔——一种巨大野蛮的生物，皮肤发白，身躯宽度足有他们南方同类的两倍。死亡对他们绝不曾有过仁慈，他们每一个的脸上都充满了痛苦的神情。

继续前行，法师注意到了两个死去的雪怪，这些凶残的人型生物也是被冻死的，但不同于巨魔的脸上的恐惧，雪怪则是一脸愤怒，仿佛这两个怪物无法相信他们竟然会有这样的下场。

克拉苏斯走过这座冰封的洞窟，浏览着死亡的藏品。他在其中还发现了一个精灵和两个兽人，表明那场战争甚至曾蔓延到了如此荒凉辽远的地方。看样子，有一个兽人在被冻成冰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自己遭遇了什么。

在兽人后面，克拉苏斯发现的一具尸体更是把他吓了一跳。在这个冰寒地狱中竟然会发现如此特别的一个怪物，这还真是一件怪事。一眼看去，那仿佛是一条大蛇，但与盘卷的下半身连接着的是仿若人类的躯干，只是这副躯干上还覆盖着一层鳞甲。两条粗大的手臂伸展开，仿佛是要邀请这位法师和他分享可怕的毁灭。

这个怪物有一张类似于精灵的脸，但鼻子更加扁平，嘴巴好像脸上的一道裂缝，牙齿如同龙牙一样尖锐。他的眼睛没有瞳仁，却清楚地显示出狂暴与愤怒。在黑暗中，如果他的下半身被遮住，这个生物很可能会被当作精灵或者人类，但克拉苏斯知道他是什么，或者说曾经是什么。他的名字不由自主地从法师的舌尖冒出来，仿佛这个邪恶冰冷的怪物在将这个词从克拉苏斯口中拽出来。

“娜……”克拉苏斯开口说道。

“你什么都不是，但你真是够大胆。”一个微弱的声音仿佛随风而来，打断了克拉苏斯。

被兜帽遮住面孔的法师转过身，看着洞壁上的一块冰缓缓蠕动，变成了某种人形的东西。但那东西的两条腿实在是太细了，而且弯曲成一种非常不自然的角度。这副躯体让克拉苏斯感觉更像一种昆虫。它的头也不完全像人类，尽管那颗头上有眼睛、鼻子和嘴，但看上去仿佛一名工匠刚刚开始制作一尊雪雕，只是粗略雕刻出它的五官轮廓之后又把它丢在一旁。

一件闪闪发光的斗篷覆盖着这个诡异的身躯。这件斗篷没有兜帽，但领子的形状却好像一根根在背后高高竖起的长钉。

“玛里苟斯……”克拉苏斯喃喃地说道，“你过得如何？”

“我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只要我的私人空间不被打扰。”

“如果我还有选择，我不会来这里。”

“你有其他选择……你可以离开，离开，离开！让我一个人待着！”

但法师没有被这座洞穴的主人吓退。“难道你忘记自己独自隐居在此的原因么，玛里苟斯？难道你这么快就忘记了？不过才过去几百年……”

这个冰人环绕洞窟大步前行，一双眼睛紧紧盯住闯入者。“我什么都没有忘，没有忘，没有忘！”风变得猛烈起来。“我最不会忘记的就是那些黑暗的日子……”

克拉苏斯缓缓转动身体，始终面对着玛里苟斯。他不觉得玛里苟斯有攻击他的理由，但曾有人暗示他，这个古老的生灵可能已经疯了。

玛里苟斯的这双细腿在冰雪上走得很稳，他的一双脚爪末端能够牢牢抓住冰面，让克拉苏斯想起了在寒冷地带生活的人们滑雪时用来撑住身体的细棍。

玛里苟斯以前并不是这副模样，他其实完全不必保持这种形态。玛里苟斯以这副模样示人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喜欢这种模样甚至超过了他生来的模样。

“那么你一定还记得自称为死亡之翼的那家伙对你们所做的一切。”

那张怪异的面孔扭曲了，爪子抽动了两下。轻微的声音从玛里苟斯的口中传出，仿佛寒风吹过他的牙齿缝隙。

“我记得……”

洞穴仿佛突然变得狭小了。克拉苏斯站定身子。他知道，屈服于玛里苟斯充满磨难的世界只会给他带来灭亡。

“我记得！”

无数冰锥抖动，一开始它们只是发出一种微小的铃声，但很快就变成了足以撕裂耳膜的凄厉咆哮。玛里苟斯向法师用力一指，张大嘴发出苦涩的号叫，那一双类似于眼眉的白色凸起下面只有两个黑色的空洞。

冰和雪四处溅射，不断堆积，迅速充满了整座洞窟。

在克拉苏斯周围，积雪如同流沙一般盘旋，涌起，凝聚成一头神秘的巨兽，一头寒冬巨龙，一头幽灵之龙。

“我记得那个承诺，”令人胆寒的细长身躯嘶声说道，“我记得我们的约定！永远不要彼此杀戮！永远守护这个世界！”

法师点点头。尽管玛里苟斯看不到他在兜帽阴影中的动作。“……直到那场背叛发生。”

冰雪巨龙伸展开双翼。它仿佛一个幻影，正在对这座洞窟主人的情绪做出反应。它的双颚张开又合拢，仿佛在代替自己的主人说话。

“直到那场背叛，那场背叛，那场背叛……”一股寒冰从巨龙口中喷出，凶猛的冰流撕裂了岩石洞壁，“直到他变成了死亡之翼！”

克拉苏斯将一只手背在身后避开玛里苟斯的视线，他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需要用这只手快速施放法术来应对对方的攻击。

不过寒冰巨龙并没有攻击克拉苏斯。玛里苟斯摇摇头，寒冰巨龙重复了他的动作，接着他以更加理性的声音说道：“但巨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会，不会，不会再害怕他了！他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名守护者，代表着这个世界最深的根基和最混乱的一面！他拥有过自己的时代，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克拉苏斯察觉自己前方的地面开始颤抖，以为是玛里苟斯在偷袭他，不由得向后一跃。但他并没有遭到攻击。地面只是抬升起来，变成了另一头龙。这一头龙由泥土和岩石组成。

“他说，为了未来，”玛里苟斯继续说道，“他说，为了这个由人类、精灵和矮人自己照料世界的时代！让龙族用所有力量，所有巨龙和守护巨龙们齐心协力，制造那个恶毒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有了永远保护这个世界的办法，哪怕我们之中的最后一员也消失不见！”玛里苟斯抬起头，看着自己创造出的两个幻象，“而我，我，我……我，玛里苟斯，和他一同说服了大家！”

两头龙相互盘旋缠绕，成为彼此的一部分，难分难解。克拉苏斯不再去看那个幻象，只是提醒自己，尽管玛里苟斯对死亡之翼肯定有着超越其他所有生物的鄙夷痛恨，但这并不意味着玛里苟斯会帮助他……甚至他不一定能离开这座冰寒的洞窟。

“于是，”用兜帽遮住面孔的法师说，“每一头龙，尤其是守护巨龙们，将自己的一小部分注入到了那里面，从某种角度讲，也将他们自己束缚在其中……”

“让自己永远要受到它的操控！”

克拉苏斯点点头。“让它永远对他们具有压倒性的力量，尽管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一点。”他举起一只戴手套的手，制造出一个幻象，那正是他们所说的那样东西。“你还记得它看上去是多么具有欺骗性吗？你还记得它看上去是多么平凡无奇吗？”

随着这个幻象的出现，玛里苟斯喘息着向后退去。那两头巨龙随之崩塌，冰雪和岩石四散崩飞，但丝毫没有触及法师和洞窟的主人。隆隆的回音在洞窟中回荡，一直传到了洞外辽阔空旷的荒原上。

“把它拿走，把它拿走，把它拿走！”玛里苟斯几乎呜咽着哀求，如同利爪的双手努力想要遮住模糊不清的眼睛。“不要再让我看到它！”

但克拉苏斯不会罢手。“看看它，我的朋友！看看最古老种族的覆灭！看看这人尽皆知的恶魔之魂！”

闪着光的、造型简单的圆盘在法师戴着手套的手中旋转。这件黄金造物看上去是如此平凡无奇，曾经有许多人得到过它，却不知道它所蕴含的力量。出现在这里的只是一个幻象，但它仍然让玛里苟斯的内心充满恐惧。他用了超过一分钟的时间，才迫使自己的目光落在这样东西上面。

“它由每一头龙的魔法精髓铸造，最初被用来与燃烧军团的恶魔战斗，却将龙族本身的魔法力量困于其内！”带着兜帽的法师迈步走向玛里苟斯，“当那场战斗结束的时候，死亡之翼利用它背叛了其他所有龙！背叛了他的盟友……”

“停下！恶魔之魂已经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黑龙死了，被人类和精灵法师杀死了！”

“他？”克拉苏斯走过那两头幻影巨龙的残像，让手中的黄金圆盘消失，又显示出另一个幻象。一个身穿黑衣的人类，一名充满自信的年轻贵族，只有一双眼睛要比他的容貌苍老得多。

普瑞斯托领主。

“这个人，这个凡人，将成为奥特兰克的新国王，就是那个位于洛丹伦联盟心脏地带的奥特兰克。玛里苟斯，你是不是觉得他有些眼熟？对于你来说格外眼熟？”

那个寒冰生物向前迈出一步，仔细审视这名假冒贵族不断旋转的幻象。他的眼神越来越小心、警惕……越来越充满了恐惧。

“这不是人！”

“说吧，玛里苟斯，说出你看见了什么。”

一双空洞的眼睛紧紧盯住克拉苏斯。“你很清楚！这是死亡之翼！”这个怪诞的生物发出一阵凶残的喘息声，没有人能够想象他曾经是那样威严华美的一头巨龙。“死亡之翼……”

“是的，死亡之翼，”克拉苏斯说道。法师的声音中几乎没有任何情绪。“死亡之翼，曾经两次被认为已经死去。死亡之翼，他用恶魔之魂永远结束了巨龙时代回归的希望。死亡之翼……现在他正打算控制那些年轻的种族为他完成那些邪恶的勾当。”

“他会让他们相互杀戮……”

“是的，玛里苟斯。他会让他们自相残杀，直到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然后他将亲手剿灭这些幸存者。你知道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个只属于他和由他选择的追随者们的世界，经过死亡之翼净化的世界……甚至和他不属于同一族类的龙也将不复存在。”

“不……”

玛里苟斯的躯体突然开始膨胀，他的皮肤上出现了爬行动物的鳞甲，色泽从冰雪的白色变成了更加浓郁和寒冷的银蓝色。他的肢体变得粗大，面孔变得更长，出现了龙的特征。但玛里苟斯没有完成这一变化，现在的他变成了龙和昆虫的混合体，一个恐怖的噩梦生物。“我曾经与他结盟，并因此毁了我的族群。现在我是蓝龙唯一的遗孑！恶魔之魂夺走了我的孩子，我的配偶。我还活着，而唯一能够安慰我的是那个背叛了一切的恶徒已经消亡，那只受到诅咒的圆盘也被永远地毁灭……”

“我们全都是这样以为的，玛里苟斯。”

“但他还活着！他还活着！”

蓝龙突然爆发的怒火让整座洞窟都在颤抖，冰锥如同长矛一般落向积雪的地面，克拉苏斯一时甚至无法站稳脚跟。

“是的，他还活着，玛里苟斯，尽管你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但他还活着……”

恐怖的冰寒巨兽紧紧盯住克拉苏斯。“我失去了很多……太多了！但你，你这个自称为克拉苏斯的人，你这个曾经拥有巨龙躯体的人，你也失去了一切！”

他深爱的女王的影像飞快地掠过克拉苏斯的脑海。阿莱克丝塔萨成为守护巨龙的那一天，欣欣向荣的红龙族群让他的心中充满激情……

他是女王的第二个配偶，但他对女王的忠诚和爱永远无人能及。

法师摇摇头，放下那些让他心痛难忍的回忆。他渴望能够再一次翱翔于天际，但现在他只能压抑这种心愿。除非事态转变，否则他只能继续做一名凡人，做克拉苏斯，而不是红龙考雷斯特拉兹。

“是的……我失去了很多，”克拉苏斯终于回答道，他再一次控制住自己的心情，“但我希望能够找回一些东西……为了我们大家。”

“怎么做？”

“我会解救阿莱克丝塔萨。”

玛里苟斯发出疯狂的笑声。他的一声声咆哮悠远而凶残，甚至比他的疯狂更加令人胆寒。他在嘲笑这名法师的全部希望。“那一定能让你心满意足——如果你真的能实现这个绝无可能的目的！但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你能给我些什么，小东西？”

“你知道她是什么的守护者，你知道她能够为你做些什么。”

笑声停止了。玛里苟斯陷入了犹豫。很明显，他不愿相信，却又对此有着无比的渴望。“她不能……她能吗？”

“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我认为这完全值得你努力一试。而且，现在的你又有什么未来可言？”

寒冰生物的巨龙特征变得更加鲜明，他的身躯再次膨胀，变成了克拉苏斯的五倍、十倍、二十倍，刚刚那个丑恶昆虫的全部痕迹都从玛里苟斯的身上消失了。一头巨龙站立在克拉苏斯面前，一头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巨龙。

返回到自己的本初形态时，一些往日的疑虑显然也回到了玛里苟斯的心中。他问出了克拉苏斯一直在担心，却也一直在等待的问题：“那些兽人。那些兽人怎么能囚禁她？我一直在思考、思考、思考……”

“你知道，他们只有一种办法能够囚禁她，我的朋友。”

巨龙扬起自己闪烁银光的头颅，嘶声说道：“恶魔之魂？那些微不足道的生物掌握了恶魔之魂？所以你才会让我再看到那个丑恶的东西？”

“是的，玛里苟斯，他们掌握了恶魔之魂。不过我相信他们还不完全明白自己拥有了什么。他们知道如何囚禁阿莱克丝塔萨……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还有什么会更加可怕？”

克拉苏斯知道自己已经渐渐唤醒了这头古老巨兽的理智，他也许很快就会同意帮忙解救巨龙女王了。但他随后要告诉玛里苟斯的事情也许会毁掉他取得的这一切成果。不管怎样，为了他心爱的女王，还有这个世界，这头伪装成肯瑞托法师的红龙不得不将事实告诉可能成为他的盟友的蓝龙：“我相信死亡之翼已经知道了我在做什么……他会竭尽全力占有那只被诅咒的盘子，还有阿莱克丝塔萨。”

第十章

罗宁第二次在树林中醒来，但和前几天那次不同，温蕾萨的面孔没有出现在他的眼前，这让他颇感失望。他只能看到渐渐黑暗的天空，以及彻底的寂静。森林中没有鸟雀鸣唱，草丛里没有野兽移动。

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法师心头升起，他谨慎而缓慢地抬起头扫视周围。他看到了高高矮矮的树木，但仅此而已。肯定没有龙，更没有那头阴狠狡诈，气势迫人的……

“啊，你终于醒过来了……”

死亡之翼？

罗宁向自己左侧看过去。他刚才已经扫视过那个地方。现在他目瞪口呆地看到一片黑影在他周围蔓延开来，又凝聚成一个戴兜帽的人影，让他依稀感到有些熟悉。

“克拉苏斯？”罗宁喃喃地说道。片刻之后，他意识到这不可能是那位指派给他任务，却从不曾向他显露过面容的大法师。他面前的这个人一举一动都充满了骄傲，仿佛骄傲就是他的一部分。

不，他的第一个猜测是正确的。死亡之翼。也许这个影子看上去像是人类，但如果龙会变成这副模样，这只可能是那头黑色巨龙。

一张脸出现在兜帽之中。那是一个神秘、英俊、雄鹰般自信的男人，有一张高贵的面孔……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你还好吗？”

“完整无缺，谢谢。”

那两片薄薄的嘴唇微微向上翘起，看上去几乎像是在微笑。“那么，你认识我，人类？”

“你是……你是毁灭者死亡之翼。”

环绕在那个人周围的阴影散去了一点，那张又像人类、又像精灵的面孔变得更清晰了一些。薄薄的嘴唇弯曲的弧度变得更大。“我有许多名号，这是其

中之一，法师，很精确，又很不精确，就像我的其他名号一样。”他向一旁歪歪头，“我早就知道我选得很对。当我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看上去甚至一点也不惊讶。”

“你的声音没有变化。我永远不可能忘记。”

“你比你的一些同类更加精明，我的凡人朋友。即使我在一些人的眼前变形，那些人也认不出我！”这个人发出笑声，“如果你想要证据，我现在就能做给你看！”

“谢谢——不过，不必了。”白昼最后的余晖开始在法师这位恐怖救星的身后消散。罗宁很想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死亡之翼又将他带到了哪里，最重要的是，他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

“你想要我干什么？”

“我对你没有什么要求，法师罗宁。实际上，我很想帮助你完成任务。”

“我的任务？”除了克拉苏斯和肯瑞托核心议会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任务，罗宁甚至有些怀疑议会中的其余成员是否知道这件事。大法师们可能会对任何一件事保密，向所有人隐瞒他们的暗中布置。当然，他现在的那些同伴肯定对此一无所知。

“对，是的，罗宁，你的任务。”死亡之翼的微笑突然变得一点也不像人类，他露出了锋利如同长钉的牙齿。“解救伟大的巨龙女王，神奇的阿莱克丝塔萨！”

罗宁立刻做出反应。他不知道这头黑龙为何会知道他真正的任务，不过他认为死亡之翼应该只是无意中得知了这件事。死亡之翼藐视其他所有生物，包括异族巨龙。没有任何历史故事曾经提到过这头巨兽会对红龙女王施以关怀。

这名机警的法师突然施放的法术曾经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生生勒死过一名冲锋的兽人战士，那个兽人的双手沾染了六位骑士和另一名法师的鲜血；在另一次战斗中，罗宁施放过这个法术的弱化版本，成功困住了一名兽人术士，为罗宁争取到时间施放他的终极法术。但罗宁没有与龙作战的经验，他只知道自己研习的卷轴中宣称这个法术对于束缚这种古老巨兽格外有效……

金色的光环包围了死亡之翼……

……那个黑影直接从光环中走了出来。

“有必要这么做吗？”死亡之翼从斗篷中伸出一只手，随意一指。

罗宁身边的一块石头发出刺耳的“嗞嗞”声，随后熔化在他眼前。石浆在地面上流淌，渗入到每一个缝隙里面，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和它熔化的速度一样快。一切在不到几秒钟的时间里就结束了。

“如果我愿意的话，法师，你就和这块石头一样。现在，你欠了我两条命，你是想让我取走它么？”

罗宁明智地摇了摇头。

“终于明白些道理了。”死亡之翼向罗宁走近，身形变得更加清晰。他再次伸手一指，这一次他指的是法师的另一边。“喝吧，你会发现这对于恢复精力非常有好处。”

罗宁一低头，看到一只酒囊就放在草地上。尽管这只酒囊在几秒钟以前还完全不存在，但罗宁仍然毫不犹豫地把它拿起来，啜饮其中的液体。他早就渴坏了，而且这头龙很可能会将他的拒绝视作又一次挑衅。此时此刻，罗宁别无他法，只能与这个恐怖的生物合作……并心怀希望。

罗宁面前的黑衣人突然变得模糊了，几乎只剩下一道影子。死亡之翼以及其他任何巨龙都能够变化成人类形态，这一点让罗宁感到忧心忡忡。这样一个生物会在罗宁的同族之中做些什么？死亡之翼是不是已经将他的黑暗扩散到了人群之中？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要向罗宁揭露自己的秘密。或许他打算随后让罗宁永远地闭嘴？

“你对我们真是一无所知。”

罗宁睁大了眼睛。死亡之翼是不是拥有解读他人思想的能力？

黑龙坐到这名人类的左侧。飘飞的黑袍挡住了罗宁的视线，不知道黑龙坐着的是椅子还是某块大石头。他漆黑如夜色的双眼一眨不眨地与罗宁对视，轻易就压倒了这名法师的目光。

当法师将目光转向一旁的时候，死亡之翼重复了他刚刚说过的话：“你对我们真是一无所知。”

“我……我没有读过太多关于龙的文献。绝大多数巨龙研究者都被吃掉了。”

罗宁觉得自己试着想要营造出的幽默气氛很尴尬，但死亡之翼却仿佛认为这很有趣。他大声笑了起来，笑声冰冷而狂野。如果是其他人这样笑，罗宁会怀疑那个人就要疯了。

“我差一点忘记了你们这个种族是多么有趣，我的小朋友！真是有趣啊！”死亡之翼那个嘴咧的太大、露出太多利齿的险恶微笑又挂在了他的脸上。“没错，你们的幽默里还带着那么点儿真实。”

罗宁不愿再顺从地躺倒在这个恐怖的生物面前，他坐起身子，甚至想要站起来。但死亡之翼瞥了他一眼，仿佛是在警告他这样做有些不合时宜。

“你想要我怎么样？”罗宁再一次问道，“我能告诉你什么？”

“总而言之，你只是一种手段，一个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实现目的的办法——一个绝望的生物采取的疯狂行动……”

一开始，罗宁还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他很快就看出了黑龙表情中的挫折和愤怒。“你……很绝望？”

死亡之翼站起身，张开双臂，仿佛要飞起来一样，“你看到了什么，人类？”

“一个黑影中的人。披上伪装的巨龙死亡之翼。”

“这个答案很明显，但是你没有看到更多吗？我的小朋友？难道你没有看到吾族忠诚的军团？没有看到许多黑龙，还有许多红龙铺满了天空？在那个人类甚至精灵都未曾降生的时代？”

罗宁不太明白死亡之翼到底想说什么，只好摇摇头。不过有一件事他相当确定，他面前这个生物早已丧失了理智。

“你没有看到他们，”黑龙的皮肤和身形都有一点变得更像是爬虫。他眯起眼睛，牙齿变得更长，更锋利，被长袍和兜帽遮住的身体也变大了，仿佛有一对翅膀正要从他的长袍中挣脱出来。死亡之翼变得更像是幻影，而不是实体，一个变形尚未完成的魔法生物。

“你没有看到他们，”他再次开口，双眼短暂地闭合起来。那双翅膀，那对眼睛，那些利齿——一切都恢复到了片刻之前的样子。死亡之翼重新拥有了人类的实体——尽管这只是表象。“……因为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坐稳身子，伸出一只手，掌心向上。那只手上突然出现了一些影像：微小的龙飞翔在一个葱翠繁茂的世界中，他们的身上映射出彩虹的每一种颜色。一种强烈的喜悦充盈在空气中，甚至影响到了罗宁。

“这个世界曾经是我们的，我们将它管理得很好。魔法是我们的，我们严密地守卫着它。生命是我们的……我们让它尽情绽放。”

但有另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在画面中。法师用了几秒钟时间才确认了那些小东西是精灵，只不过和温蕾萨不太一样。这些精灵显示出另一种美感，不过他们的美丽充满了傲慢，让法师感到冰冷，最终让他心生反感。

“但其他生物出现了，形体渺小，生命短暂，行事迅速却鲁莽。他们一头扎进巨大的诱惑，而我们知道，那是巨大的危险。”死亡之翼的声音变得异常冰冷，正如同那些黑暗精灵异常的美丽。“因为他们的愚蠢，他们将恶魔带进了我们的世界。”

罗宁不假思索地俯身向前。每一名法师都会研究恶魔的传说，在那些传说里，恶魔被称为燃烧军团。但罗宁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恐怖的恶魔真实存在过，大多数宣称曾经接触过恶魔的人往往精神状态并不稳定。

但就在罗宁努力想要看清那些恶魔的时候，死亡之翼突然掌心合拢，抹去了那些幻象。

“如果不是巨龙的努力，这个世界早已彻底灭亡。即使一千个兽人部落也无法和我们曾经面对的强敌相比，我们正是为了对抗那些敌人才牺牲了自己！在那个时候，我们团结一致，浴血奋战！我们的鲜血洒满了战场，但我们将恶魔赶出了我们的世界……”黑衣人再次闭起眼睛，“……在那场战争中，我们拯救了世界，却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巨龙的时代过去了。先是精灵，然后是矮人，最终是人类，他们宣称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我们的数量日益缩减，更可怕的是，我们内部还在争斗不休、自相残杀。”

这些罗宁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五大龙族间的仇怨，尤其是黑龙和红龙的对立。这份仇恨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现在已经无从考证。罗宁意识到了解这些尘封历史的机会可能就在他的眼前。“但为什么你们在一同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之后还要相互争斗？”

“都是因为一些分歧，误解，沟通不畅……有太多问题了，即使我有时间解释，你也不可能完全明白。”死亡之翼叹了口气，“因为这些问题，我们的族群才会如此凋零。”他转过双眼，目光变得更加炽烈，仿佛要钻穿罗宁的身体。“但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会对过去发生的一切进行修正……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人类。我会帮助你解救巨龙女王阿莱克丝塔萨。”

罗宁没有表现出自己听到这话时内心真正的想法。尽管死亡之翼态度平和，使用了人类的外表，摆出一副友善关爱的姿态，但他仍然是最恐怖的巨龙。只要罗宁说错一个字，就有可能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但……”罗宁小心地挑选着词汇，“……你和她是敌人。”

“正是因为那些无稽的事情，我们的族群一直以来都在自相残杀。过去我们铸造了太多错误，人类，但我现在要修正它们。”黑龙的一双眼睛深深吸引

住了法师，让法师深陷其中。“阿莱克丝塔萨和我不该是敌人。”

罗宁对此只能表示同意。“当然不应该。”

“我们曾经是伟大的盟友，是亲密的朋友，我们可以重新建立这样的关系，你不同意吗？”

除了那双洞悉自己心神的眼睛，法师什么都看不见。“我同意。”

“你的任务是以一己之力营救她。”

一种情绪在罗宁的心中搅动，在死亡之翼的注视下，他突然感觉很不舒服。“你怎么……你是怎么发现的？”

“没有必要讨论这种事，不是么？”那双眼睛再一次诱捕了这个人类。

不安的感觉消失了。在黑龙强势的目光中，一切都消失不见了。“是的，我认为没有必要。”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力量，你只会失败。这一点毫无疑问。为什么你还要接下这个任务，就算是我也无法理解！但现在，有了我的帮助，你能够做到不可能的事情，我的朋友。你将要援救巨龙女王！”

说完这句话，死亡之翼伸出一只手，一枚小小的白银徽章躺在掌心。罗宁的手指仿佛有自我意识般接过那枚徽章，把它拿到了自己面前。他低头审视这枚徽章边缘雕刻的符文，还有它中心处的黑色水晶。这些符文中，有一部分他认识，另外一些他从不曾见过，但法师能够感觉到它们强大的力量。

“你将会解救阿莱克丝塔萨，我的小傀儡。”那张大得有些过分的嘴再一次咧开，露出笑容，“有了这个，我就能时刻对你予以指引……”

一头龙怎么会被跟丢？

这个问题一直在温蕾萨和她的同伴的心间萦绕，他们却无法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更糟糕的是，夜幕已经开始覆盖卡兹莫丹，狮鹫早就累坏了，无法继续飞行下去。

在追踪的过程中，虽然始终保持着距离，但死亡之翼一直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就算是目光敏锐程度不如精灵的弗斯塔德也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不断朝内陆飞行的巨大身形。只有那头黑龙偶尔穿过云层的时候，才会暂时消失一两息的时间。

直到一个小时以前。

那头巨兽带着被挟持者钻进了云团中，就像之前许多次一样。弗斯塔德指挥狮鹫继续飞向目标，而温蕾萨和矮人则等待着黑龙在云朵另一边重新出现。那一团云孤零零地悬浮在天空中，距离它最近的另一个云团还在南边数里之外。精灵游侠和她的同伴几乎能完整地看到那团云。只要死亡之翼出来，他们就绝不可能错过。

没有龙从云团另一边出现。

他们一直监视着、等待着，直到再也无法等下去。弗斯塔德甚至驾驭狮鹫径直飞向那团云，如果死亡之翼藏在其中，他们这样做等于是在用生命冒险。但那头黑龙早已不见了踪影。这个世界上最巨大，最凶狠的龙完全消失了。

“这样没有用，精灵女士。”狮鹫骑士终于喊道，“我们必须着陆了！我们和我可怜的坐骑都没办法坚持下去了！”

温蕾萨仍然想要继续追寻，但她也不得不同意矮人的判断。“好吧！”游侠看了一眼下方的地面。他们早已飞过了海岸和森林，来到一片乱石嶙峋，显然更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温蕾萨知道，他们在逐渐靠近格瑞姆巴托的山体。这里还有几片小树林，但已经非常稀疏。他们必须藏身于丘陵之中，才能避开兽人龙骑兵的侦查。“那里如何？”

弗斯塔德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那片崎岖的山丘看上去真像我的老祖母，不论是胡子还是身形都像。好，真是一个好选择！我们要在那里降落！”

疲惫的狮鹫很高兴地服从了降落的命令。弗斯塔德指引它向山丘最密集的地方落下去，他选中了几座山丘之间的一片小山谷。温蕾萨紧紧抓住骑鞍，双眼努力搜寻任何潜在的威胁。这是卡兹莫丹的腹地，附近肯定有兽人的哨站。

“赞美鹰巢山！”矮人一边嘟囔，一边爬下狮鹫，“我喜欢天空的自由，但这次实在是坐了太久了！”他抚摸着狮鹫背上的鬃羽，“你是一只好坐骑，该去好好吃喝一番了！”

“我看到附近有一条小溪，”温蕾萨说，“那里也许还有鱼。”

“它想吃什么会自己去找。”弗斯塔德摘下骑鞍和狮鹫身上的其他装备，“它有这个能耐。”然后矮人拍了拍狮鹫的臀部，这只猛兽蹿上半空。卸除了重担之后，它一下子又恢复了活力。

“这样做不会有问题吗？”

“我亲爱的精灵女士，几条小鱼肯定填不饱它的肚皮！最好让它自己去狩猎，它吃饱了以后自然会回来。如果有人看到它……嗯，就算是卡兹莫丹也会

有野生狮鹫吧。”这样的解释显然没能让温蕾萨放心，于是弗斯塔德又说道：“它只是离开一会儿。这段时间刚好让我们为自己准备一餐饭。”

他们随身带着一些给养，矮人将这些食物平均分开，不远处的小溪则让他们补满了水囊。在如此深入兽人占领区的地方，当然不方便生篝火，不过幸运的是，这个夜晚还不算很冷。

狮鹫果然很快就回来了，肚子也变得圆滚滚的。它趴在了弗斯塔德身边，矮人一边伸手轻拍着它的头顶，一边吃着自己的食物。

“天上什么都没有，”矮人在吃过饭以后说道，“但这也不能保证附近没有兽人。”

“我们要轮流值夜吗？”

“正该如此。我先还是你先？”

心烦意乱的温蕾萨完全睡不着，于是她决定自己首先值夜。弗斯塔德没有反对。尽管身处险境，但矮人还是立刻就躺倒下去，没用几秒就陷入了梦乡。温蕾萨很钦佩矮人的这种能力，暗自希望自己能够像这个矮人一样。

和自己从小长大的森林相比，温蕾萨觉得这里实在是太安静了。但游侠仍然提醒自己，多年以来兽人一直在这片区域肆虐。虽然这里还有野生动物能让狮鹫填饱自己的肚子，但卡兹莫丹的绝大多数野生动物都远比奎尔萨拉斯的动物更加警惕。兽人和他们的龙肯定需要捕猎大量新鲜肉食。

天空中点缀着几颗星星，但如果不是因为精灵独特的夜视能力，温蕾萨可能什么都无法看到。她思索着罗宁会如何应对这样的黑暗，如果那家伙还活着的话。他是否正在格瑞姆巴托外的荒野中流浪，还是死亡之翼早已带他远离这里，也许到了某个温蕾萨完全不知道的地方？

温蕾萨不愿意相信罗宁和那个黑暗怪物是同伙。但如果不是这样，死亡之翼为什么要将他带走？还是说那头披甲恶龙爪子里是罗宁的判断根本就是错的，她与弗斯塔德追着死亡之翼只是徒劳无功？

这么多问题，却没有一个答案。精灵游侠沮丧地离开矮人和狮鹫，小心翼翼地巡视他们藏身的山丘树林。即使她有超越常人的视力，也只能看到一片片黑影，让这里显得更加压抑和危险，尽管方圆数里之内可能都没有一个兽人。

温蕾萨的长剑还一直收在鞘内，人却越走越远。她遇到两棵歪歪扭扭的枯树，它们看上去还活着，不过已经没有了多少生机。精灵轮流抚摸它们，感受着它们的衰弱和对死亡的预感。她还感觉到了它们的一段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部落的恐怖到来之前。曾几何时，卡兹莫丹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温蕾萨

知道，丘陵矮人和其他一些种族曾经将这里作为他们的家园，那些矮人在兽人无情的屠杀中逃往远方。但他们发誓，总有一天要返回家园。

然而，这些树无法逃走。

精灵游侠相信，丘陵矮人很快就能回到这里。但这两株树和这里的许多生命也许都等不到那一天了。卡兹莫丹需要许多年才能够重新焕发生机——如果这一天能够到来的话。

“要勇敢，”温蕾萨悄声对这两棵树予以鼓励，“新的春天就要来了，我保证。”在树木和所有植物的语言中，春天不仅是一个季节，还意味着永恒的希望，新的生命。

当精灵退开的时候，那两棵树看上去全都挺直了一点，变高了一点。精灵的话语对它们产生了效果，这让温蕾萨露出由衷的微笑。这些高大的植物能够以精灵也无法理解的方式相互交流，也许温蕾萨的鼓励会被它们传播开来，也许它们之中终究能有一部分生存下来。温蕾萨必须抱有希望。

温蕾萨和树木短暂的交流减轻了她心里的负担，这片丘陵已经不再那样充满敌意了。精灵的脚步变得更加安稳，一切都会变好的，包括罗宁。

不知不觉间，前半夜已经过去了。温蕾萨本想让弗斯塔德再睡久一点，矮人的呼噜正打得震天动地。不过她也知道，如果自己缺乏睡眠，肯定无法在战斗中充分发挥出力量。于是她有些不情愿地向她的同伴走去……

……精灵忽然停住脚步。她听到了几乎微不可闻的枯枝断裂声，那无疑是有人或动物在活动。

温蕾萨不敢唤醒弗斯塔德，以免那个陌生人发现她有所警惕，她从酣然大睡的狮鹫骑士身边走过，装作只是对远处黑暗的地方感兴趣。这时她听到了更多微小的声音从同一个地方传过来，也许只有一名敌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也许这些声音只是为了将她吸引过去，让她无法发现隐藏在寂静中的其他敌人。

微弱的脚步声再一次传来。紧接着是一声狂野的尖啸，一只大型猛兽跳到了温蕾萨身边。

温蕾萨已经拔出了佩剑，才意识到那是弗斯塔德的狮鹫，而非林中的野兽。狮鹫和她一样听到了微弱的杂音，但不同于精灵需要权衡轻重，它只会依照直觉行动。

“怎么回事？”弗斯塔德高声叫嚷着，以和矮人的体形很不相称的敏捷身手一跃而起。风暴战锤已经被他握在手中，这名矮人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

“那些老树里有动静！你的狮鹫已经追过去了！”

“好啊，它最好不要把那东西一口吃掉，起码得让我们知道那是什么。”

在黑暗中，温蕾萨能够辨别出狮鹫的影子，却看不见它在追赶什么。不过游侠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那不是他们的羽翼猛兽发出来的，而且那声音里没有半点要战斗的意思。

“不！不！滚开！滚开！别碰我！我不是点心！”

两个人快步向喊声传来的方向跑去。那个被狮鹫抓住的人显然不打算和狮鹫为敌。精灵觉得那声音有些熟悉，一时却想不起是谁的声音。

“后退！”弗斯塔德向他的坐骑喊道，“后退，听话！服从命令！”

狮身猛禽一开始还有些不情愿，它似乎认为那个被它抓住的家伙是属于它的，或者不能这样轻易将那东西放掉。在靠近狮鹫尖喙的黑暗中传来一阵呜咽声——一连串的呜咽声。

有小孩在卡兹莫丹腹地孤身游荡？肯定不会。那些兽人占据这片土地已经有许多年了！但这样一个孩子又会是从哪里来的？

“救命，哦，救命，救命！从这个怪物口中救救我——呸！它嘴里的味儿真臭！”

精灵身子一僵。小孩不会这样说话。

“后退，你这个坏家伙！”弗斯塔德用力拍了一下狮鹫的臀部。狮鹫伸展双翼，发出一阵含混的尖啸声，终于放下猎物，向后退去。

一个身材矮小细瘦的家伙立刻从地上跳起来，朝相反的方向蹿去。不过游侠的速度更快。她迈步上前，一把揪住了那名不速之客，然后才发现自己揪住的是一只耳朵。

“哦！请不要伤害我！请不要伤害我！”

“你抓到了什么？”狮鹫骑士嘟囔着来到温蕾萨身边，“我从没有听过有人能这样尖叫！让他闭嘴，否则我一锤子打碎他的脑袋！他要把周围的兽人都叫来了！”

“你听到他的话了，”气恼的精灵对还在不住尖叫的小个子说道，“安静！”

这个不请自来的家伙立刻闭住了嘴。

弗斯塔德伸手到衣袋里。“我这里有一样东西，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点光亮，精灵女士，不过我已经知道我们抓住的是什么破烂货了！”

矮人将战锤放到一旁，拿出一样小东西，用一双粗硬的手掌揉搓。随着他的动作，那东西发出微弱的光线。又过了几秒钟，光线越来越强，终于让温蕾萨看清，那是一块水晶。

“一件来自于某位牺牲战友的礼物。”弗斯塔德说道。他将发光的水晶放到俘虏面前，“现在，让我看看我是不是猜对了——没错，我就知道！”

温蕾萨也看到了。她和弗斯塔德抓到了一个世界上最不值得信任的生物，一个地精。

“你是间谍？”游侠的同伴嘟囔着，“也许我们现在就应该打碎你的脑袋，结束这件事！”

“不！不！求你了！我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不是间谍！不是兽人的朋友！我只是服从命令！”

“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

“藏起来！藏起来！我看到了一头像黑夜一样的龙！龙都会吃地精，你们一定知道！”这个丑陋的绿色怪物的口气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件事一样。

一头像黑夜一样的龙？“你是说，一头黑龙？”温蕾萨将地精又拽近了一些，“你看到了？在什么时候？”

“不久以前！就在天黑以前！”

“在天空上还是在地上？”

“地上！他……”

弗斯塔德看着温蕾萨。“你不能相信地精的话，精灵女士！他们根本不懂得该怎么说实话！”

“如果他能够回答一个问题，我就会相信他。地精，那头龙身边有没有其他人？如果有，又是什么人？”

“我不想谈论吃地精的龙！”那个地精说道。但温蕾萨用剑轻轻戳了他一下，他立刻打开了话匣子，“有别人！有别人！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也许他要吃掉那个人，不过他那时正和那个人在说话！我没听！我只想逃走！不喜欢龙，不喜欢法师……”

“法师？”精灵和弗斯塔德同时惊呼了一声。温蕾萨努力压抑着心底升起的希望，“那个法师看上去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似乎没事……”

“描述一下他的样子。”

地精扭动着身子，甩着他细小的手臂和腿。游侠并没有因为他骨瘦如柴的样子就对他放松警惕。地精能够成为致命的战士，他们不单狡诈，更会爆发出与他们的小身体极不相称的力量。

“满头红毛，高傲得厉害！个子很高，穿着深蓝色衣服！不知道名字！没听见名字！”

地精描述得很模糊，但已经足够了。这里能有几个穿深蓝色长袍的红发法师？尤其还和死亡之翼在一起。

“听起来像是你的朋友，”弗斯塔德粗声粗气地说道，“看样子，你的判断果真没有错。”

“我们得去找他。”

“在这一片黑暗里？首先，精灵女士，你根本还没睡觉；其次，虽然黑夜能够掩护我们，但也让我们很难看见任何东西——即使是一头龙！”

温蕾萨很想立刻去搜寻罗宁的下落，但她知道，矮人说的有道理。然而她还是无法等到天亮，宝贵的时间轻易就会流逝。“我只需要睡上两个小时，弗斯塔德，然后我们就能出发了。”

“那时候天还是全黑的……而且，我要提醒你一下，死亡之翼的确很大，但他就像黑夜一样黑！”

“我们不必去寻找他。”温蕾萨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了他在哪里着陆，至少我们这里有一个人知道。”

两个人同时将目光转向地精，那个地精显然很想躲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否值得信任？这些绿色的小贼全都是臭名昭著的骗子，这绝不是夸大其词！”

游侠用锋利的剑尖抵住地精的喉咙。“因为他只有两个选择，带我们去死亡之翼和罗宁降落的地方，或者让我把他切碎做成吸引龙的饵料。”

弗斯塔德笑了起来。“你以为死亡之翼有胃口吃他吗？”

他们的小个子俘虏打着哆嗦，一双没有瞳仁，令人不安的黄眼睛在强烈的恐惧中睁大了。尽管利剑就在眼前，这个地精却开始狂乱地上蹿下跳。“很高兴给你们带路！非常高兴！我不害怕龙！我会给你们带路，去见你们的朋友！”

“安静！”游侠抓紧了这个小鬼一样的生物，“还是要我先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抱歉，抱歉，抱歉……”他们的新同伴喃喃地说道，迅速压低了声音，“不要伤害我这个卑微的人……”

“呸！就算是个地精，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还是觉得让他活着不是什么好决定！”

“只要他能够给我们带路。”

“这个可怜人能够带你直达目标，女士！直达目标！”

温蕾萨考虑了一下。“我们得先把他捆起来……”

“我会把他捆到我的狮鹫上。这样这只臭老鼠就跑不掉了。”

听到矮人的打算，地精的脸色变得更差了。银发游侠终于对这个翠绿色的生物有了一些同情。“好吧，但要确保你的狮鹫不会伤害他。”

“只要他老老实实的。”弗斯塔德看了一眼他们的囚犯。

“我这个可怜人一定遵守诺言，诚实可靠……”

温蕾萨从地精的喉咙上收回剑锋，想让这个地精安心一些。也许对这个倒霉鬼的态度好一点，他们就能够多得到一些情报。“如果你带我们到达目的地，我们就会在安全的地方放你走，不会让龙有机会吃掉你。你可以相信我的承诺。”说到这里，精灵停顿了一下，“你有名字吧？地精？”

“是的，女士，是的！”地精用力点着和瘦小身体不成比例的大脑袋，“我的名字是克里尔，女士，克里尔！”

“好吧，克里尔，照我说的去做，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明白了吗？”

地精蹦跳起来。“哦，是的，是的，我明白，女士！我向你保证，我这个可怜人会带你们到你们需要去的地方！”他的脸上露出有几分癫狂的笑容，“我向你保证……”

第十一章

耐克鲁斯用手指摩挲着恶魔之魂，思考着自己下一步的行动。这名兽人指挥官几乎一夜没睡。去执行任务的托尔古斯一直没有回来，这名老战士正因此而焦躁不安。托尔古斯失败了吗？两头龙都死了？如果是这样，人类到底派遣了多么强大的力量来援救阿莱克丝塔萨？一支带着法师的狮鹫军队？就算是联盟也抽不出如此强大的一支军力。北方的战争还在进行，他们自己内部还纷争不断……

耐克鲁斯尝试过联系祖鲁希德，报告自己的忧虑，但那名萨满至今没有回应他的魔法信件。耐克鲁斯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祖鲁希德那里的形势一定很严峻，并没有时间来处理一名下属毫无根据的担忧。兽人酋长期待着耐克鲁斯能像一名兽人战士那样决断果敢地行动……现在一切只能由这名身有残疾的军官自己来应对了。

恶魔之魂让耐克鲁斯拥有了强大的力量，但他知道，自己对于这件神器的潜力几乎还是一无所知。实际上，正是因为明白自己有多么无知，甚至不敢尝试发掘上古神器的其他能力。祖鲁希德并不知道自己将什么交给了这名部下。耐克鲁斯只能确定恶魔之魂内部蕴含着无穷无尽的能量，如果使用得当，它能够一举抹杀正在卡兹莫丹北部边境集结的联盟大军。

然而问题是，如果使用不慎，这件神器也有可能彻底毁灭格瑞姆巴托。

“给我一把利斧和两条好腿，我就会把你扔到距离这里最近的火山口里……”他冲着这件黄金宝物嘟囔着。

这时，一名面色慌张的兽人战士闯进了耐克鲁斯的洞室，不顾指挥官凶狠的瞪视，径自喊道：“托尔古斯回来了！”

终于有了好消息！兽人指挥官长出了一口气。如果托尔古斯回来了，那么至少有一个威胁被除掉了。耐克鲁斯从凳子上跳了起来。他希望托尔古斯至少能够带回一个俘虏，这样一定能让祖鲁希德满意。只要一点刑罚，人类就会哭哭啼啼地将北方战线的所有情报和盘托出。“终于回来了！离我们还有多远？”

“最多几分钟。”另一个兽人的丑脸上满是焦急，但耐克鲁斯此刻没有工夫了解这名士兵的想法。他迫不及待地要去欢迎那位强大的龙骑士，至少托尔古斯没有让他失望。

他放下恶魔之魂，以力所能及的最快速度跑向龙骑士降落和起飞时使用的巨型洞室。带来消息的兽人紧跟在他身后，保持着一种怪异的沉默。不过耐克鲁斯现在很高兴没有人在自己耳边聒噪，他只想听到托尔古斯的声音，和他对抗外敌的伟大胜利。

另外数名兽人，包括大多数幸存至今的龙骑士，全都已经在宽敞的洞口等待托尔古斯了。耐克鲁斯朝这支纪律混乱的队伍皱了皱眉，但他知道，他们和他一样，都急切地等待着勇士的凯旋。

“让路！让路！”耐克鲁斯推开其他人，朝黎明前光亮熹微的天空望去。一开始，他并没有看到龙。那个来通知他的哨兵一定是兽人中目光最犀利的。慢慢地，耐克鲁斯注意到远方的一点黑影，那个黑影正逐渐靠近他们，变得越来越大。

只有一个？木腿老兽人哼了一声。又是一个沉重的损失，但威胁他们的敌人被消灭了，这样的损失是值得的。耐克鲁斯不知道回来的是哪一头龙，但就像其他人一样，他相信那是托尔古斯的坐骑。没有人能够击败格瑞姆巴托最强大的勇士。

但是……随着那头龙的轮廓逐渐清晰，耐克鲁斯发现它飞得很是勉强。它的翅膀被撕裂了，尾巴无力地耷拉下来。耐克鲁斯眯起眼睛细看，发现龙背上还有骑士，但那名骑士趴倒在骑鞍里，仿佛即将失去意识。

不安的感觉在兽人指挥官的心中涌动。

“让开！”他喊道，“让开！他需要空地降落！”

实际上，耐克鲁斯踉跄着向一旁退开时，他意识到托尔古斯的坐骑很可能需要这里的整个空间来降落。龙越靠近他们，就越是摇摆不定。有某个瞬间，耐克鲁斯甚至以为这头巨兽也许会直接撞到山上。直到最后一刻，也许是因为龙骑士的驾驭，这头红色巨兽才终于飞进了山洞。

巨龙落在兽人中间，发出巨大的声响。

兽人们惊慌地大喊，而受伤的龙还在向前滑行，无法停下。一名兽人战士被龙翼撞飞出去。龙尾来回摆动，击打在洞壁上，将大块岩石从洞顶震落。耐克鲁斯背靠在一面洞壁上，咬紧了牙关。腾起的灰尘遮蔽了整座洞窟。

洞窟里突然安静下来。瘸腿指挥官和躲到两旁的兽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面前的这头巨兽奋力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只是为了死在这里。

但那名龙骑士还活着。一个人影在灰尘中站立起来，揭开将自己束缚在骑鞍上的皮带，从巨兽尸体上滑落，在碰到地面的时候差一点双膝跪倒。尽管步履蹒跚，但他魁梧健壮的身躯仍然绝非一般兽人能够相比。他啐掉口中的血和尘埃，然后竭力抬起头向周围扫视了一圈，寻找……寻找……

寻找耐克鲁斯。

“我们输了！”这位最勇敢，最强壮的龙骑士吼道，“我们输了，耐克鲁斯！”

托尔古斯的傲慢被摧毁了，他的指挥官现在才注意到他的意志已经崩溃了。托尔古斯曾立誓绝不会在战场上逃走，现在他却在失败中彻底低下了头。

不！不能是他！老兽人抬起木腿，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他的勇士面前，面色变得格外阴沉。“住嘴！我不想听到这种话！你给氏族带来了耻辱！你给自己带来了耻辱！”

托尔古斯靠在坐骑的尸体上，竭力站直身子。“耻辱？我没有耻辱，老家伙！我只是看到了事实——这事实就是我们没有希望了！这里没有希望了！”

耐克鲁斯全然不在意这名龙骑士的魁梧体格，他抓住托尔古斯的肩膀，用力摇晃。“快说！是什么让你有了这种叛逆的想法？”

“看看我，耐克鲁斯！看看我的坐骑！你知道这是谁干的？你知道我们在和谁作战？”

“一大群狮鹫？一个军团的法师？”

血污覆盖了托尔古斯胸前那些代表功勋的装饰物。龙骑士想要大笑，却被一阵咳嗽呛住了。耐克鲁斯不耐烦地等待着。

“如果是那样，我们的敌人还……还算不上有多么强大！不，我们只看到了屈指可数的几只狮鹫，也许那只是诱饵！一定是诱饵！那么几个敌人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

“别啰嗦这种事！你真正的敌人是什么？”

“真正的敌人？”托尔古斯的目光越过指挥官，望向其他战士，“是死亡本身——化身为黑龙的死亡！”

兽人们发出一阵惊慌失措的议论声。耐克鲁斯的神情立时变得僵硬起来。“死亡之翼？”

“它在为人类作战！它从云层中冲下来，扑向正在与狮鹫作战的我！我们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这不可能……但……只可能是这样。托尔古斯不会编造如此不合情理的谎言，况且红龙伤痕累累的尸体也是无法反驳的证据。如果他说这是死亡之翼干的，那么这就一定是死亡之翼干的。

“再说详细些！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尽管身体显然已经难以支撑，但这名龙骑士还是服从了命令，开始讲述自己和同伴如何遭遇了那支看似微不足道的狮鹫小队，他们也许是斥候。托尔古斯见到了数名矮人，一名精灵和至少一名法师。战斗本来很轻松，只是一名人类武士出乎意料地牺牲了自己，几乎仅凭一己之力杀了另一头龙。

即便如此，托尔古斯仍然有信心消灭那些敌人。那名巫师给他找了不小的麻烦，但在战斗中突然不见了，很可能是跌下狮鹫摔死了。那时托尔古斯准备一举干掉剩下的敌人。

就在这时，死亡之翼发动了攻击。他轻易就打败了托尔古斯的坐骑。那头红龙最初拒绝服从骑手的命令，决意和死亡之翼战斗。托尔古斯不是懦夫，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与那头披甲黑龙对阵毫无意义。在战斗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喝令自己的坐骑转身逃走。但一直到红龙受了重伤，难以为继，才最终服从命令逃了回来。

听完龙骑士的讲述，耐克鲁斯知道自己最可怕的噩梦成真了。地精克里尔告诉过他，联盟要从兽人手中夺走巨龙女王，但那个肮脏的小东西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不屑于向托尔古斯讲明，他的主人也参与了这次行动。人类竟然做到了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和唯一同时被战争双方敬畏与恐惧的强大生物进行合作。

“死亡之翼……”老兽人喃喃地说道。

但为什么他们要将那头披甲巨龙的力量浪费在这样一个任务上？托尔古斯说那只小队或者是斥候，或者是诱饵，这一点不会有错。那么肯定会有大部队紧随而至。

突然间，耐克鲁斯明白了。

他转向其他兽人，竭力保持着声音的镇定。“联盟对我们的入侵开始了，但不是从北边！人类和他们的盟军首先攻击的将是我们！”

他的战士们慌张地面面相觑。他们这时才明白，他们将要与之作战的敌人是部落其他成员完全无法想象的。在战场上英勇赴死是一回事，但知道自己难逃被屠宰的命运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结论对耐克鲁斯来说非常合理。从他们疏于防备的西方发动进攻，攻占卡兹莫丹的南半部分，解救或者杀死巨龙女王。这时北方靠近丹奥加兹的部落军队失去了主要的支持力量，将成为一支孤军，而联盟军队则可以直捣格瑞姆巴托，和已经驻扎在丹莫德的联盟军对兽人进行南北夹击。兽人最后的希望将被彻底粉碎，幸存者都将被送入收容所，成为人类的奴隶。

祖鲁希德留下他掌管龙群和这片山中的所有事务。那位萨满至今没有回应他，一定是认为耐克鲁斯可以信任，知道什么事情是义不容辞的。那么，耐克鲁斯不能让自己的酋长失望。

“托尔古斯！吃些东西，好好睡一下！我很快将再次需要你！”

“耐克鲁斯……”

“服从命令！”

老兽人眼中的怒火甚至让这名兽人勇士也后退了一步。托尔古斯点点头，在一名同伴的搀扶下向洞窟深处走去。耐克鲁斯则将注意力转回到其他人那里。“收集好最重要的物品，全都送上马车！将所有龙蛋都放进垫好干草的箱子，确保它们的温度！”他停顿一下，在心中作了一番计算。“杀死所有没有被驯服的幼龙！”

兽人指挥官的这句话让托尔古斯脚步一顿，他和其他龙骑士全都惊恐地看向耐克鲁斯。“杀死幼龙？我们需要……”

“我们只需要方便携带的东西——以防万一！”

高大的龙骑士看着他：“以防万一什么？”

“以防万一我没有能战胜死亡之翼……”

现在，洞中的每一个人都死死地盯着这位老兽人，仿佛他长出第二颗脑袋，变成了食人魔。

“战胜死亡之翼？”另一名龙骑士用粗重的声音问道。

耐克鲁斯寻找着他的首席驯龙手——他在控制巨龙女王时最为得力的助手。“你！跟我来！我们要好好想想该如何搬运那条母龙！”

托尔古斯终于明白了指挥官的打算。“你要放弃格瑞姆巴托！你要把一切都带到北方战线去！”

“是的……”

“他们会追上来！死亡之翼会追上来！”

木腿老兽人哼了一声。“你们已经得到了命令……还是说现在我身边只剩下了哭鼻子的懒蛋，再没有一个强大的战士了？”

老兽人的这句话刺痛了大伙儿，托尔古斯和其他兽人全都挺起了胸膛。耐克鲁斯也许残废了，但他仍然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不应该多想，而是必须服从命令，无论他们认为指挥官的计划有多么疯狂。

耐克鲁斯推开受伤的勇士，推开所有挡道的兽人。他的脑子在飞快地旋转着。是的，当务之急是将巨龙女王带出这座山洞，哪怕只是将她带到洞口。这样他才能进行下一步计划。

人类会做的事情，他也会做。设置诱饵，同时他还要做好善后。就算他失败了，至少那些龙蛋能够被送到祖鲁希德那里。只要那些龙活下来，就能够帮助部落……而如果他能够成功，哪怕他将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兽人就还有希望。

粗大的手掌探进收藏恶魔之魂的衣袋。耐克鲁斯·碎颅者一直很想知道这件神器的力量有没有限度。现在，他有机会一试了。

黎明的微光惊醒了罗宁。他觉得自己似乎从没有睡得这样沉过。法师颇有些吃力地撑起身子看了看周围，想要了解一下现在的状况。这是一片林地，不是他梦中的那家酒馆，也没有温蕾萨坐在他身边，向他一诉……

你醒了……很好……

这句话毫无预警地在他脑海中响起，差一点吓到了他。罗宁跳起身，猛地转了一圈，才意识到信息来自哪里。

他伸手攥住挂在喉咙前的那枚小徽章。昨天晚上，死亡之翼将这枚徽章给了他。

一丝微弱的光芒在徽章中心烟黑色的水晶里泛起。当罗宁盯着它的时候，回忆起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包括那头巨兽向他许下的承诺。我能时刻对你予以指引，黑龙曾经这样对他说。

“你在哪里？”法师终于问道。

别处，死亡之翼回答，但我也在你身边……

这个想法让罗宁打了个哆嗦，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同意和死亡之翼合作。很可能是他实在没有别的选择。

“现在情况如何？”

太阳升起来了，你必须上路了……

罗宁又向周遭观望了一番，将警惕的目光转向东方。在那个方向上，森林逐渐变成了遍布岩石的荒凉旷野。他从地图上知道，朝这个方向走就能到达格瑞姆巴托，兽人囚禁巨龙女王的高山。罗宁估计，死亡之翼帮助他节省了数天的行程。如果加快脚步，只要再走两三天，他就能到达格瑞姆巴托了。

他朝那个再明显不过的方向迈开了步子。死亡之翼却突然又向他传来信息。

那里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为什么不是？它直接通向那座山啊。”

也直接通向兽人的利爪，人类，你就这么愚蠢吗？

黑龙的嘲讽让罗宁无比气恼，但他没有反驳，只是问道：“那我要去哪里？”

看……

罗宁的意识中闪过他所处地区的画面。不容他用一点时间来消化这种惊人的场面，画面已经开始移动了。起初速度很慢，然后越来越快。画面的移动描绘出一条特殊的轨迹，飞快地穿过森林，进入岩石地带，又一转向，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前进。山崖和泄水沟飞一般掠过，树木化作一片幻影。罗宁不得不扶住身边的树干，以免因为脑海中速度过快的画面变幻而晕倒。

山丘越来越高，越来越险恶，终于变成了那片高山。画面的移动速度仍然没有减缓，直到它突然固定在一座高峰上。尽管心存犹豫，但法师的视线还是被这座高峰吸引了过去。

在这座高峰脚下，罗宁的视角突然转向天空，让他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感。画面爬上这座巨峰，为罗宁展示着这一路可以手攀脚蹬的岩台和石缝。它一直攀升，最终到达了一个狭小的洞口……

……画面像出现时一样突兀地消失了，只剩下浑身颤抖的罗宁站立在树丛之中。

就是这条路，唯一能够让你到达目的地的路……

“但这条路需要更长时间，而且要穿过更多危险地带！”罗宁完全不愿意去想自己攀爬那座高峰的情景。对于一头龙而言，那可能是再简单不过的路线，但对于人类来说却艰险无比，哪怕是拥有魔法能力的人类。

你会得到帮助。我没有说你必须自己走完这段路……

“但是……”

你该出发了，那个声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罗宁迈开了腿……确切来说，罗宁的腿自己迈开了。

这种效果只持续了几秒钟，不过这已经足够催促法师前行了。随着对自己肢体的操控权的恢复，罗宁立刻加快了步伐，他不愿意再接受这样的教训。死亡之翼很轻易地让他明白他们之间的联系有多么强大。

那头龙没有再说话，但罗宁知道，死亡之翼就潜藏在自己的意识里。尽管那头黑暗巨兽力量非凡，但他似乎没有能力完全控制罗宁。至少罗宁认为自己的思想还能够躲过他的巨龙盟友的侦测，否则死亡之翼这时肯定会非常不高兴。因为罗宁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让自己摆脱那头龙的影响。

罗宁回想起自己昨晚对死亡之翼那种不假思索的相信，甚至真心以为那头黑龙想要援救阿莱克丝塔萨，这一点非常奇怪。但现在，罗宁渐渐看清了现实。死亡之翼肯定是最不愿意见到红龙女王重获自由的生灵。毕竟阿莱克丝塔萨一直以来都是他最大的敌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之翼不是一直都在竭尽全力摧毁红龙族群吗？

他又回想起死亡之翼在昨晚的谈话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人类，阿莱克丝塔萨的孩子们由兽人养大，被培养成所有生物的敌人。就算她得回自由，她的孩子也无法再变回来了。他们仍然会随他们的主人征战。我杀死他们，因为别无选择——你明白吗？”

罗宁那时是明白的。黑龙在昨晚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真实。但在阳光中，法师开始质疑这些话在真实之外隐藏了什么。死亡之翼说的也许是真心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别的打算，没有更加阴险的用心。

罗宁考虑过摘下并扔掉徽章，但这样做肯定会引来他那个可怕盟友的注意，而且死亡之翼不管怎样都能轻易找到他。那头龙已经证明了自身的实力。罗宁很怀疑，当那头披甲巨龙再一次来找他的时候，还会不会把他当作盟友。

他现在只能沿着死亡之翼为他挑选的道路前进。这时罗宁忽然想到自己没有携带半点给养，甚至连一只水囊都没有。他的给养都已经跟着倒霉的穆罗克和他们的狮鹫一同掉进大海了。死亡之翼没有为他提供任何旅行所需的物品，他能够从黑龙那里得到的给养可能仅限于昨天晚上的那些食物和饮料了。

罗宁仍然从容镇定地向前行进。死亡之翼希望他到达那座高峰，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不管怎样，罗宁都必须到达那里。

法师行经的区域愈发险峻荒芜。这时他不禁又想起了温蕾萨。那名精灵对自己的责任有着非同一般的执着，但现在她肯定已经回去了……如果她没有在那场战斗中遭遇不测的话。一想到温蕾萨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罗宁的喉头便一阵哽咽，让他差一点失足摔倒。不，温蕾萨一定能活下来。按照常理，她应该已经返回洛丹伦，回到她的族人中了。

肯定是这样……

罗宁停下了脚步，他的心中突然升起转身回去的冲动。他非常怀疑温蕾萨不会按照常理做事，而是会坚持来找他，甚至有可能说服那个石头脑袋的弗斯塔德带她飞向格瑞姆巴托。即使温蕾萨暂时平安无事，她也很有可能正在追赶他，慢慢向他靠近。

法师向西方迈出一步……

人类……

听到死亡之翼的声音响彻自己的脑海，罗宁只能压下心中的咒骂。这头龙怎么知道得这么快？死亡之翼真的能解读他的心思？

人类……现在你需要补充能量，吃……

“你……是什么意思？”

你停下来了。你在寻找水和食物，不是吗？

“是的。”当然不必和那头龙说实话。

你距离你的补给只有很短一段路。向东前进，再走几分钟。我会指引你。

罗宁没有了回头的借口，只能服从命令。法师踉跄着在崎岖的石路上继续前进，逐渐靠近了一片小树林。他不由得惊叹即使在卡兹莫丹最恶劣的环境中，依然有生命顽强勃发。只是能够在这片树荫中略事休息，罗宁就已经对那个让他难以接受的盟友感激不尽了。

在这片树林的中央，你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根本不是他想要的，但法师不能这样对死亡之翼说。无论如何，他还是很有些迫不及待地走了过去。食物和水对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诱惑力，能够休息几分钟肯定会对他很有帮助。

这里的树木只有十来尺高，在它们的品种中算是比较矮小的，但它们依旧能够提供一片阴凉。罗宁走进小树林，立刻向周围环顾了一圈。这里肯定有一条小溪，而且很可能还有一些水果。否则死亡之翼还能从那么远的地方向他提供些什么？

美餐，显然是如此。在林地的正中央摆放着一些罗宁完全没有想到的食物。烤兔肉、新鲜面包、切片水果，还有——罗宁有些敬畏地摸了摸一只瓶子，里面是冰凉的水。

吃吧，龙喃喃地说道。

罗宁热切地服从了命令，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些食物上。兔肉刚刚烤熟，调味也很完美。面包还保留着令人愉悦的烤炉香气。法师毫不在乎礼仪地直接从瓶子里喝水，惊喜地发现自己喝下半瓶水以后，瓶子却依然是满的，于是他不加顾虑地畅饮起来。他知道，死亡之翼会保护他……至少在他到达那座高峰之前是如此。

其实罗宁能够用魔法制造出食物来，但这样会消耗他的力量，让他无法全力应付某些紧急情况。而且罗宁知道自己很难创造出这样的美食，至少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死亡之翼的声音出现得比他所希望的更快。你满足了吗？

“是的……是的，我满足了。谢谢你。”

该上路了。你知道路。

罗宁的确知道路。实际上，他能够画出黑龙向他展示过的全部路线。死亡之翼显然要确保他的棋子不会走错方向。

罗宁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又向自己身后瞥了一眼，希望能够看到那个熟悉的银发倩影出现，却又矛盾地不愿意让温蕾萨和弗斯塔德来追赶他。邓肯

• 森图鲁斯和穆罗克已经为了他的任务而牺牲了，太多人的死亡都沉重地压在了罗宁的肩膀上。

天色渐晚，太阳慢慢靠近了地平线。罗宁开始对死亡之翼挑选的道路产生了怀疑。一路上，他完全没有看到一个兽人，更不要说被兽人哨所拦住去路。但格瑞姆巴托肯定是兽人层层设防之地。而且天空中也始终没有一头龙出现。也许他们已经不在天上巡逻了，也许罗宁走出了他们的警戒范围。

太阳越沉越低。死亡之翼又用魔法为他制造出一顿美餐，但这丝毫没有让罗宁感到安心。随着这一天的最后一丝阳光消失，他停住脚步，想要分辨出前方的山野样貌。到现在为止，他能见到的高山仍然都远在天边。他需要走上许多天的路才能到达那里，更不要说那座兽人囚禁巨龙的高峰了。

是死亡之翼将他带到了这里，死亡之翼应该说明一下，在他的设想中，一个人类应该如何到达那处目的地。

罗宁握住徽章，眼望远方的群山，对着空气说道：“我需要和你谈谈。”

说……

罗宁没有想到这样做果然有效。迄今为止都是那头龙来联系他，他还从没有主动找过死亡之翼。“你说这条路会带我到山中去，但就算我真的能走过去，也需要太长的时间。我不知道在你看来，我该如何以足够短的时间徒步到达那里。”

我早就说过，你不必以这种低效的方式走完全程。我让你看完这条路线只是为了确保你不会中途迷路。

“那么我该如何到达那里呢？”

耐心。他们很快就能与你会合了。

他们？

留在原地。这样最好。

“但是……”罗宁意识到死亡之翼已经不再对他说话了。这名法师再一次开始考虑将徽章从脖子上拽下来，扔进岩石堆里。但那时他又应该怎么办？罗宁还是必须进入兽人统治的区域。

死亡之翼所说的“他们”是谁？

就在这时，罗宁听到了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声音。一开始，他认为那也许是一头龙，但如果是这样，那肯定是一头严重消化不良的龙。罗宁抬头向愈发昏暗的天空中望过去，一时之间却什么都没有看见。

一道短暂的闪光吸引了他的注意。闪光来自于他的头顶上方。

罗宁咒骂了一声，他以为死亡之翼是故意要让他落入兽人手中。那或者是火光，或者是龙骑士手中水晶的光亮。罗宁开始准备法术，他不会不战而降，无论他的反抗是多么徒劳。

就在这时，光线再一次亮起，而且维持的时间更久。罗宁发现自己被照亮了，成为潜藏在黑暗天空中的怪物绝佳的目标。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他就在这里！”

“我一直都知道！我只是想要看看你是不是老实！”

“说谎！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

年轻法师抿起了嘴唇。什么样的龙会用这种疯狂的高亢腔调和自己争吵？

“小心探照灯！”又有一个声音咒骂着。

光线突然离开了罗宁，开始剧烈地上下摆动，在片刻间照亮了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物体。这个物体有一头是尖的。随后灯光又转向椭圆形的另一端，让法师看到一个冒着烟，喷着气的装置正在带动一只螺旋桨。

一只气球！罗宁意识到，一艘飞艇！

罗宁以前见过这种非同寻常的交通工具，那还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令人惊叹的巨型气囊能够在空气中产生足够的浮力，将载有两三个人的敞开式吊篮拽到半空中。在战争中，这种装置被用于观察地面和海洋上的敌人。最让罗宁惊讶的是这种装置的能量来源并非魔法，而是油和水。那种巨型气球下面会安装一部机器，那种机器的建造和运转都不需要魔法，它能够带动螺旋桨，不需要半点人力的帮助。

光束回到了罗宁身上。这一次，探照灯似乎是被稳定住了。飞行气球的驾驶员们清楚地看到了他，而且显然把他当作了目标。直到此时，这名被惊呆的法师才回忆起是哪一个种族具有足够的才华和疯狂，构建出这样一种梦幻般的装置。

地精——为部落效劳的地精。

罗宁向最大的一堆石头跑去，希望能在那里躲藏足够久，至少可以让他施展出一个法术破坏天空中的飞艇。但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回荡在他的脑海里。

停下！

“我不能！上面有地精！我被他们的飞船发现了！他们会叫来兽人的！”

你不能动！

罗宁的双脚拒绝再服从他，反而让他转回身，面对着那个令人紧张不安的气球和那些更加令人紧张的驾驶员。飞艇降落下来，紧挨着这名不幸法师的头顶。一副绳梯从吊篮中被扔了下来，差一点砸到罗宁。

他们会带你去那里，死亡之翼告诉他。

第十二章

“普瑞斯托领主成为国王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了。”翠绿色光球中的那个影子对克拉苏斯说，“他拥有一种令人吃惊的说服力。你是对的，他一定是法师。”

克拉苏斯坐在自己的密室中，看着光球。“如果我们要说服那些君主，就需要非常强有力的证据。他们对肯瑞托的怀疑与日俱增……这也一定是那个即将成为国王的家伙干的好事。”

光球中是核心议会中的那位年长女性。她点了点头。“我们已经开始进行监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那个普瑞斯托的行动非常隐秘。看样子，他能够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自由进出他的宅邸。”

克拉苏斯装出一副略带吃惊的样子问：“这怎么可能？”

“我们不知道。更糟糕的是，他的宅邸还被某种相当恶毒的法术环绕着。德伦登差一点因为那些法术而送了命。”

德伦登，那个声音浑厚，留着长胡子的法师差一点死在死亡之翼的陷阱中。这让克拉苏斯的心中掠过一阵惊慌。尽管德伦登总是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但克拉苏斯很是尊重他的魔法能力。在这样的时刻失去德伦登会对他们造成沉重的打击。

“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克拉苏斯叮嘱对方，“我会很快再次联系你。”

“你有什么计划，克拉苏斯？”

“仔细调查这名年轻贵族的过去。”

“你认为能有所收获吗？”

用兜帽遮住面孔的法师耸耸肩道：“我们只能抱有希望。”

克拉苏斯挥散同伴的幻象，然后靠在椅子里，仔细思考。他很遗憾自己对他的同伴们进行的误导，但这是为了他们好。至少他们对于死亡之翼的“凡间”事务的干涉应该可以对那头黑龙造成干扰，能够为克拉苏斯争取到一点时

间。现在克拉苏斯只祈祷不会有其他人再像德伦登那样去冒险。肯瑞托将需要他们的力量，尤其是在联盟各国纷纷与他们为敌的时候。

他和玛里苟斯那次会面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玛里苟斯只承诺考虑他的请求。克拉苏斯猜测那头强大的蓝龙仍然相信只要他愿意，就能够独自对付死亡之翼。那头银蓝巨兽没有意识到，巨龙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如果现在不能阻止死亡之翼，他们也许就再也无力阻止他了。

现在克拉苏斯面前只剩下了一个让他很不喜欢的选择。

“只能这样了……”他只能去找其他伟大的同族，其他守护巨龙，说服他们之中的一个，那么他也许还能获得玛里苟斯的帮助。

但梦境守护者一直都在遁世隐居……所以克拉苏斯最好的选择只有时间之王，只是他的臣仆已经不止一次拒绝了这名法师的要求。

但除了再次尝试，他还有什么选择？

克拉苏斯站起身，快步走向一张几案，那上面摆放着许多高高矮矮的瓶子。他的目光扫过这一排排容器，对各种足以令他的肯瑞托同伴羡慕不已的炼金术和魔法物品不屑一顾。如果那些法师见到这张几案，多半会好奇他怎么能收集到这么多珍贵的材料。但他们不知道他已经在魔法中浸淫了多少岁月……

找到了！他的目光停留在存放着一枝枯萎花朵的瓶子上。

岁月玫瑰，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这种玫瑰。克拉苏斯曾亲手将它摘下，献给他的挚爱。当兽人在那场劫难中掠走了他的爱人和同族时，克拉苏斯保住了它。

岁月玫瑰五片色彩各异的花瓣环绕着一颗金黄色的球形花蕊，美得令人惊叹。克拉苏斯拔去瓶塞，一丝微弱的香气飘过他的鼻翼，突然唤醒了他青春时代的记忆。他有些犹豫地伸出手，拈起那已经褪色的花朵……

……玫瑰立刻恢复了娇艳的光彩，正如同传说所描述的那样神奇动人。

烈火的朱红，翡翠的碧绿，初雪的洁白，海洋的湛蓝，午夜的幽暗，每一片花瓣都绽放出艺术家梦寐以求的瑰丽色彩。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美好，散发着其他任何花朵都无法比拟的芬芳。

克拉苏斯屏住呼吸，碾碎了这神奇的花朵。

他让粉碎的花瓣和花蕊落在自己的另一只手上，一阵刺痛从他的掌心一直蔓延到指尖。红龙法师没有理会这些。他将花朵的残片高举过头顶，低声念诵

出充满力量的咒语，又将这传说中的玫瑰抛落在地面上。

就在玫瑰碎片碰到地面的那一刹那，它们全部变成了细沙，在整个房间中扩散开来，吞没了这间密室，弥散在整个空间里，覆盖了一切，抹消了一切……

……只留下克拉苏斯突兀地站立在一片无边无涯，无尽旋转的沙漠正中。

这是任何凡人——包括克拉苏斯自己都不曾见到过的沙漠。红龙法师目之所及尽是残垣断壁，饱受风蚀的破碎雕像，锈迹斑斑的武器，还有半埋在尘沙中的巨型骸骨——它们让红龙法师也不禁为之瞠目结舌。如果拥有这些骸骨的巨兽还活着，就算是龙与之相比也要相形见绌。这里还有许多建筑物。一眼看过去，这些建筑和它们周围的各种遗迹仿佛同属于一个伟大的文明，但仔细观察之后就会发现，它们风格迥异，彼此没有任何关系。一座摇摇欲坠的高塔可能是洛丹伦人类建造的，而它旁边的一座穹顶肯定属于矮人的作品，更远处那座顶部凹陷的拱形庙宇仿佛指向某个艾泽拉斯的灭亡国度，而克拉苏斯身边是一片风格更加凶戾彪悍的建筑，那应该是兽人酋长的堡垒。

一艘足以乘载十几个人的大船竖在一座沙丘上，半截船身埋在沙子里。激流堡初代国王时期的盔甲散落在另一座小一些的沙丘上。一座精灵雕像俯身向前，仿佛是在为这艘船和这些盔甲做最后的祈祷。

这番脱离现实的景象甚至震惊了克拉苏斯。法师仿佛看到了某位伟大的神明关于死亡和毁灭的收藏品……这其实离事实并不遥远。

所有这些造物都来自于这一领域之外。实际上，没有任何种族和文明曾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出现在法师面前的这一切奇迹，是在无数个漫长的世纪中从世界各地被精心收集，搬运而来。克拉苏斯几乎无法相信他所见到的一切，要将这么多遗迹完整无缺地转移到这个地方，需要付出的精力就已经震撼了他的想象力，更何况它们那么庞大又那么精巧……

尽管眼前有如此神奇的景观，克拉苏斯心底却渐渐升起焦躁。他只能等待，一直等下去，却找不到哪怕最细微的迹象能够表明这里有人知晓他的到来。

他的耐心已经被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消磨殆尽，现在终于在这里绷断了。

他注视着一尊半人半牛的巨型石像，那尊石像伸出左臂，仿佛是在要求刚刚来到此地的法师离开。克拉苏斯喊道：“我知道你在这里，诺兹多姆！我知道！我要和你说话！”

红龙法师话音刚落，便有一阵强风吹来，扬起尘沙，遮蔽了他的视野。克拉苏斯依然站在原地，承受着突然而至的沙尘暴猛烈的冲击。狂风在他的周围咆哮，巨大的声响让他不得不捂起耳朵。风暴似乎执意要将他吹起抛飞，但法师用尽全力与之对抗。他不能就此屈服，至少要争取到一个交谈的机会！

最后，即使是无情的沙尘暴仿佛也被他的决心折服。风从他的身边吹过，扑向了不远处的一座沙丘。一股尘沙扬起，越来越高，直冲天际。

这股尘沙凝聚成一个形体……一头巨龙，如同玛里苟斯一样大，甚至更大。沙龙开始移动，伸展着土褐色的双翼，沙子不断添加在这头巨兽的身上，仿佛还混合着黄金。克拉苏斯眼前的巨兽变得越来越真实丰满，在黄沙烈日的映照下闪闪发光。

风停了，但没有一粒沙子和黄金从巨龙身上掉落。巨大的翅膀有力地扇动着，脖子长长地伸直，巨龙睁开双眼，露出如同宝石般闪耀着太阳光芒的瞳仁。

“考雷斯特拉兹……”金沙巨兽以熟悉却又轻蔑的口吻说道，“你竟敢打扰我的休息？竟敢打扰我的平静？”

“我有这样的胆量，是因为我必须如此，伟大的时间之王！”

“你的谄媚无法平息我的愤怒……你最好还是离开……”宝石一般的瞳仁绽放着怒火，“……现在就走！”

“龙族面临着灭顶之灾，在说完前我不会走！不，这是全部生灵共同的灾难！”

诺兹多姆哼了一声，一团沙云包围了克拉苏斯，但克拉苏斯的法术保护了他。没有人知道在诺兹多姆的领域中，每一颗沙粒蕴含着怎样的魔法。也许一小撮沙子就足以让一头名叫考雷斯特拉兹的红龙的历史湮灭，克拉苏斯会灰飞烟灭，即使他那强大的挚爱也会将他遗忘。

“你说，所有巨龙？那与你有什么关系？这里只有一头龙，肯定不是凡人法师克拉苏斯——不要再伪装自己了！你走吧！我要回去照看我的收藏品了！你已经浪费了我太多宝贵的时间！”巨龙的一只翅膀呵护般地扫过那尊半人半牛的雕像，“还有那么多东西要收集，那么多东西要分类……”

克拉苏斯突然感到义愤填膺。五位守护巨龙中最伟大的一位，穿越时间的巨龙，竟然丝毫不在意当下和未来发生的灾难。仿佛对于这头巨兽来说，只有他那些来自过去的珍贵藏品才有意义。他派出他的仆人，他的族众去收集所有这些历史的遗迹，只为了让自己被过往淹没，对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视而不见。

诺兹多姆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忽略族群的衰亡，就像玛里苟斯一样。

“诺兹多姆！”克拉苏斯用响亮的喊声再一次引起金沙巨龙的注意，“死亡之翼还活着！”

让他惊恐的是，诺兹多姆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金褐色巨兽哼了一声，再次聚集尘沙攻击身材纤细的法师。“是的……那又如何？”

克拉苏斯后退一步，冲口说道：“你——知道？”

“一个根本不值得回答的问题。现在，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要说，就应该离开了。”金沙巨龙扬起头，宝石一般的眼睛闪闪发光。

“等等！”法师放下了尊严，高举起手臂前后挥舞。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正要彻底摆脱面前这只烦人小虫的诺兹多姆停下了即将施放的法术。“如果你知道那头黑龙还活着，你就应该知道他有什么企图！你怎么能对此置之不理？”

“因为，就像万事万物一样，死亡之翼终将泯灭在时间之中……就算是他，最终也会成为……我的收藏品……”

“但如果你能出力……”

“你已经说完了。”闪烁金光的沙龙将头扬得更高。黄沙涌动，让他的身躯变得更加庞大。诺兹多姆的一些光怪陆离的小收藏品随风而起，随同沙粒一起成为这头巨龙的一部分。“现在，不要再打扰我……”

克拉苏斯周围强风四起，这些风只围绕着克拉苏斯吹袭。这一次，红龙法师无论如何也没办法站稳脚跟了。他踉跄着向后退去，一次又一次被强风吹倒。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克拉苏斯喊道。

“你不应该打扰我的休息。你根本就不该来……”宝石眼眸闪闪发光，“实际上，那样才对我们最好……”

一根沙柱从地面上冲起，吞没了无力自保的法师。克拉苏斯什么都看不见，包裹住他的沙粒变得越来越坚硬，让他无法呼吸。他想要施放法术解救自己，但面对强大的守护巨龙，时间的主人，他渺小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呼吸不到空气的克拉苏斯终于屈服了。他开始失去意识，一头向前栽倒……

……他惊讶地看到岁月玫瑰的花瓣掉落在自己密室的岩石地面上，没有任何变化。

法术应该生效了，他应该被传送到了诺兹多姆的领域中。正如同玛里苟斯是魔法的化身，诺兹多姆代表着时间和无尽的永恒，是五位守护巨龙中最强大的一位。他可以成为克拉苏斯强有力的盟友，尤其是目前玛里苟斯可能再次陷入癫狂，无法帮助克拉苏斯。没有了诺兹多姆，克拉苏斯成功的希望就要大打折扣。

红龙法师跪下去，捡起花瓣，重复了刚才的法术。而这一次他却头痛欲裂，这让他深感困扰。但这怎么可能？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法术应该生效了——除非诺兹多姆抓住了红龙法师向他发出吁求的魔法之风，同时施法阻止了克拉苏斯进入他的尘沙世界。

克拉苏斯骂了一声。没法见到诺兹多姆，就失去了劝说这位强大的守护巨龙加入他的计划的渺茫希望。现在他只能去找梦境守护者了……守护巨龙之中最难以寻觅的一位。在克拉苏斯漫长的一生中，他还从没有同这位女士说过话。克拉苏斯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与她联系。传说中伊瑟拉并未生活在现实世界，对于她来说，梦境才是现实。

梦境就是现实？一个有些疯狂的方案出现在法师的脑海中。如果是克拉苏斯的同伴向他提出这个方案，克拉苏斯也许会打破惯常的优雅放声大笑一番。这实在是太荒谬绝伦了！根本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但既然诺兹多姆已然如此，他还能有什么选择？

克拉苏斯又转向自己那一排排药剂、粉末和魔法物品，寻找一只黑色的瓶子。很快，他就找到了目标。这只瓶子，他已经有超过一个世纪不曾碰触过了。他最后一次使用这只瓶子里的液体是为了杀死一个看似无法被杀死的生物。而现在，他希望利用这液体的某种恶性性状，同时祈祷这不是一个错误。

在一支箭头上滴了三滴这种液体就杀死了深渊巨兽曼塔。那头巨兽的体形和力量都是龙的十倍，曾经所有人都相信曼塔是无可抵御的，就像死亡之翼一样。

现在克拉苏斯打算自己尝尝这种毒药。

“最深的睡眠，最深的梦境……”他将这只小瓶子放回到几案上，喃喃地自言自语，“她一定就在那里，就在那里。”

他从另一只架子上拿下一只杯子，和一小瓶清水。在杯子里到了一口能够喝尽的水量，红龙法师打开了黑色瓶子，小心翼翼地将敞开的瓶口向杯子倾斜。

三滴在数秒钟之内就杀死了曼塔。克拉苏斯又需要多少才能踏上这段危险的旅程？

睡眠和死亡……它们的本质是如此接近，其接近程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认知。他肯定能够在那里找到伊瑟拉。

他能够倾倒出的最小的一滴液体无声地落进杯中的清水里。克拉苏斯重新塞上黑色瓶子，然后拿起水杯。

“一张长椅，”他喃喃地说道，“最好有一张长椅。”

一张长椅立刻就出现在他的身后。椅子上铺了上等软垫，就算是洛丹伦国王也会很高兴地睡在上面。克拉苏斯打算好好在这上面睡一觉……也许永远睡下去。

他坐到了椅子上，将水杯举到唇边。在喝下可能是此生最后一口水之前，这头伪装成人类的红龙说出了自己最后的祝酒词。

“为了你，我的阿莱克丝塔萨，永远都为了你。”

“没错，这里有人待过，”温蕾萨审视着地面，喃喃说道，“其中一个是人类……另一个我不能确定。”

“能不能和我说一下，你是怎么看出其中区别的？”弗斯塔德眯缝着眼睛问道。他完全看不出这些脚印有什么差异。实际上，他发现的信息还不到精灵游侠的一半。

“看这里。这些靴子印。”温蕾萨指着泥土中的一些弧线痕迹说道，“这是人类的靴子样式，很紧，很不舒服。”

“我看到了。那么你说的那些不能确定的脚印呢？”

游侠站直身子。“嗯，这里显然没有龙留下的痕迹，不过有一些我完全不认识的脚印。”

温蕾萨知道，弗斯塔德并不能像她一般轻易就能看到那些可疑的踪迹，不过这个矮人已经尽力在研究泥土中那些不寻常的纹路了。“你说的是这些吗？精灵女士？”

这些痕迹似乎是正对着那些人类脚印，逐渐向脚印靠近过来——那些脚印肯定是罗宁留下的。但它们不是脚印，甚至不是爪印。在温蕾萨看来，仿佛是什么东西飘在空中，拖动地上的什么物品留下的痕迹。

“和这个绿色小怪物带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一样，这里也没有太多线索！”弗斯塔德抓住了克里尔的衣领。地精的双手都被捆在身后，一条绳子系在他的腰间，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狮鹫的脖子上。尽管如此，温蕾萨和狂野的矮人都不相信他们这个被迫跟随的同伴不会伺机逃走，弗斯塔德更是时刻不忘盯住克里尔。“现在呢？现在怎么办？我明白了，你在带着我们兜圈子！我怀疑你根本就没有见过那个法师！”

“我见过，我见过，真的，我见过！”克里尔用力咧开嘴，露出微笑，可能是希望能够让俘虏他的人高兴，但地精满嘴的尖利牙齿根本无法让这两个异族人对他产生好感。“我描述过他的样子，不是吗？你知道我见过他，不是吗？”

温蕾萨注意到狮鹫在嗅着树丛后的什么东西。她拔出佩剑在那里戳了戳，挑出了这件可疑物品。

剑尖上挂着一只空的小酒囊。精灵将它放到鼻子下面，一股浓重的酒香味飘进她的鼻腔。精灵短暂地闭上了眼睛。

弗斯塔德误解了温蕾萨的表情。“酒味很烈吗？一定是矮人麦酒！”

“恰恰相反，就算是在奎尔萨拉斯，我们君主的筵席上，我也不曾喝到过如此芳香醇美的葡萄酒！曾经盛在这只皮囊里的酒一定远远胜过了我们最好的窖藏。”

“我的脑子不好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温蕾萨丢下酒囊，摇摇头：“我不知道，但我猜这可能意味着罗宁曾经在这里短暂停留。”

矮人若有所思地看了温蕾萨一眼，问道：“精灵女士，是否有可能你只是希望事情能够如此？”

“否则你能告诉我，还有谁会来到这个地方，饮用国王才能享用的美酒吗？”

“对啊！那头黑龙。在他吸干了你的法师的骨髓以后！”

矮人的话让温蕾萨打了个哆嗦，但她的信心没有动摇。“不，如果死亡之翼将他带到了这么遥远的地方，一定不是为了把他当点心！”

“我觉得你的话有些道理，”弗斯塔德牵着地精，看了看慢慢变暗的天空，“如果我们希望在天黑之前多走一段路，最好马上就出发。”

温蕾萨用剑尖碰了一下克里尔的喉咙。“我们需要先处理好这个人。”

“有什么要处理的？或者我们带上他，或者给这个世界做点好事，让烦人的地精少一个！”

“不，我承诺过会释放他。”

矮人的一双浓眉紧皱。“我可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不管怎样，我已经做出承诺了。”温蕾萨严厉地看着矮人。如果这名矮人对精灵有一些起码的了解，他就应该知道，不应该和精灵进行这种争论。

果然，狮鹫骑士点了点头，不情愿地说道：“好吧，就依你说的。你已经做出了承诺，我不会破坏你的承诺。”然后他又将声音提高了一些，“毕竟我只有一条命……”

温蕾萨满意地一挑剑尖，割断了克里尔手腕上的绳子，又解下系在他腰间的绳索。地精立刻蹦跳起来，因为自己重获自由而欢呼雀跃。

“谢谢您，我的好心肠的女士，谢谢您！”

游侠又将剑锋转向这个怪物的喉咙。“但是在你离开之前，我还有最后几个问题。你认不认得去格瑞姆巴托的道路？”

弗斯塔德显然对这个问题很不以为然。他眉毛一挑，不赞同地说：“你在想什么？”

温蕾萨故意没有理睬矮人，只是看向地精：“你认得吗？”

克里尔在听到温蕾萨的问话，立刻睁大了眼睛。看上去，这个地精面色灰白——或者至少他脸上的绿色浅了不少。“没有人会去格瑞姆巴托，好心肠的女士！那里有兽人，也有龙！龙会吃地精！”

“回答我的问题。”

他咽了一口唾沫，终于点了点大脑袋。“是的，女士，我认得路——你认为法师会在那里？”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温蕾萨。”弗斯塔德粗声粗气地嘟囔着，他甚至不安地叫起了温蕾萨的名字，“如果你的罗宁在格瑞姆巴托，那么我们也救不了他！”

“也许是……也许不是。弗斯塔德，我知道他一直都想去那个地方，而且我认为他绝不只是去执行侦查任务。我相信他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和死亡之翼有什么关系。”

“也许他是打算一个人救出巨龙女王！”狮鹫骑士嘲讽地哼了一声，“毕竟他是一位法师，所有人都知道法师全是疯子！”

温蕾萨当然知道矮人是在开玩笑……但她转念一想，一下子愣住了。“不……可能真的是这样。”

与此同时，克里尔似乎也在努力思考着什么，而且他想的肯定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情。最后，这个地精满脸厌恶嘟囔道：“女士想要去格瑞姆巴托？”

游侠考虑了一下。这样的行动根本就不在她的誓言范畴之内，但她现在仍要前进。“是，是的，我要去。”

“听我说，”矮人插口道，“我的……”

“弗斯塔德，如果你不想去，就不必跟着我。我非常感谢你帮我一直来到这里，但我也可以一个人行动。”

矮人激动地摇摇头。“把你一个人丢在兽人肆虐的地方，和这个不值得信任的小坏蛋在一起？不行，我的精灵女士！弗斯塔德不会丢下一位年轻女士，无论她是一位多么强大的战士！我们一起行动！”

实际上，温蕾萨非常感激这位矮人愿意留下来，但她还是说道：“但请记住，你随时都可以离开。”

“只有你愿意和我一起走的时候。”

温蕾萨又瞥了克里尔一眼。“那么，你能告诉我该怎么走了吗？”

“没办法告诉你，女士。”干瘦的地精面色越来越难看，“最好……最好还是我带你去。”

这让她吃了一惊。“现在你自由了，克里尔……”

“我这个可怜人对你感激不尽，女士……但前往格瑞姆巴托只有一条路，如果没有我，”他壮着胆子加强了语气，“精灵和矮人都找不到它。”

“我们有狮鹫，你这只小田鼠！我们只要飞过去……”

“在一个到处都是龙的地方飞？”地精咯咯地笑了起来，那笑声显得格外疯狂。“最好直接飞到龙嘴里，一了百了……要进入格瑞姆巴托——如果女士真的要去那里，你们就必须跟我走。”

弗斯塔德当然不会听地精的话，但温蕾萨知道，除了地精的方案以外，他们别无选择。迄今为止，克里尔都在老老实实给他们带路。当然，她并不完全信任这个地精，但她相信，如果克里尔要带他们走入歧途，她一定能够察觉到。而且这个地精肯定和格瑞姆巴托没有关系，否则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找到他？为兽人效劳的地精一定都在山间堡垒里，而不会在卡兹莫丹危险的荒野游荡。

如果克里尔能够带她找到罗宁……

温蕾萨觉得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转向矮人开口：“我决定跟他走，弗斯塔德，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矮人的肩膀仿佛塌了下去，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不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会和你一起走——我得替你看紧这家伙，如果他有什么异动我就马上砍掉他的头！”

“克里尔，我们要一直徒步前行吗？”

可怜的地精思索了一会儿才回复道：“有些路程可以骑狮鹫。”他给了温蕾萨一个露出牙齿的笑容。“只要知道该在哪儿降落。”

尽管心怀疑虑，弗斯塔德还是走向了狮鹫。“快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小怪物，我们尽快到达，你就能尽快去做你自己的事。”

地精的体重几乎没有给强壮的狮鹫增加多少负担。很快，这只大鸟就准备起飞了。当然，弗斯塔德坐在最前面，以便于驾驭他的坐骑。克里尔坐在他身后，温蕾萨在最后。精灵将佩剑收回到鞘内，手中换成了一把匕首，以免他们不受信任的旅伴有任何异动。

不管怎样，尽管地精指引的路线并不十分明晰，温蕾萨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心怀叵测的迹象。克里尔控制狮鹫一直贴近地面、沿着小路飞行，远离开阔地带。远方格瑞姆巴托的高山距离他们越来越近，随着目的地的临近，焦虑感在精灵心中蔓延开来。迄今为止，她还没有发现丝毫罗宁和那头黑龙的痕迹，这让她微微松了口气。如果死亡之翼出现在如此靠近兽人要塞的地方，一定会被那些兽人发现。

就在温蕾萨想到龙的时候，巨龙仿佛真的被她的想法引来了。弗斯塔德突然指向东方，那里有一片巨大的影子正在天空中升起。

“一条大龙！”他喊道，“不但很大，还像鲜血一样红！是格瑞姆巴托的斥候！”

克里尔立刻有了反应。他指着一道峡谷喊道：“向下！下面有许多地方可以躲藏，就算是狮鹫也能躲起来！”

矮人别无选择，只能听地精的话，指挥狮鹫向东方飞去。那头红龙身形越来越清晰，温蕾萨从它的行进路线推测，红龙可能要前往卡兹莫丹的北部边疆。部落最后的军队正在那里垂死挣扎，妄图挡住联盟的进攻。温蕾萨很想知道那里的战况，人类是否正在发动最后的攻击？联盟大军是不是已经在进军格瑞姆巴托的途中了？

如果是这样，她可能来不及实现她的目标了。但联盟的逼近也可能对她有所帮助，将这里的兽人吸引过去，放松对格瑞姆巴托的防御。

狮鹫进入了深谷，本能地藏入阴影之中。这只大鸟不是懦夫，但它足够聪明，知道何时应该战斗，何时要避敌锋芒。

温蕾萨、矮人和地精在狮鹫停稳之后便跳到地上，分别躲藏起来。克里尔靠在一片石壁上，脸上全都是惊恐。精灵游侠发现自己对这个小东西甚至升起了同情之心。

他们又等了几分钟，不过红龙没有飞过来。又一段显得格外漫长的等待后，失去耐心的游侠决定出去看看那头巨兽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她抓住山岩，开始向上攀爬。

精灵极目远眺，暮色渐浓的天空中什么都没有。温蕾萨觉得，如果刚才他们敢爬出来看看，一定会发现这里早已经安全了。

“没有敌人了？”弗斯塔德爬到温蕾萨身边，悄声问道。精灵觉得他作为一名矮人能够一直爬到这里，已经算是非常敏捷了。

“没有了，确定无疑。”

“很好！也许我的远亲们喜欢地上的窟窿，但我对这个可没什么胃口！”弗斯塔德向下望去，“好啦，克里尔！龙没了！你可以把自己从石头上剥下来……”

矮人的声音突然消失了，温蕾萨猛地转过头问：“出什么事了？”

“那个该死的青蛙崽子逃了！”矮人爬下山壁，“就像鬼火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精灵游侠以最快的速度爬下山壁，和弗斯塔德一起搜索周围。实际上，这道峡谷一眼就能看穿，但无论他们怎样寻找都没能发现克里尔的影子。就连狮鹫也是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仿佛它也没有注意到那个干瘦的小生物是什么时候逃掉的。

“他怎么可能就这样消失了？”

“我也很想知道，亲爱的精灵女士！他还真是有两下子！”

“你的狮鹫能够发现他吗？”

“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没有他更好！”

“因为我……”

温蕾萨脚下的地面突然变软、裂开，精灵的靴子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就深深陷了进去。

温蕾萨以为自己踩在了泥巴上。她想要把靴子拔出来，却只是让自己陷得更深。而且她下陷的速度快得非同寻常，就好像有人在下面拽她。

“鹰巢山在上，这到底是……”弗斯塔德也开始下陷，本就不高的矮人一下子就看不见两条小腿了。和游侠一样，他也开始尝试将自己拔出来，却失败得更加彻底。

温蕾萨抓住身边的岩石，想要阻止自己下陷。有那么一会儿，她成功了，下陷的速度减缓下来。但仿佛有某种强有力的东西抓住了她的脚踝，用尽全力把她向下拽去，让这名游侠连石块都抓不住了。

温蕾萨听到头顶传来一阵慌乱的尖啸声。与温蕾萨和矮人不同，狮鹫及时飞了起来，避开了地下神秘力量的拖拽。它飞到弗斯塔德的头顶上方，想把自己的主人拽起来。但就在这只大鸟降低高度的时候，一股泥土突然从地面窜起。温蕾萨惊恐地意识到，这股泥土是在攻击狮鹫。狮鹫险险避开了泥土的袭击，但也不得不再次飞高，无法向矮人施以援手。

温蕾萨想不出他们该如何才能逃过这场劫难。

地面已经上升到了她的腰际。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被活埋，精灵不由得慌张起来。弗斯塔德的情况要比她更糟糕，现在矮人已经很难让头部留在地面上了。虽然这名狮鹫骑士拥有非凡的力量，但遇到这种情况显然也无能为力。他拼命地抓挠着周围柔软的土壤，除了抓到满把泥土之外，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游侠急忙伸出手。“弗斯塔德！抓住我的手！抓住！”

矮人努力伸出手，两个人全都拼命想要抓住对方，但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越来越远。温蕾萨只能满心恐惧地看着她拼命挣扎的同伴无可奈何地被拽进地底。

“天……”矮人最后喊出这个字，便消失不见了。

泥土已经埋到了温蕾萨的胸口，她却只是愣愣地盯着那个矮人曾经所在的小土堆。现在那个土堆已经再没有半点动静了，没有手伸出来，没有最后狂乱的挣扎。

“弗斯塔德……”她喃喃地说道。

又有一股新的力量开始将她的脚踝朝更深的地下拽去。和方才的矮人一样，温蕾萨只能抓住自己周围的地面，用手指挠出一道道深深的沟壑，却依然无济于事。她的肩膀也沉了下去。她向天空抬起头，没有看到那只狮鹫，却看见一个非常熟悉的影子从精灵刚刚忽略的一道小裂隙中探出头来。

在昏暗的暮色中，她还是能够看到克里尔露出满口尖牙的微笑。

“请原谅，女士，但死亡之翼大人不允许任何其他人的干扰，所以他让我干掉你们！我这样的聪明头脑真不应该干这种下贱的工作，但毕竟我的主人有很大的牙齿和锋利的爪子！我肯定没办法拒绝他，不是吗？”他的笑意变得越来越浓，“希望你能理解……”

“诅咒你……”

地面吞没了温蕾萨。泥土封闭了精灵的嘴，又涌进她空虚的肺里。

温蕾萨晕了过去。

第十三章

地精飞艇飘浮在云层中，一步步靠近目的地，但此时飞艇周围却安静得令人吃惊。

罗宁站在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正在带他驶向目的地的那两个地精。那两个家伙正不停地跑来跑去，调整标尺，偶尔自顾自地嘟囔几句话。如此疯狂的一个种族怎么会创造出这样的奇迹，这一点罗宁百思不得其解。每时每刻，这艘飞艇似乎都会自行解体坠毁，但这些地精到现在为止都让它平安无事地飘在天上。

自从罗宁登上飞艇以后，死亡之翼就没再和他说过话。法师知道，无论自己是否愿意，他只能服从死亡之翼的安排，爬上这艘飞艇，同时竭力不去思考如果飞艇真的一头栽到地上该怎么办。

这两个地精名叫沃依德和努林恩，这艘飞艇正是他们制造的。他们自称伟大的发明家，为神奇的死亡之翼效劳。在提到死亡之翼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点嘲讽的意味，并多多少少夹杂着恐惧。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罗宁问他们。

听到法师的问题，两名驾驶员全都转头看着他，仿佛这个法师已经失去了理智。“当然是去格瑞姆巴托！去格瑞姆巴托！”一个地精冲口说道。罗宁觉得他的利齿比自己以前遇到过的所有地精都要多上一倍——每一次遇到地精，罗宁都难免要倒霉。

法师当然知道要去格瑞姆巴托，但他希望能够确切知道他们要将他放到什么地方。罗宁完全不信任这两个家伙，也许他们会把他直接丢进兽人的军营里。不幸的是，还没等罗宁开口，沃依德和他的同伴已经开始应对一个紧急状况——主气缸中漏气了。为了能够向前飞行，地精飞艇需要同时用到油和水，看起来维持这两种液体运转的系统之中一定有一个出大问题了。

罗宁一整个晚上都没能合眼。

他们钻过的云层越来越厚，法师觉得自己就像在一片浓雾中行进。如果不是知道自己身处高空，罗宁也许会想象自己正乘着一艘在开阔海洋上航行的

船。实际上，这两种航行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说都有可能撞上礁石。罗宁不止一次看到山峰突然出现在这艘小船的一边，有几次距离已经相当危险。罗宁为最坏的情况最好了准备，那两个地精却只是忙着对他们的飞船修修补补，偶尔还会打个盹，根本就没有朝船外那些可能导致灾难的源头瞥上一眼。

白昼早已到来，但天空中的乌云让这艘船仿佛一直航行在阴沉的暮色之中。沃依德似乎正在使用某种磁质罗盘为他们指路。罗宁对那只罗盘进行过一番研究，发现这只罗盘似乎很容易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发生偏转。最后，法师得出结论，这两个地精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走，一切全凭运气。

早些时候，罗宁估计过这段旅程的长度。但不知为什么，罗宁觉得他们早该到达兽人堡垒了，他的两名旅伴却向他保证，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渐渐地，罗宁开始怀疑这艘飞艇是在兜圈子，或者是因为错误的罗盘，或者是这两个地精别有企图。

罗宁竭力将自己的精神集中在眼前的任务上，但温蕾萨的倩影却总在他心底浮现。如果那个精灵还活着，她一定会跟随他。罗宁对她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这些了解让他高兴，也让他感到深深的沮丧。那个精灵怎么可能知道天空中有一艘飞艇？她也许会一直在卡兹莫丹游荡，或者径直前往格瑞姆巴托，而那肯定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罗宁的双手紧紧抓住飞艇栏杆，喃喃地自语道：“不……不……她不会那样做的……她不能……”

邓肯·森图鲁斯的幽灵已经在折磨罗宁，和上一次任务中牺牲的那些同伴一样。穆罗克也和那些死去的人类站在一起，向罗宁发出谴责的咆哮。罗宁忍不住想象温蕾萨，甚至弗斯塔德同样出现在他们身边，睁着空洞的眼睛，指责法师为何在他们惨死之后依然苟活于人世。

这是一个罗宁经常问自己的问题。

“人类？”

罗宁抬起头，看到努林恩——较矮的那个地精站在距离他一臂远的地方。“什么事？”

“该准备着陆了。”地精给了他一个欢快灿烂的微笑。

“我们到了？”罗宁清理了一下思绪，将那些阴暗的念头放到一旁，朝浓雾中望去。但在他们下方，除了更多的雾气之外，他什么都没有看见。“我什么都看不见。”

沃依德站在努林恩身后，一边同样欢快地笑着，一边将绳梯抛出飞艇。法师只听到了绳梯碰在船壳上的声音。很显然，这根绳梯根本没有碰到地面。

“到了，就是这个地方，诚实可信，童叟无欺，法师大人！”沃依德朝栏杆外面指了指，“你自己来看吧！”

罗宁走了过去……同时保持着绝对的警惕。他不太相信这两个地精联合起来就能把他扔出飞艇——哪怕死亡之翼有这样的打算。“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努林恩的脸上露出抱歉的神情。“都是因为云，法师大人！它们遮蔽了你那双人类的眼睛！我们地精的视力要敏锐得多！我们下面是一片非常柔软，非常安全的岩壁凸起！沿着绳梯爬下去，我们就能轻轻将你放下，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罗宁还在犹豫。他很想摆脱这艘飞艇和这两个地精，但他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他们的话，相信下方真的有陆地……

罗宁突然伸出左手，毫无预警地抓住了努林恩。法师的手指环扣住地精的喉咙，用力掐了下去，无论罗宁怎样用力想要把手拽回来也无济于事。

一个不属于罗宁，却让罗宁感到无比熟悉的声音发出嘶吼：

“我已经下了命令，不能耍任何花招，不要有任何背叛的行径，小虫子。”

“请……饶恕我们，伟大的，光……光辉的主……主人！”努林恩结结巴巴地说道，“这只是一个游戏！只是一个游……”他还想说话，罗宁的手指却已经攥得更紧了。

无能为力的法师强迫自己的头尽量低下去，才看到自己脖颈上的徽章正散发出微弱的光芒。死亡之翼再一次利用它控制住了这个人类“盟友”。

“游戏？”巨龙的声音又从罗宁的嘴唇间飘逸出来，“你喜欢玩游戏吗？我正有一个游戏可以给你去玩，小虫子……”

人类法师的手臂毫不费力地抬起来，把挣扎不休的努林恩拖向飞艇栏杆。

沃依德发出一声尖叫，急忙朝飞艇引擎跑去。罗宁努力想要摆脱死亡之翼的控制。他确信，这头黑色巨兽是要把努林恩丢下去摔死。他对这个地精当然没有什么好感，但他也不想让自己的手沾染这个生物的血，哪怕现在使用这双手的是黑龙。

“死亡之翼！”他高喝一声，随后才惊讶地意识到自己竟然夺回了自己的喉舌，“死亡之翼！不要这么做！”

你宁可陷进他们的小奸计里吗，人类？黑龙的声音直接出现在罗宁的脑海里，任何不能飞的生物从这里掉下去，都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不是傻瓜！我不会因为一个地精随口一说就爬下这段绳梯！如果你认为我有这么愚蠢，一开始就不会救我！”

的确……

“我也不是软弱无力的人。”罗宁举起自己没有被死亡之翼控制的另一只手，念诵了几个咒语，让一团火焰在自己的食指尖燃起，又将这团火焰指向努林恩惶恐不安的面孔。“我有办法教地精学会什么是信任。”

努林恩几乎无法呼吸，也不能逃走，只能瞪大一双眼睛，拼命摇晃挂在细脖子上的脑袋。“我……是好人！只想开……开玩笑！绝没有恶……恶意！”

“所以你会把我放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对不对？一个死亡之翼和我都会满意的地方？”

努林恩只能努力发出一声尖叫。

“我能让这团火变得更大一些。”魔法火焰猛然一跃，高度变成了刚才的两倍，“就算是我站在地上，它也能一直烧到船壳，也许还能够点燃你们的油……”

“不……不开玩笑！不……不开玩笑！我保证！”

“看到了吗？”红发法师向他看不见的同伴说道，“不需要把他扔出去。而且你也许会再用到他。”

作为回答，罗宁那只被黑龙控制的手突然放松了努林恩。地精“砰”地一声落在甲板上，瘫在地上好一会儿，吃力地喘息。

这是你的决定……法师。

人类法师长吁了一口气，又向沃依德瞥了一眼，后者仍然蜷缩在引擎旁边。罗宁向他喊道：“听到了吗？快带我去山里！”

沃依德立刻服从了命令，手忙脚乱地扳动操纵杆，检查标尺。努林恩终于恢复过来，也立刻和他的搭档一起忙活起来，甚至没有回头看上法师一眼。

罗宁收回了法术，向船外望去，现在他终于能够看到一些山峰的轮廓了。他希望那就是格瑞姆巴托的山岩。回想死亡之翼对他说过的话，他觉得那头龙是想将他直接放在山峰上，某个让他能够直接进入山腹的裂隙旁边。这两个地精肯定知道具体位置。如果他们还有别的打算，只能说明他们还没有明白忤逆他们远方的主人和身边的这位法师有多么愚蠢。罗宁祈祷地精不会真的这么傻，他不相信如果有第二次的话，死亡之翼还会饶过这两个地精。

飞艇飞向一座山峰。尽管从没有来过格瑞姆巴托，罗宁却依稀记得这座山峰，他带着愈发急切的心情将身子探出飞艇，想要好好看看。这一定就是死亡之翼在幻象中强迫他爬上去的那座山。他寻找着和自己记忆相符的痕迹——他能够认出的凸出岩石和裂隙。

就是那里！在罗宁模糊的意识旅程中出现过的那道狭窄洞口。如果他能够爬上数百尺高的险峻峭壁，就能够到达那个几乎无法让一个人站立的洞口。不管怎样，他应该能钻进去。罗宁已经等不及要进入那里了。而且他很高兴能够摆脱这两个对他充满恶意的地精和他们这台吓人的飞行机器。

绳梯挂出了飞艇，准备供他使用。机警的法师等待着沃依德和他的搭档让飞艇逐渐靠近山峰。无论对这艘古怪的飞艇有着什么样的看法，罗宁不得不承认，此时这两名地精操控飞艇的精确程度让他深感敬佩。

绳梯轻轻碰到了洞口左侧的岩壁。

“你们能让飞艇稳在这里吗？”罗宁向努林恩喊道。

仍然心怀恐惧的驾驶员只是向法师点了一下头，不过这已经能让罗宁满意了。他们不会再耍花招了。就算不害怕罗宁，他们一定也不敢冒犯无处不在的死亡之翼。

罗宁深吸了一口气，翻过栏杆，爬下了船。绳梯危险地晃动着，不止一次带着他撞上山壁。法师对一次次的撞击全不在意，只是尽可能快速地爬下绳梯。

那个洞口边的狭窄岩台就在罗宁身下不远了。但是尽管地精们已经尽力让飞艇精准地停靠在山壁旁边，强劲的山风还是不断将罗宁吹离安全的位置。罗宁三次想要踏上那个岩台，却连续三次被风吹开，让他的脚悬在数百尺的高空中。

更糟糕的是，随着山风的逐渐增强，飞艇也开始飘移，让罗宁和岩台差开关键的几寸距离。上方传来两个地精狂乱的争吵声，只不过奋力挣扎的法师根本听不清他们在吵什么。

罗宁知道自己必须冒险跳过去。现在这种情况，他无法依靠法术，只能使用自己身体的力量——这从来都不是法师的第一选择。

飞艇毫无预警地突然转向，让罗宁狠狠撞在山岩上。罗宁猛吸一口气，差一点就从绳梯上摔了下去。如果他不尽快离开绳梯，下一次撞击也许会把他撞晕过去，摔死在山脚下。

已经被撞得全身疼痛的法师深吸一口气，仔细审视自己和岩台之间的距离。绳梯不停地前后摇摆，差一点让他再次撞上山岩。

罗宁耐心地等待绳梯靠近岩台，然后用尽全力向洞口跳去。

随着一声痛哼，他落在了那道狭窄的岩台上，但两只脚同时打滑，其中一只完全滑了出去。他努力把自己拽向前方，经过一番挣扎之后，终于将自己拉了回来。

一直挪到他认为足够安全的地方，罗宁才彻底趴倒在地上，不住地喘息。他用了几秒钟时间平稳住气息，翻过身仰卧在地上。

洞外，沃依德和努林恩看上去刚刚意识到他们已经摆脱了这个让他们很不喜欢的乘客。地精飞艇开始升高，绳梯还挂在艇外。

罗宁的手猛然伸出，食指对准了正在逃走的飞艇。

他张开嘴想要喊叫，因为他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不！”

上一次他用来引发火焰的咒语从他的口中迸射出来。但这一次，念诵咒语的不是法师本人。

一道耀眼的烈焰激射而出。这名惊恐的法师从不曾召唤出如此纯粹而猛烈的火焰。那道烈焰准确地击中了飞艇和毫无防备的两名地精。

烈火吞没了飞艇。罗宁听到了一声声尖叫。

飞艇上储备的燃油爆炸了。

随着所剩无多的飞船碎片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罗宁的手臂也落回了身边。

然后法师吸了一口气，高声喊道：“你不应该这样做！”

风会带走爆炸的声音，不会有人听见，那个冰冷的声音回应道，无用的碎片会落进山谷。而且，兽人们早已习惯了地精在试验中把自己炸碎。你不需要害怕

被发现……我的朋友。

此时此刻，罗宁关心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那两个地精的生命。在战斗中死去是一回事；但因为违逆黑龙的意志而遭受这样的惩罚就是另一回事了。

你最好进入洞穴继续你的路途。死亡之翼继续说道，外面的风霜并不适合你。

黑龙的安抚无法触及罗宁的内心，但罗宁还是服从了他的意志，他也不希望自己被越来越强劲的风吹下岩台。无论如何，这头龙已经将他带到了目标附近。不得不承认，他凭自己的力量很可能无法到达这里。内心深处，这名法师一直相信自己将死在这场任务里，只是他希望至少能够在活着的时候赎清自己的罪孽。现在也许他真的有机会……

就在这时，一种巨大的声音传到了罗宁耳中，他立刻就认出了这个声音。当然是一头龙，一头年轻健壮的龙。龙和兽人。他们正在这座大山的深处等待他，等待这名孤独的法师。

罗宁提醒自己，自己终究难免一死，如同他最初想象的那样……

那个人类很强，比我想象中更强。

恢复了普瑞斯托领主伪装的死亡之翼正在思忖着他所挑选的这枚棋子。肯瑞托法师竟然派这样一个人去完成那个不可能的荒谬任务。对死亡之翼来说，将他收为己用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他会将那些法师的愚蠢导向胜利——只属于他的胜利。那个罗宁会成就他的心愿，以完全出乎那个凡人意料的方式。

不过死亡之翼没有预料到那名法师会反抗。罗宁拥有非常坚定的意志，所以最好还是让他死在这次任务里。如此坚强的意志会造就强大的法师，比如麦迪文，那是人类之中唯一会让黑色巨龙尊敬的名字。麦迪文疯狂得就像一个地精——一个完全无法预料的地精，但他掌握着难以置信的力量。就连死亡之翼也不愿和他正面发生冲突。

但麦迪文已经死了——尽管最近有一些谣言说他还活着，但黑色巨龙并不相信。其他任何法师都远远无法和那个疯子相比。如果死亡之翼实现了自己的计划，那么人类之中就再也不会有第二个麦迪文了。

即使罗宁不会像那些联盟君王一样盲目地服从死亡之翼，死亡之翼也会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逼迫他服从。那两个低贱的地精就是他给罗宁上的一课。也许他们只是想要吓唬一下自己的乘客，但死亡之翼没有时间教育这种蠢货。他警告过克里尔，要挑选两个能够干净利索执行任务的地精。等地精首领完成自

己的任务之后，死亡之翼要和他好好谈谈关于如何挑选下属的问题。黑龙对这件事很不高兴。

“你最好不要失败，小蛤蟆，”死亡之翼嘶声说道，“否则你在飞艇上的那两个同胞一定会认为他们比你幸运得多……”

不过普瑞斯托领主只能暂时丢下那些关于地精的想法。他还与泰瑞纳斯国王有一场重要的会议……关于佳莉娅公主。

死亡之翼身穿这片土地上的贵族能够找到的最华美的衣服，来到这幢房子的门廊后，在落地镜前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欣赏。是的，他的每一寸都显示出一位未来国王的风采。如果人类能够具备一点点他的威严和力量，他甚至会考虑饶过这个种族。但现在镜子里注视死亡之翼的这个人展示了凡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完美，毁灭那些可怜的存在才是对他们的仁慈。

“就快了，”他悄声向自己承诺，“就快了。”

他的马车将他直接送入宫殿。那里的守卫们立刻向他敬礼，欢迎他入内。一名仆人在前厅等待死亡之翼，为国王无法亲自来迎接他而向他致歉。现在，这头龙已经完完全全地成为那位只想要在各大势力之间实现和平的年轻贵族。他装出一副丝毫不为此感到气恼的样子，微笑着请这个人类引领他去见正在等待他的泰瑞纳斯。他料想那位国王应该还没有为他做好准备，毕竟泰瑞纳斯要向自己年轻的女儿解释她的未来为什么会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确定了。

现在，一切阻碍他登上王位的因素都被扫荡一空，再过几天时间，那个位子就将落入他的手中。死亡之翼又偶然发现了这件能为他的计划锦上添花的好事，迎娶联盟中最强大王国的女儿，还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有利于巩固他的权势？当然，并非所有君主都能够为他提供这一选择。实际上，现在只有泰瑞纳斯和戴林·普罗德摩尔的膝下有成年的独身女儿。两相比较，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还太年轻，而且根据死亡之翼的调查，那个女孩可能会很难控制，否则死亡之翼甚至很有兴趣再等待她几年。不，泰瑞纳斯的女儿应该就可以了。

佳莉娅距离适婚年龄至少还有两年，但两年对于拥有无尽寿命的巨龙而言算不上什么。到时候，死亡之翼的同类或者已经处在他的控制之下，或者就是死了，而死亡之翼应该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政治资源，可以开始削弱联盟的根基。那些粗笨的兽人从外部没有能做到的事情，他将从联盟的内部做到。

那名仆人打开一扇门。“请在里面稍事等待，大人，陛下很快就会过来了。”

“谢谢。”死亡之翼在浮想联翩中走进那个房间。直到屋门在身后关闭，他才注意到这个房间里还有另外两个人。

这两个身披斗篷，带着兜帽的人同时朝他略一点头。

“向您致以问候，普瑞斯托大人，”其中留着长须的人用浑厚的声音说道。

死亡之翼努力压抑下撇嘴的冲动。他早就预料到会与肯瑞托正面交锋，却没想到战场会是在泰瑞纳斯的宫殿。黑龙以魔法手段在各位君王心中种下了对这些达拉然法师的敌意——这本来应该能阻止肯瑞托的人进入王宫的。

“也向你们致以问候，先生，女士。”

另外一名法师是年长的人类女性，她说道：“我们一直都希望能早些见到你，大人。你的名声已经传遍了联盟的各个国家……尤其是达拉然。”

这两名法师使用的魔法让他们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都是面目模糊的。尽管死亡之翼只需要一个动作就能够识破他们的伪装，但黑龙没有这样做。他早已知道了这两个人的相貌，只不过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那个长须人类让他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仿佛死亡之翼和这名法师最近有过接触。伪装的普瑞斯托大人拥有多重魔法防护的住宅最近受到两次来自强大施法者的刺探，他怀疑这名法师至少要为其中的一次刺探负责。考虑到那些防护魔法的力量，这个人类现在还活着就已经让死亡之翼有一点吃惊了，更何况他还能来至此地和自己直接对峙。

“肯瑞托也同样名闻遐迩。”死亡之翼回答道。

“我们的名声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大……只不过必须承认，那不是我们想要的名声。”

那名女法师指的是死亡之翼暗中所做的手脚。从她的语气来看，她并不觉得面前的人是个威胁。现在他们很可能在怀疑他是一名野法师——很有力量，但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

“我本以为会在这里与陛下单独见面，”死亡之翼将交谈转向对自己有利的地方，“达拉然和洛丹伦有事情要商量吗？”

“达拉然致力于在重要的事务上与联盟各王国保持步调一致，”女法师回答道，“但最近这有一些困难了，在联盟成员之间进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完全没有向我们进行通报。”

死亡之翼平静地走到一张边桌旁。泰瑞纳斯一直都会在那里为等候的客人们准备几瓶最好的佳酿。在他看来，洛丹伦葡萄酒是这个国家唯一还有些价值的产品。他拿起一只嵌宝石的高脚杯给自己倒了一点葡萄酒。“是的，我和陛

下谈过，建议他邀请你们加入对奥特兰克的讨论，但他似乎坚决要把你们排斥在外。”

“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长须男人用粗重的声音说道，“我们要向你表达祝贺，普瑞斯托领主。”

他们自始至终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死亡之翼也同样没有报过名字。是的，他们的确是在盯着他——当然，仅限于死亡之翼所允许的程度。

“必须承认，我得知这件事的时候也很吃惊。我所希望的只是帮助联盟维持完整，以免匹瑞诺德领主不光彩的行为会导致联盟四分五裂。”

“是的，那的确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出那种事情。他还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的确有一点胆小，却不像是背信弃义的人。”

那名年长的女性突然开了口：“你的故土距离奥特兰特并不很远，对不对，普瑞斯托领主？”

死亡之翼第一次感觉到了一阵气恼。这个游戏已经让他感到不愉快了。这个女人知道吗？

不等死亡之翼回答，这个房间对面的两道装饰华丽的大门打开了，泰瑞纳斯国王快步闯了进来。他的情绪显然也不太好。一名天使一般的金发男孩跟在国王身后。他显然还在蹒跚学步，但已经在努力想要博取父亲的注意了。泰瑞纳斯看了一眼那两名面孔藏在兜帽阴影中的法师，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转向那个男孩。“阿尔萨斯，去陪陪你姐姐，让她平静下来。我答应你，一有空我就会去找你们。”

阿尔萨斯点点头，好奇地向父亲的客人们瞥了一眼，然后从来时的大门跑了出去。

泰瑞纳斯在儿子身后关上屋门，然后立刻转身盯住了两名法师。“我以为我已经让总管告知你们，今天我没有时间和你们见面！如果达拉然对于我处理联盟事务的方式有任何主张或反对，可以通过我们驻达拉然的大使发出正式公函！现在，一路顺风！”

两名法师却丝毫不为所动。死亡之翼露出了一个胜利的微笑。他对国王的控制力依旧强大，即使在他为别的事情分心的时候，比如罗宁。

想到自己最新的那枚棋子，死亡之翼真希望房间里的这两名法师能够接受泰瑞纳斯的逐客令，马上离开。他们越早离去，他就能越早回去查看罗宁的情况。

“我们会走的，陛下。”男性法师粗声粗气地说道，“但我们受命告诉你，肯瑞托议会希望你能考虑清楚不久之前发生的这件事。达拉然一直都是你忠诚可信的盟友。”

“等时候到了再说吧。”

两名法师没有理会这位国王严厉的措辞。女性法师转向死亡之翼：“普瑞斯托领主，终于能够亲眼见到你，这是我们的荣幸。我相信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以后如何，我们自然会知道。”普瑞斯托领主说道。女法师没有向他伸出手，他也没有鼓励法师这样做。他们已经警告了他，会继续监视他。毫无疑问，肯瑞托相信这份警告会让他更加谨慎，甚至在心中产生犹疑。但黑龙只觉得他们的威胁非常好笑。就让他们浪费时间去盯着占卜球，或者尝试说服那些联盟的统治者们看清事实吧。他们的努力只会让其他人类更加敌视他们。这当然也会对死亡之翼更加有利。

两名法师鞠了一躬，便退出了房间。出于对国王的尊敬，他们没有在泰瑞纳斯面前凭空消失，尽管国王知道他们能够这样做。不，他们会首先返回他们的大使馆，避开那些不受信任的眼睛。即使是现在，肯瑞托在外人面前行动时也会非常小心。

再过不久，所有这些就都不重要了。

等到法师终于离开之后，泰瑞纳斯国王才开了口：“我要向您致以最谦恭的歉意，普瑞斯托！他们还真是大胆！竟然直接闯入我的王宫，就好像统治这里的不是洛丹伦，而是达拉然！这一次，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国王没有把话说下去，因为死亡之翼抬起一只手，将他固定在原地。黑龙朝房间两侧的两道门分别瞥了一眼，确认不会有人闯进来发现国王被施了法，然后走到一扇能够俯瞰王宫正门的窗户后面，耐心地等待着，观察着所有访客必须要经过的王宫正门。

那两名正朝正门行走的法师进入了黑龙的视野。他们的脑袋偏向对方，显然正在进行一场急切而私密的交谈。

黑龙用食指按住华美的玻璃窗，画出两个圆环。圆环闪动起深红色的光芒，随后他念出了一句简短的咒语。

一个圆环中的玻璃突然发生了变化，扭曲成一张嘴的样子。

“……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片空白，茉德拉！我在他身上什么都感觉不到！”

另一个圆环变成了一张更加精致的嘴：“也许你还没有恢复过来，德伦登。毕竟你受到了那么强烈的冲击……”

“我已经挺过来了！那点伎俩还杀不死我！而且，我知道你也在探查他！你有感觉到什么吗？”

女法师撅起了嘴唇。“没有……这意味着他非常非常强大——可能像麦迪文一样强大。”

“他一定使用了某种强力护身符！没有人能够那样强大，就算是克拉苏斯也不行！”

茉德拉的音调一下子变了。“我们真的了解克拉苏斯有多么强大吗？他的年龄要比我们所有人都大，这肯定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他很谨慎……但他的确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尽管他不是议会的主导者。”

“那是因为他不愿意承担起这份责任——他拒绝了不止一次。”

死亡之翼向前俯身，曾经冷却下去的好奇心再一次变得强烈起来。

“说实话，他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要一直对我们保密？”

“他说他要查清楚普瑞斯托过去的历史，但我认为他要做的不仅于此。克拉苏斯总是有很多秘密。”

“嗯，我希望他能够尽快有所收获，因为现在的局势实在是……怎么了？”

“我感觉到我的脖子上被刺了一下！我怀疑……”

在宫殿中，黑龙迅速朝玻璃上的两张嘴一挥手。玻璃窗立刻恢复平整，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死亡之翼向后退去。

女性法师终于感觉到了死亡之翼的法术，但她不可能追溯到死亡之翼本身。无论人类有多少技巧，死亡之翼也不会害怕他们，但此时此刻，死亡之翼不想和那两名法师发生正面冲突。这场游戏中加入了一个新的元素，第一次让这头龙陷入了沉思。

死亡之翼向泰瑞纳斯转回身。那位国王还站在死亡之翼用法术固定住的地方，伸出手，张着嘴。

黑龙打了一个响指。

“……我不会容忍这种事！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立刻切断和他们的一切外交关系！统治洛丹伦的到底是谁？当然不是肯瑞托，无论他们怎么想！”

“是的，也许这是明智的举措，陛下，但此事先不必着急。先让他们肆无忌惮地反对，再向他们关闭大门。我非常确信其他王国也会紧跟在你的身后。”

泰瑞纳斯给了普瑞斯托一个疲惫的微笑。“你真是一个很有耐心的年轻人，普瑞斯托！在我大喊大叫的时候，你却只是安静地站在这里，接受这一切！现在我们应该讨论一桩未来的婚姻了！确实，现在距离婚礼能够真正举行还有两年时间，但订婚也需要精心计划一番！”国王耸了耸肩，“这才是王室的作风！”

死亡之翼向国王略一鞠躬。“我完全明白，陛下。”

洛丹伦国王开始向这名未来的女婿讲述他在随后数个月之中需要注意的各类事项。除了管理奥特兰克以外，年轻的普瑞斯托还需要不断出现在公众面前，让公众相信他与佳莉娅之间有了深厚的感情，与各位君主建立起了牢固的友谊。这个世界将会看到一对新人开创出联盟的伟大未来。

“一旦我们从那些来自地狱的兽人手中夺回卡兹莫丹和格瑞姆巴托，我们就能举行一场仪式，将那片土地归还给丘陵矮人！这场仪式将由你来主导，我亲爱的孩子，因为你是维系联盟的统一直至我们赢得胜利的最大功臣……”

死亡之翼的注意力却已经渐渐离开了喋喋不休的泰瑞纳斯。他知道这个老人要说出口的绝大多数话语——这些都是他早就植入这个人类脑海中的。普瑞斯托大人，联盟的英雄——无论这是出于人们的想象还是其他什么缘由，他都将攫取自己的奖励，同时缓慢但有条不紊地开始摧毁这些低等种族。

不管怎样，此刻让黑龙更感兴趣的还是两位法师之间的交谈，尤其是他们提到的另外一名肯瑞托成员，那个叫克拉苏斯的家伙。死亡之翼发现自己对那个人格外感兴趣。他知道早就有人企图绕过保护他的住宅的法术，而且有人触发了无尽饥饿。那是魔法使用者所构建的最古老，也最严密的陷阱之一。黑龙还知道，他的无尽饥饿没能奏效。

克拉苏斯……是不是这名法师逃脱了一个和死亡之翼一样古老的法术？

或许我需要对你有更多了解，黑龙一边心不在焉地向唠叨个不停的泰瑞纳斯点着头，一边在心中想道，是的，我也许必须有更多了解……

第十四章

克拉苏斯睡着了，他从没有睡得这么沉，哪怕是当他还是卵中的一只雏龙时。他沉睡在幻梦和另外某个世界之间——那里属于永恒的长眠，即使是最强大的征服者也无法从那里醒来。尽管沉没在睡梦中，他依然知道现在从他身边溜过的每一个小时都在让他更加靠近那甜美的消亡。

在这样的沉睡中，红龙法师开始做梦了。

最初的景象非常模糊，只是这个熟睡的生灵潜意识里的一些简单画面。但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更加不同寻常，也更加清晰的异象。巨龙和其他生物的身影伸展双翼，在他面前四散纷飞，仿佛是在恐惧中逃窜。一个隐约可见的黑衣人正在远处嘲笑他。一个孩子沿着被阳光曝晒的山丘周围蜿蜒曲折的路径奔跑……那个孩子突然变成了一个扭曲的邪恶死灵。

在深深的睡眠中，法师苦苦求索这些梦的含义，不安地蠕动着身子。同时，他在睡梦中越坠越深，进入了一片让他感到窒息却又无比舒适的纯粹黑暗之中。

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声音，轻柔却又充满威严地，在不顾一切的红龙法师耳边响起。

你为了她愿意做出任何牺牲，对不对，考雷斯特拉兹？

克拉苏斯留在密室中的身体翕动嘴唇，做出回答。如果献出我自己就能够让她得到自由，我很愿意这样做……

可怜的、忠诚的考雷斯特拉兹……一个影子出现在黑暗中，随着这具熟睡躯体的每一次呼吸，这个影子也在不断波动。飘荡在自己梦里的克拉苏斯试着向那个影子伸出手，但就在他即将碰到那个影子的时候，影子消失不见了。

在克拉苏斯的心中，那是阿莱克丝塔萨。

你正在越来越快地滑向永眠，勇敢的龙。在那以前，你打算向我提出什么要求吗？

克拉苏斯的嘴唇再次翕动。只希望你能帮助她……

没有关于你自己的要求？你那可能即将逝去的生命？那些饮下死亡的胆大妄为者应该得到整杯佳酿作为奖励……

黑暗似乎正在将他拽入更加深沉的黑暗。克拉苏斯几乎无法呼吸，更无法思考。放下一切，接受灭亡，让它像舒适的毯子一样将自己彻底包裹——这种诱惑越来越强。

但克拉苏斯还是强迫自己回答道：只有她，我所要求的全是为了她。

突然之间，克拉苏斯感觉到自己被向上拽起，拽进了一个充满色彩和光辉的地方，一个能够让他再次呼吸，再次思考的地方。

一个个影像纷至沓来，这些影像并非来自于他的梦，而是来自于另外许多幻梦。他看到了人类、矮人、精灵甚至是兽人和地精的愿望和欲念。他承受他们的噩梦的痛苦，享受他们美梦的甜蜜。这些影像无以计数，每一个影像从他的意识中掠过时，克拉苏斯都会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忆起它们，就像他难以回忆自己的梦境一样。

在这一片不停流动的幻影中，又有一个影子逐渐凝聚起来。当周围的一切都化为迷雾，只有这个影子变成了亦幻亦真的形象，彻底压倒了渺小的法师。

这是一头优雅秀美的巨龙，半是真实，半是虚幻。她伸展开自己的双翼，仿佛刚刚醒来。一点点绿色不断消融，就如同落日余晖中的森林，铺展在这头巨兽的躯干上。克拉苏斯抬起头，准备注视这头巨龙的双眼——但他看到那双眼睛轻轻闭住，仿佛正在熟睡。然而克拉苏斯毫不怀疑梦境守护者已经洞悉了他的身躯和心灵。

我不会要求你做出这样的牺牲，考雷斯特拉兹，你一直都是让我最感兴趣的一名梦中人……这头龙的嘴角微微翘起，我最想了解的梦中人……

克拉苏斯想要站稳身子，他希望自己的脚能够找到一个坚实的地方，但他周围的地面如同液体一般不停波动。他被迫漂浮起来，感觉到自己的虚幻。感谢你，伊瑟拉……

永远都是这样彬彬有礼，这样风采翩然，哪怕在我的配偶们以我的名义一次又一次拒绝你的时候。

他们并不完全明了当前的局势，克拉苏斯反驳道。

你的意思是，我不完全明了当前的局势。伊瑟拉向后飘去。她的脖颈和翅膀上泛起一道道涟漪，仿佛静谧的池塘突然被搅乱。她的眼睛仍然紧闭，但她巨大的头颅却始终朝向闯入她的领域的这名法师。解救你心爱的阿莱克丝塔萨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就算是我也无法判断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是否该

让这个世界按照其自有的轨迹运行，实现它本就具备的未来会更好？如果生命赋予者注定会得到自由，事情会自然而然运转到那一步。

伊瑟拉的冷漠——三位守护巨龙共同的冷漠让红龙法师的心中燃起怒火，那么，死亡之翼真的是这个世界的终点吗？如果你除了缩在这里做梦以外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这个世界将注定毁灭在他的手中！

巨龙的翅膀收起。不要提起他！

克拉苏斯却不会善罢甘休。为什么？梦境守护者？他给了你噩梦吗？

尽管被眼皮牢牢覆盖，伊瑟拉的双眼却清晰地流露出了可怕的情绪。我已经再也无法进入他的梦了。很有可能他在睡着的时候比醒来更加恐怖。

忧心忡忡的法师没有装作自己听懂了最后这句话。现在让他忧虑的是这些守护巨龙的伟大力量仍然不足以对抗他们的敌人。实际上，因为恶魔之魂的存在，守护巨龙们尽管仍然掌握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却早已不复往昔。很明显，这三位守护巨龙都意识到巨龙纪元结束了，即使他们能够改变未来，他们也不会为此而离开自己的隐遁之地。

伊瑟拉，我知道你和你的族众仍然出没在那些年轻种族之中。我知道你仍然在影响着凡人的梦境，无论是人类、精灵，还是……

我要告诉你，考雷斯特拉兹！即使是我所统御的范围也是有极限的！

但你还没有完全放弃这个世界，不是吗？你和玛里苟斯、诺兹多姆不同，你没有隐藏在疯狂和过去的遗物之中！难道梦不也是未来吗？

梦同样属于过去，你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

一名人类女性抱起一个新生儿的模糊影像消失了。一个小男孩和他想象中的小小怪物进行辉煌战斗的景象一闪而过。克拉苏斯分神浏览了一番在自己周围成形又消散的各种梦境。黑暗在弥漫，又有同样多的光明在闪耀，这便是世界一直以来的样子——一种平衡。

但克拉苏斯不会忘记，他的女王还是俘虏，死亡之翼正打算将这个世界从年轻的种族手中夺走，打破这种平衡。到那时，这个世界将不再有梦，不再有希望，要改变那样的未来，就必须首先改变这两件事。

伊瑟拉，无论是否有你的帮助，我都会去做。我必须如此！

我当然希望你去做……梦中的巨龙开始晃动。

克拉苏斯转过头，不再去看梦境守护者，对于那些扰乱他心神的缥缈影像也不予理睬。那么，或者送我返回我的密室，或者将我丢入深渊！也许我最好还是不要活着看到这个世界的悲惨命运——还有我的女王！

他以为伊瑟拉会将他送回到灭亡的怀抱中，那样他就无法再向梦境守护者或者其他守护巨龙倾诉阿莱克丝塔萨的危难，让他们心神不宁了。但红龙法师感觉到一抹轻柔的碰触落在自己肩头，几乎带着一点胆怯。

克拉苏斯转过身，看到一位身材苗条，肤色白皙的女子，美丽却又虚幻。她穿着一件浅绿色的轻柔纱衣，如同微风般在她的身周飘动。一片薄纱遮住了她的下半张面孔。在某些方面，她让克拉苏斯想起了自己的女王。但她们又是那样全然不同。

这名女子的眼睛一直闭合着。

可怜的、拼死挣扎的考雷斯特拉兹。女子的双唇没有翕动，但克拉苏斯知道这是她的声音，伊瑟拉的声音。她白皙的面孔上显示出沉思的表情。你为了她真的是什么都愿意做。

克拉苏斯不明白为什么梦境守护者要一再重复他们两个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他再一次从伊瑟拉面前转过身，寻找路径，想要离开这个不真实的地方。

先不要走，考雷斯特拉兹。

还有什么事？克拉苏斯转回身问道……

伊瑟拉凝视着他，双眼完全睁开。克拉苏斯全身僵直，无法从那双眼睛上移开目光。它们是他所认识、所关爱的所有生命的眼睛。这双眼睛也同样认识他，知悉他的每一分一毫。它们呈现出蓝色、绿色、红色、黑色、金色——每一种眼睛能够呈现的颜色。

它们更是克拉苏斯自己的眼睛。

我会考虑你的话。

克拉苏斯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会……

伊瑟拉抬起一只手，示意克拉苏斯安静。我会考虑你刚刚说的话。但现在，我只能这样回答你，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

如果……如果你最终同意我的话呢？

那么我就会努力去说服玛里苟斯和诺兹多姆来参与你的任务……但对于他们，我无法做出任何承诺，哪怕我会同意你。

这已经超出了克拉苏斯一直以来的全部收获，甚至超出了他的期待。也许这一切最终仍然是徒劳，但至少克拉苏斯能够带着希望投身这场战斗了。

我……非常感谢。

我还没有为你做任何事……除了让你的梦能够继续活下去。在伊瑟拉唇边一闪而过的微笑中还带着遗憾的色彩。

克拉苏斯想要再次表示感谢，想要让梦境守护者明白，就算只有这些，也能够让他有力量继续前行。但突然间，伊瑟拉仿佛从他的眼前飘走了。克拉苏斯向这位守护巨龙伸出手，他们之间却已经出现了无法跨越的距离。当克拉苏斯想要迈步向前的时候，伊瑟拉只是向远处飘得更快。

这时克拉苏斯才意识到，移动的不是梦境守护者，而是他。

好好睡一觉，可怜的考雷斯特拉兹，梦境守护者的声音传来，那位苗条白皙的女子微微晃动，随后就彻底消散了。好好睡一觉，在你决意进行的战斗中，你需要你的全部力量，还有更多……

克拉苏斯想要说话，但在梦境中无法出声。黑暗降临在这名红龙法师的身上，那是让他酣睡的舒适黑暗。

不要低估那些被你认为只是棋子的人……

兽人的高山堡垒不仅比罗宁预料中的更加规模宏大，而且复杂混乱。他以为通向目的地的隧道会突然拐往不同的方向，常常还会向上方延伸，而不是向下让他走进山腹。有些隧道突然就到了尽头，让他感到莫名其妙。他就在这样一条隧道中走进了死路，不得不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退回来。这不仅让他损失了宝贵的时间，还消耗了他已经所剩不多的体力。

进入山中之后，死亡之翼就再没有和他说过话，这当然对艰苦跋涉的法师没有任何好处。罗宁绝对无法信任那头黑龙，但至少他知道，死亡之翼引能够引导他找到囚禁红龙的地方。那么现在是什么事情吸引了那头黑龙的注意力？

在一条漆黑的隧道中，疲惫的法师终于坐下来开始休息。他有一只小水囊，是那两个不幸的地精给他的。罗宁拿起这只水囊，喝了一口水，然后将身子靠在岩壁上，希望几分钟的放松能够让他的头脑恢复清醒，让他更迅速地穿过这些洞穴。

他真的以为自己能够解救巨龙女王？当罗宁在这座大山中穿行时，这种疑虑越来越频繁地骚扰着他的思绪。他来到这里是不是只为了实现一场辉煌的自杀？实际上，他的生命无法换回那些死去的人，他们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前来完成这样一个疯狂的任务。回想过去，罗宁记起这个任务第一次被提起来的时候。在他搞砸了上一个任务之后，他被禁止参与任何肯瑞托的行动。这名年轻法师只能将自己的日子用在沉思之中，不见任何人，也几乎不吃什么东西。在他接受审查的时候，也禁止与任何人见面。所以当克拉苏斯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才会那样吃惊。而那位大法师竟然愿意支持罗宁返回法师的行列。

罗宁一直认为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克拉苏斯的劝说改变了他的想法。这位大法师和罗宁详细讨论了这名年轻法师所面对的严峻局势，直到罗宁直接向他寻求援助。他们又谈起了关于龙的话题，以及阿莱克丝塔萨的故事。那位红色女王被兽人俘虏，被迫为部落生育凶恶的战争猛兽。尽管部落主力已被粉碎，只要她还在兽人的手中，卡兹莫丹的兽人就会继续对联盟造成巨大的破坏，杀害无数无辜的人。

正是在这一刻，罗宁的脑海中产生出解救这头巨龙的想法。他知道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过疯狂，只有他才能想出来。而此时他也正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他将以此来赎清自己的罪责，或者至少能够死在一场光荣的战斗中，被他的同胞们永远传颂。

罗宁的话给克拉苏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宁记得那位长老用了许多时间和他一起制订计划细节，给予这位红发法师鼓励。现在罗宁完全可以承认，如果不是那位长老的鼓动和催促，他很可能会在这件事上半途而废。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任务倒更像是克拉苏斯的，而不是他的。当然，罗宁也会禁不住思考那位始终不曾露出面容的大法师在这个任务中又能获得什么利益？如果罗宁成功了，从一开始就相信和支持他的人一定也能够得到赞誉，但如果他失败了……克拉苏斯又该怎么办？

罗宁摇了摇头。如果他总是问自己这些问题，他很快就会认为，支持他的那位大法师实际上是这件事的幕后黑手，是他用某种方式影响着自己，让这名年轻法师想要闯入敌人的老巢。

这太荒谬了……

附近突然传来一阵声音，让罗宁一下子站起身。他意识到自己在思考的时候不知不觉睡了过去。法师将后背紧贴在洞壁上，等着看会是什么走过这条黑暗的隧道。兽人肯定知道这条隧道的尽头是死路，难道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找他？

不过那些声音又慢慢消失了，罗宁只能分辨出那是一些人在窃窃私语。法师意识到是这个复杂的洞穴系统将远处的声音传过来，让他毫无意义地被吓了一跳。他听到的那些兽人应该还在数层以外。

他能够追踪这些声音吗？罗宁心中渐渐升起希望。他小心地朝那一阵对话传来的地方走去。哪怕那并不是兽人们真正所在的地方，至少他能够循着回声到达他希望的地方。

罗宁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不过他沿着自己重新选择的方向走得越远，就能听到越多的声音，仿佛格瑞姆巴托完全苏醒了过来。那些兽人似乎正在为什么事情而奔忙，这也给这名法师带来了一些困扰。现在他觉得有太多声音正从太多方向上传过来，他绝不希望自己在无意中闯进一座挤满了兽人武士的山洞，甚至是他们主力部队驻扎的洞厅。他只想找到巨龙女王被囚禁的地方。

就在这时，一声巨龙的咆哮穿透了其他所有喧嚣的噪音。那声高亢的咆哮很快就消失了。罗宁刚才就隐约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只不过没有对它们多加留意。现在他不由得要咒骂自己的愚蠢：龙应该被兽人囚禁在同一个地方，就算是在最为不利的情况下，他至少也能够跟随这些吼声找到一些龙，然后他也许能从那里找到前往女王囚室的足迹。

随后一段时间里，罗宁畅通无阻地在隧道中行进。大部分兽人似乎都距离他很远，正在为某个重大的任务而忙碌着。法师不由得开始怀疑格瑞姆巴托是不是正在计划一场战争。但现在，联盟军队已经在北方集结，格瑞姆巴托则应该全力支持他们的北方战线，否则部落就无法抵抗从那里发动进攻的人类以及其盟友。

如果是这样，兽人们在这里的活动肯定能够为罗宁提供便利的条件。应该有大量兽人被抽调去了北方，剩下的也全都忙着完成各种工作。用不了多久，每一头接受过训练的龙都会飞上天空，前往北方。

罗宁的心中鼓起勇气，更加大胆地迈开步伐，一步步走得更加坚定。然而才走了几步，他就差一点儿和两名高大的兽人战士撞了个满怀。

万幸，这两名兽人比罗宁更加吃惊。罗宁立刻抬起左手，念诵了一个咒语。这个咒语本来是他打算留到更加急迫的时候再用的。

距离罗宁最近的兽人獠牙横生的丑脸上迸发出狂暴的怒火。他伸手去拔挂在背后的斧头时，罗宁的法术准确地击中了他的胸口，让这个魁梧的战士重重撞击在附近的岩壁上。

兽人一撞上洞壁就融入了岩石之中。有那么几秒钟，岩石表面还留有他的轮廓，仍然能看到他愤怒地张大了嘴。但很快，就连这一点痕迹也完全没入石中……这个狂暴的敌人完全消失不见了。

“人类渣滓！”第二个兽人咆哮着，已经将战斧握在手中。他向罗宁挥斧横劈，法师俯身避开，斧头只砍碎了几块石头。庞大的兽人向前冲锋，深绿色的身躯堵塞了狭窄的走廊，颈间一条用干瘪手指做成的项链就垂在罗宁眼前。罗宁看见了人类、精灵和其他生物的手指。毫无疑问，这个兽人打算把法师的手指也加入到他的收藏之中。兽人再次挥出斧头，这一次，斧刃差一点就将法师劈成两段。

罗宁再一次盯住那条手指项链，一个冷酷的主意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朝项链一指，做了个手势。

那个兽人愣了一下，发现法术没有任何效果后，便朝着这个可怜的小人发出轻蔑的笑声。“来吧！让我快一点了结你，法师！”

但就在他高举起战斧的时候，一种被抓挠的感觉让这个兽人低头看向了自己的胸口。

他项链上的二十多根手指朝着他的喉咙移动过来。

兽人丢下斧头，想要把这些手指拽开，但它们已经牢牢地扎进兽人的身体里。兽人开始咳嗽。那些手指组成了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手，一只切断了兽人呼吸的手。

兽人开始疯狂地挥动斧头，想要将这些复仇的手指砍断，而罗宁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法师施放这个法术最初的目的只是想要牵制这个兽人，让他能有时间施放更强大的法术，但这些手指仿佛一直都在等待复仇的机会。即使作为一名法师，罗宁依然无法相信是这些死亡战士的灵魂在催促他们的手指来实现他们的心愿。一定是法术本身的力量。

一定是……

无论是复仇的幽灵还是单纯的法术，这些死而复生的手指都迫不及待地要完成它们恐怖的任务。指甲刺破了柔软的喉咙，鲜血在这个兽人的胸膛上蔓延开来。这名高大的战士跪倒下去，一双眼睛里全是绝望的神情，让罗宁也无法直视。

几秒钟之后，罗宁听到那个兽人发出急促的喘息声，随后便是沉重的身躯撞击地板的声音。

身形巨大的狂暴屠夫扑倒在血泊之中，手指仍然深深地插在自己的脖子里。罗宁壮着胆子碰了碰一根被砍断的手指，发现它已经不再移动，没有了任何生命的迹象。这些手指完成了任务，又回归到它们原本的状态，像他预期的那样。

但是……

罗宁甩掉自己的胡思乱想，快步走过兽人尸体。他现在没办法隐藏这具尸体，也没有时间仔细思考这些问题。再过不久，就会有人发现这里的战斗，但法师对此无能为力。罗宁现在能够考虑的只有巨龙女王。如果他真的解救了阿莱克丝塔萨，也许那位女王会将他带到安全地方。实际上，那是他逃生的唯一希望。

罗宁平安无事地走过了随后几条隧道，随即发现前面的隧道传来了光亮，而且那里的喧哗声也响亮了不少。罗宁开始更加小心地向前迈步，将身子贴在一处岔路口的洞壁上，从拐角向远处窥望。

在他的右侧，那个被他当作是隧道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洞口。数十名兽人正在那里卖力地将各种物资装上大车，并准备着拉车的牲畜。看上去，他们好像要开始一段漫长的旅程，很可能最近都不会回来了。

罗宁不由得怀疑起自己对于北方战事的猜测。如果他的猜测没有错，为什么看上去打算离开这里的不仅仅是龙和龙骑兵，而是每一个兽人？这些大车抵达丹奥加兹一定需要很长时间。

两个兽人进入了罗宁的视野之中，他们一同抬着一样非常沉重的东西。看上去，他们很想放下手中的重物，但不知为什么不敢这样做。他们对待那东西非常小心，就仿佛那是什么黄金做成的宝物。

法师确认过没有人看向他这边，便向前迈出一步，希望能看清被那两个兽人小心翼翼搬运的是什么东西。那是一个大球，不，是椭圆形的球，表面有一些粗糙，好像覆盖了一层鳞片。它让罗宁不由得想起了……

一颗蛋。

一颗龙蛋，绝对没有错。

罗宁迅速将目光转向了另外一些大车。没错，现在他看清了。这些大车上载运的是发育到不同阶段的龙蛋，从几乎还是圆形的光滑蛋壳到比他看见的第一颗蛋鳞片更多、显然已经接近孵化的龙蛋。

红龙是兽人在战争中最后的希望，为什么他们要冒这样的风险，带着如此珍贵的物资上路？

人类。

脑海中的声音让罗宁差一点失声惊叫。他紧贴洞壁，迅速缩回了隧道里。确认没有任何兽人能够看见他之后，罗宁抓住脖子下面的徽章，看着徽章中心

处的那颗黑色水晶。

这颗水晶在微微发光。

人类……罗宁……你在哪里？

死亡之翼不知道？“我在兽人的老巢里。”罗宁悄声说道，“正在寻找巨龙女王的囚室。”

但你找到了另外一些东西。你发现了什么。到底是什么？

不知为什么，罗宁不想将实情告诉死亡之翼。“只是一些兽人在做战斗演练。我一时不慎，差一点就闯了进去。”

他的回答带来了一段漫长的沉默。这段时间实在是太长了，让他差一点以为死亡之翼已经中断了和他的联系。突然，那头龙以一种非常平静的声音说道：我很想看看。

“那其实没什么……”

不等罗宁多说一个字，他的身体突然不再听从他的控制，再一次转向了那个洞口和数量众多的兽人。愤怒的法师想要出言反对，但这一次，就连他的嘴也无法使用了。

死亡之翼将他带回到刚才他站立的地方，让法师用右手高举起徽章。罗宁猜测，死亡之翼能够透过那块黑色的水晶观察到这里的一切。

战争演练……我看到了……他们是在演练撤退吗？

罗宁不知该如何回应黑龙的嘲弄，他也不认为死亡之翼真的在乎他的回应。这头龙只是强迫他留在开阔地带，用徽章观察每一个地方。

好了，我看到了……你可以回隧道去了。

罗宁突然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他立刻躲回到阴影里，心中庆幸那些兽人只是忙于他们的工作，没有抬起头来向他这边看上一眼。他靠在洞壁上，沉重地喘息着，意识到自己比预想中更害怕被敌人发现。显而易见，罗宁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来到这里是为了自杀。

你走错路了，你得返回前一个岔路口。

死亡之翼没有再提起罗宁对他的欺骗，这反而让法师更加担心。死亡之翼肯定也在考虑兽人搬运龙蛋的事情——或者他早已经知道了，但这怎么可能？

这里肯定不可能有人向死亡之翼传递消息。兽人们对那头黑龙充满了恐惧和鄙夷，甚至比对洛丹伦联盟更甚。

尽管心中充满忧虑，罗宁还是立刻按照死亡之翼的指示，沿着走廊退回到黑龙所说的岔路口。法师刚才并没有对另一条岔路多加注意，他以为那条狭窄黑暗的小径不会通向什么重要的地方，因为兽人肯定会在重要的通道中布设灯火照明。

“这边吗？”他悄声问道。

是的。

这头龙怎么会如此熟悉这些洞穴？罗宁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扰。无论是以巨龙形态还是人形伪装，死亡之翼都不可能进入这些洞穴。难道他曾经伪装成一个兽人？有可能是这样，但这也不像是正确答案。

你左手边的第二条隧道，走那条路。

死亡之翼的指引仿佛正确无误。罗宁等待着他犯错，只要一个小错就能够表明这头龙对他的指引至少有一部分是凭借着猜测。但死亡之翼没有犯任何错误，他对兽人的这座巢穴了如指掌，甚至可能比那些野蛮的敌人更了解这里。

继续行进了几个小时之后，罗宁脑海中的声音突然命令他：停下。

罗宁脚步一顿，尽管他完全不明白为何死亡之翼如此突兀地让他停住。

等等。

片刻之后，一些声音沿着隧道传入法师耳中。

“……你到哪里去了！我有问题要问你，问题！”

“非常抱歉，我强大的指挥官，非常非常抱歉！这样没有用！我……”

罗宁竖起耳朵，想要听得更清楚一些，但声音已经逐渐远去。他知道说话的人之中一个是兽人，很明显是管理这座堡垒的兽人，但另一个声音来自于完全不同的种族，一个地精。

死亡之翼在驱使地精。这会不会是他对这座巨大的巢穴了如指掌的缘由？这里是否也有地精在效忠黑龙？

罗宁很想跟踪那两个人，再听一听他们的交谈，但黑龙命令他继续前进。罗宁知道，如果自己不服从命令，死亡之翼很可能会强行控制他的身体。至少

在能自由指挥四肢时，他还能觉得自己有一些选择的权力。

罗宁走过那名兽人指挥官和地精刚刚离开的隧道，顺着另一条隧道一路向下，看起来，他正在向山腹中前进。现在他一定已经很接近巨龙女王了。实际上，他几乎可以发誓，自己已经听到了某只巨兽的呼吸声。格瑞姆巴托没有巨人，那就只可能是龙了。

前面还有两条隧道。向右转，朝前走，直到你看见左手边的洞口为止。

死亡之翼没有再说话。罗宁继续服从他的指引，同时尽量加快了脚步。他的神经紧绷着，自己还要在这座大山里摸索多久？

他转向右侧，沿着下一条隧道一直前行。依照黑龙简单的指示，罗宁以为自己很快就能见到他所说的那个洞口。但一直向前走了半个小时以后，罗宁依旧没有任何发现，根本没有见到任何岔路。他主动询问过死亡之翼两次，自己是否就要到了，但那名无形的向导一直保持着沉默。

就在法师几乎准备放弃的时候，他看到了一点光亮。光线异常微弱，但他不会看错……就在这条走廊的左边。

罗宁的心中重新生出希望。他加快了脚步，同时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法师猜测至少会有十几个兽人在看守巨龙女王，他已经准备好了法术，但他希望自己能够将这些法术保留到更加紧急的时刻使用。

停下！

死亡之翼的声音回荡在他的脑海中，差一点让罗宁撞上身边的石壁。罗宁急忙将身子贴在洞壁上，猜测自己是不是被哨兵发现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条隧道里只有罗宁一个人。

“为什么你要让我停下？”罗宁悄声向徽章询问。

你的目标就在前面……但这条路的守卫并不只有活物。

“魔法？”罗宁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但黑龙没有给他仔细探查的机会。

是来自于魔法的哨兵。现在有个方法可以快速找出真相，将徽章举到前面，向洞口移动。

“如果有活的卫兵又该怎么办？我还要提防他们。”

罗宁听得出这头黑龙正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人类……

罗宁确信，至少死亡之翼也想要让他找到阿莱克丝塔萨。于是他将徽章举到面前，缓步向前走去。

我只侦测到了一些小法术——对我来说是小法术。黑龙告诉罗宁，我会对付它们。

黑色水晶突然闪耀起刺眼的光芒，让吃惊的法师差一点将它丢掉。

这里的防护法术已经被摧毁了。罗宁脑海中的声音停顿了一下，里面没有卫兵。就算没有魔法，他们也不需要在这里安置哨兵。阿莱克丝塔萨被许多铁链牢牢锁住，那些铁链都被固定在她周围的岩石中。兽人很有效率。她的束缚牢不可破。

“我应该进去吗？”

如果你不进去，我会失望的。

罗宁发现死亡之翼的语气变得有些奇怪，但他没有多想。现在他更关心的是终于找到了红龙女王，他的任务终于有了希望。法师有些希望温蕾萨能够在这里，但他很快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奇怪。也许……

法师迈步走进了隧道尽头的洞窟，第一次看到红色巨龙阿莱克丝塔萨时，心底的震撼让他没法再思索银发精灵的事情。

然而罗宁发现那头巨龙也在盯着他，一双爬虫般的眼睛里仿佛蕴含着和罗宁一样的恐惧——但女王为之担心的并不是她自己。

“不！”尽管女王被锁住了喉咙，但还是竭力发出含混的声音，“后退！”

与此同时，罗宁听到了死亡之翼得意扬扬的声音，完美！

一道光芒包裹住法师。某种恐怖而强大的力量穿透了他的身体，罗宁全身的每根神经都在颤抖。徽章掉出了他突然软弱无力的手指。

罗宁瘫倒在地上的时候，听到死亡之翼不断地重复着一个词，伴之以疯狂的笑声。

完美……

第十五章

温蕾萨猛地喘了一口气，她又能呼吸了。随着她一口接一口地用力呼吸，被活埋的噩梦缓缓消退。渐渐地，她恢复镇定，并终于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落入了另一个噩梦。

三个人影正蜷缩在一小堆篝火的周围。他们所在的地方看上去像是一个小山洞，火光让那些怪异的身影变得更加令人胆寒。温蕾萨能够看到那些凸起在皮肤下面的肋骨，色彩斑驳、带有鳞片、松垂下来的皮肤。更可怕的是，她还能清楚地看到那些灰白枯槁的长脸，如同鸟喙一般的鼻子和长长的下巴。格外引起精灵游侠注意的还有那双阴险狭长的眼睛，和那些锋利尖锐的牙齿。

那三个人都只穿着破烂的围腰布，身边放着投掷手斧。温蕾萨知道，这些生物非常善于使用此种武器。

尽管温蕾萨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声音，但她刚才弄出的一点动静肯定已经被那三个人长长的尖耳朵捕捉到了——那些耳朵让精灵游侠想起了地精。而此时已经有一个怪物向她转过了头。

“晚饭醒了。”那个怪物嘶声说道。他的左眼上戴着一只眼罩。

“看上去更像是甜点。”另一个秃头怪物说道，他的两名同伴都留着头顶仿佛鸡冠的蓬松长发。

“绝对是甜点。”第三个怪物笑着说。他系着一条不知从哪个精灵身上扯下来的破烂围巾。他比另外两个怪物更瘦更高，口气也更加强硬，仿佛不允许有人反驳。他是他们的头领。

三个饥肠辘辘的巨魔的头领。

“最近都没什么好货，”带围巾的巨魔继续说道，“不过今天可以饱饱吃一顿了。”

游侠右边的东西突然发出了声音。如果不是被塞住了嘴，那东西也许应该会说出一些话来。被紧紧捆住的温蕾萨挣扎着转过头，看见了弗斯塔德。矮人也还活着，只不过他们还能活多久，温蕾萨就不知道了。在巨魔战争以前，人

们就都在传说，这些凶恶的生物将一切异族生灵都视作食物。据说，就连接受他们作为盟友的兽人也会警惕这些身手敏捷，性情狡诈的恶鬼。

幸运的是，经历了巨魔战争和对抗部落的战争后，这个邪恶的种族数量已大为缩减。温蕾萨自己从没有见过巨魔，只从绘画和传说中了解过他们。而她现在发现自己很乐意只在书卷中和这种怪物见面。

“耐心，耐心，”戴围巾的巨魔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用充满嘲讽的声音喃喃说道，“你会是第一个，矮人！你会是第一个！”

“我们就不能现在动手吗，格力？”独眼巨魔恳求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动手？”

“因为我下了命令，什纳！”格力突然挥拳狠狠击中什纳的下巴，将他打翻在地。

第三个巨魔跳起来，煽动他的两个同伴继续厮打。格力瞪着这个秃头巨魔，用目光迫使他再次坐下来。与此同时，什纳爬回到了自己在小火堆旁边的位置上，看上去完全没有反抗的意愿。

“我是头儿！”格力用一只瘦骨嶙峋的爪子拍着胸口，“是吧，什纳？”

“是的，格力！是的！”

“是吧，沃什？”

没有头发的怪物不停地地点着头：“是的，哦，是的，格力！你是头儿！你是头儿！”

如同精灵、矮人、人类一样，巨魔也有不同的分支。少数巨魔甚至能够像精灵一样明晰事理，他们甚至在猎取他人头颅的时候也会更文明一些。另一些巨魔则更加野蛮，尤其那些经常出没于洞穴和其他地底环境中的巨魔。但温蕾萨怀疑不会有别的巨魔能够比俘获她和弗斯塔德的这三个怪物更加丑陋低劣了，显然他们对精灵和矮人有着更邪恶的打算。

三个巨魔又凑在篝火边，低声交谈起来。温蕾萨再次看看矮人，矮人也在看着他。精灵挑了挑眉毛，矮人摇摇头。即使弗斯塔德臂力过人，但他也无法挣脱牢固的绳索。温蕾萨也摇头作为回应。无论这些巨魔怎样野蛮，他们还真是打结的专家。

游侠并不打算就此放弃。她朝周围扫了一眼，但她能看到的东西实在是不多。看起来，他们正处于一条挖凿简陋的长隧道中，很可能正是这三个巨魔挖

出来的。温蕾萨想起那些巨魔爪子一样的长手指——那种手应该很适合挖开石块和泥土。这些巨魔对于他们的生存环境适应得很好。

精灵知道挣扎是没有意义的，但她还是小心翼翼地扭动手腕，试图寻找绳结松散的地方，然而直到手腕上的皮肤被绳索磨痛，依然无济于事。

一阵阴森的嘲笑声让她知道，那些巨魔看到了她的挣扎。

“甜点很活泼，”格力说道，“味道一定不错！”

“其他人在哪里？”什纳嘟囔着，“他们早就该到了！”

巨魔头领点点头说：“胡戈知道不服从命令的下场！也许他……”他突然抓起身边的手斧掷了出去，“矮人！”

斧头旋转着飞过隧道，掠过温蕾萨的头顶，距离温蕾萨不过几寸远。

一声痛哼随之响起。

接着隧道墙壁突然崩塌，一个个短粗健壮的身形发出战吼，挥舞着短斧和短剑冲了进来。

格力抓起另一把稍长一些的斧头，这把斧头显然是为近身格斗准备的。什纳和沃什一个站立，一个蹲伏，同时掷出手斧。温蕾萨看到一名矮壮的袭击者被什纳的武器击倒，沃什的斧头则打偏了。随后这两个巨魔也如同他们的头领一样，拿起更加长大的斧头，开始和包围他们的矮人们作战。

温蕾萨数了数，攻击巨魔的有将近十个矮人，他们都穿着破烂的毛皮衣服，披着生锈的胸甲戴着完全贴合头颅的圆形头盔，上面没有任何尖角或者其他不必要的装饰品。和弗斯塔德一样，他们都有胡须，不过他们的胡须更短，看上去都经过了修剪。

这些矮人使用剑斧的一招一式都相当熟练精准，不断地压缩着敌人的战斗空间，三个巨魔很快就被逼得挤成一团。什纳是第一个倒下去的，那个独眼怪物没能看见从他失去的眼睛那一边逼近的矮人战士。沃什向他高声示警，但已经太晚了。什纳猛力向这个敌人挥出斧头，却完全错失了目标。

矮人举剑刺进了这个瘦长巨魔的肚子。

格力战斗得最为凶猛。他先是砍翻一个矮人，又差一点砍掉了另一个矮人的脑袋。不幸的是，随后迎上的敌人挥舞着一柄更长，更坚固的斧头，一下子折断了格力的武器。绝望的巨魔抓住矮人的斧柄，想将斧头从这名矮个子敌人手中夺过来。

然而另一把锋利的战斧砍在巨魔头领的脊背上。

精灵几乎对那个最后还活着的巨魔有些同情。沃什瞪大了眼睛，仿佛要哭出来一样。即使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他还是向自己面前的矮人挥出斧头，差一点就交上好运，让自己的武器尝到敌人的鲜血。但他依旧无力阻挡紧紧包围过来的敌人。矮人的利剑和斧头全都指向了他。

到最后，沃什的死亡完全变成了一场屠杀。

温蕾萨将自己的目光转开，没有再去看那片战场，直到一个沙哑而沉稳的声音响起："嗯，怪不得那些巨魔打得这么卖力！吉梅尔！你看到了吗？"

"是啊，罗姆！没想到还会有这种收获！"

一双有些粗硬的手扶着精灵坐了起来。"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些绳子从你身上弄下来，又不至于把你这个小身板儿弄坏！"

温蕾萨抬起头，看见了一名面色红润的矮人。他比弗斯塔德至少矮了六寸，但身材要粗壮很多。尽管看上去仿佛显得很笨拙，但他飞快地解开捆住温蕾萨的绳子的动作让精灵游侠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他们刚刚还漂亮地干掉了那些巨魔。

近距离观察之下，温蕾萨发现这些矮人的衣服比看上去更加破碎凌乱。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吃惊。根据温蕾萨的推测，这些矮人只能靠偷窃兽人维持生活。一股特殊的气味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说明洗澡对于他们而言也早已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享受了。

"好了！"

温蕾萨的绳子彻底松开了。精灵游侠立刻拔掉了塞住自己嘴巴的东西，这件事矮人没有为她效劳。与此同时，一连串脏话在她身边响起，表明弗斯塔德的绑缚也被松开了。

"闭上你的嘴，否则我就永远把它塞住！"吉梅尔喝道。

"你们五个丘陵矮人才能打倒一个鹰巢山的矮人！"

一阵嘈杂的吵闹声表明援救弗斯塔德的矮人们真的打算将这个不懂得安静的狮鹫骑士再捆起来。温蕾萨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差一点就忘了这里的隧道和她的身高并不是很符合。不过这名焦急的游侠马上就斥责道："弗斯塔德！对我们的朋友礼貌一些！他们刚刚救了我们！让我们不至于经受恐怖的遭遇。"

“是啊，你说得没有错，”罗姆回应道，“那些该死的巨魔，他们什么都吃，无论死的还是活的！”

“他们提到他们还有同伙，”温蕾萨突然回想起来，“也许我们最好在那些同伙到来之前离开这个地方。”

罗姆抬了抬手，温蕾萨觉得这个满脸皱纹的矮人就像一头强悍的老狗。“不必担心那些家伙。就是遇到了他们，我们才能再找到这三个。”随后他又思考了片刻，“不过你说得对！这个地方不会只有这么一伙巨魔。兽人几乎是把巨魔当作猎犬使用！凡是兽人以外的生物出现在这片废墟里，都会被当作猎物——如果他们觉得有机会，他们甚至会猎杀他们那些在山上的盟友！”

温蕾萨想到她和弗斯塔德可能遭受的命运，各种恐怖的画面立刻浮现在她的脑海中。“真是令人作呕！我衷心感谢你们的及时救援！”

“如果我知道你们在等待救援，我一定会更快些干掉这些坏东西！”

吉梅尔一直在瞟着精灵。这时他来到自己的首领身边。“乔吉死了，尸体还在洞口那边。纳恩的情况很糟，需要治疗。其余的伤员都还能走！”

“那我们就走吧！你也要抬抬脚了，中看不中用的家伙！”他最后这句话是对弗斯塔德说的。看弗斯塔德吹胡子瞪眼的样子，这句话显然是对鹰巢山矮人严重的冒犯。

温蕾萨伸手轻轻按住狮鹫骑士的肩膀让他冷静下来。不过弗斯塔德还是恶狠狠地瞪着那些转身离开的丘陵矮人。精灵注意到这些丘陵矮人不仅剥除了巨魔身上一切有用的东西，也同样剥光了他们死去的同伴，他们显然无意将尸体带走。罗姆注意到精灵的目光，带着些许惭愧耸了耸肩。

“战争让我们没办法再谨守礼仪了，精灵女士。乔吉会理解的。我们会将他的遗物平分给他的亲人，他们还能够从巨魔的物品中额外得到一份……很可惜，这其实没有多少东西。”

“我没想到你们还会留在卡兹莫丹。据说因为无法抵挡部落的攻势，所有矮人都撤走了。”

罗姆如同老犬一样的面孔变得冷峻起来。“是啊，能走的都走了！但你要明白，我们不可能都走得掉！部落就像瘟疫一样，完全截断了我们的所有出路！我们只能向地下越挖越深！那时就死了许多人，之后更多的人不断死去！”

温蕾萨看着这些衣衫褴褛的矮人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我的氏族？四十七个。我们曾经有几百人！我们还和另外三个氏族有联系，其中两个比我们大。加在一起，我们可能有三百人出头。但和这片土地上曾经的矮人数量相比，实在是太少了！”

“三百多依然是一支不小的队伍，”弗斯塔德嘟囔着，“如果有这么多人，我就会去把格瑞姆巴托夺回来！”

“如果我们能像嗡嗡叫的小虫子一样飞在天上，也许我们能让他们眼花缭乱，趁机打败他们。但在地上和地下，我们的情况都很不利！他们只需要用一头龙就能烧毁一片森林，将土地烤成焦炭！”

眼看鹰巢山和丘陵矮人之间旧日的敌意很有可能会再次爆发，温蕾萨急忙挡在了二人中间。“够了！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兽人和他们的同伙，我说的对不对？如果你们自相残杀，难道不是只会让他们得利？”

弗斯塔德和罗姆都嘟囔着向精灵游侠道歉，不过温蕾萨对此并不满意。“这还不够。你们要看着对方，发誓你们只会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而战！发誓你们会永远记住，是兽人杀害了你们的兄弟，杀害了你们所爱的人。”

对于这两个矮人族群的历史，温蕾萨并不很清楚，但她知道，在这场战争中，所有人都曾失去自己挚爱的人和宝贵的东西。毫无疑问，罗姆一定失去了很多。弗斯塔德是英勇无畏的鹰巢山矮人，他肯定也经历过同样的悲剧。

慷慨大度的狮鹫骑士首先伸出了手：“是啊，精灵说的对。我应该和你握手。”

“既然你这么认为，我也会这样做。”

看到两个人握手，其他丘陵矮人议论纷纷。如果是在其他环境里，他们大概不会这么快就愿意接纳对方。

这支小队继续移动起来。罗姆问了一个问题：“精灵女士，既然巨魔已经被我们甩在身后，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会到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上来。难道真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兽人已经在战争中落败，卡兹莫丹很快就能够重获自由了？”

“部落正节节败退，这一点毋庸置疑。”游侠精灵的话在丘陵矮人中引起一阵惊讶和低沉的欢呼，“部落的主力在几个月以前被粉碎了，毁灭之锤失踪了。”

罗姆停下脚步。“那为什么兽人还控制着格瑞姆巴托？”

“你一定要问这个？”弗斯塔德插口道，“第一，兽人依然坚守在北方丹奥加兹周围。据说他们已经在逐步被击退，但没有一场血战，他们是不会屈服的。”

“那么第二是什么，远亲？”

“你没有注意到他们还有龙吗？”弗斯塔德一边问，一边装出一副天真无知的样子。

吉梅尔哼了一声。罗姆瞪了他的副手一眼，但还是无奈地点点头。“是啊，那些龙。我们的战士站在地上，没办法和它们战斗。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留在地上的幼龙，还能够奋力一战，但每一次也总会损失一两名优秀的战士——这一点让人格外伤心。但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高高在上，我们却只能在地下东躲西藏。”

“但你们还是会和巨魔作战，”温蕾萨说，“遇到兽人，你们肯定也会战斗。”

“偶尔落单的巡逻队，我们不会放过他们。还有那些巨魔，我们已经干掉了不少。但我们的家园还在兽人的铁斧统治之下，所有这些都毫无意义！”他盯住精灵的眼睛，“现在，我再问一遍。请告诉我你是谁，来这里要做什么！如果卡兹莫丹还是属于兽人的，你们来到格瑞姆巴托就无异于自杀！”

“我的名字是温蕾萨·风行者，一名游侠；这位是鹰巢山的弗斯塔德。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人类，一名法师，他个子很高，很年轻，头发像火一样红。我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前来此地。”温蕾萨决定暂时省略黑龙的事情。她很庆幸弗斯塔德没有将这件事说出来。

“法师都是疯子，尤其是人类法师。他想在格瑞姆巴托干什么？”罗姆审视着两名外来者，眼神中流露出越来越多的怀疑。毫无疑问，温蕾萨的故事让他觉得有点过于不着边际了。

“我不知道，”温蕾萨承认，“但我相信那一定和龙有关。”

矮人头领发出一阵大笑。“龙？他打算干什么？解救被奴役的红龙女王吗？她一定会很高兴地把那个法师一口吞掉！”

丘陵矮人们显然都觉得这个可怕的笑话非常有趣，精灵游侠则完全笑不起来。让她高兴的是，弗斯塔德没有和他的远亲们一同大笑。当然，这位狮鹫骑士知道死亡之翼，很可能他认为罗宁早已经被龙“一口吞掉”了。

“我已经立下誓言，所以我必须继续前进。我必须到格瑞姆巴托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矮人们欢快的情绪变成了错愕和难以置信。吉梅尔摇摇头，仿佛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温蕾萨女士，我很尊敬你的使命感，但你肯定知道，这个任务根本是不可能的。”

温蕾萨仔细审视这一群强悍的矮人。现在天色已近黄昏，但她还是能够看到这些战士脸上的疲惫和颓丧。他们一直在战斗，梦想着他们的家园能够得到解放，但很有可能他们也相信，这个梦想在他们有生之年是无法被实现的。他们的勇猛令人敬慕，在这方面，他们与任何矮人相比都绝不逊色，但就算在他们的眼里，这个精灵也差不多快疯了。

“罗姆，你和你的兄弟们救了我们，为此，我深深感谢你们。但我还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告诉我通向山上兽人堡垒的路线，我会单独前往那里。”

“你不会是孤身一人，精灵女士。”弗斯塔德说道，“我和你一起走了这么远，不会在这个时候转身离开……而且我还要去找那个地精，剥了他的皮做靴子！”

“你们两个都是疯子！”罗姆看出了他们两个的决心都不会动摇，便耸耸肩说道，“如果你们想要去格瑞姆巴托，那我当然责无旁贷。我会亲自给你们带路！”

“你不能一个人去，罗姆！”吉梅尔高声说道，“那里到处都是巨魔和兽人！我和你一起去，为你看护背后！”

眨眼间，其余的所有矮人都决定要追随并保护他们的首领。罗姆和吉梅尔竭力说服他们留下，但矮人全都是一样顽固的。最后，他们的首领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伤员必须回家。而且需要有人保护他们——不要和我争论，纳恩，你几乎已经站不住了！你们顶多可以掷骰子决定谁要回去。骰子点最大的一半人跟我走！好了，谁有骰子？”

温蕾萨实在无法等待这些矮人用骰子来决定谁要和他们一起行动，但她也没有别的办法，她和弗斯塔德只能看着除了纳恩和其他伤员之外的矮人们准备掷骰子。大部分丘陵矮人都有自己的骰子，罗姆刚刚的询问让好几个矮人同时举起了手。

这让弗斯塔德笑了起来：“鹰巢山和丘陵也许有很多不同，但你会发现，无论是哪个族群的矮人都不会忘记带上骰子！”他拍了拍自己腰间的口袋，“这下你能看出巨魔是多么野蛮了吧，他们竟然没有拿走我的骰子！据说就连兽人也喜欢玩骰子，所以他们甚至还要比那些巨魔要高等一些，不是吗？”

温蕾萨只是觉得他们又在这里浪费了漫长的一段时间。罗姆和吉梅尔终于带着另外七名矮人回来了，他们的脸上全都是一副坚决的表情。看着他们，精灵游侠敢发誓他们全都是兄弟，不过他们之中至少有两个人被同伴们以姐妹相称。女性矮人也都有浓密的胡须，在矮人之中，这被视为美丽的象征。

“你的志愿军来了，温蕾萨女士！全都是强壮善战的勇士！我们会带你们去山脚下的一个洞口，那以后，你们就要靠自己了。”

“谢谢你们，但，你们确认有一条路能够进入山腹？”

“是的，不过那条路不好走……在那里巡逻的兽人从不会落单。”

“你这是什么意思？”弗斯塔德冲口问道。

罗姆就像刚才弗斯塔德那样，给了这个高个子矮人一个天真无知的微笑：“你没有听说过他们有龙吗？”

克拉苏斯的密室入口位于一小片古老的森林中，这片森林甚至比巨龙还要古老。建造这座密室的是一名精灵，后来它又被一名人类法师占据。在它被荒废许久之后，克拉苏斯将它占为己有。克拉苏斯感觉到了潜藏在这座密室下方的能量，并且曾经汲取过这种能量几次。但当他在自己的秘密基地最偏僻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道秘门时，这位龙族法师也大吃了一惊。这道门通向一个闪闪发光的池塘，池塘的底部正中心镶嵌着一颗金色的宝石。

每次来到这座池塘旁边，克拉苏斯的心中都充满敬畏。对于龙族来说，这种心情是非常罕见的。这里的魔法让克拉苏斯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人类学徒，刚刚开始演示自己的第一个咒语。克拉苏斯知道，自己对于这座池塘中蕴藏的潜能只是略知皮毛，但这已经让他心生警惕。他开始禁止自己汲取更多能量，贪婪于魔法力量的人最终总是会被魔法力量吞噬——这句话绝对千真万确。

当然，死亡之翼迄今为止都能够躲避这种命运。

尽管位于深深的地下，这一潭水中却还有生命，或者至少是类似于生命的东西。尽管这个池塘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水体都更加清澈，但克拉苏斯无论如何也无法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池水中四处乱窜的那些细小的东西上，尤其是在那颗宝石附近。有时候，克拉苏斯坚信那些东西只是闪光的银色小鱼，但红龙法师偶尔也会相信自己看到了手臂、人类躯干，甚至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还看到了腿。

今天，克拉苏斯没有关注水池中的这些生物。他和梦境守护者的会面给了他些许希望，但克拉苏斯知道，他不能完全指望这一点希望。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依然只能依靠自己。

正因为如此，克拉苏斯才会来到这里。这座池塘有许多神奇的能力。根据克拉苏斯的了解，它似乎能够让喝下池水的人恢复活力，并将这种效果至少保持一段时间。克拉苏斯使用剧毒才到达了伊瑟拉藏身的领域，这也让他几乎精疲力尽。他只希望如果严峻的情况需要他迅速采取行动，自己能有能力及时做出反应。

法师弯下腰，伸出一只手，舀起一点池水。他第一次尝试啜饮池水的时候曾经用杯子舀水，却发现这个池塘排斥一切非生命的造物。克拉苏斯俯下身——他希望从自己手掌中漏出的水滴都会落回到池塘里。这些年中，他对于这座池塘的敬畏之心越发强烈。

就在他喝下池水的时候，池塘表面的一丝涟漪吸引了他的目光。克拉苏斯看向水面，那里本该是他自己的倒影，但他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罗宁年轻的面容正凝视着他……这是克拉苏斯的第一个想法。随后他便意识到，他的棋子闭着眼睛，头轻轻歪在身侧……就好像死了一般。

罗宁的脸庞对面出现了一只粗大的绿色手掌，是兽人的手。

克拉苏斯下意识地将手伸进池水中，想拽开那只邪恶的手，但他只是拨散了水中的画面。当涟漪最终平静下去，他只能再一次看到自己的倒影。

“生命之母啊……”这个池塘以前从没有展现这样的能力，为什么现在要让他看到？

直到此时，克拉苏斯才想起伊瑟拉在分别时对他说的话：不要低估那些被你认为只是棋子的人……

梦境守护者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现在他会看到罗宁的脸？从这位大法师刚刚瞥到的情况判断，他的年轻随从或者是被俘了，或者是被兽人杀死了。如果是这样，那么罗宁对于克拉苏斯就已经没有价值了——尽管这名年轻法师显然已经到达了兽人的高山堡垒，其实只要这样，他就已经完成了派遣他的这位大法师真正为他设计的任务。

再加上克拉苏斯有意让格瑞姆巴托的兽人在过去数个月中发现的各种线索，红龙法师希望能够以此来惊扰格瑞姆巴托的指挥官，让那些兽人以为联盟会从西方悄然发动另外一场进攻。现在那座高山堡垒中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兽人部队，但那里真正的战力是红龙……但那些龙每个星期的数量都在减少。对于这些驻守高山的兽人来说，更加糟糕的是他们所剩无几的龙却不得不被越发频繁地派往北方支援部落主力，这让格瑞姆巴托几乎无力自保。如果现在有一支规模相当于丹奥加兹附近联盟大军的军队向格瑞姆巴托直接发动突击，就算

是占据高山地形严密防守的兽人也只能全军覆没。那样的话，部落就再没有可能培育更多巨龙来支撑这场战争了。

没有了更多的龙与北方的联盟主力作战，残存的部落势力只能在持续不断的鏖战中消耗殆尽。

如果不是联盟的领导者们缺乏合作诚意，联盟早就应该组织这样一支军队，从西方突击格瑞姆巴托了。但君王们全都认为卡兹莫丹被攻陷是迟早的事情，不需要冒险进行这种攻击。克拉苏斯无法相信联盟竟然不愿使用这种双头攻势彻底剪除兽人对这个世界的威胁，这只能再一次证明，这些年轻种族是多么短视和狭隘。他曾经尝试说服肯瑞托推动达拉然的那些邻国采取这种行动，但随着法师们对于泰瑞纳斯国王影响力的减弱，肯瑞托的其他议员们都转而去竭力维持自己在联盟中的地位了。

于是，克拉苏斯在绝望中决定冒险施展一次骗术。他要利用兽人指挥官的阴险狡诈和偏执的恐惧感，让他们相信联盟的确会发动这场进攻，让他们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能够证明红龙法师和他的间谍所传播的谣言，逼迫他们采取不可思议的行动。

他们肯定会放弃他们的高山堡垒，将受到严密监押的阿莱克丝塔萨和红龙幼雏向北方迁移。

这个计划最初只是克拉苏斯的狂想，但事态的发展让克拉苏斯也不由得感到惊愕。格瑞姆巴托的最高指挥官，那个名叫耐克鲁斯·碎颅者的兽人最近愈发坚信格瑞姆巴托的平安时日已经屈指可数。红龙法师散播的可怕谣言已经生根发芽，甚至超出了克拉苏斯的预期。

而现在……现在那些兽人又有了罗宁作为证据。那名年轻法师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他让耐克鲁斯看到了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垒能够被轻易渗透，尤其无法阻挡拥有魔法的人类。现在那名兽人指挥官肯定要下达放弃格瑞姆巴托的命令了。

是的，罗宁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克拉苏斯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如此利用了这个人类。

如果他挚爱的女王发现了事实，将会如何看待他？在所有龙族中，阿莱克丝塔萨对于那些弱小的种族最为关注。她曾经说，他们是未来的孩子。

“只能如此。”克拉苏斯悄声说道。

不管水池中的幻象是不是要提醒克拉苏斯不应忘记自己的棋子，它已经激发了这名法师的好奇。克拉苏斯必须知道更多。

克拉苏斯俯身到水池前，闭起眼睛，集中精神。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曾联络自己最有用的间谍了。如果那个人还活着，他肯定知道最近格瑞姆巴托到底发生了什么。红龙法师在脑海中描绘出他意欲与之交谈的那个人，将自己的意识伸展出去，用尽全力建立他们两个的联系。

“听我说……倾听我的声音……我们需要马上谈一谈……我们胜利的日子可能就要到来了，我耐心的朋友，自由和救赎的日子……听我说……罗姆……”

第十六章

“把他拽起来，”凶恶而粗重的声音说道。

有力的大手粗暴地抓住罗宁的上臂，将这名晕倒的法师提了起来。冷水被泼在他的脸上，让他一下子恢复了知觉。

“他的手。就是那一只。”一只手随之举起了罗宁的左臂。然后有人抓住他的手，捏紧他细小的手指……

罗宁在骨骼碎裂时尖叫了一声，猛然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在盯着一个相貌凶残的老兽人。多年征战在这个兽人的脸上留下了许多伤疤。看到这个人类受苦，老兽人的脸上没有任何愉悦的神色，只是显得有些不耐烦，仿佛他更希望此时能在别的地方处理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

“人类。”这个词从兽人口中说出，如同一声咒骂，“你还有一个活命的机会。你的同伙在哪里？”

“我没……”罗宁咳嗽了一阵，断指的剧痛不断向他的全身蔓延。“我只有一个人。”

“你把我当傻瓜吗？”兽人头领继续用粗重的声音说道，“你以为耐克鲁斯是傻瓜吗？你还有多少根手指头，嗯？”他拽起罗宁断指旁边的另一根手指，“你的身体里倒是有很多骨头。很多可以折断的骨头！”

罗宁强忍痛苦，飞速地思考着。他告诉兽人自己是孤身一人，但这个兽人并不满意。耐克鲁斯想要听到什么？会有一支军队攻击他的高山堡垒？这种消息会让他高兴吗？

当然，这样的消息会帮助罗宁活下来，直到他想办法逃出去。

罗宁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尽管自己已经有所提防，却还是被死亡之翼愚弄了。那头龙显然是打算让兽人发现他。但这是为什么？这简直就像耐克鲁斯希望得知会有许多敌人冲进他的堡垒一样不合理！

罗宁暂时还顾不上担忧死亡之翼的阴谋诡计。现在，身陷险境的法师先要保住自己的命。

“不！不……求你……其他人……我不确定他们在哪里……我们失散了……”

“失散了！我可不这么想！你是来找她的，对不对？你的目标是红龙女王！法师，这正是你的任务！我知道！”耐克鲁斯逼近罗宁，他呼出的热气几乎要让罗宁因为窒息而昏厥。“我的间谍听到了！你听到了，对不对，克里尔？”

“哦，是的，哦，是的，耐克鲁斯主人！我全都听到了！”

罗宁努力向兽人背后望去，但耐克鲁斯挡住了他的视线。不过那个间谍的声音已经向罗宁透露了不少情报。这个克里尔一定是他早先听到的那个说话的地精。

“我再对你说一遍，人类，你来到这里是为了那头龙，对不对？”

“我失散……”

耐克鲁斯狠狠一掌抽在罗宁的脸上，让罗宁的嘴角流下一道鲜血。“老实回答，不然下次就再拗断你的一根手指！你的任务是在你们的军队进攻格瑞姆巴托之前先解救那头龙！你希望现在的混乱能够帮助你，对不对？”

这一次，罗宁学乖了。“是……是的，这是我们的任务。”

“你说了‘我们’！你说了两次！”兽人头领得意地昂起头。受伤的法师这才注意到耐克鲁斯有一条假腿。怪不得这个残忍的兽人会负责培育巨龙，而不是加入前线战斗。

“明白了吗，强大的耐克鲁斯？格瑞姆巴托已经不再安全了，我光荣的指挥官！”地精用尖利的声音说道，“谁知道还有多少敌人躲藏在这里数不清的隧道中？谁知道联盟什么时候会向你们进军——而那头黑龙将会为联盟的军队带路！真可惜啊，你们的龙几乎都被派到丹奥加兹去了！剩下的这几头龙根本不足以让你守住这座山！最好让敌人根本不可能在这里找到我们，不要浪费掉这么多宝贵的……”

“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小浑蛋！”老兽人用一根粗大的手指戳着罗宁的胸口说道，“这家伙和他的同伙来得太晚了！人类，你们不可能得到那头龙和她的幼雏！耐克鲁斯早已做好了筹划！”

“我没有……”

又是一个耳光。法师脸上的刺痛让他暂时忘却断指的痛楚。“人类，你们能够占领格瑞姆巴托，好好享受这个地方吧！这座山会掩埋你们的尸骨！”

“耐克鲁斯……你必须……必须停止这种疯狂的行为！”

罗宁猛地抬起头。他认识这个声音，尽管在此之前他只听过这个声音一次。

法师周围的兽人也立刻对这个声音有所反应。他们全都转过了身，让法师也能够从他们之间的空隙里看到那头被铁链和铁钳牢牢锁住的朱红巨兽。阿莱克丝塔萨，伟大的红龙女王，几乎完全无法动弹。她的四肢、尾巴、翅膀和喉咙都被死死钉住。她能够张开自己巨大的双颚，但只能很吃力、很勉强地进食和说话。

这些俘虏她的怪物对她并不好。罗宁以前见过许多巨龙，尤其是红龙。那些龙的鳞甲上全都闪耀着一层金属光晕，阿莱克丝塔萨的鳞片却灰暗苍白，甚至有许多鳞片明显已经松动了。罗宁仔细端详这头龙的面孔，感受到了这位女王糟糕的身体状况。她的一双眼睛显得暗淡无光，流露出一种言语无法形容的疲惫。

这位女王遭受囚禁，还要被迫生育幼龙，供俘虏她的敌人训练成杀人工具，罗宁知道自己完全无法体会这种痛苦。那些蛋被从这里拿走以后，阿莱克丝塔萨很可能就再也无法见到它们了，她甚至可能还会为那些被她的后裔杀戮的生命而哀痛……

“我没有允许你说话，爬虫。”耐克鲁斯吼道。他伸手到腰间的口袋里，抓住了某种东西。

罗宁的皮肤涌过一阵刺麻感——一种惊人的魔法力量被释放出来。他不知道这个兽人做了什么，但巨龙女王已经发出充满痛苦的哀号，让耐克鲁斯以外的每一个人都不由得为之动容。

阿莱克丝塔萨却不顾自身的痛苦，继续说道：“你……你是在浪费力量和……和时间，耐克鲁斯！你是在进行一场已经……已经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女王呻吟着，终于闭上了眼睛。她的呼吸变得异常急促，显得又短又浅，良久之后才渐渐恢复正常。

“只有祖鲁希德能够命令我，爬虫，”独腿兽人喃喃地说道，“而他远在天边。”他的手离开了口袋。与此同时，罗宁察觉到的魔法力量突然消失了。

对于部落控制这头华丽巨兽的手段，罗宁听说过许多谣言，但没有一条与他刚刚见到的情景相符。很明显，那只口袋里有一件力量非凡的宝物或者装置。耐克鲁斯真的知道他使用的东西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潜能吗？如果能够任意操纵这股力量，他完全可以控制整个部落！

“我们需要找到其他敌人，”老兽人转向守在洞口的一名卫兵，“你是在哪里发现那名卫兵的尸体的？”

“第五层，第三隧道。”

耐克鲁斯紧皱起眉头。“在我们上面？”他审视着罗宁，仿佛在看一块生牛肉，“法师的伎俩！搜索从第五层向上的所有地方——不要一个人进入任何隧道！他们是从上面来的！”一丝狞笑慢慢在他横生獠牙的脸上扩散开来。“也许他们用的不是魔法！托尔古斯说他看见了狮鹫！一定是这样！在死亡之翼赶走托尔古斯之后，他们就溜进来了！”

“死亡之翼……死亡之翼不会帮助任何人……他的心里只有他自己！”阿莱克丝塔萨突然睁大了眼睛，高声说道。红龙女王的声音中几乎流露出恐惧。对此罗宁非常理解。有谁不害怕那个黑色的恶魔呢？

“但他现在和人类合作了。”耐克鲁斯坚持说道，“托尔古斯亲眼看见了！”他的手猛地拍在腰间的口袋上，“好了，也许我们也要准备好对付他！”

罗宁禁不住盯住了那只口袋，猜测藏在里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从那个模糊的形状判断，那应该是一枚大徽章或者是一只圆碟。它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力量，让耐克鲁斯有自信能够用它来对付那头身披坚甲的洪荒巨兽？

“你们想要得到龙……”耐克鲁斯再一次看着法师，“那就让龙来迎接你们吧……但你和那头黑龙不会高兴多久了，人类！”他朝洞口一挥手。“把他带走！”

“杀了他吗？”一名卫兵用热切而粗横的声音说道。

“先等等！也许……这个家伙还可以再审问一下！你知道要把他关到什么地方！我随后就来。我会确保他的法术也帮不了他！”

两名高大的兽人将罗宁向洞口拖去。罗宁觉得自己的两条胳膊几乎要被拽得脱臼，透过有些模糊的视野，他看到耐克鲁斯转向了另一个兽人。

“努力工作！马上把车装好！我来对付女王！我希望一切都能迅速准备好！”

耐克鲁斯从罗宁的视野中走过——另一个人影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那个被兽人称作克里尔的地精朝罗宁眨了眨眼，仿佛他们之间有一个秘密。法师张开口，那个面相歹毒的小东西摇了摇他大得过分的脑袋，微微一

笑。那个地精的两只手里紧紧攥着一样东西。人类法师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到那双手上。

克里尔将一只手稍稍掀开了一瞬间，让罗宁看到了他拿着的是什么。

死亡之翼的徽章。

两名卫兵将罗宁拽出了那座洞窟。现在这名身上带伤的法师知道了死亡之翼如何能够那样了解格瑞姆巴托。他也知道，无论耐克鲁斯在计划着什么，那个老兽人也和他一样，落入了死亡之翼的算计中。

精灵游侠非常熟悉森林和丘陵，但她不得不承认，在地下世界，她完全分不清两条隧道有什么差别。她天生的方向感也失去了作用——或者可能是因为她必须不断低头弯腰，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尽管巨魔时常也会使用这些隧道，但大部分隧道都是由矮人开凿出来的——那时候格瑞姆巴托周围还都是规模庞大复杂的矮人矿坑体系。所以罗姆、吉梅尔甚至弗斯塔德都能够毫无困难地在这些坑道中行动，但身材颀长的精灵在很多时间里只能弯着腰钻来钻去。现在温蕾萨的背和腿都痛得厉害，不过她只是咬紧了牙关，不愿意在这些坚强的战士面前表现出任何软弱的迹象。毕竟是温蕾萨自己坚持要来到这里。

不过她终于忍不住问道："我们是不是快到啦？"

"快了，很快就到了，"罗姆回答道。不幸的是，一阵子之前他也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洞口呢？"弗斯塔德嘟囔着，"它到底在哪里啊？"

"这条坑道曾经被用来运输我们挖掘出的黄金。你甚至可以在这里看到几条以前的矿车轨道，如果兽人没有把它们全部熔铸成武器的话。"

"那我们一直沿着这条坑道走过去，就能进去了？"

"是的，就算是轨道没了，你们也可以沿着这条旧路一直走进去。但他们安排了卫兵，所以真的要进去并不容易。"

温蕾萨仔细思考了一番，问道："你也提到了龙。他们在上面多远的地方？"

"我说的不是天空中的龙，温蕾萨女士，而是地上的龙。可以说，这才是麻烦的地方。"

"地上的龙？"弗斯塔德哼了一声。

“是啊，那些翅膀受伤，或者不受兽人信任，所以不允许升空的龙。它们都留在了大山的这一边。”

“地上的……”鹰巢山矮人嘟囔着，“那就会是另一种战斗了……”

罗姆突然停住脚步，朝前一指道：“就是这里了，温蕾萨女士！洞口！”

精灵游侠凝神细看，尽管她拥有非同寻常的夜视能力，却还是无法分辨出矮人所说的那个洞口。

弗斯塔德却显然看得很清楚。“太小了，只能挤进去。”

“是啊，对于兽人来说的确是太小。他们以为我们也没办法从这里进去，但这里还有一个窍门。”

温蕾萨还是什么都看不清，只能跟在矮人身后。直到他们似乎是走到了隧道尽头，她才发现一点光亮从上方渗透下来。温蕾萨又向那里靠近了一些，注意到一条刚刚能够让她的剑探过去的缝隙，但她的身子肯定钻不过去。

温蕾萨低头看着丘陵矮人的首领：“你说，钻过这里是有窍门的？”

“是的！窍门在于我们必须挪动这里的石块。它们是我们仔细摆放的，为的就是掩饰这个洞口，但从另一边是无法把石块搬走的！从那一边看的话，你只会觉得这些岩石都是一体的，无论兽人有多大力气，也不会愿意花时间来查看这些石块是不是够结实！”

“但他们知道你们在地下，对不对？”

罗姆的表情变得阴沉起来。“是的，不过因为有龙在，他们根本不害怕我们。这条路非常危险，这一点我必须向你们说清楚。这也是一直让我们感到气恼的事情，距离那些可憎的入侵者这么近，我们却无法消灭他们……”

不知为什么，温蕾萨感觉这位矮人头领没有把一切实情都说出口。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说的可能都是实话，但出于另外某种原因，他们一直都没有利用过这条路线。是不是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才会让矮人们有意远离这里，还是这个洞口的另一边真的有那么危险？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温蕾萨真的要冒这个险吗？

温蕾萨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不是为了罗宁，也是为了能够结束这场漫无尽头的战争。实际上，温蕾萨仍然希望能够看到那个法师还活着。

“我们开始吧。把石块移开是不是有固定的次序？”

罗姆眨眨眼。“精灵女士，你必须等到天黑！过早行动只会被敌人发现，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但我们不能等待那么久！”温蕾萨不知道从自己和弗斯塔德被巨魔俘虏至今又过了多长时间，不过至多应该只有几个小时。

“再过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可以了，温蕾萨女士！这一点时间并不值得你用生命冒险！”

已经这么晚了？游侠看向弗斯塔德。

“你昏迷了很长时间。”狮鹫骑士回答了精灵没有问出口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我以为你死了。”

精灵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好吧，我们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很好！”丘陵矮人的首领一拍双手，“我们可以趁这段时间吃东西和休息！”

温蕾萨本来紧张得根本没有想到饥饿，不过几分钟之后，她就非常感激地接受了吉梅尔给她的那一份食物。这些留在自己沦亡的家园坚持战斗的勇士们只能将极为有限的一点食物与这两个陌生人分享，但这已经让温蕾萨深深感受到了他们的善良和友情。如果这些矮人的心肠像那些巨魔一样冷硬，他们肯定会杀死这二人，然后掠走他们身上的财物。反正除了他们以外，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吉梅尔负责确保食物在所有人之间平均分配。罗姆在吃过自己那一份食物之后，慢慢向远处走去，他说他想要查探一下他们刚刚经过的那些岔路，看看那里是不是有巨魔活动的痕迹。

弗斯塔德狼吞虎咽地吃下了分得的一点食物，他似乎对那些肉干和果脯的味道很满意。温蕾萨则吃得索然无味。矮人对食物的品味在精灵和人类看来从来都是不敢恭维的。温蕾萨明白，矮人炮制肉食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其更便于保存，而且她也不得不赞叹竟然能有人在这样荒凉的土地上发现和培植水果。但她敏感的味蕾一直在向她提出抗议。不管怎样，这些食物可以填饱她的肚子，而且游侠明白现在自己需要补充体力。

吃过饭以后，温蕾萨站起身，向周围扫视了一圈。弗斯塔德和其他矮人都放松下来，但急躁的精灵想要走一走。想起自己的导师评价她太像一个人类，精灵不由得面色一沉。绝大多数精灵在自己生命的早期就已经摒弃了急躁的性情，但的确有一些精灵终生都无法摆脱这种情绪——这样的精灵通常生活在家乡以外的地方，或者接受外交任命，以族群的名义在外漂泊。也许，如果她能

够在这一次的任务中活下来，她就会从这样的道路中选择一条，甚至是前往达拉然。

让温蕾萨庆幸的是，这里的坑道要比她早先经过的那些坑道更高。精灵在这里只需要稍稍弯腰就可以了，甚至偶尔还能把身子站直。

前方某处传来一点模糊的声音，让温蕾萨猛地停住脚步。游侠这时才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走了很远，可能已经闯进巨魔的地盘了。她尽量放轻脚步，不发出一点声音，同时抽出佩剑，缓步向前挪了过去。

那个声音不像是巨魔的。实际上，她距离那声音越近，就越觉得自己认识那个说话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根本帮不上忙，大师！我可不觉得你会想要让他们知道你的事！”停顿片刻之后，他又说道，“是的，一位精灵游侠，一个大美人儿，就是她。”然后又是片刻的停顿。“另一个？一个来自于鹰巢山的野人。他说他的坐骑在巨魔俘虏他们的时候逃走了。”

温蕾萨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听到另一个人发出的声音，但她至少知道了在这里说话的是谁。一名丘陵矮人，而且是她已经很熟识的一个人。

罗姆。看来这名矮人首领所说的去巡视坑道岔路的话并不完全是真话，但罗姆到底在和谁交谈，为什么她听不到那个人的声音？这个矮人是不是疯了？他是在自言自语吗？

现在，罗姆除了向那名无声的对话者发出一声声短暂的应和之外，没有再说出任何话来。温蕾萨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悄悄朝矮人声音传来的那条坑道走去，将身子贴在坑道拐角，探出一点身子，用一只眼睛观察那个矮人。

矮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正低头盯着自己捧成杯装的双手，那双手中泛起了一点朱红色的光芒。温蕾萨凝聚眼神，想要看清他捧住的到底是什么。

费了一番力气，温蕾萨终于看出那是一枚小徽章，看上去中间有一颗宝石。即使不是像罗宁那样的法师，温蕾萨也知道，那东西是被赋予了魔法的宝物，具有特殊的力量，强大的精灵领主们也会使用这种简单的装置与同伴或者仆人联络。

那么，现在和罗姆谈话的是哪一位法师？矮人对魔法普遍没有什么好感，也不会亲近那些秘术的使用者。

如果罗姆和法师有联系，甚至在为这名法师效劳，那么他和他的伙伴为什么还会在这些隧道中流浪，让重新在天空下行走的希望只能是虚无缥缈的梦想？那位强大的法师肯定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什么？”罗姆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起来，“在哪里？”

随后，他以令人惊异的速度猛然抬起头，目光直视温蕾萨。

温蕾萨向后退去，但她知道自己的反应已经慢了一步。尽管周围一片漆黑，矮人首领还是看见她了。

“出来！”他喊道。就在温蕾萨犹豫的时候，罗姆又说道：“我知道是你，温蕾萨女士……”

看到已经没必要躲藏了，游侠便走进开阔地带。她没有将佩剑收回到鞘内，因为她无法确定罗姆是不是已经背叛了他的同胞，或者更有可能只是背叛了她。

她发现罗姆望向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失望。“我还以为已经走得足够远，能够避开精灵敏锐的耳朵了！为什么你要到这里来？”

“我没有别的意思，罗姆。我只是想要走一走。但你的行为却让我产生了很多疑问……”

“这和你没有关系吧，有吗？”

徽章中心的宝石短暂地闪耀了一下，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罗姆稍稍侧过头，仿佛又开始聆听那个并不存在的声音。如果真是这样，他显然不喜欢他听到的话语。

“你认为这样明智吗……好吧，就依你……”

温蕾萨握紧了剑柄。“你在和谁说话？”

让她感到惊讶的是，罗姆伸手将徽章递给她。“他要亲自告诉你。”温蕾萨没有接过徽章，矮人又说道，“他是朋友，不是敌人。”

精灵一手按剑，伸出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握住了那枚徽章。她预防着徽章会向她的体内注入电流或者焦灼的热量，但徽章是凉的，完全没有伤害她。

向你致以问候，温蕾萨·风行者。

这句话回荡在温蕾萨的脑海中，让她差一点失手将徽章掉落在地上。这个声音出现得如此突兀，而且说话的人竟然知道她的名字。她向罗姆瞥了一眼。矮人似乎是正在鼓励她说话。

你是谁？游侠在脑海中询问那个看不到的对话者。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温蕾萨又向矮人瞥了一眼。

“他有对你说话吗？”

“他在我的脑子里说话了。我也做了回应，但他没有再回应我。”

“你必须对着护身符说话！他会听到你的声音，就像你能感觉到他的想法。你要把这个当作是他在对你说话一样。”这名矮人如同老犬一样的脸上流露出歉意，“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它就是这样工作的……”

温蕾萨将视线转回到徽章上，又试了一次：“你是谁？”

——你已经从我寄给你的导师的信中认识了我。我是肯瑞托的克拉苏斯。

克拉苏斯？就是这位法师请求精灵们安排温蕾萨作为罗宁前往港口的向导。温蕾萨只知道，当她的导师们拆开他的信笺时，全都是一副肃然起敬的表情。在温蕾萨的记忆里，几乎没有人类能够让精灵领主如此尊重。

“我知道你的名字。你也是为罗宁安排任务的人。”

片刻的沉默。稍有判断力的人都能感觉到这其中蕴含的不安。

——我要为他的旅程负责。

“你知道他有可能被兽人俘虏？”

——是的。不过这不是有意的安排。

不是有意的安排？温蕾萨感觉到心头一阵无名火起。不是有意的安排？

——毕竟他的任务只是观察，仅此而已。

精灵早就不相信这种鬼话了。“在哪里观察？格瑞姆巴托的地牢吗？还是出于某个你没有说出口的原因，他应该和这些丘陵矮人会合？”

又是一阵沉默，无声的话语再次传来：情况远比这个更复杂，年轻人，而且正在变得更加复杂。比如你的出现就不是原先计划的一部分，你在港口时就应该返回了。

“我立下了一个誓言，我相信这个誓言不应该只局限在洛丹伦的海岸。”

在温蕾萨身边，罗姆满脸迷惑。现在他没办法与克拉苏斯交流，只能从温蕾萨的反应猜测法师到底说了些什么。

罗宁……很幸运，克拉苏斯终于有了回答。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温蕾萨气愤地说道。

克拉苏斯犹豫着沉默了片刻。为什么他会安排这次任务？他肯定不在乎罗宁到底会有怎样的遭遇。温蕾萨知道法师们的行事风格，无论人类还是精灵，法师们从不放过彼此利用的机会。让她惊讶的是，罗宁看上去非常聪明，却依旧落进克拉苏斯的圈套。

是的……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克拉苏斯显得更加犹豫了……我们就要看看能够用什么办法解救他。

克拉苏斯的回答让温蕾萨吃了一惊。她没想到这名法师会有这样的打算。

——温蕾萨·风行者，听我一言，因为对于大局的考虑，我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而罗宁的命运正是这些错误之一。你想要找到他，对不对？

“我要找到他。”

——即使他已身陷于这座兽人堡垒、巨龙盘踞之地？

“是的。”

——罗宁很幸运，能够有你这样一位同伴……我希望他此时能够保持幸运。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你进行这次危险重重的搜寻，当然，这一切危险仍然只能由你们来承受。

“当然，”精灵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回答道。

——请将护身符交给罗姆，我现在要和他说话。

温蕾萨不愿和这个陷害了罗宁的人多说些什么，立刻就将徽章还给了矮人。罗姆接过徽章，凝视上面的宝石，偶尔会点一点头。不过很明显，克拉苏斯对他说的话让他感到非常困扰。

终于，他向温蕾萨抬起头。“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样有必要……”

温蕾萨意识到矮人还是在和克拉苏斯说话。片刻之后，宝石的光芒暗淡了，罗姆神色黯然地将他的徽章递给精灵。

“为什么给我？”

“他想要你在这一路上带着它。给！他会亲自和你说的！”

温蕾萨接过徽章，克拉苏斯的声音立刻在她的脑海中响起。罗姆已经告诉你，我想让你带着它？

“是的，但我不想……”

——你想要找到罗宁吗？你想要救他吗？

“是的，但是……”

——我是你唯一的希望。

温蕾萨还想要和他争辩，但实际上，这名游侠明白自己需要克拉苏斯的帮助。只有弗斯塔德和她自己的话，他们胜利的机会实在是不大。

“好吧。我们要做什么？”

——将这枚徽章戴在你的脖子上，然后和罗姆回到其他人那里。我会指引你和你的矮人同伴进入那座山……前往你们最有可能找到罗宁的地方。

克拉苏斯没有将温蕾萨想要知道的事情全部告诉她，但这已经足够让温蕾萨同意与他合作了。温蕾萨将系住徽章的项链戴在自己的脖子上，让徽章落到自己胸前。

——你应该能够随时听到我说话，温蕾萨·风行者。

罗姆已经在往回走了。“来吧！我们是在浪费时间，精灵女士。”

温蕾萨跟上矮人。克拉苏斯还在向他说话。除非我许可，否则不要向别人提起这枚徽章。现在只有罗姆和吉梅尔知道我的存在。

“为什么要这样？”温蕾萨禁不住嘟囔着。

——为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精灵仍然不明白，但她没有再说话。她仍然不信任这位名叫克拉苏斯的法师，但她也没有别的选择。

也许克拉苏斯知道她的心情，便又向她说道：听我说，温蕾萨·风行者。你或许会认为，我要让你去做的事情会对你和你在乎的人不利，但你要信任我。你的前方充满了你无法理解的危险，那些危险是你一个人无法面对的。

你就都明白吗？温蕾萨心中想道。她知道，克拉苏斯听不见自己的问题。

离太阳落山还有一点时间，我必须去处理一件重要的事情。除非我给你消息，否则绝对不要离开隧道。暂时别过，温蕾萨·风行者。

不等温蕾萨再说些什么，克拉苏斯的声音已经消失了。精灵游侠低声咒骂了一句。她刚刚接受了这名可疑法师的帮助，现在就不得不服从他的命令了。温蕾萨一点也不喜欢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一个从远方安全的法师塔中进行遥控的法师，更不要说现在弗斯塔德的安危也全系于此。

更让温蕾萨感到忧心忡忡的是，这个将要决定她和矮人生死的法师正是那个将罗宁送上这趟疯狂旅程的人……看样子，他从一开始就打算让罗宁来送死。

第十七章

在被兽人押送去监牢的路上，罗宁再次陷入了昏迷。必须承认，押解他的卫兵在这件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殴打他，或者用力拧拽他的手臂。在罗宁昏过去的时候，断指的疼痛和他遭受的虐待相比已经不算什么了。

现在，这名法师终于醒了过来。一睁眼，他就仿佛看见了噩梦——一颗熊熊燃烧的髑髅正带着微笑，用两个黑色的眼窝恶狠狠地看着他。

被吓坏的法师本能地向后退避，想要躲开这副可怕的面容，但这做法只让他又承受了一番疼痛。罗宁这才发现自己的手腕和脚踝全都被紧紧铐住了。他又试了一次，仍然无法避开那近在眼前的恶魔。

但那个魔鬼没有动弹。罗宁慢慢压下心中的恐惧，仔细审视这个一动不动的怪物。它比人类高大魁梧很多，身体被喷出火焰的骨骼所包裹，如同披着一副盔甲。罗宁以为这个怪物在向他狞笑，也只是因为它脸上根本没有皮肉。火焰包裹着怪物的全身，罗宁却感觉不到热量。不过他怀疑如果这个燃烧的骷髅伸手碰自己一下，结果将会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罗宁不知该如何应对，便试着对这个怪物说道：“你是什……你是谁？”

没有回答。除了跳跃的火焰之外，这副可怕的骷髅一直纹丝不动。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还是没有反应。

法师心中的恐惧已经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小心谨慎。他牵扯着锁链尽力前倾，随后又试着前后摇晃自己的一条腿。怪物仍然没有反应，甚至没有朝他有动作的那条腿转一下头。

尽管这只怪物看上去很是恐怖，但罗宁越看越觉得它仿佛是一尊雕像。无论它的外表多么令人毛骨悚然，但罗宁知道它不是恶魔。罗宁曾经研究过魔像，却从没有亲眼见过那种造物，更不要说燃烧着火焰的魔像了。不过除此之外，罗宁也想不出其他的可能性。

法师皱起眉头，思考这尊魔像会有怎样的能力。实际上，他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找出答案……而且，他现在首要的任务是逃出去。

罗宁努力忽略掉身上的痛楚，开始轻轻移动还完整的手指，祈祷自己还能够施放出一个法术，除掉这个可怕的卫兵……

火焰魔像以令人惊异的敏捷伸出手，将罗宁已经残疾的手完全握进自己的骨架手掌中。

一股焦灼的火焰吞没了这个人类，但这火焰来自于罗宁体内，燃烧着他的灵魂，让他发出一声又一声悠长凄厉的尖叫，直到他再也发不出声音。

罗宁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头歪到了一侧。他在祈祷自己体内的火焰结束他的生命，将他彻底烧毁。

魔像挪开了它的手。

法师体内的火焰熄灭了。罗宁喘息着，吃力地抬起头，看着这名恐怖的看守。魔像也在盯着他，脸上还是那种带有嘲讽意味的怪诞笑容，对于刚刚对这名囚犯进行的残酷折磨完全无动于衷。

“你……你这该死的……”

魔像身后，一阵熟悉的奸笑声让法师脑后的头发都竖了起来。

“真淘气，真淘气啊！”那个尖细的声音开始说话，“玩火的话，肯定会被烧的！玩火的话，肯定会被烧的！”

罗宁将头转向一旁——一开始非常小心，看到骷髅看守没有反应，他才加大了动作的幅度。洞室的门口站着那个被耐克鲁斯称作克里尔的地精。罗宁知道，这个地精也在为死亡之翼工作。

罗宁立刻就注意到克里尔脖子上挂着的那枚黑宝石徽章。这个地精的傲慢自大让法师不由得感到惊诧，耐克鲁斯肯定会怀疑他的部下为什么要戴上罗宁的徽章。

克里尔注意到了法师的视线。“耐克鲁斯主人根本就没有看见你戴着它，人类。而且我们地精总是喜欢搜集各种小东西！”

实际情况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他也太忙了，没有时间管，对不对？”

“很聪明，人类，很聪明！就算是你告诉他，他也不会听的！可怜、可怜的耐克鲁斯主人的脑子里塞了许多东西！要知道，搬运巨龙和蛋可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对于克里尔的出现，魔像没有丝毫反应。对此罗宁并不奇怪。除非地精试图解救这名囚徒，否则它就不会理睬克里尔。

“所以，你是效忠于死亡之翼的……”

地精略微皱了一下眉。“我照他的吩咐做事……是的，已经很久很久……”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我已经实现了你的主人的目的，对不对？我完全被他愚弄了，是不是？”

不知为什么，克里尔的情绪再一次高涨起来。他满是利齿的嘴咧出一个更加欢快的微笑，同时回答道：“再没有比你更大的傻瓜了。愚弄你的可不只是黑龙本人，我也在让你给我干活儿，人类！”

罗宁几乎无法相信他的话。“我做了什么？我怎么在给你干活，地精？”

“一样的，一样的，就像死亡之翼一样。他以为地精很低级，只知道侍奉主人，自己没有半点主意！”克里尔的声音中流露出一阵苦涩，“但我已经侍奉够了，侍奉够了！”

罗宁皱起眉头。这个疯狂的小东西不会是认真的吧？“你想要背叛那头龙？你要怎么做？”

相貌古怪的地精兴奋地蹦跳起来。“可怜、可怜的耐克鲁斯主人现在状态很糟！龙要搬家，蛋要搬家，臭兽人要跑路啦！他没时间去想一想其他人想让他干什么！也许他原来还能思考一下，但现在联盟真的从西边入侵了，他没时间啦！必须行动！兽人只能这样，你明白吧！”

“你只是在说废话……”

“蠢货！”地精又大笑起来，“你给我带来了这个！”他高举起那枚徽章，装模作样地向罗宁皱起眉头。“死亡之翼主人以为它摔碎了！”

在囚徒法师的面前，克里尔开始拆卸徽章中心的宝石。没用多少工夫，宝石便掉落在地精细瘦的手掌中。他举起宝石，故意让罗宁看到。“有了它，就不会再有死亡之翼了……”

罗宁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会再有死亡之翼？你要用这块石头杀死他？”

“或者让他侍奉克里尔！是的，也许他应该侍奉我。”克里尔发出一声充满恶意的长叹，“……不用再奉承那条爬虫了！不用再当他的奴才了！为了这个，我已经努力计划了很久，是的，我等了又等，拼命寻找他最脆弱的时候，是的！”

大惑不解的法师禁不住问道：“但你要怎么做？”

克里尔朝牢房入口一指。“耐克鲁斯会让我有办法，尽管他自己不知道……还有这个！”他将黑色宝石抛向空中，又将它接住，“这是死亡之翼的一部分，人类！他用自己的魔法把他的一片鳞变成了宝石！一定是这样，这枚徽章才能有效用！你知道控制龙的一部分意味着什么吗？”

无数想法在罗宁的脑海中奔涌。他是不是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拥有那些巨龙的一部分就是掌握了他们的力量。’但这样的事情从没有发生过！你需要自己也拥有极为强大的魔法力量才能实现这种效果！你又怎么……”

法师突然爆发的激烈情绪让魔像有了反应。火焰骷髅张开残忍的双颚，再一次向罗宁伸出手。法师立刻一动也不敢动，甚至连呼吸都停止了。

火焰骷髅的手停在中途，但没有退回去。罗宁继续屏住呼吸，祈祷这个怪物能够恢复原样。

克里尔则幸灾乐祸地“咯咯”笑着。“你现在可真忙啊，人类！抱歉耽误你的时间啦！我只想找人说说我的荣耀——找个很快就要死掉的人，不是吗？”地精说罢就向牢门蹦跳过去，“我必须走了！耐克鲁斯还需要我的指导，是的，他需要！”

罗宁无法继续屏住呼吸了。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希望自己刚才的等待已经够久了。

他错了。

魔像朝他伸出手，一切关于那个小叛徒克里尔的想法都消失了，火焰再一次从体内吞没了罗宁。

天黑得很慢，但从某种角度来看，温蕾萨又感觉它黑得太快了。听从克拉苏斯的指挥，她没有将这枚徽章的事情告诉任何人，罗姆更是叮嘱她将徽章在自己的衣服里藏好。所以温蕾萨尽量用自己已经破烂不堪的旅行斗篷包裹住这枚徽章，只是任何人如果仔细查看，还能看到她脖子上的细链。

刚刚回到队伍中，罗姆就将吉梅尔拽到一旁，和他低声交谈起来。温蕾萨注意到那两个矮人一边说话，一边不时瞟她一眼。罗姆显然是在将克拉苏斯的决定告诉自己的副手。从吉梅尔失落的表情来看，他和他的首领一样不喜欢这种安排。

当穿过缝隙的最后一缕光线消失时，矮人们开始有条不紊地将岩石挪开。温蕾萨完全看不出这些岩石在搬运过程中有什么必须遵循的顺序，但矮人们显然非常谨慎而且固执。温蕾萨只好退到一旁，竭力不让自己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

最后一块石头被挪开后，克拉苏斯的声音忽然回荡在温蕾萨的脑海中。奇怪的是，这声音听起来显得相当憔悴。

——温蕾萨·风行者，道路……打开了吗？

温蕾萨不得不转过身，装作咳嗽的样子低声说道：“刚刚完成。”

那么你就能过去了。离开坑道以后，把徽章拿出来。这样我就能看到你们前方有什么。在你和鹰巢山矮人离开坑道之前，我不会再说话了。

温蕾萨转过身，看到弗斯塔德已经走到她身边。“准备好了吗，精灵女士？我看出来了，丘陵矮人想要尽快摆脱掉我们。”

罗姆已经站在了洞口。温蕾萨能够隐约看到他正不耐烦地挥着手，示意他们两个赶快爬出去。于是精灵游侠和狮鹫骑士迅速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努力加快脚步爬上被拓宽的洞口。游侠的脚滑了一下，但她立刻就稳住了身子。一阵阵清风正从她的头顶上方吹下来，召唤她继续前进。对于地底世界，她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她只希望能够在天空之下多走上一段路。

弗斯塔德首先到达了洞口顶端，他游侠伸出手，帮助她向上爬，这让温蕾萨轻松了许多。很快她就站到了弗斯塔德身边。

两个人一离开，下面的丘陵矮人立刻开始重新填堵洞口。就在温蕾萨眼前，洞口迅速地消失了。

“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弗斯塔德问道，“爬上那座山？”

他指了指面前山崖的山脚。即使在黑夜里，他们也能看出从山脚往上数百尺全都是陡峭的石壁。温蕾萨观察了半天也没能找到一个洞口，这不由得让她感到一阵疑惑，罗姆的话让她以为他们能够在这里找到通向山里的道路。

温蕾萨转过头去想要再找那个丘陵矮人询问，却发现身后的地洞几乎已经没有了任何痕迹。她跪倒下去，将一只耳朵贴到剩下的那个小缝隙里。但她没

有听见任何声音。

“原谅他们吧，精灵女士。他们已经躲回去了。”弗斯塔德的声音里流露出对他的丘陵远亲的蔑视。

精灵点点头，这才回忆起克拉苏斯的命令。于是她将那枚徽章从斗篷里拽了出来，把它放到自己胸前。温蕾萨只能期望这名法师能够在黑暗中视物，否则他也帮不了他们。

“那是什么？”弗斯塔德问道。

“它能帮助我们……希望如此。”克拉苏斯警告过温蕾萨不能将徽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但现在如果换作是那位法师自己，肯定也不会任由弗斯塔德凭空猜测。如果温蕾萨开始自言自语，这个矮人一定会以为她疯了。

一切都看得很清楚，法师的声音把温蕾萨吓了一跳，谢谢。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你好像被吓着了？”

“弗斯塔德，你知道是肯瑞托派遣罗宁来这里完成任务的吧？”

“是，我还知道，他真正要完成的肯定不是那个蠢任务，怎么了？”

“这个徽章就是那个选中并派遣罗宁的法师给我的，我相信罗宁真正要来完成的任务，至少需要他进入这座山。”

“为什么他要进去？”狮鹫骑士没有半点惊讶的样子。

“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至于说这枚徽章，他能够让那位名叫克拉苏斯的法师和我对话。”

“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听见。”

“很不幸，这正是它的工作原理。”

“标准的法师风格。”矮人的口气就和他评论他的丘陵远亲时一样。

你们最好马上行动起来，克拉苏斯说，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时间非常宝贵。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刚才你又像是被吓了一跳的样子！”

“我刚刚说过，你听不到他说话，但我可以。他想让我们马上出发。他说他能够为我们指路！”

“他能看见？”

“通过这块水晶。”

弗斯塔德走上前，伸出一根手指捅了捅那块宝石。“我以鹰巢山发誓，法师，如果你敢戏弄我们，我的灵魂会一直追杀你！我发誓！”

告诉这个矮人，我们的目标差不多。

温蕾萨将法师的话转述给弗斯塔德，矮人只好不太情愿地接受了她的解释。但温蕾萨在转述时也做了保留。克拉苏斯说他们的目标是“差不多”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有相同的目标。

尽管心中惴惴不安，温蕾萨还是遵从克拉苏斯的指示向前走去。她只能希望那位法师至少能够带他们进入山腹。一开始，法师的指点似乎很是无稽，精灵和矮人不得不沿着山脚绕来绕去，似乎浪费了许多时间。不过法师终于让他们走上了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不久之后，他们来到一个狭窄的洞口前。温蕾萨相信这肯定是进山的路了，否则她真的该向那个令人怀疑的向导抱怨上几句了。

这是一座旧矮人的矿洞，克拉苏斯说道，兽人们以为它是一条死路。

温蕾萨努力在黑暗中望向洞里问道：“为什么罗姆和他的人不利用这条路攻进去？”

因为他们一直在耐心地等待。

温蕾萨很想问问那些矮人在等待什么，但突然间，弗斯塔德抓住了她的手臂。

“听！”狮鹫骑士悄声说道，“有东西过来了！”

他们躲到了一块凸出的岩石后面。这个动作非常及时。一个恐怖的身影大步朝这个洞口走了过来，一路上不断发出低沉的嘶吼声。温蕾萨注意到那条巨龙不停地左右张望，查看着周围的状况，一双红色的眼珠在黑夜中烁烁放光。

“看来他们以前不使用这条道路是有原因的，”弗斯塔德喃喃地说道，“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那头龙忽然停顿了一瞬，然后朝两个人躲藏的地方望过来。

绝对不要出声。龙的耳朵非常敏锐。

精灵没有余暇回答这个晚了一步的提醒。她握紧剑柄，看着那头巨兽朝他们的藏身之地走近。这头龙不像死亡之翼那样巨大，但肯定能够一口把她和弗斯塔德吞进肚子。

一双翅膀突然在龙头后面伸展开来。精灵绝佳的视力让她在夜色中看到了一双畸形的翅膀，怪不得这头龙成为兽人的看门狗。

那么，驾驭这头龙的人又在哪里？兽人绝不会让龙单独行动，哪怕是遭受了诅咒、永远也不可能飞起来的龙。

一声喝令回答了温蕾萨的问题。巨兽身后的远处亮起一点飘浮的火光，一个高举火把的壮硕兽人慢慢地出现。兽人的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把几乎和温蕾萨一样长的巨剑。他向龙喊了些什么，声音中明显带着怒意。片刻之后，他又将自己的命令重复了一遍。

那头巨兽缓缓转身，不再注意两个人藏身的地方。温蕾萨屏住呼吸，希望那个兽人能快一点带走他的看门狗。

就在这时，徽章上的宝石突然闪耀起极其强烈的光彩，将周围一大片地方都照亮了。

“把它捂住！”弗斯塔德悄声说道。

游侠急忙伸手去捂徽章，但已经太晚了。这一次，不仅是龙转回了头，就连兽人都有了反应。他将火把和巨剑举在身前，向两名躲在岩石后面的闯入者走了过来。红色巨兽大步跟在兽人身后，等待着主人下达命令。

从你的脖子上把徽章取下来，克拉苏斯命令道，准备好把它朝那头龙扔过去。

“但……”

——照我说的去做。

温蕾萨迅速取下徽章握在手心，弗斯塔德朝自己的同伴瞥了一眼，但什么话都没有说。

兽人距离他们越来越近。只是那个大块头本身就很难对付了，再加上那头龙，精灵和矮人看起来是没什么希望了。

——让矮人走出去，暴露自己。

“他想让你走出去，弗斯塔德，”温蕾萨低声说道。她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将这种愚蠢的命令转达给矮人。

“我是应该走进那头龙的嘴里，还是躺在它面前，让它能轻松地把我嚼烂？”

——没时间了。

温蕾萨将法师的话重复了一遍。弗斯塔德眨眨眼，深吸一口气，又点了点头。然后，狮鹫骑士举起风暴战锤，绕过温蕾萨，走出了保护他们的岩石。

巨龙高声咆哮。兽人喷出粗重的鼻息，张开獠牙大口，露出期待的狞笑。

“矮人！”他吼叫着，“太好了！我正感到无聊呢！在你被查拉兹吃掉之前，你可以先让我好好运动一下！快一点，查拉兹已经饿了！”

“是你和你的那个跟班能让我好好运动一下，猪脸怪！我正觉得有一点冷呢！来吧，把你的脑袋打碎就能让我的骨头暖和一些了！”

兽人和巨兽一起向前冲过来。

把徽章朝那头龙扔过去。一定要落到他的嘴旁边。

这个命令显得如此荒谬，让温蕾萨一开始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然后她才意识到，克拉苏斯有可能通过徽章施放法术，一个至少能够让那头狂野巨兽瘫痪的法术。

把它掷出去，否则你的朋友就要没命了。

弗斯塔德！游侠跳出岩石，让兽人卫兵和他的宠物全都吃了一惊。温蕾萨看了兽人一眼，然后以非凡的精准将徽章掷到了巨龙的嘴边。

巨龙伸出头，以同样令人吃惊的准头叼住了徽章。

温蕾萨骂了一声。克拉苏斯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一件怪事发生了，一件让三名战士都愣在当场的事情。巨龙没有吞下徽章，也没有将它扔到一旁，而是呆立在原地，低垂着头。一团红光从它的口中爆发出来，但仿佛并没有对那头龙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

在三个人惊疑困惑的注视中，巨龙坐了下来。

兽人对这个场面不甚满意，咆哮着对巨龙下达命令。但龙仿佛完全没有听到他在喊些什么，反而像在凝神倾听远方传来的另一个声音。

“你的猎犬找到玩具啦，兽人！”弗斯塔德用嘲讽的语气说道，“看样子，你这次只能自己作战了！”

作为回应，那个獠牙武士将火把向前一戳，差一点把矮人的胡子点着。弗斯塔德咒骂了一声，挥起风暴战锤，差一点打断了兽人伸出的手臂，兽人也不甘示弱地刺出手中的巨剑回敬。

温蕾萨依然犹豫不决地站在一旁。她想要帮助弗斯塔德，却不知道那头龙是否会突然结束这种出神的状态，加入战斗。如果出了这种事，就必须有人准备好迎战那头巨兽。

矮人和他的对手打得正欢，火把和巨剑与风暴战锤斗了个旗鼓相当。兽人试图逼迫弗斯塔德后退，希望这个矮人被崎岖不平的山地绊倒。

精灵看了一眼巨龙。那头龙仍然微微倾斜地低垂着头，茫然地睁大眼睛，却仿佛什么都没有看到。

温蕾萨稳稳心神，不再关注巨龙，跑上前去支援弗斯塔德。如果巨龙会突然加入攻击，那到时再随机应变，精灵游侠不能看着自己的同伴被敌人杀死。

兽人察觉到了游侠的靠近。当温蕾萨举剑向他刺过去的时候，他也向精灵挥出火把。火焰从距离精灵只有几寸远的地方扫过，让她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

不过游侠的参战迫使兽人不得不进行双线战斗，在他企图用火烧伤精灵的时候，自己也露出了破绽。弗斯塔德不需要提醒，他瞅准机会，战锤猛然落下。

兽人发出一阵含混的喉音，几乎遮盖了骨骼碎裂的声音。巨剑从獠牙武士颤抖的手中落下。战锤打碎兽人的臂肘，让他的整条手臂都没有了用处。

残废的兽人受到剧痛和怒火的驱动，将火把捅到了弗斯塔德的胸口上。矮人踉跄着向后退去，竭力想要拍灭胡须和胸膛上的火焰。凶蛮的敌人想要再次进攻，却被精灵挡住了。

“小精灵！”兽人吼道，“我也烧了你！”

兽人握着火把的粗长手臂攻击范围超过了游侠，让温蕾萨不得不两次躲避扑面而来的烈火。她必须尽快结束这种劣势，不能让兽人抓住她防御上的漏洞。

当兽人再一次向她挥出火把的时候，温蕾萨不再攻击兽人，而是瞄准了火把。这意味着她要让火把靠近到很危险的地方。兽人狂野的脸上已经绽放出对这次攻击的期待。

然而精灵的剑尖刺入火把手柄，将它从满脸惊讶的兽人的指缝间挑了出来。温蕾萨没有想到这个举动如此成功，她乘胜追击，扑向前将火把挥向了兽人。

火焰击中了兽人的脸。兽人痛苦地咆哮着拨开火把，但伤害无处可避。他的眼睛、鼻子和上半张脸都被烧伤了。他什么都看不见了。

虽然心有不忍，但温蕾萨知道，她不能让这名卫兵发出更多声音了。于是她挥起长剑，割开盲眼兽人的喉咙，阻止了他由剧痛引发的呼吼。

“鹰巢山在上！”弗斯塔德喊道，“我还以为自己身上的火永远都无法扑灭了！”

精灵喘息着问道：“你……你……还好吗？”

“我正在为积蓄这么多年的胡须伤心欲绝。不过我会挺过来的！我们的那头大猎犬怎么样了？”

那头龙已经四肢着地趴伏下去，仿佛是要睡觉一样，徽章仍然留在它的嘴里。但在精灵和矮人的注视下，它轻轻地放下了徽章，然后看着这两个人，仿佛是在等待他们将这枚徽章收回去。

“它是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啊，精灵女士？”

“恐怕是吧……也许这就是那个法师造成的结果。”温蕾萨一边盯着那个对他们充满期待的巨兽，一边嘟囔着。

“你不会真的要过去把那东西捡起来吧，你会吗？”

“我别无选择。”

游侠一步步向那头龙靠近，它也在低头看着游侠。人们都说龙在黑暗中看不清楚，他们的嗅觉才更灵敏。但它如果在这么近的距离发动攻击，温蕾萨无论如何也逃不掉。

精灵游侠用斗篷边缘包住徽章，将它轻轻捡起来。长时间在龙嘴中停留后，徽章上沾了不少龙的唾液，精灵有些厌恶地将它在地上蹭了蹭。

红宝石突然闪耀起光芒。

克拉苏斯毫无情绪的声音响起，道路已经安全了，你们最好在其他人到来之前快些行动。

“你对这个怪物做了什么？”温蕾萨喃喃地问道。

我和他说话。他现在明白了。快一点儿，很快又会有其他人来了。

这头龙明白了？温蕾萨想要继续追问，却知道现在这位法师无法给她一个满意的答案。不过，克拉苏斯的确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情。对此温蕾萨必须表示感谢。

温蕾萨将细链重新戴在脖子上，让徽章挂到自己胸前。然后她对弗斯塔德说：“我们要行动了。”

矮人又看了一眼那头龙，摇摇头，跟在温蕾萨身后。

克拉苏斯果然言而有信。他引导他们走过这座废弃的矿坑，经由一条温蕾萨完全没有想到的通路到达了山中堡垒。途中，精灵和矮人不得不爬过一条窄小危险的隧道，不过最终他们进入了上层一座相当宽敞的洞穴里。

这座洞穴充满了忙碌的兽人。

他们两个蹲伏在一道从洞壁凸出来的岩台上，看着那些令人生畏的武士将各种物资装上大车。山洞一侧有一名驭手牵过来一头幼龙，另一名驭手看上去则像是要马上出发的样子。

“看起来，他们好像在搬家！”

温蕾萨也有同样的看法。她向前探过身，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

——奏效了……

克拉苏斯在说话。不过温蕾萨能从他的声音中听出来，他只是在自言自语。很有可能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把心中的想法说出了口。难道是这位法师在引诱兽人离开格瑞姆巴托？尽管对克拉苏斯制伏龙的那一招感到十分惊讶，但温蕾萨还是不太敢相信那位法师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那头准备起飞的龙已经在向这座大洞通向外界的出口移动，它的驭手在它身上绑好鞍韂，做好了飞行的准备。不过这头龙显然不是要投入战斗，它的背上绑了不少货物。

温蕾萨将身子靠回到岩壁上，心中暗自思考。从很多方面来讲，兽人抛弃格瑞姆巴托对于联盟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但这其中也有很多地方让人疑虑和担忧。如果兽人要离开了，那么罗宁又是什么状况？他们肯定不会费力带上一个敌人的法师。

他们真的要把所有龙都运走？

温蕾萨等待着克拉苏斯告诉她下一步该怎么做。但那位法师却怪异地陷入了沉默。温蕾萨向周围扫了一眼，想要确定从哪一条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被囚禁的罗宁……她一直都不愿相信罗宁已经遇害了。

弗斯塔德伸手按住她的肩膀。“下面！看到他了吗？”

温蕾萨顺着矮人的视线望过去，看到了那个地精。那个家伙正沿着另一条洞壁上的凸出岩台快步飞奔，朝他们左侧远处的一个洞口跑去。

“那是克里尔！一定是他！”

精灵对此也相当确定。“看样子，他很清楚这里的道路！”

“是啊！所以他会才会把我们引到他的同伙的圈套里，那些巨魔！”

但为什么这个地精不让兽人捉住他们？为什么要让巨魔杀死他们？兽人肯定会先对他们两个进行审问。

温蕾萨不打算再这样胡思乱想下去了。她有了一个主意。“克拉苏斯！你能不能带我们去下面那个地精要去的地方？”

她的脑海中没有出现声音。

“克拉苏斯？”

“出什么事了？”

“那个法师没有回应。”

弗斯塔德哼了一声。“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目前看来是这样。”温蕾萨站起身，“那边的岩台，沿着它应该就能到达我们想去的地方。兽人堡垒的隧道应该是相互连通的。”

“所以我们不必再听那个法师的唠叨了。很好，我更喜欢这样。”

温蕾萨严肃地点点头。“是的，我们不必再听那个法师的唠叨了——但我们不能放过我们的小朋友克里尔。”

第十八章

太慢了。他们的速度太慢了。

耐克鲁斯怒气冲冲地将一个苦工向前推了一把，催促这个没用的低级兽人加快工作速度。那个兽人瑟缩地向他鞠了一躬，匆忙地扛着肩上的担子跑开了。

这些低级兽人除了干苦工之外没有任何用处，现在耐克鲁斯却觉得他们连干苦工都不够效率。为了能够在黎明时分完成一切工作，他不得不命令所有战士都和这些苦工一同干活。耐克鲁斯本来计划在深夜出发，但这已经不可能了，他也不希望再耽搁一天。毫无疑问，在这里逗留的每一天都会缩短入侵敌军和他们的距离。他派出的斥候仍然坚称没有发现任何敌人的痕迹，更不要说成建制的军队了。但那些瞎子根本看不见事实，海岸边不仅出现了乘狮鹫而来的联盟战士，一名法师甚至已经找到路径潜入山中。最可怕的是，现在敌人也有了巨龙。斥候看不到绝不意味着那些人类和他们的盟军没有靠近格瑞姆巴托。

瘸腿老兽人一直忙着让这些愚钝的部下加快工作速度，甚至没有察觉到他的首席驯龙手已经来到他身边。直到他听到一阵略显尴尬的咳嗽声，才转回了头。

“说话，布洛加斯！你为什么要像那些可怜虫一样偷偷摸摸地靠近？”

这个比耐克鲁斯稍矮，也更年轻一些的兽人面色凝重，双眉紧皱，一对獠牙仿佛都垂了下来，让他脸上的阴影显得更重了。“那头公龙……耐克鲁斯，我觉得他就要死了！”

又是坏消息，而且可能是最糟糕的消息！“我去看看！”

他们尽量加快脚步。布洛加斯小心地保持着合适的步幅，以免让他的瘸腿指挥官感到难堪，不过耐克鲁斯现在脑子里有很多重要的问题。为了继续繁衍红龙，他同时需要雌龙和雄龙。只要少了一头龙，他就什么都得不到……祖鲁希德不会喜欢这种结果。

他们终于来到了那头最老的，也是阿莱克丝塔萨唯一存活伴侣的囚室。泰兰纳斯特拉兹要比其他任何巨龙都更加庞大壮丽，耐克鲁斯甚至听说这头红色老龙的体形和力量甚至能够与死亡之翼相匹敌，尽管那只是一个传说。不管怎样，这头充满了整座洞室的女王配偶看上去还是那样辉煌灿烂，以至于兽人指挥官一开始还无法相信这样一头巨兽真的是病了。

但是当他听到这头龙不稳定的呼吸时，他知道了真实情况。这头被人们称作泰兰的巨龙在过去的一年中癫痫发作了数次。耐克鲁斯曾经以为龙的寿命是无尽的，只可能在战斗中被杀死。但随着和龙的接触越来越多，他发现龙的确还有别的限制，比如疾病。某种恶疾正在泰兰的身体内部打击这头庄严的巨兽，其效果缓慢却致命。

“他这种样子已经有多久了？”

布洛加斯咽了一口唾沫。“从昨晚开始。情况一直在反复……但一两个小时以前，他看起来好些了！”

耐克鲁斯猛地向他的驯龙手转过身。“蠢货！你应该早点儿告诉我！”

老兽人几乎要一拳打在这名部下的脸上。但他也知道，就算布洛加斯提前告诉他也无济于事。他早就意识到自己要失去这头老龙了，只是一直不想承认。

“我们该怎么办，耐克鲁斯？祖鲁希德一定会非常生气！我们的脑袋都会被插到杆子上去！”

耐克鲁斯皱了皱眉，他也在想象这种可怕的情景……当然，他一点也不喜欢这种事。“我们没有选择！准备好带走他！他要跟我们走，无论是死还是活！让祖鲁希德来做决定好了！”

“但是，耐克鲁斯……”

独腿兽人终于挥拳打了他的部下。“就知道拍马屁的蠢货！服从命令！”

布洛加斯顺从地点点头，快步跑开了。毫无疑问，他会去敲打那些低级驯龙手，催赶他们去完成耐克鲁斯的命令。是的，泰兰会和兽人们一起走，无论他是否还有呼吸。至少，他可以被当作诱饵……

耐克鲁斯向前迈出一步，仔细审视这头巨龙。他斑驳的鳞甲，忽短忽长的呼吸，僵直的身躯……没错，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耐克鲁斯……”巨龙女王的声音突然响起，“耐克鲁斯……我嗅到你就在这里……”

身材依然魁梧的老兽人竭力不去思考泰兰的死亡对于他的族群将意味着什么，他向红龙女王的洞室走去。就像以往一样，他将手伸进腰间的口袋里，握住恶魔之魂，以防万一。

透过两只狭长的眼睛，阿莱克丝塔萨看着兽人走进来。红龙女王的情况看起来也很不好，但耐克鲁斯拒绝相信自己也会失去她。现在阿莱克丝塔萨的糟糕样子更有可能是因为她已经知道她最后的配偶很快就要死了。耐克鲁斯真希望女王的另外两个配偶中至少有一个能活下来。他们比泰兰更年轻，生命力也更强。

“怎么了，女王？”

“耐克鲁斯，为什么你要坚持做这种疯狂的事情？”

老兽人哼了一声。“你想要和我说的就是这个吗，母龙？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空回答你的蠢问题！”

女王哼了一声。“你的一切努力只会将你引向死亡。你本来有机会拯救你自己和你的族人，但你却对此视而不见！”

“我们不是懦夫，不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那种从背后刺人的渣滓！龙喉氏族会血战到底，即使最后流光的是我们自己的血！”

“想要逃到北方去吗？这就是你血战到底的方式？”

耐克鲁斯·碎颅者拿出恶魔之魂，“有些东西就算是你也不知道，老家伙！有时候，暂时的转移是为了更好的战斗！”

阿莱克丝塔萨叹了口气。“无论我说什么你也不会罢手，对不对，耐克鲁斯？”

“你终于明白了。”

“那么，告诉我，你在泰兰的房间里干什么？他的病情如何了？”这头巨龙的眼神和声音中都充满了对自己伴侣的关切。

“没有什么需要你担心的，女王！最好还是想想你自己吧。我们很快就要来搬你走了。要听话，这样你的痛苦就会少很多……”

说完这一句，耐克鲁斯便将恶魔之魂放回到口袋里，转身离开。巨龙女王再一次呼喊他的名字，她仍然想知道自己伴侣的健康状况，但耐克鲁斯已经没有时间来担心龙了——至少没时间再担心红色的龙了。

尽管联盟侵略军很可能一时还不会到达格瑞姆巴托，但兽人指挥官很清楚，现在还有一个怪物随时可能来到这里，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死亡之翼迟早会来。也许到了明天早晨，那头黑色巨兽就会攻进这座堡垒——只为了一件事。

阿莱克丝塔萨……黑龙一定会来找他的仇敌。

“就让他们都来吧！”兽人自言自语地恨恨说道，“全都来吧！只要那个黑家伙第一个来就好……”他拍了拍装有恶魔之魂的口袋，“……然后死亡之翼就能替我完成剩下的工作了！”

罗宁恢复了意识，只是这意识一开始还很模糊。虽然感觉身体虚弱不堪，法师还是立刻绷紧肌肉，保持身体没有半点移动。他清楚地记得刚刚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不想再次因为魔像让自己人事不省了——他很担心这一次自己再也无法醒转回来。

随着体力渐渐恢复，被俘的法师小心地睁开了眼睛。

火焰魔像已经不见了。

罗宁惊讶地抬起头，瞪大了眼睛。

他刚一有动作，面前的空气中就突然出现了成百上千粒小火球。这些火球盘旋着，迅速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人形的轮廓。只一个瞬息，这个轮廓就清晰起来。

高大的魔像再次爆发出怪异而刺眼的光芒。

罗宁想到了最坏的状况，他在魔像成型的同时就低下头，紧闭起双眼，准备咬牙承受这个魔法生物恐怖的碰触……他等了又等，终于，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法师小心翼翼地将一只眼睛睁开一道缝隙。

魔像又消失了。

原来如此。即使他有时看不到那个魔像，罗宁也一直处于对方的监视之下。耐克鲁斯显然在和他玩一场游戏，或者最后这个把戏是克里尔安排的。法师心中的希望冷却了下去。

这样也罢。毕竟他也曾打算用死亡来消弭自己的负罪感，补偿那些因他而死的人。

罗宁躺在地上，什么都不能做，他没再在意时间的流逝，也没去聆听兽人准备撤离时发出的各种嘈杂声音。耐克鲁斯随时可能会回来，也许会将他押去别处，或者更有可能最后再审问他一次然后将他处决。

罗宁对此无能为力。

疲倦感袭来，他再次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深沉的睡眠中。罗宁梦到了许多东西——龙、食尸鬼、矮人……还有温蕾萨。那位精灵在梦中抚平了他的哀苦和悲戚。他和温蕾萨结识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但那个女孩却越来越频繁地在他的心中显现。如果换作另一段时间，另一个地方，也许他能够和那个女孩有多一点交往。

精灵温蕾萨变成了他梦的中心，罗宁甚至能够听到她的声音。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罗宁的名字，一开始充满了期盼，久久得不到回应，她的声音变得愈发急迫起来……

“罗宁！”她的声音非常遥远，如同耳语般细微，却又不像梦那样虚幻。

“罗宁！”这一次，她的喊声真的将罗宁从梦中惊醒，把他从沉睡中拽了回来。起初罗宁还在下意识地挣扎，不愿意回到现实的牢房去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他没有回答……”另一个声音在嘟囔，和温蕾萨轻柔动听的嗓音完全不同。法师依稀认得这个声音，而这也让他更加接近清醒。

“也许他们用了别的办法困住了他，所以只需要再给他拴上一根铁链就可以，连牢门都不用锁。”精灵回应着那个声音，“看样子，你说得没有错……”

“我不会对你说谎，仁慈的女士！我不会对你说谎的！”

最后这个尖利的声音起到了前两个声音完全没有起到的效果。罗宁一下子把残存的睡意扔到一旁……他甚至差一点大声喊起来。

“我们赶快把他叫醒。”矮人弗斯塔德嘟囔了一句。随后的脚步声让法师知道，矮人和其他人向他走了过来。

他睁开眼睛。

温蕾萨和弗斯塔德进入了囚室，精灵手握佩剑，娇美的脸上充满了担忧。罗宁发现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枚徽章，和死亡之翼给他的那一枚几乎完全一样，只是这一枚的正中心镶嵌的宝石呈现出朱红色泽，而不是和那头巨兽的险恶灵魂一样的黑色。

精灵身边的矮人将风暴战锤扛在背上，手中拿着一把长匕首，匕首尖正顶着那个诡诈的克里尔的喉咙。

看到他们两个，尤其是温蕾萨，罗宁的心中又充满了希望。

在这支援救小队的身后，火焰魔像悄无声息地重新出现了。

“小心！”虚弱的法师喊道。他的声音已经因为之前太多次尖叫而变得沙哑了。

温蕾萨和弗斯塔德闪到两旁，躲开了火焰骷髅伸出的手。克里尔被矮人摔了出去，正撞在罗宁被铁链锁住的洞壁上。地精显然被岩石撞得很痛，厉声咒骂了一句。

弗斯塔德率先站立起来，将匕首朝魔像掷过去，然而那个傀儡完全没有在乎撞在自己骨骼盔甲上的匕首。于是矮人又拽出了战锤，挥向了非人的守卫，同时温蕾萨跳过来加入了战斗。

罗宁全身仍然软弱无力，只能看着两名同伴奋力战斗，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游侠和矮人从两侧朝他们的恶魔敌手攻了过去，试图逼迫这个魔像犯下致命的错误。

但罗宁怀疑他们用普通武器根本无法杀死这个怪物。

弗斯塔德的第一次锤击迫使怪物后退了一步，但他第二次挥出战锤的时候，被魔像抓住了战锤柄。狮鹫骑士陷入了与敌人的僵持，但魔像稍占上风，它一点点将矮人拉向了自己。

“手！”法师喊道，“小心它的手！”

燃烧着的手骨伸向了弗斯塔德。矮人在最后一刻放开了宝贵的战锤，翻身远离了敌人。

温蕾萨冲上前举剑就刺，但她的精灵利刃无法奈何魔像那一身恐怖的甲胄，轻易就被挡开了。魔像朝她转过身，将风暴战锤向她掷了过去。

游侠敏捷地跳到一旁，但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对抗魔像，而且没有任何手段能够防御这个怪物守卫的攻击。她找到了两次机会刺出佩剑，却在第二次进

攻的时候差一点丢掉自己的剑。魔像显然不惧怕锋刃武器，精灵每一次攻击时，它都会试图抓住对方的剑刃。

罗宁想到了自己牺牲的同伴……他再一次感到无能为力。

这一次的结果只会更加可怕。弗斯塔德站起身，向自己的战锤扑去。

鬼怪武士的双颚张大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一股恐怖的黑色火焰差一点吞没了弗斯塔德。幸好在最后一瞬，矮人成功地滚开，只有衣服被烧焦了。

挡在魔像面前的只剩下了温蕾萨。

挫败感撕扯着罗宁的内心。如果自己再不采取行动，温蕾萨也会死去。如果他继续这样无所作为，他们全都会死。

他必须先挣脱镣铐。饱受重创的法师凝聚起全部的力气，施展出一个法术。趁着魔像无暇他顾，罗宁终于有机会可以全力一试了。现在他只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成功了！锁住他手脚的镣铐被打开，顺着岩壁掉落下去。罗宁喘息着伸展开双臂，瞄准了火焰魔像……

罗宁的肩胛遭受了沉重的一击。随后是一股强悍的力量箍住他的喉咙，阻绝了他的呼吸。

“不听话，不听话的法师！你不知道你应该死掉吗？”

被克里尔勒住喉咙的罗宁完全惊呆了。他知道地精要比看上去强壮很多，但克里尔的力气简直让他难以置信。

“就是这样，人类……放弃吧……跪倒下来吧……”

罗宁差一点就这样做了。他在魔像手中遭受的折磨加上窒息的眩晕感，让他几乎无法继续坚持下去。但如果他倒下了，温蕾萨和弗斯塔德也会……

他集中起精神，将一只手伸向背后杀气腾腾的地精。

克里尔尖叫一声松开双手，跌落在地面。罗宁靠在墙上，用力喘息着，希望克里尔不会乘虚而入。

其实法师大可不必担心。被烧伤了手臂的地精从他身边跳开，嘴里不停地咒骂着：“下流的，下流的法师！诅咒你的魔法！我要把你丢给我在这里的朋

友，让你去感觉他温柔的手指！”

克里尔朝洞口跳去，向这些入侵者发出阴狠响亮的嘲笑。

正在与温蕾萨和矮人战斗的魔像突然停止动作，致命的目光转向逃走的克里尔，同时张大了双颚。

一股漆黑的烈火从骷髅口中喷出，彻底吞没了毫无防备的地精。

随着一声短促的哭喊，克里尔仿佛变成了一颗火球，几秒钟内，地面只留下了地精的灰烬，还有他腰间口袋里几乎熔化的徽章。

“他杀了那个小浑蛋！”弗斯塔德发出一声惊呼。

“随后就是我们了！”精灵提醒矮人，“我感觉不到热量，但我的剑已经快被它周身的火焰烧熔成一根铁棍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抵挡它下一次攻击！”

“是啊，如果能够拿回战锤，我还能继续战斗，但……小心！”

魔像朝洞顶喷出了火焰。狂暴的魔法火柱并不只是烤热了岩石，洞顶在凶猛的冲击下崩裂，巨大的碎石朝洞中的三个人落了下来。

温蕾萨被一块石头砸中，一下子栽倒在地上。雨点一般的乱石让弗斯塔德不得不从她身旁退开，罗宁更是无法向她靠近半步。

火焰魔像转向了倒地的精灵，再次张开双颚。

“不！”罗宁凝聚了全部意志，为温蕾萨撑起一个无比强大的魔法护盾。

黑色火焰击中了看不见的屏障……向魔像反弹了回去。

罗宁没有期待这个怪物自己的武器会对它造成伤害。但火焰将魔像层层包裹，如饥似渴地吞噬了它。魔像发出一声咆哮，那是一声邪恶的、恐怖无匹的咆哮。

巨大的怪物不停颤动，最终爆炸开来，在山洞中释放出飓风一般的能量。

残存的洞顶无法抵抗能量的冲击，完全崩塌下来，掩埋了这座监狱的守卫。

夜幕下，巨龙死亡之翼越过海面向东飞去。他正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飞往卡兹莫丹，确切来说，飞向格瑞姆巴托。黑龙自顾自地笑了笑。任何其他生物看到这一丝笑容，都会在极度惊恐中逃开，无论他们的心中曾经有怎样的勇气。死亡之翼为那些凡人安排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就在几个小时以前，他

刚刚收到了泰瑞纳斯的信件，上面详细写明了“普瑞斯托领主”将要在一个星期之后进行的加冕礼。同时，奥特兰克的新君主与洛丹伦年轻公主订婚的消息也将被公之于众。只等公主成年，他们就会完婚。那短短的几年等待，对于生命漫长的龙而言，不过是转瞬之间。到那时，他已经做好了毁灭人类的一切准备。人类之后是精灵和矮人，那两个丧失了活力的种族，也将像枯树的黄叶一样落于地下。

而死亡之翼将尽情享受未来的这段时光。不过，现在他要去解决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收获一份更加令他满意的成果。兽人们正准备放弃他们的山中堡垒。等到天亮的时候，他们的车队就会出发，前往部落在丹奥加兹最后的据点。

红龙们也会和他们同行。

兽人以为联盟会从西边向他们进攻，以为会有狮鹫骑士和法师袭击他们，还以为一头黑色巨龙正朝他们扑来。死亡之翼不打算让耐克鲁斯·碎颅者失望。黑龙从克里尔那里得知那个独腿兽人有着不为人知的打算，他很想看看那个愚蠢的小生物到底在计划着什么。他相信自己能够猜出来，但如果一个兽人能有一些不那么原始的想法，那应该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卡兹莫丹海岸线模糊的轮廓渐渐变得清晰。死亡之翼在黑暗中也一样拥有良好的视力，他稍稍转向，朝偏北的方向飞去。离日出还有几个小时，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到达计划中的落脚点。他将在那里等待，监视，选择正确的时刻。

改变未来的轨迹。

另一头龙也在全力疾飞。他已经有许多年不曾飞翔过了。无拘无束的飞行让他全身战栗，也提醒了他自己对于运用双翼已经变得多么生疏。

红龙考雷斯特拉兹，他已经伪装成法师克拉苏斯蛰伏得太久了。

如果现在是白天，这里的人们会看到天空飞过一头红色巨龙，它的体形比绝大多数龙族都更加庞大，仅仅略逊于五位守护巨龙。考雷斯特拉兹的身形颀长纤细，浑身覆盖灿烂的朱红鳞片。他年轻时一度被认为是族群中最英俊的一员，女王的目光也因此被他俘获。这头红色巨龙在战场上思维灵敏，行动迅捷，曾经是女王最强悍的卫士之一，始终捍卫着龙族的荣耀。在与这个世界的新生种族的交往中，他更是成为女王最重要的使者。

在他挚爱的女王阿莱克丝塔萨被俘之前的那一段漫长的岁月里，他已经成为法师克拉苏斯，只有在和他的女王密会的时候才会恢复真身。作为女王的年轻配偶，他并没有泰兰纳斯特拉兹的权威，但考雷斯特拉兹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女王心中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因此他愿意替女王分忧，自告奋勇融入那个最

有希望、也最变化多端的新种族——人类之中，指引这些幼小的智慧生灵逐渐走向成熟。

毫无疑问，阿莱克丝塔萨肯定以为他死了。当女王和红龙一族都被兽人俘虏之后，考雷斯特拉兹知道自己只有隐瞒真实身份，才能继续战斗下去。于是他完全成为克拉苏斯，帮助联盟在战争中对抗兽人——这种帮助人类杀戮自己同族的行为让他的心头都在滴血。但部落养育的那些幼龙对于龙族往日的荣耀一无所知，甚至无法活到摆脱嗜血的兽性，学习龙族智慧的时候。在引导精灵温蕾萨和矮人弗斯塔德进入格瑞姆巴托的途中，他幸运地和一头幼年红龙进行了意识交流，告诉了他必须做些什么，让那头龙平静了下来。那头幼龙倾听了他的声音，内心由此振作。这让他无比欣慰，至少还有一头龙又有了希望。

但他还有许多任务需要完成。于是，考雷斯特拉兹只能终止对那些凡人的帮助，让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继续前行。当他透过徽章看到兽人的大车，听到兽人军官的喝令时，便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终于有了效果。兽人已经吞下了他布置的诱饵，正要离开格瑞姆巴托。他们会将他心爱的阿莱克丝塔萨带入空旷地带——他可以在那里援救女王。

即使是这样，这个任务也绝对不简单。他需要缜密的谋划，需要精准的时间，当然，还需要绝对的运气。

死亡之翼还活着，并且肯定正在密谋摧毁洛丹伦联盟，这个新发现的可怕问题完全有可能破坏考雷斯特拉兹的全盘计划。但从他作为克拉苏斯时搜集的情报来看，死亡之翼似乎一心只是忙着玩弄联盟的政治阴谋，完全不再关心远方的兽人和曾经辉煌的红龙一族。不，死亡之翼有自己的棋局，各个王国只不过是他的棋子。如果不阻止他，他一定会在诸王国之间挑起战争，制造灾难。幸好这局棋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下完。所以考雷斯特拉兹现在还不必太担心洛丹伦以及其他地方的人类。他需要先解救自己的爱人，再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而，即使这头红龙能够暂时忽略自己所保护的那些地方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威胁，还有另外一件事在不停地折磨他的内心，让他不得安宁。罗宁，还有那两个去寻找他的凡人，他们信任法师克拉苏斯，并不知道对于红龙考雷斯特拉兹来说，援救女王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

负罪感重重地压在这头龙的心头。他不仅出卖了罗宁，还背弃了向精灵和矮人做出的承诺，在他们进入兽人堡垒的时候抛弃了他们。

罗宁很可能已经遇害，但也许他还有机会援救另外两个人。这头红色巨兽知道，除非为他们两个尽了全力，否则自己根本不可能专心进行解救女王的行动。

在卡兹莫丹西南端，距离铁炉堡只有几个小时路程的地方，考雷斯特拉兹在山脉中找到了一座隐蔽的山峰降落。他用了一点时间确定好方位，然后就闭

上眼睛，将意念投向罗姆交给温蕾萨的那枚徽章上。

也许那名精灵游侠以为镶嵌在徽章中央的只是一颗宝石，但实际上，那是巨龙的一部分。考雷斯特拉兹用魔法将自己的一片龙鳞塑造成宝石的模样。这片被施加魔法的龙鳞能够产生的作用足以令任何法师大吃一惊——如果他们懂得如何施展巨龙魔法。幸好几乎没有法师知道这件事，否则考雷斯特拉兹也不敢冒险制作这枚徽章。罗姆和精灵显然都认为这颗宝石的作用只是可以进行远距离通信，考雷斯特拉兹当然不打算纠正他们的错误。

山风呼啸，大片雪花堆积在这头巨兽的身上。考雷斯特拉兹收起双翼，笼罩住自己的头顶。他需要集中意识，风雪会对他造成干扰。根据之前透过徽章看到的情景，他在脑海中描绘出那个精灵的样貌。能够与温蕾萨合作让他感到很是高兴。考雷斯特拉兹对精灵很有好感，温蕾萨是一名很有能力的游侠，而且显然对罗宁有一份特别的关心。是的，也许温蕾萨还活着，她和那位来自于鹰巢山的矮人都还活着。

“温蕾萨·风行者……”他低声呼唤道，“温蕾萨·风行者！”考雷斯特拉兹闭起眼睛，试图感知徽章持有者的情况。但奇怪的是，他什么都看不见。他本应看到徽章前面的情况。难道温蕾萨又把徽章藏起来了？

“温蕾萨·风行者……发出一些声音，无论多小都可以，只要让我知道你在听。”

仍然没有任何回应。

“精灵！”红龙第一次几乎要失去镇定，“精灵！”

仍然没有回应，也没有影像。考雷斯特拉兹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徽章上，竭力捕捉任何可能的声音，哪怕是兽人的吼叫也可以。

什么都没有。

太晚了……他的良心发现来得太晚了。罗宁的救援者也在被他抛弃之后牺牲了。

作为克拉苏斯，他一直在利用罗宁的负罪感，利用那名法师在前一个任务中失去战友的阴影。罗宁因为负罪感而对他言听计从，但现在，他开始理解那名人类的感受了。阿莱克丝塔萨在提起那个年轻种族的时候，声音中总是充满了关怀，仿佛他们也是她的孩子。女王的这一份关怀之心也影响到了她的伴侣，所以克拉苏斯才会努力确保人类能够得到正确的发展。但女王被兽人俘虏的悲剧彻底动摇了考雷斯特拉兹所有认知的根基，让他忘记了女王的教诲……直到现在。

而他的醒悟对于那三个人而言还是太晚了。

“但对你来说还不算太晚，我的女王。”红龙喃喃地说道。如果他能够在这次任务中活下来，他会用自己的余生来弥补他对罗宁以及另外两个人犯下的错误。但现在，最重要的只有援救他的爱侣。阿莱克丝塔萨会理解的……他希望如此。

辉煌的红龙展开双翼，腾起在半空，一直向北方飞去。

去往格瑞姆巴托。

第十九章

耐克鲁斯·碎颅者从灾难现场转过身。他的脸色很难看，但他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耽误大局。

“法师已经完了……”他喃喃地说道，同时竭力不去思考那个人类到底施放了什么样的法术，竟然能够摧毁那个无可匹敌的魔像。这个法术显然非常强大，不仅夺走了那名法师的生命，还破坏了整片隧道。

“要把尸体挖出来吗？”另一个兽人战士问道。

“不。不必浪费时间。”耐克鲁斯伸手握住口袋里的恶魔之魂，想象着自己的计划完成时的情景。眼前的局势已经非常紧迫了。“我们现在就离开格瑞姆巴托。”

其他兽人跟随在他身后。他们都在为突然离开自己的堡垒而忐忑不安，但没有一个兽人想要继续留在这里——法师的法术让这片隧道变得不再牢固，它们很可能还会再次坍塌。

巨大的压力压迫着罗宁，让他觉得自己的颅骨随时都有可能裂开。他用了些力气，强迫自己睁开双眼，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压在自己的头上，又该如何将它移开。

罗宁将模糊的视线转向上方，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堆看不到边际的岩石——可能有一吨甚至更重——飘浮在他头顶上方大约一尺高的地方。岩石下面是一片暗淡的魔法辉光，那是他刚才施放的防护法术最后的痕迹，正是因为这个法术，他才没有被压成一团肉酱。

罗宁明白了，他头脑中的压力正是因为他还在努力维系这个救命的法术。但愈发强烈的疼痛正在警告这名被困住的法师，这个护盾每一秒钟都在衰弱下去。

罗宁动了动身子，想要让自己更舒服一些，减轻一点压力，却感觉有什么东西碰到了自己的后脑。罗宁以为那是一块小石头，小心地伸手想将那东西拿开。但是当他的手指碰到那东西时，他察觉到了魔法的痕迹。

好奇心让他暂时将注意力从上方的恐惧中转移过来，罗宁把那样东西拿到眼前细看。

一颗黑色的宝石。正是那颗曾经嵌在死亡之翼徽章上的石头。

罗宁皱起眉头。克里尔死的时候，这枚被烧变形的徽章掉落在地上。那以后，他就再没有注意过这颗宝石，只是专心要保护温蕾萨……

温蕾萨！精灵的面容一下子占据了罗宁的全部心神。她和那个矮人应该就在不远处，被护盾保护着，但是……

罗宁转过身子，想要查看一下周围。但他刚一动弹，脑海中的压力就成倍增加，上方的石块又落下了几寸。

与此同时，罗宁听到一声粗重的咒骂。

“弗……弗斯塔德？”罗宁惊讶地问道。

“是……”一段距离之外传来了回答，“我知道你还活着，法师，我们没有被压扁，但我已经开始担心你永远都不会醒过来了！你问得正是时候！”

“你们……温蕾萨还活着吗？”

“很难说。你的法术发出的光亮让我能够隐约看到她。但她离我太远了，我没法看清！我醒过来之后还没有听到她的声音！”

罗宁咬紧了牙关。她一定要活着。“弗斯塔德！你头顶上的石头有多高？”

矮人勇士发出一阵自嘲的笑声：“快蹭到我的鼻子了，人类，否则我早就爬过去查看她的状况了！我从没有想过自己在葬礼之后还能活着！”

法师没有理会矮人的最后那句话，从矮人的描述可以判断，法术距离他越远，力量就越弱。温蕾萨和弗斯塔德暂时都还能受到保护，可游侠头部可能受到重创，甚至可能已经遭受了致命一击。

但罗宁必须抱有希望。

“人类——如果这样提要求不算过分的话——你能想想办法吗？”

他到底能不能救出他们？他还有足够的力量吗？罗宁将黑色宝石放进衣袋。现在他需要将精力集中在最紧迫的事情上。“给我一点时间……”

“否则我还能做些什么？”

法师头部的压力还在以令人胆寒的速度持续增加。罗宁怀疑自己的护盾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但他必须坚持下去，同时还要尝试施放一个更加复杂的法术。

他残破的身体正在大声发出哀号，而他要尝试将他们三个传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该怎样施放这个法术？即使只是思考，也让罗宁感到疼痛。终于，罗宁想起了那段咒语。只是念诵这段咒语也需要让他的注意力离开防护法术，如果他耗用的时间太长……

我还能有什么选择？

“弗斯塔德，我现在要试一下……”

“那实在是太好了，人类！我觉得这些石头已经压在我的胸口上了！”

是的，罗宁也注意到了石块的变化。他必须快一点了。

他低声念诵咒语，汲取能量……

上方的岩石出现了不祥的移动。

罗宁用自己完好的一只手划出符号。

护盾崩塌了。无数吨岩石朝三个人掉落下来……

……下一瞬，罗宁发现自己仰躺着，面朝云霭覆盖的天空。

“达加斯的锤子啊！”弗斯塔德在他的身边喊道，“你一定要搞得这么紧张吗？”

尽管全身都痛楚不堪，罗宁还是强撑着坐了起来。寒风帮助他理清了混乱的思绪。他朝矮人看了过去。

弗斯塔德也坐了起来。这名狮鹫骑士的目光显得无比狂乱，只是这一次这种狂乱和战斗没有半点关系。他的面色煞白，罗宁从没有想过这位刚强的战士会有这副模样。

“我绝不，绝不，绝不再爬进隧道里了！从现在开始，我只属于天空！达加斯的锤子啊！”

法师也想说话，但另一边传来的呻吟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蹒跚着向匍匐在地上的温蕾萨走去。一开始，罗宁还在担心这呻吟声

只是他的幻想——游侠此时一动不动，不过温蕾萨很快又呻吟了一声。

“她还……她还活着，弗斯塔德！”

“是啊，她不是正在叫唤吗？当然是还活着！快点告诉我，她情况如何？”

“让我看看……”罗宁小心地将精灵转过来，查看她的面孔、头部、身体。温蕾萨的身上有一些挫伤，手臂上有血迹。不过除此之外，她的状况似乎不比她的两位同伴更差。

就在罗宁小心翼翼地将温蕾萨的头捧起来，审视她头顶上的一处瘀伤时，温蕾萨猛地睁开了眼睛。“罗……罗……”

“是的，是我。放轻松，你的头受了一点小伤。”

“我记……我记得……”游侠又闭上眼睛……突然间，她用力坐起身，瞪大眼睛，惊恐地张口呼喊，“石头！石头！石头砸下来了！”

“不！”罗宁抱住她，“不，温蕾萨！我们安全了！我们没有事……”

“但是山洞……”精灵的表情慢慢放松下来，“我们已经不在那个洞里了……那我们又在哪里，罗宁？我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你还记得挡住魔像火焰，救了我们的那个护盾吗？那个怪物自我毁灭之后，护盾没有消失，挡住了坍塌的山洞。当时那个法术已经削弱了很多，但还是帮我们挡住了落下的石块。”

“弗斯塔德！他……”

矮人来到精灵的身边，“他把我们三个都救了，精灵女士。只不过不知道把我们丢到了什么地方！”

罗宁眨眨眼，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他向周围扫视了一圈。积雪的山脊，凛冽的强风，越来越寒冷的空气，还有覆盖一切的不可思议的云雾……尽管在黑暗中看不了多远，但法师已经知道他们在哪里了。“我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弗斯塔德。我应该是把我们送到了这座山的顶峰。刚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包括那些兽人在内，都在我们脚下很远的地方。”

“这座山的顶峰？”温蕾萨把罗宁的话重复了一遍。

“是的，应该就是这样。”

“现在我看你们越来越清楚了，恐怕这意味着天就要亮了。”罗宁又变得严肃起来，“这也意味着，如果耐克鲁斯·碎颅者是一个言出即行的兽人，他们现在随时都有可能离开堡垒，同时带走全部龙蛋和红龙。”

温蕾萨和矮人一起看着他。弗斯塔德问道：“为什么他们要做这种蠢事？为什么放放弃一个这么安全的基地？”

“因为他们以为敌人就要从西方进攻，会有几百个，也许是几千个矮人和法师骑乘狮鹫而来，甚至可能还有精灵。即使在山中凭险据守，耐克鲁斯和他的人也无法抵挡这么多敌人，尤其是使用魔法的敌人……”法师摇摇头。如果那名兽人指挥官意识到他携带的那件魔法圆盘真实的力量，也许局面就完全不同了。耐克鲁斯或者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是他的忠心让他决定先行前往北方，与丹奥加兹的酋长会合。

弗斯塔德却还是无法相信罗宁的推测。“联盟进攻？兽人怎么会有这种疯狂的想法？”

“因为我们，因为我们到了这里，尤其是我。死亡之翼希望我到达这里，让兽人相信敌军已经近在眼前！那个耐克鲁斯早就疯了！他显然是中了死亡之翼的圈套。当我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就对敌人即将到来深信不疑。”罗宁看了一眼自己被折断的手指，那处伤口已经麻木了，他只能等有机会的时候再处理这根手指了。现在有很多事情要比一根手指更重要。

“但为什么那头黑龙想要兽人逃走？”游侠问道，“他又能得到什么？”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了……”罗宁站起身，来到大山边缘，向下望去。为了避免自己被风吹下山崖，他必须紧紧抓住岩石。天色还是很暗，他看不到太远的地方，但他依稀觉得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也许是一支带着大车的行军队伍？“他想让我相信他是要援救红龙女王，但我认为他是要杀死阿莱克丝塔萨！如果红龙女王还在山里，他要行刺就必须冒很大的风险，但在开阔地带，他能够从天空中突袭而下，一击毙命！”

“你确定？”精灵问道。

“一定是这样。”罗宁抬起头。现在覆盖这里的浓云已经无法阻挡愈发明亮的曙光了，“耐克鲁斯想要在黎明时出发……”

“他没有脑子吗？”弗斯塔德喃喃地说道，“那个该死的兽人就不懂得用黑夜作为掩护吗！”

罗宁向弗斯塔德摇摇头，“死亡之翼在黑夜中也能够看得很清楚，也许要比我们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耐克鲁斯已经表明，他准备好了应对一切敌人，甚至是死亡之翼！实际上，他看上去甚至在期待着那头黑龙出现！”

“但这是最不合理的地方！”游侠反驳道，“一个兽人怎么可能打败死亡之翼！”

“他是怎样控制住巨龙女王的？又是从哪里召唤来那个魔像？”这些问题对罗宁的困扰远比他显露出来的更多。很明显，那个兽人携带的宝物有着非常特别的能力，但它真有那样强大吗？

弗斯塔德突然摆手示意二人噤声，然后指了指西北方的群山之外。

一个巨大的黑影从更高处的云层中露出来，又钻入下方的云层，从三个人的视野中消失了。

“死亡之翼……”狮鹫骑士悄声说道。

罗宁点点头。已经不用再推测了。如果死亡之翼来了，那只意味着一件事——无论要发生什么，已经开始了。”

冗长的兽人车队在落入格瑞姆巴托的第一缕曙光中向前行进。兽人苦工驱赶着拉车的牲畜，每辆车的前后两侧都有兽人武士押送。这些兽人手持打磨锋利的巨斧、大剑和长矛，装载有珍贵龙蛋的大车更是被严加守卫。每一个兽人都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敌人将要从西方发动进攻的消息就连级别最低的兽人都已经知道了。

兽人的马匹已经所剩无几。耐克鲁斯骑在马背上，焦躁地看着自己的部队缓缓前行。他已经派遣龙骑士和飞龙先行前往丹奥加兹，哪怕是他的转移计划失败了，也总还能够有几头龙被送上前线。可惜的是，他不敢用那些龙运送龙蛋，从前的一次尝试让这名指挥官知道了这种做法有多么愚蠢。

巨龙是不可能被放在大车上运输的，所以控制两头巨兽的任务就落在了耐克鲁斯的身上。阿莱克丝塔萨和格外令人担忧的泰兰跟在队伍最后。尽管知道恶魔之魂的力量已经控制住了他们，但那头公龙的病情非常严重，耐克鲁斯怀疑他很可能无法活着走完这段路。但老兽人也知道，他们别无选择。

现在这两头红色巨兽成为开阔地带中两个显眼的标志。雌龙比雄龙体形更大，也更加辉煌壮丽，因为她的健康状况更好一些。耐克鲁斯有一次察觉到她在瞪视自己，一双眼睛里充满了憎恨。老兽人对此一点也不在乎。只要他拿出那件宝物，就能够控制任何一头龙，即使是红龙女王也不例外。

想到龙，耐克鲁斯不由得向天空中望了一眼。辽阔的天穹和密布的云层使得任何巨龙都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躲藏，但他终究会出现的。尽管联盟军队还远在天边，死亡之翼肯定会杀过来。耐克鲁斯正在等着他。

人类会明白，指望依靠那头黑龙赢得胜利是愚蠢的。能够控制一头龙的方法肯定也能控制另一头龙。有了恶魔之魂，这位兽人指挥官能在巨龙面前占尽优势。他，耐克鲁斯，将成为死亡之翼的主人……现在就等那条该死的大爬虫出现了。

“你在哪里？你这被诅咒的怪物？”耐克鲁斯喃喃地说道，“你在哪里？”

最后一队兽人战士走出了洞口，耐克鲁斯看着他们迈着大步从自己身边经过。高傲狂猛的战士们让耐克鲁斯想起了当年那个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部落。有了死亡之翼，他将重现兽人的荣耀，部落将再一次崛起。就连那些投降的兽人也将回归战场。兽人们会横扫那些联盟的国家，将人类和他们的同伙尽皆诛杀。

也许那时就会出现一位新的部落酋长。平生第一次，耐克鲁斯开始想象自己登上这个位置的情景，就连祖鲁希德也会向他鞠躬致敬。是的，他要将胜利带给他的族人，成为受到族人爱戴的统治者。

大酋长耐克鲁斯·碎颅者……

老兽人驱赶坐骑向前，加入到队伍之中。如果他不跟随队伍行进，肯定会引起黑龙的怀疑。而且，他的位置其实并不重要。恶魔之魂能够让他从一段距离之外控制巨龙。任何龙都无法逃脱这种控制，除非他有意如此——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兽人当然不会有这种意思。

那头该死的黑怪物到底在哪里？

仿佛是要回答老兽人心中的疑问，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响起。但这声怒吼并非像耐克鲁斯预计的那样来自于天空，而是来自于兽人周围的地面。兽人的队伍中出现了一阵混乱，战士们纷纷四处张望，想要找出敌人是谁。

一息之后，地面崩塌，许多矮人跳了出来。

到处都是矮人。耐克鲁斯从没有想到卡兹莫丹还会有这么多矮人。他们从地底冲出来，挥舞战斧刀剑，从四面八方向兽人发动攻击。

尽管暂时吃了一惊，但兽人们迅速恢复了镇定。他们也发出洪亮的战吼，迎向了突然冒出的攻击者。留在大车周围的兽人卫兵们全都做好了准备，就连那些总是被看作可怜虫的兽人苦工也都抽出了棍棒。用木棍打碎东西对于兽人而言几乎不需要训练。

耐克鲁斯踢开一个想要把他拽下马的矮人。他的一名副官立刻踏步上前，和那个矮人展开了一场激战。耐克鲁斯则调转马头，向大车靠近。他需要一点

时间来观察事态的发展。攻击他的不是入侵者，而是一些捡垃圾的杂碎。看衣着，他就知道这些矮人是残存在大山周围那些坑道中的难民。他一直都知道这些矮人的存在。从他们现在的数量来看，显然那些巨魔的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但死亡之翼又在哪里？他一直计划着擒获那头龙。那头龙一定会来的！

雷鸣般的咆哮震撼着整片战场。一片巨大的影子出现在浓云中，转瞬间便破云而出，扑向了兽人。

“终于来了！我终于等到你了，你这个黑……”耐克鲁斯·碎颅者身子一僵，没能把话说完。他紧紧抓住恶魔之魂，但此时，他甚至没有想到要按照计划使用这件宝物。

扑向他的那头龙全身包裹着火焰颜色的鳞甲，不是黑色。

“我们得马上下去，”罗宁喃喃地说道，“我要弄清发生了什么事！”

“你不能像刚才那样施法吗？”弗斯塔德问道。

“如果我现在施法，下去以后我就没有任何力气可用了……而且，我不确定我们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你想要出现在一个挥舞斧头的兽人面前吗？”

温蕾萨向山崖边缘瞥了一眼。“看样子，我们也没办法爬下去。”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里！”矮人来回踱了几步。突然间，他停下脚步，仿佛刚刚想到了什么惊人的事情，“荷斯塔的翅膀啊！我真是个傻瓜！也许它还在这里！”

罗宁看着矮人，仿佛在看着一个傻瓜。“你在说什么？谁在这里？”

弗斯塔德没有回话，只是把手探进衣袋：“那些该死的巨魔本来把这东西抢走了，但吉梅尔把它还给了我……哈！就是这个！”

被他拈在手里的是一只小哨子。在罗宁和温蕾萨的眼前，他将哨子放在嘴唇间，用力吹了起来。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法师说。

“如果你听见了，我才觉得奇怪。现在只要稍等片刻就好了，它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最好的坐骑。这里离我们被巨魔俘虏的地方并不远，它应该会留在这里……”弗斯塔德说到这里，却显得有些丧失信心，“我们分开也不算很久……”

“你在召唤你的狮鹫？”游侠问道。她显然不太相信矮人能够成功。

“总比坐在这里等着我们自己生出翅膀要好吧，嗯？”

他们只能等待。罗宁觉得自己已经等了一个世纪。尽管天气寒冷，但他的力量在渐渐恢复，然而他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唯恐自己会把三个人直接送入死地。

但看样子，他只能试一试了。法师站起身说：“我尽力试试。死亡之翼曾经让我在幻象中看到过山下的某地，也许我能把我们送到那里去。”

温蕾萨抓住他的手臂。“你确定？你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恢复。”精灵的眼睛里充满了关切，“罗宁，我知道你在山洞里施放的法术让你消耗巨大。你施放的不是小法术，为了保护弗斯塔德和我……”

罗宁非常感激精灵的关怀，但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我不……”

一个伸展翅膀的身影突然从云层中冲了出来。罗宁和精灵以为是死亡之翼袭来，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

只有一直凝神细看的弗斯塔德没有像他的两个同伴那样表现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他大笑着，向飞来的大鸟高举起双手。

“我就知道它听见了！看啊！我就知道它听见了！”

狮鹫发出一声尖啸，那声音充满了欢喜。这只大鸟快速飞向他们——确切来说，飞向它的主人，停留在弗斯塔德头顶上方。如果不是它还在扇动自己的两只大翅膀，也许矮人就要一下子被它压垮了。

“哈！好小子！好小子！快下来！”

狮鹫落在弗斯塔德面前，前后甩动着尾巴，如同一只忠犬，而不是一只一半是狮子的猛禽。

“如何？”粗壮的骑士问他的同伴们，“现在该出发了吧？”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骑上狮鹫。罗宁是三个人中身体最为虚弱的，他坐在矮人和温蕾萨之间。他本来还有些担心这只狮鹫能否背起三个人，但狮鹫显然做得不错。弗斯塔德承认，如果是长途飞行，三个人的重量会让狮鹫很吃力，但这样一小段路对狮鹫而言没有任何困难。

片刻之后，他们穿过了最下方的云层，看到了一副出人意料的景象。

罗宁一直以为下方的战斗只是丘陵矮人在向兽人笨重的车队发动袭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头红龙正在战场上空盘旋。

“红龙！”游侠喊道，“是老红龙！不是在格瑞姆巴托出生的那种！”

罗宁也认出来了。兽人囚禁红龙女王的时间还不够长，不可能养育出这种巨兽。而且部落会把过于成熟，心智渐渐独立的龙杀死。只有幼龙会服从兽人的控制。

那么，这头红色巨兽又是从哪里来的？它现在来这里做什么？

“你想要我们在哪里着陆？”弗斯塔德喊道。罗宁这才意识到他们还面对着更加紧迫的问题。

罗宁迅速扫视了一遍整片地域，战斗现在还集中在车队周围。他看到耐克鲁斯·碎颅者骑在马背上，一只手握着一样东西，那东西发出的耀眼光芒甚至刺穿了云层。法师忘记了弗斯塔德的问题，只是眼也不眨地盯着那样东西。耐克鲁斯似乎正将那东西指向天空中的巨龙……

“嗨？”矮人又喊道。

罗宁将视线从兽人身上移开，目光变得无比严肃。“那边！”他朝距离兽人队伍尾部不远的一处山脊一指，“我认为那里最合适！”

“看上去不比其他地方好多少！”

在狮鹫骑士娴熟的驾驭下，狮鹫迅速将他们带到了选定的位置。罗宁立刻滑下狮鹫的脊背，快步跑向山体边缘，观察战况。

他看到了一幕不可思议的场景。

刚才准备攻击耐克鲁斯的红龙只是继续盘旋在空中，高声咆哮着，仿佛正在竭力和某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法师再次审视那名兽人指挥官，发现他手中的东西在爆发出越来越刺目的强光。

一件宝物——现在就连罗宁都能感受到它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罗宁的目光从宝物上转开，又望向红色巨龙。

兽人是怎样控制住红龙女王的？罗宁曾经不止一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现在他亲眼看见了答案。

红龙在反抗。罗宁从来不曾想象过一个生物能够发挥出那样巨大的力量。但他们三个都能听到红龙痛苦的咆哮，知道他所承受的痛苦也是无人能及的。

就在这时，红色巨兽发出最后一声嘶哑的呼吼，全身瘫软了下去。它似乎在天空中悬浮了片刻，随后便向距离战场不远的地方栽落下去。

“他死了吗？”温蕾萨问。

“我不知道。”如果那件宝物没有杀死红龙，它从那么高的地方跌落肯定也是九死一生。罗宁转过了头，不愿目睹如此华丽的生物就这样归于尘土。突然间，他看到另一片阴影从云端俯冲而至。那是一片噩梦般的黑色。

“死亡之翼！”罗宁警告其他人。

黑龙朝兽人队伍飚飞过去，但他盯住的既不是耐克鲁斯，也不是两头被奴役的巨龙。他径直冲向了所有人都不曾预料到的目标——装载龙蛋的大车。

兽人头领终于看见了他。耐克鲁斯转过身，朝死亡之翼高举起手中的宝物，同时发出一声怒吼。

罗宁和其他人都以为黑龙也会被那件强大的宝物困住。但奇怪的是，死亡之翼仿佛全然不受影响，只是飞快地冲向了大车。很明显，他的眼睛里只有那些龙蛋。

法师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根本不在乎阿莱克丝塔萨的死活！他想要她的蛋！”

死亡之翼以令人吃惊的轻柔动作抓住两辆大车，将它们提上半空。大车上的兽人纷纷跳车逃命，而拉车的牲畜只能无助地被挂在车上，尖叫着和大车一同被黑龙带走了。

死亡之翼希望那些蛋不受伤害？但这又是为了什么？那些蛋对那头龙又有什么用处？

罗宁立刻就想到了答案。死亡之翼想要将这些蛋收为己用。这些蛋中会孵出红龙，但在这头黑龙的抚育下，它们都会变得和他一样邪恶。

也许耐克鲁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他只是在因为这种偷窃行为而感到愤怒。这个兽人头领突然转过身，向队尾发出呼喊，同时继续高举着宝物，用另一只手指向渐渐远去的巨龙。

两头红色巨龙中的雄龙展开双翼，笨拙呆板地飞上半空，追了过去。罗宁从没有见过如此病势沉重，了无生机的龙，更加吃惊这头龙竟然还能飞起来。耐克鲁斯不会以为这头身患重病的龙能够与更年轻也更加强壮的死亡之翼相匹敌吧？

与此同时，兽人和矮人们的战斗还在继续。但矮人们正渐渐陷入劣势，失望的情绪正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看样子，他们将希望都寄托在了首先出现的那头红龙身上。如果是这样，罗宁很能理解他们现在有多么绝望。

“我不明白，”温蕾萨在他身边发出疑问，“为什么克拉苏斯不来帮忙？那位法师肯定应该来到了这里！肯定是因为他，丘陵矮人才会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击！”

“克拉苏斯！”罗宁在紧急的事态里甚至忘记了他的担保人。的确，他有不少问题要向那位从不露面的法师寻求答案，“他和矮人又有什么关系？”

温蕾萨简略讲述了自己和丘陵矮人相识的经过。罗宁认真倾听。他先是感到难以置信，随后越来越愤怒。是的，就像他怀疑的那样，他被这位肯瑞托的议员利用了。被利用的不仅是他，还有温蕾萨、弗斯塔德，以及山下这些绝望的矮人们。

“在安抚了那头龙以后，他引导我们走进山腹，”温蕾萨最后说道，“那之后，他就再没有和我进行过通话了。”精灵摘下徽章，递给罗宁。

罗宁觉得这枚徽章和死亡之翼给自己的那枚非常相像，甚至连上面的花纹也一模一样。心中苦涩的法师回忆起温蕾萨和弗斯塔德试图从兽人手中援救他的时候，自己曾经见到过这枚徽章。克拉苏斯是从龙那里学到如何制作这东西的吗？

他发现徽章上的红宝石有些错位了，便用一根手指将它按了回去，然后瞪着这颗宝石，想象自己的担保人能透过宝石听见他的声音。“那么，克拉苏斯？你在吗？你还想让我们为你做什么事？我们也许应该为你去死？”

没有用。宝石中的能量显然都已经消散了。就算它还有能量，克拉苏斯显然也没心情回答他的问题。罗宁高举起徽章，准备把它扔下山崖。

一个微弱的声音在罗宁的脑海中响起。罗宁？

愤怒的法师停住动作。克拉苏斯竟然有了回应，这着实让他吃了一惊。

罗宁……太好了……太好了……也许……也许还有……希望。

罗宁的两位同伴都在看着他，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罗宁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在努力思考。克拉苏斯听起来十分虚弱，就像快要死了一样！

“克拉苏斯！你……”

听着！我必须保存……力量！我期待……我期待你……你也许能够挽救这一切……

尽管心中充满疑虑，罗宁还是问道：“你想要做什么？”

首先……首先我必须把你带到我这里来。

徽章突然闪耀强光，将一片朱红色的光晕笼罩在惊愕的法师身上。

温蕾萨向罗宁伸出手喊道：“罗宁！”

她的手穿过了罗宁的手臂。罗宁则满脸惊恐地看着她和弗斯塔德——还有整道山脊——都消失了。

几乎就在同时，罗宁出现在另一片岩石地带。这片荒地因为经历过太多场战争而分外贫瘠，不远处正有一场鏖战正在继续。克拉苏斯将他传送到了山脉西边，距离正在拼死厮杀的兽人车队和矮人并不远。罗宁完全没有想到这位大法师竟然就在战场附近。

想到利用了自己的担保人，罗宁立刻转过身，高声说道：“克拉苏斯！我诅咒你，赶快出来……”

他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头巨兽的眼睛。正是几分钟以前从天空坠落的那头红色巨龙。这头龙就躺在他的身边，一只翅膀向上伸着，头平贴在地上。

“我要……要向你致以最深的歉意，罗宁。”红色巨兽吃力地发出低沉的声音，“为了……为了我对你和他们造成的一切痛苦……”

第二十章

就这么简单，实在是太简单了。

死亡之翼转身去取其余龙蛋。他觉得自己从一开始就过分高估了这个计划的困难性。他一直认为进入这片山地，无论是以自己的真身还是伪装成凡人都会很危险，尤其是假如阿莱克丝塔萨注意到了他的存在。当然，他自己受伤的可能性很小，但他所觊觎的龙蛋也许会被毁坏。他一直都害怕这样的情况发生，如果这些蛋中有珍贵的雌龙，那他就更要小心了。他早就知道自己无法支配阿莱克丝塔萨，所以死亡之翼需要他能够得到的每一颗龙蛋。为此他必须避免一切风险，正是这一点让他一直犹豫不决。但现在，他觉得自己的一切等待都是在浪费时间，无论什么都无法阻止他，如同现在这样。

不过他很快纠正了自己的想法。真的有东西来阻止他了——一头早已青春不再的病弱老龙正摇摇晃晃地向他飞来，看上去倒更像是前来找死。

“泰兰……”死亡之翼根本不屑于称呼这头龙的全名，“你还没死吗？”

“把蛋还回来！”红色巨兽用沙哑的声音吼道。

“好让它们被养育成兽人的走狗？我至少能够让它们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龙族将再一次统治天空和大地！”

虚弱的老龙只是哼了一声：“你的族群又在哪里，死亡之翼？啊，我的病痛让我差点儿忘记，它们全都为了你的荣耀而死了！”

黑色巨兽发出一声嘶吼，展开双翼：“来吧，泰兰！很高兴能够让你去死！”

“不管是不是因为兽人的命令，我都会来追杀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泰兰怒吼着，扑向黑龙的喉咙，却在最后一瞬咬空了。

“我会把你滴血的碎块送回到你的主人们那里去，老糊涂！”

两头龙向着对方咆哮，但泰兰的吼声和死亡之翼相比，显得异常虚弱无力。

他们冲向彼此，开始搏斗。

罗宁惊讶地问道："克拉苏斯？"

红色巨龙勉强抬起头，点了一下。"这正是……我……作为人类的时候……用的名字。"

"克拉苏斯……"惊愕变成了苦涩，"你出卖了我和我的朋友。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你只把我当作傀儡！"

"对此，我一直都感到……悔恨……"

"你比死亡之翼好不了多少！"

这声谴责让红色巨兽微微颤抖，但他再一次点点头："我理应受到这样的谴责。也许这就是他在……在很久以前走过的路。不……不理会别人的痛苦……实在是太容易了……"

远处的战斗声音传过来，提醒罗宁现在还有远比他的自尊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温蕾萨和弗斯塔德还在那边，还有那些矮人！他们全都会因你而死！为什么你要把我传送过来，克拉苏斯？"

"因……因为我们还有乱中取胜的希望……我造成了这种混乱……"红龙想要站起身，却只能勉强坐起来，"但你和我，罗宁……我们还有机会……"

法师皱起眉头，却什么都没有说。现在他只希望能够让温蕾萨、弗斯塔德和那些丘陵矮人活下来。

"你……你没有拒绝我……很好。我非常感谢。"

"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

"兽人指挥官的手里有一件宝物……恶魔之魂。它的力量能够震慑所有龙族……只有死亡之翼除外。"

罗宁回忆起耐克鲁斯对死亡之翼使用那件宝物，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的情形。"为什么对死亡之翼无效？"

"因为那是死亡之翼制造的。"一个平静的女性声音回答道。

法师急忙转过身，克拉苏斯同时发出一声惊呼。

法师面前的女子身穿一件流水般的翠绿长袍，白皙的嘴唇上带着一点微笑，展现出一种超越尘世的美丽。稍后罗宁才迟钝地意识到，她没有睁开眼

睛，但她似乎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和红龙。

“伊瑟拉……”红色巨龙满含虔敬地悄声说道。

女子没有回应红龙的呼唤，而是继续回答罗宁的问题：“死亡之翼创造了恶魔之魂，他告诉我们他制造这件东西是出于正义。”她迈步走向人类法师。“我们对他深信不疑，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将我们的一部分力量融入其中。”

“但他没有在其中融入他自己，没有融入他自己！”一个男性的声音喝道，这声音异常刺耳而神经质。“告诉他，伊瑟拉！告诉他，在恶魔战败之后，他是如何背叛了我们！利用我们的力量攻击我们！”

一个大岩石堆上站着一个形容枯槁，蓝发银肤，完全不像是人类的身影。他穿着银蓝两色的高领长袍，看上去像是一个发疯的小丑，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如同匕首一般的手指抓挠着身边的岩石，在上面剜出一道道沟槽。

“他会知道他需要知道的一切，玛里苟斯。不会多，也不会少。”女子再次微微一笑。罗宁看着她的时间越久，就越会想到温蕾萨——他梦中的温蕾萨。这位女子继续说道：“是的，死亡之翼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他装作也和我们一样做出了牺牲。只有当他决定要单独成为吾族的代表掌控未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那个恐怖的事实。”

罗宁终于意识到，伊瑟拉和玛里苟斯在提起那头黑龙的时候，仿佛他们有着相同的地位。他将头转向被自己视作克拉苏斯的红色巨兽，悄声询问自己的猜测是否属实。

“是的……”受伤的巨龙回答道，“你猜得没有错，他们是传说里那五位守护巨龙中的两位。”两位守护巨龙的到来仿佛让红龙恢复了力量。“伊瑟拉……是梦境的主人。玛里苟斯……是魔法的操控者……”

“我们正在这里浪费时间，”第三个声音悄然响起，那也是一位男性的声音，“宝贵的时间……”

“这位是诺兹多姆……时间之王！”红龙带着惊叹的语气说道，“你们全都来了！”

一个仿佛由沙子塑成的身影站在伊瑟拉身边。他被一袭长袍包裹，兜帽中现出一张干枯的面容，那上面甚至没有足够的皮肉覆盖住骨骼，只有一双宝石一样的眼睛瞪着红龙和法师，流露出越来越不耐烦的神情。“是的，我们都来了！如果这场聚会耽误了太长时间，也许我就要走了！我还有许多东西要收集，许多东西要分类……”

“许多东西要唠叨，许多东西要唠叨！”玛里苟斯在高处用嘲讽的声音说道。

诺兹多姆向那个小丑扬起一只枯瘦却又强壮的手，玛里苟斯则向戴着兜帽的干枯老者挥舞起匕首一样的指甲。两个人看上去仿佛要打上一场——或者是用拳头，或者是用其他方式。但仙子一样的美丽女士站到了他们两个中间。

“这正是死亡之翼险些赢得胜利的原因。”她喃喃地说道。

两个人不情愿地放下手。伊瑟拉转身面对所有人，依旧闭着眼睛。

“死亡之翼曾经差一点毁灭我们，但我们同心协力，让他再也无法使用恶魔之魂。我们将那件宝物从他手里夺了过来，埋进大地深处……”

“但有人为他找回了恶魔之魂。”红龙插口道。他竭力站起身来。很明显，希望又回到了他的心中。“我相信兽人能得到恶魔之魂也是他的阴谋。他很清楚兽人在得到它之后会做些什么。即使他不能自己使用恶魔之魂，也会设计操纵其他人使用它以实现他的目的——尽管那些人自己还不知道已经受到了操纵。我……我相信让阿莱克丝塔萨受到奴役也是他的阴谋。女王拥有他唯一畏惧的力量，而且这样还能够让部落对这个世界造成更大的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不需要那头黑龙抬一下爪子。而现在……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部落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于是他制定了新的阴谋，让兽人将女王带走。”

“他的目标不是阿莱克丝塔萨，”伊瑟拉纠正红龙道，“而是她的蛋。”

“她的蛋？”克拉苏斯冲口问道，“而不是我的女王？”

“是的，死亡之翼的目标是龙蛋。你知道，死亡之翼的最后一个配偶在战争初期就死了，”伊瑟拉回答道，“被死亡之翼自己无情地杀死了……所以，现在他要养大我姐姐的后代，作为他的配偶。”

“创造一个新的巨龙纪元……”诺兹多姆恼恨地说道，“死亡之翼的巨龙纪元！”

罗宁突然注意到，他身边的一头龙和三个人全都在盯着他，就连闭住眼睛的伊瑟拉也不例外。

“我们不能碰触恶魔之魂，人类，因为没有足够的信任，我们也从不曾尝试让另一个生物代我们使用它。我相信可怜的考雷斯特拉兹对你寄予厚望，甚至不得不让你暂时离开你的朋友。也许这是最可行的办法，但现在他无法再牵制死亡之翼了。”

“这是我的责任！”红龙咆哮道，“是我应当受到的惩罚！”

“这只是在白白牺牲。你太容易受到那只圆盘的影响了，而且还有别的事需要你去做。泰兰正在为他的女王和俘获他的人而战，他难逃一死。阿莱克丝塔萨需要你，亲爱的克莱奥。”

“况且，死亡之翼是我们的兄弟，”玛里苟斯用嘲讽的语气说道，他的爪子深深插进了岩石里，“陪他玩的应该是我们，陪他玩的应该是我们！”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罗宁问道，他的心中渴望与焦虑交杂，只想要回到温蕾萨身边。

伊瑟拉面对罗宁睁开了眼睛。一瞬间，罗宁完全陷入了眩晕之中，那双梦一样的眼睛让他看到了所有自己认识、憎恨和心爱的人。“你，凡人，必须将恶魔之魂从兽人手中夺过来。没有了它，那个兽人就无法用奴役我姐姐的手段对付我们，而且你也能趁机将阿莱克丝塔萨从兽人的控制中解救出来。”

“但这样也对付不了死亡之翼，”考雷斯特拉兹说道，“因为那支被诅咒的圆盘，他要比你们联合起来更强大。”

“这一点我们很清楚，”诺兹多姆用悠长浑厚的声音说道，“当你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来了！满意了吧！”他看向自己的两名同伴，“啰唆够了！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

伊瑟拉再次闭起眼睛，转向红龙。“考雷斯特拉兹，有一件事需要你来做，而且这件事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恶魔之魂会干扰传送魔法，我们没法简单地将这个人类传送到兽人中间，而且也无法保证他不被传送到某个兽人的斧刃下。所以必须由你亲自带他去那里。我们只能为你祈祷，希望这次你能像上次一样免于遭受那只肮脏圆盘的奴役。”她来到遭受重创的红龙面前，轻轻抚摸龙吻的顶端。“即使你是她的伴侣，你的力量也仍然无法和我们相比，考雷斯特拉兹，但你却和恶魔之魂正面交锋，甚至从它那贪婪的捕捉中逃脱……”

“为了这次行动，我早已竭尽全力，做了一切准备，伊瑟拉。我本以为那个防护法术已经足够强大，但到最后，我还是失败了。”

“这件事我们可以帮忙。”玛里苟斯和诺兹多姆突然站到了伊瑟拉身边。三位守护巨龙同时伸出左手，按在考雷斯特拉兹的长吻上。“恶魔之魂从我们身上攫取了那么多力量，再多一点也是无妨……”

守护巨龙们左手泛起代表各自力量的彩色光晕，三团光晕融合到一起，从龙吻迅速扩展到红龙的全身。几秒钟之内，考雷斯特拉兹巨大的身躯完全沐浴在魔法之中。

三位守护巨龙终于向后退去。红色巨龙眨眨眼睛，站起身说：“我感觉……自己焕然一新！”

“你需要完全的实力来应对接下来的一切。”伊瑟拉说道。然后她又向自己的两位同伴转过头。“我们该去看看我们那位犯错的兄弟了。”

“对我来说，正是时候！”诺兹多姆喝道。

守护巨龙们没有再对罗宁或者红龙多说一句话。他们转过身，看向远方的死亡之翼，不约而同地张开手臂。手臂变成翅膀，不断延展开来。与此同时，他们的身躯也变得越来越庞大，袍服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光华夺目的鳞片。他们的面孔逐渐拉长，也被鳞甲覆盖，所有人类样貌的痕迹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有巨龙的辉煌与威严。

三头巨龙腾空飞去，罗宁一时看得目瞪口呆。

“祈祷他们能够抵挡死亡之翼，”考雷斯特拉兹喃喃地说道，“但我担心情况不会那么简单。”他低头看着自己身边渺小的人类，“如何，罗宁？你愿意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吗？”

哪怕只是为了温蕾萨，罗宁也义不容辞。“好的。”

战斗对于泰兰而言已经结束了，现在，这头老龙的生命也即将消逝。死亡之翼发出胜利的咆哮，将瘫软的红龙高高举起。鲜血还在从泰兰身上数十道深深的伤口中流出来——大部分伤口都集中在他的胸口。泰兰的爪子上满是烧伤，这是在他抓破黑龙的身躯时，被黑龙强酸般的毒血腐蚀的结果。任何碰到死亡之翼的人都会承受这样的创伤。

黑龙再一次发出咆哮，随后便丢下了那具了无生机的身躯。实际上，黑龙可能为这头饱受病痛折磨的老龙做了一件好事，否则他还要在痛苦与屈辱的生活中等待死亡到来。至少死亡之翼让他能够像战士一样英勇奋战而死，无论这场战斗是多么短暂。

但是当死亡之翼第三次发出咆哮，要让整个世界知道他的至高无上时……

西方传来了挑战的吼声。

“什么傻瓜，竟然来找我的麻烦？”他嘶声说道。

死亡之翼立刻就发现傻瓜不止一个，而是三个，而且是非同一般的三个。

“伊瑟拉……”他冷冷地出言问候，“还有诺兹多姆，我亲爱的朋友玛里苟斯也来了……”

“你的疯狂该结束了，兄弟。”身体颀长的绿龙说道。

“我不是你的什么兄弟，伊瑟拉。睁开你的眼睛，看看现实吧。什么都无法阻止我创造龙族的新纪元！”

“你只是想要创造一个由你统治的纪元。”

黑龙低下头。“反正在我看来都是一样。你最好还是回去睡觉吧。还有你，诺兹多姆，终于把你的头从沙子里拽出来了？难道你不记得谁才是这里最强大的？就算是你们三个也挡不住我！”

“你的时代结束了！”光辉灿烂的金褐色巨兽怒吼着，一双宝石般的眼睛放射出璀璨的光芒，“来吧！成为我的收藏品吧……”

死亡之翼哼了一声。“你呢，玛里苟斯？对于你的老朋友，难道你没什么话可以说了吗？”

作为回应，那头目光冰冷的银蓝色巨兽张开大嘴。一股冰流激射而出，直直地冲向死亡之翼。甫一触及黑龙，冰流就散开来，变成千百万只螃蟹一样的小虫子，凶狠地撕扯黑龙的鳞片和皮肉。

死亡之翼发出一声嘶吼，酸液便从他猩红的血管中喷涌而出。玛里苟斯的毒虫们瞬间死去，只剩下了一点残渣。

黑龙伸出爪子，轻巧地拈起一只蓝色蟹虫，将它整个吞入腹内，然后微笑着望向其他守护巨龙，露出锋利的牙齿。“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

随着一声撕裂耳膜的咆哮，他跃向另外三头巨龙。

“他们打不过他！”考雷斯特拉兹喃喃地说道。这时他已经背着罗宁接近了遭受围攻的兽人。“他们做不到！”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战斗？”

“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必须战斗，无论结果如何！否则他们就只能看着这个世界在死亡之翼的恐怖统治下枯萎、死亡！”

“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吗？”

红龙用沉默做出了回答。

罗宁看着前方的兽人，觉得自己大概也难逃一死。即使他能够从耐克鲁斯手中抢走那件宝物，他又能够将宝物占有多久？然后他还能做些什么？他能使用那件宝物吗？

“克拉苏……考雷斯特拉兹，那只圆盘里蕴含着所有巨龙的力量？”

“他们每一个的力量，只有死亡之翼除外。所以他才不会受到那东西的奴役！”

“但他不能亲自使用那只圆盘，因为那那上面上被另外施加了法术？”

“看来是这样……”红龙说道。

“你知道那只圆盘能做什么吗？”

“能做许多事，但没有一样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对那头黑龙造成影响。”

罗宁皱起眉头。“这怎么可能？”

“你接触魔法有多久了，我的朋友？”

法师的面色严肃起来。在所有技能中，魔法无疑是最自我矛盾的一种。它遵循着某些规律，而这些规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你说得对。”

“罗宁，守护巨龙们已经决心死战！如果能够得到恶魔之魂，你不仅可以解救我的女王，让另外三位守护巨龙得到红龙女王的帮助，而且你还得到了粉碎部落余孽的关键契机！恶魔之魂能够做到这种事，只要你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它！”

罗宁从没有想过这件事，但是当然，这样一件宝物肯定能够被用来消灭兽人。“只是要搞清楚如何使用它需要一段时间！”

“兽人对此也是无师自通的！罗宁，我不是守护巨龙之一，但我相信，我能给你足够的指引！”

“如果我们都还活着的话……”法师悄声自言自语。

“是的，如果我们都活着。”很明显，龙都有非同寻常的听觉，“好了，现在要对付兽人了！准备好！”

罗宁做好了准备。考雷斯特拉兹不敢太过靠近耐克鲁斯，以免成为恶魔之魂的俘虏。这意味着罗宁只能使用魔法到达兽人指挥官身边了。罗宁曾经在激烈的战场上施放过许多法术，却从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红龙也许可以替他施法，但在恶魔之魂附近，龙族法术受到的影响要远比人类的法术更加严重。

“准备好……”

考雷斯特拉兹降低了高度。

“开始！”

罗宁猛地喊出这个词。随后他就飘飞在半空中，向一辆大车俯冲而去。

一名兽人车夫抬起头，张大了嘴巴看着从天而降的法师。

罗宁落到了他身上。

罗宁得到了缓冲，倒霉的则是那个兽人。罗宁爬起身，将人事不省的兽人车夫推到一旁，随即便开始寻找耐克鲁斯。

独腿指挥官仍然骑在马背上，双眼紧紧盯住转头飞走的考雷斯特拉兹，高举起了光芒闪耀的恶魔之魂……

“耐克鲁斯！”罗宁喊道。

兽人朝他这边望过来，这正是罗宁想要的效果。现在红龙已经逃出了恶魔之魂的控制范围。

“人类！法师！你应该死了！”兽人指挥官浓眉紧皱，凶狠的五官做出阴沉的表情，“好吧……你很快就会死了！”

他将宝物指向罗宁。

法师立刻施放出一个防护法术，希望耐克鲁斯的攻击不会像魔像的黑火一样可怕。强大的守护巨龙们并没有赋予罗宁额外的力量，但当时红龙的确已经快要垮掉了，而守护巨龙们也需要保留力量对抗死亡之翼。罗宁现在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能力了。

一只巨大的火焰手掌抓向罗宁，试图将这名法师握在其中。但罗宁的法术也发挥了效果。那只手撞在隐约可见的护盾上，被弹了回去，吞没了一名兽人战士。那个兽人本来正要砍掉一个矮人的头颅，现在却只是短促地尖叫了一声，就变成了一堆焦肉。

“这些雕虫小技没办法保护你多久！”耐克鲁斯吼道。

突然，马车轮下的地面开始震颤着崩裂开来。罗宁急忙跳到一旁，才没有和大车一同陷入骤然出现的地洞。然而他的护盾法术已经消散了，法师扑倒在地上，完全失去了防护。

耐克鲁斯策马跑来叫道：“人类，无论今天会发生什么事，你都死定了！”

罗宁念出一段简短的咒语——一股灰尘蒙住了那个兽人的脸。尽管兽人竭力想要把灰尘掸开，它们却一直粘在他的脸上。耐克鲁斯咒骂着，拼命想要看清眼前的状况。

法师趁机起身，跃向了兽人。

然而他跳得还不够高，罗宁只抱住了兽人握持恶魔之魂的手臂，无法再把自己拽高一些。耐克鲁斯虽然看不见他，却还是准确地抓住了他的衣领，扼向他的喉咙。

“我要杀了你，人类渣滓！”

兽人粗壮的手指渐渐在罗宁的脖子周围合拢。罗宁一边要夺下那只圆盘，一边还要想办法拯救自己。他的生命正在耐克鲁斯手指的挤压下渐渐流逝。虽然无力对抗兽人那不可思议的力量，但罗宁还是准备施放一个新的法术……

一道阴影突然从耐克鲁斯头顶飞过，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兽人的背上，将独腿兽人和法师一同撞下战马，打落地面。

两个人都被石头狠狠撞了一下，朝相反的方向跌落开。罗宁喉头致命的压力终于消失了。

有人抱住晕眩法师的肩膀：“起来，罗宁！别等他先站起来！”

“温……温蕾萨？”罗宁盯着精灵秀美绝伦的面庞，心中又是欢喜，又是震惊。

“我们看到了那头龙将你从天空中丢下来，然后又看到你撑起了法力护盾！弗斯塔德和我用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我们相信你一定需要帮助！”

“弗斯塔德？”罗宁抬起头，看见狮鹫骑士和他的坐骑在天空中盘旋。弗斯塔德已经没有了武器，但他还在大声呼吼，仿佛要将兽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

“快！”游侠喊道，“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不！”罗宁不情愿地推开精灵，“我必须先……小心！”

他一把将温蕾萨推到一旁。巨大的战斧险些将精灵砍成两片。一个两侧面颊都刻着刺青的粗壮兽人正再一次高举大斧向温蕾萨劈过去，而温蕾萨已经倒在了一旁的地上。

罗宁抬手施法……战斧的斧柄突然被拉长，如同扭曲的大蛇一般不停地甩动。兽人竭力想要控制自己的武器，却发现斧柄缠上了他的身体。这名战士陷入了恐惧，飞快地挣脱了活过来的斧头，然后转头逃走了。

法师伸手要去扶精灵……

……却被背后一记重拳打倒在地上。

“它在哪里？”耐克鲁斯·碎颅者吼道，“恶魔之魂在哪里？”

罗宁愣了片刻，不太明白兽人的喊话是什么意思。宝物当然在耐克鲁斯的手里……

某种尖锐的力量压在罗宁的背上，几乎要将罗宁戳穿。罗宁听到耐克鲁斯说：“留在原地不要动，精灵！我只要稍稍用力，就能把你的朋友捣碎成一颗烂果子！”冰冷的金属贴上了罗宁的面颊。“不要耍花招，法师！把宝物还给我，我也许能让你活下去！”

耐克鲁斯给了罗宁一点活动空间，让罗宁能够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独腿兽人。这个兽人正将木腿戳在罗宁的脊椎骨上，罗宁丝毫不怀疑，只要他稍稍用力，就能踏断自己的脊椎，“我没……没有！”耐克鲁斯几乎将全部力量都压在了罗宁身上，让他无法呼吸，更不要说是讲话了。“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

“我没有耐心听你的谎话，人类！”耐克鲁斯又将力道加大了一些。他高傲的声音中流露出一丝急迫，“我现在就要它！”

“耐克鲁斯……”一个如同沉雷般充满恨意的声音响起，“你杀害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罗宁感觉到兽人突然一动，仿佛是转过了身。随后耐克鲁斯惊呼一声：“不——”

一片阴影覆盖了罗宁和他背上的兽人，灼热的强风从法师背上吹过。罗宁听见耐克鲁斯·碎颅者在尖叫……

……突然间，兽人的重量从他的背上消失了。

罗宁立刻翻身滚向一旁。他很害怕刚刚毁灭了自己敌人的力量也会将自己吞噬。温蕾萨跑过来，把他向远处拽过去。罗宁这才意识到那一大片阴影是什么，那个隐约有些熟悉的声音又属于谁。

巨龙女王阿莱克丝塔萨的翅膀畸形地弯曲着，身上的许多鳞片都已松弛脱落，但她依然让罗宁感到敬畏。她远比战场上的其他一切生物都更加高大，红色的龙头高高扬起在空中，发出挑战的咆哮。耐克鲁斯已经踪迹全无，红色巨龙也许吞下了那个兽人，也许将他抛向了远方。

阿莱克丝塔萨再一次发出咆哮，然后朝法师和精灵低垂下头。温蕾萨摆出了防卫的姿态，罗宁却示意精灵放下佩剑。

“人类、精灵，我深深感激你们。是你们让我终于能为我的孩子们复仇！但现在我还要去援助别的战友，无论我的力量是多么微薄！”

她向天空望了一眼。四头巨龙正在那里殊死搏杀。罗宁顺着女王的目光望过去，看到伊瑟拉、诺兹多姆和玛里苟斯正在与死亡之翼进行着一场仿佛没有尽头的战争。三位守护巨龙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黑龙，但每一次，黑色怪物都轻松地击退了他们。

“三对一，他们仍然无能为力？”

正在尝试着扇动翅膀的阿莱克丝塔萨暂时停住动作，回答道：“因为恶魔之魂。我们被那东西夺走了大半力量！只有死亡之翼还是完整的！如果能有人用那件宝物对抗他，或者我们能够恢复失去的力量就好了，但这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继续战斗下去，希望能有个好结果！”一声咆哮从空中震撼了大地。“我必须过去了！请原谅我将你们留在这个危险之地！再一次感谢你们！”

说完这一句，巨龙女王就腾空而起。她轻轻一甩尾巴，抽飞了附近的兽人，却小心地避开了英勇作战的矮人。

“我们一定能做些什么！”罗宁望向周围，寻找恶魔之魂。它一定就在某个地方。

“别管那东西了！”温蕾萨一边高喊，一边用剑格挡开兽人挥来的战斧，又回身一剑刺穿了那个兽人。“我们先要救我们自己！”

但无论身边的拼杀如何激烈，罗宁依然只是一门心思地寻找着那只圆盘。突然间，他的视线落在了一个兽人尸体下，那里有一样东西正在闪闪发光。法师立刻抱着一线希望跑了过去。

没错，这正是那件能够控制龙族的宝物。罗宁用充满惊羡的目光审视着它，它看上去如此简单，又如此精美，其中蕴含着远超任何法师的力量，可能只有著名的麦迪文曾经的力量能与之媲美。这力量如此强大，有了它，耐克鲁斯足以成为部落的大酋长；有了它，罗宁就能成为达拉然的尊主，成为洛丹伦诸国的皇帝……

我在想什么？罗宁晃晃脑袋。他被自己的这些想法吓坏了。恶魔之魂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诱惑人心，他必须对其保持警惕。

弗斯塔德从狮鹫背上跳下来，加入到战斗中。他不知道从哪个兽人手里抢来了一把战斧。一看就知道，他也是一个用斧头的行家。

“法师！你在磨蹭什么？罗姆和他的人正在和兽人战斗！现在可不是站在一边看热闹的时候！”

罗宁没有理睬矮人，也没有理睬温蕾萨。如何使用恶魔之魂才是战胜死亡之翼的关键！否则还有什么力量能够与那头恶龙相匹敌？就算是四位守护巨龙也没有这样的力量。

罗宁高举起手中的宝物，感觉到其中浩瀚无际的能量。但他知道，所有这些能量都无济于事，至少在目前看来，它们无法对抗死亡之翼。

没有办法，也许他们真的没有办法阻止死亡之翼赢得最终的胜利……

第二十一章

他们已经倾尽全力——他们目前所能支配的全部力量。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和魔法不断向死亡之翼发动攻击，死亡之翼却轻松地将他们一次次击退。无论他们战斗得多么努力，事实依然无法改变。在很久以前，铸造恶魔之魂的时候，他们永远地丧失了一部分力量。因此和这个黑色魔怪相比，其他的守护巨龙们现在弱小得如同婴儿。

诺兹多姆向死亡之翼挥洒着岁月流沙，这种能够偷走死亡之翼活力的手段只对黑龙造成了短暂的威胁。虚弱的感觉在死亡之翼体内扩散，他的骨骼变得僵硬，思维变得迟缓。但在这种虚弱感造成更多的损害前，这头混沌巨龙体内原始的狂暴力量便骤然迸发，烧毁了时间之王的沙粒，彻底破解了这个阴险的法术。

玛里苟斯发动了更加直接的攻击。怒火让这位疯狂的守护巨龙爆发出几乎能与死亡之翼相匹敌的力量，只是这力量无法持久。一道道闪电从四面八方攻向玛里苟斯痛恨的敌人，极致的高温和令一切归于死寂的严寒同时击中死亡之翼。但覆盖在黑色巨龙身上的魔化铠甲挡住了那些猛烈的风暴，死亡之翼本身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在黑龙的所有敌人之中，最聪明和最危险的实际上是伊瑟拉。一开始，绿色巨龙一直留在后线，仿佛只是任由她的同伴在黑龙身上浪费力量。但得意的情绪渐渐在死亡之翼心中滋生，骄傲和自满让他耽于享受眼前的胜利，对敌人越来越放松了警惕。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差一点就要陷入彻底的失败。他摇摇头，迅速扫去伊瑟拉蒙蔽自己心智的蛛网——这时他的三个敌人正要用爪子将他撕碎。

死亡之翼急忙扇动巨大的翅膀，避开那些致命的龙爪，随后立刻发动反击。他的两只前爪之间凝聚起一个巨大的能量球，将之抛向三位守护巨龙。

圆球在守护巨龙中间炸开，三头巨龙翻滚着向远处飞去。

死亡之翼发出轻蔑的咆哮：“蠢货！把你们的一切招数都使出来吧！结果不会改变！我是力量的化身！你们只不过是上一个纪元留下的影子！”

“永远不要低估你能够从过去学到的东西，黑龙……”

一片朱红色的影子疾飞而至。死亡之翼本以为这个生物再也不可能飞上天空了。所以就连他也不由得吃了一惊：“阿莱克丝塔萨……你来为你的配偶复仇吗？”

“我来为我的配偶和我的孩子们复仇，死亡之翼。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我？”黑色巨龙咧嘴一笑，露出锋利的牙齿，“但就算是我也无法碰触恶魔之魂啊。这可是你和你的同伙干的好事！”

“但不知是谁将兽人引到了一个只有巨龙才知道的地方……又不知是谁提醒他们认识到那只圆盘的力量！”

“这重要吗？你的时代结束了，阿莱克丝塔萨，而我的时代正要到来！”

红龙展开双翼，扬起利爪。尽管曾经饱受折磨，但她现在没有半点虚弱的样子。“应该说，你的日子已经完了，黑东西！”

“我刚刚经历过时间的折磨、噩梦的诅咒，还有巫术的雾瘴，这就是那些家伙给我的！你又为我准备了什么？”

阿莱克丝塔萨决绝地看着黑龙险恶的目光说道：“生命……希望……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一切……”

死亡之翼听到她的话，放声大笑：“那么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两头巨龙向彼此发起了冲锋。

“她不可能战胜他，”罗宁喃喃地说道，“他们都做不到，因为这件该死的东西偷走了他们的力量！”

“如果帮不上什么忙的话，我们应该尽快离开，罗宁。”

“我不能，温蕾萨！我必须为她做些什么。不，这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如果他们不能阻止死亡之翼，又有谁可以？”

弗斯塔德看着恶魔之魂。“你不能用这东西做点什么？”

“不行。无论如何，它都不能被用来对抗死亡之翼。”

矮人揉搓着自己生满胡须的下巴。“真可惜，如果能把那些龙被偷走的力量还给他们的话，至少他们还可以和死亡之翼公平作战……”

法师摇摇头。“这不可能……”他停顿一下，仿佛在努力思考着什么。他断了一根手指，头颅在隐隐作痛，全身上下都是伤痕，现在就连站立都很困难了，但他的全部心思都在狮鹫骑士刚刚说的那句话上。“不过……也许可以！”

他的两个同伴困惑地看着他。罗宁迅速扫视一遍周围，确认暂时不会有兽人来打扰他们，便捡起了他认为最坚硬的一块石头。

“你要干什么？”温蕾萨问道。听口气，她似乎很担心罗宁是不是失去了理智。

“把他们的力量还给他们！”罗宁将恶魔之魂放到另一块石头上面，又高高举起了手中的石块。

“你到底想干什么……”弗斯塔德也茫然地嘟哝着。

罗宁将石块狠狠砸向了那只圆盘。

法师手中的石块裂成了两半。

恶魔之魂光芒闪烁，甚至连一点污渍都没有留下。

“该死！我早就应该知道！”罗宁向矮人抬起头，“你斧子用的怎么样？”

弗斯塔德立刻露出一副受到侮辱的神情。“这是低劣的兽人制品，不过好歹算是一件能用的武器，我使用它绝不比任何人差！”

“那就用它来砍这个圆盘！快！”

精灵游侠关切地伸手按住法师的肩膀。“罗宁，你真的认为这样有用？”

“我知道将能量归还给他们的法术，肯瑞托从古代遗物中汲取能量用的就是这种法术，只要稍加变通就可以。但我们首先要打碎这东西，除去封锢这些能量的禁咒！我可以将那些巨龙失去的力量还给他们，只要我能够将恶魔之魂打开！”

“原来是这样，”弗斯塔德举起了战斧，“后退，法师！你是想要它被整齐地砍成两半？还是变成一堆碎片？”

“只要能毁掉它，你想怎么样都行！”

“很简单……”矮人高举战斧，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力将斧头挥出。罗宁能够清楚地看到矮人手臂上绷紧鼓胀的肌肉。

战斧正中目标……

金属碎片四散崩飞。

“鹰巢山在上！这斧头！完全被毁了！”

斧刃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缺口，毫发无损的恶魔之魂再一次证明了它的坚硬。弗斯塔德厌恶地丢下斧头，咒骂着低劣的兽人锻造工艺。

但罗宁知道，这不是斧头的问题。“情况比我想象得更糟！”

“一定有魔法在保护它，”温蕾萨喃喃地说道，“难道不能用魔法摧毁它吗？”

“那必须是非常强大的魔法，以我的力量无法做到。除非我还能有另一个宝物……”他想起了克拉苏斯——或者是考雷斯特拉兹的徽章，但在罗宁和红龙杀回战场的时候，那枚徽章被丢下了。况且，罗宁对那件宝物的力量也心存疑虑。最好能够有一样死亡之翼身上的东西，但死亡之翼给罗宁的徽章遗失在山洞里了。

他还有那块宝石！那块用黑龙自己的鳞片做成的宝石！

“这个一定有用！”罗宁高喊一声，把手伸进衣袋。

“你有什么？”弗斯塔德问。

“这个！”罗宁拿出那块小宝石，他的两位同伴显然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鼓舞。“死亡之翼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制作了这个，就像他用自己的魔法创造了恶魔之魂！也许它能够做到其他东西都做不到的事情！”

在精灵和矮人的注视下，罗宁将这颗宝石按在了黄金圆盘上。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块宝石，便决定依照自己修习魔法时得到的经验来做——先用最简单的方法。

黑色宝石在罗宁手中闪烁着光芒。法师找到宝石最锋利的边缘，将它紧紧贴住恶魔之魂。他知道自己的方案也许不会奏效，但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他小心翼翼地将宝石沿着这件邪恶宝物的中心线划过去。

死亡之翼的鳞片切穿了恶魔之魂坚硬的黄金外壳，如同一把匕首切穿黄油。

“小心！”温蕾萨及时将他拽开，一股纯粹的能量从切口中喷发出来。

罗宁感受到了因恶魔之魂受损而汹涌迸发的巨大能量，他知道自己必须加快速度，否则这些能量就会永远离开自己真正的主人。

他开始施法，依照自己的设想对咒语进行了调整。这名疲惫不堪的法师现在就连集中精神都很困难，但他不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失败。他必须成功。

一道辉煌夺目的彩虹冲向天空，越升越高，一直刺入了苍穹。罗宁重复着自己的法术，努力强调着自己的意愿……

令人无法直视的明亮光柱升到了数百尺的高空，扭曲旋转着，指向了正在激战的巨龙们。

“这是你做的？”游侠喘息着问道。

罗宁凝望远方的阿莱克丝塔萨、死亡之翼和其他巨龙，喃喃低语。“我想是的……我希望是……”

“还要继续打吗？还要进行这场你们根本就赢不了的战斗？”死亡之翼轻蔑地看着他的敌人们，对于这些守护巨龙的最后一点敬意早已从他的心中消失了。这些傻瓜还在徒劳地以头撞墙，尽管他们很清楚，即使他们全部的力量相加也没办法让这堵墙颤动一下。

“你已经造成了太多不幸，太多恐怖，死亡之翼，”阿莱克丝塔萨说道，“不只是对我们，还有对这个世界的凡间生物们！”

“他们对我有什么意义？你们又对我有什么意义？我可不明白！”

阿莱克丝塔萨摇摇头。死亡之翼觉得，她的目光中闪动着怜悯——对死亡之翼的怜悯？“是的……你永远不会明白……”

“我已经跟你玩够了——被你们玩够了！四年前我就应该毁掉你！”

“但你不能！创造恶魔之魂也削弱了你自己，让你也一直无法复原……”

死亡之翼哼了一声：“但现在，我已经恢复了全部力量！我为这个世界制订的计划正在迅速展开……等我把你们都杀掉以后，我就会得到你的蛋，阿莱克丝塔萨，创造我自己的完美世界！”

作为回应，红色巨龙再次发动攻击。死亡之翼对此只是报以大笑，他知道，红龙的法术无法对他造成伤害。他拥有最强大的力量，还有精金铠甲的保护，无论是谁都无法伤害他……

“啊！”红龙女王的攻击以死亡之翼意想不到的力量击中了他，他的精金护甲几乎无法防护这可怕的冲击。死亡之翼立刻施放强大的护盾进行抵挡，但他已经受伤了，他感受到了许多个世纪都不曾有过的剧痛。

“你……你对我做了什么？”

一开始，阿莱克丝塔萨自己也显得有些吃惊，但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一抹胜利的微笑浮现在她的脸上。“过去这些年中我一直梦想的事情，这只是个开始，污秽的东西！”

现在红龙女王看上去更加庞大，更加强壮了。实际上，四位守护巨龙都发生了同样的变化。黑龙心中似有所感，他完美的计划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瑕疵。

“你能感觉到吗？你能感觉到吗？”玛里苟斯呼吼道，“我又是我了！这太精彩了！”

“正是时候！”诺兹多姆宝石一般的眼睛变得异常明亮，光芒璀璨，“是的，正是时候！”

伊瑟拉睁开令人目眩神迷的双眼。死亡之翼竭尽全力才让自己在那对眼眸的注视下保持清醒。梦境守护者悄声说道：“噩梦该结束了。我们的梦变成了现实！”

阿莱克丝塔萨点点头。“我们失去的东西回到了我们身上。恶魔之魂……恶魔之魂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可能！”身披铁甲的黑色巨兽咆哮道，“这都是谎言！谎言！”

“不，”红色巨龙纠正了他，“现在要揭穿的谎言只有一个——你绝非是无法战胜的。”

“是的，”诺兹多姆断喝一声，“我正期待着破除这个荒谬的谎言……”

死亡之翼发现自己受到了四种元素力量的攻击，这是他从不曾遭遇过的强大力量。和他作战的已经不再只是过往劲敌的影子，而是四个足以与他匹敌的强大生物，他完全不可能同时对抗四位守护巨龙。

玛里苟斯抛出一个个云团，堵塞了黑龙的口鼻，让他陷入窒息。诺兹多姆加速了他的时间的流逝，让他连续数个星期、数个月甚至数年不得休息，身上的力量被白白消耗。这些攻击让死亡之翼疲于应付。伊瑟拉便毫无困难地入侵了他的意识，将这头披甲巨兽导向最可怕的噩梦。

就在这时，阿莱克丝塔萨飞到了他面前。恐怖的复仇女神凝视着死亡之翼，眼中却仍然带有怜悯。她说道："黑龙，我所守护的是生命，像所有母亲一样，我知道生命中的痛苦和希望！在过去几年中，我看到我的孩子们被养育成战争工具。如果他们力量不足，或者有了太强的自我意识，就会被杀害！我的那么多孩子无辜惨死，我却无能为力！"

"你的话对我毫无意义，"死亡之翼咆哮着，徒劳地想要挣脱另外三位守护巨龙的强大攻击，"毫无意义！"

"是的，话语可能毫无意义……所以我要让你亲身体验我曾经承受的一切……"

她开始了攻击。

对于其他守护巨龙的手段，哪怕是伊瑟拉的噩梦，死亡之翼都还有一些反抗之力，但对于阿莱克丝塔萨，他完全没有可以对抗的办法。阿莱克丝塔萨的武器是痛苦，她的痛苦。那不是死亡之翼所熟知的肉体剧痛，而是一位心怀深爱的母亲在自己的每一个孩子被夺走，被改变成凶残恶魔时所承受的惨烈折磨。

她的每一个被毁灭的孩子。

"你会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黑龙。让我们看看，你是否能比我更好过。"

死亡之翼从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伤痛。哀伤撕裂了他，这是任何尖牙利爪都无法做到的。他的内心被彻底撕裂了。

龙类能够发出的最可怕的哀号响彻天地。没有任何生物曾经听到过这样的哀号。

也许正是这样的号叫救了死亡之翼。另外三位守护巨龙震惊于这声号叫，甚至没办法保持自己的法术。死亡之翼挣脱了他们的束缚，转身就逃，拼命向远方飞去。他的身躯剧烈地颤抖着，但很快就从守护巨龙的视野中消失了，只有凄惨的号叫声依然不停地从远处飘来。

"绝不能让他溜走！"诺兹多姆突然意识到情况的严重。

“追上他，一定要追上他！”玛里苟斯表示同意。

“我同意，”梦境守护者安静地说道。伊瑟拉看向阿莱克丝塔萨。红龙女王悬浮在半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依然惊诧不已。伊瑟拉又说了一声：“姐姐？”

“是的，”红龙点点头，“无论如何都要追上他！我稍等一下会去与你们会合……”

“我明白……”

三位守护巨龙全都转过头，加快速度朝那个叛徒追赶过去。

阿莱克丝塔萨看着他们迅速飞远，差一点也想振动翅膀加入他们。尽管他们的力量已经恢复，但她还是没有把握只靠他们三个是否能够永远结束死亡之翼的恶行。但追杀死亡之翼的事情只能先等一等，现在她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

巨龙女王搜寻着天空和大地，很快就发现了她寻找的目标。

“考雷斯特拉兹，”她悄声说道，“你终于不只是伊瑟拉的梦了……”

如果是孤军奋战，这些矮人的命运也许就要到此为止了。他们战斗得非常英勇，甚至足以和敌人僵持一段时间。但兽人不仅数量远远超过他们，身体状况也要比他们好很多。在地下潜伏多年之后，罗姆的族人们的确变得更加坚强刚毅，但这种生活也让他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幸运的是，他们还有一位法师、一名武艺高超的精灵游侠，还有他们的一个狂暴远亲，以及这位远亲生有尖喙利爪的狮鹫坐骑并肩作战。恶魔之魂被摧毁之后，三位联盟勇士便奋力援助丘陵矮人，一举扭转了战局。

红龙也不断从天空俯冲下来，一次次冲散了兽人的阵列，让这些凶狠的敌人既无法发动攻势，也不能组织有效的防御。

格瑞姆巴托最后的兽人军队终于被打垮了，残存的兽人跪倒在地上向矮人投降。罗姆的一只手臂被绷带拴住。他很想将这些仇敌全部处死，他的许多亲人同伴都牺牲了，甚至包括吉梅尔在内。但这位矮人首领还需要服从另一个生物的命令——有谁会违抗一头龙呢？

“他们将前往西方海岸。在那里，联盟船只会将他们带去收容所安置。今天已经流了太多的血。卡兹莫丹北方肯定还在流淌更多鲜血……”考雷斯特拉兹看起来已经非常、非常疲惫了，“我在今天目睹了太多杀戮。但我还是要谢谢你们……”

当罗姆答应照红龙的要求去做之后，考雷斯特拉兹将注意力转向了罗宁。

“我不会把你的事告诉任何人，克拉苏斯，”年轻法师立刻说道，“我想，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但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冷酷无情。我只能祈祷我的女王可以理解……”红色巨兽做出一个几乎和人类一样的耸肩动作，“至于说我在肯瑞托的位置，这件事尽可以再商量。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想留下来，而且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肯定会被他们知道——至少是知道一部分。他们肯定能想到，我派你到这里不会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侦察任务。”

“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许多事情……太多事情了。部落仍然控制着丹奥加兹，但那里的战斗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了。那以后，这个世界必须进行重建……如果还有机会的话。”红龙停顿了一下，“另外，现在还会有一些政治纠纷需要解决，今天的事情会导致一系列变故。”考雷斯特拉兹有些不安地看着面前渺小的人类法师，“我必须告诉你，我的族类也需要为这些变故承担责任。”

罗宁很想继续追问，但他立刻就看出，考雷斯特拉兹不会回答他的问题。不过他已经领教了死亡之翼和这头红龙变化成人类的手段，心知这个古老的种族一定干涉过人类的历史，也许还有精灵和其他族群的历史。

“你的脑子很快，罗宁，”红色巨兽说道，“你一直都是一个好学生……”

他们的对话突然被打断了。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了矮人的队伍。一时间，精疲力竭的法师不由得担心是不是死亡之翼逃过了守护巨龙的追击，回来向他们复仇了。

不过盘旋在半空中的不是黑龙，而是有着和考雷斯特拉兹一样的红艳光彩的红龙女王。

“黑龙逃走了！我们没能永远消除他的邪恶，但至少暂时制止了他！”

考雷斯特拉兹抬起头，声音中充满了思念：“我的女王……”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阿莱克丝塔萨喃喃地对自己的配偶说道，“我为你哀恸了很长时间……”

公龙显得十分愧疚：“我只能暂时躲藏起来，我的女王，为了有机会帮助你恢复自由。我向你道歉，不仅是因为我让你遭受的痛苦，还有我操纵这些凡人的轻率行动。我知道你对他们的感情……”

女王点点头。“如果他们能够原谅你，我也会原谅你。”她垂下尾巴，与考雷斯特拉兹的尾巴交缠在一起，“他们还在追杀黑龙，但我们必须先聚集幸存的同族，重整我们的家园。我认为这件事更加重要。”

“我是你的仆人，”考雷斯特拉兹垂下巨大的龙头，“无论现在还是永远，我的爱人。”

红龙女王看向法师和他的朋友，又开口道：“为了答谢你们做出的牺牲，请至少让我们送你们回家。只是要请你们稍作等待。”

弗斯塔德的狮鹫也可以带他们回家，不过那会让狮鹫太过辛苦，于是罗宁满怀感激地接受了女王的好意。他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两头红龙，尽管考雷斯特拉兹在不久之前还骗过他。但如果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这位法师很可能做出同样的选择。

“丘陵矮人们会为你们提供食物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寻回并保护好所有龙蛋之后，会在明天来找你们。”女王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幸好我们的蛋非常牢固，否则即使打败了死亡之翼，我还是要承受一次痛苦的创伤……”

“不要这么想，”公龙催促女王说，“来吧！我们应该尽快行动！”

“是的……”阿莱克丝塔萨又向三个人低垂下头，“人类、精灵，还有矮人！感谢你们三个所做的一切。只要我还是女王，红龙就绝不会是你们的敌人……”

说完这一句，两头龙全都腾空而起，疾速向死亡之翼带走第一批龙蛋的地方飞去。依然留在车队中的龙蛋受到了兴高采烈的丘陵矮人的保护。现在这些矮人终于夺回了他们的山腹堡垒，还有整个格瑞姆巴托。

“真是令人惊叹啊！”弗斯塔德望着远去的巨龙，喃喃地说道。然后他转向自己的同伴们说：“精灵女士，你将一直留在我的梦中！”他抓起困惑的游侠的手，握了两下，然后又对罗宁说：“法师，我和你们这种人打交道不多，不过我要说，至少我认识一个法师拥有一颗勇士之心！我会向大家讲述我们的传奇——勇夺格瑞姆巴托！如果有一天，你听到矮人们在酒馆里传唱你的故事，可不要吃惊，好吗？”

“你要走了？”罗宁大惑不解地问道。他们才刚刚赢得一场战斗。罗宁的气息还没有喘匀呢。

“至少等到明天早晨再走吧，”温蕾萨也劝道。

狂野的矮人耸耸肩膀，仿佛是在说，如果有的选，他一定会很高兴地留下来。“很抱歉，但我必须尽快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鹰巢山！那些龙飞得很快，

但我会在它们到达洛丹伦之前就回到我的家！这是我的责任，而且我还需要尽快让家里人知道，我还活着……”

罗宁感激地握住了弗斯塔德强有力的手，万幸他还有一只并未受伤的手可以用。尽管同样疲惫不堪，但狮鹫骑士还是用力握紧了法师的手。罗宁不由得说道：“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不，人类，要感谢的是你！很难有其他狮鹫骑士能有比我的经历更传奇的颂歌可以唱了！我一定会受到女士们的热烈欢迎，相信我！”

就在矮人骑士令人惊讶地表现出如此谦逊的风度时，温蕾萨俯下身，轻轻吻了一下弗斯塔德的面颊。弗斯塔德覆满胡须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罗宁则泛起一丝嫉妒。

“照顾好自己。”游侠告诫矮人骑士。

“我会的！”弗斯塔德熟练地纵身一跃，跳上狮鹫，向两位同伴挥手道别后，他用脚跟轻轻踢了一下狮鹫的身侧。“等到战争结束，也许我们还会再见！”

狮鹫在空中升起，盘旋了一周，让弗斯塔德能够向同伴再次道别。然后，矮人骑士便让坐骑转向西方，迅速消失在地平线以外。

罗宁向逐渐远去的狮鹫挥着手，同时颇为愧疚地想起自己对这位矮人的第一印象。弗斯塔德在这一段旅途中早已证明，他是一个优秀可靠的伙伴。

一只温柔的手握住罗宁受伤的手，将它轻轻抬起。

“这根手指早就应该得到治疗了，”温蕾萨用责备的语气对他说，“我立下誓言，要保护你安全。我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事情……”

“你的誓言在我们到达卡兹莫丹海岸的时候不就应该结束了吗？”罗宁微微一笑。

“也许吧，但看样子，你随时都需要有人看护！否则你一定会把自己害死！”精灵虽然这样说着，唇边却也掠过些许微笑。

罗宁任由精灵查看自己断掉的手指，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让温蕾萨在他们被巨龙带回洛丹伦之后仍然留在他身边。联盟的首脑们肯定会认为由他们两个共同报告情况会更为妥当，更有利于厘清事实。他应该向温蕾萨提出这个建议，听听温蕾萨对此有什么看法。

突然间，罗宁惊奇地意识到自己想法的转变。当这个任务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心只想求死，现在却只想度过充实的人生——在他险些被烧成灰烬、压成肉泥、戳穿身体、砍掉脑袋之后。他依旧会为自己在前一个任务中所犯的错误而悔恨，但他已经不会再让这种悔恨不停地折磨自己了。

“好了，”温蕾萨说道，“先这样吧，等我找到更好的材料时再把它换下来。你的手指应该能够痊愈的。”

温蕾萨从自己的斗篷上撕下一根布条，从一柄断掉的战斧上劈下一片木头，做了一个小夹板。罗宁仔细端详精灵的这件作品，觉得它非常精致漂亮。

罗宁没有告诉温蕾萨，只要等到精力恢复，他自己也可以彻底治愈这处伤口。他很享受温蕾萨的治疗。

“谢谢。”

他希望那两头龙会在保育龙蛋的任务中多花一些时间。现在已经不必再害怕兽人了，罗宁发现自己也完全不急于回家。

格瑞姆巴托被攻陷，再不会有巨龙为部落送死的消息终于传遍了联盟，人们陷入了一片欢腾。战争终于要结束了，和平已经近在眼前。

每一个王国都坚持要亲耳倾听法师和精灵的报告，向他们两个提出许多问题。鹰巢山也传来了消息，一位狮鹫骑士，英雄弗斯塔德带回了同样的捷报。

罗宁和温蕾萨不停地在各个王国巡礼，他们二人也越走越近。化名为克拉苏斯的大法师在天空之厅做了自己的报告。一开始，其他议员们还都对他抱有敌意，尤其是那些明知受到他欺骗的人。不过没有人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不满意，而法师永远都是注重结果的实用主义者。

德伦登站在阴影里，冲这名遮住面孔的法师摇晃着脑袋，粗声粗气地说道：“你很可能会毁掉我们努力建设的一切！”他的声音和天空之厅中突然出现的风暴相互呼应，“一切！”

“我明白。如果你们愿意，我会退出议会，甚至接受苦修或者驱逐，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结果。”

“有人认为只是驱逐还不够，”茉德拉说，“远远不够……”

“但我们进行了讨论，最终认为年轻的罗宁的成功给达拉然带来的只有益处。尽管我们的盟友还在因为我们事先不曾向他们告知此次行动而提出抗议，但精灵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也是这次任务的功臣。”德伦登耸耸

肩，“看样子，这个议题已经没必要再继续下去了。既然你已经进行了自我检讨，克拉苏斯，现在我个人要向你表示祝贺。”

“德伦登！”茉德拉喝道。

“这里只有我们几个，我随便说几句不会有事的。”德伦登将双手的指尖抵在一起，搭成塔状。“那么，如果无人对此还有异议，我们就要讨论关于普瑞斯托领主的问题了。这位被认为是奥特兰克下一任选定君主的人……他似乎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他的宅邸空无一人，他的仆人们都逃走了……”茉德拉补充道。听口气，她仍然在为自己的同伴贸然向克拉苏斯表示祝贺而气恼。

那位身材圆胖的法师终于开了口：“环绕那幢房子的法术也全都消散了。有迹象表明，曾有一些地精为那个野法师效力！”

整个议会的目光都转向了考雷斯特拉兹。

克拉苏斯摊开双手，仿佛也像他们一样大惑不解。“普瑞斯托领主”现在显然占尽上风，获得了一切。大家想要知道的是他为什么又把一切都放弃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也许他终于意识到，我们只要齐心协力就能让他倒台。我猜可能是这样，否则我们就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会抛下如此丰硕的成果。”

克拉苏斯的解释很合其他法师们的胃口。考雷斯特拉兹明白，这些法师和大多数生物一样，很容易因为自负而得到满足。

“他的影响力已经开始削弱了，”克拉苏斯继续说道，“你们肯定已经听说了吉恩·格雷迈恩又开始反对普瑞斯托得到国王之位，甚至普罗德摩尔海军上将也赞同了他的意见。泰瑞纳斯国王甚至宣布，要重新核实那个人所谓的贵族背景，因为那其中还有很多可疑之处。普瑞斯托即将与年轻公主订婚的传闻也不再被人提起了……”

“你一直在探查他的背景，”茉德拉说。

“也许泰瑞纳斯陛下也多少听闻了一些消息。”

德伦登点点头，显然对这一结果感到愉快。“罗宁的任务让我们从泰瑞纳斯和其他国王那里赢得了许多好感。我们要尽量利用这一契机。半个月之后，我们要让‘普瑞斯托领主’成为全联盟的罪人！”

考雷斯特拉兹警告性地抬起一只手：“对这件事的处理最好要圆滑一些。时间对我们有利。不久之后，他们甚至会忘记那个人的存在。”

“也许你是对的，”长胡子法师看向其他人，众人纷纷点头表示同意，“那么，一致同意。很好。”他抬起手，准备宣布会议结束，“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实际上，还有一件事，”红龙法师插口道。消散的风暴中飘出一片阴云，从他身上掠过。

“什么事？”

“尽管你们宽恕了我可疑的行为，但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我必须暂时离开议会一段时间。”

众人都是一脸惊讶，在他们的记忆里，克拉苏斯从未缺席过天空之厅的任何会议，更不要说是退出议会了。

“多久？”茉德拉问。

“我还无法确定。她和我已经分别太久了。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找回我们的过去。”

虽然德伦登用阴影法术遮住了自己，但考雷斯特拉兹几乎能看到对方在对他挤眉弄眼。“你有一位……一位妻子？”

“是的。请原谅我不记得是否告诉过你们。就像我说的，我们经历了一段相当长久的别离……”尽管众人看不见，但他还是露出了微笑。“……不过现在，她回到我身边了。”

其他人相互交换着眼神。终于，德伦登回答道：“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该阻拦你。这是你应有的权利……”

考雷斯特拉兹朝法师们鞠了一躬。实际上，这头龙希望自己能够回归肯瑞托，毕竟这是他绵延数个世纪的生活的一部分。不过和与阿莱克丝塔萨相伴相比，这实在是不算重要。“非常感谢。当然，我希望在这段时间里也能够了解到一切重要的消息，我向你们承诺……”

他抬手向众人告别，与此同时，他的传送法术将他带离了天空之厅。考雷斯特拉兹的告别之词实际上要比其他法师所料想的更加真诚。作为肯瑞托的一员，哪怕已经不再是议会成员，他依然会时刻关注这个世界的政局变化。“普瑞斯托领主”的消失让潜藏着巨大危机的争吵重新出现在各个王国之间，奥特兰克再一次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考雷斯特拉兹对于达拉然的责任要求他不能放松警惕。

为了他的女王，为了龙族的荣耀，他和另外一些像他一样的龙会一直守护这个世界……守护它，并对它施加必要的影响。阿莱克丝塔萨相信那些年轻的种族，在罗宁等人的行动达成了辉煌的成就之后，她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信任。正因为如此，考雷斯特拉兹决定继续承担自己的责任，以支持女王的信念。无论是为了女王还是为了那些帮助过他的凡人们，他都义不容辞。

死亡之翼在那一次仓皇逃窜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现在四大守护巨龙都对他保持着高度警戒，他应该有一段时间无法再为非作歹了。而且，因为他的缘故，其他守护巨龙重拾了对生命和未来的关心。

的确，巨龙的时代过去了，但他们会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即使其他种族从未注意到。

关于作者

理查德·A.纳克是《纽约时报》评选出的奇幻文学畅销作家，也是参与《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创作的著名作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已创作了超过五十部长篇小说和众多短篇小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被魔兽玩家奉为经典的《上古之战》三部曲。

除创作《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外，理查德·A.纳克还参与撰写了多部游戏背景小说，其中不乏《龙枪》系列的《修玛传奇》、《暗黑破坏神》系列的《血之遗产》等广受赞誉的作品。时至今日，上述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并深受玩家喜爱。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氏族之王
LORD OF THE CLAN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氏族之王

作者：【美】克里斯·高登

译者：刘泽宇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8-01

ISBN：9787513330732

目录
CONTENTS

导读

本书《氏族之王》作为系列早期的小说之一，源自一款未能面世的同名游戏。

这款在《魔兽争霸II》发售后开始开发的游戏由克里斯·梅森亲自设计剧本，借由萨尔这样一个被赋予传奇命运的年轻兽人，把魔兽系列中的兽人形象进行了重新诠释，也为原本简单的故事格局提供了庞大的延申空间。

尽管这款游戏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迎来正式发售，但这段对于魔兽宇宙至关重要的故事却以这本小说的形式，由克里斯蒂·高登女士进行了改编，最终于《魔兽争霸III：混乱之治》游戏发售前一年出版。

奴隶、角斗士、萨满、酋长，本书的主角萨尔在青年时代就经历了这几种身份的转变。作为霜狼酋长之子被刺客抛弃在荒野中，又被嗜酒如命的布莱克摩尔捡到作为奴隶被抚养长大的萨尔，从敦霍尔德的囚室中开始了自己的传奇。最终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兽人不仅打碎了肉体的枷锁，更从精神的桎梏中解脱。

本书中的萨尔有着复杂的经历，被人类抚养长大的他浸泡在布莱克摩尔阴晴不定的恶意中，却也从塔雷莎和军士长的身上学到了仁慈和爱。在与自己族人接触的过程中，萨尔又重新学习了自己种族的历史与耻辱，继承了古老的萨满传统。正是如此不凡的经历，让萨尔足以成为全新部落的领袖，肩负起让兽人重获新生的任务。

作为奠定萨尔形象基础的经典之作，《氏族之王》中萨尔逃离敦霍尔德的段落在《燃烧的远征》资料片中被制作为地下城《逃离敦霍尔德》。本书中的反派角色布莱克摩尔尽管在敦霍尔德的战斗中败给萨尔死去，却成了萨尔心中挥之不去的一抹阴影。在已经出版的《大地的裂变》资料片外传小说《萨尔：巨龙的黄昏》中，我们能看到萨尔与布莱克摩尔之间真正的了断。

序言

当古尔丹呼唤他们，他们便慢慢走近，充满着把灵魂出卖给黑暗的渴望，甚至是急切地难以抑制。曾经的他们，就像曾经的古尔丹，是意志寄宿于肉身的个体。曾经的他们，传颂着自然法则，聆听着兽人世代生存的大地之声；追随野兽留于森林旷野的足迹，感受鸟儿振翅飞升的微风，抚平鱼儿畅游河海泛起的水花。他们曾生于自然，俨然成为循环的一部分，不偏不倚，不多不少。

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

这些昔日的萨满，已是新一代的术士，他们品尝过力量，深知其中的甘甜滋味，如同将蜜糖涂抹在唇齿之间。力量，更多的力量，他们的渴望因此得到了回应。古尔丹师从耐奥祖，最终学生还是超越了导师的造化。部落今非昔比，团结而强大，所向披靡无可阻挡，是耐奥祖缔造了这一切，但他却止步于此，他体内高贵的血统令其暴露出缺乏勇气的软弱。相比之下，古尔丹从不知何为软弱。

部落的铁骑杀戮殆尽一切生灵，这个世界俨若焦土。嗜血的兽人们没有了劫掠的目标，氏族之间的血腥争斗便取而代之，胸中的喋血欲望在斧刃相交中被残忍地释放。古尔丹心里清楚，兽人的野性需要发泄，而他已经找到了方法。很快，他们就将奔赴另一个世界，一个生机盎然的美好恬静的世界，也是一个可以尽情屠戮与狩猎的世界。嗜血的冲动将会达到巅峰，亟须一个能带领兽人并控制部落的议会，而古尔丹则会是这个议会的掌门人。

当术士们走进房间时，古尔丹点头示意，那小小的、闪耀着火焰的眼睛洞察着一切。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靠近他，犹如驯服的野兽臣服于主人，拜服于他。

兽人们围着桌子坐下，他们是众生中的佼佼者，在部落里无不令人闻风丧胆同时备受瞩目。他们之中，有的不满足于出卖灵魂，因崇拜黑暗力量而饱受折磨，面目扭曲变得狰狞恐怖；还有的则体态健硕孔武有力，即使墨绿色的皮肤也掩盖不住青筋暴起的肌肉。这份源自暗影的馈赠，他们偿代以得。他们残暴而狡诈，为了攫取力量不择手段。

但，所谓残暴，古尔丹才是其化身。

“我们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古尔丹沙哑的嗓音响起，“氏族中最强大的勇士们。我们了解力量，也知道如何得到它，如何使用它，用之不竭。近来，有人却开始违逆我们的意志。有的氏族希望归隐田园，有的氏族厌倦了屠戮手无寸铁的孩童。”他厚实的绿色嘴唇微微扬起，露出一个轻蔑的讥笑。“兽人正在变得软弱。”

“但是，大师，”一名术士打断了他，“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德莱尼人都杀光了。这个世界哪里还有能继续屠杀的猎物？”

古尔丹笑了，厚唇张得更大，露出獠牙。“没有了，”他说，“但其他的世界里有。”

他缓缓地说出了那个计划，兽人们兴奋不已，火红的双眼流露出渴望力量的凶光。没错，这是个完美的计划。兽人将被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团结成强大无比的部落，而统领这只大军的不会是别人，只会是古尔丹。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议会，把部落控制于我们的股掌之间，”他最后说道，“在座的每个人都有权力发声，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谁是主使，我们的诡计形同一人。他们深信不疑，挥舞战斧是因为自己的意愿，而非我们的操纵。我们的存在就是个秘密，行走在暗影之中，藏身于默然之处，我们的力量会因为无影无踪而变得强大。我们是暗影议会，深埋在黑暗中的利刃。”

直到有一天，黑暗被光明撞破。

第一章

曾经也有过如同今晚这么寒冷的夜，杜隆坦沉思。他漫不经心地把手伸向他的座狼伙伴，在锋牙白色的耳朵背后挠了几下。白狼心满意足地低吟几声，向他偎依得更近了。透过不规则的椭圆形洞口，兽人酋长和狼静静地注视着洞外白皑皑的飘雪。这里是杜隆坦的洞穴。

杜隆坦，昔日的霜狼氏族酋长，曾对这片大地了如指掌，也曾挥舞着战斧在烈日下厮杀，在刀光剑影之中凝视着飞溅的鲜血。对他而言，族人就是家人，更是同甘共苦的战友。当死亡的绿潮漫山而下，企图吞噬一切时，他们并肩而站，誓不相弃。他们常常聚在篝火旁，无拘无束地欢笑，传述着浴血抗争与搏斗征服的往事，孩童们则在未熄的灰烬旁打起瞌睡，幼小的脑海中印满了喋血的记忆。

但是现在，与少数几个氏族一样，霜狼氏族被流放，被迫游荡在这片异域的土地上，在冰天雪地的奥特兰克山脉自生自灭。他们唯一的伙伴，便是这些体形巨大的白狼。杜隆坦的族人们曾经也驯化过狼，那是些身形庞大的黑狼，能成为坐骑。不过，狼仍旧是狼，无所谓毛色，借助先知德雷克塔尔的力量，氏族赢得了狼群的信任。如今狼与兽人一同狩猎，并在这个冗长而寒冷的雪夜相依取暖。

一声轻柔的哭泣从洞穴的深处传来，引得杜隆坦回头探望。在岁月的愁苦与愤慨中渐渐麻木的冷漠面庞，却在这声啼哭下变得柔和起来。那是他襁褓中的儿子，因饥饿而哭啼。因为没到命名日，小婴儿尚未取名。

留下锋牙独自看飘雪，杜隆坦站起身向洞穴内缓缓走去。德拉卡露出乳房让婴儿吮吸，孩子哭闹是因为奶水太少。德拉卡伸出一只手的食指，黑色的指甲被削磨得锐利无比，她猛地刺进自己的乳头，然后重新放进婴儿的嘴里。她俊俏美丽的脸庞没有闪过一丝痛苦。这一切，杜隆坦看在眼里。婴儿不知道，他此刻吃的不仅是母亲的奶，更是母亲的血。他是杜隆坦的儿子，是霜狼氏族未来的大酋长，这是他成长的必经。

杜隆坦的心满溢着对伴侣的爱，这可爱无瑕的孩子就是他们爱情的证明，未来他会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战士。

当杜隆坦想到他被迫做出的一切，便顿时消沉了下来，双肩之上像是披拂着一条沉重的毛毯，令人喘不过气。他在一旁坐了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

德拉卡抬头瞥了他一眼，她那棕褐色的眼睛微微眯着。她太了解他了，尽管他内心深知这样是对的，他也不想表现出自己的武断。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现在有孩子了。”杜隆坦说话了，低沉的声音在他的胸膛中回响。

“的确。”德拉卡应答着，声音中满是自豪。“一个健康结实的男孩，多年以后，他将在他父亲光荣战死沙场后领导霜狼氏族前进。”她自顾自地说着。

“我需要对他的未来负责。”杜隆坦继续说。

德拉卡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杜隆坦突然觉得这一刻的她是那么的美，精巧的脸庞变成一幅画镌刻在了他的脑海。跳跃的火光映在她绿色的皮肤上，健硕的肌肉显得轮廓分明，尖锐的獠牙微光闪烁。她没有说话，等着他开口。

“如果当初我没有反抗古尔丹的话，我们的孩子就能有更多的玩伴，而不是寂寞地长大，”杜隆坦接着说，“如果我没有反抗古尔丹的话，我们就能留在部落，为氏族而效忠。”

德拉卡咧开嘴，露出獠牙，对她的伴侣发出不满的嘘声。“如果是那样，我也就不会选择与你共此生了。”她急切地咆哮着。怀中的婴儿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着，嘴巴松开乳房，急急地抬起头看着母亲的脸，白色的乳汁和鲜红的血顺着他的下巴流了下来。“霜狼氏族的酋长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族人迈向死亡，不然与待宰羔羊又有什么区别区别。杜隆坦，我的爱人，这就是你，你必须反抗，你做得没有错，你不辱大酋长的使命。”

面对一片真心话，杜隆坦默默地点头。“古尔丹对我们的人民没有仁慈，我很清楚这一点，除了汲取更多的力量之外，他毫不关心……”

他不说话了，再度陷入沉默。恐惧萦绕在他心头，随之而来的是愤怒，古尔丹欺骗了他们，暗影议会更是罄竹难书。他屡次试图说服其他人一起反抗强权，但徒劳无功。他们如同傀儡一般被操纵，成了屠戮德莱尼人的武器，兽人与德莱尼并非不共戴天，杜隆坦思索着。同样，穿越黑暗之门，来到这片未知的土地也不是兽人自身的意志，是暗影议会的主意。古尔丹利欲熏心地渴望力量，他是这一切的祸首。究竟又有多少兽人为此堕入深渊，为了虚无缥缈的未来战斗？

他搜肠刮肚地想，不知如何向他的爱人说出他的决意。“我想说，我们被部落驱逐了，所有执意跟随我的人都已无家可归，我们玷污了先祖的名誉。”

“古尔丹才是真正的罪人！”德拉卡愤怒无比。小婴儿从短暂的惊吓中缓过神来，继续吮吸着母乳。“你的族人们还活着，他们是自由的，杜隆坦。这里的确十分艰苦，但我们有霜狼做伴，即使是深冬我们也能狩猎到鲜肉。只要竭尽所能，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恢复原样，我们依旧可以围着篝火给我们的孩子讲故事。”

“他们理应得到的更多。”杜隆坦呢喃着。他伸出一只指甲锋利的手指，指了指尚未断奶的儿子。“他不应该为此受罪，那些仍被蒙骗的兄弟们也不应该，我希望我能给予他们未来。”

他站起来，挺直了腰身，魁梧的身躯投下巨大的影子，罩住了他的妻儿。爱人沮丧的表情杜隆坦看在眼里，他知道德拉卡已经清楚他的决意已定，只差完整地将它说出。相互信任使得他们走到了一起，如今这份誓言愈发地牢不可破。

“仍有一些兽人愿意相信我，尽管他们犹豫不决。我需要回去，联合几个氏族的酋长，告诉他们真相，他们会召集他们的族人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必须挣脱古尔丹给我们戴上的枷锁，不再迷失自我，不会再像草芥一般死在毫无意义的战斗中。我，杜隆坦，霜狼氏族的大酋长，我愿意誓死而为！”

他仰起头，极力张大满是獠牙的嘴，眼球上翻，爆发出巨大而深沉的怒吼。德拉卡不禁向后退缩，怀中的婴儿更是吓得哇哇大哭。这是誓约之吼，尽管茫茫雪海会吞噬声音，但他深知，他的族人们都会听见今夜的这一声怒吼。片刻之后，他们将聚集在洞口，要求他们的酋长说出誓约的内容，然后用同样的吼声立下自己的誓约。

“你不会孤独奋战的，亲爱的。”德拉卡说道，与杜隆坦的吼叫相比她的声音显得特别轻柔。“我愿与你同去。”

“我不允许。”

德拉卡听罢一跃而起，即使是对她十分了解的杜隆坦，面对突如其来的举动也吃了一惊。哭闹中的婴儿从她的膝头滚落到地上，她紧紧捏着拳头，粗暴地挥动着。当疼痛袭来，杜隆坦心头为之一颤，鲜血随即染红了脸颊。她在洞穴中无所顾忌，尖利的指甲重重地打在他脸上。

“我是德拉卡，科尔卡的女儿，拉奥克斯的子嗣。没人能够阻止我跟随我的伴侣，哪怕是杜隆坦本人也做不到！我选择了你，我支持你，即使是死我也愿意。Pagh！”她歇斯底里地冲他喊道。

杜隆坦用手擦去脸上的唾沫和血迹，他的心因为伴侣的爱而无比动容，她的确配作他的伴侣，配作他儿子的母亲。在兽人的历史上还有比她更支持自己的女性吗？杜隆坦知道，她是独一无二的。

伟大的部落领袖，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在自己的营地接待了杜隆坦和他的家人。会面必须秘密进行，一旦被古尔丹得知，奥格瑞姆的氏族也将难逃被流放的厄运。他疑心重重地看了一眼白狼，狼也以同样的神情看着他。奥格瑞姆简陋的帐篷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兽人围坐在一起，杜隆坦、德拉卡还有他们未起名的儿子。

夜晚依旧有些寒冷，看着尊敬的客人脱下御风的大衣冲着炉火低语，奥格瑞姆心中涌起了莫名的兴趣。霜狼一定适应不了“炎热的天气”，他沉思着。

帐篷外，他的私人护卫时刻注视着周围的动静。充当门用的门帘没有拉下，奥格瑞姆看到他的客人们紧靠在篝火旁，把硕大的绿手伸向跃动的火苗。为了这次秘密会见，杜隆坦特意挑了个晴朗的夜。初看之下，有男人、有女人还有孩子，与普通的小聚会没什么差别，但来人的身份却预示着重要的意义。

“我很抱歉，让你和你的族人们陷于危险的处境。”杜隆坦首先开口。

奥格瑞姆未置评论。“倘若我们注定死去，我们会荣耀以待。”他邀请他们坐下，同时递给他的老朋友一只现杀的猎物的腿，鲜血淋漓温热尚存。杜隆坦点头致谢，当即咬一口，撕下一大块多汁的肉。德拉卡也咬了一口鲜肉，然后把沾满鲜血的手指伸进婴儿的口中，小兽人急切地舔着这份甘甜。

“多么健康结实的男孩。”奥格瑞姆感叹。

杜隆坦点点头说：“他定会成为霜狼氏族的下一任酋长。但我们冒着危险前来，并不是为了让你赞美我的儿子。”

“上一次你这么隐晦地说话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奥格瑞姆说道。

“我只希望能保护我的氏族，当古尔丹将我们流放后，我才真正确信我的怀疑是对的。”杜隆坦回答说，“他对我们的惩罚决断无情，这使得我看清了事实。听着，我的老朋友，你必须凭着良心做出判断。”

护卫们坐在离篝火几码远的地方，为了不被其他人听见，杜隆坦压低了声音开始述说。他告诉了奥格瑞姆他所知道的一切——与恶魔领主的邪恶交易，古尔丹力量的肮脏本质，暗影议会唆使氏族间的背叛，最终，兽人会一步步迈向毁灭的深渊，毫无荣耀可言地成为恶魔的祭品。奥格瑞姆一言不发地听着，脸色强忍着镇定，但内心已然狂躁不安，如同正挥舞那令人胆寒的战锤撕裂着敌人的血肉。

这会是真的吗？这听起来就像一个从神志不清的疯子嘴里道听途说的奇幻故事。恶魔，黑暗契约……但杜隆坦不是疯子，他是最英明最勇敢也是最高贵的兽人酋长之一。换在别的时候，奥格瑞姆肯定听成胡言乱语而嗤之以鼻。可

是杜隆坦已经因为他的出言不讳，遭到了放逐，这令他的话多了几分可信。况且，奥格瑞姆信任这位老友的次数自己已经数不过来了。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杜隆坦说的是事实。当他的老朋友说完了话，奥格瑞姆拿过肉来，狠狠地咬了一口，一边慢慢地嚼着一边飞速地转着大脑，试图去理解刚才所听到的一切。许久之后，他咽下肉，开口道：

“我相信你，老朋友。你大可以安心，为了我的族人，我是不会与古尔丹同流合污的。而且我们愿意与你一同对抗这黑暗。”

杜隆坦无比感动，伸出了他的双手，奥格瑞姆则紧紧地将其握住。

“你不能在此久留，尽管这绝非我的本意。”奥格瑞姆说罢，站起身来。“我的私人护卫会护送你们到安全的地方。附近有一条小溪，这个时节更是野兽众多，你一定能狩猎些战利品回去。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支持你，当时机成熟了，我们俩就一同联手将背叛者古尔丹彻底除掉。”

护卫领着他们离开了营地，走进了树林深处，一路上一句话也没说。杜隆坦听到了潺潺的溪流声，果然，他们要去的安全之地周围一片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我就知道我这位老友值得信任，”他转过头来对德拉卡说，“用不了很久，我们就能够——”

突然，杜隆坦定在原地。他听到了一声异样的响动，那绝不是溪水流动溅起的浪花声，而是枯树枝被沉重的脚步无意间踩断而发出的刺耳的断裂……

顷刻间，他爆发出怒吼，伸手便抓自己的战斧。没等他的手摸到斧把，一名刺客已经扑到了他身上。朦胧中，他听见了德拉卡充满愤怒的尖叫，但眼下根本没法脱身去救她。眼角的余光里，锋牙一跃而起，将一名袭击者按倒在地。

他们隐匿了自己的气息，企图用偷袭占据主动，将兽人的荣誉弃之不顾，手段无耻而卑劣。他们是刺客，是兽人一族里最遭唾弃的对象，如同脚底的肮脏臭虫。这些臭虫把杜隆坦团团围住，他们双唇紧闭，空气中充斥着不自然的死寂，但手中的武器寒光闪闪，表达了露骨的来意。

一斧头袭来，击中了杜隆坦的左腿，他应声摔倒。温热的鲜血沿着他的腿流淌下来，杜隆坦猛地扭过身，徒手死死地掐住了袭击者的脖子。他面前是一张狰狞可怖的脸，他看不到善良，也看不到美好，仅仅是毫无情感的麻木与冷漠。他的敌人重新举起了斧头，杜隆坦使出全身的力气，青筋暴起的双手扼住了咽喉。袭击者的脸上开始浮现出痛苦表情，斧子滑落到地上，乱舞的手企图掰开杜隆坦粗壮的手指。

一声短暂而尖锐的哀号，随即沉默。杜隆坦没有看，但他知道，锋牙被杀死了。他仍然听得见他的伴侣在嘶吼辱骂，她的敌人正步步紧逼，渴望置她一死。突然，一声凛冽的哭喊撕裂了天空，令他的心恐惧地颤抖：那是他儿子的绝望的哭声。

他们会杀了我的儿子！这个想法盘踞在脑海，杜隆坦觉得浑身涌起新的力量，尽管腿的动脉被切断了，他怒吼着猛然一较劲，一个凌空侧翻，硕大的身躯稳稳地压在了敌人身上。现在，袭击者不住地挣扎，显露出内心无比的恐惧。杜隆坦并没有给他机会，他掐得更狠了，手掌之下的脖子终于传来被扭断的触感，他如释重负。

“不！”领他们走进陷阱的那个守卫正惊恐地喊着，声音由于懦弱和恐惧而变得尖锐，正是这个兽人出卖了杜隆坦。“我和你们是一伙的，他们才是目标——”

杜隆坦抬头望去，只见一名身形巨硕的刺客挥舞着与他等身长的大刀，刀身在空中划出平滑而精准的弧线。奥格瑞姆的护卫只能眼睁睁看着，刀刃干净利落地扫过他的脖子，被砍断的头颅带着淋漓的鲜血从杜隆坦的身旁飞了过去，惊慌与恐惧被赤裸裸地印在死去的叛徒的脸上。

杜隆坦赶紧转身去解救他的伴侣，但已经太迟了。当他看到德拉卡躺倒在林地上，身体近乎被砍成多段，四周的血泊一直向外蔓延，杜隆坦悲痛欲绝，愤怒地嘶吼。杀死德拉卡的凶手就站在一旁，扭过脸来直直盯着他。

如果是一场公平的较量，杜隆坦完全能够以一对三。但他身负了重伤，赤手空拳又没有武器，他意识到自己已然凶多吉少。此刻，他觉得自己的命已经不重要了，内心如刀绞般牵挂的则是自己的孩子。

他失魂地看着从肩头喷涌出的鲜血，动作因失血过多变得迟缓，他还想战斗，但左臂完全不听使唤，不停地抽搐，垂到了地上，两只手支撑着最后一口气。这群臭虫自始至终也没有给他机会最后一次抱起自己的孩子。

被砍伤的腿失去了知觉，杜隆坦身体前倾，瘫倒在地。在他面前不远的地方躺着他的小儿子，小兽人扭曲着面容表达着困惑与惊恐，杜隆坦高傲而坚毅的心瞬间崩溃了。

“带走……孩子……”他呻吟着，惊讶于自己说话的最后一点力气。

一名刺客弯下腰凑近他，为的是让杜隆坦看清他的脸，然后抬起手，重重地扇了一巴掌。杜隆坦十分害怕，担心他们会把他的儿子杀死在他眼前。

“我们把这个小家伙留给丛林的野兽吧，”那名刺客讥讽地说，“也许你还能看到他是怎么被撕成碎片的。”

说罢，他们离开了，冷冰冰地消失了。

杜隆坦眨了眨眼，愈发感到头晕目眩，体内的血液大量流失，汇成了一条鲜红的河。他想挪动一下身体，但根本做不到。他只好撑着蒙眬的双眼看着他的孩子，小兽人绝望地哭泣着，胸腹剧烈地上下起伏，小小手紧握成拳头，在空中肆意乱舞。

德拉卡……我的爱人……我的小儿子……我对不起你们，是我害了你们……

他的视野边缘变得越来越昏暗，眼中孩子的样貌已然模糊不清。杜隆坦，霜狼氏族的酋长，在生命缓缓消逝的最后一刻，心中浮现一丝释然，因为他不必再目睹自己的骨肉被野兽生吞活剥的残忍画面了。

“圣光在上，那是什么声音？”二十二岁的塔米斯·福克斯顿皱了皱自己的鼻子，他听见森林中传来阵阵哀号。“中尉，我们应该掉头往回走。这样的哀叫声肯定把我们能够追捕的猎物都吓跑了。”

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中尉则向他的随从投来一个慵懒的微笑。

“我教给你的东西你好像还没有完全学会吧，塔米斯？”他慢吞吞地说，“我们是为了远离那座糟糕的城堡出来散心的，只是顺便带点晚饭的材料回去罢了。无论那是什么东西在号叫，我们都去瞧一眼。”他伸手去摸挂在身后的鞍囊，手心传来酒瓶冰冷而细腻的触感。

“需要给您一个狩猎酒杯吗，先生？”塔米斯没有把布莱克摩尔的取笑放在心上，随时准备着服侍主人。他的马鞍上一直系着一个龙头形状的小杯子，他将它取下，递了过来。狩猎酒杯的下部没有底座，不能平放，专门于打猎时在马背上喝酒用。布莱克摩尔考虑了片刻，挥手拒绝了。

“用不着那么麻烦。”说完就用牙咬着拔出软木塞，一手捏着木塞，另一手扬起酒瓶嘴对嘴地喝起来。

啊，甘爽无比。令人兴奋的灼烧感从喉咙一直滑向腹中。布莱克摩尔擦了擦嘴，重新盖紧塞子，把酒瓶放回鞍囊里。他快速移开了视线，刻意无视了塔米斯投来的关切的目光。一个仆从怎么可以在意他的主人喝多少酒呢？

得益于战场上惊人的搏杀才能，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的官衔快速攀升，遇上他的剑刃的兽人一个活下来的都没有。他的上司器重他，认为他智勇双全。布莱克摩尔并没有完全说实话，他的勇猛其实来自于酒瓶中令人热血的琼浆，但他觉得这是无所谓的。

炙手可热的人气令他备受女人青睐，更何况他天生样貌不俗。高挺的身姿，帅气的面容，乌黑垂肩的长发，钢青色的瞳仁，再配上小巧精致的山羊胡，简直活脱脱一个完美的英雄勇士。虽然女人们最后很庆幸地离开他的床铺，有时带点悲伤，偶尔会给他留下一两个巴掌印，但他从没当回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刺耳的哀号开始令他心烦意乱。“它怎么还没消停？”布莱克摩尔低声抱怨。

“可能是一只受伤的野兽，先生，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了。”塔米斯说道。

“我们去找到它，然后我们就能从折磨里解脱了。”布莱克摩尔回应说。他故意用很大的力气踢了一脚夜歌，胯下是一匹毛色光亮如其名一般的黑色阉马，进而立刻飞驰起来，向尖锐噪音的方向而去。

夜歌冷不防簌地一下站住了，布莱克摩尔平时自诩骑术精湛，但也差点儿越过马头摔下去。他咒骂起来，在坐骑的脖子上打了一拳，当他看清夜歌之所以停下的原因后，惊讶得一言不发。

“圣光保佑！”骑着灰色矮马塔米斯随后跟来，不住惊叹。“这里简直一片狼藉。”

三名兽人和一头白狼瘫倒到林地上。布莱克摩尔推断他们刚死不久，尽管血液已经凝固，但空气中尚未弥漫腐烂的臭味。其中两个兽人是男性，另一个是女性。没人关心那头狼是雄是雌。该死的兽人。如果这群恶鬼能够经常自相残杀，就能给他以及他的同胞省去不少麻烦。

布莱克摩尔看向那个一直在撕心号叫的生物，它在扭动。那是他从未见过的丑陋无比的东西……一个兽人婴儿，一个被各种动物的布皮做成的襁褓包裹着的婴儿。他愣愣地盯着，翻身下了马朝前走去。

“当心，先生！”塔米斯大喊，想阻止他，“它可能会咬你。”

“我从来没见过兽人的婴儿长什么样。”布莱克摩尔说道。他用靴子尖轻推了一下，布卷微微翻滚，露出蓝白色的内村，丑恶的小绿脸庞冲上，哭声不止。

尽管布莱克摩尔喝下了整整一瓶蜂蜜酒，此刻肚里的酒精开始生效，但他的头脑却异常清醒。一个主意浮现在脑海中。布莱克摩尔没有理会塔米斯不悦的警告，他弯下腰抱起了小怪物，用手把蓝白色的裹布重新压紧。马上，婴儿停止了哭泣，睁大蓝灰色的眼睛注视着他。

“有趣，”布莱克摩尔自言自语，“他们年幼的时候，婴儿的眼睛竟然是蓝色的，和人类的一模一样。”但用不了多久，那些眼睛就开始浑浊，变成黑色，甚至鲜红色，将一切人类视为血海深仇。

除非……

多年以来，布莱克摩尔为了生存，不得不付出两倍于常人的努力，才能达到同龄人唾手可得的地位。无时无刻，他都因为父亲的背叛而深负耻辱地活着，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获取更多的权力，攀上更高的地位。他依然被许多人歧视；人们以为他听不见，私下窃语他身上流着“叛徒的血”。现在，他或许有了一个机会，足以令那些尖酸刻薄的言辞统统消失。

“塔米斯，”他亲切地说道，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小兽人眼中那抹不协调却柔软的蓝色，“你知道你十分荣幸得以侍奉着一位英明伟大的人吗？”

“当然，我非常了解，先生。”塔米斯回答，没有感到意外。“冒昧地问您，为什么您这时候突然强调这一点呢？”

布莱克摩尔瞥了一眼骑在马背上的随从，咧开嘴笑了。“因为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中尉正怀抱着他毕生所求的一切，名誉，财富，甚至在这之上的权力。”

第二章

塔米斯·福克斯顿的精神高度紧张，他完全无法回避他主人的脸色，不巧的是，他的主人此刻非常不高兴。当他们把小兽人带回来之后，布莱克摩尔的心神就如同上战场搏杀一样：警惕，着迷，专注。

兽人的威胁正日益减弱，昔日在日常战斗中寻求刺激的男人们变得百无聊赖。于是角斗比赛不可避免地兴盛起来，人们不但可以发泄积蓄过久的精力，而且还能在小买小卖中捞一点钱花。

小兽人会在人类的看管下被抚养长大，他将拥有兽族的速度和力量，同时习得布莱克摩尔传授的格斗技巧，他定将在众人瞩目的决斗场上所向披靡。

只是现在，这个丑陋的小家伙什么也不吃，几天下来，脸色越发的苍白消瘦。没有人说话，但彼此都明白，小野兽命不久矣。

布莱克摩尔感到十分恼怒。有一次，他强行按住小兽人，把剁成碎末的肉硬生生地塞进他喉咙里。他理论上算是成功了，只不过萨尔——他给小兽人取的名字——差点儿因为喘不上气而窒息，结果碎肉都被咳了出来。他恼羞成怒，把萨尔扔在了草垛上，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小兽人暂时存身的马厩。

塔米斯现在每每走在他的主人身边都时刻胆战心惊，说话选词比以往更加谨慎。而且，他还经常看到，他的主人动不动就掷飞一个又一个酒瓶，有时是空的，有时是满的。

他的妻子克兰妮娅是一位金发披肩面色红润的妇女，她从厨房里出来，把一盘已经冷掉的菜摆在塔米斯面前的木桌上，一边看着他吃饭一边为他擦洗劳顿的脖子。与布莱克摩尔相比，眼前这位健壮结实嗓音嘹亮的家庭主妇更称得上是一名真正的骑士。

“怎么样了？”克兰妮娅问道，眼里充满期待。靠着粗糙的木桌，她姿态笨拙地坐在了她的丈夫身旁。由于几星期前刚生完孩子，她的身体尚未恢复，动作依然有些僵硬。她和她的大女儿，塔蕾莎，几小时前就已经吃过晚饭了。因为没看到爸爸，小女孩在壁炉旁的小床上睡着了，身边躺着刚她出生的弟弟。父亲进门的声音把塔蕾莎吵醒了，此刻她坐了起来，一顶睡帽戴在金黄色的卷发上，静静地看着她的父母，听着他们的谈话。

“唉，糟透了。”塔米斯沉重地应答着，连连舀起冷得凝固了的土豆汤往嘴里送。他嚼了几下，咽下土豆，继续说道：“那个小兽人快死了，无论布莱克摩尔喂什么他都不吃。”

克兰妮娅叹了口气，拿起针线做起活来。缝衣针流畅地来回穿梭，她打算为塔蕾莎做一条新裙子。“这样也许最好，”她语气十分轻柔地说，“布莱克摩尔不应该把那些怪物带进敦霍尔德。平日里那些成年的兽人整天咆哮不止，除非那些关押他们的拘留所被全部关闭，从敦霍尔德彻底消失，不然我真是一刻也不得安宁。”她说罢，身体不住地颤抖。

塔蕾莎远远地注视着父母，一言不发。她隐约听见他们絮絮地谈到一个兽人婴儿，这是她第一次从父母嘴里听说这件事。她的小脑袋机灵地转着，在她印象里，兽人身材都很魁梧，样貌也十分丑陋，有着锋利的獠牙、绿色的皮肤和低沉的声音。她没怎么亲眼见过几次兽人，但听过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不过，一个兽人宝宝应该不会很大，也不会很吓人，她不禁瞟了一眼身旁幼小的弟弟弗莱茵。就在这时候，弟弟扭动了一下，张开蓓蕾一般的小嘴，哇哇大哭起来，向周围人表达他肚子饿了。

听到哭声，克兰妮娅当即放下针线，站起身来，抱起小儿子，撩开衣襟露出一只乳房，给他喂奶。“塔蕾莎！”她训斥道，“你为什么没有睡觉？”

“我刚才睡着了，”塔蕾莎说道，刷地一下站起来，一头扎进爸爸的怀里，“我听见爸爸回来了。”

塔米斯笑了，带着一丝倦容，默许她爬上他的膝头。“在弗莱茵吃饱之前，恐怕她是不会回去睡觉了。”他对妻子说道，“让我抱她一会儿吧，我很久没有仔细看看她了，就像春天的稻草一样长得真快。”他轻轻地捏了捏女儿的脸颊，小女孩咯咯地乐起来。

“如果小兽人真的死了，我们的日子不会好过的。”他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塔蕾莎眉头一皱，在她看来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爸爸，”她说道，“你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兽人宝宝喂肉呢？”

两个大人感到非常吃惊，齐齐地盯着她看。“你想说什么，我的小家伙？”塔米斯问道，神情显得有些迷茫。

塔蕾莎指着正在吸奶的弟弟，“宝宝都喝奶，弗莱茵不就是么？如果那个兽人宝宝的妈妈死了，他就喝不到奶了。”

塔米斯看着女儿好一会儿；忽然，他疲倦不堪的脸上慢慢扬起一个微笑。“简直可谓童言无忌。”他喃喃自语，然后紧紧地抱住他的女儿，由于难受，

她挣扎着表示抗议。

“塔米斯……”克兰妮娅的声音显出几分焦虑。

“我亲爱的……”他兴奋地说，一只手托着塔蕾莎，另一只手越过桌子把妻子搂在怀中。“塔莉说得对。所有的婴儿都喝奶，兽人也会给自己的孩子喂奶，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早该想到这个小兽人才几个月大，牙都没有长好，是不可能吃得下肉的。”他顿了一下，克兰妮娅的脸色愈发地苍白，似乎她已经猜到她的丈夫想说什么了。

“你该不会想……你不会是想让我……”

“我们彼此果然是心有灵犀！”塔米斯禁不住嚷了起来，“我已经侍奉布莱克摩尔十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一件事如此着迷。如果这个兽人因为我们的努力最后活下来了，我们这辈子就衣食无忧了！”

“我……我做不到。”克兰妮娅说话变得结巴。

“什么事情做不到？”塔蕾莎好奇地问，但父母两人都没有回答她。

“我求你了，”塔米斯央求着，“分给他一点就好。”

“他们是怪物呀，塔姆！”克兰妮娅失声哭了，“怪物，但你……你却想让我……”她一只手掩面不停地啜泣。怀中的男婴一直吃着奶，对周围的事情毫无察觉。

“爸爸，为什么妈妈哭了？”塔蕾莎问，眼中带着担忧。

“我没有哭。”克兰妮娅用低低的声音说，她擦了擦湿润的脸颊，挤出一个微笑，“你看，亲爱的，一切都好着呢。”然后她转头看向塔米斯，艰难地咽了一下。“你的爸爸需要我帮忙做件事，仅此而已。”

当布莱克摩尔听说自己贴身仆人的妻子愿意给奄奄一息的小兽人喂奶后，福克斯顿一家就收到了无计其数的礼物：华丽的织布、新鲜的水果、精选的鲜肉以及质量上乘的蜂蜡蜡烛——被福克斯顿称作家的简陋小屋门口，总是被赠礼堵得严严实实的。很快，他们就住进了更宽大敞亮的房子里。塔米斯·福克斯顿拥有了自己的马匹，是一匹枣红色的骏马，他管它叫烈焰淑女。克兰妮娅现在被称作福克斯顿夫人，也已经不需要成天围着厨房的灶台忙碌了，而只是悠闲地陪伴在她的孩子们身边，这是布莱克摩尔亲自下的命令，他解释说她身上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塔蕾莎穿上了美丽的新衣服，甚至还单独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专门教她阅读和写字，新教师名叫杰莱明·思科森，是一位好吹毛求疵但心地善良的先生。

在小兽人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一年里，塔蕾莎从不被允许谈论这个小家伙。不幸的是，弗莱茵因为一场高烧意外地夭折了，小兽人成了福克斯顿家里唯一的婴儿。终于，萨尔学会了自己用小手把混合着兽血、牛奶和面糊的粥送进嘴里。这一天，家里闯进了三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二话不说就把萨尔从塔蕾莎的怀抱里抢走了，完全不顾她的哭喊和央求，只留给她一个粗暴的耳光。

塔米斯立即把女儿抱在怀里，无所适从地安抚着她，亲吻着她烫红的脸颊，脸上的手掌印清晰可见。不一会儿，她慢慢停止了哭闹，又变回了大家眼中的那个乖孩子，并且答应着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提起萨尔这个名字，哪怕只是无意之间。

但是她很清楚，这个陌生的小家伙已经成了她的又一个弟弟，自己的心中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永远不会。

“不，不对，应该这样做。”杰莱明・思科森站在他的学生背后，忍不住指点他，“这样握笔，手指要放对地方……还有这里也是。啊，好多了。然后手腕动起来……就像画了一条蛇。”

“蛇是什么东西？”萨尔不解地问。如今他六岁，但长得已经和他的老师一样高了。他的手指粗壮而笨拙，还不能熟练地握住铁杆笔，用来写字的泥板一次次地从他的按压下滑到别处。他没有灰心，一心想要写出老师口中的字母“S”。

杰莱明眨了眨眼，鼻子上挂着一副厚重的眼镜。“嗯，是什么呢？”他嘟囔着自言自语，“蛇就是一种没有脚的爬行类动物，看起来和这个字母长得一样。”

萨尔突然灵机一动。“像蚯蚓！”他喊着。他经常把这些误打误撞爬进他囚室的小生物当作美餐。

“没错，它的确很像蚯蚓。再写一遍，这次换你自己写。”萨尔轻轻咬着伸出的舌尖，神情变得更加专注。不一会儿，泥板上显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字母，终于和“S”相差不大了，萨尔兴奋不已，把自己的杰作高举到老师的面前。

“做得非常好，萨尔！我认为你可以开始学习认数字了。”老师欣慰地说。

“但首先，你需要学习怎么格斗，对不对，萨尔？”萨尔闻声抬起头，看到他的主人正斜着身子倚着门框站着，那是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他慢步走

进房间，萨尔随后听见铁门的另一侧响起了上锁的声音。尽管萨尔从来没有想过逃跑，但看守他的士兵总认为他会这么做。

立刻，就像布莱克摩尔教给他的那样，萨尔在他的主人面前伏身单膝跪下。布莱克摩尔在他头上轻轻拍打了一下，示意他可以起来了。萨尔摇晃着站起身，感觉自己比平时更高大也更加笨拙。他一直低头看着布莱克摩尔的靴子，等着听主人的训话。

“他学得如何？”布莱克摩尔问杰莱明，当萨尔似乎不存在。

“非常优秀，我从来没有想过兽人会这么聪明，而且……”

“他的确很聪明，不过不是因为他是兽人。”布莱克摩尔打断了他，尖利的嗓音令萨尔畏惧不已。“他聪明是因为享受了我们人类给予的教育。杰莱明，别把这点忽略了。还有，”他用靴子指了指站在一旁的萨尔，继续说，“你最好也别给我忘了这一点。”

萨尔用力地摇了摇头。

“看着我，萨尔。”

萨尔犹豫了一下，抬起了自己湛蓝的双眼，看见布莱克摩尔正直直地盯着他。“你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先生。”在他听来，自己的声音粗鲁而低沉，与人类轻快优美的嗓音相比显得相形见绌。

“就是‘奴隶’的意思。换句话说，你是属于我的。”布莱克摩尔向前一步，用令人生厌的食指戳着萨尔的胸膛。“也就是说，我拥有你。明白了吗？”

少顷，萨尔吃惊得一句话没说。自己的名字是“奴隶”？面前这人在说这个词的时候无比兴奋，他认为自己得到的一定是一个好名字，一个有价值的名字。

布莱克摩尔扬起戴着手套的手，在萨尔脸上簌地扇了一巴掌。尽管中尉全力地挥动手掌，但萨尔的皮肤又厚又硬，他几乎没什么感觉。不过很快，钻心的疼痛传遍了全身。他的主人抽了他一耳光！萨尔伸出一只大手轻揉着自己的脸颊，黑乎乎的指甲被剪得短短的。

“问你话必须给我回答。”布莱克摩尔厉声呵斥，“我刚刚说的，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布莱克摩尔大人。”萨尔低声细语地回答着。

“很好。”布莱克摩尔脸上的怒气渐渐消了，露出一个笑容，雪白的牙齿在一撮黝黑的山羊胡中间格外地显眼。气氛缓和了许多，萨尔长舒一口气，他模仿着他的主人咧嘴也挤出笑容。

“别那样做，萨尔。”布莱克摩尔不削地说，“那只会令你看起来更加丑陋。”

萨尔上扬的嘴角瞬间垂落下来。

“中尉大人，”杰莱明轻声说，“他只是在模仿您的微笑，没别的意思。”

“我知道，但他不应那么做。微笑是人类的权力，兽人没有。你刚才说他学习很在行，是吗？他现在会认字写字了吗？”

“萨尔已经能读懂较难的词语了，至于书写，他也能够领会，但是他的粗手指写某些字母的时候不顺畅，还需要许多时间练习。”

“很好。”布莱克摩尔重复说道，“从今以后你就不用再来了。”

萨尔吃惊地倒吸一口冷气，紧紧地盯着他的老师。这位老先生也同样对刚才听到的话感到无比惊讶。

“他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大人。”杰莱明结结巴巴地说，“他还没开始认识数字，学习历史和艺术——”

“他不需要精通历史，如有必要，我也会亲自教他算数。而且，让一个奴隶学习艺术又能派上什么作用呢，嗯？我觉得那只会浪费时间，对不对，萨尔？”

萨尔的脑海里闪过回忆，杰莱明曾带来一件小雕塑，并向他讲解它是如何被雕刻成的，此外他们两人还翻出包裹萨尔的襁褓布，一起探究上面蓝白相间的花纹是怎么编制的。杰莱明说过，这些都是“艺术”，萨尔无不向往着学习制作这些美丽的作品。

“是的，我的想法与主人一样。”萨尔顺从地说，他违心地撒了个谎。

“这很好，那些东西对你而言毫无用处，萨尔。你急需学习的是如何战斗。”布莱克摩尔表现得异常兴奋，伸出一只手搭在萨尔壮硕的肩膀上。萨尔为之一惧，双眼盯着他的主人。

“我让你读书习字，是希望你未来面对敌手的时候占取一些优势。我更期待你能成为一名全面的勇士，不仅善使十八般兵器，更像我一样足智多谋。你会成为决斗场上的传说，千千万万的人将会歌颂你的名字。听起来很棒，不是吗？”

萨尔看到自己的老师默默地转过身，收拾起教具。看着写字用的铁杆笔和泥板被一件件地放进麻袋里，萨尔心中泛起阵阵莫名的伤感。杰莱明留恋地向后看了一眼，然后走向牢门用手敲了敲。门被打开了，他快步走出房间。在他身后，牢门重新关上，响起锁声。

布莱克摩尔一直等着萨尔的回答。萨尔学乖了，一点也不希望再因为自己的怠慢而被抽耳光。他强迫自己发出声音，装出心底由衷愿意的语气，对自己的主人说道：“那真是太棒了。我很高兴我的主人为我选择了这条道路。”

在萨尔的印象里，这是他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囚室。穿过一个又一个蜿蜒的石头走廊，萨尔好奇地左顾右盼，两名狱卒走在他前面，另外两名跟在身后，布莱克摩尔则在他们前头带着路。他们登上一段阶梯，穿过一条走道，再沿着弯弯折折的楼梯向下走，台阶狭窄无比，萨尔感到身心压抑。

走廊尽头传来一阵亮光，萨尔禁不住连连眨眼。他们离光亮越来越近，萨尔心中的不安越发凝重。当走在前的两名狱卒被光芒全部吞噬时，萨尔倏然一下站住了。狱卒的身躯闪烁着金光，泛着棕黄的光晕，完全不是熟悉的如岩壁一般的暗灰色。有两个与狱卒身形相似的黑色怪物躺在地板上，做着与他们一模一样的动作。

“你在发什么呆？”布莱克摩尔大声质问，“快出来，关在这里的其他人都巴不得在阳光下散步呢。”

萨尔听得懂这个词，“阳光”也常常透过短小板条间的缝隙洒进他的牢房，眼前的阳光比以往都更加刺眼！只不过他不能理解的是那些诡异的黑色怪物，他们究竟是什么呢？

萨尔指了指地板上的黑色人形怪物，狱卒们立即爆发出讥讽的嘲笑，其中一人还不住地擦去眼角乐出来的眼泪，布莱克摩尔的脸色变得通红。

“你这个蠢货，”他说道，“那些不过是——圣光保佑啊——我竟然遇到了一个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兽人？”他打了个手势，一名狱卒便举起长矛的尖头用力戳了戳萨尔的背。尽管萨尔天生的厚皮肤保护着他没受伤，但难忍的刺痛迫使着他向前踉跄了几步。

光芒炫目得刺眼，萨尔抬起双手挡在眼前。阳光……抚在他的头和背上，霎时而生的温暖令他感到无比的温馨。他缓缓地把手放下，拼命地眨眼，慢慢适应着光亮的世界。

一个身躯庞大而通体绿色的怪物，逐渐出现在他面前。

萨尔立刻绷直了身体，本能地向那怪物大吼一声。周围的狱卒笑得更加厉害了，不过这一次，布莱克摩尔对萨尔的反应点头赞许。

“只是一个训练假人。”他说道，“不过是在麻布袋里塞了干草又涂上了颜色，萨尔。这是一个巨魔。”

萨尔又一次感到窘迫难当。他凑近仔细地看了看，分辨出了面前的怪物的确不是活物。纷乱的稻草扎在假人的头上当作头发，四肢的接头处能够明显看出针线缝合的痕迹。

“巨魔真的长这个样子吗？”他问。

布莱克摩尔哼笑一声，“大致一样。”他继续说着：“不过，这不是用来欣赏的，而是用来训练的。看好了。”

他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一名士兵随即递给他一件武器。“这是一把木剑。”布莱克摩尔解释道，“剑是一种武器，训练的时候只用木头的剑。当哪一天你挥动起它来得心应手了，你就能握上一把真家伙。”

布莱克摩尔双手握住剑柄，身体向下一沉，猛地冲向巨魔假人，连着刺了三下，一次对准头部，一次对准身体，最后一次则对准拿着布武器的手臂，一气呵成，步履稳健。他转过身，微微地喘口粗气，快步走向萨尔，说道，“现在你来试试。”

萨尔伸出手接过木剑，粗壮的手指把剑身完全握住，相较于书写用的铁笔，他宽厚的手掌更适合抓握武器。这感觉不赖，似曾相识。他学着布莱克摩尔刚才示范的样子，把手移握到剑柄的位置上。

“做得非常好。”布莱克摩尔称赞，然后对一名身边的士兵说，“你看到了吗？我早就说过，他有天赋。现在，萨尔，听我号令……攻击！”

萨尔开始飞跑，自有记忆以来，他的身体第一次遵从了内心的冲动。他高举起木剑，出乎他的意料，一声怒吼从自己的喉咙之中爆发而出。两条腿流畅地交替向前，自如而稳健，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他手起剑落——啊，太轻松——剑刃在假人身上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随着粗暴的撕裂声响，假人被击飞到了高空。尔后，萨尔恍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不该做的坏事，内心的羞愧令他无地自容，踉跄了几步摔倒在地上，身下压着木剑，可怜的武器直接碎成了好几段。

萨尔害怕得腿脚打战，身子趴伏着没有直起，内心深信自己定然会遭到严厉的处罚。既砍坏了巨魔假人，又压碎了训练用的木剑。他为自己的笨重而深深自责……

意料之外，热烈的欢呼响彻了天际。萨尔与人类的交流并不多，这喧哗的反应他没有见过，既不像杰莱明教育他时的和善，也不像狱卒们的冷漠，更不像布莱克摩尔探望他时的严厉。他还无法从无言的叫闹声中分辨出赞许，但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其中没有怒意，于是他谨慎地抬起了头。

布莱克摩尔脸上挂着一个夸张的笑容，周围的士兵无一例外也冲他咧着嘴。其中一名士兵不停地把两只手掌拍在一起，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布莱克摩尔看到萨尔抬起头面向自己，笑容变得愈发地灿烂。

“我是不是说过，他一定会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布莱克摩尔大声炫耀着，“非常棒，萨尔！非常棒！”

萨尔眨着双眼，十分不安。“我……刚才不是做错了吗？”他问道，“我把假人和剑……都弄坏了。”

“根本没有错！你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一剑就把假人砍飞出操场的人！”布莱克摩尔平息了自己轻微的失态，抬起一只手友好地搭在年轻兽人的肩膀上。萨尔紧张不已，但随后就放松了。

“想象一下你自己身处角斗场，”布莱克摩尔说道，“想象那个巨魔是真的，你的剑也是真的。再想象你的第一次冲锋就重创了他，把他撞得老远直直地飞越过整块场地。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吗，萨尔？”

萨尔假装表示赞同。他多么想张开大嘴爽朗地笑笑，但那样獠牙就会毕露无遗，他强忍着不去这么做。布莱克摩尔从未对他如此夸奖，也从未这么友好过，萨尔可不希望自己的冒失惊扰了这一刻的美好。

布莱克摩尔用力按着萨尔的肩膀，随后转身面向其他人。“你！”他大声命令道，“快把那个假人抱回来重新绑到架子上，要给我绑得足够结实，不然连萨尔的一击都经不住。还有你，再拿一把木剑来。不，拿五把。萨尔可以轻松掰断它们！”

在眼角的余光中，萨尔看到一个人影。顺着目光，他看到一个高挑纤瘦的卷发男人，身穿着红黑金三色的侍从服，毫无疑问，他是布莱克摩尔的一名随从。在男人的身旁，还有一名个子小一些的金发人类，与萨尔所见的狱卒的打扮都全然不同。萨尔很好奇，那会不会是一个人类小孩呢？与周围人穿着的长裤、罩袍不一样，金发小孩套着一件飘逸的长裙，裙边随风扬起抚着地面，温柔又安详。难道她是一个人类女孩？

萨尔的眼睛注视着她湛蓝色的双眸，她并没有表现出对他丑陋样貌的害怕，相反，她投来平静的目光。当两人四目相对时，女孩子开心地笑了，朝他挥起了手，似乎她很高兴看见他。

这是怎么一回事？正当萨尔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回应招呼，站在女孩身旁的男人则伸手揽过她的肩膀，拉着她离开了。

萨尔转回身来面向欢呼起哄的人群，莫名的疑虑在脑中挥之不去，他的绿色大手重新握住了另一把练习用的木剑。

第三章

萨尔的生活作息被定了下来，必须日复一日地遵守。每天旭日初升时起床，简单早饭过后，手脚都带上枷锁，随即移送到敦霍尔德城堡的庭院里进行训练。起初，布莱克摩尔亲自指导萨尔的练习，示范最基本的动作技巧，也常常热情洋溢地表扬他。但布莱克摩尔的脾气变化无常，有时无论萨尔做得怎样好都无法取悦他。每当这时候，这位绅士的言行就变得捉摸不定，口齿模糊，动作随性，并毫无缘由地怒斥自己眼前的这个兽人。萨尔很快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在他的主人眼里一文不值。如果布莱克摩尔训斥他，那完全是因为他活该如此，任何丝毫的赞扬都属于主人给予他的恩赐。

几个月之后，城堡里来了一位新的教官，萨尔也就不用天天与布莱克摩尔照面了。这位新教官，萨尔只知道人们称他为“军士长”，就人类的标准来说可谓是个身材魁梧的人。他足有六英尺高，如厚桶般结实的胸膛上覆盖着巴掌宽的护心毛，一头鲜艳的红发就像拖把一样蓬乱无形，却跟他的长胡子很相配。他脖子上的黑色围巾打着结，其中的一只耳朵上挂着一个大大的耳环。这位新教官第一天上任时，就把萨尔以及一同训练的士兵列队一起进行训话，他严厉地盯着每一个人，语气里充满了挑衅。

“看到没有？”他用自己粗短的食指，一指自己左耳上金闪闪的耳环，“我有十三年没有摘下它了。我训练过上千名跟你们一样的新兵，小家伙们。每次带队，我都愿意接受你们的挑战：如果谁能扯下我耳朵上的耳环，我就允许他随意攻击我，哪怕打成肉酱我也不在乎。”他咧嘴大笑，露出残缺不齐的牙齿。“你们也许现在没这个想法，等我狠狠地训练完你们之后，到那时候，你们会甚至愿意不惜卖了自己的老娘，也要换一次暴打我的机会。不过，如果我已经迟钝到连你们这些小妞的拳头都躲不过去的话，那我活该被撕烂耳朵，吞下打断的牙。”

他在队列前徐徐踱步，经过萨尔面前时停了下来。“你这个发育过度的地精，如果你能做到，就给你双倍奖励。”军士长放肆地说。

萨尔感到非常困惑，不自觉地低下了头。他一直所受的教育是，绝对不能对人类举起拳头。现在看来似乎免不了一场正面的搏斗，但把耳环从军士长耳垂上扯下来这件事，萨尔从来没想过要去尝试。

一只巨大的手钳住萨尔的下巴，猛地提起。“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看着我，明白吗？”

萨尔点了点头，困惑到了极点。布莱克摩尔不准自己看他的眼睛，但这位新教官却要求这么做。萨尔实在弄不清眼睛应该看向哪里？

军士长把新兵们分成两列，由于人数不成双，萨尔一人出列。军士长快步走向萨尔，甩手扔给他一把木剑，萨尔准确地接住了，军士长看到后啧啧称赞。

“眼手非常协调。”他评价道。像所有人一样，军士长举起一面盾牌，身着厚重的内村软垫的盔甲，这样可以保护他的身体和头部不受伤害。萨尔什么护具也没有。他的厚皮肤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击打的痛，另外，快速成长的身躯使得任何一副新做的盔甲马上就因为太小而被废弃。

“让我们看看你能不能招架得住，看招！”话音未落，军士长冷不防地冲向萨尔。

千钧一发之际，萨尔成功避开了攻击。不知觉中，他体内的什么东西突然变得清晰可触。他不再受恐惧和迷惘的束缚，脚下的步履充满了自信。萨尔挺直了身板，他发现自己长得难以置信地快，甚至比他的对手还高一个头。他扬起左手臂挡住了劈来的木剑，心里知道终有一天自己左手会拿上一面比一个人还沉重的盾牌，然后挥着练习武器向下砍去。如果军士长没有异于常人的反应速度的话，萨尔的剑就会劈进他的头盔，即使有如此坚实的保护，萨尔也清楚自己下手的力度足以能够让对手丧命。

但是军士长反应极快，举起的盾牌完全挡住了萨尔的致命一击。军士长找准个机会，在萨尔裸露的腹部上给了结实的一击，萨尔惊讶地哼了一声，蹒跚了几步，一时失去了平衡。

军士长抓住这个机会连续施压，三次迅如闪电般的捶击接连袭来，如果暴拳之下是一名毫无防护的普通人，估计早就没命了。萨尔重新站稳脚跟，一股陌生而炽烈的怒火燃遍全身。突然，他的视野里只剩下面前的这个人影，所有困扰他的挫折与绝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念头：杀了军士长。

他狂暴地大吼，甚至自己都快被声音中的力量给吓倒，毅然地发起了冲锋。他高举起自己的武器，狠狠地砸下来，再举起，再砸，暴雨般的攻击无情地投向这个大个子的男人。军士长想向后退，可他的靴子绊在了一块石头上，整个人仰面摔倒。萨尔又一次爆发怒吼，胸中狂热的冲动令他渴望把军士长的脑袋碾得粉碎。军士长竭尽全力把木剑举在身前，挡掉了大部分的攻击，但自己被萨尔强有力的双腿死死地压住，根本无法脱身。萨尔干脆扔掉了武器，直接挥舞起自己的大手，就好像他能紧紧掐住布莱克摩尔的脖子一样——

萨尔愣得呆住了，刚才眼前一闪而过的画面令自己心生恐惧，伸出的手指停在了离军士长脖子几英寸的地方。军士长戴着护喉，显然没那么容易受伤，但萨尔的双手力大无比，如果他能全力掐住的话——

就在这时，几个士兵扑到了他身上，大声叫喊着制止他，并用力把他从教官身上拖下来。现在萨尔背着地躺在地上，举起手臂以抵挡着多把木剑的挥砍。他听见一道奇怪的声音，铿锵作响，然后看到一个金属的物件遮住了明亮的阳光。

“住手！”军士长一声喝令，声音洪亮而有威慑，不像是刚刚才与死神擦肩而过。“该死的，你，给我住手，不然我就把你的手给砍下来！立刻收起你的剑，马里丹！”

萨尔清晰地听到一声猛击，然后两只强壮的手臂抓住了他，把他提了起来。他直直地看着军士长。

令他无比吃惊的是，军士长放声大笑，还不住地用手拍着兽人的肩膀。“干得不错，小子。仅仅是第一次交手，就差点把我的耳环给摘下来了。你是一个天生的战士，但是你半途中却忘了自己的目标，对不对？”他指了指自己的金耳环，“这个东西才是你的目标，而不是要我的命。”

萨尔窘迫地回答：“我非常抱歉，长官。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向我冲过来，然后……”他不打算把脑海里那个关于布莱克摩尔的画面说出来，简直糟糕得可怕，令他直接失去了理智。

“面对某些敌人时，你应该竭力置其于死地，就像刚才那么做。”军士长的话令萨尔非常意外，“那是很好的战术。但另外一些敌人，也是你今后会经常面对的那些对手，你只需打倒他们就可以了，要会收手。嗜血的本性也许可以让你在战场上活得更久，但在角斗场里没有必要，你需要更多地运用这个——”他拍了拍他的脑袋。“——而不是这个。”又拍了拍他的肚子。“我希望你能多读一些战术策略方面的书。你认识字，对吗？”

“只认得一点，”萨尔努力地说。

“你需要多了解一些战争的历史。这些家伙们都学过。”说罢，他朝周围的年轻士兵挥挥手，“他们现在能占你上风，不过只是暂时的。”他扭过脸来盯着他们看。“时间不会很久的，小伙子们。这个家伙有的是勇气和胆识，可谓前途无量。”

人群纷纷向萨尔投来敌意的目光。萨尔突然心中萌生一股暖意，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他差点儿杀了眼前的这个人，但却没有因此受到责骂，反而被告知说他需要多学习，继续提高，明白什么时候可以大开杀戒，什么时候应该表现……什么来着？当一个人对死敌手下留情的时候应该被称作什么？

“长官，”他问道，心里忐忑着也许会因为擅自提问而被惩罚，“有时候……你刚才说，有时候我们要留对手一命，这是为什么？”

军士长淡定而平静地回答他：“因为仁慈，萨尔。你将来慢慢地也就明白了。”

仁慈。萨尔小声地反复念着这个词，真是个甜甜的词。

“你竟然让他那样对你？”尽管塔米斯不被允许参与进这场他主人与被雇来训练萨尔的教官之间的特别谈话，但布莱克摩尔尖锐的话语声还是把他吸引住了。塔米斯停下了手里的活，沾满泥土的主人的靴子还抓在手上，神色紧张地听着。他不认为自己在偷听，这不过是保全自己家庭利益的一种重要手段。

“这是一种很好的战斗训练。”军士长心不在焉地回答，完全没有辩解。“我发明了这种方法，已经在其他人身上使用过很多次了。”

“但是萨尔不是人，他是兽人！还是说你没注意到吗？”

“不，我当然知道。”军士长说。塔米斯轻轻地移动了一下，以便可以透过虚掩的门向里边看。军士长环顾了一圈布莱克摩尔装潢华丽的客厅。“我想，我也许不该问你为什么想把他训练得那么全面？”

“你的确不该问。”

“但是你的确想让他变得武艺精湛，”军士长继续说道，“并且我也正在这么做。”

“通过差点儿送掉自己命的方式？”

“通过称赞他的表现，同时教会他何时释放自己的嗜血本性，何时保持冷静！”军士长近乎咆哮。塔米斯收敛了笑容，很显然，军士长心头的火气有些难以抑制了。“不过这不是我来见你的原因。我知道你教了他认字，我希望你能让他多读一些书。”

塔米斯惊讶得张大了嘴。

“什么？”布莱克摩尔大叫起来。

塔米斯完全忘记了他假装表面在做的活，一直从门缝向里偷看，一手握着刷子，另一手套着满是泥巴的靴子，正专心致志地听着。忽然，有人在他肩膀上轻轻一拍，他几乎吓得魂飞魄散。

塔米斯的心怦怦跳，转身看见的却是塔蕾莎正冲他顽皮地笑着，她蓝色的眼睛把目光从自己父亲身上移到了门上。很明显，她十分清楚他在做什么。

塔米斯感到非常尴尬，但一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被心中的好奇驱使，也就顾不上其他的了。他在嘴唇上竖起一根手指，塔蕾莎聪明地点了点头。

“如果你现在不想让他多读书，那又何必当初教会他认字呢？”

布莱克摩尔听罢，气急败坏又语无伦次。

“无论你是否承认，他自己有脑子的，如果你想让我把他训练成像你说的那样，那你必须让他学习兵法、布阵、策略、攻坚技巧——”

军士长从容地用手指来来去去地比画着。“好吧好吧！”布莱克摩尔无法忍受了，“我觉得我将来一定会后悔这么做……”他大步走向放满书的墙，快速地挑选了好几本。“塔蕾莎！”他大吼道。

老小福克斯顿同时惊得跳了起来。塔蕾莎理了理自己的头发，摆出一副高兴的表情，走进了房间。

她屈膝行了一个礼，问：“什么事，先生？”

“拿着。”布莱克摩尔把书一股脑推给她，又大又笨重的一摞书立刻占据了她的双手，她从书堆顶上瞅着他，只露出一双眼睛。“我想让你把这些书交给萨尔的看守，然后再转交给他。”

“好的，先生。”塔蕾莎回答道，就好像这是她日常被要求做的家务，而非塔米斯所听过的最令人震惊的吩咐。“它们有点重，先生……我能不能先回房拿个布袋？那样拎起来更容易一点。”

她看起来从头到脚都是一个乖巧的小女仆，只有塔米斯和克兰妮娅知道，在带有欺骗性的甜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机灵的头脑和伶俐的口齿。布莱克摩尔心情稍微平和了一些，拍了拍她的小脑袋。

“当然可以，孩子。但是要尽快把书送去。明白了吗？”

“肯定办到，先生。谢谢您，先生。”她似乎想要行礼，象征性的做了一下，然后离开了。

塔米斯等塔蕾莎走出来后，关上了门。她转向她的爸爸，大眼睛兴奋地闪着光。“你瞧，爸爸！”她喘着气，声音轻柔，避免被听见。“我可以去见他了！”

塔米斯心一沉，他曾希望她能停止给予这个兽人令人忧心的关怀。“不是，塔蕾莎。你只能是把书交给看守，仅此而已。”

她的表情变得失落，伤心地背过身去。“只是……自从弗莱茵死后……他就是我唯一的弟弟了。”

“他不是你的弟弟，他是兽人，一头野兽，生来只为战斗与角斗。记住我的话。”塔米斯不愿意在任何事情上令女儿失望，但那是为了孩子好。绝不能让人们发现她喜欢萨尔，一旦被布莱克摩尔察觉，灾难便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当囚室的门惊声打开的时候，萨尔睡得正香甜，白天激烈的训练令他精疲力竭。他睡眼惺忪地眨眨眼，随即站了起来，一名狱卒带着一个大包裹走了进来。

“中尉说，这些都是给你的。他希望你能尽早看完它们，然后与他讨论里面的内容。”狱卒说道，声音中夹带着一丝轻蔑，但是萨尔毫不介意。狱卒们总是以这种语气对他说话。

门被重新关上，锁上了。萨尔看了看包裹，伸手解开绳结，向里摸索，心中怀着与巨大身躯不相符的细腻情愫。他的手指触碰到了一些带直角的、坚硬的东西，同时感觉很轻柔。

这不可能，他记得这种感觉……

简直难以置信，他举起一本放在囚室昏暗的灯光下仔细端详。没错，这是一本书。他读着标题，大声地念出来：“《洛丹伦的联盟历史》。”他迫不及待地接连拿起第二本、第三本书，全都是军事历史书。当他翻开其中一本，有什么东西掉了出来，落在了铺满稻草的地板上。那是一张小小的折叠起来的羊皮纸片。

出于好奇，他打开了纸片，用自己的手指抹平。是一张便条，他嘴唇隐隐地动，但没有读出声音来。

亲爱的萨尔：

主人要求你读完这些书，我真为你高兴。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教你认过字，他也教过我认字，我非常喜欢读书。我很想你，希望你一切都好。他们让你在城堡里做的事情看上去很疼，希望你没有受伤。我很想跟你保持联系，你愿意吗？如果你同意的话，就在这纸条的背面写下答复，然后折好塞进书里。我会找机会去看你的，只要我能抽出身。我就是那天向你挥手的小女孩。期待你的回信！！！！！

爱你的 塔蕾莎

P.S.别把纸条的事告诉其他人，否则我们都会有大麻烦的！！！

萨尔重重地坐下，他不敢相信自己读到的一切。他记起了那天见到的那个女性人类小孩，心中疑惑着为什么她要向他招手。很显然的是，她认识他，并且……非常关心他。怎么可能呢？她究竟是谁？

他伸出一根食指，盯着已被剪短了的不锋利的指甲。必须写回信。在他的左臂上，有一道正在愈合的伤口。萨尔用力将手指刺进皮肉，试了几次把小伤口重新撕开，功夫不负有心人，几滴鲜红的血液缓缓流出。萨尔用指甲作笔，认认真真地在字条的背面写下一个词：

好的。

第四章

萨尔十二岁的时候，平生第一次看见兽人。

当时他正在城堡外的庭院接受训练，自从八岁时赢得了第一场战斗的胜利至今，布莱克摩尔就一直给他在训练上的充足自由，这也是军士长给出的建议。不过，他的一只脚上仍然戴着脚镣，另一头拴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即使像萨尔这般强壮的兽人也很难挣脱。铁链厚重而坚硬，根本无法弄断。在起初，萨尔完全不介意。铁链很长，给了他足够的训练空间。他从没有过逃过的想法，他是萨尔，是一个奴隶，布莱克摩尔是他的主人，军士长是他的教官，塔蕾莎是他的密友。一切本该如此。

萨尔很遗憾自己没有和身边一起训练的人类成为过朋友。每年都会换一批新人，他们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年轻，热情，自傲，看到将与自己一同训练的绿色大怪物而感到微微的惊讶。只有军士长常常夸奖鼓励他；也只有军士长会在几个人围上萨尔寻衅住，这样的战斗没有正义可言。尽管周围的这些新兵视自己为敌人，但萨尔清楚他们并非当真，任何杀戮和伤害他们的行为都是绝不可取的。

萨尔听觉很灵敏，时刻注意着周围人的闲谈。他们总把他当成一只没有心智的野兽，因此即便是当着萨尔的面，他们也往往口无遮拦。谁会在一只动物面前约束自己的谈吐呢？依靠这种方式，萨尔得知曾经的可怕敌人——兽人，正在走向衰落。越来越多的兽人被抓为俘虏，关押在称作“拘留营”的地方。敦霍尔德城堡作为基地，各个营地的负责人都居住在这里，他们所管理的这些机构全天无休地运行，布莱克摩尔则是他们的头儿。人类与兽人之间经常会爆发小冲突，但已经不像以往那样频繁了。许多士兵被训练来与兽人对抗，但在遇见萨尔之前，他们甚至连一个真兽人都没见过。

这些年，军士长教会了萨尔出色的徒手格斗，不仅如此，对每一种战斗武器的使用萨尔也已炉火纯青：剑、阔刀、长矛、流星锤、匕首、鞭子、网、斧头、棍棒以及长戟。他只被允许穿戴最简陋的护甲，因为选手身上的保护装备越少，搏斗比赛的看客们就越容易兴奋。

此时他站在一群新兵中间，萨尔很熟悉这种把戏，这其实是针对新兵们的训练，而非针对他。军士长管这种作战方法称作“围剿”。新兵们（毫无疑问）扮作人类，假想着遭遇了一个落单的兽人，倘若不经一番激烈搏斗兽人是

不会束手就擒的。萨尔（毫无疑问）扮作抵抗抓捕的兽人。这个作战主要是为了训练他们能够善用至少三种方法，以捕获甚至杀死眼前这个“凶猛的兽人”。

萨尔很不喜欢这个作战训练，他更欣赏一对一的单挑，而不是一上来就被十二个人包围着。人群里个个目露凶光，渴望与他战斗，嘴角扬起似有似无的笑容一直在试着激怒他。最初实施这个实战训练的时候，萨尔在反抗时表现得心有顾虑，完全达不到训练应有的效果。军士长把萨尔领到一边，告诉他不必过分压抑自己。那些人身披铠甲，手持真刀真枪，而萨尔只有一把练习用的木剑，因此训练不会造成过重的伤害。

几年下来，当同样的事情重复做了许多次之后，萨尔毫不犹豫地化身成一头凶猛狂躁的野兽。起初一旦发狂，他很难从幻想中回到现实，经过多次反复练习，萨尔已经得心应手了。他从没有在训练中真正失去过理智，哪怕真的走火入魔了，他也坚信军士长会帮助他，甚至不惜生命相信着他。

瞬间，新兵们朝萨尔冲了过来。不出所料，他们选择了简单粗暴的突击作为第一次战术尝试。两人手持长剑，四人握着长矛，其余人举着斧头，其中一人直直地刺向萨尔。

萨尔灵巧地躲开了攻击，手里木剑的挥砍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他抬起强有力的腿，重重地踢出去，结结实实地踹在袭击者的胸脯上。年轻的新兵后仰地被整个掀翻在地，满脸吃惊的惨白，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萨尔一个转身，预料到了另外两名手握长矛的士兵正在靠近。抬起拿着木剑的手，萨尔一拳就击飞了其中一人，易如反掌，似乎打的是一只恼人的虫子。萨尔另一只手没有拿盾牌，迅速抓住了另一人的长矛，猛地扭转手腕，长矛失去了原先的控制，矛头调转正对着上一刻还在使用这把武器的人。

如果这是一场真实的战斗，萨尔知道他手中的长矛早就刺穿面前这个人了。但现在不过是一场训练，萨尔控制住了自己。他举起武器正要将它扔到一旁，突然，一阵令人胆寒的吼叫让所有人呆立在原地。

萨尔看到一架小型的四轮马车正在蜿蜒曲折的路上奔跑，向着城堡的方向越来越近。每天有马车经过，这不算新鲜事，乘客也都千篇一律：有农民，有商人，有新招募的士兵，还有一些权高位重的贵宾。

但这次却与众不同。

这一次，嘶吼的马身后拖着一车绿色皮肤的丑陋怪物。他们被关在金属笼子里，低着头弯着腰，萨尔注意到他们都被铁链拴在马车底部。由于那些怪异的相貌，萨尔着实地心生恐惧，他们身形巨大，外露着弯长的獠牙，小小的双眼充满着愤恨……

很快，萨尔意识到了真相。他们是兽人。他的所谓的同胞。他与他们长得一样。木剑从瞬间失去力气的手中滑落。我长相丑陋，我面目狰狞，我是一个怪物。难怪他们如此憎恨我。

其中一名兽人转过身，不避讳地盯着萨尔的双眼。萨尔想把目光移开，但自己根本做不到。他回以凝视，几乎无法呼吸。就在他看的时候，那个兽人不知用什么办法挣脱了铁链，一声巨吼震耳欲聋，使尽全力撞向牢笼的铁杆。他用被枷锁磨得鲜血淋漓的双手抓住铁杆，萨尔吃惊地看着他生生在牢笼上拉开一个口子，使得自己庞大的身躯得以穿过。马车在受惊马的牵引下继续飞速向前驶去，那个兽人跳下车，重重摔在地上，顺势翻了几个滚，然后一跃而起，用与巨大身形毫不相称的速度朝萨尔和士兵们猛冲过来。

他张开可怕的嘴，大声吼叫着一些像是话语的东西：“Kagh! Bin mog g'thazag cha!”

“快进攻，那么这些蠢货！”军士长大喊。尽管他没有穿盔甲，但他还是捡起一把剑冲上前迎击那个兽人。士兵们紧跟在后，增援军士长。

那个兽人看都不看一眼，挥起自己强壮的手臂，一把抓住军士长的领子，甩手把他扔出去老远。他继续冲锋，势不可当。他的眼睛紧锁住萨尔，再一次喊出同样的声音：“Kagh! Bin mog g'thazag cha!”

萨尔挪动了一下脚步，终于从恐惧中振作起来，但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举起练习用的木剑，摆出防御姿态，没有向前走出一步。丑陋的怪物径直朝他冲来，毫无疑问的敌人。但那是他的同胞，彼此血脉相连。萨尔是一个兽人，面对的也是一个兽人，萨尔根本无法下手。

正当萨尔发呆的时候，士兵们纷纷扑向了那个兽人，在斧光剑影的围攻之下，巨大的绿色身躯应声栽倒，倒在一副副漆黑的盔甲之中。士兵们死死压住兽人，鲜血从人堆之下浸染流出，待一切归于平静，他们向后退去，只留下一堆红绿混杂的模糊血肉，依稀能看出这个怪物活着时候的轮廓。

军士长用一胳膊肘支撑着站起身。“萨尔！”他大喊，“把他带回牢房里去，马上！”

“我的圣光啊，你都干了些什么？”布莱克摩尔气急败坏地吼着，无比吃惊地瞪着军士长，这个男人曾经饱受赞誉，但如今布莱克摩尔恨他胜过其他任何人。“我绝不允许他见到其他兽人，可是刚才……现在他知道了，该死。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军士长毫不退让地回击说：“我在想，先生，如果您不愿让萨尔看到其他兽人，您应该事先告诉我。我在想，先生，如果您不愿让萨尔看到其他兽人，您应该在他被关在囚室的时候运送那些被捕的兽人。我在想，先生——”

“够了！”布莱克摩尔几乎要抓狂，他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损失已经造成了，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弥补。”

他趋于平和的语气似乎也令军士长冷静了许多，这位教官遂用较为和气的语调问道：“萨尔从来没见过自己的长相，是吗？”

“一次也没有。没有镜子，也没有水盆。他一直被教育说兽人都是渣滓，当然这也是事实，他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他能替我挣些钱。”

两人陷入沉思，彼此一言不发。军士长若有所思地捋着火红的胡须，开口说道：“他现在都知道了。那又怎么样？萨尔生为兽人不代表其一事无成，他不必然是一个没有心智的野兽。事实上，他不是。如果你鼓励他更多地视自己为人类的话——”

军士长的建议惹恼了布莱克摩尔。“他不是？”屋里响起了咆哮声，“他就是只野兽！我可不希望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高大的绿皮肤人类。”

“那就祈祷吧，先生。”军士长说，从紧咬的牙齿中挤出一句话，“您到底想让他认为自己是个什么呢？”

布莱克摩尔没有回答，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这一切发生得是那样自然而简单，偶然间捡起兽人婴儿，抚养他作为奴隶，训练他成为战士，授予他人类的智慧，之后令他率领一支由俘虏兽人组建的军队，把联盟打得丢盔弃甲。只要有萨尔担任兽人军队的领袖，带头冲锋在前，布莱克摩尔的登天妄想就有切实强大的可行性。

只是这个想法不会一帆风顺的，他打心眼里知道军士长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萨尔需要统领一支兽人大军，他就必须学习人类的思考方法和推理逻辑。但问题是，一旦萨尔学会了，他不会变节吗？萨尔必须被囚禁于此，时刻提醒他记住自己卑微的身份。只能这样做。圣光保佑，究竟哪条才是出路？怎样才能把这头怪兽培养成一名完美的兽族领袖，但不能让旁人知晓，表面上只是一名普通的角斗士呢？

他长吁一口气，自己不能在这个下人面前失态。“萨尔的确需要指导，我们肯定要教给他。”语气是异常的冷静，“他和那群新兵的联合训练已经够了，是时候让他进行单独的格斗练习了。”

“先生，他在针对新兵的训练中非常有用。”军士长说道。

“兽人已经被我们瓦解了。”布莱克摩尔说，回想起成百上千个兽人被关押在营房之中，“他们的首领毁灭之锤逃跑了，如今的兽人溃不成军。我们身处在一个和平的时代。因此训练新兵对抗兽人是毫无必要的事，他们可能面对的敌人只会是其他人类，不会再是怪兽了。”

该死！他发觉自己说得太多了。军士长看起来似乎有所察觉，但没有反应。

“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人们更需要一个宣泄自己的方法。”他继续说，“让我们把萨尔推进角斗场吧。他不但能给我们带来荣誉，甚至还能填满我们的荷包。”布莱克摩尔干笑几声，“我还没见过谁能单枪匹马打得赢一个兽人呢。”

萨尔在角斗场上所向披靡，角斗等级更是迅速攀升。他在很年幼的时候就拥有了高大的身材，随着年月的增加，浑身的肌肉变得越发强壮结实。他已经是人们见闻听说的块头最大的兽人了。他是竞技场之王，这点毋庸置疑。

每当没有战斗比赛时，萨尔会被独自关在囚室里，尽管布莱克摩尔已经为他换了一个新房间，但在他壮硕的体形面前新居所总显得过于狭小。萨尔如今有了一小块能盖被子休息的地方，日常练习的区域也宽敞了一些。地板上有一个盖着格栅的陷坑，坑里放着各种角斗武器的仿制品，另外还有萨尔的老朋友，那只破旧不堪的巨魔假人，可以用来练练手。每当夜不能寐之时，萨尔干脆爬起来，把自己心中的焦虑全部发泄在假人身上。

塔蕾莎给他送来的书，其中夹带的珍贵书信，一块写字用的板子，一支铁笔，才真正在漫长而寂寞的时光中点亮了他的心。萨尔与塔蕾莎每周秘密通信至少一次，他的脑海里满是塔蕾莎为他描绘的世界：艺术翩翩起舞，美丽点缀生灵，友谊相伴永久。这个世界里人们衣食无忧，没有腐败，也没有浪费，更没有苦涩的孤独。

他的目光常常会落在那块四方角已然磨损的蓝白布上，盯着其上的印花，一匹白色狼挺立在一面蓝色的盾牌正中。可是他又很快会把目光移到别处，他不愿意自己的思维被它带跑。这样做能有什么好处？他读了许多书（有些书是塔蕾莎瞒着布莱克摩尔送过来的），了解到兽人总是以小群落聚居，每个群落有着自己独特的标志。事到如今，难道他能对布莱克摩尔说，感谢他的养育之恩，如今厌倦了奴隶生活，希望他能放了他，让他去寻找自己的家人吗？

但这个念想时时萦绕在他心头。他有自己的同胞，塔莉也有，塔米斯和克兰妮娅还是她的家人。她被周围人珍视，被疼爱。对于她的付出，萨尔十分动容，因为她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会使自身面临许多危险。

有时候，萨尔想知道福克斯顿夫妇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塔莉在信中从未提及他们。她曾经告诉他，她的妈妈克兰妮娅为了救他一命，用自己的奶水喂养了他。起初，萨尔感动无比，但随着年纪的增加，他慢慢意识到克兰妮娅哺育他并非出于对他的爱护，而是渴望提高自己在布莱克摩尔心中的地位。

布莱克摩尔。事情的千头万绪汇集于此。每当他读塔莉的来信并回信的时候，或站在竞技场上环顾着寻觅她那金色长发的时候，萨尔就会忘却自己是布

莱克摩尔的私有财产。他也可以陶醉在被军士长称作“嗜血”的感觉中忘掉自我，只可惜这些时刻都太短暂。即便是布莱克摩尔亲自来看望萨尔，探讨一些萨尔刚学的军事战略，与他一起玩“老鹰抓野兔”的游戏，萨尔也没有从他身上感受到家人的亲切。布莱克摩尔心情好的时候，对待萨尔就像慈父宠孩子，可一旦心情暴躁动怒，萨尔便无助得像个孩子，这种情况更是常常发生。布莱克摩尔可以肆意地打他、饿他，甚至烧他、铐起他——但是感谢上苍，最严酷的惩罚布莱克摩尔还没有实行过——收缴他的书。

他深知塔莉没有优渥的生活，与布莱克摩尔有天壤之别。她是一个仆人，像萨尔的名字一样，同样也是一个奴隶。但是她有朋友，没有被抛弃过，她有自己的归属。

萨尔的手不知不觉地抬了起来，摸到那块蓝色的襁褓布。这时，他听见身后的门锁被打开，赶忙把手中的布扔到一边，如同那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似的。

“来吧，”一名面目阴沉的狱卒说，同时递过来手铐，“上角斗场的时间到了。我听说他们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他阴森地笑了笑，露出一口棕黄的牙。“如果你输了，布莱克摩尔大人绝对饶不了你。”

第五章

自从布莱克摩尔中尉捡到兽人婴儿并找到了实现自己妄想的办法至今，已过去了十年的光景。

对萨尔的主人和周围的普通人来说，这些年可谓财源滚滚喜笑颜开。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昔日的中尉，而今的中将，曾经因为捡回一只“兽人宠物”而遭到身边人的嘲笑，尤其是可怜的小东西险些饿死的时候。谢天谢地，多亏了福克斯顿夫人和她那奶水丰盈的乳头。布莱克摩尔无法想象会有哪一个人类妇女愿意哺育一个兽人婴儿，这种主动请缨使他更加看不起福克斯顿一家，但的确解了燃眉之急。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慷慨赠予他们珠宝、食物，以及对他们孩子的教育，哪怕是个女孩。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温暖和煦不过分炎热，是适合角斗的好天气。布莱克摩尔靠躺在遮阳棚下惬意地乘着荫凉，篷布的金色与红色映在了他的身上。五彩缤纷的横幅标语飞扬在微风中，人群的欢乐与起伏的音乐飘进他的耳朵里。空气中弥漫着成熟水果、新鲜面包和炙烤野味的香气，时刻挑逗着他的鼻子。这儿的每一个人心情都很好。在比赛结束之后，有些人也许就笑不出来了，但此时，人们欢天喜地志气满满。

卡拉姆·兰斯顿领主，布莱克摩尔的年轻门徒，正躺在他身旁的软椅上。兰斯顿有着一头浓密的棕发，一双黑眼睛，身体健壮有力，脸上的笑容带着慵懒的气息。他对布莱克摩尔可谓忠心耿耿，布莱克摩尔也只对他说过自己的终极计划。尽管兰斯顿要年轻许多岁，但性格果断决绝，彼此更是意趣相投。他们称得上是一对好搭档。在温暖的阳光下，兰斯顿沉浸在梦乡，轻轻地打着鼾。

布莱克摩尔伸手拿起烤野鸡，又咬了一口，而后在高脚杯中啜饮一口，把肉送进肚子里，艳丽的酒色如同即将在竞技场中溅洒的鲜血一样殷红。生活已然锦衣玉食，每当萨尔遇到并击败一个强敌，生活就会愈发滋润。每一场比赛之后，布莱克摩尔总能钱包鼓鼓地离开，他的“兽人宠物”曾一度沦为城堡中的笑话，而今却是他的荣耀。

当然，萨尔面对的大多数敌手不过只是人类而已。其中不乏最歹毒、最强壮、最残忍的人类，但终归到底是人类。角斗士们都是一群凶残的死囚犯，渴望着通过比赛胜利为资助人赢得金钱和名气，从而逃离监狱。有些人做到了，

夺取了自由。但绝大多数人发现自己不过陷入了另一座监狱，墙上挂满精美绣画，床上躺着娇艳女人，但不折不扣是一座监狱。没有资助人愿意看到自己的摇钱树获得自由后离开。

萨尔的对手里有一些不是人类，这时一切就变得刺激起来了。

如今的兽人昔日雄风丧失殆尽，已没有了势不可当令人闻风丧胆的力量，不过是一群无所作为的乌合之众，即使这样布莱克摩尔的野心也没有受挫。战争早已结束，人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敌人被关进了特制的集中营里，简单得就像把放牧了一天的家畜赶回兽栏里一样。那些营地，布莱克摩尔自鸣得意地想，全部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他的计划首先是将萨尔培养成一名无与伦比的战士，同时也是一名受良好教育的忠诚的奴隶。一旦人类吃了败仗，布莱克摩尔就会把萨尔推出去以实现自己的野心，让他联合起支离破碎的氏族，从而对抗自己的人民，如果“人民”这两个字也能用来形容这群绿色暴徒的话。

只可惜，萨尔尚未体验战争的滋味，部落就已被联盟打败了。为此布莱克摩尔非常失望，但很快地转念一想，他就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兽人宠物了。他只需要很少的付出，就能得到超乎想象的回报，唯一不可或缺的便是耐心。明争暗斗的氛围在联盟内部蔓延着。精灵看不起人类，人类嘲笑矮人，矮人不信任精灵。一个充满固执与猜疑的三角斗争。

他从靠椅上直起身来，刚刚能看到萨尔打败了一个新的对手，一个布莱克摩尔从未见过的高大凶恶的人类斗士。在势不可当的绿皮野兽面前，这位人类战士毫无胜算可言。观众们欢呼雀跃，布莱克摩尔则微微一笑。他向塔米斯·福克斯顿招了招手，这位仆从赶忙从命。

“您有什么吩咐，我的主人？”

“那是今天的第几个了？”布莱克摩尔发现自己的声音模糊不清，但他根本不在意。塔米斯见过他醉意更厉害时的样子，甚至醉得不省人事，前前后后侍奉着他在床上躺下。

塔米斯平庸而焦虑的脸上显出比平时更困惑的表情。“第几个什么，我的主人？”他快速瞥了一眼酒瓶，然后目光又移回布莱克摩尔身上。

突然间，一股怒气涌上布莱克摩尔的心头。他抓住塔米斯的衣领，猛地把他拉到离自己脸不足一英寸的地方。

“数数酒瓶子，这就是你作为男人的可怜追求吗？”他压低声音刻薄地说。当众羞辱塔米斯是布莱克摩尔令其难堪的一种方式，即使自己酩酊大醉也毫不留情。尽管他还不想彻底撕破脸，但他经常训斥塔米斯，就像现在这样。

透过朦胧的醉眼，他看到了塔米斯苍白的脸颊。“你把自己老婆都拱手献出来喂养兽人，竟然还敢反过来指责我的软弱？”

布莱克摩尔对眼前这个男人毫无血色的脸感到一阵恶心，甩手推开了塔米斯。“我想知道萨尔已经赢了多少场了。”

“啊，好的，先生，当然。一共六场，连续胜利。”塔米斯稳住了身子，看起来十分痛苦。

“恕我直言，先生，上一个对手已令他筋疲力尽了，您真的打算让他再参加三场格斗吗？”

蠢货。布莱克摩尔发现身边的人都是蠢货。今天早上军士长看过比赛安排表之后，他也反对布莱克摩尔，说这个兽人需要一点修整的时间，能不能更改一下格斗安排，这样那个可怜的、娇生惯养的怪物就能得到休息。

“噢，不。萨尔打的场次越多，他获胜的概率就越大。他永远不会输的，一次也不会。我当然是想要停下来，然后把那些好心人的钱还给他们。”他厌恶地摆手，赶走了塔米斯。萨尔是根本不可能被打败的，为什么不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呢？

萨尔又赢下了一场角斗，即使是布莱克摩尔也看得出他在硬撑。他挪动了一下靠椅，为了更舒适的观看角度。兰斯顿也学着他挪动椅子。接下来进行的是九场角斗中的第八场，布莱克摩尔和看客们目睹了从未发生过的惊险。

这个强大的兽人已经疲惫不堪了。面前的对手是两只山狮，两周前抓到的，饱受囚禁折磨，几乎没有喂过食。竞技场的门刚一打开，它们就笔直地冲向兽人，好似出膛的炮弹。在快速的奔跑下，它们乳黄色的毛皮只留下模糊的幻影，电光火石合二为一，突然间纵身扑跃，萨尔立刻被压在了尖牙利爪之下。

观赛的人群发出阵阵惊恐的惨叫，布莱克摩尔更是蹦了起来，好在抓住了椅子的扶手才不至于摔倒。所有押注的钱……

就在这时，萨尔翻身跃起！愤怒地大吼着，把两只巨大的野兽从身上甩开，如同扔掉两只小松鼠。他挥舞起两把比赛前分配给他的剑，双臂生风，武艺卓群。萨尔身手异常矫健，手中的剑刃在阳光之下熠熠生辉，攻守兼备挥砍自如。一头狮子已经死了，它修长而灵巧的身体被一次大力劈砍击中，近乎断成了两截。另一头野兽由于同伴的死而愈加愤怒，发起了狂暴的进攻。这一次萨尔没有给它机会。正当山狮凌空跃起，张牙舞爪向他扑来，萨尔早已准备好了，剑刃向左劈去，进而向右，复而向左。只见山狮血肉模糊，变成血淋淋的四个肉块从半空摔落到地面。

“您看到了吗？”兰斯顿兴奋地说。

人群也爆发出欢呼。换作往日，萨尔会振臂高呼双脚跺地直至大地颤抖，以回应喧闹的鼎沸人声，可现在的他只是耷拉着肩膀呆立在原地，大口地喘着粗气。布莱克摩尔注意到两只山狮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道血流如注的抓咬深痕。他注视着这个获胜的奴隶，萨尔也缓缓抬起丑陋的脸庞，直直看向布莱克摩尔所坐的地方。他们四目相对，布莱克摩尔从萨尔的眼神中读出一份痛苦、一份疲惫……甚至一份无法言说的乞求。

只见萨尔，这个强大的兽人，屈膝跪在了地上。人群又一次发出阵阵哄闹。布莱克摩尔一时间感到恍惚，他似乎听到了同情的叹息声。兰斯顿一言不发，用棕色的眼睛认真地注视着布莱克摩尔。

该死的萨尔！他是一个兽人，自六岁起学习战斗。他今天遭遇的大多数对手都是人类，毫无疑问都是强大的战士，但在萨尔非人的力量面前依然不堪一击。萨尔渴望着退出最后一场角斗，但他也知道这样的恳求相当难实现。自私而愚蠢的奴隶。想着回到他那安逸的牢房，吃吃东西，读读书，是不是？很好，布莱克摩尔要给他上两课。

这时，军士长快步跑进内场。“布莱克摩尔大人！”他大喊道，把手卷成了喇叭状压在满是胡须的嘴边，“您是否决定放弃最后一场角斗？”

布莱克摩尔的脸涨得通红。军士长竟敢当众这样做！他摇摇晃晃地站着，左手紧紧抓着椅背，兰斯顿不声不响地凑近过来，希望给予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布莱克摩尔径直地伸出右手，然后搭在了自己的左肩膀上。

不。

军士长呆呆地看着他好一会儿，似乎不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答复。过了一会儿，他点点头，比出了一个手势，最后一场格斗即将开始。

萨尔艰难地站起来，如同背负着数吨重的石头。几个人快速跑到场中，移走了死去的山狮和丢落的武器。他们紧接着交给萨尔一件在即将的决斗中使用的武器：一把流星锤，粗壮的木柄一头拴着一根铁链，铁链的另一端是一颗镶满钢钉的铁球。萨尔握着武器，努力使自己做好警戒姿态。即使相隔遥远，布莱克摩尔也看得见他在颤抖。若是平时，萨尔会用脚跺地，碰撞出的坚实节奏不仅能令观众异常兴奋，也似乎能使他自己更好地进入战斗状态。但是今天，他只是挣扎着站稳脚步。

再打一场。这个家伙能搞定。

笼门缓缓打开，过了许久，潜藏在阴影中的怪物没有立刻现身。

终于，出现了，两个脑袋胡言乱语地怪叫着发出挑衅，苍白的身躯耸立在萨尔面前，如同萨尔平日俯视着人类一样。他也只拿着一把武器，但比起萨尔手中的却是占尽优势——一支修长而致命的长矛。凭借着手臂的长度和长矛的杆身，食人魔能够轻易地在远距离刺中萨尔。而萨尔则必须拼命靠近才可能击中对手，赢取胜利更是难于登天。

这不公平！“是谁把长矛给那个食人魔的？”布莱克摩尔冲兰斯顿吼着，“他应该跟萨尔拿一样的武器！”布莱克摩尔显然忘记了，一直以来萨尔所用的都是阔剑和长矛，而他的人类对手只能使用短剑和斧子对付他。

食人魔大步走进圆形的竞技场，如同一架战争机器，而非一个有生命会呼吸的活物。他手中的长矛向前一通乱刺，一个脑袋望向观众，另一个脑袋紧盯着萨尔。

萨尔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怪物，一时间竟然呆住了，盯着看。随后他重整旗鼓，挺直了身板，开始挥舞起流星锤。他仰起头，纷乱纠缠的黑色长发扫过后背，爆发出一声怒吼以回应食人魔的咆哮。

食人魔忽然发起冲锋，长矛不停地向前刺去。他的步调毫无灵巧可言，只剩下鲁莽的力量。萨尔一个闪身轻松地避开了冲击，灵动地从对手的胯下滑过，撕开一个防御缺口，重重地砸下流星锤。食人魔惨叫一声，动作变得迟缓，布满尖刺的铁球结结实实地击中了他的腹部。一击之后，萨尔快速调转身头又举起了武器。

没等食人魔来得及转身，萨尔对准他的背部又是重重一击。食人魔双膝跪倒在地，长矛被丢在一旁，伸手紧按着自己的背。

布莱克摩尔微微一笑，毫无疑问，刚才那一下足以打断这个可怜怪物的脊椎。角斗本没有必要置人于死地——事实上，杀戮是严令禁止的，因为这会让优秀的战士越来越少——但每个人却又心知肚明，死亡在竞技场中总是无可避免。医师和他们的药膏不是万能的，而布莱克摩尔更不会对一头食人魔心生怜悯。

可惜他的喜悦转瞬即逝。正当萨尔再度挥起流星锤积蓄力量的时候，食人魔抓起地上的长矛踌跚地站起了身。萨尔对着敌人的一个脑袋猛地砸下去。这时人群发出惊呼，萨尔自己更是始料未及，只见食人魔抬起巨大的手轻松地就把铁球打飞了，锋利的长矛紧跟着刺了过来。

流星锤从萨尔手中震脱，他自己也失去了平衡，无法及时站稳。萨尔扭动身体，绝望地想要避开攻击，可长矛已经扎进了他的前胸，矛头刺在离左肩几英寸的地方。他痛苦地哀号着，食人魔则步步紧逼毫不留情，长矛已经完全刺穿了兽人的身体。萨尔仰面倒下，被矛头钉在了地面上。食人魔骑在萨尔身上，疯狂地捶打着这个无助的兽人，还不停地发出可怕的尖叫与嘶吼。

布莱克摩尔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个兽人正在被暴打，如同一个在霸凌之下的绝望少年。这个角斗场理应是王国的各路英杰比拼力量、技巧和谋略的舞台，如今却堕落成大怪物把小怪物肆意发泄打成肉酱的地狱。

萨尔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

人们赶忙冲进场内，用尖锐的木棍捅向食人魔，努力地驱赶他放弃手中的猎物。食人魔被激怒了，扔下浑身是血的萨尔，追向人群。这时，另外一侧的三个人抛出一张带有魔法的网，那张网立即收缩，把愤怒的食人魔紧紧捆住，手脚都被牢牢地束缚在身体两侧。这个怪物像一条出了水的鱼在原地扭动，人们粗暴地把他推上一辆拖车，随即拉出了竞技场。

同时，萨尔也被抬了起来，但人们的动作却轻柔得多。只因布莱克摩尔付了酬金，才会有这等待遇。但布莱克摩尔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这场失利，他输掉了所有押在萨尔身上的钱。他的许多朋友同样也押了钱，当他们掏腰包付钱的时候，他能感觉到阵阵愤怒而灼热的目光。

萨尔。萨尔。萨尔……

萨尔躺在干草铺成的床上喘着粗气。他从未经历过如此钻心的疼痛，也从未如此精疲力竭。此刻，他多么希望自己昏迷过去，这样或许更好受一些。

尽管如此，他依然强忍着不让黑暗吞噬了自己。医师们应该很快就来了；布莱克摩尔总是在萨尔格斗受伤后派他们来疗伤。布莱克摩尔也会亲自来看望他，萨尔热忱地希望听到主人给予他一番安慰的话语。他输掉了一场角斗，的确如此，但布莱克摩尔也肯定会称赞他在连续九场格斗中的出色表现。萨尔心想，自己的功绩前无古人。他自己也知道，如果在一场角斗中就遭遇那个食人魔的话，他绝不会是自己的对手，即使是第三场或者第六场时也能行。但是在破纪录地连赢八场战斗之后，不会有人相信他还能取胜的。

他闭上眼睛，剧烈的疼痛似火焰烧灼着全身，胸腔中火辣辣的痛楚近乎令他窒息。医师们怎么还没来？他们这会儿应该到了才对。萨尔知道自己身受重伤。他能感觉得到，身上的几根肋骨已经断了，一条腿折了，几道被剑砍的伤痕，还有最严重的便是肩膀处一个被长矛刺穿的血肉模糊的大洞。医师们必须赶快进行治疗，否则萨尔就无法继续参加明日的角斗了。

这时，萨尔听到门锁打开的声音，但他无力抬起头，不知道走进来的人是谁。

“医师们会来的。”空气中传来布莱克摩尔的声音。萨尔心中一紧，因为这语气含糊不清，充斥着露骨的讽刺。他的心跳得飞快。求求您，别在这个时候……别是现在……

“但是他们不会很快来。因为我想看着你受折磨的样子，你这个一无是处婊娘养的。”

布莱克摩尔用靴子狠狠地一踢萨尔的腹部，萨尔倍感折磨，连连喘气。肉体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但远比不上受到背叛之后的震惊那么令人心生战栗。为什么布莱克摩尔在他如此身负重伤还要狠心踹他？他难道没有看到萨尔在多么英勇地战斗吗？

尽管身体的痛楚令他渐渐丧失着知觉，萨尔还是强挣扎抬起头，透过模糊的视线看着布莱克摩尔。面前这个男人的脸庞由于愤怒而扭曲变形，正当萨尔看向他的眼睛，布莱克摩尔把戴着链甲手套的手捏成拳头，照着萨尔的脸就是一拳。整个世界随即一片漆黑，萨尔只能依稀听见布莱克摩尔不断的咒骂声。

“……输了几千块，你听见了吗，几千块！你到底出了什么毛病？那不过是一场简单之极的无聊战斗！”

他的拳头如雨点般砸在萨尔身上，萨尔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然游离于意识之外，布莱克摩尔的每一次踢打感觉起来都像是一次轻柔的拍打。渗出的鲜血在萨尔脸上凝固成了血污。

布莱克摩尔当然看到了。他清楚地知道萨尔有多疲惫，也看到他为了取得连续的八场胜利一次又一次地聚集着力量。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赢得最后一场角斗，萨尔拼尽全力，最终虽败犹荣。但对布莱克摩尔而言，萨尔做得还不够好。

终于，殴打停下来了。萨尔听见布莱克摩尔离去的脚步，甩下了一句话：“现在轮到其他人了。”

牢门没有关上，萨尔听到了多个脚步声。他竭力想抬起头，但根本无法做到。好几双黑色的军靴出现在他面前，萨尔这时才明白布莱克摩尔说的什么意思。一只靴子缓缓向后抬起，然后猛地一踢，正中萨尔的脸。

眼前的世界瞬间变得雪白，旋即一片漆黑；再之后萨尔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萨尔在温暖的包裹中醒来，那似乎要伴随他一生的疼痛感戛然而止。三名医师正在为他治疗，正往他的伤口上涂抹着膏药。呼吸变得顺畅了许多，他猜想断掉的肋骨已经被接上了。他们正把一种散发着香甜气息的胶状物质涂在他的肩膀上；很明显那是最难医治的伤口。

尽管他们的动作十分轻柔，药膏也非常有效，但举手投足之间却感觉不到一丝真正的同情。他们之所以来这治疗他，仅仅因为布莱克摩尔付了酬金，而

并非发自救死扶伤的真心。曾经，萨尔想法天真，一度为他们的付出表达着感激。其中一名医师听罢看着他，吃惊不已。

一丝嘲笑挂在嘴唇上。“别自以为是了，怪物。一旦金币流不进口袋里，药膏也就没了，你最好别输。”

他曾因为这些刻薄的话语而难过，但现在萨尔早已不在乎了。他懂了。他看明白了许多事情。仿佛他的视线一直被阴云遮蔽，突然间重雾散去，世界清晰可现。他静静地躺着，等待医师们治疗的结束；不一会儿，他们起身离去了。

萨尔坐起身，惊讶地发现军士长站在不远处，他多毛的手臂交叉着抵在胸前。萨尔没有说话，想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怎样的惩罚。

“是我把他们从你身上拉开的，”军士长平静地说，“但没能赶在他们动手之前。布莱克摩尔有些……事情……他想要跟我谈谈。我对此感到很抱歉，小伙子。我很难过。你今天在竞技场的表现真令我惊叹。布莱克摩尔应该为你感到骄傲，而不是……”他粗哑的声音渐弱得听不见了。“好啦，我只想告诉你，他对你做的一切不是你应得的。他们更不配。你做得很棒，小伙子。非常棒。现在，你最好早些休息。”

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只是点了点头就离开了。萨尔重新躺下，无意间发现草垫换了新的，干净而清新，不再沾有他的污血。

他十分感激军士长为他做的一切，打心底信任着这个人。可惜实在太微不足道，已经太迟了。

他不愿自己再被这般利用了。曾经，他不惜阿谀奉承，发誓自己会做得更好，只为了赢取竭力渴望获得的爱与尊重。但现在，他深知自己的渴求永不可能成真，只要布莱克摩尔还控制着他，这就是个妄想。

他没想过睡觉，而是打算用这段时间拟定计划。他从麻布袋中摸出石板和铁笔，写下了一封短信，给他唯一信任的人：塔莉。

下一个月黑之夜，我准备逃走。

第六章

透过头顶的栅栏窗，萨尔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月亮的阴晴变化。他小心翼翼地不露出自己的心迹，不能被平日殴打他的士兵们发觉，也不能被军士长发觉，尤其不能被布莱克摩尔（他仍像以前那样对待萨尔，如同无事发生一样）看穿自己深藏于内心的计划。他像以前一样装出唯唯诺诺的样子，平生也第一次发现自己有多么痛恨这种行为。即使知道自己和其他人是平等的，但仍久久低着头。他选择顺从地戴上镣铐，如果自己反抗的话，眼前的四名狱卒能在顷刻间被撕成血淋淋的碎片，他们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但是萨尔决不做出任何异常的举动，哪怕在牢房或是在室外，哪怕在角斗场或是在训练场，恪守不犯。

一开始的几天里，萨尔注意到军士长看自己的眼神，锐利而深邃，似乎他想要看出萨尔决心隐藏的异迁。但他什么都没有说，萨尔时刻小心着不引起周围人的怀疑。制造出他们已经把他击垮了的假象。唯一令萨尔感到遗憾的是，当布莱克摩尔得知自己的“兽人宠物”逃跑了的时候，不能亲眼看看他脸上的表情。

多年来第一次，萨尔觉得自己活着有了目标。心中萌生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渴望。一直以来，他总是疲于奔命，只为少挨打多被夸赞，从不曾认认真真地思考过自由究竟为何物。挣脱枷锁在煦日下漫步，头顶星空安然入眠。自己从来没在牢房外过夜，那会是怎样的感觉呢？

萨尔对外面世界的想象，都来自于书本以及塔莉写给他的信，足以令他浮想联翩。他躺在干草铺成的床上，想象着见到自己同胞时会是个什么样子。当然，他读了许多，人类总是将它们描述成“来自于最黑暗恶魔深渊的邪恶绿色怪物”。仍有一件惑事萦绕心间挥之不去，便是不惜弄伤自己不顾一切冲向萨尔那个兽人。如果能知道他当时说的是什么意思就好了！但仅凭萨尔生疏的兽人语，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那个兽人在说什么。他会找到自己的同胞的。人类尽管把萨尔抚养长大，但却没能赢得他的敬爱与忠诚。他十分感激军士长和塔莉，是他们教会了他什么是荣誉，什么是善良。也正因为这些言传身教，萨尔彻底看透了布莱克摩尔，深知这位中将全无这些品质。只要萨尔还受制于他，就只能望洋兴叹。

天上悬着两个月亮，一个较大，闪耀着银光，另个较小，氤氲着蓝绿色的光辉。今晚便是新月之夜。塔莉收到他的请求之后，一口答应主动帮助他，不出萨尔所料，她肯定会这么做。于是他们制订了一个极其可行的计划，只是萨尔不知道逃跑行动会在什么时候开始，他只能是耐心地等着信号，默默地等着。

正当萨尔打了一个昏沉沉的瞌睡，急促的铃声将其惊醒。他立刻警觉起来，走到囚室离床最远处的墙前。多年来，他煞费苦心地撬松了一块石砖，并在后面挖了一个洞。萨尔把自己所有珍贵的物品都藏在这里：塔莉寄给他的信。现在他移开那块石头，拿出所有的信件，然后用印有白狼的蓝色襁褓布结实地包好，这快布对他而言意味着一切。动作迅速地，他把布包揣进怀里。随后转身返回原地，伺机而动。

铃声尚未停息，呼喊与尖叫开始伴随其中。萨尔嗅觉灵敏，远超人类所及，他闻到了烟的气味。他心跳加快，烟气也愈发地刺鼻，甚至从昏暗的囚室里能依稀看到外面跳跃着一道橙黄色的火光。

“着火啦！”呼喊声四起，“着火啦！”

出于本能，萨尔一步跃上了自己简陋的床铺，闭上眼装睡，努力地使自己的呼吸变得平缓下来。

“他哪里都不会去的。”一名狱卒说道。萨尔知道自己被监视了，装出睡着的样子。“哼，该死的怪物，什么时候都睡得着。快来，让我们去帮他们一把。”

“我不确定……”另一个狱卒说。

更多充满惊恐的叫喊声接连传来，甚至包含着小孩的哭闹和女人的尖叫。

“火势正在蔓延，”先前的狱卒打断了他，“赶紧的！”

萨尔听到靴子踩踏着硬石板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他现在孤身一人了。

他翻身站起，立在巨大的木门前。毫无疑问，门被上了锁，但没人知道他将要做什么。

萨尔深吸一口气，进而全速冲刺，用左肩全力撞向大门。有效，但远远不够。他又撞了上去，一次又一次。当第五次撞向门时，可怜的木板在庞大身躯的猛烈撞击下，霎时间四分五裂。巨大的惯性使他躲避不及，重重地摔在地上，与内心翻涌的兴奋相比，这点疼痛根本不算什么。

他认得这些走廊。墙壁上凸起一个个石槽，借着石槽中火炬的微光，萨尔能够辨识得出该往哪里走。先向下，再上石梯，然后……

就像先前在囚室里那样，身体深处的本能被激发了出来。他紧紧贴着墙壁前行，尽可能地把自己壮硕的身躯隐藏在阴影中。在入口处，好几个狱卒跑了过去，他们没有注意到他，萨尔不禁松了一口气。

狱卒门打开了通向院子的大门，萨尔蹑手蹑脚地靠近，一闪身溜了出去。

眼前一片狼藉。畜棚几乎完全被火海吞噬，马、驴和山羊惊慌失措地在院子里横冲直撞。简直是绝佳的掩护，如此嘈杂纷乱的环境下没人注意得到逃跑的萨尔。人们自发地组成一道人墙传递着水桶，就在萨尔看向他们的时候，好几个大汉加快了手里的动作，宝贵的水在慌乱之中溅到了外面。

萨尔朝院门的右侧望去，发现泛着波光的黑色水池中躺着一件他正需要的东西：一件巨大的黑色披风。尽管披风宽大，但想要完全遮住他的身体还是不够，将就能用。他用披风挡住了自己的脸和宽阔的胸膛，蜷起身体快步前行，黑布的下摆刚好盖住了手肘。

从庭院到城堡大门不过几分钟的距离，但萨尔感觉似乎走了一辈子。他尽可能压低自己的头，时不时抬起来看看路，极力避免撞上一辆装载雨水桶的拖车，或是一匹受惊的马儿，抑或一个哭闹的孩童。他的心跳得飞快，冲天的火光把四周照亮犹如白昼。萨尔弯下腰放低身形，专注着脚下的步伐，一心只想朝着大门的方向。

终于，他成功了。这里的大门也被打开了。越来越多载着雨水桶的马车穿行而过，马夫们费劲驾驭着惊慌失措的马匹。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溜进了黑暗之中。

一离开了城堡的边界，萨尔就狂奔起来。他径直冲向城外灌木丛生的丘陵，心想着离大路越远越好。他的感官变得前所未有的敏锐。新奇的气味充斥着他灼热的鼻腔，他几乎能感知到周遭的每一块石头，每一片草叶的触感都从奔跑的脚下传来。

塔蕾莎曾向他描述过一块有着奇特造型的石头。她说那块石头的样子如同一只直立站着守护森林的龙。天色已深，但萨尔凭借出色的夜视能力，依稀能分辨出眼前有一块突起物，如果添上一点想象力，它的确神似一只长着长脖子的爬行动物。塔蕾莎说过，石头附近有一个山洞，是他能安全存身的地方。

有那么短短一瞬间，萨尔怀疑塔蕾莎给他设了一个陷阱。但马上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并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气恼羞愧。塔蕾莎给他寄信，只是单纯地表达着对他的关爱。她怎么可能会背叛他？换句话说，她只需要把萨尔写的信交给布莱克摩尔就能达到目的，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

就在那，灰白的石头间现出一个黑乎乎的洞口。萨尔没来得及喘口气，就立刻改变方向，朝着安全处跑去。

黑暗中，他看见了她，一个倚着墙静静等待的倩影。萨尔一时顿住了脚步，自己的视力比她好得多。即使她在洞内萨尔在洞外，她也依然没注意到他。

萨尔只有人类的审美观，依据人类的标准，他清楚地知道，塔蕾莎·福克斯顿美貌出众。

暗棕色的长发——光线昏暗，他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但昔日在角斗场上偶尔瞥过一眼——编成了一束辫子垂落在身后。她只穿着一袭睡衣，宽大的披风下婀娜的身姿若隐若现，一个大麻袋放在她的身旁。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壮起胆子向她走过去。“塔蕾莎。”他轻声呼唤，声音低沉而沙哑。

她猛吸一口气，扭头看向他。萨尔以为她被吓着了，但不一会儿她就大笑起来。“你吓我一跳！你走路竟然没有脚步声！”笑声过后，露出一张笑脸。她快步走向萨尔，向他伸出了双手。

慢慢地，萨尔握住了她的手。绿色的手掌把小巧而白皙的手完全包住，几乎大了两圈。塔蕾莎只有他胳膊肘那么高，脸上丝毫没有害怕，而是欣喜。

“我可以在这儿杀了你，”他说，不知道这个念头从何而来，“这样就无人知晓了。”

她笑得更灿烂了。“你当然可以做到，”她大方地说，嗓音悦耳令人温暖，“但是你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了解你。”他松开手掌，放开了她，“你遇上什么麻烦了吗？”

“完全没有。”萨尔回答，“计划很成功。城堡里简直一团混乱，哪怕一整村的兽人也逃得掉。我注意到你点燃兽栏之前，把那些家畜都放出来了。”

塔蕾莎又咧嘴笑起来，鼻尖微微噘起，这让她看起来年轻许多——大概有，二十岁？二十五岁？

“当然咯，它们是无辜的。我可不忍心看到它们受伤。好了，我们最好快点儿。”她朝敦霍尔德的方向看了一眼，火焰与烟雾在星夜下依旧翻滚不止。“他们马上就能控制住火势了，你必须赶快离开。”只是瞬间，一个萨尔不能

理解的神情闪过她的脸庞。“我也得快些。”她拿过布袋，把它打开了。“坐，坐下，我想给你看些东西。”

萨尔顺从地坐下来。塔莉在布袋里翻找了一会儿，抽出一个卷轴。她把卷轴展开，自己抓住一边，又示意萨尔抓住另一边。

“这是张地图。”萨尔说。

“没错，这是我能找到的最精确的了。敦霍尔德在这儿。”塔蕾莎说，指着一个画得像城堡的图标。“我们在离它西南一点的地方，就在这儿。集中营都分布在离城堡二十英里的区域内，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她指着那些细小图标，光线微弱，萨尔根本看不清它们。“你最安全的选择是去这里，逃到丛林里去。我听说有一些你的同胞藏在那里，布莱克摩尔总是抓不到他们，只发现了一些踪迹。”她看着他。“无论如何，萨尔，你必须找到他们。让他们帮助你。”

——你的同胞，塔蕾莎刚才这么说的，而不是兽人，或那些兽人，抑或那些怪物。炽热的感激之情涌上心头，萨尔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强忍着问她：“你为什么要做这一切？你为什么想要帮助我？”

她看着他，目光坚定不移，面对异相却毫无惧色。“我记得你，当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你对我而言，就像是我的亲弟弟。后来……后来弗莱茵不幸夭折了，你就成了我唯一的弟弟。我亲眼看见他们是怎样对待你的，我憎恨他们。我想帮助你，想成为你的朋友。”这时她移开了目光。“对于我们的主人，我并不比你更有好感。”

“他打你了是吗？”萨尔突然感觉怒火中烧。

“不，不是那样的。”她一只手轻揉着另一边的手腕。在袖筒露出的部分，萨尔看到一块正在消退的瘀青。“不是身体上的。比这要复杂得多。”

“告诉我。”

“萨尔，时间已经——”

“告诉我！”他大吼道，“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塔蕾莎。十多年来，你一直写信给我，给予我快乐。我才知道有人了解我究竟是什么，而不仅仅是……是角斗场上的怪物。你就是黑暗中的一道亮光。”萨尔用自己最温柔的动作，伸出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膀上。“告诉我吧。”他又催促着，声音轻柔。

萨尔注视着，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泪水最终压抑不住，顺着脸颊流淌下来。“我很羞愧。”她低声说道。

“你的眼睛怎么了？”萨尔不解地问，“‘羞愧’又是什么意思？”

“噢，萨尔。”她说，哽咽起来，擦了擦泪眼。“这些是眼泪。每当我们难过或是心受煎熬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悲伤填满，泪水无处安放，它们于是就会流下来。”塔蕾莎颤抖地深吸一口气，“而羞愧就是……你做了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不希望被其他人知道。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了，你或许也知道。我是布莱克摩尔的女人。”

“那是什么意思？”

她悲伤地注视着他。“你天性善良，萨尔，心地纯洁。但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忽然，萨尔回想起在训练场上无意间听到的流言蜚语，立刻就明白了塔蕾莎的话。但他并不为她感到羞愧，只是没想到布莱克摩尔比自己所认为的还禽兽不如，胸中怒火翻腾。他深知在布莱克摩尔面前，自己是多么地无力而绝望，塔蕾莎更是那么地幼小脆弱，她甚至不能反抗。

“和我一起走吧。”他劝说道。

“我不能。如果我逃走了，他会怎样对待我的家人……不行。”她用力握住萨尔的手。“但你可以跑。求你了，现在快走吧。如果知道你从他手里逃走了，我能睡得安稳一些。去追求自由吧，为了你和我。”

萨尔苦涩无言，只能点点头。他知道自己会想念她的，可是现在，与塔莉交心之后，离别的痛楚愈发地撕心裂肺。

她又擦了擦脸，转而用沉着的语气说：“我拿来了充足的食物，里面有好几袋水。我还为你偷了一把小刀。别的我不敢多拿了，不然会被发现。最后，我想把这个交给你。”她低下头，从修长的脖子上取下一条银项链，精致的项链中间是一个月牙形的挂坠。“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棵被闪电劈过的老树。布莱克摩尔允许我随时到这儿来散步，至少这一点，我心怀感激。如果你在附近，又需要我的帮助，就把这条项链挂在那棵老树的树干上，我就会到这个山洞里来见你，尽我所能地帮助你。”

“塔莉……”萨尔看着她，眼里满是哀伤。

“快走。”她回头瞟了一眼敦霍尔德，“我扯了个谎作为我离开的借口，越早回去越不会被识破。”他们站起身，难过地看着对方。没等萨尔反应过来，塔莉冲上前伸出双臂一把抱住了他健壮的身躯，她的脸颊紧紧贴在他的腹部。萨尔有些紧张，迄今为止触击这快肌肉的动作全是攻击。尽管他从未被这样触碰过，但他深知这是一种爱意的表达。顺从着内心，他轻轻地拍着她的头，抚摸着柔顺的长发。

“他们管你叫怪物，”她向后退了一步，哽咽地说，“他们才是怪物，你不是。保重，萨尔。”

塔蕾莎转身提起裙子，向敦霍尔德城堡的方向跑去。萨尔待在原地，注视着她的背影，直至消失在视野中。随后，萨尔用最小心翼翼的动作，把那条宝贵的项链放进他的包袱卷里，再藏进麻袋的深处。

他提起沉重无比的麻袋——塔蕾莎把它带过来一定费劲了艰辛——甩到了身背后。然后，萨尔，曾经的奴隶，开始大步迈向自己的命运。

第七章

对于塔蕾莎指出的多个集中营的确切位置，萨尔清楚地记在心中，竭力避开那些地方。她让他去寻找自由的兽人。但萨尔不敢确定那些所谓的“自由的兽人”是否真的存在，抑或只是好战士兵们的臆想。他的老师杰莱明曾经教导过他如何看地图，所以他知道怎么看塔莉给他的这一张。

现在他朝着其中一个集中营的方向前进。

他没有选择离敦霍尔德最近的一个；因为一旦发现他逃跑了，布莱克摩尔就极有可能下发警戒令。根据地图的显示，距离萨尔成长生活的城堡十几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集中营。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他对这些营地知之甚少，仅有的一点也是来自于充满敌意的人类之口，他们从心底憎恨兽人。迈着轻盈的步伐，萨尔一边不知疲倦地向目的地跑去，一边心中思索着。一个关着许多兽人的地方该会是个什么样子？他们能听懂他说的话吗？又或者是他说话带着人类的口音，导致说不出基本的兽人语呢？他们会对他动粗吗？萨尔不愿意与他们打架，但所有他听来的描述都说兽人无一例外是凶猛、高傲、力大无穷的战士。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角斗士，但面对这些传说中的生物自己能有胜算吗？他能够按捺住自己的脾气，说服他们自己是友不是敌吗？

距离渐渐地在缩短，萨尔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星星，以判断所处的位置。他从未上过与导航有关的课，但塔莉私下送给他的一本书中清楚记载了这些方法，使他能够观察星图辨识方位。萨尔如饥似渴地学习，珍惜每一点来之不易的知识。

说不定他能遇到以蓝底白狼作为徽记的氏族的兽人，甚至有可能遇上自己的家人。布莱克摩尔曾告诉过他，捡到他的地方离敦霍尔德并不很远，所以他认为见到同族同胞的可能性极大。

萨尔心潮澎湃，感觉太好了。

他足足走了一整夜，天光刚亮他就停步休息。如果他了解布莱克摩尔的话，也的确了解，这位中将一定会派出手下前来搜寻他，甚至会动用那名声卓著的飞行器。萨尔从来没有见过它们，私下里怀疑它们可能并不存在。但倘若

传言是真的，那布莱克摩尔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征用一架，只为抓住逃跑的角斗士冠军。

萨尔十分想念塔莉，打从心底希望她帮助自己逃跑的秘密能够永远不被发现。

布莱克摩尔觉得这是他这辈子最愤怒的时候了，摊上了一件大事。

刺耳的铃声将他从睡梦中惊醒——今晚孤身一人，塔蕾莎推说自己生病了——他透过房间的窗户，看到如波涛般翻滚的橘红色火焰吞噬了整个庭院。他飞快地套上衣服，和敦霍尔德的普通群众一道加入进救火的行列中，疯一样地奔走企图控制住火势。数小时过后，东方既白，恐怖凶恶的火焰最终被制服，变成了一团无精打采的灰烬。

“没人受伤真是万幸。”兰斯顿说，用手拭去额头的汗水，苍白的脸被烟灰熏得黝黑。布莱克摩尔心想自己的脸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两人此刻都是浑身泥渍汗流浃背，仆人们明天要洗的衣服会有点多。

“连家畜也没有受伤。”塔米斯说道，向他们走来。“这些动物自己是逃不出来的。我们不是很确定，我的主人，但是现在看来这是有人故意纵火。”

“圣光保佑！”兰斯顿倒吸了口气，“你真的那么认为吗？谁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我的仇人用上十个手指都数不过来，”布莱克摩尔咆哮起来，“加上脚趾也不够。有太多浑蛋妒忌我的权位和我的……洛萨般的意志。”他突然感到一阵寒意，想象着自己在烟尘之中面色苍白的样子。兰斯顿和塔米斯一直盯着他。

他顾不上解释自己心中涌现的担心，从坐着的石阶上猛地跳起，转身朝城堡的方向狂奔过去。好友与仆从紧随其后，不停地对他喊着：“布莱克摩尔，等等！”“我的主人，究竟怎么了？”

布莱克摩尔不加理睬，他冲下走廊又爬上阶梯，最终伫立在一地破碎的木块前，那曾是萨尔牢房的木门。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该死的！都给我下地狱去吧！”他怒吼着，“我的兽人被人偷走了！塔米斯！我要人手，我要马匹，我还要飞行器——我要把萨尔立刻带回来！”

萨尔惊讶于自己睡得这般深沉，所做的梦又是那样鲜活。他在夜幕降临时醒来，在原地躺了好一会儿。柔软的青草抚摸着他的背，和煦的轻风吹拂过脸颊。这就是自由，真的很惬意。珍贵非凡。他现在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不惜付出生命也不愿被关在牢笼里。

突然，一根长矛抵住了他的脖子，视野中出现六张人类男性的脸，他们正低头看着他。

“你，”其中一人命令道，“给我起来。”

当萨尔被拖拽在一匹马后面，两个士兵一左一右看守着他之后，他不禁开始诅咒自己。自己真是蠢透了！他是想看一看营地，没错，但应该是躲在隐蔽而安全的地方。他希望在暗中观察，而非亲身进到营地里去，毕竟他也听说那不是什么有善意的地方。

他想过逃跑，但其中四个人骑着马，可以立即追上他。他们有网、有剑、还有长矛，但如此迅速有效不伤毫发地就把他抓住了，这令萨尔感到十分难为情。他也想过反抗，但还是决定不这么做。搏斗可能会受伤，萨尔绝不认为这些人会为他治疗，他必须保存实力。再说来，他们带他去见那些被关押的兽人是不是会更好？毫无疑问，只要激发出兽人战士狂暴的天性，他们就会渴望逃跑。而萨尔所学的知识能够帮助他们。

所以，即使萨尔有能力在转瞬之间打倒这六个士兵，但他还是装出一副被制服的样子。可当看到他们开始搜查他的背袋时，萨尔立刻就后悔了。

“这儿有好多食物，”其中一人喊出了声，“都是好东西。今晚我们能吃个痛快了，伙计们！”

“别做梦，这些只会属于瑞穆卡主管一个人。”另外一名士兵说道。

“假如她不知道呢？我们不会报告她的。”第三人接着说。萨尔看到，最先说话的士兵拿起一小块塔蕾莎给的肉饼，急不可耐地咬了一口。

“快看这个，”第二个士兵说道，“一把小刀。”他起身走向被网绳捆得结结实实的萨尔。“你偷来的，对不对？”他用刀尖顶着萨尔的脸颊，萨尔面不改色，连眼都没眨。

“别胡说八道，霍特。”另一个士兵说，他是六人中最矮的，看得出也是最忧虑的。其余的人把马拴在就近的树干上，一心想着分赃，把得到的食物纷纷塞进自己的鞍囊里，根本没想过要报告给神秘的瑞穆卡主管，管他是谁。

“这个归我了。”霍特说。

“你们可以拿走食物，但要知道，我们发现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上报的。”之前那名士兵接着说道，他站在霍特身旁看起来很紧张，却固执地想要服从命令。

“如果我就不上报呢？”霍特又说道。萨尔不喜欢他；他面相卑劣目露凶光，跟布莱克摩尔十分相似。“你想怎么样？”

“我想做的事就是盯着你别做傻事，霍特。”一个新的声音响起，走来一个男人。他高挑消瘦，身材看上去并不出众，但萨尔与许多优秀的战士交过手，深知精明有时比强壮更重要。从霍特的反应上来看，这是个受人敬重的人。“制定规矩是为了更好地监视兽人们的一举一动。他是我们见过的第一个带着人类武器的兽人，这很值得汇报。至于这些嘛……”

萨尔恐惧地看着他随手翻着塔蕾莎写的信。高个子男人眯着蓝色的眼睛，扭过脸看着萨尔。“你难不成认得字，是吗？”

周围人立刻爆发出一阵笑声，禁不住把口中的面包屑都喷了出来，但问这个问题的男人却格外的严肃。萨尔原本想回答，但迟疑了一下。最好不要泄露自己能听懂人类的语言，他心想着。

高个子男人大步走近他。萨尔心中一紧，以为会挨上一拳，但男人在他身旁蹲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萨尔则把目光偏向了别处。

“你，识字吗？”男人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指着信。萨尔看着那些信，然后猛地摇摇头，一个即使丝毫不懂人类语言的兽人也能表达的意思。那个人盯着他的脸看了许久，随后站起了身。萨尔不确定这个人是否相信了他。

“不知为何，他看起来很眼熟。”男人嘀咕道。萨尔突然感觉背脊发凉。

“对我来说，他们看起来都一个样，”霍特满不在乎地说，“大块头，绿皮肤，丑陋又恶心。”

“真可惜，我们都不识字。”那个男人继续说，“我敢赌这些信件的内容一定很有价值。”

“你总是越俎代庖地管闲事，瓦里克。”霍特说道，声音带有几分轻蔑。

瓦里克把信重新塞回布袋，又从霍特装腔作势的抵抗中抢过小刀，然后将布袋挂在了所骑的马的肩膀上。“趁我还没改变主意，收好你们的食物。让我们把他押回营地去。”

萨尔本以为他会被推到一辆板车上，又或是他很久以前见过的那种四轮马车。但没想到连最基本的待遇都没有。他们只是用一根绳子系住捆缚着他的网，粗暴地拖拽在一匹马的后面。不过，萨尔经历了多年在角斗场中的磨炼，对肉体的疼痛有着异于常人的忍受力。对他来说，真正心痛的莫过于塔蕾莎的信被抢走。好在他们之中没有人读得懂。值得庆幸的是那条项链没被搜出来。

昨夜塔蕾莎交给他的那条项链，早些时候萨尔趁四下无人，将它塞进了自己黑色的裤子里。塔蕾莎的这一部分，至少，他还保存着。

旅程似乎永无尽头，只有太阳在缓慢地爬过天空。终于，他们来到一面巨大的石墙前。瓦里克申请进入，萨尔听见沉重的大门渐渐打开，响起吱吱呀呀的声音。他一直被仰面朝天地拖在地上，所以穿过大门时他清楚地看到了石墙有多么的厚。面无表情的警卫瞟了一眼这位陌生来客，又接着做自己的工作去了。

首先令萨尔始料未及的是扑鼻的恶臭。这让他想起了敦霍尔德肮脏的马厩，但这里的气味更甚。萨尔下意识地撅起鼻子。霍特看到了，大笑起来。

“离开你的同类太久了是吗，嗯，绿家伙？”他不住地嘲笑，“忘记了你们闻起来有多糟糕了吗？”他捏住鼻子，翻起白眼。

“霍特。”瓦里克叫道，语气中带着警告。他抓住网绳，发出命令。立刻，萨尔发现自己被松了绑，站了起来。

他惊讶地环顾四周。人头攒动，这里差不多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兽人。有些兽人满身污秽双眼失神无光地坐在水坑里，长着獠牙的大嘴松弛无力地耷拉着。有些兽人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喃喃自语不知所云。还有些兽人蜷缩在地上睡觉，即使被踩到也毫无反应。偶尔人群中发生口角，但动怒要消耗太多的精力，于是倏然开始又倏然结束了。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这些人给萨尔的同胞们灌了醉药？一定有个答案。他知道兽人们原先的样子，凶狠而狂暴。他还曾有所期待……可是现在他不知该期待什么了，但绝不是这副昏昏欲睡死气沉沉的场景。

“去吧。”瓦里克命令道，把萨尔轻轻地推向最近的一群兽人，“食物每天送一次，水槽里面有水。”

萨尔挺直了身体，壮起胆子朝五个坐在水槽边的兽人走去。他能感受到瓦里克灼热的目光穿透了他布满伤痕的背，他听见那个男人说：“我发誓我之前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随后是士兵们离去的脚步声。

萨尔慢慢靠近，只有一个兽人抬起头看了看他。他从未有过与自己的同类面对面，而现在，这儿有五个兽人。

“你们好。”他用兽人语打招呼。

他们都看着他，不一会儿，其中一个把头低下，继续抠一块陷在泥土里的小石头。

萨尔又试了一次。“你们好。”他说，挥动手臂摆出一个从书本上学来的姿势，是战士之间相互表达敬意的意思。

“他们在哪里把你抓住的？”终于，其中一个兽人问他，说着人类语。迎着萨尔惊愕的神情，她继续说：“你肯定不是一出生就学的兽人语，我听得出来。”

“你说得没错。我是被人类抚养长大的。他们只教会了我一点兽人语，我希望你们能多教我一些。”

兽人们面面相觑，而后纷纷大笑起来。“被人类抚养大，啊？嘿，克拉克斯——到这儿来！我们这儿来了一位很棒的说书人！好啦，萨满，再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吧。”

萨尔想跟这些兽人交心沟通，却感觉自己力不从心。“我是认真的，无意冒犯，我也是一名像你们一样的囚犯。我从未见过其他兽人，我只是想……”

这时刚才那个低头的兽人重新抬头看着他，萨尔一时陷入了沉默。那个兽人的眼睛是鲜红色的，闪烁着光芒，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所以你渴望见到你的同类？好了，你已经见到我们了。现在离我们远点。”说罢，又伏身继续挖那块石头去了。

“你的眼睛……”萨尔轻声自语，过分震惊于兽人眼中诡谲的红色光亮，竟完全没有在意那侮辱之词。

萨尔的目光令那个兽人感到畏惧，他举起一只手遮住脸庞，躲到了更远的地方。

回过神来，萨尔想接着问一个问题，却发现自己孤零零一个人站着。周围其他的兽人拖着脚慢慢地走开了，不时地回头鬼鬼祟祟地看他几眼。

天空已经阴暗一整天了，气温着实下降了许多。萨尔孤身站在庭院的中央，周围是他的兽人同胞，灰暗的天空被撕开一道口，冰冷的雨水混杂着雪开始无情地落向地面。

萨尔根本无力在乎这阴郁的天气，心底的哀痛令他失魂落魄。他放弃昔日所有的生活就为了这般结果吗？难道甘愿成为一个奴隶与一群本以为能带领起来反抗人类暴政却元气尽失呆滞懒散的兽人生活下去吗？哪一种选择更糟糕呢？他思索着。是在角斗场上为布莱克摩尔的荣耀卖命，在干燥洁净的床上睡个安稳觉，读着塔莉寄来的书信，还是孤独地站在雨中，双脚深陷冰冷的污泥，被流着相同血液的同胞嫌弃呢？

答案很快就浮现在脑海：两者都无法忍受。萨尔悄悄地四下打量，用一只眼睛搜寻着逃跑的路径。应该不难。这里只有几个警卫驻守，到了晚上，他们看东西肯定没有萨尔看得清楚。他们看上去无精打采的，毫无活力，懒惰散漫，与被他们看守的兽人是一副德行，萨尔甚至认为兽人中难有一人有勇气翻越并不高大的围墙。

雨滴打在萨尔身上终于有了感觉，黑色的裤子早已湿透。真是灰暗沮丧的一天，也得到了一个灰暗沮丧的教训。这些兽人不再是高贵勇猛的战士了，他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曾经与人类战斗过，哪怕只是轻微地反抗。

“我们原先不是你看到的现在这个样子。”从萨尔身后传来一个温柔而低沉的声音。萨尔吃了一惊，转身看到那个红眼睛兽人正心绪不宁地盯着他。“失魂，恐惧，受尽羞辱。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继续说着，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如果我们能摆脱它，我们的心智就能再度回归。”

萨尔在兽人身旁的泥浆中坐下。“继续说，”他催促道，“我洗耳恭听。”

第八章

自从大火和萨尔的逃跑已经过去两天了，布莱克摩尔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生气和郁闷中度过。直到塔米斯建议他出门远行散散心，不得不承认，仆人的建议还是相当不错的。

天气阴沉，但他和塔蕾莎都特意打扮了一身，纵马骑乘使得他们的心情兴奋不已。布莱克摩尔本打算去狩猎，但他心地善良的情人说服了他，一起骑着马转转就足以度过快乐的时光了。他看着她骑着一匹漂亮的灰色花斑马漫步在身边，也是他两年前送给她的礼物。他希望天气能更暖和一些，想着多找一些游乐的法子与塔蕾莎一起分享快乐的时光。

福克斯顿家的女儿竟是如此的成熟美丽。过去她是一个可爱乖巧的孩子，如今成了一位妩媚顺从的姑娘。谁能想到那双湛蓝色的眼睛会深深吸引住他，而更痴迷于将自己的脸庞埋在她那金色瀑布般的长发中呢？布莱克摩尔没有想到，百思不得其解。但自从几年前将她占为己有后，她一直努力地取悦着自己，而且卓有成效。

兰斯顿曾经询问布莱克摩尔什么时候甩掉塔蕾莎，好迎娶一位名正言顺的妻子。他则回答说，即使自己真的娶了妻，也不会抛弃塔蕾莎的，距离自己野心的最终实现还有着很长一段时间。一旦他让联盟臣服于自己脚下，他就能攀上更高的位置，届时再策划一场有利可图的政治婚姻也不迟。

实话说，一点也不着急。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和塔蕾莎在一起，随时随地随心所欲。他发现，和这个姑娘相处的时间越长，心中的欲望就越不能够满足，单纯只是看到她出现就越发感到愉悦。不止一次，当他睁眼醒来，望着熟睡中的塔蕾莎，银白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耀了她的脸，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坠入了爱河。

他拉住缰绳让夜歌停了下来，马儿已然日渐衰老但依旧很享受外出散步，塔蕾莎骑着灰姑娘欢快地围着他转圈。在他的要求下，她没戴帽子也没扎辫子，金黄的头发松散地披肩垂落，如同晶莹倾泻的流水。塔蕾莎的欢笑声不绝于耳，不一会儿，两人四目相触。

让天气见鬼去吧，他们要做点什么。

他正准备让塔蕾莎下马，走到附近的一小片灌木丛里去——把披肩铺在地上的话就足够保持身体暖和了——这时，他听到急促接近的马蹄声。布莱克摩尔十分不满兰斯顿的出现，皱眉而视。只见兰斯顿上气不接下气，胯下的坐骑更是喷着口沫，在刺骨寒风中呼出阵阵白雾。

“我的主人，”他喘着气说道，“我相信我们发现萨尔的踪迹了。”

洛林·瑞穆卡主管不是个容易糊弄的人。尽管她站直身体也就五英尺出头，但非常结实强壮，可以游刃有余地应付任何战斗。多年前兽人袭击了她的村庄，她发誓要摧毁这些绿皮怪物，遂女扮男装征召入伍。当她的伪装被揭穿之后，她的上司立刻把她派往了前线。事后她才得知，她的上司希望她战死，这样他就免去了将她的事情向上汇报而面临的尴尬。洛林·瑞穆卡坚强地活了下来，不仅免去了所有的罪责，甚至在某些作战中表现得比男人更优秀。

她对屠杀敌人有着野蛮般的快感，为了展示自己的胜利，她不止一次地在杀戮之后把红黑的鲜血涂得满脸都是。男人们一看见她总是退避三舍。

在和平的时期，瑞穆卡主管也没有丧失乐趣，她乐衷于把这群昔日的敌人而今的懒汉呼来唤去，当兽人们渐渐放弃抵抗以后，这种乐趣也变得索然无味了。为什么兽人们一反常态变得更像家畜而非怪物，这一直是瑞穆卡和手下的士兵们在深夜的酒席牌局间经常聊到的话题。

最令人满足的莫过于把这些昔日嗜血成性的杀手逮起来，再把他们驯化成低声下气的奴隶。她发现，那些有着奇异红色眼瞳的兽人最容易屈服，他们对命令和表扬有着异样的渴望，即便是来自她之口。这时，一名女兽人正把一个浴桶拖进她的卧室。

“水必须够热，葛莉琪。”她命令道，“这次可别忘了放香草！”

“是，我的夫人。”女兽人用谦卑的声音回答着。不一会儿，瑞穆卡就闻到了干香草与花瓣散发出的迷人清香。自从她来到这里工作，身上的味道闻起来总和臭水沟没什么两样。她没办法把这种恶臭从衣服上去掉，但至少她还是可以浸泡在浴桶里，用清香四溢的热水洗掉身体和黑长发上的污秽气味。

瑞穆卡已经适应了男性制服，这可比那些艳俗花哨的衣裙实用得多。在战场上拼搏了多年之后，她越来越习惯于这般打扮，甚至有不少好感。现在，她叹了口气，脱掉了靴子。正当她把靴子交给葛莉琪拿到外面刷洗的时候，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最好是某个好消息。”她嘟囔地抱怨着，打开了门。“发生什么事了，瓦里克？”

“我们昨天抓住了一个兽人。”他开口说道。

“是的是的，我看过你的报告了。如果我们现在闲聊的话，我的洗澡水就凉了……”

“我觉得他很面熟。”瓦里克坚持说。

“我的圣光啊，瓦里克，他们看起来都一个样！”

“不，这个兽人与众不同。我已经知道原因了。”他向旁边跨了一步，一个高挺英俊的身影出现在门后。霎时间瑞穆卡惊出一身冷汗，绝望地希望自己还穿着靴子。

“布莱克摩尔中将，”她紧张地说，“有什么我们能为您效劳的吗？”

“瑞穆卡主管，”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开口道，齐整的山羊胡子下露出一口洁白的牙，“我认为我丢失的兽人宠物被你找到了。”

红眼兽人用柔和的嗓音讲述着英勇与力量的传说，萨尔痴痴地听入了迷。他说着如何面对不可战胜的敌人发起冲锋，在战场上战士们英勇拼搏的事迹，兽人一族团结一致化身绿色的狂潮淹没人类的军队。他热切地叙述着自己民族共志成城的丰功伟绩，这些事情是萨尔从未听闻的。

“唉，没错。”凯尔格悲伤地说道，“曾几何时，我们都是高傲的部落战士，渴望着战斗，有着各自所属的氏族。在部落里总有一群人通晓魔法，他们与风水共舞，与天地沟通，聆听着自然野性的呼唤，将万物生灵调和在股掌之间。我们称他们叫‘萨满’，直到术士出现之前，他们的能力就是我们所知力量的全部。”

凯尔格的一番话似乎令自己非常气愤，他激动地挥舞起拳头，咆哮起来：“力量！它能填饱人民的肚子，养育我们的孩子吗？我们的首领独吞了力量，只给予我们微不足道的一点。他们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萨尔。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一旦我们吃了败仗被擒获，似乎体内渴望战斗的热血就会全部从伤口流失殆尽。”他把头埋进了环抱着膝盖的双臂中，闭上了殷红的眼睛。

“难道你们之中就没人愿意反抗吗？”萨尔问道。

“这里所有的兽人都不愿。那些拼死反抗的兽人没有被抓进来，一旦被抓住了，只要反抗就会被立即处死。”凯尔格依旧闭着眼，继续说着。

尽管萨尔能体会兽人们出于无奈的沉默，但内心依旧十分失落。凯尔格的话道出了一连串事实，无须怀疑，萨尔只要环顾一下四周就确信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集中营里所有的兽人都丧失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嗜血天性，这怎么可能呢？难道说他们在被人类抓住并投进监狱之前就被什么东西给摧残了吗？

“但是你心中战斗的欲望依然强烈，萨尔，尽管你背负着一个屈辱的名字。”凯尔格的眼睛再次睁开，火辣辣地注视着萨尔。“也许是人类抚养了你的缘故，你得以幸免于此。仍然还有许多兽人像你一样，他们就生活在营地外面。这里的围墙不高，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爬出去。”

“的确做得到，”萨尔急切地说，“请告诉我去哪才能找到那些兽人？”

“我只听说过一个人，他名叫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凯尔格继续说，“他几乎不可战胜。他的族人，战歌氏族，来自这片土地的西边。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格罗玛什拥有和你一样的蓝色眼睛，他的灵魂依然在顽强抵抗。”凯尔格低下了头，“如果当初我再强壮一点就好了。”

“你能做到的。”萨尔鼓励着他，“和我一起离开吧，凯尔格。我足够强壮，我能轻松地把你拉过围墙，只要……”

凯尔格摇了摇头，“我失去的不是力气，萨尔。我能在眨眼之间干掉所有的警卫，被关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兽人都做得到。是斗志。我不愿意爬那堵围墙，我只想待在这儿。我无法解释，我很惭愧，这就是事实。你必须保持住那份激情，如烈焰般的热血，为了被困住的我们。”

尽管内心仍有困惑，萨尔还是点头答应了。谁不向往自由呢？谁不想进行反抗，找回失去的内心，让卑劣的人类为他们侮辱兽人同胞的行径付出代价呢？可是现实很残酷：被关押在这儿的兽人无一有勇气举起抵抗的拳头，而萨尔是唯一敢这么做的人。

他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凯尔格告诉他，巡逻的警卫寥寥无几，而且他们经常喝得烂醉不省人事。如果萨尔装出其他兽人懒散的样子，就肯定能抓到逃出去的机会。

就在这时，一个女兽人出现在眼前。她若有所寻地走来走去，显得与众不同，当看到醒目的萨尔后便径直向他走来。

“你就是新来的那个兽人吗？”她问道，说着人类语。

萨尔点点头：“我的名字叫萨尔。”

“那么，萨尔，你最好知道营地的指挥官正在找你。”

“他叫什么名字？”当想到最坏的结果时，萨尔打了个冷战。

“我不知道，但是他穿着一身金红相配的大衣，上面还有一个黑色猎鹰的花纹在……”

“布莱克摩尔。”萨尔从嗓子里挤出声音，“我料到他一定能找到我。”

这时，响起了震耳的叮当声，所有的兽人陆续转身向高塔走去。“我们要去集合点名了，”女兽人说道，“虽然平时可不是这个时间。”

“他们正在找你，萨尔。”凯尔格说道，“不过他们不会成功的。你现在就必须离开。指挥官来了，警卫们肯定会心慌意乱。我再制造一点混乱，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营地的尽头就是守备最薄弱的地方。我们现在都要到铃声响起的地方去，就像牲畜一样。”他说着，语气和神情满是无奈的厌恶。“快走吧，就是现在。”

萨尔不再有丝毫的犹豫。他抬起脚跟，快速移动起来，穿梭在突然拥挤的人群中，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去。他又推又搡，吃力前行，这时耳后传来一声惨叫。那是一个女兽人的声音。他没有冒险停步回头看，但当他听到凯尔格操着兽人语怪喊乱叫时，心里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凯尔格拼命从心底深处找回一点血性，激发了自己战斗欲。他正在和那个女兽人打斗。警卫的呵斥不绝于耳，听得出来，这样的混乱实在罕见。他们从高地上下来把厮打的两个兽人拉开，原先一直在围墙上巡逻的几名警卫也急匆匆地向喧闹声的方向跑去，萨尔把这些都看在眼里。

萨尔心想，他们可能会殴打凯尔格和那个无辜的女兽人。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可是，他也告诫自己，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牺牲，自己才得以有机会逃脱。他暗暗下决心，哪怕付出毕生的代价也不能让一个兽人再遭到人类的毒打，决不。

萨尔从小在一间戒备森严的牢房里长大，时时刻刻受到监视，现在却轻松地翻墙而过获得了自由，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就是一片茂密的树林。萨尔能跑多快就跑多快，知道身处开阔地带的自己能够被轻易发现。但警报声并没有传来，身后也没有追兵。

他狂奔了几个小时，彻底隐身在了森林深处，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尽可能地搅乱自己的踪迹，以迷惑迟早会追来的士兵。最终，他放慢了脚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攀上一棵矮树，从茂盛的树冠中探出了脑袋，视野中是一片望不到头的绿色海洋。

他眨眨眼，目测着太阳的方位。此刻已是傍晚，金色火球即将沉入地平线。西边；凯尔格说过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的氏族来自西边。

他会找到地狱咆哮的，而且，他们定会一同联手解放被囚禁的兄弟姐妹。

营地的最高长官，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把戴着黑手套的手背在身后，慢慢地在排成队的兽人面前踱着步。没有兽人敢与他对视，纷纷低下头看着自

己泥泞的双腿。布莱克摩尔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变得有趣多了，以往当他们拥有某种狂热的意志时，则会变得非常致命。

布莱克摩尔抽出一块喷有香水的方巾捂在鼻子上，企图遮盖迎面而来的恶臭。瑞穆卡主管像条哈巴狗一样跟在他身后，时刻恭候着主人发号施令。布莱克摩尔听说过她立下的功绩；有些时候，她比许多军队里的男人做起事来更高效。

不过，如果她抓住了萨尔又让他从指间溜走的话，那自己对她也绝不会心慈手软。

“你说的那个像萨尔的兽人在哪里？”他向瑞穆卡的护卫瓦里克发问道。这位年轻人明显比他的上司更沉着，但即便如此，他的眼中也开始闪烁起惊慌的神色。

“我曾经在角斗场上见过他，那双蓝眼睛十分罕见……”瓦里克说着，变得有些结巴。

“他现在在队列中吗？”

“没，没有，长官。我没看到他。”

“那有可能他并不是萨尔。”

“我们发现了一些他偷来的东西。”瓦里克灵光一闪，随即说道。他打了个响指，他其中一名手下马上跑开，不一会儿拿来了一个大布袋。“不知道您认识这个吗？”他递给布莱克摩尔一把朴素的小刀，保持刀刃向己，这是必要的礼貌。

布莱克摩尔一见小刀，立刻屏住了呼吸。他还曾想过这把刀哪儿去了。虽然并不贵重，但的确不见了……他的大拇指摩挲着刀柄的雕纹，一只黑色的猎鹰。“这是我的东西，还有其他的吗？”

“一些纸……瑞穆卡主管还没来得及查看它们……”瓦里克越说声音越小，布莱克摩尔却很明白，这个笨蛋不认识字。究竟是什么样的纸萨尔如此贴身携带呢？毫无疑问，肯定是从他的书上撕下来的。布莱克摩尔一把抢过布袋，伸手就掏，遂从布袋深处拿出一叠纸片。他捏起一张靠近光亮。

……真希望我能和你面对面说话，而不必再写信了。我在角斗场上看见你了，你那么拼命我的心都碎了……

信！怎么可能有人……他又举起另外一张纸。

……我写信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们的主人对我们两人总是有太多的苛求。我听说他打你了，我真为你难过，我的好朋友。你不应当受罪……

塔蕾莎。

一股前所未有的疼痛紧紧揪住了布莱克摩尔的心。他掏出更多的信来……圣光保佑，有几十……甚至几百封。他们互递密信到底有多久了？突然，他感到自己眼睛不住地疼，呼吸变得越发困难。塔莉……塔莉，你怎么能这么做，你难道不是衣食无忧么……

“大人？”瑞穆卡关切的询问令布莱克摩尔从痛苦的惊愕中回过神来。他深吸一口气，不停地眨眼，努力地把打转的眼泪赶回去。“您还好吗？”

“不，瑞穆卡主管，”他的声音比往日更加冷静镇定，真是谢天谢地，“都糟透了。你抓到了我的兽人，萨尔，一个竞技场上史无前例的伟大角斗士。这些年来，他为我赚了许多钱，他还应该继续为我赚更多的钱。事实如此，它被你的手下给抓住了。可是我并没有在这排兽人中看到他的身影。”

他饶有兴趣地盯着面色渐渐苍白的瑞穆卡。“他一定是躲在营地的某个地方了。”她解释说。

“的确有可能。”布莱克摩尔说，咧嘴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让我们希望如此吧。那么，为了你的大好前程，瑞穆卡主管，请下令搜查营地。马上。”

她急忙去执行他的命令，大声吩咐着士兵开始搜查。萨尔当然不会像条狗听到哨子声一样，就傻乎乎地来排队集合。有可能他还在营地里。但莫名地，布莱克摩尔感觉萨尔已经逃走了。他这会儿一定在别处，做着……做着什么呢？他究竟和那个婊子塔蕾莎一同密谋了些什么？

布莱克摩尔猜对了，彻底的搜查均无功而返。这群兽人没有一个承认看到过萨尔，简直一群废物。瑞穆卡被撤了职，瓦里克顶替了她的位置。布莱克摩尔慢慢地骑马往回走，在半道碰上了兰斯顿。兰斯顿不住地用欢快而热切的话语安慰他，即便如此，布莱克摩尔心中的阴郁仍丝毫不减。在那个火焰肆虐的夜晚，他同时失去了两样最重要的东西：萨尔和塔蕾莎。

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住处，来到他的卧室，轻轻地推开房门。摇曳的灯光下是塔蕾莎安逸的睡脸。为了不想吵醒她，布莱克摩尔轻手轻脚地坐在了床边。他摘下手套，动情地抚摸着情人柔软而娇嫩的脸庞。她是那么地美丽。她的触碰曾经令他战栗，她的笑容曾经令他动容。可惜不再如此了。

“睡吧，可爱的叛徒。”他轻声自语，俯下身亲吻了她。心中的痛苦依然挥之不去，却被无情地压抑住了。“好好睡吧，直到我需要你。”

第九章

萨尔这辈子从没有过如此的疲惫饥饿。但自由的味道远胜于喷香的肉，相比于成为布莱克摩尔的囚徒睡着敦霍尔德牢房中的草垫，相拥大地入眠更能令心神宁静。他抓不到林间穿梭的兔子和松鼠，真希望自己当时能多学一点野外的生存技能，战斗经验与对艺术的感知此时毫无用武之地。好在正值秋天，成熟的水果挂满枝头，他很快就掌握了如何捕捉各种肉虫，但对于饥肠辘辘的肚子实在是杯水车薪。至少饮水不用愁，森林里四处流淌着交错纵横的小溪。

好几天后，正当萨尔在矮木丛中穿行时，微风中夹带着烤肉的香气扑面袭来。他贪婪地吸气，仿佛光闻着香味就能填饱肚子。他着了魔一般，向着香味的方向走去。

尽管身体极度渴望着食物，但萨尔还没有完全被饥饿夺走理智，谨慎地前行。当他来到森林边缘的时候，看到了一群人类。

已是秋季的最后几天，阳光和煦日渐温暖，人们正在筹备着一场宴会，丰盛的美食令萨尔垂涎欲滴。桌上摆着金灿灿的烤面包，旁边是一筐筐新鲜的果蔬，罐子里装满了果酱和黄油，灌有红酒和蜂蜜酒的瓶子整齐排列，此外还有几大块圆饼形的奶酪，正当中两只烤乳猪在火上滋滋作响。

萨尔腿一软，缓缓地坐在了林地上，着迷地盯着那一桌美食，它们散发着诱人香气仿佛在故意地捉弄他。一旁的空地上，孩子们滚着铁环、舞着小旗，还摆弄着其他萨尔叫不上名的玩具。女人们恬静地给婴儿喂奶，姑娘们害羞地和年轻小伙跳着舞。一片安逸祥和的景象。不仅想得到食物，萨尔更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但是他不可能。他是一个兽人，一个绿色皮肤流着黑血的怪物，还有上百种侮辱的称呼。他呆呆地坐着，望着尽情起舞享乐的村民们，直到夜色变浓将人群笼罩。

月亮升了起来，一个洁白而明亮，另一个蓝绿而阴冷。宴会结束，所有的家具连同餐盘和余下的食物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萨尔看到，村民们在弯曲的乡间小路上散步，路旁小屋里闪烁着微弱的烛光。他仍旧耐心地等待，看着月亮一点点地划过夜空。最后一根蜡烛熄灭了，萨尔又等了几个小时，才终于站起身蹑手蹑脚地朝村庄走去。

萨尔的嗅觉一直很敏锐，此刻正专注于捕获食物的气味，鼻子因此变得更加灵敏了。他循着香气，从窗户伸手进屋内，抓起一整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又发现了一篮放在门边的苹果，随即贪婪地把这甘甜的水果吞进肚子里。

又甜又黏的汁水顺着萨尔结实的胸膛流了下来，他满不在乎地用绿色的大手擦了擦。慢慢地，折磨人的饥饿感开始平息。每到一间房子，他都会拿点食物，但绝不一下子拿走得过多。

来到一扇窗户前，萨尔向里张望，发现将近熄灭的炉火旁睡着几个人影。他赶忙退后了几步，等了一会儿，又探头向里看去。原来是几个睡在草垫上的孩子。有一个躺在摇篮里，此外还有三个稍大一点的，其中两个男孩，一个披着金发的女孩。萨尔瞧着他们，女孩做着睡梦翻了个身。

一道剧烈的疼痛袭上萨尔心头。他回想起了第一次与塔蕾莎相见时的场景，她朝他微笑挥舞着手臂，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时光不曾流动过。这个女孩简直太像她了，圆圆的脸颊，金黄的长发……

突然，一声刺耳的吼叫吓了萨尔一跳，他转身看到一个四条腿的黑色生物向他冲来。眼看着锐利的尖牙就要咬到他的耳朵，出于下意识的反应，萨尔一把抓住了这只野兽，双手死死掐住它的喉咙。这是狼吗？这就是他的族人随行相伴的那种动物吗？

它有着直立着的尖尖的耳朵，一个长条形的嘴和锋利的白色牙齿。它看起来和曾在书上看到的狼非常相似，但毛皮的颜色和脑袋的形状不太一样。

这会儿屋里的人都被惊醒了，他听见有人紧张地大叫。萨尔使劲一掐，那个动物便不再动弹了。扔掉手中的尸体，他扭头看向屋里，只见小女孩瞪大双眼惊恐地看着他，用手指着他不住地尖叫："怪物，爸爸，怪物！"

充满憎恶的话语从小女孩无辜的口中喊出，深深地刺痛着萨尔的心。他转身想逃走，却被一群惊魂未定的村民团团围住了。他们之中有人握着干草叉和大镰刀，也只以田为生的他们唯一拿得出的武器了。

"我不想伤害你们。"萨尔赶忙解释。

"它会说话！它是个魔鬼！"人群中发出尖叫，几个人迎面冲了过来。

多年的训练没有白费，萨尔迅速反应。当其中一人举着干草叉刺向他时，萨尔灵巧地夺下了这把将就的武器，紧接着又打落了其他村民手中笨拙挥舞的叉子和镰刀。霎时间他发出咆哮，嗜血的欲望点燃了全身，挥起草叉向围攻他的人打去。

正当要刺向一个倒地的村民时，只见那人惊恐万状地紧盯着他，萨尔的手便截然停住了。

即使他们害怕萨尔憎恨萨尔，他们也不应该是他的敌人。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农民，耕田种稻，饲喂牲口。他们各自有家有孩子。他们只是单纯的害怕他，仅此而已。不对，真正的敌人不在这里。真正的敌人此刻正在敦霍尔德城堡里优哉地呼呼大睡。发出一声自愧的吼叫，萨尔把干草叉扔到了几码开外，从露出的一个豁口冲出了人群的包围，头也不回地逃进了安全的森林深处。

人们没有继续追击，萨尔更不希望他们追来。他们理应过着安宁的生活。萨尔不顾一切向前奔跑，恨不得用尽全身的力气，只为了忘记那个金发女孩恐惧尖叫的模样，只为了忘记她口中大喊“怪物”的声音，他努力地想忘掉，可惜没能做到。

第二天，萨尔跑了一整天，直至入夜才终于因筋疲力尽而倒下。他沉沉睡去，无梦惊扰。黎明将近时，有什么东西把他叫醒了，他睡眼惺忪地眨了眨眼。

这时，一支锋利的刺棍抵在了他的肚子上，萨尔的困意瞬间全无——眼前是八张愤怒的兽人脸。

萨尔想要起身反抗，但他们一拥而上便将他五花大绑，没有给他丝毫挣扎的机会。一名兽人把自己的大脑袋凑近萨尔，长着黄色獠牙的脸上满是怒意。他低吼着说了些什么，萨尔完全听不懂，只是摇了摇头。

这个兽人眉头皱得更紧，他揪住萨尔的一只耳朵，继续说出一连串内容不明的话来。

萨尔猜测了一番他想说的话后，便用人类语回应道：“不，我不聋。”

兽人中立即传来愤怒的嘘声。“人类语。”一个体形巨硕的兽人说道，看上去像是他们的头儿。“你不会说兽人语吗？”

“只会一点。”萨尔用兽人语回答道，“我的名字叫萨尔。”

这个兽人咧开大嘴放纵狂笑，身边的兽人也跟着笑起来。“一个长得像兽人的人类！”他说，而后朝萨尔的方向伸出一只黑色指甲的手指。他用兽人语命令道，“杀了他。”

“不！”萨尔用兽人语拼命喊着。这场着实可怕的遭遇突然给了他希望——这些兽人是货真价实的战士。他们没有因意志消沉而变得无精打采，也不会萎靡不振翻不过能轻易攀爬的石墙。“我要找格罗玛什·地狱咆哮！”

那个大个兽人一下子愣住了。操着不连贯的人类语，他质问着萨尔："为什么要找？你被派来刺杀，嗯？为了人类，是不是？"

萨尔使劲摇摇头。"不是。那些营地……糟透了。兽人们……"兽人语对他来说太过陌生，他没办法找到合适的词汇，于是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把头耷拉下来，装作集中营里被关押着的那些可怜兽人。"我希望兽人们……"他举起被绳子绑住的双手，大声叫道，"格罗玛什会帮忙。不再有营地。兽人们也就不会……"他又一次装出沮丧的表情，一脸绝望的模样。

他抬头看着其他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理解了自己蹩脚的兽人语。看起来，他们一时半会儿不打算杀他了。另外一个表情同样凶恶但个子稍微矮一点的兽人走过来，嗓音沙哑地说了一些话，那个兽人头领则情绪激动地回应他。他们激烈争吵互不相让，最终似乎大个子兽人做出了让步。

"特拉格说，也许吧。也许你能见到地狱咆哮，如果你有那个能耐的话。来吧。"他们把他从地上拉起来，推着他向前走。带尖刺的长矛顶着他的背，时刻提醒着他迈开脚步。双手被结实地绑住，自己则被围在一队满怀敌意的兽人中间，即便如此，萨尔心中仍然欢喜不已。

他就要见到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了，那个不曾屈服过的兽人。只要他们两人联手，解放被囚禁的兽人就不会是异想天开，唤醒他们奋起反抗，激发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

尽管用兽人语说话对萨尔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他不懂得遣词造句，但他的听力理解比表达要好一些。一路上萨尔一言不发，只是安静地听着。

押送他去见地狱咆哮的兽人们都惊讶于他充沛的体力。萨尔注意到，他们大多数的眼眸呈现棕色或黑色，并非像营地里的兽人那样，眼睛是怪异的鲜红色。凯尔格曾经暗示过，这种闪烁着火焰般的眼瞳与诡异的倦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已经毫不留情地击垮了许多兽人。究竟是怎样的缘故，萨尔不清楚，他想听他们谈话，希望能有所了解。

然而周围的兽人丝毫没提及什么红色眼睛，但却说到了那种精神萎靡的现象。话语间有许多萨尔听不懂的生词，但不妨碍他理解其中的意思，因为他能清晰地感觉出他们语气里夹带的轻蔑。看到昔日一度叱咤风云的伟大战士，如今沦落得竟连家畜都不如，萨尔不是唯一为此感到厌恶反感的人。哪怕是一头牛，你招惹了它之后都会向你冲过来。

对于他们的大酋长，他们的言语间充满了赞美和敬畏之词。他们也谈论到萨尔，怀疑他是某种新式间谍，被派来刺探格罗玛什的存身之所，然后领着卑劣的人类前来袭击。萨尔绝望地想找一个方法来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诚意，他愿意做任何他们所要求的事情，以求证明自己。

走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全队人停了下来。那个兽人头领从自己宽阔的胸膛上解下一条肩带，萨尔已经得知他的名字叫瑞克夏克。他双手捧着，向萨尔走来。“你必须……”他说了一些萨尔听不懂的兽人语，但萨尔很清楚瑞克夏克希望他做什么。由于他是这些兽人中身材最高大的，因此他顺从地低下头，让眼睛被完全蒙起来。肩带散发着新鲜的汗味和陈旧的血腥味。

毫无疑问，他们可以轻易地杀了他，或者绑住他的手脚蒙住双眼扔在一旁任他自生自灭。倘若如此，萨尔也甘愿接受这样的命运，总比在角斗场上赌上性命为那个肆意殴打他又伤透塔蕾莎心的浑蛋谋取荣誉更有价值。

此刻他小心翼翼地迈着脚步，左右两旁各有一个兽人架着他的胳膊，一言不发地领着他向前走。他相信他们；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黑暗之中对时间的感知变得模糊，不知过了多久，仿佛这条路永远走不到头。忽然间，脚下柔软有弹性的林地变成了冰凉的石板，周身的空气愈发地寒冷刺骨。兽人们说话的音色发生了变化，萨尔明白，他们正向地洞深处前进。

终于，他们停住了脚步。萨尔低下头，绑住眼睛的皮带随即被解开。燃烧的火把散发出暗淡的光亮，双眼刚刚脱离黑暗的萨尔努力地适应着，不住地眨眼。

萨尔发现，自己在一个巨大的地底洞穴中。尖利的石笋从地板和天顶的多个地方直刺出来，他还能听到远处滴落的水滴声。大洞之外还连通着几个小洞，许多动物的毛皮整齐地铺在小洞的入口处。四处散落着武器和盔甲，看得出来，每一件都不是新的，但都受到了精心的保养，使用起来肯定顺手。大洞的正中心燃着一小丛篝火，升腾的烟气直窜洞顶。这里肯定就是那传说中的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的栖身之地，也是曾经百战百胜的战歌氏族如今生活的地方。

可是那位伟大的酋长在哪里呢？萨尔环顾了一周。虽然小洞里又走出来几个兽人，但没有一个的举止和装束像是一名真正的酋长。他转头看向瑞克夏克。

“你说会带我来见地狱咆哮的，”他直截了当地说道，“可我在这里没有看见他。”

“你看不见他的，但他的确在这儿。他看得见你。”传来另一名兽人的声音，只见他把手中的兽皮丢在一旁，径直走进了大洞穴。这是一个几乎和萨尔一样高的兽人，只是没有那么健壮。他看上去有些苍老，神情疲惫。纤细的脖子上挂着一串头骨穿成的项链，不光有各种各样动物的头骨，还有一些很可能是人类的。他的举止言行流露出非凡的气质，萨尔不由自主地心生尊敬，无论他是谁，毫无疑问他都是氏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很明显，他说出的人类语几乎和萨尔说的一样流畅自如。

萨尔歪着脑袋，思索了一会儿。“也许是这样的，但是我希望能和他当面交谈，而不仅只是对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

这个兽人笑了起来。“你有火焰般的意志，”他说，“这很好。我叫伊斯卡尔，是大酋长地狱咆哮的顾问。”

“我的名字是……”

“你的名字在我们之中无人不知，敦霍尔德的萨尔。”看着萨尔惊诧的表情，伊斯卡尔继续说，“许多人都听说过，布莱克摩尔中将的宠物兽人。”

萨尔从喉中发出一声低吼，但没有因此失去冷静。他之前听过这个称呼，只是现在从同胞的嘴里说出，令人倍感折磨。

“当然，我们从未见过你搏斗的样子。”伊斯卡尔未理会他，继续说道，他双手背在身后，缓慢地围着萨尔转圈，仔细地上下打量着他。“兽人是不被允许观看角斗比赛的。当你为赢得荣誉而搏斗时，你的兄弟们正惨遭毒打和虐待。”

萨尔再也忍不住了。“我从未得到过荣誉。我是一个奴隶，被布莱克摩尔控制，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鄙视他，那就看看这里！”他扭过身子，以便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背。令萨尔恼怒的是，他们看过之后竟放声大笑起来。

“你的背上什么也没有，敦霍尔德的萨尔。”伊斯卡尔说道。萨尔恍然明白了；那些治疗药膏的效果实在太好了。布莱克摩尔和他的手下对萨尔的残忍毒打，都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哪怕一道疤痕。“你恳求我们的同情，但似乎你比我们更加强壮健康。”

萨尔重新转过身来，此时已然恼羞成怒，他拼命克制心中的怒火，却收效甚微。“我被当作一个物品，一个道具。你们认为我在角斗场上流血流汗得到什么了是吗？布莱克摩尔赚取了无数的金币，而我则被关在牢笼里，每次放我出来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消遣。我才意识到，我身上的伤疤消失了。但医治好我的伤，不过是为了让我重新回到角斗场给布莱克摩尔赢更多的钱。我的心被伤透了，但那些伤痕你们看不到。我逃跑了，又被抓进集中营里，最后来到了这里只为见地狱咆哮。我是多么期待他有着我心中真正兽人应有的形象，但一切似乎只是白日做梦。”

“那么，背负奴隶之名的兽人，在你心中我们的人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伊斯卡尔不留情地讥讽他。

萨尔的呼吸变得沉重，努力用军士长教授他的方法来克制住自己。“他们强壮、狡猾、力量强大，他们令战场的敌人闻风丧胆，他们的意志永不会被征服。让我去见地狱咆哮吧，他会发现我值得信赖。”

“我们愿意拭目以待。”伊斯卡尔说道。他举起一只手，随即三个兽人走进了洞穴。他们有序地穿上了盔甲，拿上了不同的武器。“这三名兽人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战士。就如你所说，他们强壮、狡猾、力量强大，不胜利毋宁死。这可不是你熟悉的角斗场，你那卑劣的虚张声势在这可派不上用场，只有真本事才能保住你的小命。如果你活下来了，地狱咆哮会同意见你，否则绝不会。”

萨尔盯着伊斯卡尔，十分自信地说：“他会见到我的。”

“你最好有所希望。开始！”毫无预兆，三个兽人一齐冲向了手无寸铁、无片甲防身的萨尔。

第十章

在最初的一瞬间，萨尔有些措手不及，但多年来的训练造就了他良好的心理素质，重新镇定下来。尽管萨尔无意与自己的同胞战斗，但他还是把他们想象成竞技场中的对手，从而熟练应对。其中一个兽人迎面冲来，萨尔灵巧地闪身，一把抓住了巨大的战斧，猛地扭转手腕，武器就从兽人手中被夺走了。没等有喘息之机，萨尔紧跟着就是一斧劈砍下去，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一击势大力沉，虽然兽人的盔甲抵挡了大部分伤害，但他还是惨叫着扑倒在地，用手按住自己的背。没有伤着那个兽人的命。转瞬间，此刻已变成二对一的较量了。

萨尔转过身，爆发出咆哮。那种甜蜜又令人着迷的嗜血，再次燃遍全身。伴随着挑衅的吼声，第二个兽人发起了攻击，挥舞的一把巨大阔剑完美弥补了手臂长度的不足。萨尔赶忙回避，躲过了致命的一击，但依然感到侧腹传来一阵炽热钻心的疼痛。

拿阔剑的兽人继续对他施压，就在此时，第三个兽人从萨尔身后攻了过来。好在萨尔手里握有了一把武器，腹部的伤口鲜血喷涌，光滑的石地板被血染得一片殷红，他已顾不上那么多了，抡起巨大的斧头向其中一个兽人砍去，借着惯性又向另一个兽人猛地一击。

他们纷纷举起巨大的盾牌，挡住了劈砍。萨尔既没有防具，也没有护盾，不过这样的战斗他经历过太多了。他们聪明狡猾，那些人类战士也不过如此。他们强壮有力，那些萨尔在决斗中击败的巨魔们也不过如此。他躲闪着，咆哮着，挥砍着，阵脚却始终不乱。刚才，眼前的兽人战士对他来说还是个威胁，而现在，尽管二对一人数占优，萨尔知道只要自己不被那甜美的嗜血夺去理智，这场战斗他能赢。

他握着斧子的手臂挥动自如，一击接着一击，流畅而有力。即使当他失足滑倒时，他也善于化不利为优势。他躬身甩起斧子砍向一个兽人，然后猛地伸直手臂，巨大的斧子直径砸向另一个兽人的腿，从下而来的攻击令他的对手始料不及。萨尔小心地控制着斧子，让钝头的斧背击打对手，而非锋利的斧刃。他不想杀死他们；他只是渴望赢得这场战斗。

两个兽人都重重地栽倒在地上。被萨尔击中腿的那个兽人死死抱住自己的双腿，痛苦地哀号起来，似乎两只腿都断了。另一个兽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企图用阔剑刺穿萨尔。

萨尔当机立断，不顾袭来的疼痛，双手举起死死接住刀刃，猛地一拉。那个兽人失去了平衡，头朝下倒在了萨尔身上。萨尔一个鲤鱼翻身，竟坐在了兽人身上，双手掐住了对手的喉咙。

使劲，内心的本能在嘶吼，用力使劲。杀了布莱克摩尔，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不！他抗拒着。这不是布莱克摩尔，是一名他的兽人同胞，是自己付出了一切才得以寻觅到的。萨尔站起身，向被打倒的兽人伸出了一只手，要把他拉起来。

那个兽人盯着他的手，没有动。“杀戮是我们的天性。”伊斯卡尔开口了，声音平静而冷酷。“杀了你的对手，萨尔。像一个真正的兽人那样去做。”

萨尔慢慢地摇了摇头，他俯身握住兽人的手臂，把被击败的对手给拽了起来。“若在战场上，的确，我会毫不留情地干掉挡在我面前的所有敌人，绝不给他们任何回击我的机会。可是，你们是我的同胞，无论你们是否接纳我，我都会这么认为。我们人数太少，更不能自相残杀。”

伊斯卡尔用陌生的眼光看着他，似乎在迟疑些什么，然后继续说：

“你的理由无可厚非。你已经光荣地战胜了三个最优秀的兽人，恭喜你通过了第一道考验。”

第一关？萨尔感到纳闷，同时用手捂住流血的侧腹。一个疑虑开始从心底涌现，无论他最后通过多少道“考验”，他们都不会让自己见到地狱咆哮。也许地狱咆哮压根儿就不在这里。

甚至有可能地狱咆哮已经死了。

但是即使这样，萨尔心底清楚，死在这个洞穴里，也比回到被布莱克摩尔踩在脚下的生活中去要好得多。

“下一个考验是什么？”他问道，十分镇定。他看得出来，自己表现出的冷静令他们感到惊异。

“一个有关意志的考题。”伊斯卡尔回答着，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掠过他皱纹堆累的面庞。他打了个手势，一个兽人从一个小洞穴中走出来，背上扛着一个显而易见沉重的布袋。当兽人把“布袋”随意地扔到地上时，萨尔发现里面装着一个人类小男孩，他的手脚被绑了起来，嘴里还塞着一块布团。男孩的

头发蓬松杂乱，浑身都是泥污，露出来的胳膊和腿毫无血色，萨尔看到上面有许多瘀青的伤痕。与萨尔一样，小男孩有着同样湛蓝色的眼眸，此刻正惊恐万分地看着他。

“你一定知道这是什么。”伊斯卡尔说。

“一个孩子，一个人类孩子。”萨尔回答道，同时也十分地困惑，很显然他们并不打算让自己与这个孩子搏斗。

“一个男孩。男孩长大后就会成为兽人杀手，他们是我们的天生的对头。如果你真的受尽鞭打，渴望着向那些奴役你给你安上耻辱之名的人复仇的话，那么现在动手吧。杀了这个孩子，趁他还没有长大到足以杀了你的时候，夺了他的小命。”

男孩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因为伊斯卡尔一直说的是人类语，他疯狂地扭动着身体，嘴里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声音。站在一旁的兽人毫不留情地踹了他一脚，正中他的肚子。疼痛袭来，小男孩蜷缩成一团，低声哭泣。

萨尔愣了半天，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开玩笑。他回头看向伊斯卡尔，伊斯卡尔也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他不是一个战士。”萨尔说，“这不是一场光荣的战斗。我一直以为兽人最看重的就是荣誉。”

“我们的确是的，”伊斯卡尔表示同意，“但是躺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未来的祸患。为了你的人民，动手吧。”

“他还是一个孩子！”萨尔大声惊呼，“他现在毫无反抗之力，更何况谁又能料到他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认识这身衣服，我也知道他来自哪个村庄。那些人无外乎都是农民和牧人，他们耕田犁地，蓄养家畜。他们举起武器只为了狩猎兔子和野鹿，不是兽人。”

“万事并非绝对，如果我们与人类再度爆发战争，这个男孩就会被推上前线，端起长矛冲向我们的弟兄，为了我们的鲜血而拼杀。”伊斯卡尔反驳道，“你希望见到地狱咆哮，是不是？如果你不取了这个男孩的命，你很可能就无法活着离开这个洞穴了。”

男孩一直在无声地哭泣。萨尔突然想起了与塔蕾莎分别时的画面，低头掩面双目垂泪，那悲伤的脸庞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想起了她，又想起了军士长。他还想起了那晚在村庄里惊声尖叫的小女孩，那被惊吓的神情令他无比难过。

随后他想起了布莱克摩尔帅气高傲的脸；以及那些唾弃他的人群，冲他喊着“怪物”“绿皮怪”甚至更刺耳的称呼。

但这些记忆都不足以宽恕一次冷血的杀戮。萨尔下定了决心，把沾满血的斧子扔到了地板上。

“如果这个孩子在将来的某一天与我刀剑相向，”萨尔缓缓地说，慎重地选择着用词，“那么我会在战场上杀死他。而且我不会感到悲伤，反而由衷地喜悦，因为我知道我在保护我的人民不受伤害。但是，要我杀死一个手脚被绑住绝望无助的孩子，我做不到，即便他是个人类。如果这意味着我见不到地狱咆哮了，那也无所谓了。哪怕为此我不得不与你们为敌，最终被你们杀死在脚下，那么我再说一次，我心甘情愿。就算是死，我也不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暴行。”

他稳稳地站着，双臂张开，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攻击。伊斯卡尔叹了口气。

“真是遗憾，”他说，“但这命运的结果是你自己选择的。”说罢抬起了手。

就在这时，洞穴深处爆发出一声可怕的吼叫，寒冷凝固的空气也为之一颤。吼声在偌大的洞穴中回荡不息，刺痛着萨尔的耳朵，似乎自己的骨头都快被震碎了，他不由得后退了几步。一块悬挂着的兽皮被一把扯了下来，露出一个被遮掩的洞口，洞口处现出一个身材高大双目血红的兽人。萨尔对兽人的长相已经非常熟悉了，但这个兽人的样貌是他前所未见的。

长长的黑色发辫散乱地披在身后，每只大耳朵上都打了许多个耳洞，穿在其中的十几个钢环在火光之下熠熠生辉，这让萨尔想到了军士长的奇特装饰。他穿着一身红黑色的皮衣，在墨绿色皮肤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无数条铁链挂在身上，行走起来哗啦作响。巨大的下巴如木炭般漆黑，一下子就张大到萨尔无法想象的程度。意识到就是这个兽人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吼叫，萨尔才恍然大悟，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绝非浪得虚名。

当吼声渐渐消失后，格罗玛什开口说：“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他径直向萨尔走来，盯着他看。他的眼睛呈现出火焰般的鲜红，甚至瞳孔之中依稀可见某种黑暗而可怕的东西在憧憧闪动。萨尔认为这句话是在嘲讽自己，但他不会这么简单就被唬住。他昂起头，挺直了胸膛，即使是死也不能失去尊严。他刚张开嘴想要回应格罗玛什的话，这位大酋长便接着说道。

“你是如何知道仁慈的，敦霍尔德的萨尔？你又是怎么知道何时表现出仁慈，怎么知道因何原因而仁慈的呢？”

周围的兽人们开始窃窃私语，神情中充满了疑惑。伊斯卡尔深鞠了一躬。

“尊贵的地狱咆哮，”他说道，“我们原以为抓来一个人类孩子可以取悦您。我们想的是……”

“我想的是他的父母可能会顺着踪迹发现我们的藏身之地，你们这群蠢货！”格罗玛什咆哮道，“我们是战士，勇猛而骄傲。至少我们曾经如此。”他颤抖起来，似乎身体不适。有那么一瞬间，萨尔注意到，他苍白的面容掠过一丝疲倦，不过稍纵即逝。“我们不会屠杀孩童。我猜不管是谁抓到这个小崽子的，都应该想到把他的眼睛蒙起来吧？”

“是的，大人。”瑞克夏克回答着，看起来有些紧张。

“现在把他给我带走，哪儿抓来的送回哪儿去。”地狱咆哮走到孩子跟前，取下了他嘴里塞着的布团。小男孩害怕不已，甚至连哭都忘了。“听我说，小家伙。回去告诉你的同伴，兽人抓到了你，但没有选择伤害你。告诉他们，”他回头看了看萨尔，“兽人是有仁慈的。还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仍然一心想找到我们的话，他们是绝不会成功的。我们会迅速采取行动予以应对。你听明白了吗？”

小男孩点了点头。“很好。”随后，他对瑞克夏克说，“把他带回去，现在就去。下一次你再看到人类的小崽子，就让他去吧。”

瑞克夏克点点头，用粗暴的动作抓住男孩的手臂，把他提了起来。

“瑞克夏克，”格罗玛什说，低沉的声音透着严厉，更带着一丝警告，“如果你敢违抗了我的命令，伤害了这个小家伙。被我知道以后，我决不会饶了你的。”

只见瑞克夏克无奈地皱了皱眉。“如您所愿。”说罢，依旧动作粗鲁地拖起小男孩，向其中一条通向地面的石头通道走去。

伊斯卡尔一脸困惑。“大人，”他说，“他是布莱克摩尔的走狗！浑身散发着人类的恶臭，他甚至夸耀对杀戮的胆怯……”

“对那些该死的敌人，我下手绝不会有丝毫的害怕。”萨尔咆哮着说，“但我不会杀害那些无辜的人。”

地狱咆哮伸出一只手揽过伊斯卡尔的肩膀，另一只手径直搭在萨尔的肩膀上。“伊斯卡尔，我的老朋友，”他说道，粗鲁的嗓音一时间变得温和起来，“你见过我被嗜血吞噬时候的样子，你也见过我在及膝深的鲜血中蹒跚而行的样子，很久以前我也亲手杀死过人类小孩。但是我们着了魔一样的战斗，到头来又是个怎样的境地呢？卑微可怜，一蹶不振。我们的同胞被困在集中营里，懒散到根本无力解救自己，更别说让他们为荣誉而战。那种战斗乃至挑起战争的方式，就是将我们逼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元凶。我想了很久，我们的祖先一定

留下了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重新找回丧失的自我。谁若还想重蹈覆辙，谁就是彻彻底底的傻瓜，无论我变成什么样，我都不愿意成为一个傻瓜。萨尔能够打赢我们之中最优秀的战士，足以说明他的强大。萨尔学习过人类的知识，然后利用这些智慧获得了自由。他从集中营里逃了出来，克服了重重困难只为来见我。我赞赏他今天做出的抉择。总有一天，我的老朋友，你也会认同他的，也会赏识他的智慧。”

他亲切地捏了捏伊斯卡尔的肩膀。“现在，你们都退下吧，我想和他单独谈谈。”

兽人们纷纷向萨尔投来敌视的目光，都十分不情愿地拖着脚离开了，陆续进到一个个小洞穴中去了。萨尔站在原地，等候着。

“这里就剩你和我了。”地狱咆哮说，“你饿了吗，敦霍尔德的萨尔？”

“饥肠辘辘了。”萨尔有些为难地说，“但我想请你不要再称呼我为敦霍尔德的萨尔了，我已经从敦霍尔德逃出来了，那个地方实在不堪回忆。”

地狱咆哮迈着厚重的步子来到一个小洞前，撩起垂挂的兽皮，从中拿出了一大块生肉。萨尔双手接了过来，点头致谢，迫不及待地咬下一大口。这是他第一次以自由兽人的身份获得一顿美餐。新鲜的鹿肉从没想过吃起来会有这么美味。

“那我们给你换一个名字怎么样？你名字的意思可是奴隶。”地狱咆哮率真地说道，蹲在萨尔身旁，用鲜红的眼睛凑近看着他。“那可是一个象征耻辱的标志。”

萨尔一边嚼着肉一边思索着。“不。布莱克摩尔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为的是让我牢记我是他的所有物，我属于他。”他眯起了眼睛，“这个名字我永远不会改。我会一直留着，直到有一天我再见到他，我会让他记住他对我做的一切，让他从心底为之后悔。”

地狱咆哮把脸贴得更近，目不转睛地看着萨尔。“你会杀了他，是吗？”

萨尔没有马上回答。他想起了曾有一次他差点杀了军士长，眼前显现的却是布莱克摩尔的形象。从那以后，每每站在角斗场上时，布莱克摩尔英俊而轻蔑的面庞就总是反复出现在眼前。他还想起了布莱克摩尔骂骂咧咧的嘴脸，以及无情的拳脚在他身上烙下的痛楚。他甚至想起了塔蕾莎提到敦霍尔德的领主时，美丽的面庞上一闪而过的苦恼。

“是的。”他回答说，声音低沉而坚定。“我会杀了他。如果说有谁活该一死的话，那一定就是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

地狱咆哮忍不住笑了起来，发出一种奇怪而狂野的声音。“很好。至少你已下决心要杀掉某个人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选对人了。”接着，他指着萨尔别在裤子腰带上的一块破布，说道：“那看上去不像是人类的手艺。”

萨尔一把扯出那块襁褓布，“的确不是。这是布莱克摩尔发现我时，包裹着我的布，那时我还是个婴儿。”他把布递给了地狱咆哮。“我只知道这些。”

“我认得这个徽记。”地狱咆哮喃喃地说，他摊开了布团，紧盯着那个蓝底白狼头的图案。“这是霜狼氏族的徽记。布莱克摩尔在哪里发现你的？”

“他跟我说是在离敦霍尔德不远的地方。”萨尔回答道。

“真是那样的话，你的家人已经离家千里了。我猜不到其中的缘由。”

萨尔顿时满怀希望。“你认识他们吗？你能告诉我我的父母是谁吗？我对他们简直一无所知。”

“我只知道这是霜狼氏族的徽记，他们居住在离这儿非常遥远的地方，在群山之中的某个地方。他们被古尔丹流放了，我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杜隆坦和他的族人对我都十分忠诚。有传言说他们与野生白狼建立了盟约，但道听途说终归不可信。”

萨尔感到非常沮丧。不过，这已经比他知道的多多了。他伸出一只大手接过了那块小而破旧的正方形织物，同时惊讶于自己当年是那么地幼小，能被包裹在里面。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回答的话。”他转过脸对地狱咆哮说，“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在城外训练，这时开来一辆马车，车上装着几个……”他顿住了。应该怎么说好呢？囚犯？奴隶？“……几个被抓去集中营的兽人。其中一个挣脱了笼子想要攻击我。他同时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什么。我一直不理解他想喊什么，但我牢牢记着他喊的那些话。也许你能告诉我这些话的意思。”

“说吧，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Kagh! Bin mog g'thazag cha!”

“他不是想攻击你，我年轻的朋友，”地狱咆哮轻叹一声，“这句话的意思是，快跑！我来保护你！”

萨尔瞬间傻了。多年来，他一直以为那个兽人冲向的是自己，当时周围的人……

“其他的士兵们，”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当时在一起训练。我没有穿护甲也没有拿盾牌，孤零零地站在一群人中间……他最后死了，地狱咆哮。他们把他砍成了碎片。他以为士兵们要伤害我，以为我正在被十二个人围攻。他为了保护我，不惜付出了生命。”

地狱咆哮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吃着东西，两只眼睛一直盯着萨尔。尽管非常饥饿，但萨尔手中的鹿腿僵在了半空，任由鲜美的汁水滴落在石头地板上。有人竟然愿意牺牲自己，只为保护一个萍水相逢的年轻兽人。他缓缓地抬起鹿腿，咬下一口含在口中不停地嚼，之前令人愉悦的快感此时全然不觉。迟早有一天，他会找到霜狼氏族，然后明白自己究竟是谁。

第十一章

萨尔从未如此快乐过。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他与战歌氏族一同享用盛筵，高唱着他们雄壮激昂的战歌，接受地狱咆哮言传身教的指点。

不同于书本上所描写的毫无心智的杀戮机器，萨尔发现兽人其实是非常高贵的种族。他们是战场上的王者，尽管时而沉迷于腥风血雨的狂欢，但他们确实有着丰富璀璨的文化。地狱咆哮告诉他，曾经每一个氏族都是独立的，每个氏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徽记和习俗，甚至语言都彼此迥异。氏族之中不乏卓越的精神领袖，他们被称作萨满，能够使用蕴含自然力量的魔法，与那些源自恶魔之力的邪恶魔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魔法不就是魔法吗？”萨尔不解地问道，由于对魔法知之甚少，所以心中十分好奇。

“对，也不对。”格罗玛什回答，“有时候结果是一样的。比方说，萨满召唤一道闪电劈向他的敌人，直至将其烧成焦炭；而术士能释放地狱烈焰对付敌人，也同样能把他们烧成灰烬。”

“所以魔法都是一样的。”萨尔说。

“但是，”格罗玛什接着说，“闪电是一种自然之物，你可以向天祈求并召唤它。然而地狱之火则不行，你必须立下契约，献出自己后才能获得力量。”

“可是你说过萨满已经无处寻觅了，难道这不意味着术士之道更好吗？”

“术士的力量获得起来的确更快，”格罗玛什说道，“也更加高效，至少表面如此。但总有一天，你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而且往往是十分高昂的。”

萨尔还得知，自己不是唯一一个对集中营里关押着大量失魂倦怠的兽人而感到震惊的人。

“没人能解释原因。”地狱咆哮无奈地说，“那种症状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了我们身上，一个接一个地。我们一开始以为是某种疾病，但没人因此而死去，也没有继续变糟的势头。”

“在营地里时，有一个兽人认为这也许和……”萨尔忽然沉默了，他并不想冒犯地狱咆哮。

“说下去！”格罗玛什有些不满地命令道，“和什么有关？”

“和那些红色的眼睛……”萨尔说了出来。

“唉！”格罗玛什叹了一声，萨尔感到了其中的悲伤。“也许是这样的。有些我们正在与之对抗的东西是你这样有着蓝眼睛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我也希望你永远不必去理解。”自从见到地狱咆哮以来，萨尔又一次感到眼前这位兽人酋长的矮小与脆弱。萨尔意识到他其实很瘦，是他凶狠的相貌和慑人的怒吼令他看上去可怕而强大。但实际上，这位极具魅力的战歌氏族领袖正日渐衰老。尽管认识地狱咆哮才不过几天，但这既成的事实还是令萨尔无比动容。似乎这位兽人酋长的坚强意志和不朽人格一直支撑着他活了下来，如若不然，他的身体不过是一张无血无肉的皮囊罢了。

萨尔没有说出心中的感觉；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却看在眼里。他们四目相对，地狱咆哮点点头，然后转移了话题。

“他们丧失了所有的希望，找不到能为之奋战的信仰。”地狱咆哮继续说着，“可你跟我说过，有一个兽人愿意帮助你逃跑而与自己的朋友打起架来，这着实给了我信心。如果这些兽人能意识到他们可以做出一些努力，自己的命运应由自己把握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的。可惜的是，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去过那些可憎的集中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吧，萨尔。”

萨尔欣然同意，为自己能帮上忙感到高兴。他详细地描述了营地的布局，兽人们的状态，警卫的分布，还有安保措施的每一个细节。地狱咆哮聚精会神地听着，时不时地提出疑问，抑或要求萨尔介绍得更详尽一些。当萨尔说完之后，地狱咆哮沉思了良久。

“很好，”他最终开口说道，“看来，因为兽人惭愧地输掉了战争，人类对我们已经放松了警惕。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这一直以来是我的一个梦想，萨尔，把可恶的集中营夷为平地，解放遭受牢狱的兽人弟兄。但是我担心，即便牢门被打开，兽人们会像家畜一样裹足不前，不愿重回自由。”

“遗憾的是，的确会这样。”萨尔也怀着担忧。

格罗玛什神情激昂地说道：“是时候把兽人们从绝望挫败的梦境中拯救出来了。萨尔，我对你此时的来访丝毫不感到意外。古尔丹大不如从前了，他手下的术士都已分崩离析。重现旧日恢宏的时刻已经来临。”他红色的双眸兴奋地闪烁着光辉。“而且，你将成为这个传奇的一部分。”

布莱克摩尔无论做什么都不能缓解自己内心的苦闷。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知道找到萨尔的机会变得越来越渺茫了。那次在集中营里的时候，他们也许离萨尔就是咫尺之遥，但是遗憾地被他逃脱了，失败的苦涩在布莱克摩尔口中久久不散。

他试图以酒浇愁，啤酒、蜂蜜酒、红酒一律来者不拒。

自那以后，一点消息也没有。萨尔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这对一个身形巨大长相丑陋的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每当布莱克摩尔喝得烂醉，酒瓶滚落一地，他就确信自己周围每一个人都在协助萨尔逃跑。至少有一个事实令这个想法看起来是真的，一个他最亲近的人毫无疑问地背叛了他。每个晚上他都紧紧地拥抱她，不希望她起疑心；尽情地享受她的身体，动作比以往更加粗暴；用平静的语气跟她说话。然而有时，当她睡着以后，他心中的愁苦与愤怒依然折磨难耐，索性从床上爬起来，给自己灌酒直到不省人事。

可想而知，萨尔一走，所有统领兽人大军以反抗联盟的幻想就全部破灭了，如同烈日下的晨雾，消失得无影无踪。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今后何去何从？命运真是糟透了，为了洗刷父亲烙下的污名，他不得不数十次证明自己的价值，然而许多能力在他之下的人轻易就能受到提拔。当然，他们也告诉过他，能得到如今的职位已然是他的一种荣誉，荣华富贵衣食无忧。但对于权力的中心，他没有半点机会，所谓遥不可及必定出局。那些手握真正权力的人有谁在乎过他？一个都没有。一想到这儿布莱克摩尔就不住地恶心作呕。

他举起酒瓶狠狠地往嘴里又灌进一口酒。这时，响起了小心翼翼的敲门声。“滚开。”他歇斯底里地吼道。

“大人？”一个试探的声音传来，是那个婊子养的叛徒的老爹。“有消息了，大人。兰斯顿大人前来求见。”

布莱克摩尔心中突然又升起了希望，他挣扎着从床上起来。现在是下午时分，塔蕾莎出门做事去了，管她在做什么，总之没有在服侍他。布莱克摩尔刚把穿好靴子的脚踩在地上，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不得不静坐了好一会儿。“快让他进来，塔米斯。”他赶忙命令道。

门被打开了，兰斯顿走了进来。“好消息，大人！”他兴高采烈地喊着，“有人看到萨尔了。”

布莱克摩尔深吸一口气。萨尔被‘看到’的消息经常会有，毕竟外面贴着丰厚的悬赏。但是兰斯顿绝不会用未证实的消息来向他汇报的。“谁看到他了？在哪看到的？”

“距离集中营十几英里的地方，向西去的。”兰斯顿继续说着，“几个村民被一个企图闯入他们房子的兽人惊醒了，他似乎因为饥饿而偷食物来的。当

他被包围以后，他试着友好地跟他们说话，但村民发起了攻击，他予以反击并制服了村民。”

“死人了吗？”那是布莱克摩尔所不希望的。因为如果他的兽人宠物杀了人，他就不得不付钱赔偿。

“没有。实际上，村民们说那个兽人有意不杀人。几天之后，一个农民的儿子被一队兽人给绑架了。他被带到了一个地下洞穴里，兽人们命令一个高大的兽人杀了他。那个大个儿兽人拒绝了，兽人酋长最后也同意了他的选择。小男孩被释放以后，他马上对村民们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大人，兽人们起争执时说的都是人类语，因为那个大个儿兽人听不懂他同伴的语言。”

布莱克摩尔点点头。根据他对萨尔的了解，这些消息基本上都是真的，而非人们肆意瞎编的。更何况，一个小男孩不可能聪明到猜出萨尔不会说兽人语。

圣光在上……他们也许真能找到他。

传来了有关萨尔下落的新谣言，布莱克摩尔再次离开敦霍尔德出发去追寻线索了。塔蕾莎心中十分矛盾，既欣喜又担忧。一方面，她无比希望那条传言是假的，萨尔其实已经身处距离被目击之地数十里外的地方了。另一方面，每当布莱克摩尔出远门的时候，她就能得到全身心的解脱。

她像往常一样漫步在城堡外的林地间。这些天日子很太平，除了偶尔做坏的拦路劫匪，但他们总是偷偷埋伏在大道两旁。塔蕾莎从小就对森林了如指掌，深知自己在林间闲逛是不会有事的。

她解开了发辫，让金色瀑布般的秀发肆意垂落在肩膀上，享受着这片刻的自由。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散披头发而不束是十分不雅的事情。但塔蕾莎没当回事儿，愉快地用手指梳理着自己浓密的长发，叛逆似的摇晃着脑袋。

她的目光无意间落在了手腕的鞭痕上，下意识地用另一只手盖住了那块瘀青。

不。她不愿再继续遮掩本不属于自己的耻辱。塔蕾莎强迫自己露出瘀青。为了她的家人，她不得已而委身于他。但她绝不会因此而包庇他犯下的错误。

塔蕾莎深呼一口气。即使在这儿，布莱克摩尔的阴影也是紧跟不舍。她定了定神，抛弃心中的杂念，然后抬起头看向和煦的太阳。

她来到送别萨尔的那个山洞里，安静地坐了好一会儿，又把修长的双腿紧紧搂在怀中。护林员们已经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四处完全没有被使用过的痕迹。她站起身走到那棵老树前，她曾对萨尔说过，如果想见她就把项链挂在树

洞里。现在，她朝漆黑幽深的树洞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半点银闪闪的东西。她心头如释重负，可马上又感到怅然若失。塔蕾莎十分怀念从前给萨尔写信的日子，读着他亲笔写的善意而睿智的回信。

不能和萨尔一起逃走是一个遗憾。当塔蕾莎走在返回城堡的路上时，听到了雄壮的号角声。敦霍尔德的领主回来了。一瞬间，她心底的某处似乎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所有对光明和自由的憧憬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无论发生了什么，萨尔至少是自由的，她沉思着。自己做奴隶的日子却还远远没有结束。

战斗也好，用餐也罢，萨尔无不遵循着兽人的传统，每天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尽管带着浓重的口音，他已经可以用兽人语流畅地交流了。有时他还会参与捕猎，与最初笨手笨脚打鹿的样子相比，他现在多多少少能帮上一些忙了。虽然手指略显粗大，萨尔这双手过去只握过笔，但如今做起陷阱来也是毫不逊色，可以捕到野兔或类似的猎物。日复一日，战歌氏族渐渐接纳了萨尔。萨尔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归属感。

可惜，侦察小队带回来的消息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天晚上，瑞克夏克回到驻地，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急躁和恼怒。“事况紧急，大人。”他对地狱咆哮汇报说。

“你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地狱咆哮命令道。这是个晚秋的夜晚，兽人们都走出了洞穴来到地面上，享受着凉爽醉人的夜，一同享用着萨尔捕捉到的野味。

瑞克夏克朝萨尔的方向瞥了一眼，不满地哼了一声。“遵命。人类正在扫荡森林。他们穿着金红色的衣服，每人身上都印着一个黑色猎鹰的图案。”

“是布莱克摩尔。”萨尔说道，胸口一阵恶心。这个男人什么时候能放过他？布莱克摩尔是不是打算哪怕追到世界尽头也要把他用锁链绑回去，以重新满足自己病态的趣味？

不。就算是赌上性命，自己也绝不再回到那种奴隶的生活中去了。他急切地想发言，但出于礼貌而没有打断地狱咆哮回应自己的部下。

“如我所料。”地狱咆哮平静地说道，语气中的沉着令萨尔有些意外。

瑞克夏克显然更加感到惊讶。“大人，”他赶忙说，“这个陌生人萨尔给我们带来了危险。一旦我们藏身的洞穴被发现，他们定会把我们通通抓起来。我们宁愿死，也不愿意像头绵羊一样在集中营里苟且偷生。”

“这些都不会发生。”地狱咆哮说道，“而且，萨尔并没有置我们于险境。是我要求他留下来的。你对此有疑问吗？”

瑞克夏克低下了头。“没有。酋长大人。”

“萨尔不会离开我们。”地狱咆哮宣布说。

“感谢你的好意，酋长大人。”萨尔开口说道，“不过，瑞克夏克是对的。我必须离开。我不能再把战歌氏族往火坑里推了。我会走的，并且给他们留下一条伪造的踪迹，既不能让他们发现你们，也不能让他们追上我。”

地狱咆哮把身体靠向坐在他右边的萨尔。“可是我们需要你的协助，萨尔。”他说，鲜红的眼睛在黑暗之中烁烁放光。“我需要你的协助。我们很快就要采取行动了，把关在营地里的兄弟姐妹们全部解放出来。”

只见萨尔不停地摇着头。“冬天就要来临。这样的季节很难养活一支军队。并且……在与你一同解救兄弟们之前，我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做。你跟我说过，我属于霜狼氏族。我必须找到他们，弄清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然后才能与你并肩战斗。我原打算明年春天出发，但现在看来，布莱克摩尔是想逼着我立刻动身了。”

地狱咆哮盯着萨尔，久久没说话。面对炽热鲜红的目光，萨尔内心坦然毫不退缩。最后，地狱咆哮悲伤地点了点头。

“尽管复仇的怒火在我心中熊熊翻腾，但我认为还是你的观点更明智。我们的同胞正在遭受牢狱之苦，不过他们身上的倦怠也许能减轻不少他们的痛苦。太阳每天依旧升起，我们有的是机会解放他们。我不清楚霜狼氏族居住在什么地方，但我有预感，如果你一心要找到他们的话，你一定会成功的。”

“我明天早晨就出发。”萨尔说道，心里沉甸甸的。透过跳跃的火光，他看到瑞克夏克赞成地点了点头，这个兽人至今没认同过他。

第二天清晨，萨尔有些依依不舍地向战歌氏族和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告别。

“我希望你能带上这个。”地狱咆哮对他说道，从自己瘦长的脖子上取下一串头骨项链。“这些是我第一次战斗获得的战利品。我在上面刻下了我的徽记；任何一个氏族的酋长都认得出来。”

萨尔起初想要谢绝，但地狱咆哮张开大嘴露出锋利的黄色獠牙，爆发出摄人心魄的吼声。为了不辜负大酋长的一片好意，也为了不想再受震耳欲聋的吼声折磨，萨尔最终弯下身子，让格罗玛什把项链系在了自己粗壮的颈脖上。

“我会把人类引开的。”萨尔再一次说道。

“你不这么做也没关系。”地狱咆哮说，“我们会把他们撕成碎片。”说罢，便和萨尔一起狂野地笑了起来。笑声未落，萨尔就朝着寒冷的北方踏上了旅程，那是家的方向。

他迂回了好几个小时，刻意转回头向当初偷食物且惊扰了平民的那个小村子走去。他不能过于靠近，自己灵敏的耳朵依稀能听见士兵们的说话声了。他必须在这儿留下点什么踪迹，以便让布莱克摩尔的手下去发现。

虽然心痛不已，但萨尔还是掏出了印着霜狼氏族徽记的襁褓布，狠心撕下一大块，然后把撕下的布块小心翼翼地挂在一个被锯断的木桩上。他希望这个线索能够轻易被发现，但又不至于过分明显。同时，在松软泥泞的土地上他还留下了几个一眼就能认出的巨大脚印。

不出意外的话，布莱克摩尔的手下肯定会发现那块破布和一连串的足迹，进而辨认出萨尔，然后断定他向南去了。萨尔现在踩着自己的脚印，一步一步倒退着走——书本上曾教过他这样的计策——回到起点后，再踩着石头或者坚硬的土地离开。

他向奥特兰克山脉望去，格罗玛什告诉过他，即使在盛夏那些高耸入云的山峰也覆盖着白色的积雪。萨尔打算深入山脉的中心，但具体往哪去自己并不清楚。天气越来越冷了，已经下了一两场小雪了。用不了多久，鹅毛大雪会如约而至，整个山脉都会被包裹其中。

战歌氏族的兽人们送给了他许多补给品，包括几条肉干，一个用来收集盛放雪水的皮囊水壶，一件能够抵御凛冽寒风的披肩，还有几个捕兔陷阱，以便必要时用来补充食物。

简直是上天的眷顾，一个善良的人类女孩和一群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帮助了他走到今天。格罗玛什曾断言萨尔能成就一番伟业。萨尔深信不疑。倘若真是如此，他愿甘心接受命运的指引，曾经如斯，将来亦然。

萨尔把布袋甩到身后，头也不回地大步向群山走去，胸中心潮澎湃。连山之中，峰巅之下，谷涧之间，霜狼氏族的家园一定就藏着那里。

第十二章

流逝的日子数以周计，萨尔已经放弃用太阳升起的次数来记录时间了，而是数着一共下了多少场雪。尽管他非常节约口粮，但战歌氏族为他准备的肉干没能坚持很久就吃完了。布下的陷阱偶尔能成功，而且越往雪山深处走，捉到的猎物就越少。

好在饮用水不成问题。四周除了冰冷的雪水，就只有没及膝盖的白色碎冰。不止一次，萨尔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围困，不得已只好在雪地里挖一个存身的洞，静等风雪宁息。每当这时，萨尔往往只能祈祷，希望自己能活下去。

冰天雪地的严酷环境愈发地开始折磨人了。萨尔的脚步渐渐变得迟缓，好几次不得不坐下休息，甚至无力再站起前进。食物已经耗尽，也没有哪个兔子或土拨鼠蠢头蠢脑地踩进他的陷阱。他得知附近还有活物的唯一线索，就是雪地上时隐时现的爪印，以及深夜里远处传来的可怕狼嚎。他开始咀嚼草叶和树皮，只为安抚自己烧灼难忍的胃，因此经常产生消化不良的不适。

天气喜怒无常。大雪刚过，蓝天初晴，可转眼之间乌云蔽日，更猛烈的风雪又再度来袭。萨尔开始有些灰心丧气。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走的方向对不对，究竟能不能找到霜狼氏族。从雪地里拔起一只脚，放下，再拔起另一只，再放下，他顽强地挪着脚步，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要么找到自己的族人，要么就冻死在这冰冷的荒山里。

他的思维渐渐开始迟钝，意识也变得模糊。有时，他会看到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从雪堆里跳出来，尖声喊着粗鲁的词语，手里的阔剑挥个不停。他们开始搏斗，萨尔会因精疲力竭而摔倒，然后无力抵挡布莱克摩尔最终夺命的一击。每当这时，可怖的虚影才会消失，眼前渐渐显露出一块突出地表的无害石头，或是一棵受风霜侵蚀的怪异枯树。

而其余的幻象则令人愉悦。有时是，地狱咆哮前来营救他，为他生起一堆温暖的篝火，可正当萨尔伸手想要取暖时，火焰顿时灰飞烟灭。还有时是，救他的人是军士长，找到了迷路的萨尔又不禁对他抱怨斥责几句，同时不忘递给他一件厚实保暖的大衣。那对他来说最甜蜜也是最苦涩的幻觉，就是出现塔莉的倩影，蓝色的双眸满是疼爱，口中的轻声细语全是对他的安慰。有时在幻象消失前的那一刻，他感觉她几乎就要抚摸到自己了。

他一次又一次地坚持着，直到终于有一天，体力消耗到达了极限。他向前迈出一步，无比希望紧跟着迈出第二步，然后是第三步、第四步……但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倒去。他的意志拼命想让疲惫而冻僵的身体重新站起来，但却被无情地拒绝了。与脸颊相亲的冰雪不再那般寒冷，而是十分的……温暖和柔软。伴随一声叹息，萨尔闭上了眼睛。

一个声音将他唤醒，他睁开眼，冷漠地注视着出现在眼前的新的幻觉。那是一群体形巨大的白狼，犹如身边的雪一样白。它们把他围在中间，一动不动地站着，似乎等待着什么。他迎着狼群的目光，脑海里平静地思索着眼前这一幕会如何收场。它们会一拥而上攻击他吗？或是扭头离开？又或是等待着他彻底失去意识？

这时，从虚幻的狼群身后隐现出三个黑色的身影。萨尔从未见过这种装束，他们从头到脚穿戴着厚实的毛皮，看起来非常暖和。即便如此，也不及萨尔感觉到的暖和强烈。他们的脸被遮挡在毛皮兜帽之下，但依稀能看到宽大的下巴，身形体态都无疑显露出兽人的模样。

萨尔对自己很生气。其他幻觉他看过许多遍，而这一个之前从未出现过。他很担心自己坚持不了多久，不能弄清这些幻想出来的兽人究竟要对他做些什么。

他双眼一闭，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想他醒了。”一个尖声细语的声音响起。萨尔挪动了一下身体，睁开沉重的眼皮。

一个兽人小孩带着好奇的眼神正盯着他。萨尔把眼睛又睁大了一点，看着兽人小男孩。战歌氏族里可没有孩童。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战歌氏族的人数大大减少，格罗玛什曾对他说过，孩子是最容易被战火吞噬的。

“你好。”萨尔用兽人语打招呼，声音有些粗哑。那个男孩大声笑起来蹦跳着逃开了。

“他完全醒了。”孩子喊叫道，随即匆匆跑走了。另一个兽人出现在萨尔的视野里。就这几分钟的光景里，萨尔目睹了时间的两个极端：刚才是非常年轻的孩童，而现在则是一位老态龙钟的长者，显然他已经历过了无数个春秋的轮回。

这个兽人一切的面容特征都在述说着他的苍老。他的下巴干瘪下垂，牙齿比萨尔的要黄许多，而且有些不是脱落就是折断了。一双失神的眼睛呈现出奶白色，萨尔在其中看不见有瞳孔。老兽人驼着背，体形和一个孩子差不了多少，虽然外表沧桑鬓白，萨尔却本能地从他身上感到一丝不容侵犯的威严。

“哼，”老兽人发话了，“我以为你活不下来了，年轻人。”

萨尔被话中的讥讽刺得有些难受。“抱歉，让你失望了。”他回应道。

“我们引以为傲的道德准则要求我们在必要时对他人必须伸出援手，”老兽人继续说着，“但如果我们的援助没有奏效，有时更能令我们省心不少。毕竟不必多添一张吃饭的嘴。”

萨尔感到了赤裸裸的冒犯，但选择沉默以对。

“我叫德雷克塔尔，是霜狼氏族的萨满，也是氏族的守护人。你是谁？”

当得知眼前这位年老的兽人就是霜狼氏族的守护者时，萨尔的兴奋溢于言表。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却惊讶地发现自己躺在兽皮上无法动弹，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牢牢压住。他看向德雷克塔尔，发现这位老人正举着手指掐出一个精巧的手势。

“我没有允许你起来。”德雷克塔尔冷冷地说，“回答我的问题，陌生人，否则我会考虑收回对你的好意。”

萨尔带着油然而生的敬意注视着老人，然后回答说：“我的名字叫萨尔。”

德雷克塔尔啐了一口唾沫。“萨尔！一个人类才用的词语，一个充满屈辱的名字。”

“的确，”萨尔继续说，“在他们的语言中，这个词的意思是奴隶。但我已不再为奴，我之所以留着这名字是为了牢记我的使命。我挣脱了枷锁，渴望能找寻到真正的自我。”萨尔不假思索地又想坐起身，可依旧被死死束缚着。这一次，他看到那只干瘪的手轻轻地抽动了一下。真是一位力量强大的萨满。

“为什么我们的野狼朋友会发现你在暴风雪中游荡？”德雷克塔尔质问道，眼睛却看向了别处，萨尔这才发现老兽人竟是双目失明。

“说来话长了。”

“我有得是时间。”

萨尔大笑起来，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位脾气古怪的老萨满了。他不再试图抵抗那股不可战胜魔力，老实地平躺在床上，开始讲述起自己的故事。从布莱克摩尔如何发现婴儿的他开始，然后被抚养被教育，学习识字与战斗。他还对老萨满说起塔莉的温柔善良，以及被关在营地里精神萎靡的兽人们，最后

不忘谈到地狱咆哮对自己的恩情，不仅告诉他何为兽人战士的信条，还教会了他说兽人语。

“就是地狱咆哮跟我说，我是霜狼氏族的子嗣。”萨尔最后说道，“他认识那小块布上的徽记，也是曾经婴儿时包裹着我的襁褓布。我可以拿给你看……”他突然陷入了沉默，变得有些窘迫。因为德雷克塔尔不可能“看”得见东西。

他原以为这位萨满会劈头盖脸地训斥他，恰恰相反，德雷克塔尔只是向他伸出一只手，说：“把它拿给我。”

萨尔顿时感觉压在胸口的魔力消失了，他起身坐起来，从自己的布袋中摸出印着霜狼头像的残布片，默默地递给了萨满。

德雷克塔尔双手接过布片，紧紧贴在胸前，语气温柔地喃喃自语着一些萨尔听不懂的话，不一会儿，他点了点头。

“果真如我所料。”他说道，重重地叹了口气。他把布片递还给萨尔。“这块布的确是霜狼氏族的纹饰，而且是你母亲亲手缝的。我们都以为你早已经死了。”

“你在说什么……”转瞬之间，萨尔就完全明白了德雷克塔尔的话，希望之火在心中熊熊燃烧。“你认识我的母亲对吗？我的父亲呢？我究竟是谁？”

德雷克塔尔抬起头，用无光的双眼看着萨尔。“你是霜狼氏族前任酋长杜隆坦和他英勇无畏的伴侣德拉卡两人唯一的儿子。”

一边吃着炖肉煮地薯，德雷克塔尔一边把萨尔的身世告诉了他，至少是他所知的那一部分。他把年轻的萨尔领进了自己的洞穴，燃起明亮的篝火，披上温暖的毛皮外套，年老的萨满与年轻的战士都不再觉得寒冷有多难熬了。皮尔卡，老萨满的小跟班，也是尽职地守在萨尔身边提醒老萨满他已苏醒的那个小兽人，此时正舀着肉汤，然后把温暖的木碗送到德雷克塔尔的手里。

萨尔默默地吃着炖肉，一言不发。皮尔卡安静地坐在一旁。空气里唯一的声音就是火焰跳跃时的噼啪声和德雷克塔尔的狼伙伴“慧耳”的沉重呼吸声。对德雷克塔尔来说无异于一种煎熬，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竟要回忆起那段悲伤的往事。

“你的父母是霜狼氏族中最受敬仰的战士。多年以前，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他们离开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直到如今。”他一指襁褓布，“这块布片告诉了我真相。他们惨遭暗杀，而你活了下来，被人类抚养长大。”

布片没有生命，也不会说话，但它是用奔跑在雪山间的白山羊的毛皮做成的。因为这羊毛曾经被赋予过生命，它便有了某种灵性。虽说细节犹未可知，但它能述说出一场凶残的刺杀，黑红的鲜血飞溅到布片上。它也对德雷克塔尔谈到了萨尔，证实了萨尔所说的话不假，使得老萨满可以信任他。

德雷克塔尔能清楚地感觉出萨尔不相信那块残破的布片可以自由地与他“对话”。“究竟是怎样的任务令我的父母献出了生命？”年轻的兽人渴望着想知道。

但德雷克塔尔并不打算现在告诉他。“我以后会告诉你的，时机合适的话。可眼下，你令我很为难，萨尔。你在寒冬之时投靠我们，正是最严酷的季节，作为你的族人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你。但这不意味着你能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你同样也必须付出劳动。”

“我从没想过要被优待，”萨尔兴奋地说，“我很强壮，我会努力干活，帮助你们打猎。我还可以教你们人类的思维，这样你们在受到他们侵犯时就能更好地应对。我还可以……”

德雷克塔尔抬起一只威严的手，打断了萨尔的喋喋不休。他认真一听。火焰正在对他说些什么。他向火堆靠近了一点，希望能听得更清楚。

随后，德雷克塔尔感到十分惊讶。火焰是最不羁的元素，哪怕他用尽了所有的仪式来安抚它，它也不肯屈尊响应他的召唤。而此刻，火焰竟然主动与他对话，说的是……萨尔！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熟悉的影像，无畏的杜隆坦，还有勇猛而美丽的德拉卡。我很想念你们，我的老朋友，他沉思着。而今你们的骨血回来找到了我，他是你们的儿子，一个受到火焰之灵大加赞誉的兽人。但是我现在还不能把酋长之位传让给他，并不是因为他的不谙世事，而是他身上残留着受人类侵染的污浊之气！

“自你的父亲离开之后，我就一直担任着霜狼氏族的领袖。”德雷克塔尔开口说道，“我接受你帮助氏族的请求，萨尔，杜隆坦之子。只是你必须靠自己赢得地位。”

一晃，六天过去了。萨尔肩扛着一只皮毛浓密而体形庞大的动物，是他和狼群一起猎到的，此刻正顶着风雪艰难地返回氏族的驻地。他有时不禁会想，这样艰辛的生活比当奴隶好不到哪里去。

每当产生这个念头，他就马上把它从脑海中抹去。他现在已经和自己的族人们生活在一起了，尽管他们依然怀揣着敌意，仅是勉强接受了自己。他总是最后一个分到食物，甚至狼都比自己优先。萨尔被迫睡在最寒冷的地方，穿着最薄的大衣，拿着最简陋的武器，却干着最多最繁重的活儿。他毫无怨言地承

受着这一切，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对他的一场试炼，如果通过，足以证明他回到霜狼氏族不是为了当一个好逸恶劳的王……不会变成布莱克摩尔。

所以他掩埋垃圾，剥取兽皮，收集柴火，默默地做着任何要求他做的事情。此时在风雪之中，好在还有霜狼陪伴在身边。

一天晚上，萨尔忍不住问德雷克塔尔，野狼与兽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他能理解什么是驯化，但这个似乎不一样，是某种更深层的关系。

“的确是。”德雷克塔尔回答他说，“霜狼们并没有被我们驯服，与你所想的有些不同。是因为我邀请了它们，它们才成了我们的挚友。这是萨满的职责。我们自身与自然的世界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萨满终身的追求就是联结万物，和谐归一。如果霜狼能成为可靠的同伴，就能给予我们莫大的帮助。它们与我们一同捕猎，在毛皮短缺时能够相拥取暖，还能警告我们陌生人的出现，就像它们率先发现了你一样。若是没有它们，你恐怕就一命呜呼了。作为回报，我们会与它们分享食物，为它们疗伤，它们的幼崽也不用再惧怕白日里盘旋于山巅的凶猛风鹰了。”

“我们与山羊之间也建立了类似的契约，尽管它们没有狼群那么聪明。它们赠予我们羊毛和羊奶，在我们极度饥荒的时候，其中的一只就会献出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提供肉食。为此我们肩负起保护它们的责任。它们随时可以终止这份契约，不过这三十年来，它们都选择了与我们相伴。”

萨尔为自己所听到的感到震惊。这简直是无比强大的魔法。“除了动物，你还可以与其他的东西相互联结，是吗？”

德雷克塔尔点了点头。“我还可以召唤风雪与雷电，只要我发出请求，树枝都会向我弯曲，河流也能因我而改道。”

“如果你的力量真如此强大，那为什么你愿意存身在这荒芜之地？”萨尔说出了质疑，“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你完全可以把这贫瘠的荒山变化成富饶的园林。族人们不必再为搜寻食物而奔波，你们也永远不会被敌人们发现……”

“那样我就违背了与元素们的誓约，而世间万物将不会再响应我的呼唤！”德雷克塔尔怒吼起来。萨尔意识到了自己粗鲁的言辞深深地冒犯了萨满，他想收回说出的话，可已经来不及了。“你又知道什么？难道人类的贪欲已经把你的双眼完全蒙蔽，使得你根本无法看清萨满力量的本源吗？我之所以能使用这力量，是因为我怀着崇敬之心发出了请求，同时作为回报，我也需要有所付出。在族人们生死存亡之际，我才会向万物发出恳求。而且，必须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同时理由必须是正当而无害的。对这崇高的力量我心怀感恩，我知道我不过是借来一用，绝不可占为己有。元素们赋予我力量，是因为它们愿意信任我，而非我的强抢强夺！元素们不是萨满的奴隶，萨尔。它们是强大

的存在，拥有独立的意志，是我们力量的载体，不是仆人，更不是玩物。蠢货！”他怒气未消，转身拂袖而去，扔给了萨尔一句话：“你永远不会明白的。”

许多天过去了，德雷克塔尔都没有和萨尔说过话。萨尔也继续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可随着时间推移，他与霜狼氏族间的隔阂丝毫没有拉近，反而越来越远了。一天夜晚，正当他把垃圾往坑中填埋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兽人对他喊道：“奴隶！”

“我叫萨尔。”萨尔一脸阴沉地说。

那个兽人耸耸肩，一脸不屑。“萨尔，奴隶，反正都是一个意思。我说，我的狼生病了，弄脏了它的垫子。快给我洗干净。”

萨尔从喉咙中挤出十分不满的声音。“自己洗。我不是你的随从，我是霜狼氏族的客人。”他咆哮起来。

“哦？是吗？还带着奴隶一样的名字？给你，人类小子，接好了！”话音未落，他扔来一块布毯，没等萨尔回过神，正盖在他的脑袋上。冰冷潮湿的污物直接糊在了他的脸上，一股尿液的恶臭直冲鼻尖。

苦苦支撑的忍耐瞬间土崩瓦解。一时间，血灌瞳仁，怒吼震天，萨尔抓起布垫一撕两半，双手紧紧捏着拳头。他有节奏地跺着大地，胸中怒气翻滚，如同又回到角斗场上。不同的是，周围没有欢呼雀跃的观众，只有一圈突然安静下来死死盯着他的兽人。

年轻的兽人毫无退缩，傲慢地抬起下巴。“我说了，给我洗干净，奴隶。”

萨尔怒吼一声，一跃而起。尽管年轻兽人有所抵抗，但一下就被撂倒在地。萨尔根本不在乎锐利的黑色指甲戳进了自己的身体，他此刻只有愤怒，排山倒海的愤怒。他绝不是任何人的奴隶。

兽人们立即一拥而上，把萨尔擒拿住，然后把他扔到了一个雪坑中。冰冷的雪刺激着他的神经，令他恍然恢复了理智，他才意识到自己不再可能被霜狼氏族的兽人们所接纳了。这令他万念俱灰，坐在齐腰深的积雪里，耷拉着脑袋。他失败了，他失去了所有的归宿。

“我一直在猜你能坚持多久。”德雷克塔尔现出身影。老萨满站在雪坑边缘，萨尔心灰意冷地看了他一眼。“能坚持这么久，你着实令我惊讶。”

慢慢地，萨尔站起了身。“我粗鲁地冒犯了霜狼氏族，”他失落地说，“我这就走。”

“你不必离开。”德雷克塔尔继续说道。萨尔困惑地盯着他。“我对你的第一道考验，旨在测试你会不会过于自大而不愿成为我们的一员。如果你固执地宣称继承与生俱来的酋长之位，我们就会把你赶出去——然后我们的狼群会盯着你，不会让你再靠近半步。在我们承认你之前，你必须先保持谦卑。”

“不过呢，我们也不会尊重任何一辈子低声下气的兽人。如果你面对乌苏尔的无礼毫无反抗，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兽人。我很高兴看到你既谦卑又自尊，萨尔。”

德雷克塔尔把干枯的手亲切地搭在萨尔健壮的臂膀上。“对于一个即将踏上萨满之道的人来说，这两种品质都是必需的。”

第十三章

尽管余下的漫长严冬愈发艰苦，可萨尔心底的温暖驱散了刺骨的寒冷。他已经被霜狼氏族接纳，成了其中的一员，即使在战歌氏族也没有给予他如此的归属感。他与族人们一起狩猎，一同聆听德雷克塔尔的教诲，彼此之间亲如家人。当星辰缀夜之时，他们便聚坐在篝火旁，欢声笑语高谈阔论，时而放喉高歌一曲，时而讲述着昔日荣光。

德雷克塔尔经常对萨尔谈起他父亲杜隆坦的英雄故事，萨尔隐约感觉到老萨满总在有意地回避着什么。他也没有主动询问。萨尔打心底信任德雷克塔尔，知道这位萨满会在正确的时间告诉他正确的事情。

除此以外，他还结交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一天夜里，像往常一样，族人们和自己的狼伙伴聚坐在火堆周围休息。这时，一只年轻的狼从睡在远处的狼群中走出来，独自走向火堆旁的兽人们。人群随即安静了下来。

“这头母狼将做出她的选择。”德雷克塔尔庄严地向众人宣告。萨尔十分惊讶，虽然他对究竟选择什么一无所知，但他对德雷克塔尔能清楚分辨出霜狼的性别感到神奇不已，而且还能感知它——她——渴望做出选择的意愿。德雷克塔尔有些吃力地站起身，向那头母狼伸出双手。

“可爱的家伙，你希望与我们氏族中的一名成员建立契约。”他继续说道，“去吧，那现在就选择一位与你相伴至终生的人吧。”

母狼没有马上做出选择，而是十分耐心地用黑色的眼睛打量着在座的兽人，时不时抽动一下耳朵。大多数兽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狼伙伴，不过仍有些人没有，尤其是年轻的兽人。在萨尔反抗了自己的挑衅之后，乌苏尔很快与萨尔成了好朋友，此刻的他显得很紧张。萨尔看得出来，乌苏尔十分希望这头美丽而优雅的野兽能选中自己。

母狼的目光与萨尔的相碰在一起，四目相对，一股从心底传来的震撼袭遍全身。

那头狼随即跑向萨尔，在他的身边趴了下来。她的眼睛一直盯着他，萨尔从这只生物身上感受到一种血脉相连的温暖，哪怕他们之中一个是兽人一个是

狼。不知为何，萨尔就是清楚地知道，此生彼此将不离不弃，直至死亡降临带走他们其中一个。

萨尔慢慢伸出手，抚摸着雪歌俊俏的尖脑袋。她的皮毛是那般柔软厚实，指尖传来的温暖触感令他身心愉悦。

兽人们纷纷发出赞叹的声音，乌苏尔尽管有些失望，但还是第一个走过来赞许地拍了拍萨尔的背。

“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吧。”德雷克塔尔催促道。

“她的名字叫雪歌。”萨尔回答说，又一次，他就是莫名地知道母狼的名字。雪歌半闭着双眼，萨尔能够感受到她心中的满足。

在严冬即将结束的一天晚上，德雷克塔尔终于对萨尔完全道出了杜隆坦之死的真相。和煦的阳光一天比一天耀眼，他们听到了冰雪融化的声音。萨尔整个下午都站在德雷克塔尔身边，充满敬意地看着这位萨满对春之雪水进行祈祷，请求它们改道而行，不要淹没霜狼氏族的驻地。从始至终，白色的雪歌一直安静地陪伴在自己身旁，形影相随寸步不离。

萨尔感觉心中有一股力量在升腾。他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话：德雷克塔尔，我们听见了你的请求，这个请求并不无礼。我们不会从你和你的族人们生活的地方流过，萨满。

德雷克塔尔深鞠一躬，正式地结束了祈祷的仪式。“我听到那声音了。”萨尔说道，“我听见冰雪在回应你的祈求。”

德雷克塔尔扭过头，把失明的双目对着萨尔。“我知道你听见了，”他说着，“这表明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已经学会和理解了我所教你的一切。明天，你将接受元素的洗礼。不过今晚，到我的洞穴里来，我要告诉你一些你必须知道的事情。”

夜幕垂垂降临，萨尔来到德雷克塔尔的洞口。慧耳兴奋地呜呜叫起来，老萨满招手示意萨尔进来。

“坐下。”他命令道。萨尔照做了。雪歌跑到慧耳身边，彼此碰了碰鼻子，然后蜷缩在一起很快就睡着了。“你一定对你的父亲和他的使命抱有许多疑问。我一直瞒着没有告诉你，但时机到来时，你必须知道真相。不过在那之前，你需要向我发誓，不会把我即将告诉你的事情跟任何人说，除非你接收到必须和盘托出的谕示。”

“我发誓。”萨尔庄严地做出了保证。他的心跳得很快，多年以来，他一直追寻的疑惑就要有答案了。

“你之前听说过，我们被古尔丹流放至此。”德雷克塔尔徐徐开口了，“但为什么会这样，你是不知道的。除了你的父母和我，没有人知道背后的原因。杜隆坦希望能保守住这个秘密。对于他所了解到的事实，越少人知道，他的氏族就越安全。”

萨尔一声不吭，但认真听着德雷克塔尔说出的每一个字。

“我们认清了古尔丹心底的邪恶，他丝毫不在乎兽人们的生死。唯一没料到的是他背叛我们时竟如此地彻底，竟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导致如今的我们饱受折磨。杜隆坦看穿了一切，也因此遭受流放。他和德拉卡——还有你，年幼的萨尔——潜入回南方大陆，拜见兽人的大酋长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以拆穿古尔丹的阴谋。到底你的父母有没有见到毁灭之锤，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他们一定是因此惹上的杀身之祸。”

萨尔强忍着焦虑，没有喊出声来，究竟他们知道了些什么？德雷克塔尔停顿了许久，然后继续说道：

“古尔丹渴望的只是自己的力量，甚至不惜把我们当作奴隶出卖以换取力量。他秘密建立了一个组织，被称作暗影议会，由他和许多邪恶的术士组成，暗地里将兽人们操控于股掌之间。他们与恶魔狼狈为奸，恶魔们不仅赐予了他们卑劣的力量，还把部落变成了战争机器，染上嗜血成瘾的疾病。最终使得我们的人民忘却了传统，失去了与自然的联结，抛弃了萨满之道。他们只向往杀戮。你在集中营里看见过那些红眼的兽人，萨尔。他们都曾被恶魔之力所奴役，血红的瞳仁便是印记。”

萨尔倒吸一口冷气，他猛然记起地狱咆哮鲜红的双眼，以及他日渐虚弱的身体。不过地狱咆哮没有丧失理智。他心中始终怀揣着仁慈，既没有向嗜血的狂躁妥协，也没有在可怕的萎靡之下屈服。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一定每天都面对着恶魔，无时无刻不做着抵抗。萨尔对战歌氏族的酋长愈发地感到钦佩，他现在才意识到地狱咆哮有着多么强大的意志。

“我相信你在营地里看到兽人们表现出的精神萎靡的症状，一定是因为体内的恶魔之力被消耗殆尽而导致的。没有了外界力量的输送，他们只会感到空虚和失落。甚至他们自己连原因都说不出来，根本无力自省。他们就像空杯子，萨尔，曾一度装满过毒药。现在他们亟须接受一些光明正义的力量。这就需要重新寻回传统力量的源泉，萨满之道，令他们与自然法则重新连接在一起，找回纯净的力量，然后将他们心中的空虚驱散，最终平息嗜血的饥渴。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堕落的兽人们从麻木中唤醒，才能指引他们重拾荣耀与勇气，不再遗忘我们兽人的本源。”

萨尔全神贯注地听着，唯恐听漏一个字。

“你的父母发现了这黑暗契约的秘密，他们深知这种对鲜血如饥似渴的部落会是畸形病态的存在。恶魔们与古尔丹盗取了兽人们天生的勇气，并肆意地加以改造和扭曲。杜隆坦全看在眼里，也正因如此，他的氏族惨遭无情的流放。杜隆坦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但当你出生之后，他知道他不能够再保持沉默了。他想为你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萨尔。你是他的儿子，他的后裔，你会是下一任酋长。他和德拉卡于是前往南方，就像我之前说的，去找他们的老朋友奥格瑞姆·地狱咆哮。”

“我知道这个名字，”萨尔接着话说道，“他是位伟大的部落领袖，曾经统领着所有的氏族与人类对抗。”

德雷克塔尔点了点头。“他不但英明神武，而且勇敢过人，是一位优秀的兽人领袖。可惜最后是人类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古尔丹的诡计——至少是冰山一角——被揭露出来了，恶魔们也纷纷弃他而去。至于剩下的事，你都知道了。”

“毁灭之锤死了吗？”

“我们都相信他还活着，但至今没有听说过他的任何消息。时不时会有传言说他隐居起来了，行踪不定，又或者说他遭受了牢狱之灾，成了阶下囚。还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传奇，终有一天会东山再起，于苦难之中将我们解放。”

萨尔神情认真地看着自己的老师。“你是怎么想的，德雷克摩尔？”

老兽人不禁咯咯地笑出声来。“我觉得，”他说道，“我已经告诉你够多的了，你该去休息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日清晨就是你受洗之时，所以你现在应该做好准备。”

萨尔站起身，充满敬意地鞠了一躬。尽管老萨满看不见他的动作，但他这么做是为了自己。“过来，雪歌。”他呼唤道，白狼顺从地跟随他隐没在浓重的黑夜之中。

德雷克塔尔仔细地听着，在确认萨尔和雪歌走远了之后，他回身对慧耳说道：“我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我的朋友。你知道该怎么做。”

光阴似流水，他从未想过时间会过得这么快。他的心中仍满是疑问，却惊讶地发现天色已然变幻，冬季的天空中映出一片橙红的余晖，金色的火球正缓缓落向地平线。在霜狼氏族的宿营地还沐浴在最后一道霞光中时，萨尔回来了。

尽管萨尔努力地想让自己多休息一会儿，但还是辗转难眠。他太兴奋了，又有些惴惴不安，想象着他的受洗仪式会是个什么样子。关于这个，德雷克塔

尔什么都没说。他很希望能多了解一点，自己也好有一个心理准备。

当晨曦的第一缕微光洒进他的洞穴时，萨尔已然睡意全无。他一翻身站起来，向洞外走去。他惊讶地发现其他所有的兽人都醒了，他们默默地聚集在他的洞口外。

萨尔张嘴想要说话，却被德雷克塔尔抬起的手制止了。“在没得到我的许可之前，你不能够说话。”老萨满说道，“马上离开，一个人到山里去。雪歌必须留在这儿。你不能吃也不能喝，全身心地去思考你即将踏上的道路。当太阳落山之后，回来找我，而仪式将正式开始。”

萨尔听罢，立即顺从地转身离开。雪歌好像知道有什么在等待着她，并没有跟上去。她仰起头向天嗥叫，其余所有的狼也加入了进来。充满野性而悦耳的狼嚎伴随着萨尔沉稳的脚步，他孤身一人走向了冥思。

德雷克塔尔已经在等他了。与平时不同的是，四下都看不到慧耳的身影，萨尔猜测或许这是仪式的一部分。雪歌也不知哪去了。他走近德雷克塔尔，静候指示。老兽人示意他跟随自己。

德雷克塔尔领着他穿过一道冰雪覆盖的山脊，来到一个之前从未见过的地方。如同在回答一个无声的提问，德雷克塔尔开口道：“这个地方一直都存在，只是它自己不愿被外界所知。而现在，它欢迎你的到来，于是你能够看见它了。”

萨尔感到一阵紧张，但还是忍住不说话。德雷克塔尔伸手一挥，封冰随即在萨尔眼前融化，现出一块巨大的圆形石板。“站到中间去，萨尔，杜隆坦之子。”德雷克塔尔说道，声音中没有了往日的粗哑与颤抖，而是充满着无上的威严与力量，萨尔不由得感到吃惊。随后他走了上去。

“准备迎接自然世界的元素之灵们吧。”德雷克塔尔放声高呼，萨尔的心飞快地跳着。

什么也没有发生。他静静地等在原地。四周依然一片静默。他时不时地变换一下站姿，放松一下紧张的肌肉。太阳已经完全沉入了大地，星星们开始在夜空闪烁。萨尔变得有些烦躁和恼怒，这时，他的脑海里响起一个声音：耐心即第一试炼。

萨尔的呼吸瞬时变得急促起来。那个声音继续说道。

吾乃大地之灵，萨尔，杜隆坦之子。吾乃孕育果实之沃土，哺育生灵之青草，化作坚硬之岩骨，成就世界之身躯。花鸟鱼虫世间万物皆为吾所生，皆为吾所养。那么，请愿于吾吧。

究竟要请愿什么？萨尔十分困惑。

一种奇异的感觉掠过萨尔心头，仿佛是一阵和蔼的逗笑声。知汝所愿亦为试炼。

萨尔有些惊慌，但就像德雷克塔尔教给他的那样，他很快镇静了下来。一个请求渐渐地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为了我的氏族和我们希望帮助的人们，您能否在我需要的时候将您的强大之力赠予我呢？

他在心中说出了请求，回答接踵而来。

萨尔开始双脚跺地，就像以前一样，但这一次并非来自嗜血的狂躁，他感受到了心中徐徐升腾的力量。既温和，又强韧，他感觉自己如同大地之躯一般强大而无可撼动。脚下的地面发出轻轻的颤动，他闭着眼没有感觉到，直至一股沁人心脾的芬芳香气钻入鼻尖，他才把眼睛睁开。

地面出现了无数条沟壑纵横的裂缝，原本被岩石覆盖的地表，霎时间变成了花的海洋。萨尔惊讶地张大了嘴。

为了汝之氏族及汝所助之人，吾愿借汝以力量。敬畏于吾，此力将永存汝身。

萨尔感到力量消退了，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刚才召唤而来并寄存于自身的强大力量令他无比震撼。然而这份惊讶尚未消失，另一个声音随即在他脑中响了起来。

吾乃狂风之灵，萨尔，杜隆坦之子。吾乃操控大地冷暖之飓风，亦为汝自由呼吸之空气。虫鸟飞龙于吾身边环绕，任何向往天空之物均臣服于吾。请愿于吾吧。

现在萨尔知道该怎么做了，他提出了请求。瞬间涌进身体的力量与上一次不一样了：更轻巧，更自由。虽然他不被允许说话，但心灵深处早已响起了欢腾的笑声。他感到和煦的微风将自己拥抱，所有甜美的气息纷至沓来，当他睁开双眼时，发现自己正飘浮在空中。站在地面上德雷克塔尔看起来是如此渺小，如同孩童的玩具。尽管如此，萨尔心无恐惧，风之灵会托举着他；他提出了请求，而且得到了认可。

不一会儿，萨尔缓缓落下，双脚重新踩在了坚实的石板上。微风最后温柔地抚摸了一下萨尔的脸颊，然后便消失了。

力量再一次充盈着萨尔的身体，这次几乎是痛苦的。腹部愈发地灼热难忍，豆大的汗水从绿色的皮肤上不住地向外渗出。胸中的燥热令他痛不欲生，差点儿就想跳进身旁的雪堆里了。火焰之灵驾临，萨尔发出了请求，它同意了。

刹那间，一声巨响在头顶之上炸裂开来，萨尔大吃一惊，急忙抬头望去。只见闪电于夜空之中狂舞，萨尔明白它在回应自己的召唤。火焰袭来，在地缝间原本盛开的花朵火光四起，转眼间化为灰烬。这种元素及其危险，但欢跃的炉火却又可以使他与族人们免受严寒。没多久，火焰消散而去，萨尔周身上下被温暖之息牢牢裹住。

萨尔向火焰之灵道谢，感觉到了它的离去。不同的力量接连闯进他的身体，复而离去，他已经有些疲惫了，很庆幸只剩下一种元素等待着他去感知。

流水之灵浸入了他的身体，用清凉的一吻安抚了火焰之灵留下的灼热。萨尔的眼前出现了大海的景象，他从未见过海的模样，此刻却尽情地释放着想象，遨游在幽暗的深海之底。某种冰冷的东西落在了肌肤上。他睁开眼睛，看见了漫天飘舞的飞雪。凭着意念，萨尔把它们化成了雨水，而后汇聚成一股清流。流水之灵的力量令他深深折服，气势磅礴却优雅不凡，待它离去后，萨尔由衷地道了谢。

他抬起头看向德雷克塔尔，但是老萨满摇了摇头。“你的试炼还未结束。”他说道。

突然间，萨尔被一股奔涌的力量击中，震颤之感从头到脚传遍全身，他不禁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没错，这就是第五种元素。

野性之灵。

吾们乃野性之灵，生命之载体，万物之灵魂。吾们之强大凌驾一切，吾们之力胜过大地之震颤，狂风之迅猛，火焰之炙烤，流水之翻腾。说吧，萨尔，向吾们证明汝值得吾们之相助。

萨尔呼吸困难，力量不停地从他体内穿过，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他强挣扎着睁开眼睛，他看见许多苍白的幻象，时刻环绕在他身旁。有一头狼，一头山羊，有一个兽人，一个人类，还有一匹鹿。他意识到，每一种生灵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灵魂，要感知所有的野性之灵并操控它们简直比登天还难，萨尔心中泛起一丝绝望。

以萨尔无法想象的速度，精灵们时而进入他的身体，时而退出。他承受着如暴风雨般的冲击，但依然强迫自己集中精力，渴望分辨出每一个精灵，并向其逐一表达崇敬。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萨尔最终瘫软地跪坐在了地上。

一个柔和的声音在空中响起，萨尔挣扎地抬起头，就好像抬起的是一块沉重的石头。

它们安静地飘浮在他周围，萨尔知道自己通过了野性之灵们的考验。一头亦真亦幻的牡鹿在他身旁欢快地跳跃着，萨尔明白了，自己对鹿肉大快朵颐之前，一定不忘先感知它的灵魂，感谢它以牺牲换来的馈赠。他感到自己的心与所有的兽人相惜相通，甚至对人类的灵魂也能有所感知，更像是塔蕾莎纯真善良一样的本性，而非布莱克摩尔阴险毒辣般的存在。世界本是一片光明灿烂，偶尔也会被黑暗所蒙蔽；所有的生灵相互联结而不可分，任何不尊重野性之灵，甚至肆意篡改生命法则的萨满，都将注定走向毁灭。

最后，它们化作青烟，消散而去了。萨尔终于支撑不住，向前扑倒在地，彻底筋疲力尽。他感觉到德雷克塔尔的一只手搭在自己肩膀上，不停地摇晃着他。老萨满扶着萨尔坐了起来。萨尔觉得这是自己这辈子最虚弱无力的一次。

“干得好，我的孩子。”德雷克塔尔颤抖地说道，透着无法掩饰的激动。“我一直希望他们能接纳你……萨尔，你要知道，已经好几年，不，数十年了，元素们没有接纳过一个萨满。它们对我们的术士签下黑暗契约感到愤怒，那些堕落的魔法。所以如今的萨满寥寥无几，剩下的也都和我一样苍老。元素们一直在等待，等待出现一个有资格接受它们恩赐的人；这么多年来，你是唯一一个受此殊荣的人。我一直十分担心，害怕元素们不愿意再与我们并肩与共，不过……萨尔，我这一生都没见过像你这么强大的萨满，而你的未来才刚刚开始。”

“我……我感觉得到，那力量是如此强大，”萨尔断断续续地吐着字，声音十分虚弱，“相比之下……我竟是那么地渺小。”

“这正是你被元素们认可的原因。”德雷克塔尔伸出一只手抚摸着萨尔惨白的脸颊，“杜隆坦和德拉卡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第十四章

有了元素们于周身的陪伴，包括大地、狂风、火焰、流水与野性之灵，萨尔觉得自己变得愈发强大了，也更加自信起来。他整日与德雷克塔尔一起，学习特殊的“召唤”，老萨满喜爱这么称呼它们。“术士们称之为咒语，”他对萨尔说道，“但是我们——萨满们——仅仅称之为‘召唤’。我们提出请求，元素们便会做出应答，有时同意，有时则会拒绝，依凭它们自己的意愿。”

“它们拒绝过你的请求吗？”萨尔好奇地问。

德雷克塔尔沉默了一会儿。“是的，拒绝过。”他缓缓地答道。他们两人坐在德雷克塔尔的洞穴里，促膝长谈直至深夜。这些谈话对萨尔而言弥足珍贵，总能给予他莫大的启发。

“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呢？”萨尔很想知道，可马上他又接着说，“如果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你已经是一名萨满了，虽然还是个新手，”德雷克塔尔回答说，“了解一些萨满的禁忌对你是有好处的。我很惭愧地说，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出过无礼的要求。第一次，我要求降下一场洪水以淹没一个人类的营地。我那时十分愤怒，充满着仇恨，因为他们毁灭了我们许多个氏族。那营地之中其实有许多伤员，甚至还有妇女和儿童，于是流水之灵没有回应我。”

“不过洪水时不时也会发生，”萨尔不解地说道，“许多无辜的人也因此惨遭不幸，而这是毫无目的的。”

“那遵从的是流水之灵和野性之灵的意愿。”德雷克塔尔回答道，“我不可能完全理解它们的意图，它们自然也不会主动告诉我。而那次，我的请求违背了流水之灵的意愿，拒绝引发山洪吞噬数百个无辜的人类。后来，当怒意平息之后，我才明白它是对的。”

“还有哪次？”

德雷克塔尔犹豫了片刻，说：“你可能认为我始终是个老人，只能在精神上为族人们指路。”

萨尔笑了起来。“没人天生就老，苍老是智慧的象征。”

“有时候真希望我一直是个老人就好了。但我曾经也年轻过，就像你一样，浑身涌动着激昂的热血。我有过妻子和孩子。他们都死了。”

“是在对抗人类的战斗是丧生的吗？”

“没有那样的荣耀。他们只是病了，我向元素们发出了无数次恳求，最后都没能奏效。悲伤产生的愤怒蒙蔽了我的双眼。”即便是现在，他的声音中也满是哀伤。“我要求元素们归还被他们夺走的生命。它们因此被激怒了，之后的许多年里，我的召唤都没有得到回应。因为傲慢地要求我所爱的人起死回生，我失去了萨满的力量，我的族人们更因此遭受了苦难。当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愚昧之后，我请求元素们的原谅。它们又重新接纳了我。”

“可是……让心爱的人回到自己身边并非无理的要求，”萨尔说道，“元素们肯定是能够理解的。”

“是的，它们当然理解。我的第一个请求是谦卑的，它们在拒绝之时怀着一丝怜悯。而我的第二个请求则过分贪婪，野性之灵因此受到了冒犯，我的所作所为侮辱了萨满与元素间的关系。”

德雷克塔尔伸出一只手，轻轻搭在萨尔的肩膀上。“你也可能会经历失去挚爱的痛苦，萨尔。你需要明白野性之灵做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而你也必须给予其尊重。”

萨尔点了点头，但在内心深处，他对德雷克塔尔的遭遇深感同情，没有对这位老者有哪怕一丝的责怪，深受痛苦折磨后不禁激怒了元素，并非无可理喻之事。

“慧耳哪去了呢？”萨尔问道，希望换个话题。

“我不知道。”德雷克塔尔出乎意料地毫不关心。“他是我们的同伴，而非奴隶。他想离开就会离开，想回来自然会回来。”

雪歌把她的脑袋伏在萨尔的膝头，好像是为了让他安心自己哪里都不会去。

他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头，向自己的老师到了晚安，然后回到自己的洞穴睡觉去了。

不知不觉中，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萨尔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跟从德雷克塔尔的学习上，偶尔他也会与一小队兽人结伴出去狩猎。他利用自己与元素们新近建立的联系来帮助自己的族人们：请求大地之灵告诉他兽群的踪迹；请求狂

风之灵改变风向，以确保自己的气味不被警惕的猎物们嗅到。只有一次，食物越来越紧缺，狩猎的运气却越来越差，氏族处于了危难之中，萨尔不得已向野性之灵祈求帮助。

他们知道附近这块区域有鹿群，发现了被啃食的树皮和新鲜的粪便。可是一连许多天，这群狡猾的生物们一直躲避着他们的追踪。族人们饥肠辘辘，储存的食物所剩无几，由于没有东西吃，孩子们都瘦得可怕。

萨尔紧闭双眼，敞开心境。赐万物生命的野性之灵啊，我恳求你的帮助。我们只希望获得令氏族度过饥荒的食物。我请求你，鹿之灵，为了我的族人献出你的生命。我们不会辜负你的恩赐，我们双手献上对你的敬仰。无数谦卑的生命期盼着被一只甘愿奉献的生灵拯救。

他希望自己的祈祷词没说错。他们一直怀揣着敬畏之心与元素们共处，但萨尔之前从未发出过这样的请求。当他睁开眼睛时，看见一头白色的牡鹿正站立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而与他同行的兽人似乎无一看得见。牡鹿的目光与萨尔的相遇在了一起，它歪了歪脑袋，随后蹦跳地跑开了，萨尔发现它没有在厚实的雪地上留下任何足迹。

“跟着我。”他吩咐道。同行的霜狼氏族兽人们立即跟了上去，走了一段距离后，他们惊喜地发现一头硕大而健壮的雄鹿躺倒在雪地里。那头鹿的一只脚弯成了不寻常的角度，棕色的眼眸里充斥着无助的惊恐，在眼眶中不停地打转。鹿身旁的雪一个劲地围着它旋转，很显然，它已经无法再站起身了。

萨尔慢慢靠近它，本能地说出了安抚之词。请别害怕，他说道，你的痛苦很快就会终结，而你的生命将得以延续。我感谢你，我的兄弟，你的牺牲是至高无上的。

那头鹿渐渐放松下来，低下了自己的头。萨尔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脖子。突然，以迅雷之势，他用力拧断了鹿的脖子，没有带来任何痛苦。他抬起头，看到其他的兽人正带着敬畏的神情注视着他。萨尔心里清楚，捕到雄鹿不是他办到的，是鹿自己愿意做出牺牲，而今晚他的族人们终于可以享用一顿难得的饱饭了。

“我们要带走这只动物，把鲜肉用以充饥，骨头做成工具，皮革做成衣服。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牢记它曾光荣地给予我们恩赐。”

萨尔形影不离地跟着德雷克塔尔学习给泥土中的种子输送能量，以使得它们能在即将到来的春天里抽芽开花，抑或为尚未出生的小野兽传递元气，无论鹿、狼或是山羊，让它们在母亲的子宫中茁壮成长。他们一起请求融雪导致的山洪和毁天灭地的雪崩可以避开人居的村落。在力量与技巧上，萨尔的萨满之力无疑与日俱增。由于自己才刚刚踏上这条充满活力的道路，萨尔带着一丝不

荷的心情做着每一件事。当他看到金黄色和淡紫色的小花从积雪中破土而出时，油然而生的惊喜令他对自己的信念更加坚信了。

萨尔外出散步，顺便采集了一些可以用来与元素沟通的圣草，回来之时惊讶地发现，霜狼氏族迎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

新来的兽人是一个大个子，由于身上紧紧裹着风衣，萨尔一时间看不出他有多壮实。这位陌生人蜷缩在火堆旁，似乎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温暖。

慧耳也终于回来了，雪歌欢快地向他跑去，嗅嗅鼻子又嗅嗅尾巴。萨尔转身面向德雷克塔尔。

“这个陌生人是谁？”他轻声问道。

“一位流浪的隐士。”德雷克塔尔回答道，“我们都不认识他。他说自己在深山中迷了路，是慧耳发现了他，领他到了这里。”

萨尔看到陌生人用一只大手端着一碗炖肉，氏族的成员们纷纷对他礼貌相迎。“你们接待他可比接待我的时候亲切多了。”他抱怨道，带着几分不满。

德雷克塔尔大笑起来。“他不过是想在继续赶路之前，在这儿借宿几晚。他可没有带着一块印着霜狼氏族徽记的破布，叫嚷着希望氏族的接纳。况且现在正是春天，食物充足有富余，不像严冬里那般艰辛。”

萨尔无力反驳老萨满的言辞。他随即坐在了陌生人的身旁，极力想表现得礼貌一些。“你好，陌生人。你在外漂泊有多久了？”

“年头长得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年轻人。恕我冒昧，我一直以为霜狼氏族只是一个传说，是古尔丹的残党，是用来恐吓其他兽人的工具。”

对氏族的忠心在萨尔胸中激荡。“我们受了侮蔑才遭到的流放，在如此严酷的环境里我们依然能生存，这就足以能证明我们自身的价值。”

“但是，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不久之前，你和我一样对这个氏族来说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陌生人说道，“他们都是这么谈论你的，年轻的萨尔。”

“我希望他们能说我一些好话。”萨尔回应着，有些无措，不知该怎么回答。

“的确很好。”陌生人回答着，话语令人费解。说罢，他低下头继续吃碗里的炖肉。萨尔看得出他的双手肌肉发达。

“你属于哪个氏族的，朋友？”

陌生人握着勺子的手随即停在了嘴边。“我现在没有氏族。我是孤独一人。”

“他们都被杀害了吗？”

“被杀，被俘虏，或者在灵魂深处……已经死了。”兽人寂寞地回答道，语气里满是悲伤。“算了，我们别再谈这个了。”

萨尔歪了一下脑袋，他在这个陌生人身边感到很不舒服，心中疑虑重重，总觉得眼前这个兽人哪里不对劲。他站起身，微微点点头，径直走向德雷克塔尔。

“我们应该监视他，”他对自己的老师说道，“这个流浪汉身上有什么东西令我感到讨厌。”

德雷克塔尔把头一仰，大笑起来。“当初你来到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怀疑你。而现在，你是唯一一个对这位饥饿的陌生人抱有不信任的人。萨尔，你仍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整个晚餐时间，萨尔一直留意着那个陌生人，同时尽量不表现得过于明显。他带着一个巨大的布袋，而且不许别人碰，他宽大的披肩也从未脱下来过。回答周围人问题时表现得十分礼貌，话语也非常简短，却很少谈及关于自己的事情。萨尔所了解到就是他已经流浪了二十年了，漫无目的地沉浸在昔日的幻梦里，也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企图改变现状的实际行动。

无意间，乌苏尔问他道：“你见过那些关在集中营里的兽人吗？萨尔说那些兽人几乎都丧失了自己的意志。”

“是的，不过这没有什么好吃惊的。”陌生人回答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为之战斗的东西了。”

“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为之战斗。”萨尔吼了起来，怒火在胸中燃烧。“自由、家园，以及对兽人历史的传承。”

“但是你们霜狼氏族却一直躲藏在这凄凉的荒山里。”陌生人毫不客气地回敬说。

“而你却在南方大陆上毫无作为抱头鼠窜！”萨尔反唇相讥。

“我可没想过要唤醒受奴役的兽人，让他们拿起武器反抗人类。”陌生人平静地说道，丝毫没被激怒。

“我不会在这儿待很久。”萨尔说，“等春天来临，我会回去找到所向披靡的大酋长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帮助他那高贵的战歌氏族踏平集中营。我会激励我们的兽人兄弟们站起来反抗人类，那些人类没资格对我们兽人呼来唤去，他们不过是一群恃强凌弱的小人！”萨尔不禁站了起来，这个陌生人的一席狂言深深地触怒了他。他等着德雷克塔尔斥责那位陌生人，但老兽人什么也没说，而是抚摸着慧耳，静静地听着。其他的兽人们似乎被两人间的唇齿交锋吸引住了，没有一个人上前插话。

“格罗玛什·地狱咆哮，”陌生人冷笑了几声，轻蔑地摇了摇手，“不过一个备受恶魔折磨的空想家。的确，你们霜狼氏族有逃避的权利，我也有。我亲眼见过人类犯下的行径，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开他们，找一个他们永远发现不了的地方躲起来。”

“我是被人类抚养大的，相信我，他们并非无懈可击！”萨尔大声地喊着，“我想你也不过如此，你这个懦夫！”

“萨尔——”德雷克塔尔终于开口了。

“不，德雷克塔尔老师，我不会沉默的。这个人……这个人……他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吃着我们的食物，在我们的火堆旁取暖，却口出狂言侮辱我们氏族的勇气，诋毁自己的同胞。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不是酋长，我也不会声称自己拥有酋长之位，尽管我生而有之。但今天，我以个人的名义向这个陌生人提出角斗，我要用我的剑让他为自己说的话付出代价！”

萨尔原以为这位懦弱的流浪汉会低声下气地请求他的饶恕。正相反，陌生人放声大笑站起身来。他的身形与萨尔不相上下，而现在，萨尔才得以看清掩藏在风衣之下的东西。令他惊讶万分的是，这位高傲的兽人全身都包裹在漆黑色的铠甲中，铠甲的边缘精巧地镶嵌着一圈黄铜。看得出来，这身盔甲曾经一定非常光耀夺目，如今依然气度非凡。一块块板甲历经风雨不蚀，嵌入的黄铜受到了精心的打磨而闪闪发光。

伴随着一声怒吼，陌生人从随身携带的布袋中抽出一把大锤，萨尔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战锤。他把锤子轻巧地握在手上，不停地挥舞着向萨尔发出挑衅。

“看看你能不能斗得过我，小崽子！”他高声说道。

周围的兽人们纷纷发出尖叫，萨尔着实对接下来的一幕感到震惊。兽人们并没有一拥而上保护自己氏族的同胞，反而纷纷向后退去，有些人甚至双膝着地跪了下来。只有雪歌与他同在，把自己的身体挡在陌生人面前，毛发奓立，龇牙咧嘴。

究竟发生了什么？萨尔看向德雷克塔尔，老萨满静静地看着，似乎完全不为所动。

那就这么着吧。无论这个陌生人究竟是谁，他都冒犯了萨尔和霜狼氏族，年轻的萨满准备不惜赌上生命也要捍卫自己和族人的荣耀。

萨尔手无寸铁，好在乌索尔往他张开的手中递去了一支尖锐的长矛。他紧紧握住长矛，开始用脚跺地。

萨尔可以感觉到大地之灵充满疑虑地回应着自己。为了不使元素们感到失落，他尽可能地用含蓄的言辞谢绝了它们的协助。这不是一场毁天灭地的战斗，完全无须借助元素们的神力。萨尔要做的不过是给这个傲慢的陌生人一个深刻的教训。

即便如此，在萨尔的重踏下，大地深处传来一次又一次的颤抖。陌生人看上去十分吃惊，但随后莫名地露出了欣慰的神情。未等萨尔做好准备，这个全副武装的兽人就发起了凶猛的攻击。

萨尔赶忙举起长矛试图格挡，虽然这是一把优秀的武器，但根本无法抵挡巨大战锤的全力一击。如一根小树枝般，坚硬的长矛应声折断成两截。萨尔环顾四周，没有看到其他像样的武器。他稳住了心神，准备好承受对手的第二下进攻，决心用计谋弥补没有武器的不足，就像当年在角斗场里手无寸铁地对抗全副武装的敌人那样，屡试不爽。

陌生人又一次抡起了锤子。萨尔闪身躲开了，然后迅速伸出双手，牢牢抓住了对手的武器，企图把它从另一双大手中拽下来。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手刚刚握住战锤把手，陌生人看准时机猛地一拉。萨尔一个踉跄向前扑倒，而他的对手则刚好跨立在他摔倒的身子上方。

萨尔如鲤鱼打挺一般迅速翻过身来，立即用两只脚踝死死地钳住对手的一条腿，同时身体向一侧翻滚。他猛地一用力，陌生人摇晃着身子，最后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两人现在都倒在地上。萨尔举起紧握的拳头，狠狠砸向那只握着战锤的手。陌生人惨叫一声，不由地松开了他的锤子。机会和武器双双在握，萨尔一个翻身跃起，双手把战锤高高举过头顶。

千钧一发之际，萨尔制止住了自己。他差点儿就要用这把巨大的石锤将对手的脑袋砸得粉碎。但这是一个兽人，不是在角斗场上与他厮杀的人类。这是一位前来拜访霜狼氏族的客人，这也是一名战士，当自己与地狱咆哮踏平营地解放兽人的时候，也很希望能和这位战士一齐并肩作战。

萨尔心生犹豫，沉重的战锤开始令他的重心失衡。陌生人等的就是这一刻。他大吼一声，效仿萨尔的方法如法炮制。他躺在地上向前奋力一踢，正好

击中萨尔的腿。连同攥着的战锤，萨尔不受控制地仰面摔倒。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他的对手直接跳到了他身上，双手掐住了萨尔的喉咙。

萨尔眼前变得一片鲜红。本能之力在体内翻腾，他不住地扭动。面前的这个对手虽然体格如他一样高大，而且全身盔甲护体，但萨尔对胜利的渴望和更为壮硕的肌肉给予了他惊人的力量，硬生生地把对手掀翻在地，然后死死地将其按在自己身下。

兽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萨尔从陌生人身上拉开。他咆哮着，挣扎着，狂暴的嗜血在他的胸中翻滚，叫嚣着渴望得到满足。八个兽人把萨尔牢牢压在地上，过了好久，他眼前的血雾才渐渐散去，呼吸也变得缓和。他点头示意自己已经冷静了，兽人们这才纷纷起身，让他自己坐起来。

那位陌生人正站在萨尔面前。他大步走上前，把自己的脸凑到萨尔眼前不过一掌宽的地方。萨尔毫无惧色地迎着目光，大口地喘着粗气。

不一会儿，陌生人就挺直了身体，爆发出一阵狂野奔放的笑声。

“已经很久没有人能挑战我了。”他高兴地吼出了声，对萨尔刚才差点儿把自己砸成烂泥的举动没有感到一丝的不快。“更别说可以跟我相匹敌，哪怕只是一场友好的较量。只有你的父亲可以做得到，年轻的萨尔。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地狱咆哮没有说错，的确是。我似乎找到了我的二把手最得力的人选。”

他向萨尔伸出一只手。萨尔凝视了好一会儿，突然说道：“二把手？我利用你自己的武器打败了你，陌生人。哪有让胜利者排第二的道理？”

“萨尔！”德雷克塔尔的声音像雷鸣一般响彻耳际。

“他还没明白。”陌生人忍不住笑起来。“萨尔，杜隆坦之子，我跋山涉水来找你，就是想看看传言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兽人可以成为我的左膀右臂，令我信任，并与我一同摧毁那些关押兽人的营地。”

他顿了一下，眼神中饱含着笑意。

“杜隆坦之子啊，我就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

第十五章

萨尔既惊讶又懊恼，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自己刚刚冲撞了部落的大酋长，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自己父亲的挚友？就是那个自己数年来敬仰向往的兽人领袖？看到盔甲和战锤的时候，自己就应该明白过来，结束这场闹剧了。萨尔感觉自己真是蠢透了！

他急忙跪了下来，伏倒在地。“尊贵的毁灭之锤，我请求您的原谅。我刚才不知道……”他偷偷看了一眼德雷克塔尔，“我的老师已经警告过我了……”

“如果你事先知道了，那一切就毁了。”毁灭之锤回答道，脸上依然带着笑意。“我就是想让你挑战我，看看你是否真如地狱咆哮神采飞扬评价的那样，自尊而富有激情。结果简直超乎了我的想象……我被打败了！”他又放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多年来最有趣的事情。萨尔终于轻松了一点。毁灭之锤的笑声渐渐平息，他把一只手满怀深情地搭在年轻兽人的肩膀上。

“来，陪我坐一会儿，萨尔，杜隆坦之子。”毁灭之锤说道，“我们得把晚饭吃完，你要告诉我你的故事，而我会告诉你你父亲的那些传奇往事。”

萨尔高兴不已，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一把握住了那只搭在他肩膀上的大手。带着几分认真，毁灭之锤看着萨尔的眼睛，点了点头。

现在所有人都知晓神秘陌生人的真实身份了——德雷克塔尔承认自己一开始就知道，也是他派慧耳去邀请的毁灭之锤——霜狼氏族的族人们之所以会客气礼貌地对待这位不速之客，也正是因为有德雷克塔尔的暗示。兽人们拿出了几只捕到的野兔，本来打算晒干用以储藏，而现在则涂上了珍贵的油和香草，被放在火上烘烤。兽人们又向火堆里投放了一些香草，芬芳馥郁的香气伴随着袅袅青烟四散开来，令人痴迷陶醉。木鼓和吹管纷纷被拿了出来，不一会儿，空气中便弥漫着快乐的旋律和欢闹的歌声，兽人们围着篝火畅快地表达着对灵魂家园的崇敬和欢愉。

萨尔一开始紧张得有些结巴，毁灭之锤时而认真倾听，时而由衷地询问，慢慢地让萨尔将自己的经历徐徐道来。当萨尔说完之后，奥格瑞姆没有马上说话。

“这个布莱克摩尔，”他说道，“他听上去与古尔丹很像，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从不把人民放在心里，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私欲。”

“还有，这个塔蕾莎和军士长……我从未想过人类之中还有如此善良正义的人。”

“倘若没有军士长，我也许这辈子都不知道什么是荣耀什么是仁慈。”萨尔说道，心绪荡起阵阵涟漪。“而且我刚才对你用的那一招，也是他教给我的，帮我赢下了不少角斗。”

毁灭之锤和萨尔一同笑了起来，很快又严肃地说道：“我一直以为，男人们对我们兽人心怀憎恨，而妇女和小孩则害怕我们。可是这个女孩子却是发自内心地与你成为朋友。”

“她有一颗美丽的心。”萨尔感叹道，“多少对她的赞美都不为过，如果可能，我会很自豪地接受她成为我们氏族的一员。她的心灵如兽人一般高贵，善良而富有同情。”

毁灭之锤又陷入了沉默。最后，他开口说道：“自从那场决战屈辱地失败之后，我一个人独处了很多年。我知道人们怎么看我。我是一个流浪汉，一个懦夫，害怕面对自己的过去。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有人陪伴，甚至反而大加嘲笑他们吗，萨尔？”

萨尔无言地摇了摇头。

“因为我需要独自冷静冷静，问问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去反思，去反省，想想自己是谁，我们兽人又该何去何从。有时我也会像今天这样，拜访一个陌生的氏族，坐在篝火旁，接受他们的好意，倾听他们的故事与智慧，然后努力学习。”他稍微顿了一下，“像你一样，我也见过人类的监狱是个什么样子。我曾经被洛丹伦的国王泰瑞纳斯捉住，沦为阶下囚。后来我伺机逃离了他的王宫，和你从敦霍尔德逃出来没什么两样。我甚至还被关进过集中营，我亲身体验过什么叫失魂落魄，什么叫万念俱灰。我差点儿就和那些兽人一起堕落了。”

奥格瑞姆说话的时候，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跳动的火焰。现在他扭过头看着萨尔。尽管他的双眼是澄亮的灰色，没有地狱咆哮眼里那股邪气的红光，但在火光的映衬下，瞳仁红如烈火，看上去与格罗玛什的无异。

“但是我挺住了。和你一样，我逃出了营地，那简直易如反掌。可对于那些甘愿在烂泥里挤作一团的兽人们来说，堪比登天。当局者迷，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只能干着急。如果一头猪迷恋自己的圈栏，那敞开的大门对它而言毫无意义。那些营地里的兽人也是如此。当我们为他们打破营地大门的时候，他们必须自己愿意走出来。”

萨尔渐渐意识到了毁灭之锤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只是单纯推倒围墙，不足以给我们的同胞带来自由。”萨尔接过话说。

毁灭之锤赞同地点点头。“我们必须用萨满之力唤醒他们的心智。他们心灵需要摆脱恶魔的蛊惑，转而拥抱自身作为一个兽人战士与生俱来的野性。你赢得了战歌氏族的尊重，也获得了他们那勇猛的酋长的信赖，萨尔。如今，你领导着霜狼氏族，据我所知，也是最独立最荣耀的氏族，他们甘愿誓死追随你。所以，如果有谁能唤醒那些身陷囹圄的兄弟们，让他们重新认清自己的话，这个人只能是你。”

萨尔脑海里浮现出了集中营里死气沉沉压抑窒息的氛围，又回想起了自己差点儿被布莱克摩尔的手下抓住的险境。

“虽然我厌恶那个地方，但为了拯救我们的同胞，我愿意回去。”萨尔毫不犹豫地说，“不过你要知道，布莱克摩尔巴不得想把我抓起来。我已经从他的魔爪下惊险逃脱过两次了。我一直希望能与他堂堂正正地打一场，可是……”

“如果我们没有组建起军队，必输无疑。”毁灭之锤打断了他的话，“这些我都知道，萨尔。尽管这些年我孤身流浪，但我没有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视而不见。别担心。我们会给布莱克摩尔伪造一些错误的踪迹，误导他们的追查。”

“那些营地的指挥官们都知道在搜捕我。”萨尔有些忧虑地说道。

“他们只知道要抓一个高大强壮、智勇双全的萨尔，”毁灭之锤反驳说，“而不会去在乎一个失魂落魄、污浊不堪的兽人。这就需要你暂时放下自己的自尊心，能做到吗，我的朋友？你能够把你的自尊深埋在心底，然假装出一副萎靡不振丧失了心智的样子吗？”

“这会很难，”萨尔坦率地承认，“不过为了帮助我的同胞，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这才像杜隆坦之子说出的话。”毁灭之锤发出赞许，声音带着异样的低沉。

萨尔犹豫了片刻，然后把心一横。关于自己的父亲，他渴望知道更多的事实。“德雷克塔尔跟我说过，杜隆坦和德拉卡曾经去找你了，为了向你揭穿古尔丹的邪恶野心以及他奴役兽人获取力量的罪行。德雷克塔尔还从我的襁褓布上感知到了我的父母被残忍地杀害了，我也只知道布莱克摩尔发现幼小的我时，身边有两个兽人的尸体和一头死去的白狼。请你……你能告诉我……我父亲当初见到你了吗？”

“他见到我了，”毁灭之锤沉痛地说，“我此生最感遗憾和悲痛的事就是，我没能把他们留在身边。我当初认为那是为了我的战士和杜隆坦着想。他们来到了我的驻地，还带着年幼的你，他们告诉了我古尔丹的阴谋。我没有怀疑他们的话。我派人护送他们去一个能保证他们安全的地方，或者说我本以为安全。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几名护卫都是古尔丹安插的间谍。虽然我不是很清楚，但我猜一定是给他们领路的那个护卫出卖了他们，招来了刺客将他们杀害了。”毁灭之锤深深地叹了口气，萨尔突然觉得似乎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了这位大酋长宽厚强壮的肩膀上。

“杜隆坦是我的挚友。我愿意为他和他的家人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却因我的疏忽大意，令他们断送了性命。我现在只希望为他的儿子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以弥补自己的罪过。你有着无比光荣和高贵的血统，萨尔。让我们一同携手重建失去的荣耀吧。”

几星期后，万花盛开春回大地，萨尔轻松地就潜入进了村庄，向村民们狂吼，直至自己被他们抓起来。当绳网将他紧紧裹住的时候，萨尔装出一副神情呆滞呜咽哭泣的样子，让抓他的人深信不疑他的心智已经被摧毁了。

即使到了营地之后，萨尔恢复了相对的自由，他也不鲁莽地显露出自己的本性。一旦警卫们对他失去了新鲜感，放松了警惕，萨尔就开始向那些愿意理睬他的兽人们亲切地搭话。他挑选出了少数几个心智尚存的兽人，每到了午夜，警卫们倚着岗哨打着瞌睡，萨尔便向这些兽人们讲何为他们的本源。他解释了萨满之道，以及自己身上拥有的力量。不止一次，听众里有人发出质疑，要求萨尔拿出证明。萨尔没有选择让大地颤动，也没有召唤来雷鸣与闪电，而是捏起一小撮泥土，感知着其中潜藏的生命。当泥土里探出嫩绿的幼芽，甚至绽放出鲜花时，周围的眼神瞬间变得惊奇不已。

“哪怕是会带来死亡的丑恶力量，只要稍加变幻，一样可以创造出美。”萨尔对着已经目瞪口呆的观众们说道。他们一齐盯着他，萨尔的心飞快地跳着，因为他从兽人们的表情上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

一方面萨尔忍辱负重主动潜入集中营，试图激励起受困狱中精神萎靡的兽人；另一方面，霜狼氏族和战歌氏族也都正式加入了毁灭之锤的麾下。他们紧密监视着萨尔投身的集中营，时刻等候着他的信号。

让这些饱受摧残的兽人们重新振作起来甚至进行反抗的确花了萨尔不少的时间，比自己预计的要长不少，但功夫不负有心人，萨尔觉得最终的时刻已经成熟。离晨曦破晓还有几个小时，寂静的夜带着一丝湿润的触感，哨兵们的鼾声依稀可辨。萨尔跪立在坚实的土地上，他抬起双手，呼唤着流水之灵和火焰之灵，祈求它们为拯救自己的同胞助上一臂之力。

它们同意了。

雨淅淅沥沥地开始下起来，突然，天空被一道三折的闪电撕开了一个大口。停歇了片刻，电光复起，凶猛的雷鸣几乎令大地瑟瑟发抖。这就是行动的信号。尽管兽人们心中仍有害怕，但都严阵以待，手里纷纷攥着临时一用的武器，有石块、木棍以及营地里其他能找来东西。他们只等着萨尔的一声令下。

这时，一道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声响彻天际，犹比雷鸣更加尖锐，萨尔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听得出那吼声出自何处——那是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的声音。兽人们纷纷被突如其来的吼声震住了，只见萨尔顶着轰鸣的雷电，大声地说："那是我们在墙外的盟友！他们来解救我们了！"

警卫们已经被震耳欲聋的雷声惊醒了，在听到地狱咆哮的吼声后统统站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可惜已经太迟了。萨尔面向天空，再一次祈求来了闪电。

一道雷光不歪不斜正好劈中围墙，在警卫最集中的地方爆炸开来。嘈杂之中，刺耳的雷声与士兵们的惨叫混杂在一起。转眼之间，萨尔发现四下一片火海，眼前的高墙已经彻底崩塌，露出一个缺口。

从那缺口之中，霎时拥出无数个绿色的身影。他们冲向守墙的士兵，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全部打倒。营地里的兽人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你们感受到自己胸中的热血了吗？"萨尔高声喊道，"你们感受到那份渴望战斗、渴望杀戮、渴望自由的冲动了吗？来吧，我的兄弟姐妹们！"萨尔根本没回头看是否有兽人跟上来，而是径直向那道豁口冲去。

萨尔听到身后人群的附和声依然带着犹豫，但奔跑的脚步声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多的兽人发起了向着自由的冲锋。突然，萨尔感到自己的手臂传来剧烈的疼痛。一只黑色尾羽的弓箭深深扎进了他的肉里。他已顾不上了疼痛；时间来得及，只要跑出去他们就自由了。

混战四起，铁剑与战斧的激烈撞击声不绝于耳。有一些聪明的警卫显然意识到兽人们要逃跑，他们急忙冲到围墙的缺口处，用自己的身体阻挡住了出路。怀着一丝同情，萨尔向阻挡的士兵们冲去，他们本无须如此白白牺牲，萨尔想。

他捡起一把战友的武器，轻而易举地就把一名毫无经验的守兵掀翻在地。"走，快走！"他大喊起来，不停地挥着左手。被囚禁的兽人们起先都愣在了原地，随后，其中一人高呼着冲了出去，其余的也都纷纷跟着奔向了自由。萨尔手起斧落，将另一名士兵也砍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大口地喘着粗气，环顾了一下四周。还在奋力拼杀的都是战歌氏族和霜狼氏族的成员，营地里被关押的兽人都跑光了。

“撤退！”他高声下令，脚边散落着仍然滚烫的石块，那囚禁兽人的围墙已不复存在。他从废墟中冲了出来，一头钻进了午夜的漆黑里。氏族的战士们有序地跟在身后。偶尔一两个士兵紧追不放，但兽人们全力奔跑很快就把他们甩掉了，不见了踪影。

事前商定好的碰头地点在一片古老的石林里。无月的夜漆黑一团，好在兽人们无须月光也能清楚地看清周围的一切。等萨尔赶到集合之地的时候，数十名兽人早已在八块直立的石柱下等候多时了。

“成功！”一个声音在萨尔的右手边响起。萨尔转过头来，看到了毁灭之锤，他黑色的铠甲上沾满了人类的鲜血，微光粼粼。“成功了！你自由了，我的兄弟！你自由了！”

发自心底的高呼响彻夜空，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萨尔欢喜的内心。

“如果你带来了我不想听的坏消息，我可能会把你那可爱的脑袋从肩膀上拧下来。”布莱克摩尔对着倒霉的信使就是一顿咆哮，信使佩戴的肩饰表明他来自于一个关押兽人的集中营。

信使看上去面色苍白。“那，我可能还是别告诉您为好。”

右手边的酒瓶子一直在呼唤着他，布莱克摩尔强迫自己不去碰它，尽管紧紧攥住的手掌不停渗着汗。

“让我猜猜，是不是又有一座营地里的兽人发起了暴动，而且全让他们逃脱了，直到现在都还下落不明？”

“布莱克摩尔大人，”年轻的信使紧张地结巴起来，“如果我说您猜对了，您真的会砍我的脑袋吗？”

布莱克摩尔感到愤怒直冲头顶，甚至引起了身体上的疼痛，随之袭来的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绝望。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这群披着兽人皮的绵羊会突然纠集在一起，开始向圈养他们的人发起反抗呢？那些武装到牙齿充满着敌意和怒气的兽人又是谁，竟然跟二十年前毫无二致？有传言说是毁灭之锤策划了这些袭击，该死的毁灭之锤。有一名士兵说他看到了一副黑色的铠甲，毫无疑问，就是那个浑蛋所穿的装备。

“留着你的脑袋吧。”布莱克摩尔冷冷地说，感觉酒瓶就在唾手可及的地方，“但是你必须给我向你的主管带去一封口信。”

“大人，”信使十分踌躇地说道，“还有一些坏消息。”

布莱克摩尔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狠狠瞪了他一眼。“怎么可能还有比这更糟的消息？”

“煽动这次暴动的人已经查清楚了，是……”

“毁灭之锤，是的，我已经听说了。”

“不是，大人。”信使欲言又止。布莱克摩尔看到大颗的汗珠不停地从这个年轻人的眉头间滚落。“领导这次暴动的人是……是萨尔，大人。”

一瞬间，布莱克摩尔面如死灰。“你在胡说，小子，”他说道，语气冷若冰霜，“你最好给我承认你在撒谎。”

“是真的，大人，虽然我也不希望是这样。我的指挥官说他在混战中和萨尔正面交手了，他在角斗场上曾见过萨尔的模样。”

“你的指挥官要为他的谎言付出代价，我要割下他的舌头！”布莱克摩尔歇斯底里地吼道。

“唉，大人，您必须掘地六尺才能割下他的舌头了，”信使接着说道，“暴动结束后一个小时，他就死了。”

这新消息令布莱克摩尔一时没缓过神，他整个人陷在椅子里，试图整理自己混乱的思绪。喝一点酒也许能好受一些，但他知道自己当众酩酊大醉已经太多次了。朦胧之中总能听见周围人的低声私语：酗酒的废物……他竟然是这里的统帅……

不行。他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我是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敦霍尔德的领主，集中营的最高长官……是我训练了那个绿皮黑血的怪物，我应该可以预判他的行动……圣光保佑，唯有酒才能令这双该死的手不发抖……

一种怪异的自豪感流遍他的全身。他没看错萨尔，深知他有着无限的潜力，他早就知道萨尔不是什么普通的兽人，而是某个特别的存在。如果萨尔没有拒绝布莱克摩尔赐予他的机会该多好！他们就可以一起反抗联盟的统治，布莱克摩尔就能统领一只忠诚的兽人军队，向他们肆意发号施令。愚蠢，愚蠢的萨尔。有那么一瞬间，布莱克摩尔想起了最后一次毒打萨尔时的情景。或许真的有点过分了。

但他绝不会让自己感到愧疚，对待不听从命令的奴隶就该如此。萨尔现在已经投奔了那些愚蠢、肮脏、卑贱的暴徒。他这是玩火自焚，必定咎由自取。

他的注意力重新回到眼前这个颤抖的信差身上，布莱克摩尔强行挤出一丝微笑。年轻人放松了一点，试探性地回以微笑。用抖动不止的手，布莱克摩尔

抓起一支羽毛笔，蘸了墨水后，开始写信。他撒上细粉吸去多余的墨汁，又静置了一会儿等待墨迹干透。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折成三片塞入信封，滴上热蜡，最后盖上自己的火漆印。

他把信递给了信差，说道："把这个交给你的长官，同时留心自己脖子上的脑袋，小子。"

信差显然对自己的好运感到十分惊异，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快速跑开了，生怕布莱克摩尔改变主意。布莱克摩尔独自一人拎起酒瓶，拔掉塞子，狠狠地灌了几大口。当他把瓶子从唇边拿开时，几滴酒洒了出来，滴在了他黑色的上衣上。他面无表情地用手擦了擦污渍。这就是他雇仆人的原因。

"塔米斯！"他喊道。很快，门开了，他的仆人把脑袋探了进来。

"什么事，大人？"

"把兰斯顿叫来。"他笑着说，"我这儿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他。"

第十六章

萨尔成功地渗透并解放了三个集中营的兽人。打第一次成功之后，人类自然而然地增强了集中营的安保措施。但尽管如此，依然不够，那些“捉”到萨尔的人根本就想不到这个兽人竟会引起这么大的骚乱。

可是在煽动第三次暴动的时候，萨尔被认出来了。在和地狱咆哮和毁灭之锤讨论之后，大家一致觉得潜入的策略不再可取，让萨尔办成囚犯再一次渗透进营地实在风险过大。

“我的朋友，你的勇气可嘉，着实鼓舞了我们所有人。可你不应再继续把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了。”地狱咆哮说道，诡谲的红光在眼睛中跳动，萨尔现在知道那就是恶魔之力的烙印。

“安稳待在后方只会令我坐立不安，看着其他人不顾生死地冲锋陷阵，我办不到。”萨尔回答道。

“我们也不是那个意思，”毁灭之锤接着说，“只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策略实在是太过危险了。”

“人类喜爱道听途说。”萨尔说道，同时想起了自己曾经在训练场训练的时候常常能听到不少传言。那些人类士兵总认为萨尔愚笨无知，不可能理解他们的对话，于是闲聊时总不回避身旁的他。这份侮辱萨尔至今耿耿于怀，但因祸得福，他也因此学到了不少对付人类的心得。“那些还被关着的兽人肯定已经听说过有营地被解放了的消息。即使他们充耳不闻，他们也一定能预感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密谋进行。就算我不能亲自向他们讲授萨满之道，我也可以指望他们从别的渠道获得我们的消息。一旦万事俱备，他们一定能够自己找到通向自由的道路。”

正如萨尔想的那样。全副武装的士兵没能镇压住第四个营地的暴动。当萨尔请求元素之灵的协助时，它们总能如约而至。这让萨尔深深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正确而正义的，不然元素们一定会拒绝他的请求。由于防事加固，围墙变得越来越难摧毁了，与卫兵的战斗都是苦战，许多毁灭之锤的精锐战士因此牺牲。不过，被囚禁的兽人们都非常渴望着自由，当高墙被毁灭之锤和他的战士们打出缺口后，兽人们争先恐后地奔逃出去。

一支崭新的部落每天都在壮大。这个时节食物丰富，狩猎没什么困难，投奔毁灭之锤麾下的兽人们都没有饿肚子。当听到一小队兽人擅自袭击了一个偏远的村镇时，萨尔怒发冲冠，尤其是得知他们杀害了许多手无寸铁的无辜人类。

他查清了暴行的始作俑者，趁着夜色闯入了那小队兽人的驻地，将惊吓过度的倒霉蛋高高拽起，又狠狠地扔向地面。

“我们不是来屠杀人类的！”萨尔怒吼起来，“我们是来解放受困的同胞的，我们的敌人是手持刀剑的士兵，绝不是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

倒在地上的兽人张口欲辩，萨尔反手就是一巴掌，毫不留情。那个兽人脸被打得偏向一边，嘴角渗出鲜血。

“森林里到处都是鹿和野兔！所有人都可以自给自足！决不能为了自私的欢愉，就去伤害那些对我们毫无威胁的村民。我让你去哪儿你才能去，我让你打谁你才能打，倘若还有人敢碰无辜的村民一根指头，我绝饶不了他。听懂了吗？”

那个兽人连忙点头。所有围着火堆的兽人都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萨尔，无不慌张地连连点头。

萨尔语气缓和了一点，说：“只有那被毫无仁爱之心的邪恶术士统治的旧部落，才会干出这样的行径。其下场就是我们成了阶下囚，被恶魔之力掏空了心智，精神空虚萎靡不振。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曾经误入的歧途差点儿毁了我们。无须怀疑，我们终有一天能得到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需要我们彻底解放自我，而解放自我绝非就是允许你们肆意屠杀人类。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了。我们现在是高贵的战士，不是凶残的杀手。杀害儿童毫无荣誉可言。”

说完，萨尔转身离开，兽人们由于惊愕陷入了死寂的沉默。这时他听到有人在黑暗中发笑，萨尔扭过头，看见了毁灭之锤。“你想走的这条路毫不轻松，”伟大的酋长开口说道，“他们骨子里都渴望着杀戮。”

“我不相信，”萨尔说道，“我深信我们兽人原本是高贵的战士，不过是受了腐化才变成的杀手。那些恶魔和背叛人民的败类，把我们当作了傀儡，肆意操纵我们。”

“简直……是在刀尖上起舞。”地狱咆哮说话了，声音虚弱无力，萨尔差点儿没听出来。“曾经确实如此。他们给予的力量……就像甜美的蜜糖，就像多汁的鲜肉。萨尔，你很幸运，没有喝过那口井里的东西。突然间没有了它，几乎……痛不欲生。”他的身体不住地颤抖。

萨尔把一只手搭在地狱咆哮的肩膀上。“都过去了，你挺过来了，我勇敢的兄弟。”他安慰地说道，“与你的勇气相比，我的不值一提。”

地狱咆哮的眼眸在黑暗中烁烁发光，透过那凶狠的红光，萨尔看到了一丝宽慰的笑意。

距黎明破晓还有几个小时，由毁灭之锤、地狱咆哮和萨尔统领的新部落已将第五所集中营团团围住。

先头部队回来了。“营地的卫兵们都十分警觉，”他们汇报说，“围墙上增加了一倍的兵力。他们还点燃了许多篝火，使得他们能轻易地在夜里看清我们。”

“而且今晚是满月。”毁灭之锤有些担忧地说，瞥了一眼空中两个分别散发着银光和蓝光的天体。“白女士和蓝孩子此刻并不是我们的盟友。”

“我们没时间等两个星期了，”地狱咆哮说，“部落需要一场战斗振奋精神，况且趁着营地的兄弟们还能抵抗住那邪恶的颓废诅咒，我们必须尽快攻破围墙解救他们。”

尽管仍带着忧虑，毁灭之锤还是点了点头。他问侦查兵道：“有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们已经预料到会有袭击？”在过去的几天中，萨尔觉得他们的好运气要用完了。他们的行动十分谨慎，随机选取营地作为攻击的目标，使得人类根本猜不透他们的作战规律，也就没办法做出有效的防御。但是萨尔了解布莱克摩尔的狡猾，深知迟早有一天一场正面的较量不可避免。

最终要和布莱克摩尔正面交锋，萨尔清楚那只会是两败俱伤的结果。愿上天保佑，他由衷地希望今晚不是那了结宿命的一晚。

前去侦察的兽人们纷纷摇头。

“那我们就给他们来一场突袭。”毁灭之锤果断地说。绿色的洪水汹涌地从山头倾泻而下，势不可当地朝营地扑去，打破了死寂一般的夜。

当兽人们快要冲到营地时，木质的大门突然被拉起，数十个身披铠甲跨着战马的人类士兵不容分说地冲了出来。萨尔看到了一面印着黑色猎鹰的金红色军旗，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地狱咆哮的怒吼响彻了天际，那吼声完全吞没了人类士兵的高声呼喊和战马急促的马蹄声。新部落宛若脱胎换骨，丝毫不畏惧敌人的强大，甚至如饥似渴地发起了挑战。

萨尔高扬起头，也爆发出了一声战吼。双方打成一团，彼此难分难解，使得萨尔无法召唤闪电或地震，以免误伤战友，但他依旧可以借来其他的元素之力助战。尽管冲锋陷阵亲手杀敌的渴望一直在胸中翻腾，但萨尔按捺住了急躁。来得及，自己必须尽自己所能，让胜利的天平向兽人倾斜才行。

他闭上了眼睛，把双脚深深地插进草地里，心无杂念地想与野性之灵沟通。很快，他脑中的视界里出现了一匹身形巨大的白色骏马，那便是万马之灵，萨尔俯身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人类正在利用您的孩子们屠杀我们。您的孩子们也一样被置于了险境。如果让马儿抛弃它们的主人，它们就能避免遭受到伤害，而获得自由。您能让它们这么做吗？

巨大的白马沉思许久。那些孩子生来就为了战斗，它们并不畏惧刀剑长矛。

但是它们无须在今日白白牺牲。我们只想解救自己的同胞，并非至死相杀，它们不值得因这场混战而死去。

大白马又一次深思起来，认真考虑着萨尔的话。最后，健壮而雪白的马头欣然同意地点了点。

突然之间，整个战场陷入一片混乱。原先安分的马儿不知为何，不是发狂地上蹿下跳，就是扭头肆意地狂奔起来，毫不理会骑在它们背上的人类士兵的尖叫和惊慌。有些士兵试图抱住马脖子不让自己摔下去，但以求都是徒劳。

现在该向大地之灵祈求了。萨尔想象着无数条巨大的根须从泥土中钻出，将营地死死缠住。庇佑着我们的大树啊……可否应答我的请求？

可以，一个声音回荡在脑海。萨尔睁开双眼，紧张地看着。尽管他的夜视能力超群，想要看清眼前发生的一切仍十分困哪，不过依稀能辨。

粗壮的根须钻破墙外坚实的土层拔地而起，纷纷将刚摔落下马的士兵牢牢捆住，他们的处境与被网绳困住的兽人没什么两样。由于听从了萨尔的命令，兽人战士们放过了那些失去战斗能力的卫兵。此刻对他们而言，冲进营地深处，搜寻自己的同胞们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又有一波步兵冲了出来。树之灵没有再继续伸展它们的根须；它们已经尽力了。尽管有一些失落，但萨尔仍十分感谢它们，同时快速地思考着接下来一步该做什么。

他觉得自己已经把作为萨满能做的事都做完了，是时候亲身浴血奋战了。他从怀里抽出一把巨剑，那是地狱咆哮送给他的礼物。萨尔握着剑飞奔地冲向

敌人，帮助战友杀敌，加入到了血腥的厮杀中。

卡拉姆·兰斯顿领主正在经历着人生中最恐惧的时刻。

最后一次兽人战争发生的时候，兰斯顿还很年轻，因此没有机会参加。对于自己的偶像布莱克摩尔说的每一个字，他都深信不疑。布莱克摩尔跟他说，与兽人战斗简单得就像一场狩猎，与在敦霍尔德周围的森林里游猎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会更激烈一点。但布莱克摩尔没提及的是，那不绝于耳的撕心裂肺的尖叫与哀号，那混杂了血腥、尿液、粪便和兽人体味的恶臭，那频频在眼前变换的惨烈场景。不对，和兽人战斗应该只是令人欢愉的游戏，结束之后就会有沐浴、美酒和心爱的女人相伴。

他们本想打绿色怪物们一个措手不及，早已严阵以待多时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那些训练有素的马会突然抛弃它们的主人逃之夭夭？到底是什么巫术让树根从地底冒出来捆住那些刚丢了坐骑的倒霉蛋？这些恐怖的白狼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们总能准确地知道该攻击谁？

兰斯顿百思不得其解。表面上兰斯顿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可当恐怖的根须拔地而起时，他的任何命令就都已经不起作用了。现在剩下的只有彻底的恐惧，刀戎相向的鲜血四溅，以及士兵垂死挣扎的高声惨叫。

他已经认不清自己在攻击谁了。四周一片漆黑，他盲目地挥着剑，一边带着哭腔尖叫一边疯狂地攻击周围的人。有几次兰斯顿感到自己的剑刺穿了某人的肉体，但大多时候砍到的仅仅只是空气。他完全被恐惧支配了，仅存一点的理智对自己还能不停地挥剑感到十分惊讶。

突然，他举着的盾牌被狠狠地撞了一下，手臂承受了剧烈的冲击，浑身酥麻。无意间，他抬头看向眼前这个高大强壮的怪物。当兰斯顿的眼睛与兽人四目相对时，他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萨尔！”他喊出了声。

兽人也睁大双眼认出了他，随即目露凶光。兰斯顿只见一个绿色的大拳头奔自己的面门而来，然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萨尔毫不关心兰斯顿手下士兵的生死，他们阻碍了他解放受囚禁的兽人同胞。这是场光明正大的较量，如果他们死了，那不过是他们的宿命。但是兰斯顿，萨尔不希望让他死。

他仍记得布莱克摩尔的这个小跟屁虫。兰斯顿话不多，总是带着一副谄媚的表情仰头看着布莱克摩尔，而在萨尔面前却摆出一张厌恶藐视的脸。但萨尔知道，这个懦弱可怜的男人与自己的死敌走得近胜过其他任何人。所以，尽管他该死，萨尔还是打算把他从混战中救出来。

他把昏迷不醒的兰斯顿扛在肩上，转身从一片乱战之中厮杀出重围，急匆匆地一头钻进了森林里。随后，萨尔找了一棵老橡树，把兰斯顿直接扔在了树下，就好像扛着的是一袋马铃薯。他解下自己的肩带，把这个昏迷的人的双手绑住。直到我回来，请看住他，他对老树说道。话音刚落，粗壮的根须就缓缓抬起，结结实实地把兰斯顿缠绕在了里面。

一切办妥，萨尔赶忙转身飞奔着重返战场。在往常，解放兽人的战役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但这一次却异常艰难。当萨尔重新与战友肩并肩时，战斗远未结束，而且似乎永无止境。被关押的兽人们不顾一切争先恐后地奔向自由。萨尔从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进入到营地中开始搜索。他发现了几个仍然蜷缩在角落里的兽人。他们看到他时瑟瑟发抖，之前的战斗令萨尔热血沸腾，因此他很难控制自己不对他们大嚷大叫。尽管如此，萨尔还是想方设法地诱哄他们跟随自己，把他们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以拥抱自由，成为骁勇的战士。

终于，当他确认所有营地里的兽人都逃脱了之后，他返回到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萨尔环顾四周。只见地狱咆哮尽情释放着体内的恶魔之力，忘乎所以地战斗着。可是毁灭之锤哪儿去了呢？通常在这个时候，德高望重的大酋长应该已经高呼着撤退的命令才对，以便让兽人们保存体力、休养疗伤，为下一次战斗养精蓄锐。

这是一场惨烈的厮杀，许多身披铠甲的兄弟姐妹们倒在了血泊中，有的已然气绝，有的奄奄一息。萨尔动用起作为副指挥的权力，奋力地高声命令道："撤退！撤退！"

许多兽人被嗜血夺去了理智，对他的命令充耳不闻。萨尔不得不冲到一个个战士跟前，挡住发狂的攻击，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喊，尽管兽人们厌恶撤离，但此刻却至关重要，一旦恋战性命难保。"撤退！撤退！"

萨尔嘶喊最终惊醒了沉迷于战欲的兽人战士们，当砍出最后几下后，兽人们纷纷自觉地返身退出了人类营地的边界。多名人类骑士，货真价实的骑士，在身后穷追不舍。萨尔在阵线外等着，不住地喊："走，快走！"兽人们远比人类高大强壮，动作也更加迅捷。当最后一个兽人战士翻上山头获得自由后，萨尔转过身面对着营地，把双脚踩进混杂了鲜血和硬土块的污秽刺鼻的泥滩里，向大地之灵发出最终的呼唤。

大地如约做出了应答。集中营所处的地面开始颤抖，震感从正中心四散开去。在萨尔眼前，地面开裂起伏，环绕营地的厚实围墙顷刻间崩碎成石块。尖叫声折磨着萨尔的耳朵，那些既不是战吼也不是咒骂，而是纯粹因恐惧而发出的惨叫。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愧疚，萨尔强迫自己硬起心肠。这些骑士听命于布莱克摩尔，他们一心只想杀光兽人，那些没杀死的也会被他们囚禁起来，他们

追捕萨尔为的是重新让他成为奴隶。他们选择了服从这样的命令，所以，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大地已然扭曲变形，尖声的惨叫被建筑物轰鸣的倒塌声完全掩盖。转瞬之间，破坏停止了，这恐怖的噪音也随之戛然而止。

萨尔站在原地，注视着瓦砾遍地的废墟，这曾经是一座囚禁着他同胞的集中营。一个微弱的哀号声从碎石底下传来，但萨尔冷漠地不予理会。他的族人也受伤了，也在呻吟，他现在要去照顾他们。

萨尔闭眼片刻，向大地之灵表达了自己的感激，然后转身向约定集合的地点急促地跑去。

战斗结束之后总是一片混乱，萨尔发现今日更甚于往常。当他爬上了陡峭的山地，看到地狱咆哮正焦急地寻找他。

“毁灭之锤要见你，”地狱咆哮粗声粗气地说，“你最好快一点。”

萨尔心跳得飞快。毁灭之锤不会的。他绝不可能遇到危险……萨尔跟随着地狱咆哮，从拥挤围观的人群中扒开一条道，只见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半倚着树根躺在地上。

萨尔惊恐得倒吸一口气。一支足有两英尺长的断矛深深地插进了毁灭之锤宽阔的背部，萨尔被自己看到的一切惊得呆住了。两名毁灭之锤的贴身护卫正在试图取下他的圆形胸甲。现在萨尔能清楚地看到，长矛已经刺穿了垫在厚重板甲里面的软铠甲，尖锐的矛头被殷红的鲜血彻底浸染，发出幽暗的粼光。毁灭之锤被击中的这一下力道极重，长矛贯穿了身体不说，连黑色的板甲也被完全刺穿，胸甲近乎凹陷变形。

德雷克塔尔跪立在毁灭之锤身旁，抬起失明的双眼望向萨尔。他轻轻地摇了摇头，然后站起身退到了一旁。

血液涌上萨尔的双耳，朦胧恍惚之间他听到这位伟大的战士在呼唤着他的名字。萨尔从惊愕中回过神，手足无措地在毁灭之锤身边跪了下来。

“一个懦夫干的。”毁灭之锤带着怒意地说。鲜血从他的嘴角缓缓流出。“他从身后袭击了我。”

“酋长。”萨尔十分悲痛地说，毁灭之锤摆了摆手打断了他。

“我需要你的帮助，萨尔。两件事。你必须继续我们的事业。我曾经领导过部落。命运之神不愿让我再领导一次了。”他神情痛苦，不住地抽搐，继续

说道，“你现在是大酋长了，萨尔，杜隆坦之子。你将穿起我的铠甲，举起我的战锤。”

毁灭之锤把手伸向萨尔，萨尔则将那只仍戴着盔甲血迹斑驳的手紧紧握住。“你知道该做什么。他们现在都指望你了。我找不到……比你更好的继承人了。你的父亲一定会感到骄傲……帮我……”

用颤抖不止的双手，萨尔协助两名年轻的兽人一块一块地取下毁灭之锤身上的板甲，这身盔甲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从未离过身。但是长矛依然插在奥格瑞姆的背上，使得剩余的盔甲根本没法拿下来。

“第二件事……”毁灭之锤痛苦地呻吟着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位行将就木的英雄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兽人。“死在一个懦夫的偷袭之下，实在令我羞愧。”他继续说，“我不愿意在身体还插着这卑劣矛头的时候死去。”说罢，他举起一只手伸向长矛。手指虚弱无力，支撑不住垂了下来。“我一直试着把它从我身体里拔出来，可是我已经没力气了……快，萨尔。帮我把它拔掉。”

萨尔感觉自己的胸口像是被一只大手死死按住，沉重得喘不上气。他点了点头。萨尔深知，把长矛从毁灭之锤的身体里拔出来，一定会给自己的朋友兼导师带来撕心裂肺的疼痛，他强行硬起心肠，用戴着腕甲的双手握住了尖锐的矛。

毁灭之锤大吼一声，愤怒与痛苦双双如潮水般迸裂而出。“拔出来！”他吼道。

萨尔紧闭双眼，猛地一使劲。杆身被向前抽出了几英寸，鲜血淋漓。毁灭之锤凄苦的惨叫令萨尔心碎。

“再来！”这位强大的战士毫无畏惧地吼道。萨尔深吸一口气，全力一拔，心里暗暗祈祷着这次可以一气呵成。当长矛全部被抽出时，突然的失力让萨尔反应不及，向后打了个踉跄。

毁灭之锤的腹部上现出一个致命的伤口，黑红的鲜血不住地从中流出。地狱咆哮站在萨尔身旁，轻声对他耳语：“我看见了。在你施展神力让战马甩掉它们的主人之前。他一个人面对着八个骑在马上的家伙。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勇敢的行为。”

萨尔默默地点点头，然后重新跪在毁灭之锤身边。“伟大的领袖，”萨尔轻声低语，以便只有毁灭之锤能听见，“我恐怕自己没有资格穿上你的盔甲，也没有实力拿起你的战锤。”

“没有人生来杰出。”毁灭之锤说，声音温和亲切。“你将带领他们……走向胜利……带领他们……获得和平……”

沉重的眼皮最终缓缓合上了，毁灭之锤的身体失去支撑向萨尔倒去，萨尔急忙抱住了他，紧紧地将他搂在怀里，良久。萨尔感到一只手拍在自己的肩膀上，是德雷克塔尔站在了他身旁，搀住他的手臂将他扶了起来。

“他们都看在了眼里，”德雷克塔尔非常轻声地对萨尔说道，“军中不可一日无将。你必须现在就穿上这身盔甲，向他们宣告你是新的酋长。”

“长官，”一个兽人听到德雷克塔尔的话后，忍不住说道，“这副盔甲的……”他咽了口唾沫。“胸甲已经被刺穿了——我们得把它换掉。”

“不，”萨尔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会换掉它。在下次战斗之前，你们给我把它修好，我会戴上这块胸甲参战。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为了兽人的自由，牺牲了自己，我们不可忘却他的荣耀。”

萨尔站在原地，让兽人们为他穿上盔甲，尽管心中悲痛欲绝，但神情依然坚毅镇定。周围的人群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敬畏之心溢于言表。德雷克塔尔说得没有错；必须这么做。萨尔弯下腰，捡起了巨大的战锤，高高举过头顶。

“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在此授予我大酋长之名。”他高呼道，“这并非我所愿，但我别无选择。我被任命为之，我也将遵从遗志。我将为我们的人民谋求自由，你们谁愿意跟随我？”

瞬间，兽人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那是哀伤，是悲痛，是对他们伟大领袖逝去的缅怀。同时，那更是对未来执着追求的决心。萨尔站立在激动的人群中间，高举着奥格瑞姆的传奇战锤，在他心中，他笃信不疑，无论成功的希望有多渺茫，胜利终将属于他们。

第十七章

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愤怒，萨尔回到了安置兰斯顿的地方，只见这个可怜人正拼命与缠绕在身上的根须搏斗，绝望地想坐起身来。

当看到穿着一身传奇黑铠甲的萨尔径直向自己走来，兰斯顿不由得畏缩成一团，眼睛大睁，充满着恐惧。

“我本可以杀了你。”萨尔阴沉地说。毁灭之锤刚刚死在自己怀里的画面依然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

兰斯顿舔了舔红润丰满的嘴唇。“求您仁慈饶命，萨尔大人。”他一个劲地哀求道。

萨尔单膝跪地，把脸凑近兰斯顿。“那你又什么时候对我有过仁慈？”萨尔冲他吼道。兰斯顿的声音一下子变小了。“你什么时候帮我说过话，‘布莱克摩尔，你已经把他打得够惨的了’，又或是‘布莱克摩尔，他已经尽力了’？什么时候这些话有从你嘴里说出来过？”

“我曾经是想这么说的……”兰斯顿忐忑地回答道。

“现在你该为自己当初没有说感到后悔。”萨尔说罢，站起身来，居高临下看着这个俘虏。“如果说你一次也没有想帮我，我也是不会信的。让我们免去这些客套话吧。你的小命对我还有点用——暂时的。如果你能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我就放了你和那些被我们抓住的人，让你们可以继续安心地做你们主人的走狗。”兰斯顿的眼中满是疑虑。“我决不食言。”萨尔强调道。

“一个兽人的话凭什么值得相信？”兰斯顿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为什么不能？就凭你那条可怜的小命，兰斯顿。当然我也同意你说的，除此以外毫不可信。那么，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要进攻哪座营地的？是不是你们在我们当中安插了间谍？”

兰斯顿看起来像一个生气的孩子，拒绝回答萨尔的问题。萨尔稍微动了动念头，兰斯顿身上的树根瞬间缠得更紧了。他喘着粗气，惊恐地抬头看着萨尔。

“没错，”萨尔开口说，“这些树也听从我的命令，所有的元素都是如此。”萨尔无须让兰斯顿知道萨满与元素之间索求与回报的微妙关系，只要让他相信萨尔能操控一切即可。“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间谍。”兰斯顿挤出声音说道。胸前的树根紧紧地压迫着他，使得说话时呼吸困难。萨尔随即让根须松开了一些。“布莱克摩尔在所有的集中营都增派了一组骑兵。”

“就是说，无论进攻哪里，我们都会遭遇他的部队。”兰斯顿点点头。“这样利用资源可算不得明智之举，不过这一次的确奏效了。你还知道什么？布莱克摩尔是不是正打算把我抓回去？他现在有多少军队？或者说，你希望我用树根勒住你的喉咙？”

话音未落，一支细长的树根轻轻地挠着兰斯顿的脖子。如同玻璃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兰斯顿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眼泪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甚至哭了起来。萨尔感到一阵厌恶，但还是极为认真地听着兰斯顿说出的每一个字。这个可怜的人不假思索地全盘托出，包括人数、日期、计划，甚至还透露给萨尔，说布莱克摩尔因为酗酒已经开始变得有些糊涂了。

“他做梦都希望你能回去，萨尔。”兰斯顿抽抽搭搭地说，用哭得发红的眼睛抬头看着萨尔，“你是一切的关键。”

本能的一惊后，萨尔立刻命令道：“给我解释清楚。”当束缚身体的根须纷纷脱落时，兰斯顿突然十分振奋，恨不得把所有自己知道的都说出来。

“所有这一切的关键。”他又重复了一遍，“他当初发现你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怎么利用你。首先把你培养成一名角斗士，但绝不仅限于此。”他用手擦了擦湿润的脸颊，尽可能地找回一些尊严。“难道你没想过为什么他会教你认字？为什么他送你地图，为什么陪你玩老鹰捉小鸡，还传授给你作战策略？”

萨尔只点点头，心情紧张，等着兰斯顿说出答案。

“这是因为他最终想让你统领一支军队。一支兽人军队。”

愤怒涌上萨尔心头。“你在撒谎。怎么可能布莱克摩尔会让我去领导他的死敌？”

“但是他们——你——本不应该成为他的死敌，”兰斯顿继续说，“理论上，你将率领这支兽人大军对抗联盟。”

萨尔吃惊得合不拢嘴，根本无法相信自己刚刚所听到的。他深知布莱克摩尔是一个残忍阴险的浑蛋，可现在……布莱克摩尔的背叛行径令人发指，完全

超乎了萨尔的想象！这无疑是个谎言。但是兰斯顿一脸诚挚，不像是撒谎的样子。当萨尔渐渐冷静之后，转念一想，顿时觉得兰斯顿的话很有道理。

“无论从哪方面说，你都是最优秀的。”兰斯顿接着说道，“你本具有兽人的力量和体格，甚至是嗜血的本性，再加上从人类身上学到的知识、计谋和智慧。在你的指挥下，兽人军队将所向披靡。”

“那么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就不再是一个小小的中将了，而会成为……什么呢？国王？绝对的君主？无上的王者？”

兰斯顿夸张地点了点头。“你根本想象不出，当你逃跑以后，他变成了一副什么样子。对我们来说，那可真是一段艰苦的日子。”

“艰苦？”萨尔咆哮起来，“我整日遭受拳打脚踢，以至于我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每天上了角斗场，我都在与死神较量。我和我的族人们被迫要为自己的生死拼命战斗，为了获得自由而战斗。那，兰斯顿，才叫艰苦。别以为你知道了一点皮毛，就可以在我面前恬不知耻地抱怨什么艰苦什么困难。”

兰斯顿低下头沉默不语，而萨尔则认真思考着刚刚得知的一切。真是一个铤而走险的计划，不过话说回来，不管布莱克摩尔身上有多少缺点，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敢拼敢闯的人。萨尔多多少少了解一点关于布莱克摩尔父亲的耻辱往事。艾德拉斯一直想方设法地洗白自己的姓氏，不过似乎不只是一个污名这么简单。某种污秽的东西已经侵入骨髓——甚至心都腐烂了。

如果布莱克摩尔最终是想得到萨尔的绝对忠诚，那为什么他不对萨尔好一点呢？数年来他从未回忆过过去，此刻，那些熟悉的场景一遍遍地浮现在脑海里：玩老鹰捉小鸡游戏时，布莱克摩尔开怀大笑的脸庞；一场出色战斗之后，从厨房里送来的一盘甜点；在萨尔解决一个棘手的策略问题后，拍在自己肩膀上的一只深情的手。

萨尔心中，对布莱克摩尔的感情是那样地复杂：惧怕，仰慕，憎恨，蔑视。平生第一次，萨尔由衷地同情起了布莱克摩尔。起先他怎么也猜不透，为什么布莱克摩尔有时会表现得宽容开朗，声音清晰而洪亮，但有时又突然变得野蛮无理，声音含糊其辞，无缘由地大吼大嚷。现在他全明白了：布莱克摩尔是一个被命运玩弄于股掌的人，如同在鹰爪之下无法逃脱的兔子。他生来背负着叛徒的罪名，内心又时刻挣扎着想摆脱，使得人格分裂成了两半，他既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事奇才，又是一个懦弱恶毒的阴险小人。布莱克摩尔很可能在用自以为正确的方式对待着萨尔。

萨尔的愤怒已消。他为布莱克摩尔的遭遇感到深深的遗憾，但这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他依然要去解放那些集中营，重新唤醒兽人们心中沉睡着的力量。布莱克摩尔是一个障碍，因此必须被清除。

萨尔重新低头看向兰斯顿，兰斯顿感到气氛缓和了许多，强行挤出了一个微笑，但看上去更像是痛苦的表情。

“我说话算话。”萨尔说道，“你和你的人现在可以离开了。现在就走，马上。没有马，没有武器，更不会给你们食物。我会派人不知不觉地监视着你；假若你胆敢叫来伏兵偷袭我们，或是发动别的什么攻击，你就死定了。听明白了吗？”

兰斯顿连忙点头。萨尔急促地抬了一下下巴，示意他可以离开了。无须更多的催促，兰斯顿急忙忙连滚带爬地跑掉了。萨尔注视着他和其他被缴械了的士兵一同逃进了黑暗之中。萨尔抬起头，看到树梢上一只猫头鹰正用大眼睛温柔地俯视着自己，轻声地叫唤着，请跟着他们，我的朋友。一旦他们有可疑的行动，就回来向我汇报。

随着一声振翅，猫头鹰从树枝上一跃而起，径直地追向了刚刚逃走的人群。萨尔重重地叹了口气。他感到支撑自己熬过这血腥漫漫长夜的力量正在消散，他才发现自己身受了伤，此刻已是万分疲惫。不过，治疗和休息可以晚些时候再做。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等待他去完成。

收集和准备战友们的尸体花去了夜晚的最后一点时间，当黑色的烟柱盘旋着升上蓝天时，天光微亮已是清晨。萨尔与德雷克塔尔一起请求火焰之灵让焚火烧得剧烈一些，尸体顷刻间化为灰烬，而那些灰烬则被风之灵吹撒到了远方。

最大且最华丽的一座柴堆是为最尊贵的战士准备的。萨尔、地狱咆哮和另外两名兽人，托举着毁灭之锤粗壮的尸体，郑重地放在了柴堆上。德雷克塔尔怀着无比的敬意，一边把油膏涂在毁灭之锤近乎赤裸的身躯上，一边呢喃着萨尔听不清的低语。一股甜甜的香气从毁灭之锤的身上飘散出来。德雷克塔尔授意萨尔帮助自己，两人一同将尸体摆出一个反抗者的姿势。死者的手指被并拢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握住了一把断剑。在毁灭之锤的脚边还躺着其他在战斗中丧生的勇敢的战士——那些英勇忠诚却没能躲过人类刀剑的白狼们。一只被放在毁灭之锤脚上，另外两只躺在旁边。而在胸膛处，这个象征着荣誉的位置，躺着的是勇猛无畏毛色灰白的慧耳。德雷克塔尔轻轻地拍了拍老朋友最后一下，然后与萨尔一起转身退去。

萨尔本以为这时让德雷克塔尔讲话更符合礼节，但身后的地狱咆哮却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兽人们一言不发地聚集在前任大酋长的尸体旁，怀着一丝不安，萨尔冲着大家开口说道：

“我和我的族人们共处的时间还不长，”萨尔说，“我不知道当人离世之后应当以怎样的传统面对。但我知道的是：毁灭之锤是以一个兽人所能拥有的最勇敢的方式死去的。他一生殊死战斗，希望解放所有受囚禁的同胞。无疑，

他会在天上继续守护着我们，而我们要像生前传颂他的光辉那样将他的离去深埋在心中，永远缅怀着他所拥有的无上荣耀。”萨尔端详着这位死去的伟大兽人的脸庞。“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你是我父亲的挚友，我心中最敬仰的人。愿你一路走好，愿你的灵魂得到安息。”

随后，萨尔闭上了眼睛，祈求火焰之灵带走这位英雄。顷刻间，烈火熊熊燃起，直冲天际的滚滚火焰令萨尔暗暗吃惊。尸体转眼便被火海吞噬，曾经装盛着毁灭之锤炽热灵魂的躯壳就这样化为了灰烬，消失在了天际。

但是，毁灭之锤不惜生命拼搏而来的一切，将永远被人民铭记在心。

萨尔仰起头，爆发出一声深沉的怒吼。一个接一个，兽人们纷纷向天长吼，声音中带着痛苦与愤恨。倘若先祖之魂真的在注视着他们，一定也会为这缅怀毁灭之锤的悲痛哀号所动容。

葬礼结束后，萨尔落寞地在德雷克塔尔和地狱咆哮身旁坐下。地狱咆哮浑身是伤，但他与萨尔一样，毫无抱怨，坚强地忍耐着。尽管德雷克塔尔拥有出色一流的治疗能力，但他却被严令禁止靠近前线。万一萨尔遭遇不测，德雷克塔尔是他们中唯一仅存的萨满，绝不能过度冒险失去这宝贵的资源。不过，德雷克塔尔并没有苍老到为这禁令烦恼的地步。

“我们接下来进攻哪一个营地，大酋长？”地狱咆哮充满敬意地问道。听到这个称谓，萨尔不由得一愣。他还没能彻底接受毁灭之锤已经离世的事实，现在的萨尔不得不扛起领导成百上千兽人的大旗。

“不攻打集中营了。”萨尔回答说，“我们现在的兵力暂时足够了。”

德雷克塔尔皱眉提出了异议。“他们正遭受着冤狱之苦。”他说道。

“的确是，”萨尔没有反驳，“但是我有一个能一口气解放所有兽人的计划。杀死一头怪物，必须砍下它的脑袋，光斩断手脚是没用的。到了给缔造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致命一击的时候了。”

萨尔的眼睛在火光之下熠熠生辉。“我们要踏平敦霍尔德。”

第二天早上，萨尔面向战士们宣布了自己的计划，人群立刻响起赞成的呼声。他们准备好了，蓄势待发以反抗强权。在萨尔和德雷克塔尔的请求下，元素们时刻可以给予他们援助。昨夜的战斗令兽人们如获新生：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倒在了战场上，甚至其中一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士，但是杀敌无数，尸横遍野的营地废墟更是记录着敌人一败涂地的丑态。盘旋嘶鸣的乌鸦们正心怀感激地享受着这饕餮盛宴。

兽人们将经历数日的行军，但食物充足，士气高昂。待太阳高悬天空之时，在新领袖萨尔的率领下，这支崭新的部落军队浩浩荡荡地向敦霍尔德直奔而去。

“我自然是半个字都没漏给他。”兰斯顿说道，啜饮着布莱克摩尔的美酒。“他抓住了我，还折磨我。但我跟您说，我始终守口如瓶。最后，出于对我的敬佩，他把我和我的手下都放了。”

布莱克摩尔打心眼里怀疑这些话，但什么也没说。“告诉我他都干了些什么。”他命令道。

得到主子的认同令兰斯顿异常兴奋，他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怎么被根须捆住了身体，闪电如何临空降下，训练有素的马儿怎样弃骑手们而去，还有那吞噬一切的山崩地裂如何将营地化为一片瓦砾。如果布莱克摩尔事先没有从其他逃回来的士兵嘴里听过相似的汇报，那他肯定会认为兰斯顿一定是让酒精灌坏了脑子。

“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布莱克摩尔沉思着，又灌下一口酒，“必须抓住萨尔。你见过他现在的样子了，以及他和那帮无精打采失魂落魄的可怜绿皮怪物们混在一起胡作非为。”

每当想到自己差一点就能操控这支所向披靡的新生兽人部队，布莱克摩尔胸中就隐隐作痛。随之浮现的是塔蕾莎的脸庞，还有她与那奴隶之间的信。每想到这儿，一股莫名的痛楚夹杂着愤怒便扎在心头。他总假装无事发生，从来没让她察觉自己已经发现了那些信件。他甚至对兰斯顿都没有说过，现在他暗暗庆幸自己做了这个明智的决定。布莱克摩尔深信兰斯顿可能已经把自己知道的都向萨尔坦白了，那么就有必要变更计划了。

“我认为恐怕没有人在面对兽人的折磨时能像你这般忠心耿耿了，我的朋友。”布莱克摩尔说道，尽力掩饰自己声音中的讽刺，但没能成功。幸运的是，兰斯顿眼里只有美酒，根本没有在意。“我们必须假设兽人们已经得知了所有关于我们的事，并以此行动。我们应该模仿萨尔的思考。他下一步会怎么做？他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

究竟我该用个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让他重新回到我手里呢？

尽管他率领着近两千人的军队，而且敌人不可能毫无察觉，但萨尔还是尽可能地隐藏着部落行军时的留下踪迹。他请求大地清除他们的脚印，请求狂风反向吹走他们的气味，以免惊扰到林中的野兽。虽然都十分琐碎，但细节决定成败。

他决定在敦霍尔德南面几里的地方扎下营来，藏在一片原始茂密隔绝人烟的森林里。萨尔打算跟随着一小队侦察兵深入到城堡郊外的一片树林中。地狱

咆哮和德雷克塔尔都试图劝他不要过于冒进，但萨尔坚持己见。

“我有一个计划，”他冷静地说道，“可以让我们直达目标，而且能避免所有不必要的流血。”

第十八章

即使是在严冬最寒冷的日子，狂风暴雪令所有想要离开敦霍尔德的人望而生畏，塔蕾莎也会不顾一切地去看一看那棵被闪电劈开的老树。每一次都不忘向黑黢黢的树洞里张望，但里面什么也没有。

虽然被融雪浸透的土地泥泞不堪，一不留神靴子就会陷进泥里，自己的脚还不止一次地从鞋里挣脱出来，春回大地的温暖依然让塔蕾莎欣喜不已。相比于感受那树枝抽芽的新鲜气息、穿透阴霾洒下的明亮阳光以及点缀着草皮与林地的绚丽植被，一次次地把靴子从泥里拔出来的艰辛似乎也就微不足道了。

萨尔统领着兽人军队的事在敦霍尔德被传得沸沸扬扬。这些添油加醋的流言蜚语令布莱克摩尔日日借酒浇愁。这并非是件坏事。很多时候塔蕾莎来到布莱克摩尔的房间时，总能看到这位敦霍尔德的领主醉倒在地板、椅子或床铺上，鼾声大起，手边滚落着空酒瓶。每当这时候，塔蕾莎·福克斯顿就能长舒一口气，关上门，回到自己的小屋子里安安稳稳地独自睡个好觉。

几天前，年轻气盛的兰斯顿队长回来了，四处宣讲着连一岁小孩都吓不着的荒谬故事。不过……她不是之前在书上读到过兽人们曾经有着远古的神秘力量吗？那是十分久远的那种天道合一的力量。她了解萨尔，知道萨尔聪颖过人，若是他真的学会了这种古老的法术，塔蕾莎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她走到了那棵老树跟前，习惯性地往空树干里不经意地扫了一眼。

突然，她惊愕地大喘了一口气，立刻用手捂住了嘴，心跳得飞快几乎快要昏厥过去。在棕黑色的树洞里，静静地躺着她的项链。她感到一阵头晕，林间和煦的阳光突然间变得无比炫目刺眼。塔蕾莎用颤抖的双手捡起项链，紧紧攥住，又忽然猛地丢在一边。

“我是个笨蛋！”她懊恼地说，然后用稍微镇定一些的手重新拾起项链。

这也许是个圈套。那些人可能已经抓住了萨尔，并从他身上搜出了项链，甚至认出了项链的主人。但是除非萨尔说出他们两人间的约定，否则谁又会知道该把项链放在这里呢？而她深信不疑的是：没人可以从萨尔嘴里抠出半个字来。

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浸湿了塔蕾莎的脸庞。她用右手擦拭着流个不停的眼泪，左手轻轻地握住那月牙形的挂坠。

他就在这儿，在这树林中，很可能就藏在那形如飞龙舞爪的峭壁后面。他希望她的帮助。也许他受了重伤。塔蕾莎左顾右盼确认四下无人，双手盖住项链，迅速地掖进她的裙子里。最好不要让人看见她又找回了自己“丢失”了的项链。

塔蕾莎掉头返回城堡，心情比最后一次见到萨尔时还要喜悦，同时也不由自主地担忧着他的安危。

白昼漫长得令塔蕾莎坐立不安。她对晚餐吃的是鱼感激不尽；她不止一次因为吃了半生不熟的鱼而躺病不起。敦霍尔德的厨子服侍布莱克摩尔已经有二十年了，他被雇用完全是因为他对主子的忠心，而非他的手艺。

布莱克摩尔自然也没有邀请她到大厅来共进晚餐，因为他从未想过把一位仆从的女儿介绍给他那些尊贵的朋友。同床共枕春宵度，怨结连理柔断肠，塔蕾莎不禁想起了这一句古老的诗文。总之，今夜万事顺利。

“你看上去心事重重啊，亲爱的。”当福克斯顿一家坐在小桌旁时，塔米斯关切地问着女儿。“你……还好吧？”

父亲颤抖紧张的声音和母亲惊恐忧虑的眼神几乎快把塔蕾莎逗乐了，他们在担心她是不是怀孕了。这对于她今晚的行动大有帮助。

“非常好，爸爸。”她回答道，温柔地握住了父亲的手。“只是这鱼……你觉得它味道怎么样？”

克兰妮娅用两刺的肉叉戳向自己那份鱼肉，蘸了蘸奶油酱。“对兰杰尔的厨艺而言，这味道已经够好了。”

的确，鱼的味道勉强算得上不错。塔蕾莎又咬了一口鱼，轻嚼几下咽了下去，表情微微变得有些难看，然后一把推开了盘子。正当塔米斯剥橘子皮的时候，塔蕾莎忽然闭上眼睛呜咽起来。

“我很抱歉……”她跑出了客厅，冲向自己的房间，一路发出犯恶心的声音。冲进房间后，她就伏在便壶上一个劲地干呕起来。但她终究没忍住，坏笑了一下；太有趣了，轻松蒙混过关。

身后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亲爱的，是我。”克兰妮娅在门外喊道，随后推开了门。塔蕾莎把空空如也的便壶往身后一藏。“可怜的孩子，你的脸色惨白得就跟牛奶一样。”

这倒不是塔蕾莎装出来的。“能……让爸爸跟主人说一声吗？我不想去……”

克兰妮娅脸涨得通红，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塔蕾莎是布莱克摩尔的情妇，但没人会主动提及。“当然，亲爱的，当然可以。那你今晚和我们待在一起吗？”

“不，”她飞快地回答说，“不了，我很好。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她又抬起手捂住了嘴，克兰妮娅便点了点头。

“依着你，亲爱的。晚安，如果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们。”

母亲在她身后轻轻地关上了门，塔蕾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到安全的时候离开。她的房间隔壁就是厨房，那是晚上城堡里为数不多令人感到安宁的地方。当万籁寂静时，塔蕾莎探身溜出了门。她先是钻进了厨房，把手边能拿得到的食物统统装进布袋。早些时候，她还把自己的一条旧裙子撕成了绷带，想着萨尔也许用得上。

布莱克摩尔早晚的作息都十分规律。如果他在晚餐喝了酒，他也一贯如此，那么在晚餐之后他一定会在房间里尽情地调戏塔蕾莎。这之后，他就会像死猪一样昏睡过去，在太阳升起之前想要叫醒他是几乎不可能的。

先前她已经偷听过大厅里的动静，确认他和往常一样，酒兴至高。没见到她肯定令他今晚的心情非常糟糕，无论如何，他这会儿应该已经睡着了。

塔蕾莎蹑手蹑脚地推开了布莱克摩尔房间的门。她侧身闪进了房间，又把门轻轻地合上了。布莱克摩尔正鼾声大作。尽管自由在即，但出于谨慎，她还是一点一点地挪着脚步。

几个月前，酩酊大醉的布莱克摩尔曾向她炫耀过这个房间的秘密，而事后他完全忘了自己曾说过什么，但塔蕾莎却暗暗记在了心里。她走进那张小桌子，拉开一个小抽屉，她轻轻按了按，抽屉底部的暗板便散开，露出一个小巧的盒子。

塔蕾莎取出盒子里的钥匙，接着把盒子放归原位，小心地关上了抽屉。然后她转身向木床走去。

在床靠着的墙面上，悬挂着一副华丽的挂毯，上面绣着一位高贵的骑士正在与一头守护宝藏的凶恶黑龙进行着殊死搏斗。塔蕾莎把挂毯扯向一边，立刻露出了这个房间真正的秘密所在——一扇暗门。她尽可能轻地插进入钥匙，用力一拧，门被打开了。

一道向下的石梯显露了出来，从房间一直延伸进黑暗之中。密道里习习的凉风迎面吹来，潮湿发霉的气味直冲鼻尖。塔蕾莎艰难地咽了一下唾沫，强迫自己面对恐惧。她不敢点蜡烛，虽然布莱克摩尔睡得很沉，但那样做的话实在太过冒险。万一他被光亮惊醒，发现了她所做的事，肯定躲不过一顿皮鞭的毒打。

想想萨尔，她给自己鼓劲，想想萨尔面对的一切。为了他，塔蕾莎知道自己一定可以战胜对黑暗的恐惧。

她把门从身后关上，自己一下子就被抛进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心中的恐慌有增无减，如同一只被困住的无助小鸟，但她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向前走是不会迷路的，这条路只通向一个地方。她深吸一口气，稳了稳心神，然后毅然地迈开了腿。

塔蕾莎小心翼翼地下着石梯，一次一次地伸出自己的右脚，探寻着下一块台阶的位置。终于，她感觉自己踩到了地面。从这开始，密道呈出一个很缓的坡度向下延伸到远处。她回想起了布莱克摩尔对她说的话。那是为确保领主们的安全而设的，亲爱的，他弯下身对她说，塔蕾莎能闻到他嘴里呼出的酒气。如果我们被困住了，不怕，有一个方法能逃出去，就你和我。

似乎这条隧道永无尽头。塔蕾莎的理智时刻在与恐惧做着斗争。万一这里突然塌陷了怎么办？这么多年过去了，万一它被堵住了怎么办？万一我在这黑暗中绊跤摔断了腿怎么办？

塔蕾莎心怀怒意地把这些令人害怕的想法统统赶出脑海。她睁大着双眼，试图适应这里的黑暗，可惜一丝光亮都没有，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她不住地浑身颤抖。这下面又黑又阴冷……

时间仿佛静止，当感官将近麻木之时，脚下的路开始倾斜向上。塔蕾莎拼命克制着想要奔跑的冲动，如果此时因为失去平衡而跌倒，她绝对不会原谅自己。她试图稳稳地向前走，但脚下的步子却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那是幻觉吗，那远处的黑暗竟然露出了一丝亮光？不，不是幻觉。在她的斜上方确确实实有光射进来。她慢慢地靠近那束光。突然，她的脚绊到了什么东西，整个人倏然向前倒去，弄伤了膝盖也擦破了手掌。这块石头比其他的都高一截……台阶！她伸出一只手扶住石梯，一步一步缓慢地向上爬，直至在黑暗中不住摸索的手指触碰到一块木板。

是一扇门。她终于抵达了出口。但一个可怕的想法随即袭上心头：如果这扇门从外面锁住了怎么办？难道不会吗？如果有人能从这条密道逃离敦霍尔德，那么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也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潜入城堡。因此这扇门肯定打不开，不是被上了锁，就是被拴住了……

但是并没有。她顶着门，用尽全身的力气向前推。陈旧的铰链发出尖锐的响声，木门终究还是摇摇晃晃地被推了起来，最后紧随着一声巨响倒向了另一边。塔蕾莎吓得跳了起来。月光照进了她的眼睛，四周恍如白昼。当她把脑袋从正方形的小出口探出来之后，她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并极力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的。

塔蕾莎闻到了熟悉的气味，弥漫着马匹、皮革还有干草的味道。她发现这是一间小马棚。她从密道里爬了出来，用温柔的嗓音安抚着正疑惑地盯着她的马儿。马棚里站着四匹马，它们的缰绳都被拴在了墙上。塔蕾莎立即意识到了自己身在何地。这是一间位于敦霍尔德远郊但紧邻主干道的驿站，加急办事的信差们可以在这儿可以把筋疲力尽的坐骑留下，换上另外一匹精力饱满的马继续赶路。月光从墙上的缝隙中透了进来，塔蕾莎小心地把地道的门重新合上，又在上面铺上了一些干草以作伪装。她走近马棚的门，推开了它，夜空中的双月洒下的光芒顷刻间将她笼罩，塔蕾莎不适应地连连眨眼。

如她所料，这是一座处在敦霍尔德周边的小村子，这里的村民以给城堡里的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为生。塔蕾莎花了一点时间确认接下来该往哪儿走。就是那儿，远处就是形如巨龙的崖壁，塔蕾莎总喜欢像小孩一样去想象它的形状。

萨尔一定就在那儿的山洞里等着自己，肯定已经饥肠辘辘了，没准还受了伤。成功穿过漆黑隧道的成就感鼓舞着她，塔蕾莎向洞穴的方向直奔过去。

当萨尔看到一个纤细的身影在月光下泛着银光一路小跑地沿山坡而来时，他兴奋得差点儿喊出了声，不假思索地起身向外迎去。

塔蕾莎为之一愣，然后提起裙角直奔萨尔而来。两人的双手紧紧相扣，塔蕾莎的头巾缓缓向后飘落，萨尔才看清了她那小巧的脸庞和唇齿间洋溢的微笑。

“萨尔！”她激动地叫了起来，“我亲爱的朋友，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她用自己的小手紧紧地捏住萨尔两根粗壮的手指头，兴奋之情都快令她原地蹦起来了。

“塔蕾莎，”萨尔满怀深情声音低沉地说道，“你还好吗？”

她的笑容消失了，但很快又重新浮现在了脸上。“非常好，你呢？噢，你的事迹现在已经家喻户晓了！虽然布莱克摩尔发起火来令人糟心，那至少说明你是自由的，我甚至都每天期盼着他生气。哦……”塔蕾莎最后用力一捏，松开了萨尔的手，转身拿来一直带着的布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受伤了或者还是饿了。我带不了太多，我能拿的都拿来了。我带来了食物，我还把一条裙子撕成了绷带。真高兴看到你不需要……”

“塔莉，”萨尔轻声说道，“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向侦察兵们打了个手势，两个原先等在洞里的兽人慢慢出现在了光亮之中。他们统统带着一脸凝重的表情，充满着不悦和敌意。兽人们纷纷支起身子，双臂抱在胸前，一言不发地瞧着。萨尔仔细地观察塔蕾莎的反应。她起初十分惊愕，随后表现出一脸的恐惧。这不能怪她；这两名兽人侦察兵的职责就是预警可能到来的威胁。最终，塔蕾莎还是冲兽人们笑了起来，走了过去。

“如果你们是萨尔的朋友，那也是我的朋友了。”她说道，善意地伸出了双手。

其中一个兽人轻蔑地哼了一声，挥手打掉了塔蕾莎的手，虽然用力不重不至于伤到她，但却令她失去了平衡。“酋长，您的要求我们做不到！”一个兽人粗声粗气地说，“应您的命令，我们不会伤害人类妇女和小孩，但是我们不能……”

“不，你们能。”萨尔毋庸置疑地回答说，“这位姑娘冒着生命危险解救了我，让我从奴役我们的男人手里逃了出来。如今她又再次不惜生命地前来协助我们。塔蕾莎是值得信任的，她与众不同。”萨尔转身怜爱地看着她。“她是独一无二的。”

两名兽人的眼中依然带着怀疑，但看上去对自己的预判有了些动摇。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分别握过了塔蕾莎伸来的小手。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带来的东西，”萨尔重新换回人类语说道，“剩下的食物我们会分给其他的弟兄，我敢保证这些绑带也一定派得上大用场。”

塔莉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你打算进攻敦霍尔德。”她不安地说。

“如果能够避免我绝不会这么做，但你跟我都十分了解布莱克摩尔。明天清晨，我的军队就会埋伏在敦霍尔德城外，做好进攻的准备。不过在攻城之前，我会给布莱克摩尔一个投降的机会。敦霍尔德是集中营管理中枢，摧毁了它，其他的营地也就不攻自破了。倘若他愿意放下武器，我们也就无须兵戎相向了。我们只想解救我们的族人，伤害人类的事我们不愿干。”

塔莉的秀发在皎洁的月光下显得洁白而动人，她落寞地摇了摇头。“他不可能同意的。”她叹道，“他总是盲目自大，对那些他认为卑贱的人，他绝不会为他们着想的。”

“那你就和我们待在一起吧。”萨尔提议道，“我命令过我的战士们不能伤害妇女和小孩，可一旦陷入混战，我也不能完全保证他们的安全。你要是回去就置身于危险之中了。”

“若是他们发现我失踪了，”塔莉回答说，“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异样，而有所警觉，甚至会发现你们并率先攻击你们。更何况我的父母还留在城堡里。我确信，布莱克摩尔一定会拿他们出气的。不，萨尔。敦霍尔德是我永远的归属，以前是，现在也一样是。”

萨尔失落地看着她。他深知两军对垒会带来怎样的混乱，乃至鲜血和惊慌，甚至是死亡，这些都是她不能想象的。如果可以，他真希望能保证她绝对的安全，可她的确有自己做主的权力。

“你很勇敢，”一名兽人战士突然开口道，“你不顾个人安危，给予我们解救自己同胞的机会。我们的酋长没有说错。有些人类的确懂得什么是荣誉。”说罢，他深鞠了一躬。

塔蕾莎似乎很高兴，她转向萨尔说：“我知道这听上去挺傻气的，但是千万要小心。我希望明天晚上也能看见你，一起为你庆祝胜利。”她迟疑了一下，然后问道：“我听到了一些传言，说是你有惊人的魔力，萨尔，这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你都听到了些什么，但是我的确学会了萨满的法术。是的，我能操控元素之力。”

她的脸霎时洋溢起喜悦。“那样的话，布莱克摩尔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了。你知道的，我们之中不全是他那样的坏人，胜利到来时请对百姓们手下留情。给，我希望你能带上这个。我很久没戴它了，它放在我这儿已经不合适了。”

她低下头，从脖子上解下了系着月牙挂坠的银项链。她把项链放在了萨尔的手心里，然后轻轻地合拢了他的手指。“留着它。等你有小宝宝了，就送给他，也许有一天我还能见上他一面呢。”

如同数个月前临别时那样，塔蕾莎向前迈了一步，紧紧地用力抱住了萨尔。这一次，萨尔没有对这举动感到吃惊，而是接纳着她，回应着她。他用手怜爱地抚摸着她如丝绸般的金色秀发，由衷地希望他们都可以从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幸存下来。

她后退一步松开了萨尔，伸出手深情地摸了摸萨尔粗壮的下巴，随后向一旁的两名兽人点头致谢，然后倏地转过身，向着来时的路跑了回去。萨尔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心中荡起异样的波澜，项链在手中被紧紧地攥住。一定要平安，塔莉，千千万万要平安无事。

在离开萨尔很远之后，塔莉才让一直强忍着的眼泪流下来。她很害怕，非常害怕。尽管嘴上说得很勇敢，但她跟其他普通人一样怕死。她真希望萨尔能管束好那些兽人战士，但她也知道，萨尔是特别的存在，并不是所有的兽人面

对人类时都能有那份仁慈的耐心。要是布莱克摩尔同意和谈就好了！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如同她此刻突然长出翅膀飞离这是非之地一样荒谬。

尽管她身为一个人类，可内心却希望着兽人们能获得胜利——那是萨尔的胜利。如果萨尔赢了，她知道敦霍尔德的人民能得到善意的对待。可万一他输了，塔蕾莎简直不敢去想。如果布莱克摩尔赢得了战斗——布莱克摩尔肯定会对萨尔施行惨无人道的折磨，与那些曾经的奴隶生活相比必然有过之无不及。

她回到小马厩，掀开暗门，一头钻进了密道里。她满脑子都是萨尔和即将爆发的两军冲突，甚至将地道里的黑暗忘得一干二净。

在登上通往布莱克摩尔房间的石梯时，塔蕾莎仍心不在焉地想着心事，随手推开了墙上的暗门。

突然，罩着灯的黑布被一把扯掉。塔蕾莎惊愕地倒吸一口冷气。只见布莱克摩尔正对着暗门坐在椅子上，兰斯顿和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立左右。

布莱克摩尔面容冷峻，黑色眼珠子在烛火下寒光逼人，小胡子微微上扬，露出一个凶狠的微笑，仿佛一头饥肠辘辘的食肉猛兽。

“你好，小叛徒。”他阴阳怪气地说，“你可让我们等得好辛苦。”

第十九章

破晓之时，大地弥漫着一片晨雾，萨尔闻到了雨水将至的气息。他更希望看到一个晴朗的天，那样有助于在战斗中看清敌人，不过，微微的小雨也能令兽人战士们保持住清醒的头脑。就算真的下起雨来，萨尔拥有控制雨水的能力，也不必过度担心。暂时，他决定让天气顺其自然。

他、地狱咆哮和一小队霜狼氏族的兽人将担任先锋，大部队则紧随其后。他尽量利用树木茂密的枝叶作为掩护，可一支两千人军队的踪迹不可能完全藏得住。如果布莱克摩尔在林中安插了望风的岗哨，那他肯定会提前得知兽人大军的压境。萨尔记得自己在敦霍尔德的时候，郊外基本上不会有警哨，但毕竟此一时彼一时。

身披铠甲手持武器的先头部队沿着小山坡慢慢地向敦霍尔德靠近。为保险起见，萨尔唤来了一只鸣鸟，让它飞到前面为自己探探路。不一会儿，小鸟回来了，萨尔听见脑海里响起一个声音。他们发现你了。一些人正往城堡里撤。其他人正在绕后企图包围你。

萨尔眉头紧锁。对布莱克摩尔来说，这样的防御准备明显有些过于充足。不过，萨尔清楚自己军队的人数是敦霍尔德守军的四倍。

小鸟停着萨尔粗壮的手指上，等着他下一步的指令。飞到我的大部队里去，去找一位盲眼的老萨满，把这些消息也都告诉他。

这只金身黑羽的鸣鸟歪了歪蓝色的小脑袋，一跃而起，按萨尔所说的做去了。德雷克塔尔不光是一位萨满，也是一名身经百战的战士，他会知道该如何应对这迫近的危险。

萨尔继续往前走，从容镇定不慌不乱。在前方蜿蜒曲折的道路尽头，一座气派雄伟的石头城堡威严挺立地出现在了视野中，那就是敦霍尔德城堡。萨尔听到队伍中传来一阵低声的惊叹。

“把停战旗举起来，”他吩咐道，“我们需遵守礼节，这样他们就不会立刻朝我们开火。我们在之前的战斗中的确轻松地打下了集中营。”他继续说，“而如今我们要面对的挑战绝非儿戏，这会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敦霍尔德

是一座城堡，易守难攻。但是我们要有信心，一旦劝降失败，敦霍尔德也将会在我们脚下化成废墟。”

他心里也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但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布莱克摩尔一向蛮不讲理，要说服他堪比登天。

当萨尔和他的战士们缓慢向前移动时，他能隐约看见城墙上和廊道内有跑动的人影。随着越靠越近，他清楚地看到了数口大炮正直戳戳地对着自己，弓箭手在墙垛口严阵以待，近百名骑兵从两翼集中到了城堡的正面，手持长矛刺枪跨马而立。人类士兵们静候着指令。

萨尔继续向前走去。这时一个晃动的人影出现在了巨大木头城门的上方，萨尔突然感到一些紧张。那是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当听见城墙上传来清晰的喊话声时，萨尔倏地停住了脚步。他决定暂时不要继续靠近了。

“看呐，看呐，”一个萨尔熟悉而含糊的声音响了起来，“这么不是我的兽人小宠物吗，都长这么大了。”

萨尔丝毫不为所动。“向你致敬，中将大人。”他冷静地说道，“我不再是你的宠物了，我现在是一支军队的统帅。我的军队曾经彻底打败过你那些可怜的骑士们。奉劝你答应我的要求，否则，我的战士们将不会手下留情。”

城门之上，兰斯顿站在自己的主子身边。他简直不敢相信，布莱克摩尔竟然会喝得如此醉意熏天。兰斯顿已经记不清自己之前多少次帮塔米斯把自己酩酊大醉的主子抬上床铺了，可令他惊讶的是，喝了这么多酒的布莱克摩尔现在竟还能站得住。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无疑，布莱克摩尔事先就派人盯住了塔蕾莎。一个行动隐秘眼神锐利的探子暗地里一直跟着她，也正是这个探子提前帮她挪去了马棚暗门的门闩，使得她可以钻出地道。他目睹了她和萨尔以及另外几个兽人的见面，看见她给他们带去了一袋食物，圣光保佑啊，他还看见她拥抱了那个怪物，然后注视着她返回了密道。布莱克摩尔昨晚的醉相是装出来的，当塔蕾莎推门而入被吓得魂飞魄散时，布莱克摩尔的头脑一直都相当清醒。

塔蕾莎起初什么都不肯说，但当她知道自己被跟踪了之后，她立刻向布莱克摩尔哀声解释，萨尔前来只是想要和谈。此话一出，布莱克摩尔更是怒不可遏，他当即命令兰斯顿和其他的警卫退下。出离了房间很远之后，兰斯顿还依然能听见布莱克摩尔凶恶的咒骂声和手掌抽打皮肉的声音。

直到今天早上，兰斯顿才第一次见到了布莱克摩尔。尽管塔米斯向他汇报说，布莱克摩尔已经派出了自己最快的信使去搬救兵，但那已经是四小时以前的事了。现在最妥当的做法是拖住萨尔，他想谈判就与他谈判，直至坚持到援军抵达。遵照惯例，布莱克摩尔应该派出一小组亲信与兽人们面谈商议。没

错，这才是最正确的做法。如果没猜错的话，兰斯顿心想，兽人大军应该有超过两千人。

而现在，敦霍尔德只有五百四十名士兵，其中不到四百人真正上过战场，其余的都是刚入编的新兵。

兰斯顿不安地张望着，只见地平线方向隐隐现出攒动的人头。由于距离太远他没法看得非常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一道绿色的巨浪正向着城堡步步紧逼而来，他甚至听到了那沉稳整齐令人胆寒的隆隆战鼓声。

那就是萨尔的兽人大军。

尽管早晨的气温凉爽宜人，但兰斯顿的手臂依然汗流不止。

“很好，萨尔。”布莱克摩尔开口说道。萨尔心怀厌恶地看着这个荣光不再的战争英雄，只见他不住地晃着身子，十分勉强地扶着墙头站着。“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萨尔心底突然又一次泛起同情，怜悯与憎恨交织在一起。“我们无意与人类发生冲突，除非你们得寸进尺，我们才会正当防卫。布莱克摩尔，在你那邪恶的集中营里关押着数百名我的同胞。不管怎样，你必须释放了他们，这样就能避免我们之间的无谓争斗。只要放了所有被囚禁在营地里的兽人，我们自然会离开你们回到森林中去，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布莱克摩尔听罢，仰头放肆地大笑起来。“天呐，”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停擦着笑出来的眼泪，“天呐，你比国王手里的小丑还滑稽，萨尔——奴隶。我敢保证，看着你现在的这个样子可比在角斗场上看你摸爬滚打有意思多了。看看你！圣光保佑，你都学会说人话了！你自认为懂得仁慈，是吗？”

兰斯顿忽然觉得有人在扯他的衣袖，吓了一跳，扭头一瞧，原来是军士长。“我对你没什么好感，兰斯顿。”这个男人恶狠狠地说道，目光急躁，“但至少你是清醒的。你必须赶快让布莱克摩尔闭嘴！把他从那该死的墙边拉下来！兽人对我们做过什么你是知道的。”

“我们不能投降！”兰斯顿气喘吁吁地说，但心里却非常想那样做。

“我们不会投降，”军士长说道，“但现在，我们至少应该派出代表去和他们谈判，为我们的援军争取时间。他已经派人搬救兵了，不是吗？”

“当然，信已经送去了。”兰斯顿嘟囔着回答道。他们之间的谈话显然被听到了，布莱克摩尔转过身用充血的眼睛看向两人，脚边的一个布袋差点儿绊了他一跤。

“啊，军士长！”他大嚷起来，踉跄着脚步向军士长走去。“萨尔！这还有你的一位老朋友！”

萨尔叹了口气。兰斯顿认为军士长是他们当中最镇静的。“我很遗憾你还在这儿，军士长。”萨尔说道。

“确实如此。”兰斯顿听到军士长抱怨了一声。接着，军士长大声地喊道：“你在歧路上走得太远了，萨尔。”

“只要说服布莱克摩尔把兽人们都放了，我以我的荣誉保证，就像你曾经教给我的那样，你们所有人都不会受到伤害。”

“大人，”兰斯顿在一旁不安地说，“您应该记得上次战斗中他们使用过可怕的力量。萨尔抓住了我，最后也放我走了，他说话是算数的。虽然我知道他不过是个兽人，但……”

“你听到了吗，萨尔？”布莱克摩尔又嚷了起来，“你不过是区区一个兽人！甚至连兰斯顿这个傻瓜都这么说！怎么可能会有人向一个兽人投降？”他几步冲到墙边，把身子伏在墙沿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萨尔？”他歇斯底里地喊起来，“我给了你一切！你我只要联手，率领这些绿皮怪物打败联盟，就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兰斯顿惊恐万状地盯着他。布莱克摩尔竟然把自己的阴谋口无遮拦地告诉了每一个在场的人。好在他没有提到兰斯顿……目前如此。兰斯顿此刻恨不得一把把他从城墙上推下去，然后立即向萨尔投降。

萨尔不想浪费这个好机会。“你们都听到了，敦霍尔德的人民！”他高声呼喊起来，“你们的领袖想要背叛你们！站起来反抗他，把他赶下去，答应我们的要求，这样你们和你们的家园都将会安全无事！”

然而守军中并没有出现期待的揭竿而起，萨尔也没有责怪他们。“我再问你一次，布莱克摩尔，是投降，还是死亡？”

布莱克摩尔直起了身子，萨尔这才看见他的右手似乎攥着什么。是一个布袋。

“这就是我的回答，萨尔！”

他一手伸进布袋，从中抓出了什么东西。萨尔在远处看不清楚，但两旁的军士长和兰斯顿惊愕地连连后退。紧接着，那个东西被从城门上扔了下来，径直砸在地上，一路滚到了萨尔脚边。

塔蕾莎被砍断的头颅上，一双蓝眼睛失神呆滞地看着萨尔。

“我就是这么对待叛徒的！”布莱克摩尔厉声叫嚷着，在城门上放肆地手舞足蹈。“我们就是要这样，对待那些我们给予了信任却背叛了我们的人……那些只知索取不懂回报的人……那些同情你们这帮该死兽人的人！”

萨尔犹如五雷轰顶，根本听不见布莱克摩尔的胡言乱语。他双腿一软，无力地跪在了地上，一个劲地反胃作呕，头晕目眩视野模糊。

这不可能！不，塔莉。布莱克摩尔怎么可以对一个无辜的人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呢？

萨尔强忍着没有昏倒过去，仅存的一点理智一直支撑着他，面如死灰地凝望着那金黄的秀发、湛蓝的眼眸以及鲜血淋漓的切口。这时，眼前的可怕景象渐渐模糊，有什么湿润的东西从脸颊上滚落，胸膛上下起伏，心中充溢着悲伤。萨尔回想起了很久以前，塔莉对他说过的话：这些是眼泪。每当我们难过或是心受煎熬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悲伤填满，泪水无处安放，它们于是就会流下来。

萨尔知道，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发泄心中的痛苦。他要踏平城堡，他要复仇。血雾顷刻间遮蔽了萨尔双眼，他把头向后一仰，怀着前所未有的愤恨，爆发出雷鸣般的怒吼。这狂怒的吼声灼无情烧着他的喉咙。

刹那间，天空风云突变，数十道闪电劈云而至，突如其来的电光令所有人眼晕目眩，随之而来的轰雷巨响更是几乎震聋了士兵们的耳朵。面对回应着兽人领袖内心痛苦的狂暴天空，守兵们吓得纷纷扔掉了武器，跪倒在地，低声祷告祈求着宽恕。

布莱克摩尔放声大笑，他显然误解了萨尔因无助的悲痛而产生的愤怒。当最后一声轰鸣散去，他冲萨尔大喊道：“他们都说你不会被击垮！哈，我把你击垮了，萨尔。我把你击垮啦！”

萨尔的吼声渐渐平息，他狠狠地盯着布莱克摩尔。尽管相隔遥远，萨尔还是可以看见布莱克摩尔的脸正慢慢退去血色，这个嚣张猖狂的恶棍终于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兽行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萨尔原本期望能和平解决纷争。布莱克摩尔的丑陋言行彻底粉碎了萨尔的最后一丝幻想。布莱克摩尔不可能再看得到明早的太阳了，他的残暴统治将在兽人的斧刃之下化成一片乌有。

“萨尔……”地狱咆哮轻声呼唤着，想知道萨尔是否理智尚存。汹涌的悲伤依然充斥着内心，眼泪在宽大的脸颊上狂流不止，萨尔顺着声音回看了地狱咆哮一眼。迎着萨尔的目光，地狱咆哮露出了一副杂糅着同情和鼓励的表情。

凭借着强大的意志，萨尔缓缓举起了手里的巨大战锤。他抬起脚开始跺地，右脚之后是左脚，来回反复着，沉稳而有节奏。其他的兽人战士当即与他一同跺起脚，终于，大地微微地颤动了起来。

兰斯顿可谓真的惊慌失措了，他失魂地盯着三十码外地上的那颗女孩的头颅。他一直都知道布莱克摩尔心狠手辣，可没想到竟然……

“你都做了些什么？”军士长的怒斥声在耳畔响起，他一把抓住布莱克摩尔，让其转过身面对自己。

布莱克摩尔突然放荡地尖笑起来。

听到这丧心病狂的笑声，军士长顿时觉得心灰意冷，这时，他感觉到城墙在轻微地晃动。“大人，萨尔在制造地震……我们必须反击！”

“两千个兽人同时在跺脚，大地当然会震动！”布莱克摩尔不屑一顾地训斥说。他转身趴回到城墙边，似乎幻想着兽人大军仍在远方，那令人胆寒的进攻尚未开始。

他们输定了，兰斯顿绝望地想着。现在投降已经太迟了。萨尔就要用那可怕的魔法将城堡夷为平地，为那个女孩报仇。他的嘴巴僵硬地一开一合，却吐不出一个字。他感到军士长正盯着自己。

“一帮该死的贵族，都是懦弱的废物！”军士长恶狠狠地抱怨了一句，随即冲着士兵们高呼道：“开火！”

火炮脱膛而出时，萨尔眼皮眨都没眨一下。他毫发未伤，他只听见炮弹厉声地落在了身后。他呼唤大地之灵，述说着心中的悲愤，立刻便得到了大地的回应。地面开始上下起伏剧烈波动，从萨尔脚底下，一道巨大的裂痕向着城堡的大门直奔而去，形同地底下游动着一只可怖的庞然巨物。城门被撞得左右摇晃，城墙更是震颤不已，纷纷滚下许多碎小的石块。不过，相比于集中营那些粗制滥造的石墙，敦霍尔德的城墙没有那么不堪一击。

布莱克摩尔尖叫起来，自从他喝醉后气急败坏地命令卫兵处死塔蕾莎·福克斯顿到现在，他才第一次清醒过来，看清了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

兰斯顿没有说谎，萨尔拥有惊天的神力，自己那企图击倒萨尔的策略已经失败了。甚至起了反作用，彻底把他激怒了。布莱克摩尔惊恐万状地向远处看去，数以百计……不，数以千计……身形魁梧的绿皮怪物带着死亡的气息沿着大路如潮水般汹涌袭来。

他必须赶快逃跑。他心里清楚，萨尔一定会杀了他的。无论如何，萨尔都会找到他，然后杀死他，因为自己双手已沾满了塔蕾莎的鲜血……

塔莉啊，塔莉，我爱你，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呀？

有人在朝自己叫喊。兰斯顿冲着布莱克摩尔的一只耳朵不停地嚷着，由于恐惧，他漂亮的脸蛋涨得发紫，眼睛向外直鼓，丑态毕露；另一只耳朵边则回响着军士长的吼声，听起来净是一些意义不明的话语。布莱克摩尔绝望地看着面前的两人。只见军士长甩下几句话，扭头跑向了守城的士兵。卫兵们操作着那些火炮，一刻不停地装膛、发射；城墙之下，布莱克摩尔的骑兵团冲向了凶猛袭来的兽人大军。布莱克摩尔听到了气势如虹的战吼和刀斧相向的撞击声。在绿色大潮的冲击下，他的那些骑兵纷纷溃败，散落的黑色盔甲被丑陋的绿皮怪物们踩得稀碎，到处都是跃动着的白色幽灵……圣光啊，难道萨尔真的把那些恐怖的白狼也纳入自己麾下了吗？

“太多了，”他抱着头喃喃自语，“简直太多了。他们竟然有这么多人……”

城墙又一次剧烈地晃动起来。前所未有的恐惧令布莱克摩尔浑身发抖，整个人直接跪在了地上，他把身子伏在地上，如同一条丧家之犬，一点一点地爬下了楼梯，爬进了庭院。

布莱克摩尔知道，骑兵们还在城外孤立无援地拼死战斗着。城内的人们也已乱作了一团，尖叫声不绝于耳，他们把能找得到的工具都拿来当作自卫的武器——镰刀，草叉，甚至还有萨尔年幼时训练格斗术所用的木剑。布莱克摩尔这时闻到了一股十分熟悉的气味，那便是令人窒息的恐惧的味道。他昔日征战沙场时浑身散发的就是这种恶臭，那尸骨成堆的坟场所弥漫的也是这种恶臭，布莱克摩尔重新想起了这曾令他的胃翻江倒海的死亡气味。

事情不应该变成这样的。此刻冲撞着城堡大门的兽人大军，本应是他的军队；他们那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布莱克摩尔的名字正失心发狂的首领，本应是他手里温顺乖巧的奴隶。塔莉此刻应该陪在他身边了……她究竟哪去了……噢，他想起来了，他想起来了，是他亲口下令杀掉的塔莉。他感觉自己已病入膏肓了，身体饱受着折磨，灵魂痛苦不安。

“他已经疯了！”兰斯顿对着军士长的耳朵大喊，拼命地想要盖住那火炮的轰鸣、刀剑的撞击以及士兵们痛苦的哀号。城墙被撞得再次剧烈地晃动。

“他早就疯了！”军士长大喊着回应道，“你现在是这里的总指挥了，兰斯顿大人！您现在希望我们怎么做？”

“投降！”兰斯顿不假思索地尖叫着回答道。军士盯着城门外一片混战的战场，无奈地摇了摇头。

“已经太迟了！布莱克摩尔把一切都葬送掉了。我们只能坚持战斗，直到萨尔重新决定和谈……如果这还有可能的话。您现在希望我们怎么做？”军士

长又问了一遍。

“我……我……”所有的理智和镇定都从兰斯顿的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一块打仗的料——在战争面前，他又一次丧失了全部的斗志。他清楚自己不过是一个懦夫，并深深地鄙视着自己，但激烈的战况将他重新拉回到冰冷的现实中。

“您愿意将敦霍尔德保卫战的指挥权交给我吗，大人？”军士长大声问道。

兰斯顿抬起湿润的双眼，怀着解脱般的感激，冲眼前这个长者点了点头。

“好吧，那么。”军士长说道，随即转身面向庭院里的士兵，开始大喊着下达各种命令。

就在这时，城门被撞得粉碎，凶猛的兽人们瞬间拥入了中庭，这座非凡要塞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彻底击碎了。

第二十章

天空似乎被撕开了一个缺口，大雨倾盆如注。布莱克摩尔的黑发被雨水浸透，紧紧地贴在脑袋上。地面湿滑不堪，一不留神，他就栽倒了在泥泞的庭院里。这一跤跌得不轻，呼啸的狂风不停地抽打着他的身体。布莱克摩尔强挣扎着站起身子，继续蹒跚地向前走。要想逃出这恐怖绝望的地狱，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路可以走了。

他进到了自己的房间，径直地扑向那张小桌子，用颤抖的手指搜寻着钥匙。然后，他摇摇晃晃地走近床前的挂毯，手中的钥匙两度掉落到了地上。他一把撕掉了挂毯，费了很大劲才把钥匙插进了锁孔。

布莱克摩尔猛地跳进暗道里，竟把石梯忘得一干二净，从台阶上一路滚落下来。仗着酒劲未消，他的整个身体瘫软无力，如同一只软绵绵的布娃娃，使得他只受到了一点擦伤。从房间里射出来的光只能照亮门口几码远的地方，再往前便只有无尽的黑暗了。他应该带上一只灯笼，可现在想到已经太晚了。许多事情都已经太晚了。

在黢黑的地道中，他甩开臂膀全力地奔跑起来。另一头的门应该还没有被闩住。他能够跑得掉，逃进森林里，等这里的杀戮平息之后再回来，他还可以……他心里没底。也许还可以东山再起。

大地再次颤动不止，布莱克摩尔猝不及防绊了一跤。当地震消失后，他感到无数的碎石和尘土落在了自己身上，他伸出双手在黑暗中摸索，一点点地向前爬。空气中飘浮着的浓厚尘埃刺鼻呛人，令他一个劲地剧烈咳嗽。

这时，他的手指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摸到一块大石头。这条隧道已经塌方了，前方的路也被堵死了。他发了疯似的刨着石块，绝望地想要挖出一条生路。但很快，他就心灰意冷颓然倒地，口中低声呜咽。现在该怎么办？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你又该何去何从？

大地又一次无情地晃动起来。布莱克摩尔惊慌地一跃而起，向着来时的方向飞奔回去。心中强烈的内疚与害怕，终究敌不过本能求生的欲望。一声可怕的轰鸣响彻黑暗，布莱克摩尔绝望地意识到身后的隧道正在崩塌。恐惧驱使着他一路狂奔，玩命地往自己的卧室跑，地道的天花板不停地从高处塌落，仿佛恶鬼一般在他身后穷追不舍。

他手脚并用地爬上石梯，整个人蜷成一团滚进了房门，顷刻间，身后的地道彻底塌陷盖住了入口。可怕的摇晃似乎永远不会停止，布莱克摩尔紧紧抓住散落在地板上的几根灯芯草，仿佛它们能为他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提供一丝庇护。

终于，地震平息了。他一动不动地把脸贴在石头地板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一把不知从何而来的剑当的一声扎在了离他鼻子咫尺之遥的地方。布莱克摩尔吓得尖叫一声，连连向后避退。只见萨尔执剑而立，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圣光保佑，布莱克摩尔已经全然忘记萨尔究竟有多么高大。萨尔身披黑甲，手持巨剑，傲然俯视着蜷在地上的他，如断云之巅一般威严。眼前这个有着一张丑陋大脸的人真的……真的就是萨尔吗？

“萨尔，”布莱克摩尔结结巴巴地哀求着，“请听我解释……”

“不用了。”萨尔冷冷地说，相比起愤怒，语气中的镇静更令布莱克摩尔感到害怕。“你不必解释，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你我之间的宿命，只剩下一场决斗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拿起你的剑。”

布莱克摩尔拼命想抬起压在身下的腿。“我……我……”

“拿起你的剑。”萨尔又说了一边，声音低沉厚重，“否则，哪怕你坐在那儿像个吓傻的孩子，我也会一剑刺穿你。”

布莱克摩尔伸出颤抖的手，哆哆嗦嗦地握住了剑柄。

很好，萨尔想着。至少布莱克摩尔愿意和他一决高下。

萨尔首先抓到了兰斯顿，几句轻微的恐吓就毫不费力地让他供出了地下逃生密道的存在。心痛再次泛起，萨尔意识到塔蕾莎昨天就是从这里逃出去与他见面的。

他唤来地震将隧道牢牢封死，逼迫布莱克摩尔原路回逃。他还愤怒地将屋里的家具砸得稀碎，清理出一片可供两人最终决斗的区域。

他注视着在自己脚边瑟瑟发抖的布莱克摩尔。这真的就是那个年幼时自己又敬又怕的男人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眼前这个男人早已身心俱溃，一丝怜悯又一次掠过萨尔心头，但他冷漠地无视了，因为这绝不足以抵偿布莱克摩尔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放马过来吧。”萨尔大吼一声。

布莱克摩尔猛地向前一刺，动作迅捷凶狠。这超乎了萨尔的预料，如此状态下还有这般实力。萨尔急忙闪身，躲了过去，然后等着对手的第二击。

战斗似乎令这位敦霍尔德的领主重新恢复了斗志，他的脸上显出愤怒坚毅的神情，脚步也变得稳健起来。他冲着萨尔的左侧虚晃一剑，复而向右侧狠狠砍去。即便如此，萨尔依然成功地挡过了攻击。

现在轮到萨尔发动进攻了，他略带惊喜地看到布莱克摩尔能够稳稳防住他的劈砍。几次交锋下来，萨尔只在对手没有护甲的左侧腹部留下了一道轻微的划痕。布莱克摩尔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劣势，他环顾四周，企图找一个能当盾牌用的物件。

萨尔低吼一声，一把将木门从铰链上拽下来，甩手扔向布莱克摩尔。“你就懦弱地躲在门后面吧。”他大喊道。

这扇门用来给兽人当盾牌倒是刚好，但是给人类用无疑是太大了。布莱克摩尔一脸怒意地用胳膊把门打到了一边。

“现在还不算晚，萨尔。”他开口说道，试图动摇萨尔，“你可以成为我的手下大将，我们可以一起联手。当然，我也会答应你释放那些兽人，只要他们愿意为我而战！”

萨尔恼羞成怒，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破绽，布莱克摩尔看准时机猛然刺去。萨尔没能及时举剑格挡，对手的剑划过了自己的胸甲。这一击干净利落，幸亏有盔甲的保护，萨尔得以毫发未伤。

“痴人说梦，布莱克摩尔，你别以为我会忘记我刚才所目睹的一切……”

萨尔的眼前再泛起红雾，脑海中塔蕾莎湛蓝的眼眸无神地盯着他，这回忆的痛苦令他不堪重负。但是他希望与布莱克摩尔之间有一场公平的较量，于是强忍住了嗜血，把杂念统统抛置于脑后。带着犹如狂潮肆虐一般的愤恨，萨尔连连向对手发起攻击。每一下劈砍都伴随着一声慑人的怒吼，尽情宣泄着年幼时被残忍虐待的仇恨。当布莱克摩尔的剑被打飞脱手时，萨尔突然看到了塔蕾莎的脸庞，以及那无论对人类还是兽人都充满善意的微笑。

萨尔把布莱克摩尔逼入了角落，这时，这个丧心病狂的男人从靴子里抽出一把匕首，直奔萨尔面门而来，刀刃擦着萨尔的眼角飞了过去。萨尔怀着复仇的怒火，狠狠地用剑刺穿了对手的身体。

布莱克摩尔没有马上死去，他躺在地上，双手虚弱无力地捂着鲜血如注的肚子。他抬起头看着萨尔，眼中闪动着光芒，嘴角不停地流出鲜血。最后，令萨尔万分震惊的是，他竟然露出了一个微笑。

“是我……成就了你……我为你感到骄傲……”话音未落，布莱克摩尔全身一瘫，气绝而亡。

萨尔从房间里出来，大步走回了庭院。倾盆大雨无情地浇在他身上。不一会儿，地狱咆哮踩着泥水向他跑来。“汇报战况。”萨尔命令道，眼睛环视着四周。

“我们已经占领敦霍尔德了，酋长。”地狱咆哮报告说。他身上沾满了鲜血，神情喜悦难抑，两只红眼睛烁烁放光。“人类的援军还在很远的地方。绝大多数反抗的人已经被我们制服了，城堡也被我们搜过了，所有没有参加战斗的人也被控制住了。妇女而小孩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一切遵您指令。”

萨尔看到自己的士兵将战俘们围在一个个圈里，这些人类男人都坐在泥泞的水坑里，无可奈何地盯着看守他们的兽人。偶尔有个别人想要逃跑，但很快就被抓回到了原位。萨尔还看到，似乎兽人们都非常渴望着狠狠教训一下这些囚犯，但终究没人动手。

“给我把兰斯顿找来。”地狱咆哮当即跑去执行命令，萨尔则一个圈一个圈地进行察看。男人们不是心惊胆战，就是一脸愠怒，很明显，兽人们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敦霍尔德。正当萨尔转身时，兰斯顿被带来了，在他身后，地狱咆哮用长剑的尖端抵着他的背，推搡着走了过来。

一见到萨尔，兰斯顿立刻跪倒在了萨尔脚下。萨尔心怀厌恶地命令他站起来。“我猜，你现在应该是这里的指挥官了吧？”

“其实，军士长他……是，是的，我是。”

“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兰斯顿。”萨尔弯下腰，以便他能凑近兰斯顿的脸。“你我都知道布莱克摩尔和你企图想要谋反。你差点儿就成为反抗联盟的叛徒了。我现在给你一个救赎自己的机会，就看你愿不愿意接受了。”

兰斯顿紧紧盯着萨尔的眼睛，脸上的惊恐稍稍平息了一些。然后，他点了点头。“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

“给你的联盟带个信，告诉他们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与我们和平共处，我们随时可以和他们开展贸易合作，只要他们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兽人并割让一些土地——肥沃的土地——供我们居住。倘若他们执意开战，他们面对的强敌将会是前所未见的。你可能认为几十年前的部落很强大——但和如今的我们相比那根本不值一提。你的小命真大，能从我的军队手里死里逃生两次。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将我们的可怕之处彻彻底底地转达给他们。”

兰斯顿那沾满污泥和血迹的脸逐渐丧失血色变得苍白，但他没有移开目光，依然盯着萨尔的眼睛。

“给他一匹马，还有一些食物。”萨尔下着命令道，确信他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兰斯顿将要前去拜访一些有权势的人。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危，我希望那些人会被你说服的。好，你可以走了。”

地狱咆哮一把拽住了兰斯顿的手臂，把他向马棚拖去。在萨尔周围，那不用看管人类俘虏的兽人们正依照萨尔的指令把各种补给品从城堡里运出来。马匹、耕牛、绵羊、一麻袋一麻袋的稻谷以及能改作绷带的被褥——一支军队所需的所有东西，都将会令新部落变得更加强大。

不过，萨尔还要亲自和一个人谈谈，不一会儿，他就见到了那个人。哪怕他们已如困斗之兽，军士长的小分队也拒绝缴械投降。兽人战士与人类士兵僵持在了一起，从内心而言，双方其实都不愿再进一步产生冲突了。

当看到萨尔慢慢接近时，军士长的眼神变得警惕起来。围成一圈的兽人分开了一条道，让他们的酋长得以走进来。军士长和萨尔默默地凝视着对方，彼此一言不发。突然间，以军士长难以想象的速度，萨尔抢步上前，一只手直奔军士长的耳垂而去，那金灿灿的耳环此刻已被牢牢地捏在了粗壮的绿色手指之间。随后，萨尔很快地松开了手，金耳环依然挂在原处。

“你教我教得很好，军士长。”萨尔说道，声音低沉。

“你是一名优秀的学生，萨尔。”军士长谨慎地回着话。

“布莱克摩尔已经死了，”萨尔继续说，“在我们说话的这时候，你的人正在被带出城堡，城中的补给也被我们搬空了。敦霍尔德城堡之所以还立在地上，只不过是因为我还没让它倒下。”为了增强说服力，萨尔用力一跺脚，顷刻间，大地便剧烈地震动起来。

“你曾经教了我什么是仁慈。现在，你应该庆幸自己给我上过这么一课。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把敦霍尔德夷为平地。你所期待的援军是不可能及时赶到来解救你了。如你的士兵愿意投降，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可以平安离开。我们能为你们提供食物和饮用水，甚至给你们防身用的武器。而那些宁死不降的人将会被统统埋葬在瓦砾之下。失去了城堡的指挥和骑兵的保护，我们便可以轻松地解救出剩下的那些被关在营地里的兽人了。而这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仅此而已？”军士长问道。萨尔知道，军士长心里肯定在回想布莱克摩尔的昏庸统治。

“我只想伸张正义。”萨尔继续说，“我已经做到了，今后也不会改变。”

“我能相信你不会伤害我们吗？”

“你当然可以。”萨尔回答道，抬起头看着周围的兽人士兵。“如果你们放弃抵抗，你们将可以自由地离开这里。”

作为回答，军士长将手里的武器扔到了泥泞的地上。一阵沉默过后，其余的士兵们也纷纷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战斗终于结束了。

当所有人，兽人和人类，都安全地离开了敦霍尔德城堡之后，萨尔开始召唤大地之灵。

这座城堡罪恶滔天，它令无数无辜的人沦为囚徒，它的躯壳之下孕育着邪恶。请降下神力，摧毁它，摧毁它。

他张开双臂，开始有节奏地踩踏着地面。闭上双眼后，萨尔回忆起了他的那间窄小的牢房，想起了布莱克摩尔的毒打，想起了一同训练的士兵脸上的仇恨和鄙视。萨尔飞快地回溯这些稍纵即逝的记忆，尽管它们令萨尔感到极度痛苦。

摧毁它，摧毁它。

大地深处隆隆作响，预示着这场战役即将迎来终结。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面前的雄伟城堡渐渐开始崩塌。地面开裂起伏，似乎在无情地吞噬着敦霍尔德。随着一声巨响，城楼轰然倒塌，萨尔一心雪耻的夙愿今天终于得以实现。大地的颤动仍未平息，曾经不可一世的敦霍尔德城堡已然化为了断壁残垣。兽人们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而憔悴不安的人类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园成为一片废墟。

在那碎石堆之下，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的尸体被深埋其中。

“除非你在心里埋葬了他，否则你会觉得他在这片废墟中被埋得还不够深。”一个声音在身旁响起，萨尔扭头看到了德雷克塔尔。

“你很聪明，德雷克塔尔，”萨尔说道，“也许过于聪明了。”

“杀他时的感觉很好吗？”

萨尔回答前沉思了片刻。“我必须那么做，”他说道，“布莱克摩尔是一颗毒瘤，不仅对我而言，对其他很多人也是。”迟疑了一会儿后，他继续说，“在他临死之前，他……他说为我感到骄傲。而我则是他一手造就的。德雷克塔尔，这个想法深深困扰着我。”

“当然是布莱克摩尔塑造了你。”德雷克塔尔当即回答道，这个答案令萨尔既惊讶又难受。德雷克塔尔轻轻地拍了拍萨尔戴着护甲的手臂。

“还有塔蕾莎、军士长、地狱咆哮和毁灭之锤，也包括我，甚至还有雪歌。你从每一场战斗得到成长，你的所思所想同样缔造了你……这一切使你成了氏族之王。”说罢，德雷克塔尔鞠了一躬，然后在小皮尔卡的牵领下转身离开了。萨尔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心里期盼着终有一天自己也能像德雷克塔尔一样聪明睿智。

地狱咆哮凑上前来。“我们给了人类足够的食物和水，酋长。我们侦察兵回来报告说，人类的援军很快就会抵达这里，我们应该马上离开了。”

“稍微等一下。我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他向地狱咆哮伸出一只紧握的拳头，然后打开了手心。一条挂着月牙挂坠的银项链落在了地狱咆哮伸出来的手掌中。“找到名叫福克斯顿的人，他们可能刚刚得知了自己女儿的死讯。把这个交给他们，并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为此很难过。”

地狱咆哮鞠躬行礼，马上执行萨尔的命令去了。萨尔深吸一口气。在他的身后，矗立着他的过去，昔日的敦霍尔德已成碎石瓦砾；在他的身前，显现着他的未来，一片绿色之海——他的人民正期盼着他的指引。

“今天，”萨尔高声呼喊道，让所有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今天，我们兽人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我们把坚不可摧的敦霍尔德夷为了平地，彻底破坏了它对集中营的控制。但我们尚不能高枕无忧，我们仍未完全拿下这场战争的胜利。许多我们的兄弟姐妹依然饱受着牢狱的折磨，但是很快，他们就将被我们解放。他们也将像你们一样，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兽人，重新认知我们这个高傲种族的热血与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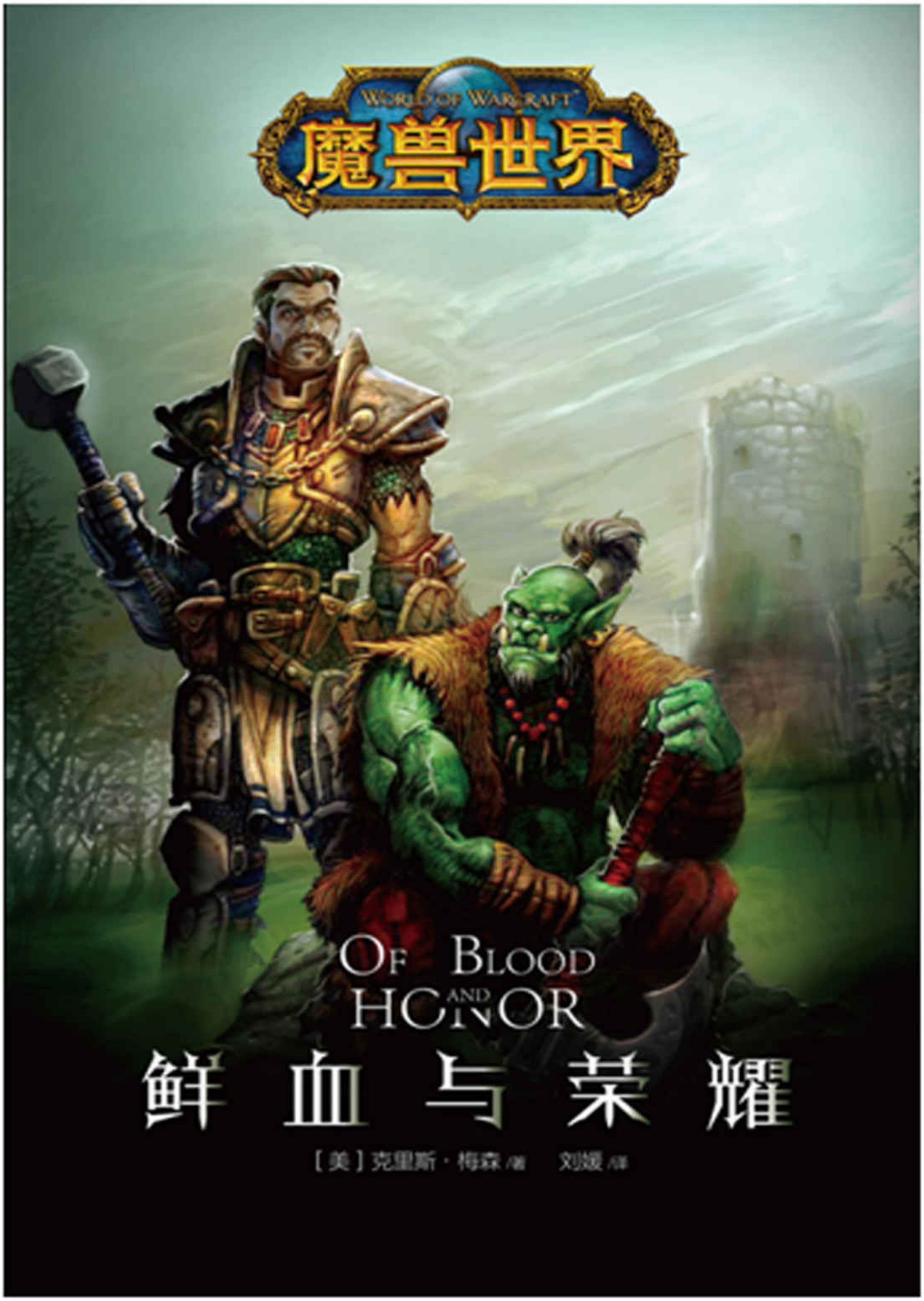
“我们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正义之举，而我们必将胜利。让我们现在就出发，找到那些营地，推倒他们的围墙，解救我们的同胞！”

欢呼声霎时响彻云霄，萨尔环顾着眼前数以千计的兽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坚毅。他们兴奋地仰头高吼，双手高举不住地狂舞，竭尽余力地表达着前所未有的喜悦。萨尔突然回忆起在集中营里时兽人们失魂落魄的样子，想到了自己一直在试图唤醒他们心底的斗志，心中便不由得感到悲喜交加。而从今开始，一切都将改变。

萨尔平静地看着兽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他的名字。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追寻，萨尔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宿命，明白了自己究竟是谁：

他是萨尔，是杜隆坦之子……更是部落的大酋长。

这就是他的家，而他回来了。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OF BLOOD AND HONOR
鲜血与荣耀
[美]克里斯·梅森/著 刘媛/译

版权信息

书名：鲜血与荣耀

作者：【美】克里斯·梅森

译者：刘媛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10.01

ISBN：9787513316873

目录
CONTENTS

感谢

感谢皮特与凯西·梅森多年来给予我的关爱、支持和鼓励。

致我的梦之队——山姆·摩尔、麦克尔·卡里罗、麦克·皮罗兹和丹尼尔·摩尔，感谢你们时常提醒我“史诗级”作品的真正含义。

致沃尔特·西门森，是他对雷神的描述为我提供了艺术和文字的所有创意。

最后，我还要感谢暴雪娱乐所有天赋卓越的兄弟姐妹们，与我一起共同构筑了最为伟大的电脑游戏世界。谨以此书献给你们所有人。

第一章　激战

一阵轻柔的凉风吹过壁炉谷林地，将林中高大的橡树吹得沙沙作响，给静谧的树林罩上一层宁静。提里奥・弗丁独自陷入沉思，骑着灰色良驹米拉多尔，沿着蜿蜒的狩猎小径悠然前行。

尽管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鲜有机会一试身手，但是只要有空，提里奥都会来此狩猎。与那潮湿窒闷的堡垒大厅相比，他更喜欢这野外的空旷与清新的空气。

从孩提时起，他就在这片林地里捕猎野兽，那一条条曲折绵亘的小径就如同他手背上的纹路一样让他倍感熟悉。每当那些重担和军政压力令他喘不过气时，提里奥都会到这里找寻慰藉。他盼望着将来有一天，能带上他的幼子泰兰跟他一同狩猎，让他亲眼见识一下故乡这险峻绮丽的风光。

大领主提里奥・弗丁是一位强者，无论身心都强不可摧，也是当今最伟大的战士之一。虽然他已年逾五旬，看起来却和年轻时同样的身轻体健。他那标志性的浓密胡须和修剪得利落有致的棕发里泛着灰霜，可他那双绿色的锐目中却闪烁着夺人的光华，雄风丝毫不减当年。

提里奥是繁荣的联盟公国——壁炉谷——的统治者。壁炉谷坐落于巍峨的奥特兰克山脉与雾气弥漫的达隆米尔湖岸之间，是一片广袤的林地。他是一位公正严明的统治者，深受臣民爱戴，威名与功绩在洛丹伦王国各处传扬。他那座高大的堡垒——玛登霍尔德城堡是这片繁华地带的商贸枢纽，即便是在兽人入侵洛丹伦的黑暗时期，敌人也未曾攻破堡垒的高墙坚壁，这让壁炉谷的公民们深感自豪。

然而近来却有一支另类的军队在他的殿堂间步履匆忙地往来穿梭，令他颇感不满。

最近几个星期，堡垒里到处都是来自联盟各属国的旅行政要与使臣，带着秘密的外交使命穿过壁炉谷。他亲自接见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盛情款待之余尽己所能地提供帮助。虽然政要们都对他的努力表示了赞许，但提里奥还是能够察觉到在他们所有人之间日益紧张的气氛。

他怀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给联盟最高议会带去可怕的消息。纵使竭力调查，他还是不知这些人为何如此急迫。

然而提里奥·弗丁也不是傻瓜。他以圣骑士的身份为联盟效力了三十年，他知道只有一件事能让这些见惯风浪的使者如此心绪不宁——洛丹伦又将重燃战火。

***

如今与兽人部落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近十二年。那场肆虐于北地的可怕战争致使生灵涂炭，尸横遍野，让许多联盟王国化作焦土。无数英勇的战士挺身就义，才终结了部落的骇人恶行。

在那场战争中，提里奥失去了许多挚友与爱将。尽管联盟在最后关头背水一战，转败为胜，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几乎整整一代年轻人无私地献出了生命，以此确保人类再也不会沦为任由凶残的兽人督军宰割的奴隶。

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溃不成军的兽人氏族成员大多遭到俘获，被关押在联盟领地的边缘地带。为了确保联盟的安全，还是要出动整团骑士与步兵时刻看守，而那些兽人则显得顺从而消极。

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兽人似乎彻底褪去了残暴的血性，进入了一种诡异的麻木状态。有些人认为是由于疏于活动，才让这些邪恶的畜生变得死气沉沉，可提里奥却不为这种观点所动。他在战场上曾经亲眼见过兽人的凶残与狂暴。即使是在战争过后，他们那令人发指的暴行也是他梦魇中的常客。

他永远都不会相信兽人已经彻底摆脱了嗜杀的天性。

***

提里奥每夜都会祷告，祈祷战火再也不要降临到他的人民头上。他甚至天真地希望他的幼子能永远免于经受战争的严酷与恐怖。作为一名圣骑士，他见过惨烈的战争把太多无辜的孩童变成孤儿，乃至无助地等死。在恐惧与暴力的包围下，又怎会不让孩子变得冷血和孤僻。他绝不允许那样的厄运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可空有美好的愿景，他也无法忽视当下的现实。几个月来，他最亲密的助手和顾问都在不断向他报告各种可怕的传闻——兽人又在蠢蠢欲动。

初听之下难以置信，但如今在堡垒里络绎往来的使者却证明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若是兽人果真愚蠢到要重整旗鼓，他定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

他一生之中总是在履行责任，大多数时间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守护着洛丹伦。尽管他并非出身显贵，却凭借一腔热血与荣耀在十八岁的年纪就跻身骑士之列。提里奥对国王的耿耿忠心更是让他赢得了上司的一致敬重。

若干年后，当兽人初次进犯洛丹伦，妄图粉碎人类文明时，他成为与乌瑟尔•光明使者并肩作战的首批骑士之一，并被钦点为神圣的圣骑士。

乌瑟尔、提里奥和由大主教阿隆索斯•法奥亲手选出的一众虔诚骑士，变成了圣光的活体容器。他们肩负着双重神圣使命——在圣光的协助下，圣骑士不仅是对抗邪恶黑暗军团的领军者，还要治愈遭受战争创伤的无辜人类民众。

提里奥和同伴们被赋予神圣之力，无论是创伤还是疾病，在他们手中都能‘光’到病除。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与智慧，能够感召同胞，给圣光带来荣耀。

正是在圣骑士的强力领导下，战局才得以扭转，人类最终打赢了那场生死存亡之仗。

这些年来，尽管提里奥的圣光之力有所衰退，他仍然能感觉到在日渐老化的四肢里流淌着战力与光辉。倘若情势所需，他必定能挺身再战。为了他的儿子与人民，他发誓会重振昔日的力量。

***

提里奥清空脑海中的疑虑，决定不再烦心自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竟已走出那么远。小径一路蜿蜒向前，越过了林木茂密的山峰。据提里奥回想，在如此偏远之处已无岗哨。事实上，他甚至想不起来上一次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慢慢地欣赏着四周未经雕琢的自然美景，听着潺潺的溪流声，闻着清新而洁净的空气。天空湛蓝澄澈，两只鹰隼在高处盘旋。他是如此地深爱着这片土地。他告诉自己，只要时机合适，他就会再次回到这里。

提里奥用手梳拢着日渐稀疏而泛灰的短发，责备自己不该出神这么久，毕竟这次是来打猎的。

他在狭窄的小径上熟练地掉转马头，驱策米拉多尔加快步伐向山下跑去。他紧握缰绳，骑着忠诚的战马奔入茂密的丛林。

几分钟后，他放慢速度，走进一片宽阔的林间空地，中央矗立着一座早已废弃的警戒塔。他在破旧的塔底停下，抬头仰望这座孤零零的建筑。

正如零星分布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遗迹一样，这也是让人忆起那段黑暗时期的明证。警戒塔的高墙残破不堪，遍布焦痕，一看就是兽人弩炮的杰作。他想起那些毁灭性的战争机器是如何远距离投射出烈焰炮弹，烧得村庄尽毁。真不知经过这么久的风霜侵蚀，这残破的建筑为何还能屹立不倒。

环视塔底，他在地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足迹，于是下马仔细查看。这一看，全身血液仿佛都凝固住了——那庞大的脚印显然不是人类留下的，而且刚刚形成不久。

提里奥飞快地四下查看一番，又在空地上发现了不少这样的足迹。他猜测兽人至少是在几天前来过这里。

难道那些邪恶的畜生这么快就开始行动了？不会。一定还有别的解释。

壁炉谷的边境戍卫森严，兽人们想神不知鬼不觉地闯入他的土地简直比登天还难。何况隐秘也绝非兽人的天性。但凡有兽人进犯壁炉谷，他的斥候和卫兵即刻就会收到警报。

可这些新鲜的脚印却赫然摆在眼前。

***

提里奥牵着米拉多尔朝警戒塔的后方走去，从马鞍边的剑鞘里拔出重剑。此刻，他多么希望带在身边的是那把强力战锤。

虽然剑法过人，可他还是跟所有圣骑士一样，在危险关头更愿意挥锤破敌。

提里奥蹑手蹑脚地靠近警戒塔，走进残破不堪的前门。几根巨大的木梁从摇摇欲坠的天花板上砸落下来，散落在碎砾遍布的地面上。他仔细检查荒废的警戒室，发现里面有个临时点起的小火堆，边上还堆着破烂的铺盖卷。火堆看似是在不久前才刚刚熄灭。显然，有兽人在这座残塔里住了下来。

奇怪的是，他却没有找到兽人们一贯喜欢收集的武器或是徽章等战利品。真不知道这群畜生为什么会如此鲁莽地闯进联盟的地盘。

在做出返回堡垒集结人手的决定之后，提里奥从塔里退出，有些冒失地大步走进空地，没想到立即跟一个体型庞大的兽人不期而遇，对方正好从树后面钻了出来。

那兽人跟提里奥同样吃惊，扔掉抱在手中的木柴，伸手去摸背上的阔刃战斧。提里奥咬牙切齿地对他挥舞手中长剑。兽人也慢慢地站稳双脚，将利斧从背后取下。

***

提里奥已经有很多年没跟兽人这样对视过了。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家伙，眼中带着灼灼的怒意与憎恶。

然而即便怒气填膺，提里奥还是注意到眼前的兽人有些异样。

没错，这家伙跟他此前见过的兽人同样庞大壮硕，肌肉紧实，粗糙的绿皮肤和类猿的站姿都跟他的同族别无二致。就连那丑恶的獠牙和尖耳朵都能让提里奥想起他们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滔滔恶行。可他的身材和举止却有些不同。他的姿势里透露着年迈，眼角眉间也布满了皱纹，凌乱的胡须和仪式发辫也带着斑斑灰色。

大多数兽人战士都爱身穿突兀的盔甲护板和尖刺手铠，可这兽人身上却只披着缝制的毛皮和鲜红的皮革长裤。镇定自若却隐藏着一股腾腾杀意，还有那临危不惧的从容架势，这些都表明他绝不是狂暴冲动的愣头青，而是久经沙场的精兵悍将。

尽管年老，却比提里奥之前面对过的任何兽人都危险。

这个大块头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仿佛是在等提里奥率先出击。提里奥迅速向树后瞄了一眼，确保没有其他兽人埋伏在侧，再回过头来看向那兽人，发现他依然没有移动分毫。

兽人朝他点了点头，像是在确认只有他一人。他那会意的眼神让提里奥觉得，对方是想等他集中全副精神再与之交战。

不知怎的，兽人的镇定却让提里奥有些慌乱，于是一个箭步猛冲向前。

兽人轻而易举地往侧面一闪，躲过了提里奥的第一击，扬起巨斧划出一道弧线。提里奥凭借本能反应躲了过去，就地一滚，摆出防御的蹲姿，接着抓准时机挥剑朝兽人暴露在外的腹部刺去。兽人娴熟地用斧柄一档，纵身后跃，留出回转应对的余地。提里奥佯装右攻，却借助反推力横向猛扫。兽人被这巧妙的攻势打得措手不及，朝反方向旋身，抡起巨斧劈头挥下，打算把提里奥劈成两半。提里奥赶忙避开，斧刃落地处与他仅有毫厘之隔。

两人摆好架势，准备再战，吃惊地注视着彼此。

提里奥必须承认，这个兽人是个数一数二的强大对手。而对方那张凶残的脸上闪过一抹冷酷的笑意，像是对提里奥的身手同样心怀敬意。

***

两人开始绕着对方转起圈来，相互估算着短长优劣。提里奥再次对那兽人的举止与专注感到惊讶。

他从前遇到的兽人总是会不顾一切贸然地冲杀上来，更擅使自身的野性与蛮力，不擅运用策略与战术。但眼前这个兽人却展现出了出众的技巧与自控之力。

有那么一瞬间，提里奥不确定自己能否打败这个敌人。在那一刹那，他担心他那疲倦的四肢与反应力也许会在关键时刻害他丧命。万一他意外身故，他挚爱的妻儿又将怎样安身立命，这些念头纷纷在他脑海中闪过，削减着他的斗志。

但他暗下决心，摒弃疑虑，提剑准备迎敌。

他曾无数次面对死亡，他肩负着责任。想到这里，他稍稍放下心来，提醒自己无须恐惧，他敏锐的战斗直觉一如往常。更何况还有圣光之力在旁守护。无论那兽人的战技有多高超，都终究是个黑暗生物，是人类不共戴天的死敌，等待他的唯有一死。

***

怀着必胜的信念，提里奥使出浑身力气朝兽人挥剑砍去。兽人在圣骑士的狂攻猛袭之下节节败退。

提里奥越战越勇，手中的长剑仿佛要燃起烈焰。兽人勉为其难地闪避和格挡了几下，紧跟着被一记蓄力攻击打得踉跄不稳，大腿被提里奥砍出了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疼得一个踉跄。老迈的兽人大声呻吟着，重重跌倒在地，痛苦地按着血肉模糊的伤腿，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他料定提里奥一定会乘胜追击，置他于死地。

没想到提里奥却后退两步，慢慢等他起身。兽人惊讶地眨了眨眼。

提里奥是一位圣骑士——白银之手的骑士——而且对他而言，在单打独斗的对决中杀死倒地难起的敌人无疑是耻辱之举。骑士团的神圣法典要求他暂缓对这兽人的处决。

他朝兽人点了点头，再次示意他站起来。

兽人痛苦地咬着他那发黄的锐齿，慢慢地把战斧重新拿在手上，站稳脚跟。

他们死死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兽人稍稍挺直脊背，抬起攥紧的拳头，放于胸口。提里奥看出他是在对自己致意，这下换作他难以置信地眨眼了。从来

没有哪个野蛮的兽人在战斗中向他致意过。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他的敌人。他朝兽人颔首，再度举起手中长剑。

这一次率先进攻的是兽人。

由于伤腿无力支撑沉重的身躯，兽人只能连蹦带跳地朝圣骑士冲过来。

他单手挥舞巨斧，朝提里奥一通猛砍，狂风暴雨般地重击把圣骑士打得只有勉力招架的份儿，朝警戒塔的入口处步步后退。为躲避一记尤为凶猛的劈斩，提里奥冲进塔门，撞进警戒室。

就在天旋地转的一瞬间，提里奥的左臂被锋利的斧刃砍中，疼得大吼一声。但他忍着剧痛，挥剑刺向兽人外露的手掌。兽人大惊之下怒号着把巨斧丢到地上。提里奥乘势紧逼，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场战斗。

说时迟那时快，兽人抓起一根倒塌的梁木，朝袭来的圣骑士挥去。

提里奥向后一退，兽人笨拙地挥了个空。梁木砸在本就脆弱的墙壁上，尘土与碎石雨点似地从天花板上砸落。随着墙壁的倾斜，其余的梁木也发出呻吟。

提里奥继续出击，发了疯似地将兽人临时抄起的这把武器砍成碎片。绝望之下，兽人索性丢下手中剩下的梁木，伸出结实的手臂朝提里奥冲来。

他发出一声怒吼，想要掐住提里奥的喉咙。在他庞大的身躯撞上自己之前，圣骑士再次刺中了兽人。两人扭作一团，撞在早已无力支撑的墙壁上，墙壁连同天花板全都散了架，把他们埋在废墟之下。

***

提里奥醒来只听到木料的嘎吱声和石块的哗啦声，漫天尘埃让他睁不开眼。坍塌的警戒室里一片漆黑。他觉得全身麻木，但仍能感到有重物压着胸口。

随着尘埃消散，他终于看清原来自己被压在一根巨大的断梁下面，双腿也被大块的石料压住了。他发狂似地环视左右，寻觅那兽人的踪影。若是那畜生决定在这时结果了他，他可毫无还手之力。

他伸手抓住那根梁木，使出仅剩的力气将它推到旁边的碎石堆上。

疼痛感立即袭遍提里奥的全身。手臂上的伤口正在汩汩流血，他只觉得天旋地转，想要站起身，却感到断裂的肋骨相互摩擦，疼得撕心裂肺。他的右腿

也被重石压住，恐怕也已经断了。此时的提里奥四肢百骸剧痛难忍，疲惫无力，好像随时会晕过去。

他听见警戒塔的残垣断壁发出嘎吱的声响，整座建筑眼看就要彻底坍塌。

就在意识快要模糊的刹那间，提里奥察觉到身后有悉索的动静。他竭力保持清醒，转过头去，只见那兽人那双绿色的双手正在凶狠地朝他伸来。

他吓得大声惊呼，紧接着眼前一黑，知觉全无。

第二章　未解之谜

阳光透过教堂穹顶天花板上的天窗洒落下来。尘埃飘浮在空中，像是在懒洋洋地轻旋慢舞，被吹过宏伟殿堂的和风吹散。一排排巨大的白色蜡烛整齐地站立在镶有釉彩玻璃的三联窗户前面。窗户上描绘的是一个骄傲而庄严的战士，宽阔的面容与高贵的衣着由数千块细碎的彩色玻璃拼贴而成。战士周围环绕着金色的光环，一只手里举着一把强力战锤，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本厚重的皮面书册。书册封面上的文字清晰可见："Esarus thar no'Darador"——"鲜血与荣耀和我们同在。"

提里奥·弗丁抬眼看着这个彩色人像，感到斗志在体内涌动。他单膝跪在装饰华丽的高台上，谦卑地垂首祷告。在他左侧，一群表情肃穆、身穿白袍的男人站立一旁。他们是来自北郡地区的牧师，也就是战斗祭司。这些虔诚的牧师到此支持提里奥，并在必要时给予他精神指引。在他右侧还站着另一群人，全都身穿打磨得锃亮的重型盔甲，他们是白银之手的骑士——圣骑士。这些全身亮光灿灿的圣骑士是洛丹伦和联盟的勇士，同时也是提里奥的支持者，欢迎这位新成员加入到他们神圣的阵营中来。

在他前方有个宽大的祭坛，位于巨大的釉彩玻璃窗下。流淌的阳光汇聚在祭坛中央，另一位身穿长袍的男人正在静坐冥想，膝盖上放着一本巨大的书。提里奥只依稀感觉到其他人也聚集在他身后，一边交头接耳，一边紧张地等待着仪式开始。

祭坛上身穿长袍的男人抬起手，示意在场的众人保持安静。提里奥屏气敛息。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时刻。只见那人站起身，慢慢朝单膝跪地的提里奥走来。大主教走到华丽的高台前停下，打开手中的那本巨大的书，用雷霆般的嗓音朗声念道：

"在圣光的沐浴下，我们齐聚于此，为我们的兄弟赋予力量。圣光之辉将使他获得新生，圣光之能将令他启迪万众，圣光之力将助他战胜黑暗。同时，圣光之智将会让他引领同胞，永沐天堂。"念毕，大主教合上书，转身面朝左侧的那群人。提里奥感到难抑的兴奋。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在这个庄严的时刻保持专注。

"北郡的牧师们，如果你们认为这个人堪当重任，就请赐福于他吧。"大主教庄严地说道。其中一位身穿白袍的男人走上前，双手捧着一件绣有花纹的

深蓝色圣巾。牧师走到高台前，虔诚地将受过赐福的圣巾绕在提里奥的颈间。接着把大拇指伸进装有圣油的小瓶子里蘸了一下，抹在提里奥汗涔涔的前额上。

“圣光之辉在上，愿你的同胞都能得到治愈。”牧师低声说道，接着轻鞠一躬，退回到原先的位置。

大主教转身面朝右侧的那群人说道：“白银之手的骑士们，如果你们认为这个人堪当重任，也请赐福于他吧。”

两个盔甲加身、满脸傲色的男人走上前，庄严地站在高台前。其中一人手中握着一把巨大的双手战锤，银色锤头上刻着神圣符文，握柄处精心包裹着蓝色的皮革。那高超的锻铸技巧与美轮美奂的外观让提里奥暗暗赞叹。第一位骑士把战锤放在提里奥的脚下，然后低头向后退去。第二位骑士手捧一副仪式肩铠走上前来，注视着提里奥的双眼。他是赛丹·达索汉，提里奥的挚友之一，此时脸上洋溢着骄傲与兴奋。提里奥朝他会心一笑。赛丹稳了稳心神，将银色肩铠穿在提里奥的双肩上，坚定地说：“圣光之力在上，愿你的敌人迎刃而亡。”

说完之后，赛丹又帮他调了调肩铠的位置，把蓝色圣巾从底下拽了出来、然后退回那群肃立的骑士中间。提里奥感到心脏跳动得无比剧烈。狂喜几乎要将他淹没，甚至让他有些眩晕。大主教再次走上前来，将手放在提里奥的头上。

“礼毕，请起身。”大主教说道。于是提里奥依言站起，心中还在惊叹这份莫大的殊荣。大主教看了提里奥一眼，继续朗声诵念。

“提里奥·弗丁，你是否愿意立下誓言，捍卫荣耀与白银之手骑士团的法典？”

“我愿意。”提里奥诚挚地回答。

“你是否愿意立下誓言，行走于圣光的光辉之下，并向他人传扬圣光的智慧？”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立下誓言，斩杀一切邪恶，不惜牺牲自己来保全弱者与无辜之人？”

提里奥使劲咽了口唾沫，点着头回答道：“以鲜血和荣耀起誓，我愿意。”说完他轻轻舒了口气，只感到心潮澎湃。

大主教合上书，走回祭坛中央。

他面朝在场的所有人说道："兄弟们——你们齐聚于此，共同见证——现在，请举起你们的手来，让圣光照亮这个人。"每一位牧师和骑士都举起右手，指向提里奥。提里奥惊讶地看见他们的手掌开始微微发光，散放着金色的光辉。他想那一定是因为太过兴奋，连眼睛都在戏弄他。可就在这时，从上方洒下的阳光开始在地上缓缓移动，仿佛是在对众人的命令做出回应。光芒最后停在了提里奥身上。耀眼的光亮闪得他睁不开眼，提里奥只感到神圣之力随着一阵暖意流遍及全身各处，犹如每一寸体肤都被神赐之火点燃。他能感觉到赋予生命的能量流遍四肢，那能量强大到足以复原任何伤口，治愈一切病痛。他暗自默想，就连暗影里那些被诅咒者的灵魂都能被这能量焚烧殆尽吧！想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一阵战栗。

沐浴在希望与喜悦之下，提里奥单膝跪下，拿起那把强力战锤——那是他神圣使命与身份的象征。他任由脸颊淌下欣喜的热泪，抬头看向大主教，对方也在对他亲切地微笑。

"站起来吧，提里奥·弗丁——洛丹伦的圣骑士守护者。欢迎加入白银之手骑士团。"

教堂内欢声雷动。高处的阳台上号角齐鸣，宽敞的圣光大教堂各处回响起一片沸腾之声。

***

提里奥猛然惊醒。

从身旁的窗户里传来孩子们嬉戏的笑声。玛登霍尔德城堡里熟悉的往来贸易之声不绝于耳。这里是他的家，他正睡在自己的床上。

他摇摇头，清空混乱的思绪，纳闷自己究竟睡了多久。床单早已被汗浸湿，身上的气味闻起来像是足有一星期没洗过澡，他感到头痛欲裂，重重地叹了口气，这才记起做了好长的一个梦。他试图回忆梦境的细节，可一阵阵头痛让他仅能捕捉到些微闪回的画面——身穿长袍的男人，闪亮的战锤，还有个邪恶的兽人。

邪恶的兽人？

他猜想自己肯定是梦到受封圣骑士时的场景了。但在那喜庆欢腾的仪式上绝对没有兽人到场。

渐渐地，更多画面在脑海中一一浮现——他跟那兽人打了一架，而且他还打输了。真是荒诞无稽，他漫不经心地想。

年纪越大，做的梦也越来越天马行空。

他把头从那沾满汗水的枕头上抬起，想要起身下床。一阵剧痛不期而至，疼得他又赶忙躺了下去，大口地喘着气。他将毛毯掀起，发现整个腹部都被包扎得严严实实。此外，全身上下到处都是瘀青和伤口，难怪会那么疼。

他惊讶地发现就连胳膊上也缠着绷带，发狂地想要记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和兽人的那场战斗是真的？出于某种诡异的原因，那段记忆有些模糊。

他满脸痛苦地挣扎着站了起来，穿上长袍，朝私人房间的起居室走去。

在那里，他看见年轻的妻子卡兰德拉正安静地坐在窗边那张宽大的长毛绒座椅上绣着什么。一见他走进门，卡兰德拉立即把针线丢开，跑来温暖地抱住他，小心翼翼地生怕把他弄疼。

“感谢圣光，你终于醒了。”她说。

她那娇俏而灵动的面容上既有宽心，又有关切。一双蓝眼睛和往常一样，像是要看穿他的身体似的。他对她报以微笑，轻吻她的额头。这恐怕是他第一万次惊叹于她的美貌了。

“我正在担心，你会不会就这样昏睡一整年。”她说。他听闻此话不解地挑了挑眉毛，抚摸着她柔软的金色长发。

“此话怎讲？我睡了多久？”

“差不多四天了。”她脱口答道。

提里奥难以置信地眨巴着眼睛。

“四天。”他喃喃自语道。难怪记忆会那么模糊。

“卡兰德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会睡了那么久？”

她耸耸肩，轻轻摇了摇头。

“我们也不确定你到底遭遇了什么。”她回答，“你那天早上外出狩猎，好几个小时都没回来。你平时从不会晚归，所以我担心你受了伤，就派雅顿出去找你。”

提里奥听到这里微笑了。雅顿是堡垒的卫兵队长，称得上是他最忠诚的伙伴。他应该想到雅顿会去找他的。

卡兰德拉继续说道："他刚离开堡垒，就看见米拉多尔驮着你回来了。他说你当时昏迷不醒，还被人用缰绳绑在了马鞍上。"

提里奥用双手抱住疼痛的头。"绑在马鞍上？这怎么可能。"他疲倦地说。

她用手轻抚他的额头，掌心冰凉。"你的肋骨断了，手臂也受了伤，恐怕是遭到了野熊的攻击。雅顿一把你送回来，巴瑟拉斯就立即对你进行了治疗。"

提里奥重重地在她的椅子上坐下。巴瑟拉斯？是巴瑟拉斯治疗了他？这位年轻人不久前才刚刚荣升圣骑士，真没想到他竟然进步得如此神速。有些自负却很虔诚的巴瑟拉斯被指定为提里奥的副手——也就是接替他壁炉谷圣骑士领主之位的继任者。

他一直在对这位年轻的圣骑士传授神圣的骑士团之道，并教他政治竞技场上的诸多规则礼数。虽然听闻是他治疗了自己，提里奥颇感欣慰，但眼下还有别的事要想。

跟兽人的那场决斗莫非是真有其事？

卡兰德拉跪在他身边。"巴瑟拉斯的治疗术让你的身体承受了很大负荷，也把他累得筋疲力尽。你在昏睡时喊了好几次梦话。"

他问询地看着她。"还有呢？"他问。

"这……"忧虑的神情从她脸上掠过，"你一直在念叨兽人的事，提里奥。你说壁炉谷里有兽人。"

他无力地靠在椅背上。关于那场激烈搏杀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果然是真的。

他望着她那双如湛蓝水晶似的眼眸，认真地点了点头。

"确实是兽人。"他对她说。

卡兰德拉跌坐在地，吓得张口结舌。"圣光啊，救救我们吧。"她喃喃道。

这时门被撞开了，五岁大的泰兰从外面闯了进来。

“爸爸，爸爸！”男孩大喊着冲到父母面前。卡兰德拉站起身来，看着泰兰跃到提里奥的腿上。提里奥的胸口被撞得一阵剧痛，不禁发出一声闷哼。

“泰兰，我的孩子，你好吗？”他紧紧地把爱子搂在怀里。

泰兰朝父亲扭捏一笑，环抱住他的双肩。

“有没有听妈妈的话？”

泰兰兴奋地点着头。

“他很懂事。”雅顿洪亮的嗓音在门口响起，“就是跟他父亲一样难以控制。”说罢走进房门，卡兰德拉朝这位忠心的卫兵微微一笑。

“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们。我看见泰兰像个狂暴的食人魔似地往这边跑，就想抓住他，免得让他吵醒你。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提里奥抱着泰兰，忍着疼站起身，走过去跟他的老朋友打招呼。两人真挚地把手握在了一起。

“卡兰德拉跟我说，多亏是你把我运回了堡垒。坦白说，雅顿，要是我每次被你搭救都给你发个金奖章的话……”

“别说废话了。我只不过是把你的马牵了回来。如果你想表达谢意，也应该谢谢巴瑟拉斯。是他耗尽力气来治疗你。你可真是被打得够重啊，老朋友。不管怎样，看到你从鬼门关逃了回来，我真为你感到高兴。你可让我们担心坏了。”

“我知道。”提里奥说，“有些要紧事，我们必须马上商量一下。”雅顿点点头，朝泰兰和卡兰德拉投去一个眼神。

卡兰德拉心领神会地把泰兰从提里奥的怀里抱开。“那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部署计划，我得抱小家伙下楼睡一会儿。”说着轻吻儿子的脸颊。泰兰则是一脸不愿意地想要挣脱母亲的怀抱。卡兰德拉宠溺地笑着。

“真像他父亲。”她咯咯笑道。

提里奥和雅顿微笑着看她离开。

“我们待会儿见，儿子。”提里奥在身后说。等他们走远之后，这才转过身来，满脸愁云地看着雅顿。

“是兽人，雅顿。而且他很可能还活着。据我看来，就只有他一个。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件事情我希望除了你跟我，还有看见我进门的人之外，不要再让其他人知道。万一这只是一场个案，我不希望把整个地区都扰得鸡犬不宁。”

雅顿结实的下颌明显收紧。“这恐怕很难做到，大人。在你昏迷时，我跟巴瑟拉斯都在场，我们都听见你满口呓语地念叨兽人的事。”他说。

提里奥苦着脸听雅顿继续往下说。“你也知道巴瑟拉斯这个人，只要一听见‘兽人’这两个字就会暴跳如雷，马上召集了一整团兵力到野外搜寻有关那些畜生的任何线索。我几乎要把他压在屁股底下才能让他平静下来。”

“那小子真是热血，可是他这份狂热会惹来麻烦。”提里奥冷冷地说。

“岂止是麻烦那么简单。”雅顿微笑道。他们两人早就见识过巴瑟拉斯对跟兽人交战有着狂热的偏执。

巴瑟拉斯的父母在战争中死于兽人之手，从此他便成了精神受到严重创伤的孤儿，一心想把毕生力量都用在消灭邪恶兽人的战斗中，长年累月都在勤学苦练。然而不幸的是，这位满腔热血的年轻人直到战争结束才加入到圣骑士的阵营中来。

尽管经过漫长的训练与准备，迎接他的却只有磨人的现实——他不再有机会为父母报仇雪恨。同时他也感觉到，要想让上司对自己青眼有加，唯有在战斗中让双手光荣地染上鲜血。

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强大的英雄，让那些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畜生血债血偿。虽然同情这位年轻圣骑士的遭遇，但提里奥却深知他的这种想法会导致灾难。

“我怀疑他未必会对我这件事守口如瓶，尤其是在治疗过我之后。雅顿，现在已经有多少人知道了？”提里奥紧张地问。

“这几天堡垒里真是传闻满天飞。我本人就听说过好几个版本，从小规模的兽人突袭队到大举来犯的兽人军团。你可以想象得到，人们都害怕部落会再杀回来，而巴瑟拉斯最怕的是不能单枪匹马地杀死他们。”雅顿回答。

提里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但愿局面不会变成那样。”提里奥诚恳地说，“替我召集顾问。在议会里继续商讨。”雅顿干脆地敬了一礼，转身离开。

提里奥清了清嗓子。“雅顿，”他轻声说，“还有一件事……”雅顿愣住了，“你看到我当时的模样了是吧？”

“是。”

“我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把自己绑到米拉多尔背上，再把它骑回家。”

“是的，大人。绝不可能。”

“那么你看见别人了吗？有没有人出手帮我，再把马牵回来？”

“没有，大人。就你一个。我甚至还跑回去搜查，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肯定是有人把你绑到了马背上，但我怎么都查不出来。”提里奥点点头，示意他可以离开了，然后一个人静静地琢磨那个不留名的救星到底是谁。

据他回忆，当天早上林地里就只有他和那个年迈的神秘兽人。

一个念头从他脑中闪过，他想会不会是那兽人救了他。但过往的经历却让他对这种猜测嗤之以鼻。那些残忍的畜生全然不知何为荣耀，从不会对别的生物手下留情，更何况还是对待敌人。

可即便对这一点笃信不疑，提里奥的直觉还是告诉他，救他的正是那个兽人。

***

烛火在中等大小的议会厅里闪烁摇曳。正中央摆着一张宽大的橡木桌，上面铺着巨幅地图，赫然呈现着壁炉谷的每一处地形细节。六个男人围坐在桌边彼此交谈。提里奥坐在首座，看着地图上画出警戒塔附近林地的那片区域陷入沉思，对顾问们的你一言我一语毫无兴趣。

有个问题始终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谁救了他，还把他的马给引了回来？他清晰地记得，当他并未乘胜追击，对那兽人痛下杀手时，对方朝他敬了一礼。

也许那畜生心中对荣耀多少有些概念吧。

不，一定是搞错了。他暗自提醒自己，兽人个个邪恶野蛮，根本不懂何为礼数，何为怜悯。可他的心却在对他说，是那个兽人救了他。

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位颀长瘦削的年轻男子，身上的银色盔甲光辉耀目，深绿色的披风在身后轻摆。

巴瑟拉斯真是像极了远征的圣骑士。虽然比提里奥年轻近三十岁，但巴瑟拉斯在立誓加入白银之手骑士团时，却像这位年长的圣骑士一样虔诚。

巴瑟拉斯的步履一如既往地轻盈优雅，对厅内的其他人视若无睹。带着傲慢，乃至些许浮夸，任何未被赐予圣光之力的人都不被他放在眼里。

在这位年轻人进门时，提里奥站起身来，朝他敬了一礼。

“你好，巴瑟拉斯，感谢你为我疗伤，否则我此时已经投入圣光的怀抱了。”提里奥说着，摸了摸依然刺痛的肋骨。虽然他的伤口已经愈合，体力却仍未恢复。

巴瑟拉斯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朝提里奥还了个礼。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人。倘若易地而处，你也会这么做。”巴瑟拉斯自信地回答。“我多么希望跟那兽人战斗的人是我。那样的话，他的脑袋现在肯定已经挂在堡垒的城墙上了。”

提里奥注意到几位顾问惊讶地交换着眼神，这位年轻圣骑士总是热血到近乎无礼的程度。提里奥耐心地对他们微笑。

“当然，”巴瑟拉斯继续说道，“这并不是说您没能耐亲自打败那个畜生，大人。”

“这个嘛，我相信你肯定能让他尝到联盟的厉害，巴瑟拉斯。听我说，眼下我不希望你跟任何人谈论这件事。在我们弄清楚事态之前，别在民众中间引起恐慌。”

巴瑟拉斯差点呛住。“大人，我无意冒犯，但您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声张，任由敌人畅通无阻地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肆虐？我们必须立刻搜查整片林地！每在这里浪费一秒，就等于是给兽人更多的——”

话还没说完，就被提里奥打断了。“你认为外面有很多兽人，巴瑟拉斯。可我当时却只看见他一个。在尚未得到证实之前，我不会贸然发出战斗的号令。在这个时候，切忌捕风捉影。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时刻戒备。”

“捕风捉影？一群兽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闯进了我们的领地，其中一个成员还差点把你打成肉酱，这时候还谈什么冷静？简直疯了！”几位顾问被这年轻人的口不择言惊得目瞪口呆，可巴瑟拉斯还在不管不顾地继续往下说：“我们应该立即派出搜索队才是！”

提里奥攥紧拳头，竭力保持着平稳的语调。在他们白热化的争辩中始终保持沉默的顾问们这时似乎也被巴瑟拉斯的无礼激怒了。

“注意你的语气，小子。这里仍然是我说了算，你作为圣骑士也要听命于我。只要我还没下台，就必须按我说的做。现在请你退下，没有我的命令，不得离开堡垒半步。听明白了吗？”提里奥大声咆哮。

巴瑟拉斯愤怒得几欲发狂。“圣光在上，但愿我们的领主大人没被兽人打得吓破了胆，连职责都忘了！”

“够了，巴瑟拉斯！你太过分了！”一位顾问大喊道。

提里奥气得头发竖立，大步走到年轻的圣骑士面前，死死地注视着他的眼睛。

“现在请你离开我的议会厅。”他对巴瑟拉斯说。

年轻的圣骑士强忍怒意，稳住心神。“当然，大人。”他的嗓音绷得紧紧的，“我会热切地等待您下达命令。”说完他利落地敬了个礼，转身离去。

“你当然会。”提里奥冷冷地说。随着紧张气氛的消散，议会厅里的所有人仿佛都松了口气。提里奥疲惫地揉了揉眼角，坐回原处。

一位顾问开口说道：“大人，他太傲慢了，但心地不坏。我相信他并不是要——”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也清楚他的意思。巴瑟拉斯总是会热血上脑，这也正是他成为杰出圣骑士的原因所在。可这热血在微妙的情势之下也会导致他破坏大局。”提里奥直言。他觉得累了，像个耄耋老者。“等他冷静后会回来的。他总是这样。”

“可是大人，万一真像他说的那样怎么办？万一真有兽人大军正在伺机进犯，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吗？”那位顾问质疑道。

提里奥指着地图上破碎塔楼的位置。“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坐以待毙的，老朋友。我会亲自调查这件事。”还没等他们再说什么，他便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留下顾问们面面相觑。“可万一被他言中……愿圣光帮助我们所有人。”

当天晚上，提里奥孤身一人坐在堡垒宽敞的餐厅里，用刀叉心不在焉地拨弄着面前早已变冷的食物。他又在想关于那个老兽人的事了。

难道真是他救了自己？

他很快就能找出答案。如果事实真如巴瑟拉斯所说，那么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随时都会化为乌有。

身后传来小脚轻轻摩挲地面的声响。他转过身去，看见睡眼惺忪的泰兰从隔壁的起居室里走了出来。

“你这个时间不是应该睡得正香吗，小家伙？”提里奥问道。男孩爬上他的膝盖，怯怯地抬头看着他。提里奥对儿子微笑，感慨这男孩长得真像他母亲。同样有着满头金发，大大的蓝眼睛，一看就是个天真而听话的孩子。

“那些绿皮怪物又回来了吗，爸爸？”泰兰问。

提里奥点点头，抚摸着男孩的头发。

“是的。但你无须担心，孩子。你待在堡垒里就会没事。”

“你要去打败那些绿怪物吗，爸爸？”男孩又问。

提里奥愁眉紧锁。

“还不知道，孩子。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第三章　一位战士的传说

提里奥次日清晨醒得很早。他轻手轻脚地下床，以免吵醒卡兰德拉，穿好衣服，朝私人更衣间走去。

在漆黑的屋子中央有个装饰华美的架子，他的盔甲就撑在上面。尽管坑坑洼洼的凹痕遍布，这身重型银色盔甲在晨曦的微光中还是闪闪发亮。

这些都是战斗的伤痕啊，他警惕地想。

这些年来，若不是他小心谨慎，这里每一道深深的痕迹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他默默地希望自己的好运气能继续助他战胜未知的危难。

他尽量悄无声息地把盔甲一件件穿在身上，系好搭扣。穿戴完毕后，他站在一面全身镜前，打量着自己。

镜中人的英姿飒爽不输往昔，只是疲惫的面容两旁多了几抹灰色的鬓发。真没想到这身沉重的戎装多年后还是这么合身。每当他穿上盔甲，都会感到一股战无不胜的力量。但那是年轻人才有的妄念。

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没有人能够永生不死，他心情沉重地想。

提里奥走向另一面墙边的壁炉，从上方的橡木壁炉架上取下那柄随他征战杀伐的战锤，拿在手中掂量着它那恰到好处的分量。锤头上的神圣符文依然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若不是时运所迫，我今天就不用劳你出马了，老友。”他轻声说道，然后把战锤夹在胳膊底下，朝堡垒的马厩走去。

***

当提里奥给米拉多尔装好马鞍时，朝阳才刚刚爬上远处的奥特兰克山峰。他把战锤挂在马鞍边，准备骑上这匹经验丰富的战马。

他踩上马镫，这个动作痛得他哼了一声。肋骨还是很疼，这身沉重的盔甲更是让他难以支撑。

“你这是要做什么？”一个怀疑的声音从马厩漆黑的门口响起。提里奥把脚抽了回来，转身面朝雅顿。卫兵队长表情严肃，一脸忧心。

“我要去调查那座废弃的警戒塔。如果兽人当真打算进犯我的土地，我要亲自找出证据。”提里奥回答得直截了当。

雅顿点点头。“很好。那等我备马，跟你一块去。”

“我不需要人陪。这件事情我必须自己去做，雅顿。”提里奥的话掷地有声，卫兵队长脸上的忧虑愈发明显。

“我不喜欢你这么干，提里奥。你到底想证明什么？不带护卫，单人匹马地到那里去，你不久前才刚刚——”

提里奥打断了他的话。“刚刚什么，雅顿？刚刚惨败而回？”提里奥厉声问道。

雅顿垂下眼，尴尬地挪着脚。

提里奥翻身上马，深深吐出一口气，匆匆说道：“我过不了几小时就会回来。这段时间多留意巴瑟拉斯，我预感他要惹麻烦。”说完策马奔向远处的树林。

越发不安的雅顿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领主渐行渐远。不知怎么，他觉得提里奥对他有所隐瞒。

***

找到那座废弃的高塔并不像提里奥想得那么容易。他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终于沿着原先那条山路走了上去。未散的晨雾笼罩着蜿蜒的小径，但他还是能透过林木分辨出高塔残破的轮廓。

随着渐行渐近，他让马匹行进的速度也慢了下来，警惕一切危险的声响。连个随从都没带在身边，只身一人靠近敌人的营地,这可真不是明智之举。米拉多尔沉重的战铠和他这身闪亮的盔甲，足能让敌人在几英里之外就看得一清二楚。毕竟他也说不清那兽人到底有没有同党。可内心的声音却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

他在心底里感觉到没什么可怕的，于是任由谨慎随风飘散，快步骑到塔下，纵身下马。他抬起头，看见从前高耸的围墙早已向内塌陷，警戒塔的结构散落得面目全非，天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从那场灾难中活下来的。

他环顾四周，寻找兽人的蛛丝马迹，但却并无发现。这座塔看来是彻底荒弃了。

一声低沉的闷哼声引得他转过身来。他看见那兽人坐在树旁一块巨大的岩石上，显得泰然自若，但那把巨大的战斧却倚在身侧。

看来这家伙也很谨慎，提里奥默想。

骄傲的圣骑士摘掉头盔，放在米拉多尔的马鞍上。这匹高头大马喷着响鼻，分明是察觉到了主人的紧张。提里奥用余光瞥向挂在马鞍边的战锤，朝锤柄伸过手去。兽人见状立即抄起战斧，提里奥则飞快地缩回手，往后退了一步。兽人轻轻一哼，放松下来，对他会心一笑。提里奥深吸一口气，慢慢走向那兽人。

就在他往前走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把这个老兽人想得太好了。也许这畜生的确是想杀死他。也许把他从塔楼的废墟中救出来的另有其人。

也许吧。

但无论如何，他都想找出答案。他在距离兽人几步远的地方停下，将拳头置于胸口表示敬意。这兽人之前就是这样朝他敬礼的，对吧？作为回应，兽人抬起僵硬的手，搭在泛着灰色的眉毛旁边。

“你们人类习惯这么打招呼，对吧？”兽人言辞流利地问道。他的声音深沉而沙哑，发音却很是清晰。

提里奥愣住了，脸上的讶异难以遮掩。只见兽人那丑恶的五官扭成一团，像是在对提里奥微笑。

“你……会说我们的语言？”提里奥颤抖着问。

兽人用凌厉的目光打量着他。“你认为我的族人只凭蛮力就能在你们的世界上存活这么久？”他问，“你们总是小瞧我们，所以才输掉了第一场战争。”

这真是让提里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眼前坐着的明明是个黑暗生物，邪恶而嗜杀，却能说会道，富有智慧。

那兽人并没像他想的那样，急不可耐地把他的心从胸腔里挖出来，而是静静地坐在那儿，用心照不宣的狡黠目光望着他。提里奥对此感到既着迷又憎恶，不禁一阵颤抖。

他不假思索地把那自问过无数遍的问题宣之于口："我必须要知道，把我从塔里救出来，还把我的马引回大路上的人，究竟是不是你？"

老兽人默默地凝视了他很久，然后才点了点头。"是我。"

提里奥长出一口气。"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他问，"我们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兽人似乎思忖了片刻。"作为人类，你有极强的荣誉感，从我们的交手中可见一斑。光荣的战士不该死得像一只落入陷阱的野兽。任你在那里自生自灭，绝不是正义之举。"兽人说完了。

虽说提里奥并不确定自己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回答，但这个答案显然不在他的预料之中。"再说，"兽人继续说道，"我已经见识了足够的死亡。"

提里奥低下头，努力消化着那个兽人说的话。这不对劲啊，他想。这家伙应该是个冷酷无情的畜生才对。他怎么会这么说呢？

但提里奥知道兽人说的都是实话。他能感受到对方的真诚——以及深深掩藏在真诚之下的痛苦与悲伤。作为圣骑士，他早已练就了某种同理心，能感应到他人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这种奇妙的能力从未像此刻这么有用。他努力回过神来，集中精力应对当下的局面。

"那我应该要谢谢你了。"提里奥开口说道，不知该怎样跟他对话才好。

那兽人像是察觉到了提里奥的困惑。"我叫伊崔格，人类。你叫我伊崔格就好。"提里奥也放松下来："谢谢你，伊崔格。多谢你救了我一命。"

兽人再次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提里奥注意到那兽人走起路来一跛一拐的，看来他在那场战斗中给他留下的伤口恐怕是感染了。兽人却都没再回头看他一眼，就那么跛着脚朝塔楼废墟走去。

"我是提里奥·弗丁。"圣骑士说，"我应该告诉你，我是这片土地的领主，伊崔格。因为你在这里出现，让许多致力于保护这里的人深感不安。"

兽人轻声笑了起来。"我敢打赌，在你发现我之前，他们睡得可香着呢。"兽人说。"我在这片林地里住了好多年了，人类。我避人耳目，四处为家，为了避开你的斥候和游侠，可没少费功夫。"

他在说出'游侠'这两个字时，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轻蔑。兽人向来对精灵游侠没什么好感。在魔法家园奎尔萨拉斯遭到兽人的毁灭后，狡猾且长于在林中奔走的精灵一族便发誓要找部落报仇。提里奥不知伊崔格说的到底是不是实情。这兽人果真已经在这里秘密生活了这么久？

伊崔格哼了一声，继续说：“是厄运把你带到了我面前。”

“也许吧，”提里奥回答，“可你在这里生活，给我带来了大麻烦。我的人民憎恨你的族人，伊崔格。你们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只有苦难和混乱。若有机会，他们会不容分说地杀死你。那我又怎么能对你手软呢？明知你族人犯下的恶行，我怎么能对你放任不理？”

“我已经脱离他们了，人类！我在这里独居，或者说是遭到了放逐。”伊崔格警惕地说，“我不愿意再为他们偿还罪孽。”

“我不明白。”圣骑士说道，“你是说，你背叛了你的族人？”

“我的族人都迷失了！”兽人啐了一口，“说实话，早在他们还没来到这个诡异的世界之前，就已经迷失了。当部落最终倒在你们的战旗之下时，我就决定要彻底跟他们分道扬镳。”

伊崔格俯下身，将一块巨石滚到身旁。这兽人的力量让提里奥很是震惊。要想移动那样一块石头，至少需要两个膀大腰圆的男性人类才能做到。兽人示意提里奥坐下，接着自己在他对面的地上盘腿坐好。于是提里奥在那块平滑的巨石上坐了下来。

“关于我的族人，你还有很多事情不了解。他们在很久之前就抛弃了荣耀与骄傲。当我的儿子们惨死之后，我便与他们再无瓜葛。”伊崔格的语气透着冰冷。

“你的儿子是战士吗？”提里奥问，引得伊崔格大声嗤笑。

“所有兽人都是战士，人类。”他说，仿佛提里奥是个无知的孩童，“除了战斗，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尽管我的儿子战力过人，却还是遭到了首领的背叛。在最后一战中，我们氏族的几位酋长为琐事起了内讧。在一场极为血腥的战斗结束之时，我的儿子奉命从前线赶回。我们酋长的一位竞争对手为了在部落中赢得更高的地位，竟撤销了那道命令，把我的儿子们连同其他同胞遣回去送死。那是我们氏族的黑暗之日……”伊崔格沉浸在回忆里，“也是我的黑暗之日。”

这番话听得提里奥心潮翻涌。他知道兽人经常会自相内斗，可伊崔格的悲伤还是令他动容。他从没想过这样的背叛竟能对一位兽人产生如此影响。

“我当时意识到没希望了。腐化与仇恨彻底蒙蔽了我族人的灵魂。我感到部落的自我吞噬只是时间问题。”伊崔格说。

“腐化是从哪来的呢，伊崔格？是什么把你的族人变得这么堕落？”提里奥问。

伊崔格挑动眉毛，似乎陷入了沉思。“在我祖父的时代，我的族人既单纯又骄傲。那时有几十个氏族，在我们世界的野外靠捕猎为生。他们当时全都是猎手——谨守荣耀的准则信条、崇拜元素之魂的强力战士。在先祖的血脉里奔涌的是雷霆与闪电！”伊崔格沉醉于怀想里，自豪地说：“睿智的萨满祭司指引着他们，并维持着氏族间的和平。”

提里奥靠上前，认真倾听这位老兽人说话。从没有哪个人类听过这么多兽人的历史。“然后呢？”提里奥焦急地追问。回想起每晚给泰兰讲睡前故事时，不知儿子是否也是这种感觉。

伊崔格忧郁地继续说道：“后来，在氏族间崛起了一个新的组织，承诺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建强大的帝国。许多萨满祭司都抛弃了古老的传统，开始研习黑暗魔法。他们将自己称作术士。出于某种邪恶的意图，他们利用暗影力量腐化了氏族，并把他们变得极端暴力。反正也算是成功团结了我的族人。”伊崔格冷笑着说，“在术士的统领下，各个氏族联合起来，形成了残暴的部落。我们高贵的战士传统遭到扭曲，沦为实现他们黑暗意图的工具。把我的族人带到你们世界中来的正是那些术士，人类。是他们挑起了那场战争。”

提里奥困惑地摇了摇头。“就没人敢站出来抗议？在一个战士的族群里，竟然没人愿意挺身反抗？”提里奥急切地问。

“的确有少数人拒不服从。其中有个持不同意见的氏族，他们的首领名叫杜隆坦，公然挑战术士的权威，并试图将其他愚蠢的氏族唤醒。那个强大的杜隆坦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大英雄。可惜只有寥寥兽人愿意听从杜隆坦的警告，别人都在术士的蒙蔽之下失去了理智。结果杜隆坦和他的氏族都因为他的勇敢直言而遭到流放。我听说他在几年之后还是死在了术士刺客的手里。这就是部落之道。”伊崔格的话说完了。

“真是疯狂。”提里奥说，“如果你的族人像你说的那样荣誉至上，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就被人控制住。”

伊崔格一脸愁容，沉默了半晌，然后抬起头，目光冷峻地答道：“那时攫住我们的是一股可怕的力量，人类。在杜隆坦被除掉之后，我的族人陷入了恐惧与疯狂，再也没人敢站出来跟术士抗衡。”

提里奥嘲弄地一笑。

这不屑惹得伊崔格出离愤怒：“人类，你可曾与整个氏族的意志对抗过？你可曾在明知必死无疑的情况下，质疑过一个组织？”

提里奥避开了他的目光。没有。他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感觉。

伊崔格见提里奥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于是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据说，那些术士与恶魔同流合污，汲取了他们的地狱之力。我个人相信这种说法。控制我族人的黑暗力量不可能生成于我们的内心。"

提里奥紧张起来。他记得听说兽人们放出了恶魔，在人类中散播恐惧。这个念头令他毛骨悚然。

"看来你的族人早在与人类交战之前就已经饱经苦难了，伊崔格。"提里奥的语气里带着骄傲。

伊崔格斜睨了他一眼。提里奥继续说："但你讲的故事的确非比寻常。长久以来，恐怕我都误解了你和你的族人。"

这话似乎让伊崔格有些高兴，他站起身来，挺直脊背。

"事实上，"提里奥继续说道，"我们两个很像，都是牺牲甚多的老兵，为了——"

伊崔格挥了挥强健的手掌，打断了他的话："我们毫不相像，人类。"他低吼道，"我是被流放到敌人领地上的叛徒！你是个富有的领主，深受自由民众的爱戴，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能随心所欲。我们一点都不像！"说完，这位老兽人对自己的失态感到窘迫，转过头去看向远方。

伊崔格琢磨着兽人尖刻的言辞。"你说得对。我们双方正在交战，因此我必须要问你个问题。伊崔格，请你以荣耀为名如实作答——在我的领地上是否还有其他兽人？部落是否计划入侵这里？"

伊崔格重重叹了口气，重又坐到地上。他沮丧地摇了摇头，注视着提里奥的眼睛。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这里只有我一个。我没兴趣跟别的族人打交道，这些年来再也没见过其他兽人。我对部落的计划并不知情，只能对你保证，你眼前这个颓废的老战士没打算进攻你的堡垒，更不想给你惹任何麻烦。我只想不受打扰地过完余生。我这一生都在徒劳地厮杀，和平是我唯一的心愿。"

提里奥点点头。

"作为一名光荣的战士，我相信你说的话，伊崔格。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我会让你继续避世隐居。只要你不露形迹，不来滋扰我的族人，想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

伊崔格难以置信地笑起来："即便你同意，你的同胞也会来追杀我。对他们来说，我可是心腹大患。"

“但我是他们的领主，伊崔格。他们得依照我的命令行事。我以圣骑士的身份对你庄重立誓，你的秘密不会泄漏。只要我掌权一天，就绝不会有人来追杀你。”提里奥向伊崔格立下誓言。

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提里奥后悔不该把话说得那么满。他知道若是情势变得复杂，要想履行这样的承诺必定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他的战友发现他跟兽人立下了这样的约定，一定会把他视作叛徒。然而直觉告诉他，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他信心笃笃地站起身。

伊崔格满意地哼了一声：“那就以你的荣耀担保。”他说着又站了起来。

提里奥再次留意到兽人的跛足。伊崔格显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以我的荣耀担保。”提里奥看着兽人的伤腿答道，“伊崔格，其实我可以帮你疗伤，我有这种力量。”

兽人被逗得笑了起来：“谢谢，但不必了。疼痛是位伟大的老师。别看我打过那么多场仗，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提里奥朗声大笑。他真心有些喜欢上这个老兽人了，而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他还将其视作十恶不赦的恶棍。

“或许有一天我会回来多跟你聊聊。我必须承认，你跟我想象的大不相同。”圣骑士坦言。

伊崔格也咧嘴笑起来，那双巨大的黄色獠牙仿佛要戳出来似的：“你也是啊，人类。”

提里奥再次朝他敬了一礼，骑上米拉多尔，策马奔出了兽人的视线。

***

骑行在弯曲的山路上，提里奥的脑海中涌动着万千思绪。他不确定让那兽人在他的领地上避难会不会是个错误。但无论如何，他都已经答应要帮对方保守秘密。不管发生任何事，他在道义上都必须要保护老兽人免受迫害，必须如次。

当他把马骑回堡垒的马厩里时，已近黄昏时分。提里奥疲惫地把缰绳递到马童手中，朝堡垒里走去。他现在只想好好睡上一觉，忘却白天的烦恼。

正当他伸手去拉厨房门的把手时，一只强有力的手拽住了他的胳膊。提里奥抬起头，看见巴瑟拉斯挡在他身前。那年轻人的眸子里闪动着光芒，看得提里奥很是不安。

“大人，”巴瑟拉斯冷冰冰地说，“我们必须马上谈谈。”

提里奥失望地叹了口气：“我累极了，巴瑟拉斯。明天一早再谈不迟。”

巴瑟拉斯的手却握得更紧。“我想您没听懂我的意思，大人。我知道您今天去哪里了。”年轻的圣骑士说道。他的眼睛一下未眨，提里奥却如同被禁锢在冰寒深渊。

提里奥不知是不是雅顿走漏了风声。不会。雅顿一向忠心耿耿。

“你早就知道壁炉谷里有兽人了，提里奥。你的眼神骗不了我。为你着想，但愿你没有隐瞒任何相关情报。”

提里奥闻言大怒。他能忍受这个年轻人的傲慢，可他绝不会在自己家里被一个热血过了头的毛头小子威胁。

“我提醒过你，巴瑟拉斯。跟我说话时要保持适当的尊重。”提里奥愤怒地说。“至于你的担忧，我已经查明我遭遇的那场意外只是偶然。眼下你需要知道的就这么多。你最好把这些事情都给忘掉，不要再提。现在趁我还能控制脾气，拿开你的手，把路给我让开。”

巴瑟拉斯慢慢松开手，后退了一步。他那洞穿一切的眼神却仍聚焦在提里奥身上。年长的圣骑士愤而转身，走进堡垒。

孤零零留在原地的巴瑟拉斯沮丧地叹了口气。

“这事没完，大人。”年轻的圣骑士小声对自己说，捏紧拳头，“绝不会就这么算了。”

***

提里奥走进自己的私人房间，郑重地脱下盔甲，把战锤放回壁炉架，然后进入卧室，重重栽在床上。他此刻但求能睡上几个小时。

就在他刚刚把脑袋枕上长毛绒枕头时，卡兰德拉走了进来，看见他在房内一脸惊讶。

“噢，你回来了。”她甜甜地说，“一大早跑到哪儿去了啊，提里奥？我问过雅顿，但他什么都不肯告诉我。”妻子的声音里满是关切。

提里奥有些紧张。他根本不想谈论那兽人的事。他答应过要替伊崔格保守秘密，却也不愿意跟妻子撒谎。注视着卡兰德拉的眼睛，提里奥看得出来，要是不把一切和盘托出，她是不会放心的。

“我去调查和兽人交战的地方了，卡兰德拉。我必须查清楚是否还有更多兽人闯进了我的领地。”他有些急躁地说，“我想一个人去，所以才叮嘱雅顿对任何人都不得声张。”

卡兰德拉皱起眉，双臂叠抱于胸前。每当他惹她不快时，她都会摆出这个姿势。

“你在几天前才遭到攻击，这么快就一个人跑出去？你怎么能那么鲁莽啊，提里奥？你想证明什么？如今你可不是年轻人了！”她激动地斥责道。

提里奥有些无奈。先是巴瑟拉斯，现在又要面对妻子。

“我当兵的年头比你的年纪还要大，小女孩！用不着你来教我怎样履行职责！”他咆哮着。

提里奥很少会这样对妻子讲话，每当他这样，卡兰德拉也不知该如何应对。她决定战略性地转移话题，以免二人不欢而散。

“你找到要找的了吗？”她努力让声音显得波澜不惊。

提里奥强迫自己平静下来，但知道这个新话题也没那么好打发。

“是的，找到了。”他语调平平地回答，“我确定那场战斗只是偶然，眼下无须惧怕兽人的威胁。”

卡兰德拉高兴起来，在他身边坐下，握住他的手。“那我就放心了。这真是个好消息，提里奥，可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提里奥心头一凛，他不愿意对她撒谎。“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告诉你，亲爱的。”他轻声说道。

“为什么？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没什么可怕的，那告诉我也无妨啊！”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受伤。

“这事关荣誉，卡兰德拉。恕我无可奉告。”

卡兰德拉一下子把手抽回，站了起来。提里奥对她眼中迸发出的雷霆怒火已经有所准备。

“荣誉。你总是三句话不离这个词啊，提里奥！你跟那个虚荣自负的巴瑟拉斯一样气死人！那宝贵的荣誉对你来说难道真比妻子还重要？”她捂住脸，泪水仿佛要夺眶而出。

提里奥抬头看着她，让语气显得尽量柔和："你不会明白的，亲爱的。我是一名圣骑士。我肩负着很多期望……"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语调里带着一反常态的自悯。

卡兰德拉把手从脸上拿开，努力克制着打他的冲动。

"你说得对，我是不懂！可我知道你肩负着什么期望。"她大声嚷嚷着，泪水顺着通红的双颊往下流淌。"你应该扮演好我丈夫的角色，别像对待人事不通的小女孩那样，把你的那些愚蠢的小秘密藏着掖着！你应该扮演好负责任的领主，而不是想走就走，任由自己陷入危险！"说完她低声啜泣起来，提里奥转过头去。"你应该小心活着，别让我们的儿子从小就没了父亲。"

提里奥站起身来，将她拥入怀中。"亲爱的，我都知道，我确实冒了不必要的风险。可你在这件事情上得相信我，卡兰德拉。一切都会好的。"他安慰道。

她擦拭着眼泪，望着丈夫的脸。她愿意尝试信任他的判断。正当她想开口告诉他时，悉索的脚步声表明泰兰走进了房间。提里奥与卡兰德拉转向门口，看见儿子睁着迷蒙的睡眼站在那里，显然是被他们的争吵声吵醒了。

"你们吵架了吗？"男孩怯生生地问，大大的蓝眼睛里闪着关心。

提里奥走过去，把儿子抱了起来。"没有啊，你母亲只是在为兽人的事情担心。"

泰兰似乎想了想，接着说："爸爸，兽人是不是真像大家说的那样，既阴险又残忍？"

提里奥没想到会面对这么直接的问题。他回想起与伊崔格那场开诚布公的交谈，一时之间竟不确定了。他不愿意对儿子说假话。在后代人心里总该怀着些希望才好。

"儿子，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慢慢说道。他与泰兰四目相对，没有看见卡兰德拉怀疑的目光。男孩专注地听父亲继续说。"我想兽人也有好人，只不过不易被发现罢了。"

卡兰德拉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刚刚退去的怒意又涌了回来。

"真的吗，爸爸？"泰兰问。

"我想是的。"提里奥说，"有时我们对人不能妄下结论，儿子。"

这个答案似乎让男孩很是满意，卡兰德拉却不然。她绝不容忍提里奥给泰兰灌输这么荒谬的想法。

“不许你跟他这么说！”她怒斥，“兽人都是无脑的野兽，见到他们就该赶尽杀绝！你明知道他们对我们的世界做过什么，怎么还能那样说？你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啊，提里奥？”她咆哮着把泰兰从他怀里抢了过来。

男孩感觉到母亲的愤怒，大哭起来。她疼爱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转身离去。

“别担心，宝贝儿。你父亲只是累了。我们让他休息一会儿好吗？”说完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

屋里就只剩下提里奥一个人，他走到华丽的餐台前，给自己倒了杯凉酒。他举杯深抿一口，重重坐下，真不知他的整个世界怎么会天翻地覆得如此之快。

第四章　命令的桎梏

在壁炉谷一切平静地过了两天，关于兽人威胁的传闻也渐渐平息。提里奥总算松了口气，甚至以为能把整件事都彻底抛在身后。只要伊崔格远离他的族人，提里奥就无须采取行动，不必背叛他对那位老兽人立下的誓言。

近来，巴瑟拉斯也没再闹出什么动静，这让他很是意外。但在那位年轻圣骑士沉默的背后，提里奥还是感觉到只要仍旧怀疑壁炉谷里有兽人，他就绝不会善罢甘休。

在那场意外过后，提里奥继续以统治者的身份，相对轻松地统领着这片土地。终日千篇一律的军政职责让他无暇再去回想和伊崔格的那场生死大战。

他把私人时间都留给了泰兰和卡兰德拉。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妻子似乎把那天晚上的争论忘得一干二净，还是那么的乐天开朗，再也没有提起兽人的话题。提里奥对这份平静与安宁心怀感激。在过去一周里，他真是尝够了刺激与危险。

***

湛蓝的天空中艳阳高挂，提里奥坐在宽敞的阳台上，俯瞰堡垒的马厩和畜栏。阳台位于堡垒的后方，从这里望去，远处冰雪覆盖的奥特兰克山脉美不胜收。

他看见卡兰德拉牵着一匹雪白的小马驹，正在畜栏四周绕着圈。泰兰骑在马背上，享受着美好的童年时光。男孩大笑着挥舞着一双小手，让妈妈把马牵得快些，再快些。

卡兰德拉也是满脸笑意，不断提醒儿子要用双手抓紧小马的鬃毛。

提里奥专注地看着他们。他们就是他世界的中心，也是他所有快乐的源泉，他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他一直在思考着卡兰德拉在吵架时对他说的那番话。也许荣誉果真是个自私的东西，但即便如此，也是他不容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是他的另一张脸，定

义着他的身份。作为一名圣骑士，荣誉是他无法舍弃——也是不愿舍弃的。他的一切都建立在荣誉之上。

他只希望再也不用在荣誉与他挚爱的人之间做出选择。

***

雅顿沉重的靴子踩得阳台的石头地面踢踏作响。卫兵队长大步走到提里奥身后，匆匆鞠了个躬。

提里奥发现雅顿气喘吁吁的。这位忠诚的队长想必是一通好找。提里奥起身跟他打招呼，看见雅顿神情紧张，脸色苍白。

“出什么事了，雅顿？怎么这么着急？”

队长努力调整着呼吸。“我在到处找你呢，大人。”雅顿的声音有些嘶哑，“大门处有客人来访。”

提里奥紧张起来，想到了最坏的情形。当然，堡垒经常会有访客上门。但要说有什么人能把雅顿吓成这样，说不定是兽人大军已经攻到了家门口。

“什么客人？有什么问题吗？”圣骑士追问道。

雅顿摇着头，还在大口喘着气：“是来自斯坦索姆的特使，大人。大指挥官达索汉在一整团卫兵的护卫下亲自到访。他想立即跟你谈谈。”

提里奥听得下巴都掉了。达索汉大人来了？

大指挥官不仅是他的直属上司，还是他交往最久的老友之一。达索汉既是一位伟大的首领，也是光荣的战士。他和提里奥在战斗中曾经不止一次救过对方的命。随着公务日渐繁忙，两位好友已经多年未见。可他怎么会大老远地从主城跑来，还带来这么大一支军队？

提里奥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慌。达索汉知道了兽人的事。这是他到访此地的唯一解释了。他知道一定是巴瑟拉斯把他不久前遇到伊崔格的事报告给了大指挥官。

提里奥深吸一口气，稳定心神。他拍了拍雅顿的肩膀，朝下方的妻儿望了一眼，朝大门走去。

***

大指挥官赛丹·达索汉威风凛凛，身高近六英尺半，穿着光辉夺目的盔甲。宽大的肩膀上披着绣金边的寂夜蓝斗篷，下摆在身后甩动，带着不凡的王者之气。长年累月的战斗厮杀在他的面容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灰色的短发与胡须修剪得利落整齐，碧蓝的眼眸闪烁着与他实际年龄不符的活力和力量，仿佛能看穿一切。

看到提里奥朝自己走来，达索汉卸下了严峻的表情，展颜而笑。他大步上前，与好友紧紧相拥。提里奥觉得连肺里的空气都要被挤没了。力量过人的达索汉几乎要把他从地上抱了起来，接着敞开胸襟放声大笑。

“提里奥，我的朋友，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们有多久没见？四年了吧？”达索汉问道。他松开提里奥，圣骑士毕恭毕敬地站直身子。

“是差不多有四年了，大人。”提里奥回答。

达索汉狡黠地一笑，拍了拍他的后背，险些把提里奥拍倒。“别‘大人，大人’的好不好！除了你之外，如今可找不到几个见过我当年光屁股的模样的人了。咱俩之间就不要客套了。”达索汉幽默地说。提里奥强迫自己放轻松，回以微笑。

“那就按你说的来吧，赛丹。”他轻拍高个子男人的肩铠，温暖地说，“见到你我也很高兴。”虽然达索汉举手投足间透着往日的熟悉与热络，但他锐利的目光中却闪烁着忧虑。

提里奥朝好友身后望去，只见一排又一排盔甲加身的步兵站在堡垒门外的平原上。他的心往下一沉。故友重逢当然会让人新生喜悦，但提里奥也明白，既然来了这么多士兵，意味着有麻烦了。

“赛丹，你要来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可以好好准备一桌宴席给你接风。”提里奥尽量让声音显得豁达而友好。

达索汉点点头，摊开双手。“不请自来真是抱歉啊，提里奥，我们有急事要应对，我觉得必须尽快赶来跟你见面。但这些事情稍后再说，你需要时间召集顾问。”他的声音更显低沉。

“有麻烦吗，赛丹？我们要打仗了？”提里奥实在不知道还能说些别的什么。达索汉双目炯炯地看着他，端详着他的表情。

“我来这里为的就是确认这一点，提里奥。”他缓缓说道。他果然是听说了伊崔格的事。“不过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见你亲爱的新娘和儿子。”达索汉热情地说，“小家伙出生时我没能到场，真是太遗憾了。”

提里奥点点头。

“他很可爱，是个圣骑士的好苗子。”他笃定地说道，感觉汗珠都要从额头上滴落。他竭力镇静，让举止保持自然，似乎身体都要被达索汉的眼神看穿了一般。当达索汉爽朗大笑时，他吓得几乎要跳起脚来。

“关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弗丁家族的血脉必定会世代守卫洛丹伦和这里的人民。”达索汉微笑着说。

提里奥也笑着点点头：“这也是我衷心希望的。”

***

几小时后，提里奥的顾问们齐聚议会厅。在场的还有达索汉手下的几位高级副官。这群客人的到来令巴瑟拉斯异常兴奋，此刻他站在后排，保持安静。

大指挥官达索汉已在桌首就座，提里奥则坐在他身边。屋里气氛紧张，所有在场人员都料想达索汉一定是有紧急军务要与他们商谈。

“那就开始吧。”达索汉看着提里奥说道，“我接到消息，说壁炉谷里出现了兽人。眼下的局势究竟怎么样了？”

提里奥咽了口唾沫，嗓子眼突然干得冒火。

“大人，就在几天前，我遇到了一名兽人战士。”他说，“虽然我重伤了他，但却在杀死他之前昏了过去。后来我又回到决斗的地点，想确认那畜生是否还活着，也想调查清楚在我的领地之内是否还有其他兽人党羽。结果我发现那只是一场孤立事件，除他之外，没有别的兽人。”提里奥陈述完了。

他现下的处境很是危险。他不愿意对上级撒谎，荣耀禁止他这么做。

达索汉靠在椅背上，用手摩挲着下巴上的胡须，思索着提里奥的话。

“你是独自前去调查的吗？”达索汉问。

提里奥点点头说：“是的，大人。”

“可惜没有别人能证明你的发现，提里奥。显然，你的部下对局势的估计并不像你那么乐观。”达索汉正色道。

提里奥皱起眉，他甚至无须转身就能看见巴瑟拉斯脸上那自鸣得意的表情。

“圣骑士巴瑟拉斯向我报告了这件事，他似乎认为这片土地面临的威胁远比你想象中严峻得多。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亲自查明这里是否真有危险。”大指

挥官厉声说道。

提里奥转过身去，看着怔在原地的巴瑟拉斯。他强压怒火，面朝达索汉。

“赛丹，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想必你不会怀疑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判断力吧？坦白说，巴瑟拉斯的行为已经冒犯了我统治这片领地的权威。他的确是热诚可嘉，但用这种小事去惹你烦心，真是不可理喻！”

达索汉把手放在提里奥的胳膊上，示意他冷静。

“提里奥，我一向信任你的判断力。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你的荣誉或权威，现在也不打算这么做。在正常情况下，我绝不会过问这样的事，但几桩特殊事件却让我不得不谨慎防范任何可能发生的兽人入侵。”

达索汉靠上前，扫视着在座的各位顾问。

“这段时间我们陆续收到报告，说兽人的族群中出现了一位自命不凡的新酋长。这位年轻的兽人打算把各个氏族集结起来，重新组成部落。尽管他手下的战士寥寥无几，但却狂热勇猛，攻下了不少守备森严的保护区，人数也越来越多。联盟统帅部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我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是想让你们明白我的来意。如果巴瑟拉斯的消息里有哪怕一丝实情，我们都务必要立即准备迎战。”

震惊的顾问们开始交头接耳，达索汉转身面向提里奥。

“老朋友，请恕我直言，我不能只听信你一人的直觉。眼下的情势太危险了。”

提里奥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做好了迎接事态发展的准备。

“天一亮，我们就立即去搜查林地，寻找更多关于兽人活动的确切证据。提里奥，我希望你能亲自把我们带到你遇见那兽人的地方。要是能找到那畜生，我们会把他带回斯坦索姆严加审讯。”达索汉说。

提里奥沮丧极了。如今已别无他法，上司直接对他下达了命令，他唯有违背对伊崔格立下的誓言。

“如你所愿，大人。”提里奥涩涩地说。

部署完毕后，达索汉似乎很满意。他让顾问们退下，建议所有人都去集结部下。

提里奥起身要走，这时看见巴瑟拉斯正站在门口看着自己。这位年轻的圣骑士脸上带着志得意满的笑意。提里奥忍住冲动，没有冲过去掐断他的脖子。

他没有再多看巴瑟拉斯一眼，夺门而出，去为清晨出征做准备。

***

当骑士与步兵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林木丛生的丘陵深处时，大地已经披上了第一缕晨光。提里奥、雅顿和达索汉率领着身穿闪亮盔甲的战队，沿着尘土飞扬的狩猎小径走进茂密的林地。巴瑟拉斯跟在他们身后，似乎更愿意与达索汉麾下的老兵们交谈。这位年轻的圣骑士明显是想在战斗中证明自己。

提里奥喜欢他离自己远远的。他对巴瑟拉斯憎恶至极，甚至不愿意看见他的脸。

提里奥的心情分外阴郁。他几乎整晚没睡，醒来时感到五脏六腑揪得难受。他希望能给伊崔格报个信，让那老兽人能有机会逃走。可是提里奥知道，即便他设法去警告兽人，他的行动也是背叛了上司的命令。

他明白忠义不可两全的道理，誓言与职责必舍其一。他面临着失去宝贵荣誉的危险。

大部队跟在提里奥身后，沿着山路骑行了好几个小时。他清楚地知道该往哪里走。没过多久，残破的警戒塔便出现在树林的另一侧。

达索汉靠上前来，问提里奥前方那座塔是否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

“我第一次就是在那里遇见那兽人的，大人。”提里奥平静地说。

达索汉点点头，觉察到了提里奥的忧虑。

“你确定吗，提里奥？你今天早上显得垂头丧气。”

“我很确定，大人。”提里奥声音嘶哑地回答，“我没事，只不过有点累。”

达索汉鼓励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大指挥官示意士兵们在路旁各就各位，然后命令几名卫兵来到阵前，其中就有雅顿。卫兵队长微笑地看着提里奥，可圣骑士这时哪里笑得出来。

提里奥惊恐地看着两名卫兵拉出来一辆临时的囚车，那松散的囚笼原本是用来长途运送少量囚犯的。

达索汉认为在不确定当地有多少兽人的情况下，最好隐秘行事，于是下令让其他人在原地待命，带着一支小队走进了那座孤零零的塔楼。

巴瑟拉斯怀着如火的热情，急不可耐地走在大指挥官身后。提里奥、雅顿和六名步兵则沿着小路跟了上去。

***

塔楼周围的空地上一片死寂，战士们虽说穿戴着笨重的盔甲和武器，却也走得鸦雀无声。

谨遵先前收到的命令，雅顿让卫兵们把塔围了起来。巴瑟拉斯翻身下马，从马鞍旁取下战锤，在两名步兵的保护下，小心地走向入口。

当走到距离坍塌的入口还有几步远时，巴瑟拉斯用最具权威的声音高声喊道："我们以联盟之名到此！快点出来投降吧，你们这群邪恶的畜生！否则就别怪我们大开杀戒！"

他语气急躁，声音微颤。提里奥知道这个未经历炼的圣骑士肯定在暗自发抖。只见巴瑟拉斯那张满布愁云的脸上淌着汗。这时从塔楼残破的警戒室里传出缓慢行走的声响。巴瑟拉斯身旁的两名步兵赶忙准备迎敌。巴瑟拉斯紧紧握住战锤，神经高度紧绷。

从阴影里慢慢现出一个高大的兽人的轮廓。伊崔格站在门口，紧握战斧，随时准备决一死战。兽人愤怒地打量着这几个人类。他看见了骑在马上的提里奥，深深地皱起眉头。

提里奥起初也注视着兽人的眼睛，可他还是把视线避开了。兽人憎恶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伊崔格认为他口中的荣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位老兽人曾经救了他一命，而他却用引敌入室来报答他。一生之中，提里奥从未像此刻这般颓丧过，自我厌恶到了极点。

伊崔格走进空地，提里奥注意到他的脚比上次见面时跛得更加厉害——兽人的伤口肯定出现了严重感染。伊崔格的双眼里燃烧着仇恨和愤怒的烈焰，提里奥看得出来，他绝不允许自己被敌人活捉。

仿佛是对他的思绪做出回应一般，达索汉开口说道："谁也不许杀死这个畜生。我要抓活的！"巴瑟拉斯飞快地转过头来，不悦地看了他一眼，但似乎还是听懂了长官的命令。

雅顿带着他的卫兵围了过来，打算帮忙擒住这个兽人。巴瑟拉斯紧张得双手发抖，他感觉到达索汉和提里奥都在注视着他。

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时刻，是他盛放光辉的时刻。

只听巴瑟拉斯恶狠狠地嘶喊一声，挥起战锤朝兽人猛冲而去——打算不顾达索汉的命令，给敌人来个一击必杀。当然不会有任何野兽能敌得过自己的圣光之力，他在心底暗想。

只见伊崔格灵活地避开了年轻圣骑士笨拙的出击，挥起拳头结结实实地打在巴瑟拉斯的脸上。巴瑟拉斯吓得松开了手中的战锤，上腹部又不偏不倚地被伊崔格踢中，天旋地转地栽倒在地。

伊崔格看着巴瑟拉斯的软弱与无能，嘲弄地哼了一声。

两名步兵朝兽人冲了过去，狂劈猛砍。伊崔格躲开了第一名步兵的袭击，紧跟着砍中了第二名步兵的胸口，险些把他切成两半。同伴见识到兽人的凶残与战力，恐惧地往后退了一步。雅顿和他的卫兵们被战友的惨死激怒了，疯狂地冲上前来。提里奥看得出他们决意让兽人偿命。

“别杀死他！”提里奥看着冲向老兽人的战士们，在身后歇斯底里地喊道。

达索汉感觉到了提里奥语气中的关切，质疑地打量着他的好友。“你似乎很关心那兽人的安危啊，提里奥。”大指挥官冷冷地说，“这只不过是一场例行的抓捕行动。你没事吧？”

提里奥咬紧牙关，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骄傲的兽人被他们大卸八块，但他也不能求他们放过他。那样一来，他就会被打上叛徒的烙印。

眼下真是进退两难。

伊崔格无所畏惧地与步兵们厮杀着，然而在伤腿的拖累下，他很快就应对乏术。六名步兵成功将那强大的兽人制服在地。雅顿重重地击打那兽人的手掌，迫使伊崔格松开了战斧。战士们立即你一拳我一脚地想要把他活活打死。

提里奥看着兽人被步兵们制服，感到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燃烧着愤怒的烈焰。他迅速下马，走上前去，打算把步兵们拉开。

当步兵们拽着那血流不止的兽人站起身时，提里奥想要救他的决心突然动摇了，转而停下脚步。

他在想什么呢？他是不能看着兽人被杀，可也不能跟同胞弟兄兵戈相向。他犹豫不决地愣在原地，全身的肌肉都绷在身上。

这时巴瑟拉斯大声呻吟着从地上站了起来。雅顿扶着他，掸掉他身上的灰尘。巴瑟拉斯在上司们面前觉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发了疯似地朝那兽人冲去。雅顿和提里奥一起拽着年轻圣骑士的手臂，制止住他。两人交换着眼神，在巴瑟拉斯平静之前绝不放手。

“那该死的畜生太卑劣了！”巴瑟拉斯尖声叫嚷，“应该立刻把他就地正法！放开我！”他还在竭力挣脱提里奥与雅顿的控制。

“我已经下令要求活捉他，巴瑟拉斯。”达索汉说，“你那点受损的尊严跟这畜生掌握的情报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弟兄们，去把他控制起来。”

话音一落，几名步兵立即拖着囚车上前，把伊崔格塞进囚笼里。

提里奥转身面朝达索汉。“大人，这老兽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提里奥说道。

达索汉惊讶地看着他。

“你想干什么，提里奥？是要我们放了他？”

巴瑟拉斯和雅顿也在瞪着他，都被他的话惊呆了。

提里奥转过头来，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的兽人。伊崔格也冷冷地回望着他。你所谓的荣耀不过如此，对方仿佛在用眼神说道。步兵们还在隔着囚笼对老兽人拳打脚踢，有的扬着鞭子抽打，有的还在朝他吐口水，满口污言秽语。

提里奥终于爆发了。他快步上前，抓住那个抽打他的年轻卫兵，把他手里的鞭子抢了过来，一下下地抽在他身上。

“感觉如何啊？”提里奥大吼，卫兵吓坏了，试图避开圣骑士愤怒的攻击。

达索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雅顿的感觉也是一样。他跑上前去，拽着领主的胳膊。“提里奥，快住手！你这是在干什么？”雅顿大喊。

提里奥甩开他的手，满目怒火地直视着达索汉。“必须放了这个兽人！这事关荣耀！”提里奥把雅顿推到一旁，用鞭子的长柄狠狠地砸击囚笼上的锁。

“提里奥，你失去理智了吗？”达索汉低声咆哮着。巴瑟拉斯张着大嘴愣在旁边。

然而提里奥手里的动作并未停下。达索汉疲倦地摇了摇头，命令步兵们上前制住这个狂暴的圣骑士。雅顿的弟兄们拽住提里奥的胳膊，将他摁倒在地上。提里奥拼尽全力挣扎，但还是被那群年轻人压得动弹不得。

雅顿哀求提里奥：“大人，快停下吧！你到底是怎么了啊？”在短暂的扭打过后，卫兵们终于拉着他站了起来。

圣骑士望着伊崔格，却只换来对方冰冷的瞪视。

“圣光在上，你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啊，提里奥？你的行为等同于背叛！最好给我解释清楚！告诉我你并不是想放走那畜生！”达索汉喊道。

提里奥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这兽人救过我的命，赛丹！”提里奥大喊，“在我们交战时，塔楼的天花板塌了，我被困在里面等死。是他把我拽了出来，才没让我被埋在底下。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确实发生了。”

达索汉震惊了。雅顿更是不知所措地看着他的领主大人。提里奥不会真相信是那兽人救了他吧？他在领主的双眼中看见了笃信。

“我以我的荣誉发过誓，答应给他和平的生活，这是我必须捍卫的誓言！”提里奥又开始竭力挣脱步兵们的控制。

巴瑟拉斯像是回过神来了。“叛徒！”年轻的圣骑士尖叫一声，“他是联盟的叛徒！一直在跟那畜生暗中勾结！”

达索汉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始终认为提里奥是个光荣可敬、睿智清醒的人，可他现在却藐视上司，跟不共戴天的死敌同流合污。

“提里奥，我一直在努力保持耐心。你显然是被这畜生蒙骗了。无论你认为发生过什么，要是你仍然一意孤行，我就只好下令抓捕你，让你以背叛罪接受审讯！别再胡闹了！”

提里奥毫不妥协：“该死！你还不明白吗，赛丹？这事关荣耀！”他咬牙切齿地咆哮着。

“我愿意为他通敌的恶行作证。”巴瑟拉斯骄傲地对达索汉说道。很明显，这位年轻的圣骑士是想通过扳倒大指挥官来弥补刚才尽失的颜面。

“闭嘴，巴瑟拉斯！”达索汉怒吼，心情沉重地示意步兵们上前制住提里奥。

“是你逼我这么做的，提里奥。我以背叛联盟的罪名抓捕你！雅顿队长，把犯人绑起来，押上马，连同这兽人一块送去斯坦索姆，接受审讯。”

雅顿难过地低下头。他慢慢绑住提里奥的双手，带他来到马前。“对不起，大人。”雅顿看着提里奥的眼睛。

提里奥望着忠诚的侍从，皱眉轻声说道：“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雅顿。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决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誉。”

雅顿不解地摇了摇头。“提里奥，背叛有何荣誉可言？”他小声问。

“我是一名追随圣光的圣骑士，雅顿。你会明白的。”雅顿扶他上马。

达索汉骑马来到提里奥身边，注视着他。

“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大指挥官说。

提里奥避开了老友的目光。达索汉强忍着沮丧和悲伤，愤愤地转过身去，示意军队启程。

第五章　意志的审判

提里奥坐在正义大厅隔壁一间狭小的牢房里，对他的审判将在那里举行。

透过牢房墙壁上的一扇小窗户，他能听见斯坦索姆集市上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主广场上还时不时地传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城市的喧闹与玛登霍尔德城堡悠闲的乡村氛围很不一样。他此刻多么希望能够回到那里去。

虽然他不知道审讯结果究竟会如何，但他清楚，无论在审判庭上发生任何事，他的人生都将彻底改变。他想起了家人，还有与之共度的富庶生活。这一切都在他一念之间化为乌有。

他已经被收押了三天。今天他将以背叛罪接受审判，而他背叛的正是他穷尽毕生力量守卫的这片土地。

这真让他不敢相信，可基于法庭的最终判决，他将被处以死刑或是终身监禁的重罚。卡兰德拉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为荣誉而弃一切于不顾的行为。如果妻子必须肩负起独自抚养儿子的责任，他恐怕都不会原谅自己。

他轻声笑起来。他从前总以为只有敌人才能把他和挚爱的家人分开。我都干了些什么啊？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心底自问。

走廊里回响起脚步声，让他吃了一惊。审讯显然还没开始呢，他痛苦地想道。他听见门外的卫兵向来人问明来意，接着门闩咔嗒一响，牢门应声打开。

雅顿沉着脸走了进来。提里奥高兴地上前与朋友握手。

“很高兴见到你，雅顿。你在我被捕后回过家吗？有没有见过我的妻子？”他急切地问。

雅顿摇了摇头，示意提里奥坐在简易床上。“没有。审讯结束前，他们不准我离开，大人。”卫兵队长干脆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卡兰德拉听说了没有。”

提里奥皱起眉，他知道妻子此时肯定担心坏了。

“那个兽人呢？”提里奥问，“他们把他怎么样了？”

雅顿紧张起来。“你还在乎他干什么啊，提里奥？他可是你的敌人！真不明白你对他怎么这么关心！救你命的绝不可能是那畜生！他就是个无脑的魔鬼！”雅顿说着啐了一口。

提里奥直视着他的双眼。“请你回答我，队长。”提里奥尽量平静地说。他务必要小心自己的语气，雅顿也许是他如今唯一的朋友了。

“他们接连审问了那畜生好几天。”雅顿说，“显然，从他嘴里没有撬出任何有用的东西。我听当地的几个卫兵夸口说，把他打得肠子都快流出来了。他们明天一早会在广场上把那卑鄙的野兽绞死。”

提里奥心头一沉。伊崔格要死了，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他必须设法弥补，纠正错误。

雅顿察觉到了提里奥的不安。“大人，你也许会为此被判处死刑。”雅顿对他说，“要是你坦白招供，说自己失去了理智，说不定那些人能网开一面放过你。为这样的事情去送死真是太不值得了！圣光在上，你可是圣骑士领主啊！你是人民的依靠！你得想法让自己脱身！”队长急切地说。

提里奥摇了摇头。“我做不到，雅顿。这事关荣誉。我发誓要保护那个兽人，而我背叛了誓言。无论我为此要遭受何种惩罚，都是罪有应得。”

雅顿沮丧地挠着头。“这毫无意义啊，提里奥！想想你的妻儿！”

提里奥站起身。

“我考虑的正是这个，老友。倘若我失信于人的话，会给儿子树立什么样的榜样？他又会如何看待我？”提里奥问。

雅顿愤怒地别过头去。“这没那么简单，你是知道的！”队长怒吼，“承认你犯错了不行吗？承认你不该跟兽人结党，他们或许会宽大处理！这有什么好争论的？你难道是真的失去理智了吗，老兄？”

这时牢门开了，两名卫兵走了进来。

“队长，您现在必须离开。”其中一名卫兵说，“我们要把囚犯护送到大厅去。”

雅顿向提里奥投去最后一个恳求的眼神，气恼地夺门而出。

提里奥挺直腰杆，想让自己尽量显得骄傲而自信。“我准备好了，先生们。”他对卫兵说，任由对方绑住他的双手，将他带出牢房。

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晒得提里奥睁不开眼，数日来疏于活动的四肢也是软绵绵地使不上力气。卫兵们带着他穿过广场，走向雄伟的正义大厅。

提里奥用余光瞥见绞刑架已经搭好，看来刚才听到的敲打声就是从这里传来的。他看见伊崔格站在绞刑架上，脖子上绕着绞索。提里奥努力维持着强装出来的自信。如果伊崔格死了，他所有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

一小时后，提里奥端坐在审判室正中央那把宽大的橡木椅上。

在他前方巨大的高台上摆着四张犹如王座般的座椅。高台中央，位于他正对面的是审判台，法官将在那里对他进行审讯。高台上挂着一面白色巨旗，上面印着蓝色的字母‘L’，是洛丹伦联盟的象征。审判室很是宽敞，四面的墙壁上还装点着代表联盟七大国的巨幅旗帜。一面巨大的蓝色旗帜上绣着金色雄狮，象征着暴风城王国。另一面黑底旗帜上印有戴着红色手铠的怒拳，象征激流堡王国。

提里奥紧张极了，甚至不敢环视在座的人群。

尽管他没勇气转身面对同僚们脸上斥责的表情，却能听见在这个宏伟堂皇的大厅里有一百个声音同时在窃窃私语。透过这一片嘈杂，他听得出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的背叛深感震惊。许多人都曾随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还有不少是他从前的好友。他们的困惑与蔑视如巨浪一般朝他席卷而来。

这场审判注定难熬。

他注意到巴瑟拉斯坐在右边很远的位置上。年轻的圣骑士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提里奥，目光里满是谴责。提里奥想不通这个年轻人怎么会这么恨他，如此迫不及待地看他名誉扫地。

他转过脸去，看着另一位身穿盔甲的圣骑士走到台前。

“洛丹伦的守卫者们。”圣骑士嗓音嘹亮地说道，“今天我们将在这里审判我们的同袍兄弟。对领主提里奥·弗丁的审判现在开始。”

提里奥发现掌心正在冒汗，他必须刻意控制自己颤抖的身体。

他知道四位陪审员很快就要走进大厅。洛丹伦的每一场重要审判都会由联盟四位地位最为崇高的领主担任陪审员，其中一定有与他地位相当的老熟人。在场的旁听人群安静下来，注视着第一位陪审员走进门。

“首先有请库尔提拉斯的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伴随着圣骑士的介绍，身材瘦长的上将走上高台。普罗德摩尔上将坐在最右侧的座椅上，骄傲的脸上带着忧虑的神情。

提里奥非常了解他。除了是个战术天才之外，这位海军上将还是最伟大的战斗英雄之一。他的军官制服和宽大的仪式帽都是深邃的蓝色，胸前挂着金色的奖章与徽记，彰显着他联盟海军最高统帅的身份。

圣骑士接着宣布：“接下来有请达拉然法师议会的大法师安东尼达斯。”伴随着他的介绍，第二位陪审员走进大厅。人群寂静无声地看着这位神秘的法师上台就座。他身穿金黑二色饰边的淡紫色兜帽长袍，手持一柄巨大而光亮的法杖。

由于从不信任魔法，提里奥这些年来很少跟法师们打交道，没想到他的命运如今却掌握在这些人手里。他回过头去，看着圣骑士宣布最后两位到场的陪审员。

地位尊崇的大主教阿隆索斯·法奥——也就是在很久之前授予提里奥圣骑士身份的人——走了进来，坐到了审判台旁边的座椅上。

紧随其后的是年轻的洛丹伦王子阿尔萨斯，他在不久之前才刚刚成为正阶圣骑士。虽说提里奥从没跟这位年轻的王子打过照面，但他还是看得出来，在他那张帅气的面庞上焕发着善良和超出年纪的智慧。

提里奥多么希望巴瑟拉斯能有王子的这份镇定沉着，不会做出几天前的那些事情来。

陪审员逐一落座后，圣骑士示意所有人站起身来欢迎法官。在场的男男女女纷纷站起，看着乌瑟尔·光明使者走进大厅，走向装饰华美的审判台。

这位白银之手骑士团强大而神圣的守护者用炯炯锐目环视人群，眸子里带着海洋风暴的色彩，雕饰精美奢华的银色盔甲仿佛反射着宽敞大厅内的每一处光源——让乌瑟尔沐浴在耀目的光环中。

乌瑟尔是第一位圣骑士，也是联盟军队中最强大的战士，同时还是神圣的圣骑士阵营里最睿智高贵的成员。厅里的所有人都慑服于他的凛凛威仪。

提里奥感到脑袋里翻江倒海。在这一刻之前，他都决定恪守信念，满怀荣誉地接受命运的裁决。可当他望着这位威严的上级时，心中的勇气却动摇了。

也许雅顿是对的？他狂乱地想道。也许他应该乞求法庭的怜悯，忘记他曾经对人类死敌立下的誓言？这时光明使者那雄浑而悦耳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打断了他的思绪。

“圣骑士领主弗丁，”乌瑟尔说，“你被控对联盟犯下了背叛罪，并违抗上级下达的直接命令。如你所知，这两项皆是重罪。诸位高贵的领主今天来到这里，在圣光之下对你进行审判与裁决。你对此有何辩解？”

提里奥握紧拳头，绷紧颤抖的身体。他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我认罪，大人。我甘愿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处。”提里奥说。

厅内同时爆发出一百个愤怒的声音。显然，许多旁听者都以为这些指控是欲加之罪，或是夸大其词，没想到提里奥居然如此光明正大地承认了。

提里奥转过头去，看着喧闹的人群。他看到雅顿坐在他身后。卫兵队长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恳求提里奥重新考虑他的立场。

提里奥没再看他。雅顿始终对他信任有加，忠心不二，但却永远都不会明白……

强大的乌瑟尔发出一声怒喝，命令人群肃静。旁听者们如同被闪电击中一般齐刷刷地安静下来。提里奥几乎能在空气里感觉到那份威严带来的压迫感。他稳住心神。

“很好。”乌瑟尔冷冷地说，“请如实记录，圣骑士领主弗丁自认有罪。”

提里奥看着四位陪审员小声交谈了一会儿。随后，普罗德摩尔上将结束了讨论，示意乌瑟尔继续。

“接下来，有请大指挥官赛丹·达索汉上前作证。”乌瑟尔下令。在人群轻微的骚动声中，达索汉走上高台。他在提里奥的座椅旁停下，站姿庄严。

两位老友匆匆交换了一个眼神。达索汉只是难过地朝提里奥微微颔首。

“大指挥官达索汉，你指控这个人犯下了背叛罪。现在请你向法庭解释那场事件，以及这个人所犯罪行的本质。”

达索汉清了清嗓子，略一挺身。“诸位大人，我真心希望能够做出这样的陈述，说提里奥·弗丁始终是一位荣耀高贵之人。但我无法否认我亲眼所见的一切。四天前，我率领分遣队进入壁炉谷林地，追捕兽人余孽。弗丁领主配合并帮助我找到了目标，那兽人如今已被关押，等待处决。就在我下令对那畜生实施抓捕时，弗丁领主却转而对抗我的手下，要求释放他。我反复要求他罢手，但他却拒不服从。给出这样的证词，我的内心无比沉重。”达索汉说完了。

大厅里再次响起窃窃私语声。陪审员们讨论着达索汉的证词，乌瑟尔则再次对人群发话。

“在座的有没有人能证明大指挥官达索汉说的都是实情？”话音刚落，巴瑟拉斯便噌地站了起来，提里奥不禁浑身一震。

“我能，大人。”年轻的圣骑士激动地说，“事情发生时我就在现场，听从达索汉大人的指挥。我亲眼目睹了提里奥的背叛行径。”

当他说出上司的名字时，语气里全是轻蔑。提里奥听见雅顿在他身后叹了口气。

乌瑟尔示意达索汉退下，命令巴瑟拉斯走上前来。达索汉在与巴瑟拉斯擦肩而过时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显然，虽然这位年轻人不遗余力地想要讨大指挥官的欢心，但效果却并不如意。

带着出人意料的平静，巴瑟拉斯在提里奥旁边的座椅上坐下，一脸的傲慢与热切。

“请陈述你的指控，初阶圣骑士巴瑟拉斯。”乌瑟尔冰冷地说。这位年轻圣骑士目无尊长的狂妄明显也惹得他甚为不满。无论是否有罪，他都仍然应该尊称提里奥一声领主。

巴瑟拉斯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正如大指挥官达索汉说的那样，我看见弗丁拼命想把那兽人救走，大人。他说他跟那畜生有约定，不容任何人推翻。”巴瑟拉斯实事求是地说，“您瞧，我就知道他图谋不轨。早在我们去抓捕那兽人之前，我就预感到这个邪恶的叛徒不可信！”

“肃静！”乌瑟尔的声音仿若一声响雷，震穿了整个大厅。巴瑟拉斯此刻在他灼热难挡的目光下战栗起来。“你会学会控制自己舌头的，低阶圣骑士。我认识这个人好多年了。我们不止一次救过对方的性命，攻破敌阵的次数多得数都数不清。不管他做过什么，都轮不到像你这样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指指点点。”

巴瑟拉斯面如白纸，仿佛快要昏厥过去。

“你已经呈上证词，法庭会予以考虑。现在请你退下。”乌瑟尔的一番话让巴瑟拉斯困窘难当，只得匆忙逃回到原先的座位上。

提里奥看见陪审员们再次交头接耳起来。

四位大人商量完毕后，示意庭审可以继续进行。

乌瑟尔转身看向提里奥。他的凝视似乎能穿透提里奥的心脏，到昔日战友的心中探寻他如此反常的理由。

“圣骑士领主弗丁，你是否还有自辩的话要说？”乌瑟尔淡淡地问道。

提里奥站起身，庄重地回答：“诸位大人，我知道这样的说法听起来荒谬至极，但那兽人确实救了我的命。作为回报，我以圣骑士的身份承诺会保护他。那兽人名叫伊崔格，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敬的对手。”

旁观者中间爆发出一阵嘲弄与惊讶的感叹声。提里奥却毫不退缩。“请你们一定要理解我说的话——如果我必须背叛圣骑士的荣耀，才能继续追随我的组织，那我宁可不那么做。也就是说，我愿意接受你们认为适当的任何惩罚。”

乌瑟尔大步朝四位陪审员走去，单膝跪在他们身旁，与他们略作争辩，还挥起手指像是在强调什么观点。片刻之后，陪审员们似乎做出了让步，占了上风的乌瑟尔这才走回到审判台前。

“圣骑士领主弗丁，”乌瑟尔开口说道，“本庭清楚知晓你多年来为守卫洛丹伦和同盟王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见证过你的勇气与胆魄。然而即便是为了所谓的荣誉，跟人类不共戴天的死敌串通也是罪恶滔天。为了赦免那个兽人，你不惜为一己之念去冒可怕的风险，置壁炉谷的安危于不顾。顾念到你的功劳，如果你愿意摒弃对那畜生立下的誓言，重申对联盟的承诺，本庭可以恕你无罪。”

提里奥清了清嗓子。只要他照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回到家中去和妻儿团聚。他回头看见雅顿正在双手交缠，殷切地等他回答。

“求你了，大人。按他们说的，了结这件事吧。”雅顿紧张地小声说。

提里奥看见达索汉向前一步，像是在催促他赶快忘掉那个兽人，洗刷污名。

“让我们把这荒谬的事情丢开吧，提里奥。”达索汉低声提醒他。

“圣骑士领主弗丁，你考虑好了吗？”乌瑟尔察觉到了提里奥的迟疑。

提里奥让自己镇定下来，无惧地面对着在场的众人。“那么你们会如何处置那个兽人呢，大人？”这个问题让乌瑟尔吃了一惊，但他还是要回答。

“像对待人类的其他敌人那样，处以绞刑。无论你跟那畜生私下里有何交情，他都是个凶残嗜杀的野兽，绝对留不得。”

提里奥低下头想了想，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泰兰那张稚嫩的小脸。他是如此迫切地想要回家去……

他抬起头，看见达索汉向他投来一个满意的微笑。大指挥官似乎确认提里奥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然而，何去何从在提里奥眼中再清晰不过——他所做出的决定，绝不会背叛荣耀。

“我会继续效忠联盟，至死方休。关于这一点，诸位丝毫不用怀疑。”提里奥自信地说，“可我不会摒弃自己立下的誓言。倘若言而无信，就等于是背叛了我——乃至我们所有人——作为高尚之士所珍视的一切。”

这一次，整个大厅里都被愤怒与震惊声淹没了。谁都无法相信提里奥居然会做出如此厚颜无耻的决定。就连高贵的陪审员们都被惊得张口无言。

身心俱疲的圣骑士仿佛听见雅顿在他身后泣不成声，心里越发难过。达索汉瘫坐在座椅上，灰心地摇着头。巴瑟拉斯简直要兴奋得从椅子上跳起来了。在场的许多战士开始对提里奥大声谩骂，高喊着他是叛徒。有些人还冲上前来啐他，他则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乌瑟尔疲惫地揉了揉眼睛，再次示意众人肃静下来。他不忍心做出最后的判决，可提里奥已经清楚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既然如此，”乌瑟尔阴郁地说，“提里奥·弗丁，从即日起，你不再是白银之手骑士团的一员。你不配再沐浴在圣光之下。我在此将你从我们的组织中除名。”

乌瑟尔的话让人群倒吸一口凉气。除名是一种罕见的严苛惩罚，会剥夺圣骑士的圣光之力。虽然这样的惩罚曾经只被用在寥寥几人身上，但每个圣骑士都对此有着彻骨的恐惧。

提里奥不确定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还没等他开口，乌瑟尔便把手一挥。提里奥立即感觉一道黑影从眼前掠过，带走了他体内神圣的力量。随着圣光的恩惠与能量渐渐离开他的身体，恐惧感仿佛要将他吞噬。那股被祝福的能量早已是他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时却像潮水似地消失无踪，如同从未来过一般。

大厅里依旧灯火通明，提里奥却觉得如堕黑暗与湮灭的深渊。汹涌而来的绝望和无助令他难以承受，提里奥万念俱灰地低下了头。

乌瑟尔继续说道：“你将卸下骑士团的所有衣装。”说罢，两名圣骑士走上前，毫不留情地将提里奥身上的银色盔甲扒了下来，“你的头衔与权力也不

再归你所有。”

提里奥与绝望对抗着。他一生中从未感到过这般赤裸和无助。泰兰和卡兰德拉的面容相继浮现在他痛苦的脑海里。

他必须要控制住自己，他必须要顾及他的尊严。于是他支撑起颤抖的双腿站起身，再次面向法庭。

“你将被逐出这些王国的领地，到荒野中度过余生。愿圣光垂怜你的灵魂。”乌瑟尔说完了。

提里奥眼前一黑，只觉得天旋地转，惶恐难抑，甚至连乌瑟尔接下来说的话都听不清了：“尽管我个人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本庭决定将由圣骑士巴瑟拉斯暂代壁炉谷的摄政长官，即刻生效。巴瑟拉斯将留在这里监督执行明晨的绞刑，再回去履行职责。被流放者提里奥·弗丁将被护送回玛登霍尔德城堡和家人会合，然后被送往联盟的领地边境。审判到此结束。”

乌瑟尔用裹着手铠的拳头重重锤在审判台上。他失望地看着提里奥，显然对这结果很不满意。

“大人，请容我再问一句。”提里奥简直无力开口。乌瑟尔停下脚步——向昔日的战友表达最后的尊重与友善。“我的妻儿……他们也会被流放吗？”提里奥战栗地问。

乌瑟尔难过地低下头。他面前的这个人是个好人。这不该是英雄该有的下场。

“不，提里奥。如果愿意，他们可以继续留在洛丹伦。这是你一个人犯下的罪，与他们无关。他们不该因你的骄傲受到惩罚。”乌瑟尔说完转过身去，大步离开。

迷失在绝望与哀痛之中的提里奥无知无觉地任由卫兵们把他拖出了大厅。

第六章　落魄返家

当疲倦的使者回到玛登霍尔德城堡时，天色已近傍晚。从午后便开始下雨，长途劳顿的马匹也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路面上。

雅顿率领着那一队沮丧的圣骑士和步兵走在前面，忧心忡忡地回头看了看提里奥。提里奥颓废地瘫坐在马鞍上，对身边的一切视若无睹。他宽大的肩膀软塌塌地垂着，难过地低垂着头。雨水沿着他憔悴面容上的沟壑往下淌。

雅顿望着从前的领主大人沦落到如此境地，感到心如刀割。他强迫自己回过头去，看向堡垒的方向——提里奥的顾问们早已等在大门前，迎接领主的归来。

提里奥此时愁肠百结。他被剥夺了圣光之力。三十年来，他从未想过这股神圣的力量有一天会离开他的身体。他觉得内心空洞无边，说不出的痛苦与绝望，连抬头望一望从前家园的力气都没有。

雅顿缓缓骑到门前，翻身下马。顾问们一见到提里奥那恍惚麻木的神情，都忙不迭地问队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雅顿苦着脸，简单扼要地对他们说了四个字：“事态有变。”把顾问们说得一头雾水。

“这是什么意思啊，队长？你们这些天去了哪儿？我们的大人怎么了？”其中一人急切地问。

雅顿既羞愧又悲伤地低下了头。“我们的领主提里奥对联盟犯下了背叛罪。”他心情沉重地说，“最高法庭做出了判决，将他逐出我们的领地。”

顾问们听闻此言，全都惊呆了。

“你肯定是搞错了！这不可能！”其中一位顾问颤抖着说。他看着雅顿的眼睛，却只看见了肯定的眼神。

“不可能。”顾问茫然地重复着。雅顿坚定地点了点头，把提里奥扶下马。

“那我们的新领主是谁呢，雅顿？谁来统领壁炉谷？”另一位顾问追问道。

雅顿摇了摇头，嗤笑着回答：“暂时将由巴瑟拉斯出任你们的新领主。”这听起来真像是个糟糕透顶的玩笑啊，他对自己说。他用手臂环抱住提里奥，扶着他往里走。

“卫兵今夜务要高度警惕。提里奥将被软禁在家。等天一亮，我就会率领一队步兵护送他前往边境。在那之前，谁也别来打扰我们。听明白了吗？”卫兵队长声音嘶哑地下达了命令。

震惊的顾问们只顾点头。雅顿把提里奥从雨里扶进家门，带他走进自己的私人房间，但愿他在天亮之前不用面对卡兰德拉。

他不禁再次叩问自己，当初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这一切的发生。

***

雅顿让提里奥靠在墙边，打开了房门。

“多谢你帮忙，雅顿。这真是……太难了。我只想让你知道，你从来都是我的好朋友，发生这些事，我很抱歉。”昔日的圣骑士说道。

雅顿点点头，慢慢转过身去。“要是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队长说完便离开了。

提里奥看着他渐渐消失的背影，强打精神关上房门，瘫坐在椅子上。情绪汹涌而来，他用双手捂住脸，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空虚感啃噬着他的五脏六腑，像是要把他残存的灵魂一并吞噬。他无法面对妻子，告诉她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来可笑，这些年来他从不肯对妻子撒谎，此刻却没法开口对她道出实情。

隔壁泰兰卧室的房门开了，卡兰德拉静静地走了出来，将门在身后关上。她看见坐在黑暗中的提里奥，有些吃惊。

“提里奥，出什么事了？”她急切地一边问道，一边点亮了旁边一盏装饰用的灯。柔和的光芒在屋内弥散开来，她跪在丈夫身边，灯影在墙壁上跃动。

“你去了哪里？我真是担心极了。”

“我陪达索汉大人去了趟斯坦索姆。”他仍旧垂着头，含糊地回答。

“提里奥，你近来老是不声不响地消失。要不是因为我足够了解你，我甚至怀疑你找别的女人寻欢作乐去了呢。”她打趣道。提里奥抬起头看着她。在他那死一般的眼神里，她看出刚才的话一点都没能逗他开心。

“提里奥，亲爱的，到底是怎么了？你出什么事了吗？”她焦急地问。

提里奥看了看泰兰的房间。

“儿子睡着了吗？”他问得很平静。

卡兰德拉皱起眉，给了他肯定的答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他幽幽地开口，“可我被定罪为叛徒，同时被剥夺了头衔。”

她震惊地睁大了双眼，意识到丈夫不是在开玩笑。定睛一看，她发现丈夫显得格外垂头丧气。自打两人相识以来，他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这让她害怕极了。

她摇着头，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怎么会这样呢，提里奥？你犯了什么错？”她哽咽着问。

他闭上双眼，凝神屏气，试图平复胸中的怒意。“你还记得我对你隐瞒的那个秘密吗？”他问。妻子点着头，眉毛紧张地扭在一处。“是那个与我交手的兽人救了我的命，卡兰德拉。如果不是他，我早已被倒塌的塔楼压得粉身碎骨。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我以荣誉起誓，不让别人知晓他的存在。”

卡兰德拉捂住脸，痛苦地摇着头，不想再听他说下去。

但提里奥继续说道：“我奉命去追捕那个兽人。可当我快要抓住他的时候，我的良知占了上风。为了捍卫荣誉，我跟他们战斗，要求释放他，结果当场被捕，被带到斯坦索姆接受审判。”

夫妻俩默不作声地在那里坐了很久。

终于，卡兰德拉抽了抽鼻子，擦掉泪水。“我真无法想象你到底在想什么。”她呼吸急促地斥责道，“兽人是野兽啊，提里奥！他懂什么荣誉？！你把我们所有人的人生都赌在了你那愚蠢的念头上！”她啐了一口，小心地压低声音。她不想吵醒泰兰，让他看见爸爸的这副模样。

提里奥只是低着头，一语不发地坐在那儿。看见他如此颓废，卡兰德拉没来由地更加焦虑起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提里奥？在你舍生取义时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

他站起身，走到窗旁。堡垒四周的田野早已笼罩在浓浓的夜色之中。雨势依然滂沱，仿佛自然之力正在荡涤这个世界的丑恶。

“我被流放了，卡兰德拉。天一亮就会被送往边境。”他沉重地回答。妻子难以置信地眨着眼。

“流放？”她小声问，“圣光诅咒你，提里奥！我早就提醒过你，我们全都会被你那宝贵的荣耀害死！”

他转过身来。“倘若没有荣耀，女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他挥臂指着奢华的家什。

她不屑一顾地摆了摆手。

“你的荣耀能让我们填饱肚子？能让我们的儿子穿上体面的衣服？事情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你怎么还能如此执迷不悟？我嫁的那个有担当的男人去哪儿了？”

提里奥咬紧牙关，看着妻子。“我从来都是这样的人，卡兰德拉！别说得像是多意外似的！既然嫁给圣骑士，你就应该知道某些牺牲在所难免！”

“我已经牺牲得够多了，而且牺牲得心甘情愿！每次你外出打仗，我都会管住自己的舌头。我就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这儿，一坐就是无数个小时——等着听到你活着还是死了的消息。你知不知道那对我来说是什么感觉？你总是丢下我们，去履行那些军政职责，我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一句。我知道你是做大事的人，我知道人们都指望着你。可是该死的，我也指望着你啊！我把这些话全都憋在心里，好让你能带着荣誉去‘尽职效命’。我当然清楚那些牺牲，提里奥。但这一次，代价也太过高昂了。”

“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尽管他心里已经知道答案。她双目含火地看着他。

“我爱你，提里奥。请你相信这一点。但我不会跟你走……泰兰也不会。”卡兰德拉轻声说罢转过头去，不忍再看他的眼睛。“我不会让我们的儿子以流民的身份长大成人，一辈子都遭人耻笑。他不该有那样的人生，提里奥，我也一样。”

这一刻，提里奥觉得他的人生失去了全部意义。失去圣光让他如同毁灭，如果连妻儿也离他而去，他不知自己是否还能经受得住，只觉得天旋地转。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卡兰德拉。相信我，我真的理解。”他痛苦难言，“你确定想这么做吗？”

“你毁了我的人生。我绝不会跟你一起跌进深渊，让我们的人生也随你毁掉！”她的语气近乎疯狂，抱住双臂，试图平复崩溃的心神。“愿你那宝贵的荣誉能在夜晚带给你温暖。”

“卡兰德拉，等等。”提里奥在她身后喊道，她快步走进睡房，关紧房门。提里奥听见门锁的声响和门后传来的微弱的啜泣声。

既然无法安慰她，提里奥只得把头靠在冰凉的窗玻璃上，茫然地看着溅落的雨滴。他太了解她了，知道她绝对不会改变心意。

如今他几乎失去了视若珍宝的一切，唯一剩下的就只有荣誉。可他甚至连荣誉是否尚在都不确定。

恍惚间，提里奥走进书房，坐在那张宽大光亮的橡木书桌前。他点起几支蜡烛，铺开一张羊皮纸，备好墨水和一杆新的羽毛笔。

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就这么随手写来。他的手不住地发抖，在纸上蹭出了斑斑墨迹。他把整颗心都倒在了那张羊皮纸上，倾吐着所有感受，解释他所做的一切。他就这么坐在桌前，秉笔疾书，直到更深夜静。

***

当提里奥走进泰兰昏暗的卧室时，距离天亮只剩下一个小时了。卡兰德拉在几个小时前哭着沉沉睡去，这时不会有人来打扰他。

他走到床边，望着儿子熟睡的小脸。男孩裹着在毛毯里缩成一团，呼吸均匀。提里奥静静地看着他，感动于孩童的天真无邪。没错，儿子的确该拥有更好的人生，不该随他流放，理应尽情享受人生的美好才对。

提里奥伸出颤抖的手，从外套口袋里掏出彻夜写成的羊皮纸卷，塞在儿子的枕头底下，眼里噙满泪水。也许有一天，儿子能够理解我的做法，也许当他回头细想时，会以我为荣。提里奥抚摸儿子的头，轻吻他的脸颊。

“再见了，儿子。”他忍住眼泪，“要好好的。”

说完他关上房门，静静离开。

***

晨光照亮了壁炉谷静谧的田野，压境的暴风云已经散尽，晴空碧蓝如洗。再过几个小时，老兽人伊崔格就会在斯坦索姆被绞死。提里奥决心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伊崔格死。

他没费多大力气就绕过了堡垒松懈的守卫，走进马厩，悄悄地给米拉多尔装好马鞍，为前往斯坦索姆的旅途准备些许补给品。

他踩上马镫，翻身上马。

“这可是我第二次逮住你了，提里奥。”雅顿挡在门口。提里奥愣住了。

环顾左右，他发现只有卫兵队长自己。事实上，四下里连一个护送他上路的人也没看见。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队长说。

提里奥握紧缰绳，清了清嗓子。“你是来阻止我的吗，雅顿？”他紧张地问。

卫兵队长走上前，绑紧米拉多尔鞍囊的束带。“就算我想阻止，恐怕也做不到。”雅顿诚恳地说，“我一夜没睡，一直在想你在接受审判时说的那番话。我想我可能明白你的感受。你只是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为此，我无法谴责你。”

提里奥点点头，俯身把手搭在雅顿的肩膀上。

“我需要你帮我个忙，老友。这是我要你做过的最重要的事。”他急切地说。

雅顿严肃地抬头看着他：“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都会帮你。”

“替我照顾他们，雅顿。保护我儿子周全。”提里奥说。

雅顿握住老友的手说：“我会的。”他唯一能说的就只有这三个字。

提里奥放下心来，朝雅顿点点头，望向远处的树林，策马疾驰而去。斯坦索姆距离这里只有几小时的脚程。如果他能骑得快如电掣，一定能在行刑前赶到。他不顾一切地沿路狂奔，忠实的米拉多尔蹄下生风，以从未有过的力量与速度向前飞驰。

第七章　战鼓喧天

提里奥很快就抵达了斯坦索姆。

当他来到城市外围时，太阳才刚刚攀上远处的奥特兰克山峰。他将米拉多尔拴在树林里，最后一段路程跑步前进，一边跑一边酝酿着拯救老伊崔格的计划。令他沮丧的是，想了半天还是一筹莫展。

他希望在他动手之前能想出个好办法，不用杀死或是打伤自己的族人。但族人既已将他定罪为叛徒，在杀他时绝不会手软。

他心里清楚，要想救出那兽人，并能活着逃离斯坦索姆，真是希望渺茫。

提里奥并没有被这个念头吓住，沿着斯坦索姆寂静的鹅卵石街道悄悄往里走。

几个商人和小贩正在整理货品，准备白天拿到集市上叫卖，除此之外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他设法避开了沿街巡逻的三两个卫兵，由于担心会被他们认出来，只好躲藏在阴影里偷偷前进。

就在提里奥快要接近公共广场时，他听见有人在那里嬉笑喧哗。但愿他没有来迟。他走进广场，看见一大群人围聚在正中央。他继续走在阴影里，爬上一小段楼梯，躲进墙边一处隐蔽的角落，从这里刚好能看见新竖起来的绞刑架。围在绞刑架周围的人群大都是守卫和步兵，全是来旁观老兽人受死的场面。

谢天谢地，囚犯还没被带出来。那些人只是在那里互相吆喝，兴奋地开着玩笑。

广场四周站着一些骑士，身穿精致的盔甲，个个静默无声，高度警惕，以防躁动的人群发生暴动。提里奥发现里面有不少在审判厅里见到的熟面孔。虽然他们看似镇静，心里全都跟中央那些看热闹的守卫和步兵一样，盼望能亲眼看到兽人被绞死。

片刻之后，又有一个人朝绞刑架走了过来，人群一阵骚乱。提里奥看见来者是巴瑟拉斯。

年轻的圣骑士挥了挥手，狂热地朝人群大喊，引得他们的情绪越发高亢，为他眼中的晨间娱乐节目烘托气氛。

提里奥庆幸自己听不清巴瑟拉斯说的话，想必无非是一些恶毒和仇恨的言辞。他想到心爱的壁炉谷如今落在了巴瑟拉斯这个狂妄之徒的手里，突然感到一阵懊悔。

***

提里奥看着第二个人影从人群中走向绞刑架，是达索汉大人。他似乎对这场喧嚣的狂欢不以为意，走到巴瑟拉斯身旁，用冷厉的目光环视广场。他对人群说了些什么，嬉笑声渐渐减弱。

提里奥屏住呼吸。他知道他们很快就要把伊崔格带出来了。

提里奥在墙角里紧张地等待着，时间流逝得格外缓慢。在围观者中间也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与实现真正的正义相比，他们更渴望看到的是折断敌人脖子的场面。

随着喧哗声再起，越来越多的人向广场中央聚拢，就连妇女和孩子都纷纷靠上前，希望能看上一眼那个可怕的兽人怪物。

最后，牢房的门终于打开，一支阵型齐整的步兵小队从里面大步走出，围观者爆发出欢呼声，开始往他们身上投掷垃圾和石块。步兵们身穿盔甲，面对人群的狂热和无甚威力的子弹丝毫不为所动。闪亮的盔甲在晨光下熠熠生辉，可提里奥眼里只有他们拖在身后的那个缩成一团的身影。

是伊崔格。

他们在绞刑架旁边停下。两名步兵始终在拖着老兽人前进。兽人几乎站不起来，绿色的身体上遍布瘀青和伤口。

提里奥不知那虚弱的兽人究竟要如何才能走得动路，审讯官们在拷问时显然没少毒打他。

虽然遍体鳞伤，但伊崔格仍努力地仰着头。他不愿意让折磨他的人为他的颓丧而感到满足。提里奥知道伊崔格那骄傲的兽人之魂绝不允许他那么做。

提里奥的心怦怦乱跳。

面对这样一群意气风发的战士，他哪里有胜算把老兽人劫走。他还没制定出计划，甚至没有任何像样的武器。他看向下方，发现绞刑吏正在准备套索。

伊崔格眼看就要死了。

提里奥发了疯似地从高处跳了下来，挤过喧闹的人群。由于沉浸在狂热之中，竟没有人发现这个可耻的流亡者正从身旁经过，注意力全集中在绞刑架和前方那个被打得浑身是伤的绿皮兽人野兽身上。

达索汉大人朝巴瑟拉斯僵硬地敬了一礼，转身走回牢房大门。提里奥的审判刚结束不久，大指挥官显然没兴趣在这时观赏让他如此揪心的场面。巴瑟拉斯对他的离去也是一脸的漠不关心。他满脸笑容地命令绞刑吏用套索套住兽人的咽喉。

随着绳索在他强壮的脖子上套紧，伊崔格面露怒容。兽人深色的双目直视前方，仿佛正看向旁人看不见的另一个世界。提里奥在人群中推推搡搡地靠近绞刑架。这时巴瑟拉斯挥了挥手，示意围观者肃静。没想到嘈杂的人群真的安静了下来。

“亲爱的洛丹伦守卫者们，”他自豪地说，“我很高兴看见你们一大清早齐聚在这里。站在你们眼前的这个可憎的怪物，是对圣光的亵渎，也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正是他那遭天杀的同类给我们的海岸带来了战乱和痛苦，毫无愧疚地屠杀了我们万千同胞手足。因此，”巴瑟拉斯凝视着伊崔格的眼睛，继续说道，“我们也将毫无愧疚地结束这个卑鄙怪物的生命。”

伊崔格目光炽热地望着巴瑟拉斯。

“杀人必须偿命，血债唯有血还！”年轻的圣骑士说完了。

人群狂热地为巴瑟拉斯高声欢呼，尖叫着要啜饮兽人的鲜血。提里奥真没想到自己的族人竟会如此残暴邪恶，他感到一阵恶心。他们那令人窒息的仇恨让他几近崩溃。

巴瑟拉斯往后退了几步，看着绞刑吏把伊崔格挪到活板门上，准备行刑。

随着死神的逼近，老兽人脸上的坚忍开始瓦解。伊崔格颤抖起来，咆哮着想要挣脱束缚，然而这无谓的挣扎只引得围观者哈哈大笑。老兽人越是恐慌无助，他们似乎就越是兴奋。

遍寻武器而不得的提里奥这时看见绞刑架边上放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长柄大锤。他推开前排的围观者，伸手去拿。

在提里奥抓起那把笨重工具的一瞬，时间仿佛凝固了，像放映慢动作似地——他看见绞刑吏把手放在活板门的控制杆上，巴瑟拉斯举起手臂，准备下令结束那兽人的生命。

提里奥双手握紧大锤的木柄，爆发出一股极强的力量，向前冲去。

***

围在四周的骑士和步兵看见提里奥突然从激愤的人群中冲出，愤怒地高喊起来。昔日的圣骑士手起锤落，又快又狠，打得那群惊慌的步兵纷纷退散。几名卫兵回过神，朝他扑来，提里奥抡起大锤划出一道巨大的弧线。

他无意伤及同胞们的性命，只在一名卫兵的胸铠上砸出一道深深的凹痕，还打破了另一名卫兵的盔檐。在给自己争取到宝贵的几秒钟后，提里奥跳上绞刑架，直奔巴瑟拉斯而去。

年轻的圣骑士看见提里奥朝自己冲过来，吓坏了，手忙脚乱地去摸身后的战锤。可提里奥的速度太快，甩开肩膀撞在巴瑟拉斯的肚子上，年轻的圣骑士斜着从绞刑架上飞了下去。

巴瑟拉斯重重落在地上，险些被暴怒的人群踩在脚下。

头戴兜帽的绞刑吏冲上前来想要制服提里奥，但他哪里是昔日圣骑士的对手。提里奥拽住绞刑吏的胳膊，将他往肩后一甩，直直丢到台阶下方。

提里奥听见骑士和步兵们在身后冲上台阶。他们一定会把他绞死，他疯狂地想。就连光明使者本人也不会原谅提里奥此刻的行径。

提里奥飞快地跑到伊崔格身边，解开兽人脖子上的套索。伊崔格虚弱得站立不稳，倒在提里奥的臂弯中。兽人甚至连他救星的脸都没认出来。

“人类？”伊崔格不解地喃喃道。提里奥对他微笑。

“没错，伊崔格，”提里奥说，“是我。”

伊崔格痛苦地浑身发着抖，他精疲力竭，但还是竭力把涣散的目光汇聚在提里奥身上。

“你一定是疯了。”老兽人说对他说。提里奥大笑着点点头，表示认同。

他转身恰好看见巴瑟拉斯正在顺着绞刑架的边缘往上爬。提里奥知道骑士和步兵们过不了几秒就会冲过来。

巴瑟拉斯挺直脊背，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叛徒！今天可是你自己来这儿找死的！”年轻的圣骑士尖叫道。

惊慌的人群也在愤怒地附和，开始朝提里奥和伊崔格扔垃圾。

提里奥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了达索汉的身影，看来他并未真正离去，悲伤与厌恶的表情交相浮现在大指挥官的脸上。

提里奥真希望能有办法让他曾经的老友明白他的做法，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誉。

巴瑟拉斯喝令骑士们抓住提里奥和那兽人。就在他们靠近时，提里奥突然伸出手，命令他们停下。他毕生都在率领他们征战沙场，他那深沉的声音里仍带有命令的重量，许多原先听命于他的骑士仍旧惧怕他的威仪。提里奥无畏地面向他们。

“听我说！”提里奥高喊。声音在下方的人群和四周的建筑物之间回响不绝。不少旁观者都诡异地安静了下来。“这兽人从没伤害过你们！他年老体衰，他的死对你们来说毫无助益！”光荣的骑士们愣了愣，思考着提里奥的抗辩。

“可他是兽人！我们跟兽人难道不是死敌吗？”一位骑士高声质疑。提里奥稳住心神，紧紧扶住伊崔格。

“这话不假！可这兽人早已离开战场！”提里奥说，“绞死一个无力还手的俘虏有什么荣誉可言！”他看着几位骑士迟疑地点了点头。其余的旁观者仍未被这番话打动，他们继续奚落着提里奥，说他是跟兽人同流合污的叛徒。

“你不配提‘荣誉’二字，提里奥。”巴瑟拉斯愤怒地啐了一声，“你这不忠的浑蛋，应该跟那个残忍的野兽一块受死！”

提里奥神色一凛。巴瑟拉斯的话仿佛重重抽了他一耳光。

“我在很久之前立下过誓言，要保护无助的弱者。”提里奥从牙缝里挤出这些话，“我绝不会言而无信。知道吗小子，那才是圣骑士的真正意义——明辨对错，不会把报仇泄愤错当成匡扶正义。看来你永远也想不明白了是吗，巴瑟拉斯？”提里奥问。巴瑟拉斯愤怒得差点背过气去。

这时骤然响起洪亮而清晰的鼓点，压过嘈杂的声浪。伊崔格打了个激灵，缓缓抬起头，扫视着广场外围，像是盼望着能看见熟悉的场景，接着又把头低了下去。提里奥疑惑地看着兽人，确信他听过那古怪的节拍。几名围观者转身寻找鼓声的源头，但巴瑟拉斯却毫不在意。

年轻的圣骑士攥紧双拳，走向提里奥。“你这么快就忘了吗，提里奥？你已经不再是圣骑士了！你是骑士团的耻辱，你遭到了流放！不管你认为什么，相信什么，都没人在乎！”巴瑟拉斯怒吼。

“该死的！你快把眼睛睁开吧，巴瑟拉斯！”提里奥急切地说，“在我统治壁炉谷的这些年来，我只对一件事万分确认，那就是冤冤相报，才会战祸无穷！如果我们控制不住内心的仇恨，这场愚蠢的冲突就永远不会停止！我们的族人就永远没有未来！”

巴瑟拉斯对着提里奥轻蔑地哈哈大笑。

诡异的鼓点声越来越响亮，不仅如此，还不断有更为有力的新鼓声加入，在场的大多数旁观者都听得清清楚楚。

随着这令人不安的声音渐渐逼近，人群陷入惊恐。几名妇女和儿童用手捂住耳朵，惊惧交加地缩在一处。卫兵们连忙到广场边缘侦查这连续不断的鼓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我们族人的未来再也用不着你来操心。”巴瑟拉斯冷冷地回答，“如今我才是壁炉谷的统治者，提里奥。只要有我在一天，我就绝不会跟兽人和平共处！我以我父母的亡魂起誓，任何胆敢闯进洛丹伦的兽人都要为自己犯下的恶行偿命！”

提里奥被巴瑟拉斯的话语震惊了。跟这位年轻的圣骑士已经毫无道理可讲，他早就被愤怒和悲伤彻底冲昏了头脑。

伴随着巴瑟拉斯一声令下，广场四周的鼓点声也变得响如惊雷。

“杀死那个兽人！把他们俩全都杀死！”他愤怒地呐喊。刹那间，一柄粗糙而锋利的长矛插进了他的胸口。巴瑟拉斯当即血溅绞架，一群黑影从周围的屋顶窜到了广场上。

凶残的兽人们在毫无防范的斯坦索姆守卫者中间狂攻猛袭，空气中充斥着疯狂而高亢的战吼声。洪亮的战鼓声响彻广场，人群乱作一团。

***

提里奥呆呆地看着巴瑟拉斯软弱无力地倒在地上。他本能地伸出手去想扶那年轻的圣骑士一把，反被他啐了一口，挥手拒绝。

“是你给我们带来了这场灾祸。”年轻的圣骑士颤抖着，口吐鲜血，恨意如狂地看着提里奥。“我早就知道你会背叛……”还没说完，就在鲜血浸红的绞刑架边栽倒下去。粗糙的兽人长矛像帆船的桅杆，钉穿了他的脊背。

提里奥立即集中精神。他丢下大锤，扶着伊崔格站起来，让兽人沉重的身躯靠在自己肩上，带他走下绞刑架。

提里奥无法想象兽人军队是如何绕过了城市的外围防御圈。一般来说，兽人们总是习惯于迎头痛击目标，可当他望着眼前的战局，却发现这些鬼祟的兽人利用屋顶和四周狭窄的步行小道发动了奇袭。骑士和步兵们冲杀上去，公共广场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提里奥低着头，朝着来时经过的小巷原路返回。武器铿锵的碰撞声与愤怒痛苦的战斗呐喊声交相混杂，斯坦索姆陷入了疯狂的混乱。

提里奥努力屏蔽这些声响，专心于如何活着离开这个地方。可他仿佛置身于屠宰场，强大的兽人战士们有的挥舞着巨大的战斧朝敌人疯狂劈砍，有的投掷出邪恶的长矛，招无虚发。

几名兽人身上似乎穿着狼皮，冲上前来双手指天。还没等提里奥弄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一道道闪电从黑压压的天空劈落，人类的前排兵力纷纷倒地。乱作一团的战场上不断有焦黑的人类肢块和大块的石头横空飞过。

其余的人类战士都被这凶猛的元素攻势吓坏了，在兽人凌厉的怒火面前节节败退。

提里奥没想到这些兽人居然能步调一致地围歼散乱的人类防御者。在他的记忆中，兽人在战场上总是一盘散沙。然而纵使勇谋兼备，兽人在人数上却大大居于下风。提里奥不知他们用意何在，为什么会只带这么点兵力就来攻打一座防卫森严的人类城市。

斯坦索姆的所有士兵很快就都会赶来广场支援。在一支全副武装的驻军面前，寡不敌众的兽人绝对不是对手，他暗自想道。

尽管四下里一片混乱，提里奥还是走到了广场边缘，逃进了一条小巷。他再度支撑起伊崔格沉重的身躯，回头看了最后一眼。

他看见一个巨大的兽人，身穿一整套乌黑的铠甲，手举一把强力战锤，像极了圣骑士们使用的武器——只不过兽人手中的那把锤子仿佛被闪电点燃。一身黑的兽人从狂热的人类防御者中间踏出一条路来，仿佛他们不过是一群无害的孩童。任何靠上前来的敌人都会被他举重若轻地挥锤击倒，同时还在对身旁的战士们大声发号施令。

提里奥又惊又怕地看了好半晌。那位强大的兽人领袖跟他之前见过的任何对手都不一样。接着，他迫使自己集中精神，扶着伊崔格匆匆逃离这座被围攻的城市。

***

提里奥费尽力气，终于把伊崔格带出城，逃进了城外的林地。

回头望去，他仍能看见城市各处火光冲天，惨叫与兵刃相接的声响依稀可闻。狡诈的兽人是想扰乱和分散人类的兵力，将他们逐一击破。

不管那位兽人领袖到底是谁，都要比他从前听说过的任何酋长狡猾得多。

疲惫不堪的提里奥让伊崔格躺在落满树叶的林地上，自己蹲在他身边。他试图镇定心神，理清这局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也想不通兽人为何会破天荒地前来突袭这座城市，不知他们是否也是来救伊崔格的。无论怎样，他都庆幸他们及时赶到了。

目睹众多同胞惨死在兽人手下，提里奥由衷地感到难过，可至少他兑现了诺言——伊崔格还活着，而且，纵使多么聊胜于无，提里奥也总算保全了他那宝贵的荣誉。

伊崔格静静地躺在柔软的林地上。提里奥弯腰查看兽人的脉搏，希望兽人只是体力不支昏了过去，结果却惊得合不拢嘴——伊崔格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人类对兽人的拳打脚踢显然给他造成了致命内伤。如果他不快些采取急救措施的话，伊崔格必死无疑。

他本能地把双手放在伊崔格的胸口，祈祷圣光的治疗之力能助他救回兽人的性命。

他一定仍有力量治疗这些可怕的伤势吧？

恐惧感在提里奥心中渐渐蔓延，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沮丧地垂下头，想起他已被逐出了神圣的骑士团。但绝对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他痛苦地想。他几乎能感觉到伊崔格的生命力正在消散。

“不！”提里奥绝望地嘶吼，“你不能死，伊崔格！听见没有！你不能在我面前死去！”他对毫无生气的兽人大声呐喊着，再一次把双手放于兽人的胸口上，集中全部意志。

“圣光之辉在上，愿你的同胞都能得到治愈。”他反复在脑海中诵念着这句话，奋力探寻着残存于灵魂深处的力量，“圣光之辉将使他获得新生。”

圣光绝不会被剥离他的身体，他固执地认为。那些人可以剥夺他的盔甲与头衔，可以拿走他的家园和财富——但圣光却将永远与他同在。一定是这样！

渐渐地，提里奥感觉到体内涌起一股灼人的热力，力量与光明充溢着他的内心，继而流向四肢。当熟悉的能量冲出指尖，笼罩住那兽人的身体时，他高兴得几乎要喊出声来。提里奥感觉到他仿佛飘浮在空中。圣光纯净的力量在全身流淌，像一团神圣之火，从他的身体里喷薄而出。这股骤然转醒的力量让提

里奥又惊又愧，他惊讶地看着兽人身上的伤口在他眼前愈合，就连兽人腿上感染的旧伤都不复存在。

随着治疗之力渐渐退去，提里奥筋疲力尽地跌倒在地。他躺在地上大口喘着气，努力对抗昏天暗地的晕眩感。

这时伊崔格突然哼出一口气，疯狂地左右张望。老兽人满脸苍白，虚弱极了，一双锐目却充满警惕。伊崔格一跃而起，摆出防御的蹲姿，对着空气嗅了嗅。他环视丛林，确认没有任何危险的迹象，一低头才终于看见提里奥躺在他身边。

他狐疑地向后挪了挪，吃惊地瞪着面前这个气力耗尽的人类。

“人类？”伊崔格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到这来的？”提里奥跪了起来，安慰地拍了拍伊崔格的肩膀。

“我们已经出城了，伊崔格。”提里奥淡淡地说，“你暂时安全了。如果我们俩足够走运的话，短期内应该不会再被处以绞刑。”伊崔格咕哝着，不敢置信地看着提里奥。他看着自己那双巨大的绿色手掌，用手指摩挲着原先受伤的位置。

“是你用力量治好了我的伤口吗，人类？”

提里奥点点头说：“是的。你曾经告诉过我，疼痛是位伟大的老师。看来他刚刚又给你上了一课，那可真不好学。”提里奥打趣道。

伊崔格笑着拍了拍提里奥的后背。“也许我学习得够多了。”兽人自嘲地说。

老兽人咳嗽了几声，坐回地上。过去几天的折腾对他这把老骨头来说有些太难应付，没过多久他便昏睡过去。虽然身上的伤已经痊愈，但提里奥凭经验判断，这兽人还要虚弱好一阵子。

这时茂密的丛林里突然响起沙沙声，让他吃了一惊。他慌乱地四处张望，准备迎接危险。树影令人不安地朝四面八方缓缓移动着，巨大的黑影渐渐显出外形，靠拢过来，围住了沉睡的兽人和惊慌的人类。

总共十二个肌肉结实的绿皮怪物，只在要害部位遮挡着松散的盔甲护板和破烂皮革。这些强大的兽人战士身上插着羽毛，颈间挂着各式各样的氏族坠饰和兽骨项链，犹如一只只优雅的灵猫，从幽暗的密林里钻出。在他们健硕的手臂和长着獠牙的脸上文着参差不齐的原始刺青，让那本就凶猛的外表更显骇人。兽人们驾轻就熟地挥舞着宽刃战斧和重剑，仿佛这些武器本就是他们身体的延伸。

提里奥被这些兽人悍勇的气势震慑住了。他们那有别于从前的警惕眼神，更是让他深感不安——兽人的眼睛里不再只是燃烧着邪恶与仇恨，而是闪烁着冷静与警觉，是出乎他意料的睿智与机敏。

提里奥屏住呼吸，不敢轻举妄动。

看来兽人们也许认为是他袭击了提里奥，那些兽人也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凝视着地上的两个人，似乎是在等待命令。

恐惧啮咬着提里奥的神经。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要是死在这群怪物手里，真是荒谬至极。然而无论他再怎么拼杀，也绝对不是这群凶猛战士的对手。

突然，从兽人战士们身后出现了一个更加魁梧的身影。几名兽人无声地退到一旁，给首领让出路来。

提里奥愣住了，原来是他在战斗中见过的那位兽人酋长。仔细观察，提里奥才发现这庞大兽人身上的黑色铠甲边缘刻满了青铜色的神秘铭文。提里奥从未见过兽人全副武装的样子，此刻感到既震惊又胆寒。兽人手中那把强力石锤仿佛和这个世界同样古老。那怪物头上的黑色毛发被编成了长长的发辫，垂在身体两侧，一张绿脸倒不像其他兽人看起来那么凶残，凌厉而睿智的双眼蓝得震慑人心。

提里奥知道这不是个普通的兽人。

强大的怪物走上前来，单膝跪在伊崔格身边。提里奥身体一僵，他记得伊崔格已经放弃了兽人战士的身份。也许这些兽人是来惩罚他的？

提里奥强压下心头的恐惧，靠上前来。若有必要，他打算拼死保护伊崔格。

那个大块头兽人扭过头来犀利地瞪了提里奥一眼——警告人类待在远处，不要碍事。酋长在卫兵的包围下，提里奥根本无从靠近，唯有遵从兽人无声的命令。

那神秘的兽人这才把大手放在伊崔格的头上，全神贯注地闭上双眼。伊崔格忽然张大眼睛，注视着面前这个黑衣兽人。对方脸上的表情稍稍放松下来。

“你是黑石氏族的伊崔格，对吧？”兽人用人类的语言问道。提里奥惊讶地挑了挑眉。

莫非所有兽人的口齿都这么清晰？

伊崔格颤抖着看了看其他兽人，疲惫地点了点头。“是我。”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大块头兽人点点头，挺直脊背。“果然。我找了你好久啊，老者。”他淡淡地说。

伊崔格坐起身，专注地看着他。“我觉得你很面熟，战士。看你这么年轻，不会是……”伊崔格盯着兽人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看了看，“你是谁？”

兽人略一颔首，巍然站起。

在首领开口说话时，周围的手下全都绷直身体，扬起下巴。“人们都叫我萨尔，老者。我是部落的酋长。”他自豪地说。

伊崔格的下巴快要掉到地上了，提里奥也听得目瞪口呆。眼前这位显然就是达索汉说起的那位新晋的酋长。

“我听说过你。”提里奥语带轻蔑地说。他看见周围的兽人卫兵都愤怒地抄起武器，想冲上来教训这个冒犯首领的大胆狂徒。

萨尔转过身，惊讶地看着这位昔日的圣骑士。“你听说过我什么呢，人类？”

提里奥回望着兽人凶狠的眼神。“我听说你打算重建部落，再度向我的人民宣战。”他冷冷地说。

“你说对了一半。”萨尔饶有兴味地回答，“我的确是在重建部落，我的族人很快就会摆脱锁链的桎梏，但我却没兴趣为了对抗而挑起战争。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提里奥怀疑地问，“我刚刚才看见你带着你那些战士在斯坦索姆大开杀戒。”

萨尔平静地迎上人类指责的目光。“你想得太多了，人类。我们攻击那座城市，只是为了抢回我们的族人而已。时代变了，你们的王国和人民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只想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为我的族人建立新的家园。”萨尔淡淡地回答。

伊崔格突然回过神来。“你父亲的事业？”他激动地问道，“我就说你看起来很面熟，战士！你是杜隆坦的儿子！”

萨尔只是把头一点，锐利的目光仍停留在提里奥身上。伊崔格则在他身边欣喜若狂。

“过去那么多年了，真的是你？”伊崔格惊讶地问。他同时看向站在一旁的其他兽人，期待能得到肯定的答案，但他们骄傲的脸孔如顽石般冰冷。

萨尔转身背朝提里奥，单膝跪在伊崔格身边。“我是来带你回家的，老者。”他温暖地说，“很抱歉这么久才找到你，可我们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我已经帮几个氏族获得了自由，但我需要像你这样睿智的长者来向他们传授旧日之道。你的人民需要你，勇敢的伊崔格。”

老兽人难以置信地摇着头。他凝视着萨尔那双锐利的蓝眼睛，在眼眸深处找到了希望。在孤苦伶仃地苦熬过这么多年后，他的心中再次充满骄傲。伊崔格渐渐相信，他的族人或许有希望了。

“我愿意追随你，杜隆坦之子。”伊崔格骄傲地说，“我会竭尽全力治愈我们族人的创伤。”

萨尔再次点了点头，将手放在老兽人的肩膀上。

提里奥看了看周围的卫兵，谨慎地站起身来，面朝萨尔。“伊崔格跟我讲过你父亲的事——还有他的命运。他一定是位伟大的英雄，才能激励自己的儿子做出如此奉献。”

萨尔面无表情地答道：“子承父业是我族人历来的传统。”

提里奥难过地点点头，他不知泰兰是否也会这么想。也许不会吧，有个名誉扫地的流放者当父亲，哪里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我的所作所为，也许只会令泰兰厌恶。

萨尔朝伊崔格打了个手势，用含糊不清的兽人语发出几声号令。提里奥看见周围的卫兵们走上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兽人们会杀死他吗？还是会放他走？

几个战士走到伊崔格身旁跪下，将伊崔格的手臂搭在自己肩上。

提里奥问询地看着萨尔。

年轻的酋长会心一笑，“你舍命救出了我们的兄弟，人类。我们没理由跟你过不去。你可以走了，只要别跟着我们就行。”

提里奥松了口气，看着兽人战士们轻轻把伊崔格搀扶起来。

萨尔朝提里奥敬了个兽人的军礼，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看着兽人们陆续消失在茂密的林地深处，提里奥茫然地晃了晃脑袋。这时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拽住了他的胳膊——是伊崔格，老兽人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带着平静与满足。

“我们都无愧于鲜血与荣耀，兄弟。我不会忘记你。”伊崔格说。

提里奥微笑着将手放于胸前，目送兽人们扶着伊崔格走远。

斯坦索姆的城墙里依然回响着战斗的喧嚣声，他决定在人类军队赶来前离开这里。

提里奥·弗丁对圣光发出一声静默的祈祷，转身走向与斯坦索姆相反的方向，到洛丹伦充满危险的未知荒野里去寻找慰藉。

第八章　完美轮回

阳光透过大教堂穹顶的天窗铺洒下来。二十岁的泰兰·弗丁站在雕饰华丽的高台前，沐浴在温暖辉煌的圣光下。宽阔的肩膀上穿着巨大的银色肩铠，肩铠之下披着精工细绣的深蓝色圣巾，两端搭在胸前。他双手握着一柄银光灿灿的强力战锤，这柄战锤据说曾属于他的父亲。

泰兰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健壮帅气的年轻人。在圣光的笼罩下，越发显得卓越夺目。

一位年长的大主教站在泰兰面前，手里捧着用皮革装订而成的厚重书册。老者眼中跃动着喜悦的光芒，对泰兰说道：“泰兰·弗丁，你是否愿意立下誓言，捍卫荣耀和白银之手骑士团的法典？”

“我愿意。”泰兰诚挚地回答。

“你是否愿意立下誓言，行走于圣光的光辉之下，并向他人传扬圣光的智慧？”

“我愿意。”泰兰颤抖着说。他拼命对抗着千万种汹涌而来的情绪，让自己镇定下来。这是他打从记事起就苦苦期盼的时刻。他飞快地朝四周看了一眼，母亲正骄傲地站在一旁。

尽管多年来艰难与孤寂的生活，让她柔软的金色长发染上了银白色的霜华，但卡兰德拉的美貌与风姿依旧不减当年。她惊叹地看着泰兰晋升为圣骑士，多希望提里奥能亲眼看着儿子追随他昔日的脚步。

“你是否愿意立下誓言，对邪恶赶尽杀绝，不惜牺牲自己来保全弱者与无辜之人？”大主教用仪式的语调问道。

泰兰咽了口唾沫，点着头答道：“以荣誉起誓，我愿意。”

接着，大主教继续对出席的众人致辞，但心潮激荡的泰兰却连一个字都听不见。他对周遭的仪式浑然无觉，把手伸进仪式长袍的口袋里，掏出那张平日里随身携带的破烂羊皮纸卷。

那是父亲在被流放出王国之前写给他的。这些年来，泰兰无数次把它拿出来读了又读，逐字逐句都已铭刻于心，就连鹅毛笔尖一提一顿的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此时，他又在脑海里回想起那封信的内容来。

亲爱的泰兰，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很久了。抛下你和你的母亲，你不知我心中是多么的痛苦难舍，可人生有时就是会逼你做出困难的抉择。在你长大的过程中，恐怕你会听说许多关于我的恶行——人们会谴责我的所作所为，认为我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我担心就连你也会因为我的决定而受到别人的轻慢对待。

我不想在这封信里对你解释发生过的所有事，但我要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誉。人之所以成为人，正是因为心怀荣耀。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光明磊落，重信守义。我知道这会让我们牺牲很多，但希望你今后能明白这个道理。

我想让你知道，我是如此深爱着你，你是父亲永远的牵念。

你的人生和所作所为将会是对我的救赎，儿子。你是我的骄傲与希望。记得要做个好人。做个英雄。

再见了。

泰兰从沉思中抬起头来，恰好听见大主教说道：“站起来吧，泰兰·弗丁——洛丹伦的圣骑士守护者。欢迎加入白银之手骑士团。”

像在儿时的梦里一般，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宽敞的大教堂里回响着欢声笑语，淹没了其他声响。他的朋友和同僚们纷纷鼓起掌来，高声向他表示祝贺。几乎大教堂里的每一个人都雀跃着加入了这场狂欢。

喜不自禁的泰兰转过身来，微笑着看着母亲和坐在她身后的老友雅顿。年长的卫兵队长已经照料守护了泰兰近十五年，此刻脸上也带着骄傲的笑意。

泰兰真是像极了他的父亲。

他知道提里奥一定会以他为荣。

人群涌上前来恭喜泰兰，欢迎他成为骑士团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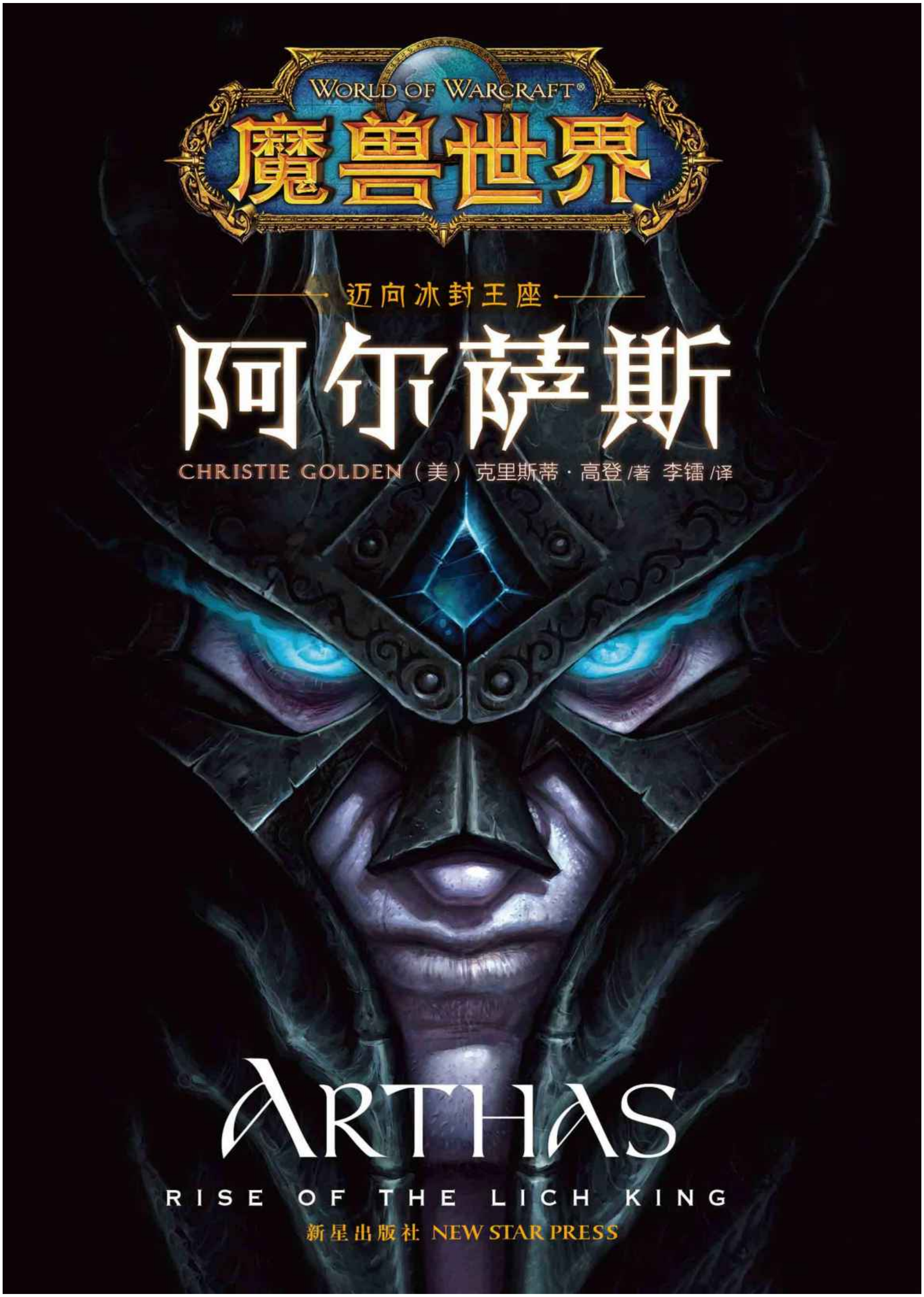
雅顿转身朝门外走去，这时无意中在人群里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那男人身材高瘦，毫不起眼，身披带兜帽的绿色旅行斗篷，穿着风化变色的皮革护甲。可那满头灰发的男人拥有一双绿色的锐目，让雅顿一眼就认了出来。

他停下脚步，跟眼前这位上了年纪的陌生人彼此凝视。

“提里奥。”雅顿小声喊出他的名字。

陌生人心领神会地朝雅顿微微一笑，抬起僵硬的手敬了一礼，接着拉低兜帽把脸遮住，快步走出教堂后门。

雅顿回过头去，看着泰兰自语道：“有父如此，必无犬子。”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迈向冰封王座
阿尔萨斯
CHRISTIE GOLDEN（美）克里斯蒂·高登/著 李镭/译
ARTHAS
RISE OF THE LICH KING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迈向冰封王座：阿尔萨斯

作者：【美】克里斯蒂·高登

译者：李镭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2-01

ISBN：9787513314619

目录
CONTENTS

尾声巫妖王

➢ 导读

从《魔兽争霸3》时代至今，有一个话题在魔兽系列玩家中引起的热议从未止息，那就是：阿尔萨斯在斯坦索姆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对是错？这个问题曾经让无数玩家争得面红耳赤，双方针锋相对，拿出种种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却始终无法说服对方。即使是在巫妖王陨落以后，这个话题也未见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是魔兽系列中人气与争议都位居巅峰的角色，从正直鲁莽的洛丹伦王子到弑父篡位的死亡骑士，再到君临北境的巫妖王，阿尔萨斯曲折的际遇一直广受玩家的关注。而本书《阿尔萨斯：迈向冰封王座》则从阿尔萨斯自身的角度出发，将其性格剖析得淋漓尽致，使其成为魔兽系列小说故事中的经典之作。

本书以《魔兽争霸3》中有关阿尔萨斯的情节为蓝本，补充了阿尔萨斯的童年经历及其他诸多细节，完整地描绘了阿尔萨斯成为巫妖王之前的故事。从本书问世以来，一直有传言认为这本小说最初是作为魔兽电影的剧本原案使用。不管这个传言的真伪如何，通读这本小说之后，读者就像看完了一部好莱坞奇幻大片，情节曲折动人，伏笔环环相扣，让人直呼过瘾。

克里斯蒂·高登以细腻的心理刻画闻名，在本书中更是以阿尔萨斯少年时代的种种琐事和他与吉安娜的感情走向铺垫了阿尔萨斯悲剧性格的成因。

身为王子与生俱来担负的责任，乌瑟尔严格的教导，战马无敌的意外横死，与年幼瓦里安的友谊……这些富有人情味的情节向玩家展现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阿尔萨斯，同时也为他日后的抉择与堕落埋下伏笔。

在高登细腻的笔触下，我们可以读出阿尔萨斯的善良和正义感，也能对他的迷惘、偏执和恐惧感同身受。《阿尔萨斯：迈向冰封王座》作为理解阿尔萨斯这个角色的最佳切入点，串联起了阿尔萨斯的性格与经历。相信每一位读者在读过本书以后，都会对阿尔萨斯和斯坦索姆事件获得全新的认识。

——编者

➢ 序章：梦

凄厉的风声，如同孩童痛苦的嚎啼。

铲齿鹿拥挤在一起，彼此寻求着温暖，依靠浓密厚重的皮毛抵挡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冰寒风暴。成年铲齿鹿臀部向外组成了一个环，将幼崽围绕在中间。它们全都低垂着生有巨大鹿角的头，口唇几乎要碰到被积雪覆盖的大地，双眼紧闭，以免冻风伤害眼睛。它们嘴边挂着一层层呼出的水汽凝结成的冰霜。就这样，这些生物屹立在风雪中，忍耐着。

……在各自的巢穴中，相濡以沫的狼和孤身沉眠的熊也在等待着风暴过去。只要寒风还在吹号，大雪依旧灼目，无论怎样的饥饿都无法驱使它们离开自己的巢穴。

***

来自冻海的呼啸狂风狠狠地扑向卡玛古村，撕扯着巨型海兽骨架上蒙着的兽皮。在这个地方居住了无数个岁月的海象人很清楚这种冰雪风暴的恐怖，他们的房屋都很牢固，但依然会在肆虐的风暴之中遭到损坏。所以当风暴来袭的时候，他们就会聚居在地下深处的大避难所中，系紧出口处的皮帘帐，点起冒着烟的油灯。只要风暴一过去，他们就必须马上修理或更换渔网和捕兽陷阱。

长者阿图伊克在凝固的寂静中等待着。在过去七年中，他经历过许多场这样的风暴。他的生命已经绵延了许多个冬季。他獠牙的长度和泛黄的色泽，还有他的褐色皮肤上堆垒的皱纹全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最近七年中的这些风暴绝不是自然现象。他向那些年轻人看了一眼，他们都在打着哆嗦。海象人完全可以承受冬季的严寒，让他们颤抖的不是寒冷，而是恐惧。

“他做梦了。”一个年轻人喃喃地说道。他的胡须向上翘起，一双眼睛光芒闪烁。

“安静。”阿图伊克沉声喝道，严厉的语气让他自己也吃了一惊。而那个孩子显然被吓坏了，他立刻闭紧了嘴巴。位于地下的大洞

中，再一次只剩下风雪那令人胆寒的哀泣声。

***

深沉浑厚的声音如同烟雾般袅袅升起，其中没有言辞，但充满了意蕴。那是一首由十余种音律交织而成的圣歌。鼓声、响板声和骨头交击的声音为这种无词的啸吼提供了激荡人心的伴奏节拍。最猛烈的怒风被牦牛人村庄的环形立柱和立柱上的蒙皮所阻挡，不得不偏转方向。带有月牙状线条的巨大皮帐篷在强风中屹立不倒，仿佛是在向这片生存条件极为苛刻的荒芜大地发出挑战。

在古老仪式的深远歌声中，烈风的怒吼依然清晰可辨。仪式中的舞者是一个名叫凯米库的萨满。他踏错了一步，蹄子笨拙地撞击在地面上。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平衡，继续着这场舞蹈。

集中精神，一切都在于集中精神。只有这样，萨满才能驾驭元素的力量，逼迫它们服从自己的意志。也只有这样，牦牛人一族才能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荒蛮大地上生存下去。

随着他的舞蹈，汗水浸透了他的皮毛，让他的体色更显深暗。为了凝聚精神，他紧闭起深褐色的大眼，在黑暗中用蹄子寻找着强有力的节拍，然后猛地仰起头，将一双短角刺向空中，尾巴开始剧烈地颤动。同伴们在他身边与他共同起舞，他们的身体喷薄着热气，就像在帐篷中央跃动不止的明亮火焰。尽管寒风和雪花不断从帐篷中央的通风口倾泻下来，但整个大帐在火焰的烘烤下，依旧充满了融融暖意。

他们全都知道外面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无法像控制自然界的气候一样控制这种风雪。不，这些风雪是那个人的杰作，但他们还可以舞蹈、飨宴、欢笑，向那个人侵袭整个世界的力量发出挑战。他们是牦牛人，他们坚不可摧。

***

外面的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白色、蓝色和狂暴的风雪，但大厅里依旧温暖而宁静。高度足以让一个人走进去的大壁炉中堆满了粗大的圆木。哔啵作响的炉火声几乎是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在装饰华丽的壁炉架上，雕刻着各种幻想中的奇禽异兽。巨大的铲齿鹿角也成了这里的装饰品。栩栩如生的龙头雕塑上插着明亮的火把。粗大的梁柱支撑

着这座足以容纳数十人的盛宴厅堂。温暖的橘黄色火光赶走了藏匿在角落中的阴影。冰冷的石板地面上铺着厚实的北极熊、铲齿鹿和其他大型兽类的毛皮。

一张沉重的雕花长桌占据了这个房间的大部分地方，就算是有三十多个人围坐在它旁边，也不会觉得拥挤。而现在，桌边只坐着三个人：一名男性人类、一名兽人，还有一个男孩。

当然，这一切都是虚幻的。那个男人明白这一点。他坐在桌子的主位上，稍稍高于另外两个人。他身下是一把硕大无朋的雕花座椅，不过并不像是一副王座。他正在梦中，这个梦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这座大厅、那些铲齿鹿头、那灿烂的炉火、那张桌子，还有他面前的兽人和男孩——他们都只是他的梦的一部分。

坐在他左侧的兽人年纪老迈，但依然孔武有力。橘红色的炉火和火把的光芒在他恐怖的脸上闪烁着——那是一张有着粗大下颌的兽人面孔，上面绘着一颗骷髅。这个兽人曾经是一位萨满，能够引导并操控强大的能量。即使是现在，只是在一个人的梦境中，他依旧让人望而生畏。

那个男孩则截然相反。他曾经是一个英俊的男孩，有着一双海水般清澈的绿色大眼睛，以及清秀的五官和金色的头发。但那只是曾经。

现在，男孩病了。

他非常瘦弱，骨骼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刺穿他纤薄的皮肤。曾经明亮如星的眼睛神采不再。深陷的双颊只覆盖着一层几乎透明的皮肤，而这层皮肤上又布满了脓疱。每时每刻，这些脓疱都在溃烂，漾出绿色的脓汁。对他而言，呼吸也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急促而无力的喘息中，他的胸口仿佛在不住地微微抽搐。那个男人觉得，自己几乎能看到一颗早就应该停跳的心脏还在那个狭小的胸腔里吃力地搏动着，但那颗心脏毕竟还没有最终放弃。

“他还在这里。”兽人伸出一根指头，朝男孩的方向指了一下。

“他坚持不了多久了。”男人说道。

仿佛是为了证实这句话，男孩开始咳嗽起来。血和黏痰喷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一根细瘦的胳膊抹了一下苍白的嘴唇。那只手臂上的袖子也在腐烂。他吸了一口气，开始用颤巍巍的声音说话，而这显然对他也是一种折磨。

“你还没有……打败他。我会……证明给你看。”

“你的愚蠢就像你的顽固一样不可救药。”兽人咆哮道，“这场战争早已分出胜负了。”

男人的双手紧紧攥住了椅子扶手。他在倾听他们两个人说话。在过去几年里，这个梦一直在不断地重复，而现在这个梦带给他的无聊感早已超过了乐趣。“我已经厌倦了这种争斗。让我们一劳永逸地结束它吧。”

兽人斜睨了男孩一眼。他那张绘着骷髅的脸上露出了可怕的笑容。男孩又开始咳嗽起来，但他并没有在兽人的注视下退缩。他缓慢却充满威严地站起身，一双已经出现牛奶状白翳的眼睛从兽人转向坐在首位的男人。

“是的。”兽人说道，“这已经毫无意义了。苏醒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醒来，并再一次进入这个世界。”他也转向了那个男人，眼睛里闪耀着咄咄逼人的光芒。“再次行走在你所选择的道路上。”

骷髅的图案仿佛离开了他的面孔，如同实体一般悬浮在兽人面前。整个大厅也随着这个图案的浮动而发生了变化。片刻之前还只是简单木雕的龙头火把基座，现在都开始产生水浪一般的波纹，活了过来。它们口中的火炬急速地闪动着，随着它们头颅的摆动，在大厅里洒下了舞动的奇异光影。强风在大厅外发出一阵阵尖啸，厅门猛地被打开，雪花在这三个人周围飞旋着。主位上的男人伸开双臂，让冻风如同斗篷一般将他包裹。兽人仰天大笑，飘浮在他面孔上方的骷髅也发出了狂乱而欢喜的号叫。

“让我展示给你看，你的命运全由我来决定。只有将他彻底消灭，你才能知道何为真正的力量。”

纤细而脆弱的男孩早已被凄冷的气流吹出座椅。现在，他努力撑起身子，全身颤抖着，呼吸短浅而急促。他挣扎着爬回椅子里，回头

向那个男人射去一道目光——其中充满了希望、畏惧，还有怪异的决绝。

“还没有全输。”男孩悄声说道。尽管兽人和骷髅的笑声恍如雷鸣，尽管风声凄厉刺耳，那个男人却听到了他说出的每一个字。

➢ 第一部　黄金男孩

第一章

“稳住它的头，就是这样，小子！”

这匹母马正不断转动着眼珠，发出一声声长鸣。它的白色皮毛已经因为浸透汗水而变成了灰色。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国王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唯一的儿子，洛丹伦王国未来的统治者一边牢牢地抓着母马的马嘴笼，一边不停地小声说着话，安慰这匹马。

母马猛地仰起头，差一点把这个九岁的男孩也甩起来。阿尔萨斯急忙说道：“喔，放松，好姑娘，不会有事的。不用担心，亮鬃。”

乔罗姆·巴尼尔打趣地咕哝了一声。“要是这么大一头马驹从你的肚子里冒出来，你也会这样的，小子。”

他的儿子佳力姆蹲在父亲和王子旁边，听到父亲的话立刻大笑起来。阿尔萨斯也笑了，就算亮鬃温热濡湿的口沫掉在他裤子上，也没能让这笑声停下来。

“再加把劲，好姑娘。”巴尼尔一边说着，一边缓步从亮鬃身边走过，来到那匹马驹面前。现在，这匹被包裹在亮晶晶的胎衣里面的马驹，已经有两只蹄子踏到这个世界上了。

阿尔萨斯其实并不应该在这里，但当不上课的时候，他经常会从王宫中溜出来，跑到巴尼尔农场，和自己的朋友佳力姆一同游戏，看一看远近闻名的巴尼尔的骏马。这两个少年都知道，无论一个养马人养育出的马匹多么受王室青睐，成为王室经常购买的坐骑，他的儿子也不可能与王子平起平坐，但他们都不在乎这种事。至少到现在为止，大人们还没有插手阻止他们的友谊，所以，巴尼尔农场成了阿尔萨斯最喜欢来的地方。他在这里和佳力姆用沙子堆城堡、打雪仗，玩卫兵和强盗的游戏，而乔罗姆也会让这两个孩子看到生命降临在这个世间的奇迹。

不过，阿尔萨斯觉得这种“奇迹”有一点让人不舒服。他原先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事情里会有这么多……黏糊糊的东西。亮鬃喷着鼻息，再一次仰起了头，它用力蹬直了四条腿，随着一阵浆液泼溅到地面上的声音，它的孩子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亮鬃沉重的头垂到了阿尔萨斯的大腿上。它闭起眼睛，就这样休息了一会儿，胸口和肋侧都在剧烈地起伏着。男孩微笑着，一边轻轻拍抚它湿漉漉的脖子，捋顺它浓密的鬃毛，一边看着佳力姆和他的父亲照料新出生的马驹。一年中的这个时候，马厩里寒意正浓。小马驹暖热潮湿的身体不停地冒着白色的蒸气，养马人父子用一条毛巾和一堆干草为它擦去最后一点没有脱落的胎衣。阿尔萨斯感觉到了自己脸上漾起的笑容。

满身潮气的灰色马驹磕磕绊绊地伸展自己的四条细腿，用一双大眼睛观察周围，在昏暗的灯光下不住地眨眼。那双褐色的大眼睛很快就盯住了阿尔萨斯。你真美，阿尔萨斯心想。不知不觉间，他屏住了呼吸，意识到这个“生命的奇迹”真的很神奇。

亮鬃开始挣扎着迈开了自己的四条腿，阿尔萨斯急忙跳向一旁，背靠在马厩的木墙上，以免这匹高大的母马在转身时撞到自己。母亲和新生的孩子将头凑到一起，相互嗅着彼此。亮鬃轻轻咕哝着，用自己的长舌头为儿子清洁全身。

“呃，小子，你现在的样子可不怎么好看。”乔罗姆说道。

阿尔萨斯低头看了自己一眼，心立刻沉了下去。他全身都是稻草和马的唾液。王子耸耸肩，笑着说：“也许我应该在回王宫之前先到雪堆里去打个滚。”然后，他的神情变得正经了一些，“不必担心，我已经九岁了，不再是一个孩子了。我可以去我想去的……”

一阵慌乱的鸡叫声和一个男人洪亮的声音从马厩外传来。阿尔萨斯的脸立刻耷拉了下来。他挺起自己的小肩膀，用力拍打了几下身上的干草，但收效甚微。然后，他昂首挺胸地走出了马厩。

“乌瑟尔爵士。”他的口气仿佛是在说——我才是王子，你最好记住这一点，“这里的人对我都很好。我希望你不要踩死他们的家禽。”

也不要踩坏他们的金鱼草苗床，他一边想，一边向远处那些被大雪覆盖的一个个隆起的土堆瞥了一眼。再过几个月，美丽的花朵就会在那里绽放，那是薇拉·巴尼尔的骄傲与喜悦。阿尔萨斯听到乔罗姆和佳力姆也跟着他走出了马厩，不过他并没有回头，只是仰头看着面前这个高居在马背上，全副武装的骑士，禁不住欣赏起了他光芒闪烁的盔甲……

“盔甲！”阿尔萨斯不由得惊呼一声，“出什么事了？”

“我在路上再向您解释。”乌瑟尔严肃地说道，“随后我会派人回来取您的马，阿尔萨斯王子。铁蹄就算是背着我们两个，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他俯下身，伸出一只大手握住了阿尔萨斯的手臂，一把将这个男孩拽到自己身前，仿佛阿尔萨斯根本没有一点重量。薇拉也从巴尼尔一家的住宅中走了出来，她显然也听到了战马全速奔来的声音。她一边向外走，一边用一条毛巾擦着双手，在她的鼻子上还留着一摊面粉。她用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看着自己的丈夫，目光中流露出忧心忡忡的神色，乌瑟尔则礼貌地向这位女士点了点头。

“给您造成的打扰，我以后再做赔偿，女士。”乌瑟尔说道。他用覆裹钢甲的手碰了一下额头，亲切地向巴尼尔一家敬了一个礼，然后猛踢铁蹄的肋下，这匹像主人一样全身披甲的骏马立刻扬起四蹄，绝尘而去。

乌瑟尔的手臂就像是一根钢柱，环绕在阿尔萨斯腰间。恐惧在男孩心中翻腾，但他努力将这种代表着懦弱的情绪压了下去，同时也用力推着乌瑟尔的胳膊。“我知道该怎么骑马。”暴躁的心情完全覆盖了他的忧虑，“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名信使从南海镇骑马赶来，做完报告之后就匆匆离开了。他带来了糟糕的消息：几天前，数百艘载满难民的小船从暴风城驶来，停靠在我国海岸边。”乌瑟尔说道。他并没有丝毫要移开手臂的样子。阿尔萨斯终于放弃了这种徒劳的挣扎，开始转过头，认真地倾听骑士的讲述。他瞪大了那双海水般清澈的绿眼睛，认真地瞧着乌瑟尔严肃的面孔。“暴风城被攻陷了。”

“什么？暴风城？它怎么会被攻陷？敌人是谁？这到底……”

“很快我们就会得到更详细的情报。瓦里安王子也在暴风城难民之中。他们的统帅则是暴风城的前冠军勇士安杜因·洛萨殿下。他和瓦里安王子，以及其他难民会在几天之内到达洛丹伦首都。洛萨已经向我们发出警讯，他会带来坏消息。当然，如果连暴风城都被摧毁了，那么无论他带来怎样的消息，都不会令人吃惊。我被派来找您，并立刻带您返回王宫。现在可不是您和平民儿童玩耍的时候。”

阿尔萨斯惊讶地转过身，再次望向前方。他的手紧紧抓住了铁蹄的鬃毛。暴风城！他还从没有去过那里，但关于那座传奇都市的传说早已灌满了他的耳朵。那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在山岳一般高大的城墙中，矗立着许多美丽的建筑。人们将它建造得格外坚固，让它能在猛烈的风暴吹袭中岿然不动——这也正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而现在，竟然连这样一座城市都失陷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能够强大到攻破如此坚不可摧的城市？

“和他们一起逃过来的人有多少？”阿尔萨斯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太过高亢了。就算是响亮的马蹄声也仿佛被他的问话压了下去。

“不知道。能确定的就是数量并不少。信使说，所有逃过一劫的人都在那里了。”

逃过一劫？

“那瓦里安王子呢？”当然，他从小就听说过瓦里安王子的威名。那时他才刚刚知道所有邻国的国王、王后、王子和公主的名字。忽然间，他睁大了眼睛，乌瑟尔一直在说瓦里安，却绝口不提那位王子的父亲——国王莱恩……

“他很快就会是瓦里安国王了。莱恩国王已经在暴风城殉难。”

这个悲惨的消息狠狠地击中了阿尔萨斯。他仿佛突然看到了成千上万在转瞬间失去家园的可怜人。阿尔萨斯有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他、他的姐姐佳莉娅、他的母亲丽安妮王后，当然，还有泰瑞纳斯国王。阿尔萨斯亲眼见过另外一些君主和他们家人的关系。他很清楚，米奈希尔家族的浓厚亲情是多么来之不易。想到如果自己是瓦里安，失去了自己的城市，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还有自己的父亲……

“可怜的瓦里安。”泪水迅速涌进了他的眼眶。

乌瑟尔笨拙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是啊，对于那个孩子来说，这绝对是一段黑暗的日子。”

阿尔萨斯突然打了个哆嗦，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阳光明亮的冬日午后有多么寒冷，只是他觉得，眼前湛蓝的天空、轻柔的卷云和连绵起伏的原野突然之间都阴暗了下来。

***

数天之后，阿尔萨斯站在城堡垛口后面，卫兵法瑞克陪侍在侧。他递给这名卫兵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他是跑来和这名卫兵聊天的，就像他去看巴尼尔一家、城堡的厨娘、男仆、铁匠和其他所有王室仆从一样。泰瑞纳斯总是为他这种有失体统的行为叹气，但阿尔萨斯知道，从没有人因为和他交谈而受到过惩罚。实际上，他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的父亲在默许仆人们和他交流。

法瑞克露出感激的微笑，充满敬意地向王子鞠了一躬，然后才摘下铁手套，让杯子能够温暖自己的双手。浅灰色的天空大概可以算是晴天，但依旧是一副随时都有可能下雪的样子。阿尔萨斯靠在城墙上，用交叠在一起的手臂垫着下巴，眺望提瑞斯法连绵起伏的白色丘陵穿过银松森林，直到南海镇的大道。安杜因·洛萨、法师卡德加和瓦里安王子即将沿着这条大道来到这里。

“看到他们了吗？”

“还没有，殿下。”法瑞克喝了一口热茶，“他们可能在今天就赶到，也可能是明天或者后天。如果您想要第一个看到他们，那至少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阿尔萨斯向卫兵咧嘴一笑，眼睛里满是促狭的神情。“总比上课要好。”

“嗯，殿下，关于这一点，您应该比我清楚。”法瑞克圆滑地回应道，显然在努力克制自己不笑出声。

就在这名卫兵喝干了杯中茶水的时候，阿尔萨斯叹了口气，回头再次向大路上望去。他做这个动作已经有十几次了。一开始，他还觉得这种等待很让人兴奋，而现在，他已经越来越感到无聊了。他想去

看看亮鬃的小马驹，并开始在心里寻思，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几个小时。法瑞克是对的，洛萨和瓦里安也许今天是到不了的……

阿尔萨斯眨眨眼，缓缓地从手臂上抬起了下巴，又眯起眼睛。

“他们来了！”他指着远处喊道。

法瑞克立刻来到他身边，甚至忘记了手中仍端着茶杯。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您的眼力可真好，阿尔萨斯王子！玛维恩！”他喊道，旁边另一名士兵立刻挺直了身子，“去向国王报告，洛萨和瓦里安已经在城外了。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赶到。”

“是，队长。”那个年轻人一边说，一边敬了一个礼。

“让我去！我这就去！”阿尔萨斯一边喊着，一边拔腿跑了起来。玛维恩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长官。阿尔萨斯则已经打定主意要跑在这名传令兵前面。他飞快地跑下台阶，结果在结冰的台阶上滑了一跤，不得不一步跳了下去，然后又跑过城门后的广场，一直跑到王座大厅才猛然停住脚步，差一点忘记让自己镇定下来，表现出王子应有的样子。今天是泰瑞纳斯接见平民代表的日子，国王要听取民众的吁求，尽其所能帮助他们。

阿尔萨斯掀起了斗篷的兜帽——现在他正披着一件美丽的红色符文布刺绣斗篷。他深吸一口气，又长长地呼出一团白雾，然后向王座大厅门口处的两名卫兵点点头，便朝大厅里面走去。那两名卫兵以干净利索的动作向王子敬礼，为他推开了王座大厅的大门。

王座大厅比外面的广场要暖和得多。这是一座由大理石和岩石砌成的高大的穹顶殿堂。即使在阳光暗淡的冬季——比如今天——穹顶上方的八角形大玻璃窗也能引入足够的光线，照亮整座大厅。墙壁上的火炬都已被点燃，闪动着稳定的火光，在为大厅增加温暖的同时，也洒下了一片片橙黄色的光亮。地板上，一个个复杂细腻的环形图案围绕着洛丹伦的纹章。现在，这些美丽的图案已经被聚集在这里的人群遮住了，所有人都在毕恭毕敬地等待着谒见他们的君王。

在大厅最前方的层叠台基上，泰瑞纳斯二世国王正坐在宝石镶嵌的王座中。他的金色头发只在鬓角处刚刚出现了一点灰色，脸上微露出几道皱纹。在那些皱纹中，来自笑容的要比来自怒容的更多——无论内心还是外表，泰瑞纳斯二世都是这样一个人。他身穿剪裁得体、纹饰美丽的蓝紫色长袍，长袍上的金线刺绣在火炬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和他头顶的王冠相映生辉。现在这位国王正微微向前倾过身，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站在面前的那名臣民向自己陈情。那是一个低阶贵族，阿尔萨斯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泰瑞纳斯那双蓝绿色的眼睛正眨也不眨地注视着这个人。

片刻之间，虽然心中知道自己跑过来要做什么，阿尔萨斯却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大厅门口，看着自己的父亲。他像瓦里安一样，是一位国王的儿子、一个王国的王子，但瓦里安已经永远地失去了父亲。想到有朝一日，坐在这个王座上的人也会消失，古老的加冕颂歌会为自己唱起，阿尔萨斯忽然感到一块硬结出现在喉咙里。

圣光在上，请让那一天在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到来吧。

也许是感觉到了儿子的目光，泰瑞纳斯向大厅门口瞥了一眼，他的眼角立刻显现出微笑的纹路，但很快又将注意力转回到了陈情者身上。

阿尔萨斯清了清喉咙，向前迈出一步。“请原谅我打扰您，父亲。他们来了，我看到他们了！他们再过一个小时就会赶到这里了。”

泰瑞纳斯的面容变得有些严肃，他知道儿子所说的“他们”是谁，于是点了点头。“谢谢你，我的儿子。”

聚集在大厅里的人们都在和同伴们交换着眼神，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也都知道王子口中的“他们”的身份，于是众人纷纷准备告退，仿佛会见已经结束了。泰瑞纳斯却举起一只手。“不必着急，现在天气晴朗、道路畅通，他们自能准时到达，不过也不会到得更早。在那以前，我们还可以继续做好眼前的事情。”他露出略带歉意的微笑，“我有一种预感，他们到来之后，我和大家这样的见面就要无限期向后拖延了。让我们在有时间的时候，先尽量解决掉更多的问题吧。”

阿尔萨斯自豪地看着自己的父亲。正是泰瑞纳斯这样的作风，才让他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大概也正是因为国王的这种性格，才让他对儿子在普通人之中的“冒险”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泰瑞纳斯对自己统治的人民怀有极深的关爱，而他也在不断地将这种感情一点一滴地注入儿子的血液之中。

“我应该骑马出去迎接他们吗，父亲？”

泰瑞纳斯认真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然后摇了摇头。“不，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参与这次会面。”

阿尔萨斯仿佛被狠狠打了一下。不要参与？他已经九岁了！他们极为重要的盟友遭遇了非常可怕的灾祸，一个并不比他年纪大多少的男孩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一阵怒意猛然涌上阿尔萨斯心头。为什么父亲要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把他拒之门外？为什么他不被允许出席如此事关重大的会议？

如果大厅里只有他和泰瑞纳斯两个人，他一定早就激动地出言反驳了，但在臣民面前，他不能肆无忌惮地顶撞父亲，即使他是完全正确的一方。他深吸一口气，鞠躬，然后离开。

一个小时以后，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已经安全地溜进了一个能够俯瞰王座大厅的包厢里面——王座大厅周围的墙壁上颇有一些这样的包厢。现在他的身材还不算很大，完全可以躲在包厢的座椅下面，就算有人突然探头往包厢中看上一眼，也绝不可能发现他。想到这里，他多少有些心烦。再过一两年，他就不可能再做这种事了。

但只要再过一两年，父亲就一定会明白，我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那时我就不必再这样躲躲藏藏了。

这个想法让阿尔萨斯颇有些欢欣鼓舞。他躺到地上，卷起斗篷当作枕头。王座大厅因为点燃了许多火盆和火炬，再加上聚集在大厅里的人依旧不少，所以非常温暖。舒适的环境和人们微弱的窃窃私语声渐渐勾起了阿尔萨斯的困意，他差一点就睡了过去。

“陛下。”

洪亮有力的声音将阿尔萨斯猛然惊醒。

“我是安杜因·洛萨，暴风城的骑士。”

他们到了！安杜因·洛萨领主，曾经的暴风城冠军勇士……阿尔萨斯从座位下面蹭出来，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用包厢的蓝色帷幔遮住自己的身体，探身向外望去。

洛萨看上去完全就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战士——这是阿尔萨斯见到这个人的第一个想法。他高大威武、身材健壮，身披重铠却姿态轻松，说明他早已习惯了钢甲的重量。他的上嘴唇和下巴都生有短粗的髭须，但头顶却是光秃秃的一片，所剩不多的头发结成了一根小辫子，垂在脑后。他身边站立着一位身穿紫罗兰色长袍的老者。

阿尔萨斯的目光落在了那一队人中唯一的男孩身上。那肯定就是瓦里安·乌瑞恩王子了。他身材高瘦，但肩膀宽阔，预示着这副单薄的骨架迟早有一天会被肌肉充满。看上去，他面色苍白，显得十分疲惫。阿尔萨斯看到这个年轻人，不由得心中一颤。他只比阿尔萨斯大一两岁，却显得那么落寞、孤独，心中充满了恐惧。当安杜因介绍到他的时候，他打起精神，礼貌地回应了洛丹伦国王的问候。泰瑞纳斯很懂得如何安慰人心。没过多久，他就遣退了一众侍从，只留下了几名重要的廷臣和卫士。然后，他从王座中站起来，郑重地向客人们问好。

“请坐吧，不必拘束。”他说着，并没有坐回到华丽的王座里，而是选择坐到了王座的台阶上，还像父亲一样把瓦里安拽过来，让这个男孩在自己身边坐下。看到这一幕，阿尔萨斯露出会心的微笑。

年轻的洛丹伦王子藏在包厢里，看着下方大厅中人们的一举一动，仔细倾听他们的对话。而传入他耳中的话语所讲述的就像是一个幻想出来的故事，但看着那名勇武的暴风城勇士，还有那位未来国王的苍白面容时，阿尔萨斯意识到，无论是对于洛丹伦的那个曾经无比强大的盟国，还是洛丹伦自己，这都绝不是一个幻想出来的故事，而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这才是整件事最为可怕的地方。

王座大厅中的人们一直在谈论一种被称为“兽人”的生物，描述这种身材高大、绿色皮肤、獠牙外露、嗜血好杀的生物如何在艾泽拉斯肆虐。他们组成了一个“部落”，如同无可遏制的洪涛般四处蔓延。洛萨用阴沉的语气说，他们“足以覆盖从东方海岸到西方海岸之间的整片大陆”。正是这些怪物进攻了暴风城，让那里的居民成了难

民（阿尔萨斯明白，有更多的暴风城居民已经变成了尸骨）。当一些洛丹伦的廷臣明确地表现出对洛萨的怀疑时，大厅中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洛萨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但泰瑞纳斯很快就控制了局势，并结束了这次会议。“我会召集邻国的君主们。”他说道，“这一事件与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瓦里安殿下，只要你有需要，尽可以居住在这里，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我将竭尽全力为你提供保护。”

阿尔萨斯又笑了。瓦里安要留在这里，和他一起居住在这座宫殿里了。能够有另一个身份对等的同龄男孩一起玩耍实在是一件好事。佳莉娅只比他大两岁，但不管怎样，她是个女孩。阿尔萨斯也很喜欢佳力姆，但他知道，他们还能在一起玩耍的机会注定会越来越少。但瓦里安也是一位天生的王子，就像阿尔萨斯一样。他们可以比试武艺，一同骑马，去探索……

“你警告我们，要为战争做好准备。”父亲的声音彻底打断了阿尔萨斯的思绪。他的情绪立刻又变得低沉了。

“是的。”洛萨回答道，“一场为了吾族的延续而进行的存亡之战。”

阿尔萨斯吃力地咽下了一口唾沫。然后，尽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藏身的包厢。

就像阿尔萨斯所预料的那样，瓦里安王子很快就来到了王宫中的宾客寓所。泰瑞纳斯亲自陪伴在这个男孩身边，一只手一直扶在少年肩头。看到自己的儿子正在宾客寓所等待他们，国王也许感到了一丝惊讶，但他的脸上完全看不出这样的表情。

“阿尔萨斯，这位是瓦里安·乌瑞恩王子，未来的暴风城国王。”

阿尔萨斯向他的同龄人一鞠躬，庄重地说道：“殿下，诚挚地欢迎您来到洛丹伦。真希望能与您在更加欢快的时候相逢。”

瓦里安也以优雅的动作向阿尔萨斯鞠躬还礼。“就像我对泰瑞纳斯国王说过的那样，我非常感激你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友谊。”

他的声音显得僵硬、紧张而且疲惫不堪。阿尔萨斯看着他身上的斗篷、长外衣和长裤，它们全部是用符文布和魔纹布制成，装饰以精美的刺绣，但都已十分肮脏褶皱，仿佛瓦里安半生时间都在穿着它们。他在与泰瑞纳斯国王会面之前显然已经洗过了脸和手，但他的额角和指甲缝里依然能发现泥垢的痕迹。

“我马上就让仆人准备好食物、毛巾、热水和浴盆，瓦里安王子。”泰瑞纳斯继续以正式的名号称呼这个男孩。以后，他们肯定不需要以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相互对待，但阿尔萨斯明白他的父王现在为什么要一直强调暴风城王子的身份。他们需要让瓦里安知道，在他已经失去一切，孑然一身的时候，他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仍然是一名王族。瓦里安闭住嘴唇，点了点头。

“谢谢。”他最后说道。

“阿尔萨斯，我把王子交给你了。”泰瑞纳斯安抚地拍了拍瓦里安的肩头，然后就走出了宾客寓所，关上了屋门。

两个男孩彼此打量着对方。阿尔萨斯的意识陷入了一片空白。充斥在房间中的沉默让人觉得越来越不舒服。终于，阿尔萨斯突兀地说道：“你父亲的事，我很难过。”

瓦里安打了个哆嗦，转过头，向能够俯瞰洛丹米尔湖的大窗走去。从早晨开始就变得越来越阴暗的天空终于下起了雪，雪花轻轻洒落，为大地盖上了一层无声的毯子，也遮蔽了人们的视野。阿尔萨斯觉得很可惜——如果天气晴朗的话，瓦里安本应该能一直看到芬里斯城堡的……“谢谢你。”

“我相信，他的牺牲是高尚而光荣的，为了保卫国家，他一定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他是被刺杀的。”瓦里安的声音中没有任何情绪。阿尔萨斯惊骇地望向他，但只能看到被冬日冷光照亮的一侧面容。现在，他那半张脸显示出一种不自然的平静，只有充满血丝的褐色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痛苦，让人觉得他还活着。“他所信任的一个朋友诱使他进行单独交谈。然后，那个女人杀死了他，刺穿了他的心脏。”

阿尔萨斯愣在原地。哪怕是父亲光荣地死在战场上，也会让人难以承受。而这样……

他冲动地伸手按住了王子的手臂。“昨天，我亲眼见到一匹马驹降生。”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愚蠢，但这是他空白的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件事。他诚心诚意地说道：“等天气好些的时候，我带你去看它。它真是个让人吃惊的小家伙呢。”

瓦里安也向他转过头来，注视着他，久久没有说一句话。各种情绪从他的脸上涌过——感到被冒犯、怀疑、感谢、期冀、理解。突然间，那双褐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急忙将脸别向一边，双臂交叉蜷缩着身子。虽然他竭尽全力想要压抑住自己的抽噎，肩膀却还是在不断地颤抖。哭声终于响起，这凄厉而痛楚的声音是为了一位父亲，为了一个国王的哀悼。也许直到此时此刻，他才能真正对自己所失去的一切表达哀伤。阿尔萨斯握住他的手臂，感觉到自己手指碰到的肌肉就像石块一样僵硬。

“我恨冬天。”瓦里安抽泣着说道。这四个字比阿尔萨斯的话更显得没头没脑，却传达出难以言喻的深刻伤痛。阿尔萨斯无法直视这种纯粹的痛苦，却又无力改变眼前的一切。他放下手，转过身，也向窗外望去。

窗外，大雪依然下个不停。

第二章

阿尔萨斯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挫败感。

他本以为，当关于兽人的消息传来之后，他肯定可以开始真正的训练了，也许还能和他的新朋友瓦里安成为训练场上的好伙伴。而事实恰恰相反，对抗部落的战争让所有能够拿起剑的人都加入到了军队之中，就连铁匠师傅也不例外，没人能带着他训练。瓦里安很理解这个身份和自己非常相似，其实并不比自己年轻很多的新伙伴。尽管很想帮助他，但到了最后，他只能叹一口气，用同情的眼光看着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我不想让你难过，但……”

“但我还是非常差劲。”

瓦里安面色变得有些灰暗。他们两个正在军械大厅，身上装备着头盔、皮制胸甲和训练木剑。瓦里安来到兵器架前，将训练剑挂好，一边摘下头盔，一边说：“你的力量和速度都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阿尔萨斯只是阴沉着脸。他了解瓦里安的心情，知道这位比他年长的王子只是想要多给他一些安慰。他闷闷不乐地跟在瓦里安身后，也挂起剑，解下身上的护具。

“在暴风城，我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了战斗训练。我比你现在还要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专门为我设计的盔甲和武器。”

“别再说了。”阿尔萨斯嘟囔着。

“抱歉。”瓦里安向他一笑，阿尔萨斯也不情愿地回应了一个微笑。虽然他们的初次会面充满了哀伤和尴尬，但阿尔萨斯很快就发现，瓦里安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总是会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一切。“我只是很想知道，为什么你的父亲不给你这样的机会。”

阿尔萨斯知道原因。“他只是想要保护我。”

当瓦里安把自己的皮胸甲挂好的时候，他的面容慢慢变得严肃起来。“我的父亲也很想保护我，但这没有用。现实生活总有办法打破他们的计划。”他看着阿尔萨斯，“我接受的训练是如何战斗，而不是如何教导别人战斗。我也许会伤到你。”

阿尔萨斯脸红了。瓦里安说的并不是阿尔萨斯有可能会伤到他，他似乎觉得自己只是在和一个小孩子浪费时间。这时，他拍了拍阿尔萨斯的肩膀。“听我说，等这场战争结束，你的父王能够分派出真正的训练师的时候，我会和你一起去与他谈一谈。我相信，到时候你很快就能把我打得屁滚尿流了。”

***

战争终于结束了。联盟获得了胜利。部落的领袖，无比强大的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被铁链绑缚着带回到了都城。在洛丹伦首都举行的胜利游行中，这个强大的兽人出现在了普通民众面前，给阿尔萨斯和瓦里安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毁灭之锤杀死了高贵的安杜因·洛萨之后，年轻的圣骑士中尉图拉扬战胜了这头凶恶的兽人，但他以圣骑士的仁慈之心饶恕了这头猛兽的性命，而宅心仁厚的泰瑞纳斯也禁止人们伤害这个怪物。当普通人看到这个曾经让他们长久以来胆战心惊、夜不成寐的兽人成了毫无还手之力的阶下囚时，都毫不吝啬地向他抛去各种嘲讽和咒骂，仿佛整座城市都因此而陷入了癫狂。但在泰瑞纳斯国王的保护之下，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并没有遭受任何真正的伤害。

阿尔萨斯一生中，只有这一次看到了瓦里安的面孔因为憎恨而扭曲。他当然理解自己的这位同伴，如果这个兽人杀害了泰瑞纳斯和乌瑟尔，他自己也一定想要朝那张绿色的脸上啐一口唾沫。“他应该被处决。”瓦里安低声吼道，眼睛死死盯住了随着游行队伍向王宫走来的毁灭之锤，“真希望我是那个行刑的刽子手。”

“他会被送往都城地下。”阿尔萨斯说。那是人们给古老的王室坟墓、地牢和下水道所形成的综合体起的绰号。那些回转曲折的巷道位于王宫地下深处，仿佛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黑暗、潮湿、肮脏，只有囚犯和死人才会待在那里。不过，这里最贫苦的穷人也常常会钻到那个地方去。如果一个人无家可归，在那里苟活总要好过在风雪中被冻死。而如果有人需要一些……不能算完全合法的东西，就连阿尔萨斯也能告诉他，可以去都城地下找找看。洛丹伦的士兵们偶尔也会

下去将那里扫荡一番，竭尽全力想要把那个黑窟窿清扫干净，但每次都是徒劳而返。

“没有人能够从都城地下出来。”阿尔萨斯向他的朋友保证道，“他会以囚犯的身份死在那里。”

“这对他实在是太仁慈了。”瓦里安说，“图拉扬早就应该一剑砍掉他的脑袋。”

瓦里安的话仿佛是一种预言。这名强大的兽人领袖在人类的轻蔑与憎恨面前，只是装出一副谦卑无能的样子，但实际上他远远没有被打败。根据阿尔萨斯听到的小道消息，看守毁灭之锤的卫兵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头狡诈的兽人隐藏在软弱外表下的残暴与顽强，因此越来越疏于防范。没有人能确定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是如何逃出监牢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活着报告当时的情况。每一个遇到毁灭之锤的卫兵都被扭断了脖子。然而，从囚室到臭气熏天的下水道，一路上无数的尸体指明了他的逃跑路线。这些尸体中有卫兵，也有平民和罪犯——毁灭之锤杀人的时候从不会区分他们的身份。那以后不久，洛丹伦军队再一次抓住了毁灭之锤，并把他囚禁在战俘营中，但他又从战俘营中逃脱了。所有联盟成员都屏住了呼吸，等待部落发动新的进攻，但战争并没有随之到来。这次毁灭之锤可能真的死了，或者他的战斗精神最终还是瓦解了。

两年时间匆匆过去了。在第二次兽人战争末期被联盟关闭的黑暗之门——也就是部落首次进入艾泽拉斯的通道又发生了异动，似乎将再次开启，或者那道大门已经重新开启了。阿尔萨斯对此还不是很清楚，因为王宫中显然没人有心情告诉他关于这件事的任何情报，哪怕他终有一天会成为这里的国王。

这是美好的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空气温暖，阿尔萨斯颇有些想要骑着他的新马儿出去转上一圈的冲动。他给这匹马起名为无敌。两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他亲眼看到了这匹马的降生。也许他可以等一会儿再去做这件事，现在，他的两只脚已经把他带到了军械大厅。在这里，他曾经和瓦里安对战，瓦里安曾经让他丢尽了颜面。瓦里安当然不是有意想要伤害他，但这还是让他很难受。

两年了。

阿尔萨斯走到摆放训练木剑的架子前，拿起一把训练剑。他已经十一岁了，按照他的女看护的说法，他已经“长大了”。上一次见到女看护的时候，她流着眼泪拥抱了阿尔萨斯，并宣布他“现在完全是一个年轻人了”，已经不再需要看护。现在回想，他九岁时用过的那把小剑只是一柄供儿童玩耍的玩具剑而已。如今他已经完全是一个年轻人，身高足有五英尺八英寸。根据他的血统，他很可能还会长得更高。他举起了那把剑，左右挥舞两下，脸上一下子充满了笑容。

他向一副旧盔甲冲过去，手中紧紧握住剑柄。“嗬！”他高声呼喝，心中希望那副盔甲就是长久以来都让父王寝食难安的可恶的绿色怪物。然后，他挺直腰身，用剑锋指住那副盔甲的喉咙部位。

“想要从这里过去吗？丑恶的兽人？你已经落进了联盟手中！这一次，我会饶过你，赶快滚吧，永远不要回来！”

但他知道，兽人根本不懂得投降，也不知道什么是荣誉。他们都是些残忍的怪物。所以这头兽人肯定会拒绝下跪，向他臣服。

“什么？你不打算逃走？我已经给了你机会。那么，我们战斗吧！”

他举剑向前突刺，就像他见到瓦里安所做的那样。他的剑并没有刺中盔甲，毕竟这副盔甲已经是一件价值不菲的古董了。剑刃从盔甲旁边掠过、刺击、格挡。他弯腰躲过假想中敌人挥扫的武器，将剑刃从身旁甩过，旋转身体，然后……

他惊呼一声，手中的剑仿佛有了生命，一下子飞过大厅，随着一记响亮的“当啷”声落在大理石地板上，又在一阵轻微的摩擦声中向前滑动了一段距离，慢慢旋转着，最终停了下来。

该死的！他向门口望去，恰好看到穆拉丁·铜须的脸。

穆拉丁是驻节于洛丹伦的矮人大使，同时也是麦格尼·铜须的弟弟。因为与人为善的快活天性，以及对上等啤酒、油酥点心、政治时事和其他许多事情的精通，他在洛丹伦宫廷中很受欢迎。他同时也是一位技艺过人，智勇双全的战士。

他目睹了未来的洛丹伦君王与想象中的兽人作战，并失手把剑扔过大厅的全过程。阿尔萨斯觉得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他知道，自己的面颊一定已经现出了红晕。现在，他只能竭力掩饰自己的张皇失措。

“嗯……大使先生……我只是……”

矮人咳嗽了一声，将脸转向一边。“我正在找你的父亲，孩子。你能带我去见他吗？这个可怕的地方实在是拐弯太多了。”

阿尔萨斯无言地朝自己左侧的楼梯指了一下，然后便看着那位矮人离开。两个人没有再说一句话。

长这么大，阿尔萨斯从没有这样困窘过。羞愧的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用力眨眨眼，把眼泪憋了回去。他甚至没有想到要把扔出去的木剑放回原位，就飞快地逃出了房间。

十分钟以后，他自由了。他骑在马背上，冲出马厩，向东一直跑进了提瑞斯法林地。他现在有两匹马：一匹性情温和，已经有些年纪的灰色斑点骟马，名叫真心。现在他正骑着这匹马。还有就是他那匹正在接受训练的两岁小马无敌。

就在那只小马驹刚刚来到世间的时候，阿尔萨斯就已经从它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立刻明白了，这只马驹将成为他的坐骑、他的朋友。一匹拥有一颗伟大心灵的伟大的骏马，将如同他的铠甲和剑一样，成为他的一部分——不，这匹马将远远比铠甲和武器更重要。像无敌这种拥有优秀血统的马匹如果得到悉心照料，能够活二十年，甚至更久。它将驮着阿尔萨斯优雅地走在仪式队列中，忠诚地帮助他完成各种任务。无敌不是一匹战马。战马都拥有特别的血统，只是在特定的时间，为了完成特别的任务而使用。当阿尔萨斯投身于战场的时候，自然会得到一匹战马。而无敌现在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无敌的皮毛、鬃毛和尾巴在出生的时候还是灰色的，后来渐渐变成了白色，就像现在覆盖大地的皑皑白雪。即使在巴尼尔养育的马匹中，这种毛色也极为罕见。实际上，所谓“白马”的皮毛往往只是浅灰色的。阿尔萨斯曾经想过要给这匹马起名为“落雪”或者“星光”，但最后，他还是遵循了洛丹伦骑士非正式的传统，以这匹马的

品质为它命名。比如乌瑟尔的马名叫“铁蹄”，泰瑞纳斯的马名叫“勇气”。

他的马名叫“无敌”。

阿尔萨斯迫切地想要骑上无敌，但驯马师警告他说，那匹两岁大的马至少还要再等一年才适合成为坐骑。“两岁的马还只是一个孩子，还需要成长。它们的骨头还没有成型。请耐心一些，殿下。对于一匹将为您服务二十年的骏马，一年时间并没有多长。”

但这的确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阿尔萨斯回头又向跟随在他身后的无敌看了一眼，对胯下这匹似乎只会慢跑的骟马越发感到不耐烦了。两岁大的小马和年老的真心截然不同，它迈开蹄子的时候，简直就像是在空中飘飞，显得无比轻松飘逸。它的耳朵尖向前探出，鼻翼因为嗅到了青草和泥土的芬芳，所以在不断地用力翕动着。它的眼睛如同两颗明亮的星星。看上去，它仿佛正在对阿尔萨斯说话。来呀，阿尔萨斯……我天生就应该成为你的坐骑。

骑上它跑一小段路肯定不会有什么坏处。他们很快就会返回马厩，谁也不会发现他们做了什么。

阿尔萨斯让真心慢下来，从奔跑改为行走。最后，他勒住真心，把缰绳拴在一根低垂下来的树枝上。无敌看着走过来的阿尔萨斯，发出一阵阵嘶鸣。王子掏出一颗苹果，喂给这匹小马。感觉到它天鹅绒一般柔软的口唇碰触到自己的手心，阿尔萨斯不由得咧开嘴笑了起来。无敌已经习惯了背上拴着马鞍的感觉，让马匹能够适应背上载有物品是一个缓慢而且非常需要耐心的过程，但一副空马鞍和一个人又有很大的区别。不管怎样，阿尔萨斯已经和这匹马一同度过了很长时间。王子迅速做了一下祈祷，然后不等无敌退到一旁，一步就跳上了它的脊背。

无敌扬起两只前蹄，发出一阵响亮的嘶吼。阿尔萨斯用两只手紧紧抓住了这匹马坚韧的鬃毛，并用自己的一双长腿死死夹住无敌的身子，就像一棵甩不掉的蒺藜一样粘到了马身上。无敌跳跃踢蹬，却依然对阿尔萨斯无可奈何，然后它不断从低矮的树枝下跑过，想要将背上那个沉重的负担蹭掉。阿尔萨斯发出几声惊呼，但并没有放开无敌。

然后，无敌开始全速奔跑。

或者不如说，它是在飞翔——至少现在头晕目眩的年轻王子有着这样的感觉。他正伏身在马脖子上，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以前从没有体验过这样惊心动魄的速度，心脏因为兴奋而剧烈地跳动。他早已不再试图控制无敌了，现在他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留在马背上。这是一匹优秀、狂野、美丽的坐骑，拥有着他曾经梦想过的所有优点，他们将会……

阿尔萨斯甚至没有弄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被扔上半空，然后狠狠地摔在草地上。重击让他长时间无法恢复呼吸。慢慢地，他站起身，全身都痛得要命，不过并没有骨折。

无敌很快就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远方了。阿尔萨斯狠狠地骂了一句，攥紧了拳头，用力踢了一脚身边的土丘。现在他肯定要为此遭受责罚了。

***

乌瑟尔“光明使者”爵士正在等待阿尔萨斯回来。阿尔萨斯从真心的背上滑下来，满面愁容地把缰绳交给一名马夫。

“无敌在不久以前自己回来了。它的腿上有一道很严重的割伤，不过驯马师说，它会好起来。相信你听到这个消息也会高兴的。”

阿尔萨斯经过一番盘算，还是没有全说实话。他告诉乌瑟尔，无敌受了惊，自己跑掉了，但他衣服上的青草痕迹显然出卖了他。其实，乌瑟尔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位王子会老老实实地待在温和的老真心的背上。

“你知道，你还不应该骑在无敌背上的。”乌瑟尔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阿尔萨斯的错误。

阿尔萨斯叹了口气。“我知道。”

“阿尔萨斯，难道你不明白吗？如果你在它这个年纪的时候就给它太大压力……”

“我明白，好了吗？我有可能让它变成残废。下次我绝不这样骑它了。”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是，阁下。”阿尔萨斯闷闷不乐地说道。

“你又旷课了。”

阿尔萨斯保持着沉默，并没有抬头去看乌瑟尔。他感到愤怒、困窘。他觉得自己受了伤，只想泡一个热水澡，再用石南草茶来抚慰一下自己的伤痛。他的右腿膝盖已经肿了起来。

“至少今天下午，你能够按时参加祈祷。”乌瑟尔上下打量着他，“但你需要先洗干净。”阿尔萨斯现在全身都是汗水。他知道自己现在满身的马味，说实话，他觉得这是一种很好闻的气味。“快一点。我们会在礼拜堂集合。”

阿尔萨斯甚至不知道今天祈祷的内容是什么，他只是模糊地感觉到，圣光对于他的父亲和乌瑟尔都极其重要，而且他们非常希望阿尔萨斯像他们一样全心皈依圣光。当然，圣光是最为真实的存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多次亲眼见到过牧师和新组成的圣骑士凭借圣光施行治疗和保护的奇迹，但他从没有觉得自己有必要像乌瑟尔那样连续冥想几个小时，或者像父亲一样动辄以虔敬的语气赞美圣光。圣光……就在那里。

一个小时以后，阿尔萨斯洗干净身子，换上一套样式简洁却不失优雅的衣服，快步向位于王宫侧翼的那间家族小礼拜堂跑去。

这间礼拜堂并不算大，但相当美丽。它和每一座人类城市中都能看到的教堂风格完全一样，只是体积要缩小许多，也许在细节上要更加奢华一些。礼拜者们所分享的圣杯用黄金精心打制，上面镶嵌着宝石，放置在一张年代古老的桌子上。而普通礼拜堂中的木板凳子在这里也被铺着软垫的舒适长椅所取代。

阿尔萨斯在走进这间静谧无声的礼拜堂时意识到，他是最后一个到的。看到这里还有几位正在父亲的王宫中做客的重要人物，他不由得打了个哆嗦。聚集在礼拜堂中的，除了他的家人、乌瑟尔和穆拉丁

以外，还有托尔贝恩国王——不过他看上去比阿尔萨斯更不喜欢待在这里。阿尔萨斯还看到了……一个女孩。一个身材苗条，有着一头长且直的金色秀发的女孩正背对着他。阿尔萨斯好奇地看着她，结果一下子撞在一张长椅上。

他后退一步，又撞落了旁边桌上的一只盘子。丽安妮王后听到声音，转过头，向自己的儿子露出宠溺的微笑。她刚刚五十出头，芳容犹在，身上的长裙经过精心打理，头发用一块金丝头巾拢在脑后，一丝不乱。十四岁的佳莉娅公主显然因为弟弟的迟到而感到非常尴尬，看上去就像刚刚出生的无敌一样笨拙而不知所措，只能狠狠地瞪了一眼阿尔萨斯——或者她已经知道阿尔萨斯擅自偷骑无敌的事情了？泰瑞纳斯只是向阿尔萨斯点了点头，然后就将目光转回到主持祈祷的主教身上去了。阿尔萨斯则从父亲的眼神中察觉到了无声的责备，不由得又在心中打了个哆嗦。托尔贝恩则完全没有看这位王子一眼。穆拉丁也没有回头。

阿尔萨斯颓丧地坐到了紧贴后墙的一张长椅上。主教开始宣道，并高举双手，他的全身都被柔和的白色光辉所照亮。阿尔萨斯希望那个女孩能稍稍转一下头，这样他就能看到她的面容了。这个女孩到底是谁？很显然，她是一位贵族或者高阶人士的女儿，否则不可能被邀请进入这座礼拜堂，和阿尔萨斯的家人一同祷告。阿尔萨斯猜测着她的身份，完全没有心思去听主教的宣道。

“……高贵的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殿下。”主教高声说道。阿尔萨斯猛地清醒过来，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疏忽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不由得感到惴惴不安。“愿圣光祝福他的每一点思想、话语和行动，愿他在圣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最终成为拱卫圣光的伟大圣骑士。”阿尔萨斯突然感觉到一股令人心神宁静的暖流涌过自己全身——主教在向他施加祝福了。肉体的僵硬和酸痛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觉得自己已经焕然一新，精神也恢复到了安定而满足的状态。然后，主教转向王后和公主。“愿圣光照耀尊贵的丽安妮·米奈希尔王后，愿她……”

阿尔萨斯带着笑容，等待主教逐一向礼拜堂中的人施以祝福。这时，他说出了那个女孩的名字。阿尔萨斯的身子一下子靠在了墙壁上。

“我们谦恭地祈求圣光祝福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赐予她健康的身体和智慧的头脑，愿她……”

哈！女孩在阿尔萨斯眼前立刻变得不再神秘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比他小一岁，是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位海战英雄，库尔提拉斯的统治者。现在阿尔萨斯好奇的是，为什么她会来到这里……

“……一切安好，愿她在达拉然能够学有所成。我们祈求她成为圣光的代表，愿她作为一位法师，为她的人民服务，做出巨大的贡献。”

阿尔萨斯这才明白，吉安娜正在前往达拉然的路上。那座美丽的魔法之城距离洛丹伦首都并不算很远。阿尔萨斯很清楚王室和贵族之间严谨的礼仪和待客之道，所以他知道，吉安娜至少还要在这里停留几天，才会继续上路。

小阿尔萨斯相信，这一定会非常有趣。

祈祷仪式结束之后，本就坐在门旁边的阿尔萨斯第一个走出了礼拜堂。穆拉丁和托尔贝恩紧跟着走了出来。他们俩都是一副如释重负的感觉。随后走出来的是泰瑞纳斯、乌瑟尔、丽安妮、佳莉娅，还有吉安娜。

阿尔萨斯的姐姐和普罗德摩尔小姐全都是金色长发，身材窈窕，不过她们的共同点大概也仅此而已了。佳莉娅骨架纤细、脸型精致、皮肤白皙、仪态温婉，就如同旧日画像中的美女。吉安娜却有着一双明媚动人的眼睛，脸上总是带着灵动活泼的微笑。看她的一举一动，阿尔萨斯怀疑她早已经学会了骑马，而且经常会进行远足。很显然，她一定把很多时间都用在了户外活动中。在她的鼻尖周围能看到零星的几粒雀斑。

阿尔萨斯确信，这是个不会介意被雪球砸在脸上的女孩，更会在赤日炎炎的夏天毫不犹豫地跳进水池中畅游一番。和他的姐姐不一样，这个女孩可以成为他的好玩伴。

“阿尔萨斯，和你说句话。”一个粗重的声音传来。阿尔萨斯回过头，看到矮人大使正注视着他。

“当然，先生。”阿尔萨斯的心沉了下去。现在他只想去找自己的那位新朋友聊聊天——他已经坚信，他们一定会成为一对好朋友，而穆拉丁很有可能要为他在军械大厅中的顽劣表现而训斥他一番。不过，这个矮人总算是等到其他人走开一些之后，才找上了他。

他继续盯着洛丹伦王子，两只手粗硬的拇指勾在腰带上，一张线条刚硬的面孔上显露出思考的神情。“小子，”他终于开了口，“我有话直说，你挥剑的动作实在是很糟糕。”

阿尔萨斯再一次感觉到热血涌上了面颊。“我知道，但我父亲……”

“你的父亲脑子里装了很多事。你不应该为这种事而责怪他。”

那么，他到底想要说些什么？“不管怎样，我想要掌握战斗技巧，只是我自己练习的效果并不好。你也看到我在努力了。”

“我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教你。”

“你……你会教我？”阿尔萨斯先是感到难以置信，然后立刻高兴得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这位矮人正是一位威名远扬的伟大战士，而且，他对于战争艺术的其他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阿尔萨斯还有一些期待，穆拉丁是不是还会教自己如何千杯不醉的能耐，这是矮人们另一个尽人皆知的本事，不过他决定这个问题还是不问为好。

“是啊，我就是这么说的，不是吗？我已经和你父亲谈过这件事了，他对此非常支持。对你的训练实际上已经耽搁得太久了，但有一件事我要提前告诉你，如果你做不到我的要求，我可不接受你找的任何借口，而且我会严厉地惩罚你。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如果我对自己说：‘穆拉丁，你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就会停止对你的训练。同意吗，孩子？”

想到一个比自己矮很多的人管自己叫“孩子”，阿尔萨斯只能努力克制着发笑的冲动。他知道，现在只要稍不小心，就会坏了大事。“是，先生。”他急切地说道。穆拉丁点点头，伸出一只生满老茧的大手。阿尔萨斯握住了那只手，然后又抬起头瞥了一眼自己的父亲，脸上露出不可遏制的笑容。父王正在和乌瑟尔低声谈论着什么事情，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看着阿尔萨斯，两个人的眼睛全都眯了起来，

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阿尔萨斯在心中叹了口气，他知道他们的这种表情代表着什么。尽管他非常想和吉安娜一起玩，但在那个女孩离开之前，他可能连和她说一句话的机会都不会再有了。

他转过身，望向佳莉娅。姐姐正用手臂搂着那个女孩的肩膀，带她向远处走去。但就在她们即将消失在另一个门洞后面的时候，普罗德摩尔海军上将的女儿转过头，和阿尔萨斯四目相对，向他露出了笑容。

第三章

“我为你感到骄傲，阿尔萨斯。”阿尔萨斯的父王说道，“你是一个懂得担负责任的人了。”

在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作为贵客接受米奈希尔家族热情款待的这一个星期里，“责任”几乎成了人们对阿尔萨斯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并且在同一时间，穆拉丁对他的训练立刻就开始了。那个矮人早就告诉过他，训练会极其严格，要求也会很高。他实在是一点也没有夸张，肌肉的酸痛和全身的伤肿时刻都在阻挠他继续完成训练。而只要他的注意力不够集中，穆拉丁的巴掌立刻就会抽到他脸上，让他耳鸣上好一段时间。不仅如此，就像阿尔萨斯所担心的那样，乌瑟尔和泰瑞纳斯都认为，在其他方面对王子的训练也应该开始了。阿尔萨斯现在不等天亮就要起床，在迅速吃过包括面包和干酪的早餐之后，就要和穆拉丁进行清晨的马术练习。骑马之后还会有一段步行训练。每次训练结束的时候，这个十二岁的少年往往都会累得气喘连连，步履维艰。阿尔萨斯心里一直都埋藏着一个疑问——这些矮人是不是真的和岩石有着什么非同寻常的关系，所以大地会为他们提供能量，让他们走在上面的时候会格外轻松。训练之后，他可以回家洗个澡。然后就是学习历史、数学和书法，吃午饭，接着和乌瑟尔去礼拜堂祈祷、冥思，探讨圣骑士的本质和他们必须深刻理解与遵循的严格的纪律。吃过晚餐以后，阿尔萨斯就会一头倒在床上，精疲力竭地陷入熟睡之中，甚至连梦都不会做。

他只是在王室正餐的时候见到过几次吉安娜。那个女孩和佳莉娅简直是形影不离。最终，阿尔萨斯决定不能再这样等待下去了。而且，从历史课和政治课上学到的东西已经让他今非昔比。于是他向父王和乌瑟尔提出，要护送他们的客人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前往达拉然。

他当然没有告诉他们，他这样做是为了能暂时离开沉重的学业。不过这个提议让泰瑞纳斯非常高兴，让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终于知道要担负责任了。吉安娜听到这件事的时候，脸上立刻绽放出欢快的微笑——这是阿尔萨斯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有人都很高兴。

于是，到了初夏时分，当花朵绽放，森林中充满猎物，太阳高悬在明亮的蓝色天空中时，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陪同一位脸上带着动人笑容的金发淑女，踏上了前往神奇的魔法之城的旅途。

他们出发时有一点晚——阿尔萨斯已经逐渐了解到，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并不是一个会严格守时的人。不过阿尔萨斯并不介意，他自己也不急于上路。当然，这支前往达拉然的队伍中并不会只有他们两个人，吉安娜的侍女和骑马卫士肯定会跟随在他们身边，但仆人们都有意走在后面，和两位年轻的贵族保持一段距离。他们向前走了一程，便下马在路边吃午餐。就在他们咀嚼着面包和干酪，用葡萄酒滋润喉咙的时候，阿尔萨斯的一名部下跑了过来。

“殿下，如果您许可，我们准备在安伯米尔过夜。明天我们能够走完前往达拉然剩余的路程，估计可以在日落时分到达那里。”

阿尔萨斯摇了摇头。“不，我们继续赶路吧。我们可以在希尔斯布莱德丘陵扎营过夜。这样的话，不到明天中午，吉安娜女士就能到达达拉然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转头向吉安娜微微一笑。

吉安娜也向他报以微笑，但阿尔萨斯在她的眼睛里捕捉到一丝失望。

“您确定要这样，殿下？我们本来计划接受本地人款待的。让女士在野外风餐露宿也许并不妥当。”

“没问题，凯伊万。”吉安娜说道，“我可不是弱不禁风的小姑娘。”

阿尔萨斯立刻笑得咧开了嘴。

他希望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女孩就会知道什么是“弱不禁风”了。

***

在仆人们安设营地的时候，阿尔萨斯和吉安娜开始了对周围的探索。他们爬上一座山丘，眺望周围的情况。在西边，他们能够看到安伯米尔的小农场，甚至还有更加遥远的席瓦莱恩男爵城堡的尖塔。向

东望去，达拉然的轮廓已经隐约出现在他们眼前。而他们能看得更清楚的是达拉然城南边的战俘营。自从第二次兽人战争结束之后，兽人们都被关押在那些营地里。这要比将他们屠戮殆尽仁慈得多——泰瑞纳斯是这样向阿尔萨斯解释的。不过，现在兽人们似乎都处在一种心神不宁的怪异状态。无论是和人类发生遭遇战，还是人们主动去追捕他们，他们似乎都不再进行任何认真的抵抗，甚至会乖乖地束手就擒。现在洛丹伦境内已经建立起不止一处这样的收容营地了。

他们吃了一顿乡野气息十足的晚餐——串在叉子上烤熟的野兔。天黑之后不久，他们就入睡了。在确定所有人都已经睡熟之后，本就穿着马裤的阿尔萨斯套上一件长外衣，又飞快地穿上了靴子。考虑了一下，他还将一把匕首插进腰带里，然后就偷偷溜进了吉安娜的帐篷。

“吉安娜，”他悄声说道，“快醒醒。”

吉安娜一声不响地睁开眼睛，眸子中闪动着月光，看不到一丝畏惧。阿尔萨斯盘腿坐下。吉安娜这时也坐直了身子。看到阿尔萨斯用食指挡在嘴唇前，做了一个“悄声”的动作，她便压低声音问道：“阿尔萨斯，出什么事了吗？”

阿尔萨斯咧嘴一笑。“来一场冒险怎么样？”

女孩侧过头。“什么样的冒险？”

“尽管相信我好了，一定会很有趣的。”

吉安娜端详了他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好啊。”

她和其他露宿的人一样，在入睡的时候几乎没有脱衣服，所以只需要穿上靴子，披上斗篷就可以了。她站起身，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梳理了一下金色的秀发，又向阿尔萨斯点点头。

吉安娜跟随阿尔萨斯又来到他们白天登过的那座山丘顶端。夜晚爬山比白天要更困难一些，但今夜的月光非常明亮，所以他们脚下并没有打滑。

“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阿尔萨斯抬手指向远方。

吉安娜吸了一口冷气。“你说的是兽人的战俘营？”

“你走近看过兽人的样子吗？”

“没有，也不想去看。”

阿尔萨斯失望地皱起眉头。“来吧，吉安娜。这是我们亲眼观察兽人的好机会。难道你不对他们感到好奇吗？”

在月光下，吉安娜的表情很难解读。她的一双眼睛就如同阴影凝聚成的黑色池塘。“我……他们杀死了我的兄长德雷克。”

“他们也杀死了瓦里安的父亲。他们杀了很多人，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关在那些营地里。那里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许多人都不喜欢我的父亲为了养活他们而提高了税率，不过……这种事就由你自己做判断好了。当毁灭之锤被关在幽暗城的时候，我就错过了仔细观察他的机会，我可不想再错过眼前的这个机会了。”

吉安娜保持着沉默。终于，阿尔萨斯叹了口气。“好吧，我们回帐篷去吧。”

“不，”吉安娜的声音把阿尔萨斯吓了一跳，“我们去。”

他们快步下了山。“听着，”阿尔萨斯悄声说道，“我们白天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记录过那里卫兵的巡逻模式了。他们晚上的巡逻路线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也许次数比白天还会稀少些。现在兽人都已经没了精神，我猜卫兵们也都认为既然他们不会逃走，也就不必费心严加看管。所以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很有利。”他给了吉安娜一个充满信心的微笑。“除了巡逻队之外，那两座瞭望塔上也总是有人在站岗。我们必须尽可能小心地避开它们。不过，我希望站岗的卫兵只会注意战俘营前面是否有任何异常，而不会太在意后营的动静。毕竟这个战俘营背靠着一面高大的墙壁。现在，先让那些家伙完成巡逻，然后我们还会有充足的时间靠过去，好好看一下那些兽人的样子。”

他们一直等到那些心不在焉的士兵从面前走过。又过了一会儿，阿尔萨斯说道：“戴好兜帽，把头遮住。”他们都有一头金发，很容易就会被居高临下的哨兵发现。吉安娜看起来既紧张又兴奋，她服从

了阿尔萨斯的命令。幸运的是，她和阿尔萨斯都披着深褐色的斗篷。“准备好了吗？”吉安娜点点头。“好，我们走。”

他们无声而又快捷地跑完了最后一段路，接着阿尔萨斯伸手拦住吉安娜，俩人躲进阴影里，直到瞭望塔上的哨兵将视线转开。阿尔萨斯向吉安娜一挥手，两人便全力向前奔跑，每一步都稳稳地踏在地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几步之后，他们已经贴近到了战俘营边上。

这座营地中的建筑相当简陋，但对于关押犯人颇有实效。环绕营地的围墙是用几乎未经加工的原木排列而成的。原木顶端全都被削尖，根部深深地栽入地里。原木之间有许多空隙，足以让好奇的孩子们窥看营地中的情景。

一开始，他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不过，阿尔萨斯渐渐分辨出几个巨大的影子。他侧过头，更仔细地向那些影子瞄去。没错，那些就是兽人。他们有一些蜷缩在地上，身上盖着一条毯子；有些还在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好像关在笼中的野兽，却没有笼中猛兽那种渴求自由的样子。不远处似乎是一个兽人的家庭——一名成年男性、一名成年女性，还有一个孩子。那名女性兽人的身材比男性略显矮小单薄。她还在胸前抱着一样小东西。阿尔萨斯意识到那是一个婴儿。

“哦，”吉安娜在他身边悄声说道，“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哀伤。”

阿尔萨斯哼了一声，然后才想起他们需要保持安静。他立刻向瞭望塔上瞥了一眼，看样子卫兵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哀伤？吉安娜，就是这些怪物摧毁了暴风城。他们想要彻底灭绝人类。圣光在上，他们还杀死了你的哥哥。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感情了。”

“但……我没想到他们也会有孩子。”吉安娜继续说道，“你看到那个抱着小孩的兽人了吗？”

“他们当然有孩子，就算是老鼠也会有孩子。”阿尔萨斯说。他非常生气，不过，毕竟吉安娜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你又能对她要求些什么呢。

“他们看起来根本不会伤害别人，你确定他们真的应该被关在这里吗？”吉安娜转头看着阿尔萨斯，寻求他的观点。月光照耀之下，

她姣好的面庞如同精致的银盘一般。“要把他们一直关在这里，对人类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也许应该放他们自由。”

“吉安娜。”阿尔萨斯竭力让自己的声音温和一些，“他们是杀手。即使他们现在看起来迟缓无力，又有谁能知道，如果他们恢复了自由，能干出些什么事来？”

吉安娜在黑暗中轻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阿尔萨斯摇了摇头，他已经看够了，而且卫兵很快也要回来了。“准备好回去了吗？”

吉安娜点点头，离开木墙，和阿尔萨斯快步朝山丘跑去。阿尔萨斯又回头瞥了一眼，看到瞭望塔上的卫兵转了过来。他扑向吉安娜，抱住她的腰，把她按倒在地上，自己也重重地摔在女孩身边。“别动！卫兵正在向我们这边看！”

吉安娜一定摔得很痛，但她立刻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上。阿尔萨斯小心地把脸尽量藏在阴影里，转回头向那名卫兵望过去。在这么远的距离以外，他完全看不到卫兵的面容，但从那个人的身体姿势上，阿尔萨斯看到了深深的厌倦和疲惫。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阿尔萨斯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敲击耳鼓。那名卫兵终于将视线转向了其他地方。

“很抱歉让你这样摔倒。”阿尔萨斯一边扶吉安娜起来，一边向她道歉，“你还好吗？”

“没事。”吉安娜说着，向阿尔萨斯露出笑容。

没过多久，他们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帐篷里。阿尔萨斯抬头看着星星，感到心满意足。

这真是美好的一天。

***

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一行人到达了达拉然。阿尔萨斯以前从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不过，关于这个神奇之地的各种传说当然早就灌满了他的耳朵。在洛丹伦，法师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团体，他们拥有强

大的力量，但除非人们需要他们施展法术，否则他们总是远离人群，自成一体。阿尔萨斯还记得安杜因·洛萨和瓦里安·乌瑞恩王子（现在已经是国王了）来到泰瑞纳斯面前，向洛丹伦发出兽人即将到来的警告时，陪在他们身边的卡德加。那位法师的陪同明显提高了安杜因话语的分量，让他更具说服力。肯瑞托的法师绝不会参与一般性的政治纷争。

他们当然也不会像其他城邦那样，出于政治目的邀请并招待君主和他们的家族成员。阿尔萨斯和他的队伍被许可进入达拉然的唯一原因，就是吉安娜将在这里学习魔法艺术。达拉然非常美丽，甚至比洛丹伦的首都更加耀眼夺目。这座完全被笼罩在魔法氛围中的城市街景明亮得令人难以置信。数座仪态万方的高塔直插苍穹。塔基用纯白色的岩石砌成，紫罗兰色的塔尖环绕着黄金镶边。许多尖塔周围都有闪光的石块盘旋舞动。拼花玻璃大窗将明亮的阳光引入室内。花园中鲜花盛开。各种奇花异草散发出一阵阵浓郁的自然界的芬芳，让阿尔萨斯几乎有些晕眩。或者，让他产生这种感觉的是这里空气中强烈的魔法脉动？

他们一进入这座城市，阿尔萨斯立刻觉得自己是如此普通，而且还脏得要命。他几乎希望自己昨天晚上不是在野外度过的，如果他们是在安伯米尔过的夜，至少他还能有机会洗个澡。不过如果是那样，他和吉安娜就绝对没有机会看到战俘营中的样子了。

他向自己的同伴瞥了一眼。吉安娜也瞪大了那双蓝眼睛，微微张开嘴，敬畏而又兴奋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她转向阿尔萨斯，弯曲的唇线显示出甜美的笑容。

“难道我真的是这么幸运，能够在这里学习魔法？”

“当然。”阿尔萨斯像她一样微笑着。这个女孩已经迷上了这里的一切，就好像徒步在沙漠中跋涉了一个星期的人突然跳进了清澈的水潭。但他自己却……没那么激动，他显然不像吉安娜那样渴望掌握魔法的力量。

“我已经被告知，外人在这里通常都是不会受到欢迎的。”吉安娜说道，“我觉得达拉然这样做是一个错误。我很想能再见到你。”

她的脸上突然泛起了红晕。片刻之间，阿尔萨斯完全忘记了这座城市给他造成的压迫感。他也全心全意地希望能够再见到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那一定会是更加美好的一天。

***

“再来一次，你这个侏儒小女孩！看我一把揪住你的小辫子，你这个……哎哟！”

盾牌狠狠地击中了正在嘲讽的矮人，打在他戴着头盔的脸上。矮人踉跄着后退了两步才站稳脚跟。阿尔萨斯挥剑砍去，感觉到剑刃落到了实处，他不由得在自己的头盔后面笑了起来。突然之间，他从半空中直飞出去，背朝下重重地跌落在地上。他的视野被一颗留着长胡须的大脑袋所充满。他急忙举起剑，才勉强挡住对方的进攻。然后他哼了一声，把双腿收到胸前，用力向外蹬去，正中穆拉丁的肚子。这一次，矮人向后飞了出去。阿尔萨斯向下一甩腿，从地上一跃而起，冲向还躺在地上的老师，挥起剑一下又一下地猛砍过去，直到穆拉丁说出阿尔萨斯做梦也想不到会从他口中冒出来的那句话：

“我认输！”

阿尔萨斯用尽力气才收住了招式，但他的动作收得太急，结果一下子失去了平衡，踉跄几步才稳住身子。穆拉丁还躺在地上，胸口起伏不定。

恐惧攥紧了阿尔萨斯的心脏。“穆拉丁？穆拉丁！”

一阵响亮的笑声从这个铜须矮人口中传出。“干得好，小子，干得真不错！”他挣扎着坐起来，阿尔萨斯也回到他身边，伸出手将这位矮人拽了起来。穆拉丁高兴地拍着手。“看样子，你终于开始认真学习我教你的招数了。”

导师的肯定让阿尔萨斯感到安慰和喜悦，他不禁露出了笑容。穆拉丁传授给他的一些技艺会在他的圣骑士训练中熟能生巧，但另一些东西……比如说，他绝不相信乌瑟尔“光明使者”会知道如何用脚踹敌人的肚子，或者一只打破的酒瓶子在战斗中有多么好用。战斗有各

种不同的形态和方式，穆拉丁·铜须似乎认为，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应该懂得每一种类的战斗。

阿尔萨斯已经十四岁了。现在他每周还要接受几次穆拉丁的训练，除非这位矮人因为要履行外交大使的职责而离开洛丹伦首都。一开始，对阿尔萨斯的训练就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情况非常糟糕。阿尔萨斯在最初的十几次训练中一直都是全身瘀伤、流血，甚至双脚都无法站稳，但他顽固地拒绝了任何形式的治疗，他坚持说，这种伤痛也是训练的一部分。穆拉丁很赞同阿尔萨斯的坚持，为此，他将阿尔萨斯逼得更紧了。阿尔萨斯从没有抱怨过一句话——无论他心中如何想要退缩，无论穆拉丁怎样责骂他，在他连盾牌都握不住的时候，仍会不断向穆拉丁发起攻击。

而他的顽固为他赢得了双重回报：他很好地掌握了穆拉丁教给他的一切战斗技法，同时也赢得了穆拉丁·铜须的敬意。

“哦，是的，先生，我上课的时候一直都很注意听讲。”阿尔萨斯笑着说。

“好小子，好小子。”穆拉丁抬起手，拍了拍阿尔萨斯的肩膀，“现在你可以走了。今天你已经挨够打了，应该去休息一下。”

当穆拉丁这样说的时候，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彩。阿尔萨斯也点了点头，仿佛是在同意导师的话。但实际上，今天挨打的是穆拉丁，而他却仿佛像阿尔萨斯一样对这件事感到高兴。王子心中突然充满了对这位矮人的亲切感。穆拉丁是一位严格的导师，但他的确赢得了阿尔萨斯最诚挚的敬爱。

阿尔萨斯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大步走向自己的寓所。突然间，一阵吵嚷声让他定住了脚步。

“不，父亲！我决不答应。”

“佳莉娅，我已经厌倦了这种对话。你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

“好爸爸，求求你，不要这样！”

阿尔萨斯向佳莉娅的房间靠近了一点。公主寓所的大门留了一道缝，阿尔萨斯仔细倾听着从那道门缝中传出来的声音。泰瑞纳斯对佳莉娅非常宠溺，到底父王向佳莉娅提出了什么要求，会让佳莉娅为了能够拒绝而如此地恳求他，甚至用上了她和阿尔萨斯长大之后早已不再使用的爱称？

佳莉娅在断断续续地哭泣。阿尔萨斯忍不住了，他推开门，问道："很抱歉，我忍不住听了你们的对话，但……到底出了什么事？"

泰瑞纳斯最近的行为显得很奇怪。现在，他似乎对这个十六岁的女儿非常生气。"这和你无关，阿尔萨斯。"泰瑞纳斯沉声说道，"我只是希望佳莉娅做一些事。她应该服从我。"

佳莉娅瘫倒在床上。阿尔萨斯的目光从父亲转向姐姐，心中充满了困惑。泰瑞纳斯嘟囔了些什么，就大步走出了房间。阿尔萨斯回头瞥了佳莉娅一眼，然后也跟随父亲走了出去。

"父亲，求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不要问我这种问题。佳莉娅有义务服从自己的父亲。"泰瑞纳斯向接见厅大门走去，很快就走了进去。阿尔萨斯在接见厅中看到了达瓦尔·普瑞斯托领主，他是一名深受泰瑞纳斯器重的年轻贵族。另外还有两名阿尔萨斯不认识的达拉然法师。

"跑去看看你的姐姐，阿尔萨斯，让她平静下来。我答应，我会尽快去找你们。"

阿尔萨斯又向那三名来访者瞥了一眼，然后点点头，回身朝佳莉娅的房间跑去。他的姐姐还趴在床上，一动不动，不过已经停止了哭泣。阿尔萨斯不知所措地坐到她身边的床上，觉得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

佳莉娅在床上坐起身，脸上依然带着泪水。"很抱歉让你看到我这副样子。阿尔萨斯，但……也许这样才最好。"

"父亲到底想让你做什么？"

“他要强迫我嫁给我不喜欢的人。”

阿尔萨斯眨眨眼。“佳莉娅，你刚刚十六岁，远远还没到结婚的年纪呢。”

佳莉娅掏出手绢，擦了擦自己肿胀的眼睛。“我也是这样说的，但父亲说没有关系。我们会先订婚，等到我生日的时候，我就要嫁给普瑞斯托领主了。”

阿尔萨斯立时瞪大了像海水一样清澈的绿眼睛。他明白了，怪不得普瑞斯托会在这里……

“嗯，”他笨拙地开了口，“他的人缘很好。而且……我猜他应该是很英俊。毕竟所有人都这么说。至少，他还不是一个老头子。”

“你不明白，阿尔萨斯，我不在乎他的人缘有多么好，相貌有多么英俊，心地有多么善良。我只是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我……我就像是你的马。我是一样东西，而不是一个人。父亲把我送给别人，只是为了巩固他的政治联盟。”

“你……你不爱普瑞斯托？”

“爱他？”佳莉娅布满血丝的蓝眼睛愤怒地眯了起来，“我甚至还不认识他！他根本没有一点……哦，这又有什么用？我知道，这种事在王室和贵族之间非常普遍。最终我们不过都是棋子，只是我从没有想到父亲……”

阿尔萨斯也没有想到。其实，他几乎没想过自己和姐姐的婚姻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他更感兴趣的是穆拉丁的训练和骑着无敌纵情驰骋，但佳莉娅是对的，利用婚姻缔结和加强政治盟约在贵族之间是很普遍的现象。

但他从没有想过父亲会把自己的女儿卖掉，就像……就像卖掉一匹种母马。

“佳莉娅，我真的很难过。”阿尔萨斯由衷地说道，“你有心上人了吗？也许你能说服父亲，你可以嫁给更合适的人……一个会让你也得到快乐的人。”

佳莉娅痛苦地摇摇头。“没有用的。你听到他的话了，他根本就没有问过我的想法。向我提出嫁给普瑞斯托领主的时候，他不是在给我建议，而是在命令我。”佳莉娅带着恳求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弟弟，“阿尔萨斯，答应我……当你成为一位国王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这样对待你的孩子。”

孩子？阿尔萨斯还根本没有准备好思考这种事。他甚至还没有……嗯，他也许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但他还根本没有考虑过会和她……

“爸爸不可能像命令我一样命令你。所以当你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确信自己是爱她的……她也一定是爱你的。或者，至少你要认真问问她，她真心想要与之分享生命和床笫的那个人是谁。”

佳莉娅又哭了起来。但阿尔萨斯完全被这些突如其来的问题砸蒙了头，甚至忘记了要安慰自己的姐姐。他还只有十四岁，不过只要再过短短四年时间，他就到了结婚的年纪。突然之间，他想起了自己听到的人们关于米奈希尔血脉将如何延续而进行的各种议论。他的妻子将成为未来国王的母亲。他必须谨慎地为自己挑选配偶，同时也要像佳莉娅要求他的那样，小心地询问对方。他的父母显然深爱着彼此，尽管经历了多年婚姻，他们在一起时的微笑和细微动作仍然渗透着浓浓的爱意。阿尔萨斯也希望有这样的幸运，他想得到一个伴侣、一个朋友、一个……

他皱了皱眉。如果他得不到这些呢？“很抱歉，佳莉娅，但也许你会比我更幸运。如果有选择的权利，却知道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反而可能更糟糕。”

“我宁可那样，也不愿意成为任人摆布的案上之肉，一点也不想！”

“我猜，我们必须坚守我们的责任。”阿尔萨斯的声音低沉而又严肃，“你要嫁给父亲为你挑选的夫婿，而我则要为了王国的未来娶妻。”他突然站起身，“我很抱歉，佳莉娅。”

“阿尔萨斯……你要去哪里？”

他没有回答，而是径直跑过王宫，冲进马厩。没有等待马夫过来伺候，就亲手为无敌上好了马鞍。阿尔萨斯知道，逃避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但他刚刚十四岁，逃出去，至少能缓解他现在的一切问题。

他在无敌的背上伏低身子。白色的鬃毛随着无敌的飞驰拂过他的面颊。这是一匹皮毛光亮、肌肉遒劲、姿态优雅的骏马。阿尔萨斯的脸上渐渐浮现出笑容，每当他骑在无敌背上御风飞驰的时候，都感到无比高兴，他们两个此时已经融合为一个光彩夺目的整体。为了能够骑上这匹他亲眼看着来到这个世间的骏马，他经历了漫长的等待，耐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们是完美的组合。无敌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或欲望，似乎只希望能够逃离马厩的束缚，就像阿尔萨斯渴望着逃离王室责任的束缚。于是，他们一同逃了出来。

现在，他们来到了阿尔萨斯很喜欢的一片山地。这里是在首都东边，巴尼尔家农庄附近的一片山丘之中。无敌向前飞奔，地面在它的蹄子下面迅速向后消失。一人一马沿着盘山小道向一片悬崖顶端的高地驰去，速度几乎就像在平地上一样快。无敌沿着狭窄的山路猛转过一个弯，乱石被它的蹄子踢飞，纷纷落向山下。它的心脏和阿尔萨斯的心脏都因为兴奋而急速跳动。奔上高地之后，阿尔萨斯驾驭无敌向左侧奔去。一道矮墙出现在他们面前，后面就是巴尼尔的农庄了。无敌丝毫没有犹豫——当阿尔萨斯第一次要它从这里跳过去的时候，它就不曾犹豫过。它扬起前蹄，猛地向空中蹿起。在一段无比精彩的、令人心悸的时间里，骏马和骑手飞翔在半空中。然后，他们安全地落在一片柔软的青草地上，继续向前疾驰。

所向无敌。

第四章

“殿下，您可以在这里看到，”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中将说道，“王国的税赋得到了合理的使用。营地中布置了各种预防措施。实际上，这里的保安措施可以说是极其严密，我们甚至可以在这里举行角斗竞赛。”

“我也听说了。”阿尔萨斯说道。他正在战俘营指挥官的陪同下四处巡视。敦霍尔德城堡本身并不是一座战俘营，不过可以算是其他所有战俘营的神经中枢。这座堡垒非常巨大。现在这里正洋溢着一片节庆的气氛。时间已经进入了凉爽而晴朗的秋天，飘扬在城堡上方的蓝白色旗帜在清风的吹动下猎猎作响。风同样在撕扯着布莱克摩尔鸦黑色的长发和阿尔萨斯的斗篷。现在，他们正走在城头的垛口后面。

“您现在也可以亲眼看到了。”布莱克摩尔一边做出保证，一边给了他的王子一个逢迎的微笑。

进行这种突击检查是阿尔萨斯的主意。泰瑞纳斯对阿尔萨斯的主动精神和怜悯之心一直都赞誉有加。“我只是在做我应做的事，父王。”阿尔萨斯这样回应父亲的赞扬。他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心话，不过他提议这样做多少也有一点私人的原因——他对于这名中将所豢养的宠物兽人很好奇。“我们应该确保国库的金钱被正确地使用在那些战俘营中，而不是进入布莱克摩尔的腰包。我们需要查清楚他是不是认真照顾好了那些参加角斗的兽人。还有，要确保他没有走他父亲的老路。”

布莱克摩尔的父亲艾德林·布莱克摩尔将军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叛徒，因为出卖国家秘密而被审判并定罪。虽然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还只是一个孩子，但这个污点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一直紧紧跟随着他。只是因为他的累累功绩，尤其是与兽人作战时的勇猛表现，才让他晋升到今天的职位。不过，即使现在还是上午，阿尔萨斯已经能从他的呼吸中闻到酒气了。他怀疑泰瑞纳斯早就知道了这个家伙酗酒的问题，但他还是决定必须将这件事亲口向父王报告。

阿尔萨斯向下望去，装作对城下那数十名笔直站立的卫兵很感兴趣的样子。他很想知道，如果不是在他们未来的国王面前，这些士兵是否还会如此精神百倍。

“我很期待看到今天的角斗。”他说道，“我能看到你的那个萨尔吗？对于他，我可是闻名已久了。”

布莱克摩尔脸上露出了笑容。经过精心修剪的山羊胡分了开来，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按照日程表，今天本没有他的战局，但既然殿下已经有了吩咐，我一定会给他找一个最有价值的对手。”

两个小时以后，巡查结束了，阿尔萨斯与布莱克摩尔和一个名叫卡拉米恩・朗斯顿的年轻领主一同吃了一顿极为精致的午餐。布莱克摩尔向阿尔萨斯介绍这个年轻人的时候，称他为“我的门生”。阿尔萨斯从直觉上就很不喜欢朗斯顿，这个人柔软的手掌和倦怠的样子都让他很不舒服。至少布莱克摩尔是通过战功获得了今日的地位，而这个男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别人双手捧到他面前的——实际上，朗斯顿要比十七岁的阿尔萨斯年长，但阿尔萨斯依旧觉得他只不过是个男孩。

我不也是这样嘛，阿尔萨斯想到。但他同时也知道，一位国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看样子，朗斯顿一生中从没有克制过自己的任何欲望，即使现在也是一样。他只用叉子挑起最好的肉、最奢华的点心，然后再用不止一杯葡萄酒把这些食物冲下喉咙。布莱克摩尔则完全不同，他吃得非常节俭，但他喝进肚子的酒精显然比朗斯顿要多。

当他们的侍女走进餐厅的时候，阿尔萨斯对这两个人的厌恶达到了顶点。布莱克摩尔伸出手抚摸这个女孩，就像是在玩弄专属于自己的小玩意儿。那个金发女孩衣着朴素，秀美的面容完全不需要任何修饰。她的脸上带着微笑，仿佛很喜欢被这样对待，但阿尔萨斯从她蓝色的眼睛里瞥到了一丝转瞬即逝的苦恼。

“她的名字叫塔蕾莎・福克斯顿。”当那个女孩在收拾碗碟的时候，布莱克摩尔的一只手仍然在抚弄着她的手臂，“是我的贴身仆人塔密斯的女儿。相信再过不久，您就会见到他了。”

阿尔萨斯向这个女孩报以最热切的笑容。她让阿尔萨斯想起了吉安娜——他不由得回想起吉安娜被太阳照亮的金发，被晒成茶褐色的

皮肤。那个女孩飞快地向阿尔萨斯回应了一个微笑，就开始认真地收拾起桌上的餐具，最后向三个人行了一个屈膝礼，便转身退出了餐厅。

“很快你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女孩了，小子。”布莱克摩尔笑着说道。阿尔萨斯愣了一秒钟，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不由得惊讶地眨了眨眼。而那两个人笑得更厉害了。布莱克摩尔举起高脚杯，向阿尔萨斯祝酒。

“敬金发女孩。”他用含混的声音说道。阿尔萨斯转头看着塔蕾莎的背影，心中想着吉安娜，强迫自己举起了酒杯。

***

一个小时以后，阿尔萨斯已经忘记了塔蕾莎·福克斯顿，还有自己为那个女孩而感到的愤慨。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手掌也拍痛了。他正在经历人生中一段无比精彩的时光。

一开始，他还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最初被放进角斗场的只是一些猛兽。它们相互撕咬，直到对方死亡。这些战斗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娱乐周围的看客。“它们在战斗之前是怎样被对待的？”阿尔萨斯问道。他喜欢动物，看到这些动物被如此虐待，他感到了些许不安。

朗斯顿张开嘴，但布莱克摩尔飞快地一摆手，没有让他把话说出口。他则一直面带微笑，悠闲地躺在长椅中，手里拿着一串葡萄。“我们当然希望它们在战斗时都处在巅峰状态。所以它们在被捕获之后，都得到了很好的照料。您可以看到，这种角斗的速度很快。如果一头野兽活下来，却不能再参加战斗了，我们就会立刻以仁慈的手段结束它的生命。”

阿尔萨斯希望这个人没有对他说谎，但他的肚子里还是长久地盘踞着一种恶心的感觉。他知道，布莱克摩尔很可能没说实话，不过他没有对此追根问底。而当人兽大战开始的时候，他的狐疑和不悦很快就消失了。就在他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布莱克摩尔说道：“这些人都能得到丰厚的报酬。而且他们会因为在角斗场上的胜利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

当然，兽人不会得到这种待遇。阿尔萨斯知道这一点，而且赞同这种区分对待，而布莱克摩尔的宠物兽人才是他一心等待的大戏。这些兽人从婴儿时期就被人类俘虏，被作为战士培养长大，为的就是在这个角斗场中一决生死。

他没有失望。显而易见，到现在为止的一切表现都只不过是在为观众们热身。当角斗场边上的一道大门在“吱呀”声中打开，一个巨大的绿色形体迈着大步走进角斗场的时候，所有观众都站了起来，发出一阵阵吼叫。阿尔萨斯发现自己也是这群人里狂呼乱吼的一分子。

萨尔非常魁伟，而且远比阿尔萨斯在战俘营里见过的那些兽人要健康得多，神情显得极为警惕——这让他显得更加高大凶猛。他赤着双脚，身上几乎没有护甲，也没有戴头盔，绿色的皮肤紧紧包裹着如树根般虬结坚硬的肌肉。他站立的身姿也要比其他兽人挺拔得多。欢呼声震耳欲聋，萨尔绕着角斗场走了一周，举起双拳，扬起他那张丑陋的面孔，迎向如雨点般纷纷朝他撒落的玫瑰花瓣——这一幕让阿尔萨斯觉得自己所见到的简直就是一次节日庆典。

“他的一切技艺都是我教给他的。”布莱克摩尔骄傲地说道，“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人们为他而欢呼，但每一次，他们又都希望他被打倒。”

“他输过吗？”

“从来没有，殿下。他是不会输的，但人们还是这样希望着。于是，金钱就不断地流淌了过来。”

阿尔萨斯看了他一眼。“只要王室金库得到应有比例的分成，你就可以继续这种游戏，中将。”他再次转过头，看着那个兽人完成绕场地一周的仪式，“他……完全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对不对？”

“绝对如此。”布莱克摩尔立刻说道，“他由人类养育长大，早已学会了畏惧和尊敬我们。”

战俘营统帅的这句话立刻就被淹没在海啸一般的欢呼声中，但萨尔却仿佛听到了这句他不可能听到的话。那个高大的兽人向阿尔萨斯、布莱克摩尔和朗斯顿转过头来，将拳头抵在胸膛上，深深地鞠了一躬。

“看到了吗？绝对服从命令。”布莱克摩尔用粗重的声音说道。他站起身，举起一面小旗挥动了几下。圆形角斗场对面，一个身材健壮的红发男人开始挥舞另一面小旗。萨尔转向角斗场边的大门，同时攥紧了手中巨大的战斧。

卫兵们开始将那座大门升起。还没有等它完全开启，一头足有无敌那么高的熊就从里面冲了出来。它颈部的鬣毛高高炸起，巨大的身躯直扑向萨尔，就如同一颗飞出炮膛的炮弹。狂怒的熊吼声甚至盖过了人群的欢呼。

萨尔稳稳地站在原地，直到最后一刻才向旁边退出一步，如同摆弄一根柴枝般挥动巨型战斧。斧刃在这头猛兽的肋侧劈开了一道可怕的伤口。疼痛让巨兽发出疯狂的吼叫。它猛转过身，赤红的鲜血泼洒了一地。兽人再次站定身躯，用足跟抵住地面，以和他高大的身材绝不相符的速度开始移动。他转到熊面前，用粗噶的声音喊出一连串嘲讽的话语，但阿尔萨斯听得出来，他所说的是标准的通用语。巨大的战斧随即斩落，熊头几乎完全从脖子上被砍了下来。巨熊又向前奔跑了几步，才轰然倒在地上，只是全身依旧在不停地抽搐。

萨尔仰起头，发出胜利的呼吼。人群兴奋若狂，阿尔萨斯则只是愣愣地看着这幅情景。

根据阿尔萨斯的观察，那个兽人身上连一点擦伤都没有，甚至胸口都看不到剧烈的起伏。

“这只是开始。”布莱克摩尔看到阿尔萨斯的反应，不由得露出了微笑，“下一场将有三个人攻击他，但他绝不能杀伤人类，只能击败他们。那将是一场蛮力毫无用处，只能凭策略取胜的战斗。不过我必须承认，看到他一下子就砍下了一头熊的脑袋，我总是会感到非常自豪。”

三个人类角斗士，全部都是身材健硕、肌肉堆垒的大汉。他们走进角斗场，向对手和观众敬礼。阿尔萨斯看着身材远超过他们的萨尔，心中寻思着布莱克摩尔到底有多么聪明，竟然能够将他的宠物兽人训练得如此擅长战斗。如果萨尔逃出战俘营，他完全有可能把这些技艺传授给其他兽人。

也许这里守卫森严，但这种情况依旧是有可能发生的。毕竟，如果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能够从都城的核心处——王宫脚下的地下城中逃出来，萨尔也完全有可能逃出敦霍尔德。

***

对敦霍尔德城堡的访问一共持续了五天。在其中的一天中，塔蕾莎·福克斯顿来到了王子的私人居所。阿尔萨斯不明白为什么当轻柔的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没有一个仆人去开门。而当他自己将屋门拉开，看到那个漂亮的金发女孩站在门口，手中托着满满一盘美味佳肴的时候，就更感到惊讶了。女孩目光低垂，但她过分暴露的穿着让阿尔萨斯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塔蕾莎行了一个屈膝礼。“布莱克摩尔主人派我给您送来这些。”她的面颊上浮起了粉色的云朵，阿尔萨斯却只是感到困惑。

“我……告诉你的主人，很感谢他的热情招待，但我现在并不饿。而且我很想知道，我的仆人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都被邀请去与其他仆人一同用餐了。”塔蕾莎解释道。她依旧只是低着头。

“我明白了。看来，中将对待下人一定很仁慈。相信大家都会因此而敬爱他。”

女孩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还有什么事吗，塔蕾莎？”

她面颊上的粉色变得更深了。她终于抬起眼睛，望向阿尔萨斯。那双眼睛里显露出听天由命的平静神情。“布莱克摩尔主人派我给您送来这些。”她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相信您也许会喜欢这些。”

阿尔萨斯一下子明白了。这让他感到困窘、气恼，还有愤怒。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这不是眼前这个女孩的错，她只是被别人错误地利用了。

“塔蕾莎，”阿尔萨斯说道，“我收下你送来的食物，也很感谢你的服务。除此之外，我就不需要什么了。”

“殿下，我害怕他会坚持要我那么做。”

“告诉他，我说了，这样就很好了。”

“殿下，你不明白，如果我让他知道……”

阿尔萨斯低头瞥了一眼女孩捧住托盘的双手。她的金色长发一直垂到了手腕上。阿尔萨斯向前迈出一步，将她的头发从手腕上拨开。看到女孩的手腕和喉咙上都带有正在消退的青黄色瘀伤，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我明白了。进来吧。”塔蕾莎一走进房间，阿尔萨斯就关上了门，转向她。

“只要你愿意，尽可以留在这里。而且，我也不可能吃完这么多食物。”他示意塔蕾莎坐下，自己也拿过一把椅子，坐到塔蕾莎对面，伸手拈起一块小点心，同时笑了起来。

塔蕾莎朝阿尔萨斯眨了眨眼。片刻之后，她才明白王子的意思。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放松下来，脸上也逐渐显露出感激的神色。她为王子倒了一杯酒，又过了一会儿，她开始越来越详细地回答王子问的每一个问题。他们在谈话中度过了几个小时，直到他们都认为该是塔蕾莎回去的时候了。当塔蕾莎重新捧起托盘的时候，她转过头对阿尔萨斯说道：“殿下，知道我们的下一任国王会是您这样仁慈善良的人，我非常高兴。您所挑选的王后一定是一位非常幸运的女人。”

阿尔萨斯微笑着，在塔蕾莎身后关上屋门，然后在门板上靠了一会儿。

他所挑选的王后。他回忆起了与佳莉娅的对话。他的姐姐才是幸运的。那时，泰瑞纳斯很快就对普瑞斯托产生了怀疑——国王并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证据，但已经足以让他再次考虑自己的决定。

阿尔萨斯已经快要成年了。佳莉娅差一点被父亲许配给普瑞斯托的时候只有十六岁，而他现在已经是十七岁的少年。他知道，自己必

须开始考虑王后的问题。这是他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明天，他就要离开这里。塔蕾莎可以说是及时地提醒了他。

***

空气中充斥着冬季的寒意。秋季最后一段灿烂的日子也已经过去了。曾经以金色、红色和橙色叶片辉映阳光的树林现在只剩下了骷髅一般的枝干，被笼罩在灰色的天空下。再过几个月，阿尔萨斯就要十九岁了，他将会加入白银之手骑士团，为此，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几个月以前，穆拉丁对他的训练刚刚结束，现在他的格斗训练对手变成了乌瑟尔。导师虽然不同，他们传授的技艺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不过，穆拉丁一直都强调要将全部精神都集中在战斗之上，并且要有无论如何都必须赢得战斗的决心与意志；这位圣骑士则会用更加仪式化的方式看待战争，更关注一个人进入战斗时的心态，而不是斗剑本身。阿尔萨斯发现这两种作战方式都非常有效，不过他依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有机会在真正的战场上施展才能，发挥出自己所学到的一切。

通常情况下，现在应该是他参加祈祷的时间，但他的父亲正前往激流堡进行外交访问，乌瑟尔也在随行的队伍中。这意味着阿尔萨斯在随后几天的下午都是完全自由的。他可不打算浪费掉这段宝贵的时间。哪怕外面的天气说不上有多好，他还是迫不及待地跳到了无敌背上，一人一马飞驰在原野中。地面上数寸厚的积雪并没有对这匹骏马的速度产生多少影响。这匹神骏的白马一直在兴奋地甩着头，阿尔萨斯能看到白色的雾气不断从自己和无敌的鼻孔中喷涌出来。

天上又开始下雪了。不是那种洋洋洒洒、随风飘动的鹅毛雪花，而是飞快坠落的小粒冰晶。阿尔萨斯皱了皱眉，催马继续向前。再往前跑一段路就回去——他这样对自己说。他还可以去巴尼尔的农庄避避雪，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去过那里了。乔罗姆和佳力姆如果看到他们接生下来的那匹笨拙孱弱的小马驹，已经变成了如此神骏非凡的高头大马，不知会有多么高兴呢。

心血来潮的阿尔萨斯立刻在左腿上轻轻加力，撞了一下无敌的身子。无敌顺从地调转过方向。雪越下越急，如同细小的钢针刺入阿尔萨斯暴露的皮肤。阿尔萨斯戴上斗篷的兜帽，稍稍遮挡一下冰晶的袭击。无敌摇着头，皮肤不断抽动，就像夏日里被蚊虫滋扰时的样子。

它沿着道路一直奔驰下去，向前伸直了脖子，像阿尔萨斯一样，享受着每一次跃离地面时那种兴奋与自由的感觉。

他们很快就跑上了那片高地。再过不久，无敌就可以在温暖的马厩中休息，阿尔萨斯则可以喝上一杯热茶。得到充分休息以后，他们才会悠闲地回到王宫里。阿尔萨斯的面孔已经开始被冷风吹得麻木了，一双只戴着薄皮手套的手也好不了多少。他用僵硬的双手紧攥住缰绳，强迫自己的手指弯曲，与无敌一同用力，腾身跃起——不，他们不是在跳跃，而是在飞翔，他们会飞过这片高地，就像……

……但他们并不是在飞。在离地的最后一刻，阿尔萨斯惊骇地感觉到无敌的后蹄在冰冻的岩石上滑了一下，他的马向地面上跌去。在惊慌的嘶鸣中，无敌拼命蹬踏着四条腿，想要在空中找到一个立足点。阿尔萨斯感觉喉咙突然被勒紧，随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拼命尖叫。迎接他们的不是柔软的雪地，而是藏在枯草下的犬牙交错的石块，正以致命的速度向他们扑来。阿尔萨斯拼命勒紧缰绳，仿佛这样做能起到一些作用，但实际上，现在无论他做什么都已经晚了……

在昏迷中，阿尔萨斯听到了某些声音。他眨了眨眼，清醒过来——一阵阵令人战栗的痛苦嘶鸣不断钻进他的大脑。一开始，他甚至做不出任何动作，但他的身体仿佛在出于本能地痉挛着，竭力想要向那恐怖嘶声传来的方向移动。终于，他能坐起来了。痛苦穿透了他的身体，逼迫他也发出了凄惨的呼吼。他意识到自己至少断了一根肋骨，或者可能更多。

大雪遮天蔽日地扑落下来。他几乎看不到面前三尺以外的地方。他压抑住体内的剧痛，仰起脖子，竭力想要找到……

无敌。他的眼睛被不远处正在抽动的物体和那一摊融化了积雪的鲜红色所吸引。即使在寒冬之中，从无敌体内涌出的热血还在冒着热气。

“不。”阿尔萨斯悄声说道。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整个世界仿佛都被镶了一圈黑色。他几乎再一次失去知觉，纯粹靠意志支撑着自己，他慢慢走到那匹惶恐不安的马前，拼命抵抗着时刻都有可能将他再次击倒的伤痛、寒风和冰雪。

无敌还在被热血融化的积雪中挣扎。它的两条后腿并没有受伤，依然强健有力；两条前腿却已经彻底碎裂了。看到笨拙地在雪地上蠕动的无敌，阿尔萨斯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那两条腿曾经是那样笔直、洁净和强韧，现在却只能以怪异的角度挂在无敌胸前。而无敌还在一次次努力地想要站起来，却又一次次失败。也许是出于一种仁慈，大雪模糊了阿尔萨斯的视野，让他无法完全看清这幅可怕的情景，但热泪还是滚落到了他的腮边。

阿尔萨斯蹒跚地向他的马走过去。他哭泣着跪倒在这匹已经发疯的马旁边，想要……做些什么？无敌受到的并不是轻微的擦伤，让阿尔萨斯能够迅速为它包扎好，再牵着它去温暖的马厩，享受热气腾腾的饲料。阿尔萨斯向这匹马的头伸过手去，想要抚摸它，让它平静下来，但无敌已经因为痛苦而丧失了神智，只是在不停地尖叫着。

他们需要得到救援。牧师和乌瑟尔爵士能够帮助他们……也许他们可以治好……

比肉体的疼痛更加猛烈的痛苦撕扯着这个年轻人的心。主教也跟随他的父亲一起去了激流堡，就像乌瑟尔一样。也许首都附近的村庄中还有牧师，但阿尔萨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而现在的暴风雪……

他在无敌身边颓然坐倒，用手捂住耳朵，紧闭双眼，哭泣到全身都开始颤抖。在这样的暴风雪中，他不可能及时找到治疗者，无敌很快就会因为失血过多或者严寒而丧命。阿尔萨斯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就在不远处的巴尼尔农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色，他只能看到身边即将死去的无敌——它曾经是那样信任阿尔萨斯，愿意听从他的命令，跳过冰冻的石墙，现在却只能在冒着热气的血池中抽搐。

阿尔萨斯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但他不能那样做。

他不知道自己在雪地中坐了多久，哭了多久，一心只想看不到也听不到自己的爱马在痛苦中挣扎。直到最后，无敌的动作渐渐迟缓下来，俯身躺倒在雪地中，只有肋侧还在一起一伏，眼珠因为剧烈的疼痛而不断翻动。

阿尔萨斯已经感觉不到自己脸部的麻木，不过他还是努力向无敌移动过去。他的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剧痛，但他欢迎这种疼痛对自己的折磨——这全都是他的错，他的错。他将硕大的马头放在自己的大

腿上。在上天赐予的这段短暂而仁慈的时间里，他不再是和一匹身受重伤、奄奄待毙的马坐在风雪之中，而是坐在马厩里，怀中抱着一只刚刚落地的马驹。此时此刻，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个令人心胆俱裂的、灾难性的，本可以避免的结局还远未到来。

他的泪水落在这匹马宽阔的面颊上。无敌颤抖着，褐色的大眼睛中依然能看到渐渐消逝的痛苦。阿尔萨斯摘下手套，轻轻抚摸着它灰粉色的鼻孔，感觉到无敌温热的气息喷在自己手掌上。然后，他慢慢地把马头从腿上移开，站起身，用被无敌的呼吸暖和过来的手掌摸到剑柄。他在这匹马旁边站起身，双脚沉陷在红色的融雪池塘中。

“对不起。”他说道，“非常非常对不起。”

无敌平静而信任地看着他，仿佛知道即将发生些什么，也明白他必须这样做。阿尔萨斯无法承受它的眼神，刹那间，泪水再一次遮蔽了他的视野。他眨着眼睛，用力把泪水压了回去。

阿尔萨斯高举起剑，让剑刃直直地落下。

他的动作准确无误，本来已经被冻僵，不可能再挥剑的手臂发出有力的一击，让剑刃一举刺穿了无敌巨大的心脏。他感觉到剑尖穿过皮肤、肌肉，擦过骨骼，一直刺进无敌身下的土地。无敌的身子猛然弓起，然后哆嗦了几下，就再也不动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雪渐渐停歇，乔罗姆和佳力姆发现了阿尔萨斯。那时他正紧紧拥抱着一匹马的尸体。那曾经是一匹英武美丽的骏马，是旺盛的生命与力量的化身。当已近年迈的农夫弯下腰，抱起阿尔萨斯的时候，阿尔萨斯发出了痛苦的哀号。

“抱歉，小子。”乔罗姆声音中的慈爱与关怀同样让阿尔萨斯感到无法承受，“抱歉弄痛你了。也很抱歉让你遇到这样的意外。”

“是的。”阿尔萨斯无力地说道，“一场意外。它一失足……”

“在这样的天气里，会发生这种事并不值得奇怪。暴风雪总是来得非常快。你还活着，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来吧，我们先带你回我家，再派人去王宫报信。”

阿尔萨斯在农夫有力的搀扶中转过头。“能把它埋在……这里吗？这样我就能来看它了。”

乔罗姆和自己的儿子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点点头。“当然。它是一匹高贵的良驹。”

阿尔萨斯探过头，看着那匹曾经被他命名为“无敌”的马。他宁可让所有人都相信，这只是一场意外。他没办法告诉任何人，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他立下一个誓言。如果任何人需要保护——哪怕是为了别人的福祉，他需要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也将在所不辞。

无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想道。

第五章

炎炎夏日中，太阳无情地将毒辣的阳光刺向高贵的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他正骑马走过暴风城的街道。今天是一个他应该对自己的人生充满期待的日子，但现在他的脾气却非常糟糕。太阳炙烤着他身上厚重的铠甲，让他觉得不等自己走到大教堂，阳光就会把他烤熟了。他骑在自己的新战马背上，心中却只是想着这匹强韧有力、训练精良、血统纯正的马不是无敌。无敌走了已经几个月了，阿尔萨斯却依然非常想念它。当仪式开始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的意识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片空白，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骑马走在阿尔萨斯身边的是泰瑞纳斯·米奈希尔国王。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儿子恼怒的心情。“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的儿子。”泰瑞纳斯转过头，微笑着望向阿尔萨斯。

尽管在炎热的天气中还要顶着沉重气闷的头盔，阿尔萨斯依然很高兴这顶头盔能够遮住自己的面孔。他没有信心能够对父亲伪装出一个足够真实的微笑。“确实，父亲。”至少他还能保持声音的平静。

这是暴风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庆祝活动，除了泰瑞纳斯以外，还有许多国王、贵族和著名人士出席了今天的仪式。他们组成了一支华丽的游行队伍，行进在这座城市中用白色鹅卵石铺砌的街道上。他们的目标是圣光大教堂，这座教堂在第一次兽人战争中被摧毁，现在得到了重建，比往日更加恢宏壮丽了。

阿尔萨斯幼时的玩伴瓦里安成为新一代的暴风城国王，并且已经结了婚，做了父亲。他打开了自己的王宫大门，热情地接待所有来访的王室成员和他们的扈从。昨晚，阿尔萨斯一直和瓦里安在一起。他们一边喝蜂蜜酒，一边聊天。那是阿尔萨斯在这趟旅途中最快乐的一晚。十年前那个饱受创伤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自信、英俊，拥有强大凝聚力的国王。差不多到了凌晨时分，他们一同去了军械库，重新拿起木制训练剑，再一次比试起武艺。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相互砍杀，同声大笑，一起回忆过去的事情。虽然喝了不少酒，但他们的剑术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瓦里安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了战斗训练，他的剑术一直都很优秀，现在更是有所精进。但阿尔萨斯也早已不复往

昔，在与瓦里安的对战中，他将自己学到的全部技艺都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

而现在，他们在举行庄严的仪式。阿尔萨斯只觉得身上的盔甲让他闷热难耐，而且他心中一直翻腾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他没有资格获得即将授予他的这份荣耀。

在私下里，阿尔萨斯曾经向乌瑟尔讲述过自己的这种感觉。在阿尔萨斯的记忆中，这位令人敬畏的圣骑士永远都是圣光最坚定不移的代表，就像山岩一般从不会动摇。而他给阿尔萨斯的答案却让阿尔萨斯大吃了一惊。

“小子，在这件事上，没有人能做好准备。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得到这份光荣。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的确没人有这样的资格。圣光是仁慈而纯粹的，无比单纯，明确无疑。我们天生就配不上它，因为我们是人类。所有人类，当然，还有精灵和矮人，以及其他一切种族，都是有瑕疵的，但圣光依然爱我们。它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偶尔也会实现超越人类的壮举；因为我们能够帮助他人；因为我们能够在每一天努力的工作中将它的恩惠和福音播撒到整个世界。即使我们明白，我们最终还是不配成为它的信徒，它依然深爱着我们。”

他伸手拍了拍阿尔萨斯的肩膀，给了阿尔萨斯一个罕见的、朴素直白的微笑。“所以，你将站在那里，像我一样认为自己绝不可能有资格得到圣光的眷顾，但你要知道，每一名圣骑士都曾经站在那里，也都有过像你一样的困惑和疑虑。”

这让阿尔萨斯感到了一丝安慰。

他挺起肩膀，掀开护面甲，带着微笑向街道旁边的人群挥手致意。在这个赤日当头的时候，人们依然聚集到这支队伍周围，向他们发出阵阵欢呼，玫瑰花蕾如同雨点般落在阿尔萨斯身上。不知何处传来一阵喇叭吹奏的乐声，他们已经到达了大教堂门前。阿尔萨斯下了马，一名马夫将他的战马牵走，另一名仆人走上前，接过他摘下的头盔。他迅速用带着铁手套的手梳理了一下散乱的头发，满头的金发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阿尔萨斯以前还从没有来过暴风城。看到眼前这座巍峨的大教堂，他感觉到一种由衷的平静与安宁，却又在不知不觉间从心中生出

一股敬畏之意。他缓步踏上铺着地毯的雕花石砌台阶，走进这座建筑物内部，为终于能脱离阳光的炙烤，进入凉爽的阴影中而感到庆幸。教堂中点燃的熏香散发出阵阵熟悉的芬芳，让他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米奈希尔的家族小礼拜堂中也经常会点燃同样的熏香。

教堂中看不到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群，只有一排排安静而充满敬意的观礼嘉宾和神职人员。阿尔萨斯认得其中的几张面孔：吉恩·格雷迈恩、索拉斯·托尔贝恩、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

阿尔萨斯眨眨眼，嘴角不由得露出一丝微笑。吉安娜！这几年里，她真是长大了许多。她算不上是绝色佳人，但也出落得亭亭玉立。在阿尔萨斯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就已经深深吸引他的那种活力和智慧依然闪耀在她身上，让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座放射出夺目光辉的灯塔。她也察觉到了阿尔萨斯注视自己的眼睛，并向阿尔萨斯还以微笑，带着敬意向阿尔萨斯点了点头。

阿尔萨斯将注意力转回到他面前的祭坛上，感觉到心中的恐慌和忧虑稍许减少了一些。他希望等到仪式结束之后，自己能有机会和吉安娜聊一聊。

大主教阿隆索斯·法奥正在祭坛上等待他。这位大主教让阿尔萨斯想起了冬天爷爷。他的身材又矮又胖，有着一部长长的雪白胡须和一双明亮的眼睛。即使是在如此严肃的典礼中，法奥身上依然散发出温暖和仁爱的光辉。阿尔萨斯一直走到他面前，满怀敬意地向他跪倒。大主教打开一本大书，开始念诵起来。

“以圣光的名义，我们聚集于此，见证我们的兄弟得到它的眷顾。在仁慈的圣光中，他将焕然一新。圣光赐予他权威，让他能够教化世人。圣光赐予他力量，让他能够与暗影作战。圣光赐予他智慧，让他能够引领他的兄弟姊妹，去获取天堂永恒的恩惠。”

阿尔萨斯注意到，在大主教左侧站立着几个人，身穿白色长袍，神态安详宁静，其中还有数名女子。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手提着钟摆香炉，缓缓晃动的香炉几乎给人一种催眠的感觉。另一些人则举着巨大的烛台。一个人双手捧定一条刺绣的蓝色圣巾。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之前就已经被介绍给阿尔萨斯认识过了，但阿尔萨斯现在却发现他们的名字已经全部从自己的脑子里飞了出去。这种情形对他来说实在是有

些非同寻常——他一直都很重视那些为他工作和为他服务的人，总是会尽力记住他们的名字。

这时，法奥大主教要求牧师们给予阿尔萨斯他们的祝福。牧师们逐一上前行使自己的职责。捧着蓝色圣巾的那位牧师来到阿尔萨斯面前，将圣巾搭在了王子的脖子上，并将圣油涂在他的眉毛上。

“以圣光的仁慈，愿你的同胞能得到你的治疗。”牧师说道。

法奥转向站在阿尔萨斯右侧的那些人。“白银之手骑士们，如果你们承认这个人的价值，就请将你们的祝福给予他。”

这一组人和牧师们完全不同，他们全都站得笔直，身穿明亮如镜的重型铠甲。阿尔萨斯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是最初组成白银之手的圣骑士。这是自从多年前白银之手组建之后，他们第一次齐聚一堂。乌瑟尔当然在他们之中，此外还有提里奥·弗丁，现在他是壁炉谷的统治者，虽然已值暮年，却依旧精神矍铄，仪态优雅；六英尺半高的赛丹·达索汉；留着一部浓密胡须，信仰虔诚的格文拉德。但他们之中还是少了一个人——图拉扬，第二次兽人战争中安杜因·洛萨的左右手。当阿尔萨斯还只有十二岁的时候，他和战友们一同杀进黑暗之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格文拉德向前迈出一步，手中擎着一柄异常巨大沉重的战锤。银色的锤头雕刻着符文，坚固的锤柄上缠裹着蓝色皮革。他将这柄战锤放在阿尔萨斯面前，然后退回到同伴的队列之中。随后是乌瑟尔“光明使者”——阿尔萨斯在骑士团中的导师，他用双手捧着一副仪式肩甲。乌瑟尔是阿尔萨斯见到过的自控能力最强的人，但是当他将肩甲安放在阿尔萨斯宽阔的肩头上时，阿尔萨斯看到了在他眼中闪动的泪光。他开口说话，那声音充满了力量，却又因为激动的心情而微微颤抖。

“以圣光的力量，你的敌人将尽数毁灭。”他的手在阿尔萨斯肩膀上停留了一会儿，接着向后退去。

法奥大主教向王子致以慈爱的微笑。阿尔萨斯注视着他的眼睛，心中不再有忧虑。现在，他完全记起了自己该做些什么。

“起身，接受认可。”法奥命令道。阿尔萨斯依言照做。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你是否愿意发誓，坚守白银之手骑士团的荣誉与准则？”

阿尔萨斯眨了眨眼。大主教直呼了他的名字，并没有提到他的头衔，这让他感到有些惊讶。当然，他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我在这里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名王子。“我发誓。”

“你是否愿意发誓，将永远秉承圣光的仁慈，向你的同胞传播它的智慧？”

“我发誓。”

“你是否愿意发誓，会竭尽全力扫除邪恶。无论在哪里发现它，都会毫不犹豫地与之作战，用你的生命保护无辜之人免受伤害？”

“我……以我的鲜血和荣誉，我发誓。”立誓的环节结束了，他差一点就把仪式搞砸了。

法奥带着安慰的神情向他眨眨眼，然后转过身，面向牧师和圣骑士们。“兄弟姊妹们……你们今天聚集于此，见证了一位新骑士的诞生。请举起你们的手，祈祷圣光照耀这个人。”

牧师和圣骑士全都举起了右手。现在，他们的掌心都出现了一团柔和的金色光芒。他们将掌心对准阿尔萨斯，让那团光射向他。阿尔萨斯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等待着自己被荣耀之光所包裹。

什么都没有发生。

教堂中陷入了一片沉默。

汗水从阿尔萨斯的眉毛上滚落下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圣光不将他笼罩，赐予他祝福和恩惠？

就在这时，从天窗中射进大教堂的太阳光缓慢地向身穿闪亮铠甲，独自一人站在祭坛前的王子移动过来。阿尔萨斯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这一定就是乌瑟尔向他说过的那种情形——乌瑟尔告诉过他，所有圣骑士都会觉得自己不足以承受圣光的眷顾，并在这个时刻感觉到时间极为漫长。乌瑟尔的话再一次出现在阿尔萨斯耳边：“没

有人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得到这份光荣……圣光是仁慈而纯粹的，无比单纯，明确无疑……但圣光依然爱我们。”

现在，那道光照耀在他身上，射进他体内，穿透了他。他不得不紧闭起眼睛，抵抗着几乎让人失明的强光。光线开始是温暖的，很快就变得灼热难耐。他稍稍向后退缩，因为他的全身都感觉到在被……烧灼。他的身体被烧空，被彻底净化，然后又被充满。他感觉到圣光在自己的体内膨胀，然后又渐渐消退，减弱到让他能够容忍的程度。他眨了眨眼，伸手去拿那柄雕刻着骑士团徽章的战锤。当他的手握紧锤柄的时候，他抬起头望向法奥大主教，大主教脸上绽放出愈发欣慰的微笑。

“站起来，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洛丹伦的圣骑士和保卫者。欢迎加入白银之手骑士团。”

阿尔萨斯感觉到不能自己的兴奋与喜悦，他满面笑容地举起那柄战锤。银色的战锤是如此巨大，有那么一瞬间，阿尔萨斯甚至以为自己无法将它举起，但他很快就高喊一声，将它高举到空中。他明白，是圣光减轻了战锤对他双手的压力。随着他兴奋的呼吼，整座大教堂中突然充满了欢呼声和鼓掌声。阿尔萨斯发现自己已经被新的兄弟姐妹们簇拥在了正中央。随后，所有拘束的礼仪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的父亲、瓦里安和其他所有人都挤到了祭坛前。瓦里安想要拍拍他的肩膀，却被他肩甲上的尖钉刺痛了手掌，又引来众人的一阵哄笑。而阿尔萨斯则努力转过头……他终于看到了有着蓝色眼睛，面带微笑的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

他们相距不过数寸之遥。终于，向白银之手骑士团的新成员表示祝贺的人群将他们挤到了一起。阿尔萨斯绝不打算让这个特别的机会白白溜走。他的手臂立刻搂住了吉安娜的纤腰，将她拽到自己身边。吉安娜似乎吓了一跳，但绝没有半点不高兴的意思。当阿尔萨斯将她抱住的时候，她也向阿尔萨斯还以拥抱，欢笑着靠在他胸口上。然后，她便向后退开，脸上依旧满是光彩动人的微笑。

片刻之间，在这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无处不在的欢快人群和庆贺呼喊仿佛都消失了。阿尔萨斯只能看到这个被太阳晒黑，正向他微笑着的女孩。他能吻她吗？他应该吻她吗？他非常想要这样做。但就在他的内心挣扎着的时候，女孩已经离开他的怀抱，向后退去。金发女

孩的身影被另一个金发女孩所取代。佳莉娅欢笑着，紧紧抱住了她的弟弟。

“我们全都为你感到骄傲，阿尔萨斯。”她高声喊着。阿尔萨斯也欢笑着，同样用力抱住姐姐。听到姐姐对自己的赞许，他的心中充满喜悦，但在他心灵的一角，依然萦绕着因为失去一亲芳泽的机会而感到的失望。“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圣骑士。”

“干得好，我的儿子。”泰瑞纳斯说，“今天，我是一个自豪的父亲。”

阿尔萨斯眯起眼睛。今天？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的父亲在其他的日子里就不会为他感到自豪？他突然感到一阵气愤，却不能确定是在为什么而生气，生气的对象又是谁。也许是对圣光，对圣光延误的许可；也许对那么快就抽身逃走，让他失去亲吻机会的吉安娜；也许对泰瑞纳斯和他的评价。

他强迫自己做出微笑，然后开始从人群中挤出来。他已经被这些人挤够了。他们其实并不真正理解他，没有一个人理解他。

阿尔萨斯已经十九岁了。在这个年纪，瓦里安已经做了整整一年的国王。他也到了可以决定自己该做些什么的年纪。现在，白银之手的祝福在指引着他。他不想再继续留在洛丹伦的王宫之中，无所事事，或者只是进行一些无聊的政治访问。他想要做些……有趣的事情。一些以他的权力、地位和能力足以去做的事情。

他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些什么。

➢ 第二部　光明女士

间奏

这种日子正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最不喜欢的——阴郁的天空中风暴肆虐，寒冷直刺入人们的骨髓。因为海风的吹拂，塞拉摩即使在酷热的盛夏季节也是凉爽的。

而现在，这座被冷风和冻雨所笼罩的城市让人从骨子里感到寒冷。大海在愠怒中激荡。头顶上方，灰色的天空充满了压迫感。人们甚至连能够松快地喘一口气的地方都找不到。在室外，训练场地已经变成了一片泥沼，旅行者都在客栈中寻求庇护。范沃森医生时刻都在注意着他所照料的伤员的身体状况是否会因为寒冷和潮湿而进一步恶化。吉安娜的卫兵们则继续毫无怨言地站立在倾盆大雨之中，但他们的状况肯定已经非常糟糕了。吉安娜命令一名仆人把刚刚为她和她的内务大臣煮好的一壶茶送去给那些仍然坚持站岗的卫兵们。她可以等下一壶茶。

雷声隆隆，一道闪电划过天际。吉安娜蜷缩在她的塔楼中，身边环绕着各种她所珍爱的书籍和纸张。她打着哆嗦，将斗篷拽得更紧一些，然后转头望向那个显然比她更不舒服的人。

麦格娜·艾格文，前任提瑞斯法守护者，伟大的大法师麦迪文的母亲，曾经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女人。现在她正坐在火炉边的椅子里，一口接一口地喝着热茶。她用两只筋脉虬结的手紧握住茶杯，借助茶水的热量温暖苍老的手指。她的长发洁白如同初冬的新雪，正松散地垂在肩头。她抬起头，看着吉安娜走过来，坐在她对面的椅子里。这名老妇翡翠一般的绿色眼睛仿佛能洞悉一切，不会忽略任何蛛丝马迹。

“你在想他。”

吉安娜皱起眉，看着炉火，竭力想要把自己的心思拴在那些跳动的火焰上。“我倒是不知道，要成为守护者还必须有读心的能力。”

“读心？别开玩笑了。你的眉目口鼻和一举一动都在告诉我你心里揣着些什么东西，孩子。看你就像是看识字课本一样简单。每当他占据你的心房时，你眉毛中间的那道皱纹就会像犁沟一样深。另外，当天气发生变化的时候，你也总是会生出现在这种心情。”

吉安娜打了个哆嗦。“我真的这么容易就会被看穿？”

艾格文犀利的眼神柔和下来，她拍了拍吉安娜的手。“别担心，毕竟我已经有了千百年的观察经验了。要说解读一个人，我总应该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一些。”

吉安娜叹了口气。“你说得没错。每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想着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想着我那时是否能做些什么。”

艾格文叹了口气。“一千年时间里，我似乎从没有真正坠入过爱河，毕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担心了，但如果这样能让你感到安慰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也一直盘踞在我的脑子里。”

吉安娜眨眨眼，对艾格文的这句话感到又惊讶又不安。“你也一直在想着阿尔萨斯？”

前任守护者重新用犀利的目光看着吉安娜。“我想的是巫妖王，他已经不再是阿尔萨斯了。”

“不需要提醒我这件事。”吉安娜的声音变得有些严厉，“为什么你……”

“难道你感觉不到吗？”

吉安娜缓缓地点了点头，她一直都想要把这种心绪归咎于坏天气。每当天气变得如此潮湿，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她就会变得特别紧张。而艾格文却明白地告诉她，给她带来困扰的绝非是天气这么简单。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塞拉摩岛的统治者——已届而立之年。她知道，这位老妇人是正确的。老妇人——想到这个称谓，一丝微笑从她的唇边闪过。她自己也早已不年轻了，在她的青春岁月中，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曾经扮演过那么重要的角色。

“和我说说他。”艾格文一边说，一边靠近了自己的椅子里。就在这时，一名仆人捧着一壶新茶和刚刚出炉的热曲奇走了进来。吉安娜以优雅的姿势接过了茶杯。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对你说了。”

“还没有。”艾格文反驳道，“你只告诉了我现实发生的事情，但我希望你和我说一说他——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我相信，诺森德并没有完全平静下来，而现在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依然和阿尔萨斯有关。我指的不是巫妖王，而是成为巫妖王之前的他。况且……”这名老妇人露出了笑容，她那双翡翠色的眼睛里闪烁出少女所特有的狡黠光彩，那一分光彩甚至将她脸上堆垒的皱纹也遮没了，“……这是一个又冷又湿的下雨天，正是在火炉边听故事的好天气。”

第六章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哼着不知名的小调，信步走过达拉然的花园。她在这里生活已经有八年时间，却依旧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惊奇。这里的一切都在释放着魔法的能量。对她而言，这种能量几乎就像是一种气味，仿佛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盛开的花朵，散发出令人陶醉的芬芳。她带着微笑，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当然，这种“芬芳”里面也包括真正的花朵盛开后的芳香。这个地方的花园就像这里的任何其他东西一样，渗透着魔法的力量。吉安娜从没有看到过比这里更加健康，色彩更绚丽生动的花朵；也没有吃到过比这里更美味诱人的水果和蔬菜。而最让她陶醉的，还是收藏在这里的各种知识！吉安娜觉得，自己在过去八年中所学到的知识要比她一辈子能学到的东西都多。而这些知识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她在过去两年里学习到的。那时候，大法师安东尼达斯正式收她为徒。对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蜷身坐在晴朗的天空下，身边摆着一杯冰冻甜蜜露和一摞书更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了。当然，一些珍贵的羊皮纸文件是不能被太阳晒到的，更不能被洒上蜜露，所以，对她来说第二好的事情就是坐在达拉然无数间书房中的一间里，戴着保护脆弱书页的手套，小心而仔细地研读一些古老到她几乎无法想象的文本信息。

但现在，她只想在花园中散散步，感受一下脚下生机勃勃的泥土，闻一闻不可思议的魔法气息。当饥饿开始咬啮她的肠胃时，她便伸出手，摘下一颗已经熟透，又被太阳晒暖的金皮苹果，愉快地享受它清脆甘甜的果肉。

“在奎尔萨拉斯，”一个舒缓而彬彬有礼的声音从吉安娜身后传来，“有一些树远比这些树更加高大。它们的树皮是洁净的白色，树叶是耀眼的金色。在夜风的吹拂中，它们会放声歌唱。我想，有一天你看到它们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喜欢。”

吉安娜转过身，向精灵王子凯尔萨斯·逐日者——奎尔多雷精灵王安纳斯特里亚的儿子奉上一个微笑和深深的屈膝礼。“殿下，我不

知道您已经回来了，见到您真是高兴，相信我也一定会喜欢上你所说的那些大树。”

吉安娜虽然不属于王室成员，但同样是一位贵族君主的女儿。她的父亲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统治着库尔提拉斯城邦。吉安娜从小的生活环境就让她熟知该如何与贵族打交道，但凯尔萨斯王子总是会让她感到不安。她甚至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位精灵王子非常英俊，像所有精灵那样，面容秀美、仪态优雅。他的个子很高，黄金丝线一般的头发一直垂到腰际。吉安娜总觉得他很像是传说中的人物，而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人。虽然他现在只穿着达拉然法师常穿的紫罗兰色和金色长袍，而不是他在正式场合穿的那种华美袍服，却依旧显得非常刻板僵硬。也许让吉安娜感到不安的正是他这种……略显过时的庄重做派。实际上，虽然看上去和吉安娜是同龄人，但他的年纪的确要比吉安娜老得多。他非常聪明，而且是一位极具天赋，力量异常强大的法师。许多学生都在悄悄议论，说他是肯瑞托六人组的成员。那是达拉然最高阶的法师组成的秘密团体。所以，吉安娜并不觉得在他面前感到局促不安是一件多么令人羞耻的事情——这并不能证明她就是个来自乡下的土包子。

凯尔萨斯也伸手摘了一颗苹果，咬了一口。“我对于人类国度出产的食物一直都很感兴趣。”他露出一点颇具神秘意味的笑容，“精灵食物的确甜美而迷人，但有时我还是难免想要吃到一些更有充实感的东西。”

吉安娜微微一笑。凯尔萨斯王子一直都在努力让她放松下来，她却只能希望王子的努力真的会有一些效果。“没有什么能比一颗苹果和一片达拉然硬干酪更好了。”她对王子的话表示赞同。随后，他们之间就陷入了沉默。尽管周围的环境令人舒心，阳光也温暖宜人，但吉安娜还是觉得无比尴尬。“那么，你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是的，我在银月城的事务已告一段落。所以我暂时不需要离开了。”他看着吉安娜，又咬了一口苹果。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他英俊的面孔上总是非常缺乏表情。不过，吉安娜知道精灵王子正在等待她的应答。

“我们都很高兴您回来，殿下。”

凯尔萨斯伸出一根手指向吉安娜摆了摆。“嗨，我和你说过的，我更希望你能叫我凯尔。”

“很抱歉，凯尔。”

他看着吉安娜，一丝伤感掠过他完美的面容，随即又立刻消失了，快得让吉安娜甚至有些怀疑那会不会只是自己的想象。“你的学习进行得怎样了？”

“很好。”吉安娜一边说，一边暗自庆幸话题终于又回到了学术领域。“看！”她指着一只蹲伏在高处树枝上，正咬着一颗苹果的松鼠，低声念诵了一段咒语。那只松鼠立刻变成了一只羊，羊脸上露出一副滑稽的惊讶表情。它身下的树枝很快就被压断了，向地面掉落下来。吉安娜立刻又伸出一只手，那只松鼠羊便停在了半空中。她轻轻地把羊放到地面上。羊朝她发出“咩咩”的叫声，不住地抖动着耳朵。又过了一会儿，它才变回成依旧是满脸困惑的松鼠。那只松鼠蹲起身，愤怒地向吉安娜尖叫几声，又甩了一下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跳回到了树上。

凯尔萨斯咯咯地笑了起来。“干得好！看样子，你施法的时候没有再把书籍点着过了？”

吉安娜的面色立刻变得通红起来。那一次事故的确非常丢人。那时吉安娜刚刚到达达拉然，她的火焰魔法天赋还缺乏细致的雕琢与磨砺。在一次与凯尔萨斯的协作中，她不小心烧毁了一份卷宗——当时那份卷宗正被凯尔萨斯拿在手中。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凯尔萨斯坚持要求吉安娜将全部时间都用在环绕监狱区的水塘旁边练习火系魔法。“呃……是的，这种事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发生过了。”

“很高兴知道你的进步，吉安娜……”精灵王子向前迈出一步，扔掉了手中吃了一半的苹果，脸上带着温柔的微笑，“我邀请你来奎尔萨拉斯，这绝不只是客气话。达拉然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城市，一些全艾泽拉斯最优秀的法师居住在这里。我知道，你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但我相信，你会喜欢上我的国度。在那里，魔法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魔法在我的家乡并不只属于一座城市，只被一些属于精英阶层，学识高深的法师所掌握。魔法是我们全体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全都被太阳之井所拥抱。对于那样一个地方，你一定也会有一些好奇吧？”

吉安娜带着微笑看着精灵王子。“我确实很好奇。我也很希望有朝一日能去那里看一看，但我相信，现在我的学习在这里能够得到最长足的进步。”她的微笑变得更加灿烂，“在这里，当我把书籍点燃的时候，人们知道该怎么处理。”

凯尔萨斯也笑了，但随后他的叹息又显得很伤感。“也许你是对的。那么，我可能要暂时告退了……”他给了吉安娜一个促狭的笑容，“大法师安东尼达斯要求我向他报告关于我在银月城的活动内容。不过，你面前的这个精灵王子以及达拉然法师依然深切地盼望着能看到你向他展示你的训练成果……并希望能够和你共度更多的时光。”

凯尔萨斯将一只手放在心脏的位置，鞠了一躬。吉安娜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只能又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静静地看着他转身离开，大步走过魔法花园。精灵王子高昂着头，就像一颗太阳，全身上下每一寸都放射出自信与优雅的光芒。就连地上的泥土仿佛都不愿意蹭脏他的靴子和长袍下摆。

吉安娜最后咬了一口苹果，然后也把手中的苹果扔掉了。刚才被她施加变羊术的松鼠飞速沿树干蹿下，得到了这颗比挂在枝头的苹果更容易获取的猎物。

两只手突然遮住了她的眼睛。

吉安娜愣了一下，不过她并没有感到特别害怕——怀有恶意的人不可能穿过这座魔法城市强大的结界。

“猜猜是谁？”一个男性声音在她的耳边悄然说道。吉安娜能够听到那个声音中欢快的语调。她就这样被捂住眼睛，思忖着，同时努力抑制着自己的微笑。

“嗯……你的手心里全是老茧，所以你不是法师。你的身上都是马匹和皮革的气味……”吉安娜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眼睛前面强壮的手指，碰到了一枚硕大的戒指。她摸索着戒指上玺印的形状和雕刻图案——是洛丹伦纹章。

“阿尔萨斯！”她高声喊道。惊讶和喜悦让她的声音显得格外热切。她转过身，终于看到了他。阿尔萨斯这时也松开双手，满面笑容

地看着她。和凯尔萨斯相比，他的身形样貌远没有那么完美。他的头发和精灵王子一样是金色的，但与精灵王子那像太阳一样光彩耀人的金色秀发相比，他的头发倒不如说只是浅黄色的。阿尔萨斯的个子也很高，身形很好，却没有精灵那种行云流水般的优雅，只是给了吉安娜一种刚强坚实的感觉。他与凯尔萨斯有着同样的地位（不过凯尔很可能不会承认这一点，精灵似乎总是认为自己要比人类高出一等，这与社会地位没有任何关系），但吉安娜在他身边会立刻放松下心神，感到无比安逸。

不过吉安娜并没有忘记应有的礼数，她马上行了一个屈膝礼。“殿下，和您的不期而遇真是让我感到惊讶。我是否可以问一下，您在这里做什么？”一个念头突然让她的心冰冷下来，“首都还一切安好吧，是吗？”

“求你叫我阿尔萨斯好了。在达拉然，法师才是统治者，普通人可是要对你们唯命是从的。”他眨了眨那双像大海一样清澈的绿色眼睛，眼神中泛滥着幽默感，“而且我们难道不是匪帮的同伙儿吗？难道我们不曾一起溜进兽人战俘营吗？”

吉安娜彻底放松下来，笑着说：“我想，你说得没错。”

“放心吧，首都一切平安。实际上，那里真的是已经太久太平无事了。所以我的父亲才会答应让我来到这里，进行几个月的学习。”

“学习？但……你是白银之手骑士啊。你不会成为法师的，对不对？”

阿尔萨斯笑着挽住吉安娜的手臂，和她一同向学生宿舍区走去。吉安娜轻快地跟随着他的脚步。

“估计我是做不成法师的。恐怕这种太需要动脑子的事情我做不来。但我突然想到，如果你要在艾泽拉斯找一个地方学习历史，理解魔法本质，或者掌握当一个国王所需要的各种学识，那么达拉然肯定是最好的选择。幸运的是，父王和你们的大法师都同意了我的这个请求。”

阿尔萨斯说话的时候，用一只手按住了搭在他手臂上的吉安娜的手。这也许只是一种友谊和礼貌的表示，但吉安娜却感觉到一丝电流

涌入了她的身体。她抬起头，瞥了阿尔萨斯一眼。“我很惊讶，那个带着我半夜溜出去看兽人的小男孩，似乎对历史和学问并没有多大兴趣。”

阿尔萨斯一边笑着，一边神秘兮兮地把嘴凑到吉安娜耳边。“想听我的实话吗？我对那些玩意儿的确没兴趣。不过这也不是我跑到这里来的真正原因。”

“好吧，现在我不明白了。那你为什么又会到达拉然来？”他们这时已经走到了学生宿舍区，吉安娜停下脚步，放开阿尔萨斯的胳膊，转过身来看着他。

阿尔萨斯并没有急于回答吉安娜的问题。他只是注视着吉安娜的眼睛，脸上带着会心的微笑。然后，他握住女孩的手，吻了一下——这只是一种礼节。许多贵族绅士都曾经向吉安娜这样行过礼。只是阿尔萨斯的双唇在她的手背上停留的时间要比正式礼仪长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个家伙在行过礼之后并没有立刻放开她的手。

吉安娜的眼睛越睁越大。难道他的意思是……想要耐着性子在达拉然待上几个月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安东尼达斯对于外来者的猜疑是远近皆知的。而他仍然要这么做，难道他真的只是为了……来看她？还没等吉安娜从惊疑中恢复过来，向阿尔萨斯问清楚这个问题，阿尔萨斯又向她眨眨眼，鞠了一躬。

“今天晚餐时见，女士。”

***

晚上是一场正式的宴会。凯尔萨斯王子返回达拉然，阿尔萨斯王子也在同一天到来，这让肯瑞托的仆人们都忙碌了起来。在肯瑞托的总部，有一个只有在特殊时候才会使用的巨大餐厅。今天的晚宴就将在这里举行。

一张足以让二十四个人围坐的巨大餐桌从餐厅的一端延伸到了另一端。天花板下方，三组枝形吊灯上的蜡烛放射出明亮的光芒，和餐桌上的烛光，以及墙壁支架上的火炬光芒交相辉映，整个房间里的照明显得明亮又不刺眼。另外还有几颗小光球悬浮在四周墙壁边上，时刻准备接受召唤，飘到需要额外照明的地方去。除了上菜和拿走空杯

盘以外，仆人们很少会进入餐厅。只要动动手指，这里的酒瓶就会自动为人们的酒杯中倒满佳酿。长笛、竖琴和鲁特琴演奏着轻柔的音乐。那些优雅的音符也都是来自魔法，而并非是出自人手的弹奏或者嘴唇的吹息。

极少露面的大法师安东尼达斯也出席了今天的宴会。他身材颀长，再加上格外削瘦，所以看上去就更高了。现在，他的长胡须中灰色的部分已经远远多过了褐色。他的头顶完全秃了，但目光依然警惕而且犀利。出席宴会的还有大法师克拉苏斯，他总是器宇轩昂，神情机警。他的头发在蜡烛和火炬的照耀下闪动出一片片银光，其中还夹杂着一些红色和黑色的斑纹。另外许多身份高贵的法师也都参加了宴会。而实际上，吉安娜在法师组织中还只处在最低阶层，她现在只不过是一名大法师的学生。

吉安娜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一直以来，她的父亲对她的谆谆教诲之一就是要充分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弱点。“低估和高估自己都是严重的错误。”戴林曾经这样对她说，“错误的谦逊和错误的自豪一样都是可怕的。随时都要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并且要以此来指引和约束自己的行为。除此之外的任何处世之道都是愚蠢的，而且只会让你在战场上送命。”

吉安娜知道自己在魔法艺术上的天赋。她很聪明，而且能够迅速集中精神。在达拉然的这一段不算很漫长的岁月中，她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安东尼达斯会收下一名学生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个学生有足够的能力。她明智的父亲早已警告过她，不要过分骄傲，但她清楚自己有潜力成为一位实力强大的法师。她希望自己的成功来自自身的实力，而不是因为一位精灵王子希望得到她的陪伴。所以，现在她只能极力控制着自己，不显露出任何气恼的神色，只是平静地一勺接一勺地喝着海龟肉浓汤。

人们的谈话内容主要集中在兽人身上。尽管这座城市中的法师们很可能都认为达拉然不应该理会这种凡俗的事情，但毕竟在这座城市以南不远的地方就是兽人集中营。

凯尔伸出细长精致的手，托起一片面包，开始在上面抹匀黄油。“不管是否了无生机，他们都非常危险。”

“我的父亲泰瑞纳斯国王很赞同你的评价，凯尔萨斯王子。”阿尔萨斯对精灵说道，他的脸上还带着快活的微笑，“正因为如此，那些营地才会存在。为了维持它们，我们需要耗费大量金钱，但如果能让艾泽拉斯的人民得到安定的生活，用掉一些黄金肯定是值得的。”

“他们是野兽，是残忍的杀手。”凯尔萨斯说，他如同男高音歌手一般的嗓音因为厌恶而被压低了，“他们和他们的龙对奎尔萨拉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们凭借太阳之井的能量才阻止了他们造成更大规模的浩劫。如果处决这些怪物，你们人类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必向你们的百姓征收如此高额的税款。”

吉安娜回忆起自己在那次短暂的冒险行动中看到的兽人。他们看上去都非常虚弱而沮丧，仿佛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而且他们还有孩子。

“你去过兽人的营地吗，凯尔萨斯王子？”吉安娜的声音中带着火气，她没能阻止自己把话说下去，“你有没有真的看见过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

片刻间，凯尔萨斯面颊上绽出了血色，但他依旧保持着愉悦的表情。“没有，吉安娜女士，我的确没有亲眼去看过。而且我觉得没有这样做的必要。每当我在家乡看到那些曾经壮丽华美的大树被烧得只剩下树桩，或者是站在战死者坟墓前，我就会想到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你肯定也没有去过那些营地。我无法想象，一位如此端庄优雅的女士会希望去看看那样一个地方。”

吉安娜在回话的时候，非常小心地不去看阿尔萨斯。“殿下对我的恭维真是让我受宠若惊，但我不认为所谓的礼仪与优雅会阻碍一个人对正义的追求。实际上，我认为懂得礼数的人会更不希望有智慧的生灵像野兽一样遭到屠杀。”然后，她也带着同样的愉悦表情给了凯尔萨斯一个微笑，就继续喝起了她的汤。凯尔萨斯则开始仔细端详这个女孩，显然是在为她的反应感到困惑。

“法律是属于洛丹伦的。泰瑞纳斯国王自然会以适当的手段对他的王国加以管理。”安东尼达斯插口道。

“达拉然和联盟的其他王国也必须为了养活那些兽人而付出金钱。”一名吉安娜不认识的法师说道，“我们当然有权对这一问题提

出自己的意见。”

安东尼达斯摆了摆他枯瘦的手掌。“问题不在于谁付钱维持那些营地，甚至也不在于那些营地是否有必要存在。这不是我们法师应该关心的事情。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兽人为什么会陷入这种怪异的消沉状态。我对我们所掌握的一点兽人历史进行过研究，所以我不相信是因为长期囚禁才让他们如此倦怠慵懒。我也不相信这是疾病导致的——当然，这样至少能让我们不必担心会有什么瘟疫进一步传染到我们身上。”

安东尼达斯从不会说一句废话。所以，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停止了各自的议论，转过来倾听他的发言。吉安娜感到很是吃惊，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有法师在认真研究兽人的情况。她丝毫不怀疑，安东尼达斯在这个时候披露这种信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现在洛丹伦和奎尔萨拉斯的王子都在场，大法师所说的每一字一句肯定会迅速传遍人类和精灵的王国。安东尼达斯做事从来不凭侥幸。

“如果这不是疾病导致的，也不是因为遭受关押而造成的。”阿尔萨斯继续用快活的语气问道，“那您认为引起兽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大法师？”

安东尼达斯向年轻的王子转过头。“根据我的了解，兽人并非一直都像他们在两次兽人战争中那样狂暴嗜血。卡德加从迦罗娜那里得到了不少信息，他后来又把这些情报都告诉了我。迦罗娜是……”

“迦罗娜是杀死莱恩国王的混血种。”阿尔萨斯说道，他的声音中已经没有了半点喜悦，“我无意冒犯您，大法师，但我相信，对于这样一个怪物的话，我们绝不可以轻信。”

安东尼达斯抬起一只手，示意众人保持平静，但还是有一些人喃喃地附和着洛丹伦王子的意见。“这些情报来自她成为叛徒之前的时期。而且我已经……通过其他渠道证实了这些情报的准确性。”他微笑着，显然是不打算透露“其他渠道”的具体情况，“那些兽人受到了恶魔的影响。他们的皮肤因而变成绿色，眼睛变成红色。我相信，在他们第一次入侵艾泽拉斯的时候，他们的肉体也被外部的黑暗力量所渗透了。而现在，他们与邪恶根源的联系正在被斩断。所以我相信，我们在那些兽人身上见到的并非是一种疾病造成的结果，而是因

为曾经支撑他们的力量消失了。恶魔能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力量，而拥有它的人一旦失去这种能量，就必须承受极为严重的后果。”

凯尔萨斯不以为然地摆摆手。“即使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我们又为什么要在乎他们？他们竟然会信任恶魔，那只能说明他们是多么愚蠢的种族。他们轻率地让自己迷醉在那种腐败的能量之中而无法自拔。我可不认为‘帮助’他们找到自救的办法，摆脱对邪恶力量的依赖是一种明智的行为，哪怕这样能够让他们恢复成为一个和平种族。现在，他们被打垮，失去了所有力量。在他们犯下过那么多罪行之后，我和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更愿意看到他们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

“但如果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种族，他们就不必继续被锁在集中营里，而百姓的税赋也可以被使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了。”安东尼达斯温和地说道。顿时，整张餐桌周围的人们都开始议论纷纷。“我相信泰瑞纳斯国王征收这些税金不是为了充实他自己的口袋。你的父亲和你的家人都还好吗，阿尔萨斯王子？很遗憾我没能参加你成为白银之手骑士的仪式，不过我听说那是一次盛大而且成功的仪式。”

“暴风城待我非常好。”阿尔萨斯脸上再次焕发出热切的笑容。他已经开始大嚼起第二道菜——工艺精致的烤鳟鱼配油炸绿色蔬菜。“很高兴能再次见到瓦里安国王。”

“据我所知，他可爱的王后刚刚给他生了一个继承人。”

“确实。如果小安杜因以后能像抓住我的手指一样紧握剑柄，他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

“我们全都在祈祷，你的加冕礼要等到许多年以后才会到来。不过我相信，我们肯定都在期盼一场盛大的王室婚礼。有没有哪位年轻的女士吸引了你的目光？或者你依然是洛丹伦最惹人注目的单身汉？”

凯尔萨斯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餐盘，但吉安娜知道，他没有放过大法师和阿尔萨斯所说的每一个字。实际上，吉安娜自己也一边保持着面容的平静，一边仔细倾听着他们的对话。

但阿尔萨斯并没有朝她多看一眼，只是笑着伸手拿起了酒杯。“哈，所有人都要提起这件事吗？但婚姻又有什么乐趣呢？而且，相信我还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件事。”

复杂的感情涌过吉安娜的心头。她有一点失望，但多少也算松了一口气。也许她和阿尔萨斯还是比较适合只做朋友。毕竟，她来这里是为了学习该如何成为最有成就的法师，而不是谈情说爱。学习魔法的人需要以严格的纪律约束自己，需要冷静的逻辑，而不是盲目的感情。她有自己的责任，而只有全力以赴，她才能履行好这些责任。

她需要的是继续努力学习。

***

“我需要学习。”欢迎宴会结束后又过了几天，当阿尔萨斯牵着两匹马来找吉安娜的时候，她便这样对阿尔萨斯说道。

“好了，吉安娜。”阿尔萨斯咧开嘴笑了，“就算是最刻苦的学生也需要不时休息一下。今天的天气非常好，你应该享受一下这个美丽的日子。”

“我的确很享受今天的天气。”吉安娜没有说假话。她正在花园里专心地看着她的书，而不是将自己关在某一间阅读室里。

“一点体能锻炼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进行思考。”阿尔萨斯向坐在树下的吉安娜伸出手去。吉安娜想要把面孔板起来，却还是禁不住露出了微笑。

“阿尔萨斯，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她带着些许揶揄的意味说着，握住了他的手，让他把自己拉起来，“看样子没有人能拒绝你的任何要求。”

她的话让阿尔萨斯大笑起来。然后，王子牵住马，帮她坐上了马背。吉安娜今天穿了一条轻质亚麻长裤，所以能跨坐在马鞍上，而不必像穿裙子时那样必须侧坐在马鞍里。片刻之后，阿尔萨斯也轻松地跨上了自己的坐骑。

吉安娜向他骑的马瞥了一眼。那是一匹枣红色的母马。命运已经将他原先那匹全身雪白的骏马夺走了。“对于无敌，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让你明白我有多么难过。”她低声说道。阿尔萨斯脸上的笑颜立刻消失了，就好像一团乌云遮蔽了太阳。然后，他再次露出微笑，只是笑容中还带有一点冷峻。

“没关系。很感谢你还记得它。看，我已经准备好了所有野餐要用的东西，美好的一天正在等着我们。我们出发吧！”

吉安娜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一天。那时正是夏末季节。那一天的一切都是那么完美。金色的阳光仿佛浓郁的蜂蜜。阿尔萨斯一路疾奔。吉安娜也是一名熟练的骑师，毫不费力就能追上王子的红马。他带领吉安娜离开了城市，一直跑进辽阔的绿色草场。两匹马看上去就像他们背上的骑手一样高兴。他们都向前努着耳朵，鼻翼一张一合，尽情呼吸着青草丰美的气息。

野餐的食物很简单，但非常美味——面包、干酪、水果再加上一些低度白葡萄酒。阿尔萨斯躺在草地上，用手臂枕着头，打了一会儿瞌睡。吉安娜则踢掉了靴子，将双脚踏在柔软厚实的草甸上，背靠一棵大树，看着随身携带的书。这本书很有趣，书名是《关于传送本质的论述》，但温热的天气、体力的消耗和轻柔的蝉鸣都在诱惑她进入梦乡。

感到身上有些凉意，吉安娜才睁眼醒了过来。太阳已经开始坠下地平线。她坐起身，用指节将睡意从眼睛里赶走，然后发现阿尔萨斯和他的马都已经不见了。她骑的那匹骟马还系在一根树枝上，正心满意足地嚼着地上的青草。

吉安娜皱紧眉头，站起了身。“阿尔萨斯？”没有回答。他可能是兴致突发，决定去周围进行一番探索，很快就会回来。吉安娜支起耳朵，想要听听周围有没有马蹄声，但她什么都没有听见。

现在旷野中依然会有游荡的兽人出没，至少传闻是这样说的。而且也还有山猫和熊，这些猛兽不像兽人那样让吉安娜感到陌生，但它们的危险程度绝不会亚于兽人。吉安娜在心中复习着自己所掌握的法术。她相信，如果遭到攻击，她有足够的能力保卫自己。

没错……她很有信心。

攻击发生得突然而且悄无声息。

一团东西打在她的颈后，冰冷和湿润的感觉是她最初且唯一得到的线索。她猛地吸了一口冷气，急忙转过身。而攻击者如同一道幻影，以鹿一般的敏捷跳进了另一个藏身之地，从那里再次向吉安娜发动攻击，紧接着又改变了位置。这一次的雪球正打在吉安娜的嘴上，让笑到半截的她一下子没有喘过气来。她扒开雪团，但还是有一些雪落进了领口，贴着她的身子一直滑了下去，让她不由得又大喘了一口气。

“阿尔萨斯！你这样不公平！”

她得到的回答是四颗雪球从地面上滚到了她的脚边，她立刻将它们捡了起来。阿尔萨斯肯定是一直爬到了附近的高山上。那里的冬天来得很早，所以他从那里带回了雪球。他在哪里？那边——吉安娜瞥到了他的红色长外衣一闪而过……

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双方都没有了弹药。“停战！”阿尔萨斯喊道。吉安娜表示同意，她笑得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阿尔萨斯从藏身的一堆岩石中跳出来，向吉安娜跑去，将她拥入怀中。两个人齐声大笑。吉安娜很高兴地看到阿尔萨斯的头发里也带着雪沫。

“许多年以前，我就知道了。”阿尔萨斯说道。

“知道……什么？”吉安娜被打中了好几颗雪球，所以虽然是暮夏时节，她还是觉得有些寒冷。阿尔萨斯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便更加用力地抱紧了她。吉安娜知道自己应该离开他的怀抱。朋友之间情绪高涨时的拥抱是一回事，如果她继续依偎在他的胸膛上，就是另一回事了。但她仍旧一动不动地依靠着他，将自己的头枕在他的胸口。她的耳朵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心跳，那颗心跳得稳定有力，却又快得吓人。她闭起眼睛，感受着他的手抚过自己的头发，弹去她发丝间的雪屑。这时，他说话了。

“在我第一眼看见你的那一天，我就知道你会是一个能够和我一同享受各种乐趣的女孩。一个不会介意在炎热的夏天痛快游水的女孩，或者……”他稍稍后退一点，从她的脸上抹去几片正在融化的冬天的碎屑，微笑着对她说，“或者不介意被雪球砸在脸上。我没有打伤你吧？”

她也向他还以微笑，突然之间，她觉得很温暖。“不，没有。”他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吉安娜感觉到了双颊的火热。她向后退去，但阿尔萨斯的双臂如同铁箍一样紧紧地裹住了她。他还在抚摸她的脸，生着老茧的，有力的手指沿着她面颊的曲线轻轻滑落。

“吉安娜。”阿尔萨斯轻声说道。她打了个哆嗦，但并不是因为寒冷。这样不好，她应该退开。而她却仰起了头，闭上双眼。

一开始，他的吻温柔又甜美。这是吉安娜最初的感觉。很快，女孩的双臂便不由自主地向上摸索，搂住了男孩的脖子。她用力贴近他，和他越吻越深。她觉得自己就要淹死了，而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坚实的东西。

这就是她想要的。她要这个人，这个年轻人虽然有着高不可攀的头衔，却依然是她的朋友。他能够看见并理解她的学者气质，却又知道该如何呼唤出那个一心只想游戏和冒险的小女孩。那个女孩已经很久不曾有机会闯进这个世界——她实在是太少能被人们看到了。

但他能够看到她的全部，而不只是她向这个世界表现出来的面孔。

“阿尔萨斯，”她紧紧地搂住他，悄声说着，“阿尔萨斯……”

第七章

这实在是非常不错的几个月。在达拉然，阿尔萨斯有些惊讶地发现，他竟然真的学习到了一些对于成为国王会非常有用的知识。久久徘徊不去的夏天和渐起凉意的秋天让他有了很多享受户外活动的机会。他酷爱骑马，可每当想到身下不是无敌的时候，他的心中都会感到隐隐作痛。

这里还有吉安娜。

最开始，他并没有奢望能够吻她，但当他看到吉安娜倒在自己的臂弯里，明亮的眼睛中充满了笑意，他便这样做了。而她竟然接受了他，回应了他。在随后的日子里，吉安娜的时间表要比他的更加充实和严格得多，所以他们并不能经常见面，而且就算是见面，也往往只是在公众场合。他们两个不经商议就达成了一致——绝不能做任何给流言煽风点火的事。

而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增添了另一番韵味。他们总是会竭尽所能偷来片刻的温存——在角落里接一个吻，在正式的宴会中递给对方一个眼神。他们的第一次郊游在一开始本来只是出于纯粹的友谊，所以他们什么都不害怕。而现在，他们却在极力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阿尔萨斯牢牢地记住了吉安娜的时间表，好能够不时与她“偶遇”。吉安娜总是找理由去马厩或者庭院中逛一逛——阿尔萨斯和他的同伴经常会在那个庭院中练习武艺，磨砺自己的战斗技巧。

阿尔萨斯喜爱每一种冒险，简直是乐此不疲。

现在，他正等在一条罕有人迹的走廊中，站在一个书架前，装作查看每一本书籍标题的样子。吉安娜在练习完火系法术之后就会过来，这是她的习惯。她在告诉阿尔萨斯这件事的时候，脸上还带着一点羞窘的笑意。她现在还是会在有许多水塘的监狱区旁边练习火系法术。要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她就必须经过这个地方。阿尔萨斯的耳朵一直在搜索着周围的一切轻微响动。她来了——穿着便鞋的脚落在地

面上，发出轻柔而迅捷的脚步声。阿尔萨斯转过身，拿下一本书，装作在认真阅读的样子，同时又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她过来的方向。

像以往一样，吉安娜穿着一件学生长袍。她的头发仿佛在放射出太阳般的光芒，脸上则是她专心思考时那种标准的紧皱眉头的神情——这并不代表她真的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她甚至没有注意到阿尔萨斯。阿尔萨斯急忙放下书，跑到她身边，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拖进了阴影里。

也像以往的每一次一样，她完全没有被阿尔萨斯吓到，而是立刻迎向了拥抱她的恋人。她用一只手将书本抱在胸前，另一只手环绕住阿尔萨斯的脖子，和他热吻在一起。

“你好，我的女士。”阿尔萨斯喃喃地说着，吻着她的脖子，用牙齿轻轻蹭着她的肌肤。

“你好，我的王子。”吉安娜快乐地呢喃着，叹息着。

“吉安娜，”另一个声音突然响起，“你为什么……”

他们立刻满怀愧疚地跳开来，同时盯住了那个闯入者。吉安娜轻呼一声，脸上立刻腾起了红晕。“凯尔……”

精灵用力地保持着面容的平静，但他的眼睛里燃烧着怒意，紧紧地咬住了牙关。“你离开的时候落下了一本书。”他举起那份书卷，“我来把它还给你。”

吉安娜瞥了阿尔萨斯一眼，咬住了下嘴唇。阿尔萨斯像她一样惊讶，但还是努力做出一个轻松的微笑。他伸手搂住吉安娜，转向凯尔萨斯。

“你真是太好了，凯尔。”阿尔萨斯说道，“谢谢你。”

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觉得凯尔萨斯会向他发动攻击。灼热的怒火已经在这名法师身上熊熊燃烧了。凯尔萨斯非常强大，阿尔萨斯知道自己绝无战胜他的可能。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平静地和这位精灵王子对视着，没有丝毫退缩。凯尔萨斯攥紧了拳头，似乎终于想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你不感到惭愧吗，阿尔萨斯？”凯尔萨斯低声说道，“难道她只值得你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关怀和爱抚？”

阿尔萨斯眯起了眼睛，也压低了声音。“流言可畏——这一点我必须要考虑清楚。你知道人们会怎样传播小道消息，凯尔，不是吗？有人胡乱说些东西，当传到你耳中的时候，就变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我要保护她的名誉……”

“保护？”卡尔萨斯恨恨地说出这个词，“如果你在乎她，你就应该公开地、无所畏惧地追求她。任何男人都会这样做。”他转脸看着吉安娜。他眼睛里燃烧的怒火立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然后，痛苦的神情也消失了。吉安娜则只是低头看着地面。“我不会打扰你们的……幽会。不必害怕，我什么都不会说。”

然后，他怒不可遏地哼了一声，阴沉着脸，把手中的书掷还给吉安娜。那本书卷看上去应该是一份价值不菲的古老文献，重重地落在吉安娜脚边。吉安娜被撞击声吓了一跳。然后，精灵王子就猛地转过身，大步离开了，紫金色的长袍在他身后飘摆不定。吉安娜终于呼出一口气，将头靠在阿尔萨斯的胸膛上。

阿尔萨斯温柔地拍着她的后背。“没事了，他已经走了。”

“很抱歉。我想，我应该告诉你的。”

阿尔萨斯的胸口向下一陷。“告诉我什么？吉安娜……你和他……”

“没有！”吉安娜立刻回答道。她凝视着阿尔萨斯，说道：“我们什么都没有。不过……我想他应该是对我有好感。我只是……他是个好人，一位强大的法师，一位王子。但他不是……”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他不是什么？”阿尔萨斯的声音尖锐得出乎他自己的意料。凯尔实在是比他优秀太多了。精灵王子的年岁更长，更加懂得这个世界，有更多历练、更强的力量，而且更拥有完美到不可思议的肉体。阿尔萨斯感觉到嫉妒在心中滋生、膨胀，形成了一个冰冷的、黑色的结。如果凯尔此时再次出现，阿尔萨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拔剑向他斩去。

吉安娜温柔地笑着，眉宇间的那道深纹也消失了。“他不是你。”

充塞在阿尔萨斯心中的冰块立刻融化了，就像寒冬在温暖的春天面前遁逃得无影无踪。他将吉安娜拽进怀里，再一次地亲吻她。

谁在乎一个老古板的精灵王子会想些什么？

***

一年时间就这样波澜不惊地渐渐过去了。随着夏季远去，凉爽的秋季到来，然后是寒冬的皑皑白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抱怨维持兽人收容营地的开销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泰瑞纳斯和阿尔萨斯也都预见到了这种情况。阿尔萨斯继续跟随乌瑟尔接受训练。这位年长的圣骑士依旧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祈祷与冥想和武器战斗同样重要。“是的，我们必须有能力劈倒我们的敌人。”他说道，“但我们也必须能够治疗我们的朋友和我们自己。”

阿尔萨斯一直在想着无敌。每到冬季，他的心思就会向那匹马飘去。乌瑟尔对于祈祷和冥想的评价只会让他再次想起自己终生难忘的那一次失败。如果他的训练能开始得更早一些，那匹非凡的白色骏马就很有可能活下来。他从没有把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所有的人都相信那是一次意外。那的确是意外——阿尔萨斯这样告诉自己，他不是有意要伤害无敌。他爱那匹马，宁可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无敌。如果他能早一些接受圣骑士训练，就像瓦里安早早便开始剑术格斗的训练那样，他就能拯救无敌了。他已经发誓，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他会做好一切准备，绝不再让任何意外打倒自己，让自己束手无策，无力去做该做的事情。

转眼间，冬季也过去了，就像所有冬天一样，终究会有结束的一天。春天再一次让提瑞斯法林地焕发出生机。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也是一样。她来到了阿尔萨斯身边。在阿尔萨斯眼中，她是那么美丽、清新，就如同刚刚苏醒的树林中新绽放的花朵。她是来帮助阿尔萨斯筹备复活节庆典的，这是个在洛丹伦和暴风城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春季节日。阿尔萨斯发现，在深夜一边抿着葡萄酒，一边向彩蛋中装满糖果和其他小玩意儿不再是一个无聊的任务，因为吉安娜就在他身边。当她小心地装好一个个彩蛋，把它们码放整齐的时候，她的眉毛

中间就会出现那道可爱的皱纹。阿尔萨斯知道，这是只有他的吉安娜才拥有的特别印记。

尽管还没有公开宣布，阿尔萨斯和吉安娜都知道，他们的父母已经交换过看法，达成心照不宣的协议，许可了他们的关系。现在，赢得了人民爱戴的阿尔萨斯开始越来越多地代表洛丹伦参与各种公众活动，渐渐接下了乌瑟尔和泰瑞纳斯的职责。乌瑟尔逐渐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圣光精神层面的冥思中；泰瑞纳斯也很高兴不必再频繁地外出旅行了。

“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连续几天在马背上旅行，夜晚睡在星光下的生活的确很令人兴奋。”泰瑞纳斯对阿尔萨斯说，“但是到了我这个岁数，只要骑马散散步，望一望窗外的星空也就足够了。”

这番话让阿尔萨斯笑了起来。他满心喜悦地投入到自己的新工作之中。普罗德摩尔海军上将和安东尼达斯大法师显然在阿尔萨斯的人生大事上达成了共识——每当达拉然派遣信使来到首都的时候，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总会是使者队伍中的一员。

“仲夏火焰节的时候也会来吧。”他突然说道。吉安娜抬起头看着他，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拿着一颗彩蛋，另一只手拨开落在脸上的一绺金发。

“那时我来不了。夏天对于达拉然的学生而言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季节。安东尼达斯已经叮嘱过我，整个夏季都要留在那里。”她的声音中充满了遗憾。

“那么，等到仲夏的时候我就去看你。你可以在万圣节的时候过来。”阿尔萨斯说。吉安娜却摇了摇头，笑着望向阿尔萨斯。

“你真是锲而不舍，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我尽量试一试。”

“不，你一定要来。”阿尔萨斯将手伸过摆满了蛋壳的桌子（这些蛋壳都已经被小心地挖空，并且涂上了鲜艳的色彩），覆在吉安娜的手上。

吉安娜微笑着，面颊也变成了粉红色。虽然他们的关系已经确定了很久，但她依旧会觉得有些害羞。

她会来的。

***

在万圣节之前，还会有一些小的节日。有的相当肃穆，有的充满了喜庆。而万圣节同时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人们都相信，在万圣节这一天，生与死之间的屏障会变得非常薄弱，已经过世的人能够被活着的人感觉到。依照传统，万圣节都是在收获季结束，冬季的寒风还没有吹来的时候庆祝的。每逢此时，王宫外就会竖起一个巨大的稻草人。在日落时分的庆典中，稻草人会被点燃。那是一种壮观的景象——一个全身喷火的巨人照亮了渐渐黑暗的天空。任何人都可以靠近这个燃烧的巨人，向焚化它的火堆中扔下一根树枝，以此来表示他已经“烧掉”了所有他不愿意继续携带的东西，从此便可以一身轻松地进入沉寂安宁的冬季了。

这是一个农民的仪式，从古老到无法追忆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阿尔萨斯怀疑现代人大概已经没有几个还会相信，只要把一根树枝扔进火中，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相信可以和死者交流的人大概就更加稀少了，他自己就不相信。但这仍然是一个人人都会参加的庆典，而且吉安娜也会在这个节日里回到洛丹伦，所以，他非常期待这个节日的到来。

他已经为她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时间已经到了日落之后，人们从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就开始在王宫前聚集了。有些人甚至带来了野餐用具，准备好好享受一番提瑞斯法丘陵的深秋景色。王宫前有卫兵在站岗，他们多少要警惕一下大规模人群聚集时可能发生的问题。不过阿尔萨斯不相信今天会出什么状况。他穿着长外衣、马裤和带有浓重秋日色调的斗篷走出王宫。欢呼声立刻在人群中响起。他停住脚步，向人们挥挥手，接受他们的鼓掌喝彩，然后便转过身，向吉安娜伸出手。

吉安娜看起来有一点惊讶，但脸上依旧带着微笑。人们的欢呼声正在把她和他的名字一同送上天空。阿尔萨斯和吉安娜走下王宫台阶，来到巨大的柳枝稻草人前面。阿尔萨斯抬起一只手，示意人群安静。

“我的人民们，我和你们一同庆祝这个最值得纪念的夜晚——我们将在这个晚上追思那些已经不在我们身边的人，抛却那些阻碍我们前进脚步的事情。我们烧掉这个稻草人，表明旧的一年已经过去，就如同农夫在收割过的农田上烧掉残余的庄稼。秸秆在火焰中化成的灰烬将会滋养土壤，而今天的仪式将会滋养我们的灵魂。我很高兴看到大家今夜会聚于此，并更加荣幸地将点燃稻草人的权利交予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

吉安娜睁大了眼睛。阿尔萨斯转向她，给了她一个打趣的笑容。

“她是战斗英雄戴林·普罗德摩尔上将的女儿，并且即将成为一位强大的法师，一位掌控火焰力量的大师。我认为，今夜的稻草人由她来点燃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你们同意吗？”

人群发出欢快的呼喊。阿尔萨斯知道，大家都赞成他的提议。于是，他向吉安娜一鞠躬，并贴到她的耳边说：“给大家一场漂亮的焰火表演——他们就喜欢这样。”

吉安娜以极轻微的动作点点头，然后转向人群，挥了挥手。欢呼声立刻变得更加响亮了。她将一绺头发别到耳后，稍稍显露出紧张的心情，随后又迅速让自己的面容平静下来。然后，她闭上眼睛，高举起双手，开始默默念诵咒文。

吉安娜穿着模拟火焰色泽的红、黄和橙色长袍。一些小火球开始在她的手掌上凝聚。起初只是闪动着微弱的光芒，很快，火球的亮度就开始迅速增强。片刻之间，她看着阿尔萨斯，仿佛眼睛里也跳动着火焰。她熟练地用双手将这些火球捧住，感到轻松和惬意。她知道，自己无力控制法术能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她并非“即将成为”一位强大的法师，她已经是一位法师了，尽管她还没有正式得到名号。

然后，她伸展开双手。火球如同出膛的铅弹激射而去，直扑向巨型稻草人，随后爆发成一团团烈火。围观的人不约而同地惊呼一声，又立刻卖力地鼓起掌来。阿尔萨斯咧开嘴笑了。以往用火把从脚部点燃这个柳枝稻草人的时候，总是要费不少工夫才能把火点着。

听到鼓掌欢呼的声音，吉安娜睁开眼，向人群挥着手，露出欢快的微笑。阿尔萨斯俯身到她的耳边，悄声说道：“干得漂亮。”

“你要我好好表演的。”吉安娜笑着瞪了他一眼。

“没错，但你做得实在是太漂亮了。恐怕以后每年万圣节，他们都会要求你来点燃稻草人了。”

吉安娜转过脸来看着他。“这会有什么问题吗？”

火光在她的脸上舞动，照亮了她生气勃勃的面容，戴在她头顶上的一只小金环也随之熠熠生辉。阿尔萨斯看着她，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这个女孩一直都在深深地吸引着他。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喜欢上了她。她是他的朋友、他的知己和让他兴奋的情人。但现在，他不由自主地只是凝望着她，心中没有任何杂念，只有一片全新的光明。

又过了一会儿，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没有，”他轻声说道，“完全没有，这绝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一晚，他们在人群中起舞。当他们穿行在平民之中，同所有人握手，互致问候的时候，只有卫兵还在惊慌失措地维持秩序，保护着他们的安全。但没过多久，他们就从这些忠心耿耿的卫兵身边溜走了。阿尔萨斯牵着吉安娜的手，一直跑过王宫后面的走廊，来到私人寓所区。他们曾经差一点被从这里抄近路去厨房的仆人堵住，不得不一动不动地紧贴在墙壁上，直到那些仆人走远。

然后，他们来到了阿尔萨斯的房间。阿尔萨斯关上门，靠在上面，将吉安娜搂在怀里，动情地吻着她。最后，还是她——害羞、好学的吉安娜暂时停止了热吻，牵着阿尔萨斯的手，来到床边。窗外，仍然在燃烧的稻草人在他们的肌肤上洒下了跳动的橙色光彩。

阿尔萨斯跟随着她，感到一阵阵晕眩，就仿佛这一切只是一个梦。他们站在床边，手掌紧握在一起。阿尔萨斯甚至有些害怕自己会拗断她的手指。“吉安娜。”他悄声说道。

“阿尔萨斯。”吉安娜的声音如同呜咽。她再一次吻着他。她的手捧住了他的脸。阿尔萨斯在神魂迷离的感觉中渴求着她。当她向后退去，失落的感觉便突然向他袭来。吉安娜的呼吸抚过他的面颊，轻柔而且温暖。她低声问他：“我……我们准备好了吗？”

阿尔萨斯张嘴想要回答，但他知道，吉安娜的这句话问的到底是什么。他已经准备好将这个女孩最终带入自己的心中，他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他曾经拒绝了可爱的塔蕾莎，而且塔蕾莎并不是第一个被他拒绝的女孩，而他知道，吉安娜在这方面比他更缺乏经验。

“我准备好了，只要你愿意。”他同样低声说道。只是他的呼吸声实在有些过于粗重。当他低下头再次去吻她的时候，他又看到了那道熟悉的皱纹出现在她的眉心处。我会将它吻掉，他一边在心中发誓，一边将她抱到床上。我会彻底赶走所有会让你忧心的事情。

当稻草人终于完全化为灰烬的时候，吉安娜熟睡的身上只剩下了清冷的蓝白色月光。阿尔萨斯依然醒着，用手指抚过女孩身体上的一条条曲线，不断地好奇着它们会通向什么地方，同时内心因为这个时刻的存在而感到无比满足。

他并没有将树枝抛进稻草人的火焰，因为他没有任何想要丢弃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将永远舍不得失去这段光阴。他俯下身，亲吻着她。吉安娜轻轻叹息了一声，苏醒过来，向他伸出双手。

“看样子，真是没有人能拒绝你。”她喃喃地重复着他们第一次接吻时说过的话，“我尤其不行。”

他将她紧紧抱住。突然之间，一阵冰寒的战栗感涌过他的全身，但他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要拒绝我，吉安娜，永远也不要拒绝我，求求你。”

吉安娜看着他，眼睛里闪动着清冽的月光。“我永远也不会，阿尔萨斯，永远。”

第八章

王宫中从没有像今年这样为了庆祝冬幕节而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过装饰。作为一名优秀的矮人族大使，穆拉丁成功地把矮人传统带到了洛丹伦。在过去数年时间里，这种传统在人类平民中间广为传播。到现在，人们似乎已经真的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传统了。

几个星期以前，节庆区就建立起来了。那时吉安娜刚刚用她精彩的火系法术点燃稻草人，进行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出。在那之后，她受到邀请，只要愿意，就可以在洛丹伦的首都过冬。毕竟对于掌握了传送术的她来说，达拉然并不算远。有些事情发生了改变，虽然很细微，却意义深远。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在洛丹伦的首都已经不再只是库尔提拉斯统治者的女儿，不再只是一位朋友。

她已经被当作王室家族的成员。

阿尔萨斯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在他的妈妈带着吉安娜和佳莉娅去为冬幕节舞会挑选衣服的时候。洛丹伦首都的冬幕节舞会也会有其他客人参加，但丽安妮王后之前从不会费心去考虑他们该穿些什么。

现在，泰瑞纳斯也经常会邀请吉安娜与他和阿尔萨斯一起听取人民的请愿。吉安娜坐在国王的左侧，阿尔萨斯在父王的右侧。吉安娜的位置几乎与王子是相当的。

阿尔萨斯觉得这样很好，并且也都在情理之中。难道不是吗？他回想起多年以前自己对佳莉娅说过的话：“我猜，我们必须坚守我们的责任。你要嫁给父亲为你挑选的夫婿，而我则要为了王国的未来娶妻。”

吉安娜对这个王国而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心中想道，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这个念头会让他感到如此不安？

***

冬幕节前一天晚上，大地铺上了一层新雪。阿尔萨斯站在一扇大窗后面，看着已经封冻的洛丹米尔湖。雪是从黎明时分开始落下的，大约一个小时以前停住了。天空如同一片没有边际的黑色天鹅绒，星星就像是点缀在上面的冰晶钻石。月光让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宁静、安详，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用魔法变幻出来的。

一只温柔的手滑进他的手中。“很美，不是吗？”吉安娜低声说道。阿尔萨斯点点头，并没有看她。“还有充足的弹药。”

“什么？”

“弹药？”吉安娜重复了一遍，“用来打雪仗。”

阿尔萨斯终于向她转过身。王子一下子屏住了呼吸。他一直都被禁止看到母亲、吉安娜和佳莉娅要在今天的晚宴和舞会上穿着的礼服。而现在，美丽的吉安娜彻底让他呆住了。看上去，她就像是一位用冰雪雕琢出来的少女——冰晶一般的鞋子、白色的长裙，带有一点最浅的浅蓝色调，环形白银头冠映照出温暖的火炬光亮。她真是可爱得让人心碎。但她并不是冰雪皇后，不是雕像，她温暖、柔软、充满活力。她的金发披散在肩头，因为被他死死盯着，面颊渐渐变成了红色，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里洋溢着快乐的神采。

“你就像是……一支白蜡烛。”他说道，“白色的身子，金色的火苗。”他伸手捧起她的一缕金发，将它缠绕在自己手指间。

吉安娜笑了。“是的。”她也轻轻抚弄着自己闪光的发卷，“孩子们肯定也会是金发吧。”

阿尔萨斯僵住了。

“吉安娜……你……”

吉安娜咯咯地笑出了声。“没有，还没有。但我们当然会有孩子。”

孩子。这个词同样刺激着他，让他感觉到震惊和怪异的苦恼。她在谈论他们将要拥有的孩子。他的意识如同奔马一般冲向未来。在那个未来中，吉安娜是他的妻子。他们的孩子在宫殿中奔跑。他的父母

已经去世。他坐在王座上，头上戴着沉重的王冠。他内心的一部分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迎接这样的未来。他喜爱吉安娜在他身边，喜爱在夜晚将她搂在怀中，喜爱她的味道和气息，喜爱她的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像玫瑰一样芬芳。

他喜爱……

如果这一切都被他毁掉呢？

突然之间，他意识到，在此时此刻之前，他们的一切都只是孩童的游戏。他视吉安娜为自己的同伴，就像小时候他们一同去兽人战俘营探险时一样。只不过他们现在的游戏多了一重成年人的色彩。但有一些事突然在他心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如果他们真的爱上了对方，如果他最终却是一个坏丈夫，一个坏国王……如果……

“我还没有准备好。”他不假思索地说道。

吉安娜的眉头皱了起来。“嗯，我们还不会立刻就有小家伙。”她握住他的手，显然是打算给他一些安慰。

阿尔萨斯突然放开她的手，后退了一步。在困惑中，吉安娜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阿尔萨斯，怎么了？”

“吉安娜……我们还太年轻。”他快速地说道，他的声音也提高了一些，“我还太年轻。还有……我不能……我还没有准备好。”

吉安娜的面色霎时变白了。“你不能……我还以为……”

负罪感折磨着阿尔萨斯。她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就在他们成为爱侣的那一晚。我们准备好了吗？她曾经这样悄声问他。而他的回答是：我准备好了，只要你愿意。他那时是真心这样想的……他的确以为事情会是这样……

阿尔萨斯伸出手，握住吉安娜的两只手，拼命想要把脱口而出的心情表达清楚。“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有很多训练没有完成。父王需要我。乌瑟尔有很多东西要传授给我，还有……吉安娜，我们一直

都是朋友。你也一直都是那么懂得我。难道你现在会不明白我吗？难道我们不能继续做朋友吗？”

吉安娜张开失去血色的嘴唇，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她的双手软弱无力地被他握住。而他却发疯一样地紧紧攥着那双手。

吉安娜，求求你，求你明白……即使我自己还不明白。

“当然，阿尔萨斯。”她的声音中没有半点温度，“我们一直都是朋友，你和我。”

她的一切，无论是身姿、面容，还是声音，都在表达着她的痛苦和惊骇。但阿尔萨斯却只是听到了她的这句话，并因此而感到一阵宽慰。这种情绪是如此强烈，在刹那间便涌过他的全身，让他的膝盖几乎失去了力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吉安娜也许会觉得困扰，这样的事情总会有一点困扰的。但她很快就会明白。他们了解彼此。她会理解他，知道他是对的。他们的进展实在是有些太快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会永远这样。”他觉得有必要再做一些解释，“只是暂时是这样。你还有学业要完成。我肯定让你分了不少心。安东尼达斯也许要怨恨我了。”

她什么都没有说。

“这样才是最好的。也许有一天，事情会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再进行尝试。我并不是……你……”

他将她拥入怀中。一开始，她像石块一样僵硬。然后，他感觉到她的身体不再绷紧，她伸开手臂，也抱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里，走廊中只有他们两个人。阿尔萨斯将面颊靠在她的亮金色头发上。毫无疑问，他们的孩子也会有这样的头发。毕竟，他们依然可能会有孩子。

“我不是想永远地把门关上。”他低声说道，“我只是……”

“没关系，阿尔萨斯，我明白。”

阿尔萨斯后退一步，两只手按在吉安娜肩头上，看着她的眼睛。“真的？”

吉安娜微微一笑。“说实话吗？不。但没有关系，我们最终都会理解。我至少知道这一点。”

“吉安娜，我只想确认这样做是对的。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正确的。”

我不想毁掉这一切。我不能毁掉这一切。

吉安娜点点头。她深吸一口气，稳定住自己，然后给了阿尔萨斯一个微笑……一个真实的，却依旧难掩悲伤的微笑。“好了，阿尔萨斯王子。你现在要护送你的朋友去舞会了。”

阿尔萨斯最终还是度过了那个夜晚。吉安娜也是。尽管泰瑞纳斯一直在用怪异的眼神瞥着自己的儿子，阿尔萨斯并不想告诉自己的父亲，现在还不行。这是一个紧张而令人不快的夜晚。在舞蹈暂停的一段时间里，阿尔萨斯看着外面白色的雪原和月光下的冰湖，心中很想知道，为什么一切坏事都发生在冬天。

***

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中将在单独觐见泰瑞纳斯国王和阿尔萨斯王子的时候，显得并不怎么高兴。实际上，他似乎很想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赶快溜掉。

岁月对于这个人似乎很不友善。无论是他的身体，还是他的命运，在这几年中似乎都在迅速地走着下坡路。在阿尔萨斯的记忆中，他曾经是一名相貌英俊、打扮时髦的军队指挥官，虽然酷爱饮酒，但至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己的不良嗜好。但现在，布莱克摩尔的头发中已经多了不少灰色，体重也明显增加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幸好他还能保持岩石一样的冷静和严肃，如果他酒气熏熏地来见他的国王，对自我节制极为重视的泰瑞纳斯一定会拒绝见他。

布莱克摩尔今天会来到这里，是因为他出了很大的问题。他所豢养的兽人角斗士冠军萨尔在一场火灾中从敦霍尔德城堡中逃了出去。布莱克摩尔一直隐瞒着这件事，以自己所控制的部队在小范围内对逃犯进行搜索。但像绿皮兽人这样巨大的秘密是不可能永远被隐瞒的，当消息传播出去以后，各种谣言立刻如同野草般从所有的角落里冒了出来——是某个领主为了让自己支持的角斗士赢得胜利，所以设计放

跑了那个兽人；做这件事的是一名嫉妒心极强的女士，她要让布莱克摩尔颜面丧尽；救出萨尔的是一群聪明的兽人，他们没有陷入那种怪异的颓废状态；不、不，这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干的；是龙干的，他们伪装成人类，混进了敦霍尔德城堡，并用他们的火焰吐息点燃了城堡。

阿尔萨斯曾经亲眼见过萨尔在角斗场中战斗。那次表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想起当日的情景，他仍会感到兴奋。但他就算是在亲眼见到那种触目惊心的表演时，也还在考虑传授和训练兽人掌握战斗技巧是否合适。消息传来的时候，萨尔已经逃亡了一段时间。泰瑞纳斯立刻召见布莱克摩尔，要他为此做出解释。

“你那个关于训练兽人成为角斗士的主意已经非常糟糕了。”泰瑞纳斯开口道，“而你竟然还向他传授了军事策略，教会他阅读和书写……我必须问你一句，中将……以圣光的名义，你到底在想什么？”

阿尔萨斯看着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仿佛一下子矮了一截，只能努力压抑自己发笑的冲动。

“你向我保证过，给你拨付的资金和物资全都被充分使用在战俘营的保安工作上，你的宠物兽人被严密地看管着。”泰瑞纳斯继续说道，“但他还是从敦霍尔德城堡中逃了出去。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布莱克摩尔皱起眉，积攒起一点勇气。“萨尔的逃脱肯定是一起极为不幸的事故。我相信您也一定能理解我的感受。”

布莱克摩尔开始反击了。泰瑞纳斯不可能忘记毁灭之锤就是在他的鼻子底下逃出了人类的监狱，但这种反击并不明智。泰瑞纳斯一皱眉头，继续说道：“我希望这件事只是个例，并不能说明情况已经发展到了令我担忧的程度。但给你的钱毕竟是洛丹伦人民辛勤工作挣来的，中将，它们应该被用来保护人民的安全。我是否需要派遣一名代表，以确保这些资金得到正确的使用？”

“不！不，不，没有这样的必要。我会仔细计算清楚每一分钱的。”

“是的，”泰瑞纳斯的态度很温和，但阿尔萨斯知道他的父亲在演戏，“你会的。”

布莱克摩尔终于可以告退了。看着他摆出一副谄媚的样子，不停地鞠着躬，直到退出觐见厅，泰瑞纳斯才转向自己的儿子。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毕竟你亲眼看见过萨尔。”

阿尔萨斯点点头。“他和我想象中的兽人完全不同。我的意思是……他非常高大，作战时极为勇猛。而且他显然还很聪明，并且受到过严格训练。”

泰瑞纳斯捋着胡须，认真思考着。“我们的国境内依然有小股的反叛兽人在四处流窜。有些兽人也许并不像被我们囚禁的兽人那样软弱无力。如果萨尔找到他们，将他所掌握的技能传授给他们，那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阿尔萨斯坐直了身子。也许这正是他一直以来所期待的事情。“我一直在乌瑟尔身边接受严格的训练。”这就是他最近一段时间的生活内容。他没办法向其他人，也没办法向自己解释为什么要结束和吉安娜的关系，所以他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之中。每天他都会连续战斗几个小时，直到全身酸痛，精疲力竭。他只希望能够用这种方法将她的面容推出自己的脑海。

这种结果正是他想要的，不是吗？吉安娜完全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为什么他会整夜无法入睡，思念她的温度和感觉，心中充满了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烦闷？现在他甚至每天都会连续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地进行冥想——这在以前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他只希望能够借此摆脱心乱如麻的状态。也许，只要他专心于战斗，努力学习如何接受、导引和操控圣光，他就能不再去想她，不再去想那个被自己抛弃的女孩。

“我们可以主动去搜索那些兽人。在萨尔之前找到他们。”

泰瑞纳斯点点头。“乌瑟尔已经和我说过了你专心训练的情况。他对于你的进步感到相当吃惊。”说到这里，他似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那么，好吧，你去告诉乌瑟尔，做好准备。现在也该是你真正踏上战场的时候了。”

阿尔萨斯竭尽全力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兴奋地大喊起来。即使在兴奋与喜悦之中，他依然能看到父亲脸上的痛心与忧虑。这让他恢复了一点清醒。也许，仅仅是也许，剿灭反叛的绿皮能够抹去当他提出分手的时候，吉安娜伤心欲绝的那张脸。

“谢谢，父王，我会让您为我感到骄傲的。”

虽然父亲和阿尔萨斯一样的蓝绿色眼睛里显露出了后悔的神色，但他还是微笑着说道：“我的儿子，我可不会为这种事而担心。”

第九章

吉安娜穿着便鞋快步跑过花园，她和大法师安东尼达斯的会面就要迟到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近她常常会埋头在书本中，不知不觉就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她的导师一直在提醒她这个问题，但她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她一直跑过一排排金皮苹果树，成熟的果实沉甸甸地压弯了树枝。她回忆起短短几年以前的那一天，一阵伤感不由得从心头掠过。那时，阿尔萨斯一下子出现在她背后，用手掌捂住了她的眼睛，悄声对她说：“猜猜是谁？”

阿尔萨斯。她一直在想念他。她觉得自己一生都会这样想念他。那次分手完全出乎她的意料，所以更显得是那样痛苦。他实在是不可能找到更糟糕的时机了——想到当时还要参加盛大的冬幕节舞会，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到现在还会禁不住在心中打哆嗦。但是，当最初的震撼渐渐消退，她慢慢变得成熟，也逐渐理解了他的原因。他们都还太年轻。而且，就像他那时所说的那样，他们还有各自的责任，有各自的学业和训练需要完成。她向他做出承诺，他们一直都会是朋友，她是真心这样说的，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那以后。为了守住这个承诺，她必须治好自己心头的伤口。她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这短短的几年里也发生了许多事情，让她一直都在忙碌，无暇顾及自己的心心念念。五年前，一个名叫克尔苏加德的强大巫师开始研究违背自然规律的亡灵魔法，因此招致了肯瑞托的怒火。在受到肯瑞托的严厉申饬，并被警告要立刻无条件地彻底停止他的试验之后，克尔苏加德突然神秘地失踪了。这起神秘事件和其他许多事一起帮助吉安娜在极其忙碌的状态下度过了过去的三年。

这几年里，这座魔法城市以外发生了不少事情。但他们得到的情报非常凌乱，其中夹杂着许多谣言，很难理出什么头绪。吉安娜能够确定的是，那个名叫萨尔的逃亡兽人现在已经自封为新部落的酋长，正率领人马攻击一座座兽人集中营，解救其中被囚禁的兽人。就连敦霍尔德城堡也被这个自封的酋长削平了——就吉安娜所知，萨尔召唤来兽人所信仰的远古萨满法术，将那座城堡变成了一片废墟。布莱克

摩尔也死在了那场战役中。不过，依照他以前的所作所为和眼前的紧张局势，人们不可能悼念他太长时间。新一代兽人部落很可能会给吉安娜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灾祸，所以吉安娜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为集中营被攻陷时战死的人类士兵感到哀伤——尤其是在她看到集中营真实的样子以后。

有声音传入她的耳中。那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这种语气在这里实在是很不常见。吉安娜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就像我对泰瑞纳斯说过的，你们的同胞已经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囚徒。我现在向你重复一遍——人类正处在极度危险之中。黑暗狂潮已经再次袭来。整个世界都处在战争边缘！”说话的人是一名男性，声音洪亮有力。吉安娜并不认识这个声音。

“啊，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你就是泰瑞纳斯国王在上一封信中提到过的那个四处游荡的先知。对于你的胡言乱语，泰瑞纳斯王不感兴趣，我也同样不感兴趣。”此时说话的人正是安东尼达斯。他的平静和那个陌生人的激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吉安娜知道，自己应该在被发现以前悄悄退走，但那个和阿尔萨斯一同去刺探兽人集中营，心中充满好奇的女孩反而给自己用了隐形术，想要听到更多一些东西。她尽量悄无声息地向那两个人靠近，直到能看见大法师和那名被其以讽刺的口吻称呼的“先知”。那人披着带兜帽的斗篷，斗篷上装饰着黑色的羽毛。吉安娜的导师则骑在马背上。“我相信，泰瑞纳斯已经明白地告诉了你，他对你的预言的看法。”

“你应该比那个国王更睿智！末日已经近了！”

“我刚才告诉过你了，我对于你这些毫无逻辑的话没有兴趣。”清晰、平静、轻蔑——吉安娜知道老师在以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抱的是什么样的心情。

先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那么，我在这里也只是浪费时间。”

就在吉安娜惊讶的注视中，那个陌生人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它迅速缩小，变形。眨眼之间，一个身披兜帽斗篷，站立在地上的男人变成了一只黑色的大鸟。大鸟发出一阵沮丧的呱呱声，扇动翅膀向空中飞去，一转眼就变成了碧蓝天空中的一个黑点。

安东尼达斯望着那名远去的闯入者，口中说道："可以现身了，吉安娜。"

吉安娜的面颊一下子变得通红。她低声念诵出消除法术的咒语，拖着脚步走到导师面前。"抱歉偷听您的谈话，老师，但……"

"我对你充满好奇的天性已经非常熟悉了，孩子。"安东尼达斯轻轻笑了两声，"那个发了疯的傻瓜竟然认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在我看来，那个'瘟疫'也没有那么厉害。"

"瘟疫？"吉安娜愣了一下。

安东尼达斯叹了口气，下马，亲切地拍了一下坐骑的屁股。马儿扬了扬前蹄，随后便顺从地向马厩小跑而去。那里的马夫自然会照顾好它。大法师向自己的学生伸出手，吉安娜走上前，握住那只青筋凸现的手。"你应该还记得，我在不久之前向首都派去了一些信使。"

"我还以为他们带去的是关于兽人活动的情报。"吉安娜答道。安东尼达斯没有再和她说话，而是念诵了一段咒语。片刻之后，他们出现在他的私人寓所中。吉安娜很喜欢这个地方。这里不拘小节的房间布置，羊皮纸、皮革和墨水的气味，还有能让人蜷缩在里面，忘情于知识海洋中的旧椅子全都在吸引着吉安娜。大法师示意她坐下，然后勾了一下手指，让一只大水罐为他们倒了两杯蜜露。

"与兽人的战争的确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我派出的探员们认为，一个更加可怕的威胁已经踏上了我们的门槛。"

"比重建的部落还要可怕？"吉安娜伸出手，那只盛满了金黄色液体的水晶杯自动飞到了她的掌中。

"兽人总还有与之沟通和协商的可能，但疾病就完全不同了。有报告称，一种瘟疫正在洛丹伦北部蔓延。我认为肯瑞托应该对此予以特别关注。"

吉安娜注视着自己的导师，呡了一口杯中的蜜露，眉头紧皱起来。一般来说，控制和诊疗疾病是牧师的任务，而不是法师的，除非……

“您认为这是魔法力量造成的瘟疫？”

安东尼达斯点了点头。“非常有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我要求你前去调查这一事件。”

吉安娜几乎被蜜露呛了一口。“我？”

大法师露出温和的微笑。“是的，你。你几乎已经学会了我能够交给你的所有东西。现在该是你离开这些高塔的庇护，实地使用这些技艺的时候了。”他又眨了一下眼睛，“我还安排了一个特别的护卫来协助你。”

***

阿尔萨斯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暗淡的阳光，又闭起眼睛。他知道，自己的平静与信心正在影响着他的部下。他必须这样做。他的人全都忧心忡忡，阿尔萨斯不能让他们看到自己也和他们一样焦虑不安。毕竟这一次……他们到底能在这里做些什么？也许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但所有报告的内容都是那么的让人触目惊心。他知道，吉安娜有着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那颗头脑会想出好办法的。她必须想出一个好办法。

一位名叫法瑞克的队长跑了过来。阿尔萨斯和他相识已经有许多年了。法瑞克刚刚沿着前面十字路口的一条路前进了一段距离，又折回来，朝另一个方向走了一段。现在，他的呼吸在严寒中变成了一道又一道白烟，而他的怒火显然正在迅速升腾。“阿尔萨斯王子，”他终于大着胆子说道，“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几个小时了。您确定您的这位朋友会来吗？”

阿尔萨斯翘起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回答的时候并没有睁开眼睛。出于安全考虑，他的部下并没有被告知具体情况。“我确信。”他的回答没有半点虚言。他想到了自己常常会耐心等待她的那段时光。“吉安娜总是会稍微迟到一点。”

话刚一出口，阿尔萨斯就听见远处传来狂野的吼叫声。他只能勉强分辨出那吼声的内容：“狠狠打！”

如同一只在太阳下打盹的豹子猛然醒来，阿尔萨斯跳起身，手中紧握着战锤。他向道路远方望去，看到一个苗条的女性身影正在向他跑来。转眼间，她已经跑上了一座小丘。阿尔萨斯还能看到，她的身后是一个水元素——一团不断循环流动的绿色清水，还有一颗形状简单的头和两只手臂。

而在水元素后面……是两个兽人。

“圣光在上！”法瑞克高喊一声，立刻就要向那里跑去。阿尔萨斯本来会抢在他前面跑到女孩身边，但就在这时，他看清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的面容。

她在笑。

“放下剑吧，队长。”阿尔萨斯自己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她能照顾好她自己。”

那位女士的确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她的行动效率非常高——就在阿尔萨斯说话的时候，吉安娜已经转过身，开始召唤火焰。阿尔萨斯意识到，在这场战斗中，那两个仍然不了解状况的可怜兽人才是值得同情的对象。当火舌开始舔舐他们粗壮苍白的身躯时，他们立刻发出了痛苦而且惊讶的吼声。显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娇小的人类女性竟然能够对他们造成如此强烈的痛楚。一个兽人总算有些脑子，转头打算逃走，但另一个似乎还是无法相信自己亲身感受到的一切，仍然在向前冲锋。吉安娜再次抛出一团呼呼作响的橙色烈火。兽人哀号一声，倒在地上，很快就被烧死了。焦臭的气味充满了阿尔萨斯的鼻腔。

吉安娜看着另一个逃走的兽人，只是掸了掸两只手，点了一下头。她甚至连一滴汗都没有出。

“先生们，这位就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小姐。”阿尔萨斯用一本正经的腔调说着，走到了自己的儿时玩伴和旧日女友身边，“肯瑞托的特别使者，这片土地上最具天赋的法师之一。看起来，你还是那么厉害。”

吉安娜转过身，向他露出微笑。此时此刻，他们之间没有尴尬，只有喜悦。看到他，吉安娜真的很高兴。阿尔萨斯也是一样，他的心

中充满了快乐。“能够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他们想要说的话太多，而现在的时间又太仓促，这让阿尔萨斯只能表达一些冠冕堂皇的问候。但她懂得他，她一直都很懂得他。当她回应阿尔萨斯的时候，眼睛里闪动着点点亮光。“也很高兴见到你。已经很久没有王子护送过我了。”

“是的。”阿尔萨斯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点哀伤，“的确是这样。”现在，他们终于感到了尴尬。吉安娜低下了头。阿尔萨斯清了清喉咙，说道：“嗯，我刚到这里，我们应该出发了。”

她点点头，挥手遣走了那个水元素。“有了这么多勇猛的士兵，我应该不需要这家伙了。”她一边说，一边给了法瑞克和他的士兵们一个最美丽的微笑。“那么，殿下，你对于我们将要着手调查的这场瘟疫有什么了解？”

“说不上有什么了解。”走在她身边的阿尔萨斯不得不承认，“父王刚刚派我来协助你。乌瑟尔最近一直在和我并肩与兽人作战。但我猜，如果达拉然法师们也对这场瘟疫产生了兴趣，那么这一定是与魔法有关。”

吉安娜点点头。她的脸上依旧带着微笑，但眉毛已经如同阿尔萨斯所熟悉的样子皱了起来。阿尔萨斯在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心中感到一阵奇异的刺痛。“非常正确。只是我也还不知道这种瘟疫与魔法具体有着怎样的关联。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安东尼达斯才会派我来进行实地观察，并要我尽快传回报告。我们要逐一检查国王大道旁边的村镇，和那里的居民交谈，看看他们是否知道什么有用的信息。希望他们没有被感染，瘟疫还只是在局部范围内爆发，情况不会非常严重。”

因为了解吉安娜，所以阿尔萨斯能够听出她声音中的疑虑。他知道，如果安东尼达斯真的相信情况并不严重，他就不会派遣他的爱徒来进行调查——泰瑞纳斯国王也不会派他的儿子来完成同样的任务。

阿尔萨斯改变了话题。“我有些怀疑，这是否和兽人有关系。”看到吉安娜挑起了眉毛，他继续说道，“相信你已经听说了那些从战俘营中逃走的兽人。”

吉安娜点点头。“是的。我有时候也会想，我们那时看到的那一家兽人是不是也逃出去了。”

阿尔萨斯不安地改变了步伐。“嗯，如果他们逃掉了，他们可能还在继续崇拜恶魔。”

吉安娜睁大了眼睛。“什么？我还以为这件事早就过去了。兽人早已经不再使用恶魔的力量了。”

阿尔萨斯一耸肩。“父王派乌瑟尔和我前往加强斯坦恩布莱德的防御。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兽人已经开始掳掠村民。我们在他们的营地追上了他们。但还是有三个人……被献祭了。”

吉安娜像以往一样在听他说话，不只是用她的耳朵，而是在用她的整个身体——就像阿尔萨斯记忆中的那样，集中精神，不放过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圣光啊，她可真美。

“兽人说，他们要把那些人献给他们的魔鬼，并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祭品——很显然，他们想要抓到更多的人类。”

“安东尼达斯似乎认为这场瘟疫是魔法造成的。”吉安娜喃喃地说道，“我也很想知道，这与兽人是否有所关联。听到他们的这种恶行实在是让人感到沮丧。也许这只是某一支不知悔改的兽人氏族干的？”

“也许是，也许不是。”阿尔萨斯回忆起萨尔在角斗场中的战斗，那个低贱的兽人竟然能拥有那么惊人的战斗技巧，“只是我们不能心存侥幸。我的人已经得到命令，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就要把来犯者全部杀死。”在这一瞬间，他回想起兽人头领对乌瑟尔的劝降送来回信的时候，自己心中骤然腾起的怒火。乌瑟尔派去谈判的两名使者都被杀害了，回来的只有两匹失去了主人的马。这是一个无言却又极端残忍的回信。

“我们去消灭那些野兽！”那时他高声呼喊着，当他加入白银之手的时候被赠予的战锤也同时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如果不是乌瑟尔按住他的胳膊，他立刻就会冲向那些兽人的营地。

“记住，阿尔萨斯。”乌瑟尔的声音依旧镇定若素，“我们是圣骑士。复仇不是我们的原则。如果我们任由自己的激情变成嗜血的狂暴，那我们就会变得像兽人一样邪恶。”

乌瑟尔的言辞刺穿了阿尔萨斯的怒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让阿尔萨斯冷静了下来。洛丹伦的王子咬紧了牙关，看着士兵牵走了那两匹主人惨死、自己也被吓坏的马儿。乌瑟尔是明智的，但阿尔萨斯觉得自己辜负了那两匹马的主人，也辜负了它们，就像他辜负了无敌。现在，那两匹马也像他那强悍而美丽的坐骑一样死掉了。他深吸一口气，稳定住自己的呼吸。“是的，乌瑟尔。”

他的镇定收到了效果。乌瑟尔命令他率领部队向敌人发动攻击，但他还是没能及时救出那三个可怜的人。

一只温柔的手按在他的手臂上，将他唤回到当下。出于习惯，他不假思索地伸手按住了吉安娜的手。吉安娜下意识地想要将手抽回去，但马上就停止了动作，并给了他一个略显紧张的微笑。

“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他冲动地说道。

吉安娜的微笑变得更加温柔，更加真挚。她握住了他的胳膊，说道：“我也一样，殿下。另外，谢谢你在见到我的时候没有让你的人冲过来。”她的微笑焕发出灿烂的光彩，“我告诉过你，我不是弱不禁风的小姑娘。”

阿尔萨斯也笑了。“的确不是，女士。你能够在我们的战斗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吉安娜叹了口气。“我一直在祈祷，这一次不要有战斗，只需要进行调查就好。但我会尽力而为。我一直都是这样。”

吉安娜抽走了她的手。阿尔萨斯掩饰着自己的失落，说道：“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女士。”

“别这样叫我，我是吉安娜。”

“那么，我是阿尔萨斯。很高兴见到你。”

吉安娜推了他一把。他们全都笑了。突然之间，挡在他们中间的一道屏障消失了。阿尔萨斯低头看着这个女孩。她回到了他的身边，让他的心也温暖了起来。平生第一次，他们将并肩面对一个真正的危险。阿尔萨斯的内心很矛盾，他想保护吉安娜的安全，但他也希望让吉安娜尽情发挥自己的力量。他那时的决定真的正确吗？现在还有机会挽回吗？那时他对她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他是真心这样说的。他的确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准备好。但从那个冬幕节到现在，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而有一些又没有半点变化。各种情绪在撕扯着他。他将所有这些情绪都赶出了脑海，只留下一件事：有她陪伴在身边的喜悦。

那一晚，他们在黄昏前就选择靠近大路的一小片空地，扎下营寨。头顶上，乌木一般的夜空中看不到月亮，只有星光在闪烁。吉安娜仿佛变戏法一样点燃了火焰，然后又变出一些美味的面包和饮料，并高声宣布："我这边只有这些了。"士兵们大笑着，很快就准备出了更多的食物——烤兔子和随身携带的水果干。大家相互传递着葡萄酒，那种感觉就像是一群朋友在享受野外露营的乐趣，而不是一支随时准备作战的部队在调查一种致命的瘟疫。

吃完晚餐以后，吉安娜坐到了和众人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两只眼睛望着天空，唇边带着微笑。阿尔萨斯为她拿来了一些葡萄酒。吉安娜举起高脚杯，让阿尔萨斯为她把酒斟上，然后抿了一口。

"这酒真是非常不错，殿……阿尔萨斯。"

"算是作为王子的好处之一。"阿尔萨斯答道。他伸直自己的长腿，躺在她身边，用一条胳膊当作枕头，另一只手将高脚杯在胸口扶稳，抬头看着星空。"你觉得我们会有怎样的发现？"

"我不知道。我得到的命令是进行调查。不过，既然我们遇到了兽人，我多少会有些怀疑这和兽人有关系。"

阿尔萨斯在黑暗中点着头。然后，意识到吉安娜不可能看见他的动作，便说道："我同意。现在我觉得，也许我们应该请一位牧师与我们同行。"

吉安娜转过头，带着微笑望向他。"你可是圣骑士，阿尔萨斯。圣光正在你体内流动。而且，你肯定比我见过的任何牧师都更擅长用

剑。”

阿尔萨斯也笑了。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时光里。就在阿尔萨斯想要向吉安娜伸出手的时候，吉安娜却叹息一声，站起身，喝光了杯中的酒。

“已经很晚了。我不知道你怎样，但我觉得累了。明天早晨见，睡个好觉，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一直都没能合眼。他在自己的铺位上来回翻滚，盯着星空。这个黑夜仿佛打定主意不想让他平静下来。就算睡意悄悄袭来，也无法掩盖住他烦乱的心绪。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总是很冲动，对此他深有体会，但该死的是……

他掀开毯子，坐了起来。营地中寂静无声。他们在这里并没有危险，所以阿尔萨斯没有安排岗哨。一切都是那么平静。阿尔萨斯站起身，来到吉安娜就寝的地方。他跪倒在吉安娜身边，拨去她脸上的散发。

“吉安娜。”他悄声说道，“醒一醒。”

就像很久以前的那个夜晚一样，吉安娜再次悄无声息地醒过来，没有半点畏惧的神色，只是好奇地向阿尔萨斯眨眨眼。

阿尔萨斯笑着说：“打算去冒险吗？”

女孩侧过头，微笑着，仿佛也在回忆那一个夜晚。“什么样的冒险？”

“相信我就好了。”

“我永远都相信你，阿尔萨斯。”

冰冷的黑夜中，他们的呼吸变成一缕缕白雾。她用一侧臂肘撑着身子，他俯身看着她，伸出一只手，抚摸她的面颊。她并没有退开。

“吉安娜……我相信，我们能够重新在一起，一定是有原因的。”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细小的皱纹又出现在她的眉心上。“当然，你的父亲派你来……”

“不，不是这样。不止是这样。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团队。我们……我们做得很好。”

吉安娜一动不动。他继续轻柔地抚摸着她面颊上柔美的曲线。

“我……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也许我们可以……谈一谈。你明白的。”

“关于冬幕节的那次分手？”

“不，不是分手，而是开始。没有了你，我再也不是完整的了。你比所有人都更懂得我，吉安娜。我想你。”

很长一段时间里，吉安娜一句话都没有说。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将自己的面颊靠在他的手上，又抬起头，亲吻着他的手掌。阿尔萨斯全身都在颤抖。

“我真是永远也没办法拒绝你，阿尔萨斯。”吉安娜的声音中蕴含着笑意，“是的，没有你，我也不再完整。我也好想你。”

阿尔萨斯感到无比慰藉。他俯过身，将吉安娜抱在怀里，激动地亲吻着她。他们将一同揭开这场神秘灾难的谜底，铲除祸根，成为英雄，一起回到家乡。然后，他们就会结婚。婚礼可以在春天举行。他想象着玫瑰花瓣洒落在她身上的样子。然后，他们就会有许多金色头发的孩子，就像吉安娜说过的那样。

他们并没有做出更亲密的事情，毕竟周围都是阿尔萨斯的士兵，但他还是和她睡到了一条毯子下面，直到铁青色的晨光逼迫他回到自己的床上。在离开她以前，他最后一次将她紧紧抱在怀中。

随后，他真的睡着了一会儿。因为他知道，无论是瘟疫、恶魔，还是其他任何神秘力量，都不可能战胜光明圣骑士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和法师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联手的力量。他们会消弭这场灾难，无论它是由什么造成的。

第十章

到了第二天中午时分，他们开始在路上遇到了零星分布的农场。“村镇应该不会太远了。”阿尔萨斯看着地图说道，“不过这些农场在地图上都没有标出。”

“确实没有。”法瑞克用坚定有力的声音回答道。他和王子说话的语气中带着一种老朋友般的熟悉感，毕竟他们已经认识很长时间了。阿尔萨斯一直都很欣赏这个人的直率性格。在这次任务中，法瑞克是他给自己挑选的第一名随行人员。现在，法瑞克摇着他渐生灰发的头继续说道：“我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殿下。这里大多数农夫的生活方式都相当独立。他们将田地中出产的农产品和牲畜带去村镇贩卖，然后再从那里购买生活必需品回家。”

“这些农夫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吗？”

“当然不是，殿下。这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已。”

“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吉安娜说，“那么，假如有人生病了，可能很难找到别人来救助他们。他们的状况会变得非常糟糕。”

“吉安娜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要去看看那些农夫。也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线索。”阿尔萨斯发出命令之后，就把坐骑召唤了过来。他们靠近农场的时候，故意走得很慢，让农夫们有足够的时间注意到他们，做好迎接他们的准备。如果他们真的已经习惯了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而瘟疫正在这里蔓延，这些农夫在看到一支大部队迅速逼近的时候，一定会变得极为警惕。

阿尔萨斯一边向农夫的住宅走过去，一边用目光扫视这一地区。“看，”他伸手一指，“农庄大门被打碎了，牲畜也都不见了。”

“这不是一个好信号。”吉安娜喃喃地说道。

“也没有人出来迎接我们。”法瑞克说，“甚至没有人防范我们。”

阿尔萨斯和吉安娜交换了一个眼神，接着阿尔萨斯抬手示意队伍停下。

“向你们问好！”他用洪亮的声音喊道，“我是阿尔萨斯，洛丹伦的王子，我和我的部下对你们绝无恶意。请走出来和我们谈谈——出于对你们的安全考虑，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了解。”

还是一片寂静。风正在渐渐变强，吹拂着本应该放牧牛羊的大片草地。阿尔萨斯只能听到微弱的风声和不安的士兵们移动身体时盔甲的摩擦碰撞声。

“这里没有人。”阿尔萨斯说。

“或者，也许他们都重病卧床，无法走出房间。”吉安娜答道，“阿尔萨斯，我们至少要进去看一眼。他们可能需要我们的救治！”

阿尔萨斯向自己的部下瞥了一眼。他们显然都没有意愿走进一幢可能充满了瘟疫病人的房子。实际上，他也完全没有这种心情。但吉安娜是对的。这里的农夫都是他的臣民。他曾经发誓要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他有责任履行自己的誓言，无论这需要他做什么，需要他付出怎样的代价。

“好吧。”阿尔萨斯抬腿下马。吉安娜也紧跟着他下了马。“不，你留在这里。”

吉安娜金色的眉毛紧皱起来。“我告诉过你，我不是弱不禁风的小姑娘，阿尔萨斯。我的任务就是要调查这场瘟疫。如果这里的确有瘟疫的受害者，我就必须亲眼见到他们。”

阿尔萨斯叹了口气，点点头。“那么，好吧。”

他大步向农庄走去。当他们快走到菜园的时候，风向忽然变了。

恐怖的恶臭扑面而来。吉安娜捂住了嘴。就连阿尔萨斯也要努力稳住呼吸，才没有让自己窒息。臭气中还混杂着令人作呕的浓烈甜香味，正是屠宰场的味道——不，就连屠宰场的空气也要比这里清新许多。这根本就是一座腐烂的停尸房。一名士兵转过身，开始呕吐。凭借坚强的意志力，阿尔萨斯才没有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吐出来。这种可

怕的味道正是从房子内部散发出来的。屋内居民的下场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吉安娜转向阿尔萨斯，面色苍白，但充满了决心。“我必须检查……”

可怕的，带有黏液感的吼声连同死亡的臭气一起从农舍内传出来。随后，一些东西以惊人的速度向他们冲过来。阿尔萨斯的战锤突然闪耀起明亮的光芒，让他一时甚至不得不眯起了眼睛。他猛转过身，举起战锤，眼睛盯在一双枯槁的眼窝上——那双眼窝的主人简直就是一个会行走的噩梦。

那人穿着粗陋的衬衫和背带裤，手中挥舞着一把干草叉。他以前肯定是一名农夫，但现在，阿尔萨斯相信他已经死了。灰绿色的残败皮肉挂在他的骨架上，腐烂的手指在草叉柄上留下了一个个浓汁指印。黏稠的黑色液体从他身上的许多脓疱中渗出。随着他充满痰音的吼叫，星星点点的浓汁落在了阿尔萨斯没有戴护甲的脸上。当这个怪物用干草叉刺向阿尔萨斯的时候，满心惊骇的他几乎没有能来得及用战锤进行格挡。受过圣光祝福的武器总算是被及时挥起，打飞了那个活死人手中的干草叉。然后，阿尔萨斯再度挥锤，光辉闪烁的战锤砸进怪物的躯干。那个怪物倒在地上，再没有站起来。

但又有更多的怪物取代了它的位置。阿尔萨斯听到吉安娜的火球发出的燃烧和爆裂声。恶心的臭气中突然又出现了另一股气味——燃烧皮肉的焦臭。周围传来了更多武器撞击的声音，与火焰的咆哮和士兵的战吼混杂在一起。一具身上和衣服上都冒出火焰的行尸蹒跚着跑进那幢房子。转眼之间，黑烟已经从敞开的屋门中冒了出来。

就应该这样做……

“所有人都向后撤，马上！”阿尔萨斯喊道，“吉安娜！烧掉那幢房子！把它烧干净！”

他的部下全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但并没有学习过该如何对付这样的敌人。惶恐和混乱正在他们之中迅速蔓延，不过他们还是听到了王子的命令。士兵们纷纷转过身，开始向远处逃离。阿尔萨斯则一直照看着吉安娜。吉安娜的嘴唇抿成了一条刚硬的细线。她的眼睛死死

盯住了那幢房子。火焰在她的一双小手中跳动摇曳，噼啪作响，就像是艳丽动人的花朵。

一颗足有一个人那么高的大火球在那幢房子里爆炸，无数条灼热的火蛇飞散出来。阿尔萨斯不得不用手掌遮住面孔，以抵挡扑面而来的气浪。附近的几个行尸似乎全都被卷进了爆炸之中。片刻之间，除了面前的大火，阿尔萨斯的视野中再没有其他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他才强迫自己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逃过了火焚的行尸身上。片刻之后，所有这些怪物都被剿除了，这一次它们应该是真的死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火焰吞噬房屋时发出的爆燃声，周围又恢复了寂静。那幢房子在缓慢的叹息声中倾倒下去。阿尔萨斯很高兴那些尸体变成了灰烬，不会再出现在自己面前。

他稳住呼吸，转头看着吉安娜。“什么……”

吉安娜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她的脸已经被烟尘熏黑了，只有在汗水滑落的地方还能看见一道道肉色的痕迹。“它们……它们被称为亡灵。”

“光明保佑我们。”法瑞克喃喃地说道。他双眼突出在眼眶外，面色苍白，“我还以为这样的怪物只是被编出来吓唬小孩子用的。”

“不，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也只是刚刚……以前我从没有见过它们，也从没有想到过这一次会遇到这种怪物。这些……”她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控制住自己的声音，“一些横死的人的确会变成亡灵，在世间游荡。成为恐怖故事的素材。”

虽然刚刚经过一番恐怖的战斗，但吉安娜很快就恢复了从容镇定的风度。阿尔萨斯注意到自己的人都在认真听她说话，希望能搞清楚刚刚在他们面前到底发生了什么。阿尔萨斯也非常感谢吉安娜对书本知识的刻苦汲取——尽管他之前一直都觉得吉安娜有些书呆子气。

“也有一些文件记录过……强大的通灵师能够让死尸复活。我们在两次兽人战争中都见到过这种实例。第一次兽人战争中，兽人曾经复活骷髅；在第二次兽人战争中，则出现了死亡骑士。”吉安娜的样子仿佛是在背诵学术文献，而不是解释一起难以想象的恐怖事件，“但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以前从没有亲眼见过这种活死人。”

“那么，现在他们是真的死了。”一名士兵说道。阿尔萨斯给了他一个鼓励的微笑，并向所有人高声说道：“是你们的刀剑、圣光的保护，还有吉安娜女士的烈火让我们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阿尔萨斯，”吉安娜说道，“能过来一下吗？”

他们走到了稍远一些的地方。其他士兵则开始清理身上的脏污，准备离开这个令人胆寒的战场。阿尔萨斯开口说道：“我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被派到这里来是为了确认这场瘟疫和魔法到底有没有关系。看样子，它很可能正是魔法造成的——亡灵巫术。”

吉安娜一言不发地点了点头。阿尔萨斯回头瞥了一眼自己的士兵。“我们甚至还没有到达主要的村镇。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亡灵。”

吉安娜的表情变得极为严肃。“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是对的。”

当他们离开那座农场的时候，吉安娜忽然勒住缰绳，停下了脚步。

“你在看什么？”阿尔萨斯来到她身边。吉安娜指向某处。阿尔萨斯顺着她的手指，看到了一座孤零零立在山丘上的圆筒形粮囤。“那个谷仓怎么了？”

吉安娜摇摇头。“不……我要你看的是它周围的地面。”她翻身下马，跪在地上，伸出手抓起一把干土和枯草。年轻的法师仔细检查这些东西，从里面挑出一只小虫子。那只虫子早已死掉，六条腿蜷缩在腹部。然后，她让这把尘土从手指缝间漏下去，微风将尘埃化的土壤吹起，让它变成一股轻烟。“这个谷仓周围的土地仿佛……正在死亡。”

阿尔萨斯看着吉安娜的手，又望向地面，接着意识到吉安娜所说的完全正确。在他身后数码以外，青绿色的草叶显得非常健康，丰饶的泥土中充满了养分。但就在他的脚下和谷仓周围地区，一切生命的迹象都消失了，就如同进入了寒冬一样。不……将这里比作冬季的土地并不合适。在冬天，土地只是进入了休眠，生命也在其中沉沉大睡，做好准备，只要春天一到就会醒来。

而这里却感觉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阿尔萨斯盯着那座谷仓，海水一样的绿眼睛眯了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清楚。它让我想到了黑暗之门和诅咒之地。当那道门被打开的时候，榨干了德拉诺一切生命力的恶魔能量从那里面涌出来，在艾泽拉斯泛滥。而那道门周围的土地……”

“……全都死了。”阿尔萨斯替她说完了这句话。他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吉安娜……这些谷物可能会感染瘟疫吗？它们是否能沾染……沾染恶魔能量？”

吉安娜睁大了眼睛。“希望不会如此。”她指着被士兵们从谷仓中搬出来的板条箱说道，“这些箱子上都有安多哈尔的印章。那里是北方自治省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这些谷物能够传播瘟疫，那么现在已经很难估计出到底有多少村庄受到了感染。”

吉安娜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低，脸上不见一丝血色，看上去就像是生病了一样。阿尔萨斯看到她捧着死地灰土的手更是苍白得可怕。恐惧感突然拥上阿尔萨斯心头，他抓住吉安娜的手，闭上眼睛，念诵祷文。温暖的光辉充满了他，从他的手流入吉安娜的手。吉安娜困惑地看着他，然后低头看到被阿尔萨斯握紧的自己的双手，立刻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直到现在，她才意识到自己差点送了命。

“谢谢。”她悄声说道。

阿尔萨斯向她露出略显虚弱的笑容，然后对士兵们喊道：“戴好手套！所有人在这个地方行动都要一直戴着手套！绝无例外！”

他的队长听到命令，点了点头，向众人重复了这个命令。阿尔萨斯的部下全都身穿重铠，所以一般都会带着铁手套。阿尔萨斯摇摇头，驱散了仍然盘踞在心中的忧虑。他并没有在吉安娜体内感觉到那种瘟疫的存在。

感谢圣光。

他将吉安娜的手按在自己的唇边。吉安娜面色一红，身子动了动，脸上露出轻柔的微笑。“我可真蠢，竟然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

“我是你的好运天使。”

“看样子，我们的角色反过来了。”她带着挖苦的语气说道。然后，她用一个笑容和一个吻拔掉了自己话语中的刺。

***

现在他们的任务逐渐清晰了——找到并摧毁所有受到污染的谷仓。第二天，当阿尔萨斯的部队沿道路行进时，两名奎尔多雷牧师找到并加入了他们。这两位牧师同样感觉到了邪恶的力量正在这个地方暗中扩散，便来到此地，希望能发挥他们的治疗力量，来帮助这里的生灵。因为能够直接感觉到邪恶能量的方位，他们为阿尔萨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向一座村庄前进的路上，他们就向阿尔萨斯指出，位于这个村子另一端的仓库有问题。

“已经能看到那个村子的房屋了。”法瑞克说道。

“那么，”阿尔萨斯说，“我们……”

一阵突如其来的巨响惊得阿尔萨斯的坐骑直立起来。“那是什么？”阿尔萨斯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过去。那里有一些几乎无法辨认的矮小影子，但阿尔萨斯从声音上就能判断出来。“是迫击炮在开火。这边来！”他重新控制住战马，令其猛地掉过头，朝那些火炮冲过去。

几名矮人抬起头，向冲过来的这队骑兵张望着。他们显然像阿尔萨斯一样惊讶。阿尔萨斯猛地勒住马缰，问道：“你们在这里攻击什么呢？”

“我们正在轰击那些被诅咒的骷髅。这个该死的村子里到处都是那种怪物！”

一阵寒意涌过阿尔萨斯的脊梁骨。现在，他也能看到那些怪物了。一群他早已熟悉的亡灵正拖着它们特有的脚步向阿尔萨斯扑过

来。“开火！”矮人首领喊道。几个骷髅被炸成了骨头渣，四散飞去。

“看样子，我很需要你们的帮助。”阿尔萨斯说，“在这个村子的尽头，有一座仓库需要被彻底摧毁。”

矮人转向他，睁大了褐色的眼睛，用难以置信的口气说道：“一座仓库？我们正忙着打这些活死人，你却要去对付一座仓库？”

阿尔萨斯没有时间向他们仔细解释。“就是那座仓库里的东西在杀人。”他指着剩下的那些骷髅说，“当他们死掉之后……”

矮人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小伙子们！动起来，我们要帮一把这个漂亮男孩！”他又看了一眼阿尔萨斯，“顺便问一句，你到底是谁，漂亮男孩？”

即使是在这种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这个矮人蛮横无理的口气还是让阿尔萨斯不由得笑了起来。“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你呢？”

矮人吸了一口冷气，但立刻恢复了镇定。“达格奥为您效劳，殿下。”

阿尔萨斯没有再浪费时间来开玩笑，而是低头去安抚他的坐骑。这匹马是专门为战斗而培养的战马，如果是和兽人对战，它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冲向战场，但它显然不喜欢让那些亡灵的气味充满自己的鼻腔。阿尔萨斯不能因此而责备它，但这匹难以驾驭的烈马总是让阿尔萨斯想起无敌的坚韧与无畏。他将这些思绪赶出脑海，现在他不能分心去想别的事，他需要集中精神，而不是浪费时间去哀悼一匹就像这些被炮火炸碎的行尸一样早已经死掉的马。

吉安娜和士兵们跟随在阿尔萨斯身后，负责消灭那些没有被炮火干掉，或者又从阿尔萨斯侧后冲出来的亡灵。圣光的能量充盈在阿尔萨斯体内，如同江河一般汹涌奔腾，让阿尔萨斯不知疲倦地挥动着战锤。阿尔萨斯很感谢达格奥的及时出现，这里的亡灵实在是太多了，阿尔萨斯没有信心仅凭自己的部队就能对付这么多怪物。

人类和矮人的联军缓慢但无可阻遏地向粮仓逼进。越接近仓库，亡灵就越多。等他们看到出现在远处的粮囤时，亡灵已经稠密得让人发毛了。阿尔萨斯从不愿意再前进一步的坐骑上跳下来，冲进亡灵群中，奋力挥舞闪耀着圣光能量的战锤。在最初的震惊和恐惧逐渐消退之后，阿尔萨斯发现砍杀这些怪物的感觉甚至要比杀戮兽人更好。也许，就像吉安娜说的那样，那些兽人其实也和人类一样，是拥有情感与灵性的种族。而他眼前的这些怪物只不过是一些尸体，一些受到妖术控制的傀儡。剪断缚在它们身上的傀儡线，它们就会倒下，重新变回死人。他挥出有力的一击，将两个亡灵打倒在地，脸上露出了凶狠的微笑。

看样子，这些人死掉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它们身上散发出的臭气已经不再那么浓重刺鼻，身躯也逐渐变成了干尸，不再有那么多腐烂的痕迹。它们之中有几个人，就像第一批向矮人发动攻击的那些亡灵一样，几乎彻底变成了骷髅，只是在骨架上还挂着一些布片或护甲碎片，在扑向阿尔萨斯的时候还发出一阵阵骨骼摩擦碰撞的声音。

燃烧骨肉的辛辣气味刺激着阿尔萨斯的鼻翼。他开心地笑了，并再一次向圣光感谢吉安娜的到来。当然，他丝毫没有减慢挥击战锤的速度，只是喘息着向身边瞥了一眼。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损失一名部下。吉安娜因为用力过度，脸上已经失去了血色，但身上并没有负伤。

“阿尔萨斯！”吉安娜的声音清晰有力，穿透了所有噪音，传入阿尔萨斯耳中。阿尔萨斯又打倒了一具要用镰刀砍断自己脖子的行尸，趁着短暂的喘息时机向吉安娜望过去。吉安娜伸手指向前方，受到她控制的火焰再一次在她的掌心腾起，缠绕住她的手指。“看！”

阿尔萨斯转过头，向吉安娜所指的地方望去。他眯起了眼睛。前方出现了一群身穿黑衣的人类。从动作判断，他们显然还是活人。他们正在做出各种手势，可能是在施法，或者是在指引。很显然，他们正在指挥这些亡灵向他们发动进攻。

“那边！瞄准他们！”阿尔萨斯吼道。

矮人炮手们纷纷调转炮口。人类士兵则努力要从亡灵群中砍杀出一条路来。他们的眼睛全都紧盯着那些披着黑色长袍的活人。抓住你们了，阿尔萨斯心中洋溢着狂野的喜悦。

但就在这时，那些人类停止了施法。一直受他们控制的亡灵也突然停了下来。它们仍然在活动，但完全失去了目标，于是这些亡灵立刻成为矮人迫击炮手和人类士兵最好的目标。阿尔萨斯的部下以最快的速度将它们砍倒，全速向前冲锋。那些黑袍法师此时已经聚拢在一起，其中有几个人正在施法。随着他们双手的抖动，阿尔萨斯辨别出了他所熟悉的那种空间波动的景象——他们正在打开一道传送门。

“不！不要让他们逃掉！”阿尔萨斯高喊着，挥锤砸碎了一个骷髅的胸膛，然后又提起战锤，回手打烂了一个僵尸的脑袋。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这些巫师又召唤出更多的亡灵——骷髅、腐烂的行尸，还有一只极为巨大和苍白的怪物。它蛆一样的白色皮肤上闪着光亮，还缝有一个个足有阿尔萨斯手掌那么宽的粗大针脚，就好像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小孩子缝出来的丑布娃娃。它远比所有人都要高得多，从躯干上伸出的三只手中握着恐怖的武器，用唯一的一只人造眼睛紧盯着阿尔萨斯。

吉安娜不知何时已经来到阿尔萨斯身边，她惊呼道：“圣光啊！难道这个怪物是用许多尸体缝合起来的？”

“我们把它杀掉以后，尽可以对它进行详细研究。”阿尔萨斯一边高喊着，一边冲了上去。那个令人憎恶的亡灵试验品迎向洛丹伦的王子，发出一阵阵粗噶含混的吼声，高举起一把与阿尔萨斯身高相等的巨斧，狠狠向下劈落。阿尔萨斯飞快地向旁边一个侧翻，躲开了怪物的攻击，然后以轻盈的动作跳起身，绕到这头畸形怪物背后。他的三名士兵也已经到了这个笨重家伙身后，其中两人使用的是长柄武器，和阿尔萨斯一同对怪物发起了攻击。怪物很快就被击杀了。就在全力作战的同时，阿尔萨斯还在用眼角的余光盯着那些黑袍法师。现在那帮家伙正在从传送门中逃走，不过一会儿工夫，他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被他们抛弃的亡灵全都停止了动作，阿尔萨斯和战友们很快就摧毁了这些受到诅咒的尸体。

“该死的！”阿尔萨斯喊道。这时，一只手按住了他的手臂，又被他用力甩脱。看到按住他的人是吉安娜，他的面色才稍稍平和了一些。但他现在没有心情听任何安慰或解释，他必须采取行动，必须取得战果，才能弥补让那些黑袍法师逃掉的损失。“摧毁那座仓库，马上！”

“是，殿下！干活了，小伙子们！”矮人们向前冲去。他们就像阿尔萨斯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获得某种胜利。大炮压过死人和死去的土地，一直被推到仓库前面。

“开火！”达格奥大喝道。矮人大炮同时发出怒吼。看到仓库在炮火的轰击下变成一堆瓦砾，阿尔萨斯心中登时涌起一阵喜悦的热浪。

“吉安娜！把剩下的全都烧掉！”其实不等阿尔萨斯开口，吉安娜已经同时将两只手举到面前。我们是最好的搭档，阿尔萨斯心中想着。一颗猛烈燃烧着的巨大火球离开了吉安娜的双手，仓库和里面的货物全都被烧成了灰烬。人们看着那一片熊熊火海，直到它燃烧殆尽——在这样一片干燥的土地上，火焰很可能会迅速向外蔓延，成为失去控制的大火。

阿尔萨斯伸手梳理了一下自己被汗水浸透的淡金色头发。仓库燃烧时散发出的热量让他感到窒息，让他渴望着能够有一阵微风吹来。他走到一旁，用穿着铁靴的脚踢了一下那个苍白的巨怪。看见自己的脚尖陷入到巨怪柔软的肌肉中，阿尔萨斯不由得皱了皱眉。吉安娜跟随在他身后，他们开始仔细查看这头巨怪。看样子，吉安娜的猜测是正确的，这头巨怪确实是用许多破碎的尸体拼凑而成的。

阿尔萨斯压抑下一阵战栗。“那些法师……穿着黑袍……”

“我……恐怕他们是通灵师。”吉安娜说，“就像我们早先讨论过的那样。”

“通什么？”达格奥也跟着他们走了过来，正满脸厌恶地看着这头可憎的怪物。

“通灵师，使用黑暗魔法的法师。他们能够唤醒死人，并操控他们。很显然，那些人和他们的主人正是这场瘟疫的主谋。”她抬起头，看着阿尔萨斯，一双蓝眼睛显得格外严肃，“恶魔能量也许和这件事有关。但我认为，我们的方向显然是错了。”

“通灵师……他们制造了一场瘟疫，目的是为他们的秽恶军队制造士兵。”阿尔萨斯喃喃地说道。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现在只剩下一缕缕黑烟的仓库废墟。“我要抓住他们。不……不，我要抓住他们的头

领。”他攥紧了戴着铁手套的拳头。“我要抓住那个屠杀我的人民的混蛋！”他想到了之前的那些板条箱，还有上面的印章，便转头向大路望过去。“我打赌，我们能够在安多哈尔找到他，还有我们想要的答案。”

第十一章

阿尔萨斯知道，自己把部下逼得太狠了。但时间是一种珍贵的资源，绝不能有半点浪费。当他看到吉安娜一边在马背上颠簸，一边嚼着干肉的时候，一颗心便被愧疚感狠狠地撕扯着。当他使用圣光的时候，圣光便会扫除他的一切疲惫，让他的身体焕然一新，但魔法使用的是不同的能量。他很清楚，吉安娜在使用过那么强大的法术之后，已经精疲力竭了，可现在他们真的没有时间休息，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安危全都要由他们这次行动的成败来决定。

阿尔萨斯接受的命令是调查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并阻止灾祸的蔓延。现在，谜团正逐步被解开，而他却在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阻止这场瘟疫。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阿尔萨斯绝不会放弃。他不能放弃。他已经发誓，无论如何都要消除这场灾难，拯救他的人民。他一定能做到。

还没到达安多哈尔的城门，他们就已经看见并闻到了在那座城镇上空升腾的硝烟。如果这个镇子已经被点燃，阿尔萨斯希望城中的粮食至少也会同时被毁掉。但这个冷酷的念头很快又让他感到内疚。他将这种想法埋到心底，开始专心考虑眼前的行动。他猛踢坐骑的肋侧，冲过城门，同时做好了随时迎击的准备。

在他们周围，房屋全都冒起了火焰。黑烟刺激着他的眼睛，让他不住地咳嗽。他用盈满泪水的眼睛观察着四周。街道上没有行人，但也没有亡灵。这到底……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来找我，孩子们。”一个平稳流畅的声音响起。风向变了，黑烟被吹往不同的方向。阿尔萨斯现在能够看见一个身披黑袍的人就站在不远处，心情不由得紧张起来。看来，他就是通灵师的首领了。那名通灵师面带微笑，脸在兜帽的阴影中微微闪动着光芒。看着他的笑容，阿尔萨斯很想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他的身边还站着两个亡灵宠物。“你们终于找到我了。我是克尔苏加德。”

这个名字让吉安娜倒吸了一口冷气，下意识地伸手捂在嘴唇上。阿尔萨斯飞快地瞥了她一眼，然后才将全部注意力转回到这个说话的人身上，手中紧握着战锤。

“我在这里是要给你们一个警告。”通灵师说道，“滚得越远越好。好奇心会要了你们的命。”

“怪不得这种魔法污染的感觉是如此熟悉！”说话的人是吉安娜，她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你已经遭到贬黜，克尔苏加德，正是因为你在这种邪恶的事情上进行的试验！我们早就告诉过你，这将导致灾难。而你却没有得到任何教训！”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克尔苏加德以愉悦的语调说道，“看样子，安东尼达斯的小学生已经长大了。亲爱的，事实和你们所鼓吹的那一套恰恰相反。就像你看见的那样，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已经看到了你的试验老鼠！”吉安娜高声喝道，“那种试验已经非常糟糕了。而你现在……”

“正在继续推进我的研究，并让它日趋完美。”克尔苏加德回答道。

“这场瘟疫就是你搞的鬼吗，通灵师？”阿尔萨斯喊道，“你就是那群通灵师的头目？”

克尔苏加德转向洛丹伦王子。他隐藏在兜帽中的眼睛里闪动着寒光。“我命令诅咒教派向各处散播带有瘟疫的谷物，但操控局势的人并不是我。”

没等阿尔萨斯再开口，吉安娜已经厉声喝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效忠于恐惧魔王玛尔加尼斯。他所指挥的天灾军团将会净化这片大陆，建立永恒的黑暗天堂！”

尽管周围燃烧的房屋不断释放出灼人的热量，但这个人的声音还是让阿尔萨斯感觉到一阵彻骨的寒意。他不知道所谓的“恐惧魔王”是什么意思，但“天灾军团”指的是什么，他已经非常清楚了。“你们的这个天灾军团到底想要净化什么？”

克尔苏加德雪白胡须下面那双薄嘴唇再一次扭曲出残酷的微笑。“当然是生灵。他的计划已经开始运转。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证据，就

去斯坦索姆找他吧。”

阿尔萨斯已经受够了对方充满嘲讽意味的提示。他怒吼一声，握紧锤柄，猛地向前冲了过去，一边高声喊喝道：“为了圣光！”

克尔苏加德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就在阿尔萨斯的战锤即将击中他的时候，他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波动。他消失了。本来静静地站在他旁边的两头怪物突然伸出手臂，抓住阿尔萨斯，想要将他按倒在地。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恶臭和刺鼻的烟火气味一同充斥在他的咽喉里，让他无法呼吸。他奋力挣脱了它们，挥起战锤，干净利索地击中了一个怪物的脑袋。那颗头颅仿佛是用玻璃做成的，眨眼间变成了无数碎片。脑浆和瘫软的尸体一同落在地上，而阿尔萨斯也在这个时候干掉了第二个怪物。

“摧毁谷仓！”他高喊着跑向自己的战马，纵身跳上马背，“冲啊！”

其他人纷纷上马，他们沿着主路一直冲过这座燃烧的城镇。谷仓很快就出现在他们眼前，那些仓房还没有被正在安多哈尔镇子中四处蔓延的火焰所波及。

阿尔萨斯用力勒住马缰，跳下马，以最快的速度向仓库跑去。他拉开一间仓库的大门，希望能看到堆满整个仓房的粮食。但他看到的是空空如也的仓库，只有地板上还剩着一些零星的谷物碎粒和老鼠的尸体。愤怒和哀痛在他胸中激荡。他在原地愣了一会儿，又向下一间仓库跑去。虽然明知看到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场景，他还是用力拉开了仓库门。

所有的库房全都空了。而且根据地面上的尘土和角落里的蜘蛛网判断，这里已经空了相当长时间。

吉安娜来到他身边，听到了他心碎的话语：“谷物全都被散发出去了。我们来得太晚了！”他将戴着铁手套的手猛地砸在木门上，把吉安娜吓了一跳，“该死的！”

“阿尔萨斯，我们已经尽了全力……”

阿尔萨斯猛转过头，怒气冲冲地瞪着吉安娜。“我要去找到那个家伙，找到那个喜欢死尸的杂种，把他的手脚一支一支地扯下来！他如果有能耐，就让他找人把手脚缝回去吧。”

他大步走出仓库，全身颤抖不止。他失败了。他在这里追上了那个人，但他还是失败了。带着瘟疫的谷物已经被分送到各地。圣光在上，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因此而丧命。

这全都是因为他。

不，他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要保护他的人民，哪怕他要为此而牺牲生命。阿尔萨斯攥紧了拳头。

“我们去北方。”他对跟随在身后的部下们说。这些战士们显然都很不习惯看到他们一向和蔼可亲的王子身上竟然会爆发出如此猛烈的怒火。“他也要到那里去。我们在那里捏死那只虫子。”

他仿佛着了魔一样，一直催马向北方疾驰，一路上甚至没有心思去消灭那些试图阻止他的行尸走肉。他已经不在乎这些貌似恐怖的怪物了，他心里只有那个操纵这场灾难的人，还有那个实行了这个罪恶计划的诅咒教派。死人迟早都会得到安息，阿尔萨斯要做的是不能让更多的人受害。

他在路上遇到了一大群亡灵。听到他的马蹄声，那些正在腐烂的头颅整齐划一地抬了起来，转向阿尔萨斯和他的部队，接着向阿尔萨斯冲了过来。阿尔萨斯喊道：“为了圣光！”然后猛踢坐骑的肋部，冲进了那群亡灵之中，挥舞起战锤。伴随着狂乱的呼吼声，他将一腔怒火全部发泄在这群最合适的杀戮对象身上。当身边暂时没有了敌人的时候，他终于能够向周围看上一眼了。

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披着随风飘摆的黑色斗篷，正悠然自得地监视着这场战斗，仿佛正在等待阿尔萨斯的到来。

克尔苏加德。

“在那里！”阿尔萨斯喊道，“他在那里！”

吉安娜和士兵们紧随在他身后。吉安娜用一颗又一颗火球为阿尔萨斯打开道路，士兵们拼命砍杀着在第一轮攻击之后残存下来的亡灵。阿尔萨斯感觉到正义的怒火在自己的血管中流动。他和那名通灵师的距离越来越近了。闪耀着圣光的战锤不停地举起又落下，阿尔萨斯的手臂上仿佛有着无尽的力量。他甚至不会多看一眼那些被他打倒的怪物，一双海水般的绿眼睛只是死死地盯住了不远处的那个人——如果他还能被称之为人的话。不，这个名叫克尔苏加德的通灵师才是个真正的怪物，是洛丹伦一切灾难的源头。现在阿尔萨斯要做的就是砸烂他的脑袋，彻底消灭这个怪物。

阿尔萨斯冲了过去。随着一阵狂暴的吼声从他的胸腔中爆发，他挥起光华灿烂的战锤，锤头平行于地面向前猛砸，正中克尔苏加德的膝盖。通灵师飞了出去。其他士兵一拥而上，无数剑刃横削竖剁。战士们也将各自的愤怒倾泻在这个灾难的源头上。

无论克尔苏加德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掌握着怎样高深的法术，他毕竟只是个会死掉的血肉之躯，就像所有人类一样。阿尔萨斯的挥击打碎了他的两条腿，让他的一对膝盖弯曲成怪异的角度。他的黑色长袍浸透了鲜血，仿佛又镀上了一层黑色的光泽。红色的液体从他的嘴角流出。他用双手撑起身体，仿佛是想要说话，却吐出一摊鲜血和牙齿。随后，他又张开了嘴。

“天真的……白痴。”他一边说话，一边吃力地呼吸着，“从长远看，我的死亡不会对任何事造成改变……而现在……对这片土地的清洗……已经开始了。”

他弯下臂肘，闭上眼睛，死去了。

那具尸体立刻开始腐烂。在短短几秒钟内，通常都需要持续很多天的腐败过程就结束了。他的皮肤变得苍白、肿胀，随后溃烂。士兵们惊讶地看着这一幕，纷纷捂住了口鼻。一些人转过身，在恶臭的刺激下开始呕吐。阿尔萨斯也在盯着这具尸体，心中同时感觉到恐惧和狂喜。他无法强迫自己移开目光，只能看着这具尸体流出脓液，皮肉变成乳白色的黏稠物，又转为黑色。直到这种非自然的腐败过程渐渐放慢，阿尔萨斯才终于转过头，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吉安娜面色煞白，一双眼睛深陷在眼窝中，眼眶现出两圈青黑色。阿尔萨斯来到她身边，带她从那幅令人厌恶的情景前转过身去。

“他到底是怎么了？”阿尔萨斯低声问道。

吉安娜咽了一口唾沫，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又一次，独立生活的锻炼让她找回了力量。“有可靠的资料显示，如果通灵师在魔法运用中出了错，嗯……或者，如果他们被杀死，他们就会成为……”她的声音低沉了下去，突然间，她又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女孩，看上去是那么虚弱和害怕，“这样。”

“好了。”阿尔萨斯温柔地说，“我们现在要去壁炉谷。那里的人需要得到警告——希望我们还来得及。”

他们离开了那具倒在地上的尸体，没有再多看它一眼。阿尔萨斯在心中向圣光祈祷，希望他们的行动还不会太晚。如果他再次失败，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

吉安娜实在是累坏了。她知道，阿尔萨斯想要尽可能追赶时间。她也像他一样着急。无数人的生命正悬于一线，所以当阿尔萨斯问她是否能连夜赶路的时候，她点了点头。

他们骑马连续奔跑了四个小时，吉安娜发现自己已经快要从马背上掉下去了。疲惫感已经深深渗入了她的骨髓，甚至出现了连续数秒钟失去意识的情况。恐惧在她的神经中游走。她拼命紧抓住马鬃，把自己拽回到马鞍里，然后勒住缰绳，让马停下来。

她的坐骑在原地站定。她坐在马鞍里，双手攥住马缰，全身颤抖。几分钟之后，阿尔萨斯发现她掉队了。吉安娜依稀听到他下令全队停止前进。她抬起头，看到阿尔萨斯向她跑过来，却说不出一句话。

“吉安娜，出什么事了？”

“我……我很抱歉，阿尔萨斯。我知道你想要加紧赶路，我也很想这样。但……我太累了，刚才差一点从马背上掉下去。我们能不能停下来，只休息一会儿？”

虽然光线昏暗，她还是能看到对自己的关心和对现状的焦急在阿尔萨斯的脸上激烈地交战着。“你觉得你需要休息多久？”

她很想说，最好是几天，但她只是说道：“只是吃些东西，休息一会儿。”

阿尔萨斯点点头，向她伸出手，帮她下马，又将她抱到路边，轻轻放在草地上。吉安娜用颤抖的手在口袋中摸索出一些干酪。她以为阿尔萨斯会回到前面去，给他的部队下令，但他只是坐到了她身边。急躁的情绪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如同火焰放射出的热量。

吉安娜咬了一口干酪，一边咀嚼，一边抬起头看着阿尔萨斯，在星光下仔细端详他的面容。对于阿尔萨斯，她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他的和蔼可亲、善解人意，让她总是感到亲切和温暖。但现在，他牢牢地控制着心中强烈的情绪，让吉安娜觉得他离自己很远，仿佛在百里之外。

吉安娜冲动地伸出手去，想要抚摸他的面颊。阿尔萨斯被她碰到的时候，愣了一下，仿佛忘记了她还在自己身边。然后，他给了吉安娜一个有些勉强的微笑，问道：“好了吗？”

吉安娜想到她刚吃了一口的干酪。“还没有。”她说道，“但……阿尔萨斯，我很担心你。我不喜欢你被弄成这种样子。”

“我被弄成这种样子？”阿尔萨斯高声说道，“那些村民又被弄成了什么样子？他们被杀死，又被变成不得安宁的行尸。吉安娜，我必须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我必须阻止它！”

“我们当然要阻止这样的事情。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你。这一点你很清楚。但……我从没有见到过你有过这样的恨意。”

阿尔萨斯笑了，但那笑声更像是短暂而凶狠的吼声。“你想要我去爱通灵师吗？”

吉安娜皱起眉。“阿尔萨斯，不要这样曲解我的意思。你是圣骑士，是圣光的仆人。你是战士，同时也是一名治疗者。但我在你的身上只看到了扫除敌人的渴望。”

“你的口气开始变得像乌瑟尔了。”

吉安娜没有回答。她实在太虚弱了，甚至难以集中精神进行思考。她又咬了一口干酪，将精力集中在为自己严重缺乏营养的身体补充能量上。不知为什么，她很难把这口干酪咽下去。

“吉安娜……我只是想让无辜的人免于一死。就是这样。而且……我承认，我怀疑自己没办法完成任务。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安。但你要明白，等到这件事一结束，一切就又会好起来。我向你保证。”

他带着微笑看着她，恍惚间，吉安娜仿佛看到了旧日阿尔萨斯那张英俊的脸。她也向他报以微笑，心中希望自己的微笑能给他带来安慰。

“休息好了吗？”

咽下两口干酪，吉安娜把剩下的食物收起来。“是的，我好了。我们走吧。”

当天空从黑色变成了黎明时分的灰白色时，他们听到了第一声枪响。阿尔萨斯的心沉了下去。他用力抽打坐骑，率领部队转向北方，踏上一条漫长的大路，穿过一片看似风景优美，实则危险重重，极易遭到壁炉谷部队伏击的丘陵地带，一直来到壁炉谷的大门前。几个装备火枪的人类和矮人正守卫在这里，他们全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一阵微风吹来，阿尔萨斯从风中嗅到了火药气味，还有一股虽然令人愉悦，却又和当前的局势极不协调的烤面包的甜美气息。

“不要开枪！”阿尔萨斯一边叫喊着，一边率领部队继续向前疾驰。直到城门口，他才猛地勒住缰绳，坐骑一下子直立了起来。“我是阿尔萨斯王子！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们要如此严加防御？”

壁炉谷士兵放下了火枪。看到洛丹伦王子出现在面前，他们显然大吃了一惊。“殿下，你一定不会相信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

“和我说说看。”阿尔萨斯说。

听过他们的讲述，阿尔萨斯丝毫不感到惊讶——死人重新站起，正在攻击活人。但当他们提及一支“大规模部队”的时候，阿尔萨斯还是吃了一惊。他瞥了吉安娜一眼。吉安娜看上去真的是累坏了，他们昨晚进行的那一次短暂的休息肯定不足以让她恢复体力。

“殿下。”一名斥候跑过来大声报告，“那支军队……正在向这里逼近！”

“该死的。”阿尔萨斯喃喃地说道。由人类和矮人组成的这支壁炉谷驻守小队足以应付小规模的冲突，但肯定挡不住一支由亡灵怪物组成的大军。阿尔萨斯当即做出决定。“吉安娜，我留在这里保护壁炉谷。你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乌瑟尔爵士那里，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

“但……”

“快去，吉安娜！现在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

吉安娜点点头。圣光祝福她和她冷静的头脑！当她走过传送门，即将消失的时候，阿尔萨斯给了她一个感激的微笑。

“殿下，”法瑞克在阿尔萨斯身后说道，这名队长声音里的某些东西让阿尔萨斯回过了头，“您……最好看看这个。”

阿尔萨斯随着队长的目光望过去，心立刻向下一沉。空箱子……上面有安多哈尔的印章……

心中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阿尔萨斯用稍有些颤抖的声音问道：“这些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一名壁炉谷士兵困惑地看着他。“只是从安多哈尔运来的谷物。粮食的问题不需要担心，殿下。谷物已经被分发到各处村镇去了，我们有足够的面包。”

怪不得那种气味——那不是普通的烤面包香气。香气并不正常，有一点过于香甜……阿尔萨斯完全明白了。严峻的局势被揭开了，巨大的恐惧突然向他袭来，让他踉跄了一步，尽管只是很小的一步。谷物已经被发放出去……亡灵大军突然出现……

“哦，不。”他悄声说道。他的声音依旧在颤抖，但现在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愤怒。

不能让瘟疫这样杀死他的人民。不，不，他的人民的命运将远远比死亡更黑暗，更加扭曲。他们会变成……

正当这些想法在阿尔萨斯脑海中翻腾的时候，刚刚回答阿尔萨斯问题的那个人突然弯下腰，另外几个人也紧随其后。一种怪异的绿色光芒出现在他们身上，不断脉动，越来越刺眼。他们都用力按着肚子，倒在地上。鲜血从他们嘴里涌出来，浸湿了他们的衬衫。其中一个人向阿尔萨斯伸出手，仿佛是在恳求阿尔萨斯对他进行治疗。但阿尔萨斯只是在恐惧中一步步向后退去，看着这个人在痛苦中挣扎，仅仅数秒钟之后就死掉了。

他做了什么？这个人乞求他的治疗，而他甚至没有动一下手指。但，这种瘟疫是可以治疗的吗？阿尔萨斯盯着面前的尸体，心中忐忑不安。圣光是否可以……

“仁慈的圣光啊！”法瑞克喊道，“那些面包……”

阿尔萨斯被这喊声惊醒，从负罪感的恍惚中脱离出来。面包——维持生命的重要资源，人们不可或缺的营养品——现在却变得比毒药更加可怕。阿尔萨斯张开嘴，想要喊叫，要警告他的人民，但他的舌头却仿佛变成了一块黏土。

不等震惊的王子想到该说些什么，被混入谷物的瘟疫已经开始产生作用。

那个死人的眼睛睁开了，它摇摇晃晃地坐了起来。

克尔苏加德就是用这种办法，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组建起了一支规模难以想象的亡灵大军。

疯狂的笑声回荡在阿尔萨斯的耳朵里——疯子克尔苏加德，就算是死了，他依然能以胜利者的姿态发出狂笑。阿尔萨斯不知道，在被迫见证过所有这些灾难之后，他自己会不会也变成疯子。那些亡灵正在站起来。它们的动作刺激了阿尔萨斯，让他开始行动，重新控制住自己的舌头。

“注意保护自己！”阿尔萨斯一边高喊，一边挥舞起战锤，不让亡灵们有机会站直身子。但那些亡灵的速度更快，它们已经站稳脚跟，将活着的时候会用来保护阿尔萨斯的火枪对准了这位王子。阿尔萨斯所拥有的优势就是这些亡灵对于手中的武器还无法熟练使用，它们射出的枪弹大多没什么准头。阿尔萨斯的士兵们这时向亡灵发动了攻击。他们一个个都是面色铁青、眼神凶狠，将亡灵的头颅打碎、砍掉，让这些片刻之前还是盟友的人重新归于死亡。

“阿尔萨斯王子，亡灵军队到了！”

阿尔萨斯转过身。他的铠甲上已经溅满了脓血。看到那支亡灵大军，他不由得睁大了双眼。

城门外聚集了数量庞大的亡灵——已经死去很久的骷髅、刚刚受到诅咒的新鲜尸体，还有那种蛆一样颜色的缝合巨怪。阿尔萨斯能感觉到部下的恐慌。一直以来，他们都只是在剿灭小股的亡灵部队，但以这样一点人马绝不可能对抗如此规模的行尸大军。

阿尔萨斯将战锤举到空中。战锤上闪动着生命的光芒。“坚守阵地！”他的声音不再软弱、颤抖，也不再狂暴或愤怒，“我们是圣光所挑选的战士！我们不会败给邪恶！”

圣光照耀着他坚定的面容。他向前冲去。

***

吉安娜已经说不清自己有多么疲惫了。在过去的几天里，她连续不断地进行战斗，几乎没有得到休息的机会。完成传送法术之后，她立刻瘫倒在地。她觉得自己应该是昏过去了，因为随后她只知道自己的导师正俯身看着她，将她从地板上提起来。

“吉安娜，孩子，这是怎么回事？”

“乌瑟尔，”吉安娜努力说道，“阿尔萨斯……壁炉谷……”她伸出手，抓住安东尼达斯的长袍，“通灵师……克尔苏加德……让死人为他作战……”

安东尼达斯的眼睛睁大了。吉安娜吸进一口气，继续说道：“阿尔萨斯和他的士兵们正在壁炉谷孤军奋战。他需要援军，要快！”

“我相信，乌瑟尔应该在王宫里。”安东尼达斯说，“我这就派几名法师到那里去，为他打开尽量多的传送门。你做得很好，亲爱的。我为你感到骄傲。现在，你可以休息了。”

“不！”吉安娜喊道。她挣扎着勉强站了起来，用意志力压下疲惫感，伸出一只颤抖的手，要将安东尼达斯推开。“我必须和他在一起。我没事。让我走！”

***

阿尔萨斯不知道自己战斗了多久。他几乎是在完全不间断地挥动着战锤。他的手臂在因为过度紧张而颤抖，肺仿佛在燃烧。圣光在他体内流动，为他带来力量，让他不会倒下。完全凭借这种力量，他和他的士兵们才能继续守住战线。在圣光的压迫下，亡灵似乎也被削弱了。这似乎是这帮怪物唯一的弱点。只有彻底杀死它们（阿尔萨斯偶尔会感到好奇，对于这些已经死亡的人，还能再次“杀死”它们吗？），才能阻止它们的脚步。

亡灵还在不断地冲过来，一波紧接着一波。阿尔萨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人民全都变成了这种怪物。他举起酸痛的手臂，再次挥下战锤。就在这时，他从战争的喧嚣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为了洛丹伦！为了国王！”

在乌瑟尔“光明使者”充满激情的呐喊中，士兵们重新振奋起来，再度发动猛攻。乌瑟尔率领骑士团来支援他们了。这些生力军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恐怖的亡灵也不会让他们有丝毫退缩。吉安娜不顾自己的身体已经消耗过度，也随同乌瑟尔和骑士们走出了传送门。她显然已经把亡灵的情况大致告诉了他们，所以洛丹伦骑士们在见到这些怪物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惊诧或疑虑而浪费一秒钟的时间。现在，攻上来的亡灵们被击溃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每一波亡灵都会迅速被战锤、长剑和烈火组成的凶猛攻击所绞杀。

吉安娜坐倒下去，她的两条腿已经无法支撑住体重了。不过，最后一具行尸也已经被她的火焰吞噬，倒在地上，彻彻底底地死掉了。她全身颤抖着拿出水囊，用力朝喉咙里灌下几口水，又拿出干肉嚼了

起来。战斗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阿尔萨斯和乌瑟尔已经全都摘下了头盔，汗水浸透了他们的头发。吉安娜嚼着肉干，看着乌瑟尔扫视面前海一样的亡灵尸体，满意地点点头。阿尔萨斯则盯着另一些东西，看表情，他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沉重的打击。吉安娜沿着他的目光望过去，皱了皱眉——她不知道阿尔萨斯到底在看什么。这里到处都是尸体，而阿尔萨斯却只是眼神迷离地看着一具肿胀的，千疮百孔的尸体。那并不是他的士兵，而是一匹马。

乌瑟尔走到他的学生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竟然能坚守这么久，实在是令我吃惊。”他的唇边带着微笑，声音中充满了温暖和自豪，“如果我那时没有赶到……”

阿尔萨斯转过身。“听着，我已经尽了全力，乌瑟尔！”他刺耳的喊声让乌瑟尔和吉安娜全都眨了眨眼。他反应过度了。乌瑟尔不是在责备他，而是在赞扬他。“如果我能有一队骑士，我就不会……”

乌瑟尔眯起了眼睛。“现在还不是被骄傲噎住的时候！根据吉安娜告诉我的情况，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敌人还只是一个开始。”

阿尔萨斯海绿色的眼睛转向吉安娜。刚才他自以为受到的冒犯依旧让他怒不可遏。而在和他相识之后第一次，吉安娜发觉自己在他的瞪视之下有些瑟缩。

“还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每当我们的一名战士倒在战场上的时候，亡灵的军力就会得到加强？”乌瑟尔问道。

“那么，我们就应该直接击杀他们的首领！”阿尔萨斯恨恨地说，“克尔苏加德告诉过我他们的首领是谁，在哪里能找到他。那个家伙……他被称为恐惧魔王，他的名字是玛尔加尼斯，躲藏在斯坦索姆。斯坦索姆，乌瑟尔，就是你成为圣光圣骑士的地方。难道这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吗？”

乌瑟尔疲惫地叹了口气。“我当然很牵挂那里，但……”

“我会去那里，如果有必要，我会一个人去，亲手杀死玛尔加尼斯！”阿尔萨斯喊道。吉安娜停止了咀嚼，只是盯着阿尔萨斯。她从没有见到过阿尔萨斯变成现在这种样子。

“放松，小子。你很勇敢，但你不能幻想全凭你一个人打败这支亡灵军团的首领。”

“那么就跟我一起去，乌瑟尔。但不管有没有你，我都会去那里。”不等乌瑟尔或吉安娜反对，他已经跳上了马鞍，掉转马头，向南方疾驰而去。

吉安娜惊愕地站起身。阿尔萨斯竟然丢下了乌瑟尔，丢下了他的部属……也丢下了她。乌瑟尔沉默地走到她身边。吉安娜摇了摇头。

“他认为自己要对所有这些人的死亡负责。”吉安娜低声对那位年长的圣骑士说道，“他认为他本应该能够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她抬起头看着乌瑟尔。“达拉然法师早已警告过克尔苏加德，也掌握着他的种种行为，但就连他们也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阿尔萨斯又怎么可能知道。”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了王冠的重量。”乌瑟尔平静地说，“这些都是他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但这些又都是他必须经历的，女士。他需要从中学会该如何睿智而稳妥地统治这个国家。我亲眼见到过泰瑞纳斯在同样的困境中奋战求存。那时，现在的洛丹伦国王也还只是一个年轻人。这一对父子都是好人，都想要照顾好他们的人民，让这个国家永远安全而又快乐。”他看着阿尔萨斯消失在远方，眼睛里闪动着若有所思的神色，“但有时候，你只能决定怎样做，伤害会更小一些。有时候，你不可能弥合所有创伤，修正所有错误。阿尔萨斯必须学会这一点。”

“我认为，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能让他就这样鲁莽行事。”

“不会的，等我让部队做好长途行军的准备之后，我们就去追他。你现在也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吉安娜只是在摇着头。“不，不能让他这样一个人跑掉。”

“普罗德摩尔女士，请容许我说一句。”乌瑟尔缓缓地说道，“让他清醒一下也许不是坏事。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就跟着他吧，但一定要给他一点单独思考的时间。”

老圣骑士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吉安娜不喜欢这样做，但她也同意乌瑟尔的意见。现在阿尔萨斯的内心非常混乱，他感觉到愤怒和无能为力，同时根本不可能认真听取别人的劝告。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吉安娜更不能让他孤身一人上路。

“好吧。”吉安娜重新上马，低声念诵出一段咒语。她看到乌瑟尔的脸上露出笑容——老圣骑士现在肯定是看不见她了。“我会跟着他。你们准备好以后，一定要尽快赶过来。”

她不能太过靠近阿尔萨斯。虽然她给自己用了隐形术，但阿尔萨斯还是能听到她的声音。吉安娜用膝盖一夹马身，让她的坐骑迈开大步，慢跑着向光辉璀璨，却也需要认真反省的洛丹伦王子追了过去。

阿尔萨斯用力踢着马，但它无法跑得更快了。他感到愤恨，恨胯下的战马不是无敌，恨自己没能及时想明白敌人的计划，阻止灾难的发生。恨意几乎淹没了他的理智。他的父亲必须对付兽人。那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猛兽如同洪水一般涌入他们的家园，虽然他们粗莽而残暴，却终于被人类征服。在阿尔萨斯眼中，第二次兽人战争几乎就像是一场孩子的游戏。他的父亲和联盟又将如何应对这场灾难——一场由最疯狂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瘟疫，不仅会将人杀死，还会把他们的尸体变成病态而且扭曲的怪物，让它们与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作战。而那个发了疯的法师甚至还以此为乐。泰瑞纳斯会做得更好吗？阿尔萨斯曾经以为，他能够及时查清北方领土上的异变，阻止灾难，拯救无辜的人。哪怕他做不到，泰瑞纳斯也一定能做到。随后，他意识到没有人能完成这个任务。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恐怖，泰瑞纳斯也会像他一样无能为力。

他深深地陷入思考之中，几乎没有看见站在大道中间的那个人。直到最后关头，他才在惊讶中猛地拉扯缰绳，把坐骑及时拽到了一旁。

心中充满懊恼、忧虑和愤怒的阿尔萨斯厉声喝道：“蠢货！你在干什么？我的马差一点从你身上踩过去。”

那个人和阿尔萨斯所见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但阿尔萨斯却又依稀觉得他有些熟悉。他个子很高，肩膀宽阔，身上披的斗篷仿佛完全用闪闪发光的黑色羽毛拼缀而成。他的面孔被兜帽遮住，但他的眼睛如同两颗明亮的星星，直盯着阿尔萨斯。他的胡须中已经能看到许多

灰色的斑纹。看到阿尔萨斯，他露出了微笑。阿尔萨斯从他咧开的嘴唇中看见了一副雪白的牙齿。

“你不会伤到我的，而我则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他的声音低沉而温和，“年轻人，我已经和你的父亲谈过。他对我的话完全置之不理。于是，我来找你。”他鞠了一躬。阿尔萨斯皱起眉头。他的动作看上去……很有些嘲讽的意味。“我们必须谈一谈。”

阿尔萨斯哼了一声。现在他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觉得这个衣着怪异、神秘兮兮的陌生人似曾相识了。泰瑞纳斯曾经和他说过这个自称为先知，能够变成鸟雀的神秘人物。那时他竟然有胆量直接闯进泰瑞纳斯的王座大厅，说了一通关于世界末日的胡话，又振翅飞走了。

“我没有时间听你说话。”阿尔萨斯怒喝一声，再次拉起了马缰。

“听我说，孩子。”现在这个陌生人的话语中已经没有了任何嘲弄的意思。他的声音如同皮鞭撕裂空气的抽响，让急于赶路的阿尔萨斯也不由得驻足聆听。“这片土地已经失陷！暗影笼罩了大地，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阻止灾难的发生。如果你真的希望拯救你的人民，就要率领他们渡过大海……到西方去。”

阿尔萨斯几乎笑出了声。他的父亲是对的——这个人是个疯子。“逃走？我的家园就在这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我的人民！我不会抛弃他们，任由他们在灾难中自生自灭。我会找到这场罪恶的源头，把他消灭。如果你以为还能有别的办法让我们渡过危机，那你就是个傻瓜。”

“我是傻瓜？我想，我的确是个傻瓜，竟然以为儿子会比父亲更睿智。”这个眼睛明亮如同星辰的人看起来非常困扰，“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即使有人比你看得更远，也无法动摇你的决心。”

“你只不过是自称能看得更远，而我至少知道我能看到什么。我已经看到了什么，那就是我的人民需要我留在这里！”

先知的微笑变得无比哀伤。“我们并非只有用眼睛才能看到，阿尔萨斯王子。想要看到更远，就更需要我们的智慧和心。我将会留给

你最后一个预言。请记住，你越是竭尽全力想要杀死你的敌人，你就会越快将你的人民送进敌人的掌心。”

阿尔萨斯张开嘴，愤怒地想要反驳。但就在这时，陌生人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他的斗篷紧紧包裹住他，如同第二层皮肤。闪动着耀眼光泽的黑色翅膀从他的背后伸展开，而他的身躯则迅速缩小成一只普通渡鸦的样子。那只渡鸦最后向阿尔萨斯发出一声凄厉而沮丧的啼鸣，便跃向空中，转了一圈，飞向了远方。阿尔萨斯看着那个先知离去，心中感到莫名的困扰。那个人看上去……是那么笃定……

“抱歉一直隐身跟着你，阿尔萨斯。”吉安娜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阿尔萨斯吓了一跳，急忙转过头，想要找到她。吉安娜却直接在他前面显露出身形，看上去很是后悔。“我只想……”

“别和我说话！”

他看到吉安娜惊讶的表情，看到那双睁大的蓝眼睛，立刻后悔不该这样吼她。但她确实不应该这样偷偷摸摸地跟着他，刺探他的一举一动。

“那个人也去见了安东尼达斯。”过了一会儿，吉安娜又开了口。虽然阿尔萨斯显然还没有消气，但她依然顽固地说了下去。“我……我必须告诉你，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了惊人的力量，阿尔萨斯。”她策马贴到阿尔萨斯身边，凝视着他，“这种亡灵瘟疫……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不只是一次战役，或者一场战争。这是比战争的影响更大、更加黑暗的一场浩劫。仅仅用以往的战术手段，你是不可能赢得胜利的。也许那个人是对的。也许他能够看见我们看不到的事情。也许他真的知道将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阿尔萨斯转过脸，不去看吉安娜，只是狠狠地咬紧牙关。“也许你说得对，但也许他正是玛尔加尼斯的盟友，或者他也许只是某个疯狂的隐士。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就抛弃我的家园，吉安娜。我不在乎那个疯子是不是看到了未来。我们走吧。”

他们在沉默中又策马向前跑了一段路，然后，吉安娜低声说道：“乌瑟尔会带着大部队追上来。他只是需要一些时间让部队做好准备。”

阿尔萨斯双目直视前方——他还在生气。吉安娜决定再试一次。

“阿尔萨斯，你不应该……”

“我讨厌听别人告诉我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带着怒意的话冲口而出，让他像吉安娜一样被吓了一跳，“吉安娜，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能只用恐怖来形容了。我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描述它。我要尽我所能打败这个敌人。如果你不支持我的决定，也许，你也不应该留在这里。”他看着吉安娜，表情渐渐变得温柔起来，“你看上去真的是累坏了，吉安娜。也许……也许你应该回去。”

吉安娜摇着头，眼睛盯着前方，不与他的目光交汇。“你需要我。我能够帮助你。”

愤怒从他的身上流走了，他向吉安娜伸出手。被钢铁包裹的手指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我不应该那样对你说话。我很抱歉。你能留在这里，我不知道有多么高兴。我一直都希望你会陪在我身边。”他弯下腰，亲吻了她的手。吉安娜的面颊变得格外红润。她向他露出微笑，眉宇间那道深深的纹路也消失了。

“亲爱的阿尔萨斯。”她轻声说道。他又紧握了一下她的手，才将她放开。

在那一天剩余的时间里，他们全速赶路，没有再说什么话，太阳西坠的时候，他们扎营准备休息。两个人都太累了，没有力气去捕猎鸟兽，所以他们只是吃了一些干肉、苹果和面包。阿尔萨斯盯着手中的面包。它来自王宫的烤箱，使用的是本地谷物，没有经过安多哈尔转运。它对身体非常有益，营养而且美味，散发着酵母和小麦的香气，而不是令人作呕的甜味。这是一种简单而基础的食物，任何人都应该能放心地食用。

他感觉到自己的喉咙突然被塞紧，让他再吃不下一口食物。他不得不放下面包，将头枕在手上。片刻之间，他觉得自己垮了下来，就好像绝望和无助的狂涛完全将他淹没。然后，吉安娜跪倒在他身边，将头枕在他的肩膀上，陪伴他努力从没顶的洪水中挣扎出来。她什么都没有说，也什么都不需要说。只要她还在他身边，一切都会好起来。然后，他深深地叹息一声，转向她，将她抱紧。

她亲吻着他的嘴唇，久久不曾分开。她也需要他的安慰与爱护。阿尔萨斯抚过她丝绸一般的金发，呼吸着她的芬芳。在那一晚短短的几个小时中，他们允许自己流连在对方之中，将一切死亡、恐怖、瘟疫谷物、先知的警告或未来的选择都抛到一边。他们的世界变得又小又温柔，只剩下两个人。

第十二章

在半梦半醒之中，吉安娜伸出手，去找阿尔萨斯。他不在身边。吉安娜眨眨眼，坐了起来。阿尔萨斯已经醒了过来，穿好了衣服，正在为他们煮一锅热粥。看到吉安娜醒过来，他露出了微笑，但那笑容并没有触及她的眼睛。吉安娜有些惴惴地向他还以微笑，然后拿起自己的长袍套在身上，又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头发。

“有一件事，我亲眼看到了。”阿尔萨斯突然说道，“昨天晚上……我并不想提到它。但这件事我们逃避不掉，我还是应该把它清楚地告诉你。”他的声音显得刻板而冷漠。吉安娜感觉到自己心中有一个地方在颤抖。至少，他没有向她吼叫，就像昨天那样……但这却让吉安娜感觉更糟了。阿尔萨斯盛了一碗谷物粥，将它递给吉安娜。吉安娜机械地把粥舀进嘴里，听着阿尔萨斯继续往下说。

“那种瘟疫……那些亡灵……”阿尔萨斯深吸了一口气，“我们都知道，那些谷物都被感染了瘟疫。我们知道它会杀人。但实际情况比这个更糟，吉安娜。它并不仅仅是在杀人。”

那些话似乎噎住了他的喉咙。吉安娜坐在那里，渐渐明白了阿尔萨斯想要说的是什么。她觉得自己就要把刚刚吃进肚子里的粥吐出来了。现在她就连呼吸也开始感到困难。

“它……会改变那些人，让他们成为亡灵……真的是这样？”

请告诉我，我是错误的，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没有否定她，而是点了点头。“所以亡灵的速度才会增加得那么快。那些谷物在不久之前刚刚被运到壁炉谷，但还是被磨成面粉，烤成了面包。”

吉安娜看着他。这一段话所暗示的意思……她甚至没办法让自己去细想这件事。

“所以我昨晚要那么着急地赶路。我知道，我不能独自消灭玛尔加尼斯。吉安娜，我只是不能无所作为地待在那里，做些修理铠甲、

安扎营地的事。你明白吗？”吉安娜默默地点点头。现在，她的确是明白了。“还有那个先知。我不在乎你认为他有多么强大。不管怎样，我都不能就此离开，让洛丹伦都陷入到这个……这个玛尔加尼斯手中。无论他是谁，我必须阻止他。我们要找到每一箱被污染的谷物，把它们彻底销毁。”

在讲述这件令人惊骇的事情时，阿尔萨斯仿佛又恢复了生气。他站起身，来回踱着步。“乌瑟尔怎么还没有追上来？他有一整个晚上可以追赶我们。”

吉安娜将吃了一半的谷物粥放到一旁，也站起身，将衣服穿好。她的心思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已经翻转了无数次。她需要冷静地思考，全面理解现在的局势，找到与敌人作战的方法。随后，他们一言不发地收拾好营地，继续向斯坦索姆进发。

随着乌云遮蔽了太阳，天色从破晓时分的灰白色变成了更加阴暗的黑灰色。雨开始落了下来，冰冷的雨滴刺痛了吉安娜的皮肤。她和阿尔萨斯全都戴上了斗篷的兜帽，但这并没有为吉安娜挡去多少雨水。当他们到达那座伟大城市的城门前时，吉安娜刚一勒住缰绳，就听到背后传来一阵声音。她回过头，看到乌瑟尔和洛丹伦士兵们沿着已是一片泥浆的道路追了上来。看见援军到来，阿尔萨斯再一次激动起来。他带着一丝苦笑，向乌瑟尔转过身。

“很高兴你还能追上来，乌瑟尔。”他用冰冷的语气说道。

乌瑟尔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但他现在也有些失控了。承受巨大压力的并不只有阿尔萨斯和吉安娜。“注意你对我说话的语气，孩子。你可能是王子，但我现在仍然是你的圣骑士导师。”

“我忘不了。”阿尔萨斯反唇相讥。他迅速爬到一座山丘顶上，从这里，他能越过城墙看到城中的情况。他不知道自己该寻找些什么，也许是生命的迹象？或者是人们正常生活的样子，一些能让他相信他们总算是及时赶到的证据。一切能够给他希望，让他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所作为的景象。“听着，乌瑟尔，有些关于瘟疫的东西需要你知道。现在北部地区的谷物……”

风向在他说话的时候发生了改变。刺激他鼻翼的气味并不难闻，但阿尔萨斯还是觉得自己的肚子上被狠狠打中了一拳。这种气味，这

种怪异、独特的烤面包香气明确地告诉了阿尔萨斯，被污染的谷物已经进了烤炉。就算是雨水的湿气也遮不住这股味道。

圣光啊，不！毒药已经被磨成面粉，送进烤炉，已经……

阿尔萨斯脸上不见了血色。他睁大了眼睛，望着这恐怖的现实。“我们来得太晚了。该死的，我们来得太晚了！谷物……这些人……”他平缓了一下神经，“这些人已经全部被感染了。”

“阿尔萨斯……”吉安娜压低声音说道。

“他们也许现在看起来和往常无异，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转化成为亡灵的爪牙！”

“什么？”乌瑟尔喊道，“小子，你疯了吗？”

“不，”吉安娜说，“他是对的。如果他们已经吃下了被污染的谷物，他们也就被污染了。如果是那样……他们迟早都会发生转变的。”这位法师在拼命地思考着。他们一定还有些事情可以做。安东尼达斯曾经告诉过她，任何以魔法推动的事物，肯定也能够以魔法来破坏或阻止。如果他们还能有一点时间来思考，如果他们能够冷静下来，根据逻辑而不是情绪做出反应，也许他们还有机会治愈……

“这座城市必须被净化。”

阿尔萨斯的声音冰冷而残忍。吉安娜眨了眨眼。他不可能是认真的。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乌瑟尔喊道。老圣骑士冲到自己的学生面前。“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这不是一片染病的苹果园，这是一座充满了活人的城市！”

“该死的，乌瑟尔！我们必须这样做！”阿尔萨斯一直逼近到乌瑟尔眼前。在一段令人心惊胆战的时间里，吉安娜相信他们两个人马上就要拔剑相向了。

“阿尔萨斯，不！我们不能这样做！”吉安娜不由自主地说道。阿尔萨斯转过头看着她，那双海绿色的眼睛里升腾起了充满愤怒、伤痛和绝望的风暴。吉安娜立刻意识到，他真的认为这是唯一的解决办

法——要拯救其他未被腐蚀的生命，只能牺牲那些已经受到诅咒的人，那些无法再抢救的人。看到阿尔萨斯望向自己的目光稍显柔和，吉安娜急忙继续说了下去，她要在阿尔萨斯打断她之前把应该说的话都说完。“听我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到了感染。城里毕竟还会有一些人并没有吃下瘟疫谷物，也许还有一些人没有吃下致命的剂量。我们甚至不知道能杀死一个人的谷物量到底是多少。我们对这场瘟疫还了解得太少，绝不能只是因为恐惧就把一整座城市的人像对待牲畜一样屠杀殆尽！”

吉安娜觉得自己也许说错了话，因为阿尔萨斯脸上显露出拒绝的表情。“我要保护无辜的人，吉安娜。为此，我曾经发过誓。”

“他们就是无辜的人，他们就是受害者！他们并不想要这样！阿尔萨斯，那座城里还有孩子。我们还不知道儿童是不是也会受到感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太多。现在不应该采取这样……激进的手段。”

“那些被感染的人呢？”阿尔萨斯突然问道，他的声音平静得令人胆寒，“它们会杀死那些孩子，吉安娜。它们也会来杀死我们……并从这里扩散开去，四处杀人。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死。而当他们再站起来的时候，就会做出活着的时候绝不会做、绝不想做的事情。你要如何选择，吉安娜？”

吉安娜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她的目光从阿尔萨斯转向乌瑟尔，又转回到阿尔萨斯身上。“我……我不知道。”

“你知道。”阿尔萨斯说对了——她知道要怎样做，无论这有多么疯狂。“如果你是他们，难道你愿意在这种瘟疫中腐烂？成为一个任人摆布的亡灵，去杀害，毁灭你活着的时候所爱的一切？还是作为一个神智健全的人，有尊严地死去，依然拥有被圣光救赎的希望？”

吉安娜的眉毛紧皱在一起。“我……如果是我的个人选择，那我选择后者。但我们不能为他们做出选择。你明白吗？”

阿尔萨斯摇摇头。“不，我不明白。我们需要净化这座城市，不能让他们有机会逃走，将瘟疫传染到别的地方。要在他们完成转变之前就处置掉他们。这也是一种仁慈，同时是将瘟疫阻止在这里的唯一办法。灾难的脚步必须在此刻被挡住。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痛苦的泪水刺痛了吉安娜的眼睛。

“阿尔萨斯，给我一点时间。只要一两天，我可以通过传送回到安东尼达斯那里，我们会召开紧急会议。也许我们能找到办法……”

“我们没有一两天的时间！”阿尔萨斯的声音如同炸响的霹雳，“吉安娜，这些被感染的人只有几个小时的生命了，也许只有几分钟。我……我在壁炉谷亲眼看到过被感染者的样子。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深思熟虑，可以进行讨论。我们必须行动，就是现在。否则就太晚了。”他没有再理会吉安娜，而是转头看着乌瑟尔。

“我以你未来国王的名义，命令你净化这座城市！”

“你现在还不是我的国王，孩子！即使你是，我也肯定不会服从这种命令！”

众人陷入了沉默，但激烈的冲突却一触即发。

阿尔萨斯……我的爱人，我最好的朋友……请不要这样做。

“那么，我就应该考虑怎样处理你的叛国行为了。”阿尔萨斯的声音冰冷，清晰。就算是他一拳砸在吉安娜脸上，吉安娜也不会感到如此惊骇。

“叛国？”乌瑟尔气急败坏地说，“你失去理智了吗，阿尔萨斯？”

“我失去理智？乌瑟尔，以我王位继承权的名义，解除你的军队统帅权力，并暂时取消你属下圣骑士的军职。”

“阿尔萨斯！”吉安娜喊道，她的舌头终于从震惊中恢复了过来，“你不能就这么……”

阿尔萨斯怒不可遏地看着她，厉声喝道：“就这么定了！”

吉安娜盯着他。他却已经转过身，看向他的部下。洛丹伦的军人们全都默默地肃立着，看着统帅之间的这场冲突。“还愿意拯救这片土地的人，跟我来！剩下的人……从我的视野里滚出去！”

吉安娜感到天晕地旋。阿尔萨斯真的要这样做，他要杀进斯坦索姆，砍倒那座城墙以内每一个活生生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吉安娜无法站稳身子，只能抓紧身边的马缰。她的马俯下头来，在她耳边轻声低鸣。从马鼻孔中喷出的温暖气息拂过她的面颊。她真的好羡慕这匹无知的牲口。

吉安娜怀疑乌瑟尔会向他曾经的学生发动攻击，但乌瑟尔受到效忠王子誓言的约束，这个誓言并没有因为他失去军职而被解除。吉安娜看到老圣骑士脸上的肌肉紧紧绷起。她几乎能听见乌瑟尔咬牙的声音，但他终究没有攻击他的君主。

但忠诚并不能管束住他的舌头。“你刚刚跨过了一道危险的分界线，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耸耸肩，又转向吉安娜，用探寻的目光看着她。片刻之间——只是在片刻之间，他仿佛又变成了他自己，真诚、年轻，还有一点惶恐。

“吉安娜？”

这个词代表了许多意思，其中有询问，也有恳求。吉安娜却只是愣愣地盯着他，仿佛在蛇的注视下僵在原地的小鸟。阿尔萨斯向她伸出一只戴着铁手套的手。吉安娜看着这只手，仍然一动不动，心中回想着自己被这只温暖的手牵住，被它爱抚的时光；想着它放在伤患身上，放射出治疗之光的样子。

她无法握住这只手。

“很抱歉，阿尔萨斯。我不能看着你这么做。”

现在，所有面具都已从他的脸上褪去，不再有仁慈的冰冷遮挡住他的痛苦，让她可以视而不见。他是那么震惊，那么无法相信眼前的情景。吉安娜甚至没办法再让自己去看他。她的喉头哽咽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转过身，见到乌瑟尔正以同情和怜悯的眼光看着她。老圣骑士伸出手，帮助她骑上马背。吉安娜非常感谢这位沉着镇定的长者。现在她的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只能紧攥住鞍头，勉强坐在马鞍里。乌瑟尔这时也上了马，一只手牵着吉安娜的马缰，引领她离开了他们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所遇到的最可怕的恐怖。

“吉安娜？”阿尔萨斯的声音紧追在她身后。

吉安娜闭上眼睛，泪水从她的眼角滑落。“我很抱歉。”她再一次悄声说道，“真的很抱歉。”

“吉安娜？……吉安娜？”

吉安娜只是用后背对着他。

阿尔萨斯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幕。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望着远去的女孩，感到心慌意乱，感到自己再无法动弹一下。她怎么能就这样抛弃他？她了解他。她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甚至可能比他自己都更了解他。她一直都很懂他。突然间，阿尔萨斯的意识回到了他们成为爱侣的那一晚。他们的身体沐浴在橙红色的稻草人火光中，然后是清冷的蓝色月光。他曾经紧紧抱住她，向她恳求。

“不要拒绝我，吉安娜，永远也不要拒绝我，求求你。”

“我永远也不会，阿尔萨斯，永远。”

哦，是的，那时她的话坚定有力，那时他们有着万般浓情蜜意。但现在，当他真正需要她的时候，她却让他看到了什么是现实——她拒绝了他，背叛了他。该死，她甚至也承认了，如果她遭遇这样的灾祸，她宁可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会受到瘟疫控制，成为所有美好、真实与自然的敌人。她离开了他，只剩下他一个人。哪怕她一剑刺穿他的胸膛，他也不会觉得比现在更痛苦。

一个念头在这时突然袭来，短暂如同一道刺目的闪电：正确的人会是她吗？

不，不，她不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她是对的，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犯下屠杀大罪的穷凶极恶之人。他知道，自己不是那样的人。他知道。

阿尔萨斯甩掉那令人眩晕的恐惧感，舔了舔突然变干的嘴唇，然后深吸一口气。有一些人和乌瑟尔一起走了。人数很多。实际上，阿尔萨斯觉得逃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只剩下这么少的人，他还能够攻破这座城市吗？

“殿下，请恕我直言。”法瑞克说道，“我……呃……我宁可被砍碎成一千片，也不愿变成那种亡灵怪物。”

大家议论纷纷，都对法瑞克的话表示赞同。阿尔萨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他抓紧了战锤。“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乐趣可言，而且将充满痛苦，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必须阻止这场瘟疫，就在这里，就在此时，而且要尽可能减少伤亡。这座城中的人都已经死了，我们知道这一点。即使他们现在还有呼吸和体温，瘟疫也很快就会夺走他们的生命。而我们必须抢在瘟疫前面，迅速、干净地结束他们的悲剧。”他逐一看着仍然站在他面前的战士们，还在坚守职责的只剩下这些人了，“他们必须被杀死。他们的家园必须被摧毁，以免还有我们没能挽救的人将那里当作巢穴。”士兵们纷纷点头，同时握紧了自己的武器。“这不是一场伟大而光荣的战斗。这是丑陋和痛苦的。我为此而感到发自内心的悔恨。但我也同样明白，我们必须这样做。”

他高举战锤，全力吼道：“为了圣光！”他的部下们也纷纷举起自己的武器，发出战吼回应自己的统帅。阿尔萨斯转身面对城门，深吸了一口气，冲进城中。

已经变成亡灵的死者很容易对付。它们本就是敌人，是失去灵魂的尸体对生命的丑恶模仿。打碎或者砍掉它们的脑袋并不比打倒一头发狂的猛兽更困难。而其他那些人……

那些人只是看着这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还有他们的王子，先是困惑，随后就是恐惧。一开始，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想到要拿起武器保卫自己。他们认识洛丹伦军队的制服，知道这些来屠杀他们的人本应是他们的保护者，他们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被杀死。当阿尔萨斯打倒第一个活人的时候，痛苦紧紧攥住了他的心。那是一个刚刚脱离青春期的年轻人，他抬起头看着阿尔萨斯，褐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困惑，他刚刚说出：“殿下，为什么……”阿尔萨斯已经大吼一声，一锤击中了那个男孩的心口。他在不期然间发现，他的战锤上已经不再有圣光闪耀。也许圣光也在为这可怕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感到哀伤。他的吼声中充满了痛苦，因为他只能这样，别无选择。哭泣的冲动仿佛要将他撕裂。他紧咬牙关，凭借意志把那份冲动压下去，转向了那个男孩的母亲。

阿尔萨斯本以为，只要继续杀下去，事情就会变得更容易，但他想错了，他的感觉只是变得越来越糟。他拒绝屈服，他的部下都在以他为榜样。如果他动摇了，他们一样也会动摇。然后，玛尔加尼斯就将取得胜利。所以他始终用头盔遮住面孔，这样他们就不会看到他的脸。他亲自点燃了焚毁房屋用的火把。那些房子里还锁着无数尖叫讨饶的人，但阿尔萨斯拒绝让这些恐怖的景象和声音减慢他的速度。

当一些斯坦索姆的居民开始反击的时候，阿尔萨斯反而感到一点安慰。很快，这些奋起自卫的人就被剿除了。他们不可能与职业军人和一名训练有素的圣骑士对抗，但这样至少减轻了阿尔萨斯心中那种恐怖的感觉——就像吉安娜所说的那样，杀人就像杀死毫无抵抗的牲畜。

“我一直在等你，年轻的王子。”

这是一个低沉而且不断战栗的声音，同时在阿尔萨斯的耳鼓和脑海中响起。它非常洪亮，而且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邪恶。克尔苏加德说过，他是一个恐惧魔王，一个拥有黑暗名字的黑暗生物。

“我是玛尔加尼斯。”

某种如同喜悦一般的东西涌过阿尔萨斯全身。他的决定是正确的，玛尔加尼斯就在这里，正是他制造了这场瘟疫。阿尔萨斯的部下也都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们纷纷向周围扫视，寻找这个声音的源头。一幢有许多居民藏身于其中的房屋突然大门洞开，许多行尸从里面冲了出来，它们身上全都散发出一种病态的绿色光线。

“就像你看到的那样，你的人民现在都属于我了。我现在将会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地转变这座城市中所有的人，直到生命的火焰在这里被彻底扑灭……永远不会再燃起。”玛尔加尼斯大笑道。那笑声是那样令人心神不宁，仿佛来自无底深渊，显得异常凄厉和黑暗。

“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玛尔加尼斯！”阿尔萨斯怒吼道。他感受到自己所作所为的正义，情绪终于高涨起来。“就算是这些人死在我的手里，也好过在死亡中成为你的奴隶！”

又是一阵笑声，随后，那个令人心悸的黑暗生物突然消失了，就像他出现时一样令人猝不及防。阿尔萨斯现在只能竭尽全力为保护自

己的生命而战——一大群亡灵冲向了他，其中还有三个缝合巨怪。

阿尔萨斯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才杀光了这座城市中的所有活人和死人。战斗终于结束了。阿尔萨斯已经精疲力竭，全身都在颤抖不已。血腥气、烟火气和那种毒面包的甜香味让他一直都想要呕吐。现在，就连面包房都已经化成一片焦黑的瓦砾，而这种恶心的毒药甜味却依然弥漫在空气中。鲜血和脓水覆盖了他曾经光亮夺目的盔甲，但他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他在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战斗。果然，没过多久，他的敌人便从天而降，落在焦土之上仅存的一幢依旧保持完整的房屋顶端。

阿尔萨斯踉跄了一下。这个怪物的确非常巨大。他的皮肤是蓝灰色的，如同有生命的岩石。在他光秃秃的头顶上，弯曲的长角向前伸展。两只蝙蝠一样的翅膀显得格外强大有力，如同活的阴影，伸展在他的背后。他的两条腿向后弯曲，腿的末端是两只蹄子。包裹那两条腿的钢甲上满是尖刺，并且雕刻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骨头与骷髅的图案。他的一双绿眼睛中闪耀着光芒，照亮了他锋利的獠牙，还有他傲慢的笑容。

阿尔萨斯抬头盯着这只怪物，心中充满了恐惧。无论眼前的景象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他都无法否认自己看到的事实。他听过许多关于恶魔的传说，在家乡和达拉然的图书馆的古书上看到过他们的画像。但亲眼见到这种可怕的生物俯视着自己，看到他身后的天空在火与烟尘中变成猩红色和黑色……

一个恶魔生物、一个恐惧魔王，这应该是只属于传说的存在。他不可能是真的，但他就在这里，站在他面前，散发出恐怖与死亡的气息。

恐惧魔王。

畏惧之心几乎要将阿尔萨斯压倒。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进行抗争，自己的神经很快就会崩溃。他将死在这个怪物手里——甚至没有可能与这个怪物进行一场像样的战斗。于是，他调动起自己全部的意志力，用另一种更好的情绪——憎恨，以及正义的怒火——淹没了心中无意识的恐惧。他想到了那些死在自己战锤下的人，那些活着的和已经死去的人，那些只知道啃食骨肉的食尸鬼，以及那些被吓坏的女人和孩子——他们根本不明白，他是在拯救他们的灵魂。他们的面容

成为他战斗的动力，他们绝不应该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终于，阿尔萨斯发现自己有了新的勇气，让他能够直视这个恶魔。他再一次握紧了战锤。

“我们现在就结束这一切吧，玛尔加尼斯。”阿尔萨斯喊道，他的声音强大而坚定，“只有你和我。”

恐惧魔王仰头大笑。“话说得倒是很勇敢。”他用隆隆的声音说道，“但不幸的是，想要在这里结束一切是不可能的。”他狞笑着，刀子一样的利齿露在扭曲的黑色嘴唇以外。“你的旅程刚刚开始，年轻的王子。”

他伸出手臂，指了一下阿尔萨斯的士兵们。长而锋利的爪子在继续燃烧着的，吞噬这座伟大城市的火焰中闪动着寒光。“聚集起你的力量，在北方的诺森德与我见面吧。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命运开启之地。”

“我真正的命运？”阿尔萨斯的声音中混杂着愤怒与困惑，“你到底在……”他的话停滞在喉咙里。玛尔加尼斯周围的空间开始闪光、波动，凝聚成阿尔萨斯熟悉的模样。

“不！”阿尔萨斯尖叫着。他盲目地、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差一点被收缩消失的传送门吞掉半个身子。阿尔萨斯漫无目的地吼叫着，挥舞只剩下微弱光芒的战锤向空气砸去。“我会杀死你，哪怕我要跑到大地的尽头！听到我的话了吗？直到大地的尽头！”

狂躁、暴怒、尖叫，他狂野地向空中挥动战锤，直到耗尽体力，让他再难以将战锤举起。他把战锤竖在地上，用锤柄撑住身体。他满身汗水，因为沮丧和愤怒而颤抖、哭泣。

直到大地的尽头。

第十三章

三天以后，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站在了斯坦索姆的街道上，这座光辉夺目的城市曾经是北洛丹伦的骄傲。

而现在，充斥在这里的只有梦魇。

弥漫在空气中的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吉安娜用手绢捂住口鼻，洒上了宁神花精油的手绢总算是挡住了这股最可怕的味道。烧毁整座城市的火焰早就应该因为缺乏燃料而渐趋熄灭了，却还在熊熊燃烧着。吉安娜知道，这其中一定有黑魔法在作祟。从腐败物上蒸腾起来的毒烟和辛辣的火焰烟尘一同刺激着她的眼睛和喉咙。

到处都是尸体，绝大多数都是两手空空的平民。泪水涌出吉安娜的眼睛，从面颊上滑落。她在恍惚中挪动着脚步，小心地迈过那些肿胀的尸体。阿尔萨斯和他的士兵们出于错误的救赎之心而犯下大错。当吉安娜看到他们甚至连孩子都没有放过的时候，一阵微弱却又充满痛苦的呜咽之声终于在她的喉头响起。

如果阿尔萨斯没有杀死这些人，这些僵硬的尸体真的会变成亡灵攻击她吗？也许。城里的许多人肯定已经吃下了运到这里的谷物。但这里的人真的是一个也不能被饶恕吗？吉安娜永远也不会知道，阿尔萨斯一样无法知道。

“吉安娜……我再一次请求你，和我一起去追剿那个恶魔。”阿尔萨斯的声音清晰有力，但他的心思却已经到了千万里之外，“他从我面前逃走了。我阻止了这座城市的居民成为他的奴隶。但在最后一刻，他逃走了。他就在诺森德，和我一起去那里吧。”

吉安娜闭上了眼睛。她不想回忆起一天半以前的那场对话。她不愿想起那时他的样子——他是那么冰冷、愤怒和疏离，一心只想着杀死那个恐惧魔王，将其他一切都抛诸脑后。圣光啊，那可是一头恶魔。

吉安娜被一具尸体绊了一下。她瞪大眼睛，仿佛看到了她的爱人将要面对的恐怖——无论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她仍然爱他，她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依然无法割舍这份感情，但愿圣光能够拯救她，她真的是依然……

“阿尔萨斯……这是一个陷阱。他是恐惧魔王。如果他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够把你引诱到斯……斯坦索姆，他肯定能够在他自己的领域内打败你。他在那里是最强大的。不要去……求求你……”

吉安娜想要抓住他的胳膊，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不能让阿尔萨斯去诺森德。他会死在那里。虽然他已经杀死了那么多人，吉安娜却依然不愿看到他失去生命。

“死了这么多人。”吉安娜喃喃地说道，“真不敢相信，这是阿尔萨斯做的。”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整座城市……

“吉安娜？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吉安娜猛然停住脚步，随后便用力压制住自己病态的恍惚。呼唤她名字的是乌瑟尔。一种莫名的安慰情绪涌过她的全身。她朝喊声传来的方向转过身去。之前的乌瑟尔总是让她感到有些害怕，他是那么伟岸、强大，而且……总是深深地沉浸在圣光之中。吉安娜回想起她和阿尔萨斯年轻的时候经常会在这位圣骑士背后，用他的虔诚来开玩笑，不由得从心底生出一种与现状极不相符的愧疚和羞赧。那时他们都觉得这位老圣骑士只不过是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炫耀他的身份和资历。开这位长者的玩笑的确是一件有趣的事，但在这如同地狱般的三天之前，她和乌瑟尔站在了一起，共同对抗阿尔萨斯的决定。

“你发过誓，绝不会拒绝我，吉安娜。”阿尔萨斯之前曾这样责备她，他的声音仿佛冰冷的匕首锋刃，“但当我最需要你的支持和理解的时候，你却在我面前转过了身。”

“我……你……阿尔萨斯，我们对彼此还不够了解……”

“而现在，你拒绝帮助我。我要去诺森德了，吉安娜。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一起阻止这种邪恶。难道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去吗？”

吉安娜打了个哆嗦。乌瑟尔注意到了她的反常，但什么都没有说。虽然那些非自然的火焰不断释放出滚滚热浪，这名圣骑士还是披挂着全身重甲，快步向她走来。现在吉安娜已经完全不再害怕这个强

悍有力的人，反而因为他的存在而感到安心。乌瑟尔没有拥抱她，不过还是带着安慰的神情握住了她的手臂。

“我猜测大概能在这里找到你。他去哪里了，孩子？阿尔萨斯把舰队带去了什么地方？”

吉安娜瞪大了眼睛。“舰队？”

乌瑟尔给了吉安娜肯定的回答。“是的。他召集起全洛丹伦的舰队，并带走了他们。对于这一行动，他只给他的父亲留下了一封极为简短的信函。我们不知道那些海军在没有得到上级指挥官直接命令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服从他。”

吉安娜给了乌瑟尔一个哀伤的微笑。“因为他是他们的王子，他们爱戴他。而且他们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一阵悲痛的表情掠过乌瑟尔刚毅的面孔。他点点头，轻声说道：“是的，他一直对部下都很好。他们能够感受到他真切的关怀。他们会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

圣骑士的话语中流露出悔恨。他说的并没有错——过去的阿尔萨斯完全值得拥有如此毫无保留的忠诚。

“而现在，就连你都拒绝辅佐他……”

乌瑟尔轻轻摇晃了一下吉安娜，让她回到现实中来。“你知道他可能把那些人带往何方吗，孩子？”

吉安娜深吸了一口气。“他在离开之前曾经来找过我。我恳求他不要去。我告诉他，那很像是一个陷阱……”

“他去了哪里？”乌瑟尔只是不断地追问着。

“诺森德。他去了诺森德，为的是追杀玛尔加尼斯——那个制造了这场瘟疫的恐惧魔王。他在……这里没有能打败那个恶魔。”

“一个恐惧魔王？该死的孩子！”乌瑟尔的愤怒吓到了吉安娜，“我必须去通知泰瑞纳斯。”

“我试过阻止他。”吉安娜说道，“那时……当他……”她无力地指了指难以计数的尸体。她已经上千次地在脑海中思考过，是否能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如果当时她知道该怎样劝说阿尔萨斯，知道如何触及他的心思，如果他那时能稍微受到一点她的影响。“但我失败了。”

我辜负了你，阿尔萨斯。我辜负了这些人——我辜负了我自己。

乌瑟尔沉重的、戴着铁手套的手落在她消瘦的肩膀上。“不要对自己太苛责，孩子。”

她发出一丝不见丝毫愉悦的笑声。“我的心思就那么明显吗？”

“任何有心的人都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也在这样问自己。”吉安娜抬头瞥了一眼圣骑士，很惊讶他竟然会承认这样的事。

“你也在这样问自己？”女孩问道。

老圣骑士点点头。他的眼睛因为疲惫而充满了血丝，那双眼睛深处蕴含着一种一直触及吉安娜心底的痛苦。“我不能与他作战。他依旧是我的王子。但我一直都在想……我是否至少可以挡在他面前？再多说一些，再多做一些，结局又会如何？”乌瑟尔叹了口气，摇摇头，“也许我可以拯救他，也许不行。但那个时刻已经过去，我做出的选择已无法挽回。你和我现在只能着眼于未来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你和这场……屠杀没有关系。感谢你告诉我他去了哪里。”

吉安娜低下头。“我觉得，我再一次背叛了他。”

“吉安娜，你所提供的信息也许能拯救他……还有那些盲目追随他的人。那些人并不知道他已经变成了什么。”

乌瑟尔的话又让吉安娜吃了一惊，她猛然抬起头。“他变成了什么？乌瑟尔，他仍然是阿尔萨斯！”

乌瑟尔的眼神却显露出凄凉的神色。“是的，他是阿尔萨斯，但他做出了一个可怕的选择。这个选择到底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我们还不能完全知晓。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从这次远征中回来。”乌瑟尔转过头，看着铺满地面的死尸，“我们只知道，死人可以被操控，恶魔

横行于世上。现在，我很想知道是否真的有幽灵存在。如果真有幽灵，我们的王子恐怕已经被它们团团围住了。”他低下头看着吉安娜，“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女士。”

吉安娜只是摇着头。“不，我还要再等一下。我还没有准备好。”

乌瑟尔审视着她的眼睛，然后点点头。“如你所愿。圣光与你同在，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

“圣光与你同在，乌瑟尔“光明使者”。”她努力向乌瑟尔挤出一个微笑，然后就看着他大步向远处走去。毫无疑问，她会因为泄露了阿尔萨斯的行踪，而被阿尔萨斯认为再一次背叛了他。但如果这样能救他的命……那么她什么都可以承受。

这里的阵阵毒烟已经逐渐超出了她的意志力能够抵抗的程度。吉安娜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地方。她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问她，为什么要来这里。而她心里的另一个地方其实有这个问题的答案。她是为了将这里的景象烙印在自己的脑海中，为了明白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绝对、绝对不会忘记这个答案。阿尔萨斯是否还能回头，她并不知道，但在斯坦索姆发生的一切绝不能只成为历史书上的一个注脚。

一只渡鸦在空中缓缓地盘旋。她想要跑过去，把那只渡鸦轰走，想要保护这些可怜的、残破的尸体。但渡鸦只不过在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没有人类的道德感，让它明白这是多么违背人性的行为。吉安娜又盯着那只渡鸦看了一会儿。她的眼睛突然睁大了。

那只鸟开始变形，长大。转眼间，一只食腐鸟变成了一个高高站立的身影。吉安娜吸了一口冷气。站在她眼前的正是那个曾经与她两次见面的先知。

“你！”

先知低下头，给了她一个奇怪的微笑，仿佛是在对她说，我认识你。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相遇了。前两次先知要找的人分别是安东尼达斯和阿尔萨斯。吉安娜在那两次遭遇中都使用了隐形术。很显然，两次使用隐形术的她都没有能躲过这位先知的眼睛。

“这片土地上的死者也许暂时能够得到安息了，但不要心存侥幸，你们的王子在寒冷的北地只能找寻到死亡。”

他直白的话语让吉安娜微微打了个哆嗦。“阿尔萨斯只是在做他坚信是正确的事。”她说得没有错，对此她很清楚。无论阿尔萨斯犯下了怎样的错误，他都绝对真诚地相信净化斯坦索姆是唯一可行的手段。

先知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他的决心也许的确值得赞赏，但他的激情只能导致自身的毁灭。现在，你们的希望已经落到了你身上，年轻的法师。”

“什么？我？”

“安东尼达斯对我不屑一顾。泰瑞纳斯和阿尔萨斯也是一样。人类的两位统治者和魔法大师们都选择对现实视而不见，但我认为，你也许会听我一句话。”

吉安娜几乎能看见环绕他的能量光晕在闪耀、盘旋，无比的强大。先知向她靠近一步，伸手按在她的肩头。吉安娜困惑地看着先知的眼睛。

“你必须率领你的人民向西前往古老的卡利姆多大陆。只有在那里，只有在那里，你们才能战胜暗影，从火焰中拯救这个世界。”

吉安娜看着先知的眼睛。她知道，先知是对的。尽管先知拥有强大的法力，但并没有对她施加控制，或者进行催眠。吉安娜明白先知的苦心。他所说的真理已经牢牢印在吉安娜的脑海。

“我……”吉安娜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爱人一手造成的地狱——直到现在，她依然爱着他，但她还是向先知点了点头。

“我会按你说的去做。”

并将我的阿尔萨斯丢给他所选择的命运——她没有别的办法了。

“但我需要时间来召集众人，并让他们相信我。”

“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已经有太多的时间被浪费了。”

吉安娜仰起下巴。“我一定要试一下。如果你真的了解我，那么你就一定能够明白。”

渡鸦先知仿佛稍稍感到了一点安慰。他向吉安娜露出笑容，用力按了一下她的肩膀。“去做你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吧。但千万别耽搁太长时间。沙漏很快就会漏空，任何迟误都将是致命的。”

吉安娜点点头，张开嘴，却因为激动的心情而无法说出一个字。她要说的东西太多了。安东尼达斯是他们的领袖，吉安娜相信，大法师会听从她的劝告。她会将这座城市中发生的事情仔仔细细地向她的导师报告。如果他们能及早将这里的居民撤往卡利姆多，也许这里的悲剧就不会发生。阿尔萨斯依然还会在她身边。

先知的形体开始收缩、变化，再一次成为一只黑色的大鸟，飞向高空，张开的翅膀在风中簌簌作响。当这只渡鸦从吉安娜面前掠过的时候，从这双黑色翅膀下流散出的空气是那样清新洁净，丝毫没有尸体、烟火和死亡的气味。

那是希望的味道。

第十四章

这片大陆的名字叫诺森德。洛丹伦舰队停泊在这片大陆边缘一个叫匕鞘湾的地方。这里的水很深，凛冽的寒风从不停歇，也让这片冰冷的蓝灰色海湾永远都是波涛汹涌的景象。从陡峭的悬崖上，能看到顽强向上生长的松树，在阿尔萨斯和他的部下扎营的小片空地边缘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一道瀑布从半空中落下，在岩石上激起大片水花。这个地方的生存环境远比阿尔萨斯想象中要好得多，至少现在看上去，这里完全不像是一个恐惧魔王的势力范围。

阿尔萨斯从小船中跳上岸，在沙滩上有些吃力地向前迈着步子。他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不放过目光所及的每一样东西。寒风扯动着他的金发，用冰冷的手指将它们一根根捋过。风声仿佛一个迷路的孩子在哭泣。在他身边，他不经父亲同意就擅自调遣的一名船长打着哆嗦，不停地揉搓着双手，想要让它们暖和起来。

“这里真是一个被光明遗弃的地方，甚至连太阳都看不到！大风简直能把你的骨头都冻僵，而你却连个哆嗦都不打。”

阿尔萨斯有些惊讶地发觉到，这个人说的并没有错。他也感觉到了寒冷——冷风像刀子一样戳刺着他的身体，但他却不曾有一丝颤抖。

“殿下，你还好吗？”

“船长，我们的部队是否已经集结完毕？”阿尔萨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这真是个愚蠢的问题。他当然很不好。为了阻止更加可怕的灾难，他被迫杀光了一座城市中的居民。吉安娜和乌瑟尔全都抛弃了他。而一个恐惧魔王正在前面等着他。

“差不多全到了，只剩下不多的几艘船还在……”

“很好。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座有充分防御的远征基地。谁也不知道前方的暗影中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这样至少能让这个家伙暂时闭上嘴，去做些事情了。阿尔萨斯也完全没有休息，像他的部下一样，全力以赴地为了建立一座牢固的营地而奋力工作。他想念

吉安娜用灵巧的双手点燃的篝火，在漫长而寒冷的黑夜温暖他的身体。该死的，他真的很想吉安娜，但他必须学会不去想她。当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辜负了他。他的心中不会再有她的位置。他需要变得强大，而不是越来越软弱。他需要决心，而不是痛楚。他不能在心中给软弱留下位置。只有这样，他才能战胜玛尔加尼斯。他绝不能再奢求温暖。

　　这个夜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阿尔萨斯一直在帐篷中保持着清醒，直到清晨。他仔细查看了北方地图。这张地图很不完整，但已经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地图了。当他最终沉沉睡去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那是个同时充满了喜悦与恐怖的梦。他再一次变得年轻，面对着一个充满了希望的世界，骑在他钟爱的那匹纯白骏马的背上。人和马再一次融为一体，再一次成为最优秀的搭档。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们。而就在这个梦中，阿尔萨斯在催促无敌进行那致命的一跃时，感觉到恐怖降临到自己身上。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梦，但剧痛丝毫没有因此而减轻。他的身体仿佛再一次被撕裂。再一次，他抽出剑，刺进了他的挚友的心脏。

　　但这一次……这一次他发现自己手中不再是那个恐怖的时刻所佩的普通钢剑。出现在他梦中的是一把双手巨剑，形态优美，沿着剑刃雕刻着一个个发光的符文。冰寒的蓝雾不断从剑身上飘散开来，冷得就像无敌周身的冰雪。当他抽出这把剑的时候，发现自己眼前并不是一匹被杀死的马。无敌嘶鸣一声跳了起来，身上的伤口全部愈合了，甚至比以前显得更加强壮。它的身上仿佛也在发光，白色的皮毛闪耀起明亮的光彩。梦到这里，趴伏在地图上的阿尔萨斯一跃而起。他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喉头发出喜悦的呜咽声。没错，这是一个预兆。

　　北地的清晨冰冷而且灰暗。阿尔萨斯在第一缕阳光出现之前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他渴望着深入内陆，去寻找那个恐惧魔王。他知道，那个恶魔就在这里。

　　但在第一天，他们只不过找到了不多的几群亡灵。一天又一天，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经过调查，被绘入地图，阿尔萨斯的精神也逐渐消沉下来。

　　他知道，诺森德是一片非常辽阔的大陆，其中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进行过勘测。的确，玛尔加尼斯是恐惧魔王，而他们这几年遭遇到的成群亡灵也表示他极有可能就在这里。但他依然有可能躲在别的地

方，甚至根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他要阿尔萨斯来诺森德与他见面，这可能只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诡计，为的是引诱阿尔萨斯走上歧途。而那个恶魔尽可以趁着他滞留在诺森德的时候，去别的地方作恶……

不，也许这个想法很疯狂，但那个恐惧魔王非常傲慢，坚信他一定能打败这个人类王子。阿尔萨斯必须相信他就在这里，他只能这样相信。当然，这也意味着吉安娜是对的——玛尔加尼斯正等在这里，为他设下了陷阱。所有这些念头都让阿尔萨斯很不舒服。他越思考这件事，就变得越发焦虑。

不过，当第二个星期的搜索行将结束的时候，阿尔萨斯终于找到了一些能够给他带来希望的东西。他们改变了搜索方向。这一次，首先被派出去的两名斥候带回来了有大群亡灵出没的情报。阿尔萨斯很快就找到了斥候所说的那些亡灵——它们都支离破碎地躺在冻土之上。没等阿尔萨斯对眼前的景象做出任何可能的猜想，他的部队就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攻击。

“寻找掩护！”阿尔萨斯喊道。士兵们纷纷躲到了他们能找到的掩体后面——树干、石块，甚至是雪堆。攻击几乎是刚一开始就停止了，一个喊声响了起来。

“该死的！你们不是亡灵！你们是活人！”

阿尔萨斯认得这个声音，但他绝没有想到能够在这个蛮荒之地听到它。就他所知，只有一个人能发出如此火热心性的喊声。片刻之间，他忘记了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到底是要寻找什么。充满他心中的只有关于往日的快乐回忆。

“穆拉丁？”阿尔萨斯又惊又喜地喊道，“穆拉丁·铜须，是你吗？”

那个身材壮实的矮人从一排武器后面走出来，小心地向这边望过来，然后，他紧皱的双眉便舒展开来，取而代之的是灿烂的笑容。“阿尔萨斯，小子！真没想到来救我们的竟然会是你！”

他大步向前走来。阿尔萨斯觉得他脸上的胡子比自己小时候看到的更浓密了（尽管阿尔萨斯小时候就觉得，这个矮人的脸上除了胡子以外什么都看不到）。他的眼角有了更多的皱纹，但现在，那双眼睛

里满是喜悦的光彩。他伸开双臂，跑向阿尔萨斯，一把抱住了王子的腰。阿尔萨斯笑了——圣光啊，他已经有多久不曾笑过了？他也用力抱住了自己的导师和老朋友。当他们分开的时候，阿尔萨斯才忽然想起穆拉丁刚才说过的话。

“救你们？穆拉丁，我甚至不知道你在这里。我是来……”他猛地闭住了嘴。他不知道穆拉丁如果听说了他的事情，会有怎样的反应。所以，他只是向矮人微微一笑。“这些事不着急说。来吧，我的老朋友。我们已经在不远的地方建立了营地。看样子，你和你的人应该先吃上一顿热饭了。”

“如果你还有啤酒就更好了。”穆拉丁笑着说。

当阿尔萨斯、穆拉丁、穆拉丁的副手巴尔古和其他矮人们大步走进营地的时候，营地里立刻升腾起一片欢庆的气氛，这个常年只能看见冰雪的地方仿佛也不再那么寒冷了。阿尔萨斯知道，这些矮人早已习惯了寒冷的气候，他们是刚强健壮的种族。但他也注意到矮人们在捧起冒着热气的汤碗时，满是胡须的脸上掠过的宽慰与感激之情。虽然非常困难，阿尔萨斯还是努力控制住自己，没有在穆拉丁和同伴们吃饭休息的时候立刻就提出成堆的问题。一直等待矮人们恢复了一些精神，他才招手示意穆拉丁和他一同走出中心营地，来到他的私人帐篷旁边。

“那么。”他终于开口了，而他昔日的导师依旧在毫不停顿地将冒着热气的食物铲进嘴里，就像是一台工作良好的侏儒机器，“你们来这里到底是要做什么？”

穆拉丁咽下一口食物，又用一大口啤酒把食物冲进胃里。“嗯，小子，我先提醒你，这件事并不需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阿尔萨斯点点头，表示理解。他麾下的舰队中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来到诺森德的真正原因。“很感谢你信任我，穆拉丁。”

矮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你长大了，也变漂亮了，小子。如果你能找到办法来到这片荒蛮的地方，那么你就有权利知道我和我的人打算在这里做什么。我正在寻找一个传奇。”穆拉丁的眼睛里焕发出明亮的光彩。他又喝了一大口啤酒，抹了抹嘴唇，继续说道：“你知道，我的人一直都对珍奇宝物很感兴趣。”

“确实。”阿尔萨斯回忆起自己听到过的传闻。穆拉丁帮助他的弟弟组建了一个被称为探险者协会的团体。那个协会的基地在铁炉堡，协会成员会旅行到世界各地，搜寻各种失传的知识和古代宝藏。“那么说，你在这里是要完成协会的任务？”

“没错。我以前已经到过这里很多次了。这是一个奇怪而又吸引人的地方，它不会轻易把自己的秘密向别人展露……所以它就变得更加有趣了。”他伸手到背包里，拿出一个用皮革包裹的本子。看样子，这个本子的装帧曾经非常考究，而现在，它磨损得已经相当厉害了。穆拉丁把本子递给阿尔萨斯，哼了一声，示意他拿过去看一看。王子接过书本，将它翻开。这个本子上有数百幅各种生物、地形和建筑废墟的草图。“如果只是草草看上一眼，你绝不可能发现这里真正的魅力。”

阿尔萨斯看着这些绘图，不得不同意穆拉丁的话。“大多数时间，我只是在这里进行研究，试图了解这里的一切。”

阿尔萨斯合上那本旅行日志，把它还给穆拉丁。“你看到我们的时候，显得很惊讶，还把我们当成了亡灵。你们在这里已经有多久了？你在这里都看到了什么？”

穆拉丁用一块面包刮掉碗里最后一点食物残渣，然后把面包一口吞掉，又叹了一口气。“啊，我真想念你们王宫烤房中做出来的小点心。”他一边说话，一边拿出烟斗，“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不算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出问题了。这里有某种……正在迅速变得强大的力量。它很可怕，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可怕。我和你的父亲谈过这件事。我想，这股力量肯定不愿意只是龟缩在诺森德。”

阿尔萨斯努力压抑住自己的忧虑与兴奋，竭力显出一副镇定如常的样子。“你认为它会对我的人民造成威胁吗？”

穆拉丁向后靠过身子，点着了烟斗。空气中飘散着他最喜欢的烟草气味。这种阿尔萨斯早就熟悉的味道逗弄着他的鼻翼，也让他在这片陌生的陆地上感到一点慰藉。“是的，我的确这么认为。我相信，它和那些讨厌的亡灵一定有脱不开的关系。”

阿尔萨斯认为该是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告诉穆拉丁的时候了。他迅速而平静地将一切事情都说了出来：瘟疫谷物、克尔苏加德、诅咒教

派，自己第一次见到那些亡灵农夫的惊恐，得知玛尔加尼斯——一个恐惧魔王已经进入这个世界，并制造了这场瘟疫，以及恶魔以嘲讽的口吻邀请他来到诺森德。

提到斯坦索姆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出全部实情。“瘟疫也传播到了斯坦索姆，我阻止了玛尔加尼斯获得任何一具尸体，用于他的邪恶目的。”这就够了，他没有说谎，只是不能确定穆拉丁会明白他被迫那样做的必要性。就连吉安娜和乌瑟尔都没有能理解他——他们甚至还亲眼见到了阿尔萨斯必须与之对抗的敌人。

穆拉丁咕哝了一声。“真是坏消息。也许我正在寻找的那件宝物能够帮助你与这个恐惧魔王作战。就算是在罕见的魔法物品中，这件宝物也是一件极品。关于它的消息最近才浮出水面。自从我们刚刚知道它的存在，就开始了对它的寻找。我们找了很长时间，找得很辛苦。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一件可以找出它的位置的魔法物品，但我们的运气一直都不太好。”他从阿尔萨斯身上移开目光，向王子背后望去。在他的视野中，是一片被暗影笼罩的荒野。片刻之间，他眼睛里的光彩黯淡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阿尔萨斯小时候从没有见过的肃穆与阴郁。

阿尔萨斯等待着。好奇的烈火在烧灼着他，但他不想表现出急躁的样子，否则穆拉丁一定又会把他当成当年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穆拉丁将思路拉回到眼前，专注地看着阿尔萨斯。“我们正在寻找一把被称为霜之哀伤的符文剑。”

霜之哀伤。阿尔萨斯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也在微微战栗。对于一件传奇武器而言，这不是一个好名字。他并非没有听说过符文剑。它们是极为罕见的武器，拥有骇人的强大威力。阿尔萨斯瞥了一眼自己的战锤。那把战锤在他遇到穆拉丁，返回营地之后，就一直靠在一棵树上。那是一件美丽的武器。他非常爱惜这柄战锤，但最近，这柄战锤上闪耀的圣光越来越暗淡了，有时甚至再看不到半点光亮。

而一把符文剑……

突然间，他下定了决心，仿佛命运正在他的耳边低语。诺森德是一片辽阔的大陆，他会在这里遇到穆拉丁肯定不只是出于偶然。如果

他得到了霜之哀伤，他肯定可以杀死玛尔加尼斯，结束这场瘟疫，拯救他的人民。这个矮人来到他身边是有原因的。这是命运的选择。

穆拉丁还在说话，阿尔萨斯急忙将注意力转回到他身上。“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找到霜之哀伤，但我们越接近目标，我们遇到的亡灵也就越多。我已经不年轻了，所以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巧合。”

阿尔萨斯微微一笑。看来穆拉丁也不相信命运有什么巧合，这让他的信心迅速增长起来。他低声说道：“你认为玛尔加尼斯并不想让我们找到它。”

“我认为他很愿意看到你在与他决斗的时候手中并没有那样的武器。无论是谁，都不会希望敌人拥有一件符文武器。”

“那么听起来，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了。”阿尔萨斯说，“我们帮助你和你的协会找到霜之哀伤。而你们可以帮助我们对抗玛尔加尼斯。”

“这个计划很不错。”穆拉丁表示同意。在他头顶缭绕的烟雾如同一片片芬芳的蓝黑色羽毛。“阿尔萨斯，我的孩子……你还有啤酒吗？”

随后的数天中，穆拉丁和阿尔萨斯一直在对比彼此的调查结果。他们现在有了双重任务——玛尔加尼斯和符文圣剑。最后，他们决定必须继续向诺森德内陆推进，同时命令舰队向北推进，建立新的营地。很快，他们就发现挡在路上的敌人不只是亡灵，还有饥饿凶暴的狼群，以及半像狼獾、半像人类的怪人，甚至还有一种巨魔，这些巨魔似乎早就把这片北方的严寒冻土当作了家园，就像他们的远亲很好地适应了荆棘谷的湿热丛林一样。发现这种怪物的时候，穆拉丁并不像人类王子那样惊讶。毕竟在矮人的首都铁炉堡附近，就潜藏着小群与之类似的“冰巨魔”。

阿尔萨斯从穆拉丁那里得知，亡灵在这里也建立了基地。那是一些怪异的、金字塔形的建筑，上面都脉动着黑暗魔法。它们曾经属于一个更加古老，现在已经灭绝的种族，而亡灵们自然而然地占据了这些地方。所以，他们现在不仅是要消灭这些会行走的尸体，还要摧毁它们的巢穴。不过，阿尔萨斯每一天都在更加接近他的目标。玛尔加尼斯的邪恶痕迹越来越多，只是那个恐惧魔王本身依然不见踪影。

穆拉丁寻找霜之哀伤的行动仍然还看不到成功的曙光。通过魔法和非魔法手段找到的线索正迅速缩小他们的搜寻范围，但迄今为止，无论他们已经找到了多少事实证据，那把符文剑依然还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在情况发生改变的那一天，阿尔萨斯的脾气非常糟糕。那时他正和矮人们一同返回他们临时搭建的行军营地。他又饿又累、浑身冰冷，却没有得到任何收获。因为满心都是火气，他用了几秒钟时间才发现营地的异常景象。

哨兵们都不在岗位上。“这是……”他转头看着穆拉丁。老矮人已经握紧了斧柄。当然，营地中也没有尸体。如果亡灵趁着阿尔萨斯离开的时候发动了攻击，那么死者的尸体现在也会变成亡灵了——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征兵方式，但地面上至少应该有血迹，战斗的痕迹……阿尔萨斯什么都没有看到。

他们悄无声息地小心前行。营地中的人都离开了，大部分营房也都被打包带走了。不过在营地中还留下了几个人。看到阿尔萨斯走进营地，他们全都向王子敬礼。阿尔萨斯用疑问的眼神看着他们。一个名叫卢克·瓦伦弗斯的队长说道：“抱歉，殿下。依照乌瑟尔爵士的要求，您的父亲已经召回了我们的部队。远征被取消了。”

阿尔萨斯眼睛附近的一条肌肉开始抽动。“我的父亲……召回了我的部队，因为乌瑟尔爵士要他这样做？”

那名队长看起来相当紧张，他向旁边的穆拉丁瞥了一眼，然后才回答道：“是的，殿下。我们本想等您回来，但使者坚持要求我们立刻出发。现在所有人都向西北进发，去与舰队会合了。我们的斥候发现通向那里的道路全都被亡灵占据着，就像我们过来时的道路一样。所以现在部队正努力在树林中开辟出一条路来。我相信，您很快就能追上他们，殿下。”

“当然。”阿尔萨斯勉强做出一个微笑的表情，而他的内心已经如同火焰在燃烧，“请等我一下。”他伸手按住穆拉丁的肩膀，引领老矮人走到旁边一个安静的角落里。

“呃，我很遗憾，小子。听到这样一个消息的确令人气馁……”

“不。”

穆拉丁眨了眨眼。“你有什么打算？”

“我不打算回去，穆拉丁。如果我的战士抛弃了我，我就绝不可能战胜玛尔加尼斯！瘟疫永远也无法被阻止！”他开始还注意压低声音，但说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接近于喊叫了。等在一旁的几名士兵纷纷把好奇的目光转向他和穆拉丁。

“小子，那是你的父亲，你的国王。你们不能违抗他的命令。这是叛国。”

阿尔萨斯哼了一声。也许正是我的父亲背叛了他的人民，他在心中这样想着，只是没有说出口。

“我剥夺了乌瑟尔的军职，解散了骑士团。他没有权力这样做。父王被欺骗了。”

“那么，如果你说得没有错，等你回去以后，就必须好好和他谈一谈，让他明白你的道理。但你们依旧不能违背命令。”

阿尔萨斯用凌厉的目光瞥了一眼这个矮人。如果我说得没有错，这个该死的矮人是在暗示他在说谎吗？“你说对了一件事。我的部下明白命令层级的高低差异，并且完全忠诚于这种差异。如果得到了直接命令，他们是不会拒绝回家的。”他若有所思地揉搓着下巴，想到了主意，并且因此而露出微笑。“就是这样！我们只要断掉他们回家的路就行了。他们并没有违背命令，只是无法服从命令而已。”

穆拉丁的两道浓眉皱到了一起。“你在说什么？”

阿尔萨斯向他露出了狼一般的笑容，并将自己的计划低声告诉了他。

穆拉丁似乎被吓了一跳。“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小子？”老矮人的语气告诉阿尔萨斯，他的确是认为这个计划有点过分了，也许绝不只是“一点”过分而已。阿尔萨斯没有再理会他。穆拉丁没有见过他见过的东西，没有被迫去做过他做过的事。用不了多久，等到他们最终面对玛尔加尼斯的时候，这个矮人就能明白了。阿尔萨斯知

道，他终将击败那个恐惧魔王。他必须赢得胜利，结束这场瘟疫，结束他的人民所遭受的威胁。而破坏那些船只只不过会对他的士兵们造成一时不便。和洛丹伦人民的生命相比，这一点损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我知道，这个办法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必须如此。”

***

几个小时以后，阿尔萨斯站到了遗忘海岸的滩头，看着他的整支舰队被大火吞噬。

他的计划很简单。如果没有了船，士兵们就不能乘船回家，不能抛弃他。阿尔萨斯必须把这些船全部烧掉。

他按照穆拉丁的指引，直接穿过森林，找到那里的野蛮人部落，招募了一些佣兵，随后就率领他们突破亡灵的阻挠，抢先到达海岸，登上舰船，泼洒油料，然后将这些木质军舰点燃。在这片幽暗冰冷的大路上，如此猛烈的火焰所产生的热量在让人感到恐惧的同时，却又另有一番舒服的感觉。阿尔萨斯举起手，为双眼遮住了海上灼热的火光。

在他身边，穆拉丁不住地叹气摇头。其他矮人也都望着燃烧的舰队，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们依然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阿尔萨斯将手臂抱在胸前。他的后背一片冰冷，面孔和前胸却能感觉到一阵阵火焰的烧灼。他神情严肃地看着一艘被烧得只剩骨架的战舰在巨大的哀鸣声中缓缓迸裂。

“该死的乌瑟尔，因为他，我才不得不这么做！”他喃喃地说道。

他要让那个圣骑士——那个被解除军职的圣骑士，还有吉安娜和他的父亲看到，他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无论这个责任是多么可怕和残忍。他将完成必须由他完成的任务，然后带着胜利返回洛丹伦。这绝不是心志软弱的人能够做到的。因为他，因为他愿意肩负起这份沉重的责任，他的人民才能生存下去。

泼过油的木材发出巨大的爆裂声，一时间甚至盖过洛丹伦军队绝望的喊声。他们刚刚来到阿尔萨斯身后。

“阿尔萨斯王子！我们的船！”

“出了什么事？我们该怎么回家？”

应对这些士兵的策略在阿尔萨斯的脑海中已经酝酿了几个小时。他甚至早就想到了士兵们发现自己被困在这里时大惊失色的样子。他们本已经同意追随他，但穆拉丁是对的，对他们而言，父王的命令要高于他给他们的一切命令。他们会乘船回家，而玛尔加尼斯会因此获胜。这些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必须消灭这里的敌人，除掉他的国家受到的威胁。

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些雇佣兵身上。

没有人会纪念这些人。

他们可以随意出卖自己。只要有人付足够高的价钱，让他们来杀阿尔萨斯，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向他举起刀剑，就像他们举剑砍向他的敌人。死了这么多人——善良的人、高贵的人、无辜的人……他们毫无意义地死去，这个世界需要有人为他们复仇。如果阿尔萨斯的部下不能忠贞不贰地追随他，他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这绝不是阿尔萨斯能够承受的结果。

“快一点，我的战士们！”阿尔萨斯一边高喊，一边举起了战锤。现在，这把锤子上看不到半点光亮，他也对这件曾经被自己视如珍宝的武器没有任何期待了。他指了一下刚刚将载满给养的小艇拖上岸边的佣兵们说道：“这些险恶的雇佣兵刚刚烧掉了我们的船，让你们无法再回家乡！以洛丹伦的名义，消灭他们！”

随后，他率先发动了冲锋。

第十五章

没等帐篷帘掀起来，阿尔萨斯已经听出了穆拉丁急促而又沉重的脚步声。老矮人站在帐篷口，狠狠地瞪着他。他们就这样对视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穆拉丁猛地转过头，摔下帐篷帘，大步走开了。有那么一段时间，阿尔萨斯仿佛又回到了自己小时候，刚刚不小心将训练剑丢到了军械大厅的另一边。他紧皱双眉，站起身，跟随穆拉丁走到了远离其他人的地方。

矮人没有一句废话。“你对士兵说了谎，还出卖了为你战斗的雇佣兵！”穆拉丁向阿尔萨斯仰起头，以最严厉的目光逼视着他，“你不是我训练出来的那个小子。你不是白银之手骑士。你不是泰瑞纳斯国王的孩子。”

“我已经不是个孩子了。”阿尔萨斯一把将穆拉丁推开，“我做了我必须要做的事。”

他以为穆拉丁会向他发动攻击，但他的老导师胸中的怒火仿佛在刹那间熄灭了。“你到底怎么了，阿尔萨斯？”穆拉丁低声问道，他的声音中包含着整个世界的痛苦和困惑，“对于你来说，复仇就这么重要吗？”

“不要在这件事上质疑我，穆拉丁。”阿尔萨斯吼道，“你没有见到过玛尔加尼斯对我的祖国，对那些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所做的一切！”

“我听说过你做的事情。”穆拉丁低声说道，“你的一些士兵在灌饱了啤酒之后就再也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了。对这件事，我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也知道，我不能对你进行评判。你是对的，那时站在城外的不是我。感谢圣光，我不必像你那样，要为那种事做出决定。但你还是变了。你……”

炮火声和呼喊声打断了穆拉丁。在一次心跳的时间里，穆拉丁和阿尔萨斯已经拿起了武器，向营地转回身去。士兵们还在手忙脚乱地寻找着兵器。法瑞克向人类士兵喊喝命令，巴尔古则努力要将矮人组织起来。营地外传来交战的声音。阿尔萨斯能够看到亡灵军队正在步

步逼近，他紧紧攥住了战锤。这一次不再只是一场遭遇战了，亡灵军队向他发动了组织严密的进攻。

“黑暗之王早就料到你们会来。”阿尔萨斯就算是死也忘不掉这个声音。他心中感到无比兴奋。玛尔加尼斯就在这里！他的方向是正确的。“你的旅途到这里就是尽头了，小崽子。你被困在了世界的屋脊上，将会在这里变成冰块。为你唱丧歌的只有死人。”

穆拉丁挠了挠胡子，一双目光犀利的眼睛观察着营地以外的战场。“情况看起来不太好。”他的声音中透露出矮人所特有的对敌人的蔑视，“我们完全被包围了。”

阿尔萨斯愤恨地盯着敌人，悄声说道：“我们早就应该干掉他。只要有霜之哀伤……我们早就应该干掉他。”

穆拉丁向旁边瞥了一眼。“听我说，小子……对于那把剑，我一直都有些拿不准。说实话，我现在对你也很有些顾虑。”

阿尔萨斯愣了一下，才意识到穆拉丁在对他说话。“你……你的意思是不是你已经知道该怎样找到它了？”

穆拉丁点点头。阿尔萨斯立刻抓住了他的胳膊。“无论你有什么顾虑，穆拉丁，你现在不能被那些无聊的心思绊住双脚。玛尔加尼斯就在我们面前。如果你知道那把剑在哪里，就带我去找它，帮我得到霜之哀伤！你自己也说过，你相信玛尔加尼斯绝对不愿意看到霜之哀伤在我手里。玛尔加尼斯的军力远超过我。没有霜之哀伤，我们必败无疑。这一点你同样很清楚！”

穆拉丁苦恼地看着他，然后闭上了眼睛。

“对于那件宝物，我有一种非常糟糕的感觉，小子。所以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没有着急去找它。当关于它的消息开始四处传播时，我就觉得这件事总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不过我相信，我已经知道了它的确切位置。你组织一支小队。我会带你去找到那把符文剑。”

阿尔萨斯拍了拍老朋友的肩膀。就应该这样，我会拿到那把该死的符文剑，我会用它刺穿你的黑心，恐惧魔王。我会让你为这一切付出代价。

***

“封闭那里的缺口！”法瑞克喊道，“戴凡，开火！”在震撼整座营地的炮声中，阿尔萨斯向他的副指挥跑去。

“法瑞克队长！”

法瑞克转向他。“殿下……我们被完全包围了。暂时我们还能支撑一会儿，但它们迟早会冲进来，把我们彻底打垮。我们损失的人，都会变成它们的士兵。”

“我知道，队长。穆拉丁和我要去拿霜之哀伤了。”法瑞克的眼睛微微睁大了一些，里面既有惊讶，也有希望。阿尔萨斯向他最信任的几名部下讲述过这把拥有巨大力量的符文剑。“一旦我们拿到它，胜利将注定属于我们。你能为我争取一些时间吗？”

“没问题，殿下。”法瑞克咧开嘴笑了，但他的语气中依然带有忧虑，“我们能够挡住这些亡灵杂种。”

片刻之后，穆拉丁带上地图和一件闪闪发光的奇异物品，与阿尔萨斯和他的几名随从会合了。老矮人双眉紧皱，目光中尽是不安，但他依旧挺直腰杆，做好了突破重围的准备。法瑞克发出信号，主动向敌军发动攻击。大部分亡灵都被他吸引，向他率领的部队聚集过来。营地后方的敌人兵力明显薄弱了很多。

“我们走。”阿尔萨斯用冰冷的声音说道。

***

穆拉丁交替观察着地图和那个发出不规律脉动的闪光物体，用响亮的喊声为阿尔萨斯指引方向。他们尽可能加快脚步走过厚厚的积雪，只是偶尔会停下脚步喘一口气。随着乌云聚集，天空开始变黑了，大雪接着落下，进一步减慢了他们的步伐。

阿尔萨斯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机械。大雪遮蔽了他的视线，让他只能看到面前几尺远的地方。他已经不再注意或者在乎他要朝哪个方向走，只是移动着两条腿，跟在穆拉丁身后。时间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也许刚刚走了几分钟，或者是已经走了几天。

他的意识里只剩下了霜之哀伤——他们的救赎。阿尔萨斯坚信这一点，但他们能够在营地被亡灵和那个恐惧魔王攻破之前找到那把剑吗？法瑞克说过，他们还能够守住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会有多久？他终于能够确定，玛尔加尼斯就在这里，就在他的营地前方，而他却没办法手刃这个恶魔……

“就在这里。”穆拉丁带着一种虔诚的语气向前一指，“就在这里面。”

阿尔萨斯停住了脚步，眨了眨无法在风雪中睁大的眼睛——他的睫毛上都已经结了冰。他们站在一座山洞洞口前。在灰色的天空下、啸吼的暴风雪中，这一片黑暗的岩壁和更加黑暗的洞口显得格外凶险可怖。但山洞深处又有光芒照射出来，那是一种柔和的、蓝绿色的，几乎无法察觉的光芒。疲惫已经深入阿尔萨斯的骨髓，身上的肌肉也仿佛变成了冰块，但他依旧感到极度兴奋。他努力翕动自己冻僵的嘴唇。

“霜之哀伤……玛尔加尼斯的末日。瘟疫终于可以被除掉了。我们走！”

又一阵风吹来，似乎要将他卷走。他急忙强迫自己迈开双腿，向前走去。

“小子！”穆拉丁的声音猛然唤住了他，“如此珍贵的宝物不可能被简单地扔在一个山洞里，可以被人随便拿走。我们必须小心一些。”

阿尔萨斯感到一阵气恼，但穆拉丁在这种事情上的确更有经验，所以他点了点头，用力握紧战锤，小心翼翼地向洞中走去。一走进洞中，强风和暴雪的压力骤然消失，阿尔萨斯不由得精神一振，继续向山洞深处走去。他在洞外看到的光线原来是岩壁上一些蓝绿色水晶和矿脉的微弱闪光。阿尔萨斯听说过这种会发出冷光的水晶，他很庆幸这些水晶石让山洞中不至于一团漆黑。这样，他的部下就不必用一只手来举火把了。曾经，他的战锤会在这种地方放射出明亮的光芒，指引他和他的战士。想到这里，他不禁皱起眉头，把这段回忆按了下去。光线从哪里来并不重要，只要能照亮道路就好。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声音。穆拉丁是对的，有人在这里等着他们。

这个声音深厚、冰冷，带有阵阵共鸣。令人胆寒的言辞被这个声音送入阿尔萨斯的耳鼓。“回去吧，凡人。在这个被尘世遗弃的洞穴中，等待你的只有死亡和黑暗。你不应从此走过。”

穆拉丁停下脚步。“小子。”他的声音很低，但在这个地方却依旧带着连绵不断的回音，“也许我们应该听这家伙的话。”

“听谁的话？”阿尔萨斯喊道，“当我即将得到能够拯救人民的神器时，一个可怜人还想用这种无聊的恫吓在最后关头把我吓退？如果他想要得逞，那最好把话说得更可怕一些。”

他抓紧战锤，快步向前，绕过一个转弯，又立刻停住脚步，仔细想要看清眼前的一切。

他们找到了那个冰冷声音的源头。片刻之间，阿尔萨斯想到了吉安娜身后那个忠心耿耿，帮助吉安娜与兽人作战的水元素。那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那以后，他身边的一切都变得那么冷酷和可怕。而这些盘旋在冰寒岩石上的元素体似乎是由冰和某种非自然的能量精质构成的。它们披着一层仿佛生长在身体上的铠甲，戴着头盔，却没有面孔，铁手套中握着武器和盾牌，却没有手臂。

它们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阿尔萨斯对这些元素生物根本就没有多看一眼。他的目光早已凝聚在他们此行的目标上。

霜之哀伤。

那把剑被冻结在一块悬浮在半空中，呈现出锯齿状纹理的寒冰中。剑身上的符文闪耀着寒气森森的蓝光。剑下面是一座基台。基台位于一座高大平缓的山丘上。山丘表面覆盖着一层尘粉一样的细雪。一道柔和的光线从高处洒落——这座洞窟在宝剑上方有一个能够看到天空的孔穴，让一束惨淡的光线直接照射在这把符文剑上。这把剑的寒冰封印遮挡住了它的一些形制细节，却又让它的另一些细节显得更为突出醒目。这把剑就像是同时被封藏和展现，也因此而更具诱惑力，如同刚刚为之坠入情网的恋人在薄纱后面若隐若现。阿尔萨斯认识这把剑，他刚刚到达这片大陆的时候，就曾经在梦中见到过它。这

把剑没有杀死无敌，而是让无敌恢复了活力与健康。那时，他相信自己得到了一个好的预兆。而现在，他知道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景象。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找到这把剑。他能用这把剑改变一切。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它，两只手几乎在因为无法握住它而感到痛苦。他想象着自己的手指握紧剑柄，手臂感觉到将它挥起时的重量。它的剑刃划出完美的弧线，击中玛尔加尼斯，彻底结束那个恶魔施加在洛丹伦人民身上的痛苦。他向前迈出了步子。

神秘而恐怖的元素生物抽出了佩在身上的冰剑，高声喊道："赶快回头，否则一切都将无法挽回！"

"还想要保护这把剑吗？"面对元素的阻拦，阿尔萨斯恼羞成怒。

"不。"元素发出隆隆的吼声，"我是要保护你。"

刹那间，阿尔萨斯愣在原地。然后，他摇摇头，眯起眼睛，仿佛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这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把戏。他绝不会就这样放弃霜之哀伤，放弃拯救人民的机会。他不会被一个谎言吓退。他猛冲过去，他的人都紧紧地跟随着他。元素守卫们迎了上来，用它们奇异的武器向阿尔萨斯发动了攻击，但阿尔萨斯只盯住了刚才说话的元素首领。那名首领并没有冲过来，而是紧紧守卫在霜之哀伤前面。阿尔萨斯将所有被压抑在心中的希望、忧虑、恐惧和愤怒都倾泻在这名奇异的守卫者身上。他的部下也和他一样，拼尽全力向霜之哀伤的元素守卫发起攻击。阿尔萨斯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怒吼，战锤如连续不断的霹雳轰击着元素首领，打碎了他的寒冰铠甲。这个怪物怎么敢挡在他和霜之哀伤中间？它怎么敢……

最后，仿佛一个垂死的人用破碎的喉咙发出了充满痛苦的哀鸣，那个元素生物甩掉了两只手上的铁手套，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尔萨斯站定双脚，吃力地喘息着，从他僵硬的嘴唇之间喷出了一股股白气。然后他转过头，看着那件经过千辛万苦才得来的宝物。看到这把剑，他心中的全部疑虑和担忧一扫而空。

"看啊，穆拉丁。"他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我们得到拯救的机会——霜之哀伤。"

“别着急，小子。”穆拉丁生硬的、命令一般的语气如同向阿尔萨斯当头泼了一盆冷水。阿尔萨斯眨眨眼，从狂喜的恍惚状态中脱离出来，将目光转向那个矮人。

“什么？怎么了？”他问道。

穆拉丁眯起眼睛，仔细端详着盘旋在半空中的剑和剑下面的台基。“这东西有问题。”他伸出一根短粗的手指，指着那把符文剑说道，“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看看它，它就停在这里，被不知从哪里落下来的光照亮，就像是一朵等待被摘下来的鲜花。”

“太容易？”阿尔萨斯难以置信地瞪了穆拉丁一眼，“你费了那么长时间才找到它。而我们为了得到它，刚刚经历过一番苦战。”

“呸。”穆拉丁不以为然地啐了一口，然后又叹了口气，依旧是眉头紧锁，“根据我对于各种神器的了解，我能闻出这东西有一股藏宝海湾的鱼腥味。等等……这个台子上有一段铭文。让我看看能不能解读出它说了些什么。也许它能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他们一同走上了洞中的山丘。穆拉丁跪下去，逐一分辨雕刻在基台上的文字。阿尔萨斯则靠近这把剑，细细打量着它。对于吸引住穆拉丁全部注意力的那些铭文，他则只是草草地扫了一眼。那些文字并不属于他所知道的任何一种语言，不过老矮人似乎能读懂这些字，他越看越起劲，眼睛里放射出愈发犀利的光芒。

阿尔萨斯抬起一只手，抚过将他和霜之哀伤隔开的冰层，感觉到一种光滑而致命的冰冷。是的，它的确是冰，但又有着另外一种非同寻常之处。它不只是简单的、被冻结的水，阿尔萨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它，但他能够感受到它。那是一种非常强大，几乎不属于这个尘世的东西。

霜之哀伤……

“是的，我想，我认识这些文字。它们是卡利姆多语——元素的语言。”穆拉丁喃喃地说着，皱起眉头，开始阅读，“这是……一个警告。”

“警告？警告什么？”阿尔萨斯怀疑道。也许这些文字是说，如果打碎这块冰，剑就会遭到损坏。不过，这块不属于自然的冰看上去很像是从另外更大的一块冰上切下来的。穆拉丁一点点翻译着基台上的文字，阿尔萨斯则心不在焉地听着，目光全都集中在那把剑上。

“取下这把剑的人即将获得永恒的力量。如同剑刃斩断敌人的躯体，这能量也必将伤损挥剑者的灵魂。”矮人跳起身，阿尔萨斯从没有见过他这么焦虑不安的样子，“嘿，我早就应该知道。这把剑被诅咒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听到穆拉丁的解释，阿尔萨斯的心仿佛被一只奇怪的手狠狠撕扯了一下。离开？放弃这把剑，让它依旧飘浮在这个冰冻的牢狱中，不能被碰触，不能被使用，白白浪费了这强大无比的力量？“永恒的力量”——铭文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不过挥剑者的灵魂也会随之一同受伤而已。

“我的灵魂已经伤痕累累了。”阿尔萨斯说。的确如此。从他心爱的马毫无意义地死去开始，他的内心就开始出现了裂痕。随后是亲眼见到死人杀人的恐怖，遭到爱人的背叛——是的，他爱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当他赤裸的灵魂在这把剑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他依然能毫不犹豫地这样说。而他的灵魂更沉重的创伤来自他不得不杀戮数以千计的平民，不得不对自己的部下说谎，让无辜的人永远无法开口为自己辩护。他的心所受到的伤损已经如此严重，只要能结束这场灾难，无论让霜之哀伤在他的心上留下怎样的伤痕，也不可能让他更痛了。

“阿尔萨斯，小子。”穆拉丁用粗重的声音向他恳求，“你现在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不要再让自己顶上一个诅咒了。”

“一个诅咒？”阿尔萨斯苦笑着道，“为了拯救我的祖国，我愿意接受任何诅咒。”

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穆拉丁在颤抖。“阿尔萨斯，你知道，我是个实在的人，不喜欢胡思乱想。但我告诉你，这么做很不好，小子。别去碰它。就把它留在这里好了，永远把它忘掉。玛尔加尼斯就在这里，这样不是很好吗？就让他的恶魔屁股在这片荒野中冻僵吧。忘记这里的一切，我们回家去。”

许多人突然出现在阿尔萨斯脑海中。他看见了他们，随后，他看见了成百上千死在那场恐怖瘟疫中的人们。死尸从地上爬起，没有思想的腐烂肉体四处横行。他们又该怎么办？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牺牲呢？又一幅图景出现了，那是一块巨大的冰，和包容霜之哀伤的这块冰是同一种物质。现在，阿尔萨斯知道剑周围的冰来自哪里了。它来自一种更庞大、更强悍的力量，它和它里面的符文剑被一同送交给他，让他为那些死去的人复仇。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中悄然响起：死者需要复仇。

就算是他们全都死在这里，又如何能与那些牺牲者所经历的无尽恐怖与折磨相比？

“那些遭受天谴的人！”

这句话仿佛从他的身体深处突然爆发出来。“我对于那些死者负有责任。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的复仇，老朋友。”现在，他终于将目光从这把剑上扯开，看着忧心忡忡的穆拉丁，面容稍稍和缓了一些。“就算是你也不行。”

“阿尔萨斯……我教过你该如何战斗。我想要帮助你在成为一位好国王的同时也能成为一名好战士。而好战士的素质之一就是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战斗，什么时候却必须放手。还有……就是要拿起怎样的武器。”他伸出刚硬有力的食指，指向阿尔萨斯，“你绝对不应该将这件武器收归己有。”

阿尔萨斯将双手放在包裹剑刃的冰上，双眼猛地贴到距离冰面只有一寸远的地方。穆拉丁仿佛是在很遥远的地方继续和他说着话。

“听我说，小子。我们能找到别的办法拯救你的人民。我们现在就走，回去找到真正有用的办法。”

穆拉丁错了。他根本就不明白，阿尔萨斯必须这样做。如果他现在走开，他只能再次失败。他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不能一次次只尝到失败的苦果。

这一次，他绝对要赢。

他相信圣光，因为他能看到圣光，可以使用圣光。他相信鬼怪和行走的死尸，因为他曾经与它们作战。而在此之前，他对于自己看不见的所谓力量，或者某个地方、某样东西拥有灵魂的说法从来都是不屑一顾。但现在，他的心在因为渴望而急速跳动着，这种渴望正咬啮着他的灵魂。话语仿佛自己拥有了生命，从他的嘴唇中间不断地涌出来，每一个字都渗透出他恐怖的愿景。

“现在，我召唤此地的灵魂。”他呼出的气在严寒中冻结成冰霜。就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霜之哀伤浮在空中，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他。“无论你是什么，善良、邪恶，或两种皆非。我能感觉到你就在这里。我知道你在倾听。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听我说——我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你愿意帮我拯救我的人民。”

在一段漫长而可怕的等待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阿尔萨斯的口鼻中喷出带有霜尘的白气，消失，再次喷出。冰冷的汗水挂在他的眉毛上。他已经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被拒绝了吗？他再一次失败了吗？

就在这时，一声低沉的呻吟响起。他立刻屏住了呼吸。光滑的冰面上突然出现了裂纹，裂纹随着冰块崩碎的声音一直向上延伸。很快，阿尔萨斯甚至已看不到冰块中的神剑。然后，他突然踉跄着向后退去，在震撼整个洞室的破裂声音中捂住了耳朵。

包裹霜之哀伤的冰壳爆裂了。碎片向四周的洞室中飞射，它们也如同利剑的锋刃，无比锐利。冰刃在洞壁的岩石上撞得粉碎。阿尔萨斯跪倒下去，双臂反射性地护住了头脸。他听到了一阵戛然而止的惨呼。

“穆拉丁！”

冰刃的风暴将矮人掀倒在地，飞出几尺以外。现在，他四肢平伸，躺倒在冰冷的岩石地面上，一根冰锥刺穿了他的上腹，鲜血汩汩流出。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全身没有一点力量。阿尔萨斯爬起身，跑向他的老友和导师，一边拽下自己手上的铁手套。他伸出一只手，搂住老矮人瘫软的身躯，将另一只手按在那个可怕的伤口上，紧紧地盯着它，希望圣光能够出现，在他的手上注入治疗的能量。负罪感再一次撕裂了他的心。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代价。他交出的不是他自己的生命，而是一位挚友的——一位自始至终照料他，传授他技艺，支持他的朋友。他低下头，泪水刺痛了双眼，却依旧在努力祈祷。

这都是因为我的愚蠢。要付出代价的是我，圣光啊，恳求你……

这时，他感觉到了圣光，就像是一位自己钟爱的友人所带来的关怀。圣光涌过他的全身，给他带来温暖的慰藉。他停止了呜咽，看到白色的光晕再一次包裹住他的手掌。他堕落得如此之深，但一切仍旧可以挽回。圣光没有抛弃他。他要做的只是再一次汲取圣光，向它敞开自己的心。穆拉丁不会死，阿尔萨斯可以治好他，他们可以一同……

他感觉到自己身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不，不是在他的身后……是在他的意识背后。他猛地转过头，满心惊讶地盯着眼前的景象。

它一直飞到阿尔萨斯面前，剑身上蓝白色的符文闪耀着冷冽而灿烂的光华。圣光从他的双手褪去了。他就像是被催眠一样，痴痴呆呆地站了起来。霜之哀伤正在等待着他，如同爱人等待着充满欲望的抚摸，并将因此而醒来，彻底焕发出荣耀的光芒。

他脑海深处的耳语还在继续。这才是他应当走的路。相信圣光是愚蠢的。圣光一次又一次地辜负了他。当阿尔萨斯需要拯救无敌的时候，它缺席了；当横扫洛丹伦的瘟疫需要被阻止，无数人的生命需要被挽救的时候，它无能为力。只有霜之哀伤的力量能够对抗那个恐惧魔王。

穆拉丁只是这场恶战中意外的牺牲。而且如果阿尔萨斯赢得胜利，他很可能就会是这场战争中最后一个牺牲者。阿尔萨斯有些踉跄地向那件光芒闪烁的武器走去。他的手颤抖着向霜之哀伤伸了过去，手上依然沾着朋友的鲜血，然后，他的手终于握住了剑柄，手指牢牢地将它扣住，感觉到剑柄的曲线完美地契合着自己的掌心，仿佛这把剑就是为自己打制的。

冰寒的感觉在他体内激荡，跃上他的手臂，透过他的躯体，直接刺入他的心脏。突然涌起的痛苦让他产生了警惕，但骤然间，一切异样的感觉都消失了，他的感觉无比良好。霜之哀伤属于他，他也属于

霜之哀伤。这把剑在对他说话，在他的脑海中轻声耳语，仿佛它一直都在那里。

阿尔萨斯发出一阵喜悦的呼喊。他高举起这把利剑，凝视着它，目光中充满了惊奇和强烈的自豪。现在，他有能力消除一切灾难——他，阿尔萨斯·米奈希尔，还有辉煌的霜之哀伤。现在这把剑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就像他的意识、他的心脏和他的呼吸。他开始专注地倾听这把剑向他讲述的秘密。

第十六章

阿尔萨斯和他的部下向营地跑去，发现那里的战况依然和他们离开时一样激烈。他的部队的人数已经大为缩减，但他在战场上看不到尸体。这并不出乎他的预料——倒下的人都已成为敌人，成为恐惧魔王的傀儡。

法瑞克的盔甲上布满了血污，他对阿尔萨斯喊道："阿尔萨斯王子！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穆拉丁在哪里？我们就要坚持不住了！"

"穆拉丁死了。"阿尔萨斯说道。霜之哀伤冰冷而惬意的感觉仿佛削弱了一些，痛苦拥上他的心头。穆拉丁为了让他得到这把剑而付出了代价，但如果能打倒玛尔加尼斯，这个代价就是值得的。那位老矮人一定会同意他的决定，只要他知道阿尔萨斯所要面对的一切，像阿尔萨斯一样理解当前局势的危急。穆拉丁的矮人们得知他们队长的死讯，看上去全都深受打击，但他们还是不停地用炮火轰击着一波又一波冲杀上来的亡灵怪物。"他的生命不会白白牺牲。给我记住，队长。任何敌人都不可能抵抗霜之哀伤的力量！"

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阿尔萨斯孤身冲进了战场。

阿尔萨斯一直都认为自己手持被圣光祝福的战锤，是一名勇猛强大的战士。而现在，那把战锤已经被丢弃在霜之哀伤曾经被困住的冰洞里，霜之哀伤被他紧紧握在手中。他没办法将这把剑视为一件武器，因为它更像是自己身体的一种延伸。他很快就找到了使用这把剑的节律，开始像用镰刀收割秋天的庄稼一样，将一片又一片亡灵斩倒。什么样的武器能够像他手中的这把剑一样，具有如此完美的平衡性，锋刃是如此无可阻遏？一记弧形斩击砍掉了一个食尸鬼的脑袋，随后霜之哀伤剑锋回转，劈散了一个骷髅的骨架，接着又是第三个、第四个敌人。亡灵在他身边不断倒下，腐烂的尸体开始堆积起来。他在敌群中杀出一条道路。有那么一瞬间，当他寻找下一个敌人的时候，他瞥到法瑞克正在盯着他。那张熟悉的面孔上满是敬畏的神情，同时也夹杂着震撼和……恐惧？当然，肯定是他这种对敌人的屠杀把自己的部下吓到了。霜之哀伤则继续在他的手中歌唱着。

风越来越强，大雪再次开始落下，厚重的雪粒迅疾飞落。霜之哀伤似乎很喜欢这样的天气，越来越强的暴风雪完全没有对阿尔萨斯造成半点障碍。剑刃一次又一次攻入敌人要害，越来越多的亡灵生物变成残缺不全的死尸。终于，亡灵爪牙被扫除干净，剩下的只有它们的主人了。

“玛尔加尼斯，你这个懦夫！”阿尔萨斯高声喊道。现在，就连他耳中自己的声音仿佛也发生了变化。洪亮的吼声轻易就压倒了风雪的凄嚎。“到我面前来！你既然已经把我引到了这里，就来和我一战吧！”

他的话音刚落，恐惧魔王便出现了。他比阿尔萨斯记忆中更加高大，正俯视着洛丹伦王子，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他站直身子，山岳般的身躯充满了压迫感。他的翅膀拍动着空气，皮鞭一般的尾巴来回甩动。他只弹起一根手指，在他指挥下的亡灵战士便全部静止不动了。

这一次，阿尔萨斯已经做好了准备。恐惧魔王的骇人外表无法再吓倒他了。他盯着眼前的敌人，无声地举起了霜之哀伤，雕刻在剑身上的符文闪耀起刺眼的光芒。玛尔加尼斯显然认得这件武器。恶魔的蓝色嘴唇扭曲成了一道弧线。

“看样子，你用战友的生命换取了霜之哀伤，就像黑暗之王预料到的那样。你比我想象的更加强大。”

阿尔萨斯听到的是这番话，但在他的脑子里，另一个轻柔的声音向他说出了另一番话。阿尔萨斯倾听着，露出了凶狠的笑容。

“你在白费力气，玛尔加尼斯。现在我只会倾听霜之哀伤的声音。”

恐惧魔王仰起生有长角的头颅，大笑起来。“你听到的是黑暗之王的声音。”他伸出一根黑色长钉般尖利的手指，指向阿尔萨斯手中强大的符文剑，“他正在通过这把剑对你耳语！”

阿尔萨斯感觉到自己脸上失去了血色。这个恐惧魔王的主人……在通过霜之哀伤对他说话？但……这怎么可能？这是恶魔最后一个诡

计吗？难道他会受到这种愚弄，将自己赢得胜利的筹码交到玛尔加尼斯那双鹰爪一般的手中？

“他都说了些什么，年轻的人类？”讥笑声再次响起。恶魔脸上满是对无知的阿尔萨斯的鄙视，和对即将到手的胜利的欣喜与洋洋自得。“黑暗与死亡之主现在又对你说了些什么？”

耳语声再度响起，但这一次，发出笑声的是阿尔萨斯。他的表情竟然和恐惧魔王一模一样。现在，真正掌握这场战争胜利钥匙的是他，而不是玛尔加尼斯。

阿尔萨斯将霜之哀伤举过头顶，巨大的剑刃在他手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华，无比美丽。他摆出进攻的架势，说道：“他告诉我，现在正是我复仇的时刻。”

那双喷吐着绿色火光的恶魔睁大了眼睛。“什么？他不可能是要……”

阿尔萨斯向前冲去。

高高举起的符文剑猛然斩落。恐惧魔王猝不及防，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勉强举起手中的权杖，将剑刃挡开。他向旁边跳开，强大的蝙蝠翅膀扇起一阵疾风，吹乱了阿尔萨斯的金发，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平衡和速度。阿尔萨斯一次又一次发动猛攻，保持着冰冷的自控和毒蛇般迅疾致命的攻势。剑刃上闪动着对血肉的渴求。一个念头电光火石般闪过阿尔萨斯的脑海：霜之哀伤饿了。

随即又有另一个念头从他心底升起，让他不由得为之战栗：它要吃掉谁才能感到餍足。

但这没有关系。他——阿尔萨斯——满心渴望着复仇，而他终将求仁得仁。每当玛尔加尼斯企图施展法术的时候，霜之哀伤都会抢先一步向恶魔发动攻击，将他打退，割裂他的身体，在发动致命一击之前尽情地折磨他。阿尔萨斯感觉到了霜之哀伤的期盼和欲望。他纵情呼吼，将符文剑挥舞成一片耀眼的蓝色弧光，彻底劈开了玛尔加尼斯的肚子。

黑血同样呈弧线喷洒出来，落在雪地上。恐惧魔王倒下了。他的脸上满是错愕。直到临死前那一刻，他都无法相信自己真的被打败了。

片刻之间，阿尔萨斯站在敌人尸体前，风雪围绕他旋转，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啸吼。霜之哀伤上的符文闪烁不定，一部分光芒被黑色的恶魔血遮住了，但这个充满荣耀的战场依旧被它的剑光所照亮。

“结束了。”阿尔萨斯轻声说道。

是的，年轻的王子，你的这一段旅程结束了。霜之哀伤悄声说道。或者这真的像玛尔加尼斯所说的那样，是黑暗之王在对他说话？阿尔萨斯不知道，也不在乎。他小心地弯下腰，在洁净的雪上拭净剑刃。但你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实在是太多了。你将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知识和权势。

阿尔萨斯回忆起穆拉丁读给他听的那段铭文。他发觉自己的手按在了心口上。现在，这把剑成了他的一部分，他也成了这把剑的一部分。

暴风雪变得越发猛烈。他稍有些惊讶地意识到，自己一点也不冷。他抬起头，手执霜之哀伤，向周围望去。恶魔僵硬的尸体还躺在他的脚旁。那个声音，无论它属于霜之哀伤，还是神秘的黑暗之王，都是正确的。

阿尔萨斯还有很多事要做，太多事情了。

冬天会教会他一切。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握紧符文剑，望向风暴肆虐的远方，向暴雪的核心走去。

***

阿尔萨斯知道，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钟声。它只有在发生大事时才会被敲响——王室婚礼、继承人的降生、国王的葬礼，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王国生命的标记。但今天，他们敲响的是庆祝的钟声。他，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回家了。

他已经提前派人返回首都，报告了他的胜利——他发现了制造瘟疫的幕后黑手，找到了罪魁元凶，并彻底消灭了那个恐惧魔王。今天，他带着胜利的荣耀返回了他出生的宫廷。当他沿纵贯乡间的大路大步向首都走去的时候，路边是无数夹道欢迎的人群，发出连绵不绝的欢呼和鼓掌声。人民所爱戴的王子拯救了这个国家，赢得了人民无尽的感激。阿尔萨斯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所有这些赞美和谢意，但他的心思全都在他久未谋面的父亲身上。

“我要和您私下里谈谈，父王。您必须要知道我所看到和了解到的一些事情。”他将这句话写在信中，派遣快马使者提前几天把信送往了首都，“我相信，您一定已经与乌瑟尔和吉安娜谈过了。我能够想象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他们企图挑拨我们的关系。我向您保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最大限度上维护洛丹伦人民的利益。最终，我消灭了在我们的人民中间传播这场瘟疫的元凶。我将带着胜利返回家乡，为我们的王国开启一个新的纪元。”

走在他身后的部队像他一样保持着沉默，也全都用兜帽遮住了面孔。而围观的人群似乎并不要求他们必须对这场欢迎仪式做出反应。宽大的吊桥缓缓下落，阿尔萨斯大步走过吊桥。城内也是人山人海，只不过聚集在这里的已经不是平民，而是外交官、低阶贵族和来自精灵、矮人以及侏儒国家的显要客人。不仅仅是街道两旁，就连楼房上的阳台也都被人挤满了。粉色、白色和红色的玫瑰花雨纷纷洒落，停驻在胜利英雄的身上。

阿尔萨斯记得这样的场景。在他曾经的想象中，这应该是他和吉安娜举办婚礼的日子，吉安娜应该就站在他面前，玫瑰花瓣应该落在吉安娜微笑的脸上。而这时的吉安娜应该正仰起头来和他接吻。

吉安娜……

心中萦绕着这样的景象，他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接住了一片红色的玫瑰花瓣，若有所思地用拇指拨弄着它，然后又朝花瓣上出现的一点污渍皱了皱眉。这片污渍在他眼中变大了，花瓣也随之变得干枯，被彻底毁掉了。最后，他的掌心处只剩下一片褐色的枯萎花瓣。阿尔萨斯带着嫌恶的心情把枯死的花瓣扔掉，继续前进。

他推开通向王座大厅的门，大步向前走去。这条路他非常熟悉。进入王座大厅的第一眼，他瞥到了泰瑞纳斯，便给了父王一个微笑，

但他的面孔依旧大部分都被遮在兜帽里。阿尔萨斯满怀敬意地跪倒下去，并将霜之哀伤立在面前，尖锋正抵在岩石地面上雕刻的家族纹章上。

“啊，我的儿子。很高兴能看到你平安回家。”泰瑞纳斯站起身，他的身子显得有些不太稳健。

泰瑞纳斯的情况看上去的确不好。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种种剧变让这位君主显得苍老了许多，现在他的头上已经多了许多灰丝，眼神中也尽是疲惫。

但用不了多久，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了。

你不再需要为你的人民而牺牲了。你不需要再承受这顶王冠的重量。我会照管好一切。

阿尔萨斯站起身，盔甲在移动时发出铿锵的撞击声。他抬手从脸上掀起兜帽，观察着父亲的反应。泰瑞纳斯看到独子身上发生的变化，不由得睁大了眼睛。

阿尔萨斯的头发曾经像养活洛丹伦百姓的麦穗一样，是明亮的淡金色，现在却变成了白骨一般的颜色。他知道，自己的面孔也一样苍白，就好像他的体内已经没有了血液。

是时候了，霜之哀伤在他的脑海中悄声说道。阿尔萨斯走向自己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只是站在王座台上，用不确定的眼神看着他。王座大厅里还有几名卫士，但他们不可能抵挡得住拥有霜之哀伤的阿尔萨斯，还有跟随在他身后的两名战士。阿尔萨斯大胆地登上了王座台前铺着地毯的台阶，抓住父亲的手臂。

他抽出霜之哀伤。剑身上的符文正如他期待的那样，放射出夺目的光芒。随后，又是一阵微弱的声音响起。但这一次，声音不是来自符文剑，而是来自一段回忆……

……那是一名黑发王子，仿佛来自他的另一段生命历程……

“他是被刺杀的。他所信任的一个朋友……杀死了他，刺穿了他的心脏……”

阿尔萨斯摇了摇头，那个声音沉寂下去。

“这是怎么回事？你要做什么，我的儿子？”

“继承你的王位……父王。”

霜之哀伤得到了满足……至少暂时如此。

***

阿尔萨斯释放了他们——对他无比恭顺，绝无半点怀疑他的新臣民。将那些冲向他的卫士处理成刺杀父亲的凶手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随后，他就带着冰冷的决心回到了王宫广场上。

这里已经是一片疯狂。

曾经热闹的广场已经变成血流遍地的屠场。喜气洋洋的庆贺仪式化作为求生而挣扎的惨烈战斗。几乎没有人逃生。这些人都已在这里等待了几个小时，为的是欢迎他们的王子回家。而现在，他们的尸体堆积在广场上，鲜血在可怕的伤口周围凝结。到处都是残断的肢体和破烂的身躯。大使和平民躺在一起；男人、女人和孩子，全部都接受了平等而恐怖的死亡。

阿尔萨斯不在乎他们最终的命运是什么样子——成为乌鸦的饵食，还是由他统治的新子民。他的队长自然会为他料理好这种事，法瑞克和玛维恩现在都像他一样面色苍白，残忍无情的程度更是他的两倍。阿尔萨斯沿着进城的大道向回走去，精神全部集中在一件事上。

一离开那个满是残尸和亡灵的院子，他就开始奔跑。现在，没有马匹能驮载他和追随他的战士。那些马一嗅到他们的气味就会发狂，但他发现自己完全不会感觉到疲惫。只要听到霜之哀伤或那个巫妖王通过这把符文剑向他耳语，他的一切疲劳感都会消失殆尽。所以，他跑得很快。没过多久，他的两条腿便将他带到了一处他已经有许多年不曾去过的地方。

许多声音在他的脑海中盘旋，它们都是过往记忆的片段：

“你知道，你还不应该骑乘他。”

“你又旷课了……”

无敌恐怖而痛苦的嘶鸣在他的脑海中回荡。圣光在那个可怕的时刻停滞下来，仿佛在判断他是否有资格得到它的赐福。当他与吉安娜结束关系的时候，吉安娜的面容……

“听我说，孩子……暗影笼罩了大地，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阻止灾难的发生……你越是竭尽全力想要杀死你的敌人，你就会越快将你的人民送进敌人的掌心……”

“……这不是一片染病的苹果园。这是一座充满了活人的城市！”

“……我们对这场瘟疫还了解得太少，绝不能只是因为恐惧就把一整座城市的人像对待牲畜一样屠杀殆尽！”

“你对士兵说了谎，还出卖了为你战斗的雇佣兵！……你不是泰瑞纳斯国王的孩子。”

但所有这些声音都是那样虚无缥缈。他看不到，也抓不住。吉安娜……乌瑟尔……泰瑞纳斯……穆拉丁。阿尔萨斯只知道，所有这些人都在用言辞或表情告诉他，他错了。

阿尔萨斯放慢了脚步。他已经来到了那座农场。他的新子民在他之前就来过这里。现在，这里只剩下僵硬的尸体。阿尔萨斯打起精神，压抑住过去的回忆给现在的他带来的痛苦。他们毕竟还是幸运的，能够得到真实而简单的死亡。躺在这里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名年纪与他相仿的青年。

这里还生长着金鱼草……它们怒放出灿烂的花朵，看上去很符合这疯狂的一年。阿尔萨斯走过去，伸出一只手，想要抚摸那朵高挑、美丽的蓝紫色花朵。然后他犹豫了一下，又想起那一片玫瑰花瓣。

毕竟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这些花。

阿尔萨斯转过身，大步走向一座坟墓。这座坟大约有七年光景了。坟头上生满了青草，不过木制墓碑上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阿尔萨斯不需要看这块墓碑，就知道坟墓的主人是谁。

他在坟前站了一会儿。这座坟墓中的死者比被他亲手杀死的父亲更让他感伤。

你拥有这样的力量，耳语声传来，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阿尔萨斯一只手坚定地握住霜之哀伤，然后伸出另一只手。黑色的光开始在那只手上盘旋，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如同毒蛇一般离开他的手指，在半空中起伏翻腾，一头扎进泥土之中。

阿尔萨斯感觉到黑色的光线将自己和坟墓中的骷髅联系在一起。喜悦涌上他的心头，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他举起那只手，将醒转过来的骷髅从它沉睡了七年的冰冷黑暗的泥土中拽了出来。

“起身吧！”他发出命令。这句话好似弹出他喉咙的雷霆。

坟墓爆裂开来。泥土仿佛雨点一般落下。四条白骨长腿踢蹬着，蹄子在流动的土壤中寻找着立足点。一颗颅骨冲出了地面。阿尔萨斯屏住呼吸，看着这一幕，白色的嘴唇上露出一丝微笑。

我亲眼看着你出生——他心中想着，回忆起那个冲破胎衣，浑身湿漉漉的小生命——我帮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又帮助你从这里离开……现在，在我的手中，你得到了重生。

那匹骷髅骏马在泥土中挣扎着，终于挺起了自己的上半身，将两条前腿踏在地面上，努力把身体拽出坟墓。红色的火焰在它空洞的眼窝中燃烧着。它仰起头，虽然柔软的声带早就腐烂光了，但还是发出了一阵嘶鸣。

阿尔萨斯颤抖着，向那匹亡灵马伸出手。马儿低声嘶鸣着，用只剩骨头的嘴唇轻轻蹭着他的手。七年以前，阿尔萨斯骑在这匹马背上，害死了它；七年以前，阿尔萨斯抹去冻结在脸上的泪水，举起剑，刺穿了他的爱马坚强有力的心脏。

那一天给他带来的负罪感一直伴随着他。但现在，他明白了——这全都是他宿命的一部分。如果他没有杀死自己的马，他现在就不可能让爱马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如果这匹马还活着，就只会畏惧他。而它现在变成了亡灵，有着火焰的眼睛。感谢那个神秘的巫妖王赠予他的礼物，现在他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亡灵法术，将爱马的骨架拼合在

一起。骏马和骑士终于能够融为一体了，他们本就应该是这样。七年前的意外绝非一个错误。他从没有犯过错误。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

永远不会。

而证据就在他的眼前。

现在，他成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父亲的鲜血依然挂在霜之哀伤上，红色的液体还没有完全凝结。死亡即将到来，一切都在改变。

“这个王国将会沦亡。”他跨上马背，甩起斗篷，覆盖住坐骑背部的骨架，“新的秩序将从灰烬中升起，整个世界的根基将为之动摇！”

战马嘶声长鸣。

所向无敌。

➢ 第三部　黑暗女王

间奏

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前任奎尔萨拉斯游侠将军、女妖、被遗忘者的黑暗女王——正以和她活着的时候一样轻盈、迅捷的步伐大步走出皇家区。她更喜欢以自己的肉体形态进行每天的日常活动。她的皮靴踏在幽暗城的岩石地面上，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但所有亡灵都会转过头来，看着他们的女王。她是那么独一无二，没有人会将她认错。

她曾经有着一头金发、蓝色的双眼和柔嫩润泽的桃红色皮肤。她曾经拥有过鲜活的生命，而现在，经常被她用蓝黑色兜帽遮住的头发如同午夜一般漆黑，其中夹杂着许多白丝。她曾经的桃红色皮肤现在变成了淡淡的蓝灰色，泛着珍珠般的光泽。只有她身上的护甲还和生前一样——经过细致加工的皮甲暴露出她的大部分窈窕却又肌肉强健的躯干。她的耳朵不时会轻轻抖动，捕捉着所有最细微的声音。她并不经常离开自己的房间，她是这座城市的统治者，如果这个世界要与她打交道，就应当主动来找她。

快步跟随在她旁边的是大药剂师法拉尼尔，皇家药剂师协会的领袖。他的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正不知疲倦地和他的女王说着话：“非常感激您愿意亲自视察我的试验，女王陛下。”他一边走路说话，一边还不断想要向女王鞠躬，“您吩咐过，当试验成功的时候，就立刻通知您。您一定会想要亲眼看到我们……”

“我很清楚我下过什么样的命令，医生。”希尔瓦娜斯打断了他。这时他们正走在通向下方幽暗城深处的一条螺旋形阶梯上。

“当然，当然，您看，我们已经到了。”他们走进一个房间。任何心志稍有些软弱的人大概都会被这个房间吓晕。在一张大桌子旁边，一名亡灵正弯着腰，忙着将不同的尸体残片缝合在一起，一边还低声哼着什么。希尔瓦娜斯看到这番情景，微微一笑。

“能看到有人这样享受自己的工作，真是一件好事。”黑暗女王带着一点开玩笑的意味说道。那名学徒微微愣了一下，然后立刻把腰弯得更低了。

这个房间里还不时响起一阵低微的能量爆裂声。另一些炼金术师正忙碌地混合药剂，将药料称重，进行记录。房间里的空气中充斥着腐败和化合药剂的气味，其中又很不协调地透出一点草药的洁净而清甜的气息。这种草药香气让希尔瓦娜斯在不知不觉中生出一种……思乡之情。这样的反应实在是有些出乎她的意料。幸运的是，这种软弱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她从不会让自己有太长时间的软弱。

“给我看看。”她下达了命令。法拉尼尔又是一鞠躬，然后引领黑暗女王走过这个大房间的主厅，穿过一片挂满了尸体残片的区域，走进一间侧室。

走进这间内室之前，希尔瓦娜斯就已经听到了微弱的啜泣声。进入内室之后，她立刻看到放在地板上和用铁链挂在房梁上的几只笼子。所有这些笼子里都装满了测试样品，其中一些是人类，一些是被遗忘者。所有这些生灵和亡灵全都目光迟钝。深入骨髓的恐惧已经折磨了他们这么长时间，让他们神经都麻木了。

他们的苦难不会再持续很久了。

“您一定能想到，女王陛下。”法拉尼尔说道，“要将天灾变成试验对象非常困难。如果从试验角度出发，被遗忘者和天灾并没有区别。而且我很高兴地向您报告，我们对野外测试进行了成功的记录。其结果表明，我们的野外测试和实验室测试一样完美。”

希尔瓦娜斯心中感到一阵兴奋，她赐给了这名药剂师一个现在已经极少出现在她脸上的美丽笑容。“这的确令我很高兴。”亡灵医生因为喜悦而颤抖起来。他召唤来他的助手，一个名叫基佛的被遗忘者。这个基佛的脑子显然是在他第一次死亡的时候遭到了破坏，他一边嘟嘟囔囔地对自己讲着话，一边拖过来两个试验对象。其中一个是人类女性，她显然还没有完全迷失在恐惧和绝望之中——当基佛将她拽出笼子的时候，她还在默默地哭泣着。但基佛随后拖过来的男性被遗忘者则像一根木头一样，一言不发地立在黑暗女王面前。希尔瓦娜斯看了他一眼。

“是罪犯吗？”

“当然，女王陛下。”希尔瓦娜斯有些怀疑大药剂师没说实话，但其实她也并不在乎这一点。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亡灵还是可以很好地效忠被遗忘者。那个人类女孩已经跪了下去。基佛弯下腰，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扯了起来。当她张开嘴想要呼痛的时候，基佛将一杯东西灌进了她的喉咙里，并捂住了她的嘴，强迫她把那东西咽下去。

希尔瓦娜斯看着拼命挣扎的女孩。在她身边，那名被遗忘者男性毫不抗拒地接过法拉尼尔递过去的杯子，将杯中的液体一饮而尽。

变化发生得很快。没过多久，人类女孩就停止了挣扎。她的身体绷紧，开始一阵阵痉挛。基佛放开了她，几乎是带着好奇的神情看着鲜血从这个人类的嘴里、鼻子里、眼睛和耳朵里流出来。希尔瓦娜斯将视线转向那名被遗忘者。他依然是一动不动，静静地回视着黑暗女王。希尔瓦娜斯皱起了眉头。

“也许它的起效速度不像您要求的那么快……”

那名被遗忘者打了个哆嗦，挣扎着想要站稳身体，但没过多久，他迅速衰弱的身体就重重地跌倒在地。所有人都向后退去。希尔瓦娜斯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一幕，兴奋地微微张开了嘴唇。

“使用的是同样的菌株？”她问法拉尼尔。人类女性又呜咽了一声，就大睁着眼睛，再没有动静了。

大药剂师高兴地点着头。“没错。就像您设想的那样。我们对于……”

亡灵试验品也开始痉挛。他的皮肤上有许多小斑点绽开，从里面流出黑色的脓水，随后，他也一动不动了。

“……这样的结果令人非常满意。”

“确实。”希尔瓦娜斯说道，她甚至很难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满意”绝不能形容他们所取得的成功。“一场同时能杀死人类和天灾的瘟疫。当然，它显然也会影响我的臣民。毕竟他们也都是亡灵。”

她用银光闪烁的眼睛看了大药剂师一眼。“我们必须确保这种菌株不会落进敌人手中。那样的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法拉尼尔狠狠地喘了一口气。“确实，女王陛下。确实如您所言。”

希尔瓦娜斯强迫自己不动声色地返回了皇家区。在这段路上，她的脑海里已经飞过了上千件事，但只有一件事就像她在每年万圣节时点燃的那个稻草人一样，在她的脑海中燃烧起明亮而又狂野的熊熊烈火：

阿尔萨斯，你终于要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了。生出像你这种怪物的人类将要被杀光，而你的天灾将会被彻底阻止。这一次，你不可能继续躲在你的那些无脑的亡灵傀儡组成的军队后面了。我们会将你给过我们的怜悯和仁慈原样不动地还给你。

尽管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希尔瓦娜斯还是发觉自己的唇边露出了笑容。

第十七章

这真是个莫大的讽刺。当阿尔萨斯骑在他的骷髅坐骑——忠诚的无敌背上，向安多哈尔疾驰而去的时候，心中还在思量这件事——被他杀死的通灵师克尔苏加德现在却要由他亲自去复活。

霜之哀伤在向阿尔萨斯低语，不过他并不需要这把剑的声音（或者是那个巫妖王的声音，他似乎在渴望着阿尔萨斯能知道他）来安慰他。阿尔萨斯已经无法回头了，他也不想回头。

在首都陷落之后，阿尔萨斯开始了一场和圣骑士的修炼之旅有些相似的黑暗远征。他骑马走过自己国土的所有地方，将他的新子民带到一个又一个城镇，把他们释放到人口稠密的地区。克尔苏加德曾经称这种改变为“天灾”，他认为这是一个很贴切的名字。这个词也用来称谓一种被用于自我责罚的，有多根鞭梢的鞭子。有时候，神职人员会使用它净化自己的私心杂念；而他的天灾则会净化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阿尔萨斯的两只脚分别站在生与死的世界上。从某种角度上说，他还活着，但巫妖王低弱的耳语却称他为死亡骑士，而他失去了色泽的头发、皮肤和眼睛似乎表明“死亡骑士”并不只是一个头衔。他不知道，也不在乎。他是巫妖王的宠臣，天灾的统帅。通过一种奇异而扭曲的方式，他发觉自己很在意这些亡灵。

不过，阿尔萨斯的直接效忠对象并非是巫妖王，而是巫妖王的一名部属，一个恐惧魔王，几乎和玛尔加尼斯完全一样。这也是一种讽刺，但完全没有对阿尔萨斯造成任何困扰。

“就像玛尔加尼斯一样，我是恐惧魔王，但我并不是你的敌人。”提克迪奥斯曾经试图用这样的话打消他的疑虑。恐惧魔王的嘴唇扭曲，仿佛是在微笑，但看上去只像是冷笑。“实际上，我是来祝贺你的。你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将这片土地献给了天灾。你通过了第一重测试。巫妖王很喜欢你的……热情。”

阿尔萨斯感觉到自己同时从两种情绪中得到了力量——痛苦和狂喜。

“是的。”在这头恶魔面前，阿尔萨斯保持着自己声音的稳定，“以他的名义，我诅咒了我曾经爱过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而我丝毫不会为此后悔。没有怜惜，没有羞愧。”

而在他的内心最深处，还有另一个并非来自霜之哀伤的声音：说谎。

阿尔萨斯强行压下这种情绪。他必须想办法抹杀这个声音，因为他不能允许软弱在自己的心中滋长。这就像是肉体上的坏疽，如果放任不管，就会将他吞噬。

提克迪奥斯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阿尔萨斯的心理活动，他指着霜之哀伤说道：“你使用的这把符文剑是在很早以前由我们一族铸造的。巫妖王将它进一步强化，让它拥有了偷取灵魂的能力。你的灵魂就是它偷得的第一个战利品。”

各种情绪在阿尔萨斯心中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盯着这把剑。提克迪奥斯所选择的措辞正是对阿尔萨斯的写照——偷取。如果巫妖王要阿尔萨斯用自己的灵魂交换洛丹伦人民的拯救，阿尔萨斯也一定会把自己的灵魂交出来。但巫妖王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只是把阿尔萨斯的灵魂拿走了。而现在，阿尔萨斯的灵魂就在他面前，被封锁在这把光芒闪烁的利剑中，让阿尔萨斯王子——或者是阿尔萨斯国王仿佛伸手就能碰到它。但实际上，他和自己的灵魂将永远被这把剑隔开。那么，阿尔萨斯实现愿望了吗？他的人民有没有得到拯救？

这有关系吗？

提克迪奥斯紧紧地盯着他。“我不需要什么灵魂。”阿尔萨斯轻松地说道，“巫妖王有什么打算？”

于是，这个恶魔告诉阿尔萨斯，巫妖王一直计划召集诅咒教派的残部，并以此完成一个对巫妖王来说更加重要的目标——复活克尔苏加德。

提克迪奥斯告诉阿尔萨斯，克尔苏加德的尸体现在在安多哈尔，就是那座成为瘟疫谷物散播源头的城镇。阿尔萨斯回忆起自己攻杀那名通灵师时的冲天怒火。而现在，他已经感觉不到这样的愤怒了。一丝微笑出现在他苍白的嘴唇上。真是讽刺。

被阿尔萨斯率领部队烧毁的那些房屋，现在都只剩下了一些焦黑的残垣断壁。除了亡灵之外，没有人还会居住在这里……但是……阿尔萨斯皱起眉头，勒住缰绳。无敌停住脚步，就像它活着的时候一样服从命令。阿尔萨斯能够看到有人影在废墟之间移动。虽然天色昏暗，但在那些人身上还是能看到隐约闪动的光泽……

“是盔甲。”阿尔萨斯说道。这里的墓地边缘有披甲士兵在站岗。其中一名士兵就站在一座小坟墓旁边。阿尔萨斯聚集起目力望过去，随后又睁大了眼睛。待在那里的并不只是活人，不只是士兵，而是圣骑士。他能猜到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看样子，克尔苏加德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

但阿尔萨斯已经解散了圣骑士组织，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再有圣骑士了，而他们现在就聚集在这里。霜之哀伤在不断地向阿尔萨斯耳语。它饿了。阿尔萨斯抽出那把强大的符文剑，将它高举过头，让随同他而来的一小队侍僧能够看到它，并受到它的激励。他开始率领这支小部队向墓地冲锋。阿尔萨斯看到了墓地守卫者们脸上的惊骇。他们战斗得很勇敢，但最终这种勇敢依旧是徒劳的。而这些圣骑士很清楚这一点，阿尔萨斯能够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

他刚刚抽出霜之哀伤，就感觉到这把剑为了能夺下另一个灵魂而生出的喜悦。这时，一个声音喊道：“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以前听到过这个声音，但他一时还想不起声音的主人是谁。他向那个说话的人转过身。

那个人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他已经摘下了头盔。勾起阿尔萨斯回忆的是他的那部大胡子。“格文拉德，”阿尔萨斯惊讶地说道，“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了。”

“还不够长。我们赠予你的那把战锤呢？”格文拉德愤怒地说道，“那才是属于一位圣骑士的武器，一件光荣的武器。”

阿尔萨斯想起来了，正是这个人将战锤放在了他的脚前。那时候的一切是多么洁净、多么纯粹、多么简单。

“我现在有了一件更好的武器。”阿尔萨斯说道。他举起霜之哀伤，那把剑在他手中迫不及待地脉动着。一个念头出现在他脑海中，

他服从了这个想法。“站到一边去，兄弟。”他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种怪异的柔和，“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收集一些旧日的骨殖。为了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一天，为了我们都曾经从属过的那个组织，如果你让我过去，你就不会受到伤害。”

格文拉德浓密的眉毛拧到了一起。他朝阿尔萨斯啐了一口。“我真无法相信，我们竟然曾经称你为兄弟！真不知道为什么乌瑟尔曾经会为你做担保人。你的背叛让乌瑟尔的心都碎了，孩子。为了你，他会毫不犹豫地奉献自己的生命，而你却这样报答他的忠诚？我就知道，接纳一个被娇宠坏了的王子进入我们的组织根本就是个错误！你让白银之手成了笑柄！”

强烈的怒火在阿尔萨斯心中爆炸般地燃烧起来，让他几乎为之窒息。他怎么敢说这种话？阿尔萨斯是一名死亡骑士，巫妖王的左右手。活人、死人和亡灵全都在他的管辖之内。格文拉德竟然对他网开一面的仁慈表示唾弃。阿尔萨斯咬紧了牙关。

“不，我的兄弟。”他发出低沉的怒吼，“当我杀死你的肉体，将它再度复活成我的仆人，让你随着我的心情起舞的时候。格文拉德，那才是对白银之手的莫大嘲讽。”

阿尔萨斯狞笑着，带着嘲讽的意味抬起一只手。跟随他的亡灵和诅咒教徒全都静默地在他身后站定。格文拉德并没有冲向阿尔萨斯，而是凝聚起精神，开始向无法拯救他的圣光祈祷。阿尔萨斯任由他完成了祈祷，让他的武器向阿尔萨斯曾经拥有的战锤那样放射出纯净的光芒。而阿尔萨斯则握紧了霜之哀伤，巫妖王的力量在他未死已死的身躯中涌动。他知道，格文拉德绝无侥幸。

但他也不能就此放过格文拉德。这位圣骑士全力以赴投入了战斗——仅仅是这样还不够。阿尔萨斯先玩弄了他一会儿，他要让格文拉德知道自己犯了怎样的大错。但很快，他就厌倦了这个游戏，用强有力的突刺干掉了他这个曾经的兄弟。他感觉到霜之哀伤穿透了圣骑士的身体，吞噬掉了他的灵魂。当格文拉德失去生命的身躯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微微打了个哆嗦。虽然曾经说过要将这名圣骑士变成亡灵奴隶，但阿尔萨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格文拉德留在了死亡状态。

阿尔萨斯又打了个手势，命令他的仆人们去取出克尔苏加德的尸体。他杀死克尔苏加德以后，只是把那个通灵师的尸体丢弃在道边，

任其腐烂。但毫无疑问，那个通灵师忠诚的追随者们一定已经把他的尸体埋入了一座小坟墓。诅咒教派的侍僧们看到阿尔萨斯的手势，立刻向前冲去，找到了那座坟墓，合力掀开坟墓的盖子，迅速抬出埋在坟里的棺材。阿尔萨斯踢了一脚那只棺材，微微一笑。

“好了，通灵师。”他用充满嘲讽的语气说道。现在，那口棺材正被放进一种被称为“绞肉车”的车辆中。“你曾经为之效忠的力量将再一次需要你。”

“我告诉过你，我的死亡不会造成任何事情的改变。”

阿尔萨斯愣了一下。他已经开始习惯于听到各种奇怪的声音了。巫妖王通过霜之哀伤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和他说着话，但这个声音又不一样。他认得这个声音，他曾经听到过它说话，但那时这个声音中充满了傲慢和嘲弄，并没有半点机密与阴谋的气味。

克尔苏加德。

“这到底……我是听到幽灵在说话吗？”

阿尔萨斯不仅仅是听到了幽灵，还看到了它——至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幽灵。克尔苏加德的影子缓缓在他眼前聚集，他悬浮在空中，颜色是透明的，但那毫无疑问是克尔苏加德。那副透明的嘴唇正扭曲成一个会心的微笑。

“我对你的判断一直都是正确的，阿尔萨斯王子。”

“你用的时间太久了。”提克迪奥斯愤怒的声音突然响起，如同巨大的黄铜喇叭被吹响。那个幽灵立刻就消失了。阿尔萨斯甚至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眼前出现过。他打了个哆嗦。这只是他的想象吗？难道他的理智也随他的灵魂一同丢失了？

提克迪奥斯似乎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径直走了过来。他掀开棺材盖，带着厌恶的神情看了一眼棺材里面几近液化的克尔苏加德的尸体。阿尔萨斯发现，这具尸体散发出的臭气比他预料中更容易忍受，不过这股恶臭还是非常可怕。他曾经用战锤重创这个通灵师，亲眼看着他飞速腐烂，但那仿佛已经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这具尸体腐烂得太严重了，绝对熬不过前往奎尔萨拉斯的旅程。”

阿尔萨斯听到恶魔的话，不由得愣了一下。“奎尔萨拉斯？”精灵的黄金森林……

“是的，只有高等精灵的太阳之井能够让克尔苏加德死而复生。”恐惧魔王的眉头紧皱起来，“而现在，他每时每刻都腐烂得更为严重。你必须从圣骑士手中偷来一只非常特殊的骨灰瓮。恰好这只骨灰瓮就在前面。把这个通灵师的残骸放进去，他才能在旅途中得到很好的保存。”

恐惧魔王脸上露出一丝冷笑，那不是他通常挂在嘴角上的冷笑。阿尔萨斯张嘴想要提出问题，却没有说出一个字，他知道提克迪奥斯不会告诉他的。他耸耸肩，骑上无敌，朝魔王所说的地方疾驰而去。

恶魔阴森的笑声从他身后传来。

***

提克迪奥斯是对的。一支小型的送葬队伍正徒步沿着道路缓缓前进。这是一个庄严的葬礼，而且他们要埋葬的人应该具有很重要的身份。阿尔萨斯能够从送葬者的服饰上看出这一点。其中有几个人身披重甲，单独走在队伍外面。一个人走在队伍正中心，用强有力的手臂抱着一样东西。昏暗的阳光照射在他的铠甲和他怀中的那件东西上——那正是提克迪奥斯所说的骨灰瓮。突然之间，阿尔萨斯明白了提克迪奥斯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如此有趣。

抱着骨灰瓮的圣骑士即使没有穿上那样独特的铠甲，也绝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阿尔萨斯用两只手握住霜之哀伤，却依旧觉得突然之间，自己有些无法抓稳剑柄。他强行压下内心的无数困惑与不安，命令部下向那支队伍逼近。

送葬队伍的成员明显都是职业军人，不过他们的规模并不大，所以阿尔萨斯的部队很容易就包围了他们。他们纷纷抽出武器，但并没有立刻进攻，而是纷纷将目光转向那个抱骨灰瓮的人，等待他的命令。乌瑟尔（除了他还能是谁呢？），作为这支小部队的统帅，在自己原先的学生面前保持着绝对的自控力。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是比阿尔萨斯记忆中多了许多皱纹。而他的眼睛里则燃烧着正义的怒火。

“狗又回来了，这次要吃光曾经从他嘴边溜走的老家伙。”乌瑟尔的声音如同抽响的鞭子，“我一直在祈祷你不要出现。”

阿尔萨斯抽动了一下身子，他的声音显得格外蛮横。“我的脾气很糟糕，而且这个糟糕的脾气总是要爆发一下。我发现你仍然自称为圣骑士，而我已经解散了你们的组织。”

乌瑟尔笑了，只不过他的笑声中充满了苦涩。“仅凭你是不能解散我们的。我的信仰来自圣光，孩子。曾经你也和我一样。”

圣光，阿尔萨斯仍然记得它的温暖。他的心在胸腔中抽搐了一下。片刻之间，仅仅是短暂的瞬间，他放下了符文剑。然后，那个耳语声响起，提醒他现在他所掌握的力量；告诉他，走在圣光的道路上并不能让他得到现在的一切。阿尔萨斯再一次抓紧了霜之哀伤。

“我曾经做过很多事。”死亡骑士反驳道，“但那都已经过去了。”

“你的父亲统治这片国土五十年，而你在几十天里就让这个国家化为一片焦土。毁灭和破坏总是很容易，不是吗？”

“你的话很有趣，乌瑟尔，所以让人听了也会颇觉愉快。但我没有时间去追忆往事，我来此是要拿到这只骨灰瓮。把它给我，我可以确保让你迅速地死去。”这一次，阿尔萨斯不打算饶过这个人。哪怕乌瑟尔向他乞求。如果他乞求的话，阿尔萨斯只会让他死得更痛苦。他们之间的恩怨太多……感情也太多了。

乌瑟尔露出愤怒以外的情绪。他惊讶地盯着阿尔萨斯。“这只骨灰瓮里装着你父亲的骨灰，阿尔萨斯！难道你在毁掉他的王国之后，还要再最后一次亵渎他吗？”

一阵突如其来的战栗晃动着阿尔萨斯。

父亲……

“我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阿尔萨斯喃喃地说道。他像是在对乌瑟尔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这是恐惧魔王向阿尔萨斯下达这个命令时，另一个让他觉得好笑的地方。至少阿尔萨斯知道了这只

骨灰瓮里装的是什么。一次接一次的测试。就算阿尔萨斯能够与他的导师作战……能够亵渎父亲的骨灰，他依然对此感到恶心。他控制住自己心中的怒火，跳下马，举起霜之哀伤。

“这同样也没有关系。不管怎样，我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而来的，我要把它拿走。”

霜之哀伤几乎发出了耳朵能够听到的鸣响。对战斗的渴望从剑上注入他的手心，又涌进他的脑海里。阿尔萨斯摆出了攻击的架势，乌瑟尔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缓缓举起了圣光闪耀的武器。

“我不想相信这样的事。”老圣骑士的声音显得格外沙哑。阿尔萨斯恐惧地发现，泪水出现在了乌瑟尔眼中。“当时，你年轻又自私，我将它视为孩子的幼稚。当你一味顽固任性地前进，我以为那只是因为年轻人需要走出他父亲的阴影。到了斯坦索姆……圣光原谅我，就算到了那个时候，我也在祈祷你能够找到自己的路，看清你做出判断时所犯的错误。我始终都无法反抗我的君主的儿子。”

阿尔萨斯开始和圣骑士同时绕向对方的侧翼。他强迫自己露出微笑。“但现在，你做到了。”

“这是我向你的父亲，我的朋友做出的最后一个承诺。我会让他的遗骸得到有尊严的安葬，即使他是在毫无知觉的时候被他的儿子残忍地杀死，甚至没能为保卫自己而与之一战。”

“你会死在这个承诺上。”

“有可能。”阿尔萨斯的话似乎并没有对乌瑟尔造成任何困扰，“我宁可为了守住这个承诺而带着荣誉死去，也不愿意因为你的怜悯而继续活着。我很高兴他已经死了，很高兴他不必看到你所做的一切。”

圣骑士的这番话……实在是很伤人。阿尔萨斯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他的脚下一顿，各种情绪开始在他的心中交战。在原先的对战训练中一直都处于上风的乌瑟尔利用阿尔萨斯这短暂的犹豫，向前冲了过来。“为了圣光！”他高声喊喝着，扬起战锤，用尽全部力量向阿尔萨斯砸去。闪耀的神圣武器带着震慑心魄的风声扑向阿尔萨斯头顶。

阿尔萨斯跳向一旁，勉强躲过了攻击，但他依旧感觉到强劲的气流刮痛了面皮。乌瑟尔的表情平静、专注……极端致命。杀死这个背叛了父亲和国家的儿子，阻止邪恶的蔓延同样是他的责任。

阿尔萨斯同样也很清楚，他必须杀死自己曾经的导师，以此了断自己的过去……过去的一切思念与回忆。否则他心中就永远会存留着关于同情与宽恕那些甜美却虚妄的希望。阿尔萨斯也发出凄厉却含混的战吼，将霜之哀伤向圣骑士劈去。

乌瑟尔的战锤挡住了剑刃。两个人僵持在一起，他们的面孔贴近到相距只有几寸的地方，手臂上的肌肉因为用力过度而颤抖着。最终，乌瑟尔重重地哼了一声，一下子推开了阿尔萨斯。年轻人踉跄几步向后退去，乌瑟尔随即猛攻过来。他的面容依旧平静如常，但眼睛里燃烧着愤怒与决心。胜利仿佛是注定要属于他的，这种不可动摇的决心震撼着阿尔萨斯。阿尔萨斯的攻击也很强大，但非常散乱。以前，他从没有能战胜过乌瑟尔……

“结束了，孩子！”乌瑟尔的声音如洪钟般震动阿尔萨斯的耳膜。突然之间，阿尔萨斯心惊胆战地看到那位圣骑士全身闪耀出灿烂的光芒，就如同他自己化身为圣光的武器，誓要将阿尔萨斯彻底打倒。“为了圣光的公正！”

战锤横扫，正砸在阿尔萨斯的上腹部。死亡骑士肺里的全部空气都被挤压了出去。只是因为厚重的护甲，阿尔萨斯才免于一死。而锻钢重甲也被喷薄着圣光的战锤狠狠地砸出了一个深坑。阿尔萨斯躺倒在地，霜之哀伤脱手飞出。剧痛穿透了他的身体，他只能挣扎着想要吸进一口气，想要站起身来。曾经被他抛弃，又被他背叛的圣光终于通过乌瑟尔“光明使者”——阿尔萨斯年迈的导师对他施加了惩罚。纯洁、炽烈、决绝的圣光充盈在它最伟大的战士体内。

包裹乌瑟尔的光芒还在继续变强。阿尔萨斯的面孔因为痛苦而扭曲着。圣光同时在烧灼他的双眼和灵魂。背弃圣光是他犯下的大错，一个可怕的大错。现在，圣光的仁慈与爱转变为烈火与绝不宽容的惩戒。阿尔萨斯盯着乌瑟尔眼睛中那一道纯白色的光芒，等待着圣骑士的致命一击。就在这个时候，泪水却充满了阿尔萨斯的眼睛。

他是在无意间抓住了剑柄，还是霜之哀伤自己跳进了他手中？这一点，精神状态已经趋于混乱的阿尔萨斯完全无法确定。他只知道，

突然之间，他的双手就握住了霜之哀伤，那个声音也回到了他的意识里。

光后总有影，就像昼尽便是夜。即使是最明亮的蜡烛，也终会熄灭。

最璀璨的生命也是一样。

阿尔萨斯猛地吸进一口气到肺里，也就在这一瞬间，他看到围绕乌瑟尔的圣光黯淡了。而乌瑟尔已经高举起战锤，准备发动致命的一击。

但阿尔萨斯已经不在他眼前了。

如果乌瑟尔是一头熊，庞大而且充满力量，阿尔萨斯就是一头老虎，强健、灵活、迅捷。得到圣光祝福的战锤和挥舞它的圣骑士是强大的，但战锤不是快速武器，乌瑟尔的战斗风格也不以速度见长。而霜之哀伤虽然是双手巨剑，却仿佛能自动飞舞起来，刺杀敌人。

阿尔萨斯再次前冲，这一次他不再犹豫，开始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战斗之中。他对乌瑟尔“光明使者”的攻击不再有任何滞涩，不再给这位圣骑士任何喘息的机会，让他能够举起战锤，发动凶猛的打击。乌瑟尔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然后，他目光凝聚，显示出刚毅的决心。但他身周曾经那样辉煌夺目的圣光现在每一秒钟都变得更加暗淡。

巫妖王给予阿尔萨斯的力量压倒了圣光。

一次又一次，霜之哀伤向下斩落——落在光芒闪耀的锤头上，落在锤柄上，落在乌瑟尔的肩膀上，准确地劈进护颈甲和肩铠的缝隙之中，一直深深地咬进去……

乌瑟尔哼了一声，踉跄着向后退去。鲜血从伤口中涌流出来。霜之哀伤继续扬起獠牙，猛扑过来，阿尔萨斯要让它喝到更多鲜血。

他像野兽一样号叫着，白色的头发在疾风中飘散。他向前猛攻，霜之哀伤几乎斩断了乌瑟尔的手臂，闪耀圣光的强大战锤从圣骑士失去力量的手指中掉落。接着一记斩击打凹了乌瑟尔的胸甲，在同一个位置上的第二次斩击将胸甲砍开，割裂了内里的皮肉。乌瑟尔“光明

使者”沉重地跪倒下去，他金蓝色的联盟战袍披散在白雪覆盖的大地上——这也曾经是阿尔萨斯英勇奋战时穿在身上的战袍。圣骑士抬起头。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鲜血从他的口中流出，落进他的胡须里。但他的脸上没有半点要投降的意思。

“我真诚地希望，地狱里有一个特别的位置正等着你，阿尔萨斯。”他咳嗽着，鲜血涌流出来。

“这个我们谁也不知道，乌瑟尔。”阿尔萨斯冷冷地说着，举起霜之哀伤，准备好了最后的行刑。符文剑刃几乎在唱响充满渴望的歌声。“我是打算永远活下去的。”

符文剑落下，刺穿了乌瑟尔的咽喉，切断充满蔑视的话语，一直穿过那颗伟大的心脏。乌瑟尔几乎是立刻就死了。阿尔萨斯拔出剑刃，向后退了一步，全身都在颤抖。当然，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之后，当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的时候，他肯定会感觉到疲惫不堪。

他跪倒下去，拾起地上的骨灰瓮，捧着它端详了许久。然后，他缓缓打破封印，将罐子扣过来，倒出里面的东西。泰瑞纳斯国王的骨灰如同灰色的细雨落在雪地上，又好像被瘟疫污染的面粉，随风飘飞。突然间，风向变了。一位国王最后残存在这个世上的灰色粉末仿佛有了生命一般，盘旋着，尽数洒落在死亡骑士身上。阿尔萨斯在惊讶中后退一步，下意识地用双手遮挡面孔。骨灰瓮掉落下去，撞在雪地里，发出一声闷响。阿尔萨斯闭住眼睛，转过身，但他的速度还不够快。他开始猛烈地咳嗽，骨灰刺激着他的鼻腔和喉咙。惶恐的感觉蓦然间将他紧紧抓住。他用戴着铁手套的手擦抹脸部，想要除去塞住喉咙和鼻孔，以及刺痛了眼睛的细小粉尘。他开始不停地吐着口水，片刻之间，他感觉到胃部在不停地绞动。

阿尔萨斯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又过了一会儿，他挺直腰杆，让自己恢复了镇定。如果他还有什么感觉，他也已经将这些情绪都深深地锁了起来，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了。他板着一张岩石般的面孔，回到了那辆绞肉车旁，在几乎完全液化的克尔苏加德遗骸散发出来的强烈恶臭中，把骨灰瓮塞给一名天灾士兵，命令道：“把通灵师装进去。”

然后，他跨上了无敌的马鞍。

奎尔萨拉斯已经不远了。

第十八章

前往高等精灵国土的路程一共走了六天时间，阿尔萨斯一直在和克尔苏加德的影子谈话，并且让自己身边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天灾。

他从安多哈尔东部启程，身边跟着许多辆储存尸体，以作为亡灵军粮的绞肉车。他的部队一路上经过了像费尔斯通农场、达尔松果园和盖罗恩宿营地这样的一些小村镇，渡过索多里尔河，来到洛丹伦东部。到处都是瘟疫肆虐的受害者，只需要简单的意识控制，就能够让它们像忠诚的猎犬一样紧紧跟随在死亡骑士身后。要照顾好它们非常容易，它们的食物就是死尸，而现在，死尸……非常容易找到。

阿尔萨斯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收获——瘟疫的牺牲者、用许多尸体缝合在一起的憎恶、死人的幽灵，它们都是他的步卒。但也有一支意外的盟军加入了他，这让他有些吃惊害怕，又让他欢喜异常。

第一次看到它们的时候，他的军队正在前往奎尔萨拉斯的半路上。当它们出现在阿尔萨斯的视野边缘时，阿尔萨斯觉得大地仿佛正在移动。不，他看错了，向他奔来的是某种野兽。难道是在放牧人变成亡灵之后，破栏而出的牛羊吗？还是四处寻觅尸体果腹的熊和狼？很快，阿尔萨斯就在惊慌中握紧了霜之哀伤。他睁大的眼睛里满是震惊和狐疑。

那些并不是四腿移动的兽类。它们匍匐在地面上，以极快的速度向前爬行，越过山丘和草原，就好像……

“蜘蛛。”阿尔萨斯喃喃地说道。

现在，它们从山坡上涌了下来——一只只紫黑色的大蜘蛛显得格外危险可怖，八条细长的腿逐次落向地面，迅速将它们带到阿尔萨斯眼前。它们是来找阿尔萨斯的……它们……

“这些是巫妖王派给他的宠臣的新武士。”克尔苏加德的声音响起。那个幽灵仿佛只能被阿尔萨斯听到和看到。过去这几天中，他对阿尔萨斯说了很多话。最近，这个通灵师一直在努力向死亡骑士的意

识里播撒怀疑的种子——不是让他怀疑自己，而是怀疑提克迪奥斯和其他所有恶魔。“恐惧魔王是不能信任的。”他曾经这样对阿尔萨斯说，“他们全是看管巫妖王的狱卒。当我能再次行于世间的时候，我将把他们的底细全部告诉你……”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阿尔萨斯很想知道，克尔苏加德是否在将这些情报当作诱饵挂到他眼前，好确保阿尔萨斯完成复活他的任务。

现在，阿尔萨斯问道：“他派这些……来找我？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们曾经被称为蛛魔。”克尔苏加德说道，“是一个被称为亚基的古老种族的后裔。它们的祖先曾经是一个骄傲的种族，建立过辉煌灿烂的文明。过去这些蛛魔曾经是非常聪明的怪物，它们一生都在努力扫除一切和它们不一样的生物。”

阿尔萨斯看着那些蜘蛛一样的生物，厌恶地打了个哆嗦。“听起来还不错，现在呢？”

“现在，蛛魔与我们所侍奉的主人之间爆发了战争。它们战败了。主人将它们和它们的君主阿努巴拉克变成了亡灵。所以它们现在会来援助你，阿尔萨斯王子，为你和我们的主人赢得荣耀。”

“亡灵蜘蛛。”阿尔萨斯暗自思忖。它们体形巨大、丑陋，令人不寒而栗。这时它们已经在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中爬进了行尸、幽灵和憎恶的队列。“奎尔萨拉斯的精灵要与它们交战了。”

这个巫妖王，无论他是谁，肯定很有营造戏剧效果的品味。

当然，精灵肯定早就察觉到了阿尔萨斯的到来。他们的军队素来以拥有最优秀的斥候而闻名于世。很有可能，当阿尔萨斯看到那些精灵的时候，他的实力已经被精灵摸得清清楚楚。不过这没关系，现在他麾下的军队已经具有相当可怕的规模。尽管克尔苏加德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向他提出警告，他依旧毫不怀疑自己能够顺利攻入那片神奇的不朽之地，并迅速到达太阳之井。

他们在路上还抓到了一名俘虏——一个年轻的牧师。他向阿尔萨斯说了许多颇具挑衅意味的话，却在无意中泄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

息。阿尔萨斯会明智审慎地利用这些情报。接着他们又遇到了一个精灵。和那名牧师完全不同，为了阿尔萨斯和巫妖王所承诺的权力，他很愿意出卖他的人民和国家。

这名精灵法师竟然如此轻易就投向了敌人，这让死亡骑士颇有些惊讶，同时也依稀让他觉得有些不安。阿尔萨斯曾经广受人民的爱戴，他的父亲也是如此。那些忠心耿耿的臣民给予他的赞扬总是让他感到温暖和喜悦。他曾经用过不少时间记住他们的名字，倾听他们家人的故事。他希望得到他们的爱，而他们也都忠诚地追随他，就像法瑞克队长那样。

所以阿尔萨斯一直都认为，精灵的领袖们一样也深爱着他们的人民，认为精灵会忠诚于他们的领袖。而这个法师仅仅为了一个关于权力的承诺就出卖了他的族人。这一点华而不实的诱饵也太微不足道了。

凡人会被腐化；凡人会动摇，被收买。

阿尔萨斯看了一眼自己身后的军队，露出了微笑。是的……这样才更好。他的臣民们除了服从，什么都不会做。它们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

***

“是真的。”斥候喘息着说道，“千真万确。”

银月城游侠将军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对这名精灵非常了解。克尔马林的情报一直都很精确而详尽。她认真倾听这名斥候的报告，不想去相信他的每一个字，却又知道，自己绝不敢对这份报告置之不理。

当然，他们全都早就听到过那个谣言——某种瘟疫正在人类的国度四处传播，但奎尔多雷一直都认为他们的祖国是安全的。在过去许多个世纪中，奎尔萨拉斯曾经击败过龙、兽人和巨魔的进攻。而且那场瘟疫只发生在人类的地盘上，肯定不会触及他们。

但他们想错了。

“你确定那是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洛丹伦王子？”

克尔马林点点头，还在努力调整着呼吸。“是的，女士，我听到侍奉他的人都这样称呼他。在我看来，那些关于他弑父毁国的传闻并非夸大其词。”

希尔瓦娜斯睁大了她的蓝眼睛。这名斥候口中的故事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了。唤醒尸体，无论是刚刚死去的人还是陈旧干腐的尸骸都会成为他的士兵。用各种尸块缝合在一起，变成巨大凶猛，但毫无意识的怪物；能够飞行的怪异猛兽，看上去像有了生命的石雕；那些巨型蜘蛛模样的生物更让希尔瓦娜斯想到了消失已久的亚基。而那支军队的气味……克尔马林从不是一个会夸大的人，当他说到那支军队散发出恶臭时，不止一次停顿下来，没办法再把话继续说下去。现在，位于森林最前线的第一座防御堡垒已经被阿尔萨斯带来的怪异的战争机器攻陷了。希尔瓦娜斯想到了那些红龙。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在森林中燃起过熊熊大火。当然，银月城依然经受住了他们的攻击，但森林遭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这些伤口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愈合……

“女士，”克尔马林做完报告，抬起头，用凝重的目光看着希尔瓦娜斯，“如果他攻破防线……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击败他。”

这个苦涩的结论给了希尔瓦娜斯所需要的怒火。“我们是奎尔多雷。”她昂起头，高声喝道，“我们的国土是坚不可摧的。他攻不进来。不必害怕。他首先必须知道该如何打破保护奎尔萨拉斯的魔法屏障。然后，他还要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比他更强大、更睿智的敌人也曾经企图攻占我们的家园。我的朋友，你要有信心，要相信太阳之井的力量……相信我们族人的力量和意志。”

克尔马林被领下去进餐和休息，准备返回自己的岗位。希尔瓦娜斯转向她的游侠们。“我会亲自去会会这个人类王子。召集第一线所有的战斗组。如果克尔马林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准备好先发制人。”

***

希尔瓦娜斯在巨型城门顶端就位，她的两侧就是犬牙交错的环形山脉。她将在这里，为了保护家园与敌人战斗。她穿着包裹全身，但依旧柔软舒适的皮甲，弓箭被斜挎在背后。在她之前，已经有另外两名斥候——雪尔达莉丝和沃艾希尔来到这里，等待她率领大队游侠到

来。现在，他们正惊讶地盯着下方的森林。就像克尔马林警告过的那样，远在阿尔萨斯的军队出现以前很久，他们就已经闻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腐败恶臭。

阿尔萨斯王子骑在一匹骷髅马上，目光犀利，背上拴着一口巨剑。希尔瓦娜斯立刻就认出那是一把符文剑。穿着黑衣的人类簇拥在他周围，等待去执行他的各种命令。更远处则是大群对他唯命是从的死人。希尔瓦娜斯看着各种各样腐败的尸体，努力将涌到喉咙的胆汁咽回肚子里。她在心中暗自庆幸，风在这时改变了方向，正在将臭气从她身边吹走。

她飞快地弹动自己修长的手指，用手语确认作战方案。斥候们点点头，随后就像影子一样向后闪去。希尔瓦娜斯继续监视着阿尔萨斯。他似乎什么都没有注意到。看上去，他依然是一个人类，但肤色异常苍白，头发也变成了白色，而不再是她以前所听闻的金色。他怎么能忍受这种一直被死人包围的环境？还有这种恶臭，所有这些梦魇一般的尸骸怪物……

她打了个哆嗦，急忙命令自己集中注意力。受他指挥的亡灵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等待着他的命令。而那些人类则正忙着制造新的畸形怪物，用以监视周围。希尔瓦娜斯认为他们应该是通灵师。每当看到这些人，一股深深的厌恶就会拥上她的心头。看样子，他们根本没有想过有可能会被精灵打败。

傲慢将导致他们的灭亡。

希尔瓦娜斯等待着，观察着，直到她的弓箭手全部就位。因为事先得到了克尔马林的警告，她带来了她麾下全部游侠的三分之二。她坚信，阿尔萨斯不可能打破保护奎尔萨拉斯的精灵魔法大门。有许多事情，一个人类王子根本不可能知道。不过……她原先并不相信的事情已经真切地摆在了她的眼前。最好现在就立刻铲除掉这个巨大的威胁。

她向雪尔达莉丝和沃艾希尔瞥了一眼。他们看到她的目光，便向她点点头——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希尔瓦娜斯渴望着以最简单的方式向敌人发动突击，打敌人一个猝不及防，但荣誉感禁止她这样做。如果游侠将军希尔瓦娜斯·风行者以卑鄙的手段包围了自己的敌人，那么这场战争就不会在颂歌中流传后世。

“为了奎尔萨拉斯。”她低声说出这一句，便站了起来。

“这里不欢迎你们！”游侠将军高声喊道。她强有力的声音清澈而响亮，如同歌声一般动人。阿尔萨斯转过他的骷髅马头，犀利的目光直指向她（希尔瓦娜斯花了一点时间哀悼这匹可怜的马）。通灵师们也恢复了安静，全都将目光转向他们的君主，等待着下一步的命令。

“我是希尔瓦娜斯·风行者，银月城游侠将军。我建议你们立刻回头，离开这里。”

阿尔萨斯的嘴唇上现出一个扭曲的微笑。希尔瓦娜斯注意到那副嘴唇是灰色的。白色的面孔，灰色的嘴唇——不过希尔瓦娜斯知道，他从某种角度讲还算是一个活人。他似乎觉得游侠将军的警告很有趣。

“应该回头逃走的是你，希尔瓦娜斯。”阿尔萨斯故意忽略了这位精灵游侠的头衔。他的声音应该算是悦耳的男中音，只是其中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一种让希尔瓦娜斯坚强的心脏也会突然间停止跳动的东西。她只能强迫自己不再颤抖。“来到你们土地上的正是死亡本身。”

希尔瓦娜斯眯起了自己的蓝眼睛。“那就把你的招数全用出来吧。”她发出了挑战，“通向王国的精灵大门由我们最强大的魔法保护着。你不可能从这里过去。”

她将羽箭扣在弓弦上——这是发动进攻的信号。眨眼之间，数十支利箭撕裂空气的声音同时响起。希尔瓦娜斯瞄准的正是那个人类王子——或者说，是那个曾经的人类。她的箭从不会错失目标。羽箭发出致命的尖啸，射向阿尔萨斯没有保护的头颅。但就在箭镞穿透颅骨前一瞬间，希尔瓦娜斯看见了一道蓝白色的闪光。

希尔瓦娜斯愣住了。阿尔萨斯就在此时挥起了那把符文剑，速度快得让她几乎无法察觉。剑身上的符文闪耀起蓝白色的光芒，接着游侠将军的羽箭便被斩为两截。阿尔萨斯笑着望向希尔瓦娜斯，眨了眨眼。

“战斗吧，我的士兵们，把他们全部杀光，这样他们就能侍奉我和我的主人了！”阿尔萨斯喊道。他的声音中依旧回荡着那种怪异的、充满力量的杂音。希尔瓦娜斯从喉咙深处发出怒吼声，又搭上了一支箭。但这一次，阿尔萨斯有了动作。那匹骷髅马驮着他，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向前冲去。希尔瓦娜斯发现那支恐怖的军队也开始发动攻击了。

她觉得自己的游侠需要与之战斗的是一群没有自我意识，行动完全一致的害虫。她已经向弓箭手们下达了作战指示——首先干掉所有活人，然后用火箭消灭那些死人。第一波箭雨几乎射倒了所有诅咒教徒。第二波数十支箭镞上带着火焰的箭都射在了行尸身上。这些行尸虽然都在蹒跚前进，不过它们有的几乎就像干燥的火绒，另一些则全身浸透了腐烂的汁液，完全不惧怕精灵箭支上的火苗。而亡灵大军压倒性的数量让战局从一开始就变得很棘手。

这些亡灵渐渐爬上了泥土和岩石组成的陡峭崖壁。希尔瓦娜斯的游侠们就在崖壁最上方持续打击它们。上天垂怜，一些亡灵实在是腐烂程度太深了，没能爬多久，他们溃烂的肢体就会从身上脱离下来，而它们便只能掉下去。但一些同伴的坠落并不能阻止这支死人的军队继续进攻，它们一直向上前进着。现在，游侠们已经不得不放弃弓箭，改用长剑来作战了。当然，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战士，同样擅长近战。普通的敌人会因为失血或肢体伤残而减慢速度，失去作战能力，但这些怪物……

死人的手向雪尔达莉丝伸过来，那看上去更像是爪子。红发游侠面色铁青，奋力作战。她张开嘴，发出对敌人充满蔑视的吼声。希尔瓦娜斯听不到她在喊些什么，却看到亡灵们逐渐向她逼近，包围了她。当看到雪尔达莉丝倒在亡灵脚下的时候，希尔瓦娜斯感到了撕裂心肺的痛楚。

游侠将军不停地射出羽箭，速度几乎比她能想象到的程度更快。她必须在这里坚守她的职责。借助眼角的余光，她看到了一只伸展翅膀的奇异怪物。那个怪物的皮肤是灰色的，看上去就像岩石一样坚硬。它就在距离希尔瓦娜斯不到十尺远的地方，突然从空中落下，蝙蝠一样的面孔发出一阵尖厉的啸吼。就像希尔瓦娜斯从枝头摘下熟透的果实一样，它一下子抓住了沃艾希尔，将那名斥候提到空中。怪兽的爪子深深地刺进了斥候的肩头。鲜血喷到了希尔瓦娜斯身上，怪兽却已经带着它的战利品飞回到了空中。

沃艾希尔在那只怪兽的利爪下拼命挣扎。他抽出了腰间的匕首。希尔瓦娜斯也将瞄准的目标从脚下发出一阵阵怪叫的亡灵转向了天空中的这个怪物。利箭离弦，正中这只怪物的脖子。

但箭镞从它脖子上滑开了，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怪物一甩头，再次尖叫起来。它已经厌倦了对沃艾希尔的玩弄，抬起一只爪子，划破了那名斥候的喉咙，然后毫不在意地把他扔了下去，又转回来，寻找新的猎物。

希尔瓦娜斯哀伤地看着自己了无生机的朋友跌落到地上，恰好掉在那些刚刚被精灵游侠们杀死的诅咒教徒的尸堆中。

随后，希尔瓦娜斯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些邪教徒在蠕动。

羽箭还插在他们身上。有些人被十几支有亮色尾羽的利箭射穿，但他们还在动。

“不。”希尔瓦娜斯悄声说道。她对眼前的情景感到恶心。而看到阿尔萨斯的时候，她的目光中流露出了恐惧。

那名王子正直视着她，嘴角带着那种被诅咒的笑容。他用一只带着铁手套的手握住符文剑，另一只手举起来，做出了一个召唤的动作。就在希尔瓦娜斯眼前，一名被杀死的诅咒教徒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从眼窝里拔出一支箭，就像是从衣服上揪下一根毛刺。精灵的攻击没有给阿尔萨斯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损，而死去的精灵却会被他的黑暗魔法复活。阿尔萨斯从精灵游侠将军的眼神中看到了惊骇和愤怒。他的笑容变成了响亮的笑声。

“我已经告诉过你。”死亡骑士的声音压倒了整个战场的喧嚣，“而你却依然把新兵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我……”

他再一次抬起手，另一具尸体抽搐着被拽了起来，被迫重新站直了身子。那是一具细瘦颀长，却又肌肉强健的躯体。黑色的长发在背后被扎成一束。他还有着茶色的皮肤和尖尖的耳朵。殷红的鲜血正在从他喉咙上的四道伤口中汩汩流出。他的头不停地前后摇摆着，似乎他的脖子受到了太严重的损伤，已经无法再稳定支持头部重量了。一

双眼睛曾经像天空一样湛蓝，现在却因为死亡而变得灰败凹陷，但他还在用这双眼睛向崖壁顶端搜寻着。当他看见了希尔瓦娜斯，便缓慢地向这位游侠将军走过来。

沃艾希尔。

就在这时，希尔瓦娜斯感觉到脚下的大门开始颤抖——尽管只是非常轻微的颤抖。希尔瓦娜斯的心思全部被眼前的屠杀和复活的死人吸引住了，甚至没有注意到阿尔萨斯的攻城器械已经就位。那些像食人魔一样身躯庞大的怪物仿佛是由许多不同的尸体拼合而成的，它们和那些巨大的蜘蛛怪物正在敲砸着大门。

然后，有什么东西击中了城墙，随之响起的是一阵黏腻的撞击声。一些液体溅到了希尔瓦娜斯身上。在最初的一瞬间，她的意识依然拒绝承认她刚刚看到的东西，但无可否认的事实已经清晰地呈现在她面前。

阿尔萨斯不仅复活了死亡精灵的尸体，他还在将这些尸体或尸体的残片当作炮弹，投向希尔瓦娜斯。

希尔瓦娜斯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液，发布了不久之前她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命令。

“Shindu fallah na！撤至第二大门！撤退！”

依然还活着的精灵游侠已经所剩无几，但他们至少还活着，还在她的指挥下战斗。他们立刻服从了命令，背起伤员，开始撤退。所有人都像希尔瓦娜斯一样，面色苍白，浑身汗水。敌人所带来的恐怖在摧毁他们的士气。他们的撤退完全变成了逃跑，没有秩序、没有配合，只是拼命跑得更快。希尔瓦娜斯和众人一同奔逃，身上也同样背着伤员，但心思却在飞速转动。

身后传来了她曾以为绝不可能听到的声音——精灵大门在破裂。亡灵吼叫着，在庆祝它们的胜利。而游侠将军的心仿佛也随精灵大门一同裂开了。

阿尔萨斯攻破了奎尔萨拉斯的魔法屏障，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依然伴随着那种黑色的恐怖暗流，死亡骑士的吼声强壮而且洪亮，其他一切声音都被他压倒了。“精灵大门已经倒下！前进，我的战士们！向胜利前进！”

不知为何，对于希尔瓦娜斯而言，在阿尔萨斯喜悦而得意的吼声中，最让她感到害怕的还是那种……宠爱的意味。

她抓住身边一名正在休息的年轻游侠，高声喊道：“泰尔寇，快去太阳之井高地。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所遭遇到的一切。告诉他们……做好抵抗的准备。”

听到希尔瓦娜斯这样说，泰尔寇的面色变得更加苍白了。但他还是点了点头，随后就如同离弦之箭一样跑去送信了。他是一名优秀的弓箭手，但希尔瓦娜斯很清楚，一张弓对于随后即将到来的战争并没有多大用处。而如果控制和引导太阳之井能量的法师们能够知道他们即将面临怎样的敌人，也许他们能将这些敌人打退。

现在，他们正向北方奔逃。当希尔瓦娜斯的部队通过一座桥梁的时候，她突然停住了脚步，猛地转过头，回眼望去，顿时大惊失色。

阿尔萨斯和他的黑暗大军正继续向奎尔萨拉斯纵深进军，这一点她并不意外。那些亡灵、憎恶、飞翔的蝙蝠怪兽和诡异的蜘蛛，成百上千的怪物正迈着不可阻遏的步伐向精灵王国的腹地前进。这幅场景本就已经非常可怕了，但真正吓坏希尔瓦娜斯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们所走过的森林。

如同一条鼻涕虫在身后留下的黏液痕迹，或者是犁头在田地中开出的深沟，亡灵大军所经过的地方全都变得焦黑、荒芜。希尔瓦娜斯清楚地记得被兽人烧毁的森林。那时她知道，自然最终会让大地重新焕发生机。而眼前的这支军队留下的则是一道黑色的死亡之路，仿佛用于推动这些尸体的非自然的能量正在杀死它们蹒跚走过的土地。毒药，它们是大自然的剧毒！这是希尔瓦娜斯所知道的最邪恶的黑暗魔法。

必须阻止它继续蔓延。

希尔瓦娜斯只停下了短暂的一瞬间，但她却觉得自己的人生仿佛已被冻结在这个地方。“停下！”她高声喊道，清亮而强有力的声音

中充满了决心，“我们就在这里战斗。”

经过短暂的困惑，游侠们全都明白了主帅的心意。希尔瓦娜斯迅速下达指令，她的部下立刻开始执行。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看到大地上的那道恐怖的伤口时，也都像他们的将军一样，呆立在原地无法动弹，但他们很快就恢复了过来。以后他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忧虑该如何治愈这道残忍的伤口，而现在，他们必须阻止死亡伤口继续在他们的家园延伸。

令人窒息的恶臭伴随着亡灵大军迎面扑来，但希尔瓦娜斯和他的游侠们已经逐渐熟悉了敌人这个可怕的特点，已经不会像初次接战时那样惊慌失措了。希尔瓦娜斯站在桥头，螓首高仰，黑色的兜帽略向后落，露出闪亮的金色长发。亡灵大军放慢了速度，最终停了下来。显然，他们对这名精灵女性的行为感到困惑。那些会发射腐肉炮弹的丑恶车辆、重弩和投石机也在隆隆声中停住了。阿尔萨斯的骷髅马扬起前蹄。死亡骑士伸出手，拍了拍粼粼白骨拼成的马颈，仿佛那是一匹活马。希尔瓦娜斯看到那个骷髅怪物竟然真的在回应主人的拍抚，不由得再一次感到恶心和战栗。

“好啊，你在这里。”阿尔萨斯说道，他的声音中流露出愉悦和一种接近于温暖的东西，“不过，这个不会是我听说过很多次的那种不可一世的精灵大门吧。”

希尔瓦娜斯强迫自己也笑着望向这名死亡骑士。“不，不算是。但你依旧会发现，想通过这里并不容易。”

“只是一座桥而已，女士。不过，精灵的确很喜欢给小猫起一个响亮的名字，比如管它们叫‘狮子’。”

希尔瓦娜斯打量了一下阿尔萨斯身后的土地。她的愤怒终于突破了勉强维持的高傲表情。“你们的确穿过了那道门，屠夫，但你们不可能再走进第二道门了。通向银月城的内门只能用一把特殊的钥匙打开。你永远也得不到那把钥匙！”

她向自己的同伴点点头，他们飞快地跑过桥，加入到桥另一边的部队之中。

阿尔萨斯的幽默感消失了。他苍白的眼睛精光闪烁，戴着铁手套的手握紧了符文剑，剑上的符文也随之闪耀起灼目的光华。“你在浪费时间，精灵。你不可能逃过这必然的结果。但我承认，看到你拔足疾奔的确是一种令人愉悦的享受。”

希尔瓦娜斯却在这时发出了笑声。一种愤怒却自得的声音从她的灵魂深处喷薄而出。“你以为我是在逃跑吗？很显然，你还从没有与精灵交过手。”

有些东西——她心中想道——其实非常简单，却又非常奇妙。游侠将军举起一只手，抛出那个与魔法没有半点关系，却又极为有效的燃烧装置，然后转身疾奔而去。而她刚刚跨过的那座桥突然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树林在欢迎游侠们，用金银枝叶将他们遮挡，让敌人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就在希尔瓦娜斯即将跑远的时候，她听到了一句令她喜笑颜开的怒吼。

“那个女游侠真的把我激怒了。”

是的，激怒你，骚扰你，就像麻雀对付老鹰。艾尔伦达河将永歌森林一分为二。一时半会儿，你是不可能把你那些笨重的战争器械运过河的。希尔瓦娜斯知道，即使这样也只能暂时迟滞亡灵大军的脚步，仅此而已。但只要将时间拖得足够久，也许她就能及时把求援信送出去。

忧虑撕扯着她的神经。阿尔萨斯似乎对于压制精灵大门的魔法有着充分的信心，毕竟他已经破坏了第一道门。也许对于奎尔萨拉斯的防御策略，他真的是有所了解。当然，第一道门并不像第二道门那样受到魔法的保护。而且根据希尔瓦娜斯的观察，傲慢似乎是阿尔萨斯惯有的品性，但……到底他们的魔法能不能挡住这支亡灵军队？战局的不确定性让希尔瓦娜斯在泰尔寇带给法师的警告中又增加了一个警告。而现在，这个警告再一次搅动着游侠将军的内心。

阿尔萨斯是否知道那把钥匙？

第十九章

那个精灵叛徒是一个名叫达尔坎·德拉希尔的法师。他本应该能够让这场战争变得更加简单。当然，他的确发挥了作用。如果没有他，阿尔萨斯永远也不会知道三月钥匙的存在——一件被分割成三块月亮水晶的魔法物品。这三块水晶被分别收藏在奎尔萨拉斯不同的隐秘神庙内，都有重兵守卫。三座神庙都位于魔网能量线的交叉点。这种交叉点所拥有的强大能量和太阳之井很相近。精灵叛徒对阿尔萨斯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似乎很高兴能够出卖他的族人。魔网能量线就像是大地的血管，只不过在里面输送的是魔法，而不是血液。三块月亮水晶与能量线相连，从而产生出一种被称为守门者的能量场。阿尔萨斯要做的就是在安泰拉斯、安达洛斯和安欧维恩找到这三座神庙，杀死其中的守卫，夺取月亮水晶。

但那些有着非凡美貌，却又强悍到令人吃惊的精灵肯定会对这次搜寻任务造成巨大的障碍。阿尔萨斯骑在无敌背上，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摩挲着霜之哀伤，思考着这个看似纤弱无力的种族会如何抵抗他的军队。现在他的麾下的确已经有了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他指挥着数以千计的士兵。它们全都已经死过一次了，所以想要击溃这样一支部队将会非常困难。

那名游侠将军炸桥的小伎俩的确浪费了阿尔萨斯很多宝贵时间。桥下的那条大河一直穿过奎尔萨拉斯，随后会一头撞进东部丘陵区的山丘之中。他的重型战争器械同样无法进入那个遍布山丘，地势崎岖的地方。

这的确会耽误阿尔萨斯一段时间，但他们迟早还是会渡过这条河。当阿尔萨斯仔细考虑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在他的意识深处刺痛了他。但他又搞不清楚，这种针刺般的感觉到底来自哪里。他气恼地忽略掉这种感觉，命令他绝对忠诚的士兵重新建造一座桥——一座用腐肉砌成的桥。数十名亡灵涉水进入河中，躺倒下去，上面再堆砌一层又一层的尸体，直到有足够的尸体让绞肉车、重弩和投石机能够摇摇晃晃地驶过去。当然，一些砌桥用的亡灵被永远地扔在了河水里。它们的身体太过破碎，已经无法再拼合成一体了。阿尔萨斯几乎是温柔地放开了对它们的控制，赐予了它们真正的死

亡。这样，这些腐尸还能污染纯净的河水——这又是一种额外的战术效果。

当然，阿尔萨斯自己能够轻松地渡过这条河流。无敌毫不犹豫地跃入水中。这让阿尔萨斯突然想起这匹马在那个隆冬季节致命的一跳。那时，它像今天一样，绝对服从主人的意志，最终却在结冰的岩石上滑倒，摔断了前腿。这个回忆出其不意地击中了他。片刻之间，痛苦和负罪感在他心中奔腾，让他几乎无法呼吸。

但这些情绪转瞬间就消失了，如同它们出现时一样突然。现在，一切都变得比从前更好。他不再是一个心碎的孩子，被负疚和羞耻所折磨，在大雪中哭泣，最终不得不举起剑，刺穿一位忠实朋友的心脏。不，无敌已经不再是一个生灵，不会再受到这种伤害了。现在，他们都变得比那时更有力量，更加强大。无敌将永远生存下去，侍奉它的主人；而阿尔萨斯也将一直陪伴着无敌。这匹马不会再感到口渴、疼痛、饥饿和疲惫，而他——阿尔萨斯——将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不会再有父亲沉默的否定；不会再有乌瑟尔的苛责和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虔诚；不会再有吉安娜怀疑的眼神，还有她那种他已经太过熟悉的表情——她皱眉时的样子……

吉安娜……

阿尔萨斯用力摇摇头。吉安娜本来有机会和他在一起，但她拒绝了。虽然她曾经发誓，绝不会拒绝他，但她依旧这样做了。现在的阿尔萨斯不欠她任何东西，他只听命于巫妖王。经历过这样一番思考，阿尔萨斯平静了下来。他微笑着拍了拍亡灵坐骑凸出的脊椎骨。无敌甩了甩头，作为回应。当然，他之所以会有这番不安和质疑，全都要拜那个美丽而且意志坚定的游侠将军所赐。不过，在片刻的犹疑之后，他反而更清晰地看到了选择这条道路是多么明智。希尔瓦娜斯·风行者也有她的机会。阿尔萨斯来这里有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并非是摧毁奎尔萨拉斯和它的居民。如果他们不反抗他，他也许就不会动他们。而那个女精灵的尖齿利舌和挑战行为并不能伤到阿尔萨斯，却只会给她的人民带来毁灭。

河水透过铠甲和马裤的接缝渗流进来。阿尔萨斯的马裤、衬衫和内衬皮甲全都变得又冷又湿，他却感觉不到这些。片刻之后，无敌向前一冲，登上了对面的河岸。最后一辆绞肉车也在粗哑的车轴声中登陆。死人桥上还能爬动的尸体也纷纷上了岸，但还有不少尸体依旧趴

在河里，曾经像水晶一样清澈的河水继续从这些尸体上面和侧面奔流而过。

“前进。”死亡骑士说道。

***

游侠们撤退到了晴风村。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奎尔萨拉斯的居民都开始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家园。从照顾伤员到提供武器和战争所必需的技艺，每一名精灵都忙碌了起来。希尔瓦娜斯命令不能作战的精灵全部尽快撤退到银月城。

“什么都不要拿。”她高声喊道。

一名女子点点头，却还是快步跑上了通向高处的一条坡道，一边向游侠将军说道：“但我们楼上的房间……”

希尔瓦娜斯猛地转过身，眼睛里闪动着犀利的光芒。“难道你们还不明白？死人正在向我们进军！它们不会疲惫，不会放慢脚步。我们这边的牺牲者全都变成了它们的士卒！我们想办法延迟了它们的脚步，但我们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带上你们的家人，马上离开！”

那名女子似乎被游侠将军的反应吓了一跳。不过她立刻就服从了命令，几乎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就集合起她的家人，以最快的速度沿大道向首都逃去。

阿尔萨斯不会被阻拦太久。希尔瓦娜斯扫了一眼他们带来的伤员，心中暗自估量。他们绝不能留在这里，必须被疏散到银月城。至于说这里的青壮年精灵，虽然他们的数量很少，但她需要他们做许多事情，他们必须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像她一样，曾经发誓要保卫他们的族人，现在就是他们履行誓言的时刻。

附近的艾尔伦达河和银月城之间有一座高塔。不知为什么，希尔瓦娜斯确信阿尔萨斯很快就能想办法过河，继续进军，在大地上留下紫黑色的伤疤。那座高塔将是一个组织防御的好地方。那里的坡道很窄，亡灵们将无法进行大规模冲击，继续它们之前造成的灾难。而且高塔的多个层级全部是开放式的。希尔瓦娜斯能够和她的弓箭手对经过高塔的敌人制造大量伤亡，然后……

希尔瓦娜斯·风行者，银月城游侠将军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把水泼在自己发热的脸上，并喝了一大口这种令人感到安慰的液体。然后她站起身，让没受伤和受轻伤的人做好战斗准备。毫无疑问，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场战役了。

***

他们差一点没能赶上这场战役。

就在游侠们向被希尔瓦娜斯选为防御基地的高塔进军的时候，曾经甜美清新的空气已经被令人作呕的腐臭污染了。他们的头顶上方，弓箭手骑在龙鹰背上，在天空中盘旋。那些强大的飞行猛兽全身披着金红色的羽毛，努力伸长它们蛇一般的头颅，显然很不喜欢缰绳的约束。它们也感觉到了死亡，并因此而心烦意乱。这些美丽的飞行兽从没有被迫参与过如此可怕的任务。一名龙鹰骑士向希尔瓦娜斯做了个手势。希尔瓦娜斯也做出一个手势，向他发出回应。

“他们发现亡灵了。”希尔瓦娜斯平静地对自己的部下说道。精灵们纷纷点头。“就位，快！”

如同涂好了机油的精灵机器一般，精灵们依照将军的计划开始行动。龙鹰骑士向南飞去，首先逼近敌人。一队弓箭手和近战斗士也快步向前，他们将是第一道防线。希尔瓦娜斯麾下最优秀的弓箭手迅速跑上高塔盘旋的阶梯，其余的人在高塔基部展开。

他们没有等待太长时间。

希尔瓦娜斯本来还心存侥幸，希望敌人的数量在渡河时能够有所减少，但这个希望就像脆弱的水晶落在岩石地面上一样，被现实砸得粉碎。现在，她已经能隐约看到敌军的前锋：腐烂的亡灵，随后是骷髅和巨大的憎恶——那种怪兽的三只手中全都握着巨型武器。它们的头顶上还有岩石一样的怪物如同秃鹫一般盘旋。

它们正一步步向这里逼来……

思想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希尔瓦娜斯带着一点冰冷的幽默感想到。现在，丧钟已经敲响，她的脑海中却回响起一首古老的歌谣。那是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非常喜爱的一首歌。那时，这个世界还是那样

美好，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奥蕾莉亚、温蕾萨，还有他们最年轻的弟弟利莱斯。当暮色西垂，柔和的淡紫色影子静悄悄地笼罩住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海洋和花朵的甜美清香。

Anar’alah，anar’alah belore，quel’dorei，shindu fallah na……在阳光下，在灿烂的阳光下，高等精灵，我们的敌人正在袭来……

不知不觉间，她抬起手，攥住了自己修长脖颈上的项链。这是她的长姐奥蕾莉亚送给她的礼物。但将这件礼物交给她的并不是她的长姐，而是奥蕾莉亚的一名副官——维拉纳。那时奥蕾莉亚已经不在了。为了阻止部落再一次戕害艾泽拉斯或者其他世界，奥蕾莉亚进入了黑暗之门，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出发之前，奥蕾莉亚熔化了父母送给她的项链，铸造出三条项链，分别嵌有原来那条项链上三颗宝石中的一颗，由风行者三姐妹各自佩戴一条。希尔瓦娜斯得到的是蓝宝石项链。这条项链上的铭文已经被她铭记于心：给希尔瓦娜斯。永远爱着你的姐姐，奥蕾莉亚。

希尔瓦娜斯紧紧攥住这条项链，等待着，感受着自己与死去的姐姐之间的联系。然后，她强迫自己缓缓放下手，深吸一口气，高声喊道：“进攻！为了奎尔萨拉斯！”

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挡住这支亡灵军队。实际上，希尔瓦娜斯并没有期望能够阻止它们。周围同伴们的脸上还带着血渍，表情却全都冷峻异常。希尔瓦娜斯知道，游侠们也像她一样清楚这个事实。汗水从她的面颊上滚落，肌肉因为疲惫而尖叫着，但她还在战斗着。她飞快地搭箭，发射，再次搭箭，发射。高速运动的手臂几乎幻化成一片影子。当成群的行尸和巨怪逼近到弓箭失去效用的范围内，她便扔下长弓，抽出短剑和匕首，如同旋风般冲锋突刺，一边发出震撼心魄的战吼。

又一个行尸倒下了。它的头颅从肩膀上滚落，被它的一个同类一脚踩烂，就像一颗爆开的烂瓜。但马上又有两个亡灵怪物挤过来，占据了先前那个怪物的位置。希尔瓦娜斯像永歌森林中的一头野猪猁般狂暴地战斗着，将肉体的疼痛和心灵的愤怒尽数化为攻击敌人的力量。在倒下之前，她一定要杀死尽量多的敌人。

敌人在步步进逼……

希尔瓦娜斯已经被亡灵紧紧包围，腐烂的臭气几乎要将她压倒。它们的数量太多了，但希尔瓦娜斯的动作没有丝毫迟缓。她会战斗下去，直到被它们彻底毁掉，直到……

行尸们的压迫突然消失了。亡灵纷纷向后退去，直立在原地。站在一座山丘上的希尔瓦娜斯大口地喘着气，向下望去。

他来了，骑在他的那匹亡灵战马上。风吹起了他的白色长发，而他只是立在山丘下，专注地看着她。希尔瓦娜斯挺直腰杆，擦去脸上的血汗。阿尔萨斯曾经是一名圣骑士。希尔瓦娜斯的姐姐就深爱着这样的男人。突然之间，希尔瓦娜斯非常高兴奥蕾莉亚已经去世，不会再看到这样的景象，看到一位曾经信仰圣光的勇士即将毁掉风行者们所珍爱的一切。

阿尔萨斯举起光芒闪烁的符文剑，庄重地向希尔瓦娜斯致敬。“我尊敬你的勇气，精灵，但这场追逐已经结束了。”真奇怪，听他的语气，他的这番话似乎是发自真心的。

希尔瓦娜斯咽下一口唾沫。她的嘴干得就像那些骷髅的枯骨。她握紧手中的利刃。“那么，我就在这里与你作战，屠夫。Anar’alah belore。”

死亡骑士灰色的嘴唇扭曲起来。“如您所愿，游侠将军。”

他甚至没有下马。骷髅坐骑嘶鸣一声，向希尔瓦娜斯直冲过来。阿尔萨斯左手抓住缰绳，右手举起了巨剑。希尔瓦娜斯抽噎了一下。她不是在因为恐惧或懊悔而哭泣。这个哭声来自她无力回天的愤怒、对邪恶的刻骨憎恨，以及秉承正义的壮烈豪情。但她终究没有能挡住敌人，哪怕她已经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哪怕她已将一腔热血泼洒在地。

奥蕾莉亚，姐姐，我来了。

她毫不退缩地迎上了那把符文巨剑，用自己的刀刃狠狠撞击着死亡利刃。她的短剑和匕首在顷刻间就崩裂成千万块碎片，然后，符文

剑刺穿了她。剑刃是那么冰冷，她觉得穿透自己身躯的仿佛是一片寒冰。

阿尔萨斯向她俯下身，盯住她的眼睛。希尔瓦娜斯咳嗽着，细小的血滴迸溅在死亡骑士如同白骨一般的脸上。这是她的想象吗？抑或他那张依然俊美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遗憾？

他抽出剑刃。希尔瓦娜斯倒在了地上，热血从伤口中喷涌而出。她在冰冷的岩石地面上颤抖着，每一次抽动都让她感觉到撕裂般的痛楚。她的一只手颤抖着，愚蠢地伸向腹部的创口，仿佛只要捂住那里，就能让伤口愈合，让洪水般的出血停止。

“结束这一切吧。”希尔瓦娜斯悄声说道，“我应该得到一个……干净的了结。”

当希尔瓦娜斯闭上眼睛的时候，死亡骑士的声音不知从何处飘入了她的耳朵。“既然你给我找了这么多麻烦，精灵，我当然不会让你得到死亡的平静。”

恐惧如同针一般刺进她的神经，但随着心脏跳动的衰弱，它也像其他一切情绪一样，渐渐消失了。阿尔萨斯会让她复活，让她也变成那种诡异而呆滞的怪物？

“不。”她喃喃地说道，声音仿佛来自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你……竟敢……”

然后，那声音便不见了，一切都不见了——冰冷、恶臭、烧灼般的剧痛，留下来的只有柔软、温暖、黑暗、平静、舒适。希尔瓦娜斯允许自己沉浸在拥抱她的黑暗之中。她终于能够休息了，能够放下自己为了族人已经高举太久的双臂。

然后……

剧痛在她的身体中涌动，那是她从不曾体会过的疼痛。希尔瓦娜斯立刻便明白，她曾经体验过的一切肉体痛苦与这种折磨相比，都不过是一点惨淡的烛光。这是来自灵魂的痛苦，是因为她的灵魂离开了没有生命的肉体，被黑暗魔法禁锢，不得解脱的痛苦。她……被惊醒，被撕裂，被扯出了那个温暖宁静的庇护所。这一过程的极度暴力

更让她所受到的折磨成倍增加。希尔瓦娜斯感觉到凄厉的号叫正在自己体内膨胀，强行从她的内心深处喷发出来，通过那双已经不再有血肉实质的嘴唇爆发出去。这种深沉而惨烈的哀号所包含的已经不再只是她一个人的痛苦。所有听到这个声音的人都会血液凝固，心脏停搏。

黑暗从她的视野中消退，但取而代之的并非各种色彩。不过，她不需要红色、蓝色和黄色便能清楚地看到他——将永远折磨她的那个人。即使在一个充满色彩的世界里，死亡骑士的身上依旧只有黑、白、灰三色。那把夺走她生命的符文剑也夺走并吞噬了她的灵魂。现在，那把剑正闪着光，阿尔萨斯的另一只手正在做着一个召唤的手势。正是这个手势将她从死亡的拥抱中抓了回来。

“女妖，”他对她说道，“既然我已经将你变成这种样子，从此以后，你就可以尽情地发出痛苦的声音了，希尔瓦娜斯。这是我给予你的，它远超过别人所得到的。凭借它，你可以让世人痛不欲生。所以，给我制造过许多麻烦的游侠，你将成为我的奴隶。”

在超越逻辑的恐惧中，希尔瓦娜斯盘旋在自己浸透鲜血的残破尸体上，盯着自己死寂的双眼，然后又盯住了阿尔萨斯。

“不。”她说道。她的声音空洞而且怪诞，不过依然能听出，那的确是她的声音。“我绝不会做你的奴隶，屠夫。”

阿尔萨斯动了动铁手套中的一根手指。希尔瓦娜斯立刻弓起脊背，在剧痛中发出又一阵凄号。她饱受折磨，却依旧愤怒不已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死亡骑士面前没有半点挣扎的力量。这又让她感到无比的哀伤。她成了阿尔萨斯的工具，就像那些腐烂的尸体和苍白、恶臭的憎恶一样。

“你的游侠们也都是我的奴隶。”阿尔萨斯说道，“现在他们已经在我的军队序列中了。”他犹豫了一下，声音中真真切切地流露出了遗憾之情，“事情本不必演变成这样的。你应该知道，你的命运、他们的命运，还有你的人民的命运，全都因为你的选择而改变了。我必须到达太阳之井。而无论以何种方式，你都要帮助我。”

***

恨意在希尔瓦娜斯的灵体中生长，就如同一个有生命的活物。她飘飞在阿尔萨斯身边，成为他所珍视的新玩具。她的尸体则被缝合起来，放到了一辆绞肉车里。她不知道阿尔萨斯对这具躯体还有着什么恶心的打算。仿佛有一根丝线将她和阿尔萨斯系在了一起，她从来都不能飘到死亡骑士几尺以外的地方。

也是从这时开始，她听到了那些低语声。

最初，希尔瓦娜斯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这个可憎的新身躯中发了疯。但她很快就明白了，就算是她想通过发疯逃避这一切，也无法做到。在她意识里响起的那个声音起初似乎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含义，还在哀叹自身不幸的她也完全不想听到这个声音。但很快，她就知道这到底是谁的声音了。

阿尔萨斯继续向银月城和太阳之井进军。在路上，他会不时瞥一眼希尔瓦娜斯，从不放过她的一举一动。当亡灵大军毁灭沿途一切自然生灵的时候，希尔瓦娜斯越来越清楚地听到了这个声音。

你将效忠于我的荣耀，希尔瓦娜斯。你将勤勉地制造死亡，你将渴望对我的恭顺。阿尔萨斯是我的第一个死亡骑士，也是我最钟爱的勇士。他将永远是你的主人，你会发现，这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快乐。

阿尔萨斯看到她在战栗，便微微一笑。

在奎尔萨拉斯大门外，希尔瓦娜斯第一次注视阿尔萨斯的时候，心中曾经充满了对他的轻蔑。那时，精灵大门内的神奇之地依然洁净而纯粹，全然感受不到杀伐和灾难已降临头顶。当阿尔萨斯驱遣爪牙杀害她的族人，并将她的族人变成没有生命的傀儡时，她对他只有切齿痛恨。当他以狂野的一击，将那把凶恶的妖刃刺入她的肉体时……所有那些感觉都无法与她现在的感觉相比。正如同烛光无法对峙太阳，耳语不能比拟女妖的哀号。

绝不，她对脑海中的那个声音说。阿尔萨斯只能控制我的行为，不可能摧毁我的意志。

回应她的，只有空虚而冰冷的笑声。

亡灵很快就杀过了晴风村和东部圣殿。在银月城城门前，他们终于停住了脚步。虽然不知道阿尔萨斯是怎样做到的，但希尔瓦娜斯知道，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城门前这名死亡骑士的喊话。

“银月城的居民们！我已经给了你们很多机会，让你们能够投降，但你们一直顽固地拒绝我。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全族和你们古老的遗产都将终结！死亡已经亲自来收割精灵们的至高家园了！”

她，游侠将军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在她的族人面前来回飘荡，好让高等精灵们亲眼看到拒绝投降会有怎样的下场。但他们依旧拒绝了阿尔萨斯。也正因为如此，希尔瓦娜斯才是这样强烈地爱着他们，哪怕她现在不得不对她的黑暗主人唯命是从。

于是，银月城陷落了。这个光明汇聚之地，美丽非凡的魔法之都，它的荣光尽数泯灭，恍若仙境的城市化为了焦土。亡灵进入城中——天灾落在了精灵身上。希尔瓦娜斯听到死亡骑士在召唤她的族人，声音中充满了扭曲的爱意。死去的精灵成为妖魔的奴隶。那么多朋友和亲人瞪着空洞的双眼，蹒跚行走在希尔瓦娜斯身边，忠诚地服从着死亡骑士的每一道命令，全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如果希尔瓦娜斯还有一颗心，那颗心一定已经碎成千片。亡灵大军穿过城市，一道黑紫色的伤痕将银月城分为了两半。城中的居民拐着脚，顶着被打烂的头颅，拖着流到地上的内脏，也跟随着这支军队踽踽而行。

希尔瓦娜斯本来希望银月城和奎尔丹纳斯之间的海峡会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她的这个希望仿佛就要变为现实了。阿尔萨斯勒住缰绳，注视着在太阳下闪动万顷粼光的碧蓝海面，皱起了眉头。就这样，他一动不动地骑在那匹违背自然规律的马背上，白色的眉毛紧锁在一起。“你不可能用尸体填满海峡，阿尔萨斯。”希尔瓦娜斯幸灾乐祸地说道，“就算是全城居民的尸体也不够。你只能在这里止步了。你的失败才是我的幸事。”然后，这个曾经是人类，曾经属于善良阵营的怪物转过头，带着笑容望向口出恶言，意在挑衅的希尔瓦娜斯，用猛烈的痛苦蹂躏她的全身，让又一阵撕裂灵魂的凄号从她虚幻的嘴唇中迸发出来。

他已经找到了办法。

他将霜之哀伤向海岸抛去，兴致高昂地看它翻滚着飞向前方，最终剑锋向下插在了沙滩上。

“霜之哀伤说……”

希尔瓦娜斯也听到了。巫妖王的声音从那件邪恶的武器中传了出来。希尔瓦娜斯惊讶地看到拍击在符文剑刃上的浪涛变成了冰块。冰面迅速向外延伸，形成了可供亡灵和战争器械通行的平坦大道。

这个怪物夺走了她的生命，夺走了她深爱着的奎尔萨拉斯和银月城。然后，在最终的亵渎之前，他又夺走了她的国王。

精灵在奎尔丹纳斯进行了抵抗，拼尽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安纳斯特里亚出现在阿尔萨斯面前，精灵王的强大魔法消灭了无数踏上冰桥的亡灵，但他真正的敌人是阿尔萨斯。死亡骑士拔起霜之哀伤，紧皱双眉，目光如闪电般闪耀。他催动骷髅战马，似疾风般冲到精灵王面前。

虽然希尔瓦娜斯急切地希望安纳斯特里亚能够战胜阿尔萨斯，但她知道，精灵王没有这样的力量。三千年的岁月沉重地压在精灵王肩头。他的白发几乎要垂到地面。这不是因为黑暗魔法，而是因为日渐衰老的身体。安纳斯特里亚曾经是一位强大的战士，而且直到现在都是超凡绝伦的法师，但希尔瓦娜斯能够通过女妖的眼睛看到精灵王肉体的脆弱——那是她在还有呼吸的时候从不曾发觉到的。但他依然英勇地挡在了死亡骑士面前，一只手紧握他的远古神剑Felo’melorn——殛火，另一只手高举着强大的法杖。法杖顶端的水晶放射出万丈光芒。

阿尔萨斯发动了攻击。安纳斯特里亚却已经从战马前方消失了。希尔瓦娜斯甚至没能看清他的动作。这时精灵王已经跪倒下去，殛火水平挥斩，干净地削断了骷髅马的两条前腿。那匹马尖叫一声，倒在地上，将背上的骑士也掀翻下来。

“无敌！”阿尔萨斯喊道。看到骷髅马倒伏在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没办法用前腿支撑自己，他似乎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希尔瓦娜斯对于这一变化感到非常奇怪。她一直认为阿尔萨斯是占据优势的一方。这时，阿尔萨斯站起身，死死地盯着精灵王，眼神中尽是无可遏制的愤怒和痛苦。看上去，他现在倒很像是人类了——一个看

到自己所爱的东西惨遭折磨的人类男性。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匹马，神情中流露出焦虑与烦乱。片刻之间，希尔瓦娜斯的意识中生出一个疯狂的猜想，也许，仅仅是也许……

古老的精灵武器无法与霜之哀伤抗衡。希尔瓦娜斯早就清楚这一点。殛火铿然一声折断了，断刃旋转着飞了出去。安纳斯特里亚倒在地上，他的灵魂被从躯体上割离，被闪耀的霜之哀伤吞噬，就像希尔瓦娜斯见过的无数个灵魂一样。

精灵王四肢伸开，瘫倒在冰面上，鲜血在他身下喷涌而出，白发披散在他身上，如同一片裹尸布。而阿尔萨斯已经跑回到他的亡灵马身边，修复了它的两条腿。那匹马一跃而起，用鼻骨轻轻地擦抹主人。阿尔萨斯则拍了拍它的骨架。希尔瓦娜斯心知自己要做的事情将会伤害那些她仍然深爱着的族人，但她还是无法承受死亡骑士施加给她的疼痛和悲苦，以及她对阿尔萨斯炽烈的恨意——她向后仰起头，伸开双臂，大张开嘴，一阵极美丽又极恐怖的凄号在她虚幻的喉咙中爆发了。

以前，当阿尔萨斯折磨她的时候，她也曾哭号过。但那只是她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绝望。而这一次，死亡骑士给她充塞了太多苦难、折磨和痛楚——这些都有，但还不止于此，其中还有深厚至极的憎恨，纯粹的恨意中不见半点杂质。希尔瓦娜斯听到更多充满痛苦的喊声夹杂在她的号叫之中，看到精灵们一个个跪倒在地，双手紧捂住流血的耳朵。他们的战吼和法术全部停止了。魔法吟诵变成了语无伦次的悲苦哀号和惊骇万状的惨痛呼救。一些精灵瘫软下去，他们的盔甲碎裂、脱落，甚至他们的骨头也在肌肉下面断裂了。

就连阿尔萨斯也盯着希尔瓦娜斯看了一会儿。他的白色眉毛又皱在一起，仿佛是在重新评估这个女妖的威力。希尔瓦娜斯想要停下来，想要让自己安静，压抑住这种毁灭一切的号叫，不再为她如此憎恨的妖魔效忠。最后，号叫声终于在她的痛苦中衰减下来。女妖希尔瓦娜斯陷入了病态的寂静。

“你可真是一件优秀的武器。”阿尔萨斯喃喃地说道，“也许你会是一把双刃剑。我会小心盯着你的。”

这支恐怖的军队继续前进。阿尔萨斯到达了高地，杀光了守卫太阳之井的精灵勇士，并强迫希尔瓦娜斯也参与这场杀戮。然后，他将

最终的恐怖带给了希尔瓦娜斯的族人。死亡骑士来到了汇聚着灿烂光辉的井水前，正是这里维持了奎尔多雷的千年繁盛。井边，一个身影正在等待死亡骑士。希尔瓦娜斯认识他——达尔坎·德拉希尔。

原来就是他出卖了奎尔萨拉斯。阿尔萨斯杀死了成千上万的精灵，但这些族人的血更多是落在了这名精灵法师修长洁净的手上。怒火在希尔瓦娜斯心中激荡。她看着映照在阿尔萨斯身上的璀璨光芒。虽然看不到颜色，但她知道，那是金色的光芒。它们让阿尔萨斯的面容变得柔和，甚至为他的脸上增添了一点不属于他的暖意。这时，阿尔萨斯将一只做工极尽精致的骨灰瓮倒扣在井水上。井中的光芒发生了变化，开始脉动，旋转。遭到破坏的魔法光流形成旋涡。在这个旋涡中心……

有一道阴影。

尽管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希尔瓦娜斯见证了无数悲剧；尽管她自己也成了这场灾难中最悲惨的牺牲品，但从被亵渎的太阳之井中生出的东西还是让她感到无比惊骇。那是一副生角的骷髅，带着笑容，将双手伸向天空。他的眼窝里喷出烈火，身上缠绕着锁链。紫色的长袍随着他的脚步飘飞起来。

“我重生了，正如同巫妖王允诺的那样！他赐予了我永恒的生命！”

亡灵们所进行的一切破坏与毁灭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让这个骷髅复活？所有那些杀戮、苦痛和恐怖；无比珍贵，对精灵而言生死攸关的太阳之井遭到污染，延续数千年的生命高塔将因此而崩塌——所有这一切就只是为了这个骷髅？

希尔瓦娜斯颤抖着望向这个仰天大笑的巫妖。在这无尽的苦痛之中，唯一让她感到一点安慰的就是看着达尔坎——这个曾经企图背叛自己的导师，又出卖了自己族人的恶棍像她一样，死在了霜之哀伤的利刃之下。

第二十章

冰风吹乱了阿尔萨斯的白发，亲扶他的面庞。他微笑着。能够回到这个世界寒冷的地方，感觉的确很好。精灵国土上的太阳总是升起得很早，空气中充斥着浓重的花香和生命的气息。这些都让他感到心烦意乱，更让他常常想起达拉然的花园——在那里，他曾经与吉安娜一同度过了那么长时间；又让他想起巴尼尔农场上的金鱼草。还是这烈风的感觉更好，将他的脑海涤荡一空；还有这严寒，冻结了他所有的回忆。那些东西对他已经没有用了，只会让他变得软弱。在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心中，没有软弱的空间。

像往常一样，他骑在忠诚的无敌背上。在奎尔萨拉斯，他们经历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刻。那个该死的精灵王安纳斯特里亚卑鄙地攻击了这匹无辜的马，而不是马的主人。无敌断了两条前腿，就像那场导致无敌死亡的事故一样。这个意外将阿尔萨斯猛地抛回到那个恐怖的时刻，对他造成了深及内心的震撼。不过，在与安纳斯特里亚的战斗中，正是这种震撼让阿尔萨斯从心底生出冰冷的怒意，成为他克敌制胜的力量。在他的身前身后，他的军队正在雪原中前进，不会疲惫，也不会受到寒冷的影响。在这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头顶，飘浮着一只女妖。此时此刻，阿尔萨斯并没有对希尔瓦娜斯严加管束。现在更让他感兴趣的是克尔苏加德。这个巫妖走在他身边，脸上只能看到一片安详——尽管用这个词来描述巫妖的表情也许有点匪夷所思。正是他指挥天灾军团回到了荒凉的冻土地带，阿尔萨斯直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但这段行军旅程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聊，而好奇心正越来越快地在他的心中滋长。王子感觉到一点微笑提起了自己的嘴角。

“那么，”阿尔萨斯带着嘲弄的语气说道，“既然我曾经杀死过你一次，你不会感到不安吗？”

“别傻了。”那个亡灵通灵师回答道，“巫妖王告诉过我，我们的那次遭遇会有怎样的结果。”

这倒是让阿尔萨斯吃了一惊。“巫妖王知道我会杀死你？”他皱起眉头，低头瞥了一眼横亘在大腿上的剑刃。现在这把剑陷入了沉默，仿佛是睡着了，不再发出细语，符文也不再有能量脉动。

“当然，”克尔苏加德答道，他阴气森森的声音中带着一点占据优势的得意，“早在天灾开始之前，他就选择你作为他的第一勇士了。”

阿尔萨斯的不安更深了。没有人曾经问过他的使命是什么，甚至没有人对他说过这件事。但如果他早就知道自己的宿命，他还会坦然接受吗？他认为自己不会。他不喜欢受到操纵，但他知道，如果他要成为一件真正强大的武器，他就必须接受一丝不苟的锻打和淬炼。他必须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命运。如果命运直接摆在他的眼前，他绝对不会接受。那样的话，他很可能还是会与吉安娜和乌瑟尔在一起，他的父亲也会……

“如果他是那么全知全能，那么恐惧魔王们怎么能那样随心所欲地控制他？”

“他们效忠于我们主人的创造者：燃烧军团的强大君主。”

这句话让阿尔萨斯打了个哆嗦。燃烧军团。这个名字中似乎蕴含着非同寻常的力量。在他的大腿上，霜之哀伤开始闪烁。

“那是一支庞大的恶魔军队。他们已经吞噬了我们以外的无数个世界。”克尔苏加德的声音几乎带有催眠的效果。阿尔萨斯一时间闭上了眼睛。在合拢的眼皮后面，他的脑海中出现了这个巫妖所描述的一个个画面。他看到红色的天空笼罩着一个通红的世界。潮水般的怪物越过一道山脊，倾泻而下。它们像猎犬一样奔跑，却又绝不是属于自然的野兽。它们有塞满獠牙的恐怖下颚，怪异的触手从肩膀伸出。巨大的岩石落在地面上，冒出绿色的火光。随后，这些有生命的岩石纷纷站立起来，向它们的敌人扑去。

“现在，将这个世界推入烈火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们的主人被创造出来，就是要为燃烧军团的到来铺路。恐惧魔王们则被派遣来确保他完成任务。”

阿尔萨斯脑海中的场景发生了变化。一道雕刻繁复精美花纹的大门出现在画面中。他知道，那就是黑暗之门，尽管他从没有亲眼看到过那座大门。黑暗之门中喷射出绿色的火光，一群恶魔正簇拥在它周围。阿尔萨斯摇了摇头，那个画面随即消失了。

“也就是说，洛丹伦的瘟疫、诺森德的要塞和对精灵的屠杀……这些全都只是为了大规模的恶魔入侵所做的准备？”

“是的，到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全部历史都是围绕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而展开的。”

阿尔萨斯思考着巫妖的话。霜之哀伤这时完全醒了。他摘下右手的铁手套，抚摸着这把巨剑。冰冷，刺骨的冰冷。死亡骑士的手为了能够适应它而接受过特别的强化，但在碰到它的剑刃时，依旧会感觉到痛楚。他再一次听到了那种低语，不由得微笑起来。

“事情还不止这些，对不对，巫妖？”他转过头，看着克尔苏加德，“你说过，恐惧魔王们囚禁了我的主人。现在，和我说说这件事。”

因为已经没有了皮肉，克尔苏加德没有任何面部表情能够出卖他的情绪。但阿尔萨斯从这个亡灵微微缩起的身体能够判断，他对这件事感到很不舒服。不管怎样，他还是开口了。

“巫妖王计划的第一阶段是发动天灾，以此来消灭所有可能阻止军团到来的势力。”

阿尔萨斯点点头。“比如洛丹伦……还有高等精灵。”他感觉到内心深处似乎有一个结，但并没有认真理会这件事。

“的确。第二阶段是召唤恶魔领主，引发入侵。”巫妖举起一根骷髅手指，向他们前进的方向指了一下，“前方不远处就有一座兽人营地。那些兽人还维持着一道可以运作的恶魔之门。我必须利用那道门与恶魔领主建立联系，接受他们的指示。”

阿尔萨斯在无敌的背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他的意识回到了与乌瑟尔“光明使者”一同在斯坦恩布莱德与兽人作战的时候。他还记得那些兽人将人类当作祭品奉献给他们的恶魔领主。那时他和乌瑟尔都对这种行径感到惊骇和厌恶。阿尔萨斯更因此而爆发出过于强烈的怒火，以至于乌瑟尔不得不对他谆谆告诫，战斗的时候不能让心灵被怒火烧灼。那时他对阿尔萨斯王子说道：“如果我们任由心中的激情变成嗜血的欲望，那我们就会变得像兽人一样邪恶。”

现在，乌瑟尔已经死了。阿尔萨斯还是会去杀兽人，但他已经与恶魔同流合污。他眼眶附近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我们还在等什么？”他喝问一声，随后便催促无敌跑了起来。

***

兽人作战非常勇猛，但是到最后，他们的一切挣扎依旧是徒劳的——一切对抗天灾的行为都是不可能有结果的。阿尔萨斯策马向前。无敌敏捷地越过一个个兽人的尸体。在那道恶魔之门前，阿尔萨斯凝视了良久。由三块石板组成的恶魔之门显示出一种奇异的优雅与精致，很难想象它会属于兽人这样粗蛮的种族。恶魔之门旁边立着一些巨型兽类的骨骼，闪动着阴暗的红色光芒。在由石板围出的范围之内，绿色的能量光束形成了一个缓慢转动的旋涡。这是一条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道路。吉安娜对此一定会很感兴趣，但她会因为恐惧而不敢追逐自己的好奇。这正是她软弱的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是吉安娜……

“那些混蛋都被杀光了。”阿尔萨斯啐了一口，“恶魔之门是你的了，巫妖。”

生角的骷髅正因为喜悦而颤抖着。他飘向前方，以祷告的姿势举起双手。这道拱门前有几级台阶，阿尔萨斯注意到，巫妖并没有踏上台阶，只是站在阶梯的最底端。这可能是出于尊敬，或者是出于更加实际的考虑——避开可能遭受的伤害。阿尔萨斯在无敌背上向后坐稳，专注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请倾听我的召唤，阿克蒙德！您谦恭的仆人正在寻求指引！”

绿色的迷雾旋涡还在继续运转。就在这时，阿尔萨斯依稀看到一个影子——一头恶魔出现在恶魔之门中。那张脸与他所熟悉的恐惧魔王颇为类似，却又似乎并不很相像。

阿尔萨斯猜测这个生物的皮肤应该是蓝灰色的。不过，在绿色光芒的照耀下，他很难确定自己的判断。毫无疑问，这头恶魔的身躯极为强悍——桶状的前胸；粗大、强壮的手臂；向后弯曲，如同山羊一般的两条腿，在腿的末端是蹄子，而不是脚；一根尾巴不断地抽动

着，似乎和他镇定自若的恶魔面孔很不协调。他的手臂、肩膀和双腿上都覆盖着闪耀的黄金铠甲，铠甲上装饰有骷髅和长钉。两根又细又长的触手从他的下巴上耷拉下来。但在他那张瘦长的脸上，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的那双眼睛。从那双眼睛里放射出病态的绿色光芒。与之相比，环绕他的绿色光雾也立时黯淡了许多。实际上，阿克蒙德并不在这里，他真正的身躯还在另外一个世界。但这个恶魔的出现还是让阿尔萨斯颇感震撼。

“你呼唤了我的名字，卑微的巫妖，我便来至此地。”恶魔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空间里。阿尔萨斯觉得自己的骨骼也在随之震动。“你是克尔苏加德，对吗？”

克尔苏加德低垂下生角的头颅。阿尔萨斯觉得，他只差匍匐在地了。“是的，伟大的强者。正是我召唤了你。我乞求你，告诉我该如何打通你进入这个世界的道路。我的存在只是为了侍奉你。”

“你必须找到一份特殊的文卷。”恶魔领主朗声说道。他的目光朝阿尔萨斯闪动了一下，打量了一会儿这名死亡骑士，随后就再没有理会阿尔萨斯。阿尔萨斯发觉自己正变得越来越焦躁。“那是最后的守护者麦迪文所留下的唯一一部术法之书。只有他那久已失传的咒语才强大到足以将我带至你们的世界。搜索凡人城市达拉然，文卷就收藏在那里。三天之后的黄昏时分，你便要开始召唤。”

随后，恶魔就消失了。阿尔萨斯依然久久地盯着他出现过的地方。

达拉然，艾泽拉斯除奎尔萨拉斯之外最伟大的魔法都市。

达拉然，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学习过的地方。吉安娜可能还在那里。一丝痛苦掠过他的心间，转瞬即逝。

“达拉然正由艾泽拉斯最强大的法师保护着。”阿尔萨斯缓缓地对克尔苏加德说道，“我们不可能潜入那里。他们肯定会做好抵抗我们的准备。”

“就像奎尔萨拉斯？”克尔苏加德笑了，那是一阵如同幽深洞窟般的空洞笑声，“想想我们的军队是如何摧毁高等精灵之地的。我们一样也会在达拉然取得胜利。而且你要记住，我曾经是肯瑞托的成

员，并且与大法师安东尼达斯的关系非常亲密。当我还只拥有凡人身躯的时候，达拉然是我的家。我知道它的秘密，它的保护性法术，以及溜进那座城市的方法。他们的守卫远远说不上有多严密。那里的法师曾经强迫我抛弃我的前路和我的使命。能够让他们尝一尝恐怖的滋味，我乐意之至。不必害怕，死亡骑士。我们不可能失利。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能阻挡天灾。”

阿尔萨斯用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一丝动静。他转过身，看到希尔瓦娜斯·风行者游荡的灵魂。很显然，希尔瓦娜斯听到了他们的全部对话，并看见了阿尔萨斯对于新命令的反应。

“听到达拉然的时候，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你。”她狡猾地说道。

“安静，女妖。”阿尔萨斯嘟囔着，但他还是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走进达拉然城门时的情景。那时，他的任务是护送吉安娜。那个天真无邪的时代几乎让他没办法清晰地考虑现实问题。

“你在那里有很在意的人，是吗？是很美好的回忆？”

这个该死的女妖就是不知道适可而止。阿尔萨斯任由自己沉陷在愤怒中。他举起一只手，希尔瓦娜斯立刻痛苦地剧烈翻腾起来，直到他放手。

“不许再说这样的话。”阿尔萨斯警告她，“我们有事要做了。”

希尔瓦娜斯沉默着，但在她苍白的幽灵面孔上，显露出了凶狠而得意的笑容。

***

“我能出一分力。”吉安娜的声音很平静，比她预料中还要平静。她正和自己的导师安东尼达斯站在一起，在大法师熟悉和喜爱的，混乱的令人咋舌的书房里。她正专注地看着安东尼达斯。“我已经掌握了很多法术。”

大法师却只是凝望窗外，两只手随意背在身后，仿佛正在悠闲地看着学生们演练法术。

“不，”他平静地说道，“你还有别的任务。”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吉安娜。看到安东尼达斯脸上的表情，吉安娜的心沉了下去。“那是我和……泰瑞纳斯——愿圣光抚慰他的灵魂……全都逃避过的任务。因为洛丹伦的国王拒绝倾听那位陌生先知的警告，他最终被自己的儿子杀害，他的王国化为废墟，其中只有死人居住。”

直到现在，一想到那些事，吉安娜都会瑟缩不已。阿尔萨斯……

直到现在，她都很难相信所有那些事。她是那么爱他……到现在，她依然爱着他。在内心深处，她从没有停止过祈祷，祈祷阿尔萨斯只是承受了某种他无法抵抗的力量，才会做出那种种暴行。因为，如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

“先知也向我发出了警告，而我却傲慢地自以为知道一切。所以，我亲爱的学生，我们才会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毕竟，我们的生死全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安东尼达斯露出哀伤的微笑。吉安娜的眼睛被泪水刺痛。她努力地眨着眼，不让泪水落下来。

“请听我说，我可以……”

“你要保护那些你承诺过会给予照料的人，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安东尼达斯说道，他的声音和神态中都渗透出一丝严厉，“这里多一个人或者少一个人……并不会有什么区别。而另一些人正在期待着你。”

“安东尼达斯……”吉安娜的声音颤抖着。她扑向大法师，伸开双臂，紧紧抱住这位长者。在此之前，她从不敢这样拥抱自己的导师。在她的眼中，安东尼达斯一直都是威严远超过慈祥。但现在，他看上去……是那么苍老，苍老而且虚弱。最让吉安娜揪心的是，大法师流露出的那种听天由命的神情。

“孩子。”他轻拍着吉安娜的脊背，低声笑着，语气中满是慈爱，“不，你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你是一个成人，一位领袖。不过……你应该启程了。”

这时窗外传来一阵喊声，强大而清晰，让吉安娜感到无比熟悉。吉安娜仿佛被狠狠打了一拳。她猛吸了一口冷气，强忍心中的痛楚，从导师怀中站起身。

“肯瑞托的法师们！我是阿尔萨斯，巫妖王麾下第一死亡骑士！我要求你们打开城门，向天灾的力量投降！”

死亡骑士？吉安娜转过身，惊讶地看着安东尼达斯。大法师向她露出哀伤的微笑。“我本不应该让你知道……至少你现在还不必知道。”

吉安娜的脑子里飞快地转过各种念头。阿尔萨斯……在这里……

安东尼达斯大步走向阳台，微一摆动青筋虬结的双手。他的声音也像阿尔萨斯的一样被放大了。

“你好，阿尔萨斯王子。”大法师说道，“你的父亲近况如何？”

“安东尼达斯阁下。”阿尔萨斯的答话声响起。他在哪里？就在外面吗？如果我现在走到安东尼达斯身边，是不是能看到他？“搞这些冷嘲热讽已经没有意义了。”吉安娜转过头，擦去眼泪。她拼命想要说些什么，但每一个字都堵在了她的喉咙里。

“我们已经为你的到来做好了准备，阿尔萨斯。”安东尼达斯继续平静地说道，“我的同好和我建立起一些屏障，能够毁灭任何企图从中穿过的亡灵。”

“你的小法术挡不住我，安东尼达斯。也许你已经听说了在奎尔萨拉斯发生的事情？他们同样自以为坚不可摧。”

奎尔萨拉斯。

吉安娜觉得自己可能是病了。当消息传来的时候，她就在达拉然。那时，屈指可数的几个幸存者逃到了这里，将奎尔萨拉斯所发生的一切向肯瑞托作了报告。于是，奎尔多雷王子也知道了精灵王国遭遇的劫难。吉安娜从没有见到过凯尔萨斯如此愤怒、如此困扰，如此痛不欲生。她曾经去找过凯尔萨斯，同情和安慰的话已经到了她的唇边。但精灵王子当时猛然向她转过身，紧盯着她，眼睛里的怒火喷薄而出，让吉安娜下意识地向后退去。

“什么都不要说。”凯尔吼道，紧攥着双拳。吉安娜惊讶地发现，精灵王子似乎很想挥拳将她痛揍一顿——实际上，他就要控制不住自己了。“愚蠢的女孩。你就是和这个怪物上了床？”

吉安娜眨着眼，对一个有着高度教养的精灵王子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感到无比震惊。“我……”

但凯尔萨斯没有兴趣听她说的任何一句话。“阿尔萨斯是一名屠夫！他杀死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就算是倾尽海水，也洗不净他手上的鲜血。而你竟然会爱他？选择他，而不是我？”

精灵王子的声音通常都充满了自制力，如同清泉流水一般甜润动听。而现在，当他说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嗓音已经完全沙哑了。吉安娜感觉到泪水冲出了眼眶。突然间，她明白了。凯尔萨斯想要攻击她，是因为他无法攻击真正的敌人。这位精灵王子感到无能为力，所以才会寻找距离最近的目标发泄自己的怒火。而这个目标就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他曾经追求过，却最终拒绝了他的人。

“哦……凯尔萨斯。”吉安娜轻声说道，“他的确做出了……很可怕的事情。你的人民承受了……”

“你对于我的族人承受了什么，根本就一无所知！”凯尔萨斯吼道，“你只是个孩子，只有一堆孩子的念头，一颗孩子的心。你根本就不明白，吉安娜……他屠杀了他们，然后又操纵了他们的尸体！”

吉安娜无言地看着他。明白他会这样说的原因之后，这些话在吉安娜听来已经不那么刺耳了。“吉安娜，他杀害了我的父亲，就像他杀死自己的父亲一样。我……我本应该在那里与他战斗。”

“死在他手中？就像你的族人一样？这样白白抛弃掉生命又有什么好处……”

这句话刚一出口，吉安娜就知道自己不该这样说。凯尔萨斯绷紧了身子，猛然打断了她。

“我本应该阻止他的。我应该阻止他。”他站直身子。突然之间寒冰一般的神情驱散了他眼中的烈火。他用力低下头。“我会尽早离开达拉然。这里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精灵王子声音中的

空虚与颓唐让吉安娜瑟缩了一下。“我是最大的傻瓜，甚至以为你们人类能够帮助我。我会离开这个地方。这里只有颟顸老儿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你们不可能帮助我。我的父亲去世之后，我的族人需要我的领导……”

凯尔萨斯陷入了沉默，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才继续说道：“我必须去找他们。去找到所剩无几的我的族人。去找到那些死后依然在经受着折磨，被你的爱人所操纵，成为他的奴隶的族人。”

然后，他大步走掉了。怒意不断从他高俊清雅的身躯中散发出来。吉安娜感受到他的痛苦，也不由得心痛难忍。

而现在，他来了，阿尔萨斯来了，就在亡灵大军最前端。他成了一名死亡骑士。安东尼达斯的声音将吉安娜从恍惚状态中惊醒过来。吉安娜眨了眨眼，努力回到了眼前的状况中。

“撤走你的军队，否则我们将被迫释放我们全部的力量来对抗你！做出你的选择吧，死亡骑士。”安东尼达斯从阳台上退下来，转头看着吉安娜。“吉安娜，”他的声音依旧像往常一样平稳而从容，“我们很快就要建立传送封锁屏障了。你必须在那以前离开，不要被困在这里。”

“也许我可以劝劝他……也许我能……”吉安娜沉默了下去。她也听出了自己声音中不切实际的幻想。她甚至没有能阻止阿尔萨斯杀戮斯坦索姆无辜的平民，更没能阻止他前往诺森德，跳进那个显而易见的陷阱。那时，他就不再听她的话了。如果阿尔萨斯真的受到了黑暗力量的影响，她现在又怎么可能劝说他？

吉安娜深吸一口气，向后退去。安东尼达斯轻轻一点头。她还有那么多话想要对这位长者，对她的导师，她的引路人说。但她只能向大法师露出一个略有些颤抖的微笑。他们全都知道，这很可能是安东尼达斯的最后一战。吉安娜发现自己甚至不能给予导师临别的祝福。

“我会照顾好我的人民。”她用沙哑的声音说道。然后，她念诵传送术的咒文，消失不见了。

***

战役的第一部分结束了。阿尔萨斯实现了这一战役的目的——取得麦迪文的法术文卷。典籍很大，以烫金边的红色封皮包裹。而且即使以它的尺寸而言，也是出奇的沉重。书的封面上以精致的工艺雕刻着一只伸展翅膀的黑色渡鸦。这本书上还有安东尼达斯的血迹。阿尔萨斯有些好奇，大法师的血是否能让这本文卷变得更加强大。

无敌在他身下蹬踏着地面，抖动脖颈，就好像它还有皮肉，会害怕飞虫的叮咬。他们正在一座可以俯瞰达拉然的山峰顶端。虽然城市的街道中已经洒满鲜血，那些高耸的尖塔依旧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白色和紫色的光晕。许多曾经和他苦战数个小时的法师现在都站在他身边。但更多法师的尸体都破损得太过严重，只能被当作弹药投向敌人。不过，这些成为亡灵的法师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资源。他们活着的时候所拥有的技艺，可以让他们在死后很好地侍奉巫妖王。

克尔苏加德就像是冬幕节早晨的一个小孩子。他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麦迪文的法术书。这件新玩具简直让他欣喜若狂，却让阿尔萨斯颇感气恼。

“能量法阵已经按照你的说明布置好了，巫妖。”他催促道，“你准备好进行召唤了吗？”

“快好了。”那个亡灵回答道，他的枯骨手指又翻过一页书，“这里有太多东西需要理解了。仅仅是麦迪文关于恶魔的知识就相当深奥繁复。我怀疑，世人从不曾真正知道他到底有多么强大。”

在克尔苏加德说话的时候，一个深绿色的旋涡凭空出现。提克迪奥斯从旋涡中走了出来。听到这个恐惧魔王傲慢专横的声音，阿尔萨斯的怒意立时变得更强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强大到逃过死亡。只有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可以说，由它开始的工作，将由我们来终结……时间就在今日。开始召唤仪式吧！”说完这句话，恶魔便离开了。

克尔苏加德飘浮进法阵之中。法阵由四座小方尖碑标记出来。在它们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石环，上面雕刻着奥术徽记。克尔苏加德手中还捧着那本书。当他到达既定位置的时候，石环上的徽记纹路立刻开始发光，紫色的光流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在其中涌动。与此同时，随着一阵爆裂声响起，八根火柱向上一直喷过巫妖的头顶。克尔苏加德回过头，用火光跃动的双眼盯着阿尔萨斯。

“那些还潜伏在达拉然的人一定都会感觉到这个法术的力量。”克尔苏加德警告死亡骑士，“我绝不能受到干扰，否则我们将前功尽弃。”

“我会保护好你的骨头架，巫妖。”阿尔萨斯向他保证道。

就像克尔苏加德说过的那样，进入达拉然，拿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其实非常容易，只要杀死那些施展特殊术法对抗亡灵的家伙就可以了。阿尔萨斯甚至杀死了大法师安东尼达斯。他曾经以为这个法师非常强大，很难战胜。

阿尔萨斯有一种感觉，如果吉安娜在这里，她一定会主动出来见他。用他们共同的过去请求他住手，就像她曾经做过的那样。当然，这一次她的运气也不会更好一些，除非……

阿尔萨斯很高兴自己不必与她战斗。

阿尔萨斯的注意力猛地转回到现在。达拉然城门已经敞开，他的灰色嘴唇扭曲出笑意。在这场战役的前半程中，天灾军团因为掌握着出敌不意的要素，所以处处抢占了先机。达拉然是强大法师的家园，但这里没有受过训练的军队。肯瑞托的法师们更不会接受军事训练。但他们在这里坚持了几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法师们并没有束手待毙。

他们传送来了一整支军队。

很好。一场针锋相对的近身冲突正是阿尔萨斯所需要的。他至少可以凭此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不让自己再去想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和年轻时候的自己，将他们从自己的意识深处赶出去。

他举起霜之哀伤，感觉到寒冷如钢针般刺进自己的手心，同时听见巫妖王轻柔的声音在照拂他的意识。

“霜之哀伤饿了。”他对大军说道，随即挥剑指向守卫城市大门的、身披重甲的卫兵们，“我们来满足它的胃口吧。”

天灾大军发出狂野的咆哮。希尔瓦娜斯痛苦的哀号更盖住了所有这些刺耳的吼声，让阿尔萨斯的笑容变得更加愉悦。就算是死了，就

算是她必须服从自己的每一个命令，她依然在向阿尔萨斯挑衅。而阿尔萨斯总是强迫她去攻击那些她一心希望保卫的人。无敌后蹄发力，嘶鸣着全速飞驰了出去。

他的一些怪物部队留下来保卫克尔苏加德，但大部分亡灵都跟随它们的领袖发起了冲锋。阿尔萨斯能够从它们的制服上认出，许多士兵都是肯瑞托传送来协助守城的援军。他们曾经和阿尔萨斯是朋友，但那些往事都已经过去了，对他而言，就像昨天的天气一样毫无意义。现在，阿尔萨斯的生活变得轻松了许多。他不再有很多想法，内心中只是像霜之哀伤一样，感到满足和惬意。他的符文剑正享受着这场灵魂的盛宴，剑身光芒闪烁。如果有嗓子，它一定会放声歌唱。随着它不断起落，铠甲和血肉一样被轻松斩断，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它的攻击。

很快，第一批士兵就被杀光了。他们之中，尸骸完整的从地面上站起来，成为天灾的走狗，剩下残破不堪的肉块依然留在地面上。很快，第二批士兵又冲了上来。这批部队中还夹杂着法师。他们穿着达拉然的紫色长袍，上面绣着硕大的眼形徽章。但阿尔萨斯也有援兵。

那些恶魔到了需要自保的时候，似乎很懂得该如何战斗。

巨大的石块拖着绿脓颜色的火焰尾巴，伴随着尖啸声从空中落下。地面被它们击中时都会随之颤抖。从它们撞出的陨坑中，爬出来石像一般的怪物。细看之下，会发现它们只是由秽恶的绿色能量聚集并驱动的一些石块。

阿尔萨斯回头瞥了一眼。克尔苏加德依旧飘浮在魔法阵中，手臂伸展，生角的头颅向后仰起。能量在他身上爆裂、游走，一颗绿色的能量光球开始凝聚成形。突然之间，巫妖放下手臂，走出了法阵。

“到来吧，阿克蒙德君主！”克尔苏加德喊道，“进入这个世界，让我们沐浴在你的威能之中吧！”

绿色的光球脉动着，开始迅速扩张、变高，并射出越来越刺眼的光芒。突然之间，一根火柱射向天空，几道闪电如同回应一般，劈落在法阵之外。一个巨大的身躯凭空出现——高大、强悍，显示出极致的黑暗与危险。阿尔萨斯将注意力转回到战场上。敌阵中响起撤退的号声。很显然，至少那些法师懂得城外刚刚发生了什么。人类军队纷

纷掉转马头，或者迈开双腿，向安全的达拉然城中跑去——不过，阿尔萨斯怀疑那里的安全同样也只是暂时的。就在敌军逃跑的时候，一个低沉、洪亮的声音淹没了整个战场的喧嚣。

“颤抖吧，凡人，你们应该懂得绝望！末日已经降临到了这个世界！”

阿尔萨斯一抬手，随着这个最简单的动作，大群天灾停住脚步，也开始后撤。他则策马回到克尔苏加德身边，同时双眼一直紧盯着这个高大的恶魔君主。提克迪奥斯也通过传送来到了战场上，像往常一样，当他出现的时候，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

恐惧魔王一出现，就立刻恭敬地向阿克蒙德行礼。阿尔萨斯在远处勒住缰绳。他更愿意冷眼旁观。

“阿克蒙德君主，所有准备都已经做好。”

“很好，提克迪奥斯。”阿克蒙德满不在乎地朝那个低阶恶魔点了一下头，“既然巫妖王对我而言已经没用了，现在天灾就由你们恐惧魔王指挥。”

阿尔萨斯非常庆幸自己曾经用那么多时间进行冥想，强化自己控制心神、稳定情绪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克制住自己，没有显露出震惊和恼怒。但就算如此，无敌仍然感觉到了主人心情的改变，开始神经质地甩动头颅。阿尔萨斯拽了一下缰绳。亡灵战马才恢复镇静。巫妖王没有用了？为什么？巫妖王到底是谁？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阿尔萨斯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很快我就会发起进攻。但首先，我要拿这些卑微的法师杀鸡儆猴……他们的城市将成为历史的灰烬。”

阿克蒙德大步向前走去。他高昂着头，显得傲慢而又威严。他的蹄子坚定地踏在地面上，铠甲在逐渐西斜的阳光中闪耀着玫瑰色、金色和淡紫色的光辉。他的身边是同他一起迈开大步，却依旧神态恭谨的提克迪奥斯。阿尔萨斯等待着，直到他们走出一段距离，才飞一般跑到克尔苏加德身边，开口说道：“这一定是个笑话！我们现在又算是什么？”

“耐心，年轻的死亡骑士。巫妖王同样也预见到了这一幕。你在他的宏伟计划中，也许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也许？阿尔萨斯盯着这个通灵师，鼻翼翕动。但他压抑下了自己的愤怒。无论是恶魔，还是巫妖王，如果他们以为阿尔萨斯只是一件工具，失去作用之后就能随意丢弃。那么他很快就会让他们知道，他们犯下了怎样的大错。他已经走了太远，失去了太多，将过去剥除得太过彻底，现在他绝不会让他们就这样丢弃他。

他所做的一切，绝不能毫无意义。

不，绝不会没有意义的。

大地隆隆作响。无敌不安地移动着脚步，扬起蹄子，仿佛想要离开地面。阿尔萨斯迅速抬头瞥了一眼那座魔法城市。那些高塔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刻总是格外美丽，它被浓重的暮色渲染，显得高傲而荣耀。但就在阿尔萨斯注视它们的时候，一阵沉重的碎裂声响起。最高、最美丽的一座尖塔顶端突然掉落下来，塔身也随之塌陷，整个过程显得缓慢却又无可阻遏。仿佛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将高塔整体攥碎了。

城市剩余的部分也迅速崩塌、倒落。毁灭的声音震撼着阿尔萨斯的耳鼓。震耳欲聋的巨响让他稍稍向后错了一下身子，但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这座城市。

是他造成了银月城的毁灭，因为银月城胆敢对抗天灾。但他眼前的这座城市却仿佛轻描淡写地就变成了废墟……他竭尽全力才打破了银月城，而阿克蒙德甚至没有亲自现身，就彻底粉碎了人类最伟大的都市。

阿尔萨斯考虑着阿克蒙德和提克迪奥斯，若有所思地挠了挠下巴。

在他的大腿上，霜之哀伤闪耀着光芒。

第二十一章

阿尔萨斯在青葱的山丘上沉思着，等待一个克尔苏加德向他保证一定会来的人。那个巫妖的确非常有用。

克尔苏加德对巫妖王保持着绝对的忠诚，即使为此要在阿克蒙德和提克迪奥斯面前装作一条俯首帖耳的哈巴狗，他也会努力把这个任务执行好，并以此在暗中为巫妖王尽忠。阿尔萨斯则选择保持沉默。他不相信自己能像克尔苏加德那样说出完美无缺的谎言。总而言之，他和克尔苏加德都被那两头恶魔视作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们犯下了怎样的错误。麦迪文之书被他们毫不在意地扔进了克尔苏加德的骷髅手掌。对于这件事，阿尔萨斯也明白，那本书中的法术和魔法技艺都太过强大和深奥，他自己绝无可能掌握其中的要领。

“计划的第三部分，”在达拉然城下时，克尔苏加德等到两个恶魔一离开，就以闲聊的口吻低声对阿尔萨斯说道，“才是燃烧军团方略的真正核心。”

阿尔萨斯回忆起克尔苏加德曾经对他说过的话。首先是创造天灾，第二步是召唤阿克蒙德。于是，他立刻以浓厚的兴趣开始倾听克尔苏加德的讲述：“燃烧军团的目的无非是夺取这个世界的全部法力，吞噬它的所有生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计划要吞掉精灵‘永恒之井’中强大的浓缩能量。为此，他们必须摧毁那个蕴含着全艾泽拉斯最真实、最纯粹的生命能量精质的东西。永恒之井位于大洋对面的卡利姆多大陆上。而那个能够挡住燃烧军团的东西被称为诺达希尔，也就是世界之树。也正是它让卡多雷永生不休。所有卡多雷都和它有着联系。”

“卡多雷？”阿尔萨斯困惑地问道，“我只知道奎尔多雷。卡多雷是另一个精灵种族吗？”

“最原始的精灵种族。”克尔苏加德稍微做了一点纠正，同时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这些细节都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必须阻止燃烧军团实现这一目标。而卡多雷之中恰巧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

随后，克尔苏加德就将阿尔萨斯传送到这片遥远的大陆上，将他放在了山丘顶端，让他能有更加辽阔的视野。这里的树林茂盛、健康，但阿尔萨斯已经能看到燃烧军团在远方留下的痕迹。在恶魔所经过的地方，还没有死掉的土地、草木和鸟兽全都腐坏粉碎了。它们的全部生命力都已被恶魔吞噬。

一个人影出现在阿尔萨斯下方的另一座山丘上。阿尔萨斯暗自一笑。他等的人来了。

他们果然和高等精灵不一样。这些“暗夜精灵”的皮肤呈现很浅的紫色，上面还有螺旋状的文身和雕刻疤痕形成的仪式风格的花纹。这名精灵的眼睛上蒙着一片黑布，但这似乎完全不影响他在复杂的地形中疾速穿梭。阿尔萨斯从没有见过他手中的武器。和传统刀剑那种在握柄上固定一段锋刃的风格不同，这件武器的握柄两端全都有锯齿形利刃延伸出来。那些利刃闪动着病态的绿色光泽——应该是被恶魔能量污染的结果。

看样子，这个家伙和恶魔打过交道。

阿尔萨斯继续等待着，观察着这个陌生人。克尔苏加德告诉过他，这个暗夜精灵名叫伊利丹·怒风。能看出来，他对待阿尔萨斯的态度很不友好。阿尔萨斯知道，这个家伙犯下的罪行可以拉出很长一串清单，而且他像克尔苏加德一样渴望着复仇和权力。

所以，阿尔萨斯露出了微笑。

“我被囚禁了一万年，才刚刚得到自由。而我的亲哥哥依然认为我是个恶棍！”伊利丹咆哮道，“我会让他看到我真实的力量。我会让他知道，恶魔根本不曾控制我！”

“你确定吗，恶魔猎手？”阿尔萨斯的声音传出了很远。借助声音确认了阿尔萨斯的方位，那名暗夜精灵猛转过身，举起他的武器。“你确定你的意志真的属于你自己？”

从一般角度来讲，那个精灵也许是个瞎子。但阿尔萨斯分明感觉到他在盯着自己。伊利丹哼了一声，继续吼道：“你身上全是死人的臭气，人类。来找我会让你后悔的。”

阿尔萨斯依然面带笑容。他非常渴望能够和这个家伙来一场一对一的决斗。“那就来吧。”他发出了邀请，“你会发现，我们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无敌扬起前蹄，飞驰下山丘，像他的主人一样渴望着战斗。伊利丹怒吼一声，迎了上去。

这场战斗几乎就像是一场舞蹈——当两名勇士举剑对敌的时候，阿尔萨斯心中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伊利丹强大而且优雅。他的战技更得到了恶魔力量的加强。但阿尔萨斯也不是普通的士兵，霜之哀伤更不是寻常刀剑。战斗进行得猛烈而且迅捷。阿尔萨斯是对的，他们的确是平分秋色。转眼之间，两名勇士已经各自后撤，全都在粗重地喘息着。

“如果真的打下去，我们大概永远都分不出胜负。”伊利丹说，“你到底想要些什么？”

阿尔萨斯放低霜之哀伤。“听你刚才咕哝的话，我猜你和你的盟友大概是被亡灵军队打败了。指挥这支亡灵军队的是恐惧魔王提克迪奥斯。他控制着一件强大的巫术宝物——古尔丹之颅。森林会被污染，正是这件宝物的作用。”

伊利丹侧过头。“你想要我偷走它？为什么？”

阿尔萨斯扬了扬白色的眉毛。这个家伙的脑子的确转得很快。所以阿尔萨斯决定，值得给他一个半真半假的答案。“可以说，我对提克迪奥斯没什么好感。而且我侍奉的主人……能够从燃烧军团的败落中得到好处。”

“为什么我要相信你说的话，人类？”

阿尔萨斯耸耸肩。“这个问题有道理。我可以回答你，恶魔猎手。我的主人知道你一生都在寻找强大的力量。现在，这力量就在你的掌握之中！”死亡骑士戴着铁手套的手在伊利丹的遮眼黑布前紧攥成拳。正如他所料，暗夜精灵的眼睛立刻转向了他的这个手势。“抓住它，你的敌人就会完蛋。”

伊利丹缓缓地抬起头，将面孔转向阿尔萨斯。死亡骑士感到一点不安——这个瞎子竟能够如此明确地看到东西。然后，精灵后退一

步，若有所思地点着头。阿尔萨斯再没有说一句话，只是调转无敌的马头，绝尘而去。

克尔苏加德很快就会叫他回去。一切都在按照巫妖王的计划进行。阿尔萨斯只希望伊利丹能够像他看上去那样听话。否则……事情就要麻烦了。

***

她已非生灵。那个人将她在尖叫中囚禁在这个新的灵体躯壳里，而她却没有半点力量进行反抗。

但希尔瓦娜斯·风行者还有自己的意志。无论如何，阿尔萨斯没有拿走她的意志。他剥夺了其余所有人的自我意识，为何单单放过她，而不是让她成为彻底恭顺的奴隶？这是因为她自己的力量，还是因为死亡骑士很享受对她的这种折磨？作为女妖的她，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但如果保留她的意志只是因为阿尔萨斯认为这样很有趣，那么笑到最后的一定会是她。

她已经对自己立下了誓言，而她一直都一诺千金。

自从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率领天灾扫荡了她深爱的家园之后，时间已经在生者的世界中过去了很多个岁月，而事情也发生了很多。

阿尔萨斯的那个所谓的“主人”不过是一枚棋子。他和那个傲慢的飘浮骷髅克尔苏加德（正是因为这个巫妖，辉煌的太阳之井才会遭受污染），还有阿尔萨斯三个人正在谋划对抗恐惧魔王提克迪奥斯和恶魔君主阿克蒙德。而将恶魔君主引入艾泽拉斯的也正是克尔苏加德。希尔瓦娜斯一直在密切关注他们的行动。阿尔萨斯向她透露的所有想法、行动以及战斗，对于她都非常有用。

阿尔萨斯曾经亲手杀死了恐惧魔王玛尔加尼斯，但他并不打算以同样的方式对付提克迪奥斯。这个狡诈的前人类王子已经诱骗另一个人来代替他完成这个肮脏的任务。那个不走运的替死鬼名叫伊利丹。阿尔萨斯能够嗅到伊利丹对力量的渴望。而他也正是利用了伊利丹的这个弱点，引诱他去偷古尔丹之颅——一个传奇的兽人术士的头颅。要得到那件宝物，伊利丹就必须杀死提克迪奥斯。这样，阿尔萨斯除掉了一个恐惧魔王，伊利丹则得到了一件宝物，能够满足他对力量的

渴求。现在，他们的计划还在按部就班地实施。只不过阿尔萨斯还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伊利丹的消息。也就是说，希尔瓦娜斯也还不知道这件事的发展状况。

至于阿克蒙德……他实在是太强大了。他只用了一个法术，伟大的魔法都市达拉然就轻而易举地被夷为了平地。但他在不久以后就被这个世界的生命能量炸得粉身碎骨。讽刺的是，这正是他进入这个世界要寻求的东西。希尔瓦娜斯现在就像燃烧军团一样憎恨生灵。所以，当她得知恶魔君主的灭亡时，心中的感觉却异常复杂。为了打败恶魔君主，暗夜精灵牺牲了他们永恒的生命。极度纯粹和凝聚的自然能量从内部摧毁了这个恶魔。世界树将自己所蕴含的超级能量化作一场震撼天地的剧烈爆炸。阿克蒙德被摧毁了，只剩下一副骷髅。于是，燃烧军团想在这个世界抢占立足点的尝试失败了。

希尔瓦娜斯将注意力从回忆转到现实，因为她忽然听到了那个无人会为之哀悼的恶魔君主的名字。

“我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得到阿克蒙德君主的消息了。”恶魔在这里的头领德赛洛克一边说，一边不耐烦地用蹄子踏着地面，“我已经看够这些烂亡灵了！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这时正在这座王宫旧日的花园里。阿尔萨斯正是大步走过这座花园后，杀害了他的父亲，给他的族人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仿佛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却又好像昨天刚刚发生。现在，这座花园也像这个王国和它的国民一样腐烂掉了。

“我们的职责是监督这片土地，德赛洛克。”那个名叫巴纳扎尔的恶魔话音中带着责备的口气，“我们有责任留在这里，确保天灾随时都可以发动进攻。”

“确实。”第三个恶魔瓦里玛萨斯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不过我们现在好歹应该能得到一些命令了。”

而希尔瓦娜斯则几乎无法相信这些恐惧魔王所说的话。她转向克尔苏加德。她蔑视这个巫妖，正如同蔑视这个巫妖一直尽心侍奉的死亡骑士。不过她将自己的厌恶隐藏得很好。“燃烧军团在几个月之前被打败了。”她压低声音说道，“他们怎么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我也说不好。”巫妖答道，“但他们掌握指挥权的时间越久，天灾就会被他们搞得越糟糕。如果说，有什么是不能……”

巫妖的话语被一阵希尔瓦娜斯绝没有想到的声音打断了——那是一阵清晰的大门被打碎的声音。两个正在密谈的亡灵全都转过了视线。恶魔们更是发出恼怒的咆哮，展开黑色皮翼，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希尔瓦娜斯光芒闪烁的幽灵眼睛微微睁大了一些——从破碎的大门中走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阿尔萨斯。他还骑在那匹昂首阔步的亡灵战马上。他没戴头盔，一头白发披散在肩头。苍白的面孔上带着那种令希尔瓦娜斯深恶痛绝的得意笑容。希尔瓦娜斯想要将幻影一般的手攥成拳头，但她的身体已经完全处在阿尔萨斯的控制之下，她能做到的只不过是让手指抽搐两下。

阿尔萨斯的声音高亢而且欢快。“你们好，恐惧魔王们。”恶魔们只是盯着他，显然在因为他的傲慢而感到不悦。“我应该感谢你们在我离开的时候照看我的王国。不过，我已经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了。”

一时间，恶魔们都惊讶地张大了嘴。终于，巴纳扎尔清醒过来，立刻反驳道：“这是我们的地盘。天灾是属于燃烧军团的！”

哈，希尔瓦娜斯想，好戏要上场了。

阿尔萨斯的笑意更浓了，他的声音也愈发显得快活。“已经不再是了，恶魔。你们的主人被打败了。燃烧军团完蛋了。你们的死亡会让你们的失败变得更加彻底。”

他笑着举起霜之哀伤。剑身上的符文光辉舞动。同时，他用另一只手抓紧缰绳，骷髅马冲向了那三个恶魔。

“还没有完，人类！”德赛洛克发出挑战的吼声。恐惧魔王的速度比阿尔萨斯的骷髅马还要快。霜之哀伤只砍到了空气，不由得发出一阵挫败的清啸。恶魔们已经打开传送门，逃得无影无踪了。阿尔萨斯皱了皱眉，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好心情。希尔瓦娜斯知道，就算这些恶魔今天逃走了，取下他们的性命也只是迟早的事。

阿尔萨斯抬起头，看着希尔瓦娜斯的眼睛，召唤女妖到他身边来。希尔瓦娜斯不得不服从。克尔苏加德则不需要强迫，马上像顺从的小狗一样，欢快地飘到了主人面前。

“我们都知道你就要回来了，阿尔萨斯王子！”巫妖热切地说道。

阿尔萨斯几乎没有瞥自己的忠仆一眼。他的目光只是盯在希尔瓦娜斯的身上。“我的小心肝儿似乎很烦躁。”他带着挖苦的语气说，“你也知道我会回来吗？小女妖？”

“是的。”希尔瓦娜斯冷冷地说道。他当然要回来，否则希尔瓦娜斯就不会有复仇的机会。死亡骑士弹了弹手指，显然不满意希尔瓦娜斯只用这种口吻向他说话。突然袭来的疼痛让希尔瓦娜斯全身战栗，她抽了一口冷气，急忙补充道：“阿尔萨斯王子。”

“啊，你们现在要称我为国王了。毕竟，这是我的国家。我天生就应该统治这里。而且我现在就要这样做。一旦……”

他的话音突然中断。随后，他睁大了眼睛，面孔因为疼痛而扭曲。他的身体倒伏在坐骑的骨架脖颈上，戴着铁手套的手紧紧攥住了缰绳。一阵痛苦不堪的凄厉吼叫从他的喉咙中爆发出来。

希尔瓦娜斯看着眼前的突变。自从奎尔萨拉斯陷落的那可怕的一天直到现在，她还从没有这样欣喜若狂过。死亡骑士的痛苦对她而言如同滋润身心的花蜜甘露。她不知道阿尔萨斯为何会承受这种痛苦，但这并不妨碍她尽情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刻。

阿尔萨斯喘息着抬起头，两只眼睛盯着某个希尔瓦娜斯无法看到的东西，如同求告一般伸出手。“这痛苦……实在是难以忍受。”他咬紧了牙关，也让他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我出了什么事？”然后，他似乎是在倾听，仿佛一个别人都无法察觉的声音正在回答他。

“阿尔萨斯国王！”克尔苏加德喊道，“您需要帮助吗？”

阿尔萨斯并没有立刻回答。他努力地想要多吸进一些空气，然后才慢慢坐了起来，恢复了镇定。“不……不，疼痛已经过去了，但……我的力量……正在衰弱。”他的声音中满是困惑。如果希尔瓦

娜斯还有一颗能够跳动的心脏，现在一定已经跳到喉咙里了。“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严重的错误。我……”

痛苦再一次抓住了他。他的身体开始痉挛。他猛地仰起头，张开嘴，在巨大的痛苦中只能发出无声的呼号。他脖子上的血管如同绳索一样凸起。克尔苏加德绕着他敬爱的主人转来转去，就像个惊慌失措的护士。希尔瓦娜斯冷冷地看着，直到阿尔萨斯全身的痉挛退去。他缓慢而谨慎地爬下无敌的脊背。穿靴子的脚一碰到石板地面，他立刻一个趔趄，重重地滑倒在地。巫妖伸出枯骨手掌，帮助王子（不，现在是自封的国王）站起身。

“我先去原来的寓所。”阿尔萨斯喘息着说道，“我需要休息……为我做好长途旅行的准备。”

希尔瓦娜斯看着他步履蹒跚地向他从小居住的房间走去，嘴唇扭曲成了微笑的样子……

她的幻影手指抽搐了几下，握成了两颗愤怒的拳头。

***

银松森林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平静。薄雾在松针覆盖的潮湿地面上轻柔盘旋。希尔瓦娜斯知道，如果她有两只真正的脚，就能感觉到脚底的地面柔软而富有弹性。如果她有真的鼻孔，就能嗅到潮湿空气中浓重的常绿树香气。但她现在闻不到，也感觉不到。她在飘浮，如幻影般飞向会面地点。她是如此急切地渴望着这次会面，甚至无暇为自己失去的知觉而感到痛惜。

在成功“获得”希尔瓦娜斯之后，阿尔萨斯将这个美丽、骄傲、意志坚强的女性奎尔多雷变成女妖，并以对她的折磨作为享乐。阿尔萨斯还将昔日里希尔瓦娜斯作为游侠将军时统率的游侠都交给了她，任由她指挥和控制，就像是扔一根骨头给一头忠犬。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让阿尔萨斯看到，她是怎样一只忠诚的宠物。在偷听了那些恐惧魔王的谈话之后，她派遣部下的一名女妖找到他们，同他们交谈，搜集情报。

那些恶魔欣然接受了她的使者，并邀请她在今晚和他们一同讨论“能够与女妖之王在当前状况下实现的共同利益”。

在这座森林深处，希尔瓦娜斯看到一片微弱的绿色光亮，便向那里飘飞过去。果然，恶魔们在如约等待着她。三个恐惧魔王同时将视线向她转来。他们都拍动着翅膀，暴露出他们躁动不安的心情。

巴纳扎尔首先开了口。“希尔瓦娜斯女士，很高兴看到你。”

“我难道会不高兴吗？”女妖之王回应道，“不知为何，我已经听不到巫妖王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了。现在我的意志已经再一次由我掌控。”事实的确是这样。也正因为自己的意志力有所恢复，她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让说话时的语气显得过于兴奋。她不希望恶魔们从她身上察觉到她不想透露的信息。“似乎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

恶魔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脸上同时露出了微笑。“我们发现，巫妖王正在失去力量。”瓦里玛萨斯的声音里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喜悦，“随着他的力量衰退，他控制亡灵——比如说控制你的能力也大幅削弱了。”

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前提是它必须是真实的。而且对于希尔瓦娜斯来说，仅仅知道这些显然是不够的。“那么阿尔萨斯国王呢？”她进一步追问道，无论是说到这个头衔，还是那个“死亡骑士”的头衔，她都没办法除去语气中嘲讽的意味，“他的力量又如何了？”

巴纳扎尔不以为然地挥动着一只黑色的爪子。“他已经不会再给我们找麻烦了，就像到了秋末的夏季草虫一样。但他的符文剑霜之哀伤依然具有强大的魔法。阿尔萨斯的力量在随时间衰弱，那把剑却依然可畏。”

希尔瓦娜斯却不像恶魔们这样乐观。她也曾经低估过阿尔萨斯。在她心中，除了对阿尔萨斯烈火一般的恨意之外，还有因为伤害了无数无辜生命而产生的深深负罪感。但在死亡骑士的威逼下，她不得不这样做。“你们想要彻底打垮他，并希望我帮助你们。”她直白地说道。

德赛洛克似乎是这三个恶魔的头领。当他的兄弟们和希尔瓦娜斯说话的时候，他只是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另外两个恶魔早已显露出愤怒和激动的表情，而德赛洛克的面容依旧镇定如常。现在，他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冰冷，其中充满了绝对的憎恨。

“燃烧军团也许是被打败了，但我们是纳斯雷兹姆。我们不可能允许一个人类暴发户踩在我们头顶上。”他停顿了一下，目光逐一扫过与会者，“阿尔萨斯必须死！”

最后，他那对闪闪发光的绿色眼睛盯住了希尔瓦娜斯。“小幽灵，你一直在盯着我们，我们也从没有错过观察你们的机会。很显然，那个叫克尔苏加德的巫妖对他的主子非常忠诚，不可能背叛。那两个家伙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特别的关系。”他扭动灰色嘴唇，露出一个危险的微笑，“但你，就完全不同了……”

“我恨他。”希尔瓦娜斯当然不会以为自己能隐藏起这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况且，她从没有想过要掩饰这一点。恨意如同烈火一般，时刻在她的心中燃烧。“我们可以联合，恐惧魔王。我有我复仇的理由。阿尔萨斯杀害了我的族人，把我变成……这种怪物。”她停顿了片刻。对于阿尔萨斯，对于他所作所为的憎恨让她一时间甚至无法再说出一个字。恶魔们耐心地等待着，神情中尽是得意和喜悦。

他们以为他们能够利用她。他们错了。

“我可以加入你们一方。但我要以我自己的方式去复仇。”她想要得到这些盟友，但首先要让他们明白，她不会受到他们的玩弄，“我不会刚摆脱一个主人，立刻又被新的主人控制。如果你们想得到我的帮助，你们就必须接受这一点。”

德赛洛克微笑着。“那我们就一起干掉那个死亡骑士。”

希尔瓦娜斯点点头，幽影般的面庞缓缓掠过一抹微笑。

你的日子就要到头了，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国王。我……我就是给你计数最后时间的沙漏。

第二十二章

阿尔萨斯揉搓着额角，一遍又一遍地重温着他看到的影像。以前，和巫妖王的交流一直是通过霜之哀伤进行的，但是当那阵剧烈的痛楚传来，他感觉自身的力量遭到削弱的时候，第一次真正看到了他一直为之效忠的那个家伙。

巫妖王单独一个人坐在一个巨大的洞窟中，仿佛被包裹在了一块非自然的寒冰中，就如同霜之哀伤被封印时的样子。但包覆巫妖王的并非是平滑的冰面。这里的冰面上有许多裂痕，仿佛有人从上面砸下一块碎冰，留下一个锯齿突兀的缺口。因为有冰层的遮挡，巫妖王的样貌很难看清，但他的声音夹杂着痛苦的号叫，如同利刃切入了死亡骑士的意识："危险正在逼近冰封王座！力量在消失……就要没有时间了……你必须立刻返回诺森德！"最后，怒吼声仿佛一根长矛刺穿了阿尔萨斯的肚子，"服从我！"

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每次都会让阿尔萨斯感觉到眩晕和衰弱。曾经在他体内激荡，给予他无穷力量的能量正在迅速衰减，让阿尔萨斯比原先更感软弱无力。现在他非常虚弱，完全无法抵挡敌人的攻击……当阿尔萨斯第一次握住霜之哀伤，将自己曾经信仰过的一切尽皆背弃的时候，他从不曾想到过自己还会沦落成今天这副样子。当他吃力地骑上无敌，前去与克尔苏加德会合的时候，他的脸上全都是油腻的汗水。

巫妖正在等待洛丹伦的新国王。他浮在空中，长袍飘摆，仪容整肃，但举止神态中又全都流露出对阿尔萨斯的关心。

"抽搐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他问道。

阿尔萨斯犹豫了一下。他应该信任这个巫妖吗？克尔苏加德是否企图从他的手中夺取权力？不，这个通灵师从没有做过于他不利的事情。像以往一样，克尔苏加德对巫妖王和对阿尔萨斯全都忠心耿耿。

国王点点头。他觉得自己的头仿佛差一点因为这个动作而掉下来。"是的，我的力量已濒临耗竭。我就要无法掌控我的战士了。巫

妖王警告我，如果我不立刻赶到诺森德，一切都将毁于一旦。我们必须现在就出发。”

虽然克尔苏加德的眼睛只不过是空眼窝中的两团火焰，但现在这两团火焰中仿佛真的在闪动着忧虑的光芒。“当然，陛下。您并没有被抛弃，也绝不会被抛弃。我们马上就走，只要您认为……”

“计划有变，阿尔萨斯国王，你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阿尔萨斯甚至完全没有感觉到他们，这足以说明他的力量已经衰弱到何种程度。他抬起头，死死地盯住包围他的三个恐惧魔王。

“刺客！”克尔苏加德喊道，“有敌人！保卫国王……”

但一阵沉重的关门声淹没了巫妖的叫嚷。阿尔萨斯抽出霜之哀伤。自从他握住这把剑，与这把剑融为一体之后，他第一次感觉到这把剑沉重地压在他的手中，仿佛已经死去。剑身上的符文几乎看不到半点光亮。它已不再是一把平衡良好、美丽绝伦的利剑，倒更像是一段笨重的废铁。

亡灵扑向阿尔萨斯。在这个狂乱的时刻，阿尔萨斯仿佛落入了时间的洪流中，又回到他第一次遭遇行尸的时刻。他再一次站到了那个小农舍外面，遭到死人的攻击，感受着腐烂的恶臭和过度恐惧所带来的麻木。他早已经不再对这些亡灵感到恐惧或厌恶了，甚至已经觉得它们也有值得关爱的地方。它们是他的子民。他为它们去除了生命的羁绊，让它们能够为巫妖王的伟大荣光而献身。现在，它们却不再服从他的命令，而是将他视作敌人，要把他置于死地。它们已经完全被恐惧魔王操纵了。阿尔萨斯聚集起他残存的全部力量，抵抗着它们的攻击。他沉重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奇异的、病态的感觉。他从没有想到过它们有朝一日会彻底背叛他。

在战斗的杂音中，巴纳扎尔的声音穿入阿尔萨斯的耳朵，那是洋洋自得的嚣叫：“你根本就不该回来，人类。看看你有多么虚弱。我们已经控制了你的大部分士兵。看样子，你的统治还真是短命啊，阿尔萨斯国王。”

阿尔萨斯咬紧牙关，从自己体内深处挖掘出更多力量，凝聚起更强的意志。他要战斗下去，他绝不会死在这里。

但亡灵实在太多了。他曾经那么轻松地控制着这些子民，而现在，它们却毫不迟疑地要杀死他。他知道，它们没有意识，只会服从最强者。但……这依旧在让他感到心痛，毕竟是他造就了它们……

他变得越来越虚弱，甚至没办法挡住朝向他上腹部的一记攻击——一把钝剑砍在他的铠甲上。他并没有受什么伤，但击穿他的防御的食尸鬼的确让他吃了一惊。

“它们的数量太多了，国王！”克尔苏加德恍若来自坟墓的声音在阿尔萨斯耳边响起。这个巫妖的忠诚心让阿尔萨斯的眼睛里突然渗出了泪水。“快逃吧……从这座城中逃出去！我会在城外的荒野中与您会合。这是您唯一的机会了，我的君主！”

阿尔萨斯知道，巫妖是对的。他怒吼一声，笨拙地爬下了马背。然后他一挥手，无敌立刻变得透明，从一匹骷髅马变成了一匹幽灵马，然后完全消失了。安全离开城市之后，阿尔萨斯会再次召唤它。他向前冲去，两只手抓住同样失去力量的霜之哀伤左右挥舞，但他已不再试图杀死或砍伤周围的敌人。它们实在是太多了，他只想为自己清出一条路。

宫殿正门已经关死。但这座宫殿是阿尔萨斯长大的地方，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知道这里每一道门的位置、墙壁的走向，以及暗藏的通道，他没有直奔大门，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一个人将落下的宫殿大门提升起来。他向宫殿更深处跑去，亡灵紧紧追赶在他身后，所以转向曾经是王室家族私人寓所区域的走廊。在这里，他曾经紧紧地牵过吉安娜的手。而现在，他脚步踉跄，意识也渐渐变得模糊。

他到底是怎么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在一座空旷的宫殿中逃亡，躲避他自己的造物。那些也曾是他的臣民，是他发誓要保护的人，但他却杀死了他们。为了巫妖王所提供的力量，他出卖了他的臣民。而现在，这力量从他身上流走了，就好像鲜血从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流出。

父亲……吉安娜……

他封闭了自己的意识，不再去咀嚼那些回忆。这种干扰心神的事情对他没有好处。现在他需要的是速度和狡诈。

狭窄的走廊限制了追过来的亡灵数量，而且他能够关闭并闩住这里的一道道门户，减缓亡灵追赶的速度。他终于到达了穿过宫墙，通向外面的秘密出口。他、父母和佳莉娅各拥有一个这样的出口——一道只有他们自己、乌瑟尔和主教才知道的秘门。现在，除了他以外，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阿尔萨斯将墙壁上的织锦推到一旁，露出藏在后面的一扇小门。他跑了进去，又将门关闭，紧紧地闩上。

他跑下一道道狭窄的螺旋楼梯，迈着虚弱无力的步伐奔向他的自由。王宫外墙上，另一道秘门的外表材质和墙壁完全一样，又经过魔法伪装。不知道的人无论是从内还是从外，都很难将它分辨出来。阿尔萨斯喘息着摸索到门闩，跌跌撞撞地跑进光线昏暗的提瑞斯法林地。战斗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他抬起头，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困惑地眨了眨眼。亡灵们……正在自相残杀。

当然，有一部分亡灵仍然受他的控制，仍然是他的子民……

它们是他的工具，他的武器，并不是他的子民。

阿尔萨斯看了一会儿，靠在一块冰冷的石头上。一个受敌人控制的憎恶砍掉了另一个蠢货的脑袋，让那颗头直飞出去。看到两群相互杀戮的亡灵，厌恶之情让阿尔萨斯全身都开始颤抖。这些身躯破碎、爬满蛆虫、脚步歪斜的怪物，无论是谁在控制它们，它们都是那样肮脏。一个孤身躲在一旁的小幽灵吸引了阿尔萨斯的目光。她羞怯地在远处盘旋着。看上去，她应该是一个还未成年的女孩。她一定也是死在了阿尔萨斯手里，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她成为阿尔萨斯的子民，但她似乎依然和生者的世界有着某种联系。看样子，她记得作为人类的感觉。阿尔萨斯能够利用她的这一点记忆。他向那个因为自己对权力的贪欲而飘浮在这里的小幽灵伸出了手。

“我需要你的能力，小影子。”阿尔萨斯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和善，“你愿意帮助我吗？”

小女孩的脸上焕发出光彩，她飘到阿尔萨斯身边。“我生来便只是为了侍奉您，阿尔萨斯国王。”虽然带有亡灵空洞的回音，但她的嗓音依旧甜美。阿尔萨斯强迫自己也向她报以微笑。如果是对待简单的烂肉，也许会更容易一些，但幽灵也有幽灵的好处。

透过纯粹的意志力，阿尔萨斯召唤来越来越多的亡灵。他严重透支了体力，只能不停地用力喘息。亡灵们过来了，它们将会效忠于最强的人。阿尔萨斯咆哮一声，扑向了那些竟敢挡在他命运道路上的亡灵。这是他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命运，但随着更多的亡灵跟随到他身边，也有更多的亡灵开始对他发动攻击。他非常虚弱，身边也只有不多的肉块在保护自己。他不住地颤抖、喘息，举起霜之哀伤的手臂变得越来越没有力气。这时大地开始颤抖，阿尔萨斯转过身，看到不少于三个憎恶正笨重地向他这边冲过来。

他神情严肃地举起了霜之哀伤。他，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洛丹伦国王，就算是要死在这里，也一定会是英勇战死的。

突然间，伴随着极度痛苦的呼喊，有什么东西飞舞了过来。就像是鸟雀的幽灵，许多影子飞扑下来，攻击那些巨大的怪物，让它们不得不停下来，吼叫着拍打着这些灵体。而这些灵体已经纷纷冲进憎恶巨大的躯体内。

那些满身黏腻、皮肤苍白，肉色如蛆的巨型怪物停止了一切动作。突然之间，他们的注意力全都转向了那些拖着脚步，打算攻击阿尔萨斯的食尸鬼。死亡骑士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是女妖们！他本以为恨他入骨的希尔瓦娜斯不会来援助他，或者更糟，像他的许多士兵一样，成为敌人的爪牙。但看样子，这个从前的游侠将军已经不再那样恨他了。

有了女妖控制的憎恶，战局很快就扭转了。片刻之后，阿尔萨斯站了起来，站在一群已经真的死去的尸体中间。他仍然被虚弱所困扰，甚至无法站稳脚跟。憎恶这时开始了相互砍杀，把彼此砍成零散的肉块。阿尔萨斯有些好奇，原先制造这些憎恶的人是不是还能把这一地的碎块再缝合起来。憎恶完蛋之后，控制它们的幽灵又都各自飞散了。

“女士们，感谢你们。很高兴看到你们和你们的主人依然是我的盟友。”

女妖们在半空中盘旋，她们的声音柔和却又充满嘲讽。“确实，伟大的国王。她派我们来找你。我们还要护送你过河。随后我们就会逃进荒野。”

荒野——克尔苏加德也是这样说的。阿尔萨斯更加放松了。很显然，他的左右手已经达成了一致。他抬起一只手，集中起精神，高声喊道："无敌，到我这里来！"片刻之后，一小团烟雾出现，在原地迅速回旋，变成一匹骷髅马的形状。又过了一次心跳的时间，无敌真切地出现在那里。阿尔萨斯高兴地注意到，他的这个动作并没有消耗掉很大精力——无敌爱他。这是他完完全全做对的一件事。这匹马永远也不会背叛他，甚至比它活着的时候更加忠诚于阿尔萨斯。阿尔萨斯小心地上了马，竭尽全力在女妖和其他亡灵面前掩饰自己的虚弱。

"给我领路，带我去见你们的主人和克尔苏加德。我不会逃走的。"他说道。

女妖们服从了命令，飘舞着向提瑞斯法林地深处飞去。阿尔萨斯忽然注意到，她们选择的道路很靠近巴尼尔农场。这让阿尔萨斯再一次感到了不安。幸运的是，女妖很快就掉转了方向，进入一片丘陵地区，穿过那里之后，他们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原野上。

"就是这里，姐妹们。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强大的国王。"

这里并没有希尔瓦娜斯的影子，也看不到克尔苏加德。阿尔萨斯勒住无敌的缰绳，向周围望去。他的心中升起一阵针刺般的恐慌。"为什么是这里？"他问道，"你们的主人呢？"

痛苦再一次降临。他哀号一声，用手紧紧攥住胸口。无敌在他身下焦急地蹬踏着地面。阿尔萨斯只能苦苦支撑，为了求生而拼命挣扎。灰绿色的林间空地从他眼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蓝白色的，有着怪异破损的冰封王座。巫妖王的声音刺入他的大脑。阿尔萨斯则只能努力压抑着呜咽的冲动。

"你被骗了！立刻到我身边来！服从我！"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阿尔萨斯咬着牙问道。他眨了眨眼，强迫自己的视野变得更清晰一些。然后抬起头，吃力地喘息着。

她从树后走了出来，手中还拿着一张长弓。一时之间，阿尔萨斯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奎尔萨拉斯，那个活生生的精灵女游侠再一次出现在他面前，但她的头发已经不再是金色，而是如同午夜一般的黑色，夹杂着无数白色条纹。她的皮肤苍白，带着一点蓝色底蕴，眼眸闪烁

着银光。这正是希尔瓦娜斯，却又不是她。这个希尔瓦娜斯既非生者，也不是游魂。死亡骑士本来命令将她的尸体妥善地封锁在一只铁棺材里，以待来日对她进行更多的折磨，现在却被希尔瓦娜斯找到，并重新用来当作自己的躯壳。在她与他的较量中，她终于彻底扳回了劣势，转败为胜了。

当阿尔萨斯在剧烈的痛苦中努力思考着眼前的状况时，希尔瓦娜斯举起了她那光可鉴人的黑弓，拉开弓弦，瞄准了阿尔萨斯。她弯起嘴唇，露出了微笑。

“你走进陷阱了，阿尔萨斯。”

她松开了右手。

羽箭穿透了阿尔萨斯左肩，仿佛他的铠甲只是一层薄薄的羊皮纸。这让阿尔萨斯所承受的痛苦又添了一重。片刻之间，阿尔萨斯感到一阵困惑——希尔瓦娜斯是弓箭大师，绝不可能射失目标，在这么短的距离之内绝对可以一箭取掉他的性命。为什么这个精灵只是射穿了他的肩膀。阿尔萨斯下意识地伸出右手，但他发现自己甚至没办法用手指握住箭杆。他的手指已经麻木了，就如同他的脚、他的腿……

他倒伏在无敌脖子上，竭力不让自己掉下马背，但他的四肢正迅速失去作用。他吃力地转过头，盯着希尔瓦娜斯，用沙哑的声音喊道：“叛徒！你要拿我怎样？”

希尔瓦娜斯只是微笑着——她肯定非常高兴。她迈着缓慢而慵懒的步子，走到阿尔萨斯身边。现在她身上依然穿着阿尔萨斯杀死她时的那套衣甲，暴露出了大片蓝白色的肌肤。但奇怪的是，她明明在那一天受了无数的伤，现在她柔嫩的皮肤上竟然没有半点伤痕。

“那是一种特别的毒箭，是我为你而制的。”她在阿尔萨斯耳边轻声说道。然后，她将长弓斜担在背上，抽出一把匕首，用指尖摩挲着它的锋刃。“你现在应该感到全身麻木了。和你给我的折磨相比，这根本就微不足道。”

阿尔萨斯咽了一口唾沫，他的嘴干得像是塞满了沙子。“那，就干掉我吧。”

希尔瓦娜斯仰起头，放声大笑。那笑声依旧如同幽灵一般空洞阴森。“想要痛快地死去吗……就像你给我的死亡一样？”她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来时那样突然。她的眼睛闪动着红光。现在，她和阿尔萨斯之间只有一臂之遥。无敌因为她的逼近而越发感到不安。阿尔萨斯的心沉了下去，差一点从马背上跌落下来。

“当然不会。你教会了我很多，阿尔萨斯·米奈希尔。你让我明白，向敌人施以怜悯是多么愚蠢的事情。而对他们加以折磨又是多么令人愉悦。所以，我的老师，我会让你知道我学得有多么好。你要像我一样，受尽苦难。感谢我的箭吧，你已经跑不掉了。”

阿尔萨斯的眼睛似乎是他身上唯一可以移动的东西。他无助地看着希尔瓦娜斯举起匕首。“帮我去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你这个狗娘养的。”

不，他不能这样，他不应该倒在这里，软弱无助……吉安娜……

希尔瓦娜斯突然踉跄着向后退去，握住匕首的苍白手指哆嗦了一下，然后松开了。她的脸上只剩下了惊愕。转眼之间，那个首先来到阿尔萨斯身边的幽灵女孩现出实体形态。她欢快地微笑着，因为她拯救了国王。

“退后，你这个没脑子的坏家伙！你今天不会死的，我的国王！”

克尔苏加德！他来了，就像他承诺过的那样。虽然叛逆女妖将阿尔萨斯引诱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克尔苏加德还是找到了他。而且他并非孤身一人，在他身边还有十几个亡灵。现在，他们全都向希尔瓦娜斯和女妖们冲了过去。希望在阿尔萨斯心中升起。但他现在依然是全身麻痹，不能动弹分毫，只能眼看着别人在战斗。没过多久，女妖们就不得不撤退了。

希尔瓦娜斯最后瞪了阿尔萨斯一眼。又一次，她的眼睛闪耀起红光。“还没有完，阿尔萨斯！我绝不会停止追杀你。”

阿尔萨斯看着仿佛融入阴影中一样消失无形的女游侠。她身上最后一个消失的地方就是她那双红色的眼睛。随着主人的离开，女妖们也纷纷遁走。克尔苏加德疾速来到阿尔萨斯身边。

“她伤到你了吗，我的君主？”

阿尔萨斯只能用眼睛盯着他，麻痹感让他甚至没办法翕动自己的嘴唇。克尔苏加德用枯骨手指以令人惊讶的精细动作环绕住箭杆，把毒箭拔了出来。阿尔萨斯压抑住痛苦的喊声。他的红色血液里掺杂着一种黏胶状的黑色物质。克尔苏加德很仔细地查看这种东西。

“毒箭的效果会随着时间而衰退。看样子，这种毒只会剥夺你的行动能力。”

当然，阿尔萨斯想，否则她就不需要使用匕首了。松弛的感觉让他全身战栗，也让他更加感到疲惫。他已经非常接近于死亡——实在是太接近了。如果不是这个忠诚的巫妖，他已经完全落进了那个精灵手中。他又尝试了一次，才说出话来：“我……你救了我。”

克尔苏加德低下生角的头颅。“很高兴能够辅佐您，我的国王。但您现在一定要尽快离开这里，前往诺森德。我已经为您做好了远行的准备。您还需要我做些什么？”

克尔苏加德对箭毒的判断是正确的。阿尔萨斯已经开始感觉到四肢在慢慢恢复活力，但还不足以让他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出动作。

“我需要尽快找到巫妖王。如果继续耽搁下去……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甚至不知道我是否能回来，但我希望你能够监督这片国土。确保我的王国能够生存下去。”

他信任这个巫妖，并非出于友谊或忠诚，而是仅仅缘于一个冰冷严酷的事实。克尔苏加德是亡灵，而且早已和他们共同侍奉的主人连为一体。阿尔萨斯的目光移向那个小幽灵。小女孩就在距离他只有几尺的地方来回飘飞，脸上洋溢着微笑。他的身边就是那些面部扭曲、肌体腐烂，只要阿尔萨斯吩咐一声就会从悬崖上跳下去的行尸们。

只是一些死亡的腐肉和从躯体上被剥离的灵魂。它们不是他的子民，永远都不会是，无论那个小女孩有着怎样的笑容。

“我的君主，这是我的荣耀。我会做好您吩咐给我的事，阿尔萨斯国王，我会的。”

***

现在，她有了身体。这曾经就是属于她的肉体，只是现在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而她自己也变了。希尔瓦娜斯迈着和生时一样轻盈的步伐，身上披挂着同样的甲胄。但一切依然不一样了，她踏上了另一条道路，再无法回头。

“看起来，您很困扰，主人。”

希尔瓦娜斯从自己的沉思中清醒过来，转头看着那名女妖。现在，这些女妖们都飘飞在她身边。她本可以和她们一同飞翔，但她更喜欢身体的重量、脚下的稳固，还有她偷回来的这副肉体的一切感觉。

“你不是吗，姐妹？”她并没有费力去讨论自己的心情，“就在几天以前，我们还都是巫妖王的奴隶。我们存在的意义只是以他的名义进行杀戮。而现在，我们……自由了。”

“我只是不明白，主人。”那个女妖空洞的声音依然显得非常困惑，“我们的意志已经重新属于我们自己了。这不正是您一直为之奋斗的目的吗？我本以为您会非常高兴的。”

希尔瓦娜斯笑了。她知道，自己的笑声很有些歇斯底里的味道。“这种被诅咒的胜利又有什么喜悦可言？我们依旧是亡灵。我的姐妹，我们依然是怪物。”她伸出一只手，端详着自己蓝黑色的肌肤，注意到了附着在自己身上的阴冷，那就如同是她的第二层皮肤。“难道，我们不依然是饱受这种折磨的奴隶？”

阿尔萨斯从她身上夺走了那么多东西。即使她可以将他的死亡延迟到几天……几个星期……她依然无法将自己的怒火释放干净。就算是那个死亡骑士真的死了，也不可能挽回逝去的生命，净化太阳之井，让她重新拥有温暖的生命、桃粉色的肌肤和金色的长发。但如果能杀掉他……那种感觉依然会非常棒。

几天过去了，阿尔萨斯还在一直逃避着她。他的那个巫妖男仆出现得真不是时候。现在，阿尔萨斯已经逃到了她鞭长莫及的地方，正全力以赴要恢复自身的力量。她听说，克尔苏加德奉他的命令，成为

这片瘟疫弥漫的土地的实际控制者。但这没有关系，她已经死了，她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在这个世界里筹划一场极致的复仇。

一点动静吸引住了她的注意。她以优雅的身姿在树林间站定，在刹那间就完成了搭箭、开弓的动作。旋涡状的传送门打开，瓦里玛萨斯出现在她面前，带着不可一世的笑容向她俯视。

“你好，希尔瓦娜斯女士。”那头恶魔竟然真的鞠了一躬。希尔瓦娜斯挑了挑眼眉。她当然不会以为恶魔真的对她抱有敬意。“我的兄弟们和我很欣赏你在颠覆阿尔萨斯的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她扮演的角色……”就好像这个恶魔所说的只不过是一场颇富戏剧性的游戏。

“颠覆？这个词用得倒是不错。他已经逃掉了。只有这一点可以确定。”

强大的恶魔耸了耸肩。他稍微伸展了一下翅膀，以配合耸肩的动作。“不管怎样，他已经不再是我们的麻烦了。我特此来向你发出正式邀请，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新组织。”

“新组织”其实根本没什么新意可言。希尔瓦娜斯很清楚，无非是同样的暴行，不同的主人。这些都是她最缺乏兴趣的东西。

“瓦里玛萨斯，”她冷冷地说道，在说话之前，她并没有鞠躬还礼，“我唯一的兴趣就是看到阿尔萨斯死去。既然我在第一次行动中没能实现这个目标，现在我要集中力量，确保在下一次行动中能够成功。我没有时间听你兜售你们的小阴谋，或者微末的力量。”

恶魔显然是生气了。“小心，女士，激怒我们绝对是不明智的。我们才是这片……瘟疫之地的未来。你或者加入我们，成为这里的统治者；或者就要被我们像垃圾一样丢在一旁。”

“你们？未来？克尔苏加德可没有跟着他高贵的阿尔萨斯一起走。他被留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但也许，一个以太阳之井精质力量重生的巫妖不会像你们这样强大呢？这也说不定。”她的声音中充满了轻蔑。恐惧魔王皱起眉头，露出可怕的表情。

“我作为一名奴隶活着已经够久了，恐惧魔王。”一个死人竟然能用“活着”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这的确也很有趣。看样子，旧日的习惯实在是很难死去。“为了让自己不再只是个杂种制造出来的宠物，我曾经用牙齿和指甲去战斗。现在，我能够以我的意志控制我自己，我会选择属于我的道路。燃烧军团已经战败，你们只是一点可怜的余孽。恶魔一族行将灭亡。我可不会让你们这些蠢货再给我戴上镣铐，让我再一次放弃自由。”

“那就这样吧。”瓦里玛萨斯恨恨地说道，他早已经怒不可遏了，“等着我们的回答吧，你不会等太久的。”

随后，他就用传送门离开了。临走时，憎恨和恼怒已经彻底扭曲了他的面孔。

希尔瓦娜斯的语言刺痛了这个恶魔。看着他浑身打着哆嗦从传送门中跑掉，希尔瓦娜斯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局势。瓦里玛萨斯是三个恶魔中最容易被激怒的一个。他们派他来说服希尔瓦娜斯，说明他们不认为她会构成很大的威胁。

要与阿尔萨斯作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名女妖是远远不够的。她需要一支军队，一座充满死人赐予的城市……她需要洛丹伦。被遗忘者……这就是她给那些死人的名字。他们失去了灵魂，就像她一样，不再能呼吸，但至少还有自己的心志。而且现在更加紧迫的问题是，要与这三头恶魔作战，仅有她的幽灵姐妹也还是不够的。不过，也许她真正的敌人只有两个。

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再一次想到了瓦里玛萨斯。真是个容易被操纵的家伙。

也许这个蠢货会有些用处……

是的。她和被遗忘者将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路……并杀死任何挡在这条路上的人。

第二十三章

诺森德。每次到达这里，阿尔萨斯都有一种奇怪的、回家的感觉。当海岸线渐渐进入视野的时候，阿尔萨斯回忆起他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形。那时，吉安娜和乌瑟尔的背叛让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但更让他感到痛苦的，却是他被迫在斯坦索姆不得不做的那件事。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斯坦索姆仿佛已经完全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了。他怀着复仇之心来到这里，杀死了那个让他的人民变成活死人的恐惧魔王。而现在，他却成为那些活死人的国王，克尔苏加德则成了他的盟友。

命运的扭曲与转折，世间再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事了。

他感觉不到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寒冷。继续忠诚地追随他的亡灵们也感觉不到，死亡让它们的知觉也变得迟钝了。只有那些人类通灵师才会在冰风中缩起身子，不停地叹息、呻吟。雪开始懒洋洋地飘洒下来。他们在海湾里下锚，登上了陆地。

小船一到岸边，阿尔萨斯立刻上了岸。他也许感觉不到这里的寒冷，但他的力量和他的肉体本身都已经非常衰弱。他的脚一碰到地面，就立刻感觉到了他的主人——巫妖王。巫妖王并不在他的意识里，没有通过霜之哀伤对他说话，但这柄符文剑上的光亮已经稍有加强了。阿尔萨斯能在这里感觉到他的主人，他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而越来越强烈的威胁感也如同钢针一般刺痛着他的神经。

他转回头，望向那些跟随他登岸的追随者——食尸鬼、幽灵、阴影、憎恶、通灵师。“我们必须加快速度。”他喊道，“巫妖王正在受到巨大的威胁。我们必须立刻赶到冰冠冰川。”

“陛下！”一名通灵师高喊着，向前方一指。阿尔萨斯转过身，抽出了霜之哀伤。

透过重重雪幕，他看到了金红色的形体在空中盘旋。它们正迅速向他靠近。在惊讶与愤怒中，阿尔萨斯眯起了眼睛。他认出了飞落的生物，也知道它们的主人是谁。

龙鹰！它们的出现的确让死亡骑士感到吃惊。他已经将高等精灵剪除干净了，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重新组织起势力？甚至还知道了他的行踪，并直接来与他正面交锋。但慢慢地，一丝微笑在他英俊的面孔上浮现出来。他感觉到敬佩之情悄然出现在自己的心中。

随着龙鹰越飞越近，他举起霜之哀伤，向来者致敬。

“必须承认。”他高喊道，“在这里看到奎尔多雷让我很感惊讶。我本以为这里的严寒会让如此精致的一个种族望而却步。”

“阿尔萨斯王子！”这个声音来自一名龙鹰骑手。他的龙鹰现在已经飞到了阿尔萨斯头顶上方。他的声音清晰、明亮、强劲有力。“你在这里看到的不是奎尔多雷。我们是辛多雷——血精灵！我们已经发誓，要为在奎尔萨拉斯遇难的灵魂复仇。这片死亡之地……将得到彻底的净化！你所创造的秽恶怪物也将得到最终的安息。还有你，屠夫，必将得到正义的惩罚。”

阿尔萨斯觉得这个精灵的话很有意思。高等精灵的数量已经衰减到可怜的程度。阿尔萨斯知道，自己所看见的很有可能是这个种族最后的几名遗孓。他们真的打算用这一点可怜的力量来对付他？他的好心情被恼怒所取代了。虽然身体疲惫不堪，愤怒却充满了他的声音。他吼道：“诺森德属于天灾，精灵。而你们很快就会成为天灾的一员！来到这里是你们犯下的最可怕的错误！”

更多龙鹰出现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步行的游侠。利箭飞过天空。数不清的白色尾羽如同雪花般飘舞，抢在冲锋的精灵前面扫荡亡灵的队伍。不过，倒下的亡灵数量非常有限。如果不射中致命位置，小小的箭镞对于亡灵而言根本无关痛痒。

阿尔萨斯甚至没有骑上无敌。霜之哀伤已经饥渴多日，它似乎也希望从扑来的敌人身上夺取力量，就如同阿尔萨斯一样。每一个光芒闪耀的灵魂被它吞噬，它本身的光芒都会更强一些。在混乱的战场上，阿尔萨斯听到了一个深沉冰冷的声音，仿佛诺森德本身正从他头顶上方的雪峰顶端呼唤他。

“为了天灾前进！以耐奥祖之名杀光他们！”

无论他以前见过什么，经历过什么，听到这冰冷彻骨的声音时，阿尔萨斯还是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寒意冻结了他全身。他冒险飞快地抬起头看了一眼，他的眼睛立刻瞪大了。

蛛魔！当然，这里正是它们的家园。如同潮水般涌来的蜘蛛让阿尔萨斯也感到斗志昂扬。在纷飞的大雪中，他能看到那些黑色的蜘蛛形体。它们以那种阿尔萨斯早已熟悉，却足以让世人为之胆寒的飞快速度爬向它们的猎物。阿尔萨斯不得不承认，这些自称为辛多雷的精灵作战非常勇猛，但他们势单力孤，根本无法与潮水一般的天灾对抗。很快，阿尔萨斯周围就躺满了身穿金红色战衣的尸体。他高举起手。一个接一个，那些死去的精灵抽搐着，站立起来，用玻璃珠一样的眼睛望着他。

“主人还需要更多的士兵。”阿尔萨斯的目光落在了蛛魔首领的身上。

那是蛛魔群中最大的一只——比他的同伴们要高出许多。他迈出轻快的步伐，沿着雪坡向阿尔萨斯跑来。他在蛛魔群中移动，步伐周正、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国王检阅自己的臣民。阿尔萨斯竭力想要用人类的眼睛在这个如此奇异而又陌生的盟友身上找到一些能让他感到熟悉的地方。阿努巴拉克看上去就像一只甲虫和蜘蛛的杂合体，而他所指挥的蛛魔都要比他更像是蜘蛛。阿尔萨斯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急忙强迫自己停在原地，等待这只大甲虫的到来。

阿努巴拉克一直走到阿尔萨斯面前，用许多只眼睛从高处俯视着他。这个恐怖的家伙就是他的盟友。

阿尔萨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他强迫自己用平静的口吻说道：“感谢你的帮助，强者。”

巨虫低下头，下颌微微打开，一阵深厚阴森，如同丧钟般的声音响起。刚才让阿尔萨斯感到惊慌不安的正是这个声音。“巫妖王派我来帮助你，死亡骑士。我是阿努巴拉克，古国艾卓-尼鲁布之王。另一个人在哪里？”巨虫将身子压在后腿上，仰起头向四周观望。

“另一个人？”

“克尔苏加德。”阿努巴拉克再一次用那种充满气流与共鸣的隆隆低音说道。这时他放下身子，再一次用复眼盯住了阿尔萨斯。“我认识他。当他第一次前来效忠巫妖王的时候，我就曾给过他问候。现在，我要向你致以问候。”

片刻间，阿尔萨斯有些好奇当初克尔苏加德第一次遇到这个自称为古国之王的亡灵巨虫的时候，是否也曾经像他一样感到不安。当然，他当然也会不安——阿尔萨斯这样对自己说——任何人面对这样一只怪物都不可能心平气和。

“我们第一次向这些精灵发动进攻的时候，你的族人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阿尔萨斯再一次向那些死亡的辛多雷瞥了一眼。他非常高兴阿努巴拉克的“族人”能够和他在同一个阵营中。“欢迎你们再次加入我们。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庆祝胜利了。既然巫妖王派你来支援我，你已经知道，他正处在极度危险之中。我们必须立刻前往冰冠冰川。”

“的确如此。”阿努巴拉克隆隆地说道。他仰起恐怖的头颅，伸展开两条前腿。“我将聚集我的全部族人，我们一同进军，去保护我们的主人。”

这只巨型怪物回身向前走去，恍如移动的山岳。他的臣民全部以最快的速度向他聚拢，迫不及待地追随在他身边。阿尔萨斯压抑住一阵战栗，踢了一脚还倒在地上的一具精灵尸体。这具尸体的四肢全部脱落了，损伤过于严重，无法再使用。“这些精灵真是可怜。怪不得我们那么轻松就能摧毁他们的家园。”

“可惜我没能在那里阻止你。我们真是已经很久不见了，阿尔萨斯。”

这个声音流畅、典雅，如同音乐一般悦耳动听……同时其中又充满了难以掩饰的憎恨。阿尔萨斯认出了这个声音，急忙转过身，看到声音的主人就站在不远处。他不由得又惊又喜。命运的转折实在是出人意料。

“凯尔萨斯王子。”阿尔萨斯笑着说道。这个精灵就站在几码以外。在他身后，传送门的光线还没有完全消失。精灵王子的面容看不出岁月磨蚀的痕迹。他依然和阿尔萨斯记忆中完全一样——或者说，

非常相像。只是他的一双蓝眼睛里闪动着被压制的怒意。不是他们上次不期而遇的时候，阿尔萨斯所见到的那种烈火般的愤怒，而是一种冰冷的，深深盘踞在心中的痛恨。他已经不再穿着代表肯瑞托的蓝紫色长袍，而是高等精灵一族传统的猩红色外衣。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那名精灵并没有用敬称，他显然将此视为蔑视阿尔萨斯的表现。但阿尔萨斯完全不为所动，他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用不了多久，这名长相太过俊美的王子就也会明白这一点。“想到你的名字会从我的口中念诵出来，我就很想啐一口唾沫，但你甚至连这个都不值。”

“啊，凯尔。”阿尔萨斯笑着说道，“就连你侮辱别人的时候，用词也是如此毫无必要的花哨和复杂。很高兴看见你什么都没有变，就像以往一样专横跋扈。但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当时不在奎尔萨拉斯？难道你会让其他人去为你送命，而你却待在舒适安全的紫罗兰城堡里？我不相信你是那样的人。”

凯尔萨斯咬紧了牙，眼睛眯成一条细缝。“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事情。我本应该在奎尔萨拉斯，但我却在努力帮助人类与天灾作战——就是你释放到你的族人头上的天灾。也许你对族人全不在乎，但我在乎我的族人。为了照料人类，我已经失去了太多。现在，我只在意精灵，在意辛多雷——鲜血之子。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阿尔萨斯，付出沉重的代价！”

“知道吗？你的玩笑实在是很好笑。我们真的是有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我们最后一次相见还是在……”阿尔萨斯故意拖长这个句子，看着精灵眼王子的眶旁边有一条肌肉在抽动。是的，凯尔萨斯记得。那一次，他恰好撞见吉安娜和阿尔萨斯深情地拥吻在一起。这一段回忆也对阿尔萨斯的心神造成了干扰。于是，他几乎没有从凯尔萨斯愤恨的眼神中感受到任何愉悦。“但我必须说，你带来的这些精灵非常令我失望。我本希望能得到一场更像样的战斗。也许，我早已将奎尔萨拉斯的灵魂人物杀光了。”

凯尔并没有张嘴去叼这个诱饵。“你在这里遇到的只是一支斥候部队。不必担心，阿尔萨斯，你很快就会遭遇一场够厉害的挑战。我向你保证，想要击败伊利丹殿下的军队可比这一次困难得多。”看见阿尔萨斯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愣了一下，那位王子丰满的嘴唇上现出一个得意的笑容。

“伊利丹？是他发动了这次入侵？”该死的。当初他还不如亲手去杀死提克迪奥斯，而不是把那个卡多雷牵扯进来。他知道伊利丹是多么渴望获得力量，但他从不曾想过那个暗夜精灵会对他构成如此巨大的威胁。

“正是。我们的部队规模极其庞大，阿尔萨斯。”那种丝绸一般华丽的声音镀上了一层喜悦的金边。这个杂种真的很高兴。“现在他们正在向冰冠冰川进军。你绝对来不及拯救你们尊贵的巫妖王了。想想该怎么为奎尔萨斯……还有你其他的罪行付出代价吧。”

“其他罪行？”阿尔萨斯笑了，“也许你想要仔细听一听那些其他的罪行到底有些什么细节？我是否应该告诉你，将她抱在怀中是什么感觉？她的身体是什么滋味？听到她呼唤我的……”

凯尔萨斯脸上痛楚的表情前所未有地强烈。

阿尔萨斯突然跪倒下去。他的视野完全变成了红色。他又一次看见了巫妖王——耐奥祖，这是阿努巴拉克告诉他的名字。他们的主人正被困在那座寒冰牢狱中。

“快！”巫妖王吼道，“我的敌人正迅速逼近！我们就要没有时间了！”

“你怎么了，死亡骑士？”

阿尔萨斯眨眨眼，发现自己正看着阿努巴拉克的那张脸，如果那可以被称之为一张脸的话。一只生满倒刺的长腿正向他伸过来，仿佛是要将他扶起来的样子。他犹豫了一下，但他实在太过衰弱了，如果没有外力的支撑，他大概很难站起来。他强打起精神，抓住那条腿站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手中好像握着一根棍子，一根非常干燥的棍子，就像是——干尸。他一站稳脚跟，就放开了巨虫的前肢。

“我的力量正逐渐衰弱，但我没事。”阿尔萨斯稳定住呼吸，向周围瞥了一眼，“凯尔萨斯呢？”

“走了。”巨虫的声音如同冰冷的岩石，其中流露出极度的不悦，“在我们把他撕成碎片之前，他就用魔法把自己传送走了。”

又是那个懦弱的法师技巧——传送术。阿尔萨斯很希望自己的通灵师也有这样的能力。这样，他就能立刻到达巫妖王身边。阿尔萨斯想起那些高等精灵的尸体，凯尔萨斯本来也应该得到这样的命运。“我不想这样说，但那个该死的精灵是对的。”他转向那头骇人的盟友，“阿努巴拉克，我又看到一个幻象——巫妖王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伊利丹和凯尔萨斯正迅速向他逼近。我们绝不可能抢在他们之前赶到冰川了！”

我失败了……

阿努巴拉克却仿佛对此全不在意。“如果从地上行军，也许追不上他们。这将是一段漫长而且艰险的旅程，但……我们还有另一条路线，死亡骑士。破碎的古老亡国艾卓-尼鲁布就在我们脚下。我曾经在那里统治过无数个岁月。我很清楚那里纵横交错的隧道与秘密洞室。虽然王国已在黑暗的时代彻底沉沦，但我们可以利用那里的捷径直达冰川。”

阿尔萨斯抬起头。如果能化作一只渡鸦飞过，这将不会是很长的旅程，但要越过面前的一道道冰墙和山脉……

“你确定我们能够通过地下隧道到达冰川？”他问道。

“没有任何事是注定的，死亡骑士。”这个蛛魔仿佛发出了一阵笑声，“地下王国的废墟也许是危险的，但冒这个险是值得的。”

在黑暗的时代彻底沉沦——一个古老的、已经死亡的蜘蛛之王竟然会说出这种话。阿尔萨斯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相信，当他进入地下的时候，也许就会知道了。

阿努巴拉克和他的臣民开始快步向北方前进。阿尔萨斯和天灾军团尾随在后。很快，大海就被他们抛在了身后。太阳在昏暗的天空中移动得很快，没过多久就碰到了地平线。漫长的黑夜降临了。当他们向前行军的时候，阿尔萨斯派遣一些士兵去收集来尽可能多的树木枝干。要通过这个危险的地底王国，他们一定需要许多火把。

亡灵不会感觉到寒冷，但强风和暴雪严重地阻碍了它们的脚步。就这样，他们经历了数个小时进展缓慢的行军。阿尔萨斯知道，无论

阿努巴拉克说出过怎样令人费解的话，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他们继续在地表行军，那他肯定无法挽救巫妖王——也无法挽救他自己。现在支撑他如此拼命前行的，正是他想要生存下去的欲望。巫妖王找到了他，让他走上现在这条道路，赐予他强大的力量。阿尔萨斯对此非常清楚，并心存感激。但他欠巫妖王的债和他的忠诚没有半点关系。如果强大的巫妖王被杀死，那么阿尔萨斯毫无疑问将随之死去。他曾经对乌瑟尔说过，他要永远活下去。

终于，他们来到一道大门前。这道大门已经完全被冰雪覆盖，阿尔萨斯甚至一时没能把它分辨出来。但阿努巴拉克及时停住脚步，扬起前半截身子，用两根前肢向阿尔萨斯指明了他们前方有些什么。

形状弯曲的石雕看上去好似镰刀，不过阿尔萨斯觉得它们更像是昆虫的脚爪在向上伸展。这些脚爪的末端彼此相对，勾勒出隧道入口的轮廓。阿尔萨斯能看到这个轮廓之中就是两扇大门。一只巨大的蜘蛛被雕刻在门板上。阿尔萨斯的嘴角因为厌恶而低垂下来。但他又想到了暴风城中的各色雕像。这真的有什么不同吗？入口“隧道”和大门后面似乎就是一座冰山被掏空的核心。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仅仅是很短的一段时间，阿尔萨斯不住地偷瞥着那个一言不发的巨虫阿努巴拉克，心里想着蜘蛛和落在蛛网中的苍蝇，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对了选择。

“这个入口通向一个曾经无比强大的远古之地。”阿努巴拉克说道，“我是这里的统治者，凡是我的话，就会不受质疑地得到遵循。我是强大的，是不可战胜的，我不会向任何人低头。但情况改变了。现在，我侍奉巫妖王，我的王国就是保卫他的屏障。”

阿尔萨斯忽然想到了他对于瘟疫曾有的愤怒，他火烧一般的复仇之心……还有在被霜之哀伤啃噬灵魂的时候，他父亲的眼睛。

“许多事都变了。”他低声说道，“但现在没有时间回忆过去。”他转向自己怪异的新盟友，露出冰冷的微笑，“我们下去吧。”

第二十四章

阿尔萨斯不知道他们在诺森德的冻土荒原下，在古老而且充满危险的蛛魔王国中度过了多长时间。当他回到阳光中，像一只被迫白天飞出山洞的蝙蝠一样不停地眨着眼睛的时候，他只知道两件事：一件是他希望还来得及保卫巫妖王；另一件是他从心底里庆幸自己能够离开那个地方。

在那些隧道中所看到的景象清晰地告诉他，蛛魔王国曾经是多么的美丽。阿尔萨斯不知道自己会在这个古国废墟中看到些什么，但他绝不曾想到，这些洞室和隧道中到处都装饰着如此生动鲜明的蓝色和紫色花纹，以及如此复杂的几何学图样。直到现在，它们依然光彩照人。但就像是一朵风干保存的玫瑰，虽然看上去依然非常可爱，但毫无疑问早已失去了生命力。一股奇怪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阿尔萨斯说不清这是什么气味，甚至无法将它归类。它给人的感觉既辛辣，又陈腐，但也并不难闻。至少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身边站满腐烂死人的人来说，这味道绝不会难以忍受。

这条路线的确很像是一条捷径，就像阿努巴拉克承诺过的那样。但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他们走进隧道没多久，就遭到了攻击。

敌人从黑影中蹿出来——十几个或更多蜘蛛形的生物愤怒地尖叫着，从上方扑向他们。阿努巴拉克和他的亡灵蛛魔立刻与这些偷袭者短兵相接。阿尔萨斯迟疑了一下，便率领部队加入到战团之中。巨大的洞窟立刻充满了蛛魔的尖叫和亡灵空洞的呻吟，还有人类通灵师痛苦的喊嚷声。蛛魔主要的进攻武器是它们的毒牙。粗厚黏腻的蛛网困住了几个强悍的行尸，直到蛛魔咬掉它们的脑袋，或者用像匕首一样锋利的腿刺划开它们的肚子，让内脏尽数流出来。

阿努巴拉克根本就是一个噩梦的化身。他发出一阵阵震撼整个洞室的恐怖呼吼。那种充满喉音的吼声似乎是蛛魔们使用的一种语言，而他曾经的臣民们便在这种吼声中被他一个个摧毁。他的八条腿会分别抓住或刺穿运气不好的敌人。一双凶恶的螯钳不停地将敌人的肢体

扯断。整场战斗中，陈腐的空气里充满了各种嚎吼和叫喊。早已习惯了战场杀伐的阿尔萨斯也不由得打着哆嗦，吃力地吞咽着口水。

这场狂暴的冲突让天灾部队付出了代价，但发动突袭的活蛛魔终于退回到了他们出现的阴影中。战场上堆积着不少蛛魔的尸体。有些蛛魔的八条腿还在剧烈地抖动着。而更多的已经将腿紧紧地蜷缩在腹部，死掉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阿尔萨斯喘息着转向阿努巴拉克，“这些蛛魔不是你的同族吗？为什么他们要杀我们？”

“在蜘蛛战争中，有很多蛛魔在战死之后被巫妖王复活，成为他的臣仆。但这些战士……”阿努巴拉克用前肢指着一具蛛魔尸体说道，“他们并没有死，却又愚蠢地继续和巫妖王作战，想要从天灾中解放尼鲁布。”

阿尔萨斯向那个死掉的蛛魔瞥了一眼，喃喃地说道：“的确很愚蠢。”他抬起一只手，“他们难道不知道，如果死掉，他们就只能侍奉他们曾经的敌人了。”

当他终于回到阴晦的阳光下，大口吸进冰冷、洁净的空气时，他的军团因新兵的加入又扩大了规模。那些新兵都刚刚死亡，完全服从他的命令。

阿尔萨斯勒住无敌的马缰。他的身体又开始颤抖，这次的情况很严重。他渴望着能够安静地坐一下，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但他周围的空气中永远充斥着来自他的士兵的腐烂臭气。阿努巴拉克经过他身边，停下来，用绝无宽容的目光盯着他。

“没有时间可以休息，死亡骑士。巫妖王需要我们。我们必须为他尽忠职守。”

阿尔萨斯瞥了一眼这个地穴领主。这只巨虫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点含混的情绪——是对死亡骑士的怨恨吗？阿努巴拉克效忠于巫妖王的原因是不是他别无选择？如果有机会，他是否会背叛巫妖王？更重要的是，他会不会对阿尔萨斯下手？

巫妖王的力量还在一步步减弱，阿尔萨斯的力量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衰弱到足够严重的程度……

死亡骑士看着地穴领主渐渐远去的身影，深吸一口气，跟了上去。

***

阿尔萨斯不知道他们在怒吼的风雪中又走了多久。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几乎要在马背上失去知觉。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变得如此衰弱。他开始时刻担心自己会垮掉，强迫自己坚持下去。他不能放弃，现在还不行。

他们登上了一座山丘。阿尔萨斯终于看到了山谷之中的冰冠冰川，还有一支正在等待增援他的军队。看到有这么多战士将会为他和巫妖王而战，他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阿努巴拉克将大批士兵留在了后方。现在他们全都集结于此，整装待命。但在山谷更深处，更靠近冰川的地方，阿尔萨斯看到了生者的部队。那些部队距离他过于遥远，让他一时无从分辨他们的种族。但他知道那些人是谁。他的目光开始向上移动……然后一下子屏住了呼吸。

巫妖王就在那里，在冰川最深处，被困在寒冰牢狱之中。阿尔萨斯已经在幻象中看到了这一切。这时，一只蛛魔匆匆跑到他和阿努巴拉克面前，简短扼要地报告了冰冠冰川当前的情况。而阿尔萨斯始终都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斥候的报告上。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伊利丹的部队已经占据了冰川底部，正在……”

阿尔萨斯惊呼一声，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冲击向他袭来。他的世界再一次变成血色，痛苦在他身体的每一寸地方流窜。现在，巫妖王已经近在眼前，阿尔萨斯从这个强大灵体得到的折磨也增强了百倍。

“阿尔萨斯，我的勇士，你终于来了。”

“主人。”阿尔萨斯悄声说道。他紧闭双眼，手指按在太阳穴上，“是的，我来了。我就在这里。”

“冰封王座——我的牢狱，它出现了破损。我的能量正从缺口中疾速外泄。”巫妖王继续说道，“正因为如此，你的力量也在衰退。”

“这是怎样造成的？”有人攻击了巫妖王吗？阿尔萨斯在幻象中从没有见到过一个敌人。他来得肯定还不算晚……

“是那把符文剑，霜之哀伤。它曾经也被封锁在王座内。我让它穿透冰封，这样它才能找到你……并将你带到我身边。”

“这便是缺损的由来。”阿尔萨斯重重地喘息着。巫妖王被困在寒冰中，没法有任何动作。他只能凭借纯粹的意志力量才能强迫那把符文巨剑穿透冰层，来到阿尔萨斯身边。阿尔萨斯回想起固定霜之哀伤的冰块——怪不得它有一面呈现锯齿状纹理，仿佛是从一大块冰上断裂下来。耗费如此巨大的力量……全都是为了将阿尔萨斯带来这个地方。一步接一步，阿尔萨斯被引到这里，接受指示和控制……

“我的勇士，你一定要加快速度。我的创造者是恶魔之王基尔加丹。现在，他派遣使者到这里来，要将我摧毁。如果他们抢在你之前攻入冰封王座，一切就都无法挽回了。天灾将彻底消亡。一定要快！我会将能给予你的力量全部给你。”

突然之间，身边凛冽的寒风仿佛渗入了阿尔萨斯的身体，麻木了他的愤怒和痛苦，让他的思维恢复平静。这股能量是如此巨大，让人不由得感到晕眩……阿尔萨斯以前从没有接触过这么强大的能量。是的，这正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痛饮这里的冰流，将巫妖王寒冷的力量收归己有。他睁开眼睛，视野变得更清晰了。霜之哀伤的符文重新放射出强光，冰寒的气息从中渗出。阿尔萨斯露出凶狠的笑容，将符文剑高举过头。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清晰洪亮，在寒冷的空气中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

“我看到了巫妖王。他已经恢复了我的力量！现在，我知道要做什么了。”他用霜之哀伤指定远方那些如同偶人般大小的敌军士兵，“伊利丹嘲讽天灾的时间已经够久了。他企图进入巫妖王的王座室。他绝不可能成功。现在，我们要让他尝尝死亡的恐惧。结束游戏的时间到了……这一次，将是彻底了结。”

他发出猛烈的战吼声，在头顶挥动霜之哀伤。符文剑开始歌唱，它在渴望着更多灵魂。“为了巫妖王！”阿尔萨斯吼叫着，冲向了敌人。

他毫不费力地挥舞霜之哀伤，觉得自己就像一位神祇。霜之哀伤吞下的每一个灵魂都在让他变得更强。血精灵射出的箭如同大雪一般落在天灾军团头顶。而射手们却像秋天的麦子一样，被阿尔萨斯手中的霜之哀伤一丛丛地收割。阿尔萨斯不断扫视着战场，他一定要杀死的那个人在哪里？至今，他都没有见到伊利丹的影子。那家伙有没有可能已经进入了……

“阿尔萨斯！阿尔萨斯，来和我一战，你这该死的家伙！”

这个声音清楚、纯粹，充满恨意。阿尔萨斯转过了身。

血精灵王子就在几码之外。他的金红色铠甲格外明亮耀眼，如同他们脚下纯白积雪上泼洒的鲜血。他身材颀长、仪容高傲，手中的法杖插在身前的雪地中，双眼死死地盯住阿尔萨斯。魔法能量不停地在他身上爆裂。

“别想再向前一步，屠夫。”

阿尔萨斯眼眶边的肌肉在抽动。希尔瓦娜斯也是这样称呼他的。他轻轻一咋舌，笑着望向这个曾经在一名年轻的人类王子眼中是那么强大、那么博学的精灵。他的心绪又回到了那一刻——凯尔惊讶地看着阿尔萨斯和吉安娜忘情地热吻。就在那个时候，名叫阿尔萨斯的男孩知道自己赢过了这位更加年长，更加强大的法师。

现在，阿尔萨斯已经不再是男孩了。

“既然在上次见面的时候，你是那么懦弱地逃走了，我必须承认，看到你在这里露面，我感到非常惊讶，凯尔。不要因为我从你身边偷走了吉安娜就如此气恼。你应该丢掉过去，继续前进。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值得你去享受的东西。哦，等等……不，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

“我诅咒你下地狱，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凯尔萨斯吼叫着，怒不可遏地颤抖着，“你夺走了我在意的一切。现在我所有的只剩下

复仇了。”

血精灵王子没有再浪费时间发泄自己的怒火。他举起了法杖，固定在法杖顶端的水晶闪耀起刺目的光芒。一块火球在他的另一只手心里凝聚、膨胀。转瞬之间，火球已经呼啸着向阿尔萨斯扑来。同时，碎裂的冰刃如同雨点一般落向死亡骑士。凯尔萨斯是一位魔法大师，他的施法速度远比阿尔萨斯遇到过的任何人都快得多。他勉强竖起霜之哀伤，挡开了凶猛的火球。冰霜刀刃则更容易解决。阿尔萨斯将霜之哀伤举过头顶，符文剑发出召唤，冰刃就像铁屑遇到磁石，全部被吸了过去。阿尔萨斯笑着将剑刃在头顶旋转，指引冰刃射向它们的制造者。他曾经因为凯尔萨斯的速度吃过亏。现在，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要用冰攻击我，你还是应该三思而后行，凯尔。”阿尔萨斯笑着说道。他需要刺激这名法师，让他失去理智。操纵魔法的关键是控制力。如果凯尔被愤怒控制，他毫无疑问会输掉这场决斗。

凯尔萨斯眯起了眼睛，咆哮道：“感谢你的建议。”阿尔萨斯抓紧了缰绳，准备冲向他的敌手。但就在这一瞬间，他脚下的积雪闪耀起明亮的橙色光芒，然后，冰雪变成了水潭。无敌一下子掉落了两尺，蹄子在冰面上滑动着。阿尔萨斯跳下马，让坐骑从战场上跑开。他用右手攥紧霜之哀伤，心中充满了新生力量带来的决心。他伸出左手，一颗黑球中盘旋着绿色的能量，出现在他平伸的手掌上，随后如同离弦的箭矢一般射向凯尔萨斯。精灵法师准备施加反制法术，但这次攻击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凯尔萨斯的面容变得越发苍白，踉跄着向后退去，一只手捂住了心口。阿尔萨斯笑着看到那个法师的一部分生命能量逸散到体外。

“我抢走了你的女人。”死亡骑士继续尝试激怒精灵法师，不过他心里清楚，也许凯尔早就知道吉安娜从来不曾属于过他，“我在晚上抱着她入眠。当我亲吻她的时候，她是如此甜美，凯尔。她……”

“现在她已经对你深恶痛绝。”凯尔萨斯回应道，“你让她感到恶心，阿尔萨斯。现在她对你的一切感觉都变成了厌恶。”

阿尔萨斯的胸口奇怪地缩紧了。他意识到，自己从没有想过吉安娜现在会如何看他。每当有关吉安娜的思绪溜进他的脑海中时，他都

会立刻竭尽全力把它们赶走。凯尔萨斯说的是真的吗？吉安娜真的……

一颗劈啪作响的巨大火球向阿尔萨斯飞来，在他胸前爆炸。在他回过神反制这次的法术之前，烈焰不断灼烧着他的身体。铠甲保护了他的大部分身体，但遭受烧灼的皮肤依然痛楚不堪。自己这么容易就被敌人控制了心神，这让阿尔萨斯感到万分惊诧。这时，第二颗火球接踵而来。但这一次阿尔萨斯已经做好了准备，用致命的寒冰消去了熊熊烈火。

“我摧毁了你的家园……玷污了你们珍贵的太阳之井。我杀死了你的父亲。霜之哀伤直接吸收了他的灵魂。凯尔，这一切都永远地毁灭了。”

“你很擅长杀害高尚的长者。”凯尔萨斯冷笑着。不知为什么，他的冷笑让阿尔萨斯感到格外不舒服。“至少，我的父亲是在战场上英勇奋战而死。世人将永远铭记他是一位高贵的战士，是为保护族人而牺牲的伟大领袖。而你的父亲呢？阿尔萨斯·米奈希尔，你要以怎样的勇气去杀死一个毫无戒心的老迈之人？他只不过是伸开双臂，想要拥抱自己的……”

阿尔萨斯向前冲去，几步便逼近到凯尔萨斯面前。霜之哀伤狠狠劈落。凯尔萨斯用法杖将剑刃挡住。眨眼之间，法杖阻挡了剑刃，但随即被霜之哀伤砍为两段。不过，凭借法杖争取到的时间，凯尔萨斯抽出了一把光芒闪烁的利剑。这把剑的剑身上有符文放射出红色强光，恰好与霜之哀伤的冰蓝色光芒相对。两柄剑交击在一起。两名战士竭尽全力压迫对方，连续数秒钟不分伯仲。凯尔萨斯笑着盯住死亡骑士的眼睛。

“你认得这把剑，对不对？”

阿尔萨斯的确认得这把剑。他知道这把剑的名字和它的传说——殛火，Felo’melorn，曾经是凯尔萨斯的祖先达斯雷玛·逐日者——逐日王朝建立者的佩剑。这把剑古老得几乎已经无法言喻。它见证过上古之战，那时高等精灵刚刚诞生。阿尔萨斯也还以冷笑。殛火在今天将会见证另一个重大事件——它将看到逐日者家族的最终灭亡。

“哦，我见过它被霜之哀伤斩为两段。然后我就杀掉了你的父亲。”

阿尔萨斯的体力比精灵王子更强，而且巫妖王的能量正在他体内沸腾，激荡。他一声怒吼，将凯尔萨斯向后推去，想要让精灵失去平衡。但凯尔萨斯迅速恢复了平衡，几乎是以舞蹈般的身姿展开了又一次进攻。殛火在他手中被舞成一团火光。他的视线从没有离开过阿尔萨斯。

“我找到了它，并且将它重铸。”

“断剑就算被修复，只会比原先更脆弱，精灵。”阿尔萨斯开始绕向凯尔萨斯侧后，等待着精灵显露脆弱的那一刹那。

凯尔萨斯笑了。“人类的剑也许是这样，但精灵剑则完全不同。用来重铸这把剑的是魔法、恨意和对复仇的渴望。不，阿尔萨斯，殛火比过去更强大了，就像我一样，像辛多雷一样。因为遭到摧折，所以我们变得更强。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推动着我们。而这个决心就是彻底消灭你！”

攻击突然袭来。本来站在远处吼叫的凯尔萨斯在下一个瞬间就逼得阿尔萨斯不得不为了求生而拼死作战。霜之哀伤击中了殛火。那个该死的精灵并没有说谎——殛火没有分毫损伤。阿尔萨斯装作后撤的样子，让出空间，接着就挥起霜之哀伤，发动了有力的斩击。凯尔萨斯继续突进，以凶暴强猛的进攻压制阿尔萨斯的招数。阿尔萨斯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被迫后退，一步、两步，突然间，他滑倒了。凯尔萨斯狂吼着向前突刺，打算一举干掉死亡骑士。但阿尔萨斯依然牢记着很久以前穆拉丁对他的训练，矮人喜欢使用的战场花招立刻充满了他的脑海。他弹出双腿，全力踢中了凯尔萨斯。精灵法师哼了一声，向后倒在雪地里。死亡骑士喘息着跳起身，双手托起霜之哀伤，向下刺去。

殛火再一次挡住了它，两把符文剑重新咬在一起。凯尔萨斯的眼睛里燃烧着炽烈的恨意。

但阿尔萨斯更擅长于武器格斗。而且，无论凯尔萨斯如何吹嘘殛火的重铸，霜之哀伤终究是更强的。阿尔萨斯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霜之哀伤缓慢却无可阻遏地落向凯尔萨斯赤裸的喉咙。

“……她恨你。”凯尔萨斯悄声说道。

阿尔萨斯怒喝一声。怒气忽然模糊了他的视野。他拼尽全力将剑刃向下按去。

霜之哀伤刺中了冰雪和冻土。

凯尔萨斯不见了。

“懦夫！”阿尔萨斯吼叫着。但他知道，精灵王子听不见他的话。那个杂种已经在最后一秒钟通过传送逃走了。怒意在他体内翻腾，随时都有可能遮蔽他的判断力。他将愤怒压抑下去，正是因为这种愚蠢的怒气，他才会让凯尔萨斯搞得如此狼狈。

我诅咒你，吉安娜。直到现在，你还在折磨着我。

“无敌，到我身边来！”他高声喊喝，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着。凯尔萨斯没有死，但已经不会再给他找麻烦了。这就够了。他让骷髅马掉转方向，冲向激烈战场后面主人的王座室。

无敌疾速掠过一队又一队敌人，仿佛他们只是无足轻重的一群虫子。只要他们倒下，阿尔萨斯就会让他们重新站起，去攻击曾经的同胞。亡灵大军无可阻挡，决不妥协。王座室所在冰峰周围的雪地上全都是践踏的痕迹和淋漓鲜血。阿尔萨斯向周围扫了一眼。这里还有最后几队血精灵在战斗，但他们的主人还是不见踪影。

伊利丹到底在哪里？

一阵极为迅速的动作从他的视野边缘掠过。他急忙转过身，不由得低沉地咆哮了一声。又是一个恐惧魔王。这个家伙正背对着他，黑色的翅膀向外伸展，分瓣的蹄子融化了所踏到的积雪。

阿尔萨斯举起霜之哀伤。“我早已击败过你的同类，恐惧魔王。如果你还有胆量，就转身面对我，否则，就像懦夫一样逃进虚空中去吧。那里才是你们恶魔的老巢。”

那个身影缓缓地转过来。巨大的弯角立在他的头顶上。他的嘴唇弯曲着，仿佛是在微笑。在他的眼睛上裹着一块黑布。而在两个眼窝之中，是一对不断闪动的绿色光点。

“你好，阿尔萨斯。”

他的声音变了，显得深厚而且阴险，但变化更大的还是他的卡多雷身躯。他的皮肤依旧是浅紫色，上面也还有同样的文身和雕痕，但他的两条山羊一样的腿、黑色的皮翼，还有弯曲的双角……阿尔萨斯立刻知道了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这正是伊利丹如此强大的原因。

“你看起来不太一样了，伊利丹。我猜，古尔丹之颅应该不会赞同你这么做。”

伊利丹仰起生角的头颅。黑暗、强悍的笑声在他的喉头如雷鸣般响起。“恰恰相反，我的感觉从没有这么好过。而且从某种角度讲，我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实在是应该感谢你，阿尔萨斯。”

“如果你要感谢我，就别挡我的道。”阿尔萨斯的声音突然变得寒冷如冰，其中再没有半点幽默的感觉，“冰封王座是我的，恶魔。滚开，离开这个世界，再也不要回来。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不出手。”

“我们全都有要侍奉的主人，孩子。我的主人要我毁掉冰封王座。看样子，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道理可讲了。”伊利丹举起阿尔萨斯曾经与之战斗过的双刃刀。他的两只手生出了锋利的黑色指甲，看上去格外强壮有力。现在，那双手正紧握着双刃刀中间的握柄，以优雅和带有欺骗性的轻松动作旋转起那把利刃。阿尔萨斯并不清楚这种武器会如何发动攻击。他刚刚结束了和凯尔萨斯的战斗，如果不是那个精灵懦夫在最后关头通过传送逃走了，他本来应该取得完全的胜利，但那场战斗也消耗了他很大一部分力量，而伊利丹身上却看不到任何疲惫的样子。

伊利丹注意到敌人显露的颓势，脸上的笑意变得更浓了。他又炫耀般地把那件恶魔武器舞动了一番，然后摆出准备战斗的姿态。“来个了断吧！”

“你的部下或者已经变成碎片，或者成为我的战士。”阿尔萨斯举起霜之哀伤，剑身上的符文闪耀起明亮的光芒，冰雾从剑柄向上逐渐弥散。黑布后面，伊利丹的两只眼睛放射出比阿尔萨斯记忆中更加明亮，也更为凝聚的绿光。看到死亡骑士手中的符文剑，那双眼睛立时眯了起来。如果说，这个恶魔化的卡多雷从恶魔那里得到了一把强

大的武器，那么阿尔萨斯的剑也绝不逊色。“你也只有这两条路可走。”

“我对此表示怀疑。”伊利丹冷笑道，“你只认识过去的我。而现在的我已经更加强大。就连你的主人也是我的主人创造出来的！来吧，小卒子。让我先干掉奴才，再干掉你那可怜的……”

阿尔萨斯冲上前去。霜之哀伤在他手中放射出夺目的光芒，发出震耳的鸣响，仿佛和他的主人一样渴望着伊利丹的死亡。但伊利丹完全没有被他突然的冲锋吓住，而是继续以那种从容不迫的姿态举起双刃刀，挡住了霜之哀伤。霜之哀伤曾经斩断过不止一把强大而古老的宝剑，但这一次，在震耳欲聋的撞击声中，散发着绿光双刃刀成功地挡住了它的攻击。

伊利丹冷笑着，稳稳地站在原地。阿尔萨斯再一次感到不安从心中掠过。伊利丹的确是因为吸收了古尔丹之颅的力量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的身体力量要比以前强大很多。伊利丹发出深沉而丑陋的笑声，然后，他将双刃刀向前压迫过来。阿尔萨斯被迫向后撤退，单膝跪倒，以抵抗魔化精灵强大的压力。

“能够一举扭转战局的滋味是最甜美的。”伊利丹咆哮道，“我也许可以快一些杀死你，死亡骑士。如果你愿意给我一场痛快的战斗。”

阿尔萨斯没有浪费时间与伊利丹进行口舌之争。他咬紧牙关，集中精神，抵挡着伊利丹雨点一般的攻击。伊利丹的武器变成了一阵冒着绿光的龙卷风。阿尔萨斯能感觉到恶魔能量正在从那把剑上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正如同伊利丹一定也能感觉得到霜之哀伤冷酷的黑暗。

突然之间，伊利丹从阿尔萨斯眼前消失了。而阿尔萨斯这时正举剑向前突刺，他因为这个动作而失去了平衡。随后，他听到一阵扇动翅膀的声音——伊利安已经到了他的头顶。魔化精灵依靠他巨大有力的翅膀飞到了阿尔萨斯的攻击范围以外。

他们就这样彼此对视着。阿尔萨斯屏住了呼吸。现在的伊利丹也显露出了激战所带来的影响。他浅紫色的高大身躯上布满了汗光。阿

尔萨斯让自己镇定下来，霜之哀伤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伊利安以上对下的攻击。

伊利丹却采取了阿尔萨斯绝没有想到的行动。他笑了，将双刃刀在两只手中移动了一下位置，再一次将它握紧。紧接着，握柄在他手中短成两截。现在他的每一只手里都握着一把弯刃。

“小心埃辛诺斯双刃。”伊利丹得意地吼道。他飞向高空，同时旋转左右手的利刃。阿尔萨斯知道，自己既不喜欢那把双刃刀，更不喜欢这两把单刃刀。“这是两把强大的战刀。它们可以合并成一件武器，也能分成两把使用，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这本来是一个末日守卫最喜爱的武器。那是一个强大的恶魔将领，但还是被我杀了。那已经是一万年以前的事了。你拿着你的漂亮小刀又战斗了多久，人类？你对你的剑又有多少了解？”

伊利丹的这番话明显意在扰乱死亡骑士的心神，但它反而让阿尔萨斯更有了胜利的信心。伊利丹也许拥有一件力量绝强的武器，而且使用它的时间也更长。但霜之哀伤和阿尔萨斯是一体的，是阿尔萨斯身体的一部分。阿尔萨斯刚刚到达诺森德，第一次在梦中看到这把剑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而现在，他感觉到这把剑的力量正在自己手中涌动，再一次告诉他，他们是不可分割的。

恶魔的锋刃闪耀起绿光。伊利丹如同石块一般从高空向阿尔萨斯落去。阿尔萨斯怒吼一声，发动了反击。他以前所未有的信心挥起霜之哀伤，迎向飞速坠落的魔化精灵。正如同他所坚信的那样，他感觉到剑刃深深地咬进了血肉。他向侧旁拖动剑刃，在伊利丹身上割出巨大的伤口。听到这个曾经的卡多雷发出痛苦的尖叫，他才感觉到心满意足。

但这个杂种还远远没有被打败。伊利丹用力扇动翅膀，再一次飞了起来。在阿尔萨斯惊讶的注视下，他的体形发生了变化，肤色也变得更黑……仿佛幻化成一团黑色、紫色和绿色的浓烟。

“这是你给我的。”伊利丹吼叫着。他那本来如同黄铜喇叭吹响的声音现在变得更加深厚凝重。阿尔萨斯感觉到战栗传遍了自己的骨骼。在一团黑烟中，恶魔的眼睛射出令人无法直视的强光。“这份礼物——这种能量，将彻底摧毁你！”

一阵尖叫声几乎要撕裂阿尔萨斯的喉咙。他跪倒下去。灼目的绿色火焰在他的铠甲上游走，烧灼他的皮肉，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压制了霜之哀伤的蓝光。在自己的哀号声中，阿尔萨斯听到了伊利丹的狂笑。被绿火吞没的阿尔萨斯倒在地上，喘息着。就在这时，恶魔之火退去，阿尔萨斯看到伊利丹从空中飞落，意欲将他一举击杀。他感觉到仍然被自己握在手中的古老符文剑在催促他站起来。

霜之哀伤属于他，他属于霜之哀伤。他们是不可战胜的。

就在伊利丹的恶魔之刃即将落下的时候，阿尔萨斯举起了霜之哀伤，用尽全力向上方刺去。他感觉到尖锋接触到刚硬的皮肤，但还是深深地刺了进去。

伊利丹重重地跌落在地。鲜血从他赤裸的胸膛上迸溅出来，融化了周围的积雪，并发出一种低缓的咝咝声。在吃力的喘息声中，他的胸口起伏不定。刚才被他百般炫耀的埃辛诺斯双刃已经没有了任何用处。其中一把脱手飞出，另一把虽然还在他手中，但那只手已经连握紧剑柄的力气都没有了。阿尔萨斯站起身。他的身体上依然留有恶魔火焰咬啮后的剧痛。但他只是久久地注视着伊利丹，将眼前的一幕烙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他想过要亲手杀死这个恶魔，但最后，他决定让冷酷的严寒替他做完这件事。另一个更加急迫的需求正在烧灼他的神经。他转过身，抬眼向面前那座冰雪尖峰望去。

他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却没有立刻拔腿前进，而是又在原地驻足良久。不知不觉间，他仿佛知道，有某种根本性的变化即将发生。于是，他深吸一口气，走进了巨大的冰洞。

阿尔萨斯几乎是在恍惚中向前行进，沿着盘绕曲折的隧道朝地底深处走去。他的两只脚仿佛受到了某种指引。这里没有任何声音，当然不会有人在这里挑战他，阻挡他的去路。在更深的地方，有一股轰然作响的能量——这是他感觉到的，而不是听到的。他继续向下，感觉到那股能量在召唤他，将他引向自己的命运。

前方有一道冰冷的蓝白色光芒。阿尔萨斯向那里走去。他几乎要跑了起来。隧道尽头正是那个王座室。在阿尔萨斯的正前方，一座建筑让阿尔萨斯的呼吸立时卡在了喉咙里。

巫妖王的牢狱就位于一座扭曲尖塔的顶端。形成这座高塔的正是那种光华闪烁，蓝绿色的非冰之冰。它拔地而起，锐利的塔尖仿佛要刺穿洞顶。一条狭窄的小路迤逦曲折，盘绕着通向塔顶。阿尔萨斯沿这条小道向上攀行，体内充满了巫妖王赐予他的能量。他丝毫感觉不到疲惫，但不受欢迎的回忆依旧如同苍蝇一般在他脑海中飞来飞去。他在沉默中一步一步向上迈进，意识里却充满了言辞、画面和动作的片段。

“记住，阿尔萨斯。我们是圣骑士。复仇不是我们的原则。如果我们任由自己的激情变成嗜血的狂暴，那我们就会变得像兽人一样邪恶。”

吉安娜……哦，吉安娜……“没有人能拒绝你。我尤其不行。”

“不要拒绝我，吉安娜，永远也不要拒绝我，求求你。”

“我永远也不会，阿尔萨斯，永远。”

他继续向上走去，一刻不停。

“我们对这场瘟疫还了解得太少，绝不能只是因为恐惧就把一整座城市的人像对待牲畜一样屠杀殆尽！”

“这么做不好，小子。别去碰它。就把它留在这里好了，永远把它忘掉……我们能找到别的办法拯救你的人民。我们现在就走，回去找到真正有用的办法。”

一步接一步，向上，永远向上。一双黑色的羽翼扫过他的记忆。

“我将会留给你最后一个预言。请记住，你越是竭尽全力想要杀死你的敌人，你就会越快将你的人民送进敌人的掌心。”

这些回忆撕扯着他，紧紧地攥住了他的心。但有一幅图景、一个声音，要比其他所有思绪更强烈，更具有压倒性。它在不断鼓励着他：“上前来，我的勇士。我自由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当我自由的时候，你也将获得真正的力量。”

他向上攀登，目光一直凝聚在顶峰之上，凝聚在那一大块深蓝色的寒冰上。将阿尔萨斯引上这条路的人就被囚禁在那里。阿尔萨斯距

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最终，他停在距那块冰只有数尺之遥的地方，久久地看着被困在其中的那个模糊的影子。迷雾在冰块周围翻滚，更加遮蔽了他的视线。

霜之哀伤在他手中闪耀。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阿尔萨斯看到了两个明亮的蓝色光点，以最明确不过的方式提醒他下一步该怎样做。

“归还那把剑。”一个深沉、刺耳的声音在阿尔萨斯的意识中响起，巨大的音量让他几乎无法承受，“完成轮回，将我从牢狱中释放出来！”

阿尔萨斯向前迈出一步，又一步，举起霜之哀伤，向前冲去。从前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时刻。阿尔萨斯没有意识到，一阵咆哮正从他的喉咙中涌出，在整个空间中激荡。他用全部力量将剑刃斩落。

一阵巨大的碎裂声在霜之哀伤的剑刃下迸开，充斥在整座洞窟里。冰封碎裂，巨大的冰块向四处激射。阿尔萨斯举起双臂，护住自己的身子。不过射向他的冰块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无数冰屑碎片从那个被囚禁的躯体上掉落。巫妖王长声吼叫，举起披挂重甲的手臂，指向天空。更多的呻吟和碎裂声在洞窟中和这个被囚禁的人身上响起。这声音是如此巨大，阿尔萨斯不得不缩起身子，捂住自己的耳朵。他觉得仿佛整个世界正在被撕裂。突然间，那个身穿重甲的巫妖王一下子变成了碎片，就像封锁他的牢狱一样。而阿尔萨斯只能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景象。

冰块中没有人——根本就没有。

只有那副盔甲，如同黑色的冰雕，化成一地碎片。一顶空头盔滚落到阿尔萨斯脚边。阿尔萨斯低下头，看着那顶头盔，久久不曾动一下。深入骨髓的战栗感涌过了他的全身。

一直以来……他只是在追逐一个影子。巫妖王真的来过这里吗？如果他并不存在，那么又是谁从冰中推出了霜之哀伤？是谁如此迫切地要得到自由？难道他，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才应该是一直被锁在冰封王座里的人？

他一直在追逐的影子，难道就是他自己？

这些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但阿尔萨斯非常清楚一件事：霜之哀伤是属于他的，这副盔甲应该也是属于他的。他用带着铁手套的手握住了这顶带有长钉的头盔，缓缓地把它捧起来。然后，他闭上眼睛，将头盔放在自己满是白发的头顶上。

突然间，他的身体如同涌过一阵电流，随即紧绷起来——他感觉到巫妖王进入了他的身体，刺穿了他的心脏，阻挡住他的呼吸，让他的全部血管剧烈震颤。冰寒、强大，如同遮天蔽日的狂潮，将他吞没。他闭上眼睛，但他看到了，他看到了那么多——耐奥祖，那个兽人萨满所知道的一切、所见到的一切、所做过的一切。片刻之间，阿尔萨斯觉得自己就要被耐奥祖压垮、摧毁了。原来巫妖王将他一步步引诱到这里，只是为了将自己的灵魂放进一个全新的身体。阿尔萨斯凝聚起全部力量，开始了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所要争夺的，就是他的躯体。

但他所经历的并非争斗，而是混合，交融。他能隐约感觉到周围的洞穴在持续坍塌。在闭合的眼睑后面，他的眼珠不停地飞速游移着。

他张开嘴，开始说话。

他们……在说话。

“现在……我们是一体了。”

➢ 尾声巫妖王

蓝色和白色的世界在阿尔萨斯的梦境中变得模糊——这些冰冷的色彩发生了变化，木头和火焰的温暖色调出现。那是火把的光亮。他已经做了他说过要做的事情。

他回忆了自己的生命，一切已经逝去的岁月，再一次走过了带领他到达冰封王座，还有这种沉眠梦境的道路。

但看样子，这个梦还没有结束。他再一次坐到这张长桌的首席位置上。这是一张美丽的雕花长桌，占据了这个虚幻的大厅里大部分空间。

那两个对他的梦极有兴趣的人也都还在，都在看着他。

他左手边的兽人年纪老迈，但依然孔武有力。老兽人端详着他的面孔，然后露出了微笑。这种表情一直延伸到画在他脸上的白色骷髅上。在他右手边，那个憔悴不堪，病入膏肓的男孩看上去比阿尔萨斯进入回忆之梦以前更加衰弱了。

那个男孩舔了舔皲裂、苍白的嘴唇，吸了一口气，仿佛是想要说话。但首先打碎寂静的是兽人的声音。

“你还会遇到更多事情，比这个多得多。”他给出了承诺。

各种画面簇拥在阿尔萨斯的意识里，相互交织，彼此重叠，未来与过往的浮光掠影混杂在一起。一支人类军队骑在马背上，高举着暴风城的旗帜……还有一支骑在嗥吼的狼背上的部落奇袭队。他们不是在彼此攻杀，而是在并肩作战。他们结为盟友，共同向天灾军团进攻。情景又发生变化。人类和兽人在相互残杀。一些亡灵也在战场上。他们明显有了自主的意识，正在帮助兽人抵抗人类。在兽人阵营中，还有如牛般的人形生物和巨魔。

奎尔萨拉斯……没有被破坏？不，不，他和他的军队留下的伤痕依旧清晰可辨。但那座城市已经被重建……

图像越来越快地灌入他的脑海。让他感觉到眩晕、混乱，无所适从。他已经分辨不清过去与未来。接着又是一幅图像，骷髅巨龙在摧毁阿尔萨斯从未见过的一座城市——那是一个干燥炎热的地方，城中挤满了兽人。还有……是的，是的，那是暴风城。它也同样遭到了亡灵龙的攻击……

蛛魔……不，不是蛛魔，不是阿努巴拉克的臣民，只是和他们很像，应是他们的近亲。这是一个沙漠种族。他们的仆人是生着狗头的巨大生物，用黑曜石制造的魔像，他们正走过闪闪发亮的黄色沙地。

出现了一个徽章。阿尔萨斯认识那个徽章——代表洛丹伦的“L”符号被一把剑穿过。但那个徽章是红色的，并非蓝色。徽章改变了，变成一片白色中的红色火焰。火焰仿佛活了过来，跃动着吞没了整个背景，将白色烧光，露出广阔无垠的水面，水面上泛起一片片银色的波浪……大海……

……有什么东西正在海面以下翻滚，平静的大海变得狂野而沸腾，仿佛有风暴降临，但天空依旧是一片晴朗。一个恐怖的声音冲击着阿尔萨斯的耳膜。他模糊地觉得这是笑声。随之而起的还有一个世界被扯离原位时发出的尖叫。这个世界正在飞快地从深渊中被拽起，即将要面对它已经有无数个世纪不曾见到过的阳光……

绿色，全都是绿色，幽暗怪诞，如同噩梦一般的影像在阿尔萨斯的意识边缘起舞。阿尔萨斯伸手要去抓它们，它们却在他握紧双手之前就已逃开。一道影子转瞬即逝，是鹿角？一头鹿？还是一个人？阿尔萨斯无从分辨。希望正系于那个影子上，但有许多股力量正打算摧毁它……

山岳活了过来，迈开大步，不幸挡住它们道路的一切都被踏碎。随着它们的巨足每一次落下，整个世界都随之震颤。

霜之哀伤——至少这还是他认识的，让他感到无比亲切。这把剑如车轮般旋转着，仿佛阿尔萨斯将它掷向了空中。另一把剑也升上半空，与霜之哀伤交汇在一起。这把剑很长，毫无半点华美可言，可怕的剑刃上镶嵌着一枚骷髅徽章。它的名字是“灰烬使者”。正如同霜之哀伤一样，它不仅仅是一把剑。两把剑铿然撞击在一起……

阿尔萨斯眨眨眼，又摇了摇头。所有那些幻象，无论怎样混乱、颠倒，令人振奋或困扰……都消失不见了。

兽人发出了笑声，绘在他脸上的骷髅随着他表情的变化而伸展。他曾经被称为耐奥祖，曾经拥有预见未来的天赋。阿尔萨斯毫不怀疑自己刚刚见到的一切无论多么难以理解，肯定都会是必将发生的事实。

“还有许多许多事。”兽人重复着，“但只有你继续沿这条路走下去。”

慢慢地，死亡骑士转过头，看着那个男孩。那个生病的孩子正在用清澈得令人惊讶的目光看着他。片刻之间，阿尔萨斯感觉到自己内心中的某个地方被触动了。这个男孩经历过种种磨难……但他依然不会死。

这意味着……

这个男孩微微一笑，他身上的一些病痛仿佛消散掉了。阿尔萨斯挣扎着，张开口：“你……就是我。你们都是……我。但你……”他的声音很轻，语气中蕴含着惊异和狐疑，“你就是我心里还在燃烧的那一小团火焰，它至今都没有被寒冰淹没。你是我最后的人性——同情、爱的能力、痛的能力……关怀的能力。你是我对吉安娜的爱，对父亲的爱……对我过去的一切的爱。霜之哀伤并没有能将这一切都夺走。我曾经试过彻底背弃你，在你面前转过头去……但我不能。我……就是不能。”

那个男孩海水一般清澈的绿色眼睛明亮起来。他给了另一个自己稍有些颤抖的微笑。他的面色变得更加红润，在阿尔萨斯的注视下，他皮肤上的一些脓疮消失了。

“你现在明白了。不管怎样，阿尔萨斯，你没有抛弃我。”希望的泪水出现在那双眼睛里。男孩的声音比刚才更加有力，却又因为激动而颤抖着。“这一定是有原因的。阿尔萨斯·米奈希尔……你做了很多错事，但你的心中仍有善良。否则……我就不会存在，即使在你的梦里也不会。”

男孩滑下椅子，缓慢地向死亡骑士走过来。阿尔萨斯也站起了身。片刻之间，两个人彼此对望——一个孩子和他所变成的大人。

男孩伸开手臂，仿佛他是一个有生命、有呼吸的孩子，在要爱他的父亲抱他。“一切都不会太晚。”他平静地说道。

“是的，”阿尔萨斯注视着男孩，声音同样平静，“还不晚。”

他伸手抚摸男孩的面颊，手指滑到他纤小的下巴上，稍稍抬起男孩洋溢着灿烂笑容的小脸。他在看着自己的眼睛微笑。

“太迟了。”

霜之哀伤凭空落下。男孩惊呼一声。那声音中充满了震撼、痛苦和遭到背叛的怨愤——门外寒风的呼啸骤然间变得异常猛烈。阿尔萨斯看到自己站在面前，几乎和他等身的剑刃穿透了他的胸膛。看着自己的眼睛，他感觉到最后一丝悔恨的颤抖。

然后，男孩消失了。留给他的只有恸嚎的风暴在大地上肆虐。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只有在那个男孩彻底消失之后，阿尔萨斯才真正意识到在他内心中挣扎的最后一点人性对他而言是多么沉重的负担。现在他感觉到轻松、强大，身心都得到了净化。很快，艾泽拉斯也会得到同样的净化。他的一切缺陷，他的软弱，所有让他犹豫不决，对自己心存疑虑的东西都不见了。

剩下来的只有阿尔萨斯，因为吞下了阿尔萨斯最后一片灵魂而欢喜异常，只差高歌狂舞的霜之哀伤，还有那个兽人。他正在仰头狂笑，大张的嘴几乎要把他画着骷髅的面孔分成两半。

“好啊！”兽人兴高采烈地喊喝着，发疯般地大笑着，“我就知道，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和你最后那一点善良人性的渣滓已经纠缠了太长时间。不过这个麻烦终于结束了。那个小崽子一直在拖你的后腿，现在你终于自由了。”他从椅子里站起来，虽然依旧是年迈苍苍的兽人，但他的脚步已经像年轻人一样轻盈迅捷了。

“我们是一体了，阿尔萨斯。联合在一起，我们就是巫妖王。不再有耐奥祖，不再有阿尔萨斯，只有一个辉煌荣耀的存在。有了我的

学识，我们就能……”

他的眼珠凸起，死死地盯着刺穿自己身体的剑刃。

阿尔萨斯上前一步，将光芒闪烁、饥渴难耐的霜之哀伤完全刺进这个梦中造物的体内。他曾经被称作耐奥祖，然后是巫妖王，很快，他就什么都不是了。阿尔萨斯伸出另一只手臂，搂住这个垂死的兽人，将嘴唇贴到他的绿色耳朵旁边。死亡骑士的动作几乎可以说是亲密的，就像他在过去和未来每一次夺取生命的时候一样亲密。

“不，”阿尔萨斯悄声说道，“不是我们。没有人能告诉我该怎样做。我已经从你那里得到了我需要的一切。现在，这力量是我的，只属于我一个。只有我。我是巫妖王。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兽人在他的臂弯里颤抖着，仍然无法摆脱因为遭到背叛而感到的震惊。然后，他也消失了。

***

茶杯从吉安娜突然失去力量的手中掉落下去，在地上碰得粉碎。她张大了嘴，却完全无法呼吸。冰寒灰暗的潮气如同利刃切入她的身体。艾格文用筋节缠绕的双手握住了吉安娜的手。

“艾格文……我……出了什么事？”吉安娜的声音沙哑、痛苦。泪水突然充满了她的眼眶，仿佛她正在为某种……消亡而哀痛难忍。

“这不是你的想象。”艾格文严肃地说道，“我也感觉到了。至于那到底是什么……嗯，我相信我们迟早会知道的。”

***

希尔瓦娜斯愣在原地，仿佛她面前这头巨大的恶魔攻击了她。当然，瓦里玛萨斯绝不敢做这种事。但看到黑暗女王的表情，恐惧魔王还是不由得眯起了眼睛。

“女王陛下？出什么事了？”

是他。

一直都是他。

希尔瓦娜斯戴着皮手套的手攥紧又放开。“有事情发生，是和巫妖王有关的事情。我……感觉到了。”他们之间已不再有联系，至少阿尔萨斯无法再随心所欲地控制她。但也许还有一些往日关联的痕迹留了下来。正是这一点痕迹向她发出了警告。

“我们的计划必须加快实行。”她对瓦里玛萨斯说，“我相信，现在时间已经变成了最宝贵的资源。”

***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一直停留在王座上，一动不动，等待，做梦，如同一尊石像。冰层覆盖了这尊石像，但已不再是牢狱，而是第二层皮肤。

那时，他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但现在，他知道了。很久以前，黑暗化作年轻的暴风城王子，哭泣着哀悼他的亡父，第一次掠过了他的世界。从那时起，他就踏上了这条道路。这道路跨越艾泽拉斯，直到诺森德，到达了辽阔天空下的冰封王座。现在，他终于走到了这段旅程的最后一步。他沿着这条路寻找着内心最深处的自我，并选择同时杀死了阻碍他的纯真善良的自我和引诱他成为死亡骑士的自我。

阿尔萨斯，巫妖王，孤独地掌握着他的荣耀和力量，缓缓睁开了眼睛。一双眼睑上的冰壳碎裂，剥落，如同冻结的泪滴。在那顶覆盖了他的雪白长发和苍白皮肤的华丽头盔下，一丝微笑渐渐成形，更多冰块随着他的觉醒而脱落。他的身形缓缓移动。冰晶外壳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他醒来了。

“开始了。”

❀ 关于作者 ❀

克里斯蒂·高登，美国著名女作家。在她的笔下，每一位暴雪玩家都能深刻体会到与游戏相关的诸多细节。作为《纽约时报》畅销榜

的常客，迄今为止，已著有长篇小说四十余部，短篇小说数十篇，作品横跨科幻、奇幻及恐怖等诸多类型。

她还是《魔兽世界》的狂热玩家，曾经以该游戏为背景，创作了两部漫画故事，以及数部长篇小说。除广为人知的《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外，她还撰写过包括十余部《星际迷航》系列小说和多部原创奇幻小说。此外，由她创作的《星际争霸》系列小说也深受读者喜爱，该系列作品包括《星际争霸：黑暗圣堂三部曲》《星际争霸Ⅱ：恶魔契约》等。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仇恨之轮
[美]基思·R.A.德坎迪多 著 刘泽宇 译
CYCLE OF HATRED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仇恨之轮

作者：【美】基思·R.A.德坎迪多

译者：刘泽宇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2-01

ISBN：978-7-5133-3292-7

目录
CONTENTS

导读

自《魔兽争霸III：混乱之治》的结尾诸神黄昏圣战，到《魔兽世界》经典旧世版本开始之间，卡利姆多大陆上有着四年的空白期。通过《魔兽争霸III：冰封王座》的额外战役“杜隆塔尔的成立”，我们可以了解到兽人建立新的国家杜隆塔尔时与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之间产生的冲突。而在这之后，杜隆塔尔与塞拉摩之间迎来的三年和平时期，正是本书在剧情体系中补完的内容。

人类与兽人之间有着深刻的成见，持续近十年彼此互相残杀的战争，被奴役的历史和无数的国仇家恨让两个种族间始终难以迎来真正的和平。即使是在海加尔山共同抗击燃烧军团以后，两个种族的大部分成员也很难放下彼此的仇恨，而当每次仇恨的火种被重新点燃，冲突又会埋下新的仇恨之种。这也正是本书的标题所蕴藏的寓意，仇恨的轮回周而复始，难以止息。

作为一部填补剧情空白的小说，本书的故事相对独立。其中一些情节，如艾格文与埃兰之间毫无感情，只是艾格文为了优秀的血脉利用埃兰的设定已经不具有时效性。但这并不影响本书出色的可读性和对人类与兽人关系的深刻剖析——这种关系模式即使是在十余年后的今天依然作为两个种族间矛盾冲突的主轴存在。

事实上，《仇恨之轮》借书中一位角色之口，成功“预言”了一旦萨尔离开，兽人将不再有所限制，终有一日会毁灭塞拉摩。这段情节也在数年后的《熊猫人之谜》资料片中终成现实，而在《仇恨之轮》时代理想主义的吉安娜仍然一心企盼着和平的到来。让本书与《战争之潮》一起阅读，更能体会到吉安娜经历种种变故后心境的变迁。

第一章

吧台后面悬挂着一只恶魔头骨，埃里克正在把溅在上面的麦芽酒擦干净。这时候，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店里。恶魔克星酒馆通常不会有生面孔光顾，但是今天，埃里克罕见地不认识来者。埃里克记不住顾客们的名字，但往来的次数多了，他总能记住每一个老主顾的长相。尽管如此，埃里克心底里其实并不关心谁是谁，只要他们想喝酒而且付得起钱，这就够了。

陌生人在一张桌旁坐了下来，四下打量着，似乎在等什么人，又好像四处寻找着什么东西。他肯定不是在看木墙——因为想看也未必看得见，恶魔克星酒馆没有窗户，只有几束火炬的微光在朦胧闪烁——对那几张散落在四处的木桌和木凳也不可能感兴趣。埃里克从未想过把桌椅摆出个特定的造型来，因为酒馆的客人们总会把它们拖来搬去，随心所欲肆意而坐。

过了一会儿，陌生人站起身，径直向木质吧台走去。“就没人把酒送过来吗？”

“没这个服务。”埃里克回答道。他从未想过花大钱顾个跑堂招待。如果客人想喝酒就自己到吧台来，如果他们醉得连吧台都走不到了，那埃里克也不想让他们再继续喝了，毕竟酗酒后打架的家伙真不少见。埃里克只想安安静静地做生意。

陌生人往吧台上扔出一枚银币，梆梆的响声十分清脆，随后他问道：“什么是你这儿最贵的酒？”

“北地产的公猪格罗格，兽人烈酒，酿制于……”

陌生人急皱一下鼻子。“不，不要兽人的酒。”

埃里克耸了耸肩，不同的人对酒总有着各种各样的古怪嗜好。他就见过几个顾客为啤酒与玉米威士忌之间的优劣争得面红耳赤，完全不亚于争论政治立场与宗教分歧时的剑拔弩张。如果眼前这位客人不喜欢兽人酒，埃里克也没觉得多惊讶。“玉米威士忌怎么样？上月刚到的新鲜货。”

“成交。”陌生人重重地拍了一下吧台，震得桌面上的坚果皮、果核和碎石屑跳动乱颤。台面上的这些垃圾，埃里克每年就清理一次——与对恶魔头骨

的优待来说，这可比不了——没有客人在乎吧台是否干净，大家都视而不见的东西埃里克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一位士兵转身看向陌生人，他是这里的常客，对格罗格酒情有独钟。“你介意告诉我为什么那么讨厌兽人酒吗？”

陌生人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埃里克从酒架上拿下装着玉米威士忌的瓶子，往一只还算干净的杯子里倒了一些酒。

“我对兽人的酒没什么偏见，先生——我只是单纯地不喜欢兽人。”陌生人向士兵伸出一只手，“我的名字叫马戈兹，是一个职业渔夫，不过这一季的收成实在让我不太满意。”

士兵既没有与他握手，也没有自我介绍，开口道：“这说明你是一个不称职的渔夫。”

马戈兹听出了士兵言语中暗含的敌意，把手放了下来，顺势端起了酒杯。“先生，我可是名优秀的渔夫——在库尔提拉斯的时候，我捕到的鱼满仓满谷。若不是受形势所迫，我才不到这儿来呢。”

坐在马戈兹另一侧的一位商人立即嚷道，唾沫星子飞溅到了自己的麦芽酒里：“形势所迫！好极了。你也是被应征来对抗燃烧军团的吗？”

马戈兹点点头。“我相信大部分人来到这儿都是这个原因。我只想在塞拉摩开启新的生活，但根本做不到，那些可恶的绿皮怪物把好的水域全都霸占了。”

埃里克对前半句话深有感触，连连点头，但听到后半句时又觉得不敢苟同。他自己来到塞拉摩是为了继承一笔遗产，那时燃烧军团已经被击退，没有了战火的硝烟，似乎他一踏上来这儿的路程，战争恰巧就结束了。埃里克的哥哥奥拉夫在抵抗燃烧军团的作战中丢了性命，留给了他一笔钱，哥哥原本梦想着在退伍之后开一家酒馆。除了钱，埃里克还得到了一颗恶魔的头骨，那是奥拉夫在战斗中拼杀而得的战利品。对埃里克而言，自己从没想过要开一家酒馆，事实上，他也没有特别想要的生活，于是索性，为实现哥哥的遗愿就把恶魔克星酒馆办了起来。而且他觉得，居住在塞拉摩的人们一定会蜂拥而至，因为酒馆的名字标志着恶魔被打败了的伟大事实，这对这座城市来说意义非凡。后来证明他是对的。

“我不赞同你的看法。”士兵说道，“渔夫，你既然经历过战争，那你就应该知道兽人为我们做了许多事。”

“他们曾经做的事情我不否认，先生。”马戈兹说道，“但他们如今对待我们的不公行为令人气愤。”

“他们占尽了便宜。”在士兵身后的桌子旁，一位船长模样的人开口附和。“棘齿城也不例外。那些地精总是优先给兽人提供维修和停靠。就在上个月，为了一个空闲的停靠位，我足足等半天。然而那些兽人比我晚来两个小时，立马就轮到了。”

士兵把头转向船长，回应说：“那就换个地方，别去棘齿城得了。”

“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船长讥讽一声。

“他们需要修船的次数可没我们多。”船长身旁的一个人说道——埃里克猜应该是他的大副，两人的穿着十分相似。“那些兽人砍光了奥格瑞玛山上所有的橡树，造了坚实耐用的船。瞧给我们留了什么？全是不中用的云杉。他们把好木材都屯起来了，自私自利。感谢那些烂木板，我们的船迟早要漏个底朝天。”

周围传来几声嘟囔的抱怨，对刚才的话表示着赞同。

“看来你们都希望兽人从这里消失掉？”士兵把拳头朝吧台猛地一砸，“若不是他们，我们早就被恶魔吃进肚子里了！这是事实。”

“没人否认这点。”马戈兹抿了一口威士忌，“可是，资源分配实在不公平。”

“别忘了，兽人过去可是奴隶。”声音从吧台的另一侧传来，埃里克看不清是谁在说话。“既是人类的奴隶，也是恶魔的奴隶。如今他们这般强取豪夺，难道就不该遭到谴责吗？”

“当然应该。他们在抢劫属于我们的东西。”船长气愤地说。

商人点了点头。“的确，他们本不属于这里。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是燃烧军团把他们带来的。”

大副喃喃自语道：“他们应该滚回自己的老家去。”

“真不知道普罗德摩尔女士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马戈兹说道。

埃里克紧皱着眉头。话音一落，酒馆里突然鸦雀无声。刚刚人们还在小声地对不同的看法表示着赞同与反对，对说话的人评头论足。

可是，当马戈兹提及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尤其是以不敬的态度说出了这个名字后，大家立即都不出声了。

太安静了。埃里克经营这间小酒馆三年了，清楚地知道在两种情况下会爆发出冲突与打斗：太过于吵闹的时候和太过于安静的时候。往往后者比前者还要棘手。

先前讲话的士兵身旁忽的一下站起另一个士兵——他身宽体壮，话不多，但声如雷鸣，一开口便震得挂在墙上的恶魔头骨嘎嘎直响。“要是有谁敢说普罗德摩尔女士的坏话，我就打碎他的牙齿。”

马戈兹生硬地咽了一口唾沫，赶忙说道：“我对女士从不敢有任何冒犯之意，先生，我发誓。”他举起酒杯，灌下一大口威士忌，辛辣的液体呛得他眼睛瞪得溜圆，不停地摇晃着脑袋。

“普罗德摩尔女士对我们非常好，”商人说道，“在击败了燃烧军团之后，她帮助我们重建了家园。你的抱怨或许有理，马戈兹，但那都不是女士的责任。我就见过几个巫师，他们连帮我提鞋都不配。但是女士不一样，她是个好人，如果你对女士不敬，那将不会有人愿意帮助你。”

“我绝没有藐视女士的意思，先生。”马戈兹说道，刚才那一大口威士忌让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是，刚才几位先生提到了木材被抢走的事，女士竟然没有就这个问题与兽人进行交涉，不觉得难以理解吗？”他微微沉思了一会儿，“也许她尝试过了，只是收效甚微。”

船长喝下一大口麦酒，接着说：“可能兽人提出了要求，想让她离开北方城堡。”

“我们本来就应该撤离北方城堡。”商人说道，“贫瘠之地是中立区，这是当初就说好了的。”

士兵板着脸说：“让我们轻易让步是不可能的，你怕不是在异想天开。”

马戈兹接着说：“那里是兽人击败海军上将普罗德摩尔的地方。”

“的确，世事难料啊。普罗德摩尔女士是一个好领袖，而她的父亲却是一个十足的傻瓜。”商人摇晃着头，“我们应该忘记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不过这很难，除非……”

船长突然插嘴说：“要我看，我们就应该把领地扩张到北方城堡以北的地区去。”

不知是因为说话被打断了，还是出于观点的捍卫——埃里克不知道，也不关心——商人的语气中带着愤怒：“你疯了吗？”

“疯的人是你吧？兽人正在侵犯我们的领地！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现在到处都是兽人，而我们只有塞拉摩。从燃烧军团被打败到如今已经三年了，难道我们就该受罪，在自己的领土上过低人一等的生活，继续被囚禁在这个肮脏的城市里吗？”

“塞拉摩是座极好的城市。”士兵语气中带着骄傲，用更加平和的语调说道，“但是不可否认，兽人拥有的领土比我们的大。这也是为什么北方城堡地位关键的原因——我们能凭借它在塞拉摩外围建立起防御屏障。”

“而且，”大副冲着他的麦酒扑哧一笑，“要我说，兽人不喜欢我们待在那儿，这理由就足够了。”

“没人要你搭腔。”商人不怀好意地说道。

坐在吧台旁的另一个人——埃里克挪动了一下脚步，才看清那是码头的会计员——他说：“或许是该这么做了。兽人肆无忌惮地行为让人以为他们才是卡利姆多的主人，而不是我们。但这儿是我们的地盘，是时候给他们点厉害了。兽人与我们人类不一样，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凭什么能对我们的生活指手画脚？”

“他们有权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不是吗？”商人反唇相讥。

士兵点点头，说：“我说过这是他们在抗争燃烧军团的战斗中赢得的。若是没有他们，恐怕……”他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酒，然后递向埃里克。“再来一杯麦酒。”

埃里克迟疑了一下，他的手正在伸向装着格罗格酒的瓶子。士兵是一位老顾客了，自开店起就经常光顾酒馆，而且除了格罗格酒其他一概不喝。

既然是三年的熟客，埃里克也就不便再询问理由了。再说，只要付钱，哪怕他要喝肥皂水，埃里克也得卖给他。

“事实是，”船长说道，“这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家园。那些兽人只是一些不速之客，他们早该滚到一边了。”

话题没有结束，讨论继续着，埃里克又给客人倒了几杯酒，把几只脏酒杯扔进了水槽里，以便稍后清洗。直到他给商人又满上一杯麦酒的时候，他才发现，那个引发话题的马戈兹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他甚至连小费也没给。埃里克厌恶地摇摇头，这个渔夫的名字立即就被遗忘掉了。

但是埃里克记住了他的长相。弄不好下次他会朝这个兔崽子的酒杯里吐口水——就喝了一杯酒，还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埃里克最讨厌在酒馆惹是生非的人，莫名地讨厌。

越来越多人抱怨起兽人来。坐在士兵身旁的彪形大汉直接抡起拳头，狠狠地砸向吧台，面前的麦酒被震得溅到了恶魔头骨上。埃里克叹了口气，掏出抹布来将它擦干净。

在以前，马戈兹一直不敢独自走在塞拉摩漆黑的街道上。

当然，在塞拉摩是不用担心犯罪的。人人都相互认识，即使不认识，也能绕着弯地拉上关系，因此犯罪率非常低。一旦出现罪犯，普罗德摩尔女士的警卫便会迅速地将其绳之以法，严刑伺候。

但是，马戈兹是那样瘦小，那些高大强壮的家伙向来以欺负弱小为乐，所以他总是避免在夜间外出。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壮汉会在什么时候从黑暗的角落里跳出来，把你狠揍一顿，为的只是显示他们有多强壮。马戈兹就被揍过许多次。后来他学乖了，懂得了如何讨好他们，博取他们的欢心，以免受皮肉之苦。

不过现在，马戈兹不再害怕了，不再担心自己被欺负了。他如今有了一位主人。签下了契约，马戈兹必须遵照主人的吩咐办事，这一次，他将获得力量与财富作为回报。若是在往日，主人只会许诺他免遭欺凌和毒打。虽然这是从一种恐惧变成了另一种恐惧，但马戈兹觉得这样挺好。

微风带着海的咸涩拂过夜色，吹进了港口。马戈兹深吸一口气，海水的味道令他精神一振。在恶魔克星酒馆，他没说实话：他是一个渔夫，但并不成功。而且他也不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参加过与燃烧军团的作战。他来到这儿的时候，战争已经偃旗息鼓了。他只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工作机会而来。在库尔提拉斯的时候，他的渔网总是达不到标准——这不能怪他，这是他唯一能买得起的，只是码头的老板可不管这些。

发现之后就会对他拳脚相向。

无奈之下，他跟随着移民潮，来到了卡利姆多，大家都期望在普罗德摩尔女士统领下的城邦里找到心仪的工作。但是从事捕鱼的并非马戈兹一个人，更何况他远远称不上是位优秀的渔夫。

在遇见主人之前，他食不果腹，捕到的鱼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提出售了。好几回，他都想抱着锚往海里跳，从悲惨中解脱，一了百了算了。

幸亏，他的主人出现了，一切都好了起来。

不一会儿，马戈兹到家了。这是一间异常简陋的公寓，尽管马戈兹一再央求，说房间密不透风，家具又旧又破，还到处跑着老鼠，他的主人也不许他搬到条件更好的住所去。而且他认为马戈兹只是在发牢骚，直接置之不理。他对马戈兹解释说，突然的变动只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而不被人发现是当下他需确保的首要之事。

今晚，他被要求前往恶魔克星酒馆，到那里散布反兽人的言论。在此之前，他从不敢靠近这种地方。那些喜欢打他的人通常就聚集在酒馆里，他宁愿躲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

或者说，他已经习惯了躲躲藏藏。

马戈兹走进了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张厚不过面包片的床垫；一张麻布床垫铺在上面，每每睡在上头总令人浑身发痒，只有在寒冬来临时马戈兹才会用它，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外加一盏提灯；其余贵重的物品则一概没有。一只老鼠匆匆跑过，钻进了墙壁满目的裂缝中。

当他想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不由得长叹一口气。除了不能搬到环境好的住处，在这笔交易中，还有一件事令他十分厌恶。每一次他的身上都会沾染一股难闻的气味。他的主人会要求他使用魔法，八成是这魔法带来的副作用。但无论什么原因，这气味都令马戈兹很恼火。

为了获取力量，做点牺牲是值得的。拜力量所赐，他可以大胆地独自上街，大大方方地去恶魔克星酒馆喝酒，不用担心有人对他拳脚相向。

马戈兹拨开衣领，手伸进衬衣中，掏出一根项链，银质挂坠的造型如同一把浴火燃烧的宝剑。马戈兹把挂坠紧紧攥在手里，他感到尖锐的边缘正深深地扎进手心，随后他口中念念有词。尽管他不理解这些语句的意思，但每次张口说出的时候，心中都会被一种难言的恐怖牢牢占据。他念道："Galtak Ered'nash. Ered'nash ban galar. Ered'nash havik yrthog. Galtak Ered'nash."

一股硫黄的臭味开始弥漫整个小房间。马戈兹最讨厌这味道了。

Galtak Ered'nash. 你按我的吩咐做了吗？

"是的，主人。"马戈兹发现自己声音有些尖声细气，感到十分窘迫，他赶忙清了清嗓子，压低了嗓音，"您吩咐的我都做到了。当我提到那些兽人的恶行，几乎酒馆里的所有人都在附和。"

几乎？

马戈兹不喜欢这个词里所隐含的威胁。“有一个人极力为兽人辩护，但其他人联合了起来对付他。他最后成了众矢之的。”

看来。你干得很好。

总算松了口气。“谢谢您，主人，谢谢您。我很高兴能为您效劳。”马戈兹犹豫了一下，“那么我能不能——就是说，主人，您是否可以考虑让我搬到更好的地方去呢？您大概已经注意到了，那里有只老鼠……”

你为我们做事。你一定会得到奖赏。

“您说得对，我的主人，可是……那个，我只希望能稍微快一些得到。”马戈兹决定利用那困扰了自己一生的恐惧，“今天夜里，我又遇上了危险，您知道的，独自走在码头附近会遭到……”

只要你怀着忠心，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你将永远摆脱恐惧的侵袭，马戈兹。

“当，当然。我只是……”

你只是想过一种你还不被允许过的生活。无可厚非。要耐心，马戈兹。奖赏该来的时候会来的。

硫黄的臭味开始渐渐消散。“谢谢您，我的主人。Galtak Ered’nash！”

渐行渐弱，主人的声音还隐约在四周回响着：“Galtak Ered’nash.”随后，房间重新归于一片死寂。

这时，墙壁传来一声巨响，紧跟着便是邻居的高声叫喊：“别吵啦！我们要睡觉！”

换作是以前，马戈兹肯定会被这样的喊声吓得缩成一团。但现在不一样了，他对此不屑一顾，一头栽倒在了床垫上，心中暗自希望这股气味别打扰他睡觉。

第二章

“我一直不明白，雾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难道非得有个意义吗？”奥迦特号商船的船长，博利克，随口搭着话茬儿，但很快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自己一点也不想回答自己勤务员的傻问题。

莱宾摇摇头，继续为船长清洗着獠牙。不是每一个兽人都能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只是博利克觉得自己身为奥迦特号的船长，就当有责任做出表率，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兽人本是高贵的种族，后来流离失所，沦落为恶魔和人类的奴隶，沾染上了肮脏与污秽的习性。如今在伟大领袖萨尔的领导下，身为杜隆塔尔的自由兽人，博利克认为有必要与不堪入目的过去划清界限。因此，博利克十分苛求洁净，虽然这在兽人们看来不可思议，但他仍要求船员们也应做到这一点。

莱宾就是这么做的。比起奥迦特号的其他船员，他总能更好地服从船长的指示。他把眉毛修得整整齐齐，獠牙和牙齿刷得干干净净，指甲也都被一丝不苟地修过，身上的配饰简单又不失品味——只有一枚鼻环和一个文身。

面对博利克船长的问题，莱宾悠悠地答道：“唔，大人，世间万物都有着自己的存在理由，不是吗？您看，水的存在使我们有了鱼吃，还让我们的船得以航行；空气的意义是让我们可以自由呼吸；大地则给我们提供食物，同时我们还能建起房屋遮风避雨；树木牺牲自己让我们造出了大船；哪怕就算是雨雪，与咸咸的海水不同，它们能为我们提供可口的饮水。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莱宾重新把精力集中在修剪船长的指甲上。博利克就坐在船舱旁，身子向后一仰，顺势靠在了舱壁上。“所以雾是一点儿用没有咯？”

“没错。除了挡道，真是一点儿用都没有。”

博利克船长笑了起来，刚刚清洗过的獠牙在昏暗的舱室里熠熠生辉，舱外大雾弥漫，舷窗几乎透不进一丝亮光。船长接着问道：“可是雨雪也会挡道啊！”

“的确是，船长，您说得没错。”莱宾修完了拇指，转去修剩下的几个指头，“不过，就像我说的，雨雪的价值是非常明显的。虽然有时它们会阻挡我们前行，但终究好处比坏处多。可是，大人，我就不明白了，雾还能帮上什么忙？除了会妨碍我们，简直一无是处。”

“或许这是这样。”博利克看了看他的勤务员，“也有可能我们只是暂时不知道罢了。毕竟，曾几何时我们也不知道雪是雨结冰后变来的。那时候的兽人看待雪，就跟你现在看待雾是一样的感觉。后来我们才逐渐弄明白了，雪原来可以在寒冷的季节里为我们提供必要的水分补给。所以，并不关雾什么事，而是我们太浅薄，尚未知晓背后的道理。这很正常。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世界就会告诉我们万物的真相，现在不知只是时候未到。向来如此。”

莱宾反复琢磨着船长的话，他已经把指甲都剪好了，开始一个个地打磨。“您恐怕说对了。但是今天，这片大雾可没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不是吗，大人？”

“确实是的，很糟。现在情况怎么样啦？”

“我想好不到哪里去，”莱宾耸了耸肩，说道，“瞭望员报告说，他站在桅杆上连自己的獠牙都看不清。”

一直平稳航行的船愈发晃动得厉害，博利克皱了一下眉头，往往是当受到另一艘船尾流的波及时，才会有这般异样的状态。

莱宾刚刚把指甲打磨到一半，博利克船长就站起了身，说道：“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莱宾点了点头，从跪地的姿势直起了身。“好的，船长。”

博利克握紧着父亲留给他的权杖，走出了他的舱室步入狭窄的走廊。奥迦特号的名字源自博利克英勇的父亲——奥迦，他也是这把权杖原先的拥有者。在与燃烧军团的战斗中，博利克的父亲光荣地战死沙场。正因如此，博利克希望把奥迦特号建造成一艘一流的船。打造它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地精工程师，名叫莱德斯，体形消瘦，老当益壮。他曾不止一次宣称，为了照顾兽人的魁梧身躯，一定会把船舱的走廊设计得特别宽大。但不幸的是，这个矮小家伙眼中的“特别宽大”与兽人所理解的“特别宽大”相距甚远，结果是，博利克现在侧着身子在走道里穿行，向着通往甲板的楼梯走去。

他顺着楼梯往上爬，迎面碰上了大副卡格。卡格一看到船长就立定在了原地。“我正要去找您呢，大人。”卡格笑着说道，修长的獠牙几乎要扎到自己的眼睛。“您肯定也感觉到异样了。”

博利克轻笑了两声，一步迈上甲板。当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时，不由得后悔没有早一些传唤卡格向自己报告情况。浓重的大雾弥漫四周，简直可以用剑劈开。博利克对奥迦特号非常熟悉，闭上眼睛就能走到甲板边缘，但是现在，他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卡格一直跟在船长身后，几乎身贴身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在大雾中彼此看清对方。

博利克发现自己根本看不到任何其他的船只。他甚至无法断定他们是不是还在水面上航行，因为他连海水都看不到。不一会儿，他转身面向他的大副："现在是什么情况？"

卡格摇了摇脑袋。"不好判断。我们的瞭望员也看不清楚，只说有一艘船一晃而过。有时他报告说看到的是塞拉摩的军舰，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看到的是一艘既不像人类也不像兽人的船。"

"你怎么看？"

卡格毫不犹豫地说："瞭望员从不会瞎说。他看到了塞拉摩的军舰，又说出了另一艘船的形貌，后者与前者截然不同。我认为我们附近有两艘船。而且，我们的船波动得这么剧烈，很有可能受到了两艘船的尾流影响，或者是其中一艘正围着我们绕圈，两种情况的概率都很大。"

博利克点头表示了赞同。他深知瓦克，奥迦特号的瞭望员，拥有出色的辨识能力，他能看着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两个小点，然后告诉你哪个是渔船哪个是军舰，甚至他还能判断出是侏儒造的还是人类造的，是在燃烧军团入侵前造的还是之后造的。"他们两艘船靠我们这么近，一定是来找麻烦的。我应该立即吹响号角。快……"

"有船！"

博利克立刻抬头朝桅杆望去，想看清瓦克的位置，但是浓雾将桅杆全部吞噬了。只能听见瓦克的声音从人类称之为"乌鸦巢"的地方传过来，也就是桅杆顶部瞭望台。博利克知道乌鸦是一种鸟，但是它的巢穴与瞭望台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个名字，他总是十分费解。但不管怎样，博利克现在根本看不到他的瞭望员。

卡格冲着高处大喊："你看见什么了？"

"一艘船正在靠近！人类的船！没有竖船旗，我没看到！"

"那艘军舰呢？"

"刚才还在的，现在看不到了！估计还在附近！"

博利克心中一紧：海盗的船往往就没有船旗。又或许，只是因为大雾天挂出旗子也看不见，所以没有升也有可能。他们径直地驶来，也许是由于没有看到奥迦特号。不过，博利克不想冒这个险，尤其不放心船上的货物。如果这批货物不能安全地送到剃刀岭，那博利克一个子儿都别想拿到，意味着船员们都要跟着饿肚子了。一个发不出薪水的船长日子将会有多难过，可想而知。

“吹响号角！严守货舱！”

卡格点点头道：“遵命！大人！”

“鱼叉！”

听到瓦克的警告，博利克咒骂了一声。看见鱼叉，只会有两种可能。要么，对面那艘船错把奥迦特号当成巨型海兽了，比如巨鲸或海蛇怪什么的；要么，他们就是海盗，投掷绑上绳索的鱼叉，抢船夺货。

但是，在这片北地海域里，不存在什么巨鲸和海怪。博利克相信自己的判断，一场恶战不可避免了。

鱼叉纷纷落下，扎在了船舱楼梯旁的甲板上，周围肯定还有很多，但是浓重的大雾使得博利克无法看清。鱼叉上的绳索立刻被拉紧了。

“准备应敌！”卡格大声呼喊道。

博利克听到一个船员在喊：“快砍断那些绳子！”

响起一记拳头砸在脸上的声音，随后传来卡格的厉声呵斥，“别傻了！这些绳子用剑是砍不断的，倒是小心别把自己给劈了。”

突然，犹如从天而降，众多强盗从浓雾中冲出，打断了甲板上兽人的对话。博利克发现这些家伙都是人类，身上穿的并不是军装，但也看不出有什么路数。人类注重着装远超过了其功能性，这种狂热的喜好一直以来都令博利克十分困惑。他之前见过，普罗德摩尔女士的士兵的军服就属于这一类，光鲜夺目，但完全不实用。

“干掉这些海盗！”博利克大喊着。无须他的提醒，船员们早已加入了战斗。博利克扬起父亲的权杖，朝离他最近的一个海盗挥打过去。海盗闪身躲过了攻击，提起剑刺了过来。

博利克抬起左手挡住剑，随即右手高举权杖想要再次向敌人砸去。海盗灵巧地扬起长剑，封住了兽人的攻击。但为了挡住这一击，海盗的身子前倾过度，自己的腹部完全失去了防御，博利克捏紧拳头猛地就是一拳。那人疼痛难忍，咳着瘫倒在了甲板上，博利克挥起权杖照着他的后脊狠狠地砸了一下。

这时，又有两个海盗跳到了博利克的面前，将他围住，想要逼他就范。不过博利克也不是好惹的。尽管一出生就被打上了奴隶的烙印，但自从被萨尔解放之后，他就发誓再也不会对任何一个人类唯命是从。他的确也曾与人类并肩作战，但让他摇尾乞怜是绝不可能的。

更别说面对的是两个凶神恶煞的恶汉。

左边的海盗挥起一把异型弯刀向博利克砍来——这种弯刀博利克就见过一次，右边的海盗则挥舞着两把短剑，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博利克用左臂接住了弯刀的攻击——刀刃深深吃进了小臂中——同时用力扬起权杖打飞了一把短剑，另一把险些扎中他的胸膛。

弯刀仍扎在臂膀里，博利克每动一下都是钻心的疼痛，但他还是猛地将手臂向下抽回，巨大的力气令海盗直接脱手了自己的武器。博利克抓住了左边海盗的头，使得敌人痛得跪在了地上，接着向右侧的敌人使劲踢去。

拿着短剑的海盗拼命地扭动着身体，躲掉了这致命的一踢，但完全失去平衡，摔倒在了甲板上。

博利克的手死死钳住弯刀海盗的脑袋，然后猛地扔向远处。那个傻瓜的头重重地撞在了桅杆上，发出大快人心的闷响。

这个时候，刚才倒地的海盗趁机又站了起来，抓起自己的短剑直奔博利克的面门。博利克一个闪身，从敌人的右身后，以四两拨千斤之势反手扭住了敌人的右臂，随即朝着脑袋重重砸下权杖，海盗立刻就倒地不起了。

“瓦克！”博利克从手臂上拔下弯刀，扔在了它主人一动不动的身体旁，同时向桅杆顶部大声地呼喊，“快吹响号角！”海盗们听不懂兽人语，所以他们根本意料不到会响起号角。

不一会儿，雷鸣般的号声滚滚而来，震颤着空气久久不息。博利克早有准备，震耳欲聋的声响舒缓了他的筋骨，他相信他的船员们也是同样的感觉——尽管大雾之中看不见彼此。

海盗们被突如其来的响声打乱了节奏，博利克的策略奏效了。兽人们逐渐占据了上风。博利克在头顶抡起他的权杖，搜寻着下一个目标。他没有辜负父亲留给他的这把武器，狠狠地砸向身旁一名海盗的肩骨，这个倒霉的敌人痛苦地倒在了地上，哀号不止。

这时，博利克听到海盗们高声喊着一个词，他相信那一定是“撤退”的意思。事实证明他没猜错，敌人们纷纷爬上绳索退回到了他们自己的船上。博利克看见卡格砍掉了一个逃兵的一条腿，这个可怜虫从绳子上摔落，葬身在了无尽之海里。

卡格转身问博利克："我们要追吗？"

博利克摇摇头，说："不必了。放他们走。"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雾中追击一艘船是很不明智的行为。"检查一下货物。"

卡格心领神会地点点头，立即跑向货舱，甲板上回荡着厚重的脚步声。

博利克抬头望向桅杆，大声问："瓦克！还看得到人类的军舰吗？"

"我们吹响号角之后，他们就离开了。"瓦克回答道，"现在已经消失了。"

博利克的双手紧紧捏成一团，右手仍握着权杖，他甚至担心自己会把父亲给他的武器捏碎。人类现在是兽人的盟友。如果普罗德摩尔女士的皇家卫队就在附近，为什么在海盗袭击奥迦特号的时候不来帮忙，而只是眼睁睁看着呢？

"大人，"卡格回来了，身后跟着负责守卫货舱的战士弗克斯，"板条箱碎了一个。此外，有一个海盗为了掩护自己撤退，故意把另一个箱子扔到了海里。"

弗克斯接着说："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来冲击货舱。我们将他们击退了。我们做到了，大人。我们最终没让他们得手。"

"你们干得很好，弗克斯。你们能得到我的奖赏。"博利克清楚这话的含义。损失了两个箱子，就意味着损失了百分之二十的货物，更意味着失去了百分之二十的报酬。博利克把手搭在弗克斯的肩膀上。"你们会拿到既定的全部薪水，不足的部分从我的份额里扣。"

卡格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万分感激！船长。"

"无须言谢，你们保护了我的船，没理由克扣你们应得的东西。"

弗克斯笑着说："我去把这个好消息转告战士们，大人。"

弗克斯走后，博利克转身对卡格说："评估一下受损情况，把人类的尸体扔到海里去，继续航行。"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地顺着獠牙吐出。"当我们返程的时候，找一个信使。我们必须让萨尔知道这件事。"

卡格点了点头，答道："是，船长。"

博利克怔怔地看着眼前的大雾，正是这场雾让海盗有机可乘发动了袭击。他不由得回想起莱宾的话，觉得雾能带来的好处里没有一件能补偿得上这次的损失……

第三章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站在剃刀岭的山岗上，俯瞰着山脚下的土地。在这片大地上，她建立了世界上最不可能建立的同盟。

虽然剃刀岭属于兽人的领地，但这不妨碍吉安娜在这里与萨尔见面。他们两人达成过共识，彼此的会面最好安排在兽人的辖区里，对吉安娜来说，她的魔法可以让她瞬间移动到想去的任何地方，而萨尔也就免去了长途跋涉。

事实上，每当萨尔请求与她见面时，吉安娜的心情都会感到十分愉悦。自从长大以来，吉安娜经历的祸事便一件胜过一件：与恶魔的战斗，与兽人的战斗，最后还有人类间的内战，世界的命运不止一次地落在了她那小小的手中。

她曾是阿尔萨斯的恋人。那时候，阿尔萨斯还是一位英勇的战士，而今，洛丹伦的王子受到暗影的腐化，堕落成了天灾军团的领主——巫妖王，统治着令人胆寒的亡者世界。吉安娜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还有受萨格拉斯诅咒的大法师麦迪文，曾失手召唤来了恶魔与兽人，差点儿将人类的家园夷为平地。但也正是麦迪文，坚定地支持吉安娜与萨尔结成友好同盟，与暗夜精灵一起抵挡燃烧军团的入侵，自己也成了吉安娜的坚实盟友。

在战争结束之后，人类在卡利姆多大陆上建起了新的家园——塞拉摩，吉安娜一心觉得纷乱的生活终于可以平静了。但是世事不遂心，即使在和平时期，塞拉摩的大小事务也多如牛毛，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令吉安娜开始怀念昔日征战沙场的日子。

不过，也只是发发牢骚。在内心深处，吉安娜一点也不后悔，但她还是会抓住任何一点机会给自己放放假，舒缓一下紧绷的神经，就像沙漠中的旅行者绝不放过任何一捧清泉一样。

吉安娜站在山顶边缘，看向远处山脚下的兽人村庄，一座座全副武装的小屋点缀着荒凉的棕色大地。即便在和平时期，兽人们依然习惯于在自己的屋子上加装各种防御设施，似乎时刻提防着被别人抢走。有几个兽人在屋子间来回地走动，他们彼此打着招呼，偶尔有两个兽人停在原地相互交谈着什么。吉安娜看到这一副日常的光景，忍不住微笑起来。

这时，她的耳畔传来一阵低沉而持续的轰鸣声，萨尔的飞艇到了。她转过身，看到一架体型巨大的飞艇正慢慢靠近。随着飞艇的接近，吉安娜看到吊台上只站着萨尔一个人。兽人的飞艇总是顶着一个充满着热气的布气囊，以此来拉起可以载人载物的吊台。气囊上画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吉安娜认出其中一些象形图案出自一种古老的兽人语言。还有一个标志吉安娜也认识，那便是霜狼氏族的族徽，是萨尔血脉的象征。正是这些花纹，使得兽人的飞艇区别于人类的飞艇，吉安娜的人民从地精手里借来的飞艇都长得一个样，没什么特别的装饰。吉安娜很怀疑，兽人的做法是不是真的可取——让载具拥有个性，就如同它们自己也有着生命一样。

之前的几次会面，萨尔都会随身带着一两个护卫，而这一次只身前来令吉安娜觉得有些不同寻常。

当飞艇飞临山顶，萨尔拉动了几个操纵杆，飞艇慢慢地悬停在了空中。最后一个操纵杆被拉动，一副软梯自上而下抛了下来，萨尔顺着梯子一步步落到了地面上。与其他兽人一样，萨尔有着墨绿色的皮肤，黝黑的头发梳成辫子披在肩膀上。萨尔身着奥格瑞姆•毁灭之锤的黑色传奇铠甲，其上镶嵌着多块青铜护甲。奥格瑞姆是萨尔昔日的导师，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英雄，兽人们把在杜隆塔尔上建造的王城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萨尔身后背着的是毁灭之锤，也是奥格瑞姆姓氏的由来。那是一把双手重锤，吉安娜曾在战场上见过萨尔挥舞着它奋战，将袭来的恶魔统统砸成了肉酱。

萨尔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那湛蓝色的双眸，在兽人之中是极为少见的，暗示着萨尔拥有着过人的智慧与纯真的善良。

三年前，在塞拉摩和奥格瑞玛开始建造的时候，吉安娜就给了萨尔一个附了魔法的护身符——一块刻有提瑞斯法咒符的小石头。她自己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萨尔只需手握着石头，心里默念着吉安娜的名字，吉安娜的护符就会闪闪发光，反过来也能行。每当他们希望摆脱政治枷锁而私下会面，商谈一些攸关他们自己或是他们人民的大事的时候，他们只需捏紧符文石就可以了。吉安娜便会用魔法瞬移到剃刀岭的山顶，萨尔则开着飞艇而来，这是登上剃刀岭的唯一方法。

“很高心见到你，我的朋友。”吉安娜说着，露出一个友好的微笑。她也是这么想的。在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任何一个人能像眼前这位兽人一样正直坦荡又值得信赖。曾几何时，吉安娜把自己的父亲和阿尔萨斯也算在列。但普罗德摩尔上将却坚持要驱逐居住在卡利姆多的所有兽人，完全不顾自己女儿的反对。吉安娜却相信兽人也是被燃烧军团蹂躏的受害者，他们并非天生邪恶。像吉安娜认识的大多数人一样，自己的父亲没法接受一个多元的世界，一心留恋着世界曾经的样貌，抗拒着任何改变，以至于顽固地仇视兽人。吉安娜迫不得已做出了选择。为了阻止萨尔的人民被血腥地屠杀，她最终出卖了自己的父亲。

至于阿尔萨斯，他已经变成了世上最邪恶的存在。如今吉安娜发现，自己信任这位兽人的领袖胜过心爱的男人和自己的父亲。

萨尔清楚地记得，吉安娜告诉他自己父亲的弱点在哪时脸上的那种悲伤表情。因此当普罗德摩尔上将发起攻击的时候，萨尔遵守了约定，亲手结果了他。萨尔没有见过旧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在他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时候，一个名叫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的人收养了他，把他培养成了一名完美的奴隶，甚至取了一个象征着奴隶的名字。但是萨尔最终粉碎了枷锁，摆脱了恶魔的奴役，率领着兽人走向了自由，走向了从未有过的新生活。

可是吉安娜看到萨尔的蓝色眼睛里含着一种异样的情绪：她的这位好友此刻有些愤怒。

“我们之间没有签署任何协议。”萨尔没有理会吉安娜的问候，直接气冲冲地说道，“我认为信任是同盟的核心，不需要那一纸空文。我向来视你们为手足，以为你们不会背叛我们。”

“我没有背叛你们，萨尔。”吉安娜心中一紧，但多年的训练经验让她很快就平复了自己的情绪。即使萨尔平白无故地指责她背信弃义，她也没有过多地放在心上。在吉安娜还是一个法师学徒的时候，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要学会良好控制自己的感情，不然施放魔法便无从谈起。吉安娜紧紧握住手中精致的木头法杖，那是她的导师、大法师安东尼达斯留给她的遗物。

“我相信你不会的。”萨尔余怒未消。在平日，萨尔总是彬彬有礼，不会像其他兽人那样举止粗鲁，这与他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可是，你周围似乎有人对我们的盟约不当一回事儿。”

吉安娜脸色凝重，问道：“萨尔，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一艘商船，奥迦特号，遭到了海盗的袭击。”

吉安娜不禁皱了皱眉。虽然他们已经做出了不少防范，但海盗依然很猖獗。“我们增派了许多巡逻舰，可是……”

“如果只是袖手旁观，增派再多的巡逻舰也没什么用！奥迦特号发现你们的一艘巡逻舰当时就在附近！近得在浓雾中都看得到！但却眼睁睁地看着，丝毫没有上前帮博利克船长解围的意思！博利克甚至鸣响了号角，你的人从始至终没有伸出援手。”

吉安娜的冷静与萨尔的激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听完后问道：“你说你的瞭望员看到了巡逻船，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也看到了奥迦特号。”

萨尔一时无言以对。

吉安娜接着说：“你们兽人的视力比我们要好得多，而且他们听到号角声可能误会成了希望他们让开航道。”

“可是他们离得那么近，即使看不到，也应该听得到！的确，兽人的视力比人类要好，但打架不可能一声不响。我不相信你的巡逻舰连一点异样的声音都听不到。”

“萨尔……”

萨尔转过身，对着空气挥了一拳。“我原以为境况会有所不同！你们会接纳我们，能把我们看作是平等的一员。但是，我本应该想到的，当需要向自己的同胞举起武器的时候，你们宁愿视而不见也不会主动帮助我们兽人，弃我们于不顾。”

吉安娜此时发现，压制愤怒的情绪其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本以为，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彼此间的信任至少也值得给我们一个质疑的机会吧。”

“证据确凿……”

“哪有什么证据？除了博利克船长和他的船员，你还询问过其他人吗？”

面对质问萨尔沉默了。

“我会查出究竟是哪一艘巡逻舰。奥迦特号在什么地方受到的攻击？”

“距棘齿城海岸半里格，从港口出发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吉安娜点点头道：“我会派出我的得力干将调查此事。那些巡逻舰都是北方城堡负责调配的。”

萨尔心中一沉。

“怎么了？”

兽人族长转过身来盯着吉安娜。“对我来说，用武力夺回北方城堡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对我来说，守住北方城堡的压力一点也不小。”

两人四目相对。在萨尔的蓝色眼睛中，吉安娜看到了与刚才不同的情绪：愤怒消失了，取而代之是困惑。

“我们这是怎么了？”萨尔的语气变得平和起来，完全没了怒气，“我们为什么要为这种蠢事情争论不休？”

吉安娜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们可都是领导者啊，萨尔。”

“领导者竟然要送自己的战士上战场。”

“那个战乱的年代的确如此。”吉安娜说道，“和平时期就该换个思路了。战争中不光有日常的事务要处理，还特别劳民伤财。不过战争一结束，也只剩下琐碎的日常了。”她走向昔日的战友，把轻盈的小手搭在萨尔强壮的臂膀上，“我会查明事情真相的，萨尔。倘若我的士兵果真没有尽到身为盟友的义务，我必定严惩不贷。”

萨尔点了点头。“谢谢你，吉安娜。我为我的鲁莽向你道歉。我的人民受过太多的苦难了，我也经历过。我再也不会让他们遭到不公的对待了。”

“我也不希望。”吉安娜平静地说，“也许……”她欲言又止。

“什么？”

“也许我们应该签署一份正式的协议。你刚才说得对，我们之间能够相互信任，但是我们的人民和你的人民，他们或许做不到这一点。等哪一天我们都不在了，事情就很难说了。”

萨尔又点点头。“有时要让我们的人民记住自己已经不是奴隶了……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儿。很多时候，哪怕被奴役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他们还想着要武力反抗。我都常常被他们狂热的情绪影响。毕竟，我是在一个比燃烧军团还要邪恶的男人的抚养下长大的，我总会不由得把事情往坏处想。如果有一天我离兽人而去，那就再也没人帮他们保持理性了。所以，没准你的建议是对的。”

“让我们先解决眼前的误会，”吉安娜说道，向萨尔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然后再来商量协议的事。”

“非常感谢。”说罢，萨尔摇着头咯咯地笑起来。

“什么那么好笑？”

“你长得一点儿也不像她，但是……你刚才一笑，有那么一瞬间，让我想起了塔莉。”

吉安娜知道这个名字，塔蕾莎·福克斯顿，也就是萨尔亲切地称呼塔莉的女孩，她是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手下一名仆人的女儿，曾经协助萨尔逃脱了

布莱克摩尔的魔爪，也因此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兽人向来用歌谣记录他们的历史：Lok'amon，是记录兽人家族建立的歌谣曲牌；Lok'tra，是记录史诗战斗的曲牌；Lok'vadnod，则是讲述兽人英雄伟大功绩的曲牌。在这么多年的传唱中，只有一名人类的生平故事被写成了Lok'vadnod，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塔莉。

吉安娜微微低下头，表达了谢意，说道："你能这么说我感到很荣幸。我会派遣洛伦娜上校前往北方城堡彻查此事。一旦有新消息，我就立即通知你。"

萨尔晃了晃脑袋。"又是一个你麾下的女人。你们人类的做法有时挺令我吃惊的。"

吉安娜的语气变得冷峻，她又一次握紧手中的法杖。"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在你们的世界里男女不该平等吗？"

"当然不是。"萨尔不等吉安娜开口，就马上接着说，"我虽然不会说他们生来不平等，但我也不承认一只飞虫和一朵花是相互对等的两样东西。男人和女人的存在意义是不尽相同的。"

多亏了萨尔的偏见，吉安娜现在能把曾经对导师安东尼说的话再说一遍。那时的吉安娜还是一个年少轻狂的女孩，一心想要成为大法师的门徒，安东尼则劝阻她说："女人天生不是魔法师的材料，就像狗不可能学会写歌。"

想到这儿，吉安娜对萨尔说："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这难道不是我们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吗？毕竟，兽人并非天生就是奴隶。"她摇了摇头。"但是，很多人和你一样，对女人有着偏执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女人为了达到同样的高度，必须付出比男人多一倍的努力，而这也是我信赖洛伦娜的原因。因为她懂这个道理。"

萨尔听完这一通掷地有声的辩驳后，忍不住仰天大笑。"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你真是一个出众的女人。你又一次提醒了我，我对人类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尽管我是在人类的抚养下长大。"

"要我说，你的顽固想法就来自于把你养大的那些人。"

萨尔点点头，"很有道理。我对你的上校女士满怀期待。等调查出个结果了，我们再谈吧。"他转身走向了悬挂在半空中的绳梯。

"萨尔。"萨尔听到吉安娜喊他，回头看向了她。"我们的结盟不能失败。"

萨尔又一次点了点头，“是的，我们一定会成功的。”说罢，他爬上了绳索。

看着萨尔离去，吉安娜用魔法师才听得懂的语言默念起了咒语，然后深深吸了口气。她感觉自己的身体正被一点点地抽空，远处的山峰、悬停的飞艇、萨尔的背影以及剃刀岭的景色都开始消失，周围变得越来越模糊。转眼间，吉安娜便回到了她最熟悉的地方，位于塞拉摩最高大的城堡顶层的办公室。

大多数时间，吉安娜都在这间小屋子里处理事务，桌上地上堆满了上千册卷轴，与装饰得富丽堂皇的正殿完全不一样。吉安娜很不喜欢坐在王座上，即使每周要接待前来拜访的使臣，她最多也只是在那把令人尴尬的大椅子前踱来踱去，绝不肯坐上去。因此，她能不待在这里就尽量不待在这里。用作办公室的这些小屋子非常像老师安东尼达斯的书房，吉安娜曾经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学徒时代。她在杂乱堆放的卷轴中练习法术，没人收拾的桌子上总是一团糟。

有一样东西，是正殿里有而办公室里没有的，那就是玻璃窗。吉安娜知道，如果在房间里有一扇能看到塞拉摩全景的窗户，那自己这一天就别想再做别的事了。因为她总会为塞拉摩错落有致的建筑感到惊奇，同时对自己肩上的重任感到忧心忡忡。

传送术是一种高强度的魔法，非常费神。虽然吉安娜经过长期的训练，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可以使自己在传送之后迅速恢复行动能力，但她更愿意花一点时间休息一下。片刻之后，吉安娜喊了自己秘书的名字：“杜瑞！”

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从大门外走了进来。这间办公室有三扇门，其中两扇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一扇就是杜瑞刚刚走进来的门，另一扇连着走廊和楼梯，直通向吉安娜的卧室。第三扇门背后则是一条秘密的通道，在紧急撤离时才会用到。只有六个人知道密道的存在，而其中五个是建造这条密道的工人。

杜瑞透过一副厚底眼镜直直地瞪向吉安娜。“用不着喊，我一直就在门外面坐着呢。你与那个兽人的会面怎么样了？”

吉安娜叹了口气，这不是她第一次纠正杜瑞了。“他的名字叫萨尔。”

杜瑞不屑地挥了挥手，剧烈的动作差点儿让自己瘦小的身体失去平衡，大眼镜也从她的鼻梁上滑下来，随着她脖子上的挂绳一起左右晃荡。“我记得，那可真是一个蠢名字。我是说，兽人的名字不应该都像地狱咆哮、毁灭之锤、德雷克塔恩、伯克斯什么之类的吗？他竟然给自己起名叫萨尔？自视甚高的兽人怎么会起这么低贱的名字！”

萨尔的确比其他的兽人要优秀许多，但吉安娜不打算向杜瑞做出解释，因为已经徒劳地试过几百次了。她最后只说道：“是德雷克塔尔，不是德雷克塔恩。”

“差不到哪儿去。”杜瑞重新把眼镜推上鼻子，“兽人就该叫这样的名字，而不是什么萨尔。不说这个了，情况怎么样？”

“我们遇上了个麻烦。去把克里斯托夫叫来，然后派人去通知洛伦娜上校，让她带上一小队人前去调查北方城堡，然后向我汇报。”吉安娜在椅子上坐下，开始从桌上的卷轴堆里翻找她想要的船队出行记录。

“为什么是洛伦娜？是不是让洛萨或者皮尔斯去比较好？选一个……我说不上来，派了一个女人去？北方城堡那帮家伙可都不好对付。”

吉安娜很好奇，是不是每次提到洛伦娜的名字，杜瑞都要这样发一番牢骚。吉安娜说：“洛萨和皮尔斯两个人加起来都没有洛伦娜出色。她不会有事的。”

杜瑞噘起了嘴表示不满。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做这样的动作一点也不好看。“这样不好，女人就不该在军队里舞刀弄枪。”

吉安娜放弃了翻找资料的苦差，抬起头来看着自己的秘书。“那么说也不该管理城邦？”

“唔，这是两码事。”杜瑞结结巴巴地回答。

“有哪里不一样？”

“反正就是不一样。”

吉安娜无奈地摇了摇头。三年了，这个问题杜瑞到现在也没想通。“行啦，快把克里斯托夫叫来，再给洛伦娜送去口信，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条蜥蜴。”

“你要是把我变成了蜥蜴，那以后你就什么也找不着了。”

吉安娜绝望地把两手一摊道：“我现在就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了。那些该死的航行记录都跑到哪儿去了？”

杜瑞得意地说：“在克里斯托夫那儿。要不要让我跟他说，叫他一并带过来？”

“谢谢。”

杜瑞鞠了一躬，眼镜又从鼻梁上掉了下来。她转身走出了房间。吉安娜真想朝她的背后扔一个火球，但理性克制住了冲动。杜瑞说得没错，若没有了她，吉安娜就别想再找到文件了。

不一会儿，克里斯托夫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几个卷轴。“女士，杜瑞说您想见我。是不是您要看这些卷宗？”他晃了晃手里的卷轴。

“两者都有。辛苦你了。”她一边回答着，一边从克里斯托夫手里接过了卷轴。

克里斯托夫是吉安娜的内务总管。在吉安娜统治塞拉摩的时期里，一直是克里斯托夫帮着女士打理着一切。他在处理令人恼怒的杂事上有着极为出众的才能，这让他成了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也幸亏有了他，吉安娜才没有因为不堪忍受的压力而成天火冒三丈。在开战之前，克里斯托夫曾是大元帅加里瑟斯的书记，那时的他就已经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而蜚声联盟了。

当然，由于没有立过什么战功，他在军队里一直没得到晋升的机会。克里斯托夫身材高挑却消瘦，脆弱的身板与杜瑞有得一比，但要知道，他可比杜瑞年轻很多。一头乌黑笔直的长发披在肩上，瘦削的脸框中长着一只鹰钩鼻，克里斯托夫愁眉不展的表情里总显着一副苦闷。

吉安娜把萨尔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包括奥迦特号被袭击以及附近的人类舰船没有上前援救的情况。

克里斯托夫听罢，扬起了细细的眉毛，说道：“这个故事听起来并不那么可信。您说在距离棘齿城半里格地方发生的？”

吉安娜点点头。

“我们没有向那片海域派出过舰队，女士。”

“当时有很大的雾，没准博利克船长看到的那艘船偏离了航道。”

克里斯托夫点了点头，勉强承认了吉安娜的看法。“但是，女士，这个叫博利克的船长也许看错了也说不定。”

“不大可能。”吉安娜绕过桌子，把身体深埋进椅子里，随手把航行记录放在了桌上唯一的空余处。“要知道，兽人的视力比我们好得多，而且他们的瞭望员的眼力也必定不一般。”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兽人在撒谎的可能性。”吉安娜听了这话十分惊异，正当她想极力反驳的时候，克里斯托夫抬起了细长手指的手制止了她。“我不是在说萨尔，女士。毫无疑问，这位兽人酋长是值得尊敬的。您信任他无可厚非，但我担心的是他被他部下提供的不实信息给蒙骗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吉安娜已经猜到克里斯托夫想说什么了，但仍然想听他亲口说出来。

“就像我一直以来为了劝诫您说的那些话，女士，我们不能轻易地相信兽人。个别兽人也许的确值得信赖，但每一个兽人都能如此吗？如果我们认为所有的兽人对待我们都是真心实意的，所有的兽人都跟萨尔一样明辨事理，那我们就是十足的傻瓜。在抵御燃烧军团进攻的时候，萨尔无疑是位出色的盟友，我也由衷地赞赏他做出的伟大功绩，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往事了，是不会持久的。”克里斯托夫把自己骨瘦嶙峋的手指抵在桌子上，身体倾向吉安娜。“萨尔如今凭借一己之力压制着兽人的野性，一旦有一天他离去了，那我敢向您保证，女士，兽人到时必定原形毕露，竭尽所能地来消灭我们。”

吉安娜不由自主地扑哧一声笑了。克里斯托夫的话简直就像回放了一遍她刚刚与萨尔之间的对话，然而一位内务大臣嘴里不应该说出这么过激的言论。

克里斯托夫脸色变得有些凝重。“女士，我的话很好笑吗？”

“噢，不。我只是认为你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了。”

“但我认为您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恕我直言，塞拉摩存在的意义便是确保卡利姆多不会完全落入到兽人的魔掌中。”克里斯托夫欲言又止，显得有些不寻常。这位内务大臣说话向来直言快语，这也一直是他的性格优势。

“怎么了，克里斯托夫？”

“我们的盟友……着实令人在意。兽人会霸占整块大陆的传言……已经让许多人惴惴不安了。最近，他们的确十分安分，但或许他们正盘算其他的意图，比如……”

“难道说他们在偷偷地谋划一场突袭？”

“只要伟大的法师、燃烧军团的克星普罗德摩尔女士还掌管着卡利姆多，那和平的生活就永不会终止。可是，一旦他们认为普罗德摩尔女士再无力限制住兽人了，局势就会风云突变。您父亲的舰队在凶狠残暴的入侵者面前将会不堪一击。”

吉安娜把身子埋进椅子里。的确，她除了卡利姆多之外，几乎没怎么想过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一直以来，她都疲于应对着恶魔的侵犯和塞拉摩的建设。甚至，她父亲的鲁莽教会了她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那些没有真正与兽人并肩作战过的人依旧把兽人作为禽兽之物看待。

不过克里斯托夫肯定有更深刻的看法。“你作为我的军师，那你的建议是什么？”

“这个博利克船长很可能就是一个煽动者，想要挑起是非，让萨尔背叛你，背叛我们人类。虽然我们有北方城堡作为前沿阵地，但身居在塞拉摩城中

的我们就如同笼中困兽，若兽人想要包围我们简直易如反掌。况且，他们还有帮手，巨魔和地精肯定会选择与他们站在一边。”

吉安娜摇了摇头。克里斯托夫所预测的景象，是每一个卡利姆多人心中的噩梦。好像是从昨天开始，人类才刚刚相信这个噩梦不会真的变成现实。人类与兽人开展了秩序井然的贸易，杜隆塔尔与塞拉摩之间隔着一道天然的缓冲带——贫瘠之地，和平而宁静，两个曾经彼此仇视的种族相安无事地生活了三年。

吉安娜在想，人类与兽人是真的相互谅解、接纳了彼此，还是说眼前的这一切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等休养生息的日子一过，两个种族之间终究还是会爆发一场残酷的战争呢？

正当吉安娜冥思苦想之际，一个高个黑发的女人走了进来，棱角分明的方脸中央长着一只又尖又挺的鼻子，肩膀宽厚硬气十足。她穿着典型的军服，全身的金属铠甲外罩着一件绿色的布袍，其上印着库尔提拉斯的锚形徽记。库尔提拉斯便是普罗德摩尔家族的故乡。

黑发女人高扬起右手敬了一个礼，说：“洛伦娜上校前来报到，女士。”

吉安娜站了起来，说道：“辛苦你了，上校。稍息。杜瑞告诉你要做什么了吗？”站在洛伦娜身旁总让吉安娜觉得自己很矮，所以总是尽量挺直自己的身板，能显得高一些。

洛伦娜放下右手，双手交叉背在身后，身姿挺拔，气度不凡。“是的，女士，她都告诉我了。我们即将出发前往北方城堡，我已经派了一名信使事先去通知达文少校了。”

“不错。你们俩干得都很好。”

洛伦娜又敬了一个礼，随后迈开步子离开了。克里斯托夫在一旁保持着沉思。

吉安娜见自己的内务大臣若有所思，便开口问他：“你在想什么呢，克里斯托夫？”

“应当让洛伦娜随身带去的那一队士兵留在北方城堡，以巩固防御力量。”

吉安娜想都没想，立刻否决了：“不行。”

“可是女士……”

“兽人希望我们撤离北方城堡，克里斯托夫。虽然我不会答应这个要求，但也绝不做任何激化矛盾的举动，特别是在他们埋怨我们不援助他们抵御海盗的时候。”

“但我坚持认为……”

“好了，你现在可以离开了。”吉安娜冷冷地下了逐客令。

克里斯托夫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摊开双手深鞠一躬，说道：“是，女士。”随后径直走出了房间。

第四章

“我还是没有明白问题在哪儿，上校。”

洛伦娜站在北方城堡主楼的指挥室里，透过窗户向外眺望。

说话的是北方城堡的最高指挥官，达文少校。早在一小时前，洛伦娜和她的六人小分队就抵达了北方城堡，但始终拿他没办法。

达文身形矮胖，蓄着一脸浓厚的胡子，懒散地坐在房间中央的一把小椅子上。他告诉洛伦娜，在几天前的大雾中，的确有一艘巡逻舰在海上迷过路，没准就是兽人目击到的那艘船。

洛伦娜转过身，盛气凌人地俯视着他。达文本来就矮，更别说坐在椅子里，只好不情愿地仰着头。她开口说道：“问题就是，少校，兽人当时希望我们能帮他们一把，而不是无动于衷地袖手旁观。”

“为什么要帮？”达文一脸迷茫的表情问道。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盟友。”洛伦娜简直不敢相信这还需要解释。达文曾是一位战争英雄，他所在的部队在护送一名法师时遭遇了埋伏，结果全军覆没。达文是唯一在那场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他带回来的战报事后被证明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

但是现在，这位战争英雄漠不关心地耸了耸肩。“他们和我们一起战斗过，没错，可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上校，他们既粗鲁又野蛮。我们之所以能容忍他们完全是看在萨尔的面子上，萨尔明事理有教养，毕竟他是被人类抚养大的。但这不意味着兽人的安危就与我们有关。”

“普罗德摩尔女士不同意你的看法。”洛伦娜厉声说道，“我也不同意。”她转过身，把背冲着达文。窗户外宽广无垠的无尽之海景色壮丽，洛伦娜一点也不想看达文那张惹人嫌的臭脸。“我已经派人去请阿维纳尔船长和他的船员了。我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达文一下站了起来。“恕我直言，上校，这事儿无关‘谁的’看法。阿维纳尔船长的船迷路了，好不容易才驶回港口。就算有一艘兽人船被海盗袭击

了，好吧，不过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

“不对，事实上，那是我们的责任。”洛伦娜没有转身看他，“海盗根本不在乎他们攻击的人是谁，地精、兽人、巨魔、食人魔、精灵、矮人，还是人类，在他们眼里没有任何区别。只要棘齿城周围出现了海盗，我们就有义务把他们全部赶走。”

“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三年了，上校。”达文有点来火了，“我用不着你跟我解释什么是海盗。”

“既然这样，你应该也用不着我给你解释为什么要帮兽人消灭海盗了吧。”

一名矮个子士兵出现在门外，束手束脚地敲了敲指挥室的门，他身上的制服出奇地大，似乎是专给比他高一头的人做的。“呃，长官，有人想见您和洛伦娜上校，长官，不知道可不可以，长官？”

“是谁？”

“呃，是阿维纳尔船长，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士兵，长官。”

“那是施特罗沃，”洛伦娜说，“是我让他把船长带到这儿来的。”

达文瞪着洛伦娜。“你把我的人像犯人一样押到指挥室来究竟是什么用意？”

洛伦娜盘算着要给普罗德摩尔女士和诺里斯将军写封信，申请把达文调到厨房去。“首先，少校，在我问话阿维纳尔船长的时候你应该在场。其次，难道你平时都把犯人带到指挥室里来的吗？不应该押去囚房吗？”

达文无话可说，只好狠狠地盯着洛伦娜。

洛伦娜转过身对年轻的士兵说：“带他们进来。”

士兵一脸不快地看了看达文，看到自己的上司点了点头后，才转身退了出去。

不一会儿，小房间里走进来两个人。施特罗沃是洛伦娜见过的长相最平庸的人——中等的身高、中等的体重、中等的身材、褐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以及薄薄的胡须，他就是成年人类男性的典型模样，无论待在哪儿都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这也是他得以成为出色斥候的一个重要原因。

跟在施特罗沃身后的是一名饱经风雨的水手。他步态笨拙，险些把地板都踩塌了，脸上布满皱纹，深红色的皮肤更是长年被太阳暴晒的结果。

“阿维纳尔船长，”达文边说边走回自己的椅子，“这是洛伦娜上校，是普罗德摩尔女士从塞拉摩派来的，她想要了解海盗们为什么要袭击一艘兽人的船。”

阿维纳尔皱起了眉头。“我想这没什么好解释的，上校。”

洛伦娜瞪了达文一眼，然后看向阿维纳尔。“少校的话不太准确。事实上，我知道为什么海盗要袭击兽人的商船，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当时你们没有出手相救？”

阿维纳尔一指施特罗沃，问道：“这就是这个家伙带着人把我和船员们围住，不让我们离开的原因？”

“施特罗沃队长和他的队员只是在遵照女士的吩咐办事，船长。我也一样。”

“我还有巡逻任务在身，长官，我希望能待会儿再来解释……”

“不行，船长，请立即回答。”

阿维纳尔看向达文。只见达文耸耸肩，好像在说他也没办法。阿维纳尔扭过头，面带愠气地看着洛伦娜。“好吧，你问的那场袭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五天前。达文少校跟我说，那天早晨你们遭遇了浓雾。”

“是的。”

“那天早晨你看到过其他船吗？”

“好像是有一艘船，隐隐约约地看不清，不能确定。我们一度与他们靠得很近，据我所知，他们还吹响了雾号。”

洛伦娜点了点头，这与普罗德摩尔女士从兽人那得到的信息基本吻合。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船的轮廓。当时我甚至连自己的鼻子都看不清。上校，我出海五十年了，头一次遇见这么厚的雾。萨格拉斯没准还到我的甲板上散步了呢，只是雾太大没看见而已。说实话，我所能做的就是下令把船驶离骚乱，那些绿皮怪物的死活不应该我们来关心。”

洛伦娜盯着阿维纳尔看了好一会儿，随即叹了口气说：“很好，船长，感谢你的配合。你可以走了。”

“真是浪费时间。”阿维纳尔低声咕哝了一句，离开了。

在巡逻舰船长走远之后，施特罗沃说道：“船员们也都是这么说的，长官。”

“当然啦，”达文插嘴说，“因为这就是事实，不用动脑筋都知道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洛伦娜转身面向达文，问道：“告诉我，少校，你为什么一开始没说阿维纳尔船长遭遇了一艘船，甚至还听到了对方鸣响了号角？”

“我以为这无关紧要。”

洛伦娜决定把信改一下，让女士把达文调去洗粪坑。“判断有关无关不是你说了算的，少校。你的工作，你的义务，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

达文长吁了一口气。“你瞧，上校。你来这儿不是为了调查阿维纳尔船长有没有失职吗？事实证明他没有。一帮绿皮怪物的货物被抢走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货物没被抢走。兽人最后独自击退了海盗。”

达文听后立即跳了起来，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洛伦娜，似乎面对着的是一个疯子。“那么，恕我冒昧，长官，这样的调查究竟有什么意义？绿皮怪物们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却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人当囚犯一样审问！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根本就没错。”

对于达文的激烈言辞，洛伦娜摇了摇头，她完全不能认同。

第五章

拜洛克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竟然是握着鱼竿度过的。

乍看之下，钓鱼似乎跟兽人的生活八竿子打不着：没有对抗，无关荣誉，游离于战争之外，避免了嗜血搏斗，既不用舞刀弄枪，也不必头破血流。

其实做什么一点也不重要。拜洛克来钓鱼，只是因为他想打发时间。

在年轻的时候，拜洛克听信了古尔丹和暗影议会的惑众妖言，向往着去到一个天空湛蓝、猎物遍地、生活美好的新世界。于是，拜洛克与氏族里的其他兽人一起，加入了古尔丹的麾下，穿过了黑暗之门。可他们不知道，古尔丹早已与萨格拉斯签下了契约，暗影议会与邪恶的恶魔们沆瀣一气，前往新世界的代价是用兽人的灵魂换取的。

整整十年后，兽人才被打败。最终，有的兽人堕落成了恶魔的奴隶，昔日的恩主却是如今的仇敌；有的兽人则沦为人类的阶下囚，他们与人类交手的次数之多令恶魔都难以想象。

恶魔的魔法荼毒了拜洛克的心智，他已经记不清家乡的模样了。他更不愿意回忆自己被人类奴役的日子，暗无天日的苦力，尊严丧尽的屈辱，被恶魔摧残后仅存的一点心智也终于在无尽的奴役中变得支离破碎。

终于，萨尔出现了。

一切都改变了。伟大的杜隆坦之子，萨尔，历尽艰辛从牢笼中逃了出来，又利用学到的人类知识来对付人类，他唤醒了兽人心中早已遗忘的荣耀和高傲。如果说杜隆坦的死标志着兽人昔日荣光的终结，那么萨尔则亲手开启了一个兽人的新时代。

在萨尔率领日渐强大的兽人军队解救拜洛克的那一天，拜洛克便发誓，愿意至死效忠这位年轻的兽人酋长。

直至今日，他依旧在践行自己的誓言，即便是最强壮的人类士兵和最凶狠的恶魔卫士也没能在战场上杀死他。但是，燃烧军团的一个走卒还是在乱战中

扎瞎了拜洛克的右眼，作为代价，拜洛克砍下了对手的整颗脑袋。

战争平息之后，兽人们在杜隆塔尔定居了下来，拜洛克申请了退伍。倘若战争的号角再次响起，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重新拿起武器，义无反顾地冲在第一线，哪怕一只眼瞎了也无所畏惧。不过现在，他更希望能好好享受一下这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惬意和自由。

对所有期望解甲归田的兽人，萨尔一律欣然批准。

拜洛克无须靠捕鱼为生。杜隆塔尔有着大量肥沃的耕地。只有居住在南部沼泽的人类才不得不弃耕从渔，想着用多余的渔获来交换兽人手里吃不完的粮食。

不过，拜洛克倒希望人类一条鱼也捕不着，如果可以的话，不与人类产生来往是最好的。没错，在抵御燃烧军团的时候，兽人和人类并肩作战，但那都是迫不得已。人类是一群怪物，拜洛克绝不想与他们打交道。

所以不难想象，当这个独眼的兽人看到自己在死眼海岸的钓鱼点旁出现六个人类的时候，内心是有多么的惊讶。

要知道，拜洛克的渔点周围长满了齐腰高的水草。如果那几个人类从水草丛中经过就一定会留下足迹，毕竟这些身材纤细的生物不善于掩饰自己的行踪。尽管失去了一只眼睛使得拜洛克不能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追踪本领，但他依旧辨识得出除了自己的脚印外，水草中再没有被踩踏的痕迹了，尤其没有发现人类的足迹。此外周围也没有看到飞艇，连船都没一艘。

他们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虽然十分令人困惑，却不是拜洛克此时最关心的问题。竟然有人类站在了兽人的领地上，这才是关键。拜洛克轻轻地放下鱼竿，不露声色地解开了背在背上的连枷。这把武器是萨尔在解救他时送给他的礼物，无论拜洛克去到哪里都形影不离。

如果这几个不速之客是兽人，拜洛克一定会上前质问他们的来历，但他们是人类，情况就复杂多了，绝不能贸然地打草惊蛇。他要做的就是躲起来，查清楚他们的意图。最好的情况，他们不过是一群迷了路的傻瓜，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自己越了边界。拜洛克见多识广，他知道往往无心之错比恶意为之更加常见。

最坏的情况，他们是入侵者，正准备图谋不轨。倘若真是这样，拜洛克发誓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

在曾经被人类奴役的日子里，拜洛克学过人类的语言，因此他听得懂不速之客之间的谈话。毕竟离得远，蜷缩地躲在高草丛里的拜洛克只听清了其中的几个单词。

单词的意思听起来不太妙。有一个人说了“推翻”，另一个人提到了“萨尔”，然后是“绿皮”，这是人类侮辱兽人时才用的词。

随后，拜洛克听到了一句完整的话：“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杀光，占领整块大陆。”

有个人问了个问题，拜洛克只听清了“巨魔”。之前说话的人回答道：“我们也会把他们干掉。”

为了更清楚地观察这六个人，拜洛克轻轻地把高草拨到一边。这群人类的五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他看来，人类长得都差不多。不过眼尖的拜洛克发现，离他最近的两个人身上有着相同的图案——一把燃着火焰的利刃——其中一个是文在手臂上的文身，另一个是戴在耳朵上的耳环。

一瞬间，拜洛克感到浑身的血都凉了，他认识这个徽记。很久以前，兽人在古尔丹的蛊惑下第一次入侵这个世界，他们管自己叫火刃氏族，他们盔甲和战旗上印刻的徽记就是一把沐浴着烈焰的利刃，与拜洛克眼前这俩人身上的图案一模一样。火刃氏族曾是暗影议会麾下最疯狂最残暴的信徒。后来，火刃的残党都被消灭了，一个也没有留下。

可是如今，竟然有人类戴上了火刃氏族的标记，还气焰嚣张地喊着要杀掉萨尔。

想到这儿，拜洛克心中满腔怒火，刷的一下站起身，抡起连枷朝着人类入侵者冲了过去。虽然他身形魁梧，但步履却十分矫健，即使全力冲锋，也没发出明显的脚步声，只听得连着铁链的尖刺铁球在他头顶快速地旋转而产生的呼呼风声。

不巧的是，戴着火刃徽记的那两个人正好转过了身。拜洛克于是决定先对付离他最近的秃头男子，手一甩，铁锤直奔那人的面门而去。他从不担心武器脱手，因为没有一个人类能够举得起他的链锤，他能随时捡起就地反击。

“是兽人！”

“来得正是时候！”

“杀了他！”

由于错失了最佳的偷袭机会，拜洛克爆发出一声怒吼，震得对手心生了畏惧。趁着这个空当，他跳向了旁边满脸络腮胡的男人，举起偌大的拳头照着脑门就是狠狠一击。

秃头男子缩紧着肩膀，链锤擦着鬓角飞了过去，攻击被躲过了，这令拜洛克十分失望。只见那个男人伸出一只手想要捡起链锤，假如拜洛克有闲工夫的话，他肯定要笑破肚皮了。

但此时，他正忙着抓住其中一个人的脑袋，想要把他扔到人堆里去。这时，另一个人跳出来袭击了他的右腹。

拜洛克低声咒骂着自己失明的右眼，已然顾不上伤口的疼痛了，抬起右手全力甩了过去。

另外两个男人乘乱跳到了拜洛克的身上，一个人用拳头打他，另一个则拿短刀在砍。拜洛克抬起粗壮的大脚，一下就把一个袭击者的腿给踩断了。倒霉蛋的哀号点燃了兽人的战欲，拜洛克发起了更加凶猛的攻击。但是对方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虽然有两个人已经受了重伤，但他们仍死死扒在拜洛克身上，拜洛克感到力不从心，他没办法赤手空拳地对付六个敌人。

在意识到自己需要武器后，拜洛克深吸一口气，爆发出一声震天的怒吼，两只粗大的拳头拼命地来回挥舞。突如其来的剧烈反抗把敌人从他身上震了下来，也就在这片刻之中，拜洛克赶忙俯下身子，紧紧地抓住了链锤。

可没等他举起来，有两个敌人就冲上前狠狠地打他的头，另有一人将一把匕首刺进了他的左腿。拜洛克使劲甩起手臂，连枷在空中飞着划出一道弧线，遗憾地没有砸中任何敌人。

虽然拜洛克极不情愿这么做，但此时的他没有其他选择，他转身逃跑了。

拜洛克心如刀绞，不仅是因为匕首还扎在自己的大腿上，伤口的剧烈疼痛拖慢了他的脚步，更是因为对兽人来说，当逃兵是一件屈辱的事情。但拜洛克告诉自己，他必须去完成一件更重要的任务：人类加入的火刃氏族，他们回来了。不光是先前看到的那俩人，这些侵略者身上都带有火刃的徽记，或是一个挂坠，或是一个文身，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必须把这个消息通知萨尔。

所以拜洛克选择了逃跑。

准确地说，他在蹒跚前行，身上的伤正在一点点地抽干他的力气，甚至每一次呼吸都变成了挣扎。

但是他还在努力地逃。

恍惚之间，他感觉身后的六个人类一直在追赶他，但他不能为此分神，他必须要跑回奥格瑞玛，必须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全部告诉萨尔。哪怕受了重伤，

他迈出的步子依旧比人类的大，他一定能甩开他们的。只要跑出足够远的距离，他就能够躲进灌木丛中甩掉追兵，这片大地他比谁都了解，没人能抓住他。或许他们追他只为了想殴打一个兽人，他们很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听懂了他们的谈话，更识破了他们的身份。他们不会出了渔港还对他穷追不舍的，毕竟那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他这么期望着。

此刻，拜洛克的脑海里什么也不想。他清空了所有的杂念，一心只想着迈开脚步，伸出一条腿接着再伸出另一条腿，厚重的脚掌一次次地敲击着地面。腿上的刀刺，侧腹的瘀痕，背上的伤口，他开始渐渐失去了对疼痛的感知，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还看得见的左眼已是一片血雾，没有意识到身体透支后的疲倦正在麻木他的四肢。

他仍在逃。

一个踉跄，他的左腿已无力再抬起，而右腿向前一迈失去了平衡，最终整个身子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泥土夹杂着草根无情地灌进了他的鼻子、嘴巴和眼睛里。

“必须……起……来……”

“你哪儿也跑不掉的，怪物。”拜洛克听到了说话声，又听到了人类的脚步声，随即背上传来一阵重压，两个人类死死地将他按在地上。“你给我听着，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兽人不属于这个世界，活该被我们斩尽杀绝。懂吗？”

拜洛克挣扎着用尽全力抬起了头，看到两个人类站在面前。他朝他们啐了一口。

这些人类放肆地大笑起来。“动手吧，小伙子们！Galtak Ered’nash！（火刃万岁！）”

其余五个人大声附和道：“Galtak Ered’nash！”

接着，他们便凶残地殴打起兽人来。

第六章

在讯问完达文和阿维纳尔的一小时后，洛伦娜上校在北方城堡外的一片空地上集合了自己的小分队。凸起的岩石和茂盛的树木星罗棋布，低矮的灌木从高低不平的地面下钻出来。骄阳似火，广袤的大地和生机勃勃的植物上披着一层明亮的外衣，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烁烁放光。士兵们身着铠甲沐浴在阳光中，暖意缓缓漫过全身。

小分队的队员大都是洛伦娜看着花名册随机挑选的，只有两个人例外——施特罗沃和杰鲁德。尽管年纪轻轻，施特罗沃已经是洛伦娜手下最信得过的士兵了，他尽忠职守，总能出色地按命令行事，如遇突发事件还懂得随机应变。他跟人从不会跟丢，同时也不会让他的猎物察觉到他的存在。

而杰鲁德的个性则完全不同。杰鲁德的年纪很大，在大家对兽人一无所知的时候，兽人就已经是他的手下败将了。有传言说他曾经训练过普罗德摩尔上将，洛伦娜对此则保持怀疑。不管怎样，杰鲁德什么都见过，也什么都经历过，似乎他生来就是为了讲述自己的离奇冒险故事。

施特罗沃率先开口了：“就像我在指挥室里说的，长官，船员们基本都证实了阿维纳尔船长的说法。当时他们什么都看不清，我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看到了奥迦特号或者海盗。”

“就算他们看到了，”另一名叫保罗的老兵补充说道，“这群胆小的家伙也帮不上什么忙。那些被我讯问的船员，谈及大雾时都是一副惊恐不已的表情。”

多年前在艾泽拉斯舰队里服役过的马尔点了点头：“这不能怪他们。在海上遭遇大雾的时候，根本判断不了方向。通常最好的办法就是抛下铁锚，等雾散了再走。说实话，他们没有选择这么做，令我很惊讶。”

“那又怎么样？”

说话的是杰鲁德。洛伦娜皱了皱眉。“你的意思是……”

“那些兽人摧毁普罗德摩尔上将的舰队！他们杀掉了我们最伟大的领袖甚至眼都不眨一下！如果阿维纳尔的船是由我指挥的话，我一定帮海盗打兽人！

真令人羞愧，普罗德摩尔女士竟然与兽人同流合污，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父亲。而现在她不许我们灭了那帮怪物，反而要我们在这儿徒劳浪费时间，简直不可忍受！”

听到这些话，在场的人都不安地挪了挪脚。

这时，洛伦娜一下子抽出宝剑，直接抵在杰鲁德的脖子上。这个老兵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堆满皱纹的脸上惊恐地睁着两只蓝眼睛。

洛伦娜操着低沉而不容置疑的口吻，发话说：“不许再在我的面前说普罗德摩尔女士的坏话，中士。我不管谁替你撑腰，也不管你杀了多少只巨魔和恶魔。你要是胆敢对普罗德摩尔女士不敬，我定会毫不留情地把你开膛破肚，切成一块一块地扔去喂狗。听懂了吗？”

施特罗沃快步上前。“我相信中士没有任何想要冒犯普罗德摩尔女士的意思，长官。”

“是的是的，我没有。”杰鲁德的声音颤抖不止，“我向来十分尊重女士的，长官，您知道，我只是……”

“只是什么？”

杰鲁德咽了口唾沫，他的喉结蠕动时触到了洛伦娜的锋利剑刃。“我只想说那些兽人不值得信任。”

杰鲁德当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但洛伦娜还是落下了手里的剑。早在阿尔萨斯离开联盟之前，杰鲁德就已经开始为军队效力了。这几十年的服役，的确使得他有资格发发心中的牢骚，但刚刚那番话实在有些过分，不像是从一个多年来忠心侍奉普罗德摩尔女士的老兵嘴里说出的。倘若换作是别人，洛伦娜早就将其大卸八块了，压根儿不会给予辩解的机会。

洛伦娜插剑入鞘，而后命令道：“向码头前进！我们返程的路还长着呢。”

话音刚落，他们便向停靠在港口的运输船走去。一路之上，洛伦娜不住地思索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她的青春是在军队里度过的，直到现在仍在服役。洛伦娜是家中十个孩子里年纪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像父亲和哥哥们那样，她一直希望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为此，她曾努力地相信自己是个男孩，直到十三岁的夏天身体上的变化才迫使她认清了现实。但后天的勤奋令洛伦娜的剑术与盾术精湛过人，以至于她的父亲做出让步，最终同意送她进入库尔提拉斯护卫队效力。多年以来，她的军衔一升再升，最终，凭借对抗燃烧军团时的出色表现，她被普罗德摩尔女士亲自选中，官居上校。

这些年来，洛伦娜对自己的直觉深信不疑，那是一名出身于军人世家的军人所特有的直觉，正因如此，她感觉事情绝不仅是军舰没看到货船、货船被海盗袭击这么简单。从她抵达北方城堡的那一刻起，心底的怀疑从未停止过，杰鲁德的话更加重了她的疑虑。

洛伦娜尚不清楚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但她肯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小分队即将穿过空地。一路上，施特罗沃列兵的视线没有离开过杰鲁德中士，他不清楚这个饱经沧桑的老兵到底中了什么邪。施特罗沃心中困惑不已，他很不喜欢这感觉。

杰鲁德讨厌兽人，这可以理解，毕竟历史教训摆在那儿。施特罗沃认为兽人其实是受恶魔毒害的牺牲品，就像麦迪文一样，遭到记恨是无可厚非的。虽然现在人们把麦迪文奉若英雄，全然不介意他曾与恶魔有过瓜葛。不管怎样，仇恨兽人的想法在施特罗沃看来还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为什么要对普罗德摩尔女士妄加指责呢？只有燃烧军团和他们的走狗死忠才会不喜欢她。

杰鲁德以前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施特罗沃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心智错乱了。偏执己见本没有错，毕竟再优秀的人也会犯糊涂，但这种消极情绪会波及队友，令军心涣散。在新兵训练的时候，长官总是告诫他们要无条件地信任自己的战友，可是施特罗沃觉得，此时的杰鲁德不值得他信赖。

所以施特罗沃死死地盯着杰鲁德的一举一动，生怕漏过任何蛛丝马迹，以至于他没能更早地发现四周潜伏的危机。在北方城堡的外围有一圈大石头和树木组成的天然护栏，将几座仓库围在了里面。当小分队快要抵达圆形空地的边缘时，施特罗沃猛然发现在石块、树干以及仓库墙后面隐藏着四个鬼鬼祟祟披着斗篷的身影。尽管他们乔装潜伏隐蔽得极好，但施特罗沃的锐利眼神更胜一筹，率先将伪装识破了。

“有埋伏！”

一听到施特罗沃的警告，小队七人连忙抽出佩剑，立即摆出了应敌的姿势。就在同时，包括之前发现的四个，一共有七个黑影从隐蔽处一跃而出。

这些不速之客身材魁梧，尽管身上的斗篷遮挡住了关键的身体特征，但依然无法掩饰住他们是兽人的事实。

在施特罗沃闪身躲避劈头而来的木棍时，无意间注意到：在敌人斗篷的胸口处印着一个特别的图案，那是一把燃着烈焰的长剑。施特罗沃见过这个徽记，但此刻的他全然顾不上回忆，因为面前的兽人正使出浑身解数想要置他于死地。

兽人接着又挥舞了三次木棍，每一次施特罗沃都灵巧地躲开了，第三次攻击袭来时，他看准时机，站稳之后一脚踢在了兽人的肚子上。兽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击打了一个踉跄，施特罗沃随即提剑猛刺，但是兽人还是用木棍挡住了来势汹汹的进攻。

利用兽人减弱攻势的空当，施特罗沃顺势占据了主动权。他又劈又刺，变换着各种方向不停地向对手发动攻击，想着抓住机会将其一击致命。但是兽人明显受到过良好的训练，表现出惊人的反应速度，总能对施特罗沃的攻击做出精准的预判。施特罗沃知道，许多士兵总是过度地依赖武器作战，相比之下自己则善于拳脚并用。

施特罗沃多次有意地攻击兽人的下半身段，为的是让对手疲于防御，以获得劈刺头部的可乘之机。可兽人似乎看穿了施特罗沃的意图，只用一只手握住木棍，另一只手则谨慎地护着脸。

冷不防地，施特罗沃狠狠地踢了一下兽人的腿。

虽然不足以踢断骨头，但对手因为这突然袭击失去了平衡，双手不由自主地在空中惊慌乱舞。施特罗沃等来了期待已久的机会，手中的利剑直奔敌人的胸口而去。

与他所预料的一样，长剑轻易地洞穿了斗篷，剑身的一大半都插进了进去，可是剑刃没有传来任何刺入血肉身躯的感觉，而且拔出剑时却比想象的要费劲。这时施特罗沃才惊奇地发现，剑刃上居然一点血迹都没有。

正中靶心的一击竟然没能造成伤害，施特罗沃紧咬牙关，努力地不让自己因这诡异的状况而分心，面前的兽人又重新站稳了脚跟。

他深吸一口气，勇敢地向前迈了一步，心有信念绝不言弃。施特罗沃挥剑砍向兽人的脖子，被挡住之后，再发力砍向腹部，然后是大腿。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令他的手在空中只留下模糊的残影，他的对手疲于招架连连后退，眼看着就要被这暴风雨般的进攻逼上绝路了。

就在这时，一把长剑从天而降，准确无误地劈中了兽人的头。头罩一下子被剑刃撕成了两半，斗篷之中露出一张穷凶极恶的男性兽人的脸，在他的左侧獠牙上鲜明地刻着一把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利刃。

飞来的长剑毫无疑问是洛伦娜上校的。施特罗沃相信，她已经将自己的敌人摆平了。

那个兽人急忙用兽人语大声喊着撤退，紧接着其余的兽人一起喊了一声："Galtak Ered'nash！（火刃万岁！）"施特罗沃懂得许多门语言，无论是兽

人语、巨魔语、地精语还是矮人语，甚至连精灵族的方言他都十分了解。但是他却听不懂这句话。

敌人逃跑了。施特罗沃转身看到伊恩和马尔躺在了地上。伊恩的喉咙被开了个大口，已经停止了呼吸，而马尔尚且性命无忧，只是一条腿受了伤。包括施特罗沃、洛伦娜、杰鲁德、保罗和克莱尔在内的其余五人，均无明显大碍。空地之中躺着一个兽人，他的同伴们则纷纷败逃，其中有两个兽人更是浑身血迹。

“施特罗沃，克莱尔，快追！”洛伦娜一边下令一边跑向倒地的马尔。

克莱尔是小队之中最为勇猛的战士。在沿着兽人们逃跑的方向追击的时候，施特罗沃注意到克莱尔的剑上沾满了兽人的鲜血，便问：“你能对他们造成伤害？”

克莱尔点了点头，回答道：“必须刺中他们的头或者脖子才行，他们的身子仿佛是由烟雾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组成的。”

敌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穿过了一堵茂密柳枝长成的墙，施特罗沃和克莱尔紧跑两步跟了上去，用手扒开，定睛观瞧……

踪影全无。兽人们似乎瞬间消失了，连那两条斑驳的血迹也不见了。眼前是一片将近半里格的大空场，没什么遮挡，兽人们是绝对不可能跑得出视野范围的。

施特罗沃停下脚步，抽着鼻子闻了闻。“是不是有股怪味儿？”

克莱尔摇了摇头。

“是硫黄，还混有香料的味道……唔，我觉得是麝香草。”

克莱尔有些困惑，问道：“那能说明什么？”

“是魔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剑砍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

克莱尔听罢，眼中怒露凶光。“难道是恶魔？”

“但愿不是。”施特罗沃不寒而栗。克莱尔还是个小伙子，刚刚入伍不久，没有参加过与燃烧军团的战斗。他那种渴望战斗的欲望只有从未跟恶魔交过手的人才会有。

施特罗沃调头穿过林地，朝洛伦娜及队友们的方向跑去，克莱尔紧随其后。

洛伦娜上校正跪在马尔身边，一旁的保罗正忙着包扎伤口。当她看到施特罗沃和克莱尔回来后，便站起身情绪激动地问道：“情况怎么样了？”

“他们消失了，长官，甚至连地上的血迹都不见了。而且我闻到了魔法残留下的臭味。”

洛伦娜啐了一口：“该死！”她从紧咬的牙关中吐出一口气，指着地上的斗篷说：“不管那些逃走的了，至少这个跑不掉。”

施特罗沃靠近几步，看到斗篷毫无生气地平铺在地面上，他用自己的长剑将斗篷挑开，只见地上留下一大片灰。他扭头看向自己的长官。

“是魔法，无疑了。”洛伦娜点着头说道。

“长官，我好像在哪儿瞧见过……”施特罗沃搜肠刮肚，突然灵光一现，他想起了最近一次和自己弟弟的无意闲聊。“没错！”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上次我回家探亲，我的哥哥曼纽尔曾跟我提到过一个叫火刃的组织。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恶魔克星酒吧为这个组织招募成员，他们说任何对时局不满的人都可以加入，至于理由和原因则都没有明说。”

杰鲁德哼了一声，说道：“难道就不能有人抱怨一下现状吗？难道他们聚在一起聊个天也需要理由？”

这反常的表态令施特罗沃疑窦丛生，转念想起杰鲁德之前说过的话，施特罗沃没有搭茬儿，而是继续向洛伦娜汇报：“长官，与我交手的那个兽人的獠牙上，刻着一把燃着火焰的剑。”

“不是剑，那是一把火刃。”洛伦娜摇摇头说道，“虽然我的对手现在变成了一地灰烬，但我当时注意到他的鼻环上也印着你说的那个图案。”

克莱尔立刻举起一只手。“长官，我可以插一句吗？”洛伦娜点头表示了允许。“和我搏斗的兽人也跟施特罗沃说的一样，在獠牙上也有这个印记。”

“该死！”洛伦娜扭头看向站在马尔旁边的保罗，问道：“他的情况怎么样？”

“需要找个牧师帮忙，不过这得等我们回到塞拉摩再说。”他瞟了一眼耸立在远处的北方城堡，“我不相信这里的任何一个医生。”

马尔痛苦地双唇紧闭，从齿间挤出一句话来：“我能坚持，长官。”

“那好吧。”洛伦娜把血迹斑斑的剑直接插回了剑鞘。施特罗沃心想，待会儿上了船，上校肯定会立即把剑擦干净的。接着，洛伦娜带着小队向码头走去。“都到船上去！等上了船，把我的威士忌拿出来给马尔喝一点，缓解一下疼痛。”

马尔苦笑了一声说：“上校真是慷慨大方。”

洛伦娜回以一个不露声色的微笑。“没有那么慷慨，最多给你一小杯。那玩意儿可是很贵的。”

保罗示意克莱尔帮他一把。两人一人站一侧，齐力抬着马尔，一边固定住他那只受伤的腿，一边朝着码头的方向慢慢走去。施特罗沃则将伊恩血淋淋的尸体扛在了肩上。

一路之上，洛伦娜对施特罗沃低声地说：“列兵，在我们回到塞拉摩之后，我要你好好地去找你哥哥谈一谈。我需要彻底搞清楚这个叫火刃的组织到底有什么企图。”

“遵命！长官。”

第七章

这是一间四壁由石砖砌成的房间，不时会泛起阵阵凉意，部落大酋长萨尔的王座就被放置在这里。兽人对寒冷很敏感，阴冷的房间会令他们很不舒服。不过这是萨尔有意为之。他发现维护酋长威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会见下属的时候营造出压抑不安的气氛。所以为了建造这座王室，萨尔选用了厚实的石块，也没有设计窗户，墙上照明用的火把一律换成挂灯，只为能够突出寒冷的感觉。

其实，屋子的冷并非十分不可忍受。萨尔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让来拜见自己的部下遭罪，而只是施加一种威严的紧张感。部落能有今天的成功，完全得益于萨尔的艰苦拼搏，他深知其来之不易，更懂得居安思危。所以他总是竭力维护着自己酋长的形象，哪怕建造王座室这样的小事也愿亲力亲为。

此刻，他正在会见卡尔萨和伯克斯，一位萨满祭司和一名强壮的战士。两人都站立在他面前，自己则坐在王座中，王座上的每一块兽皮都是萨尔从亲手猎杀的猛兽身上剥下来的。

“人类还占据着北方城堡。最听我们听说，一艘载着人类大兵的舰船抵达了北方城堡，很有可能他们在加强防御工事。”

“应该不是。”萨尔把身子靠在椅子上，“普罗德摩尔女士只是派了一些人去核实博利克船长的话罢了。”

伯克斯逼上前来：“他们难道认为我们的战士会说谎？”

卡尔萨在一旁发出了嘶哑的笑声，“伯克斯，我敢说，他们就像你不相信他们一样不相信我们。”他的脸上皱纹堆累，绿色皮肤由于上了年纪而变得苍白。

“人类都是一群懦弱而卑劣的家伙。”伯克斯轻蔑地说道。

“塞拉摩的人类可不一样。”萨尔把身子往前一靠，“我不希望再听到有人说他们的坏话。”

伯克斯使劲地跺了跺脚。萨尔忍着没有笑话他。这个动作总让他回忆起人类小孩发脾气时的模样，不过在兽人眼里，这只是众多发泄不满情绪的其中一种方式而已。尽管已经成为部落的酋长了，但萨尔仍需要时不时地提醒自己童年并不是在这儿度过的。

“萨尔，这是我们的领地！我们的！人类没有资格霸占我们的土地。让他们滚到无尽之海那头去，哪儿来回哪儿去。让我们重新回到恶魔入侵前的生活，没有腐化与恶臭，更没有令人生厌的人类。”

萨尔无奈地摇摇头，他本以为这种想法两年前就该消失了。“人类只生活在卡利姆多环境最艰苦的尘泥沼泽一带，而且面积也非常小，其他的土地基本上都让给我们了。吉安娜的人民……”

“吉安娜？”伯克斯冷笑了一声。

萨尔立即站了起来。“注意你的态度，伯克斯。吉安娜，也就是普罗德摩尔女士，她值得我尊重。而你，则越来越令我失望了。”

伯克斯有些退缩。“向您道歉，酋长。我想说的是，您是被人类抚养大的，我担心这会误导您的判断，而看不清摆在眼前的事实。”

“我清楚得很，伯克斯。你可别忘了，是我把兽人从恶魔的诅咒中解放出来的，也是我带领着兽人挣脱了人类的奴役，让他们看清了自己是谁。别自以为是地教训我，我……”

这时，一个年轻的兽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出现了雷霆蜥蜴！”

萨尔眨了眨眼。这很反常，雷霆蜥蜴的栖息地雷霆山离这里非常远，一旦它们闯入了奥格瑞玛，那势必要造成大混乱。

“在哪里？”伯克斯立刻问道。

“很显然并不在跟前。”卡尔萨不紧不慢地说，“否则来报信的不可能只是一个毛头小子。”

这名年轻的兽人戴着一个闪电形状的鼻环，说明他的确是一名信使。他肯定是从雷霆山赶来向萨尔报信的。“快说。”萨尔对年轻兽人命令道。

“我是从枯水谷赶过来的，酋长。那些雷霆蜥蜴，他们翻过了山脊，全都跑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伯克斯反问道。

萨尔瞪了他一眼。“让他讲完，我们得知道详情。”随后他面向信使说：“接着说。”

“今天早些时候，一个叫塔克的农夫听到屋外一阵喧哗，发现竟然是雷霆蜥蜴。他和他的儿子在它们踩坏农田之前把它们赶走了。之前从没听说过雷霆蜥蜴会越过山脉，所以他们两人又叫上了另外一对农夫父子，打算去山里看个究竟。”

萨尔点了点头。雷霆山被一片茂密的森林包围着，而且每一棵大树的树干都被削得锐利无比，雷霆蜥蜴是不可能跑得出来的。尽管兽人可以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穿过林子，但这些庞然巨兽可做不到。

“等到了那里一看，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本用作屏障的树林被夷为平地了，就剩光秃秃的一片。雷霆蜥蜴可以从那个缺口里大摇大摆地爬过来。现在，农夫们都非常担心自己的农田会遭殃。”

萨尔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夷为平地？怎么个夷为平地？”

“那些树，全部都被砍掉了。树桩离地面不过手掌那么宽。”

伯克斯问道：“那些砍下的树到哪儿去了？”

年轻的信使耸了耸肩。“不知道。周围没有看到倒下的树，只有树桩。”

萨尔不可思议地摇摇头，而后问道：“这怎么可能呢？”

“酋长，别再想可能不可能了，”信使赶忙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干得很好。”萨尔对年轻兽人敬了个礼，“去拿点吃的吧。等你吃饱喝足了，我们还有其他问题要问你。”

年轻的信使点了点头说：“谢谢您，酋长。”随后便跑开了。

“一定是人类干的。”信使刚刚离开，伯克斯就愤愤地说道，“想都不用想。他们觊觎雷霆山的木材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也不会有哪个兽人闲得没事糟蹋自己的家园。”

虽然萨尔不情愿这么想，可伯克斯说得没错，杜隆塔尔的兽人可做不出这样的事。“想要把这么多木头从雷霆山运到海边，同时还要掩人耳目，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无论是走陆路，还是乘坐飞艇，一定会被人看见的。”

“还有另一种可能。”卡尔萨在一旁说道。

萨尔长叹一口气，再次摇了摇头。“是魔法。”

“没错，一定是用了魔法。”伯克斯接着说，“而全塞拉摩最强大的法师只可能是您的挚友普罗德摩尔女士——吉安娜本人。”

“不会是普罗德摩尔女士，”卡尔萨反驳说，“如此这般亵渎土地是要受到谴责的——既有可能是人类干的，也有可能不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伯克斯愤怒地问。

“你又来了，”萨尔说罢笑了起来，“每次说话都跟猜谜语一样。”

“有强大的黑暗势力在作祟，萨尔。”卡尔萨说道，“会用强大的魔法。”

伯克斯再次跺了一下脚。“普罗德摩尔就十分擅长强大的魔法。人类有无数个理由想要霸占那些树。他们既可以用来加固他们的舰船，以便威胁我们的货船，又可以顺势把雷霆蜥蜴从山上放出来，摧毁我们的农田。”伯克斯直接走到萨尔的王座前，把脸凑了上去，两个人的獠牙几乎就要挨在一起了。“全都说得通，酋长。您肯定也明白。”

萨尔压低了声音，不容置疑地说：“伯克斯，我所明白的是，普罗德摩尔女士为了阻止战争，不惜牺牲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她根本没有理由违背杜隆塔尔与塞拉摩之间的盟约。你难道真的相信，为了区区一些木头她就会背叛我们吗？”

伯克斯扭身走到一旁，双手往空中一甩：“谁知道人类是怎么想的？”

“我知道。你之前说得没错，伯克斯，我是被人类抚养大的，人性的好与坏我都亲眼见过。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的确有卑鄙无耻的人做得出这样的事，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绝不会在其中。”

伯克斯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挑衅地说道：“可是除了她，卡利姆多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类法师了。不是她又会是谁呢，酋长？”

“我不知道。”萨尔笑了笑，“当年布莱克摩尔教育我的时候，他让我读了许多有关哲学和科学的书。比起那些生硬的知识，我更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所有的真理与智慧都起源于‘我不知道’这四个字。一个人若是不敢承认自己的无知，那他将一事无成。我很庆幸自己懂得如何学习，伯克斯。”他又站起了身，“立即派人前往枯水谷。想办法把雷霆蜥蜴都关起来，尽可能地帮助当地的农夫控制好事态。”然后，他转身看向卡尔萨，“把我的符文石拿来，我需要与普罗德摩尔女士谈谈。”

“我们应该马上采取行动！”伯克斯急得连连跺脚，卡尔萨则不慌不忙地走出房间，执行萨尔的吩咐去了。“而不是只顾着耍嘴皮子！”

“沟通是学习的第二步，伯克斯，我得知道这事儿究竟是谁干的。快去吧，执行我的命令。”

伯克斯张口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萨尔打断了他。

“这里没你的事了，伯克斯！我已经清楚你的意思了！但是现在，枯水谷正急需我们的援助。趁我们的农场还没有被完全毁掉之前，赶快照我说的去做。”

“遵命，酋长。”伯克斯回应道。说罢敬了一个礼，转身离开了。

萨尔希望自己如此信任吉安娜是值得的，打心底他也没有动摇过。可是倘若不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偷走了他们的树木，放跑了雷霆蜥蜴——那会是谁干的呢？

第八章

洛伦娜被杜瑞领进了普罗德摩尔女士的办公室，却发现四下空无一人。

她转身面向这个替女士处理事务的老女人，自己比对方整整高出一个头，她问道：“女士去哪儿了？”

“别着急，她快回来了。一小时前，她动身去见兽人酋长了，现在应该马上就回来了。”

洛伦娜眉头一皱：“她去见萨尔了？”

杜瑞用手捂住了嘴：“噢，亲爱的，我不该说出来的。你就当我没说，行吗，亲爱的？”

洛伦娜没回答，而是做出了一个暴怒的表情，希望把面前这个老女人给赶出去。

的确管用，杜瑞飞似的跑出了办公室，连眼镜从鼻子上掉下来也没顾得上扶。

不一会儿，克里斯托夫走了进来。“上校，杜瑞说你有事禀报。”

洛伦娜看了一眼内务总管。跟那个老女人一样，这个克里斯托夫也是一个讨厌鬼，但又不能缺了他，毕竟一个国家光有士兵可不行。她的父亲与哥哥们教给自己的第一堂课，就是面对文官书记的时候也要保持良好的态度。他们懂得如何让庞大的行政机构运转起来，而非仅仅是顶着官职的摆设。

洛伦娜实在无法忍受杜瑞的聒噪，不乐意遵从父亲的教诲给她好脸色看。但是克里斯托夫不一样，他是女士的左膀右臂，不得草率对待。想到这，洛伦娜压抑住自己内心的厌恶，勉强地挤出一个微笑。

“是的，我有事向女士禀报，不过要等她回来。”

克里斯托夫也笑了笑。这是洛伦娜所见过的最虚情假意的微笑了，即使是库尔提拉斯卫队里最有城府的家伙，也比他的笑容真诚。“你可以向我汇报，我保证完整传达给女士。”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大人，我还是等她回来亲口告诉她。”

“女士外出办理公务去了，”克里斯托夫有些不耐烦地说，“一时半会儿恐怕回不来。”

洛伦娜还给内务总管一个同样虚伪的微笑。“女士法力精湛，一旦她办完事一瞬间就能回来，况且她更希望我亲自向她汇报。”

“上校，我是说……”

没等克里斯托夫说完，屋内突然迸现一道闪光，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光晕中现出了普罗德摩尔女士的身影。

女士的样貌算不得出众，洛伦娜一直这么认为。但是她也知道，一位法师的实力绝不可用相貌来衡量。多年以来，洛伦娜一直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人——剪短头发、不露小腿、穿束胸内衣，但无论她怎么变装，她总也躲不掉被人以有色眼光看待的命运。有时候，洛伦娜想不明白，为什么眼前这位身材矮小、皮肤苍白、拥有一头金色长发和深蓝眼眸的女人，可以轻易地令所有人向她俯首称臣。

洛伦娜自认为，这与女士举手投足间的气质不无关系。不管是什么场合，不管面对什么人群，吉安娜永远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形象，即便身材矮小也无妨。她的衣服总是洁白无瑕：纯白的靴子，纯白的马裤，纯白的斗篷。对士兵来说，一年之中花一个星期打磨自己的盔甲免于发暗都是个辛苦活儿，而且往往效果不尽人意；更不用说，普罗德摩尔女士的衣服无时无刻不亮白如新。

洛伦娜想，这也许就是成为一名强大法师的好处。

“上校，你已经回来了。”普罗德摩尔女士自然地说，似乎她一直待在这屋子里哪儿也没去。“跟我说说情况。”

洛伦娜简练明了地向女士汇报了小队一行人在北方城堡的遭遇，当然，内务总管也在一旁听着。

克里斯托夫努着薄嘴唇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火刃。”

“我听说过。”女士摘下斗篷的兜帽，露出了蓬松的金色卷发，她坐进了椅子里，用一只手指撑着下巴。“是有一个兽人氏族叫这个名字，但应该都被消灭了才对。我曾听精英卫队的人无意间提起过他们。”

洛伦娜心中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施特罗沃这样的下等士兵听说过也就罢了，倘若女士的贴身护卫团也受到了这个组织的妖言侵扰，那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袭击我们的都是兽人，女士，我亲眼所见。”

“或者装扮成了兽人的模样。”普罗德摩尔女士说道，“他们竟然会用魔法，这相当棘手。换句话说，他们一定做了伪装，掩盖了自己的身份。毕竟，兽人无缘无故地攻击人类士兵，这样的事端极其容易动摇我们与兽人的同盟关系。”

“也有可能是这样，”克里斯托夫接着说，“他们不过是一些反对结盟的兽人，借用了一个灭绝已久的氏族的旗号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洛伦娜听罢摇了摇头。“如果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在恶魔克星酒吧招募人类，施特罗沃的弟弟亲眼所见。”

吉安娜点点头，随即陷入了沉思，一时间忘记了房间里还站着其他人。洛伦娜这辈子认识的法师不多，但他们好像都十分容易神游天外。

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法师需要当头一棒才能回过神来，普罗德摩尔女士往往自己就能清醒过来。思考一结束，吉安娜便站了起来。“上校，我希望你去调查一下这个火刃组织。我们必须摸清他们的底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尤其查清楚他们是否懂得用魔法。如果他们是一个兽人氏族，为什么他们还要招募人类？把这一切都调查透彻，洛伦娜，我手下的人随你调用，只管说就是了。”

洛伦娜高挺着胸膛，敬了一个礼。“遵命，女士。”

“克里斯托夫，我恐怕马上又得走了。雷霆蜥蜴从雷霆山上跑了出来，对枯水谷造成了大威胁。”

这位内务总管皱着眉说道：“我看不出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一片原本阻挡雷霆蜥蜴下山的树林，莫名其妙地被人砍掉了。兽人平白无故遭了罪。”

“您怎么确信不是兽人自己干的呢？”克里斯托夫的声音中透露着不信任。

洛伦娜觉得这简直就是个蠢问题。“当然不可能是兽人干的！”在意识到自己情绪激动地抢了话之后，她连忙看向吉安娜，“抱歉，我失礼了，女士。”

吉安娜则面带微笑，说道：“但讲无妨，让我听听你的看法。”

洛伦娜转过头看着克里斯托夫，说：“兽人们崇拜土地，甚至近乎一种狂热的信仰。哪怕是在被燃烧军团控制的时候，他们也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普罗德摩尔女士听罢，扑哧一乐，说道："反观我们人类，反倒更热衷于破坏自然。总之，上校说得很有道理。兽人们没有理由这么做，更不会主动去招引雷霆蜥蜴入侵自己的家园。究竟是谁干的呢？巨魔已经投靠了萨尔的部族，而地精则一直保持着中立，剩下就是我们了，杜隆塔尔的盟友。"吉安娜无奈地叹了口气，"另外，那些树都不是被砍倒的，而是被悄无声息偷走的。没有人看到运输船，也没看到飞艇。这只有魔法才可能做得到。"

洛伦娜知道这不是个好消息，便问道："女士，您是不是认为火刃组织与这件事有关？"

"上校，在听完你的汇报之后，我倾向于这么认为，所以才想让你去深入调查一下。"

克里斯托夫盘起纤细的双臂，抱在瘦弱的胸前。"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着急离开塞拉摩。"

"我向萨尔许诺过要亲自调查这件事。"吉安娜苦笑了一下，"现在我可是头号嫌疑人，谁让我有能力把整片树林传送到卡利姆多的任何一个角落呢？想要自证清白，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罪魁祸首。"

"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克里斯托夫瓮声瓮气地说。

普罗德摩尔女士绕到桌子的外侧，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大管家。"还有一个理由。极有可能，有另外的魔法师在其中作梗，而且法力不容小觑。倘若真有人在卡利姆多这样滥用魔法，我必须把他揪出来，在我眼皮底下犯事我竟然不知道。"

"如果真的有人用了魔法……"克里斯托夫那阴阳怪气的语调令洛伦娜忍不住想抽他一耳光。克里斯托夫最终长叹了一口气，把双臂放下了下来，说道："的确可以算是一个合理的担忧。多少还是需要做一点调查。我收回我的反对意见。"

吉安娜随即冷淡地说："我很高兴你同意了我的看法，克里斯托夫。"她走回自己的桌子，在一堆卷轴中翻找着什么。"我一早就出发。克里斯托夫，我不知道我需要去多久，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命你全权负责。大小事务你都可以用我的名义处理，直到我回来为止。"随后她转身面向洛伦娜说，"也预祝你顺利，上校。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洛伦娜敬了个礼，转身便迈步离开。当她走出了房间，她听到克里斯托夫开口想说什么，但被女士硬生生打断了。"我说了，你可以离开了，总管先生。"

"是，遵命，女士。"

听到这位大管家闷闷不乐的声音从房间里传来，洛伦娜忍不住暗暗发笑。

有许多次，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真希望自己是错的。

犯错从不会令吉安娜心情沮丧，这还得感谢安东尼达斯对她的严苛要求。在她还是一个学徒的时候，她的导师就不厌其烦地告诫她，魔法师会犯的最糟糕的错误也是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自以为是。“当你发现只要动动手指就能随心施放强大魔法的时候，你会轻易地变得忘乎所以。”安东尼达斯慢条斯理地说着，“有许多法师做不到自律。这也正是我们不招人待见的原因之一。”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老法师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您与他们都不同，对吗？”吉安娜问道。

“话不绝对，”老法师回答道，“克服心魔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正视自己的缺陷，并努力加以改正。”随后，她的导师跟她讲起了魔法师的历史，讲到了艾格文与麦迪文，讲述了两位提瑞斯法的守护者如何因为内心的骄纵而失足成恨。多年之后，麦迪文成了吉安娜的坚实盟友，至少他的努力救赎了他自己。然而他的母亲，艾格文，则没那么幸运了。身为第一位女性守护者，艾格文一直是吉安娜心中的偶像，她一生中唯一犯下的错误，就是自大地认为萨格拉斯已经被她打败了。事实上，她只摧毁了他的肉身，邪恶的原念早已入侵了她的灵魂，蛰伏了数百年之久，直到麦迪文的降生，萨格拉斯的灵魂才转而附着在了新生儿身上。麦迪文于是变成了萨格拉斯摧毁艾泽拉斯的牺牲品。黑暗之门开启、兽人铁骑入侵，所有的这一切归根究底，全是因为艾格文的盲目自信，认为自己能独自消灭萨格拉斯。

吉安娜一直将导师的教诲牢记于心，从不对看似确凿的事情妄下判断。她依然十分崇拜艾格文，晚年的过错在她看来瑕不掩瑜。也正是这份炽热的感情，令吉安娜在学习魔法的艰苦过程中体会到了快乐，而不再对自己选择魔法师这条路心存迷茫。一定程度上，这也改变了安东尼达斯对她的态度。

不过有些时候，过多的自我怀疑而产生的犹豫也给吉安娜带来过烦恼。当初她的内心告诉她，阿尔萨斯的堕落已经初现端倪，面对心爱之人的沉沦，倘若能早一点行动也许结局就不一样了。不过大多时候，这种自我审视的能力总能帮上忙，更令她成为塞拉摩人民的睿智领袖。

当萨尔告诉她，雷霆山周围的树林被齐根砍去，吉安娜脑海里的第一反应便是有人使用了魔法，而且是魔力强大的魔法。她真希望自己能猜错一回。

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吉安娜施展了瞬间移动，直接从办公室前往目标区域的树林，当她一现身，就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的魔法气味。很显然，即使不用魔法验证，她也感觉得到这里曾被施放过强大的魔法。她的眼前是一片望不到头的树桩，一直延伸至雷霆山山脚下。每一个树桩的高度都完全一致，仿佛有

一把巨大的铁锯齐刷刷地砍倒了所有的树。切面更是干净利落，不带一丝裂纹或一个缺口。如此完美的手法，只有魔法才做得到。

吉安娜认识绝大多数依然在世的魔法师，但能使出这种程度魔法的人，除自己以外，都不在卡利姆多。而且这个魔法的类型吉安娜也从未见过。每个法师所操控的魔法源是不一样的，如果感官足够敏锐，可以通过法力痕迹的细微差别来判断是谁施的法术。但是面前这个魔法，吉安娜看不出是谁干的，飘散出的味道虽然不浓，但令人作呕，让她怀疑可能出自恶魔之手。不过，尽管燃烧军团邪恶巫术的恶臭总会让吉安娜头晕目眩，也不是所有带难闻气味的魔法都来自于恶魔。克尔苏加德的魔法也散发过腥臭，那时的他依然还是肯瑞托最优秀的魔法师之一，在吉安娜学徒第三年的时候，安东尼达斯曾引荐他们认识（很多年之后，克尔苏加德误入歧途，最终堕落成了巫妖王的仆人）。

最关键的是，这场灾难引发了十分恶劣的后果：雷霆蜥蜴现在可以肆无忌惮地入侵枯水谷，横行霸道。吉安娜急需找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来安置它们，从而保护兽人的农场和村庄免遭践踏。

她从斗篷里抽出一张地图，这是临行前从杂乱的桌子上拿的两件物品之一。吉安娜最后决定，刀疤高地会是一个理想的安置地点。刀疤高地位于杜隆塔尔的南部，棘齿城的正东方，一座山脉将其与杜隆塔尔的其他地区隔离开来，雷霆蜥蜴可以被很好地圈在里面。另外，高地上的青草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宽敞的空间可以让兽群肆意活动筋骨，还有一条雀跃奔流的潺潺山溪，闲适的环境与雷霆山几乎别无二致。雷霆蜥蜴们一定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里，兽人也能从此免去烦忧。

吉安娜最初是想将它们传送到更远的菲拉斯地区，那几乎需要横穿整个大陆，有些力不从心。倘若只是把自己传送到菲拉斯去，并不是件费力的事，但要面对上千头体形庞大的雷霆蜥蜴，距离就实在是太远了。

她接着又从斗篷里拿出另一样东西，一张咒语卷轴。有了这张卷轴，她就可以感知到这片土地上每一头雷霆蜥蜴的想法。吉安娜低声默念起咒语，同时将自己的意识向四周投射。与多数的爬行动物不同，雷霆蜥蜴偏好群居，这与水牛的习性很相似，所以无论到哪儿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她发现，此时雷霆蜥蜴正在枯水谷的河流旁悠闲地散着步，情绪柔和温顺。这极大地减少了吉安娜的工作量。她原以为需要先借助魔法来平息它们的怒意，现在看来没那个必要了。雷霆蜥蜴是一种情绪无常的动物，要么十分温顺，要么十分暴躁，几乎没有处于中间状态的时候。想要在它们狂暴时传送它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条件允许，吉安娜并不想过多地打扰它们，好在它们看起来非常的配合。

对一个施法者来说，想要把除自己以外的人传送到别处，最基本的前提是能够看见对方，绝大多数魔法书都强调这一点。但安东尼达斯也曾告诉过吉安娜，只要能做到“心灵感应”，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这就意味着，魔法师

必须与被传送的人做到思想连通。这其实颇具风险，连接某些人的思想往往很困难，甚至有时会招致危险。魔法师与恶魔都懂得保护自己的思想不被窃取，某些意志刚强的人在心灵相连的时候，也会做出激烈的反抗。

不过，对雷霆蜥蜴而言，这不成问题。它们的想法简单纯粹，只关心三件事：吃，喝，睡。要不然就是想着怎么跑得更快，或是在交配的季节如何繁衍后代。

尽管如此，吉安娜依然在原地站了几个小时，耐心地与枯水谷的每一头雷霆蜥蜴建立了思维连接，连无意间闲逛到剃刀岭的一两头也没有落下。

青草。溪水。闭眼。休憩。舔拭。咀嚼。吞咽。啜饮。睡觉。呼吸。

有那么一瞬间，吉安娜差点儿迷失了自我。诚然，雷霆蜥蜴的思维方式简单，但架不住数量众多，她发现自己快被它们原始的本能吞没了，满脑子充斥着吃喝睡。

她紧咬牙关，重新将自己的思想凌驾在这群野兽之上，紧接着默念出了传送法术的咒语。

疼！当吉安娜念出咒语的最后一个音节，一道灼热的疼痛划过脑际。满眼的树桩逐渐变得模糊，又突然炫目地呈现在面前。吉安娜感到左膝盖隐隐作痛，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摔倒在了地上，膝盖撞到了一个结实地木桩。

疼。痛苦。痛苦。痛苦。狂奔。狂奔。狂奔。狂奔。不觉疼了。狂奔就不觉疼了。

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前额滚落，吉安娜拼命地克制着想要在林间奔跑的冲动。传送咒语出了问题，但她现在顾不上查找原因。由于施法失败导致的痛苦，此时通过心灵感应传到了成百上千头雷霆蜥蜴身上。兽群受到了刺激，开始惊慌地横冲直撞，她必须在枯水谷被夷为平地之前阻止它们。

她好几次忍不住想要中断与雷霆蜥蜴的心灵联系，想要平息如此众多狂兽的怒火，无异于螳臂当车。但控制它们的唯一方法只能通过思维连接来施行。吉安娜紧闭双眼，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口中絮絮地念出安东尼达斯教授她安抚动物的咒语。拳头紧紧握着，仿佛指甲快要嵌进肉中渗出血来，她强撑着意识默念咒语，努力地想要控制住所有的雷霆蜥蜴。

终于，兽群陷入了沉睡，世界重新归于了平静。吉安娜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自己被精神压力击垮前，中断了与雷霆蜥蜴的心灵连接。疲惫到了极点，即使没有了兽群脑中的昏沉睡意，她也能立即睡着。

吉安娜觉得自己四肢酸痛，眼皮沉重。传送法术本来就是一种劳神费力的魔法，更别说要对上千头庞然巨兽施放，而且传送距离跨越数里，体力已完全透支了。吉安娜此刻多么渴望像雷霆蜥蜴一样，躺在地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但她不能那么做。瞌睡咒最多维持六个小时，由于受体数目众多，咒语的效果只可能更差。所以她必须尽快行动，找出刀疤高地无法传送上去的原因。

她爬起来，盘腿而坐，双臂轻垂两侧，有意地调整着呼吸。接着，她又一次令自己的意识出窍，这回直奔刀疤高地而去，悬停在连绵山脉的正中间。

没过多久，她就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有人在这设置了结界。相隔距离较远，吉安娜不能准确判断究竟是怎样的魔法，但她可以确定的是，这道结界纯粹是用来干扰传送法术的，目的是隔绝外来影响，保护其中的东西。

吉安娜站了起来，定了定心神。她打算把自己瞬移到刀疤高地去，不过在那之前，她解下腰带上的一个小包，掏出了几块牛肉干。安东尼达斯给她上的第一堂课里就说过，魔法消耗体力，补充它的最好方法就是填饱肚子。“很多法师，”他慢条斯理地说，“沉浸在魔法的奥妙中累垮了身体。这全是因为他们忘记了法师也是要吃东西的。”

坚硬的肉干让吉安娜的下巴嚼得酸痛，同时也令精力得到了快速地恢复。她随即念出了咒语，把自己传送到了刀疤高地的外围，刚好处在结界之外。

施法前吃东西也会有坏处。瞬间移动使得胃里尚未消化的食物上下翻腾，发出令人难堪的咕咕声，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副作用。不过，眼下吉安娜可顾不上肚子叫，因为她正站在高地的边缘，身后是万丈深渊，身前是倾斜的草地，想在方寸之间保持平衡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结界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吉安娜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面前的结界强度不大，其实也没必要非常大。实际上，如果想要通过设立结界来保护某个人或某个东西——吉安娜愈发地确信这一点——那最好的选择是做出一个低强度的结界。不然，强度过大只会弄巧成拙，任何法师都能随便发现它。

靠得这么近，吉安娜闻到了这些结界魔法的气味。曾经和麦迪文并肩作战的时候，她就闻到过这味道。这是属于提瑞斯法议会的魔法，但令人困惑的是，守护者们应该都已经去世了才对，而麦迪文则是最后一任守护者。

在看清结界之后，移除它们对吉安娜来说不过动一动手指的事。她径直地向高地中心走去，同时不忘给自己施放一个隐身咒，这样别人就看不到她了。

面前的景色并没有令她感到意外：茫茫的青草地，硕果累累的灌木丛，零星点缀的树木。风从无尽之海吹来，在山间窜来窜去，吹得吉安娜身后的白色

斗篷呼呼作响。在雷霆山的时候阴云密布，而刀疤高地位于云层之上，因此这里阳光普照一片祥和。吉安娜撩开兜帽，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留在脸颊上的温暖。

很快，她就发现了异样的地方：有几棵灌木的果实刚刚被人摘过。沿着缓坡，她继续向前走，又相继发现了一口井和一堆柴火。在一个大树的另一侧，她看见了一座大木屋，门前屋后开辟着一畦一畦的菜地，井然有序地种着各种蔬菜和香料。

不一会儿，一位妇人出现在了视野中。她衣着简朴，一身淡蓝色的亚麻布连衣裙，虽然赤着脚，但步伐矫健。当她向井边走来的时候，吉安娜发现她非常高，而且非常苍老。尽管妇人的脸上皱纹堆累，但吉安娜认为她年轻的时候一定非常美丽。花白的头发上戴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银发箍，胸前破败的翡翠挂坠则与之相配呼应，一双碧绿色的眼睛更是闻所未闻。

突然，吉安娜觉得自己汗毛都竖起来了，她意识到其实自己认识这位妇人。虽然她们素未谋面，但吉安娜读过有关她的相貌描述，提到过出众的身高、佩戴着银发箍的金色秀发以及那双神奇的眼睛。所有的文献里都明确地写着，那是一双翡翠色的眼睛。

没错的，如果是她，许多疑惑就迎刃而解了。但她不是在很早以前就死了吗……

只见老妇人双手叉腰，说道："我知道你在那儿，没必要再浪费你的隐身咒了。"她边摇着头边来到井边，双手交替握着绳子，把一只木桶顺进了井里，"说实话，他们都没怎么教给你们这些年轻法师真东西。你不得不承认，紫罗兰城堡已经荣光不再啦。"

吉安娜现了身。老妇人捣鼓着桶绳，嘴里絮絮叨叨自顾自地表达着不满。

"我的名字叫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是卡利姆多大陆上人类主城塞拉摩的领主。"

"很不错。等回到那个塞拉摩，你应该好好练练隐身术。一只得了感冒的猎犬都能把你揪出来。"

吉安娜的脑子嗡嗡作响，她知道面前这位老妇人不可能是别人，只可能是那个女人，尽管这看上去简直是天方夜谭。"护法者，很荣幸见到您。我一直以为您已经……"

"死了？"妇人轻蔑地哼了一声，然后开始把一满桶水从井里拽出来，嘴角因为周身使劲而微微变形。"我的确死了，塞拉摩的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不过这无关紧要。请别再叫我‘护法者’了，往事如烟随风而去，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女人了。”

“这个名字永远属于您，护法者。我不知道还能怎么称呼您。”

“别说傻话。如果你执意要称呼我，就喊我的名字吧，可以叫我艾格文。”

第九章

作为莫克纳萨氏族的最后一位传人，雷克萨在许多年里独自游荡在卡利姆多大陆，身边陪伴他的只有棕色的巨熊米莎。莫克纳萨氏族身上同时流淌着食人魔与兽人的血，曾经一度可笑地将冷血暴力奉行为文明的标志，最终因此葬送了整个氏族。无休无止的争斗令雷克萨厌倦。他发现，那些为建立文明城邦而肆意践踏自然的人类、矮人、精灵和巨魔们，远不如冬泉谷里狼群和棕熊们懂得何为相濡以沫肝胆相照。

而今，雷克萨钟情于流浪的生活，无拘无束，无牵无挂。如果说非要为自己找一个叫作家的地方，他知道自己的归属就在杜隆塔尔。在兽人部落立足未稳的时候，雷克萨曾帮助过一名垂死的信使完成了遗愿，机缘巧合地见到了大酋长萨尔。雷克萨这才发现，还有这么一群同胞正极力重振着兽人一族的辉煌，渴望洗掉古尔丹与暗影议会在他们身上烙下的耻辱。

与萨尔并肩作战令雷克萨十分激动，自己也对大酋长满怀着忠心，当年普罗德摩尔上将背信弃义的时候，他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最终，雷克萨还是选择了离开而独自生活。杜隆塔尔的生活虽然幸福祥和秩序井然，但野外原始而狂野的生活更能让自己心神安定。

突然，米莎毫无征兆地跑了起来。

雷克萨犹豫了一下，随即追了上去。虽然想要追上四脚狂奔的巨熊是件不太可能的事情，但雷克萨健壮的双腿还是勉强够用，始终让米莎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米莎突然表现出毫无来由的躁动，背后一定有原因。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片靠近海岸的高草地。身材矮小的人怕是折弯这些草都非常困难，但雷克萨和米莎力气过人，穿行其中如履平地。

不过几分钟，米莎停住了，低头探寻着什么，几把齐腰高的长刀立在地面上。雷克萨放缓了脚步，一只手慢慢地握紧了一把背在身后的斧头。

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一个鲜血淋漓的兽人吸引了米莎的注意力。雷克萨根据浸染一地的血泊判断，眼前这个兽人已经死了。

他丧气地垂下双臂，摇了摇头，说："一个倒下的战士。这么孤零零地死去真令人遗憾，连一个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都没有。"

正当他想要为这个勇敢的战士祈祷，祈求逝者的灵魂得到安息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喘息声。

"我……还……活着……"

米莎低吼了一声，似乎被这具开口说话的尸体吓着了。雷克萨俯身靠近"尸体"仔细观瞧，他发现这个兽人呼吸尚存，但奄奄一息。他的一只眼是瞎的，黑洞洞的眼窝早已愈合，很显然这不是把他打成重伤的那个人——或那群人干的。

"火……刃……快回……奥格……瑞姆，警告……萨尔……火……刃……"

雷克萨看不出一把着火的刀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显然这位战士撑着最后一口气是希望能向萨尔通报这个讯息。怀着对大酋长的忠心，雷克萨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拜……拜洛克。"

"别害怕，勇敢的拜洛克。我是莫克纳萨氏族的雷克萨，我向你保证，我和米莎会把你安全地送到奥格瑞玛，带你去见你的酋长。"

"雷克萨……你……听我说……我们……必须……尽快……"

这位混血的侠客不清楚这个拜洛克究竟是个什么来历，但这并不重要。他拿出少有的温柔，把浑身是血的兽人轻轻地放在米莎宽厚的背上，巨熊没有一丝的拒绝或反抗。尽管雷克斯与米莎之间没有立下过什么灵魂契约，但他们之间的情义却是牢不可破的。只要是雷克萨的要求，米莎都愿意为之赴汤蹈火。

默默地，他们转身向着西边的奥格瑞玛走去。

雷克萨第一次来到奥格瑞玛的时候，一切仍是百业待兴的模样，到处都是忙着搭建房子、清扫街道的兽人，他们无不专心致志地在条件恶劣的卡利姆多大路上建设着属于自己的温暖家园。

如今故地重游，城邦已然威严耸立，但依然可以看到许多穿行于城门的兽人，忙忙碌碌为生活而奔波着。尽管雷克萨对所谓的文明始终嗤之以鼻，但眼前的繁荣景象还是令他感到十分的自豪与欣慰。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他看到自己母亲的族人不是被古尔丹腐化而变成受诅咒的工具，就是在屈辱之中沦落成为人类的奴隶。倘若兽人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只能自力更生。

奥格瑞玛三面环山，正面则修筑了一道巨大而坚固的石墙，一根根粗壮的原木将其加高加固，在唯一的豁口处则立着一座庞然生畏的城门，此刻正被高高地拉起，矗立两旁的高耸塔楼如鹰眼一般俯视着一切。石墙之上，无数根尖锐的原木直指天际，被削尖的柱头总能令试图翻越城墙的敌人不寒而栗，深红色的部落旗帜纷纷悬挂在塔楼和木柱上，时刻彰显出犀利傲人的锐气。

雷克萨心想，只有如此雄伟的城池才配得上世界上最勇猛的战士，也才配称为兽人的家园。

一名城门守卫手持长矛挡在雷克萨面前，质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叫雷克萨，莫克纳萨氏族最后的传人。我带回了受伤的拜洛克，他有紧急情报需要向萨尔禀报。"

守卫皱了一下眉，抬头看向其中一座塔楼。站在塔里的兽人战士大声向下喊道："没事儿，我记得这个人，他的熊我也记得。那个狼头面具更是名扬四海。他是酋长的朋友，让他进去吧！"雷克萨的脸上的确戴着一只狼头皮做的面具，那是他从亲手杀死的狼身上剥下来的，这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头，凶狠的扮相更能够威慑敌人。

城门守卫随即让出一条道，让雷克萨还有驮着拜洛克的米莎进入了奥格瑞玛。

这座宏伟的兽人城邦建在一个巨大的峡谷中，随处可见带着浓郁兽人风格的六边形建筑。城门所在的城区叫荣誉谷，现在雷克萨要到智慧谷去，萨尔的王室就坐落在那里。一路之上，雷克萨感慨良多，不由得悲喜交集：喜的是仅仅三年光景，兽人就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悲的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像这一样的城市了。

半道上，雷克萨遇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中等个头的兽人：纳兹格雷尔，萨尔的安保主管，身后跟着四名卫兵。"你好啊，莫克纳萨的传人。别来无恙。"

出于尊敬，雷克萨摘下了狼头面具。"很久不见，纳兹格雷尔，你也知道我不太喜欢热闹的地方。不过我曾发誓效忠大酋长，我可不愿眼睁睁看着这个光荣的战士死在草地里。"

纳兹格雷尔点了点头，说："我们就是来护送你去见酋长的，萨满也准备妥当了，随时可以为拜洛克疗伤。我们这就帮米莎减轻负担。"纳兹格雷尔大手一挥，两名卫兵把浑身是血的拜洛克从米莎的背上抬了下来。一开始米莎还充满敌意地吼了一声，但抬头看了雷克萨一眼后便不再作声了。

他们沿着奥格瑞玛弯弯曲曲的小径，一直来到了智慧谷深处最大的一间六角屋前。萨尔已经在王座之间里等他们了，雷克萨发现这屋子与霜刀石一样冷。萨尔坐在王座上，年迈的萨满卡尔萨站在一边，一个雷克萨没见过的兽人站在了另一边。卫兵们把拜洛克轻放在王座前的地板上，卡尔萨走了上去跪在一旁。

雷克萨打了个寒战，随后向萨尔致敬道：“向您问好，部落的大酋长。”

萨尔嘴角一扬。“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的朋友。每次都是我的族人受了重伤才能把你请到奥格瑞玛来做客。”

“我不适合群居的生活，酋长，恳请您谅解。”

“没关系，我不介意。这一次你又帮了我们一个大忙。”萨尔转头看向萨满，“他的伤势怎么样？”

“多亏了这强壮的身体，他会活下来的。不过他好像有话想说。”

“他行吗？”萨尔关切地问道。

卡尔萨哼了一声：“恐怕不行，但我应该可以给他一点治疗，至少让他能开口说话。”

“我想……坐起来……帮帮我……萨满……”拜洛克挣扎地说着，声音听上去比在草地里时精神了一点，但也只是一点。

年迈的兽人长叹一口气，打了个手势叫来了纳兹格雷尔的卫兵，帮助拜洛克从地上坐了起来。

接着，拜洛克大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自己的经历。雷克萨对火刃氏族一无所知，但显然其他人十分了解，那好像是一个古老的氏族。

“他们绝不可能是真的火刃氏族。”雷克萨所不认识的那个兽人说道。

“听起来的确难以置信，伯克斯。”萨尔说道，“可是怎么会连徽记都一模一样？”

伯克斯摇晃着脑袋。“也许是个巧合。我是不会认同的。更何况，我听说最近在塞拉摩出现了一个狂热的好战组织，被人们称作‘燃剑’。很可能他们之中有人曾奴役过我们的族人，发现了这个印记，现在借来为他们所用。”

纳兹格雷尔点点头，说：“我也听到了类似的传闻，酋长。”

“恕我冒昧，”卡尔萨插话道，“我必须给这个兽人疗伤。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我需要马上把他带出这个冷得发慌的房间，以做进一步治疗。”

“当然可以。”萨尔点了点头。于是，卫兵们抬起拜洛克，跟在老萨满身后走出了王座之间。

接着，萨尔从兽皮王座中站了起来，来回踱着步。“你对这个燃剑组织了解多少，纳兹格雷尔？”

纳兹格雷尔耸了耸肩说：“非常有限。人类总是聚集在屋子里讨论事情。”

伯克斯讥笑道：“坐着闲聊是人类最擅长的。”

“但是，如果他们敢在杜隆塔尔的土地上明目张胆地袭击一个兽人。”纳兹格雷尔接着说，“那他们肯定比我们想象得要厉害许多。”

“我们必须有所应对。”伯克斯说道，“人类攻打我们只是早晚的事。”

雷克萨觉得这个想法过于偏激。“只因为六个人的所作所为，你就打算声讨整个人类吗？”

“他们一开始就在给我们找麻烦。”伯克斯反唇相讥，“除非就是这六个人偷了我们的木头，除非就是他们开着巡逻舰干看着我们的运输船遭海盗袭击，如若不然，我们的敌人何止这区区六个人。”

萨尔转脸看向伯克斯。“塞拉摩是我们的盟友，伯克斯。吉安娜不会允许他们胡作非为的。”

“她可能顾不过来。”纳兹格雷尔说道，“虽然她位高权重，也深得人心，但她始终还是一个女人。”

雷克萨认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知道她是自己见过的最令人尊敬的人类之一。曾经面对着父亲的倒戈背叛，一边是自己的亲人，一边是许下的承诺，吉安娜依然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正是她的抉择使得尚在襁褓的杜隆塔尔免遭灭顶之灾。“普罗德摩尔女士，”他说道，“肯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

伯克斯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你的自信真是令人感动，莫克纳萨，但却用错了地方。你难道真的以为光凭一个女人的力量，就可以让人类数十年的邪恶说没有就没有？别忘了，他们攻击我们屠杀我们甚至奴役我们！难道就因为某个人说了几番大道理，人类就会彻底改变吗？”

“兽人改变了，的确就是因为一个人的号召。”雷克萨平静地回答道，“那个人就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部落酋长。你该不会连他都质疑吧？”

一时间，伯克斯哑口无言。“当然不会，我只是……”

显然，萨尔此时已经有所决定。他坐回王座中，没有让伯克斯继续说下去。“我很清楚吉安娜的能力，我也了解她的为人。她是不会背叛我们的。倘若人类之中真出现了奸诈的叛徒，部落就会与卡利姆多最强大的施法者联手，将其斩草除根。在她处理完雷霆蜥蜴的麻烦之后，我会好好跟她谈谈有关燃剑组织的事情。”萨尔转过身来，看向伯克斯，“我们是不会背弃我们的诺言的，更不会发动攻击。明白了吗？”

“遵命，酋长。”

第十章

当曼纽尔带着四个码头工人走进恶魔克星酒馆的时候，施特罗沃已经在幽暗的角落里待了一个小时了。

遵照洛伦娜上校的指示，施特罗沃向他的哥哥曼纽尔打听了一些关于火刃组织的情况。曼纽尔说自那次以后那个想拉他入伙的人就没再来过了，不过最近几次去恶魔克星喝酒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一个名叫马戈兹的渔夫不时会嘟嘟囔囔地提到火刃，这个尖嘴猴腮个头矮小的陌生人总喜欢在灌下几杯玉米威士忌之后喃喃自语。施特罗沃仍然对几星期前意图招募曼纽尔的那个人耿耿于怀，但自己的哥哥坚称再也没看到过他出现在恶魔克星酒馆里。

曼纽尔不擅长形容人的长相，唯一能称得上属于相貌特征的就是“尖嘴猴腮”，但恶魔克星酒馆里有一半顾客都能满足这个条件。曼纽尔信誓旦旦地保证，如果当面辨认一定能够一眼把马戈兹认出来，他对施特罗沃说，等自己忙完了码头上的活儿就去恶魔克星与他会合。

施特罗沃早早就到了。为不张扬自己的存在，他刻意选了一张躲在角落里的座位，只希望与酒馆环境融为一体，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喝酒闲聊的人们。才待了几个小时，施特罗沃就没兴趣再光顾这种酒吧了：桌面污秽不堪，板凳摇晃不止，地板垃圾满目。在吧台点了一杯麦酒，入口之后显得寡淡无味，他打消了续杯的想法。这样的地方竟然能坚持开门营业，施特罗沃感到十分惊讶。

除此之外，吧台墙上挂着的恶魔头骨一直令施特罗沃心神不宁，似乎它从始至终都在盯着自己看。不过转念一想，正是因为营造出了这份不安压抑的气氛，人们才得以一杯一杯地把酒灌进肚子里。虽不情愿，但施特罗沃还是承认这不失为一个聪明的经营之道。

跟在曼纽尔身后的一伙人扮相都差不多，他们穿着无袖的衬衫和松垮的棉裤，无一不身材健壮粗声粗气。施特罗沃的哥哥以在码头打工为生，尽干一些为停靠塞拉摩的船装卸货物的体力活。每天赚来的钱不是扔在赌场了，就是换酒喝掉了。这样的体力劳动纯粹只是辛苦活儿，根本不需要思考，施特罗沃完全看不上这工作，但他的哥哥却乐此不疲。曼纽尔是一个不喜欢动脑筋的人。甚至当年施特罗沃应征入伍需要接受的训练，在曼纽尔看来，都觉得那是麻烦事儿。他更钟情于简单无脑的劳作，比如把一个箱子从一个地方搬去另一个地方。除此之外，舞刀弄枪什么的实在令他头疼，怎么也学不来。

当码头工人们依次进了屋，曼纽尔便嚷起来：“找张桌子，伙计们，我这就去点些酒！”

“怎么，第一轮你请客？”其中一个工人咧嘴笑着问道。

“做梦吧，我待会儿再跟你们算酒账。”曼纽尔大笑着朝吧台走去。施特罗沃注意到，自己的哥哥没有径直地走向吧台，而是多绕了几步，别有用心地挤进了两个酒客中间。“埃里克，晚上好啊。”他跟酒馆老板打了个招呼。

老板只是冲他点了点头。

“两杯麦酒，一杯玉米威士忌，一杯葡萄酒，再加一杯公猪格罗格。”

施特罗沃忍不住笑了一下。曼纽尔对公猪格罗格向来没有抵抗力，当然这也是酒馆里最贵的酒了。这或许能说明为什么曼纽尔至今还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施特罗沃自己早就另立门户了。

“跟往常一样是不是？”埃里克回应道，“马上就好。”

趁着老板调酒的空当，曼纽尔转身看向坐在自己身旁的一个陌生男人。这个男子比施特罗沃来得晚，却已经在喝第三杯玉米威士忌了。

“嘿，”曼纽尔主动打着招呼，“你就是马戈兹，对不对？”

男人抬起头，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曼纽尔。

“你是不是跟火刃的那帮人很熟啊？上次有个家伙在这里给火刃招人，待了一会儿就走了。你肯定认识他，对不对？”

“我不……不懂你在说……说什么。”马戈兹口中已经绊舌头了，发音吐字含糊不清。“让……让开。”

马戈兹从座位上下来，倚着桌子勉强站在了地上。他一把推开曼纽尔的搀扶，迈着蹒跚的脚步晃晃悠悠地朝门口走去。

这时，曼纽尔给自己的弟弟使了个眼色，又点了点头，施特罗沃随即放下手中早就空空如也的酒杯，大步迈进了塞拉摩的街道里。

塞拉摩是一座建立在沼泽滩涂上的城市，为了不让行人、马匹和拖车受到雨天道路泥泞的困扰，每一条街道都特地用鹅卵石整齐地铺盖住，从而加固成了坚实的路面。因为比湿滑的泥草地好走得多，主干道上总是人群熙攘，这也恰好为施特罗沃提供了绝佳的掩护，不用担心跟踪被发现。

一路之上，马戈兹迷迷糊糊地撞上了四个行人，其中两个人甚至避之不及。施特罗沃觉得，即便大街上就剩下他们两人其实也没关系。马戈兹这副醉醺醺的模样是不可能发觉身后有人在跟着自己的。

不过，施特罗沃出色的侦察技术也没有白学，他尽量避免探头张望，并时刻保持着与目标的距离，始终让马戈兹保持在自己的视野之中。

不一会儿，他们走走停停地来到了码头旁一座矮小的泥砖房子前。建造这种房子的材料极其廉价，甚至连木头石块都不如，只有非常贫穷的人才会住这样的地方。倘若真如曼纽尔所说，马戈兹是一个渔夫，那么他肯定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渔夫。看来，尽管他常年生活在无尽之海的海边，但依旧没有学会真正的捕鱼本领。在房子邻近的地方，一个粪坑公然裸露在外，施特罗沃被空气中浓烈的恶臭熏得忍不住捂住了鼻子。

马戈兹进了屋。屋子里本该有四个房间，只是现在被分别租给了不同的租客。施特罗沃藏身在马路对面的一棵大树后面。

有三个房间一直闪烁着挂灯的微光，在马戈兹进屋之后没多久，第四间房也亮起了灯光。施特罗沃这时大大咧咧地穿过马路，停在了马戈兹的窗子旁，背对着街道站着，假装对着墙根小便。他还不忘装出一副醉醺醺左右摇晃的模样，好让路过的行人以为他喝醉了。毕竟一个酒鬼在深夜里随地小便并不是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事情。

施特罗沃听到，从马戈兹的房间里传来阵阵低语：“Galtak Ered'nash. Ered'nash ban galar. Ered'nash havik yrthog. Galtak Ered'nash.”

施特罗沃心里一惊。虽然他听不懂说的是什么，但头尾的那句话他听过，在北方城堡袭击他们的兽人所高喊的就是这句话。

居然这么快就找到线索了，施特罗沃很是兴奋，他继续屏息偷听。

突然间，扑面而来的硫黄恶臭令施特罗沃的脸痛苦地扭成了一团。按理说，比起粪坑的污秽之气，硫黄的味道应该不算难闻，至少不会令人感到恶心。但是面前这股气味大有问题，似乎其中夹杂了某种邪恶的气息，并不是单纯的硫黄味。这么看来，马戈兹所默念的更像是一道咒语。施特罗沃愿意以自己的佩剑起誓，他遇见的魔法绝不寻常，一定是恶魔的巫术。

“对……对不起，主人，我并不想……”马戈兹说到一半顿住了，“是的，我知道，您……您不想被打扰……不要紧的事打扰。可……可是我想说，已经好几个月了，我还……还待在这个鬼地方，我想知道……”他又顿了一下，“不，这对我……我来说很重要！而且，总有人来找……找我说话，好像我能帮……帮上他们什么似的。”

施特罗沃没有听到另一个对话者的声音。难道马戈兹在发酒疯自言自语吗？施特罗沃曾一度这么怀疑过，尤其是亲眼所见他喝得酩酊大醉。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与他对话的声音只有马戈兹自己听得见。

“我不……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大家都……”说话又被打断了。“我……我怎么可能晓得，啊？我脑袋后面又……又没有长眼睛！”

施特罗沃对恶魔的了解只停留在懂得如何杀死他们。但眼前这副自问自答的诡异光景，毫无疑问也散发着恶魔的气息，而不仅是闻起来有硫黄味这么简单。

施特罗沃提起裤子，准备离开。此时此刻，他有足够的信息可以向洛伦娜上校汇报了，更何况，他一点不愿与恶魔产生任何瓜葛。

施特罗沃转过身，忽然间，他惊恐地发现，自己面前是一片无尽的黑暗。

“怎么会……”他赶忙转身回来，身后竟然也是一片黑暗。整个塞拉摩凭空消失了。

我最讨厌密探。

这个声音施特罗沃不是听见的，而是从浑身上下的骨头里传来的。仿佛有人刺瞎了他的双眼，即使睁大着眼睛，他也什么都看不到。

更糟的是，失灵的不仅仅是视觉，其他感官也在渐渐地被黑暗吞噬。他的耳朵不再能听到塞拉摩夜间的喧闹，鼻子不再能闻到空气中海水的咸湿，身子也不再能感受到海风中吹来的温存。

唯一剩下的是刺鼻的硫黄味。

为什么你要跟踪我的仆从？

施特罗沃拒而不答。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说出话来，即便可以，他也不会向这个怪物吐露哪怕一个字。

我没时间玩游戏。你的小命不保了。

黑暗向施特罗沃迎面扑来，他的身体开始变得冰凉，血液开始在血管里冻结，他的理智逐渐被突如其来的恐惧和痛苦一点点蚕食。

意识即将丧失，施特罗沃此刻所能想到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希望哥哥曼纽尔不要把自己的抚恤金全部用来买烈酒喝……

第十一章

要是在以前，马泽科兰克还是很喜欢现在这份工作的——为地精当保安。

的确，当初他被雇佣的时候，这工作是一点也不难。

保安们的任务就是维护棘齿城的秩序，同时薪酬相当可观。每天，马泽科兰克都要在自己管辖的码头区域巡视几圈，用拳头教训那些宿醉不醒的酒鬼和流浪汉，从干走私的船长手里捞点好处，再抓起那些不懂得进贡或是进贡太少的家伙们，反正就是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马泽科兰克一直对自己的交际处事能力十分自信。棘齿城是一个中立的港口，地精们向来是不站队的，面对大陆上的纷争他们永远只是袖手旁观。正因如此，这座城市里挤满了各式各样不同种族的访客：精灵、矮人、人类、兽人、巨魔和食人魔，甚至偶尔还能看到两三个侏儒，这里简直可以称为卡利姆多的大集市。看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贸易是马泽科兰克的一大爱好，无论是矮人卖给精灵建筑材料，还是精灵出售给人类珠宝饰品，又或者兽人为精灵运来粮食，人类捕捞的鱼全归了食人魔，巨魔则一个劲儿地叫卖着武器。

不过，最近的一段时间，港口有些不太平。尤其是人类与兽人之间的摩擦不断，最麻烦的是他们正好也是棘齿城最主要的两大主顾。从地图上看，棘齿城恰好位于杜隆塔尔最南边的边境线上，同时也是离塞拉摩最近的一个港口。

就在上周，马泽科兰克制止了一场斗殴，一位兽人水手和一名人类商人打了起来。事情不复杂，兽人水手踩到了人类商人的脚趾，商人恼火不过引发了争执。马泽科兰克不得不在兽人把人类揍成肉酱之前把他们拉开，否则出人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其实马泽科兰克更喜欢欺负欺负流浪汉和醉鬼，毕竟他们软弱无能从来不会还手，而性格刚烈好战的兽人则完全不一样。如果可以的话，马泽科兰克更希望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如此激烈的打斗通常意味着马泽科兰克需要掏出他的网枪，每一次他都要冒着风险不让周围人看出他其实不怎么擅长使用这个蠢家伙。当然，他知道怎么开枪，傻瓜都懂的，不就是瞄准之后扣动扳机吗？随着一声爆炸声，枪口射出的一张大网就能困住目标。但是马泽科兰克的枪法实在太蹩脚了，射出的网总是打不中目标，反而导致更大的混乱。幸运的是，一个身形彪悍的壮汉举着

硕大的枪口对着闹事者的样子就足以平息大多数争斗了，至少能稳住局势以等到增援的到来。

从那之后，再没发生过什么实质性的斗殴，顶多是激烈争吵并恶语相向。如今，人类与兽人的商船两旁总是由各自舰队护送入港，要么是来自奥格瑞玛的兽人大兵，要么是来自北方城堡的人类护卫。

马泽科兰克所管辖的区域在码头的最北边，一共包含有二十个泊位。马泽科兰克沿着厚木板铺成的栈道闲庭信步，他看到四分之三的泊位已经停满了，一切都相安无事。他不禁长舒一口气。和煦的阳光照在他的脸颊上，身上的铠甲也渐渐变得温暖起来。没准今天会是安宁的一天。

不一会儿，也就几分钟的工夫，太阳不见了。马泽科兰克抬头看到几片乌云从天边滚滚而来，看样子马上就要下雨了。马泽科兰克哀叹了一声，他最讨厌下雨了。

就在快走到栈道尽头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类正和一个兽人争吵着什么，言辞激烈。马泽科兰克十分不乐意看到这个场面。因为在火药味十足的日子里，人类与兽人之间的激烈争吵通常都是以暴力告终。

他又走近了一些。人类的船正停在兽人的船的右侧，它们刚好占据了最外边的两个泊位。马泽科兰克一眼认出了面前这个兽人，他是雷科诺号的船长克拉特，常年以倒卖从剃刀岭的农场运来的粮食为生。尽管马泽科兰克不记得这个人类的名字，但对他的船有印象，那是一艘拖网渔船，起着一个叫真爱回报号的古怪名字。马泽科兰克实在搞不懂人类给船命名时用的规则。克拉特之所以把自己的船叫作雷科诺号，是为了纪念在对抗燃烧军团的战斗中牺牲的哥哥。但这个真爱回报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似乎跟捕鱼的渔船沾不上边，实在是令人费解。

人类与兽人之间一直存在着贸易往来。因为人类所居住的尘泥沼泽十分不适合农耕，却是捕捞鱼获的天然场所；与之相对的，兽人居住的剃刀岭深处内陆，离海岸线则十分遥远。所以，人类往往会用新鲜的鱼交换兽人手中的余粮。

“你的那些垃圾根本不值得我用上好的鲑鱼交换！”

马泽科兰克叹了口气。看来今天不会太平了。

克拉特狠狠一跺脚，嚷道：“垃圾？你这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白痴！这些都是品质最好的稻谷！”

“那可真是可悲啊。”人类接着就是一通冷嘲热讽，“看上去简直就像是被食人魔用脚丫踩过一样，唔，闻起来的味道也像。”

“我受够了，我为什么要站在这儿白白受一个人类的侮辱？”

那个人类挺直的腰杆，刚好到兽人的肩膀那么高。“你才不是被侮辱的人。我带来了我捕到的最好的鱼，而你竟然拿积压箱底的发霉粮食跟我交换。”

“你那几条鱼连一把杂草都换不来！”

马泽科兰克这时才注意到，这个人类腰间佩着一把长剑，而克拉特却什么武器也没有。如果这个人类要剑很在行的话，克拉特的体形优势很可能发挥不出来了。

“你的粮食只配拿去喂狗！”

“懦夫！”

马泽科兰克心中一惊，“懦夫”在兽人的语境里可以算是最侮辱人的词语了。

“肮脏的绿皮怪！我想……”

不管这个人类想说什么，他都失去机会了，克拉特突然将他扑倒在地，甚至腰间的长剑都没来得及被拔出来。两人在码头上扭打成一团，克拉特的拳头如暴风雨一般打在人类身上。

马泽科兰克正想着如何将两人拉开，这时，突然出现的人类卫队令他舒了一口气。三名卫兵从真爱回报号上迅速跳下来，拼命将兽人从他们的船长身上拉开。

但是克拉特可不会心甘情愿地被三个人类士兵妨碍。他一拳打中其中一名士兵的肚子，接着直接拎起第二个人粗暴地扔在第三个人身上。

很快，兽人船员们也纷纷跳下雷科诺号，不容分说地加入这场斗殴。马泽科兰克意识到，如果自己不立即做点什么的话，局势将很快失去控制。

他高举起自己的网枪，却打从心底祈祷着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要开枪。他冲着人群大声吼道：“够了！住手！都给我马上住手！否则后果自负，懂吗？”

正准备再次扑向人类船长的克拉特随即收住了脚。他的对手则满脸是伤，鼻子和嘴角鲜血直冒。“是他先打的我！”由于鼻子受了伤，这个可怜人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古怪。

“是啊，你活该。谁叫你说话遭人恨呢。”克拉特在一旁不住地嘲笑。

“你差点儿杀了我！”

“我说了，都住嘴！”马泽科兰克赶在克拉特回口之前打断了对话，“你们两个都被捕了。你们是死是活我才不关心。”他看向站在一旁的兽人战士和人类士兵，说道：“这里是地精的地盘，这里的一切都得听我的，懂了吗？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帮我把这两个家伙押到监狱里去，听候判决，要么卷铺盖滚出棘齿城。自己看着办吧。”

马泽科兰克并没有在虚张声势，他说的话一点没错。但他仍然故意压低了嗓音，让自己看上去颇具威严。他知道，如果这两伙人无视他的警告继续厮打械斗的话，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即便使用网枪，除了得到一团不知道会裹进什么的绳网外，也不会有其他的好处。

没想到的是，其中一名人类士兵开口说：“我们会按您的要求去做。”

显然，兽人也不想因为挑战地精在棘齿城的主权而引火上身，当人类表态之后，一名兽人很快附和道：“我们也会遵照您的指示。”

马泽科兰克带着克拉特和浑身是血的人类船长回到陆地上，一路上他都在努力地平复自己紧张的呼吸。这种巨大的压力令他喘不过气来。他不自觉地思索着，是不是自己该换条谋生之路了。这份保安的工作确确实实已经腻了。

达文少校震怒不已。他一边忍不住用手拽扯自己的胡子，另一边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停下来。上次，他一气之下拔下了一撮胡子，不仅疼了很多天，还伤了端正的相貌。

他的怒火来自于里奇下士从棘齿城风风火火带回来的汇报。“他们真的把卓克船长抓起来啦？”

“千真万确，长官，”里奇答道，“不过为了公平，那个兽人也被逮捕了。争执刚发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地精保安介入了。”

“然而你就任由他们把卓克船长抓走啦？”

里奇有些面露难色。“我也是没办法，长官。地精在棘齿城是有司法主权的，我们没有……”

达文愤愤地摇摇头。“没有管辖权。是了，我知道，我知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径直走向房门，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这简直太荒唐了。我们不能被这群白痴牵着鼻子走。”

“长官，我不认为他们会……”

“兽人简直是厚颜无耻，一直拿我们当猴耍。”他转身走向窗户。

里奇立刻附和地点着头。“您说得没错，长官。他们交换给我们的谷子都是一些下等货。这是对我们赤裸裸的侮辱。而且，那个兽人毫无来由地攻击了船长，手段卑劣。”

达文少校在窗前站定。他看向窗外的无尽之海，轻柔的海浪一圈一圈地拍打在沙滩上，完全一副安静祥和的景象。但是他觉得，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已经无法无天了。如果兽人继续胡作非为下去，他们再次向我们宣战将是迟早的事。”

“我不认为会爆发战争，长官。”里奇表现出满脸的疑惑，但达文更了解局势的发展。

“会的，战争会来的，下士。你绝对能亲眼看到那一天。牛头人和巨魔与他们狼狈为奸，他们能轻而易举击败我们，除非，我们事先做好准备。”他转过身又朝门的方向走去，“来人哪！”

列兵奥雷尔走进了房间。每当达文看到自己的这个助手，他都忍不住叹口气。无论这名年轻的列兵怎样装备，身上的盔甲都会显得宽大得要命。“有什么吩咐，长官？”

“马上给塞拉摩送去消息，就说我们需要增援，越快越好。”

“是，长官，这就去办。”奥雷尔敬了个礼，离开了指挥室。他马不停蹄地直奔水晶石，那是普罗德摩尔女士放置在北方城堡里用来与塞拉摩保持联系的装置。虽然没办法做到实时的通话，但简单的讯息还是可以发出去的。

里奇若有所思地挠着脸颊，说道：“唔，长官，恕我冒昧地问您——这个办法真的行得通吗？”

“绝对没问题。”达文重新坐回他的椅子，不再焦虑地想要拽胡子了，行动已经开始。“我是不会让这帮绿皮怪物有机可乘的。”

第十二章

艾格文由衷地希望这个恼人的年轻女人能够马上离开。可艾格文心里也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但依然忍不住，希望能如此。她已经独居将近二十个年头了，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的确是，与被流放在卡利姆多的数百年相比，这二十年可谓幸福而快乐。

她曾经坚信，这片高原被无尽之海包围，宛若绝人之境，能够远离尘世的喧嚣，而自己设置的结界法力微弱不惹人注意，这样就不会有人能找得到她了。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我不敢相信您还活着。”

面前这个自称普罗德摩尔的女人的声音听上去十分年轻。艾格文猜这肯定不是她的真实嗓音，她刻意改变了自己的声音，是想试探艾格文的真实身份。

普罗德摩尔继续说道：“您一直是我心里崇拜的英雄。当我还是个学徒的时候，我就熟知您的光辉伟绩，您是史上最伟大的守护者！”

一想到紫罗兰城堡里的那帮老家伙们竟然这样写她，艾格文气得浑身发抖，她否认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艾格文一刻也不想留在这里了，她拎起装满了水的木桶，径直向小木屋走去。倘若走运的话，这个普罗德摩尔会知趣地自行离开。

但是今天，艾格文的运气好像用光了。

普罗德摩尔一直跟在她的身后。“正是因为有您，我才能成长为一名法师。”

“我非常后悔自己曾经是一个法师。”艾格文咕哝了一声。

“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您会在这里？为什么您不告诉我们您还活着呢？实话实说，没有您的帮助，我们在对抗燃烧……”

把水桶往地上一扔，艾格文猛地转身面向普罗德摩尔。“我在这自有我的理由，你也不需要知道。现在，请你离我远一点儿！”

很不幸，艾格文的话非但没有轰走这个女人，反而让她卸下了装扮小姑娘的伪装，恢复了她作为一名领导者所应有的神态。“恐怕恕难从命，护法者。您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我现在一文不值！你怎么就听不懂呢，你这个傻乎乎的小女孩！我不能与人类为伍，兽人也不行，巨魔、矮人，只要是你说得上名字的都不行。”

普罗德摩尔挺直了腰板。艾格文可以看得到她体内翻涌的强大魔力，意识到这个女孩虽然年轻，但实力不容小觑。她能够人不知鬼不觉地穿过艾格文的结界，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我不是什么小女孩，我是一名肯瑞托的法师，”

“我已经活了一千年了。在我看来，除非你有个几百岁，否则我叫你小女孩是没有错的，小女孩。好了，赶紧走吧，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为什么？”普罗德摩尔的声音中充满了疑惑。这让艾格文觉得可能她压根儿就没了解过她的历史，又或者这个年轻姑娘只读过被粉饰后的故事。但这年轻姑娘话语声没有停下：“您开创了女性成为法师的先河，您是艾泽拉斯的英雄，默默地守护着我们。您怎么能拒绝……”

“当然能。”艾格文转身头也不回地进了屋，地上的木桶被置之不理。她想着晚些时候再来拿。

普罗德摩尔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她跟着艾格文穿过了摇摇欲坠的木门。“护法者，您……”

此刻，她们站在了所谓客厅的地方，但这也是木屋里唯一的房间，既是卧室，也是餐厅和厨房。艾格文大声地嚷道：“别在那样称呼我！我早就不是一个法师了，也从来不是什么英雄，我更不想你待在我的房子里。你说我是女性法师的榜样，恰恰相反，我刚好是女人不该成为法师的最好的证明。”

“您说得不对。”普罗德摩尔接着说，“正因为有您……”

艾格文双手捂住耳朵，连声大叫：“以这世上博爱的圣光之名，可以请你闭嘴了吗？”

普罗德摩尔不为所动，心平气和地说道：“我说了什么，您心里无疑是最清楚的。若不是您的努力，恶魔们早就卷土重来了，而我们……”

“可那又有什么区别呢？”艾格文冷笑一声，“它们还是回来了。洛丹伦还是被毁灭了。巫妖王如今仍在称霸一方。萨格拉斯的野心依然得逞了。”

当听到巫妖王三个字的时候，普罗德摩尔的表情显现出一丝痛苦，不过艾格文没有深究。接着，年轻女孩继续说：“您可以诋毁自己的功绩，但那改变

不了什么。您的所为激励了无数人……”她笑了笑。“尤其是那些渴望成为法师的女孩子们。在紫罗兰城堡的时候，我最喜爱的故事就是您被斯卡维尔选中，进而成为首位女性守护者的那段历史。斯卡维尔是第一位注意到女性法师身上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大法师，提瑞斯法的守护者们也纷纷对这一英明决定大加赞赏，并且……”

艾格文实在忍不住了，放声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响亮刺耳，久久不散。甚至于笑得太厉害，她竟然有些喘不上气来。她不住地咳嗽，过了许久才恢复过来。经历了千年的岁月，她的身体已经变得衰老而虚弱了，不过依然存留着足够的生命力，使得她不至于因为一阵大笑而昏死过去。

的确，这是艾格文几百年来笑得最痛快的一次。

普罗德摩尔脸上的表情就像生吞了一只酸柠檬一样难看。“我没有看出来这里面有什么好笑的地方。”

“当然没有。”艾格文的笑声好不容易才收住，又做了几下深呼吸。“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鬼话，你当然看不出来。”随后，艾格文长叹了一口气。“既然你坚持想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那么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来自塞拉摩的高贵之人，请坐吧。”她指了指一把秸秆椅子，那是她在流放后的第三年花了整整一年的功夫编成的，她自己可舍不得坐。“就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成为提瑞斯法守护者的吧，以及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被他们冠以英雄光环的人……”

距今八百四十七年前……

这么多年来，提瑞斯法林地第一次让艾格文感到恐惧。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坐落于洛丹伦首都的北边，总是一副宁静祥和的景象，远离着城市的浮华和喧嚣。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妈妈第一次带她来这里露营。面对着陌生的美景，小艾格文既害怕又惊喜。动物们在林地里自由穿行，五颜六色的植物遍地可见，远离了城镇灯火的夜空更是繁星锦簇。这一切无不深深震撼着她幼小的内心。

随着年纪的增长，林地变得不再陌生可怕，取而代之的是数不尽的愉悦、幸福和惬意。

但是今天，艾格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从孩童时期开始，她就一直是法师斯卡维尔门下的学徒，此外还有四个同龄的小伙伴——当然，都是男孩子。艾格文从小就一心梦想着成为一名法师，但是父母却反复地告诫自己，她将来会成为一位贤惠的妻子，那是她的命运。她现在还小，拨弄花草性情贪玩尚可以接受，等再长大一些，她就该学习更重要的持家之道了，比如缝补衣物、烧菜做饭……

当她遇见斯卡维尔的那一刻，她就确信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斯卡维尔邀请她成为自己的弟子，并态度强硬地要求她不能拒绝。她的父母哭得伤心欲绝，认为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但艾格文却难抑内心的激动和欣喜，她马上就要踏上成为一名法师的旅程了！

那时候，斯卡维尔门下只有三个徒弟——法勒瑞克、乔纳斯和曼弗雷德。虽然他们也像艾格文认识的其他男孩子一样烦人，但总体上相处得还可以。一年之后，第四个男孩，纳塔尔，也加入了师门。

今天，斯卡维尔告诉他们，他其实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名叫提瑞斯法守护者。艾格文的第一反应是这片林地很可能就是以这个组织的名字命名的。其实恰好相反，几个世纪以来，守护者们一直保持着在这片森林里开会议事的传统，因此借用了森林的名字。艾格文对此惊讶不已，多年来她在林地里露营过许多次，可是一次也没见到过有这种集会。

斯卡维尔说，他即将带他们去林地里谒见提瑞斯法议会。

男孩们立即兴高采烈地讨论起各种神秘组织，好像马上要去探险一样兴奋。艾格文没有参与讨论。她想知道提瑞斯法议会究竟是什么，斯卡维尔并没有解释得很清楚。男孩子们对斯卡维尔的话深信不疑，而艾格文则想探知更多。

“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们的，我的好姑娘。”面对她的疑惑，斯卡维尔回答道。他总是用“我的好姑娘”来称呼她。

在斯卡维尔带着他们来到林地后，艾格文心中的困惑越发地加重，因为他们所站的地方只是一片空地，哪有什么集会呢。

正当她开口想要向斯卡维尔问个明白的时候，突然，一道闪光凭空乍现，她随后发现他们站在一个由七人围成的正圆的中心。这七个人中，有三名人类，三名精灵，还有一名侏儒。而且他们全是男性。

“我们已经选定了。”一名精灵发话了。

法勒瑞克不解地问道：“选定了什么？”

那名侏儒回答道：“安静，孩子，你马上就知道了。”

刚才说话的精灵此时转身面向了斯卡维尔，说：“你的徒弟们都被培养得十分优秀，感谢你的付出，护法者斯卡维尔。”

艾格文眉头紧皱，她此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导师有这么一个头衔。

“只是，其中有一位学徒更为出色。这位学徒对魔法拥有着超乎常人的好奇心，同时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并且还已经掌握了梅特里卷轴。”

这时，艾格文的心跳得飞快。暗夜精灵梅特里是数千年前的一个伟大的魔法师。一般来说，精灵法师们通常在当学徒的最后一年会开始尝试学习梅特里卷轴；而人类法师则在学徒期期满后才会学习这种魔法。然而，艾格文在做学徒的第一年就已经能熟练使用梅特里卷轴中的法术了。

她一直在背地里偷偷地练习，因为斯卡维尔一再提醒她，学这样的魔法会“惹恼那群男孩子的”。

法勒瑞克挨个扫视了他的伙伴。“是谁掌握了梅特里卷轴？”

艾格文露齿一笑，显出十分得意的表情。“是我。”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曼弗雷德非常生气地质问道。

斯卡维尔用纸片般轻柔的声音回答说：“我同意的，年轻的曼弗雷德。你和法勒瑞克都注意一点，说话不能如此无礼。”

两人不禁都低下了头，悻悻地说：“是，师父。”

那位精灵则继续说道：“现在，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一场战争正在发生。这不是普通的战争，而是一场法师与法师的战斗，终有一天你们也会加入其中。恶魔已经入侵了我们的世界，虽然我们极力反抗，但它们的攻势一年甚过一年。”

“没错。”侏儒插了一句话，那个精灵不由得白了他一眼，“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反抗彻底激怒了它们。”

“恶魔？”纳塔尔有些被吓着了。他向来很害怕恶魔。

“是的。”其中一个人类说道，“每一次它们都试图摧毁我们。只有魔法师能将它们击退。”

“提瑞斯法议会，”精灵瞟了那个人类一眼，表达了对他擅自多嘴的不满，“承担着保护世界不受恶魔侵犯的职责，我们会选出一位守护者。这片土地上最优秀的年轻法师们已经被现任的守护者带来了，也就是你们的导师斯卡维尔，他培养了你们。我们会在你们之中挑选最合适的人选，以继位新一任的守护者。”

“这个选择不曾容易过。”侏儒说道。

乔纳斯低声抱怨着：“而且非常的愚蠢。”

“年轻人，你刚刚说了什么？”另一名精灵发问道。

“我说，你们做出的决定非常的愚蠢！艾格文是一个女孩。最多也就成为一个懂得多一点的妇女，做点为村民发发草药之类的活儿，如此而已！我们才是真正的法师！”

艾格文惊愕又愤怒地盯着乔纳斯。她一直都爱恋着乔纳斯，他们两人还偷偷地睡过几次。他们的关系始终秘而不宣，将其他的学徒蒙在鼓里，但却瞒不了斯卡维尔——没有什么事能逃脱这位老法师的慧眼。如果这些话是从法勒瑞克嘴里说出来的，她还可以接受，毕竟法勒瑞克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傻瓜。但乔纳斯怎么……艾格文暗暗发誓，乔纳斯休想再碰自己一下。

“的确是。”一名年长的人类轻叹一声，说道，“女人容易意气用事，也容易过度偏激，这的确达不到一个魔法师应满足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在斯卡维尔选定的学徒中，艾格文是天资最为聪颖的。我们必须选择最优秀的候选人作为守护者的继任者，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女孩将接任这个职位。”

这时，艾格文非常自信地说：“尊敬的先生们，我一定能做得像男法师一样出色。而且，我想我会比他们更加优秀，因为我吃过更多的苦，克服过更多的困难。”

精灵微微一笑。“言之有理。”

“等一下。”纳塔尔说话了，“你们如果把她指定成了，那个什么，守护者的话，那我们怎么办，什么都不是吗？”

“并非如此。”精灵答道，“你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承担各自重要的职责。所有提瑞斯法的法师都必须加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只不过守护者肩负着最重要的使命。”

艾格文转身看向自己的导师，问道：“斯卡维尔老师，您怎么了？为什么您要放弃成为守护者呢？”

斯卡维尔笑了笑。“我老了，我的好姑娘，也累了。与成群的恶魔作战是你们年轻人的游戏。我只希望能抓紧自己所剩不多的时间，好好培养新一代的法师。”他面向男孩子们，说：“放心，我会继续做你们师父的。”

“好极了。”法勒瑞克不满地嘟囔着。四个男孩都生着闷气。

“非要说个理由的话，”侏儒怒意十足地说道，“你们做事草率而鲁莽。这足以证明我们选择艾格文是正确的。”

“不仅如此，”那位年长的人类补充说道，“守护者是议会的核心。我认为女孩子具有更强的执行力，也更能理解每一条命令的本质所在。”

“我们面对的可不是一场军事行动。”另一名人类开口说道。

艾格文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们说过这是一场战争？”

“非常正确。”精灵回答道，脸上带着一丝微笑。他直直地注视着艾格文的双眼，似乎能洞悉她的灵魂。“孩子，在守护者之位交接之前，你仍有许多准备要做。我们将把提瑞斯法议会的魔法传授于你。你还要明白，艾格文，你将肩负起身为一名法师最沉重的责任。”

“我明白。”尽管心中仍有不安，艾格文还是一口答应了。她只想成为一名魔法师，她也知道法师的任务在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魔法是将所有混乱的无序转化为秩序的手段，艾格文深信这也意味着将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但她不知道的是，未来会何等的艰辛，以及斯卡维尔教授她梅特里卷轴的真正用意。

法勒瑞克向前迈了一步。“该死！我怎么可能比不上一个女孩？更好，甚至更好！我也会施放梅特里卷轴中的一招！瞧好了！”法勒瑞克闭上了双眼，然后又睁开，死死盯住精灵面前的一块正缓缓浮起的石头。他口中默念了一遍咒语，随后又念了一遍。梅特里的法术总是需要念两遍才行得通，斯卡维尔解释说这能确保万无一失。

亮光一闪，石头表面散发出一层微弱的黄光。法勒瑞克轻蔑地看了看艾格文，然后对大法师们得意地笑了起来。

“点石成金术，”侏儒率先评论道，“真没创意。”

“事实上，”精灵面露微笑，“只有笨蛋才能变出这样的金子。”

法勒瑞克笑容尽失。“什么？才不是呢！”他飞速地念了一个识别咒，随即脸色变得愈发地难看起来。“可恶！”

“你的功夫还不到家，”精灵继续说道，“不过你尚有潜力可挖，你们都有。法勒瑞克、曼弗雷德、乔纳斯和纳塔尔，你们应当在斯卡维尔的指导下继续提升自己。”接着，他又用犀利的目光凝视艾格文。“艾格文，你的命运已经落定。一个月后，我们会再次聚集于此，传授于你应有的魔力。记住，做好准备。”

话音刚落，又是一道闪光乍现，七位法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月很快地过去了。斯卡维尔让艾格文对恶魔军团以及他们那些面目狰狞的爪牙有了透彻的了解。正是有像斯卡维尔这样的守护者保护，恶魔们占领大陆的意图才没能得逞。之后，斯卡维尔将自己守护者的法力也传给了艾格文。艾格文从未有过如此醍醐灌顶的感受。以前那些要全神贯注才能施放的魔法，现在一念之间就可以完成。她的洞察力也变得更加敏锐，一眼就能看透事物背后的本质。以前操控那些动物和植物她还要费点心思，施展些复杂的魔法才行，而现在只需微微地一瞟就能轻松实现。

一年后，斯卡维尔在睡梦中静静地离世。在他意识到自己不久就要离别尘世后，他便为乔纳斯、纳塔尔和曼弗雷德安排了新的导师。而法勒瑞克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斯卡维尔立下了遗嘱，将他所有的物品以及仆人都留给了艾格文。

斯卡维尔去世后不到一个月，艾格文就接到了提瑞斯法议会的秘密召唤，急匆匆地从一个叫乔塔斯的小村庄赶了回来。

等她刚到提瑞斯法林地，那个名叫埃尔巴格的侏儒便说道，艾格文也是后来才得知他的名字：“你在乔塔斯都做了些什么？”

“将他们从兹莫德勒手中救出来。”艾格文觉得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在击败他之前，你想过去更多地了解兹莫德勒吗？你是否制定好一个万全之策，以备在消灭它之后，以保证乔塔斯的人民不会因真相暴露而恐慌？难道说你只是盲目地相信横冲直撞就能成功？”

奔波的疲惫和满腔的怒火让艾格文一改往日恭敬的语气。“埃尔巴格，你说得没错，这些我都没有做。但是你要知道，时间宝贵，根本来不及制订什么计划或者收集什么信息。这么做只会危及校舍里的那些孩子，兹莫德勒将他们统统抓住了。那么多的孩子。如果我不当机立断……”

“你所要做的，”埃尔巴格说道，“就是按照指令去做。难道斯卡维尔没有教过你提瑞斯法议会的规矩吗？我们必须谨慎行事，而且……”

艾格文立即打断了侏儒的话：“你们所做的，埃尔巴格，只是反击。你们只懂得这个。这就是你们同那些丑八怪对抗了几百年，却没曾取得丝毫进展的原因。兹莫德勒占领了整座校舍，并企图将乔塔斯的孩子们在仪式中献祭，这必然会毒害他们幼小的灵魂。我偶然经过，闻到了恶魔魔法的臭味才得以及时赶到。你们的方法实在是太被动了。”

“就应该是这样！”埃尔巴格挥舞着双臂大声叫道，“这个议会就是为了抵抗恶魔威胁才创立的……”

“可是它不起作用。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驱逐这些入侵我们世界、破坏我们家园的怪物，我们就绝不能容忍他们这么轻易地侵犯我们，在我们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抢走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先发制人，探查出他们的踪迹，然后一网打尽。否则，我们迟早会一败涂地。”

埃尔巴格显然没有被说服。“人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生活岌岌可危，我们怎么可能控制得住恐慌的局势？”

艾格文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她看了看在场的其他几位大法师。“究竟是埃尔巴格代表了你们所有人的意见，还是就他的声音最大而已？”

议会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精灵，雷尔夫斯拉，脸上略微现出一丝赞许的微笑。“事实上，两者都是，护法者。”笑容随即消失。“埃尔巴格指责得没错，你的确行事过于武断了。兹莫德勒是一个侍奉于萨格拉斯的下等恶魔，他能为我们提供许多有关他主人的有用情报。”

“太对了，也许在他杀害了那群无辜的孩子之后，我们就能拿到有用的情报了。”

“无法避免。有时候，为了赢得战争，我们必须冒险。”

艾格文惊呆了。“我们面对的可是孩子们宝贵的生命啊！何况，这不是什么战争，这最多算是一场绑架。如果我们置之不理，孩子也好，大人也好，都会死在他们手里的。”不等其他法师开口责备她，艾格文抢着说道，“我敬爱的大法师们，请接受我的敬意，求求你们，我现在太累了，只想睡一会儿。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雷尔夫斯拉的脸色变得阴暗起来。“牢记你的职责，护法者艾格文。你虽然是世界的守护者，但是你效力于提瑞斯法议会。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想忘也忘不掉。”艾格文抱怨了一声，“没有其他事了吧？”

“暂时如此。”雷尔夫斯拉答道。没等他的话音落地，艾格文就已经施法传送到紫罗兰城堡里了。她实在太需要睡眠了。

第十三章

看到克里斯托夫坐在普罗德摩尔女士的王位上，洛伦娜十分失望，但并不觉得惊讶。女士自己总是能不坐就不坐，但内务主管在接管了所有事务后，直接赖在王座上不下来了。

与其说克里斯托夫坐在王位里，不如说他躺在王位里。只见他消瘦的肩膀松垮垮地耷拉着，身子歪斜地靠在角落里，一条腿懒散地挂在另一侧的扶手上。当杜瑞将洛伦娜带进来时，克里斯托夫正在审阅一张卷轴。“洛伦娜上校想要见您，大人。”这个老女人毕恭毕敬地上报道。

“什么事，上校？”克里斯托夫依然看着卷轴，眼睛抬都没抬一下。

“列兵施特罗沃失踪了。”洛伦娜开门见山地说道。

克里斯托夫抬起头来看了看她，眉毛上挑。“我怎么觉得我对这个名字没有印象呢？”

“这只能说你当时根本没有在听女士吩咐的话。”

克里斯托夫把卷轴放下，挺直了身子。“在这个房间里跟我说话时，注意你的语气，上校。”

洛伦娜厌恶地看了内务总管一眼。“多谢提醒。可是不管在哪个房间里，我都会这么跟你说话。普罗德摩尔女士只不过是让你代管政务，这并不代表你就是女士了。”她冷笑一声，“想发号施令，你还远远不够格。”

克里斯托夫的眉毛拧成了一团。“在普罗德摩尔女士回来之前，我就是最高权力。所以，你最好在这儿放尊重点。”

“你就是一个内务总管，克里斯托夫，你我都一样，是为了给普罗德摩尔女士献言献策。你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

克里斯托夫又靠回了王座里，重新拾起了卷轴，用带着厌烦的声音问道：“你来到底有什么事？”

“我说了，列兵施特罗沃失踪了。我派他去调查火刃组织的底细。我从他哥哥曼纽尔那里了解到，在恶魔克星酒吧里他们两人商量好了对策。施特罗沃躲在角落里，曼纽尔则主动向一个可能与火刃有关的陌生人搭话。随后，施特罗沃跟踪了他。但这都是前天晚上的事情了，后来就音讯全无了。”

“这关我什么事？”克里斯托夫一脸的不耐烦。

“你简直就是个不动脑的笨蛋。因为他在调查火刃的时候失踪了，就是那个在北方城堡袭击我们的火刃组织。我认为其中必有蹊跷，你不觉得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克里斯托夫又把卷轴放了下来，“难免有士兵临阵脱逃，这的确令人难过。我想你会慢慢明白的，上校。”

洛伦娜厉声回应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总管先生，但是我更了解施特罗沃。即使砍下他的腿，他也绝不会逃跑的。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士兵。我希望能彻底搜查塞拉摩，直到找到他。”

“不行。”

洛伦娜下意识地握住了剑柄，但她心里也清楚，朝这个坐在塞拉摩王位上的男人捅一剑是很愚蠢的事情。尽管他不配坐在那儿，只配挨一剑。“你说‘不行’是个什么意思？”

“我想上校应该听得明白字面上的意思……”

“真好笑。”洛伦娜松开握住剑柄的手，迈步走向巨大的窗户，她丝毫不想再看一眼克里斯托夫的那张脸。窗外，天空澄澈而明亮，她能轻易地分辨出东北方向的奥卡兹岛。“这个火刃组织是心头之患，总管先生。他们不仅会使用魔法，还……”

“好了，上校，火刃不过是个谣言，即使你的士兵跑了，你也无法证实它的存在。我恐怕不会允许为了一个逃兵动用塞拉摩的军队，更何况眼下这些兵力正要派上用场。”

洛伦娜转过身，疑惑地问道：“你在说什么？”

“你既然来了也省得我召见你了。”克里斯托夫说道。

洛伦娜心想，为什么他一开始不提这件事，并问了出来。

克里斯托夫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可没有资格向坐在王位上的人发问，上校。你要做的就是照命令行事。现在，我告诉你，兽人正在科卡尔峭壁集结自己的军队。那可是兽人在杜隆塔尔的据点里离北方城堡最近的一个。”

洛伦娜不需要别人提醒她科卡尔峭壁在地图上的位置，她眉头紧锁，问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今天早上。现在，达文少校需要额外增援，我想要你带领部队即刻前去。"

尽管洛伦娜的职责中不包括塞拉摩和北方城堡军队的调度和管理，但她依然有权知道部队的动向。"额外的增援？北方城堡什么时候增援过？"

"昨天。在商旅海岸上已经发生了多起冲突，兽人公然挑衅我们人类。闹事的人都被关进棘齿城了，包括一名被兽人攻击的人类船长。"

洛伦娜点了点头，她听过这份报告。"那又如何？地精有权维护中立城的秩序，制止斗殴。"

"那不是斗殴！"克里斯托夫大声吼道，令洛伦娜吃了一惊。内务总管一向十分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但洛伦娜不得不承认他很聪明，工作更是滴水不漏。不过她第一次见他如此失态，瘦弱的身子竟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来。

"不管是不是打架斗殴，"洛伦娜故意用平静地语调说着，与克里斯托夫渐高的声音形成对比，"这都不是重点。为什么要往北方城堡增派援兵？"

"我说过了，兽人的军队在……"

"不是这一次，我指的是第一次。"

克里斯托夫耸了耸肩。"达文少校认为很有必要，我也就同意了。"

洛伦娜无奈地摇摇头，转身看向窗外。"达文少校向来对兽人有偏见，总管先生。我不太相信他在这件事上的汇报。他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

"我却相信他不会。兽人若是在集结，他一定是第一个知道的。"克里斯托夫起身走下王座，站在了洛伦娜身旁，"上校，倘若北方城堡有意成为又一场人兽战争的前沿阵地的话，我们必须早做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向北方城堡派遣了两支守备部队和一支精英卫队的缘故。"

听到这话，洛伦娜惊得下巴都快掉了。她不禁向后退了一步，这样她既可以正面克里斯托夫，但又不至于离他太近。"精英卫队？那可是保护普罗德摩尔女士安全的警卫队。"

克里斯托夫无动于衷，说："女士现在联系不上，她能照顾好自己的。与其让他们每天无所事事，不如调到北方城堡发挥应有的作用。"

洛伦娜又摇了摇头。“你的决定太过武断了，克里斯托夫。我们现在的确面临一些棘手的状况，但那并不意味着会引发战争。”

“也许不会，可是我宁愿未雨绸缪，也不想被打个措手不及。”

这话有道理，但洛伦娜依然无法认同。“如果兽人把我们的行动解读成了蓄意的敌对该怎么办？”

“我现在就是这么理解他们的行动的，上校。不管怎样，我们需要派出最精锐的部队上前线以防不测。所以我希望你能亲自在北方城堡坐镇指挥。兵贵神速，你带着你的高级小队乘坐飞艇先行奔赴北方城堡，后续部队会陆续乘船抵达。你的任务就是将一切安排妥当，为部队驻扎做好准备。”

洛伦娜叹了口气。既然飞艇都已经备好了，这就说明克里斯托夫在她来之前就已经做了决定。但是，她仍有一张底牌没打。“我认为，我们应该等普罗德摩尔女士回来。”

“你当然可以这么认为。”克里斯托夫走回王位，坐了进去，把两只手臂肆意地摊在两边的扶手上。“可是啊，普罗德摩尔女士正忙着帮她的宝贝兽人朋友排忧解难，殊不知他们正准备将我们置于死地。她对萨尔的盲目信任会毁掉她苦心建立的一切，我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好了，上校，你接到命令了。去执行吧。”

“克里斯托夫，这样不对。让我先找到施特罗沃，查出……”

“不必。”克里斯托夫的语气变得温和许多，手臂收到了身子前。“这样吧，上校，我做个让步：你可以派两名士兵去找施特罗沃。这是我能允许的极限。”

洛伦娜知道，这也是她能从这位内务主管这里得到的最大限度的支持了。“谢谢你。我想我该去和我的队员们会合了。”

克里斯托夫右手拿起刚才那张卷轴，左手不屑一顾地挥了挥。“你可以走了。”

洛伦娜带着怒意转身走出了大门。

第十四章

在听艾格文说完自己如何成为守护者的故事之后，吉安娜发现已经不能用惊讶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了。她读过的那些史书无不将这段历史视为佳话，广为传颂。没想到提瑞斯法议会竟然是如此不情愿地任命艾格文，对她身为女人的身份也颇有微词，甚至对她的意见横加反对。这些事在吉安娜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

当然，艾格文的这些回忆也是几百年前的故事了。“你说的与那些历史卷轴上记载的一点都不一样，护法者。”

“是的。”艾格文说罢叹了口气。“不会一样的。最好是让你们这些年轻法师认为，魔法师们是和谐共处的一家人。不过我想你也看出来了，他们说的都是一派胡言。”她摇摇头，身子往座位里深陷了一点，“的确，他们不喜欢女孩成为守护者，但那个时候别无他法，只能选择我。与其他四个候选人相比，我是最优秀的。只是在那以后，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后悔做了这个决定。”她重新挺直了腰，“直至最后，我们都后悔了。如果不是我……”

吉安娜摇了摇头。“简直荒谬。您付出了那么多。”

“我都做了什么？我一直固执地相信，提瑞斯法议会应该更主动地对恶魔实施打击，但这种固执又有什么用呢？八百年来，我拼命地铲除恶魔，到头来还不是徒劳？兹莫德勒只是第一个对手。那么多恶魔，那么多场战斗，结果最后还是落入了萨格拉斯的圈套。我简直……”

接下来的历史，吉安娜太熟悉了。“我知道您与萨格拉斯之间的恶战。您摧毁了他的肉身，但是他的灵魂却侵入了您的体内，直到潜伏进了麦迪文的内心。”

艾格文不由得苦笑起来。“那你还会认为我是一位伟大的法师吗？我被自己的傲慢蒙蔽了双眼，丧失了看清事实的理智。我一直以为提瑞斯法议会里的那些老头都是一群糊涂蛋，从来不去细想他们的身份：身经百战的法师，比我更加了解对抗恶魔的形势。在我‘打败’萨格拉斯之后，我变得更加狂妄自大，自认不可一世。我开始无视议会对我的召见，肆意违反组织的规定，不再听从他们下达的命令。打败萨格拉斯的人是我，那可是一个神，他们懂什么？”艾格文高声哀叹，“我真是一个傻瓜。”

“别这么说。”吉安娜不愿意相信这一切。这个她生命中最崇拜的女人，史上最伟大的法师，突然不顾形象地诋毁自己，显得一身傻气。“都是萨格拉斯的错。换了谁都会犯同样的错误。您也说了，他是一个神。他知道如何利用您的力量设下诡计，他也懂得如何操纵您的内心。您所做的一切都是无可避免的。”

在这个被称作家的简陋木屋里，艾格文失神地盯着一个角落发愣。“我做的蠢事远不止这些。麦迪文也是我犯下的错。”

吉安娜愈发地困惑了。“我知道麦迪文，护法者。他是一个……”

艾格文扭头看向吉安娜，打断了她的话：“我不是想说我的儿子是什么样子。我只想说他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吉安娜问道，内心十分不解，“麦迪文身上传承了聂拉斯·埃兰的血脉，而且……”

“‘血脉’？”艾格文干笑了两声，语气充满嘲弄，“这个词未免有些冠冕堂皇了。”

六十九年前……

这一次，召唤命令催促不断，使得艾格文不得不做出回应。随着岁月的变迁，提瑞斯法议会的成员也发生了更替。原先的三位精灵依然健在，但人类和侏儒的法师都去世了，他们的后辈的后辈得以继位。尽管议员发生了变更，但很多时候，一切还是老样子。艾格文既不愿理睬他们，也不想招收徒弟。她利用魔法延长了自己的生命，以便自己能够继续胜任守护者的职责。

艾格文站在洛丹伦的高墙上，因为四处都有传言，曾经拜于萨格拉斯麾下的一名奴隶潜入了王城，所以她正在为此施放一道追踪咒。咒语尚未读完，艾格文就被议会突如其来的召唤符文打了个措手不及，她失去平衡，差点儿从高墙上摔下来丢了命。这是这些天来的第三道召唤令了，而且从第一道起，这些不请自来的符咒就已经在严重影响她的正常施法了。

艾格文意识到，倘若自己不回应，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她手指一挥，把自己传送到了提瑞斯法林地，站在了当年那块被法勒瑞克变成粗金的石头上。物是人非，法勒瑞克已经死了，其他三位曾经的伙伴也早已不在人世了——均没有逃脱与恶魔相争战死沙场的命运。而这块经历了八百年风霜洗礼的石头，也已然褪去了表面暗淡的金黄，蒙上了棕褐的土色。

“到底是什么紧急的事情，需要通过打断我的咒语来提醒我？”

“八百年了，艾格文。”一名新任的人类大法师开口说道。艾格文从来没想过要记住他们的名字。“你的任期早就满了。”

艾格文挺直了腰身，这令她看上去比周围所有人都高大，她说道：“你最好称呼我为‘护法者’。这可是你们亲手为魔法世界定下的荒唐规则之一。”这个词源自矮人语，意思是“保护世界的人”，一直被用作守护者们的敬称沿用至今。艾格文其实根本不在乎什么头衔，无外对提瑞斯法议会的循规蹈矩表达着不满，他们对她的高调得意抱以的批评，令她觉得是一种无端的蛮横干涉。

雷尔夫斯拉也没给她好脸色：“啊，没想到你还挺守规矩的，嗯？”

那个人类看了雷尔夫斯拉一眼，继续说：“护法者，这很重要，你如今的所作所为，你比我们任何一人都清楚其中的风险。返老还童术并非一劳永逸，而且很不稳定。在战斗或是在施法中，你甚至有可能突然恢复成真实年纪的状态。倘若那时候没有继任者的话，恐怕……”

艾格文举起了一只手，打断了对方的话。她根本不想听这群老古董跟她讲什么魔法的大道理。他们有谁击败过萨格拉斯吗？“好吧，我会找一个继任者的，然后把守护者的力量传授给他。”

人类法师咬着牙说道：“我们会帮你找到合适的人选，斯卡维尔就是我们任命的，乃至之前的每一届都是如此。”

“不，我要自己决定。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了解守护者应当拥有的资格，而且肯定比你们这些只知道站在这座林子里光说不练的家伙清楚得多。”

“护法者……”人类还想说些什么，但艾格文一句也不想再听了。

“你的意见我已经听清了，我会破例考虑一下的。”艾格文微微一笑，“难免会有这样的事情，毕竟，愚者千虑亦有一得。在继任者定下之后，我会通知你们的。就这样。”

不等议员们回答，艾格文已经传送回了高墙之上。尽管那群老家伙说得没错，但她仍需履行自己的职责。她再一次施放起了追踪术，要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恶魔混入了洛丹伦城堡。

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并没有什么恶魔，不过是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惹的祸，玩弄着一些无法驾驭的魔法。假如继续听之任之，恶魔就真的被召唤来了，好在艾格文及时出手制止了这鲁莽的行为。接着，她将自己传送到了暴风城，准确地说，传送到了聂拉斯·埃兰的家。

多年以来，埃兰一直是一个苦苦爱恋艾格文的追求者。在艾格文心中，埃兰其实没什么特别之处，除了他拥有凌驾于提瑞斯法议会的魔法天赋。他没有沾染上议会成员们恃才傲物的铜臭气，凭借着出众的表现，他更是一举成为兰顿·乌瑞恩国王的首席魔法师。如果艾格文年轻几百岁，她或许会迷恋上他那钢青色的瞳眸、宽厚的肩膀和爽朗的笑声。

可惜她已经经历得太多了，既激不起内心对爱的欲望，也不想去了解他对自己的仰慕之情。在情窦初开之时，艾格文沉迷于情爱的游戏无可自拔，乔纳斯便是她的第一个情人。可是如今，她对男人彻底失去了耐心。八百年的阅历让所有的风花雪月都破碎成了一地的虚情假意和逢场作戏，现在的她既没有谈情说爱的时间，也失去那个兴致了。

尽管如此，她依然想方设法地故技重施，使用起当初勾引乔纳斯的手段，开始同埃兰搭讪。她突然一反常态，对埃兰的嗜好表现出喜爱有加的样子，甚至包括对矮人音乐的痴迷。

这些都只为了一个目的，那便是引诱他跟自己上床。

云雨的第二天，艾格文发现自己怀上了埃兰的孩子。但令她沮丧的是，肚子里的婴儿日后会长大成为一个男孩。她一直想要一个女儿，并想着培养她成为提瑞斯法守护者的另一颗眼中钉。不过即便如此，这个男孩也同样注定了要肩负起业已既成的使命。

艾格文的不辞而别的确令埃兰伤心欲绝。这个可悲的男人不敢有所奢望，只求她离去时能道个别。艾格文最终离开了暴风城。在之后的九个月里，她尽己所能地完成着守护者的任务，同时生下了麦迪文。仅此一次，她回来找到埃兰，把麦迪文托付给了他。艾格文宣布，自己的儿子麦迪文将会是她的继任者，成为下一任守护者。

“我看得出来，你现在是一副被吓坏的表情。”艾格文对着吉安娜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的确是的。”吉安娜没想过要掩饰。她曾经与麦迪文并肩作战，也正是他的极力说服，才使得吉安娜下定决心与萨尔的兽人达成了联盟，一同抗击燃烧军团的入侵。但她没想到，神通广大的先知竟然有着如此俗媚的身世。事实上，她对麦迪文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挣脱死亡重获了新生，一心渴望消灭燃烧军团以将功赎罪。

“我之所以告诉你我的故事，”艾格文说道，“是想证明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榜样，更不是什么指引少男少女成为魔法师的光辉典范。我只不过是一个自大的傻瓜，被自己的力量所蒙蔽，最终连同世界一起葬送在了一个诡计多端的恶魔手上。”

吉安娜连连摇头。她记起跟克里斯托夫多次讨论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不会记录在档案中的，那些华丽的文字只是作者为了希望读者去读而写出来的。她意识到，克里斯托夫说得没错，那些在安东尼达斯图书馆里读到的关于提瑞斯法守护者的故事都经不起历史的推敲。

这时，吉安娜突然感到颈后一阵刺痛，她立马站了起来。

艾格文也站了起来，很显然，这位老妇人也感受到了相同的异样。她的话随即印证了这一点："结界又恢复了。"

吉安娜觉得很惊讶，毕竟自己无声无息地破解了结界，但仍没能躲掉艾格文敏锐的眼睛。看来自己当初的怀疑没有错。

结界的法力越来越强，吉安娜不由得担心起来，事情开始不太对劲了。"有麻烦了。"

"是的，我认识这种魔法。说实话，没想到我还能再次遇见它。"艾格文啧了一声，"我甚至有些不敢相信。"

来不及向艾格文问个清楚，吉安娜首先要确保自己能够穿过这个结界。她默念了一道融合了结界穿透术的传送咒，同时也做好了失败之后迎接疼痛的心理准备。

果然，没能奏效。刚才还能行得通。不过她来时之所以没有用，是因为在把数百头帮然大物传送到这块高地之前，提前调查一下这里的环境还是有必要的。吉安娜闭上眼，疼痛慢慢散去，她转身看向艾格文说："我穿不过这结界。"

"恐怕是这样的。"艾格文长叹一声，显然她不喜欢和这个"小女孩"困在一起。

眼前的困境并不是吉安娜最忧心的，无法完成对萨尔许下的承诺才着实令她焦躁不安。

"您刚刚说见过这种魔法？"

艾格文默然地点点头。"是的。还记得兹莫德勒吗？就是那个我曾提到过的，强占校舍、囚禁孩子们的恶魔。"

吉安娜点了点头。

"这个结界就是他布下的。"

第十五章

克里斯托夫非常讨厌坐在王座上。

但是他明白这是必不可少的。领导者们需要向他们的臣民展现出王权的威严，因此一把巨大而奇异的椅子无外乎是上乘之选，它恰到好处地提醒着周围的人：王权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不过，他仍然讨厌坐在上面。他有预感，自己有一天可能会因为犯下某种错误而伤害到王座的威信。克里斯托夫对自己非常了解，他从来不是一块当掌权者的料。这些年来，他费尽心机地从那些领导者身上汲取知识，观察他能接近的，琢磨素未谋面的，通俗的道理他也知道：好领袖只做好事，坏领袖常犯错误。他很早就想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满招损，谦受益。领导者权高位重，做出的决定不全是对的，但骄傲自满的领袖常常对此视而不见，进而得到的下场只能是自我毁灭，最终被清理出历史的舞台。克里斯托夫先前的主子就是很好的例子。倘若加理瑟斯大元帅当初能够听进克里斯托夫的劝诫，或者认可另外六名大臣的建议，他都不至于最后葬身在被遗忘者的刀下。正如克里斯托夫所料，亡灵一族终究还是背叛了加理瑟斯和他的部队，导致了他从权力巅峰的陨落。那时候，克里斯托夫早已离开另谋他就了。

可是，也只有骄傲自负的人才会不顾一切地追求领袖之位。人性总爱给命运开玩笑。当克里斯托夫还是个少年时，他就被这个命题深深地迷住了。这个实事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少有真正的伟大领袖。

克里斯托夫有着清楚的自知，明白自己就是一个极度自负的人。他对自我能力的高度自信是他得以成为普罗德摩尔女士左膀右臂的重要原因，但也因此，使得他成了最不适合替代女士掌权执政的人选之一。

即便这样，他还是听从了女士的吩咐，在她从那堆荒谬可笑的事务里抽身回来之前，代为安排一切工作。

除此以外，克里斯托夫非常不待见这把王座，因为它坐起来实在是令人受罪。按照正统的礼数，王座的驾驭者应当挺直腰杆，手臂侧扶两旁，双眼直视臣民，摆出一副全知全能的神态来。可问题是，真像这样端坐，简直是要了克里斯托夫的命，他的背根本吃不消。他只能倾斜着身子靠在椅子上，这样才能

让自己的脊椎免遭痛苦。但看上去，他就跟躺在沙发里没什么两样，与王者应有的威严相去甚远。

现在是非常时期。克里斯托夫真心不希望女士跑到兽人的土地上，帮助他们干那些荒唐事。似乎在她心里，遭遇了危难的塞拉摩还不如一群横冲直撞的杜隆塔尔爬行动物。

普罗德摩尔女士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首先，鲜有一名女性能取得如她一般的成就，既是一名卓越的法师，也是一位英明的君主。的确有不少女性统治者，但她们大多数是由于世袭或是联姻而获得的地位，像普罗德摩尔女士凭借自身努力建立功名的，绝无仅有。尽管麦迪文首先提出人兽联合的主张，最终还是普罗德摩尔女士将其实现了，创造了历史。在克里斯托夫眼里，她就是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而自己能成为她最信任的副手，内心也是倍感荣耀。

可是她不讲原则地过度袒护兽人，实在令人抓狂。克里斯托夫可以理解。在所有他所了解的领导者中，萨尔是唯一能与女士相提并论的人。他统一了兽人部落，摆脱了恶魔诅咒的束缚，让兽人从此摘去了低贱下等的标签。甚至，萨尔的功勋可能要更胜一筹。

但萨尔是个特例，他代表不了兽人。追根到底，兽人仍然是一群未开化的野兽，勉强能理解一点语言而已，风俗野蛮，举止粗鲁，简直令人无法接受。没错，现在的兽人是被萨尔凝聚在一起了。他从小受人类的教育长大，利用学到的知识为兽人披上了文明的外衣。但是，萨尔终有一天会死去，等他一死。兽人就会原形毕露，显现出嗜血的兽性，伪装的人性必然灰飞烟灭，绝不可能挣脱得掉萨格拉斯给他们拷下的命运枷锁。

但是，这些话普罗德摩尔女士从来不听。克里斯托夫努力地劝过许多次，可惜伟大的领袖也会有不理智的时候，而女士便是对兽人有着盲目的信任。她坚信兽人是可以与人类和睦共处的，甚至不惜付出亲人的生命。

当克里斯托夫看到，普罗德摩尔女士宁愿坐视自己的亲生父亲惨遭杀害，也不愿背叛萨尔，不愿背叛这群只求索取不懂回报的家伙们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需要额外采取一些行动了。

如果不是处于极端的环境中，克里斯托夫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每天，他都在担心自己是不是做了正确的选择，日日从惶恐中醒来。他第一次踏上卡利姆多大陆时，战争已经结束了，塞拉摩正百业待兴。克里斯托夫非常害怕，时刻忧虑他们呕心沥血建成的家园会在一夜之间被付之一炬。对他们人类而言，整条商旅海岸上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城堡，唯一的栖息地就是这座可怜的小岛。而且，小岛背海而居，三面劲敌环伺。情况好的话还无所谓，但也常有糟糕的时候，人类的生存空间时刻都受着威胁。

尽管克里斯托夫又惊又恼，上堂谏劝了无数次，可女士依然我行我素，不惜以牺牲人类自身利益的代价偏袒着兽人。她还声称这样做有助于建立联盟，强强联合总比两败俱伤要好得多。最可悲的是，女士真的把自己的话当真了。

但是克里斯托夫更了解兽人。当普罗德摩尔女士宣称自己有能力预见未来之时，克里斯托夫依据毕生的经验却看到了可怕的终局，所以，迫不得已，他必须寻求帮助，以求力挽狂澜。

这时，一脸皱纹的杜瑞走进了书房。“大人，连接北方城堡的水晶石发光了。我想应该是那边传来消息了。”

克里斯托夫面无表情地说：“当然的，意料之中。”他从女士的椅子上站起来，迈步进了王座室，朝水晶石走去。想必一定是洛伦娜或是达文发来的汇报，通知他先头小队已经抵达了。他们是在今天早些时候出发的。克里斯托夫原本是想让洛伦娜早点抵达北方城堡，好为后续部队的增援做好准备。可是由于飞艇出现机械故障耽搁了一些时间，同时，大部队的航船又恰好遇上了顺风，比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不少。

在王座室的西南角，安放在基座上的水晶石不停地闪烁着深红的光芒，果然，在北方城堡里的另一颗水晶石被激活了。克里斯托夫径直向它走去。

克里斯托夫犹豫了片刻，单手拿起了水晶石。不出所料，顺着他的手臂，水晶石随即传来一股剧烈的震颤，痛得他几乎要把这石头扔在地上了。红光渐渐消退，紧接着，响起了达文少校的声音。声音嗡嗡作响，听起来就好像他正站在一个深幽的山洞里大喊。

“总管大人，我很遗憾地通知您，洛伦娜上校的飞艇到现在也没有抵达北方城堡。我们的瞭望员汇报说看到飞艇朝东北方向去了。大部队已经登陆了，但我不清楚洛伦娜上校究竟有什么打算。现在请您指示。”

克里斯托夫长叹一声，把水晶石放回了原位。“该死的女人！”

“哪个女人？”一旁的杜瑞问道。

“是洛伦娜上校。告诉我，她都带谁上了那艘飞艇？”

尽管这位老秘书的行为有时古怪异常，但办事的效率却是出奇的高。凭着出色的记忆，她不假思索地答道：“贝克少校、哈考特上尉、米拉上尉和诺罗杰中尉。哦，还有布拉薇恩下士。”

克里斯托夫眉头一皱，疑惑地问：“为什么她要带上一个下士？”他曾明确地向洛伦娜吩咐过，要她带上高级副将乘坐飞艇，其余人员搭乘航船就可以

了。突然，他的脑海里闪过一道模糊的记忆。“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名字。”

多亏有杜瑞，她走上前提醒他：“她就是那个人称幸运宝贝的女战士，经历过与燃烧军团的战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拥有极其敏锐的感官，能够在百步之外分辨出魔法的气息。”

“对，就是她。”克里斯托夫知道这个布拉薇恩。虽然她只是一个下等的列兵，却天赋异禀，在战场之上不仅能够识破隐身恶魔的伪装，还能一眼分辨出被燃烧军团操控了心智的人类。她的这种能力也能追踪到像普罗德摩尔女士这样的法师，她的上司常常会借助她的天赋，从而在乱成一团的战场中与女士取得会合。

马上，克里斯托夫就明白了洛伦娜的企图。“该死的！”在无奈地叹了口气之后，他自顾自地喃喃道：“我真是个十足的笨蛋。”

“发生什么事了，大人？”杜瑞问道。

“没什么。”克里斯托夫当即答道。他无法向杜瑞解释这一切。“那先这样吧，没事了。”

杜瑞一脸疑惑地说：“好……好的，大人。”她奇怪地看了看克里斯托夫，转身退下了。

房间里独剩克里斯托夫一个人，他透过巨大的窗户向外望去。今天大雾弥漫，无尽之海上的能见度还不足两里格。

太晚了，错误已经酿成了，而且是他一手导致的。从大战之初，克里斯托夫对洛伦娜上校的敌对情绪就没有减弱过，而今也正因如此，使他丧失了对她的掌控。洛伦娜一向非常鄙视他，而他也从来都是当仁不让。倘若这是在女士面前，臣属之间的针锋相对尚有情可原。可一旦克里斯托夫坐在了王位上，一切都不同了。他想的是，统治者必须有所威信，面对异议绝不能退让。

这份狂妄高傲曾出现在加里瑟斯身上，出现在之前的许多领导者身上，而现在，历史重演，克里斯托夫也无法独善其身。如果他能在对待洛伦娜的时候多表现一分尊重，她可能就会照他的吩咐去办了。但他没做到，所以她带走了布拉薇恩，为的是找到普罗德摩尔女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飞艇会朝东北方向飞：那是去杜隆塔尔的方向，女士正在那里帮雷霆蜥蜴安置新家。

虽然这让克里斯托夫有些措手不及，但还有最后一条路可以走。计划必须继续进行，只不过需要一些小的调整。尽管可能会留下后患，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切都将成为定局。唯一让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认识到兽人根本不值得信任的方法，就是尽快打响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最后，克里斯托夫再次拿起了水晶石，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双手将石头捧在掌中。水晶石微微散发出蓝光，等待着将讯息发出去。“我是内务总管克里斯托夫，我所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态还是发生了。普罗德摩尔女士和洛伦娜上校都已被称作火刃的邪恶兽人组织抓走了。兽人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达文少校，现在命你统领北方城堡所有的军队，准备开战！”

说罢，克里斯托夫把水晶石放回原处，石头的光芒随即消散。命令已然丝毫不差地下达至了北方城堡。

接着，他转身回到书房，想着把刚才处理到一半的工作做完。可当他一走进门，硫黄的恶臭便顷刻充斥了整个房间。兹莫德勒出现了。

Galtak Ered'nash. 汇报情况，总管先生。

令人反感的味道令克里斯托夫皱了皱鼻子。他厌恶与恶魔打交道。倘若不是回报丰厚，他马上就会让这个怪物滚蛋。不过，从历史的经验中，克里斯托夫还学到了另一条王者之道，那就是为了获取国家的利益，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与异族结盟。普罗德摩尔女士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才会与兽人建立联盟的，而克里斯托夫照葫芦画瓢，与兹莫德勒达成了协议。他们的合作只是暂时的，这个小魔头不过是他整个计划中的一个棋子。换句话说，他在利用兹莫德勒。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克里斯托夫甘愿表现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以满足这个低等恶魔的虚荣心。

“一切按计划进行。塞拉摩的人民已经准备就绪了，随时能够发动进攻，将兽人一网打尽。”

很好。能看到这群愚蠢的叛徒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非常高兴。

“我也是。”克里斯托夫的确是这么想的。兹莫德勒之所以能与克里斯托夫联手，是因为他们都怀抱着将兽人消灭殆尽的强烈渴望。当这一切都结束后，来自兽人的阻碍将不复存在，克里斯托夫便想着到时候把兹莫德勒也一并消灭了……

我们的愿景很快就能实现了，总管先生。我们会再见面的。Galtak Ered'nash.

克里斯托夫点了点头，将兹莫德勒口中最后两个晦涩的词重复了一遍。它们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火刃万岁！”

第十六章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想要突破恶魔的结界，艾格文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她。

这个小女孩走出了艾格文的小屋，后一道结界刚巧覆盖在了前者的位置上，她来到结界的边缘，尝试着从近处穿透它们。艾格文就没期待过她能够成功。

兹莫德勒显然不想再见到艾格文，在普罗德摩尔解除了先前的结界后，他马上又设下一个困住她。只要这些结界能够有效地把她关在里面，他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一定程度上，这也遂了艾格文的心愿。但是，一旦结界失效了，兹莫德勒就会心神不宁，这也是为什么需要设置双保险的原因。

其实这毫无必要。艾格文已经法力尽失，无心再与恶魔抗衡了。

又一次尝试失败后，普罗德摩尔伸手从斗篷里摸出几块肉干，扔进了嘴里。艾格文看到后，不禁赞许地点了点头。虽不知这个小女孩的师父是谁，但仅凭对实用技巧的传授，就足以看其出师于一名睿智的大法师。这些细节，即使是聪慧过人的斯卡维尔也从未告诉过她。艾格文曾在追击一个恶魔的途中饿倒过三次，从那以后，她才学会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带上一点食物。

这个小女孩转过身看向艾格文说："我想需要联合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才能成功穿过去。"

"不可能的。"艾格文苦笑着说，"把我的'力量'给你也是同样的结果。因为我的法力早就……枯竭了。"虽然"枯竭"这个词并不准确，但也足以回答普罗德摩尔的疑问了。"很遗憾，要是结界外有人做接应兴许还好办。"

"需要接应什么？"

艾格文对普罗德摩尔的导师的评价急转直下。"难道你没学过梅特里穿透术吗？"

普罗德摩尔摇了摇头。“梅特里卷轴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在十年前就被毁了。我只学过仅存的几则咒语，没听说过您说的穿透术。”

“可惜了。”艾格文只好无奈地说。她只盼望能在这儿安稳地生活下去，有无结界、谁的结界，这些问题她毫不关心。她只想逃离那个被她伤害得千疮百孔的世界，平静地度过余生。

“为什么您会沦落于此？”

艾格文轻叹一声。她早该料到会自食其果。

普罗德摩尔或许应该听完整个故事。至少，让艾格文把心底的话都说出来。

二十五年前……

麦迪文的住所位于赤脊山，那是一座名叫卡拉赞的塔楼城堡，深藏在一片起伏的山丘中。如今的艾尔文森林已是一片死寂，枯树干枝满目疮痍，自打麦迪文来到这里后，藤蔓与杂草四处疯长，这些曾经郁郁葱葱的老树也再没焕发过生机。远远看去，凋敝萧瑟的山丘如同干枯的骷髅，令人不寒而栗。

看着眼前的景象，艾格文无比难过。她慢慢地向塔楼走去，尽量避免响动，不希望她的儿子觉察到她的到来。

提瑞斯法的守护者们都被杀死了，兽人此刻正在大举入侵艾泽拉斯，惨烈的战争将世界撕成了碎片。灾祸究竟因何而起？

是她的儿子，她的亲生骨肉，亲手缔造了这一切。

怎么会这样？她百思不得其解。她当初将权力交给麦迪文是想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而不是毁了它。

艾格文来到了大门前。她可以感觉到，她的儿子此刻就在里面。此外，城堡里还有忠心耿耿的老管家莫罗斯和厨师，这会儿两人都已经睡着了。但令她意外的是，她明显感到这里还有第四个人。他的灵魂深深地缠绕着她儿子的内心，她认得他，因为她曾在几百年前将这个人亲手杀死过。

艾格文不再有所顾忌，她召来疾风狠狠地击向大门，厚重的木头霎时间爆裂成了千百块碎木。

只见她的儿子正站在对面，与她四目相对。麦迪文遗传了她高挑的身材和清秀的眉目，继承了聂拉斯·埃兰宽厚的肩膀和精致的鼻梁。灰色的头发梳成

一束严谨的马尾扎在脑后，整齐的山羊胡格外地标致，褐红色的斗篷随着微风上下翻动。

尽管此时她面对着麦迪文，但艾格文却怎么也认不出这是自己的儿子。她的理智与洞察时刻在提醒着她，这无疑是萨格拉斯。

“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杀死你了。”

麦迪文发出一阵恶魔般的狂笑。“母亲，你怎么会这么愚蠢？你难道天真地以为，一个小女孩真的可以打败得了伟大的萨格拉斯吗？他利用了你。利用你塑造了我。他一直潜伏在你的体内，在你千方百计引诱我父亲的时候，他将他的灵魂附在了我幼小的身体上。多年以来，他一直都是我的玩伴，我的导师，甚至给了我你们从未给过我的爱。”

艾格文简直不敢相信。她怎么会这般愚钝无知？“你竟然屠杀了提瑞斯法议会。”

“谁让你总说他们是一群愚蠢的废物呢？”

“无可饶恕！他们不应该死！”

“他们当然该死。你没怎么教过我，母亲。你总是那么地忙，只顾着埋头做你的守护者，根本不曾认真地抚养过我这个要替你继位的儿子。但是你还是少见地教会了我一件事，那就是你不屑向议会的老东西们承认我的存在，因为他们都是蠢货。萨格拉斯告诉了我，蠢货们的命运就应该是那个样子。你看，母亲，我都学会了。”

“不要伪装了，萨格拉斯！”艾格文嚷道，“不要用我儿子的声音跟我说话！”

麦迪文仰天长笑。“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小女孩？我就是你的儿子！”他将双手举起，“而且，我也是你的终结。”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艾格文始料未及，她甚至不记得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或许算得上是某种程度的仁慈。她只知道自己愈发地抵挡不住麦迪文的——准确地说，萨格拉斯的咒术，自己的对手显然占尽了上风。

最终，遍体鳞伤、鲜血淋漓的艾格文筋疲力尽地瘫倒在了城堡的石阶上，只能勉强地抬着头。她的儿子盛气凌人地俯看着她，放肆大笑。“为什么要悲伤，母亲？是你创造了我啊。你之所以生我，是为了挣脱议会的束缚，传承你的意志。你做到了。自你摧毁萨格拉斯肉身的那一刻起，他的灵魂就自由无阻地侵入了你体内，你的努力促成了他的野心。现在，睁眼看看吧，你成功了。”麦迪文冷笑道，“一颗置提瑞斯法于死地的眼中钉，嗯？”

艾格文心一惊，浑身血都凉了。这些当初对麦迪文未来的设想，她从来没说出口，更不会告诉麦迪文。在儿子出生以后，她的确很少陪在他身边。毕竟，一旦她的敌人知道了她有一个在暴风城的儿子，一定会以此来要挟她。她不敢冒这个险。所以，在麦迪文成人之后，她才向世人宣布自己是他的生母。

那一刻，她放弃了所有的反抗。她不愿再活下去，这个世界已然彻底地背叛了她。她一直认为自己所做都是正确的，矫正议会对自己的偏见，消灭踏足艾泽拉斯的恶魔。为此，她穷尽了一生。

自艾格文授礼成为正式法师那一天起，她就没再哭过。生孩子时的疼痛，父母离世的悲伤，与恶魔对抗失利后的灰心，都没能让她流下一滴眼泪。她的坚强意志远比这些痛苦来得强大。可此时此刻，她看着在纵情嘲弄自己的儿子，泪水早已爬满脸庞。

“杀了我吧。”

“然后你就可以解脱了是吗？别傻了，母亲。我说了我是你的终结，但不是你的死期。夺去你的小命根本弥补不了你亏欠我的一切。”说罢，麦迪文默念了一个咒语。

八百年前，提瑞斯法议会将守护者的法力传授给艾格文，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如同瞎了一辈子的盲人突然睁眼看清了世界。后来当她把法力传给麦迪文时，虽然感觉并不令人愉快，但她看到自己的传人正茁壮成长，依然心生满足。她的力量一点一点平静地流走，宛如沉沉地睡去一般，安详而惬意。

可是现在，麦迪文正粗暴地将她的法力夺走。她仿佛觉得自己变聋了、瞎了、哑了。她的身体开始麻木，知觉尽失，这根本不是什么沉睡，更像是晕厥。

不过，她的意识尚存，清楚发生了什么。她深知，如果她继续待在这里，麦迪文——或者说，萨格拉斯肯定会把她囚禁起来。毫无疑问，她会被困在城堡的地牢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在萨格拉斯的蛊惑下一步步铸成大祸。

同时她还发现，自己依然保持着年轻的样貌，这说明麦迪文没有夺走她身上保持青春的法力。

她明白，这是她唯一的希望了。她于是挣扎着集中最后一点气力，解构了附在自己身上的回春法术，然后糅合、重塑，生成一道传送咒，终于逃离了这个地方。

片刻过后，她的头发变得花白，皮肤满是皱纹，身子骨也不再健壮。她看着身边青幽的草地，发现自己来到了卡利姆多，位处大陆东海岸的群山之中。

普罗德摩尔用平静的语气说：“对您来说，感觉一定很糟。”

“的确。”艾格文不觉地打了个冷战。尽管，事实远不止糟糕这么简单，但已足以让普罗德摩尔听懂这个故事了。艾格文后来找麦迪文问了个明白，知道他为什么要做出这般伤天害理的事情，以及萨格拉斯的目的究竟何在。但在普罗德摩尔面前，似乎没有继续深究下去的必要，因为艾格文只想以此证明当初的自己有多愚蠢。她接着说道：“来这之后，我仅存的一点法力告诉我这附近没人。然后，我搭起了小屋，开垦了菜园，还挖了井。后来，萨尔和他的族人们在附近定居，为了安全，我便设下了结界。”

“我一点也不惊讶。”普罗德摩尔的语调有些奇怪，似乎她知道一些艾格文所不知的事情。

“你这是什么意思？”

普罗德摩尔正要解释，艾格文却忽然听到了某种噪音。普罗德摩尔紧接着也听到了。她们一同朝南边望去，这种轰鸣声十分耳熟，但艾格文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过了。

不一会儿，她的猜想就落实了：隆隆的噪音来自于一艘巨型飞艇的引擎。这艘飞艇正从刀疤高地的群峰中向她们驶来，但很快，它便不再靠近了，正好停在了结界外的边缘处，悬浮在空中。艾格文猜，船上肯定有一个法师，不然至少也是一个对魔法极为敏感的人。

一条绳索从船舱里抛了出来，接着，一个满身铠甲的身影开始向下爬。随着一点点的接近，艾格文看清了那盔甲上的徽记，认出了来者是一名上校。

但艾格文没想到的是，这个上校竟然是个女人。她回头，十分困惑地看了普罗德摩尔一眼。

吉安娜笑了笑。“女人连提瑞斯法的守护者都能胜任，那么当个上校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艾格文一时无言以对。

“女士，”女上校从最后一级绳梯上跳下后立即说道，“很抱歉，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您。”她又看了看艾格文，眼神带着怀疑。

“洛伦娜上校，这位是护法者艾格文。她是我们的盟友，你当讲无妨。”

上校点了点头，便讲了起来。在这个上校面前，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的话显然很有威信。虽然不情愿，但艾格文还是得承认普罗德摩尔在自己心中的形象又提升了几分。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么高的位置绝非易事，必定经历过一番艰

苦的奋斗。她觉得，这位名叫洛伦娜的上校肯定比几个男的加起来都出色，从她那志在必得的神态中就能看得出来。如果这样厉害的人都能臣服普罗德摩尔，那么这个小女孩真是个比艾格文想象的还要有魄力的典范领袖。

但也有可能，只是这个小女孩搞的个人崇拜。

洛伦娜开口道："女士，我确信，内务总管克里斯托夫就是火刃组织的成员。他暗地里向北方城堡增派兵力，试图激化与兽人的冲突。"

普罗德摩尔的脸色变得惨白。"克里斯托夫？我真不敢相信。"

随后，洛伦娜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汇报了在普罗德摩尔离开塞拉摩后所发生的一切。

听罢，艾格文便问道："这个火刃是从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我们不清楚。"普罗德摩尔答道，"但我们认为它肯定与一个已灭绝的兽人氏族有干系。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因为兹莫德勒曾经发明过一个邪恶的祭祀，名字就叫作火刃。当初那些被他囚禁的孩子正是打算被献祭在这个祭祀上。他会在一把宝剑上涂满油，在祭祀开始之时将其点燃。既然兹莫德勒就在附近，那么他与你所说的那个兽人氏族一定也是有关联的。"

不等普罗德摩尔回应，洛伦娜抢着问道："女士，为什么您会在这些结界的里面？我把布拉薇恩带来了，她带我找到了您，但她说这里布下了结界，我们无法强行穿过。可是……您为什么不从里面出来呢？"

"恐怕我办不到。我来的时候的确驱散了一次结界，但是随后结界又出现了。护法者艾格文说现在这道结界是恶魔设下的，是兹莫德勒惯用的伎俩。以我现在的能力，还没有办法穿过去。"

"真是遗憾呢。"艾格文在一旁说，"如果这是我的结界，我分分钟就能把你传送出去。"

普罗德摩尔哼了一声，说道："您别说笑了。之前的结界根本就不是您设下的，是麦迪文干的。"

艾格文惊讶得目瞪口呆，久久地盯着普罗德摩尔。"你怎么会……"

"我到这儿的第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属于提瑞斯法议会某一位成员的结界魔法。在我驱散它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认识这位提瑞斯法的法师，因为我见过他的魔法痕迹。我刚才就一直想告诉您，我与麦迪文很熟。也正是他带领着兽

人和人类来到了这片大陆，并说服了我们两族结成同盟，齐心协力击退了燃烧军团。我对他的魔法再熟悉不过了。”

艾格文刚想说什么，洛伦娜忍不住抢了话：“女士，恕我冒昧，情况紧急，我们必须带您离开这里。一定有什么办法能让您出来。”

普罗德摩尔看向艾格文。“有的。请您教我梅特里的传送咒。”她一指结界外的洛伦娜，接着说，“现在我们有一位能做接应的人了。”

“当然。”艾格文说道，“倘若这样能让你不再打搅我，我倒是很乐意。”

“恐怕那是不可能的。”

艾格文眨了眨眼睛。“你刚才说什么？”

“您将跟我们一块儿走。”

艾格文不以为然地说：“我也要走？”

“是的。您是护法者，守护者的职责就是帮助我们一同对抗恶魔。您有责任与我们一同奋战。”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愚蠢的结论的？”

“您说过，这个结界是兹莫德勒布下的，这说明他又回来了。我们既然都清楚了，火刃就是他一手策划的阴谋，而且他正极力想要拆垮萨尔与我苦心建立的联盟，这毫无疑问是在抗衡您儿子的意愿。八百年前，您没能将他彻底消灭，显然这是您的责任，如今您必须再度肩负起来……”

“你怎么可能懂得什么叫责任？”艾格文高声嚷道，“八百年了，我……”

“是的，我了解您付出的一切，护法者。您告诉了我许多您的故事，有过失、有谎言、有欺瞒，也有狂妄，但是您从未因此逃避过身为守护者的重任。无论是直面兹莫德勒，还是违逆提瑞斯法议会，还是生下麦迪文，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您心中坚持着信念。失败也好，挫折也罢，您不是依旧没有放弃，坚持到了现在吗？”普罗德摩尔摇了摇头，继续说，“您问我什么是责任，我想，我懂得比您更加深刻。一直以来，您不必对任何人负责，除了您自己。我带领过我的人民参加过战争。和平到来后，也是我引领着他们建设家园。我的人民信任着我，此时此刻正需要着我，而这灾祸的本源就是一个您当年失手没能杀死的恶魔。我们所创造的所有都会因为您的自怨自艾而毁于一旦，护法者，我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认为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就因为您复活了麦迪文吗？”

普罗德摩尔的机敏与睿智又一次令艾格文惊讶得哑口无言。

“我们一直想知道，在卡德加与洛萨杀死麦迪文之后，究竟是谁重新复活了他。这样做势必需要强大的法力。除我以外，也就两三个法师能拥有这般能力。他们也坦言并非他们所为。您说您在与麦迪文的战斗中耗尽了所有的法力，但世间还有一样东西，即使不需要强大的法力也能够令人死而复生，那便是母子间的血缘。”

艾格文点了点头，深情地望向远方连绵不绝的刀疤山脉。“利用回春咒所剩的一点力量，我透过井水探知了外界发生的事情。我看到我的儿子死在了他的徒弟和最好的朋友手上，萨格拉斯也抛弃了他。于是，我花了数年的时间积攒力量，以求将他复活。当我成功的时候，我却差点儿因此丧了命。这就是为什么当初那些结界是麦迪文设下的，因为我实在是一点法力也没有了。可以说，我现在与一个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她转身看向普罗德摩尔，“那也是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普罗德摩尔女士。我知道，即使如此，也根本无法弥补我犯下的种种罪过。”

“我不同意。您培养了一个拯救过世界的继任者。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他的确还是继承了您的衣钵，没有辜负您对他的期望。他没有遵循陈旧的理念，反而打破禁锢，积极促成了人类与兽人的联合，以致最终挫败了燃烧军团的入侵。这些智慧既不是萨格拉斯教他的，也不是他起死回生之后学到的——而是来自于您的言传身教，真真正正地影响了他。”

洛伦娜在一旁耐着性子听着两人的对话，她对普罗德摩尔女士的尊敬显然更胜于身为一名士兵的冲动，哪怕危机迫在眉睫。“女士，我想说……”

“是的，当然。”艾格文说道，“你的这位上校已经等不及了。我们这次一定要把兹莫德勒消灭，要令他永世不得翻身。”她轻叹一声。“请你做好准备，洛伦娜上校，可能会有一点疼。普罗德摩尔女士，也请你跟着我念。”

接着，艾格文把梅特里的穿透术教给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第十七章

萨尔一整天都忙着处理纠纷。大多数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认为他的部下自己就能应付；此外还有一些纠纷，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故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公证人来从中调停。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来担任仲裁，但身为大酋长，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当最后一名上访者离开王座之间后，萨尔从兽皮椅子上站起来，一边左右来回散着步，一边感叹自己终于可以放松一下胳膊腿了。吉安娜依旧没有发来关于雷霆蜥蜴的消息，但是萨尔也没再收到这些四脚兽们横冲直撞地汇报了，所以他猜局势应该已经被控制住了。他希望吉安娜可以尽快解决，然后与他谈谈这个神秘的燃剑组织。

这会儿，卡尔萨和伯克斯两人走了进来。尚未靠近，伯克斯就火急火燎地开口道："酋长，有人想要立即见您。十万火急。"

萨尔不喜欢伯克斯对自己发号施令，正当他准备回应的时候，卡尔萨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你认为我应该见这个人吗，萨满？"萨尔问道。

"是的。"卡尔萨静静地说道。

"那好吧。"萨尔直站在原地，他已经厌倦再坐在王位上了。

伯克斯转身出去，领进了一名斥候。那是一名丛林巨魔，戴着装饰性的护甲和面具，一身暗矛部落的传统装扮：插着羽毛，挂着木片，一顶绘着奇怪图案的三角头盔更是突显了其可怖的造型。但摘下头盔后，露出的却是一张友善真挚的脸，与常人对暗矛部落狰狞样貌的想象有着极大的反差。丛林巨魔擅使强大的巫术，许多人类也渴望能够学会，甚至不惜出卖灵魂，但均以失败告终。萨尔知道，这些巨魔是他最可靠的盟友。

伯克斯引荐说："这位是洛坎。"

没有必要再过多地介绍，因为这位丛林巨魔声名远播，他是卡利姆多大陆上最优秀的斥候之一。

洛坎将头盔夹在胳膊下，向前迈了一步说：“我恐怕需要向您汇报一些坏消息，酋长大人。人类，他们正在向北方城堡集结部队。”

萨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在集结部队？”

“看上去是这样的，酋长。我看到许多艘装满士兵的船向北方城堡驶去，他们还派出了一架飞艇，但是朝北面刀疤高地飞去了。”

萨尔皱着眉头。“大约来了多少兵力？”

洛坎无奈地耸了耸肩。“很难说。至少有二十艘船，每艘船装二十名士兵是没问题的。”

“四百个人类大兵。”伯克斯说道，“人类不光引起了雷霆蜥蜴的暴动，而且在您的好友吉安娜去处理这些麻烦的时候，他们竟然偷偷地增兵。我们不能继续傻等下去了，酋长。我相信吉安娜没有恶意，但是她的人民可不会这么想。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

“伯克斯是对的。”卡尔萨低沉无力的声音提醒着萨尔这位萨满年事已高。“人类将部队驻扎在北方城堡本身就是一种挑衅。如今，他们大张旗鼓地增兵，更像是实施进攻的预兆，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以牙还牙。”

“那里曾是普罗德摩尔上将的要塞。”这些萨尔都清楚，不需要伯克斯来告诉他，但也没有阻止他说话。“现在可好，普罗德摩尔上将女儿的手下们正企图重蹈历史的覆辙，背着她干坏事。”

萨尔不是很在意伯克斯说什么，但卡尔萨的话却令他深思起来。洛坎可是部落里最为出色的斥候，他获取的情报是值得信任的。

“好吧。伯克斯，传令纳兹格雷尔，命他集结一支部队即刻奔赴贫瘠之地，部署在北方城堡的外围。然后我需要你率领一支船队，赶往下游设好埋伏。同时命令巨魔也同样按令行事。”他长叹一声。他本以为与人类战斗的日子已经结束，但似乎旧时的仇恨死灰复燃了。“如果人类真的想发动一场战争，那么我们定将奉陪到底。”

在给纳兹格雷尔和港务长下达完指令后，伯克斯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在奔赴无尽之海彻底消灭人类之前，他需要好好地准备一番。

正当他认真地磨着斧子，一股硫黄的恶臭充斥整个房间。他感到从裤子里传来微微的温暖，那是一块藏着内置口袋里的通讯符，是兹莫德勒给他的，为了证明他的忠诚。

Galtak Ered'nash. 事情进展德如何了？

伯克斯十分讨厌向大酋长以外的任何人宣誓效忠，但他依然装出服从的模样说道：“Galtak Ered’nash. 非常顺利。萨尔已经向陆路和水路派兵了。不出两天，我们的战士就会与人类正面交锋。一星期之内，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刀下亡魂。”

好极了。你做得很好，伯克斯。

“我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兽人。其他的我一律不在乎。”

当然。这场战争定然会助我们一臂之力。Galtak Ered'nash.

在伯克斯看来，他这么做完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虽然恶魔不是什么好货色，但他们时刻会为兽人的利益着想。为了控制兽人，恶魔将兽人带到了这个世界。人类也同样奴役过兽人，使兽人忘记了自己是谁，但不能算恶魔的错。诚然，恶魔是利用了兽人，但至少他们从来没有羞辱过兽人。

伯克斯从小就是奴隶。人类动不动就会打他、辱骂他，在他身上拉大便，然后逼着他把污物清理干净，同时一个劲儿地嘲笑他。他们会给他起各种各样带有歧视的绰号，最好听的恐怕就是“绿皮怪物大白痴”。不仅如此，他们还总让他去干最丢人现眼的差事。伯克斯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自己都会被选中去干这些苦差——没有人在乎他，更不会有人向他解释。也许，他单纯就是倒霉。

与人类对他的奴役相比，恶魔的所作所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如果能够与一个恶魔联手，彻底将人类这种祸害消灭掉，伯克斯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萨尔，伯克斯始终心存感激，自己今天的一切，甚至更多，都是萨尔给予他的。但萨尔对人类始终抱有着盲目地幻想，这也许是因为萨尔的人类主子给予了他良好的教育。虽然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养育萨尔是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对待萨尔的方式比伯克斯得到的要善意得多。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兽人能有这样的优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萨尔一定会认清自己的错误。这一次，人类在北方城堡大量集结部队，已经开始让他有所警醒。兽人和巨魔已经与人类对峙上了，战争一触即发。

伯克斯终于磨好了斧子，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看到它舔舐人类的鲜血了。

第十八章

洛伦娜的心跳得飞快，呼吸也不太顺畅，她感觉盔甲似乎正挤压着身体。

好在普罗德摩尔女士和她的朋友最终摆脱了困境，通过借助她的身体，她们一举摧毁了恶魔的结界。很显然，这个名叫艾格文的女人十分受到女士的敬仰，女士的言行举止时刻透着对她的尊敬，这可是洛伦娜以前从未见过的。对于魔法，洛伦娜自认一窍不通，复杂的原理令她头痛，所以她往往只关心能否管用。还好，女士的每一次施法都能奏效。

普罗德摩尔女士转过头，面向着老妇人说：“护法者，我有一个请求。”

“嚯？”

“您会反对我把一些雷霆蜥蜴安置在您住的那片高原上吗？我可以设置结界，保证您的房屋不会受到破坏，当然还有菜园和水井。那片高原刚好可以圈住雷霆蜥蜴，防止它们四处惹祸。”她将为雷霆蜥蜴寻找新家的事情简略地向艾格文解释了一遍。

听完后，老妇人哈哈大笑起来。“我完全不介意。不瞒你，我曾经也养过一只雷霆蜥蜴。”

洛伦娜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您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我说真的。那时我刚过完我的四百岁生日，为了排解日益难熬的寂寞，我决定养只宠物。我觉得驯养一只科多兽肯定很有挑战性，后来我给它起了一个我师父的名字，斯卡维尔。”

“科多兽？”洛伦娜皱眉问道。

艾格文耸了耸肩。“我们那时都这么叫它们的。不管怎样，我非常喜欢这些大家伙。我很高兴让它们住进我的家园。”

“太谢谢您了，护法者。”普罗德摩尔女士接着对洛伦娜说：“给我几分钟，让我先把留在杜隆塔尔的任务完成，然后我们三个就一起传送回塞拉摩。下令给你的部下，让他们乘飞艇现在就出发返航。”她无奈地笑了笑。“等我

把所有的雷霆蜥蜴都带过来后，我怕就没有足够的力气再传送走整艘飞艇了。”

“遵命，女士。”洛伦娜点头答道。

“辛苦你了，上校。”女士面带真诚的笑容对她表示着感谢，洛伦娜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洛伦娜冒着巨大的风险来到这里，为了在兽人的领地上找到女士而孤注一掷，全权将期望寄托在布拉薇恩的身上，还曾一度暗暗希望女士不要责备她的莽撞行事。结果证明，果断相信自己的直觉是个正确的选择。而且，要是她没有赶到，估计女士和她的朋友就要被一直困在结界里了。

趁着普罗德摩尔女士闭上双眼默念咒语的时候，洛伦娜看向老妇人，说：“您真的有四百岁了？”

“八百岁都不止了。”

洛伦娜惊讶地点点头。“啊，”她难以置信地眨着眼，“看不出您年纪有这么大。”

艾格文得意地笑了笑，说：“你该看看我三十年前的样子。”

这番诡异的回答令洛伦娜有些匪夷所思，她便没有继续接话茬，而是顺着绳梯爬上了飞艇。她找到了贝克少校，下达了最新的指令。贝克少校在接到命令后，对洛伦娜祝了声好运，便开始为飞艇的返航做准备去了。

当她顺着绳梯往下爬时，普罗德摩尔女士已经把该做的都做完了。等洛伦娜安全落地后，贝克便命人收起了绳梯，飞艇当即朝南方沿着来时的路飞走了。

“内务总管先生总是赖在王座之间里。”洛伦娜说道，有些难以压抑内心的怨气，特别想一吐为快。“他还总坐在您的王座上。”

普罗德摩尔女士点了一下头：“克里斯托夫一直向我强调坐在王座上的意义。”

“有些过分了，要我说的话。”洛伦娜也点了点头。

“好了，我准备好了。”

洛伦娜绷紧了神经。她之前只有过一次被传送的经历，而且还是在大战期间，令她的胃难受了好久。

一瞬间，整个世界变得上下颠倒内外错乱，洛伦娜仿佛觉得自己脑袋接在了自己的膝盖上，双脚跑到了脖子上。

几秒钟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洛伦娜却压抑不住恶心，呕吐了起来。恍惚之中，她低头看到了石面的地板，她才意识到自己站在普罗德摩尔女士的王座之间里。杜瑞看到她吐了一地，在一旁尖叫不止。

“女士。”这时响起了克里斯托夫的声音。“很高兴您回来了，还有洛伦娜上校。我们还一直在担心你们是不是被火刃抓走了。兽人和巨魔正企图从水路和陆路发动袭击，不过别担心，我们已经往北方城堡增派部队了。不过，请问这位是谁啊？”

洛伦娜又一次呕吐起来，她的胃难受至极。与此相比，接应女士的结界穿透术之后的不适反应简直不值一提，甚至算得上是美妙的感觉。

“我的名字叫艾格文。”

“真的吗？”克里斯托夫声音中充满了惊讶，似乎他知道艾格文的身份。洛伦娜到现在也不清楚这位老妇人的来历，只知道她年纪非常大。

“对。尽管我现在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提瑞斯法守护者了，但我仍然闻得出恶魔所散发的臭味。而且，你现在浑身都是这种臭味。”

虽然洛伦娜胃里的东西已经都倒光了，但依旧干呕不止。同时，她还不忘暗自忖度这个提字开头的词语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你在说些什么啊？”克里斯托夫装出听不懂的样子。

“面对我，克里斯托夫。”女士发话了，“跟我说艾格文错了。请你坦率地告诉我你没有私通兹莫德勒和火刃组织。”

“女士，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

洛伦娜的胃终于结束了对她的折磨，她才得以慢慢地直起身子。她眼前是一副极具戏剧性的场面。克里斯托夫惊恐万状地站在王位前，艾格文则是一脸愤怒，与洛伦娜初见她时的神态完全不一样。

特别是普罗德摩尔女士，洛伦娜从没见过她露出如此冷若冰霜的表情。她的眼神犀利而凶狠，预示着一场狂风骤雨即将来临。洛伦娜十分庆幸，女士与她是一边的。

“我所想的？那么，克里斯托夫，我应该怎么想？”

“兽人必须被消灭，女士。兹莫德勒与我们志同道合，而且他只是一个小头目，不会有什么威胁。我已经都计划好了，等我们成功之后，再一起将他彻底赶出这个世界。”

“成功？什么成功？告诉我你都策划了些什么，克里斯托夫。”

“一大套驱逐兽人的方案，保证令他们永远地消失。这个计划一定可行，女士。他们根本就不属于这里，而且……”

“你这个蠢货！”

克里斯托夫呆愣在原地，如同被人重重地扇了一记耳光。洛伦娜也震惊不已。一直以来，她侍奉女士这么多年，就没听过女士说过如此严厉的责骂，而且怒发冲冠前所未见。

“兹莫德勒是一个恶魔。你真的相信凭你一己之力就能阻止他吗？”普罗德摩尔一指身旁的老妇人，说，“她就是艾格文，艾泽拉斯最伟大的守护者。”

艾格文不屑地哼了一声，不过女士和克里斯托夫都没有注意到。

“即使是法力无边的守护者也没能将兹莫德勒彻底打败，你又凭什么敢如此口出狂言？即便你真的有这个本事，与恶魔同流合污只会有百害而无一益。他们唯一的企图就是制造灾难和混乱。难道说洛丹伦的毁灭还不够吗？战争一旦打响，北方城堡会被战火吞噬，卡利姆多也必然会走向终结，难道只有到那时你才会心满意足吗？”

“而且，”艾格文继续说道，“即便你有办法将兹莫德勒杀死或是驱逐，你也办不到。因为你已经沦为他的奴隶了。”

“简直是笑话！”克里斯托夫越来越紧张，声音变得颤抖，“我们只是在合作，一旦兽人被消灭……”

“兽人是我们的盟友，克里斯托夫！”一道闪电划过女士金色的长发，劲风沿着脚踝盘旋而上，雪白的斗篷随风翻滚。“我们结盟是用无数牺牲者的鲜血换来的。恶魔则是这世间万物的公敌。你无耻地背叛了我们，竟然还背叛了我？”

克里斯托夫此刻冷汗不止。“女士大人，我向您发誓，我绝没有背叛您的意思。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塞拉摩！火刃只不过是一个由兹莫德勒领导的术士教派，他们天生仇恨兽人。他们除了一心对抗兽人之外，从没伤害过我们！”

“那些加入火刃的兽人该如何解释？”洛伦娜咄咄逼人。

“什么？”克里斯托夫开始糊涂了。

“那些在北方城堡袭击我和我部下的兽人，也都是火刃的成员。他们就是兽人，你不是说火刃是反兽人的吗？”

“我……”克里斯托夫被问得哑口无言。

普罗德摩尔女士愤怒地摇了摇头。“究竟需要多少，克里斯托夫？究竟还需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实现你所谓的没有兽人的美好世界？”

克里斯托夫心中似乎早就有答案了，他说：“只要萨尔一死，兽人就会原形毕露。等到那时候……”

“住口！”旋风越发地强劲，闪电在女士的指间噼里啪啦地发出炸响。

这时，克里斯托夫突然惨叫一声，用手拼命地捂着自己的左肩，黑烟不断地从他的指缝中冒出。

洛伦娜本能地快步冲上前，一把撕开了克里斯托夫的上衣。

只见他的肩膀上刻着一道醒目的文身，是一把燃烧着火焰的长剑。就是这个图案。洛伦娜、施特罗沃、克莱尔和杰鲁德，以及其他的小队成员，都曾在北方城堡的袭击中见过这个徽记。此时此刻，这道文身正在熊熊地燃烧。

眨眼之间，文身消失了，只留下一块烧得焦黑的伤痕。克里斯托夫随即瘫软倒地，双眼迷离失神。

艾格文静静地说：“兹莫德勒已经走了。”

“是的。”普罗德摩尔女士的语气平复了许多，“我施放了驱魔咒，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被发现了。”

“对……不起……”

洛伦娜单腿跪在克里斯托夫身旁，他已然气若游丝。

“我以为……我所做的……自己的意志……但兹莫德勒……控制……一切……对……不起……对不起……”

话音刚落，克里斯托夫眼中的最后一丝微光消失了。

三个人默默地站着，谁也没有说话。

洛伦娜感到很难过，她其实知道克里斯托夫并不是坏人。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塞拉摩能有美好的未来。他一直都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尽管，他最终犯下了滔天大错，但本意始终是好的。洛伦娜此刻内疚万分。她曾千百次说着让克里斯托夫下地狱。事到如今，他真的死了，她的心无比地疼痛。

她抬头看向普罗德摩尔女士，说："我们必须赶往北方城堡。如果幸运的话，两军现在还没打起来，或许还有机会让我们的部队撤退，阻止战争。但是女士，您必须亲自去一趟。因为除您以外，达文少校不会听从其他任何人的命令的。"

普罗德摩尔女士点点头。"你是对的。我这就……"

"不行。"

艾格文这时突然发话了。女士镇静地看着她说："您刚才是怎么意思？"

"这其中有魔法的迹象，普罗德摩尔女士，而你是卡利姆多大陆上唯一能够阻止这场灾难的人。你这位死去的总管至少说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兹莫德勒不过是一个小喽啰，只是萨格拉斯手下的一个小魔头。他根本没有能力操纵那么多人，也做不到瞬间砍下整片森林又把树木都凭空运走。克里斯托夫刚才提到的那些术士才是这一切的祸根，他们为兹莫德勒效力，兴许以此作为代价，换取某种邪恶的咒语或法术。"说到这里，她摇了摇头，"术士们追求邪道就像吸毒一样成瘾，简直令人发指。"

"我们现在可没时间去四处搜索一帮术士。"洛伦娜反驳道。

"但那些术士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上校。"艾格文不为所动。

洛伦娜一脸严肃地看着普罗德摩尔女士，说："眼下情况危急，女士。如果克里斯托夫说的是实话，兽人和巨魔已经举兵压境的话，冲突迫在眉睫，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不管何因何故，一旦战争打起来，必将血流成河，底线一旦被突破，苦心建立起来的联盟也将最终毁于一旦。"

艾格文也注视着普罗德摩尔说："现在时间宝贵，分秒必争。你刚才说过，兹莫德勒已经洞悉了我们的意图。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发动突袭，不能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只怕你无法同时身处两地。"

女士笑了起来，露出一副灿烂的表情。洛伦娜心中长舒一口气，看起来女士已经平息了刚才面对克里斯托夫时产生的愤怒。"我不需要非得身处两地。"说罢，她径直走进了她的书房，洛伦娜和艾格文一脸疑惑地紧随其后。

当她们进来后，看到普罗德摩尔正在桌上的一堆卷轴中到处翻找着什么，只见她欣喜地大叫了一声："啊哈！"

普罗德摩尔转过身，手中举着一块刻着精致花纹的石头。不一会儿，那块石头便闪耀起了光芒……

第十九章

“长官，兽人已经在城外扎营了。”

达文少校一使劲，胡子被拽下了几根，十分狼狈。“一共有多少人？”

士兵里奇无奈地把肩一耸，说：“不能确定，长官。”

达文闭上了眼睛，心里默数了五下。“估计个大概。”

里奇又耸了一下肩膀，说：“斥候说至少有六百人，长官，但准确的说不上。他们在距离城堡很远的地方，暂时还没有越界，也没有其他动作，不过……”

看到里奇犹豫了一下，达文叹了口气，追问道：“不过什么？”

“我想说，长官，他们只是现在待在那里。可我认为他们待不久的，长官。一旦他们的增援与他们会合，情况就不好说了。”

达文又叹了一声，这些天他好像只顾着叹气了。早在一天前，就有士兵汇报说看见十几艘船向南开进了无尽之海，直奔北方城堡而来。再过几个小时，那些增援部队就要抵达了。

刻不容缓，达文必须做出决定。

普罗德摩尔女士被火刃抓住了，达文收到了代理总管克里斯托夫发来的命令，要求必须守住北方城堡，哪怕“不惜一切代价”。

达文束手无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达文从来没想过要当兵。尽管他从小有着对暴力的向往，还一度在乡里征兵时得到了军官的赏识，但内心深处他是一个十足的懦夫，只不过长得魁梧了些罢了。面对毫无危险的新兵训练，他费心地装腔作势一番，轻松地就通过了。这种表面的花架子，达文信手拈来。不就是用剑砍个假人吗？没问题。不过真上战场跟敌人搏斗？他必定毫无胜算。

所以，当他第一次面对真的敌人时，他还以为自己肯定死定了。算他走运，他那时所在的军队实力超群，力克敌军。当年有一群矮人企图推翻当权政府的统治，事情败露后为了逃避惩罚，矮人们流窜到了达文的村子。混战中，他的战友奋勇抵抗，矮人们一个个被抓的抓、杀的杀，达文光是站在一边看着，什么也没做。靠着队友们的卖命，达文白得了许多功绩。

没多久，燃烧军团来了。

那些日子简直糟透了。到处都是死人，洛丹伦也被摧毁了。人类和兽人竟然开始并肩作战，整个世界都乱套了。达文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普罗德摩尔女士会选择与兽人联手，那些家伙本身就邪恶无比，比恶魔好不到哪里去。但可惜，没人问过他的想法。

最可怕的一次经历发生在一片不知名的森林里。达文完全不知道那是哪儿，战争吞噬了许多士兵，他与剩下的队友执行着一项任务，目标是搜寻一座恶魔的巢穴，以便他们的法师能够分析出恶魔的弱点。达文的工作很简单：留下来保护法师。其他的队友则都去找恶魔了。

很不幸，他们找到了。恶魔显然对他们的这个想法非常恼火。

恶魔气势汹汹地奔他们而来，眼中火光直冒，达文吓得躲到了一棵橡树后面，完全把法师晾在了一边。无奈之下，法师只好拼命抵抗企图自救，但被一只恶魔喷出的魔火点燃了。达文躲在树丛后面眼睁睁看着这一切，那个本该受他保护的法师最终在哀号中被活活烧死了。

不过，令达文一直不解地是，恶魔们无视了他的存在。可能是他们认为他根本够不上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事实。小队全军覆没，恶魔也离开了，回到了巢穴里。达文立即调头逃回军营，他认为自己一定会被视作懦夫，会被唾弃、被责骂，但他也甘愿接受，只要不让他再遇上恶魔怎么都行。

但结果是，人们把他视为浴血杀敌、死里逃生的英雄，为他奔回军营冒死报告的英勇壮举而欢呼。

于是，他得到了晋升。

达文惊讶得目瞪口呆。他根本不是什么英雄，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逃兵。每次他试图向众人澄清事情的真相，都会被认为是过分的谦虚。这简直要把他逼疯了——不但没有逃离战场，还要开始带兵打仗。

好在战争恰到好处地结束了，避免了暴露达文无力指挥部队上阵的尴尬。燃烧军团被赶回老家后，达文又一次得到了晋升，已经位居少校。在普罗德摩尔上将死后，达文便接手了北方城堡的驻防工作。

至今为止，他都十分满意这份差事。北方城堡一直太平无事，虽然达文的怯弱令他无法上场打仗，但行政管理却是他所擅长的。

当然，前提是别出乱子。

达文非常不喜欢洛伦娜上校，但他此刻却衷心地希望她没有被火刃抓住，并且能立即出现在这里。原因只有一个，她是懂得如何领兵打仗的，比他可强多了。与达文不同，洛伦娜的晋升完全得益于令人瞩目的赫赫战功。

可是话说回来，假如火刃真的困住她了，连普罗德摩尔女士也没能敌过他们，孤身一人的达文还能指望什么呢？

奥雷尔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身上那副过大的铠甲晃得咣当直响。“达文少校！达文少校！兽人开始行动了！船一靠岸他们就行动了！”

达文只能又叹了口气。“他们的船什么时候靠的岸？”

“难道没人向您报告吗？”奥雷尔的眼睛眨了几下，“天哪，等等，是我负责通知的。十分抱歉，长官，我太紧张了，我给忘了。求您千万别送我上军事法庭。”

达文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走出了房门，说：“列兵，现在你最需要担心的可不是什么军事法庭。”

达文慢慢地走下了狭窄的楼梯，来到了城堡中央塔楼的底层。北方城堡建在一个崎岖不平的山丘上，山丘的一侧向下延伸至无尽之海。城堡的东侧是一面挺立在两个土丘之间的石墙；石墙以里便是城堡的其他功能建筑，石墙以外则是一片海滩，种着一排排的棕榈树。

他来到了拱门前，这里是穿过城墙通向海滩的唯一出口。远处，他看到了兽人和巨魔。

成群结队、不计其数的兽人和巨魔。

一根根木桩被打进了沙滩里，他们的大船全都被稳稳地拴在了上面。总共有数十艘船，每一艘都满载着十几个兽人或是巨魔战士。这些不怀善意的对手，有的披着兽皮，有的戴着恐怖的野兽头骨，每一个人都拎着大刀、战斧、流星锤、狼牙棒和其他比达文身形还要大的武器。

“没办法，”他小声地嘟哝着，“我们死定了。”

“您刚才说了什么，少校？”一名守卫大门的士兵好奇地问道。

达文赶紧摇摇头，回答说："没有，没什么。"硬着头皮，达文强迫自己迈开脚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当他穿过大门时，每走一步靴子都会陷到沙子里。

从余光之中，他注意到有几十个士兵在他身后排成了一排。他飞快地回头望了一眼，看到他们在城墙前摆出了防御阵势，其余的士兵则陆续占据制高点。达文很欣慰，至少这里还是有人懂得如何下达作战指令的，他很想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

达文重新面向入侵者，他喊道："我是……"

话没说完他就顿住了，因为声音破了。

他清了清嗓子，重新喊道："我是达文少校，北方城堡的负责人。你们来这里有这么目的？"

有那么一瞬间，达文幻想着这些兽人会说他们只是碰巧路过，休息一下后马上就离开。就像他当年抛下队友逃回军营心想着会被革职一样，这一次，他无比希望也能逢凶化吉。

这时，身材最魁梧、长相最凶狠的那个兽人向前迈了一步。（达文更倾向于认为他最魁梧、最凶狠，因为只有他向前迈了一步。）

"我是伯克斯，我代表着萨尔，代表着部落的酋长与氏族之王。这座城堡违背了人类与兽人的盟约。我限你们在一个小时内把它拆掉，然后带着你们的东西从这里消失。"

达文气急败坏地说："你……你别欺人太甚。让我们一个小时内拆掉城堡，我们根本做不到！"

伯克斯露出了微笑。那是一种凶残的捕食者在扑向弱小的猎物之前特有的笑容。"如果你们不能照我说的做，我们便会发动进攻。你们就死定了。"

对于最后那句话，达文深信不疑。

第二十章

吉安娜请艾格文和洛伦娜到小餐厅休息。这个餐厅一般只对高级军官和幕僚们开放。但实际上，对于常年服侍女士的杜瑞而言，所谓的内阁成员其实就只有克里斯托夫和吉安娜两个人，结果前者还一命呜呼了。艾格文受吉安娜作为后辈的邀请在此就餐，杜瑞开始并不同意，却被郑重地告知，守护者的地位比国家元首要高得多。

而吉安娜则回到了自己的书房，她需要马上定位出术士们的藏身之所，虽然自己肚子也饿了，但也只好边工作边吃饭了。洛伦娜上校担心萨尔无力阻止战争，打算只身前往北方城堡收回对军队的指挥，但吉安娜拒绝了她。首先，吉安娜相信萨尔。再者，她现在需要洛伦娜在身边保护自己。对抗兹莫德勒和他的爪牙必然危机重重，更何况克里斯托夫已经把吉安娜的精英卫队全部派往北方城堡了，她现在正缺少一名贴身护卫。

不过眼下，吉安娜需要一个人冷静地思考，因此她把年迈的守护者和年轻的上校留在餐厅就餐休息。

当管家来到她们身旁时，艾格文只点了一份沙拉和一杯果汁；洛伦娜则要了一份烤肉拼盘和一杯公猪格罗格。艾格文不知道什么是格罗格，洛伦娜向她解释这是一种兽人烈酒。

艾格文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简直恍如隔世。”

“为什么这么说？”

“这才没过多久，恶魔奴役兽人的时代就已经过去了，我穷其一生都在想着怎么阻止他们。那时候兽人就是一群野兽，一群破坏狂。表面上他们听命于古尔丹，但实际上统统受制于萨格拉斯。在以前，如果有人喝了兽人的酒，那他绝对会被当成一个……疯子。”

洛伦娜笑了笑，说：“的确是，不过您所谓的‘没过多久’应该不是认真的吧？不然也只有跟您一样大的人才能听得明白。”

艾格文哈哈大笑起来：“你说得没错。”

“您真的有一千岁了吗？”

艾格文神秘地一笑：“相差不过一百年吧。”

洛伦娜摇了摇头。“魔法真是神奇。我一直都无法理解这种东西，实话实说，我不喜欢魔法，尽管在执行任务时还是会用上。”

艾格文耸一下肩，说：“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法师。在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大人们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这么回答他们。他们听我说完后就会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毕竟，法师只有男人。”她说出最后一个词时，略微带着苦涩。

“士兵也都是男人。我有九个哥哥，他们和我的父亲一样都是军人。我不认为我不能成为个好士兵。”洛伦娜也笑了起来，“真的，人们看我的眼神也是相当的怪。”

在饮料上桌之后，艾格文的沙拉也被送来了。洛伦娜端起了酒杯。“您想尝一口吗？”

公猪格罗格闻起来就跟它名字里的动物一样糟糕。艾格文皱了一下鼻子，十分客气地拒绝了。“算了吧，我已经几百年没有碰过酒精了。魔法师最忌讳失去清醒的头脑，所以这东西我很早就戒了。”她端起自己的杯子，里面装的果汁是由几种水果鲜榨混合而成的，“这杯果汁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浓烈了。”

“言之有理。”洛伦娜灌随即下一大口烈酒。“我呀，这玩意一口气能喝四杯，我的酒量还算不错。”她得意地一笑，“当年在库尔提拉斯护卫队当新兵的时候，我经常在军营里面与那些男兵拼酒量，从来没输过。后来我们又和其他军营比，我一直都是我们营队的秘密武器。”她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那段时间，我喝酒赢来的钱比我的工资还要多三四倍。”

艾格文一边听，一边笑着吃着沙拉。她开始觉得与面前这个女人聊天是件开心的事，尽管在昨天刚见面时还没有这种感觉。在经历那么多苦难之后，艾格文一直都认为自己不再需要别人的陪伴了。

不一会儿，管家端来了烤肉拼盘，每一片肉都被烹饪得恰到好处，显出金棕色的光泽。艾格文只能认出其中的几种肉，她猜可能卡利姆多大陆上生活的动物已经和以前的不太一样了。她已经许多年没有吃过肉了，跟刚才的烈酒不一样，这些烤肉闻起来还是十分令人陶醉的。作为一个法师，肉一直是她最喜欢的食物，施放魔法会消耗大量的体力，需要定期地补充蛋白质。但是自打她狼狈地定居在卡利姆多之后，她就再也没精力出去狩猎了，同时也不是身体的必需了，所以她便渐渐改吃了素。

“你介意我尝一块吗？”艾格文敌不过好奇心，不好意思地问道，她也没料到自己竟然还会感到害羞。

洛伦娜一把将盘子推到桌子的中间，说：“不必客气，请便。”

艾格文挑了一片公猪肉香肠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洛伦娜看着她，忍不住问：“护法者，我很想知道……那是个什么感觉？”

“是艾格文。”她边嚼边说，“在我把力量全部传给我儿子之后，我就已经不再是护法者了。现在的我可没有能力担起这个头衔。”她最终把食物咽了下去，“什么是个什么感觉？”

“活这么久的感觉啊。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自己可能活不过四十岁。但是您已经活了两个四百岁都不止了，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艾格文长叹一口气，甚至还带着公猪肉香肠的味道，尽管与烈酒的名字相同，但是要好闻得多。“我很少思考这种问题。很不幸，做一名守护者是非常忙碌的。早在我出生之前，恶魔的威胁就不曾停止过。近些年来，他们对人类的侵犯是越来越明目张胆了，不过这或许反而令事情变得简单了。在我还是守护者的时候，我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掩盖恶魔的行径不被平民们发现。人们从不知道有恶魔在世界上作怪，也不知道我的存在，提瑞斯法议会总希望能这么维持下去。”她无奈地摇了摇头，“说来也怪，我一直违抗着他们的命令，但却把这一条当作原则一样在遵守。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对是错。的确，人们倘若不清楚真相，他们会得到多一些的安全感。不过，在最近的几场较量中，人类的牺牲尽管更加惨重，但也确确实实地给予了恶魔沉重的打击。你们的普罗德摩尔女士和她的兽人朋友们的确功不可没，他们给予恶魔的重创是几千年来最有力的一次。”

“我们人类的天性就是不服输。”洛伦娜露出得意的表情，“只要有敌人出现，哪怕是死我们也愿意奋战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确实是这样。那个，上校……我可以再要一块吗？”

洛伦娜大笑起来，说：“请不要客气。”

艾格文叉起一块肉，这回她认不出这是什么动物的肉了。她不禁寻思起来，等这一切都结束后她将何去何从。她开始觉得返回刀疤高地上的小屋继续生活，不再是自己最渴望的事情了。吉安娜说得没错：人类和兽人在此共同建立了新的秩序，而这一切都归功于麦迪文。进一步说，她的贡献是最大的也不为过。也许，她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

艾格文没来得及进一步深思，吉安娜走进了餐厅。“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了。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这位年轻的法师看上去面容憔悴，艾格文站起身关心地问她：“你还好吧？”

“只是稍微有点累，不算什么。”吉安娜不耐烦地答道。

艾格文指着桌面上的烤肉。“来，吃点东西。你要是累垮了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要是没有高度集中的精神，纵有一身法术也施展不出来，这我比谁都清楚。”

吉安娜开口想要说什么，但又闭上了。“您是对的，是的，护法者。”

洛伦娜身体靠向吉安娜，说：“她不喜欢我们这么称呼她。”

艾格文不由得仰头哈哈大笑起来，她真的开始喜欢这位上校了。

吉安娜狼吞虎咽地扫光了盘里的食物。艾格文惊讶地发现，洛伦娜点的这盘肉，自己却是吃得最少的。在咽下最后一块后，女士开口道：“火刃藏身在鬼雾峰山顶的一处洞穴里。”

洛伦娜的脸色随即变得阴沉。“哦，真是太好了。”

艾格文不解，看着洛伦娜，问：“有什么问题吗？”

“鬼雾峰顾名思义，它的山头上常年迷漫着橘黄色的诡异迷雾。”

吉安娜不为所动，接着说道：“那种雾气来自于一道恶魔诅咒的残留，这也解释了兹莫德勒选择那里当作根据地的原因，此外，鬼雾峰到塞拉摩和奥格瑞姆的距离是相等的。无论如何，我的魔法能够保证那雾气伤害不到我们。”

“好极了。”洛伦娜郑重地赞同道。

“还有，杜瑞找到了这个。”吉安娜把一张被打开过的卷轴从斗篷里抽出来，递给了艾格文，上面的纹路十分眼熟。

艾格文接过卷轴，看了一下已经裂开的火漆印，认出了提瑞斯法的徽记。她打开后，不禁大笑起来。卷轴S上竟然都是她的笔迹。

艾格文把卷轴还给了吉安娜，说：“这是我三百年前写的，是经我改良过后的驱魔咒语。那会儿埃尔赛利夫刚离世不久，我去了他的住所。”一回忆起那个老精灵的书房，她就不寒而栗。“一团乱麻”这四个字根本不足以描述那

里令人咋舌的混乱景象。艾格文和埃尔赛利夫的助手连续整理了数十周，分类卷轴，清理垃圾，打扫卫生，赶走臭虫。无意之间，她在书堆中发现了一张由传说中的精灵法师克齐罗斯记述的咒语，其能够将物体从一个位面传送至另一个位面。艾格文懂得融会贯通，在稍加改进之后，她创造出了一道全新的驱魔咒。“我想，如果八百年前我懂这道咒语的话，兹莫德勒根本不会有机会活到现在。”

吉安娜把卷轴收进斗篷里。“事实上，您做到了。我查过了，您第一次驱逐兹莫德勒的时候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由于燃烧军团的入侵，他们召唤回来了许多恶魔，其中就包括被提瑞斯法议会击败的。在战争结束之后，军团败退，但一些残兵败将却留在了这个世界。”

“兹莫德勒就是其中之一，对吗？”艾格文问道。

“对。”吉安娜点点头。

听了艾格文的话，洛伦娜重新唤起了勇气，此前的忧虑一扫而空，甘愿齐心协力勇闯那个充斥着毒雾的地方。她唰的一声拔出了剑，斗志昂扬地说：“女士，恕我冒昧，我们究竟还等什么呢？”

“还有一个顾虑，”吉安娜回答道，“一旦接近了他们我就不能再用魔法搜索他们的准确位置了，不然很可能会打草惊蛇，毕竟我不清楚兹莫德勒和他的术士爪牙会施放什么样的保护咒。我们必须有万全的准备。”她随后转身看向艾格文。“护法……艾格文，您可以不跟我们去，可能会非常危险。”

艾格文不屑地哼了一声。她很不习惯听到有人这么劝她，想当年她还是守护者的时候，这句话总是她对别人说的。她一直以为自己没能成功地将兹莫德勒驱逐，现在才知道其实并非她的问题。尽管如此，艾格文还是觉得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不就是一个小魔头吗？在你们曾祖父母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我就经历过比这更棘手的危险了。好了，我们不要再啰唆。”

吉安娜微微一笑。“那我们出发吧。”

第二十一章

里奇下士已经不记得是谁先动的手了。

片刻之前，他还站立在北方城堡的城墙前排成的防御阵型里，列兵霍本在左，列兵阿林在右，达文少校则站在他们前方二十步远的地方。少校可真是令人钦佩，他竟然敢于直面那个兽人，毫不退缩也毫不畏惧，如同一个真正的英雄。少校的刚强给予了他们莫大的勇气。

然而片刻之后，防线就被冲散了。兽人、巨魔和人类混战成了一团，刀斧相击的铿锵和厮杀搏斗的叫喊瞬间充满了里奇周围的世界。

里奇不为所动。兽人尽管十分勇猛，但同样也心怀鬼胎，甚至不惜在棘齿城上演闹剧，让卓克船长这样的好人遭受囚禁之苦。现在这帮家伙居然跑来北方城堡，妄想着把人类赶走然后将地盘据为己有。

这让里奇难以忍受。

他把世代相传的长剑从剑鞘中抽了出来。他的父亲曾是库尔提拉斯预备军的成员，当年手持着这把剑大杀四方。在父亲患流感病逝后，母亲便接过了长剑，继续为军效力，功勋卓著。在与燃烧军团的战斗中，母亲不幸战死，于是长剑最后交到了里奇的手中。里奇欣然接受，与这把宝剑相比，他之前所用的武器简直就是一堆废铁。

虽然他的长剑没有母亲用得那么出神入化，但比父亲要好得多了。他要让这把剑彻底沾满兽人和巨魔的鲜血。

这时，一个巨魔直冲他而来，双手举着巨大的砍刀。里奇闪身避开了砍刀的一击，随即朝着巨魔的肚子上就是一踢。往常在莫布雷酒吧，里奇都是用这一招把那些醉醺醺的酒鬼送回家的。

但不幸的是，巨魔的肚子十分结实，被踢中的巨魔完全不觉痛痒。只见他咧嘴嘲讽地一笑，又挥起了大砍刀。

脚下的沙土已经被染成了一片殷红，为了闪避迎面而来的攻击，里奇可顾不上去管那究竟是谁的鲜血。

“你死到临头了。”巨魔大喊着抡起砍刀向他扑来。

看准巨魔说话的间隙，里奇说时迟那时快，一剑刺进了巨魔的胸膛。

待剑拔出来后，里奇的敌人应声栽倒在了沙滩上。这时他才注意到，脚下的鲜血是从他战友的身上流出来的。霍本与阿林都已经躺在地上死了，伤痕累累，血流如注。一个兽人正想冲过北方城堡的大门，手中的战斧鲜血直淌。里奇怒吼一声，奔向那个兽人，从身后刺穿了那个绿皮怪物。

“呸，人类！”

里奇转身看到了另一个兽人。

“你杀了格罗克斯！”

“他杀死了我的朋友！”里奇怒不可遏地喊道。

“是的，但那是堂堂正正的战斗，而不像你这样卑鄙的偷袭！”

里奇根本不在乎这些，只是重复地说：“他杀了我的朋友！”

那个兽人将一把巨剑举过头顶，说：“那好，你也可以去死了！”

兽人的巨剑比里奇的宝剑要大得多，但这也意味着兽人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来挥动它，而且每次攻击之后身体也会更加迟钝，这给了里奇足够的时间选择躲闪还是阻挡。里奇用自己剑相迎试图阻止巨剑的劈砍，相撞产生的强烈震颤令他有些吃不消，因此他决定避免正面的碰撞，换用灵活的闪避来躲掉敌人的攻击。

巨剑第四次袭来，里奇往旁边闪身一躲，结果与列兵纳什撞了个满怀。纳什被突如其来的冲撞吓了一跳，刹那之间，他就被兽人的攻城武车直接搅成了肉酱。

怒火从里奇的胸中愤然而起。与这些怪物厮杀还不够，他竟然被他们纠缠害死了自己的战友。里奇失去了理智，握着剑朝那兽人直冲而去。

兽人往左一躲，与里奇擦身而过，巨剑顺势劈开了里奇的胸甲，在腹部撕开了一道口子。剧烈的疼痛几乎要将里奇撕碎，但他强忍着，怒吼愈发变得歇斯底里。他左手按住伤口，右手依然挥舞着长剑。

瞬间之后，长剑戛然而止。里奇此时每动一下就必须忍受钻心的疼痛，但他还是向右转过身，看到他的剑结结实实地刺穿了兽人的头颅。

“活该。”里奇从紧闭的牙关挤出一句话。

他把自己的剑从兽人的脑袋里拔了出来，胸部的伤口顿时传来难忍的痛苦。不知道为何，战斗的嘈杂声变小了，里奇只能听到阵阵的怒吼声在耳畔经久不息地回响。

他把家传的宝剑当成临时的拐杖，支撑着自己的身体，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他要接着去杀更多的兽人。

第二十二章

刚才，艾格文还站在塞拉摩城堡里。

刚才，洛伦娜还做着深呼吸，脸上带着忧虑的表情。艾格文记得洛伦娜说过她非常不喜欢魔法，更别提之前的传送咒令她呕吐不止，遭了不少的罪。艾格文开始觉得，让洛伦娜在出发前吃东西或许不是一个好主意。

刚才，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还表现着一副坚毅的神情。

而此刻，她们已经站在了黑幽幽的洞口前，周围弥漫着气味刺鼻的黄雾。艾格文似乎理解洛伦娜为什么不情愿到这里来了。橘黄色的瘴气浮在空中，形成了浓厚的迷雾，艾格文感觉置身其中，身体变得异常沉重。

艾格文早已习惯了传送咒，所以这种身体的不适感一定是这片浓雾导致的。她瞥了一眼洛伦娜。尽管洛伦娜面色惨白，但她依然将她的剑紧握在胸前，随时准备战斗。

不过，吉安娜的脸色看上去与洛伦娜一样苍白，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但是艾格文没说什么。她们已经无法回头了，况且吉安娜最不需要的就是像母鸡一样婆婆妈妈的战友。艾格文自己就很讨厌这样的人，无论是斯卡维尔、和她一起上过床的乔纳斯，还是提瑞斯法议会的大法师们，每当她疲惫不堪但仍需要继续战斗的时候，他们就会簇拥上来七嘴八舌地劝阻她，简直是帮倒忙。所以她知道，现在没必要给吉安娜增加这个负担。

不过，担心还是会担心的。据艾格文所知，吉安娜今天已经施放过四次传送咒了：她自己传送到刀疤高地，把雷霆蜥蜴传送到刀疤高地，把她们三人传送回塞拉摩，接着又传送到这个洞前。此外再加上搜索兹莫德勒，控制雷霆蜥蜴，以及设立保护她们不受毒雾侵蚀的屏障。一天之内过度地施放魔法会极大地损害身体，而且艾格文所知道的后果可远不止这些。

在吉安娜领着她们穿过洞口进入山洞的时候，艾格文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称呼这位金发的法师为“普罗德摩尔女士”或“烦人的小女孩”了，而是直呼其名“吉安娜”，她很想弄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改变。

艾格文大声地发出提醒：“兹莫德勒就在这里，肯定的。”她不禁打了个冷战，“他随时可能现身。”这个卑劣的恶魔已经把这个洞穴据为己有了，到处都留下了自己的魔法痕迹。自从与自己儿子在卡拉赞的战斗结束至今，艾格文还没感受过如此强烈的恐惧，或许是这片鬼魅的雾气的缘故也说不定。洞穴的阴冷和潮湿，更是加剧了这个感觉。吉安娜念了一道光明咒，想着照亮周围的环境，但似乎只是把浓雾照亮了。其实艾格文根本不想看清那湿漉漉的石壁、坑洼不平的地面和那些一直高悬在她头顶的奇形怪状的石笋。

大约走了二十步，艾格文突然提醒说：“前面有……”

“我来搞定。”吉安娜说道，随后快速了念了一串咒语。

艾格文点点头。她和吉安娜都发现了那个粗劣的陷阱咒。这种简单的咒语，任何一个初学魔法的学徒都可以成功施放，一般是用来防止小动物或人对某个区域的无心闯入。尽管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来这个噩梦般的地方，不过艾格文见过，在她独居的时候偶尔也会受到不速之客的打扰。无外乎是时不时徘徊的一两只狼，或偶尔出现一个脑子错乱的登山矮人。兹莫德勒和他的手下会在洞中举行魔法仪式，需要完全的精神集中，不愿被打搅。因此，他们不想冒这个险。

但是，解除陷阱可能会引起敌人的警觉。面对着望不到尽头的山洞，艾格文时刻确保着自己紧跟在洛伦娜和吉安娜身后，毕竟她们两人一个有利剑在手，一个会魔法防身。

不一会儿，洛伦娜大喊一声：“趴下！”

艾格文反应迅速，立即趴在了冰冷的地面上，洛伦娜也趴了下来。

而吉安娜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抬起了手。一团火球咆哮着向她扑来，似乎要把她吞噬殆尽。

但离着吉安娜还有一臂远的时候，火球一下子就消散了。

艾格文爬起来，说：“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来了。”

“的确。”吉安娜的声音小得如同在耳语。

噢，当然。

艾格文叹了口气。一个声音从四面响起，这是恶魔惯用的伎俩。“别故弄玄虚了，兹莫德勒。我们不是你的那些傻乎乎的仆从，这可吓不倒我们。”

艾格文！真是令人惊讶。我以为你已经死在你儿子手上了。也好，能亲手杀了你是我莫大的荣幸。你对我做的一切，我觉得我该原数奉还。

在这个恶魔狂言妄语的时候，艾格文听到从别处传来了奇怪的笑声。

“我认得这种笑声。”洛伦娜一脸的憎恶，“是劣魔。”

果不其然，几十只皮肤橙黄的小恶魔从迷雾中现了身，蹦跳着向她们扑来。

洛伦娜向前一迈步，用身体挡住敌人的去路，保护着艾格文和吉安娜。“我是真的非常非常讨厌这帮家伙。”话音刚落，洛伦娜便冲向了恶魔，举剑挥砍。

但这种带着绒毛的恶鬼数量太多，一个人难以应付；幸运的是，她的身旁还有两位战友。吉安娜立即施放了几道法术。有的劣魔烧了起来，有的无法呼吸直接窒息而死，还有的被突如其来的劲风吹起撞在了石墙上。这些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咒语，但对付这群小喽啰已经足够了，吉安娜也能够保存一些体力。

可是，这只是第一波攻势。第一群劣魔被消灭后，紧接着又蹦出几十只前呼后拥地扑向她们。

“他们想消耗我们的体力。”艾格文喊道。

“是的。”吉安娜答道。她再次放了一道法术，劣魔们一瞬间就被全部驱散了。

又出现了十只劣魔。

“上校！”吉安娜飞快地喊道，“你应付得了吗？”

洛伦娜自信一笑道：“看我的吧！”

看到洛伦娜冲上前与恶魔们拼杀，吉安娜疲惫地闭上了眼睛，险些跌倒。艾格文赶紧过来扶住了她，“你还好吧？”

吉安娜出乎意料地诚实：“不太好。我应该还能放出那道驱逐咒，但前提是，我不能再继续消耗力量了。洛伦娜必须撑住……”

伴随着一声凌厉的惨叫，洛伦娜一剑刺穿了最后三只劣魔。她把剑用力抽出，恶魔们随即瘫倒在地不再动弹。洛伦娜盯着血迹斑斑的剑刃，轻叹了一声：“我可能永远都擦不掉这些污迹了。”

我想那也许是你最不用担心的问题。

这一次，声音不再是四面八方响起，而是从她们的正前方传来。

橘黄色的迷雾突然分散到了两旁，艾格文明白这不是什么好兆头。这预示着兹莫德勒现出了他那庞大的身躯。

第二十三章

恐惧令达文挪不动步。在他的周围，他的战士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手脚在乱战中被砍断，胸膛被利刃劈开，脑袋在巨斧的挥舞中都搬了家。

达文仍然站在原地，此刻，他一心想死。

他曾以为，战斗一旦开始，伯克斯会一斧头把他劈成两半。可是，只见兽人战士们一拥而上，将他们的指挥官团团围住，并将他护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达文想不明白，这个兽人指挥官究竟做了什么，能够让部下如此忠心耿耿团结一致？

在那之后，他就被遗忘了。兽人和巨魔向城堡冲锋，与人类士兵忘我地厮杀起来，可是，离海岸线最近的达文却被晾在了一边，无人理睬。

一个巨魔倒在了他的脚边。士兵巴尔内斯的尸体从他的身旁飞过，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落进了水里。达文很不理解，巴尔内斯的对手为什么要把他的尸体扔得那么远，但马上，达文就发现自己一点也不想知道答案。

突然，整个世界开始颤动。

一场剧烈的地震摇晃着大地，人们显出了惊恐万状的神情。达文终于不再呆立原地了：他摔倒在了地面上。

刚才还晴朗无云的天空，顷刻之间已是乌云密布，闪电夹带着震耳欲聋的雷鸣声一次次地劈向大地。

达文听到了隆隆的轰响，他抬头向前望去，只见海面上渐渐升起了一道巨浪。从达文来到北方城堡到现在，他就没有见过这般汹涌巨大的海浪，这与一艘小船掀起来的浪花绝对不能比。

这道巨浪有城堡的城墙那么高，眼看着一路袭来，就要将达文吞没了。

慌乱中，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是穿的靴子不适合在沙地上行走，结果头朝下栽倒了。他一个劲地吐着嘴里的沙子，强忍着不用满是沙尘的鼻子吸气。达文放弃了努力，两只手攥成拳头死死地抠进了沙地里，甘愿一死了之。

海浪无情地拍在他身上，汹涌的海水险些将他卷走，好在他厚重的盔甲和扒住地面的双手让他得以逃过一劫。达文此时在想，不知他的士兵们怎么样了，有没有人没来得及跑到高地避水；他倒是不怎么关心那些兽人和巨魔的处境。不过最令人他担心的，是自己能否还有机会呼吸。

几秒钟后，潮水纷纷退去。达文浑身湿透，脸上的沙土被海水冲刷掉了，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上，胡子则浸满了水，沉重地拉扯着脸颊。

“战士们，你们今天真是令我丢脸！”

达文费力地翻过身，仰头向上看去。天空依然阴沉而灰暗，然后他看到一艘半悬在空中的飞艇。

有那么一瞬间，达文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希望——那会不会是洛伦娜上校的飞艇？她和普罗德摩尔女士也许击败了火刃手，并逃了出来。毕竟，突然的天象巨变很可能就是由女士的魔法所致。她们将接手指挥，把兽人击退，挽救战局。

但是，达文仔细地盯着逐渐靠近的飞艇，心中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飞艇的船帆上印着一些奇特的图案，那些都是兽人的徽记。达文在大战中见过其中的两个，它们被刻在兽人所持的武器和穿着的铠甲上。更不用说，刚刚将他的士兵撕成两半的兽人身上也有这些徽记。当年，达文的上司告诉他，这些奇特的图案就是兽人的族徽，用以区分他们的部族。

达文从来不是一个拥有虔诚信仰的人。他这辈子只祈祷过一次，当时他躲在大树后面，祈祷着恶魔不要发现他。那次祈祷意外地灵验了，不过达文不想滥用自己的好运，所以在那之后他没再祈祷过。

但是今天，他不由得衷心祈祷，希望自己能够挺过去。不知何故，他很惊讶自己居然还有力量站起来。

刚才达文听到的声音是从飞艇上传来的。一条绳梯从飞艇上抛了出来，刚才说话的那个兽人一踩上去，绳梯立即就被绷紧了。

达文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兽人，当他落到海岸上时，达文发现视野中所有的兽人战士都齐刷刷地举起武器向他敬礼。达文还注意到，这个兽人有一双湛蓝色的眼睛，于是，他很快就意识到了来者的真实身份。在此之前，达文没见过兽人的大酋长，他只听说是一个叫作萨尔的兽人，是一名强大的萨满，拥有着无可想象的力量。像普罗德摩尔女士一样，萨尔也可以轻易地掀起狂风巨浪。

只见萨尔将一把双手锤高举头顶。达文知道，那就是传说中的毁灭之锤，属于伟大兽人的战士奥格瑞姆，也是萨尔的导师。这位兽人大声喊道：“我是

萨尔，杜隆塔尔的酋长，氏族之王，部落的首领！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他一指伯克斯，“这个兽人的所作所为不代表我的意志！”

在过去的六年间，达文与兽人打过多次交道。这是必然的，因为要联手对抗恶魔，而且，北方城堡坐落在商旅海岸上，也意味着会有大量的兽人商船经过。

但此时此刻伯克斯脸上的表情，达文一次也没有见过。

“杜隆塔尔的战士们，我命令你们立即撤退！”萨尔再次指着伯克斯，但这一次用的是毁灭之锤。“这个卑劣的家伙与恶魔私通，意图挑起我们与人类的战争。我绝不会让这帮企图消灭我们的畜生得逞，更不会违背我们的盟约。”

伯克斯恼羞成怒地吼道：“我一直对您忠心耿耿！”

萨尔摇了摇头，说：“你手下的几个士兵向我报告说，你有一块剑刃形状的护符，与火刃的徽记一模一样。吉安娜已经告诉我了，她在一位老法师的帮助下查清了真相，任何携带着这个徽记的人都是兹莫德勒的爪牙。而这个兹莫德勒则是一个一心想要在卡利姆多上制造混乱，并渴望破坏兽人与人类同盟的恶魔。这些恶魔总是试图先利用我们，然后再把我们推向毁灭。”

伯克斯用斧头指着达文，吼道：“他们才是真正想要毁灭我们的畜生！他们奴役我们，羞辱我们，甚至诋毁我们的传统！”

萨尔沉着冷静的声音与伯克斯的歇斯底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的，他们之中是有人这么做了。但之所以会如此，只因为恶魔夺走了我们的心智，强迫我们与人类战斗，打一场必然会失败的战争。如今的我们已经挣脱掉了枷锁，恢复了以往的荣耀和强大。至于为什么，伯克斯，让我来告诉你，这是因为我们是战士，因为我们拥有纯洁高尚的灵魂。至少我们大部分兽人如此。而一个与恶魔串通、想要挑起争端的败类是配不上纯洁这两个字的。”

兽人与巨魔们都看着伯克斯，他们的眼神里混杂了惊愕和厌恶。达文注意到，其中还有一些兽人则是一脸的困惑。一名兽人开口了：“伯克斯，这是真的吗？你难道真的与一个恶魔做了交易？”

“为了把人类消灭干净，哪怕与一千个恶魔做交易我也愿意！他们都该给我去死！”

话音刚落，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伯克斯向达文冲了过来。

尽管达文的所有本能都在要求他赶快逃命，但是他的脚根本无法动弹。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伯克斯高高举起斧子，他的脑袋马上就要搬家了。

没等斧子落下，伯克斯的身体突然一震，整个人失去平衡，顺势栽倒在了沙地上。达文这时看到，萨尔举着毁灭之锤在伯克斯背后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杜隆塔尔为你而蒙羞，伯克斯。多少兽人、巨魔和人类的战士因为你的可耻行为丢了性命。血债血偿，你必须以命偿还。我身为酋长，将会严肃地履行我的职责，亲手执行对你的处决。”

萨尔将毁灭之锤高高扬起，然后狠狠地砸向伯克斯的脑袋。

一瞬间，脑浆四溅，萨尔和达文浑身都沾满了鲜血。达文被吓得缩成了一团，根本不敢用手擦掉身上的污渍，更不用说左脸颊上的血迹和胡子里的头骨碎屑。

萨尔也没有尝试擦掉伯克斯的鲜血，他身上的血污甚至比达文的还多。达文怀疑，对兽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象征着荣耀的印记。大酋长向前迈了一步，面向达文：“我代表杜隆塔尔对这个叛徒的行为向你表达歉意，少校先生，也为今天所发生的惨烈战斗向你道歉。我不会再允许火刃肆意地操纵我的族人了，我同时希望你们也能做到。”

达文不认为自己的舌头还能正常工作，于是他只能点了点头。

“我们这就撤退。我很遗憾，没能早一点赶到阻止冲突的爆发，我给部队下的命令只是在海岸集合并待命。我们会返回杜隆塔尔，不会再攻击你们了。”大酋长说着，迈步逼近达文，“除非，你们想引起战争。”

达文拼命地摇着头，这次他绝对是真心的。

随后，萨尔便命令他的军队统统撤退，同时把死去的战友和受伤的同胞一起搬上了船，每一艘船都向着科卡尔峭壁的方向扬起了帆。达文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许久才回过神，意识到自己的靴子仍然陷在沙土里，周围一片狼藉，到处都是伯克斯的血污、脑浆、碎肢、头骨碎片和盔甲残片。萨尔顺着绳梯爬上了飞艇，接着，飞艇与船队一同出发向北方驶去了。

达文惊讶地发现，他的祈祷又一次灵验了，他开始认真地思考，也许祈祷真的可以让事情的发展产生转机。

他同时也对萨尔的威望感到惊讶，只是说了一番话，整个混乱局面就被牢牢地控制住了。显然，他的举动让兽人和巨魔克制了厮杀的冲动，但那不过是暂时的，真正令他们放下武器甘心撤退的原因，其实是萨尔说出的振聋发聩的话。

虽然达文厌恶兽人，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萨尔实在太让人钦佩了。

最后，一个达文这辈子都不可能记住名字的上尉跑过来，问道："请您指示，少校。"

"唉……撤退吧，上尉。"达文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屏息了很久，身体突然袭来一阵沉重的疲惫。"撤退。"

第二十四章

五分钟之前，艾格文还要求兹莫德勒停止那些小儿科的把戏。这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小伎俩也许能吓唬吓唬普通人，但实际上它也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魔法，任何初学魔法的人都会。所以艾格文一点也不害怕。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体形庞大、皮肤粗糙、长着一副蝙蝠翅膀和一对火红瞳仁的兹莫德勒站在自己的面前，她不禁为自己的多嘴感到后悔。总体来说，恶魔都有着古怪的模样，但就算是以恶魔自己的标准，兹莫德勒也可谓是十分的丑陋。

在恶魔的身旁，站着八个头戴兜帽的怪家伙。可以猜到，他们就是那些邪恶的术士了，口中正有节奏地低吟着什么。

吉安娜从斗篷里抽出了卷轴。艾格文如释重负，这场闹剧马上就可以结束了。兹莫德勒已经现身了，吉安娜要做的就是对他施放出驱魔咒。

突然，吉安娜惨叫一声，跌倒在地。

“吉安娜！”艾格文赶忙跑到年轻的法师身旁，洛伦娜也展现出一名优秀战士的素养，立即将身体挡在了恶魔与吉安娜之间。

吉安娜强挣扎地想要站起来，她的额头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她紧咬牙关，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那些术士……阻挡住了咒语。”

艾格文也感觉到了，这些术士们其实在念咒语。尽管他们人多，他们共同施放的魔咒即使经过叠加后也算不上很强。像吉安娜这种实力的法师，应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突破的。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她施法过度，元气大伤。

吉安娜在顽强地抵抗着，艾格文可以感觉得到，但兹莫德勒的爪牙们显然已经占据了上风。

这比我预想的还要精彩。放心，我会让兽人背负起杀害普罗德摩尔的罪名。人类肯定会陷入疯狂，然后不顾一切地攻击兽人。尽管这场战争没有了普

罗德摩尔的领导，人类不可能有胜算，不过在那之前，他们一定会竭尽一切地杀光他们能杀的兽人。简直是太美妙了！

“见鬼去吧。”艾格文愤愤地咕哝了一声。这是她现在唯一能做的了。

从将麦迪文复活到现在，差不多有四年了。就像她告诉吉安娜的那样，她与萨格拉斯的战斗几乎耗尽了她所有的法力，但是这些法力没有彻底消失。在逃亡到刀疤高地的二十年后，她恢复了一些法力，将她的儿子重新带回了这个世界。尽管在那之后的四年里，她的力量就没有再增强过，但也足够她日常所用了。如果把这些法力全部用尽的话……无所谓了，好歹她也活了近一千年了。正如洛伦娜指出的那样，艾格文已得到的东西已经比大多数人能得的多太多了。

汗水顺着吉安娜的脸颊流淌直下。她依旧单膝跪地，紧握的双拳抵在她的大腿上。艾格文可以感觉得到，她自己亲手写的咒语正在力图穿透术士们设立的结界屏障。

艾格文在了吉安娜身旁单腿跪下，双手握住了吉安娜左手捏成的拳头。她闭上了眼睛，将她的思想、她的力量以及她最后的生命精华，集中在一起。凝聚、塑造、转移，力量被输送到了她的手臂……然后是小臂……然后是手掌……

最终，传给了吉安娜。

铺天盖地的疲惫瞬间吞噬了艾格文。骨头变得无比的沉重，肌肉酸痛得好比刚刚经历了长途跋涉一般，呼吸也越来越短促。但艾格文顾不上这些，她继续集中着精神，拼命将自己仅剩的精华、法力甚至灵魂全部注入吉安娜体内。

吉安娜睁开了眼睛，原本淡蓝色的眼眸此刻竟迸发出鲜红的光芒。

不可能！

几乎同时，艾格文和吉安娜放声喊道：“死吧！”

你们无法阻止火刃！我们战无不胜，摧毁所有挡路的渣滓，然后我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兹莫德勒的哀号在洞穴里回荡，不仅石壁引起了回音，还夹杂着术士们的惨叫，他们因为与恶魔的契约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也同样被痛楚所折磨着。尽管艾格文的视野渐渐地模糊，但她还是清楚地看到兹莫德勒丑陋的躯体不停地在扭曲变形，脓水从裂口处不断地冒出，突然一下子，身体碎裂开来。

空气也被撕碎了，强风刮进了洞中，一道通向扭曲虚空的传送门被打开了，兹莫德勒破碎的躯体随即纷纷被吸入时空裂痕。

不！我绝不再让你驱……

随着脑袋被吸入虚空，这个恶魔的声音便消失了。

但是术士们的尖叫仍在继续，在艾格文颤抖的双腿下，大地也开始晃动。不一会儿，术士们的哀号听不见了，他们也一并卷入了扭曲虚空之中。他们曾妄图令卡利姆多大陆的人民遭受无尽的苦难，此时却要承受数千倍于此的痛苦。

虚空裂口不见了，但洞穴依然颤动不止。

洛伦娜显示出了久经沙场的敏锐判断力，大喊：“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但是艾格文瘫倒在地，手脚已经都抬不起来了，仿佛灌了铅一般有千斤之重，唯一所剩的一点体力仅够她睁着眼睛。

一块石笋应声断裂，从洞顶掉落下来，直直地洞穿了地面，离着吉安娜和艾格文跪倒的地方不足巴掌宽。

艾格文隐约听到吉安娜低声默念起了传送咒。

她双眼一黑，昏了过去。

尾声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又一次站在了剃刀岭的山峰上，俯视着整片杜隆塔尔。

很快，她听到了低沉而富有韵律的引擎轰鸣声：萨尔的飞艇到了。这一次，大酋长带了一支精英卫队，但他们多数都留在了甲板上。萨尔爬下绳梯前往与吉安娜会面地点，身后只跟着一名吉安娜不认识的兽人战士。当两人在山顶碰头后，那名兽人站在了离萨尔三步远的地方，一刻不松懈地将手中的战斧握在胸前。

吉安娜苦笑了一下，说："你不信任我了是吗，萨尔？"

萨尔也回以了微笑。"我最亲近的副官背叛了我，吉安娜。我想我还是时刻保持警惕为好，同时，让一个人监护着我。"

"明智之举。"

"威胁真的彻底解除了吗？"

吉安娜点点头。"看起来是这样的。兹莫德勒和他那些胡作非为的术士都已经被驱逐到扭曲虚空里了。即使是燃烧军团也不可能轻易将他救出来，更何况他们不会为了一个小魔头花那么大的功夫。"

"干得漂亮。我真希望这一切在发生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之前就解决了。"萨尔伸手从腰带里掏出一块护符，形如一把燃着火的长剑。吉安娜猜那应该是伯克斯的，他与恶魔串通出卖了同胞，就像克里斯托夫一样。根据达文少校的汇报，萨尔当着所有兽人和巨魔战士的面，亲手处决了勾结火刃的伯克斯。之后，达文也提交了自己的辞呈。

吉安娜长叹一声，说："我们还是很幸运的，萨尔。兹莫德勒的确是罪魁祸首，但他却轻而易举地挑起了我们两族之间依然不曾消解的仇恨。你的族人和我的人民竟然这么轻易地就在北方城堡厮杀起来了。"

"的确是的。我的族人居然不假思索地就相信了恶魔的谗言，完全忘记了燃烧军团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事到如今……"萨尔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两人都陷入了良久的沉默，随后吉安娜开口了："之前我提议过，等这场危机过去之后，我们两国应该缔结一个正式的盟约。"

"你说得对。如果想要得到持久的和平，保护两族的人民能够平安祥和地存续下去，我们就必须正式建确立我们之间的同盟关系。"

"我建议，从今天算起一周之后，我们在中立的棘齿城见面，详细商讨盟约的具体细节。"

"我同意。我会带上卡尔萨，他的智慧最为出众。"

吉安娜忍不住问了一句："难道他比酋长还聪明？"

萨尔大笑起来。"聪明得多啊。就这么定了，吉安娜。"

"太好了。再会，萨尔。我们一周后见。"

"再见，吉安娜。愿我们的友谊能在风雨之后更加坚固。"

吉安娜点了点头，念出了咒语，把自己传送回了书房。

艾格文已经等候她多时了。这位老妇人从山洞里出来后过了好几天才睁开眼睛，吉安娜甚至一度担心伟大的守护者永远醒不过来了。

当时，吉安娜所剩的体力只够将她们三人传送到鬼雾峰的山脚，勉强躲开了瘆人的毒雾。吉安娜完全无力再向前走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咬着牙与塞拉摩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派出一只飞艇来接她们。

等飞艇接到她们的时候，吉安娜已经精疲力竭了，艾格文则虚弱得像一只小猫。一顿美餐和片刻小憩之后，吉安娜便恢复了体力。可是艾格文却依然昏迷不醒。医生起初诊断艾格文的情况非常危险，不过几天之后，他却称她的身体强壮得像个精灵。

毫无疑问，她已经完全康复了。她现在正坐在书房的贵宾椅上。"我猜你差不多也该回来了。"

"我看您已经康复了，护法者，连您的舌头也恢复了。"

艾格文大笑起来。"看起来是这样的。"

倍感劳累的吉安娜一下子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她多么想休息几天，以期从疲于奔命的煎熬中恢复过来，可是她连一点空闲都抽不出来。没有了内务总管，所有的事务都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杜瑞已经竭尽所能地在帮忙了，但

无论她再怎么努力，有些复杂的事务她也同样感到力不从心，无法管理起整个塞拉摩。洛伦娜确实在军事方面有着不错的天赋，但一旦面对行政工作，她也就束手无措了。所以吉安娜根本无法真正地放松身心，结果她更加地疲惫了，这令她的医生十分不满。

吉安娜看着艾格文，艾格文也用碧绿的眼睛看着她。一想到自己之所以能够打败兹莫德勒，是因为自己为了安置雷霆蜥蜴偶然地选择了刀疤高地，才无意地遇见了艾格文，吉安娜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即使她最后查出兹莫德勒就是万恶的真凶，假如没有这位昔日的大法师的相助，她根本不可能战胜那个恶魔和他的爪牙。

“我需要感谢您，护……艾格文。要不是您的帮助，我们肯定输了。”

艾格文只是点了点头以示回应。

“我猜您应该是想要返回刀疤高地了吧？”

“实际上，”艾格文露出了一个失意的笑容，答道，“我决定不回去了。”

吉安娜眨了眨眼睛问道：“不回去？”

“我会回去取回我的东西，然后趁着那些雷霆蜥蜴踩坏我的院子之前再摘一点蔬菜。不过，我跟这个世界隔绝得太久了，我想是时候到外面来生活了。不管怎样，这个世界应该还是会有需要我的地方。”

“当然会有的。”吉安娜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曾经希望艾格文能够想通这一点，返回普通的生活，但她做梦也没有想过这居然成真了。“刚好，我眼下急需一位内务总管。这个职位需要广博的学识、睿智的头脑和积极的态度，为我分担工作的压力，在必要的时候给予我提醒。我想说，您正好符合所有的条件，尤其是最后一条。”

艾格文发出爽朗的笑声，说：“那是当然了。尽管前两条尚待检验，但我想一千年的岁月多多少少教给了我一些学识和远见。”她说罢站了起来，吉安娜迎了上去。艾格文握住了吉安娜的手，说：“我接受了。”

吉安娜一边激动地握着手，一边说道：“太好了！再次谢谢您的协助，艾格文。您不会后悔的。”

“我肯定不会后悔，不过你倒是有可能。”艾格文抽出了手，坐了下来。“作为你的内务总管，我给你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克里斯托夫没有说错，兹莫德勒只是一个下等恶魔，他不具备策划整个阴谋的能力。”

吉安娜眉头一皱，说：“我记得您说过就是他创立了火刃。”

“是的，那不过是他招兵买马的一种手段。在他背后肯定还藏着一个更为复杂诡谲的计划。你自己也说过，兹莫德勒不是唯一一个在燃烧军团撤退后被留下的恶魔。”

吉安娜似乎已经猜到问题的答案了，但是她仍然觉得有必要听一听守护者的看法。“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艾格文？”

“我想说的是，吉安娜，这绝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与火刃交手。”

鸣谢

首先需要感谢暴雪游戏的大师克里斯·梅森先生，其为了《魔兽世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努力。我们通过电话与邮件交换着各自想法与见解，十分富有成效，更会时不时迸发出创意的花火。

其次我想要感谢马可·帕尔米耶里，他是口袋书店负责我工作的编辑，以及他的主管斯科特·香农，他们两人都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还有我那可敬的代理商，露希亚·戴弗。

接着要感谢的是《魔兽世界》小说的其他诸位作者，理查德·A.纳克、杰夫·格拉布和克里斯蒂·高登。尤其是杰夫的《最后的守护者》和克里斯蒂的《氏族之王》，分别塑造了艾格文与萨尔这两位人物的形象，非常有助于我把握人物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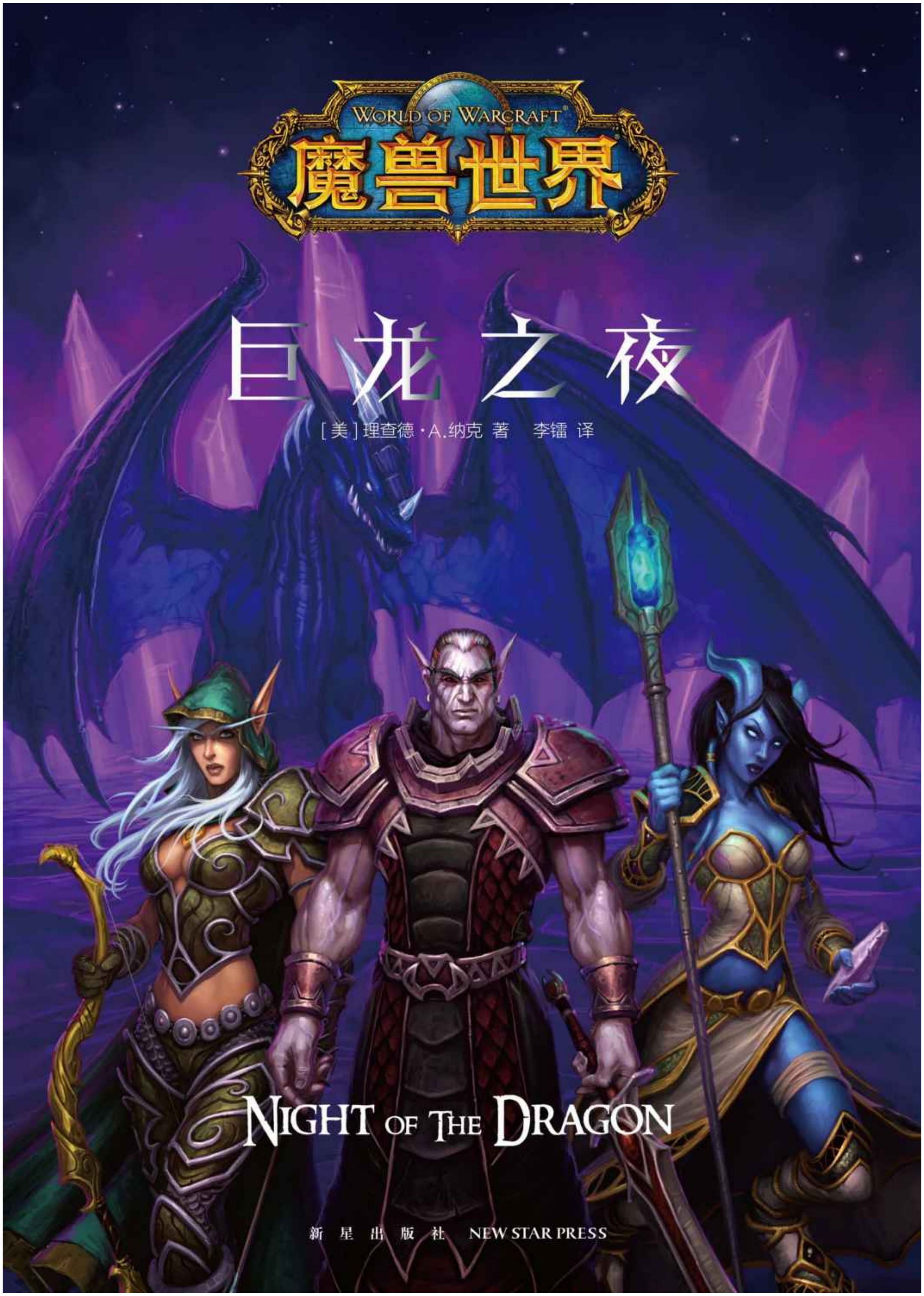
同样的感谢也要给予：《马里布帮派》《精英坏蛋》《小说笔记》《墨水池》以及所有令我的疯狂回归平静的杂志出版者；CITH和CGAG；帕隆博公司的全体员工，以及其对我的接纳；享志保罗和柔道馆所有友善的师生们；我身边的所有好朋友和猫咪们，以及对我的持续不懈的支持。

历史时间轴

这部小说发生在《魔兽世界》剧情的前一年，即燃烧军团被兽人、人类和暗夜精灵联合击败后的第三年。（《魔兽争霸III：混乱之治》和《魔兽争霸III资料片：冰封王座》）

关于作者

基思·R.A.德坎迪多，美国作家，编剧，音乐人。创作生涯不断尝试各种领域与风格，著作颇丰，多次登上畅销书榜。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其为《星际迷航》《邪恶力量》《神秘博士》《蜘蛛侠》《X战警》《魔兽世界》等知名科幻、奇幻系列作品创作的官方小说。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巨龙之夜
[美]理查德·A.纳克 著　李镭 译
NIGHT OF THE DRAGON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巨龙之夜

作者：【美】理查德·A.纳克

译者：李镭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9-01

ISBN：978-7-5133-3154-8

目录
CONTENTS

引言

将这本书献给伊芙琳、米克——以及特别献给克里斯——在打造艾泽拉斯无数传说的过程中，他们是最宝贵的同伴。

导读

正如同为理查德·A.纳克所著的小说《巨龙之日》一样，其姊妹篇《巨龙之夜》的故事也隶属于以龙族为主角的系列。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资料片《燃烧的远征》与《巫妖王之怒》的故事之间，却与《巨龙之日》和官方漫画《太阳井系列》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罗宁、克拉苏斯和卡雷等前作中重要的角色在本作中也大为活跃。

尽管本书的故事看似独立，实际上却为资料片《大地的裂变》埋下了一条重要的伏笔，龙母希奈丝特拉的实验，第一条暮光巨龙的诞生、格瑞姆巴托中保存的龙蛋等线索都指向了《大地的裂变》中一系列重要剧情。

《巨龙之夜》的故事也发生在格瑞姆巴托。这座古老的城市见证过蛮锤矮人鼎盛时代的繁荣，也以三锤之战为契机屡遭浩劫，在被黑铁矮人莫德古德的邪法诅咒以后，这座挖空山体建成的城市就成为古老邪恶理想的温床，在它那错综复杂、不见天日的地下坑道中埋藏着无数的黑暗秘密。

龙喉兽人、黑龙希奈丝特拉先后占据过格瑞姆巴托，但他们也未能一窥这座迷宫般城市的全貌，而莫德古德遗留下的诅咒也将这座城市中遗留下的黑铁矮人变成了恐怖的灰鳞穴居人——这种失心变异的怪物只在本书中有过登场……

作为一本优秀的官方小说，《巨龙之夜》不仅为游戏未能展现的故事情节进行了补充，更为描画世界观细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角中包含有德莱尼人牧师伊丽笛和矮人罗姆等人所体现出的，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与价值观差异，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精彩的看点。矮人的“血契兄弟”，德莱尼人所受的赐福与使命……这些细节都值得我们仔细玩味，体会奇幻世界的精妙之处。

——编者

序言

他被困住了……困住了……困住了……

黑暗在这个囚牢中向他压迫过来。他无法呼吸，无法移动。这是如何发生的？那些让他落入圈套的邪恶小生物到底是什么？这些小虫子竟然能够抓住一头巨龙！这不可能！

但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

他想要咆哮，却发不出声音。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声音。寂静要把他逼疯。他需要自由！一定有办法能够逃出去……

一道炫目的翡翠光芒吞没了他。在他痛苦的尖叫声中，那光芒将他从牢狱中剥离出来，把他抛到牢笼之外。

但这尖叫声很快就变成了还夹杂着宽慰和愤怒的强悍嗥吼。他伸展开自己华丽闪亮的双翼，巨大的身躯占据了这个新地方的大部分空间。水晶似的巨大尖角如锯齿般兀立在他的脊骨和头顶上，形成的头冠好像是一位将军的头盔。珍珠般的白色眼球烁烁放光，扫视着这个洞穴：这里的穹窿形洞顶和崎岖地面上犬牙交错地伸出了许多尖锐的物体。

他充满憎恨的目光落在了那些小虫子身上，就是这些家伙，竟敢将强大的他牢牢困住。伴随着一声威严的怒吼，一团红色光晕突然从他的身上爆发开来。

“肮脏的蠕虫！肮脏的小鬼！你们竟敢将兹泽拉库变成笼子里的宠物？”随着兹泽拉库的高声呼吼，他已经虚空化的身体变得更加透明。他瞪着这一小群捕获他的生物。这些丑陋的东西仿佛是某种变形的德莱尼，身体的某些部位上却长有鳞片和绒毛。他们邪异的小嘴里生满尖利的牙齿，头戴兜帽，身披护甲。他们的眼睛就像熔炉里的火焰一样红。尽管兹泽拉库一脚就能踏碎他们，但他们却没有显示出应有的恐惧。

兹泽拉库知道，这些害虫对于虚空龙根本一无所知。

“肮脏的蠕虫！肮脏的小鬼！”他重复着自己的怒吼。身躯上的各种神奇色彩突然凝聚成一道道闪电撕裂了他周围的空间。他伸出一只爪子，仿佛要将这些渺小的生物抹平。强烈的电光突然从这只爪子里射出来。

第一道闪电奇怪地打偏了，在即将击中这些小生物的时候飞到了一旁。与此同时，每一个小生物的额头上都短暂地亮起了一个奇怪的符文。

被俘虏的虚空龙毫不犹豫地再次发射闪电。不过这一次，闪电的目标是这些小害虫周围的地面。岩石和泥土四散崩飞，那些小害虫在惊叫声中随土石一同飞起，冒着烟散落在兹泽拉库面前，让虚空龙看着很是愉快。“肮脏的蠕虫们！兹泽拉库要把你们全都碾碎！”

他凝聚起更多能量。深蓝色的血管交错在他的胸膛。闪电再一次狂暴地炸裂开来。

从他身侧的某个地方，一根银色的能量链条突然跃起，缠住了他的左前肢，并迅速绷紧。强韧的长索让他感到一阵剧痛。

兹泽拉库在惊讶中甚至忘记了战斗。这头虚空巨龙本就是一头纯粹的能量生物。银色长索此时已经切入了他的身体。他张口咬住银索，却感觉到自己的双颚遭到了一阵凶狠的冲击。他的前爪垂落下去，突然就没有了力量。

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前爪也被束缚住了。兹泽拉库徒劳地揪扯着第二根银索，但这种细长的魔法绳索非常强大。

虚空龙的身躯开始膨胀。兹泽拉库身上清晰鲜艳的蓝色脉络现在几乎变成了黑色，他的全身则变得更加透明，仿佛要化作迷雾消散。

银索闪耀起强光。

兹泽拉库发出一声痛苦的咆哮，向前栽倒，狠狠摔在岩石地面上，仿佛他的身体已不再是虚空能量，而是血肉之躯。地面崩开了无数裂缝，他面前的两个小虫子跌进其中一道裂缝中，看来是彻底完蛋了。

其他害虫却对他们同伙的灭亡无动于衷，而是又抛出两根银索。五只害虫同时挥舞这些险恶的能量绳索，就像是挥舞巨型长鞭。银索呼啸着，准确无误地从两侧缚在兹泽拉库的身上。连在银索末端的小块翠绿色宝石陷入地面，牢牢固定住了银索。

“放开兹泽拉库！”虚空巨龙咆哮着。魔法绳索则不断闪耀着光芒，让他的身躯再一次承受剧痛。“放开我！”

新的银索迫使兹泽拉库只能紧贴在地面上。他在全力挣扎，但这些魔法束缚让他的力量完全无从施展。

在他周围，那些身上带着鳞片的害虫来回奔跑，继续向他的身上添加一根又一根银索，直到这头虚空龙几乎被魔法的光辉完全包裹。每一根银索都深深切入了兹泽拉库的身体，同时灼烧并冻结着他。兹泽拉库发出一声声混杂着愤怒和痛苦的号叫，但他对眼前的局势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

那些小害虫仍然在进行着他们狂热的工作。很明显，他们不确定这些魔法绳索是否足以束缚住虚空龙。他们用那些翠绿色的宝石不断对银索进行调整。这样做往往只是让虚空龙感到更加痛苦。这时，一只小害虫向饱受折磨的他发出了得意的笑声。

兹泽拉库奋力朝那只折磨他的虫子喷出龙息。黑色的能量包围了这个怪物，让他发出令兹泽拉库心满意足的尖叫。虚空龙的魔法将那只虫子打成一团肉酱，又将肉酱凝固成黑色的水晶。

立刻又有一根银索落在兹泽拉库的颚骨上，将他的头狠狠按了下去。这头光华闪烁的巨龙拼命抗争着，但他的双颚终于像身体其余的部分一样被紧紧束缚住了。

捕获他的小虫子们继续在这座巨大的洞穴中奔跑，仿佛仍然有什么事情让他们异常焦急，尽管兹泽拉库完全想不出他们还需要做些什么来加强对自己的控制。他只能发出一声气恼的嘶吼——这吼声也因为他的嘴被勒紧而变得非常含混。不过他还是没有放弃挣脱束缚的努力。

尽管这样做显然毫无意义。

就在这时，那些身上带鳞片的小虫子突然停止了动作，不约而同地看向虚空龙身体的一侧。兹泽拉库完全看不到那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他能感觉到有某个生物出现了，某个极为强大的生物。

捕捉他的真凶……

他周围那些小虫子全都跪倒在地上。兹泽拉库听到一点微弱的动静。如果不是他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气流，他一定会以为有风吹过来了。

“你们干得很好，我的灰鳞穴居人们。”一个声音响起。这个女性的声音穿透虚空龙的灵魂，让他感受到一种最凄厉的寒冷。“我很高兴……”

“他们干得不错，懂得服从命令。”另一个更像是男性的声音做出回应，那声音中带着明显的轻蔑。“但他们将克瑞萨伦之匣打开得太早了，女士。这头野兽差一点就逃掉了。”

“完全不必担心。只要到了这里，逃跑就是不可能的。”

女性的声音越来越近……突然间，一个渺小的形体来到兹泽拉库面前。这是一个面色苍白的人，穿着一件贴身的夜色长裙。她开始仔细审视兹泽拉库。兹泽拉库也紧紧盯住了她。她让兹泽拉库想起了另一个人，一个曾经想要与他交朋友的人。那时兹泽拉库的心中还只有外域的绝对混乱，那个人让他知晓了另外一些事情。但兹泽拉库能够嗅出眼前这个生物尽管和他记忆中的那个人有些相似之处，却又在很多地方截然不同。

长长的黑发散落在这名女子的肩头。她侧过了脸，仿佛对于这头被俘的巨兽并不很在意。但兹泽拉库知道，她的全部注意力还在自己身上。虚空龙注意到她的面容就像自己的那位朋友一样光洁无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兹泽拉库从那双乜斜的眼睛里所感受到的寒意让他巨大的身躯打了个哆嗦。

那名女子的红色嘴唇微微翘起。“你不需要这样为难自己，我的小乖乖。其实你尽可以让自己舒服一些。毕竟……我只是要带你回家。”

她的话让兹泽拉库感到莫名其妙。兹泽拉库挣扎着试图摆脱束缚，仍然想要逃走……逃离这个渺小却又令他胆战心惊的生物。

女子转过头，双眼直视虚空龙。兹泽拉库这才看到她的左脸上罩着一层丝质面纱……面纱随着她转头的动作而微微飘起，让兹泽拉库看到了下面那半张被烧焦的恐怖面孔和曾经有眼睛存在的黑色空洞。

尽管和身躯庞大的虚空龙相比，这名女子不过是一介纤尘，但她被毁掉的面容依然让兹泽拉库心中的焦虑立时增加了千倍。兹泽拉库想要从她面前逃走，再也不想看到这张脸。即使被面纱遮住了那些丑陋的痕迹，但虚空龙仍能感觉到藏在面纱下的那种恐怖的邪恶。

即使在充满混沌的外域，他也从没有见识过这样的邪恶。

女子冰冷的微笑一直蔓延开来，远远超过了她面孔的范畴。

“你应该休息了。”她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兹泽拉库迅速失去了意识，在彻底昏厥的刹那听着她又说道，“休息吧，不要害怕……毕竟，你回家了，我的孩子……”

第一章

时间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过得真快啊。这个身穿法袍的人坐在自己的山中密室内，透过环绕在自己周围的一连串光球观察着这个世界。他一摆手，这些由他创生出的开始光球在这个巨大的椭圆形房间中飘动。他感兴趣的一些光球飘到他面前，停在一列基座上。这些基座本来是曾经遍布此处的石笋，被他用魔法重新塑造，变成仿佛出自于艺术大师之手的工艺杰作，每一根线条和每一个棱角都极尽完美。基座向上升起，变得愈发像是梦中的幻象，而非现实的造物。这些幻象中有飞翔的龙和游荡的灵魂，渐渐变形的基座最终固定成为一只纤细的手掌，向上伸出，几乎要抓住悬浮的光球，却始终无法与光球碰触。

每一个光球中都出现了一幅与这位名叫克拉苏斯的法师息息相关的场景。

微弱的雷鸣声进入到他的密室，让他知道外面有着怎样喧嚣混乱的天象。在这样一个阴晦萧瑟的夜晚，这名身材瘦长，面色苍白的施法者身穿曾经代表着肯瑞托的紫罗兰法袍，用力俯下身，想要更加清楚地看到最后一个光球中的场景。那颗蓝色光球散发出的微光照亮了一张和高等精灵非常相像的面孔——棱角分明的骨骼，高俏优雅的鼻子，细长的脸颊，尽管如同那个几近灭绝的沦亡种族一样英俊高雅，但克拉苏斯显然和精灵没有任何关系。他鹰一样的脸上带有特殊的线条和疤痕，其中最明显的三道纹路弯弯曲曲地一直延伸过右侧面颊——任何种类的精灵都不可能拥有这种印记，除非他已经活了超过一千年。他的一头银发中夹杂的黑色和红色条纹也显得格外怪异，一双闪闪发光的黑色眼睛既不像精灵，也不像任何人类。那里面蕴含着超越任何凡间生物所能经历的岁月光阴。

只有最年老的龙才可能具备这样一双眼睛。

克拉苏斯是他以这样的形象示人时的名字。许多人都只知道这个名字属于一位达拉然法师议会的核心成员。在对抗兽人大军、燃烧军团和亡灵天灾的战争中，达拉然和其他许多王国一样被邪恶势力摧毁了。艾泽拉斯也在这些战争中天翻地覆，成千上万的生命化为乌有。世界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勉强恢复了平衡……而这种平衡正日益变得脆弱。

我们就像是被困在了一个永无尽头的游戏里，我们的生命都由一颗转动的骰子或者一张被抛起的纸牌来决定。他心中想着，回忆着过去发生的那一场场灾难。克拉苏斯亲眼见证了许多古老文明的崛起和覆灭。尽管他也曾出手从许

多这样的灾难中挽救了一些生命与文明的火种，但这远远不够。他只有一双手，他只是一头龙……哪怕他是考雷斯特拉兹，红龙女王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

就算是他的爱人，伟大的生命守护者本人也无法预见到所有这些灾难的发生，更不要说是阻止他们。克拉苏斯知道，他强迫自己扛起了一副本不属于他的重担，但这位巨龙贤者无法违背自己的仁慈之心，对艾泽拉斯的生灵见死不救。哪怕他的一些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实际上，现在这个世界中还有许多情况在吸引着他的注意力，有许多潜在的威胁可能会给他的世界带来灭顶之灾……而这些威胁的根源正来自于他自己的同族，那些巨龙们。一道巨大的裂隙遥遥指向那个被称为“外域”的变异之地。一道巨大的传送门吸引着艾泽拉斯魔法的守护者——蓝龙一族，同时却又让蓝龙深感困扰。从那道门中渗透出的力量治愈了蓝龙一族守护者长久以来的疯狂。魔法的守护者——蓝龙玛里苟斯现在完全清醒了，但克拉苏斯非常不喜欢那头蓝龙现在的行为方式。那些年轻种族对魔法破坏性的滥用让玛里苟斯怒不可遏。他向其他守护者提出建议，必须净化所有滥用魔法力量的生灵，才能保护艾泽拉斯。实际上，他在上一次守护者会议中非常执拗地提出了这个观点。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阿莱克丝塔萨、时光之王诺兹多姆和梦境的守护者伊瑟拉。他们聚集到大陆东北方遥远的冰封之地——龙骨荒野，在高耸入云的古老的龙眠神殿中齐集一堂。这本来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年度仪式，为的是纪念他们在十几年前齐心协力，战胜了恐怖的死亡之翼。

伴随着深深的失望，克拉苏斯抹去自己正在观看的影像，召唤来下一个光球。但他没有注意那颗光球中的情景，心念依然聚焦在四位守护者中的最后一位——伊瑟拉身上。有传闻说，一些噩梦般的怪物出现在她统治的虚空领域——谜一般的翡翠梦境里。现在还没有人能说得清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但克拉苏斯已经开始担心，翡翠梦境中出现的问题可能会造成非同一般的灾难。

克拉苏斯拨开另一个光球，甚至没有认真去看一眼那其中的内容……但片刻之后，他才意识到那颗光球所显示的地方。

格瑞姆巴托。

所有关于玛里苟斯和翡翠梦境的忧虑全都被他放到了一旁。克拉苏斯仔细审视光球中的这座险峻高山。他非常清楚这座山，过去他曾数次去过那里，并派遣自己的亲信一直进入到这个被诅咒的地点的核心地带。在格瑞姆巴托，他的爱人被兽人奴役。令人惊奇的是，正是这个野蛮种族在十三年后，燃烧军团的恶魔重返这个世界时，成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有力盟军之一。兽人能够奴役生命缚誓者，全都是凭着一件被称为恶魔之魂的邪恶宝物。恶魔之魂会迫使她听命于部落，是因为它在铸造时被加入了守护巨龙们自己的力量，而且经过了一位守护巨龙的邪恶改造。被奴役的阿莱克丝塔萨不得不为兽人们产下幼龙。

这些幼龙成为供那些凶残武士在战场上驱策的坐骑，最终全部死在了与法师和其他种族巨龙所进行的战斗中。

通过指引鲁莽的法师罗宁、高等精灵女游侠温蕾萨和其他英雄们，克拉苏斯得以解救他的女王。矮人战士们帮助他们瓦解了兽人残部在这里的最后抵抗。格瑞姆巴托的敌人被一扫而空，他们的邪恶事业也被连根拔除了。

或者只是大家以为如此。矮人们首先察觉到了渗透进此地的黑暗，所以他们几乎在兽人被打败之后立刻就离开了。阿莱克丝塔萨和克拉苏斯认为红龙一族有责任彻底封闭格瑞姆巴托。讽刺的是，正是因为红龙一族自从上古海加尔山之战以后就一直守卫在这里，结果乍到此地的兽人很轻易地就用恶魔之魂奴役了他们。

所以，尽管克拉苏斯对此颇有些不安，但红龙们重新开始在格瑞姆巴托周围巡逻，确保不会有人进入此地——无论是无意中闲游至此的流浪汉还是对这里的邪恶力量有特别兴趣的人。

但就在最近，看守这里的红龙毫无原因地一个个身染重病，甚至有的龙就此死去。还有几头龙陷入了极度疯狂，以至于族群别无选择，只能杀死他们，以免他们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红龙终于也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放弃了格瑞姆巴托，任其自生自灭。

从那以后，格瑞姆巴托变成了一座空旷的坟墓，标志着一场旧战争的结束，和一段非常短暂的和平。

但……

克拉苏斯看着那个位于山腹中的黑色洞口。即使从很远的地方，他依然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那个洞口中泄露出来。连续数个世纪，格瑞姆巴托完全沐浴在邪恶之中，已经无可救赎了。

最近，又有一些关于那里的传闻出现，提及了死而复生的怪物。克拉苏斯对于那些往事非常了解。一些零星留言提到了一片几乎无法看清的巨大影子伸展开双翼，如同幽灵一般掠过夜空，一下子就抹去了格瑞姆巴托数里之外的一座村庄。有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月光中仿佛看到了一头龙……但那不是红龙、黑龙，也不是其他任何一种已知颜色的巨龙。那是一种紫晶颜色的龙。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肯定是被吓坏的农夫们的想象。但克拉苏斯自己的斥候也向他报告在远方高山上的天空中发现有奇怪的光线——做这个报告的是一头可以信任的年轻雄性红龙。他甚至勇敢地追踪了那团光芒，只是那团光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情发生，让守护者们无暇顾及格瑞姆巴托。但克拉苏斯没办法对这里放手不管。无论怎样，他也不能将这件事丢给别人。牺牲别人

不是他的行事风格，现在他只能依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哪怕他会死在那里。

实际上，此时此刻他还有两个人可以信任，但罗宁和温蕾萨正有着他们自己的麻烦。

他只能单独行动了。略一挥手，克拉苏斯让光球飞进了上方的阴影中。他并不害怕死亡。毕竟他已经多次见识过死亡，甚至险死还生也不止一次了。他只希望，如果死亡真的到来，那么至少他的死能够有一些意义。他很愿意为了他的世界和他所爱的人去死，如果有必要的话。

如果没有必要，也不用总想着去死，这位巨龙贤者告诫自己。他甚至还没有开始前往那里的行程。现在还不是想到要死的时候。

对那里的侦查必须秘密进行。克拉苏斯一边想着，一边离开自己的座位，这绝不仅仅是巧合。有什么东西正在那里威胁着我们所有人。我能感觉到……

如果换做别的时候，比如第二次大战时，克拉苏斯大约能推测出是谁在造成破坏——已经疯狂的曾经的大地守护者，那头旧名为奈萨里奥的黑龙。但千年以来，已经不再有人提起那头巨大黑龙最初的名字了。当那头疯狂的黑色巨龙第一次施展阴谋荼毒这个世界时，他就有了一个更加适合的名字。

死亡之翼，这就是他现在的名字。灭世者死亡之翼。

克拉苏斯在自己这座巨大的洞穴密室中站立不动，深吸一口气，推测着未来可能遭遇的危险。不，死亡之翼不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现在克拉苏斯几乎可以肯定那头黑龙已经死了——几乎可以肯定。过去那头黑龙也曾经被以为是死定了。

只是死亡之翼并非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巨大邪恶。

克拉苏斯向身体两侧张开双臂。无论有什么潜藏在格瑞姆巴托都不重要，到底是过往时代的邪恶，还是新的恐怖敌人，他最终都能将事实找出来。

他的身躯开始急速膨胀。在粗重的喘息声中，这位法师倒伏下去，用四肢撑住地面，面孔向前伸长，鼻子和嘴融为一体，变成长而有力的双颚。克拉苏斯身上的法袍撕裂成碎片，飘飞到空气之中，又立刻落回到他的身上，变成刚硬的朱红色鳞片。

脊背上生出两片小小的脉络分明的蹼翼，随他的身躯一同迅速长大。一根尖锐的尾巴从他的身后延长出来。他的双手和双脚变成了强悍有力的锋利龙

爪。

所有这些变化都只在一眨眼的工夫就完成了，法师克拉苏斯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光辉华丽的红龙，几乎充满了整座洞窟。除了伟大的守护者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巨龙能够与他比肩。

考雷斯特拉兹伸展开巨大的双翼，跃向岩石洞顶。

就在他即将碰到洞顶的时候，洞顶突然闪烁了一下，无数吨岩石仿佛变成了流水。红色巨龙毫无困难地冲进液态岩石之中。强大的肌肉推动他不断向上，在这道魔法屏障中全速前进。

数秒钟之后，他冲进了夜空。他背后的岩石重新变得牢不可破，没有留下任何他经过的痕迹。

他这座最新的密室位于靠近达拉然遗迹的群山之中。山脚下能够隐约看到一片遗迹——那些曾经傲视整个世界的高塔和强大城堡已经变成了无数废墟。不过这里有一种远比高塔和城堡更加惊人的东西笼罩了这个传说中的国度。它发源于肯瑞托曾经施行统治的地点，朝四面八方扩散开来。这是法师议会在绝望中为了复兴他们的荣耀而进行的努力，也是为了重建他们的力量，帮助联盟对抗天灾。

那是一个巨型魔法穹窿，一个不断变幻的能量穹顶。这种能量一直在闪烁着紫罗兰和白色的光芒，完全不透明，让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正在发生什么。考雷斯特拉兹知道那些法师的计划。他觉得他们都疯了，但他没有阻止他们，毕竟他们还有成功的希望……

尽管这些肯瑞托的法师议员们各自的力量不可谓不强大，但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中间一直潜藏着一头巨龙。克拉苏斯是肯瑞托议会的一员，实际上，他正是这个组织的秘密创建者之一。但他的法师同伴们只知道他是克拉苏斯，从来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考雷斯特拉兹认为这是一种不错的存身方式。毕竟这些年轻种族大多都认为和一头神秘的远古巨兽直接沟通是不可能的。

现在这头红龙用魔法屏蔽住自己，越过那个神奇的穹顶，朝东南方向飞去。他很想去看看红龙族群现在栖息的那片土地，但这会耽误额外的时间。他的女王可能也会质疑他的行动，甚至阻止他前往格瑞姆巴托。即使是为了阿莱克丝塔萨，考雷斯特拉兹也不会回头。

实际上，她正是考雷斯特拉兹执意要返回格瑞姆巴托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人类和其他种族怎样看矮人，矮人们自己实际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爱好和对生活的追求。他们当然希望能够有更舒适悠闲的生活，但他们为自己的族人担负起的责任让他们懂得要忽视自己的种种辛劳和不适。

矮人身材矮壮，但强健有力。这一群矮人战士之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只不过矮人一族以外的人不太懂的分辨男女矮人的体态区别。女性矮人没有浓密的胡须，身体要比她们的男性同族稍稍纤细一些，声音也不是那么粗重。但她们在战斗中同样刚强不屈，有时候甚至要比她们的男性同胞更加英勇无畏。

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全都已经是满身血污，疲惫不堪了。这一天里，他们已经失去了两位同袍。

“我没有能救下奥布雷克……”格伦妲说道。她的嘴唇扭动着，脸上充满了自责。“我本来可以的，罗姆！”

她与之对话的那位年长矮人脸上的伤疤比任何人都更多。罗姆是矮人的指挥官，也是对格瑞姆巴托的种种历史最为了解的人。他正是当年和法师罗宁、高等精灵游侠温蕾萨以及来自鹰巢山的狮鹫骑士弗斯塔德一起消灭了邪恶兽人，解救伟大的巨龙女王的矮人指挥官。这时他依靠在隧道洞壁上，吃力地喘息着，他刚刚率领自己的部队沿隧道逃到这里。就在不久以前，他还可以说是相当年轻。但过去的四个星期里，他以一种很不正常的速度明显衰老了。他相信，这一定和这个邪恶的地方有关系。他记得那些红龙是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之后，才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最终决定离开这里的。现在只有矮人会足够顽固，再次踏上想要杀死他们的这片土地。

在这片土地上，黑色的邪恶正潜藏在这些恐怖洞窟的深处。

“我们在这里已经做不了什么了，格伦妲，”罗姆用粗重的声音说道，“奥布雷克和卡西斯会明白的。”

“但我们要丢下他们独自去对抗灰鳞穴居人吗……”

罗姆伸手到胸甲下面，拿出长烟斗。矮人无论去哪里都会带上自己的烟斗，不过有时候，他们只能找一些烟叶的替代品抽一抽。过去两个星期里，这支部队只能凑合着将布满这些隧道的地底褐色蘑菇和被他们当做水源的一条小溪旁找到的红色野草混合在一起，当做烟叶。这种混合物能够散发出一种还可以让人忍受的烟雾，但也只是仅此而已。

“他们选择战斗到底，让我们剩下这些人能够将任务完成。”罗姆一边回答，一边向烟斗中塞进替代烟叶的混合物。当他将烟斗点亮时，他又说道：“回去只能让那些臭气哄哄的怪物再找到我们……”

格伦妲和队伍中剩下的人都顺着指挥官的目光看向他们的俘虏。这个敌人发出蜥蜴一般的嘶吼，向罗姆张开口，露出一嘴锋利的牙齿，又狠狠将双颚咬合。罗姆相信这个灰鳞穴居人属于雄性，但他不认为这怪物有半点人性。这个怪物比矮人还要矮一些，肩膀比矮人更宽。他粗大的肢体上充盈着肌肉，所以

这种满身鳞片的怪物在用自己的爪子挖掘泥土的时候，速度快得就连罗姆的族人都无法相比。

这个灰鳞穴居人头上戴着褐色兜帽，但罗姆还是能够看见他那张半像矮人，半像爬虫的面孔。这种怪物和矮人有相似之处并不令人奇怪，因为灰鳞穴居人本身就有着和罗姆相同的祖先。他们的祖先是黑铁矮人，数百年前三锤战争中被诅咒的幸存者。大部分黑铁叛徒全都在那场矮人内部的史诗战争中被消灭了，但一直有传闻说，黑铁矮人的头领——术士莫德古德在被杀死之前诅咒了格瑞姆巴托。于是一些黑铁矮人便逃进这里，将格瑞姆巴托当做自己的藏身之地。那时没有人想要进入这个被黑魔法诅咒的地方追剿残敌，于是这段历史渐渐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传闻……直到罗姆不幸地在来到此地不久之后发现了事实。

但罗姆和这个怪物之间遥远的血缘关系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削弱到几乎不复存在了。这名灰鳞穴居人至多也只是在体形和面孔上和矮人有一些相似之处。在他曾经生有胡须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了一些粗糙的鳞片。灰鳞穴居人的牙齿变得更像是蜥蜴，甚至是龙。他们的手变成了爪子，几乎也和那两种爬行生物完全一样。而且矮人们捉住的这个怪物显然更喜欢用四肢爬行，而不是用两条腿奔跑。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灰鳞穴居人只是一头野兽。他们很狡诈，能够熟练地使用武器。在他们的腰带上都插着匕首和斧头——在三锤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习惯如此。他们还擅长徒手或者用投石索抛掷一种手掌大小，布满尖钉的金属球。就算是被卸除了一切武器，他们还会用尖牙利爪发动疯狂的攻击。矮人们就是因为不了解他们的疯狂和凶暴，才在第一次和他们遭遇的时候就吃了大亏。

现在这名俘虏更是从衣着上证明了他是黑铁矮人的后代。在他身上甚至还能够看到那个叛逆氏族的标记。罗姆的部队很难捉住活的俘虏。灰鳞穴居人战斗得非常凶猛。他们之前已经进行过三次抓捕俘虏的尝试，但三次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这三次行动中，罗姆都损失了优秀的部下。

最后这一次该死的行动又让罗姆在今晚失去了两名勇武的战士。但不管怎样，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至少他希望是如此。现在，罗姆终于能够相信自己得到了一个情报来源，有可能最终解开这个诅咒之地的黑暗谜团，知道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够让巨龙也在恐惧中远远逃开；能够牢牢控制住这些灰鳞穴居人，让这些怪物宁可为之去死。

这座荒凉险峰的顶端到底又是什么在发出极度痛苦的号叫，那些令人不安的光芒和能量又是些什么。

当罗姆向这个俘虏靠近的时候，这个怪物向他啐了一口唾沫。他喷出的气息非常难闻，甚至连习惯于地底污浊空气的矮人也难以忍受。罗姆发现了这个灰鳞穴居人身上有一个让他更加不像是矮人的变异——他有一条分叉的舌头。

所有这些变化肯定都不是由于自然原因，而是受到了充斥在这里的邪恶魔法的影响。矮人指挥官坚定而严肃地盯着怪物那双血红色的眼睛。

“怪物，我知道你还能说话，”罗姆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听到过你说话。”

这名俘虏发出一阵嘶吼……然后企图向罗姆冲过来。两名强壮有力的士兵立刻抓住他的手臂——罗姆特意挑选了这两个颇有力气的人看押他们的俘虏。但他们还是用尽了全力才压制住灰鳞穴居人。

罗姆深深吸气，然后向怪物的脸上喷出一股浓烟。灰鳞穴居人如饥似渴地嗅着烟雾。很明显，这种怪物没有抛弃对烟草的喜爱。当矮人们检查第一批灰鳞穴居人死尸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些敌人身上发现了弯曲的烟斗。制作烟斗的材料不是木头，而是粘土。这些灰鳞穴居人在烟斗中填充的是什么，现在还是一个谜。矮人们在他们的尸体上发现的唯一有特别气味的东西很像是一种用陈草和生活在草根泥土中的蠕虫混合在一起做成的药粉。但罗姆队伍中最刚强的士兵也不愿意尝试这种东西。

“你想要抽烟，对不对？”罗姆又向这个怪物的脸上吹了一口烟，“那么就和我说说话，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Uzuraugh！”俘虏喝道，“Hizakh！”

罗姆怒喝一声：“再说这种话，你就只能被丢给格伦妲和她的两个兄弟。奥布雷克，他是他们的血契兄弟！你知道这个古老的词吗？血契兄弟！”

灰鳞穴居人僵住了。在矮人的传统中，有许多种连结血脉的方式。当然，氏族是最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亲缘关系。但无论是在氏族内部还是氏族之间，矮人们都有其他方式建立起生死与共的关系。血契仪式就是普通矮人战士之间最著名的一种方式。那些彼此立下血契誓言的矮人在一方遇害的时候，就会走遍整个艾泽拉斯，去寻找杀死自己血契兄弟和姐妹的凶手，用漫长而残忍的手段杀死凶手，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复仇。血契本身就是矮人的正义。氏族领袖们不会公开赞扬和支持血契复仇，但他们也不会反对和谴责这种行为。

这是矮人社会中极少为外人所知的辛秘之一。

但灰鳞穴居人显然不是外人。那双狂野的血红色眼睛朝面露笑容的格伦妲闪动了一下，又朝罗姆转回来。关于血契复仇的传说常常会以对凶手漫长死刑

的种种夸张描述而收尾。罗姆相信，这种凶残的故事肯定还会在这些怪物之间不断流传。

“最后一次机会，”他又喷了一口烟，“和我谈谈，让我们能够听明白。”

灰鳞穴居人点点头。

罗姆掩饰住自己期待的心情。他提起格伦妲和她的兄弟时，并非完全是虚言恫吓。但将这名囚犯丢给他们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还是一无所获。的确，格伦妲会竭尽全力将供词从这个丑陋怪物的嘴里挖出来，但罗姆无法保证他们三个不会因为过于着急进行血契复仇而在这个灰鳞穴居人招供之前就将他杀掉。

格伦妲最后向俘虏瞥了一眼，让他明白如果不老实回答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罗姆这时说道：“那个戴面纱的！你的同伙把一样东西献给了她。还有格瑞姆巴托中回荡着的那种龙吼一样的声音……这里最近根本没有龙出现！她在这里到底想干什么？”

“克瑞萨伦……”这个词伴随着沙哑的声音从灰鳞穴居人的口中冒出来，仿佛说出它要用很大的力气。“克瑞萨伦之匣……”

“父亲的胡子在上，什么是克瑞萨伦之匣？”

“大……”俘虏继续沙哑地说道。他的舌头不停地在嘴唇间蹿进蹿出，“里面很大……外面不大……”

“这个怪物在说什么胡话？他在嘲弄我们！”格伦妲的一个兄弟吼道。尽管不是双胞胎，但格伦妲的这两兄弟非常像，以至于罗姆总是搞不清楚谁是格拉戈丁，谁是格力加斯。

无论是格力加斯还是格拉戈丁，这个矮人在说完话之后便高举起斧头冲了上来。他的斧刃差一点就蹭到了洞顶。灰鳞穴居人嘶吼一声，又开始挣扎起来。

格伦妲挡住了她冒失的兄弟。“不，格力加斯！现在还不行！马上把斧头放下！”

格力加斯在姐姐的劝告下向后退去。格伦妲是这两兄弟的家长，他们更像是姐姐的两头忠犬。格拉戈丁虽然刚才没有什么动作，却也像他的兄弟一样向后缩了缩。

格伦妲回身向俘虏说道：“但如果这个脏东西再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

罗姆再一次掌控了局势。他抽完最后一口烟，敲掉烟灰，喃喃地说道：“好吧，最后一次，也许换一个问题能够让你明白些道理，”他考虑了一下，又说道：“也许我们可以谈谈那个高个子，他和他的同伙要在这里干什么？”

这问题在这个灰鳞穴居人身上引发的反应却让罗姆感到愈发不安。一开始，罗姆以为这个怪物是噎住了，但随后他才意识到这个被诅咒的家伙正在笑。

罗姆拔出匕首，抵在灰鳞穴居人生满鳞片的褐色下巴上。尽管如此，这名俘虏还是压抑不住自己的笑声。

“安静，你这个该死的蟾蜍杂种，否则不用他们剥掉你的皮，我就会……”

洞顶突然开始塌陷。矮人们急忙向周围躲开。成吨的岩石倾泻而下。

随后跳下来三个身躯高大的生物，他们身披黄铜胸甲，身上的鳞片比灰鳞穴居人还要多。罗姆估计这些巨人足有将近九尺高。他们的攻击会远比那些黑铁余孽更加出乎意料，也更加致命。

“这是什……”一名矮人刚刚发出喊声，就被一柄巨大的弧形刀刃从中劈开，连胸甲都没能产生任何防御作用。

罗姆知道他们是什么，只不过在此之前，他还从没有亲眼见过这种怪物。倒是格伦妲喊出了他们邪恶的名字：“龙兽！”

格伦妲首先挥起战斧向前冲去。这些怪物看上去就像是龙和人类被捏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凶残的武士。与格伦妲对敌的黑鳞龙兽将已经沾染了鲜血的武器向矮人挥砍。当这件武器碰到格伦妲的战斧时，突然闪耀起刺眼的光芒，如同切开流水一样切开了打造精良的矮人战斧。

是罗姆的迅疾反应救了格伦妲。他和格伦妲同时向怪物发动冲锋，及时地伸手将格伦妲推到一旁。不幸的是，这个被摧毁的隧道中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躲避这当头落下的利刃了。

矮人惨呼一声，感觉到自己的手腕传来一阵烧灼剧痛。他惊愕地看到自己的手落在地上，被龙兽巨大的三趾脚掌踩住。

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幸运的地方，那就是他可怕的伤口因为魔法利刃的灼烧而闭合了。这一点再加上矮人非同寻常的耐力，让罗姆能够用另一只手挥动战斧，狠狠砍向敌人。

斧刃砍进了敌人肩膀附近的护甲中。龙兽也痛呼一声，向后退去。

笑声在罗姆耳中响起。那越来越不像是灰鳞穴居人的笑声，它远远比灰鳞穴居人更加险恶。罗姆回过头，朝俘虏所在的地方瞥了一眼。

看守俘虏的卫兵已经死了。他们的眼睛茫然地盯着自己喉咙上鲜血横溢的伤口。他们的斧头都还绑在背后，匕首还插在腰带上的刀鞘里。看上去，他们就像是站在原地，老老实实地等死。

或者他们是中了法术……那个被魔法扭曲的变异矮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和人类一样高，但更加细瘦的影子。一双细长的尖耳朵足以表明他的身份。而他猩红色的长袍和因为受到恶魔污染而放射出刺眼光芒的莹绿色眼睛全都在向罗姆高声宣布，他是一个多么愚蠢的指挥官。

这正是他问题中的那名血精灵。

罗姆想要抓住一名俘虏，获取情报，却反而带领他的矮人掉进了敌人的陷阱。他的心脏狂跳，脑海中已经想象出部下被杀害，甚至被拖回到格瑞姆巴托的画面——那种结果要比死亡更可怕。

崩塌的隧道中响起一声战吼，罗姆冲向了血精灵。身材高瘦的精灵轻蔑地看着这个强悍的矮人，伸出了一只手。

那只手中出现了一根扭曲的木杖，叉状杖头上镶嵌着一颗巨大的髑髅形翡翠，放射出和血精灵的邪异眼眸一样的光芒。

罗姆向后飞去，狠狠撞在身后的洞壁上。

摔回到地上的时候，罗姆骂出一句足以让人类感到耳朵发热的脏话，优雅的精灵一族肯定对此更加难以忍受。透过模糊的视野，他看见矮人们正拼尽全力想要对抗那些强大的龙兽。龙兽并非不可战胜，但他部下的动作都变得异常缓慢。高鲁姆的敏捷本来仅次于罗姆，但现在他手中的战斧却仿佛和他自己一样沉重。

那个血精灵……一定……一定是因为那个……血精灵……罗姆挣扎着想要站起身，但他的身体已经不再服从他的命令了。

更让他痛心的是，就算他死去，也无法完成国王交给他的任务了。他曾经向麦格尼铜须立誓，一定要发现格瑞姆巴托的秘密。但现在他只收获了一场可怕的惨败。

这种羞耻足以让他跪倒在地上，而且他已经无法再站立起来了。那个血精灵不再注意罗姆，这是对这位矮人的再一次羞辱。

罗姆抓住斧头，拼命对抗着法术和自己的伤痛。

一阵恐怖的咆哮震撼着整条隧道，让所有人抬起了头。

血精灵受到的震撼显然是最大的。他用一种罗姆听不懂的语言发出咒骂，然后对那些龙兽说：“上去！快！不要让它走得太远！”

那些龙形战士一伏身，然后猛地向上跃起，以和他们巨大的身躯完全不相匹配的敏捷离开了隧道。他们的首领则用木杖连续两次敲击地面——随后便在一团短暂爆发的金色火焰中消失不见了。

罗姆突然感觉到自己又能动了，只是全身变得无比疲惫。慢慢地，他的战士们也恢复了过来。至少有三位矮人牺牲了，还有几个受了伤。他怀疑那些龙兽身上至多也只会有一两道割伤，而且肯定都不致命。如果不是那一声神秘的咆哮，矮人们这次可能一个都活不下来。

格伦妲和她的一个兄弟来到罗姆身边。这位女战士全身都是汗水。“你还能走吗？”

“嗯！我能跑……如果有必要的话，女孩！”

现在提出逃跑的建议绝不是因为懦弱。谁也不知道那个血精灵和他的龙兽会不会立刻回来。矮人们的状态都很糟糕，急需撤退至安全地点，恢复体力。

“到……到山坡坑道去。”罗姆命令道。那些坑道远离格瑞姆巴托，但他相信现在那里才是更好的藏身之地。那片区域分布着许多白水晶的富矿脉。这是一种对魔法能量极其敏感的矿石。就算是那个血精灵一样的法师在那里也很难对他们进行探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那里是隐形的。

但绝不是不可战胜的。现在没有任何地方能算是绝对安全了。

在格伦妲的帮助下，罗姆率领矮人迅速撤退。他回头瞥了一眼自己士气低迷的部下，再一次意识到刚才那场短暂的战斗对他们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如果不是那一声咆哮……

那声咆哮。罗姆非常庆幸那个突如其来的干扰，同时又禁不住开始思忖是什么发出了那样的吼声，那到底……是矮人的救赎，还是某种更加可怕的灾难预兆？

第二章

考雷斯特拉兹在洛丹伦上空翱翔，强迫自己不去注意下方的灾难景象。他决意要到达巴拉丁海湾的另外一边，不能有任何一点耽搁。这才是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这头红龙不敢让自己卷入对抗天灾的持续战争中。这个任务只能由那些年轻种族的卫士们去完成了。他不能陷入……

但……这头巨大的红龙仍然又一次违背了自己的决心。考雷斯特拉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者受难，也不能允许邪恶亡灵肆意妄为，却不会受到惩罚。

目睹了那遍布阴霾的时光后，他不能对这个走向毁灭的世界袖手旁观，更不能放任巫妖王成千上百扭曲腐烂的仆人横行无忌。

就在他刚嗅到远方的海湾时，他看见了那支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军……一支用腐蚀肉块组建成的千人部队。锈迹斑斑，布满凹痕的骑士盔甲挂在了无生机的躯体上，空洞的眼窝在头盔下面望向远方。细看这些死灵，考雷斯特拉兹发现天灾军队的战士不论性别长幼，一切死者都会成为那个邪恶主宰的士兵。

也许这支死灵军队中混杂着不少曾经的女人和孩子，但对于这头被激怒的红龙而言，这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他扑入这些食尸鬼之中，释放出他全部的怒火。火焰河流在这支不洁大军的中心处流淌，眨眼间便让数十具僵尸化为焦炭。干燥的骨头在红龙火焰中变成了燃烧效率惊人的薪柴。烈火四处飞窜，死灵胡乱地相互碰撞，倒在地上。

考雷斯特拉兹在发动攻击时就很清楚这支天灾军队的目的地——被护盾覆盖的达拉然，他刚刚飞过的地方。法师是巫妖王阿尔萨斯永远的敌人，他绝不会允许达拉然重整自己的力量。这头红龙在不久之前已经预料到了这场攻击，但天灾军团的行动速度要比他预计的更快。

正因为如此，这头红龙才能够在飞离洛丹伦之前为他曾经在肯瑞托的同伴们再帮一个忙。

骷髅战士们用各种不同的弓箭向红龙发动反击，但他们的羽箭在距离红龙还很远的时候就掉落了下来。他们不习惯应对这种来自于天空的机动性攻击。考雷斯特拉兹转向北方，向那里的敌军阵列发动猛攻，首先俯冲下去，冲乱死灵的队伍，然后向依然站立的死灵喷出爆炸性的火焰。

他终于感觉到了死灵大军后方的魔法扰动，并立刻做出应对措施。较为弱小的龙也许会成为巫妖王麾下施法者的猎物，但考雷斯特拉兹拥有极其丰富的经验。他立刻侦测到了新敌人的位置，将自己强大的魔法投射了过去。

那里的地面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环绕那些施法者的一大片高草骤然膨大了上千倍。那些低级巫妖也许曾经是光荣的法师，最终却被巫妖王的黑暗力量所引诱。现在，巨大的草须缠绕住他们，将这些亡灵绞碎撕裂，阻止他们施展自己的阴险法术。

生命必将战胜对生命的污染，考雷斯特拉兹严肃地想道。作为生命守护者的配偶，他也是生命的仆人，这让他如此使用自己的力量时心中充满厌恶。但天灾军团让他别无选择。天灾军团和他的女王所代表的力量处在完全对立的两边，对于全艾泽拉斯的生命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胸口的一阵剧痛让这头红色巨兽突然在空中翻滚了几周。考雷斯特拉兹发出一阵狂暴的咆哮。他不由得咒骂自己，竟然像年轻的龙一样在战场上分心。他险些撞入了天灾军团的队伍里，但总算是在最后一刻将自己重新拉上天空，强迫自己飞入高空的灰色云层，然后这头巨兽才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

一根足有他的爪子那么长的黑色长箭就插在他的鳞片缝隙中。制造这根长箭的材料不是钢铁，而是某种脉动着光芒的黑色水晶。这次攻击非常精准，长箭完美地刺入了细小的鳞片缝隙中。这绝对不是碰巧。

又一阵剧痛向他袭来。尽管这一次已经有所准备，红龙仍然无法阻止自己向下坠落。

考雷斯特拉兹拼尽全部力量，振翅向更高处飞去。现在地上的天灾士兵看上去就像是一群奔窜的蚂蚁。相信自己暂时不会受到魔法攻击之后，这头巨兽开始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到这根险恶的长箭上。

一团红色光晕包裹住考雷斯特拉兹。红龙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逐渐凝聚到了这个巫术箭头所在的地方。

黑色长箭炸开了。

但考雷斯特拉兹心中的胜利感没有持续多久，一阵锐利的刺痛感立刻将他紧紧攥住。这一阵疼痛并不比刚才更加严重，但也够厉害了。考雷斯特拉兹急忙探索伤口周围的区域，寻找痛楚来源。

伤口中还有三块水晶碎片。制造这支箭的巫术根本就是用来对付他的，而且这种巫术非常强大，就算是几块残片也会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了。

巫妖王的奴仆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考雷斯特拉兹又用了一个法术，将水晶残片从体内赶出去。这个动作让他一时喘不过气来，但怒火让他体内生出了新的力量。

红龙再次发出咆哮，如同离弦箭矢一般向敌阵后方飞去。射出这根黑色水晶箭的人就在敌人的后排阵列中。

这一次，考雷斯特拉兹用龙息扫荡了敌人的整个阵列。没有人能够逃避他的愤怒。天灾军团必须明白，龙是绝不容许被藐视的。

被火焰包裹的亡灵蹒跚地四处乱闯，倒地不起。在红龙攻击的中心地带，火焰完全吞噬了亡灵，只剩下一点灰烬。

红龙满意地看着这片火焚之地。他对天灾军团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应该能帮助到达拉然和其他艾泽拉斯的卫士。

考雷斯特拉兹深吸一口气，再次飞入高空，毫不犹豫地向海湾翱翔而去……远方的格瑞姆巴托正在等待他。

在卡利姆多中部的东方海岸，一个身披斗篷的高大身影正静静地大步走进毫无风景可言的棘齿城。这个小镇在很久以前还只是个走私犯的窝点，现在这里的居民大多也是这一类人，以及其他各种社群的放逐者。这个新来的人用兜帽和宽大的斗篷完全隐藏起自己的面容身躯。斗篷的下襟垂在地上，就连他的腿脚也完全看不见。在许多地方，这样的装束都会立刻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不过在棘齿城，这样的人很是常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在盯着他——地精、人类、其他种族，不少视线正从暗中射来，落在他的身上。在那些摇摇晃晃的石砌房屋和朽烂的板条屋中，总有一些人在盯着每一个新来者，查验他们可能的价值，或者是威胁。有许多形容破败的家伙躲在这里，只是因为外面有人想要他们的命。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向进入这座镇子的潜在刺客先行下手。就算是杀了一个无辜者，他们也丝毫不会在意。

这个遮住全身的人不急不缓地走过棘齿城，被兜帽阴影遮住的脸不停地左顾右盼，最终转向了一块满是风霜痕迹的招牌。这块招牌后面的建筑过去曾经是一家相当有名的客栈。那些褪色的文字还能让人辨识出这家客栈毫不起眼的名字……断骨旅店。

陌生人毫不停顿地朝这家客栈走去。一个身材细瘦，脸上带着疤痕的人穿着皮靴和宽松的海员衫，靠在破裂的门板旁边的墙壁上。他盯住这个走过来的陌生人，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走开。陌生人的兜帽稍稍挪动了一下，看着那个人离开，又转回头，继续向客栈走去。

尽管陌生人的长袖子伸向了门把手，但附近的观察者们也许会注意到，他的手根本没有碰到门。店门就已经被推开了。

客栈大门内，地精店主和三名酒客正盯着这个闯入者。他有将近七尺高，要比店里四个人中最高大的还高出了一只手掌。店里这些人的衣服和挂在腰间的弯刀表明他们正是这个陌生人听说过的那些人——血帆海盗。不过这人对他们毫无兴趣，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

“在下想要过海去。”这个戴兜帽的人朗声说道。店里的四个人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些惊讶的表情，这个声音听起来既不像男人，也不像女人。

掌管这家店的地精首先恢复了过来。这个身材短小的绿色家伙挺着一个大肚子，咧开大嘴笑起来，露出一嘴的黄牙齿。他大步走回到吧台后面，轻松地跳上一只被吧台挡住的凳子，仿佛他的那个大肚子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妨碍。站在这只凳子上，他就能对整个客栈大堂一览无遗了。现在他的表情中全都是嘲讽。

“你想要船？这里可是没多少船了！要吃的和麦酒，这里也许有，但我们刚好就没有船了，嘿！”他一边说话，一边挺起了肚子。大肚皮撑起了他脏污的金绿色外衣，差一点把那条勒住他绿色旧裤子的金属扣皮带埋住。“对不对，小子们？”

大家纷纷说着“是”，缓慢地点着头。三个人里最后一个应声的目光格外犀利。不过没有一个人的目光离开这名全身都被包裹住的陌生人。看起来，这个陌生人既不担心，也没有其他任何情绪。

“的确，在下刚刚来至此地，”披斗篷的人回答道，他的声音中也分辨不出任何特征，“但一个能找到食物和宿处的地方通常也能找到交通工具……”

“你有金子来为这里的‘交通工具’付钱吗，包住脸的朋友？”

戴兜帽的陌生人点点头。那支推开店门的袖子现在又向前伸了出来。从袖子里伸出来的不是一只手，而是一只灰色的小口袋，口袋中还传出了一些微弱的叮当声。在袋口上有两根皮绳，一直延伸到袖子里。

“这个应该可以。”

这只口袋显然很令人感兴趣，只不过陌生人对于客栈里这些人的表情变化依旧无动于衷。客栈老板揉搓着他的尖下巴，咕哝着说道：“嗯！那个码头管理员老迪兹维格也许够疯狂，愿意用船送你一程。至少他有船。”

“在下能在哪里找到他？”

“当然是在该死的码头！老迪兹维格就住在那里。出门左转，绕过这幢房子，再走一小段路，你不可能连码头都找不到。那里有很多水。”

兜帽向前点了一下。“在下感激您。”

“告诉他，是维尔雷让你去的。”客栈老板继续咕哝着，“一帆风顺……”

陌生人以优雅的姿势一转身，向门外走去。他随手将店门关好，扫视了一下周围，然后就按照客栈老板的指点调转方向出发。现在天已经黑了。即使是码头管理员肯定也不会愿意在夜晚行船，但这没有关系。

这个戴兜帽的人一路向前走去。他身边的房屋中不停有人进进出出。他们已经不再留意这个陌生人。只要他们不来找麻烦，他也就毫不在意。

黑色的海面突然出现在陌生人面前。这个戴兜帽的人第一次表现出犹豫。

但已经别无选择了，陌生人得出结论，只有大胆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

这里停泊着一些大船，但它们并不是这个陌生人的目标。他只需要一艘由单独一名水手就能操纵的小船。三艘看上去有些破烂，但或许能用的小船停泊在水边上。能看出来，它们都曾经是精工制造的船只，现在应该还能在海面上行驶，但也仅此而已。在它们的右边，第一道码头一直延伸进黑色的水面。几只木箱子正等待着被运上一艘显然还没有进港的船。在一只箱子上坐着一个看上去相当强悍的家伙，仅从外表判断，他可能是维尔雷的兄弟、父亲或者是亲戚。他满是节瘤的双手正在捣弄着钓线。当这个陌生人走过去的时候，他抬起了头。

“嗯？”他一开始只是发出这样一声，然后他说道，“天就要全黑了，明天再来……”

“如果你是码头管理员迪兹维格，在下想要出海。就是现在，不是明天。”宽大的袖子里又冒出了那只钱袋。

“你要过海去，是吗？”迪兹维格揉搓着他的长下巴。靠近一些看，这名年纪稍长的地精要比维尔雷更瘦，更健壮。他身上的衣服也显得更整齐些，包括一件紫色的衬衫和一条红裤子，两者都和他的绿色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靴子就像所有地精一样，在他的一双八字脚上大张着，也要比维尔雷的靴子更好些。

“你就是迪兹维格吗？”陌生人问道。

“我当然是，傻瓜！”地精咧嘴一笑，显示出他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一口黄牙却依然锋利。“但如果你想雇船，这里有一些大船更合适。你想要去哪里？”

“在下必须去米奈希尔港。”

“要去找矮人吗？”迪兹维格仿佛丝毫不觉得这个陌生人的声音有什么古怪，只是嘟囔着。“这个地方肯定没有船会去那里！嗯……”突然间，这个地精直起身子，“也许你也去不了……”

他身子一歪，一双如同爬虫般的黑珊瑚色眼睛朝这位客户的背后望过去，陌生人也顺着他的视线回身看去。

这些人的出现早在意料之中。这种伎俩在陌生人原先所在的地方已经很老套了。强盗就是强盗，他们总会采用看似最牢靠的赚钱手段。

迪兹维格也从自己的座位后面抽出一根头上带有一只大钉子的长木棍。那根钉子从木棍上冒出了至少有半尺长。码头管理员轻松地挥舞起这根木棍，一看就知道，他操练这东西已经颇有年头了。但他并没有跳起来援助这位戴兜帽的陌生人。

“敢碰我的码头，我就把你们该死的脑袋打成烂酱！”他警告那些海盗。

“我们可不是要找你的麻烦，迪兹维格。”那三个海盗中的一个嘟囔了一声。他正是在客栈里对这个陌生人最感兴趣的那名酒客。“只是想和我们的朋友谈些生意……”

陌生人缓慢地转过身，面对三名海盗，同时将兜帽向后掀起一点，让面前的那些人能够看清他的脸。那张脸，那些披散在她肩头的黑蓝色头发，两根傲慢的长角从她的头顶两侧伸出……

三名客栈里的海盗睁大眼睛，后退了一步。其中两个露出忧虑的神情。但他们脸上带有疤痕的头领挥舞着一把将近一尺长的弯刃匕首，反而露出了狞笑。

“太好了……是个漂亮的小妞……无论你是什么种族的。先把那只袋子给我们，小妞！”

“这只口袋里的东西不会让你幸福。”她一边说，一边消去了隐藏她真正嗓音的法术。她的声音几乎同音乐一样优美，她的言谈用语也非常优雅。“金钱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罪恶之物。”

“我们喜欢多一点罪恶，对不对，小子们？”海盗头领说道。他的同伴们全都哼哧着表示赞同。贪婪早已取代了面前这个人让他们感到的一点惊奇。

“我们赶快把活儿干完吧，那些厉害家伙很快也会听到风声了。”另外一名海盗说道。

“他们暂时还不会到这里来。”第一个说话的海盗吼道，“不过我也不想把到手的钱再付给看热闹的人，对不对？”

他们朝目标一步步逼近过来。

她愿意再给这些海盗一次机会。“你们不会愿意这样做的。生命非常宝贵，暴力则不然。让我们和平相处……”

一名光头无发、骨瘦如柴的低级海盗犹豫了：“也许她是对的，达勾。我们不如放过她……”

他立刻被海盗头领用手背狠狠抽了一巴掌。达勾凶恶地瞪视着他吼道：“你在想什么？你这个海牛的崽子？”

低级海盗眨眨眼。“不知……”他突然惊骇地盯着那名高个女子，“她在干什么！”

达勾咬紧牙关，转向那名女子：“该死的法师！这是你最后一次玩弄手段了！”

“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女子说道。但达勾和他的朋友们都没有再听她的话。三名海盗一起扑向了她，想要以速度来躲避她的法术。依照常识，他们应该远离任何施法者，但这些海盗显然很缺乏常识。

一只手从女子的左侧袖子中伸出来。这是一只浅蓝色的手，上面覆盖缠绕着一排紫铜色金属丝线。她以自己华美的母语向她的敌人念诵出一段咒语。她已经有太久不曾听到过别人使用这种语言了。

不出所料，海盗头领再一次将手中的利刃向她的胸口刺来。

她轻松地躲避开这笨拙的一击，甚至没有挪动自己的位置。当海盗头领向前冲出去的时候，女子碰了一下他的手臂，利用惯性让他飞了过去，扑倒在坚硬的木板码头上。

在他倒下的时候，他那个干瘦的同伙抽出弯刀，朝女子伸出的手臂劈了下去。陌生女子优雅地收回手臂，抬腿踢在那名海盗的腹部。踢中海盗的不是脚，而是一只很大、很坚硬的分瓣蹄子。

仿佛是被粗壮的牛头人击中了一样，第二名海盗向后翻滚出去，如同一块石头撞上第三名海盗。那名海盗身材强壮，有一只弯钩鼻子。他们两个重重地倒在地上，一时间只是胡乱摆动着手脚，完全爬不起来。

女子转过身，两根卷须从她的耳朵后面扬起来，贴在她纤细美丽的五官旁边，成为她唯一表达情绪的方式。达勾这时又扑了过来，却被女子伸手抓住手腕，将他扑过来的冲力又转回到他的手臂上。

这名海盗发出一阵长号，他的肩膀被扭伤了。趁着他已经站立不稳，女子轻松地让这个恶棍重新面朝下倒在她的脚前。

站到了箱子上的迪兹维格哈哈大笑："哈！德莱尼女人还真是厉害呐！又厉害，又漂亮！"

女子向地精瞥了一眼。她从这个地精身上没有感觉到恶意。既然这个老地精是个在海上讨生活的水手，他肯定去过不少地方，见过或者听说过女子的种族。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这名女子的好奇——充满愉悦的好奇——仅此而已。

这名码头管理员在这场冲突中一直保持着中立的姿态，这当然可以理解。只是女子不喜欢这样。她只想隐秘行动。这里不是德莱尼应该来的地方。

但她要遵守自己的誓言，她的任务让她责无旁贷。

她向达勾俯下身，悄声说道："骨头没有断。"

痛不欲生的海盗似乎并不感激她的好意。实际上，女子一直在尽可能避免对他们造成伤害，无论这些人有多么凶恶。不幸的是，这三个人已经逼迫她暴露了身份。

但现在这三个人显然已经了解了她的力量，也懂得听她说话了。德莱尼女子以平静的声音说道："如果你们能够现在就离开，忘记这件事，当然再好不过。"

她刚才展示的能力显然让她的话有了分量。达勾和他的同伙急忙爬起来，像尾巴着火的狗一样飞快地跑掉了，连掉在地上的武器都来不及捡。

女子向迪兹维格转回身。老地精只是点了点头。"你穿上这件袍子，没有人能看出你是谁，不过你让我闻到了属于牧师的气味……"

"我有我的使命。"

迪兹维格露齿一笑。"牧师、法师、怪物、人，只要我能得到酬劳，其他的都不重要。那边的红船。"他伸出一根老树根一般的手指指了一下，"那是

一艘好船，只要你有钱买下它。”

“我有。”那只钱袋又从她的袖子里面伸了出来，“只要那艘船可以航行。”

“是的，它当然可以……但前提是我要在船上。现在天黑了，我不会上船的。你需要另一些船员。嘿！你真应该把那三个可怜家伙留下的。”

女子耸耸肩。“我只需要一艘耐用的船。我自己可以当水手，如果这是我的命运的话。”

说完这句话，她就将钱袋抛给老地精。迪兹维格立刻将钱袋打开，倒出里面的钱币，一双睁大的眼睛里满是喜悦。

“够了……刚刚好。”他的脸上满是笑容，嘴也咧得更大了。

这位牧师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只是大步向老地精所指的船走去。因为被一层层水藻包裹，它的船舷看上去绿色比红色更多。船身看上去相当陈旧，但她在厚实的船壳上没有看见任何薄弱的地方。一艘结实的单桅船，只有一张主帆，成为这艘五十尺长的纵帆船唯一的动力来源。她爬进船中，发现船舷的钩子上还挂着两支可怜的应急船桨。

迪兹维格肯定以为她会要求准备给养，但她现在非常着急，不想浪费时间去交易她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她刚刚走了很长一段错路，白白浪费了几个星期。这已经很糟糕了。现在她最重视的只有时间。她身上的能量应该能维持她完成这段旅程。

码头管理员又发出“咯咯”的笑声。尽管没有看到那个地精的脸，但她知道迪兹维格正等着看她下一步要做什么。对于迪兹维格而言，这名陌生女子实在是度过这个夜晚的一种有趣消遣。

德莱尼牧师也想看看这个老地精是否会感到失望。她伸出手……开始整理帆索，为启航做准备。她以娴熟的技艺表明了自己是一个熟悉大海的人，尽管那是这位老地精完全不知道的一片大海。

一切就绪之后，德莱尼又跳出船，看了一眼这艘船，抓住船帮用力一推。

迪兹维格发出一阵惊呼。将这艘船推出码头需要两三个壮汉。不过这位牧师并不依靠蛮力，而是一直小心地维持着船在波浪之间的平衡。

单桅船无声地滑进深水。德莱尼跳上船，心中感谢导师们对她的训练和教导。

“这些日子，海上并不比陆地更安全。记住这一点！”地精兴致高昂地喊道。然后他又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送出祝福：“一路顺风！”

她不需要这位码头管理员警告她前路有多少艰险。黑暗正在吞没这个世界，过去的几个星期中，这位牧师遭遇的危险早已远超常人。她不止一次险些被敌人追上杀死，是仁慈的纳鲁保佑她活了下来，能够继续她的任务。

棘齿城和整个卡利姆多都在迅速被黑夜笼罩。大海包围了她的小舟。这位德莱尼感觉到自己至今为止遭遇的危险远远无法和潜藏在前方的恐怖相比。但现在，她知道自己踏上了正确的道路。她当然也知道，在某个地方，那些被她追猎的目标已经注意到了她的接近。

他们注意到了，他们会竭尽全力杀死她。

只能如此……德莱尼心中想道。毕竟，这是她自告奋勇接受的任务。完全出于她自己的意愿。

她担负起这个任务，尽管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觉得她完全疯了……

第三章

“他们不见了！”血精灵怒喝道，“全都逃得无影无踪！”

身穿黑衣的女人从面纱后面盯着他。尽管这名血精灵要比她高出一两寸，却仿佛只能仰视她，并接受她的俯视。

在女人可怕的目光中，血精灵用力压抑下自己的怒意。

“这一点很明显，泽恩达瑞。不过，我们并不需要过分担心他们。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这一点你很清楚。”

“但我们还需要很多情报，对于他们制造的物品，我们还有很多要进行探索！这是从没有人见到过的魔法！”

泽恩达瑞提起魔法的时候，眼睛里立刻闪耀出贪婪的光芒，让他的同伴不由得露出轻蔑的微笑。“这完全不重要，血精灵。”她轻轻抚摸着覆盖自己被烧毁面孔的薄纱。“和我最终将要获得的成就相比，这毫不重要。”

血精灵向她的智慧和黑暗荣耀低头致敬，同时却说道：“是我们最终将要获得的成就，女士。”

“是的……我们将要获得的成就，我雄心勃勃的法师。”这位黑衣女士没有再说话，转身离开。此时他们两个正站在格瑞姆巴托的某个上层洞口前，这个洞口连接着山腹中错综复杂的隧洞系统。尽管这里远远高过了山脚，不过从山腹中很容易到达这里——当然，现在没有什么人能够轻易走进这座山中。不速之客会在这里遇到无数陷阱，包括由血精灵泽恩达瑞用魔法进行掩饰的警戒哨。

如果入侵者本身是施法者，他们肯定会在这里遭遇不幸……

血精灵最后一次朝格瑞姆巴托周围扫视了一眼，他的目光越过山脚下的凄凉荒野。自兽人奴役红龙的岁月起，远方的湿地就在不断向这里扩张。但那片葱绿的土地也受到了邪异力量的影响。有许多自然和非自然的危险隐藏在那里，让那片湿地成为阻拦众多入侵者的理想屏障。六条腿的鳄鱼在水中捕猎；豺狼人部落对泽恩达瑞和黑衣女士充满敬畏，他们时刻在警戒过于靠近这里的

傻瓜。在所有这些卫兵之中，最为恐怖的莫过于那些畸形的软泥怪。这些如同黏胶一样的怪物会吞噬并吸收所有被它们触及的生物。在西北方更加干燥的土地上，凶猛的蜥蜴会悄然猎杀所有生物，吞食猎物新鲜的血肉。

到处都是生命，到处都是死亡，泽恩达瑞想道。和他所熟悉的森林王国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是这样不同。当他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之后，他会立刻回到自己的森林家园。

泽恩达瑞跟随戴面纱的女士一路回到山腹里，心中暗自咒骂着他在追寻力量的道路上承受的种种痛苦。昨天晚上，他和龙兽整夜追寻那些重要的目标。正是因为他对此极为重视，才会放过那些残存的矮人，任由他们像受惊的兔子一样逃回到他们的秘密洞穴中。他已经向他的女主人发誓，会彻底根除这些害虫。最近矮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很大的麻烦。他和他的女主人都相信，弱小的矮人不可能威胁到他们试验的成功，但这些害虫肯定会拖慢他们的速度。正因为如此，他才设计了这个方案，这个完美的方案。

但泽恩达瑞完全没有想到，两个实验品会选择在这个时刻逃出格瑞姆巴托。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尽管非常清楚自己的女主人如果被惹恼会如何处置他，泽恩达瑞还是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黑衣女士已经因为一点微小的忤逆行为而杀死了两个非常有能力的助手。她也许非常需要泽恩达瑞的能力，但泽恩达瑞知道自己必须小心行事。他的这位女主人非常疯狂……当然，这完全无损于她超凡绝伦的才华。

“看管他们的龙人不够小心。那些龙人已经被告知他们两个可能对一些束缚魔法免疫，哪怕有一点最轻微的异常迹象，那些卫兵都应该向我报警。那些蠢货显然没有对危险抱持应有的警惕。”

血精灵咒骂着那些卫兵。龙人是勇猛凶残的杀手，通常也能够很好地服从命令，但他们不像龙兽那样聪明而有技巧。但在眼前的情况下，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龙人承担过远比警戒更加困难的任务。泽恩达瑞无法相信他们会犯下这种大错。“我要把他们的黑心挖出来……”

“不必如此恼怒。在这次逃亡后，他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孩子们会照看他们。”黑衣女士一边轻声说着，一边轻抚面纱，如同女王在自己的城堡中一般优雅稳健地走过这些隧洞，“而且，这样还能进行一场有趣的测试。”

“‘测试’？女士，他们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吸引来强大的势力进行调查。也许达拉然会派人来……或者更糟！”泽恩达瑞能够清楚地想到“更糟”的情况会牵涉到哪些势力。艾泽拉斯还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力量，要比达拉然剩下的所有法师，甚至再加上他的全部族人都更加强大。

他的话却只是让黑衣女士再次露出微笑。只是这一次，这位女主人的笑容异常冰冷：“是的……会有人进行调查……很可能会有人……”

不等泽恩达瑞细问女主人提到的是谁，他们两个已经进入了山腹上层的一座巨大洞穴。这里关押着他们的巨型囚徒——他们一切努力的核心还在不遗余力地在他的魔法束缚中挣扎。那些灰鳞穴居人正狂热地在这头闪烁微光的巨龙周围进行着各种工作，查看捆住虚空龙的魔法绳索，调整刚刚由他们的女主人安放就位的白水晶，以供下一次试验使用。

“肮脏的生物。”泽恩达瑞喃喃地说道。血精灵依然具有精灵的审美和生活习惯。当这样一个戴着兜帽的怪物跑向女主人，将一个每一面都带有天蓝色花纹的小盒子献给女主人的时候，他不由得抽了抽自己高俏的鼻子。

“也是服从命令的生物，”黑衣女士纠正了血精灵，同时完全没有去理睬这个灰鳞穴居人。当这个变异矮人跑回到工人的行列中时，她向泽恩达瑞举起手中的方盒子。“看到了？完全服从我的命令。”

泽恩达瑞的厌恶重新被贪婪取代。他的眼睛里闪耀出强烈的绿色光芒。“那么，这只和一颗蛋相关？”

“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么？啊……他们把它带来了……”

四名灰鳞穴居人出现在下方洞底。这些生有鳞片的矮人因为过度用力而哼哧着，抬着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的蛋……一颗长度足有将近一码的蛋。灰色的蛋壳上覆盖着一层黏腻的油状物质，正不断滴落到抬着它的怪物身上。没有人会认错这是何种生物的蛋。

一颗龙蛋。

“他们应该加快速度！”泽恩达瑞催促道。他很清楚，这件珍宝看似硕大，但实际上非常脆弱。“这颗蛋不会长时间保持新鲜……”

黑衣女士开始向洞底走去。她的脸上仍然是一副慵懒的表情，似乎对眼前的事情毫不关注。“麦亚提斯能够保存它。麦亚提斯能够保存浸透在其中的所有东西，无论多长时间。”

泽恩达瑞知道这颗蛋实际上已经度过了多么长的岁月，以及它对于他们的价值。他不由得在心底感到一阵惊叹。如果不是这颗蛋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黑暗魔法的保护，他们想要实现的一切成就根本就不可能达成。

女主人的技艺已经不是第一次令他感到震惊了。尽管他自己已经活了这么多世纪，获得过那么多成就。

他来到女主人身边。这时灰鳞穴居人已经将这颗蛋放到了一座岩石平台上。平台后面就是被绑缚的虚空龙。被囚禁的巨兽发出一阵沉闷的吼声，似乎令黑衣女士很是愉悦。

“放松，放松……”黑衣女士发出安抚的声音，仿佛正在哄一个小婴儿。

四个灰鳞穴居人卸下沉重的担子，立刻向旁边退去。这座石台像是一座祭坛。石台顶端是一块带有漆黑条纹的长方形花岗岩石板，下面是同样材质的圆形基座。石板和基座之间是四根支撑石柱。这些石柱被雕刻成巨龙腾跃起来的样子。泽恩达瑞不知道女主人是从哪里得到了这座石台，但他能感觉到这座石台经历过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曾经有许多法术在这座石台上被施放。无数魔法能量被注入到这座石台中，引诱着贪婪的血精灵。在无数次被使用的过程中，这座石台顶部被浸染了淡红色的痕迹，那应该代表着许多无辜生命最终的结局。

泽恩达瑞的事业也需要献祭许多生命，这丝毫不会对他造成困扰。而且他从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任何邪恶之处。是的，他很有野心。是的，这些都无可避免……而且并不邪恶。就像他的许多同族一样，驱策泽恩达瑞的只有对魔法的饥渴和需求……为此，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实现最终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许多生命会被牺牲，这一点他也无法改变……他更不会在乎。毕竟，那些生命只是矮人、人类、还有其他低等种族。

黑衣女士审视这颗蛋足有数秒钟之久，仿佛她的目光能够穿透厚厚的蛋壳。她将手中天蓝色的方盒子放到龙蛋前，然后又向被俘的巨龙微微一笑，用自己纤细修长的手指抚过保护蛋壳的黏液。

麦亚提斯在一阵“咝咝”声中消褪掉了。

“来吧，亲爱的泽恩达瑞……”

泽恩达瑞迫不及待地来到女主人身边，将自己的魔法和女主人的融合在一起。血精灵的天生能力让他成为了女主人珍贵的助手，也让他有了和女主人说话的权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抱怨自己的苦恼。他拥有一种几乎像吸血鬼一样的虹吸能力——源于恶魔或扭曲虚空的其他生物的能量吸取技术——供女主人使用。泽恩达瑞对于这项技能格外精通。现在他正在全力施展自己的这种能力。

而且黑衣女士在施法过程中无法将另外那些魔法能量的来源从他这里夺过去，否则她会同时失去那些珍贵的异域魔法仆从和这名血精灵。这是她会容忍这名急躁的血精灵的另一个原因。

他站在黑衣女士身边，像他的女主人一样将张开的双手按在蛋壳上。他们无声地将魔法力量连结在一起，形成同一个能量体系。方形盒子和白水晶也在这一刻闪耀起明亮的光芒。

黑衣女士向被囚禁的虚空龙伸出左手。

白水晶响起一阵险恶的“嗡嗡”声。每一块水晶都射出一道光，落在虚空龙的身上。

每受到一道水晶光芒的烧灼，都会有蓝色的能量卷须从不断挣扎的巨龙身上腾起。尽管被银色绳索捆住了双颚，巨龙的呻吟依旧震撼了整座洞穴。

这些蓝色卷须受到女巫的引导，向下扑来，击中了龙蛋的正中心。这颗蛋颤抖着，迅速膨胀成原先体积的两倍。蛋壳上映出一片蓝色光晕。

“就是现在……”她喃喃地对泽恩达瑞说道。

两个人齐心协力将他们的力量注入到法阵深处，和被窃取的虚空龙的力量融合在一起。巨型洞窟中突然爆发了一阵邪异的能量风暴，风暴的焦点就是那颗龙蛋。那些灰鳞穴居人能够免疫他们女主人的大部分精妙法术，但现在，他们全都仓皇逃窜到洞窟中最偏远的角落里。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是矮人，对于可能会崩塌的洞穴非常敏感。但他们也很清楚，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逃出这座洞窟，他们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空气中充满了能量的爆裂声。女巫的黑色卷发四散飘扬，脸上的面纱也如旌旗般飞起，清晰地露出她被严重烧毁的面容。丰满的嘴唇变成了黑色的焦炭，在头骨上勾勒出一个永恒的微笑。在面纱边缘之下，她的耳朵只剩下了耳洞周围一点皱缩的干皮。

黑衣女士高高举起双手，泽恩达瑞也做出一模一样的动作。他们不断将联合在一起的能量注入到龙蛋中。女巫则不断地掠夺虚空龙的精华。

虚空龙的挣扎变得越来越狂暴。虽然这种挣扎依然徒劳无功，但已经让整座洞窟发生了剧烈的震动。一根粗大的石笋脱落下来，砸在地面上。一名灰鳞穴居人没能及时察觉到危险，被压在石笋下面。对于两名施法者来说，这个无足轻重的死亡根本不值得注意。

血精灵记得这头虚空龙自称为兹泽拉库。现在他似乎就要消融在尘雾之中了。但一根根魔法绳索依然不允许这头外域猛兽逃离自己的命运。它们冷酷地束缚着兹泽拉库，随着黑衣女士无声的命令变得越来越紧。

越来越多的虚空龙魔法被注入到迅速膨胀的龙蛋里。他的魔法就是他的身体精华，这种精华在龙蛋中不断和两名施法者的魔法纠缠在一起。泽恩达瑞几

乎以为这颗蛋就要爆炸了。它早已超出了一颗龙蛋应有的体积……

突然间，蛋壳上出现了一道裂痕。

不过这并没有引起泽恩达瑞的气怒或恐慌。只是在片刻之后，他就清楚地看到这道裂痕不是他们造成的。撑破蛋壳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内部……现在这股力量正渴望着要获得自由。

这颗蛋被孵化了。

在包裹龙蛋的强烈光晕中，黑衣女士的面孔变得比灰鳞穴居人更加扭曲恐怖。一种非人的特质覆满她的脸庞……泽恩达瑞一点也不惊讶。这名女巫早已不再是人类了。她身上的人性也许要比这个血精灵更少。

“好的……我的孩子……”她几乎就像母亲一般喃喃地说道，“好的……到我这里来……”

又一道裂痕出现在蛋壳上。一片蛋壳剥落下来……

龙蛋里面，一只眼睛在向外面窥望……一只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眼睛。

尽管这只眼睛刚刚见到这个世界，但它里面已经充满了狡诈，充满了邪恶……这一切都要远比这颗眼睛本身古老得多。

这道海湾割裂了洛丹伦的陆地，远远隔开了达拉然和格瑞姆巴托。不过考雷斯特拉兹越过海湾并不需要五个小时。但刚刚飞到一半，红龙就不得不落到了一小块凸出在乱涛中的礁岩上，像一只海鸥一样栖息在上面，稍事休息。考雷斯特拉兹发现那根带有巫术的水晶箭对他造成的削弱要比他所预料的更严重。

但他没有机会恢复体力，一场风暴突然袭击了他。这场暴风雨是如此突兀而猛烈，让这头红色巨兽只能放弃休息，将自己拖入高空，继续向前飞去。

但这场风暴显然是针对他而来的。空气和水对他的攻击越来越猛烈。强大如考雷斯特拉兹也只能像一片树叶一样在空中上下飘摆。他奋力向上飞去，想要飞到云层上方，但无论他多么努力，乌云始终都压在他的头顶上。

红色巨龙终于意识到，这场风暴也许并不是自然发生的。

考雷斯特拉兹没有再试图冲击无法穿透的云层，而是直接向格瑞姆巴托飞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强风便从那个方向迎头向他吹来，狠狠撞击这头龙，让他觉得自己仿佛迎头撞上了一座高山。

他不相信这是巧合。没错，这是法术，只不过他没有时间来分辨这法术是完全以他为目标，还是仅仅为了猎杀一头龙。现在最重要的是逃出这个法术。

按照逻辑，他应该以法术对抗法术……考雷斯特拉兹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明智，但现在他也想不到别的办法。于是，他在狂猛的风暴中振作起精神，向黑云发动了攻击。

他才刚刚施法，便遭到了十倍于刚才力量的打击。一连串闪电向他倾泻而下，强猛的风暴吹得他不断上下颠簸。他的视野只剩下了眼前的一点空间。大雨如注而下，仿佛一道无法穿透的帘幕。

考雷斯特拉兹拼命对抗着自己的眩晕感。他痛苦地意识到，让这场风暴效力倍增的正是他自己的力量……这一定是那个神秘施法者的企图。

红龙在半空中不断地旋转着。云层变成了下方的海洋，海洋变成了黑色的天空。考雷斯特拉兹不知道自己还能有什么选择。他无法突破这些乌云。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尽管这很可能正是那个看不见的敌人想要他走的路。

考雷斯特拉兹身子一躬，冲进了波涛翻滚的水面。

一进入水中，他就知道自己错了，但他已经没办法回头。尽管拥有敏锐的视觉，考雷斯特拉兹现在却什么都看不见。这片辽阔海湾中海水的变成了黑色，让他只能看见身下几码远的地方。这也绝不是自然变化。现在就算是一个比他大上几倍的怪物从水里冒出来，将他吞掉，他也不可能看见。

一些龙天生就习惯于水栖生活。但红龙无论多么擅长游泳，也是属于天空的生物。考雷斯特拉兹能够屏气超过一个小时，只要没有特别原因迫使他喘气。但他还是越早回到空中越好。

纷乱的声音突然在他的脑海中悄然响起。

一阵晕眩感冲击了考雷斯特拉兹的意识，让他无法辨认方向。他立刻向上冲去，但迎接他的不是风暴，而是一片甚至能冻结他灵魂的黑暗。

那些声音变得越发嘈杂，考雷斯特拉兹觉得自己应该听得懂那些怪异的低语。他努力对抗那些充满诱惑的召唤，知道自己沉陷在那些引诱中的每分每秒都会让生存的希望不断从他的心中流走。

现在，他的周围只剩下了黑暗。深海在挤压他的肺，让这头红色巨兽怀疑自己在水中停留的时间要比他想象的更长。在这里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地点的概念……只有喃喃的低语在吟诵着什么。

我不会就这样被杀死！巨龙鼓舞着自己。他想到了另一头龙，他亲爱的女王和配偶，阿莱克丝塔萨。但阿莱克丝塔萨也慢慢开始从他的心中淡去，而且消失得越来越快，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考雷斯特拉兹在警惕中坚定了决心。他重新凝聚力量，最终施放出一个法术。

光芒在他的周围爆发开来，逼退了无尽的黑暗。

巨龙看到了这一切危机的源头……纳迦。

他知道这些怪物的来历，在他看来，他要为这种怪物的出现担负一定责任。他们曾经也是暗夜精灵的一分子，是侍奉疯狂女王艾萨拉的上层精灵。当时，几位忠诚的英雄，尤其是年轻的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为了保护这个世界而引爆了上层精灵们强大力量的源头——恐怖的永恒之井，大爆炸撕裂了大陆，形成了新的海洋，将暗夜精灵伟大的首都沉入海底，艾萨拉和她狂热的追随者们随之一同被吸入深渊，本来应该被彻底毁灭了。

但直到千年之后，考雷斯特拉兹和这个世界才发现，一种神秘的力量将这些被困在波涛下面的上层精灵变成了一种更加诡谲邪异的生物。

这一阵不可思议的光芒爆发完全出乎纳迦的预料。几个纳迦遭到强猛的法术震撼，完全陷入了混乱，不断地在原地盘旋。这些曾经的精灵已经彻底变成了怪物。考雷斯特拉兹用充满恨意的眼睛盯住一些女性纳迦。她们身上还留有一些暗夜精灵的痕迹，比如她们细长的上半身和面孔。如果不考虑她们的种种变异形态，她们可以说是相当美丽。但任何精灵种族都不会长有四条末端是长长钩爪的细长手臂，也不会有从头部一直延伸到鱼尾，由一根根尖刺支撑起来，布满金色脉络的宽阔背鳍。

她们的腰部以下只有一条长长的鱼尾，修长圆润的双腿早已退化。这让她们的下半身就像是一条被鳞片包裹，腹部带着一个个环形体节的长蛇。这条尾巴不断地前后扭动着，让纳迦能够以不可思议的灵活在水中迅捷移动。

男性纳迦比女性的变异还要严重。他们的头部变得更像爬虫，锋利的牙齿从一双长颚中龇出来，好像鳄鱼一样。他们的眼睛变得更加细长，深陷在眼眶里，暗金色和褐色的头冠与鱼鳍上带着一根根长矛一样的骨刺。他们的上身和长蛇一般的下半身更加相似，同样生出了鳞片和环形体节。他们的手臂比大多数体形相当的生物都要更加颀长，上面也布满了鳞片。

在许多个世代中，他们不断繁衍，形成了许多部族。但这些生着水绿色和黑色鳞片，背上竖起金色鱼鳍的魔鬼对于红龙来说还很陌生。他只知道，他们既强大又邪恶。不过知道这一点也就足够了。一般来说，纳迦对生活在水面以上的生物没有任何善意。而这些设下大型陷阱的纳迦显然别有目的。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考雷斯特拉兹没有时间做太多考虑。他的光芒已经开始消退。纳迦正在重新组织起来。

不过现在他能看到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利爪和长尾向他们发动攻击，狠狠敲打这些阴险的怪物了。很快就有几个纳迦沉入黑色的海底，但依旧还有一些纳迦在拼尽全力恢复险些摧毁了这头巨龙的法术。

考雷斯特拉兹的身躯闪耀起明亮的红光。他周围的海水突然开始沸腾。他仿佛听见了纳迦被自己的能量击中时发出的尖叫。面前的两个雄性纳迦首当其冲。他们的身躯开始剧烈膨胀，很快就在高温中变成了红色。

巨龙的脑海中充斥着一种“嗡嗡”声。他低头向右边望过去。一个女性纳迦向他高举起四条手臂，全身泛起了魔法的光芒。

考雷斯特拉兹能够轻易让自己的身遭变得更加炽热。那个女性纳迦在被煮熟之前逃走了。巨龙脑海中的“嗡嗡”声也随之消失。

但考雷斯特拉兹的肺突然感到了疼痛。他的心中生出强烈的呼吸欲望。他需要空气，片刻不能拖延。红龙拼命挥动四肢，将自己向上方推去。

水面看上去是那样遥远。极度缺氧的红龙很担心自己可能是在向下游泳。但他别无选择，只能朝着他选定的方向不断用力。

肺部的压力已经变得极为可怕。只要他能够吸一口气……

他的头冲出了水面。考雷斯特拉兹一边拼命填满自己空虚的肺叶，一边继续将自己的身体推出大海。魔法和比许多龙更加宽大的双翼终于让他飞入了天空。

天空中虽然依旧布满阴霾，但已经不再有风暴肆虐了。

纳迦的威胁还没有完全消失。考雷斯特拉兹却不得不先盘旋几秒钟，好恢复自己的气息和知觉。乌云仍然很厚，但海面已经平静下来，甚至可以说是死一样寂静。

许多触手从海中骤然伸出，抓住了巨龙的尾巴和后腿，又向他的翅膀延伸过来。

考雷斯特拉兹发出一声咆哮，立刻盯住触手从海中伸出的那一处喷出龙息。龙息的火焰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猛烈，但还是让海中的怪物松开了他的一条腿。

剩下的触手仍然紧紧缠住红龙，试图将他重新拽入深海。考雷斯特拉兹拍动翅膀。尽管不是守护巨龙，但他也不是普通的龙。纳迦的宠物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

果然，那个海中怪物并没有想到，他不仅没能将考雷斯特拉兹拽进大海，反而被缓慢却又毫无停顿地从深海中被拽了出来。首先冒出水面的是一只锋利的尖喙，这只喙足以将最大的战舰咬成碎片。然后是怪物粗长的管状头部，两只大盘子一样完全不会眨动的黑色眼睛，那里面充满了狠毒的恶意。

一头墨鱼海怪。

考雷斯特拉兹不知道这一小群纳迦是如何将这样一只怪物带进海湾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这只巨怪对考雷斯特拉兹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红龙失去了飞行的动力，海水距离他越来越近。

别无他法，尽管考雷斯特拉兹体力已难以为继，他还是最后一次聚集起残存的全部体力，喷出烈火。

没有了海水的阻隔，龙息的全部威力都倾泻在海怪身上。这只怪物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松开触手，一头扎回到海水里，随之激起的浪涛甚至冲到了考雷斯特拉兹的尾巴上。

红色巨龙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但他现在其实也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了。他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只能竭力朝自己的目标飞去。剩下的路程已经不长了，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在体力耗尽之前到达陆地。现在他只能不顾一切地振翅飞翔。

只希望可以飞到……

海面保持着平静。红色巨龙逐渐消失在远方。一个纳迦从海中探出头，看着远去的巨龙。

这名女性纳迦眼角向上翘起的双眼眨也不眨地盯着考雷斯特拉兹，直到那头红龙变成海平线上的一个半点。这时，一个容貌丑恶的男性纳迦从海里钻出来。他右侧头部的鳞片直到靠近下巴的部位都脱落了，这是龙尾抽击造成的伤口。男性纳迦完全不关心自己的伤势，只是专注地看着女性纳迦。

“完事了……”女性纳迦用令人牙龈发酸的声音说，“我们也该分开了……”

男性纳迦一点头，咧嘴一笑。女性纳迦也露出同样的表情，还有那一副锋利和凶悍绝不亚于自己男性同伴的牙齿。

两个纳迦随即没入水中。

第四章

那一片令人不安的陆地出现在海平线上，在她的眼前逐渐隆起。那里被称作卡兹莫丹。戴兜帽的德莱尼不知道它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但只是听到这个名字就足以让她心中一凛。她知道兽人曾经盘踞在这片土壤，矮人也曾以这里作为家园。她了解过这两个种族，更希望能够和那些地底居民打交道，而不是遭遇那些绿皮战士。至少，矮人是她的盟友。

她一开始还无法看到正在寻找的那座海岛城市，但不久后远方的海岸边便隐约现出了建筑群的轮廓。其中最显眼的就是米奈希尔港远端的石砌墙垒了。她知道，那道高墙最重要的作用是保护城镇，抵御来自内陆的入侵。就在这时，更加高大的建筑和枝叶茂盛的大树从逐渐消散的尘雾中显现出来。

一幢建筑吸引了她的目光。由四座塔楼组成的米奈希尔城堡高耸着，盖过了周遭其他建筑物，如同坚强的卫士守护着整座城镇。它们的圆锥形顶部让人想起了士兵们的头盔。在它们的拱卫之下的那座几乎像大教堂一样的城堡主楼比旁边的塔楼只矮了一层，却要宽大许多。

随着米奈希尔港清晰地显现在这位身材颀长的德莱尼面前，她知道港口的哨兵很可能也看见了她。

果然，几分钟之后，一艘船便向她驶来。船上的人大部分是人类，也有几名大胆的矮人。矮人通常都不喜欢海洋，如果他们落入水中，就会向石头一样沉下去。但现在的局势需要有人拿出与众不同的勇气。

随着对面船只逐渐靠近，一个人类俯下身，开始审视这个陌生人。他生有胡须的脸上显露出惊讶的表情。

“女士，”他嘟囔着说道，“我们这个地方可不会经常见到你这样的人……而且我肯定没见过像你这样一个人驾船至此的德莱尼。”那个人将身子俯得更低了一些。这时德莱尼牧师才看见他的身上穿着一副光泽暗淡的胸甲。看来这是一名军官。尽管已经蓄起了胡须，他应该还很年轻，可能就像牧师自己一样年轻。刚刚过去的几场战争让双方都失去了许多有经验的战士。

“我只是想在米奈希尔港登陆，没有别的目的。”她回答道，“你许可吗？”牧师没有说出口的是，无论这名军官是否许可，她都要踏上这片土地。

幸好这名军官没有多想什么。德莱尼是盟友，为什么不能进入联盟驻地呢？“上岸之后，你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阻拦你，女士。”

他命令一个人将绳梯扔到牧师的小舟旁边。一名头发蓬乱的水手从绳梯上爬下来，控制住小舟，另一个人抓稳绳梯，让德莱尼牧师能够爬上大船。

“欢迎登上停靠在米奈希尔港的风暴之子号。”走近细看，这名军官显得更加年轻了。他的眼睛非常明亮，几乎是一种天真无邪的蓝色，但德莱尼牧师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而不是因为血统才得到指挥权的年轻贵族。“我是这艘船的原船长，马库斯・文德索恩……”

他深鞠一躬，但一双眼睛一直在看着这位德莱尼。那双眼睛在邀请——不，是在坚持要德莱尼也介绍一下自己。德莱尼意识到马库斯・文德索恩不是能够轻易蒙混的傻瓜，无论那双眼睛看上去是多么天真烂漫。

“我名叫伊丽笛。”

马库斯接受了这个短暂的回答。“伊丽笛女士，你在米奈希尔港要找谁吗？”

德莱尼不自觉地摇了摇头：“不，我的任务还在更远处。”

“更远处是湿地，那里充满了危险。除了危险，那里什么都没有。”

“我必须去那里。”

马库斯耸耸肩说：“我没有理由阻止你。如果管理米奈希尔港的人也认为不需要阻止你的话，那么你自寻死路我也没有办法，女士。”

他又向伊丽笛鞠了一躬，便转身去指挥船只回港了。风暴之子号调转船头，向码头驶去。

伊丽笛将自己的小船交给了马库斯・文德索恩船长。这艘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对她已经没有用了。上岸后，几名矮人来到她面前。这些矮人中有一个的长胡须特别浓密，他和他的同伴们全都背着用心打磨过的战斧。

“我的名字是加锡恩・导石者。”听过伊丽笛的自我介绍之后，他用粗重的声音说道。和那位人类船长完全不同，加锡恩只是向这位女士很马虎地鞠了一躬。“这一带没有多少德莱尼。实际上，原来一个都没有，女士。”

“这位女士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这头老野猪！”马库斯欢快地在风暴之子上喊道。这时这艘船又一次向码头外驶去。

矮人朝那个人类瞪了一眼，不过他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褐色眼睛中也闪动着促狭的光芒。看样子，他和那位船长是朋友。然后他又转回头，向伊丽笛说道："就像我刚才说的，这里根本没有德莱尼，女士。是什么风把你带到米奈希尔港的？"

"我只是在这里暂时停留。我必须向内陆前进，完成我的任务。"

"那会是什么任务？像你这样一个人不应该进入湿地。那里有比野生迅猛龙更加可怕的东西。"

伊丽笛看着他的眼睛。"感谢你的关心，加锡恩·导石者先生，但请不必为我担心。我命中注定要去那个地方。"

"我明白你的意思，牧师，我明白。你能够和那位瑙鲁说话……"

"纳鲁。"

"那正是我说的，"加锡恩顽固地反驳道，"那是一位神秘的神灵，或者类似的什么。"他耸耸肩。"我们没有理由阻止你走出我们的城墙，但最后的决定还是要由这里的政务会来做出。你要等到日落的时候才能得到他们的回音。"

尽管她的使命教导她必须注重耐心的价值，但要等待另一些人对她已经决意要走的道路表示准许，伊丽笛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她会离开米奈希尔港，继续前进，这一点毋庸置疑。

不过她还是谦恭地低下头，回答道："就按照你说的做好了。我能够在哪里找到食物和饮料？"

矮人会心地呵呵笑了一声："哦，我会带你去市场……并陪伴你，直到他们做出决定。"

伊丽笛对这个矮人的评价立刻提高了。加锡恩知道，如果放任不管，这名德莱尼一定会购买远超过一顿饭的饮食，她会尽力筹备好随后旅程中的补给。但不管这位牧师是否愿意，她都只能等到日落的时候。

不管怎样，伊丽笛一定会在明天早晨以前离开这座城市。

出乎伊丽笛的预料，加锡恩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同伴。这位矮人热情地向德莱尼解释了她在市场上见到的各种东西，同时有意无意地向伊丽笛吐露了这座城市现在要面对的各种麻烦。

“这些日子里惹麻烦的可不只是部落。”矮人说道，这时伊丽笛正装作对一些石雕器物很感兴趣。“人们都说，在湿地后面，有另外一些东西在捣鬼。有一些黑影子会从月亮下面掠过，发出恶魔一样的号叫声。”

尽管眼睛一直盯着商人的货物，这名牧师却听得非常仔细：“恶魔？”

“是啊，但没有人真正看见他们。只是现在已经有不止一个斥候失踪了。政务会正在讨论如何进一步调查。我听说他们给国王送去了一封信。”——伊丽笛知道，加锡恩这里提到的国王是矮人的君主——“但我知道，如果国王现在还不派人来，他就不会派人来了……”

透过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伊丽笛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让她相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加锡恩所说的“恶魔吼声”更让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刻出发……只要政务会给出回音。

就像加锡恩说的那样，日落之后，政务会给出了回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回音并不是德莱尼牧师想要的。

加锡恩从另一名矮人手中接过信函，扫视一遍，用沉闷的声音说道：“你哪里都不能去，女士……不过你有伴了。他们暂时不允许任何人离开米奈希尔港。”

伊丽笛只让自己的脸上呈现出略带失望的神色，但在内心中，这名德莱尼已经开始策划离开的办法了。“那么，我暂时需要一个住处。”

“这里有一家客栈，应该能让你满意，女士。我会带你去那里。”

伊丽笛点头表示感谢。“你真是好心，加锡恩·导石者。”

矮人露出会心的微笑。“不……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责任。你一定要留下来，女士，哪怕你要因此被投入监狱。命令就是命令。没有人能离开。这是为了你好。”

矮人说这番话的时候显得很认真。他相信这是为了德莱尼好，如果有必要，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德莱尼关进监牢里。伊丽笛仔细考虑着自己的回答。无论矮人做出怎样的警告，她离开的决心都没有丝毫减少。

“如果必须如此，那就这样吧……”

但就在这时，能够眺望湿地的城墙上传来了号角声。

加锡恩以令德莱尼吃惊的速度和敏捷抽出战斧。“留在这里！这是我的命令！”

矮人向城墙跑去。伊丽笛只犹豫了一秒钟，就追了上去。

在城墙上，矮人卫兵们躲在带有顶棚的城垛口后面，不断吹响号角。其他人则高举火把，想要看清远方的黑色地带里到底有些什么。

伊丽笛听到看不见的黑暗中传来一阵阵号叫和嘶吼，让她通常都镇定安稳的神经也紧绷起来。

加锡恩站到拱形城门口，这里有一些矮人正准备投身于城外的黑夜中。二十多名战士举起手中的武器，随着城头上的一名矮人发出信号，他们便冲了出去。

不幸的是，某种更加巨大的东西也在同时想要冲进来。

伊丽笛只瞥到了一些爪子和利齿，那些矮人就被逼退了回来。他们有力地挥动着战斧，接着便是一阵痛苦的咆哮回荡在整个米奈希尔港。尽管如此，伊丽笛还是瞥到一名战士突然被拽进黑暗之中……她第一次听到矮人发出充满恐惧的呼喊。

大家都听到了这可怕的喊声，但加锡恩和其他矮人仍然义无反顾地向城外的黑暗冲出去。他们身后又紧紧跟上了至少二十多名刚刚赶到的战士。伊丽笛明白矮人的决心和力量，所以她更清楚城外的敌人有多么强大。

但德莱尼牧师毫不顾忌加锡恩的命令和城外的危险，迈步便冲出了城。她一边奔跑，一边伸出手……一支法杖出现在她的手中。杖头的银色基座上镶嵌着一枚细长的尖头水晶，这颗水晶闪耀起明亮的蓝色光芒。在法杖的另一端，一颗体积较小但形状相同的水晶增加了同样令人目眩的效果。

“嗨！停下！”一名卫兵徒劳地喊道，德莱尼牧师却已经飞步冲出城门。伊丽笛发现城门外是一座很宽的桥，一直通向雾霭弥漫的湿地。在桥的另一端，她能够看到战士们跃动的影子……还有另外一些远比矮人更加高大的生物。

她高举法杖，念诵起很久以前，纳鲁传授给她的先辈的咒语。

法杖头部的大块水晶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一阵阵洪亮丑恶的嘶吼和咆哮撞击着她的耳膜。伊丽笛终于看清了那些和矮人作战的怪物。

他们的外表很像爬虫，但只用两条后腿站立，一双前肢的末端是锋利弯曲的爪子。矮人的衣服、皮肉甚至是盔甲都被这些爪子轻松就撕得粉碎。这些怪物大多满身通红，带有黄色条纹，在他们的手腕和喉咙上仿佛都戴着一圈羽毛。

那些怪物开始向后撤退。牧师法杖上发出的强光显然不是它们那些燃烧着狠毒火焰的细长眼睛能够承受的。那些矮人背对着水晶，马上就占据了有利形势。他们冲进那些爬虫怪物的队伍里，用力挥舞起战斧。沉重的斧刃切开鳞片和皮肉，让怪物的内脏和体液四散飞溅。三头可怕的爬虫怪物扑倒在地上，其中两个迅速被矮人们取了性命。第三个浑身抽搐着，拼命向远处爬去。矮人们没有再理会它，而是继续和仍然站立的怪物作战。

但就算是有了德莱尼牧师的意外援助，这些坚强的战士也战斗得非常艰苦。伊丽笛大致数了一下，发现尽管矮人们一直在奋勇作战，仍然坚持在战场上的狂猛怪物却还有至少二十个。它们在体形和速度上都有优势——速度，实际上，这很让德莱尼感到吃惊。而且这些怪物还懂得将自己的速度与一种井然有序、组织严谨的攻击阵型相结合，仿佛它们也拥有智力。牧师看到一个矮人从队伍中被分隔开来，不等战友前去援助，他已经被怪物包围，撕成了碎片。

绝不能这样！伊丽笛冲上前，将手中的法杖当作了武器，一杖刺入一只怪物的肚子，紧接着精准地一脚踢在怪物没有保护措施的柔软喉咙。

怪物向下跪倒。德莱尼用另一只手猛推了一把这个怪物，让它倒在了另外一只怪物的身上。

但就在这时，一双爪子撕开了她的斗篷。如果不是这件斗篷被设计得格外宽大，那双爪子很可能会劈开她的肩膀。但她还是被牵制住了。怪物正在将她向自己的怀中拉过去。她的法杖也脱手掉落了。

伊丽笛咬紧牙关，挺起手指向敌人张开的大嘴里插进去——怪物的头一下子从躯干上掉下来，滚进德莱尼的臂弯里。那具躯体不停地颤抖着，死亡前的挣扎差点儿将德莱尼甩到一旁。幸好有一双强悍的手臂将惊骇的牧师从怪物的利爪中拉了出来。

“你一定是疯了！”加锡恩吼道，“回到城里去！这些迅猛龙会把你撕成碎片的！”

“我只想帮忙！”

“让你自己变成晚餐吗？”矮人又吼了一声，开始把她拽向紧闭的城门。

一阵狂野的嘶吼声响起，随即便有一个流着口水、满身恶臭的怪物跳到他们面前。加锡恩被怪物的尾巴抽在胸口上，哼了一声向后倒去，差一点翻进桥下奔腾的河水里。

那只迅猛龙没有理睬德莱尼。它显然对披甲的矮人更有兴趣。伊丽笛意识到，怪物是认为加锡恩更具威胁。而柔软纤弱的德莱尼尽可以等到矮人完蛋之后再来对付。

但还没等怪物再向加锡恩迈出一步，德莱尼牧师已经撞在怪物的肚子上。多年的高强度训练大幅度提升了这名牧师的直觉，她迅速分析出了这个怪物身上的一切弱点。

一只手打在怪物的眼睛下面，而蹄子正踢在怪物的胸腔。

迅猛龙轰然跌倒，一时竟然无法呼吸。它的神经系统在德莱尼的攻击中遭受了猛烈冲击。伊丽笛跳起身，将体重集中在蹄子上，再次向倒地的怪物发出沉重一击，然后就向加锡恩翻滚过去。

矮人还在呻吟。德莱尼抱起他的头。他吃力地注视着这个女孩，命令道："进……城……"

"我扶你起来。"牧师无视矮人的气恼，向周围瞥了一眼，却没能找到自己的法杖。不过她看见了加锡恩的战斧，便借助斧柄将矮人撑了起来。

"这个我来解决。"矮人阴沉着脸说道。德莱尼顺从地向后退去。矮人立刻高举起战斧，一斧砍断了倒地迅猛龙的喉咙。

伊丽笛心中生出一阵反感。但她提醒自己，周围是战场，加锡恩只能杀死这个怪物。

矮人再一次转向她叫道："回城里去，否则我把你背回去！"

但他们已经回不去了。战斗回到了桥头。他们两个的退路被切断了。这些迅猛龙应该不会游泳，否则它们早就渡过河去，从后面袭击矮人了。但矮人也不会游泳。无论加锡恩想怎样，伊丽笛绝不会丢下他。

不过矮人并没有因此束手无策。他哼了一声，抓住德莱尼的手腕。"这边！"

加锡恩牵着女孩朝右边跑去，迅速离开了战场。这个矮人在奔跑时毫不犹豫，显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地。

"那些爬行动物，"伊丽笛一边跑一边喊，"它们经常会杀过来吗？"

"你是说那些迅猛龙？不会！现在有什么东西把那些蜥蜴赶了出来，逼得它们想要占据我们的地盘！我发誓，如果它们懂得如何驾船逃走，它们一定会来抢那些船的！"

牧师有些怀疑那种迅猛龙真的有可能学会驾船。不过她没有就此和矮人争论："所以他们攻击你们是因为害怕另外某种威胁？"

加锡恩笑了起来。不过他的笑声中听不出任何幽默感：“我们很走运，对不对？它们是几天以前跑过来的。开始只有两三只，然后越来越多。现在突然就冲过来一大群！”

“你们要放弃米奈希尔港吗？”

矮人挑衅般地重重哼了一声道：“只有等到我们死了……哈！到了！”

他们站到了一块石头前面。因为德莱尼也拥有非凡的夜视能力，才能看清这块石头。它大约有矮人的身体那么粗。但伊丽笛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小心看着周围。”加锡恩命令道。

伊丽笛服从了命令。矮人则将一侧肩膀抵在石头上，接着狠狠用力，将石头推向一旁。

伊丽笛眺望战场。现在战斗已经陷入僵局。她又回头瞥了一眼自己的矮人同伴和迷雾笼罩的湿地。同时她的思绪飞快地旋转着，想要确定最好的选择。

“好了！”矮人得意地宣布道。牧师低下头，发现那块石头下面露出一个洞口。洞口很大，显然是技艺精湛的挖掘方式……是矮人的作品。

伊丽笛立刻明白了这个洞的用处，问道：“它通向城里？”

“是的，能进城也能出城，全看情况！那种迅猛龙进不来。况且它们根本也找不到。我们进去之后，还有办法能够从里面塞住它……应该是你进去之后！快进去。”

但伊丽笛已经下定了决心。她将一只温柔的手按在坚持要保护她的矮人肩头。“我很抱歉，加锡恩。”

“抱歉什……”

加锡恩扑倒在地。德莱尼的手指按到了他脖子上的一根神经，让他暂时失去了知觉。伊丽笛立刻将沉重的矮人放进安全的地洞里，然后将斧头也放了进去。确认加锡恩安然无恙之后，她又转头审视那块石头。和矮人不同，伊丽笛将石头挪回去的时候依靠的主要不是力量，而是一种平衡和方向感。

做完这件事以后，伊丽笛将注意力转回到战场上。想到要抛弃那些矮人，负罪感便涌上她的心头。她向桥上望去。这时正有更多战士从城中冲出来。箭矢从城头上精准地射向那些迅猛龙。战局已经逆转了。

伊丽笛感谢了纳鲁赐予她的幸运。她的法杖不见了。但此时，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她需要法杖的时候，法杖就会出现。

她向湿地走去，寻找着那些迅猛龙冲出湿地的小路。顺着迅猛龙逃出来的道路，她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要找的东西。

或者那东西会找到她。

一片巨大的影子伸展双翼，飞过暗夜笼罩的大地和海洋。它的飞翔显示出一种疯狂的决心，这其中只有一部分原因是它的任务。它的意识完全陷入了一片混乱，造成这种情况的是涉及到艾泽拉斯世界各处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它的任务从某种角度来讲，算是一种解脱……尽管这也会增加新的负担。

笼罩天空的乌云剧烈地翻滚着，仿佛时刻都会有猛烈的风暴袭来。这片巨大的影子立刻向上飙升，穿透云层，一直冲入黑云之上，银色的月光之中。

这个飞翔的生物已经感到了疲惫，但它还在努力向前。它的意念中有一个地点，在到达那里之前，它无法休息，无论经过多少艰苦挣扎，它一定要到达那里。遍布脉络的巨大翅膀全力扑击，让这个生物瞬间便能飞跃数里距离……对于这头特殊的巨龙，距离实在不算是什么。

风暴在他的身下蓦然惊醒，开始剧烈地搅动大气。在风暴之上的只有这头巨龙和月亮。巨龙对月亮视若无物，不过月亮的光线还是为这头鳞甲巨兽照亮了路径，还有这头巨兽本身。

在柔和的月光中，巨龙的鳞甲就象月亮一样明亮夺目……只不过月亮是银色，它是蓝色。

第五章

考雷斯特拉兹清醒过来，才意识到自己睡着了。

他不应该这样。

他的第二个发现是自己已经不再处于巨龙形态，而是变成了身穿长袍的克拉苏斯。

作为克拉苏斯，他缓慢地看清了周围的环境。这是一座巉岩堆垒的洞穴，位于一座荒凉的山丘侧面。从这里能够俯瞰下面的一大片沼泽地带。克拉苏斯立刻就意识到自己在哪里。但他是如何到达了这里，他还是完全记不起来。

湿地距离他的目标已经很近了，只不过并不在他原先的路径上。红龙法师踉跄着朝洞口边缘走去，抬头望向天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到了这里。

在他能够找寻到的最后一点记忆里，他使用仅存的微薄力量到达了海岸，打算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稍稍休息一下。

从那时起，克拉苏斯就不知道又发生了些什么事……这种情况对他来说非常罕见。他不喜欢这种迷失的感觉，尤其是在当前的这种环境里。同时，克拉苏斯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多长时间。一头龙可能沉睡几分钟、几小时、几天、几个星期……这全都要视情况来定。

这一路从一开始就是麻烦不断。这绝不是巧合。他向自己的周围瞪视了一圈，一时却又不知道该将这一切归罪于谁。

终于，克拉苏斯将沮丧和气恼放到一旁，开始整理思绪。如果他不自然的沉眠有什么原因，他倒是很想立刻就能知道。不过现在更重要的事情是，他已经非常接近目的地了。

格瑞姆巴托近在眼前。

克拉苏斯开始变形成考雷斯特拉兹……却在中途犹豫了一下。就算是瞎子也会很容易发现一头龙。保持现在的样子，他才更有机会悄悄潜入那座恐怖的高山。实际上，当他刚刚离开自己的密室时就有这样的打算，但这一场困扰他的睡眠也让他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计划。也许他应该变成自己更小的形态……

“就这样吧。”克拉苏斯看了一眼山坡，寻找下去的道路。如果他打算躲过那些寻找像他这样的魔法生物的眼睛，那么他理所当然只应该使用不强的力量，将自己的存在屏蔽起来。况且他现在的身体形态也不适合释放强大的法术。

他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抓着一块块岩石爬下山坡，进入湿地。从洞口到山脚，环境的变化非常明显，湿地里面更加潮湿。克拉苏斯很幸运，尽管他现在是一个精灵——一个皮肤非常白皙的精灵——但他还拥有红龙适应高热环境的能力。湿地的温度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困扰。他的族群所居住的洞穴要远比这里更加舒适炎热，因为地域不同，也潮湿得多。

克拉苏斯走在柔软潮湿的泥土上，心中感到万分怪异。现在这片沼泽区域只能听到寥寥的鸟兽声音。一般来说，这样的土地上应该栖息着许多喧闹的动物和昆虫。克拉苏斯能够听到一点虫鸣兽吼，但它们应该比现在活跃许多才对。

好像这里的许多生命都在小心提防即将到来的危险……某种克拉苏斯也能感觉到的危险。

不过并没有什么怪物向这名法师扬起丑恶的头颅，或是用险恶的魔法向他发动偷袭。克拉苏斯越来越深入沼泽区域。他找到了一条直通格瑞姆巴托的小路。

葱郁的植被很快就包围了他。但当克拉苏斯将藤蔓从脸上拨开时，他注意到这些植物也有异常之处。它们仿佛都生病了。从外表看，他手中的藤蔓还很正常，但这些藤蔓内部却仿佛遭受扭曲。湿地正在向最糟糕的状态转化。

来自受诅咒的群山的污染正在扩散……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下去。克拉苏斯严肃地将后面的几根树枝和藤蔓拨到一旁。他很气恼自己在解救了心爱的女王，清除掉这些山中的兽人，确认被诅咒的恶魔之魂已被摧毁之后，就完全忽略了这片被长夜笼罩的土地。他在那个时候就应该进入格瑞姆巴托，彻底根除潜藏在其中的一切黑暗。就在他自己的族群，其中还包括他的一些后代守卫这一地区的时候，他依然无所作为。这个世界上另外一些地方发生的危机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迟到总好过不到，这当然不能作为犯错的借口，但这的确让克拉苏斯的愧疚之心减轻了一点。

现在他迈出的每一步都会让靴子发出挤压泥水的声音。这声音有些太大了，但克拉苏斯没有消除这种声音。这样做需要使用更多魔法，他仍然希望能够不惊扰潜藏在格瑞姆巴托中的东西。不过这种希望似乎越来越像是一种奢望了。

许多小虫子在他身周盘旋，不过它们很快都飞走了。绝大多数渴求鲜血的蚊虫都会感觉到，这个法师不合它们的胃口。

但显然有另外一些东西相信克拉苏斯能够成为一顿美餐。克拉苏斯知道那种东西就在附近，却无法使用魔法查知它的具体位置，否则他很有可能被藏在群山中的东西察觉到。克拉苏斯小心地迈动着脚步。他处在这种形态中依旧强大，但同时也很脆弱。

不过，在他行进的路上并没有猛兽发动攻击。这个身披紫袍的人影进入了湿地的最深处，并终于决定自己可以冒险将意识送向格瑞姆巴托了。

他找了一个相对远离沼泽水面的地方，靠在一棵生满苔藓的树上，集中起精神。他的视野立刻扩展到四面八方。一个人类的意识不可能应对如此全方位的观测，但龙的意识要复杂和强大得多。

不过他真正关注的只有一个方向。红龙法师将自己的意识集中成一束，对准了那座高山。现在他能够看到前方的一切，仿佛自己已经走过了那些地方。他的前进速度要比自己预想中更快，但依旧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不过，这并不让他担心。他只是将自己的意识径直推向格瑞姆巴托周围的贫瘠地区。在那里，他的不安感觉立刻增大了上千倍。那座山周围和内部的异常状态仿佛在向克拉苏斯大声呼吼，要他赶快去查清其中的秘密。

克拉苏斯眯起眼睛，将意识推进格瑞姆巴托。

一开始，充满他视野的只有黑暗，但很快就有一些零碎的画面出现在刚刚进入洞穴的克拉苏斯眼中。不过，他第一眼看到的格瑞姆巴托内部只是让他感到失望。这里只有被阴影笼罩的石笋和钟乳石，还有不多的几块骨头。是兽人骨头，显然是在那些绿皮战士被逐出格瑞姆巴托的时候留下的。

但这里的诡异感觉是如此强烈，令人无法忽略。克拉苏斯进一步集中精神……

他扬起了眉毛。有什么东西过来了。他迅速向后退去——却发现自己的意识已经无法退出格瑞姆巴托了。

克拉苏斯又试了一次，但他就好像真的站在成吨的岩石和泥土前面，竭尽全力想要用拳头砸出一条路来。现在他能看到的只有散落着兽人骷髅的黑暗洞室，再向前才是他想要再次进入的山腹。

更糟糕的是，因为如此，他甚至看不见自己身体周围发生了什么。

克拉苏斯再次尝试收回意识，却仍然没有取得更好的结果。每时每刻，他都越来越确定设下这个陷阱的人一定会马上发动攻击……但没有再发生任何事情。

也许这个陷阱在设下之后就被遗忘了。不管怎样，克拉苏斯都需要尽快解救自己。他将意识集中于最后一次见到的自己的身体，想象意识回到了身体之中。

仍然是徒劳。红龙法师思考了片刻，然后将注意力转向，开始寻找束缚住他的法阵。找到法阵不需要多少时间，但这个法阵的复杂性让他感到气馁。这显然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施法者的作品。从它存在的岁月来看……它甚至有可能是死亡之翼亲自设下的法阵。

不管怎样，克拉苏斯知道自己必须找到法阵的焦点。只有这样，他才可能解开这个法术——如果它真的有希望被解开的话。

克拉苏斯的意识在这个束缚法术中越陷越深，他努力审视每一条能量脉络。讽刺的是，如果这真的是死亡之翼的作品，那还应该说是克拉苏斯的运气。如果真的还有活着的生物能够理解那头黑色巨怪的扭曲心智，那一定就是阿莱克丝塔萨现存的这位最年长的配偶了。克拉苏斯曾经警觉而长久地监视过那个曾经的守护者。毕竟死亡之翼在千年以来玩弄过许多阴谋。

红龙法师一点接一点地追寻构成这个法术的节点。他开始看清这个法术的构造。但它的构造要比他所预料的更加复杂。

一条能量脉络看起来要比其他能量脉络更加重要。克拉苏斯开始沿着它向法术的源头追溯……

他刚才感觉到的那个东西更加迫近了。那东西正明确地一步步逼近克拉苏斯。一股饥饿感突然涌过克拉苏斯的意识。那种饥饿所针对的不是他的血肉，而是某种对他来说更重要的存在。

向他逼近的东西渴望吞噬他的魔法……

克拉苏斯加快了动作。他是一头龙，一个魔法生物。剥夺他的魔法对他来说要比被利剑刺穿喉咙更加可怕。他见到过自己的同族遭受这样的命运，知道现在自己害怕的正是死亡本身。

位于格瑞姆巴托山腹中的这个生物仍然在不断逼近他的精神所在的洞窟。克拉苏斯的身体不在洞窟中，但这也不能让他得以幸免。一些魔法的吞噬者只需要法术联系就能擒获它们的猎物。

这个陷阱还在不断磨灭克拉苏斯拆解它的努力。他追溯的魔法脉络最终只是一条死路，他追溯的第二条脉络也是一样。

神秘的吞噬者就要到达他的身边了。克拉苏斯能够感觉到那种恐怖的接近，知道当自己的意识能够看见它的时候，一切就都太晚了。可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用处。

我真是个傻瓜！他还有一个希望，尽管非常冒险。这也许能够让他避免魔法吞噬者对他造成的缓慢而痛苦的死亡……但也可能直接杀死他。

他已经没有选择了。他将注意力转向自己体内。对于大部分魔法使用者，他要做的事情都是绝无可能的。但克拉苏斯有过千年的魔法修习和实践经验。

不管这样能否奏效，只要……

克拉苏斯感觉着自己的心跳。这颗心脏在巨龙还是一个年轻种族的时候就在跳动，见证了暗夜精灵的崛起和戏剧性的崩溃，见证了燃烧军团的两次入侵，也见证了东西大陆是如何分裂。

而现在，通过集中起来的精神，他尝试着减慢这颗心脏的跳动……甚至让它停止。

心跳的感觉是如此遥远。但这种感觉给他带来了一点希望。

终于，心跳停止了。只是很短一瞬，但已经足以让克拉苏斯生出成功的希望。

一团险恶的光芒照进了这个散落着兽人骷髅的洞窟。

克拉苏斯将全部精神都集中在自己的心脏上，他希望心脏停跳的强烈震撼能够将他的意识从魔法陷阱中拔出来。他以前见到过这样的事情，也亲自进行过演练，但模拟练习和真正的紧急情况完全不一样。

一个模糊的庞大身躯出现在石笋群中。克拉苏斯只有几秒钟……

一股剧痛涌过他的身体……这不是他有意为之，不管怎样，这种剧痛将红龙法师的意识从格瑞姆巴托抽离出来。而吞噬者也在同时向困住他的陷阱扑了过来。

克拉苏斯发现自己躲过了一个饥饿的掠食者，却落入了另一个掠食者的口中。

这条鳄鱼咬住他的腿，正将他向沼泽积水中拖过去。真正让克拉苏斯的意识返回体内的痛楚实际上来自于这条披甲猛兽生满利齿的长吻。鳄鱼的牙齿已经深深刺进了克拉苏斯的皮肉。鲜血不断从红龙法师体内涌流出来。只有像鳄鱼这样胃部强硬得如同圣骑士铠甲一样的生物能够耐受这种血液。

克拉苏斯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点讽刺的感觉，经历过那样千钧一发的搏斗之后，现在他却要葬身在这样愚钝的一条六腿爬虫口中了。红龙法师急忙在伤痛中打起精神，狠狠一拳砸在鳄鱼坚硬的鼻子上。

一团蓝色光晕包裹住这个沼泽生物。鳄鱼张开自己强有力的双颚，发出一声咆哮，让克拉苏斯得以将自己的腿拽出来。随着光芒的增强，这条鳄鱼开始不停地抽搐。

受伤的法师喘息着，拖着一条腿回到大树旁，看着还在不停挣扎的掠食者。这头沼泽猛兽躲避开了他刚才的侦测。就算是现在，克拉苏斯也几乎无法感知到它的存在。某种力量让这条鳄鱼甚至能够在如此强大的法师身边隐遁身形。

但这种力量终究无法抵御克拉苏斯释放出的力量。克拉苏斯带着冷酷的胜利心情看着这条鳄鱼试图逃脱蓝色的光晕，回到水里去。但每迈出一步，这条爬虫都在变得越来越松散。它的皮肤开始脱落，甚至不等碰到地面就变成烟雾。它的六条腿跌跌撞撞，逐渐化为灰烬。这条鳄鱼最终发出一声绝望的号叫……它身体的最后一部分也终于消融了。

只有几滴血——克拉苏斯的血，留了下来，标记着这头猛兽经过的地方。

克拉苏斯盯着自己变形的腿。如果是人类或者其他凡族受了这样的伤，肯定会因为失血或者感染而难逃一死。就算克拉苏斯自己也觉得痛楚非常强烈。但鳄鱼的攻击将他从更加可怕和难以逃避的灭亡中拯救了出来。他几乎要感谢这条鳄鱼。

克拉苏斯伸出一只手，覆盖住自己破烂的皮肉，集中精神。一团微弱的红色光晕在他的手掌中泛起，沿着血管流散开来。

流血止住了，一些痛楚随之消失。鳄鱼牙齿撕裂的小伤口开始收缩，大伤口则从两端开始慢慢闭合起来。

克拉苏斯并不只是治愈了表面的伤口，有传闻说最近湿地中出现了有毒的鳄鱼。克拉苏斯不知道有毒鳄鱼分布在哪些地带，但他不想心存侥幸。他很清楚，鳄鱼牙齿上的脏污本身就是一种毒素。而且他现在的状态对于外伤更加敏感。这种毒素能够在数分钟之内就杀死一头牛，杀死一个人的时间就更短。他可不打算用自己的身体试验这种毒素的作用。

随着红龙法师从自己身体内部封闭了这些伤口，他也从内部烧掉了一切可能的毒素。治疗过程要比他预料中更加吃力，克拉苏斯第一次流出了汗水。但鉴于他非同一般的体质，他还是成功了。

最终，克拉苏斯的身上没有留下任何伤痕。他仔细观察自己的腿，确认它已完全康复。随后他才仿佛想起了什么，向自己的衣服一挥手，让它们也恢复了完整。

他已经得到了教训。当然，任何教训都有代价。他首先陷入昏迷，发现自己不知为何跨越了很长一段距离，到达了另一个地方。然后，他的意识在潜入格瑞姆巴托的时候被困住。现在又差点儿被一头普通野兽杀死……这头野兽获得了某种能力，可以屏蔽他的侦测。

一幅拼图开始逐渐成形，并给克拉苏斯带来了深深的困扰，尤其是现在他完全看不清这拼图的来龙去脉。

但他能够确定另外一些事。似乎早有人预料到了他的到来。

那就是说……有人正在等我……像我一样的人。而且他已经设好了局。

但是谁呢？

“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克拉苏斯喃喃地对自己说道。如果他那个未知的敌人想要和他下一局棋，那么克拉苏斯也不是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就让他们知道他来了，他们会发现，知道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好处，只会造成麻烦。

克拉苏斯的脸上露出冷酷的微笑：“下一步该我了，好的，我的朋友……”

他一摆手……便完全消失不见了。

矮人们从他们新挖出的坑洞中钻出来。这是最靠近湿地的出口。他们不想到这里来，这样做只是迫于无奈。他们需要补充给养，尤其是水。

“周围没有迅猛龙，”格伦妲喃喃地说道，“实际上，差不多什么都没有……”

罗姆朝沼泽望了一眼。“我们快一点吧。”他朝四个背着小桶的矮人指了指，“你们跟着布加尔和他的战士们，到那条可以安全饮用的小溪去。格伦妲，你和其他人跟我来。哪怕我们只能抓到迅猛龙或者鳄鱼，也要带一些鲜肉回来。”

矮人是强韧的种族，但他们也不会喜欢这两种掠食兽的肉。那两种肉都又粗又硬，吃起来就像是已经放了三天一样老。但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能够在这一地区找到那种掠食兽就已经很不错了。绝大部分的小型猎物都已经逃走了。就像矮人一样，它们都感觉到了格瑞姆巴托的邪恶。

但我们正在接近事实，罗姆禁不住这样告诫自己，那里有血精灵，有龙兽，还有灰鳞穴居人，更重要的是那个穿黑衣的女人。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矮人指挥官突然发出了粗嘎的笑声，把格伦妲吓了一跳。罗姆急忙压抑住自己的冲动。他们只是不知道血精灵和其他那些人在干什么。这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还幸运地活了下来。

他想起自己失去的那只手。现在他的手腕虽然经过了灼烧消毒，却还在传来阵阵痛楚。作为一个矮人，他能够应付这种伤痛，哪怕手掌被切掉还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不过这还是让罗姆想起了自己在最初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是多么不情愿。他一直都是麦格尼国王最信赖的战士，为他的君王完成过不少极为危险的任务，因此，罗姆在从君王那里接受任务的时候隐藏起了自己的不情愿。但……你是个傻瓜，罗姆！你应该让其他人指挥这次任务，而不是把你自己拖回到这个黑暗的地方……回到这个饥饿的、被诅咒的地方……

罗姆率领格伦妲和其他猎人进入湿地。他用坚毅的表情隐藏起一个事实——部下的牺牲正在狠狠啮咬他的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让他痛苦。不只是在这次任务中牺牲的部下，还有这么多年以来和兽人作战而亡的所有矮人战士。他至今仍然能够看见他们的脸，他们鲜血淋漓的尸体。

他甚至能听到他们的灵魂在召唤他。

这时罗姆意识到，另外还有一个人在叫他。是格伦妲。她看到了什么东西。

“只是有一点动静，不过我认为那可能是一条鳄鱼。”格伦妲悄声说道。

“在哪里？”

“就在那边。”格伦妲朝右侧远方的枯树一指。那棵树的树枝早就不见了，甚至树干的上半部分也全都碎裂剥落了。“就在那里的深处。”

“我们要搜索一下这个区域。所有人都要小心脚下。”他们就是在这里失去了可怜的萨姆。那个年轻矮人本来正小心翼翼地沿着柔软的泥土前进……一眨眼工夫，他就被吸了进去。

他们再也没能找到他的尸体。

格伦妲带着一半猎人向西。罗姆带领另外三个人向北。他没有看到猎物的迹象。不过他很清楚鳄鱼在水中藏匿的手段，同时也非常信任格伦妲的眼力。对于这个长期生活在地底的种族来说，格伦妲的目力可谓是相当敏锐。

矮人以外的种族完全不可能想到这些身躯矮壮的战士能够以如此悄然无声的脚步行进。格伦妲的队伍绕过水边；罗姆则带着他的几个人无声无息地走进了水中。

浑浊的池水完全挡住了矮人们的目光。但罗姆知道该如何捕捉那些细小的气泡和水流最微弱的晃动，它们能够指明一条鳄鱼的行踪。不幸的是，鳄鱼很可能也在同时寻找他们的痕迹。

罗姆向格伦妲瞥了一眼。女战士正用她的斧头指着靠近她的小队的一个地方。她找到了什么。罗姆向自己的小队发出了停止的信号。

在下一个瞬间，鳄鱼跃出水面，距离格伦妲不到一码远……但它不是要攻击，而是要从格伦妲的小队手中逃走。不管怎样，格伦妲率领的两名猎人已经迂回到一旁，立刻就截断了这只爬虫的逃跑路线。一名矮人挥起斧头。斧刃深深劈进鳄鱼的前腿。

受伤的鳄鱼转过头试图撕咬攻击它的猎手，却又被格伦妲从背后补了一斧头。她的斧头砍断了鳄鱼的脊椎骨，让这条鳄鱼开始抽搐痉挛。

罗姆点点头。这头野兽已经难逃一死。狩猎的过程很短，他为此感到庆幸。他们越早回到地下就越好。

一阵溅水声从罗姆的左侧响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第二条鳄鱼，无论鳄鱼肉味道如何，都能够喂饱他疲惫的队伍。他转过身……

但出现在他面前的并不是那种水栖掠食兽……而是某种令人胆寒的胶状物质。现在这团凝胶缓慢但坚定地向矮人们逼近。在它不断颤抖的身体内部漂浮着各种物品，其中格外多的是骨头。

“小心！”罗姆喊道，“软泥怪！”

罗姆身边的一个年轻矮人冒失地向这团可怕的凝胶发动了攻击。还没等罗姆来得及阻止，他的斧头已经深深陷进凝胶之中，年轻矮人收不住前冲的势头，自己也一头扎进了软泥怪的身体里。

噩梦一样的怪物将这名猎手完全吸入自己体内。

罗姆发出一声惊慌的呼喊，用剩下的一只手举起武器，向这个怪物冲了过去。在尘泥沼泽，他就有过对抗这种魔鬼的恐怖记忆。如果要救那名矮人，他

必须迅速行动。

罗姆以精准的动作切开了这个怪物的身侧……但他的斧刃立刻就消失了。罗姆骂了自己一声。他早就应该知道，这样做对软泥怪不会有任何效果。现在软泥怪体内的矮人开始全身抽搐，已经没有了其他任何动作。

那条鳄鱼还在与格伦妲的小队顽抗。现在这只软泥怪只能由罗姆和剩下的两名猎人来对付了。随着另外两个人加入到战斗中，他们围住了软泥怪，希望怪物体内的猎手能够抓住他刺进去的斧柄，由他们把他拖出来。

“为了索瑞森大帝的胡须！”罗姆吼叫着冲去，却又惊恐地从这个凝胶怪物旁边退开。眼前的情景真的把他吓到了。

软泥怪体内那个矮人的脸已经消融了。

现在凝视着罗姆的只是一颗还覆盖着浓密须发的头骨。就在罗姆的眼前，那些头发胡须也都开始皱缩、消融。罗姆最害怕的就是这件事。不过依照上一次与软泥怪作战的经验，这名矮人指挥官相信自己还有时间。

“后退！”他命令另外两个人，唯恐再失去一名部下。

“小心！”一个矮人向他喊道。

罗姆急忙转过身。

如果他还有另外一只手，那只手到这个时候也一定要丢掉了。创口经过烧灼的断臂陷进了第二个凝胶恶魔不断抖动的身体内。罗姆感觉到一阵灼烧的剧痛。

他呼吼一声，想要将手臂拽出来，但那团蠕动的凝胶绝不会轻易放开他。他想到自己会像另外那个矮人一样死去……

突然间，树梢上射下来一道光华夺目的箭矢，正中咬住罗姆断臂的怪物。罗姆以为那团火焰碰到软泥怪的身体就会熄灭，但实际上反倒是这个魔鬼变成了一团烈火。

罗姆嗅到了油脂的气味，立刻知道了那名弓箭手在做什么。他明白，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他竭尽全力揪扯手臂，一部分残肢终于被拽了出来。

又一支火箭射中了还在挣扎的怪物。怪物终于放开罗姆的手臂。罗姆一下子跌倒在地上。

吞下矮人猎手的软泥怪开始向水中移动，但又有两支箭连续射中了它。就像另一只软泥怪一样，这只怪物也完全被火焰吞没。它不停地抖动着，仿佛随时都会爆炸。

罗姆捡起掉在地上的斧头，回到同伴们身边。

格伦妲冲了过来问道：“你还好吗？”

“没有变得更差，”罗姆高兴地看着怪物一点点被火焰烧死。终于，第二只被射中的软泥怪也被烧成了一堆焦黑的残渣……还有矮人骨头。“该死的软泥怪！……”

格伦妲打了个哆嗦。这位勇敢的女矮人很少有这样的举动。“我会做噩梦的……可怜的哈拉克。没有办法为他举行一场葬礼么？”

铜须矮人的传统是将死者掩埋，让他们回归给矮人带来无限恩惠的大地。矮人认为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回报。

但他们没办法抢救出哈拉克的遗体了。软泥怪自身似乎就是很好的燃料。那些骨头会被一直烧成灰烬。

“至少，他得到了火葬。”罗姆竭力想让眼前的残酷局势变得轻松一点。他向周围瞥了一圈，打算确定一下那些箭是从哪里射来的。

就在这时，出现在他视野边缘的一点东西让他猛然转过了身。格伦妲立刻紧张起来。她显然是以为又有怪物要袭击他们了。

但罗姆想要找的东西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视野。他不由得骂了一声。

“那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

“说不清。”一个模糊的影子。仅此而已。他甚至不确定那东西有多高。罗姆能够确定的只有那东西的移动速度太快了，根本就不是矮人能够追上的。

但在这个遍布邪恶的地方，又是谁愿意出手援助一队饱受磨难的矮人？

更让罗姆感兴趣的是，这对于他的任务又意味着什么？

第六章

“他很近了。”

泽恩达瑞抬起眼睛。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他一直在注视面前的这个深坑。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惊叹自己和黑衣女士的杰作了。不过他只能暂时放下自己的惊叹，开口问道：“谁？”

戴面纱的女士来到他身边，俯身带着同样的惊奇神情朝那个深坑凝视了片刻，然后才看着血精灵说道：“我预料中的那个人。我为他设置的测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换作其他人，早就已经死了，或者知难而退。只有他还会如此坚定地继续前进。”

“如果他要来这里，他可真是个傻瓜。”

黑衣女士向旁边一歪头说道：“他的确是……但他对我们来说依然很危险。”

泽恩达瑞忽然想到了什么：“我曾经感觉到……”

“是的，你的一个宠物差一点撞上了他。这显然很有趣，你不觉得吗？”

血精灵仍然不明白到底是谁——或是怎样一种力量要进入格瑞姆巴托。他只是点了点头。他更关心的是这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我们还能再开始一次吗？还有时间吗？”

黑衣女士微微一笑。她的这种表情总是让泽恩达瑞不由自主地打哆嗦。“我们先关注这唯一的孩子吧，亲爱的泽恩达瑞……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应该足够了。”

仿佛是听到了她的声音，下方传来一阵饥饿的嘶吼声。

黑衣女士朝深坑中“嘘”了一声。黑暗中的那个东西立刻就平静下来。

“这个可怜的小东西需要喂养。你愿意做这件事吗，泽恩达瑞？”

血精灵耸耸肩。现在只有一件事还在让他感到担忧：“我们这样也许会杀死虚空龙。这个生物的胃口简直是无底洞。”

“我们很快就会有另一个资源来喂养这可爱的小东西了……如果那个人那么渴望找到我们，又像他自以为的那样聪明的话。不过，暂时我们只能冒险继续使用虚空龙。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小东西的成长进程。”

血精灵鞠了一躬道：“就依你说的，女士。”

他大步走开去完成工作了。戴面纱的女士看着血精灵远去，又将目光转向了被黑影笼罩的深坑。

下方的深坑中，一道深沉而令人不安的紫色光芒闪过，随即一切又陷入了黑暗。

“耐心点儿，我的孩子，”黑衣女士用爱抚的声音说道，“耐心点儿，你会被喂饱的。你会被喂饱的……然后你会长得非常大……”她的表情变得如同岩石一般冷酷，“就像你那受诅咒的父亲期望的那样。”

重新出现在湿地中的不是克拉苏斯，而是他的真身，考雷斯特拉兹。这头巨龙在黄昏中恢复成自己本来的样子。黑夜的掩护能够更好地帮助他完成计划。

时间就就要到了，考雷斯特拉兹想到，让我看看你们下一步会怎么走。他在心中向他身份未知，踪影不见的敌人说道。如果这个敌人是死亡之翼，那头黑龙肯定会以为自己洞察了考雷斯特拉兹的计划。就算换作是别人，他们肯定也会遵循同样的思路进行思考……这才是最重要的。

考雷斯特拉兹伸展开自己宽大的翅膀。

这头红色巨龙的前半身开始分开。两个考雷斯特拉兹站在了一起。

但这个法术还没有结束。随着两头红龙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他们又分别变成两头龙……然后再次加倍。八头考雷斯特拉兹挤满了这块土地。

他们整齐划一地跃入逐渐黑暗的天空，朝不同的方向飞去……但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全都是格瑞姆巴托。

这个计划对考雷斯特拉兹造成了巨大的消耗。这些复制体，并不仅仅是幻影。为了让计划得以实行，每一个复制体都被注入了他的一小部分。这将让监视他的人无法分辨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他们必须消耗宝贵的力量来确定真正的红龙……到那时，真正的考雷斯特拉兹已经落在他们头顶了。

或者他们会相信如此。

实际上，这八头龙没有一头是真的。它们全都是法术构成的复制体。当这些复制体逐个分裂的时候，真正的考雷斯特拉兹又悄然变回了克拉苏斯。

作为克拉苏斯，他再一次穿行于湿地之中。他已经从自己险些无法脱身的可怕灾难中吸取了教训，这一次，他剩余的绝大部分力量都用于让自己避开监视者的一切感官。几乎没有人能够施展这种法术，甚至能够做到的龙也没有多少。克拉苏斯自己有许多个世纪都不曾使用过这个法术。

现在，他希望对这一法术的刻意保留是值得的。

八个考雷斯特拉兹消失在远方。他们飞行的路线都经过了他们的创造者的谨慎规划。克拉苏斯很熟悉这一地区，能够让自己的每一个分身看上去都像是有意识地自主选择方向。随着那些巨龙逐渐远去，克拉苏斯对自己的设计愈发充满信心。

克拉苏斯自己也加快了行动速度。他知道，这种障眼法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不过真正的红龙会在敌人将分身逐一消灭的时候成功潜入那座恐怖的高山。

各种夜行生物出现在他行经的道路上。只不过这一次，它们都对他视而不见。克拉苏斯冷漠地看着又一条鳄鱼从附近的水面游过。不过这条鳄鱼没有任何危险的举动。对于这种爬虫，他没有任何恶感，无论自己曾经被它的同类怎样伤害过。但有一件事引起了他的兴趣。和那条攻击过他的鳄鱼完全不同，这条鳄鱼显然没有能力屏蔽他的感知，隐藏自己的存在。

真奇怪，红龙法师想道，那一条会是它们之中的第一个吗……

他的身体忽然颤抖了一下。他受到了法术的反噬，并立刻识别出了这次冲击的来源。

他的一个复制体刚刚被摧毁了。至于是被如何摧毁的，他说不清，只能确定那一定和魔法相关。这名戴兜帽的法师用了一点时间才恢复过来，然后加快速度继续前行。

这么快就有一个分身被摧毁，克拉苏斯一点儿也不惊讶。不过他还是为自己失去的那一小部分身体而感到哀伤。不管怎样，他早就预料到会遭遇这种情况。那个分身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八个分身只失去了一个，这样的牺牲他能够承受。毕竟他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

然而，继续前行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再一次受到了反噬……这一次，突袭而至的失落感比刚才更强了十倍。克拉苏斯发出呻吟，勉强靠在一棵树上，休

息了足有一分多钟。他本以为第二个分身能够坚持得更久一些。但他对那些分身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继续走下去。

他勉力向前进发……没走多久，第三阵反噬就更加沉重地击中了他。现在红龙法师已经变得脚步踉跄。他找到一个地方坐下来，深深吸了几口气。这一次的打击不仅来得太快，而且幻象的消失本不应对他造成如此强烈的影响。他已经将一切细节都计算得几乎万无一失。不应该这样……

克拉苏斯身子一僵。眼前发生的一切让他突然再一次意识到，有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东西正在追踪他。

不应该是这样！他愤怒地向身后望去，却只能看到一片湿地。但那里的确有东西在跟踪他，那不是鳄鱼。克拉苏斯已经竖起了结界，不可能被任何人发现。实际上，从这位红龙法师感官中那一点似有若无的痕迹判断，跟踪他的人正使用着一种和他完全不同的魔法。

湿地和格瑞姆巴托本应该是被所有生物遗弃的地方，但现在这里却活跃得有些过分。克拉苏斯终于不顾危险，开始用意识去探测那头跟在自己身后的“猎犬”。

他发现了一点动静……然后什么都没有了。红龙法师皱了皱眉。有些事情很不正常……

一个披斗篷的人影突然从树林中跳出来，一只模糊不清的脚以令人惊骇的力量踢在克拉苏斯的胸口上。身材瘦长的法师被踹飞出去。

但他没有受什么伤。他的身体在距离地面只有几寸的地方停止了下落，然后立刻站立起来。戴兜帽的法师朝攻击者所在的地方望去，同时准备好了一个法术。

那个神秘的攻击者又消失了。

克拉苏斯身躯急转，举起手臂。

他差一点没能挡住从背后指向他喉咙的攻击。这一击至少能让他暂时瘫痪，甚至会打碎他的气管。和他战斗的人对于身体的各个要害都有清晰的认识。刚才那一记重脚就能让任何人类、精灵或矮人陷入昏迷，无法呼吸。只有种族特殊的克拉苏斯能够承受那样的攻击……以及这一次对脖颈的击打。

红龙法师刚刚挡下第二次攻击，敌人就召唤出一支奇怪的手杖……水晶杖头轻巧地碰到了克拉苏斯的胸口。

被剧痛吞没的克拉苏斯发出一声巨龙的咆哮，为自己施加的本应抵挡大多数魔法攻击的反魔法力场彻底崩碎了……随后克拉苏斯才意识到，水晶上爆发出的这股力量和艾泽拉斯的奥术魔法完全不同。

直到此时，克拉苏斯才开始怀疑攻击他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不幸的是，现在他就连说话的力气都不够了，更不要说站立。红龙法师双腿一软，跌倒在地。

那个披斗篷的人立刻伸出一只脚踏在他的身侧，将手杖抵在他受伤的胸口。

“他在哪里？”一个女性声音响起，这个声音中夹杂的口音进一步证实了克拉苏斯的怀疑。“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克拉苏斯努力说道。然后，他凭借自己的判断，又用另一种语言说：“但德莱尼不是吾族的敌人，孩子……”

披斗篷的人犹豫了一下：“不……你一定是那个人……这条道路果然将我引到了这里……”

克拉苏斯仍然用德莱尼语说道：“我在格瑞姆巴托找到了许多道路，但它们没有一条通向我想要的答案。”

女孩停顿了一下，又说道：“有很多歧路，太多了。”

她收回手杖，随后手杖就消失了。

红龙法师饶有兴致地点点头：“我很少遇到德莱尼牧师，更不曾见过能够如此运用纳鲁的神奇赠礼的……”

女孩的最后一点犹疑消失了。她掀起兜帽，露出一张克拉苏斯见到过的最年轻的德莱尼面孔。“我在你的声音中感觉到了诚实。我的名字是伊丽笛……”她伸手将红龙法师拉起来，“当你提起纳鲁的时候，你的声音已经告诉我，你与纳鲁的链接比我们更紧密……”

“我可不敢这样吹嘘自己，但我确实是能够使用一些力量的施法者。”这个德莱尼女孩显然没有看出克拉苏斯的真实身份，不过克拉苏斯也不急于向女孩挑明。“你可以叫我克拉苏斯，孩子。”

女孩眯起异于常人的眼睛，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克拉苏斯……我能够将手按在你的胸口上吗？我没有恶意，只是我的族群会以这种方式表达信任。”

克拉苏斯点点头。伊丽笛将手掌按在他的长袍上面，闭上了眼睛。

克拉苏斯感觉到一点暖意。他惊讶地向后退去。

德莱尼猛地睁开眼睛，眼神中满是惊愕："克拉苏斯，你的真身不仅如此！"

"的确不是，"红龙法师没有再说什么，"看样子，你也不是。"尽管女孩对他使用了手段，但他并不生这个女孩的气。实际上，伊丽笛也同样让他大吃了一惊。他在德莱尼中间从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法术。无论法师还是牧师，都不会如此施法。伊丽笛似乎拥有一些在她的族人中也非常罕见的能力。

克拉苏斯又想到了那根法杖。以他对纳鲁的了解，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这个女孩是不可能得到这种宝物的。

德莱尼牧师向克拉苏斯单膝跪倒。她这种尊敬的表示让克拉苏斯很不舒服。他从来都不希望别人崇拜他。

"站起来，"法师坚持说道。

伊丽笛站起了身，只是动作很慢。她的眼睛依然睁得很大，仿佛正在努力想象克拉苏斯的真身是什么样子："天空之王，请原谅我愚蠢的攻击行径……"

"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也不要这样称呼我。"

女孩摇摇头。"但您的确是龙族。"她的眼睛短暂地闭合了一下，然后又说道，"您追随生命的守护者……"

克拉苏斯越来越对这名牧师刮目相看了。她只是碰了自己一下，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么多东西。克拉苏斯在心中暗暗叮嘱自己，如果遇到其他德莱尼，千万不要再答应他们用手掌碰触自己的要求。

克拉苏斯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他布置好结界之后，仍然有人能够追踪他——他发誓，从现在开始，他要做到让德莱尼也看不见他。但他还是不明白，这位牧师到这片受诅咒之地来干什么。

但还没等红龙法师将这个问题问出口，他突然全身僵硬，仿佛有一柄剑刺穿了他的心脏。反噬的痛楚再一次袭击了他，而且这次的烈度更是上一次的两倍。

"尊者，"伊丽笛惊呼一声，向他伸出手，"是什么让您这样难受？"

克拉苏斯几乎无法站立。又有两个分身被摧毁……连续被摧毁了！发生了什么？到底是怎么……

他晕了过去。

伊丽笛在法师倒下去的时候扶住了他。她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她发现自己向一位远远超出自己想象的伟大人物贸然发动进攻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是一团乱了。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将这个人认成她在德拉诺远远瞥到的那个身材苗条的精灵。

一位天空之王……一头红龙……伊丽笛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竟然能遇到这样一头远古巨兽。现在她还很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打败了克拉苏斯——她知道，这不是这头红龙真正的名字。而现在，瘫软的法师证明了她的怀疑。这头红龙从一开始就因为某种原因被严重削弱了。很有可能就是现在攻击他的这种力量。

伊丽笛努力抱紧昏迷的克拉苏斯，将他抬到一个小山丘的旁边。将法师放稳之后，她开始查看法师的情况，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

克拉苏斯身上没有生病的迹象。德莱尼跪下去，将手掌悬浮在法师头顶寸许的地方。她不喜欢自己随后要做的事情，但只有这样她才能迅速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没等伊丽笛集中起精神，一些声音和影像已经掠过了她的脑海。一位红发法师；一位头生鹿角，神情坚毅的暗夜精灵——伊丽笛根据自己所学，知道那是一位德鲁伊，只不过她还没有亲眼见到过这种施法者；一位浅肤色的女性精灵；还有一个看上去是人类战士，这真奇怪。

各种话语也随着这些影像纷纷响起。

你为了她愿意做出任何牺牲，对不对，考雷斯特拉兹？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我为你哀恸了很长时间……

他们对我真的这么信任？在死了这么多人之后。

你最应该理解我渴望查明真相的心情。

越来越多的面孔。一个脸上带有伤疤，在激战之后感到疲惫的兽人。一个双目失明的暗夜精灵……德莱尼女孩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关于恶魔伊利丹的恐怖传说。一位高贵的圣骑士。一个傲慢的人类贵族。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子，她的眼睛中闪耀着天真无邪的光彩，还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秘密。

最重要的……是一张面孔，时而是一位美艳绝伦的女子，穿着镶缀金色条纹的朱红色衣裙，是拥有像克拉苏斯一样白皙皮肤的精灵……时而又是一头经历过无数岁月的巨大红龙。那位绝色女子的红艳发丝中带有一些略显秋意的树叶。而真正让伊丽笛感到震撼的是那双野性十足的琥珀色眼睛。那双眼睛里蕴藏着这位牧师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完全无法企及的智慧和优雅从容。只有这样一双眼睛，无论当她是美女还是巨龙的时候，都不会有变化。

这些是这位伪装成凡人的古老巨龙最重要的记忆。伊丽笛知道了他真正的名字，还有他的崇高地位和伟大力量。

“你是考雷斯特拉兹，”伊丽笛悄声说道，“是……是生命守护者的第一配偶，还是……还是年轻种族的保护者……”她无法抑制自己声音中的敬畏之情。“你是她的伴侣，同样也是艾泽拉斯的伴侣，你对她和艾泽拉斯都爱得那样深沉……”

但这不是德莱尼女孩要找的。她需要找到这位伟人遭受折磨的原因。不幸的是，首先被她剥离出来的只有这些回忆。

尽管对自己闯入克拉苏斯的记忆深感懊悔，但德莱尼牧师没有别的办法。她不能丢下受难之人不管，况且她坚信，克拉苏斯（伪装成现在这种形态时，他似乎更愿意别人用这个名字称呼他），也就是这位法师和她的任务有很大关系。她的导师教导过她，万事皆有原因，从早先兽人对德莱尼的大屠杀，到后来兽人们慢慢撕裂德拉诺。纳鲁也一直认同这种理念。所以，伊丽笛需要帮助克拉苏斯，不仅是为了克拉苏斯，也是为了她自己。

但还有另一些记忆在不断流入伊丽笛的脑海，其中一段记忆尤其让伊丽笛感到困扰。她看到了一座巨型都市，位于一片险恶的黑水边缘。黑色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旋涡，那座都市被吸入水底，无数生命随之没入水中，最后所有那些黑水也统统流进了旋涡下面的无底深渊。伊丽笛发现这是燃烧军团的阴谋……但还有某种比那些恶魔更加古老、更加恐怖的存在潜藏在这一切的后面。

牧师在所有这些记忆和声音中奋力前行，寻找那更加紧迫的一点，此时此刻更加重要的那件事……

她找到了。红龙法师的一部分彻底消失了。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被摧毁时引发的狂暴力量是极其可怕的。

就在德莱尼发现这一点的时候，那无法描述的裂隙突然又开始扩张。接受过长久耐性训练的牧师也不由得感到一阵惊骇。这一次裂隙扩张产生的冲击力只是部分波及到了牧师，却已经将她向后震飞了出去。

伊丽笛重重地落在地上，一时间只能与眩晕和痛苦相抗争。但同时，她还是努力向周围望去。她相信，进行这种攻击的敌人一定就近在眼前。

不过她什么都没有看见。伊丽笛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尊者！”她抓住克拉苏斯的肩膀，用一种很没有牧师风格的方式拼命摇晃法师，“尊者！克拉苏斯！”最后，她又拼命地喊道：“考雷斯特拉兹！”

红龙法师动了一下，但没有醒来。

德莱尼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她已经没有了别的办法，只能挣扎着扶起克拉苏斯，先将他拖到一个安全一些的地方去。

一阵令人胆寒的咆哮声刺破了黑暗的天空……片刻之后，又一声咆哮发出回应，让人浑身的血液仿佛也要随之凝固。这一声咆哮距离他们更近。

第七章

在作为巢穴的深坑中，泽恩达瑞和用纱巾遮住半张面孔的女巫孵育出的那个生物已经消化了刚刚被他们两个喂食的能量。尽管被喂了很多能量——这一点只要听听兹泽拉库的哀号就知道了——黑暗中的这个生物却还是非常饥饿。它在渴求着虚空龙身上的能量，也终于想要吞吃一些固体食物了。

但现在他的嘴边找不到这两种东西。那些满身鳞片的小怪物——“妈妈”管他们叫作灰鳞穴居人。所有灰鳞穴居人都已经学会了要尽量远离它的窝巢。他们发现，尽管它刚刚从蛋中孵化出来，却已经能够自如控制它天生就掌握的魔法了。它的力量在迅速增强，甚至曾经用消除一个灰鳞穴居人脚下的地面的方式将他拽到了自己面前。那个灰鳞穴居人一脚踏空，掉落进深坑，被它一口吞下，在从它的食道中落进去的时候，这一口食物还在不停地踢蹬、尖叫着。

它成长得很快，而且越来越快，甚至超过了它的“父母”的预料。他们对此感到很高兴。但还是没有它那样高兴。它正渴望着得到自由，飞向天空……

去猎杀和吞吃真正的猎物……

透过只有它自己才明白的知觉，它注意到了那两只几乎像它一样的生物……但它们又不太一样。它不时能够感觉，甚至想象另外两者在做些什么。那两只一直同心协力，却仿佛也是它的兄弟。看到它们的自由，它就如同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看到了丰美的食物。

它们正在狩猎，在追杀真正的猎物。它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狩猎的窍门，知道猎物藏在哪里了。

深坑中的生物也在体验它们的饥渴。它们不像它那样聪明，但它们的直觉非常敏锐。

它在等待着，渴望享受它们吞吃猎物的感觉。不过，它很快就能长到足够大，能够自己去狩猎了。

到时候……这个世界上将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它。

翅膀扇动的声响回荡在夜空。尽管伊丽笛目力非凡，却依然无法辨认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她能看到天空中飞过的影子。那些影子依稀和她努力搜寻的目标有些相似，但这名德莱尼牧师始终觉得那些影子在散发一种格格不入的错误感觉。无论是什么在扑向克拉苏斯和她，那都不应该是存在于艾泽拉斯和德拉诺的东西……但让她感到矛盾的是，她又觉得它们仿佛同时是这两个世界的一部分。

“啊，这么可爱的小肉块……”一个巨大的声音如同雷鸣般震撼着她的耳朵，“我们又是这么饿……”

“饿……是的，我们很饿……”另一个同样凶暴的声音做出回应，“我们已经很久没吃过东西了……”

“很久了……”第一个声音仿佛就震响在德莱尼的头顶上方。

天空中闪烁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紫色光芒。渐渐地，那种紫光勾勒出了一头巨型生物的轮廓。

一头龙。一头让大难临头的伊丽笛依然不由得惊叹不已的超级巨龙。

“很久了……”那声音重复着，“我们一直都是这么饿。”

紫色巨龙向下扑来。

德莱尼高举起一只手。纳鲁的法杖出现在她的掌中。水晶闪耀起光芒。

梦魇般的巨龙咆哮一声，突然消失了。

伊丽笛知道那个怪物的消失并不是因为法杖。水晶没有这样的能力。

她周围的地面骤然崩裂，整棵的大树、岩石和成吨泥土被掀起来。伊丽笛本以为是发生了地震，却看到这些土石树木迅速凝聚成一头龙的形态……几乎就在距离她和克拉苏斯几码远的地方。

“我们要吃东西！”这声音变得简短有力，不再像刚才那样悠远绵长了。

在天空中，另外那个声音仍然以刚才的方式说道：“是的，我们要吃东西！”

伊丽笛不需要多加猜测，就知道它们要吃的正是自己和克拉苏斯。

她向面前这头龙挥舞法杖。还在凝聚周围一切物质的巨龙闪烁了一下，愤怒地向后退去……又消失不见了。

德莱尼立刻抱起克拉苏斯，拼尽全力拖着红龙法师朝反方向逃走。

湿地突然再次发生爆炸。一秒钟以后，巨龙再次出现。尽管伊丽笛看不出它和前一头龙有什么区别，但她相信，这是另外一头怪物。

龙张开大口咬向克拉苏斯和伊丽笛。

伊丽笛想要再次举起法杖，但法杖被昏迷的法师挡住了。女孩集中精神，想着其他的办法。

克拉苏斯猛地睁开双眼。生命的能量让这双眼睛在片刻之间放射出强光。

不等伊丽笛说话，红龙法师已经将她推开。牧师在惊讶中踉跄了一步。

一阵咆哮撕裂了天空，但那吼声和伊丽笛刚刚听到的完全不同。伊丽笛眨眨眼，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

在克拉苏斯原先站立的地方，一头红色巨龙正傲然俯视大地。红龙考雷斯特拉兹展开双翼。他是那样雄壮而华丽，刚一现身就已经让那头闪烁着紫光的怪物嘶吼着向后退去。

“没错！你应该竭尽全力逃走！”考雷斯特拉兹朗声说道，“对于威胁我的朋友的敌人，我不会有任何仁慈！”

“愚蠢的肉块……”胆怯的怪物号叫着，但它退得更远了。很明显，它被吓坏了……伊丽笛知道，这正是红龙想要的效果。

从刚才那个方向又传来咆哮的声音。另一个怪物正在逼近。考雷斯特拉兹迅速转过巨大的头颅，同样发出吼声。

这两个敌人不知道红龙现在有多么虚弱。德莱尼牧师祈祷它们能够继续这样无知下去。如果它们稍稍感觉到考雷斯特拉兹展示力量的行为只是在虚张声势，它们肯定会立刻发动攻击。

考雷斯特拉兹向黑暗中不断吼叫着……另外那头龙出现了。如同它的同伴一样，它也胆怯了。随着红龙张大翅膀，闪烁紫光的巨龙伏身在地上，姿势就像它的双胞胎兄弟一样。

伊丽笛巨大的朱红色同伴低头向她瞥了一眼，喃喃地说道：“离开这里，小心一些，不要表现出恐惧的样子，马上离开……”

“但，你怎么办？”

红龙的目光转回到那两头恶龙身上。虽然没有听到回答，但德莱尼已经知道了答案。考雷斯特拉兹只是在想办法让她活下来，根本没有考虑自己。

牧师不能丢下红龙去单独面对敌人。她有许多技能，而且手中还有法杖。她一定能够帮到考雷斯特拉兹……

尽管一双眼睛紧紧盯住了两头梦魇般的恶龙，考雷斯特拉兹忽然甩起了尾巴。德莱尼意识到，这根尾巴是冲自己来的。红龙依然想要她立刻离开。

一头暗影生物也注意到了红龙的动作……它很狡诈，明白这其中的含义。怪物盯住考雷斯特拉兹的眼珠里流露出新的恶意。

憎恨取代了怯懦的眼神。

紫色巨兽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叫，朝红龙扑了过来。

紧随着这一声吼叫，另一头紫色恶龙在几秒钟之后也开始发动攻击。

考雷斯特拉兹怒吼一声，用力挥下翅膀。伊丽笛有些担心那两头恶龙会再次幻化成虚影，躲开红龙的攻击。不过它们显然是以为胜券在握，眼前的猎物就要到手了。但红龙没有束手待毙，而是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发动了攻击。

沉重的翅膀抽打在暗影巨龙的身上。一头恶龙向后翻倒，掀起了更多的土地和树木。第二头恶龙一头扎进地面，脑袋深深地插进泥土中。

考雷斯特拉兹朝栽在泥土中的恶龙转过头，喷出了熊熊烈火。

把头插进地里的那头暗影龙尖叫着，急忙挺起身，却没有能及时变回成虚体状态。当它的身体发生变化时，紫色的光晕再一次耀眼地闪烁。伊丽笛忽然觉得用“暗影”来形容这两头龙似乎并不正确，它们给她的感觉更像是白昼渡向黑夜时的昏沉暮色。

暮光！德莱尼突兀地想道，它们就像是这个世界的暮光……

就在这时，一只利爪凶狠地拍在她站立的地方。凭借长期训练培养出的高度警觉，牧师在被打进地底之前就跳到了一旁。

刚站稳脚跟，伊丽笛就转动纳鲁法杖，对准了敌人。这一次恶龙的反应明显慢了一步，蓝色闪电在它的周围炸响。恶龙发出一连串尖叫。

德莱尼心中生出了希望。也许她和考雷斯特拉兹能够打败这两个强大的敌人。在伊丽笛的感觉中，这两个生物满是异样，同时又和她要猎捕的目标有着很大的关系。

突然间，法杖顶端的水晶不再发光了。伊丽笛吃惊地向法杖瞥了一眼。

和她作战的巨龙发出一阵凶残的笑声。

“很好！”它吼道，“让我吃得更多！”

恶龙扑向女孩。不过伊丽笛知道，这头恶龙的目标是法杖。德莱尼很清楚这件宝物里面还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她开始害怕如果这头恶龙将法杖吞进肚子，又会发生什么。

她应该向考雷斯特拉兹寻求帮助，但此时红龙的状况也令人堪忧。另一头恶龙变成虚体，就在古老红龙的眼皮底下消失了。考雷斯特拉兹来回转身，寻找一切敌人的蛛丝马迹。

在红龙身后升起一个紫色的幽魂。伊丽笛想要警告考雷斯特拉兹，但已经太晚了。

暮光龙——没错，伊丽笛发现这个名字用在这种恐怖的怪物身上才是最贴切的。一头暮光龙落到了考雷斯特拉兹的背上。红龙向前摔倒，突然的冲击让他毫无防备。

“我要吃掉你！！”击倒红龙的敌人疯狂地吼叫着。但它没有低下头去咬考雷斯特拉兹的脖颈，而是将四只爪子深深插进了红龙的后背和翅膀。

古老的红龙发出一阵呻吟。一团险恶的紫色光晕包裹住考雷斯特拉兹。

紫色恶龙在狂喜中贪婪吸吮……一团红色光晕从挣扎的红龙体内升起。紫色恶龙立刻开始凶猛地吸食这团红光，如同一只无比巨大的吸血蝙蝠，不断吸出更多考雷斯特拉兹的生命能量。红龙显然在极力忍耐，但最终还是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充满痛苦的可怕呻吟。

考雷斯特拉兹不断腾起一片片红光的身躯开始颤抖，就像一只飞虫慢慢被蜘蛛吸干。他向天空挥动爪子，徒劳地想要逃脱正在吸食他的敌人。

伊丽笛完全无力阻止敌人享受这场可怕的盛宴。她自己正在受到另一头恶龙的追杀，眼看就要连同法杖一起变成暮光龙的食物了。

大地不断震颤，被她身后的巨龙撕碎。伊丽笛脚步踉跄，最终再也无法站稳，失足向前摔倒。法杖也从她的手中飞了出去。

暮光龙发出胜利的吼叫。但看到飞进黑夜的法杖突然消失了，它凶残的吼声一下子变成了充满孩子气的恼恨哭啼。它不知道，这件纳鲁的赠礼只要离开主人的手心，就会迅速消失。

“它在哪里？”紫色猛兽吼道，“在哪里？”

伊丽笛感觉到那个怪物已经来到了自己头顶上方，她的身边，考雷斯特拉兹仍在痛苦呻吟。

这时，天空中传来另一阵咆哮声。一时间，其他所有声音都被这阵吼声覆盖。一股雷霆般的强大力量随即击中了那个正在吸食考雷斯特拉兹的敌人。暮光龙立刻被撞飞了出去。

伊丽笛身边的暮光龙刚刚察觉到自己同伴的命运，另一头龙就落到了它身上。这头暮光龙立刻变化形体。它本来可以躲开敌人的突袭，但新出现的巨龙仍然在它身上收紧了爪子。伊丽笛在片刻之后才注意到，那对爪子闪耀起了一种特殊的光芒。

“你喜欢欺负不能和你战斗的人，对吗？”新出现的龙吼道。他的声音和语气表明他比考雷斯特拉兹年轻得多，也冲动得多。伊丽笛认识他身上散发出的这种魔法能量，知道他只可能属于一种龙。

“你想要吃吗？那就吃吧！”

他爪下的敌人发出不安的号叫，而一股充满烧灼感的刺眼光芒倾泻到了这头暮光龙的身上。在这股能量光芒的照耀中，伊丽笛看清了这头最终赶来的年轻巨龙。

蓝龙！伊丽笛以前只见过一次蓝龙，但那一次相遇的记忆一直清晰地留在她的脑海中。那不是因为她见到的蓝龙做出了什么惊人的事情——实际上，这位牧师只是看见一头蓝龙从天边飞过，但从那具碧蓝色身躯中散发出的魔法光辉足以让她瞠目结舌。现在，她从这头龙身上感觉到了同样的魔法源流，而且更加强大。这头龙还很年轻，但他的力量早已超凡绝伦。

现在这头蓝龙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力量。这种攻击完全出乎暮光龙的预料，而且暮光龙刚刚明白，对于这种攻击，它变化虚体的能力没有丝毫用处，现在它只想要逃走。但蓝龙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敌人。他渴望着战斗，渴望着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愤怒倾泻在他能找到的一切敌人身上——德莱尼牧师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头蓝龙心中的怒火。

“没这么简单！”蓝龙吼道，“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算完！”

另一头暮光龙突然杀了过来，向蓝龙发动攻击。年轻的巨龙立刻陷入险境，但他只是不顾一切地想要战斗。

他并不孤单。红色的龙爪抓住了夹击他的暮光龙，利用这头暮光龙一时分神的机会，撕裂了它的翅膀。

伊丽笛终于恢复镇定，重新召唤出法杖。但她不确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肯定不能向这两头怪物注入更多能量了。她僵立在原地，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战况已经很清晰了，这是一场巨龙的战争，一个小小的德莱尼牧师在这样的战争中是没有位置的，无论她从她的导师那里得到的礼物有多么强大。伊丽笛向后退去，现在她能做的只有祈祷了。

纳鲁似乎听到了她的祈祷。考雷斯特拉兹站到年轻蓝龙的身边，两头龙仿佛并肩战斗多年的老友，没有争论，只有行动。他们合力攻击那两个变异的怪物。蓝龙一马当先，考雷斯特拉兹则用自己的能量支持蓝龙。

两头梦魇恶龙连连发出尖叫，但它们没有逃走。它们的眼珠里闪烁着疯狂的强光，瞪视着这两个敌人。这两个敌人没有用能量喂饱它们，反而让它们的饥饿感越来越强……

“我们必须让它们耗尽自己的能量！”考雷斯特拉兹命令道。

“这有可能吗？”蓝龙问。

“必须如此！”

在两头龙的猛攻之下，暮光龙节节后退，形体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它们的身体开始晃动，最终坍塌了。

伊丽笛暗中发出欢呼。这些怪物终于被打败了。

两头恶龙融合成为一体。

考雷斯特拉兹和蓝龙惊愕地向后退去。

“这种生物非常不稳定！”红龙说道，“这不是它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能量让它们发生了更严重的变异！”

“我们要吃！”庞大的怪物发出同样巨大的吼声。随着一阵恐怖的笑声，它用无比宽大的翅膀包裹住了和它作战的两头龙。

“不！”德莱尼高声呼喊着，举起法杖，现在她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了。

一道银光从水晶中射出。这道光如此纯粹，让伊丽笛眼中泛出了泪水。伊丽笛受到能量的重压，发出一阵呻吟，但她没有倒下，她开始运用自己被教导的一切技能。她不能辜负考雷斯特拉兹和那条蓝龙。

光束刺中了巨怪——巨怪又突然重新分裂成两头小得多的暮光龙。

红龙和蓝龙从巨怪的翅膀中跌落出来。考雷斯特拉兹和年轻的蓝龙一时都无法集中起力量。暮光龙也没能继续攻击。湿地中出现了片刻的安静。

就在这时，蓝龙发出一声怒吼，眼睛里光芒闪耀。两条暮光龙周围的地面翻腾着升起，蓝色的闪电无情地击中了两头恶龙。

两头暮光龙再一次开始虚化。蓝龙向前冲去，但暮光龙飞上了天空。

“不能让它们逃掉！”考雷斯特拉兹在后面喊道。古老的红龙紧追暮光龙飞入空中，用一股烈焰照亮了黑夜。他的龙息无法伤害敌人，但至少能够干扰它们的飞行。

蓝龙紧随其后。他周围的天空开始闪烁，就像他的敌人变成虚体时一样。

但蓝龙显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伊丽笛感受到了他的挫败情绪。到底是什么能够影响或者无法影响这对变异恶龙，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弄清楚。而他们的许多攻击尝试显然都失败了。

德莱尼喘息着，举起法杖。她已经恢复过来，可以再试一次了……至少她是这样希望的。

她现在念诵的咒语是她皈依信仰时首先学到的。这段咒语是为了让内心彻底平静下来。伊丽笛希望这种状态能够帮助她找到存活的希望。

硕大的水晶开始闪烁光芒。

令人目盲的银色光柱激射而出，在接近两头恶龙的时候分成两股。在牧师集中全部精神的操纵下，两道光束分别击中了目标。

一次呼吸的时间里，暮光龙变成银色，照亮了周围的一切。它们自己也被惊呆了。

牧师摇摇欲坠，几乎无法保持清醒。现在她能够想象红色巨龙曾经的感受了——她的一部分在这次施法中被消耗掉了。

被银光所覆的恶龙迅速膨胀。红龙和蓝龙知道情况很不正常，急忙向地面落回去。

暮光龙则发出疯狂的笑声。它们不断膨胀，每只几乎都像刚才它们融合在一起形成的那个巨怪一样大了。

它们还在不停地大笑着，然后一同爆炸了。猛烈释放的能量扫过了整片区域。

当致命的能量从天空中倾泻而下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身影落向伊丽笛，严密地保护住她。伊丽笛听到考雷斯特拉兹浑厚的声音：“不要害怕……”

湿地剧烈地震动着……随后，能量风暴像爆发时一样突然终止了。

伊丽笛倒伏在红龙的翅膀下，几乎无法呼吸。她感觉到了考雷斯特拉兹呼吸的吃力，知道他承受的冲击远比自己更强烈。想到这头红龙竟然能够抵挡那两头怪物那么长时间，伊丽笛不由得心底升起赞叹。

这时伊丽笛又听到旁边传来一个还有些陌生的声音：“危险过去了……”

“是的，”保护女孩的巨龙说道，“我也认为是如此。”

红龙一边说，一边从伊丽笛身上退开。伊丽笛尝试着站起来，但到最后，她还是只能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一双强壮的手。

向她伸出手的人和她想象的完全不同——站在她眼前的是一名年龄大约和她相当的年轻男子。他的身上有一些精灵的特征，又很像伊丽笛见到过的人类。他的衣着就像是一名出外狩猎的贵族，穿着高筒皮靴，蓝色长裤、衬衫和马甲。

实际上，蓝色并非是他的选择，而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任何人类和精灵都不可能拥有这样一双光芒璀璨的碧蓝色眼睛，这样一头辉煌灿烂的蓝色齐肩长发。现在这名男子仿佛在思索着什么，微微眯起了眼睛。

“你是德莱尼，”他终于又开了口，“我遇到过你的同族，但从没有遇到过女性德莱尼。”

“你是……你是那头蓝龙……”伊丽笛说了一句没用的废话，不由得感到有些羞惭。但她也不知道该怎样和一头龙搭讪。她的心神和身体仍然因为刚才的施法而虚弱无力。如果不是有这名男子的支撑，伊丽笛觉得自己一定会一头栽倒在地上。

“我是那头蓝龙。”男子回应道。一抹微笑掠过他的五官，为他的面庞增添了些许光彩。然后他又将头转向一旁，显然是回忆起了一些黑暗的事情。他的微笑也变成了怒容。

戴兜帽的法师脸这时也皱起了眉头。

“奇迹降临在我们最需要援助的时刻，”红龙法师对他的后辈同类说道，“而更令人吃惊的是，援兵对我来说竟然如此熟悉。”他向蓝龙一点头：“你好，卡雷苟斯。”

“克拉苏斯……”蓝发战士的声音中带有一丝愤恨，“我想到会是你，但一开始还是不愿相信。”

“命运显然让我们的道路再次交汇了。”

“命运？倒不如说是因为我的族主玛里苟斯。是他派我来到这里……依照我对他的了解，他很可能早就知道你会来。”卡雷苟斯耸耸肩，“不过，是的，看样子，捉弄人的命运还是会让我们再次相遇。”

克拉苏斯向他的同类靠近一步道：“卡雷苟斯！你知道，我只是为了安薇娜好……”

“你可以称我‘卡雷’。”年轻蓝龙对伊丽笛说道。他故意不再去理睬年长的红龙，“我处在这种状态时更喜欢这样被称呼。”

“卡雷……我是伊丽笛。”

“现在你能自己站稳了吗，伊丽笛？”看到女孩点头，卡雷才小心地放开了她，“很好。”

克拉苏斯想要再次加入到谈话之中：“卡雷苟斯……卡雷……真高兴能见到你……”

“我没那么高兴，”年轻蓝龙冷冷地说道，“但我不能袖手旁观，让无辜者被那些……怪物猎杀，哪怕是你……”卡雷的目光越过他们。“……而且我很清楚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是的，年轻人，它们一定来自于格瑞姆巴托。”

“那么，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卡雷张开双臂，脸上现出奇异的表情——伊丽笛知道他又要变身了。

但克拉苏斯抓住了卡雷的手臂。以卡雷脸上突然爆发的怒容判断，红龙法师的这个动作可以说是相当危险。

“一个人去绝不明智。”红龙法师说道。

“相信你也是不明智的！”卡雷俯过身，一直逼近到克拉苏斯面前，“你本来给了她和平，却又任由她的和平被夺走！你让她活在谎言之中，同时又清

楚地知道这一切只能是一场悲剧！”

“但那不是悲剧，卡雷。你知道她必须怎样做……她那样做了。安薇娜的命运已经被书写在……”

“不要再提她的名字！”卡雷抬起一只手，一把发光的利剑立刻出现在他的手中。这柄剑的剑刃锋利得足以切开空气，剑柄完美地契合了他的手掌。

卡雷将剑锋指向克拉苏斯，距离法师的胸口只有一两寸远。

克拉苏斯泰然自若地瞥了一眼利剑，又看向持剑的人。“我知道她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也为了失去她而感到深深哀痛……但安薇娜一直和你在一起。你自己一定也能感觉到，年轻人。”

伊丽笛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一幕。她很希望这场争吵根本没有发生，尤其是当他们刚刚和那些变异的怪物进行过殊死搏斗，但很明显，这份怨恨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了。无论她现在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可能阻止他们的冲突。

卡雷长吁了一口气。他的大部分怒火都消散了，只留下无奈和悔恨。“她在牺牲自己之前也是这样说的。她很伤心，也很高兴。她伤心的是必须离开那片森林……离开我们……但她很高兴能够回到最需要她的地方去。”

克拉苏斯想起伊丽笛还在旁边，便低声解释道：“安薇娜是一位心中没有暗影、只有善良和关爱的年轻女士。她和卡雷在不期然间相遇。那时我刚刚竭尽全力将她藏起来，以免她被巫妖王以及其爪牙找到，尤其是达尔坎。”

德莱尼回忆起红龙法师记忆中那个金发白肤的人类。那一定就是她。“为了让其他人活下来，她献出自己的生命？她真是个高尚的人……”

不知为什么，卡雷发出一阵苛厉的笑声：“你不明白，德莱尼！安薇娜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生命可以牺牲！她的存在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法师的骗局！”他再一次举剑指向克拉苏斯，只不过这次他已经没有了杀意。“是他的骗局！安薇娜不是人类，她不属于任何生命种族！她是高等精灵的能量源泉——太阳之井的化身！她只是纯粹的魔法，受到操纵，具有生命的形式，这让她甚至以为自己真的能够呼吸，真的有一颗心……”

伊丽笛对太阳之井所知甚少，但她听别人提起过那个奇迹。那是一个极为巨大的魔法源头，最终被摧毁了。这些伊丽笛都知道。但有传闻说，太阳之井又被恢复了……看样子，不仅传闻是真的，而且这其中的原委曲直更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这个世界的意志塑造了我们所有人……”伊丽笛喃喃地对卡雷说道。她想要安慰这头蓝龙。很明显，卡雷对化身成人类的太阳井有一份特别的关心。

“在这样的不幸中，我们会变得更坚强。”

碧蓝色的眼睛再一次变得温柔。“你一定会喜欢她的，德莱尼……她也会喜欢你。”

伊丽笛低垂下头。

卡雷又指了指克拉苏斯道：“我明白他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但你为什么要来呢？”

戴兜帽的法师也在看着德莱尼女孩道：“我们一直没能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对不对？伊丽笛，你来格瑞姆巴托要做什么？”

伊丽笛相信自己没有必要隐瞒事实，尤其是她现在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他们和自己的任务之间的联系。他们也许不会相信她，但她还是会竭尽所能把一切都告诉他们。

“我正在寻找……我正在寻找一头虚空龙。”德莱尼回答道。

看样子，克拉苏斯极少会为某件事感到吃惊。卡雷目瞪口呆的样子当然不会让伊丽笛觉得奇怪，但这次就连红龙法师也显露出惊讶的样子，尽管他只是扬起了一道眉毛。

“她在追猎一头虚空龙……在艾泽拉斯！”卡雷惊慌地说道，“但在艾泽拉斯根本没有虚空龙！那些妄图闯入艾泽拉斯的虚空龙都被我们一族在外域的巡逻部队消灭了！从那时起，我们的圣殿就足以监控所有通过黑暗之门的生命体了……”

牧师摇摇头。“有一个落入那种不幸命运的生灵过来了。我感觉到了他的存在，但我赶去得太晚了。克拉苏斯，一个和你一样披着斗篷的人先找到了他。那个披斗篷的人身边跟随着丑恶的仆人。他们随身携带着一样东西。我相信那东西的名字是‘克瑞萨伦之匣’……”

“克瑞萨伦之匣！”克拉苏斯看着卡雷，后者点点头。他们全都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件宝物，能够做些什么。

“他们使用魔法，让虚空龙无法察觉到他们。同样的魔法也被他们用来屏蔽克瑞萨伦之匣，以免被那道传送门附近的人发现。”伊丽笛在自己的意识中依稀看到了那个悲剧的情景。

“任何血精灵都没有足够的技艺，能够躲避我们一族的侦测！”卡雷坚持说道。他张开手。就像伊丽笛的法杖一样，那柄光芒利剑消失了。但德莱尼很

清楚，卡雷的武器只不过是他的能量的凝聚体，并非法杖那样的实际器物。“绝无可能！”

“除非他还有另外的强大力量来源……”克拉苏斯看着伊丽笛说道。伊丽笛感觉到红龙法师已经隐约猜出了事实。她不由得为这位法师的博学多识而再次感到惊叹。

“的确有这样一个力量来源。”德莱尼伸出手，召唤来法杖。随着法杖顶端的大块水晶闪耀起光彩，经过长期训练，善于将情绪压抑在心底的伊丽笛也不由得感到一阵锥心的疼痛。

卡雷向水晶伸出手。蓝龙在努力理解它的运作原理。“这不是……这不是艾泽拉斯的造物……我知道……知道它的源头……它来自于那种被称作纳鲁的生物……”

“它的确来自于纳鲁，”伊丽笛说道，“我有一个。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好朋友有另一个。我们将这两件特别的礼物带到了艾泽拉斯，为的是用它们来做好事……”

“另一个怎么样了？”克拉苏斯的语气表明了他的怀疑。

“被人从我朋友的尸体上拿走了。”伊丽笛低声回答，“在他被杀害以后……”

“而那支法杖，”红龙法师喃喃地说道，“就是能够屏蔽玛里苟斯感知的法术源头……我们必须担心最糟糕的状况的到来。”他向卡雷说道：“那个披斗篷的人……那肯定是一个血精灵。除了他们以外，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使用纳鲁的力量……”他皱起眉头。“如果我理解得不错，年轻的伊丽笛，实际情况还要更糟。你在追猎一个血精灵。那个精灵偷窃了纳鲁的能量，并用这份能量绑架了一头虚空龙……”

“是的。”牧师向智慧的克拉苏斯点了一下头。他果然准确地把握了事实。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知道它的答案。”克拉苏斯确认过他的两位同伴都在认真倾听以后才说道，“一名拥有纳鲁能量的血精灵和一头虚空龙……你们认为他打算利用这些资源做什么？我相信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答案……也许这只是某一件更加可怕的事情的开始……”

第八章

兹泽拉库浑身闪耀着明亮的光芒，但这并非出自他自身的缘故。他很虚弱，极为虚弱。有时候，他觉得那些折磨自己的家伙终于会给他这些天来梦寐以求的解脱。作为一个能量生物，这头虚空龙已经接近于彻底消散……但一些法术和魔法束缚一直在支撑着他，让他没有被彻底摧毁。俘获他的人需要他特殊的身体构造，需要用他的虚空精华来进行他们的试验。

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他不断地喂食最后那个法术的实验品，那个无比饥饿的东西。

虚空龙几乎不懂得恐惧，但兹泽拉库在被俘之后在这方面体会了很多。首先，被幽闭在一个狭小的环境中是一种很糟糕的感受。他毫无预警地被吸进了一只小盒子里，被带到了这个遥远的地方。然后，他惊骇地发现自己完全无法逃脱这种魔法束缚。

现在他经历了最强烈的恐惧……他将活着被他们用邪恶魔法创造出的东西缓慢吞噬。

兹泽拉库习惯于散播恐惧，但并不习惯于生存在恐惧之中，所以恐惧对他的打击格外强烈。与此同时，这一份恐惧也在他的心中燃起了熊熊怒火和复仇的欲望。哪怕只有最微小的一点希望，他也会摧毁擒获他的人，吞掉他们的魔法能量。

不幸的是，至今为止，他依然看不到一点机会。他再一次测试自己的力量，想要从束缚中挣脱，却再一次发现那些束缚是那样牢不可破。和这些束缚对抗是痛苦的，但一想到他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下一次被吞噬，这种痛苦就微不足道了。

除非……兹泽拉库是能量生物。那个东西渴望的是能量。

一个念头出现在虚空龙的脑子里。想到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虚空龙被紧紧勒住的双颚间露出了一丝狞笑。

是的，他们很快就会喂食他们的造物……现在兹泽拉库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里有龙人。这让罗姆感到很是兴奋。他举起自己的战斧。虽然只剩下了一只手，但这只手让他很满意。就算是现在有龙兽或者那个邪恶的血精灵冲过来，他也会让他们好好领教一下铜须矮人的怒火。

他知道格伦妲正着意照看他。格伦妲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副指挥，但最近她太关心他的情绪了。罗姆知道，格伦妲认为他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听天由命，而罗姆却认为这样才更符合现实。

实际上，格伦妲并不赞同今晚的行动。罗姆率领他们靠近了通向格瑞姆巴托的洞穴。这里非常危险，但罗姆决意要找到一些东西，以表明他们的任务没有失败。这一次，他们不会再掉进魔法的圈套了。

矮人们小心地展开队形。人类和其他种族都以为矮人脑筋僵硬，脾气憨直，不懂得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不过是他们的又一个偏见而已。罗姆已经仔细研究过那个恐怖女人的卫兵的巡逻路线，这一次他相信自己知道他们该如何行动。不会再有像那个灰鳞穴居人俘虏一样的陷阱了。这些哨兵只是哨兵而已，不是伪装的血精灵。

而且罗姆还有一个更紧迫的理由促使他接近格瑞姆巴托，这个理由甚至连格伦妲都不知道。现在进入那座大山的洞口近在眼前，罗姆希望能够悄悄潜入进去，哪怕只是他自己一个人。他要搞清楚在那座山里号叫的到底是什么，只有通过这种大胆的行动，他才能实现这个目的。

他不会让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去冒险。这个问题是他的，只属于他一个人。

微弱的脚步声让矮人们全部停止了动作。相对于龙人和龙兽，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的个子很矮，易于在岩石之间隐藏，尤其是在这种黑夜里。他们的敌人目光犀利，但罗姆敢打赌，铜须矮人的眼睛在黑暗中一定能看得更清楚。

一个高大的身躯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矮人们的视野。是一头手持盾牌和重剑的龙人。这头龙人全身黑色，这一点也不奇怪。那个血精灵的同伙似乎和死亡之翼的族群残党有某种关系。尽管这头龙人也披着胸甲，不过它的盔甲上并没有标明它是否效忠于某一头龙。这里的龙兽也是一样。没有任何标记表明死亡之翼，或者是他的后代奥妮克希亚和奈法利安以及其他黑龙是否参与了这场阴谋。

但这对罗姆来说并不重要。这些怪物在侍奉那两名施法者，这一点就足够了。再加上那些恐怖的吼声。这其中一定有令人担忧的重大秘密。

“如果能够活捉一个，”他悄声对格伦妲说，“那样最好。搞到一个死的也不错。我不想再发生上次那样的灾难了。”

女矮人低声回应表示明白，然后又向另一个矮人打了个手势。矮人部队开始包围那个落单的龙人。

就在这时，有什么东西引起了那个鳞甲魔鬼的注意。它发出一阵粗重的吼声，洞穴内立刻传出应答声。

“伏身！”罗姆低声命令道。格伦妲及时警告了其他人。这时另一头龙人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山洞中走出来。

罗姆等待更多卫兵的出现，不过这一片区域显然只有这两头龙人守卫。一丝冷峻的微笑掠过矮人指挥官的嘴角。他没有让格伦妲看到自己的表情。现在这个山洞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了。两头龙人很难对付，但罗姆对自己久经沙场的战士们有着绝对的信心。

但还没有等他发出信号，刚才引起第一名卫兵注意的东西已经吸引那头龙人从矮人面前跑开了。罗姆气恼地屏住呼吸，看着那些四条腿的恶魔离开了最佳的伏击点。他本希望第二个从山洞中出来的龙人会在那里与第一头龙人会合的。

随着第二头龙人迈步追赶过去，第一头龙人已经准备好武器，正一步步靠近一小丛枯萎的橡树。罗姆竭力确定所有矮人战士的位置，却还是不知道是哪一个矮人躲在那片树丛中，惊动了敌人的卫兵。

一支箭仿佛突然在恐怖的龙人脖子上绽放开来。随后是第二支箭呼啸着插到了前一支箭的旁边。

但龙人只是稍稍打了个哆嗦，就狂吼一声，将两支箭从它的厚皮上拔了下来。另一头龙人也冲上去，和它的同伴一起扑向树丛。

又一支箭射中了第一个怪物。罗姆觉得这名弓箭手实在是太有勇无谋了，不过他几乎是立刻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一个纤长矫健的人影从树上跳下来，就在龙人还因为飞来的羽箭而心慌意乱的时候，那个人影已经挥起了一柄喷薄火焰的长剑，劈开了第二头龙人的胸口。那把剑让罗姆想起了自己被砍断的手。

龙人发出一阵混杂着疼痛和惊讶的嘶吼。它的表皮坚硬厚重，绝非是寻常刀剑能够轻易砍穿的。但这头龙人很快就恢复了过来，挥起沉重的大斧发动攻击。

但这柄大斧甚至还不如龙人的鳞甲牢固。细长人影又挥出一剑，将龙人的斧杆劈成了两截。龙人咆哮着向前探出生有利爪的沉重大手，想要用自己巨大的体重将身材单薄的敌人压碎。

但它缺乏这名敌人的非凡速度。那个人影已经闪身跳到一旁，手中的魔法利刃炫动如飞，切开了冲过来的怪物的喉咙。

几乎被砍断的头向后扬起，就好像这头龙人仰望天空在惊叹着什么。怪物巨大的身躯则没有立刻对死亡做出反应，又向前冲了几步，才轰然倒地。

另一头龙人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同伴被如此轻易地斩杀，片刻之后才回过神来，准备与冲向自己的苗条身影作战。当被斩首的龙人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亡的时候，她的同伴和那个神秘敌人已经进行了数次对攻。这头龙人的武器没有魔法光泽，不过它至少足够牢固，承受住了魔法利剑的劈斩。

“我们该做什么？”格伦妲焦急地问道。

罗姆哼了一声。“我们去帮忙！”

他做这个决定并非只是想要援助那名神秘的盟友。一旦他确定战局完全受到控制之后，这名指挥官就打算自己一个人溜进山洞里去。

龙人和它的敌人都想要迂回到对方的侧后去。罗姆这时才隐约看清了那名神秘盟友的脸。一个精灵，不过看上去不是血精灵。实际上，他觉得这位精灵似乎就是……

精灵的兜帽落到脑后，露出一头银白色的齐肩长发。罗姆猜得果然没错。她是一位武艺高超的战士……就像任何高等精灵游侠一样。

只是……现在高等精灵实在不是很多了。

即使在黑夜里，罗姆还是能看出她的衣着——齐膝高的皮靴、森绿色的长裤和外衣、再加上合体的胸甲。她的手上戴着直到臂肘的薄手套，完全不会影响她拉动弓弦——她另一件擅长的武器。

罗姆甚至认识这位游侠。她的名字早已被这位指挥官牢牢记住了。他们曾经并肩奋战，打垮了盘踞在格瑞姆巴托的兽人。

“温蕾萨・风行者……”他喃喃自语，“是啊……格瑞姆巴托真是个幽灵出没之地。”

但他知道，这位游侠不是幽灵。罗姆还知道，她是法师罗宁的妻子。但她为什么会在这里？罗姆完全想不通。

这是否意味着罗宁也在附近？

其他矮人一拥而上，向龙人冲了过去。罗姆看得出来，现在局势完全处在控制之中。该是他行动的时候了。

矮人指挥官悄悄向洞口走去。时间很紧迫，他的运气很好，仅存的一头龙人没有空暇出声呼救。

罗姆朝山洞跑了过去。作为一个矮人，他能够凭借直觉找到在岩石中藏匿自己的最佳位置。他会小心翼翼地逐步深入山腹，最终找到那个秘密的源头……

他的计划被山洞中发出的一阵令人不安的闪光打断了。罗姆知道这种光意味着什么，现在不是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

他低声骂了一句，转过身。他们现在必须撤退，但首先要解决掉那头龙人。此时那头龙人跪倒在地，身上带着几处明显的伤口，但还在做最后的反抗。

罗姆用牙齿咬住斧柄，以矮人能做到的最大幅度高高跃起，落在龙人的背上，挺起身，用双腿夹住怪物的腰肋，挥舞斧头，深深劈进这个怪物的脊背。

斧刃勉强砍穿了龙人的鳞甲厚皮。龙人将另一个矮人甩开，伸手想要抓住背上的罗姆。巨大的利爪距离罗姆的脸只有一寸远，却没办法再向前了。

高等精灵再次发动攻击，一剑切入龙人粗壮的手臂。巨大的怪物又向游侠转过头。

罗姆咬紧牙关，第二次挥起斧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他这一斧精准地砍在同一个位置上。

斧头深深劈进龙人的身体，浓稠的黑色血液喷涌出来。

龙人全身剧震。格伦妲和另一个矮人也在它的肋侧砍出了短小却不能忽视的伤口。高等精灵砍断了龙人的一根手指。

罗姆朝他劈出的伤口第三次挥下战斧。

龙人抽搐了一下，倒伏下去。罗姆滚到一旁，险些抓不住自己的武器。

“赶快离开这里！”矮人指挥官用粗重的声音说道。

精灵游侠睁大了一双纤长的秀目：“罗姆……”

“要想为重逢落泪的话，可以再等一下，女士！有些你不想打交道的东西正在过来！”

温蕾萨明晰地点点头，跟上了罗姆。他们周围的其他矮人则还是一脸糊涂。

“我们要带上她吗？”格伦妲问，“一个血精灵？”

“我不是血精灵！”温蕾萨激动地喊道，看上去完全没有精灵那种冷漠高傲的样子。“我永远都是一名高等精灵游侠！”

“没有时间聊天了！”罗姆吼道，“快！”

他们刚刚迈开步子，光线就从洞口中透射出来。

“那是什么？”温蕾萨问道。

矮人指挥官又骂了一声：“先赶快走吧，女士！”

温蕾萨脚步轻松地跟随着罗姆。实际上，罗姆已经快喘不上气了，精灵游侠却没有半点费力的样子。

罗姆壮着胆子回头瞥了一眼，看到那团光已经完全从洞中冒了出来。光线来自于一根头部镶嵌水晶的法杖。使用那根法杖的正是那名血精灵。他向周围扫视了一眼，但没有注意到矮人和精灵逃走的方向。

现在罗姆相信乱石已经挡住了自己，让血精灵再也看不见他了。但他不打算放慢脚步。矮人们都拼命迈动着粗短的双腿不断奔跑。每时每刻，罗姆都在担心那个恶魔一样的血精灵会出现在他们身后。但他焦虑的双眼在身后只看到了一片黑夜。

终于，他们逃到了罗姆认为是安全的地方。隐藏的坑道入口就在几码以外了。矮人指挥官带着游侠一起向那里跑去。

“铜须氏族的罗姆……”温蕾萨喃喃地说道。这时矮人指挥官用斧柄敲击一块大石头。那块石头向旁边滑开，露出了下面的入口。

“温蕾萨女士……必须说，很高兴能见到你。不过格瑞姆巴托可没有什么能让人高兴的事情……”他抬手请温蕾萨进入坑道。精灵要比矮人高很多，不过温蕾萨纤细的身材让她也能在坑道中自如地活动。

罗姆最后一个进入坑道。跳进入口时，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背后还是漆黑一片。他点点头，将洞口的大石恢复原位。

温蕾萨几乎是半跪着审视这条坑道："这个地方有很多干扰魔法的能量源。"

"是的，这片区域很大范围内都分布着许多这种水晶。"

温蕾萨碰了碰一块凸出在洞壁上的水晶。"真奇怪，它们看上去很普通……但我从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有这样的功效……"

"幸好有它们，女士，否则那个凶残的血精灵早就找到我们了。"

温蕾萨完全没有注意到矮人话中的重点，反而对矮人所说的另一件事格外关注："'血精灵'！你看见他了？他在格瑞姆巴托？"

"没错，格瑞姆巴托有一个血精灵！他和那个黑衣女人在这里！他们两个……"

精灵游侠跪倒在罗姆面前。尽管这名精灵和罗姆喜欢的矮人女性完全不一样，但罗姆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欣赏她非同寻常的美丽……当然，他也注意到了这位精灵深深的担忧。"我想知道那个血精灵的状况！"怒火充满了温蕾萨音乐般的嗓音，"目标已经近在眼前了！不过……那一定就是他！你……你有近距离看到过他吗？"

罗姆发出一阵凶狠的笑声，将断臂举到精灵面前。"就在一个该死的龙兽砍掉我一只手之前，我几乎脸贴脸地瞪着那个血精灵，就像现在你和我这么近……"

"描述一下他的样子！"

"他是一个血精灵！"对于任何矮人来说，这一句应该已经足够了。但温蕾萨显然还想要知道更多。罗姆开始努力思考，回忆当时的每一点细节，然后尽可能清楚地描述起那个血精灵的脸型、说话的音调、甚至是那双闪闪发光的绿眼睛。这些对他而言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他说得越多，精灵游侠的表情就变得愈发冰冷。

"应该足够了。"温蕾萨终于说道。她闭起双眼，沉思片刻，然后又看着罗姆喃喃说道："那只可能是他……"

"谁？你觉得你认识他？"罗姆发觉自己又说了一句蠢话。精灵游侠当然有可能认识这个血精灵。这个邪恶种族本来就是从高等精灵中分化出来的。他们用恶魔的力量与恶魔作战——实际上，他们像水蛭一样从恶魔那里吸收魔法。在人类、矮人和所剩不多的坚持旧日传统的高等精灵看来，这是一个永远受到诅咒的种族。这个血精灵很可能是游侠温蕾萨的老朋友，甚至曾经和她并肩作战。怪不得温蕾萨的表情会变得这么苦涩。

“是的，我认识这名血精灵，”温蕾萨终于回答道，“我很了解他。自从那一晚，他企图偷走我的儿子吉拉玛尔和加拉丁，我就一直在追踪他……”

“众神在上！”没有什么怪物能比偷孩子的贼更邪恶了。罗姆尽管没有子嗣，但他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你的儿子？怎么有人敢偷走龙心罗宁……”龙心——许多人现在都这样称呼那位传奇法师，“……还有你的孩子？”

“罗宁最近一直在忙……”温蕾萨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抱怨的意思，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在达拉然有许多事情需要修复。”她没有进一步做出解释，就算是矮人也都知道那里遭受的严重破坏。“至于说我……这个血精灵很清楚该如何伪装自己来对付我。”

“伪装成另一名游侠……或者他曾经就是游侠？就像我想的一样。”

温蕾萨没有听罗姆的话，只是专心想着自己的事情。在矮人们点亮的火把光明中，她的眼睛闪烁着明艳的蓝色。“罗宁设置了结界保护我们。但他的结界只能抵御想要向我们复仇，或者是将我们视为威胁的人。有一阵那些结界并没有被激发，而我变得有些太自大了。”

“自大？”

“是的……自大，我，一个游侠，享受着家人带给我的幸福，陶醉在养育孩子的生活中。当结界发出尖利的警报，我几乎无法及时采取行动。直到他就要将我的孩子拐走时，我才赶过去，将他吓走！”

“他……他要孩子干什么？”格伦妲问。

“寻求魔法力量的人要一位大法师和一名高等精灵的孩子是为了什么？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在血脉里拥有强大的潜力？”罗姆也问道。他提问的时候很注意措辞，但语气中也充满了恐惧。

温蕾萨点点头。“是的，这也是我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他还会再次对我的孩子下手……我们必须抓住他，无论代价如何。”她摇摇头，“在他出现之后，罗宁睡得比我还要少。在这一切结束以前，我们都不可能安心休息。现在我们唯一的遗憾就是必须分开行动，追踪不同的线索，但我们会用这个保持联系。”

她从自己的胸甲下面拿出一只三角形的护身符。护身符正中央镶嵌了一颗蓝色的宝石。这枚护身符用一根项链连在她的脖子上。

“这看上去……有些眼熟。”

“就像你想的那样，罗宁只是修改了一下它的样式。”

罗姆“嗯”了一声：“你上次和他联系是在什么时候？”

“一天以前。”

“只是它在这里没有作用。白水晶让血精灵没办法把嘴里的臭气喷到我们的脖子上，但也会干扰它的运作。”

温蕾萨一皱眉头，将护身符放回到胸甲里。“这是个小麻烦，但终究还是有好消息。现在我知道了泽恩达瑞在这里，他一定要付出代价。”

罗姆再一次听到温蕾萨的声音中流露出憎恨的情绪。“‘泽恩达瑞’？看起来你和他挺熟的。”

温蕾萨的笑容就像她的声音一样冷酷。“除了我的姐姐们以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他。他的家族也姓风行者。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兄弟。”游侠摩挲着自己的剑柄，“尽管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但我会结束我的堂兄对魔法的贪婪，哪怕牺牲掉我的生命。”

“出什么问题了吗，亲爱的泽恩达瑞？”黑衣女士带着一点幽默的口吻问道。

“也许你会对这个感兴趣。”血精灵用法杖朝黑衣女士正在审视的另一颗龙蛋旁边指了指。

不堪重负的灰鳞穴居人感激地将两头龙人的尸体放在地上。是泽恩达瑞命令他们将这两具沉重的尸体从被发现的地方一直搬到了这里。做完这件事以后，那些满身鳞片的矮小怪物立刻退到了一旁。

“我见过死龙人。也许你还记得，现在还有一群骚扰我们的矮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置。”

血精灵没有理会黑衣女士的话，他用法杖发光的一端戳了一下龙人尸体。“这只是被矮人杀死的……从它身上的刮伤和小伤口看，当时有多个矮人在围攻它。”泽恩达瑞·风行者又指着另一具尸体说，“这是被魔法武器杀死的……而且杀它的人一定比那些铜须渣滓更高大。”

黑衣女士将自己面孔被烧伤的一侧转向他：“为什么我要关心这种事？”

“你说过，他就在附近，那个你想要找的人！难道这不就是他干的吗？”

黑衣女士大笑了起来，笑声令人毛骨悚然：“你以为他就这点斤两？我亲爱的泽恩达瑞，他肯定会比这些人做得更精细，他的攻击也会更强大……”

“那又会是什么……”泽恩达瑞话刚说到一半，黑衣女士已经大步从他身边走过，开始仔细查看一具龙人的尸体。一只纤长优雅的手从尸体上拂过，在喉咙处停留的时间最久。她的脸上露出微笑，显然非常欣赏这次杀戮。

“一名技艺高超的武士，”黑衣女士说道。她的手上突然泛起红光，并再一次划过龙人尸体的喉咙。“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最弱的一点。”

“你在做什么？”

“找到一点事实。”黑衣女士一边回答，一边站起身。随着红光消失，泽恩达瑞的女主人向他伸出手。“事实比你以为的更加容易发现……”

泽恩达瑞喜欢说谜语让别人猜，却不喜欢猜别人说的谜语：“如果你知道了什么，就说出来！”

黑衣女士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寒光，让血精灵立刻向后缩去：“记住你在向谁说话，仔细斟酌一下你的语气！我可以容忍你的桀骜不驯，但就算是我这么好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泽恩达瑞明智地保持了沉默，带着敬意向黑衣女士低下头。

“这样好多了。”黑衣女士向两具尸体打了个手势。

一团火球从她的掌心处爆发出来，又分成两个，飞向尸体。

尸体被小火球击中，立刻腾起烈焰，几秒钟之内就烧成了灰烬。

黑衣女士透过鼻腔深吸了一口气，脸上充满了阴森的喜悦。“啊，迷人的芬芳，你不觉得吗？”

“有什么线索可以告诉我吗？”血精灵提醒她。

黑衣女子用另一只手向灰烬一扇。火灰随风而起，飞出洞室，落进了无人的格瑞姆巴托下层。他们注意到灰烬散去之后地面上还留下了一样小东西……一支箭头。

“把它捡起来，”泽恩达瑞依令而行。黑衣女士问道，“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熟悉？”

血精灵冷笑一声：“高等精灵的！”

“是的，但不仅如此。我认得它。你也应该认得。”

“没错……”泽恩达瑞转动这只箭头，端详它的做工。它有些像宝石，不是一般的宝石，而是呈现一种珍珠般的白色。实际上，这支箭的穿透力肯定比普通羽箭强得多。“这是萨拉斯的做工。是银月城游侠将军的武器！杀死卫兵的不是血精灵，而是……一个仍然在世的游侠……”

“我对于精灵过去的历史没有兴趣。”黑衣女士紧紧盯住泽恩达瑞，“我相信你知道这是谁的箭。现在，事情变得有趣了。”

“这没什么关系……”泽恩达瑞咬着牙将那只箭头扔到一旁，仿佛箭头烫伤了他的手。“以后也不会有任何关系……我会处理这件事……”

“你最好把它处理干净。不能——绝对不能——让它影响到我们。”她盯着血精灵说道，“你不值得让我付出那么大代价。”

说完这一句，黑衣女士就继续转过身去审视龙蛋了。泽恩达瑞很气恼自己就像灰鳞穴居人一样被扔在一旁，但他只是用漠然的表情掩饰住自己的满腔怒火。况且这里还有一个人应该承受他的怒火。她还真是个鲁莽的精灵，不单和人类法师苟合，生出那两个潜力巨大的杂种，还竟敢主动找过来，而不是等待自己再去她那里处理那两个厉害的小崽子。

这样更好，我的堂妹。泽恩达瑞一边想着，一边大步走出女主人的巢穴，也许你带给了我一条不同的道路，让我能够得到我所渴求的魔法，一条更加安全、更有潜力的道路……而且不必向别人卑躬屈膝……

就在这时，一阵咆哮回荡在洞窟中。“孩子”又饿了。没有任何警示，也没有合理的解释，黑衣女士突然就开始限制对那个孩子的喂养，转而兴致盎然地研究起了它在其他方面的成长情况。不管怎样，他们都同意，孩子需要在下一个黄昏时被喂饱。泽恩达瑞甚至同意将一部分手杖的能量喂给它，看一看这样做是否能促进它的成长。

再等一下……我可以再容忍她一点时间，泽恩达瑞做出决定，然后……然后我就能够对付她和你，我的堂妹，不仅是收割我在这个阴沉的地方花费时间和精力培育的果实，还会完成我为你的小杂种们安排的计划……

血精灵露出狞笑。现在他自己也很饿了。很快，非常快，他就会拥有足够强大的能量，让他再也不会感觉到弱小。

很快……他也能够满足内心的渴望。

第九章

随着他们小心翼翼地向目的地靠近，伊丽笛从卡雷那里了解到了更多关于安薇娜的故事。这头年轻的蓝龙就像克拉苏斯一样保持在半精灵的状态，以免自己庞大的身躯被敌人发现。他热心地向德莱尼女孩讲述着安薇娜的一切。伊丽笛知道，这有一部分原因是她懂得如何认真聆听别人的倾诉，但更多的原因是年轻的蓝龙是想用这些言辞伤害年长的红龙。

“她的灵魂是最天真无邪的——是的，她的灵魂——你真应该见一见她，”卡雷用充满向往的表情说道，“没有一丝罪恶，没有一丝虚伪。她就是她……尽管她实际上并不是。”卡雷的目光从克拉苏斯的身上滑过。后者走在他们前方几步远。自从他们开始行进以来，这位长者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到底是在专心施展法术保护他们，还是仅仅因为无法用语言来安抚同伴的哀痛，德莱尼女孩完全看不出。

卡雷谈起了和安薇娜的第一次相遇。那时一个名叫哈克因·灰石的凶暴矮人接受了伪装的达尔坎的雇佣，率领一队巨龙猎人差一点就捉住并杀死了卡雷苟斯。太阳之井最初的毁灭就和达尔坎有一定关系，因为达尔坎想要占据它的能量。不过那时达尔坎不知道的是，他的主人阿尔萨斯对太阳之井的迅速污染和耗竭并没有导致太阳之井能量的彻底干枯。实际上，太阳之井的很大一部分能量都逃出了巫妖王的控制，并在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在很远的地方聚集。

但达尔坎终于察觉到了这股能量的重新凝聚。于是他率领一支天灾军团去了那里。

不过最初并没有人意识到安薇娜就是太阳井精华。一只弱小的生物——一个龙与飞蛇的奇怪混合体在那里孵化出来。安薇娜和它立刻成为了好朋友。安薇娜给了它一个特殊的名字：“拉克”，这是它最初发出的声音。

克拉苏斯一直没有回头，甚至没有放慢过脚步。但听到卡雷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终于插口道：“哈，拉克，他飞起来了吗？”

“他在安薇娜离开之后就消失了。我以为他是去告诉你，你担心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克拉苏斯回头看了一眼，虽然动作很快，脸上的表情也保持着平静，但伊丽笛感觉到了他内心起伏的波澜。“卡雷，我只是在为了艾泽拉斯全部生命的利益在努力……拉克没有回到我这里来。”

“这样啊！那个小东西比我以为的更有智慧。”

“拉克已经不再是我的了。他想要留在安薇娜身边。”

年轻的蓝龙怒气冲冲地说道：“这样希望的不止是他一个。”

“拉克孵化之后又发生了什么？”牧师插口道。她很担心这一老一少两头龙又吵起来。现在绝对不是争论旧日恩怨的时候。

卡雷向她讲述了一个关于冒险、悲剧和希望的故事。他、安薇娜和另外一头名叫泰莉的雌性蓝龙一同去寻找一位名叫伯雷的法师。他们一路寻找到了塔伦米尔，在那里，他们不仅遇到了另一个受到神秘的伯雷指引的人——前圣骑士乔拉德·迈斯，还遇到了达尔坎和天灾军团。经过一番战斗之后，泰莉将达尔坎烧成了灰烬，他们三人和乔拉德一起前往鹰巢山，找到了悔过自新的哈克因·灰石的亲戚，一位技艺非凡的矮人。那位矮人除去了达尔坎锁住卡雷和安薇娜喉咙的魔法束缚。那以后，这支冒险团队以为他们的麻烦结束了。

但那个名叫洛基的矮人实际上是另一个疯狂生物的囚徒，狡诈的瓦里玛·莫迪斯男爵，一个被遗忘者。他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安薇娜的本质，便想要利用安薇娜强化一件名叫耐奥祖之眼的宝物，一个能够将巨型生物变成死灵的晶球。用这件宝物，莫迪斯制造出了一头亡灵冰霜巨龙。

“我们差一点就没能逃出莫迪斯和天灾军团的魔爪，”卡雷喃喃地说道，“是一位名叫特拉格的牛头人救了我们。为了阻止他曾经的主人，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那让你们逃脱了邪恶势力？”伊丽笛问道。但她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蓝龙的话让她知道自己的猜测没有错。“一点也没有。洛基被杀死了，安薇娜被偷走了……是达尔坎干的……”

那名本应死去的高等精灵将安薇娜绑架到了太阳之井最初的位置。英雄们追了过去。他们全力奋战，想要救出他们的朋友，实际上却是安薇娜拯救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神秘的伯雷。按照卡雷的讲述，这一连串灾难都是这个神秘人物的阴谋导致的。

德莱尼女孩很容易就猜出了伯雷的真实身份：“那位法师……其实就是你，对不对，克拉苏斯？”

“当然，他是的……他有一千个名字，一千种伪装。至少在超过一万年以前，暗夜精灵沦亡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干涉世界了！他一直在干涉我们的生活，所有被他注意到的人都会受到诅咒！”

克拉苏斯转过身。尽管他的脸上依旧没有表情，但他的一双眼睛正在燃烧。伊丽笛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就连卡雷一时间也陷入了沉默。

“我不会忘记每一位勇敢的人类、精灵、矮人、牛头人、土灵、兽人、龙和其他各族英雄的名字！在这么多个世纪里，我不得不一再请求他们的帮助。我记得他们的面容，还有他们之中许多人牺牲时的样子！每一次我入睡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在我的梦中，我为他们的英灵哀悼！”红龙法师周围的空气发出微弱的爆裂声，这是诸多被压抑千年的情绪不自觉的表露，“如果我的生命能够换他们回来，我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卡雷苟斯！不要误会这一点……并且记住，在我们的族类中，有许多英勇献身的战士正是我的儿女……”

克拉苏斯的肩头低沉下去。两名男性彼此对视。德莱尼牧师感觉他们仿佛正在进行一场听不见的对话。然后，年长的红龙再次转过身，继续向前走去。卡雷又在原地僵立了片刻，终于也和伊丽笛一起跟上了他的长辈。

对于这两头龙的对峙，德莱尼一个字都没有介入。他们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敌人随时有可能察觉他们。而现在这两头龙的争吵——尤其是从他们体内隐隐释放出的能量只会让他们被发现的风险成倍增加。只是伊丽笛不能这样说，她担心这只会让他们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严重。

关于卡雷和他对安薇娜深刻的爱恋，伊丽笛还想知道得更多，尤其是在安薇娜“牺牲”前他们又遭遇了什么。不过现在追问这些事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伊丽笛也需要将精力集中到眼前的任务上了。

但卡雷显然无法就此克制住自己的回忆，哪怕他已经不再执着于对红龙的怨恨。

“在……在安薇娜离开以后，我回到了我的族群中。”他喃喃地对伊丽笛说道，“但我没办法留在那些洞穴里。那里是那样狭窄逼仄。我……我引发了不止一场争斗。蓝龙的打斗不仅是使用牙齿和爪子，我们使用的是魔法。玛里苟斯大人最终注意到了我，他知道，我没办法继续留在龙群之中了。这时出现了这个任务……可能是命运，也可能是诅咒。”他盯住克拉苏斯的背影。“我知道你们安排守卫格瑞姆巴托的族众发生了什么，考雷斯特拉兹。无论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我祈祷你所珍爱的那些同族没有承受最大的痛苦。”

“感谢你的关心……是的……他们之中有一些境遇很凄惨。”

卡雷本想再多说一些，但伊丽笛突然身子一僵。她感觉到一阵自己非常熟悉的共鸣。

有人在使用另外那支纳鲁法杖……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这位牧师非常确定这一点。

她试图隐藏住自己的法杖，但太晚了。她的法杖顶端的大水晶闪耀起光芒，这不是她的意愿。

“你为什么要……”卡雷开口道。

法杖开始在牧师的手中挣扎。她感觉到这支法杖的稳固性在降低，仿佛随时都会消散于无形。牧师必须调动一切力量，才能维持住这件纳鲁赠礼在实体和精神上的存在。她甚至不敢分心去警告另外两名同伴。

不管怎样，克拉苏斯至少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卡雷！那个血精灵要将伊丽笛的法杖夺过去！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蓝龙战士用一只手抓住法杖。他的身周出现了一圈蓝色光晕。卡雷咬紧牙关，强迫这一圈光晕向纳鲁的赠礼扩散过去。

但法杖上水晶的光芒突然变得更加明亮，反而吞没了蓝龙。蓝龙发出一声呼吼，向后栽倒。

与此同时，法杖差一点脱出了伊丽笛的手掌。伊丽笛绷紧了自己全部的精神和肉体力量，将法杖留在自己身边。

克拉苏斯伸手按在牧师的身上，同时闭起眼睛。他也被手杖的光芒吞没，就像刚才的卡雷一样……但红龙法师只是哼了一声。德莱尼知道他在承受着怎样巨大的力量和痛苦的折磨，不由得为克拉苏斯的耐力感到惊叹。

一团红色光晕开始在水晶的光芒中绽放。几秒钟时间里，克拉苏斯不仅将法杖的光芒压了回去，而且他的反攻让伊丽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现在，牧师能够更好地集中自己的力量了，她开始和红龙法师一起切断血精灵企图窃取第二件纳鲁宝物的阴谋。

随后……攻击停止了。牧师和克拉苏斯同时猛吸一口气，放松下来。

“谢谢……谢谢你。”伊丽笛说道。

克拉苏斯看着她。“你还好吗？你控制住了法杖？”

“是的，两个答案都是‘是的’。”但为了以防万一，伊丽笛还是将法杖送回到了那个只有纳鲁才真正了解的地方，只有她能够从那个地方将这支法杖召唤回来。

或者这只是牧师的希望。伊丽笛没有想到这名血精灵能够做到这种事，甚至差一点就成功了。她听其他人说起过血精灵，知道那个族群并不一定都能够操纵魔法。但这名血精灵显然拥有非凡的魔法技巧……或者是他已经窃取了大量魔法，大幅度强化了自己的能力。无论是怎样的情况，德莱尼知道自己刚才实在是太不谨慎了。如果只有她自己一个，现在纳鲁的赠礼很可能就被敌人夺走了。

而她很可能难逃一死。

但现在她还来不及为自己担心。卡雷遭受了猛烈的打击，刚刚站立起来。他看着克拉苏斯和伊丽笛，然后沉声对红龙说道：“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从来都不简单，对不对？”

“我衷心希望一切都不会这样复杂。”

牧师来到蓝龙面前：“让我看看你的手。”

“我没有事，”卡雷一边坚持这样说着，一边将手伸到了伊丽笛的面前。他手上一大片被烧伤的区域正在自我愈合。“看到了吗？不必担心。”

但伊丽笛还是没办法把心放下来。她捧起卡雷的手，用指尖轻轻碰触卡雷的手心。

卡雷瑟缩了一下。“你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寻找法杖的残余能量。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处理它们。”

“但我已经将它治愈了。”

“你治愈了肉体的损伤，但你在这样做的时候让一些能量留在了你的体内。不能让它们在你的体内扩散开。”

牧师伸出另一只手，再次召唤来法杖。

卡雷想要把手收回去：“你要用这东西？”

“伤害你的东西也能治疗你——书上是这么写的。不会有事的。”她没有提起那个血精灵可能会趁机再次抢夺法杖，只是说道：“请保持耐心。”

卡雷面色严肃，但还是让伊丽笛用杖头碰触了自己的手掌。伊丽笛将杖头的水晶刺进他的掌心时，他也没有反对。

水晶短暂地闪烁了一下。

和水晶光晕一样颜色的一缕能量如同轻烟一般从被刺破的手掌中袅袅升起。

“以魔法之王的名义！”卡雷喘息着说道，“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它……”

“感觉不到的……”德莱尼看着那一点能量消失在水晶里面，把法杖抬起来。“你可以让这个伤口愈合了。”

蓝龙这样做的时候，伊丽笛再一次送走了法杖，然后才稍稍轻松地喘了一口气。

“现在如何？”卡雷问道。

仿佛是在回应他的问题，有什么东西发出一声吼叫。吼声距离他们相当近。

从另一个方向上传来了回应的吼声……

兹泽拉库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他有了逃生的计划，却没有机会实施。女巫和她的精灵奴才竟然忘记了要喂养他们的怪物。兹泽拉库等得都快要发疯了。

就在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身边还有别人。那个人能够避开灰鳞穴居人的视线（现在他终于知道这些满身鳞片的小害虫叫什么了），但躲不过他强有力的侦测。当然，像他这样被紧紧束缚住，就算察觉到了什么也无能为力。

一道阴影移动到他的眼前，闪烁不定，只是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会显示出固定形态。

是那个精灵，那个血精灵。

那个名叫泽恩达瑞的怪物。

你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看见我，那个影子似乎有些吃惊，真是特别啊！这根法杖很强大，但你能看见我……至少是能够察觉到我。

虚空龙试图将这个声音从意识中推出去。它像一根锋利的针一样深深刺进虚空龙的意识。兹泽拉库相信，如果用一根真正的针插进这个血精灵的身体，

一定也会这样疼。

好了，好了，我的小朋友，泽恩达瑞用嘲讽的语调说道，这不会用太长时间，而且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明白吗？

兹泽拉库有了一些兴趣。他早就发现了这个血精灵的野心，甚至还对此颇为欣赏。

让我们看看能从你身上吸到一些什么……

在阴影中，兹泽拉库瞥到了那支怪异的法杖。他知道那不是血精灵制造的。现在，灰鳞穴居人甚至看不见这支法杖的光芒。血精灵肯定在做一件不会讨他的女主人喜欢的事情。

它已经很近了，血精灵继续说道，但听口气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差一点就得到了它。可恨有人在给我捣乱。我需要更多……我相信你可以给我……

如同虚空龙预料的那样，泽恩达瑞也想要他的能量。血精灵的法杖很强大，但明显还不足以实现他的野心。

兹泽拉库隐藏起自己的冷笑。也许他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对付这个家伙。

那个影子一步步向兹泽拉库逼近。水晶指向了这头虚空龙。

突然间，泽恩达瑞转过身，发出一声咒骂。血精灵的咒骂如同雷霆一般击中了虚空龙的意识，而血精灵自己却溜走了。

片刻之后，唯一真正让虚空龙感到害怕的人物走进关押他的洞窟。灰鳞穴居人们迅速跪倒在地。

“那么，我亲爱的孩子，”黑衣女士用亲昵的口吻说道，“感觉如何？”

兹泽拉库紧闭双颚，而她也并不真的想要一个答案。和血精灵不同，她没有尝试碰触兹泽拉库的思想。不过兹泽拉库完全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向她隐瞒什么。

“你恢复力气了吗？我希望你健康又强壮！你也想健康又强壮，不是吗？”

黑衣女士的声音让兹泽拉库全身一阵颤抖，刚才积聚起来的信心一下子溜掉了不少。这头虚空龙几乎能够确定，黑衣女士知道他的企图，正在以此来逗弄他。

“泽恩达瑞！”

虚空龙不认为那个血精灵会做出回应。他甚至不认为泽恩达瑞还会留在这里。但让他吃惊的是，泽恩达瑞大踏步走进了这座洞窟。从血精灵的脸上看，刚才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或者至少他表现出了血精灵最清白无辜的样子。

“我正在找你。”血精灵说道。

“找我……还是在提防我？”

“我……”

黑衣女士将自己被毁容的半张脸转向泽恩达瑞。这让虚空龙松了一口气，身体的颤抖也平静了一些，但并没有完全停下来。

“我们正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泽恩达瑞。你知道吗？”

泽恩达瑞仿佛受到了侮辱：“当然，我如果不知道……”

血精灵突然尖叫一声，身体燃烧起来，就好像有火焰从他的体内腾起。他感觉自己的血液变得像熔岩一样热，仿佛随时都会烧穿皮肉喷涌出来。

他跪倒在地，法杖出现在手中。但如果他真的想用这件宝物对抗黑衣女士，他已经没有机会了。法杖从他的手中掉落，然后再次消失了。

“你想要撕下自己的皮肤，让自己的血液流干，好逃避这样的痛苦，对不对？但你永远也逃不掉……就像我永远也逃不掉一样……”

血精灵滚倒在地，抓挠着胸口。黑衣女士看了他足有一分钟，然后稍稍一摆手。

痛苦突然就停止了。泽恩达瑞满身汗水，停止了呻吟。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恢复了呼吸。他抬起头看了一眼黑衣女士，仍然摆出了一脸坦诚无辜的样子。

“我在此提醒你。最后一次提醒。我已经给了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我给了你一条路，它通向你们这个可怜种族只能梦想的能量源泉。”

血精灵聪明地什么都没有说。

“我知道你偷来的这个玩具对你多么重要。”她说得很可能是那支法杖，“我也像你一样能够感觉到，在向我们靠近的那些人中，有一个携带着另外一

支同样的法杖。毫无疑问，你肯定是想将那件玩具也加入你的收藏……我说得对吗？”

泽恩达瑞非常谨慎地点了一下头。

“那么，如果另外那件玩具真的出现在这里，你可以得到它……但我不会容忍你因为私心而打乱我的计划。”

“我……我绝不会的……”

“仔细思考一下你的话，泽恩达瑞·风行者。你已经让我非常失望了。我痛恨失望。我的儿子和女儿都很让我失望……”

“你不会失望的。一切……一切都将按照你的意愿进行，主人……”

黑衣女士微微一笑。这个表情让虚空龙和血精灵都打了个哆嗦。“我要的就是……这些……”

她猛地向兹泽拉库转过身。虚空龙恨不得能找到一个缝隙躲起来。但黑衣女士还是在对血精灵说话。她的仆人聪明地、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

“抢夺那件玩具的行为虽然很孩子气，不过这也的确让我获得了关于他的情报。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们应该行动了。你也许想要知道，拉斯克已经外出进行狩猎了，当然，他带着一群灰鳞穴居人。我还使用了你的小宠物。”

这句话让泽恩达瑞眯起了眼睛。“当然……我说过，你如果有需要，尽管使用。”

“很高兴你许可我如此，”黑衣女士毫不掩饰嘲讽的语气，“我还以为你也许会惊讶，他竟然没得到你的许可就会服从我的命令……”

“当然不会惊讶……”

戴面纱的女巫满意地将双手交叉：“我们是否应该为聚会做一下准备了？”她带着可怕的笑容转向兹泽拉库，“然后，我们还要好好把孩子喂饱。那个小可怜越来越饿了，非常饥饿……”

她带领血精灵向洞外走去。黑衣女士的最后这番话让虚空龙禁不住开始怀疑，这个女巫是否像看穿了泽恩达瑞一样，早就洞悉了他的企图，并向他发出了警告，无论他梦想着要实现什么计划，他肯定是大错特错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兹泽拉库觉得自己几近绝望……

第十章

这些号叫声不像是猎犬，但其中也充满了不咬死猎物誓不罢休的凶残决心。如果仔细倾听，就会发现这些声音更像是人声……或者是矮人的吼声。

成群的灰鳞穴居人沿着格瑞姆巴托的山势一路狂奔，看上去更像是野兽，而不是有智慧的生灵。他们在崎岖的地面上跳跃，以他们的短粗身躯不应有的飞快速度移动着。还有一些在乱石中四处爬行，甚至攀附在山岩下面，寻找猎物。

他们迫不及待地嗅着地面、空气，寻找周围的一切生命。从女主人和狩猎头领的命令中，他们知道了猎物最后所在的地方，但这里可能还有别的闯入者，比如那些铜须矮人。如果有可能，灰鳞穴居人对于猎杀他们的远亲也很有兴趣。

毕竟，铜须矮人很好吃。

无论是用双腿奔跑还是用四肢攀爬，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山间，这只狂野的队伍很快就前进了很远一段距离。一小队龙人跟随在他们身后不远处。他们不是狩猎头领，只是卫兵。狩猎头领只有一个，那就是黑衣女士最重要的鳞甲仆人，龙兽拉斯克。

拉斯克比他的怪物同类更大，也更凶残。同时他还是一个相当聪明的龙兽，从某些方面来讲甚至比血精灵和矮人更狡诈。他知道一些女主人的事情，甚至泽恩达瑞也不知道。正因为如此，他对于女主人的服从更接近于……崇拜。

当然，他也象那些灰鳞穴居人一样嗜血。龙人和灰鳞穴居人在他的率领下不断搜寻猎物。女主人已经告诉他敌人是什么样子。尽管任务重大，拉斯克却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和那些闯入者作战。

“快……”他甩动着鞭子，咬着牙对距离自己最近的灰鳞穴居人说道，“找到他们……”

灰鳞穴居人不停地向前奔窜。他们离猎物已经很近了，非常近了。

拉斯克转向距离自己最近的龙人："发信号……"

龙人卫兵给了他一个狂野的狞笑，然后就接过他手中的火把，向狩猎队的后面挥舞了三次。

一丝闪光短暂地出现，又迅速消失。

拉斯克点点头。"很好……"他朝身旁的灰鳞穴居人抽了一鞭子，"我们找到了……"

"没有必要再躲藏了，"克拉苏斯面色冷峻地说道，"我们找的人也在找我们……"

"这么明显的事情还要说出来吗？"卡雷的口气仍然很不客气。

克拉苏斯没有理睬他，只是伸展开双臂。长袍法师的身躯开始变化……

但他突然呻吟一声，弯下了腰。现在他看上去仍然只是一个精灵，丝毫没有显露自己真身的样子。

伊丽笛跑到克拉苏斯身边。卡雷这时也开始变形了。和克拉苏斯不同，他毫无困难地从一名战士变成了巨龙。

"保护老家伙！"蓝龙喝令一声，就飞上了天空。

德莱尼知道让卡雷——或者是卡雷苟斯离开很不妥当，但克拉苏斯需要她。她朝倒在地上的法师俯下身，想要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

"这……全都是计划好的，"克拉苏斯喘息着说道，"这个弱点！在我……来到这里之前很久就开始了……"

"你是什么意思？"牧师一边问，一边让手掌从距离克拉苏斯身体寸许远的地方缓缓掠过，想要感知到他痛苦的源头。

让伊丽笛惊讶的是，克拉苏斯发出一阵冰冷的笑声："谁……还有谁会来这里查找真相？蓝龙……是的……因为他们是魔法的守卫者！但……但他们一定料到我更可能会来！"

伊丽笛不明白他的话，也找不出让他痛苦的原因。她似乎感觉到克拉苏斯的腹部有什么东西，但那种感觉太模糊了。或者是那东西非常小，或者是它被什么遮住了。

“别管我了！不要让……不要让卡雷去找他们！我还有办法能够用他们的阴谋去对付他们自己！只需要一点时间！”

伊丽笛抬起头。现在叫蓝龙回来已经太晚了。她将自己的判断告诉了克拉苏斯。

“年轻的傻瓜……”红龙法师又喘了口气，看起来，他已经恢复了一点。“我只不过是遭到了偷袭。如果他能再等一下就好了……”

克拉苏斯一边说话，一边抬起一只戴手套的手。伊丽笛看到那只手中握着一小片黄金。它看上去既美丽，却又让人感到可怕。

“格瑞姆巴托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克拉苏斯继续说道，“只有在这里，我才有可能使用这个。它一定依旧与那头恐怖巨兽内心的邪恶有着某种联系。”红龙法师伸直手臂。“我只是很遗憾，卡雷也许要再一次承受他不该受的苦了。”

克拉苏斯的全身都在颤抖，双眼反复睁开又闭合。一开始，伊丽笛以为他在忍受什么痛苦，但很快她就意识到红龙法师是在施放一个非常强大，也极为危险的法术。

“除了兽人以外，这里过去还有过其他巨龙。”瘦削的法师如同吟诵歌词一般说道，“黑暗之中最黑暗者就在他们中间。我会召唤那段不堪的记忆，以加强这个法术……”

但克拉苏斯想要施放的法术显然没有成功。他手中的黄金碎片反而突然变成了黑色。

克拉苏斯痛苦地吸了一口冷气。无论他多么竭尽全力，最终还是只能让手中的碎片落在地上。碎片一碰到地面，立刻又恢复了原本的颜色，闪动着金光。

牧师立刻伸手要拿起那块碎片。但克拉苏斯喊道：“不要！”

德莱尼的手指甚至没有碰到那块碎片，突然间，她的视野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她看到了巨龙的影子——数百头龙如同幽灵一般环绕着她。不……不是幽灵……而是回忆……

就在这时，一切影像都消失了。她的身边再一次只剩下了克拉苏斯……不，还有别人。

到处都是一种好像矮人，又全身生满爬虫鳞片的凶恶生物。他们手脚着地，推动着短粗的身体发动攻击。在靠近伊丽笛和克拉苏斯的时候，他们便站

起身，从背后抽出锋利的长矛或长鞭。

克拉苏斯朝冲在最前面的怪物一摆手。

在那个怪物的额头上出现了一个古怪的符文，不断闪烁着。

“这里不应该有人懂得这个符号！”红龙法师仓促地说道，“除非……”

他没能来得及把话说完。一根长鞭已经卷住了他伸出去的手。挥出长鞭的变异矮人用力将鞭子拉紧。却惊讶地发现克拉苏斯站在原地，没有挪动半分。

“就算是现在，我也不好对付。”克拉苏斯嘶声对攻击他的怪物说道。随后，他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挥手甩起那个毫无防备的敌人……用他砸倒了另一个冲过来的怪物。

与此同时，伊丽笛踢飞了一个想要从侧面抓住她的怪物。当那个怪物向后翻滚的时候，她又用手掌劈中了另一个矮人。

一根长矛从她的头侧刺了过去，距离她只有几寸远。当使长矛的怪物收回长矛准备再次攻击的时候，伊丽笛学着克拉苏斯的样子，抓住矛杆，将面前的怪物朝身后摔了出去。

但还没等伊丽笛能使用这杆长矛，一根鞭子已经将长矛卷走了。伊丽笛毫不气馁，召唤出她的法杖，同时祈祷拥有另一根法杖的人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和她进行争夺。

在她的身边，克拉苏斯正在以丝毫不亚于伊丽笛的搏击技巧进行着战斗。但他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对牧师的关照。作为一头龙，他拥有超凡绝伦的力量，但他现在既不能变回本体，又无法使用他与生俱来的魔法。

伊丽笛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如果这些怪物受到神秘符文的保护，对法术免疫，她的法杖就只能当做棍子用了。

不管怎样，伊丽笛还是将法杖指向了下一个扑向她的怪物，集中起精神……

满身鳞片的矮人在半空中一动不动。他恐怖的嘴依然大张着，似乎是要狠狠咬住伊丽笛。

伊丽笛因为自己的成功吃了一惊，几乎没有察觉到一个更加巨大的敌人正在逼近。它的外形和伊丽笛相似，很像人类或精灵，但他的父母之一仿佛又是克拉苏斯和卡雷的同族。不过他全身就像午夜一样黑。

“他！”那怪物嘶吼道，“女主人想要他！其他人都杀死！”

伊丽笛将法杖指向那个龙兽。

一阵雷鸣般的吼声震撼了他们头顶上方的天空。

伊丽笛抬起头，看见卡雷全身被一种奇怪的灰色光晕所笼罩，骤然跌向地面。

克拉苏斯将伊丽笛拽到身后：“快走，德莱尼！我挡住他们……”

就在这时，他全身一僵，已经苍白得吓人的脸上现在更是毫无血色。他挣扎着，想要站直身子。

“法师杀手不可能拥有这种力量！”他喊道，“不……”

同样的灰色光晕也笼罩了他。他发出一声呻吟，身子摇晃了几下，但还是伸手推了牧师一把。

“我说了，快走！”

伊丽笛周围的世界完全消失了。

精灵游侠很难安稳地待在这些坑道里。这不是因为她有幽闭恐惧症，而是她现在无法压抑满腔的怒火，只想着冲出去消灭那个背信弃义的堂兄。

“他一定会出来的！”温蕾萨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说了，“我只需要找到良好的设伏地点，一箭就能了结这件事！”

“更有可能是在你把箭搭好之前，他就已经干掉了你！”罗姆反驳道，“他和我见过的所有血精灵都不一样！他渴求魔法，而且现在他已经窃取了足够多的魔法，足以摧毁你或者其他任何人！他还有那根法杖。我早就和你说过。再加上那个法师杀手宠物！”

“我不是我丈夫那样的法师，那对我没有作用！”

“你从没有见过那个法师杀手！那东西被施加过某种特别的手段。我相信一定是那个黑女人干的！”

温蕾萨眯起了眼睛。“你提起过那个人！她到底是什么人？另一个血精灵，还是人类巫师？”

矮人老兵掏出烟斗。他这么做其实只是为了平定一下心神，而不是要抽那种带臭气的烟叶。“我对她知道得不多，只能胡乱猜上一猜。她的面孔非常

白，看她剩下的五官，可能是个人类，也可能是精灵，或者是混血。”

“这两个种族的混血非常罕见。我也是有了儿子以后才知道了人类和精灵的混血是什么样子。你说……‘她剩下的五官’是什么意思？”

罗姆回忆起上一次他见到那个黑衣女人时的情形。他很走运，只是远远看了那个女巫一眼。“她戴着面纱，不过那并不能完全挡住她那半张被彻底烧毁的脸，以我祖父的胡子发誓，她那半边身子可能都被烧坏了！”

“她是一个被遗忘者！”另一个矮人插口道。

“她不是被遗忘者。”矮人指挥官反驳说，“她还有生命的气息，尽管那气息看上去既疯狂又邪恶！”

罗宁的妻子思忖着矮人的描述问：“她有名字吗？”

“我们从没有听到过她的名字。她的奴才们全都像伺候女王一样对她卑躬屈膝，一个非常可怕的女王。那些灰鳞穴居人都很害怕……”

“灰鳞穴居人？”

“他们曾经是黑铁氏族的矮人，看起来是这样。现在他们都失去智慧，变成了野兽，还像龙人一样全身生出鳞片，用四肢奔跑。”

“他们的牙齿还有毒。”格伦姐说。

“不是毒素，而是因为他们吃的脏东西，所以会让他们咬破的伤口感染。灰鳞穴居人从来不在乎食物是生的还是腐烂的。”

温蕾萨点点头。从她的表情中，罗姆能猜到她正在将灰鳞穴居人和精灵一族中的某些变异者进行比较。终于，温蕾萨说道：“你认为那个女巫是谁？她在格瑞姆巴托做什么？”

“我猜她最有可能是来自于达拉然，但这只是因为我知道她会法术。至于说她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如果和那头会发出恐怖吼声的怪物有关，那绝不会是什么好事。”

他已经和精灵游侠讲述过那种吼声了。正是那种吼声让他们能够从血精灵的陷阱中逃得一命。温蕾萨对这件事有兴趣也只是因为它和泽恩达瑞有关系。

“我不会放过他！”精灵游侠又激动地说道，“我绝不会的！”

对于温蕾萨的执念，罗姆只能呻吟一声。不过他很理解这位精灵的心情。

一名斥候来到他们身边。

“拉斯克在进行狩猎！”斥候急切地说道。

“你听到了什么？”罗姆问。

“他不断向一群灰鳞穴居人吆喝，就像是在驱赶一群狼！至少还有两三头龙人在跟着他！”

矮人指挥官揉搓着自己长满胡须的下巴。“除非那个女巫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否则拉斯克不会出动。他是女巫的顶级蜥蜴，只有他不必服从你那个堂兄的命令……”

“他会知道泽恩达瑞在什么地方吗？”

罗姆骂了一声。“女士，现在去跟踪拉斯克就像跟踪你的堂兄一样愚蠢！”

“那么你们来这里又是为了什么，罗姆？所有重要的线索都会伴随巨大的危险，难道我们因此就要放弃战斗吗？”

说完这句话，温蕾萨咬住嘴唇。她显然在因为自己的唐突和对矮人的指责而感到抱歉。一时间，坑道里陷入了沉默。

罗姆将烟斗在身边的墙壁上磕了磕——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往烟斗里塞烟叶，更不要说把烟斗点着了。他嘟囔着说道：“你说过的话，我都对自己说过。是的，我犹豫了，因为之前的几次惨败。但当我们遇到你的时候，我正打算亲自进入格瑞姆巴托，这绝非虚言。”

格伦妲差一点气恼地跳起来：“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的脑子里……”

“那个拉斯克追赶的又是什么人？”温蕾萨问道：“还会有谁在这里？”

“在你出现以前，我以为这里只有我们……早些时候，是你用火箭救了我们，对不对？”

游侠点点头，但她并没有很认真地听矮人说话：“罗宁？会是罗宁吗？他也许有危险！”

罗姆不认同这种猜测：“那位法师？他不会在这里的，而且那小子非常强大！”

“也许……也许不是。”温蕾萨转向洞口，“他在执掌达拉然的时候还在竭力帮助我。他从没有想过会成为达拉然的指挥者，但他们在绝望中找上了他。疲惫是他最大的敌人……而且你说过，那个法师杀手和他以前战斗过的敌人都不一样。”

矮人很不情愿地表示了同意：“它很强大……”

“我必须去看看，”温蕾萨推开其他矮人。大家都不知道罗姆有什么打算，所以都没有动。

罗姆骂了一声，将冰冷的烟斗塞回口袋，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斧头。“不要傻站在这里，”他向温蕾萨身边的战士们吼道，“你们要让她一个人出去吗？”

其他矮人发出一阵强有力的呼吼，随后便跟随温蕾萨向洞口走去。罗姆眉头紧皱。他觉得自己太累了，根本无法战斗，但他也没力气阻止这场战斗了。他不是很明白这种感觉，却也没心情仔细思考这件事。现在重要的是他们又要出去了，而他必须确保其他人不会被杀死。

这其中也包括那位游侠。

刚才报告拉斯克在狩猎的斥候已经推开了洞口的石头。罗姆来到洞口前，温蕾萨就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

上方传来一阵骂声。其他战士都开始犹豫，所有眼睛都盯住了洞口。

罗姆推开众人，向洞外爬去。“怎么回事，有龙人吗？还是血精灵来了？”

大家为他让开道路。尽管只有一只手，罗姆还是很轻松地爬上了地面。

眼前见到的情景立刻让他目瞪口呆。这里发生的事情对于一个老矮人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

一个人瘫倒在距离坑道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但那并不是龙人、龙兽，甚至也不是血精灵。实际上，罗姆不太确定那是什么。因为那个人全身都被包裹在一件宽大的斗篷里。

温蕾萨跪倒在那个人旁边，非常小心地把那个人翻过来——她要提防这也是一个陷阱。

昏迷不醒的是一名女子……而且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就连比铜须矮人更熟悉其他种族的精灵游侠也大吃了一惊。

但不像大脑完全空白的罗姆，温蕾萨至少能够说出这个女孩的种族。

“一个德莱尼？”

克拉苏斯没有看到卡雷的影子。那头年轻蓝龙的急躁脾气很容易给他惹来麻烦。但克拉苏斯不能责怪他的同类，他这一次表现得也很糟糕。

法师杀手凝聚成具体的形态。它使用的是红龙法师非常熟悉的一种闪现能力。而他完全不了解的是这个法师杀手的耐受力——红龙法师的魔法力量肯定应该能压制这个元素怪物，但他想不通他的魔法怎么会被强势反震回自己身上，这不是那个法师杀手能够做到的。

现在他知道了自己早些时候将意识送进格瑞姆巴托的时候遭遇到的是什么。那时克拉苏斯就有所怀疑，但他一直都无法完全接受这个事实。

现在，事实距离他近在咫尺。

法师杀手是一个半透明的蓝紫色影子，应该是肩头的地方伸出了一些模糊的长刺或者某种尖锐的东西，另外还有一颗很像鸟类的可怕的头颅。唯一是实体的部位是两只绽放刺眼光芒的白色眼球。一双手臂在它的身侧时隐时现。

但无论它真正的样子是什么，这都不是克拉苏斯在艾泽拉斯博物志中曾经见到过的法师杀手。这种变体中蕴含着强大的魔法，非常强大。

就像一头黑龙一样强大？

这有可能……这有可能是死亡之翼的作品吗？克拉苏斯心中狐疑。毕竟，现在这里出现了以黑龙血脉塑造的龙兽和龙人。

克拉苏斯踉跄后退，尽量拖延时间，思考该如何对抗这个摸不着的怪物。两个满身鳞片的矮人立刻向他发动了攻击。尽管他无法直接用魔法攻击这些变异矮人，但他至少知道该如何对付这种害虫了。

他尽可能张大嘴巴。从他的肚子里，一股烈焰喷涌而出，击中了矮人身前的地面。

地面爆炸，火焰、岩石和泥土四散崩飞，如同雨点一样落向变异矮人。

一根鞭子狠狠击中了克拉苏斯的手臂。克拉苏斯瑟缩了一下，不过这种疼痛不算很严重。他转身面对杀来的龙兽。

“看样子，你的主子还活着，对不对？”克拉苏斯对这个恶鬼说道。

龙兽只发出一声大笑。他没有看克拉苏斯，而是看向了克拉苏斯的背后。

红龙法师立刻做出反应，但他的反应太慢了。他本来一直盯着那个法师杀手……但法师杀手刚才所在的地方只剩下了一点残象。

现在，这个怪物就站在他的身后。

法师杀手再一次在克拉苏斯的脑海中发出凄厉的号叫，这不是法师杀手的行为方式，有人用强大的手段将这个怪物变得极其阴险狠毒。

克拉苏斯无法变形成龙，但他还可以施法。依照刚才对付矮人的成功方法，克拉苏斯没有将力量对准法师杀手，而是对准了这个怪物的周围。

但不等他的魔法影响到地面和空气，他已经感觉到自己使用的力量遭到扭曲，脱离了控制，这股力量没有能攻击法师杀手，而是转回来攻击它的施放者。

如此靠近这个怪物，同时又完全没有预料到它反射法术的能力如此强大，克拉苏斯根本没有机会用防护手段抵挡自己的法术。他遭受了狠狠一击，身体向后飞起，撞在岩石上。当他落地的时候，地面发生了爆炸——这是他释放出的另一股法术能量，本打算至少能够干扰逼近的法师杀手。

克拉苏斯再一次被抛起。如果换做平时，这样的法术能量不可能对他造成多大伤害……但在格瑞姆巴托，没有任何事情是正常的。

他背朝下落到地上，身体遭受的冲击远超过他的想象。他大意了，太大意了。更让他气恼的是，他在这次行动中一直都任人摆布，就像一头被牵去屠宰的牛。

龙兽俯视着他。这个黑色魔鬼伸出一只长有利爪的手，让克拉苏斯看到它手中的东西。

尽管视线模糊，红龙法师还是立刻就认出了那样东西。一块很小的黄金碎片……但不是他刚才使用的那一块。

龙兽咧嘴露出狞笑，一条红色的长舌头在口中时隐时现。他愉快地说道：“女主人在很久以前就预料到了你的手段……”

第十一章

伊丽笛睁大了眼睛，坐起身，哭喊着说道：“不！不要送我走！”

喊完这一句之后，她才注意到自己已经不在克拉苏斯和年轻蓝龙的身边了。现在她躺在一个被火把照亮的隧道里，周围都是矮人。

不……除了矮人以外，还有一个她更熟悉的身影。

她成为俘虏了。德莱尼立刻召唤法杖。但还没等她将法杖举起来，那个精灵已经抓住了她的手腕。

伊丽笛试图跳起身，头顶却撞到了低矮的洞顶。一阵头晕之后，她又坐了回去。

银发精灵抓住法杖，却只能惊愕地看到法杖从自己的手中消失。“这是什么魔法？”

“一种不能为你所用的魔法，血精灵……”

“用你的眼睛好好看看，不要用这种被诅咒的名字称呼我，德莱尼！”向她怒吼的是一位女性精灵，“我是高等精灵……”

伊丽笛终于发现这个精灵似乎的确不太像是敌人。她以前也遇到过一些高等精灵，不由得在心中责骂自己，没有立刻识别出这位女士是敌是友。她应该一眼就能看出这个精灵的眼眸中没有任何邪恶的绿色光芒。

“一位高等精灵……请原谅我的鲁莽。我的导师一定会对我感到失望的。”

“看来你是牧师。”

“我正在努力成为牧师。”德莱尼不无遗憾地回答。她的心中还在因为刚刚犯下的种种错误而充满自责。

对于意气消沉的德莱尼女孩，精灵游侠只是耸耸肩：“我是温蕾萨。你旁边的矮人是罗姆，这些战士的指挥官。”

“你好，女士。”蹲在一旁的年长矮人嘟囔了一句。

伊丽笛对这个矮人注视了很久，因为她发现罗姆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老。然后她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不礼貌，急忙将目光转向一旁。

“你叫什么名字？”温蕾萨问。

“伊丽笛。”

“为什么你要来到格瑞姆巴托，伊丽笛？”

“我是来寻找……”牧师说到一半，忽然闭上了嘴，她想起了自己在昏过去以前的情景。“克拉苏斯！不！他们需要我的帮助！他们在哪里……”

精灵游侠猛地握住女孩的双肩：“你在说什么？你刚刚喊的是谁的名字？”

“克拉苏斯！我们遭到了攻击……被，被满身鳞片，像矮人一样的怪物……”

“灰鳞穴居人！”罗姆吼道，“我们发现了他们！他们在追你和你的朋友，对不对？”

“这不重要！”温蕾萨插口道，“你说的是‘克拉苏斯’！身材很高、肤色白皙、有一些精灵的特征、一双眼睛却要比他看上去的年纪沧桑许多？”

伊丽笛点点头。罗姆的眉头皱得更深了：“这个名字。我差一点都忘记了。这不可能……”

精灵游侠将身子贴近德莱尼。“看你的样子，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他真实的身份……”

“是的。”牧师没有再多说什么。她的目光悄悄从温蕾萨转向那些矮人，又转了回来。

精灵游侠显然明白女孩在想些什么。她压低声音说道：“罗姆，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我们三个能不能单独谈一谈？”

“你们先走开一下，”罗姆命令其他人，“你也是，格伦妲，你们都有自己的职责，不是吗？”

温蕾萨一直等到最后一名战士离开，才低声对伊丽笛说道：“你最好把声音压得非常低。说话声在这样的坑道里能够传出很远。矮人们可是很喜欢管闲

事的。”

精灵游侠的最后这句话多少有一点幽默的意味。罗姆“咯咯”笑了一声，并没有否认这一点。

“那么，这是真的，女士？”矮人问道，“这位克拉苏斯就是我记得的那个人？这实在是太令人吃惊了！”

“用‘令人吃惊’来形容他的确很合适，罗姆。我不记得你知道多少，但你肯定知道很多。”

“肯瑞托的克拉苏斯，”矮人说道，“是的，我知道他是……一头红龙。”

“其他人……他们知道吗？”

“不，我们要对这件事保密。这是我的承诺。”

温蕾萨一皱眉：“你说话的声音和看上去的样子很有些不同，罗姆。你的身上发生了一些我不明白的改变。”

“如果你指的是我的说话口吻，我曾经受到委派，作为矮人和你们族群以及人类之间的联络人。我尽可能学习了一些你们的言谈举止。不过我后来又回到了我的族人之中，所以现在我的谈吐总会有些变化。有时候，我很想继续那份工作，尽管在你们之中生活总让人觉得很疯狂。”他又指了指自己的面孔，“如果你说的是我的外表，我只能说这是格瑞姆巴托的问题。我在这座被诅咒的山中滞留了太久，受到了它的毒害。我没有向其他人说过这件事，但有许多参与粉碎兽人奴役战斗的矮人都过早去世了。他们全都衰老得很快。我猜我只是更顽固一些，但这里的邪恶还是在一点点侵蚀我。”

“你不应该回来。”

“我不能让其他人接替我的这份责任……”他气恼地摆摆手，“不过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如果克拉苏斯——考雷斯特……克拉苏斯在这里，那么我们就能彻底解决掉格瑞姆巴托里的坏蛋！”

伊丽笛一直保持着沉默。这主要是因为她的头感到阵阵钝痛。现在，她终于能利用自己学习的技能驱散这种干扰了……于是她说出了自己早就应该说的话。

“克拉苏斯和卡雷有危险！那里有灰鳞穴居人和龙兽……”

“是啊，龙兽拉斯克和一些龙人，他们就在那里……”

“那里还有一个被克拉苏斯称作法师杀手的……”

温蕾萨并不担心：“法师杀手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牧师回忆起当时克拉苏斯的样子。“那和普通的法师杀手不同……而且克拉苏斯似乎正受到其他魔法的伤害。”她的话引起了另外两个人的注意，“克拉苏斯似乎怀疑这一切的背后另有操纵的力量。看他的样子，他似乎很熟悉那种力量。”

“吉梅尔的鲜血啊……”罗姆仓皇地说道。他的目光转向温蕾萨，“你不会是以为……”片刻之间，矮人指挥官仿佛又变老了许多。

“这不可能！”温蕾萨口中虽然这样说着，却同样显得很是慌张，“不过，也许……不！”

“这是怎么回事？”德莱尼问道，“你们说的到底是谁？”

矮人用断臂揉搓了一下面颊说：“没有错，不过……你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艾泽拉斯任何地方的人。你也许不知道那头黑色猛兽。”

“黑色猛兽？那些龙兽都是黑色的……”

“是的，它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侍奉某位主人。它们的存在进一步证实了他还活着，而且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一头黑龙？”德莱尼牧师来到艾泽拉斯的时间并不长，她还从没有见到或者听说过活着的黑色巨龙。但她知道那种龙是存在的。“他那么可怕吗？”

“不只是可怕，”温蕾萨嘶声说道，“他就是死亡本身。”

“是的，”罗姆也说道，他仿佛进入了自己最黑暗的回忆，“是的……也许死亡之翼还活着，而且回到了格瑞姆巴托……”

噩梦在攻击克拉苏斯，全都是他渴望忘却的记忆。他又看到了自己心爱的女王和其他红龙成为奴隶。女王产下的幼龙也受到兽人的奴役。成群的红龙在战争中像猎犬一样被兽人驱使，被杀死，从空中坠落。

他还看到了其他一些事情。一个阴沉英俊的贵族、燃烧军团的恶魔、伟大守护巨龙们的集结……

一些记忆并不是发生在格瑞姆巴托，但所有这些记忆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这里有着联系。克拉苏斯竭力想要醒过来，却无法做到。他太虚弱了。这些噩梦——这些记忆不停地困扰着他，完全无视他所承受的痛苦。

就在这时，这些可怕的影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感觉，他并非孤身一人……无论他的躯体躺在何处。

“你看起来还不太像我们。”一个充满嘲讽的声音终于将克拉苏斯惊醒，“我完全看不出你要伪装成我们的哪一个族群……”

红龙法师全身都在颤抖。他发出一声哀号，猛地睁开眼睛。不幸的是，暂时充斥在克拉苏斯眼前的只有他的眼泪。

克拉苏斯试图挪动自己的手臂和腿，发现它们都被捆住了。普通的铁链不可能束缚住他，但一种无法形容的虚弱充满这名俘虏的全身。

“啊，你醒了。”朝他俯下身的是一个脸上带着狰狞笑容的血精灵，“这样要好得多。我会试着温柔一点儿。毕竟，我们应该成为朋友……”

克拉苏斯的目光转向血精灵手中的法杖。它和伊丽笛手中的法杖完全一样。一开始，他还担心那个女孩也被俘了。不过他很快就回想起自己的行动——他将那个女孩送到了格瑞姆巴托外围。至少伊丽笛暂时应该是安全的。

但他和卡雷就不好说了。

那头年轻蓝龙也被铁链锁住，就躺在克拉苏斯旁边，还处于昏迷之中。卡雷现在的样子是一名战士，而不是龙。克拉苏斯希望抓住他们的人也许还没有认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不幸的是，血精灵很快就打碎了他这一点渺茫的希望。“你们两个全都是龙……这可真是……令人着迷。这让一切都完全不同了。”

克拉苏斯没有时间应付这个走狗。“他在哪里？你的魔鬼主人在哪里？”

“‘主人’？我，泽恩达瑞，没有主人……”血精灵将法杖指向克拉苏斯的胸口，“……你应该放聪明一些，对能够给予你希望的人应该保持多一些尊敬……”

红龙法师立刻对这个血精灵产生了新的兴趣。但这时血精灵却向他身后瞥去。

“该死的，她还真不知道给我一点时间……”血精灵喃喃地说着，举起自己偷来的法杖……变成一片影子。

克拉苏斯非凡的知觉让他仍然能够看到那个血精灵的痕迹。他不动声色地看着那道影子从这间囚室中消失。现在这里只剩下了他和卡雷。克拉苏斯向周围审视了一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逃跑的方法。

他最终发现了导致自己虚弱的原因。不出所料，一个金片正高高悬挂在半空中，任何人都无法伸手触及的地方。将它固定在那里的法术很高明。克拉苏斯非常清楚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那件特殊的物品飘浮在空气里。

除了黄金碎片以外，这间洞室没有其他任何惹人瞩目的地方。这说明了真正俘虏克拉苏斯的人对自己的力量很有信心——那个血精灵已经间接证明了他不是控制这里的人。同时这也证明了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份。

但血精灵的话仍然让克拉苏斯有一些困惑。就在逃走以前，血精灵说的是“她”，而不是他。

她……

“奥妮克希亚……”红龙法师喘了口气。是的，他知道是谁抓住了他。死亡之翼强大的女儿还活着。现在一切问题都有了答案，只是克拉苏斯还不知道她到底是如何擒获自己的。

当然，她是死亡之翼的孩子。她不仅在尘泥沼泽南部的巢穴中培育新的龙蛋，还成为了普瑞斯托家族的一员，在暴风城伪装成卡特拉娜·普瑞斯托女伯爵，妄图破坏联盟的领导阶层。

但她终于还是露出了原形。她用来攻击瓦里安·乌瑞恩的阴谋反而造成了她自己的失败。到最后，瓦里安国王和一队勇士在尘泥沼泽找到了她。尽管有许多英雄牺牲在那场战斗中，但黑龙公主也送掉了性命……至少人们都是这样以为的。

很有可能奥妮克希亚再一次愚弄了瓦里安。她和她的兄长一直都是最聪明的龙，尽管他们的天才受到了误导。奈法利安接手父亲和妹妹的事业之后，甚至获得了某种成功，创造出多彩龙。直到勇士们也将他杀死的时候，他们的阴谋才终于完结。但如果奥妮克希亚知道兄长所做的一切，这就能解释格瑞姆巴托现在正发生着什么了。

一阵咕哝声引起了克拉苏斯的注意。一名变异矮人跑进洞室，仿佛是想要看看囚犯是否还在这里。克拉苏斯对这种怪物充满了反感。仔细观察，这种矮人更像是混合了矮人和龙的特征的扭曲生物。与之相比，就连龙兽和龙人也可以算作是英俊了。

那个变异矮人跑到卡雷身边，用一种如饥似渴的态度看着卡雷。克拉苏斯完全不怀疑这种怪物会活着吃掉一个生命，而且还会觉得这样才美味。他凝聚起自己的全部力量，盯着这个怪物，直到这个怪物向他转过头。

烙印在怪物额头上的符文闪耀起明亮的光芒。怪物将牙齿咬得“咯咯”响，然后又跑出了洞室。

克拉苏斯没有想到自己弱小的法术能起作用，不过他也希望至少能做些什么，把这个怪物吓走。他的计划奏效了，只是这让他变得比刚才更加虚弱。

那块被诅咒的碎片对他的控制也变得更强了。

就在这时，克拉苏斯感觉到另一个人在向他靠近。在这么近的距离，他绝不会判断错……

她大步走进囚室，就如同一位女王来到奴隶面前。透过一层轻薄的面纱，她低头俯视克拉苏斯，表情显得兴致盎然，一双仿佛在燃烧的眸子里更是充满了志得意满的神采。

“相信你还不错吧？”她用优雅动听的嗓音说道。然后她的注意力又转向卡雷。“这个英俊年轻的蓝龙是谁？能够得到你们两个真是令人喜不自胜……”

克拉苏斯一皱眉头。这不是奥妮克希亚。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只是这个女人身上散发出的气势无疑正属于恐怖的黑色龙族。但除了奥妮克希亚以外，黑龙一族几乎已经没有别的女性了。

她将脸转向一旁，使得克拉苏斯能够更好地看到她被毁掉的那半张脸。克拉苏斯能够想象她变成龙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子。渐渐地，一头黑龙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直到此时，他才认出俘虏自己的人。

“你已经死了……”比起奥妮克希亚和她被诅咒的兄长奈法利安，这个女人更不可能活下来。克拉苏斯甚至能够相信死亡之翼还活着，也不相信她还活着。

黑衣女士从喉咙里发出一阵轻佻的笑声。她摘下面纱——这和她现在的外表一样，无非都是一种掩饰——她被烧毁的面孔完全显露出来。

“难道我没有一点改变么？”她用嘲讽的口吻说道，“女人总喜欢相信自己一直都美丽动人，哪怕是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后……”

“你永远都不可能改变……你的邪恶……辛萨尼亚。”

“辛萨尼亚……已经很久不曾有人这样称呼过我了。我已经变得更喜欢用这具躯体的名字……希奈丝特拉……因为这和我那位亲爱的、无人哀悼的配偶没有任何关系……”这头雌性黑龙向克拉苏斯俯下身。“已经有多久了，我亲爱的考雷斯特拉兹？五百年？一千年？我们已经有多久不曾享受过相互的陪伴了？”

克拉苏斯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敌意："无论五百年还是一千年，我都不愿意再看到你的脸，希奈丝特拉！你对奈萨里奥的爱给你留下的伤痕从来不曾愈合过，对不对？从你们最后一次交配到现在，它们至今还在灼烧你，对不对？"

辛萨尼亚不是一头普通的黑龙。她一直都是死亡之翼的主要配偶。是大部分死亡之翼邪恶后代的母亲——奥妮克希亚和奈法利安的凶残本性并非全部来自于疯狂的大地守护者。而且，死亡之翼的许多阴谋都有辛萨尼亚的参与。

但辛萨尼亚应该早就死了。克拉苏斯还记得，那应该是更接近于一千年，而不是五百年，当时人们都在探究死亡之翼是否已经灭亡，辛萨尼亚在那时则很活跃。她在达拉然的法师中散播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法术，导致被感染者都无法施法。克拉苏斯全力参与了终止这场阴谋的行动。最终，辛萨尼亚受到自己魔法的反噬，看似死在了那个时候。

一直都是这样，红龙法师苦涩地想道，奈萨里奥一族总是这么狡诈，懂得如何逃脱死亡……

但这头雌龙令人毛骨悚然的外表并非是因为那起事件，也和辛萨尼亚参与的其他一切阴谋都没有关系。正如同克拉苏斯所说的那样，她恐怖的烧伤来自于她和变异的大地守护者的交配。当奈萨里奥被黑暗魔法和更加黑暗的疯狂占据的时候，他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持续燃烧，喷发出炽烈的火焰，让他的同族也无法靠近他，更不要说是和他有身体接触了。

辛萨尼亚是奈萨里奥的配偶中已知的唯一在这样的交配后活下来的雌龙。据说那些凶残的火焰在这么多个世纪之后依然在她的体内肆虐无度。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辛萨尼亚的疯狂丝毫不亚于她的配偶。就连克拉苏斯也无法想象她经历过怎样的折磨。

但无论红龙法师对这头雌龙有着怎样的同情，他仍然无法宽恕辛萨尼亚的所作所为。

"你无法想象这些岁月中的痛苦，这种烧灼，这持续不断的火焰。"辛萨尼亚说道。一只如同她的半张脸一样被焚烧成焦黑色的手抚摸着那被毁掉的面容。"它还在燃烧……"

"尽管如此，你仍然在要实现他疯狂的梦想，让这个世界只剩下忠诚于他的记忆的龙？或者可以说，只忠诚于你的龙？现在你要成为艾泽拉斯的新神了？辛萨尼亚，重新崛起的黑龙女王……"

辛萨尼亚显露出轻蔑的表情，但她蔑视的并不是克拉苏斯，"你要称我为希奈丝特拉，而不是辛萨尼亚！我已经摆脱了污秽的过去！现在，新的黑龙军团将统治艾泽拉斯！那头黑龙已经死了，没有人会哀悼他，我也不会，考雷斯

特拉兹！对于那段往事，我没有什么可以珍惜的地方。我那位无人哀悼的配偶和我那些愚钝无能的孩子根本不值得被我记住！奥妮克希亚、奈法利安、以及所有那些从他的愚蠢计划中活下来的东西，他们全都是我的麻烦！”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女人，克拉苏斯知道，她现在真的不是辛萨尼亚，而是希奈丝特拉。这时，希奈丝特拉忽然对着面露困惑的红龙法师大笑起来，“为什么我要关心那些黑龙？现在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培育出一种远远更有价值的龙族，一群全新的，能够成为神明的龙！”

克拉苏斯停顿了一下，才再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中带着不止一点嘲讽，“是的——希奈丝特拉，我们已经见到了你的成果，作为神明，它们太容易被消灭了。”

“只是初步试验而已。如果奈法利安在黑石塔进行的可怜尝试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他最终创造出的这个概念，只是他没有能成功让这个概念变为现实。这种新的魔法不是他能够掌控的，也不只是黑龙血脉能够承载的。它需要一种新的龙族。这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魔法，是我找到了它……”

“虚空龙……”

“哦，非常正确，考雷斯特拉兹……”面对变化成人形的红龙，希奈丝特拉依然嘲弄地使用着他的真名，“非常正确……真可惜啊，我们从没有如此接近过，否则我们之间一定会有更多的火花。尽管你和我都知道不同的龙族之间有着严格的限制，不能……‘产生混血’？……不过这全都只是因为传统和偏见的局限。实际上不同龙族之间绝非没有结果……”看到克拉苏斯没有回应，她耸了耸肩，直起身子。“不管怎样，我都会从你身上得到我想要的……”

“你在多久之前就将我扯入了你的黑暗计划？”

“多久？我亲爱的考雷斯特拉兹，我从一开始就计划如此了！红龙一族是生命之源！还有什么能够比你们更适合激发我完美后代的创生？”希奈丝特拉瞥了卡雷一眼，“实际上，我还可以告诉你，你把它也带来给我，实在是帮了我的大忙！生命之源和魔法之源！正是因为你们两个，现在我能够创造神明了……”

红龙法师摇摇头。“你说你恨死亡之翼，但你如果不爱他，为什么会如此热烈地拥抱他的疯狂……”

希奈丝特拉打了个手势。克拉苏斯立刻呻吟一声。他感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仿佛暂时被剥除掉了。

希奈丝特拉将手放下，看着克拉苏斯坐在自己面前，不停地喘息着。随后她才平静地回答道：“我尽量让你被捕获的过程柔和一些，这样我能够更轻易

地从你身上取得我所需要的东西。不过你已经承受了一些痛苦，而且你还将承受更多，我亲爱的考雷斯特拉兹，除了乞求我的仁慈，你什么也做不了……”

“这……这没有完，希奈丝特拉！正如同奈法利安成为了自己野心的牺牲品，你……你也会一样！”

“也许我会死在你的手里？你知道飘浮在你头顶上的是什么。尽管守护者们已经宣称，它的一切残余都被永远埋藏到了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但你却暗中私留了一片。你知道你无法毁掉它。就算它所包含的力量已经完全回到了原先所在，但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能量留在了每一个碎片里。”

她转身打算离开，仿佛克拉苏斯对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克拉苏斯知道，他这样看也许没有错。

“休息吧，亲爱的考雷斯特拉兹……我应该在不久之后就会需要你和你的朋友了……”

然后黑衣女士就走出了囚室。克拉苏斯先是盯住囚室门口，看着希奈丝特拉离开，然后，他的目光转向了那个黄金碎片。的确，他一直在自己的密室中，利用另外一块碎片暗中试验黑暗魔法，甚至隐瞒了他所心爱的女王。现在克拉苏斯明白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会落入这样的境地正是因为他接受了邪恶的引诱，并相信他能够控制这一切，利用黄金碎片作为秘密武器，对抗假想中的敌人。

但就算是最细小的恶魔之魂碎片也不是毫无危险的……因为这件宝物的邪恶本质和他的骄傲自大，很有可能他和卡雷都将毁灭在希奈丝特拉的疯狂中……

第十二章

美丽的少女向卡雷微笑，全身闪动着太阳的金光。她挥起手臂召唤他。他向她伸出手，但每一次当他以为他们的双手会握在一起的时候，她似乎都和他只差一点点。

卡雷不顾一切地向她冲去。她也渴望着他能够来到他的身边，但他永远都做不到。

安薇娜……他发出呼唤，口中却没有任何声音。

就在这时，另外一些人出现在他的周围。一位相貌高贵，身材高大的人类男性……他的皮肤正在腐烂。那个幽灵消失了，成为了一头骷髅巨龙的影子……一头冰霜巨龙。随后这头龙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等精灵，身上的衣服仿佛不断喷薄出火焰，但那衣服是纯黑色的，还戴着一顶宽檐帽。

卡雷拼命向她伸手指点，努力想警告她警惕那些可怕的影子，尤其是这一个。

安薇娜……是达尔坎！是达尔坎……

“是达尔坎！”他怒吼一声。

“卡雷！”克拉苏斯的声音穿透了他剩余的噩梦……让他能够看见清醒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绝不比他的噩梦更好。

他们被铁链紧紧捆绑在一座地下洞窟中。这里肯定就是格瑞姆巴托了。他瞪视着自己的同伴：“看来，伟大的考雷斯特拉兹再一次拯救了世界……还是我看错了？”

红龙法师没有显示出受到冒犯的责怪于该男子，他只是问道：“这些梦经常会出现么？”

卡雷将目光转开，他不想讨论这件事。但另外那名俘虏并不打算放过他。

“你经常会梦到她吗，卡雷？”

卡雷猛地向克拉苏斯转回头：“每次我睡着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去意识的时候都会，就像现在这样！这么说让你高兴了吗？”

克拉苏斯摇摇头。“不。”

年轻蓝龙用力呼出一口气：“我们在格瑞姆巴托，对不对？是死亡之翼抓住了我们？”

“不……是辛萨尼亚……或者是希奈丝特拉，她似乎更喜欢后面这个名字，因为她不想再和她那个恐怖的配偶有任何关系。”红龙法师详细讲述了自己刚刚和死亡之翼配偶进行的那场谈话。

卡雷难以置信地倾听着克拉苏斯的讲述，他对这头红龙的愤怒也被暂时放到了一旁。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那块小碎片。

“就是它让我们如此虚弱？”

“正是它……还有我的小宠物。”另一个声音响起。

两个人一齐向洞口看去。克拉苏斯所说的那个名为泽恩达瑞的血精灵正站在那里。他身后的走廊中有一团闪烁微光的能量体，一定是那个法师杀手。不过对魔法广有涉猎的蓝龙立刻就感觉到这不是普通的法师杀手。它发生过某种剧烈的变化……让它甚至对巨龙也会造成威胁。

卡雷能够感觉到这个元素形态的怪物想要靠近自己，但泽恩达瑞一挥手，反而将它向后逼退。

“它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品味，”血精灵说道，“现在它的很多表现会让人想起其他生物，比如魔法吞噬者。”

“你想要干什么？”克拉苏斯问道。

泽恩达瑞咧嘴一笑：“我想要和你们交朋友……”

卡雷哼了一声。

“你不相信我？我最近知道了一些事，尤其是关于那位穿黑衣的可爱女士。我相信，你们和我对于她一定会有一些一致的看法。”

“你在玩火自焚，泽恩达瑞，”年长的红龙说道，“我们不会和你一起自取灭亡。难道你不知道她一直都在等待你因为自己的欲望而露出背叛的形迹吗？”

“当然，她是在等这个。这就让事情变得更有趣了。”

两名俘虏相互瞥了一眼。卡雷以为他的同伴会继续逼问血精灵，但克拉苏斯却仿佛对于他们这个唯一的逃脱机会毫无兴趣。

“你想要我们干什么？”卡雷终于问道。

泽恩达瑞也在等待克拉苏斯说话，但年长的红龙一直保持着沉默。于是血精灵将注意力转向蓝龙：“她在等待一个时刻。我只是一个血精灵。但一头龙将远比我更有能力延迟她所等待的那个时刻到来……”

“她等待的是什么？”

“那么，你有兴趣了？”

卡雷露出牙齿：“如果不是现在这种情况，我绝不会和你这样的人说话。”

泽恩达瑞的目光转向克拉苏斯：“那么他呢？”

红龙法师仍然保持着沉默，这激怒了卡雷。难道克拉苏斯还以为他们能有多少选择，能够拒绝这个血精灵提供的机会？

“他不代表我，我也不代表他，”蓝龙怒气冲冲地说道，“我很有兴趣。你也需要和我合作，对不对？”

“两个要比一个好。我给你一些时间，让你能说服你的朋友……但要知道，时间是很宝贵的。”

说完这句，泽恩达瑞就溜出了山洞。法师杀手没有立刻跟上他，而是留在洞口，仿佛仍然在渴望着扑向那两头龙。直到血精灵向它吆喝了一声，它才最终消失。

“他们会以狡诈的手段将看似微不足道的邪恶融入到一切事物之中，”克拉苏斯说道，“这就是格瑞姆巴托。这里的邪恶不仅无所不在，甚至还会变化成……”

“你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你完全拒绝和他打交道？”

“那个血精灵是一个大傻瓜，甚至不值得和他进行游戏，年轻人。他的黑暗很可怕，但和希奈丝特拉相比，简直不值一提。相信我，如果和他做交换，我们失去的可能远比得到的要多。”

卡雷对克拉苏斯怒目而视：“我永远都看不懂你。那就随你的便吧。等到泽恩达瑞再回来，你尽可以烂在你的椅子里，盯着那个被诅咒的碎片，直到那个黑衣女人把你拖出去，做成祭品，或者用其他手段处置你。”

“她在制造一种变异的龙，我们要用生命饲养她的造物……”

“所以我们更应该抓住一些微小的机会逃出去……除非你自己有什么神奇的计划？”

红龙法师眯起眼睛：“我不会称那个计划是‘神奇’……甚至它也算不上一个‘计划’……但……但我也许还是能做些什么……”

年轻蓝龙等待着更多解释，但克拉苏斯只是将注意力转向洞口……盯住那里。

他在这里……考雷斯特拉兹在这里……

希奈丝特拉再一次享受着这种感觉。她的一切计谋都成为了现实，就像她梦想的那样。实际上，她收获的远比预料中更多。那头蓝龙肯定是命运送给她的礼物。

死亡之翼的配偶大步走到深坑边缘，她喜爱的孩子就在这座坑中休息。这个孩子已经很饿了，非常饿，但它也终于知道自己会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得到喂养。

“真是可惜，他没能早些到来。”希奈丝特拉喃喃地自言自语，“还有那头蓝龙也是。如果他们的精华能够被注入到蛋中就最好了。现在他们能够强化这孩子，但不会成为它的一部分了。”黑衣女士不由得一啧舌，“可惜了，真是的……”

但还有其他龙蛋。她脑海中的声音提醒她，下一批龙蛋就能得到这颗蛋未能获得的滋养！它们会更加强大，成为你在受过这么多年的苦楚之后真正的报偿……

“是的，”她高声表示同意，“下一代会超越卓贡纳克斯……”

随着她说出这个名字，深坑中的生物发出一阵躁动。

“嘘，嘘，”疯狂的雌龙悄声说道，“休息吧，亲爱的卓贡纳克斯，休息……晚餐很快就会准备好。”

深坑再次陷入了寂静。希奈丝特拉满意地召唤来两名灰鳞穴居人。

“下去。你们知道我需要什么。你们去那座洞中为我找到那头虚空龙。”

灰鳞穴居人咕哝着表示明白，然后就跑下去执行命令了。

希奈丝特拉再一次窥视这座黑暗的深坑，然后转身向洞口走去。她已经能够想象下一批龙蛋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有那些从中孵化出来的辉煌幼雏。

“终于！”黑龙喘息着说道，“终于……”

深坑中再次有了动静。幼龙早就发现，如果自己装出一副满足的样子，就能知道很多东西。但这一次，也许他知道的并不是他喜欢的。

更多龙蛋……新的弟弟妹妹……比他更优秀的弟弟妹妹……

卓贡纳克斯发出一声嘶吼。

矮人们和他们的两位与他们完全不一样的盟友悄悄向格瑞姆巴托靠近。温蕾萨一再坚持要立刻行动，不过罗姆还是说服她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在阳光下，他们太容易被发现。敌人的哨兵很容易就会看见他们，而且他们还要对付敌人的魔法。

对于魔法，伊丽笛提供了一些希望。尽管血精灵的确有可能发现她，但她怀疑血精灵并不像她这样对法杖的力量有足够深刻的了解。

“他占有那支法杖的时间并不长，几乎就是在他擒获那头虚空龙以前。”德莱尼牧师告诉其他人。

关于虚空龙的事情让温蕾萨和矮人们都大吃了一惊。就连伊丽笛也不知道这种龙的来源。他们仿佛突然就出现在了外域，对德莱尼一族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但从伊丽笛了解到的零星线索来看，这种令人困惑的生物似乎并不是那么邪恶。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是什么，又是怎么出现的。

那头虚空龙仍然是牧师的行动目标。她甚至努力将另外那支法杖排除在自己的思考以外。如果总是渴望为朋友复仇，那么在关键时刻她很可能会无法清晰思考。但现在伊丽笛意识到她犯了一个错误，她这样做只是在努力不去正视她正面临着多么大的危险……她的任务实际上是多么不可能完成。

但在这支队伍出发的时候，温蕾萨向她承诺了三件事，一是他们会找到虚空龙。是把虚空龙解救出来还是杀死都可以等找到那头龙以后再决定。

“不能让那头龙威胁到别人，如果他有这样的欲望，就只能消灭他，德莱尼，”游侠坚持道，“而且我们都清楚，我们更不能让那些人利用他来完成他

们的邪恶计划。如果可以，我们会解救他，但我们不会让这座山中的邪恶继续下去，不能允许这里再出现你说的那两头变异怪物。”

三个承诺中的第二个是关于血精灵的。温蕾萨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泽恩达瑞是我的。如果你要拿走那支法杖，将它带回去，那都随你，但我的堂兄是我的。”

第三个承诺也是最重要的承诺——他们会找到克拉苏斯和卡雷，只要他们还活着。这不只是为了那两头龙，更是因为两头巨龙，尤其是那头老龙，能够让他们成功的机会大大增加……更能确保他们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活下来。

现在情况对他们很不利，但罗姆还在努力鼓舞大家的士气：“局势不会比夺回格瑞姆巴托那一战更加不利！至少现在没有兽人军队看守这里，也没有……”

“确实没有，但现在这里有灰鳞穴居人、龙人和龙兽，”他的副手格伦妲用她一贯实事求是的口气说道。

不过副指挥官的话也不会让战士们感到气馁。所有跟随罗姆来到这里的矮人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格瑞姆巴托依然像温蕾萨记忆中一样阴森恐怖。她打了个哆嗦，突然非常希望罗宁能够在自己身边。但罗宁还有自己的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她离开，那就只有罗宁能够守护他们的孩子了。现在那两个孩子被交给了加莉亚照顾，那是一位身体壮实的家庭主妇，自己有六个孩子，而且已经当了祖母。同时她也是这对双胞胎的第二位母亲。只是加莉亚没有能力保护他们。

祈祷在这一切之后，我们还能再见，她在心中向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们说道。但如果这个祈祷不能实现，她也会竭尽全力确保她邪恶的堂兄再也不会威胁到她的家人。

她有太多亲人死在了过去的战争中。她的姐姐希尔瓦娜斯甚至还在承受着比死亡更加可怕的命运。这些悲剧已经够惨痛了，而随后又出现了血精灵。她那么多同族都背弃了他们的传统，走上黑暗之路。在太阳之井被毁以后，他们已无力承受这场灾祸的损失。温蕾萨回忆起自己经历的悲剧，不由得在心底问自己，如果不是罗宁帮助她重新振作起来，她是否也会加入到那些血精灵之中。后来，当那种失落感偶尔卷土重来的时候，她对双胞胎的爱又给了她莫大的帮助。

她小时候就很熟悉泽恩达瑞。她的那位堂兄一直都野心勃勃。但在过去那个时代里，野心会受到城市的约束。泽恩达瑞本想在自己的族群中逐渐晋升，无论要超越自身的种姓阶层对于个人而言有多么困难。作为一个对高等精灵社会的森严等级也颇为不满的精灵，温蕾萨当时很欣赏这位堂兄的志气。

但是当泽恩达瑞变成血精灵以后，他的全部野心都只集中在一件事上……获得更多力量。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胃口，他竭力从其他人那里夺取更多魔法。温蕾萨早就听说过关于他的种种恶性的流言蜚语，却从没有想到过他会成为自己的灾祸。作为一名血精灵，泽恩达瑞成为了部落的一员，联盟的死敌。温蕾萨本以为他迟早会恶贯满盈，被某位法师或者圣骑士取了性命。

但泽恩达瑞却对她的儿子们下了手。罗宁和温蕾萨都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多么非同寻常。父母是高等精灵和法师的孩子实在是太罕见了。只要站在他们身边，就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潜力。就在他们出生以后，罗宁就说过一些话。温蕾萨现在才意识到，丈夫比自己更有远见。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长大，”红发法师情绪低沉地喃喃说道，“希望他们能够平安长大……”

一句简单的话，却隐藏着复杂的恐惧。

温蕾萨一边思索丈夫的话，一边准备好一支箭。她的佩剑是丈夫送给她的礼物，还插在她腰间的剑鞘里。

“只能是眼睛和下巴下面，喉咙最高处……”罗姆对她说，“如果你想要迅速杀死一头龙人，甚至是一个龙兽，那就是你的最佳选择，女士。”

游侠仔细审视这一地区。从某种角度来讲，她的眼睛在黑暗中如同那些矮人一样敏锐，但那些龙兽和龙人的黑色鳞甲让它们几乎与黑夜融为一体。灰鳞穴居人更容易干掉，但她认为在那些渣滓身上使用自己的剑是一种浪费。

但她首先看到的还是一个灰鳞穴居人。那个肮脏的生物趴伏在一块大石头上，像狗一样嗅着空气，同时仿佛在咀嚼一块肉……希望他嘴里的只是一只倒霉的蜥蜴。

温蕾萨拉紧弓弦，然后松开手指。

一支箭在灰鳞穴居人的胸膛上绽开了一朵血花。那个身上覆盖鳞片的矮人吐出口中的食物，面朝下跌倒在岩石上。他的身体撞击地面时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如同游侠预料的一样。

在黑暗中，几个矮人组成灵活的队形，向面前的洞穴入口悄然靠近。在温蕾萨身边，德莱尼耐心地等待着。这位游侠已经告诫伊丽笛要一直留在自己身边，行动时只能跟在她的身后。伊丽笛从不曾来过格瑞姆巴托，而精灵游侠对这里还有一些回忆……其中有一些是她从未提起过的噩梦。

另一名灰鳞穴居人出现在上方的一座岩桥上。温蕾萨悄声骂了一句。她不想杀死那个怪物，但她别无选择。更糟糕的是，那个怪物所在的观察点就算是

对这位技艺高超的游侠来说也很难予以完美狙杀。

德莱尼突然伸手按住游侠的肩头，悄声说：“让我试试。”

不等温蕾萨阻止，这名牧师已经悄无声息地向前走去。温蕾萨看着伊丽笛一直向那名哨兵靠近过去。尽管德莱尼显然非常小心，但游侠还是很惊讶那名灰鳞穴居人竟然没有看到她进而出声示警。实际上，有时候灰鳞穴居人的眼睛就直视着德莱尼，却仿佛对这个陌生人完全不关心。

应该是牧师的技巧，游侠想道。她早就听说牧师有某种技能能够让他们想要接近的人根本注意不到他们，或者不把他们当作威胁。

伊丽笛一直向上攀爬，到达了那名奇怪的神情冷漠的哨兵旁边，随后用手掌击中了灰鳞穴居人的脖子。

哨兵一声没出就跌落下来。

在游侠右边的岩石上，罗姆发出一个短促的信号，随后继续向前走去。矮人们距离洞口越来越近了。但温蕾萨早就从罗姆那里知道，他们曾经多少次来到这里，却遭到了惨痛的打击。

无论如何，他们正缓慢而坚定地接近他们的目标。现在大家全都在警惕是否有其他灰鳞穴居人甚至龙人出现，以免再有灾祸发生。

我们来救你了，克拉苏斯，温蕾萨心中想道，我们来救你了。她的心情陡然冷酷，然后她又在心中说道，我也来找你了，泽恩达瑞……

地面开始颤动。

游侠猛地吸了一口冷气。她抓住距离自己最近的岩石。身边的地面不断地剧烈起伏，仿佛猛烈的地震正扫过这一区域。

而格瑞姆巴托本身却死一般寂静。

矮人们努力保持着平衡。尽管他们对地震都很熟悉，但这场地震如此猛烈，就连他们都无法站稳脚跟了。

她没有再看见罗姆的影子，不过还能看到格伦妲。那名女性矮人正挣扎着向她走过来。

她们两个之间的地面上出现了一道裂缝，从里面猛烈地喷出一股灼热气体，迫使游侠和矮人战士都不得不向后退去。

从这道裂缝和她们周围的其他一些裂缝里，一些怪物开始缓缓地爬出来。

这些怪物全都是燃烧的岩石形成的。

它们的身体还都包裹着一层金光，如同傀儡一般向还在努力稳住身体的矮人们走过去。它们的身体像是人类，但缺乏人类的细节特征——这让它们看上去更加令人不安。

“亡灵！”格伦妲喊道，“他们不是亡灵天灾，”她转过身补充，“而是另一种被魔法唤醒的怪物！”

没人想到会在这里遭遇这种危险。现在这座山的主人一定拥有恐怖的力量，才能召唤出如此可怕的生物。

一名矮人朝距离自己最近的熔岩怪物挥出战斧。他的斧头熔化了。他只能丢掉武器让自己的手避免灼伤。

这些熔岩怪物的灼热手臂却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发动了攻击。它环抱住面前矮人的头。矮人发出一阵尖叫，不过他没有受太多苦。眨眼间，一具无头的躯干就倒在地上，让所有人的心中都掠过一阵寒意。

“我们没办法和这些怪物作战！它们的数量太多，我们的武器毫无用处！”格伦妲一边喊，一边向周围扫视了一圈，“罗姆在哪里？他必须发出撤退命令！”

游侠不想撤退，她背起长弓，抽出佩剑，朝距离自己最近的熔岩怪物冲去。

剑刃轻松地切开了柔软的熔岩躯体。罗宁一直担心妻子会遭遇特殊的魔法怪物，所以赋予这把剑能够对抗大部分魔法能量的特质。元素怪物变成两片，跌倒在温蕾萨面前，还在不断地蠕动着。

只是一次喘息之后，她又砍开了第二个步履蹒跚的怪物。但格伦妲对局势的判断非常正确。现在到处都是这种熔岩怪物了。

尽管格伦妲已经呼喊众人立刻撤退，但她自己并没有转身逃走。她是一位忠诚的战士，一边竭力使用武器战斗，一边还在等待罗姆。不幸的是，即使是和熔岩怪物最微弱的撞击也会毁坏矮人武器。

现在这些熔岩魔鬼正不停地向他们聚集过来，更重要的是，温蕾萨注意到它们的速度虽然不快，却明显是要将矮人驱赶到一起。除非矮人过分激烈地抵抗，否则这些怪物似乎并不打算杀死入侵者。

他们想要活捉我们！精灵游侠得出了这个令人惊慌的结论，但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她现在没心思搞清楚这件事的答案。她知道自己的武器可能是他们最大的希望，便一步越过了将她和格伦妲分开的地缝。

“尽可能让大家立刻跟到我身后！”游侠命令道，“我会努力杀出一条路！”

“但是罗姆！我找不到罗姆！”

“我们不能再等他了！”这样对待一位以前就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过的战友，游侠感到一阵锥心之痛，但温蕾萨相信换成罗姆，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格伦妲向其他人喊出命令。矮人们尽可能使用手中的剑斧挡开那些身上冒火的敌人，紧跟在温蕾萨身后。游侠则砍倒一个又一个恐怖的敌人。一时间，肢体横飞，熔岩碎片不断溅落在她的胸甲上，甚至差一点崩在她的脸上。但她对这些全不在意。在她的努力下，他们面前的敌人越来越少。

但就在这时，地面再次震动，又一道缝隙出现在她的面前。大量熔岩怪物掉入这道缝隙中，但它们的消失并没有多大意义，反而是游侠选择的道路又被封死了。

“我们必须向东方走！”温蕾萨喊道，但她刚一转向，灰鳞穴居人和龙人就向他们发动了攻击。

他们面前就是那个被罗姆称作拉斯克的巨大龙兽。温蕾萨想要抽出长弓，一剑射穿这个怪物的喉咙，但她没有这个机会。

“放下武器，就能活命！”龙兽用粗重的声音说道。然后他指了指那一排排默不作声的熔岩怪物道：“继续战斗，这就是你们的命运……”

温蕾萨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挥舞长剑了。就连矮人们也很难全力使用自己的武器。

精灵游侠知道，他们已经输了。她看向格伦妲。女矮人的表情和她一样。就像拉斯克说的那样，他们只有两个选择。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放下武器！”格伦妲命令其他人。没有矮人反抗命令。

温蕾萨丢下佩剑，同时祈祷这样做不会让他们立刻在这里遭到屠杀。

他们投降之后，熔岩怪物们就纷纷坍塌了，碎裂的身躯在惊愕的战士们眼前流入地缝之中。

灰鳞穴居人和龙人围了上来。一些灰鳞穴居人迫不及待地取走了矮人的武器，同时嘴里发出阵阵嘶吼，或者用力咬着牙齿，仿佛饿得厉害。

一个灰鳞穴居人伸手去拿温蕾萨的剑，但拉斯克命令他退回去。

“这是我的。”龙兽宣布。他拿起罗宁的作品。“剑身的重心很稳……”然后他又向部下命令道，“到底层坑洞去。女主人命令……”

矮人和游侠想要潜入格瑞姆巴托深处，现在他们如愿以偿了，只不过情形和他们所希望的完全不同。对于龙兽口中的那个女主人，温蕾萨一边咒骂，一边却又不由得心生赞叹。这些熔岩怪物中肯定有黑龙的力量。那么他们的女主人是谁？奥妮克希亚，死亡之翼的女儿？肯定不是。罗宁曾经说过，根据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情报，那头黑色雌龙已经被证明死亡了。但还有什么龙能够指挥这个黑色龙兽和他的龙人部队？拉斯克说的肯定是“女主人”，那就不会是死亡之翼，也不是奈法利安。

父亲、儿子、女儿……

那么母亲在哪里？

突然间，游侠希望自己没有决定投降。现在温蕾萨想到的只有死亡之翼的配偶之一潜藏在格瑞姆巴托。而在他的配偶中，温蕾萨只知道一个名字——辛萨尼亚。

是她说服了矮人们将自己交给了发疯的大地守护者的配偶。

温蕾萨的胸甲下面还藏着一柄匕首。现在他们的敌人只剩下了这些有生命的龙兽、龙人和灰鳞穴居人。她希望如果自己能够制造一场混乱，至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能有一点逃跑的机会……

她自己的剑突然抵到她的喉咙前，燃烧的剑刃上溢的能量让她的汗水不断滴落。

“匕首还是你的头，”拉斯克恶狠狠地笑着，“总有一个要落下……”

游侠丢下了匕首。一名灰鳞穴居人将那把匕首捡起来，又很聪明地献给了龙兽。

“聪明。”拉斯克一边说，一边将这件武器插在自己的腰带上。

俘虏们被赶进了山洞。

但龙兽还是漏过了一名敌人。伊丽笛没办法援救温蕾萨和其他人，尽管她差一点就要从岩桥上爬下来，全力一战。但到最后，这名德莱尼还是决定自己不能莽撞，要等到机会合适的时候再救出她的朋友们。

牧师向周围看了一圈，发现了另一个洞口。到达那里需要爬过一片危险的山坡，但那是她进入山中最好的机会了。

伊丽笛解散了法杖，然后像蜘蛛一样爬上岩壁。她对眼前的情况没有幻想。现在他们面对的力量的强大和邪恶，早已远远超过了那个血精灵，尽管那个血精灵做的坏事就已经超过了她的想象。而现在只剩下了她一个人。这是她在从这次旅程开始时就有的预感。在某个时刻，她必须做出关键的决定，一切都将因此而改变。这一定就是那个时刻。

克拉苏斯、卡雷、温蕾萨和矮人们全都被俘虏了。她当然应该先找到他们之中的一个或多个，立刻进行援救。就像那位游侠说的一样，克拉苏斯很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但就在伊丽笛进入洞口的时候，她确定无疑地知道，自己首先找到了一直追踪的虚空龙……

第十三章

“你感觉到了吗？”卡雷问克拉苏斯，“山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红龙法师没有回答。就像刚才一样，他的注意力还在他们囚室的入口。

红龙的沉默只是进一步激怒了年轻的蓝龙。他已经有五六次尝试和另外这头龙说话了，但克拉苏斯至多只是点点头，如同雕像一般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卡雷明白他的同伴脑子里有别的事情。他已经不止一次向克拉苏斯提议，希望克拉苏斯能够和他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克拉苏斯知道卡雷仍然倾向于接受那个血精灵提供的机会，哪怕只是为了脱离当前的困境，挽回败局。这种想法的确有些道理，但如果考虑到格瑞姆巴托的幕后黑手是希奈丝特拉，这么做不会有任何好处。

克拉苏斯没有和卡雷争论，而是选择为一个可能更遥不可及的希望而努力。

“我们也没多高贵……”蓝龙苦涩地说道。

尽管还在集中精神应付眼前的状况，克拉苏斯还是禁不住好奇地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玛里苟斯大人已经恢复了理智，但他对于那些凡人种族和他们对魔法的滥用很不高兴。他宣布只有龙能够合理地使用魔法。”卡雷摇摇头，“但现在，我看到了龙对魔法的滥用比其他种族还要糟糕……”

克拉苏斯正要说话，却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沿着隧洞朝他们这里走过来。那东西的身上没有散发出泽恩达瑞、法师杀手或者希奈丝特拉的魔法能量。也许那真的会是克拉苏斯所希望的人。

一个灰鳞穴居人走进他的视野。

克拉苏斯没有感到失落，心中的希望反而进一步增长起来。他咕哝了一声。这是他早些时候听到的这些灰鳞穴居人使用的语言。

克拉苏斯用自己的目光指引这个变异矮人。数千年以来，他对于这种手段已经非常娴熟。他很少会使用这种技巧，因为他鄙视这种奴役他人的手段。但有时候，这也是逼不得已的办法，比如现在。

尽管灰鳞穴居人身材短粗，却依然是敏捷的攀爬者。毕竟他们一直生存在格瑞姆巴托深处的洞穴里。克拉苏斯驱使他一直向上攀爬，迅速靠近了洞顶。

这时候，红龙法师将目光转向了飘浮在半空中的碎片。

灰鳞穴居人纵身一跃。

沉重的矮人躯体压住了那块碎片，眨眼间，他全身都泛起了金光。他显然非常痛苦，但他并没有放开黄金碎片。

怪物和金片一同跌落在地上。

“它还活着吗？”卡雷问。

“它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红龙法师有些哀伤地回答道。作为一名侍奉并守卫生命的使者。现在他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如此冷酷地操纵另一个生物，哪怕是这样一个生物，他也还是会为此而感到遗憾。克拉苏斯甩脱自己的懊悔，转而问道：“现在你能感觉到我们周围有什么不同吗？”

一开始，卡雷似乎还不太明白。就在这时，蓝龙突然皱了皱眉。

“那块碎片……它的影响力减弱了……只减弱了一点，但我的感觉不会有错。”

“这正是关键所在。灰鳞穴居人额头上的符文让他们对许多魔法都能免疫，应该也能阻挡碎片的魔法。”

卡雷开始努力挣脱自己的绑缚。克拉苏斯能够感觉到蓝龙在使用自己的魔法，却没有任何作用。

“你什么都做不了。”红龙法师向他解释。

卡雷皱起眉头：“那这样做又有什么用，老家伙？如果我们还是逃不出这座洞穴，你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力气？”

“但我们可以……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另一头龙看上去却没那么有信心：“除了让我们虚弱的碎片以外，这里还有其他力量……那些力量对你的压制更强，考雷斯特拉兹。”

“这本来和你没有关系。你也许已经想到了，希奈丝特拉早就预料我会介入此事，所以她为此布置了很长时间。我遭到风暴、海怪和各种黑暗元素与魔法的攻击，其中还包括纳迦。那些纳迦可能是自愿效忠于希奈丝特拉，或者是遭到强力胁迫。为此，我受了伤，至今还没有痊愈。这些都是为了让我变得虚弱，让我能够被她打倒……而我放任这些事情发生。”克拉苏斯直起身子，“因为我并非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虚弱……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两个合力，至少应该能将我们两个从这些束缚中解脱出来。”

“但还有什么力量在压制我们？”卡雷一边问一边做好了准备。

“我有一些猜测，但现在讨论这种事只会浪费时间，增加我们的风险。只要逃出这个洞穴，我们就能对付那种力量，以及处理好其他所有事情。”

“你永远都是这样讳莫如深。你的女王一定很喜欢神秘……”

克拉苏斯没有显露出蓝龙最后这句话让他又回想起多少令他深深懊悔的事情。红龙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个任务中活下来，再次与他心爱的女王相见。确实，克拉苏斯经常落入危险的境况里，而岁月侵蚀的痕迹在他身上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打算放弃自己选择的艾泽拉斯守护者的职责，直到死亡真正找到他。

“我们将意志力量集中在一起。”他对卡雷说。

蓝龙显然不想这么做，但还是点点头，闭上了眼睛，就像克拉苏斯一样。

蓝龙的魔法和红龙的不同。但就算是克拉苏斯也不由得为这位伙伴的特别之处感到惊讶。卡雷苟斯体内的魔法流动与克拉苏斯接触过的其他蓝龙都不一样，甚至和玛里苟斯也有所不同。

克拉苏斯意识到，卡雷苟斯不仅在蓝龙族群中，而且在所有巨龙里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曾经与太阳之井交融在一起。

卡雷并不知道自己的变化——克拉苏斯很快也察觉到了这一点。这种影响细微而且深刻，太阳之井的能量完全渗透进这头蓝龙的本体之中，克拉苏斯认为这出于太阳之井的自我意愿。

在完成自己真正的使命之前，安薇娜将自己的爱交给了她的勇士。也许卡雷自己还不知道，她将永远和他在一起，哪怕在他最黑暗的时刻。

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两个甚至比考雷斯特拉兹和阿莱克丝塔萨还要亲密。

克拉苏斯感觉到卡雷突然的急躁，蓝龙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安薇娜向卡雷的隐瞒是有原因的，红龙法师尊重她的选择。

克拉苏斯开始集中精神，将自己能够使用的能量和同伴的力量缠绕在一起。这股力量被聚焦在绑缚卡雷的一道铁链上。这是克拉苏斯的选择。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至少他希望蓝龙能够先出去，向龙族发出警告。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身上的铁链也都被注入了魔法。但他们终究是交了好运。死亡之翼的配偶显然以为只要有恶魔之魂的碎片就足够了。克拉苏斯和卡雷终于找到了法术的薄弱环节，并一步步将其摧毁。

蓝龙的手腕自由了。

那以后，其他铁链的就更容易对付了。一分钟时间里，他们两个已经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尽管全身还有些酸痛。

“现在如何，考雷斯特拉兹？”卡雷坚持用同伴的全名称呼他，而不是使用他当前身份的化名。克拉苏斯更喜欢根据自己所处状态使用不同的名字，而这个年轻人显然不喜欢这样。“我们要带走这块碎片吗？”

“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一块碎片，并掌握了使用它的方式。希奈丝特拉让这块邪恶的碎片完全属于她了。”克拉苏斯踢开灰鳞穴居人的尸体。恶魔之魂的碎片在灰鳞穴居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只能将这块碎片留在这里。”

“我不喜欢这样。”

“我也不喜欢……”尽管口中这样说着，克拉苏斯还是头也不回地向洞口走去，仿佛那块碎片已经不存在了。片刻之后，卡雷快步追上了他。

“你觉得该从哪里出去？”蓝龙在隧洞中问。

“没必要刻意去找，只要往下走就行。”

卡雷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说：“当然。”

“我们必须找到伊丽笛所说的那头被俘的虚空龙。我们必须确定它能不能被安全地释放出来，如果不行，又该用什么办法才能最快地消灭它。”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现在还虚弱得厉害。”

“所以我们还必须找到压制我们力量的因素。我相信，那一定就在距离虚空龙不远的地方。恶魔之魂的碎片很强大，足以对付我们，但这座山本身也在放射出一种邪恶的气息，让我们感到衰弱，甚至能杀死我们。这不是一块小碎片能够做到的，哪怕是恶魔之魂的碎片也不可能。希奈丝特拉一定有更加邪恶的计划。”

年轻的蓝龙表示同意：“我们也许必须分头行动。”

“你肯定不喜欢有我在身边，如果有必要，我们的确应该各做各的。”

卡雷笑了起来。但当他意识到克拉苏斯不是在开玩笑，笑声就戛然而止了。

与此同时，红龙法师终于决定了他们前进的方向。他过去就研究过格瑞姆巴托，但他现在的状况对他的记忆多少会有些影响。

“这边。”他指着泽恩达瑞最后离去的方向说道。

卡雷打起精神。“就依你说的。”

“你能制造出护盾，屏蔽掉希奈丝特拉的侦测吗？”

“我只能制造出很弱的护盾，考雷斯特拉兹。”

红龙法师一边走，一边思考。“她正忙于她的计划。就算是很弱的护盾应该也足以掩护我们。”

年轻的蓝龙在面前画了一个圆圈。这件事克拉苏斯自己本来也可以做，但他已经在使用自己的力量侦测前方的状况了。

卡雷画出的圆圈逐渐膨胀，充满了岩石隧道，然后它开始扩张，变成一个圆球，将两头龙包裹在其中。与此同时，它慢慢变成了隐形状态。

“至少它能帮助我们躲过龙兽和龙人，”蓝龙说道，“也许还有血精灵以及那个变异的法师杀手。”

“如果它能躲过他们，应该也就能躲过……”

这条隧道的大部分都没有照明，不过这没有对两头龙造成什么困扰。在这里的石壁上不时会有一颗水晶突出来，散发出微弱的光线。

“这些隧道会延伸多远？”卡雷低声问。

“也许除了死亡之翼自己，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算是兽人也不曾真正深入过这座山。”

“龙也没有过？”

“龙也没有过……当然，可能死亡之翼除外。那个疯子能够在正常生命必死无疑的地方活下来。”克拉苏斯没有告诉卡雷，依照现在的情况，至少他有可能不得不深入到格瑞姆巴托的最底层。

他们沿着同一条隧道向前走了一段时间，遇到一个十字路口。克拉苏斯在路口停下脚步，嗅了嗅空气。

“到处都是灰鳞穴居人的气味，想要确定它们的位置根本不可能。不过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下每条路上会遇到什么。右边这条路很有可能会向上爬。前面这条似乎至少会向下一层，甚至也许会最终引领我们到达我们的目标，但我不能确定是否应该沿着它走，还是走左边这条路……”

一阵充满痛苦的咆哮声如同雷鸣般震撼着整座大山。克拉苏斯和蓝龙靠在山壁上，努力躲避着如雨点般落下的石块。

咆哮声停止了，而山体的颤栗又过了一段时间才停止。

“是从左边传过来的，考雷斯特拉兹。”

“是的，我们有选择了。”

两个人缓步朝那个方向走去。克拉苏斯很想走得更快一些，但现在他们两个的身体状况都不可能和希奈丝特拉进行一场正面战斗。他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

这时突然又传来一声咆哮，就连克拉苏斯也打了个哆嗦。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吼声。就算是巨龙也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甚至曾经和他们战斗的那两头变异龙种也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那……那是什么？”

“看起来，希奈丝特拉有了新的孩子……”

卡雷惊骇地看着克拉苏斯：“你的意思是，就像我们早先遇到的那两头龙一样？”

“我相信那两头龙和这个家伙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她不会重复自己的错误。”克拉苏斯考虑了一下，“这一声咆哮和刚才那声痛苦的咆哮来自于同一个方向。”

“而且听起来更近。”

“确实……”他们又等待片刻，没有新的咆哮声传来，不远处却响起了说话的声音。

两头龙一言不发地沿着隧道向后退去。克拉苏斯朝一条黑暗的岔路指了指。根据他的探知，这条岔路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被使用过。

卡雷继续维持着隐蔽护盾。他们两个一直走到岔路尽头的另一个岔路口，才停住脚步。

那头雌性黑龙距离他们很近，非常近。克拉苏斯准备好用自己体内仅存的力量与她一战。狭窄的隧道让他们都不可能恢复龙形，却无法阻止希奈丝特拉施展强大的法术，现在这两个逃亡者就算是把力量合在一起也敌不过那头黑龙。

就在这时，希奈丝特拉的声音和气息都渐渐退去了。克拉苏斯又等待了很久，才最终往回走去。

在卡雷的陪同下，他一直朝咆哮声的源头靠近。最终，他们进入了另一座洞窟。克拉苏斯立刻提高了警惕。在这座洞窟的一侧，一座深坑一直深入到绝对的黑暗之中。红龙法师小心翼翼地向坑中窥视。但除了弥漫在整个格瑞姆巴托的邪恶气氛以外，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真奇怪啊，”克拉苏斯喃喃地对自己同伴说道，“我本以为……”

卡雷突然抓住他的手臂，朝远处一指。

两头龙人从洞窟的另外一边走了进来。

龙人比刚刚逃出囚室的龙更惊讶。卡雷向前一跃，一柄魔法利刃已经出现在他的手中。现在这件武器的光芒已经比克拉苏斯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弱了许多，但它还是切穿了第一名卫兵的厚硬鳞片，将其重伤。就在那头高大的怪兽想要反击的时候，卡雷又一举劈开了他的双臂和胸膛。

第一头龙人倒下了，第二头立刻出声示警。克拉苏斯一挥手，希望自己至少还有足够的魔法力量阻止龙人的吼声。

龙人张开自己的长嘴……但没有任何声音发出来。它将手中的大斧朝洞壁砸去，却同样寂静无声。

卡雷目露凶光，和第二头龙人展开战斗。大斧险些劈中他的头颅，而他的武器已经砍断了斧杆。

还没等龙人搞清楚状况，卡雷已经再度挥出利刃。

龙人的头砸在了地上。

怪兽卫兵仓皇向后退去。尽管利刃上的火焰迅速让伤口闭合，尽管它是一头四腿猛兽，但这处创伤还是太严重了。龙人只能用双手死死捂住自己受伤的脸。

蓝龙的利刃刺穿了龙人的胸膛。

克拉苏斯来到卡雷身边。年轻蓝龙猛烈地喘息着，但并不是因为用力过度。年长的红龙能够看出来，这个年轻人正在重温过去的某个关键时刻。

“我们需要迅速解决掉它们。”克拉苏斯悄声对卡雷说道。他只能用这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将卡雷从过往的记忆中拽出来。

“这个深坑看起来很方便。”卡雷制造出一颗蓝色光球，又将光球向坑中送下去一段距离。但他们还是看不见坑底。于是卡雷把光球收回来。“它很大……而且非常非常深。克拉苏斯，把那两个东西扔进这里一定很合适。”

克拉苏斯没有争辩。在格瑞姆巴托的深处应该不会有人找到这两具尸体。敌人会注意到有两名卫兵失踪，会探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应该能为他们争取到一点宝贵的时间。

卡雷咬紧牙关，催动自己的魔法力量，将第一头龙人扔进深坑，然后和克拉苏斯一同又处置了第二头龙人。直到第二头龙人从深坑的边缘掉落下去，他们才听到第一具尸体撞击地面的声音。

卡雷露出冷峻的微笑：“听起来应该是足够深了。”

克拉苏斯点点头，却在心中感觉到更加不安了。突然间，他非常想要远离这座洞窟。

蓝龙也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变化：“出什么事了？”

“这个洞不是空的……”红龙将他的年轻同伴从深坑边拽开，“刚才那声吼叫……一定就是在距离这里很近的地方响起的，卡雷。”

“所以呢？”

不安的感觉更加强烈了。克拉苏斯觉得仿佛又什么东西就潜伏在他们周围，在审视他们，评估他们。

红龙法师再一次审视黑暗的深坑，眯起了眼睛。

“跑！赶快！”

一阵低沉狠毒的笑声震撼了两头龙的内心。那笑声里充满了邪恶，就连龙也无法应对的邪恶。

从深坑中探出一簇卷须般的紫色能量，让两头龙深觉黑暗与不祥。这种怪异的紫色波澜本身并不具有攻击性，却明确预示着会有某种可怕的事情随之而至。

卡雷突然踉跄一下，身体向深坑滑去，仿佛被一直无形的手拽住。克拉苏斯抓住他用力向外拖。与此同时，他感觉到某种力量也想要拖曳他。

“放开我！”蓝龙喊道，“放开我！”

“绝不！”

卡雷的双脚在深坑边缘绊了一下。尽管克拉苏斯竭尽全力，却还是怀疑他已经救不了他们两个之中的任何一个了。

有什么东西，将蓝龙狠狠向下拽去。

克拉苏斯根本抓不住卡雷了。

卡雷惊呼一声，消失在那一片险恶的紫光中。

克拉苏斯感觉自己也在逐渐迎向那片毁灭，他被拽得连续向前迈了几步。他知道，只是呼吸之间，他就会重新和那头不幸的蓝龙在一起了。

就在这时……那股力量消失了，就像出现时一样突然。克拉苏斯本来有预感某种巨大的东西将会从坑中升起，现在这种感觉也不见了。黑紫色的光芒眨眼间已不复存在。

克拉苏斯喘息着将自己从深坑旁挪开。但他没有离开多远，还在希望着卡雷也许能够幸存下来。红龙蜷曲在地上，向深坑中集中了自己的意志力……

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从洞室的另一侧猛扑过来，让克拉苏斯从半空中飞过，狠狠撞在对面的洞壁上。克拉苏斯在眩晕中滑落下来，摔回到地面上。

希奈丝特拉俯视着红龙。她的样子非常恐怖，一切伪装出来的优雅仪容都不见了。

“你可真是麻烦。”死亡之翼的配偶低声说道。

黑龙拿出一只小容器。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有着四个梯形侧面，看上去应该是黑色和火焰红色的水晶制成的，其中不断脉动的能量仿佛是在呼吸。这个容器的正面最窄，旁边的两个侧面最长。它的盖子由数块水晶拼合而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图案。令克拉苏斯惊恐的是，他知道这件物品的来源和用处。它代表着火山，大地力量的古老标记……黑龙创造并控制着它。

这是克瑞萨伦之匣……

希奈丝特拉将盒盖滑开一半——实际上它只能打开这么多。盒子上露出一个V形开口，只能放进一枚坚果，或者是其他小东西。

克拉苏斯将一只手举到面前。但他知道，自己微弱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抵挡这无可阻碍的命运。

克瑞萨伦之匣将红龙法师完整地吞了下去。然后盖子紧紧闭合，并再次开始了缓慢稳定的脉动。

希奈丝特拉将这件宝物收在胳膊下面，转向深坑，朝坑中望进去。

卓贡纳克斯动了一下。

“你还真是顽皮。”她喃喃地对自己创造的生命说道。这是她最重要的孩子。“真是浪费啊！我必须为你找一个合适的惩罚手段……”

“原谅……”一个幽灵般的声音从下方做出回答，就像是一阵凛冽的寒风。

“你说话了！”希奈丝特拉的怒火消失了，“你说的第一句话……真让人高兴啊……你几乎已经完全成长起来了……”

希奈丝特拉向克瑞萨伦之匣瞥了一眼，然后望向深坑。思考片刻之后，她笑着带走了这个魔法牢笼。

她的孩子几乎已经准备好要离开摇篮了。她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准备。

温蕾萨和矮人们被俘虏的地方只剩下了死一样的寂静。地面上仍然布满了一道道裂缝，不断溢出硫磺气体。

一双牢固的皮靴只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又一个人出现在格瑞姆巴托，看着这片凌乱的战场。他摇摇头，然后就开始在这片破碎的土地上寻找某种特殊的东西。

它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他感觉得到，就仿佛它是他的一部分……或者是她的一部分。

他并非感觉不到这座恐怖高山的邪恶。直到现在，这里仿佛还有一些东西在警戒他的一举一动，但它们看不见他，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去看别的地方，别的东西。

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能够预想到的最坏的状况。不过这次他带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手段，还有某些其他存在给予他的力量。这可真是讽刺，他们曾经对他倍加斥责，不屑一顾，现在他却可以向他们予取予求了。

事情总是在发生着变化。但有趣的是，在他的眼中，艾泽拉斯最持久不变的地点之一就是充满邪恶的格瑞姆巴托。虽然这种感觉有些扭曲，但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些持久不变的东西，他甚至还觉得有些安慰。

突然间，他感觉到要找的东西就在附近。想到即将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景象，一阵战栗涌过他的全身。在目标应该出现的地点附近，他看到了一具瘫软的躯体。那会是——

他不再理会应有的防备，不顾一切地跑了过去。

“天哪！”他嘶声说道。不是她，只是地下崩飞出的岩石泥土堆积成了一个类似人体的形状。

但在这个土堆下面，有一样东西让他的心脏立刻加快了跳动。他捡起那枚护身符，断掉的项链还挂在护身符上。他精心打造了这枚护身符，确保无论距离多么遥远，它都能将他们连接在一起。但现在，它却像这里的一块普通石头一样毫无用处了。

他又朝周围扫视了一圈，仍然没有看到她的影子。他的温蕾萨不在这里。

法师罗宁骂了一声。

第十四章

虚空龙距离她已经很近了。伊丽笛几乎能够比周围所有的生物更清楚地感受到他。毕竟他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外来者，而且都来自于外域。

现在已经如此接近目标了，德莱尼不禁开始扪心自问，那头虚空龙会是什么样子？在见到她的时候，虚空龙会感到高兴吗？德莱尼从来都不是虚空龙的朋友，没有种族是虚空龙的朋友。就伊丽笛所知，虚空龙很可能只想要吃掉她。

但牧师心中的某种信念还是坚持要她去找到那只生物。

她的身子靠在洞壁上。受到过的严格训练让她对于那些灰鳞穴居人几近隐形。她探出头，朝隧道拐角的另一边望过去。一座巨大的洞窟敞开在她面前，洞内有许多变异矮人在来回攀爬。洞底、洞壁和洞顶上全都是他们。根据伊丽笛的猜测，他们全都在努力确保这里唯一的囚犯连一寸也无法移动。

虚空龙的这座牢狱让德莱尼大吃一惊。她很想将这里看得更清楚一些，差一点就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她一直在奇怪，当这只强大的生物离开那只恐怖的小盒子以后，怎么可能依然被牢牢囚禁起来。现在她知道了。一道道能量锁链束缚住了虚空龙，就好像这头巨兽是一个拥有血肉身躯的生物——如同伊丽笛或者那些灰鳞穴居人一样。这些锁链看上去很细小，但它们显然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伊丽笛的视线终于离开了那些锁链，转向囚徒本身。她几乎无法相信这头龙还活着。这头虚空龙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像是一个幽灵，他身体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变得完全透明了。

伊丽笛几乎要走上前去，但一种熟悉的邪恶感觉却突然向她靠近。那名血精灵大步走进了洞窟。血精灵的身边还飘浮着一个外形阴险的生物，正是克拉苏斯曾经与之作战的法师杀手。

泽恩达瑞走到那头虚空龙身边。看上去，他似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观察这名囚徒，但这名牧师感觉到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一个灰鳞穴居人来到泽恩达瑞面前，发出一阵含混的嘶吼声。泽恩达瑞显然能听懂他在说些什么。

“下不为例！”泽恩达瑞气恼地喝道，“我可不想再让你们这种散发恶臭的小东西被吞掉了，你想吗？”

直到这时，伊丽笛才注意到有四个灰鳞穴居人正在校准虚空龙大嘴旁边的水晶。她明白了刚才为什么会听到那种巨大的吼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让那些魔法锁链松开了。她仔细观察那些正在忙碌的怪物，想要搞清楚他们具体在做什么，也许释放那头巨兽的关键就在这其中。

但她真的要释放虚空龙吗？这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伊丽笛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感到犹豫不决。

只有一个办法。我必须先判断一下这头虚空龙……

如果知道她的决定，就算是克拉苏斯一定也会以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她。德莱尼女孩很清楚参与这次行动的她的同伴们都不会选择这样做。凡是了解虚空龙的人肯定都不会信任他们。

但伊丽笛仍然感觉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血精灵离开了。他的法师杀手跟随在他身后。牧师向周围瞥了一眼。现在这里只剩下了灰鳞穴居人。她相信自己能对付这些家伙。保护这些变异矮人的符文似乎对付不了她的法杖。尽管法杖只能是她的最终手段。现在德莱尼只能先依靠自己学过的技能了。

想象他们看着旁边，让他们的目光离开你，而不是遇到你。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她正是利用导师们传授给她的这段咒语，才能完美地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在隧道中移动的时候，她一直在以这种方式掩护自己。不过这座洞窟中的灰鳞穴居人要比其他地方多很多。

不管怎样，德莱尼还是走了出去。她紧贴在洞壁上，同时也利用斗篷遮住自己。

灰鳞穴居人们继续着自己的工作，急切地将水晶放置到合适的位置上。每当他们靠近虚空龙的时候，伊丽笛就能感觉到他们心中的担忧和恐惧。

一个变异矮人偶然间朝伊丽笛瞥了一眼。牧师的身子一下子僵住了。

灰鳞穴居人咬了一下牙，继续工作去了。伊丽笛又等待片刻，才继续向前走去。

就在这时，一头龙人走进洞窟。

他朝距离自己最近的几个灰鳞穴居人一指叫道：“过来，女主人命令……”

六个灰鳞穴居人跟随龙人走出洞窟。伊丽笛心中暗自庆幸。现在洞中的敌人变少了，剩下的灰鳞穴居人距离她都很远，她的机会来了。

德莱尼以非凡的灵巧身手跳落到被囚禁的虚空龙所在的那一层，又在那里等待片刻，看着两个灰鳞穴居人沿洞壁爬进一条隧道，然后她才悄然向那头体形巨大的囚犯靠近过去。

那头虚空龙的感知力应该比灰鳞穴居人敏锐得多，但他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德莱尼牧师。伊丽笛皱了皱眉。她知道现在法杖能够帮助她完成任务，却又不敢召唤法杖。

到最后，她依然别无选择。看了一眼距离自己最近的灰鳞穴居人，这位牧师召唤出法杖，然后就将精神集中在被俘的虚空龙身上。

虚空龙睁大了眼睛。

就在这一刻，一股洪流般的记忆和情绪从巨兽的意念中冲向伊丽笛。德莱尼牧师看到了他在外域中所做的种种邪恶行径。不过这些邪恶大部分来自于他的无知和误解，随着这些情绪和记忆持续不断地注入到牧师的心中，她读懂了虚空龙对自己暴行的悔恨，以及做出弥补的盼望。

伊丽笛觉得这个黑暗怪物还有救赎的可能……确认了这一点，她决定要放他自由，而不是杀死他。她开始想办法和虚空龙建立联系。

牧师又向周围的灰鳞穴居人瞥了一眼。凭借她的护身技艺，他们仍然完全没有留意到她。她放低法杖，希望自己的行动能足够快。

你能理解我的话吗？德莱尼焦急地在思绪中询问。

兹泽拉库……听到了……你……

伊丽笛的呼吸轻松了一些。纳鲁给过她提示，让她知道这支法杖能够帮助她与一些生物建立联系。但她一直都在担心法杖对虚空龙不会有作用。

他们之间的联系还是非常微弱，这可能是因为她还无法很好地使用法杖，或者是因为虚空龙非常虚弱，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伊丽笛更加努力地集中起精神。

你知道这些束缚该如何解除吗？

听到这个问题，虚空龙明显变得激动了一些。德莱尼这才意识到虚空龙刚才只是将她当作了另一个看押自己的人。虚空龙的希望和感谢在德莱尼的意识中闪耀起明亮的光彩，更加让这名牧师相信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这不是一只本性邪恶的生物，只是错误地做过一些坏事。他还拥有这么多可能性。

那些水晶……虚空龙终于做出回答，那种震荡的频率……兹泽拉库不够……不够强，无法改变它们……

但伊丽笛能感觉到，虚空龙一直在努力进行着这样的尝试。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也曾接近于成功。但就算是他用尽全力也还是没能逃脱。

牧师的力量没有受到束缚，她希望自己可以成功。于是她扫视周围，判断自己应该从哪里开始。也许应该从虚空龙的爪子开始。但他的大嘴距离牧师最近，而且从这里开始被发现的危险最小。

是的……兹泽拉库说道。

虚空龙为她做出了选择。德莱尼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水晶前。

一个灰鳞穴居人从洞壁上落到伊丽笛身边，惊讶地盯着她。

伊丽笛松开手，让法杖消失。然后她抓住变异矮人的手臂，把它拽向自己。随着敌人撞进自己怀里，牧师按照早已设想好的步骤，一掌狠击在他的颈侧。

灰鳞穴居人瘫倒下去。伊丽笛急忙将他推到贴近洞壁的一块岩石后面。其他灰鳞穴居人会找到他，但伊丽笛希望那是在自己完成任务以后。

牧师召回法杖，将杖头指向泽拉库被封住的双颚。她感觉到水晶的震动，明白了虚空龙的意思。于是她集中起精神，竭力按照虚空龙的指点去做。

水晶在抵抗她的力量。德莱尼满身汗水，将自己推向极限。如果她连这个都做不到，那她就根本没有希望解救这头被俘的巨兽。

水晶的震动频率发生了变化。变化很轻微。伊丽笛认为这还不够。但她的努力已经开始生效了。她相信，只要再多一点力量，就能结束这场灾难……

一阵示警的吼声回荡在洞窟中。

伊丽笛被发现了。

牧师最后一次凝神向水晶发动攻击，随后便向后退去。灰鳞穴居人从四面八方朝她扑过来。

她使用法杖挡开最靠近的两个敌人，然后又解散法杖，改用自己的手脚作战。她在山外遭遇的那些灰鳞穴居人都装备着长鞭和长矛，这里的则大都赤手空拳。当然，它们在自己的巢穴里不需要武器。没有人能想到敌人竟然会一直深入到这座洞窟里面。

但伊丽笛很快就不再占据优势了。她看到更多灰鳞穴居人从洞窟上方的孔穴中爬出来。一些怪物腰间缠着鞭子，还有几个怪物拽着一张大网……毫无疑问，那是用来围捕她的。

一个变异矮人跳到了她的背上，锋利的爪子刺穿了女孩的斗篷。伊丽笛甩掉旅者斗篷，同时用这件斗篷缠住了偷袭她的敌人和另一个刚刚冲向她的灰鳞穴居人。

但灰鳞穴居人还在从各个方向朝她蜂拥而至。伊丽笛用掌根击中了另一个灰鳞穴居人的胸口。这个怪物的身躯就像他们的矮人远亲一样被坚硬的肌肉包裹。德莱尼女孩自己的骨骼反而被狠狠震动了一下。

她飞快地抬头看了一眼。带着罗网的灰鳞穴居人正在她头顶上方寻找合适的位置，其他灰鳞穴居人则将她团团包围，以免她逃走。

就在这时，敌人们突然犹豫了一下，不少灰鳞穴居人朝伊丽笛身后瞥去。

伊丽笛感觉到一股能量充满了这座洞窟。她开始担心除了灰鳞穴居人以外，血精灵也找到了她。

但灰鳞穴居人们突然四散奔逃，仿佛将她完全忘记了，就连那些攀附在洞顶上的灰鳞穴居人也像蜘蛛一样拖着那张网迅速爬回到藏身的孔穴里。

伊丽笛转过身……出现在她面前的不是泽恩达瑞……而是那个恐怖的法师杀手……

温蕾萨和格伦妲挤在一起。灰鳞穴居人们看守着他们被俘的远亲。精灵和矮人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能活着，不过现在她们只想着能够找办法逃出这里。很明显，这些怪物的女主人肯定没有对他们打什么好主意。

“没有人看见罗姆，”格伦妲嘟囔着，“他和另外五个人都不在这里。我知道他们之中有一个肯定是死了。有人还看到另外两个也被杀害了。”

游侠点点头。她们全都想到了最坏的可能。现在重要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做。没有了罗姆，格伦妲就是矮人的指挥官了。

“我们在山里面了。”游侠说。

“如果我们不是像猪一样被绑在这里等待屠宰的话，我会非常高兴了。”

确实。这只小队都被塞进了一座昏暗洞窟石壁上挖出的一连串小窟窿里。陈旧但依然牢固的铁栅和岩石嵌合在一起，挡住了这些囚犯的逃生之路。还有接近十个灰鳞穴居人以及一头高大的龙人在看守他们。

拉斯克命令部下对这些俘虏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任何铜须矮人都没办法对付铁栅上的大锁，更不要说是铁栅外的那些狱卒了。

但温蕾萨并不为此伤心。她距离自己的目标很近了。同时她希望自己距离克拉苏斯被囚禁的地方也一样近。

“帮我盯着他们。”她对格伦妲悄声说道。

矮人依令而行。游侠伸手到自己的右侧靴子里，缓慢而谨慎地摸索靴鞠附近的一处凹陷……

“狱卒站起来了！”格伦妲悄声说，“有人走过来了！”

温蕾萨急忙将手拿开。这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铁栅边。看到铁栅对面的人，温蕾萨猛地睁大了眼睛。

“你好，我亲爱的堂妹……”

“泽恩达瑞。”游侠没有冲向铁栅。她希望自己的冷漠至少能够让这个血精灵失望。毫无疑问，泽恩达瑞肯定是想看到她激动的样子。

“你永远都是这么冷静，心有城府的游侠。”血精灵用嘲讽的口气说道，“你还是这么像我们精灵吗？已经沾染那么多人类臭气的你，还真是让我感到惊讶啊……”

“一个从恶魔那里吸收邪恶魔法的生物竟然会说别人被玷污。”

“你认为这很不合你的原则？我们为艾泽拉斯所做的一切要比所有联盟的人加起来更多！我们才是燃烧军团最害怕的敌人！”

温蕾萨仍然坐在原地，摇了摇头：“你正在成为燃烧军团的一员，泽恩达瑞……你会这样做，唯一的原因就是你渴望魔法。你需要它。没有了魔法的力量，你就会枯萎……”

泽恩达瑞冷笑了一声：“并不是谁都能拥有一个稳定的魔法源头，可以整日……以及整夜沉浸于其中，肆意妄为，堂妹……”

“我早已摆脱了那种饥渴，泽恩达瑞……这尤其要感谢我的丈夫，那位人类。他为我做的一切要比我的任何同族都更多。我的孩子们就是我自由的象征。如果我仍然像你一样病入膏肓，我绝对不敢将他们带来这个世界……”

泽恩达瑞皱紧眉头，然后打了个响指。一个灰鳞穴居人来到他身边。

血精灵张开手掌。一支和伊丽笛那支一样的法杖出现在他的手中。

“出来，堂妹。”他命令道。灰鳞穴居人这时打开了牢门，“除非你想要看到一个矮人被活活剥皮。”

温蕾萨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命令。她挥手制止了格伦妲无声的反对，走出牢房。

她的堂兄上下打量着她。“看起来很不错。你一定很享受为你的丈夫做宠物的生活。很好！你越强壮，就越能够好好侍奉她。”

“你是什么意思？”

“她一直都需要劳工，现在劳工的死亡率太高了……”不等温蕾萨表示反对，泽恩达瑞突然命令道，“闭上你的嘴，把双手背到身后。”他加重语气发出命令，然后将法杖向温蕾萨的喉咙一指。

游侠照他说的做了。泽恩达瑞收回法杖，又将杖头的水晶指向她的头顶，缓缓放低杖头，直到法杖最终指向她的脚底。

“啊——”他又将法杖举高了一些，现在杖头正对着温蕾萨的小腿。

温蕾萨猛吸了一口冷气，感觉自己的小腿仿佛着火一样。

“你够强壮，肯定能承受这个，”血精灵冷冷地说道，“你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烧灼是什么感觉……”

随后是一阵撕裂的声音——游侠藏在靴子里的细长利刃飞了出来，落到泽恩达瑞身边。金属利刃上还闪烁着橙红色的灼热光晕。

温蕾萨摸了摸自己的腿，双眼瞪视着血精灵。

“我就知道你一定还藏着东西。这不仅是游侠的作风，还是风行者一族的传统……”

“你是这个家族中的污点，泽恩达瑞。”

血精灵冷笑了一声：“难道会比一个跟人类睡觉，甚至给人类生下孩子的家伙更下贱？会比一个女妖更肮脏？我才不是我们家族的耻辱。实际上，我是家族的未来！”

温蕾萨什么都没有说。血精灵的话让她感到心头一阵苦涩。她并不在意那些关于自己的污蔑。无论是在她的还是罗宁的族人中，都还有人对他们抱持着偏见，甚至坚信他们在一起是一种错误——这不算什么。但听到泽恩达瑞提起女妖，她心中的疮疤被狠狠撕扯开来。

女妖，就像她的姐姐，希尔瓦娜斯。

但希尔瓦娜斯已经是另一种状态，甚至可能是另一种生命了。

“你不许说话。”泽恩达瑞挥手示意她返回囚室，又用法杖指了指被俘虏的矮人们，“啊，我看其他人也都不错。没有藏起来的武器了……”

灰鳞穴居人对他们的远亲搜查得很细，但对于温蕾萨则有些马虎。现在泽恩达瑞弥补了这个错误。

“你那两个可怜巴巴的孩子，”泽恩达瑞透过铁栅盯住温蕾萨，“他们如果发现自己被妈妈遗弃了，会有什么想法呢？嗯，很快他们的舅舅就会去照顾他们了。舅舅会把他们养育长大……在他们的父亲也无影无踪之后。”

这一次，温蕾萨发出愤怒的吼声。她跳回到铁栅前，双手向泽恩达瑞抓去。但泽恩达瑞已经退后了几步，发出一阵狂笑。灰鳞穴居人和龙人也一起哄笑起来。

“我已经享受过家人重逢的喜悦了，”泽恩达瑞最后说道，“这让我更加迫不及待地要和我的外甥们重新认识一下了……”

他解散了手中的法杖，离开监牢。龙人走到牢房前，挥动鞭子，将温蕾萨向后逼去。

“坐下！”那头猛兽咆哮道。看到局势尽在控制之中，它才满意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游侠盯着看押自己的人，眉头紧皱，不情愿地回到格伦妲身边。

“我为你感到难过，”矮人悄声说道，“也许你的男人能够阻止这家伙，毕竟他是大法师……”

“不管罗宁有什么力量，我都不打算把希望都放在他身上。”温蕾萨回答道。她的表情要比刚刚冷静得多。“我们会逃出去，我会跟泽恩达瑞了结这一切……我发誓。”

她的手落在了她的另一只靴子上，小心地抽出另一把细小的利刃。刚才被泽恩达瑞搜出来的那件武器是金属打造的，这一件则像是用彩虹颜色的珍珠雕刻而成的。

“吉梅尔的鲜血啊！”格伦妲喃喃地说道，“你是怎么把这东西在你堂兄的眼皮底下藏起来的？”

“他找的是武器。这是罗宁专门为我制作的，一把简单却强韧的短剑，用大海的馈赠做成。这里也没有魔法。除非他知道这是什么材质专门搜查，否则想要发现它是不可能的。他的法术只会认为这是我靴子上的一件装饰。”

格伦妲摇了摇头：“法师到底都会做些什么！”

“是我的提议，由他动手制造的。”温蕾萨的眼睛有些潮湿，“我们在一起要比分开的时候更有力量，”然后，游侠振作起精神，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找机会逃出去……”

就在这时，又有人走进牢房……这次是一个龙兽。温蕾萨仔细打量这个怪物，不是拉斯克。

“带一个出来！”龙兽命令道。

灰鳞穴居人打开牢门，用鞭子将矮人赶开，围住一个落单的矮人战士。两个灰鳞穴居人把他拽了出去。

当其余灰鳞穴居人退出牢门的时候，矮人们纷纷冲向铁栅。不幸的是，他们没能阻止牢门再次被锁上。除了发出愤怒的呼吼以外，他们无法为被带走的同伴做任何事。

灰鳞穴居人开始用鞭子猛抽铁栅。矮人们终于退了回去。

龙兽大笑着说道：“会轮到你们的，所有人都要侍奉女主人。”

说完这一句，黑色怪兽就带着矮人战士离开了。

“他们要对乌丁做什么？”一个年轻矮人问。

“很可能是要拷问他！确认这里是否还有我们的人。”另一名矮人战士回答。

格伦妲转向那个矮人说道：“你聋了吗，法武夫？难道你没有听到那个血精灵说的话？他们没兴趣知道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两个我们的人，他们想要让我们变成奴隶……”

一阵不安的议论声在囚犯中扩散开来。矮人们是战士，面对手持武器的敌人，他们会一直战斗到死。但奴隶没有任何荣誉可言。

格伦妲看着温蕾萨：“如果你知道我们如何能快一点逃出去，现在我们就应该开始行动了……”

游侠的目光从她的同伴转向了看守他们的灰鳞穴居人说道：“也许会有人牺牲。”

“总比另一个结局好。”

“那就这样吧，”温蕾萨将短刃藏在手掌中，向后靠去，以免引起狱卒的注意，“让所有人做好准备，看我的信号，我们要一同行动……哪怕最后结果只是让我们死得更快一些。”

“好。”格伦妲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转向自己的一名同伴。游侠看到矮人们开始传递消息。铜须矮人们的脸上没有丝毫犹豫的神情。就像格伦妲所说的那样，他们还有什么选择？

监狱洞窟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令人心惊胆战的号叫声。喊声持续的时间不长，但那声音在所有人的心里都留下了烙印。

“是乌丁，”刚才提出问题的那名年轻战士喊道。

灰鳞穴居人们爆发出一阵充满嘲讽意味的粗野笑声。一个灰鳞穴居人凑近铁栅，第一次说出了一些能让人听懂的话。

“他不会反抗了。现在他是好奴隶了……”怪物狂野的目光扫视着俘虏们，“谁想要成为下一个？”

其他灰鳞穴居人又大笑起来。

第十五章

法师杀手的身躯要远远高过伊丽笛。除了见过它和克拉苏斯作战以外，伊丽笛对这种元素怪物可谓一无所知。按理来说，牧师应该不会受到它的威胁，但这个怪物显然比普通的法师杀手危险得多。

伊丽笛抓住一块石头朝法师杀手掷过去。但就像她预料的那样，石头毫无停顿地从法师杀手身体中穿了过去。

尽管知道法杖的力量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危险，但德莱尼别无选择，只好召唤出了法杖。

法师杀手悄无声息地向她移动过来，这种情景让它显得更为可怖。伊丽笛将法杖指向法师杀手，集中起精神。

一道蓝光从杖头射出，击中了法师杀手……

那股能量立刻向惊骇的德莱尼反射回来。

伊丽笛被击飞出去。她放开法杖，迅速在半空中扭转身体。片刻之后，牧师摔在地上。

如果换作别人，此时一定已经陷入昏迷，甚至失去了生命。但牧师接受的训练让她在落地时翻滚身体，蜷缩成一团避免更多的伤害。但即使是这样，伊丽笛仍然感到一阵恍惚，花了好一段时间才重新找到法师杀手，但这是她消耗不起的一段时间。

又一道蓝光几乎将伊丽笛打入岩石地面。德莱尼勉强躲开了这次攻击。这个怪物竟然能够两次射出法杖能量，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可思议。伊丽笛只能假设这是这个怪物变异出来的另一种能力。

她身旁的灰鳞穴居人都像逃避火灾一样跑开了。就算是侍奉同一个主人，那些满身鳞片的肮脏怪物也不愿意靠近这个法师杀手，这一点完全无法让伊丽笛感到高兴。

伊丽笛突然注意到虚空龙正在向她示意。德莱尼召回了法杖。

那里……那里……兹泽拉库努力说道，那个……

“那个”是一座祭坛。祭坛的基座被雕刻成巨龙的样子。放在龙形基座上面的是一个闪着蓝光的方块。但这个方块似乎有一种奇异的地方，让德莱尼不敢靠近。

你的棍子……虚空龙拼尽全力继续说道，也许能激活方块……也许能开始喂食……

伊丽笛完全不明白虚空龙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个方块可能是她唯一的希望。她再次解散法杖。就在法师杀手逼近的时刻，她以矫健的动作翻身越过了元素怪物的头顶。

法师杀手伸出一只模糊的附肢想要抓住德莱尼，却在最后一瞬错失了目标。它转过身，朝落地的德莱尼扑去，身躯上部迅速变黑。

一道黑光射向伊丽笛。

牧师躲避开这次攻击。但一名想要逃走的灰鳞穴居人的动作却太慢了。黑光包裹住灰鳞穴居人，随着一阵短促的尖叫，怪物旋转着撞在石壁上。伊丽笛听到了骨骼碎裂的声音。死去的灰鳞穴居人笨重地倒在了地上。

不等法师杀手再次攻击，德莱尼已经冲向祭坛，一边祈祷着兹泽拉库没有误导她犯下大错，一边召唤出纳鲁法杖。

法师杀手身躯中央再次变黑。

伊丽笛将水晶指向蓝色方块。

想……想那个怪物……兹泽拉库突然提醒她，然后使用……那根棍子……

伊丽笛按照虚空龙所说的，在自己的意识中想象那个变异怪物。

法杖将能量注入到方块中，方块闪耀起刺目的光芒……

一种诡异的哨音充满了整座洞窟。伊丽笛随后才意识到这声音来自于法师杀手。

怪物的身体开始消散，仿佛失去了凝结自己的力量。在一股盘旋扰动的能量中，法师杀手飞向德莱尼……然后突然隐没进蓝色方块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牧师难以置信地站在祭坛前。

小心！兹泽拉库发出警告。

一些灰鳞穴居人从震惊和恐惧中恢复过来，注意到洞窟里还有一个入侵者，便又向她冲过来。

伊丽笛转回身，面对着潮水般涌来的敌人，高举起法杖……

突然间，一个身穿长袍的红发男人站到了她身边，不等伊丽笛有所反应就伸出双臂抱紧德莱尼女孩。

“该死的！你不是她！”

不等伊丽笛说话，洞窟突然消失了。伊丽笛沮丧地喊了一声：“不！”

她又到了外面，离开了她费尽力量才进入其中的魔山。

“不！”牧师不停地喊道，“不！”

“安静！”穿长袍的人把她的身子转过来。伊丽笛这才看见带自己离开格瑞姆巴托的是一个人类。一个生着浓密红发，双眼闪烁着亮绿色光泽的人类正在盯着她。作为一名人类，他绝对算得上英俊，只不过他的鼻子应该在很久以前被打断过。他有一副强有力的下巴，棱角分明的五官，还有一副与他的红发很是相配的顽固表情。

在他长袍胸前的紫罗兰底色上绣着一只金色的眼睛，眼睛下面有三把锋刃向下的匕首，也是金色的。

伊丽笛认得这是达拉然的徽记。

“你是法师罗宁，高等精灵温蕾萨的丈夫。”她低声说道。

“你认识她？你知道她在哪里？我正想要找到她，却感觉到这里有魔法力量的涌动。温蕾萨总是会被卷进这种事情里……”他骂了自己一句，又说道，“我做了一些尝试，但是失败了。不过至少你安全了。”

“但我需要马上回去！我正要解救那头虚空龙……”

法师盯着她，仿佛在盯着一个疯子：“天哪，为什么你要做这种疯狂的事情？我听说过虚空龙会干些什么！也许我们应该杀死那头恶龙。你怎么会想要解救他？”

“我看到了他的内心。兹泽拉库的心肠不坏。他过去是做过可怕的事情，但他已经改变了……”

“事情真是这么简单？你确定真的看懂了他的内心？”

“我……我不愿意再讨论这件事了。他必须被解救出来，原因有很多……”德莱尼解散法杖，“他是现在一切问题的关键。他们要利用兹泽拉库创造出一个恐怖的生物……”

罗宁面色一沉。“这种事情从来都没有完，对不对？艾泽拉斯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众神啊，真希望至少克拉苏斯能在这里！”

听这位法师提起红龙法师，牧师一点也不惊讶。她惴惴不安地说道：“克拉苏斯也在格瑞姆巴托……不过被敌人俘虏了。”

“这不可能！他绝不会……”

“他是和一头名叫卡雷的年轻蓝龙一同被俘的，在被俘之前，他将我送到了安全的地方。那时出现了一个法师杀手……”

“法师杀手奈何不了他。”罗宁眉头紧皱地说道。

“他说那个法师杀手不一样，格瑞姆巴托的黑暗强化了那个法师杀手的力量。”

从高山方向传来的声响让他们两个全都身子一僵。罗宁抓住牧师的手臂：“我应该能再尝试一次，迁跃进入格瑞姆巴托的意义比我以为的要大。”

“我们要回去？”

罗宁发出一阵颇为严厉的笑声：“现在不行，除非你想要成为那座山的一部分，永远留在那里。不，我会先将我们送到一个安全些的地方……当然，只是相对而言。”

随后，罗宁紧皱双眉，开始凝神。伊丽笛想要再说些什么，这位法师应该很清楚，现在他们多么需要马上返回格瑞姆巴托。

但已经太晚了。他们两个周围的空气发出一连串的爆裂声……两个人都再一次消失不见了。

克拉苏斯飘浮在一片压抑的黑暗中。这片黑暗时刻要将他彻底碾碎。他听说过被囚禁在克瑞萨伦之匣中的故事。在那些恐怖的故事里，龙或者其他魔法生物在数年、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的禁锢中变成了疯子。克瑞萨伦之匣中的时间流动和真实世界不同。在他的意念里，他的朋友和同伴都已经死去了很久，希奈丝特拉在格瑞姆巴托深坑中培育的邪恶已经给艾泽拉斯带来了毁灭性的浩劫。

不！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还没有！红龙法师责备自己不应该有如此可怕的想法。死亡之翼的配偶打算利用他的魔法精华喂养正在发育中的邪恶种籽。所以现在还有希望……至少除了卡雷以外，别人还有希望。

想到惨死的蓝龙，克拉苏斯心中充满哀痛。深坑中的那个东西已经拥有了很高的技巧，能够屏蔽自己，阻挡强大龙类的侦测。现在卡雷一定已经被它吞噬。克拉苏斯对自己感到愤怒，面对需要救援的同伴，他竟然如此无能为力；更让他愤怒的是自己根本配不上任何人的信赖。他不知道伊丽笛发生了什么。在当时的急迫环境下，他将伊丽笛传送到了自己所了解的格瑞姆巴托周边地区——对于那里的了解来自于守卫这座邪恶高山的他的同族，在那个地方，使用魔法非常困难。伊丽笛至少有机会恢复体力。如果她够聪明，就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可克拉苏斯怀疑那个女孩不会逃走。

红龙法师已经不是第一次测试自己牢狱的强度了。这可真是讽刺，正是在这个地方，他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比他身处格瑞姆巴托内部和周围的时候要强大得多。克瑞萨伦之匣本身是一个微型宇宙，通过汲取囚徒本身的魔法力量将囚徒牢牢封印。但它也阻断了希奈丝特拉的法术以及格瑞姆巴托山中真正让他变得异常虚弱的力量。

但他不能一直待在这里，等待那头雌性黑龙把他放出去，再向他施行其他残忍法术。克拉苏斯不是普通的囚犯，他很清楚克瑞萨伦之匣的历史。毕竟这种东西也是巨龙的造物。

最开始，克瑞萨伦之匣被设计出来有着各种不同的目的，这由创造它们的不同龙族而决定，但它们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封印有魔法危险的生物……恶魔、疯狂的施法者、元素怪物等等。由黑龙制造的克瑞萨伦之匣更是特别被用来应对可能威胁到大地的狂暴能量和类似的危险。

但在奈萨里奥陷入疯狂之后，这些宝物也被永远地改变了。在永恒之井战争中失去了恶魔之魂的奈萨里奥怒不可遏，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将他的族群创造出的克瑞萨伦之匣变成邪恶宝物，只为了囚禁他想象中的敌人。其他龙族迅速找到了那些匣子，将它们封印起来。大地守护者的族群应该是永远都无法再找到它们了。

但许多个世纪过去了，看来这样的匣子又回到了世界上……也许这个匣子此前从没有被使用过。

克拉苏斯愈发感到愤懑，也许他一直都错了，也许他就算是对这种邪恶宝物的历史了如指掌，现在也根本于事无补了……

红龙法师犹豫了一下。真的于事无补吗？他忽然想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克瑞萨伦之匣的运转需要很大力量，所以它们的数量非常少，这一点很值得庆幸。有些匣子也因此很不稳定。它们是有瑕疵的……

这是一个非常渺茫的希望，但也是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克拉苏斯将自己的意识集中起来，伸展出去。

但一开始，他能感觉到的只有这个压抑的囚笼。克拉苏斯颤抖着，甚至开始希望希奈丝特拉早一些把他放出去进行试验。他立刻赶走了这个想法，却又不由自主地想到，如果他没能逃出去，那么在多久之后，他将再一次期盼自己成为试验品？

克拉苏斯再一次集中起精神。他感觉到的大部分都是属于他自己的魔法精华，但渐渐地，他注意到另一种存在。

那种存在并非来自于艾泽拉斯。

克拉苏斯的心中升起了希望。他将注意力集中在那陌生的能量上。那能量给了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让他想起了……

是的，当然，这个就是曾经囚禁过虚空龙的克瑞萨伦之匣。

直到现在，红龙法师也无法判断自己是否真的有机会。但这种可怕囚笼的创造者肯定不曾想象过虚空龙的能量。

克拉苏斯进一步深入到匣子的结构之中。他感觉到一种怪异的变化，让克瑞萨伦之匣结构变得更加复杂牢固，也加大了他进行探索的难度。这只可能是匣子最初创造者的布局，也许是奈萨里奥，或者是他的配偶。克拉苏斯开始对自己的努力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件宝物的创造者一定非常喜欢进行试验。

但克拉苏斯还在继续进行探索。他审视了这个盒子的魔法根基，寻找它在囚禁虚空龙的时候可能产生的紊乱，紊乱会造成缝隙，缝隙则是他逃出去的最大机会。他需要……

红龙法师突然皱紧了眉头。匣子的法术序列又出现了变化，但造就这种变化的不是原先的创造者。这很不合理……除非这是虚空龙造成的。

克拉苏斯进一步探索下去。

他的囚笼突然发生了改变。他被猛然抛掷出去，黑暗变成了灰白，又变成黑暗。克拉苏斯飞快地旋转着……

他只能凭借直觉做出反应。他的身体扭曲，双臂和双腿随着他的精灵身躯甩动，弯曲成很不合理的形状。利爪从他的手指爆出，鳞片覆盖了他的皮肤，他的鼻子和嘴伸展出去，变成尖细的长吻。翅膀从他的背上伸展出来，他的法师长袍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考雷斯特拉兹扇动巨大的翅膀，减缓自己旋转的速度，最终停在半空中。因为力量过度消耗，红色巨龙发出了痛苦的咆哮声。

恢复平衡之后，红龙开始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对周围的单纯探测将这个牢笼彻底掀翻了。

很明显，那头虚空龙没想到自己距离自由有多么近。他很不幸，不够聪明，也不具有相应的知识，让他明白该如何利用自己独特的力量。

考雷斯特拉兹的信心一下子高涨起来。他面前还有巨大的危险，但任何危险都要好过永远被囚禁，或者等待着捉获他的人对他进行处置。希奈丝特拉一定会在做好万全的准备之后才打开克瑞萨伦之匣。只要有可能，他必须凭自己的力量逃出去。

考雷斯特拉兹以更加微妙细致的能量流再次搜索这片被削弱的区域，仔细观察整个魔法序列受到削弱的状态。很快，他就毫不惊讶地发现虚空龙的异界能量对于魔法序列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就好像病毒侵蚀了凡人的身体。而虚空龙的精华和这个匣子的创造者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能够将克瑞萨伦之匣原本的法术结构改变成另外一种它的创造者肯定没有想象过的模式。

在法术序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方，红龙发现了薄弱的一点，这正是他可以全力施为的地方。

考雷斯特拉兹对于魔法的认知也许仅次于最强大的蓝龙。现在，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分辨这一处序列的偏差。终于，他找到了那根关键的丝线。如果仔细将这根丝线移除掉，整个魔法序列都会崩溃，理论上，他的逃亡之路就被打开了。

在封印囚笼的重压下，考雷斯特拉兹开始小心翼翼地截断那根丝线。他立刻感觉到整个克瑞萨伦之匣开始颤抖。浓重的黑暗再一次稍稍趋向于灰色。红龙有了更多勇气，自由已经近在……

变形的魔法序列完全崩裂了，但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结果。魔法序列上的裂缝快速向四周蔓延开来。考雷斯特拉兹迅速将裂缝固定住，但这种损毁已经不是他能够弥补的了。魔法序列本来依靠均匀而强大的拉力维持整体的稳定，在一点破损出现之后，其余部位的拉力立刻变强了千倍。

克瑞萨伦之匣崩塌了，灰色从四面八方压向红龙。考雷斯特拉兹尖声号叫着。他的囚笼的突然崩毁释放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力量，要将他撕得粉碎。考雷斯特拉兹陷入了一场强大到骇人听闻的风暴旋涡中。无论他如何挣扎，都没办法阻止自己打着转被拉向这个旋涡的核心。

这场灾难爆发的区域从外面看比一个苹果也大不了多少，但对于考雷斯特拉兹来说则完全不同。他感觉仿佛整个艾泽拉斯都被摧毁了，就连整个宇宙也在分崩离析。他本想要逃出匣子，现在他如愿以偿了……但这可能只会给他带来永恒的悔恨。

巨大的翅膀一次又一次地扑击着和这种强大的原始能量对抗。考雷斯特拉兹很快就感到精疲力竭，暴风眼已经咄咄逼人地向他压过来，那里盘旋着无数灰色、黑色和猩红色的旋涡。

越靠近暴风眼，看不见的能量就愈发强猛地压迫着这头龙。考雷斯特拉兹觉得自己的骨头仿佛要被碾成粉末，皮肉仿佛要被榨成血浆。在漫长的一生中，他还从不曾体会过如此无法忍受的痛苦。

就在这时，红龙想到他还有一件事可以做。这可能会招致更加强烈的痛苦，极为可怕的死亡，但这终究还有一点希望。

他尽可能集中起力量，用全部魔法保护住自己。过度耗竭的反噬让他几乎昏厥过去。但到最后，他的法术终于坚持住了。

这头红色巨兽审视着风暴旋涡，寻找它的中心点。他的定位必须极度精确，任何偏差都将是自杀。

考雷斯特拉兹竭尽全力扇动翅膀。他不再对抗旋涡的吸力，而是顺势冲了过去，如箭一般直指目标，不断加速，进入到风暴的巨口中，同时祈祷无论发生什么，只要发生得够快就好。

进入到风暴眼中，考雷斯特拉兹再次长声号叫……一遍……又一遍……

第十六章

希奈丝特拉睡着了。

尽管她知道这里还有别的入侵者，同时她也并不很疲惫，但她很有信心。她相信胜利已经唾手可得，相信那些想要阻挠她的害虫很快就会被扫除干净，或者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她所用。

她睡着了，就像以往一样，但她每次的入睡时间只有几分钟。过去，她曾经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不曾睡过太长时间。这对于绝大多数巨龙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但希奈丝特拉对其他龙都只充满了轻蔑，甚至黑龙也不例外。在她看来，能够存在于她构想的新世界中的巨龙只有她自己和她新生的孩子们。

她维持着自己的凡人身躯，躺在一张石床上，孤身一人睡在一座巨大的洞窟中。这座洞窟要比她用来进行实验的所有洞穴都更加深入格瑞姆巴托内部。在这里，没有任何事会打扰到她。

在这里，她能够更加清晰地听到自己脑海中的声音。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那个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说道，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卓贡纳克斯变得越来越强大……但新的一代甚至会让他也相形见绌……而且要更加强大千倍……

“更加强大千倍……”希奈丝特拉在睡梦中喃喃地说道，“更加强大千倍……”

更加强大千倍……他们将碾压其他巨龙……将那些龙彻底粉碎……巨龙之昼已经结束……现在到来的是黄昏……是黑夜……

“黑夜……”

但黑夜之后将是新的一天……孩子们统治世界的第一天……巨龙新黄金时代的第一天……

“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希奈丝特拉猛然惊醒，睁开眼睛，强烈的怒火从她的脸上升腾而起。

“考雷斯特拉兹！”黑龙咆哮道。她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怎么能……他怎么能……”

奇怪的是，希奈丝特拉的表情突然又发生了变化，不是震惊、愤怒或狂躁……而是满意的神情洋溢在她的五官之间。

“是的……当然……真是美妙啊……时间配合得多么完美！感谢你，考雷斯特拉兹……感谢你……”

她微笑着，快步走出洞室去寻找泽恩达瑞了……

另一头龙在同一时刻惊醒了。这头龙本以为自己死定了。他并不是考雷斯特拉兹，而是蓝龙卡雷苟斯。

卡雷的第一个反应是自己竟然没有死。随后他注意到自己无法理解的环绕在身周的黑暗。这种黑暗给他的感觉很邪恶，同时又让他觉得……仿佛是活着的生物。

卡雷回忆起自己在昏过去之前发生了什么。他想起了那个被他用来处理龙人尸体的深坑，然后他们发现这个坑不是空的。

不是空的……

卡雷召唤出自己的能量长剑。散发出蓝色光晕的武器在他的手中凝聚成形，但现在这把剑只剩下了一道黯淡的影子。片刻之后，它就消失不见了。

“不许……不许这么干……”

这句话的每一个音节都拨动了卡雷恐惧的心弦，尽管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陷入恐惧的人。蓝龙再次尝试召唤魔法剑，但这一次，魔法剑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出现。

“不许这样做……”那个声音重复道，“……否则她就会知道……”

她。卡雷很清楚这个声音所说的是谁，只可能是希奈丝特拉。

“你……你是谁？”卡雷终于问道。

“我是她的孩子……”

“你在哪里？让我看到你！”

“我就在你面前……”卡雷眼前是一片深暗的紫色氤氲，他在其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形体。那是一头龙，却又时刻都在流动，仿佛并非完全的固体。卡雷知道虚空龙就应该是这种样子，但这不只是一头虚空龙。

一双光芒闪烁的眼睛也在审视着蓝龙。卡雷突然觉得这双眼睛在他失去知觉的时候一直在紧盯着他，这种感觉让卡雷又打了一个寒颤。

“你是谁？”卡雷问道。

“她的孩子……”

卡雷面色一沉。他不确定这个形体模糊的怪物是不是像他听到的话语一样天真无知，还是只不过在欺哄和戏弄他。

蓝龙决定换一个方向：“你有名字吗？”

片刻停顿只会，话音再次响起：“我有一个名字……她称我为卓贡纳克斯……”

“‘卓贡纳克斯？’”卡雷立刻提高了警惕。他知道这个名字在龙语中的意思。

卓贡纳克斯……吞噬者……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那个深紫色的形体问卡雷，然后他又说道，“我喜欢。”

“这是一个……强大的名字。”

“她说，在龙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吞噬者’……”卓贡纳克斯一下子就摧毁了蓝龙的希望——这个怪物很清楚自己名字的凶恶意味。“你是一头龙……”

卡雷暗中再次尝试召唤魔法剑，他需要一切手段来对抗这个怪物。现在蓝龙明白了，自己正在被玩弄。

“我也是一头龙……”卓贡纳克斯向前移动，阴影从两侧退去。现在卡雷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的确是一头龙，却不是虚空龙。卓贡纳克斯远远不止是一头虚空龙。

这头神秘的巨龙依然没有完全展露自己的身形。实际上，他又向后退去，变得更像是一片影子了。卡雷不知道这是他的能力、法术、还是这座深坑的特

殊效果。他们周围流窜着许多扰动不安的能量，其中有许多都是不属于卓贡纳克斯的……这头龙显然也在受到这些能量的影响。

卡雷不知道希奈丝特拉是否明白自己在这座深坑中养育的到底是什么。

卡雷打起精神，准备勇敢迎接自己的灭亡：“是的，我们都是龙。”

“那我们就应该成为朋友……”

这句话让蓝龙吃了一惊。他不明白卓贡纳克斯为什么会需要他的帮助。将卡雷整个吞掉才会让他得到更强大的力量，而且这样做对他来说应该很容易。现在卡雷无法使用自己的力量，甚至连变形成蓝龙都做不到。他已经不止一次悄悄尝试这样做，却全都失败了。他只能认为是面前这头超自然的巨龙对他做了某种手脚。

这时卡雷意识到，卓贡纳克斯可能只有几天——至多只有几个星期的年龄。

如果这头龙进一步长大，到底会变得有多么恐怖？他还需要继续长大吗？这头巨兽已经非常巨大了。

克拉苏斯曾经警告过卡雷，不要和那个血精灵虚与委蛇。如果那头红龙在这里，肯定也不会赞同卡雷与卓贡纳克斯尔虞我诈，但蓝龙怀疑自己没有别的选择。是卓贡纳克斯将他拽到了这里。卡雷注意到那两头龙人已经不见了踪影。而他没有被吞掉，这其中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这头巨怪的确需要他。

他只是不知道卓贡纳克斯需要他做什么。

“是的，”卡雷终于做出回应，“我们应该成为朋友。”

“很好……很好……朋友，朋友会帮助朋友，是吧？对不对？”

作为一个很可能从不曾离开过这座深坑的生物，卓贡纳克斯却对生命的许多细微差别都有深刻的了解。希奈丝特拉一定做过某些非常可怕的事情。

“朋友帮助朋友，”卡雷表示同意，“我们要互相帮助。”

“所以朋友会……”卓贡纳克斯的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让卡雷大吃一惊的是，另外一个声音此时回荡在蓝龙的脑海中。她来了！安静，不要动！

尽管还在震惊于卓贡纳克斯的心灵交流能力，卡雷还是立刻服从了他的命令，没有再多问他是什么意思。自从安薇娜牺牲以后，卡雷对自己的生命变得很不在意，但他懂得要坚守自己的责任。如果让希奈丝特拉知道自己还活着，

他肯定没办法完成玛里苟斯的任务。蓝龙将身子紧贴在洞壁上，竭力试图召唤屏蔽护盾隐藏住自己。

但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在这时，卡雷感觉到一支翅膀覆盖住了自己。他完全被阴影笼罩……一种夹杂着紫色的阴影。

几乎只是一次呼吸之后，他听见希奈丝特拉的声音……还有另一个人。

“他失踪了。”雌性黑龙向自己的同伴嘶声说道。

“你的老‘朋友’？”另一个声音是属于那个血精灵的，“他从克瑞萨伦之匣中逃出去了？这怎么可能……除非……也许是他的同伴还活着，把他放跑了。”

卡雷面色一沉，希望和担忧在撕扯着他的心。他估计他们所说的一定是克拉苏斯。也就是说，那头红龙逃出了克瑞萨伦之匣。这是一件幸事，但现在泽恩达瑞不合时宜的猜测让希奈丝特拉想到蓝龙也许还活着。

“卓贡纳克斯已经吃掉了那家伙，”希奈丝特拉说道。但她的声音中也流露出一丝怀疑，然后……“而且，克瑞萨伦之匣是从内部被破坏掉的。”

“我从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就是他，所以他能做出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误会，我亲爱的泽恩达瑞。我相信他才是值得担忧的因素。”

“但你还是要把他引过来。”

“他一定会来的，”希奈丝特拉反驳道，“他绝不会放过我们，永远都会找我们的麻烦。这是他的本性。所以对付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按我的布置行事，由我来牵住他的鼻子。”然后黑龙停顿一下，又说道，“他现在肯定更虚弱了，但依照我的了解，他一定会到下面来。他知道这里的路径。我希望你派出你的宠物去找他……”

“我早就想这样做了，女士，但我刚才召唤它的时候，那个该死的怪物就没有回应！我最后一次找到它的时候，它正在虚空龙附近，那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希奈丝特拉喷出一股长长的愤怒的鼻息。“真聪明啊！考雷斯特拉兹一定是跑去解救虚空龙了！快去！找到你的法师杀手……”

卡雷没有听到血精灵离开的脚步，但他相信泽恩达瑞如果够聪明，就会立刻执行女主人的命令。蓝龙想要说话，却又感觉到他身边这个不安的朋友不想要他这样做。

“我甜美的孩子啊……”希奈丝特拉用一种足以让蓝龙血液变冷的亲昵声音说道。现在这头黑龙的怒意已经被一种恶毒的信心所取代了。仿佛她和片刻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到我身边来，我甜美的孩子……”

卓贡纳克斯向前移动过去，并且一直将自己模糊的身躯挡在卡雷和黑衣女士之间。“女主人……”

卓贡纳克斯声音的变化又让卡雷吃了一惊。这种改变几乎就像希奈丝特拉那种怪异的情绪变化一样突兀。现在这个怪物听起来仿佛年轻了许多，幼稚了许多。

仿佛毫无威胁？

“我的卓贡纳克斯……我的新世界的第一个孩子……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的妈妈么？”

“饿……”

希奈丝特拉咯咯地笑了起来：“你当然会很饿。不必害怕，亲爱的。你很快就能得到食物了，你从没有吃到过的食物，哦，是了……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学会压抑你的饥饿。这里很快就会有其他需要喂养的孩子了，你会有许多弟弟和妹妹……”

许多弟弟和妹妹，卡雷想象着十几头，甚至是上百头卓贡纳克斯一样的巨怪。那时艾泽拉斯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猜测这些新出现的龙种会像他和同伴们曾经与之战斗的那两头龙一样变幻多端。就算是最终能够阻止他们，这个世界又会流多少血，出现多少灾难？

卡雷想到了安薇娜做出的牺牲。这个世界也正是因此才能够得以恢复。如果更多变异巨龙被孵化出来，安薇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流水。

他又回忆起克拉苏斯、伊丽笛和他在那场战斗之后不久的对话。那时他们在吃东西，伊丽笛提到了她对那两头恶龙的印象，它们不是黑龙、蓝龙或者虚空龙。伊丽笛说它们就像是“暮光”。这个词用来形容那些怪物是如此贴切。如果卓贡纳克斯和那两头恶龙就是这一龙种的范例，那么德莱尼牧师所说的暮光龙就是他们最合适的名字。

而他们很有可能会造就艾泽拉斯的末日黄昏。

陷入沉思的卡雷没有注意到希奈丝特拉随后说的话。不过卓贡纳克斯的回答让他大致猜到了他们对话的内容。

“是的……妈妈……”紫色巨龙用伪装出的稚嫩声音说道，“想和他们一起……想要他们强壮……”

希奈丝特拉显然在向卓贡纳克斯强调这个事实——他已经不再是这头雌性黑龙付出一切努力的重心。她喂养给卓贡纳克斯的魔法能量将会减少，这样她才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孵育下一批幼龙。这件事不可能再有改变。卓贡纳克斯的创造者没有注意到这头暮光龙语气中流露出的些许怒意，卡雷却察觉到了……现在卡雷明白为什么他的紫色朋友会在希奈丝特拉面前隐藏自己的迅速成长了。

卓贡纳克斯在嫉妒那些即将问世的弟弟妹妹们。

突然间，蓝龙感觉到希奈丝特拉发生了变化。黑龙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任何动作，但片刻之后她的一声断喝证明了卡雷的感觉：“是什么和你在一起？”

“没有……”

“没有？”

卓贡纳克斯长啸一声。幸好他的吼声实在太过巨大，将卡雷的喊声彻底淹没在其中。蓝龙突然觉得血液仿佛变成了滚烫的岩浆，灼烧着自己的血管。他能做的只有不再发出第二声呼喊。卓贡纳克斯再次发出咆哮，而他的吼声最终也变成一阵呜咽。

“不要对你的妈妈说谎。当我惩罚你的时候，我比你更难过。让我看看你这里都有些什么，我的孩子……”

“是……”

卡雷准备好被抛掷到黑衣女士的脚下。这样的命运也会比他现在的痛苦更好受。但飞上去的并不是他……也许卓贡纳克斯动了一下爪子，具体情况他完全没有看清楚，但一堆沉重的东西已经被甩了上去。那东西刚才一直被遮没在阴影中，没有被他发现。

“那么……”希奈丝特拉用一种几乎有些失望的语气说道，“就是这些了？一个失踪的卫兵。他们把卫兵的尸体丢给了你。”

“是的……”

“把它当作后面大餐的开胃菜吧，从现在开始，你要乖乖听话，你会吗，我亲爱的儿子？”

“会的……”

“你在向谁承诺？”

卓贡纳克斯毫不犹豫地回答：“会的……妈妈……”

“很好，奈法利安。你终于学会了……”

随后是一阵离开深坑边缘的短暂脚步声，然后一切又陷入了寂静。在这片寂静中，卡雷思考着这个有趣的事实——希奈丝特拉在用自己长子的名字称呼卓贡纳克斯。这是不是偶然的错误？卡雷不知道，但这让他想起了一些事。

至少又过了一分钟，卓贡纳克斯才悄声嘟囔道：“她走了。”

“我必须离开这里，”卡雷立刻说道，“考雷斯特拉兹需要我……”

“他是另外那一个？他也是……朋友？”

“是的，”蓝龙立刻回答道，“他能够帮你很大的忙。你想要逃出女主人的控制，对不对？你想要获得自由。如果考雷斯特拉兹也能够帮助你，那么你就能有很大机会成功。”

卓贡纳克斯思考着蓝龙的话，然后回答道：“是的，很有道理……但是……谁是奈法利安？你知道。我感觉到你知道……”

这头暮光龙也象卡雷一样注意到了希奈丝特拉口中的那个名字。卡雷回答道：“他也是她的儿子，是他和她的配偶死亡之翼的儿子。奈法利安是她的孩子中最年长，力量最强大……”

“我会见到奈法利安，”暮光龙喃喃地说道，“我会见到我的兄长……”

“奈法利安死了。”至少就卡雷所知是这样。关于希奈丝特拉凶恶子嗣的话题让蓝龙看到了机会，他又补了一句：“奈法利安辜负了她，被她丢弃给了敌人……”

随后是一片寂静。卓贡纳克斯或许不明白卡雷的话，又或许没有领会这其中的意思。这头暮光龙非常聪明，但也许他并非什么都明白，毕竟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日子寥寥无几，而且一直待在这座深坑里。

“我的兄长死了。我所有的兄长都死了。”

卓贡纳克斯讲述的这话的方式就像其中透露的内容一样震撼着卡雷。所有兄长……

“他们背叛了她。他们在我出生之前就逃离了她。我们分散得很远很远，但我们能够感觉到彼此，是的，我们能在内心中感觉到彼此。”

他所说的是另外那两个死亡之翼的配偶创造出来的怪物。它们两个的死和卡雷也有关系。

“但它们和我不一样，”卓贡纳克斯继续说道，他的声音中出现了一丝轻蔑，“它们没办法真正思考，它们只会感到饥饿。它们让饥饿占据了自己的头脑。它们很愚蠢，所以它们才会死……”虚无的龙头向卡雷稍稍靠近了一点，但还是无法被清晰地分辨出来。“我不会因为愚蠢而死……我不会死……你会帮助我……朋友……”

“是的……当然，我会的……”

毫无预警地，卓贡纳克斯再一次开始在卡雷的脑海中说话。我会让你去找到我们的朋友。你和他要放我出去。我不会被抛弃……

卡雷飞入空中，就像那具龙人的尸体一样被扔了上去。他飞出深坑，双脚落在那具正散发出恶臭气味的尸体旁。与此同时，这具尸体已经被卓贡纳克斯的魔法裹挟住，飘回到了深坑里。

卡雷转向深坑——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从坑中升起来，将他推向通往洞窟外的一条隧道。卓贡纳克斯拥有难以置信的强大意志力，此时此刻，这头疲弱的蓝龙完全无法与之对抗。

她朝另一边走了，你走这边。

卡雷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命令。他想要找到考雷斯特拉兹，尽管他不太敢去想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卡雷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少能够被卓贡纳克斯解读。实际上，他也许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

蓝龙感觉到一阵魔法再次涌过自己的身体。他自己的魔法再一次能够为他所用了。即使当他扬起手，召唤出魔法利剑的时候，这个动作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

去吧……

卡雷抓紧武器，走出洞窟。

第十七章

温蕾萨和矮人们仍然被囚禁在监牢里。他们没有放弃越狱的计划，但游侠还未发出行动的指令。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他们还坐在原地，等待着游侠的信号。

这座洞窟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让精灵游侠无法轻举妄动。现在这个障碍正站在洞里，监督着灰鳞穴居人和龙人们。一个龙兽，不是拉斯克，也不是带走矮人战士乌丁的那一个。但他同样锐利的目光让温蕾萨明白，他要比龙人难以唬骗得多。实际上，他一直都紧盯着温蕾萨。精灵游侠唯一一次试图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手立刻伸向了自己的武器。

温蕾萨没有放弃，但她必须等待。有这个高度戒备的龙兽在，精灵游侠甚至无法到达铁栅牢门口，更不要说是打开它了。

温蕾萨和格伦妲一直在用眼神交流信息。矮人用这种方式告诉了精灵，她明白现在一切都需要等待，无论要等待多久。幸运的是，矮人和高等精灵都要比人类耐心得多。

就在这时……拉斯克将他生满鳞片的长嘴探进了洞窟。他盯住在这里看守的龙兽，吼了一声：“过来！”

两个龙兽很快就消失了，只留下那个颇为焦躁的龙人负责指挥其他狱卒。高大的龙人显然很想跟拉斯克一起走，但他不能违抗命令。很明显，龙人不喜欢看守犯人这种无聊的工作，留在这里让他很是恼火。

这正是温蕾萨可以利用的机会。她悄悄凑到格伦妲身边……

另一个龙兽走进来。正是那个给乌丁带来厄运的龙兽。

“你——”他用沙哑的嗓音喊道，同时伸手指向游侠。

温蕾萨竭力藏好自己的短剑，面对着这个怪物。

“开门！”龙兽又向灰鳞穴居人发出命令。几个身材短粗的恶鬼冲过来，防备着英勇的矮人们，一个灰鳞穴居人则打开了牢门。牢门一开，龙兽就走了进来。他的一只手里抓着一根长绳子，绳子一端正从他的手心垂落。

“过来……”

短剑刺进了他的眼睛。

游侠冲向面前的灰鳞穴居人，用一往无前的气势将这些毫无防备的怪物赶开。拳头打在灰鳞穴居人的身上就像是击打岩石，但她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突袭优势和格斗技巧。

在她身后，其他囚犯抓住机会一拥而上。

前两个矮人很快就牺牲了，长矛刺穿了他们的肚子。但他们的牺牲帮助了后面的同袍。格伦妲率领矮人们抓住灰鳞穴居人的长矛，将他们从敌人的手中抢了过来。很快，囚犯们就都冲出了铁栅。

温蕾萨没有留意那些灰鳞穴居人。龙兽仍然是她最主要的敌人。就在这个龙兽将短剑从眼窝里拔出来的时候，游侠又扑向他。现在温蕾萨的手中没有了武器，她开始抢夺龙兽的绳子。

龙兽还没有从刚刚受到的重伤中恢复过来，攥住绳子的手也松开了。片刻之后，他才想到要掐住精灵的喉咙，但温蕾萨已经闪到了一旁。

龙人迈着笨重的步伐向他们冲过来。温蕾萨挽了一个绳圈，不等龙人向她转过脸来，她已经投出绳圈套中了龙兽的喉咙，然后用力将绳子拉紧。

龙兽发出一阵狂野却沙哑的吼声，竭力想要从这个临时做成的绞索中挣扎出来。游侠一边拽紧绳子，一边转身面对冲过来的龙人。

四条腿的巨兽猛地向她劈出大斧，游侠闪身躲过，斧刃砍飞了一块地面。反击的游侠狠狠一脚踢在龙人身上，将自己的体重都注入这一踢之中，同时借助腿部的力量，更用力地拽紧了绳子。

一阵令人胆寒的断裂声响起。温蕾萨感觉到龙兽的身体软了下去，他的脖子断了。但现在温蕾萨被困在两名强敌之间，无法有效对抗龙人的进攻。龙人抓住她的腿，将她向自己的怀里拽过去，想要杀死她。

游侠仍然紧紧拽着绳子，试图利用死去龙兽的体重抵抗龙人。不幸的是，龙人的力量非常巨大，她和尸体一齐被拖向渴望给予她致命一击的敌人。

温蕾萨松开双手。对抗的力量猛然一松，龙人向后踉跄了一步。游侠从龙人沉重的双脚间滑过，龙人则撞上了岩石洞壁。

温蕾萨从龙人的手中挣脱出来，翻身滚到了一旁。大斧再次落下，但龙人还没有找回自己的平衡，所以这次攻击完全打偏了。

温蕾萨从高大的敌人身前跑开，来到一个手持长矛的灰鳞穴居人身后，以精灵引以为傲的敏捷身手从怪物的爪子里夺走长矛，然后不等这个灰鳞穴居人反应过来，就一脚将他踹到了两个矮人的身前。随后，温蕾萨转过身，正好迎上重新逼近的龙人。

长矛刺进龙人的肩膀。厚硬的鳞甲保护了龙人，矛刃在它身上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伤痕。龙人想要粉碎长矛，温蕾萨非凡的速度则让她又一次避开了攻击。她很希望长弓能在自己的手里，这样她只要几秒钟时间就能用箭穿透龙人的双眼或者喉咙。她对长矛并不熟悉，这种武器更适合人类或者矮人和灰鳞穴居人这样以强韧体力见长的战士。

在她的周围，矮人们正逼得他们的变异远亲步步后退。灰鳞穴居人武器更多，但他们的数量不占优势。格伦妲从一个倒下的敌人身上夺得一根鞭子，正用它对付剩余敌人的长矛。鞭头缠住矛杆，矮人很有技巧地一抖手腕，就将长矛夺了过来。

一个灰鳞穴居人溜到了格伦妲身后，朝她举起了斧头……

又一个人插到他们两个之间。

“格伦妲！小心！”格拉戈丁喊道。格伦妲的这个兄弟没有武器，只能用身躯抵挡攻击，“小心！”

怪物恶狠狠地砍中了格拉戈丁的胸膛。

随着格拉戈丁一声短暂的惨叫，他的姐姐发出痛苦的咆哮。这位女矮人丢掉鞭子，没有去扶鲜血涌流的格拉戈丁，而是扑向了劈入弟弟身体的武器。愤怒的力量让她一把将斧头从灰鳞穴居人的手中夺过来，回手就砍向敌人的喉咙。

敌人的脑袋滚落在地，尸体倒在格拉戈丁的尸体上。

在狂暴的怒火中，格伦妲又砍倒身边的两个灰鳞穴居人。其他矮人在她的率领下，开始迅速消灭剩下的卫兵。

温蕾萨还在和龙人全力拼杀。巨兽高高地挥舞斧头，差一点砍掉了她的脑袋，无论她怎样躲闪，手中的长矛却还是被劈成两段。

但温蕾萨立刻跳到一旁，拣起一把敌人掉落的斧头，又钻回到龙人身下。这次她没有攻击龙人的身躯，而是一斧砍在龙人的脚上。

斧刃砍穿了鳞甲表皮，剁下几根脚趾和一部分前脚掌，鲜血从伤口中流淌出来。

龙人发出一声嘶吼，伸手要将游侠按在岩石地面上。但温蕾萨再一次拧身从他的手指缝里钻出来，绕过这名卫兵，来到洞口附近。

就在这时，两个灰鳞穴居人冲进洞口。他们看见温蕾萨，同声发出嘶吼，冲向了游侠。

龙人也在转身。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它的巨大身躯很不灵便，尤其是那条又长又粗的尾巴。

温蕾萨用斧背砸向那条尾巴。

她的敌人做出了本能反应，尾巴横扫，变成一根致命的棍棒。

精灵游侠早已做好准备，及时闪开。长尾巴反而挥中了两名冲过来的灰鳞穴居人，将它们砸飞了出去。这两个变异矮人撞在石壁上，随后就再也不会动弹了。

龙人试图转身的时候，温蕾萨如同之前的战斗中罗姆对付另外一头龙人那样跳到了它的背上。龙人竭力扭动上半身，想要伸手抓住游侠，但温蕾萨也随之移动，始终处在龙人抓不到的地方。

随后游侠一跃而起，双臂绕过龙人的肩膀，一只手将斧头转回来，另一只手抓紧斧子头部。

用尽全身的力量，温蕾萨将斧刃切进龙人柔软的喉咙。

龙人抓住她的手臂，用巨大的力量拼命揪扯，让温蕾萨觉得自己的手臂就要被拽掉了。但游侠还是努力将斧刃越压越深。她感觉到自己握住斧头的那只手已经渗出了汗水。

终于，龙人摆脱了游侠的束缚，将她甩过自己的头顶。温蕾萨尽可能稳住身体，凭借天生的敏捷和后天的刻苦训练才没有折断脖子或者撞碎头颅。

一碰到地面，她立刻连续向前翻滚，直到她突然撞上一个矮人。

温蕾萨不敢浪费时间查看那个矮人有没有受伤。不过她确信，龙人的目标一定仍旧是她。她找到斧头，转过身再次面对强敌。

龙人的确向温蕾萨冲了过来，但它的脚步已经相当凌乱了。现在它不仅一只脚受了伤，整个上半身更是沐浴在喉咙涌出的鲜血中。

手持长矛的矮人突然包围了龙人。格伦妲首先发动攻击，她的长矛再一次刺中了受伤的喉咙。龙人将长矛拨开，却让伤口进一步被撕裂了。

龙人脚步蹒跚，向一旁倒去。一个矮人冲过来想要杀死它。

龙人以骇人的力量抓住了那名矮人。不等其他人采取行动，它已经用巨大的拳头打瘪了这个矮人的胸口。

格伦妲怒吼一声，再次刺出长矛。她的突刺是如此凶狠，矛尖从龙人喉头刺入，穿透脖颈背后的鳞甲又刺了出来。

龙人挥舞着一只鲜血淋漓的大手……终于死掉了。

现在洞窟中只剩下两个负伤的灰鳞穴居人。格伦妲将它们捆起来，扔进了牢房。按照她的解释，饶过这两个敌人并非是因为她心怀仁慈。

“等它们被找到的时候，俘虏逃掉了，洞里只剩下死人，它们一定会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女矮人指挥官神情冷峻地说道。

然后这位指挥官又回到自己兄弟的尸体旁边。她的另一位兄弟，格力加斯和她站在一起，看着自己死去的手足，恨不得是自己正躺在那里。

格伦妲伸手抚摸了一下兄弟的额头和胸口，脸上神色一变道：“我们走吧，不要等更多的卫兵杀过来……”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即便是训练有素的游侠温蕾萨也无法辨别他们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进。格伦妲本以为自己能找到答案——矮人极其擅长观察隧洞的走势，判断它们最终是向上还是向下，但她的经验在格瑞姆巴托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罗姆告诉过我，他在这里的隧道中也看不出任何节奏和规律。这里的道路往往会极不合理地突然拐弯，转往完全相反的方向。就好像有一群发疯的挖掘工在这座山里胡乱开凿。”

“也许是一群黑铁矮人。”格力加斯哼了一声。

“这里的隧道要比那些恶棍更古老……”他的姐姐回答道，然后她摸了摸隧道地面，仔细进行观察。“如果对这些痕迹的观察没有错，我们应该向左走。”

“你看到了什么？”游侠问道。尽管现在形势严峻，她还是对矮人的辨析能力感到惊奇。

“这些纹路，山岩和石块的分部。有时候它们能够告诉你正确的方向。这里还有一些细小的泥土，和擦痕，一定是那些恶棍从外面带来的。”她哼了一声，“如果说矮人最熟悉的东西，那一定是石头和泥土。”

“那么，我们就按照你说的走，领路吧。”

格伦妲点点头，率领疲惫的小队出发了。他们装备着从敌人那里夺得的一切武器。温蕾萨没有接受斧头或者其他武器，她相信有限的几件武器应该分配给更懂得使用它们的人。她随身携带的唯一防身武器就是罗宁为她制作的那把小剑。

随着格伦妲引领众人前进，温蕾萨逐渐落到队尾。她跟随着矮人，对女矮人指挥官的方向感越来越有信心。有格伦妲的率领，这一队矮人肯定能安全走出格瑞姆巴托。

想到这一点，游侠愈发放慢了速度。趁矮人们一心直盯着前方的道路，温蕾萨突然拐了个弯。精灵游侠就像夜晚一样安静地消失在隧道深处。

温蕾萨相信，在这里更深的地方，她一定能找到泽恩达瑞……

“我们必须马上进入格瑞姆巴托！”伊丽笛催促法师，“每耽搁一秒，其他人都可能承受更多痛苦！”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罗宁喝道。他和德莱尼一起坐在一根老原木上，双手放在身前。一团微弱的蓝光从他们两个面前的地面升起，这是法师制造出的篝火。只要距离稍远，就不会有人看到它了。“牧师，我的妻子就在那里。在这个世界上，她和我的儿子是我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像你刚才干的那样再传送回去？”

罗宁怒气冲冲地说道：“我不知道德莱尼的魔法是如何运作的，尤其不知道你会怎么使用魔法。但这种事需要耗费很大力量，尤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施放这个法术了！我刚刚去过另外两个地方，利用这种法术寻找她！”

罗宁举起温蕾萨一直佩戴的护身符。伊丽笛从这枚护身符上面什么都感觉不到，毕竟她并不是这枚护身符的创造者。

现在罗宁越发感到不安了。伊丽笛不由得责备自己对这名人类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在过去这几天，她看到了自己身上许多牧师不应有的缺点。她甚至开始怀疑，她怎么会以为自己是那个能够找到并擒获虚空龙的人。如此自大的想法只会让人发笑。

他们两个坐在格瑞姆巴托的荒野中，靠近一片被罗宁称作恐龙岭的地方。这个名字让虚弱的伊丽笛为之一震，她回想起了米奈希尔港的那场战斗。不过法师向她保证，这里的大多数迅猛龙都已经去了那座矮人城市。

“它们也感觉到了格瑞姆巴托的异常。”罗宁对她说，“所以它们才会让矮人有了那么多麻烦。”

罗宁从自己的行囊中拿出一份简单的干粮递给伊丽笛。这位红发法师的口袋看上去深得不可思议。他拿出的食物体积就比这只口袋要大得多，而且在食物被拿出来之后，口袋也没有变瘪。

“我的职业多少会有一些好处，”罗宁在他们大嚼黑面包和冷干酪时解释说，“不过也有很多负担。”

“你在你的组织中负有巨大的责任。”

“你指的是法师、联盟，还是人类？不管你说的是哪一个，我似乎对它们都要负不少责任。联盟一直想从达拉然得到更多，法师们则指望我打破数百年以来的僵局，开拓出新的道路。至于说人类……我已经见过太多人死去，我想结束这一切……我只想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但无论是达拉然、联盟还是人类，罗宁都不愿放弃。伊丽笛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这位法师很像克拉苏斯，努力想让所有生活在艾泽拉斯的人都更加幸福，哪怕这会让他付出太多。

甚至此时此刻，他心爱的妻子可能已经牺牲了。

“你是命运选定之人，”牧师郑重地低声说道，“你将成就伟大的事情，我相信。”

“我甚至没办法保护我的妻子和儿子们安全。”罗宁摇摇头，“我不惧与恶魔、龙、兽人和其他各种敌人战斗，但我害怕的还是我最在意的人可能遭受的危险。”

伊丽笛安慰地拍了拍法师的肩膀。尽管伊丽笛没有像罗宁一样有至亲骨肉，但她很同情和理解这个人类的苦楚。“往往是心中怀有最深忧惧的人才能做出最伟大的事情。”

“你说话的样子就像是我曾经遇到的一位半神，他叫塞纳留斯……”罗宁的话语突然中断，突然戒备起来。

“怎么……”

罗宁示意伊丽笛噤声，同时左手紧握成拳，悄声说道：“这个法术正适合用在此时。虽然它除了让人突然吃惊外不会有其他效果，不过……”

昏暗的蓝光突然明亮了千倍。不过这一团耀眼的光芒完全被限制在直径大约十几码的一片环形区域之内。罗宁和伊丽笛正在这个光环正中央。

在这一片光明中，他们两个并不孤独。

十几只高大的爬行类生物环绕在二人周围。它们不是龙兽，却像龙兽一样用两条腿站立。它们更加原始，也更加凶猛，让伊丽笛有一种跌回噩梦的感觉。

“迅猛龙……”罗宁喘息着说道。

灿烂的光芒对这些猛兽造成了震撼。有几头迅猛龙转过了沉重的头颅。不止一头迅猛龙发出嘶吼，来回甩动尾巴，显然非常焦躁。

“站在我身边。”法师命令道。

伊丽笛相信法师的判断，不过她也准备好了随时召唤纳鲁法杖。迅猛龙来回踱步，慢慢适应着刺眼的光芒。伊丽笛注意到罗宁已经减弱了蓝光的强度。

牧师仔细端详这些迅猛龙，注意到它们的身上大多带有伤痕，有些伤口还很新鲜。她不由得又回忆起米奈希尔港的战斗。

这些迅猛龙继续踱着步，偶尔会有一头迅猛龙吼叫一声。这些吼声虽然都嘶哑低沉，但不同的迅猛龙音色也不尽相同。伊丽笛伸出手，召唤法杖。她希望这样做可以帮助自己理解这些猛兽。

“远处还有更多。”罗宁的话语打断了牧师的思绪。

“更多？多少？”

“很难说。依照我个人的判断，大概是够我头疼的了。”罗宁向周围扫了一眼，“看起来，它们在米奈希尔港吃了不少苦。矮人们个子不高，但他们有发达的肌肉和强悍的身体。就算是这些迅猛龙的速度和尖牙利爪也无法轻易战胜。”罗宁挺直身子。“嗯，看起来它们的‘首领’到了。”

蓝光边缘出现了一只身躯更大、身形更优美、羽毛也更加丰满的迅猛龙。它的身体呈现亮红色，带有金色和蓝色条纹。它雍容前行的样子仿佛是一位国王……或者是一位女王。伊丽笛一时还分辨不清它的性别。

其他迅猛龙都低垂下头，看着他们的首领朝两个人型生物走去。一些迅猛龙扭动脖子，露出更加柔软脆弱的部位。

“他们在向它表示臣服。”法师解释说。

“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这个该死的问题我还真没法回答。”

伊丽笛等待着，但法师没有就这个问题再多说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迅猛龙首领找上了他们两个……如果全体迅猛龙发动攻击，他们能逃得掉吗？

“我有一些办法，所以不必太担心，”罗宁仿佛读出了女孩的心思，低声对她说道，“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一群食肉蜥蜴会觉得我们比它们更强大、更凶猛。”

带头的迅猛龙在光源的另一边停住脚步，先是盯住伊丽笛，然后又盯住法师。

终于，它向罗宁发出一声啸叫。

牧师想要采取行动，但罗宁用手指轻轻拍了一下她的手臂。

“我们的朋友想要谈一谈。让我们看看是否能搞清楚它想说些什么。”

迅猛龙再次长啸一声。这一次，它的音调发生了变化。伊丽笛仔细倾听着，觉得这声音中没有敌意。

“我认为它想要向你寻求和平。”伊丽笛对法师说道。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这很让人好奇，和食肉猛兽谈论和平。当然，我还经历过更加奇怪的事情。”

让伊丽笛感到惊讶的是，罗宁向那只迅猛龙踏出了一步。法师始终直视着对面生物的眼睛，一边向前走，一边对身后的女孩说道：“直视它们的眼睛。你需要一直和它们争夺话语权。如果你的目光发生偏移，你在它们眼中就会变弱。这种劣势很难挽回。”然后法师又嘿嘿笑了一声道：“这是我在几年前的一次外交任务中学到的……”

人类和迅猛龙继续着他们的对峙，足足超过了一分钟……迅猛龙稍稍向旁边瞥了一眼。罗宁点了点头。

这个短暂的动作似乎表示对峙有了结果。迅猛龙低垂下头，朝另一个方向瞥去。

尽管这样做很冒险，罗宁还是轻松地朝同一个方向瞥了一眼。

“它在看格瑞姆巴托，”法师说道，“真令人惊讶。”

“它们想要我们回去？我们会作为俘虏被交给那个血精灵和那个女人吗？”

“我对此表示怀疑。”法师再一次审视迅猛龙首领，“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它们的语言就好了。”

伊丽笛再一次想到了法杖。“我也许能做些什么。”

她召唤出纳鲁的赠礼。迅猛龙纷纷低声嘶吼，但并没有其他过激的反应。罗宁一言不发，只是看着德莱尼小心翼翼地将法杖上的大水晶指向迅猛龙首领。

“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伊丽笛问迅猛龙。

迅猛龙长啸一声。

牧师的脑海中出现了一连串画面，迅猛龙在追猎食物、一种突然的不安、格瑞姆巴托的黑色轮廓。

两头恐怖的、蝙蝠一般的猛兽从天空中扑落，抓住地面上不幸的亲族，将它们带上半空，吞噬殆尽。

尽管视角不同，伊丽笛还是立刻就认出了那两头怪物。她看到的是曾经与她和克拉苏斯战斗过的那两头暮光龙。法杖将迅猛龙的描述转化成了真实的画面。

“太惊人了！”罗宁喘息着说道。这时他更像是那位红龙法师了。伊丽笛感到惊讶的是，罗宁显然也看到了那些幻象。这是法杖以前从没有显示过的能力。

更多幻象纷至沓来。牧师从迅猛龙的视角看到地面上的亲族们成群逃往西方。黑色的格瑞姆巴托不断在各种场景之间闪回。德莱尼猜测这是因为迅猛龙不断感觉到邪恶正从那里升腾而起，就算是这些食肉猛兽也会感到畏惧的邪恶。

随后是米奈希尔港的战争。一场真正的战争。迅猛龙曾经攻击过矮人，但从没有如此规模的迅猛龙同时扑向那座港口。许多群落都冲上战场……这场战争的原因还是黑色的格瑞姆巴托。

但这场向安全之地前进的战斗并不顺利。矮人们将他们的地盘守卫得固若金汤。一开始，伊丽笛很难看出那些敌人就是矮人。在迅猛龙的视角中，矮人很像灰鳞穴居人——迅猛龙也认识灰鳞穴居人。

一些迅猛龙开始在高山和港口之间来回奔走，始终不曾停下。先是一个方向，再折回来，随后又再次改换方向。

就在这时，罗宁的面孔出现在影像中，但不是伊丽笛所认识的罗宁。画面中的人显得更加年轻，朝气蓬勃，正面对着一个绿色皮肤的巨人。

“真是该死！”法师冲口说道，“这是反攻兽人战役时的我……”他思考了一下，又说道，“一些迅猛龙当时一定就在附近，很可能就是这一只，它显然有些年纪了……”罗宁的话突然中断了，一个新的，更加令人困惑的影像出现了。

那还是罗宁和那个兽人，但现在画面里又多了一只迅猛龙——显然正是这只迅猛龙首领——它也加入了战斗。但出乎预料的是，它攻击的不是法师，而是兽人。

随后，兽人变成了灰鳞穴居人，又变成了扇动巨大翅膀的暮光龙。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法师和迅猛龙都在并肩作战。

迅猛龙首领稍稍后退。幻象消失了。

“这是什么意思？”德莱尼低声询问，眼睛看着迅猛龙。迅猛龙则只是耐心地看着法师。

罗宁用了很长时间才做出回答。他的答案和牧师不谋而合：“说实话，我认为……我认为它们想要我们帮忙。我认为它们想和我们建立联盟，如果你能相信……”

伊丽笛点点头。如果这些迅猛龙就像看上去那样聪明，也许他们的猜测真的距离事实不远。毕竟迅猛龙的家园非常靠近格瑞姆巴托，而现在它们已经开始不顾一切地攻击米奈希尔港了。也许它们能够感觉到罗宁的力量——甚至看见了罗宁带着德莱尼凭空出现，因此它们凭借直觉将罗宁当作了救星。

无论事实如何，罗宁看起来也很愿意相信他所看到的画面。他向迅猛龙的首领迈出一步。高大的猛兽再次低下头，仿佛不想有任何冒犯这个人类的行为。

法师走进了迅猛龙的攻击范围，平静地伸出手，喃喃说道：“来吧，朋友，那就来吧……”

迅猛龙嗅了嗅罗宁的手。它宽大的双颚足以咬断罗宁的整条手臂，但在罗宁面前，它始终充满敬意地闭着自己的嘴巴，硕大的鼻孔沿着罗宁的手一直嗅上去，经过罗宁的手臂，在上面留下了一些黏液。而人类只是耐心地站在原地，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

随后，迅猛龙首领向后退去，朝聚集在身边的同类发出一阵古怪的叫声。

迅猛龙群不约而同地将头几乎低垂到地面……然后又一齐将充满憎恨的目光转向格瑞姆巴托。

罗宁严厉地笑了几声，回头看向伊丽笛。“看样子，我们有了一支军队，”法师眨眨眼，“我在想，该如何才能把它利用好。”

第十八章

温蕾萨走过一条又一条蜿蜒曲折的隧道。她知道，自己正不断深入，但她始终都没有发现猎物的蛛丝马迹。她以为自己早晚能够发现一些痕迹，引领她找到泽恩达瑞，但越发荒凉的路途让她的探索徒劳无功，而每当她尝试返回上一条隧道的时候，却又会走进一条陌生的隧道。

有时候，格瑞姆巴托仿佛是活的，会玩弄进入其中的所有人，无论善恶。温蕾萨心中想道。她知道一些关于这种地方的传说。一些地区因为长久浸淫在强大的魔法之中，逐渐有了自己的意识。格瑞姆巴托肯定符合这样的条件。全艾泽拉斯也没有几个地方能够像它一样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充满了各种奇异诡谲的能量。

精灵游侠用小剑在洞壁上留下细小的标记，以确认自己行进的路线。每次她遇到转角，都会在自己的右手边留下记号。以这种方式，游侠相信自己不会再迷路了。

但是当她突然遇到一条死路，返身往回走的时候，却找不到那些记号了。她又退回来，重新确认自己的方向，然后顽固地向前行进。

但无论如何，温蕾萨很快就发现自己完全不认识这些隧道。更糟糕的是，当她再次尝试回去的时候，情况同样是一团混乱。

就在这时，远方某处传来了类似灰鳞穴居人的声音。尽管在这个时候，她应该尽可能避免和那些变异矮人相遇，但那些敌人却成为了她最大的希望。她不仅需要找到自己的堂兄，更需要确定自己的准确方位。

那些或嘶哑、或粗重的声音似乎正逐渐远离。温蕾萨加快了脚步，却始终都无法缩短和那些声音的距离。更令人担忧的是，她行经的隧道一直在向下延伸，深入山腹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她最初的希望。她不知道格瑞姆巴托的最底层到底隐藏着什么。此时此刻，她也完全没有兴趣搞清楚这一点，除非泽恩达瑞在这里……但她已经对此感到怀疑了。

在这些隧道中行动，温蕾萨主要依靠偶尔会出现在洞壁上的小宝石来为自己引路。这些宝石明显是被人工镶嵌上去的，这让温蕾萨的忧虑还不至于太过强烈。很明显，她还处在这里当前或者曾经的居民所使用的区域内。

实际上，在一间小洞室里，她甚至找到了一个巨魔的尸体。很可能在兽人占据格瑞姆巴托的时代，那个巨魔就居住在这里。冰冷的地下环境使得这具尸体被保存得相当完好。温蕾萨还能够在巨魔颀长的身体上看见一些文身。那张又长又尖的巨魔面孔上带着死人独有的狞笑。这里甚至还有一把小手斧和一把匕首。两件武器看起来都还可以使用。于是精灵游侠立刻拿走了它们。

但就在温蕾萨留下那具尸体，让它继续自己永远的长眠时，还有一件事困扰着这名游侠。她在这个巨魔身上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可以解释他的死因。除了瘦得可怕之外，这个巨魔看上去几乎就像是还活着。

这个巨魔是在这里迷了路，最终饿死的吗？他当时离自己的同伴到底是很近还是很远？这对于温蕾萨而言很难算是一个好消息。

不管怎样，有了手斧和匕首，温蕾萨至少不会在敌人到来的时候赤手空拳了。只是现在她还看不见敌人的影子。她只能继续向前寻找出路。

就在这时，她经过的隧道变得越来越昏暗。最终她走进了一条完全没有发光水晶的隧道。温蕾萨感到越来越慌张，她退回到前一条隧道里，又转入另一条岔路。

这条路也是漆黑一片。

她随后又连续两次退回到有光的隧道里，向后寻找其他岔路。但每一条岔路中都只有黑暗。现在她相信，一定有某个人，也许就是泽恩达瑞，或者就是这座山本身正在玩弄她。

她在另一条黑暗的隧道前停住脚步，考虑自己该如何行动。看样子，她无论选择哪一条路，结果都是一样。于是她迈步走进了眼前的隧道……

她听见一点微弱的声音从这条隧道深处传来。

温蕾萨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只能感觉出它的痛苦和虚弱。

尽管很可能是在自投罗网，精灵游侠还是加快了脚步。她一边走一边仔细倾听，却没能再一次听到那个声音。那可能只是她在疲惫状态下的一种幻想。温蕾萨无法否认自己的疲惫。不管怎样，她下定了决心，这一次不会再回头。她一只手拿着斧头，另一只手攥紧匕首，穿透重重黑暗向前走去。

每前进一步，温蕾萨都能感觉到自己更加深入地下。她握紧了两件武器，依稀觉得前方似乎有一点光亮……

没错，随着她不断向前，一丝微弱的光线渐渐弥漫在隧道中。温蕾萨终于能够分辨出身侧洞壁上的一些细节痕迹。这些痕迹表明这条隧道的开凿工艺要

比上面那些隧道粗糙得多。这里显然也要比上面更加古老，很有可能在上方隧道里居住过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里的存在。

但是……刚刚听到的那个声音到底是谁的？

精灵游侠放慢了速度。前方映射出一道短小的红色光芒……仿佛不远处有一个洞室。温蕾萨咬紧牙关，小心翼翼地向那里靠近。

突然间，她意识到自己越靠近那里，气温就越低。这种寒冷显得极不正常。在格瑞姆巴托，深入地下的洞室应该变得更热，而不是更冷。

尽管已经前进了很远，温蕾萨还是有些想要回去。但某种东西让她无法这么简单就转身离开。

精灵游侠伏低身子，向洞中窥探而去。

她立刻睁大了眼睛。

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座冰火交织的巨大洞窟。刚才她看到的红光就是从这里的许多的岩浆池中发出来的。红色的岩浆不断冒出气泡，硫磺的气味冲击着游侠的鼻翼。游侠能够看到十几个岩浆池，其中小的和她的手掌差不多，大的则足以吞下她和刚刚与她并肩作战的矮人们，表面甚至不会多出一丝波纹。

这座洞窟本应该无比炎热，让温蕾萨在转眼间就汗流浃背。但实际上，这里相当清凉，让温蕾萨甚至可以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汽。

降低这里温度的东西都悬挂在洞顶：如同巨型匕首一般的冰锥从洞顶上一直垂挂下来。它们肯定不是天然产物。温蕾萨走进洞窟的时候，发现这些冰锥内部呈现出一种极为纯粹的白色，她甚至能够感觉到寒冷正在有规律地撞击自己的皮肤。

就在这时，这种魔法布局的真正“原因”出现在温蕾萨的眼前。精灵游侠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她知道，自己眼前的每一个球形物体都是同一种东西。

这里到处都是蛋。这种巨大的蛋只可能属于一种生物。

龙。

温蕾萨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一颗龙蛋前。一开始，她以为这颗蛋裂开了。蛋壳上覆盖着一层黏腻的液体，让她想到了蛋黄。不过仔细观察之后，她发现这颗蛋完整无损。那种奇怪的油脂覆盖了整颗龙蛋。

精灵游侠用匕首戳了戳那种黏液，立刻知道了那是什么——麦亚提斯。精灵曾经利用这种魔法物质保存神圣的遗物和罕见的种籽。看来是有人将这种物质使用在了更加精细的工作上，比如保存龙蛋。

温蕾萨也知道这里为什么要布置成炎热与寒冷持续对抗的环境。尽管麦亚提斯有着非同寻常的保存效能，但它还不足以长久维持这些龙蛋的生命力。温蕾萨将手指探进黏液中，感觉到黏液的温度恰好能够确保蛋内的生命稳定存在。

温蕾萨终于注意到有多少颗龙蛋被放置在这个完美的平衡环境里。不是几个，不是几十个。

是几百个。这么多龙蛋，温蕾萨只能猜测它们是在许多个世纪中一点点被集中到这里的……

游侠转过身。这时她又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因为麦亚提斯的覆盖，这些蛋乍看上去都是灰色的。但它们并不完全一样。它们的区别不只是形状和大小，还有颜色和花纹。

太阳井在上！这些不只是黑龙蛋……肯定还有红龙和其他龙类的……

温蕾萨无法相信自己见到的一切。当她和罗宁帮助红龙女王逃出部落的魔爪时，他们见到了许多破碎的红龙蛋壳。那以后，她的丈夫在寻求魔法知识的过程中也为她展示过其他龙群的蛋壳碎片，其中也包括黑龙。这座洞窟中最多的肯定是死亡之翼的后代，但这里也有许多红龙蛋，还有一些蛋两者都不是，它们应该是从蓝龙以及其他龙族那里偷窃来的。

“许多个世纪……”温蕾萨悄声自言自语，“是的，一定用了许多个世纪。”

就在这时，游侠发觉有些蛋看上去显得很是古怪，她细看其中几颗蛋。它们很诡异地肿胀起来，蛋壳上还布满了小脓包。

无论这些蛋里曾经孕育着怎样的生命，现在里面肯定已经不再是天真无邪的幼龙了。

温蕾萨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这不是洞顶那些魔法冰锥的寒气造成的。她很清楚死亡之翼想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更加可怕的龙种，而黑龙的后代都被遗传了怎样的邪恶力量。一直以来，奈法利安和奥妮克希亚都在为了新龙种的创造而实行着各自的阴谋诡计。此时却还有另一个人耐心而有条不紊地用各种邪恶手段收集了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龙蛋，等待创造变异新龙的完美时机。

有了这么多龙蛋，这个阴谋的主使者完全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强大怪物，扫平艾泽拉斯的自然生物能够进行的一切抵抗。

这些恐怖的画面充满了温蕾萨的脑海，但这座巨洞远处传来的一点动静突然将她惊醒。她握紧斧头，朝那个声音传来的方向移动过去。

走过去以后，温蕾萨却只看到了又一个冒泡的池子。这一片熔岩池非常大，甚至能够在其中放上一艘帆船，只不过帆船在这里没办法航行太远而已。精灵游侠审视池子的边缘，仔细寻找声音的来源。尽管岩浆在不断冒泡，但她确信自己没有将这种响动错当做其他声音。

池塘中心处突然冒出一颗硕大的猛兽头颅。灼热的熔岩给它涂上了一层明亮的橙红色。这颗头张开了它的爬虫大口。

“温……温蕾萨？”猛兽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这头巨龙随即呻吟一声，向温蕾萨游过来。精灵游侠踉跄着向后退去，看着这头重达数吨的巨兽浑身冒着热气，离开岩浆，踏上她眼前的地面。她还在不停地后退，同时为这头巨兽的庞大身躯所震惊。除了红龙女王和恢复巨龙之身的克拉苏斯，她极少能见到如此巨大的一头龙……

考雷斯特拉兹？

冒着热气的巨龙朝着她扑倒下来。游侠转身就逃。她这时才意识到，这头龙比她最初估计的还要大。

巨龙的影子笼罩住温蕾萨。游侠知道自己跑得还不够快。她只好绷紧全身肌肉，准备迎接这无可逃避的碰撞。

但考雷斯特拉兹没有压在她身上。她预想中的沉重撞击也没有发生。最终她只听到身后一声轻微的钝响，表明那头龙卧倒在地上。

精灵游侠壮着胆子转回头去观看。

法师克拉苏斯全身仍然是热气蒸腾，他正四肢伸开，趴伏在熔岩池的边缘。平日里那张白皙的面孔现在呈现出一片亮红色，他的身体烧化了岩石地面，陷入其中。让游侠感到奇怪的是，他的一身长袍却仿佛丝毫无损……看来这件衣服要比普通衣物强韧得多。

温蕾萨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又跑向红龙法师。幸运的是，尽管克拉苏斯身体一动不动，但还能看出是有呼吸的。

只是温蕾萨完全无法唤醒这位法师。她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只好先试试看克拉苏斯的身体有多热。虽然还是比正常温度高了许多，但温蕾萨至少可以不必担心自己被烫伤了。

精灵游侠尽可能小心地扶起法师瘫软的身体，把他朝地势稍高的洞窟一侧拽过去，让他靠着洞壁坐好。然后温蕾萨便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克拉苏斯省去了游侠的麻烦。片刻之后，他睁开了眼睛。

“温……温蕾萨，精灵游侠，”他努力说道，“我没想到你会在这里……”红龙法师咳嗽了一阵。他看上去更加苍老，更加憔悴了，“……能看见你真好，不过在这里遇到你应该不算是什么好事。”

“但我早就应该想到会遇见你，”游侠说道，“除了你以外，还有谁会来查看这个充满邪恶的地方？”

“你……你和罗宁……你们所做的远远超出了你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年轻人。”克拉苏斯挥挥手，阻止了精灵的反驳，“而……而且，这……这没什么。”法师眯起眼睛，“你知道格瑞姆巴托出了什么事吗？”

“至今为止还是一头雾水，大师。”温蕾萨说道。这时她看见克拉苏斯又在痛苦中瑟缩了一下，不由得眼神中重新露出了忧虑。“克拉苏斯……你生病了吗？”

“我刚刚去了一个地狱般的地方，我希望再也不会经受那种痛苦了。我勉强从那里逃了出来，但也因此差一点将自己撕碎。我从一个虚无缥缈的地狱边缘被扔回到这座大山里……直接被扔进这座山的岩石之中……”

他用了一点时间尽可能准确地向温蕾萨描述了自己那段可怕的经历。从魔法陷阱中逃出来以后，他被激烈喷涌的魔法能量塞进了格瑞姆巴托之中。他的躯体和这座山的根基融为一体。凭借自己不可思议的魔法和力量，这头龙才没有被永远埋葬在这座大山下。

“我能做的只有冲向距离我最近的洞窟。我以自己真正的形态冲了出来，昏昏沉沉地闯过一个又一个洞穴。我需要热量恢复体力，需要极为强大的热量。但我能够感觉到附近的热源却都这么小。无论如何，我别无选择，一直到了这里。一路上，为了通过狭窄的隧道，我变幻成现在这个形态……”

他甚至没有留意周围都有些什么。他饱受折磨的意识只能察觉到，尽管这里似乎温度很低，在他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却又很多岩浆池塘。龙在一般状态下不会冲进岩浆，如果他在熔岩中停留太久，他也会被烧死。但他的生命正处在极为危急的状态，这是他能够快速恢复的唯一办法。依靠体内魔法的帮助，这种不可思议的热量使得他的恢复速度要比正常手段快得多。

“但关键是我必须知道何时该离开岩浆。我太虚弱了，差一点就在岩浆中停留过久。我还隐秘地呼唤了两次朋友，因为很不幸，我知道自己还需要帮助。我期待着能够有人感知到我的存在，或者是某个矮人，或者是德莱尼……”

“伊丽笛？”

红龙法师挑起了眉毛：“是么？看来你们遇到了。是的，她正在努力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是两个不可能的任务。她希望解救或者消灭一头虚空龙……”

“是的……还要从一个血精灵的手里夺回她的朋友被杀害时遗失的法杖。”尽管就在熔岩池旁边，温蕾萨的表情还是变得冷酷如冰，“但泽恩达瑞是我的，我不会让别人……”

克拉苏斯在忧虑中审视这名精灵：“一场私人恩怨，甚至是仇恨。我不会问你是为了什么，但我要提醒你，这种念头非常愚蠢。”

“这件事你没有资格做判断，”游侠只是简单地回了一句就站起身。她向这座巨大诡异的洞窟瞥了一眼，“你打算怎样处理这个地方？留给死亡之翼和他的孩子们吗？”

“不……这是奈法利安和奥妮克希亚的母亲的执念所造成的后果，我刚刚才明白这份执念有多么深……它让我感到恐惧。她收集这些蛋有多久了，收集它们，对它们的每一个进行腐化……毫无疑问，她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了恶魔之魂被诅咒的邪恶力量。这一切全都是为了她自己的卑劣欲望！而她又是用了多么大的力量，用什么方法将它们搬运到格瑞姆巴托的？我的龙群在不久之前才刚刚放弃守卫这个地方。”

“你认为她和这些蛋是最近才到这里来的？”

“她……她不可能在这里做了这么多邪恶勾当却还没有被守卫这里的红龙注意到。不，希奈丝特拉一定是最近才来到这个被我们放弃的地方，但她……她的布局和行动一定非常非常有效率！”

克拉苏斯竭尽全力站起身。温蕾萨立刻扶住他，否则这位法师肯定又会摔倒在地。“谢谢……谢谢你。我的力气已经恢复了不少，但我只能希望再也不要有那样的经历了。这里是大地守护者——死亡之翼的族群最喜欢的环境。不过任何形式的火焰都是生命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都能够让我获得力量。”红龙法师向数量众多的龙蛋皱起眉，“但作为生命的仆人，看到这种对于生命的丑恶扭曲……”克拉苏斯指着一颗肿胀的龙蛋说道，“……我的心中充满怒火，我很想彻底摧毁这个洞穴和这个洞里的一切，无论我自己是否会随之一起毁灭！”

温蕾萨满脸都是惊骇的神情。她很害怕红龙法师真的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她几乎能看到自己随着这位法师一同灭亡，丢下她的两个孩子和罗宁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泽恩达瑞则会随心所欲地掳走她的孩子。她知道，这座洞窟的确应该被彻底摧毁。但她还是自私地想要先保全自己的家庭。

不过克拉苏斯又摇了摇头。“不，我还不能这样做。这只能让希奈丝特拉继续她的阴谋。她还控制着一头虚空龙，并且已经孵化出一头变异怪物。她会再找一头蓝龙和红龙——魔法和生命，来强化她的后代的恐怖力量……”

“为什么她要这样做？她有一些来自于你的龙群的龙蛋，很可能还在许多个世代中偷窃了一些蓝龙蛋，尽管这种龙蛋是那么罕见。她尽可以生下自己的蛋啊。”

“自己生育后代也许更加麻烦。她需要一头已经达到历练巅峰许多年的成熟黑龙才有可能生出龙蛋。希奈丝特拉很耐心，但耐心并不能换来一切。在这许多个世代中，她必须将自己严密地隐藏起来才能实现她的阴谋。”克拉苏斯又微微一笑，仿佛在解释一件已经非常明显的事情。“毕竟这里其他龙族的蛋很少。对于她，它们要比她自己的蛋更加珍贵……这些黑龙蛋肯定是她的。”

“全都是她生的？”

“看上去的确是很多。但这是许多个世纪积累的成果……”克拉苏斯摇摇头，“这么漫长的岁月，死亡之翼和他的血裔肯定能制造出足以让我为之震惊的阴谋……”

温蕾萨打了个哆嗦：“我们要一个一个地摧毁它们吗？我们两个一起……”

“需要很长时间。我还很虚弱，年轻人，我想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克拉苏斯指了指这座奇异的洞穴，“如果我没有搞错，我们要去那里。”

温蕾萨不知道红龙法师有什么打算，只能扶着他朝那个方向走去。随着他们离开龙蛋所在的区域，岩浆池的热量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显示出它的威力。精灵游侠甚至就连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这个地方笼罩着一层猩红色的微光。岩浆池成为了唯一的光源。过去温蕾萨一直都完全信任克拉苏斯，现在她却有些怀疑这位法师是否真的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

红龙法师突然呻吟一声。“是的……”他喘息着说道，“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了。”

“接近什么？”

克拉苏斯没有明说，只是不断向前方窥望。拥有精灵视觉的温蕾萨却什么都看不见，直到他们又摇摇晃晃地走出了一段路。

那道光一开始几乎无法察觉，只是一点细微的金色。这点光线从一座洞穴中散发出来。两个人走到这座洞穴前，温蕾萨发现这个洞口实际上是一道裂缝，只能容得下他们一次一个地侧身走过去。

克拉苏斯犹豫了一下："我先走……但我需要你紧跟在我身后。我不知道我能够承受里面的东西多长时间。"

"里面是什么？"

克拉苏斯回过头看了一眼温蕾萨，他已经开始进入裂缝了。"我的一个噩梦……"

说完这一句，红龙法师就消失在裂缝里。温蕾萨知道克拉苏斯不会夸大其词，便立刻紧跟了上去。她背靠在岩石上，一步步向前挪动，不知道自己最终会看到什么。

"就像我预料的那样，也和我担心的一样，"克拉苏斯悄声说着，盯着前方，"这东西对于她来说意义重大。"

就在克拉苏斯这样说的时候，他的双腿已经无法支撑住自己了。温蕾萨迅速跳到他身边，伸手扶住了他。

红龙法师以极为激动的语气骂了一句。温蕾萨以前从没有见到他这样失态过。她能看见这位法师脸上的苦涩，并且知道，这种苦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这位法师自己。

克拉苏斯的目光转向一座小平台。这个平台是用格瑞姆巴托本体山岩的一部分雕成的。光线就从那个平台上放射出来……那是一件恐怖的宝物。尽管形状已经发生变化，温蕾萨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它。

"我有一块碎片，"克拉苏斯用沙哑的声音说道，"我找到了一块很小的碎片。其余的，我没有再见到过，也不曾为之担心过……只有她才能将这些可憎的碎片找回来……只有死亡之翼的配偶会梦想着重塑恶魔之魂……"

第十九章

直走了很远，格伦妲都没有注意到温蕾萨离队。当她一发现的时候，立刻就想要转头回去，但她犹豫了一下，决定率领队伍继续向前走。精灵游侠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格伦妲则必须为部下的安危负责。

这并不意味着她打算率领剩下的兄弟离开格瑞姆巴托，铜须矮人不会随意放弃自己的任务。是的，格伦妲在寻找一个离开这里的出口，但她也在时刻警惕这个邪恶地方的一切异常情况。

终于，她找到了。这座洞室非常巨大。洞内的景象既令人震惊，又令人胆寒。

这头巨兽被魔法锁链捆住。铜须矮人在这座大山中听到的那些充满痛苦的咆哮一定就是它发出的。格伦妲觉得它一点也不像龙，看上去倒更像是一个幽灵。

“他们对这怪物做了什么？”一个矮人在她身边喃喃问道。

“一定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另一个矮人说道。

格伦妲示意他们两个噤声。她对这头被囚禁的巨兽一无所知，更不知道眼前到底是什么状况，但这些对于他们显然至关重要，她需要仔细研究一下这里的情况。

她首先注意到的是正在这头幽灵巨龙附近进行各种工作的五个灰鳞穴居人。他们全都专心干着活，就仿佛他们的生死全都系于眼前的工作上。在他们和那头龙身后，另一样让格伦妲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一道紧贴着洞壁的岩脊形成的小路。格伦妲能够看到它蜿蜒向上，连接着另一条隧道，估计那条隧道一定会通向某个出口。

格伦妲做出了决定。首先，她需要把大家带出去。的确，他们从灰鳞穴居人那里夺得了一些武器，但这些大多都是长矛和鞭子，而不是他们擅长使用的战斧和短剑。况且他们全都疲惫不堪，还受了伤。首先要逃出去，要将这里的事情报告给国王。他们已经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情报，聪明的参谋们一定能够利用这些情报拼凑出这里完整的情况。

“我们要去那个通道。”她发出命令。没有人对命令表示异议。格伦妲现在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会像追随罗姆一样追随她。

罗姆。格伦妲不知道他遭遇到了什么，他的尸体又在哪里。他们或许会经过战友们牺牲的地方，也许她能在那里发现他的尸体。

如果能带你回去，为你举行葬礼，我一定会这么做的，她向脑海中罗姆的幻影发誓，格伦妲甚至没有向自己承认过，但她的确已经爱上了这位英勇的战士。一开始，她对这位功勋卓著的战士充满羡慕，当她随同罗姆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则开始对他有了越来越多的敬意，在他的身边越久，对这位战士的传奇了解得越多，她对他的感情也就越深。

格伦妲咬紧牙关。这里只有五个灰鳞穴居人，而且距离那道岩脊都很远。现在她要做的是行动，不是感伤。她挥手示意另外两个矮人到自己身边来。

“我一发信号，你们就以最快的速度跑向对面。伏低身子，一直跑过去不要停。”

他们点点头，做好了准备。格伦妲的目光转向灰鳞穴居人，观察它们在注意什么地方。

“走！”

两名战士快步向前。格伦妲焦急地看着那两个人跑上岩脊。他们跑了四分之一的路、一半、三分之二……终于到了另外一边。

格伦妲已经让另外两个人做好了准备。前两个人刚刚接近对面的洞口，她就命令第二批人出发了。

就这样，格伦妲的部队两个一批地不断向对面的洞口跑去。但格伦妲觉得他们的速度还是太慢。每一秒钟，她都在担心会有一名灰鳞穴居人抬起头。不过那些怪物一直都在闷头干活。格伦妲不知道其他灰鳞穴居人都去了哪里。她担心他们在追杀精灵游侠或者是德莱尼，她们两个也都像罗姆一样失踪了。

格伦妲一边想着那些同伴，一边又派出了两个人。但就在那两个矮人还没有跑到三分之一的路程时，他们终于被发现了……不过发现他们的并不是下方的那些灰鳞穴居人。

发出警报的敌人正从上方的一个洞口爬出来。铜须矮人肯定爬不到那么高的地方。那只满身鳞片的怪物像蜘蛛一样沿着高高的洞壁攀爬。它一看见两名沿洞壁奔跑的战士，就张开嘴，发出一阵如同来自于坟墓的刺耳尖叫声。

其他灰鳞穴居人立刻转过身来阻止逃亡的矮人。更糟糕的是，又有其他怪物从洞顶各处的孔穴中钻出来。在格伦妲眼中，他们已经不再是蜘蛛，而是一群毒蚂蚁。

“大家全都过去！快！”

剩下的矮人全都向前冲去，格伦妲负责殿后。她拿着一杆长矛，但在奔跑的过程中，这件武器显得格外笨重。还能让她多少感到安慰的是，这些灰鳞穴居人大多不可能在他们跑到对面之前赶过来阻拦他们。在那以前，他们可能还不需要用到这些长矛和鞭子。

一样小东西呼啸着掠过格伦妲头顶。与此同时，格伦妲前面的一名战士惊呼一声，跌下岩脊，落到洞底。格伦妲能看出，他在摔落到地面之前就已经死了。

格伦妲向自己身旁的洞壁瞥了一眼，有许多同样的小东西都击打在这面石壁上。那是一种带有至少两寸长尖刺的小石球。格伦妲知道这种弹丸是用什么材料雕刻的，并且立刻就意识到这种弹丸可以轻易打穿矮人的颅骨。

又有一名矮人战士呼喊一声，一头栽倒。但这一次死去的矮人倒卧在岩脊上，挡住了逃跑的道路。

没有时间注意这些细节了。“把他推下去！”格伦妲喊道，“快！”

尸体旁边的矮人跪倒下去，要执行格伦妲的命令——一颗尖刺石球击中了他的喉咙。他倒在前一具尸体上，两具尸体一同跌下了岩脊。

灰鳞穴居人正在使用一种看上去很像是小十字弩的武器攻击他们。格伦妲以前在矮人的历史文献中见到过这种武器。dwyar’hun——这是一个古代语词汇，意思是“星弩”，那些尖刺石球显然就是它发射的“星星”。这种武器在很久以前曾经被铜须矮人使用过，但已经被淘汰了。这些灰鳞穴居人显然还很喜欢这种武器。

这种武器实际上并不好用。攀援在洞壁上的灰鳞穴居人只能用一只空手和牙齿拉开弩弦，再用同一只手装上弹丸，而且一次只能填装一枚弹丸，这使得它的攻击速度非常迟缓。刚刚多张星弩的齐射一下子就杀死了格伦妲的三名部下，不过在灰鳞穴居人重新开弓装弹的时候，矮人们终于赢得了一些喘息的机会。

但他们根本来不及为此庆幸。已经到达对面洞口的矮人们都聚在一起，却没有继续前进。格伦妲很快就发现了原因——另一队灰鳞穴居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杀过来，挡住了洞口。这些敌人佩着它们更擅长使用的武器，将逃亡的矮人逼回到洞窟中……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但铜须矮人不会轻易倒下。他们尽力使用长矛和鞭子，也发动了一些强势反击。格伦妲仅存的一位兄弟用手中的长矛刺落一个灰鳞穴居人，让它跌落在另一个同类的身上，两个怪物全都摔下了高高的岩脊。另一位使用长鞭的矮人，卷住一个刚从洞壁孔穴中爬出来的灰鳞穴居人手臂，矮人用力一拽，把敌人甩了下去。

不幸的是，铜须矮人无论怎样英勇奋战也无法冲破敌人的阻拦。格伦妲回过头，不知道是否应该从原路退回去。

灰鳞穴居人正从他们来时的洞口冲出来。矮人们被困在一道狭窄的岩脊上，无论怎样，现在他们或者投降，或者就只有战死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洞窟中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事情，而格外吃惊的应该是那些灰鳞穴居人——一种新的猛兽出现在那头被俘的巨龙身边。格伦妲不由得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噩梦。

一只迅猛龙……不止一只……

格伦妲看到了两只、三只、四只还有更多。她可以发誓，这些猛兽根本就是凭空出现的，否则根本无法解释这里为什么完全没有人察觉到这些高大的猛兽。

迅猛龙迅速从巨龙身边冲过来，向灰鳞穴居人发动了狂暴的攻击。毫无提防的灰鳞穴居人很快就变成了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这些迅猛龙的出现让战场变得一团混乱。而一个格伦妲认识的身影出现在了受困巨龙的附近：伊丽笛，那位德莱尼。而且她不是一个人。她的身边还站着一位法师，一个满头红发的人类。

格伦妲只知道一位头发是红色的法师。她认识的法师很少，不过她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法师有足够的胆量——或者说会足够莽撞地跳进格瑞姆巴托。罗姆和她讲过那名人类的故事。游侠温蕾萨也提起过他，而且她的口气还要亲昵得多。

龙心罗宁来救他们了。

但格伦妲转念一想，就知道肯定不是这么回事。首先，罗宁不可能知道他们会在这个时候逃到这里。他至多只会知道他们在格瑞姆巴托，却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实际上，他和那位德莱尼牧师看上去真正关心的是那头让人感到害怕的巨龙。伊丽笛正在竭尽全力对一块水晶做着什么——这里有很多这种水晶，捆住巨龙的锁链都被固定在这些水晶上。格伦妲明白，他们要释放那头巨龙。

格伦妲觉得那位法师和牧师一定是疯了，但她只能相信他们知道一些她不知道的事情。不过现在更让她在意的是突然转变的战局。灰鳞穴居人腹背受敌，还有一位法师到来，她的人终于有希望活下来了。

就在这时，从下方的一个隧道洞口处冲出了一个龙兽和六头龙人。他们一起向伊丽笛和罗宁扑去。一只迅猛龙出现在龙人身边，立刻发起了攻击。格伦妲注意到罗宁在迅猛龙出现的同时做了一个手势。他看上去意志坚定，但非常疲惫。格伦妲知道，这位法师为了创造这神奇的一幕已经消耗了很多力量。

又有两只迅猛龙转过身来攻击那些新出现的敌人。一头龙人挥起大斧砍倒了前一只迅猛龙，但第二只迅猛龙已经冲到这头四足巨兽的身边。

一个沉重的身躯落在格伦妲的身上。她一直在专心看着下方的情况，忘记了警惕背后。那个灰鳞穴居人用力压迫她，要将这位矮人指挥官推下岩脊。

格伦妲拧转过身。这个堕落的黑铁矮人凶残的面孔距离她只有几寸远。他张开大口，要用锋利的尖牙来咬格伦妲的鼻子。

“你——这个——肮脏的——怪物！”格伦妲怒喝一声，她的左臂软了下去，仿佛没有了力气。趴在她身上，看不出雌雄的鳞甲怪物发出饥渴的嘶吼声，但这一声吼叫很快就变成了窒息的哽咽——技艺高超的铜须女战士将左手绕过它的防备，手指弯曲成强有力的姿势猛地刺在它短粗的喉咙上。

灰鳞穴居人向后退去，努力想要呼吸。格伦妲用力一撞，将竭力喘息的魔鬼推下了岩脊。

她站起身，发现她的战士们坚守住了阵线。下面，迅猛龙和罗宁也挡住了其他敌人。但伊丽笛显然遇到了困难。至少在格伦妲看来，她的努力还没有任何进展。

雷声突然震撼了整座洞窟，攀附在洞壁上的灰鳞穴居人和岩脊上的矮人被震得纷纷跌落。格伦妲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雷鸣，更想不到它会在格瑞姆巴托的山腹中炸响。

但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对这种雷鸣感到如此陌生……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打雷。

那是一声吼叫。

时候到了，泽恩达瑞·风行者在几分钟以前刚刚作出决定，这里已经不值得我白费力气了。

他一直都知道，他的搭档已经疯了，但在这个被称作格瑞姆巴托的诅咒与邪恶之地，疯狂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他自己一定也疯了，才会接受这个女人的提议，为了新的魔法能量来源而帮助她完成在这里施行的法术。他们创造出的东西能够让他得到超过上千个血精灵在漫长的生命中积聚的全部魔法……魔法和权势。

但现在，他要开始自己一直以来的计划了。深坑中的那个东西生长速度非常快，现在它一定已经接近成熟了。

泽恩达瑞要做的就是最后推它一把……同时确定自己对它的完全控制。

他站到深坑边上。无论他怎样努力观察，都很难看清他们的造物。这只生物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令人着迷的能量，深深勾起了血精灵的欲望，不过他尽可以等到更合适的时候再享用这顿大餐。现在……现在他要做的只能是给予。

透过放在另一间洞室里的蓝色方块，那头虚空龙被永远和这个生物连接在一起。不过这种连接需要被主动打开，通常这项工作都是泽恩达瑞和黑衣女士同时完成的。泽恩达瑞一直都装作他偷来的这支法杖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当然，他说了谎。

这支法杖非常神奇。他曾经伪装成另一个人，欺骗那名德莱尼暴露了这支法杖的秘密。他发现了让这支法杖只属于他自己的方法，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从他手中夺走这件宝物了。就算是那个黑衣女人杀了他，这支法杖也只会返回到它的创造者，那些被称为纳鲁的生物手中。当他杀死那个德莱尼的时候，法杖就应该回去了，只不过他事先已经发现了转换法杖主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就算是黑衣女人也没办法从他的脑子里挖出来。

无法洞悉这名血精灵掌握的技艺……也许这就是黑衣女人从没有真正在泽恩达瑞的身上兑现她那些威胁的最大原因。无论黑衣女人是多么傲慢自大，泽恩达瑞知道自己依然是她的法术中重要的一环。

黑衣女人想要统治全世界，而泽恩达瑞只要统治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并能够满足自己永恒的饥饿就足够了。泽恩达瑞在深坑边缘俯下身，将法杖顶端的水晶指向隐约出现在他视野中的那个巨大生物——卓贡纳克斯，那个女人起的名字可真浮夸——血精灵开始集中精神。

法杖令人震惊的能量涌入深坑。卓贡纳克斯的身躯第一次被强光完全勾勒了出来。

泽恩达瑞猛吸了一口冷气，集中起来的精神差一点因为惊讶而变得散乱。这头龙远比他想象中更加巨硕强大！就算是那个女人肯定也想不到他们到底造就了什么样的东西。

而这只是让血精灵饥渴的笑意变得更为浓烈。当他不断将法杖的能量注入到巨龙体内时，他也利用法杖唤醒了蓝色方块，让方块从被囚禁的虚空龙那里吸收来的一切能量也一并注入到卓贡纳克斯体内。

随着两股能量洪流源源不断地涌入巨龙体内，卓贡纳克斯突然发出了一声震动了整个格瑞姆巴托的巨大吼声。血精灵则在同时大笑起来。他所渴望的只有更加强大的魔法。他相信，自己的背叛会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奖励。他才是局势的掌控者。

他是一切的掌控者……

但就在泽恩达瑞继续自己的背叛行径时，他没有注意到一片影子从这座洞窟的阴影里飘了出来。

希奈丝特拉看着血精灵的动作，露出满意的微笑。自以为得计的泽恩达瑞正在将她预先设计好的一切一步步变为现实。当希奈丝特拉确定这个血精灵再也无法回头之后，她便再次沉入阴影中，消失不见了。

一切都在按照她的计划进行，只除了考雷斯特拉兹的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补救……

另一个听到这一声吼叫的人心中立刻充满了担忧，尤其他脑海中的那个声音已经不在了。卡雷努力寻找卓贡纳克斯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他想要让那个怪物继续跟着自己。实际上，现在他似乎是自由了，但蓝龙也需要那头暮光龙的合作。这次合作中并不包括失踪的考雷斯特拉兹，但如果卡雷遇到那头红龙，肯定也会说服他参与进来。

对于那头红龙，卡雷的心中还有芥蒂。他对考雷斯特拉兹的许多选择都不信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那头红龙会为了别人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次任务之前，他其实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一直都以为考雷斯特拉兹只会在幕后操纵别人去送死，是一个和死亡之翼一样冷酷无情的家伙。

不……他不是死亡之翼，蓝龙有些惭愧地想到，但他也不是我……卡雷绝不会让自己的朋友和爱人冒险。绝不。

现在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这不是卓贡纳克斯指给他的方向。但这头蓝龙感觉仿佛有人在呼唤他。那个呼唤的声音现在也戛然而止。只是他觉得不能就这样将那个声音忽略掉。

他正在不断往下走，他在靠近什么——非常接近了。

他感觉在阴影中有什么在移动。他小心地向那东西转过身去。

一团蓝色的光球从他的手心中跃起。在这片光芒中，年轻的蓝龙看到的只有一面石墙。

他骂了一声自己的胆小，又向前走去。他希望能够尽快发现自己要找的到底是什么。

就在这时，一道金光从遥远的前方射来。卡雷握紧了魔法利剑。随着他逐渐向那里移动，他看到那里似乎有一座洞室。

金光唤醒了他一直压抑在心底的回忆。安薇娜的脸出现在他面前，美丽而又纯真。她曾触碰他的内心，此前从未有人做到……而现在，她已经走了。

卡雷心中对于那头红龙的怒火再次燃起。是考雷斯特拉兹……他伪装成法师伯雷，一手造成了安薇娜的悲剧。都是那头红龙的错，卡雷永远失去了安薇娜。就是……

他走进那座洞室……看见伪装成法师克拉苏斯的考雷斯特拉兹正在被一名高等精灵搀扶着，走向一块破碎而且奇怪的水晶。

怒火彻底控制了卡雷，他发出一声吼叫，冲向红龙。

考雷斯特拉兹和那个高等精灵都朝他看去。高等精灵（她应该是一名游侠）放开红龙法师，走上前挡住了卡雷。

蓝龙没有和她争斗。这名精灵显然又是一个受到考雷斯特拉兹愚弄的无辜者。她很可能以为这位自称为克拉苏斯的法师是值得信任的朋友，而不是一个阴险冷酷的阴谋家。卡雷突然感到一阵犹豫，他当然知道，这是红龙的把戏，但他还是一摆手，让高等精灵飞到一面石壁上，岩石封住了精灵的手腕和脚踝。她可以一直留在那里，直到蓝龙解决了敌人。

“卡雷！”考雷斯特拉兹惊讶地喊道，“你还活着！我还以为……”他终于察觉到了蓝龙的怒火。“卡雷，听我说！我和你有些误会……”

但卡雷知道这头狡诈红龙的花言巧语有多么危险。他咬紧牙关，向这个身穿长袍的法师挥出利剑。

他的剑刃被一柄喷薄烈焰的橙红色长剑挡住了。这把剑从敌人的手心中冒出来——正是卡雷在这段旅程中安静的时刻向克拉苏斯传授了这个法术。红龙在用这种手段对他进行嘲讽。两头龙挥剑斗在一起。蓝龙不断发动攻击。他知道，考雷斯特拉兹不进行还击肯定是出于某种阴谋。他必须先打倒这头老红龙，以免考雷斯特拉兹的阴谋得逞。

“卡雷！你的思想被控制了！有另一种力量在操纵你！看看我们身边这件邪恶宝物，你就会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尽管一直在警惕红龙的谎言，蓝龙还是朝他提到的东西瞥了一眼。这才让他看到那个古怪的、带有裂缝的发光圆球。它还缺失了许多部分，全凭某种未知的力量才被固定在一起。

这种未知力量似乎还在进行着某种奇怪的脉动。随着卡雷和考雷斯特拉兹的魔法长剑不断撞击，能量如同雨点一般洒落，这种脉动也明显增强了。

尽管卡雷能看出这些异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他仍然相信这全都是因为一个人在搞鬼……就是他面前这个用兜帽遮住脸的法师。

“骗术大师，你一直都是这样！”他咆哮道，“但你可不是魔法的大师……”

卡雷的利剑正要再次发动攻击，却突然像触须一样发生了卷曲。它缠绕住考雷斯特拉兹的手臂，迸发出明亮的火焰。

红龙惨呼一声，丢下了自己的武器。红色长剑立刻消失于无形。

年轻蓝龙用力一拽，将考雷斯特拉兹朝自己拖过来。他的另一只手中又出现了第二把利剑。

此时卡雷脚下的石头突然有了生命。粗大的藤蔓从岩石裂缝中生长出来，缠住蓝龙的双脚。卡雷急忙挥剑砍断了一些藤蔓，最终却还是失去了平衡。

鏖战不休的两头龙全都倒在地上。考雷斯特拉兹抓住年轻蓝龙的手臂。“听我说！我们都被操纵了！希奈丝特拉将我们全都吸引到这个地方，想要让我们在这里完蛋！难道你没有感觉到自己正越来越衰弱吗？难道你不记得我们龙族在守卫格瑞姆巴托时不断衰弱的事情吗？让我们衰弱的原因就在这里，一件被重新设计的全新魔物，它应该还被称作恶魔之魂！”

卡雷多少有些认同另一头龙的说法，但这还不足以扑灭他强烈的怒火和对考雷斯特拉兹的质疑。“自己留着你的谎言吧！这个狡诈的陷阱是那个女巫的，也是你的！”

每时每刻，卡雷的力量都在不断衰弱，但他无可遏制的愤怒让他不断地战斗下去。他不会向考雷斯特拉兹屈服！他不会！

蓝龙将自己的全部魔法力量都集中在一个法术上。他没有设计错综复杂的攻势，只想确保自己的力量击中考雷斯特拉兹。他相信这样就能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

红龙法师苍白的面容发生了扭曲。他明白面前的年轻人想要干什么。考雷斯特拉兹的惊慌进一步增添了卡雷的喜悦。在这头蓝龙的意识中，安薇娜正在因为他即将到手的胜利而露出微笑。

卡雷也向安薇娜微笑，同时对考雷斯特拉兹的恳求完全视而不见。

“为了你，安薇娜……”他悄声说道。

蓝龙释放了自己的一切……

格瑞姆巴托再次颤抖。矮人、灰鳞穴居人、龙兽……全都像小玩具一样满地乱滚。

好痛啊！兹泽拉库的号叫声突然出现在德莱尼牧师的脑海中，好痛啊！我要被撕开了！

“出了什么事？”伊丽笛大声向虚空龙喊道。

“努力！”罗宁以为牧师是在对他说话，“继续努力……”

他的声音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被绑住的虚空龙突然开始闪烁不定。片刻间，兹泽拉库的躯体完全虚化了，恐怖的呻吟从这头深受苦痛的巨龙体内爆发出来。

好痛啊！我被吞噬了！

勇敢些！牧师对兹泽拉库说，勇敢些！

她的话语，她的力量压制了虚空龙的痛苦。兹泽拉库凝视着她。为什么你要为我这样做？德莱尼并不爱我们这族，我们对你们做了很多坏事！

伊丽笛镇定地说道：我这样做，是因为你不应该承受这些……

我……不应该？

就在这时，在另一个地方，另一阵恐怖的咆哮声让所有人都脊骨发冷。就连那些迅猛龙也在这种强大的力量面前缩起身体。

“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来得太晚了，”罗宁说。

第二十章

他还活着。克拉苏斯对这个奇迹并不感到惊讶，同时一点也不高兴。卡雷的攻击失败了，但他失败的原因更让克拉苏斯感到胆寒。

“啊，伟大的考雷斯特拉兹……低等种族的守护者，艾泽拉斯的救星……历史上最大的傻瓜……”死亡之翼的配偶高声说道。

克拉苏斯几乎无法动弹。他在极度痛苦中勉强抬起头，看到希奈丝特拉大步走向重新打造的恶魔之魂，如同一位充满爱意的母亲抚摸孩子一样抚摸它。红龙法师怀疑希奈丝特拉从没有这样对待过奈法利安和奥妮克希亚，因为他们的存在并非只是为了她的野心和疯狂。恶魔之魂没有自己的意识，没有独立自由的梦想……

“它……它永远都不会成功！”克拉苏斯吃力而沙哑地说道，“到最后……你得到的只会……只会有失望……还有死亡……”

“不要布道了，考雷斯特拉兹，”黑龙嘲笑地说道，然后又饶有兴致地端详起惊骇的温蕾萨，“是的，亲爱的，你也还活着，不过这也只是暂时而已。你应该感谢我的奇迹。这个冲动的年轻蠢货释放出的全部力量都被导向别的地方，供我所用……”

克拉苏斯哼了一声：“是……是你首先在那头蓝龙的意识里……发出邪恶呓语……才让他释放出如此暴烈的力量。”

“当然！他实在是做了一个无比精彩的选择！你能够想象，当我发现他不仅活着，而且脑子里还有那么多怨恨，让他轻易就能被我操控用来对付你的时候，我有多么高兴吗！你对这个世界不断的干涉让你有了许多像他这样的仇家，考雷斯特拉兹……”

“你只是……你只是在自取灭亡，希奈丝特拉！你不能……不能控制你所造成的一切！趁着一切还来得及……”

希奈丝特拉一挥手，克拉苏斯便飞起来撞在了洞顶上。红龙法师尖叫一声，不仅仅是因为他受到了猛烈的撞击。

一根又长又尖的钟乳石得到了黑龙力量的加强，穿透了他的胸膛。

一股红色的生命液体洒落在地面上。克拉苏斯剧烈地喘息着，尽管看上去已经受了致命一击，他却还保持着清醒的意识。

“一切都如同我设想的那样，我亲爱的考雷斯特拉兹，一直都是如此！我修补了所有意外。你能逃出克瑞萨伦之匣的确让我有些惊讶，但这也不过是让我能够更快地得到一个更加满意的结果！”

“你只会……你只会更快地走向毁灭，我告诉你！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你的同伴们正徒劳地想要逃出去。不过还有两个家伙竟然真的敢来解救虚空龙……”看到红龙法师和游侠的表情，希奈丝特拉露出微笑，“啊！你们还不知道？你，我亲爱的高等精灵，应该对这件事格外感兴趣。我相信那个和德莱尼一起进来的人应该和你们两个都很熟。那个人类法师……有着一头红发，是考雷斯特拉兹宠信的那个男仆！”

“罗宁？”温蕾萨惊呼一声。

“真是一对爱侣啊……”黑龙遮在面纱后面的脸孔突然变得冰冷起来，“真是一对爱侣啊……”胜利的得意又回到她的脸上。“但他们两个都只会将他们的魔法能量献给我，供我新生的孩子们享用……”

一阵狂野的咆哮声震撼着这座洞室，差一点让克拉苏斯落回到地上。但希奈丝特拉在最后一刻固定住了她痛苦万端的俘虏。

“听啊……听那声音……希奈丝特拉！每一次你的造物发出吼叫，都在变得更大，更强壮……”

“当然！我要的就是这个！实际上，考雷斯特拉兹，我认为你终于丧失了思考能力。”

红龙法师吃力地摇摇头。“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他呻吟一声，“……这只会让一切变得无法挽回……”

希奈丝特拉大笑起来：“你是不是感觉到衰弱正在你的体内蔓延？是不是感觉到麻木感拥抱了你？当我收集起恶魔之魂的碎片时，我发现里面还残留着我从不曾见到过的能量。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些碎片似乎一直在全力吸收更多的能量，仿佛要恢复成我那亲爱的、无人哀悼的配偶将它创造出来时的样子。”希奈丝特拉伸手轻抚那个闪闪发光的圆球，“这是命运给我的眷顾。我已经有了布拉卡苟斯之魇，它能够和剩余的恶魔之魂完美契合，共同发挥作用，就像我的计划一样！”

克拉苏斯知道布拉卡苟斯之魇。那是一个蓝色方块，由玛里苟斯的一位年长子嗣创造。所有蓝龙都是魔法的看护者，但布拉卡苟斯更前进了一步。他设计出这个方块本来是为了应对一种在他的设想中可能会威胁到艾泽拉斯的情况……不受拘束的魔法潜能充盈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没有人控制这些能量，但任何不择手段的施法者在遇到这些能量的时候都有可能将它们收为己用。

这个蓝色方块的功效就是寻找并吸收这种荒野能量。任何人只能用自己的能量启动它。这个方块存在的目的是作为一个储存器，保存魔法能量以供蓝龙一族使用。

但在第一次使用自己的伟大造物时，布拉卡苟斯就发现自己的计算有一个小错误。这个方块会感觉到附近的所有魔法并将其吸收进自己内部……结果就连创造它的蓝龙的魔法也都被它吸收了。

其他龙在找到布拉卡苟斯的时候，发现这头龙只剩下了一副干枯的躯壳。蓝龙就是魔法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命、血液和其他体液全都是魔法。

那件事发生在远古时代，当时玛里苟斯的理智还完好无损，死亡之翼也还是可以信任的大地守护者奈萨里奥。克拉苏斯不无讽刺地回忆起，为了防止这个方块对族众造成伤害，玛里苟斯在奈萨里奥的建议下把它交给这位可以信任的朋友，将它埋入艾泽拉斯深处。

这就像是给了刺客一把匕首，又叮嘱他千万不要使用。

如同恶魔之魂的残余一样，布拉卡苟斯之魇的效能显然被改变了。现在这两件宝物被希奈丝特拉以前所未有的形式结合到一起，用于吸收她所需要的能量，好创造出一种从不曾在任何世界的天空中翱翔过的巨龙。

“用不了多久，你们体内的能量都会被抽干，以满足我的需求。”希奈丝特拉解释说，“与此同时，我还要去照顾一下那个德莱尼和人类。他们的力量和你们的混在一起一定会很不错！真可惜，考雷斯特拉兹，你没办法活着见到我创造奇迹了！我相信就算是你一定也会觉得它是多么有趣……”

克拉苏斯竭力想要反驳，但他的创伤和衰弱都太严重了。他只能瞪着这头黑龙……还有那件恐怖的宝物。

“哦，是了，”希奈丝特拉亲昵地说道，“还有一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不管怎样，你绝对没有可能摧毁它。我费了很大力气就是为了确保这一次艾泽拉斯的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摧毁恶魔之魂，就算是黑龙鳞片也不行，我曾经的配偶的鳞片也不行……”

“那么……你只是……在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你还在嘴硬，不是么，考雷斯特拉兹？我会怀念你盲目的决心，我会……”

黑衣女士再次大笑一声……随后就消失了。

“克拉苏斯！”温蕾萨喊道，“你什么都不能做了吗？”

克拉苏斯摇摇头，现在他能做的只有保持清醒，用不了多久，就连这件事也要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红龙法师看着卡雷。蓝龙的面孔异常苍白，甚至就连红龙敏锐的眼睛也几乎察觉不到他的胸口是否还有起伏了。

“那么……我必须希望这样……这样可以成功！”

克拉苏斯听到游侠那边传来一阵剐蹭的声音，但他看不见那里发生了什么。随后，一阵响亮的断裂声……

“呃！”岩石碎裂的声音充满了克拉苏斯的耳朵。片刻之后，红龙法师听到了脚步声音。

一个人来到他下方。克拉苏斯努力让目光聚焦，看见温蕾萨正站在那里。

温蕾萨举起一柄样式古怪的小刀说：“蓝龙施法将我固定在石壁上的时候，我正握着这个。我很幸运，他似乎只是想要把我束缚住，而不是要伤害我。”

“卡雷……卡雷并不邪恶。”

游侠一边审视红龙法师的状况，一边继续说道：“我用这把匕首在石头上造成裂痕，不过直到刚才，我才利用那道裂痕从石头里挣脱出来。”

“罗宁……这是罗宁为你做的。”

“当然。”温蕾萨一皱眉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救你，大师。”

“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并不重要……将……将卡雷从这个洞室拖走。我希望在那个放置龙蛋的洞室里，他能够恢复过来。那些龙蛋一定……一定受到了保护，不会被恶魔之魂抽取能量，否则它们对她就没有用处了。”

罗宁的妻子点点头。“作为龙蛋，它们一定也都有魔法。你说得没有错。那么，等到他恢复以后，卡雷就能救你。”

克拉苏斯没有和游侠争辩，尽管他很清楚，自己的伤口已经不是卡雷有能力救治的了。阿莱克丝塔萨也许能够拯救他，但红龙女王还在万里之外，就算

是他能够被救出格瑞姆巴托，他也肯定活不到能够回到女王怀中的时候。

但如果我能救出他们两个，他们就能去警告其他人，那么我也就不算是白死了……

他看着温蕾萨抓住卡雷，将蓝龙向另外一座洞室拖过去。如果希奈丝特拉没有来进行查看，那么他曾经说过的关于这头蓝龙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现实。

温蕾萨和卡雷很快就离开了克拉苏斯的视野。克拉苏斯继续强迫自己保持清醒。如果他不是红龙，生命的守护者，他也许已经张开双臂欢迎死亡的安息了。而现在，尽管心知自己难免一死，克拉苏斯还是想要寻求一个奇迹。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其他所有人。

最重要的，他要为了罗宁和伊丽笛活下来。他们肯定是死亡之翼配偶的下一个目标。

雷鸣般的吼声还没有完全消失，另一种骇人的声音已经充满了洞窟。

这一次是笑声。

罗宁和伊丽笛转过头，看见一位身材高挑妖娆的黑衣女士。尽管隔着一层面纱，他们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到她一侧面孔上的伤疤。

“你是一头龙。”罗宁说道。

伊丽笛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结识了克拉苏斯和卡雷之后，这个女孩已经知道仅凭外表并不足以判断一个人的身份。

“很好，红发罗宁，”伪装成凡人的黑龙呢喃道，“你对龙都知道些什么？”

法师耸耸肩，考虑到他正站在一群矮人、灰鳞穴居人、龙人、龙兽和迅猛龙拼命死斗的战场上，他的神态可谓是相当平静。“看你举止雍容，身穿黑衣，想必你是死亡之翼的同党。”他若有所思地咬住嘴唇，点了点头，“不过你显然不是那条疯狗，也不是他最恶劣的那两只狗崽子，我只能猜想殿下您一定是他的主要姘头之一……”

黑衣女士满面怒容，这个人类胆大妄为的侮辱显然触怒了她。伊丽笛抓紧纳鲁法杖，等待罗宁的信号，同时下意识地挡在了兹泽拉库和这个黑龙毒妇之间。

快逃！兹泽拉库警告女孩，快逃！她是妖怪！忘了我吧！

绝不！尽管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兹泽拉库的关心还是让伊丽笛精神一振。

以纱巾遮面的黑龙忽然想起了自己要做的事情，再一次如同女皇一般俯瞰整片战场，开口说道："我是希奈丝特拉，大地守护者的第一位配偶，也是他最强大的伴侣……"

"这样就能解释你那可爱的容貌了。和死亡之翼交配一定让你的心里都着起火来了。"

"这么和她说话明智吗？"德莱尼女孩悄声问道。

"他会这么说话，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盲目相信自己主人的傻瓜，对不对，罗宁？你以为考雷斯特拉兹——请原谅，应该是克拉苏斯会来拯救你。但你的主人已经死了，人类，他的生命精华将会为新纪元的诞生做出些许贡献！"

伊丽笛在法师的嘴角看到一丝怒意，但罗宁很快就压下这种情绪。"哦，是的！这个伟大的家族正是以阴谋诡计而著称的！让我们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神奇龙族吧！或者是重新创造？还是再次创造？反正那肯定是完全符合我们想象的新怪物，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目的是——我是否可以斗胆一说——目的就是统治全世界！"

"你让我想起了奈法利安……傲慢、盲目、自取灭亡。"

希奈丝特拉一摆手。

一道强烈的震荡波在整座洞窟中扩散开来，就连这头黑龙的奴仆也无法幸免。看不见的气浪将所有人都拍倒在地。

不，还有一个人站着……那就是罗宁。的确，他的面色苍白，双腿颤抖，但他还站立着。

"如果你以为……我也是奈法利安那种鲁莽的蠢货……来到这里就是要和你的配偶决斗，"法师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你……你只对了一半。"

罗宁的目光转向那个天蓝色的方块。方块突然爆射出灿烂的光芒。

希奈丝特拉却只是咯咯一笑："很好！你认识布拉卡苟斯之魇……你的主人把你教得很好！"

汗水从罗宁的额头上滴落下来。他咬紧牙关回答道："他不是……我的主人……他是我的……朋友。"

方块的光芒愈发辉煌夺目……它开始融化了，只留下一滩蓝色的液体，还在不断冒出蓝色蒸汽。

希奈丝特拉的眼睛眯成了两道缝。这时罗宁终于坚持不住，倒在了地上。

“真是一次勇敢又强横的努力……不过也只是一次努力而已。”她朝融化的布拉卡苟斯之魇一指……蓝色方块再次成形。“它的秘密是属于我的，就像其他许多秘密一样。”

这时，迅猛龙首领已经重新站起。它嘶吼一声，向希奈丝特拉扬起两只利爪，张开生满利齿的大嘴。

黑衣女士轻蔑地朝那只迅猛龙瞥了一眼，伸手一指。

那头双足猛兽背后的地面升起，将它抓住。熔融的岩石吞没了迅猛龙首领。它的鳞甲表皮冒起可怕的气泡，随后就被烧成灰烬，紧接着是它的肌肉和筋骨。迅猛龙甚至没有时间尖叫一声。当它栽倒在地的时候，只剩下了一堆还在冒烟的焦骨。

“脾气很大，”希奈丝特拉冷冷地说道，“却没有力量。”她将注意力转回到罗宁和伊丽笛的身上。

但那名牧师已经不见了。

希奈丝特拉第一次显露出些许困惑的神色。她的怒火立刻集中到罗宁身上。那名人类法师正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德莱尼到哪里去了？她在哪里？”

法师露出一个笑容：“我不知道……”

泽恩达瑞喘息着倒了下去。他终于完成了，完成了自己计划的最后一步，从此，他再也不会感到饥饿了。这消耗了他法杖的许多能量，但在今后百倍于他人的人生中，他将因此获得多得多的力量。

他俯身在深坑旁：“你能听懂我的话，对么？”

“是的……”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

血精灵微微一笑：“是时候了。”

“是的……”一个黑暗的形体在泽恩达瑞面前升起，“是时候了……”

“你会完全服从我的意志，”血精灵继续说道，“你会……”

一个巨大的声音从深坑中响起，那不是刚才那种简单的咆哮，而更像是笑声……一种让泽恩达瑞一下子就想到了黑衣女士的笑声。

“我不会服从你……”卓贡纳克斯言语中的嘲讽意味也和黑衣女士一模一样，“你不过是我脚下的尘土……”

血精灵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被激怒了，不由得高声喊道：“你没有选择，只能服从我！我完全确定这一点……”

黑影伸展到深坑以外，不断扩张，充满了泽恩达瑞的视野。那是一颗紫晶巨龙的头颅。

“你什么都无法确定，除了你是一个傻瓜……”卓贡纳克斯说道。

泽恩达瑞将自己的意志注入到偷来的法杖中，希望法杖里面还留有足够的能量。

卓贡纳克斯张开双颚，扑了过来。

血精灵消失了。

巨龙立刻停住了动作。他并不显得愤怒或失望，反而露出感觉有趣的表情。

突然，紫色巨龙向洞顶抬起头，一双长长的尖耳朵抖动着，仿佛在专心倾听。

“是的……我来了，我的母亲……我来了……”

紫色巨龙再一次发出大笑。

他的手臂折断了——这一次他要庆幸自己已经没有了一只手。现在更大的问题是他迷路了——他比其他在地底洞穴中的矮人迷失得更远。罗姆敢发誓，这些隧道会自行发生变化，而且总是会阻止他从原路返回。他想要向上退回去，因为在经过一条岔路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些部下的喊声。罗姆相信他们正濒临死亡，而他能做的只是在远处不停地兜圈子。

但他必须不断前进。

他跌跌撞撞地走进另一条隧道，这条隧道看上去和前面的每一条隧道都完全一样。这位老兵低声骂了一句，心中的挫败感越来越强烈，他甚至连一个敌人都找不到。

又走错了么？也许，如果他大喊大叫，总是能惊动一些人。

罗姆哼了一声。他也许到死都没办法为他的战友做任何事了。

当其他矮人遭到攻击的时候，无论他们是怎样想的，罗姆并没有抛弃他们。他遭受了连续两次重击，第一次打碎了他手臂的骨头，第二次打掉了他的头盔，狠狠击中了他的头部。那时他在眩晕中踉踉跄跄地跌进一道岩缝里，像死人一样躺了几个小时。

可能算是走了运，他所在的岩缝一直通向大山内部。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终于能够潜入格瑞姆巴托了，但这丝毫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喜悦。在他看来，他辜负了其他人。罗姆只能祈祷比他头脑更冷静，更有能力的格伦妲会保护好大家。至于他自己，他找回自己的头盔，大步走进格瑞姆巴托。他要看看命运会将他引领到什么地方。

但现在，他开始诅咒命运将他和自己的同袍阻隔开。

一阵咕哝声让他一下子停住了脚步。罗姆祈祷隧道中的回音不会再次迷惑他。如果他估计得不错，那个咕哝声只有几码远。

他加快了脚步……没走多远，他又立刻回转方向。几个灰鳞穴居人正朝他这边走过来，他差一点就和敌人撞了个满怀。罗姆跑回到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条岔路前，躲了进去。随后他就听见那些肮脏的怪物走进了他刚刚离开的隧道。

那些灰鳞穴居人攀附在地面、洞壁和洞顶走了过去。罗姆紧贴在石壁上，他觉得自己应该往隧道更深处躲藏，但他知道，现在任何轻举妄动都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一个灰鳞穴居人在他藏身的洞口附近停了下来，不住地嗅着空气，又探身到洞口中，在黑暗里搜寻着……

一只黑色的拳头抓住那个灰鳞穴居人，在它的尖叫声中将它扔到了其灰鳞穴居人前进的方向上。随后抛掷灰鳞穴居人的龙兽狠狠一抽鞭子，驱赶它们快步前进。

罗姆认出那是拉斯克。

“前进……”黑色猛兽嘶吼道，“女主人有令……”

拉斯克和灰鳞穴居人继续向前跑去。罗姆又等待片刻，确保他们不可能看见他之后，就跟到了那伙人身后。

他终于能够到达一个有意义的地方了。只是他仍然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

而且现在罗姆怀疑要回头已经太晚了。

第二十一章

伊丽笛没有抛弃她的同伴，她在执行罗宁的后备方案。实际上，德莱尼并不太赞同这个方案。她只能祈祷自己可以尽快回去援助法师和其他人。

而要援助他们，她要么得去解救兹泽拉库——丢下那头虚空龙让她格外感到惭愧——要么实现一个奇迹中的奇迹，找到克拉苏斯和卡雷。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可问题在于，这位牧师根本没有时间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借助法杖，她能够感觉到希奈丝特拉的恐怖造物正在这些洞穴中活动，而且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让她困扰的是那个怪物的力量有一部分来自于另外那支法杖。伊丽笛不知道那个杀人窃贼到底明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伊丽笛从刚才那座洞窟中消失凭借的并不是她自己这支法杖的力量，而是罗宁交给她的一个一次性魔法，为的就是应对这种紧急情况。她只需要想着逃跑，然后凝视自己想要离开的方向就可以了。罗宁将这个法术交给她，是因为只有这个女孩才知道命运的方向。

然而，她并没有到达自己预想的地方。尽管法师本人能够准确地将她从一个地方带往另一个地方，但他交给伊丽笛的法术却没那么有效。现在伊丽笛正站在格瑞姆巴托内部的某一条隧道中，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援助任何人。

就在这时，一阵她完全不想听到的声音充斥在这条隧道。她认得这种狂野的嘶吼咆哮是灰鳞穴居人的吼声，如果她估计得没有错，现在应该有二十多个灰鳞穴居人正朝她冲来。

不容牧师多想，那些怪物已经从一条岔路中涌了出来。它们的猎物显然不是她，但既然发现了她，这些怪物便发出充满饥渴的吼叫，露出满口利齿，加速向她扑过来。

伊丽笛转动法杖，用法杖末端击中第一个敌人的喉咙。当这个灰鳞穴居人倒下时，第二个敌人已经紧紧抓住了法杖。他的体重将德莱尼的手臂拽了下去。

另一个灰鳞穴居人扑向被拖倒的女孩。牧师一抬腿，利用这个怪物前冲的力量踢晕了它。然后她甩起法杖，将抓住法杖的灰鳞穴居人当做锤头，挥扫其他怪物。她打飞了三个敌人，然后松手放开纳鲁的礼物。

法杖消失了，抓住它的灰鳞穴居人沿着隧道一直向远处滚去。不过那个身上有鳞片的矮人并没有滚多远。他几乎是立刻就撞在了一个高大的黑色躯体上。

“德莱尼……”龙兽用沙哑的声音说道，“活捉她……不过不要让她再有力气动弹……”

剩下的灰鳞穴居人一拥而上。伊丽笛举手召唤法杖……

龙兽以令人吃惊的快速反应向德莱尼的手腕挥出鞭子。伊丽笛的手猛地被拽了一下。法杖刚刚成形，又消散成一片尘埃。

拉斯克继续拽动鞭子，德莱尼俯身倒下，但她还是再次召唤出了法杖。而此时灰鳞穴居人几乎已经要扑到她身上了。

就在这时，一声战吼响彻隧道。龙兽背后冲上来一位矮人战士。看上去，他只剩下了一条能用的手臂，另外那条垂在身侧的胳膊上连手都没有了。

伊丽笛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地大叫：“罗姆？”

矮人战士挥起斧头狠狠砸向龙兽。拉斯克在最后一刻低下了头，但战斧的钝头还是击中了他的头侧。换做其他战士，这一击对于龙兽来说可能并不算得上是威胁，但强横的矮人还是一斧就砸晕了比他高大许多的敌人。

但罗姆没有乘胜追击，他又冲向了德莱尼女孩。伊丽笛也趁着灰鳞穴居人们震惊的刹那重新站起，踢飞了一个发愣的灰鳞穴居人，又用法杖打飞了另一个。

但在这条低矮狭窄的隧道里，纳鲁的礼物并不能帮上什么大忙。它太长了，在如此数量众多的灰鳞穴居人组成的包围圈里更是难以运转自如。伊丽笛最终又放下了它，只依靠自己在教会中习得的格斗技巧与众多敌人缠斗。

她利用惯性让一个全力冲锋的灰鳞穴居人撞上他的同伙，然后在跃过另一名敌人的同时甩腿将这只怪物击飞到了石壁上。

与此同时，罗姆挥舞战斧，如同农夫收割谷物一样砍倒一个又一个怪物。三个灰鳞穴居人倒在了他的身后，另外两个躲到墙边，紧紧按住自己的伤口。

“这边！”矮人战士一声高呼，指了指他前方的隧道。

“它通向什么地方？”

“某个地方！知道这个就应该够了！回去肯定不行，女士！”

矮人说的是实话。拉斯克已经恢复了过来，正在推开碍事的灰鳞穴居人，挥起鞭子，要亲手干掉这两个敌人。伊丽笛这时才注意到绑在那个龙兽背后的沉重大斧。在这条狭窄的隧道里，拉斯克根本挥不开如此巨大的武器，所以他才一直使用一条鞭子。但伊丽笛不觉得她和罗姆向那个龙兽挑战是明智的选择。龙兽只要拿下背后那把斧头随便一挥，他们之中就会有人变成两半。

罗姆一边逃跑，一边将德莱尼女孩推到自己前面，不过他也不知道是不是靠前一些会更安全。伊丽笛什么话都没有说，她已经打定主意，如果有敌人出现在前方，就要由她来对付。

“众神啊！”矮人冲口说道，“真希望我的手能回来！我现在全身上下都痒得厉害！这些被诅咒的怪物身上一定有跳蚤！”

但跳蚤不是现在他们有精力关心的事情。尽管他们已经解决掉了不少灰鳞穴居人，但依旧有更多的怪物在追杀他们。拉斯克一直在后面驱赶这些怪物。如果有谁的速度太慢，就会被龙兽一把丢到前面来。

一颗球形弹丸从伊丽笛头顶掠过。伊丽笛回头瞥了一眼，发现一些灰鳞穴居人装备着她在那座大洞窟中见过的凶狠十字弩。他们会不时停下来发射弹矢，然后再继续追击。

矮人和德莱尼仍然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向何处逃亡，他们只能用最快的速度向前狂奔。然而他们前方的道路却不再通畅，灰鳞穴居人不断从洞顶和地面的窟窿中钻出来。很明显，消息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传向前方。尽管伊丽笛完全听不懂这些怪物的狂呼乱喊。

她听到背后的罗姆哼了一声。一个灰鳞穴居人从洞壁的窟窿里跳出来，抱住了矮人的腿，紧接着又有一个灰鳞穴居人抓住罗姆。两个怪物迅速将矮人向后拖去。

德莱尼召唤出法杖，将水晶戳向怪物的面孔。敌人距离罗姆太近了，她不敢完全释放出法杖的能量。不过法杖上射出的一道强光已经足以让灰鳞穴居人发出一声尖叫，放开手向后方的黑暗遁逃而去。对于光线，这些变异怪物要比矮人更敏感。

德莱尼扶罗姆站起来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住了他们。

拉斯克狞笑着举起了鞭子。

伊丽笛刺出手中的法杖。拉斯克向后一跃，轻易就避开了这次攻击。

不过龙兽并不是德莱尼的目标，她瞄准的是洞顶。法杖打碎了一些石头，让更多石块相继塌落。

伊丽笛放开法杖，抓起罗姆，把他向前拖去。拉斯克这时才反应过来，伸手去抓矮人的靴子，却抓了个空。

德莱尼和矮人拼命向前奔跑，隧道则从伊丽笛刚才击中的地方开始塌方。

“要知道，你差一点让整条隧道都砸在我们身上！”罗姆喊道。过于紧绷的神经让他忘记礼貌，恢复了平日里的粗声粗气。

“我意识到了错误，我本以为那样可以帮助我们。”牧师解释说，“我的导师曾教过我如何应对物理攻击。”

“那么，任何在隧道里度过自己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的矮人都会告诉你，随便凿穿隧道顶可以挡住龙兽，也同样有可能将我们自己埋住。”

伊丽笛没有回话。她相信这位矮人懂得比她要多。不管怎样，至少到目前为止，命运都对她很仁慈。但这种仁慈还能持续多久，她就不知道了。

他们跑到一个岔路口，停下来选择方向。伊丽笛和罗姆都不知道朝哪里跑才更好。

矮人向身后瞥了一眼。“灰鳞穴居人把堵路的石头挖开需要一阵子……除非他们有能追上我们的捷径。”他看了德莱尼一眼，“我知道我迷路了，但你跑到这里来又是为了什么，女士？”

伊丽笛急促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最后她告诉矮人，是罗宁的法术让她从希奈丝特拉的怒火中逃了出来。

“那就是说，那个法师也来了？这是个好消息，但你所说的一切让我怀疑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对抗那个悍妇和她那个该死的怪物！”

“我相信兹泽拉库能够帮助我们……他一定也愿意帮助我们。”

“兹泽拉库——你这样称呼那个被绑起来的大家伙？”矮人睁大了眼睛看着德莱尼，“你真的认为解救那个大家伙是个好主意？”

“是的，罗宁也相信我们需要还他自由。所以他让我逃出来，哪怕只有我孤身一人。兹泽拉库才是关键……”

矮人指挥官揉搓着自己生满胡须的下巴。“放开一个怪物，希望他能够阻止另一个！我一定是疯了，才会相信你还有理智……”他又看了看面前的两条隧道，“挑一条吧。”

德莱尼皱起眉头，犹豫了一下，然后伸手指向右侧的隧道。

“我的运气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都很糟糕，既然我选了左边这条，我认为我们应该走你选的这条。”矮人说道。

“就这么简单？随便猜一下就可以？”

罗姆哼了一声：“你是教会的牧师。我打赌你接受的教导里一定有关于运气和猜想的内容……”

伊丽笛点点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气，无论是好是坏……这与猜想无关，只有正误的区别。”

“没错，你们牧师说话都是这种调调。”罗姆说完就朝伊丽笛所选的那条路走去。

德莱尼女孩迅速回头看了一眼，随后便追了上去。

他的咆哮声再一次响彻格瑞姆巴托。巨大洞窟中的灰鳞穴居人不再理会女主人的敌人，而是纷纷回头朝周围的洞穴孔隙逃去。只有龙人和那个龙兽还留在战场上，但就算是这些黑色的怪兽也都是一副离这里越远越好的样子。

被他的“母亲”称作“迅猛龙”的那些爬虫也全都缩紧了身子。恐惧对它们而言是如此陌生，因此更让它们感到难以承受。就连灰鳞穴居人的远亲——那些矮人们也都将身子紧靠在石壁上，仿佛希望自己能够隐形在岩石之中。

卓贡纳克斯大笑起来，他觉得让别人心生恐惧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洞窟里没有瑟瑟发抖的生物只有三个。卓贡纳克斯以前从没有见到过这头虚空龙，尽管他已经吞噬了这个俘虏大量的精华。虚空龙无法动弹，但他的心中显然充满了怒火。卓贡纳克斯很欣赏这头龙的外形，不过仅此而已。他比这个可怜的囚犯强大得多，也比世上的一切强大得多……只除了他的“母亲”所说的，他的那些弟弟妹妹们。

当然，他的“母亲”是这三个不害怕他的生物中的第二个。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凡人伪装，带着骄傲的微笑看向她的造物。卓贡纳克斯在洞窟限度内尽可能伸展开自己的巨大皮翼，针一样锋利的翼尖在岩石上划出一道道深痕。如果他伸一个懒腰，他的紫晶色身躯就能完全充满这个洞窟。这头虚空龙只有他

的一半大，甚至只有三分之一。他的身躯表面是一层光芒闪烁的迷雾，仿佛他并非实体，而是一团影子。

“这就是我的孩子。”希奈丝特拉向还能倾听她说话的人说道，不过她的注意力明显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是不是很辉煌？”

洞窟中第三个竟然毫无恐惧的人简单地回答道：“他只是被诅咒的邪恶……”

卓贡纳克斯向那个竟敢羞辱他的人伸出硕大的头颅。它的巨口长满上百颗利剑一般的长牙，足以一口吞下十几只迅猛龙。那张嘴最前端的牙齿更是其他牙齿的两倍大，让这头暮光龙看上去仿佛带着一副噩梦般的“微笑”。他的头顶有两支卷曲的长角向后伸去。许多锋利的倒钩和尖刺沿着他的头颅和脖颈一直向下延伸，遍布这头巨龙硕大的身躯，多得无以计数。每一次这头暮光龙呼吸的时候，身体仿佛都会膨胀一点。他没有瞳孔的眼球比巨人的盾牌更大，映照出那个穿长袍的渺小人类奄奄待毙的身形。

“不，我的卓贡纳克斯！”希奈丝特拉命令道，不过她的音调中丝毫没有对那个人类的同情，“不……还不是时候。”

虚空龙向后退去，他的整个身躯不停地脉动，闪烁着光芒。他看着这头黑龙说道：“但是，母亲……你不能命令我，再也不能了……”

紫色巨龙又要向那个人类探过头去——突然间，痛苦充满了他的全身。他扭动身躯，却无法摆脱恼人的剧痛。他觉得自己的身躯仿佛就要被撕成一百万片了……

“我没有警告过你要听话吗？”死亡之翼的配偶轻声呢喃，“难道你以为你已经脱离了我的控制？你知道，你永远也不可能摆脱你体内……”

卓贡纳克斯无法回答。他的痛苦太过强烈，让他除了尖叫以外什么都不能做。他，这世上最强大的猛兽，却倒在一个仅能让他容身的山洞中，不停地抽搐着。

冷眼旁观的罗宁知道这是大地守护者一族的法术，却很好奇这个法术的具体结构。这不是普通法术。实际上，他从这个法术中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邪恶气息，自从……自从他在那场和兽人的战斗中摧毁了恶魔之魂以后，就再不曾察觉过这种气息了。

法师睁大了眼睛，自从恶魔之魂……

紫色巨龙终于恢复了一点力气，看着创造和折磨他的人。“你骗了我！你骗了我！”他吃力地说道，“但我更强！更强！我是卓贡纳克斯！我是……”

他再一次发出号叫，然后就不动了。他的身躯不断地闪烁着……那种光芒几乎就像是死亡之翼那件险恶宝物的模样。

“我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希奈丝特拉带着一种疯狂的微笑说道，“我心爱的孩子……”

温蕾萨跑回到克拉苏斯所在的洞室中：“你听到了吗？”

“是的，开始了。她将毁灭带给了我们所有人。”

“大师——克拉苏斯——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红龙法师勉强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位精灵身上。他看得出来，温蕾萨其实是明白的，现在已经没必要再向她隐瞒了。“没有了……以后的事就全靠你和卡雷了……”

就在这时，他们同时听到旁边的洞室中传来一阵呻吟声。精灵游侠将目光从克拉苏斯身上转向那个洞室，又立刻回过头，她显然认为两头龙都需要她照顾，因此陷入了两难。

“去……去他那里吧……”现在说话已经太过吃力。红龙眼前的世界在晃动。温蕾萨变得越来越模糊。

“我马上就回来！”温蕾萨向他喊道，“我发誓！”

但是当精灵再次离开的时候，克拉苏斯已经开始为自己的生命倒计时了。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想要知道，自己是否真的为艾泽拉斯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或者他只是在追寻一个虚幻的目标，只是在满足自己的虚荣。在他离开以后，记得他的人会因为想起他而心怀喜悦？……还是只会诅咒关于他的回忆？

当一团光芒充满了他的视野时，他的意识已经不再清晰了。一团灿烂温暖的光芒带走了他的一切痛苦。

看来……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就这样死了。

一个声音在他的心中响起。那声音无比熟悉，他自然而然将这女性的声音当作是那个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人。

“阿莱克丝……阿莱克丝塔萨？”

一个人影出现在光明中。

温蕾萨冲进了遍布龙蛋和熔岩池的洞窟。她很担心虚弱的蓝龙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但看到卡雷的时候，她一下子停住了脚步。

一团灿烂的光芒包裹住了这头年轻的蓝龙，不过这不是熔岩或者恶魔之魂的光芒。就连温蕾萨也能够感觉到这团光中的喜悦与温暖，仿佛她正沐浴在初升的朝阳之中。

卡雷喃喃地说着什么，伸出一只手，仿佛在爱抚一个紧靠在他身旁的无形身躯。

与此同时，游侠听到了一个声音从克拉苏斯所在的洞室中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

温蕾萨以为是希奈丝特拉回来了，她立刻毫不犹豫地冲回去援助红龙。尽管知道自己根本无力对抗那头强大的黑龙，但她完全不在乎。

但是当她冲进那座洞室，却完全没有看到死亡之翼那个险恶的配偶，甚至连红龙法师也不见了。洞顶上的钟乳石非常干净，连一丝克拉苏斯生命精华的痕迹都没有。地面上那一大摊血迹也仿佛从不曾存在过一样。

温蕾萨困惑地转过身去寻找红龙……

一只强健的拳头猛地打在她的下巴上，温蕾萨摔倒在地。

“哼，见到你可真是高兴啊，我亲爱的堂妹。”泽恩达瑞咆哮道，“看来在我离开这个疯人院之前，我还能了结两件事……”

温蕾萨在惊骇中翻过身，道：“你从哪里出来……你对他做了什么？”

血精灵轻蔑地瞥了她一眼：“如果你指的是被你叫作丈夫的那个低贱生物，我还没有对他做什么。不过他既然来‘援救’你了，我相信他很快就会落进她那只怪物的肚子里了！”血精灵向温蕾萨挥出法杖，杖头的水晶擦过了游侠的大腿。温蕾萨发出一声哀号向远处滚去，仿佛被一股狂风吹飞了一般。“我马上就解决掉你，堂妹。这里还有比你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

泽恩达瑞转向重新被拼凑在一起的恶魔之魂，用法杖在这件恐怖宝物周围画出一个光圈。

温蕾萨明白了，泽恩达瑞是要偷走恶魔之魂，偷走他盟友的宝物。游侠很想让血精灵顺利完成这次偷窃，这肯定会削弱希奈丝特拉的力量。但温蕾萨不知道克拉苏斯情况如何，红龙法师可能会需要恶魔之魂来进行救治……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件宝物落到她的堂兄手里，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哪怕是能够摧毁它也好！但温蕾萨相信死亡之翼配偶的话——任何来自艾泽拉斯的力量都无法再影响到这件邪恶宝物。

她眯起眼睛，泽恩达瑞就有一样东西……

她攥紧她的短剑，等待着那个关键的时刻。随着泽恩达瑞画完圆环——恶魔之魂的光线暗淡了下去，高等精灵掷出手中的小剑。

但她的堂兄却在最后一刻突然转回了身，将法杖挡在身前，挡开了温蕾萨的利刃。

泽恩达瑞抽了一口冷气——小剑在他的左颊上划出了一道流血的伤痕。他将法杖指向他的堂妹……

游侠及时躲闪，血精灵的攻击只打碎了几块岩石，迸溅起一片泥土。不过他随即就转过身，面对着扑向自己的温蕾萨。

泽恩达瑞拥有精灵的敏捷与优雅，但他不是训练有素的游侠，相反温蕾萨尽管刚刚成为母亲，却仍然是游侠中的菁英。她扑到堂兄身上，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法杖成为他们争夺的焦点。

法杖撞在恶魔之魂的基座上，撞塌了基座的一侧，石灰石的碎屑如同雨点般洒向他们。但宝物本身仍然被法杖的能量环绕着，悬浮在倒塌的基座之上。

泽恩达瑞双目圆睁，拼命要把温蕾萨甩开。但温蕾萨紧紧抓住法杖，和血精灵竭力周旋。

他们再一次倒在一起，这次血精灵压在了温蕾萨身上。

“你太弱了！”泽恩达瑞在游侠耳边吼叫，“你们只是一个没落种族没落的回忆！高等精灵早就完了……血精灵即将崛起！”

“不要夸夸其谈了，你甚至连当一个血精灵都不配！更没有资格污蔑你为了自己的肮脏目的背弃的母族！”温蕾萨反驳道，“我遇到过血精灵，他们比你更有尊严，更有荣誉感！你只是一个窃贼，一个杀人犯，一个寄生虫！仅此而已！所有精灵族群都抛弃了你，就像我早已否决了我们之间的一切血缘关系！”

“我可真是害怕啊！竟然被我那和动物睡过的堂妹鄙视了……”

温蕾萨奋力站起身，向泽恩达瑞的脸上啐了一口。“你连给罗宁提鞋都不配……”与此同时，她的心里有了一个疯狂的主意，这可能是她唯一的希望。“没有这根偷来的法杖，你什么都不是！”

泽恩达瑞面露狞笑："是啊，但我的确拥有这柄法杖……它能为我做很多事，就算是你抓着它……"

杖头硕大的水晶变得如同太阳一样明亮。

温蕾萨付诸全身的力量猛地将法杖向右侧按过去，与此同时，她在心中默默向罗宁和她的儿子们道了别。

就在泽恩达瑞释放出法杖的能量时，水晶击中了恶魔之魂。

有人从背后抓住游侠，把她从泽恩达瑞身边拽走了。

泽恩达瑞·风行者发出一声尖叫。法杖和恶魔之魂同时变成碎片。他被两件宝物所爆发出来的强大能量缠绕，这两股能量将他朝两个相反的方向撕裂。恶魔之魂的碎片在洞窟中四散崩飞，被毁的法杖则燃烧成灰烬。泽恩达瑞的面孔被拉扯得越来越宽，他向自己的堂妹伸出手，仿佛是在寻求援救。

法杖以及其中的能量都来自于外域，而不是艾泽拉斯。温蕾萨希望它非同寻常的能量会绕过希奈丝特拉设置的屏障，实现艾泽拉斯的魔法所无法实现的效果——彻底摧毁恶魔之魂。为此，温蕾萨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你已经得到了你所渴望的魔法。"温蕾萨毫不同情地低声说道。她自己的生死并不重要，只要能够彻底消灭她的堂兄，她的孩子至少便安全了。"为什么你不感到高兴呢，泽恩达瑞？"

血精灵已经不再尖叫了。他的身体被撕成两半，迅速消散在能量旋涡之中。随着被释放的能量越来越多地充斥在这座洞窟里，游侠突然想起了援救自己的那个神秘人物。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卡雷在她的耳边喊道，"快！没有时间了！"

现在这头蓝龙的样子和声音都要比温蕾萨前一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健康得多。但她知道，这肯定不是恶魔之魂碎裂所造成的结果——恶魔之魂刚刚碎裂了不到一秒钟，蓝龙就用有力的双手救出了她。不管怎样，温蕾萨很高兴能够看见卡雷，更是衷心感谢他的及时救援。

卡雷将温蕾萨朝另一个洞室拖去，但强猛的能量却将他们拽了回去。卡雷在他们周围施放了一道护盾，这也没能减缓他们被吸回去的速度。

"我抵抗不了这股力量！"蓝龙喊道。

"我们能做什么？"

“你们什么都做不了！”另一个声音喊道。

是克拉苏斯的声音。

刹那间，猛烈爆发的能量突然开始收缩，然后向上穿透山岩，消失了。高等精灵和卡雷全都栽倒在地上。

洞室陷入一片寂静，直到一双戴着手套的手捧住他们的手臂，将他们搀扶起来。

红龙法师向两个人露出严肃的微笑……卡雷奇迹般的恢复和红龙相比，简直不算什么。克拉苏斯完好如初，尽管他似乎并不因此感到高兴。

“天哪！”温蕾萨将法师紧紧抱住，“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你的伤口……”

“这不是因为我。”

“那就是卡雷救了你！”

“我没有对他做任何事，”蓝龙插口道，“我甚至不记得他受了伤。伤很重吗？”

“希奈丝特拉用一根钟乳石刺穿了他的胸口，把他留在洞顶上等死！”

回想起刚才的一切，克拉苏斯面色一沉：“那的确差一点就是我的死期。”

卡雷惊奇地摇摇头说：“我还以为是我打伤了你，看来这也不是我做的。但他能活下来的确不是因为我实现了某种奇迹……”

“你说错了，年轻人。”游侠和蓝龙全都困惑地看向克拉苏斯，红龙法师严肃地解释道，“尽管你因为失去了安薇娜而悲痛欲绝，但你其实一直都能感觉到她就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灵魂里，不是么？”

“是的，那又怎样？”

“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现在有很多紧急的事情需要解决！”克拉苏斯带领他们两个朝另一条隧道走去，同时又说道，“卡雷，她对你的爱给你留下了一个印记。那是她的一小部分，并没有随着她回归太阳之井。在希奈丝特拉的影响下，你想要杀死我。那时正是她对你的爱意让你活了下来。”

“伟大的考雷斯特拉兹……我并非有意……”

“你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但你的暴力并非出于你本心的选择。这一点我很清楚。希奈丝特拉才是罪魁祸首。我们忘记这件事吧。就像我说的，安薇娜留给你的力量保全了你，拯救了你。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安薇娜……”在暗影密布的格瑞姆巴托深处，蓝龙露出了微笑。他的双眼看到了远方的天堂。

“因为我就在你附近……因为她希望我保护你……她的力量也拯救了我。她用尽全力治愈了我们，现在她失去了最后的力量，只有爱意能继续陪伴你了。我之前感觉到了她，却完全没有想到……她竟然能做到这种程度。”

卡雷抓住克拉苏斯的手腕：“你和她说过话……”

“是她对我说了话。我已经将她短暂现身时所说的一切全都告诉了你……我指的是她留下来保护你的那一部分。”

“安薇娜……很高兴她能够将你从死亡边缘带回来。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会请她在治疗我之前先救你。”

红龙法师引领他们进入一条黑暗的隧道。“我相信，她也正是因此才有力量同时救活了我们两个。”随后，他又低声咕哝了一句，“尽管这么说实在是有些贪得无厌，但我真希望她能给我们多一些力量，因为这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

“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吗？”温蕾萨问，“现在我那个邪恶堂兄偷窃的法杖和恶魔之魂都不复存在了。希奈丝特拉的疯狂梦想已经到头了！”

“死亡之翼的家族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有无数的疯狂梦想……这也是我们必须加快速度的原因！难道你们没有想过，当那两件宝物被摧毁时，释放出的能量又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卡雷，你想到了吗？”

蓝龙停住脚步，犹豫地说道：“你的意思是——”

“是的……”就在这时，他们头顶上方传来一阵“隆隆”声。整条隧道都发生了剧烈的晃动。卡雷迅速施放出护盾，才没有让他们被塌方的石块埋住。克拉苏斯没有浪费时间感谢蓝龙，而是说道：“它已经到达了希奈丝特拉安排好的地方，我们又晚了。”

“它到底去了哪里？”温蕾萨问，“到底去了哪里？”

回答她的不是红龙法师，而是卡雷。

“它去了卓贡纳克斯那里……”蓝龙说道，“一定是被那头龙吞掉了……”

第二十二章

罗宁无法相信这头龙竟然会如此巨大。可能只有考雷斯特拉兹和伟大的守护者的体形能够超越卓贡纳克斯。实际上，只是面色平静地站在这头龙面前就已经用尽了罗宁的全部力量。幸好他有和死亡之翼作战的经验，否则他早就要支持不住垮掉了。

克拉苏斯，我现在非常需要你。红发法师想道。但他不知道那位巨龙变成的大法师去了哪里，也不可能只是站在这里希望他的导师能够从天而降，拯救世界。看样子，现在这个世界的存亡全都在罗宁自己的手里了。

那就这样吧，红发法师没有等待下去。他发动了攻击，但目标不是卓贡纳克斯。

也许正是这种看似胆大妄为的策略让他的法术显示出了一些效果。毕竟希奈丝特拉肯定以为他会和紫色巨龙全力作战，但她却在这时被绿色的能量之手紧紧地拴住了手脚。

还没等罗宁松一口气，黑龙已经满面怒容地挣脱了他的束缚。

“你很聪明，也很强大……不过你只是一个人类，”希奈丝特拉朗声说道，“我本以为你会足够聪明，能够看清事实，那样我就会让你活下来，崇拜并侍奉我。”

“你还真是宽仁大度啊。”

“你的莽撞已经不再有趣了。卓贡纳克斯，你可以吃掉他了。”

巨龙发出一声咆哮，硕大的龙头向罗宁垂下来。红发法师施放了一个强大的法术，但令他感到沮丧的是，他的魔法似乎只是将这头恶龙喂得更肥了。

那个方块，该死的！罗宁刚想到此，那张恐怖的血盆大口已经充满了他的视野，一定是那个该死的方块干的！

罗宁知道自己要死了……他只是担心温蕾萨是否安全。一定要有人活下来照顾孩子们……

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能量击中了卓贡纳克斯的脸。巨龙咆哮一声，不过那吼声中更多只是气恼，却没有多少痛苦。他的双眼瞪向攻击他的敌人。

兹泽拉库自由了。

不，他还没有完全自由，但已经可以使用一些魔法力量发动攻击了……德莱尼牧师正在解救他。更让罗宁惊奇的是，他看见了自己的老战友，那位名叫罗姆的矮人。他们两个正站在受困的虚空龙身后。伊丽笛还在努力摧毁禁锢住虚空龙的水晶。罗姆则守卫在她旁边，打倒了两个冲过来的灰鳞穴居人——这两个怪物对于希奈丝特拉的恐惧显然要超过他们对于洞窟中这两头巨龙的恐惧。

德莱尼牧师看上去已经精疲力竭了……这并不奇怪，她出现在这里还不过几秒钟时间，但就在这几秒钟时间里，她对于这些封印水晶的破坏要远远超过她之前的成果。

卓贡纳克斯摆摆头，甩掉法术的影响。这头以"吞噬者"为名的巨龙乜斜起眼睛，没有看向兹泽拉库，而是盯住了伊丽笛："看看这里来了什么，又一小团能量？"

德莱尼牧师本来能够在兹泽拉库发动攻击时逃走，但她仍然留在虚空龙身后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听到卓贡纳克斯的声音，她转过头，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这只是让紫色巨龙发出一阵大笑。当牧师举起法杖的时候，恶龙也向她张开大口。

一股色泽深红，圆环形的邪恶能量击中了伊丽笛，将她击飞在岩石上。牧师倒在最后一块封印水晶旁边，不再动弹。

兹泽拉库发出一阵怒吼。一时间，就连卓贡纳克斯也停止了动作。

他的救星遭到了攻击。相信他值得拯救的人一动不动地躺着，可能已经死了。

兹泽拉库怒不可遏地发出凄厉的吼叫。这个看上去渺小纤弱的生物比他更加伟大。面对足以令他望风而逃的强敌，这个女孩却岿然不动。虚空龙的心中满是惭愧。

他努力要挣脱封印，要以自己的全部力量与卓贡纳克斯战斗……这一次，残存的几根锁链已经无法囚禁他了。

他感觉到这些锁链的崩坏，心中不由得生出一阵喜悦。他终于自由了。但他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不害怕这头比他更大的龙。没错，敌人的体形更

大，身体更加坚实，但在虚空龙的眼中，这些都只是让他成为了更容易击中的活靶子。他迫不及待地要和这个敌人决一死战。

“臭虫子！”他向卓贡纳克斯咆哮道，“你只会欺负这些小家伙，就像我过去那样，但兹泽拉库可不是小家伙！兹泽拉库要让你知道，他们比你我更强！更厉害！”

兹泽拉库全身都燃烧起炽烈的怒火，将他之前的虚弱一扫而空。闪电在卓贡纳克斯全身爆炸。暮光龙在惊骇中向后退去，撞上岩壁，让洞窟随之颤抖……实际上，真正让卓贡纳克斯感到吃惊的是，一头虚空龙竟然学会了为他人而战，而不是心中只有自己。

但就算卓贡纳克斯要忙于应付虚空龙，现在洞里还有希奈丝特拉。眼前的情景让这头黑龙恼怒，她不由得放声吼叫。她的双唇开始变形，向外突出成龙嘴，一只手变成爪子，朝德莱尼伸过去……

罗宁拼劲全力施放出一个护盾，挡在伊丽笛前方。当攻击袭来时，承受了黑龙的全部力量的红发法师全身剧震，连声惨呼。但他仍然坚定地站在原地，任由希奈丝特拉不断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牧师动了一下，慢慢地爬了起来……

就在伊丽笛站起身的时候，罗宁注意到一个新的危险正在向她逼近。一个龙兽从一条隧道中钻出来，一只手擎着一件仿佛是弓弩的小武器。

他正用那件武器瞄准牧师的后背。

罗宁想要警告伊丽笛，但就在这时，另一只黑色巨爪不知从何处伸过来，将分神的法师打在石壁上。一只迅猛龙跳过来要保卫法师，却被一头纯黑色的巨龙叼在口中……这头黑龙的一侧面孔上覆满了恐怖的烧伤疤痕。

现出真身的希奈丝特拉将迅猛龙残破的躯体吐掉，斜睨着罗宁：“筋骨太多了……我更喜欢柔软一点的小吃……像你这种……”

她弯下腰要吞掉罗宁……却突然转过头，发出一声疯狂的号叫……消失不见了。

克拉苏斯停顿了一下。

“怎么了？”温蕾萨问。

“卡雷，你和她继续前进！”

年轻蓝龙皱了皱眉问：“如果你……”

“照我说的去做！”

卡雷闭上了嘴。片刻之后，他点点头，转身对温蕾萨说道：“我们最好听他的话。”

游侠看向克拉苏斯：“你要回去……为什么？”

红龙法师只是咬紧了牙……随后就消失不见了。

精灵游侠转回头看着卡雷：“我知道他这样做会耗费多大的力量！你们两个都还很虚弱，还无法对自己进行传送！至少在格瑞姆巴托不行！为什么他要回去……”

“因为他必须……我们赶快走就好了！”卡雷注视着温蕾萨，“格瑞姆巴托的所有邪恶都开始沸腾……”

因为自己也无法做别的事，更因为担心罗宁也在这里，身处危险之中，游侠只好不情愿地点点头。

就在跟随卡雷迈步前行的时候，温蕾萨还是禁不住要思考是什么让克拉苏斯冒这么大的风险……想到此，她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克拉苏斯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存放龙蛋的洞窟中。想到这数百个畸形龙蛋中的生命再也不可能长大成为他们应有的样子，他的心底生出一阵恶寒。做出这一切的希奈丝特拉只配得到诅咒。

他将这座恐怖的洞窟选做目的地，但这儿并不是他最终的目标。他要去的是旁边那座洞室，那个存放着重生的恶魔之魂的地方。

从那里放射出的微弱金光表明那件邪恶的宝物正试图再次复活。

“会有足够多的碎片，还会更多，我答应你。”希奈丝特拉喃喃的说话声正从那里传来，“你会比过去更强，更强！你会看到……”

克拉苏斯走进那座洞室，发现巨大的黑龙正用她巨大的右爪轻柔地逐一拣起恶魔之魂的碎片。每一块被希奈丝特拉拣起的碎片都悬浮在她的面前。地面上的那些碎片毫无生气地一动不动，但只要它们飘浮起来，邪恶的气息便壮大一分。

希奈丝特拉还原恶魔之魂的能力一定和她左爪中的那个方块有关系。克拉苏斯用了一点时间才认出那是布拉卡苟斯之魇，这让他大吃了一惊。这件危险

的宝物竟然能够修复更加可怕的恶魔之魂，哪怕只是真正恶魔之魂的一个影子。

最要命的是，只要这件宝物存在，希奈丝特拉就能够继续她的试验。

“快了，已经很快了，”黑龙对着那些飘浮的碎片喃喃说道，“几乎已经足够了！几乎……”

她突然高声咆哮，转向克拉苏斯，喷出一股熔岩。

但克拉苏斯早已预料到这头黑龙的袭击。他举起手臂挡在身前，一道清凉的光包裹住了炽烈的岩浆流。

岩浆冷却下来，变成一堵横在希奈丝特拉和克拉苏斯之间的灰黑色墙壁。

“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将它重塑！”死亡之翼的配偶尖叫道，“每次重塑，它都会变得更加可怕！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克拉苏斯知道这头黑龙已经疯了。现在，希奈丝特拉一直伪装出来的安稳镇定也被她抛到了天边。恶魔之魂的毁坏对她的精神造成的冲击远远超过了克拉苏斯的想象。

就在这时，克拉苏斯想明了其中缘由。

“这一开始并不是你的计划，对不对，希奈丝特拉？”红龙法师一边问，一边缓步绕过冷却的熔岩，“很久以前，死亡之翼就将这种欲望种在了你的心里，对不对？如果他死了，你就一定会努力重现他的梦想，无论代价如何，对不对？”

黑龙的呼吸加快了。“不！这是我的梦！是我的伟大愿景！是的，我会让艾泽拉斯成为终极龙族统治的世界，但那是我创造的龙族，不是他的！是我的！”

他为黑龙的下一次攻击做好了准备。最重要的是尽量靠近碎片和方块。恶魔之魂已经重塑了太多次，这一切必须结束了。

即使这会让格瑞姆巴托内部的所有生命与之同归于尽。

“但死亡之翼的执念将永远存在于你们这些黑龙的血液和魔法中，希奈丝特拉！毕竟恶魔之魂永远都是这些造物的一部分！还有什么更能够比它彰显你的奈萨里奥？”

希奈丝特拉张嘴想要说话，却又陷入了犹豫。克拉苏斯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话。毕竟，他相信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

“艾泽拉斯是我的……”

红龙法师周围的地面开始隆起，眨眼间便将他吞没。在黑暗中，克拉苏斯感觉到自己的牢狱在向下沉陷。他知道希奈丝特拉想要将他永远封印在地核里。

但这也在红龙法师的预料之中。他将集中起所有的意念……开始变形。

他不断膨胀的身体狠狠挤压着这座牢狱。希奈丝特拉预料到了他的这一招。如果他继续变形下去，只会把自己挤死。对于大多数龙而言都会是这种结果。

但克拉苏斯拒绝屈服。他的身体受到越来越强的挤压，全身骨骼仿佛有上百处将要折断，头颅更是随时都有可能破碎……

地壳裂开，巨龙考雷斯特拉兹如同新生一般探出头，向黑龙发出挑衅的吼声。

希奈丝特拉正在使用方块。这件天蓝色的宝物强烈地脉动着，逆转了功能，开始释放蓄积在匣子内部的能量。

考雷斯特拉兹冲出地面，将硬化的地壳扫向黑龙。伴随着碎石的轰击，又用尾巴抽击下方黑龙的视觉盲区。

考雷斯特拉兹龙尾卷起匣子丢向自己，敏捷地用一只爪子抓住它，随后又学着温蕾萨的样子，将匣子向另一件尚未完全成型的宝物抛去。

“不！”黑龙号叫一声。希奈丝特拉伸手去抓方块。

布拉卡苟斯之魇和恶魔之魂对撞在一起，双双湮灭。它们都很不稳定，彼此过于靠近导致了其结构崩坏，这是必然的结果。当匣子和恶魔之魂相触的时候，布拉卡苟斯之魇要向恶魔之魂注入能量，又要吸取恶魔之魂的能量，但恶魔之魂绝不会交出自己吸收的能量。于是…

死亡之翼创造的宝物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末日，最后一次爆发出恐怖的能量。这次爆发不像温蕾萨用纳鲁法杖打碎它时那样恐怖，但也足以摧毁它附近的生命。

希奈丝特拉转身要逃，但已经太晚了。就连她的鳞片也不足以为她抵挡能量烈焰的烧灼。皮肉被焚烧的焦臭气味立刻充满了洞窟。

黑龙在痛苦中咆哮，现在她的两侧面孔呈现出了一模一样的恐怖模样。

尽管全身都感到极度痛苦——或者正因为如此——希奈丝特拉向她的敌人扑了过来。考雷斯特拉兹决定与她正面交战。实际上，饱受折磨的红龙法师仍然要比黑龙虚弱，但现在他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安危。

希奈丝特拉企图撕咬考雷斯特拉兹的脖子。红龙扭过头努力避开黑龙的攻击，同时将黑龙向存放龙蛋的洞窟引去。两头龙撞在洞口的石壁上，震动冰锥如同雨点般掉落下来。

考雷斯特拉兹马上就能将黑龙推进龙蛋丛中了——无论这场战斗结果如何，他希望能借此摧毁黑龙最宝贵的资源，但就在这时，希奈丝特拉突然向后退去。

“聪明，聪明啊，我亲爱的考雷斯特拉兹！我要为你喝彩！为什么大地守护者是奈萨里奥，而不是你？！这样我们一定能生下更强大的后代！”

“我宁可和深海巨怪生下后代，也不会找你！”

尽管脸上依然充斥着极度的痛苦，黑龙还是放声大笑。

在考雷斯特拉兹身后，通向龙蛋的洞口被紧紧封住了。红龙用尾巴抽击那个开口，却仿佛打在坚硬的钻石上。

“我可不想让我的新孩子们被烧伤。”她带着嘲讽的语气说道。

他们脚下的地面又开始震动。

考雷斯特拉兹想起了这座洞窟中的那些熔岩池，它们下方一定是火山口。

火山的熔岩脉络一定遍及整个格瑞姆巴托。

地面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大股熔岩流骤然迸发……

恐怖的大山每一个角落都在颤抖，但暮光龙和虚空龙仍然在拼死厮杀，对周围的一切全不在意。卓贡纳克斯被兹泽拉库的魔法击中时，偶尔会撞上岩壁……随后这头以“吞噬者”为名的巨龙也化为虚体，两头龙便沉陷进山岩之中。新生的虚空龙逐渐学会了如何利用自己恐怖的力量作战。现在这座洞窟充满了耀眼致命的光芒，无数触须四处伸展，想要扼杀生命，强光疯狂地要撕裂灵体身躯，幽影般的双颚不断咬向虚幻的喉咙。

但所有这些对于罗姆都毫无意义。当伊丽笛努力解救虚空龙的时候，他一直守在这位牧师身边。伊丽笛被那头恐怖的暮光龙击飞之后，他急忙跑过去要

救护牧师。现在他只想将德莱尼女孩和他的人平安带出这个恶魔之地。就在牧师倚着法杖站起来的时候，他看见了远处的格伦妲。

格伦妲也看见了他。女矮人眼睛里的喜悦足以让这位矮人老兵胡须下面的面皮变得通红。他向格伦妲挥挥手，示意自己的副官率领矮人们从距离他们最近的隧道出去，却看到格伦妲拼命伸手指向他的背后。

罗姆急忙转过身，看到举起星弩的拉斯克。这种弩弓原先不在拉斯克身上，可能是他从部下那里拿到的。毫无疑问，拉斯克已经不想再玩追逐游戏，选用了这种方式进行屠杀。

矮人刚刚看到拉斯克，那个龙兽就已经扣下了弩机。但他的目标不是罗姆，而是德莱尼。罗姆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用身体挡住牧师，同时高举起手中的战斧。

弹丸击中斧头的侧面，被弹飞扎进了罗姆的肩膀，尖刺从两块甲片的接缝处插进去至少半寸。罗姆不由得哼了一声。

矮人战士掩住自己的伤口，向德莱尼吼道：“去找罗宁！他才能带我们出去！快去！”

罗姆跟随伊丽笛跑了几步，看到德莱尼女孩全速向法师跑去，罗姆相信一定能抵达罗宁身边，想着自己也该去和罗宁汇合，于是他转回了身。

但他的速度还是不够快。巨大的战斧砍在他的身上。矮人倒下了，仅剩的一只手被压在身下。他感觉到自己鲜血浸透了衣服，不断从身体里渗出来，逐渐变冷。

一只沉重的脚爪踩在他的断臂上，尽管那支手臂已经断了，罗姆仍感觉到新的剧痛，他觉得拉斯克踩碎了他的断骨。

“矮人垃圾……”龙兽一脚踏过罗姆，同时举起手中的大斧准备投掷。只有像拉斯克这样孔武有力的武士才能精准地掷出如此巨大的战斧。

罗姆知道，自己没办法活着离开这里了。吉梅尔和其他死在格瑞姆巴托的战友的英灵一定会来迎接他吧。

但罗姆还是挣扎着爬起来，尽可能不发出声音，摇摇晃晃地追上拉斯克。那个龙兽瞄准的不是伊丽笛，而是毫无防备的罗宁。罗姆相信，拉斯克在这么远的距离之外也足以对法师造成致命一击。

罗姆想要找到那张星弩，但拉斯克显然在射击之后就将那件武器远远扔开了。现在这位受伤的战士只剩下一次机会。

罗姆冲到比自己高大许多的龙兽身下，抓着拉斯克举起的手臂，用力扭动这个怪物的手腕，想让拉斯克手中的大斧劈砍怪物自己的脑袋。

以人类的标准，罗姆算是强壮有力，但他还是没有足够的力气实现这最终的目标。斧刃转向了拉斯克的下巴，在那里劈开一道伤口。

鳞甲怪物发出一声兼有愤怒和痛苦的嘶吼，将罗姆推开。鲜血从他的口中滴落。他向罗姆横挥出大斧，但这一击过于笨拙，只是让斧头的侧面击中了矮人的头盔。

罗姆翻滚到一旁，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斧头。这时拉斯克正蹒跚着向他走来。龙兽的呼吸很不均匀，但他的动作丝毫不慢。他一边向矮人靠近，一边调整着紧握斧柄的姿势。

罗姆大吼一声举起战斧。

龙兽的攻击范围比他大得多。拉斯卡哼了一声，挥斧砍向倒在地上的矮人战士，斧刃深深陷进了矮人的胸膛。

矮人咆哮着。他知道自己遭到了致命一击，但他没有向死亡屈服，而是用这种无法忍受的痛苦激发自己的潜力，充分利用铜须部族菁英战士的技能，精准地避开拉斯卡的护身鳞甲，以自己剩余的全部力量砍掉了龙兽的脑袋。

随着拉斯卡的身躯瘫倒下去，罗姆也无力地躺在了龙兽头颅旁边。直到死去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怒吼的样子。巨龙战斗的喧嚣几乎要撕裂矮人的耳膜。他听到上方传来一阵岩石碎裂的声音，知道有一片洞顶崩塌了下来。但他已经不在意了。等那些石块砸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应该已经不会感到疼痛了。

忽然间，他注意到有一些人正站在他周围。吉梅尔，他的战友，向他递过来一支烟斗。

格瑞姆巴托的矮人英灵们来欢迎他们的老伙伴了。他们将一同前往往生的圣殿……

两头巨龙不断地对撞在一起。他们相互轰击的法术在洞窟中四处迸飞。卓贡纳克斯丝毫不在意周围那些小生物。兹泽拉库却不然，他注意着矮人和法师，还有那位最重要的德莱尼——伊丽笛。他们之间的联系让他能直接感觉到她。他知道伊丽笛正在全力奋战，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击败这个地方的邪恶，他过去也曾经全心接受过类似的邪恶，但现在他却对此深恶痛绝。

兹泽拉库是被强行劫持到了这个地方，但这些人却是自愿来到此地，毫不迟疑地牺牲了自己。在与卓贡纳克斯作战的时候，兹泽拉库还在努力理解这些

小人。他们正在为了某种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而战，为了他人而战，而不是为他们自己……

明白了这一点，兹泽拉库更加为了过去的自己羞愧……那时的他和现在他的这个扭曲的敌人是多么相像啊。

不！我不会像这个恶魔一样！她认为我值得拯救！我不像这个恶魔……我不会！

他能够真切地感觉到卓贡纳克斯有多么强大，自己战胜这个敌人的希望是多么渺茫，但他知道，哪怕只是为了伊丽笛，他也会奋战到底……无论他最终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为了她……

大多数矮人都已经逃出去了。罗宁告诉迅猛龙，它们也应该迅速撤离。洞窟里只剩下几个灰鳞穴居人。法师用一个法术将它们聚拢在一起，扔进了最远处的一道岩缝里。它们是死是活都没有关系，现在罗宁只想找到温蕾萨，还有克拉苏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伊丽笛向罗宁跑过来，同时还在不停地回头观望，仿佛是在期待什么人跟上来。罗宁的目光越过德莱尼，却只看到一堆从洞顶塌落的乱石。

“罗姆……”罗宁喃喃地说着，向前走去。他最后一次看到那个矮人的时候，罗姆的背后还有一个龙兽。

“他应该和我一起过来的！”德莱尼女孩失声喊道，“他……”

“他是一位真正的矮人战士，”罗宁回应道，“他做了他必须做的事。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伊丽笛的表情突然变得异常严肃：“我认识他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但我会永远铭记他的牺牲，以他作为我的榜样……”

法师想要回答，却突然抓住德莱尼，带着她逃离了另一片塌落下来的洞顶。

尽管他们避开了这个危险，他们脚下的地面却突然开始剧烈地震动。罗宁在一段时间以前就察觉到的震颤一下子增强了一千倍。

裂缝在地面上四处蔓延，灼热的气体喷涌而出，发出响亮的“咝咝”声。洞窟里一下子热得让人窒息。

罗宁转眼去看距离自己最近的隧道。那里距离他们还是太远了。他想到了温蕾萨，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

他将德莱尼抱在怀中说："抓紧我，祈祷我还有足够的意志和力量再来一次吧！"

"但兹泽拉库需要我！他知道他不可能单独与卓贡纳克斯战斗！他是在为我们而牺牲自己！是为了我！我能感觉到！我必须帮助他！我不会让他白白牺牲……"

"没时间争论了！抓紧！"

矮人和迅猛龙已经全逃出去了。罗宁也没办法再为他们做什么。他紧闭双眼，集中精神……

他的耳朵嗡嗡轰鸣……随后那声音立刻又消失了。

他的周围是一片黑暗，不需细看，他知道他们两个已经出来了。法师还能听到矮人们跑出格瑞姆巴托的响动。矮人的呼喊声里还夹杂着一些嘶吼的声音，那是迅猛龙的声音。

在山腹之外，地面同样震颤不止。罗宁太虚弱了，在几个小时之内都不可能冒险再进行一次传送，但他还是做好了再次施展传送术的准备。

然而格瑞姆巴托的一片山坡突然崩碎。

卓贡纳克斯和兹泽拉库冲了出来。

一股岩浆喷射向半空中的两头巨龙——直接穿过了他们的身体，大地熔化的强大力量影响不到他们。但兹泽拉库现在的情况显然非常不好。在火山爆发的光亮中，虚空龙看上去有些过于虚幻了，绝不是他正常的样子。而且他似乎总是被暮光龙压在下面。

"兹泽拉库要输了，"伊丽笛突然说道，她的话证实了法师的忧虑，"他被囚禁了太久，被吞噬了太多精华……而且我觉得卓贡纳克斯还在汲取他的力量……"

"这完全不令我吃惊！"罗宁的脑子里又想到了其他事情，他的目光不由得转回到那座一片凌乱的高山上，然后对德莱尼说道："伊丽笛，你在这里是安全的。和矮人们留在这里，好吗？"

"你要去找温蕾萨，对不对？"

“还要去找克拉苏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不过，是的，最重要的是温蕾萨……”

牧师点点头。“去吧。我们都有必须要做的事情。”

罗宁点头表示感谢。也许这不会是危及整个艾泽拉斯的大灾变，不过他还是为自己的私心感到惭愧。他们需要阻止卓贡纳克斯，如果有可能的话。

但他必须先找到他的妻子……

罗宁咬紧牙关，竭尽全力将全部精神向妻子集中过去，一边祈祷自己和妻子的距离足够近，让他能够将自己传送到那个他最懂得，也最懂得他的人身边。如果她还活着，罗宁就一定能找到她。

如果温蕾萨已经走了，那么就算是希奈丝特拉和她的怪物也会明白，一个法师的怒火会有多么狂暴……无论到最后罗宁自己是否还能活下来。

第二十三章

到处都是岩浆，尽管考雷斯特拉兹不久之前还曾经用这些岩浆治疗自己，但他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也是有限度的。

他已经快要到达自己的极限了。

他不知道希奈丝特拉在哪里。有太多原始能量和狂暴力场在他的周围冲突盘旋。格瑞姆巴托早已浸透了魔法，想要将这些巨大紊乱的能量完全掌握根本就不可能。每一次考雷斯特拉兹以为自己了解了这座大山的时候，这座大山都证明他是错的。

高温开始对他的身体造成压力。他每向上挪动一寸都必须全力进行抗争。在他的身上已经有不止一片鳞甲被烧伤。考雷斯特拉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机会逃脱这场灾难……

就在这时，他的头突然感受到了略显凉爽的岩石和泥土，后面几乎立刻就是珍贵的空气。考雷斯特拉兹发出一声更像是喘息的长啸。他拼命呼吸，猛力逃离恐怖的炎热。红龙跌跌撞撞地翻下崩毁的高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一直滚落下去……最终跌落在山脚下。

还有两个人在拼命寻找逃生之路。卡雷竭力用护盾遮住他和温蕾萨。尽管历尽种种艰难，现在这头年轻的蓝龙还是不得不承认，他可能终究难逃一死。只是因为心中的安薇娜和对于身边这位游侠的责任感才让他有力量继续向前。

岩浆不断从周围的石壁中渗出来，四处流淌。这里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力量衰弱的蓝龙变形。就在这时，一个令人惊讶的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位红发的人类法师。卡雷早就从温蕾萨和自己同族的口中听说过这位凡人法师的大名，这一定就是龙心罗宁……尽管在伟大的玛里苟斯看来，称呼一个凡人为“龙心”实在是名不副实。不管是对是错，魔法守护者还是将这位红发法师看作是那个令他无法容忍的组织里勉强可以接受的一个人。

听过许多关于罗宁的故事之后，卡雷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君主有了许多不同的见解。不过此时此刻，他只在乎这个人类正是温蕾萨的丈夫，也许能够把温蕾萨救出去。

“温蕾萨！”罗宁失声喊道。就像卡雷和精灵游侠一样，这时他也受到了护盾的保护。只是他的护盾比蓝龙的更加不稳定，时刻都有可能崩溃。卡雷必须尽快行动。

“带她离开这里！”卡雷将精灵塞进罗宁的怀中，“赶快带她走！这条隧道就要被岩浆淹没了！”

“那你呢？”温蕾萨问道，“你怎么办？”

看到这对夫妻，年轻的蓝龙禁不住又想起了安薇娜。如果他和安薇娜也落入这样的命运中，他们又会怎样？这个决定对他至关重要。他没有等待这位明显已经耗尽力量的人类尝试施放传送法术。他可以送他们一程。

透明的蓝色光球包裹住两个人。这是卡雷护盾的变体。罗宁和温蕾萨开口想要表示异议，但卡雷没有给他们机会。

“用你的魔法，你可以导引它离开这里！走！”他最后催促了一声，便送出光球。他相信红发法师足够聪明，懂得如何驾驭那个法术。光球和球中的两个人很快就向上穿透了正在崩塌的洞壁。

现在，卡雷终于能够尝试自己刚才为了保护同伴而一直不敢做的事情了。这需要他的全副精神，全部残存的力量……还有安薇娜给予他的全部信念。

他的身躯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他开始施放出一个更加巨大的护盾，包裹住他不断膨胀的躯体。蓝龙也开始努力向上升去。

卡雷撕裂了无数吨坚硬的岩石和厚重的泥土。他不是笔直向上，而是顺着一个倾斜的方向。他想要先去往一个巨大的洞窟，那里囚禁着虚空龙。他得确认那头龙是否还被封锢在那里。卡雷知道，他无法单独对抗卓贡纳克斯，但有了虚空龙的帮助——如果这有可能的话——他们就有取胜的希望。

熔岩不断在格瑞姆巴托的山体喷发奔涌。卡雷知道，这不是自然的火山喷发。这座大山本该非常稳定。他猜测这是死亡之翼配偶的所作所为，很可能是为了打击考雷斯特拉兹。卡雷希望自己能赶过去帮助那头红龙——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但他觉得卓贡纳克斯才是更大的威胁。希奈丝特拉不知道自己创造了什么。那头变异魔龙很可能最终会反仆为主。

他面前的岩石忽然崩塌碎裂。蓝龙冲进一座崩坏的洞窟中，不过这里还没有被岩浆淹没。他多少感到些庆幸，急忙奋力冲了进去。

一道强大的黑色射线扫过蓝龙的身体。卡雷咆哮一声，撞在洞窟的一侧。他感觉自己的肢体僵硬，完全无法动弹。

“嗯，不是我预料中的那个蠢货！”希奈丝特拉在黑暗中得意扬扬地说道，“但你也可以……”

她伸出爪子抓住卡雷的腿，拖走了这头蓝龙。

兹泽拉库就要死了。伊丽笛能看到，也能感觉到。她知道虚空龙的精华是有限的，遭受这么多折磨以后，这头虚空龙的精华已经所剩无几了。虚空龙一定也感觉到了死亡的逼近，但他没有半点要逃走的样子。

这不是因为虚空龙的骄傲或者战胜卓贡纳克斯的欲望。不，伊丽笛早已明白，这头虚空龙希望能够拯救其他人——拯救她！

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能让他为了我或者其他人牺牲自己！德莱尼努力思考着。她离开了矮人们，还有正在返回恐龙岭的迅猛龙，尽可能接近两头殊死搏杀的巨龙。她不知道自己的计划是否能够奏效，她只知道，如果卓贡纳克斯能够吸收法杖的能量，那么兹泽拉库一定也可以。

牧师召唤出法杖，将杖头的水晶指向虚空龙，回忆起自己接受的所有凝神训练。她不能受到任何干扰，必须集中起自己的全部精神。

她不能让兹泽拉库为她而死。

双眼注视水晶，她将纳鲁赠礼的力量导向天空中的巨龙……并开始祈祷。

一股宏大的能量充盈在兹泽拉库体内。虚空龙先是对这个奇迹感到一阵惊讶，随后立刻就明白了。他知道这能量来自于哪里，也知道这让德莱尼女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伊丽笛再一次献出自己的一切，只为了拯救他。这让兹泽拉库的心中充满了一种他以前从不曾真正体会过的情绪……骄傲，不仅仅是为了他，更是为了现在的他。虚空龙没有真正的过去，没有可以追思铭记的传承。兹泽拉库从敌人身上发现，孵化出虚空龙的龙蛋和创造出卓贡纳克斯的那种被粘液包裹的黑龙蛋是一样的。

他和卓贡纳克斯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抛弃了往日的邪恶。他不是天生只属于邪恶的生物。他可以自己选择命运，无论是生还是死。

虚空龙浑身散发出灿烂的光彩。他再一次召唤出自己的魔法力量。一场全新的，更加猛烈的闪电风暴向以“吞噬者”为名的巨龙袭去。暮光龙在惊讶中飞速后退。

兹泽拉库放声大笑……向前追杀而去。

两头巨龙在燃烧的高山上盘旋，如同在战场上翻飞的两只巨型乌鸦。卓贡纳克斯从高空扑向虚空龙，但这两头龙再一次穿透了彼此的身体。

伊丽笛感觉到兹泽拉库仍然不足以强大到战胜希奈丝特拉的变异造物。为了保存体力，德莱尼单膝跪倒，同时强迫法杖送出更多能量——也包括她自己的能量。

随着身体被沛然爆发的强大能量充满，兹泽拉库长啸着对德莱尼说道："不要再这样了！快走！现在这个怪物是我的了！"

但卓贡纳克斯这时也看到了牧师。他向虚空龙吼道："不必担心你的小宠物！她和她手中的那股能量很快就会变成我的一顿美餐……"

伊丽笛知道，绝大多数龙都有很高的智力。而卓贡纳克斯更是有着和他屈指可数的几日年龄完全不相符的狡诈。这头暮光龙的身上充满了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希奈丝特拉不计一切代价地加速了他的身体和心智的成长。如果让卓贡纳克斯存活一年，他又会变得多么危险？

这种忧虑让德莱尼牧师更下定了决心。牧师叩问着躯体深处的灵魂，但为了兹泽拉库，她无法再做任何保留。

她将自己的灵魂也献了出来。透过法杖，她的全部都被注入到虚空龙体内，还有更多。

兹泽拉库的身躯再一次膨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凶猛强大。他扇动翅膀，掀起猛烈的魔法风暴，连续对卓贡纳克斯造成重击。暮光龙想要从虚空龙面前退开，却依旧遭到了兹泽拉库双翼的连续击打。融入法杖和伊丽笛能量的魔法风暴将他重重围困。

卓贡纳克斯的一只翅膀上闪动起一点光亮，他的右侧后腿也出现了同样的亮光。每一点亮光出现，暮光龙都会呻吟一声。

奏效了！尽管伊丽笛觉得自己虚弱得就要死了，但她的心还是因为激动而狂跳。兹泽拉库很快就能摧毁卓贡纳克斯了。

但就在这时，喷薄烈焰的大山上射出一道黑光。伊丽笛以为那道光会击中虚空龙，但它反而打在卓贡纳克斯背上。

这一次暮光龙没有发出痛苦的咆哮，而是欢喜地高声呼吼。

"好啊！"他向所有能够听到他的人吼叫着，"更多！我要得到更多……"

不等吃惊的兹泽拉库有所动作，卓贡纳克斯已经向前飞来，用闪耀着黑色光芒的利爪抓住虚空龙的翅膀。尽管兹泽拉库处于虚体状态，暮光龙却突然能够毫无困难地将他狠狠抓紧。虚空龙竭力挣扎，却还是无法摆脱变异恶龙的黑色龙爪。

“你喂养过我许多次，”卓贡纳克斯嘲讽地说道，“现在你要最后一次把我喂饱了！”

暮光巨龙扬起头。兹泽拉库尖叫一声，躯干泛起波澜，仿佛已不属于真实的世界。随后他全身都开始扭曲，慢慢消融成为雾气。

“不！”伊丽笛尖叫一声。她本来马上就可以救出兹泽拉库了，“不！天哪！”

兹泽拉库感觉到自己正在不断消散。他的末日到了。现在他只希望那个勇敢的小德莱尼不要随他一同毁灭。那位牧师是多么伟大啊！是多么勇敢和忠诚！他咒骂自己，以前竟然对那位牧师和其他所有那些小个子生物都那样轻蔑！也许他们很小，也没有什么力量，很容易就会被碾碎，但他们远比他更值得尊敬。

他努力想要断开和德莱尼的连接，伊丽笛却拒绝这样做。那个女孩仍然决心要不顾一切地援助他，就像他对她一样。

兹泽拉库只剩下了一个机会。虚空龙最后发出一声绝不屈服的咆哮，竭尽全力要打乱让“吞噬者”牢牢抓住他虚幻身躯的法术。

就在兹泽拉库发动攻击的时候，他感觉到卓贡纳克斯体内有某种东西对他的能量产生了响应。“吞噬者”也发出一阵凄厉的尖叫，却几乎是立刻又变得更加强大了。

“不……”黑暗恶龙冷笑着说道，“不，你没有机会了……”

兹泽拉库感觉到许多能量触须正在撕扯他的身躯。他真的被撕成了碎片，而且再也无法挽回……他没办法再救德莱尼了。虚空龙竭尽全力想要维持自己的完整，却依然感觉到自己在不断消散。暮光龙夺取了越来越多敌人的能量，已经膨胀到令人战栗的程度。兹泽拉库的意识也随之支离破碎，他看上去甚至已经不再像是一头巨龙，而只是一堆不成形的扭曲团块。他拼尽全部力量，向德莱尼送出最后一个意念。

抱歉！我很抱歉……朋友……

随着卓贡纳克斯吸收了兹泽拉库的全部精华，他也透过虚空龙的身体夺走了法杖的能量……还有伊丽笛的能量。

德莱尼女孩全身颤抖，用尽全部力量也只能维持自己跪立的姿势。但现在，她就连这一点力量也没有了。伊丽笛呻吟一声，向前栽倒。法杖从她的手中掉落……这一次，法杖没有消失，而是在岩石地面上发出一连串撞击声，随后便停在她的脚边不动了。

强大的水晶光芒暗淡，变成了一块灰色的石头。

我失败了……牧师心里明白，最重要的，我辜负了你……勇敢的兹泽拉库……朋友……

女孩强迫自己抬起头，再一次希望兹泽拉库能够活下来……

但随着一声悠远的哀鸣，虚空龙最终化作一片盘旋的能量云霭。卓贡纳克斯只是吸了一口气，就将她的朋友最后的一点痕迹吸入体内。暮光龙发出狂喜的咆哮，身躯巨大到无以复加。

伊丽笛看着这骇人的一幕，内心受到的冲击让她完全忘记了自身的痛苦。但痛苦绝不会轻易放过她，她瘫软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包裹住罗宁和温蕾萨的光球降落在矮人战士身旁的地面上，向外开启。两个人走出光球，光球随后便消失了。

格伦妲跑向那两个人："温蕾萨！法师！谢天谢地！其他人呢？"

罗宁摇摇头："我不知道……不过我看见了伊丽笛和罗姆。"

"罗姆？"女矮人的神情中一下子充满了忧惧，"你是说……"

"他死在了战斗中，最后还消灭了一个龙兽。"

"很有可能是拉斯克。"温蕾萨说。

"他……他应该永远被铭记。"格伦妲说道。女矮人努力压抑自己炽烈的情绪，一时间面孔涨得通红。似乎是想要将话题引开，她又向法师问道："那个德莱尼呢？"

"她应该出来了……"格瑞姆巴托喷薄出的火光照亮了周围很大一片地方，只不过在缭乱的光影中，一切都显得虚幻而凌乱。

就在这时，一阵咆哮让所有人都抬起了头。卓贡纳克斯如同来自地狱的神明降临在这个世界。在火山喷发的光线里，他的样子更是让所有人心生恐惧。

"虚空龙怎么样了？"法师问。

“一道黑光从格瑞姆巴托射出来，一下子就让这头恶龙强大了很多。另外还曾经有一道淡蓝色的光连在兹泽拉库身上，让他也变强了不少，但他还是没有能斗过恶龙……”

“淡蓝色……伊丽笛！她一定在拼尽全力帮助虚空龙！希望她没有受伤……”

但不等罗宁把话说完，卓贡纳克斯已经低头看到了这些渺小的生物。恶龙放声大笑：“看看你们周围这个可怜的地方，享受这最后的时光吧，小点心们……这是你们有生之年能看到的最后风景了……”

法师哼了一声。“为什么他们总要说这种话？”他站到温蕾萨和格伦妲身前，“你们全都散开，我也许还能和他周旋一段时间，让你们来得及……”

“我不会离开你！”精灵女子高声说道。

“矮人从不会在大蜥蜴面前逃走！”格伦妲吼道，她的同袍也纷纷发出支持的战吼。

罗宁没有时间和他们争吵。卓贡纳克斯已经扑下来了。法师迅速回忆着他对龙的一切了解，希望能找到一些合用的手段。他已经耗尽了力量，但就算是在他状态最好的时候，他也没有信心击退这样一头巨兽。

他仍然施放了法术。

白色触须在卓贡纳克斯周围凝聚成形。看上去，它们和撕裂兹泽拉库的那些触须很像，只是结构更加复杂精巧。

它们包裹住暮光龙，纠缠着他的翅膀，另一端则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卓贡纳克斯一边愤怒地咆哮着，一边向地面跌落。

但突然之间，暮光龙全身变得透明。罗宁的魔法罗网继续向下掉落，其中却没有了原先的囚徒。

卓贡纳克斯全身闪烁一下，又恢复为实体。他摇了摇头，继续向下方的凡人们扑过来。

完了，罗宁心中明白，我们都要死了，我甚至没有力气把温蕾萨送到安全的地方……

卓贡纳克斯张开大口。

一阵剧烈的疼痛终于让考雷斯特拉兹动了动，这一阵剧痛来自于一个熟悉的地方。

红龙扬起头，看向自己被黑色水晶箭头伤到的地方。他知道伤害自己的不是水晶……而是藏在那块水晶内部的某种东西。

现在，在格瑞姆巴托内部，远离其他的干扰，他终于能够感觉到这东西。考雷斯特拉兹终于知道它是什么了。

你一直都在找我的麻烦，奈萨里奥的孩子！红色巨龙突然爆发怒火。他的身体剧烈抽搐，猛烈的痛楚再一次涌过他的全身。但他没有向痛苦屈服，这一次，考雷斯特拉兹要保持头脑的清醒。

他遍布鳞片的身躯突然喷射出一小团碎片——大部分属于那块黑色水晶。因为他刚刚的全力施为，这些碎片没有再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但这些碎片中还有一粒比豌豆还要小的金色碎片。

“真是倒霉透顶！”考雷斯特拉兹咆哮一声，“可恶的恶魔之魂！”

抛开其他碎片，他只让恶魔之魂的碎片飘到眼前。小金粒落在他的爪子里，如此细小，却又如此险恶。直到发现了它，红龙才能够感觉到施放在它上面的隐秘法术。

考雷斯特拉兹觉得自己恢复了一些力气，便准备要摧毁这块恶魔之魂的碎片——他将碎片紧攥在爪子里，转头望向格瑞姆巴托山上的混沌烈火，然后伸展开双翼在天空腾起。

希奈丝特拉满心喜悦地看着眼前的情景。她的计划正在一步步实现，她的心愿终于成真。格瑞姆巴托分崩离析，陷入绝对的混乱，这当然没有任何关系。重要的是她的造物已经实现了她的一切盼望，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旦消灭了那些来找她麻烦的害虫，她就将创造出比卓贡纳克斯更加强大的新一代巨龙。

希奈丝特拉俯身查看躺在她脚边一动不动的蓝龙。她的手中还握着一块恶魔之魂的碎片。一切辉煌的未来都将由此成就。哪怕有上百头巨龙攻击她，只要卓贡纳克斯服从她，那些龙都将只有死路一条，就像考雷斯特拉兹一样……就像这头蓝龙一样。

一团金光稳定地环绕在卡雷周围。他没有失去知觉，只是无法动弹。更糟糕的是，他的精华再一次被吸取，而且这一次比以前更加严重。

希奈丝特拉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她运用法术利用邪恶宝物将蓝龙的能量注入到她所指定的目标中。透过恶魔之魂的碎片和已经发狂的黑龙本身，能量化作一道黑光，源源不断地被输送给卓贡纳克斯。

虚空龙已经不复存在，他的精华却没有半点耗散。希奈丝特拉成功地让暮光龙占据了虚空龙的全部力量，变得更加强横。

“完美……”雌性黑龙喃喃地说道，“一切都将成真……”

就在这时，唯一有可能破坏她的疯狂自信的力量突然跳出坟墓，出现在卓贡纳克斯附近。希奈丝特拉冲着死而复生的考雷斯特拉兹发出怒吼。而红龙正在迅速接近她的变异巨龙。

隔着很远的距离，死亡之翼的配偶就透过手中的黄金碎片感觉到了考雷斯特拉兹的爪子里也握着同样一块碎片。这已经脱离了她长久以来的苦心谋划。是的，是她暗中利用自己操控的术士，以另外一种魔法攻击作为掩护将这粒碎片埋入考雷斯特拉兹体内，目的就是为了削弱阿莱克丝塔萨的这个烦人的配偶，让他无法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找她的麻烦。而现在，这个聪明的计策却成了她整个计划中的纰漏。

如果考雷斯特拉兹会主动带上这个曾经对他造成伤害的恶魔之魂碎片，那就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希奈丝特拉明白这头红龙打算干什么，这头红龙一定发了疯，他想干的事情肯定不可能成功。

肯定不可能……

希奈丝特拉向前俯过身子。考雷斯特拉兹和卓贡纳克斯根本无法相比，红龙相比暮光龙简直不值一提。除了继续吸取蓝龙的能量，再用这股能量支持她的孩子，她什么都不必做。卓贡纳克斯会吞噬掉这头红龙，就像吞噬虚空龙一样。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是……那是考雷斯特拉兹……

希奈丝特拉凝视着她的造物，拼命寻找自己计划中的瑕疵……她似乎发现了什么，也许有一个因素将会导致卓贡纳克斯发生改变，让考雷斯特拉兹得到一个机会……

只有虚空龙的独特能量会造成这一点……

雌性黑龙愤怒地尖叫一声，攥紧自己的恶魔之魂碎片，展翅腾空，向她深深憎恨的红龙飞去。

希奈丝特拉的邪恶造物变得异常巨大。也许他和守护巨龙相比还差一点，但他肯定能够和考雷斯特拉兹相媲美，而且现在他的精力显然要比红龙更加强盛得多。

不管怎样，红色巨龙丝毫没有犹豫。他必须非常靠近希奈丝特拉的这个怪物，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如此，他才能使用恶魔之魂的碎片，并希望自己的猜测没有错。在这种情况下，死亡之翼的配偶想要控制这个怪物就只剩下了一种方式，考雷斯特拉兹正希望依靠这种方式来摧毁这个魔鬼般的暮光龙。

这个想法相当疯狂，很可能不会成功，但这是考雷斯特拉兹唯一的机会。他怀疑希奈丝特拉不会在卓贡纳克斯的身上留下这样一个弱点，不过……

暮光龙还没有看见他。考雷斯特拉兹能够感觉到，那个怪物正扑向地面，准备杀死矮人们，还有罗宁和温蕾萨。这让红龙更加快了速度。他猜测卡雷已经死了。卡雷说得没有错，这么多世纪以来，考雷斯特拉兹做过许多错事，伤害了许多人，而现在，就连卡雷也代替他为他的付出了代价。红龙不会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红发法师和精灵游侠的身上——尤其不应该发生在他们身上。

红龙发出洪亮的吼声，试图吸引敌人的注意。

紫晶色恶龙满足了他的愿望。

“红龙……”卓贡纳克斯狡诈而又得意地嘶吼一声，“克拉苏斯或者是考雷斯特拉兹，是么？我感觉得到你强大的力量……你的能量……”

考雷斯特拉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向卓贡纳克斯飞过来。这个魔鬼听起来就像他的创造者一样疯狂。

暮光龙眯起了眼睛：“蓝龙告诉我，你很聪明，但我只看到了一个傻瓜！我会用心品尝你的精华，就像品尝虚空龙那样……”

“难道你宁愿放弃自由吗？”

卓贡纳克斯愣了一下。他盘旋在红龙面前，咆哮一声：“你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把戏？”

“她将一直控制你，迫使你永远向她低头！难道你不愿意摆脱她的控制，尽管你比其他任何龙都更强大？”

“哦，是的，我会得到自由……”卓贡纳克斯全身闪烁了一下，“……但不会是你想要的那样！”

他突然变为虚体。而此时考雷斯特拉兹距离他已经很近了，正以最快的速度向这头暮光龙发动冲锋，想要将恶魔之魂的碎片插进他的体内，结果却从骤然虚化的暮光龙身体中直接穿了过去。

尽管偷袭失败了，考雷斯特拉兹却知道了不少事情。首先，卓贡纳克斯的体内还没有恶魔之魂的碎片。其次，刚才暮光龙全身的那一次闪烁并不属于他变化虚体的过程。实际上，随着这一阵转瞬即逝的闪烁，红龙察觉到卓贡纳克斯的核心中发生了某种改变，这让他想起了另一种力量……一种和死去的虚空龙相似的能量。

红龙有了新的希望。他调转方向，准备第二次尝试。

一股熔岩击中了他的胸膛。考雷斯特拉兹全身剧震，失去了控制，拼尽全力才没有丢掉爪子里的碎片。不过他心中还有另一个声音，问自己这样坚持是否值得。

头脑清醒一些之后，他看到了卓贡纳克斯上方的希奈丝特拉。暮光龙的双眼在黑龙与红龙之间来回转动。考雷斯特拉兹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对那头黑龙的恨意。卓贡纳克斯则小心地隐藏着这种情绪。

“你只不过是来找死，考雷斯特拉兹！”她用嘲讽的语气说道，“想要从我这里夺走卓贡纳克斯根本不可能！”黑龙向前伸出爪子。“他一直都会是我的……就像艾泽拉斯……”

“你的疯狂梦想到此为止了，希奈丝特拉！死亡之翼的疯狂梦想到此为止了！”

如同考雷斯特拉兹预料的那样，提起奈萨里奥一定会让她陷入疯狂。希奈丝特拉伸展开翅膀，盯住卓贡纳克斯。“他已经……”突然间，希奈丝特拉停了一下，“哦，干得好，考雷斯特拉兹！你想让我派我的孩子和你作战，对不对？”黑龙歪过头，“没有回答吗？也许这样能让你开口！”

考雷斯特拉兹忽然咆哮一声，爪子不受控制地抖动起来。他张开了自己的爪子……

他希望能够用在卓贡纳克斯身上的碎片现在变成了一摊液体，滴落下去……考雷斯特拉兹最后的希望也随之流走了。

第二十四章

红龙出现的那一刻，罗宁正在努力让其他人逃走。但温蕾萨显然有另一番担心。

“我们必须找到伊丽笛……”

法师理解地向妻子一点头，这对夫妇便立刻向罗宁最后见到那个德莱尼女孩的地方跑去。格伦妲则指挥矮人战士们组织好阵型，准备迎接一切攻击，哪怕是卓贡纳克斯和创造他的黑龙。

“她应该就在这附近，”法师一边喃喃地说着，一边焦急地搜索周围，“她应该不会有危险……”

眼尖的游侠审视着脚下的地面：“伊丽笛朝这个方向走了。”

“是这样，她在返回格瑞姆巴托。”

温蕾萨带头，他们沿着德莱尼的足迹向前跑去。巨龙正在天空中咆哮，但罗宁只是集中精神寻找德莱尼女孩。此时此刻，天上的事情只能完全交到考雷斯特拉兹手中——爪子里了。

罗宁对自己的导师一直都很有信心。但在眼前这种境况里，他也不知道那头红龙还能做些什么。

“罗宁！”

温蕾萨手指着前方的一片岩石地带……有一个人正倒在那里。他们两个急忙向伊丽笛跑去。他们都担心这个女孩已经牺牲了。

温蕾萨轻轻将女孩翻过来，伊丽笛无力地呻吟一声，眼皮抖动了两下。

“它……还……在天上吗？”

他们知道伊丽笛指的是谁。温蕾萨回答奥：“是的，那个怪物还在天上。”

“暮光……龙……我这样称呼它……”女孩咳嗽了几声，“巨龙的……暮光……全艾泽拉斯的……暮光……”她继续咳嗽着，“也许……”

罗宁注意到牧师语气中的犹豫：“你想说什么？”

“那根法杖……它还在我身边吗？我已经感觉不到它了。”德莱尼女孩感到一阵难过，“我失去它了。我失去了自己亲密的伙伴。”

温蕾萨找到纳鲁的造物对她说：“给。”

伊丽笛努力伸出一只手，抓住法杖，看着杖头的水晶。德莱尼女孩的面色很难看。罗宁想要对她说些什么。突然间，水晶闪动了一下。

牧师盯住罗宁问：“这里还有……还有些东西，但它……它只对你有反应，法师……纳鲁……你有没有……你以前有没有和纳鲁接触过？”

罗宁困惑地看着德莱尼女孩和自己的妻子说道：“我从没有和纳鲁交谈过——如果你指的是这个……”

“但……这支法杖的深处……有某种东西醒过来了……某种我无法感觉到的东西……你一定和什么人接触过，如果不是纳鲁的话……我……不知道……也许这其中的确有些什么……请，你能……你能帮我站起来吗？”

罗宁不太愿意，但温蕾萨只是催促他赶快帮忙。在这对夫妻的搀扶下，伊丽笛勉强站立了起来。

德莱尼伸手一指卓贡纳克斯。这时暮光龙正盘旋在希奈丝特拉附近。而他们三个也是刚刚看到那头黑龙出现。

“情况越来越好了，”罗宁嘟囔一声，“温蕾萨，你和她在一起！我要去看看能不能帮助他……”

但伊丽笛抓住了法师的手臂说：“等等！你不能去！这里有些东西……你需要看一看……”

“看什么？”

“看那里！”牧师突然喊道。

法师顺着德莱尼的目光抬起头，却只看到了考雷斯特拉兹性命堪虞。他转头去看自己的妻子。

温蕾萨眉头一皱道：“我觉得——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那头暮光龙闪烁了一下……”

“‘闪烁？’”罗宁盯住卓贡纳克斯。然后他又向伊丽笛问道，“这很重要吗？”

“感……感谢兹泽拉库……他完全没想到……他做了什么……”德莱尼女孩的表情异常严肃。现在她的状况也非常危险，甚至可以说是生命垂危。“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也许不是……”

“最后一次，辛萨尼亚，”考雷斯特拉兹故意提起早已被这头黑龙抛弃的真名，“我警告你重新考虑……”

“你只是一个笑话，考雷斯特拉兹！我再也不需要容忍你的存在了！卓贡纳克斯……”

暮光龙看上去就像是想要将他的创造者一口吞掉。不过他显然也会毫不犹豫地把这头红龙也吞掉。而现在掌控局势的仍然是暮光龙的女主人，卓贡纳克斯首先要吞噬的当然还是考雷斯特拉兹……这会让他对艾泽拉斯的威胁愈发恐怖。

现在考雷斯特拉兹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和卓贡纳克斯同归于尽。

——如果可能的话。

紫晶色巨龙向红龙扑过来——却没有料到一头蓝龙突然从侧面向他发动了猛攻。

卡雷和卓贡纳克斯相互怒吼，挥爪击打，张口撕咬。蓝龙全身都放射出光芒，可能是他在与暮光龙作战之前已经为自己施加了魔法护盾。

尽管年轻蓝龙在拼死奋战，考雷斯特拉兹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出他实际上是多么衰弱。卡雷和死亡之翼的配偶来自于同一个方向，这让红龙明白了黑龙辛萨尼亚怎么能向卓贡纳克斯注入那么多能量。

考雷斯特拉兹知道，自己应该先解决掉辛萨尼亚，但他不能让卡雷单独和卓贡纳克斯作战。在两难的选择中犹豫片刻之后，他终于冲到虚空龙面前，开始和蓝龙并肩奋战。

他的参战只是让暮光龙发出一阵狂笑：“你们两个都来吧……我只是会吃得更痛快一些……”

他抓住卡雷，将这头蓝龙扔到考雷斯特拉兹身上。红龙没能及时躲开。两头龙撞在一起，发出雷鸣般的巨响。

卓贡纳克斯没有浪费时间，立刻用自己的长尾狠狠抽向两头纠缠在一起的龙。当紫晶色的尾巴打在考雷斯特拉兹身上的时候，暮光龙化为虚体，他的尾巴也刺入红龙体内……

然后暮光龙又还原为实体。

考雷斯特拉兹意识到敌人的企图，他在半空中扭动身体，拼命想要摆脱这条尾巴。

他差一点就成功了。

红龙在剧痛中发出哀号。虽然已经竭力避开要害，他的身侧还是被暮光龙的尾巴割裂开一道伤口。

虽然受创很深，但如果不是卓贡纳克斯迅速又变成虚体，红龙的伤可能会更加严重。这头暮光龙想要杀死敌人，但他不想被敌人的尸体拽下去。

卡雷从口中喷出一团蓝云。这团云朵包裹住了虚幻巨龙，在他的周围凝固成为水晶。

卓贡纳克斯稍稍挣扎了一下，就仿佛被冻结了。但这个“吞噬者”张开大口，立刻就吸光了卡雷施放的魔法。蓝云完全消失了。

吞下魔法之后，暮光龙全身闪烁了一下，再次化为实体。与此同时，他挥出一只巨大的翅膀狠狠击打在卡雷的身侧。

蓝龙急速向岩浆落去。考雷斯特拉兹紧追在后，却被卓贡纳克斯抓住。

“我先吃你！”变异巨龙吼道，“然后再吃掉他！然后……然后就再不会有比我更强的生物了！”

“不管你有多强，她也是你的主人！”考雷斯特拉兹提醒暮光龙。

他感觉到卓贡纳克斯心中升起的怒火。“总有一天……”暮光龙喃喃地说道，“总有一天……她会让我变得足够强大，再不必受她的奴役……我将会统治一切……”

“直到她创造出更多……”

“已经不可能了！那些蛋都毁了！”

“她保护了它们！你知道她会的！”

卓贡纳克斯全身颤抖。他将考雷斯特拉兹扔出去，放声吼道：“我会把你留到最后！我先尝尝蓝龙的魔法！”

就在考雷斯特拉兹努力恢复的时候，卓贡纳克斯扑向了卡雷……但考雷斯特拉兹知道那个怪物并不是真的在追逐蓝龙——现在蓝龙正虚弱地盘旋在喷发的火山上方。

为了尽快验证自己的怀疑，卓贡纳克斯再次化为虚体。

他马上就要碰到卡雷了。卓贡纳克斯相信他会直接从蓝龙的身上穿过去。就在这时，一团金光包裹住了暮光龙。

卓贡纳克斯挣扎着，却无法再前进一步。他向自己的创造者扭过头。

“不要做坏孩子。”辛萨尼亚高举起恶魔之魂的碎片，郑重说道，“我的坏孩子已经够多了……”黑龙伸出一根爪趾指向考雷斯特拉兹。“这是第一个！至于说另一个……”她向卡雷瞥了一眼。现在那头蓝龙已经迫降到格瑞姆巴托山脚附近。“等你干掉红龙之后，他的尸体应该还会剩下一些……”

“是，妈妈……”卓贡纳克斯又扑向红龙。考雷斯特拉兹相信，只要仍然被金光包裹着，这个怪物对他的主人就不会有任何反叛之心。

“只有……只有……一个机会。”伊丽笛努力说道。她看向精灵游侠问道：“你确实看到了？”

游侠点点头。“我看到了。”

“那么，我们必须努力一试。”德莱尼想要凭自己的力量站稳身子，但她的样子很让罗宁和温蕾萨担心。

夫妻二人在牧师身后交换了一个眼神：“伊丽笛，你打算怎么做？”

“我知道如何……如何引导法杖……但……但我已经没有……力量……”德莱尼端详着水晶中微弱的光亮，“但你……你也许能够提供力量……”

“如果能够阻止那个怪物，我会给出我的一切……”

“看！”温蕾萨打断了他们，“她又让那个怪物去攻击红龙了！”

伊丽笛立刻迈步上前，将法杖指向激战中的巨龙。她的身体抖动了一下，喃喃地自言自语。“我立下过一个誓言。”她喘息着对法师说，“现在……我

需要你……”

罗宁来到女孩身边，将一只手放在法杖上。水晶再次闪耀起璀璨的光芒。

德莱尼集中精神……开始祈祷。

卓贡纳克斯再一次进入考雷斯特拉兹体内。红龙竭力抵挡，但他的力量在诸多磨难后被一次次削弱，而暮光龙的力量则正在巅峰。

就在这时，辛萨尼亚发出一声尖叫。一团骤然爆起的强光吞没了考雷斯特拉兹和卓贡纳克斯。

暮光龙又开始膨胀，变得更加巨大和畸形。

“太好啦！”卓贡纳克斯发出一阵喜悦的咆哮。

他撞飞了惊讶的考雷斯特拉兹……转身扑向自己的创造者。就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身体还在继续膨胀。

考雷斯特拉兹努力在空中停稳，又向辛萨尼亚瞥了一眼。

黑龙的爪子被严重灼伤，为她又增添了一片可怕的焦痕。但她仍然紧紧攥着烧灼她的东西……那块碎片。而也正是这块碎片在向卓贡纳克斯灌注越来越多的能量……

不！考雷斯特拉兹心想，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知道通过恶魔之魂碎片注入暮光龙体内的能量来自何处，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向那里看去。

伊丽笛……罗宁正站在那位牧师身边。红发法师现在是法杖的能量来源。至少罗宁应该更明白现在的状况。为什么他们……

“不！”辛萨尼亚向天空喊道，“我不会放弃的！”

考雷斯特拉兹又回头看向黑龙，发现她紧紧攥住的爪子正不断向卓贡纳克斯伸过去，就好像她——或者是那只爪子在不顾一切地要靠近那头紫晶怪物。

突然间，考雷斯特拉兹明白了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也像他一样感觉到了暮光龙身上的那个问题，并且正在努力利用这一点机会。

卓贡纳克斯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创造者身上……但就在距离辛萨尼亚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他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缰绳牢牢牵住了。暮光巨龙明显用尽了全力，却无法再前进分毫。

这是因为她还掌握着那块碎片……只要碎片还在她的手中……

完全不顾自身的安危，红龙用尽全力做了卓贡纳克斯做不到的事情……攻击辛萨尼亚。

如果不是卓贡纳克斯如此逼近那头黑龙，恶魔之魂的碎片持续烧灼着黑龙的爪子，完全吸引了死亡之翼配偶的注意力，红龙的计划本来注定是要失败的。只要辛萨尼亚还控制着暮光龙，这里一切生灵的命运就都被他攥在手心里。

考雷斯特拉兹从下方发动了偷袭，红色龙吻瞄准黑龙的爪子。辛萨尼亚在最后一刻注意到了红龙，但她的反应太慢了。

红龙以自己全部的力量冲向黑龙，用力撞击那只黑色龙爪。

正竭尽全力抵抗烧灼和控制暮光龙的辛萨尼亚再也无法抓稳碎片。恶魔之魂的碎片飞出她的掌心……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和精准飞进卓贡纳克斯的大口中。

“你这个傻瓜！”辛萨尼亚向考雷斯特拉兹吼叫着，伸出长尾卷住红龙的喉咙。疯狂的怒火催动黑龙收紧肌肉，将尾部的鳞刺深深插进红龙的脖子，看上去随时都可能将他的脖子勒断。“我要把你的头扯下来！”

“不……我会扯下你的头……”暮光龙说道。

再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变异恶龙，恶龙立刻扑向了他的创造者。辛萨尼亚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就在卓贡纳克斯抓住她的时候，她还拼命吼叫着：“你是我的！我生了你！你要服从我！”

紫晶怪物凶狠地眯起眼睛说道：“我只服从我自己……我是卓贡纳克斯，万物的吞噬者，当然也包括你……”

他用自己可怕的爪子撕裂了黑龙的肚子。现在他已经有黑龙的两倍大了。在四散迸溅的鳞片和血肉中，辛萨尼亚再次发出尖叫。但她没有显露出恐惧和愤怒，只是从喉咙里喷出一股熔融的岩浆，和下方的火山同样炽烈明亮。

卓贡纳克斯化为虚体。不过他的速度还不够快，身体终究被烧伤了一点。对此，他全不在意，现在他一心只想要杀掉他的创造者。

与此同时，考雷斯特拉兹却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的战友们还不结束掉这场灾难？他们肯定知道现在事情还没有完结！红龙向下瞥了一眼，在火山喷发的光亮中看到引导魔法力量的德莱尼已经跪倒在地，罗宁也显得无比虚弱。

还有一位战友在向他们爬过去。是蓝龙。卡雷显然像考雷斯特拉兹一样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但现在他同样极度虚弱，甚至可能无法帮助他们赢得这场胜

利了。

红龙尽可能快地向下飞去，直到他马上要撞到地面的时候才收住前冲的势头。落地之后，他改换了一副更灵活的躯体——克拉苏斯。

随后，他搀扶着也变成人形的卡雷来到罗宁和伊丽笛身旁。温蕾萨站在丈夫和德莱尼女孩身旁，支撑着他们，让他们不至于一头栽倒。

“必……必须摧毁它……”牧师向克拉苏斯和卡雷说道，所有人都明白她口中的“它”指的是谁。“我们必须……我们必须在兹泽拉库造成的那个弱点上集中力量！我会引导……引导所有的力量！但你们必须将你们的一切力量都给我！”

克拉苏斯明白他们的能量集中起来会为这个女孩带来怎样的结果。卡雷也明白，蓝龙犹豫着说：“不！我不能……”

伊丽笛瞪着他喊道：“你必须！”

红龙法师握住蓝龙的手，将他的手按在法杖上。四个人一同紧握住纳鲁的赠礼。温蕾萨则帮助伊丽笛将法杖指向强大的敌人。

“结束……这一切——”德莱尼女孩命令道。

法杖的光芒淹没了所有人。克拉苏斯、罗宁和卡雷同时闷哼了一声，伊丽笛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一股能量的洪流射向天空……直接击中了卓贡纳克斯。

在竭尽全力给出能量的同时，克拉苏斯想起这个让他们赌上一切的计划其实也和温蕾萨有关。正是精灵游侠亲眼见证了泽恩达瑞法杖的能量摧毁了牢不可破的恶魔之魂。这一次，暮光龙相信恶魔之魂的碎片安全地藏在他的肚子里，但同样的机会依然存在。

而且，那块碎片必须在卓贡纳克斯的肚子里，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

“他又开始闪烁了！”温蕾萨喊道，“这是不是表明……”

“这不表明任何事，除非那块碎片也被摧毁！”罗宁回应道。

卓贡纳克斯的身体突然开始扭曲、颤抖并暂时出现了分散的趋向。他显然是在竭力摆脱体内的痛苦。

就在这时……一团金光从卓贡纳克斯的体内短暂地爆发出来。暮光龙连声哀号。他忘记了辛萨尼亚，一双眼睛只是盯住了地面。

克拉苏斯一言不发地从地上跃起，在距离同伴们足够远之后立刻开始变身。考雷斯特拉兹冲上天空。现在他无论如何都不敢让这个怪物靠近自己的同伴。

卓贡纳克斯全身都在剧烈地闪烁着。看上去，他必须集中全部精神才能保持自己的形体。暮光龙瞪着考雷斯特拉兹，眼睛里充满怨毒。

“你……我会慢慢吞噬你，享受你的痛苦……”

考雷斯特拉兹打断他叫道：“她要逃走了！”

卓贡纳克斯立刻做出反应。他向正在远去的辛萨尼亚转回身——全身又闪烁了一下。

“真是麻烦……”巨大的恶龙回头瞥了考雷斯特拉兹一眼。红龙坚定地和他对视。

卓贡纳克斯疯狂地咆哮一声，恶狠狠地瞪视红龙……然后转头向辛萨尼亚追去。

黑龙的伤拖慢了她的速度。死亡之翼的配偶只飞到了格瑞姆巴托上方，就被卓贡纳克斯抓住了。

“放开我！”黑龙喊道，“放开……”

卓贡纳克斯的利爪钳着她的躯干和翅膀，同时暮光龙的身体还在不停地闪烁。辛萨尼亚终于流露出恐惧的表情。

“放开我！我……”

但“吞噬者”只是发出阴沉的笑声。“终于！”他喊道，“我终于能摆脱你了……”

卓贡纳克斯的身体再次闪烁，这一次，他变得像太阳一样明亮。

他体内的能量在焚烧他和辛萨尼亚。

最后一块恶魔之魂的碎片向他提供了强大的能量，但这块碎片在他的体内被摧毁，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让卓贡纳克斯身体结构中的那一点不稳定性开

始急剧增强。这种不稳定在他之前的那两头虚空龙身上也存在，只是没有发展到致命的程度。

辛萨尼亚吃力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她的吼声中依然没有恐惧，只有愤怒。考雷斯特拉兹几乎可以肯定，这头黑龙的最后一眼是在看他，或者那可能只是猛烈的火山爆发中夹杂的一点闪光。

而爆发的火山此时又发生了剧变——红龙难以置信地看到，刚刚从格瑞姆巴托喷涌出的灼热熔岩突然落了回去，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将外界的一切吸回到这座大山深处，诸多穿透山壁奔涌而出的熔岩河流也在向着山脉倒流。

这场火山爆发是被她的力量激发的……没有了她，大地的能量便收缩了回去，因为这场爆发本就不应该发生。黑龙的魔法让红龙感到惊愕。他不由得开始怀念那个古老的时代，那时黑龙曾经是这个世界的朋友和盟军，而不是威胁。

但那段岁月早就过去了。实际上，我们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吾族的暮夜……

考雷斯特拉兹甩掉这样的想法，转身返回，降落到其他人身边……此时他却看到了他最担心的事情。

大家都环绕在德莱尼周围。女孩躺在地上，手中仍然攥着法杖。法杖还闪烁着微弱的光亮，但考雷斯特拉兹无法辨别这股能量来自于谁。

卡雷向女孩俯下身，双手悬在她的面庞和心口上。蓝龙看起来非常不安。考雷斯特拉兹立刻变成克拉苏斯，同时他听到蓝龙正喃喃地呼唤着一个名字：安薇娜。

红龙法师伸手按住卡雷的肩膀悄声说道："抱歉，那个奇迹，她也只能有一次。现在安薇娜只存在于你的心里了。"

"我希望她还能再救救伊丽笛……"

"命运不是这样安排的……"

尽管克拉苏斯尽量压低了声音，却还是被德莱尼女孩听到了。她睁开眼睛，转向红龙法师。

"结……结束了吗？"

"是的，伊丽笛。"克拉苏斯跪倒在女孩身边，"不要说话，我们还有机会，我带你去见我的女王，她一定能救你……"

伊丽笛咳嗽了一声。“不……我……我的任务……在这里就结束了……”牧师露出微笑，“兹泽拉库……因为他，我们才能赢得胜利……”又是一阵咳嗽，这次更加剧烈，然后她继续说道：“艾泽拉斯……艾泽拉斯是一个……充满了奇迹的世界……但我想念……我发现我还是很想念外域……虽然……虽然那里有那么多战争……那里……我想……我想要……”

女孩的声音越来越弱。她的头向旁边一歪，双眼仍然没有闭上。她手中的法杖掉落下去。

纳鲁的赠礼“当啷”一声落在地上，其中最后一点光亮永远地消失了。温蕾萨看着那件宝物。法杖在她的眼前渐渐枯萎皱缩，就像是一个生灵突然失去了生命。只是片刻之间，地面上就只剩下了一道法杖形状的灰色粉末。

四个人默默地肃立了一段时间，哀悼这位德莱尼，铭记她的牺牲。

“我们要把她埋在这里吗？”罗宁终于打破了沉默。

卡雷伸手抱起女孩，声音颤抖着说道：“不，我会带她回家。她应该回去。”

克拉苏斯知道蓝龙打算去哪里。不禁问道：“这样做明智吗？玛里苟斯会允许吗？”

“无论我的君王是否允许，我都会带她去外域。这是她的心愿。”蓝龙将伊丽笛抱在臂弯里，开始变身。他张开双翼，向罗宁和温蕾萨低下头。“能遇到你们两个是我的荣幸……而且我非常羡慕你们。”然后他又向克拉苏斯说道，“我现在有一些理解你了。我不完全赞同你的所有决定，但我理解你为什么会那样做……”

克拉苏斯向蓝龙一鞠躬：“她将永远为你骄傲，卡雷苟斯。”

“我还是愿意你叫我卡雷。她喜欢卡雷这个名字。”

“那么，一路顺风，卡雷……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蓝龙飞向黑色的天空，在三个人的头顶上盘旋了一圈，就向远方飞去。克拉苏斯知道他的目的地是通向外域的传送门。

这时，格伦妲和她的战士们走了过来。女矮人用手中的战斧向三个人敬礼，然后对罗宁说：“我已经向大家说明了原委。”犹豫一下，她又说道：“至于那些迅猛龙……我不清楚它们的情况。”

罗宁笑了一声：“这件事我会处理。现在格瑞姆巴托已经安定下来，它们应该可以继续快乐地生活在恐龙岭，不会再去骚扰米奈希尔港了。没有了冲突，一切都会恢复平静的。”

格伦妲哼了一声：“我可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打算……那座该死的山真的安静了？那些完蛋的家伙真的是这座山里最后的邪恶了？”

“这件事还要继续观察，”克拉苏斯插口道，“不过死亡之翼的野心至少暂时是终结了。辛萨尼亚灭亡之后，保护龙蛋洞室的法术也将失效。回流的熔岩会将它们彻底摧毁。”

“那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格伦妲做出结论，然后她又稍有些犹豫地说道，“我们会在明天早晨返回到族人之中，向国王报告情况，颂扬牺牲的战士……尤其是罗姆。”

克拉苏斯一皱眉道：“请转告你们的国王，红龙会铭记你们的牺牲，包括你们的老战友。”

格伦妲眼睛一亮：“这对于他的一生会是很有意义的注解……”

红龙法师转向罗宁和温蕾萨问道：“你们会尽快回到你们的孩子身边，对不对？”

法师和游侠点点头。罗宁回答道：“我们会休息一下，直到天亮，然后我应该就能带我们回去……在家里稍微停留一下，我就要返回达拉然了。”

红发法师没有再多说什么。他的表情似乎是在告诉克拉苏斯，关于那座有护盾的魔法城市中到底有些什么计划，他是不会告诉红龙的。

“你们自有你们的决定，”克拉苏斯对这对夫妇，尤其是对罗宁说道，“我只是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还有……还有你们给予我的友谊。”

“我们永远都是朋友。”温蕾萨说。

克拉苏斯积聚起力量，施放出一个法术。“作为朋友，请允许我为你们做一件事……”

法师和游侠消失了。

“他们已经回到他们的孩子身边去了。”红龙法师对目瞪口呆的格伦妲解释说，“让我再休息一下，我也许还能将你们也送走……”

但矮人们全都摇了摇头。他们的指挥官带着一点忧虑的笑意回答道："如果你不介意，大师，我们这些大地的种族还是更愿意脚踏实地地行军！"

克拉苏斯微微一笑。"当然。大地之于你们就像天空之于我。我非常了解。"他从格伦妲面前退开一步，"那么，我要走了。愿你们的战斧永远锋利，你们的隧道牢不可破……"

铜须矮人们单膝跪倒。克拉苏斯变化回自己的真身。考雷斯特拉兹最终向矮人们点头致意，随即便飞上天空。

到了半空中，克拉苏斯没有转头离开格瑞姆巴托，反而向那座大山飞去。他越过满目疮痍的高山，不由得心中又是一阵惊叹。尽管刚刚经历过辛萨尼亚制造的火山喷发，格瑞姆巴托看上去却仿佛没有多少改变。

这个地方没有被摧毁。它永远都无法被摧毁。

红龙竭力集中起精神，想要确认自己刚刚向矮人们做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尽可能查看格瑞姆巴托内部，只感觉到一片空虚，以及多少个世纪以来在这里凝聚不散的邪恶。

至于那个存放龙蛋的洞窟，他在那里只感觉到了一片废墟。就像他说的，没有了辛萨尼亚，那里便失去了保护力量。也许会有一两颗龙蛋幸免于难，但包裹那些龙蛋的麦亚提斯也不足以保全它们了。卓贡纳克斯是最后一头暮光龙。

考雷斯特拉兹转向自己的家园。他也很想念自己的家人。该回去休息一段时间了，然后他还要继续对艾泽拉斯永世不变的守护……

在他的身后，格瑞姆巴托寂静无声……就像死了一样。

但在这座恐怖高山的深处，在辛萨尼亚未曾涉足的地方，那里并非是完全的寂静。在阳光永远无法到达的洞穴中，一个巨大的影子终于有了动作。入侵者们都离开了，现在可以安心开始了。

他的周围聚集着许多龙蛋。辛萨尼亚以为这些龙蛋一直安放在她的特殊洞穴中。那头被诅咒的红龙则相信这些蛋都被摧毁了。而这座大山深处有许多地方可以隐藏它们，许多地方能够保持它们的活力，直到万事俱备。

你曾经是一个很有用的傀儡，辛萨尼亚，他心中想道，你被引诱到这里，在这个特别的地方，你迫不及待地要完成一个你以为是属于自己的梦想！嫉妒和憎恨让你轻易就受到我的控制，成为我最强的工具，是的……从你的错误中吸取了经验，我知道了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死亡之翼发出一阵狂笑，这是他对于自己那个曾经的配偶唯一的哀悼。她很听话，为死亡之翼做了不少事，尽管最终还是被那个该诅咒的考雷斯特拉兹干掉了。死亡之翼和那头红龙有很多账要算。

疯狂的大地守护者不再去想那个古老的宿敌，转而开始迫不及待地玩赏起那些龙蛋来。卓贡纳克斯是一个很有趣的造物，只不过他的身体还存在瑕疵。死亡之翼的配偶选择了一种很有趣的试验方法。不管怎样，死亡之翼明白辛萨尼亚在什么地方犯了错。暮光龙——这真是个合适的名字，死亡之翼很想要感谢那些在洞窟中回荡，传入他耳中的声音。死亡之翼的暮光龙将是完美的，将完全属于他。

既然所有人都以为大地守护者死了，死亡之翼便有了充分的时间“孵化”他的伟大愿景……可以从容不迫地消除掉他的孩子们的瑕疵，解决他的配偶犯下的错误。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他在做什么——就算是考雷斯特拉兹也不行。他的计划将顺利实施，直到一切无可挽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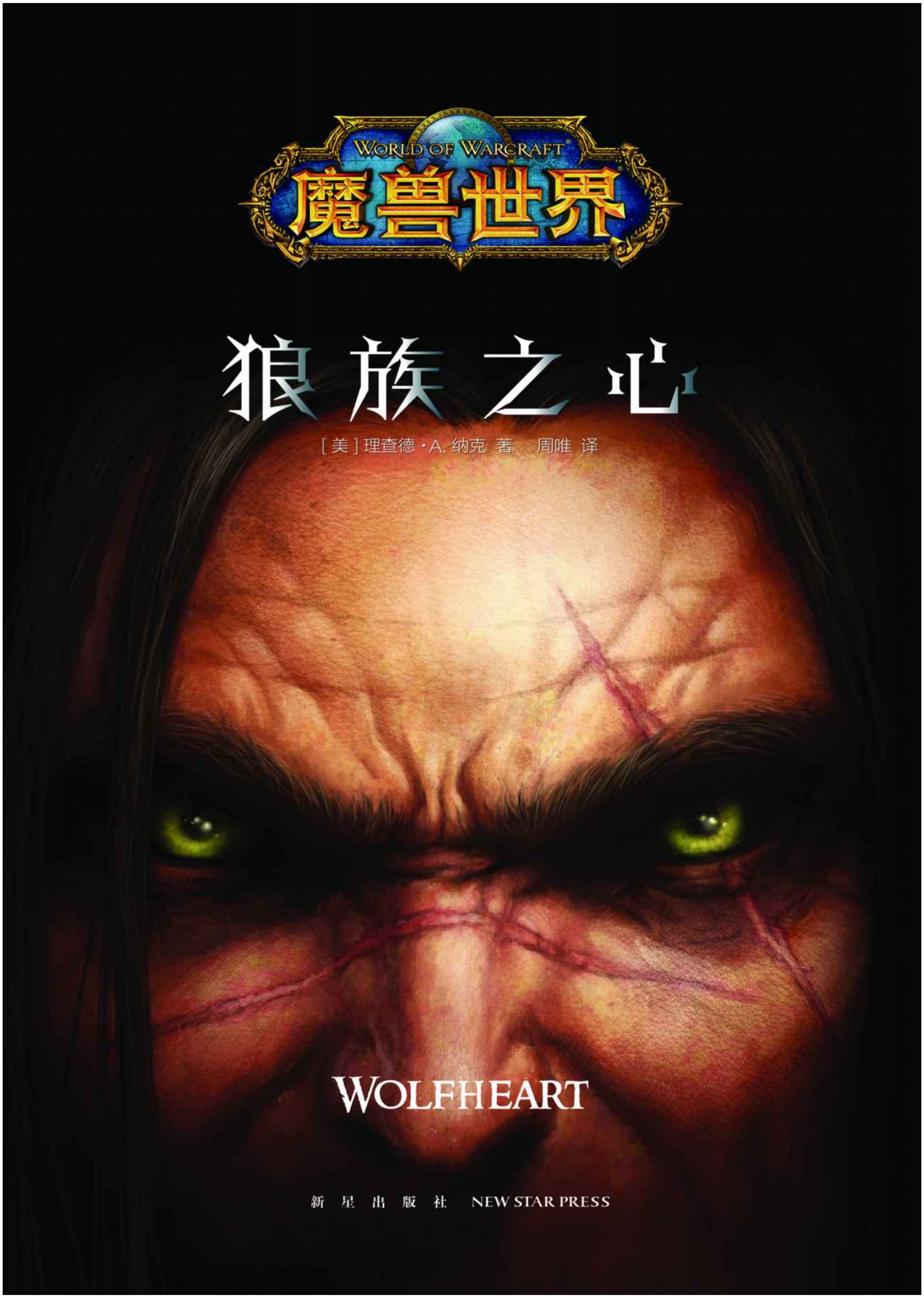
巨龙之日结束了，死亡之翼心中想着，对不再遥远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巨龙之夜即将降临艾泽拉斯……在午夜时分，一切旧龙族都将被扫除干净……然后新的黎明就会到来……

那是属于我的新世界的黎明……

关于作者

理查德·A.纳克是《纽约时报》评选出的奇幻文学畅销作家，也是参与《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创作的著名作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已创作了超过五十部长篇小说和众多短篇小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被魔兽玩家奉为经典的《上古之战》三部曲。

除创作《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外，理查德·A.纳克还参与撰写了多部游戏背景小说，其中不乏《龙枪》系列的《修玛传奇》、《暗黑破坏神》系列的《血之遗产》等广受赞誉的作品。时至今日，上述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并深受玩家喜爱。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狼族之心
[美]理查德·A. 纳克 著　周唯 译
WOLFHEART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狼族之心

作者：【美】理查德·A.纳克

译者：周唯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2-01

ISBN：978-7-5133-3293-4

目录
CONTENTS

致全球各地的冒险者们……

我要再次感谢那些一直为这部小说和我之前的作品提供专业背景知识的人。感谢出版总监米克·尼尔森和资深游戏编剧詹姆斯·沃，以及伊夫林、肖恩、汤米、约书亚、乔治、吉娜和暴雪娱乐其他提供过帮助的人们。也要感谢格伦·莱恩绘制的精彩封面！

我要感谢所有为《魔兽世界》工作的人，他们为使《魔兽世界》最终成为一款线上游戏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你们可能身在幕后，但如果没有战壕中的你们，成功便无从谈起。

当然，我要感谢克里斯·梅森的创意指导，也是他带我走进了艾泽拉斯这个世界。

感谢西蒙与舒斯特公司的两位工作者——埃德·施莱辛格和安东尼·齐卡迪，是他们帮忙指导了整个出版过程。

最后，感谢所有仍在艾泽拉斯冒险的人！

——理查德·A.纳克


灰谷战事图
费伍德森林
佐拉姆加前哨站
地精伐木机目击点
部落侵入点
信使遇袭处
部落侵入点
哈德里莎的哨站
决战地
银翼哨站
石爪山脉

导读

与《浩劫：灾变的前奏》一样，《狼族之心》也是接续资料片《巫妖王之怒》和《大地的裂变》之间剧情的小说。如果说《浩劫：灾变的前奏》侧重于世界产生的变化和灾难的前兆，《狼族之心》则将其侧重点放在了联盟内部的矛盾及与部落的紧张关系上。

人类七国之一的吉尔尼斯在二次战争结束后退出了联盟，修建起坚固的格雷迈恩之墙将自己的国土与外界隔绝。但当国王吉恩·格雷迈恩坚决执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内忧外患不断消耗着这个国家的国力。被遗忘者的威胁和狼人的诅咒让吉尔尼斯人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国土，向曾被他们抛弃的联盟求援。

尽管暗夜精灵接纳了吉尔尼斯人，并教授了他们控制狼人诅咒的方法，瓦里安国王却对吉恩在第二次战争结束后离开联盟的行为耿耿于怀。

在难以战胜的强敌面前，新旧盟友的团结至关重要……

除了主要角色的活跃以外，本书穿插了安度因·乌瑞恩与维纶开始接触的线索，为年轻的王子日后种种经历埋下伏笔。而上古之战后从暗夜精灵社会中消失的英雄加洛德·影歌和他失去了猎物的姐姐玛维·影歌亦成为引导本书故事的重要配角。

本书所围绕的“狼”，既是变成狼人的吉恩·格雷迈恩和其子民，也是受到狼神戈德林赐福的瓦里安·乌瑞恩。曾以角斗士洛戈什为名在角斗场中活跃的瓦里安，将在本书的故事中真正领会狼神祝福的意义。

——编者

序章

两排绿色皮肤的战士正奋力拖曳绷紧的粗绳，将一只装有滚轮的巨大笼子缓缓拉上宽阔的斜坡，运向舰队中的最后一艘航船。尽管诺森德的寒冬亘古不变，这些壮硕的兽人仍因辛苦的劳作大汗淋漓。每拖动一次绳索，他们那下颌宽大的脸庞便随之扭曲。

手执火把和武器的卫兵站在斜坡两侧，他们坚毅的棕色双目注视的不是劳工，而是那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笼子。这只立方体结构的牢笼被山羊皮缝制的巨大篷布牢牢盖住，严密无缝，令人猜不透里面装着什么货物。

不过，单从兽人亲自搬运货物这一点看，还是有一些线索可寻的。这港口虽然荒凉，却仍有不少可以代替兽人运货的强健役畜，譬如头上长角如同蜥蜴的科多兽，甚至还有三头平日里被用于运送骑手的猛犸象。而此时，这些动物不仅没有被用于劳作，还被驱赶到远离码头的地方。即便如此，它们却不安地来回走动着，科多兽鼻孔翕动，猛犸象挥动长鼻，所有动物都往舰队的方向看去。

北风越发凄厉地呼啸，转瞬间凝聚成狂躁的风暴。诺森德永远只有一种天气，那就是暴风雨。但暴风雨也分为不同的等级，此刻，冰冷的海水骤然翻起巨浪，码头随之震颤，船只剧烈摇晃，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

一些船只的舱室深处传来可怕的咆哮与撞击声，甲板上的船员迅速冲向通往底舱的舱门。经验丰富的水手和战士们个个面色严峻、焦虑难安。

最后一艘船也在摇晃着……通向岸边的梯板也随之歪扭，朝一侧倾斜，将几个受惊的卫兵狠狠摔出，劳工们也乱作一团。

笼子晃动起来。千钧一发之际，坡道上的兽人们阻止了笼子的掉落。然而，就在他们护住笼子的刹那，笼子内部开始震动，一阵与方才船舱里的声音相同、却更显低沉的咆哮回荡在阴冷的港口。笼子里的东西开始撕扯篷布。

港口的卫兵冲了上来。那些横跨在梯板上的人们正极力维持平衡，其中一人脚下一滑，栽进了码头与航船间冰冷的海水之中。

岸上，舰队上尉布里宁——一个身上刺着诸多记录其航海历程的文身的独眼老水手，正朝着梯板狂奔而来，他高声喊道：“把那个笼子扶正！别让它掉下来！准备好武器！药粉在哪儿？要是那笼子有什么损坏——”

缠成一团的篷布下，笼子咯咯作响。尽管火炬的光芒在肆虐的狂风中越来越黯淡，难以照见里面的动静，但那令人头皮发麻的金属扭曲声足以让布里宁保持十足的警惕。

“往前刺！快点儿，你们这群废物！往笼子右边！”

两名卫兵凑近了些，他们若不是比别人更莽撞，便是更愚蠢。从布里宁所在的角度望去，他难以看清接下来发生的所有事情，但也足以看个大略。

站在最前面的兽人用长矛戳了戳笼子，顷刻之间，有什么东西钩住了他的武器，将他连人带矛从篷布的裂口拽了进去。

与此同时，第二个兽人本能地冲上前，援救他消失的同伴。

一个粗大的东西从篷布裂口处猛地伸出。

兽人意识到危险时已然太迟。他被从梯板上一把拽起，仿佛根本没什么重量，他的同伴们还未来得及救援，那巨手就已将卫兵的身体击得粉碎——连骨带肉，和着一身铠甲。鲜血溅了后面的人一身。

巨手扔开了兽人的残骸，缩回盖着篷布的笼子中。忽然，笼子里传来了第一个战士的号叫，显然他此刻还活着。

手执长矛的兽人们迅速冲上前去，布里宁也加入了他们。两名卫兵挤上前，但船长知道为时已晚。

尖叫声回荡在诺森德港口，几乎让他一下子停住了脚步，那号叫中带着的恐惧令人肝胆俱裂。很少有什么能撼动兽人的意志，更不用说在他们心中引起恐慌。但为了抓住这个俘虏，兽人们已经付出了超过其承受能力的巨大代价。

一记恐怖的挤压声令那尖叫戛然而止。站在裂口处的兽人被一股不明液体喷得后退了几步。紧接着，一阵难闻的恶臭传出，直冲兽人们的鼻腔。

“长矛！长矛！”布里宁边走近边吼道。船长抬起头来，在火炬的光芒中看清了篷布上的裂口和被折弯的铁栏杆。栏杆被锻造得很结实，那头巨兽即便用尽全力，也只能将它拉开分毫。但对于那两名卫兵而言，这已经足够不幸了。

“药粉在哪儿？”布里恩问道。

终于，另一个兽人带着一只拳头大小的粗麻袋冲了上来。他用一块粗布掩住口鼻，将另一块递给布里宁，后者用两根绳子绑住粗布，将它拴在自己脸上。这面罩只不过是一个防护措施，麻袋里的东西应该不会落进布里宁的口鼻，但没必要冒任何风险。

船长本想让另一个兽人完成这项任务，但他还是亲自拿起了麻袋。旁边的笼子中，那令人作呕的撕扯声仍然不绝于耳。

“掩护我！”船长站定后，仔细观察着那道裂缝。尽管多年以前，他在卡利姆多与普罗德摩尔上将指挥的联盟军队作战时失去了一只眼睛，布里宁仍以自己专业的瞄准技能为豪。

这个面带伤疤的兽人在面罩后深吸了一口气，而后将麻袋朝裂口扔去。

此刻狂风怒号，布里宁一时间担心麻袋会完全偏离目标。然而，它只是在裂口边缘擦了一下，便掉进了昏暗的笼子。

过了一会儿，船长听见一阵轻柔的砰砰声。笼中的野兽疑惑地咕哝了一下，接着咀嚼声再次响起。药粉发散后的烟雾熏得人想流泪，但这对兽人们来说不足为虑。很快，大风就吹散了那逸出的一缕粉雾。

盖着篷布的笼子里，有什么沉重而潮湿的东西掉了下来。布里宁知道这很可能是那卫兵的残骸。尽管如此，这声音还是给了船长一些希望，让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篷布之下的动物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咕噜声。突然间，笼子剧烈摇晃，一个巨大的身影猛地撞向弯曲的铁栏杆。篷布裂口附近传来浊重的呼吸声，但透过裂缝却什么也看不清。

那呼吸渐渐变得疲惫。兽人们踉踉跄跄，但都侧耳聆听。

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撞击声。笼子颤动着，差点儿又要滑向别处，全靠二十几个兽人拼尽全力才阻止了笼子的移动。

布里宁等人又紧张地等了一会儿，没再等到新的动静。船长小心翼翼地走近笼子，壮着胆子戳了一下篷布。

什么也没有发生。布里宁松了一口气，转而对其他人说道：“把这东西装上船，把那些铁栏杆掰直，再找点儿东西把那窟窿补上！你们最好确认一下萨满准备的草药合剂是否充足，随时撒一包在那东西的食物上！到了海上要是再来这么一出，我们可受不起！”

兽人们开始遵令行事。船长用目光描绘着其他船只的轮廓，每艘船都装载了这样一只笼子。新任大酋长加尔鲁什已经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项任务。布里宁等人也从未计较过代价，他们随时准备为战歌远征军的传奇督军献身。加尔鲁什史诗般的壮举在部落中广为传颂，而且，他曾担任将族人们从囚笼中解放的兽人领袖萨尔的顾问，他的父亲是已故的格罗玛什·地狱咆哮。

是的，无论已有多少人为之牺牲，无论在船队抵达目的地之前还会有多少人为之死去，对于布里宁他们来说，这都是值得的。部落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它生机勃勃、斗志昂扬，这正是灾变后的艾泽拉斯所需要的。那些长久以来统治着这世界的人早已腐朽衰败，软弱无力。而部落——尤其是兽人们——最终会占据更加富庶繁茂的土地，他们不仅要求生存，还要最终实现他们应有的繁衍壮大。

在近来发生的大灾变中，加尔鲁什让他的子民们坚信，属于兽人的伟大时代即将来临。世界已经分崩离析，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这块剧变后的大地。

船员们终于装好了最后一只笼子。布里宁看着他们封住船舱。他们储备了足够多的安眠粉，也预备了别的管束那东西的方案。但这位老兽人还是希望这趟航程早日结束。

他登上甲板，大副向他敬礼。“一切准备就绪，船长！只等您发令，我们就可以起航！”

“那就出发吧！”布里恩低吼，“越早把这批货带给加尔鲁什，它就能越早变成联盟的麻烦……”

另一个兽人赞同地呼噜了一声，而后转过身，高声传达布里宁的命令。航船很快便驶离了码头。

狂风疾转，雷霆轰鸣，风暴欲来，这对舰队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了。但在船长看来，和部落的敌人将要面临的境况相比，这场风暴无足轻重。布里宁凝视着翻涌的幽暗海水，憧憬着舰队的目的地，想象着这批被加尔鲁什掌控的货物将会做些什么。

一时间，布里宁几乎有些可怜那些灰谷的守卫者和暗夜精灵了。

但他们只不过是暗夜精灵罢了……

第一章

泰兰德·语风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再完好如初了。那头名为死亡之翼的黑色巨龙已彻底改变了艾泽拉斯的面貌，其方式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大分裂[1]——令这个世界唯一的大陆四分五裂的事件——更加骇人。高阶女祭司泰兰德曾亲历那场一万年前的史诗事变，却从未想过自己将再度面临如此严酷的考验。

在少数不大了解泰兰德的种族的人眼中，这位暗夜精灵及肩的幽蓝长发令她看上去不过二十岁出头，不像是经历了万年的漫长岁月。她闪亮的银色双眸充溢着源自阅历的智慧，而过去历经的重重磨难，也在她的优雅的眼眸旁烙下了隐约的细纹。

此刻，泰兰德正漫步在草木繁茂的神殿花园中。作为达纳苏斯的中心——尽管从地理位置上看，花园位于中央偏西——它由几座大小不一的岛屿组成，岛上被葱郁的奇花异草覆盖。满月之光朗照其中，仿佛格外垂青于她。但这对于泰兰德本人和与她巧遇的人们来说都不足为奇，毕竟对熟悉她庄严的人们来说，这正是日常光景。

泰兰德曾想，或许换个环境会更有助于思考，能让她为自己肩负的重任理出头绪。作为高阶女祭司，她常去达纳苏斯最南端的月神殿中冥思，从艾露恩女神——她也常被称为月神——那儿寻求指引与安宁。然而，这次即便是在沐浴着永恒月光的艾露恩姐妹会圣堂中——有人将此处誉为“艾露恩之心”——泰兰德仍觉得心神不宁。于是，她来到这方宁静的神殿花园，希望在此获得新的启示。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神殿花园比月神殿更能彰显艾露恩的精魂，但泰兰德此刻的心绪却依旧难以平复，她抑制不住自己对即将召开的高层会议的担忧，和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他们既是伴侣也共同执政——的顾虑相同，她不确定这次会议能有多大价值。

如今，联盟将要面对的部落已不再由看似进退两难、却仍愿为了双方利益极力斡旋和平的萨尔领导。新任大酋长加尔鲁什更加野心勃勃，他觊觎着灰谷广袤的林地，并加紧了侵占的脚步，但即使那里被他的战士们收入囊中，他也不大可能就此罢手。

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更为关切艾泽拉斯土地上的生灵，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但他竭力维护着联盟的团结。玛法里奥和泰兰德都很清楚，联盟的未来不能也不会仅系于他一人，是时候找出那些能为联盟的未来倾注更多心血的人选了。两人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之一，也是想看看是否有人能在会谈期间脱颖而出，带领联盟在新的世界里前行。

但是，任何联盟成员的缺席，都会让这场会议变得毫无意义。现在还有几位重要人物未对是否参会做出答复，如果他们不到场，会议就难以达成共识。

泰兰德在漫步时遇见了其他几位女祭司，她们身着与她的装束别无二致的无袖银色长袍，纷纷向她鞠躬致敬。尽管泰兰德身上的饰品甚少，也没有佩戴任何高级女祭司的标识，人们还是将她认了出来。她微笑着向女祭司们颔首致意，但由于被幽暗的思绪苦苦缠绕，她很快就忘记了这次邂逅。

“灭世者”死亡之翼的狰狞面目和斑斑恶行在泰兰德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想到死亡之翼还将继续作恶，她就心跳加速、血脉贲张，忧虑得近乎窒息。

“这次会议必须有所建树，”泰兰德心想，“这是拯救世界的唯一机会。如果此时还想不出任何对策，一切就都太迟了……”

然而，泰兰德和玛法里奥还未收到联盟中三位重要成员的回信，其中包括暴风城……如果暴风城缺席，那么——

环绕在泰兰德周围的光芒渐渐变得眩目。

神殿花园消失了。

泰兰德·语风跌跌撞撞，好不容易站稳了脚。她睁开双眼，新的景象映入眼帘——这里不再是暗夜精灵的都城达纳苏斯，而是荒僻偏远的卡利姆多大陆。刹那之间，她竟被送去了数百里之外的地方。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里正进行着战争。泰兰德闻到了熟悉的尸臭味，放眼望去，亡者遍野，尸积如山。

从一些残破的树干可以看出，这里是一片罹于战火的原始森林。正当泰兰德极力让自己恢复冷静时，她忽然意识到，眼前的一切都似曾相识，很难说这种感受是源于脑海深处的记忆，还是来自艾露恩的启示。

恍然间，泰兰德置身于艾泽拉斯与燃烧军团的第一次激战之中……这场战斗发生于一万多年前的上古时代，并最终导致了大分裂，使得暗夜精灵的都城辛艾萨莉和他们的力量源泉永恒之井沉入水底。燃烧军团意欲将艾泽拉斯的生灵屠戮殆尽，而颇为讽刺的是，他们正是在暗夜精灵自己的女王艾萨拉的帮助下，险些实现了这一可怕的目标。

恶魔们蜂拥向前。由炽热的地狱火充当先锋，浩浩荡荡的恶魔守卫和地狱犬跟在这些巨大的构造体后，前者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后者是齿露寒光的猛兽。庞大的部队中还包括其他种类的恶魔。燃烧军团的铁蹄蹂躏着这片沃土，却与暗夜精灵记忆中的历史全然不同。他们触碰的一切，都在一片恐怖的绿色火焰中灼灼焚烧。

泰兰德苦苦找寻着应在此地的守卫、她的子民和为阻止艾泽拉斯毁灭而出手相助的盟友们，但他们都杳无踪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股邪恶势力了，艾泽拉斯也好，整个世界也罢，注定在劫难逃……

忽然，一声怒嗥划破天际。希望陡然从女祭司心中冉冉升起，她认出了那声直击她灵魂的嗥叫。

恶魔们也不由得为之战栗，因而停顿了片刻。随后他们发出了整齐如一的巨大咆哮，继续冲上前去。

另一边，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地平线上升起，泰兰德向这身影走去。

狼神身形巨大、雄伟庄严，浑身纯白的毛发闪耀着光泽，令人瞩目。巨狼再次发出嗥叫，这一次，它身后有无数嗥叫应声而起。

“戈德林……”泰兰德喃喃自语。

艾泽拉斯被泰坦重塑后，一些超凡的生物就一直守护着世界，譬如被泰坦钦点的龙族，以及艾泽拉斯自身孕育的诸多精魂和半神，它们生而不朽，却并非不死不灭。在上古之战以前，这些保卫者们从未面临过燃烧军团这般恐怖的威胁。无数巨龙为之殒命，亦有无数精魂和半神死于最后的战役。

戈德林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泰兰德眼前血腥的一幕却并非真实的历史。她终于明白，尽管她本能地为自己的世界和这头想要再度保卫它的巨狼担忧，艾露恩选择向她呈示这一危急的情境，一定是要传递什么讯息。然而泰兰德尚未领会其中奥义。是要她目睹戈德林再一次牺牲吗？

几个恶魔冲向戈德林，狼神发出了挑衅的嗥叫。但当袭击者们靠近时，又一阵嗥叫响起，一群巨狼从戈德林身后的空地跳了出来，遍布原野。这群皮毛光亮的猎手们已经开始追捕各自的猎物了，尽管它们并不如大多数恶魔高大，却有着无与伦比的勇猛与决心。

两股势力激烈交锋。擅用武器的恶魔们挥舞着刀刃与战斧，张牙舞爪而来。乍看之下，狼族似乎只有牙齿和利爪可堪使用，但它们的灵敏和迅捷却是无可匹敌的。狼群在恶敌之中左冲右突，一有空隙便猛扑上去撕咬缠斗。

戈德林站在队伍最前方，嘴里衔着一只恶魔卫士，利齿刺穿了恶魔的身体。当恶魔卫士的残骸落下时，一阵绿色的火焰喷薄而出。与此同时，戈德林的利爪将另一个敌人碾得粉碎。

一个挥着战斧的恶魔刚刚劈死了一头巨狼，便被两匹狼扑倒在地。狼群撕扯下恶魔的手臂，掏穿了对手的喉咙。然而更多恶魔冲了上来，将它们湮没。

泰兰德极力想要加入战斗，却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的狼死去。尽管狼群已经消灭了数量远远多于自身的敌人，却并未减轻泰兰德对它们的担忧和惋惜。

更多的恶魔认清了狼群的领袖是戈德林，开始对之展开集中攻击。恶魔们试图砍下狼神的四肢，或是将其拖倒在地，进而割断它的喉咙。但戈德林挥舞利爪，将环绕着它的敌人狠狠拍飞，摔在其他恶魔卫士身上。巨狼张开血盆大口，叼起一个又一个恶魔，有的像第一个那样被它咬得粉碎，有的则被它纯然的力量剧烈晃动直至肢解。戈德林在燃烧军团的队伍里杀出了一条路，狂热的狼群一直伴随在它左右。

战场上布满了血淋淋的狼族尸体和恶魔的残骸，而双方的数量却仿佛并未减少。又一头狼被砍成肉泥，更多的恶魔则加入到对戈德林的攻击中。然而，狼神毫无畏惧，它继续拍打撕咬着敌人，恶魔的尸体三五成群地堆积了起来。

月亮母亲啊，您为何要让我看到这般图景？！高阶女祭司极力想要跃到戈德林身侧给予帮助，但除了眼睁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她什么也做不了。要么允许我加入战斗，要么告诉我这场无休止的屠杀用意何在吧，我恳求您！

战斗还在持续，泰兰德仍未获得任何启示。更糟糕的是，戈德林一方的境况急转直下。它四面受敌，难以抵御所有敌人的同时进攻。狼神一再被恶魔击中，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最终对之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一个恶魔卫士设法爬上了白狼的脊背，这凶残的战士举起武器，眼中闪耀着热望的绿光，猛地向白狼的脊柱正中刺去。

“不！”泰兰德嘶喊，意识到了将要发生什么。她熟知这个恐怖的事件，只是此前从不知晓细节。

戈德林发出一声痛苦的嗥叫，它屈膝倒下，更多的恶魔们向它涌来。

在上古半神右侧的混战中，一头深棕色的狼跳了出来。尽管这高度远远超过了它能力的极限，但这头小狼不仅跃上了戈德林的脊背，还直接跳到了那个曾重创它的恶魔面前。

当小狼接近时，恶魔卫士转过身来，企图将其砍杀，但健壮而凶猛的小狼猛地从斧头下蹿了过去，从恶魔的双腿间扑翻了高大的敌人。

恶魔跌在了戈德林背部，武器也甩飞到一边，恶魔卫士试图站起身来，小狼却已扑到敌人身上，狠狠咬断了袭击者的喉咙。

恶魔的尸体从一侧滑落，小狼发出一声嗥叫，接着俯瞰一眼，跳了下去。这一跃并非毫无目的，而是因为另一个恶魔正在攻击戈德林，小狼跳到了恶魔身上，撕开了对方的胸膛。

在小狼的带领下，狼族的其他成员也开始撕咬那些企图消灭戈德林的恶魔。燃烧军团最终不得不放弃对狼神的攻击，被迫撤退。

但对于戈德林而言，一切都太迟了。上古半神挣扎着站起身，嘴里还衔着一个恶魔，它咬穿了敌人的盔甲和筋骨，吐出残渣。但由于伤势过重，上古半神倒了下来，它的身躯将几个敌人碾得粉碎，而后不再动弹。

正如一万多年前发生的那样，戈德林再次牺牲了。

那头深棕色的小狼却似乎并未被这沉重的损失吓退，它身先士卒，跃过戈德林的尸体向前冲去。越来越多的狼加入了它，开始为它们的守护神复仇。

恶魔卫士一个接一个地命丧于深棕色小狼的爪牙之下。它在敌群中怒嗥，吼声如戈德林一般高亢。它看起来也更加高大了，身形是其他狼的两倍有余。

燃烧军团开始组织对棕狼的反击，它却似乎越战越勇。棕狼迎击每一个来袭的恶魔，所到之处残骸遍地。大多数恶魔要比它要高大许多，于是棕狼干脆跳起身来，后腿直立，以便更好地抓咬恶魔的手臂甚至对方俯下的头颅。它的前爪如刀刃一般锋利，撕开了恶魔的盔甲与血肉。

无助的泰兰德又发出了一声叹息。她越是凝视那头勇猛的狼，便越觉得它似乎是长了两条腿而不是四条。它的爪子紧紧并在一起，融为一体，随着每一次扑杀而变得更长。

这与高阶女祭司听闻的战斗情况迥然不同，她即刻省悟，历史已被改写，而这就是艾露恩真正想要给她的启示……尽管这意味着什么，对暗夜精灵来说还是一个谜。

忽然间，狼爪变成一把真正的巨剑，而棕狼则完全化身为一个人——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他的面容从高阶女祭司的位置看去不甚分明。狼群站在他身后，而他继续与燃烧军团战斗，利剑一次又一次向前刺杀。

接着又发生了一个惊人的变化，这次是在恶魔当中：恶魔们幻化成了泰兰德同样熟悉却更为危险的兽人。

这个变化发生得很快，以至于交战双方都未能察觉。狼群撕咬着兽人，仿佛彼此一直就是死敌。

在打倒了又一个敌人后，那个面目模糊的战士举起巨剑，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呼喊，那声音仍带有狼嗥的特征。狼群再次集聚，它们此时都用后腿站立了起来，前爪也变成握着斧头、战锤和其他武器的双手。正如族群的首领一样，它们现在都变成了人类，甚至看上去比他更加阴森。

兽人们陷入了一片混乱，他们的数量逐渐减少。领头的战士再度发出了一声满怀信心的喊叫。

战场后方传来一声应答似的狼嚎，高阶女祭司知道那是上古狼神倒下的方向。泰兰德将目光转向那里……却看见了两个戈德林。第一个是狼神死去的躯体，第二个则是光辉灿烂的半透明精魂，它再度发出胜利的嗥叫。

尽管狼之精魂如雾般缥缈，但内中似乎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更像实体，也更眼熟——

高阶女祭司吃了一惊，意识到自己正注视着那阴影中的领袖……尽管他本应站在战场前线。接着，泰兰德眨了眨眼睛，发现自己所看的正是前线。这两处地方突然重合在了一起，戈德林幽灵般的面容浮现在那位战士身上，他似乎变得更高大了。

一个挥舞着两把战斧的兽人冲向领导群狼的战士。战士挡开了第一把斧头，又迅速架住第二把。他手中的剑运转如风，锋刃从两把战斧间深深插入兽人的胸膛。

战士将剑拔出时，鲜血从兽人裂开的伤口中喷涌而出。兽人错愕地张着嘴，瞪大双眼趔趄了两步，战斧从他抽搐的指间掉落。

笨重的兽人跪倒在地，浑身颤抖，鲜血从口中涌出，滴落在下颚和獠牙上。

战士向后退了一步。

兽人脸朝下向前倒去，在杀死他的人脚边断了气。他死去时，他的最后一位兽人同伴也丧生了。

战斗结束了。

戈德林的精魂又发出一声嗥叫，而后与战士完全融为一体。与此同时，面目模糊的战士将目光转向泰兰德。他的面容终于清晰可见……

就在此刻，高阶女祭司回到了神殿花园。

泰兰德恍惚了一会儿，然后迅速恢复了镇静。高阶女祭司环顾四周，发现这里空无一人。方才发生的一切或许只是巧合，或许正是艾露恩的意旨。泰兰德甚至怀疑在现实世界里，时间一秒都未曾流逝。

高阶女祭司知道自己突然进入那样的幻象，显然是艾露恩希望向她传达一些紧急得刻不容缓的信息。在明白究竟所为何事后，泰兰德心存感激，却又有些困惑。

她意识到有人正向她走来，于是整了整身上的银色长袍，迎上了珊蒂斯·羽月将军麾下一名副官的目光。这位哨兵看上去面色略显绯红，像是奋力奔跑了一路。

这位女哨兵的身躯、前臂和腿部皆披挂轻甲，佩戴着暗夜精灵们最爱使用的武器——月刃。她极为恭敬地跪在泰兰德面前，因为高阶女祭司不仅是她们的领袖，还是将军的养母。

暗夜精灵颔首道："将军知道您希望马上看到这个，高阶女祭司。"

哨兵递来一张盖有珊蒂斯私人印章的小羊皮纸。泰兰德接过书信，遣开副官，打开封蜡，开始阅读信的内容。消息简短却切中肯綮，一如珊蒂斯的风格。

据悉，暴风城国王将出席高层会议。

除了珊蒂斯末尾的签名，信里没有其他内容了。这则消息意义重大，因为如果暴风城参与会议，那么其他观望者也会很快送来与会的消息。高阶女祭司和玛法里奥一直希望暴风城同意出席，尽管他们近来一直担心其统治者会认为，要是没有那些麻烦的邻居，王国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但对于高阶女祭司而言，意义更重大的是这则消息到来的时机。她知道珊蒂斯也不过是几分钟前刚收到它，但和往常一样，珊蒂斯会确保她爱戴的领袖和母亲尽快得知这则消息。艾露恩正是有意让幻象的呈现与这封信到来的时机相契合。

"这么说，瓦里安会来了……"泰兰德喃喃道，"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我早该想到的。"

现在那幻象的变得清晰了起来。尽管只不过是短短一瞥，但暗夜精灵已经确信，那个阴影中的战士正是暴风城国王瓦里安·乌瑞恩。当然，月亮母亲早已知晓这一点，于是她对高阶女祭司降以神启，并让这启示发挥作用。

“瓦里安·乌瑞恩。”她反复念着这个名字，回想起这位国王的坎坷往事。他曾沦为奴隶、角斗士，一个记不起自己真实身份的人。他亲见自己的王国陷入危机，并奋力从伪装成伯爵干涉暴风城政治的死亡之翼的女儿手中力挽狂澜。

在那段可怕的岁月里，失去了名姓的瓦里安几乎每天都要为博观众一乐而拼死战斗。观众们给他取了另一个名字，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名字。

他曾经——并至今被许多人称作——洛戈什。

洛戈什——幽灵之狼戈德林的别名。

两个身披斗篷的旅客从小舟中登岸。他们的面孔隐藏在阴影中，从身形和露在兜帽外的双耳来看，他们和大多数鲁瑟兰村的村民一样，也是暗夜精灵。

按照暗夜精灵的标准，这个港口村很不起眼，但由于建筑都是全新的，村子看上去倒很新鲜。实际上，这是第二个叫鲁瑟兰的村镇了，第一个已在大灾变中被海啸摧毁。除了三座码头之外，这个港口的另一个显著之处在于，它是角鹰兽的繁殖地。这种长着双翼的异兽是暗夜精灵的坐骑，它们的后代就在此繁衍生长。

两个旅人久久注视着岛屿上最令人瞩目的标志。事实上，在数里之外的大陆上，他们就已经看见它了，就像这里所有人能看见的一样。

岛屿名为泰达希尔，但这是后来命名的，它其实只是泰达希尔本体的延伸。一棵巨树占据了岛上绝大部分的空间，它高耸入云，枝干甚至比一些王国还大，浓密的树冠足以容纳整个文明——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的确，泰达希尔就是第二棵世界之树。第一棵世界之树——古老的诺达希尔依然存活，但尚未从几年前的第三次大战——也是一次对抗燃烧军团的战斗——的暴力摧毁中恢复过来。诺达希尔为暗夜精灵提供了不朽而健康的身体，保护永恒之井的魔力不被滥用，并提供了通往翡翠梦境的通道，而第二棵世界之树只不过是暗夜精灵一族的新家而已。即便如此，泰达希尔还是遭遇了危机，它曾被邪恶的梦魇之王的傀儡——大德鲁伊范达尔·鹿盔玷污，使腐蚀蔓延到了泰达希尔的动植物身上，巨树直到最近才被净化。

尽管对于所有见过它的人而言，巨树令人叹为观止，但两个旅人却几乎对之视而不见。两人中较高的一位——兜帽下露出银色长发的男性精灵——饶有兴趣地停下来打量一只成年角鹰兽。他身边那个身材苗条的女子剧烈地咳嗽，

摇摇晃晃地倚靠在同伴身上。男人的注意力迅速从角鹰兽转向女子，紧紧搂住了她。

“传送门，”他低声说道，“它就在附近，而且非常便捷。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就快到了。千万……坚持住！”

女人的兜帽急速地上下起伏。“我会……尽力的……我的爱人……”

她的回答十分虚弱，男人紧绷的姿态显示出他对伴侣的担忧。在领着她前行的过程中，他寻找着一个虽从未见过、但应易于认出的东西。

一名哨兵军官发现了这对旅人，她的目光扫过二人裹在身上的斗篷。哨兵皱起眉头，手执月刃，向他们走去。

“二位来客，欢迎你们，”她说道，“请问你们从哪儿来？”

男人看向她，他的面孔清晰可见。

哨兵压低了声音，她的脸因震惊而涨得通红。“你……”

男人一言不发，领着他的同伴从惊讶的军官身边走过。他所寻找的东西在建筑和人群之中显露了出来。

“传送门……”他喃喃道。

一条石子砌成的缓坡向着泰达希尔的方向延伸而去。在巨树的根部，隐藏着一座高大的传送门，一个由达纳苏斯语书写的巨型闪光标识呈现在门的一侧。然而，即便传送门看起来无比高大，与泰达希尔的巨大拱形树根相比，它还是相形见绌了。

传送门直接通向远在高处的城市。表面上看，只有两名哨兵在此守卫，但男人知道这附近还藏着其他人。此外，传送门内部和周边也还有其他安全措施。

他毫不犹豫地领着同伴朝传送门走去，哨兵们向他投来了怀疑的眼光。

先前那个军官的声音从两人身后传来：“别拦着，让他们过去。”

守卫们没有质疑这个命令，男人也没有浪费时间转身感谢那位军官。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带着他的伴侣去达纳苏斯寻求帮助。

“当心脚下。”他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她艰难地点了点头。他们成功到达了传送门。他心中升起了更大的希望。就快到了！

女子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以至于挣脱了他的手。她跪倒在地，被兜帽遮住的脸几乎磕到了石头。

他迅速将她扶起，帮助她站起身来，与此同时，他听见了液体滴落时轻柔的啪嗒声。

那处地面被一小摊血迹染红。

“不要！”

她握着他的手突然一紧，充满了惊人的力量与真实的恐惧。“吾爱——”

她倒在了他怀里。

守卫们前来协助，但他无暇理会。她们或许还会建议他等一会儿，让她们来为这女子检查身体状况。但在心烦意乱的男人看来，多等一秒都意味着灾难和损失。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高阶女祭司。

他抱起倒下的伴侣，冲进了传送门。

注释：

[1]指上古之战尾声时永恒之井爆炸导致的灾难，大陆的八成沉入海底，大旋涡也由此形成。

第二章

微风拂过森林，邻近树木上粗长的树枝低垂，如枝繁叶茂的手臂一般围向那个面带髭须的人。他凝视着迎面而来的树枝，一动不动，只是面带微笑。

玛法里奥·怒风静立于此，任凭树枝上的叶子拂过脸庞。即便在同僚之中，他也是独一无二的。乍看之下，他身上装饰着那些听从其召唤的野兽的标识。但若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其中一些特征正是他自身的一部分，是他与艾泽拉斯的联结，也是他多年来潜心翡翠梦境的结果。随着他的梦境形态越发适应翡翠梦境，他沉睡的身体——仍与他的精神保持着联结——已经开始具备这些强大生物的特征。因此，他的手臂边缘生出了风暴乌鸦般的灰色巨翅，一双似是强健猫爪的双脚代表了与玛法里奥的种族关系密切的夜刃豹。除此之外，他的短裙装饰着夜刃豹弯曲的牙齿，双手则戴着装有熊爪的手套。

一个与野兽无关的标识或许是玛法里奥独有的，那是一道自肩及腰的蓝色闪电，附以一个从手肘向前延伸至前臂的小型闪电图案。怒风不仅是大德鲁伊的姓氏，也暗示了他掌握的巨大能量，那是一种万不得已时才会使用的力量。

树枝的末梢拨弄着玛法里奥绿色的长发，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位外形出众的暗夜精灵最与众不同的特征。两尺多长的雄伟鹿角从他的前额伸出，象征着他与艾泽拉斯的深刻联结以及他敬爱的导师半神塞纳留斯，同时也代表了雄鹿形态。

几根更粗壮的树枝在他的臂下摇动，接着，它们就像托起婴儿的父母一般，温柔地将玛法里奥举向树林。

大德鲁伊敞开心灵，感受着泰达希尔之心。他研究着它的健康状况，发现疯狂的大德鲁伊范达尔·鹿盔移植于此的邪恶力量几乎被清理干净了。玛法里奥对此表示感激，他曾经反对创造这第二棵世界之树，但它已经成为暗夜精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和范达尔的意图恰好相反，他先前趁玛法里奥不在时提议种下泰达希尔，以期达成其邪恶的目的。幸好这一切没有发生。

尽管没有任何明显的腐化痕迹，玛法里奥仍决心时常检查这棵树。翡翠梦境中仍有梦魇残存，而只要黑暗尚未褪去，泰达希尔乃至暗夜精灵就仍有被腐化的危险。

即便如此，玛法里奥对世界之树的现状非常满意。他花了一些时间勘探周边的环境，离大德鲁伊不远处有一口月亮井——其中的圣水蕴含着种种神秘的特性。玛法里奥之所以选择来到城市东北部的神谕林地，是因为他感觉到了这块林地与其所依托的巨树之间，有某种独特的联结。在这里，大德鲁伊觉得他能进入最佳的冥想状态，并以其精魂——或曰梦境形态——进入翡翠梦境。

德鲁伊们依旧会以他们的梦境形态去往另一个领域，但现在多了一些新的预防措施。尽管曾被梦魇之王困在那里多年，玛法里奥没过多久便又重回故地。他并不认为自己去往神谕林地是出于勇敢，而是希望进一步研究翡翠梦境，检查那里是否存在先前未能留意到的变化；他还将通过这次特殊的旅程，对自己脑海中的一些想法进行梳理。

突然，一阵尖利的刺痛贯穿了他，仿佛在嘲弄他方才的愿望。近来这种疼痛不止发生了一次，他也不认为这会是最后一次。

死亡的阴影已开始笼罩他。

大德鲁伊见证过其他种族的战友渐渐老去，但亲身经历却并非易事，即便他的种族依旧远比人类或矮人要长寿得多。想到自己本不应衰老，玛法里奥压下了一闪而过的恼怒。

这阵刺痛打乱了他的思绪。玛法里奥试图恢复镇静，将注意力深入泰达希尔，他感到自己内心平静了下来。他已经证实，与泰达希尔的交流有助于帮助自己分辨梦境形态与真实肉身。玛法里奥躺在树枝上，被周遭的树木保护着，这些树木正是泰达希尔的延伸。

玛法里奥的梦境形态从他一动不动的肉身上升起，如幽灵一般，带着一片祖母绿的光泽，飘浮了一阵——

玛法里奥！

如被强风吹过，大德鲁伊的灵魂重回肉体当中。他知道是谁在召唤他，他们之间有着独特的联结。

泰兰德？大德鲁伊即刻回应道。在玛法里奥无声的请求下，树枝将他放回地面。泰兰德！什么事？

现在一言难尽！你快来吧！

她的语气中流露出明显的紧迫感。玛法里奥的双脚一落地便开始疾行，但走了几步之后，他觉得速度还是太慢了。于是大德鲁伊集中精神，身体前倾。

他的骨头发出咯咯的声音，皮肤变皱、生出毛发；他的面孔扩张，鼻子和嘴变为布满长须的宽大兽口；他的牙齿变长、眼睛缩小，幻化为一只巨大的黑猫，模样和暗夜精灵的坐骑夜刃豹很是相似。玛法里奥的速度由此增加了十倍有余。

健硕的大猫从林间空地中朝着达纳苏斯的方向飞奔而出，转眼便冲出了一小段距离。看到他的哨兵们知道是谁以这样的形态奔向城市，聪明地让到一旁；城中的守卫们也都能辨认出大德鲁伊的猫身，他们曾在战斗中见识过它的威力。

城市大部分地域按“区”来划分，代表了暗夜精灵社会的不同分工。玛法里奥已经冲过了战士区，工匠区正位于他右侧。但玛法里奥几乎未曾留意它们，他也顾不上达纳苏斯中央那些优雅精巧的花园和湖泊，只一心直奔那座位于南方的闪亮建筑——月神殿。

但他的注意力突然被一群焦灼不安的暗夜精灵吸引了。玛法里奥嗅出了他们身上焦虑的气息，这激起了他猫科动物的反应。他露出巨大的剑齿，利爪用力一刨地面，转身前去查探这背后的原因。

在停住脚步之前，大德鲁伊恢复了真身。近旁的暗夜精灵四散开去，给大猫让出道路，注意到玛法里奥的人们也纷纷向这位威严的人物鞠躬致意。

然而，玛法里奥并未理会他们，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是什么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为什么他们身上散发着如此强烈的焦虑。

那个戴着兜帽的身影蹒跚而行，他和大德鲁伊正要去往同一个目的地，但怀中的重负明显拖慢了他的脚步。另一只斗篷下显出一个女子的轮廓，她也是一个暗夜精灵。

玛法里奥难以看清男人的脸，但女人的兜帽滑落了下来，她松弛的嘴唇表明了身体状况的糟糕。

一名哨兵试图帮助女子，但被男人甩开了。哨兵向后退去，她的表情和姿势都显示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尊敬。

哨兵的目光越过这个饱经折磨的男人，落到了玛法里奥身上。她的心情略微舒缓了一些，开口说道，“大德鲁伊！赞美艾露恩——”

“大德鲁伊？”那个戴着帽子的男人喘息着说出这个词，仿佛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

玛法里奥猛地一震。他无法认出这个声音，但知道它来自一个熟悉的人，尽管这声音因紧张或是其他因素而发生了改变。

男人小心翼翼地挪了挪他怀中的女人，然后侧过头看向玛法里奥。

痛苦让这人的脸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大德鲁伊还是立刻认出了眼前的暗夜精灵，尽管后者已经脱离族群几个世纪。玛法里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原本以为这个人早就丧命于一场事故，或是别的什么暴力事件了。

大德鲁伊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口吻轻声念出一个名字："加洛德·影歌…"

哨兵部队建立不久后，哈德里莎·塑木者就成了其中一员。虽然她比将军珊蒂斯还要早几个世纪出生，但哈德里莎认可珊蒂斯的领导才能，并积极地向她学习。因此，哈德里莎在军队中步步擢升，赢得了指挥官的职位。

哈德里莎面庞狭长，眉头常锁——仿佛经常陷入深思一般。在大灾变之前，她升任暗夜精灵在灰谷的军队总指挥。尽管位于卡利姆多北部、横跨了大陆大半宽度的灰谷距离泰达希尔和达纳苏斯都很遥远，但它不仅对暗夜精灵而言是神圣之地，还有着维系文明的重要意义。暗夜精灵及其盟友只在森林中的部分区域小心采摘，以免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必要的扰乱。

哈德里莎·塑木者站在队伍前方，眯起眼睛望向林中。和其他人一样，她骑着一只健硕的大猫，后者因其又长又弯的利齿而被称作夜刃豹。正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暗夜精灵和夜刃豹都是夜行生物，但现在的局势越来越需要他们在白天活动。暗夜精灵接触的大多数族群都是昼行动物，但他们在夜间也照样活跃……这使哈德里莎面临着最为复杂和危险的考验。

附近没有任何部落活动的迹象，但哈德里莎·塑木者知道，最好不要相信兽人及其盟友会老老实实待在东部。他们染指灰谷这事就已经足够糟糕了。

"你看到什么了，夏依？"她向左边的一名暗夜精灵男子询问道。夏依不是她麾下级别最高的军官，但以眼光锐利著称，即使在哨兵中也是如此。"有什么不对劲吗？"

夏依向前探身看了看，然后回答道："一切正常，指挥官。"

没有人表示异议。哈德里莎·塑木者示意队伍继续前进。指挥官带领着一支约由五十名暗夜精灵组成的队伍，前去检查一处最重要的哨站。哈德里莎一直坚持定期亲自察看哨站，让前哨队长们时刻保持警惕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们知道她会前来检查工作。

骑夜刃豹前往哨站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而他们之所以停下，是因为觉得哨站的部署存在纰漏。哈德里莎坚持不仅要在部落可能进攻的方向设立警哨，还要考虑到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方向。如果哈德里莎能够想到如何从哨站边偷偷溜过去，从后方发动攻击，或是向暗夜精灵领地的更深处推进的办法，那么兽人的新酋长一定也能。

又走了一小段路后，哈德里莎转头对副官戴妮说道：“先派两名斥候前去哨站，然后回来报告情况。别被人发现了。”

戴妮唤来两名骑手，将他们派了出去。哈德里莎看着两人的背影逐渐变得模糊，而后消失在远方。她一时有些沮丧，但很快就掩饰住了。她的视力已不如几个月前那样敏锐。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情况似乎在进一步恶化。

“准备好武器。”她向队伍下达了命令。戴妮拿出了长弓，将她的命令重复了一遍。

队伍继续前进，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也使得一切更加可疑。哈德里莎估计了一下斥候往返哨站所需的时间，知道自己还要等上好一会儿。

一只夜刃豹突然咆哮着向他们冲来。哈德里莎和她的士兵们警觉了起来，准备着迎接一场一触即发的战斗。

这头野兽受了重伤，被箭镞刺穿了身体，全凭耐力才坚持跑了这么远。它利爪和尖牙上的鲜血表明，在脱离战斗之前，它也给敌人造成了痛苦。

在它背上，一个斥候已死去多时。

夏侬骂了句粗话，而后驱遣他的坐骑继续前行。他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哈德里莎向急切的人们挥了挥手，阻止他们向前追赶。戴妮来到垂死的夜刃豹身边，察看了它背上的骑手，皱起了眉头。

“我们只能暂时把她留在这里，等回程时再带回去体面地安葬。”哈德里莎向她的副官点了点头。戴妮和另一名哨兵迅速跃下坐骑，将尸体从深受痛苦的大猫背上挪开。她们将同伴轻放在最近的一棵树旁，而后回到夜刃豹身边。

大猫沉重地喘息着。从近处看去，它伤口的严重程度更加明显，地上到处是血。夜刃豹看着戴妮，眼中充满痛苦，它的一只剑齿已然折断。

受伤的夜刃豹剧烈地咳嗽，吐出更多血来。很明显，它已无可救助了。戴妮抽出匕首，俯身向这头动物低语。夜刃豹轻轻舔舐她握着兵器的手，而后平静地闭上了满怀期待的双眼。

戴妮咬紧牙关，熟练地割断了夜刃豹的喉咙。它立刻停止了呼吸。

“散开队形！”等副官骑上坐骑后，哈德里莎命令道，“夏侬，你带着这队人马往那边。戴妮，你带队去南边。其他人跟我来。”

不久之后，暗夜精灵们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可能存在危险的区域。哈德里莎的夜刃豹嗅了嗅空气，低声咆哮了起来。指挥官用手轻抚着坐骑的脑袋安抚着

它，然后慢慢将手伸向弓箭。

一支利箭射中了她身旁的战士，完美地正中咽喉。

这支箭也是从上方来的。

哈德里莎迅速弯弓搭箭想要还击，但在此之前，两把月刃已朝着箭矢射来的方向飞速旋转而去。这种致命的弧形三刃武器在枝叶间切出了一道刀口。

痛苦的咕哝声从树顶传来。其中一把月刃飞回了它的主人手中。

顷刻之后，另一把月刃也出现了——它插在了一个兽人的胸膛上。敌人的弓箭手如石头一般坠落下来，受创的躯体横摊在地。

从树上落下来的兽人还未断气，前方的森林里又冲出了近一打敌人，多数还骑着强壮的黑狼。兽人们高举战斧、长矛或是刀剑，杀向哈德里莎的部队。

暗夜精灵们立即正面迎击，哈德里莎朝着为首的兽人射了一箭，然而本应正中目标的箭矢却只是射穿了敌人的肩膀，这点儿伤甚至不足以让壮硕的兽人放慢速度。那兽人举起战斧，劈向她坐骑的脑袋。

又一支自上而来的箭矢射中了近旁一头夜刃豹的脖子，它脚下一个踉跄，将背上的骑手甩了出去。一名兽人趁机跳下战狼，朝摔落的暗夜精灵抡起斧头。哨兵转过身来试图自卫，却还是为时已晚，兽人的战斧从锁骨附近凿入了她的胸膛。

受伤的夜刃豹想要攻击那个兽人，却被对方的战狼挡住。两头巨兽用尖牙利爪互相厮杀，寻找着对方的突破口。夜刃豹在身形上有一些优势，但它的伤口拖慢了它的速度。

哈德里莎绕过这对凶猛的野兽，朝兽人射了一箭。他们离得如此之近，她不可能再次射偏。当箭矢射入兽人的胸膛时，其力量之大使垂死的敌人又飞出去了几步之远。

又一支箭从指挥官耳畔尖啸而过。哈德里莎咒骂了一声，向箭矢射来的方向开弓回击。她的箭明显射偏了，却迫使树上的兽人转移到更开阔的地方，而后被从南边射来的一箭结果了性命。

戴妮挥动长弓，发出一声胜利的呼喊，接着率众杀向兽人。与此同时，夏侬也从北部进军。精灵与兽人刀兵相接，夜刃豹与战狼相互厮杀。

戴妮将弓箭换为月刃。一头流涎的战狼扑向她的大腿，被她一刀割喉。她沿路寻找着下一个敌人，乌黑光亮的头发绑成马尾状，随着精灵的动作跳动

着，如同舞蹈的长鞭。

兽人战斗的凶残程度比哈德里莎料想的更甚。他们不时露出破绽，似乎不惜一切风险只为冲向敌人，全靠纯粹的蛮力才能抵挡住数量占优的暗夜精灵。显然，暗夜精灵的胜算更大。

是这样吗——指挥官刚有此念，另一个骑狼的兽人扑向了她，迫使她停止了思考。哈德里莎放下长弓，拿起月刃，就势用刀锋抵挡住兽人的战斧。两把武器相击时，她的手臂为之一颤。

战狼蹿到夜刃豹的一侧，以便给它的骑手制造更好的机会。指挥官的坐骑调转身来保护哈德里莎，但兽人已经挥起了武器。

重击之下，月刃的锋口应声而断，上半截刀片飞向哈德里莎的脸颊。她感到左眼一阵刺痛，接着就看不见了。湿漉漉的鲜血顺着左颊淌下，哈德里莎几乎痛晕了过去。

但她的脑海中有个声音嘶吼着提醒她，兽人！当心那个兽人！

哈德里莎一手捂住受伤的眼睛，试图专心应付敌人。透过模糊的泪眼，她能依稀辨出兽人的轮廓。夜刃豹极力抵挡着战狼，那个兽人正紧紧相逼。

哈德里莎调转月刃，用残余的一片刀锋指向战斧大概的方位。她头痛欲裂，兽人的轮廓也渐渐在眼前消失。

她知道自己性命将休。

但致命的一击却并未到来。相反，夜刃豹不再剧烈晃动，它与战狼之间的战斗也似乎戛然而止。

“指挥官！”有人在她耳边喊道。她认出那是戴妮的声音。

“那个兽人——”

“兽人已经死了！”一只小手拉住她拿着武器的手臂。哈德里莎眨了眨眼，让独眼中的泪水滴落，戴妮随之映入眼帘。“别动，指挥官！ 你需要疗伤！快！”

“战斗——”

“战斗结束了！那兽人被我们的战士杀死了，他们的战狼也一起毙命！”

哈德里莎知道，若能俘虏兽人自当更好，但在这种疯狂的战斗中，不可能每次都抓住活口。戴妮绕到她失明的一侧，开始为她疗伤，哈德里莎终于能集中精神思考当前的局势了。有一件事猛地浮现在她脑海中。

“哨站……我们必须赶去哨站！”

她被迫等着他们包扎好她的眼睛，夏侬甚至还建议他们掉头回去。哈德里莎觉得自己被当成一位老祖母对待，而不是他们的指挥官，于是生起气来。其他暗夜精灵听从了她的命令，队伍终于向哨站进发，所有人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意外的是，当他们接近那座木制建筑时，两名哨兵从林中走出。看上去这支突降的部队让他们有些吃惊，尤其当他们看到脸上缠着绷带的指挥官时。

没等他们开口，哈德里莎便迅速问道：“哨站——一切正常吗？”

他们困惑地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人回答道：“是的，指挥官！一直都没什么动静！”

“我们身后的树林里还有其他哨兵吗？”

“有两个人……”

一路上都没见到那两个警哨或是哈德里莎派出的另一名斥候的踪迹。她毫不怀疑他们的命运。

“一支侦察部队，”戴妮做出了推断，“他们设法绕过了警哨，但一定是被那两个失踪的警哨发现了。”她脸上露出阴森的笑容。“好，他们现在没法儿向他们的酋长传递刺探的情报了。我们料理了他们，为死去的同伴报仇了！”

夏侬等人也似乎表示同意，但哈德里莎却沉默不语。她想到兽人尽管寡不敌众，却仍视死如归的决绝——这对兽人而言是寻常的，他们经常表现出强烈的自我牺牲的意愿。

“但他们为了什么而牺牲呢？”她自言自语道。

“您说什么，指挥官？”戴妮问道。

哈德里莎的伤口传来一阵剧痛，迫使她抬起一只手捂住头部。然而，想要一探究竟的念头却更为强烈。“带话给哨站，让他们仔细勘察这个地区——”

“您认为这里还有更多兽人？”

“不。”她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尽管为时已晚，但这么做或许有用。袭击者已经完成了使命，为部落献出了生命。“不，他们现在已经溜回去了……”

以前也有过兽人突袭的情况，但哈德里莎觉得这一次有些不对劲。部落从未在此地这般派兵深入，当然这次的规模也是空前的。

她必须尽快给将军带信。几个月以来，珊蒂斯和高阶女祭司一直在等着部落做出一些打破两派脆弱平衡的动作。哈德里莎现在相信，自己已亲眼看见了对方的举动。

但这次入侵预示着什么呢？负伤的指挥官焦灼地思考着。

她没有答案。但无论如何，哈德里莎确知的是，这世界将会流淌的鲜血，远比今天更多。

第三章

暗夜精灵男子急切地朝大德鲁伊喊道："她快死了！我的莎拉希尔快死了！"玛法里奥从未见过哪个暗夜精灵的脸像加洛德·影歌这般沧桑。其中一些纹路可能是加洛德长期远离族群生活所致，另一些则明显是近来增加的，这多半与他小心地护在怀中的那个一动不动的女人有关。

加洛德发须皆白，这与玛法里奥印象中的他迥然不同。他们初次见面时，加洛德看上去比玛法里奥年轻得多——实际上要年轻一千多岁——而如今，这些白发和皱纹使他看起来比大德鲁伊更为苍老。玛法里奥不由猜想，自从他们上次见面以来，这位暗夜精灵都经历了些什么。

"加洛德……"玛法里奥念出这个名字时心底有些怪异的感觉，毕竟两人已有近一万年未曾谋面了。

"好久不见，"昔日上古战争中的指挥官、至今仍是传奇英雄的加洛德眼神空洞地低语道，"原谅我冒昧前来找你……"

玛法里奥扬手止住了加洛德的道歉。他对莎拉希尔略作检查，发现她的情况十分糟糕。"我可以试着为她疗伤，但我认为最好还是将她直接带去泰兰德那儿，这样就能有更多治疗手段了！快，现在就去！"

加洛德看起来有些犹豫，他紧抱着怀里的同伴不肯放手，最后接受了大德鲁伊的帮助。在人群静默的注视下，两人带着莎拉希尔向神殿走去。

神殿门口的两名哨兵看见大德鲁伊走近，恭敬地站到一边，其中一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加洛德。即便他现在剪了胡子、长发蓬松、髭须皆白，对于过去见过他的人而言，加洛德沧桑的脸上仍留有极具辨识度的特征，让人一望便知。

"她会救你的，"玛法里奥听见昔日的卫兵队长对那个一动不动的女子喃喃低语，"泰兰德会救你……她会祈求艾露恩的……"

玛法里奥掩饰着自己皱起的眉头。莎拉希尔已经完全瘫软，大德鲁伊很难从加洛德抱住女子的姿势判断她是否仍有一息尚存。玛法里奥的能力已无法治愈她，现在只能仰仗艾露恩了。然而，即便是月神，又能对如此糟糕的情况做些什么呢？

他们在石头和活木构筑的走廊上疾行。途中遇见的一些女祭司迅速前来提供了帮助，但大德鲁伊明白，现在只有他的爱人才有能力救治加洛德的伴侣了。

当玛法里奥和他的同伴走近高阶女祭司的圣堂时，她的贴身侍卫注意到了他们，默默让出了路。玛法里奥注意到，每一双眼睛在看向莎拉希尔之前，都会先落在加洛德身上。长久以来，大家都以为加洛德·影歌已在数千年前死去了，否则为什么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他也未曾回归族群呢？

他们还没走进房间，泰兰德便迎了上来。加洛德正要开口说话，高阶女祭司却摇了摇头。她领着他们将莎拉希尔放在身旁一个倾斜的长榻上，然后吩咐侍从们退下但不要关门。

高阶女祭司神情严肃地单膝跪在女子身旁，她低声祈祷，双手不住在莎拉希尔身体上方挥舞。

一道光从高阶女祭司身上传向莎拉希尔。加洛德满怀希望地喘了一口气，两个男人急切地注视着那道落在女子病躯上的柔光。

光芒倏地消失了。

泰兰德收回手来。她轻呼了一声，这是玛法里奥过去经常听到的声音。

“加洛德……”泰兰德站起身来，转头向他低声说道，“加洛德，我很遗憾。”

“不！”他猛地推开了大德鲁伊，“我告诉过她，她可以在这里得到救助的！我告诉过她，你或玛法里奥可以治好她！你为什么救不了她？”

泰兰德轻按住他的肩膀，阻止他扑向莎拉希尔。前苏拉玛城卫队长双眼空洞、泪如泉涌，他怔怔地看着高阶女祭司投来的同情目光。

“她已经走了。我们无能为力。”

他呆住了。“不……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带她来了！我拉着她拼命赶到这里——”他的目光转向莎拉希尔，“是我的错，我们赶路太急了！如果不是这样，她还能活着——”

泰兰德摇了摇头。“你明知事实不是这样。她命定如此。她知道你已为她做了任何人所能做到的一切。只不过——”

“莎拉希尔！”加洛德扑倒在他的爱侣身边，用力将她的脸揽靠在自己肩头。

玛法里奥默默来到自己的伴侣身旁，他们带着肃穆的敬意，看着加洛德搂着死去的妻子低语。

最终，加洛德转过头来看向泰兰德和玛法里奥。泪水仍在他的脸上流淌，一直滴落至胡须，但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坚强了些，仿佛他已经接受了现实。“我们都担心她到不了这里，但我们也都赞成这是最好的办法。然而……我还记得她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她知道自己的真实状况。她这么做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性命，更是为了我。她希望我回到这里，和族人们一起，而不是在她走后孤身一人……”

“你叫她‘莎拉希尔’，”泰兰德温言回答，“我想我认识她，她曾是这里的见习祭司。我们都以为她在老城外遭遇了什么不测，虽然搜救队并未找到她的尸身。谁也没想到她和你在一起，尽管你消失的时间已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此前我们从未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我们是秘密相爱的……主要是我的缘故。很久以前我就想远离一切。我对社会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感到失望，你们德鲁伊——请原谅我这么说，玛法里奥——你们德鲁伊变得越来越疏离，你们大部分时间都沉溺于翡翠梦境，而不是承担起保护我们族人安全的责任。”

大德鲁伊默默无语，他也曾从别人那里听过这些话，包括泰兰德。他仍对那长达几个世纪的离别心怀愧疚。

加洛德长叹一口气道：“尽管我全心全意地爱着她，我却希望她能明白，和我在一起并非明智之举。如果我选择离开，我不会强迫她做同样的选择。”

“加洛德……”玛法里奥开口说道，但对方似乎没有听见，继续自顾自地说着。

“相反，她却决心追随我，无论我将去往何方。她总是尽力满足我想做的事，哪怕我只是想尽力让她幸福。”加洛德吻了吻莎拉希尔的额头，“小傻瓜……她先是浪费自己的生命随我进入荒野，随后又耗尽体力让我回到这里，让我不至于……孤身一人……”

泰兰德将一只手轻放在他肩头，说道：“我们永远欢迎你回来，她知道这一点。而她也乐于与你一同品尝生活的滋味，否则也不会和你在一起几个世纪。”

“我们的确有很多愉快的回忆。我承认她喜欢荒野，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我更加热爱。”

“我会为她安排后事。她将得到体面的安葬。”

他抬头看着她，而后又低头看向莎拉希尔。“她死了。”加洛德抱着他的爱人站起身来，他谢绝了其他人的帮助，温柔而小心地调整着莎拉希尔在长榻上的姿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她都像是睡着了。“她的病真是突如其来。”

高阶女祭司和大德鲁伊看向对方。暗夜精灵一族已失去了不朽之身，开始经历那些从前只在旁人身上见过的痛苦，其中就包括一些人的死去。莎拉希尔的死表明，随着岁月的流逝，无可避免地，死亡会越来越多。

“我听过一些传言，”加洛德直言不讳，“这样看来是真的，我们不再永生了，是吗？”玛法里奥点了点头，前卫队长嘀咕了一声。“我无意冒犯，但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即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看向莎拉希尔，双手紧攥成拳，“我们自以为高高在上，因这无休无止、令人厌倦的生命而扬扬自得，这就是为什么燃烧军团几乎将我们屠戮殆尽。”

加洛德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一丝异样的阴霾，令泰兰德和她的伴侣回想起遥远的过去。玛法里奥快步走向加洛德，迅速将他从莎拉希尔身边拉开。“你太累了，你需要食物和水，还有——”

“我如何吃得下，睡得着？”

“莎拉希尔会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泰兰德站在加洛德的另一侧说道，“我向你保证，处理她的事情时，我会不遗余力。”

“我应该留下——”

大德鲁伊摇了摇头劝导道：“不，给你自己一些平复的时间吧，这才是对她更好的怀念。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健康的食物，也许还能让你平复心境。等你休息好了，再回这里帮忙安排后事。”

令玛法里奥宽慰的是，加洛德默许了。他最后一次回头看向他的爱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她单独待一会儿……”

“当然。”

他们看到他再一次跪倒在莎拉希尔身旁。加洛德握住她的手，倾身向前，喃喃低语。玛法里奥和泰兰德走出房间，借此机会简要地谈起了另一件事。

“瓦里安要来参加会议，”泰兰德悄声告诉丈夫，“珊蒂斯的眼线是这样说的。但我有些担心，毕竟我们尚未收到暴风城的官方确认。”

“我们都知道，如果珊蒂斯会发出情报，那通常都是确凿无误的。这很好，无论如何，这则消息将传到其他国家。如果暴风城出席，还在观望的国家

也将参会。”他皱起眉头，“至于他来是为了确保会议成功，还是打算加以阻挠，我们只能等着看了。”

“如果在他到来之前，我们还未收到暴风城的官方消息，那多半是后者。”

“不幸的是，你说得没错。”玛法里奥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不过，这事儿你一开始找我时就可以说清楚的。”

“还有别的事。”泰兰德描述了艾露恩示给她的幻象，以及其中的启示。

他沉思了片刻，而后问道：“你确信自己没有弄错？”

“月亮母亲的谕示非常明确。”

“大体上说得通，但也不尽然。”他又想了想，“我来处理吧，如果联盟的未来真的需要仰赖瓦里安·乌瑞恩，我会设法促成此事。”

泰兰德点了点头，同意让玛法里奥来把控全局。然后她朝加洛德看了一眼，继而说道，“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私人问题……或许是两个。加洛德还有一些尘缘未了。”

“这事即便没有我们的参与，也能有一个合宜的结果。当下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我欢迎加洛德的归来，但从长远来看，他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他们回头看了看房间。此时加洛德再一次站起身来，玛法里奥和泰兰德听见他给了莎拉希尔最后一吻，而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但愿珊蒂斯和他的姐姐也能这么想。”当他们朝老友走去时，高阶女祭司苦笑着低声回答，“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

大多数暗夜精灵的勇士都利用战士区的训练场磨炼技能，他们通常使用那里的靶场和竞技场。无论是其盟友还是敌人，都对暗夜精灵表示尊敬，认为他们是强大而训练有素的战士，尤其是珊蒂斯·羽月将军麾下的哨兵。

玛维·影歌并非哨兵部队的一员，但她自认为比哨兵部队里包括头领在内的任何成员都更有战斗力和奉献精神。事实上，她觉得哨兵部队根本不知奉献为何物，更毋论牺牲。

她的面庞比多数暗夜精灵更为狭长，也更显沧桑，她的脸上伤痕累累——有战斗留下的，也有苦刑造成的。她曾是战士、狱卒、囚徒和刽子手，她的眼里流露出宿命的光芒。

玛维的盔甲比哨兵们的更精致，由厚实的胸甲、沉重的护肩和金属打造的长靴构成，整套盔甲被漆成黯淡的银灰色，镶着青铜金边。一对形制骇人的护手上装有利爪，就连垂落的苍绿斗篷上也缀着锋利的刀刃，那可不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她训练的场地一侧放着一个遮住面部的头盔，一旁则是她的武器暗月刀，那是一把布满锯齿的圆刃利器。

玛维曾因过去的身份获得一个称号——她仍如此自视，尽管一些人不再认同。那些人并不了解暗夜精灵一族所面临的危险，而哨兵部队应对危险的武力和心理准备都不够充分。幸运的是，玛维已经找到了志同道合之人，并开始招募和训练他们中最优秀的成员，以重建当年被玛法里奥的弟弟消灭的精锐部队。

这支精锐部队被称为守望者。

大约一万年以来，玛维一直是守望者的一员。确切地说，是他们的首领——典狱官。守望者最初是一支由艾露恩姐妹会的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后来也从神殿外挑选人手。她们被委以一个可怕的任务，即担任看守叛徒伊利丹・怒风和暗夜精灵族群内外其他罪恶滔天的囚犯的狱卒。作为首领，玛维将伊利丹视作她任务的重心和焦点所在。

不，在玛维看来，守望者远比哨兵部队更具奉献精神。

玛维并不在战士区中训练技能，而是选择了远处的森林。在那里，她可以尽情释放内心压抑的能量。今天她练习的是在场地中跳跃时将匕首掷向预定的目标。无论从什么角度投掷，她的匕首都接连深深插入靶心。

让她如此完美地正中目标的不仅是娴熟的技能，还有她内心的渴望。在她眼中，每个靶子上都有一个男性暗夜精灵的形象，他的双眼被布条遮盖，好似盲人。有时他脸部的细节会稍作改变，但她总能准确地在脑海中认出他来。她曾长久地注视这张脸，熟悉它更甚于熟悉自己的模样。实际上，她现在的训练也是在试图清除这些回忆，虽然这是徒劳的。

但她仍在尝试着，一次又一次将他杀死。尽管现实中她已经除掉了他，但这并不重要。无论是作为地牢中狡猾的囚犯，还是那个攫取全世界能量的恶魔，伊利丹・怒风将被永远烙进玛维的灵魂。

玛维抽出最后一把匕首，从一根树枝下疾掠而过。她落到了一根较低矮的树枝上，扬起手举起准备投掷。忽然间，她察觉到身后有人靠近，于是猛地转过身来，与之正面相对。与此同时，玛维将匕首向上一抛，并在它落下时握住了刀柄。

刀尖触到了另一名女子的咽喉。值得赞许的是，来者只是略微向后退了几步。玛维满意地点了点头，妮瓦是她最出色的弟子。

“请原谅我的打扰，”妮瓦平静地说，她目不斜视，没有看向自己颌下那握着匕首的手，“如果不是事情重要，我也不会违抗您的命令。”

玛维挪开了匕首说：“我相信你的判断，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

这句直白的评价令妮瓦脸上闪过一个怪异的表情。

玛维眉头一挑问：“你所为何事？”

“我穿过神殿花园时看到一群人在集会，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也在那里。”

“是吗？”玛维的记忆回溯到久远的从前，彼时她还年轻，还是艾露恩的高级女祭司。年轻的伊利丹·怒风的样子倏然浮现，他那时英俊潇洒而又骄傲自大，站在他的孪生哥哥——未来的大德鲁伊身旁。

“是的，大德鲁伊显然只比我早来了一会儿。他站在离我几步之遥的地方，注视着一个穿旅行斗篷的男人。那男人还抱着一个女人，她看上去奄奄一息……”

“说重点。”

妮瓦略一点头。“大德鲁伊认识那个男人，我刚好听到他低声说出了那人的名字。”妮瓦迟疑了一下，而后说道，“是您弟弟的名字。”

玛维怔住了，像雕塑一样呆立片刻。几秒钟后，她终于眨了眨眼，接着敏捷地转过身，将匕首掷向最后一个靶子。这一击堪称完美。

“加洛德……”玛维低声说道。

“我没弄错，大人。”

“我没说你错了。这么说我弟弟回来了。”

妮瓦点了点头说：“我以为他早就死去了。”

“看来我们都错了。”玛维拿起她的头盔，“他应该就在神殿里面或是附近，多半在里面。”

“您要去见他？”

“不是现在。我得想想——”玛维突然止住了声，目光扫过树林，最终落在了右侧的区域。妮瓦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却一无所见。

“罢了，”玛维戴上头盔，号令她的同伴，“我们走吧。我得去看看我失散已久的亲爱的弟弟。”

“可您说过暂时不会去见他——”

加洛德的姐姐眯起眼睛，看向她的同伴说：“我说了我得去看看他。”

妮瓦会意地点了点头。

玛维没再开口，她从树枝间一跃而下，朝着达纳苏斯的方向行去。年轻的暗夜精灵紧随其后，尽管她们的年纪相差了几千岁，妮瓦仍要用尽全力才能跟上自己的师父。

他看着暗夜精灵们优雅地跃出了视线之外。暗夜精灵天生的运动能力令其他种族望尘莫及，他却对此嗤之以鼻。他没想到会与她们不期而遇，但或许这是最好的安排。虽然她们谈论的消息表面看来并不重要，但只要和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扯上一点儿关系，他的主人都会感兴趣的。信息总会有价值，尤其在眼下这个关头。

他低吼一声，朝相反的方向跳跃而去。他穿枝拂叶，动作如那些纤细高挑的暗夜精灵一般娴熟优雅，或许更胜一筹。

毕竟，她们没有长长的爪子来抓紧树枝……或是在必要时撕碎敌人。

第四章

哈德里莎检查完哨站后回到了总部，失去一只眼睛让她无比沮丧。尽管所有的哨站都处于最佳状态，但从负责人那里获知的兽人活动报告却令她有些不安。有几个地方理应有一些兽人活动，相关报告却近乎空白；而一些通常没有兽人活动的区域，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蛛丝马迹——虽然不及她和部下曾经遭遇的那般激烈。报告中称，这里发现了几个兽人的足迹，那里有一支带有部落标识的断箭，或是某一处的猎物骤减……这些事件分开来看不足为虑，但当它们同时出现时，就预示了不断增长的麻烦。

指挥官盘腿坐在自己房间的草席上。她右手边翻倒的水杯和一小块快要干涸的水渍表明了之前一次失败的尝试。由于视力受损，哈德里莎的感知出现了些许障碍，她现在已经熟练多了，但有时仍要迟疑片刻，才能确定自己拿到了正确的羊皮纸。

哈德里莎用独眼一份一份地审阅着来自不同哨站的报告，当她朝最左边的一份报告看去时，惊觉戴妮就候在她身边。

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哈德里莎发现她的副官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烦，但那表情转瞬即逝，戴妮重新表现出作为一名哨兵中尉应有的沉稳。

哈德里莎很难判断戴妮等了多久，她尽量不去想假如现在是战时，站在她盲区的不是戴妮，而是兽人，会发生怎样的后果。哈德里莎站起身来，迎上戴妮的目光，她没有对自己的大意或副官的不耐烦表示懊恼。

“什么事？”

“是您让我来的。”

哈德里莎是传召过戴妮，但她把这事儿给忘了。她点了点头，说道：“我已经看完了所有报告，得立即向达纳苏斯发出警报。上次我们在哨站附近遭遇的兽人袭击是攻击性最强的一起，但并不是唯一的一起。”

“他们以前就侵入过这片区域，您觉得这起事件有那么严重吗？”

“这事儿重要到需要立刻通知珊蒂斯将军。找个角鹰兽骑手，一刻钟内准备出发。”

戴妮敬了个礼转身离去。哈德里莎又看了一次报告，而后用羽毛笔在羊皮纸上写下了她能想到的中肯建议，以及事件之间的关联。当她写完时，戴妮已经回来了。

“骑手已经准备就绪了。我挑选了艾拉德里娅·云翔。”

指挥官点头表示赞同。艾拉德里娅是一名专业骑手，可以称得上是灰谷中最出色的了。

哈德里莎将羊皮纸封进一个小口袋，而后再次站起身来，快步走向等候着的信使，戴妮则跟在她身后，离她一步远。信使骑在一头巨大的苍绿色动物身上，它有着生有利爪的前肢和长着羽冠的猛禽头部——头上还有一对长得骇人的鹿角——身体堪比一头最壮硕的雄鹿，一双橙色的翅膀色泽如同夕阳般灿烂。角鹰兽的双眼迸射出凶猛睿智的光彩，它们是暗夜精灵的盟友，而非财产或宠物。骑手们需要与之沟通，而非对之役使。

指挥官走近时，艾拉德里娅俯下身来，她比戴妮更加纤瘦。骑鞍的另一侧绑着月刃和一个装满箭镞的箭袋。她的弓斜挎在肩头。

“除了将军，此信不可示以他人。”哈德里莎将口袋递给信使，吩咐道。

“绝不会有其他人看到信件。”艾拉德里娅允诺道。她直起身子向哈德里莎敬了个礼，而后将口袋挂进她弧形坐鞍下另一只更大的袋子里。

“速速前去，”指挥官继续说道，“当心海上。”

“风暴是我们这儿最快的角鹰兽，谁也赶不上它。”艾拉德里娅拍了拍坐骑的脖子，那长着双翼的猛兽点了点头，双眼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说完，她便驱策这雄壮的猛兽起飞。其他人向后退去，风暴展开宽大的羽翼升入空中。

哈德里莎羡慕地看着这对搭档飞走，身为指挥官，她鲜有机会乘坐这样的坐骑。

“我想把巡逻队的人数增加一倍，戴妮，”信使和角鹰兽远去后，哈德里莎说道，“昼夜都要增加，尤其是夜里。”

“兽人会更倾向于在白天入侵。”戴妮指出，那时候大多数暗夜精灵还在沉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夜里格外留神。”

她的副官没有质疑她的判断。哈德里莎遣退了戴妮，而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房间的布置很是简陋，只有一个坐垫和她写报告的必要工具，另一个更长更厚的草席是她的床铺。与某些军官不同，哈德里莎并不骄纵，她和士兵们的待遇相同。

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位高级指挥官心想，用不了多久，艾拉德里娅就能抵达达纳苏斯，飞过去不需要多久的。珊蒂斯将军将获悉她的担忧，并着手解决麻烦，这让她很欣慰。

尽管如此，哈德里莎意识到他们还需要建立更多的哨站。疲惫的指挥官躺在睡垫上，开始盘算现有兵力最好的安排方式，这让她的心绪更为镇定。等信送到将军手里，她的计划也将布置妥当，部落要是敢发动新的进攻，定会收到一份骇人的“惊喜”。只要打乱了他们的整体部署，兽人就不足为虑。

哈德里莎满意于自己的筹谋，又急于让疼痛的眼睛得到休息，她终于睡着了。很快，灰谷就会再度安全起来……

骑着角鹰兽在树林上空翱翔时，信使露出了微笑。他们已深入暗夜精灵的领地，而掠树飞行可以省去不少时间。艾拉德里娅向哈德里莎承诺，他们会尽快向达纳苏斯传信，她和风暴正全力履行这一承诺。更何况，他们也得对得起自己在其他骑手和坐骑中的美名。

角鹰兽扇动着有力的翅膀，迅速飞跃了几里路程。艾拉德里娅让她的同伴自行决定休息的时间和地点，关于这一点，经验丰富的骑手未必能比她的坐骑判断得更准确。

暗夜精灵在扑面的凉风中无比惬意，她知道风暴也有同感。艾拉德里娅俯瞰着身下的大地，打了个呼哨，示意风暴转向一个或许能为他们节约更多时间的方向。她拍了拍角鹰兽宽厚结实的脖颈左侧，用一连串触碰来传达她的意图。这办法比在风中喊话有效得多。

突然间，角鹰兽猛地摇晃起来，扑打双翼的姿态变得吃力而笨拙。暗夜精灵紧紧抓住坐骑，朝它翅膀的一侧望去。

两支粗大的箭矢射穿了它的翅膀，扎在靠近肌肉的位置。鲜血染红了风暴灿烂的羽毛，洒在了下面的树梢上。

艾拉德里娅看向另一只翅膀，在那里，第三支箭以同样的方式刺穿了风暴，那处的血流得更多，不仅染红了羽毛，还在背后的苍穹中留下了一片血雾。

这几箭射得非常专业，伤口让角鹰兽无法保持平衡。风暴的脚爪撕扯着树木，拼命挣扎着不向下掉落。残枝败叶不住地抽打信使，而角鹰兽的努力也愈发徒劳。

“啊！”一只如她胳膊般粗细的箭射中了暗夜精灵的胸膛，艾拉德里娅疼得喘不过气来，骤然失去了平衡，向后仰倒。

风暴撞击着树木，信使再也坚持不住，从坐鞍上坠落。

如果不是因为林中树木茂密层叠的枝叶，艾拉德里娅便将殒命于此。她接连摔落在一根又一根粗壮的树枝上，直到撞落的残枝堆成了一道阻止她再次坠落的屏障。艾拉德里娅挂在那里，脑袋和左臂垂坠，整个人都没缓过神来。

受伤的角鹰兽被困在了前方不远处的树林中。风暴剧烈地挣扎扭动，想要重获自由。被树枝缠绕的坐鞍将它卡在树间，直到它使用蛮力从中挣脱，而坐鞍则落在了树下几码的位置。

艾拉德里娅听到了角鹰兽气恼的声音，她努力坐起身，看见风暴正奋力挣扎。她的弓已经在坠落中损坏，于是她将之从肩上卸了下来。暗夜精灵遍体鳞伤，血流不止，一节小指还弯折成了一个怪异的角度，但她此刻只想着她的同伴和那只口袋。她敏捷地向风暴挪动，只在中途停了片刻接上手指，以便能更好地抓住树枝。

尽管已经从坐鞍中挣脱，角鹰兽仍在笨拙地扭动身体。艾拉德里娅几乎还没挪几步，角鹰兽便踩断了脚下支撑着它的树枝，巨兽发出了一声尖叫，而后猛地从层层枝干中跌落，最终在艾拉德里娅的视野中消失了。

她紧盯着下方不远处的坐鞍。尽管仍想帮助角鹰兽，但艾拉德里娅深知自己的职责是找回那只口袋。暗夜精灵最后扫视了一遍下方寻找风暴的踪迹，而后朝坐鞍跃去。

树枝勉强承受住了她的重量，尽管角鹰兽没有直接摔在树枝上，但枝丫仍受到了损害。艾拉德里娅迅速选出更适合承接她的树枝，而后跳了上去。

她落下的位置离坐鞍只有几码远，这时她才看到，那只大口袋是空的，装有信件的小口袋落在了更下方的位置，甚至可能落到了地上。

艾拉德里娅取下月刃，将之套在自己的护手上。思索片刻后，哨兵把箭袋也带上了。

遥远的下方传来了风暴的怒吼。暗夜精灵开始沿着一根根树枝向下跳落，最后她终于看到了一小块地面，以及那只小口袋。

“赞美艾露恩！”艾拉德里娅低声说道。她不顾手指的疼痛，抓住另一根树枝向下跃去。

一支箭从她耳边擦过。

她没有看到弓箭手，但根据箭矢飞来的方向，可以大致判断其位置。艾拉德里娅取下月刃，掷了出去。

月刃穿林打叶，迅速消失在视线中。

一个粗哑的声音发出了痛苦的嘶吼。须臾之后，月刃飞回暗夜精灵手中，刀刃处有新鲜的血迹。

信使深吸一口气，跳下最后一段距离，那只小口袋就靠在方才她跳下的树干上。艾拉德里娅伸手去取——

突然，树后出现一个青面獠牙的兽人，他高举巨斧冲向艾拉德里娅，意欲将暗夜精灵劈成两半。兽人浓密的毛发被绑成辫子，在奔跑中狂野地甩动，他宽大的脸上带着冷笑，露出长长的獠牙，他嘴里有几颗牙齿在之前的战斗中被打坏，让他看上去更加面目可怖。

信使及时举起月刃，挡住了兽人的攻击。强壮的兽人猛力的击打让她的整条手臂震颤起来，艾拉德里娅咬紧牙关，竭力不离开邮袋所在的位置。

咧嘴冷笑的兽人再次猛扑过去，暗夜精灵的每一根骨头都在她伤痕累累的身体中吱呀作响，但她仍坚守着阵地。即便如此，她知道僵局维持不了多久，马上会有更多的兽人加入战斗。

当她的敌人再度举起斧头砍下时，艾拉德里娅向后退了一步。此举令兽人觉得自己胜利在望，他冷笑的嘴咧得更宽了。

艾拉德里娅拼尽全力掷出月刃。距离虽不算远，但她决绝的一击使这把三刃武器具备了足够的杀伤力。

一片弯曲的刀刃深深插入了兽人的胸膛。

绿皮肤的战士趔趄了一下，这一击虽未让他毙命，却也使他伤势严重。兽人伸出一只手，试图拔出月刃。

兽人踉跄着后退，暗夜精灵猛地冲向他，将月刃扎得更深。与此同时，她将手伸向箭袋，抓住了一支箭杆。

艾拉德里娅猛地将箭矢插入兽人的咽喉。

将死的兽人喉咙里发出一阵咯咯声，却仍紧抓着暗夜精灵不放。两人一起倒在了地上。

艾拉德里娅奋力摆脱敌人。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听上去不似林间动物的动静，信使意识到更多的兽人到来了。她终于设法将敌人的尸体推开，但不幸的是，她无法立即拔出月刃。

左边传来一阵沙沙声，艾拉德里娅扭头看去，发现三个兽人从近旁的树后向她冲来。她使出狠劲，猛地将月刃拔出，转而面对那三个兽人，心知自己已经不可能对付他们了。

紧接着，又有两名兽人从相反的方向步入战场，使艾拉德里娅带着邮袋逃走的微渺希望彻底破灭。她暗暗瞥了一眼邮袋，如果她能为自己争取一些时间，至少还有机会毁掉密信。

向艾露恩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后，暗夜精灵向最近的三个兽人冲去。她大胆的举动起了作用：兽人迟疑了，他们原以为她会朝两个人的方向突围。艾拉德里娅趁机向前猛冲，掷出月刃。

旋转的利刃迫使三个兽人分散开来。月刃尖啸着掠过他们，而后又转了回去，但不是朝着暗夜精灵之前所在的方向，而是飞向邮袋所在之处与她会合。

但她低估了那两个兽人，至少是其中一个的速度。尽管艾拉德里娅抓住了月刃，那兽人却抢到了邮袋，狂野的战士一手抓着战利品，一边转过身来与她作战。

信使对着兽人挥舞着月刃，而后猛地飞起一脚。虽然兽人的体重远远超过她，这一脚的力量仍足以让对方倒抽一口凉气。艾拉德里娅乘胜追击，希望能打倒兽人，取回邮袋。

然而另一个兽人突然挡在了他们中间。他的闯入让他的战友有了喘息之机，现在两个兽人正同时对战疲惫的暗夜精灵。

艾拉德里娅知道另外三个兽人已经逼近。她被包围了。

突然，一阵低沉的吼叫声震慑了这些战士。一个巨大的身影从暗夜精灵身边掠过，用锋利的爪子撕碎了一个兽人的身体。

尽管风暴身上血迹斑斑——尤其是前肢——它仍对兽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它挡在艾拉德里娅身前，尖利的喙使兽人们望而却步。

风暴的到来正当其时，暗夜精灵趁势击退了另两个敌手，而后迅速瞥了一眼风暴，判断着它的伤势。风暴不能飞了——它垂坠的羽翼表明了这一点——

但它也许还能带着她逃离战斗。

但当务之急是取回邮袋。

“风暴！”看到角鹰兽有了反应，艾拉德里娅朝那个窃取了战利品的兽人打了个手势。

这只巨兽或许不能飞翔，但它仍有出众的跳跃能力。它用利爪驱散了近旁的两个兽人，而后转身跃过艾拉德里娅的头顶。

风暴落地后，兽人们纷纷向后退去。风暴没有理会另一个兽人，它猛咬住那个关键人物。即使面对这样的威胁，那兽人仍紧抓着邮袋不放手。与此同时，艾拉德里娅也冲上前去，希望能在兽人被风暴分散注意力时对他展开攻击。

风暴张大鸟喙，向前伸出脑袋。

一支长矛从一侧刺中角鹰兽的胸口。风暴发出一声震惊的嘶叫，踉跄了一下，和它的骑手撞在一起，将艾拉德里娅撞倒在地。

艾拉德里娅滚倒在地，眼前天旋地转。她的胸口一阵剧痛，几乎让她昏死过去。

痛苦中传来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短促尖啸，艾拉德里娅听到一声沉闷的重击声，接着是风暴的尖叫。片刻之后，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无力地倒在了她身旁，大地为之一震。

痛苦吞噬了她……直到一切都从眼前消失。

一个与艾拉德里娅缠斗过的兽人俯身察看一动不动的精灵。鲜血从信使左肺处深深的伤口中汩汩流出，当她在地上翻滚时，月刃上的一道弧形刀锋刺穿了她的身体。

“有什么好看的？”另一个兽人问道，“伤口这么深，她不可能还活着。”

“如果她还活着，”一个更低沉的声音隆隆地说道，“也配得上一个战士的死法。面对一场毫无胜算的战局，她仍如此坚决无畏。”

一道身影从第二个兽人身边走过，那是一位更加壮硕的战士，拥有棕色的皮肤，而非绿色。他单手握着一把双手斧。巨大的斧头被打磨得锋利无匹，沁着洗不去的陈年血迹，其最显著特征的之一就是斧柄附近的许多小洞。

其他兽人也都聚集在了一起，他们的数量加起来有十几个，其中三个身上带着之前与角鹰兽战斗时留下的伤口。

一名战士将邮袋交给了他们的首领。

“她断了气，已经死了。大酋长，这就是她拼命保护的东西。”

兽人大酋长将巨斧挂回背上，而后接过邮袋。他是一个玛格汉兽人，因而皮肤呈棕色而非绿色。他的下颌比大多数兽人都要宽，一对突出的粗大獠牙如匕首一般锋利。与部落里的其他兽人不同，他的头上并无毛发。这位领袖的肩甲由被他杀死的大型食肉动物的头骨打造，双肩分别装着一根弯曲的巨齿，这是为了向他的父亲格罗玛什致敬。因为这对巨齿的主人就是他父亲击杀的恶魔领主玛诺洛斯，后者将兽人们变成了邪恶的燃烧军团的奴仆，正是格罗玛什将他的子民从恶魔的血咒中解放了出来。

大酋长随手撕开邮袋，读着信中的消息。他最初的反应只是一声简短而满意的咕哝。

“先祖之魂指引着我们。让我们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如此才能抓住这个猎物。”他把羊皮纸塞进腰间的口袋，“命运与我们同在。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暗夜精灵的反应正如我所料。”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无所不知！”递给他邮袋的兽人高声宣布，“他让敌人走向末日，并嘲笑他们无谓的挣扎，谁也逃不过他强大的战斧——血吼！”

“血斧很快就会饮到更多暗夜精灵的血。部落荣耀永在。”加尔鲁什回答道，他的语气中充满期待，“现在这里是我们的领地了。”他环顾四周。“这么多木材。这么多未开发的矿藏。愚蠢的联盟不懂得利用他们的天赐之地。而我们——我们将在这里建立一个堪与奥格瑞玛媲美的城市。”

其他兽人发出了一阵低沉有力的欢呼。尽管置身荒野，他们仍担心可能会有其他人听到他们的声音。兽人们不怕战斗，但这个任务是全盘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否则大酋长本人也不会亲自来此坐镇。信使是一个意外：斥候远远发现了她，对她的路线和速度产生了怀疑，认为她一定携带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于是立即上报了他的发现。而加尔鲁什也毫不犹豫地命令麾下的弓箭手将角鹰兽射落。

“该看的我都已经看过了。我们回去吧。舰队就快到了。”他咧嘴一笑，已经想象到他们的“货物”会如何大开杀戒，“我一定会给联盟准备一份大礼……”

战士们又一次发出低沉的欢呼。加尔鲁什解下血吼迅速一挥，令人不安的尖啸再度出现，酋长放下战斧，声音随之戛然而止。他双手握着武器，领着麾下的战士们向东而去。

在他们身后，艾拉德里娅微微一动，发出一声短促的呻吟，接着陷入了死寂。

第五章

高阶女祭司依诺为加洛德·影歌安排了妻子的后事。莎拉希尔平静地躺在神殿中专为此类悲伤场景预备的区域，她身着艾露恩姐妹会的服装，尸身被安放于一个两侧刻有多处女神的标志——一弯新月——的大理石平台之上。在艾露恩的光辉的照耀下，她面容安详。那些与莎拉希尔相识的人们前来致哀，她们单膝跪地，低声为莎拉希尔的灵魂向月神祝祷。

神殿从不拒绝信徒们的来访，尽管大多数人都是夜里前来吊唁的，但时间对加洛德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他一直斜靠在爱人身边，要么向艾露恩祈祷，要么在心里对妻子说话。加洛德仍穿着来时那件棕绿相间的衣服，旅行斗篷则收束在一旁。他的发须有些蓬乱，但此时他无心关注这些小节。

通常这里总有两位女祭司当值，但在前卫兵队长的要求下，泰兰德将她们遣走了。加洛德十分感激她们为妻子所做的一切，但他仍希望能在没有其他哀悼者在场时与妻子独处。

他将头靠在交握的双手上，再次对莎拉希尔喃喃低语。他追忆起他们共筑首个爱巢的情景。那个房子十分简陋，原本只是在规划好固定居所之前暂时的落脚之处。而他们在建造过程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让二人更加亲密。

加洛德抬起头来——敏锐的直觉让他意识到还有另一人在场——他转头向入口看去。

“我很遗憾你痛失所爱，”珊蒂斯缓缓开口，“愿月亮母亲指引她的灵魂。”

这位哨兵部队的将军如夜刃豹一般轻捷地走向加洛德，在后者看来，昔日一别后，她的身型容貌似乎并无改变。珊蒂斯将头盔放在臂间，因而他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她的脸庞。她一如既往地隐藏起真实的情感，只是脸上闪过了一丝在他看来代表着愤怒或不安的神色。

珊蒂斯是泰兰德的养女，但她们如亲生母女一般相像。然而，高阶女祭司有一种加洛德鲜少在珊蒂斯脸上看到的柔和。将军的穿着打扮与其性格相合，光洁的紫色铠甲紧紧包裹着她的大部分躯体。这套铠甲的设计兼顾了灵活性与防御性，肩甲能让珊蒂斯不受阻碍地即刻举起弓箭或是利剑，她的头盔——仅

遮住了上半边脸——也是按照这两种思路打造的，它能够在不触碰暗夜精灵又长又尖的双耳，或是缠住珊蒂斯暗蓝色的长发的前提下，快速地戴上或取下。

“谢谢。”当她大步走向他时，加洛德站起身来直面对方。两人有着同样阴郁的表情。

“我记得她，”将军看着那一动不动的躯体说道，“她很优秀。”

“她曾鲜活地活着，她曾尽情地感受生命。她走到哪里，世界就因她熠熠生辉。”

珊蒂斯走向莎拉希尔，加洛德没法再看清她的表情。“你真的很爱她。”

“当然。”

“我真羡慕她。”

他发出了一声叹息：“珊蒂斯——”

暗夜精灵女子回头看向他。她眼眶湿润，这眼泪却并非全然为亡者而流。“对不起，是我唐突了。你知道我对你怀有最深的同情。在这么久的……之后，突然失去了她。事情不该是这样。”

“珊蒂斯……”

“我该走了。”她喃喃道，看上去仿佛比加洛德更加难过。

他想轻轻拉住她的胳膊，可珊蒂斯毫不犹豫地躲开了。但她无法阻止他跟在自己身后，于是两人默然走出了圣堂。

加洛德环顾四周，见附近空无一人，于是低声说道：“我一直欠你一个道歉……”

“你不欠我的。我们之间也并未实际发生过什么。”

他回头看了看圣堂，露出愧疚的神色，接着说道：“我承认曾因你的青睐欢喜不已，尤其是当你长大成人之后，但我们要走的路却是截然相反的。战争折磨着所有人，在那以后，我一心只想忘却那些杀戮和死亡。我从不想成为领袖，成为英雄……”加洛德颇为自嘲地说出最后那个词，“我觉得自己与这一切格格不入，但你不是。你有目标，有着对月神殿和高阶女祭司的责任。”

“她也——”

加洛德抬起一只手止住了她未竟的话语，出乎意料的是，珊蒂斯照做了。“泰兰德不仅救了你的性命，也代替了你死去的母亲，你为她全心奉献无可厚非。但她，以及她身后的我们的族人……一直以来都是，将来也还会是你关注的重心。”

珊蒂斯张了张口，然后又闭上了。她没有否认的意思，相反，她倾过身来，突然在加洛德脸上吻了一下。这一吻没有丝毫挑逗的意味，完全是出于对他不幸遭遇的同情。

“如果你需要聊聊，随时可以来找我。”将军说道。

说完，她转身离去。珊蒂斯没有回头，加洛德也没有与之道别。他只是目送她朝高阶女祭司的圣堂方向走去。

前卫兵队长往回走着，却发现另一个身穿铠甲的人远远站在对面。

“月神在上！”加洛德低语道，尽管那人戴着头盔，他仍觉得自己认出了她，于是向她招了招手。

然而，来者与珊蒂斯不同，她被发现后并未走近，而是转身离开了。

“玛维！”即便她听见了，也没有应声。加洛德不知所措地站了片刻，而后向他姐姐快步走去。

当他追至半途时，她已经转过了一个拐角。加洛德知道若是追不上她，便不知何时才能再次相见，于是跑了起来。他绕到那个拐角，却只看见目标消失在了神殿之外。

加洛德紧追不舍，来到了通往花园的长桥处。那时，玛维——如果真是她的话——已经过桥进入了花园。他跟在她身后疾行穿过花园，接着又折向东边，追着姐姐时隐时现的身影快速穿过城市，一直越过达纳苏斯的边界，进入森林。

他没有落后多远，但仍与目标有一段距离。置身于树林之中时，加洛德怀疑自己的追逐或许是徒劳的，但还是决定跟过去。

加洛德越过第一排树木，试图寻找正确的道路。他瞥见右手边的树干间，有个好像手臂的东西一闪而过，于是立刻转身追去。尽管不熟悉这片森林，加洛德的本能还是指引着他向前走去。他迅速判断出最易通行的路，并通过前方的景物推测着玛维可能去往的方向。

虽然看不到玛维，但他确信自己正在逐渐接近她。他心中升起一阵强烈的快意，但这种情感又与丢下莎拉希尔的内疚斗争着。他绝不能让玛维甩开他

——

一张长满尖锐长牙的血盆大口出现在他面前。

在接下来的几秒中，梦魇般的景象充斥了加洛德的视线。他看见一个狼一样的东西……但形态上又有些像人。它至少和他一般高，却要比他宽上两倍，也更为壮硕。它长长的利爪在他脸前闪过，但没有触碰到他。那双眼睛——

那并不是一双野兽的眼睛。

孔武有力的拳头直击加洛德的胸膛，让他倒吸一口凉气。暗夜精灵喘息着弯下腰，在意识里等着背后那或扑或咬的致命一击。

然而那一击并未到来，当加洛德挣扎着抬起头看向前方时，他发现又只剩自己一人了。只有那缓缓摇曳的树枝，证明了此前曾有什么东西站在他跟前。

加洛德朝那从未见过的生物追去，绕过了另一棵树——

——接着差点儿撞上了他的姐姐玛维，后者是突然站到他面前的。她脱下头盔，现出脸上那道纵深的伤疤，令加洛德吃了一惊。

“在陌生的地方，永远不要独自追踪。我记得这是我最初教给你的几件事之一。”

加洛德低下头，看见暗月刀的锋刃抵在自己胸前。他刚看见她时，就注意到了她腰间的这把武器，但没料到她会向自己动武。

看着加洛德手足无措的样子，玛维轻笑着收回了暗月刀。片刻之间，她便将武器挂回了腰间。

“我以为所有人之中，我至少可以相信自己的姐姐。”

“或许是比一厢情愿的爱情更值得相信。”她回敬道，“之前从神殿里离开的是珊蒂斯·羽月将军，对吗？”

“玛维……”

“多年前你消失的时候，给她的打击可不小——”

“够了，玛维！”他与姐姐重逢的喜悦很快就被玛维那些关于珊蒂斯的风言风语冲淡了，但他仍试着恢复最初的热情，毕竟，他们已经太久没见面了。“我很高兴再见到你！我之前还担心回来能不能与你相见。我一直希望能与你重逢。”

“为什么？”

她的反问让他差点儿栽了个跟头。“你是我姐姐！我唯一的骨肉亲人！我们已有几千年没见了！”

“这是谁的过错？”她的指责猝不及防。

“玛维——”突然间，加洛德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心中满是愤怒与痛苦的人，这并非他此前所期待的重逢。

玛维为他的天真摇了摇头。“你以为过了这么久，我就会忘记吗？你令我们蒙羞！你曾是族人的领袖之一！那时我多么为你骄傲。我的小弟弟是暗夜精灵的统帅！我看着你在战争中成长，在那个无能的贵族星眼死后接掌帅印，向世人证明，影歌这个姓氏值得所有人尊敬！”

“你不明白——”

“我看是你一直都不明白。你显然从未明白何为责任与忠诚——”

她迟疑了一下，注意到他脸上有些异样。直到这时，加洛德才发觉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从左颊淌了下来，他感到眼睛周围一阵刺痛，于是伸手在脸上摸了摸，而后看向自己的手指。

血。加洛德记不起自己何时受过伤，他猜想可能是遭遇那神秘生物时发生的。然而，他并不记得那野兽曾抓挠过他的脸。

“伤在眼睛附近，这很危险。”他姐姐说道，语气中有一种令人讶异的温柔。她伸出一根手指触碰那刺痛的地方。“你在路上摔倒了吗？我记得你以前打猎时比现在强多了。”

加洛德此刻才想起，自己还没来得及向玛维说起那令人惊讶的遭遇。“玛维！林中除了我们还有别的东西！那东西我从未见过。刚刚在追你的路上撞见了它！它可能还在附近——”

她脸上的嘲弄消失了，换上了战士的神态。“这是那东西伤的？它长什么样？”

“不……这可能是我撞上那生物之后被树枝划的。它没有袭击我！”加洛德回想着，“我没怎么看清。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觉得那东西有点像狼！我只看到了爪子和牙齿，外形和我们很像，但体形要更宽一些……”

“噢。”玛维似乎失去了兴趣，“是它们。没什么好怕的，它们不敢与高阶女祭司或大德鲁伊玛法里奥作对。”

他难以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就这么轻易地被忽略了。“它们？还有更多这样的东西，在达纳苏斯的边界处游荡？”

“别想了，弟弟。它逃走了，不是吗？这就说明了一切。它们就是一群躲在暗处的胆小鬼！讨人厌的狼人甚至都保不住自己的家园。”

“什么是——”加洛德话未说完，玛维已经开始继续前行。她不是直接去往达纳苏斯，而是选了一条绕过都城东部的路。加洛德加紧步伐跟上。

“照我说的，忘了它们，”她重复道，“再说了，守卫都城显然不是你的职责。几千年前你就抛下所有责任了。”

这话很伤人，但确实不假。加洛德面露苦色，仍想为自己辩解几句：“玛维，我尽忠职守了几个世纪，为族人奉献了——”

“尽忠职守几个世纪？”她嘲笑道，“那算什么！加洛德，从我成为艾露恩的女祭司开始，到后来我成为守望者，直到今天，我一直在为族群尽忠！我自愿看守伊利丹·怒风，即便这意味着我的命运就此和他缠在一起几千年！灾难降临时他趁势逃脱，但我仍要追捕他！我成了他的俘虏，从酷刑中活了下来，才有机会完成那件我从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手刃大德鲁伊那该死的孪生兄弟！”

“玛维！”

她挥开了他伸来的手。“别可怜我！我选择了责任，而你没有。这意味着我有时必须做出一些不被人理解的决定，他们要很久之后才能明白，但我并不后悔。”

“我明白。你总是决心去做那些对所有人都最好的事情，无论在别人眼里你是什么样。我一直都敬佩你的坚决。”

他姐姐的表情稍稍放松了一些，目光中有一丝疲惫。“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事。”

这一次她没有甩开他的手。他伸手轻抚她的肩膀，希望她隔着铠甲也能感受到他的安慰。“我一直很想念你。在我所抛下的人里，我最想念你。”

“羽月将军可不会乐意听到这话。”

“别开我的玩笑了。现在别。”

她拍了拍他的手臂说：“是我的错。你刚刚经历了如此沉痛的损失。我记得莎拉希尔，她在艾露恩姐妹会的武力训练中表现很好，本可成为一名优秀的

守望者。”

他感觉有些不安。“我该回去了。我很抱歉，玛维。以后——”

“好的，我们以后再聊。走吧。我向你致以哀悼。”

加洛德迟疑了一下，然后转过身。但就此离开带来的歉疚感不绝于心，这使他几乎立刻回头看去。

玛维已经走了。

前卫兵队长几乎要喊出声来，但他忍住了。他皱起眉头，看向姐姐此前站立的地方，而后转身赶往达纳苏斯，赶往他的莎拉希尔身边。

在达纳苏斯附近的另一处林中，一些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穿戴比其他暗夜精灵更优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他们柔顺的长袍装饰精美、光华灿烂。

他们显然同属暗夜精灵，但却是上层精灵，暗夜精灵旧贵族中最高贵的分支。然而在上古之战后，他们因为继续使用奥术魔法而被同胞们驱逐。上层精灵一度人数众多，但一些人在侍奉高傲而邪恶的女王艾萨拉期间死去了，还有一些则转变了形态，变成一种被称作纳迦的爬行类海怪。

作为来自埃雷萨拉斯的难民——如今那个地方更广为人知，也更恰如其分的名字是厄运之槌——这些上层精灵法师和追随他们的幸存者们仍被达纳苏斯的大多数人排挤。尽管上层精灵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决然独立的姿态，但他们发现自己实际上需要他人的帮助。然而，他们的傲慢却并未因此减少半分，上层精灵也从未停止对奥术魔法的研究，无论那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共有二十人参加了聚会，二十个最强的人。瓦尔丁·觅天者是这二十人的领袖，他还有更大的野心：成为上层精灵议长——大法师莫丹特·永影的继任者。瓦尔丁正领着那二十人施展法术，这是对他们能力的测试。能量旋涡在施法者们围成的圆圈中汇聚。男男女女都神采奕奕，不仅因为法术能量的照耀，也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的喜悦。

瓦尔丁打了个手势，法术能量便汇聚为一个强大紧实的球体；他又打了个手势，几道弯曲的能量线从球体中射向四方。

我们现在准备好了，他通过法术创造的联结对其他人说道。

上层精灵们整齐如一地在空中画出一道咒符。能量线越发强烈，更多能量喷射出来，球体急速地搏动着——

一阵可怕的狂风横扫而过，上层精灵们被冲击得惊叫起来。人圈散乱了，但瓦尔丁仍维持着联结的稳固。他们已经努力到了这一步，他不愿就此失败。

接着，一阵雷鸣般的声音席卷大地，瓦尔丁抬起头，却发现天空万里无云。他看向猛烈摇晃的树梢……即便有风，树梢也不会晃动得如此剧烈。但实际上，那些震耳欲聋的声响正是它们发出的。

“坚持住！”瓦尔丁对几个同伴厉声喝道，林中发生之事明显不正常，这让他们神经紧张，很可能会造成法术的失败。瓦尔丁以身作则，更加专注于法术，并极力让其他人也继续勉力维持。

巨大的咔咔声淹没了此前的轰鸣。邻近的一棵树弯折下来，它的枝条像无数海怪的触手，伸向树下的上层精灵。

更多弯折声在会场四围响起，附近的巨树纷纷向施法者们伸出枝条。

法术的联结减弱了，瓦尔丁也无力维持它的完整。汇聚的能量黯淡了下来，能量线消失了，能量球渐渐收缩——接着发出嘶嘶的声音消失不见。

它消失的时候，许多精疲力竭的上层精灵颓然瘫倒在地。瓦尔丁仍然站立着，尽管站着也颇费气力。他咬紧牙关，在树林中寻找引发这场灾难的缘由。

“关于你们练习奥术魔法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隆隆响起，“这违背了大法师和我达成的一切共识！”

一名法师伸手指了指瓦尔丁左侧。那里的树枝和灌木自动让出道来，现出一个只拿着一根法杖的孤独身影。

“大德鲁伊……”瓦尔丁没有向玛法里奥・怒风鞠躬，但他还是点了点头以示尊敬。“我一再提请对我们的协议做一些细微的更改，但从未得到恰当的回复。我们需要更多余地，如果我们的力量得不到充分使用，我们就无从进步……”

玛法里奥朝瓦尔丁大步走来，而后轻轻举起了法杖。瓦尔丁明智地不再言语。“我和莫丹特还在考虑你们的提案——这已经不止一次告诉过你了——没有回复的原因，你也已经知道了！上层精灵的名声总会被他们的过去牵连，身为大法师的高徒，你应当明白这一点。你们上层精灵选择待在埃雷萨拉斯，保护你们自己的城市，而置外界随处可见的血腥战争于不顾。”

“我们为自己的家园而战！”

“当女王的顾问萨维斯监造那个将燃烧军团引入我们世界的传送门时，你们袖手旁观；当女王艾萨拉选择了恶魔而不是她自己的人民时，你们沉默不

语；你们继续操练奥术魔法，即便它会招来燃烧军团。那些千年前的末日记忆仍未从族人心中抹去，甚至接纳你们进入达纳苏斯就已经足够艰难了。”

“我们能来这里多亏了你的允许，大德鲁伊！我们有信心重返暗夜精灵社会，但也希望能保留我们自己的特性！然而，正如你指出的那样，我们仍在受排挤！我们必须能够公开修炼法术，否则就表明你和高阶女祭司的承诺都是一纸空谈！”

大德鲁伊走近了些，一直来到他与瓦尔丁触手可及的地方才停下脚步。玛法里奥金色的双眼闪烁着锐利的光芒，上层精灵的傲慢收敛了几分。

“我们正尽力让上层精灵重新成为社会的一员，但这种事不会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玛法里奥沉静而坚定地回答道，“这有一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或许要好几年。耐心是我们都需要培养的美德，瓦尔丁。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成功便指日可待。莫丹特也明白这一点。”

瓦尔丁看上去并未被说服，但他点了点头。玛法里奥转向其他聚集在一起的上层精灵：“回去把我的话转告其他人，告诉他们高阶女祭司泰兰德和我都会信守诺言。”

其他施法者即刻离去。即便是上层精灵也敬畏着传奇的大德鲁伊的力量。

只有瓦尔丁落在后面。“我无意冒犯，大德鲁伊。我只是在寻求自己的道路。”

“莫丹特和我都知道你在寻求什么。”说完，玛法里奥转身向林中走去，不再多说一句，也没再看瓦尔丁一眼。

瓦尔丁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目送大德鲁伊远去，直到玛法里奥离开多时，法师英俊的脸上才现出怒容。

“我们会有耐心的……但有限度，”他喃喃道，“只在一定的限度之内。”

瓦尔丁怒容满面地跟在同伴们的身后。他沉浸于盛怒之中，并未留意周边的环境。对他而言，树木就是树木，而森林不过是一片树丛。他正穿越的灌木只是一堆过度生长的杂草而已，若非此地东道主的缘故，他即刻就能铲除它们，清出一条路来。上层精灵为奥术而生，他们习惯于征服自然，而不是像达纳苏斯的建造者们那样与自然和平共处。和许多上层精灵一样，瓦尔丁只崇拜力量。大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是强大的，因此，瓦尔丁向他们俯首。然而，达纳苏斯其余的那些人……

法师踢到了什么东西，差点儿被绊了一跤。他知道这片森林杂乱无序，于是看也不看便踢开那东西，继续在灌木丛中行走。他率队来到这里是因为此地偏远，除此之外，他蔑视这里的一切。他希望赶紧回到上层精灵建立的更为文明开化的地方。

于是，瓦尔丁踢到的那只手，以及这只手的主人——一个不久前还是瓦尔丁队伍中一员的上层精灵，继续不为人知地横在那里。

第六章

突如其来的风暴猛烈地拍打着几天前驶离港口的十艘巨舰，很快便演变成了兽人船长见过最强烈的暴风雨之一。此刻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海水翻涌，布里宁咆哮着号令船员，试图把控旗舰。如果他不能在风暴中稳住局面，整支舰队就会因船长们的各行其是而陷入混乱。考虑到他们运输的货物，那样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又一个巨浪打来，航船被抛到空中，又重重落下。布里宁紧抓栏杆。那些从未航海过的人没法想象到，海水像岩石一样打在身上会是什么感受。此刻整艘船都在摇晃，船体发出了可怕的咯吱声。

上方传来的一声尖叫迫使船长将视线移向暴雨之中，恰好瞥到一个原本在缠结的绳索上工作的水手落入海中。布里宁咕哝了一声，但没有喊人前去营救。在这样的风暴之中，那个倒霉的水手无疑已经死去了。兽人军官更关心如何让剩下的水手和他的舰队——所有的航船——都平安无事。布里宁曾向大酋长发誓，他有能力完成这项使命。

一个水手的喊叫声让船长转过身来。那兽人发疯似的指向后面一艘航船。布里宁擦去独眼上的雨水，朝那个方向斜眼看去。只见那艘船上升起一道亮光。

火。

这火可能是由闪电引起的。然而，火势已经蔓延到了甲板上的大部分区域。通常情况下，闪电更容易击中帆布、绳索和桅杆。

雷霆咆哮。布里宁的心神被远处的景象牵引，没有注意到雷鸣……直到它被一声更猛烈且近在咫尺的吼声盖了过去。

他踉踉跄跄地奔向对面的栏杆，舰队中的第二艘航船正从滔天的巨浪中穿过。那艘船猛烈地摇晃着，却与风浪拍打的方向相反，仿佛被船体内部的什么东西所撼动。

船长拿出自己航海时从不离身的小望远镜，握住铜质的镜筒，将目光聚焦到那艘姐妹船上。安置在桅杆和其他战略区的油灯提供了充分的照明，让他看

清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切。

第二艘船的船长，一个由布里宁提拔的粗犷船员，正号令他的水手们用长矛武装起来。在船尾附近，三个兽人正用油布点燃火炬。尽管他们都是体魄强壮的战士，却依旧看上去焦虑难安。

布里宁咒骂了一声。他挥舞着小望远镜，试图让另一艘船上的人注意到自己。但无人回应。现在他明白了，更远的那艘船上蔓延的大火，多半是因为水手们做了同样的尝试，却没能控制住局面。

布里宁想起了之前那艘航船，于是调转望远镜看去。

令他震惊的是，那艘船不见了。那样的火光应该很明显才是……除非船已经沉没了。

布里宁诅咒了一声，然后看向他的大副叫道："信号灯！快！"

当他发出这个命令时，旗舰仿佛撞上了坚硬的暗礁，摇晃了一下。布里宁摔到了一边，副官也跪倒在地。另一个水手从栏杆边跌了出去，落入咆哮的大海。

又一阵重击震得甲板咯吱作响。布里宁挣扎着站起身。"风暴把它们都惊醒了！别管信号灯了！准备好安眠粉，撒到食物和四根长矛尖上！让下面那东西安静下来，否则我们会和其他几艘船一样倒霉！"

大副和其他水手依令行事，布里宁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那艘姐妹船上，那里的情况更糟糕了。他们怎么还没让那野兽安静下来？他想着。

布里宁迅速瞥了一眼甲板，找到了答案。装着能让野兽们昏睡的草药合剂的木桶已被炸成焦黑的残片。暴雨本不能打到船长舱室檐下那篷布覆盖的容器，但闪电可以——而事实也是如此。整个地方都被炸毁，唯一能让那野蛮的货物安静下来的办法也灰飞烟灭了。

旗舰摇晃得不再那样厉害。布里宁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孤注一掷的念头，他冲向船舱入口，正好大副从里面走了出来，后者看上去精疲力竭，却志得意满。

"它刚刚醒过来了！被我们及时发现——"

船长打断了他："谁是最好的射手？"

大副咧嘴一笑道："当然是我，船长！你知道的！"

“我们储备了足够多的药粉！你能射几袋过去吗？”布里宁指向另一艘船，“他们失去了补给！”

“是！”

又一声吼叫从另一艘船上传来。布里宁举起了望远镜。

举着火把的兽人们冲向船舱。在那里，几个拿着长矛的水手正准备走下去。

他们身后的甲板突然爆裂了。

布里宁不由得倒吸一口气。他并未看到闪电，这是怎么回事？

当碎裂的木板掉落时，答案不言而喻。一只巨手突然从破损的甲板中伸出，然后又缩了回去。航船摇晃得更厉害了。

几个水手冲向那窟窿。此时，布里宁的副手回来了。

“两袋！”那兽人在暴风雨中呼喊，“往哪儿射？”

“甲板上他们能看见的地方都行！快！”

“是！”大副将一只小麻袋绑在了箭杆上，而后准备发射。即便是在这样的风暴中，一个训练有素的兽人射手仍有把握准确地命中目标。

但在布里宁的副手射出麻袋之前，那艘船摇晃得更剧烈了。全副身心扑在那窟窿上的船员们被突然甩向护栏。两个人翻倒了下去，另一个在最后关头抓住了栏杆，保住了性命。

大副换了个位置准备重新射击。但那船上的兽人们被摇晃得前仰后合，增加了几分射中他们的风险。

第二艘船再一次倾斜，又一阵大浪打来，船身几近倾翻。当航船摆正时，弓箭手一箭射了过去。

布里宁发出了一声欣慰的咆哮。这一箭扎扎实实地落地了，离那窟窿只有一码之遥。一个水手注意到了它，于是跑过去取那口袋。显然他知道旗舰给他们送来了什么。

“快！另一袋！”船长命令道。一袋药粉就足以使野兽安静下来了，但再来一袋更能确保成功。

大副举起了弓——

那艘船朝向旗舰的一侧破裂开来，一只恐怖的长着蹄子的腿踢了出来，接着又缩了回去。

破损的航船在狂暴的海浪中颠簸，新开的裂口没入水中，海水涌进了破碎的船舱。

“别管药粉了！”布里宁咆哮道。

他不必再说什么了。大副放下弓箭，跑去指挥船员们朝那破败的航船驶去。

一个浪头打来扶正了船身，但那显然变得更加狂躁的货物又猛地一击，蹄子踢碎了木板。那窟窿几乎大了一倍。

航船到了如此地步，它接下来的命运已毋庸置疑。海水灌了进来，部落的巨舰迅速沉没。片刻之后，甲板就已经与海面平齐了。

兽人们纷纷跳进翻搅的海水中，试图游向旗舰。一些人即刻被海浪卷走，没能再浮上来。

狂野的吼叫从船舱中传出。巨手粉碎了残余的甲板。那生物使尽了全身力气，却也来不及完全爬出来。

甲板沉入水中。海水将那艘船推得离舰队更远了。船上的灯笼一个接一个地熄灭，只留下罹受厄运的航船的剪影。

最后一声挫败的吼叫在风暴中响起。那剪影的轮廓改变了，好像有什么东西正从沉船的甲板中迸发出来。

布里宁紧抓护栏，他此刻不再想着救援的事，因为他自己的航船正面临着的新威胁令他惴惴难安。他想象着那巨兽正向他逼近……

然而，随着最后一个大气泡的升起，那艘船彻底沉没了。最后的沉没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那巨兽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旗舰驶近其中两个幸存者。布里宁怀疑只有小部分船员能够生还，可能数量还会更少。他哀悼着那些死去的勇士，接着意识到今晚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那批珍贵的货物已折损了五分之一。

“八个也行，”船长低声说道，“八个当然能行……”

但这取决于大酋长加尔鲁什。

布里宁希望不要再有什么损失了。如果没有更多损失，加尔鲁什想必将会原谅他的这次失利。

但如果大酋长真的怪罪于他，布里宁只求伟大的兽人首领能让他亲眼见到联盟在灰谷中覆灭。

这样船长也就死得其所了……

正有一些变化在我们之中发生，玛法里奥在大步穿越达纳苏斯时注意到。

但并非朝着好的方向……

大德鲁伊很清楚，这一令人不快的情绪从何时开始在暗夜精灵中蔓延，也知道它因何事而起。莎拉希尔，他们忘不了莎拉希尔……

暗夜精灵们曾在战斗或事故中死去，但他们从未因衰老带来的疾病而丧生。泰兰德和加洛德交谈过，并通过他了解了莎拉希尔的病情。

疾病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不是唯一的因素。加洛德和他的伴侣早已遭受了一系列虽然轻微，却越发频繁的病痛，玛法里奥分外熟悉这样的症状，他的肩膀甚至至今仍会不时刺痛不已。

穿过花园时，玛法里奥感受着附近的精灵们的情绪。阴郁的氛围在他们之中弥漫。他猜得出他们在想些什么，每个人不仅想知道那是否也是他们将会面临的命运，还想知道自己将会何时面对那种命运。

玛法里奥也好不了多少。

命运无可逃遁，但泰兰德正试图通过艾露恩姐妹会消除人们与日俱增的恐慌。她还注意到那些更年轻的族群——尤其是人类——是如何对待衰老和疾病的。的确，衰老和疾病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自我救赎。而现在，无论是大德鲁伊还是他的伴侣都认为，他们的族人难以经受得住同样的考验。

玛法里奥极力不去想这种状况。他需要集中精神考虑会议的事。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代表们也快要到了。玛法里奥现在需要思考自己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何种目标。

“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

几乎无人能在不被大德鲁伊察觉的情况下靠近他，但说话的人却做到了。幸运的是，玛法里奥不是那种神经过敏的人。他只是转过身来，毫不惊讶地微微低头注视着一个人类。

此人正值壮年，下颌宽厚，双眼狭长。他身穿宽松简便的棕色服饰，尽管手无寸铁，举止间却仍是一副战士的英姿。

玛法里奥认识他，叫道：“伊德里克。”

伊德里克深深鞠了一躬，他棕黑色的长发向前垂落。“如果您今天有空的话，吾王吉恩·格雷迈恩想和您谈谈。”

大德鲁伊皱起眉头。“事实上，伊德里克，我必须现在就和他谈。他在哪儿？”

来者站起身来。“他在战士区附近等待，那条通向我们避难所的路上。”伊德里克露出一脸苦相，“说实话，大德鲁伊，我觉得吾王也希望如此。他知道时间紧迫。”

“带我去吧。”

伊德里克遵命行事。玛法里奥发觉这个人类的出现引起了附近暗夜精灵们的注意，丝毫不逊于精灵们对自身衰老的关心……尽管自联盟成立以来，人类和其他联盟成员就能够自由出入达纳苏斯了。显然他们认出了伊德里克是吉恩的副手，也同样认出了他的其他身份。年轻的人类只是直视前方，眼里似乎只有脚下的道路。但玛法里奥知道事实恰恰相反，伊德里克和达纳苏斯的市民们一样不自在，或许更甚。

伊德里克和暗夜精灵一样行动敏捷静谧，这不是人类应有的能力。他们出城的途中，他一言不发，但玛法里奥知道他在进入森林时终于放松了下来。人类在荒野中竟然比在城市里更为轻松，大德鲁伊觉着这分外有趣。

像往常一样，树木们迎接着暗夜精灵的到来。树枝随风摇曳，树叶沙沙作响。伊德里克没有留意这些，而玛法里奥却十分愉悦。他打了一个树木能够感知的手势，回应着它们的问候。

接着，欢迎被某些信息取代了。玛法里奥悉心聆听树语，他在等你，他在三疙瘩后面等你……

所有的树木都有名字，大多数名字连大德鲁伊也难以理解。暗夜精灵听到的只是那些名字的大致含义。树木的名字多半是其特性的呈现，据他所知，没有两棵树的名字是相同的。

玛法里奥知道三疙瘩的所在，它是这片树林里最早生长出的树木之一……几周前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棵树是这样自豪地告诉他的。他转身走向它，此时吉恩也走了出来。

“向您致敬，吉尔尼斯之王。”大德鲁伊庄重地说道。

“吉尔尼斯……”那个强壮而阴郁的人喃喃说道。吉恩·格雷迈恩的样子仿佛一头熊，尽管是上了年纪的。他的长相并不英俊，但有着威严的外表和一双锐利的眼睛，以及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难得的敏捷。和暗夜精灵不同，吉恩留着精心修剪的短须。他比伊德里克更为高大，这使得他在身高上与玛法里奥更为接近。

“吉尔尼斯……”国王反复念道，“只是徒有其名了，大德鲁伊。”

“不过是暂时的！”伊德里克脱口而出。

“我们拭目以待。”吉恩看向伊德里克，又补充道，“为什么大德鲁伊现在会出现在这里？我让你去安排一下和他的会面，不是把他拉来见我——”

在误会加深以前，玛法里奥出言劝阻：“是我让他带我来的，吉恩。我正好也想和你谈谈。随伊德里克前来能为我们节省不少宝贵的时间。”

“是关于会议的事吗，大德鲁伊？”

“当然。吉尔尼斯是我发起会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你的子民加入联盟的请求——”

“你指的是，重返联盟的请求，”国王苦涩地低吼道，“我曾愚蠢地以为，吉尔尼斯自己的事情能自己解决。”

“吉恩！诅咒不是你能控制的！你不能——”

“这不重要！”吉尔尼斯国王低声吼道，那声音一时间听起来更像动物而非人类。他向大德鲁伊倾了倾身，尽管玛法里奥个头更高，但暗夜精灵觉得他们的目光已几近齐平。吉恩看上去更高大，也更粗犷。“这不重要！我们被诅咒了，将来也会一直活在诅咒中！”

玛法里奥试图重新主导谈话。“我们本来是要讨论会议的事。第一批使者将会在明天到来。”

吉恩有些气馁。“是的，会议。他们现在有机会来审判我那愚蠢的错误了。”

“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理解这个时间召开会议的必要性，也明白你对过去发生的一切感到愧悔。他们同样赞赏你和你的子民将提供的一切。”

“他们明白我们所提供的一切是双刃剑吗，大德鲁伊？”

暗夜精灵伸手拍了拍人类的肩膀以示宽慰，吉恩默默地接受了。“你对它的控制远比你想象中的好。你提供的东西有益无害，吉恩。至少他们会认真考虑这一点的。”

“连暴风城也有此意？”

“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答复。”玛法里奥坦诚道，“但我对此充满希望。”大德鲁伊靠近了一些。“他要来了。这是我最想告诉你的消息。”

“暴风城国王也要来？”伊德里克脱口而出，“吾王！这意味着——”

“这不能说明什么。”吉尔尼斯之王即刻回应道，但他的双眼仍闪耀着希望的光芒，“不……或许这意义重大……如果他和我能搁置争议。我知道我很愿意这样做。”

“瓦里安·乌瑞恩是个聪明人，”大德鲁伊指出，“如果没有他，暴风城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吉恩终于由衷地笑了起来。“正如你所说，这消息让我心情愉悦！至少有了机会。如果他来了，也定会让过去的事情就此翻篇……”

玛法里奥退了一步。“我得回去处理会议的事了。我只希望让你放心，你有理由相信联盟会接受吉尔尼斯。我希望你能依诺参会，并愿意表现出你的谦恭和力量。”

“大德鲁伊，请放心，我会做好分内之事！”吉恩与玛法里奥握了握手，“我再次向你保证，我会履行我们达成的共识。唯有通过这次会议，我们才有希望重建家园。”

“我也向你再次保证，我会让所有人都明白这其中的重要性，包括暴风城。”

吉恩·格雷迈恩向伊德里克略一示意，后者便闪入了森林，而吉尔尼斯之王再次朝玛法里奥颔首表示了感激。“我知道你会尽力的。如果没有你，事情也到不了今天这一步，大德鲁伊。”吉恩咬紧牙关，“但你也知道，从现在起，事情全系于一人之手了。”

“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他会好好考虑的。”

“我相信如此，我们不妨也向你的艾露恩祈祷吧。我将接受任何我们能得到的帮助……”说完，国王也闪身进入了森林。

大德鲁伊站在原地沉思了片刻，凝视着吉恩和伊德里克离去的地方。

一个庞大的黑影从灌木丛中跃起，又再度消失在树丛中。那黑影的高度仿佛人型……但并非如此。

尽管并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景象还是略微扰乱了暗夜精灵的心神。他转过身来，再次暗自发誓将竭尽全力帮助吉尔尼斯的难民，包括确保让整个联盟都欢迎他们的回归。

毕竟，若不是因为玛法里奥，他们也不会身受诅咒。

第七章

哈德里莎没指望这么快收到达纳苏斯的回信，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在这段时间里无所事事。她认为兽人们已经有所行动，因此隔天就带着另一支小队前往暗夜精灵的大本营东部，一处名为梅伊瑟娜岗哨的山麓一带勘察。夏侬因一双锐眼被挑选同去，戴妮则留守阵地指挥军队，对此，哈德里莎的这位副手有些闷闷不乐。

“作为最高统帅，您更应留守后方，”戴妮以一种甚为恭敬的语气建议道，“以免在野外遇上什么麻烦。”

她言之有理，但另一个想法同时也在哈德里莎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或许戴妮认为她自己更适合应对行军途中的困难或是意外。哈德里莎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副官的建议。然而，途中身体不时感受到的疼痛，令让她不免怀疑自己是否应多听几句劝。

但当带着两名哨兵前去侦察的夏侬回来时，哈德里莎就不再想这些了。部落不太可能对如此偏僻的地方感兴趣，但哈德里莎故意选择了这里，因为敌人可能也有相同的考虑。学着站在敌人的角度想问题曾让指挥官多次幸免于难，尽管她有时也排斥这种思维模式，但她必须尽己所能地全面考虑所有情况。

当然，当哈德里莎宣布将要带队前往的地点时，戴妮和夏侬都将信将疑。

但夏侬现在看上去不再有所疑虑了。事实上，他不安的表情让所有等消息的人——尤其是哈德里莎——都紧张地坐直了身子。

“情况怎么样？”待他一走近，哈德里莎便立刻问道。

“您最好亲自去看看，”他喘了一口气，还未从疾驰中恢复过来，“这边来！”

听到这个奇怪的回答，指挥官挑了挑眉，招呼部队跟上夏侬。训练有素的夜刃豹们轻捷无声地跃入森林，跳过树丛，穿越崎岖地带。数千年来，它们的敏捷始终令哈德里莎赞赏不已。每只大猫都正值壮年。指挥官第一次想起了她从前驾驭过的那些夜刃豹，以及它们动荡一生的结局。有的夜刃豹在战斗中牺

牲了，但更多的则带着旧伤度过余生。这让她再度意识到，衰老正逐渐逼近她。

尽管目前还未出现任何迹象表明夏依和另两个哨兵发现了什么，暗夜精灵们仍目光警惕。夏依骑行时伏低了身子，可以看出他想让指挥官尽快抵达目的地的决心。在哈德里莎看来，这也是不祥之兆。

接着，在密林深处，一座起伏的山丘上，夏依突然让部队放慢速度，哈德里莎骑着夜刃豹来到他身边，倾身靠近了些。

“什么……”

“听。”

她知道他的听力也比大多数人更为灵敏，但即便如此，指挥官还是惊讶于他听到了些什么。就连夜刃豹也似乎没能注意到任何异常。

“我没有——”哈德里莎刚一开口便停了下来。一个微弱的声音从遥远的前方传来。一个古怪的、令人不安的声音，甚至带有一种奇怪的节奏，一个不断重复的节拍。

“那是什么？”一个暗夜精灵低声说道，“听起来很耳熟……”

“我去看看。”哈德里莎回头瞥了一眼部队，命令道，“夏依和我前去查探，其他人留在后面！如果需要你们，我们会发出信号。”

余下的哨兵面色不悦，但仍遵令行事。夏依驱策夜刃豹以缓慢小心的步伐向前行进，每一个步幅都控制得很精确。哈德里莎也让自己的坐骑配合着夏依的步伐前行。

当他们接近那声音的源头时，夏依将月刃拿在手中。哈德里莎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嗡嗡声萦绕在周围。那是一种令人头痛的尖锐噪音，伴随着吱吱嘎嘎的声响。指挥官认出那是树木折断的声音。

她现在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尽管细节仍不分明。兽人部落一直在疯狂扩张，他们贪婪地砍伐木材，用于建筑房屋、冶炼钢铁，以及建造他们不断壮大的舰队。

这就是他们觊觎灰谷的主要原因。

“我们最好走过去。”夏依在她耳边低声说道。

哈德里莎点了点头，纵身跃下坐骑，两人将大猫的缰绳虚挽起来。这些夜刃豹极为聪明，它们将遵照主人的命令守在这里，直到骑手再度召唤。在危急关头，动物们能快速前来救援，这对哈德里莎更为有利。

夏依伏低了身子，领头向前走去。风向一变朝他们吹来，不仅避免了他们的气味被兽人闻到，也带来了能解答了哈德里莎心中某些疑问的恶臭。

风中混杂着燃料和蒸汽的气味，那是地精机器的标志。从那令人窒息的浓烈气味判断，有好几台机器正同时运作。地精基本是与暗夜精灵对立的，他们信仰机器而非自然之力，对自然鲜有敬意。

“在那儿！”夏依指向东北方向，粗声粗气地说道。

起初，哈德里莎以为自己看到了几个披甲的巨人在森林中阔步行走，其中一个正要大开杀戒。它们一只手臂的末端绑着一把疯狂旋转的、类似刀刃却更为锋利的武器；另一只手上则装有一个巨大的四齿护爪，正抓着一根粗壮的橡树树干。巨人将旋转的刀锋朝那棵树扔去。

令哈德里莎感到惊恐的是，刀锋嵌入树干，就像劈开水面一般轻易。转眼间，那粗壮的橡树就摇摇欲坠，失去了生命。

但巨人仍不满足。它换了个姿势，将那棵树砍成碎块。

这时哈德里莎才注意到，巨人头顶有一个座位……一个绿皮肤、长耳朵，面露暴虐微笑的矮小身影正操纵着控制杆。

“一台伐木机，”她回头对夏依轻声说道，“一台地精伐木机！”确实有报告称一批机器被运往了遥远的东部，但在如此近的地方亲眼看到一台，着实令人不安。

“等等，”夏依耳语道，“接着听。”

她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一阵嗡嗡声便从另一个地方传来。当两人屏息凝视时，第二台伐木机开进了视野。这台银红相间的机器停了下来，上身转向一边，没有任何一个生物能在不折断脊骨的前提下做出这个动作。座位之上，另一个被装甲半遮的地精正审视着附近的树木。在选定其中一棵后，他推动了杠杆，旋转的刀刃便开始实施那恶魔般的行径。

哈德里莎暗暗诅咒着这样的暴行。她正要站起身——直觉却让她蹲了下来，此时，第三和第四台伐木机进入了视野。

“他们在此大肆伐木，”夏依告诉她，“我先前还看到了两台。他们肆意破坏灰谷的这片区域，仿佛那些树木毫无感觉、无足轻重！”

“六台伐木机。”哈德里莎算了算，“我们能解决它们——”

接着，眼前的景象演变为一场更加可怕的噩梦。另一台伐木机加入了，身后跟着一台又一台……很快便有超过二十台伐木机充塞了他们的视线，但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艾露恩在上！”夏依倒吸一口冷气，“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我们得走了！”哈德里莎回应道，她开始向后退去。两个哨兵盯着那恐怖的景象，往他们拴坐骑的地方回撤。

风向又变了。一阵夹杂着燃料和蒸汽的浓烈气味从哈德里莎左侧袭来。

“当心！”她大喊，将夏依从那个方向推开。

一台伐木机以碾压的姿态从树林和灌木间直冲而来，金属利爪撕扯着挡在路上的树枝。疯狂的尖笑盖过了刀锋旋转的声音。那地精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接着调转了控制杆。

刀刃朝哈德里莎挥来。她被迫闪向一旁，却因盲眼的缘故绊了一跤，刀锋恰好擦过她的肩膀。尽管哈德里莎身穿板甲，伐木机的刀片仍切开了金属，在她身上割下了一道细小却疼痛的伤口。

那伤口尽管不深，但足以让指挥官震惊，她成了地精理想的攻击目标。伐木机的上半身转向了她。地精操纵着旋转的刀片，又一次发出了疯狂的大笑。

不幸中的万幸，那个地精与他的同伴离得太远，加之摧毁树林造成的巨大声响，谁也没有听见他们的打斗，但哈德里莎并不能寄望于一直如此。至少，她和夏依必须逃离此地。

一把飞旋的月刃从她身边飞过，在被另一只机臂挡开之前，它离地精只有一码之遥。夏依的武器猛地在空中划过，深深插在了附近的树干上。

但这一击至少给了哈德里莎喘息之机。她及时跳出了地精的攻击范围，掏出了自己的月刃。

地精扳动了控制杆，伐木机隆隆地朝她推进。它的一只机臂被当作盾牌，另一只则握着旋转的多齿刀刃向前伸去。

哈德里莎预判着伐木机的路径，又根据自己受损的视力稍作调整，而后掷出了月刃。乍看之下，她扔偏了很远，但那月刃掠过咧嘴阴笑的地精时又转了回来。指挥官不动声色，生怕让敌人警觉。

然而，她低估了地精的实力及其装备。那矮小的生物推动控制杆，用于防御的机臂便以一种活物绝做不到的姿势，旋转着举过了头顶。

随着尖锐的“叮”的一声，月刃打在那根机臂上，弹飞了出去。哈德里莎咒骂了一声。

“来吧，紫人儿！”地精嘲笑道，“再靠近点儿！”

两根机臂从不同的方向朝她挥来，企图将她夹在中间一刀毙命。哈德里莎扑倒在地，险些被枭首。

她原以为地精会即刻反击，但那机臂突然疯狂地抽动了起来。指挥官站起身来，只见夏侬爬上了伐木机的一侧，他没拿月刃，但左手握着一把匕首，更适合对付机器操纵者——如果夏侬能再靠近一些的话。

地精没有让夏侬得手。伐木机挥舞机臂、摇晃躯体，企图震落夏侬。尽管没能得逞，但还是让哨兵手中的匕首无法发挥作用。

哈德里莎知道如果此时发送信号，让其他暗夜精灵前来救援，将会惊动全部地精和部落其他成员，让他们警觉联盟正在附近出没。她极力想着其他能解决这个落单敌人的办法。哈德里莎环顾四周，她自己的月刃离得太远，但夏侬的还插在近旁的树上。她迅速冲向武器所在的地方，希望她的同伴能拖久一点儿——但不要丧命。

尽管她毫不费力地来到了月刃的位置，将它拔出却要困难得多。月刃深深插入树干，即便哈德里莎用尽全力——她咬紧牙关，伤口剧痛——它还是没有松动。

嗡嗡声充塞了她的双耳。哈德里莎朝伐木机所在的方向瞥了一眼，但它们并没有出现在视野中……这愈来愈响的嗡嗡音并非来自那些机器。

哈德里莎蹲下身来。

落单的那台伐木机将刀片砍入树木，碎屑和灰尘如雨点般落在暗夜精灵身上。

一阵尖锐的声音撕扯着她的耳膜。哈德里莎滚向一旁，看到伐木机的刀片碰到了月刃。两者相击，伐木机和树木都剧烈摇晃了起来。

那地精诅咒了一声，同时扳动好几根控制杆。另一只机臂伸过来撑住了树干，在惊人的力量下，那架伐木机猛地挣脱开来。

哈德里莎没有看到夏侬的踪迹，她不免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他的月刃已经被毁了，她于是开始搜寻自己的那把。

那棵被砍的树木发出了一声不祥的嘎吱声。哈德里莎向后退了几步，但发现危险并不如她想的那般紧急。大树微微摇晃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平静。

地精调整着控制杆，再度向她冲来。此时，哈德里莎终于瞥见了瘫倒在另一棵树旁的夏侬。她在夏侬身上看到了伤痕，但那一动不动的身躯让她没法儿抱多大希望。

然而，看到夏侬却让她想到了一个孤注一掷的计划。指挥官希望自己对这棵树损伤程度的判断是准确的，否则她的举动只会是自寻死路。

“夏侬！”她大喊，“去他左边！”

地精立即做出了反应。他拉紧控制杆，将伐木机转向了他认为威胁所在的地方。

如果哈德里莎此时向他跃去，他定有足够的时间发现她，如此她的计划便会功亏一篑。相反，暗夜精灵朝那棵几近折断的树后方跑去。

地精发现那个男性暗夜精灵仍躺在原地，要么失去了知觉，要么就是死了。他拉动控制杆，伐木机重新朝哈德里莎驶来。

哈德里莎集中精神，从树后猛力一撞。这一撞让她的骨头都震动了起来，她听到了令人满意的断裂声。

大树倒了下来。

哈德里莎默默向艾露恩祈祷着。

她对树木的损伤程度和倒下角度的判断都很准确。巨树径直倒向了伐木机。

地精抬头看向那袭来的阴影，疯狂地调整控制杆，他控制着两根机臂举向上方。然而，机臂显然未能及时挡住巨树，地精挣扎着想要逃离座位。

但他失败了。

巨树将伐木机及其操控者碾落成泥，燃料箱也随之破裂。

伐木机爆炸了，金属碎片和地精的残骸四处横飞。

哈德里莎在巨树倒下以前就奔向了夏侬。只要她的军官有一丝生还的希望，她就不会放弃他。

“夏侬！”指挥官低声喊道，“夏侬！”

他没有动弹，但哈德里莎察觉到他还有呼吸。夏侬的头部一侧有一块严重的瘀伤，鲜血沾满了他的脸颊和手臂。

哈德里莎别无选择，她不顾胳膊上的疼痛，用双臂环抱住夏侬的上身，将他拖离原地。她扭头看了一眼，瞥见另一台伐木机正朝着之前被毁的那台驶去。哈德里莎俯身贴地，相信那驾驶员还看不到她和夏侬。即便如此，她还是加快了速度。要是他们被发现了，就绝无可能逃脱。

一道亮光吸引了她的视线。哈德里莎皱起眉头，她放下了夏侬，准备去拿回自己的月刃。这意味着要耽误宝贵的几秒钟，但如果没有月刃，她就无法保护自己和同伴。

迫近的伐木机的声响越来越大，但还没有传来发现残骸的惊叫声。指挥官寄希望于那些地精只想得到自身的原因，以为是驾驶员在伐木时计算失误致死，而不会想到他曾疯狂地追杀一名暗夜精灵。她只需要这误判的时间持续得长一些，让她能够回到坐骑身边。

哈德里莎拖着夏侬，终于到了几码之外敌人看不见的地方。停下来轻轻呼哨了一声。

在等待的过程中，她的心怦怦直跳。终于，夜刃豹小跑着进入了视线，脑袋在她腰间蹭了蹭。

第二只夜刃豹也朝前走来，它嗅了嗅夏侬，发出一声低吼。哈德里莎朝它嘘了一声以示安静，接着将一动不动的夏侬安放在夜刃豹背上。当一切都安置妥当之后，她骑上了自己的坐骑。

她身后响起了一阵骚动，地精们发现了那个哈德里莎希望他们以为是意外的事故现场。指挥官深深呼了一口气，驱策夜刃豹向前跑去。

她一刻也不敢放松，直到跑出很远。哈德里莎争分夺秒地回到队员们身边，见到她归来，精灵们都面露忧色。

“照顾好他！”她向两名士兵命令道。在他们搬运夏侬时，哈德里莎看向了其他人。“情况比我们想象得更糟！地精的伐木机比想象的要多得多！他们已经开始破坏这一带的森林了，想必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很遗憾。”

“我们应该冲过去干掉那些害人精！”一名哨兵咆哮道，“我们料理得了这些渣滓！”

其他一些人也举起月刃表示赞同，但哈德里莎即刻打消了他们想要发起进攻的念头。“我们不会采取自杀式攻击！现在先回去！这个消息必须传给达纳苏斯！”

“然后我们就这么等着？”一人脱口说道。

“当然不是！你问得够多了！”她转而命令那两个照顾夏依的哨兵，“保护好他！我们会骑得很快！”但当哈德里莎看到他俩的表情时，她止住了声。

“他死了。”离得最近的一名哨兵对哈德里莎和其他人说道，“已经有一阵子了。他头上的伤太重了。”为了强调自己的说法，她偏过夏依的脑袋，让队伍里的所有人都能看到那块发黑的瘀伤和愈流愈多的鲜血。哈德里莎在逃亡途中曾看到过，却没有留心。

尽管浑身疼痛，脉搏急速地搏动，指挥官仍怒容满面。又一名哨兵命丧部落之手。

“他们会付出代价的！他们会为所有的死难，包括这森林的损伤……付出代价！”

哈德里莎驱策坐骑前行，其他人紧随其后。她向后看了一眼。夏依的尸体被稳稳地缚在夜刃豹身上，与他们一道疾驰——她知道，死去的骑手很可能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第八章

虽然在会议召开之时，联盟成员将有一个正式的入场仪式，东道主还是为代表们的提前莅临做好了准备。暗夜精灵们希望能在都城中招待所有客人，但经过多方表决，最终决定除使者们和一小部分私人护卫可以留在达纳苏斯外，其他人都要继续待在他们的船上。所有人都将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列队入场，在此之后，他们将回到船上直至会议结束。

尽管和客人们的出发点不尽相同，高阶女祭司也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在这个敏感时期，各国在达纳苏斯城中的人越多，发生矛盾、进而使他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倾覆的风险就越大。考虑到各国仍未从大灾变中恢复过来，发生这种事的可能仍然很高。

塞拉摩是联盟中第一个抵达泰达希尔的。当大使及其随从自达纳苏斯的传送门中走出时，泰兰德和玛法里奥迎了上去。

“大法师特沃什，很高兴见到你。”高阶女祭司问候道。

黑发法师向两人鞠躬致意：“我以塞拉摩的统治者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的名义，感激你们在本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中的盛情款待。”

“你代表她前来，我们深表荣幸。希望吉安娜女士一切都好。”

特沃什理了理他黑紫相间的长袍。作为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的助手之一，他还穿着一件肩上有纹饰的精美金色背心。“我们周遭的麻烦接连不断，她决定留下来继续整编联盟军队。高阶女祭司，请您相信，她也非常愿意前来。”

“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她的军事才能堪称无价。”玛法里奥这样说道。

“至少在这一点上，她很像她的父亲。”特沃什没有继续说下去，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那场保卫塞拉摩要塞的战役中，戴林死于自身对兽人的顽固态度。彼时率军攻城的混血兽人雷克萨——他拥有一半食人魔血统——本不想要了这位海军上将的命，但戴林让他们别无选择。普罗德摩尔上将的女儿仍在为他哀悼，尽管上将的行为迫使她站在了部落，而非自己亲生父亲的一边。

高阶女祭司犹豫了片刻，然后问道："蓓恩还好吗？"

特沃什努了努嘴。"她仍在为吉安娜女士尽忠职守。与黑暗法师作战时留下的那道伤疤根本比不上那件事带给她的心灵创伤。"他耸了耸肩，"但她从不接受任何帮助。一直以来，她的倔强总是为她带来伤害，却也是她的优点之一。"

"我会继续为她的痊愈祈祷，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的。"泰兰德摇了摇头，接着又露出了微笑。"但说到眼下之事，你们得好好休息一下。"她对一名副官指示道，"请带大法师和他的随从前去住处。"

特沃什又鞠了一躬，道："我对这次会议充满期待。"

当塞拉摩的使者离开时，高阶女祭司低声说道："他们可能是最好应对的一批人了。要是其他人都和塞拉摩一样坦率就好了。"

"他们会明白事理的，泰兰德。他们必须明白。"

大法师刚走不久，便有消息传来，矮人的使者们已经来到岛上。三个部族都来了。

"这不太可能是巧合。"泰兰德断言道，此刻她和她的伴侣，以及其他几位女祭司正一同等在传送门前。"他们是一起来的吗？"

"鲁瑟兰村的码头空间有限，所以铜须和蛮锤同意一道前来，但我没有听说黑铁那边的消息。难以想象他们会一同航行一起登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猜三个部族会全程待在各自的舱室里，很可能也是分头上岸的。"

"我可不愿意那样旅行。"高阶女祭司摇头回答道。

他们等候着三个使团通过传送门，可一段时间过去了，却没有任何动静。大德鲁伊和泰兰德满怀忧虑地对视了一眼。

"或许我应该下去——"没等玛法里奥说完，传送门突然亮了起来，第一个矮人进入了暗夜精灵的都城。

"萨尔加斯·安威玛尔，你好！"泰兰德立刻认出了这个灰发矮人，他是铜须部族的一位英雄。在此前的讨论中，萨尔加斯就曾作为族人代表与暗夜精灵进行过会谈。

"向你致敬，女士。"这个矮胖而壮硕的人影低声说道。尽管他比任何一个暗夜精灵都要矮上许多，却比玛法里奥要宽上两倍，而且全身都是肌肉。"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我们为谁先上来起了些争执……"

矮人一族正处于动荡之中，几个部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令泰兰德和她的伴侣都感到不安。除暴风城以外，矮人们能否出席会议是最不确定的。暗夜精灵们很高兴他们能够前来，但如果使团们的到来只为了相互斗争，那一切就都白费了。

“怎么解决的？”泰兰德希望他们用的不是斧头。

萨尔加斯咯咯地笑了起来：“蛮锤部族建议我们掷骰子！这真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就这么办了……当然，最后是铜须赢了！”

高阶女祭司和玛法里奥也都笑了，他们相信矮人们用如此简单的办法就解决了问题。

“我们很高兴见到你，”大德鲁伊补充道，“感谢你的到来。”

“你们一直都是强大的盟友，铜须部族不会置此于不顾的。不过现在，黑铁部族，可能……”

泰兰德领着使者和他的队伍向前走去。“你长途跋涉一定饿了吧。这两位会带你们去房间，并为你们准备食物。”

“也有酒吗？”

“暗夜精灵葡萄酒和矮人麦芽酒都有。”

萨尔加斯的嘴咧得更大了。他点了点头，带队跟上了两位女祭司。等矮人们走出视野后，泰兰德才稍稍放松了一些。

“做得好，吾爱，”大德鲁伊附耳说道，“最好让他们赶紧离开，以免再生事端。尤其是，如果下一个来的——”

传送门光芒闪烁，一小队面色苍白得近乎死灰的黑衣矮人阴沉而警惕地穿行而出。在大德鲁伊看来，除了一些人长着暗褐色头发，另一些则是暗黑色或暗红色以外，他们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只有那个矮人领队看上去有些个性，他那双火红的眼睛中流露出几分狡黠。

尽管没有拔出武器，黑铁矮人们的手却悬在武器边，以防患于未然。然而，当他们看到在场的只有玛法里奥、泰兰德和几位帮忙引导宾客的女祭司时，小队稍微放松了一些……

“黑铁部族的使者，你好。”泰兰德说道，她并不熟悉队伍中的任何一人，包括他们的领队。

“我是德鲁坎。我代表茉艾拉·索瑞森而来。”最前边那个阴郁的人粗声粗气地说道。他的一双红眼打量着面前的两位暗夜精灵领袖，显然是在评估他们的潜在威胁。

“欢迎你，德鲁坎，也欢迎你的随从。我们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房间，还有食物和酒水。”

“我们自己带了。”德鲁坎指了指同伴们携带的几个重麻袋和酒桶，“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就照你的意思。我这就让人撤掉。如果你改了主意，请随时告诉我。”

德鲁坎咕哝了一声，领着队伍跟随泰兰德的两位向导而去。

确定黑铁矮人们走远后，玛法里奥低声说道：“可真容易相信人。”

“他们能来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你告诉我的那些事来看，他们似乎和铜须部族一样，与我们达成了共识。”

“黑铁矮人现在承担不了被孤立的后果。他们需要和联盟保持基本的关系，或许他们的矮人同胞除外。”

传送门再次启动了。

“蛮锤部族向东道主致敬！”队伍最前方那个矮小粗壮、身穿一副金红色铠甲的人兴高采烈地喊道。他身后的矮人们也吵嚷着表示赞同，有的矮人还挥舞着手中的战锤以示问候。

泰兰德走上前去向领队致意道：“欢迎，库德兰。真高兴你能来。”

矮人火红的浓密长须比他铠甲的颜色更鲜亮，他笑着说：“我可是等了很长时间才上来的。那些黑铁矮人整出什么麻烦了吗？”

“除了拒绝我们的食物和酒水之外，他们非常礼貌。”大德鲁伊回答道。

“好像他们会被谁下毒一样，这在他们族里可不算稀奇。很高兴得知事情都如我所计划的那样发展。”

“计划？”

蛮锤矮人凑近了些，以一种阴谋家的口吻解释道：“我们谁也不希望让其他人先上岛，也不愿意自己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一致赞成同时抵达，我们对

着战锤，以荣誉起誓。”库德兰哼了一声。“但没人提过这个传送门。于是到了传送门前，大家又为谁第一个上去吵了起来！”

“于是这时有人建议打个赌？”

“嗯……原话倒不是这样。不过，对，我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

高阶女祭司心领神会地眯起了双眼。“你是那个提议的人……”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奏效。”

泰兰德逼近了些。“所以这个顺序是纯属巧合？你好像很高兴自己是第三个上来的，而让黑铁矮人排在第二个可能也是最安全的。”

库德兰昂起头，如果要说他的状态与方才有什么区别，便是他的嘴咧得更开了。“嘿，我会是那种在骰子上动手脚的人吗？”

“远道而来，你一定累了吧。”泰兰德回以一个微笑，好像没有听见这个问题。她向另两名女祭司打了个手势，“她们会带你去房间，食物和酒水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代表大家向你表示感谢！”

矮人与两位东道主热情地握了手，然后领着队伍跟随向导而去。与库德兰会面只不过让他们从忧虑中暂缓了片刻，随着别的代表陆续前来，两位暗夜精灵再度意识到有多少事情系于这次会议的成功——又有多少事不止取决于瓦里安·乌瑞恩的到来，也取决于他对于那些至关重要的事务的支持。

关于暴风城国王是否出席，目前仍然没有官方声明，尽管两人都相信珊蒂斯的报告，仍不由自主地愈发焦虑起来。每一个势力方的到来，都加剧了他们对于将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担忧。

确定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有航船到来时，两人都很庆幸能够结束工作。他们没有安排正式的会面，泰兰德希望使者们先好好休息，以便接下来能头脑清醒地参与讨论。

“谁也没提起自己国家的麻烦，”当他们走近神殿时，大德鲁伊说道，“或许开会时就不这样了。”

“你真的这么认为？”

玛法里奥摇摇头说：“不。也不尽然。”

当他们注意到殿外那两个显眼的身影时，交谈便就此结束。尽管隔着一段距离，来者光鲜的服饰仍表明了他们上层精灵的身份。

“大法师莫丹特。”泰兰德礼貌地问候道，这位上层精灵的领袖比他的同伴们略显瘦削，脸上的皱纹也更多。“瓦尔丁。我们对两位的不期而至深感荣幸，不知二位所为何事？”

两位上层精灵都未注意到泰兰德的话中暗藏讥讽之意。他们了解高阶女祭司，知道她对他们一向尊敬。

“瓦尔丁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来一趟。我知道你还有其他紧急事务需要处理，但目前看来唯有如此，才能缓解他和其他更年轻、也更缺乏耐心的精灵们的担忧。”

“什么事出了岔子吗？”

年轻一些的上层精灵插话道：“问得正好，不过不是什么事情，你可能得问是什么人！”

“注意你的身份！”莫丹特向他的门徒强调道，“塞拉布林的失踪可能有一百种与他们无关的原因！”

玛法里奥接过了话头：“你们中有人失踪了，大法师？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他是和我在一起的人之一。”瓦尔丁回答，“过了很久，才有人发现他没有回来。”

“没有人受到那个法术的影响吗？”

“当然！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年轻一些的上层精灵看起来对任何建议都感到恼怒。

莫丹特失望地摇了摇头说：“给我规矩点儿！你应该恭敬地回答大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的提问。”

瓦尔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我很抱歉，大德鲁伊。您请继续。”

“有人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何处吗？”玛法里奥逼问道。

“施法之后，没有人见到他回去。所有人我都问过了。”

大德鲁伊思考着瓦尔丁说的话，而后转向他的伴侣说：“我最好现在就去处理此事。”

“我也这么想，务必注意安全。”

他露出了一个坚定的微笑回答：“我会的。”

瓦尔丁领着玛法里奥回到了他们之前施法的地方。法师显然仍不相信上层精灵以外的任何人，但他依旧回答了大德鲁伊的所有问题。

“甚至没有人记得他所站的位置？”

“没必要记住。”

玛法里奥无法驳斥这个逻辑，但他觉得，如果上层精灵像他们看上去的那样关心彼此，至少会有人记得一些和那个失踪的施法者下落有关的事情。大德鲁伊在施法者们此前结成人圈的地方跪了下来。他伸手抚过草地，对着草叶喃喃低语。

你们看到了吗？玛法里奥向它们询问道，你们看到了吗？

小草们热心地与他交谈，因为平时鲜少有人向它们求助。可它们也只能说出曾有几队生物在上面走过，而这是玛法里奥意料之中的答案。尽管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还是向草叶们表示了感谢。

“我对这地方施过法术，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这次瓦尔丁主动说道。

“我走之后，所有人是朝同一个方向行进的吗？”

“我们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你以为我们想去你们安置那些人类的地方晃荡吗？”瓦尔丁毫不掩饰他的轻蔑。

玛法里奥没有计较他的语气。“那么塞拉布林是一个人回去的？”

法师看上去颇不耐烦。“这个问题你之前问过了。”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再问一遍。你会惊讶地发现，有时前后答案会完全不同。”大德鲁伊慢慢站起身来，他喘了口气，开始朝记忆中大多数上层精灵前进的方向走去。“你还记得当时回去的路吗？”

“当然。”

“带路吧。”

瓦尔丁耸了耸肩，遵从了大德鲁伊的指令。他拨开灌木前行，玛法里奥紧随其后。

一路上，大德鲁伊继续伸手碰触植物，与各种各样的树木和灌木交谈，但正如预料的一样毫无结果。大德鲁伊所准备的技能在这里完全没派上用场。

“我们好了没？”瓦尔丁终于问道。

“我不知道你留在这里有什么意义，不过我还想再多调查一下这个地方。”

“随你的便。”上层精灵没再多说什么便离开了。

玛法里奥叹了口气，继续查探这片土地。实际上，他也完全想不出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但他不想就此在上层精灵面前放弃。他怀疑瓦尔丁并没有完全告诉他上层精灵之前走的路。但就算玛法里奥知道了，也未必能从植物那里收集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植物们注意到了上层精灵的施法，但法术被中断后，它们便没有再留心相关的生物了。

林中一棵最大的树摇摆着树干，以这种方式与大德鲁伊交谈。

树林深处，有人在注视着他。

玛法里奥甚至没有转身，立刻调遣森林的力量来对付那双窥探的眼睛。树木朝那个方向弯下身，树枝在隐匿的观察者周围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与此同时，地上的灌木开始疯长，缠绕在那人足下。花朵也骤然绽放，释放出一团团花粉。

大德鲁伊以轻松的姿态朝那里大步走去。当他走近时，徒劳的挣扎发出的响动和一阵咳嗽声传入他耳中。

植物们为他让出了一条足够宽的路。玛法里奥手执法杖，尽管实际上他毫无畏惧。

前排的巨树直立了起来，灌木丛也都移开了，一个身影渐渐变得清晰。他仍在咳嗽，同时试图擦净眼睛。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花粉对他的肺部和双眼都造成了影响。

玛法里奥挥了挥手，一阵风在那人四周旋起。玛法里奥控制着风向，让它吹掉那人眼里的花粉，并带来能帮助那人减轻咳嗽的新鲜空气。

伊德里克瞪着充血的眼睛，看向暗夜精灵。

“大、大德鲁伊！”这个人类打了个喷嚏，“谢天谢地！我还以为自己被什么怪物抓住了！”

“只是以防万一。当有人监视我的时候，我想知道对方是谁。”

吉恩的手下仿佛被玛法里奥的话惊住了。“监视您？不是那样的！我刚刚只是在打猎而已。我把猎物逼了出来，但在这附近跟丢了。我听到那个方向有一些动静——”他指了指玛法里奥来的方向——“不一会儿，好像整片土地都在攻击我！”

玛法里奥打了个手势，余下的屏障随之消失。他本不必做出任何举动，但觉得最好还是提醒一下伊德里克自己是在和谁说话，而选择说出实话才更为明智。当然，玛法里奥并不想真的伤害这个人，但让伊德里克心理失衡或许能给暗夜精灵提供一些信息。

“你已经远离营地了，伊德里克。一定是什么不得了的猎物把你带出这么远吧。那么，你还想再解释一次吗？”

吉尔尼斯人目光游移。玛法里奥完全看透了他的心思。即便是在最微小的事情上，伊德里克也绝不敢背叛他的国王。

“你的忠诚值得赞赏，但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实话，我就必须直接向吉恩询问真相了。会议召开在即，如果我对吉恩重返联盟的申请产生任何疑问，都会将事态引向他和我不愿看到的方向。

那人咽了口唾沫，最终点了点头：“其实没什么，大德鲁伊！我根本没想监视您！只不过恰好您也在这里——恰好和他们中的一个在一起……”

“其中一个……上层精灵？你在监视上层精灵？”

伊德里克又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道：“吾王从您和其他人那里了解了他们的一些历史。他对他们毫不信任。”

这话玛法里奥之前也听说过，只不过此前表达这种不信任的都是暗夜精灵罢了。

“绝不是针对您，”伊德里克迅速补充道，“吾王对您的能力和承诺都怀有至高的敬意。”

“那么我可以向吉尔尼斯担保，他不必担心上层精灵的事。这应该能让他不再派你或其他人做这种无谓的监视了吧。”

伊德里克低下了头说：“是的，大德鲁伊。”

玛法里奥换上了更为和善的语气："我知道会议让你们精神紧张。一切都会顺利的。"

"我们明白。"

"请代我向吉恩问好。"

那人类鞠了一躬，然后匆匆跑入森林。玛法里奥皱起眉头，转身朝达纳苏斯走去。他相信伊德里克说了实话，吉恩·格雷迈恩不信任上层精灵。但大德鲁伊也相信，吉尔尼斯和那个法师的失踪无关。

玛法里奥·怒风同样确信的是，这次事件多少与会议有关……或许是有人企图让它失败。

第九章

尽管泰兰德希望能让加洛德的新娘得到体面的安葬，莎拉希尔的葬礼仍是简短而朴素的。这是加洛德的选择，他认为莎拉希尔不会希望场面太过浮华隆重。她更喜欢一切从简，包括自己的葬仪。当然，也许加洛德对简化葬礼的坚持，也是为了略减自己内心的痛苦。

只有那些与她相熟的人才被邀请参加葬礼。高阶女祭司站在安放莎拉希尔尸身的棺椁后，艾露恩的圣光透过神庙的穹顶照耀进来，映在加洛德的至爱和泰兰德身上。

“起初，黑暗笼罩我们，”她念道，“我们看不见光。我们呼求指引。月神之光照耀我们，温柔驱散黑夜，给予我们慰藉。她的光芒感化人心，令我们在那些无月之夜，亦能看见光明……”

暗夜精灵们对泰兰德颂词中的内容深信不疑。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去，精灵们始终被月神所眷顾，而他们也对她感恩戴德。

加洛德跪倒在最前方，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莎拉希尔美得近乎超尘的脸庞。于他而言，莎拉希尔如一尊大理石雕像般完美无瑕，她看上去极为安详，甚至面带微笑。

“现在，”泰兰德接着说道，“我们请求月亮母亲引领我们的姐妹莎拉希尔通往圣途，愿她的祖先和早逝的故人们迎接她的到来……”

这之后加洛德就没再听进什么了。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与莎拉希尔共度的时光，以及他彼时犯下的错误。他感激她对他的包容，如果她那时选择留下，本可成为受人尊敬的月神女祭司。

泰兰德举起双臂迎向月光。加洛德一时间从自己的冥思中清醒了片刻，但很快又兴味索然。

过了一会儿，加洛德抬起头来，看见一道银光忽然从莎拉希尔身体中迸射而出。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那道光，至少无人对此有所反应。加洛德凝视着那道从他爱人身上升起的柔光。它托起一个模糊的人影，缓缓与那静默不动的肉身分离。

“莎拉希尔……”加洛德喃喃道。

他觉得那人影停了下来，看向了他所在的方向。刹那间，他想起了许多与爱侣共同度过的温柔岁月，有些是他久未忆起的，却在回味时仿佛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清晰。

莎拉希尔的灵魂开始蜷缩，变成了一个发光的小球。它飘浮了一阵，而后像被月光牵引一般移动了起来。

当小球进入月光时，它消散了……加洛德感到莎拉希尔的存在也同时消失了。

加洛德叹息了一声，但幸运的是无人注意到他。泰兰德不知何时放下了双臂，从她的神情来看，仪式快要结束了。

实际上，接下来泰兰德和加洛德只需要带着棺椁和哀悼者们走出神庙，穿过花园，进入城外的一片区域。玛法里奥带领的一小队德鲁伊会在那里迎接他们。

泰兰德对众人说道：“莎拉希尔的灵魂已离开肉身，让那肉身复归大地吧……”

德鲁伊们抬起莎拉希尔，满怀敬意地将她放置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与灌木之中。两名女性德鲁伊怜爱地调整着她的身体，令她看上去如坠梦乡。

“泰达希尔欢迎这个孩子，”玛法里奥吟诵道，“世界欢迎这个孩子归来。”

大德鲁伊举起法杖。一阵轻风拂过，树梢轻柔摇曳。

莎拉希尔周身长出了新芽，接着便开出了朵朵繁花，有的纯白，有的金灿。它们起初只盛开在加洛德爱人的身边，但很快便大量绽放，渐渐覆盖她的全身，似水一般漫过。乍看上去，暗夜精灵女子就像是盖上了一张美丽的挂毯，加洛德不禁觉得，这情景与妻子甚为合宜。

最后，枝叶覆上了她安详的脸庞。花朵仍在盛放，色彩缤纷丰饶。一阵馥郁奇异的芳香扑鼻而来，让加洛德更加怀念起莎拉希尔来。

那些参加葬礼的人向加洛德致哀后纷纷离去，很快便只剩下了一小部分人，其中包括玛法里奥和泰兰德。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大德鲁伊说道。

“我们已经失去了永生，这样的葬礼今后会越来越多。”在泰兰德说出同样的话之前，加洛德回应道，“我很庆幸莎拉希尔是最早的那几个。我承认，这让她……她的离去让人更容易接受一些。”他向高阶女祭司颔首，“我必须承认，当你让莎拉希尔的灵魂看上去像是飞升至月神身边时，我非常感动……”

泰兰德看起来有些困惑。“我很担心这样说会冒犯你，加洛德。但我没有安排这样的事。”她深深凝视他的双眸，“你亲眼见到的？”

“是的，但——”

“艾露恩眷顾你！我羡慕你经历了那样的时刻，不过我尊重月神的安排，她让这场景只在你和莎拉希尔之间发生。”

“那……不是你？”

“不是。”

加洛德瞪大了双眼，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他看向那些仍未离去的人们。“我本希望玛维也会来。”

泰兰德清了清嗓子说：“你不要介怀。你姐姐经历了太多，我们一度无法面对彼此——”

前卫兵队长皱起了眉头。“我知道此事，高阶女祭司。她之前和我说过一些。我也听那些自小与我们相熟的人，或是事件的亲历者们说起过一部分。”

“但只有玛法里奥和我，或是玛维自己，能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我——我知道她是伊利丹的看守，后来一度沦为他的囚徒……并饱受他的折磨。”

高阶女祭司面露哀色道：“对于玛维的遭遇，我深感自责。我不该让她多年来一直负责看守伊利丹。”

“我本该比你更有这个意识，吾爱，”大德鲁伊反驳道，“他是我的兄弟。我的亲兄弟。”他又向加洛德解释道：“当伊利丹重获自由——在数千年

之后——她的整个人生好像都失去了意义。将他抓回囚牢成了她最大的目标。玛维为此几近崩溃。”

“是的，这正是我姐姐会做出的反应。没有什么比得上她对责任的热爱。”

泰兰德再次接过话头：“她决心对伊利丹追捕到底。职责由此变成了执念。而不幸的是，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给所有人带来了灾难。我为了设法阻挡一个威胁近乎丧命，玛维却没有前来救援，而是选择继续追捕伊利丹——”

“倒不如说她选择牺牲你！”玛法里奥愤怒地脱口说道。

“玛！注意你的分寸！”泰兰德的目光从她的伴侣转向加洛德。

大德鲁伊朝玛维的弟弟低了低头：“请原谅，加洛德。我不该这么说你姐姐，尤其是现在……”

“我只关心真相……无论它有多糟糕。”

“真相就是，”高阶女祭司同情地说道，“她告诉别人，包括玛法里奥在内，我已经死了——被一条湍急的河流卷走——而这是他弟弟造成的。对她而言，除了抓捕伊利丹令其偿还罪债之外，什么都不重要。”

加洛德得知，玛维那时几乎就要成功了。但当玛法里奥见到伊利丹听说泰兰德的遭遇而面露惊恐之色时，她的计划破产了。通过法师凯尔萨斯的陈词——他后来一手推动了沉迷魔瘾的血精灵的出现——他们得知了玛维的谎言。大德鲁伊将玛维定在原处，而后与伊利丹同去援救泰兰德。在这之后，玛法里奥对自己的孪生兄弟心怀愧疚，便助其逃至一处被称作“外域”的异世界。

如有一阵寒风吹过，加洛德不禁打了个冷战。而令他惊奇的是，大德鲁伊和泰兰德却似乎并无感觉。接着，他意识到那股寒意实际来自他自己心底，因为他更进一步地意识到，姐姐的责任感已将她置于何种残酷的境地。

“我知道后来的事。直到那时我姐姐也没有放手，”加洛德阴郁地说，“她穷追不舍，接下来就发生了我所知道的那些事情。她横跨外域的追踪，她的被捕和受辱，以及她最终和其他人一同杀死了——很抱歉，大德鲁伊——你的弟弟。”

玛法里奥摇了摇头说：“你没必要道歉。这是你理应了解的全部真相——如果我们没有告诉你，玛维也会说给你听的。”

“我们一度以为她死了……就像我们也曾以为你死去了一样，加洛德。”高阶女祭司双眸低垂，“玛维的守望者们因她的执念悉数死去。而当她回来以后，围绕她的是痛苦与质疑。她的精神遭受重创，但最终挺了过来。她的恢复也是我们能有机会补偿她的原因，加洛德。你姐姐非常值得尊敬，尽管发生了那些事，我们仍亏欠她许多。”泰兰德温柔地将手放在加洛德的胳膊上。

“你能这样说真是太好了。”加洛德不安地微微动了动，“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这儿单独待一会儿。”

“当然。我们也得回去了。更多的宾客就要来了。”

前指挥官点了点头说：“预祝会议一切顺利。”

“但愿如此。”

高阶女祭司和大德鲁伊尊敬地朝加洛德鞠了一躬，而后将他留在了墓地。加洛德目送他们离去，意识到自己并未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但那也不重要了。他现在只关心他的莎拉希尔最后的安息之所。

加洛德跪在花丛边。那花香沁人心脾，立时让他回忆起与伴侣共度的温柔时光。他想象着她仍与自己同在。

最后，加洛德接受了事实。莎拉希尔已经入土为安，他也该开始考虑一些别的事情了。加洛德·影歌看着那些鲜花，无声地问道：“我将何去何从？”

玛法里奥一直沉默不语，直到远离了加洛德。尽管如此，他开口时依旧压低了声音：“你没说实话……至少，没说全。你没有告诉他玛维再度出现时你们之间的冲突。”

“没必要说那些。玛维和我彼此了解。她对责任的忠诚难以动摇。她既已做出弥补，事情就到此为止。”

“我很高兴如此，但你为何不告诉他更多的事情？”

泰兰德温柔一笑道：“这该让玛维自己告诉他。”

一个走上前来的年轻女祭司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她看上去神色焦灼。

“高阶女祭司，”她鞠躬致意，“下面来了更多宾客，像是从一艘潜水艇里出来的。”

“一艘潜水艇。这么说侏儒们也来了。那人基本上到齐了。”玛法里奥说道。

泰兰德点了点头。“还没有暴风城的航船前来的迹象吗？”

“没有，高阶女祭司。”

“我知道了。”泰兰德叹了口气，“感谢你前来告知消息。我们会直接去传送门。让侍者做好迎接新客的准备。”

“是，高阶女祭司。”那名女子应允道，而后匆匆离去。

“他会来的，”大德鲁伊说道，“他必须来。”

“珊蒂斯是这样说的……但就算瓦里安·乌瑞恩会来，看样子他也要等到最后一刻。在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前，我们也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会议。”

“不能……但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会不来。”

“那么，玛……”

他们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两位暗夜精灵回到了传送门，等候着侏儒们的到来。随着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玛法里奥和他的伴侣面面相觑，二人脸上满是好奇，丝毫不感到焦虑。

“会不会是他们的装置在下面出故障了？”大德鲁伊终于开口问道。

“那应该会有人前来禀报。”

“那也得有人能来……”

传送门忽然再次闪烁。两人松了一口气，看见侏儒的领队从中走出。

但一眼看去，大德鲁伊一点儿也不熟悉那个身影。它有两条如鸟类一般向后弯曲的长腿，一个结结实实的圆形车厢，和两对看上去像手臂的东西，上面一对还比下面一对要小不少。从大小和腰围来看，它的头显然有些小了。

看清这个身影后，玛法里奥尽管忧心忡忡，还是忍不住低声笑了起来。

这个秃头侏儒有着本族特有的大鼻子和圆脸，模样多少有些像矮胖的人类，尽管这两个族群之间并没有什么确知的关联。这个特别的侏儒看上去很是年长，却像孩子一样活泼。他个子不高——实际上，他站起身来比库德兰还要矮上几厘米，宽度更是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玛法里奥不得不根据过去的印象来做出如上推测，因为侏儒身体的大半部分都隐藏在一架奇异的步行机器中，而这机器就像是他的身体一样。

这个新来的客人举起一副奇怪的护目镜，一双好奇的眼睛窥视着几位暗夜精灵。“高阶女祭司泰兰德·语风和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侏儒以一种令人窒息的语速飞快说道，“我很高兴能来这里！”

“大工匠格尔宾·梅卡托克，欢迎之至。”泰兰德说道。

梅卡托克若有所思地扯了扯他短短的白胡子，然后咧嘴笑了起来。那机器载着他向前驶去，在距离两位东道主不到一码的位置停了下来。

机器巨大的右臂突然朝玛法里奥伸去。尽管无所畏惧，大德鲁伊还是谨慎地后退了一步。一只长着三根指头的“手”停在了距他胸口只有几厘米的地方。

“哦，实在抱歉！我一直在测试这个最新款机械陆行鸟的手臂附件！动作控制上还需要做一些调整！我只是想和你握个手！”

玛法里奥冷静下来，握住了那只机械手。侏儒推动一根控制杆，那只铁手便抓住了暗夜精灵的手。

泰兰德发出了一声担忧的轻叹，但玛法里奥只是照大工匠说的，握住了步行机的铁手。然后，铁手的手指松开了暗夜精灵，那手臂收了回去。

格尔宾·梅卡托克倾过身来，冷静但饶有兴趣地问道：“力度如何？有没有伤筋断骨？”

“没……完全没有。”

“啊，终于好了！”梅卡托克志得意满地坐了回去。

其他侏儒也紧随步行机通过了传送门。与他们的首领不同，尽管侏儒们都身着显然是自己制造的物件和装置，却仍是步行前来的。他们抬头看向大工匠，而后又看向暗夜精灵们。

泰兰德问候了队伍里的其他侏儒，接着对梅卡托克说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食物和酒水，还为你们准备了地方……工作。”

“太好了！我们还有些装备要带上来！我们离你们的哨兵操练箭术的地方远吗？这位德文戴尔发明了一种新武器，或许能在一分钟内射出五十支箭……如果不是每次都朝四面八方乱射就好了。”

德文戴尔是一名红头发的侏儒，显然比队伍里的大部分人都要年轻，他看上去有些羞涩。

“我已经安排好了，大工匠。这些姐妹会领你们前去休息。”

梅卡托克调整了一下控制杆，便照着泰兰德的吩咐做了。步行机像一只不会飞的大鸟般，跟在女祭司们身后。梅卡托克的随从们——每个人都背着一只叮当作响的大麻袋——正尽力跟上他的步伐。

泰兰德看着这些侏儒低声说道：“除了暴风城，基本上都来齐了。”

“是的。考虑到其他人，我们不能再推迟了。”

高级女祭司面露忧色。“如果与会议无关，艾露恩不会让我看到那个幻象。瓦里安·乌瑞恩一定快到了。”

“我们只能——”

一阵可怕的骚动声突然从侏儒们前去的方向传来。两位暗夜精灵毫不迟疑地冲了过去，察看发生了何事。

他们看到梅卡托克及其队伍正与德鲁坎和几个黑铁矮人对峙。矮人们手执战斧，刀剑出鞘，怒容满面。梅卡托克操纵步行机的机臂，朝黑铁部族的使者伸去，但显然不是为了和德鲁坎握手。

在梅卡托克身后，其他侏儒也操起了各式奇形怪状却同样危险的机器。甚至梅卡托克本人也在座驾中暗暗拿出一柄武器，暗夜精灵们认出了那是胜利之圣剑扳手[1]——之所以叫这个名字，部分是因为它的外形像是个扳手，这个由齿轮、活塞、符文和杠杆组成的复杂装置还能作为一柄厉害的战斧使用。

对于大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而言，其他武器就没那么容易辨认了。有些像是大口径短枪，有些则压根儿无法识别。但在侏儒们手中，它们绝对无比危险……即便对于武器的使用者来说也是如此。

“——我要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做成切片三明治！”德鲁坎吼道，显然此前已威胁过对方多次，“你坐着的那台鬼机器正好可以当矮人烈酒的蒸馏机！”

“这台机器正处于测试动力部件的初级阶段，”梅卡托克冷冷地回答，“可以研究一下把你劈成两半需要多大力量，那一定很有意思！”

德鲁坎的随从们咕哝了起来，其中两人动身朝侏儒们走去。德鲁坎愤怒地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回来。

“这是什么意思？”玛法里奥喊道，希望能迅速转移双方的注意力。

看到玛法里奥前来，黑铁矮人看上去并不比见到侏儒们高兴多少。德鲁坎两眼喷火，朝梅卡托克挥舞战斧。“这——这侏儒竟想用他那破烂玩具撞死我！”

“我说过了，这事儿纯属意外！”

“闭嘴！”德鲁坎朝侏儒走近了一步。双方的冲突一触即发。

然而，一道耀眼的银光在他们中间亮起，矮人和侏儒们都吃了一惊，纷纷向后退去。

泰兰德放下双手，银光随之消失。她大步走到德鲁坎和梅卡托克中间，平静地说道：“现在，我确信这是一场误会。大工匠已经承认他的发明还要做一些调整，或许在将机器开到人群中间时，他需要考虑到这一点。同样，德鲁坎大师也许对周围的环境时刻警惕，但他应该明白，自己是受邀至此，正如所有贵客一样，他的安全受到我和我丈夫的担保。而作为回报，我只希望他也尊重我们对其他客人的这份保证。”

“是的……是的，我想在完全调适好控制器之前，我应当更小心一些。”梅卡托克回答。他皱起了眉头，“尽管我越来越怀疑这些机臂装置的效用。”

德鲁坎收起武器，咕哝了一声，说道：“就连我们也知道高阶女祭司与大德鲁伊的公正。来一趟不容易，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

泰兰德转向侏儒们的向导，提醒道：“姐妹们，我想你们正要带大工匠梅卡托克和他的队伍去他们的住处吧？”

女祭司们领会了她的暗示，在两边再起敌意之前，她们即刻带领侏儒们离去。与此同时，德鲁坎朝高阶女祭司匆匆鞠了一躬，也带着手下离开了。

“已经开始了，”大德鲁伊说道，“联盟成员之间的和平假象正在渐渐撕开。黑铁矮人理应知道梅卡托克没有恶意，侏儒们也不该这么快就做出防备。显然他们在来之前就绷紧了神经。”

“谁也不想示弱，吾爱，虽然这种行为在特殊时期可以理解。我们已经知道了其他一些地区的情况有多糟糕；但他们所有人的到来也意味着，无论如何，联盟仍团结一心。”

玛法里奥摇摇头道：“但能够团结到什么程度呢？”

她挽起他的手臂，领着他向神殿走去。“至于这一点，”高阶女祭司安慰道，“明天就能见分晓了。在此之前，没必要太过担心。”

玛法里奥皱起眉头，不置一词。他和泰兰德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却还是回过头看了那传送门最后一眼。

可是，他希望见到的那个人还没有出现……大德鲁伊怀疑他是否真的会来。

注释：

[1]原文为Wrenchcalibur，取亚瑟王佩剑胜利誓约之剑Excalibur的典故。

第十章

除暴风城外，其他人都到齐了。玛法里奥认为会议务必得开始了，为了营造出积极的氛围，他和泰兰德决定为所有宾客举办一场宴会。暗夜精灵们已习惯了与昼行族群打交道，便将晚宴定在日落时分，于达纳苏斯边界的一处空地上举行。筵席上，各式各样的饮食酒水呈于眼前，安谧宁静的森林伫于身侧，那些国王、使者和随从们渐渐放松了下来。就连一向只取用自己船上饮食的德鲁坎也破例接受了一些食物，不过这得在他指定的试食者确认食物无毒之后。

暗夜精灵的乐师们不仅演奏了本族的音乐，还弹奏了以宾客们为代表的各族人民所喜爱的作品。这些乐曲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振奋人心、彰显希望。

然而，仍有一些制造麻烦的不谐之音。玛法里奥和不止一个代表交谈过，证实了他对各国现状的疑虑。尽管他的脸上满是自信的神色，但了解到的信息让他越发沮丧。

矮人们的食物日益短缺，古老的仇敌正威胁着族群的安全。而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在大灾变时期坍塌的地道仍需清理。虽说情况尚未到达危急关头，却也不容乐观。

人类的国度也有待重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为新疆界的划分争执不休。食物和住所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泰兰德和玛法里奥已许诺了暗夜精灵可以提供的援助。艾露恩姐妹会和德鲁伊们正去往联盟的各个领地，以他们的能力帮助人与自然重现生机。

但据玛法里奥所知，这一切远远不够。

不过总体而言，宴会已逐渐取得了他所期待的效果。矮人们甚至没有发生内部纷争，侏儒们也没有使用任何灾难性的发明。

玛法里奥坐在泰兰德身边，看向了他右侧的几个空座位。“吉恩表示他很快就会到，”高阶女祭司告诉丈夫，“伊德里克刚来传过话。”

“我想我见到了伊德里克，但不是很确定。那边应该是——”玛法里奥看见一个身影正向宴会走近，他迟疑了，“奇怪，现在过来的人是谁？看起来像是——一个德莱尼人！”

泰兰德眯着眼睛看向他注视的方向——这个动作她近来做得越来越频繁。“那可不是普通的德莱尼人！那是维伦。”

其他人也注意到了那个尤为修长的身影——他几乎比玛法里奥还要高出一头——先知维伦身穿金色长袍，皮肤如雪花石膏般光洁，双腿末端长着厚厚的分叉兽蹄。他过肩的银色长发束成装饰华美的发辫，近乎及腰的长须与之相得益彰。

维伦亮蓝色的双眸闪着光芒，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悬在他头顶的明亮符印。那是神秘的纳鲁赐予他的礼物，纳鲁是来自艾泽拉斯以外的能量生物，他们与圣光联结，而维伦正是信仰圣光的德莱尼人的首席先知。其他德莱尼人也得到了纳鲁的赐福，但谁也无法与前来赴宴的先知相提并论。事实上，那光芒不仅从符印中发散而出，也时常淡淡地环绕在来者周围……尽管那可能只是视象的错觉。

时间仿佛没有在维伦身上留下痕迹，只有那双历经沧桑的双眸附近有一些皱纹。但凑近看时，可以见到他雪白的皮肤上有细小的龟裂，仿若一尊万年前凿成的雕像。玛法里奥并不知道这位德莱尼人的年纪，但他比任何在世的暗夜精灵都更为年长，这是不争的事实。

维伦加入宴会时，就连德鲁坎也站起身来。宾客们不约而同地颔首或鞠躬，向维伦致敬。这位德莱尼人身上散发出沉静与博学的气质，令大多数人望尘莫及。这也不足为奇，因为维伦不仅是他族人的领袖，也是一位牧师。

德莱尼人手握长长的紫色法杖，水晶杖顶指向玛法里奥和泰兰德所在的方向，法杖底端一大一小两枚水晶更为明亮地闪耀起来。“向你们致敬，大德鲁伊与高阶女祭司！请原谅我的打扰……”

“先知的莅临绝非打扰，”泰兰德庄重地回答，她对其他在场的来宾及这位新来的客人说道，“维伦是所有人的朋友，在这里会永远受到欢迎。我们都感激他和德莱尼人在近来与燃烧军团恶魔的交战中给予的援助。”

先知微微颔首说道：“应当是我们德莱尼人感谢联盟的接纳，允许我们与诸位并肩作战，共同抵抗燃烧军团的恶行！千万不要认为这无足轻重！从未有过哪个世界能不止一次地抵挡住恶魔的进攻！”

泰兰德再次将此归功于在场众人，但仍坚持单独感谢了先知：“如果没有您和德莱尼人，我们可能难以赢得最后的胜利，维伦。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我很荣幸您这么想，但我们会永远对艾泽拉斯心怀感激。因此，我前来向您承诺，德莱尼人将竭尽所能地帮助联盟内的各个国家。”

众人发出一阵惊呼，暗夜精灵们也不例外。玛法里奥向前倾了倾身体问道："您的子民尚未回到外域？我们还以为……"

维伦笑了笑，好像早就知道自己将面对这个问题。"一些人已经回到外域重建我们的文明，但其他人会继续留在艾泽拉斯，以备不时之需。"

高阶女祭司环顾众人，说道："我想，我要代表所有人对这一高尚的行为再次表示感激。"

大多数联盟代表也都低声表示赞同，只有黑铁矮人对维伦的宣言似乎并不全然满意。而对于联盟的接纳，维伦看上去十分欣慰。

"请贵客入席。"泰兰德补充道，即刻示意侍者们在她和玛法里奥身边加了一个座位，以保证这位客人不会占用其他代表的位置。

"我很高兴与各位朋友同坐。给我一点儿清水就行。"

尽管维伦坚持如此，泰兰德还是让人拿了一些食物和酒水。虽然他方才的宣言令人略感惊讶，这位德莱尼人还是颇受欢迎的。

众人复归宴会，气氛也变得更为活跃。泰兰德与玛法里奥交换了一个满怀希望的眼神。

在他们右侧，坐在维伦一边的库德兰因德莱尼人的某句话而发出了一阵欢快的大笑，这笑声引起了暗夜精灵们的注意。看到自己的话在矮人身上产生了如此效果，先知露出了温和而愉悦的神情。库德兰转过身，把刚从维伦那里听来的话说与他的同胞听——可他突然停了下来，警惕地看着一队靠近宴会的人马。与此同时，乐手们停止了演奏，显然也注意到了新来的宾客。

吉恩·格雷迈恩终于来了。

吉尔尼斯国王左右有三男一女四名随从。伊德里克也是其中之一，此刻他正聆听着吉恩的吩咐。

吉尔尼斯人和从前一样，与其他人类看起来没多大区别，尽管吉恩的随从显然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若不是吉恩的身姿步伐充满自信，他与队伍中的其他成员倒也无甚分别；他并没有佩戴什么标志君王身份的饰品，而最能彰显其地位的，便是那枚点缀在衬衫心口处的吉尔尼斯纹章，他步入会场时还无意识地碰了碰它。王国的沦陷令这位曾经傲慢的君主变得格外谦逊。

如果说能有什么将吉尔尼斯人和其他人类区别开来，那便是他们走近时目光中的警觉，与其说那是出于怀疑，不如说是出于轻蔑。然而，这轻蔑是指向全世界的，并非针对某一个特别的人。

他们来到宴会的人群中后，吉恩将手举至与肩齐平的高度。其他吉尔尼斯人停下了脚步，而国王又向前走了六步，最终停在了暗夜精灵们面前。

“我很抱歉。因为一些难以避免的事情耽搁了时间。”他看向维伦，“您一定就是先知维伦了。我听说过很多关于您的事。没想到您也会来。我是吉恩·格雷迈恩。”

先知向他点了点头，说道：“您好，吉尔尼斯之王。我也熟知您的事迹。”

泰兰德与玛法里奥站起身来。高阶女祭司说道：“欢迎，吉恩·格雷迈恩！请来与我们同坐！”

“在此之前，我有些话必须对在场所有人说。”

他的话引来了其他首领和使者们好奇而关注的目光。玛法里奥努力压抑住自己皱眉的欲望。

“请说吧，吉恩，”大德鲁伊最终鼓励道，“我们乐于聆听。”

玛法里奥的话让其他人安静了下来，尽管有些人，尤其是黑铁矮人，仍以警觉不安的眼光注视着一切。

吉尔尼斯国王点了点头。“我长话短说。多年以前，我做出了一些糟糕的决定。我背弃了联盟，以为那是属于我子民的正确道路。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令人悔恨的错误。”他清了清嗓子，“我要说的是，感谢你们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

说完，吉恩朝其他客人鞠了一躬，然后领着他的随从们入席就座。为了不让这个对于人类而言颇为尴尬的时刻持续下去，泰兰德立即示意乐师们恢复演奏。她也让侍者们迅速为吉尔尼斯人端来食物，并保证其他宾客有更充足的饮食。

宴会仍在进行。代表们开始私下交谈起来，令这场景有了一丝严肃的气氛。库德兰来到特沃什身边说了些什么，令大法师皱着眉不住点头。对面的德鲁坎眯起眼注视着他们，然后又继续吃起了东西。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出人意料地开始与大工匠私下交谈。

“你觉得这些谈话是希望的象征还是分裂的信号？”玛法里奥悄声向伴侣问道，他用平静的神情掩盖着内心的忧虑。

“他们的国家都还在恢复当中，就连我们的也一样。他们无疑都想看看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些什么。某种程度上，这会让他们联合起来……但前提是他们

并不认为自己会为此牺牲太多。”

“你的意思是，两者皆而有之。”

泰兰德握住他的手。“是的，吾爱，不幸的是我确实这么想。”她微微一笑，“但至少他们在交谈，这就使我们可以为之努力——”

他注意到泰兰德正看向他的身后。“怎么了？”

“有两名哨兵想要引起我们注意。”

大德鲁伊随意地朝那个方向转过身去。寻求他们的注意是个不确切的说法。显然只是因为联盟中众多官员在场，那两名哨兵才没有直接向她们的领袖跑来。两人故意站在宴席中大多数人看不见的地方。她们手执武器，不时回头，仿佛身后有什么东西似的。

“或许，是暴风城？”他问道。

高阶女祭司站起身来，“如果是这样，从哨兵的姿势来看，不会是好事。”

他审视了宾客们一眼，然后低声说道：“我和你同去。”

她没有加以阻止。泰兰德离席时，维伦抬起头来，对她略一颔首，表示若是需要帮忙——无论何事——他都会倾力相助。

另有一些宾客目送着他们离去，但两位暗夜精灵装作没有发觉。他们匀速前行，终于来到两名哨兵面前。

他们发现两人身后至少还站着六名哨兵，其中包括面色阴沉的玛维。

泰兰德一刻也没有耽误地问：“说吧。”

说话的不是最前面的那个哨兵，而是玛维。她走上前来说道，“高阶女祭司，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

大德鲁伊面色一冷道：“带我们去看。”

泰兰德吩咐手下一位资历较高的女祭司照看宾客。在解决好这个问题之后，她和玛法里奥跟随其他哨兵从宴会近旁离开了。

玛维和哨兵们径直朝神殿走去。

“是我的决定，”守望者领袖告诉他们，“我认为这样做最好。”

“你做得对。”高阶女祭司赞许道。

在一处鲜少使用的内室中，他们终于见到了由两名哨兵守卫着的一具盖着布匹的尸身，看上去是暗夜精灵的身形。

“这是谁？”泰兰德甚至等不及这块临时遮盖尸体的布匹在眼前揭去。

玛维取下头盔，将之挟于臂下，她直视玛法里奥的双眼答道：“一个上层精灵。就是那位，我听说，你被告知失踪了的那位。”

一名哨兵揭开尸布，露出了死者的脸。正如玛维所言，这是一个上层精灵。玛法里奥也即刻认出了他。

“塞拉布林！”大德鲁伊不由得惊呼道，“在哪里发现的？”

“离我和其他守望者的训练场地不太远。”玛维阴沉地回答。

泰兰德神情凝重地问：“他不是死于意外，对吗？”

玛维伸手将尸布拉开了一些。上层精灵颌下骇人的伤口使两位暗夜精灵倍感震惊。“除非他决定把自己的喉咙割开两次，我猜第二次是为了寻开心吧。”她直起身子，“而且还要确保我们找到的这张字条在他摔下时仍钉在身上。”

她语气淡漠，仿佛在描述一块石头的形状和外观，而不是一位被残害的同胞。玛法里奥和泰兰德听到她的话毫不意外：玛维在履行职责时一向精准严苛，直击要害。

“字条上写着什么？”大德鲁伊感觉背后升起一股寒意，张口问道。

玛维早有准备。她递给玛法里奥一张残破的羊皮纸片，不幸的塞拉布林的鲜血将之染红了大半。看来凶手是用死者的血潦草写下了一行早已弃之不用的暗夜精灵文字，那文字令人回想起辛艾萨莉尚为国都的岁月，那时艾萨拉女王的邪恶也还不为人知。

叛徒决不会被原谅……

“我们知道有人永远不会原谅他们。”泰兰德说道。

“但我们以为他们会听听原因，至少不会发展到行事如此凶残的地步。”大德鲁伊将目光转向玛维，“在你们训练场附近发现的？”

“是的。要么是有人想把他当作一个礼物，要么就是想嫁祸守望者。”

她的话并非毫无道理。很多人对上层精灵最终回归族群十分不满，玛维和她的守望者部队也是其中之一。

“这事不会一直是个谜，”泰兰德说，“也不该如此。”

玛法里奥表示赞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事态恶化前找出并解决凶手。在这个时间发生这种事不可能是个巧合！这事不仅针对上层精灵；也是意图在会议期间制造混乱。”

“你说得对，吾爱。我会让珊蒂斯——”

玛维突然跪倒在泰兰德面前，她低下头说道：“请让我来揪出凶手！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事实！为了找到线索，我已经检查过了尸体，也勘探了发现尸体的区域！没有人能做得更多了。这事交给我办吧！我发誓会竭尽全力，让那些想在我们族群中滋生事端的人得到惩处！”

泰兰德看向玛法里奥，他点了点头。高阶女祭司将一只手轻轻放在玛维肩头。跪倒在地的暗夜精灵抬起头来，目光坚决。

“我想不出还有谁更能为我们的族人献身了。这次调查就交由你负责了，玛维，我祝福你。”

一些哨兵看上去对这个决定不甚满意，但她们仍保持了沉默。

玛维看着泰兰德，仿佛被满足了一生中最大的渴望。她站起身来，向两人敬礼：“我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的，无论做出多大的牺牲！”

“我希望你多加小心，玛维。”

加洛德的姐姐勉强点了点头，但眼中并无赞同之意。泰兰德和玛法里奥都了解玛维一旦开始执行任务，将会是何等专注。但现在他们需要这种专注，因此也没再多说什么，以免打扰守望者坚定的心绪。

“上层精灵们会希望我们送还塞拉布林的尸体。”玛法里奥说道，“我想这事最好由我来做。上层精灵已经觉得其他人希望他们不再出现在艾泽拉斯的地面上；而这事可不会让他们的印象有所改观。”

“就按你说的办。”高阶女祭司轻抚他的脸颊，“但在他们身边可得小心。”

“你知道我会的。”

玛维再次低下头来。“蒙你应允，我将即刻开始追捕。”

泰兰德点了点头。玛维重新戴上头盔，悄声离开了。

“我会派四名哨兵陪你去见上层精灵，”泰兰德对丈夫说道，“她们将负责抬尸体。”

“我还是叫几个德鲁伊来帮忙吧。在这个关头，让上层精灵们见到全副武装的战士恐怕不是明智之举。”

她意识到了这是个睿智的选择，问道：“你现在就动身吗？”

“暂时不。我希望听听维伦对此事，以及对其他一些事情的看法。我没想到他会来，但或许这也是幸事。一旦众人知晓了这场凶案，我们将需要他稳重的风度来控制场面。那时各方势力间的猜忌可能会骤然浮现。”

他们决定让哨兵继续在此看守。泰兰德还召来了两名精通养护之术的女祭司，让她们尽可能地保持尸体不朽。

意识到不能让上层精灵在被告知这个发现前等待太久，大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快步返回宴会。他们原本担心自己的缺席会让其他参会者心生不安，但令他们宽慰的是，众人看上去都轻松自在。这一定程度上可能与维伦有关，此刻他已离开座位，前去与黑铁矮人交谈。两位暗夜精灵不知何事能让德莱尼人和矮人们聊到一起，但维伦不仅有办法转移德鲁坎的注意，还能让他心情愉悦。

“圣光的作用真是神奇啊。”玛法里奥对妻子低声说道。

“而维伦显然也精通外交之道。”泰兰德突然顿住了，她看见另一名哨兵走了过来。“又有新消息了……”

那哨兵敬礼后立刻说道：“高阶女祭司，暴风城的人已经到了。”

这个消息令玛法里奥和他的伴侣喜忧参半。“多久前的事？”泰兰德问道。

“我前来传信的时候，他们才刚刚登岸。我方才来这儿找过您，但您不在。”

高阶女祭司看向她的丈夫。“我已经吩咐过传送门那边的侍者，她们会带使团前往住处，但我应当前去和瓦里安打个招呼。”

另一边，吉恩·格雷迈恩的声音突然盖过了周遭的喧闹，库德兰队伍里的大多数人都成了他的听众。吉恩显然放松多了，这不仅是因为众人表现出的接纳，也有刚灌下去的矮人麦酒的作用。他开始和别人侃起过去与部落交战的故事。

“关键在于保持前线的整齐统一，”玛法里奥和泰兰德朝维伦走去时，吉尔尼斯国王正说道，“如果被分割开，我们就会沦落到被乌鸦啄食尸体的下场！每个人都知道畏缩不前就意味着战友可能会因他的失误而牺牲，而谁也不愿如此！我们发出吉尔尼斯人的战吼——”

“那震天的求饶声让兽人们即刻厌恶地弃你们而去。”一个声音嘲弄道。

这话激怒了吉恩·格雷迈恩。他从桌前跳起身来，愤怒地掀翻面前的食物和酒水，全然不顾它们洒落在何处或是何人身上。吉恩笼罩在一片黑影之中，一时间看上去正在膨胀，甚至人形也开始发生变化。

“是谁胆敢这样恶毒地诋毁我和吉尔尼斯？是谁？”

他暴怒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试图找出罪魁祸首。大多数人只是回视吉恩，并和他一样为这粗鲁的言论感到震惊；一小部分人则焦虑地环顾四周。

另有少数人，如玛法里奥和泰兰德，则将目光从吉恩·格雷迈恩身上移向了那位说话者所站的方向。玛法里奥朝那个威严的人影迈了一步，但高阶女祭司伸手拉住了他。

吉尔尼斯国王注意到了他们的动作，于是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向了那个谴责他的人。

“你……”

“在巧舌如簧地赶跑兽人之后，你无疑和所有勇敢的吉尔尼斯人一样，躲了起来，直到战争结束。”

吉恩显然想要冲上前去扼住对手的喉咙。他双手紧攥，像是已经掐住了对方的气管。然而，他却留在了原地，只是咆哮了几声。

对于吉恩的反应，来者只是报以轻蔑的一瞥，接着，他以一种礼貌得多的姿态转向宴会的东道主，鞠了一躬。

“高阶女祭司泰兰德，大德鲁伊玛法里奥。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瓦里安·乌瑞恩平静地说道。

第十一章

“绝不会——我或是任何一名战士都绝不会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吉恩宣布道，显然他在内心做着斗争，“吉尔尼斯人的勇敢——”

“‘勇敢’？”瓦里安·乌瑞恩打断了他。瓦里安身形高大威武，相貌英俊而稍显阴郁。暴风城国王于他的子民而言早已是位传奇英雄。事实上，他曾经历过一段非同寻常的危险生活，那些年他被迫与所爱之人分离，还暂时失去了记忆。他所经受的考验被谱成激动人心的故事，由吟游诗人们在迷人的淑女面前歌唱。他的脸上有两道长长的伤疤，一道经由鼻子横穿脸颊，另一道从额头一直延伸至左脸——这都是他数次死里逃生留下的纪念——也为那些传奇故事增添了几分风味，尽管瓦里安自己对这些故事兴味索然。“吉尔尼斯人对勇敢的定义一定和其他地方不同……我得说，恰好相反。”

老国王显然难以忍受自己和子民们被讽刺为十足的懦夫。吉恩表情阴沉，他的一些随从则发出低吼，似乎随时准备冲向瓦里安，但吉恩瞪了他们一眼，阻止了他们的冒进。

玛法里奥急忙上前转移话题：“瓦里安国王！我们不知道你和你的随从们已经到了……”

“我更喜欢这样。”这位昔日的角斗士回答，表现得像是吉恩不存在一般。瓦里安将一缕散乱的深棕色头发拨去一边，猎人般锐利的目光审视着在场每一个人，瓦里安·乌瑞恩总能本能地分辨出周遭的潜在威胁。

大德鲁伊故意站到二人中间，问道：“令郎呢？安度因和你一起来了吗？”

“那是自然。”瓦里安不容置疑的语气令玛法里奥觉得自己问了个愚蠢的问题，尽管很多国王都会将他们唯一的继承人留在安全的家中，而不是带在身边进行各种形式的长途跋涉。

瓦里安向后略一偏头，暗夜精灵朝暴风城国王身后看去，在那里，国王的四名贴身侍卫站在一个身着暴风城蓝金相间的华服、略微矮小的人身侧。留着一头金色短发的安度因王子向大德鲁伊颔首致意，他身穿高领衬衣，罩着一件缀饰了金色狮头徽记的盔甲。王子并未武装，只在腰带上别了一把匕首。不

过，暴风城使团中的侍卫如此之多，他的安全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保障，更不用说是在达纳苏斯了。

与带有明显的战士气质的父亲不同，安度因是一个文弱的年轻人。此外，他身上还有一种无私的气度，令玛法里奥想起了在场的另一个人。他不假思索地回头看向了维伦。

而令他惊讶的是，先知同样流露出了对于这个人类男孩的浓厚兴趣。维伦察觉到了与玛法里奥相同的东西……或许更多。

吉恩反复做着深呼吸，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而瓦里安看上去却对吉尔尼斯国王的行为无动于衷。

大德鲁伊仍试图缓解双方的紧张情绪："瓦里安国王。请原谅我们没有前去迎接你！我们欢迎你和令郎及随从们即刻加入宴会。如果你愿意，你的座席已经备好，食物和酒水很快就会呈上——"

"我并不打算待在这里。"暴风城国王坦率地说道，"我航行至达纳苏斯是为了联盟，而不是为了他。"他指向吉恩。"如果这对你来说是一回事，大德鲁伊，旅途劳顿，我想我该去休息了……"

吉恩走向他的对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瓦里安，我们谈谈吧。我当年做的是我以为对子民最好的事，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当我决定修那道墙时，我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傲慢是多么愚蠢，也没有意识到切断吉尔尼斯与外界的联系意味着什么……"

瓦里安的目光片刻不离大德鲁伊，他丝毫没有理会吉恩。

吉尔尼斯国王仍在努力向对方示好："我发誓，我们会如兄弟般对待联盟所有成员，我们将用一切方式提供帮助！吉尔尼斯绝不推卸责任！再不会有比我们更忠诚的盟友了，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人类同胞，暴风城而言——"

"暴风城可不希望背后有这样的兄弟！"瓦里安脱口而出。

"瓦里安……"玛法里奥低声说道。

年轻的暴风城国王气得浑身颤抖。他放低目光，愤恨地盯着吉恩。"我从未打算继承什么责任的衣钵，或是成为人性的标杆！治理好暴风城、保护好我儿子就足够了！但我还是做了，因为我别无选择！还能有谁？不能指望吉尔尼斯！只有暴风城，在塞拉摩的支持下直面危险……而你现在倒是想来寻求庇护，假装这次打算和我们并肩作战吗"

"我们会站在——"

“你用不着为我们担心，格雷迈恩！暴风城和我已经完成了使命，不靠你，也不靠吉尔尼斯，当然更不靠什么狼人！我们还将继续如此！你真正想要的，只是对自己的背叛行径加以偿还，而我绝不给你这个机会！”

“吉尔尼斯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是在和平时期，而非战争期间退出联盟的，而且我们有自己的理由。你是知道的。至于接下来的投票——”

然而，瓦里安已经转过身去。“抱歉，大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我们待会儿再见。”

没等玛法里奥做出回应，瓦里安已转身从来路扬长而去。他的随从们紧随其后。

玛法里奥看了看泰兰德，她已示意两位女祭司赶紧跟上瓦里安国王。而当泰兰德看向玛法里奥那边时，不由得瞪大了双眼。

吉恩所在之处传来一声野兽般的低吼，大德鲁伊立即将注意力转回那里。

吉恩露出牙齿，以远超人类可以达到的程度咧开嘴，身体膨胀了起来……

接着，吉尔尼斯国王再度重新控制住了自己。

“抱、抱歉，大德鲁伊，”这个浑身是汗的人低声说道，“我本该知道会是如此。我本该知道的。”

“我建议你回到座位上去，然后——”

“不。不，我不能。”吉恩向伊德里克和其他吉尔尼斯人打了个手势，然后领着使团默默离席朝森林走去。

其他宾客窃窃私语。泰兰德指示乐师们恢复演奏，但宴会显然就快结束了。这场冲突彻底打碎了参会者们的希望，玛法里奥不得不努力修复这一局面。

然而，当他正要转身前去与伴侣商讨时，玛法里奥注意到暴风城使团中还有一位成员没有离去：安度因，他此刻正在与维伦低声交谈。

暗夜精灵朝两人走去，听到了德莱尼人的话语：“……你对圣光的理解很正确，但那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年轻的安度因。要想完全领会圣光的奥妙，你必须完整地认识到它在宇宙之中的地位，以及它是如何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的！这需要耐心和学习……”

“我能做到，但我想——”

“安度因王子！”

国王的两名侍卫又折了回来。从他们涨红的脸和急迫的举动可以看出，国王因发现儿子不在使团而严厉叱责了他们。两名魁梧的士兵从暗夜精灵们身边抢过，自两侧跑向他们的王子。

呼唤王子的侍卫——一名坚毅的老兵，他的鼻子似乎在战斗中折断了不止一次——伸手拉住了安度因。王子站起身来直面侍卫们，丝毫不掩饰自己沮丧的神情。“安度因王子！您父亲发现您没同我们在一起时极为不悦！国王命令您立刻回去！”

安度因看起来像是要呵斥不幸的卫兵们——谁都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还可能担心自己受到责罚——但他忍住了。王子顺从地点了点头，然后转向暗夜精灵和其他人，向每一个使团鞠躬致意。接着，他朝那两个紧张的人打了个无声的手势，示意他们带自己回父亲那儿。

“年轻的安度因有一种沉静的力量，”待那男孩走后，维伦评论道，“遗憾的是，他父亲对他的过度保护限制了他，如同暴风城国王对自己做的那样。”

“瓦里安不止一次险些失去安度因。”大德鲁伊说道，“他担心安度因失踪，或是被人掳走，这并非毫无缘由。”玛法里奥深深地皱起了眉头。“不得不说，他对吉恩·格雷迈恩说的那些刺耳的话也并非空穴来风。”

“吉恩会弥补这一切的，”泰兰德插话道，“你我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清楚他为了让事情走到这一步，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但这一切最终都值得吗？他们差点儿打了起来。吉恩险些失控，而他的确有苦衷！”

“或许我们应该改天再讨论这个问题，”高阶女祭司说道，“维伦，你能否——”令两位暗夜精灵惊讶的是，先知已默默离开了，仿佛他知道最好让两位暗夜精灵单独谈论接下来的话题。

“嗯，我们可以信任维伦，这是毋庸置疑的。”玛法里奥低声说。接着，他又冷静地补充道：“泰兰德，在你开口之前，我不得不说——”

“他就是那个人，玛。”

“我知道艾露恩是这样告诉你的，事情也应当如此，但你也看到了！瓦里安或许是联盟需要的领袖，但他也很有可能将联盟引向灾难!”

“瓦里安现在心神不宁，这我同意——”

“不只是心神不宁，尽管事出有因，”大德鲁伊陷入沉思，他捋了捋自己的长须，“他对吉恩的轻蔑令我深受打击，对于吉尔尼斯国王而言更是如此，而吉恩的语气则流露出了更多的自责……”

“我也听出来了。”高阶女祭司不经意地瞥向身侧，“其他宾客开始离席了，宴会结束了。”

“这次宴会简直是场灾难。其他人都看到瓦里安宣称狼人不宜加入联盟！我们不能让这个想法扩散……”

“我去和其他人谈。也许你可以做做瓦里安的工作。”

“也许吧。”玛法里奥觉得希望渺茫，难掩忧虑。

她握住了他的手。“艾露恩会指引我们的。要有信心。”

他咕哝了一声：“所有人都该如此，不是吗？”

“去吧。和瓦里安谈谈。”

玛法里奥知道当她使用这种语气时，最好不要与之争辩。他们相互一吻，而后大德鲁伊朝余下的宾客鞠了一躬，追着暴风城国王而去。

对于一个在沦为奴隶和角斗士期间，曾睡过生满臭虫的牢笼和血迹斑斑的肮脏囚室的人而言，东道主们提供的林中小屋相较之下似乎太过舒适了。就连瓦里安国中的寝殿也未能如此宁静祥和。国王曾考虑过离开达纳苏斯，回到他更为熟悉的船舱中居住，但最终还是决定尊重东道主的安排，以免冒犯他们……至少在他当众谴责吉恩·格雷迈恩之后，不要再生出更多冒犯了。

瓦里安没有后悔。事实上，他心中极为满足。他知道自己的举止并不得体，但在格雷迈恩身上，他内心肆虐多年的怒火得到了发泄。

有人在敲门。暗夜精灵们想方设法地让客人们感到宾至如归，因此为瓦里安及其随从准备的房间在装饰和设施上全然是人类的风格。不幸的是，他们仍能感受到大德鲁伊一族的“自然”风格。相较之下，城楼上厚重的石墙倒是要好得多。

一名侍卫小心地打开了门。即便是在达纳苏斯，也不能掉以轻心。瓦里安已经听闻这里出了些岔子，而那些事恰好就发生在他到来之前。

安度因和前去寻找他的两名侍卫走了进来。瓦里安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径直朝儿子走去。

“你让我很担心！”他朝那两人吼道，“这种事绝不能发生第二次！要是我儿子有什么闪失，我就——”

“没事了，父王。”

安度因轻声说道，他的语气十分沉静，即刻做到了其他人无法完成的事情：让国王安静下来。

瓦里安冷静下来说道：“安度因，你必须明白！你是暴风城的王子！没有任何地方，哪怕是这里，能让你足够安全地四处游荡！你至少得带上一名侍卫！”

“是。我并不擅长保护自己，”王子回击道，“我又不像你，是个伟大的战士。平时训练的时候，你和麦格尼已经见过我的剑术有多糟糕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王子叹了口气。瓦里安时常听到这个声音，往往是在他出于对儿子的担心而做了什么事的时候。“不，你不是。你从来就不是这个意思，父亲。我现在回来了，平安无事。和往常一样。”

“安度因——”面对任何敌人，国王都能坚决果断地步步为营。可面对自己的儿子时，他总有种无力感。

“晚安，父亲。”王子跟在侍卫身后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这场谈话无疑让侍卫们深感不安，实际上，安度因对谈话的终结，避免了事态朝更坏的方向发展。瓦里安清楚这一点——他甚至对此表示感激——但这并不能缓解儿子显然是谴责的话语带来的刺痛。

现在，这座寂静的暗夜精灵小屋终于让他难以忍受了。“你们留在这，”他命令侍卫们，同时意识到自己将他们再度置于此前安度因没和使团待在一起时的尴尬境地，“我要出去走走。”

他们知道此时最好不要争辩。瓦里安不再理会侍卫，大步走出门去。然而，这座宁静的都城和他的房间一样，都没能让瓦里安的心神放松下来。于是，他看向了远处的森林。

瓦里安加快了脚步。荒野正召唤着他。

“瓦里安国王！我正要来拜访您。”

瓦里安掩起他的失望，尽管他的目光仍满怀渴望地在城郊的树林中游移了片刻。

“大德鲁伊，”他应道，终于找到了机会向东道主致谢，“感谢你提供的房间。一切都刚刚好。”

“好到让你一有机会就逃出来，”暗夜精灵微笑着回答，“得了。我不和你客套了。叫我玛法里奥吧。”

“那就请叫我瓦里安。”

“如你所愿。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和你谈谈。”

暴风城国王吁了口气道：“我破坏了你的宴会，对此我真诚地道歉。”

“宴会倒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次会议。你喜欢直来直去，瓦里安，那我就直说了，我对于你和吉恩的冲突非常担心。”

单是提到格雷迈恩这个名字，就足以令瓦里安重燃怒火、脉搏加速。“咱们还是别谈这个了，玛法里奥。”

暗夜精灵没有知难而退：“瓦里安，鉴于大灾变对艾泽拉斯造成的影响，我必须请你考虑清楚会议前后的所有事情。我们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必须慎重权衡。”

“你指的是接纳他们加入联盟。”

“当然。我希望你能看到个中缘由——”

瓦里安已不再渴望前往森林。难道就没有一处能令我自由的地方吗？

玛法里奥显然意在推进他的主张，瓦里安只能想到一种方法来结束谈话。

“我向你承诺，会公正地考虑吉恩和狼人的情况。”

玛法里奥听出了他的意思，于是明智地接受了这个答复，“谢谢你，瓦里安。这是我所能提出的——”

另一个身影朝他们走来。瓦里安强压住自己对这些似乎没完没了的事情的烦躁。他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来者，那人虽是暗夜精灵，却穿了一套色彩艳丽的服装，暴风城国王觉得玛法里奥也一定会认为这装束十分俗气。

“大德鲁伊怒风。”那人庄重地致敬道。

“瓦尔丁。”

瓦里安灵敏的听觉捕捉到了暗夜精灵语调的轻微变化，大德鲁伊似乎不仅知道来者所为何事，还出于某些原因心怀忧惧。

瓦里安终于想起了另一个精灵的确切身份。他回忆起那些报告。看来这是一个上层精灵。

上层精灵似乎压根儿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类。瓦里安记起报告上提过瓦尔丁一族的傲慢，他还想起他们都是法师……并且是鲁莽的那一类。

“感谢你抽出时间交谈并做出答复，瓦里安。我期待着能与你进一步沟通。”大德鲁伊说道。

国王抓住时机告辞：“当然。很抱歉，我现在得走了。晚安。”

瓦里安离开时，甚至没和那个上层精灵打招呼，他认为那精灵配不上他给予的任何东西。瓦里安很高兴能够离开他们，他甚至暗自希望自己从未从暴风城航行至此。

他的余光察觉到近旁的树丛中有一阵轻微的动静。瓦里安并未凝神细看，他知道只要自己一转身，那东西便会立刻从视野中消失。而且，国王完全能确定是什么潜伏在森林边缘。

他怒容更盛，压低声音说道：“该死的狼人。”

直到那人类走远后，瓦尔丁才开口说话。玛法里奥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找到机会告诉上层精灵那则消息，于是肃穆地等待着。大德鲁伊想先听瓦尔丁说，看他目前知道多少事。

“我是为了失踪一事而来，”瓦尔丁开门见山地说道，“你知道的。”

玛法里奥等着上层精灵继续说下去，但法师此刻想说的显然也就是这些了。相反，瓦尔丁满怀期待地看着大德鲁伊。

对于无可逃避的事情，拖下去也毫无意义。玛法里奥想到。“这么说，玛维·影歌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上层精灵了——”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瓦尔丁困惑的神情已经告诉了他，法师对玛维——或是她的发现一无所知。

“我们该知道些什么，大德鲁伊？”

“塞拉布林死了。是被谋杀的。”

瓦尔丁僵住了，强硬地要求道：“告诉我。”

玛法里奥将事情和盘托出。法师全程面无表情，只有紧攥成拳的双手表露了他不断累积的愤怒。

“马上把尸体送还给我们。”玛法里奥话音刚落，瓦尔丁便宣布道。他的语气全无情感，目光掠过另一位暗夜精灵，像是朝遥远的地方看去。“任何人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亵渎它。”

“我们也正有此意。玛维——”

“是的……那个典狱长。她可以继续调查，但她不能与我们交涉。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会直接和你沟通，大德鲁伊。由你来告诉她需要知道的事情。”

这绝不是最合理的办法，但上层精灵并不容易相信别人——在眼下这个关头，玛法里奥也不能全怪他们。

“我会尽快告诉她。”他向瓦尔丁承诺道。

法师并未做出回应，他再次望向远方。瓦尔丁的嘴角微微颤抖，而玛法里奥也愈加不安。

“瓦尔丁，我发誓会彻查塞拉布林的死因，将凶手绳之以法！我只请求上层精灵们能耐心一些——”

“我们等不起了，大德鲁伊。”瓦尔丁脱口说道。他终于再次直视玛法里奥，大德鲁伊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恐惧。“你看。我来不是为了和你说塞拉布林的事。我们中又有一人失踪了。”

第十二章

尽管哈德里莎希望早日收到消息，达纳苏斯方面还是杳无音信。然而，她继续按计划组织兵力，抵抗兽人最近一次的入侵。这意味着为可怜的夏依举办的葬礼必然是迅速而简陋的。

指挥官为她死去的军官致过悼词后，便将后续工作交给了卡拉丁。作为高阶女祭司和大德鲁伊为使暗夜精灵内部更加团结而进行的计划之一，两名德鲁伊被派往灰谷，卡拉丁就是其中一人。另一名德鲁伊，帕尔西斯，则待在他们身后的森林之中，徘徊于翡翠梦境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哈德里莎并不确定。她和大多数暗夜精灵一样，对族人全心付出，但德鲁伊们却时常让她感到困扰和沮丧。他们看上去经常半梦半醒——或者更甚——并说出一些于士兵而言毫无用处的话。

葬礼甫一结束，哈德里莎便掉头离去。戴妮紧跟其后。尽管这位副官毫不犹疑地服从她所有的命令，哈德里莎仍觉出她们之间正生出嫌隙。她确信戴妮和其他一些军官不仅因夏依的死，也因其他损失而怪罪于他们的指挥官。当然，大部分军官不像哈德里莎那样在战场上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她暂时原谅了他们的天真。如果他们能活到她一半的岁数，自然也会明白的。

但他们有那个机会吗？她突然自问道。部落最近一次的入侵规模似乎比以往都要庞大许多。

“戴妮。”

“是，指挥官？”

“我需要四名斥候骑角鹰兽去往东北方向。不用像我们走得这样远，他们也应该能从空中看清一切。”

“是，指挥官。”

“骑兵何时能准备好？”

“我们明天一早就能出发。”尽管戴妮极力保持镇静，她的语气中仍流露出了一丝期待。

哈德里莎确信自己的声音冷静而威严：“如果那时候斥候们带回了报告，我们就出发。如果他们没来，就按兵不动。”

“按您吩咐，我这就去调派斥候。”

哈德里莎点头应允。戴妮快步离去，显然决意让哨兵们第二天就开拔。

我记得自己也曾这般热切，高级军官心想，但她很快便因如此善感而自责起来。她和戴妮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哈德里莎有数千年的经验，懂得如何谨慎克制内心的急切，而这正是一名指挥官应有的品质。

一阵低沉的隆隆声扰乱了她的思绪。一小队由武装哨兵押送的补给货车从西边驶来。护卫队长不安地四下环顾，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哈德里莎即刻向她走去。

队长向她敬礼：“指挥官哈德里莎？”

“是我。出了什么事吗？”她打量着车队，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除了最后一辆货车后额外装着一个被盖住的物什，一切都很正常。那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巨大形体。没等哈德里莎走近，这位经验丰富的军官就已经闻到了她所熟悉的强烈腐臭味。

“我们大约一天前发现了这头角鹰兽。”队长跃下坐骑，向指挥官汇报道，“死了有段时间了。”

哈德里莎不发一语，快步走向那具庞大的尸体。她不愿承认那是谁，但当她走近时，那极具辨识度的花纹证实了最坏的结果。它的确就是风暴。

就艾拉德里娅和她送去达纳苏斯的信件的下落而言，这意味着最糟糕的情况。

“它身上多处受伤，大部分是中箭所致，但最后杀死它的是一把巨斧。”队长总结道。

哈德里莎朝车中看去。风暴的尸体靠在几个木桶旁边，却没有见到艾拉德里娅·云翔的踪迹。“信使呢，她在哪里？”

“我们只找到了角鹰兽，没见到她。尽管别处也有几摊血迹，可能是信使留下的。我们还发现了几个死去的兽人——”

“别管那些兽人了！信使怎么样？”

年轻的军官为哈德里莎的盛怒所慑，脱口说道：“正如我方才所说，她踪迹全无，但——”

“‘踪迹全无’……”指挥官从这句话中受到了鼓舞。当时的场景仿佛在她眼前重现：风暴在空中受了重伤，它带着骑手降落后，牺牲自己以阻挡兽人，好让艾拉德里娅带着邮袋逃脱。

兽人们深入腹地令哈德里莎倍感不安，但艾拉德里娅的逃脱则让她稍稍宽慰。像艾拉德里娅这样训练有素的信使，路上也一定能弄到另一头坐骑的。

队长方才说了些什么，哈德里莎却并未留意。“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还在那儿发现了这个。”

哈德里莎看不到自己的表情，但她知道那看上去一定非常糟糕，因为护卫队长突然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破烂的邮袋证明了指挥官此前的希望是多么愚蠢。艾拉德里娅没能逃脱。她是绝不会丢下信件的。她的尸体要么被兽人处理了，要么就是被野兽拖走了。

而达纳苏斯仍不知道灰谷正在发生什么。

戴妮。哈德里莎丢下困惑的护卫队长，快步朝她的副官走去。戴妮已经让斥候们准备好执行任务了。然而，哈德里莎并没有按原定计划派他们前去侦察，而是在她写好四份相同的信息之前，令其全部原地待命。这些斥候即将前往达纳苏斯，戴妮只能按捺下她的急切，改天再去捕杀兽人们了。至少哈德里莎觉得，事态发展需要他们先行等待。

“戴妮！”她大喊。她的副官站在四名斥候身边，显然正要将她们送走。“戴妮！”

可她的声音传得还不够远。年轻的军官急于出征，于是发出信号示意四名斥候和他们的角鹰兽离去。这支侦察队迅速飞入空中。

戴妮终于转过身来回应哈德里莎的喊叫：“指挥官？”

“发信号让他们回来！艾拉德里娅没能把信送到！我要他们四个改去达纳苏斯！”哈德里莎也曾考虑过用猫头鹰送信，但角鹰兽不仅速度更快，骑手们也更能保护信件的安全。

戴妮立即冲向一只放在一旁用以召唤战士们的号角。及时召回角鹰兽骑手们是她们唯一的希望。戴妮将那支弯曲的号角举到嘴边，用尽全力吹了起来。

响亮的号声使所有哨兵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哈德里莎意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开始准备那致命的出征了，这下他们可能会以为行动比预期提前了。

虽然号声误导了哨站，至少哈德里莎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斥候领队回头瞥了一眼，见戴妮正打着手势，于是率队掉转了方向。

“赞美艾露恩……”哈德里莎前去迎接降落的角鹰兽们。在赶去写下送往达纳苏斯的新消息之前，她有几条指示要传达给斥候们。

来自上空的一声喊叫令哈德里莎踉跄了一下，她身边的戴妮发出一声咒骂。

一名斥候瘫软地从坐骑上坠落，在其他暗夜精灵惊恐的注视下摔落在地。

斥候落地时，两支箭矢的尾羽从她背上突了出来。哈德里莎经历过太多战斗，不可能认不出这是部落的标识。

天空中突然箭如雨下。指挥官起初还以为是弓箭手们算错了距离，因那弩箭飞得太高，以至于不能准确地落在下面的哨兵身上。

然而，当另一名斥候和她的坐骑身中数箭时，哈德里莎这才明白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兽人当前的目标并非营地，而是那些斥候。

他们已然对她的计划有所防备。

当第二个斥候被射落时，前方响起了其他喊叫声。哈德里莎看见几名战士指向了东边。

另两个地方升起了黑烟。她不必费心猜测它们的来源，因为那正是两座哨站的方位。

“哨兵们，列阵！”戴妮喊道，“准备迎击！”

正当哨兵们——包括身穿蓝色铠甲、手执盾牌和月刃的女猎手们——迅速排兵布阵时，哈德里莎有几分沮丧。这本该是由她下达的命令。她看向前方的森林，思索着如此规模的部落如何能潜入如此之近的地方。他们显然曾多次袭击过这一地区，才会对周遭的环境如此熟悉。

但哈德里莎也同样熟悉这片土地。“戴妮！让二十个人去哨站的东南角！他们会从那里过来！再让一支装备了盾牌和长矛的骑兵小队做好准备！”过去数月中，部落在灰谷中出现的次数不断增长，珊蒂斯将军便决定将长矛——自上古之战后，暗夜精灵军队就很少使用这种武器了——添加到哨兵们的军械库中。“让其他人——”

角鹰兽凄厉的哀鸣声打断了她。又一头生有双翼的巨兽坠落了下来，她的骑手被一支箭刺穿了手臂，在坐骑触地前跳了出去。

最后一名斥候成功降落了。然而，地面也绝非避难所。更多的箭矢飞来，射向营地，哈德里莎注意到，它们明显对准了饲养角鹰兽的区域。而更糟糕的是，降落的斥候无意中为部落的弓箭手们指明了方位。

来袭者的计划非常完美。

“带角鹰兽隐蔽起来！”哈德里莎命令道。她拔出月刃。当前还没有入侵者的踪迹，但情况必定很快会发生转变。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哈德里莎必须利用好。

她的目光落在了卡拉丁身上，后者在受伤的战士之间来回奔走，竭力使用德鲁伊的法术为他们疗伤。指挥官决定先让卡拉丁自由行事，因为她又想起了一件别的事情。

“弓箭手，列阵！”哈德里莎看见一些士兵已经开始列队，但整体上还是不如她所希望的那样迅速。“东北，正东，东南！离大门二十步！”

主哨站被高大的木墙环绕。建造它时，那些牺牲的树木如同阵亡的将士般被人们缅怀纪念。此刻，哈德里莎祈祷这些死去的树木仍保持着它们生前强大的力量，哨兵们需要它们。

木墙上的卫兵伏低了身子，监视着远方的森林。目前他们尚未见到敌人的踪迹，有几人微微动了动，仿佛发现了什么。

箭雨致命的尖啸声又一次充塞了哈德里莎的双耳。戴妮高喊着提醒正在集结的骑兵们迅速举起盾牌。

箭矢噼啪作响地打在盾牌上。不幸的是，一些骑兵动作不够迅速。四起的尖叫声中，她们中至少有三人中箭倒地，还有一些则负伤顽抗。哈德里莎找寻着直属于她的弓箭手，并欣慰地看见她们已做好了准备。

弓箭手们弯弓搭箭，只等一声号令。指挥官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指令。

暗夜精灵们的箭矢飞射出墙，此刻的尖啸声成了希望的象征。哈德里莎冲向木墙，即便知道自己不能及时见到箭矢落下，她还是希望能看到它们的效果。

哈德里莎登上木墙时，听到了一片连绵不绝的叫喊。兽人中或许有厉害的弓箭手，但他们不是哨兵。哈德里莎确信她的手下可以造成更大的杀伤力。她只希望这足够抵挡兽人。

当指挥官登顶时，又一阵箭雨回射，像是在对她做出应答。哈德里莎闪身躲开，离她最近的一名哨兵却没来得及举起盾牌。一支粗箭刺穿了那个哨兵的喉咙，死去的暗夜精灵向后摔去，从墙边跌落。

哈德里莎看向森林。部落终于从树林的掩护中走出，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拥出来，其中一些人手执弓箭，另一些人则专注地看着什么。

不……不是在看什么，而是在计算。计算还击的火力和城墙上暗夜精灵的数量。

哈德里莎再次蹲下身，转头向身后的士兵喊道：“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城墙下的戴妮的反应像是以为她的长官疯了。在她犹豫之时，哨兵们已经朝部落回射了第二轮箭雨。当箭矢从头顶飞过时，哈德里莎暗暗咒骂了一声。兽人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们现在可以根据弓箭手的情况大略估算出哨兵们的战斗力了。

果不其然，当她再次向外看去时，森林边缘的兽人们已经撤了回去。与此同时，森林恢复了宁静。暗夜精灵们没有再遭受新的攻击。

“他们撤退了，”一名年轻的哨兵天真地对战友低声说道，“他们走了。”

“不。”指挥官看着那两名哨兵，以及她们身边那些激动得忘了哈德里莎存在的人，回应道：“不，他们只是暂时撤退。我们仍处于被攻击的境地。谁最先忘记这一点，可能还等不到接受我的惩罚，部落就已经结果了她的性命。”

战士们严肃了起来，几名士兵握紧了武器。这正是哈德里莎希望看到的状态。要是她们时刻准备好迎接最坏的情况，生还的可能便会更大。

她迅速走下木墙，来到戴妮身边问道：“弓箭手们怎么样？”

“有几个受了伤，三个死了。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能再次好好招待那些害人精！”

“别管他们了。角鹰兽呢！她们把大部分角鹰兽安全转移了吗？”

“四头没有受伤；两头受了伤但还能飞行；还有两头翅膀受了伤，不能算在其中；另一头受了重伤，恐怕活不成了。”

六头还能使用的角鹰兽。尽管情况不足以让哈德里莎满意，但已经比她预计的要好了。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看看卡拉丁能不能先治疗一下那些受了轻伤的角鹰兽。”哈德里莎命令道。她见戴妮面色阴沉，于是顿了顿问：“怎么了？”

“我正打算告诉你。那个德鲁伊死了。在最后一轮袭击中，有很多箭射向了他所在的位置。他那时正专心救治伤员，没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中了那么多箭，我想他很快就死去了。”

哈德里莎咒骂起来：“他们找到机会干掉了德鲁伊。帕尔西斯在哪儿？”

“没见着。可能已经死了。”

指挥官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多浪费时间。没得到德鲁伊的帮助时，哨兵们已经存活了千年，如今也一样能行。“那我们继续。让所有弓箭手立马做好准备。部落过不了多久就会全力进攻。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哨站已经被袭击，又有多少已经沦陷。我们需要向达纳苏斯传信，但这一次我要为角鹰兽和骑手们做好充分的掩护。”

“让他们每人都带一封信吗？”

“去他的信件！眼下这关头，他们只需要告诉珊蒂斯将军灰谷正在全面遭袭。现在，去让他们做好准备！”

戴妮冲了出去，速度之快令哈德里莎这位身经百战的战士突然羡慕了起来。哈德里莎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打完了一整场战斗，而非仅仅经历了一场作为序幕的突袭战而已。

弓箭手们重新集结，这一次她们一开始就排成了一个松散的阵型，如果兽人们向她们发动攻击，这个阵型就能减少伤亡。只要一想到战斗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将伤亡降至最低，哈德里莎就心烦意乱。但这就是战争，战士的伤亡越少，战局就越有利，即便这意味着有些人必须牺牲……包括她自己。

仅仅几分钟过后，角鹰兽们就准备就绪了。在这段时间内，兽人们没有射出一支箭，甚至没有发出一声号角。哈德里莎对此深感忧虑。无论是谁在指挥这次进攻，她都确信对方心怀鬼胎。

戴妮向她发出信号。哈德里莎默默地向弓箭手们打了个手势，示意她们做好准备。当她们弯弓搭箭、预备瞄准时，哈德里莎向那些勇敢的斥候和角鹰兽们点了点头，然后看向她的副官。

戴妮向斥候小分队挥了挥手，巨兽们便伸展双翼飞向了天空，它们的骑手则俯下身来。每头角鹰兽飞行的路线略有不同，但都是朝着西方而去。

“发射！”哈德里莎下令。

前排弓箭手射出了箭；第二排照哈德里莎的指令按兵不动。

箭雨朝森林飞去。就在此时，角鹰兽们更用力地拍打翅膀，飞得越来越高。

哈德里莎再次下令射击，后排弓箭手依令放箭；与此同时，第一排弓箭手再次备好了她们的弓。

兽人们仍未还击。哈德里莎几乎屏住了呼吸，等待着部落开弓射落角鹰兽。然而，他们什么也没做。

最终，角鹰兽和骑手们飞出了射程，指挥官终于松了口气。

“看那儿！”有人叫了起来。

哈德里莎搜寻着她等待已久的部落箭雨，但等着她的却是更为骇人的一幕。高空之中，将近一打的模糊斑点自东方迅速靠近，渐渐呈现出一个个生有蝙蝠般的双翼、有着爬行动物的身躯的轮廓。红色的轮廓。

“红龙……”哈德里莎先是喘了口气，接着辨认出它们的样貌实则更加野蛮，形体也更为原始，“不……是红色始祖龙……”

她只听说过它们出没在诺森德，但有传言称部落试图将它们带去别处。这些野蛮生物结实的兽口中长满了利齿，双翼生有尖刺，它们目标明确地疾飞过天空，并在快要接近时，发出了一阵可怕而急切的咆哮。

太迟了，哈德里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部落的圈套。兽人已经发起了攻击，他们料到她会试图往达纳苏斯送出新的警报。

哈德里莎恰恰将骑手及其坐骑送上了不归路。

部落不可能有太多始祖龙。正在靠近的这些若非全部，也占了大半。然而，这已经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了。始祖龙的数量几乎是角鹰兽的两倍，它们两头一组，前去追捕那些毫无防备的骑手们。

戴妮吹响了号角，想要警示斥候们。然而，尽管一些斥候反应了过来，但还是太迟了。始祖龙——和它们的兽人骑手——一直潜伏在近处等候，因此，他们很快就追上了猎物。

角鹰兽并非全无防御之力，而那些与哨兵们一同执行任务的角鹰兽比起野生的同族更为擅长战斗。发现自己无法甩开那些追捕者时，大多数角鹰兽转过身来，正面迎击始祖龙。斥候们也准备好了弓箭。

一名幸运的斥候放了一箭，迅速结果了一个骑始祖龙的兽人。死去的兽人从坐骑一侧翻了下来，如一块岩石般朝灰谷坠落。

两头始祖龙将一只角鹰兽围在中间。角鹰兽猛地挥动利爪，擦过离它最近的一头始祖龙的口鼻。兽人骑手试图将他的弓瞄准敌人，可坐骑的受伤让他射偏了。角鹰兽骑手回射一箭，这一箭和先前那名斥候一样成功。又一具兽人的尸体掉落在地。

不幸的是，由于将注意集中在了那头始祖龙身上，角鹰兽难免忽视了另一个敌人。这名斥候再次弯弓搭箭，准备对付第二个兽人，却将自己暴露在了那个始祖龙骑手的战斧之下。

兽人猛力一劈，斧头的刀刃穿过铠甲、斫入骨肉。斥候发出一声惨叫，捂住了血流不止的残臂。战斧又一次砍下，将暗夜精灵从痛苦中解脱，只留下角鹰兽负着死去的骑手继续顽抗。

勇敢的角鹰兽对着第二头始祖龙的下腹又一阵猛击。始祖龙发出一阵痛苦的咆哮，向一侧倾倒。兽人试图坐稳，但他一手拿着战斧，难以保持平衡。

第一头始祖龙救了那兽人的命，它像是收到了掉落的兽人无声的指令。兽人抓住扶手，调整位置，跃上了新的坐骑。

身负重伤的始祖龙和它的战友向那头角鹰兽靠近。尖齿撕咬着翅膀，利爪抓扯着脖颈。

角鹰兽朝受伤最重的敌人发起最后一击。它撕开了始祖龙的咽喉，始祖龙的利爪也刺进了角鹰兽的一只翅膀。

两头巨兽缠斗在一起，一同坠入死亡。

为了完成使命，两头角鹰兽试图逃往西边。其中一头角鹰兽没能飞出多远，尽管斥候不断射击追捕者以进行掩护，它还是被一头始祖龙截住了。与之前的战斗不同，这回角鹰兽和暗夜精灵都没来得及多做防御，便双双被尖齿、利爪和战斧撕成了碎片。

被围困的斥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空战的规模迅速缩小。又有两头始祖龙死去——它们背上的兽人亦如是——很快便只剩下最后一名斥候和角鹰兽了，他们仍在试图摆脱两头缓缓逼近的始祖龙。这是一个巧妙的陷阱，哈德里莎觉得自己对眼前的每一起死亡都负有责任。

更糟糕的是，除了眼看着最后一名斥候被围困，她什么也做不了。同他们的战友一样，那名斥候和他的角鹰兽英勇地战斗着，他们甚至干掉了一头始祖龙及其骑手，但他们最终也倒下了。整场战斗持续了约四分钟，但对哈德里莎而言，这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

战斗期间，哨兵们没有袖手旁观。骑着夜刃豹的长矛骑兵们已准备好朝门外发起冲锋。步兵们紧紧握住手中的月刃。弓箭手们张弓搭箭，急切地等候着部落最终发动进攻的信号。

木墙上的守卫们透过有雕饰的缝隙向外窥去，等待着兽人们的第一轮进攻。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第十三章

尽管维伦不期而至，他仍和联盟其他代表一样被当作贵客接待，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先知对住所没有太多要求，坚持只要了一个简朴的房间。泰兰德于是安排他住进了一个正对神殿的地方。

维伦被神殿花园的静谧所吸引，他此刻正在那里冥思。德莱尼人对着花园中央盘腿坐下，专注地与圣光交流。应他要求，高阶女祭司派给他的两名荣誉卫士在他身后的房间中等候，这里无疑并不需要卫士在场。

他突然感到有人正在接近——一个同样十分亲和圣光的人，那只可能是一个人。维伦并未抬眼，便轻声说道："欢迎你，安度因·乌瑞恩。"

那人看上去并不惊讶于维伦发现了自己，这进一步表明，瓦里安国王的儿子与圣光联系密切。

"您好，先知。我……我很抱歉打扰了您。"

"别这样叫，先知这个头衔只不过是别人加诸我的。我更愿意被叫作维伦。"德莱尼人优雅地站起身来，"你父亲不知道你在这儿吧。"

"是的……他以为我睡着了。"安度因难掩愧色。

"你是否该待在自己的房间，不是由我来评判，而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这话让安度因看上去轻松了些。"不管我父亲怎么想，我早就到了该自己做决定的年纪了。我爱我的父亲，但他很害怕会再度失去我——或是像永远失去我母亲那样，永远地失去我——他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离开他的视线几分钟都不行。"

"他的担心可以理解，正如你的烦恼一样。"

"先——维伦，你知道我为何而来。"

"你想多谈谈圣光。我很乐于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但我不会引导你远离你父亲，希望你能尊重这一点。"

安度因点了点头，此刻他如一位国王般看向维伦。“我不会要求你那样做。我只是希望能学到更多。”他将一只手放在心口，“我能感觉到圣光存在于此。这种感受与日俱增。它就像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

“是的。它与你的联结极为强烈。”维伦环顾花园，但附近空无一人，“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谈上一会儿，只要你保证谈完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年轻人表露出的感激之情如内心的圣光一般强烈：“我保证。”

当他们在花园中漫步时，维伦仔细观察了这个男孩。是的，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教给他我所知道的一切。他的命运与圣光如此相连……

维伦也时刻谨记着同行之人的身份。安度因是暴风城的王储，德莱尼人知道暴风城对如今这个麻烦重重的世界是何等重要。联盟需要暴风城，或许比它的国王所意识到的程度更甚。任何对暴风城的稳定构成威胁的事件也同样威胁着联盟的长期稳定，尤其是在面对一个复兴的部落之时。

然而，如果圣光对安度因·乌瑞恩另有安排……

你必须继续走下去。加洛德听见了妻子的低语。自从来到这里，他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已经疯了，加洛德却安之若素，觉得她只是如生前那样继续照看着他。

为了找些事情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离开自己的住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尽管加洛德会继续悼念莎拉希尔——或将终其一生——但他知道她对自己的期许远不止如此。莎拉希尔会希望他重新融入暗夜精灵社会，找到新的目标，尽管这一念头令加洛德厌烦，他不知道也不大在意新的目标将会是什么。但他清楚自己必须做出尝试。

回到军中无疑不可行。部分原因是这样一来必定要和珊蒂斯打交道，而他尚未准备好……或许他始终都不知该如何面对珊蒂斯。加洛德心中对暗夜精灵社会挥之不去的忧虑是另一部分原因。玛法里奥和泰兰德已经开始推动不同阶层的人民再度凝聚，使情况有了转变的迹象……但加洛德还需要看到更多。战争给他留下了太多的创伤。

我显然已经开始衰老了。加洛德希望自己不要变得和战后那些年长的暗夜精灵们一样。和燃烧军团的战争以及辛艾萨莉的毁灭使他们的整个世界天翻地覆，以至于他们无法适应难以预测的崭新未来。一些人沉浸在由过去的安稳记忆构成的虚幻世界中，大多再也没能回到现实之中。

但单只为了莎拉希尔，加洛德也决心活下去。强迫自己走出房间、开始在同胞之间走动只是第一步，他特别留意了那些他仍有印象的人，并向他们问好

致意。加洛德的行为让一些人面露惊色，但他觉得妻子一定会为他的努力而骄傲。

然而，加洛德仍然在返回住处时不胜喜悦。事实上，离住处越近，他便越是加快脚步，急于回到自己的避难所。

因此，他险些摔在了一具横在道中的尸体上。

在最后关头，加洛德抓住了身旁的一棵树，才没有跌倒。可即便如此，前卫兵队长还是单膝跪倒在了尸体的手臂上。

远离战争的累年岁月仿佛消散无踪，加洛德再次如士兵一般做出了反应。他一手撑着树，一边左右查看杀手的踪迹。见四下无人，他小心地弯下腰来，检视着这个可怕的发现。

起初，加洛德怀疑自己或许是陷入了旧日的回忆中。自战争发生以后，他从未见过此人。他甚至也没能注意到那件色彩鲜艳的外衣，可见他刚才是多么沉溺于自己的幻想。

“一个上层精灵……”他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上层精灵们正试图重返暗夜精灵社会。

除了不慎压到手臂外，加洛德小心地不去触碰尸体。受害者的死因几乎一目了然——他的咽喉处有两道参差不齐的伤口，应该是一只强劲有力的手操着一把短剑所致。在死者——看起来是个法师——的胸口上，还有一块石头压着些什么。

加洛德的脑海中充满了疑问，一些想法让他深感不安。令他最为困扰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上层精灵会在此出现。这个施法者来到离加洛德的住处如此之近的地方是要做什么？

他仔细勘探了附近的地面，发现了一些线索。有人小心地清理掉了所有脚印，而他知道这是为什么：上层精灵是在别处被杀，然后被拖到这里的。尽管凶手试图掩盖真相，却仍有一些细小的血斑露出了马脚。这些斑点向东延伸了几步之遥，而后消失不见。从这些迹象来看，加洛德认为自己能够发现这个上层精灵，仅仅是因为杀手不想让被害者在凶杀现场附近被找到，而那里很可能会有帮助调查者找到真相的线索。

他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他的任务。按理说，他应当把此事报告给哨兵，不过，他更愿意将之报告给大德鲁伊或高阶女祭司。加洛德再次环顾四周，附近依旧空无一人。于是，他决定冒险将尸体留在原处，前去寻找一个有权处理此事的人。

作为一名德鲁伊，玛法里奥很可能身在达纳苏斯城外的某个地方，加洛德于是朝神殿走去。至少他觉得泰兰德会在那里，如果大德鲁伊也在就更好了。

“加洛德？”

珊蒂斯的声音令他停下了脚步。她身边跟着四名哨兵，一行人正朝神殿走去。

“珊——将军。”他尽力沉着地应道。

在脱口喊出他的名字之后，珊蒂斯也努力表现得更为平淡超然。“加洛德，你找高阶女祭司有事吗？”

他考虑了片刻，而后向她坦承了事实：“是的……有人被杀了。”

侍卫们立刻紧张了起来。珊蒂斯示意她们冷静，尽管她自己也因这话眼冒怒火。“在哪儿？谁死了？”

“我在我的住处附近发现了尸体。”他告诉了她一个更确切的位置，“是一个上层精灵。我不认识他。死者身下还有一张纸条似的东西，但我没碰。”

“一个上层精灵……”珊蒂斯看向了左侧离得最近的一名侍卫，“带话给玛维·影歌——”她注意到加洛德听到自己姐姐名字后的反应，于是迟疑了一下——“把你刚刚听到的细节都告诉她。”她接着对另一名站在旁边的侍卫说道：“带上伊尔蒂莉，马上赶去他所说的停尸处，守着那个上层精灵，直到玛维或是她的手下赶到。”

哨兵们即刻依令行事，很快便只剩下珊蒂斯和一名侍卫了。将军吩咐加洛德与她同行，那名哨兵紧随其后。

守卫们迅速让出道来让珊蒂斯通过。她大步穿过神殿，径直走向了泰兰德所在的位置。

高阶女祭司以一种洞察一切的神情迎接了他们。“有人死了。”

珊蒂斯单膝跪下，加洛德和另一名哨兵也照做了。“是另一个上层精灵。”

泰兰德吩咐他们站起身来，问道：“尸体是你发现的吗，加洛德？”

他意识到泰兰德已经从自己急迫的举止中得出了结论：“是的。离我的住处不远。据我判断，上层精灵被谋杀后，尸体被转移到了那里。我想凶手是为了掩盖真正的现场……”

“我觉得有道理，”珊蒂斯补充道，“我已经让人去通知玛维了，也派了人守着尸体，直到玛维或上层精灵采取行动。”

“我们得做些什么……不仅是对哈斯利姆的尸体，还有那些以为上层精灵会坐以待毙任人宰割的浑蛋！”

玛法里奥和一个上层精灵从另一方向进入房间。加洛德不确定来者是不是法师首领，但他知道那人一定是个高层人物。

泰兰德的回答证实了他的猜想：“你现在是在代表大法师莫丹特说话吗，瓦尔丁？”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高阶女祭司！尽管大法师很有耐心，但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层精灵们已经开始对调查的毫无进展议论纷纷了。我们不想将这些罪行公之于众，尤其是在您召开会议的当口，各国代表也都还在。但必要时我们也会这么做的。或许到那时，你们才会真正为这些谋杀案做点儿什么。”他怒视着在场众人，最后将怒火中烧的目光对准了加洛德，“你！你就是那个声称发现了尸体的人，对吗？我很好奇你怎么恰好就在附近——”

“我不是‘声称’发现了尸体。我的确发现了。”前卫兵队长心中涌起一股罕见的怒气，“如果你觉得我可能是那个杀手，你就大错特错了。”

玛法里奥举起法杖横在两人之间。“我相信瓦尔丁并不是在做什么毫无根据的指控，加洛德。我们都在设法解决这一罪恶事件。我确信瓦尔丁和我一样，对你立即通知我们发生了第二起谋杀案的举动表示赞许。”

法师迟疑了一下，接着回应道：“是的，当然。谢谢你，加洛德·影歌。”

令加洛德惊讶的是，瓦尔丁竟然知道他是谁，鉴于对方方才流露出的那副威胁姿态，这就更奇怪了。他朝法师点了点头，却不置一词。

“我们已经采取一切措施寻找凶手了，瓦尔丁。”高阶女祭司保证道，“玛维正致力于查明真相，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

“她行事是有些粗鲁，但我和这人的姐姐谈过了，发现她正如你所说，”上层精灵承认道，“不过，她只有一个人，但杀手却可能有很多……达纳苏斯显然遍布阴谋反对上层精灵回归的人，我们再也不会袖手旁观了！”

瓦尔丁朝泰兰德和玛法里奥飞快地鞠了一躬，随即转身离去。加洛德不知道他是否对高阶女祭司的承诺感到满意，抑或他只是明白，没有大法师莫丹特的允许，他什么也做不了。

“很奇怪有人会不喜欢上层精灵，”珊蒂斯低声评论道，“他们简直就是以礼相待、志同道合的典范。”

加洛德没有回应，尽管他知道这话是说给他一个人听的。

玛法里奥和泰兰德将注意力转向了加洛德。他突然感到一阵不安，因为他确信这两人想要他做些什么。

“加洛德，我想再次对你发现这起恶性案件后的处理方式表示感谢。”泰兰德说道。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同样好。这表现出了你的经验和常识。”她看向自己的丈夫，他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瓦尔丁说对了一件事，玛维需要协助。这是我们无法提供的，不仅是因为上层精灵的缘故，也为了我们极力想在这次会议中促成的一切。”

“我姐姐很有能力，行事也十分果决。我想不到还有谁会比她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

泰兰德微笑道：“大概是的，但她的弟弟显然会成为查案的得力助手。”

尽管这个提议在加洛德的预料之中，他还是不知该如何应答。“如果高阶女祭司——如果你认为这是我应尽的义务——”

“这是一个请求，加洛德。不是命令。你可以拒绝，我们完全能理解。”

他知道这是泰兰德的本意，但听她这样说完，加洛德反而做出了决定：“我会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但在这件事上，我服从玛维的调遣。”

“当然。”泰兰德看上去十分感激。

大德鲁伊也流露出了欣慰之意：“你的支持十分重要，加洛德。眼下我们需要所有人的帮助。”

“我会尽力而为……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姐姐，向她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高阶女祭司摇了摇头说：“我会告诉她的。”

“我无意冒犯，但我希望能自己告诉她。这样会……更妥当一些。”

“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加洛德向两人鞠了一躬。珊蒂斯也同样行了礼，接着和他一起离开了。将军吩咐陪同他们的哨兵前去执行其他任务。

“我很高兴你能加入，”当两人单独相处时，她轻声说道，“你姐姐非常专注，但她关注的范围时常会有一些……狭隘。”

“我知道玛维有不足之处，但我的缺点也不比她少。我们会尽全力阻止这些暗杀的。”

“但愿如此。我并不欣赏上层精灵，但我知道随着他们的族人不断减少，他们会愈发难以控制。若他们与其他人再起冲突，达纳苏斯——以及暗夜精灵全族——都将难以承受其后果。”

他停下脚步问道：“你和我姐姐打过交道。这会儿我最有可能在哪里找到她？我发现尸体的地方吗？”

珊蒂斯立即明白了他话中的告别之意。她做出了回答：“不，这时候她和她手下的守望者们可能已经把尸体搬去研究了。你最好到那儿去找她。”

“哪儿？”

“她和守望者们训练的地方。我知道她就在那儿组织和实施了对第一起谋杀案的调查。”

“谢谢。”他不敢再多说下去，尽管她的眼神表明她期待如此。加洛德冷淡地向她躬身告别，然后朝她所说的方向走去。他一边走着，一边将腰间的匕首拔出鞘。他或许用不着它……但现在已经有两个人被杀。死者虽然都是上层精灵，但这并不意味着凶手不会除掉干预他们计划的其他人。

当他走近珊蒂斯所说的地点时，达纳苏斯城内的喧嚣突然沉寂了下来。他周围的阴郁气氛与他眼中姐姐的形象十分相衬。她一直以来都自我鞭策，而他却只是浑噩度日，他的成功——据他自己估测——更多是因为机遇而非能力。然而，加洛德还是希望玛维能看到自己在此次任务中有所发挥。

守望者的训练场看上去空无一人。一排木制训练靶上潦草画就的面孔像是在嘲笑他没能找到玛维。训练假人高举木剑和有缺口的盾牌，时刻准备防御。尽管一直在承受凶狠的劈砍，这些假人此刻看上去也比加洛德感受到的更为强大。暗夜精灵四下环顾，思考着若是玛维没有尽快现身，接下来他该去哪儿。他猜测过她可能前往上层精灵的营地了，但很快又排除了这个想法。即便是按照他姐姐的标准，这一行为也太过鲁莽了。

没能在此找到玛维让加洛德感到沮丧。他转过身来——

与一个人四目相对。来人明显是她姐姐手下的守望者，她穿着与玛维形制相似但颜色稍显暗沉的铠甲，她的头盔像是刚被摘下，挂在了左侧一根树枝上，暗月刀则倚靠在那棵树的树干上。

“你就是他，”年轻的暗夜精灵开门见山地说道，“你就是她弟弟。”她挑剔地打量着他。“我还以为你会更高一些，也会有更多战争遗留下的伤疤。”

她的评论令他不由得好奇起过去几千年中玛维是如何描述他的。难道他就那样令他的姐姐失望，以至于守望者们要想象出他本应是何种样貌吗？

见加洛德没有回答，守望者补充道：“我是妮瓦。”她向前走去，动作如夜刃豹一般轻捷。加洛德觉得她仿佛正在打量一只猎物。妮瓦围着他转了一圈，上下审视着玛维的弟弟。“不……你正该如此。和她一样。”

他不知如何作答，于是问道：“玛维在哪里？我有话和她说。”

“她不久前还在这儿。但她们刚把那个法师的尸体搬过来，就来了几个上层精灵要把它带走。玛维对此不大乐意，她还没有检查完毕。”

妮瓦的语气就像是在谈论一把椅子，或是别的什么无关紧要的东西。加洛德叹了口气。“所以她现在在上层精灵的营地里？”

“很有可能。”妮瓦踱到他身边，接着倾身靠近，近得让加洛德有些不适。“你可以和我一起在此等候。她很快就会回来的，我确定——”

加洛德突然从妮瓦身边挤了过去，但并非因为她的缘故。他发现有什么东西正在远处看着他们——在他看来那不像是暗夜精灵。

他听到妮瓦在说话，但他朝那个窥视的人影追了过去，因而没能听清她的话。那东西在林间飞速地移动，令加洛德想起了自己之前遇到的那个被称作狼人的生物。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有麻烦的时候潜伏在附近了。

加洛德穿过树林，本能地向前行进。他确信自己正走在那身影离去的路上，只要过了前面那棵树一直向右就行了——

一阵剧痛猛然袭来，像是被一百道闪电同时击中了一般。加洛德不由得尖叫起来，他并不为之羞耻，没有人能忍受这样的折磨而不做出同样的反应。

他向前摔去——或者说试图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摔倒在地至少能减轻一些痛苦。加洛德祈祷这持续不断的电击能够停止，他极力想蜷成一团，但某种力量阻碍了他。像是有一张网将他定在了原地，令他持续不断地承受痛苦。

加洛德试图自断双臂脱身。若是能够逃脱，他此刻定会欣然舍弃手臂。为了脱身，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求死的念头开始缠绕他，但莎拉希尔的面容随即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即便是置身于最简陋的环境，她也一向热爱生活。加洛德从未忘记上古之战中的可怕场景，但他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她以一种无人能及的方式将他带回了现实世界。

而他知道她希望他活下去，继续自己的生活，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随她而去。再度感受到她的爱意使加洛德拥有了新的力量。折磨仍在持续，但他现在有了赖以支撑的东西。有了莎拉希尔，便有了希望……

持续的电击停止了。

加洛德终于倒在了草地上。他很乐意接触那片柔软的泥土，尽管骨头触地时发出了嘎嘎的声响，但与方才的经历相比，痛苦已然减轻了不少。他的皮肤触到清凉的地面，感觉甚好。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左臂，这下触碰足以唤起那剧烈的疼痛。加洛德蜷缩着身体，害怕那痛感会再次袭来；但尽管他手指紧握，痛感却再度消失了，最终只剩下关于疼痛的记忆而已。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一个陌生男子问道，“可以吗？”

前卫兵队长勉强发出了一声沙哑的应答，这在对方看来显然是个肯定的回应。那人将加洛德移到一边，靠在一棵树上。

“我很抱歉，”救他的那人附耳说道，“我不知道会是这样。我不知道它在那儿。”

加洛德又发出了一个嘶哑的声音。他的视线被泪水蒙住，怎么也看不清身边那人的样子。

一个难以辨认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他感觉那人的双手为之一僵。加洛德的救助者突然松开了他。尽管暗夜精灵没有听见他离去的动静，但他莫名确信那人已经离开了。

加洛德的呼吸逐渐恢复正常。他仍泪眼蒙眬，但外物的轮廓开始渐渐在眼前清晰起来。终于，他依稀辨认出自己落入了一个隐伏的陷阱。玛维和守望者们见面的地点就在附近，他觉得这很可能是杀手为抓捕她们布下的陷阱。毕竟，他姐姐正在负责调查这个案子。

大约一分钟过后，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让他警觉到有人正在接近。加洛德并不认为是救他的那个人来了，他听见来者倒吸一口冷气——发现加洛德显然令其大吃一惊——他知道那是一个女子。前卫兵队长只能猜测她是妮瓦，她终于沿着足迹找到了他。

“你还活着……”他听见那守望者说道。

“他当然还活着。”另一个人回答道，这个更为强硬的女声使加洛德抬眼看去，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立于眼前。“毕竟，他是我弟弟。”

第十四章

剩余的八艘部落航船终于抵达了锈水港，它们风尘仆仆的样子看上去倒有些像被遗忘者的幽灵舰队。锈水港坐落于灰谷东部的艾萨拉海岸线上。当运营这座港口的地精们准备就绪后，布里宁船长即刻登上了岸。他现已交付了货物，并为能够摆脱它们而高兴万分……尽管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向大酋长坦承自己的失败。

自他上次到访以来，锈水港得到了充分的扩建。城堡主楼在占据了整个小岛的建筑群中高高矗立，日益庞大的人群——大多数是地精——步履匆匆，因为他们不仅要处理停靠的航船，还要料理不少与部落相关的其他事务。在另一个码头上，悬着巨大挂钩的吊车正将补给物资运上一艘战舰。

一个地精操纵着一架气味难闻、用于装卸货物的机器。临敌之时，这台机器与伐木机一样致命，但与布里宁那天生狂暴的货物相比，它们也相形见绌。

第一排控制门已经开启，船员们开始卸下那些盖着篷布的笼子。参与了航行的兽人们看上去都和以前不大一样，他们个个面容憔悴、神色焦虑。

码头那边传来两个地精的窃笑，布里宁咆哮了一声，朝那两个又矮又瘦的人走去，他高高的身影笼罩了他们。

“大酋长的宠物们航行后都饿了！它们可以吃上一两个点心……”见那两个地精安静了下来，他补充道，“现在，你们要么去帮着同伴接管那些笼子，要么被我送去投喂它们……”

两个地精用力咽了口唾沫，一下子变得恭敬起来，他们向船长行了个礼，而后飞奔着前去执行命令。

布里宁发出一声短促的轻笑，然后再次想起了自己面临的严峻处境。和那两个地精相比，他才更有可能成为那笼中物的盘中餐。

大陆方向传来的一些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一支规模可观的船队正在接近，船上至少有半打卫兵，他们一定是大酋长著名的库卡隆卫士。

“加尔鲁什。”布里宁喃喃道。他从未想过逃避这场会面，他的荣誉比生命更为重要，而他也绝不能在最后时刻落下懦夫的污名。

船员和码头工人们已将其中六只笼子安置在了一片空地上，静候大酋长一行的到来。在经历了史诗般的航行后，布里宁为自己手下的勇士们感到骄傲。他将在自己被处决前极力赞扬他们。

加尔鲁什和随从们身上沾了些树叶和尘土，表明他们也是刚到艾萨拉不久。大酋长面露期待之色，布里宁并不知道这对自己是福是祸，所以他没抱多大希望。

部落的领袖经过时，兽人和地精们右手握拳捶向左胸。加尔鲁什从未要求他们以这样的举动表示忠诚，但大酋长还是接受了追随者们的敬畏之心。

布里宁和其他人一样擂胸致意，此外，他还一直低垂着脑袋。只要加尔鲁什愿意，立刻就能取下他的项上人头。

“布里宁，”大酋长用低沉的声音点了他的名，“你可是长途跋涉而来啊。”

“为部落和您效力，不辞险远。”船长壮着胆子抬眼看去，“而且与大酋长刚刚结束的危险旅程相比，我的经历不值一提！”

“我们都在为了更伟大的目标努力。”加尔鲁什的目光跃过布里宁，看向那几只笼子。“八个。应该有更多的。”

“我们遇上了些……麻烦。”

“暴风雨？”

“是的，还有货物的骚动。用于安抚野兽的草药损失了很多，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即便是在陈述事实，布里宁也愈发感到羞愧。他的回答听上去如此苍白无力，加尔鲁什没有割下他的舌头让他闭嘴，在他看来简直是个奇迹。

“八个，”大酋长重复了一遍，“带我看看。”

布里宁现在确定了自己的命运：加尔鲁什不会取下他的首级，而是要让其中一头野兽将他撕成碎片。布里宁并不怪大酋长。对于一个惨败的人而言，这是合理的惩罚。

他将加尔鲁什和其他人带到第一只笼子前。笼中的野兽闻到大量兽人接近，显得有些骚动不安。笼子开始摇晃起来。

“拉开篷布！”船长下令。

四名船员用系在笼子上的绳索拉开了覆于笼门的篷布。与此同时，笼子摇晃得更加剧烈，一阵咆哮声响起，其他几只笼子里也传来了应答的吼声。有那么一瞬，布里宁觉得这场面似曾相识，甚至觉得马上会有一两头野兽破笼而出。手执长矛的卫兵迅速冲上前来，以便在需要时保护大酋长。

加尔鲁什身边几个卫兵的脸上流露出些许惧意，但这并未让船长感到安慰。对于大酋长下令从诺森德运来的战利品，他们定然会感到惊奇，而丝毫不必为之殚精竭虑。这个任务并没有派给他们中的任何人，他们是安然无恙的。而布里宁却不同。

加尔鲁什走近了些……对于船长而言，距离有些太近了。那头野兽显然也有同感，它倾身向前，想从栏杆中伸出一只手臂。与先前那怪物不同，它的尝试失败了。接着，它又试图将栏杆折弯，尽管栏杆发出了不祥的嘎吱声，却并未被折断……至少目前如此。

大酋长对笼中野兽的凶狠无动于衷。他看向一位库卡隆卫士，说道：“必须得提醒一下它们此行的目的……以及它们不照办的后果。”

几年来布里宁第一次得到了这样的提醒：这些野兽几乎和捕猎它们的人一样聪明。当然，它们更为原始，但几乎同样聪明。

加尔鲁什的一名卫兵向站在北边一座金属长屋前的库卡隆卫士打了个手势。他们对这一情况早有安排，而船长知道是怎么回事。

面无表情的卫兵消失在长屋中。在此期间，加尔鲁什面前的野兽一直狂怒不已，而现在，另七头野兽也开始展示原始而野蛮的兽性。兽人和地精们都紧张地等待着灾难的降临，只有大酋长和库卡隆卫士们保持着绝对的冷静，甚至是期待。

长屋中突然响起几声受惊的咕噜声。布里宁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

不……这声音确是似曾相识。尽管音调更高，而且听上去好奇多于恐惧，它们和笼子里那个更深沉的声音十分相近。

那些野兽也同样知道这一点。八只笼子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

加尔鲁什朝面前的野兽点了点头，看起来对刚才发生的事情不太高兴，但似乎也不打算追究了。“这下你明白了。正如我所承诺的那样，它们都好好的。因此你也必须信守你的诺言。”

笼中传来一声咕哝。加尔鲁什示意兽人们再次放下篷布。直到笼子被完全盖住，布里宁才松了口气。

那名进入长屋的卫兵又走了出来，他看起来有些紧张，径直去找大酋长汇报情况。加尔鲁什指示部队——包括船长在内——站得离笼子远一些。

“我照您的吩咐做了。”库卡隆卫士轻言道，他的声音只有加尔鲁什身边的人才能听见，“我给那些幼兽喂了些它们爱吃的甜肉。它们也的确闹出了点儿动静。这样够了吗？”

加尔鲁什赞许地点了点头：“那群成兽已经听见了。它们现在应该会保持温顺了。这群野兽只是需要被提醒一下我们之间的协定而已。”

此刻，布里宁觉得自己并不羡慕加尔鲁什：很多时候，大酋长在做出决策时必然会觉得荣誉感在被撕裂，因为他必须为追随者们的长远利益着想。

或许是因为他盯着大酋长看了太久，加尔鲁什突然回视了布里宁一眼。这位传奇战士皱起了眉问道：“带这八头野兽回来的路上死了多少人？”

布里宁估算了一下包括将野兽运往诺森德港口和沉船时死亡的人数，他极力不去想那些人牺牲了，而自己还活着的事实。当告诉大酋长确切的数字时，船长也为之愕然。

加尔鲁什毫不掩饰自己的震惊：“有这么多？代价惨重……但当我们占领灰谷之时，他们的牺牲就都是值得的！”部落大酋长挺直了身子，此刻他看上去全然是一位专注而自信的指挥官。“当我们击溃敌人时，那些为带回这些野兽而死难的勇士们的灵魂与我们同在！当最后一座哨站陷落时，胜利将属于亲眼见证一切的我们，也同样属于他们！”

他的誓言鼓舞了周围的人，甚至是布里宁。如果他将被处决，布里宁希望自己至少能和在此次任务中牺牲的其他勇士一样被铭记。除此之外，他别无所求。

“布里宁船长。”

老水手咽了口唾沫，即刻将拳头再次捶向胸口，接着他低下头亮出了脖子。“我的大酋长，我的失败没有任何借口！您命令我们带回十头野兽，而我只送到了八头！我指挥的舰队也伤亡惨重！”布里宁等着血吼迎头劈下，但那把传说中的战斧并未砍下他的脑袋。于是，他接着说道：“我的大酋长，我承认所有的过失，这些过失玷污了我的荣誉，我等待命运的裁决！”

四下寂静。而后他听见加尔鲁什说道：“你的荣誉就是你的生命。”

“是的，我的大酋长。”

“而你将生命献与我。”

布里宁再次表示赞同。与此同时，他暗自想到，我蒙受了奇耻大辱！在允许我以死谢罪之前，加尔鲁什要让我忍受自己失败的折磨！

“那么，如果你的生命属于我，那么你的荣誉也同样属于我……我的荣誉正受到威胁，我要在战争中将它挽回！”

船长瞠目结舌，他不由得抬起头来。“我不明白，大酋长……”

“你将和我们一同进军灰谷，亲眼见到你带回的成果击垮联盟！你将战斗在最前线，如果你牺牲了，你的名字将被我们的族人世代传颂！”

加尔鲁什向布里宁伸出一只手。船长瞪大了双眼。

“你的大副现在接任船长。而你将指挥战场上的士兵，直接对我负责。”

布里宁骄傲地挺起胸膛，宣誓道：“在我在倒下之前，会手刃一百个暗夜精灵！我将亲自摧毁银翼哨站！”

大酋长轻轻笑了起来：“好好战斗。这就是我所要求的。”

“我会的！”

最近的一只笼子里传来一声试探而非威胁的低吼。那些生物已经屈服了。

“明天日出时出发。”加尔鲁什满怀信心地说道，全然不顾自己刚结束一段艰辛旅途的事实。“我对灰谷暗夜精灵的第一步计划已经奏效！他们与达纳苏斯的联系已被切断，只能基于过去战争的经验猜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指向那些笼子，“当他们发觉自己的决定有多愚蠢时，已经死到临头了……”

离得最近的野兽再次发出低吼，这一次倒像是在回应大酋长胜券在握的语气。布里宁咧嘴笑了起来。他将能活着看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在暗夜精灵身上奏效，活着见到自己为部落做出杰出贡献。

而他也能活着见到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一个由部落、而非联盟铸造的新世界……

泰兰德和玛法里奥选择在一处常被用于讨论重要事务的室外场所召开会议。他们本可使用二人举办婚礼的神殿，而最终选择室外的原因部分也与吉尔

尼斯人有关。两人一致认为，最好是在室外将吉恩的子民介绍给联盟，这样一来，那些对吉恩一行的出现感到不快的人能避免陷入困窘。

此刻，会议的座席呈环形，只留出了东边的入口。暗夜精灵的高层已经就座，只待宾客入场。除了以肯瑞托议会为核心的达拉然拒绝派代表前来，其他人都到齐了。达拉然希望能在交战双方之间保持中立，在那里，无论是为兽人还是为联盟效力的法师都同样受到欢迎。

泰兰德和玛法里奥的主座正对入口。身着制服的哨兵们作为荣誉卫士立于高阶女祭司和大德鲁伊身侧，另一些哨兵则守在入口处，随侍在每一个来访的使团身旁。

但这不只是会议的正式开幕式而已。入场式的高潮将会是一次加盟仪式，届时将通过投票决定联盟新成员的加入与否。如果新成员被联盟接纳，代表会随即就座并参与接下来的议程，毕竟让他们等到会议结束是很荒唐的。

而如果申请被否决，也应让该国使团尽快离开会场，使其尴尬程度降至最低。

表面看来，达纳苏斯没有任何骚动的迹象。但两人已经得到消息——细节尚不清楚——玛维的弟弟在查案时遭遇了不测，玛法里奥和泰兰德只知道加洛德因伤卧床不起。尽管高阶女祭司已经派了医者前去治疗，加洛德也并无性命之虞，但两位领袖还是希望在情况允许时尽快和玛维的弟弟谈谈。

大法师莫丹特也承诺上层精灵会在调查期间不起风波，尽管瓦尔丁曾对此表示反对。上层精灵并没有会议席位，他们的问题严格说来是暗夜精灵的家务事，整体上与联盟并无关联。

除了还有几人正在入场外，其他人都就座了，泰兰德示意号手们吹响号角。

此刻号声长鸣，联盟成员的列队入场仪式开始了。

进场顺序是由抽签决定的，因而并未生出纷争。在乘坐机械鸟的格尔宾•梅卡托克的带领下，侏儒们幸运地成为第一个入场的代表团。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塞拉摩和其他使团。

每个代表团都尽力地展示着自己的实力与能力。侏儒们有着令人惊叹和畏惧的机器；矮人们则在行进中展示了他们使用战锤的武艺，以及与他们的矮胖身形不相称的灵活与迅捷。

代表团的国歌在每一个方阵入场时奏起。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暗夜精灵们便起身向他们的宾客致意，全程皆是如此。

尽管与会者们感受不到丝毫微风，各个代表团的旗帜却在会场周围傲然飘扬。缕缕目标明确的轻风正是大德鲁伊的杰作。

每支队伍都在高阶女祭司和大德鲁伊面前稍作停留，两位暗夜精灵向该族的领袖或大使点头致意。这也是二人答谢与会者们的另一种方式——他们也希望能帮助宾客们在会议开始前保持良好的情绪。

暴风城是最后出场的使团之一，亦是令人印象最深的队伍之一。瓦里安率领着一支由最精锐的士兵组成的队伍，他本人身穿一件如太阳般光华闪耀的铠甲，胸甲上装饰着皇家狮头徽记，腰间悬着那把传奇的利刃。安度因王子走在他身边，穿着一套蓝金相间的王室礼服，而非战甲。

行至泰兰德和玛法里奥面前时，瓦里安向他们深深鞠了一躬。这个戏剧性的夸张动作与他冷漠的态度并不相衬，但没等大德鲁伊或高阶女祭司领会个中含义，暴风城国王已经向前走去。

联盟的最后一位成员也落座了。泰兰德环顾一周，见大家都在等待接下来的议程。她与大德鲁伊交换了一个满怀希望的眼神，接着站起身来。

“联盟的兄弟姐妹们，同志们，朋友们，我提议会议开幕，请大家投票表决！”

代表们按入场顺序依次投票表决。这一举动只不过是一项仪式而已，大家毫无争议地表决通过了会议的开幕。

“我的朋友们，”泰兰德继续说道，“我和大德鲁伊向诸位致意，感谢你们的到来！值此艰难时日，诸位选择在此齐聚一堂，正是联盟希望的象征。”

一些使团中传来一阵赞同的低语。

“我们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讨论，”高阶女祭司接着说道，“自从死亡之翼的疯狂撕裂了艾泽拉斯后，许多国家都深受重创，你们也理所当然地担心，联盟是否会在你们的国家复原之前向人民索取更多。对此我不能给予保证。”

此刻，一些人的目光变得警惕了起来。但他们都很敬重泰兰德和她的丈夫，故而都觉得此时讲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并不合适……

玛法里奥碰了碰她的手，泰兰德朝入口看去。她谁也没看见，但大德鲁伊显然是注意到了什么信号。

“但在我们正式讨论那些问题之前，必须确保每一位重要成员在场！而今天，有人想要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与我们一同努力增强联盟的力量……”

号声响起，吉尔尼斯的国歌随即奏响。

人们纷纷向入口处投以期待的目光。泰兰德和玛法里奥瞥了瓦里安国王一眼，但他依旧面无表情。

当第一个人走进视野时，整个会场都安静了下来。吉恩·格雷迈恩。他亲自举着吉尔尼斯的旗帜——这面灰底的旗帜之上印着一个红色圆圈，三根形似长矛的竖线直入圈中，一根细线横贯圆圈——步入会场，他骄傲的神色和充满力量的身姿让他看上去仿佛年轻了许多。吉恩穿着参加宴会时那件简朴宽松的衣服，和与会者们的华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人民跟着他走进会场，装束同样简朴。

吉恩在宴会上只带了一小队随从，而现在，他的队伍在人数上足以与暴风城相当。这并非巧合，吉恩显然想让其他人看到，他能够成为联盟强大的盟友。

然而，尽管这些吉尔尼斯人看上去体格健壮、士气高昂，他们却并未携带武器，就连他们的旗杆顶端也没有尖刺，表明它不被作为武器使用。吉尔尼斯仿佛要向其他国家证明，他们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

吉恩在暗夜精灵的领袖们面前停下脚步，同之前的代表们一样向他们致敬。接着，与其他国家的入场仪式不同，吉恩举起旗杆，将它深深插入地面。

“吉尔尼斯站在你们面前！”吉尔尼斯国王对众国代表和他的随从们喊道，“吉尔尼斯站在你们面前，为偿还其罪，它将为联盟中的一切需要贡献力量！对于身陷危难的友邦而言，没有比吉尔尼斯更真诚的兄弟了！”

他退回到伊德里克和其他人中间。除入口外，吉尔尼斯人排成弧形面向会场所有方向，以确保无论人们坐在哪个方位，都能多少看清吉恩队伍里的几名成员。

“为了避免有人会觉得我们战斗力弱，无法保护身边的兄弟，我们现在要消除这个误解……”

说完，吉恩和他的子民变幻了身体形态。

他们的身体膨胀了起来，身高和体宽都增加了三分之一。吉尔尼斯人原本宽松的服装骤然显得过于紧绷，衬衫和背心也都随之撕裂。他们的四肢、胸膛和脸庞上迅速长出浓密的毛发，皮毛之下移位的骨骼和拉伸的肌腱噼啪作响。他们的四肢因身体变形而扭曲，双腿变得更加壮实，如同那些行动敏捷的捕食者一般。每个人都弓起了身子，仿若一头强壮的野兽。

在与会者们的注目下，吉尔尼斯人伸长双臂，指甲变成了长长的凶猛兽爪。然而，这一变化与他们令人吃惊的面部变形相比，可谓是相形见绌。他们的双耳变得又窄又长，口鼻向前伸展，融为一体，化为一张满口尖牙的兽口，那锋利的牙齿足以轻而易举地撕开血肉。

站在联盟面前的吉尔尼斯人变成了狼人。

狼人们立于原地，尽管他们内心显然更渴望奔跑与捕猎。他们没有逃避众人的眼光，而是自信地报以回视。

吉恩·格雷迈恩看向玛法里奥和泰兰德，他的胸膛因兴奋而上下起伏。他们也朝他点了点头。没有什么方法比彰显吉尔尼斯人的全部力量更能凸显其对于联盟的价值了。

不过，吉尔尼斯人并非一直都与狼人为伍，也并非所有的国民都受此影响。尽管很多人都……而这是玛法里奥的耻辱，他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事情因一些想要尝试狼形态的德鲁伊而起。他们召唤力量，化为巨狼，但当他们发现变身会使自己失控时，一切都太迟了。为此，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玛法里奥当时也近乎失控，半神塞纳留斯的帮助救了他的命。在充分意识到个中危险后，玛法里奥禁止德鲁伊们再行变身。然而，一群德鲁伊却背着他秘密聚集，继续此项尝试，他们试图通过使用一件名为月神镰刀的神器驯化狼形态，却被镰刀变成了第一代狼人。

在控制住这些猛兽后，玛法里奥否决了其他人要求毁灭狼人的提议，而是将他们囚入了翡翠梦境，让他们在圣树达拉尼尔下长眠不醒。

这场悲剧本该就此告终——如果没有人类法师阿鲁高，事情本会如此。为抵挡吉尔尼斯高墙外的天灾军团，绝望的吉恩下令寻求一切帮助，法师便将狼人引入了王国……而狼人的诅咒一旦出现，便开始迅速在人群之中蔓延。

不过，吉尔尼斯人已经发现了控制其凶暴本能的方法，也能将那种邪恶转化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一种力量，这不仅对联盟大有裨益，也有利于他们最终解放家园。

“我们是吉尔尼斯人，”吉恩·格雷迈恩低吼道，他的声音依旧未变，却多了几分喉音，“我们是狼人……”

国王嗥叫了起来。

这声音并无苦恼或畏惧之意，只是为了再度彰显他和子民的力量。吉恩的目的达到了，甚至连阴沉的黑铁矮人看起来也对狼人的力量产生了极大的尊敬和兴趣。

吉恩的嗥叫声越来越大，他身边的狼人也和他一起放声嗥叫了起来。然而，当会场之外、深林之中的更多狼人放声应和时，他们的叫声显得黯然失色。

他们不过齐声嗥叫了数秒，却足以给在场的大多数人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当吉恩停止嗥叫时——他的子民无论远近也即刻照办——吉尔尼斯国王总结道："在兄弟们面前，我们谦卑地请求加入联盟……"

起初，无人对之做出回应，场面一度十分紧张。玛法里奥站起身来，指着狼人们说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听说过凶残狼人的古老传说！你们知晓他们的邪恶本性！而无论你们是否熟知那些旧事，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狼人与传说中的没有半分联系！这些吉尔尼斯的战士们已经驯服了诅咒！昔日的致命威胁已永远化为善良的力量，为联盟所用的力量！"

大德鲁伊的话响彻会场。吉恩和狼人们等待着使者们回味玛法里奥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回味他们方才目睹的场景。

代表们开始窃窃私语，讨论很快变得愈加热烈。

库德兰突然站起身来说道："蛮锤矮人欢迎狼人的力量……以及吉尔尼斯的力量！"

特沃什即刻附议："塞拉摩也同样表示欢迎！"

这些宣言赢得了来自会场多方的掌声，他们为吉尔尼斯鼓掌。一些使者和他们的使团成员也以各种方式向吉恩的人民致意。

泰兰德碰了碰丈夫的手，重新主导了议程。"你们都看到了吉尔尼斯的力量，听到了它重返联盟的请求！"高阶女祭司的话引起了玛法里奥的共鸣，"我认为，在看过这些展示之后，如果大家没有异议，我们应当即刻开始表决！"

高阶女祭司的目光扫视全场，却并未在暴风城的席位上多作停留。谁也没有表示异议，就连瓦里安看上去也是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

"我提议大家口头表决通过！"按照他们会前商定的流程，大德鲁伊接着宣布道，"用一个简单的声音欢迎狼人加入联盟！所有赞成者——"

会场中回响起齐整的赞同之声，他们的热情不亚于狼人们之前的嗥叫。玛法里奥和泰兰德低头看向吉恩，后者正感激地回望他们。

接着，坐在暴风城代表团席位上的瓦里安国王无声地站了起来。

效果立竿见影。欢呼声戛然而止。两位暗夜精灵和吉恩一齐看向瓦里安，他的脸上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图。

“联盟的成员们，亲爱的暗夜精灵东道主们，我有话要说。”

就连安度因王子看上去也拿不准他父亲要做什么，但他看起来只是好奇，却并不担忧。

泰兰德示意大家注意聆听，她说道：“暴风城要求发言。请讲，瓦里安国王。”

这位昔日的奴隶角斗士沉思了片刻，终于开口说道：“所有人都知道暴风城与吉尔尼斯恩断义绝。你们也都知道原因。”

会场一片死寂。吉恩的神情晦暗不明，他等着瓦里安继续说完，双耳却因担忧而耷拉了下去。

一名哨兵突然来到高阶女祭司身后。泰兰德再次碰了碰玛法里奥的手，他点了点头，表示将会维持会议的进行。大德鲁伊明白，有人在这样微妙的时刻前来打扰高阶女祭司，一定是为了要紧事，比如两个上层精灵的谋杀案。

第三起？他不由得想到。大德鲁伊一面祈祷不要发生此事，一面向前倾了倾身，示意瓦里安泰兰德的离席与暴风城无关。

瓦里安摆了摆头，像是在说高阶女祭司的离席并未冒犯他。接着，暴风城国王继续说道：“吉尔尼斯这样的盟友，能带给我们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们的战斗技能在兽人及其盟友之上，但部落的兴盛所依凭的那种长久的渴望，却是我们——过于文明的我们——似乎不再拥有的。狼人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正义的渴望，去克服战场上的所有困难，使联盟免于分崩离析，避免有人在部落攻城略地之际坐视不理……”

吉恩瞪大了双眼，就连玛法里奥也不由得因这场演说再度燃起希望。

“我向你们保证，我艰难地考虑了很久。”瓦里安对众人说道，“这样的盟友能够轻易帮助我们遏制部落的野心，甚至将他们击退！”暴风城国王指向吉恩和吉尔尼斯人，“一个有着如此荣誉感和勇气的盟友，我非常乐意与他们并肩作战!”

他的话引起一阵欢呼。甚至连狼人们也再按捺不住，几个年轻的狼人发出了一阵阵短促的嗥叫。

瓦里安转向玛法里奥说：“大德鲁伊！你之前提议口头表决通过，但被我打断了！对此我深感抱歉！我只是想请求尽早发言……”

玛法里奥微笑着回答：“我很乐意再发起一次表决，瓦里安国王——”

“没有那个必要。”这位人类君主的神情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瓦里安面色阴沉地望向吉恩·格雷迈恩。

他朝着吉尔尼斯的方向啐了一口。

“再次发起表决只不过是浪费时间，”暴风城国王朝着下方的对手怒骂道，“因为我绝不会允许这些杂种加入联盟！”

会场爆发出一阵惊愕的呼声，尤其是在狼人之中。伊德里克朝瓦里安的方向迈出一步，但吉恩抓住了这位年轻战士的肩膀，将他拉了回来。两个狼人朝对方露出利齿，但伊德里克很快就被吉恩震慑住了。

“荣誉和信任！联盟需要的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就算像人一样游行示威，也绝不具备这两种品质的野兽！如果他们再次与世隔绝怎么办？他们会费心提醒我们一下吗？我们能相信他们不会那样做吗？”瓦里安打了个响指，他的随从们随即纷纷站起身来，安度因是最后起身、也是最为犹豫的那一个。“正如我已对很多人说过的那样，我在这群猎狗身上看不到任何价值，也看不到任何荣誉……因此我永远不会对接纳他们重返联盟投赞成票！”

说完，瓦里安带着暴风城使团离开了会场。其他代表团中爆发出一阵阵骚乱，而玛法里奥·怒风惊愕地看着自己的全部希望在眼前破灭。

第十五章

“诸位！请坐下！”

然而众人并未听见大德鲁伊说的话。会场各处，联盟的代表们就方才发生的事情及其对于会议的意义彼此争论。暗夜精灵的声音被淹没在了喧嚣之中。

但玛法里奥·怒风不是一个普通的暗夜精灵，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德鲁伊。

震耳欲聋的雷声撼动全场，大德鲁伊正前方出现了一道明亮的闪电，使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他。

“你们知道我对这局面的感受，”他对众人说道，“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事情不会就此结束。”

尽管无人与之争辩，玛法里奥还是在许多人眼中看到了非议。他看向吉恩·格雷迈恩，想要安慰他几句，却发现狼人们已然离去，如同狼群一般轻捷沉静。

大德鲁伊掩藏起自己的沮丧，接着说道：“我会着手解决此事。至于现在，我提议大家表决结束今天的会议，同时，我邀请全体代表和他们的随从同去欣赏达纳苏斯壮丽的景色。”

“听起来是个好建议！政治的事儿谈得我喉咙都干了，”库德兰大喊道，“如果这意味着我们能快些吃上酒肉的话，算我一票！”

矮人豪放的回答让气氛缓和了几分，结束今日议程的表决顺利通过，无人询问次日是否还将有会议召开。

众人解散后，玛法里奥唤来一名站在他和泰兰德座席一侧的哨兵问道：“高阶女祭司告诉过你她为何离席吗？”

“没有，大德鲁伊。”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我想是神殿。”

玛法里奥思索了片刻。“请捎个话给她。告诉她我会尽快赶过去，但我现在必须和暴风城国王谈谈。告诉她瓦里安反对吉尔尼斯加入联盟，但我相信还有回转的余地。都记下了吗？”

“是的，大德鲁伊！”

“那现在就去吧！”

哨兵迅速敬了个礼，而后快步离去。玛法里奥深吸一口气，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绪。

幻象一再表明，瓦里安就是那个人，大德鲁伊沮丧地想着。也许他的确是，但幻象又不需要解决他的固执！必须说服他……否则，无论幻象呈现的是什么，联盟都必须另寻他人！

玛法里奥露出坚决的神情。瓦里安·乌瑞恩会认真听的。

他向暴风城那位苦大仇深的国王追了过去。

玛法里奥或许会觉得自己被背叛了，对此瓦里安并不怪他，但暗夜精灵居然专横地以为自己能说服暴风城国王回心转意。吉尔尼斯国王的双手沾染了太多鲜血——人类的鲜血。当洛丹伦在第三次大战中请求援助的时候他在哪里？不错，暴风城也没有直接参战，但它一直是联盟强大的支持者。更何况暴风城自己当时也混乱重重，而瓦里安则身处动乱的中心。由于父亲遇刺，瓦里安十八岁就继承了王位，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王国的重建。当妻子遇害后，瓦里安的政治权力又被卡特拉娜·普瑞斯托女士用邪恶的巫术和阴谋架空……后者的真实身份其实是黑龙奥妮克希亚。在吉安娜女士的建议下，瓦里安航行至塞拉摩参加会议，却在途中遭到绑架，接着，他失去了自己的记忆。

不，瓦里安觉得暴风城没能为联盟做得更多并不是自己的过错。吉恩没有失忆，也大权在握，却还是不止一次地拒绝了联盟的呼求。他建起那堵可恶的高墙，将吉尔尼斯与世隔绝；接着，在第三次大战中，他甚至不肯象征性地派兵支援。即便对于他自己的一部分子民而言，这也是奇耻大辱。于是这些人主动接受了挑战，组建起英勇无畏的吉尔尼斯旅。

瓦里安对自己在会场上说的话并不满意，但他丝毫不感到懊悔。吉恩·格雷迈恩只是自食恶果罢了。

“明天我们就起航回国。”当他们走近住处时，瓦里安通知随从们。

“父亲——”

“现在不说这个，安度因。”

王子陡然生出一股非同寻常的愤怒，他挥手示意队伍中的其他人退下。那些奉命守卫王室成员住处的卫兵们犹豫不决，但安度因瞪着他们，直到他们依令离去。卫兵们熟悉这种表情，他们经常在父亲脸上看到，但今天之前从未在儿子这里见过。

瓦里安无视了安度因的作为。他走进房中，拿起会议前刚打开的一瓶暗夜精灵果酒喝了起来。

“你在哪儿，布罗尔？”瓦里安低声说道。在这个失败的会议中，他只希望与那位曾和他以角斗士的身份并肩作战的强壮德鲁伊相聚片刻。可布罗尔正在执行玛法里奥指派的任务，这也是国王对东道主感到气恼的另一个原因。

“父亲……”

“我说了，现在不说这个，安度因——”

“我要说，就现在。”

对于一个才十几岁的男孩而言，安度因的声音谨慎而浑厚，同时也满怀失望。瓦里安放下酒瓶，面对着他。

“我是在做该做的事，等你成为国王时就会明白。”

“我明白你还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父亲，而你似乎从未得到解脱。人是会变的，人可以弥补他犯下的过错。你没有给吉恩·格雷迈恩任何机会，这么做也是在给他王国里的其他子民定罪——”

“他们领袖的决定带来了流血和恐怖，但他们仍选择追随，这已经足够愚蠢了；就让他们继续追随他承担一切吧。”

“这并非你的本意。你难道没看见——”

“够了！”瓦里安的爆发让他自己和儿子感到了同样的震惊。安度因一下子泄了气。瓦里安发现儿子流露出了巨大的悲哀。

王子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安度因——”

“晚安，父亲。我祈祷有一天你会明白。”

瓦里安不确定儿子这么说是何用意，他拿起了那瓶酒，思索了片刻，接着朝门外走去。卫兵们正焦急地等在那里。

“进去吧，里面安全的很，”他开玩笑地说，“我去外面待一会儿。”

他们没有异议。瓦里安有些同情这群卫兵，他们想要恪尽职守，却经常被弃置一旁。等队伍回到暴风城后，他会奖赏他们的。

“瓦里安。”

“哦，我的天啊，就不能让我安宁一会儿吗？”暴风城国王转过身来，面对着玛法里奥，“该说的我都在开幕式上说过了！现在没什么可谈的！”

这意外的爆发令玛法里奥皱起了眉头。“我不妨大胆说一句，可讨论的还有很多。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你也有权那样说。但这次会议必须继续下去，而我——”

“你的会议已经失败了。你应该知道。一败涂地……”瓦里安将目光移开，他的思绪陷入了遥远的回忆中，不再思索今晚发生的事情。

这一变化没有逃过大德鲁伊的眼睛。他以一种平静而低沉的语调回答道：“失败并非总是事情的终结，它可以是学习如何用其他方法更好地获得成功的契机。塞纳留斯知道，我也经历过许多失败，请允许我举出自己的弟弟——或许还有狼人们——为证。我能理解你所面临的困难，也知道你仍在为此责备自己。你依然觉得自己本可以在暴动中保住蒂芬的性命，或是以某种方式阻止死亡之翼的女儿奥妮克希亚化身普瑞斯托女士篡夺你的王国！但这两件事你都不可能阻止——”

“不可能？你说得倒是轻巧，隔岸观火，事后高谈阔论，大德鲁伊，你又不曾身陷其中！我的妻子被一块碎砖砸死！正直无畏的雷吉纳德·温德索尔被那条该死的龙活活烧死！迪菲亚兄弟会的爪牙绑架了我！而当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无人保护、茫然无助！我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永不！”

“你不是——”

瓦里安猛地指着暗夜精灵的脸谴责道：“无论如何，你无权谈及此事！你根本不明白我所见过、所承受过的恐怖！当你愉快地在那个该死的翡翠梦境里冥想徜徉的时候，两场战争接踵而至，无数生命为之死去！你从未亲眼见过暴风城被迫做出的牺牲，更不用说艾泽拉斯的其他地方！而格雷迈恩却躲在后面袖手旁观，他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做！你们德鲁伊总在传播生灵与世界的和谐共处的言论，说得多容易啊，你们又用不着像我们其他人一样艰难求生！”

“我比你想象得更能理解这一切，”大德鲁伊开口说道，“我也经历过战争与冲突。当燃烧军团第一次入侵——”

“你非得到一万年前去找例子么？”瓦里安打断了他，“就不能说点儿近期发生的……或是更相关的？”

两人沉默地站在那里，眼也不眨地看着对方。玛法里奥神情平静，瓦里安却因此怒意更甚。

经过一番思考，暗夜精灵试着从另一个角度说服对方：“你说的大多没错，对此我并不否认。我也犯过许多错误，但我试着从中学习，学习正视自己的缺点，努力为身边的人做到更好。无论作为德鲁伊、角斗士或是统治者，这是必须时刻做到的。”

暗夜精灵并非无心提及瓦里安过去的身份。他是在间接提醒暴风城国王，尽管最近那些麻烦事发生的时候他身在别处，但瓦里安也是一样。多年以来，暴风城因没有正义君主的领导而苦难重重。蒂芬死后，瓦里安先是被奥妮克希亚的魔法影响了十年之久，紧接着又被绑架。尽管暴风城国王在这两次事件中都别无选择，但瓦里安总是希望能够回到那些只需解决自己眼下麻烦的时日，暗夜精灵想要提醒瓦里安不要忘记这一点。

“除了想做他认为对人民最有利的事，吉恩还做了别的什么坏事吗？”大德鲁伊继续说道，“吉尔尼斯已经不止一次为那些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吉恩悔恨不已，并愿意付出一切弥补过错。别用你评判自己的方式来评判他，瓦里安。那样的话，他就永远没有赎罪的机会了。”

瓦里安咕哝了一声，“如果这就是你所能说出的劝服我改主意的话，那你是在浪费口舌，大德鲁伊！暴风城明天就会离开。今后你们想怎么做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瓦里安……”

“这种被森林环绕的鬼地方，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我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国王挤过大德鲁伊身边，朝达纳苏斯城郊走去。可没走多远，他便听到背后响起了脚步声。这声音让他愈发愤怒。

“你就这样不依不饶吗，暗夜精灵？”他转身喝道，“伟大的大德鲁伊——”

然而，跟在他身后的不是玛法里奥，而是安度因。

“安度因……我以为你已经睡了——”

“不，我起来了……”王子似乎在边说边思考措辞，“我听到了说话声……我全都听到了。”

“和大德鲁伊的对话么？你听到的事情都不重要。我们还是明天出发——”

“我不和你一起走。”

这话听上去如此不切实际，如此荒诞，以至于瓦里安起初有些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听见了儿子这样说。他难以置信地说道：“去睡吧。我们明天一早就走。”

安度因看着他，露出一副瓦里安经常用来应对愚蠢朝臣们的表情，“你从未认真听我说话。现在请听我一次，父亲。我不和你一起走。”

“你太累了！你——”

安度因看上去十分恼怒。“我本想按原先的计划行事，但听到你和大德鲁伊的争执之后，我重新考虑了一番。他试图说服你明白事理，却并不比我做得好多少，而他已经活了一万多年！”

“年龄并不代表智慧。”瓦里安气恼于儿子对那个暗夜精灵的尊敬竟甚于自己，不由得反驳道。

“恐怕我也明白这一点，父亲。”安度因甫一说完，便露出后悔的表情，“我不是来和您继续吵架的。我现在回房间去，写封信向您解释所有的事。”

“儿子……什么——”

王子抬起一只手阻止他继续说下去，这姿势和他父亲极为相似。“我不是一名战士，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我永远无法成为你，我的路在别处……”

“你是王位继承人！”瓦里安坚持道，他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让他的独子意识到自己想法的荒谬。

“我并非要背弃暴风城，但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去完成已经开始的学习。”安度因只有十三岁，但此刻他的言辞展现出了远超他年龄的成熟。“铁炉堡的高阶祭司洛汉是我的启蒙老师。你知道他是如何评价我的，而且你也同意他对于我的潜力的说法。”

“圣光会帮助你统治暴风城，但它只不过是个工具，就像——”

“圣光不是工具，圣光就是存在本身。”安度因温和地微笑道，“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明白这一点的。父亲，在铁炉堡受训的那段日子里，我感觉到

了从未有过的活力！想想看吧！作为圣光牧师，我能够为我们的人民做得更多——”

“身为国王，你无所不能！”瓦里安的心怦怦直跳。在所有发生的事情中，这是最让他无力的一件。他的儿子将会和他一起回家。圣光显然给他的独子造成了错误的影响，他们会终止对圣光的讨论。瓦里安会帮助安度因克服战斗技能方面的不足，将暴风城王子训练成一位合格的统治者！

“父亲？”安度因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你并没有在听我说话。好吧，我已经尽力了。”

男孩转身离去。瓦里安心中一动，他仿佛看到他挚爱的蒂芬将他们的婴儿抱在怀中。蒂芬消失了，只剩下那个孩子……接着那孩子也开始渐渐消失。

瓦里安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不假思索地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了安度因的手臂。

王子发出一声痛呼。瓦里安心中巨大的恐惧感消退了，接着他意识到自己正紧握着安度因的胳膊。

“我、我——”暴风城国王松开了手。安度因一脸震惊地捂住受伤的手臂。瓦里安只用一只手就能掐死敌人，他已不止一次这样做过，对此两人都很清楚。洛戈什的传奇力量鲜有人能够匹敌。

在这猛然爆发的疯狂中，尽管只是一瞬，他却将同样的力量用在了自己叛逆的儿子身上……

“我……安度因——”瓦里安说不出话来，这世上于他而言最珍贵的人正以满怀恐惧的目光看着他。“我从未想要——”

侍卫们突然跑了过来。瓦里安猜测他们听到了安度因的叫声，担心王子的生命安全。

“陛下！”侍卫长喊道，“有人袭击你们两位吗？”

“没事。”安度因揉着手臂插话道，“这里没有危险……是吧，父亲？”

安度因再次转身离去。瓦里安想要伸手拉住他，但当他看到侍卫们像是要照着他的样子拦住王子的去路时，便停了下来。

“你要去哪儿，安度因？”

王子停下脚步，扭头看向他的父亲。“去维伦那里。他和德莱尼人离开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走。”

国王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但这话却刺痛了他。或许先知和他儿子交谈起来要比他容易得多。“你已经——已经和他商量过了吗？”

“我和他谈过继续学习圣光的事。”

“你可以回暴风城向大主教本尼迪塔斯学！”瓦里安并不在乎侍卫们怎么看他。这是他的儿子，而他就快要失去自己最珍视的人了。

当瓦里安提及大主教时，安度因皱起了眉头。“本尼迪塔斯……并不合适……我无法解释，但我就是知道。我需要去别处学习我要的东西。洛汉也曾经这样对我说过。”

国王未曾留意过这件小事。他暗暗诅咒着那个矮人，暗暗诅咒着维伦……最后诅咒他自己。

“他们可以把我的东西带上船，父亲。”

“维伦可能不会带你回德莱尼都城。”

安度因停下来想了想，瓦里安此刻又燃起了希望。接着，安度因说道：“如果他不带我一起走，他也知道我该去哪里实现我必须完成的目标。再见，父亲。”

“不要——”这位前角斗士将他要说的话咽了回去，越来越多的侍卫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看上去像是在等待最微小的信号。只要国王给出一点点上前围住王子的暗示，他们都会将之视作直接的命令。

瓦里安决定不让侍卫们采取行动，这使得安度因的脸上又浮现出哀伤的笑容。“谢谢你。”

“我、我向你的母亲发誓，绝不会再伤害你，安度因。无论以何种方式！”他朝儿子走去，想要拥抱他。

王子瞪大双眼，向后退了几步，接着回答道：“我知道。”

安度因转身离开，瓦里安猜测那大概是先知房间的方向。暴风城国王目送着儿子的背影渐渐消失，他在安度因眼中最后见到的，是一抹害怕父亲会伤害自己的阴影。

“陛下……”侍卫长犹豫地说道，“您确定我们不要——”

“退下吧，”他简略地回答道，“全都退下。”

侍卫们清楚他的脾气，于是迅速遵命离去。最终只剩下瓦里安一人。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害怕就此独自度过余生。

安度因王子走得越远，他离开父亲的决心就愈发动摇。然而，仍有什么东西促使他继续向前走去。

他知道自己能在神殿花园里再次找到维伦。德莱尼人正要开始冥想，因而这位年轻人的突然出现并未打扰到先知。

但这并不意味着维伦不清楚安度因前来的原因。

“你和你父亲谈过了，”先知低声说道，“我能感觉到你们之间出了麻烦。”

安度因觉得没有理由遮遮掩掩：“维伦，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我想和你一起走。”

德莱尼人看上去有些不安。“你是如何找到的？”

“什么意思？”

“我在别处有事需要处理。我打算挑选一位牧师作为德莱尼的代表，而我明早和东道主们告别后就离开。”

维纶的话坚定了安度因的想法：“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如果想更好地研习圣光，就应该与你一起。”

“你父亲……”

“我告诉过他了。”

先知皱起了眉头道：“或许你应当再考虑一下。圣光之道并不容易，而你还年轻。是的，坦白说，你有天赋。三年后来找我吧，也许——”

“即使你想要丢下我，我也会追随你。我知道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我能感觉到。”

“如此年轻……却如此成熟。”德莱尼人发出了一声叹息。他注意到那年轻人正摩挲着自己的手臂。“你受伤了。我来帮你。”先知将一只手掌放在安度因受伤的位置。

圣光从德莱尼人掌中散出，那令人惊叹的光芒不过苹果大小，却蔚为威严。光芒蔓延至伤处，安度因手臂上的疼痛迅速消退，只留下了曾受过伤的记忆。

这一切发生时，安度因心潮涌动。仿佛情感赋予了他某种力量，他感受到了爱与宽恕。

一幅画面逐渐在翻涌的情感中成型，它并非来自记忆，而是源于想象。安度因只在画像中见过自己的母亲，因而对母亲的印象是在他年轻的生命中由想象逐渐拼凑而来。在那个画面中，她光彩照人，温柔大方，让人内心安稳……

“你非常爱她，你的母亲。”维伦低声说道。他并未解释自己如何能得知安度因的想法。毕竟，他是先知。

“她去世的时候我还是个婴儿，但我从父亲和宫中其他人那里知道了很多，让我觉得自己了解她……爱她。”

德莱尼人点了点头，“你也很爱自己的父亲。”

安度因咽了口唾沫，回想起方才的痛苦以及与国王在一起时的沮丧……以及瓦里安努力为他做的一切。“当然。无论我们有何分歧……”

维伦放低了手掌，圣光在他手中和王子的身上黯淡了下来，那些情感也随之减弱，尽管它们从未完全消失。

“这正是圣光如此触动你的一大原因。”先知微微一笑，“很好，安度因。我们日出时启程。”

第十六章

玛法里奥匆匆回到神殿，与瓦里安交谈让他倍感挫败，那位同泰兰德讲话的哨兵也让他十分忧虑——高阶女祭司听完她的话便离场了——她无疑带来了关于其他灾难的消息。玛法里奥猜想那或许与上层精灵有关，但他此刻也做好了一切准备。

令大德鲁伊吃惊的是，迎接他的并不是一位女祭司，而是他自己的一名手下。当玛法里奥走近时，那位焦急的德鲁伊朝他深鞠一躬。

“帕尔西斯！”这位德鲁伊训练有素，能够化身风暴乌鸦形态，若是多加调教，有朝一日定能成为一位高阶德鲁伊。自然，玛法里奥不会把这些告诉年轻的德鲁伊。“你不是被派去灰谷了吗！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不该由我来回答，导师。”帕尔西斯恭敬地答道，这位年轻的德鲁伊显然已经筋疲力尽了，“另一个人比我更有权做出回答。”

玛法里奥没再继续追问，跟着帕尔西斯来到了莎拉希尔的尸身被加洛德带来达纳苏斯之后，曾短暂停放的地方。

他听到里面传来女祭司们祈祷的声音。大德鲁伊瞥了帕尔西斯一眼，年轻的暗夜精灵看上去心神不宁。玛法里奥离开此地后，有些事情进一步恶化了。

他们走进房间时，正领着四名高级女祭司祈祷的泰兰德转过身来。艾露恩之光不仅照在她和女祭司们的身上，也照耀着她们中间那个躺在石台上的人。

那是一名哨兵。玛法里奥并不认识她。她紫罗兰色的皮肤异常苍白，这不是一个好迹象。

他默默来到伴侣的身边。泰兰德靠近他耳语道：“她叫艾拉德里娅·云翔。是一位从灰谷来的信使。”

“一个受伤的信使？”玛法里奥明白这背后的含义不会让自己感到高兴。

高阶女祭司正要继续说下去，那哨兵却突然呻吟了一声。她睁开双眼，眼神飘忽着看向两人，最后将目光聚焦到了玛法里奥身上。

“大、大德鲁伊……这么说，您知道了……”

她挣扎着动了动身体想要面向他，一道长长的伤痕因此显露了出来，那疤痕横贯上身、触目惊心。在玛法里奥看来，信使的存活简直就是个奇迹。他看到她身上还有其他较小的伤痕，但那道巨大的伤口显然重创了她。

“讽刺的是，那是她自己的月刃造成的，”帕尔西斯在大德鲁伊的另一侧低语道，“在和几个兽人搏斗的过程中，她摔在了上面。在此之前，她还杀了至少两个兽人。”

“她在兽人的领地上干什么？她又为什么来这儿？”

“她当时并不在兽人的领地上，她正带着哈德里莎指挥官的一封急信赶往这里。”

大德鲁伊看向泰兰德，想要证实这个可怕的消息。她悲伤地点了点头。

“他们——他们潜入防线后方……”艾拉德里娅嘶哑地说道，尽管身负重伤，她显然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你必须好好休息，”高阶女祭司向她建议道，“你的意志、力量与月亮母亲的祝福会助你康复。”

艾拉德里娅剧烈地咳嗽起来。鲜血溅上了泰兰德的长袍，但高阶女祭司既没有挪开脚步，也没有将血迹擦去。她现在只关心信使的安危。

“我向她祈、祈祷……当我躺在那里，快要死去的时候，”信使挣扎着说道，“我祈祷要、要是她能让我活到完成使、使命，那我、我将死得其所。那、那个祈、祈祷得到了准许。”

“我是在哨站西边不远处发现她的，当时我正在与森林交流，”帕尔西斯解释道，“树木为近旁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不安。我便在周边搜查，接着找到了她。”

德鲁伊迅速描述了他发现的那些尸体。帕尔西斯至少见到了四具兽人的尸身，从伤口被撕裂的方式来看，其中两人可能是被角鹰兽所杀。

“可、可怜的风暴，”艾拉德里娅低声说道，“它是一位忠诚的朋友。”她又咳了起来。泰兰德拿起一块布拭去了信使嘴唇上的血迹。

“我尽全力帮助她，但她早已失血过多。”德鲁伊看上去很惭愧。

泰兰德摇了摇头，“谁也没法儿做得更多了，帕尔西斯，哪怕是姐妹会中的任何一人。”

“他、他还把我带到这里……”信使说道。

“我竭力为她疗伤，然后变成风暴乌鸦的形态，”帕尔西斯解释道，“这段飞行很艰难，但我知道我不能停下来。”

“他们拿、拿走了信件，”艾拉德里娅喘息着说，“但我知道、知道指挥官想要说、说什么……”

“你歇歇吧，”泰兰德坚持说道，“我会把你告诉我的话说给他们听。”

艾拉德里娅点了点头，而后闭上了眼睛。高阶女祭司迅速讲述了指挥官哈德里莎的观察及其担忧。部落入侵灰谷西部的深入程度令玛法里奥大为惊讶，就连无疑对之有所耳闻的帕尔西斯也同样震惊。与此同时，女祭司们一直默默地为信使祈祷。她冒了如此大的危险，终将消息及时送达。

“我倾向于相信指挥官所说的一切——艾拉德里娅也发誓那是真的——至少那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猜测，很可能就是事实本身。”高阶女祭司总结道。

“珊蒂斯知道艾拉德里娅在这儿吗？”

“我已经派人去告诉她了。”泰兰德将注意力转回重伤的信使身上，“对于你所做的一切，我们感激不尽——”

信使的胸口已经不再起伏。

泰兰德弯下身去，用手拂过艾拉德里娅的身体。“她……不在了。她已经死去至少一两分钟了。”

“她看上去像是在微笑一般，”帕尔西斯有些哽咽，“我想让她多休息一会儿，但她坚持……”

高阶女祭司直起身来说：“她向艾露恩祈求，而月亮母亲认为她值得帮助。坦白说，我也很惊讶她能活着撑到这里，更不用说告诉我们这一切。”

“那么我们该确保她没有白白牺牲。”珊蒂斯在门口说道。艾拉德里娅的死令她的声音变得冷酷，珊蒂斯向来对麾下的哨兵们视如己出。

“我尽力了，将军。”帕尔西斯脱口说道，他对这位著名的战士怀有几分敬畏。

“我知道你尽力了，德鲁伊。我个人欢迎你来灰谷工作。”她大步走向艾拉德里娅的尸体。“我记得她。一名技艺高超的骑手……几乎和我一样出色。哈德里莎选对了人。”珊蒂斯又对泰兰德和玛法里奥补充道，“显然，我们得尽快派兵增援。”

“那会议怎么办？”泰兰德问丈夫。

“我们把会议引入另一个方向，号召大家一起来增强联盟的力量。这也正是我们召开会议的原因。”

珊蒂斯满怀敬意地轻抚艾拉德里娅的肩膀。“如果您允许，我有四名最优秀的战士候在外面，她们会把艾拉德里娅的尸体带走。我们将为她举办一场恰当的送别仪式。”

高阶女祭司点点头说：“去吧。她的名字将在神殿中传颂。”

“对此我深表感激。”珊蒂斯吹了两声短哨，其他几名哨兵随即走了进来。高阶女祭司和玛法里奥退到一旁。女祭司们不约而同地看向她们的领袖，泰兰德默许了她们的离开。

帕尔西斯向大德鲁伊和他的妻子鞠了一躬，“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我理应和珊蒂斯将军一起走。我更了解灰谷的近况，我想她会愿意听一听的。”

“正合我意，”将军说道，“跟我来。”

在他们离去之前，玛法里奥问道：“帕尔西斯，和你一同被派去灰谷的还有另一名德鲁伊——”

“卡拉丁，大德鲁伊。”

“你和他有过联系吗？”

年轻的德鲁伊看起来更紧张了。“我很抱歉，没能立即联系他。我一心想着信使的事。在飞行的时候我有尝试过，但不知为何感应不到他的思维！请原谅！我本想告诉您的，但——”

玛法里奥当然没有责怪他，尽管帕尔西斯坚持和珊蒂斯一起走，但他看上去就快要倒下了。“别担心。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将军，然后去休息一会儿。明白吗？”

“是……是的，大德鲁伊。”

“若非必要，我不会耽误他太久。”珊蒂斯保证道。

哨兵们恭敬地抬起艾拉德里娅的尸体，将她放置在一个木制担架上抬走了。珊蒂斯和德鲁伊跟在她们身后。

当哨兵们抬起尸体离去后，泰兰德低声为那位英勇的信使祈祷了几句。接着，她深深蹙眉，对玛法里奥说道："我已经知道瓦里安的所作所为了。我感到十分震惊。他走后发生了什么？你去找过他了吗？"

"我去和他谈过了……情况并没有比表决时好多少。我们不能指望他成为我们寻找的领袖，泰兰德。现在没时间了。"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吾爱！你不明白吗？艾露恩已经预见到了！瓦里安必须在这最黑暗的时刻领导我们！"

大德鲁伊一脸苦相地说："只要关系到他儿子，他甚至连自己都引领不了。在离开他的住处之前，我听见他们二人吵了一架。那个孩子已经成长了不少。按人类的年纪算来，他或许还年轻，但他在精神上却要成熟得多。我想瓦里安和他之间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艾露恩是不会错的，吾爱！"

他仔细考虑了一会儿，接着叹了口气。"现在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或许能有办法让他与自己经历的一切和解，并由此学会宽恕他人，尤其是吉恩，他们曾先后犯下了错。"

"你要怎么做？"

玛法里奥将她紧紧拥入怀中。"首先，你要继续抱有信心。其次，我想我得和瓦里安打一次猎……"

"你好些了吗？"

加洛德动了动。他的身体仍有些僵硬，移动手臂时肩膀生疼，但除此之外，唯一能令他想起自己曾遭受过可怕折磨的，便只有疼痛的记忆了。那对他来说已经很可怕了。

"我好多了，"他小心地回答道，"我这是在哪儿？"

"我的房间。"玛维回答道。加洛德躺在一张芦苇垫子上，他猜想这就是姐姐的床了。玛维在弟弟身边蹲了下来，递给他满满一杯酒。

"谢谢。"加洛德迅速环视房间。正如他所料，玛维家中几乎没有私人物品，只有一排武器靠在他对面的墙上，呈现出一种病态的吸引力。加洛德想起

姐姐在加入姐妹会之前就对兵刃极感兴趣，他还注意到，除了一套卓越的暗夜精灵兵器外，她还有几件显然是从其他种族获得的武器。“我这是怎么了？”

“你落入了一个陷阱，那无疑是要用来对付上层精灵的。你经历的那些痛苦，换个人早就死了。”

“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她被这话逗笑了。“你只不过受了点儿皮外伤。”

加洛德意识到她的语气中充满了骄傲，为他的毅力而骄傲。

“妮瓦说你是来找我的。”玛维提醒道。

他向她讲述了自己与那可怕发现的关联，以及泰兰德和玛法里奥要求他协助姐姐进行调查的事情。玛维咕哝了一声，接受了这个建议。

“我检查过了那具绊倒你的尸体，”她回答道，说到这里，她的语调再次变得愉悦起来，“情况和第一具一样。看来有人致力于此。我倒是不怪他们。谁想让上层精灵们再次加入我们？你吗？”

“高阶女祭司和大德鲁伊想要如此。”

玛维轻声笑了起来。“那你呢？你原谅那些上层精灵了吗？说实话？”

他无法对她说谎。“我想他们有许多需要弥补的过错，但上古之战结束时我就主张宽容，现在依旧如此。在这件事上，我相信泰兰德和玛法里奥。他们心怀族群的最高利益。”

“那是自然。”玛维站起身来，接着向他伸出了手，“喝完了吗？”

加洛德都没注意到自己已经喝完了酒。他将杯子递给她，然后试着站起身来。

“慢慢来，弟弟。”

这话让他更坚决地想要站起来。昔日的军官深吸一口气，接着直起了身子。

“很好，”他姐姐评论道，“如果你已经恢复好了，我想我们可以继续任务了，是吧？”

他想起了那具尸体。“你检查过受害者了吗？”

“就在他们给的那点儿时间内。那个上层精灵，瓦尔丁——你认识他吗？——他让人偷偷带走了他们死去的同伴，动作甚至比上次还快。我想他们并不乐意我们验尸。”

“玛维……”

“哈！不用担心，我们没像杀手那样把他切开！我想上层精灵是害怕我找到他们的什么魔法道具，然后自己留着玩儿。”她冷笑道，“好像我想要什么有关他们力量的东西似的。不，我们还是回你出事的地方看看吧。来……”

他没有争辩。二人回到了训练场，妮瓦恰好也在那里。她立刻加入了他们，站在加洛德的另一侧，不时触碰他。这一举动令加洛德倍感紧张。

“妮瓦说，你当时是在追什么东西。你看到它了吗？”

“没有。不管那人是谁，动作都太快了。”

“不管是谁？那是个人？你确定不是一头刚好出现的动物？”

加洛德迟疑了片刻，然后回答道：“不。是一个人。他和我说了话，甚至还帮了我。”

两位女子停下了脚步。玛维向前靠近了些。“说下去。”

加洛德描述了他们之间的互动，以及他所追踪的猎物全程有多么愧疚。

“这么说他救了你，然后跑掉了。他可能是意识到了你并不是他想要的猎物，一个上层精灵。”

“他说他不知道这儿有陷阱……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上层精灵会在这附近做什么呢？”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加洛德指着眼前的一片区域说道。

加洛德估计了自己之前倒下的方位，妮瓦立刻跪倒在那里，仔细检查着离得最近的一根树干。“这里有一些我们之前没注意的东西。一些毛皮。”

“有意思。”玛维同样做了检查，“嗯……是毛皮。你在这里得到过什么人的帮助吗……有毛皮的人？”

他很快就明白了她话中的意思：“你觉得是个狼人？”

“很有可能。狼人常常在城市边缘四处窥探，”他姐姐说道，“他们已经被允许进入城市，也不时入城。但狼人似乎同样发展出了鬼鬼祟祟行动的兴趣。”

前卫兵队长脱口问道："你觉得他们是杀害上层精灵的人吗？"

"我不知道他们有何动机——目前还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被别人当枪使了。我没有排除任何人。那些纸条是用同一种古体字写的。"

"那么他们中一定有一个暗夜精灵，"他肯定地说，"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挚爱的人。"

"嗯，如此一来，范围就缩小了。"他姐姐讽刺地插了句话。

"我想和那狼人再说一次话。"加洛德尽可能地回忆当时的细节，那个声音是最重要的线索。"先弄清楚他为什么潜伏在附近。尽管这可能和上层精灵没什么关系——"

玛维咕哝了一声："哦，一定有关！再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了。"

加洛德也找不出别的理由，"狼人们住在哪里？我听说过，但不太确定……"

"哦，我们知道他们在哪儿。你怎么看，妮瓦？"

另一名守望者用手臂蹭了蹭加洛德，把头凑向他，回答道："现在就是好时候。"

加洛德有些困惑地问："去做什么？"

玛维笑了起来。"当然是去调查狼群。"

"'狼群'……"他终于明白过来，"那样行吗？"

"高阶女祭司和大德鲁伊授权我彻查此案，无论案情的走向如何。狼人们都得规规矩矩的。"

玛雅带头走在前面，妮瓦拉着加洛德走在后面。为了避免与那守望者有更进一步的不当接触，加洛德加大了步伐，紧跟在玛维身后。

起初，他们的行程几乎像散步一样轻松，加洛德不由得怀疑他姐姐是否在戏弄他，而不是真心希望他来协助。然而，当玛维来到一棵弯曲的橡树跟前时，她突然严肃了起来。妮瓦伸出一根手指放到唇边，但加洛德并不需要她的警告。他已经听到遥远的前方有什么响动，并立刻意识到，如果他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那么他们也可能听到了三名闯入者的动静。

“主营地还有一段距离，”玛维耳语道，“但近来一些狼群也进入了这片区域。我猜他们喜欢在这一带捕猎。”

她带着两人趟过一条小溪，朝一座小山走去。加洛德已不是第一次惊叹于这一带的风光，它让人记不起整片地区都处于一棵巨树之上。

“伏低身子，”玛维命令道，“我们现在离得很近了。”

他看向她问：“他们会有敌意吗？我以为我们只是来表明——”

“安静。”他姐姐朝前走了一步。

加洛德突然意识到，他和两位同伴都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至于为何没能事先考虑到这一点，他只能归咎于自己死里逃生后头脑尚未清醒。然而，这个想法并未让他感到宽慰。毕竟，如果狼人们十分危险……

“我们得往回走，”他低声说，“不该这样做——”

妮瓦突然僵直了身子。与此同时，玛维猛地转向右侧。

一个凶蛮的身影喘着气从一棵树后冲了出来，另一个则从对面跳出。他们四足着地，来到距离暗夜精灵们不过几尺远的地方，接着站起了身。顷刻之间，其他狼人也跳了出来，将三人团团围住。这是加洛德第一次能够仔细观察他们长长的尖牙与锋利的狼爪，尽管狼人们弓着身子，却还是比暗夜精灵们更高。他们至少也要宽上一半，浑身上下都长着结实的肌肉，体重可能比加洛德还要重不少。

加洛德一动不动，迅速在心里分析起狼人们的动作，以便判断他们是否会发起攻击。另一方面，玛维和妮瓦则摆出了战斗的架势，差一点儿就惹得狼人朝他们扑来。加洛德对两位女子的反应皱了皱眉头，但他什么也没说。

几乎有一打狼人将他们围住，他们的紧张程度令加洛德感到吃惊。

一位男性狼人朝加洛德走来。他鼻孔翕动，仔细闻着加洛德的气味。那双深邃的棕色双目——这是他们的野兽之躯上最像“人类”的特征——微微眯了起来。

他又向妮瓦走去。妮瓦的脸就像一张面具。狼人以一种更为敷衍的方式嗅了嗅她，随后转身离开。加洛德感觉到，狼人仿佛早就认识她的气味。

这个显然是头领的狼人在玛维面前停下了。和妮瓦一样，狼人像是在加洛德姐姐的身上辨认出了什么，他们似乎之前就见过。他咧开嘴，亮出利齿。

出于对玛维的担心，加洛德向前迈了一步，这让头领的注意力转回到他身上。加洛德这才发现，尽管他们看上去像狼，却仍穿着衣服。这些衣物大多宽松或敞开着，整体看上去还算齐整，这与狼人们展现出的原始力量形成了反差。

“又来监视我们……”那男性狼人吼了一声，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正常，“你们是来找我们的乐子吗？”

过了一会儿，加洛德才明白这话是对玛维说的。她向头领报以挑衅的微笑。“我们来此是为了完成高阶女祭司指派的任务。你是知道的。”

“上次你在这儿什么都没发现。”

“情况不同了。”

头领的双耳愤怒地抽动着，“吉恩国王会和你们的高阶女祭司以及大德鲁伊谈谈的。”

“悉听尊便。”

狼人们齐声嗥叫起来，尽管那听上去更多的是挫败而非愤怒。显然，这种争执以前也发生过。

“你说情况不同了，”头领喝道，“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弟弟，他差点儿死在一个为上层精灵设下的陷阱里。”玛维没有向狼人们解释什么是上层精灵，这证实了她之前所言，狼人的确知道那些施法者的存在。“当时他正在追一个狼人。”

头领并未看向加洛德，问道：“证据呢？”

“在我弟弟倒下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挂在树皮上的毛皮。”

狼人们发出了一阵嘲弄的大笑。“森林里有很多动物，”他亮出了自己的狼爪，“而狩猎是正当行为。”

“除非你只是在猎捕鹿一类的动物，而不是别的猎物。”玛维回敬道。

头领再次转向加洛德，他的长吻离暗夜精灵的鼻子不到一寸远。加洛德闻到了食肉动物浓重的口气，但他没有表现出对那气味的厌恶。

“告诉我，”狼人说道，“你看到我们中的一员了？”

“没有……我当时痛苦万分。”

“哼。要是如你所说，他攻击了你，你早就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了。”

加洛德坚定地回视他。“我从未说过他攻击了我。他把我拉出了陷阱。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但的确如此。他甚至对我掉入陷阱感到抱歉。”

发问者双耳微抖，陷入了沉思。狼人头领仍站在加洛德面前，却看向玛维说道：“这和你方才的暗示完全不同。一个恰好在附近狩猎的狼人。出于对高阶女祭司和大德鲁伊的尊敬，在发现自己与暗夜精灵离得如此之近时撤了回去。当那傻瓜追着他的时候，他甚至还救了那傻瓜一命。而我们却因此被当成了怪物……”

其他狼人发出了附和的嗥叫。加洛德紧张了起来，尽管希望渺茫，他觉得也不得不杀出一条路了。

“我们只是在调查一切可能的情况，”玛维反驳道，“如果你没什么可隐瞒的，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对吗？”

狼人头领再次露出了利齿。“如果你有话要问，就直接来找我们。在附近鬼鬼祟祟地走动是很危险的。这里比诱捕上层精灵的陷阱更可怕。年轻的狼人可能在打猎时过于投入，以至于在意识到对方不是一头鹿之前，就已经扑了上去。”他竖起了耳朵，“到那时候……可就太迟了。”

他举起一只狼爪，打了个解散的手势。其他狼人纷纷从暗夜精灵面前退去。加洛德警惕地看着他们，直到他们与暗夜精灵们隔开了足够的距离，他才回到玛维和妮瓦身边。

狼人头领发出了一声嗥叫，狼形生物们便一齐跃入了树林，如同任何一位训练有素的暗夜精灵那般轻捷无声。

加洛德松了口气。“我们离得太近了。”

“我们不会陷入任何真正的危险，”他姐姐自信地回答道，“他们再怎么威胁恐吓，也只不过是一群人类。”

他愈发气恼地说：“长着利爪尖牙的人类——而你知道他们会围过来！”

“总比我们去追踪他们容易。把这当作一个测试吧。我想看看当我提及你的遭遇时，他们会是什么反应。我现在已经看够了。他们一定知道些什么，比他们意识到的更多。”

“我希望能提前知道你的计划。”

“你可能接下来就不会这么想了。我希望你同在。而且，”玛维把手背到身后，而当她再次伸出手时，加洛德发现她已然手持武器，“我们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无助。”

妮瓦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表明她们都已全副武装。

加洛德哼了一声。这才是他印象中的姐姐，玛维会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在协助找出杀死上层精灵的凶手的过程中，他必须谨记这一点。

“幕后可能有个暗夜精灵，”他仍有些气恼地说，“我们的族人比狼人们更有理由想要上层精灵的命。”

玛维开始回头朝达纳苏斯走去。“噢，也许你说的没错。这就又引回暗夜精灵身上了。但是狼人……也需要注意他们，你不这么认为吗？”

妮瓦跟在玛维身后，朝加洛德娇羞一笑。过了一会儿，前卫兵队长也跟了上去。他仍为姐姐的鲁莽感到气恼，但若是回顾她丰富的人生阅历，便能知道她是如何在数千年的历程中养成了这种鲁莽的习性。在某种程度上，他怀疑玛维的不顾一切正是她能够存活下来的原因。

但你若是再这么做，我可不会袖手旁观了，加洛德发誓。如果他们将要共事，玛维就得明白，她弟弟不会被任何人愚弄，即便是她也不行。他们的成功——可能还有他们族人的稳定生活——仰赖于她对他的理解。

加洛德突然意识到，他对姐姐的气恼使得他比莎拉希尔死后的任何时刻都更有生命力。若是莎拉希尔知道加洛德和玛维的关系，也一定会觉得有趣。

玛维在前面对妮瓦低声说了什么，然后轻声笑了起来。这令他想起了另一个问题，他怀疑玛维是否还会觉得如此有趣。方才与狼人的相遇让加洛德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一件他姐姐会乐于知晓的事。

他已渐渐辨认出了狼人头领的声音。他正是加洛德的救命恩人。加洛德没能立即把他们联系到一起，是因为狼人当时是以人类的形态救助了他，他以手指而非狼爪抓住了暗夜精灵，当时的耳语也与此次相遇时粗暴而威严的嗓音大相径庭。

而更重要的是，狼人头领那人类双目中流露出的神情表明，他已经知道加洛德认出了自己。尽管如此，他还是下令放了他们。

加洛德想要找出这背后的原因……而当他行动的时候，绝不能有姐姐从中妨碍。玛维只能等到她弟弟从狼人营地里回来了。

当然，前提是他们会再次放他活着离开。

第十七章

次日来临，哨站仍未受到攻击。哈德里莎并未放下心来，她此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事情的真相。部落只不过是在执行他们在灰谷的指挥官下一阶段的计划而已。无论是何人指挥大军，她知道此人必定身居高位，由新任大酋长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亲自挑选。

黎明破晓后一小时，哨站的大门洞开，一队骑兵在弓箭手和步兵们的掩护下冲了出来，迎击任何可能驻守在外的敌人。哈德里莎亲自带队冲锋，她座下的夜刃豹闻见兽人的气味，发出了充满热望的吼声。

尽管他们发现了兽人弓箭手的踪迹，却没能真正见到部落。似乎兽人们一完成那邪恶的使命，便消失在了阴影之中。

“应该等到夜里再杀出来的，我就知道我们本该如此。”戴妮脱口说道。

哈德里莎并未理会副官对她所做决定的轻视。指挥官重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选择。在所有哨站之中，有两处最为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一处是哈德里莎驻守的哨站，它大致处于联盟控制范围的中心位置，另一处则是银翼哨站。银翼哨站十分独特。它是一座位于敌人领地内的防御要塞，东北方向的不远处就是部落的碎木岗哨。即便兽人已在其他地区全面推进，银翼哨站却依然屹立不倒。这多亏了守军将士们的勇猛，以及一条联结了哨站与联盟其他领土的狭窄通道。

他们与银翼哨站失去了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陷落。他们之前看到的浓烟位置更加偏北，而银翼哨站则位于略微偏南的弗伦河对岸。哈德里莎怀疑浓烟来自一座次要的哨站，比如林歌神殿。她希望那里的守卫们能够撑住，尤其是在她分身乏术的眼下。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银翼哨站已经陷落，这让指挥官颇受鼓舞。但她也知道自己必须尽快行动。如果他们能与银翼哨站重新建立联系，就能够在部落面前建立一道更为坚固的防线。

没有必要再等达纳苏斯回信了。尽管物资补给车队并未发现艾拉德里娅的尸体，但她无疑已经死去。恢复与达纳苏斯的通讯需要一段时间，而在此之

前，他们将孤立无援。哈德里莎已经向西派出了三名夜刃豹骑手，但她怀疑，无论部落指挥官有何计划，都一定会在达纳苏斯派兵增援之前付诸实施。

“银翼哨站……戴妮，我需要把军队一分为二，一支守在这里，另一支随我们向银翼哨站进军。就现在。”

“我们今天就去？”

“这取决于你。”哈德里莎并不关心她的言辞或是语气是否令戴妮不悦。指挥官已然失去了耐心，她必须提醒副官这里是谁在掌权。

或许是为了证明哈德里莎低估了自己，戴妮在一小时内就将哨站驻军分配完毕。但即便如此，时间似乎还是太长了。指挥官一直等待着部落再度突袭，但他们却没有任何行动，她拿不准这是否是个好兆头。

哈德里莎本打算让戴妮留下负责哨站，但最终还是选择委派另一名军官。前线需要最精干的军官。抛开其野心不谈，戴妮无疑是个中翘楚。

哨兵纵队小心翼翼地踏上了征途，斥候们在前方骑行，不时返回部队报告情况。脚印是部落留下的唯一痕迹，但这些方向不同的脚印混杂在一起，使人难以进行追踪。

哈德里莎并不喜欢部落近来出其不意的战略。这不是她过去习惯的战斗方式。无论是谁在指挥敌人的行动，他总是让她琢磨不透。她只能祈祷自己的决定能够反击对方的作战计划。

尽管世界发生了巨变，至少令人舒心的是，战争还在持续，哈德里莎阴郁地沉思着。她希望哨兵们此刻已经抵达了银翼哨站。一想到他们随即会建立起适当的防御以抵挡兽人的进攻，她就大为宽慰。最好给她一场像往常那样利落直接的战斗，而不是部落突然使用的那些迷惑人的鬼把戏。

给她一场原原本本的战争。

战争爆发了……瓦里安却毫不在意。

他的儿子离开了他。安度因离开了他。

昔日竞技场上的对手们一定会嘲笑这位前角斗士的哀伤姿态……如果他们中还有人活着的话。伟大的洛戈什正为自己的儿子泪眼婆娑。

一名信使将战争的消息带给了瓦里安和他的人民，与此同时，联盟的其他成员也都获知了消息。高阶女祭司打算派一支军队赶往灰谷，并请求其他成员尽快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暴风城自然会伸出援手，但这对瓦里安来说一点儿

也不重要。艾泽拉斯对他而言毫无意义。安度因离开了他……而他知道这全都是他的错。

于瓦里安而言，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失败罢了，又一次证明了他还不如回到那些丧失记忆的日子，回到那些为了活命，日复一日地与世上的其他渣滓缠斗的日子。更不如当时就和他的父亲一起死去；那样蒂芬就不会嫁给他，成为他受诅咒的生命里的又一个牺牲品。安度因也会安然无恙，因为他——

他根本就不曾存在过。

瓦里安一边咒骂着自己，一边将葡萄酒一饮而尽。他希望能喝到暴风城的威士忌，或是别的什么不像暗夜精灵葡萄酒那样甜的东西。不过，足够的葡萄酒也能暂时麻痹他的大脑。

因此，瓦里安命令他沮丧的卫兵们去给他多找些葡萄酒或是矮人麦酒；而他自己则瘫坐在椅子上，面向安度因不久前睡过的房间，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之中。

王子已经如他所言和德莱尼人一起离开了，瓦里安的归期暂时搁置了下来。暴风城国王不想独自回到暴风城……至少现在不想。

我失去了他，蒂芬……我先是失去了你，现在又失去了他……

有人正在敲门。瓦里安皱起了眉头，但双眼仍盯着安度因的房间。他已命令侍从们将一切能找到的酒直接带来给他，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不顾礼节，径直进入国王的房间。瓦里安希望喝得烂醉以忘记发生的一切，越快越好。

“该死，给我进来！”见他们还没有进门，瓦里安咆哮了起来，“快把你们找到的酒拿过来！”

门终于打开了，随之传来一个瓦里安最不想听到的声音：“我没带什么酒来，但我想出了一个能让你振奋精神的办法。”

瓦里安并未将视线从儿子的房间挪开。“请原谅，我现在没心情让人陪着，就算是你也不行。”

玛法里奥从瓦里安身边绕了过来，挡住了他的视线。“安度因不会希望看到你这样，尤其是因为你们发生了争执的缘故。你的妻子也不会希望如此。”

暴风城国王皱起眉头。“请离开吧，大德鲁伊。”

玛法里奥无畏地说道：“如果你不想说话，或许会愿意找一个更能直接发泄情绪的方法。”

瓦里安不由得来了兴趣，说道：“如果你有什么能让我不再胡思乱想的法子，不妨说来听听。”

“比喝闷酒好多了，我们去打猎。”

“打猎？”他直起身子，“你，一个德鲁伊，想要带我去打猎？这难道不违背你的信仰吗？”

“狩猎是维持自然界平衡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并不谴责熊或者狼捕食猎物。而如果人类、暗夜精灵或是其他人但取所需，并尊重给予我们恩赐的自然，并不违背我的信仰。艾泽拉斯养育了我们，作为回报，我的同道们会尽绵薄之力予以帮助。”

“‘尽绵薄之力’……我知道你的力量有多强大，大德鲁伊。”

玛法里奥耸了耸肩说：“我被赐予天赋，而天赋与责任同在。”

瓦里安点了点头说：“真正的领袖必须明白，强大的能力伴随着沉重的责任。我太清楚这一点了。”

“不过，我们谈得够多了。我来只是想邀请你去打猎，放松一下。如果你没兴趣……”

国王站起身来。“哦，我很有兴趣。”

“很好！我们去召集你的手下——”

大德鲁伊的话只得到了嘲弄的一哼。“我可不像那些脑满肥肠的君主，打猎的时候需要一百个侍从去吓唬那些可怜的野兽，把它们从灌木丛里赶出来，然后和他可悲的弄臣们将那野兽团团围住，要么把它乱刀砍死，要么把它射成刺猬！那可不是打猎，那是真正的野蛮，连兽人都不屑为之！不……我更喜欢独自狩猎，只带着我的弓箭秘密行动。如果成功，我自然有所斩获；如果不成，证明那野兽比我更强。”

“言之有理。”暗夜精灵朝房门打了个手势，“那就只有你我二人。”

“你也要去打猎？你都可以把野兽直接叫到跟前！这算哪门子打猎？”

大德鲁伊微微一笑：“如果你觉得我会以那种方式滥用自己的能力，你就太不了解我了。来吧，让我们看看谁的成果更多。”

瓦里安急于做些什么以忘记安度因的离去，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玛法里奥。他拿出自己的弓和箭袋，在暗夜精灵的带领下，心怀感激地离开了房间。

当他们出门时，国王的两名侍从回来了。两人都成功地弄到了酒。

“放进去吧。”国王说道，以免暗夜精灵的提议仍不足以缓解他的烦恼。“大德鲁伊和我要出去走走。就我们两人。”

侍卫们看到了他手中的弓箭，但他们和往常一样没有提出异议。瓦里安与暗夜精灵同步前行，很快就忘了侍卫们的存在。然而他渐渐生出了疑虑：独自狩猎正合他的胃口，但如果暗夜精灵时刻待在身边，他就没法追捕他的猎物，那样只会限制自己的行动。

正当他打算转身回去继续喝酒时，两人来到了一片远离暗夜精灵所有建筑的森林面前。玛法里奥任由他的客人沉默地注视着这片区域。

“看上去像是个打猎的好地方。”瓦里安承认。他看向大德鲁伊，后者只拿了一根法杖。“你打算就用那东西？”

玛法里奥将法杖斜倚在一棵树上以示回应。“不，我更喜欢以动物的方式狩猎……也化身为动物。”

瓦里安终于明白了暗夜精灵的计划。“你要变成一只猫！”

“这样打猎够公平吗？”

瓦里安轻声笑了起来，这令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如果你的意思是你的狩猎会比我更成功，这可不够。我们要一起行动吗？”

“我更倾向于我们届时在这里会合。我去这个方向狩猎，”他朝北方微微一指，“而你可以去那边。我保证那儿会有很多猎物。”

“正合我意。”

“那祝你好运！愿你找到自己想要的！”说完，大德鲁伊身形变幻。他朝前一扑，四肢着地，双手变成了长着利爪的厚掌，外衣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以光洁的黑色毛皮。他的面庞变宽，鼻子和嘴化为粗短的兽口。

一头强壮的夜刃豹站在了暴风城国王身边。

“你还需要一些运气才能斩获更多。”瓦里安挑衅地说道，而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狩猎之中。

大猫发出了一声愉悦的低吼，接着冲进了树林。

“哈！”瓦里安并没有让他的对手领先太多。暴风城国王猛冲进自己的那片森林，肆意奔跑，感官重新变得活跃而敏锐。瓦里安时刻准备好弯弓搭箭。他唯一携带的其他武器就是悬于腰间的一把匕首，只有在他的弓出了问题，或是需要结束未被一箭毙命的猎物的痛苦时才会使用。

他的双耳捕捉到了猎物的动静。瓦里安嗅出了鹿的气息。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在狩猎中成为这般模样，除非他能变成某种更为……自由的东西。

自由。

野鹿就在附近。瓦里安拉紧了弓弦，他只需一箭就能射倒猎物。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尽可能地对猎物怀有敬意，就像那个暗夜精灵所说的那样。

瓦里安对玛法里奥的怒气消去了大半。大德鲁伊找到了一个能够宽慰暴风城国王的办法，他之后会感谢玛法里奥的——

那头鹿突然冲进了他的视野。它没有去往瓦里安预计的方向，而是径直朝他奔来。这是一头年轻的雄鹿，它冲向瓦里安，迫使瓦里安跳到一旁。

就在此时，他迎面碰上了另一名猎手。

一个狼人。

那个长着毛皮的猎手看上去比瓦里安更为吃惊。两人面面相对，雄鹿趁机逃之夭夭。

“你……”那狼人粗声粗气地说道，“你是——”

“瓦里安·乌瑞恩！”一声厌恶的咆哮响起。

第二个狼人突然出现。他浑身雪白，只有脑袋和鬃毛略带炭黑。来者闪亮的蓝色眼眸中满怀苦涩，使瓦里安本能地准备好了弓箭。第二个狼人身后跟着近一打狼人，他们的行动都服从于他。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来此！”第二个狼人一面说着，一面变化了形态。他的身形略微缩小，毛皮很快就消失了。

吉恩·格雷迈恩指瓦里安的弓箭说道：“射箭吧！你几乎已经刺透了我的心！我的人民将因你的选择而饱受苦难——”

瓦里安放低了弓。“我不会在你身上浪费箭的。被你搞砸了狩猎已经够糟糕的了！你来这里是想说服我改主意吗？”

“你说什么疯话！我们一向都在此打猎！你知道自己已经离我们的营地不远了！”

“我不——”前角斗士意识到自己是中了谁的计。他环顾四周，胸中的怒气从吉尔尼斯身上转向了另一个人。“你在哪儿，大德鲁伊？你觉得这很有趣吗？”

“大德鲁伊？”吉恩看上去十分困惑。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近几天发生的事情有趣，”玛法里奥·怒风在瓦里安身后回答道，“至于吉恩和其他狼人在此狩猎一事，我是完全没想起来。”

大德鲁伊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尽管所有证据都指向事情的反面，瓦里安却发现自己没法痛痛快快地指责这个暗夜精灵。他看向吉恩，另一位国王也有同感。

“这地方太挤了，没法打猎，大德鲁伊，”暴风城国王最后评论道，“总之，我已经没兴趣继续狩猎了。”

“太好了，”吉恩略带轻蔑地插话道，“当你践踏这片森林，吓跑所有猎物的时候，可能会一次次地撞见我们……”

“在打猎上，我永远不可能赢不了你，或是你的那帮猎狗，格雷迈恩。”瓦里安反击道，他朝吉恩迈了一步。

“哈！”吉尔尼斯国王也跨前一步，“就算是我们的小毛孩也能比你先捕到鹿！至于我，在你好不容易用那些小箭打到一头鹿之前，我能放倒整整一打！”

“总是夸下海口，却从不履行诺言——”

“容我说几句，”玛法里奥来到两位国王中间，“空口无凭，除非你们有本事证明自己。”

“和格雷迈恩一起总是会倒霉——”

“说得像个自大狂——”

一声惊雷突然在近旁炸响，其他狼人都畏惧地耷拉下了耳朵。

大德鲁伊像是没有注意到自己展现的力量，他继续说道：“如我所言，如果不能证实自己说的话，朝着对方一通吼叫也没什么意思。如果你们有能力，或许现在是时候展现出来了。”

“你在说些什么？”瓦里安厉声说道。吉恩朝他的对手点了点头，表明他也正想问这个问题。

“你们可以自说自话，继续这场无休止的争吵……又或者你们可以看看谁更厉害，好为你们的分歧得出个结论。”

“你想把我们放在一起，”吉恩咆哮道，“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看对方！哈！我已经足够了解这个人了——太了解了，在他说完那些鬼话之后……”

“揭露事实的真话，”瓦里安反驳道，“不过关于你的目的，我同意吉恩，大德鲁伊……我同意它没什么用。”

“那么，你俩也没什么好怕的。”

“这和怕不怕没关系，”吉尔尼斯国王嘟哝道，“该死！就算我屈尊和这个人一起狩猎，他也会摔得满地打滚……”吉恩毫无预兆地再次变身。“请原谅，玛法里奥，但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我们打猎不是为了运动，而是真的狩猎。”

吉恩飞奔进灌木丛。其他狼人也默默转身，跟了上去。

“愚蠢的吉尔尼斯人。”瓦里安低声说道，这话不是对大德鲁伊说的，更像是他的自言自语。

“如果冒犯到了你，我道歉。”玛法里奥极为恭敬地说道。

瓦里安没有理会他。“就算是给他毛皮、兽爪，甚至是翅膀，格雷迈恩也成不了猎人。即便给自己和王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也还是只会说大话……”

大德鲁伊指着一个远离狼人的方向说：“如果你还想打猎的话，那边能找到不错的猎物，瓦里安。”

国王仍在怒视着他的对手最后消失的地方。

“瓦里安？”

国王不置一词，朝着狼人离去的方向疾驰而去。

第十八章

当联盟中的最后一位代表离开时，高阶女祭司长舒了一口气。她一直在与其他人讨论灰谷的需要，并最终争取到了她想获得的一切帮助。作为回报，泰兰德承诺会增强达纳苏斯对联盟各国的支持。此外，她还致力于在不同势力之间斡旋，在那孤注一掷的几小时内，泰兰德取得了比过去几个月的协商更为显著的成果。

但这足以挽救灰谷吗？她停下喝水时想着。

一名侍从走了进来说：“珊蒂斯将军求见。”

珊蒂斯没有直接走进房间，她明白高阶女祭司此刻正忙于处理事务。将军显然担心她的养母可能无暇再应付一个新情况。

她低估了泰兰德——“当然，让她进来。”

珊蒂斯走进了房间，向泰兰德颔首致意：“如果我来得不是时候，请您原谅——”

“现在正合适。你带来了最新的消息吗？”

“是的。我想我们明天中午就能派出舰队。我们的快速反应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是你组建了一支用于应对这种情况的部队。”泰兰德自豪地说。在大灾变发生前的几个月，鉴于部落已在战歌峡谷与暗夜精灵开战，珊蒂斯就曾建议提前准备和筹建这样一支部队。六艘战舰用于运载一整队哨兵、坐骑和随时能够提供补给的物资，每月轮换，以确保一切都准备就绪。

现在正是需要他们的时候。

“我只听命于您，”珊蒂斯指出，“您以前提过，在经历了过去那些事情之后，我们需要做好准备，而不是被动应对。”

“后备军力怎么样？”高阶女祭司问道，她认为这一切都是珊蒂斯的功劳，自己不愿从中居功。

“另四艘战舰一周内可以出发。”

“这是个好消息，我也给你带来了些好消息。我从联盟其他成员那里争取到了各种援助，他们大多会派出援军；另一些则提供物资。”

珊蒂斯露出了凶狠的笑容：“部落会为他们的野心后悔的。”

“也许吧……”

“您得到了什么讯息吗？比如艾露恩的启示？”

高阶女祭司摇了摇头。“不。我并没有得到新的启示。我只有一种……感觉……”

“而且并不乐观。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部落完全清楚我们会召集一支强大的援军，他们定将采取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战略。”

对此珊蒂斯并不在意。“不管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我都做好了准备。”

泰兰德如慈母一般将手放在珊蒂斯肩头说道：“你知道我对你充满信心，但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将和你同去，亲自领导此次远征。”

另一位暗夜精灵并未露出失望之色，她十分理解泰兰德的决定。“您也对我们的盟友们做出了承诺，承诺您将亲自前往灰谷，助他们渡过难关。”

“你的‘耳目’还是那样敏锐。大多数协议我也是不久前才同意的。”

“这很合理，尤其是当我们需要他们停止彼此争执的时候。”珊蒂斯将随身携带的一张羊皮纸递给她，“无论如何，我考虑过这种情况，并把您所需要的一切都记在了这里。我们一起检查一遍可能会更好。”

高阶女祭司露出了骄傲的笑容道：“谢谢你，珊蒂斯。”

“等我们挺过这一关，您再谢我吧。”年轻一些的暗夜精灵走到桌前，展开了那张羊皮纸。纸张比先前看上去要大出不少，上面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空白。珊蒂斯充分利用了它，而这也是必要的。对灰谷的增援需要经过仔细的考量……而且一定要快。

泰兰德一面弯下身去察看那张羊皮纸，并聆听她养女的讲解，一面向月神祈祷她们还有足够的时间。

在看到第一个狼人之前，瓦里安就听见了他们的动静。他知道狼人们还没有闻出他的气味，因为他正处于下风向。暴风城国王也知道尽管狼人感官灵敏，他们同样没有听见他的声音。那个诅咒可能给了吉尔尼斯人更强大的感官，但他们还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对之加以磨炼。狼人们几乎还是原来的模样，而他却已拥有了大半生的阅历。

吉恩身边的随从包括其他幸存的吉尔尼斯贵族男女。除此之外，受宠的官员和吉恩的私人护卫也在“王家”狩猎队伍之列。除了吉恩，护卫们是瓦里安最需要留心的。尽管保护吉尔尼斯国王是他们的头等要务，但在他们所认为安全的范围内，士兵们也可能有一些闲暇去追捕猎物。这意味着瓦里安实际上是在和好几个对手竞赛……而这正合他意。

瓦里安跟来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玛法里奥的诡计适得其反，瓦里安决定采纳大德鲁伊的建议，好在吉恩的人民面前羞辱他。吉尔尼斯人将会看到他们自高自大的国王仍是一个只会将他们引入更深灾难的失败者。

暴风城国王的脑海中悄然生出一个通过羞辱吉恩来平息自己挫败感的念头，但他很快就将这个想法深埋心底。现在最重要的是将吉尔尼斯国王打回原形。

一个健硕的身影在他左侧的树丛中穿梭。那是一个年轻的狼人。瓦里安在那短暂的一瞥间对那生物进行了判断。狼人的行动比他原先估计得更为流畅，但瓦里安也发现了他们的弱点。

狼人回头瞥了他一眼。最初的惊讶被一个在瓦里安看来十分古怪的反应取代。另一位猎手竖起了长耳，瓦里安觉得狼人不仅是在观察他，还看到了一些国王没有发现的东西。狼人一边跑着，一边短暂地低了低头，瓦里安曾在吉恩的随从中见过这个动作，这是在向狼群中身份高贵的成员致敬。

年轻的狼人消失在了树丛之中，但并非是他比暴风城国王速度更快的缘故。瓦里安飞奔而去，和那转瞬即逝的对手一样迅捷轻盈。他露出牙齿，想象着附近的狼群正在追逐猎物，一边加快了脚步，以便及时加入这场狩猎。他知道狼群捕猎时不会彼此间隔太远，狼性会使他们呈现出一定的特征，瓦里安很了解这一点。

吉恩·格雷迈恩会为他的狂妄后悔的，瓦里安满意地想到。吉恩最好还是躲起来，他更擅此道。

前方的灌木丛晃动了一下。瓦里安立刻静立不动。

一头母鹿从他身边飞奔而过。它形体娇小，看上去刚刚成年，瓦里安能够嗅出它的惊讶和恐慌。他几乎就要一箭射去，但随即放下了弓。无论追捕猎物

的渴望如何强烈地在体内膨胀，他也没工夫只顾自己打猎了。瓦里安要追捕吉恩的猎物，向对方展示即便让对手知道自己在场，他也能捷足先登。

就在此时，另一个狼人也冲出来追捕那头母鹿，瓦里安于是藏在了一棵树的背后。暴风城国王认出了那狼人身上的标记：伊德里克。不出所料，吉恩的侍从行动起来比瓦里安先前见到的那个狼人男子更为自信。吉恩会让最优秀的人待在他身边，这一点与任何一位国王相同。

伊德里克停下了脚步，向空气中嗅了嗅。瓦里安看见狼人掉转了方向。

对面一阵轻微的响动吸引了伊德里克的注意。那头母鹿仅仅依赖本能行动，而无法通过常识判断形势，它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时机跑动起来。

狼人紧随其后。瓦里安又等了一会儿，随即从树后走出。如果伊德里克在此，暴风城国王想着，那么他的主人也一定就在不远处。

瓦里安再一次备好了弓箭，朝着伊德里克来时的方向前行。狼人们往往成群结队地捕猎。而他们同样属于人类，因此吉恩等人也会单独狩猎。

瓦里安沿着伊德里克来时的路走着，像狼人一样轻松地穿过灌木丛。他的双眼不时察看着附近的情况，耳朵和鼻子则捕捉着他的猎物的踪迹。

终于，他见到了吉尔尼斯国王。吉恩正紧追着一头大野猪，那动物长着锋利而粗壮的獠牙，如果它转身正面迎击，吉恩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但此时，那野猪只想着逃跑。

吉恩迅速追了上去。他有时仅用双腿奔跑，有时还用上了双手。瓦里安甚至在年轻许多的伊德里克身上都未曾见过这般轻捷的动作。此时，经验丰富的吉尔尼斯国王已经接近了那头野猪。

瓦里安估计了一下局势，随即加入了这场战斗。尽管没有诅咒带来的“优势”，但他经历过的危险战斗比所有狼人加起来还多，瓦里安施展着自己全部的技能和速度，他此刻不仅有作为角斗士的反应力，还被另一种力量指引，将他带入狼人之中，仿佛他不只是个人类，而是狼人中的一员。过去曾有人叫他洛戈什……此刻，这个名字比他出生时被冠以的名姓更加真实。

当瓦里安进入空地时，几声狼嗥招呼了他。两个通体乌黑的狼人——其中一个是一位鼻子更窄的狼人女子——从吉恩身后的树丛中跳出来扑向了他。他们的出现并不令瓦里安感到惊讶。他知道他们就是吉恩的护卫。

前方的吉恩听见警示的狼嗥后竖起了双耳。他向身侧瞥去，看见了手执弓箭的瓦里安。

瓦里安故意无视了他的对手，继续追踪起野猪的足迹，透过余光，他知道吉恩立刻就明白了暴风城国王的意图。

吉恩发出了一声挑战的嗥叫，而后停下了脚步。瓦里安也随即停了下来。

“这么说……”狼人怒吼道，“你非得来证明一下你比我强吗？”

“我一直都比你强，吉恩。”

“废话！你只需想象一下那诅咒带给我们的力量，远远超过普通人的力量，这力量——”

“这力量吹起牛来能吹破天去！”瓦里安插话道，“至少，我目前只看到了这一点！”

另两个狼人走近了一些。吉恩恼怒地挥了挥手，示意他们退下。“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寻求你对我国人民的认可！要是联盟的其他成员要跟着你一起走上绝路，那就随他们去吧！”

瓦里安没有理会他的辱骂。“我的猎物正在拼命逃窜。如果你愿意，可以待在这儿说上一整天的废话，但我可要继续前进，去抓捕我的大餐了。”

“你的猎物？开什么玩笑！”吉恩对他的对手嗤之以鼻，“你以为能从我手中抢走它？听我说，瓦里安·乌瑞恩！狼人的诅咒大大强化了我们的感官。我们能看到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有人叫你洛戈什，他们用了一个牛头人语中的称谓，这让我觉得很讽刺。但这不过是戈德林的另一个名字罢了，自从我们变身以来，就知道他是我们的守护之灵。你刚一出现在宴会上，我就看到了环绕在你周围的光环，尽管你接下来的所作所为令我们的希望破灭，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因为我能看到你和他的联结，好像你俩就是同一个人……”

吉恩的话让瓦里安感到了片刻的不安，尽管他并未表露出来。当年他满怀感激地接受了这个名字，但一直以为那不过是一项荣誉罢了。现在吉恩竟然声称在瓦里安身上看到了那头狼的灵魂，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吉尔尼斯国王并未注意到他的话起到的效果，而是接着说道：“但就算戈德林祝福了你，你还是瓦里安·乌瑞恩……因此你能抢走我猎物的机会，就像徒手举起格雷迈恩之墙一样渺茫……”

说完，吉恩·格雷迈恩冲上前去追逐那头野猪。

瓦里安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他发现吉恩在速度上略占优势，但如果吉尔尼斯国王真的以为他的对手并不如狼人一样擅长狩猎的话，那是因为他没有亲眼见过瓦里安打猎。暴风城国王再次拥有了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本能。他不仅嗅

到了狼人们的气息，还从许多气味中认出了那头野猪。他敏锐的听觉能够辨别出狼人们在林间穿行时轻盈细微的脚步声，以及被他们追逐的那头野兽慌忙的奔逃声。瓦里安打量着眼前的地形，立即明白了它的走向。他没有跟随对手，而是朝南奔去，然后再次转变了方向。

如他所料，一处坡地挡住了吉恩的去路，耽误了他宝贵的几秒钟。而瓦里安却毫不费力地从另一侧疾驰而去。根据以往多次狩猎的经验，他知道野猪需要停下来休息，而他也非常清楚它的大致位置。

在追逐猎物时，瓦里安满怀喜悦，这喜悦与胜过吉恩无关。他觉得自己比过去几个月更有生机，安度因的突然离去带来的痛苦仍在，但此刻持续的奔跑与将注意力集中于猎物的需要，使瓦里安更能忍受那可怕的损失。

他看见遥远的前方有一个不似狼人的身影。那头巨大的野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要么是希望这样做能避开猎人的追捕，要么仅仅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野猪突然动了一下。

瓦里安低声咒骂了起来。野猪朝吉恩可能出现的地方冲了过去。不知为何，瓦里安竟在如此之远的地方惊动了那头野兽。这不是他打猎的一贯作风，对于暴风城国王而言，他在最糟糕的时机犯下了错误。

但瓦里安不会就此认输。他还有机会智取对手，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能，弓箭将使他拥有远距离狩猎的优势。

瓦里安跟着野猪冲了上去。有两次他的箭就在弦上，但在第二次，野猪转向了这位经验丰富的猎手始料未及的方向。那动物被迫攀上了一处不平坦的地面，这样一来，两位追捕者就更有机会追上它了。

果然，过了一会儿，一个狼人突然现身……但不是从瓦里安预料吉恩会出现的方向。那是一位更为年轻的狼人男子，他遍体深棕，失去了一只耳朵的耳尖，显然是自己打猎时来到此处。此刻，他追逐着这头猎物，全然不知它已被自己的国王……和瓦里安选中。

野猪扭动着身子，奋力攀爬一座小山。那个年轻的狼人已经逼近了它。吉恩目前尚未出现，但瓦里安猜想他可能随时会现身。

他瞄准了猎物。精准的一箭——十分精准——在年轻的狼人捕获猎物之前，瓦里安完全能够将野猪射倒。

就在此时，野猪向狼人发起了攻击。吉尔尼斯人十分意外，因而没能及时躲到一边。巨大的野猪用它的獠牙和长嘴将捕猎者拱到一旁，狼人猛地摔在一

棵树上，晕了过去。

这头动物的行为给了瓦里安期待的放箭之机。他瞄准着……随即又放下了弓。野猪趁机转身逃窜。

“你就是这样打猎的？”吉恩嘲笑道。

瓦里安转过身，看到另一位国王向这边跑来。吉恩身后还跟着另外几个狼人，其中包括伊德里克。狼群朝着野猪逃窜的方向嗅了起来。

“有时你得让猎物跑上一会儿。”瓦里安回答道。

“胡说八道！”

暴风城国王没兴趣多加解释。“我们还继续吗？”

吉恩还没来得及做出回答，瓦里安便又跑了起来。他听见自己的对手发出了一声嗥叫，接着传来了狼群轻盈的脚步声。瓦里安并不担心其他狼人加入狩猎，他知道他们会将猎物留给自己的领袖。这仍是两位国王之间的竞争。

瓦里安追踪着那头野猪的足迹。他欣赏这头野兽在拼死挣扎时展现出的毅力和力量。他会对自己的猎物表示敬重，并确保它的尸体不被浪费。否则，对于这位值得钦佩的对手而言，那才是一种真正的侮辱。

野猪冲向了浓密的灌木丛，那或许能够助它逃脱。一旦进入灌木丛，无论是瓦里安还是吉恩都很难在追捕时保持速度。而野猪更擅长在灌木中穿行。

接着，一个狼人从另一方向出现。瓦里安后知后觉地认出他就是那个缺了耳尖的年轻狼人。

野猪喷出了一声不安的鼻息，挣扎着停下了脚步。年轻的狼人吃了一惊，停在了猎物跟前，没有扑上前去。

野猪朝来时的方向退去，像是没有注意到自己冲向了猎人更多的一边。另一个狼人吃惊地跳到一旁，险些被那尖锐的獠牙刺伤了腿。这个长着浅棕色毛皮的猎手四肢着地，做好了再次冲向前的准备。

他身后浓密的灌木丛中，突然出现了一头熊。

这头巨大的黑熊后腿直立，发出一声咆哮，露出了足以吞下一个人头的喉咙和能轻易咬碎那头颅的满口黄牙。那头熊的身影笼罩着受惊的狼人，它又长又厚的熊爪比吉尔尼斯人的狼爪要大上许多。

由于风向的缘故——黑熊处于下风处，谁也没有闻到另一个捕猎者的气味。或许因其体型庞大，黑熊并未将狼人的出现视为威胁；但对于年轻而冲动的吉尔尼斯人而言，这意味着他如今将从猎人变成猎物。

瓦里安立即本能地放出一箭。然而，此时黑熊刚好转过身来，那一箭射中了它的肩膀。

箭伤没有减缓那头熊的动作，反而激怒了它。黑熊仍专注于那个离得最近的敌人。年轻的狼人动作太过迟缓，没能躲开它重重的一掌。这一击打得吉尔尼斯人摔了个跟头，不幸的是，他摔出的距离不足以安全地远离黑熊。

另一支箭已在弦上，瓦里安将之射向黑熊。第二箭射中了它的前胸。然而，黑熊厚厚的毛皮和强壮的肌肉使之并未遭受重创。

就在黑熊被第二支箭射中时，另一个狼人突然跳出来加入了打斗。他跳到了倒下的狼人面前，朝黑熊发出了挑衅的嗥叫。那头步步逼近的野兽向狼人回以怒吼，巨大的尖牙朝勇敢的吉尔尼斯人撕咬过去。

尽管面临威胁，吉恩·格雷迈恩仍毫不退缩。

在他身后，另两名狼人抓住晕厥的猎手将其拖走。这一举动似乎进一步激怒了受伤的黑熊，它挥舞着两只巨掌向孤独的守卫者扑去。

狼人跳到了比可能带来致命一击的熊掌更高的位置。他以黑熊的前肢为跳板，扑向了敌人粗壮的咽喉。

利爪掠过野熊颌下的皮肉。鲜血溅到了狼人身上。

此刻，黑熊发出了痛苦的号叫。然而，痛苦让它本就惊人的力量加倍增长。它用一只前肢攫住了想要向后跳去的狼人。黑熊开始对他的进攻者发起攻击。

瓦里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称之为疯狂的决定。若是与那黑熊单打独斗，他会把箭射向野兽的咽喉或是眼睛，最终将之击倒。然而，黑熊与狼人的打斗使他难以瞄准，因为他不想伤到他们。因此，弓箭在此毫无用武之地。

暴风城国王丢下弓箭，拔出匕首，他发出了一声狼人般的嗥叫扑上前去。黑熊的嗜血欲湮没了它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关注，它的眼里只有吉恩，而这正是瓦里安所希望看到的。

瓦里安跳到了那笨重动物的头顶，毫不犹豫地将匕首扎进了它的肌肉。

搏斗使瓦里安的目标发生了偏移。他没能刺中黑熊的脖颈，而是将匕首插进了它的肩胛。匕首的刀锋折断了，只剩下一个断角。

更糟糕的是，他就此成为这巨兽关注的中心。黑熊直起身来，几乎将瓦里安摔了出去。它扭动着身体，想要将附在背上的那个恼人东西甩开。

瓦里安只能紧抓着黑熊不放。黑熊肌肉的起伏于他而言如同地震一般激烈。前角斗士抓住了折断的匕首，它的末端仍能作为武器使用——如果瓦里安不掉下去的话。

瓦里安听见了一声咆哮，这声音并非来自黑熊。吉恩·格雷迈恩又一次跳了上来，狼爪直指巨兽的咽喉。黑熊力图将二人甩开，两位国王对视了一眼，瓦里安意识到格雷迈恩正试图分散野兽的注意，好让他再度发起一击。

黑熊粗壮的前腿缠住了吉恩，它咆哮着想要咬断狼人的头。

瓦里安看到了机会。

他必须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将断刃插入黑熊的脖颈。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扎得不够深，但瓦里安不仅有足够的力量，还具备相关的知识——这来自于角斗场上的无数次较量——他知道哪里才是脖颈最柔软的地方。

黑熊的下颌离吉恩的脸只有咫尺之遥。

瓦里安将匕首深深插了进去，几乎没入刀柄。

黑熊发出了一声前所未有的巨大咆哮，它的声音中有些紧张。剧痛使这头野兽做到了此前力不能及的事情：它将两位国王轻若无物地甩了出去。

那头受伤的动物转过身来。瓦里安瘫倒在地，抬头看向这庞然大物。黑熊仍有能力要了他的性命。

然而，那头动物却只是试图拔出匕首。它那可以轻易将人撕碎的熊爪现在根本握不住刀柄。巨熊反复拍打着那个痛苦之源，喘息声也变得愈发刺耳。

精疲力竭、失血过多的黑熊四足扑倒在地。它前后摇晃着身子，扭动着头试图咬出匕首。

一个身影从另一边走上前来，瓦里安听到了撕裂血肉的熟悉声音。

巨熊呻吟了一声，朝左侧倒了下去，它的喉咙已经被撕开了。

一个狼人站在死去的动物身上，爪尖滴着鲜血，挂着碎肉。他看向瓦里安。

瓦里安朝吉恩点了点头。吉尔尼斯国王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们对这黑熊并无恶意。这头动物不过是依照本能行事，又不幸撞上了猎人们。它本可轻易地杀死两位国王和那个不幸的年轻狼人，而这也不过是狩猎时的固有风险而已。

吉恩向瓦里安伸出一只满是鲜血的手。瓦里安早就听闻吉尔尼斯国王从小被教育不要接受任何人的帮助，永远要靠自己站起来。暴风城国王因此本想拒绝吉恩的搀扶，但他随即又想起了对方做出的所有承诺，以及想要重新加入联盟的努力。

瓦里安拉住了那只手，吉恩帮助他站起身来……两人又多握了一阵，彼此承认了对方的狩猎能力。

瓦里安走向那头熊，研究起同伴的那一击。

“一击毙命。”他称赞道。

“我只不过是完成了你的工作，”吉尔尼斯国王回答，“这致命的一击是属于你的，这猎物也同样属于你。”

瓦里安摇了摇头说：“并非如此。我方才是在追捕一头野猪。”

“追捕一只兔子却带回了一只鹿，这样的人值得喝彩。追捕一头野猪却带回了一头熊，这样的人应当被称赞。”

说完，吉恩望向天空，发出了一声有力的嗥叫，既对这场狩猎、也对猎手表示尊敬。他的呼号得到了其他狼人的响应，他们一齐向暴风城国王致意。

吉恩终于停了下来，再次看向他的同伴，他的随从们也随之停止了嗥叫。

只是……瓦里安已经不在那里了。

第十九章

银翼哨站已有两天没收到其他哨站的消息了，这让苏拉·迅箭十分担忧。她奉哨站指挥官的命令从银翼树林前来，却发现那位军官在她来之前不久中了埋伏，以身殉职，哨站的副指挥官也一同丧了命。苏拉本不打算留下，但哨站仅剩的另一名哨兵军官又实在经验不足。

她派出了两名角鹰兽骑手，一名前往下一个最近的哨站，另一名去找指挥官哈德里莎。骑手们本该从那两处地方带来一些消息，或者一些灾难的警报。

但两名骑手都没有返回哨站，苏拉怀疑他们回不来了。银翼哨站现在只能独自抵挡部落的进攻。

她沿着哨站外围大步行走，看着那些迅速升起的雾气。大雾并非涌自南部的坠星湖，而是来自部落控制的地区。

苏拉身后传来一阵示警的低吼。她知道是谁在与自己同行，因而并不感到意外。

“放轻松。”苏拉对身旁巨大的黑色夜刃豹说道。这头猛兽的头部和身侧披戴着镶嵌了紫色宝石的金棕色铠甲。暗夜精灵自己也和那些值勤的卫兵一样全副武装，不过她的银质肩甲上饰有更多精美的金色缎带。有些人认为这铠甲华而不实，如果他们是兽人或其他敌人的话，将会在被苏拉开膛破肚时发现这铠甲防护性能的强大。

苏拉没有在意夜刃豹的吼叫，却被一声猫头鹰的尖啸吸引了注意。暗夜精灵抬头看向主楼的屋顶，一只炭黑色的猫头鹰正栖息于此。那只鸟凝视着前方的树林，突然朝苏拉飞下来。指挥官伸出了胳膊好让它停落。

“怎么了，哈提？”她严肃地问道，“在哪儿？”

猫头鹰又啼了一声以示回应，接着将头微微转向森林中的某个区域。苏拉期待地顺着它的目光看去。

一个身影从灌木丛中钻出，让哨站外围的哨兵们紧张了起来。当他们清楚地看见来人是自己的同类时，才镇定了下来。

那个回到银翼哨站的人属于一个为大多数哨兵所不喜的群体，但那群体自有其用处，在苏拉眼中，一些成员也完全证明了他们的忠诚。事实上，苏拉十分信任这个正在走近的人，并将其提拔至指挥岗，担任军需官一职。

当然，来者斥候的身份——没有比这更好的形容了——以及一些相关的非正式职责，仍是她最重要的工作。

“艾蒂尔·月火，”苏拉神情严肃地问候了她，“你回来得比我料想和希望的都更快……”

另一个暗夜精灵与苏拉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不用说在场的其他人。这不仅是由于她穿了一件暗色的紧身衣，令苏拉联想到人类海盗的缘故；也是因为艾蒂尔的举动流露出了一种与野蛮的海盗十分相近的气质。尽管艾蒂尔所在的群体多年来都是暗夜精灵的一员，可在过去，她的同道们并不比海盗更受尊重。不过时过境迁，像她这样的人已经能够在联盟所信任的战士中有一席之地了。

艾蒂尔使用的不是月刃，而是一对长剑。此刻她将剑收入鞘中，揶揄地笑问道：“你不想我？”

“别开玩笑了。你看到了什么？”

“更确切地说，是我没有看到什么，以及我听到了什么？”

指挥官有些恼怒地看着她，哈提也啼了一声以应和苏拉的气恼。

艾蒂尔稍稍严肃了一点：“好吧。首先，那里雾气很重，几乎看不见前方几步之外的地方。只要我们不冲进去，大雾就会对我们有利。”

“所以我们固守阵地。”

“不幸的是，大雾正向我们飘来。”

苏拉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但听到确切的消息后，她仍吃了一惊。“你方才应该立刻就说的。有多快？”

“快到你最好现在让所有人各就各位。”

情况如此之坏，指挥官想着。“你说你还听见了什么？”

“嗡嗡声，像是一大群黄蜂。还有一件事：你越是朝大雾深处走，煤油的臭味就越重，好像有人点了一大堆煤油灯在那儿烧。”

苏拉知道那嗡嗡声意味着什么：“地精。有地精在那里。”

艾蒂尔看上去无动于衷。“要是哪天我们连一群地精都对付不了，灰谷就真该沦陷了。”

“你说话注意点儿。”指挥官喝道。尽管她也不怎么担心地精，但令她更为烦忧的，是和地精们一同进军的东西。

她抬头凝视着前方高大的树木。雾气尚未浓到遮住树梢。苏拉派了一些斥候在高处查探，看能否有所发现，但下面的树林仿佛裹在一张厚厚的地毯之下，隐约冒出星星点点的树冠，如岛屿一般。

“其他人呢？”艾蒂尔突然问道。

苏拉一直在等着艾蒂尔问出这个问题，但她却不愿对此做出回答。“你是唯一回来的人。”

只有这一回，艾蒂尔看上去有些不安：“唯一回来的？”

和艾蒂尔一同进入迷雾的还有三人，他们是分头行动的。考虑到另三人前往的方向，苏拉本指望他们会更早回来。但他们至今尚未返回哨站，这意味着他们根本回不来了。

这也意味着敌人比最初预计的更为接近。

“你没有遇见谁吗，艾蒂尔？”

“我发现了一些向东深入大雾的脚印，但它们太明显了，所以我没有跟上去。”

“这很可能是个明智的选择。”作为追踪者，艾蒂尔比其他三人更为老练。另三人可能去追踪那些相似的足迹了……正如部落指挥官希望的那样。

“有人遇上大麻烦了。”苏拉抚摸着哈提的羽毛低声说道。

猫头鹰啼了一声表示赞同。

“我要去找他们吗？”

“不，我想那会——”

她听见林间传来一阵轻微的嗡嗡声，这声音让艾蒂尔、哈提和夜刃豹都紧张了起来。

“那就是我听到的声音。”艾蒂尔说道。

“那是什么？”

身穿暗色铠甲的暗夜精灵嗅了嗅空气：“不管那是什么，油污的臭味也飘过来了。”

现在在场的每个人都能闻到那股臭味了。夜刃豹伏下身子，厌恶地翕动鼻孔。

“地精们就不能造点儿不难闻的东西吗？”指挥官终于低声说道，“或是造些不用来干坏事的？”

“幸运的是，那些装置有一半的时间要么出故障，要么直接爆炸。”

“而剩下的一半时间，他们就对我们大肆破坏。”

艾蒂尔并没有否认这一点。苏拉让哈提飞上树，接着又向前走了几步。“弓箭手准备！矛骑兵就位！排成一列！”

步兵们在弓箭手前排就位，以示对苏拉的回应。他们手执月刃、单膝跪地，只待一声令下，便会同时掷出这些致命的武器，在一切阻挡物的身上割出道道致命的伤口。

其他哨兵站在弓箭手身后，其中几人操控着一种被称为投刃车的强大武器。有几名战士除了手中拿着月刃，背上还挂着另一把。如有需要，他们便会立即去前线增援。

一群披甲的夜刃豹正等候着骑手们的指示，他们的高级军官望向了苏拉，等待她发出信号。厚重的头盔下，骑士们个个神情严酷，长矛直指天际。

那嗡嗡声变得愈发强烈刺耳，同时还伴随着一阵苏拉这才察觉到的碾压声，而这也让她意识到了局势的紧张。在此之前，她从未将二者联系起来。毕竟，地精们一直在附近砍伐森林……

接着，一切复归寂静。哨兵们茫然地站在原地，军官们则看向苏拉，她此刻正观察和聆听着最微小的迹象，以判断正在发生什么。

一个古怪且令人不安的呻吟声在森林中回响。暗夜精灵们面面相觑，就连艾蒂尔也显然对这个悠长而悲哀的声音的来源感到困惑。苏拉觉得，那仿佛是森林自己发出的呻吟，因为那声音正同时从好几个地方传来。

指挥官咽了口唾沫，她忽然明白了这呻吟意味着什么。

她望向东边的天空，想要看穿这恼人的迷雾……那是地精们的邪恶装置释放出的烟幕。苏拉寻找着其中的特别之处——她随即在不止一个地方有所发现。这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她不禁目瞪口呆，尽管灾难就要临头。

“那些树……它们在动……”

“嗯？”艾蒂尔抬头看去，想要弄明白另一位暗夜精灵的古怪话语。

巨大的树干穿过浓雾，倒向哨站，树顶还有一株硕大的树冠。

“撤退！”苏拉大喊道，“当心——”

其他哨兵终于明白了此刻正发生着什么。弓箭手、矛骑兵、步兵……训练有素的战士们开始溃不成军，他们拼尽全力迅速向后方撤去。

呻吟声变得震耳欲聋。

第一棵巨树倒在了银翼哨站上。

苏拉极力维持哨站的秩序，同时不由心怀苦涩地钦佩起敌人的战术来。部落显然已经彻底侦察过这一地区，从而选择了合适的树木发动攻击。他们挑选的巨树在倒下时几乎不会受阻于附近的小树。

第一棵树的撞击如地震般撼动大地。它还压倒了一部分哨站主楼、两头夜刃豹和它们不幸的骑手。更糟糕的是，巨大的树干没有稳稳落地，而是向南滚去，像碾压昆虫一般从其他三名哨兵身上碾过。

第一棵树的邪恶使命甚至尚未完成，第二次撞击就接踵而至。又一阵可怕的震动摇晃着暗夜精灵们。哨兵们被震得东倒西歪；夜刃豹无处逃遁，发出了新生幼兽般的号叫。

第三棵树倒了下来。幸运的是，它的树冠落在了银翼哨站的巨树上，从而避免了那些被折断的树干造成更多伤害。然而，倒霉的守卫者们还是被掉落的树叶和断裂的树枝所袭，有的枝丫甚至和他们的夜刃豹坐骑一般大。

苏拉弯下身去帮助一名不知所措的哨兵。她不知道艾蒂尔去哪儿了，但即使那个暗夜精灵逃跑了，她也不会怪罪对方。她们无法与大树作战。谁能抵挡得住这样的武器呢？

又一阵惊人的撞击声撼动了银翼哨站。碎落的木料警示着人们，哨站有更多地方被毁了。更糟糕的是，重伤者的嘶喊声也成倍增加了。

苏拉数出共有四棵巨树倒向哨站，它们都已经倒地了。她祈祷自己没有算错，也难以想象部落还能找出第五棵树继续进攻。他们需要树林中有足够的间隙，以确保这临时的攻城锤能准确命中目标。

纷纷扬扬的尘土和树冠上落下的碎渣弥漫在空气中。苏拉在其中闻到了一股地精弄出的油污恶臭味，那气味也愈发浓烈。她还听见了沉闷的撞击声，仿佛正有巨人在银翼哨站外的森林中笨重前行。

“重组队列！”她大喊，不知是否还能有人听见并遵从命令，“他们发起进攻了！”

撞击声越来越大，还伴随着喧闹的嗡嗡声。指挥官转身看向森林。

两条腿的地精机器进入了银翼哨站。它们如同喝醉了酒的暗夜精灵一般前行，一只机臂的末端还装置着旋转的锯刃。

第一台伐木机甫一出现，一阵箭雨便朝之射了过去。两个地精倒地身亡，其中一台无人驾驶的机器转过身去，撞上了第三台伐木机。

苏拉看到一些哨兵响应了她的呼喊，开始重新集结起来。在唯一一排弓箭手的身后，步兵和矛骑兵也正努力重整旗鼓。

其他伐木机的驾驶员纷纷举起第二只机臂保护自己。苏拉立刻抓住了对手的战术失误。

“女猎手！冲锋！”

她不知道队伍中还有多少女猎手，但从身边冲过的人马来看，数量比她期望的要多，这让她略微宽下心来。部落以为他们已经给了银翼哨站致命一击，但他们显然忘记了自己正在对付谁。这支军队早已学会了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局。

十数头生猛的大猫冲向那些伐木机。女猎手们举起盾牌、放低长矛，将矛尖正对前方。

骑兵们冲向了伐木机。

大多数地精被那阵箭雨分散了注意，当他们看到冲锋的骑兵时已经太迟了。只有两台伐木机抬高了他们旋转的锋刃。一头夜刃豹被割伤了下颌，发出一阵凄厉的嚎叫。

但整体看来，这次冲锋是有效的。长矛精确地命中了目标，刺穿了伐木机臂下的位置——那是它们最脆弱的地方——或是干脆将它们挑得向后翻去。伐

木机倒地时发出了巨大的撞击声。

训练有素的女猎手们立即撤退了。但就在此时，一阵箭雨从东边袭来。

四头夜刃豹立即倒了下去，顷刻间又接着倒下了更多。女猎手的盾牌无法抵御来自后方的攻击，使得她们的伤亡更加惨重。短短几秒钟内，夜刃豹和骑手数量就大为下降。

战斗的号角吹响，森林中传来一阵响亮的咆哮。

兽人们穿出树林，涌向银翼哨站。第一排靠近的兽人被哨站仅存的弓箭手们精准地射倒在地。但不幸的是，兽人们仍不断向前涌来。无数箭矢越过他们的头顶朝暗夜精灵的弓箭手们射去，几名哨兵中箭身亡，队形也分崩离析。

苏拉抽出月刃，跳上坐骑，厉声呼唤着剩下的矛骑兵们，命令她们向她靠拢。

“把他们赶回去！”她下令，“给弓箭手和其他士兵腾出时间重整队形！”

在她的带领下，骑兵们再次对来袭的兽人发起了攻击。苏拉朝最前方的敌人投出月刃，飞旋的刀刃割开了那青面獠牙的兽人的胸膛，苏拉冷酷而满意地看着这一切。鲜血从兽人的伤口中涌出，他向前跌去，意外绊倒了两个紧随其后的兽人。苏拉抓住了飞回的月刃，在其中一个兽人起身之前将之击倒。

兽人们的战线开始溃败，骑兵们将他们逼得向后退去。

又一轮箭雨射向兽人，其中还伴随着几把飞旋的月刃，歼灭了更多兽人前队的士兵。

苏拉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呼喊。部落会再一次明白进攻银翼哨站是多么愚蠢。尽管敌军指挥官使出了令人惊骇的战略，但守卫者们仍将获得今天的胜利——

又一阵号声响起。

一排排兽人齐身蹲下。

箭雨朝骑兵们射了过来。正在射击的部落弓箭手映入苏拉眼帘，她高喊着向众人发出警告。

苏拉将头埋在夜刃豹的脖颈处，祈祷着其他人也能效仿。然而，她听到的一片尖叫让她无法抱多大希望。

更糟糕的是，她的坐骑被绊倒在地，苏拉被甩了出去。

暗夜精灵摔在了一堆死尸之中，她距离一张千疮百孔的兽人脸庞不过一寸之遥。苏拉试着站起身来，一条腿却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她扭过头去，发现压住她的是一头躺在地上的夜刃豹。超过一打箭矢刺穿了它的身体，这头不幸的大猫已经气绝身亡，苏拉因此无法将它挪开。

她从一个死去兽人的身上抓起一把战斧。周围的厮杀仍在继续，而她暂时被遗忘了。暗夜精灵担心这样的情形不会持续太久，于是试图用斧头撬起尸体，好把腿抽出来。

一声令人神经紧张的尖啸在附近响起，让她失手丢下了斧头。尽管苏拉身处困境，却仍想找出这啸声源自何处。

两名哨兵挡住了她的视线，但不过片刻而已。尽管二人都擅长用月刃格斗，此时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其中一人被砍掉了脑袋，另一人则被拦腰砍成两截。两人死时都伴随着一声同样可怕的尖啸。

暗夜精灵们倒下之时，那个独自轻易干掉他们的敌人现出身来。棕色皮肤的兽人咧嘴冷笑，寻找着下一个将要击杀的敌人。他手中握着一把可怕的战斧，斧头上有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凹槽。

苏拉从未见过此人，但根据之前听到的传说，她立即意识到自己正注视着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本人。

加尔鲁什像是感觉到了她的存在，向她投来了凶狠的目光。

哨兵再次抓起战斧，将斧头劈向坐骑的尸体。她扭动斧柄，用斧首抬起夜刃豹，终于勉强把腿抽了出来。

“很好，”一个低沉的声音隆隆说道，“我想要一场公平的战斗。”

她抬头注视着大酋长，他却并未挪动脚步。苏拉意识到他正等着她站起身来，而她一旦做到了，他就会上前结果了她。尽管暗夜精灵并未惧怕，但从身体的疼痛程度来看，她已经受了内伤。更重要的是，对手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他在战斗中的勇猛已经成了传奇。

另一头夜刃豹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兽人毫不畏惧地转而迎战这个新的敌人。大猫朝加尔鲁什挥动着爪子，却并不能靠近这个魁梧的战士半步。

“快跑！”骑手喊道。苏拉这才认出那是艾蒂尔。

但她的救援者低估了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兽人冲到了夜刃豹的爪下，举起战斧向上挥去，直击大猫的下颌。

艾蒂尔的坐骑发出了一声哀号，猛地向后退去。鲜血从它喉咙上方的伤口中渗出，这头动物痛苦地翻滚着。

斥候被甩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另一头大猫的尸体上，接着又滚到了一边。

苏拉没有袖手旁观。她半跪起身，却并未寻找逃跑的路径，而是在思考如何帮助艾蒂尔迎战加尔鲁什。现在该是她救援艾蒂尔了。

尽管在大酋长猛烈的一击中受了重伤，那头训练有素的夜刃豹很快又返回了战场。苏拉趁此机会帮助艾蒂尔站起了身。

“我的计划……没有……奏效。”另一位暗夜精灵喘着气说道。

“你还好吗？”

艾蒂尔做了个鬼脸。“我想我的左臂要么是断了，要么可能只是被拉伤了。”

“那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里。”

“我可以战斗——”

“别再争了！我们已经被落在后面了！我们必须与其他人会和！”

加尔鲁什的战斧再次呼啸着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夜刃豹愤怒而痛苦的吼叫随之响起。苏拉没有回头。她为这头大猫的牺牲感到痛惜，但她也别无选择。对两位战士而言，留在原地无异于自杀。

她看到在西边几码之外的地方，一些守卫者正在重新集结，但东边的形势已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那里的哨兵孤立无援，正在与一个或更多敌人的打斗中逐个倒下。苏拉战栗地看到一个兽人砍下了一名军官的脑袋，那名哨兵的尸身踉跄了几步才倒了下去。别处的断肢残躯也表明了其他暗夜精灵的命运。不时会有一把月刃飞旋而过，但随着每一秒的流逝，抵抗的迹象愈来愈少。

苏拉和艾蒂尔离一小队弓箭手只有几码之遥了，此刻，苏拉觉得她们并非孤立无援。她有些惋惜地将艾蒂尔推向其他守卫者，希望艾蒂尔在突然失去指挥官帮助的情况下，仍能反应灵敏。

当一个蒙着一只眼、浑身文着航海刺青的老兽人出现时，苏拉刚好及时举起了武器，从而避免了被兽人沉甸甸的战斧劈成两半的命运。来者不是加尔鲁

什，但他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决心使苏拉自一开始就处于守势。

“我会速战速决的，”他粗声粗气地说道，“无论如何，你不会想看到他放出他们的……”

她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也并不关心。苏拉更在意的是，之前那条被压在夜刃豹身下的腿传来的刺痛。毕竟那条腿受了伤，现在又令她难以保持平衡。

暗夜精灵学着加尔鲁什的招式，出其不意地冲向对手。兽人吃惊地向后退去。苏拉挥舞战斧猛劈下去，却只在他的手臂上割出一道窄窄的血痕。

一支箭矢从她身后射来，插在了二人之间的地面上。另一支箭射在了兽人的肩甲上，随即被弹了出去。

绿皮肤的勇士咆哮着，接着又被另两支恼人的箭矢逼退。

两名哨兵抓住苏拉，将她拖回到弓箭手之中。就在此时，指挥官听见了一台伐木机的嗡嗡声。一些地精设法让他们的邪恶机器重新站立了起来，继续撕裂着那些尚未被倒落的巨树破坏的地方。

苏拉闻到了烟火的气味。哨站主楼着火了，她并不知道这是地精造成的，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她考虑过冒险冲进去抢救一些保存于此的重要图表，但她也知道，现在想做什么都太迟了。

她的耳边再次响起可怕的尖啸。加尔鲁什提着滴血的武器，向勇士们喊出了一个苏拉听不懂的指令。就连地精们也挪了挪位置以示回应，伐木机排成了一列，随即又停了下来。

“他们……他们在射程之内！”艾蒂尔难以置信地说道，“他们这是在自杀吗？”

“那不重要！弓箭手，随便放箭！我要你们投出所有的月刃！”

更多银翼哨站的幸存者们聚集了起来，苏拉看到哨兵们仍保持着齐整的防御队列。的确，局势看上去敌众我寡，但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当第一列弓箭手准备好射击时，那号角声却再一次响起。弓箭手们犹豫了。

“不要停！”苏拉咒骂道。

地精制造的烟雾中传来一声巨大的咆哮。

有什么东西从林中飞了出来。一枚巨大的石弹，直径是苏拉身高的好几倍。

后面还跟着另五枚。

哨站最初被袭时的噩梦再一次在眼前呈现，只不过稍稍变化了形式。那些巨大的石块同样精准地落向了银翼哨站。

除了四散开去，她们别无选择。在她们无法阻挡的力量的威胁下，坚守银翼哨站的最后的哨兵们分崩离析。

第一块巨石砸在了弓箭手们的正前方。和之前那些巨大的树干砸下时一样，大地为之撼动，仿佛大灾变又一次来临。然而，那些石块——目标更精确的石弹——溅起了大量的砂石尘土，纷纷砸向暗夜精灵们。艾蒂尔身边的一名哨兵被一块锋利的碎片砸凹了脑袋，倒地身亡；另两名弓箭手也被飞溅的土块打倒在地。

随着余下几块巨石次第落下，连续不断的巨响如雷鸣般撼动着银翼哨站。哨兵们被震飞到空中；另两块巨石彻底毁灭了投刃车及其操纵者；灾难使夜刃豹们发了疯，全然不顾骑手们的指令。

部落没有延误战机。加尔鲁什发出一声胜利的咆哮，挥舞着尖啸的战斧亲自带队冲锋。几名被方才的进攻击倒的哨兵迅速挣扎着爬起身，勉强抵挡着迎面冲来的敌人。她们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成功用月刃和刀剑干掉了几名兽人，但在对方压倒性的优势面前，没有人能支撑太久。

艾蒂尔第一个道出了那显而易见的可怕事实：“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我们必须放弃阵地！”

尽管苏拉很想否认同伴的话，她却无从反驳。哨兵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幸存者中也有不少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兽人加入战斗，命令她们留下抵抗无异于谋杀。

“撤退！”苏拉喊道，“我们杀到河对岸去，和哈德里莎指挥官会合！”

哨兵们显然并不情愿如此，但还是服从了命令。他们把那些伤势更重的同伴集中起来，在编制还算完整的弓箭手和战士们的掩护下，做出了从未有人想过会发生的事情。他们放弃了银翼哨站。

兽人们穷追不舍。令苏拉感到宽慰的是，兽人们并没有骑战狼。此外，有几头夜刃豹还能帮忙运送伤员，剩下几头也能尽量跟上队伍。暗夜精灵更以速度见长，他们最终将追击者甩在了身后。但即便如此，银翼哨站的幸存者们仍在拼命赶路。他们必须去警告其他人。

苏拉觉得他们的逃亡有些不大对劲，但尽力让幸存者们聚拢在一起已让她精疲力竭、分身乏术，便也无暇对此事多作思考。伤痛给她造成了极大的损耗，只有在艾蒂尔的帮助下，她才能继续前行。苏拉瞥了一眼她的同伴，发现另一个暗夜精灵也同样面露忧色。尽管守卫者们的逃亡已属不易，但它本该更艰难才是。

然而，除了继续前进和希望自己确实成功甩开了追击者外，他们也做不了别的。幸存者们必须赶到哈德里莎指挥官身边。

她回头看去。哨站的方向冒起了浓烟。向西疾行这么远后，地精们的迷雾终于消散无踪，因此，她能清楚地看见树林上方升起的黑烟。

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银翼哨站陷落了。这些可怕的话语在她的脑海中一遍遍重复着。银翼哨站陷落了……

苏拉担心灰谷将会是下一个目标。

他的勇士们正急切地追杀银翼哨站剩下的守卫，但加尔鲁什希望暗夜精灵们能够逃脱。这是他宏大战略的一部分。

布里宁和其他军官来到他身边。这位老水手证明了自己在战斗中的价值，大酋长朝他点了点头。布里宁咧嘴笑了起来。

“银翼哨站是我们的了。”加尔鲁什极为满足地宣布道。

他周围的人欢呼了起来，稍远一些的勇士们应声附和。欢呼声很快变成了一个词，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名字。战士们一遍遍地呼喊着：“加尔鲁什！加尔鲁什！”

“幸存者会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欢呼声终于渐渐平息后，布里宁说道，“当联盟来为银翼哨站复仇时，他们会带上更多的战士。他们将准备好血战一场。”

加尔鲁什咧嘴笑道：“很好，尽管来吧，让他们派来一千名战士——一万名。”他将血吼举过头顶挥舞起来，战斧发出了尖啸声。其他兽人充满敬意地看向那把传说中的武器。

“让他们把联盟里所有的战士都派来吧。”大酋长看着他亲手酿造的大屠杀，说道，“这不过意味着他们中会有更多人死去。”

第二十章

“欢迎你，珊蒂斯。”当将军走进房间时，高阶女祭司问候道。此前，她正和大德鲁伊严肃地讨论关于灰谷的军情，“我知道第一批远征军就快准备好了。”

将军颔首道：“和月亮母亲相比，我的情报网看起来真是缓慢而低效。正如您所言，我们很快就能出发了。”

玛法里奥看上去对这个消息并不满意。“我原本绝不会同意让你来指挥这次远征，泰兰德。我才是要去的人。”

“不。艾露恩已经向我表明，这就是我的道路。与你分别让我感到痛苦，但在幻象中，我看到自己在彼处而你在此地，我知道这是正确的安排。”

他面露苦色道：“每当我听闻这类事情，就觉得德鲁伊之道显得愈发容易了。”

两名侍者从泰兰德身后的另一个房间里走了进来，为她拿来了铠甲。“这话我可不同意，玛。如果我永远也不用再与翡翠梦境有所瓜葛，我一定万分高兴。”

“大人，一切准备都好了。”其中一名侍者告诉高阶女祭司，“我们正要将您的物品送上船，不知您是否要在行军途中穿上这件铠甲。”

“不用。艾露恩许给了我们一段安全无虞的航程，她不能揭示的是灰谷中正等着我们的事。”

珊蒂斯哼了一声，接着向泰兰德致意道：“从您收拾行装的进度来看，我的消息比预想中的还要过时。我想我最好也把自己的装备送上船。我们很快就要起航了，是吗？”

高阶女祭司笑着说道：“是的。但首先得得到你的准许。”

“我们越快抵达灰谷，就能越早击退部落。”说完，珊蒂斯朝泰兰德和玛法里奥敬了个礼，然后离开了房间。

泰兰德的笑容消失了，她担忧地皱起眉头，并遣散了侍者们。在只剩下她与丈夫时，泰兰德说道："我的确看不到灰谷正在发生的事情，玛。我不喜欢那样……但我仍知道自己必须身在灰谷，而你需要留在此地。我无法解释原因。"

"不必解释。我会咬着牙照你所说的去做。"

泰兰德亲吻着大德鲁伊。"谢谢你的理解。"

"哼！你知道我压根儿不理解。"

"那就谢谢你的假装理解。"她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他，"我得走了。"

"我不会去送你的。我保证。"泰兰德此前曾请求玛法里奥在舰队启航时不要在场。尽管确信艾露恩知道该做什么，但与玛法里奥一样，与泰兰德分离对他而言也十分煎熬。他们之前已有几个世纪未能共度，而今在虎视眈眈的死亡面前，身处异地就比过去更难忍受了。何况他们并不知道泰兰德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那是玛法里奥将无法介入的危险。

"噢！刺客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她临走时问道。

"玛维认为这和狼人有关。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传出任何风声都不足为奇。"

这话让她停下了脚步，"狼人？"

"我会和玛维一起调查的。正如我所说，这很可能一无所获，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去吧！你不在的时候，我会尽力维持达纳苏斯的完整，即便我不是你。"

"谢谢。"在他们找到另一个延迟分离的理由之前，泰兰德离开了。

玛法里奥立刻试图将注意力从妻子身上移开，转而集中于其他事务。那起连环谋杀案是最合理的选择，更不必说它已迫在眉睫。他并没有向泰兰德透露，加洛德认为有必要和狼人谈一谈，但并不希望有他姐姐在场。尽管前卫兵队长没有表露得如此明显，但他的调查风格与他姐姐的确大相径庭。两人都很坚决，并以能够完成任务著称。但加洛德更倾向于采用谦和巧妙的方法，而这也更合玛法里奥的胃口。

在麻烦重重的眼下，任何一点维持安定的努力都是大德鲁伊乐于见到的。

加洛德本该等玛法里奥同去，但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急切，也不认为自己能够继续在玛维面前隐藏意图。因此，他动身前往那个据他所知可以找到先

前遇见的狼人们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他能找到那个特别的狼人。

玛维另有一些想要跟进的调查，并带上了妮瓦同去，加洛德因此能够轻易溜走。他姐姐仍未将他视为工作中必要的帮手，但只要他不碍事，能够偶尔有所发现也是可以接受的。

或许有一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彼此，在接近上次遇见狼人的地区时，加洛德想着。

他闻到了一股令他联想到狼人的微弱气味，一种甜甜的麝香味。尽管气味十分微弱，但这并不意味着狼人们不在附近。

“暗夜精灵……”

比我预想的还要接近……加洛德转过身来，面对着那个说话的狼人。他没有认出对方身上的标记，至少这不是他要找的那个狼人。

“你又来这里做什么？”狼人咆哮道。

这么说至少是之前遇见过的一个。令加洛德感到高兴的是，他用不着费时间解释自己的身份了。其他得解释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我想和你们中的一人谈谈。上次领头的那一个。”

狼人昂起头，朝空气中嗅了嗅。加洛德意识到这个吉尔尼斯人正在闻闯入者的气味，甚至可能是在辨别他是否因撒谎或恐惧而流汗。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他不会想和你谈的。”

“我希望能有一个机会。他要是也这么说，我就离开。”

狼人耳朵平伸，皱起了眉头。终于，他不情愿地指了指加洛德一直前进的方向说：“那边。不远。”

那个狼形身影并没有移动，暗夜精灵转身朝他所指的方向走去。尽管没有听到背后传来狼人的声音，但他知道那生物正跟在自己身后。

他们爬上了一座低矮的小山，接着从另一边下坡。加洛德不由得感觉到，远处的树林中有更多双眼睛正盯着他。

另一个狼人突如其来地跳到他们眼前。加洛德早有预感，因此并不畏惧。来者先是四脚着地，接着敏捷地站起身来，面向暗夜精灵。

这正是他寻找的那头狼人，从来者的毛色上看绝不会错。狼人对加洛德的到来感到不悦，这一点也同样确凿无疑。

“你……你压根儿就不该回到这里……”他朝着那个把暗夜精灵带来此地的狼人吼道，“而你应该更清楚这一点！”

另一个吉尔尼斯人耷拉下耳朵，发出了一声轻微的牢骚。当第二个狼人简捷地挥了挥手将之遣退时，加洛德看到了狼人极其锋利的长爪。

头领随即看向树林。他竖起耳朵，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嗥叫。

加洛德没有听见回应，片刻之后，狼人稍稍放松了一些。

“现在只有你和我了。”狼人自信地说道。

暗夜精灵没有问他何以如此确定，他相信狼人的感官。“你能和我对话，我很感激——”

“我可没说会和你谈！上次你来的时候就该知道，这里不欢迎你！”

狼人一边说着，一边将兽口凑近了加洛德的脸。那血盆大口只需一咬，便能轻易终结这场谈话——只要吉尔尼斯人能在加洛德的剑刺死他之前做到。尽管暗夜精灵只是将利剑置于腰间，而非持于手中，他也没有让狼人占据上风；经过了数千年岁月，加洛德的反应并未变得迟缓。

狼人像是感觉到了自己无法震慑暗夜精灵，便将兽口稍稍向后挪了一些。两人对视了片刻。

“我很抱歉，”终于，加洛德冷静地回答道，“我独自前来，正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如果能和你谈上一会儿，我今后就不会再来找你了。”

狼人咆哮了一声，但最终点了点头说：“快问吧！”

“我叫加洛德·影歌——”

“我不关心你叫什么！快问你那该死的问题！”

前卫兵队长点了点头：“你就是那个把我救出陷阱的人，但你对此什么也没说。”

“这就足以提醒你，我不想再提这件事。那只不过是一时心软……”狼人的语气中第一次流露出了同情之意，“我不能把你丢在那儿。”

“对此我将永远感激你。但请告诉我，当时你为什么会在那里？”

吉尔尼斯人看向别处。“我们听说了有施法者被杀，也知道有人觉得我们就是凶手！国王没有命令我们这么做，但我们中有些人决定自己去查出真相。”

“那你发现了什么吗？”

狼人怒视天空道：“是的。我们发现，如果落入困住你的那种陷阱，我们也会轻易死去。”

“你们中有人死了？”加洛德问道。

“并非完全一样的陷阱。你那种几乎是隐形的，只有周围枯草的痕迹才能表明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发现困住你的那个陷阱。不幸的是，我们是在失去了一位同伴之后才学会这一点的。”

“我很遗憾。”

狼人点了点头，表示接受加洛德的同情。“我们没能及时救出她。不错，和你的经历一样，那陷阱先是折磨你，如果你想逃出去，第二个元件就会从内部攫住心脏。”他回忆起那桩恶行，不由得愤恨地龇出了牙，“后来我们发现她的心脏真的崩裂了。”

“艾露恩在上！”

“你现在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尽力救你。”

“这是在哪里发生的？”

狼人再一次龇起了牙。“离你遇险的地方不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附近：我想调查她死去的地方，看看是否有线索能帮助我们为她报仇。”

“那你找到了吗？”

“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让你差点儿丧命的陷阱，暗夜精灵。”吉尔尼斯人耷拉下耳朵，“我没有更多可以告诉你的了。”

吉尔尼斯人的语气中有结束谈话之意，显然是让加洛德别再追问下去了。暗夜精灵对此心领神会：“我很感激你告诉我这些。这会对我有所帮助的。”

“我很怀疑。你姐姐似乎开始将这事怪罪到了我们头上。”

“玛维要确保自己能完成那些必须完成的事，”加洛德回答道，他的言语中有几分辩解的意思，“她总是坚守着对族人的责任。”

“但我们并不是你的族人。”说完，狼人向后退去，准备离开。

加洛德也开始往回走，但他停下了脚步，“如果你想到了别的事，你知道我的名字。”

狼人哼了一声，接着迟疑了一下：“我叫伊德里克。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觉得你会保守秘密。”

“当然。”

吉尔尼斯人消失在了树林之中。加洛德在原地站了片刻，想着自己是否已经完成了一些事情。狼人的话在他脑海中翻来覆去，加洛德试图完全弄明白它们的含义。

试图完全弄明白它们的含义……并祈祷在此之前，不会再有上层精灵遇害。

第二十一章

斥候们快速奔向哈德里莎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在坐骑上打了个盹。幸运的是，戴妮和其他军官都没有留意到这一点，返回的斥候们震惊的表情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哈德里莎迅速清点人头，发现少了两个人。然而，尽管斥候们疾驰而返，但并不似有部落正在后面追击。

不幸的是，他们带回的消息却与之相似。

银翼哨站陷落了。

斥候们只知道大略的消息。但不久之后，灾难的亲历者们就到来了。

那些曾经骄傲的银翼哨兵们数量锐减，只剩下了大约四分之一，多数还受了伤。幸存者中的代指挥官苏拉，讲述了哨站陷落的恐怖经过。

哈德里莎神情凝重地听着，她一直担心的世界末日终于到来了。就连大灾变也不曾如此震动她。银翼哨站失守了。

部落正在横扫灰谷……在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亲自率领下。

“我们应该现在就前去迎战！”戴妮怒喝道，“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离得这样近！我们会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另几名年轻些的哨兵也出声支持。哈德里莎注意到苏拉——她可不是一个胆小鬼——并不在支持者之列，站在她身边的“斥候”也没有附和。高级指挥官原以为她俩会是第一个要求反攻回去的。

“不，”哈德里莎低声宣布道，“我们不去。”

戴妮难以置信地说道：“但我们出兵就是为了与银翼哨站会合，以建立一道更坚实的防线抵挡部落的进攻——”

“不仅如此，但问题是……银翼哨站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改变了一切。我们无法在这一地区建立稳固的防线，如果现在攻击部落，就中了他们的圈套。

你听了她的报告，也知道我们自己经历了什么。部落现在有了新的战略，而且如果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就在前线，他们的兵力将远超我们的预计。”

“你的意思不会是要我们掉头回去吧？”

戴妮的争辩近乎违抗军令，但考虑到眼下的情形，哈德里莎原谅了她。

“我们最多只能到河的西岸，过河后就在不远处安营扎寨。让部落渡河吧。如果他们真这样做，我们就能更轻易地干掉他们。”

显然，戴妮和其他一些哨兵看上去更愿意继续前行、发动攻击，这样便能打部落一个措手不及，但她们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苏拉和艾蒂尔组织起了幸存者，将坐骑分配给了那些极度虚弱的人。

他们掉头前进。哈德里莎和戴妮率领一支小队保护后方的大军。尽管之前出言顶撞，但哈德里莎的副官仍然贯彻了长官的命令，确保大家不会成为散兵游勇，被兽人的斥候发现。

暗夜精灵们的行动速度很快，他们刚从那个方向过来，对道路十分熟悉。但指挥官想起了兽人之前对联盟领地的入侵，便派出斥候在前方探路，以防万一。

他们在河边并未遭遇危险，渡河也非常顺利。哈德里莎选了一处开阔的地带扎营，这样任何企图冲向她们的部队都会成为弓箭手的靶子。接着，她开始在这一区域对麾下的战士们进行部署。

一天过去了。哈德里莎在她的战斗生涯中需要随时与部落作战，因此即便暗夜精灵是夜行种族，她也已经习惯了在白天活动。她朝距离最近两个哨站派出了信使，并得到了回复，这样一来，联盟就能够在河的西岸建立一道更好的防线。在此期间，部落没有明显的活动迹象，尽管戴妮向哈德里莎请愿，要求带一支斥候小队去敌方探查，但指挥官拒绝了她。

然而，她们都想知道部落为什么没有在攻陷银翼哨站后乘胜追击、继续推进战线向哨兵们进攻。苏拉难以提供更多关于袭击的细节以释疑惑，而她部下的说法也都不能让哈德里莎满意。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正在等待什么——可能是某个时机——而在他最终采取行动之前，守卫者们几乎一无所知。

又过去了三天。哈德里莎终于在副官的一再请求下妥协了，她允许戴妮带上一支小队前去小心查探部落的阵线。

戴妮在天黑之前回来了。令哈德里莎宽慰的是，她的队伍毫发无伤。然而，这名年轻哨兵困惑的神情却让指挥官感到不妙。

“他们正在集结，像是准备进军了，”戴妮说道，“我从未见过这样一支军队！躁动不安的兽人军团——部分是步兵，其他人骑着巨狼——一排排手执战斧或长矛的牛头人向他们的先祖颂祷，地精伐木机的数量前所未见，身着骷髅纹饰盔甲的巨魔战士们的咆哮声此起彼伏……远不止这样，还有很多士兵！”她深吸一口气，终于解释了自己困惑的缘由，“但是，尽管大多数战士显然都渴望一场血战，他们的指挥官却按兵不动。”

“你看到他们的兵力了吗？”

“他们纠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戴妮不情愿地回答，“足以碾碎我们。”

“而他们还在等待？你看到别的什么了吗？”

“我看到地精们在捣鼓他们的恶魔机器，其中有几辆看上去像是制造了那些难闻雾气的机车。除此之外，没什么不寻常的。”

哈德里莎想起了苏拉的其他汇报，又问：“投石车呢？”

“有几辆。和我们过去见过的一样，精确度并不高。”

这般轻蔑的描述令经验老到的指挥官有些不悦，她记得苏拉说过，那些砸向银翼哨站的巨石近乎完美地命中了目标。如果真是同一种投石车，那么兽人们的投手可谓是训练有素……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

投石车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部落尚未发动进攻的原因，这类重型装备往往在运往前线时行动迟缓。然而，这个理由仍不足以让哈德里莎满意。要么加尔鲁什是在等待更多兽人部队前来增援，要么是在等待哨兵们做些什么。

但原因究竟是什么？她再度自问道。

部落兵力的增长迫使哈德里莎做出了一个极不情愿的决定。她派信使们返回哨站，号召所有还能作战的哨兵前来增援前线。联盟必须坚守于此。如果任由兽人朝灰谷西部进军深入，他们就面临着失去整个灰谷的危险。

出乎意料的是，最先到来的不是她召集的援军，而是一个传令官，他如风一般疾驰而至。起初，哈德里莎担心加尔鲁什以什么方法绕过了她的防线，袭击了后方的哨站，但当那个骑手跳下气喘吁吁的夜刃豹时，脸上却并无惊恐之色。

“援军到了！”他大喊着，并不在意其他人也听到了他兴高采烈的呼声，“部落将为袭击银翼哨站付出代价！”

“你说什么？”哈德里莎问道，戴妮和其他人也聚了过来，“西边那些哨站的援军已经出发了吗？”

“除了他们，还有更多人，指挥官！他们和更多人！我们的舰队今早登陆了！其他军队也已经登陆，并顺利经过了部落的要塞佐拉姆加前哨站，他们几乎没有遭遇抵抗！”

“‘登陆’，这是什么意思？谁？这些援军是从哪里来的？”

“达纳苏斯！你的信使成功把消息送到了达纳苏斯！”

“艾拉德里娅？”戴妮脱口说道，“她还活着吗？”

骑手脸上的喜悦旋即消退了一些。“只活到说完她所知道的一切，接着她的灵魂便回归了月神之处。”

“真勇敢，”哈德里莎评论道，“她会永远被我们铭记。”

“我保证会让十个兽人替她偿命！”戴妮怒吼道。

但指挥官无暇张扬声势，战斗会让一名战士的愿望退化到只求保命的地步。她向那名骑手问道：“是珊蒂斯将军带队吗？”

“不，尽管她也来了。”那个暗夜精灵男子不禁咧嘴笑了起来，“是高阶女祭司亲自带队远征！”

“高阶女祭司？”周围的哨兵讶异万分，纷纷露出敬畏的神色。哈德里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泰兰德·语风到灰谷来了？”

“是的……而且她很快就会到我们这里。她是这样保证的！”

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让哨兵们的精神为之一振。高阶女祭司是艾露恩在艾泽拉斯的代言人，她不仅知晓了部下们的险境，还将亲自来带领他们战胜部落。

“兽人们就那么干等着，真是愚蠢至极，”戴妮期盼地说道，“您让我们按兵不动是对的，指挥官！现在他们将为攻击银翼哨站付出代价……百倍的代价！”

哈德里莎也恢复了信心。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是个不容小觑的强敌，但与比他多出近万年战争经验的泰兰德·语风对抗，那兽人定然毫无胜算。最终的胜利，哈德里莎告诉自己，将会属于联盟。

然而……她不禁朝敌军所在的方向瞥去，仍然心存犹疑。

她现在应该已经到灰谷了，玛法里奥酸楚地想道。她身在灰谷，而我却在四处捕风捉影……

事实并非全然如此。大多数调查是由玛维和她弟弟完成的，玛法里奥只是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劝说上层精灵们明白事理上。

由于调查缺乏进展，上层精灵们越来越恼怒。他们已经开始自行展开调查，尤其是瓦尔丁。不幸的是，这也让他们和达纳苏斯的人民产生了争执，有一次甚至连玛法里奥都不得不介入调停，以阻止流血冲突的发生。

就连莫丹特也不那么有耐心了。他和玛法里奥站在上层精灵营地的外缘，就最佳行动方案论辩了整整三个小时，最终无果而散。

“像瓦尔丁这样的年轻人，我对他们的约束已经够多了，大德鲁伊。我不想再小心翼翼地阻止他们了。”

玛法里奥清楚地记得，当瓦尔丁被一群愤怒的暗夜精灵围起来时，他险些对着他们释放法术。彼时，瓦尔丁盘问两起谋杀案时专横的态度和不合宜的威胁引起了众怒。“我们正在竭尽全力。玛维——”

“最好拿出点成果来。我知道她名声好，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明。她以各种由头一次次叨扰我们，有的线索还推出杀手可能就在我们当中。要是她在这件事上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她已经盘问过每一个人了，莫丹特。没有人可以做得更周全。”玛法里奥叹了口气，“我会和她谈谈，看看是否还有别的线索。”

“她弟弟更机灵些，虽然办起事来并没有更高效，但他至少表现出了适当的尊重。”

玛法里奥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加洛德的确更为机警。“我们会解决的。”

“希望如你所言，”上层精灵的语气中带着怀疑，“再见。”

玛法里奥点了点头，随即朝着达纳苏斯走去。但他没有走出多远，便感觉到又有人在跟着他。他扭头瞥去，却一无所见，于是转回注意力继续前行。

一个身披铠甲的人站在前方，她裹着斗篷，看上去阴森可怖。即便是伊利丹，也定会时常觉得这模样令人生畏。

“大德鲁伊玛法里奥。”玛维问候道。

玛法里奥回头朝来处瞥了一眼。玛维和他之间的距离近得令人不适。“你来这里做什么？”

“关于谋杀案，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问瓦尔丁或是他的主子。也许这样能帮我理清思路。”

“你发现了什么吗？”

她吁了口气。“在查明真相之前，我不想多说。”

玛法里奥对此表示理解，但仍不确定她现在的打算是否明智。“你必须和他们谈吗？”

玛维笑了起来：“我惹恼他们了吗？”

“这可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

加洛德的姐姐立刻严肃了起来：“不，至少不要在和上层精灵有关的地方。你是对的。”

“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吗？”

“我不做毫无道理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会惹得他们冲进达纳苏斯。我听说过瓦尔丁，那家伙会是个麻烦。”

“如果事情都解决了，他会安分的。”

她皱起了眉头，但还是回答道：“是，我想他会的。”

“小心点儿，玛维。”

“我会的。”

加洛德的姐姐微微鞠了一躬，继续前行。玛法里奥注视了她几秒钟。玛维并没有回头。

他摇了摇头。为了履行职责，不惜以身犯险。

玛法里奥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极大的内疚感。玛维变得对任务如此偏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因为玛法里奥对伊利丹的一念之仁，使得她看守了他的弟弟数千年之久。玛法里奥觉得自己对玛维责任巨大，他不希望她再遭遇更多的不幸。

如果她在盘问上层精灵的过程中过分惹恼了他们，很可能就要大大受苦了。

现在他又孤身一人了。玛法里奥喜爱林中的静谧，想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冥思——甚至进入翡翠梦境片刻——的念头变得愈发强烈。

但那愿望还不够强。德鲁伊们需要处理大灾变遗留的诸多问题，而他们需要玛法里奥的领导。更重要的是，泰兰德此刻正亲自领导着暗夜精灵及其盟友对抗部落。只要有一丝能帮助她的可能，玛法里奥都愿意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生命。

林中的树木向他致意。它们感激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层精灵们住在附近。那些法师令森林感到不安；树木们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魔法中的潜在危险。

大德鲁伊尽他所能地安抚着树木。然而，他也只能告诉它们上层精灵并不会在附近大规模施法。玛法里奥曾承诺会尊重莫丹特的人民，包括允许他们偶尔练习技艺……但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并且只能在他们营地附近的一块指定区域，那里已被德鲁伊们设置了防护措施。大法师约束着他的大多数子民安分守己，但据玛法里奥所知，像瓦尔丁这样更有野心的人则需要多加留心。即便是在这里，玛法里奥也能感觉到奥术魔法残留的痕迹。一旦侦破谋杀案，大德鲁伊必须就瓦尔丁对底线的理解和莫丹特谈谈。

玛法里奥一边走着，一边同树木及林中的其他生物交谈。他必须返回神殿，去处理一些更为琐碎的领导事务。有人请求觐见，还有一些申请需要批准……这些是一名普通的德鲁伊永远无须面对的。一想到泰兰德数千年来一直尽忠职守，为他们的人民谋福祉，而他却……不在她身边，玛法里奥的愧疚就越发浓厚。

有人走近了。玛法里奥皱起眉头，看到两名神情严峻的哨兵。

“向您致敬，大德鲁伊玛法里奥。”年长些的哨兵问候道。

“什么事？”

“我们来报告另一桩谋杀案。”

这消息令玛法里奥一时不知该如何应答。他站在那里，希望他们说事情弄错了，但他很快又意识到，这事本就在预料之中。

“在哪儿？”

“在北边的密林中。一个叫妮瓦的守望者通知了我们，接着她就去找玛维了。”

玛维。确实应该通知她……但大德鲁伊犹豫着要不要去找她。他承诺上层精灵会制止这些可怕的犯罪，而另一起命案的发生会让事态超出他的控制。

妮瓦会通知玛维的，我得尽快去调查现场……有人会通知加洛德的姐姐，玛法里奥对此非常满意，于是示意两名哨兵带路。

哨兵们转过身去。起初，出于对大德鲁伊的尊重，他们保持着缓慢而匀速的步伐。而当玛法里奥故意领先他们一两步时，他们才终于意识到大德鲁伊更在意速度，而非礼节。

尽管玛法里奥对他们前去的地方有一些模糊的认知，但他很欣慰两位向导清楚具体的位置。玛法里奥猜测着那个上层精灵是被诱骗至此，还是像上一起案件中加洛德发现的那样，受害者在死后被挪到了这里。

他变得愈发急躁。当看到又一座小山时，他终于开口问道：“还有多远？”

“据我们所知，过了这座山就到了，大德鲁伊。”

“很好。”他再次加快脚步，走在了两名哨兵前面。

周围的树木突然摇动起来发出了警告。大德鲁伊抬头瞥了它们一眼，感觉到了它们的恐惧。然而，它们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他。

玛法里奥举起一只手开始施法，同时大喊道：“退后！有一个——”

尽管什么都没看见，他却感觉仿佛有火焰在四周爆裂。玛法里奥听到身后传来哨兵们的尖叫。一阵可怕的噼啪声在耳边炸响，他不仅觉得浑身都像着了火一般，皮肤也好像被活剥了下来。

玛法里奥仍设法往前迈了一步。疼痛愈发强烈，但出于某种原因，大德鲁伊知道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继续前进。他能感觉到树木们正在脑海中催促着他。

两名哨兵的叫喊声已经消失了，大德鲁伊对此无能为力。他首先得救出自己，若有机会能救治那两人，他才能继续尝试。否则他们三人都必死无疑。

他又迈出了一步。疼痛又稍稍减弱了。

在挣扎的过程中，玛法里奥听到了一个愤怒的声音。尽管那声音来自某个他所熟悉的人，但在剧痛之下，玛法里奥没能认出这个声音。大德鲁伊只知道说话的人离他很近。

接着，不过片刻工夫，那声音变得十分清晰……而且离得更近了。

“为什么你还没死？”

玛法里奥头部挨了一记重击。

第二十二章

吉恩看着自己的人民做着离去的准备。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做出了这个决定，但他们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达纳苏斯附近了。至少在他看来，那只会加深狼人被联盟拒绝的耻辱。

瓦里安在那次狩猎后的不辞而别，于吉尔尼斯国王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两人原本已经建立了明显的联结，但另一位国王的突然离去湮灭了吉恩对于联盟能够接纳狼人的最后希望。在希望破灭后，吉恩所面临的选择也就很明显了。

伊德里克现在不知所踪，不过其他几名副官将局势把控得很好。再过一两天，这片营地就不再会留下曾有人居住过的痕迹了。

他后颈上的毛突然倒竖起来——有人在他身后。

和许多狼人一样，吉恩通常保持着狼人形态，那样他会觉得自己更为年轻强壮。而当以人形出现时，国王则会感到衰老的痛苦。

吉尔尼斯国王现在正是狼人形态，这意味着身后那人如果想偷偷接近吉恩，他的企图已经失败了。吉恩以狼人特有的迅捷和优雅转过身来，用尖牙和利爪面对那个潜在的威胁。

但他们没有动起手来，看清来者时，吉恩无比困惑。

“瓦里安·乌瑞恩？”

瓦里安不能责怪同伴表现出的震惊。暴风城国王觉得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傻瓜，至少也是个弄不清自己想法的糊涂人。

尽管那次狩猎达成了玛法里奥希望看到的成果，却也让瓦里安看到了自己心中诸多信念与偏见的矛盾。他一时间不知所措，便选择了当时唯一能让他轻易接受的做法：当面对狼人们的致敬时，他退缩了——他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尊敬——漫无目的地冲进了树林深处。

安度因走后，瓦里安再也不想回到达纳苏斯。他的住处虽是按照暗夜精灵们热爱自然的理念修建的，却仍是城市的一部分，提醒着瓦里安他是一位国

王，而不是一个普通人。充满生机、活力与自由气息的森林令他感到放松，却并未如他所愿地消除他心中的困惑。相反，森林的静谧与安宁令瓦里安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误解与偏见，而他发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

他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全然不关心昼夜往复。终于有一天，瓦里安意识到自己不能抛下一切，就此沉溺于纯净的森林之中。为了他对儿子的爱，为了他的人民，为了挽回一切的希望，瓦里安做出了一个决定。暴风城国王深知还有其他人正同自己的阴暗面苦苦斗争，或许是以他从未体会过的方式。

狼人。

于是，在回到住处安抚了愈发不安的随从们后——他发现玛法里奥已经向他们保证，国王只是“稍感不适”而已——他再度前去寻找吉恩·格雷迈恩。

“你走了，”吉尔尼斯国王语含责备，“我们向你表示敬意，而你就那样走了。我派人去达纳苏斯打听你的消息，大德鲁伊只是让我们不要担心，说你需要一些时间。”

那个暗夜精灵的智慧再次让瓦里安感到吃惊。“他是对的。我有太多事情需要思考……而当我想明白一切后，我知道自己必须再来找你和你的人民一次。”

“你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是什么？我们一无所有，没有土地，没有财富；而你拥有一切。所有的一切。”

“并非所有。我需要你的帮助，吉恩。”

另一位国王不解地注视着他。考虑到他们之前的经历，瓦里安并不怪他。

“我要怎么帮你？”狼人低声说道。

“我知道一些关于狼人诅咒的事，还有——它的——凶残……但你和你的人民能够控制那种冲动，没有向它屈服。”

“啊！”吉恩会意地点了点头，他没有表现出轻蔑之意，甚至还流露出了些许同情。“我一直在想，在遭遇过像你那样的经历后，一个人怎么可能还活着，并且保持内心的完整……”

“并非如此。”即便只是说出这句话来，瓦里安也觉得很别扭，“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没那么简单，我的朋友。你得愿意深入内心，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赤手空拳与一百个兽人作战——”

狼人悲哀地笑了起来。“请相信我的经验之谈，那可能还会更容易一些。在暗夜精灵贝瑞莎・星风向我们展示正确的仪式之前，我们损失了好几个人。他们被诅咒吞噬，变成了没有心，也没有灵魂的野兽。”吉恩沉痛地回忆着，“我们不得不除掉他们。但这个仪式仍然充满危险，不时有人因之丧生。”

瓦里安并没有被劝阻：“就算在尝试中死掉，也比我继续这样下去强，吉恩。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妻子，现在又轮到了我儿子。安度因可能不会再回来了，而这都是因为我……”

“我也失去了儿子，”吉尔尼斯国王低声说道，“利亚姆已经永远离开了，当我们试图夺回吉尔尼斯城时，他为了救我，死于被遗忘者的领袖女妖之王希尔瓦娜斯的毒箭之下。”吉恩摇了摇头。“我并不是漠视你和你儿子之间发生的事情。永不相见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无论是阴阳两隔，还是天各一方。我理解你的损失，瓦里安……”狼人领袖回头瞥了一眼他的人民，他们中已有一些人认出了瓦里安，停下来注视着暴风城国王。吉恩沉思片刻，皱起了眉头继续说道：“我们可以引导你进行仪式，但你要靠自己完成它。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你要战胜自己，而这需要平静、平衡，和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彻底掌握你的愤怒。这其中有三重考验，而非一个。”

“无论是三个还是一百个，我都会直面需要面对的一切。带我去吧，吉恩。”

狼人点了点头。“愿你的能力与决心一样强大。”

吉恩并没有领着瓦里安从其他吉尔尼斯人中间走过，而是朝南绕去，接着再往东。当他们前行时，几名狼人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跟在了他们身后。

“他们为什么跟着我们？”

“仪式需要不止一人参与。”

暴风城国王皱起了眉头，问道：“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你又没有发出信号。”

吉恩的狼脸上露出了一丝揶揄的笑意道：“你没看到而已。”

又有几名狼人加入了队伍，他们中有男有女，都跟在两位国王身后。他们沉默地前进着，看上去像是一场葬礼的抬棺人。瓦里安本能地将手放在匕首附近，但没有真正触碰它。

吉恩领着瓦里安来到一小处林中空地，周围的树木枝丫嶙峋，让瓦里安联想到了紧攒的手指。吉尔尼斯国王将瓦里安带到了空地中央。

“自从我们来了以后，一直用着这个地方。”吉恩解释道。

除了三口正对着他们来时方向的简陋水井，这块空地并无异样。在瓦里安看来，这些水井之所以在此，是因为它们将在接下来的仪式中发挥作用。

过了一会儿，水井后的树林中突然走出了三名德鲁伊，证实了瓦里安的猜想。

起初，瓦里安以为玛法里奥也会从林中走出，但只有那三人——两男一女——朝水井和狼人们走来。他并不认识这三位暗夜精灵。他们神情严肃地看向狼人们，像是在探询什么。

“这次是谁？”站在中间的那人——他的蓝色长发编成了两股几乎垂至腰间的长辫，脑后还竖着另一根小辫——向吉恩问道。

吉尔尼斯国王指了指自己的同伴。“是这位。莱罗斯·疾风，我把瓦里安·乌瑞恩交给你了。”

德鲁伊们看上去很吃惊。莱罗斯低声说道：“可他并不是狼人。”

“但他和我们一样承受着失衡之苦。”吉恩解释道，“他内心的愤怒并不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少，甚至可能更多。”

“请上前来。”那名女子接受了狼人领袖的解释。

瓦里安听从了那位德鲁伊的指挥。三位德鲁伊各将一只手放在国王肩头，闭上了眼睛，仿佛在判断暴风城国王的情况。片刻后，他们睁开眼睛，收回了手臂。

莱罗斯看向他的同伴，他们朝两位国王点了点头。

“我们现在明白了，”莱罗斯向瓦里安宣布，“欢迎你，瓦里安·乌瑞恩。你能前来是我们的荣幸，作为这些水井的守护者，我们将尽力帮助你……尽管我认为，由吉恩·格雷迈恩作为你的引导者是最好的选择。”

“我愿意如此。”瓦里安回答。

“乐于效劳。”吉恩说道。

另一名德鲁伊男子——他窄短的胡子和一头短发都是绿色的——伸出了手掌，瓦里安看到了一片叶尖呈梭形的狭长银叶。

“拿着，吃了它。这是一片月叶，是自然和月神的象征。它能帮助你在仪式前净化心灵。”

瓦里安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他原以为那树叶会很苦，但它却十分柔嫩，嚼过之后很容易下咽。

“现在你必须从每口井中喝一口水。”

在吉恩的陪伴下，瓦里安跟着德鲁伊们走向了第一口井。在这里，第二名德鲁伊男子接续了仪式。

“我是野性泰尔兰，这一口是宁静之井。”德鲁伊说着，递给瓦里安一个小杯子，里面装满了看上去和清水没什么两样的液体。“喝下这杯井水，它能帮助你重温生活中过早失去的平静与欢愉。”

瓦里安接过水杯，平静地喝了下去。当他归还杯子时，德鲁伊向他低头致意。

莱罗斯朝第二口井打了个手势。吉恩看上去有些意外，他向德鲁伊们征询道：“他要一次喝下三口井里的水吗？”

“于他而言，是的。我们确信必须这么做。”

第二口井由那名德鲁伊女子侍奉，她的绿色长发在脑后飘扬。“我是法珊德拉·暴风爪，这一口是平衡之井。它的井水能让你形神合一，帮助你在仪式中更加专注地面对挑战。”

瓦里安觉得两杯水的味道相同、并无分别。当他将杯子递回时，领头的德鲁伊指着第三口，也是最后一口井。

“我是莱罗斯·疾风，”暗夜精灵说道，“这一口是狂怒之井。”德鲁伊递给瓦里安最后一杯水，“它的井水能够增强前两杯的效果，让你心中充满力量，帮助你去面对那些可能导致仪式失败的东西。”

莱罗斯没有多做解释。暴风城国王将那杯水一饮而尽，然后充满期待地等候着。

领头的德鲁伊朝狼人首领点了点头说：“吉恩·格雷迈恩，你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是的。跟我来，瓦里安。”

当他们离开德鲁伊时，瓦里安突然觉得自己的感官变得更加灵敏。这让他注意到了周围一些令人不安、却在此前被他忽略的细节。许多树干上伤痕累累，仿佛曾被疯狂的野兽反复抓挠。有几处地面也被翻搅过，虽然不是最近，但这几处地方大多还未生出新草。他还闻到了干涸的血迹的气味。

“我的人民最初是在吉尔尼斯举行这些仪式的，有些人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才能掌控自己。”吉恩解释道，他似乎意识到瓦里安注意到了什么。“我们从中学习的过程非常艰苦，甚至有时非常痛苦。我们来到达纳苏斯之后，便打造了这个地方，一直使用至今。”

狼人首领向其他人打了个手势。他们在空地上散开，围成了一个松散的圆形。瓦里安估算着要是其中一个狼人想要接近自己需要走多少步——除了够他拔出匕首，便没有更多时间了。

“我们就坐在这儿。”吉恩熟练地盘腿坐下，然后等着瓦里安做同样的动作。

“现在呢？我闭上眼睛？就这么简单？”

吉恩垂下了耳朵。“如果你试着这样做，那就是如此简单。如果你已经放弃了……那就难于登天。”

瓦里安深深皱起眉头，闭上了眼睛。一瞬间，他本就受过训练的其他感官变得越发敏锐。他不仅听见了自己的呼吸，还有吉恩的。狼人们身上的麝香味飘向他的鼻孔。一阵微风拂过瓦里安的皮肤，轻轻扬起了他的头发。

“你的感官非常敏锐，就像狼人一样。”他听到吉恩有些讶异地说道。接着，吉尔尼斯国王冷静了下来，开始引导瓦里安：“集中精神。三口井中的水会帮助你，但你自己才是那个必须找到起点的人。因此，你必须检视自己过去的记忆。”

“为了什么？”

吉恩的回答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回忆那些影响了你的一生的事情……以及你为之做出的选择，无论好坏正邪。从你最早的记忆开始，不仅要回忆，还要重新体验。明白自己为什么那样做，以及它们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瓦里安仍紧闭双眼，但他不安地动了动身子。“没必要回到过去做那些——”

“那也就没必要继续了。”吉恩回答，他的声音遥遥响起，仿佛被清风送来的沙沙声。

瓦里安咕哝了一声：“好吧。我会做的。”

前角斗士紧咬牙关，将思绪集中在自己的过去，试图召唤那些他久不愿想起的记忆。他想起了遥远的过去，那时他还身为人子，他的父亲尚在王位。

突然间，他再次变成了一个小男孩。一种平和的感觉笼罩着他。瓦里安觉得十分舒适，便在其中沉浸了一会儿。

接着，他父亲的身影占据了整个场景。瓦里安拉着莱恩国王的手，在父亲的帮助下学习骑乘他的第一匹马——实际上是一匹小马驹。但骑马的场景只持续了一会儿，便切换到了莱恩监督瓦里安上第一节格斗课的一幕。瓦里安发现自己拿起剑来并不比他的儿子强多少，但莱恩的鼓励使瓦里安的剑术进展飞快。

那段宁静的岁月让瓦里安的心柔和了起来。他还是那个少年，正抬头看向自己的父亲。

就在此时，刺客发起了袭击。

莱恩倒地身亡。凶手是一个名为迦罗娜的半兽人女子，她若隐若现，如同一个阴险的巨人般矗立在瓦里安面前，而瓦里安此时突然变成了十三岁上下的模样。

泪水顺着他的脸庞淌了下来，年轻的瓦里安嘶喊着冲向凶手。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在现实中，瓦里安一直没有走进房间，直到半兽人刺杀了他的父亲——而此刻，它们和瓦里安彼时汹涌的情感混杂在了一起。

但迦罗娜消失了。瓦里安的脑海中满是莱恩死去时扭曲的脸庞。少年瓦里安想要哭喊，可他那紧绷的嘴唇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接着，悲痛的记忆与其他回忆杂糅。莱恩死后，都城变得十分脆弱。四年前曾入侵王国的兽人们拥入了这座伟大的城市，成百上千人在野蛮的战斧下丧失了生命，都城陷落了。

他童年的一切美好都消失了。不再有和平，也不再有宁静。

但与过去不同，瓦里安现在意识到，那些美好的记忆其实一直与他同在。暴力夺走了他的童年，却不能抹杀他此前的生活……除非瓦里安自己默许。

而他此前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可现在不同了。尽管他的父亲和暴风城罹遭不幸，但瓦里安终于接受了这一切。他的父亲从未停止过爱他，而事实也多次对此加以证明，只是瓦里安自己对此视若不见罢了。

意识到这些后，瓦里安发现自己内心的安宁并未丢失。无论父亲遇刺和暴风城沦陷后又经历了何种考验，暴风城国王永远拥有他的童年。过去是不会被改变的，这既是坏事，也是幸事。

宁静……

尽管瓦里安努力紧闭双眼，这声音还是令他吃了一惊，因为它听起来就像是儿时的他与父亲声音的融合。

然而，虽然瓦里安接受了已经发生的事实，却不愿继续在此流连。他在脑海中搜寻着其他记忆，试图驱逐父亲和王国遭受的不幸……于是蒂芬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此时的瓦里安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年轻人，苦恼于自己内心和周遭世界的变化。他已经学会了在最亲近的人面前隐藏自己，比如洛丹伦的阿尔萨斯王子，和那男孩的父亲泰纳瑞斯国王——在某种程度上，泰瑞纳斯国王已然成为瓦里安的第二个父亲。总体而言，在他人面前，年轻的暴风城国王是一位老练、聪慧、乐观的统治者，有着超越其年龄的智慧。然而，内心的伤痕不可能一直藏得住，侍从们开始渐渐熟悉他偶尔发作的绝望。

蒂芬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他再一次见到了她，她仍是他们初见时的模样。她宁静而美好的灵魂如金子般闪亮，与他的狂野和阴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她向他走来时，瓦里安再次对她一见钟情，尽管当她同他说话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傲慢地置之不理，这要是换了别人，定会扬长而去。

但蒂芬没有离去。她再次与他共舞，同他欢笑，引导瓦里安心中的善意，平衡他未加抑制的阴暗面。从某方面来说，瓦里安能够成为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国王，蒂芬的帮助甚至比他的父亲更大。

但是……

瓦里安试图驱散这段记忆，却无能为力。

但是……正是这些人民杀死了她。

她在一场暴乱中遇害，死在了他的脚下。当一切都陷入疯狂，她便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在重历这段回忆时，瓦里安几乎再度陷入自己的阴暗面中……但那将会是对爱人最大的亵渎。蒂芬将他变成了一个好人，一位值得尊敬的领

袖。瓦里安终于明白，自己之后的行为一直都在亵渎关于蒂芬的回忆。蒂芬绝不会像他一样行事，她总是那样宽容，总是为她所爱之人尽力做到最好。

如果瓦里安希望对关于她的记忆有所弥补，就应当像她那样去做。

他努力让自己坚强地面对她的死亡，按照她希冀的方式行事。他有权悲伤，但也必须继续前进……以及学习。最重要的是，他能继续从她身上学习，将她作为榜样，去解决他身为父亲、男人和君王将会继续面临的问题。

平衡……

那个声音再次震惊了他，这回他不仅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还有蒂芬的。瓦里安再度见到了她，但这一次，她怀中抱着他们爱的结晶。

安度因……

安度因是他唯一的亲人，也是他最为珍视的人，因为这孩子身上有他母亲的影子。在瓦里安失踪前与安度因共度的岁月里，他试着去做一位莱恩那样的父亲。失去蒂芬很难熬，但瓦里安仍能想起他与安度因一同欢笑的时日。

他也记得每当独子受到威胁时，自己便会感受到的那种恐惧。的确，对安度因的担心牵动了瓦里安后来的生活。他站在那里，看到那时只有三岁的儿子从一匹小马驹上摔了下来，险些摔断一条胳膊。接着，瓦里安又一次同一名潜入城堡主楼的刺客搏斗，那人差点儿捅了小安度因一刀，无可避免地令国王想起了自己父亲的死。

恐惧……瓦里安拒绝再向它屈服了。恐惧只会让他在那些威胁儿子和王国的事情面前惶恐无助。只要一想到有人可能会伤害安度因，瓦里安就会像从前那样狂怒不已。然而，就在瓦里安的怒气不断增长之时，他再次看到自己抓住安度因的手臂的场景……他突然想起，正是愤怒和引发愤怒的恐惧，令安度因离开了他。

意识到这一点后，瓦里安转而关注起自己的愤怒。以前总是愤怒控制他，而现在，他试图反过来控制愤怒。他的愤怒可能会成为一股强大的毁灭力量，而瓦里安知道，向愤怒屈服对他没有任何好处，长此以往还会带来更多伤害。不错，愤怒在战斗中对他帮助很大——这是他能够真正释放情感的唯一契机——但除此之外，它是一把双刃剑。

尽管他不再受愤怒控制，怒气却并未减弱。瓦里安感到了内心的挣扎。他意识到如果任由怒气增长，他将一无所成，他仍和安度因离开的那个人没什么两样。

因此，瓦里安将愤怒视作一匹企图脱缰的野马，而他正紧握缰绳，想法子将它驯服。愤怒再不能破坏他的生活；愤怒自有其用途，瓦里安也知道那唯一的用途所在。如果他的愤怒只能在战场上带来益处，他便会将那力量引向战场。他会让愤怒增强他的力量，来对抗恶龙死亡之翼，以及兽人和他们的盟友……

愤怒服从了他的意志。瓦里安打破了它对他的控制，现在它将服务于他，不会再有不同的情况。

宁静…平衡…愤怒…这是他自己的声音，和另一个他觉得自己本该认出，却未能辨明的声音。

兽性必须被征服，人性才得以崛起……愤怒必须臣服于人性，人方能……完整如一……

瓦里安感觉到自己的怒气正在增长，但此刻愤怒正在他的引导之下，与他的力量，而非绝望联结。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蒂芬、安度因、他的父亲，以及生命中那些爱着他、于他而言至关重要的人围绕在他身遭。他们从未停止过对他的信任，即使他儿子也是如此。他明白了安度因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为了追寻自己的理想，更是希望他的父亲能自我和解。

他的心中充满愤怒。然而，愤怒不再是一股躁狂的力量，而是转化成了武器，瓦里安对此欣然接受。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愤怒，从此将所向无敌。

一声骄傲的嗥叫从某个地方响起，瓦里安放声回应。他终于知道是谁在呼唤自己了。戈德林。洛戈什。远古狼神。洛戈什召唤他投身战斗。瓦里安眼前闪过了一连串画面，有些人正试图伤害他关爱的人，尤其是安度因。在这个新幻象中，死亡之翼狂笑着降落在暴风城上，这头疯狂的巨兽肆意破坏着瓦里安的家园和无数其他地方，滥用大地之力将艾泽拉斯搅得天翻地覆。整个世界仍在试图从那邪恶的影响之中恢复元气……瓦里安明白，赢得这场战斗需要时间与精心的筹谋，而现在，还有一个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在另一个敌人的影像取代暴风城国王脑海中的那头巨龙之前，瓦里安就认出了对方。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一想到部落的领袖，瓦里安便再次激发自己的怒火，并对之加以测试。它不断增长，却再也不会变成单纯的毁灭性力量。经过调节和引导之后，它比以往更为强大。

洛戈什再一次发出嗥叫。

瓦里安苏醒了，他跳起身来，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方才睡着了。

吉恩·格雷迈恩不知何时已从他身边离开，或许这是好事。这样，当瓦里安向前冲锋时，站在几步之外的吉尔尼斯国王才得以往后跳开。尽管吉恩维持着狼人形态，但在暴风城国王眼中，他看上去就像在梦游一样。整个世界似乎都慢了下来。瓦里安审视着其他狼人，尽管他们已经迅速从震惊中恢复平静，速度还是比瓦里安慢了三分，这令暴风城国王惊讶万分。

“戈德林……”吉恩凝视着他，喃喃道，“洛戈什……他的光环……完全地笼罩了你……”

在他们四周，其他狼人全都垂下了耳朵，但这是出于敬畏，而非恐惧。

“戈德林确实触动了你的心和你的灵魂……”吉恩低声说道，“狼神敬重你，而——我们也是如此……”

瓦里安一言不发，但他终于感觉到了吉恩一开始就知道的事情。狼神的灵魂选择了他，选择他作为自己的战士。

洛戈什和瓦里安自己的内心都为他指明了道路，他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我曾如此鲁莽，不仅因失去了太多重要的东西和人而痛苦，也因害怕失去我唯一珍视的人——比如我的儿子——而恐惧。”瓦里安对吉恩和其他狼人说道，“但现在我明白了。艾泽拉斯需要我们。你们所有人——还有我——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正是为了救助它。对此，我们必须……”

他的身边寂静无声。终于，吉恩问道：“你要我们怎么做？”

瓦里安只有一个念头：“我们将一同追随命运的指引……追随它前往灰谷。”

第二十三章

玛法里奥微微动了动。他不清楚自己昏迷了多久，只知道有一段时间了。至少是一天，或许更长。在能渐渐看清周围的环境时，玛法里奥发现了一件麻烦事。他的身体几乎没有任何知觉，和他进入梦境形态时的情况一样。但大德鲁伊知道自己仍处于现实世界中，而非翡翠梦境之内。

他突然感到头部一阵剧痛，仿佛受到了重击一般。玛法里奥试着放松下来，那股疼痛也随之减缓。这证实了他的恐惧——他已经成了某个人的阶下囚，而那人对德鲁伊的能力颇有了解。

玛法里奥小心地尝试睁开双眼。他先是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确认这样不会带来剧烈的痛感后，便开始进一步尝试。

他发现自己悬在离地面几尺高的地方。玛法里奥试图扭过头去，但重击感再次出现了，还伴随着一阵令他回想起之前被人击打头部时遭受的痛楚。

大德鲁伊被迫再次闭上双眼放松下来。疼痛减缓后，他再次向前看去，利用余光估测着更多的情况。

他勉强能看见自己的两脚被分开，由此，他判断自己被绑在了两棵树之间。有人费了大力气把他捆牢，鉴于他们只要杀了他便一了百了，这一行为看上去颇为奇怪，也让大德鲁伊感到担忧。

他离方才落入陷阱的地方不远。周围没有那两名哨兵的踪迹，玛法里奥认为她们没能活下来，而他依靠自己强大的力量才得以幸存。哨兵们的白白丧命让玛法里奥倍感愤怒，她们之所以遇难，只不过因为恰好与大德鲁伊在一起。

附近的树木曾试图向他发出警告，但为时已晚。陷阱显然经过精心设计，玛法里奥几乎敢赌咒它是专门为他设下的，否则为何会出现在他行经的道路上？他现在有些后悔没有派人去通知玛维。

他的余光瞥见有什么东西正在移动。过了一会儿，加洛德的姐姐站在了他的面前。她臂弯里挟着头盔，警惕地环顾四周，无疑是在寻找抓住玛法里奥的人。

他试着开口说话，但那重击感又出现了。他显然还是发出了一些声音，因为玛维抬头看向了他。

“哟，终于醒了。”

这话将恐怖的真相展现在了大德鲁伊面前。见他脸上露出明白过来的表情，玛维狡猾地笑了。

“伟大而强力的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她狠狠地嘲弄道，“卡多雷一族的拯救者……”玛维朝地上啐了一口，“倒不如说是破坏一切的毁灭者……”

尽管极为痛苦，玛法里奥仍用嘶哑的声音发出了疑问：“为什么？”

她眉头一挑道：“我得承认，你真是令人佩服。你本应被我们设下的陷阱杀死，现在居然都能说出完整的话来了。你比我估计的还要强大。”

玛维朝一旁看去。妮瓦和另两名守望者进入了玛法里奥的视野。他们向加洛德的姐姐敬了礼，并未对眼前的囚犯感到惊讶。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妮瓦汇报道，她瞥了一眼玛法里奥，“在那之前我们得先解决他，大人。”

“不……他待在这儿就好。达纳苏斯的居民不会到这一带来；而我们的猎物会这么做，因为即便是现在，他们也觉得自己不受任何威胁！”她看向大德鲁伊，“不……他暂时得活着。我决定给他一个他应得的特别处决。”

“您的弟弟——”

玛维突然怒视妮瓦道：“你知道他的身份，不许碰他！出于对我的信任，他会为我们说话的。就让他蒙在鼓里好了，暂且放下你的愿望。”

妮瓦一时间被吓住了，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些蠢货很快就会过来了，你最好去和其他人待在一起。”她环顾四周，问道，“加艾拉在哪儿？”

“照您的指示，她正在销毁那些证据。”

玛维窃笑道：“很好。那些哨兵死后，就没人知道是我们叫大德鲁伊来这儿的了。”她又朝玛法里奥那边瞥了一眼。“去吧。我还要让这位人民英雄再享受一下痛苦的滋味。”

妮瓦朝玛法里奥冷笑了一声，然后带着其他守望者离开了。玛维也走出了大德鲁伊的视线。

剧痛再次向他袭来，玛法里奥想要发出喊叫，却根本张不开嘴。

当疼痛减弱后，加洛德的姐姐又回到了他的视野内，她轻蔑地打量着他。

“这样好多了。沉默是金，尤其是对于你。我很高兴你醒过来了，大德鲁伊。妮瓦想要你死，以免碍着我们的事儿，但我觉得你不配干脆利落地死去。你对我们的族人犯下了那么多罪行……”

尽管无法开口说话，玛法里奥仍试着用目光传达自己的想法。他大概成功了，因为玛维耸了耸肩，回答道：“不，我想你无视了一切。你总是坚信自己知晓一切。但如果真是这样，你和泰兰德就不会让那些恶心的凶手回到我们中间！上层精灵只该有一个下场，而你和他们一样！”

玛维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怜爱地看着它。“看到了吗？它很特殊。这是我专门为你弟弟准备的，但始终没机会用上它。在我被投入外域的守望者牢笼之前，它被夺走了，直到在黑暗神殿击败伊利丹后，我才把它拿了回来。我本想让他品味缓慢的死亡过程，这样他才有时间反思自己为什么受到惩罚。你和他是亲兄弟，好得很！不仅一同出生，也一样傲慢！”

她掷出了匕首。玛法里奥看着它朝自己飞来，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然而，在最后一刻，那把匕首改变了方向，从他的脑袋边擦过。

“永恒之井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灾难，伊利丹却还是再造了它！为什么？因为他声称这是为了我们族人的福祉！接着他与恶魔为伍，从外貌到灵魂都化作了它们中的一员！为什么？因为他再度宣称我们要生存下去，最好的方法就是变得和我们的敌人一样，以恶制恶！”她嘲弄道，“我们都清楚结果如何……也知道他的话从来都是那样虚伪……”

玛维朝一旁伸出了手，那把匕首刀柄朝下落在了她手上。她再次端详着它，仿佛觉得那把匕首十分迷人。“如果不是你弟弟，我们本可以省下那么多麻烦，而你却担心他甚于担心我们的族人。你放任他攻击我们，大德鲁伊，你亲自把他从牢里放了出来……而这只不过是你的罪行之一……”

在玛法里奥看来，玛维无疑是疯了，而且很可能很早以前就疯了。她这一生都精于求生之道，她能聪明地掩盖事实，将自己扮作泰兰德和玛法里奥所希望看到的模样。

“你知道的，几千年来我学会了不少伎俩。否则我也无法在你弟弟的慈悲下存活。”她的双眼一时间变得空洞起来，像是陷入了那些阴暗的回忆当中。“我弄到了一些礼物，像是这把匕首，也学会了一些必要的技能，用来诱捕恶

魔……和上层精灵。我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但一切都将是值得的。我知道自己长久以来的奋斗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一天，能彻底把上层精灵的污点从我们族人身上清洗干净，同时消除你带来的恶劣影响……”

她收起匕首，凝视了自己的囚徒片刻。在玛法里奥看来，玛维的眼中似乎不再有他这个人，也不再相信他的存在。

加洛德的姐姐又继续说了起来，只是她的语气变得和善了些。“我必须走了，玛法里奥。有些客人还在等着我去照料。大法师莫丹特和他的同伴迫切地想知道我为什么邀他们来这儿，而我也不想让他们失望……”

为了上层精灵们，玛法里奥极力吸引玛维的注意。他知道她打算置那些施法者于死地。

“别急，”她玩味地笑道，“等我料理完他们，会亲自来关照你的。我保证，你绝不会感到自己被怠慢。我为你挑了一个特别的地方，你将会被监禁在那儿，偿还你的罪孽，就像你弟弟那样。”玛维的语气变得更为轻蔑。“一个舒服的地方，既然你觉得我们失去永生是件好事，你就在那儿慢慢腐烂至死吧……”

说完，玛维嘲弄地鞠了一躬便离开了。玛法里奥等待了许久，她却没有再度出现。他现在确是孤身一人了。

大德鲁伊一直试图找出一些可堪利用的弱点，但玛维的陷阱无懈可击。然而，他并未放弃尝试。他别无选择。玛维显然打算杀死莫丹特和其他几人，另几起暗杀只不过是测试和嘲讽罢了。现在她自信能够直取上层精灵领导者们的性命。

就在他挣扎时，疼痛和抽搐再度袭来。但玛法里奥极力忽视它们，只专注于设法逃脱。玛维可能彻底疯了，但大德鲁伊知道她拥有坚定的决心和随机应变的能力。除非有十足的把握成功，她不会选择刺杀那些施法者。一旦她这样认为，那么将没有什么——绝对没有——能挡着她的路。

毕竟，在玛维心中，她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族人尽忠职守而已。

加洛德顺路去了艾露恩神殿寻找玛法里奥，但大德鲁伊却不在那里。泰兰德现在肯定已经到了灰谷，前卫兵队长希望能在艾露恩姐妹会附近找到她丈夫，因为大德鲁伊最有可能从她们那里得知高阶女祭司的现状。

他问过了值勤的侍从，却一无所获，他们从昨天开始就没有见过玛法里奥了。其中一名侍从建议加洛德去塞纳里奥区找找，加洛德现在无处可去，便也去那里走了一趟。然而，他在那儿遇见的德鲁伊们也同样帮不上忙，毕竟他们的领袖经常独自外出去与森林交流。加洛德没有切实的理由让他们帮着一起寻

找玛法里奥，便只能满足于他们的保证——一旦得知大德鲁伊的消息，他们便会通知玛法里奥，前卫兵队长急于求见。

加洛德知道自己必须耐心等玛法里奥回来，但近来那种让他得以在战争中幸存的直觉警示着他，令他对玛法里奥恰在此时失踪心生怀疑。在眼下最需要大德鲁伊的时刻，很可能有人将他引向了别处。然而，加洛德现在没有证据，只能靠自己去找出真相。

加洛德决定去找伊德里克，希望这个吉尔尼斯人会知道玛法里奥的下落，甚至能帮助前卫兵队长找到大德鲁伊。和加洛德一样，伊德里克对近来的事件——尤其是谋杀案——十分担忧，而这也是暗夜精灵认为狼人能够给予他帮助的原因。

加洛德担心会踩进凶手留下的另一个陷阱，便从南方绕路行进。他现在对这一带十分了解，知道那里有条路直通吉尔尼斯人的营地。此外，加洛德还希望能遇见一个可以代表国王与达纳苏斯交涉的狼人，这样他就能更快地得到答复，也能避免多走弯路。

尽管顺利抵达了营地，前卫兵队长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狼人的踪迹。根据他以往的了解，这有些不寻常。一般说来，至少会有一两个狼人肩负公务往返于营地与首都之间。

接近营地时，加洛德注意到了另一件怪事。的确，狼人们在林中往往无声无息，但他理应听到一些动静。现在他们好像睡着了……或者离去了。

就在这个想法冒出的那一瞬，加洛德感觉到他不再是一个人了。他正为眼下的事情焦虑不安，便停下来等候。

正如暗夜精灵所希望的那样，一个狼人从树林中溜了出来。事实上，他正是加洛德寻找的那位。

“伊德里克，太好了！我想和你谈——”

狼人示意他别出声，加洛德立刻照办了。

一声低沉的喘息遥遥从加洛德来时的方向传来，接着是一声咕哝。伊德里克从暗夜精灵身边一跃而过，加洛德也转身跟了过去。

有人在跟踪加洛德。暗夜精灵意识到自己之前根本没有发觉这一点。无论那人是谁，他定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潜行者。

加洛德即刻联想到了那些凶手。如果他们能杀害上层精灵，那么跟踪加洛德这样的傻瓜同样易如反掌。毕竟，他的技能显然退化得厉害。

他刚往伊德里克的方向追了几步，便和那位狼人撞到了一起。狼人僵直地站着，盯着前方不远处的什么东西。

那是另一个狼人……脑袋却消失了。令加洛德没想到的是，他死后依旧保持着狼人形态。

那名杀手的确技艺高超。加洛德能看出对方枭首的手法是多么干净利落。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看到的证据表明，那个狼人当时是面对着凶手的。

“我警告过萨缪尔不要掉以轻心！我警告过他，即便对于我们而言，他们也很危险！”

“谁？”

伊德里克没有回答。狼人咆哮了一声，朝着杀死他同胞的凶手离去的方向冲去。加洛德极为困惑，只能无奈地紧随其后，但跟紧他很困难，因为狼人四脚着地狂奔，速度因此激增。

狼人一边奔跑一边嗅着空气，追踪着凶手的气味。两人很快便远离了营地，不久之后，他们甚至越过了达纳苏斯最偏远的地带。密林中的树木晃动着召唤他们，仿佛某种噩兆，但两人并未慢下脚步，尽管加洛德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伊德里克停了下来，狼人直起身子，口鼻朝天。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龇牙发出了一声低吼。加洛德环视四周，但除了树木什么也没有发现，不禁疑惑吉尔尼斯人现在要做什么。

“不可能跟丢他们的，”伊德里克低声说道，“气味就在这里……”

加洛德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花香。这原本平平无奇，但在加洛德看来，花香与这里的环境似乎并不相称。

伊德里克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正想着别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该在这儿……我应该把这事留给你们暗夜精灵！国王想让所有士兵同他一起出征，只留下一些人照料孩子和病患！我本要和他一起走，却求他让我留下来！我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但大德鲁伊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不能坐视不理……”

“你在说什么呢？”加洛德问道，狼人的喃喃自语让他有些分心。

狼人凝视着他，眼眸中有着异于野兽外表的温柔……温柔，却不是软弱。伊德里克本质上仍是一个人。“别管那些了！这些谋杀案发生得离我们太近

了！国王命令我们都别管这事，但我做不到。我调查了，我发现了真相，但我觉得没人会相信我！这就是我留下来的原因！我不能坐视不管——”

他没再说下去。突然，树林深处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

有什么东西朝他们飞了过来。

“卧倒！”加洛德喊道，朝狼人扑了过去。伊德里克惊叫了一声，与加洛德一同跌倒在地。

月刃从狼人身后的树枝掠过，划出一道邪恶而优雅的弧线，转了个圈原路飞了回去。

伊德里克将加洛德推到一旁。“待在这儿别动，暗夜精灵！这场狩猎是属于我的！”

加洛德试图喊他回来，但吉尔尼斯人对自己的能力颇为自信。他无视了从他身侧掠过的另一把月刃，跃入了树林。

前卫兵队长抓起一块沉重的石头扔了过去。石块正中月刃，使月刃发生了偏移。这把致命的武器撞到一棵树上，割开了一道深深的裂口。接着，月刃从树干上弹落下来，掉在了不远处的地面上。

加洛德匍匐向前，拿到了那把武器。他更偏爱长剑，对月刃并不精通。暗夜精灵暗自责怪自己，不仅是因为自己缺乏这方面的训练，更因为自己没有随身携带擅用的长剑。

加洛德用力抓紧月刃，伏低身子跟在伊德里克后面。他并没有看到狼人，但大致知道吉尔尼斯人可能前往的方向。

穿过浓密的灌木丛时，加洛德感到周身疼痛，但他尽力忽视了痛感。只要他能活下来，今后有得是疼痛的时候。

他冲过一道爬满植物的墙——前方的地面陡然下降了近百尺，他在险些摔死之前勉强抓住了一根树枝。加洛德退回到安全地带，惊异于世界之树上竟有此等景观，想必德鲁伊们一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仿照艾泽拉斯的大陆建造了这样的王国。

一阵打斗声令他的思绪重归现实。他听到了伊德里克的嗥叫和另一个人的咕哝声。有冲突发生。

加洛德紧握月刃，循声而去。这场战斗一定就在附近——

一道弧形的刀锋擦过他的喉咙。在最后关头，加洛德用余光注意到了一抹光亮，这才及时举起了他方才捡到的武器。

然而，和之前的月刃不同，这次朝他袭来的刀片不是被掷出的，而是被一位行家握在手中。起初加洛德以为那是一名哨兵——直到他看到了那张脸。

妮瓦露齿而笑，再次举起了她的暗月刀。她的眼神近似疯狂，又带着些许狡狯。她将他抵在一棵树上，迫使他交出武器。

“这不是很浪漫吗？”她嘲弄道，将暗月刀逼近他的脖颈，“就只有你和我……”

“伊德里克……在哪里？”

“那条狗？我待会儿再去剥了他的皮！做一件漂亮的斗篷……”

听闻那位勇敢的狼人的死讯，加洛德怒火中烧。他一直担心那个吉尔尼斯人会低估那些跟踪加洛德的人，尽管伊德里克也曾这样警告过他的同胞。

还有一件事令加洛德困惑万分——他为何一开始就被人跟踪？难道妮瓦担心他会知道什么，并向玛维发出警告？

玛维……

加洛德瞬间明白了一切，低咒了一声。妮瓦咧嘴笑得更欢了，神情中的嘲弄也愈发浓厚。

“明白了，是吗？你不仅好看，还很聪明！你姐姐将清洗掉我们族人身上的所有污点！没有上层精灵，没有杂种狗，没有人类……没有联盟！我们不需要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他们只会把肮脏带到我们中间！”

要是她的想法确实如她所言，那她一定是疯了，而如果她确实在协助玛维进行这场“清洗”，那加洛德的姐姐便更为疯狂。他能明白事态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个地步的。玛维的一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保卫暗夜精灵一族，上层精灵的回归一定是个转折点，这仿佛是辛艾萨莉再度宣称对他们族人的统治权一般。

暗月刀的锋刃逼近了他的喉咙。尽管比不上加洛德，妮瓦仍十分强健，况且她的站位更具优势。

“为什么……难道她想让……我死？”他粗哑着声音问道。

“玛维并不想！她认为你可以被当成一个木偶。但我一直在观察你，你比她想的更加危险！她会明白我为什么杀了你。她明白我的信仰！”

加洛德明白，劝服妮瓦放弃杀戮已然没有意义。妮瓦已经成了一个疯子，她只将他视作一块绊脚石。

妮瓦身后突然蹿出一道幽暗的身影。加洛德壮着胆子向她身后看去，是伊德里克，他的外衣满是血迹。狼人扑向了玛维的副官。

但妮瓦训练有素。她从加洛德身上收回暗月刀，调转了刀柄，恰好来得及将扑来的狼人开膛破肚。

此举令妮瓦在加洛德面前露出了破绽。加洛德来不及解救伊德里克，却能为他的救命恩人报仇。他将之前那把捡来的月刃深深插入了她的后颈。

妮瓦转了个身朝一旁倒去。她一脚踩空，却攀住了陆地的边缘。可即便如此，她仍紧紧抓住了加洛德的手臂，想拖着他一起摔下去。

一双利爪撕扯着妮瓦的手腕。伊德里克咳着血，猛地冲向妮瓦，令她松开了加洛德。

两人纠缠在一起，朝下方遥远的地面坠去。

那道撞击声令加洛德心惊肉跳。暗夜精灵向下看去。两具身体现在已经分开了，伊德里克俯卧在地，看上去像是睡着了，而非已经死去；至于妮瓦——

妮瓦勉强动了动。她几乎没有幸存的可能，因为这地方远离任何可以施救的女祭司或是德鲁伊，但这个杀手还没有断气。

加洛德突然祈祷她能挺住。他强忍伤痛，以最快的速度朝两人爬了下去。他已经在战场上见过太多的死亡，能确定那个狼人已经丧命了。

妮瓦呻吟着。加洛德跪倒在她身边，她努力睁开了一只眼睛。

“来、来和我吻别是吗？”她挤出了一个笑容，轻声说道。

“不。我是来看着你缓慢而痛苦地死去。我见过像你这样的伤者。你能再活几个小时，或许一两天。在那之前我会离开。而你会独自死去，除非有什么动物来把你活活啃了。”

妮瓦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看上去有些茫然。“杀了我。你、你知道……你知道你愿、愿意。”

“我没理由给予你任何安宁。你杀了我的朋友，还有他的朋友……”

妮瓦笑了起来，使得鲜血从她嘴角流出。“那个狼人……比我想的要厉害。他一定杀了塔西娜……我俩还以为已经干掉了他。”

听说附近还有另一个敌人，加洛德迅速环视四周，却什么也没看到。

这让妮瓦笑得更厉害了……她看上去也更像是一个将死之人。“别、别怕。要是……要是她在附近，你、你不可能还活着！她和我一起……”守望者突然身体一颤，“哦！艾露恩在上……杀了我吧！”

加洛德不为所动。“告诉我姐姐在哪儿，我就会结束你的痛苦。”

“你……你不可能及时……找到她！”即便浑身剧痛，说到最后，妮瓦仍有几分快意。

“如果你快些回答，我就能找到。作为回报，我发誓会帮你。”

她怒视着他：“我不会……告诉你。”

他将手伸向腰间，那里悬着一把匕首。加洛德慢慢解下了那把短小而锋锐的利刃，劝诱道：“我会结束你的痛苦。这痛苦只会变得越来越难挨。我知道的，我曾在战场上见过很多次。出色而强壮的战士——比你我更强壮——因伤口的疼痛和内脏的粉碎号哭不已。最惨的是那些离燃烧军团太近，近到令我无法靠近的人。他们往往要挨好几天才会死去。”他看向别处，回忆着往事。“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要亲手为他们送行，因为没有任何疗救的办法，哪怕只是缓解他们的痛苦也做不到。”

妮瓦极力偏过头去，尽管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用力都让她发出痛苦的呻吟。她的脖子没有折断，但加洛德知道这并不会让她少承受多少痛苦，毕竟她身体的其余部分都已经伤残变形。

他无奈地收起匕首，接着站起身来。这个动作吸引了她的注意。

“你不能——”

“我留在这儿只是浪费时间。无论用什么办法，我都会找到玛维——”

“等等！”濒死的杀手咬紧牙关，接着喘息道，“玛维要、玛维要杀死那些上层精灵。首先……首先是他们的领袖……然后是其他人。”

这个消息并没有令他感到震惊，因为他已经见证过了。“这个我知道。永别了，妮瓦……”

“等等！”她咳了起来，口中涌出更多鲜血，“等、等等。你姐姐……你姐姐还准备了另一个惊喜。我……我不会让你去救那些该死的法师……但我、我可以把大德鲁伊送给你……”

他难掩这个消息给他带来的震撼。加洛德回到妮瓦身边，迫不及待地问道：“玛法里奥？他出什么事了？他在哪儿？”

她盯着他要求道：“首先……你、你得承诺。我了解你，影歌。玛维说……说你总是信守承诺……像个乖孩子。告诉我……告诉我你会杀了我，我就把大德鲁伊交给你……”又是一阵咳嗽，更多鲜血涌了出来。“这也不大要紧……如果上层精灵死了，他就会颜面扫地……”

玛维抓住了玛法里奥……这个可怕的念头闪过加洛德的脑海。他相信自己的姐姐已经做好了随时杀掉大德鲁伊的准备，时间至关重要。“我向你保证，我会结束你的痛苦。”

她面无血色，看上去却宽慰了许多。妮瓦尽力讲述了通往大德鲁伊被囚禁之处的行经路线。作为一名擅于与将死之人交流的战士，加洛德知道她没有说谎。她的描述中有一些纰漏，但他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

“你……你承诺过。”她讲完之后，又勉强说道。

“我知道。”加洛德回答，拔出了匕首。

妮瓦看着那把匕首，转而凝视天际。

“你……来不及阻止她了，”妮瓦嘶哑地说道，“太迟了……”

他一言不发，熟练地用匕首结果了她，完成了自己的诺言。

然后，加洛德•影歌站起身来。尽管妮瓦是敌人，但他仍然对令她承受了许久的痛苦感到遗憾，这并不是他的行事风格。然而，加洛德需要知道他姐姐的目的，以及她将在何处实施计划。尽管妮瓦没有道出全部实情，她至少说了一件事，坦白说，于他而言，这远比所有上层精灵的性命加起来更为重要……玛法里奥的下落。没有什么比救出大德鲁伊更重要的了。

加洛德俯向伊德里克。他对着狼人的尸身，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道新月。那是艾露恩的标识，他祈祷月神能将伊德里克的灵魂带去狼族死后的归宿。伊德里克已经证明了自己，这位狼人和任何一位曾与加洛德并肩作战的战友一样出色。如果联盟的成员们看不出这样的人站在自己一边有何意义，那大概联盟诸国只是一群傻瓜。狼人甚至可能扭转部落既有的优势，目前看来，他们已经更好地适应了如今变得极为狂野的艾泽拉斯。

暗夜精灵快步离去。然而，他此时才想起自己忘了向妮瓦确认，他和玛法里奥之间是否还有其他陷阱。只要走错一步，营救大德鲁伊的计划还未开始便会宣告终结。

而这一次，不会再有人来救加洛德了。

第二十四章

在加洛德寻找着玛法里奥的同时，灰谷的事态也变得愈发紧急。在艾露恩的指引下，泰兰德创造了奇迹，她借助月神之力操控了洋流，让舰队比预想中更快地抵达了灰谷。珊蒂斯即刻派出了传令官前去哨站通报他们的到来，并从哨站那里了解了事态的发展情况。在此期间，援军没有耽误任何时间，即刻开拔出征。行军途中，泰兰德向身边的女祭司们解释了她们将要担任的工作，以及将会面临的危险。

次日，哈德里莎和她的哨兵们便欢欣宽慰地看到了援军的出现。他们即刻同驻扎在河边的守卫者们会合，而哈德里莎则带着戴妮和麾下的其他军官骑上夜刃豹，前去迎接高阶女祭司和将军的到来。

泰兰德·语风十分引人注目。她没有穿着轻柔闪亮的神殿长袍，而是身穿一套月神的战士铠甲。这套铠甲将她从头到脚全部包裹，由一层层金属叶片精心制成，并不会妨碍她的活动。她的肩头披着一件薄如轻纱的月色斗篷，在微风中轻轻摇动。高阶女祭司还戴了一顶遮住了上半边脸的头盔。

“向你致敬，指挥官哈德里莎，”泰兰德开门见山地说道，“感谢月亮母亲，让我们见到了在此坚守的你。”

“自从银翼哨站沦陷后，部落就再没了动静。”

她的回答令众人的面色更为阴沉。泰兰德和珊蒂斯刚抵达灰谷时，就得知了哨站被摧毁的消息，但至今仍然难以接受这一事实。长久以来，银翼哨站一直被视作暗夜精灵面对逆境时决心的体现，因此广受赞誉。

“这些该死的兽人会付出代价的，”珊蒂斯意味深长地评论道，“不管他们使过什么诡计，现在都没用了。”

“诸多英勇的卫士牺牲在了银翼哨站和灰谷别处，让我们暂时按捺住为他们复仇的欲望，部落现在由加尔鲁什·地狱咆哮领导，而不是萨尔。”泰兰德说道，“从各方面来看，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部落，珊蒂斯。我们行动时必须多加考量、小心谨慎。”

“哦，我们会的。我们会一心想着如何战胜兽人，同时在杀敌时避免让他们的血脏了我们的眼睛。”

高阶女祭司闻言眉头一蹙。哈德里莎一言不发，但戴妮和其他大多数哨兵都点着头，衷心赞同将军的这番言论。

“我们需要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泰兰德转向指挥官，“以及你认为战线的薄弱之处在哪儿。”

哈德里莎立刻把她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而当高级指挥官有些犹豫地停下来时，戴妮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她认为如果此时发动进攻，便能将部落击退，甚至迫使他们退回银翼哨站。哈德里莎并未打断自己的副官，她也在思考戴妮此刻对局势的看法是否比自己更精准。这位年轻的哨兵未曾像哈德里莎那样迟疑地停下话头，对于哈德里莎而言，戴妮提出的所有建议听起来也都十分合理。

在听完两人所有的汇报之前，珊蒂斯和高阶女祭司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而当她们说完后，泰兰德看向了她的将军，问道：“你怎么看？”

“防线听起来建得不错。向前突进也许是明智的；和部落交战，我们不可能永远保持守势。我会即刻派出斥候侦查，同时沿哈德里莎指挥官已经建立的防线部署军力。万一我们被迫因某些原因撤退，这条河就是一道很好的防线。我们将留下一队弓箭手提供掩护，以防万一”

“地精烟雾。”哈德里莎提醒她。

“现在没有任何烟雾能模糊我们的视线，无论是自然的雾气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高阶女祭司保证道，“艾露恩会解决这个问题。”

哈德里莎显然长舒了一口气。她突然感到筋疲力尽。

泰兰德同情地看着她，并盯着她的眼罩看了一会儿。“你已经追随了我几千年，哈德里莎……也做出了很多牺牲。现在我命令你去休息，那是你应得的。”

“我知道指挥官的安排，”没等哈德里莎婉拒这个和善的建议，戴妮便主动说道，“知道一切妥当后，她便能安心休息了。”

“一切都安排好了。”高阶女祭司与指挥官对视着。哈德里莎在她眼中只看到了尊敬与同情。泰兰德的确认为哈德里莎需要睡眠，而哈德里莎又怎会违抗这位暗夜精灵的领袖？

“如您所愿。”

泰兰德更正了她的话："依你所需，哈德里莎。我们非常需要你的经验，你比大多数人更了解灰谷。"

"谢谢您，高阶女祭司。"这话要是从别人口中说出，这位身经百战的战士都可能将之视作对她的简单安慰，但指挥官知道泰兰德的话发自内心。这让她觉得好受了一些，于是她向众人告辞，转身朝自己的营地走去。

当她休息时，哈德里莎把月刃放在了身边。有高阶女祭司和哨兵部队的将军前来指挥，这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但哈德里莎驻守灰谷的时间的确几乎比在场所有人都长得多。相较于回到达纳苏斯，这片森林更让她有归属感。哈德里莎觉得自己已经与灰谷融为一体，当它遭难时，她也感同身受。

闭上双眼后，哈德里莎仍有种不安的预感：尽管高阶女祭司在此，她挚爱的灰谷还会遭受更多可怕的劫难……

泰兰德几乎立即怀念起哈德里莎在的时候了，但她并未表现出来。除珊蒂斯以外，这里的其他军官都比她年轻许多。有些人只知道上古之战是他们父辈经历过的传奇，他们知道那场战争带来的显著影响，也明白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讨厌上层精灵，但他们并不理解高阶女祭司那种与上古之战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如何强烈。现在她需要再度保卫一个被邪恶生物搅得天翻地覆的世界，而那个生物自视为世界的终极审判。当年是艾萨拉女王，如今是灭世者死亡之翼，此二人几乎让暗夜精灵们陷入挣扎求生的困境。

尽管面对的是部落而非恶魔，泰兰德却并未感到宽慰。鲜血仍然是鲜血，死亡依旧是死亡。

我正在衰老，她沉思着，随即迅速抹消这个念头。泰兰德转而审视自己的内心，从艾露恩的祝福中寻求安慰。泰兰德并未留意到，那道每当她向月神祈求指引时，笼罩着她的柔和光晕再度出现，当几个哨兵单膝跪地时，她才意识到了这一点。

"请起身吧。"泰兰德不希望自己被视作艾露恩的化身，从而再次引起新的麻烦。她通常都尽量制止别人跪拜，但这样的场合却让她感到挫败。她和月神都不喜奉承……但必须承认的是，即便她乐于尊崇艾露恩，泰兰德却不认为自己值得被崇拜；她只不过是月神的侍者罢了。

在年轻而野心勃勃的戴妮和其他几位来自灰谷与达纳苏斯的军官的协助下，珊蒂斯前去整编军队了。哨兵的防线已然得到了稳固。

泰兰德临行之际，一艘运载着各族部队的战舰不期而至，对于集结起来保卫灰谷的大军而言，这可谓是意外之喜。在塞拉摩的提议下，每位代表的卫队成员都得到了志愿出战的机会。参加远征的战士挤满了整艘战舰。除了吉安娜

• 普罗德摩尔的人民之外，三个矮人部族——包括蛮锤矮人和他们的狮鹫——侏儒、德莱尼人，以及其他人类都做好了与暗夜精灵并肩作战的准备。

她看向河流对岸的森林边缘。迷雾在远处聚集。几乎在她率军抵达的同时，雾气便开始蔓延，仿佛部落一直在等待她的到来。

艾露恩，请指引我们，她祈祷着。高阶女祭司看着前线的士兵们，他们个个认真而警惕，令她回想起自己曾经历过的许多次战争。

一道示警的号角声响起。

泰兰德寻找着声音的来源，却看到珊蒂斯骑着夜刃豹向她奔来。高阶女祭司的坐骑，阿什阿拉，也一同跑了过来。

“上坐骑！”珊蒂斯一停下来便喊道，“快上坐骑！”

“发生什么事了？”

珊蒂斯指向东方。地精迷雾如同一条寂静却汹涌的河流般奔涌而来。巨树被包裹在浓雾中，转瞬便不见了踪影。在泰兰德看到它的一瞬间，迷雾已经逼近了河流。

她跳上夜刃豹，此时，东南方又传来了一声号角。迷雾也从那边涌了过来，两人都未对此感到惊讶。

前方传来了一声叫喊，表明浓雾也已经蔓延到了那里。泰兰德对地精们为制造这场浓雾而组装起的机器倍感惊奇。随着风向稍作改变，她还闻到了灰谷守卫者们曾汇报过的恶臭味。这雾气更像是一大片烟，仿佛森林中某个地方着了火。

“您最好再往后退些。”珊蒂斯建议道。

“我来不是为了躲在大家身后，而是因为这里需要我，珊蒂斯……尤其在这种时候。”

泰兰德双手举向天空。尽管月亮在浓雾的遮掩下若隐若现，一束明亮的银光依旧笼罩了她。

泰兰德全神贯注地祈祷着。她向艾露恩求取了很多，但她相信女神会预料到她的打算并欣然应允。

珊蒂斯喘了一口气，随即恢复了过来。其他哨兵也看向泰兰德，但将军气恼地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回到岗位继续监测。

一束月光照在了泰兰德身上。高阶女祭司周身散发出的光辉甚于白日。光亮逐渐增强，先是往她身后蔓延，接着又扩散至身体两侧。

艾露恩之光笼罩着联盟的阵线，与渐渐渗入的地精烟雾相抗衡。那股难闻的雾气先是覆于河上，接着移动至河流中段，而后又与月光相会。

泰兰德凝视着前方。当艾露恩之力靠近烟雾时，她感觉到远征军中的女祭司们也终于加入了进来。在她们祷词的帮助下，泰兰德的计划有了长足的进展。

正如她当初对抗邪恶的梦魇之王时一样，高阶女祭司利用月神之光，将地精的发明焚烧殆尽。与梦魇中庞大的雾气和恐怖的阴影相比，部落的烟雾只是弱敌。月光轻而易举地将它吞噬，转瞬间，河流上方的空气便被净化如初。

守卫者们欢呼雀跃。当艾露恩使远方的森林重现时，欢呼声变得更响亮了。地精的烟雾消失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那并不意味着发明者们不会力图反击。在光的前方，雾气骤然变得愈发浓厚。然而，它无法与月神柔和的光辉抗衡。月光向前推进，在哨兵及其盟友所在之处，再没有迷雾残留的痕迹。

尽管看不到那么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但泰兰德感觉到地精烟雾突然消失了。若是那烟雾毫无用处，他们何必白费功夫呢？她本该对这场显著的首胜充满信心，但高阶女祭司总觉得事有蹊跷。

她身边的珊蒂斯发出了一声莫名的尖叫。紧接着，泰兰德周围的地面崩裂开来，伴随着一声仿似咆哮的巨响。一个念头倏然在泰兰德的脑海中浮现：死亡之翼！死亡之翼来为部落作战了！

尽管摔倒在地，泰兰德仍知道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那条巨龙不会为这种小场面费心的。死亡之翼痛恨一切“劣等”生命，他更乐意将整片地区、其中的战士和所有的一切摧毁殆尽。

她的祈祷被打断了，月光也随之消失。泰兰德感到左侧的手脚生疼。她试图看清发生了什么，一时间却只能看到弥漫的雾气。

不……不是烟雾。是灰尘。大量灰尘充斥在空气中，甚至还有大块岩石和尘土，它们纷落如雨，落在了泰兰德和周遭所有人身上。泰兰德发现附近至少有三名哨兵倒在地上，他们或是已然丧生，或是昏迷不醒。

一个硕大而潮湿的鼻子嗅了嗅她。泰兰德的夜刃豹舔着她的腿，高阶女祭司这才发现自己大腿附近刺进了一块石头碎片。她颤抖地抓住那石片，将它拔

了出来，然后迅速对着伤口念了一段祷言。伤口愈合了，只有一片血迹留在原处。

泰兰德抚摸着自己的手臂，见只有些许鲜血，便没再担心自己，转而开始寻找珊蒂斯。

眼前的景象令泰兰德痛苦地颤抖了起来。珊蒂斯的夜刃豹瘫倒在地，头骨被一块巨大的岩石砸碎了。

“珊蒂斯！”泰兰德掠过自己的坐骑，不顾一切地爬到那头死去的大猫的另一边。“珊蒂斯！”

在她的一生中，有两个人重于一切。玛法里奥和那个后来成为她女儿的孤儿。泰兰德从未让珊蒂斯知道，这位身为部队首领的年轻暗夜精灵有多让她担心。在高阶女祭司的私人祈祷中，有很多都关乎珊蒂斯的安全。

而现在……

另一侧也不见珊蒂斯的踪影。泰兰德朝更远的地方看去，担心自己的女儿被抛到了远处。她看见了另一具尸体——那是一名哨兵，从躺倒的角度来看，这名哨兵无疑已经死去——但那不是珊蒂斯。尽管对此感到些许羞愧，高阶女祭司仍向艾露恩给予她片刻的宽慰表示了感激。

接着，从死去夜刃豹的方向传来了一声呻吟，泰兰德转过身去，冲向了她此前未曾留意的夜刃豹尾部。大猫身体的很大一部分被埋在了碎石之下。

珊蒂斯的手臂就压在大猫的一条后腿下面，由于被尘土覆盖，看上去与周边的土地并无分别。当泰兰德走近时，她的手动了动，高阶女祭司再次感激了艾露恩对她的恩赐。

没等她跪下身来仔细察看，另几名哨兵便冲上前来帮忙。她们显然目睹了方才发生的一切，只是没来得及更快地赶来。哨兵们迅速但小心地将死去的夜刃豹从将军身上抬开。

泰兰德将一只手放在珊蒂斯背上，开始祈祷。她不知道珊蒂斯受了什么伤，也并不在意。她只希望无论女儿遭遇了什么，艾露恩都会治愈珊蒂斯的创伤。

珊蒂斯又发出了一声呻吟，但这一次显得更有生气。泰兰德念完祷词后，艾露恩之光开始在珊蒂斯身上闪耀。直到高阶女祭司将手移开，那光芒才渐渐消失。令泰兰德感到宽慰的是，珊蒂斯的呼吸变得规律了起来，并且十分有力。

当高阶女祭司向后退去时，整个世界仿佛又突然回到了混沌的狂暴之中。呼喊声四下响起，箭矢发出熟悉的尖啸声散播着死亡。她希望尖啸声来自哨兵而非部落，但她知道那更可能是两者的结合。哨兵们从她身边冲过，其中一些骑着坐骑，每个人都面露紧张之色。

一声咆哮如惊雷般响彻整片区域，令泰兰德想起了死亡之翼。过了一会儿，泰兰德才意识到那不是一声咆哮，而是多种声音的合鸣。

她看向河流……发现河对岸的森林中全是兽人、手执巨大图腾的牛头人、巨魔——其中包括不止一个巫医——还有更多敌人。部落如开闸的洪水一般袭来。

“他们……他们在找您，”珊蒂斯喘息着，两名哨兵扶她站起了身。“他们知道您在此地，便用那该死的烟雾迫使您行动！”

泰兰德环顾四周。事实上，所有落向她们的巨石几乎都对准了同一个中心，也就是她所在的位置。高阶女祭司猜想自己能活下来，全仰赖运气和守护神。

实际上，她得感谢另一个人：“是你扑上来护住了我！”

“恕我直言，对于我们的族人来说，您比我更为重要，”珊蒂斯站直了身子回答道，“我当时不知道在第二轮袭击后，我的坐骑会恰好在我着地的地方倒下！”

号声再次响起。又一轮箭雨从联盟的阵地射向对岸。部落军队举起盾牌，连成了一堵墙。大部分箭矢不是被弹开，就是嵌入了盾牌，但仍有少数命中了目标。一些战士中箭倒地，一些则被逼退。

“他们并未试图渡河。”泰兰德注意到了这一点。

“河水很深，水流湍急，但这对他们而言并不是问题。他们是在试探我们，我就知道！”

戴妮骑豹前来，赞同道：“将军，他们攻击我方主要哨站时也用了同样的方法！指挥官认为他们是在估算我们弓箭手的数量！”

“完全有可能！这么做对他们没什么好处。我们还有大量弓箭手尚未投入战斗。他们自以为摸清了我们的数量，但其他弓箭手会给他们一个惊喜的！”

联盟的弓箭手仍在继续射击——兽人偶尔会予以还击——骑兵们在防线各处严阵以待。来到灰谷之前，泰兰德和珊蒂斯便已对作战计划了然于胸，无论部落有何打算，她们都不会坐以待毙。

四队手持长矛的女猎手和她们的坐骑已经准备就绪，只待一声令下。她们的身边站着配备月刃和刀剑的步兵，其数量是女猎手的两倍。黑铁矮人和铜须部族与之并肩作战，而在更远处，蛮锤矮人正等待着让他们的狮鹫升空的信号。人类、德莱尼人和侏儒——后者配备了一些尤为危险的装置——与前两个部族的矮人混编成军。一些法师也参与了战斗，他们大多来自塞拉摩，注意力已经锁定了对面那些黑暗的施法者。

泰兰德手下的女祭司们也分成了两队。一队前去救治伤员；另一队则期待地望着泰兰德，她们将协助高阶女祭司发起攻击。

灰谷守卫者组成的部队是联盟大军的另一支核心部队。戴妮志愿代替哈德里莎统领他们，而珊蒂斯也对此表示同意。将军最后向这位年轻的哨兵下达了一些指令，随即便让她前去指挥自己的士兵。

珊蒂斯转向泰兰德。“您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该由您来指挥了。”

高阶女祭司对发生在四周的毁灭仍记忆犹新——尤其是那些因为待在她身边而丧命的人——她断然回答道：“准备好了。”

珊蒂斯咧嘴一笑，她从一名哨兵那里接过一头新的坐骑，随即离开了。泰兰德驱策自己的大猫退后。尽管她渴望能与珊蒂斯一同作战，但她必须待在更安全的地方。只有在任务完成后，她才能亲自加入战斗。

僵局仍在持续。确保女祭司们都准备就绪后，泰兰德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珊蒂斯的指挥处传来一声号角。

联盟的弓箭手们停止了射击。

第一队兽人咆哮着冲到河边，牛头人和巨魔紧随其后，被遗忘者术士和巨魔巫医开始在部落后方施放法术，泰兰德希望己方能够以最小的损失予以还击。箭矢飞向了联盟的前线，迫使整装待发的女猎手们俯身躲避在盾牌和栅栏之后。

在其他女祭司的配合下，泰兰德开始向艾露恩祈祷。

笼罩着她和追随者们的月光随即向前蔓延，越过了守卫者们的阵线，一直延伸至河流对岸。月光此前只是照亮各处以驱散地精迷雾，此刻却聚焦成明亮的光束，像是从钻石中折射出来的一般。

而即便是月光，也能使人目盲。

部落的前锋在途中为月光所袭。魁梧的战士们步履陡然凌乱了起来，无论是兽人、牛头人还是其他强大的士兵，皆对此无计可施。月光令他们猝不及防、目眩神迷。几个兽人撞在了一起，他们已经半身涉水，这使得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

就是现在，珊蒂斯！泰兰德无声地呼唤道，就是现在！

再次传来的号角声令她无比振奋，哨兵们冲锋时的喊杀声与弓箭手们箭矢的尖啸交相呼应。矛骑兵们冲进河中，她们的夜刃豹英勇无畏，丝毫不惧汹涌的水流或是前方的敌人。珊蒂斯已经从灰谷守军处得知了河流浅滩的分布，让哨兵们的冲锋更加有力。

对面也传来了一声号角。部落的战士们依旧目不能视，他们跌跌撞撞地努力向后退去。

他们将被歼灭，泰兰德内疚地想到。她知道自己正在履行正义，却还是希望敌人能继续撤退，或是明智地选择投降。

第一队矛骑兵抵达了对岸，兽人们的盟友和他们支离破碎的战线仅在前方几码之外。哨兵部队的弓箭手们箭无虚发，射杀了几个不愿随众撤退的野蛮战士。兽人目前仍是加尔鲁什远征军的主力，此刻他们尸横遍野，青面獠牙的可怕面孔上看上去怒气未平。有些兽人厚实的皮肉上插着超过半打箭矢，铠甲和盾牌上则插着更多。他们已经尽全力自我保护了，但在如此密集的箭矢之下，就算拥有最好的铠甲也难以抵挡。

然而，在致命的箭雨中，仍有一些兽人——尽管箭矢深深插入了他们的身体——幸存了下来，他们试图将受伤更重的战友们有序地拖到更安全的地方。两名兽人从倒下的战友手中接过军旗，朝穷追不舍的哨兵们挑衅地挥起部落的旗帜。

尽管这些幸存的兽人们十分勇敢，暗夜精灵们似乎很快就能为银翼哨站的陷落复仇了。而更重要的是，解放全灰谷的希望也正冉冉升起……若是加尔鲁什的野心能够在此破灭的话。

敌人的号角再度响起……但这一次听上去更为恐怖、充满挑衅。泰兰德只能猜想是加尔鲁什想要撤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他们唯一的麻烦在于，月光始终追在部落军队之后，让部落士兵们目不能视，即便是在矛骑兵冲进攻击范围时也是如此。部落的术士和其他施法者甚至不能提供有效的掩护，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直面月光。这让联盟的施法者们极具优势，他们迫切地希望终结部落的法术威胁，强大的法术不间断地攻击着离前线最近的部落术士们。

部落的号角再一次响起，听上去却压根儿不像是撤退的信号；相反，它的音调仿佛在鼓励进攻，并许诺着胜利。

然而，前线残余的兽人和其他战士们并没有再次转身直面敌人，而是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们散入树林，像是要让出路来。泰兰德不明白敌人为何会以为自己能够逃脱夜刃豹的追击。相较于兽人、牛头人甚至巨魔，暗夜精灵更适于在林中生活，他们的大猫在这片区域中同样机敏迅捷；而即便是在树林中，骑手们也熟知该如何使用长矛。

联盟的阵地上响起了号角，发出了重新集结、而非深入丛林继续追击的信号，珊蒂斯一定对此深感疑惑。看到如此之多的敌人正逃离战场，高阶女祭司终于决定停止祈祷。

月光消散后，泰兰德驱策坐骑前行。如果她的人民正面临着危险——她的珊蒂斯——泰兰德必须得在他们身边。

第一队步兵已经紧随矛骑兵抵达了对岸。一些人朝逃窜的敌人掷出了月刃，但大多数士兵已经开始重新列队。泰兰德看着他们，宽慰地舒了口气。加尔鲁什会发现这道推进的阵线足以抵挡他的军队。

一阵巨大的咆哮响彻战场。

天空中出现了一块巨石，随即重重地落在了一队正要与同胞会师的矛骑兵当中。不幸的骑手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自己的厄运，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被巨石压倒，另一些则死在了四溅的碎石之下。

更多的石块飞过天际。灰谷的守军曾警示过她部落暗藏投石车一事，但泰兰德从未亲眼见过这般场景。事情看上去不大对。她想起了自己方才的死里逃生，那次袭击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第一块石头的杀伤力最强。现在联盟军队已经有所警觉，大多人都能避开石弹落下的区域。

前方更远处的森林中，树木开始摇晃。又一声雷鸣般的咆哮响彻大地……这一次有更多吼声相互应和，它们全都来自同一个方向。

咆哮声中夹杂着另一种声音，仿若有节奏的持续爆炸声。泰兰德皱起了眉头。那不是爆炸，更像是蹄声——若是如此，那些动物一定非常庞大……

一排树木被撞飞开去，整棵整棵的橡树被轻若无物地抛了出去。一个巨大无比的身躯骤然出现在震惊的守卫们面前，它的外观有些像半人马，但体形更为庞大。

“艾露恩，保佑我们！”高阶女祭司不由自主地喃喃道。

那个巨型生物单手将一名矛骑兵连人带坐骑抓了起来，随意地往肩后一抛。暗夜精灵和大猫尖叫着摔死了。巨兽又朝离得最近的步兵踩去，它强健有力的象蹄轻松碾死了一名士兵。

的确，它的下半身与大象颇为相似——或者说，更像它那远在诺森德的更为庞大、更为致命的表亲，猛犸象。然而，在它们头部和肩部的位置，却连接着另一种怪物的上半身，看上去与人类略为相近。这巨兽的嘴角伸出两根长而弯曲的獠牙，它急切地搜寻着眼前的大地，以便找出更多施害的对象。

当巨兽在四散而逃的守军中大肆践踏时，又一头巨兽从森林别处冲了出来，被它撞倒的树木砸向了战士们，怪物用生着四根手指的巨手抓住了其他几名受害者。当第二头怪兽将它的猎物捏死时，别处的树木也爆裂开来，更多怪兽开始向先前的胜利者发起进攻。这些传说中的巨怪在渺小的暗夜精灵们之中肆意妄为，将战斗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他们用猛犸人来对付我们！高阶女祭司既惊且怒，他们竟敢在灰谷中放出猛犸人！

加尔鲁什显然明白这样做也会给部落带来危险，但他甘愿冒险，并且迄今为止，这个选择并不赖。将这些凶残的巨兽从诺森德的荒原带到灰谷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泰兰德无法想象部落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才将它们运至此地。

猛犸人步履沉重，它们仅是动动身子就能造成严重的破坏。泰兰德数出了八头猛犸人——皆是雄性——尽管数量不多，但看到它们一同出现也十分令人震惊。由于猛犸人过于凶暴，这些雄性往往彼此远离，否则它们会不时爆发冲突。

巨兽们碾压和抛掷着那些受害者，强大的联盟军队在它们面前轻如蝼蚁。一头失去了骑手的夜刃豹试图撕咬一个猛犸人柱子般沉重的象腿。猛犸人用一只手抓起了这只英勇的大猫，接着用双手将之撕碎，将尸块丢进了早已被鲜血染红的河流之中。

泰兰德知道珊蒂斯正在别处的某个地方尽全力挽救她的军队。高阶女祭司渴望亲自冲锋，但她知道自己必须先尽力阻止猛犸人。

泰兰德勒住缰绳，使坐骑停下脚步，她呼唤着艾露恩的帮助。月神之光一如既往地洒在她的身上。泰兰德祈求着指引——

然而，又一块巨石在她头顶飞起。太迟了，泰兰德意识到猛犸人就是那些“投石车”，加尔鲁什显然让它们记住了一个特别的目标。艾露恩之光实际上向它们暴露了她的位置。尽管猛犸人极其野蛮，却也足够聪明，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加尔鲁什想要毁灭那个发光的目标。如果那是另一位女祭司，至少帮助泰兰德的人也少了一个。

而如果杀掉了高阶女祭司……他们知道这对暗夜精灵和联盟而言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巨石的阴影出现在她的前方。高阶女祭司猛拉缰绳，驱策她的坐骑躲开迎面而来的撞击和接踵而至的致命箭矢。

然而就在此时，她的肩胛附近传来一阵剧痛。另一处伤口在背部略微靠下的位置。

两支箭矢射中了高阶女祭司。

泰兰德知道自己中计了。无论是通过猛犸人还是一两名胆大的弓箭手，加尔鲁什想让暗夜精灵的统治者死去。这样说来，那块巨石便是弓箭手的诱饵。

当来自诺森德的怪兽正撕裂着她的人民时，泰兰德虚弱地瘫倒在地。

第二十五章

瓦尔丁不耐烦地看着大法师莫丹特。他们正走向一片树林，有人将在那里就针对上层精灵的恐怖罪行给他们一个交代。莫丹特的步伐充满自信，仿佛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而那位野心勃勃的年轻法师对此却并不认同。

“就算他们把凶手的首级交给我们又怎样？达纳苏斯和他们串通一气，你知道的！调查花了太长时间，他们又罗织了太多借口！大德鲁伊是个——”

“给了我们一条活路的人。”莫丹特一面走着，一面平静地回答道。

“呸！我们不需要靠他活下去！上层精灵——”

年长的法师突然转过身来，令瓦尔丁和队伍中的其他成员踉跄着停住了脚步。莫丹特凝视着其他法师——他们都比他年轻——最后将目光转回瓦尔丁身上。

“艾泽拉斯已经变了……自从辛艾萨莉陷落以来，这种改变前所未有。一切都与以往不同。我们几千年来的生存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人？我们的队伍如何壮大？上一代又繁衍了多少子嗣？”

包括瓦尔丁在内，无人回应。这并非由于他们不知道答案；恰恰相反，他们太清楚这个事实了。

“当我们还拥有永生时，”年长的大法师继续说道，“这些事情都无关紧要。死亡通常是因为大意而引发的小概率事件。但现在，和达纳苏斯的同胞们一样，我们终将一死。但与他们不同的是，如果我们不复存在，没有人会为上层精灵哀悼，除非我们能够证明自己的改变。我们必须遵守高阶女祭司和大德鲁伊订下的规矩，直到我们被暗夜精灵社会重新接纳……”

“我们曾与他们并肩作战——”瓦尔丁开口说道。

“当时我们必须那么做，没什么可后悔的。而一旦有了机会，我们便又重蹈覆辙，玩弄法术——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干！我们没有吸取辛艾萨莉陷落的教训！”

“那些凶手不可原谅！”

莫丹特用他的法杖猛击地面。火星倏然四溅，下方的尘土和草地被烧得焦黑。“他们决不可宽恕！如果抓住了凶手，他们将会被移交给我们！达纳苏斯的律法支持我们的要求！现在，你们满意了吗？”

瓦尔丁阴沉地点了点头。

“我不会背叛大德鲁伊和他的妻子，瓦尔丁。他们信守承诺；我也一样。那是我们开创未来的关键。我们彼此尊重。”

大法师莫丹特转回身来，继续向前走去。其他上层精灵跟在他身后，瓦尔丁慢了一步，但很快又回到了紧随领袖的位置处，无人对此表示异议。除非莫丹特另有主张，瓦尔丁仍有保持其地位的力量和本领。尽管二人目前的意见不同，大法师仍十分器重这位年轻的施法者。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他们认出了她是玛维·影歌的部下。“我是来为你们带路的。”她环视着法师的队伍，“你们最好靠紧些。得往前走。”

瓦尔丁冷笑了一声，但莫丹特礼貌地回答道：“请带路吧。我们希望尽快了结此事。”

“我们也是一样。这事儿拖得够久了。”

一些上层精灵满意地点了点头。达纳苏斯到底还是知道，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必须得到惩罚。

他们跟随那位身形苗条的女子沿着弯弯绕绕的小路前行，就连莫丹特和瓦尔丁也记不清最初的方向。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很快便能到达目的地了。

“玛维在哪里？”莫丹特问道，“她已经准备好把凶手交给我们了吗？”

“等你们到了那儿，正义自会得到伸张。她是这样承诺的。”

听了这话，就连瓦尔丁的脸上也露出了几分满意之色。上层精灵们更为迫切地想要到达目的地，而向导也向他们保证，现在已经十分接近了。

他们来到了一片空地。那名守望者则继续大步向前。

“不是这里吗？”瓦尔丁不耐烦地问道。

他们的向导继续前行，压根儿不屑于回头看一眼。

“无礼的小崽子。”瓦尔丁朝她抬起了一只手。

他还没能施法，莫丹特便用法杖按下了他的手。“等等。有些不大对劲……”

深红的锯齿状能量束突然从地面冲出。没等任何一个上层精灵来得及施展法术，他们便统统陷入了罗网之中。能量束击中了每一个法师，使他们在剧痛之下弯起了腰。

“还是和以前一样傲慢，”一个人轻蔑地评论道，“一万多年过去了，你们还以为世界都围着你们转吗……”

莫丹特、瓦尔丁和另一些上层精灵挣扎着抬起头，看向他们的诱捕者。玛维·影歌得意地笑着，走到囚徒们面前评论道：“你们所有人加起来，也没有大德鲁伊一个难对付！”

“这是什么意思？”大法师莫丹特从紧咬的牙关中挤出了这句话，“放了我们！”

她轻声笑了起来。“你真是个蠢货。我刚结束了自己亲手策划的一切，现在正是彻底终结这场游戏的时候。”

“你！”瓦尔丁咆哮道，“你就是凶手！我是对的！达纳苏斯背叛了我们！”

“你的意思是，达纳苏斯背叛了我。”玛维怒目而视，“我尽忠职守了几千年！我捍卫着我们圣洁的生活！接着，那个‘伟大的’大德鲁伊一下子回到了高阶女祭司身边，和她结了婚，还宣称自己是共治者！他声称我们不配重获永生，更糟糕的是，他还把你们这群恶徒带回我们中间！”

“大德鲁伊在哪儿？”莫丹特质问道，“你到底做了什么——”

“别管他了！”瓦尔丁打断了他，“凶手就站在我们面前！”他阴沉地笑着，周身开始闪耀起能量的光辉。

“你们有两种死法，”他们的诱捕者冷静地说道，“一是为你们的罪行接受惩罚。如此，你们会死得不那么痛苦。”

“一点儿痛苦对上层精灵而言不算什么，”瓦尔丁嘲弄道，环绕在他周围的光芒变得更加强烈，“让我们看看你又能承受多大的痛苦……”

尽管他们被法术之枷所困，瓦尔丁还是攥紧了拳头开始施法。在聚集了如此众多的能量之后，他的身体放射出明亮的光。

瓦尔丁发出了一声号叫——或者说，试图号叫。他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的法术消失了。相反，一道黑色的光环笼罩了他。那些离瓦尔丁最近的上层精灵都尽可能地远离他，生怕被卷入同样的厄运中。

瓦尔丁继续无声地号叫着。他的皮肤被烧焦了，焦黑的残片逐渐剥落。他的双眼变为黑色，身体变得干瘪。浑身着火的上层精灵挣扎着想要挪动身体，能量之枷却将他定在原地，让他被那黑色的光环缓缓吞噬。

他高雅的服饰化为灰烬。血肉之躯分崩离析，紧接着是身下的肌肉和筋腱。直到一切都消失后，他的生命才总算终结。片刻之后，他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黑色的光环褪去了。

“那便是你们可以选择的第二种死法。”玛维温柔地解释道。

被监禁的施法者们看上去惊骇不已。回过神来后，莫丹特说道：“你没必要这样。我们应该能够达成一些协议——”

玛维朝莫丹特嘲弄地一笑，而后转身背对着上层精灵们。“哦，是的。我们已经就你们选择的死法达成了共识。接下来，就你们犯下的罪应该得到怎样的惩罚，我们一定也能达成共识。”

莫丹特瞠目结舌地看着她，他意识到自己正同一个彻底失去了理智的人交谈……而这个人掌握着他们的生死。

当战争的声音响起时，哈德里莎已经醒了过来。她长期习惯披甲而眠——对于明智的哨兵而言，这是一种生存之道——指挥官现在只需戴上头盔了。她抓起月刃，冲向夜刃豹，骑着它前去寻找自己的部队。

她看见他们时已然太迟。戴妮已经率领他们与别的部队一同渡了河。见战士们投入了战斗，没能一同前往的哈德里莎内心感到一阵空虚。

但她随即看到了猛犸人的冲锋。

和很多人一样，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官盯着那些渐渐逼近战友们的恐怖怪兽，眼睁睁地看着一头巨兽抓起一截折断的树干，用它击打着四散而逃的哨兵们。另一头怪物则带着施虐的快感撕裂了一个又一个战士，而后将他们扔向河对岸的守军。

在猛犸人制造的大屠杀中，哈德里莎看到了一个更隐秘的威胁。部落在巨兽身后又一次行动了起来，弓箭手出现在第一列。趁哨兵们溃不成军，弓箭手们迅速通过了河床上的空地，来到了河岸，那里的守卫者此刻已被猛犸人投出的巨石赶去了别处。

那些弓箭手并未马上投入战斗，无论部落打算使用哪种战术，他们留在对岸都会更好。他们有别的更为邪恶的目的，尽管她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紧接着，一些猛犸人又开始投掷巨石，这一次特意对准了联盟战线中心的后方。哈德里莎不得不让她的坐骑远离那一区域，以免被尖锐的飞石碎片击中。就在夜刃豹转身之时，高阶女祭司在哈德里莎眼前一闪而过——她看到泰兰德・语风恰恰就在那些巨石飞来的轨迹之中。

哈德里莎意识到高阶女祭司就是部落的目标，但她对此无能为力。见泰兰德躲过了那致命的石雨，哈德里莎向艾露恩致以感激，她随即明白了弓箭手们冒险渡河的原因，但已经太迟了。

就在此时，暗夜精灵的统治者被两支箭矢射倒在地。

女祭司和哨兵们冲向那一动不动的身影。在哈德里莎看来，她们只是白费力气。对于自己没能上前阻止眼前的一切，哈德里莎感到万分气恼，尽管事实上她也做不了什么。

部落成了她分崩离析的世界中醒目的焦点。他们摧毁了银翼哨站，杀死了数十名勇敢的暗夜精灵，现在又刺杀了高阶女祭司。哈德里莎觉得，艾泽拉斯确实正走向末日，但她当即发誓要让部落付出惨重的代价。

指挥官掉转坐骑，回到了一片混乱的战场。她四下寻找着能为族人向兽人复仇的办法。

而他就站在那里。

哈德里莎先是从加尔鲁什的姿态认出了他。他是战场上的绝对主宰。加尔鲁什高高地挥舞着那把邪恶的武器，即便隔了老远，哈德里莎仿佛也能听到那把战斧的号叫。他身边有几名像是卫士的兽人，其中一人还带着一把弯曲的号角。

还未意识到自己要做什么，满怀仇恨的指挥官便冲向了河流。她本能地在骑行中抽出了月刃。一个兽人挡在了途中，他的眼中充满嗜血的热望，哈德里莎掷出月刃以示回敬，那把三叶武器如利箭一般向前飞去，在兽人的胸膛上割出一道口子。在兽人的尸身倒向河水之前，哈德里莎已经抓住了血淋淋的月刃，从他身边冲了过去。

另一边，有人正喊着她的名字。指挥官从复仇的执念中回过神来，见戴妮正瞪大眼睛望着她。此外，另两名来自哈德里莎哨站的骑兵也停下来向她看去。

哈德里莎并未对她们多加留意，她一心只想着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一个猛犸人也注意到了她，这名身经百战的战士仍驱策着夜刃豹疾驰前行。

一只巨手抓向指挥官，但哈德里莎躲过了那些贪婪的手指。她从巨兽身下冲了过去，同时躲避着它的踩踏。前方一个骑着巨狼的兽人见她迅速逼近，于是前去拦截。

哈德里莎无法在此掷出月刃，但她更擅于用它进行格斗。她架住了劈向她胸膛的战斧，接着用月刃的一叶刀锋朝兽人迎面划去。月刃割开了兽人的喉咙，几乎使之身首异处。兽人向后翻倒，一命呜呼。

然而，现在其他兽人也看见了她，似乎已经意识到哈德里莎逼近的原因只有一个，兽人们围了过来。哈德里莎有种模糊的预感，自己将战死于此，这个离她的目标只有几码之遥的地方。

第一个前来增援的兽人还没来得及靠近加尔鲁什，便遭到了另一名骑兵的攻击。哈德里莎看见了戴妮。这位年轻的军官热忱地战斗着，表明她明白了指挥官不计后果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戴妮也并非一个人在战斗。突然间，哈德里莎麾下几名幸存的哨兵接近了兽人，还有一些银翼哨站的士兵，包括苏拉和那个海盗。敌人暂时寡不敌众。两名兽人很快倒下了。哈德里莎临时起意的攻击得以推进。她终于看到了加尔鲁什本人，他的第一队卫兵前来迎战。在哈德里莎身边，戴妮和其他士兵英勇地战斗着，试图冲出一道缺口。

哈德里莎知道时不我待。拖得越久，她靠近大酋长的可能就越小。

一个暗夜精灵倒地身亡，胸口插着一把战斧；另一个在混战中不见了踪影，而她的坐骑正与兽人的战狼缠斗。越来越多的兽人甚至牛头人从其他地方逼近，哈德里莎的战友们被迫聚到了一起。

加尔鲁什似乎对近在身边的战斗毫不在意，他继续朝河边走去。哈德里莎咒骂了一声。她和大酋长之间的敌人太多了。她已经丧失了机会……并且很快就会送命。

白白送命。

号手吹响了继续进攻的号令。部落大军开始再次渡河，猛犸人为他们开辟出了一条通道，途中散落着受害者们可怖的残肢断臂。

哈德里莎看向号手，接着驱策坐骑上前。那个兽人沉浸于部落唾手可得的胜利，并未注意到她的靠近。

指挥官掷出了月刃。

飞旋的武器逼近时，那兽人恰好转过身来。尽管他的动作使哈德里莎略失准头，月刃仍将他的脖子几乎一分为二——号手无疑死去了——但月刃却没有飞回来，而是落在了不远处的地面上。

“该死！”指挥官跳下坐骑，不顾落地的武器，径直冲向了那具尸体。她看到那支号角仍紧握在兽人的手里。实际上，他抓得太紧了，她使尽全身力气才掰开兽人的手指，抽出了号角。

没有人看到这一幕。这位经验丰富的战士感激艾露恩给了她最后的机会，她将号角放到唇边，用力吹响。

根据过去的经验，她了解了一些部落常用的号令。前进和撤退是最为明显的。哈德里莎尽可能地按照记忆吹出了撤退的指令，祈祷在这样激烈的战斗中，注意到这号令的大多数敌人不会发现任何差错。

起初，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哈德里莎又一次吹响了号角。这一次，她看到第一列几乎已经渡过河流的敌人迟疑了。就连猛犸人也犹豫不决。

暗夜精灵用尽全力吹响了第三声号角。

部落的军队开始回撤。他们的脸上满是困惑，与冲锋时的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越来越困惑不解，便加快了撤退的脚步。

哈德里莎深吸一口气，再一次吹响了号角。

甚至连猛犸人也开始转身回撤。一个牛头人挥着手试图示意他们的首领返回前线，却被猛犸人重重踩在了脚下。那头巨兽全然不顾它的受害者，隆隆地冲回了树林，其他猛犸人也同时出现在了那里。

“把它给我！”一个兽人的声音在她身遭炸响。

她紧攥号角，转头冲向自己的月刃。哈德里莎听到远处的其他号手正重复着撤退的号令，他们都按照加尔鲁什身边首席号手的指令行事。如果她的对手成功夺回了号角，再一次吹响进攻的号令，那她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她伸手去捡月刃时，一把战斧试图砍下她的手臂。锋刃在她的手背和手腕上斫开了一道长长的血痕，哈德里莎紧咬嘴唇，却还是不顾疼痛地抓住了月刃，及时转身挡住了兽人的第二次攻击。

他只有一只眼睛，正和我一样，哈德里莎第一眼看到对手时不禁想道。他也是自己族群中的长者，这一点也正与她相同。然而，兽人并没有不朽之躯，因此从年龄来看，他于她而言就像是一个婴儿。即便如此，就遭遇过的磨难而言，他们倒是很相似。

“把号角给我，暗夜精灵……我不会让你窃取我最后的荣耀！我把它们从诺森德一路带来就是为了这个！”

指挥官毫不迟疑地将号角猛砸向地面。但此举不足以损毁它，于是她迅速用月刃向下砍去。

哈德里莎的心口爆发出一阵剧烈的疼痛。兽人的动作几乎同样迅速，他要阻止她摧毁那支号角。他成功地除掉了哈德里莎——她知道这伤口是致命的——但从他憎恶的表情来看，兽人很清楚，她虽死犹胜。

远处有人呼唤着哈德里莎的名字。她依稀看到了戴妮和其他人——人数比先前追随指挥官的少了许多——正在被迫撤退。指挥官的坐骑倒地身亡，这头勇敢的猛兽身上有许多深深的伤口，这是由她的对手或是一些没见过的敌人造成的。

她的视野变得模糊。一个朦胧的身影走到她面前。哈德里莎试图举起月刃，但胸口的疼痛太过强烈。她于是不再关心战事，转而捂住胸口，想要中止疼痛，却只是徒劳地抓扯着自己裂开的创口。

“你在战斗中十分勇敢，”她听见那老兽人喃喃说道，“也十分睿智。你不该这样痛苦地慢慢死去，暗夜精灵。”

她尽力点了点头。他说得很对，她已经艰苦地为族人奋斗了漫长的岁月，现在是休息的时候了。只要痛苦不复存在，她便能得到安息。

战斧深深斫入她的喉咙，哈德里莎的英勇最终让她得以安息。

第二十六章

加洛德感觉前方不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尽管手中只有一把匕首，他仍向前走去。过了一会儿，他见到了玛维手下的一名守望者。从她百无聊赖的站姿来看，像是已经在此守卫一段时间了。加洛德看向她的身后，确认了她看守的正是自己要找的人。

玛法里奥·怒风悬在半空，手脚朝两侧张开，几乎达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他被法术能量环绕着，显然正处于痛苦之中。大德鲁伊此刻看上去对周围的环境毫无知觉，但他可能正在暗中设法自我解救，毕竟玛法里奥有这样的能力。

那名守望者摘下头盔擦了擦前额。她抬头看向大德鲁伊，露出了轻蔑的表情。

加洛德知道时机稍纵即逝，他别无选择。当守卫瞥向自己的囚徒时，他掷出了匕首。

利刃刺穿了她的后颈，守卫几乎没能发出一点儿声音便倒地身亡，她的头盔滚落到了一边。加洛德向前溜去，他的姐姐及其支持者对生命的漠视，让他觉得自己仿佛重新回到了与燃烧军团作战的战场上。

但考虑到她所经历的一切，她还能变成什么样呢？前卫兵队长不禁自问道，他想为他的姐姐，他唯一的血肉至亲开脱。玛维为族人做了那么多，不得不与她为敌令加洛德万分内疚……但是，她正打算给达纳苏斯带来毁灭。

加洛德轻轻擦拭着匕首，抬头看向玛法里奥，并不意外地看到大德鲁伊也正低头注视着他。

加洛德等着玛法里奥开口说话，但大德鲁伊只是低头看向一旁，玛维的弟弟怀疑是那陷阱令大德鲁伊口不能言。他顺着对方的目光看去，却什么也没看见。

但一定有什么方法能够解救大德鲁伊，加洛德暗自思忖。他走向玛法里奥的目光聚焦之处，而心中一直想着玛维。尽管一别数年，但加洛德几乎仍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他十分确信，一个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是很难改变的。

玛维并不是专业的施法者，但她知道如何让事物为己所用。几千年来——尤其是与伊利丹·怒风有关的那段岁月——可能让她学会了一些技巧，这一定是其中之一。

加洛德想起了那个令他几近丧命的陷阱，当时伊德里克很快便将他从中救了出来。玛维布设的定然是强大且易于解除的陷阱。她用这些陷阱诱捕并征服她的受害者们，接着在他们无助倒地时割断他们的喉咙，这样无疑能使她获得一种私密的满足感。

加洛德犹豫了片刻，又抬头瞥了玛法里奥一眼，此刻他正处于大德鲁伊的视觉盲区。这都是你弟弟的错，前卫兵队长不禁有些恼怒地想到，她从前不是这样的！你早该处决他！他罪有应得……

但他很快摇了摇头摆脱了那些阴暗的念头。玛维终究自己做出了选择；她完全清楚自己做了什么，她漠视生命，肆意杀戮。

加洛德紧抿着嘴，检查起那棵树及其周围的地面。此处有一名警哨把守，让他确信法术本身缺少防御手段。他只需要找到关键的突破口，但这也十分困难——

在靠近根部的树皮上，有什么微小的东西正在闪闪发光。他小心翼翼地拂去了上面的浮尘。

加洛德发现一粒珍珠色的小石头嵌在了树皮的缝隙之中。他擦了擦它，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考虑到姐姐对便利的需求，加洛德将那粒石子挖了出来。

“啊！”玛法里奥一侧的手脚得到了解脱，随即朝缚住他另一侧手脚的那棵树荡了过去。加洛德担心大德鲁伊会在碰撞中受伤，但玛法里奥用重获自由的那只手撑住了树干。

大德鲁伊停止了摇晃。加洛德惊奇地看到，束缚着玛法里奥另一侧手脚的那棵树轻轻晃动，向根部伸展着树枝。两条更小的枝条精准地从靠近根部的位置取出另一枚石头，然后将它碾得粉碎。玛法里奥缓缓落地。

加洛德看着掌中的石头，惊讶于它的作用和力量，同时对那棵树为何没有早点儿这么做倍感疑惑。玛法里奥似乎料到了他会疑惑，迅速解释道：“树木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我们不同。它们想要帮忙，但不确定怎样做才不会伤到我，而由于陷阱的缘故，我也无法和它们交流。”

“我姐姐考虑得极为周全。”

大德鲁伊凝视着那名死去的警卫。“玛维和她的守望者。我仍不敢相信。”他环顾四周，“我们最好当心妮瓦。在玛维手下所有的守望者中，她最为狂热，也最为危险。”

“妮瓦死了。”看到玛法里奥好奇的目光，加洛德耸了耸肩补充道，“在她和其他人一起杀害了吉恩的手下伊德里克和另一个狼人后，我杀了她。”

“为什么要杀他们？”玛法里奥有些震惊地问道。

“伊德里克怀疑妮瓦，但觉得没人会相信他。他和另一个狼人为了保护我而死。玛维想让我像个傀儡似的活着；而妮瓦则觉得我死了更好。”

“如果我们没能找到她，上层精灵们就会是下一个目标。”玛法里奥举起了双手。大德鲁伊看上去只是站在原地，但加洛德猜想他此刻正在同森林交谈。

不知从何处吹来了一阵微风。附近的树木在他们头顶轻轻摇晃着枝叶。

大德鲁伊放下了双手，自信地说：“我知道路了！跟我来！”

他们快步穿过森林，直奔目标而去。起初，加洛德担心在找到玛维之前，他们会落入她设置的另一个陷阱。但他很快就注意到，玛法里奥在行进途中不时抬头看向上方。暗夜精灵慢慢明白了过来，大德鲁伊一直在与树木和其他植物进行着交流。

这条路仿佛永远也走不完，但玛法里奥终于让加洛德停了下来。大德鲁伊眯起了眼睛，查看着前方的道路。

“前面有两个玛维手下的守望者。”

加洛德并未看见其中任何一个，但他相信同伴的话。玛法里奥匍匐着前进了几步，接着打了个手势。

前方传来了一阵树叶的沙沙声，接着是一声温柔的咕哝。

“快！”玛法里奥低声说道。

加洛德好奇地紧随其后。他一直留意寻找着大德鲁伊说的那两名警哨，但直到他和玛法里奥抵达了他原本以为守望者们所在的区域，却一个人也没看见。

大德鲁伊知道另一名暗夜精灵的迷惑，于是低声说道：“看上面。”

这位经验丰富的战士依言而行，只见自己方才正想着的两个人高高悬挂在上方，树枝如裹尸布一般缠绕着她们。两人一动不动地悬着，加洛德立刻意识到，她们已经死了。

“我别无选择。”当两人继续前行时，玛法里奥低声说道。

加洛德点了点头以示理解。虽然他是一名身经百战的战士，但他希望不要再有流血牺牲，然而在必要的时候，他也绝不会逃避。如果换作玛维和她的手下，对方也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的。

他们还没走出几码，加洛德便听见前方传来一个声音。他立刻认出了那是他的姐姐。她好像正在宣布什么事情，但话语却听不分明。玛维选择了一个即便大声说话，也不会被远处的人听见的地点。

玛法里奥带着他继续朝东走去，神色越来越焦虑。

“出什么事了？”加洛德终于问道。

“我们得走快些，但如果这样，她就会更快地发现我们。”

在此期间，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加洛德最终听出那是另一个人在抗议。尽管他仍然一个字也听不清，却能分辨出那语调中带着几分绝望。

一个绝望的上层精灵？加洛德面露苦色。他揣测着玛维到底做了些什么，才会把一个施法者逼到如此境地。

前方的玛法里奥愤怒地低咒了一句，同时加快了步伐。

他们终于走到近处，距离足以听清前方的响动，也能够瞥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便是在此时，加洛德仍不大明白他的姐姐到底做了些什么。

“现在，”玛维将头盔放在臂弯里，近乎欢愉地喊道，“下一个接受审判的是谁？我想是你吧。”

两个暗夜精灵看不到她在同谁说话，但那抗议声再度响起。“我再次恳求你停下这疯狂的举动，玛维·影歌！如果你认为我们必须得到审判，那就把我们带到达纳苏斯的人民面前——”

“‘达纳苏斯的人民’？高阶女祭司或大德鲁伊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在这件事上，我才是唯一可靠的审判者！只有我才能对你们该死的罪行做出公正的判决！”

“这边，”玛法里奥低语道，“我要你去那棵树边上，然后等着——”

加洛德摇了摇头。“不，你需要一个人帮你让玛维分神。我去吸引玛维的注意力。”他顿了顿，又接着说道，“我希望能生擒她，但……做你必须做的事吧……”

大德鲁伊点了点头。“我很遗憾这样说，但你也一样。当心，加洛德，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玛维可能只会把你当作另一个需要铲除的敌人。她让我活着，只是因为她想让我知道自己没能救出上层精灵，然后把我关进某个肮脏的监狱，以后慢慢折磨。”

前卫兵队长神情冷峻。“玛维会试图杀死我的，我知道。”加洛德眯起了眼睛眯，“为了她好，她最好祈祷自己能够成功……”

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玛法里奥，走向了他的姐姐。当加洛德走出树林时，他挺直了身子，一只手紧抓着匕首。

“玛维……”他轻唤道。

她头也不回地答道：“加洛德。不得不说，你能找到我，真令我感到骄傲。”语毕，玛维扭头看向自己的弟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让你后悔自己的举动。”

她以连加洛德也为之震惊的迅捷掷出了匕首。那匕首并未朝他而来，而是飞向了玛法里奥的藏身之处。

一根树枝仿佛自己动了起来。匕首深深地插了进去——藏在刀柄中的东西飞了出来。

那处的树林陡然燃烧起来。

加洛德目瞪口呆。那地狱般的烈焰蔓延得如此之快，他不知道玛法里奥如何能够及时保护自己。

就在她掷出匕首之时，玛维用另一只手朝她弟弟扔出了什么东西。然而，加洛德那时已不再处于玛维预计的位置，而是冲向了自己的姐姐。

他听见身后传来一阵爆裂声。加洛德没有对此分心，而是将自己的匕首掷向了姐姐。

玛维对加洛德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伸手摸向她的暗月刀，她松开的头盔掉落在地。接着，她消失不见了。

但加洛德知道，作为守望者的玛维拥有闪现——短距离的自我传送——的能力，也知道她在战斗中有多阴险狡猾。他预判着她可能出现的方向，借着冲

锋之势就地一滚。

玛维在不远处重新出现，她所在的角度恰好能给加洛德干净利落的一击。然而，她刚拔出武器，便被加洛德撞倒在地。

两人一起翻倒。玛维的暗月刀脱了手，她斗篷上的利刃在加洛德身上划了好几处口子，但都只造成了皮外伤。加洛德试图阻住滚动的势头。不幸的是，他感觉到玛维先一步站起身来。她再一次消失，重新出现在了离他几码之外的地方。

“你变得更狡猾了！”她疯狂地笑道，“这才像话！当上面的人一次次把你送上绝路时，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当恶魔折磨你，或是你为之战斗的人们对你誓要捍卫的一切嗤之以鼻时，也唯有如此，才能生存下去！”

正当她说话之时，另两名守望者小跑着进入了加洛德的视野。她们没有如他料想的那样装备暗月刀，而是带着月刃前来。她们凶狠的目光聚焦在加洛德身上。接着，其中一人看向了玛维。

“哦，务必杀了我弟弟。”她命令道，“他是来救他们的，他也一样有罪！”

“玛维——”没等他试图唤起姐姐心中残存的理智，玛维的两名手下已经掷出了武器。他现在明白她们为何手执月刃了：暗月刀虽然致命，却不能被投掷。守望者们训练有素，能够根据当下的情势选择合适的武器。

加洛德成功躲过了第一把月刃，但第二把插入了他的右小腿。尽管他敏捷地闪躲开去，使月刃只在他身上割了一刀，但那痛苦也足以让他失去平衡。

“我真希望你能看清事情的真相，加洛德。”玛维转身看向那些被囚禁的上层精灵，脸上带着虚情假意的悲哀。“你牺牲了很多，但我想，你如今不能认同我所做的一切，原因和当年你决定丢下自己的责任，兴高采烈地和那个神庙里的婊子私奔时一样。”

她看向了那些法师。当月刃飞回两名追捕者手中时，加洛德环视周围试图寻找掩体。他看到除了大法师莫丹特和其他上层精灵外，不远处还有一具法师的尸体，那具尸体全身惨白，像是覆上了一层霜。

加洛德无暇思考那个上层精灵的死因。他知道那是玛维干的，这就足够了。更糟糕的是，从玛维打量其他囚徒的方式来看，她显然打算加快处决的速度。

另一把月刃朝加洛德飞来。他判断着它的速度，而后扑倒在地。与此同时，加洛德抬起脚，从下方踢开了那把高飞的月刃。

他险些踢飞自己的靴子，削掉里面的脚趾。但加洛德还是达成了目的：月刃摇晃了一下，接着掉落在离他不远的地面上。

但如何拿到武器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当加洛德走向它时，第二把月刃又向他飞了过来；同时，第一把武器的主人拔出了一柄长长的匕首，走向了加洛德。

加洛德滚向一旁，第二把月刃旋转着朝它的主人飞了回去。他趁此时机接近了自己的目标。

然而，他并没有用第一把月刃保护自己，而是将它扔向了自己的姐姐。

一名守望者发出了警告。玛维再度消失，随后重新出现在了自己的暗月刀附近。但事实上，她没必要担心他的攻击，因为他真正的目标并不是她。月刃朝玛维之前俯身察看的一个金色小圆锥飞去——那圆锥上有四颗珍珠色的石粒。

月刃正面击中了圆锥。锥体碎裂，石粒朝不同方向飞去。

加洛德原本以为摧毁圆锥后就能解救上层精灵，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仍被囚禁着，尽管他看到不止一人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神情。至少，加洛德似乎阻止或是延迟了处决的到来。

他的姐姐做出了肯定："真聪明，我的小弟弟。但我很快就会修复它。"

他没机会为此担心了，因为手执匕首的那名守望者随即发起了攻击。她朝加洛德挥舞着利刃，同时在挥砍的间隙猛踢他的腹部和腿脚。他跌跌撞撞地躲过了每一次攻击，但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让小腿上的伤口愈发疼痛。加洛德用余光看到，第二个敌人正用月刃瞄准着他。

加洛德意识到，第二个守望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看到了她，于是加强了对第一个敌人的防御。但他始终用余光留意着另一个对手。

他面前的敌人又是一记猛踢攻来。前卫兵队长冒着被她的匕首割喉的危险，倾身向前，一把抓住了她的脚踝。

尽管大吃一惊，身体又失去了平衡，这名守望者仍试图用匕首砍向抓住自己的那只手。刀尖从加洛德的手腕一直划到手背，使他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但他仍不顾危险，用尽全力将她拉到自己身边。

在最后一刻，加洛德猛地拉着她转了个圈。守望者的身体陡然一阵抽搐。

但击中她的并非那把迎面而来的月刃。月刃从两人身边掠过，接着飞向高处，转回主人手中。穿透了那名守望者的铠甲、切断其脊柱，直插其后背的是玛维的暗月刀。玛维已经戴上了头盔，她用那把月刃分散了加洛德的注意，并趁机闪现到了她弟弟身边，想从后方偷袭他。

愤怒的神情凝固在守望者生机全无的脸上，她倒在了加洛德的怀中。玛维又一次消失了。

另一名守望者伸手去接飞回的月刃，这时加洛德抄起匕首朝她扔了过去。她正要站起身来，刀锋便击中了她的胸口。这把小型武器没能刺穿铠甲，却让守望者分了神。

月刃旋转着从这名守望者的手边擦了过去，割开了她防护薄弱的脖颈……随即斩下了她的头颅。

加洛德停下来猛吸一口气——他感到左臂疼得厉害。加洛德低头看去，那儿正插着一根锋利的长针。他抬起头，正迎上玛维的目光。

从她眼中的邪恶意图来看，玛维显然并不只打算弄伤他，他刚刚没死纯属幸运。加洛德用坚定的目光看着姐姐，他拔出刺针，冷冷地将那枚带血的暗器丢在一旁。“又一次失败。玛维，没在我落入陷阱后杀死我，是你最致命的错误。”

“一个很快就会被弥补的错误。”她一面评论，一面从一个口袋中掏出了什么东西。“正如我已经解决了我们的朋友们……”

加洛德朝法师们看去。他们痛得打滚，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一个黑暗的光环缓缓笼罩着他们。

“我想让你欣赏我的成果，但你可能打算继续捣乱……”

玛维把她从口袋里拿出的东西扔向加洛德。

然而，那些细小的黑色颗粒没有飞向前卫兵队长，而是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到了一边。当这些颗粒散落在周围的草木上时，一阵恐怖的嘶声随之响起。加洛德看见，颗粒所在的各处都升起了硝烟。

他心有所感地看向玛法里奥，后者正站在上层精灵们的另一侧。两人目光相会。几千年过去了，他们再度成为战友，共同对抗危险的敌人。加洛德领会了大德鲁伊的意图，他点了点头。加洛德行动了起来，而大德鲁伊弯下腰处理着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法器。此时，玛法里奥正背对着疯狂的守望者。

玛维咒骂了一声，再次将手伸向口袋。加洛德冲向了他的匕首。

玛维无视了她的弟弟，一心对付大德鲁伊。她高高举起手来。

加洛德顾不上精准，掷出了匕首。匕首径直撞在了玛维头盔上靠近眼睛的位置，令她吃了一惊。她手中的东西——无论它们是什么——散落在地，没能造成任何伤害。

玛维再次抽出暗月刃，将注意力集中在加洛德身上。

“你好像无计可施了，弟弟！觉得累了——老了？你应该怪那个伟大而光辉的大德鲁伊！人人都感谢他净化了泰达希尔、清除了梦魇的腐蚀，但他们忘了，他同时还反对给予世界之树应有的祝福！说什么这样暗夜精灵才算真正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欢迎死亡的到来！可以说是他杀了你心爱的莎拉希尔，加洛德！如果不是他替我们做出了自以为是的决定，莎拉希尔就能永远健康地活下去！”

“莎拉希尔的死是因为她大限已至，”加洛德辩驳道，“我们全都一样。”

玛维再次笑了起来：“那么，你不会介意现在就去死的。”

她骤然传送到他的右侧，挥舞暗月刃。加洛德拼命扭动身体，成功死里逃生，却依旧挂了彩。刀尖刺穿了他的腰部，他发出了一声痛呼。加洛德捂着伤口，跌跌撞撞向前走去。

尽管这一刀没有伤及内脏，却仍是一记重创。加洛德不得不用手按压着那道十几厘米长的伤口，一面寻找着那把杀死了第二名守望者的月刃。

在玛维看来，她弟弟已经不再重要，她即刻转身朝大德鲁伊走去。玛法里奥正全神贯注地忙碌着，他不仅要尝试解救莫丹特和他的同伴们，同时还要避免他们在此之前死去。他的注意力丝毫不能从上层精灵们身上移开，因而对玛维全无防备。

虽然几乎被疼痛和失血打垮，加洛德还是找到了月刃。他用那只还能使用的手尽力抓起了武器。加洛德几乎难以站直身子，他也知道如果站起身来，血会流得更多。但加洛德仍强迫自己这样做了。他必须站直才能投出月刃，更糟糕的是，他无法用自己惯用的那只手投掷。

他曾是一名卫兵队长，一名军队指挥官，一位领袖，接着又与妻子在荒野中生存多年。即使他曾有多年的军旅生涯，但在很多方面，与莎拉希尔共同生活意味着他不得不学会因势导利。

加洛德掷出了月刃。

月刃按照加洛德预估的线路飞向了玛维。玛维听见了月刃不祥的尖啸声，于是举起暗月刀打算招架来袭的武器，她漫不经心的举动表明了自己对加洛德这种“孤注一掷”的行为的蔑视。

但加洛德并未如平常那样水平地掷出月刃，而是以近乎垂直的角度投了出去；为了招架飞来的武器，玛维的暗月刀也近乎垂直地被她握在手中。

因此，飞来的月刃畅通无阻地插入了她前臂上靠近手腕的位置。刀锋斫入铠甲，刺穿了皮肉。

玛维尖叫一声，丢下了她的暗月刀。

加洛德的投掷并不完美。月刃飞了回来，却落在了他的身前而非再次回到他的手中，他不得不迅速弯腰拾起武器。这一举动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令他一时无法站稳脚跟。

当加洛德终于站起身时，他发现玛维已经不在原地了。加洛德惊恐地瞥向了玛法里奥所在的方向，但大德鲁伊毫发无伤，正在专注地工作着。玛法里奥的努力至少结束了上层精灵们的痛苦，尽管他们仍被囚禁着。

加洛德发现玛维正朝远处跑去。她受伤那只手软塌塌地垂着，她正用自己的另一只手紧捂着伤口。

只要玛维再向前跑几步，或是再施展一次闪现，她就能进入森林，逃出生天。加洛德必须阻止她。

“玛维！”

她停下脚步回头望去。透过头盔的缝隙，她的眼神里仍然流露出轻蔑和嘲讽。

他握紧月刃，劝导道：“投降吧，玛维！你别无选择。我不想杀你。”

她笑了起来，“而你也不会。正如我所说，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加洛德。我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无论是什么。”

加洛德举起了月刃。行走和说话的声音隐约从他身后传来，那声音听起来显然不是玛维的追随者，而是达纳苏斯的搜救者。

玛维的眼中闪耀着胜利的光彩。“你这个蠢货。我将看到族人的伟大复兴……你却只是在推迟那些必将到来的事情。”

就在加洛德终于掷出月刃时，玛维闪现离开了。月刃原本能插入她的小腿，现在却掷入了灌木丛，被弹落到了一边，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艾露恩，原谅我……”他低声说道。

上层精灵的方向传来了微弱的呻吟声。加洛德按住腰部，蹒跚着朝大德鲁伊走去，玛法里奥终于找到了解救法师们的方法。此刻，许多上层精灵躺倒在地，失去了意识。

正在帮助莫丹特的玛法里奥抬眼看来，加洛德感到了一阵愧疚。

“很抱歉，我失败了。”

“你没有失败，”大德鲁伊径直回答道，“他们都还活着。”

加洛德跌跌撞撞，之前支撑他前行的肾上腺素此刻正在消退。他摇了摇头。“我说的是玛维。我本可以拦下她，我本可以杀死她。换作是她，一定会杀了我。”

“我知道。”玛法里奥转过头，看见几名哨兵和两名德鲁伊出现在这片区域。“他们会找到她的。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生擒她。”他再次看向加洛德。“你并没有失败，加洛德。你仍保持着一个暗夜精灵该有的样子，而玛维没有。”

“我——”加洛德感到世界开始天旋地转。他的手从伤口处滑下，令玛法里奥看到了伤势实际的严重程度。“我——”

“塞纳留斯在上！加洛德！你应该告诉我的！”

“她是我姐姐——”

当加洛德倒下时，大德鲁伊跳起身来扶住了他。

第二十七章

联盟的军队极力重整旗鼓。珊蒂斯知道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她是加尔鲁什——这是她能想象的最令人厌恶的想法——她会让部落，尤其是猛犸人调转方向，重新组织进攻。即便他不知道自己的弓箭手已经成功将泰兰德射倒，也不会想要浪费自己已经造成的混乱。

泰兰德……珊蒂斯打了一个寒战。弓箭手在他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险些刺杀了高阶女祭司，当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将此事告知自己的主子。珊蒂斯发现得太晚了，她来不及去救援母亲，但让己方弓箭手回击部落还不算太迟。

艾露恩姐妹会的成员们疯狂地为泰兰德祈祷，她有所好转，但仍未痊愈。箭头上有什么东西残存在她体内，她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但他们现在没有时间。珊蒂斯努力使河边的守军恢复了几分秩序，而此时，号角声已从远处的森林中传来。将军认为，守卫者们无疑很快便会遭受新一轮攻击。戴妮和几名幸存者已经讲述了指挥官哈德里莎史诗般的英勇事迹。而这一回，不会再有另一个奇迹来挽救他们了。在杀死加尔鲁什的计划失败后，哈德里莎用计延缓了部落的进攻，她的壮举将被暗夜精灵们世代传颂……如果他们还有将来的话。

珊蒂斯看着北方的森林，那边的地势更高，低矮的山丘造就了不同的环境，可能会在组织反击时发挥作用。要是在她们还控制着整座灰谷时，在那儿建立了哨站该多好哇，但现在是不可能了。

将军检视着其他地区，不得不承认哈德里莎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无人能出其右。早先，珊蒂斯注意到一些年轻的军官，包括戴妮在内，都曾向她暗示过他们的指挥官或许应当被永久调离岗位，但见识过她的英勇之后，他们都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哈德里莎或许年事已高，但她能活到高龄正是因为她的优秀。

但今天之后，很多暗夜精灵都不再会增长年岁了……

“你来指挥！”珊蒂斯向自己的一名副官命令道，然后掉转夜刃豹，朝照料泰兰德的女祭司们驰去。当她靠近时，其中一名侍者抬起头来，但将军对母

亲以外的人都毫无兴趣。幸运的是，珊蒂斯欣慰地看到泰兰德的眼睛是睁开的。

“我的女儿。”泰兰德问候将军。

珊蒂斯不顾形象地跳下坐骑，上前拥抱高阶女祭司。泰兰德也回以一个有力的拥抱。

“您好些了吗？”珊蒂斯问道。

“集中精力还有些困难，不过，是的……我好多了。”她凝视着将军的双眼，“他们来了。”

泰兰德并非在询问，而是在提醒。珊蒂斯对此并不意外，“我估计他们最多再有两分钟就会抵达森林边缘。”

高阶女祭司用手肘撑起了身子，随即不得不闭上眼睛休息了片刻。“无论加尔鲁什让弓箭手们在箭上涂了什么，那效力都很强……不过那两箭也确实伤得我不轻，部落的确有一些老练的弓箭手。”

“我们有更好的弓箭手，部落已经付出了代价。”一声新的号角响起。那是联盟的号角。

“把阿什阿拉牵来。”高阶女祭司要求道。

“您还没有痊愈——”珊蒂斯劝阻道，但泰兰德瞥了她一眼，让她停下了话头。兽人们即将向他们冲杀而来，因此将军没有争辩，而是伸手将泰兰德拉了起来。

一名女祭司替泰兰德牵来了阿什阿拉。泰兰德和珊蒂斯各自跨上坐骑，一同朝前线疾驰而去。

急促的号角声在联盟的阵地上响起，仿佛在回应森林中的号角声。珊蒂斯和泰兰德没有看到任何敌人的踪迹，但显然有什么东西引起了哨兵们的注意。

当她们赶到前线时，事情就清楚了。树冠正在摇晃。

猛犸人正在行动。

“火矢，”珊蒂斯果断地说，“我们射出足够多的火矢烧毁森林，让那些该死的猛犸人疲于奔命……”

“烧毁森林？”泰兰德吸了口气，挺直了身子，接着又说道，“或许你是对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对的……火焰可能只会让它们更为狂暴……但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将军看向泰兰德，“除非艾露恩——”

“月亮母亲的存在并非是为了像仆从一样回应我们的每一个请求，”高阶女祭司回答道，“但我醒来后，便一直在向她祈祷。”

“那？”

“我只知道，我们必须战斗到底，要么生存，要么毁灭。”

珊蒂斯咕哝了一声。“我深爱艾露恩。”她检查着自己是否佩戴好了月刃，接着又准备起弓箭。“她应该想想，如果没有我们，她该有多寂寞啊。”

“珊蒂斯——”

将军阴郁地笑了起来：“我只是开个玩笑。”

河边的树梢也开始摇晃起来。将军向传令官下达了发射火矢的命令，传令官们赶忙前去通知弓兵指挥官。当执行任务的骑手们消失时，前方的树林里响起了一声熟悉却仍令人惊骇的咆哮。五声同样巨大的咆哮应和着它。

“继续祈祷吧，母亲，”珊蒂斯一边说着，一边驱策坐骑向前，“继续祈祷……”

“我从未停止过祈祷。”泰兰德回答道，高阶女祭司紧随女儿冲向战场……或许也冲向了她们的末日。

猛犸人已经开辟出了通往联盟阵线的通道，但这并不重要。那些脆弱的树木被轻易推倒在一旁。来自诺森德的巨兽们在前往河边的途中对森林大肆破坏，仿佛它们的主人对此并不在意。部落想要得到灰谷，主要是为了那里的木材，当敌人覆灭后，这些愤怒的巨兽对森林的毁坏只会让收集木材的工作更为便捷。

兽人和他们的盟友们跟在猛犸人身后，然而他们之间还隔着一段距离。不少人死在了猛犸人撤退的时候，这些生物并不能区分挡在路中的树木和柔软易碎的躯体。在遭受了之前的欺骗之后，猛犸人和跟在后面的战士都急切地渴望着鲜血。虽然这些猛犸人是加尔鲁什的奴隶，但和兽人、牛头人甚至地精一样，它们也不愿被当成傻瓜。

这里有很多联盟的鲜血可以满足他们。

此刻，领头的雄性猛犸人冲到了河边，燃烧的箭矢攻击着它。一些箭矢射中了近旁的树木，但不足以造成火势。那些命中猛犸人的箭如虫豸般被它拂落，只让它变得更加恼怒。即便如此，箭雨仍未停息，并射向了其他抵达河边的猛犸人。

那些巨怪并未得到停止前进的指令。正如珊蒂斯所猜测的那样，加尔鲁什不希望给联盟丝毫重整旗鼓的机会。大酋长将在此时此地击垮他的敌人，以一场势如破竹的胜利夺下灰谷。

部落的弓箭手们一抵达指定位置便开始放箭。他们的反击迫使联盟的弓箭手们转移了一部分火力，用来阻挡猛犸人的火矢因而变得更少了。

珊蒂斯一箭射向一个咧嘴大笑的巨魔，箭矢穿透了敌人的胸口，同时，她发现抵挡猛犸人的任务终归进展不佳。他们还需要更多的火力驱赶那些巨兽。

突然之间，月光照在了猛犸人的脸上，尽管此时天空中并无月亮。珊蒂斯露出了微笑，但当她见到猛犸人丝毫未受影响时，她的笑容凝固了。猛犸人是来自诺森德的生物，那里终年覆盖着令人目盲的皑皑白雪。它们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环境，这使得守卫者们的另一样强大的武器在此刻毫无用处。

领头的猛犸人毫不费力地蹚过了河。当它登上河岸时，矛骑兵们发起了冲锋，试图刺伤猛犸人的腿部，使之失去平衡。但对于猛犸人而言，哨兵们与虫子也没什么两样。猛犸人抓起两只大猫，将它们连同骑手一起捏成了一团血肉模糊、令人反胃的肉泥，扔到了守卫者之中。

此时，一声号角从部落一侧传来。加尔鲁什的战士们发出狂野而热切的喊叫，蜂拥而上。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迎战！”泰兰德对珊蒂斯喊道。

“我明白！”她发出了信号。

等待已久的联盟军队冲向了河边。与此同时，前方的弓箭手也在后方战友们的掩护下撤退。更多的矛骑兵加入了联盟军队的攻击阵营中。

两支大军相遇，武器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大量暗夜精灵和兽人倒了下去，他们是双方的主力；还有不少盟友也一同死去了：牛头人、塞拉摩的人类战士、来自三个部族的矮人、巨魔战士等等。珊蒂斯无法看到战场的全局，但她知道，仅仅是最初几秒钟，就已有数十人丧命。

但最糟糕的是，那些难以抵挡的猛犸人在哨兵中横冲直撞，仿佛这些训练有素的战士们是麦秆，而它们是收割者一般。战场上很快尸横遍野，阵亡者死状各异。暗夜精灵们试图集中火力攻击那些巨兽，却只是徒劳无功，部落的弓

箭手们从一开始就在极力阻挡着对猛犸人的攻击。因此，这些肆无忌惮的恐怖怪物仍在制造着破坏。

艾露恩的女祭司们既在战斗，也在救治伤员，女祭司们和她们的领袖也由此成了部落弓箭手们的特别目标。虽然拥有月神的祝福，但她们并非无坚不摧，泰兰德几乎亲自证明了这一点。女祭司们数量骤减，而那些幸存者们也被迫加强了防御，因而无法有效地援助战友。

尽管身为哨兵部队的领袖，但珊蒂斯并未远离战斗。当无法有效地使用弓箭时，她便一次次掷出自己的月刃，不管使用哪种武器，她几乎未曾失手。同时，她也不得不时常躲避那些源源不断的、意在取她性命的箭矢和其他武器的攻击。对于处境艰难的守卫者们而言，珊蒂斯是他们最重要的希望之一。

泰兰德也在战斗。在高阶女祭司漫长的生命中，她曾面对过恶魔、暗影生物、兽人以及更多的敌人，她比自己预想中更轻松地适应了战争的节奏。然而，似乎每当一个敌人倒下时，便又有一打冲了上来。

猛犸人再度冲上前来。

哨兵的阵线终于崩溃了。

“我们抵挡不住了！”泰兰德喊道，“河岸失守了！撤退！”

珊蒂斯一把拉住主号手。“发出信号！我们退守第二道防线！”

号手用力吹响号角，幸存的其他号手重复着她的号令。泰兰德和珊蒂斯已在稍远一些的地方选定了一处后备阵地，那里起伏的地形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防御的屏障。那对于猛犸人而言不足挂齿，但至少能延缓部落的进攻。

联盟军队迅速但井然有序地撤退。他们一路杀敌，而弓箭手们努力在守军和敌人之间争取着距离。猛犸人被疯狂的破坏欲裹挟，一开始未能跟上部落的行动，这为联盟争取了宝贵的几秒。

的确只有几秒的时间，当泰兰德和珊蒂斯同其他人一起撤退时，她们都敏锐地意识到，在第二道防线之后……无处可退。

灰谷正在沦陷。

灰谷陷落了，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怀着越来越期待的心情想到，灰谷陷落了，父亲！

加尔鲁什很好奇他父亲会如何看待这场胜利。父亲会感到骄傲吗？八头猛犸人就能轻易毁灭已然衰败的联盟。他只靠它们便彻底打破了力量的平衡。

这片土地会助我们振兴，和自己剩余的亲兵一同进军时，加尔鲁什想道。突然间，一名哨兵从死尸堆中跳起来攻击了他，她在部队溃败时落在了后面，此刻想要死得更加光荣。她短暂地阻挡了他的前行，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值得尊敬的对手。当血吼劈开她的胸甲和躯体时，加尔鲁什希望她的灵魂能安宁地去往来世。

这场战争将被记于史册，被用来教导与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凯旋之后的庆典上，每个家庭都会有为人称道的英雄。

即便是传奇的萨尔，前任大酋长——即便是一直不愿让艾泽拉斯重燃战火的萨尔——也一定会称加尔鲁什为兽人的勇士，甚至部落的勇士。

灰谷是我们的了……接下来就是艾泽拉斯的其他土地……再没有比部落更强大的力量了……联盟无力改变这个新世界的命运……

死亡之翼造就了新的艾泽拉斯，必须变得强大才能继续在此生存。联盟一度非常强大，但那已经是过去了。部落才是未来。

加尔鲁什才是未来。

他几乎对暗夜精灵和他们的同盟有些怜悯了。他们战斗英勇，却毫无获胜的可能。他们似乎还抱有希望，但那显然只是泡影。加尔鲁什正是利用了这次会议将联盟各国聚在一起的机会，意图在他们放松警惕时将之一网打尽。联盟的其他势力会为暗夜精灵提供一些援助，这些都在他的预料之内。在塞拉摩和其他国家能够派出更多军队之时，部落已将灰谷收入囊中了。

灰谷是我们的了，大酋长再次对自己说道，尽情享受着胜利的果实。灰谷是——

一阵可怕的嗥叫在森林中响起，一直传到北边。大酋长踉跄了一下，朝那个方向看去。他熟悉狼群，那些可悲的野狼，以及它们的大多数同类，但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任何一种狼嚎。

嗥叫声再度响起，这一次更加嘹亮，同时充满了挑衅的意味，加尔鲁什立刻意识到，对方是在向部落发起挑战。此外，来者并不是一个人。战场各处的兽人和其他士兵纷纷迟疑地看向森林，将手中的武器握得更紧。就连猛犸人也好奇地抬起头来，朝那声厉啸传来的方向看去。

大量与之相似的嗥叫相互应和着在林中响起。即便站在原地，加尔鲁什也能听见树叶和灌木摇动的声音，仿佛有支大军正在行进，同猛犸人接近战场时一样。

加尔鲁什回过神来，他举起血吼，张口正欲喊出号令。

阵阵惊呼从更北边的战士们那里传来，夹杂着咆哮和惨叫声。来者正穿越森林，前往暗夜精灵所在的位置。

“去北边，你们这群蠢货！”加尔鲁什命令道，“去北边——”

一道道毛发浓密的矫健身影，汇成了一条暗色的死亡之河朝部落的阵线席卷而来。加尔鲁什看到，阻挡那些生物前进的兽人、巨魔和牛头人纷纷倒在了闪动的武器和利爪之下。那些魔鬼行动如风，四散冲向部落的士兵们。

但最令人惊异的是，冲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人类。然而，他跑动的样子并不像人，实际上，他比左右两边的可怕战士更像是一头狼。他手持一把闪光的利剑，让加尔鲁什远远地认出了他。

“萨拉迈恩之剑……”怒火迅速在加尔鲁什心中腾起，他发出了一声咆哮，“瓦里安·乌瑞恩……”

第二十八章

瓦里安想尽一切办法才让自己和部下赶到了灰谷，最重要的是，也让狼人们及时赶来。事实上，他原以为来时会看到联盟的领地一片狼藉，而他认识的每一名守卫都已殒命。然而，当船只尽可能地就近抛锚，狼人们纷纷登陆时，瓦里安突然有一种感觉，他来得不算太迟；不仅如此，他比自己原想的更为坚信，这便是他的命运。就在他踏上灰谷海岸的那一刻，瓦里安感到戈德林的呼唤甚至比进行仪式时更为清晰。随着他的每一次呼吸，那呼唤就变得愈发强烈——以至于他终于不再抗拒，而是全然接受了它。

瓦里安身穿轻盈而坚固的皮甲，腰间佩着萨拉迈恩之剑，奔向了他的目标。

吉恩·格雷迈恩看着瓦里安站在那里凝望森林，戈德林的光环环绕着暴风城国王。所有狼人都能看见那光环，但瓦里安自己的人民却毫无察觉。吉恩意识到了即将发生什么，于是告诉暴风城的士兵们随后要尽可能地跟上国王。几乎就在片刻之后，瓦里安消失在了树林中。

吉恩跟随着他……而狼人们跟随着吉恩。

瓦里安记不清自己在林中奔跑的过程。他只隐约意识到，不知为何，自己的速度快得难以想象，快得仿佛超越了时间本身。戈德林的精魂驱策着他，远古巨狼的狂怒融入了瓦里安的心灵，使他愈发加快脚步，冲向自己的命运。

终于，他察觉到了什么，猛地停了下来，吉恩和狼人们来到了他的身后。吉恩眨了眨眼睛，再次朝空气中嗅了嗅，低喃着证实了瓦里安的疑虑：“部落……”

各种敌人的气味和形象被这个词囊括其中。瓦里安自己也闻到了兽人和牛头人的麝香味、巨魔的汗味、被遗忘者的腐烂味、火焰的烟熏味，和一种只可能来自地精机器的恶臭味。

其他狼人也仰起头，嗅出了敌人就在近旁。瓦里安带着他们稍稍靠近了一些，看到了战场上的情景。

瓦里安明白了自己和狼人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他拔出萨拉迈恩挥向前方，同时发出了一声战吼。

狼人们齐声嗥叫应和他。吉恩瞥了一眼瓦里安，发现暴风城国王身遭的光环比以往更加耀眼。戈德林咆哮的面容在这位狼神战士的头上若隐若现。

瓦里安跃入战场，狼人们按照他的命令四散开去。他们击溃最初碰上的部落士兵的过程轻松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狼人们四散拥入主战场时，瓦里安决定了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他急切地想要找到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但和更为紧迫的灾难相比，这种私人决斗只能退居其次。

“跟我来！”他朝附近的狼人吼道。瓦里安没有看都有谁跟了上来，他飞奔着——是的，飞奔，尽管已经跑过了如此遥远的路程——朝向领头的猛犸人。

一个毛发浓密的牛头人看到了他，于是上前拦截。沉重的战斧劈向瓦里安，却砍在地上，扬起了一片灰尘。国王行进的速度远比牛头人估计得快，他已经来到了这个更为魁梧高大的战士身旁，用萨拉迈恩之剑在敌人的躯体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牛头人在倒地之前就已一命呜呼。

部落军团不再继续向前冲锋。他们已经痛苦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强敌正在攻击他们。然而，兽人和他们的盟友还不习惯狼人迅捷的运动。由于低估了进攻的狼人们，许多部落成员甫一接战便丧命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狼人们没有伤亡。若是不能适应环境，部落便不会复兴。两个兽人合力夹击了一名狼人。其中一把战斧劈了个空，另一把却砍中了狼人的脊背。也有一些狼人被箭矢刺穿了胸膛或是喉咙，随即倒地身亡。

但部落的伤亡更为惨重。不仅是因为他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敌人，也因为对方是从侧翼袭来的，这使得他们被迫同时面临来自西方和北方的进攻。毕竟，泰兰德和珊蒂斯不会迟钝到意识不到联盟重获希望。尽管猛犸人仍在大肆破坏，她们仍然重整旗鼓，发起了反击。

但瓦里安并未对这一切多加关注，他的目光扫过战场，看向了他的猎物。猛犸人已经将注意转向了主子们的新敌人。一只巨手伸向了一个狼人，尽管没能成功将他抓起，却在不经意间将那个不幸的吉尔尼斯人撞飞了出去摔死在地。

两个兽人攻击着瓦里安，但一名狼人跃向了其中一个兽人，将绿皮肤的勇士扑倒在地，他们扭打在一起，狼人的利爪撕开了兽人的喉咙。

瓦里安躲过了第二个兽人的挥砍，闪身避到对方的盾牌下方，将萨拉迈恩之剑刺进了兽人的腹部。接着，国王拔出宝剑，跳到一旁，避开了一头用后腿向他踩来的猛犸人。

那头巨兽转过身来。然而，猛犸人并不以速度见长。它们也无需如此：庞大的身躯使它们能够轻易跨越一大段距离。但在近身作战时，瓦里安有着灵活的优势，让他能躲过猛犸人粗壮有力的四肢。尽管这一点从长远上看用处不大，况且瓦里安也无意只是奔跑。

当巨兽本能地朝他转来时，瓦里安再次冲向了它的后腿。他已经进入了攻击范围。

“瓦里安·乌瑞恩！”一个国王熟悉的声音咆哮道，“瓦里安·乌瑞恩，我向你发出挑战！转过身来受死吧！”

瓦里安迅速转身。两人四目相对，加尔鲁什·地狱咆哮高举血吼，咧嘴大笑。

人类不置一词，他的表情足以对兽人做出回应。二人短兵相接，两把武器相击时火星四溅，战斧发出了凄厉的尖啸。撞击的力度使两位战士都踉跄着后退了几步。

大酋长咧开嘴，阴险地笑了起来：“真是把好武器！血吼是兽人的最佳战友！”

“萨拉迈恩更喜欢兽人的鲜血，”瓦里安回敬道，“尤其是你的……”

瓦里安发起了冲锋。

兽人挡住了他的攻击，剑斧相击，再次溅出一阵火星。加尔鲁什挥舞战斧，瓦里安予以还击。几个回合下来，两名战士发现，他们和各自的传奇武器一样，皆与对方势均力敌。

“我一直等着这一刻！”加尔鲁什咧嘴笑道，“我们在奥杜尔的战斗太过短暂，不过瘾，尤其是我当时还没有能与你的宝剑匹敌的血吼……”

“正合我意！”国王挡住了血吼的又一次进攻，武器相击时的火星溅向了他们的眼睛，让两名战士不得不眯起了眼。“我保证这次不会让你失望……除了我砍下你脑袋的时候……”

兽人大笑起来，回敬道：“奥格瑞玛的城门上会给你的人头留个好位置！”

他向下挥砍血吼，企图趁瓦里安不备将其开膛破肚。国王调转萨拉迈恩向下一格，尽管角度有些不合适，却挡住了砍向自己身躯的战斧。

猛犸人全然不顾下方正在进行的战斗，转过身来继续寻找那个渺小的人类。瓦里安看到它的巨腿正向他们扫来，于是向后滚去，而加尔鲁什却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他的战斧尖啸着，正准备发起又一次攻击。

猛犸人的腿踢到了兽人。尽管只是擦过，却足以让加尔鲁什摔倒在地。

瓦里安没再看见加尔鲁什，于是将萨拉迈恩收入鞘中。他发现猛犸人正在原地静立，便趁机跳向它的后腿。

当他紧紧抓住猛犸人腿上的毛皮时，那怪兽咆哮着，试图将他甩落下来。但它尚未甩开瓦里安，又一个身影爬上了它的另一条后腿。狼人与瓦里安一同向上攀爬，替国王分散着巨兽的注意力。

第二个狼人跳到了瓦里安正在攀爬的巨腿上，其他几个狼人也迅速跟进。此前瓦里安下令让身边的狼人跟随自己进攻，但他们在战斗中暂时分散了。

瓦里安咬紧牙关向上攀爬。他计划的第一部分已经开始实现，但现在必须坚持下去。尽管没有利爪的辅助，瓦里安还是比第一个狼人更快地爬到了猛犸人的背上。

猛犸人尽己所能地扭动着上身。它的手离瓦里安近在咫尺，迅速拔出萨拉迈恩，砍向了猛犸人的手指。巨兽猛地收回了流血的手，另几个狼人得以爬到国王身边。

无须多言，狼人们都知道自己的任务。他们像蚂蚁一样爬到猛犸人身上。当刀剑、锤头和其他普通兵器都不起作用的时候，狼人们便开始用自己的利爪甚至是牙齿撕扯巨兽的血肉。起初，巨兽厚实的兽皮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使猛犸人有机会拂去身上恼人的虫豸。半打狼人从巨兽身上摔了下去，其中一些平安着地，或是抓住了猛犸人的一条腿，其他狼人则坠地身亡。

但当一个狼人率先撕开猛犸人的皮肉时，另一个狼人很快也成功了。巨兽狂怒地咆哮着，它来回摇晃着身体。猛犸人体形壮硕，更是长着猛犸象的下半身，因而它们也像猛犸象一样不善跳跃。它突然后腿直立，想要出其不意地将攻击者们甩落。两个狼人掉了下去，但瓦里安和其他狼人在意外之余仍然紧抓不放。

更多的狼人前来围攻这个猛犸人。他们爬上它的后背、脖颈，一些胆大的狼人甚至开始攻击它的前胸。无论是一个还是一打狼人，都本该只是恼人的虫豸而已……但现在他们逐渐造成了影响。巨兽的狂怒中带上了几分沮丧，而当它身上已有超过两打流血的伤口时，它开始感到痛苦。

相比于普通刀剑或是狼人的利爪，萨拉迈恩更容易刺穿猛犸人坚硬的兽皮。瓦里安站稳脚跟，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接着一剑又一剑地刺出，在猛犸人的背上砍出了深深的伤口。

另一声愤怒的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离得最近的一个猛犸人终于决定前来增援。这些怪物并没有任何忠诚互助的概念，但它们的生存本能让另一个猛犸人意识到，如果有什么东西可能伤害到它们的头领，接下来都会轮到它们自己。

瓦里安咧嘴微笑。他发笑的原因显而易见，前来救援的猛犸人陷入了狼人的围攻，更多狼人开始往它身上攀爬。另一个猛犸人不再想着帮助头领，它正徒劳地试图摆脱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攻击者。

联盟吹响了战斗的号叫，瓦里安朝暗夜精灵的阵线看去。由于没再遭受猛犸人的正面攻击，哨兵们终于能够更有效地重新集结。此刻，联盟溃败的势头已被终止，战局变得平衡了起来。

瓦里安打算更进一步。狼人们不顾自己的安危，毫不退缩地攻击着另一个猛犸人。狼群的其他成员则继续冲向部落中军，瓦里安从那怪物的背上看见，吉尔尼斯人已在敌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巨兽突然开始朝森林深处前进。瓦里安知道它的打算：猛犸人要么是想抓起一根树干，以便将狼人们击倒；要么就是想借树木摩擦身体，将狼人摇落。

瓦里安回到了巨兽的一条后腿处，发现吉恩·格雷迈恩也在那里，不由得疑问道："你怎么在这儿？"

"好让你能做成想做之事！"另一位君王朝他低吼道。

瓦里安的确很高兴能见到他。"另一条后腿！我们得趁它分神时到下方去。"

吉恩看上去有些困惑，直到瓦里安做了一个劈砍的动作。狼人随即笑了起来："我会亲自带队！"

他们没再多言，开始了各自的行动。瓦里安收起宝剑，开始向下爬去。他的计划直到现在才得以实现。要让猛犸人将注意力集中于向上攀爬的全体狼人，而不是一小撮向下爬的战士。

爬到理想位置时，瓦里安拔出了萨拉迈恩。他瞥向巨兽的另一条后腿。尽管那生物正在移动，狼人们仍能轻易攀在它的肢体上。吉恩已经爬到了与瓦里安相同的高度。

瓦里安·乌瑞恩用另一只手和双脚尽力撑住自己，接着毫不迟疑地用尽全力，用萨拉迈恩在猛犸人的后腿内侧砍出了一道又深又宽的伤口。

剧痛让巨兽咆哮了起来，它踉跄着倒向一边，险些将别处的几个狼人撞了出去。瓦里安希望那些勇敢的吉尔尼斯人平安无事，同时，他重新瞄准了自己的目标，这一次不再是挥砍，而是将萨拉迈恩深深刺了进去。

效果立竿见影，巨兽屈下了一条腿。瓦里安紧握宝剑，从巨兽身上跳了出去。

他落在了离那条残腿不远的地方。鲜血从巨兽的伤口中流出，但这并不是那条腿再难站立的原因：瓦里安已经熟练地切断了它的肌腱。

猛犸人试图继续走动，但那条伤腿极大地拖慢了它的速度。这给了吉恩和攀在另一条腿上的狼人们机会。在吉尔尼斯国王的领导下，狼人们像瓦里安一样，持续撕扯着巨兽身上的同一片区域。在狼爪难以撕裂的地方，吉恩就用他的长剑猛刺。第一条腿的受伤给猛犸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它后知后觉地试图转过身来抓住吉尔尼斯人。

吉恩的最后一击斩断了巨兽的肌腱。他放声嗥叫，从猛犸人的残腿上跳开了。

其他狼人受到吉恩的警告，也纷纷从受伤的猛犸人身上逃离。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个安全跳开时，那庞然大物仍挣扎着试图抓住吉尔尼斯国王，但第二条腿的残废令它失去了平衡。

猛犸人的头领发出了一声近乎悲鸣的吼叫，翻向了自己的左侧。它倒地时地面猛地一震，令附近的许多战士纷纷跌倒。

但一切尚未结束。瓦里安发出了无言的挑战，冲向那头挣扎的巨兽。他直奔对方的头颅，其他狼人则再一次拥向了猛犸人身体的其他部分。

猛犸人的手指仍因瓦里安之前的攻击血流不止，但它仍用力拍击着近在咫尺的狼人们。一些急切的狼人丧命于那只挥动的巨手之下，但瓦里安躲了过去，他冲过猛犸人的肩膀，来到了脖颈的位置。

那张恐怖的面孔扭向了他，猛犸人弯曲的长牙扫向瓦里安，几乎成功击中了他。那对邪恶的双眼怒视着这个给它带来巨大痛苦的渺小人类。瓦里安察觉到巨兽连接手臂的肌肉正在运动，这个受伤的猛犸人已经意识到，猎物唾手可得。

当那只巨手猛地伸向他的时候，瓦里安双手向下紧握萨拉迈恩，从猛犸人的脖子上跳开了。

暴风城国王下落时，将宝剑刺进了猛犸人喉咙最柔软的部位。

这把传奇的利剑刺穿了猛犸人的血肉，如同划过水面一般轻松。巨兽的鲜血浸透了瓦里安，他借着萨拉迈恩纵贯巨兽喉咙的势头缓缓下落。

濒死的巨兽发出了响亮的咯咯声，它抽搐着辗转反侧，对瓦里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猛犸人的手臂碾碎瓦里安之前，一个身披厚毛的身影抓住了他。瓦里安和救下他的狼人滚作一团，萨拉迈恩也飞到了几步开外。

瓦里安爬起身来，发现自己的救命恩人正是吉恩。狼人首领昏倒在地。瓦里安跪在他身边，发现吉恩的头部遭受了重击，鲜血浸湿了那里的皮毛。

吉恩睁开双眼，抬头凝视着瓦里安。

“这种狂怒！你无疑就是戈德林亲选的战士……”狼人首领眨了眨眼睛，尽管身为狼形，他眼中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我一度担心，你的冲动会让我们失去你。”

“可你的人民几乎失去了你。”

“一点小小的代价而已。狼人已经找到了你。而通过你，我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瓦里安寻找着他的宝剑，“我们的位置可能会是坟墓。战斗尚未结束。”

吉恩试图站起身来，随即又颤抖着坐了回去。他深吸一口气，接着又试了一次。而这一次，狼人首领成功地站了起来。

瓦里安取回了萨拉迈恩，但当他再度抬起头时，纷乱的战场中有什么东西，令瓦里安忍不住咬牙切齿地怒视那处。

“别跟过来，吉恩。”

“什么——”

瓦里安没时间多加解释，他冲回了战场。一个兽人看到了瓦里安，不自量力地想要拦住他。暴风城国王并未分散多少注意力，萨拉迈恩便深深砍入了那兽人的胸口。第二个战士也同样在不经意间迅速倒下了。

瓦里安只对一个对手感兴趣，那个对手也曾同样执着地追捕他。但由于战局的变化，瓦里安和他分开了。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两军混战使大酋长再度消失在瓦里安的视线中，但即便隔开了一段距离，血吼的尖啸也不容错认。瓦里安停下脚步，再次聆听着那把战斧吟啸死亡之歌，接着调整了前进的方向。

一声号角从联盟的阵营中响起，突然之间，骑着夜刃豹的矛骑兵蜂拥而出。大猫们给部落造成了大量伤亡，使得部落的战士们四散而逃。一名矛骑兵前去营救一个被敌军围困的狼人，长矛刺穿了一个敌人，夜刃豹撕裂了另两个。狼人则轻易解决了余下的敌人。

一个猛犸人怒吼着，它身上几乎爬满了狼人，其中一些正在攻击它的腿脚。当瓦里安经过时，那巨兽的一条腿已经废了。

战场上处处是狼人，他们前突后击，用武器或者利爪扑杀着敌人。面对行动如此迅捷的对手，令人毛骨悚然的被遗忘者们纷纷撤退，一些亡灵亲眼见到他们的同胞被撕裂，或是被砍成了扭曲的碎块。强悍的牛头人们试图抵抗，但机敏的狼人往往能跃过他们的防御予之痛击，最终将牛头人逼退。一台地精机器不断旋转着上身，它的操作者疯狂地想要阻挡两个狼人的进攻。吉尔尼斯人沉着地等待着，直到摸清那台机器的动作规律，接着，其中一个狼人跃过了旋转的刀刃，跳到驾驶员身后，用利爪划过地精的后背。

一把月刃从瓦里安身边掠过，后面还跟着另两把。此刻，步兵们也进入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一些哨兵不断掷出武器，另一些则用月刃与敌人近身格斗。暴风城的军队也与他们一同作战，暴风城士兵即刻冲向了狼人——也就是瓦里安国王——战斗的地方。战斗的结果还不明朗，但至少现在联盟有了机会。

接着，部落开始重整阵线。瓦里安听见血吼又发出了一声尖啸，这一次，那声音就在附近。

他加快了脚步，并未注意到一名骑兵军官看见了他。那个暗夜精灵向另一人发出了警示的信号，而后领着她的部队跟在暴风城国王身后。狼人追随着瓦里安的脚步。尽管两方士兵血肉模糊的尸体阻塞道中，瓦里安仍快速地行进着。

瓦里安尚未意识到，自己正在领导一波冲锋，他一心冲向确信能找到加尔鲁什的区域。只要俘虏或是杀死大酋长，战斗就结束了。那才是最重要的……

一列兽人弓箭手突然现身，朝袭来的敌人倾泻箭雨。

不知为何，瓦里安躲过了那些向他袭来的箭矢。他不知道自己身后发生了什么。一些追随他的人死去了，但另一些迅速顶了上来。联盟已经意识到他们

正迎来决定性的时刻，暴风城国王领导的这次冲锋将决定今天的胜负。

而在另一边，部落也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一阵致命的箭雨过后，身披重甲的战士们冲了上来，他们中既有步兵，也有骑着恐怖巨狼的骑兵。

瓦里安仍未留意那些跟在他身后的人，在他眼中，部落的军队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阻碍。第一头巨狼接近时，瓦里安用萨拉迈恩刺进它的一只眼睛，而后劈开了它的头颅。当这野兽向前倒去时，他踩着它的脑袋将兽人骑手劈成了两半。一个血精灵试图拉住暴风城国王，却被砍下了一只手，悻悻退去。战斧与利剑划破了瓦里安的外衣，令他身上鲜血直流，但这些只不过是些小麻烦而已，丝毫不能拖慢他的脚步。

尽管他自己未曾注意，也无甚感觉，但无论是追随他的战友，还是面对着他的敌人，都觉得自己在周遭飞扬的尘烟之中看到了一头飞驰的巨狼。不知是谁最先喊出了那个名字，狼人们以为是他们中的一员，难道不是他们最先意识到暴风城国王是远古狼神的战士吗？哨兵们认为是高阶女祭司或是她的将军，而与达纳苏斯远征军同行的矮人和人类们也以为那声音来自他们的队伍。

更重要的是，那个人首先喊出了“瓦里安”！接着喊出了“戈德林”！这两个名字被一遍遍重复着，成了新的战吼。这喊声在部落军团中回响，令他们首次生出了疑虑。原本他们早该取得胜利，联盟早该失败。但此刻发生的事情，却与那个宏伟的计划完全不同。

没有人比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更清楚这一点了。一旦灰谷落入部落之手，他所展望的未来就会实现，但现在，这未来显得遥不可及。猛犸人压倒性的力量本是他的终极武器，现在却过于明显地证明了他核心战略的失误。

正当他这样想着，又一头巨兽轰然倒地，狼人爬满它的身躯，正奋力攻击着巨兽的咽喉。

一名库卡隆卫士靠近了加尔鲁什，进言道：“大酋长，您在这儿太冒险了！我们不能失去你……”

“失去我？”加尔鲁什一把推开了那个无礼的卫兵，“我不会逃避战斗！”

“但联盟——”

大酋长怒目而视，令那名坚定的卫兵有些畏缩。加尔鲁什咆哮着下达另一个命令，向那些被该死的狼人削弱的部队派出援军。

联盟的新战吼在他的脑海中嗡嗡作响。加尔鲁什听不清敌人究竟在喊些什么，但他能够看到，那战吼激励着敌军更奋力地对抗部落的战士们。“那是什

么？他们喊的是什么？”

另一名卫兵回答道：“他们喊着那个人类国王的名字……还有，戈德林……他们对伟大的洛戈什的称呼！”

“远古狼神……”加尔鲁什的目光巡视战场，“洛戈什……和瓦里安·乌瑞恩……”

当他再一次说出那个人类的名字时，兽人领袖在渐渐逼近的联盟军队中看到了那个显眼的战士……而瓦里安·乌瑞恩也看到了他。

在无言的默契中，他们冲向了对方。尽管加尔鲁什的私人护卫极力反对，大酋长却已经从乱军中冲锋而出，令那些想要保护他的卫兵们只能奋力跟上。

萨拉迈恩如一道模糊的影子，斩杀着挡在国王前行途中的敌人。尽管那些兽人、牛头人、血精灵和巨魔很勇敢，但他们也不是傻瓜。他们有获得荣耀的更好机会——也能保住性命——那便是和其他人作战。

但仍有一个身影挡在了两人中间，瓦里安正是他的目标。来者的一记猛击几乎做到了许多人未能做到的事，但只是在瓦里安的手臂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伤口。

布里宁怒视着瓦里安，他战斧的锋刃沾上了这个人类的鲜血。

“我的猛犸人！”老水手恨恨地咆哮道，“我的光辉与荣耀！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他的凶狠迫使瓦里安稍作后退。布里宁活得这样长久，全靠对战斧的精通，哈德里莎的死已然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一些战斗技巧甚至值得加尔鲁什学习——但对于发狂的兽人而言，此刻那些都不重要。布里宁在航程中遭受了那么多灾难，尤其是死了那么多的兽人，猛犸人本可为他赎罪。而现在，这个人类，单是这一个人类，就将一切一笔勾销了。

瓦里安没时间理会这个疯狂的兽人。他知道加尔鲁什就在附近，甚至可能就在攻击范围之内。然而，这个老水手也不容小觑。

布里宁再次挥舞战斧，这让瓦里安注意到了他的一个显著弱点。兽人的眼罩意味着他的那一侧完全是视觉盲区，尽管布里宁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却无法改变事实。

瓦里安任由兽人发起了新一轮攻击。当布里宁挥起斧头时，他的盲眼正对着瓦里安，暴风城国王将萨拉迈恩刺进了敌人的胸膛。

当瓦里安拔出萨拉迈恩时，布里宁的武器掉落在地。跪倒的兽人仍怒视着瓦里安，他喘息着说道：“我的……猛犸人……我的……”

船长倒了下去，瓦里安将萨拉迈恩向后一挥。

刀斧相击，令他浑身一震。瓦里安半跪在地，转过身来挡住了第二次挥击。在这两次短兵相接之前，都有一声凄厉的尖啸响起。

“我知道这两下你都能挡住，”加尔鲁什逼近瓦里安低声说道，语气中带着真诚的钦佩，“如果你不能，你也就不是瓦里安了……”

“那我就死了，”瓦里安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就成了你了。”

大酋长轻声笑了起来……继而发起了进攻。

萨拉迈恩和血吼一而再、再而三地相击。两把兵刃以惊人的速度反复碰撞，以至于在人类和兽人之间擦出的仿佛不是火花，而是闪电。

瓦里安被一具尸体绊倒在地。加尔鲁什向下劈砍，想要将他劈成两半。国王滚向一旁，站起身来继续进击。

现在轮到加尔鲁什后退了。他举起血吼，挡住了两次足以割喉的进攻，接着利用战斧的重量逼退瓦里安，让自己重新站稳脚跟。

利剑与巨斧再次相击。加尔鲁什想用血吼斧首的曲线架住对方的剑刃，但瓦里安在最后关头将剑抽了回去。接着，他试图绕过大酋长的防御，却被兽人用战斧的平面挡住了萨拉迈恩。

“你只是在拖延不可阻挡的潮流！”加尔鲁什喊道，“联盟的时代已经终结！部落才是艾泽拉斯的未来！”

“部落将为白日的结束而恐慌！白日将尽，黑夜到来……而狼人将和黑夜一同出现……”瓦里安回敬道。

此刻，他们和周围其他战士之间的距离缩小了。誓死厮杀的战士们朝两人涌来，迫使他们撞在了一起。人类和兽人对视良久，都从对方的眼光中看到了死亡。

“向你的灵魂祈祷吧。”国王断然说道。

“我会的。你需要一个合适的向导指引你往生，人类……”

加尔鲁什咆哮了一声，用尽全力猛地一推。瓦里安撞在了背后那些人身上。大酋长挥出了一道凶狠的弧线，血吼的尖啸令附近的人再度四散开去。

萨拉迈恩斩断了这声尖啸，瓦里安先是架住战斧，随后手腕一扭，用剑将兽人的武器格到了一边。

加尔鲁什用拳头猛击人类的肩膀。瓦里安感觉身子仿佛要散架了一般，咬紧了牙关。为了阻止兽人的攻击，他将宝剑横在了自己的肩膀和兽人猛击的拳头之间。

大酋长挥斧向瓦里安另一侧防护薄弱的肩膀砍去。

瓦里安用另一只手握住萨拉迈恩，接着斜过剑锋，砍向血吼。尽管他没让血吼劈开自己的肩膀，战斧仍划伤了他的上臂。国王不由发出了一声痛苦的闷哼。

萨拉迈恩很快就为他报了仇。瓦里安很早以前就学会了用任意一只手使剑，尽管总有一只手更为惯用。加尔鲁什没能及时意识到，他的人类对手此刻仍能自如地使用萨拉迈恩。剑尖在大酋长胸前靠近喉咙的位置划出了一道血痕。

突然之间，另一把战斧也加入了打斗。一名库卡隆卫士想要继续履行保护加尔鲁什的职责，于是来到了两人身边。那卫士朝瓦里安扑来，他的突然介入使国王陷入了绝境。

另一名库卡隆卫士从反方向扑向瓦里安。他们的战斧不是血吼那种传奇武器，但也都在技能娴熟的主人手中饱饮鲜血。库卡隆卫士挥砍着战斧，将瓦里安逼退。

加尔鲁什朝他的卫兵们发出怒吼，但他的声音淹没在了战场之中。两名库卡隆卫士带着恶意渴望地打量着瓦里安：若是能将暴风城国王杀死，他们不仅能为大酋长尽忠，还能给自己带来荣誉。

暴风城国王观察着卫士们的反应，预料到了他们的动作。他让其中一名卫兵抢先行动。当第一名库卡隆卫士期待着自己能给出致命一击时，瓦里安将萨拉迈恩如长矛一般掷了出去。

前一名卫兵没有留意到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对此毫无防备。瓦里安用力一掷，宝剑深深插进了敌人的身体。

在第二名库卡隆卫士明白了发生何事之前，瓦里安已经夺过了那濒死卫兵的战斧，用尽全力将它挥向另一个敌人的大腿。

战斧几乎砍断了他的大腿。那兽人尖叫着朝一侧倒去。

瓦里安拔出萨拉迈恩，接着一剑刺穿了负伤的库卡隆卫士。

加尔鲁什没有紧随两名卫士发起攻击，个中原因一目了然，此刻，他正将血吼劈入一头失去了骑手的夜刃豹的头颅。那头大猫没有立刻死去，它最后一次挥动利爪，试图将兽人撕成碎片。但加尔鲁什以和他的魁梧身形不相称的敏捷身手躲过了大猫的利爪，闪身向前，再次将血吼劈进了夜刃豹的头骨。

大酋长将滴血的战斧重新指向瓦里安。两人不发一语，再次展开了决斗。那些试图阻挡决斗的人全都血溅当场，但他们毫不关心对方以外的其他事物。

号声响起。这是联盟的号角。联盟正在渐渐占据上风，尽管加尔鲁什并未留意这一点。他所注意到的是，自己的呼吸正变得越来越紊乱。他原以为此刻自己已会手刃瓦里安・乌瑞恩，砍下那人类的头颅，高高举起，好让所有倒霉的联盟士兵看见。为此，他比平常更卖力地战斗着。

但这个人类赶了一段不可思议的远路！兽人恼怒地提醒自己，他本该筋疲力尽！他本该累得连剑都拿不起来……

但瓦里安看上去就像他们刚交手时那样精力充沛。这个人类的双眼仍充满坚定。

加尔鲁什意识到自己远远低估了这个人类。这位国王拥有兽人般的怒火，并且，联盟的守军似乎也通过他获得了相同的力量。

直到此时，大酋长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听过的那些关于瓦里安・乌瑞恩的故事都是真的。洛戈什的确垂青这个人类……为什么不呢？他们本就是同类。站在这里的这个人，有着伟大而坚定的猎手之心，有着伟大而坚定的战士之心。

狼族……之心。

我真是个傻瓜！大酋长随即明白了过来，我本该策划一次更宏大、更野蛮的进击！有了这样的领袖，联盟甚至可能夺回灰谷东部！

瓦里安并不关心对手此刻在想什么，他继续展开攻击。瓦里安发现加尔鲁什正在退却，而他知道兽人的举动并非某个阴险计划的一部分。优势已经转向了瓦里安。

瓦里安挥剑砍去。疲惫的加尔鲁什知道自己能挡开这次攻击，但他的胳膊比往常略微慢了半拍。

萨拉迈恩砍入加尔鲁什的上臂，重创了他紧绷的肌肉。

加尔鲁什的整条胳膊都颤抖了起来。大酋长一时间松开手来，血吼从他抽搐的手指间滑落在地。

瓦里安向后退去，准备再次攻击——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镇住了两名战士。瓦里安和加尔鲁什抬起头，看到另一个猛犸人正朝他们冲来。它身上爬满了狼人，而猛犸人正试图摆脱他们凶狠的攻击。狼人们铭记着瓦里安的战术，并对之加以改进，因为当这头巨兽接近两人时，它的两条前腿都已残废，整个身躯向前扑倒。

瓦里安向后退去。加尔鲁什冒险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抓起血吼。当猛犸人的阴影向他笼罩而来时，加尔鲁什跳了起来。

受到重创的怪兽朝一侧滚去，而狼人们已经爬到了安全的地方，随即继续无情地撕扯着猛犸人。巨兽狂暴地踢动后腿，迫使瓦里安退得更远。

加尔鲁什站起身来。他寻找着那个人类，但挣扎的猛犸人挡住了他的视线。

狂怒使他恢复了力量，大酋长冲向了巨兽的背面。他会再次找到瓦里安·乌瑞恩，而这一次，将会有一场决定性的——

“大酋长！”另一名库卡隆卫士来到他面前。加尔鲁什想把这个蠢货推到一边，但突然间，更多的手拉住了他。

“当心！”另一名卫士喊道。猛犸人身上的几个狼人对这些新的目标产生了兴趣，此刻又有两名卫士上前来保护他们的首领。“带大酋长离开!”

当加尔鲁什的私人卫士们上前迎战狼人时，愤怒的大酋长咆哮道：“放开我，你们这些该死的蠢货！我必须找到他！我会杀了他……得到那把宝剑！”

“我们战败了！”第一个库卡隆卫士壮着胆子说道，“我们必须在溃败前带您离开这儿！”

加尔鲁什反手抽了说话者一个耳光。鲜血从卫士口中滴落，大酋长咆哮道：“下一个敢说出这种谎言的懦夫，将会丢掉他缺乏荣耀的脑袋！”

“这不是谎言！”另一个卫兵重申道，还有几人也点头赞同，“最后一个猛犸人也倒下了。阵线已然不复存在。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的南部。您看看吧。要是我说了谎，您可以砍下我的头！”

“还有我的！”第一个卫士说道，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说出这些话并不容易，加尔鲁什很有可能并不接受这个事实。大酋长皱起了眉头，极力环视战场。

他很快就意识到，他们都是对的。哨兵的军旗正在逼近，而己方战士的旗帜却无处可寻，且大多数在遥远的东边。剩下的几面无疑正被敌人踩在脚下。

“不！就算要打遍战场上每一个敌人，我也要找到他！我不会输……”他想要再次寻找瓦里安，却被自己的卫士们拉住，他们开始将他拖去安全的地方。

“我们还会赢得灰谷的。”当士兵们奋力将加尔鲁什拖走时，领头的库卡隆卫士向他保证道。

“大酋长自己也说，一次战役算不上一场战争！”另一人提醒道，“我们会拿下灰谷的！我们发誓，大酋长……”

加尔鲁什的内心挣扎着，试图接受他们的话。他们在重复着自己经常发出的宣言。然而，现实的苦果却难以下咽……尤其是在与瓦里安·乌瑞恩未完的决斗之后。

他甩开了身边那些恐惧的卫兵，但令他们感到宽慰的是，大酋长按他们的意思朝自己的坐骑走去。在他们身后，战斗仍在持续，联盟显然正在收复失地。

“吹响号角，”加尔鲁什命令道，“撤退。”

一名如释重负的卫兵朝号手发出了信号，后者依令行事。那令人厌恶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回响，加尔鲁什跳上坐骑。他又一次挥着血吼，聆听它的尖啸，接着将它挂回了背上。在驱策坐骑之前，加尔鲁什转头寻找那个让部落被迫撤退的始作俑者。

“这不过是一次战役，”大酋长终于同意道，“只是一场战役。灰谷就是我们的命运……”加尔鲁什再次展望着他将要缔造的王国，他也再次相信，那必将实现。

他率领他们离去，开始盘算下一步的计划。只要他还未获得胜利……一切就不算完……

只要瓦里安·乌瑞恩还活着。

瓦里安看着骑手们消失在远方，他知道自己本可以继续追杀，但还是决定不那么做。

吉恩·格雷迈恩在猛犸人庞大的尸体附近找到了他，这巨兽此前隔开了瓦里安与加尔鲁什。狼人首领光洁的毛皮上沾满了鲜血，他的每个子民也是如此。

“你放走了他们……”吉尔尼斯国王低声说道，“我看到你走了过去，看着兽人们拉走了他们的大酋长。他努力反抗他们，我们本可以轻易上前抓住他们。这样一切就都结束了。”

即便此时已看不到加尔鲁什的身影，瓦里安仍继续眺望着。他摇了摇头，回答道：“会结束吗？现在还不是时候。不……有时你得让猎物跑一会儿。然后……然后当时机到来，你会知道的。”

吉恩垂下双耳，试图理解瓦里安的话。但高阶女祭司和珊蒂斯将军带领的一队哨兵突然到来，令他省去了这个烦恼。

“瓦里安·乌瑞恩，”泰兰德微笑着向他问候道，“艾露恩终于展现了她的神迹。”

“她的神迹？”吉恩昂起头来，“不，我的女士，艾露恩可能起了一些作用——戈德林显然也是——但他们无疑都会把最高的赞誉归于另一个人！”他朝瓦里安伸出了狼爪。“一位内心已然平衡的战士，一位能与他所掌控的一切和谐共处的领袖！”狼人首领转向其他人叫道：“瓦里安·乌瑞恩！”

当狼人领袖喊出这个名字时，其他吉尔尼斯人也开始应和。起初，他们只是低声喊着，但随着众人热情愈发高涨，他们愈发嘹亮地重复着这个名字：“瓦里安·乌瑞恩！瓦里安·乌瑞恩！”

哨兵和联盟的其他战士此前已将这个名字作为战吼，此刻也再次欣然响应。瓦里安·乌瑞恩并不喜欢这样的喝彩，但他明白，为他欢呼的人们需要以此宣泄。瓦里安只能祈求这呼声尽快结束。

如果他希望从高阶女祭司那儿得到帮助，那就找错了人。泰兰德含笑朝吉恩点了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对。”她向颇不自在的瓦里安颔首，举起手来高声说道：“向你致敬，瓦里安国王！向你致敬，灰谷的救星……或许你也是艾泽拉斯的救星……”

第二十九章

在珊蒂斯将军的领导下，位置更佳的新哨站迅速沿着哨兵领地的东部边境建立了起来。戴妮现在变得更稳重了，她负责指挥其中一座哨站，苏拉・迅箭仍是战歌峡谷的军官，同时得到了晋升，她将代替光荣牺牲的哈德里莎担任指挥官。艾蒂尔・月火也得到了委任，但她不愿加官晋爵，因为那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更少的自由。

部落在河对岸加固了防线，但联盟已经夺回并迅速重建了银翼哨站。这座哨站将作为联盟反击的大本营。泰兰德和珊蒂斯理应在尘埃落定后返回达纳苏斯，在此之前，泰兰德以艾露恩之名祝福了重建的银翼哨站。

她们不是独自回去的。

“他们都能回来真是个奇迹。”玛法里奥评论道。此时，联盟代表正齐聚一堂，召开新的会议。“我赞美你，吾爱。”

“别赞美我。部落仍活跃在灰谷，此时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团结。加尔鲁什不会消停太久，他在等待时机：事实正是如此。”

“让他们到这儿来仍十分麻烦。我知道他们已经同意往灰谷派兵了，但我们也都清楚，想要长期约束部落，需要更多的力量。”他拥抱着她，“如我所说，你应当被赞美。”

泰兰德解释道：“但让部落屈服的并不是我……而是瓦里安。”说完，她接受了玛法里奥的拥抱。

“瓦里安？”

没等她继续说下去，他们便注意到了一个静立在旁边的阴影之中的身影。当那人意识到两人看到自己时，他终于走上前来。是加洛德，他的伤已经被艾露恩姐妹会治好了。然而，尽管已然恢复到最佳状态，加洛德脸上的表情却仿佛刚刚得知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高阶女祭司，请原谅我……如果可以的话。”

“我才不会原谅你喊我高阶女祭司呢，加洛德·影歌……你应该叫我泰兰德。至于你将要道歉的内容，那大可不必。”她的神情变得哀伤了起来，“我才是过错最大的人。可怜的玛维！我本该看到疯狂是如何一点点吞噬她的！我只能感激你和我丈夫一起阻止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但她逃走了。”

“没有人会为此责怪你，加洛德，”玛法里奥插话道，“尤其是我们。”

他站直了身子。“尽管如此，我向你们发誓，我会找到她。她必须得到正义的审判，而这必须由我执行。”

“只是要当心，别步你姐姐执迷不悟的后尘。”玛法里奥提醒他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在这方面我会小心的，但我也不会逃避自己的责任。”

高阶女祭司赞同了他的话：“没人能否认你的那项权利，而你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加洛德……这就回到了我的初衷。并非所有守望者都知道玛维的阴谋，而对于那些无辜之人，我打算为他们委派一位新的首领。然而，守望者将扮演的角色与我们要求你做的不同，加洛德。”

“我？我不明白。”

“你曾出色地在战场上指挥过战士——甚至是半神。我丈夫也赞同我任命你领导一支新的守卫力量，以便处理一些麻烦……比如玛维。”

“我很荣幸……也乐于接受。”

“莎拉希尔会为你感到骄傲的，加洛德。”高阶女祭司补充道。

他试图做出回答，却发不出声音。他的脑海中满是莎拉希尔的面容，一时间竟忘记泰兰德和玛法里奥就站在自己面前。

“我……愿意这样想，”他终于回答道，“但愿如此吧。她远比我有生命力。活下来的人本该是她。”

“这由不得我们选择。但我们能选择好好活着，以此缅怀死者。”

“莎拉希尔也这么说过。”

高阶女祭司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以示安慰：“至于玛维，珊蒂斯会协助你从哨兵中挑选合适的人选，以组成你的新队伍。”

“我对你们三位表示感谢。”

“事后我们再谈。”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加洛德鞠了一躬，随即迅速离去了。

当泰兰德和玛法里奥前往会议时，玛法里奥凑近耳语道：“让他去找珊蒂斯？你这是在做什么？”

“为以后考虑……”她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回答道，“等到时机对他们来说更合适的时候。”

他们走到了各国代表之中，玛法里奥便不再多言。他注意到最后一队使者迅速落了座，这意味着瓦里安·乌瑞恩已经到场。

果然，泰兰德悄悄碰了碰他的手。他朝那边瞥了一眼，看到瓦里安正大步走向座席，仿佛他不是那个成功将代表们重新召集在一起的人。暴风城国王坐了下来，接着抬头看向玛法里奥。

大德鲁伊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走上前去，举起了法杖。会场一片寂静。

“我们感谢各位再次前来做客。”玛法里奥说道，此时泰兰德也站在了他身边。“灰谷事件让时间变得愈发珍贵，若是诸位没有异议，你们中的一位成员想要发言，我相信他的话值得一听。”他伸手指向瓦里安，“各位，他就是暴风城国王瓦里安·乌瑞恩……”

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代表们开始鼓掌，但瓦里安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安静下来。他打量着众人，接着摇了摇头。

“你们不该为我鼓掌。不该为一个本应用理性治国，却以愤怒取而代之的人鼓掌。”

他的自责让听众们担忧地窃窃私语起来。玛法里奥看向泰兰德，而她露出了抚慰的微笑。

“这种不理智也无目的的愤怒给我，也给我所珍爱的人带来了灾难，也只会导致联盟的分裂”——瓦里安不容置疑的神情令人无法反驳他的话——“我对后一点致以歉意。”

对瓦里安而言，为任何事情道歉都不是小事，而在场的任何人也不会因此而看低了他。他在灰谷的壮举已经成为传奇，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人们这么想。

“被愤怒支配的瓦里安·乌瑞恩已经死了！”他高声宣布，“在死去的过程中，他明白了错的并不是愤怒，错的只有他自己！狂暴和愤怒都必须有所指向！保家卫国、守护朋友才是正义的愤怒！当有人企图夺去我们的所爱之人，保护他们的安全才是正当的愤怒……”

“听啊，听啊！”萨尔加斯·安威玛尔热情地吼道。其他矮人向他瞥去，对于他的反应，他们更多的是满意而非气恼。

“现在正是将愤怒导向目标的时候！”暴风城国王一刻不停地继续说道，“现在是我们最需要狼人的时候，不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愤怒和激情，也因为他们能够引导我们安全而正确地释放自己的怒火！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打败部落，要我说，也许还能打败那条恐怖的黑龙死亡之翼！”

玛法里奥终于明白了瓦里安的用意，他点了点头。泰兰德倾过身来低语道：“你看到了吗？我们有信心能解决问题，而结果也的确如此。”

“你有信心。而我仍在学习。”

此时，暴风城国王猛地一擂拳头，高声道：“部落再一次试图夺取灰谷！而他们还会再次进攻的！如果我们放任自流、不加抵抗，那我们就败局已定！部落将艾泽拉斯视作一个全新的世界，而由于他们的残忍与野蛮，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成为主宰！但我们将拥有与之匹敌，甚至超越他们的力量，我们将一次次与部落和所有敌人作战，直到联盟与艾泽拉斯最终能够宣称，我们获得了和平！”

这番言论引起了更多愤怒的私语。然而，在愤怒之下，人们的认同感逐渐增强，不同的势力有了共同的目标。大法师特沃什向德鲁坎点了点头，后者亦点头以示回应。梅卡托克和侏儒们在一起低声交谈，他们看向瓦里安的目光带有明显的钦佩——侏儒们很少对一名战士而非发明家露出这样的表情。对于在场的所有人来说，瓦里安的话直击人心，一时间，甚至连三个矮人部族也团结了起来。

众人的反应使瓦里安倍受鼓舞，他继续说道：“气愤。狂怒。你们现在感受到了。想要对抗部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力量！这些……还有一些别的……”

瓦里安朝会场入口的某人打了个手势，一个代表团再次走了进来。一声号角吹响……接着奏起了吉尔尼斯国歌。

在吉恩·格雷迈恩的带领下，转化为令人惊异的狼人形态的吉尔尼斯人再度入场。来到会场中心时，狼人们四散开来，向众人展示着自己的强大力量。

狼人首领站在瓦里安的正前方，以拳擂胸，表示敬意。他抬头凝视着对方，等待着。

瓦里安没有回视，而是再次对所有人说道："我们上一次在此集会时，大德鲁伊要求对吉尔尼斯和狼人正式加入联盟进行口头表决！今天，我号召大家再次投票！你们怎么看？"

"赞成！"库德兰喊道。

"赞成！"其他矮人代表立即跟着喊了起来。

一位端庄的德莱尼女子站起身来。"我是伊沙娜，奥尔多的高阶女祭司，代表先知发言！德莱尼人投赞成票！"

塞拉摩和其他联盟成员紧随其后，再次投出了他们先前的赞成票。玛法里奥一只手揽着泰兰德观看着投票的进行。他们无意出来主持会议；这是瓦里安的集会，除非他另有打算。

国王巡视着会场，众人都期待地看向他。

"暴风城投赞成票！"瓦里安欢欣地喊道，"吉尔尼斯和狼人成为联盟的正式成员！"

狼人们发出愉悦的嗥叫。会场之外，其他嗥叫声也从他们营地的方向传来。

只有吉恩·格雷迈恩没有嗥叫，狼人首领肃穆地站在瓦里安面前。"你尊重我们！"吉尔尼斯国王说道，"而我们也同样尊敬你，暴风城的瓦里安·乌瑞恩！我们向灰谷的勇士致敬！"

此刻，狼人和其他与会代表都欢呼了起来。

玛法里奥终于离开了泰兰德，走向暴风城国王。瓦里安感激地让大德鲁伊继续主持会议，但表示还有些话要私下对他说。

"当我们抵达时，一位德莱尼信使送来了一封我儿子写的信。安度因向我保证，在完成关于圣光的学习之后，就会回到暴风城……"瓦里安疑惑地看着玛法里奥，"这是你或是高阶女祭司促成的吗？"

"绝对没有。我向你保证，这个好消息是安度因自己的决定！在你告诉我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而我发誓泰兰德也是一样。她不会向我隐瞒这种事，更不会对你……"

国王长舒一口气：“这让他的许诺更令人高兴了！”

瓦里安继续陶醉在儿子回归的念头之中，与此同时，在拍了拍瓦里安的肩膀以示祝贺之后，大德鲁伊继续主持着会议。然而，如果瓦里安认为自己的作用已经结束，他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欢迎吉尔尼斯和狼人的加入！”暗夜精灵高声宣布，“也欢迎狼人在此安家，与暗夜精灵的人民一起生活！”狼人们嗥叫着表示感激，而各国使者及其随从也再一次鼓起了掌。

待掌声平息之后，玛法里奥继续说道：“但我们还必须欢迎一个人，是他让我们再次团结起来，也是他让联盟的未来最终变得清晰！瓦里安·乌瑞恩，暴风城的国王！”

即便是黑铁矮人也没有表示反对，联盟各国整齐如一地一遍遍高呼着暴风城国王的名字。

瓦里安此刻只想退后，但他的身体却似乎做出了相反的行动，他发觉自己走到了暗夜精灵身边。

众人继续呼喊着：“瓦里安！瓦里安！”他们欢呼的对象抗拒地摇了摇头，但似乎无人在意他的想法。

瓦里安没有看到玛法里奥何时悄悄溜回了泰兰德身边，他站在那里，回望着那些不仅将他视作灰谷的勇士，更将他视作未来的希望的人们。他注视着他们……知道自己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瓦里安了。他再也不会因盟友犯下了错误而离开他们，他最终意识到，和自己的过错相比，他们的错误并没有那么严重。

“我会尽力而为……”他低声说道，“我发誓我会的……安度因。”

在他身后，大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欣慰地看着这一切。

“你是对的，泰兰德，”玛法里奥说道，“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他能带领联盟走上新的高峰。死亡之翼的疯狂造就了新的艾泽拉斯，要与部落抗衡，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新的高峰，”她表示赞同，“或许甚至是……一个新的时代？”

大德鲁伊皱起了眉头：“如果能够战胜部落；如果死亡之翼不会再次出现，展露一些更为邪恶的阴谋。鉴于你我都怀疑那条该死的巨龙的意图……”

她担忧地抚摸着他的脸颊。“你得从今天的事中看到一些光明面。我原以为你会的。”

“我会的……我会的……我发现——”大德鲁伊突然顿住了，一时间将他们讨论的话题全然抛诸脑后。他凝视着瓦里安·乌瑞恩，后者正全身心地投入会议，其他人讲述着，针对灰谷和其他地区，他们接下来需要做些什么。

与此同时，瓦里安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环绕在他身边，使他对自己的决定更为自信。他不必询问那是谁。只可能是一个人。

从玛法里奥所在的位置看去，刹那之间，戈德林——洛戈什——的形象与瓦里安重叠在了一起。玛法里奥并不是那种喜欢浮想联翩的人；他知道自己看到的景象既不是不安思绪的产物，也不是眼睛的错觉。

大德鲁伊朝泰兰德瞥了一眼。

“是的，”她低声说道，“你看到的是真的。戈德林选好了它的战士……他们本是一类。据说在创世之初，远古狼神曾对月怒啸，对抗艾露恩。也许，通过这个选择，它也在艾露恩眼中得到了救赎。”她观察着那个人类，“选得好！瓦里安·乌瑞恩确有狼族之魂、狼族之心……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全部希望……”

看着那样的景象——听着泰兰德的话语——玛法里奥·怒风突然感到自己终于卸下了重负。他非常清楚死亡会在某个时刻将自己带走，或许比他所祈祷得更快。自从意识到了这一点，大德鲁伊始终无法摆脱心中的恐惧，那些接替他的人将承担巨大的责任……而他再也无法保护他们了。

而现在，玛法里奥意识到了自己的妄自尊大。他无须担心，艾泽拉斯自己将会找到扛起大旗的人，那些人将会竭尽所能保护这个世界，甚至可能最终实现真正的长久和平。

而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来自何方，瓦里安·乌瑞恩，远古狼神的后裔，都将领导他们前行。

注释

这个故事部分是基于暴雪娱乐的电脑游戏《魔兽世界》中的角色、场景和设定而来的。《魔兽世界》是一款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以广受好评的《魔兽争霸》为设定背景。在《魔兽世界》中，玩家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英雄，去探索，去冒险，与成千上万的其他玩家一起在这片广袤的世界中求索。这款宏大而丰富的游戏还允许玩家与小说中众多强大而迷人的角色互动，与他们兵戎相见，或是并肩作战。

自2004年11月发布以来，《魔兽世界》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付费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大地的裂变》在发行后的24小时内就卖出了330万份，成为有史以来销售最快的PC游戏，也超过了《魔兽世界》的第二部，《巫妖王之怒》创下的纪录。

战斗仍在继续

大灾变之后，部落与联盟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艾泽拉斯各地引发了冲突。然而，这些冲突只是徒劳地消耗资源，并转移了人们对一个更大威胁的注意：堕落的黑龙死亡之翼，和他的爪牙们正将世界拖入黑暗……

在《魔兽世界》的第三个资料片《大地的裂变》中，你可以参与部落和联盟之间史诗般的对抗，也可以阻止死亡之翼的阴谋。《魔兽世界》的前两个资料片，《燃烧的远征》和《巫妖王之怒》，将玩家送往了废弃的外域世界和冰冷的诺森德荒原，而在《大地的裂变》中，玩家既能探索熟悉的卡利姆多地区，也能探索被死亡之翼对艾泽拉斯的攻击永远改变了的东部王国。艾泽拉斯的守卫者及其对手之间的战线已经拉开。接下来，就等着你决定是否加入拯救世界免遭毁灭的战斗了。

想要探索这个已经娱乐了全球数百万人，并且仍在不断扩张的世界，就去WorldofWarcraft.com下载免费试用版吧。在故事中体验另一种人生。

延展阅读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本小说中的人物、情境和背景，下列资料会为你提供艾泽拉斯的其他故事。

• 瓦里安国王充满苦难和传奇的一生都在《魔兽世界》中有所叙述：

克里斯蒂•高登的《阿尔萨斯：迈向冰封王座》和《天崩地裂：灾变的前奏》，亚伦•罗森伯格的《黑暗之潮》，二人合著的《穿越黑暗之门》，理查德•A. 纳克的《怒风》，以及丹•阿里的短篇小说《父辈之血》。瓦里安还在官方漫画《魔兽世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关于国王吉恩•格雷迈恩及其为保护吉尔尼斯所付出的努力，可以在以下官方作品中得知更多细节：亚伦•罗森伯格的《黑暗之潮》；亚伦•罗森伯格与克里斯蒂•高登合著的《穿越黑暗之门》；理查德•A. 纳克撰写的《巨龙之日》；官方漫画《狼人的诅咒》及詹姆斯•沃的短篇小说《狼人之王》。

• 在克里斯蒂•高登的《浩劫：灾变的前奏》中，萨尔任命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为部落酋长。关于这位骄傲又凶狠的新酋长的其他细节，可以在《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第15-20期中找到；亚伦•罗森伯格与克里斯蒂•高登合著的《穿越黑暗之门》；莎拉•派恩的短篇小说《战争之心》与史蒂夫•尼克斯的短篇小说《如吾父辈》也对其有所描述。

• 关于玛法里奥•怒风和他的爱人泰兰德•语风与翡翠梦魇的斗争，在理查德•A. 纳克撰写的《怒风》中可以读到。关于玛法里奥和泰兰德的关系，在理查德•A. 纳克的“上古之战”三部曲（《永恒之井》《恶魔之魂》和《天崩地裂》），以及瓦莱丽•沃特劳斯的短篇小说《信仰之种》，以及官方漫画《狼人的诅咒》也记录了早在狼人诅咒出现于吉尔尼斯王国之前，玛法里奥为对付它而做出的努力。

• 在理查德•A. 纳克的“上古之战”三部曲中，泰兰德•语风不愿将自己树立为暗夜精灵的领袖。泰兰德一生中其他激动人心的事件，在理查德•A. 纳克的《怒风》；《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第六期；官方漫画《狼人的诅咒》；以及瓦莱丽•沃特鲁斯的短篇小说《信仰之种》中均有所描绘。

•你可以在理查德•A.纳克的《恶魔之魂》和《天崩地裂》（“上古之战”三部曲的二、三部）中，读到珊蒂斯•羽月的过去，包括她与泰兰德•语风的关系；理查德•A.纳克的《怒风》；官方漫画《狼人的诅咒》第二、三、五期；以及瓦莱丽•沃特鲁斯的短篇小说《信仰之种》也对珊蒂斯将军有所描述。

•在理查德•A.纳克的“上古之战”三部曲中，加洛德•影歌因在指挥暗夜精灵抵抗军对抗燃烧军团中表现英勇而闻名。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部《魔兽世界：天崩地裂》，也描述了加洛德和他姐姐玛维以及珊蒂斯•羽月的关系。

•关于狼人诅咒的神秘起源，及其对吉恩•格雷迈恩国王和其他吉尔尼斯人的折磨，在詹姆斯•沃的短篇小说《狼人之王》，以及官方漫画《狼人的诅咒》中有所揭示。

•关于远古狼神——戈德林的传说有很多。这个伟大生物的牛头人之名，洛戈什，常被用于描述瓦里安国王在战争中的凶猛。你可以在理查德•A.纳克的《怒风》中了解更多关于戈德林的信息；以及《魔兽世界》月刊第三期；官方漫画《狼人的诅咒》第一期。

•典狱长玛维•影歌在上古之战的角色，包括她与弟弟加洛德的关系，在理查德•A.纳克的“上古之战”三部曲之三，《天崩地裂》中有所描述。

•在上古之战中，许多拥有法术的上层精灵都屈从于堕落的泰坦萨格拉斯的意志。直到最近，上层精灵才被允许再次加入暗夜精灵族群。他们时而充满悲剧性的历史，在理查德•A.纳克的“上古之战”三部曲，以及理查德•A.纳克与金载焕合著《太阳井三部曲：终章》中有所揭秘。

•安度因•乌瑞恩王子生活中的诸多挑战，譬如他与父亲瓦里安的棘手关系，在克里斯蒂•高登的《天崩地裂：灾变的前奏》中有过呈现；《魔兽世界》漫画月刊以及丹•阿里的短篇小说《父辈之血》中也有安度因王子的戏份。

•很久以前，德莱尼人的英明领袖维伦便带领他的追随者离开家乡阿古斯，以躲避堕落的泰坦萨格拉斯。他们的逃亡及随后在德拉诺度过的岁月，在克里斯蒂•高登的《部落的崛起》中有所描绘。

•卡梅隆•戴顿的短篇小说《中断》，可以让我们一窥大工匠格尔宾•梅卡托克从机械师瑟玛普拉格的军队手中解放诺莫瑞根的努力；这个聪明的侏儒也出现在亚伦•罗森伯格与克里斯蒂•高登合著的《穿越黑暗之门》中。

•在《狼族之心》中，三个矮人作为新成立的“三锤议会”的主要代表前往达纳苏斯。另一个关于铜须代表的故事，萨尔加斯•安威玛尔，在漫画《魔兽世界》月刊第8-15期中有所描述。关于黑铁矮人的代表，德鲁坎，在克里斯

蒂·高登的《天崩地裂：灾变的前奏》中可以找到更深入的洞见；最后，关于蛮锤矮人的代表，库德兰·蛮锤，在亚伦·罗森伯格与克里斯蒂·高登合著的《穿越黑暗之门》、亚伦·罗森伯格的《黑暗之潮》，以及马特·伯恩斯的短篇小说《火与钢》中有过叙述。

关于作者

理查德·A.纳克是《纽约时报》评选出的奇幻文学畅销作家，也是参与《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创作的著名作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已创作了超过五十部长篇小说和众多短篇小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被魔兽玩家奉为经典的《上古之战》三部曲。

除创作《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外，理查德·A.纳克还参与撰写了多部游戏背景小说，其中不乏《龙枪》系列的《修玛传奇》、《暗黑破坏神》系列的《血之遗产》等广受赞誉的作品。时至今日，上述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并深受玩家喜爱。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浩劫
灾变的前奏
[美]克里斯蒂·高登 著 王坚 译
THE SHATTERING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浩劫：灾变的前奏

作者：【美】克里斯蒂·高登

译者：王坚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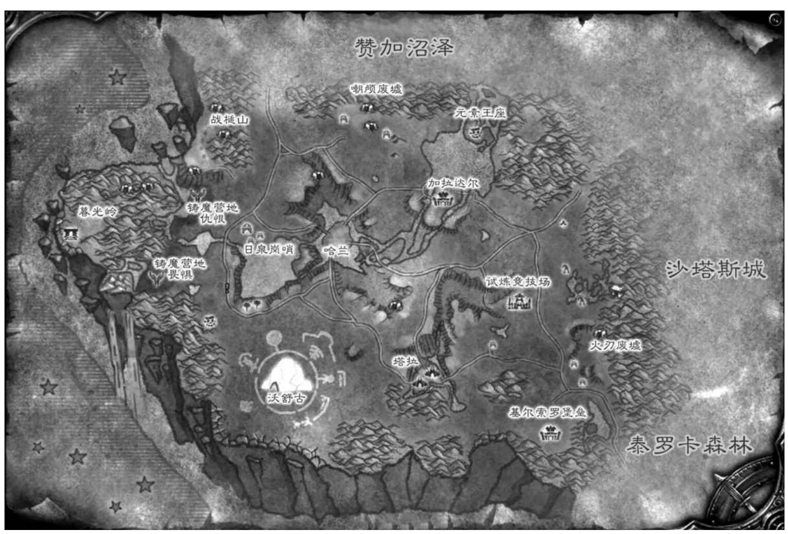
ISBN：978-7-5133-35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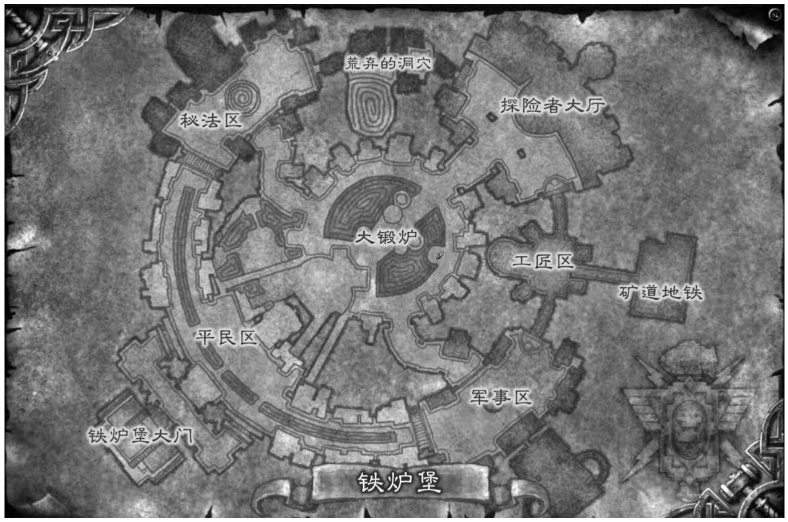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谨以本书献给我优秀而忠实的读者们。是你们让《阿尔萨斯：迈向冰封王座》成为暴雪（和我自己）的第一本《纽约时报》畅销书，是你们让我能够有机会从事这份我深爱着的工作。我会孜孜不倦地继续为你们创作最棒的书籍。

在此我一定要感谢我优秀而热心的编辑——杰米·科斯塔斯，是他让我对我的工作信心十足。我还要向一直支持着我的暴雪开发团队致以谢意：令我感激不尽的绝赞三重奏——克里斯·梅森、伊芙琳·弗雷德里克森、米基·尼尔森，我和他们共事过，希望今后的许多岁月里还能继续与他们共事；贾斯丁·帕克、凯特·格雷、詹姆斯·沃、汤米·纽康摩尔，感谢他们在编辑工作上付出的辛劳，以及其他紧急情况的援助；亚力克斯·阿法西亚比，感谢他从游戏的角度为故事开发提供的帮助；吉娜·皮聘，感谢她保证了整个流程的不断运转，她似乎对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抱有无限的热情，以及她的助手乔治·谢，他送了几本《好东西》给我。你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创意，很有趣，和你们共事令我十分开心；多亏有你们的支持，我才能做到这一切。

——克里斯蒂·高登




荒弃的洞穴
秘法区
探险者大厅
大锻炉
工匠区
矿道地铁
平民区
军事区
铁炉堡大门
铁炉堡

导读

“大灾变”是《魔兽世界》剧情故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艾泽拉斯在《魔兽世界：大地的裂变》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局势亦伴随着整个世界的剧变发生了诸多变动，许多剧情上的重大事件也在此期间发生，而本书《浩劫：灾变的前奏》就是为了将这些事件串联汇总在一起的官方小说。

作为一本信息量巨大的小说，本书采用多线叙述的模式，讲述了联盟与部落的许多重要人物在大灾变到来之前经历的各种事件。萨尔前往纳格兰重新修习萨满之道、加尔鲁什向凯恩发起的生死决斗、安度因在被卷入联盟与部落的摩擦时得到的成长、发生在雷霆崖与铁炉堡的政变，这些连接了《魔兽世界：巫妖王之怒》和《魔兽世界：大地的裂变》两部资料片的事件，都在本书中得以呈现。

在《浩劫：灾变的前奏》中，作者高登女士依旧发挥出她善于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优势，她将局势变化中诸位英雄人物既复杂又细腻的情感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给了读者。在高登的笔下，本书中的每一位主要角色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之后，都得到了身心的成长。因此《浩劫：灾变的前奏》这本书不仅在《魔兽世界》的整体故事情节上起到转折作用，更为之后主要人物的性格转变做出充分的铺垫。

本书同作为《大地的裂变》资料片的先导小说，《浩劫：灾变的前奏》与讲述吉尔尼斯回归联盟事件的《狼族之心》和讲述梦魇之战的《怒风》互为表里，推荐一同阅读。读者通过阅读这三本小说，便可以完整了解《巫妖王之怒》到《大地的裂变》之间剧情故事的全貌。

——编者

序章

雨点噼啪地打在包覆着小屋的紧绷兽皮上，如同一只灵巧的手正擂着战鼓。小屋做工精良，正如所有的兽人小屋一般，雨水绝对无法渗进屋里，但仍旧无法抵御空气中的潮湿与阴冷。如果天气再差些，雨变成雪，湿气和风寒侵蚀着德雷克塔尔的一把老骨头，让他的身子即便在梦里也僵着。

不过，这一次并不是这湿冷的天气让老萨满祭司辗转反侧。

而是梦境。

德雷克塔尔总能看到预兆性的梦境和幻象。这种灵魂视觉是一份馈赠，弥补了他不再拥有的自然视觉。可自从梦魇之战后，这份馈赠长出了利齿。在那段骇人的日子里，他的梦境不断恶化，睡眠给他带来的不是休息、不是精神的恢复，而是恐惧。他因而变得更加沧桑，先前老当益壮的他变得羸弱、偶尔抱怨不休。随着梦魇被击败，他原本希望梦境能回复正常。然而尽管有所好转，他的梦境依然十分黑暗。

在梦境中，他目能视物，但却渴求失明。他孤身一人站在山顶，太阳看起来近得异常，丑陋、鲜红又肿胀，把山脚下的海水染成了血色。他能听到一种声音……遥远而低沉的隆隆声，令他牙齿打战、皮肤刺痛。他从未听过这种声音，但鉴于他和元素的连接如此之强，他深知这些迹象是一种极为可怖的预示。

片刻后，海水开始翻腾，在山脚下掀起怒涛。波浪一跃千丈、饥饿难耐，仿佛在它们崩毁的表象之下，有种黑暗、骇人的东西在涌动。即便是在山上，德雷克塔尔也知道自己并不安全，万物都不再安全了，他感受到自己双脚下曾经坚实的岩石开始颤动。他紧紧握住手中粗糙的法杖，仿佛在面对翻腾的海水和崩塌的山峰时还能让他感到些许安宁。

接着，灾难毫无征兆地发生了。

一道裂隙沿着他脚下的大地曲折延伸。他咆哮着，连滚带爬地躲开，那裂隙仿佛张开的巨口想要将他吞噬。他没握住法杖，眼见它落进了那越来越宽的“大嘴”中。在狂风的抽打下，德雷克塔尔紧紧抓住一块隆起的岩石，随着正

在震动的大地一同颤抖着，他用那双失明已久的眼睛凝视着脚下沸腾的血红海水。

巨浪冲撞着山崖峭壁，将浪花剧烈地激荡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就连德雷克塔尔也感受得到。在他周遭回荡着元素的尖啸，它们惊恐万状、饱受折磨，呼唤着援手。隆隆声越来越强，他惊惧万分地注视着一块硕大的土石砸穿了红色的海洋，上升，无止境地上升，变成了山峰本身、变成了大陆，甚至变成了德雷克塔尔脚踏的这块崩裂的土地，他跌入了那道裂隙，高声叫喊着想要抓紧空气，却又坠入了烈焰之中——

德雷克塔尔从铺盖里猛地直坐起来，他的身体抽搐着，在瑟瑟寒风中大汗淋漓，双手在空中狠狠抓着，再度失明的双目瞪得浑圆，凝视着眼前的一片漆黑。

“大地将会哭泣，而世界将会崩毁！”他尖叫道。有种结实的东西碰到了他胡乱挥舞的双手，稳稳地将它们握住，安抚着。他认得出那阵抚触，是帕卡尔，这个兽人照顾他好几年了。

“好了，德雷克塔尔宗父，只是场梦。”年轻的兽人责怪道。

但德雷克塔尔可不会被这么对付过去，毕竟他能看到那样的幻象。不久前他还在奥特兰克山谷中奋战，直到有人认为他已经太苍老太孱弱，不能再胜任了，这才退下来。既然无法再为那里效力，他便以萨满祭司的技艺继续效力。凭借着他的幻象。

“帕卡尔，我得跟萨尔谈谈，”他要求道，“还有大地之环。也许其他人也看到了我看到的……如果没有，那我必须告诉他们！帕卡尔，我必须！”他想站起来，可有一条腿让他没能如愿。他只好捶打自己这副不听使唤的老骨头。

“您必须睡觉才对，宗父。”德雷克塔尔很虚弱，任他怎么抵抗，也逃不过帕卡尔把他按回铺盖里的那双稳健的手。

“萨尔……他必须知道。”德雷克塔尔咕哝着，徒劳地拍打着帕卡尔的胳膊。

“您要是觉得非说不可，明天我们就去告诉他。现在……还是休息吧。”

本就已被梦境耗得精疲力竭，再加上这把老骨头又感到了寒意，德雷克塔尔点了点头，默许帕卡尔用草药为他冲泡能安然入梦的热茶。帕卡尔是个称职的看护人，他一边想着，一边早已再度神游起来。如果帕卡尔觉得明天已经够早了，那就这样吧。喝下药茶后，他躺了下去，入梦之际，他的思绪飘忽道，什么够早了？

帕卡尔坐下来叹了口气。过去，即使岁月日复一日摧残着德雷克塔尔的身躯，但他的思绪仍然如利刃般敏锐。过去，帕卡尔一旦得知德雷克塔尔的幻象，就要马上派人送信告诉萨尔。

但这些都是过去了。

去年起，那颗无所不知的敏锐头脑开始抛锚了。德雷克塔尔的记忆力曾经比任何文字记述都要准确，如今却错误百出。他的回忆出现了裂隙。帕卡尔不禁想到，在梦魇之战和岁月磨砺这两位大敌的双重夹击下，德雷克塔尔的“幻象”已恶化成了纯粹的噩梦。

帕卡尔痛苦地回忆起自己两个月前从铺盖里爬起又爬回的事情，德雷克塔尔坚持要派信使去灰谷，因为有一队兽人打算屠杀一群崇尚和平的牛头人和卡多雷德鲁伊。信使的确派出去了，传出了他的警告——然而什么事都没发生。听信这位老兽人的唯一结果就是暗夜精灵的疑心更重了。那边方圆数里都没有兽人，德雷克塔尔却坚称真的有危险。

还出现过别的幻象，倒没那么吓人，但无不是臆想出来的。如今又发生了这种情况。假使那威胁是真的，除德雷克塔尔外的其他人也会意识到的。帕卡尔并未深谙萨满之道，他也没出现过这种预感。

不过，他还是会信守承诺。萨尔曾经师从德雷克塔尔，现在又是德雷克塔尔帮忙建立的部落的大酋长，如果德雷克塔尔想见他，帕卡尔会帮老师安排好路上所需。或者派一名信使出去，这样萨尔可以来见德雷克塔尔。这一路漫长而不易，萨尔在奥格瑞玛，与奥特兰克远隔重洋，德雷克塔尔又坚持要在奥特兰克扎根。不过帕卡尔怀疑这事也许会作罢了，德雷克塔尔明天恐怕都不会记得自己做过梦，更别提梦到什么了。

这种事情最近再平常不过了，帕卡尔可不觉得有什么好玩的。德雷克塔尔的衰老带给帕卡尔的只有痛苦，他强烈地希望这个德雷克塔尔坚信就要崩毁的世界能是另一番模样。这位老兽人并不清楚，对于那些爱戴着他的人，这个世界早已崩毁。

帕卡尔深知为过去的事情、为德雷克塔尔曾经的样子而伤悲是徒劳的。德雷克塔尔度过了漫长而充满荣耀的一生。兽人们经历过磨难，明白一生中会有奋战、怒吼的时候，也会有接受现实的时候。帕卡尔从小就开始照顾德雷克塔尔，他发过誓，不管眼睁睁地看着老师的生命渐渐凋零有多么痛苦，他都要送老兽人走完最后一程。

他侧身用拇指和食指掐灭了烛火，裹紧了宽大身躯上盖着的毛皮。屋外，雨点不停地下着，敲打紧绷兽皮的节奏一成不变。

上篇 大地将会哭泣……

一章

“是陆地！”瞭望员呼喊着。一位身形修长的血精灵在桅杆顶端如乌鸦窝的瞭望台上给自己找了个位置，那里高得可怕，即便是真正的乌鸦想要飞下去也得三思而行。年轻的精灵轻盈地跃上索具，手脚并用攀在上面，自在得好似一只松鼠。年长的牛头人在甲板上看着这一幕，微微地摇了摇头。他如释重负，欣喜中掺着一丝坦然，诺森德之旅的第一段已经结束了。凯恩·血蹄——牛头人的领袖、自豪的父亲、荣耀的战士——并不喜欢坐船。

和他的人民一样，他是坚实厚重的大地上的生灵。他们的确有小舟，但规格很小，而且所行之处都能看到陆地。即使是站在地精发明的飞艇上面，也比水里的船要安全。或许是因为这番颠簸，以及随时可能翻脸的大海。又或许是因为这段从棘齿城到北风苔原的航程漫长、单调又乏味。无论如何，目的地现在已经近在眼前，年长的公牛十分欣喜。

凯恩所乘的是与他身份相符的部落的旗舰——玛诺洛斯之骨号。同行的还有几艘载着荣耀的船只，它们无甚负载，留着空间好运输桶装的净水（还有一些用来提振士气的戈多克食人魔烈酒）以及能长久保存的口粮。凯恩在陆地上只能待寥寥几天，这些舰船就又要返航了，满载着这里不再需要的补给品，以及部落的最后一批士兵，毫无疑问，他们一直盼着能回家呢。

他饱经沧桑的双眼无法穿透这片浓雾看到背后的陆地，但他相信那位眼神犀利、身手矫健的年轻辛多雷瞭望员。他走向船边凭栏远眺，凝视着离船越来越近的那片迷雾。

他知道联盟在海岸东南边散布着的诸多岛屿中的一座之上建立了无畏要塞，非常便于导航。而他们的目的地战歌要塞，则占据有利地形，将周围的地带尽收眼底——这一点对部落来说，要比深水港口或便利的导航条件重要得多。至少，曾经重要得多。

舰船小心谨慎地缓慢前行着，凯恩的鼻孔也轻轻地出着气。他渐渐从这浓得可怕的迷雾背后看到了船只——是另一艘船的骨架，它的船长显然没有玛诺洛斯之骨号的船长那么明智，要么是遭到了攻击，要么是自己搁浅了——也许两者都有。“加尔鲁什码头”，这里毫不谦虚地被冠以这个名字，那位冲动的年轻兽人的舰船只留下了这些残骸。它崩毁瓦解徒留骨架，船帆曾经鲜红，跃动着象征部落的黑色标志，如今也褪去了颜色，变得残破不堪。同样风化了的还有现已映入眼帘的瞭望塔，凯恩从它巨大的身形中隐约看出，它无疑曾经是一座大厅。

加尔鲁什，家喻户晓的兽人英雄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的儿子，他带头响应了北伐诺森德的征召。对此，凯恩很欣赏这位年轻人，但这位兽人的表现据他听闻，令人振奋的事迹和令人苦恼的行径一样多。凯恩还没老糊涂，他记得年轻人的血气方刚是什么感觉。他自己也抚养了一个儿子，贝恩，自己过去所挣扎苦恼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那位年轻的牛头人身上，因此他很理解，加尔鲁什做出去这些举动的缘由再正常不过，都只是暂时的，不过是年轻男子的逞强之举罢了。凯恩必须承认，加尔鲁什的热情所在很令人神往。在这场绝望的战争中，加尔鲁什激起了部落的斗志，激发了部落的想象力，唤醒了民族的荣耀感，并使其像野火一般蔓延开来。

加尔鲁什继承了他父亲的优缺点。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不懂得耐心的智慧，他行事凌厉，出手迅猛，他的战吼是刺耳挫志的怒吼，这也正是他姓氏的由来。格罗玛什曾带头喝下了恶魔玛诺洛斯的鲜血——令他和所有饮血的兽人腐化的鲜血。但最终，格罗玛什实现了他的复仇。尽管他第一个喝下了恶魔之血，因此第一个堕于恶魔般的嗜血与疯狂，但也正是他，这般嗜血与疯狂才得以终结。他杀死了玛诺洛斯。因为这一壮举，兽人们重新夺回了自己的心智与灵魂。

加尔鲁什曾以自己的父亲为耻，认为他喝下恶魔之血是懦夫、背叛之举。萨尔开导了这位年轻人，如今加尔鲁什接纳了他的血统。也许接纳得有点热忱过头了，凯恩暗忖，尽管加尔鲁什的热忱在战士们当中带来的是积极的影响。凯恩思索着，也许萨尔太过渲染格罗玛什的功绩了，盖过了他所造成的伤害。

萨尔，部落的大酋长、贤明又英勇的领袖，与年轻鲁莽的加尔鲁什在不止一处场合发生过冲突。在天谴之门的那场灾难发生前，加尔鲁什就曾在奥格瑞玛的竞技场中挑战过萨尔。最近，加尔鲁什又被瓦里安·乌瑞恩愤怒的嘲讽冲昏头脑，扑向了那位暴风城的国王，在达拉然的中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即便如此，加尔鲁什的成功与名望，以及部落回应他的令人欣喜的热忱，这些都是凯恩无法反驳的。诚然，加尔鲁什并没有像一些谣言中所说的，单手击败了天灾军团、击杀了巫妖王、让部落的孩子们可以在诺森德安全地嬉戏。但他率领的侵袭行动大获成功，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他带给部落无上的战争荣耀，每一次，他都能把看似愚蠢的行为变成鼓舞人心的胜利。

凯恩很有智慧，不会把这些成就当作巧合或是意外。加尔鲁什太勇猛了，甚至可以说他是鲁莽，但格罗玛什的儿子取得这些成果靠的并不是鲁莽。这段日子可以算是部落最为黑暗、脆弱的时候，加尔鲁什正是部落此刻所需要的，凯恩也愿意给予那小子这样的评价。

“我们就开到这里了。”图拉船长对凯恩说道，她大喊着下令放下小船。“战歌要塞不远了，朝东边的小山走就行。”

图拉对自己的话无比确信，最近几个季节以来，她已经在这里和棘齿城之间往返了无数趟。萨尔正是因为这些知识才任她为玛诺洛斯之骨号的船长的。凯恩听后点了点头。

“开一桶食人魔烈酒给你那些船员吧，他们辛苦了。”他用低沉的嗓音缓缓对她说道，“不过别全喝光，勇猛的战士们在过了这么久终于要回家了，得给他们留一些。”

图拉的眼神亮了起来。“是，酋长。”她说道，“谢谢。我们只喝一桶。”

凯恩捏了捏她的肩膀，点头表示许可，接着便平静地把自己硕大的身躯塞进了小船里，船看起来又小又窄，不过得坐着它走完上岸的最后一段路。迷雾像蛛网一般裹住了他们，腻烦又冰冷。没过多久，他高兴地踏入了拍打着加尔鲁什码头海岸的冰冷海水中，帮忙把船拖到了踏实的海滩上。

迷雾尚未散去，不过他们进入内陆后，雾看起来变薄了。他们走过一片破损废弃的攻城器械和被丢弃的武器盔甲，穿过了荒废已久的农场，地上的猪骨早已被日光曝晒成白色。他们爬上一个小坡，冻土上竟覆盖着一种红色的植物，漠视着这里恶劣的环境，倔强地生长着。凯恩对此心生敬仰。

战歌要塞雄伟壮观的轮廓逐渐在视线中变得清晰起来。这座建筑看起来位于一处采石场的中心，周围的沟壑为要塞提供了切实的防御屏障。尼鲁布人，古老的蛛形种族，他们的很多遗体被通灵术死而复生，并多次试图向要塞发起进攻，但如今已被平定。曾经坚韧粘黏的蛛网如今不是被割开就已老化，只不过是些随风飘舞的无害丝线罢了。在部落全力进攻之前，他们就和天灾军团一起撤退了。

凯恩发现前方有动静，有一名斥候看到了凯恩一行前方的部落军旗后，便迅速离开了。凯恩和队伍中的其他人沿着采石场的小道一直走，终于遇到了一条下坡的路。这个入口朴实无华，但精工细作，凯恩发现自己来到了锻造区。

现在，已经没有黄色的熔融金属在流道里流淌；也没有了锻锤敲打铁砧的叮当声。他的嗅觉如今比视力更为敏锐，他闻到了一股微弱、不新鲜的狼的气息。这些野兽已经离开了有一段时间了，甚至比它们的主人更早回家。这里的

武器和弹药都也已经积了一层灰。一旦凯恩完成对情势的确切评估，就会有几头科多兽帮忙把货物运回船上，这些科多兽同样也是渡海而来，它们是载重的好手。

凯恩在这里感受到了一阵凉意。锻炉运转时，产生的热量能让这片洞穴般的开阔区域的温度达到超过“温暖”的水平，但如今它们陷入沉寂之后，诺森德的寒意便渗了进来。即便是凯恩这般久经沙场的老兵，也为这里宏大的规模感到震惊不已。这里比格罗玛什要塞都大，甚至比部落的一些城市还要大，让人感到宏大、开阔、空旷。他和他的手下向一楼的中心前进时，脚步声在大厅中回响着。

他到达时，两位兽人正在深入讨论着什么。凯恩认识他们二位，向他们点头致意。年长的绿皮肤兽人是瓦罗克・萨鲁法尔，大英雄布洛克斯加・萨鲁法尔的弟弟、已故的令人心痛的德拉诺什・萨鲁法尔的父亲。在这场战斗中，很多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瓦罗克付出的代价尤为沉痛。

他的儿子和数千士兵一起命丧天谴之门安加萨。在那个黑暗的日子里，部落和联盟并肩抗击巫妖王最精锐的部队——甚至迫使那怪物亲自现身。小萨鲁法尔就此殒命，灵魂被霜之哀伤所吞噬。之后，一个名叫普特雷斯的被遗忘者释放出一股瘟疫，将生者和亡灵一同毁灭。

萨鲁法尔一族血脉的磨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年轻勇士的遗骸被巫妖王复活，并被派去消灭他生前挚爱的一切。终结他那扭曲存在的最后一击，其中饱含的悲悯强过战意。直到巫妖王殒灭后，瓦洛克・萨鲁法尔大王才终于得以将孩子的遗体带回故乡——只是一具尸体，再无其他。

萨鲁法尔虽然头发斑白但依然体格健硕，在凯恩眼中他有着兽人拥有的一切美好品质。他富有智慧、恪守荣耀，作战时身躯骁勇，谋略时头脑沉着。自从萨鲁法尔的儿子在天谴之门殒命后，凯恩就没有再见过他，刻骨的悲痛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苍老了。凯恩在想，如果是他最珍爱的牛头人——他的孩子，遭受了这般可怖的亵渎，他不知自己在承受这份双重打击时，能否有萨鲁法尔做的一半好。

“萨鲁法尔大王。”凯恩鞠了一躬，低沉地说道，“作为一名父亲，我对您的遭遇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也深知令郎死得光荣，您也用战功缅怀了他。就让一切随风消逝吧。”

萨鲁法尔低声回应道：“再见到你真好，凯恩・血蹄酋长。我……知道您说得都对。不过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很高兴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已经失去太多了。”

萨鲁法尔旁边那位年轻一些的兽人面露难色，这话似乎令他不快，他显然在努力把什么话憋在口中。他的皮肤并不像凯恩所见过的大多数兽人一般是绿

色的，而是沃土一般的棕色，这表明了他是来自外域的玛格汉兽人。他的头顶剃得精光，只留了一束棕色的马尾辫。这位自然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了。对他来说，因为承认战争的结束而感到喜悦，无疑是种耻辱。牛头人酋长知道，岁月会教导他，为崇高的事业而战并取得胜利固然不错，但和平同样值得追求。然而，即便这场艰苦的战争已经打了这么久，加尔鲁什的战斗欲望显然还没有得到满足，凯恩为此颇为苦恼。

“加尔鲁什。”凯恩说道，“你的功绩已经传遍了艾泽拉斯的每个角落。我相信你为自己在这里的成就感到十分荣耀，正如萨鲁法尔大王一样。”

这番诚恳的赞许也让加尔鲁什紧张的姿态放松了些许。“你的部队将有多少会与我们一道返回？”凯恩继续问道。

“绝大部分。”加尔鲁什回答道，“我会把一些精锐留给萨鲁法尔，外加一些人把守各处哨站。我不指望他能用上这些士兵。战歌远征军的攻势已经击溃了天灾军团，也让其他敌人闻风丧胆。我们已达成了来这里的目的。我相信我的前任顾问会安心坐在这里看着蜘蛛结网，好好享受他期盼的太平日子。”

这番话可能会刺激到另一位兽人。凯恩拦住了萨鲁法尔——老兽人经受了这些苦难，加尔鲁什的话说得太难听了。然而，看来萨鲁法尔已经习惯了加尔鲁什的态度，只哼了一声而已。

“我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我们效忠于部落。即便我效忠的方式是盯着这些小蜘蛛，而不是去和大家伙战斗，我也会心满意足。”

“而我效忠的方式是为部落把得胜凯旋的士兵们平安带回家。”凯恩说道，“加尔鲁什，你手下是谁在负责指挥撤离？”

“是我。”加尔鲁什的话让凯恩吃了一惊，“没什么。我们的肩上都得扛点东西。”凯恩惊讶于这位曾因自己的血统颜面无存、深以为耻的年轻人，如今已变得这么骄傲自负。可他却毫不犹豫地和手下的士兵一起承担起最基本的任务。凯恩欣慰地笑了。他突然有些理解为何加尔鲁什手下的兽人们这么敬仰他了。

“我的肩膀没以前那么硬挺了，不过应该还算中用。”凯恩说道，“我们动手干活吧。”

接下来的工作是打包辎重并将其放在科多兽上，然后把它们运到舰船上，这些工作两天之内就已全部完成。兽人和巨魔们一边卖力干活一边用刺耳的嗓音唱着歌。兽人语和赞达拉语凯恩都能听懂，他对歌词和实际行为间的差异报以笑意。巨魔和兽人们一边欢快地唱着砍头剁腿的调子，一边把箱子绑扎在负重结实的科多兽背上。他们依然精力十足，而加尔鲁什也唱得和他们一样响亮。

当加尔鲁什和工人们肩并肩把货物搬上舰船时，凯恩问道：“加尔鲁什，你为什么抛弃自己的码头？”

加尔鲁什把货物扛到肩上。“这里本来也是作临时使用。毕竟战歌要塞近在咫尺。”

凯恩望向大厅和瞭望塔问道：“那为什么还要建造这些建筑？”

加尔鲁什没有回答。凯恩让他沉默了一会儿。加尔鲁什有很多特点，但沉默不言绝不在其列……迟早他会开口的。

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加尔鲁什说道：“这些是我们登陆时建造的。刚开始并没什么问题，但后来从迷雾中出现了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敌人。我不是说怕了他们，但我得承认，我担心他们可能还会出现。”

能让加尔鲁什都变得踌躇的敌人？“是什么敌人让你如此烦恼？”凯恩问道。

“他们被称作克瓦迪尔。”加尔鲁什说，“海象人认为他们是死去的维库人的怨灵。”凯恩和碰巧走在一起的玛库鲁·唤云者交换了一下眼神。唤云者曾是位牛头人萨满祭司，他看着凯恩，轻轻地点了点头。凯恩的随行者里没人亲眼见过维库人，不过凯恩知道他们。他们看起来就像人类，不过体格和牛头人一样高大，有时候他们的皮肤上覆盖着冰层，还有些则是金属或岩石构成的。他们绝对是大号的人类，凶猛残暴。对于被灵魂环绕一事，凯恩觉得很舒心，不过说的是牛头人的先祖之魂，他们的存在是正面的。而萦绕在此地的维库怨灵并非善茬。对于这一见地，唤云者看起来也有些不安。

“当雾气最为浓郁时，他们就会出现。海象人说他们在那时才会现身。”加尔鲁什继续说，这话听起来充满了怀疑，他的话音里还有一丝奇怪的感觉。是窘迫吗？

“他们让很多战士感到恐惧，并且迫使我们只能撤回战歌要塞。巫妖王陨灭后，我才终于把这里收复回来。”

这真是件丢人的事。不是因为“见了鬼”，如果他们真算得上是鬼的话；而是因为被他们逼到只能撤退。难怪加尔鲁什对抛弃加尔鲁什码头的原因避而不谈，这个地方本该是他十分中意并引以为傲的。

凯恩把视线小心地从闷闷不乐的加尔鲁什脸上移开，这位兽人显然做好了准备，一旦听到任何对他勇气的侮辱，便会奋力捍卫自己的荣耀。

“天灾军团也不会来这片海滩。”加尔鲁什补充道，语气中带着几分防备，“看来就算是他们，也不待见克瓦迪尔。”

既然克瓦迪尔没有再袭击他们，凯恩也就不抱怨什么了。“战歌要塞的位置的确更具战略意义。”凯恩只说了这么一句。

翌日中午，凯恩告别了萨鲁法尔。他紧紧握住了对方的手。加尔鲁什或许会嘲笑，这里只剩下一番和平安宁，却还要留下一队精锐部队。可事实并非如此。萨鲁法尔记忆中的幽灵将会一直折磨着他。凯恩明白，当他看向萨鲁法尔的眼睛时，他知道这位兽人也很清楚。

凯恩想再次对他表达谢意，以此鼓舞他，称赞他圆满完成了任务，褒扬他担起这般重负。但萨鲁法尔是兽人，不是血精灵，他不爱听也不想听这些溢美之词。

“为了部落。”凯恩只说了这句话。

“为了部落。”萨鲁法尔回应道，这就足够了。

最后一批战歌远征军的战士们扛着武器，向西穿过采石场朝纳萨姆平原前进，准备离开诺森德。

和之前一样，他们一路上都被迷雾缓缓地包围着。凯恩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灵异现象。他倒是很坦诚，自己是个战士，并不是萨满祭司。但他并没有体会过加尔鲁什和他手下的亲身经历、没见到过他们的亲眼所见，不过他知道这里有怨灵。

迷雾延缓了他们的速度，但并没有出来袭击他们的异状。就在他们走向海滩上停放着的小船时，凯恩放慢了步子。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他的耳朵抽动着，鼻子嗅到了一股冰冷潮湿的空气。

凯恩的老眼紧张地在迷茫的雾气中探寻真相，他看到了一艘舰船鬼魅般的幽影。不，不止一艘……两艘……三艘……

“克瓦迪尔！”加尔鲁什怒吼道。

章

趁着这宝贵的几秒钟，每个人都抵抗着自己的恐惧感，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应对来临的战斗。数艘舰船破雾而出，操纵它们的却是亡者。他们肤色苍白黯淡，透着些许腐败的绿色，身上包覆着海草，衣裳浸透海水、破烂不堪。随着船桨抬起，克瓦迪尔大吼着、呼号着，冲向了海岸。

他们到处都是，身形巨硕而可怖至极，移动起来快得完全不像是死人应该有的样子，部落战士和战歌要塞被他们生生隔断。第二艘舰船停在了玛诺洛斯之骨号旁边，那些形似亡者之魂的东西开始向生者发起了攻击。在海岸上，其他克瓦迪尔把凯恩和加尔鲁什团团围住，他们的攻击十分迅猛，加尔鲁什手下的一些战士甚至还没来得及挥动武器便已死于非命。

凯恩的动作同样快得出人意料。与个别瑟瑟发抖甚至仓皇逃窜的兽人不同，凯恩丝毫不怕这些亡者，“放马过来吧！”他低吼着冲向其中一位高大的亡灵战士，用他手中那支刻满符文的矛柄把其他敌人打到一旁。他们灵活地躲过了矛击，凯恩听到了长矛落空划出的风声，甚至比呼号声和尖啸声还要响。符文之矛和凯恩所有的武器一样，都得到过萨满祭司的祝福，即使是对鬼魂也照样能造成伤害。

“坚守阵地！”凯恩吼道，“我们无路可退！”

他说得对。部落被困在要塞和海上的舰船之间，更何况舰船也正遭受着攻击。他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困在开阔地带——

不。不能在开阔地带停留。

“撤！”凯恩咆哮道，下了和之前截然相反的命令。他竭力提高了嗓门，想盖过克瓦迪尔诡异的哀号声，以及战歌远征军仅剩的战士

们的战吼声。“撤到加尔鲁什码头的大厅里！”他们可以在那里求得喘息之机，制订计划、重整兵力。不论怎样都比站在这里白白送命却毫无还手之力要强。

凯恩以为向来鲁莽的加尔鲁什会表示反对。没想到加尔鲁什吹起了缠在胯部的号角，并指向西方。部落的成员立刻开始向那个方向转移，挥刀砍向拦路的亡灵。有的战士死在了路上，被克瓦迪尔的实体双刃战斧砍了头、剖了腹。就连凯恩也是很勉强地前进着，甚至有一只苍白的手缠上了他的符文之矛，想把它从凯恩的手里扯开。凯恩并没有反抗这般生拉硬拽，而是任由那可怖的玩意儿拉扯着他。

没人能从符文之矛下逃脱。

他怒喝一声刺了过去。

长矛深深地刺进敌人身体。克瓦迪尔目瞪口呆，狂吐鲜血，归于大地。凯恩看着他变成了骨肉与鲜血！加尔鲁什对海象人传说的怀疑没有错。这些鬼魂般的东西不过也是生者。只要是活物……就杀得死。

弄清了真相的凯恩重燃起希望，大步跑向大厅，故弄玄虚的诡异迷雾不过是维库人的伪装——他们一定是维库人。有些战士比凯恩早到一步。凯恩沮丧地发现三扇门里已经有两扇坏了，其中一扇完全不见了，另一扇则靠着一根铰链勉强支撑着。

他的视线落在一张桌子上，在过去那段更令人愉悦的岁月里，战士们在这里聚餐。经历了风雨洗礼的提灯、杯子、饭碗现在依然躺在桌上。凯恩用自己粗壮的胳膊一把将它们扫飞出去，顺势用双手抓住桌子。他轻哼了一声，将桌子和连带的条凳、其他杂物一并举起，用最快的速度冲向了门口。

加尔鲁什咧开嘴笑了。“你还真是既聪明又壮实啊，老牛。”他的话语中带着些钦佩，虽然有点吝啬，却十分真诚。“你们几个！把那几个箱子搬过来！其他人都快点进来！快进来！”

所有人都遵守着命令。凯恩等待着，单手托举着桌子，直到最后一位胳膊被开了口子、血流如注的巨魔蹒跚着步入大厅。巨魔刚走进来，凯恩便迅速跟上，然后将桌子微微倾斜着狠狠砸过去，牢牢地堵

住了门洞。须臾间，这道临时的大门就因重击开始震颤。锤击声越来越密，“亡者”的呼啸也越来越响。

凯恩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不断加固着大门。“他们的确是敌人，不过他们是活人！”他对其他人说道，“加尔鲁什，你说得对。克瓦迪尔就是维库人。他们把迷雾和伪装当作向敌人散步恐惧的武器。我起初也被这把戏迷惑了——直到符文之矛捅穿了一个克瓦迪尔后，我才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

“不管他们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撑不了多久了。”唤云者喘着气说道，他用宽大的后背顶在震颤的“大门”上，其他人也拼命顶着。队伍中的萨满祭司和德鲁伊都在尽自己的努力救治着伤者，可他们太多了——实在太多了。这支早已减员不少的队伍中有整整三分之一的成员都受了伤，还有些人伤势十分严重。“这些箱子——里面还有武器吗？任何我们用得到的东西？”

这主意不错，但毫无希望可言。大多数人都在迎战袭击者时丢下了补给。向大厅逃跑的时候还拖着重重的箱子可不是明智之举。

“我们什么都没了。”凯恩说，“只剩下勇气。”

他刚刚深吸了一口气，想说点什么激励一下自己和加尔鲁什的部下们，这场战斗无疑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战，这时加尔鲁什打断了他。

“没错，我们有勇气。”加尔鲁什说道，“不过我们还有别的。我们要让那些装神弄鬼的家伙知道，愚弄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他们以为我们离开了要塞就脆弱不堪，还想夺回这个码头，那就让他们感受一下部落的怒火！”

他走向大厅中央，掀开地上铺着的编织毯。藏在下面的是一扇暗门。加尔鲁什哼了一声，缓缓用力把它拉了开来。暗门“铛”的一声弹了出来，露出一个挖好的小坑。

坑里的手雷像瓜一样堆成了小山。

有一些人欢呼起来。还有一些人一脸不解地看向加尔鲁什。

“你在这儿备着这些东西，是为了以防万一吗？”凯恩惊讶地问道，“是为了以防战歌要塞沦陷吗？”

凯恩知道，兽人不太喜欢应急计划。他们甚至不愿设想可能被击败。看来加尔鲁什截然相反——他在沙土中埋藏了一箱重要的武器，假如兽人们不得已需要全军撤退时，这些东西就能派上用场。

加尔鲁什轻轻点了点头说：“这想法让人不舒服。”

“但顾全大局是领袖的标志，即便是令人不快的——难以想象的情形。”凯恩说道，“干得好，加尔鲁什。”他低了低头以示敬意，哪怕外面汹涌的攻势几乎快要破门而入。

战歌远征军的余部争抢着那些小巧而致命的武器。门外的撞击声始终响个不停。先前摞起的箱子已被推开，充当门板的桌子也在猛击之下开始碎裂。凯恩挪了挪蹄子，换了个姿势顶住门板，其他人也都拿好了手雷。加尔鲁什站起身来对凯恩点了点头。

“一，二，三！”凯恩大喊。“三”声一出，兽人们后退一步，撑着另一扇完好门板的凯恩和两位兽人将门打开了。加尔鲁什走出大门，双手各持一柄巨大的战斧，继承自父亲的战吼咆哮而出，奋力劈向那些装神弄鬼的家伙。场面血腥，充斥着死亡。凯恩后退一步，让其他人撤向舰船。他们朝克瓦迪尔的人堆里投掷手雷，只消几声爆炸便清出一条血路。在下一拨克瓦迪尔到来前，他们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冲，快冲！”凯恩催促着，转身去拿扔在地上的长矛。他麻利地把长矛系在背后。如果接下来的几分钟内他不得不战斗的话，那一切就都完了。硬仗得在船上打。他的双手空着，肩扛一名伤势严重的兽人，却好似毫无负重一般快步朝舰船跑去。

已经受损了的玛诺洛斯之骨号仍在遭受着攻击，不过看起来还能开，至少凯恩是这么认为的。

一名巨魔在他面前倒了下去，背上插着一把斧子，他心如刀绞。以后会有时间缅怀牺牲者的，但凯恩现在无能为力，只能跃过他的尸体继续奔跑。

他的蹄子陷在沙子里。他感觉自己移动迟缓，又咒骂起岁月烙在他身上的这些印记。他听到一股可怕的喊叫声，一个克瓦迪尔冲向了他，用肌肉虬结的双臂挥舞起战斧来。凯恩竭力躲过了这一击，但他还不够敏捷，身侧挨了一斧的他痛苦地哼了一声。

不过至少他还活着，他冲上一艘小船，这艘满载着伤员的船马上就划走了。它立刻成了目标，凯恩不得不站在这艘摇摆不定的小船上击退来袭的克瓦迪尔，另一边则有两名兽人拼命地划着桨。这时，他回望海岸线，“鬼魂”们已经尸横遍野。

尸横遍野的还有英勇的部落勇士们。

可有些“尸体”还在动。小船已停在玛诺洛斯之骨号旁边，凯恩眯起眼睛跳下水，半游半蹚地朝海滩上的伤员划去。凯恩竭尽全力想让阵亡人数不再增长。

他往返了六趟，背回了那些无力自己抵达安全区域的战士。加尔鲁什的小队用完了所有手雷补给，整片海滩已经半是沙砾、半是血水了。血与沙搅在一起，泥泞可怖，在他奔跑时，蹄子便会陷入其中。加尔鲁什的战吼激励着他手下的战士们，就连凯恩也受到了鼓舞，吼声贯穿着整个救援行动，直到所有伤员均已得救。

“加尔鲁什！”凯恩大喊。

凯恩身上好几处伤口在淌血，呼吸急促不均，四下寻找着加尔鲁什。他在那儿，抡着两柄斧子，一面失神地怒吼，一面砍下敌人的手脚，身上溅满了鲜血。他完全沉浸在战斗中，完全没注意到凯恩的呼喊。牛头人快步跑过去，一把抓住加尔鲁什的胳膊。兽人受到惊吓举起了斧子，好在及时收了手。

“快撤！我们救完所有伤员了！这场战斗该去船上打了！”凯恩摇着他的胳膊对他大喊道。

加尔鲁什点了点头。“撤！”他大喊道，整个战场都听得到他的声音。“撤回船上！我们要在海上继续杀敌！”

几位还在交战的士兵立刻脱离战斗，转身快步跑向海岸，跳进了划向玛诺洛斯之骨号的小船。一个克瓦迪尔拽住了船上一位倒霉的巨

魔，把她拖到了海岸上，砍下了她的手脚。凯恩强迫自己无视她的哭号，竭力将这最后一艘船推入水中，然后爬了进去。

几个高大的克瓦迪尔早已爬上了舰船。图拉船长大喊启航，船员们忙乱地响应着船长的命令。船锚被拉起，舰船驶向了开阔的海域。笼罩在冰冷的雾气中的克瓦迪尔船只则穷追不舍。这番场面现在已没有那么恐怖，所有人都明白了，他们的敌人也是活物，不过其中的危险依然是切实存在的。船员们正在进行自卫反击，战歌远征军的残部则为登船用尽了全力，不过现在他们可以尽战士之责了。克瓦迪尔的舰船停在了旁边，离凯恩非常近，凶残敌人那愤怒的脸庞上挂着的挑衅笑意清晰可见。

“不能让他们登船！”加尔鲁什大喊道。他利落地干掉一个敌人，跃过那具还在抽搐的尸体，砍掉了另一位试图登船的克瓦迪尔的双手。那名克瓦迪尔尖叫着坠入了冰冷的海水中。“图拉！开到大洋里去！我们得甩掉他们！”

惶恐的船员们听从了他的命令。凯恩、加尔鲁什和其他战士们则疯狂地战斗着，仿佛恶魔一般。弓箭手和火枪手向敌舰射击。有几位弓箭手用火点燃了箭头，瞄向船帆。其中一人成功命中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明亮的橘红色烈焰刺穿了寒冷灰暗的迷雾，随着火焰的蔓延，船帆开始噼啪作响。玛诺洛斯之骨号艰难地驶向汪洋大海。凯恩还盼着克瓦迪尔追上来，但他未能如愿。他听到克瓦迪尔用他们粗鄙的语言大喊着，有的人匆忙地扑着吞噬舰船的烈火，有的人则跑到船头，向迅速消失的部落船只叫骂起来。

凯恩突然感受到了伤口传来的剧痛，并因此神情痛苦。他任由自己躺在船里，闭目休息了片刻。随这些装神弄鬼的家伙去叫骂吧。今天死在他们手下的人可没他们想得那么多。

眼下，凯恩疲倦地想着，已经够多了。

三章

“离开这地方让我感到难过。”加尔鲁什说道，启航后他们已在玛诺洛斯之骨号的甲板上站了几小时。

凯恩看着他说道：“难过？在我看来，诺森德象征着无尽的杀戮和惨痛的损失。那么多优秀的战士都在那里洒下热血。我从来没因为离开战场哀愁过。”

加尔鲁什不屑地哼了一声。“你都多久没上战场了……老家伙。”

凯恩眉头一皱，挺起了身板，显得比加尔鲁什还要高大。“作为一个老家伙，我的记忆力似乎比你更好，年轻人。你对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一切有何看法？难道你对手下士兵的牺牲视而不见？难道你对我和其他人在战斗中负的伤嗤之以鼻？”

加尔鲁什嘟哝着，没有回答，不过对牛头人来说，很显然加尔鲁什并没有把这当作在开阔平原上的荣耀之战。也许对他而言陷入围困是种耻辱。这种愚蠢的行为凯恩见得太多了，但这位年轻兽人体内就是有这样的一腔热血。加尔鲁什会明白的，荣耀来源于战斗的方式，而无关时间和地点。依照这样的标准，部落为自己书写的荣光数不胜数。

因此，关于加尔鲁什，他必须承认一些事情。他鲁莽跳上前线的举动带来了成效——至少这次如此。但很显然，根据凯恩从他人口中得知的情况，甚至是明显不待见那位年轻兽人的萨鲁法尔，也说他的做法曾取得过数次成功。勇敢怎么成了鲁莽？冲动怎么成了嗜血的渴望？他虽生着厚厚的毛发，却仍在北海锥心刺骨的寒风中微微发颤，由于伤口作痛再加上疲惫，他的身体也紧绷着，凯恩不得不承认，虽然必要的时候他尚可一战，但他很久没像这样动真格地打过了。

“部落在诺森德克服了重重险阻，战胜了那位恐怖的敌人。”加尔鲁什又回到了之前的话题，“每条生命都为这个目标、为部落的荣誉与荣耀做出了贡献。萨鲁法尔的儿子也牺牲了。他和其他人一样，都会被写进兽人赞歌里，代代传唱。总有一天，在先祖意志的指引下，会有一首赞歌为我传颂。这就是我为离开而难过的原因，凯恩·血蹄。”

凯恩点了点毛发斑白的头。“不过，我觉得你不想那么早就被写进兽人赞歌里吧，嗯？”

凯恩本意是想随意开句玩笑，可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之子太严肃了，没有跟着笑出来。“不管死亡什么时候降临，我都会骄傲地面对。为我的人民而战，手中紧握着武器，口中咆哮着战吼。”

“唔……”凯恩低沉地说道，“这样的死法的确荣耀，充满荣誉和骄傲。愿我们都能这样高贵地牺牲。但我还要多看看夜空中的繁星，多听听欢快的鼓声，多教育教育年轻的族人，看着他们长大成人，这样我才能在最后的旅途中安然赴死。”

加尔鲁什正要开口，但那些话语如同是被风从他长满利齿的大嘴里抢走了一样。凯恩的身躯高大而结实，也被突然刮起的狂风刮得踉踉跄跄。他们身下的舰船倾斜了起来，疯狂地向一侧倒去，顷刻间海浪就拍上了甲板。

“怎么回事？”加尔鲁什吼道。可就连这么大的声音也被呼啸的风声盖住了。凯恩不知道水手们的行话里应该怎么称呼这样的风暴，然后想起他们该操心的不是这个。图拉船长在甲板上奔走着，蓝色的皮肤毫无血色，双目瞪得浑圆，她的制服——黑色的裹足、裤子，再加上白色的衬衫，都已湿透，紧紧糊在她的皮肤上。她黑色的头发乱蓬蓬的，就像顶着一根拖把。

“我能帮什么忙吗？”凯恩赶忙问道，比起眼下骤起的风暴，她表现出的顾虑更让他忧心忡忡。

“去甲板下面待着，不然我还得操心你们这些旱鸭子！”她大吼道，专注到顾不上职级和礼数了。要不是情况糟糕成这样，凯恩会笑出来的。他伸出一只大手，一把从后面抓住加尔鲁什的护喉，把这位不听指挥的兽人往船的中心拉去，此时，巨浪从他们头顶拍了下来。

凯恩被这只“巨手”按在了甲板上。这一下打得他喘不过气来，虽奋力挣扎，海水还是灌进了他的肺里。海浪来得凶，退得也急，险些把他和加尔鲁什也一并卷走，就像横亘奎尔萨拉斯的湍急河流中的小树枝。他们狠狠地握住了对方的手，接着被猛地甩到了弯曲的舷墙上，中断了他们的努力。凯恩站起身来竭力寻找支点，蹄子在湿滑的木甲板上划出了一道深沟。他喘起粗重的鼻息，用力大吼着，拼命开出一条路来，他拖着加尔鲁什，直到兽人自己爬起来。突然间落下一道闪电，近在咫尺，震天动地的轰隆雷声紧随而至。

凯恩依然向前迈着步子，一只手搂着加尔鲁什，另一只手拼命向前够，最终抓住了湿滑却稳固的门框，二人终于蹒跚着跌进船舱。

加尔鲁什吐了几口海水，然后固执地伸出一只棕色的手，硬撑着想要站起来。“懦夫和小孩子才待在船舱里，其他人可都在外面拼命。”他喘着气说道。

凯恩毫不客气地把手按在加尔鲁什披着铠甲的肩膀上。“而自大的傻瓜会妨碍他们拯救生命。”他吼道，“别做傻事，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图拉船长要操心这艘船，而不是我们两个人，她没工夫拦着我们俩不被水冲下甲板！”

加尔鲁什盯着他，然后别过头去怒吼着宣泄自己的挫败感。不过值得称赞的是，他没有再想着冲上楼梯了。

凯恩已经想好了，最好的情况是一场漫长而心急如焚的等待；最坏的情况则是冰冷潮湿的死亡。然而，这场风暴来也无影去也无踪。剧烈颠簸的船只安定下来时，他们甚至还没喘过气来。他们面面相觑了一瞬间，然后便一齐回头快步登上楼梯。

难以置信，乌云顷刻间便散去了，已然是云开见日出。与凯恩先前眼见身经的场面截然相反，眼前这幅美景让人欣喜无比。

阳光洒在平静的银色海面上，残骸乱糟糟地漂在其上。凯恩环顾四周，数着看到的舰船。只数到三艘，先祖保佑另外两艘船，但愿它们只是走散了，然而水中的残骸无言地证实了它们——至少是其中一艘，没能渡过这场劫难。

幸存者们抓着漂浮的板条箱呼喊着救援，凯恩和加尔鲁什立马冲过去施以援手，至少这件事情上他们出得了力。于是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气喘吁吁、浑身湿透的乘员们都被拉上了残存的舰船，有兽人、巨魔、牛头人——甚至还有湿乎乎的被遗忘者和血精灵。

图拉船长吼出命令时面色铁青、言语寥寥。玛诺洛斯之骨号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了下来，是飓风，还是台风，或者是海啸？凯恩说不准。他们这艘船几乎毫发无损，现在挤满了瑟瑟发抖的幸存者，他们裹着毯子抱作一团。凯恩轻轻地拍了拍一位年轻巨魔的肩膀，递给她一碗热汤，接着走到船长的身边。

“这是怎么回事？”他悄声问道。

“我怎么可能知道。”她回答道，“我打小就在海上漂着。这条补给战歌要塞的航线在那些克瓦迪尔阻止我之前，也跑了几十次了。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

凯恩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恕我冒昧。你觉得会不会是——”

一声狂吼打断了他，这声音只能是从地狱咆哮家的喉咙吼出来的。凯恩转过头去看到加尔鲁什指着地平线。能看出来他在发抖，但显然是因为愤怒，而不是恐惧或是寒冷。

“看那儿！”他喊道。凯恩凝视着他手指的方向，可那双上了年岁的老眼再一次辜负了他。但逃不过图拉舰长睁圆的双瞳。

“他们挂着暴风王国的旗子。”她说。

“是联盟？跑到我们的领海来了？”加尔鲁什回道，“他们明显违反了协议。”

加尔鲁什指的是巫妖王殒灭不久后，部落和联盟间签订的协议。双方都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此一致同意：一切敌对行动——包括奥特兰克山谷、阿拉希盆地、战歌峡谷的战事都将被暂时中止。

“我们还在部落的领海吧？”凯恩低声问道。图拉点头示意。

加尔鲁什咧开嘴笑了。“那么，依照法规，他们的就是我们的了，他们的东西随我们拿！协议允许我们保卫自己的疆域——包括领海！”

凯恩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加尔鲁什，我们现在无力再发起进攻了。而且他们看起来也对我们没有兴趣。你没想过可能是那阵让我们损失惨重的风暴弄得他们偏离航线了吗？没想过他们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进攻，而仅仅是巧合吗？”

“那这就是命运了。”加尔鲁什说道，“他们应该光荣地面对自己的命运。”

凯恩马上就明白了状况。加尔鲁什完全有理由采取行动，他也显然要这么做。他无法向摧毁了部落舰船、夺去他手下性命的风暴复仇，但他可以把怒火和失意倾泻到倒霉的联盟船只上。

让凯恩失望的是，连图拉船长也在跟着点头。“我们需要更多的补给来弥补损失。”她说，她轻敲自己的下颌，眯起眼睛思考着。

“那咱们就去拿属于我们的东西吧。玛诺洛斯之骨号还能作战吗？”

“能，伙计，能打，只要稍作准备。”

“我确信你能找到很多愿意帮忙的人。”加尔鲁什回应道。图拉点点头，随即大步离开了，开始四处发号施令。加尔鲁什说得没错，所有人都起身立正，强烈渴望做点什么，随便什么都行，只要不用再闲坐着哀叹自己的命运。凯恩对此表示理解，也赞同这种渴望、需求，但万一他的猜测是对的，万一联盟的船员不过是些无辜的受害者……

战舰缓缓掉头，扬起船帆迅速驶向“敌方”舰船。随着双方越来越近，凯恩也看得更清楚了，他的心也随之一沉。

对方完全没有要躲开他们追击的意思。就算船长有这种打算也无能为力。舰船严重倾向左舷，船帆被之前那场狂风撕了个粉碎，只能任凭海水摆布，看来部落的舰队还算是幸运的。凯恩只能勉强认出舰旗上的标志——是暴风王国的狮头。

加尔鲁什放声大笑。“太好了。”他说，“真是送上门的好礼。又能让瓦里安看看我有多看重他了。”

加尔鲁什上次和暴风城国王瓦里安·乌瑞恩同处一室时，事态最后发展到两人拳脚相向。凯恩虽没有特别喜欢人类，但也并不真心讨厌他们。如果是这艘船袭击了他们，他一定会率先下令回以炮火。然而这艘船已经破损不堪，正在下沉，就算没有他们的“协助”，用不了多久也会永远沉没在这片冰冷的汪洋之中。

“无谓的复仇就在下面等着你，加尔鲁什。”凯恩突然开口，“可杀掉那些行将溺亡之人有何荣耀可言呢？也许你没有违反条约的文本，可你践踏着它的精神。”他转而面向图拉，希望她能明理。“我是本次任务的指挥官，船长。所以我的职位比加尔鲁什高。我命令你援助那场风暴的受害者。他们出现在这里并非挑衅，而是意外之举，帮助他们比屠戮他们更加荣耀。”

她平静地看着他。“无意冒犯，伙计，不过大酋长指派你做领导只是让你监理战歌远征军将士们回家的事宜。加尔鲁什督军才负责做军事方面的决策。”

凯恩瞪着她，惊掉了下巴。她说得对。他们全力迎击克瓦迪尔的奇袭时，这个念头从未出现过。之后，他和加尔鲁什的想法又完全一致。那时出击作战无疑是完全必要的，所以他们的分歧不在该不该出击上，仅仅针对如何更有效地击败敌人。然而现在，虽然送军队回家的旅途由他说了算，但将士们依然得听命于加尔鲁什，直到萨尔正式解除加尔鲁什的指挥职务。对此事凯恩无能为力。

他用只有加尔鲁什才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求你不要做这种事。我们的敌人早已溃败。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他们就会死在这里。”

“既然如此，痛快地杀掉他们是仁慈的做法。”加尔鲁什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仿佛是回应他的说法一般。火炮的轰鸣声回响起来。凯恩直视着这艘命途多舛的联盟舰船被炮弹在侧面打出一个个的大洞。从其他船上降下一片箭雨，接着响起每一名联盟的士兵都刻骨铭心的声音——部落震天的战吼，那吼声比波涛和海风的声音还要响亮。

“再来！”加尔鲁什大喊道，他冲向船头，随着他们离敌舰越来越近，他也像一头狩猎中的恶狼一样急得发抖。

联盟舰船的桅杆已经损毁，但凯恩依然能看到甲板上有一个身影发狂地挥舞着标志投降的白旗。然而即便加尔鲁什看到了，他也仍然无动于衷。等到玛诺洛斯之骨号靠得足够近了，他便发出一声咆哮，接着跳上了敌舰，双手各握一把武器，向人类发起了袭击。

凯恩别过头去，这场面令他恶心。加尔鲁什的做法的确合乎法规，但不论是从道义上还是精神上，他做的都是错的。大错特错，凯恩不禁阴暗地好奇着，灵魂将会对此施以怎样的复仇，对部落、对加尔鲁什，甚至是对他——凯恩·血蹄，因为他站在一旁袖手旁观。

这一切很快便结束了，即便对兽人而言也太快了。不到片刻，加尔鲁什竟出乎凯恩意料地向他的手下喊了一声“停手！”凯恩竖起自己的长耳朵靠近过去，紧张地看着、听着加尔鲁什接下来会做些什么。

“把船长给我带过来！”加尔鲁什一声令下。不一会儿，一位巨魔紧紧押着一名人类的双臂，快步上前，一把把这位不幸的船长扔在甲板上。

加尔鲁什用脚捅了捅他的身子。“你们跑到部落的领海里了，联盟狗。”

那名男性人类在他的种族里算是肌肉健硕、身躯高大了，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留一头黑色短发，还有一脸精修过的胡子，他直直地盯着兽人。

“我们与部落签订了条约——”

“条约里没说可以入侵我们的领地吧。你们的举动显然是侵略行为！”

“我们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船长回答道，语气中透着怀疑，“就连兔子都不会认为我们是来侵略的！”

这下船长可是说了错话，加尔鲁什一脚踹在他胸口上。凯恩听到了一两根肋骨断掉的声音。那男人哼了几声，面色先是变成惨白，接着又涨红起来。

“你们跑到部落的领海里。”加尔鲁什又重复了一遍，“不管你们的船烂成什么样，我都完全有权随意处置。你知道我是谁吗？”

男人摇了摇头。

“我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部落的大英雄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之子！”船长的眼睛瞪得浑圆，脸色又变成一片惨白。显然他的确知道这个名号——即使没听过名字，也肯定知道这个姓氏。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对部落而言是个传奇，对联盟也同样如此。

“我击败了我的敌人，为部落拿下了你的船，俘虏了你。现在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处置你？我可以一把火烧了你的船，看着你被活活烧死，”他摩挲着下巴若有所思地说道，“也可以就这么离开。你们没有小船，这可逃不过我的眼睛。这片海域里有鲨鱼、有虎鲸，我很确定我手下的巨魔战士们对联盟狗血肉的渴望比它们只多不少。”

船长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他无疑是敏锐地察觉到了把他带到加尔鲁什面前的正是一名巨魔，这名巨魔现在也站在他的面前。巨魔咯咯地笑了起来，夸张地舔着嘴唇。凯恩和加尔鲁什都清楚暗矛巨魔不吃人，不过这位船长显然不知道。

“站在那边的是我朋友凯恩·血蹄。”加尔鲁什继续说道。他用大拇指越过肩膀指了指凯恩，却没有真的回头看他，“他让我仁慈一点。你可得知道，我觉得他是对的。”

船长的视线投向凯恩。老牛头人觉得自己的惊讶程度不亚于那名人类。加尔鲁什在搞什么名堂？他带着手下登了船，肆意杀戮，只留下屈指可数的几名船员，却在谈什么仁慈？

“今天，船长，我向你展示了部落强大的兵力，同时也对你施以它的仁慈。看起来你们有十一个人活过了这场……风暴。”他微微一笑，“我们会给你们两条小船，还有一些我们宝贵的口粮。这些物资，再加上好运，应该足够你们到达安全地带。等你们到家了，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今天，加尔鲁什能送你和手下们赴黄泉，也能让你们活着回家。”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优雅地转身跳回玛诺洛斯之骨号的甲板上。他对图拉迅速地悄声说了几句话，后者点了点头并向自己的手下下达

了命令。凯恩看着甲板下搬出几箱补给和一桶水，割断缚绳放下了两条小船。至少加尔鲁什遵守着他那诡异的约定。牛头人悲哀地看着那些人类爬进小船，向诺森德的方向驶去。

他转而望向加尔鲁什，后者站得笔直，很是高大，他叉着胳膊，除了风暴期间和几近溺毙时，他就没怎么卸下过铠甲。

加尔鲁什是个杰出的战术家、勇猛的战士，深受手下的爱戴。

可他同时心怀怨恨，鲁莽冲动，需要学会尊重和同情。

等他们一回去，凯恩就要找萨尔谈谈。加尔鲁什在诺森德时为部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段日子无比艰苦，前所未有。可是凯恩清楚，回到奥格瑞玛以后，格罗玛什的儿子不会享受和平。那些戎马一生的人有时反而在战后变得无所适从。他们手足无措，无法继续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宣泄多余的激情与精力——有些人最终还是难逃那场夺去他们同伴性命的战争，变成姗姗来迟的阵亡者，只是他们并非死在战斗中，而是或在酒馆里溺毙于酒精之中，或在街头巷尾的斗殴中暴毙，抑或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加尔鲁什极具潜力，却又难有用武之地，假如他行将踏上这样一条路。凯恩愿竭尽全力帮助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之子免于堕落的宿命。

这一切也需要加尔鲁什愿意配合才行。可凯恩现在看到的，是这位兽人坚信自己无比正确，凯恩全然无法确定加尔鲁什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写就自己的命运。

他回望那条缓缓远去的小船。至少加尔鲁什手下留情，放了几条生路，尽管凯恩暗自怀疑那是出自他狂傲的本性。加尔鲁什很想让自己的事迹传到瓦里安的耳朵里去，无疑是要进一步激怒那位人类领袖。

凯恩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转过头去面向太阳，阳光在北国的气候中变得有些许孱弱，却仍然是一份宝贵的馈赠，他合上了自己浅绿色的双眸，祈祷着得到指引。

还有耐心。很强很强的耐心。

四章

凯恩从未在奥格瑞玛见过如此盛大的庆典，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这种派头。

他并非不愿缅怀那些抗击巫妖王及其爪牙的将士们。

相反，他不仅和其他人一样了解，甚至比有些人更加清楚各条战线的开支有多么高昂，因此他在心底对凯旋将士们享受的奢华待遇稍稍有些不满。

他看到的近来这些阅兵行动，都出自加尔鲁什的主意。“让民众见见他们的英雄们，”他阐述道，“让他们在奥格瑞玛踏步前进，享受他们应得的欢迎！”

不如凯恩厚道的人可能会在心里暗暗补上一句：好让所有人都知道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是胜利的功臣。

尽管如此，加尔鲁什坚称鼓励所有参与诺森德战役的人都将参与巡游。尽管被遗忘者和辛多雷的老兵们也有加入巡游的资格，却没人指望会在阅兵队伍里看到他们。他们有自己的顾虑，在那片极北之地他们也是为自己而战。此次阅兵式的主角们生活在卡利姆多这片炙热而尘土喧嚣的土地上，他们是兽人、巨魔和牛头人。在凯恩看来，如果这些种族里的每一名举起武器抗击过，或是诅咒过天灾军团的族人都被请来的话。队伍非得从奥格瑞玛的大门一直延伸到飞艇塔台不可。

依联盟的传统，在这种场合下会撒下玫瑰花瓣，而部落对这种柔弱习气嗤之以鼻，道路上此时铺着的是松枝，当它们被踩碎时便会散发一阵心旷神怡的气息。杜隆塔尔可生产不出什么松枝，凯恩清楚它

们都是被从远方运输过来的。这般铺张浪费让他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格罗玛什之子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当大门打开时他站在第一个，战歌远征军老兵们跟在他身后。凯恩并不嫉妒他的站位——毕竟，凯恩一直待在卡利姆多的大后方，而在诺森德冲锋陷阵的是加尔鲁什和这些勇猛的战士。他们大多是兽人，这里也正是兽人的地盘。然而，他依旧感到恼怒，因为人群大都跟在加尔鲁什身后为他喝彩，却鲜少关心队伍中的其他将士们，他们同样在前线浴血奋战，甚至有好些更为年轻鲜活的战士为这份事业献出生命，可他们就缺这么一位魅力十足的精神领袖。

萨尔亲自站在格罗玛什要塞外面。他身着那套一眼就能认出的黑色板甲，它曾属于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奥格瑞玛正是因他得名。部落大酋长硕大的绿色拳头里握着巨大的毁灭之锤。萨尔的身形威风潇洒，他的传奇事迹无人不知，单凭他在战场上的现身便不止一次地轻取胜利。

站在他身旁的那位略显佝偻却依然孔武有力的兽人是伊崔格，他已年近六旬。伊崔格在第二次大战后离开了部落，他的儿子们在那场战争中被手下的兽人背叛，死在了战场上。他看到了兽人身上的腐化与贫瘠，并对此深恶痛绝，他觉得自己对族人的职责已尽。等到萨尔挺身而出号令部落、令兽人重拾萨满之道时，他重新加入了部落。伊崔格是萨尔麾下最宝贵、最值得信赖的顾问，他刚刚完成了对银色北伐军的支援，从祖达克回来。他的怀中抱着一样被布包裹着的物件。

萨尔那对在兽人中独一无二的宝蓝色双眼盯着前方开来的勇士们。加尔鲁什站定在他面前。萨尔看了他几秒，接着深深点下头去以示敬意。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他深厚洪亮的嗓音穿透了人群，“你是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之子，他是我的挚友，是部落的英雄。尽管你不曾有机会了解他是一名多么伟大的兽人，但现在你已经明白，而且很明显，你已经用自己在诺森德一役中的卓越表现证明了——你也是部落的英雄。

“我们站在我们的仇敌——玛诺洛斯的盔甲与头骨的阴影之下，多年以来，他的血液污染了我们的身躯、蒙蔽了我们的心智。你父亲

斩杀了这名大敌，并将他的族人从这个可怕的诅咒中解放了。”

他向伊崔格点头示意让他走上前来。萨尔接过他手中的包裹，并将其打了开来。包裹中放着的是一柄战斧——这绝非一把普通的斧子，它有自己的名号，一把名扬四方的兵器。其斧刃的曲线很是诡异，内刻两道凹槽。当它被人挥动时，便会发出尖啸声——与命名它的主人一同发出战吼。

很多人都认出了这把兵器，人群中响起了叽叽喳喳的议论。

“这——”萨尔肃穆地说道，“正是血吼。加尔鲁什，这是你父亲的武器。正是它的锋刃斩杀了玛诺洛斯，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也为这番不可思议的英雄壮举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加尔鲁什的眼睛睁得浑圆。喜悦与自豪之情跃上他棕色的面庞。他伸出手去，想要接过这份礼物，但萨尔并未直接把战斧交还给他。

“它斩杀了玛诺洛斯，”他重复道，“可它也杀死了第一批凡人德鲁伊的导师，高贵的半神塞纳留斯。就和所有武器一样，它能成善事，亦能犯恶行。我要求你继承你父亲最优秀的一面，加尔鲁什。你要善用这把武器，造福你的人民。能为你举办凯旋式是我的荣幸，你以自己的鲜血、汗水与灵魂为部落尽忠，收下这分爱戴与感谢吧。”

加尔鲁什接过武器，试着在手中掂了掂战斧的分量。他挥舞着战斧，仿佛自己是为这柄战斧而生，他的表现让凯恩陷入了沉思——也许这的确是他与生俱来的才能。战斧尖啸着、怒吼着劈开了空气，锋利一如当年，它也会像这样再度斩断部落的敌人。加尔鲁什把战斧高举过头顶，欢呼声再度响彻智慧谷。他闭上双眼，彻底沉浸在这片崇敬之情汇成的海洋中。凯恩并没有觉得他不配得到这般爱戴，但还是觉得加尔鲁什对武器和赞扬抱有感谢与谦逊会对他更有益处。

“将士们，酒馆的大门今夜会向你们敞开。为你们的功绩开怀畅饮、高声放歌吧，但要记住，奥格瑞玛的人民是你们效忠的对象，他们不是你们的敌人。”萨尔微笑起来。“有时候酒精会模糊两者的区别。”

话音刚落，人群中就传来一片笑声。凯恩就知道会这样。萨尔同意为每一间旅店和酒馆的食物、美酒、租房提供一整天的补偿。不

过，维持顾客治安的责任得由旅店和酒馆的老板来承担——部落不会赔偿损坏的桌椅，然而这损坏的桌椅是一定少不了的，更不用说会有人挂彩了，这都是庆典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凯恩并不喜欢这种野蛮的行为，哪怕是他年轻时也不爱这样，不过萨尔提议时他并未反对。

萨尔挥了挥手，开出几架由科多兽和迅猛龙拉着的拖车，上面盖着厚重的毯子。萨尔点头示意，几名兽人出列，齐数三声后掀开了毯子，露出了藏在车里面的几十桶烈酒。

“庆典开始！”萨尔大喊道，空气中充满了热情高涨的欢呼与喝彩。

阅兵式至此正式结束，凯旋的将士们急不可耐地凑到酒桶边，开启了一段注定漫长的夜晚，而且很可能再加上一个严重宿醉的早晨。凯恩大步迈向格罗玛什要塞大门口，驻足片刻，看着萨尔之前提及的头骨和盔甲。

盔甲被牢牢锁在一根粗大的枯木上，所有人都看得到。那名强大恶魔首领的头骨就插在枯木的顶端，在日光照射下已然褪色泛白。长长的獠牙从苍白的骨头中蜿蜒而出，巨大的板甲就连兽人、巨魔、牛头人中最壮的也穿不起来。凯恩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他想起了格罗玛什，感谢他牺牲自己，让兽人获得了自由。

他长叹一声，转身走进了要塞。他可以再带一人进去，而他已经选定有幸和他一起出席今晚宴会的族人。通常都是由他的儿子贝恩陪同，不过贝恩选择了留在莫高雷。

很荣幸您能让我出席如此盛大的典礼，贝恩在信中写道，但确保我们族人的安全，直到您——我们的领袖——真正地回到家乡，这才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这份回复让凯恩感到欣慰，却也在他意料之中。如果凯恩处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虽然如果能有儿子陪在身旁，凯恩会很高兴，但知道当他离开时族人们仍然得到了妥善照料，这让他更为安心。

替代贝恩出席宴会的是可敬的大德鲁伊哈缪尔・符文图腾，他是可以交心的益友，也是值得信赖的顾问。一同出席的还有几个牛头人

氏族的成员，比如晨行者氏族、暴怒图腾氏族——这个精通战斗的氏族派出了众多儿女出征诺森德，骄傲地同加尔鲁什并肩作战——以及逐星氏族、冬蹄氏族、雷角氏族，除此以外，还有恐怖图腾氏族的族母玛加萨，邀请她更多是出于政治因素，而非个人喜好。

在这些牛头人氏族中，尽管玛加萨和她的族人生活在雷霆崖上，享受着一切牛头人所具有的权利，但恐怖图腾从未正式加入过部落。她是一名强大的萨满祭司，因为她丈夫的意外身亡，现由她领导着恐怖图腾。她丈夫的身亡，据传并非意外，而她也曾和凯恩有过冲突。凯恩很欢迎她待在雷霆崖，也很乐意邀请她出席如此重要的典礼，他坚信那句老话："亲近你的朋友，但更要亲近你的敌人。"她未曾公开反对过他，他怀疑她也不会这么做。玛加萨可能的确躲在暗地里密谋着诡计，但说到底凯恩相信她也只是个懦夫。就让玛加萨在对自己氏族的统治中自我满足吧。而他，凯恩·血蹄，才是牛头人真正的领袖。

萨尔落座在能够俯瞰整个内厅的巨大的王位上。王位两侧平时烧着的两个火盆被熄灭了，临时摆在它们前面的，是两把规格较小、却同样华丽的座椅。依照萨尔的要求，凯恩和加尔鲁什各坐一把——加尔鲁什坐在萨尔右边，他是此时的英雄。萨尔的贴身侍卫站在房间里的各个地方，这些库卡隆卫队举止低调沉默不语。

萨尔看着凯恩和加尔鲁什，观察着他们的反应。凯恩坐在这把有些过小的椅子里，有些拘束不安。萨尔扮了个鬼脸；兽人木匠们在设计这把椅子时已经尽力考虑牛头人的体形了，显然他们失败了。凯恩的族人落座后，这头老牛很是骄傲。他和萨尔一样，知道他们在这场战争中都付出了太多太多，其中还有一些是无法挽回的牺牲。

岁月开始在牛头人酋长身上烙下印记。萨尔听闻了凯恩和他手下的队伍在被团团围困时杀敌的身姿有多么英勇，他又是如何一趟又一趟地来回穿梭，只为救下更多伤员。这些都没有让他感到意外，因为他熟知凯恩的勇敢、高尚、仁厚。让他意外的是凯恩在战斗中竟然负了这么多伤，他恢复得又似乎是这么慢。

萨尔的内心突然一阵沉痛。他失去了那么多至亲之人——塔蕾莎·福克斯顿，这位人类女孩告诉了他不同种族间也能存有珍爱的友谊；格罗玛什·地狱咆哮，是他教会了萨尔身为兽人的意义；或许要不了多久还会轮到德雷克塔尔，据照料他的兽人讲，他的身体日渐孱

弱，神志也一天比一天紊乱。一想到要和多年来的挚友凯恩诀别，萨尔便感到痛苦不堪。

他转而将注意力放在加尔鲁什身上。年轻的地狱咆哮将血吼横放在腿上，豪吃痛饮、放声大笑，全然沉浸其中，享受着当下的快活。不过他也会时不时停下动作，昂首挺胸、双目炯炯有神地望向厅中的人群。萨尔注意到了奥格瑞玛的人民迎接加尔鲁什时洋溢的热情。就连萨尔自己，也没在任何典礼上受到过这般彻底的崇拜。情况本该如此，萨尔对此想道。虽然并非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受到群众的欢迎，但他知道自己领导有方，深受人民的尊敬。然而民众对加尔鲁什的感情却似乎只有赞许与爱戴。

加尔鲁什注意到萨尔在看自己，他笑了。“能坐在这里感觉真好。”他说道。

“我看是能享受被群众赞誉的感觉真好吧？”萨尔问道。

“那当然。但是能看到兽人们和我一样，还记得身为兽人的意义，这也很好。堂堂正正地战斗、打败敌人，然后带着同样的热情去庆祝所获得的胜利。”

“部落可不光有兽人，加尔鲁什。”萨尔提醒他。

“没错。但我们才是部落的内核、部落的中心。只要我们恪守真正的兽人之道——那么你的部落就会赢下更多胜仗，大酋长。你会看到更多胜利的，你会看到兽人们因自己的身份而骄傲地挺起胸膛。当他们喊出‘为了部落’时，也不再只是动动嘴皮，而是发自真心。”

除了萨尔、加尔鲁什、凯恩之外的其他人都坐在地上，石板上垫着厚厚一层软兽皮。这三支种族都习惯于亲近自然，大厅因火盆、火苗和体温而热气洋溢。萨尔注意到只有玛加萨和她的恐怖图腾氏族显得有些兴致寥寥，其他人都安然享受着一切，为宴会而喜悦，为经历了诸多痛楚、坎坷、苦战后还能平安地活着而喜悦。

尽管萨尔明白达不到人类与精灵的标准，但这的确是场盛典。随从们端上了一盘盘分量十足的美味佳肴。宾客们都直接用手招呼起面前的食物，做法简单却营养丰富：涂过啤酒的野猪肋排、烤熊肉、烤鹿肉、噼啪作响的烤斑马腰、淋上美味汤汁的面包，还有用来佐餐的

啤酒、葡萄酒、朗姆酒。觥筹交错间格罗玛什要塞洋溢着宾客们的欢声笑语。随从们清空了餐盘，酒足饭饱的人们将注意力全然投向了他们的大酋长。

现在，萨尔心想，该谈点正事了。

“我们很高兴也很欣慰，能有这么多勇士平安归来，他们也一起带回了效忠部落之道。”萨尔开口道，“他们的功绩应当得到庆贺和尊重。不过战争是有代价的，将士们献出了生命，支持军队作战也需要财政支出。大海中那场诡异的风暴摧毁了我们的好几艘舰船，让我们失去了士兵和急需的补给。”

“风暴令我们付出的代价不光是这些宝贵的人员、物资，本次事件还有不止一处奇怪的地方。整个卡利姆多，甚至是东部王国都传来了此类现象的报告。各位以奥格瑞玛为家的人，比如说我，对旱灾带来的严重影响都记忆犹新吧。我们发现大地本身在我们脚下时不时地震颤着。”

“我询问过很多位我非常信任的萨满祭司以及大地之环的成员。”又一阵绞痛袭上心头，他想起他最信任的那位萨满祭司，可惜如今那位祭司的判断还没有小孩靠谱。德雷克塔尔，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急需你的洞察力，你却来不及与我分享你的见解了。

“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寻找一切可能的元素扰动。或者反过来，确定这是否仅是正常的自然循环中的一环。”

“正常？”人群后面传来一个粗鲁的声音。萨尔看不到说话者是谁，但听起来像名兽人。“这里干旱不止，那里却洪涝连连、地震不断——这算哪门子的正常？”

“自然有自己的节奏和理由。”萨尔说道，全然不受打岔的影响。他欢迎挑战和质疑，这能让他思维敏锐、显得平易近人，还能看到先前从未考虑过的层面。“对我们来说可不是这样——我们必须做出改变，适应这些异象。大火会烧毁城市，却也会为截然不同的新植物腾出茁壮成长的空间。大火烧尽的还有疾病和害虫，并将养分归还给土壤。洪水会带着新的矿物沉积到新的地方。至于地震……”他笑道，“大地母亲偶尔也会发发脾气。”

这番话激起一片笑声，萨尔感觉到氛围有了变化。他自己并不能完全肯定各地回报的现象都是正常的。其实他开始察觉到自己与元素的连接变得和以前截然不同了。元素们似乎……很混乱、痛苦不堪。它们给他的话语不再像过去一般清晰，这让他忧心忡忡。不过，在民众有必要知道这些事情之前，没必要把他的忧虑散播开来。也许是他被其他事情分了心，才模糊了本来该听闻的内容。何况先祖们也知道，需要部落大酋长分心处理的事情可是相当之多。

“杜隆塔尔，兽人的新家园，这片土地的确十分残酷。但对我们而言并非新的挑战，这里一直算不上什么适宜居住的环境。但我们是兽人，这片土地适合我们，正是因为这里十分残酷、十分无情，正是因为除了兽人外少有种族能在这里挣扎求存。术士的法术让德拉诺的绝大部分地区失去了生机后，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原本也会将这里变得和德拉诺一样。到我重建部落时，我也许的确应该选一片肥沃的土地。但我没有。”

大厅里传出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凯恩眯起眼睛看着他，无疑是在好奇萨尔为何要提醒民众杜隆塔尔出于乐观也只是一块不宜居住的土地。他对自己的老友微微点头，叫他安心，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没有做出那种选择，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犯下过恶行。然而我们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有建立家园的权利。我选择这里，是因为在这里我们能自力更生——这片土地需要我们倾尽所有。在这里的生活净化了折磨我们民族的诅咒，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坚韧——比生活在温顺的土地上更像兽人。”

听到议论声变为了赞同的声音，凯恩终于放松了。“我支持这个选择。我深知杜隆塔尔的子女们在诺森德付出了多少。但我们的土地也在付出。诺森德一役的补给支出高得难以想象，即便如此，使命在召唤时我们能临阵脱逃吗？”

谁也没有作声。不论代价有多么高昂，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会临阵脱逃。“所以说，我们在付出，我们的土地也在付出；它一直在付出，直到几乎无法承受为止。北伐之战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必须将注意力转回我们自己的土地、自己的需求上。天谴之门事件的结果令人遗憾，让联盟有了新的理由反对我们。然而我发现有些人觉得没什么

大不了的，还有些人对此感到高兴，我保证这件事没什么可高兴的：暗夜精灵目前切断了与我们的所有贸易渠道。”

现在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结果的意义了——建筑施工用的木料没有了，在灰谷的狩猎权没有了，哨兵巡逻区域的安全通道也不复存在了。片刻沉默后，人群中响起了不满的窃窃私语。

“大酋长，我能讲几句吗？”

是凯恩那缓慢却镇静的声音。萨尔笑着对老朋友说道：“请讲。我们永远乐意听取你的建议。”

“我的族人们和暗夜精灵有着部落其他种族所没有的联系，”凯恩继续说道，“我们都谨遵塞纳留斯的教导。我们甚至还有一处共有的圣地——月光林地，在那里我们平和地会面、交流，分享彼此的知识与智慧。尽管我明白他们对部落怀有怒意，但我认为并非所有的渠道都被阻断了。我认为或许德鲁伊很适合作为重启会谈的大使。大德鲁伊哈缪尔·符文图腾就认识不少卡多雷。”

他向大德鲁伊点了点头，后者起身说道：“的确如此，大酋长。我同他们有着多年来缔结的友谊。他们的种族或许憎恨我们，但也不会乐意见到孩子们食不果腹、饿死街头，即便是他们所谓敌人的孩子。而我在塞纳里奥议会中的地位不低。谈判或许可以重启，尤其是鉴于协议中我们所接受的合作关系。倘若大酋长能准许我联系他们，或许我们能说服他们——”

“说服他们？谈判？呸！”加尔鲁什边说边向地板上啐了一口，“听到部落成员口中说出这种软得像猫叫的话真让我感到耻辱！天谴之门的事对我们双方都有损害，难道在座的各位都忘记小萨鲁法尔以及其他一同战死的士兵们了吗？——他们后来又被污秽的法术复活，变成行尸走肉来攻击我们。我们遭受的损失可不比精灵少！”

“无礼的小鬼！”凯恩朝加尔鲁什吼道，“你拿小萨鲁法尔为你撑腰，却公开对他承受丧子之痛的父亲表示不敬。”

“我不赞同萨鲁法尔的战术，并不代表我轻视他儿子的牺牲！”加尔鲁什反驳道。“你活了那么久，那么久，见过那么多场战斗，你应该明白的！没错，我是不赞同他。我把跟他说过的话也说给你听，

萨尔大酋长，我们不要再像挨了揍的狗一样为暗夜精灵娇贵的感受烦恼、呜咽了。我们现在就进军灰谷吧，在我的部队面前他们会溃不成军，我们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两人各执一端，隔着萨尔相互吼叫着，仿佛他不存在似的。萨尔起初默许了这一做法，因为他想判断一下两人关系如何，现在他摆手施令，声音也变得尖锐起来。

“没那么简单，加尔鲁什！”

加尔鲁什转头想要抗议，但萨尔眯起了蓝色的双眼以示警告，年轻的兽人只得收声，沉着脸默默坐下。

“萨鲁法尔大王明白，”萨尔继续说道，“凯恩、我、哈缪尔都明白。你才刚尝到战争的滋味、用令人钦佩的努力证明了自己出众的能力，但你很快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非黑即白的。”

凯恩坐回椅子里，情绪看起来平缓了不少，但萨尔能看出来加尔鲁什依然情绪激动。不过萨尔觉得，至少他闭上嘴在听了。

“瓦里安·乌瑞恩对我们人民的敌对态度越来越上升到军事层面。”他没有说出后半句话——都是拜你所赐——因为他知道加尔鲁什听得出言外之意。“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是他的朋友，对我们的情况也很同情。”

“她仍然是联盟渣滓！”

“她仍然是联盟，没错，”萨尔说道，他的话音深沉起来，调门变得更加响亮，“但任何与我共事过，或是费心查阅过近年来任何一卷历史卷轴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位正直而睿智的人类。你难道觉得凯恩·血蹄不够忠诚吗？”

加尔鲁什似乎因话题的突然转移大吃了一惊。他的目光投向凯恩，后者坐得笔挺，喷出一声鼻息。

“我——当然不这么认为。这里没人质疑得了他对部落的忠诚和贡献。”他谨慎措辞，小心翼翼地搜寻着萨尔布下的陷阱。萨尔点点头。虽然加尔鲁什的腔调中透着提防之意，但他的话听起来很真诚。

“只有傻子才会质疑他。吉安娜对联盟的忠诚并不妨害她追求艾泽拉斯所有种族间的和平与繁荣发展。正如凯恩对部落的忠诚一样。他的提议合情合理。对我们而言，代价不大，回报却很丰厚。如果暗夜精灵同意进行谈判，当然很好。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再找别的办法。”

凯恩望向哈缪尔·符文图腾，后者点头致意并开口道：“谢谢您，大酋长。我深信这条路正确无疑，既向痛苦不堪的大地母亲致以了敬意，又为饱受这场可怖战争折磨的部落争取了恢复元气所需的物资。”

“我永远感谢你的建议，我的朋友。”萨尔转过身去，对着加尔鲁什，“加尔鲁什，你是我老朋友的儿子。我听说大家都管你叫诺森德的英雄，这称号肯定名副其实。不过据我观察，战争结束后，有些战士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属。我，萨尔，杜隆坦和德拉卡之子，向你保证我会和你一起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让你在效忠部落的时候人尽其才。”

他所说的话千真万确。他的确欣赏加尔鲁什在诺森德的功绩。但那些才干都受到了限制，他需要时间好好想想加尔鲁什在什么位置上才能最好地服务部落。

然而，显然加尔鲁什不理解萨尔的用意。他眯起眼睛，在鼻息的掩盖之下轻轻地哼了一声。

“当然，如大酋长您所愿。望您恩准，伟大的萨尔，我感觉这里的空气有点闷。”

加尔鲁什并没有等待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请求受到许可就站起身来，朝萨尔点了下头，勉强算是有些礼数，然后便径直向外走去。

“这小子就是头脱缰的科多兽。”凯恩喃喃道。

萨尔叹了口气。“但又太有才干，放弃太可惜了。”他举起胳膊，拉高了嗓门宣布道，“空气有点紧张。多上些喝的来润润嗓子！”

一阵欢呼声响了起来，人群被暂时分了心。萨尔想起凯恩以及他自己说过的话，不禁好奇：怎样才能驯服这头“狂野”的科多兽却不伤害它呢？

然而，加尔鲁什在部落当中的地位虽对萨尔很重要，但并非最重要的。最令他忧心忡忡的是人民的福祉、整个部落的利益，以及痛苦不堪的元素。他的人民要兴建家园，急需大量的木材，可世界本身却已备受煎熬。

他选择杜隆塔尔的理由诚如他刚才所言——因为在这里他的人民可以为曾经造成的伤害赎罪，也因为这片土地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忍、更加强壮。可他绝没有料到竟然有这么多条河流枯竭了；这里曾生长过的那片小小的森林也被战争摧残得一干二净，这场战争虽不可不打，造成的损失却也触目惊心。

不，萨尔一边抿下一杯啤酒一边想着。眼下最需要他担心的，并不是驯服一头桀骜不驯的科多兽。

五章

加尔鲁什感激地大口吞咽着夜晚的空气。即便夜幕已然降临，空气依旧干燥而闷热，与诺森德冰冷潮湿的空气截然相反。但如今这里才是他的家，既不是北风苔原，也不是德拉诺的纳格兰，而是这片荒凉的不毛之地，这座城市的名字取自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这片土地则是纪念杜隆坦——萨尔的父亲。他思考了片刻，鼻孔因恼怒而张大。以他名字命名的就只是条又小又窄的海岸线，还总是被装神弄鬼的家伙侵扰。

他在玛诺洛斯的颅骨和盔甲前停了下来，不知怎么就感觉到自己躁动不安的灵魂平静了下来。他看着父亲的成就，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当他终于得知自己的血统值得骄傲时固然感觉不错，但他想闯出自己的路，而不是追寻父亲的脚步。他刚拿到手不久的血吼正系在他的背后。他伸手将战斧取了下来，这把武器斩杀了他人民的死敌，他拿着它，棕色的双手紧紧握着斧柄。

“你父亲正是部落当时最需要的人物，他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他背后传来一段粗哑、低沉的女声。加尔鲁什转过身去，看到一位年长的牛头人。这可花了他片刻的工夫——她的毛发颜色很暗，在夜色中，只能看到她专注的眼神中映着的星光点点，以及画在鼻口处的四道白妆。等眼睛调整过来后，他发现她身上的正装礼服说明她是一位萨满祭司。

“谢谢，呃……你是？”他等着她开口介绍自己。结果她笑了。

“我是恐怖图腾氏族的族母玛加萨。”她说道。

恐怖图腾。他听过这个名字。“有意思，你提到部落的需求，然而你们是唯一一支拒绝正式加入部落的牛头人氏族。”

她轻轻地笑了起来，嗓音粗哑，却意外地悦耳。“恐怖图腾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一向如此。我们之所以还没加入部落，也许是因为理由还不够充足。”

加尔鲁什心生不满。“什么？这还不充足？”他粗壮的棕色手指指向深渊领主的头骨和盔甲。“我们对抗燃烧军团的战争还不够吗？强大的恐怖图腾氏族连战歌远征军的战功也看不上吗？”

她看着他，目光坚定沉稳，完全不为他的咆哮所动。“没错，”她语气温和地说道，“我看不上。但你在诺森德创造的那些传奇……可的确算得上英雄之举。我们恐怖图腾氏族看在眼里，等待着。我们从中看到了力量、精明与荣耀。你和你父亲一样，会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成为部落最需要的人物。等到部落明白这一点时，我觉得你便会需要恐怖图腾的支持了。”

加尔鲁什搞不清她有什么目的，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她喜欢刚才在要塞里听到的那番话，也就意味着她认同他对事态发展的看法。很好。也许有些人终于能在这里成些事了。

“感谢你，长者。我现在很欣赏你的话，我希望不久后我能配得上言语以外的支持。”

好几种既能绕过喜好和平的萨尔和思想古怪的老凯恩，又能为部落争取所需的方法已经在他的脑海里盘算起来。关键在于他这么做时不能越界。

现在不是小心谨慎的时候，要勇敢果断。等到他为他们呈上成果后，他们自然会明白的。

凯恩和他的随从在黎明到来前一直没睡，他们打包好了行囊，尽管凌晨时分庆典正热闹，他作为贵宾，也得一直待在这里，但他太想回家了。萨尔发出战争的召唤时，他向诺森德派遣的部队无不骁勇善战、组织有方。然而他们也厌倦了杀戮，厌倦了没日没夜旷日持久的战争。牛头人曾经是游牧民族，如今却有了安定的家园——莫高雷，那里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今天他们终于踏上了旅程的最后一段路，即将回到那温和而连绵不断的丘陵、傲然挺立的孤峰，以及那些被抛在后方的至亲之人中去。

他们选择徒步回去，这样可以将战友情谊凝聚得稍久一些，却又不至于太过艰苦。天幕方才破晓，其他部落战士们不是在狂欢后大睡过去，就是在捂着自己的头，为前面所说的狂欢付出了代价，牛头人则已经离开了杜隆塔尔，直奔贫瘠之地而去。凯恩派出佩里斯·雷蹄先行一步，向贝恩通报他们的到来。佩里斯是少数几名被选中的斥候兼信使，他们被称作远行者，只听从凯恩的命令，身上肩负着最重要的信息与情报。凯恩告诉给远行者们的事，就连萨尔也有不知道的。这项任务并不是什么要紧事，无关生死存亡。然而佩里斯的眼睛却因这一特殊任务而快活地闪着光，他迅速离开了队伍，一如既往。

午后的太阳把耀眼的金色光芒洒在莫高雷平原之上。佩里斯在队伍接近纳拉其营地与血蹄村的岔路口时和他们会合了，他在凯恩左右踏着和队伍相同的步子，缓缓地朝家的方向前进着。

“如您所愿，我已告知贝恩，”佩里斯说道，“他向您保证届时一切都会准备妥当。”

“很好，”凯恩赞赏道，“各村的店铺应该知道有一些旅行者将会突然到访。今晚我不会看到我的人民再挨饿了吧。”

“我觉得您会发现贝恩的想法……还算令人满意。”

出于好奇，凯恩转过头看着佩里斯。突然间传来一阵号角声，几头科多兽笨重地朝他们移动着。凯恩昏花的老眼看不清这些巨兽的骑手是谁，但他的耳朵能听到孩子们的欢呼声。他们从科多兽身上东一个西一个地翻身跳下，又喊又笑，向归来的英雄们抛出一朵朵鲜花和一束束草药。

“欢迎回家，父亲。”贝恩·血蹄说道。凯恩转向这个熟悉的声音，眯起眼睛瞧了一下，当他认出其中一头壮硕的科多兽身上，那个神态自若的身影正是自己的儿子后，不禁笑了起来。

顷刻间，泪水蜇疼了老牛的双眼。归乡时受到迎接就该是这样，有孩子们、族人们开心的呼喊，有大自然衷心的祝福。越是简单就越好……越符合牛头人的风格。

“干得好，儿子，”凯恩说道，努力不让自己的话音受到情绪的影响，“干得好。”

虽然贝恩的沉着冷静一如他的父亲，却仍因凯恩的到来而显露出欣喜之情。他轻松地从科多兽上翻下，奔向父亲。二人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接着便一起从族人喜悦的欢迎队伍中稍稍抽出身来。

“还有呢。”贝恩说道，面带笑容地看着几名战士取道向西南方走去。这几位幸运儿已经回到了家中。“一路上会排满欢迎你们回家的族人。”

“看到他们我很高兴，”凯恩说道，“大家过得都还好吗？”

“等到将士们凯旋后，大家会过得更好，”贝恩说道，“奥格瑞玛的庆典怎么样？”

“就是预期的那样，”凯恩说道，“很有兽人的风格。炫耀武力、大摆宴席、大喊大叫。不过，我们的人民倒也没被忽略。”

贝恩点点头。“萨尔不会那么做的。”

凯恩伸长脖子，环顾了一下四周，接着低声说道：“他的确不会。他太有智慧、太慷慨、太仁厚了。我此行回家，带着一项帮助部落的任务，而且只有我们办得到。”

他把哈缪尔的提议悄声告知贝恩。贝恩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双耳也在不停地抽动着。“这很好啊，”他说，“我虽然也是一名战士，但我要告诉您，父亲，我们的人民已经受够了战争。如果哈缪尔认为这些和谈有用，那我支持你们，父亲。我全力支持。”

凯恩不止一次地认为，正是大地母亲和他的爱侣塔玛拉的赐福，才让他有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尽管塔玛拉多年前已加入众魂之列，但她的生命仍在儿子身上延续着。贝恩对父亲而言是个莫大的宽慰。在他身上有着母亲的灵性、洞察力和高尚品性，有着父亲身上的沉着冷静——凯恩不得不承认还有顽固不化。有了儿子的得力臂膀，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离开莫高雷。他不禁好奇萨尔是怎么受得了既无伴侣也无后代的。大地母亲在上，就连格罗玛什也有个儿子。也许趁着如今战事结束，萨尔会把注意力转而放在伴侣和子嗣身上。

“我不在的时候，咱们最在意的那位萨满祭司的自我管理做得怎么样？”

“挺好的。”贝恩答道。他们在说的正是玛加萨。“我盯她盯得很紧。在很适合搅起风波的时候依然平安无事。”

凯恩嘟哝道：“也许吧。年轻的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行事莽撞，我看到她偷偷溜到外面去找他说过话。”

“我听说他是位英勇无比的战士，”贝恩缓缓说道，“但是……”他咧嘴笑了。“他行事也很莽撞。”

两位血蹄牛头人相视一笑。凯恩用手拍了拍贝恩的肩膀，又用力捏了一把。贝恩的手旋即搭在了父亲手上。

就在前方，雷霆崖在午后的天幕下巍峨地耸立着。

“欢迎回家，父亲。欢迎回家。”

六章

这一天，天气凉爽，天空中缀着淡淡的乌云，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踏着暴风城宏伟的大教堂前蓝金相间的地毯拾级而上时，雨滴落了下来。一部分台阶被隔离开来，梦魇之战造成的损毁需要修缮，雨水又让这些阶梯变得湿滑起来。

她并未拉起兜帽遮住自己那一头金亮的秀发，而是任凭雨滴轻柔地打在她的头上和脸颊上。仿佛是苍天想到教堂中将要举行的仪式，不由得为之哭泣起来。

门口站着的两位女牧师对她报以微笑，并行了一个屈膝礼。“吉安娜女士，”右边的人类女孩略带结巴地说道，她深色的脸颊上泛起一丝潮红，“我们不知道您要来——您要坐在国王陛下旁边吗？我相信他会很乐意有您做伴的。”

吉安娜向这位姑娘致以最和善的微笑。“谢谢，不必了，我坐在谁旁边都可以。”

“那么……”矮人女牧师说道，拿出一根还未点燃的蜡烛。“请拿好这个，女士，坐在您喜欢的位置就好。很高兴您能来。”

她的笑容十分真诚，也许有些拘谨，因为这是个庄严肃穆的时刻。吉安娜接过蜡烛，走进大门，同时在两位牧师身旁的贡盘里留下了一把金币。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多亏了潮湿的空气，焚香的味道比平时更为浓重，室内的光线也比她记忆中的光明大教堂更加昏暗。点燃的烛火冒着烟气，吉安娜看着下方的一排排长椅，想找个落座的位置，思索着也许自己不该那么果断地拒绝年轻牧师的邀请。啊，那里有座位。她沿步道向下走去，向一对年长的侏儒夫妇点头致意，后者随即

给她让出了一个空位。她在这里什么都能看见，当看到瓦里安·乌瑞恩国王和他儿子安度因这一对熟悉的身影从小间里尽可能低调地入场时，她露出了笑容。

不过瓦里安从来都算不上“低调”，他跟这个词绝对不搭边。多年前发现几乎溺死、失去意识的他时，兽人雷加尔·大地之怒就决定把他培养成一位凶悍的角斗士。瓦里安那时失去了记忆，适应了这种野蛮凶残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其实被魔法分裂成了两个实体——受黑龙奥妮克希亚支配的瓦里安，以及可怕而强大的角斗士洛戈什。瓦里安保留着原本个体的规矩、学识与礼节；而洛戈什在牛头人语中是“幽灵狼”的意思，这个词是为了纪念一头凶猛的传奇生物，洛戈什具有原本瓦里安的战斗技巧。瓦里安高雅得体；洛戈什凶猛暴力。瓦里安久经世故，洛戈什蛮横粗野。

两半人格最终重聚一体，然而却不复完美。在这具人高马大、孔武有力的躯体中，似乎有时洛戈什会占据上风。更多的时候，则由瓦里安·乌瑞恩国王主导，他扎着深棕色头发，曾经英俊的面庞上划下了两道交叉的骇人刀疤。

安度因和他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面色苍白，留一头金发，身形纤瘦，比吉安娜上回见到他时又长高了一些。虽然还远比不上他父亲魁梧的身形——吉安娜觉得他会继承母亲苗条的身材，而不会变成瓦里安那样的大块头——他已经长成了一位少年，不再是小孩子了。在和父亲一起走向他们的座位时，安度因和萨尔努修士、小托马斯相视一笑，彼此点头致意。也许是感觉到了她的注视，他微皱眉头，环顾四周——接着便和她的视线相交了。受过的礼节训练告诉他，王子笑不能露齿，但他的眼神透亮起来，对她轻轻点了点头。

所有人的目光都从这对父子身上转向了刚刚走进礼堂、缓缓步向圣坛的大主教本尼迪塔斯。他个头中等，身形健壮结实，看起来更像农夫而非圣职人员。他这身光鲜亮丽的白金相间长袍看着一直不怎么合身，显得有点局促不安。然而他一开口，嗓音沉稳而清晰，响彻整座教堂，他显然是被圣光选召的使者。

“亲爱的圣光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这里，但凡秉持开明之心、谦逊之灵，这座美丽的教堂都来者不拒。此地见证过诸多喜悦之景，也经历过诸多悲伤之时。今天我们齐聚一堂是要纪念殒命之人，铭记他们、悼念他们，向他们对联盟和艾泽拉斯的牺牲致以崇高敬意。”

吉安娜看着自己紧紧包住膝盖的双手。这正是她不想坐在教堂最显眼处的原因之一。人们并没有忘记她和阿尔萨斯·米奈希尔之间的浪漫感情——他是王子时没有，他成为巫妖王之后更是没有，如今他被彻底击败，这段感情还是没有被忘怀。今天这场充满悲伤的仪式正是拜他所赐。有几个人转头向她看去，认出她后，眼神中纷纷带上了一丝同情。

吉安娜没有一天不在想他，想着自己究竟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才能把那位曾经追寻光明的圣骑士从黑暗之路上拉回来。梦魇之战时，她的感情被利用来对付她自己，在困住她的幻梦中，她成功阻止了阿尔萨斯成为巫妖王……取而代之的是，她成了巫妖女王……

她战栗着，想把那段噩梦从脑海中赶出去，让注意力转回到大主教身上。“……在遥远北境的荒芜冻土之上，”本尼迪塔斯继续说着，“他们迎战了恐怖的敌人，其军力之强，无人认为我们有获胜的可能。然而，多亏有圣光的庇佑，还有那些英雄儿女纯粹的勇气——有人类、矮人、暗夜精灵、侏儒、德莱尼；是的，甚至还包括那些部落的战士——身在故乡的我们才能重获平安的生活。伤亡的数字很惨重，每天都会不断传来新的报告。为了让各位对大致的伤亡状况有所了解，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礼拜者都拿到了一根蜡烛。每根蜡烛代表的不是一位，也不是十位……而是一百位在诺森德之战献身的联盟将士。”

吉安娜被压抑得有些喘不过气，她注视着自己那根尚未点燃的蜡烛，握着蜡烛的手突然开始颤抖起来。她环顾四周……教堂内至少有两百人，据她所知，尽管教堂已然满员，还是有人想要加入悼念仪式，他们聚集在教堂之外。两三千——或许有四五千人……在战争阵亡了。她闭上了眼睛，片刻后又将视线转回到大主教身上，她痛苦地意识到身边的侏儒夫妇正盯着她窃窃私语着什么。

教堂后面传来了响亮的话语声和受到惊吓的喘息声，令她如释重负。她转过头去，看到两位风尘仆仆的哨兵在和两位女牧师激烈地说着什么。在她起身想悄悄离开时，她发现瓦里安已经动身了。

人类牧师看来不同意矮人牧师的想法，叫两位哨兵到左手边的房间里去，这让矮人有些不满。吉安娜快步加入了她们。当她走过房门时，瓦里安也跟了上来。眼下没什么时间打招呼，但两人还是用眼神互相致以谢意。

瓦里安转身面对几位同行的圣骑士们。“格雷森公爵，”他对其中一位一头黑发、戴着眼罩的男子说道，“给这两位士兵弄点吃的来。”

“是，陛下。”圣骑士答道，旋即迅速离开，亲自去执行这一指令。圣骑士就是这样；不管是何种服侍，不论有多么微不足道，助人为乐即是圣光之道。

“请坐吧。”瓦里安说道。

这两位暗夜精灵中，个头较高的是一位满头白发的紫皮肤女性，她摇了摇头说道。“感谢您，陛下，但我们并不是奉命来享乐的。我们带来了可怕的消息，并要立即回去复命。”

瓦里安点了点头，他有些紧张。“那就说吧。”

哨兵点点头。“我是哨兵瓦拉瑞亚·奔流，这位是哨兵艾丽·叶语，我们来报告部落在灰谷的袭击事件。他们违反了条约。”

吉安娜和瓦里安交换了一下视线。“我们在签订条约时就知道双方都有一些对条约不满的激进人士，”吉安娜踌躇地说道，“边境上总是战况不断——”

“如果只是微小摩擦的话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瓦拉瑞亚冷冰冰地说道，“我们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孩子，我们知道会有突发的争端。这件事可没那么简单，这是屠杀。部落宣称要和平，他们却带来了一场屠杀！”

吉安娜和瓦里安听着她讲述这场血腥的悲剧，吉安娜惊得双眼瞪圆，瓦里安则慢慢握紧了双拳。在护送装着草药和矿石的货车穿过灰谷的苍翠森林时，十几位哨兵遭到了伏击。无人幸存。两天后护送队伍仍未到达目的地，这时才发现她们已全部牺牲，几辆货车和运送的货物都不见了。

瓦拉瑞亚停顿了一下，深深地喘了口气，想让自己镇静下来。她的哨兵姐妹走到她身旁，捏了捏她的肩膀。瓦里安眉头紧锁，吉安娜却发起了追问。

“这的确违反了条约，”吉安娜开口道，“需要提请萨尔注意。但即便如此——恐怕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称其为屠杀，而不是一起不幸的罕见事故。”

艾丽转过脸去避开了她的视线。吉安娜看着这两位哨兵。她们是战士，在战场上拼杀的时间比吉安娜的寿命还要长。她们为什么这么不安？

“我这么说吧，普罗德摩尔女士，”瓦拉瑞亚咬紧了牙关，“我们找不到她们的尸身了。”

吉安娜吞了口气。“怎么回事？”

“因为尸体被熟练地切成了好几块。”瓦拉瑞亚说道，“尸块已经被食腐动物叼走了。分尸之前，她们当然还被剥了皮。不知道她们是不是被活剥的。”

吉安娜用手捂住了嘴巴，胆汁涌上了她的喉头。这已经不只是可憎可鄙的暴行了……

“剥下的皮像亚麻布一样被挂在旁边的一棵树上。树干上用精灵的血，画着部落的标志。”

“萨尔！”瓦里安吼道。他转向吉安娜，怒瞪着她。“是他指使这件事的！我本来有机会杀了他，却被你阻止了！”

“瓦里安，”吉安娜忍住呕吐的冲动说道，“我曾和他并肩战斗。也帮他商议条约——他向来遵守着那些条约。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他批准了这次袭击，而且——”

“没有证据？吉安娜，他们可是兽人啊！他也是个兽人，该死的部落不就是他领导的吗！”

她的胃现在已经平复。她知道自己是对的。“迪菲亚兄弟会也是人类，”吉安娜平静地说道，“你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吗？”

瓦里安的肌肉一阵抽搐，仿佛是受到了她的打击。有那么一刻，她以为自己说服他了。迪菲亚兄弟会是瓦里安的死敌，他们让他失去

了太多太多。然而他的眉头皱在了一起，满是怒火的脸庞因蛮横的刀疤变得更加吓人。现在，他看起来不像自己了。

而是像洛戈什。

“你竟敢跟我提这些事。”他轻声吼道。

“我当然敢。必须有人提醒你回想起自己。”面对瓦里安冷酷、迅捷、凶暴的一面——洛戈什的怒火，她并没有用自己的怒火予以回应，而是还以一次又一次拯救了她和其他人的实话。

“你领导着暴风王国——联盟最为强大的势力。萨尔则领导着部落。你可以制定律法、规章、协议，他当然也可以。你怎样控制每个人民的行为，他也一样。没人做得到这一点。”

洛戈什眉头紧锁。“要是你错了呢，吉安娜？如果我才是对的呢？你看人的眼光以前就出过差错。”

现在轮到吉安娜被言语呛得头晕目眩、呆立当场了。他用阿尔萨斯向她回击。洛戈什的手段就是如此，他正是靠这些赢下角斗的——行事阴险，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她的噩梦再度向她袭来，却被她拒之门外。她深吸一口气，想让自己镇静下来。

“很多人都熟识阿尔萨斯，包括你。你和他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你不知道他后来会变成怎样的怪物，他父亲和乌瑟尔也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但你却在犯。告诉我，吉安娜，如果你知道阿尔萨斯后来会变成什么样……你会阻止他吗？你有胆杀了你的爱人吗？还是说你会袖手旁观，不顾一切追求和平，当个只会哭鼻子的小和平主义——”

“父亲！”

这个词由一个小男孩高声喊出，如同一记清脆的鞭笞。瓦里安转过身去。

安度因站在门口。他湛蓝的双眼大睁着，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但他的表情中不只有震惊，还有一些痛苦的失望之情。瓦里安在吉安娜

的眼前变了。洛戈什无情的冲天怒火消散了。他的姿态又变回了瓦里安。

“安度因——”瓦里安的话音沉稳，却又带着淡淡的担忧和一丝悔意。

“得了吧，”安度因厌烦地说道，“您待在这儿吧——刚才在做什么就接着做。我会去履行王族的职责，让我们的人民知道，还有人关心着他们的损失。虽然他不过是个只会哭鼻子的小和平主义者。”

他转身大步向门口走去，紧紧抓着门框待了几秒。吉安娜看着他挺直后背捋了捋头发，想让自己镇定下来，他换上一张镇定的面孔，仿佛即将戴上王冠。他必须快快长大了。两名哨兵迅速地看了看彼此。瓦里安在原地伫立了片刻，望着儿子刚才所站的位置，长长地叹了口气。

“吉安娜，你也跟他一起回去吧。”看着她一脸的疑惑，他微笑着说道吗，“别担心，我会和哨兵们理智地讨论应对策略的。”

吉安娜点点头。“不过，之后——能和你聊聊吗？”

“没问题。”他回头看着两位女精灵，“你们前面说到，袭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谈话小声地进行着。瓦里安听取了她们所说的话，却不再急于动怒。吉安娜转身静静地离开了房间。然而她不想再坐回前面那张长椅上。而是走到了教堂后面，静静地伫立在阴影之中，注视着、倾听着，同时做着她最擅长的事……思考。

七章

一小时后，仪式结束了。她原本不想再回去了。但随着仪式的进行，她意识到自己应该出席仪式，至少为了两个人。其中之一是她自己。布道进行到一半时，她发现在自己哀悼那些为了对抗邪恶牺牲一切的勇士时，低着头，泪水从两颊滴落；她哀悼着曾经年轻而真诚的阿尔萨斯。在这几颗泪滴中，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

至于其他人……

她回到瓦里安接见哨兵们的小房间里。精灵已经离开了，但暴风城的国王还待在里面。他坐在一张小桌旁，双手扶额。虽然她的脚步很轻，但他仍然抬起头注意到了走上前来的她，并给了她一个略显疲惫的微笑。

“对不起，我之前失态了。”

“你是该道歉的。”

他点点头，承认她所言不虚。“的确。我当时说得不妥当也不正确。”

她的态度柔和了一些。“我接受你的道歉。而且我不是唯一一个应该得到致歉的人。”

听到这番话，他脸上略有抽动，不过还是点了点头。“如果他没看到那一幕就好了，不过木已成舟。”

她坐进一把正对着他的椅子里，要听他说些什么。“跟我说说情况如何。”

他便如实讲了起来。他同意向灰谷派几位炼金师，好协助精灵调查屠杀的案发现场，查验血迹和衣物。还要派出一名密使，他虽手无寸铁，也必定会因此紧张不已，但将被送去萨尔身边引导一场质询。

“对你来说……已经足够克制了。”吉安娜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我行动的依据应该是我知道的事实，而不是做出的猜测。如果最后发现萨尔是这场暴行的幕后黑手，我一定会把大军开进奥格瑞玛，拿下他的首级。不管我有没有得到授权，我都会付诸行动的。”

“如果真是他做的，我会和你一起出征。”吉安娜说道。她十分肯定，萨尔对这场袭击的态度会和她与瓦里安一样震惊、恐慌。虽然他不是瓦里安的朋友，但他始终是位可敬的敌人。他绝不会授意违反协议，更不用说发动如此骇人的袭击了。

“我想聊聊安度因。”她开口说道，改变了话题。

瓦里安点点头。“安度因生来就是当外交家的料。他明白出征诺森德的必要性，但他——依然渴望着和平。然而我却似乎无法抑制对战争的向往。我回来时一切都井然有序，可是……”

“他还是位少年嘛。”吉安娜轻声说道。

“伯瓦尔的死让他很伤难过。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听到这个名字，吉安娜不适地挪了挪身子。

“我知道我不在时他们非常亲密。伯瓦尔对安度因来说就像是父亲一样。”

“他……知道吗？”吉安娜轻声问道。

瓦里安摇了摇头。“我希望他永远不会知道。”巫妖王终于倒下时，伴随胜利而来的竟然还有一个可怕的消息——必须有一个巫妖王，否则天灾军团将肆虐整个世界。必须有人戴上那顶头盔成为下一个巫妖王，否则所有的牺牲都将徒劳无功。

这个人正是伯瓦尔，巨龙的烈焰将他变成了可怕的模样，却也让他活了下来，变成状似人形的活体余烬，他坚持要接过这个残酷的命

运。现在戴着巫妖王之冠、坐在世界之脊的正是伯瓦尔，他永生永世担当着看守亡灵的狱卒。即便是现在，吉安娜一想到此事，眼中还会噙满泪花。

“安度因也曾因此而痛苦过。”吉安娜说道，声音变得哽咽起来。她清了清喉咙继续说道：“但伯瓦尔并不是他的父亲。你才是，我知道你的归来让他十分高兴——但是——”

“但他希望回来的是他的父亲，而不是洛戈什。这我完全理解。可是，吉安娜……我分不清这两者的界限。在搞清楚这件事之前，我……不希望身边待着一个和我一起生活的男孩。”

“我也在想这件事。我有个主意……”

吉安娜离开教堂时，拉起兜帽盖住了头顶。空中依然飘着雨点，而且越下越大。然而她并未因此平添忧愁；住在塞拉摩的她，对这种潮湿阴郁的天气已然习以为常。

她是传送到暴风城的，并没有骑马，于是她便快步穿过湿滑的街道，朝暴风要塞走去。这段路并不算长，可她的脚却不幸踏进了几个水坑，当她抵达时已经浑身湿透、瑟瑟发抖。

她通过要塞大门时，卫兵们认出了她，并向她礼貌地点头致意。几名侍从快步走向她，想要为她解下斗篷、端上一些热饮。她和善地微笑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并对他们的周到照顾表示了感谢。她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访客，在她询问方向时，侍从们并未问她想要去要塞里的什么地方。

吉安娜穿过会客厅与王座厅，来到了城堡内的私人区域。此处正是她的目的地，她理了理自己湿漉漉的头发，敲了敲安度因的房门。

然而并没有什么回应。她又试了一次，同时轻声说道：“安度因？是我，吉安娜。”

她听到一串脚步轻轻接近了房门，接着打开了一道门缝。一对湛蓝色的眼睛神情肃穆地盯着她，接着又忽闪忽闪地看着她的背后。

“只有我一个人。”她向他保证道。他英俊的面庞点了一下，接着便撤身放她进了房间。

暴风要塞真是够华丽的，她心中想着，尽管这里还无法与洛丹伦昔日的贝阙珠宫相媲美。她回忆起了阿尔萨斯王子的寝宫，安度因的房间与之相比甚至显得有几分朴素。他生来便是王子，瓦里安失踪的那段时间里，他暂任过国王，然而这间屋子却是那么简单朴实。床并不宽大，更适合当年还是孩子的他，而非如今的少年。她觉得他很快就该换张大床了；他长得像一株野草。床架上没有华丽的装饰，壁画也只挂了一幅——是安度因和他母亲蒂芬王后的画像，这个男孩那时还只是个小婴儿。吉安娜估计画像完成后没多久她就离世了，死因是迪菲亚兄弟会暴动时丢出的一块石头。吉安娜先前跟瓦里安提及的正是这起事故，她想让他借此理解萨尔的处境。然而蒂芬的儿子却对自己的母亲无甚了解。

床的一侧摆着一张朴素的床头几，上面放着一罐水、一个盆子。几步开外架着一个没生火的火盆，冬天时用来取暖。有一扇门或许通往安度因存放衣物和其他王室饰物的房间，因为吉安娜在这间房内没有看到这些东西，连衣柜都没看到过。房间中央摆着一把椅子，旁边的桌子上摆了书本、羊皮纸、墨水，还有一支羽毛笔。安度因彬彬有礼地为她搬出一把椅子，解下斗篷挂了起来，然后站在椅子旁抱着胳膊。看得出来，他还在因先前与父亲的谈话心烦意乱。

“你被淋透了，”他直截了当地说道，“我给你叫一杯热茶吧。”

“太好了，谢谢你。”她对他报以微笑。

他也回给她一个笑容，然而并非出自真心，还将门边的编织绳紧紧拽在手里。

“我敢说，下回再见到你的时候，你一定有你父亲那么高大了。”吉安娜逗了逗他，想缓解一下他紧张的情绪，随即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轻轻地扮了个鬼脸。“你是说我父亲的哪一面？”他的音调淡然地提高了几度，这种谨慎的调节符合王子的身份，但这一席话却有些尖锐，让熟识他的吉安娜也不禁退却几分。

“你也看到了，你父亲也在懊恼呢。”她轻柔地说道。

“我当然知道，”安度因的语调一成不变，“但我这个年纪也看到过不少东西了。”

他站得笔挺，双手紧紧扣在背后。他到订婚的年纪了吗？她意识到自己并不清楚，但她希望还没到。安度因说得对。他虽还没经历多少岁月，却已见识过太多太多，她希望他至少还能多当几年孩子。

“饶了我吧。”她说，有些生气地向他摆了摆手。“你一直像根旗杆似的杵在那里，都弄得我有些不自在了。坐到床上去跟我聊聊吧。你知道我不拘泥什么礼数的。”

仿佛是春日暖阳的第一缕柔光融化了坚冰，安度因的双唇轻轻地抿成一道弧线。她对他眨了眨眼。于是安度因开口笑了出来，虽然带着几分羞涩，但无疑是开怀的笑容。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传了过来。一位头发灰白的侍从站在门口。

“能为您做点什么吗，殿下？”

“来点儿宁神花茶吧。要两杯。哦对了……”他转头去问吉安娜：“你冷吗？我可以让威尔帮我们把火生起来。”

吉安娜弯了下眉头，单手举起，对着火盆挥了挥。火盆里立刻燃起了火苗。

“不必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他看着这一出表演笑了起来。“我都忘记了。那就只要茶吧。对了，再来些面包和蜂蜜。还要几块奶酪，达拉然产的。再加两个苹果。”吉安娜心中一动，安度因还记得苹果和奶酪是她最喜欢的零食。“谢谢。”

吉安娜在心中笑了起来。这个男孩的确长大了。威尔一离开，安度因就遵照了她之前的请求，安然地坐在了床上，那对湛蓝色的双眼看到的东西比大人以为的还要多，现在正望着吉安娜。

“这下就好多了。我来这儿不是给你上课的，也不是来替你父亲道歉的，”吉安娜继续说道，“我是来给你个机会找点乐子，如果你愿意的话。”

听到这番话后，他金色的眉头抬了起来。“哦？乐子？”他笨拙地用夸大的语气念出了这个词。“快告诉我，是什么呀？”

“是一样你挺需要的东西。要让你看到它，你父亲挺失落的。他和我聊了聊这件事，我们一致认为你偶尔需要有个逃离繁杂生活的机会。”

他好奇地看着她。“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愿意来塞拉摩找我吗？”安度因曾到访过塞拉摩，去出席一场后来被破坏了的和平谈判。她希望能让他对塞拉摩的印象有所改观。

不过安度因显然有少年的心理恢复能力，他并未一脸沮丧，反而容光焕发了起来。“又可以去边境了吗？我太喜欢了！上回我都没能好好参观一下。那里有什么打恶龙的战斗吗？”

“几乎没了。”说着，吉安娜嘲弄地叹了口气。“不过我保证，那里会有麻烦留给十三岁小男孩去惹的。”

“是十三岁半，”安度因严肃地告诫她，“马上就十四岁了。”

“哦，是我的错。”

“不过……得走很远很远的路。”

“对法师可不远。”

“呃，那当然了，我可不是说你，吉安娜阿姨，我是说我。”

她微笑着看着他。“我有样小东西，能让这段路好走一点儿。”她在腰带上挂着的小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枚小巧的椭圆形水晶，上面刻着湛蓝色的符文。“给，接好！”

吉安娜把水晶抛向了安度因，后者轻巧地接住了它。“真好看。”他说，一边细细端详着它，一边用手指摩挲着上面的符文。

“不光好看，而且很稀罕的。轻轻拿着它。手指别盖住了，认出这些符文了吗？”

他仔细看了看。“上面写着你的名字，还有一个字……‘家’。”他说。

“对。看来你的学业也没有松懈。这一枚是我为你特制的。早在……今天之前……我就觉得你会很乐意来看看你的吉安娜老阿姨的。”

他不悦地看了她一眼，理了理垂到脸上的头发。“你一点也不老。”他说。

“你还挺会交际的，”她笑着说道，“不过你说得没错。这个东西叫作炉石。”

“可是那段符文是‘家’的意思。”

“话是没错，不过‘家石’也太拗口了。‘炉石’更好听一些。”

他咯咯笑了起来，把手中的炉石翻了过来，用略带自负的口吻说：“这种事情，相信女孩就对了。”

“王国的起起落落也不过如此。”吉安娜说道。

“没错，”他赞同道，“那么，这块炉石要怎么用？”

“紧紧握住它，然后集中注意力。”

安度因照做了。吉安娜起身向他走去，把手盖在了他的手上。这次抚触让安度因有点措手不及，他好奇地睁开了双眼，看到她和他的手中泛出了一抹蓝色的幽光。

“接下来要把炉石和你绑定起来。”吉安娜轻声说道。他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接着重新合上双眼。“保持专注。让石头与你合而

为一，把它变成你的。”

她感觉到炉石的归属从她变成了他，于是便松开了手，在心里微笑起来。“好了。它现在归你了。”

安度因又看了看那块炉石，咧开嘴笑了。他被这番场面深深地吸引了。“这就是纯粹的魔法吗？不是侏儒的造物吧？”

吉安娜点点头。“而且它恐怕只能把你送去塞拉摩。从那里，我们可以把你传送回家。”

“这么看来，矮人和狮鹫还不会失业。”安度因的话语时不时会带上这样的实用主义色彩。

“用的时候要当心，”她站起身说道，“它真的会把你传到我的壁炉里去。午后过来会比较好。”

他继续看着那块石头，脸上挂着笑意，吉安娜的心神也为之一振。这件事做得无疑很正确。她向他张开双臂，安度因从床上蹦了下来，给了她一个拥抱。他长大了，她思索着，她抱着的肩膀比她印象中的更加宽大，他的头也贴在了她的肩膀上。这个男孩经历过的只有挑战、磨难和失去，可他仍能笑对风浪，仍能拥抱他的“阿姨”，仍然会因憧憬着探访边境而激动不已。

圣光啊，请让他的孩童时光再久一些。请让他在不得不……再次扛起成年人的重担前，多感受一下和平的美好吧。

“说不定你会后悔的，吉安娜阿姨。”他说道，同时离开了她的怀抱，神情严肃地看着她。

他的语气让她心头一紧。“为什么这么说，安度因？”

“因为我大概要天天找你了。”

她松了一口气。“这点苦头我还是吃得了的。”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塞拉摩的统治者、一位强大的女魔法师，此时却笑得如同一位小姑娘，还揉乱了暴风城王子的一头金发。

\章

天气变得干燥起来，天空也清朗了几分，两位兽人骑着座狼穿行在尘泥沼泽之中。他们都是男性，一位年长，一位年轻。两人看起来都在沼泽里徘徊了好几周，衣物老旧、沾满污泥。他们的身躯被大号斗篷包裹的严严实实，在这片多雨的地带里这样做很是明智。和这两位倒霉的主人相比，他们的座狼却意外地披着妥帖的裹布，看起来很是健康，然而它们也在泥沼漫长的跋涉中沾上了一身污泥。

名为狂潮湾的海岸边分布着诸多岛屿，他们游向了其中一座，旅途到此画上句点。骑手们跳下坐骑，和他们的座狼并肩游了过去。两位兽人上岸后，立刻躲到了安全的距离，以免被座狼刚爬上海岸时用力甩出的水花溅到。

年轻些的兽人拿出一架小望远镜，端在自己脸旁。“刚刚好。”他说。

一艘小船开了过来。船上的身影孤单而纤细，身披一件遮住了身形的斗篷，和两位兽人一样。但那双白皙的手娇小且没有老茧，说明这双手孤单的主人是位女性——而且是个人类。

女性人类的船只接近时，年轻的兽人踏进了水里。他轻巧地抓住了船头，将整条船稳稳地推向岸边，又伸出一只手来接她下船。她欣然应允了他的协助，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只巨大而粗糙的手，而她自己的手却只能勉强握住他两根手指。

下船后，她摘下了兜帽，露出了一头亮金色的秀发和一个同样灿烂的微笑。

“萨尔，”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热情地说道，“我们总有一天会在更好的环境下见面。”

“先祖保佑那一天不会太久。”萨尔低沉地说道，他的声音浑厚而深情。他摘下自己的兜帽，露出一张孔武有力、长着胡子的兽人面孔，和她一样生着一对宝蓝色的眸子。

吉安娜捏了捏他的手，随后松开手转向他的同伴，那位老兽人斑白的头发系着发带束在后脑勺，脸颊上的胡须稀疏。“伊崔格。”她一边说，一边简单地行了一个屈膝礼。

“吉安娜女士。”他的语气比萨尔的冷淡一点，不过依然很和善。他点头示意了一下，便向高处远离了他们几步，静静看着自己的大酋长和那位人类法师交谈着。

吉安娜重新转向萨尔，她皱起了眉头。“谢谢你同意在这儿见我。鉴于……最近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不要在老地方剃刀岭见面，换个地方会比较好。灰谷的意外事故……已经传到了暴风城。”

萨尔一脸愁容，咬着牙齿。“灰谷的意外事故已经传到我耳朵里了。”他的声音里饱含着被压抑的怒火。

吉安娜笑了起来。“我知道你不会是幕后主使。看来说你与此事有关的流言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萨尔大声喊道，“我绝不会有做出这种暴行的想法。如果我跟联盟签了协议，那么我的想法就是把协议践行下去。”他叹了口气，揉着自己的脸颊。“然而——我不得不说，奥格瑞玛、贫瘠之地的补给已经十分匮乏。其中有很多补给都来自灰谷。”

“但获取补给不能用这种方式。”吉安娜说。

“我知道，”萨尔赶忙开口，随后又用温和一些的语气补充道，“但其他人显然理解不了——当中的微妙之处。吉安娜，我没有批准那次袭击。残害那些哨兵的野蛮行径让我很生气。我为违反协议的行为深深地感到懊悔。但事件的结果却——很受欢迎。”

“受欢迎？”吉安娜听到这番话后瞪大了眼睛。“我知道有些部落成员天性嗜血，但是我承认自己曾经对部落抱有更好的印象。我曾经认为你——”

“我当时自认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萨尔说道，然后又低声添上一句，“虽然我现在有时会怀疑自己。”他说话的声音又大了起来：“我们的过去充满了纷争，吉安娜。命运越是逼我们奋力求生，我们的本性就暴露得越是彻底。”

“你见到瓦里安的信使了吗？”

他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见到了。”他说，二人都清楚信使送来的信函里写着什么。瓦里安在信函中的措辞已经极力克制了。他要求萨尔进行正式的道歉、重申协议、谴责发生过的袭击行动，并将相关责任人移交联盟正法。然后瓦里安才会同意将“公然违反促进和平及双方人民合作互惠协议的行为”就此翻篇。

“那你准备怎么办？你知道是哪些人干的吗？”

“我没有证据，不过我有怀疑对象。我绝对不会批准这种行动。”

“你当然不会了，”吉安娜迟疑地看着他说道，“萨尔，怎么了？”

他叹了口气。“我不会批准这种行动，”他又说了一遍，“但我也不会照瓦里安要求的做。”

她目瞪口呆地望了他片刻。“你这是什么意思？瓦里安觉得你是故意违反协议的。他的要求又不是无理取闹，而且他有充足的理由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也许战争又会全面爆发！”

他举起一只绿色的大手进行示意。“请听我说。我会送一封信给瓦里安，声明我对此次袭击绝对不会姑息。我会揪出那些罪魁祸首。我无意挑起战争。但我不会为违反协议而道歉，也不会把任何嫌疑人移交给联盟。他们是部落的子民，会接受部落的审判。把他们交给瓦里安——不可能的。这种做法在各种层面上都是我对人民信任的背

叛。而且坦率来说……这样做是不对的。瓦里安永远不能要求我做这种事，他也不该这么做。”

“萨尔，如果不是你下的令，责任人就不是你，而且——”

“然而我的确有责任。我领导着我的人民。谴责他们违反法规是一回事，打击他们的自我意识、独特身份又是另一回事。你理解不了部落的思维方式，吉安娜。”萨尔轻声说道。“我受过的独特教育给了我这样的能力，让我能从两种视角感知事物。我的人民饥饿难耐，他们渴求净水、需要搭房的木料。暗夜精灵关闭贸易渠道时，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在他们眼中，不愿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便被视作野蛮的行径——于是某些地方便有某些人决定以牙还牙。”

“屠杀暗夜精灵，还剥了他们的皮，这能和关闭贸易渠道相提并论吗？”吉安娜的语气变得高亢了起来。

“关闭贸易渠道等于是让孩子们挨饿、让他们暴露在元素的侵害之下，变成一副病态的样子。这个逻辑……我能懂，其他人也能懂。如果我公开谴责这场为我的人民提供了迫切所需的袭击——那么就仿佛是我在谴责他们的需求。我在他们心中的形象会变得懦弱。相信我，有很多人都会在觉察到这个弱点后对其善加利用。我走的路很艰险，我的朋友。我会谴责他们——但只会点到为止。我会为违反协议而道歉，但不会为偷窃行为道歉，更不会为凶手及他们的表现而道歉。”

“你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我——很失望，萨尔。”吉安娜坦诚地说道。

“你的看法对我至关重要。一如既往。然而我不会对瓦里安卑躬屈膝，也不会贬损我的人民迫切的生存需求。”

吉安娜沉默了好一会儿，她的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眼睛向下盯着地面。“我觉得我能理解。”她最终给出了这样的答复，这几个字来得缓慢而痛苦。“圣光在上，我真讨厌这么说。但你得知道，天谴之门事件严重地伤害了你们和联盟之间的关系。仅天谴之门一役，我们就损失了近五千人，萨尔。特别是失去了伯瓦尔·弗塔根公爵，让很多人都悲痛不已。”

“我们也失去了小萨鲁法尔，”萨尔说道，“他智勇双全，却在当打之年牺牲了，然后又被复活成了……唉。不要以为部落在这场纷争中受的损失少到哪里去了。”

“我没这么想过。但——事实让人难以接受。尤其是有那么多将士没有死在天灾军团手里，却被部落杀害了。”

“普特雷斯不是部落的人！”萨尔吼道。

“大多数人可分不出这有什么区别。即便是现在还有怀疑的声音。这你也知道的。”

萨尔点点头，愤愤地用喉头发出一声低吼。吉安娜清楚他的怒火并不是冲着她，而是普特雷斯和袭击事件的其余幕后主使，是那些表面上效忠部落、暗地里策划阴谋的家伙。

“先是那个事件，然后又是这场袭击。联盟的领导层现在很难相信你了，”吉安娜继续说道，“有很多人，包括瓦里安，都认为你在事情发生后做出的处理并不到位。要想修复联盟对你和部落的印象，需要的时间很漫长，公开地全方位谴责此次袭击事件是其中的一步。面对现实吧——这场袭击十分恐怖，绝非小规模冲突。”

“的确很恐怖。但是把嫌犯交给联盟正法对我的人民造成的恐怖影响也是无法消除的。他们会想办法颠覆我的领导，而那样做对他们而言毫无问题。”

她平视着他。“萨尔，我觉得你没认识到情况有多么可怕。如果有一件事会给部落带来战争，默许这种你自己也反对的事发生是不会有好处的。而且瓦里安——”

“瓦里安是个莽夫。”萨尔打断了她的话。

“加尔鲁什也一样。”

萨尔突然笑了起来。“这两人都不知道他们彼此有多像。”

“他们的莽撞的结果也许就是更多人的丧命，从诺森德回来还没多久，这也太快了。”

“你知道我无意挑起战争，”萨尔说道，“我带领人民在这里扎根就是为了避免毫无意义的争斗。但说实话，从你说的来看，瓦里安似乎也没有愿意听我说话的意思。就算我公开谴责了那场袭击，他也不会相信我的。不是吗？”

她没有回答，苦恼的情绪让她的眉头锁得更紧了。“我……我会促使他做沟通的。”

萨尔苦笑了一下，把大手轻轻地搭在她的削肩上。“我会谴责有违部落命令的行为……但也就仅此而已了。”他望了望周围这片沉闷的沼泽。

“我选择了杜隆塔尔这块土地，想给我的人民一个新的开始。麦迪文让我带他们去那里，我听了他的话，尽管我对那里毫无了解。当我们抵达时，才发现那是一片残酷的土地，并不像东部王国那样葱葱郁郁。就算是有水的地方，比如这里，也不适宜居住。尽管如此，我仍然选择留在这里，就是要让我的人民有机会在这片土地上磨砺自己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强大如初，但这片土地……”他摇了摇头。“我认为杜隆塔尔已经精疲力竭了。我必须照料好它，照料好我的人民。”

吉安娜的目光探视着他的双眼。她伸手撩开一缕遮住了眼睛的头发，这是姑娘家特有的动作，但她的神情和言语却是一个领袖的样子。“我理解部落的行事方式与联盟不同，萨尔，可是——假如你能想办法做到我强烈要求你去做的事，你会发现新的大门对你敞开了，要是你不这么做，那就没有办法了。”

“有很多大门永远都为我们敞开着，吉安娜。”萨尔说道，“作为把信任托付我们的人的领袖，我们得为他们尝试每一扇门。”

她向他伸出双手，而他温柔地将其握住。“那我只能愿圣光指引你了，萨尔。”

“愿你的先祖护佑着你和你的人民，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她冲他莞尔一笑，好似回忆中那另一位金发的人类姑娘，随后吉安娜就登上了她的小船。萨尔一边思索着，一边用力推了一把小船，他看到她的眉头还是微皱着，说明她的内心依然不安。

他也一样。

他双臂抱在胸前，目送着海浪带她回家。伊崔格静静地走到他的大酋长身旁。

“真可惜。”伊崔格道，却不知他在说什么。

“可惜什么？”萨尔问。

“可惜她不是兽人，”伊崔格答道，“强大、聪颖、仁厚，是位可以独当一面的领袖。她生出的子女一定强壮而勇敢。她要是哪天决定嫁出去了，绝对是位好配偶。可惜她不是兽人，所以跟你有缘无分了。”

萨尔忍不住仰头大笑了起来，栖息在旁边树上的乌鸦被吓得怒声大叫，黑色的翅膀扑扇着，仓皇逃向了更安静的枝头。

“我们刚刚结束了和巫妖王及梦魇本身的战争，”萨尔说道，“人民忍饥挨饿，却又露出了嗜血的兽欲。暴风城国王觉得我禽兽不如，元素对我请求谅解的呼唤充耳不闻。这种时候你却跟我说配偶和孩子？”

老兽人从容不迫地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萨尔，现在什么事都没定下来。包括你这部落大酋长的位子。你没配偶、没孩子，你要是突然去见了先祖，连继承你血脉的人都没有。你倒是对这件事情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

萨尔吼了起来：“比起谈情说爱、结婚生子，我要操心的事还多着呢。”他如此说道。

“我说了……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才重要。你只有在灵魂伴侣的怀中才能得到安慰、变得清醒；听到自己孩子的笑声时，内心的喜悦才能直上云霄。你把这些事情抛开得可能有点久了——这些事我都经历过，但他们都被夺走了。这些经历拿什么我都不会换的，这辈子不会，下辈子也不会。”

“我不用你给我上课。”萨尔嘟囔道。

伊崔格耸耸肩。“也许吧。大概该说话的是你，不是我。萨尔，你心里有事。我年纪大了，学会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点就是如何倾听。”

他牵着座狼踏进了水里。萨尔呆立了片刻，也跟了上去。当他们抵达海岸时，两位兽人跨坐在座狼背上颠簸着，沉默不语。他们无言地骑行了一会儿，萨尔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有些事情他从未跟他人提起过，就连伊崔格也不知道。如果德雷克塔尔还能驾驭得了自己的能力，他也许会告诉那位萨满祭司。目前看来，萨尔只能把这个令人胆寒的可怕秘密埋在心底了。他的内心为此纠结不已。

终于，他们骑行了一段时间后，他还是开口了：“你终究大概还是会明白的，伊崔格。你也用杀戮以外的方式和人类打过交道。我跨越了两个世界。是人类抚养了我，然而我生来又是个兽人，这两个种族都给了我力量。我了解他们。这种知识曾经是力量。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此我才能成为独一无二的领袖，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当艾泽拉斯之上的所有种族团结一致才能求得生存时，我可以和这两方通力合作。”

“我继承的这一切为我所用，通过我的领导，也曾很好地为部落所用。但是……我不禁怀疑……部落现在还需要这些吗？”

伊崔格的目光还是盯着面前的路，他哼了一声，没有说其他的话，示意萨尔继续讲。

“我想照看好我的人民，为他们奉献下去，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样他们才能专注于自己的家庭和日常生活。”萨尔微微一笑。“让他们能寻找伴侣、生儿育女。能做有思考能力的生物都有权做的事。让他们不必不断地目送自己的父母或孩子踏上战场却一去不返。那些渴望战争的人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事实——部落如今的人口组成大多是孩子和老人。几乎整整一代人都殒于战火了。”

他感到自己的声音中透着一丝疲惫，伊崔格显然也听出来了，他开口道：“听起来……你的情绪很低落，我的朋友。怀疑自己、深陷绝望，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萨尔叹了口气。“似乎这些天来我的大多数想法都很阴暗。诺森德的那场背叛——吉安娜想象不到那件事让我有多吃惊。我竭尽所能才让部落不至因此分崩离析。这些新的好战者——他们曾全力迎战亡灵，大杀四方，但这和攻击有生命、会呼吸的敌人有着天壤之别，他们有家人和朋友，会欢笑也会哭泣。他们很容易沉溺于暴力之中，对我而言，想让他们懂得理解，甚至是懂得同情变得更难了。”

伊崔格点点头。“我曾因厌倦了他们对暴力的热爱而离开过部落。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事实，萨尔，我和你一样，也在担心历史可能会重演。”

他们走出了沼泽地丛生的阴影，沿着大道一路向北。如火的骄阳炙烤着他们。萨尔环顾四周，这片名为贫瘠之地的土地名副其实。这里的旱情更甚以往，大地被烤得比过去还要焦黄，四下里鲜有生命的迹象。贫瘠之地中的片片绿洲是希望的所在，它们如今也开始干涸了，一如当年它们忽然出现的那般神秘。

“我都想不起来在杜隆塔尔，上一次雨滴落在脸上是什么时候了，”萨尔说道，“元素此时沉寂着，显然是因为什么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他摇了摇头。“我还记得德雷克塔尔宣布我成为一名萨满祭司时的那种敬畏和喜悦之情。然而现在，我什么都听不到。”

“也许它们的声音被你耳中的其他声音给掩盖了，”伊崔格提出了这样的猜测，“有些时候，解决多个问题的方法是一次只解决一个。”

萨尔思索着这些话，其中满含的智慧令他醍醐灌顶。如果他能弄清这片土地出了什么问题，又有能力协助治愈它，事情就轻松多了。他的人民就又能得到食物和住所了，就不必再从他们打心底里怨恨着的势力手下强取豪夺了。部落和联盟间的紧张局势将得到缓解。也许在那之后萨尔就可以专注于伊崔格所说的，他自己的传承，以及内心的和平与满足。

而他正好知道该去哪里聆听这些声音。

“我父亲的那片土地我只去过一次，”他对年长的兽人说道，“我在想，现在再去一次是否合适。德拉诺的元素遭受过太多太多的痛苦和暴力。如今的德拉诺——外域——或许还记得这些。我的祖母

盖亚安是一位强大的萨满祭司。我试图倾听那里的伤痛元素之语时，她可以为我提供指引。而且他们的世界经历过痛苦，说不定他们可以为缓解艾泽拉斯的情况分享一些知识。”

伊崔格哼了一声，不过萨尔很了解他，知道他眼中的光芒表示肯定。

“你越早这么做，就越早能享受到儿女绕膝之乐。”他说道，“你什么时候动身？”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后，萨尔放心了不少，开口大笑了起来。

九章

吉安娜不紧不慢地摇着船桨，陷入了沉思之中。萨尔心里有事，而且并非眼下的事情。他是位有智慧、有才干的领袖，心胸宽广，头脑清晰。然而吉安娜相信，灰谷那场毋庸置疑的暴力袭击事件不会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也许他对他的人民是一片赤诚，但他会失去联盟的信任——虽然本来也没剩下多少。她只能盼着他能揪出幕后主使，迅速对他们进行处理。这种事情一旦再发，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靠岸后，她将小船系好，迈步走向要塞，一路上沉浸在自己自己的思绪中。她在担心萨尔以及他与部落的关系。她认识他这么久了，从来没见过他……对自己在部落的控制力如此迷茫。他就如何处理后续情况所做的决定令她大吃一惊。萨尔不会诚心谴责这样毫无必要的暴力行径。他又怎么可能昭之于众呢？

她对卫兵敷衍地笑了笑，然后便登上了她闺房所在的塔楼。至于瓦里安——他还在费力地糅合着那两半被分割了的自我。假使他能镇静一些，成效会好得多，但天命并不遂人愿。联盟打了一场战争，对手是一个人——如果还愿意这么叫他的话——那是他儿时的挚友，如今却屠戮了数万生灵。还有小安度因呢？他小小年纪却能力出众、才思敏锐、聪颖过人，但他心目中的父亲——要扛得起父亲的担子，而不是像瓦里安这样的——

她走进了客厅，壁炉里的火焰温暖人心。现在已是午后，所以正在布置茶具的侍从们并没有让她感到意外。

然而，让她意外的是眼前这位金发的年轻人，他的膝盖上端放着茶杯和托碟，转过身来给了她一个调皮的笑容。

“你好呀，吉安娜阿姨，”他开口道，“你的炉石真管用。”

“天哪，安度因！”吉安娜说，虽然有些惊讶，但还是很开心。“我几天前才和你见过面！”

“我提醒过你的，你躲不掉我了。”他开起了玩笑。

“那我可够幸运的。”她走过去揉了揉他的头发，又转身走到餐柜旁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你怎么穿着这么一身难看的斗篷啊？”安度因问道。

“哦，是这样的。”吉安娜被问了个措手不及，开口答道，“我不想引人注意。我敢肯定，你骑马外出或者做其他类似的事情时，总不会每次都希望被人认出是你吧。”

“我无所谓，”安度因说，“但我还是要再说一次，我可用不着去荒郊野地里和兽人暗中会面。”

吉安娜猛地转过身来，杯中的茶都洒了出来。“你是怎么——”

“果然！”安度因很是高兴。“被我说中了！你出门是去见萨尔的。”

吉安娜叹了口气，擦了擦身上的袍子，庆幸自己穿的是这身又脏又粗糙的衣服，而不是她那套好看的常服。“你也太敏锐了吧，这可不太好，安度因。”她说道。

他严肃了一些。“不然我早就死了。”他一板一眼地如是说道。吉安娜感觉自己的内心为之一震，对这个男孩充满了同情，但他不是来求可怜的。“我必须承认，你去见他让我很惊讶。我是说，我无意间从哨兵口中听说这次的袭击事件特别野蛮，不像是萨尔会授意去做的事。”

她端着茶杯向炉火挪了挪，把自己的椅子拉了出来。“因为他并没有授意做那些事。”

“所以他会道歉并交出凶手吗？”

吉安娜摇了摇头。“不会。会有道歉——但只针对打破协议这件事本身，不会为打破协议的方式道歉。”

安度因沉着脸。“可是……如果事情不是他的责任，他也觉得做得不对——为什么不道歉呢？这样对获取信任有什么帮助？”

是啊，有什么帮助呢，吉安娜心里想着，却没有说出来。“你会明白的，安度因，有些时候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去做，甚至于未必做得了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至少无法说做就做。萨尔当然不想和联盟开战。他想和我们互惠互利。可是——部落和联盟在很多事情上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而展现出权力和力量无疑是统领人民的关键。”

安度因皱着眉头抿了口茶。“听着跟洛戈什一样。”他喃喃道。

“够讽刺的，的确——你父亲的那一面会很契合部落的精神。”吉安娜说道。“这也是他在短暂的角斗士……呃……生涯中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萨尔不能冒险立刻站出来进行谴责，你是这个意思吧？”安度因拿起一块塞满了奶油和果酱的小饼干丢进了嘴里。在那令人倍感舒适的一刻，更让吉安娜担心的事变成了他们的糕点和三明治能不能满足这位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的胃口，开战的可能性被抛在了脑后。她叹了口气。够不够填饱小安度因的肚子成了她的当务之急。

“从根本上来说，的确如此。”她不想细说，于是直接补上一句：“但我知道那件事不是他干的，我知道他本人也很震惊。”

“你……觉得他还会放任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吗？”

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值得严肃认真地考虑一番再做回答。于是她深思熟虑后给了安度因一个答案。

“不会。”她终于开口说道，“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料到这件事。现在他就有所警觉了。”

安度因一饮而尽，起身去餐柜旁给自己又倒上一杯，还在自己的盘子里摞起几块蛋糕和三明治。“你说得对，吉安娜阿姨，”他低声道，“有些时候自己想做的事的确做不了。必须等到时机成熟，有足够的支持才行。”

吉安娜的心中泛起一阵笑意。她面前的这个少年十岁时就当过国王。他身边固然有伯瓦尔·弗塔根伯爵这样一位可靠的顾问，但她也眼见他独自克服了许多困难。或许他还未曾面临萨尔遇到的这种抉择，但他肯定能有所体会。

她发现自己又怀念起了智慧而言辞犀利的护法者艾格文。但愿那位强大的女士、前提瑞斯法守护者仍然健在，能给得出可靠且时而辛辣的建议。如果和这个小伙子坐在她的壁炉边的是艾格文，她会对这位异常严肃却又格外热心的年轻人做些什么呢？

吉安娜的嘴角翘起一道弧线。她知道艾格文会做什么：让气氛活泼起来。

“现在，安度因。”吉安娜说道，她觉得那位智慧的老妪仿佛就在这间屋子里。“你知道些什么宫廷绯闻，跟我说说。”

“绯闻？”安度因一脸迷茫。“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吉安娜耸了耸肩膀。“那就随便编几条。”

安度因在晚餐开始三分钟后回到了暴风城，他现身在自己的房间中，发现威尔正在打理他的衣物。他连忙从盆里沾了些水，在脸上抹了几下，接着换上晚餐用的正装，快步下楼去和父亲一起用餐。

用来举办盛大宴会的房间有很多，不过他们二人吃普通晚餐的地方是在瓦里安的私人房间里。他们之前一起吃过的几顿饭既刻板又难受。在瓦里安·乌瑞恩和安度因·乌瑞恩之间盘旋着的是洛戈什的幽影。不过，此刻他在自己的座位上落座，伸手去拿自己的餐巾，安度因低头看了看桌子的长度，又看了看他的父亲，一扫先前蒙蔽了他的那片怨恨的阴霾。拜访吉安娜的经历明晰了他的头脑，让他得以……远离这一切，至少享受了片刻的清净。

他看着他的父亲，却不见了洛戈什的影子。他眼中的这位男人眼角生出了皱褶，烙下那些痕迹的是岁月和疲惫，而非战斗。他看到了王冠之重，看到了他每天要做出的无数个决定。这些决定耗费的是金钱，甚至还有更为宝贵的“货币”——生命。他并不可怜他的父亲——瓦里安需要的不是可怜——而是同情。

瓦里安抬眼看到了他，对他儿子报以疲倦的笑容。“晚上好，儿子。今天过得怎么样？碰到什么趣事了吗？”

“还真有。”安度因边说边用汤匙舀了一勺鲜美香浓的海龟汤。“我用吉安娜阿姨给的炉石去拜访了她一下。”

“是吗？”瓦里安棕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怎么样？学到些什么了吗？”

安度因耸了耸肩，突然间内心充满了疑惑。当时的感觉是那么新鲜刺激，可现在当他要向父亲描绘那番情形时……好吧，基本上也就是喝了喝茶而已。

“我们聊了聊。还，呃……还喝了茶。”

“茶？”

“茶，”安度因的语气可以说是在防备了，“塞拉摩又冷又潮湿。喝喝茶吃吃东西又没什么错。”

瓦里安摇了摇头，把手伸向一片面包和一块奶酪。“是没什么错。她肯定把你照顾得很周到。你们聊过当前的局势吗？”

安度因感到自己的脸涨红了。他不想背叛吉安娜，哪怕是无心之失。可他也不想对父亲撒谎。“聊了一点。”

锐利的眼神在安度因的脸上扫视着。洛戈什并未完全出现在这里，但安度因感到他也并未完全离开。“你见到兽人了吗？”

“没。”至少这一点他还可以如实作答。他拨弄着自己的那一份汤，突然间就没了食欲。

“啊，可是吉安娜见过了。”

“我没说——”

“没关系。我知道她和萨尔的关系很亲密。我也知道吉安娜是不会背叛联盟的。”

安度因开朗起来。“没错，她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

“你……对她感同身受，是吗？在兽人和部落这一点上？”

“我……父亲，我们已经损失了那么多。”安度因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放下了汤匙，专注地看着瓦里安。“您也听到大主教本尼迪塔斯说的话了。将近五万五千人。我知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的人死在了部落的手中，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如此，部落也同样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不是敌人，他们——”

“我不知道你还能用什么词来描述这种人——这种东西——兽人们对那些哨兵犯下了那样的暴行。”

“我觉得——”

“哦，萨尔回话了，他谴责了打破协议的行为，还向我保证他无意让这种事再发生了。但他对那些精灵的遭遇有什么表示吗？没有。如果他像你和吉安娜认为的那么开化，那他为什么还要对这种暴行默不作声？”

安度因悲哀地看着他的父亲。他无法说出他知道的事情，即便他能，那些信息也是二手的。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了解政治手腕。吉安娜、艾格文，甚至包括他的父亲，都对他的洞察力赞赏有加，然而现在，对于……好吧，对于几乎所有事情，他都更加疑惑了。他所了解的东西感性更甚于理性，是瓦里安和洛戈什都无法真正理解得了的。不知为何，他就是打心底里清楚，萨尔并不是瓦里安眼中的那副样子。然而，他却无法把这一点说得更加令人信服。

瓦里安敏锐的目光盯着他的儿子，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喜欢吉安娜，尊敬她，可她毕竟不是战士。和安度因以为的不同，他并不反对与曾经的敌人和平共处。他首先同意休战便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他要先考虑人民的安全。只有傻子才会冒着被齐腕砍断的风险去伸出友谊之手。

安度因并不懦弱，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同样的情景换成比他年长一倍的人都会向恐惧和绝望屈服。然而他太……瓦里安找到了那个词：温柔。他并不适合舞动重兵器，尽管他的箭术和匕首投掷

技术都算上乘。要是他再多会几门本事，多了解了解战士的精神，他就不会那么大发慈悲了，这些温和的情感可能会要了战士的命。

“你能把握好机会去找吉安娜，我很高兴。”他开口道。他喝完了汤，用一小块面包把碗抹得干干净净，然后对来收拾餐具的侍从们点了点头。“我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

安度因探头看了他一眼。瓦里安这才心痛地意识到，面前男孩的神情既谨慎又警惕。“但是？”安度因直白地接话道。

瓦里安强撑笑意。“但是，”他表示同意，着重强调了这个词，“我觉得你要是把时间花在别的地方也很好。去见见除了我和吉安娜以外的其他人。”

警惕的神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好奇。“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麦格尼·铜须挺合适的，”瓦里安说道，“你挺喜欢他的，对吧？”

安度因看起来松了口气。“特别喜欢。我喜欢矮人，很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韧劲。”

“那你想不想和他在铁炉堡待一段时间？你还没怎么在那里待过，我觉得这次机会很不错。矮人们——当然了，黑铁矮人除外——与我们关系密切。麦格尼很喜欢你，我敢肯定他会教你各种东西。也不能跑太远了，万一想探望一下孤独的老爹，你也回得来。”

安度因开口笑了，瓦里安的心情也好了很多。这个主意很不错。“矿道地铁马上就能送我回暴风城。”他表示同意。

“没错，”瓦里安说道，“那就说定了？”

“好，听起来很有意思，”安度因欣然应允，“我一直想找时间多多了解一下探险者协会，还有他们摆在铁炉堡里的珍奇展览。说不定我还能跟其中几位成员聊聊天。”

侍者们上了第二道菜，浓汁烤鹿肉。安度因开动了起来，他先前被瓦里安搅了的胃口显然又恢复了。

如果这孩子想花时间去了解探险者协会的研究，瓦里安是不会阻止他的。对于未来的国王而言，这是个很好的追求。不过他也会悄悄告诉麦格尼，强调一下安度因的战斗训练需要加紧了。麦格尼会明白的。瓦里安也曾师从于一位武艺精湛的矮人，他知道这种训练对他儿子大有助益。或许能让这位前途无量却有些柔弱的男孩训练成一个男子汉。

十章

萨尔被号角中传出的警报声惊醒了。他立刻跳出自己的兽毛铺盖，烟雾辛辣的气味让他在听到报告之前就明白了到底是怎样的紧急事态，恐惧将因此被根植在每一位奥格瑞玛居民的心底：

“着火了！着火了！”

就在他匆忙换上衣服时，两位库卡隆卫士冲进了房间。显然他们和萨尔一样，刚刚才听说这一消息。

“大酋长！您有什么吩咐吗？”

他从他们身旁冲了过去，大声叫喊着下达了命令：“给我找头双足飞龙来！所有人都到灵魂小屋旁的水塘那里去找萨满祭司——叫醒他们，然后带他们去起火点！组织一支水桶传递队伍，把周围的所有建筑全部浇湿！”

“遵命，大酋长！”其中一人紧跟着萨尔，另一人则跑去前面传达大酋长的命令。萨尔刚跑出要塞没多远，一头双足飞龙的缰绳就塞进他手里。他跳上这头猛兽，让它向上飞起来。

猛兽近乎垂直地爬升着，萨尔紧紧抓着它，肆虐而失控的火情被他收入眼底。就在不久前，考虑到这片土地正在经受的旱情，他曾下令熄灭奥格瑞玛中多数昼夜通明的篝火。现在他才意识到，一把篝火都不该留着的。

有几座建筑起了火。萨尔痛苦地嗅到了血肉烧焦的恶臭味，只得安慰自己这股味道大概是从餐馆里传出来的，他闻到的是动物血肉烧

焦的气味。即便如此，三座建筑还是早已火势冲天，熊熊烈焰把黑夜照得透亮。

萨尔借着火光看到了各支编队在现场周围来回奔走。萨满祭司依照他先前的命令，集中在烈焰翻腾的地方，其他人则给周围的建筑浇着水，确保火势不会继续蔓延。

他驾着那头野兽径直向火光飞去，骄傲地拍着它的脖颈。双足飞龙虽嗅到了烟气，察觉到了危险，但出于信任，还是依了萨尔的命令，在他的指引下毫无畏惧地离火源越来越近。烟雾又浓又黑，热气逼人，刹那间他担心起火焰会不会烧光他的衣物，会不会烤焦这头勇敢的双足飞龙。然而他是名萨满祭司，如果说有人能驯服这股烈焰，那非他莫属。

着陆后，他跳下双足飞龙，将它放归空中。双足飞龙立刻飞走了，既然它已为骑手尽忠，便乐得远离险境。萨尔到来时，几个身影朝他转了过去，抽身为大酋长让道。其他萨满祭司却纹丝未动，他们静静地伫立着，双眼紧闭，双手高举，与火焰进行着沟通，正如萨尔即将做的那样。

他也学着他们那样，镇定下来，试图与那个火元素进行沟通。

火焰兄弟啊……对那些你要去接触的生命而言，你既能作大恶也能行大善。然而你把他人的住所当作你的燃料。你散发的浓烟炙烤着我们的双眼和胸腔。我在此请求你，回到我们心怀感恩之情容纳着你的地方吧。别再伤害我们的人民了。

火焰做出了回应。它属于众多怒气冲天、凶暴无羁的元素之一。

不，我们不愿回到篝火、火盆以及家庭小壁炉的束缚之中。我们喜欢自由；我们想在这里赛跑，吞噬沿途的一切。

萨尔感到有些担心。他发自内心为他人安全着想的直白请求还从未被这样一口回绝过。

他再次发问，下了更大的决心，着重强调元素对人民造成的伤害在这座城市里是不受欢迎的。

火焰像个生闷气的孩子一样勉为其难地开始平息下来。萨尔感到手下的萨满祭司们也伸出了援手、全神贯注地发出了他们的请求，他对他们临危不乱的表现心怀感激。

火势在最终平息下来之前，吞噬了七座建筑，还有大量的私人财产。幸运的是，并无直接人员伤亡，虽然据萨尔所知，有些人受到了烟雾的影响。它会——

“不。”他低声说道。一团火花在空中轻蔑地跃动着，借着风势飞向了另一座建筑，想要制造更多灾祸。萨尔试图与这团火花沟通，却感受到了它混乱的目的，以及对萨尔的不敬。

他的双眼现在睁开了，紧紧盯着这团小火苗的去向。如果你执意要飞向那边，小火花，你会带来巨大的伤害。

我必须燃烧！我要活下去！

这里有很多地方都欢迎你去发光发热。去找这些地方吧，别再烧毁房屋，别再夺走我的人民的性命了！

在那一瞬间，火花闪烁着，似乎就要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旋即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萨尔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他举起自己的手。原谅我，火焰兄弟。然而我必须保护我的人民不受你造成损害的苦头。我请求过，乞求过，如今只能加以警告了。

火花一阵颤动，却依然沿那条危险至极的路线飘荡着。

萨尔面色铁青，他一把将手捏紧。

火花抗拒地散逸开来，接着越变越小，最终化作了一丝闪亮的余烬。他暂时作不了什么恶了。

威胁得以平息，但萨尔感到了一阵头晕目眩。萨满祭司与元素间的相处之道不该是这样的。双方应当互相尊重，而不是挟制彼此，最终带来毁灭。哦，火焰之灵是不会消亡的，任何一个或一群萨满祭司都无法企及。他和所有元素之灵一样是永恒的。然而他的这一小部分，这一元素的具现体，却是如此肆无忌惮、不愿合作。而且这样肆

虐的并不止它一个，它属于愤怒而桀骜的元素狂潮。最后，萨尔不得不将它彻底控制住。其他萨满祭司此时则求来大雨淋湿整座城市，以防再出现一团这样执拗于毁灭之事的火花。

萨尔站在雨中，任由雨点打湿自己，让它们流淌在他绿色的宽大肩膀上，再从胳膊上滴落。

以先祖之名，这到底是怎么了？

“嗯，我们当然能搞定。”加兹鲁维开口道，“我的意思是，我们可是地精啊，当然能搞定了，您懂我的意思吗？毕竟这里最早就是出自我们之手。所以没问题，大酋长，奥格瑞玛被毁坏的部分我们重建得了。您不必担心。”

两位库卡隆卫士就站在几步开外，他们身负巨大的战斧，结实有力的胳膊叉在胸前，盯着面前的这番场景，静静地护卫着他们的大酋长。和萨尔交谈的这位地精和其他人一起在多年前协助修建了奥格瑞玛。他聪颖智慧，不过终究还是个地精，于是萨尔等着他托出自己的目的。

“很好。那么开销预计有多大？”

地精用手从随身携带的小袋里掏出一把算盘。他一边用修长而灵活的绿手指飞快打着算盘，一边喃喃自语道：“……还要加上这个因素……补给支出按照战后比率……再考虑到劳务费的上涨……”

他取出一根炭条和一张羊皮纸，在上面潦草写就的数字吓得兽人粗犷的绿色皮肤都苍白了几分。“要那么多？”萨尔感到难以置信，发问道。

加兹鲁维面露难色。“这样吧……说实话……你给我们的待遇向来不错，而且你对经手的事务一向细致得可怕。你看这个价……”

他又写下一个数字。比第一回少，但并没有少多少。萨尔把纸递给了伊崔格，后者轻轻吹了声口哨。

“我们需要更多的补给。”萨尔只说了这么一句，便起身离开了，再未发过一言。库卡隆默不作声地跟着他。加兹鲁维目送着萨尔

的离去。

“我就当他同意了。他同意了，对吧？”他向伊崔格问道。老兽人点了点头，他眯着双眼，透过敞开的大门向外看到，萨尔离开格罗玛什要塞的背影正变得越来越小。

尽管萨尔在奥格瑞玛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城里的居民们却总是礼貌地给大酋长留出个人空间。和他形影不离的库卡隆卫队更是这种态度正确性的有力佐证。如果萨尔想要在自己都城的街道上随便走走，那可太容易了。于是萨尔发现他来到了一条依然盖着灰尘的土路上，呼吸着仍然浓厚且味似焦炭的空气。他需要走走，需要动起来，需要思考。他的贴身侍卫非常了解他，任由他去做这些事。

加兹鲁维提出的总价是个天文数字，萨尔却不得不批准。奥格瑞玛是部落的首都。不可能任由它残破下去。不幸的是，这出悲剧让萨尔日思夜想的两个疑问变得更为重要：元素为何如此躁动不安，他该怎样才能以最佳的姿态领导部落？

他先前与伊崔格讨论后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萨尔意识到自己需要回到族人的故乡——回到纳格兰去，那里依然在传承、研习着萨满之道，其起源沉入时间之流中已经很久很久了。盖亚安睿智而思维清晰。她和她亲手教导的萨满祭司们会解答他在艾泽拉斯无法解决的问题，会解答萨尔甚至不知自己该不该问的问题。他越是考虑此事，就越是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个决定正确无比。外域的萨满祭司懂得如何帮助破碎的世界。他们定能帮到艾泽拉斯痛苦不堪的元素。

萨尔也清楚，这趟旅程并非是为他寻求内心平静的一己之私。他的族人经受着巨大的苦难。就连青草葱郁的莫高雷也开始察觉到了贫瘠之地的旱情正在向西蔓延。昨晚的火灾便是行动刻不容缓的无言铁证，趁着下一场火灾还未将奥格瑞玛，或是雷霆崖夷为废土。趁着下一场风暴还未将塞拉摩在地图上抹去，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也无法幸免。趁着其他人的生命还未殒灭、其他人的生活还未被破坏。

萨尔明白了，这样才是他效忠部落的最佳姿态。他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名战士、一名萨满，既属于人类的世界，也属于兽人的世界。其他人无法成为他的样子。其他人无法达成他的事迹。因为他的经历和能力无人能敌。

但当他不再坐镇时，部落不能群龙无首。萨尔终有一天会逝去，步入先祖的行列，万事万物都难逃这一命运。他任由自己的思绪在伊崔格当时的话语中漫游了一阵，他想到了孩子、想到了伴侣。她勇敢无畏、体魄强健，心胸广博而仁厚，正如德拉卡之于他父亲杜隆坦一样。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双亲，但他听过他们的故事。他们天造地设、真心相待。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们仍深爱着彼此、支持着彼此，甚至为了保护萨尔而双双献出了生命。走在部落都城的街道上，萨尔意识到自己诚如伊崔格所言，渴望着与这样一位忠贞的伴侣同甘共苦，还会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或女儿，作为这段连理的结晶。

但他孑然一身，膝下无子。其实也许还不错，至少就目前而言——即便他撒手人寰，也不会伤透了家人的心。只是部落需要摆脱对他的依赖。也许现在已经可以离开他而独立了。无论如何，他还是可以离开一小段时间的。这就足以让他动身前往纳格兰，弄清元素究竟是哪里出了异常，并终结夺去了那么多性命的乱象。

他闭目片刻。这个部落是他一手建立的，交出它的控制权就好比把自己的爱子托付给他人照顾。如果出了差错该怎么办？

但差错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差错。需要有其他人来暂统部落。他坚定地点了下头，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和心神不知怎的安定了下来。是的，这样做是正确的。他不再思忖自己是否应该出发，就连何时出发也已不再是问题——越快越好。那么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他应该把自己珍爱的这个“孩子”托付给谁来照顾。

他首先想到了凯恩，他在卡利姆多最老的朋友，和他在很多方面都意见一致。他富有智慧，族人在他的治理下生活得幸福安康。但萨尔和凯恩都清楚，有人认为他行事老套，已经脱离了部落的需要。既然在凯恩自己的城市里存在着恐怖图腾这样的小动荡，那么如果萨尔现在指派一位年长的牛头人来领导部落，必然也会出现动荡的局面和四起的流言。

不，肯定要让凯恩参与其中，但不能让他担起领袖重任。委任一名兽人会更好，委任一名早已为人民所熟识、所爱戴的兽人。

萨尔深深地叹了口气。最完美的选择——小萨鲁法尔，已经不在了。他年轻，富有领袖魅力，拥有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智慧，他曾是部落诸多战士中最闪亮的一颗星，直到那场背叛毁了他。他的父亲，

虽然并未彻底崩溃，在感情上却已被最近的种种事件摧垮了。而且，这位兽人也已经太老了，就和凯恩一样，就和深受萨尔信赖的伊崔格一样。萨尔意识到选择只有一个，顿时满目愁容。

只有一个人能堪此重任。只有一个人像那样年轻有活力、为人民所熟识爱戴、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战士。只有一个人能做到方一露面，便可将部落的几个迥异的族群团结在一起，让他们精神高涨、豪情满腔。

一位完美的精神领袖。

萨尔的目光深邃起来。加尔鲁什确实是一位深受爱戴的战士，然而他行事鲁莽冲动。萨尔将要把一分至高的权力交予他手。他的脑海里冒出一个词，“篡权者”，但他并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加尔鲁什的自负和他的传奇一样巨大，需要得到一些缓和——萨尔意识到或许正是他在不经意间滋长了那股自负。当他得知加尔鲁什瞧不起自己的父亲时还一度十分担心，他想告诉格罗玛什之子，地狱咆哮还立下过赫赫丰功。然而也许他把格罗玛什塑造得太好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小地狱咆哮的狂妄自满，或许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咎于萨尔自己。他当年没能救下格罗玛什的命，只希望能激励他的儿子，给他以指引。

不过，伊崔格会磨炼加尔鲁什的，凯恩也一样，只要萨尔向他的这几位老友开口请求帮助。萨尔不会离开太久的。就让加尔鲁什暂时坐在格罗玛什要塞里他的位置上吧，凯恩和伊崔格在一旁担当顾问。加尔鲁什已经染指了灰谷的事件，萨尔知道，凯恩现在已经明白要对此类事件保持警觉，如果加尔鲁什再想通过这样的事情，凯恩会予以压制。加尔鲁什不能对部落造成什么严重的危害了，而且——萨尔必须承认——加尔鲁什能大大提振部落的士气。

他们的领袖将要离开。人民会因此感到忧虑和担心。加尔鲁什会让他们记得，他们充满荣耀、气势如虹、不可战胜，部落将会欢欣鼓舞、内心充实，接着萨尔便会带着诸多难题的答案回到这里。抚平大地，一切都有可能变得更好。忽视大地、忽视元素，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再荣耀也无法弥补必将来临的灾难。

加尔鲁什面对着萨尔，对他敬了礼。“我奉命而来，大酋长。有什么能为部落效劳的吗？”

“这正是我召你过来的目的。跟我走走吧。”

加尔鲁什抵达时，萨尔正坐在他的王座上，身旁站着四名高大而威严的库卡隆卫士。他派了一名卫兵上前刻意让年轻兽人在外等了一会儿，当他耐心耗尽时才放他进来。萨尔这才缓缓起身，把控着局面，以热情、友善却又略显高人一等的姿态对来者张开双臂。在萨尔做出改变前，加尔鲁什得先明白自己的地位。

他对库卡隆点了点头，卫兵们敬了一个漂亮的礼后便待在了原处，萨尔则带着加尔鲁什去了格罗玛什要塞中的私人区域，在那里没人能听得到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吧，我既是萨满祭司，也是战士。”萨尔一边走一边开口道。

“当然知道。”

“元素受到了严重的扰动，这你也看到过很多次了。你从诺森德回家时遭遇的那场奇怪的风浪。还有在奥格瑞玛肆虐的这场大火。”

“嗯，我注意到了。但我怎么可能改变这些事情？”

“你的确不能。但我能。”

加尔鲁什眯起眼睛。“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呢？大酋长？”

“我不能以大酋长的身份做这些事情，加尔鲁什。要以萨满祭司的身份去做。你问的问题正是我一直在纠结的——我为什么不去做呢？答案是，如果这样去做了，意味着我需要离开奥格瑞玛，而且需要离开艾泽拉斯。”

加尔鲁什大吃一惊。“离开艾泽拉斯？我不明白。”

“我打算前往纳格兰。那里的萨满祭司应对过苦难深重的元素们，可那里的土地依然青翠葱郁。也许我能弄清这个现象的原因……再把我所理解的知识用于我们这里备受困扰的元素之上。”

加尔鲁什咧嘴露出獠牙笑了起来。“我的故乡，”他说，“我很想再看看那片土地。和宗母说说话，趁她还没抛下我们去见先祖。水痘袭来时，是她治好了我们大家。”

“她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萨尔赞同地说道，“我正是要去寻求她的智慧。”

“你很快就会回来吗？”

“我——不知道。”萨尔坦言，“我可能要用上很久才能弄清我必须做什么。相信我不会离开太久的，但也许会花上几周——甚至是几个月。”

“但是——部落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位大酋长！”

“我此行正是为了部落。”萨尔说道，“别担心，加尔鲁什。我没有抛下部落。我的目的地正是我必须去的地方，正是为了尽我必须尽的力。我们都效忠于部落。就连部落的大酋长也不例外——也许大酋长才更该尽力。我也知道，你对部落同样尽忠尽责。”

“当然，大酋长。是你教导了我，我父亲也是位值得引以为豪的兽人，因为他甘愿为他人献出生命。为了部落。”加尔鲁什的话语十分热切，真情全部流露在他的脸上。“我脱离了部落太久太久。即便如此，我见证过的太多太多事情还是告诉我，我甘愿为它献出生命，就像我父亲一样。”

“你已经面对过死亡了，而且还逃过一劫。”萨尔承认道，“你手刃了无数死神的爪牙。你为这个新部落立下的功勋已经超越了许多一起建立部落的元老。你要记住：如果没有指派一位有能力照料部落的人，我是不会离开的，哪怕只是这样一次短暂的旅途。”

年轻兽人瞪大了双眼，这一次则兴奋不已。“你——你要让我当大酋长？”

“不。我是要指派你在我回来前代我领导部落。”

萨尔不觉得加尔鲁什会变得哑口无言，然而这位棕色皮肤的兽人刹那间还是惊到目瞪口呆。“我知道怎么打仗不假，”他开口道，“制定战术，整顿部队——我懂这些事情。让我以这种方式效忠吧。给我找个敌人来，我会面对他、击败他，你会看到我为部落效劳的样子有多么荣耀。但我不懂政治，不懂……统治。我希望手中握着的是利剑，而不是卷轴！”

“我理解你的想法。”萨尔说道，想到自己竟然在宽慰一贯自大的加尔鲁什，心中涌起一丝笑意。“不过会有可靠的顾问辅佐你的。我会请伊崔格和凯恩帮忙，这些年来他们与我分享了自己的智慧，他们会为你提供指引和建议。政治是可以学的。可你对部落的那分溢于言表的热爱呢？”他摇了摇头。“眼下，这一点对我来说比政治头脑更为重要。而且在这一点上，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你的热爱毋庸置疑。”

加尔鲁什仍然不同以往地迟疑起来。最终他还是开口了：“如果你认为我有资格，那你要记住：我会竭尽全力为部落带来荣耀！”

“现在还不用争取荣耀，”萨尔说，“有的是挑战等着你去面对。部落已经很荣耀了，你只需要去维持它。把部落的需要放在你的个人需要之上，就像你父亲那样。库卡隆卫队将会受命像保护我一样保护你。我会以萨满祭司的身份，而不是部落的大酋长前往纳格兰。善用他们——还有凯恩和伊崔格。”他顿了一下，嘴角挂起笑意。“你会赤手空拳地上战场吗？”

加尔鲁什望着他，急转的话锋让他摸不着头脑。“这个问题很愚蠢，大酋长，你心里清楚。”

“我当然知道。我是要让你明白你手中握着多么强大的武器，”萨尔说道，“每当我因想为部落做出最好的选择而焦头烂额时，我的顾问就是我的武器。他们能看见我看不到的方面，提供我没有发现的选择。只有傻瓜才会对这些忠告嗤之以鼻。而我不觉得你是个傻瓜。”

加尔鲁什笑了，萨尔表露目的让他感到轻松了些许。带着一丝先前的傲慢，他开口道：“我不是傻瓜，大酋长。如果你觉得我傻，你就不会让我以这样的方式为部落效劳了。”

“的确。加尔鲁什，那么你愿意在我回来前统领部落吗？愿意听取伊崔格和凯恩提出的建议吗？”

小地狱咆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一直发自内心地渴望着能够竭尽全力领导部落。所以我的回答是愿意，一千个愿意，我的大酋长。我会尽我所能担当领导，我会请教你所说的几位顾问。我知道你给了我一分至高无上的荣耀，我会尽力不辜负它的。”

“那就这么定了，”萨尔说道，“为了部落！”

“为了部落！”

先祖啊，萨尔思索着，他看着加尔鲁什大步流星地离开，内心充满了骄傲和喜悦。但愿在这件事上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十一章

两周后，安度因的行李装在列车上已经先他一步抵达目的地，他本人刚一走出矿道地铁便立刻被一双结实有力的短臂紧紧抱住。

“欢迎，孩子！”麦格尼·铜须国王高声喊道。安度因想出声回应却被抱得连气也喘不上，只得一言不发听着麦格尼继续说道。“能招待你，我们可高兴了。你长得可真高，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麦格尼松开了怀抱，安度因大口喘着气。即便如此，他还是对国王以及他身边的年轻矮人女士报以微笑。他怀疑他来这里的理由恐怕和他父亲送他过来的理由不尽相同，不过这不重要。他离开家乡了，男孩在暴风城被关了太久太久，如今终于得以接触到截然不同的文化。

“能来这里可真好，陛下，”他开口说道，“谢谢您同意接待我。”

“客气什么，我的孩子。咱们丑话先说在前头，这地方挺沉闷的。”麦格尼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来吧，我把你的卧室收拾好了。我知道你先送了几个侍从过来，他们也被好生招待着。不过我还是想指派这位艾尔琳——”他指的正是那位年轻的女矮人，“——做你的护卫，虽然我觉得铁炉堡的伙计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艾尔琳对他露出了开朗的笑容。“见到你真好。”她说着，随即礼貌地鞠了一躬。

她算得上是矮人女性的典范，曲线玲珑有致、面颊红润，梳着一条及腰的棕色麻花长辫。她身披甲胄却仿佛那不过是件普通长袍，当她伸出手热情地与安度因握手时，安度因才看到原来她身上的曲线大都是肌肉的线条。“艾尔琳是我的亲兵。她会好好照顾你的。”

“没错，我还是在铁炉堡土生土长的，”艾尔琳骄傲地说道，“很乐意为您担任向导，殿下。”

“谢谢，”安度因说，“还有——请叫我安度因就好。”尽管矮人对他们的王室忠诚有加，但他们对王室成员亲切而放松的态度令安度因很是喜欢。

“好吧，”艾尔琳同意道，“那就叫你安度因吧。”

“咱们去你的住处把你安排妥当吧。”麦格尼说道，转身快步走了起来，安度因吃力地跟着他。“我觉得我给你挑选的房间你会很喜欢的。”他一边说着，眼中的光芒若隐若现。

“您介不介意我们先去逛逛大锻炉？”安度因问道，“我很想再看看它。”

“当然不介意了！”麦格尼说，“带人参观那里，我可是很自豪的。”

铁炉堡可真是名不虚传，城市的中央立着一尊大锻炉。那里的空气沉闷，热得令人窒息，与这座矮人都城高耸的大门外皑皑白雪间的清冷空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这股刺鼻的气味却截然不同，无论如何也联想不到人类的城市，让安度因非常喜欢。当他们走近锻炉时，扑面的热浪席卷而来，让安度因有些畏缩，脱下了自己的夹克。他偷偷朝下瞥了一眼艾尔琳。他浑身上下只穿了亚麻薄衬衣和马裤，肩上披着那件夹克，已然被汗水浸透。而艾尔琳和麦格尼全身都披着铠甲，看起来却全然不受影响。矮人的体质还真是不一般。

当宏伟的锻炉映入眼帘时，所有的不适顿时被忘得一干二净，炉中烧熔的金属像水流一样潺潺地涌动着，散发出或红或黄或橙的光芒。这里的空间尤为广阔，单凭头脑几乎无法构想。至少让他颇费了一番功夫。

“没错，这景象够壮观的。”麦格尼开口道，安度因对此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热气已经让人难以忍受，能够穿过一条相对凉快点的走廊继续前行让他很是感激。几位矮人和侏儒有目的地来回走动着，在各处站岗的卫兵向他们的君王点头致意。

安度因放慢了脚步，他们前进的方向让他感到疑惑。他以为自己会住在王座厅附近的皇家区。他毕竟是一介王子，这样也符合他的期待。他还考虑过既然王座厅就坐落在锻炉旁边，他还能否安然入眠。因为锻炉不仅热得可怕，还昼夜不停地运转着。然而看来他们正离铁炉堡的那一块区域越来越远。

他正要开口问出这个问题，却突然停了下来，嘴巴仍然大张着。让他惊讶的不是面前的这座建筑；从外面看，它和普通的铁炉堡建筑别无二致，拱顶的门廊并无惊艳之处。让安度因心脏瞬间停跳的，是他从里面瞥见的东西。

那是一架大型有翼爬行动物的骨架，用绳索固定在一起，悬吊在天花板上。安度因欣喜万分地朝它走了过去。“那是什么？”

“是翼手龙。”艾尔琳说道，“从安戈洛的火山口里挖出来的。不是什么好地方。我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

“好了，好了，孩子，在你安心观光之前，咱们得先去你的住处了。”麦格尼责备道。他的眼睛放着光，仿佛在讲安度因没怎么听懂的玩笑。

安度因叹了口气，最后渴望地看了一眼那架翼手龙，然后点点头。“好的，先生。我至少还会在这里待几周。以后还会有很多娱乐时间。那现在就去我的住处吧。”

“很好。”麦格尼说道，可他一动也没有动。

“陛下？去我的住处吧？”艾尔琳正努力憋着笑意，到底是怎么回事？

麦格尼缓缓举起一根手指，指向他的左侧。“咱们已经到了！”他仰头大笑了起来。艾尔琳也跟着笑出了声，安度因感到自己的脸颊也爬上一个傻笑。“我给你和你的伙计们在这里安排了房间。直穿过

图书馆就到。我觉得王宫你可能有些住腻了，而且我正好知道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

“谢谢您，陛下！”

“切，”麦格尼随意摆了摆手说道，“你是我看着长大的。这是我家。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管我叫伯伯。”

一道悲伤而老旧的表情掠过了他的面庞。刚开始，安度因以为是和“伯伯”这个词有关，但他随即意识到，是另一个描述感情纽带的词，麦格尼·铜须失去了这一身份：父亲。

麦格尼只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叫作茉艾拉。几年前，黑铁矮人国王达格兰·索瑞森的手下拐走了茉艾拉。麦格尼坚信达格兰用魔法迷了他女儿的心智，让她以为自己爱上了他。当麦格尼派出一支小队击杀了索瑞森，救出了着魔的茉艾拉后，她却拒绝回家。她声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谋害她丈夫的行为让她的内心燃起了恐怖而炽烈的怒火。麦格尼感到痛苦万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茉艾拉和她的孩子——两个王国的后嗣——的消息了。

成为祖父本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麦格尼应该让他的女儿和他一起待在铁炉堡，享受他的外孙——安度因甚至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也不打算询问麦格尼是否知道——带来的绕膝之乐。然而，他的孩子和外孙都同他疏远了，麦格尼坚信他们依然在黑暗咒语的影响下苦苦挣扎着，即使索瑞森大帝没入坟土之中，他的影响也没能被磨灭。

忧郁的一刻转瞬即逝，麦格尼又恢复了笑容，然而他眼中淘气的光芒已经消失不见了。“晚餐八点整开始，记好了。别迟到。你明天一早就和艾尔琳一起训练。”

安度因有些惊讶。是格斗吗？他的肩膀塌了下去。早该料到父亲会搞这一套的。唉，还好艾尔琳似乎是个好伙伴，而且应该还会有时间探探图书馆、了解了解探险者协会的。

“好的，伯伯。”安度因对矮人笑了笑，欣慰地看到自己说出的那个词让麦格尼紧绷的神情放松了下来，至少放松了一点点。麦格尼

点点头，拍了拍安度因的胳膊，便转身大步向王座厅走了回去。安度因目送他离开后，便转向了艾尔琳。

“那么，我的侍从们都已经安顿好了？”

“喔，是的，之前就住好了。”

他咧嘴笑了起来。“那我就要去图书馆了！”

翌日早晨安度因仰面朝天，望着王座厅一角的天花板，鼻青脸肿的他浑身酸痛，心中对矮人的战斗力钦佩不已。

“又倒下了，小狮子？”响起一阵不屑的啧啧声。“已经连着倒了三次了。”

安度因一用力，浑身上下的每一块肌肉都泛起剧痛，他抬手握住艾尔琳那条短小而强壮的胳膊，她一把便将他拉了起来，仿佛他轻如薄纸一般。他的左臂吊在一旁，胳膊上还系着盾牌。他的剑落在至少两码开外的地上。安度因叹着气，有气无力地挪过去把它捡了起来。他痛苦地握住剑柄，费尽周身力气才举起利剑。

艾尔琳蓝色的眼珠盯着盾牌，意味深长地抬了抬眉头。盾牌依然耷拉着。

“我，呃……举不动了。”安度因开口道，感到自己的脸颊一阵滚烫。

艾尔琳在一瞬之间面露愠色，即刻又变成了活泼的微笑。“不要紧，小狮子。今天只是看看你有多大的力气和能耐。你还得跟我们一起待一段时间。把你送回你父亲身边之前，我们会把你彻底练成一副矮人的样子的，你瞧好了吧！”

自打昨天下午他们一起在铁炉堡散步时起，她就开始管他叫“小狮子”，他也没有放在心上。他清楚她刚才这番话只是想鼓励鼓励他。然而，他的内心却畏缩起来。

他知道他的父亲并不觉得自己是“当战士的料”，他也知道瓦里安送他来这儿的原因之一是要“锻炼他”，要让矮人们“把他练成个男子汉”。安度因痛苦地发觉——真的很痛苦——他的确不是当战士

的料。他的确长于射术和甩匕首，那是因为他眼神锐利、出手沉稳，可要是换成重武器，他这副纤弱的体格可就驾驭不住了。然而还不止如此。他用起剑和长柄武器来始终不顺手。无论他练得多努力，无论跟着这位结实、开朗的女矮人训练多久，哪怕她说得再好，他也绝对练不成“矮人的样子”。

“抱歉，”他说，“你是个好教练，艾尔琳。我肯定能进步的。”

“喔，我就知道你行的。”她说着，冲他眨了下眼，他这才第一次意识到她真的很好看。他回以一个微笑，不好意思对她撒了谎。对于自己能否进步，他心里完全没谱，而且他预感到自己会让艾尔琳大失所望，情绪也消沉了起来。但她早已把这些事情抛在脑后，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忙前忙后。他也帮着她归置起训练武器、收整好衬垫护甲，过度绷紧的肌肉抗拒着，他尽力克制着不去气喘吁吁。

“我觉得我该回房间冲澡了。”他一边用手抹着汗津津的前额一边说道。

“好吧，我正要说什么来着。”她坦率道。他盯着她看了整整半分钟，感到一阵困窘，直到她的嘴角挂起一道窃笑，他才意识到她是在逗他——又来了。他羞怯地笑了出来。“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艾尔琳说道，“我很乐意一会儿带你出去兜兜风。”

一想到要骑在矮人最爱的大山羊坐骑背上蹦来蹦去，安度因吓得脸都白了。“不了，我还是在房子里待一会儿吧，学习也不能落下。”

“好吧，你要是想呼吸新鲜空气了，跟我说一声就好。”

“我会的。再次感谢你。”

“别客气，随叫随到！”她快活地转身离去。安度因不禁发现她连一滴汗都没出。他叹了口气，回到了他的房间里。

他好好地冲了一个热水澡，之后又换了一身衣服，心情变得愉快多了，然后便决定步行去秘法区。他需要感受一点儿圣光。

即将到达秘法区时，他感到如释重负，他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不知是光线的作用还是建筑中用了什么材料，秘法区在他的眼中显得更为光彩照人，微波荡漾的水池令人倍感慰藉。假如这水池不单单是做装饰之用的话，他也说不准其目的为何。他掏出一枚硬币，许下心愿，然后将它丢入池中，看着它向池底沉落前的刹那间反射出了一道金光。他看向池底，发现池中躺着很多枚硬币，便感到一阵安心。那边有台阶——这水池是用来游泳的，还是用来做圣浴的？他得问问艾尔琳。眼下他可不能冒犯任何习俗。

他穿过敞开的门廊走进秘法大厅，蓝紫白三色相间的光芒落在身上，他轻柔地笑了起来。五根支柱每一根都装点着金、蓝色的重复几何图案，支撑着上一层楼与天花板。现在，他置身大厅之内，发现这里和教堂神圣的感觉不尽相同——但圣光依然存在于此。昨天和今天早些时候，在他看来，铁炉堡中的每个人都身披板甲，日复一日地做着自己的差事。能看到房间里全是穿着柔顺长袍的侏儒和矮人，让他松了一口气。

不知什么东西又小又硬，跑得飞快，一下撞在他的大腿上，他向后打了个趔趄。“怎么——”

“天哪！”传来一声微弱的惊叫，“丁克，小心——”

“哦！”另一个又小又硬、跑得飞快的玩意儿，也一下撞在了他的大腿上，让他原本就因先前的训练而虚弱不已的双腿弯了下去。他还没缓过来，就一下跪在了冰冷的石头地板上。他疼得脸上一阵抽搐，但一声不吭地缓缓站了起来。

“实在太抱歉了！”安度因向下瞥了一眼两个侏儒。他们看起来是一对兄妹。两人都生着一头白发，蓝色的眼睛因为尴尬而张得老大。他们都穿着黄蓝相间的长袍。女侏儒抱着一本书，脸颊开始泛起一阵红晕。“我大概是看入神了没有看路。不知道丁克用的是什么理由！”

“和你一样，彬克！”男侏儒开口道，显然他就是丁克。“抱歉啦，小伙子。我们在这里有时候会专注自己的事专注到有点过头啦！”

“这不光是我们自己的事。”彬克说道，露出一个动人的微笑。她热心地想要掸掉安度因膝盖上的尘土。安度因的嘴角抽了抽，向后退了一步，挤出一张笑容来。“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他说，“我也应该再小心一点。”

两人同时对他笑了笑，接着鞠了一躬便飞快地逃走了。安度因看着他们离去，心中又好笑又好气。

“到这儿来，孩子，”传来一阵深沉而和善的声音，“让我给你瞧瞧。”

安度因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轻柔而愉悦的暖意。他转过身去看到一位矮人长者一边挥舞着双手一边轻声念着祷文。他留着一把长长的白色胡须，扎成两条麻花辫和一条马尾辫。他的头顶光秃得很，后脑勺扎一根马尾辫，周围留着长长的刘海。他绿色的双眼笑成了两道缝。心念电转间，安度因发现所有的疼痛——膝盖被撞后的刺痛、训练后的酸痛和僵硬——都消失不见了。他感到精力充沛、活力十足，仿佛痛痛快快地睡过一觉似的。

“谢谢您。”

“别客气，孩子。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位暴风城的小王子吧？”

安度因点了点头，伸出手去。“很高兴见到您，您是……”

“高阶牧师洛汉。圣光保佑你。你是怎么看我们这座辉煌的城市的？”

“我坐矿道地铁来看的。”安度因打趣道，这个老笑话脱口而出。他瞪大了眼睛、涨红了脸。“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让他没有料到却又感到如释重负的是，高阶牧师扬起秃秃的脑袋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噢，这个笑话我好久没听到了。我一下就听懂了，是吧？”他的放声大笑变成了咯咯的轻笑。

安度因松了口气，也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这个笑话挺差劲的。我很抱歉。”

“好吧，如果你能再讲几个更好的，我就原谅你。”洛汉说。

“我尽量……”

“要我说，最近的笑声可是越来越少了。噢，圣光之道的确挺严肃的，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点儿小幽默，你又要怎么心生光彩呢，对吧？”

安度因疑惑地望着他，好奇如果自己抱怨他的双关会不会有不敬之嫌。他的表情被看出来了，但洛汉的笑容只是变得更加灿烂了。“是，我知道，这笑话也不怎么样，所以我才希望你能教我几段新笑话。我还要问问，你怎么会到秘法大厅来？”

话题就这样突然严肃了起来。安度因说：“我就是……就是想念圣光了。”

老矮人露出了温柔的笑容，此时他的声音温和而肃穆，却依然充满了喜悦之情。“圣光永远不会离我们远去，孩子。它就在我们心中，虽说在特别的地方寻找他人的陪伴的确可以充实内心。这儿随时欢迎你，安度因·乌瑞恩。”

没有提他的头衔。安度因明白，在圣光面前他没有头衔，洛汉也是如此。他记得他的父亲在归乡一段时间后曾经说过，如果不是安度因，不是暴风城里还依靠着他的人民，瓦里安仍会满足于以洛戈什的身份在角斗场上厮杀。那种生活简单粗暴，短暂而野蛮，完全不像皇室生活那般繁复。

他沿着蜿蜒而上的台阶来到了上层更为安静的地方，柔和的蓝色光芒在四周火盆橙色火光的映衬下更加明亮，他发觉自己理解了父亲的渴望。不是角斗场中的暴力，也不是每天都可能暴毙的威胁，他的父亲也许渴望着战斗，但他并不渴望。安度因渴望的，是捉摸不定而无比宝贵的和平。平和地静坐沉思、苦心研习、助人为乐。一位女牧师与他擦肩而过，她平静的面庞上挂着温柔的微笑。

安度因叹了口气。他注定与这一切无缘。他生来便是一位王子，而非牧师，他的命运无疑更多的是战争、暴力，需要他去做政治角力，去运筹帷幄。

不过现在他身在秘法大厅，此时此刻没有头衔的安度因·乌瑞恩静静地坐着，他心中所想的不是他的父亲，不是萨尔，甚至不是吉安娜，而是一个每座城市都敞开怀抱欢迎每位来者的世界。

十二章

德雷克塔尔翻来覆去终于进入了梦乡。幻象将他拽住，压迫、嘲弄、折磨着他。这幻象模糊不清，和平繁盛之景和灾祸降临之象在他的脑海中彼此交织。

在这段幻象中，他的眼睛又能看到东西了。他伫立着，脚下空无一物，四周只有繁星和墨水般漆黑的天空，头顶身下皆是如此。火、土、风、水四大元素之灵的形象全都怒气腾腾、闷闷不乐，对他大发雷霆。它们恳求他伸出援手，可当他真心实意地做出回应时，它们又愤恨地回绝了他，让他大吃一惊。假使它们是孩子，肯定会号啕大哭起来。

水流翻腾着包围了他，空气化为狂风鞭笞着他。强大的风暴掀起了船只，把它们像孩童的玩具一样摆布着。凯恩和格罗玛什之子就在这些船上……不，不，那是萨尔……然后，谁在船上变得不再重要，因为船只被砸碎，成了一块块浸透的木柴。

接下来是火焰，团团火花如护巢之鸟一般扑向德雷克塔尔。面对这番猛攻，他束手无策，当衣物被烧着时，他大喊了起来。他发狂地抽打着火焰，但这阵烈焰却怎么也不肯熄灭。

眼看着德雷克塔尔就要殒命于火焰的侵袭，火焰却消失了。他安然无恙，浑身颤抖地喘着粗气。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幻象还在继续。

一时间，他感到脚下隆隆作响。他知道，空气、水流、火焰早已发出了苦痛之声。它们或将再次呼号，与此同时，德雷克塔尔明白，他脚下啜泣的大地也即将战栗起来。他预感到那将是一幅恐怖的景

象。一幕幕画面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一处皑皑的白雪，一处葱郁的森林——

他大呼一声，直坐起身来，眨动的双眼重新仁慈地蒙上黑暗。他伸出双手，被帕卡尔一把握住，几乎每一次都是如此，“怎么了，宗父？”年轻的兽人问道。他的话音清晰而有力，全然不为这些让德雷克塔尔心神难安的幻象所影响。

德雷克塔尔开口想要回答，思绪却突然漆黑一片如同他的眼睛。他梦到了——什么事情。梦到了很重要的事情。他必须把这些事情告诉给——

“我……我不知道，”他喃喃道，“有些恐怖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帕卡尔。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就是不知道！”

他懊丧地摇了摇头，惊惧地啜泣起来。

他的脸上滑下了两行泪滴，是温热的。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安度因形成了一套日程安排。早晨他要和艾尔琳一起训练，她看起来不知疲倦，永远活泼开朗。当他们不在对练时，会去乡间一同骑乘。尽管安度因永远不会喜欢骑山羊，但他还是很乐得有机会外出；空气清新到令他几近晕眩，这片白雪迷茫的土地与气候温和的暴风城截然不同。他开始对艾尔琳青睐有加，全然信任她不会施以打击，不管是动作上还是言语上，这让他倍感舒心。有一次，他问起了茉艾拉。

“哦，那事儿可复杂了。”她说。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她被绑架了，然后中了咒语，伤透了麦格尼的心。”

“他很思念她，这点我很赞同，”艾尔琳回道，“但他这个父亲当得也不好。”

安度因惊住了。那位直率的矮人在他心目中一直是位完美的父亲。他一定会欣赏他人的本性，而不是逼别人成为他所想的样子。

“倒不是说他严酷什么的。只不过……这么说吧，公主殿下生错了性别。麦格尼一直想要个儿子来接过他的王位。他觉得女子做不好这个活儿。”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可是她的人民的好领袖。”安度因说道。

“是啊，而且茉艾拉失踪后没多久，陛下就把我和其他几人调进了他的精英卫队，”艾尔琳说道，“我想他终于明白自己有些不公平了。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这对父女能有机会重归于好吧。”

安度因也希望如此。看来父亲和孩子间的矛盾不只发生在人类之间。

在他们一同骑游的过程中，他认识了卡拉诺斯和钢架补给站周边地区的人们。有一次他们甚至远行到了洛克莫丹的塞尔萨玛，在那里歇脚、吃了午饭，安度因当时筋疲力尽，在洛克湖边睡着了，两个小时后被太阳晒得刺痛，这才醒了过来。

“呵，你们人类都不知道躲躲太阳吗。”艾尔琳打趣道。

“那你怎么就没被晒伤？”安度因反问道，一脸的不高兴。他看见艾尔琳时，有九成时间她都全身裹着铠甲，剩下一成时间她又住在地下。她的皮肤现在比他的还要白皙。

“我在那边立着的石头下面打盹。”她说。

他瞪大了眼睛望着她。“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以为你自己能发现呢。以后你就知道了，对吧？”她冲他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尽管他浑身灼痛，肤色如同被煮熟了的螃蟹，但他发现自己就是对她发不起火来。在穿衬衣的时候他倒吸了口气，上乘的符文布轻如羽翼，竟也能让他感到疼痛不已。艾尔琳说对了，他再也不会在似火骄阳之下在影子地外睡得迷迷糊糊的了。

回到住处后，他发现有一封信在等着他。是麦格尼·铜须粗放的字迹：

安度因——

你回来后就到王座厅来。把艾尔琳也叫上。

他本想请高阶牧师洛汉帮忙处理一下他的晒伤，但麦格尼的召唤显然不容耽搁。他把信给艾尔琳看了看，后者瞪大了眼睛。她点了点头，两人不约而同地转身向王座厅飞奔而去。安度因顾不得身上的灼痛，小跑了起来。他的心中充满了忧虑。是他的父亲出了什么事吗？还是部落和联盟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吗？

麦格尼站在王座厅里，倚靠着桌台。另外两位矮人的衣服沾满了仆仆的风尘，他们站在他的两旁。第三位矮人看起来神态热切。安度因认出他就是高阶探险者穆宁·麦格拉斯，探险者协会的主管，他一头红发红须，总喜欢戴一副运动风镜，是个冲劲十足的矮人。桌子上放着三块石板。安度因急停下脚步，迅速地和艾尔琳交换了一个茫然的眼神，后者耸耸肩，显然和他一样迷茫。

“啊，安度因，快过来，孩子，快过来！你肯定想看看这个！”麦格尼冲他挥挥手，示意他上前，他的眼神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安度因松了口气，瞬间感到筋疲力尽，紧接着又感到一阵恼火。

“您的信可紧急得很，陛——麦格尼伯伯。”他说道，一边走上前去，先前晒伤的灼痛感又涌了上来。

“喔，不紧急，但特别有趣！你自己来看看！”

其中一位矮人点了点头，为安度因让出一条道来，好让他能够站在麦格尼和麦格拉斯身旁。他看着这几块石板，意识到它们并非三块，而是一块，只是裂成了三片。每一块石板碎片上都有铭文。安度因认得几种语言，但这段铭文却让他感到十分陌生。

“这是我弟弟布莱恩送来给我的。”麦格尼说。他脱下一只手套，强壮的手指抚在铭文上，力道却出奇地轻。“他对它们很好奇，觉得我也会很想看看。”他看了一眼安度因。“我一看到，就赶紧给你送了信。我觉得你还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吧。”

安度因笑着摇了摇头。“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

“恐怕也没什么人见到过，起码很久很久没人见到过了。这段铭文……是土灵的。”

安度因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重新审视起这几块碎片。土灵是泰坦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造物。今天的矮人正是土灵变来的。他眼前的石头老到难以言表，大概经历了一万年的岁月吧——甚至可能更老。他也伸出了手，战战兢兢地摸了摸它，就像麦格尼那样，动作轻轻、心怀敬意。

“您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我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就算是布莱恩也会有些无从下手。所以他才把它送了过来，让探险者大厅里的专家们看看。他发现有东西……我瞧瞧……”麦格尼从桌上抄起一张纸。“有东西要……和大地合而为一。”

“哼。”艾尔琳开口。她正如安度因所了解的那样，是个彻彻底底的实干派。她的想象力不甚丰富，对于频繁造访探险者大厅倍感厌倦，因此安度因去那里时会正式免了她的苦差。“和大地合而为一？在我听来就是被埋了呗。”

安度因瞪了她一眼，但并无恶意，接着又将目光移回了石板。“您觉得它是什么意思？这话挺含糊的。”

“没错，肯定有人清楚这些东西。”麦格尼点了点头，说道。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安度因。“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安度因。你注意过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些什么事吗？”

安度因迷茫了。“我知道联盟和部落间的局势很紧张。”他说，思忖着麦格尼是不是想说这一点。“部落惹出那些乱子，是因为他们的物资被战争耗干了。”

“很好，很好。”麦格尼点了点头表示赞许。“不过不只是因为战争。继续说下去，孩子。”

安度因皱起了眉头。“好吧……因为杜隆塔尔是片残酷的土地，”他说道，“那里从始至终就产不出多少物资。”

“现在变得更少了，这是因为……”

“因为战争，还有……”安度因瞪大了眼睛，恍然大悟。“因为异常的旱灾。”

“说对了。”

“既然说到这个……吉安娜阿姨说过，我去拜访她之前那里出现过一场凶猛的风暴。就连她也觉得那算得上她见过的最可怕的风暴了。还有报告说有一场奇怪的飓风损坏了很多想从诺森德返乡的舰船。”

“没错！”麦格尼兴奋到险些欢呼起来。“有些地方发生了可怕的风暴、洪灾，另一些地方闹了旱灾……有些东西不对劲，孩子。我不是萨满祭司，但元素们这阵儿铁定不高兴。关于它们怎么不对劲，说不定这块石板能提供些关键信息。”

“那——真的？您真觉得这么老的东西今天还能帮得上我们？”

“凡事都有可能，孩子。而且至少……”麦格尼煞有介事地压低了嗓门说道，“我们研究的可是有段时日没见过天日的东西，嗯？”

他拍了拍安度因的后背。正好拍在被太阳灼伤的地方。

翻译的过程缓慢而痛苦，还少不了各种差错。安度因不禁突然间觉得这些翻译都有些自以为是，不愿承认自己可能有错——然而他们每个人的解读都有所不同。

资深探险家麦格拉斯坚称那段话说的是形而上学的结合。“‘和大地合而为一’，”他重复道，“是要和大地一起，是要感受它的痛楚。”

顾问贝尔格拉姆对此嗤之以鼻，他是位瘦削的老者，虽然双手哆哆嗦嗦，可当他提起嗓门时几乎整个铁炉堡都能听得到他的声音。“呸。”他说。“穆宁，你还真是盯着姑娘不放。看什么都是‘合而为一’。”

麦格拉斯一直在偷瞄清秀的艾尔琳，他放浪地笑了起来。“虽然你几十年没碰姑娘了，贝尔格拉姆，但并不意味着——”

“够了，够了，年轻的王室成员可听不得这些荤话！”艾尔琳出言训斥，前面的对话丝毫没有影响到她。

然而安度因的脸泛起了一点潮红。“没关系的，”他说，“我是说……我也知道那些事情。”

艾尔琳忍不住了，冲他眨了眨眼。“你真的知道吗？”

安度因赶忙把脸转向贝尔格拉姆。“您觉得这是什么意思？”他发出了提问，希望能跳过那个话题。

“这么说吧，我觉得在翻译完成之前，我们是没法搞懂的。对句子的解读取决于其语境。举个例子，就说……‘我很饥渴’吧。如果放在这段话里，‘我老婆在另一间屋子里做着晚饭。我闻到了野猪排熘啤酒的香气，让我很饥渴。’这里的确就是饥渴的本意，对吧？”

“贝尔格拉姆，你在逗我。这才刚吃过午饭。”艾尔琳说道。

“然而要是放在这样一段话里，‘我被囚禁了四年。每天只能看到灰色的高墙。我梦想着墙外的世界和温暖的阳光，这让我很饥渴。’这句话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天啊，你还是个诗人。”艾尔琳惊叹道。安度因也颇感惊讶。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他说，“我还从来没考虑到这一点。是什么——”

一阵低沉的隆隆声打断了他的话。身下微微颤动的地面惊得他喘起了气，仿佛他正站在一个打着呼噜的庞然巨物身上，只是这巨物绝无善意。还有一阵声音从头顶传来——安度因向上瞥了一眼，看到上百本书颤抖着缓缓从书架上向外挪动。

三种想法同时袭向他的脑海。第一，他怀疑这里所有记载着无价知识的书本会从高耸的书架上猛然砸在地上，即使没有摔坏，也肯定免不了损伤。第二，这些书会从高耸的书架上猛然砸在他们头上。第三，如果那几块石板碎片从震颤的桌子上掉下去会摔成碎块。他向前跃上一步拿起石板，把这几块承载独一无二的知识的碎片抱在了心口。

“小心！”艾尔琳大喊，一把抓起安度因和贝尔格拉姆的胳膊，拉着他们跑向把图书馆和陈列厅分隔开的那条大拱廊。安度因误以为她是要让他们逃出大厅，于是便一直向前跑，接着艾尔琳哼了一声，将他扑倒在地。他猛地转过身来重重地坐在了地上，艾尔琳躺在他的背后，好在石板被保护着，安然无恙。

“不，安度因！别出去！待在拱廊里！”

警告来得迟了一点。他正正地跌在翼手龙骨架下方。那副骨架发出了嘎吱一声巨响，悬吊它的锁链摇摆起来，使得骨翼上下拍打，仿佛突然间活了过来。把它固定成那副姿势的索具并不能承受重力之外的负担，在安度因的注视下，铁索突然断开，骨翼就此砸了下来。在那漫长、缓慢而惊恐的一瞬间，他直直地看着死亡从天而降。

接着，一双结实有力的胳膊搂在他的肩膀上，他的脸颊埋进了冰凉的板甲，是艾尔琳护在了他的身上。一根化石骨头砸在了她的铠甲上，她痛得喘不过气来，“唔”地大喊一声。

转眼间，一切都停下了。艾尔琳向后倒去，除了脸上痛苦的神情，看起来并无其他大碍。安度因坐起身来小心地环顾四周。那些书本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和桌上的物件一起纷纷掉在了地上。

“石板！”贝尔格拉姆大喊道，快步赶了上来。

“我拿着的。”安度因说。

“好孩子！”麦格拉斯喊着。

艾尔琳站起身来，脸上的肌肉轻轻抽了抽。安度因也跟着起身，他的双腿颤抖着，石板依然被紧紧地抱在他怀里。他向她望去。

“你救了我一命。”他轻声说道。

“呵，”她摆了摆手，说道，“换你也会这么做的。再说了，如果你需要我救命的时候我却没做好准备，那这护卫也当得太失职了，你说是吧？”

他满怀感激地点了点头，对她露出了微笑。她则冲他顽皮地眨了眨眼。

“大家都还好吗？”安度因问道，说着把石板递给了贝尔格拉姆。

“看起来……唉，可怜的书本。”麦格拉斯的话音里饱含着痛苦。安度因也庄重地点了下头。

“我去看看有没有其他人需要帮助。”艾尔琳说。

“好主意。一起走吧。”

“我才不会带你去涉险。”艾尔琳说道。

“可是你得跟着我，所以你其实不能独自行动，对吧？”他言中了，弄得她冲他板起了脸。“我们去秘法大厅吧，”安度因继续说道，“如果有人受伤了，肯定需要治疗者。”

他走出了探险者大厅，快步赶往秘法大厅，艾尔琳看起来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也跟着他一路小跑。抵达秘法大厅后他们放慢了脚步。

几十个人把大厅团团围住。有些人自己走着，还有些人被搀扶着，或是被山羊扛在背上。有些人倒在冰冷的石板地面上，他们的亲人在一旁号啕痛哭，央求着牧师们伸出援手，为数不多的牧师则飞快地呢喃着治疗祷文。

“我的天啊，”艾尔琳说道，“看起来我们还算走运。”

安度因点点头。“洛汉不在这里，”他说，“也就是说还有比这里情况更糟糕的地方。”他轻轻抓住一位匆忙路过的女牧师。“不好意思，请问一下高阶牧师洛汉去哪儿了？”

“他被叫走了。”她答道。

“哪儿？”

“卡拉诺斯，那里的情况更糟糕。请让我去照顾那些伤员好吗！”

“走吧。”安度因对艾尔琳说。

“啥？”

“我们去卡拉诺斯。我学过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该怎么帮忙，”安度因说道，“我会处理伤口、接骨头、扎绷带——在真正的治疗者展开救助前，我能帮得上忙。”

“那你接过多少次骨头？”

“呃……一次也没有。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不顾她迟疑的表情，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摇晃起来。“艾尔琳，听着！我能帮得上忙！我不能站在一边干看着！”

“那就帮帮这些人吧。”艾尔琳的话语十分务实。

安度因环顾四周。看着旁边的景象，他意识到自己看到的血迹是由治疗创伤的过程带来的，而不是创伤本身造成的。绝大部分伤者还能动，还能站着讲话。这里的情况并不紧急，尽管这里的牧师们够忙的了，而且还会继续忙上一阵子。

“他们不需要我帮忙，”他小声说道，“我想去帮那些真正需要我帮忙的人。求你了——我们去卡拉诺斯吧。”

她的眼神探视着他的双眼，接着叹了口气。“行吧。但我不会让你到危险的地方去的，明白了吗？”

他露出了微笑。“好，不过咱们快点吧，好不好？”

十三章

安度因紧紧抓着全速奔驰的大山羊，沿着滑溜溜的覆冰小径从铁炉堡一路直奔山脚下的小村庄。他别无选择，只得信任山羊那稳健的四蹄，而且他惊讶地发现它并未辜负这番信任。整段旅途顺顺当当完全没出差错。他发现这种巨兽骑起来其实比马匹更为舒服，但这段颠断脖子的行程依然无法让他感到享受。

当他们抵达卡拉诺斯时，几位驻扎于此的巡山人向他们打了招呼。

“快！有几个人被困在镇上了！”其中一人高声喊道，“把你的羊给我，姑娘！我得骑到铁炉堡去多叫些帮手！”

艾尔琳立刻从山羊身上跳了下来，把缰绳交给了巡山人，后者跳上羊鞍便即刻出发了。艾尔琳一言不发，迅速爬到安度因身后，二人继续神情严肃地火速前行。

这里的伤情严重得多。安度因看到有十多个人正在露天接受救治，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他四下里寻找洛汉，最后发现他跪在一位年长的女矮人身旁。安度因跳下山羊赶到高阶牧师身边，正好看到他拿起一张布单盖住了那具一动不动的身子。

洛汉抬起头来，他的眼睛比安度因此前见过的任何一次都要苍老。“安度因王子，”他说，“我就觉得你可能会来。你受过点儿急救训练的，对吧？”

安度因点了点头。“而且我虽然不是矮人，但还是有一副好身板的，”他说，“我听说有人被困在里面了。”

“没错，”他答道，“但我们缺的是治疗者，不是好身板。艾尔琳姑娘，去帮其他人吧，我得让咱们这位小伙子在这里出力。”

“好的，”艾尔琳说道，“那咱们就一起让这些人脱离危险、呼吸到新鲜空气！”

接下来的几小时里，安度因的确出了不少力。从砾石中扒出来的地震受害者越来越多，洛汉救治了受重伤的，把受轻伤的交给了安度因。他为伤员清洗伤口、包扎绷带，用微笑让他们安下心来，有一刻他注意到洛汉看他的眼神里满是赞许的目光。

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他想起了父亲。瓦里安是个战士。而安度因知道自己并不一样。在对练中思索着如何造成伤害无法给这位人类王子带来他现在心中的这分感觉，此时他正做着的事情是为了消除痛苦，而非制造痛苦；他在帮助他人，而非伤害他人。哦，战争有时固然是黑暗而恐怖的，就像在诺森德时一样，但安度因从心底里清楚，他一直渴望着、追求着的，是和平。眼下由自然和不可抗力造成的伤患已经足够糟糕。如果他所救治的伤员是在战争中负伤，而不是被意外落下的石块砸伤，安度因不愿考虑这种时候他会做何感想。

有人支起了一口大锅，在里面盛满了雪。锅中烧出的水滚烫而洁净。安度因把一小份治疗药水倒进一杯水中，又在杯中泡了几片宁神花瓣，他把杯子递给一位年轻的侏儒母亲。她让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个小婴儿和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先抿了一口，然后才自己服下。

“您真是好心，先生，”她说，“谢谢您。”

“不用客气。”他边说边拍了拍婴儿的小脑瓜，然后走向了一位脾气火爆的中年矮人，后者正在同另一位治疗者争吵不休。那位女祭司是名来访的暗夜精灵，她正在为那个矮人擦拭额头上鲜血淋漓的伤口。

“我好着呢，去你的，去照顾受重伤的人，不然我下一个就打断你的鼻子！”

“先生，别闹了，如果你能安分一下——”

“我可不会让你把宝贵的治疗能力浪费在一个小口子上！”矮人吼道，“你怎么不——”

大地再一次隆隆作响。这一次安度因感觉自己不是站在一个打着呼噜的庞然巨物身上了，而是在一匹脱缰的野马身上艰难地维系着平衡。他脚下一个趔趄，重重地栽在了冰冻的土地上。这一次他脚下的隆隆声愤怒而凶猛，他护住自己的头，屏息凝神等待着巨响结束。他听到周围都是高声惊叫，还有一阵隆隆的崩裂声。安度因克制着内心原始的恐惧，努力闭上眼睛向圣光祈求。他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第一波地震他应对得很好，然而现在看来他也丧失了理智。他意识到周围传来的尖叫声中也包含着他自己的声音。

有种温暖而平静的感觉触动了他，他又体会到了圣光那熟悉的感觉。忽然间，他松了口气，又可以正常呼吸了。他身下的大地战栗依旧，但现在他可以思考了，可以掌控自己的感情，而不再任由它们反过来掌控他。其他人看起来同样镇定了下来，大地震颤的声音中不再掺杂着可怕的惊叫声。

余震仿佛永无止歇之时，但终于还是停下了。安度因小心地抬起头来。他四下看去，在寒冷的空气中呼出了白气。那位侏儒女士和她的孩子们都安然无恙。那位暴脾气矮人和女暗夜精灵也同样平安无事，尽管两人都被吓得脸色苍白。洛汉在——在那儿。一定是他让自己和其他人镇定下来的，是他凭借圣光让大家免受恐惧的侵袭。安度因双手撑地想要站起身来，却沾了一手湿漉漉的东西。顷刻间他惊恐地以为可能是血，可那凉凉的液体是棕色的。什么……安度因缓缓起身，看着手上的液体。他谨慎地嗅了嗅。

竟然是……啤酒。

在那一瞬，这个发现显得荒诞不经，下一刻他突然间明白了原因所在。他转头看向身后，只见几个破了的木桶四散滚落，原本是栋建筑的地方现在只剩白茫茫的一片，让人心生不祥。

雷酒酿制厂塌了，白雪和后边山上崩塌的土石把它盖了个严严实实。

“噢，圣光啊。”安度因喘息着，恐慌地念出了这句祷文，迅速冲向了一座雪堆，那里曾经是座舒适的小旅店。其他人也紧随其后，

他们互相大声宽慰着，抄起铁锹坚定地挖掘起来。一位侏儒法师快步上前，她的法袍因焦虑而颤抖着。“别怕！我可以把雪融掉！”她高声喊道，准备执行刚才说的话。

“别！”安度因喊道，“这样会把它淹了的！”

这位把亮红色头发在脑后扎成两个小辫的侏儒向他看去，不过还是点了点头，她明白了他的意思。

“风。”传来一阵轻柔的话音。一位优雅且双腿修长的女德莱尼人走上前来看着安度因。她不知道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怎么突然就成了苦思冥想的救援指挥。没错——只要控制得当，风可以吹走上面覆盖的积雪而不伤害到被困在里面的人。然后他们就能看到砾石上到底盖着多少沙土了。

“啊——好的，”他有些狼狈地说道，“但是要小心！”

她闭上眼睛舞动着修长的蓝色手指，让深蓝色的头发随风飘摇起来。在那一刻，安度因忘了眼下可怖的情势，单单望着她，为她的美丽优雅着了迷，转瞬他又涨红了脸，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她所召唤的法术之上。

他听到一声轻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形。它状似陶罐，充盈着光芒，他知道这是一根图腾——是萨满祭司联络、召唤，乃至控制元素的手段。发光的宝石绕着它盘旋，他认不出的符文缓缓地转着圈。

仅一拍心跳的工夫，一个小小的尘魔就形成了，它浅蓝色的身形转个不停。萨满祭司开始吟唱起咒语，尘魔随之越变越大，接着她手腕一甩。然而尘魔却纹丝未动。德莱尼睁开双眼，疑惑不已，讲起了安度因听不懂的语言。可她召唤出的这个小小的元素生物依然没有听从她的指令。

她的表情露出了困惑和一丝丝的恐惧。她再次发声，语气中饱含着恳求之情，它这才向前挪动卷起了积雪，围观的群众向后退了一步。不消多时它就完工了。积雪被清走，露出了灰色的石块，那曾是酿造厂的房顶。元素生物原地旋转起来，速度越来越快，突然一下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安度因的余光看到那位年轻的德莱尼萨满祭司举起一只颤颤巍巍的手擦了擦脸。

人群再次涌上前去，想为被困在废墟里的人们施以援手。安度因也身在其列。

“等一等，等一等！”这一次是洛汉的声音。“安静！”所有人都依言照办，注视着高阶牧师，后者闭上眼睛专注地倾听着。安度因经过一番努力也听了出来——是一阵模糊的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下面还有人活着。还有一些含含混混的声音，然而他们的话语太模糊了，难以分辨。

“别把气力浪费在喊叫上！”洛汉用低沉的嗓音说道，“我们听到了，这就来救你们！”

人群再次徒手展开了挖掘。还有人带来些工具好帮助救援。安度因毫不意外地发现艾尔琳冲在救援队伍的最前沿，过了一会儿她紧绷着发力的胳膊便颤抖了起来，然而比她的体力更强的是她的毅力。砾石被一块块挖走，露出了压在下面的灰头土脸的伤者。洛汉飘浮着盘旋在几尺之上，短暂地运用圣光把自己抬升起来，以便救治他所够不到的伤员。他聚精会神，目光犀利而专注，双手迅速挥舞着，动作快得不像是他这个年纪。随着地震的受害者一个接一个地被安全救出，安度因感到泪水蜇了眼睛，这是喜悦的泪水，充满了对这位矮人的感激和圣光的祝福。

“有多少层？”安度因问道，停下来擦了擦自己的前额。虽然寒风瑟瑟，但他因干了重体力活而汗流不止。

“三层。”有人答道。

“不，四层。”另一人更正道。此人是旅店老板贝尔姆，他坐在一旁，身上裹着毯子，还拿着一杯热茶。他捧着杯子取暖，开口时哆哆嗦嗦的。“下面还有房间，留给过夜的人住的。我们没有来客，所以我觉着下面没人。”

“感谢圣光恩惠，”洛汉喃喃道，“那就只有三层需要操心了。”

“呵，任务不算太艰巨。”艾尔琳说笑道，然而她紧绷的神情却撒了谎。“咱们重建得越快，就越早能举杯畅饮上好的雷酒！”

人群中激起一片笑声，自这场考验开始后，安度因第一次在大家的脸上看到了笑容。虽然笑声并未减轻治愈创伤的迫切需要，但它缓和了紧张的气氛，劳作者们也奔着这一目标加快了行动的步伐。

第一层已被清空，砾石、伤员，以及令人更为沉痛的尸体都已被搬出。有人再次敲起规律的节奏，令人宽慰的回应也再一次传回，人们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几位侏儒志愿者先行一步从清理出的一片狭小空间进入了下一层，他们瘦小的腰身上系着绳索。绳索被拉动了几下，向外面示意有几名幸存者：有三人。一阵欢呼随之响起，孔洞被扩开，其他人正在清理空间，艾尔琳和另一名矮人就跳了下去。

人们抱着很大的希望，灾后恢复进展顺利，越来越多的人赶来伸出援手。食物、热饮、毛毯被传递分发。有一刻，安度因抬头看到了仍在盘旋的洛汉，后者也撞上了他的目光，对他点了点头。

“别担心，孩子，我们会重建的。我们矮人可坚韧得很，我们的侏儒朋友也一样。相信我，第一个重建好的就是酿造厂！”

安度因和其他人一起放声大笑，重新开始了手头的工作。天空又飘起白雪，对救援行动并无助益。他又湿又冷，但因为运动保持着温暖。他的手指被划破，出了些血。其实可以请洛汉迅速念段祷言来治疗一下，但他明白有人比他的情况更加危急。他的手指会自己愈合的。其他人的伤可就很难——

又来了，又是一波余震，安度因身下的地面塌陷时，他险些来不及跳开。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差点喘不过气来，他像鱼一般大口呼吸着空气，小石子打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脸因疼痛而抽搐。大地终于停下了愤然的震颤，在此期间安度因感觉自己反复尝试了上千次，想要起身，想要擦掉眼前的血流，好看清酿造厂的情况。他眨了眨被粘在一起的睫毛，在那一瞬间，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景象。

酿造厂不见了，不复存在了。地上只剩下一个恐怖的空洞，洞上盖着砖墙、天花板、桌子。尘土仍在升腾，同平静的飘雪别扭地混在一起。

艾尔琳……

洛汉落了下来，敲了敲石头，竖起耳朵探听着动静。几秒之后他又敲了敲。然后他重重地叹了口气，退了回来，缓缓地摇起了头。

安度因的内心有什么东西碎了。

“不！”他大喊一声，冲上前去。恐惧给了他新的力量，他强迫自己冰冷的手指搬起一块大石头，一把丢出后又去搬下一块。“艾尔琳！”他声嘶力竭地喊道，“艾尔琳，挺住，我们救你出来！”

“孩子。”传来一个轻柔的声音。

安度因在话音中听出了他不愿承认的东西。他不顾洛汉的声音继续搬弄着石头，他的呼吸变成了急促的啜泣。“艾尔琳，挺住，好吗？我们来——来了！”

“孩子。”又是洛汉的话音，这一次更加急切。安度因感觉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生气地将其一把甩开，模糊的双眼瞪着牧师，他看到了那张历经岁月洗练的面孔上映着的同情与悲伤，却断然拒绝接受这一切。他环视四周，看着那些应该上前来帮他的人们。他们都静静地站着，有些人的脸上滚下两行泪珠。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因震惊而手足无措。

“没有敲打声。”洛汉冷酷地坚持说道，“已经……完了。这种情况没人活得下来。放手吧，孩子。至少你已经尽力了。”

“不！”安度因尖叫起来，用力挥舞着手臂却一下也没打中洛汉。“你怎么知道！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他们没有回应是因为他们受了伤，也许失去了知觉。我们得赶快——得把他们救出来——得把她救出来……”

洛汉静静地站在一旁，再也没有试图阻止年轻的人类王子。眼泪滑下安度因的脸庞，他继续刨着，自己也不知道刨了多久。他挪走了一块又一块石头，直到他纤弱的肩膀剧痛难耐，直到他的双手血流不止、失去了知觉、抽起了筋，直到他终于趴在盖着白雪的石头上号啕大哭。他伸出一只手，张开手掌想要碰到他的朋友，是狂躁不安的大地向她砸下一块难以撼动的巨石，把她困在了下面。

“艾尔琳。”他呢喃着，不管她身在何处，他的话只说给她一人听。“艾尔琳……对不起……真的真的对不起……”

他不再抗拒那双抚摸他精疲力竭的躯体、将他抱起的手。他默许了，已然无法再做抵抗，他的心灵伤痕累累，身体也无力抗拒。在他终于暂别苦痛、失去知觉前，他感受到的最后一件事是一双苍劲的手放在他的心口和额头上，是洛汉温柔的嗓音告诉他，睡吧，睡吧，恢复吧。

他在脑海中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一张活泼的矮人面孔，她留着棕色的头发，微笑着，艾尔琳曾经一直是那副模样，留在他心底里的，也将永远是这副模样。

十四章

麦格尼比安度因印象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沧桑。

酿造厂的灾难已经过去两天了，安度因了解到还有很多人和卡拉诺斯的遇难者一同殒命了。地震不止影响了卡拉诺斯，整个卡兹莫丹的所有城镇都为它而震颤。米奈希尔港有一部分沉入了海底，从奥达曼到洛克莫丹的挖掘通道也被掩埋了，至少掩埋了一部分。此次事件从区域性事故变成了全国上下的灾难。

这出悲剧让矮人国王愈显沧桑，然而他的眼神中满含着决心，如果有人望着他的眼睛就会知道麦格尼·铜须不甘就此沉沦。他抬头看到安度因走进王座厅，挥手示意他上前来，不过他的动作里并无先前的热切，而是直率的命令。安度因快步走到了国王身旁。

“我不想贸然行事，”麦格尼开口道，“可是圣光在上啊，现在我真希望当时我没有瞻前顾后。那样我们也许能救下所有人的命。包括艾尔琳的。”

安度因痛苦地哽咽了一下。昨天举行了一场悼念卡兹莫丹遇难者的仪式，这一场比暴风城的那场更令人难受；彼时的典礼上所悼念的上千逝者是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付出生命的。那时安度因哀悼了他的好友伯瓦尔·弗塔根，可在典礼举行时这些生命已经逝去了数月之久。然而艾尔琳的牺牲才刚刚发生，而且，该死，他因此心碎不已……他把注意力转到了麦格尼的话语上。

“我——没明白，”他说，“这事和石板有关？”

“嗯，是的，”麦格尼说道，“我催了催翻译们，他们对石板的内容确信无疑了。我念给你听。”他清了清嗓子，弯腰凑过身来，眼神在那些怪异的字母上忽闪。他大声念出那段正式的古音，浓重的口音变得更加粗重。

“此为与群山合而为一之缘由，之法门。看罢，我等乃土灵，土地之灵也，土地之魂魄归于我等，土地之痛楚归于我等，土地之心律归于我等。我等咏其歌，泣其美。于不愿归乡之人而言，我等是为大地之子嗣，此即缘由。”

“此为实现之法门。赴大地之心，携此三种药引：山鼠草、黑莲花、幽灵菇。沾一抹育药之土，饮其入腹。吐露汝来此是为何故，群山将予以答复。汝将归复昔日之貌，汝将重回旧日家乡，汝将与群山合而为一。”

他紧张地望着安度因。“你懂了吗？”

安度因觉得大概懂了。“我……觉得差不多……这个——这个仪式能让您跟艾泽拉斯本身交流？”

“看起来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和艾泽拉斯交流，就能问问看地下到底在搞什么鬼。就能找到办法——修正它、治愈它，先不管用什么法子。也许就不会再有这些诡异的洪灾、旱灾和……和地震了。安度因——这事儿不光是土地塌陷那么简单。这出的可是大事儿。你听说了吗，连泰达希尔那么远的地方也传来了地震的报告。”

“这……这不可能……不是吗？”

麦格尼摇了摇头。“一般来讲是不可能。这可违背了一般规律……怎么说也不是自然现象。”

安度因沉默了片刻，他在思考。接着便想到了什么。“但是……这些草药吃下去不会有毒吗？”

“所以他们才要让你掺着土吃，”麦格尼说道，“原土化原毒。别担心，我跟铁炉堡最顶尖的草药师确认过的。我可不想掐着自己的喉咙毒发身亡。”

安度因看着他。“您？您要亲自去试？这件事听起来像是萨满祭司该做的。”

“不，孩子。遭受惨痛损失的是我的王国。深受其害的可是矮人，我是他们的领袖。我们可是泰坦之子，孩子。我们早就与大地有所联系，比任何种族都要紧密。这件事应当由我来做。再说，如果我让其他人来面对这个未知的危险，而自己躲在安全的地方，那我算哪门子国王？矮人可不会这么做，孩子。”

“我父亲也不会这么做。”安度因开口道，当他说出这句话时，他明白此言千真万确。

“是的，瓦里安也不会这么做。”麦格尼表示同意，“现在，学者们达成了共识，这项工作要在铁炉堡进行。我会尽我所能深入大地之心。”他冲安度因微微一笑。“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那个秘密地点的，不过我信得过你。你的心和我们一样勇敢，孩子，尽管你作为一个人类小伙子有些瘦弱单薄了。”

安度因发现自己的嘴角也翘了起来，两天前他还在想或许自己以后再也不会笑了。他知道，艾尔琳会第一个叱责他这件事竟然变得如此伤悲。“艾尔琳承诺过要把我练成矮人的样子。”他说道，他的话音有了些感染力，不过依然轻得惊人。

“啊！”麦格尼说道，递给他一个笑容，带着淡淡的伤感。“要我说，她做到了，我从眼前这位的身上看出来了。”

安度因又哽咽了一下。

“话说回来，”麦格尼说，“我派了几位草药师去收集必需的材料。明早就能准备妥当。”

“这么快？”

“是啊，我觉得越快越好。艾泽拉斯能跟我沟通起来是最好的，这样我就能尽力照看它。你觉得呢？”

安度因点了点头。只有圣光才知道还会不会再有余震来袭了。

安度因动身朝自己的房间走去，可他的脚步却把他带到了秘法大厅。过去两天来他都在躲避着这个地方。出于某些原因，他不想再见到洛汉了。原因具体是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他感觉自己辜负了高阶牧师挽救生灵的努力。也许是因为对洛汉想叫他离开废墟的出离愤怒。可是现在他正站在大厅前，深深吸了口气，然后便走了进去。一如既往地，圣光立刻让他感到了宽慰。然而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愿同任何人讲话，径直走上了人少一些的二层。他突然听到了一个温柔的声音，当他认出是洛汉后，脸颊轻轻抽动了一下。他闭着双眼低着头，希望那位矮人注意不到他。他听到一串脚步向他走来，然后便归于寂静，一只手轻轻地搭上了他的肩膀。

安度因没有回应，却感到一阵和煦的暖意偷偷流向了他。洛汉轻柔地开口道："你是个好孩子，安度因·莱恩·乌瑞恩。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我知道那颗心就算碎了，也会恢复得完好如初。"

随着矮人收回自己的手，安度因方才意识到他的身上根本没有被施以任何魔法。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好多了。

看来，治愈也有很多种形式。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发现威尔正拿着麦格尼的字条等着他，是在叫安度因去他的住处。安度因虽然一头雾水，但还是立即动身赶了过去。

麦格尼正等着他。迎接安度因的这间屋子小得出人意料，却又十分舒适，非常符合矮人对舒适的定义，与宽敞透气的人类房屋截然不同。火盆中的火焰欢快地跃动着，桌上摆着简单而丰盛的食物。安度因的肚子发出了不小的咕咕声，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自从艾尔琳……死后，他再也没什么食欲了，可是现在，看着桌上的各色烤肉、水果、面包和奶酪，胃口汹涌地回归了。生活还是要继续。一个人哪怕像洛汉所说的那样心碎了，他的身体也依然需要进食来得到满足。

"你来了，孩子，"麦格尼招呼着他，"找把椅子坐下开吃吧。"他吃完的盘子已经堆得老高，安度因也依他吩咐开动了，享用着烤羊肉、达拉然奶酪和葡萄。

“在明天的仪式之前我想跟你说几句话，”麦格尼说道，一边抓起自己的大扎杯豪饮一口麦酒，“地震这事儿之前，我和艾尔琳聊过。”

食物卡在了安度因的喉头，他抓起自己的那杯果汁，想把突然间索然无味的食物冲下去。

“她说她没见过别人在对练时那么卖力，她可是训练过不少战士了。不过……她还说武器不是你的朋友。你对它们没什么感觉。”

人类王子感到自己的脸颊在发烫。他竟然让艾尔琳这么失望吗？

“艾尔琳是……曾经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姑娘，她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天生的战士，也能看出谁没有这种天赋。”

国王咬了一口脆苹果，咀嚼着，注意着安度因的反应。男孩放下了刀叉，等着麦格尼继续说下去。他肯定会说点儿含着善意却轻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安度因并未让他失望。

“我也和洛汉聊了聊，”麦格尼继续说道，“只要你忍得了他的冷笑话，他还是很有智慧的。他对你的评价怎么也说不完——说你每一次过来都长大了不少；说你一定要去救助受伤的人；说你都筋疲力尽了还出了那么久的力。”他又喝下一大口酒，然后放下酒杯转过身来正对着安度因。“孩子……你想过自己可能不适合当战士吗？说不定别的事情更适合你？”

安度因低头盯着自己的盘子。他想起艾尔琳曾经告诉他的，麦格尼希望自己生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他不知自己的父亲又会受到怎样的批评。最后他简短地说了实话。“父亲希望我做个战士，”他说，“这一点我一直清楚，他打心底里对我抱着这样的期望。”

麦格尼把手放在安度因的肩膀上。“呵，他是这么期望没错，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但你父亲是个好人，他到头来会愿意让你去做对你自己、对国家有益的事的。治疗没什么可耻的，孩子，热爱圣光、鼓舞人心、给他们以希望，完全没有什么可耻的。为国家谋求福祉和为国家而战是一样的。”

安度因感到全身一阵战栗，然而并不是由于不快。完全相反，他颤抖是因为……理解。这种触动留下了一阵陌生的平静与满足。一名牧师。他以圣光行事，司职治愈，而非伤害，他让别人的头脑变得明晰，激励他们，让他们极尽自身的全力，而非激发出他们阴暗的情感。他想到了每一次走进教堂或铁炉堡的秘法区时，涤荡他的那分平和。他的内心还渴望着更多。听到矮人国王说出这样一番话，让他有了回家的感觉。他看着麦格尼，双眼在这位强大的战士与伟大的国王身上探视着。

“您……您真这么想？”

“嗯，我是这么想的。虽然我们会为你另找一位武器训练师，不过如果你去和高阶牧师洛汉认真谈谈，我也会很高兴的。”

安度因才不想另找一位武器训练师。他想要开朗、务实而又率直的艾尔琳。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我会的，先生。”

“很好！”他们用餐完毕后，小声闲聊了一会儿，当最后一粒葡萄蹦进安度因的嘴里，最后一滴麦酒流进麦格尼的口中时，矮人拍了拍肚皮，对人类王子笑了笑。“好了，咱们都该睡上一觉了。不过在那之前，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他从椅子上滑了下来，走到一口老旧的宝箱前。安度因好奇地跟了上去。麦格尼掀起了箱盖，宝箱嘎吱嘎吱地抗议起来。箱子里装着几样用布包起来的物件，其形状让安度因坚信它们都是武器。麦格尼挑了一样拿出来，仔细地解开了裹布。

果然是一把武器，是柄锤子，如同刚锻造出来一般闪烁着光芒，尽管它肯定有年头了。锤头是银质的，镶着金色的交错纹路，上面刻着符文，点缀着宝石。它集可爱与优雅于一身，美丽而有力。

“这，”麦格尼虔诚地说道，“就是恐惧破除者。这把武器有些年头了，安度因。它有几百年历史，是铜须家族祖上传下来的。它见证过外域的战斗，也亲历过艾泽拉斯的战斗。它因饱尝鲜血滋味而闻名过，但在另一些人的手上，也因止血治伤而为人所知。给，拿着。拿好了，看看它喜不喜欢你。”麦格尼眨了眨眼。

安度因有些恐慌——这把武器对他这样纤弱的人来说有些大了——他伸出手来握住锤柄。一阵凉爽的镇静感旋即从武器传到了他的手上，又从手上传遍了全身。他发觉自己正在深深吸气，又长长呼出，如同叹息一般，还发觉自己的身躯——长久以来因情感和肉体上的发力和痛楚而紧紧绷着的身躯——放松了。迷茫和忧虑尚未消逝，但恐惧破除者的金属触碰到皮肤的那一刻，这些感觉都减弱了。

他正要开口描述这种感觉，他发誓这把武器……微微发出了光芒。

“我就知道，”麦格尼说道，“它的确喜欢你。”

“它……是活的？”

“不，不是，不过孩子，你、我、每一个用过武器的人都清楚——武器有自己的喜恶，就和人一样。它们有时候挑剔得很。我觉得你和恐惧破除者挺般配的，它归你了。”

安度因大吃一惊。“我——我不能就——”

“喔，你能的，你会的。恐惧破除者待在里面有段时候了，一直在等着一只对的手来使用它。你也许成不了你父亲那样的战士，但你一样能打出风采。恐惧破除者就是证明。来吧，孩子，如果说有些东西是为有些人而生的，那么这把武器就是为你而生的。”

安度因眨了眨眼睛。这几天来他的内心猛然间支离破碎，然而不知为何，当他握着这柄精工细作的锤子时，他不再为先前那一瞬的恐惧而感到惭愧了。恐惧破除者。当他害怕时，洛汉正是对他做了这样的事情——破除了他的恐惧，唤起了他最出色的一面。“谢谢您，我会好好珍惜它的。”

“那是当然。现在快去睡吧，孩子。我最后还要准备些东西，然后也要去睡了。想跟自己的世界好好长谈一番，肯定得先睡个好觉，你说对吧？”

安度因轻轻笑了起来。他离开了麦格尼的住处，心中并无愉悦之情，但他已能够接受发生过的事实。他把那柄珍贵的武器放在床头几上。当他熄灭了烛火后，房间一片漆黑，锤子却微微闪着光芒。安度

因渐渐沉入梦乡，他想，这锤子也许在照看着他，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很傻。

十五章

安度因发现麦格尼的称赞并非空谈。在前来王座厅见证并出席仪式的人中，他的确是唯一一名人类——除他以外都是矮人和侏儒。麦格尼换上他最为正式的铠甲，深受安度因喜爱的矮人伯伯的形象消失不见了。今天，麦格尼全然变成了人民最需要的形象，尽管他对安度因的个头来说有些矮小，但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王者之气。安度因也在带过来的衣物中换上了最上乘的一件，但他依然感到不太自在。好在他认识不少矮人。

然而其中一位却不在这里，他十分想念她。他不禁好奇她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对艾尔琳来说这是种毫无道理的讲迷信，还是可以获取情报的切实法门？他无从得知。

麦格尼扫视了人群。来者并不多——高阶牧师洛汉、几位草药师，还有探险者协会的高阶探险者麦格拉斯和顾问贝尔格拉姆。“要是我的兄弟们都能在这儿，”麦格尼轻声说道，“能见证这一刻就好了。不过没时间通知他们了。来吧，咱们出发。我们耽搁越久，可怜的艾泽拉斯就越痛苦。”

他一言不发，大步向王座厅入口处的一扇大门迈了过去。安度因曾注意过那扇门，但他从未多问，也从未听别人提起过。麦格尼点头示意，两位侍从抬着一把巨大的铁质老式钥匙走上前来，另一人搬出一架巨大的梯子。那扇门甚是巨大，就连比较高的安度因也摸不到门锁。矮人们小心翼翼地爬上梯子，把硕大的钥匙插入了锁孔，齐心协力转动了钥匙。随着一阵深沉而又抗拒的吱扭声，钥匙转了回来，锁打开了。矮人们爬下来把梯子挪开，以免挡道。

沉寂了一秒后，大门自己缓缓向围观者们敞开了，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张着空虚大口的茫茫黑暗在它背后露了出来。

两位打开了大门的侍从将硕大的钥匙放在一旁，列成一行走在了前头，他们引出了一条不断下降的廊道，点亮了沿途的烛台。里面的空气凉爽而湿润，但并不陈腐。安度因这才意识到，铁炉堡之下一定有一块巨大的空旷区域。

他们沿着廊道默然向下一路走去，这条路精确而笔直，矮人是不会修出蜿蜒小道的。走在他们前方的一位侍从向上迈出了步子，当他们走到廊道尽头时，看到有一个火盆烧得旺盛，正迎着他们。廊道通向了一个洞穴，这里别有洞天，安度因惊叹地抽了口气。

他只料到会有整洁的廊道，却被亲眼所见惊得目瞪口呆。他脚下的平台分出两条岔路。其中一条铺着台阶、盖着地毯，看起来出人意料地新，这条路通向上方。另一条路通向下方，是条朴实无华的石道。令他喘不上气的是墙壁和天花板上的物件。

墙壁和天花板上长着闪着光芒的透亮水晶。火盆与侍从手中火把的亮光照耀着它们，令其散发出纯白的光芒，仿佛自己就可以发光，不过安度因清楚这只是错觉。尽管如此，自然造物的绚丽在这里和矮人建筑朴实的线条交织融汇在一起，美得动人心弦。

“这些水晶——真美啊。”安度因柔声对走在他身旁的洛汉说道。

牧师笑了起来。“水晶？孩子，这不是水晶。你看到的是钻石。”

安度因瞪大了眼，他仰起头向上看去，闪闪发光的天花板变了一副样子。

麦格尼成竹在胸地从台阶跨上一处平台，宽阔的面积能容得下他们这样的好几群人。他转过身来满怀期许地点了点头。

“我们发掘出了一块石板，上面的信息正好能解我们的燃眉之急，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机缘巧合。”他的话音在洞穴中回响着，“今天到场的诸位在过去的三天里都失去了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整个艾泽

拉斯的报告都表明有什么东西出了严重的差错。大地受了创伤，正战栗不止——它在呼唤援手。咱们是矮人。咱们来自大地。我相信土灵的话。我相信我在这里做的事情——举行的这个不知起源于何时的古老仪式——会让我治愈这个饱经创伤的可怜世界。以我的血与骨、土与石起誓，就让大地得到治愈吧。”

安度因的后脖颈一阵刺痛。尽管麦格尼的演讲并无所指，可那番话中还是有什么东西压得他喘不过气。随着他深入大地之心，安度因感到自己仿佛也坠入了这个深邃莫测的仪式之中。

贝尔格拉姆上前一步，手中拿着一张卷轴。麦格拉斯双手后背站在他身侧。两人旁边站着矮人草药师沃萨·布拉克塞尔，他拿着一只盛满浊液的水晶瓶。贝尔格拉姆清了清嗓子，讲起了一种陌生的语言，听起来十分生硬，令安度因打起了哆嗦。这个地方不知怎的变得更冷了。

每句讲完后，麦格拉斯都会贴心地为安度因翻译过来。小王子想起麦格尼曾给他念过相同的句子，就在昨天。

“此为与群山合而为一之缘由，之法门。”贝尔格拉姆吟诵道。“看罢，我等乃土灵，土地之灵也，土地之魂魄归于我等，土地之痛楚归于我等，土地之心律归于我等。我等咏其歌，泣其美。于不愿归乡之人而言，我等是为大地之子嗣，此即缘由。”

归乡。艾泽拉斯是他们所有人真正的家乡，在贝尔格拉姆继续吟诵准备药引的具体方向时，安度因如此思忖道。这家乡并非暴风城，并非他父亲所在的地方，也不是吉安娜阿姨所在的地方。这片土地、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家乡。他们现在站在这里，站在“大地之心”，四周环绕的钻石与岩石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庇护，而非压迫。麦格尼即将与受伤的艾泽拉斯对话，找出治愈它的最佳办法。这个目标确实崇高。

“沾一抹育药之土，饮其入腹。吐露汝来此是为何故，群山将予以答复。汝将归复昔日之貌，汝将重回旧日家乡，汝将与群山合而为一。”

沃萨上前一步，把浑浊的药剂交给了麦格尼。矮人国王毫不犹豫地接过透明的细长瓶子，举至嘴边一饮而尽。他抹了抹嘴唇，把瓶子

递还给沃萨。

麦格拉斯呈给他一份卷轴。麦格尼用古代语言大声朗读了起来，比贝尔格拉姆刚才的表现多了些许犹疑，麦格拉斯则在一旁做着翻译。

“我置身大地之内，与其合而为一。我与其互为彼此，静听群山答复。”

麦格尼还回了卷轴，摊开双手作恳求状。他合上双眼，专注地皱起了眉头。

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群山会突然开口说话吗？要是果真如此，它的声音又是什么样的？它只会跟麦格尼说话吗，他又会听到些什么？他能跟它讲话吗？会不会——

麦格尼猛然张开双眼，瞪大的眼球里充斥着诧异，他的嘴角向上形成一道弧线。“我……我听到了……”他双手举至两鬓。“声音都在我的脑海里。很多很多的声音。”他轻轻地笑了起来，他的脸庞洋溢着惊喜与胜利之情。“不止一个声音。有几十个，可能有上百个。所有的声音都来自大地！”

安度因发起了抖，嘴角向上扬起露出了笑容。麦格尼是对的！他能听到大地——大地们的声音吗？真叫人糊涂！——跟他说说话。

“你听得懂它们说的吗？”贝尔格拉姆激动地说道，“它们说了些什么？”

麦格尼突然仰起头、弓起了身子。他似乎想退后几步，吃力地想抬起脚来，却仿佛被定在了原地。不，不是被定住……安度因发现他的那双黑色靴子变得几近透明，仿佛它们突然间成了玻璃的——仿佛连他的脚也突然间成了玻璃的——

——或者说是水晶……是钻石……

与群山合而为一……

不，不，这不可能——

麦格尼的脚忽然颤抖起来，上面明显地结出了一块凸起的透亮石头。这些石头仿佛会流淌一般，沿着他的腿、身躯向上蔓延开来。随着一阵嘎吱声，一道道细长的水晶尖刺从四处冒了出来。麦格尼张大了嘴，唤出一阵无声的长叹，他的胳膊高举过头顶，紧紧握成拳头。钻石之流迅速涌了上来裹住了他的双拳，向外伸刺，朝着岩石洞壁延展，与其相互融合，并以此时包覆着他的石头将他困在此地，石流还在快速向上涌动，从他的胸口爬上了，不，不，爬过了他的脑袋。麦格尼尖叫着，纯粹的恐惧令他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大喊。然而无情的透亮石流灌进了他的嘴里，让他的尖叫戛然而止，其硬化的速度如此迅猛，让他甚至来不及闭上眼睛。

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不过立刻又被回荡在钻石洞穴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刺激到行动了起来，他们听过的所有疼痛或恐惧的喊叫声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洛汉开始施放起治疗法术。麦格拉斯和贝尔格拉姆上前一步，抓住麦格尼的胳膊，想把他从站立的地方拉开，却是徒劳无功。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现在为时已晚。他呼喊声的回音已然消逝。麦格尼看起来既像是被变成了石头，又像是被困在了石头里，他仰着头，伸着手臂，脖颈上的肌腱显示出极度的痛苦，双手也紧紧握成拳头。他身上好似穿着诡异的衣服，生着参差不齐、闪着光芒的大块水晶。

安度因打破了震惊中的哑然。“他是不是……你能不能……”

洛汉走到麦格尼身边，把手放在国王的胳膊上，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他紧闭的眼角滑下了一滴清泪，摇了摇头，遗憾地离开了。

安度因注视着这一幕。他的内心拒绝相信，正如他亲历震颤的大地用崩塌的成吨土石吞没艾尔琳时那般拒绝相信眼前的一切。可是……这根本不可能！

他望向麦格拉斯，后者的眼神中透着和他一样的惊惧。

“我很确信，”他喃喃道，“不该真的成了字面上的样子……我们确认过每份原始资料……”

“你是说——仪式成功了？仪式就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安度因大喊道，他的话音在惊恐中颤抖不已。

“不该是真的合而为一。”麦格拉斯说道，他惊恐得像一只失神的兔子。“可是我们——我们的——的确严格地正确执行了每一步……”

安度因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向前跳了上去。他大喊一声，趁众人还未来得及出手阻止，便用仪式短剑的剑柄狠狠砸在人像的肩膀上。猛击之下，剑柄碎裂开来，碎片顺着毫无规律的轨迹四散开来。这一记猛击震得他手掌发麻，他扔掉了仍然握在手中的残缺剑柄，捂起那只疼痛不已的手，诧异地望着。

那尊塑像上连一丝划痕都没留下。麦格尼被变成了世界上目前所知的最为坚硬的材质。

那块大钻石曾经是位活力十足、老当益壮的矮人，安度因望着它，脑海里回想起仪式上念过的祷词。“看罢，我等乃土灵，土地之灵也……于不愿归乡之人而言……汝将归复昔日之貌，汝将重回旧日家乡，汝将与群山合而为一。”

矮人是泰坦的后裔。麦格尼归复了昔日之貌——代价是他的生命。“他去了旧日的家乡。”安度因满怀悲伤地轻声呢喃道。他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模糊了眼前的麦格尼·铜须。火炬的光芒映照着这尊塑像，安度因眼中只有绚丽而支离的光斑盈盈跃动着。

他使劲眨了眨眼，抽噎着，泪水滚下了他的脸颊。这位善良的矮人一心一意想为人民谋求最好的福祉，他想同饱受创伤的世界交流，好帮它恢复如初。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却失去了他。

矮人现在又当何去何从？

十六章

在大锻炉永无止时的叮叮当当声沉寂下来之前，安度因还未曾意识到这般敲敲打打有多么令人慰藉。

在他的心目中，铁炉堡并不是一座像暴风城那样生气勃勃、熙熙攘攘的城市。当锻炉的声音止歇、大厅里不再回荡矮人特有的笑声时，他才发觉这座城市也曾经活泼过。如今，即便有很多人前来铁炉堡悼念麦格尼・铜须，这里依然是阴阴郁郁的。

灾难发生后一小时内，王位的继承就成了燃眉之急。狮鹫纷纷被火速派出，前去寻找麦格尼的两个弟弟——布莱恩和穆拉丁。目前为止，他们还毫无进展。

安度因想回家去，可父亲却来找他了。联盟所有的领袖或亲自前来，或派出代表，赶来悼念麦格尼。小王子一直想见见高阶女祭司泰兰德・语风，她多年来一直领导着暗夜精灵，被迫与她的挚爱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在现实与梦境间分割。预言者努波顿也让安度因充满了好奇，这位破碎者受到了元素的感触，把萨满教义带给了自己的人民。德莱尼的领袖维伦派出努波顿，是为了致敬麦格尼牺牲的缘由——他想要治愈大地，想要理解元素。

安度因站在了吉安娜和他父亲的身旁，几步开外的地方立着暗夜精灵高阶女祭司、传奇大德鲁伊玛法里奥，以及联盟的第一位萨满祭司。如果是其他时候碰上这样的场面，他肯定会兴高采烈。然而现在，他们肃穆地伫立着，注视着那座钻石雕像。它曾经是麦格尼・铜须。安度因心中泛起苦涩，他希望自己没有见到这些著名人物，因为代价实在是太过高昂了。

就连地精也派出了代表，部落同样如此。萨尔和部落以此表达了最深沉的敬意，尽管盯着血精灵和牛头人的许多双眼睛都不甚友好，安度因从他们的举止中却并未看出一丝一毫的敌意。

顾问贝尔格拉姆走上前去，在发现麦格尼的任意一位兄弟并将他带回铁炉堡之前，就由他补上空缺。他之所以被委以此任，是因为他的政治生活除了找寻——以及侍奉——一位新的国王外再无他事，因为他由内及外地了解铁炉堡及其人民，因为他对矮人民众的忠心毋庸置疑。显然他对此等殊荣深感不安，但他明白在联系到真正的领袖之前，需要有人代行职权。

现在，他向前迈上一步，依次看向每一位代表。“诸位能来到这里，是我们无上的荣幸，”他开口说道，由于激动之情，嗓音显得有几分沙哑，“如果我们要庆祝的是开心的事情就好了。麦格尼不仅仅是位伟大的矮人——称得上伟大的领袖有很多很多。麦格尼……是个好人。这一点更为可贵。他会很高兴看到你们所有人的到来……嗯，甚至还包括你们，”他对部落的使者说道，“你们来到这里，心怀着诚挚的善意与敬意。”血精灵还在犹疑这句话是否有所冒犯，牛头人却肃穆地点了点头。

“高阶女祭司泰兰德……麦格尼熟知您的虔诚与耐心，他每每提到你的人民时都充满了敬意。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您为帮助我们这个世界做出过那么多巨大的贡献。麦格尼要是得知你们二位的到来，会很高兴的。”

他的目光落在人类身上。“吉安娜女士……虽然他有时很难理解你，但他一直都很喜欢您。瓦里安国王，在他心目中，您对他来说如亲兄弟一般。还有安度因……哎，孩子，你都不知道麦格尼有多疼你。”

安度因紧紧咬着嘴唇，他想起了那把精致的锤子，大概是件无价之宝，麦格尼慷慨地将锤子赠予了他，觉得他或许至少会对这位已故国王对他的重视有所察觉。

老矮人清了清嗓子。“那么，呃……感谢你们前来出席。”人群用疑惑的目光望着他，洛汉顺势站了出来。

“各位……欢迎你们前往王座厅，在那里分享你们与麦格尼的故事。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些点心。”

贵客们低声絮语地下着楼梯，离开了那座裹覆着宝石的扭曲雕像，它曾经远非钻石可比，如今却化作了再寻常不过的钻石。

他未曾察觉到自己正出神地盯着它，直到一只温柔的手搭上他的肩膀。“安度因王子，走吧。”吉安娜和善地说道。

“嗯，走吧，儿子，”瓦里安说，“我们得去别的地方待一阵子了。”

安度因默默地点了点头，挪开了他的视线，他静静向圣光祈祷，希望穆拉丁或布莱恩能早点被找到，希望他们回铁炉堡来，这样一来像裹尸布一样笼罩着整座城市的阴郁肃穆的氛围就可以至少被驱散一部分。尽管敬爱的领袖死于非命，其经过怪异而令人始料未及，他怀疑矮人们恐将对此永远难以释怀。

“好了，这是最后一份了。”萨尔说道。他放下羽毛笔，神情严肃地看着羊皮纸。这是他近期内最后一件经办的公务了——签署修缮奥格瑞玛工作的批文。又是这样。对萨尔而言，这座城市在梦魇之战后才刚刚开始恢复，便又遭受了一场打击。加兹鲁维又一次压低了他的报价，他的态度让萨尔很是感动，尽管费用依旧高得吓人。地精也同意了可以分期付款，不用一次付清全款，也明确表示如果他不用提供物资的话，费用还可再做调整。对于把预算、建造、物资等等恼人的繁枝细节留给加尔鲁什去处理，萨尔感到有一丝小小的满足。这种“无聊”的事情是成为好领导而必须处理的，加尔鲁什得好好学学。

他点了点头，把留给加尔鲁什的卷轴放在桌上，随即站起了身。他此行将独自前往。依他的吩咐，所有库卡隆都不会陪同他，现在他们的职责变成了保护加尔鲁什·地狱咆哮、部落的代理大酋长，就不必再让他们为一位萨满祭司只身前往另一个世界探寻知识的旅程保驾护航了。他的离去一点也不轰轰烈烈。一方面是因为这样轻浮的做法开销太大；另一方面，他也不想搞成什么“大事”。他只是暂别一段时间，无意让部落的民众们把他的离开当成要紧的事。同时他对此也毫无隐瞒——在他看来，隐瞒反而会适得其反——他希望自己的离开能被看作一桩小事。

他理所应当地提前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凯恩，告知了这位老朋友他所做出的决定及其背后的原因，同时也请凯恩能在必要的时候给加尔鲁什以忠告。不过他依然没有收到凯恩的答复，这让他颇感意外。凯恩对于此等事务通常都很积极。他只能猜想恐怕这位牛头人领袖也被诺森德之战的后续事务缠身，已是自顾不暇了。

“暂且告辞了，老朋友，”萨尔对伊崔格说道，“看好那小子，让他做得成大事，也要办得好小事。”

“放心吧，大酋长，”伊崔格答道，“可别在咱们的家乡逗留太久。加尔鲁什会竭尽全力的，可他毕竟不是你。”

萨尔抱住自己的老朋友，拍拍他的后背，然后便提起了装着此行所有物品的小行囊。部落的大酋长低调地走出了格罗玛什要塞，遁入闷热依旧的夜幕之下，朝着飞艇塔走去。

“你犯了个大错。”黑暗中传来一个深沉而深邃的话音。

虽然听出了话音的主人是谁，但萨尔依旧为他的话感到大吃一惊，他停下了自己轻快的步伐，向凯恩·血蹄转过身去。凯恩正站在挂着恶魔头骨及其坚固铠甲的高大枯树下。牛头人酋长身形伟岸，两只胳膊交叠在宽阔的胸前，尾巴摆动着在空气中划出细微的声响。他满脸都写着反对。

“凯恩！真高兴能见到你。我还盼着临走前能听到你的回复呢。”萨尔说道。

“我可不觉得你能高兴得起来，因为你恐怕不会喜欢我要说的话。”牛头人说。

“我以前也听过你要说什么话，”萨尔回答，随后又加上一句，“所以我才请你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给加尔鲁什一些忠告。说吧。”

“信使把你的信送到时，”凯恩说道，“我以为我终于还是老到像可怜的德雷克塔尔一样发起了昏梦。我竟然看到你亲笔写信说要让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来领导部落！”

他的话音起初细声而严厉。凯恩并没有急于发怒，但这件事他显然已经考虑了一阵子，并且让他感到大为不安。随后，他的声音变得深沉而洪亮。萨尔静静地环顾四周，他可不想在这么公开的场合下讨论这件事情。

“这事咱们私底下说吧，”萨尔开口道，“到我的住处去，我洗耳恭听——”

“不！”凯恩答道，他使劲跺了跺蹄子以示强调。萨尔看着他，十分惊讶。“我站在这里，站在你过去最大的敌人的阴影之下，是有原因的。我记得格罗玛什·地狱咆哮。我记得他的热忱，还记得他的暴力、他的不羁。我记得他曾经造成的伤害。凭着杀掉玛诺洛斯，他也许算得上是英勇就义，这一点我绝不否认。但在所有人看来，甚至也包括你，他可是夺走过很多很多条性命，还以此为荣。他渴求鲜血与暴力，还用无辜者的鲜血满足他的这种渴望。你跟加尔鲁什讲他父亲有多么英勇，这是实话。可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干的那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也是事实，这些事也该让他儿子了解了解。我站在这里，也是要让你记得这些过去，不管是阴暗的还是光明的；还要让你明白，有其父必有其子。”

“格罗玛什被恶魔之血污染过，加尔鲁什可没有，”萨尔静静地说道，“他是顽固不化没错，但是人民都爱戴他。他——”

“他们爱戴他，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荣耀的一面！”凯恩出言打断了萨尔，“他们可看不出其中的愚蠢。”他的话语变得柔和起来。“我也看到了荣耀。我看到了战术和智谋，或许善加培育、引导，这些品质也会在加尔鲁什的心里扎下根来。然而，他觉得不假思索莽然行事、无视内在的智慧反而来得更加轻松。别误会我，萨尔，他身上也有让我钦佩、认可的品质。但他不适合领导部落，他并没有比格罗玛什强到哪里去。他行事过火时需要有你来制止他，现在更是特别的时候，我们和联盟的关系正脆弱得很。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在私下议论，说现在是袭击铁炉堡的大好机会，因为麦格尼被变成了钻石，他们现在无人领导。”

萨尔知道这件事。打从他得知此事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会有这样的议论。所以他才立刻派出正式代表出席葬礼仪式，而且派出的辛多雷和牛头人在他心目中都很温和。

“这事我当然知道，”萨尔叹了口气，“凯恩——我不会走太久的。”

“和走多久没关系！那孩子没有你这样的领袖品格。或者说，你曾经做领袖时的性格？我认识的那个萨尔，他是牛头人的挚友，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绝不会把自己一手重建起来的部落拱手交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

萨尔紧紧咬着牙关，他感到内心的怒火正在滋长。凯恩的大蹄子正正地踩在了萨尔自己日思夜想、不得摆脱的忧患之处上。但他清楚，自己别无选择。其他人扛不起这样的重担，这个人选只能是加尔鲁什。

“在这片大陆上，你是我认识最久的朋友之一，凯恩·血蹄。”萨尔开口道，他的声音静得可怕。“我尊重你，这你是知道的。但是我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你顾虑加尔鲁什的不成熟，那就像我所请求的那样给他指导，让他从你广博的智慧与丰富的常识中受益。我——需要你站在我这边，凯恩。我需要你的支持而不是反对。需要你用镇定的头脑让加尔鲁什冷静下来，而不是用责备的话语刺激他。”

“你要我献上智慧和常识。那我倒只有一个答案讲给你听。不要把这个权力交到加尔鲁什手上。不要离你的人民而去，让这种只会叫嚷的自大之人来指引他们。这就是我的智慧，萨尔。这是多年来从鲜血、苦难、争斗中得来的智慧。”

萨尔僵住了。这绝对是他最不希望出现的情景，然而还是出现了。当他开口时，话音是冷冰冰的。

“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主意已定。加尔鲁什会在我离开期间领导部落。至于是给他忠告，还是让部落因你的固执而付出代价，这就看你怎么选了。”

萨尔一句话也没有多讲，便转身大步走进了奥格瑞玛闷热的漆黑夜幕之中。他本以为凯恩会追上来，但那头老牛并未挪步。他跨上双足飞龙，把行囊挂在了鞍座上，心情十分沉重。双足飞龙向着天空一跃而起，其皮革质的翅膀安静而又有节律地拍打着，让兽人的脸上拂过一阵阵清风。

凯恩目视着老友离去。他从未料到事情会走到这步田地——两人竟为显然有错的事争得面红耳赤。他知道萨尔也看出了这一点，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兽人认为有必要把这个决定坚持下去。

萨尔临别时的话语深深刺伤了凯恩。他没料到萨尔会如此干脆彻底地驳回他的顾虑。那小子身上也有优点，凯恩也是亲眼所见。然而他也鲁莽轻率、不听忠言，迫切渴望着认可和赞扬——凯恩甩着自己的尾巴，一想到这些他便焦躁不安。这些特点尚需打磨，届时凯恩肯定不会弃之不管。他的忠言毫无疑问会被无视，但他依然会恪尽职守。

他再次抬头望向玛诺洛斯的头骨，凝视着它空洞且漆黑的眼窝。

“格罗玛什，你要是在这儿的话，帮助我们教导你的儿子吧。你为部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知道你不会想看到它毁在你儿子手上。”

什么回应都没有出现。假如说格罗玛什真的在这儿，待在他一手击垮的巨大恶魔旁边，那么他不会不做任何动作。然而什么都没有，凯恩只能靠自己了。

下篇 世界将会崩毁……

十七章

阿格娜在天歌湖的湖面上奔跑着，步履轻盈，她棕色的赤脚只激起了小小的水花。她平时都是走过去的，这里满溢着力量，让她甚是享受，不过一阵轻风刚刚在她耳旁低语，传来了盖亚安宗母的消息：来吧，孩子，有消息要告诉你。

话语轻柔，却令阿格娜速速听命响应召唤。她原本是要去元素王座，静静坐在伟大的元素之怒们的脚下——埃布留斯、戈达乌、卡拉迪奥斯、伊森拉图斯——盼着它们今天会向她开口。可她刚在空气之怒卡拉迪奥斯身旁安定下来，盖亚安的话就传到了她的耳畔。于是她动身返回了加拉达尔，纳格兰之上的部落堡垒，回去听听究竟是什么消息如此急不可待。

阿格娜是个萨满，但她健康强壮，和大多战士并无二致。因此当她走进门内时也只是稍稍喘了喘气而已，她跪在宗母面前，满怀敬意地低下了头。

“风儿叫我来找您，宗母。是什么消息呀？”

盖亚安笑着拍了拍破旧的地毯。阿格娜便凑到她身旁坐了下来。盖亚安温柔地抚摸着年轻兽人的面庞。“你可真快。是风把你吹过来的吗，嗯？”

阿格娜咯咯笑了出来，把脸贴在宗母粗糙的老手上。“不是，不过水流之灵倒是让我从湖面上跑了过来。”

盖亚安大笑道：“还真是它们的作风。至于那消息，是我刚听到我孙子的消息……他说想到纳格兰来，从我这学些知识。”

阿格娜眨了眨眼。“他……啊？古伊尔？”

“嗯，古伊尔。”

阿格娜皱起了眉头。“他还在用那个难听的奴隶名字吗？”

“是的。”盖亚安答道，丝毫不为阿格娜的失礼所动。阿格娜知道，盖亚安早就发现指挥元素施以援手要比管教她的口无遮拦容易得多。“这是他的选择。说不定等他到这儿了，你能去问问他为什么。”

“我可能会问问。”阿格娜痛快地应了下来。她从未见过那位鼎鼎大名的萨尔，上回他过来时她正巧离开了纳格兰。她对他的认知都是从其他人口中听来的。看来现在她有机会亲自认识一下他了。“没想到他还会回来。”

“我也没想到，我以为等到我要去见先祖了，他才会过来告别，”盖亚安说道，“他过来是请我帮忙。”

“帮忙？萨尔这么有能耐，有什么忙要帮啊？”

“治愈他的世界。”

阿格娜沉默了。“他在信里告诉我，艾泽拉斯的元素痛苦不堪，他来寻求我的智慧，”盖亚安继续道，“他说，如果有人明白该怎么应对狂躁的世界，那非我莫属。”

“哼！”阿格娜从鼻子里挤出一声。她为自己先前的看法感到尴尬不已，不过她在极力掩饰。“这绿皮家伙自己也挺有智慧的，你看他做起事来的这副人类样子。”

盖亚安快活地大笑起来。“我真想赶紧看到你们俩见面是什么样子，”她说，“不过他说得也不太对。”

“您这是什么意思？宗母，您比我们其余所有人加起来还有智慧。您可是见识过那么多风浪的。”

盖亚安抚摸着这位姑娘光滑的棕色胳膊。“我是见识过不少事情，没错，我也知道很多东西，这也没错。但有一个人在这些方面比我了解得还要多、还要深。”

阿格娜扬起头来一脸迷茫。“是谁呀？”

“是你，孩子。”

那对棕色的双眸瞪得老大。“我？怎么可能。我虽然算得上粗通皮毛，可是——”

“我没见过有谁比你生来更适合做萨满祭司的，”盖亚安说道，“元素们为你唱着摇篮曲呀，阿格娜。它们多年前就对你视如己出。能教导你是我的荣幸，然而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别人把你教导好的。等我该去见先祖的时候，我会走得很安详，因为你我知道有你来接我的班。”

阿格娜飞快地眨了眨眼。“但愿那一天还要过很多年才会到，”她说，“我敢说您还有很多东西要教给我和其他人呢，包括您那位起着奴隶名字的孙子。”

“那是，”盖亚安思忖道，眼中闪起一道狡黠的光，“我想让你来多教教他。我这把老骨头就是想看你俩交流交流，好享享乐。”

阿格娜看不到自己摆出了什么表情，不过从盖亚安仰头大笑的样子来看，自己肯定是一副错愕到可笑的模样。

萨尔已经忘记了纳格兰是多么美丽。

此时已是日落时分，天幕如同异域飞鸟骄傲地展示其羽翼一般，令萨尔咄咄称奇。由蓝及紫的天上缀着淡粉色的云朵，蓬松如荚果上的绒毛。浩瀚的天穹之下，大地也美丽不减，上面以青草织出一张绿油油的毯子，远处还能看到体格硕大的动物走动的身影。萨尔听到了潺潺的水声和夜幕下鸟儿归巢的啼鸣，没想到自己的心竟因为此景而生出一阵悸动。

他总听人说德拉诺曾经就是这样。萨尔知道，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地方都残破不堪、荒凉寂寥、伤痕累累。但这里不是，纳格兰不是。他陶醉于仙境般的日落景象之中，不禁思索着，有什么办法能让杜隆塔尔也变成这样一派繁盛的样子，有朝一日贫瘠之地和凄凉之地会不会也能变得名不副实。

“Lok-tar。”传来一个话音。

萨尔事先要求过不要为他的来访举办典礼。他是来学习、工作的，不是来接受款待的，时间不能浪费在这样轻浮的事情上。因此当他转过身去，发现来等待着的只有一位女兽人时，他并不意外，反而感到一阵欣喜。

她挺年轻的，可能比他还要年轻一些，结实的棕色手臂拿着一件扎起来的衣服。她一头锃亮的棕红色头发披散在肩膀上，并不利落，甚至有些狂野，她的着装也很随意，身穿一套皮质的裙子与马甲。她下腭结实、脊背挺直，应该很是漂亮，然而她却阴沉着脸，嘴角下弯，一副不悦的样子。

“你就是萨尔，杜隆坦之子吧？”她开门见山。

“正是。”他答道。

“一个下贱的名字。在这里你的名字叫古伊尔。”

这一番话如此直言不讳，令他有些惊讶。自从他在很久以前的那个夜晚，向霜狼氏族和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之后，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人对他发号施令了。

“古伊尔应该是我父母原本想为我取的名字，但命运做出了另一个决定。我更喜欢萨尔这个名字。”

她扭头在地上啐了一口。“在人类的话里，那是‘奴隶’的意思。任何一个兽人都不该叫这种名字，更何况是要领导我们的兽人——哪怕他不在属于他的世界生活也不行。”

她这一番羞辱让萨尔张大了鼻孔，他的言辞也锋利了起来：“我是部落的大酋长，是个萨满祭司，我让联盟对这个曾经是奴隶之意的名字闻风丧胆。这个名字现在代表着部落的力量和荣耀。我选择保持这个名字，你必须用它来称呼我。”

她耸耸肩。“你尽管保持好了，但我们不会叫它的。没记错的话，你不是以部落大酋长的身份过来对我们发号施令的，你是作为一个萨满祭司来寻求智慧的。”

“没错。”萨尔强压着心中涌起的怒意。加尔鲁什被怒火冲昏头脑时，他责备过加尔鲁什，因此他会听从自己说过的劝告，保持冷静。“我是来和我的祖母——盖亚安宗母——学习知识的。能请你带我去见她吗？”

他的话音彬彬有礼、不卑不亢，兽人姑娘看起来也有所——尽管只有一丁点——缓和下来。

“我会带你去的，”她说，“你会从她那学到很多东西的，这点毋庸置疑。不过她指派了另一位老师来教导你的大多数课程，毕竟她已经上了年纪。”

“只要盖亚安认为适合教导我，不管是谁我都会虚心学习，”萨尔真诚地说，“请问他叫什么名字？”

“她叫阿格娜。”姑娘答道，步履轻盈地转身离开了，显然是想让他跟上来。

“那我很想见见这位阿格娜。”

她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咧开她长满獠牙的嘴，笑了起来。“你已经见到了。”

她这番话让萨尔险些打了个趔趄。愿先祖赐予我力量，他在心中默念道。

饭菜很简朴：烤裂蹄牛肉、玛格汉面包、各类果蔬，以及清澈洁净的饮水。萨尔从未被珍馐佳肴惯坏胃口，他这一生吃的大都是简朴而有营养、适合角斗士的餐食，也没有什么忌口。说实话，这些毫不浮夸的饭菜和盖亚安朴素的样子令人感到安心。他第一次见到盖亚安时，她就已经变得苍老了，过去的一年间又更甚了几分，但她的身体还远远算不上孱弱，精神活跃而强韧，头脑也清晰而敏锐。萨尔不禁拿她和德雷克塔尔比较了一下。看来命运有时候也是偏心的。

他本以为用餐的只有他们两人。可阿格娜也坐在盖亚安旁边，令萨尔为难的是，她显然是女兽人长者的心头好。阿格娜的话并不多，可她一开口就是打岔，还大都句句带刺。盖亚安似乎对这样的不敬行为毫不介意，有一次阿格娜离席去为他们盛水时，他凑到祖母身边悄悄说了句话。

“这姑娘对您这样地位的人不够尊重呀，祖母。”他说。

“你不叫我宗母，叫我祖母，别人还会说你这样也不够尊重呢。”她答道。

“如果您希望这样的话，我愿意照办。”

盖亚安不屑地摆了摆手。“我就是你的祖母，古伊尔。何必叫我别的名号呢？”

“可是这位……阿格娜，她打断您的话，还总是说您说得不对，她——”

“嘲笑了你，尽管你是伟大的部落大酋长？”盖亚安轻声笑了笑，“得了吧，我的孙子。别跟我说你身边没有信得过的人，他们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让你头脑清醒、给你施加压力。因为你是个好领袖，好领袖可不会让身边全都是些只会阿谀奉承的人。阿格娜敢质疑我，是因为她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她说对了，那我就必须纠正我的观点。有时候她说得不对，可我也从没想过让她闭嘴，对此我从不后悔。等到我听不进其他人的真话时，我也就该去见先祖了，因为那时候我的自我价值已经消失殆尽了。”

萨尔点了点头，明白了她的话，他想起了伊崔格和凯恩。那天晚上，任谁都可能觉得凯恩的语气和言辞是不敬之举——说实话，是侮辱。但萨尔明白这些话的真实内涵——是诚实，是坦率，虽然不太中听。他把身子挪到了破旧的地毯上，感到有些不自在，毯子和地面之间几乎没有垫料。他对凯恩发了火，虽然他心里明明清楚，而且也不喜欢自己当时的那副样子。他决定一回去就跟凯恩道歉，还要感谢老牛这番逆耳之言。

“只要和您待在一起我就能学到东西，祖母。”萨尔静静地说道。

“噢，很好，”阿格娜说道，她端着盛满的水罐回来了，“你需要好好上上课。”

萨尔深深吸了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心想，学会和阿格娜共事将是“课程”中最大的挑战。

“阿格娜，我跟你和古伊尔也都说过了，在他待在纳格兰的这段日子里，我想主要由你来教导他。我依然会教导你的，萨尔，但咱们的课程得在这里上了。我这把骨头没什么力气再游历这片土地了。但阿格娜可以。她会带你去那些需要拜访的地方。”

萨尔礼貌地点了点头，他希望这位年轻的女兽人也能学学礼貌。“明白了，我乐于接受她的训练。”

阿格娜挑起黑色的眉毛，不屑地轻轻哼了一声。

“还有，阿格娜……你可能不会事事都和古伊尔有共识。你也不必如此。你只要尽可能地教导他就好，要真心地给他传授知识。他的大地正在受苦。他把自己在艾泽拉斯的职权交给了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加尔鲁什？那孩子不适合——”

“——为了学习怎么帮助他的世界，”盖亚安执拗地继续道，她的话音更加洪亮，也更加严厉，“他指派谁领导部落与你我无关。他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这才与我们有关。你觉得自己比帮助受苦的元素还重要吗？”

阿格娜的脸色阴沉起来。她想要顶嘴，但还是伸手抱住了膝盖。“您说得对，宗母。我毕生都在聆听元素们的话语，与它们合作，哪怕是另一个世界的元素也一样。我会尽职地把我所知的一切传授给古伊尔的。”她显然还是克制不住自己，又补上一句，“不管我对他本人有什么看法。”

萨尔对她客气地笑了笑。“而我，愿意听从一切教导，学习一切知识，这都是为了我的世界。不管我对阿格娜本人有什么看法。”

十八章

几周的时光终于还是熬了过去。瓦里安坚持要让安度因留在铁炉堡。

“你现在有机会帮助铁炉堡的人民了，”瓦里安当时是这样说的，“你在那儿结交了些好朋友。而且在这段困难时期，暴风城的王子待在铁炉堡是一个有力的信号，代表着我们对矮人有多么重视。我知道现在待在那里并不舒服，可是等你当了国王就会发现，并不是事事都会顺意的。”

安度因听后点了点头，在一小时内便回到了铁炉堡。他知道父亲是对的，而且他也的确想提供帮助。

他还知道，如果穆拉丁或者布莱恩能够现身，回来接过他们的兄弟在悲剧中丢下的职权，那么对于所有受到波及的人来说将是最好的情况。

不久后。

他继续着同洛汉的交流，并接受着麦格尼几位亲卫的训练。有一天，他正和高阶牧师待在一起，威尔火急火燎地过来找他，跑得腿脚都有点跛了，还上气不接下气的。

“王子殿下！快来！”

安度因马上站了起来。“怎么回事？出什么大事了吗？”

“我——我也不清楚。”年长的侍从气喘吁吁地答道，“有要事……需要二位前往王座厅……”

洛汉和安度因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便起身匆忙离去。安度因猜想会不会是穆拉丁或者布莱恩终于回来接过领袖重任了。这个念头让他松了口气，但紧接着又因这样的交接必须进行而感到内心泛起一阵酸楚。即便如此，这依然会是麦格尼希望看到的结果。他强迫自己放慢脚步，不要再跑了。

他转过拐角后终于抑制不住自己，最后小跑了几步。

接着他猛地停下脚步，眼前所见令他难以置信。

响应召唤回到铁炉堡接过王冠的，并非穆拉丁和布莱恩中的其中一人，而是另一位铜须。

顾问贝尔格拉姆仿佛如同麦格尼一样被化作了钻石站在那里，只是他的双眼出于惊恐还瞪得浑圆。曾经终日立在麦格尼·铜须身旁以堪保护之任的守卫们此时聚在一旁，脸上挂着的神情既疑惑又困苦。他们曾经的位置上现在站着的是另一群矮人，他们的皮肤和护甲一样是灰色的，脸上蓄着浓密的黑须。那群矮人个个都手持着兵器。然而安度因只是草草扫了他们一眼。他的视线所在，是一位年轻的女矮人。

她很漂亮，棕红色的头发整齐地在头顶两侧各束成一个圆髻。她身着精致却显老套的服饰，怀中抱着一个小孩。安度因知道自己从未见过她，但奇怪的是，她看起来有些眼熟。

而她此时正坐在麦格尼·铜须的王座上。

“啊，高阶牧师洛汉，”这位陌生人的口中传来甜美的话音，露出了温柔的笑容，“能再见到你可真是太好了。这位年轻的人类想必就是安度因·乌瑞恩王子了吧。你随叫随到，还真是个懂礼貌的年轻人。这些小节你父亲教得很好嘛。喔，咱们还没正式地互相认识一下呢。”

他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而她的眼睛则微微闪了闪。“我是茉艾拉·铜须女王。”

安度因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但随着茉艾拉揭晓了自己的名字，他终于从她身上看出了与她父亲的相似之处，也理

解了为何无人对她有不服之意，尽管她带来的几位矮人有着灼热的目光和灰色的皮肤，显然就是黑铁矮人。她的要求是合法的——她是王室仅存的后嗣，而她的孩子则位列她之后。这一点容不得其他人的半点指摘。

再说……他们真的想指摘什么吗？惊诧之余安度因思索起来。毕竟这位可是麦格尼的女儿，是铜须家的人再一次坐上了铁炉堡的王座。安度因现在从震惊中回过了神，以王子对平位之人的礼节向茉艾拉鞠了一个躬，其幅度刚好合适。她算是王储，可不管她自己怎么讲，毕竟还尚未加冕成为女王。在她加冕之前，只能是位公主，与他地位相当。

她棕红色的眉毛挑了挑，随后点了下头。她并未鞠躬。这样一来安度因想了解的情况就都清楚了。

“我已经离开这里太久了，”她说，“我那已故的亲爱的父亲让我们之间生了这么多不快，够愚蠢的。我嫁给了一位帝王，当然没有辱没铜须家的名声。这个孩子——达格兰·索瑞森，取了他父亲的名字，他是麦格尼·铜须的孙子，是两大王国的王储。”她把孩子放进了摇篮里，冷冰冰的容颜上挂起了一抹慈爱的笑容，变得温柔了起来。“很多年以后，这个小男孩会带领两大满怀自豪的部族——黑铁部族与铜须部族，让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她抬起头来向前看去，眼神中母亲真心的目光立马消失不见，换上了狡黠而虚伪的神色。“妙吗，洛汉？你是位追求和平的矮人，是圣光的牧师。你一定会为即将见证到的这个新时代欢欣鼓舞吧！”

洛汉礼貌地答道：“是的，殿下。我——”

“是陛下。”她又摆出了那副冷冷的微笑。安度因感到骨髓深处传来一阵凉意。

洛汉迟疑了半晌，以此表达他的不满。“陛下。和平的确值得奋斗。”

年迈的牧师仿佛也是位政客。这番回答十分巧妙。

茉艾拉的视线转向安度因，她的笑容更加明显了。安度因觉得她仿佛是只准备扑食兔子的狐狸。

“还有，安度因，”她开口道，话音甚为愉悦，“咱们肯定能成为好朋友！你和我是铁炉堡里的两位王室子女。我很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了解你！你务必得在这里多待一阵子，这样我们才能好好认识认识。”

“父亲叫我留在铁炉堡，直到王位继承人被找到为止。”安度因说道，他尽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着镇定而有礼，说的也都是实话，“既然眼下这个庄严的使命已然完成，那么我的家乡还在等着我回去尽责呢。”

这句也是实话。只是话中的意味——是他父亲召他回家的——这些是他自己编的。

她的笑容依然不为所动。“喔，这可不好，我完全没想到竟然会这么令人沮丧。你父亲肯定会理解的。”

“我相信这样——”

她傲慢地摆了摆手。“我才不听，安度因王子。你是我的客人，咱们在这里访问够了，才能动身回暴风城。”她笑着点了点头，仿佛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安度因的五脏六腑一阵紧绷，他意识到一切的确已经被安排好了。

他嘟囔了些礼貌的奉承话，随后她就摆手示意他退下。他、贝尔格拉姆、洛汉三人撤出了王座厅。安度因还没有回过神来。

“刚才这一切……算是……政变吗？”他发问道，调门压得很低很低。

“这完全合法，正大光明，”贝尔格拉姆答道，“既然男性继承人依然缺席，那么她这样正统的女性继承人有权继承王位。茉艾拉甚至比穆拉丁和布莱恩还有资格，因为她是直系继承人。所以说，这一出是合法继承，不是政变。”

“可是……她和麦格尼已经疏远了。而且他们可是黑铁矮人啊！”安度因很难接受发生的一切。

“可是麦格尼从来也没和她断绝过关系，孩子，”洛汉说道，“他一直盼着她能回家。哪怕是在他——唉，事到如今也不重要了。虽然我敢肯定，要是给他瞧见黑铁矮人跑到他的城市里来了，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可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说不定这样会有一个好结——”

他说到一半停了下来。他们从王座厅走到了大锻炉附近。麦格尼的丧礼之后没过多久，大锻炉就恢复了运转。这里原本正是狮鹫们在铁炉堡飞进飞出的地方。

除非……它们都不在了。

不见了的还有飞行管理员。只剩下垫着稻草的栖木，空空荡荡地留在原地，以前狮鹫们就是在这里等候他人骑乘，载着他们飞向东部王国的各个地方的。安度因四下看了看，看到一簇尾巴和一对状似狮子的黄色后腿消失在大门的方向。安度因不假思索地跑了起来，不顾叫他停下的喝令。

他追上了一位带着一头狮鹫的飞行管理员，他们正走向白雪皑皑且寒风瑟瑟的户外。“格莱斯！”他喊了起来，把手搭在了矮人宽阔的肩膀上。“怎么回事？狮鹫怎么都不见了？”

格莱斯·瑟登转头看着安度因，满脸愁容。“你还是别靠太近了，孩子，小心染病！”

一般说这种话是要教人警惕，可从格莱斯嘴里说出来，听着更像是个冷笑话，他唇齿间满是讥讽。

“什么？”安度因拿不准他是不是在开玩笑，狐疑地看着那头狮鹫。“呃，这一头的翅膀看起来受了些伤，可它不像是病了啊……”

“嗬，不不不，它们病得厉害着呢！”格莱斯狠狠翻了个白眼。“至少，那位新女王手下的黑铁大汉们是这么跟我们说的。说是它们病得很，还会传染！谁都会染上——你听听！矮人、人类、精灵、侏儒，连德莱尼都逃不过，他们可是从别的世界来的！这病得有多厉害啊！它们得隔离上几个月。狮鹫不准进也不准出。我这一头看黑铁那帮人不顺眼，把其中一个给咬了一口，结果因为弄出的这摊麻烦，它

的翅膀就给弄伤了。其他狮鹫早就飞到新窝里去了。只有圣光才说得上它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可是——你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安度因脱口而出。

格莱斯缓缓面向他。“当然不是，”他说，低沉的声音带着怒意，“那位冒牌女王觉得我们会买她的账，真够蠢的。可我又能怎么办呢？茉艾拉不想看到狮鹫飞，如果不是我表示抗议的话那帮黑铁混球威胁要当场杀了这些小家伙。能让它们活下来总归是好事，尽管得有一阵子不能飞，要等到一切恢复正常才行。照圣光的意思，很快了。”

安度因目送着他们沿着从铁炉堡出来的路一直向下走去。这些动物的确只是被送去隔离了吗？还是说它们会被取缔？想到这里，他意乱心烦。他用颤抖的手擦了擦前额，尽管外面寒风阵阵，可他还是渗出了汗。

贝尔格拉姆和洛汉追了上来。他们也困惑不已。和他们一起过来的还有一位侏儒，脸上的表情了无生气。“狮鹫都被隔离了，”安度因转向他们，无精打采地说道，“它们显然是病得不轻，而且还会传染。”

“哦，真的？”洛汉皱着眉头说，“这么说来，矿道地铁没准也是被染了病的狮鹫破坏的了？”

“什么？”安度因哆嗦了起来，旋即抱紧了胳膊。他很确定自己发抖是因为灌进来的寒风。至少他希望是这样。

那位侏儒大声道：“地铁。他们一口咬定地铁‘不安全’，下令封闭维修，修到安全了再开放。可是根本就没什么不安全的！地铁好得很！我每天都在上面工作，要是出了什么岔子我肯定会知道！”

“不安全的地铁，生病的狮鹫，”安度因皱起眉头说道，“这些都是出城的手段……”

洛汉眉头紧锁道：“没错，我们也发现了。但还是有别的法子可以——”

“你们以为自己在干吗，你们这些粗鲁的家伙？”传来一阵女性侏儒的尖叫声。

“是啊！”丁克附和着，“我们可是有声望的好公民！”

是位男性侏儒。这两个声音安度因都很耳熟。他和同伴们交换了一下担忧的眼神，不约而同地快步赶往平民区。

四名黑铁矮人紧紧抓着两位侏儒的胳膊，他们二人不停地扭动着以示抗议，因疼痛而高声叫喊着。

“彬克和丁克。”安度因说道，他记起了这一对法师兄妹。

“放开他们！”几名铁炉堡卫兵跑了过来，抄起了斧子和盾牌。

“这是女王陛下的命令，”一名黑铁矮人吼道，“不会伤害他们的。”他的话音低沉而阴险，安度因听后顿时心想，撒谎！“我们只是带他们去就几件可疑的事情问些问题，没别的。”

不，没那么简单，安度因心里清楚。抓走他们是因为他们是法师……法师可以开启离开铁炉堡的传送门。茉艾拉不想让任何人离开铁炉堡。

“她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女王。”一名卫兵说道，他声音不大却满含警告之意。“放、开、他、们。”

回应他的是，方才开口的黑铁矮人把丁克一把推给他的同伴，拔出佩剑发动了攻击。

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黑铁矮人和铜须矮人仿佛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一般，怨恨、恐惧、愤怒瞬间全部沸腾开来。空气中传来的不再是锻锤砸在铁砧上的叮当作响，而是愤怒的叫骂和钢铁的碰撞声。安度因一个箭步向前冲去，却被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他的胳膊拉了回来。

“别去，孩子！这是矮人自己的事！”洛汉大喊道。他挺身而出举起胳膊，高声祈祷，向人群播撒着镇静。“收起你们的武器！铁炉堡不能再出现矮人兵刃相向的情况了！”

“住手，铁炉堡的卫兵们！住手！”

好在，这个口音浓重、善于发号施令的声音，属于铁炉堡卫兵队长安古斯·石锤。他领着几个一脸愤怒的卫兵冲向冲突之地。

卫兵们训练有素，只几秒钟时间便服从了命令，纷纷跳回去摆出了防御阵型，不再出手进攻。黑铁矮人还有些想要出手，不过他们最终也停手了。混乱之中，没人再去在意两位侏儒，他们急急忙忙跑到了安度因和贝尔格拉姆身边，惊恐地抓着他们不放。洛汉快步上前救治伤员，石锤则继续保持着刚刚下达的指令。安度因看到有很多人受了重伤，既有黑铁的，也有铜须的。这里虽然热气袭人，但他心中还是泛起一丝寒意，他不禁想到，自己是不是正在亲历第二次矮人内战苦痛的开始。

“卫兵们！”队长吼道，“在有更合适的人选出现之前，茉艾拉都是王位的继承人。你们要尊重她，同样也要尊重她选出的护卫！明白了吗？”

含混的话音齐声答“是”，有些人听起来非常不情愿。

“还有你们！”石锤伸出粗短的手指指向黑铁矮人。“你们不能就这样抓走合法的公民。要遵守法律。我觉得你们甚至都没有指控过这两位小家伙。我们的职责是守护铁炉堡的人民，执行铁炉堡的法律。不管谁坐在王座上都一样！”

黑铁矮人不安地忸怩着。安度因苦笑起来，但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为了隔离铁炉堡而强制关闭地铁、消灭或威胁动物是一回事，不走法律程序无故拘禁公民又是另一回事。茉艾拉的计划也许能实现一部分——安度因怀疑邮件及其他与外界联系的方法也会被禁止——不过她并未料到铁炉堡矮人有这么大的胆量和这么强的意志。

黑铁矮人们盯着侏儒，怒吼一声，不过还是点了点头。“如果你们想这样依法办事，那就等着吧，会有这一天的。”其中一人喊道，“我们会遵守法律，因为你也看到了，女王陛下是正统的继承人。你们很快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

他朝另一个矮人脚下啐了一口，接着便和自己的同伙转身离开了。安度因目视着他们离去。他本该松一口气的，可他并没有这种感觉。这场冲突还远没有结束，让他感到害怕的是，在争端得到全部解

决之前，铁炉堡的矮人恐会血流成河，就像在锻炉里涌动的滚烫的金属熔液——肆意而汹涌地流淌着。

十九
章

萨尔前倾着身子，抓着他身下塔布羊浅黄褐色的长脖子。这头坐骑欢快地上下晃着脑袋，却仍然保持着警觉，随时准备载着萨尔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他渴望着学习新鲜事物，这想法也被他化为了现实，此刻他正骑在一头之前仅仅见过几眼的动物背上。玛格汉兽人和大多兽人一样，也以狼为坐骑，但塔布羊对他们而言格外珍贵，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才有资格骑乘这种特别的生灵。

阿格娜的塔布羊有着漂亮的蓝色毛发，看起来躁动不安。而萨尔的那一头，用她先前告诉他的话讲，“这头坐骑适合你这样的新手，古伊尔”。又是一句轻蔑之言，说话者很享受对他的这般点到为止的羞辱。在他心目中，阿格娜是他为人民谋求福祉的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又一场考验。

他喜欢自己那头叫舒克萨的塔布羊，他对它毫无怨言。座狼的脚步很稳健，与之相比骑塔布羊的感觉要颠簸一些，不过他正在慢慢习惯。

“纳格兰很幸运，不像以前德拉诺的其他地方受了那些折磨。”他们停在一处清澈的小水池旁喝水时，阿格娜开口说道，“其他地方破碎不堪，饱尝痛苦。我们在这里尽力学习，好帮其他人去援助其他地方的元素。虽然这里永远没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但还是能恢复一些是一些。”

“不知道我的世界还能不能保持原样，”萨尔说，“你提到过有个地方叫元素王座？”

阿格娜点点头。“当我们请求元素实现我们的意志时，我们会接触那些元素之灵——大地之灵、空气之灵、火焰之灵、水流之灵。”

该轮到萨尔点头了，他稍稍不耐烦地点了点。“这我知道。德雷克塔尔最早交给我的内容里就有这部分。”

“哦？很好。只是确认一下。毕竟我也不了解你学的那些知识有多基础。”她假意挂着一副甜美的笑容，令他咬紧了牙根。

“盖亚安说起过这里的元素都有名字，”他接过了话茬，“在艾泽拉斯，拥有姓名意味着它们是非常强大的元素。那么在这里它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她说，尽管提出这个表扬让她不太情愿，“这些有名字的存在叫作元素之怒。它们是强大至极的元素，但它们归根结底也是土地、是水流，和一捧土、一滴水是一样的。这个概念很复杂，有些人的脑袋可能不大好理解。”

萨尔叹了口气。“不管你对我有什么看法，阿格娜，你不要觉得我缺乏智力。你这样对我羞辱个不停，到头来会有损你的教导能力和我的学习能力，咱们肯定都不会想看到这种结果。”

她眯起了眼睛，张大了鼻孔，他知道自己说到点上了。她有力的下巴紧紧绷着。

“的确。你并不蠢，古伊尔。我虽然质疑你的决定和选择，但我知道你脑袋里还是有东西的。”

“那么，请把我当作有学习能力的人来教。这样一来教学活动就能进行得快一些，我也能早一些回家。我肯定我们两人都想看到这样的结果。”

“没错，”她毫不掩饰地说道，“如果你跟得上我说的话——”

“我一直跟着呢。”萨尔说道，他快要保持不住这副礼貌的态度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纳格兰之外看看。我会带你到外域的其他地方去。我会带你看看被污染的水元素和被毒害的土元素。你可以试

着和它们沟通——或者因为它们不会响应你的号召，让你不得不和它们战斗——看看它们对你感觉如何。”

“我以前处理过被腐化的、扭曲的元素。”萨尔点了点头，回答道。

“很好。也许你能从它们的病痛中找到一些能够帮助你治愈艾泽拉斯的相通之处。”

他眨了眨眼睛。她开口如果不是为了出言讽刺、鄙视，那么她的话音便是有力而动听的；她如果没有紧锁眉头，那么她的面容便有一种平静之美，令他想起了盖亚安。真可惜她这么固执地讨厌着他。他还挺乐意带她一起回艾泽拉斯的，她的技能可以用来帮助部落、帮助艾泽拉斯。然而就在这些念头涌入他的脑海时，她仿佛是想起自己有多讨厌萨尔一般，又皱起了眉头。

她从喉咙里发出一阵咯咯声，费了过大的一番力气掉过塔布羊头向南而去。

“来吧，古伊尔，”她说，“我们骑到世界的尽头去。”

“一切都在变化。”大德鲁伊哈缪尔·符文图腾说道。他和凯恩静静地坐在雷霆崖之外，待在一处名为赤色石的地方。这片兀立着数块铁锈色巨石的地方对牛头人而言是先祖的圣地。凯恩需要静心思考时便会来到这里。

自从萨尔走后，他经常到这里来。

“我同意，”凯恩开口道，“萨尔离开后不久，加尔鲁什就提议要重建奥格瑞玛，而不是对什么地方发动入侵，这一点让我还挺欣慰的。我称赞了他，说他表现出自己是个心系人民福祉的领袖，而不是一味追求个人荣誉的兽人。”凯恩哼了一声。“现在想想。看看他花了多少钱。”

奥格瑞玛的确被重建了，然而被建得面目全非。所有受损的建筑都被重修了，只是那些木质的、草盖的、绷皮的屋顶全消失了。根据让奥格瑞玛“消灭火灾隐患”的需要，加尔鲁什下令把可燃材料都换成了金属材质。有人可能会觉得他这个决定倒也不无道理。

然而还有人会像凯恩一样觉得有一丝胆寒，奥格瑞玛的新建筑太像过去的旧部落了。凯恩从未亲赴过德拉诺，但他见过地狱火堡垒是什么样子，见过兽人在恶魔般的嗜血欲望支配下建造的其他建筑是什么样子。用黑色钢铁打造，造型突出而锐利，野蛮而凶残，虽实用却让人毫无亲切之感。如今的部落都城里，在人们的想象中这些建筑内储藏的是残忍的刑具，而非寻常的货品。

凯恩从雷霆崖来到了奥格瑞玛，以便辅佐萨尔指派的这位年轻的新领袖。凯恩安排了他的儿子贝恩在自己不在时领导他的人民，贝恩是位优秀的战士，他的头脑和他父亲的一样冷静。他的父亲之前也曾离开过，贝恩那时也领导得很顺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凯恩发现他的忠告不仅不怎么受欢迎，反而常常被无视。当他眼看着阴沉的建筑拔地而起时，凯恩觉得这里已经不再需要他了。他求见加尔鲁什，说明了自己要回雷霆崖去，却为加尔鲁什的反应惊讶不已。

他本以为加尔鲁什会如释重负，或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然而加尔鲁什起身走向了他。

“我们之前并肩作战的经历很愉快，在诺森德那次。”加尔鲁什说道。

“是的。”凯恩表示同意。

“而且我也知道你不同意我的很多决定。”

凯恩盯着他看了一眼。“这两点你都说对了，加尔鲁什。不过我认为对你的决定的不认可，与我协助你的职能有所冲突。”

“我……萨尔委任我来打理部落。他是部落的象征，你也一样。我不愿冒犯你，可我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也会拿出实际行动。我会做出我心目中最好的决定，为了部落的荣耀……为了整个部落的福祉。”

这话凯恩爱听，他也愿意相信这是加尔鲁什发自肺腑的真心话。然而他可能比加尔鲁什自己更了解这位兽人。凯恩了解格罗玛什，了解那无数一腔热血的年轻人，他见识过太多太多人最终以毫无意义的

暴力结局收了场。他不愿加尔鲁什也步这些人的后尘，更不愿让他把整个部落也拖下水。

不过他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了。加尔鲁什必然会依自己的意志行事。假使他愿意听取凯恩的忠告，他会想办法证明自己种种要求的动机为何，这样一来也不会有损他的自尊心，凯恩也会同意他保留自己的做法。

他礼貌地鞠了一躬，作为还礼，加尔鲁什则把腰躬得更低，随后凯恩便动身返回了雷霆崖。

始终低调待在大酋长近旁的库卡隆精英卫士护送他离开了奥格瑞玛。凯恩以前一直认为他们坚定不移地效忠于萨尔；诚然，是萨尔恢复了这一卫队。不过，虽然他们的确忠心不改，但他们效忠的对象却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部落的领袖，不论这领袖是谁。凯恩仔细听过他们对部落的新走向可曾悄声表达过抗议或不满，然而至少在奥格瑞玛内，他完全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言论。确切来说，即便真的有窃窃私语，也都是对加尔鲁什领导方式中体现出的“荣耀时代应有的态度”表示赞成。

“奥格瑞玛开始重建后我就再没去看过，我也不愿意去。”哈缪尔·符文图腾低沉的话音把凯恩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在。“可是，老朋友，我觉得你叫我过来不是要评点建筑的吧。”

凯恩笑了起来。“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被你说对了。我是想问问看，你和你们在塞纳里奥议会的卡多雷联络人的磋商进展如何？”

在为凯旋将士们举办的庆功宴上，凯恩提议通过塞纳里奥议会这样一个联系着双方的地方来重建与暗夜精灵之间的关系。加尔鲁什听后大为光火，萨尔不得不劝服他冷静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件事在明面上再无进展。

然而暗地里，萨尔准许了哈缪尔可以做任何他认为有益于部落的事情。哈缪尔在过去几个月里也一直秘密地发出信函、派出信使，甚至还派出了代表。

“进展出奇地好，从各个层面来说都是，”哈缪尔答道，“等了很久才收到卡多雷的第一份答复。他们非常生气。”

“我们也一样。”

“我跟他们做了解释，还好他们之中还有人把我当作朋友，相信我所说的话。当时的进展很慢，凯恩。比我能接受的要慢，甚至慢到我觉得没有必要，不过一切自有水到渠成之时。我没想促成一场会面，不过眼下看来，卡多雷愿意进行一次会面。”

“老牛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凯恩心花怒放地喊道，“很欣慰在侵略的嘈杂吵嚷中听到了理性的和声细语。”

“在月光林地中，这样的话语不难听到。”哈缪尔说道，凯恩也点了点头。

“这场会面什么时候在哪里进行呢？”凯恩问道。

“在灰谷。我觉得再沟通几次就可以举行了。”

“灰谷？为什么不就在月光林地举行呢？”

“雷姆洛斯不会牵扯进此类事务中。”哈缪尔答道。雷姆洛斯是半神塞纳留斯的子嗣之一，正是后者把德鲁伊之道传授给了玛法里奥·怒风。雷姆洛斯的形体强健而美丽，融合了暗夜精灵和牡鹿的特点，他的发须由苔藓结成，双手并非血肉，而是生着绿叶的木质手爪。他所看管着的这片宁静之土上，处处都是一派和平的景象。

“他制止不了我们随意讨论，然而没有他的赐福，我们不会把这种可能产生激烈争端的事情带去月光林地。不过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话，雷姆洛斯表示他会准许把第二次会面放在月光林地进行。”

“那就好，”凯恩说，“我觉得灰谷也很有风险。我猜你会出席吧？”

“会的。我会主持会议，我会和卡多雷中一位地位相当的大德鲁伊一起主持会议。”

“带上几位我手下最优秀的战士。”凯恩叮嘱。

“不行。”哈缪尔坚决地摇着头。“我不会给任何人借口拿起武器，让他们说我自己都这么做了。要带也只能是我们在野兽形态下共

有的尖牙利爪。那位大德鲁伊也同意这么做。利剑不适合心怀和平愿景而去赴会的人。”

“唔，”凯恩低声哼着，捋了捋自己的胡须，“你说得对，虽然我希望能按我说的来。不过我还是不想看到有人在你变成熊的时候出手袭击，老朋友。那样的话他们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哈缪尔笑了起来。“但愿我们用不着分胜负吧。我会小心的，凯恩。与这次集会相牵连的不只是我个人的性命。我们都清楚要面临怎样的风险，我们也都认为这是值得的。”

凯恩点点头，他伸展双臂，比画出二人面前这片神圣的土地。“希望我以后用不着到这儿来跟你交流。”

哈缪尔仰起头，放声大笑。

二十章

五头毛色各异但有着蓬松毛发的巨熊漫步在灰谷的苍翠密林之间。它们在四下里遇到令它们心生好奇的事物时，便会驻足用鼻子嗅嗅，或是用爪子拍拍，不过看起来这几头熊并不是一起行动的，熊本性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观察它们的时间足够久，跟随着它们显然毫无目的的漫游，也许就会发现它们似乎前往的是同一个方向。

也许还会发现，它们头上生着角。

它们来到了位于石爪小径西侧山上的一处地方。当中一头体格较大、毛色更为灰白的猛兽四处谨慎地嗅探着，侦察了几分钟，接着立起后腿，将前脚掌高高举向天空。

黝黑锃亮的利爪化为了长且结实的手指。棕白相间的毛发颤抖着缩短了。熊的口鼻变得修长，生着角的脑袋也变大了，深陷的眼窝里有一对平静的双眼。在短毛之下，骨骼和器官的位置起了变化。两条后腿变成了长而粗壮的肢体，长着蹄子而非爪子，短短的尾巴伸长成了鞭子的模样，末端还生有尾穗。

“我闻到了，他们正在赶来，”哈缪尔·符文图腾确定地对他的同伴说道，“他们没带其他人。”

他身后的其他德鲁伊也都效仿起他，他们的躯体扭动着，但并无不协调之感，同样从熊变成了牛头人。他们伫立等待着，只有尾巴和耳朵不时地摆动着。

没过多久，山顶上出现了五只夜刃豹，它们暗色的皮毛同样毛色各异。它们迅捷而优雅地跑了起来，几乎立刻也变换了自己的样子。修长而轻盈的兽身变成了修长而轻盈的暗夜精灵之身。他们的耳朵变长了，爪子变成了手足，尾巴则完全消失了。他们站起身来严肃地看着面前的牛头人。哈缪尔深深鞠了一躬。

“大德鲁伊雷弗拉尔，”他说，“你的到来让我很高兴，我的老朋友。”

“这是一番审视内心、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艾乐瑞瑟·雷弗拉尔开口道。哈缪尔注意到她并未称他为“朋友”。她身材高挑而优美，紫色皮肤，留一头绿色短发。同时显然又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她深色的皮肤上留着几道淡紫色的疤痕，身躯矫健而肌肉发达。

“你的内心指引着你和你的同伴来参加这场会晤，我的内心也是如此。”哈缪尔说道。

“被残害的哨兵们的鲜血仍然呼喊着伸张正义，哈缪尔。”雷弗拉尔答道，不过她一边说着，一边上前迈了几步，拉近了与哈缪尔间的距离。

“正义会得到伸张的，”哈缪尔向她保证，“但首先得有对话，有和平，有创伤的愈合，否则正义是不会出现的。”他带头坐在了柔软的青绿草地上，其他几位牛头人也纷纷效仿。卡多雷们互相交换着眼色，可当雷弗拉尔坐下时，他们也照做了。于是就这样形成了一圈议事之环，不过本次的与会者们按照种族被一分为二。

这样按种族进行冰冷而精确的区分，着实深深刺痛了哈缪尔。这一群人彼此之间并不陌生，他们曾经是朋友。这十人以塞纳里奥议会成员的身份共事过多年。他们之间曾经维系着超越种族与政治派别的纽带，这份纽带意在要化为百兽之形、感悟百兽之灵，以他人无从理解的方法同自然和谐共处。然而它经受了痛苦的考验。哈缪尔默默向大地母亲祈祷，希望他们今天的会面能让双方在重塑这一纽带的道路上跨出大大的一步，甚至是让它变得比以往更加紧密。

“相信你已经听说过萨尔离开了——暂时的。你也应该知道他的任务。”

雷弗拉尔眉头紧锁。“是的，我们听说了。我们也知道他指派了谁来接任他的位子。”

“请放心，萨尔无意久去，他请了凯恩来劝告小地狱咆哮，”哈缪尔说，“你也知道的，和平是萨尔的愿望。”

“真的吗？”另一位暗夜精灵用带着怒意的话音说道，“那他为什么就这样一走了之，还指派加尔鲁什来代管？加尔鲁什，此人公然出言违反协议！那次袭击我们从一开始就怀疑他是幕后主使！”

哈缪尔叹了口气。究竟是不是加尔鲁什煽动了对哨兵们的残忍袭击，目前尚无定论。然而流言却很容易为人听信。

“萨尔到纳格兰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元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来吧——我们德鲁伊是最亲近自然世界的，虽然我们不是萨满祭司。我不相信在座的各位有谁不认为这个世界正痛苦不堪。”

这一席话似乎缓和了几位暗夜精灵紧张的情绪。“如果萨尔能够带着对平复元素有所帮助的信息尽快回来——加尔鲁什能够克止毫无必要的屠杀，”雷弗拉尔说道，“那么这样做也许会有所助益。”

“我得提醒你们，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件事就是加尔鲁什做的，我还要说，感谢这次会晤，助益已经出现了，”哈缪尔说道，“愿和平从此地、此刻开始。”

列席的众人脸上掠过了各种表情：希望、忧虑、怀疑、惧怕、决心。哈缪尔环视了一下，点了点头。进展和他所预想的一样顺利，尽管不如他希望的那样顺利。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从自己的一个包裹中掏出一根细长的物件，上面裹着装饰精美的皮革。他将其高举片刻，接着站起身来，将其放在众人所围圈子的中心，随后打开了裹着的皮革。

“这是一支仪式烟斗，”他说，“在和平会谈开始时，与会者会共用这支烟斗。这是我们族人多年来的习俗。在塞纳里奥议会的第一次会面中，我就带了它。你们也许有人还记得那场会面。如今我又把它带来了，希望能正式地表达出我对治愈与团结的企盼。”

雷弗拉尔上前细细端详，默默点了点生着绿色秀发的头。接着她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盏杯子和一个水袋。

“看来你我想到一起了。”她平静地说道，举起了手中的杯子。那是一只简朴的瓷质高脚杯，杯身的蓝釉刻着符文，除此以外朴实无华。哈缪尔露出了柔和的笑意。很久以前，她也曾带来过这盏瓷杯，当时他也带着烟斗。“这是一只上古时代的高脚杯。我们不知道它原本的主人是谁，不过它从大分裂之后幸存了下来，带着爱与关怀手手相传。水来自月神殿，清澈甘甜。”她虔诚地向高脚杯中斟了一些水，接着同样起身将其放到了圈子中心。

哈缪尔欣慰地点了点头。暗夜精灵和牛头人一样重视这次会晤。他能感觉到紧张的局面正在消解，能感觉到抗拒和敌视正开始为尊重和希望所替代。

他站起身来，向雷弗拉尔鞠了一躬，弯腰拿起了烟斗。他向烟斗里装着烟叶，同时开口讲话。

“烟斗点好后，会依次传给每一个人。”他如此解释道，好让几位从未见过牛头人仪式的年轻暗夜精灵德鲁伊能够明白。“当传到你手上时，请把它端一小会儿，想想你希望在这里达成些什么。然后传给——”

他僵住了。

一阵微风拂过，他灵敏的牛头人鼻子嗅到了一种气味。浓烈、熟悉，在其他时候都不会令人生厌，然而他明白，在眼下这个微妙的节点上，这股气味或许昭告着一切的死亡。

是兽人。

“不！停！”哈缪尔用兽人语大声喊道，可是已经太迟了。话音还未出口，箭矢就已划出致命的轨迹。两位暗夜精灵就此倒下，喉咙被利索地洞穿了。

愤怒和警示的喊叫声从牛头人和暗夜精灵的口中爆出。雷弗拉尔转过身来，盯着哈缪尔看了一刹那，她眼神中的怒火与嫌恶让他犹如万矛穿心。

“我们是诚心过来的！”她只说了这一句，便变成一头豹子，冲向了最近的一名兽人，这位战士身材巨硕，光头，嘴里生一口参差不齐的利齿，手中使一把双手剑。他倒在了她的攻势之下，手中的剑刃被击落到了草地上，再无用处，人也被她的利爪开膛破肚了。

“干掉这些紫皮！”他们的指挥者笑道。他们是从哪来的，为什么？是加尔鲁什干的吗？已经不重要了。不管是出于意外还是设计好的圈套，和平会谈遭到破坏的程度都已超乎想象。哈缪尔现在能做的只有保护那三位——不，他修改了这个数字，因为另一个兽人用长柄武器刺穿了雷弗拉尔，把她钉在了地上——那两位还活着的暗夜精灵德鲁伊了。

他任由自己被怒火和痛苦支配，迅速变成了熊形态，冲向这支野蛮作战小队里距他最近的一名兽人。他的牛头人同伴也出手了，每个人都变成了不同的野兽形态。那名女兽人挥舞着两柄短剑，面对哈缪尔巨硕的体格时根本毫无还手之力。他用全身的重量压碎了她的胸腔，打断了她的叫喊。他本想张开血盆大口咬住她的喉咙，咬碎她的气管，饱尝她满是铜臭味的鲜血，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他不是他们那样卑劣的人。

他周围的德鲁伊变成了各种形态，保护着自己——俯冲而下，用钩爪划破兽人面庞的风暴乌鸦；用尖牙利爪开膛破肚的猎豹；还有野兽形态里最为强壮的熊。鲜血四溅，血腥味让哈缪尔近乎疯狂。所剩无几的理智让他恢复了神志，他回想起了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回想起了在这短暂而充满暴力的几分钟之前，他们离和平的幻梦有多近。

“停手，停手，他们是牛头人！”一声呼喊穿透了因激战而溅起的血雾，唤醒了哈缪尔的克制力，他从兽人对手的身上跳下，变回了本体。

他这才发现自己受了伤，在熊形态下，他一点儿都没感觉到。他按着身侧的伤口，低声念出一段治疗咒语，他评估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双眼惊恐地瞪大了。

一切对他来说是那么难以置信，五名暗夜精灵全部遇害，倒在了地上。几乎所有的牛头人也都负了伤，他悲伤地发现还有一位躺在草地上，一支箭矢插在她的眼窝里，无力的躯体已经被嗡嗡的苍蝇所包围。

他转身面对着一名似乎是头目的兽人。“以塞纳留斯之名，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浅绿色皮肤的兽人似乎全然不为哈缪尔的暴怒所动。他耸了耸肩膀。“我们看到这五个暗夜精灵杂种变成豹子在跑，觉得他们可能是来袭击的。”

“袭击？就凭五人？”

兽人继续用淡定的目光看着他，一言不发。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豹子是德鲁伊而不是真正的夜刃豹的？哈缪尔思忖着。

哈缪尔被兽人沉闷无言装傻的样子弄得有些不耐烦了，他提高了嗓门，怒意更加勃发。“谁派你们来的？是加尔鲁什吗？”

兽人再次耸了耸肩膀。“加尔鲁什是谁？”

这绝不可能。哈缪尔不相信有人居然真的会这么无知。不论对他的感情是爱戴还是厌恶，所有人都知道加尔鲁什。这个兽人肯定是在糊弄他，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

“你们中断了一场秘密而至关重要的会面，这场会面本可以确保部落有权在灰谷安全地采集木材！我会亲自把你的行为汇报给凯恩·血蹄，我保证本次事件会被公之于众。我不会为这种给部落荣誉抹黑的事情负担任何责任。这些精灵，这些德鲁伊，”他用颤抖的手指指着那些凉下来了的尸体，“他们应我的请求而来。他们相信我能保障他们的安全。现在我们争取和平的最大希望躺在那里已经是一具具冰冷的尸体，就因为你觉得他们是来袭击的。你叫什么名字？”

“戈克拉克。”

“戈克拉克，”哈缪尔复述了一遍，把这个名字烙进了他的脑海里。“你在部落晋升的所有机会，戈克拉克，从此不复存在了。”

戈克拉克的表情有了轻微的变化。他令人生厌的眼神冷冰冰地刻意从暗夜精灵德鲁伊移到了哈缪尔身上，看向牛头人身后的什么东西。他的脸上划过一道狡黠的笑容，等到哈缪尔发现将要发生什么事时，已经太迟了。

“我先让你消失就行了。”戈克拉克呼喊道。

哈缪尔听到“嗖”的一声，弓弦破空，一支箭矢飞了出来。

暮光之锤的戈克拉克满意地四下看着。

“我还以为德鲁伊会聪明点儿呢，”他的一位兄弟说道，一边把自己的剑从一位白毛牛头人女性的尸体上拔了出来。

“毁灭将临，所有不愿拥抱它的人都是蠢货，”戈克拉克说道，他卸下了用来蒙骗哈缪尔的那副呆傻的表情，“毁灭不可避免，美丽动人。我们会把这些尸体埋起来，但不能埋太好，否则食腐动物就找不出来了。我们希望这些尸体能被人发现。”他阴笑起来，“最终会被发现的。”

哈缪尔提到了加尔鲁什，这让他很高兴。也就是说，对这位代理大酋长的猜疑早已蔓延开来。先前就有人散播过流言，说屠杀哨兵的是加尔鲁什。现在大家也会相信这场屠杀的幕后主使同样是他。

“为了正在等待的虚无，”戈克拉克说，“开始挖吧。”

哈缪尔·符文图腾缓缓地恢复了知觉。醒过来的他眨了眨眼，却不知自己是否真的醒了过来。他这是在哪？出了什么事？他什么也看不见，有什么东西正从四面八方向他压过来。呼吸十分困难，稀薄的空气里尽是陈血和泥土的气味。他想动弹一下却发现自己被牢牢地压住了。他的身体痛苦不已，干渴的感觉抓挠着他的喉咙。他此刻处于熊形态；他想起自己在一刹那间变换了形态，就在他的后背将被一支箭——

——射中时——

——是部落的人干的。

记忆以雪崩之势涌入他的脑海，他顿时确定了自己在哪里，明白了压着自己的是什么东西。

他被埋在乱葬岗里。

肾上腺素在他体内涌动，给他饱受折磨的身体注入了新的力量。哪边朝上？尸体了无生气的胳膊搭在他的肩上，冰凉的躯干压在他的背上，仿佛是死者想要拉他一道共赴黄泉。哈缪尔张开他满是利齿的大嘴，吞咽着腐臭的空气与泥土，用熊掌推开朋友们的尸体。他向上刨着，鲜血从尸体中缓缓流出来，他想要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他使尽全身力气用肩膀挤开尸体和泥土，头部终于钻出了轻掩着的地表，让他得以狼吞虎咽地呼吸地面上新鲜的空气。他哼了一声，感觉到了伤口中传来的新痛，终于爬了出来跌倒在地上，白色与浅棕色相间的皮毛上凝结着血液和其他血腥的液体，刚刚经历过的恐怖暴行让他气喘吁吁、颤抖不止。

他想变回牛头人，但第一次的尝试让他再次昏了过去。当他醒过来时，已是几分钟之后了，他终于得以变回原形治愈自己的创伤，至少可以治愈个皮毛。想要完全恢复还需要花不少时间。

他神情痛苦地起身迈开了步子，面部抽搐着检查了一下坟墓，想看看是否有其他人也在奋力求生。此时已是夜晚，不过他不需要太阳的光芒也能看清这一出悲剧。

死了。全部死了。暗夜精灵和牛头人都死了。他是唯一的生还者。他高贵的心破碎不堪，膝盖一软，跪倒在地上的坑洞旁，里面埋着他的朋友们，他哭泣，为屠杀而哭泣，为这次袭击将给和平的希望带来的创伤而哭泣。

他抬起头，脸上流下两行泪滴，望着他和雷弗拉尔怀着崇高希冀带来的两样神圣的仪式用品。漂亮的烟斗、朴实的古代高脚杯都已损毁。它们被鲁莽的脚步所践踏，被倒下的尸体所碾压，已然破损到无可修补，正如他和平的幻梦。

哈缪尔合上双眼，踉跄着勉强站起身来，双手高举向天空请求着援助。援手是一只猫头鹰，它平静地鸣叫着，就栖息在附近的一根枝头上。哈缪尔从包里摸出一张羊皮卷，用自己的血写了一封短信，因为他随身携带的墨水瓶在冲突中打碎了。他将信笺缠在猫头鹰的腿上。猫头鹰躁动不安，摇晃着脑袋，散发着柔光的眼睛死死盯着哈缪尔，不过最终它还是接受了这个奇怪的感觉。

哈缪尔轻声低语着凯恩的名字，在脑海中想象着那位老酋长的样子。猫头鹰听从了他的请求，这让他很是满意，祝福过后便放开了

它。随后猫头鹰便向西南方向飞去。

那是去雷霆崖的方向。

他闭上眼睛，怀着感激之情长出了一口气，接着便无声地倒在了地上，任由大地拥抱着他，至于是片刻还是永远，他自己也不清楚。

二十一章

疼痛来得比加尔鲁什料想得还要剧烈，他却满怀欣喜地拥抱着它。

他做出的重建奥格瑞玛的决定受到了认可，让他很是满足。虽然有些人不太高兴，比如凯恩和伊崔格，不过这种回归兽人传统的做法还是让大多数人感到振奋不已。加尔鲁什对此很是高兴。他常常走去外面，看着他父亲所杀敌人留下的那具头骨，有一天他揉着下巴若有所思，决定为纪念他已故的父亲再迈出一步。

决定做起来容易，执行时却满是炽热而猛烈的痛楚。他仰卧在自己卧室的地板上，强迫身体保持放松镇定的状态，不要紧张。盘桓在他视野之上的是一位年长的兽人，他肌肉发达、双手稳健，与他脸上的皱纹、脑后斑白的发辫完全不符。他一只手持一把锋利的尖刀，刃尖被反复蘸上黑色的墨汁，另一只手则握一把小锤。室内只能听到提供照明的火盆燃烧时发出的声响，以及兽人文身师用锤子在加尔鲁什脸上凿击的哒哒声。

大多数设计都很简单：族徽、词语、部落徽记。加尔鲁什却想把自己的整个下巴都纹成黑色——这还只是开始。按照他的想法，最终他的胸口和后背都会布上精致的文身，这样一来朋友和敌人就都会见识到他承受痛楚的决心。按现在这样一下一下穿刺血肉的速度，这项工作将会耗费数个小时——其间每一次穿刺都仿佛是用炽热的钢针戳下去的。

有那么一刻，加尔鲁什咽了下口水。同时他还发现自己在出汗——究竟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密闭房间里生着火光的热量，他也说

不上来。文身师停下手中的活儿瞪着他。“别动，”他说，“也别出汗。你父亲可不会出汗的。”

加尔鲁什好奇格罗玛什是怎么控制出汗的。他也以此为方向努力着。他一言不发，因为说话就得动嘴，他只是眨了眨眼睛表示自己明白了。

当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在一名兽人文身师的手下依仪式文上文身时，此时的这名文身师还只是他的学徒，如今他退到一旁，让他自己的学徒上前来擦去加尔鲁什棕色额头上的汗水，以及他下巴上渗出的血水和墨水。加尔鲁什如同得到了缓刑一般，深深地呼吸着。已经过去四个小时了，墨水却只文上了三指宽。文身师再次向他弯下腰。加尔鲁什也再度用意志撑起自己，那般折磨——甜蜜的、可以带来荣耀的折磨——再度席卷而来。

“加尔鲁什！”

凯恩大步踏入格罗玛什要塞，他的咆哮声在要塞中四处回荡，洪亮而深沉。卫兵们朝他走来，是要帮助而非拦截他。他怒目圆睁瞪着他们，轻蔑地哼哧一声，卫兵们便退去了一旁。

“加尔鲁什！”

格罗玛什要塞里总有人是醒着的，要照看永不熄灭的灯火，要为第二天的事务做准备，所以尽管这里一片静谧，却并非无人看管。凯恩的大喊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几间屋子里渐渐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他们的睡眼依然惺忪，身上的着装显然也是匆忙中草草套上的。

“加尔鲁什，我要见你！”

“部落的领袖不是你说见就见的！”一位库卡隆卫士怒吼道。

凯恩以他这个年纪不应有的速度猛地转身面对他。“我是凯恩·血蹄酋长。现在被加尔鲁什祸害的这个部落，是我一手帮忙建立的。我有话要和他说，我现在就要和他说！”

“老牛，你这么生气地又吼又闹，就连死人都得被你吵醒了！”

加尔鲁什的嗓门和凯恩一样大，而且还透着一丝挖苦。凯恩转过身来，把库卡隆卫士晾在一旁，他的目光转到了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身上。牛头人的眼睛稍稍瞪大了一些。

“这么说来，”他看着加尔鲁什的文身平静地说道，“你从你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不只是他的武器。”

“他的武器，”加尔鲁什说道，“还有他脸上、身上那些让敌人胆寒的文身。”他的嘴唇动得很慢，似乎还是会因此生出痛感。他的文身似乎是刚刚文上的。

“你父亲做了很多恶事，不过他在死前做了一件大善事，”凯恩说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会让他蒙羞。”

“什么？”加尔鲁什吼道，“你说什么，牛头人？”

“我向萨尔警告过你。”凯恩说，方才响亮的声音此时平静了下来，他暂时无视了加尔鲁什的发问。“我跟他说，他给你这么大的权力是在做傻事。我当时认为有朝一日你会胜任这个位置，但在那之前你需要历练、需要打磨。我错了。你，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连领导一群豺狗都不配，更别提领导这个光荣的部落！你会带我们走向灭亡，你只会不停地咆哮着捶打自己的胸口，像只荆棘谷的猩猩一样。”

加尔鲁什听后面色煞白，接着又被怒火烧得通红。“你会后悔说出这些话的，老牛，”他嘶嘶地说道，“我要让你把这些话连带地上的泥土全都吃下去。”

“是你袭击了灰谷的哨兵，对不对？”凯恩大喊，他朝着捏紧棕色拳头的兽人走了过去，“是你批准屠杀了十位塞纳里奥议会的德鲁伊，他们聚在一起正要为部落的需求提出和平的解决方案。”

加尔鲁什脸上的表情先是疑惑，紧接着又变成了愤怒。“以先祖之名，你到底在说什么？你竟敢指责我做出这种下贱的勾当！”

凯恩嗤之以鼻。“加尔鲁什，你对那份以荣耀真诚缔结的协议表达过不屑，对萨尔所谓对联盟缓和政策也是如此。”

“没错！我是瞧不起那温和政策。但我不会暗中破坏协议！我对自己批准的进攻联盟行动很自豪！我会站在屋顶上高声喊出来，向部落证明我们还没有失败！部落的荣耀——”

“你还有脸说出这个词？”凯恩吼道，“荣耀？你现在还在撒谎，加尔鲁什。半人马都比你荣耀。你至少承认自己做了些什么吧。承认自己做的那些愚蠢、自私的抉择！”

加尔鲁什的语气突然冰冷起来。“你这蠢货，竟然觉得我是阴险小人。你的岁数让你的脑袋不好使了。因为萨尔还对你怀有些许敬重，我就当没听过你这些疯话。萨尔叫我来管部落，我始终会做我认为对它最有利的事情。你滚吧，省得被拽着尾巴拖走，把脸面全丢光了。”

凯恩用冲着面门的反手一记耳光回应了他，正打在刚文好的文身上。这一击力道十足，让加尔鲁什打了个趔趄险些跌倒，他痛苦地大喊一声，摆动着胳膊想要保持平衡。

“我才是拽着你的尾巴把你拖走的人，放肆的小崽子，”凯恩说道，“这一巴掌我忍了很久了。”

鲜血从加尔鲁什肿胀开裂的下唇中肆意流淌出来。他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脸颊，紧接着吸了口气、把手收了回来。兽人先是一脸茫然，随后便生出勃然大怒。

“你这是在挑战我了，老牛？”

“我还没说清楚吗？那我再说一遍。我要用荣誉决斗挑战你，加尔鲁什。我要用玛格拉挑战你。”

加尔鲁什冷笑一声。“玛格拉已经被弱化了，掺了水分。萨尔颁布法令之后，它就不过是场表演了。你想跟我打？那就来一场真正的较量。部落现在由我做主，我会接受你的玛格拉挑战——老式的玛格拉。要按以前的做法来，一律按老规矩来。所有的老规矩。”

凯恩眯起眼睛。“至死方休吗？”

加尔鲁什咧嘴笑了起来。“至死方休。你现在是不是该道歉了。”

凯恩盯着他看了片刻，随后便仰头大笑。这一表现令加尔鲁什颇感吃惊。

“既然你叫我按老规矩来，地狱咆哮之子，那你可得知道这样做不过是让我更放得开手脚罢了。我原本只是想给你一个教训。我会后悔自己让部落少了一位优秀的战士，但我不能让你打着你个人荣誉的旗号，把萨尔打造的一切、把勇士们的慷慨牺牲全都给毁了。我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你听到了吗？我再重复一遍我的挑战。玛格拉——按传统来。至死方休！”

“我接受，”加尔鲁什咆哮道，不过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犹疑。“乐意接受。以前我还觉得对不起你，以后再也不会了。部落该除掉你这种老寄生虫了，你不过是依附在那些亲赴沙场、血战至死的将士身上而已。”

“部落该除掉的是你这种年轻气盛的蠢货，加尔鲁什，”凯恩镇定地答道，“不得不出手让我很遗憾。但我必须动手。说实在的，我很高兴你要按传统来。你杀了无辜之人，你的计划不亚于摧毁一切和平的希望。我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加尔鲁什大笑起来，小心地抹了抹下巴，接着把沾了血的手指放进嘴里轻轻舔了舔。这个动作让他感到一阵刺痛，但他振作了起来，从他的脸上完全无法看出他正在承受的折磨。

“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准备吧。”

加尔鲁什迟疑了一下，紧接着他的脸色沉了下来，尴尬地摇了摇头。

凯恩对他嗤之以鼻。“你叫喊着要按传统打，可我这个牛头人对你们兽人的传统懂得都比你多！”他摇了摇头，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们各自挑选一把武器，然后会由我们各自选出的萨满祭司分别为武器祝福。不能穿盔甲——不能穿衣服，不过还是缠条腰布吧。我们各自还得找一位见证人。”他苦笑道，“我敢说我们的见证人不会只有两位的。”

加尔鲁什微微点头，恢复了神色。“我会按这些规矩来的。”

“竞技场。一小时。”凯恩转身便要离开，在门口处他停下了脚步说：“好好安排安排吧，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别担心我会亵渎你的身体。等你死后，我会让你享有生前赢得的那些荣耀的。”他扭头说道。

加尔鲁什大笑着从门里走了出去。

一小时后，竞技场内座无虚席。火炬和火盆全都被点燃了，火光照亮了场地，也让这里的空气变得闷热难耐。消息如同萨尔离开前的那场大火一般很快便传开了，显然来者纷纷选好了支持的对象。有些人落座到支持凯恩的一边，另一些人——他们人数众多——则赶来为加尔鲁什加油。

凯恩抬眼望去，年迈的双眼勉强辨认着席上的面孔。站在他这边的毫无意外大多是牛头人。其中还有少数几个其他种族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上了岁数。他看不清加尔鲁什那边的面孔，不过在橙色火光的映照下，他很清楚地认出，在兽人、巨魔、被遗忘者、血精灵那些绿、紫、灰、粉的肤色中，还掺着一些牛头人黑、棕、白的毛色。

凯恩叹了口气。他相信自己能赢下这场战斗，否则他也不会发起这次玛格拉了。他并未觉得生命已然苍白而无趣，也没有因此想要放弃生命。并不是这回事。他提出挑战——并且接受了加尔鲁什回归“传统”的决定——是因为他要终结加尔鲁什对他所深爱的部落自大、短视而危险的统治。他打算暂时接过加尔鲁什的位置，等到萨尔回来，再任由他做出合适的裁决。不论他怎样裁决，凯恩已经做好接受的准备了。

他并不是出了什么幻觉，这场战斗他将轻松取胜。加尔鲁什虽是部落最优秀的战士之一，但一对一的格斗和打仗可不一样，再加上他又是那么鲁莽。凯恩会用自己的方式战斗，也将凭此赢得胜利。

偌大的竞技场内，加尔鲁什正在自己的区域里做着准备工作。按照玛格拉的惯例，他浑身赤裸，只系一条缠腰布，棕色的躯体用油涂得锃亮。他充满兽人力量的样子引人注目，肌肉虬结，浑身上下透着

骄傲的神气。他正挥舞着曾斩杀过玛诺洛斯的那柄利斧，为战斗做着热身。那柄斧子也涂了油，闪着幽暗的光。

凯恩所使的武器是他祖上所传——符文之矛。他本人也只系一条缠腰布。他的毛发虽然因年岁的增长而染上了少许灰白，却依旧整洁而浓密，在油液的作用下闪着一抹油光。他的毛发之下是结实的肌肉。也许他的关节遇到雨雪天便会不时地疼痛，也许他的眼睛要费一番功夫才能看得清，然而他的力量一点也没折损，速度也只是稍稍慢了一点点罢了。他举起了符文之矛，将其指向四个方向，向四大元素致意，再用握着长矛的手拍打着自己的胸口，以此向存在于他内心与世间万物之中的生命之灵致意，随后便转向博拉姆·逐星以得到他的祝福。

和战士们的躯体一样，他们的武器也将为他们即将面对的战斗涂上油液。博拉姆轻声呢喃着，同时用手指在圣油瓶中蘸了蘸，轻轻地将一抹闪着亮光的液体涂在了矛尖之上。

“事情要走到这步田地，让我很难过，”他悄声说道，只有凯恩听得清他的话语，“但既然事已至此，我知道你是出于公义，凯恩·血蹄。愿你的长矛刺得又直又准。”

凯恩谦逊地深鞠一躬，他结实有力的手指紧紧握着矛杆。整整二十代血蹄酋长都曾在战场上挥舞过这杆长矛，他也即将如此。这杆长矛饱尝过众多高尚敌人的鲜血，也总是能够刺得又直又准。他的目光在符文上停留了片刻。他之前曾在上面刻下了自己的大部分事迹，这是家族的传统。可是要讲的故事还有很多。他暗暗向自己承诺，待到此战告终、尘埃稍稍落定之时，他会抽出时间写完他的事迹。

“老牛！”是加尔鲁什嘲讽的声音传了过来，“你是要在那儿沉思一整晚吗？我还以为你是来杀我的，结果你倒盯着古董长矛看个不停。”

凯恩叹了口气。“你说的话可是要被命运之风带走的，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它们将是你最后的遗言。如果是我，我会认真想想该说些什么的。”

“呸！”加尔鲁什啐了一口。他提起血吼，对祝福他的萨满祭司鞠了一躬——

凯恩眯起眼睛费力地望过去。给加尔鲁什的武器念祷词、涂圣油的是位牛头人萨满祭司。这让凯恩着实吃了一惊，心中感到十分沉痛，他本以为行使这个仪式的会是另一位兽人。那位牛头人是名女性，长着黑色的毛发……

“玛加萨。”他轻声道。她是位强大的萨满祭司，可博拉姆也毫不逊色。她的祝福的确对加尔鲁什有所助益，然而博拉姆·逐星的祝福也会帮到凯恩。这点她肯定明白；这种做法不过是个姿态罢了。她的所作所为终于还是表露了她的忠诚所在。

凯恩对自己点了点头，他对自己所选的道路燃起了空前的信心。这次挑战非常有必要，否则拜在加尔鲁什身下的人将会越来越多。至少玛加萨已经露出了真实面目。他别无选择，必须对她的不忠行为加以处理了。恐怖图腾氏族必须被逐出雷霆崖，除非他们最终下定决心效忠部落。这件事情现在已然十分必要，不再仅仅是个想法了。

玛加萨抬头看了过来。凯恩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据他猜想她露出的是得意的笑容。他淡淡地笑了起来。她选错了边。

凯恩把目光转到了对手身上。

加尔鲁什轻轻调整着中心，挪动着前脚掌寻求平衡，他的手紧紧握着斧柄，金黄色的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大地母亲啊，请指引我的攻击。您知道我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而战。

凯恩仰天发出一声长啸，这是玛格拉传统中示意挑战的怒吼。加尔鲁什则回以震耳欲聋的呼啸，其声势之巨大一如他父亲的战吼，与此同时，正如凯恩预料的那样，他立刻冲了过来。

凯恩稳稳立着不动，由着那位年轻人提着战斧朝他冲来。加尔鲁什一把将锋利的血吼举过头顶。凯恩知道斧刃上的凹槽会发出啸叫，这柄战斧也正是因此得名。这啸叫会将恐惧深深植入格罗玛什·地狱咆哮所面对敌人的内心，凯恩却丝毫不为所动。直到最后一刻，牛头人巨硕的身躯却优雅地闪到一旁，让加尔鲁什自己飞快地冲了过去，却丝毫没有造成伤害。兽人想要停下前冲的势头，就在他刚要成功时，凯恩提起长矛，一击扎进了加尔鲁什的右臂里。

加尔鲁什感到了惊讶、羞辱和痛苦，他大喊一声，握紧武器的手也松了一点。凯恩低下他长角的额头，对准伤口猛地冲撞过去，撞得加尔鲁什失去了重心，险些松开了手中的血吼。如果真的松了手，兽人将必败无疑。一旦武器被丢掉，按照规矩双方都不得将其捡起。

凯恩抬起符文之矛向下一刺。加尔鲁什在最后一刻闪到了一旁。长矛在兽人身侧划出了一道沟壑，嵌进了竞技场的土地里。为了把它拔出来，凯恩失去了宝贵的一秒钟，此时加尔鲁什已经恢复了平衡。加尔鲁什作为部落之中最受赞扬的战士，险些丢掉了自己的武器，凯恩旗开得胜，拿下了第一滴血。

“打得不错，老牛，”加尔鲁什轻轻喘着气说道，“我承认，我低估了你的速度。看起来迟钝了的只有你的头脑。”

“你这些嘲笑的话开打时就不适合说，现在也不适合，地狱咆哮之子，”凯恩答道，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过对手，“省点气息用来战斗吧，我也会省着的，留到你的葬礼上再夸你。”

想激怒加尔鲁什真是太容易了，凯恩心想。兽人因愤怒而浓眉紧锁，大吼一声冲了过来。他纯熟地挥舞着血吼，凯恩感觉到空气在急促地涌动，听到武器划出狂怒的战歌，他勉勉强强才躲过这一击。加尔鲁什不是傻子，他会从失误中汲取教训，他不会再低估凯恩了。

凯恩低下头，右蹄蹬踏着地面，接着冲了出去。加尔鲁什高喊着战吼，举起斧子砍向了公牛的喉咙。就在即将命中之时，凯恩猛然止步，急转向左，接着向加尔鲁什暴露在外的躯干刺出了长矛。加尔鲁什瞪大了眼睛。他勉强微微侧过身子，让长矛刺中自己的右肩而不是胸膛。这一击仍然十分危险，但已不如原本那般致命。话虽如此，加尔鲁什右大臂已经挂彩，此时同一侧的肩膀也受了伤，他的胳膊已经虚弱得很了。

加尔鲁什满含痛苦与愤怒地大喝一声，他腾出一只手拍了拍伤口，用另一只手紧紧握着血吼。凯恩拔出了长矛，心中生出一丝怜悯之情。加尔鲁什的死是部落的损失——至少失去了一名优秀的战士。要是萨尔没有指派这位年轻兽人做领袖，就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了！这出悲剧原本是轻易就可以避免的。

他这一瞬的犹豫给了加尔鲁什机会，让他出人意料地用受了重伤的胳膊举起了那柄双手重斧。凯恩赶忙双手握住符文之矛，将其高高举起想要挡住这一击。这柄结实的古代武器见证过不计其数的战斗，凯恩也曾用它抵挡过这样的来袭。

血吼猛然砸下时划出了怪异的啸叫。

符文之矛——这柄传承了二十代人、代表着血蹄氏族荣耀、杀敌无数、守护着牛头人的传奇武器——断成了几截。

战斧的攻势得以减缓，但并未停下，血吼砍中了凯恩的胸膛，在他的毛发与血肉之上切开了一道浅浅的口子，又继续舞动着砍到了他的手臂。这一斧只是造成了一点皮外伤，长矛却是狠狠地吃了一击。

凯恩从目睹祖传武器毁于一击的惊恐中回过神来。他还没完呢。他紧紧握着长矛的后三分之一段，就算如此它也还有一战之力。加尔鲁什虽然还在战斗，可他已经身负重伤。刚刚的一击打断了符文之矛，却也耗尽了他的气力，他撑不了多久了。只要用长矛的残片狠狠一刺，就能——

凯恩眨了眨眼。他的视线开始模糊起来。是眼睛里进了灰尘、汗水或是血水吗？他挤出宝贵的一秒，用手背揉了揉眼睛，然而毫无作用。他的手颤抖着垂了下去。他的双腿……也感觉很虚弱……

凯恩头晕目眩地望着加尔鲁什。那兽人此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在凯恩的注视下，加尔鲁什握紧战斧，与凯恩四目相对。凯恩握着自己的武器，矛杆在他手中颤抖着，沉得不像话——

接着他便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了。

这么说来，我荣耀一生，最后却死于背叛。

他甚至没法用最后一口气说出凶手的名字。出于顽强的意志，他还是握着那杆断矛，这样在被杀死的时候他依然拿着武器。

加尔鲁什眯起眼睛看着他在凯恩胸口上划出的创口，以及地上散落的符文之矛碎片。在那一瞬，他的脸上掠过一副惊讶的神情，随后他便咬紧牙关下定决心。兽人冲向自己的对手，双手举起血吼砍了下

去。既不能挡下这一击，又无力闪到一旁，他的心脏每跳动一下，生命便消逝一分，凯恩·血蹄，牛头人的酋长，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血吼降下。

二十二章

玛加萨远远看着场上的一切，她波澜不惊的面庞丝毫没有流露出内心愈加高涨的兴奋之情。这两位战士旗鼓相当，虽然二人的风格天差地别。凯恩身强力壮、富有智慧、沉着冷静、经验老到；加尔鲁什活力充沛、年轻气盛、身手矫健。这新老二人间的冲突终于在今晚达到顶点，爆发开来。只有一个人能走出竞技场，胜者将会书写部落的未来。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正在见证历史。玛加萨看着这场打斗，脸上的神情经历了从惊恐到欣喜的一连串变化。

这是一场激战，双方你来我往打出了这种局面，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所有人，当然了，除了玛加萨。

她多年来一直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如同树上缓缓脱落、飘摇不定的落叶一般，这个机会终于落进了她的怀里。她安插在奥格瑞玛的眼线及时告知了她，让她得以从雷霆崖赶来竞技场，作为一名萨满祭司，她也就顺理成章地为武器进行了祝福仪式。

早些时候，加尔鲁什和几位库卡隆卫士正待在王座室下方的私人区域中，她求见加尔鲁什的请求得到了准许。“我之前跟你说过，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我当时说自己觉得你就是部落最需要的人物，会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等到时机合适时，我和恐惧图腾氏族会向你提供支持。你的武器今天将要经受考验，在做准备时让我为它祝福吧。”

加尔鲁什盯着她。“你要跟凯恩对着干？他可是你的同族啊？”

玛加萨耸了耸肩膀。“我要为我的人民做出最好的选择。我相信那就是跟随你，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他听后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这么做还说明你作为氏族的领袖很明智。未来是属于我的，不属于那头老牛，虽然他当年也是个英雄。”他忽然皱了皱眉头，“我……挺敬重他的。要是不用杀他就好了，可发起挑战的是他，而且他还抹黑了我的荣耀。”

“的确如此，”玛加萨说道，“那一巴掌扇得你可真是……人人都在议论呢，这可是奇耻大辱。此仇不能不报。”

加尔鲁什低吼一声，他脸上没有被文上黑色文身的部分因为愤怒、尴尬而涨得通红。玛加萨的脸上始终波澜不兴，但她的心里露出了笑容。这也太容易了。

“那么，你愿意接受我对你斧刃的祝福，以及恐惧图腾氏族的支持吗？”

他上下审视着她，片刻后点了点头。“那就让所有观众都见识见识你的决定吧，族母。战斗开始前你可以为我的斧刃祝福。”

不久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呈上了血吼。玛加萨吟诵着祝福的祷词，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之情，她拔出了几分钟前备好的油瓶的瓶塞，向斧刃上滴了三滴油。按照传统，她应该用手来涂油，可她并没有这么做。加尔鲁什也不知道这又有什么区别。

他也不知道自己正在为她所利用。这样再好不过——如果兽人知道了她在打什么主意，知道了他宝贝的血吼被涂了毒的话，他一定会当场就杀了她。

好，她看着凯恩突然跌倒时心中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在血吼斩断古老的符文之矛，又在牛头人的胸口和胳膊上划出口子时，她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太容易了。然而除此以外我付出的一切又是那么不易。两者算是相抵消了。

加尔鲁什把握住了机会。兽人将血吼举过头顶，它尖啸着砍出了最后一击。斧刃深深砍进了头颅与肩膀之间，把血肉齐齐斩断。断开的动脉血流如注，强大的凯恩·血蹄双腿弯曲，轰然倒了下去。他的

躯干还没栽到地面，人便已经死了。整个竞技场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其间掺混着吸气声和啜泣声。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随着他的死亡，新的时代将就此诞生。

凯恩那些忠实的追随者冲进了竞技场，哀恸不已。他们抬起了逝去领袖的遗体。玛加萨知道，符合大家心中规格的祭奠将要开始了。他们会依仪式为他的遗体沐浴，洗去他身上沾过的土、溅过的血、流过的汗、涂过的油，再用正式的毯子将他裹起来，准备火葬。他们将从奥格瑞玛开始一段漫长而悲伤的旅途，步行回到雷霆崖，在遗体火化前人们便可向他致以敬意，火化之后，骨灰将被撒在风中、撒在河里，让他与大地母亲和天空父亲合而为一。

然而大家心目中这样崇高的规格却给了她一个渴求已久的机会。

她用牛头人语对自己的一位学徒悄声说道："现在，快把消息传出去。凯恩终于死了。今晚，恐怖图腾的统治开始了。"

雷霆崖的上空升着一轮满月，夜空万里无云。牛头人多是昼出夜伏，虽然有些活动会不分昼夜地进行，然而在凌晨时分，他们基本都十分安静。繁星点点的夜幕下，几道从篝火生出的青烟随风扶摇直上。牛头人们此刻正在自己的帐篷里睡得昏昏沉沉。

恐怖图腾像暗影一般鬼鬼祟祟地出动了，月亮为夜空镀上一层银白，他们则是夜色下漆黑的墨点。有些人骑在双足飞龙的背上飞到了雷霆崖，这些野兽扇动翅膀的声音安静得如同夜晚宁静的空气。还有一些人则是徒步上来，他们没有乘升降梯，而是沿着陡峭的崖壁攀了上来，他们心中怀着致命的意图，硕大的体格却有着与之不符的优雅。他们按捺了很多年，始终等待着这个召唤，一得到消息便马上开始行动。

他们带着武器——绞索、小刀、利剑、战斧、弯弓。但没有火枪，任何会发出响声的武器都没有带。出声就会被发现，被发现就会有抵抗，他们的族母可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他们的任务是无声地杀戮，一经得手便转向下一个受害者。

他们潜伏在阴影之中，不紧不慢地从平顶小山上最矮的一排帐篷后面走过，直到所有人都各就各位。夜色下不时传来一些响动，这些

声音是如此之轻，即便听到了也会被忽视掉。接着，他们便发起了协同进攻。

恐怖图腾的刺客们倏地钻到了帐篷里。有一些目标他们早就认得——这些人要么善使兵器，要么是强大的德鲁伊或萨满祭司。然而，如果没法及时醒来变换形态，即使是熊的力量又有何惧？如果一个人的胸膛已然被剑刺穿，就算他武艺高强又有什么好怕的？在对方无力还手的情况下，切开他的喉咙可真是易如反掌。

他们在中央的小池塘集合，清点人数，用手势传递着信息。他们此刻分成了两组。一组奔向灵魂高地，另一组前往猎人高地。长者高地则被他们略过了。在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之前，玛加萨就住在那里，她留下了自己的心腹，那些在场的德鲁伊无疑早就被他们干掉了。过桥时，袭击者们的体重把老旧的桥板压出了轻轻的嘎吱声，不过这些桥就算被风吹过也会有响动，所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被人发现。

他们径直冲向加害目标，跳到一位刚刚惊醒的萨满祭司身上，他只来得及抽一口气便死了。逐星家族纷纷殒命。灵魂高地表层之下的预见之池里有一群被遗忘者，他们倒没什么好顾虑的。大多数被遗忘者都在暗中支持着玛加萨，不支持她的几位对于牛头人或是他们的领袖也没什么感情。

猎人高地之上。

这里的战斗更为激烈。猎人们马上睁开了双眼，他们的身板强壮而健康，掀起了一场你来我往的反抗。然而他们仍然不敌恐怖图腾，后者先是占奇袭之利，最终又有刀刃涂毒之便。很快，整个高地恢复了寂静，刺客们转而返回了雷霆崖的中心地带。

玛加萨的头号威胁纷纷被铲除。现在该进行无差别的杀戮了，为的是将恐惧植入其余牛头人的内心。他们必须明白，恐怖图腾的统治不容闪失，宽恕和同情这样温和的理念也没有容身之处。

雷霆崖将如同初生的婴孩一般浴血重生。

“等等。”一位恐怖图腾氏族的萨满祭司抬起手来说道。虽然他本名叫作杰万，其他人却管他叫风暴之歌，因为他跟风、水两种元素

十分亲和。他领导的小队包围了血蹄村，然而他告诉手下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会动用自己可怕的力量的。此时他的副官塔拉科尔正带着进攻的信号。

“等等？”塔拉科尔疑惑道，“我们有令在身，风暴之歌。我们得进攻！”

萨满祭司嗅了嗅，黑色的耳朵颤动着。“有点儿不对劲。说不定有人已经向他们警告过我们的存在了。”

塔拉科尔对此嗤之以鼻。“不会的。我们为了今晚的行动已经训练多年。”

风暴之歌看着他。“如果我们有间谍，有传递消息的渠道，那你应该假设凯恩也有。”

雷霆崖那边的任务很重——要干掉所有对族母有威胁的人。这份名单里人数众多，很多执行任务的人都没能完成任务。然而血蹄村这边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人要杀。但是这个人必须死，否则今晚的血流成河都将是徒劳无功。

贝恩·血蹄，凯恩·血蹄的儿子，也是他唯一的子嗣。贝恩就住在这里，并没有同他父亲住在雷霆崖。

牛头人们此刻都在帐篷中安然熟睡，甚至躺在地面上沐浴着皎洁的月光，夜晚如此平静，他们敬爱的酋长已经魂归先祖之列，他们却对此浑然不知。远行者们在奥格瑞玛目睹了那场决斗，他们打算将消息报告给贝恩，然而他们在到达之前就全部被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至于法师和其他能够迅速向雷霆崖传递消息的人，都被悄悄地跟踪了，他们被紧紧盯着——或是已被处理妥当。道路全部被封锁了。玛加萨安排周密，一点也没留下可乘之机。

血蹄村是第一个建在开阔平原上的牛头人聚居地，而并未建在防护周全的平顶山上。它象征着牛头人在这片一度陌生土地上已经可以安居乐业了。

如果面对的是捕食者，是来自其他种族的袭击，那么他们的确可以安居乐业了。

如果面对的是恐怖图腾氏族，就是另一回事了。

“假如凯恩在竞技场里突然身亡的警告被传了出去，那他的儿子肯定会收到，”风暴之歌说道，“也许有一位信使成了漏网之鱼。我得悄悄过去打探一下，确保我们不会踏进陷阱。如果那里并不安全，我们就得调整策略。在我传出消息前不要轻举妄动，明白了吗？”

风暴之歌的年纪和凯恩相仿，和那头老牛一样，他也依旧强健而敏锐，只是黑色的皮毛上已经开始缀上了几缕灰白。塔拉科尔不安地来回转移着重心。他的年纪要小一些，一腔热血，这一晚他已经梦想了很久很久。他一分钟也不愿意多等，不过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

“你是这次任务的指挥，风暴之歌。”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所希望的其实是另一种结果。“我会遵命的。不过你要快一点，嗯?我的利刃渴望着贝恩的鲜血。”

“我和你一样，朋友，不过如果可以选的话，我可不愿流自己的血。”风暴之歌说道。今晚执行任务的二十四个人轻声笑了起来。“我会尽快回来的。”

塔拉科尔看着他的身影静静离去，暗影吞没了他黑色的毛发。

他等待着。

他等了又等，他不安地把重心在左右蹄之间来回晃荡，内心越来越焦急，耳朵也在不停地颤动着。他身边的战士们也一样躁动难耐。他们渴望着战斗，突如其来的暂停让他们很不自在。塔拉科尔不知道自己站立着、努力瞪大眼睛望穿黑夜等了多久，突然间他心里绷着的弦断了。

“他早该回来了，”塔拉科尔咆哮道，“事情不对劲。我们不能再等了。恐怖图腾，进攻！为了长者！”

不知是什么东西惊醒了贝恩。躺在兽毛铺盖里的他睡意全无，一股寒意在他的脊柱间蔓延开来。他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虽然已经无从忆起，却弄得他六神无主。当外面有声音传进他的耳朵时，他便起身套上些衣物，走出屋外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两位勇士抓着另一位牛头人。即便在昏暗的月光下贝恩也认得出他。

“我认识你，”他说，“你是玛加萨的人。你这么晚了在这里做什么？”

那位牛头人较为年长，但并不羸弱。两位勇士紧紧抓着他，他却丝毫没有反抗。贝恩看到的是一张同情、关切的面孔。

“我是来警告你的，贝恩·血蹄。你父亲死了，然后就轮到你了。你一定要赶紧悄悄离开。”

一阵绞痛袭向贝恩的内心，他把它压了下去。此人是恐怖图腾氏族的。这事肯定有蹊跷。

“你撒谎，”他低声说道，“我可不愿意听别人对我父亲的健康开玩笑。告诉我你到这儿来的真实目的，你那糟糕的玩笑话我或许可以当作没听到。”

“没撒谎，酋长，”恐怖图腾坚持道，“他在竞技场里迎战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时牺牲了，他向加尔鲁什发起了玛格拉挑战。”

“现在我可以断定你在撒谎了。萨尔早就禁止了这种事情。玛格拉已经不再是至死方休的决斗了。”

“旧规新立，”风暴之歌说道，“凯恩发起了挑战，加尔鲁什应了下来——条件是他们要按老规矩打。他们的确是至死方休。”

贝恩僵住了。从他对他父亲和加尔鲁什的了解来看，这些都有可能是真的。他知道父亲不认同萨尔对加尔鲁什的委任——说实话，贝恩自己也不认同。他知道哈缪尔·符文图腾和凯恩都认为灰谷哨兵遇袭事件的幕后黑手可能是加尔鲁什。因认为加尔鲁什是部落长治久安的真正威胁而去挑战他，完全符合凯恩的作风。面对加尔鲁什改变规则的决定而毫不退却，这也完全是凯恩的脾气。

“我父亲会赢的。”他说道，话音却已然微微颤抖。

“他也许能赢，”萨满祭司表示同意，“如果不是玛加萨往加尔鲁什的斧刃上涂了毒的话。她凭借着萨满祭司的身份去为武器祝福，

然后就在斧刃上抹了染过毒的油液。只要一击就能达到她的目的。”他的话语里含着苦涩和愠怒。“我的包里——打开看吧。里面有令人伤心的证据。”

贝恩向一位勇士点了点头。牛头人打开了从那位恐怖图腾身上扣下的包，紧接着瞪圆了双眼。贝恩心底升起一股寒意。勇士慢慢把手伸进里面——拿出来的是一小段碎片，看起来不只是一截破损的棍子。

贝恩伸出手去，勇士把那枚传奇符文矛的碎片放在了他的手心里。他颤抖的手指缓缓地握在上面，感受着那些熟悉的符文轻触他的肌肤。他一阵踉跄，他本以为强大而温柔的父亲会在战斗中光荣赴死，抑或是安详地在梦中逝去，然而他却是死于叛徒的谋害……

他心中的愤恨随着那位恐怖图腾接着说出的话而不断滋长：“二十四名恐怖图腾的战士正在火光映照不到的地方等待着发起袭击。我原本是此次行动的指挥。然而我却跑来警告你。你父亲是位伟大的牛头人，虽然我对他的一些决定并不赞同。他不该就这样死去，你也一样。长久以来，我一直效忠于族母，但是这一次……”他摇了摇头，“这一次她已经太过分了。她辱没了身为萨满祭司的意义所在。我不会再与她的计划有什么瓜葛了。”

贝恩两步跨上前去，一把抓起这位恐怖图腾的胡子，把他的头抬了起来。恐怖图腾牛头人低声一哼，但还是与贝恩四目相对。

那个奇怪的梦……那分焦躁的感觉……

贝恩心碎不已，被一腔悲痛淹没，他伤心到难以呼吸。“父亲。”他呢喃着，在念出这个词的同时，他还意识到这位恐怖图腾的变节者说的是实话。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眨眨眼，又把它们憋了回去。以后会有时间好好哀悼他的父亲的。如果这位变节者所言属实——

“你叫什么名字？”

“他们叫我风暴之歌，酋长。”

酋长。看来现在他就是血蹄氏族的酋长了……“我会迎战他们的，”贝恩宣告道，“我不会临危脱逃。这个村子以我的家族命名，我不会丢下这里的人民。”

“你寡不敌众，”风暴之歌开口道，“而且也不能让你随随便便就死在战场上。你是最后一位血蹄了，你的人民也显然要由你来领导，就和你的氏族一样。为了牛头人，你有责任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样才好夺回被偷走的东西。你以为今晚受袭的牛头人聚居地只有血蹄村吗？”

贝恩瞪大了眼睛，风暴之歌接下来的话让他愈加感到恐惧：“雷霆崖的屠杀现在都还没有停下！等到太阳探出地平线，把光芒照在这个可耻的夜晚留下的一汪血海上时，牛头人就将由玛加萨统治了。你一定要活下来。你不能因为想为父亲复仇就去寻死！走吧，求你了！”

贝恩愤愤地哼了一声，紧紧揪住风暴之歌一身皮衣的前襟，接着又一把松开。这位萨满祭司说得对。

“这有可能是诡计，是陷阱！”一位勇士说道，“他可能在引你中埋伏！”

贝恩悲伤地摇摇头。“不，”他说，“不是诡计，我感觉得到，这位萨满祭司说的是实话。”他松开紧紧握着符文之矛碎片的那只手，端详了片刻，随后将其温柔地收进了口袋里。“我父亲已经被害了，为了照顾好我们的人民，我今晚必须活下来，他也一定想让我这么做。风暴之歌·恐怖图腾，你冒着巨大的风险赶来警告我，我也会冒着巨大的风险相信你。你可得知道，你要是背叛我，马上就会没命。”

“这我知道，”风暴之歌表示同意，“我只有一个人，你们人数更多。现在……恐怖图腾包围了三面，不过我知道怎么让他们分散开来。跟我走。”

恐怖图腾冲进了村子。他们撞上的牛头人并未沉在睡梦中、毫无警觉，而是训练有素、全副武装候着他们的战士。塔拉科尔并非完全没有料到；他猜想到风暴之歌可能被俘了，贝恩也许已经得到了警告。不过，他们毕竟是恐怖图腾，他们不死不休。

塔拉科尔的斧下多了很多亡魂，然而他始终没有看到那个人——贝恩·血蹄。在场的每一位恐怖图腾都知道，他们来此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杀死贝恩，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贝恩却仍然不曾出现，塔拉科尔的内心开始恐慌起来。

只有一个解释。

“恐怖图腾！”他大喊道，把斧子从一位德鲁伊的尸体上拔了出来，她原本想变成猎豹形态，却被他几乎拦腰斩断。“我们被出卖了！贝恩逃走了！去找他！去找他！”

现在，反抗的村民已不再是目标，反而变成了恐怖图腾试图越过血蹄村边界时的累赘。紧接着，大地突然间颤抖起来。塔拉科尔回身看去，手中捏好了斧子，然而只一瞬，他的心中便恐惧丛生。

十几头科多兽径直冲向他和他的同伴。有几头科多兽身上骑着血蹄村的村民，然而还有几头只是驮着鞍具、系着缰绳，甚至有几头还未被驯化，连鞍具和缰绳都没有。恐惧让这些科多兽失去了理智，它们翻着白眼、吼叫着，一点要减速的意思都没有。

留给他们的只有一个选择。“快跑！”塔拉科尔大叫道。

他们跑了起来。科多兽穷追不舍，似乎还在加速，恐怖图腾们此刻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作逃命。前方就是石牛湖，到那里应该就安全了。塔拉科尔全力冲刺，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湖水中，铠甲的重量坠得他沉了下去。科多兽依然穷追不舍，然而它们踩进水里时，惊慌的奔踏终于慢了下来。塔拉科尔拼命游动着，挣扎着想要浮上水面，原本做保护他之用的铠甲，此时却成了将他拽下湖底的威胁。科多兽们此时散作一团撤回了岸上，它们大声喷着鼻息，甩着皮毛浸上的湖水。恐怖图腾们在水中蹬踩着，塔拉科尔点了点人头。有些人沉入湖底再也没有露过头，还有人今晚甚至没能活到这个时候。以后有的是悲痛的时间。现在，这些幸存者向着湖对岸游去。

一切来得如此漫长。他们从湖中探出身来，浑身湿透，瑟瑟发抖，垂头丧气。

他们失败了。贝恩逃走了。塔拉科尔完全不想把这个消息汇报给玛加萨。

贝恩望着惊恐的科多兽们，对自己点了点头。惊扰兽群是个很不错的计划，利用它们创造出了逃走的机会。科多兽们即便在惊扰中变得狂野难驯，大体上也依然算是温和，然而这股力量却是无可阻挡的。科多兽群将敌人驱赶向西边，他们前有山峰后有科多兽，被困在了那里，无路可走。虽然其中一部分人会就此殒命，不过其他恐怖图腾最终还是会逃出来继续追赶他们；尽管这只是缓兵之计，然而即便只能拖延一点时间，对贝恩和他的追随者们都大有助益。

“恐怖图腾没有攻击陶拉祖营地吧，风暴之歌？”

恐怖图腾摇了摇脑袋。“没有。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雷霆崖、血蹄村、烈日石居和莫沙彻营地。”

“那我们就去陶拉祖营地，但愿那里还没有变成次要目标。我们可以在那里安排交通工具。”

“去哪里的交通工具？”风暴之歌发问。

贝恩的眼神冷冽了起来，他让身下的科多兽加快了步伐。他的心中满是对父亲的怀念，以及对恐怖图腾今晚犯下血案的愤恨。

“我不知道，”他坦承道，“我只知道，我父亲的仇一定会报，不揭发恐怖图腾的背叛行径我誓不罢休。虽然他们拒绝加入部落，可我父亲还是允许他们和我们一同生活。从现在起，我要把他们彻彻底底地从牛头人的社会中剔除出去。我发誓。”

贝恩已经好几年没怎么离开过莫高雷了，他忘记了这片名副其实的贫瘠之地有多么辽阔空旷了。乔恩·星眼接待了他们，带他们进了营地，兽人卫兵们对此浑然不知。贝恩并不知道还能信得过谁。在一座大营帐背后，几位牛头人聚在了一起：贝恩、恢复中的哈缪尔·符文图腾，他在一场德鲁伊的和平会面中遭受了袭击，还有同他一起过来的四位血蹄村的勇士，以及变节者风暴之歌。乔恩也加入了他们，还带来了一盘食物——苹果、西瓜、莫高雷香料面包，还有几块大份的烤肉。

贝恩点头向猎人致以谢意。他咬了一口水果，看着哈缪尔。“我相信你说的话，哈缪尔，还有风暴之歌的，虽然他是恐怖图腾的人。我们领袖的背叛令人痛苦，所以我不得不信任一位旧敌。”

风暴之歌低下了头。待在这里让他感到十分尴尬，不过他正在渐渐赢得贝恩和其他人的信任。

“我不知道加尔鲁什对那场袭击有多少了解，但我知道我能活下来全是拜他们的疏忽所赐。”哈缪尔说道，“他们把我丢在那儿等死，我也险些如他们所愿。至于那场挑战，”他看向风暴之歌。“加尔鲁什或许同意了投毒，或许没有，这都不重要，玛加萨已经如愿以偿——她控制了雷霆崖、血蹄村，甚至可能还有莫沙彻营地，如果我们不快点阻止她，所有的牛头人都将处在她的魔爪之下。”

“不过烈日石居没有落入她之手，”乔恩小声说道，“他们派来了信使，据称他们击退了来袭。”

贝恩点了点头。这是个好消息，只是还远远不够。贝恩低声咆哮了一下，强迫自己咽下食物。他必须保存力量，尽管此刻他其实毫无胃口。

“大德鲁伊，你的建议我父亲一直都很信得过。我现在就迫切需要你的建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对付她？”

哈缪尔叹了口气，思忖起来。场面陷入一片沉寂，持续了很久。“从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来看，玛加萨现在控制住了绝大部分牛头人——不管他们是出于自愿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加尔鲁什或许和她的叛变无关，但他无疑十分鲁莽冲动，不管怎样他都想让你父亲死。”贝恩深深吸了一口气，哈缪尔同情地看了看他，然后继续说道，“幽暗城对你来说不安全，在那里巡逻的兽人很可能是忠于加尔鲁什的。暗矛巨魔倒是可以信赖，可是他们并没有多少人。至于血精灵，他们离得太远，无能为力。我们还没求援，加尔鲁什就可能已经联系过他们了。”

贝恩冷笑着对风暴之歌比画起来。“看来我们的敌人要比我们的朋友更可信。”他讽刺道。

哈缪尔不得不同意，他点了点头。“至少他们更好打交道。”

贝恩的脑海里涌上一个念头，这个想法大胆而危险。他没有脱口而出，而是在心里思索了很久，这是他父亲教给他的。终于他还是开口了。

“比起可耻的朋友，我一直都更看重可敬的敌人，”他轻声说道，“所以我们去找可敬的敌人吧。我们去找萨尔信任的那个人。”

他依次看着每一个人，从他们长着长鼻口的面庞上，他看出他们渐渐理解了他的意思。

“我们去找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

二十
三章

“你经历过幻象之旅吗，古伊尔？”有一天晚上盖亚安问道，他们正在吃炖裂蹄牛肉和面包，这是顿很简单的晚餐。

萨尔吃得狼吞虎咽，今天如此漫长，令他紧张不已、身心俱疲。他今天并没有与元素进行沟通，也没有向他们提供援助，正相反，他在摧毁元素。

萨尔明白，元素之灵们鲜少处于平衡之态，能与其他元素和谐共处的也寥寥无几。有些元素依循着自己的本性，只不过它们的本性便是混乱无序。另一些元素则偶尔会病变、腐化。通常来说，一只温柔而坚定的手就可以让它们重新回到正轨。然而有些时候元素实体也会受到过于严重的损害。就像奥格瑞玛的那一团小小火花，它不讲道理，就连对它的乞求也不管不顾。

萨满祭司不能只顾一己之私。他们行事时要彰显荣耀，以及对元素的敬意，请求元素的援助时要谦恭，当元素回应请求提供了援手时要心怀感激。然而他们还肩负保护世界免受伤害的重任，如果伤害是由失控的元素造成的，那他们的使命就很明晰了。

在外域，这样的事情显然已是泛滥成灾。

阿格娜投身这样的战斗已有几十次，甚至是几百次了。虽然她在此类任务中从未感受到快乐，但她在保护自己以及她的看护对象时没有过丝毫犹豫，哪怕她其实并不愿做他的看护人。在萨尔看来，这场战斗十分痛苦，一名萨满祭司竟要借用一个健康元素的力量去消灭他那被污染了的……兄弟？同伴？他不确定用什么词合适，光是看着这幅场面就已经让他心如刀绞。他的脑海里有一个问题不停地回响着：

艾泽拉斯的元素们未来也会是这样吗？面对这样的未来，我真的无能为力吗？

他看向盖亚安，回答了她的提问。“我年轻时在德雷克塔尔的指导下见过元素，”萨尔说，“我斋戒一整日，连水也没有喝过。德雷克塔尔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我静静地等待着，终于，元素找到了我。我向每个元素都提了问题，这是对我的一部分测试，我还向它们承诺过我会服务于它们。那种感觉……非常强烈。”

阿格娜和盖亚安交换了眼神。“那就好，”盖亚安说，“虽然不是传统的仪式，但德雷克塔尔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也已经尽力了。他是仅存的几名萨满祭司之一，当你去找他时，霜狼氏族又疲于求生，所以他没法为你准备一场传统的幻象之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古伊尔，非常好，不过既然你回到故乡来学习，你该感受一下正统的幻象之旅仪式了。”

阿格娜点了点头。她神情庄重，望着他的眼神不再如平常那般带着不加掩饰的轻蔑。正好相反——从她的肢体语言可以看出，她对他似乎已然心生敬意。

“只要是我该做的，我在所不辞，”萨尔说道，“你们认为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个仪式，所以才没学会我想学到的东西吗？”

“幻象之旅关乎的是自我认知，”阿格娜说，“也许你需要先了解自己，这样才能做好接受其他知识的准备。”

即便是她最温和的话语也很难不让人动怒。“我比绝大多数人都自立，”他固执地顶嘴道，“我觉得我早就很了解自己了。”

“然而这位强大的奴隶还是找不到自己探寻的目标。”阿格娜的话语带上了些情绪。

“你们俩和气点，”盖亚安温和地说道，尽管她已然皱起了眉头，“这个世界就算没有你们两位互相斗嘴的萨满祭司，也已经够混乱的了。阿格娜，你心直口快，这一点挺不错，但是偶尔收敛一些对你是很好的锻炼。还有古伊尔，你也得承认一个人对自己了解得越多越有好处，这一点就连部落大酋长也不例外。”

萨尔眉头微皱。“对不起，祖母、阿格娜。眼下的情形太可怕了，我却无能为力，这让我很沮丧。把我的愤怒发泄在你头上带不来任何好处。”

阿格娜点了点头。她看起来很恼怒，但萨尔终于突然间察觉到，她恼火的对象并不是他，而是她自己。

他不得不承认，这位年轻的萨满祭司让他有些糊涂了。他不知该怎么看待她。萨尔并非没有应对过聪慧而强大的女性，他认识两位——塔蕾莎·福克斯顿和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然而她们都是人类，他渐渐发觉，她们和兽人女性的力量源头是截然不同的。他听说过自己的母亲——德拉卡——的故事，她初生时病恹恹的，然而凭借自己的意志与决心，她把自己的身心磨炼得十分强大。“靠后天的努力成为战士。”他曾听到盖亚安这样赞扬过德拉卡。

此刻，她用同样的眼神注视着萨尔。“靠先祖赐予的速度、力量、坚强的心脏，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并不困难。如果世界不愿赠予你这些素质，你却还要生生把它们抢夺下来，这才是困难所在。”她看了看阿格娜，继续开口道，“你会明白这些事的，古伊尔。你的每一重身份、每一分品格、为你的人民做出的每一件事，这些都不是天赐的，而是你自己争取来的。你是你父母当之无愧的子嗣，古伊尔，杜隆坦与德拉卡之子。”

“我来这里是要尽我所能地学习，好帮助我的世界，”萨尔说道，“不过我会尽快进行这个幻象之旅的。”

“你得一直待在这里，直到学成为止，你心里清楚。”阿格娜说。

萨尔发出了一声低吼，便没有再发一言，因为他的确清楚。

安度因很清楚自己已非“贵客”，而是一名人质，是茉艾拉手上最有价值的人质。

安度因回来后，发现有一封笔迹流畅的信正躺在堂屋的桌子上，他刚刚在洛汉那里待了一个小时，此时是茉艾拉和她的黑铁矮人执掌铁炉堡的四天之后。信上的蜡封戳着铁炉堡皇室的印章，他看到后咬了咬牙。德鲁坎一脸阴沉地盯着他拆开了信封。德鲁坎是派给安度因

的“特别守卫”，为的是“确保他受到周到的照顾，毕竟他可是位贵客”。

今夜的月色之下，诚邀您的相伴。请着礼服，若能如约而至则不胜感激。

安度因强忍着没有把信揉成一团丢掉，而是对德鲁坎露出了礼貌的笑容。

“请转告女王陛下，我乐意赴约。她一定很想尽快从我这里得到答复吧。”他心想，这样至少能把这名守卫支走一小会儿。他耐心等待着，德鲁坎终于还是认定自己免不了这份差使，便皱着眉头愤然离开了。

安度因发现德鲁坎这人不好吹牛，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全然漠不关心。至少德鲁坎对自己的情绪从不掩饰。

安度因沐浴更衣，做着准备。茉艾拉要他出席的举动虽然似乎在拿他当提线木偶，不过既然她坚持要安度因着礼服，说明她准许了安度因佩戴王冠和其他饰物，表现出两人地位对等。安度因很清楚这小小伎俩中暗含的力量。威尔正在帮他更衣，这里挪一厘、那里动一毫，万分细致地调整着王冠的位置，随后搬来一面镜子。

安度因对着镜子眨了眨眼。他一直不爱听大人们说“比上次见到你的时候又长大不少”，但如今还是眼见为实了。他最近没有怎么注意过镜中的自己，然而现在他看到自己的眼神有些暗淡，下巴也有些僵硬。他已经不是那个被爱护有加的孩子了，但他没料到自己过去几天来承受的压力竟有那么……明显。

“感觉还好吗，王子殿下？”威尔问道。

“嗯，威尔，我感觉很好。”

老侍从身子向前探了探。“我敢说您父亲现在正一刻不停地想办法救您出去呢。”他用十分轻柔的话音说道。

安度因点了点头。“那么，”他叹了口气，“该去赴宴了。”

被带到王座厅后，安度因发现只有一张小桌子，两旁摆着两个位子。看来这是一场私人会面。

换句话说，他要被审讯了。

他假定茉艾拉会坐上席，于是便礼貌地站在自己的椅子旁等候着她的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他左等右等，终于意识到这份邀请也不过是她计谋的一部分。他对此很明白，甚至超乎她的想象。他对自己的年轻有自知之明，他也清楚人们总是因为他的年轻而低估他。他可以将这一点化为己用。

而且，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也可以等候很久而不显焦躁。

大门终于打开了。一名身穿铁炉堡制服的黑铁矮人迈步向前，鼓起胸膛，用洪亮的声音宣布道："起立，欢迎铁炉堡的茉艾拉女王陛下驾临！"

安度因冲那矮人笑了笑，轻轻抬了抬头，向他示意自己早就站着了。茉艾拉踏入室内时，人类王子向她举了一躬，他拿捏着分寸，以示二人身份的平等。当他直起身子时，他看到茉艾拉平日那副一成不变的伪善面孔上掠过一抹愠怒。

"啊，安度因，你来得很准时。"茉艾拉一边说着一边阔步走进房间。一位侍从为她拉出椅子，她旋即入位坐定，接着点头示意安度因也可以落座了。

"我认为守时是美德。"他说。用不着指出是她让他一直干等着，他们俩都心知肚明。

"我相信你之前和我其他的手下聊得很愉快，也受到了不少启发吧。"她说，同时准许了侍从将餐巾铺在她的膝上。

其他的手下？她是暗示安度因正在——不，并不是，她只是想让他有这样的想法。安度因和善地笑了笑，点头向为他倒水的侍从致谢。另一位侍从正在向茉艾拉的杯中斟血红色的葡萄酒。看来这位女王并不怎么钟爱啤酒。

“你说的是黑铁矮人，而不是铁炉堡里的所有矮人，对吧，”他和善地答道，“我和德鲁坎没怎么聊过。那个伙计不太爱说话。”

茉艾拉抬起一只精致的手，掩着笑意。“噢，亲爱的，被你给说对了。他们大部分都不怎么爱说话。所以我很高兴你能过来，我亲爱的朋友。”

安度因礼貌地笑了一下，舀起了一勺汤。

“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里我们一定要好好聊聊，我可是期待得很呢。”

他险些被汤噎住，强忍着一口咽了下去。“我觉得我们会聊得很愉快的，”至少这一句不是谎言，“不过我觉得我父亲很快就要让我回去了。你想多和我聊聊的话恐怕得趁现在。”

茉艾拉的眼中有一道光转瞬即逝，接着她挂上一抹笑容，里面藏着怒意。“喔，我敢说你父亲会包容我的。跟我讲讲他吧。我听说他经历过不少磨难。”

安度因确信茉艾拉的确什么都了解到了。在他看来，如果她想了解什么，就一定会马上行动，不会在等待上花太多工夫。尽管如此，他还是就着汤食和沙拉向她大致讲述了他父亲的冒险经历。

“你那时一定很痛苦吧，安度因。”

他才不觉得她真的在乎这些，不过有个点子涌入了他的脑海，他决定执行这个想法。

“的确很痛苦，”他诚实地答道，“不过更痛苦的是，我发现他不赞同我希望选择的人生道路。如果传闻属实的话，你应该会理解这种感觉。”

他第一次看到她露出这样全然不设防的表情，送往嘴边的汤勺停在了半空中，她瞪大的双眼中满含着惊讶。她的神情脆弱而慌张，旋即又匆忙恢复如常。

“怎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假意大笑起来。

“我听说麦格尼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虽然他很想成为那样的人——我父亲也是一样，”安度因说道，“所以我这个儿子要是不符合他心目中的样子，他永远也不会原谅我。”

她的眼神变得有些难过，闪动着奇怪的光，眼中似乎噙着泪花。她开口时，仿佛是安度因的话让她的内心决了堤。“我父亲对我生而为女的缺点很不满。我待在这里便会一刻不停地意识到自己的出生就是对他的辜负，所以我不愿待在这里，而他一直不肯相信。他一心觉得我会跟一名黑铁矮人坠入爱河，只有可能是我丈夫对我施了咒。他的确施了咒，他施的咒就是对我的尊重，是在我说话时的认真倾听，是对我作为女性也能成为优秀统治者的信任。在我的亲生父亲对我不闻不问时，是黑铁矮人对我敞开了怀抱。”

她冷冷地大笑道：“这就是达格兰·索瑞森和黑铁矮人对我施的咒。我父亲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只是长于战斗和杀戮。可他们也是矮人，就和其他氏族的矮人一样——都是土灵的子嗣。其他矮人也该明白这一点，这就是我的目的。”

“你是正统的继承人，”安度因表示同意，“麦格尼应该明白这一点，应该从你出生起就好好抚养你。很遗憾只有黑铁矮人欢迎了你，你说得对——他们也是矮人。但你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铁炉堡的矮人，对促进他们的和谐共处没有任何帮助。开放这座城市吧。让其他人像你一样认识黑铁矮人的真实面目。他们会得到——”

“我说他们会得到什么他们就会得到什么！”茉艾拉厉声打断了他的话。“而且我说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王权在我手里，当我死后，达格兰——麦格尼希望我能成为的那个男孩——将会接手统治权。他父亲和我……”

她顿了一下，突然间强装的笑意取代了原本率直的怒火。“你知道吗，”她说，“我真的是第一次冒出这种念头。”

安度因为她态度的转变感到气馁，问道：“什么样的念头？”

“我是施以统治的女皇，不只是个王后。”

一股寒意渗入了安度因的脊髓。

“天呀！这样一来一切都不一样了！我有两族人民需要统治。还有我的小宝贝，等他成年之后，就是为两大氏族搭建桥梁、带来和平的绝佳机会。你觉得是不是？”

“和平永远都是崇高的追求。”他说道，内心为之一沉。有那么一会儿，他打动了她，让她流露了真情。然而真心话的时间已然消逝。

“是啊。唉，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依然只是个傻傻的小女孩。”

不，你才不是，而且我也不是。“我理解。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依然只是个十三岁的小男孩。”他开口道。

茉艾拉又扑哧一下笑了。“啊，你的幽默又使我发笑了，安度因。虽然我敢说你父亲现在很想念你，不过我还是不想现在就和你分别。”

他递给她一个笑容，但愿这个虚伪的笑脸看起来没有那么虚伪。

几个小时后，他终于可以在自己的住处独自待着了，安度因关上房门，沉沉地靠在门背上。

茉艾拉没有疯，也没有被咒语蛊惑。他倒是希望她的作为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必须承认，她曾经被不公正地对待过，可是她并未把不公化作力量，而是任由愤怒吞噬自己。她精心算计、强权统治，意图将这个王国传给她的儿子。她说的话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和平固然很美好。然而自由也同样重要。

他必须离开这里，必须让其他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他深吸一口气，伸手捋过自己的头发，开始向小包中装入一天路程的所需物品……圣光啊，哪怕是现在，他也是如此思念艾尔琳。然而他也很高兴她不必待在这里，不必见证铁炉堡变成了怎样的一副模样。

他不用带太多东西——一两件换洗衣物、一些钱币足矣。他从暴风城过来时带了一些特别的物件，然而他现在意识到，当自己需要尽快离开时，这些东西也不是非带不可了。不过还是有一样东西意义非凡，它太过宝贵，不能丢弃。

麦格尼死后他就一直将其藏在床底，矮人国王将这物件呈给他看时的那块裹布一直裹在外面。但愿茉艾拉还没听说过这件礼物的消息。他莫名觉得对她而言这种想法不太现实。

他飞快解开了裹布，抚摸着那柄美丽的锤子——恐惧破除者。此刻他需要来自它的慰藉。安度因握了握这柄武器，随后便将其重新裹好，小心地放进了包里。

是时候了。安度因不打算向威尔透露他的决定。这位老侍从知道得越少，他们就越不会为难他。他深吸一口气，将手探到了口袋里，紧紧握住那块吉安娜送给他的炉石。安度因紧紧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想象着塞拉摩的画面，想象着吉安娜那个舒适的小小壁炉——

——接着那里便化为实体。

吉安娜望着他。“安度因，你来干吗？”

暴风城的王子顾不上回答她，他惊讶地看着那位身形巨硕且满脸怒容的牛头人，他身穿铠甲、佩戴羽饰，正站在安度因的面前。

二十四章

“这是什么——”牛头人用笨重而明白的通用语隆隆吼道。

“贝恩、安度因——等等！”吉安娜伸手挡在两人身前。

贝恩？“贝恩·血蹄？”安度因试探道。

“安度因·乌瑞恩？”

“大家都等等！”吉安娜喊道，这一次她的嗓音更大了。“贝恩——我给了安度因一件礼物，是一块让他能够随时来拜访我的石头。根据我们从铁炉堡听到的消息来看——确切来说，是无法从铁炉堡得知的消息——我真的很高兴能看到你。”她旋即递给他一个真心的微笑。“还有贝恩——我对安度因的不期而至道歉，不过我相信你可以信任他。”

“他父亲可对部落没有一丁点好感，”贝恩说道，“我相信你没料到他会来，吉安娜，可是——”

“我和我父亲不一样。”安度因轻声说道。他冷静了下来，开始明白过来眼下的境况。贝恩·血蹄是牛头人酋长凯恩的儿子。而凯恩和萨尔是挚友，联盟对牛头人的敌视也没有对部落其他种族的那么强烈。如果吉安娜和萨尔关系很好，那么她不反对与凯恩派来的代表进行会面——甚至是秘密会面——也就说得通了。

看来他的沉着给那头小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恩也稍稍放松了下来，他的眼神中多了一分好奇，少了一分敌意。“的确，”他说，

“我们都和自己的父亲不一样，哪怕我们想要变成他们的样子。”

贝恩的话音让安度因觉察到似乎出了什么事情。他疑惑地向吉安娜看去。他看到她的表情紧张而不悦。

“你们俩都坐下。”她一边说一边指了指炉边的地面。贝恩体形太大，没有椅子能放得进他庞大的身躯。“我觉得你们俩都有很长的故事要讲。”

“我无意冒犯，”贝恩继续站着说道，“可是我冒着巨大的风险过来见你，吉安娜女士，难道我要向暴风城的王室成员吐露秘密吗？恐怕你的要求有些过分了。”

“我理解你的顾虑，”吉安娜说道，“我知道你们两人此刻心中都只考虑着自己的问题。可是你们得记住，现在我这里庇护着你们两个人，所以你们得好好相处。”

“联盟的人也需要你来庇护吗？”贝恩哼了一声。

“因为麦格尼·铜须死了，他女儿茉艾拉·铜须带着一群黑铁矮人回到了铁炉堡，她自封为女皇，把铁炉堡整个封锁了起来，我跑出来肯定让她非常心烦意乱。”安度因坦然说道。贝恩说得对，他没理由信任安度因——暴风城的王子……除非安度因给他创造一个理由。再说这件事他早晚也会知道的。茉艾拉的秘密守得了一时，守不了一世。贝恩长着角的大脑袋摇了摇，他眨着眼睛望了望安度因。

“泄露这种信息可算得上是叛徒行径了，小王子。”他轻声说道。

“茉艾拉的做法是错误的，哪怕她是正统的继承人，”安度因说道，“她的部分目标和计划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她的所作所为——我不能苟同。尽管她身为一名矮人，身为我朋友的女儿，我也不会盲目地支持她。就像我不会仅仅因为你是部落的成员而拒绝支持你一样。”

他的视线一直停留在贝恩身上，不过透过余光他发现吉安娜轻轻松了口气，她的心中升起了希望。

“他见过萨尔，他们很欣赏也很尊重对方。”吉安娜说，“这已经是最高的认可了，贝恩。”

贝恩点点头，不过大概是出于痛苦，他仍然扇动着自己的耳朵。“如果萨尔没走，我也不会需要你的帮助了，而且……”他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随后又用鼻子长长地将其呼出，“而且我父亲也就不会死了。”

安度因倒抽一口气，望向了吉安娜。她点了点头，眼神充满了悲伤。“贝恩已经跟我说过了。”她轻声说道。

“我很遗憾。”他真诚地说道。不管大家对部落抱有怎样的看法，人人都同意凯恩是位卓越而有正气的领袖，是个好……人？好牛？不过这样的结局也并不出人意料，毕竟凯恩年事已高。然而奇怪的是，贝恩看起来很沮丧。不，不是沮丧——面对父亲的逝世，每一个深爱自己父亲的人都会沮丧，但不会……焦躁，不会如此痛苦。“出什么事了？”

“坐下吧。”吉安娜说道，她的语气依然和善。这一次安度因和贝恩听从了她的话，席地而坐。吉安娜为每个人都倒了一杯茶，她将茶杯放在托盘上，随后也盘腿坐在了地上。安度因端起茶杯，片刻后贝恩也依样照做。他看着自己大大的手里端着这么一盏小小的茶杯，轻轻笑了起来——安度因猜测这可能是他得知父亲的死讯后第一次笑。

吉安娜的视线在他们二人身上来回转移。“你们不知道我有多么希望我们三人能换一种情境见面，”她的话音很轻，“特别是你，贝恩。不过至少我们已经见面了。也许今晚的这场谈话会为今后、我们双方之间更为正式的会谈打下基础。”

安度因举起茶杯。“为了更好的时代。”他说。吉安娜与他轻轻碰杯，片刻之后贝恩也与他们举杯轻碰。

“我觉得……我父亲看到这一幕会很高兴的，”他说，“安度因王子，我来跟你讲讲过去的一天里发生了怎样的劫难吧。”

“我洗耳恭听。”暴风城的王子答道。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茉艾拉高声喊道。

“是，阁下，我——”

“你怎么让他跑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把法师都逮捕了……说不定是被术士从外面召唤走了？”德鲁坎心里清楚自己这是在乱扯。

“我们已经对此有所防备！”茉艾拉来回踱着步子。此时正是早晨，传来的坏消息将她从梦中惊醒，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消息。当德鲁坎将她的宝贝宠物逃跑的消息告诉她时，她刚刚匆忙穿上外套。“不，肯定是别的原因。说不定是你喝多睡着了，他踮着脚就从你眼皮底下逃走了！”

德鲁坎皱起眉头反驳道：“我执勤的时候从不喝酒，阁下。再说就算他逃过了我这一关，每个通道都有卫兵把守，他也不可能走得掉的。”

茉艾拉抬手按揉着自己颤动的太阳穴。“怎么逃的不重要。我们……”狡黠的笑容爬上她的唇角，“说不定我们搞错了。说不定我可爱的小小笼中鸟根本没逃走。”

德鲁坎迷惑地看着她，她叹气道：“他离开了住处，这点毫无疑问。然而他也许还在铁炉堡里，只是藏了起来。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可以藏匿的地方了。”

“这里的确有——喔。”

她露出甜甜的笑容。“你要多少人手去找他，我都会派给你。但是你务必不能引起不必要的关注！不能被其他人知道他不见了。你把那个走路蹒跚的老仆人带去审讯了吗？”

德鲁坎豁然开朗道：“哦，是的。”

“要注意别虐待他。我们希望得到安度因的……配合。”

“那是当然。”

“这件事越低调越好。我们可以放话说安度因生病了……不，不行，那样的话烦人的洛汉就要去看他了。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茉艾拉在屋里踱着步子，随后在她儿子旁边停了下来，心不在焉地摇着摇篮。

“啊……我们就说他去拜访丹莫罗了。对！这么说就好了。”这种说法可以达到两层目的。既可以为安度因的失踪提供一个可信的借口，从某种角度还可以给人一种感觉：只要茉艾拉准许，他还是可以与外界有联系的。“去吧，嘘。专心做好你的事。哦对了，德鲁坎？”她的视线从孩子移到了他身上，冷冷地盯着他。“你一定要确保没人知道安度因失踪了，也没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计划会按我自己的方式、在我自己定的时间公布。明白了吗？”

德鲁坎狠狠咽了下口水后说道：“是——是的，阁下。”

帕卡尔带着给自己和德雷克塔尔准备做晚餐的鲜肉回到了住处，发现有一位浑身沾泥的牛头人信使正在等他。他是凯恩手下的一位远行者，也就是说他送来的消息非常重要。这位信使风尘仆仆，帕卡尔看到他的衣服上带着血渍，一眼看去无从分辨这血是牛头人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

“你好，远行者，”他说，“我是帕卡尔，进来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然后再说说你带来的消息。”

“我是佩里斯·雷蹄，”远行者回答道，“我的消息很急迫，等不了。我现在就得告诉你的老师。”

帕卡尔踌躇了一下。他不愿同其他人提及德雷克塔尔每况愈下的身体。“你可以告诉我，我一定会转告他的。他最近身体不太好，而且——”

“不行，”佩里斯一口回绝，“我有令在身，要把消息告知德雷克塔尔，我一定得亲口告诉他。”

看来没有别的办法了。“德雷克塔尔的脑袋已经不比以往了，是我在照顾他。你要是只跟他说，你的消息就白传了。”

牛头人扑扇着一只耳朵，脸上严厉的表情稍稍柔和了下来。“对此我很遗憾。那么你可以和他一起听。不过我一定要把话传给他本人。”

“我明白。进来吧。”

帕卡尔掀起门帐，让佩里斯走了进来，他不得不弓着腰，因为门帐并不是为他这样的大块头设计的。德雷克塔尔此时醒着，他摆出一副小心警惕的架势，坐在离自己的铺盖六尺远的地上。

“德雷克塔尔，我们来了位贵客。他是凯恩的远行者成员，叫佩里斯·雷蹄。”

“我的铺盖……你干吗把它挪走？你总是乱放我的东西，帕卡尔。”他的话音中透露着疑惑。

帕卡尔温柔地扶老兽人站起身来，带他走到了铺盖前，帮他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

“现在，”帕卡尔对佩里斯说道，“你可以把消息说给我们听了。”

佩里斯点点头。“这个消息很沉重。我们敬爱的领袖凯恩·血蹄被人谋害了，恐怖图腾氏族掀起了一场血腥的政变，控制了很多我们的城镇。”

德雷克塔尔和帕卡尔满眼惊惧地盯着他。看来这个消息把德雷克塔尔震撼到头脑清晰了起来。

“是谁杀了伟大的凯恩？为什么会这样？”老兽人的话音清晰而有力，令人始料未及。

佩里斯重新讲述了德鲁伊们在灰谷遭遇的那次袭击，那是一场只有哈缪尔·符文图腾一个人逃出生天的劫难。“听闻这场暴行之后，凯恩向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发起挑战，要在竞技场中与他进行玛格拉。加尔鲁什应战了——不过他的条件是凯恩必须遵照传统规则。他要求至死方休，凯恩也同意了。”

“接着他就死于这场公平的较量，让恐怖图腾看到了机会。”德雷克塔尔说。

“不。据传是玛加萨在加尔鲁什的斧刃上下了毒，让他只凭一击便击倒了高尚的凯恩。我亲眼见到她在为斧刃涂油，也亲眼见到了凯恩殒命的过程。我不敢说加尔鲁什对玛加萨的欺骗是否知情。但是我知道恐怖图腾用尽一切办法封锁了雷霆崖，那里得不到任何消息。我能逃出他们设下的密网，都是多亏了大地母亲的照顾与赐福。”

帕卡尔望着他，只感到自己的大脑一阵眩晕。凯恩被恐怖图腾的族母杀害了？加尔鲁什要么是被蒙在鼓里，要么是自愿参与了这般恶行——不管是哪种可能都让人不敢想象。而且牛头人现在都处于恐怖图腾的统治之下。

他极力集中着自己的思绪，不过被此刻神志清醒而警觉的德雷克塔尔先他一步问了出来：“贝恩呢？有他的消息吗？”

“血蹄村遭受了一场袭击，不过贝恩逃走了。目前没人听到过他的消息，但是我们都相信他还活着。如果他死了，玛加萨肯定会大肆宣扬的——而且会以他的头颅为证。”

除了这段恐怖的消息，还有什么事情困扰着帕卡尔。佩里斯刚才还提到——

“那就还有希望。加尔鲁什选择协助那位篡权者了吗？”

“我们还没看到相关的证据。”

“他要是真的参与了谋害凯恩的无耻行动，”德雷克塔尔继续说道，“那他一定会尽全力绞杀贝恩的消息，一定会让自己支持的人继续把持着权柄。这件事的进展必须马上通知大酋长。”

必须马上通知大酋长……

我必须跟萨尔谈谈……他必须知道……

先祖啊……他是对的！

帕卡尔的眉梢渗出了汗滴。很久以前，德雷克塔尔看到过一段疯狂的幻象，据他宣称，很快将会有一场与会者包括暗夜精灵和牛头人的和平会谈遭受袭击。帕卡尔相信了他的话，派出卫兵去为这场会谈提供“安保”，可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他本以为那段“幻象”不过是日渐衰老的德雷克塔尔的又一段呓语。

然而德雷克塔尔是对的。此刻神志清晰的老萨满祭司正在同佩里斯·雷蹄交谈，他甚至回想不起那段幻象了。不过它的确成真了，和他预言得一模一样。一场暗夜精灵和牛头人的和平会谈遭受了袭击——结局伤亡惨重。虽然比所有人预料的都晚了不少，但这场事故终究还是发生了。

帕卡尔疯狂地回想着德雷克塔尔最近的那个梦，在睡梦中他大喊着“大地将会哭泣，而世界将会崩溃”！那个“梦”会不会也是一段真实的幻象？就像德鲁伊会谈的梦境一样，那个梦也会成真吗？

帕卡尔当时真傻。应该把那个梦告诉萨尔，让大酋长自己决定要不要重视它的。帕卡尔紧紧捏着自己的双手，他很生气，不是冲着德雷克塔尔，而是冲着他自己。

“帕卡尔？”德雷克塔尔在叫他。

“对不起——我在思考——您刚才说什么了？”

“我说你能不能去写封信，”德雷克塔尔的这番请求仿佛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帕卡尔知道这倒是的确有可能。“我们得赶紧告诉萨尔。何况远行者要找到他也得花一番工夫。但愿我们还来得及帮助贝恩。”

“当然没问题了。”帕卡尔答道，随即便起身去执行任务了。德雷克塔尔和远行者想说的话他全都会写下来。最后，他会向大酋长坦白自己向他隐瞒的一切，并说明自己的原因，之后就任凭他们处置了。

万一德雷克塔尔再一次说对了呢，他不能再冒险了。

二十五章

幻象之旅的准备工作需要的投入和努力让萨尔颇感震惊。他现在明白盖亚安说的话了，德雷克塔尔作为兽人那时的最后一名萨满祭司，的确已经尽了全力。看起来一场“正统的”幻象之旅需要牵涉整个族群。

一位兽人为他量身缝制仪式长袍，一位兽人呈上了仪式用的草药，还有一位兽人自愿为击鼓诵经的队伍担当指挥，另有六名兽人奉上了他们的鼓点和歌喉。这让萨尔甚是惊讶、颇为动容。有一次他对阿格娜说：“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地位而受到什么优待。”

她轻蔑地对他冷笑了一下。“古伊尔，这是因为你要进行幻象之旅，不是因为你部落领袖的身份。你用不着担心什么优待不优待的。”

这番答复让他如释重负，却又无地自容，他再一次好奇，阿格娜怎么会这么擅长惹他生气。也许这就是元素的馈赠吧，他冷冷地沉思道，目送她昂首阔步地走开了。

他为仪式的延迟而感到烦躁，然而他对此也无计可施。他心中有很大一部分自我强烈地渴望着这个仪式。在他成为萨满祭司之前的年月里，兽人失去了太多太多。他明白，自己对于这样的集体仪式的确所知甚少。

三天之后，一切终于都准备就绪了。黄昏之下，燃起了星星火炬。萨尔在加拉达尔等待着被送往准备好的仪式场所。阿格娜过来找他，萨尔的目光不由得在她身上多驻足了一会儿。

她棕红色的茂密长发上编着羽毛，身穿一件皮质马甲、一条装点着羽饰和念珠的裙子，在她的面庞以及裸露在外的棕色皮肤上，缀着白色和绿色的油彩印记。她傲然挺立，在棕褐色的羽饰衬托之下，她深棕的肤色显得如此完美。她怀中抱着一包棕色的衣物，就和她的肤色一样。

“这些是给你的，古伊尔，”她说，“平实朴素，是启蒙仪式上穿的启蒙长袍。”

“我明白了。”萨尔回答道，随即伸手要从她那里接过这些衣物。

她并未就此让出衣物。“我看你还没明白。我承认，你很有天赋，是个强大的萨满祭司。然而你还有很多不了解的。我们不会在启蒙仪式上穿铠甲。启蒙仪式象征着重生，而非战斗。我们会像蛇一样蜕去曾经的外皮。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要摒弃重担，摒弃脑海中曾经秉持的狭隘观念。我们要变得朴实、洁净，要做好理解元素、与元素相联结的准备，要让它们将智慧烙在我们的灵魂里。”

萨尔专心听着她的话，恭敬地点了点头。然而，她还是没有把袍子交给他。“里面还有一条念珠项链，能帮你与自我重新联结，如果你感觉自己受到了召唤，就可以摸摸念珠。”

她终于把衣物递给了他，他欣然接了过来。“我很快就会回来。”她说道，随即便离开了。

萨尔注视着这包平实的棕色衣物，满怀敬意地慢慢将其换上。他感觉……自己赤身裸体。他已经习惯了身着那套曾经属于奥格瑞姆·毁灭之锤的黑色板甲。只要不在睡梦中，他都会穿着板甲，也已然适应了它的重量。刚刚换上的这件衣服却是十分轻薄。他将项链在脖颈上滑过，用手指拨弄着上面的念珠，仔细思索着阿格娜对他说的那番话。她对他说，他将要重生。

会重生成什么样？又会重生成谁？

“看来，”阿格娜的话音把他从思绪中拉了出来，“这件启蒙长袍挺合身的。”

“我准备好了。”萨尔轻声说道。

“还没呢，你还没涂油彩。”

她走上前去，在兽皮蒙出的墙边摆着一只小箱子，她在里面翻找着，动作还是一如既往地唐突。她翻出了三罐彩泥。“你太高了。坐下。”

萨尔突然被逗笑了，依她的吩咐坐了下来。她向他走了过来，打开一只罐子，用手指蘸了一抹彩泥，开始在他脸上涂抹。她的抚触很灵巧，对于萨尔所认识的这样一位粗犷有力之人来说，又显得过于温柔。彩泥的感觉很凉，再加上和她的距离如此之近，萨尔闻到了她身上所涂油膏的那一抹淡淡的芳香。她冲着他微微皱眉。

“怎么了？”

“这些颜色涂在绿皮上效果不一样了。”

“恐怕对此我也无能为力，阿格娜，不管我跟你学了多少东西。”他的话语、表情中透着真诚和关切。

她盯着他的双眼看了好一会儿，眉头上都皱起了沟壑。紧接着愁容又变为了笑靥，那是发自真心的欢笑。

“先祖明白你说的是事实，”她说，“这么说来该换颜色的应该是我。”

两人相视而笑，随后阿格娜移开了视线。“那就换成蓝色和黄色吧。”她一边说着，一边取出了那两种颜色的罐子，一言不发地在他脸上画着纹饰。终于，她点点头以示认可，却再次皱起了眉头。“你的头发……等一下。”

她擦了擦手。修长而灵巧的棕色手指拆开了萨尔一直扎着的两条长辫，飞快地在上面编了几根羽毛。“好了。现在你才算做好准备了，古伊尔。”

阿格娜抓起一块抛过光的金属片，把它当作镜子。

萨尔快要认不出自己了。

他绿色的皮肤上画着或黄或蓝的点状、涡旋状纹饰，仿佛戴着一副面具。他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系着光鲜的风鹏羽毛。通常他都是将头发扎好的，现在他发觉自己看起来有些……

“……狂野。”他轻声说了出来。

“就像元素一样，”她说，“它们并不怎么平静，也不怎么守序，古伊尔。你现在就要像它们一样开始你的幻象之旅了。来吧，他们在等你呢。”

萨尔一生中经历过种种风浪。他在孩童时代就开始学习战斗，在那段塑造性格的时期他感受过友谊，也经历过磨难。他解放过自己的人民，奋起抗击过恶魔。现在，他正跟随阿格娜走向湖边准备好的仪式地点，却发现此刻的自己竟然紧张了起来。

他刚一露面，鼓声便随之而起。阿格娜直直向前走去。此刻她褪去了自己的轻率、卸下了咄咄逼人的态度，在那一瞬，他眼中的她仿佛变成了年轻时的盖亚安。她迈着优雅而庄重的步伐，他则放慢了自己的脚步，和她保持节奏一致。似乎整个加拉达尔的人都跑了过来，沿道路两边各列一线。火炬将黑暗拦在几尺远处，暗影静静地等候在光芒之外。在道路前方，盖亚安站起身来拄着拐杖等待着他。她看起来虽然脆弱，却也美丽动人，满是皱褶的面庞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他止步在她面前，对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欢迎，古伊尔，杜隆坦之子，加拉达之孙。”萨尔双目微瞪。当然了——他早该发现的。加拉达就是他的祖父，而他此刻所在的加拉达尔正是以祖父的名字命名的。“被元素选召的孩子。元素之怒们就在不远处看着我们。它们会见证今晚举行的这场仪式。”

萨尔的视线越过漆黑的水面向远方望去。他只看到了一位元素之怒——火焰之怒伊森拉图斯，它正在慢慢地晃悠着。不过萨尔知道，其他元素之怒也在那里。

“那么，”他说道，依循着先前所受的教诲，“我将为这场幻象之旅奉上我的躯体、头脑和精神。”

阿格娜牵起他的手，带他来到了堆放在地上的一堆皮毛之间，拉着他和她一道坐下。

“当你开始这趟旅程时，”她说，“你将会灵魂出窍。你要知道，在你奔赴精神世界时，你的族人将在此悉心照料你的肉体。来，拿着这方药引，一口喝下去。”

她递给他一杯散发着恶臭的液体。萨尔接过杯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手指相接。他大口闷下杯中的液体，将这杯难闻的调和物囫囵咽进肚中。就在他将杯子递还给阿格娜时，他开始感到一阵眩晕。阿格娜伸手接住他时，他并未抗拒，他的头安然枕在了她的膝上。她曾经是那么唐突无礼，如今却这般温柔，很是奇怪，不过他还是欣欣然地接受了。

他感到自己的头脑正在疯狂旋转，鼓点似乎是在他的血管中跳动，仿佛要与他的心跳合而为一，就像是摸得着而听不到一般。

微凉的手指拂过他的头发，这也不是寻常的阿格娜。她的声音——低沉、温柔、和善——在他听来仿佛是从无尽的远方传过来的。

“去探寻你的内心，超脱你的肉身吧，古伊尔。你在这里不会受到伤害，虽然你的眼前所见可能会让你感到惧怕。”

萨尔睁开了双眼。

一个散着微光的模糊身影站在他的面前。它长着放光的双眼、四条腿、一口利齿和一条尾巴。这是一匹幽灵狼，他知道，即使尚不了解是怎么回事，但他就是知道，它就是阿格娜。

“你来带我走吗？”他疑惑地向那匹狼发问道，“我以为祖母——”

“我是被选派来引导你的。来吧。”她沙哑的声音从狼的口中发出倒是挺合适的。“时候到了，跟紧我！”

忽然间，萨尔也化身为狼。他眼前的世界改变了模样，部分遁入了缥缈之态，部分换上了全新的奇异形体。他晃了晃身子，觉得自己比空气还要轻盈，仿佛化为了充盈整个世界的虚无，接着便随她一道走进了漩涡般的迷雾中。

他们现身在午时的烈日之下，身处一座竞技场之中。幽灵狼形态的萨尔疑惑地眨着眼。

他眼前的正是他自己。

“怎么……”现时的萨尔开口道，他的声音在他自己听来有些古怪。“我以为我是要去见元素的——”

“安静！”阿格娜发出一声急促刺耳的嗥叫，喝止了他，萨尔依言照做。“注意看，别想弄什么动静。这里的人看不见你也听不到你。这是你的幻象之旅，古伊尔。它会引你看到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现时的萨尔点点头，看着眼前的一切。

年轻的萨尔穿着几件护甲。他的身躯孔武有力，绿色的皮肤上渗着津津汗水，一手持着利剑，另一手则握着锤子。现时的萨尔知道他身处何地——他正站在敦霍尔德城堡的竞技场中。场外充斥雷鸣般的欢呼和呐喊，他知道就在观众席的某个位置上，有个人正吃着水果喝着红酒，此人便是可恶的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就是这个人偷走了婴儿时的他，把他变成了一名角斗士。他看着年轻时的自己正与一头巨熊搏斗，不由得怒火中烧。

“火焰，”阿格娜说道，“第一个选中你的元素是火焰，古伊尔。它让你生气，让你愤怒，让你勇猛地战斗。师出有名时，它给你英勇奋战的激情，很快你也将奔赴这样的战场。它让你的内心深处燃起烈火，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它也会支撑着你。”

萨尔听着她的话，看着过去的自己，那个他在场上时强壮的身形、优美的动作、澎湃的激情令他颇感惊讶。他清楚自己学会了这些技艺，运用它们解放了自己的人民，并一直守护着他们。

虽然这并非他预想的画面，但他还是点点头同意了阿格娜的那番话。火焰的确在他年少时便出现了，他回想起自己心底里熊熊燃烧的那个念头，即便是现在，帮助世界的想法也不曾改变。他笑了起来，脸上似乎还挂着一抹可以理解的骄傲之情，因为年轻的自己击败了对手，振臂高呼着胜利。

迷雾卷土，笼罩在欢呼着胜利的年轻萨尔身上，最终将他完全淹没。萨尔好奇地等待着，不知在这趟奇怪的旅程中，他还会看到怎样出乎意料的幻象。

迷雾消散了。整座竞技场连同日光与喧嚣一起，统统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夜幕下的森林，耳畔传来的声音只有温柔的风语和啾啾的虫鸣。萨尔再次看到了自己，然而这时的他神色警惕，受到了追捕。他站在一块石头前，从恰当的角度望去，这巨石形似一头守卫着林地的龙。年轻的萨尔转头望向旁边一个黑暗的椭圆状洞口，现时的萨尔内心一阵震颤，旧伤新痛一齐涌入脑海，他突然知道了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梦魇。他曾和梦魇打过一场战争，整个世界都曾与它们交战。

“这一段我一定要看吗？”他小声发问，刚一出口其实便知道了答案。

“如果你愿意理解，愿意成为一名真正的萨满祭司，那么答案就是一定要看。”阿格娜执拗地说道。

年轻的萨尔走进了洞穴里，两个他都注视着那位名为塔蕾莎·福克斯顿的年轻人类女性。塔莉……布莱克摩尔的情妇，萨尔心目中的“姐姐”。她赌上一切解放了他，也为此失去了生命。然而此刻她还活着，她的生命鲜活而美丽。他当时的梦魇便是关于她的——在梦中，他不断地尝试着拯救她。他试了一次又一次，在梦中想象着她活着、欢笑着、热爱着的样子，那是她原本应有的生活。然而每一次都失败了，他不得不经历她的死亡，一次、一次，又一次……

不过此时此地的她还没有死。她靠在洞壁上等待着他，当他唤出她的名字时，她抽了口气，紧接着笑了起来。她的面庞如此可爱，诚挚而温暖的感情更是为她增添了几分光彩。

“你吓着我了！我都不知道你的脚步声有这么轻！”她伸出双手向他走了过去。年轻的萨尔慢慢握住了她的手。

“我还是很心痛。”现时的萨尔对阿格娜说道。这一次她没有斥责他，只是点了点她的幽灵狼脑袋。

“这分痛楚以及对它的治愈，就是水流的馈赠，”她开口道，“深沉的情感。爱。敞开心扉，接纳欢悦与痛苦。所以我们会哭泣……是水流在我们心中流淌。”

他静静聆听着，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相见，他再次听到两人此时的话语，回想起了这一切。她给了他一张地图和一些补给，叫他去找他的族人——兽人。他们又说起了布莱克摩尔。现时的萨尔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他想别过头去，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你的眼睛怎么了？”年轻的萨尔问道。

“噢，萨尔……这些是眼泪，”塔蕾莎轻声说道，当她擦拭双眼时，又加重了话音，“每当我们难过或是心受煎熬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悲伤填满，泪水无处安放，它们于是就会流下来。”

尽管现时的萨尔此刻置身灵魂世界，没有肉身，他依然感觉自己的双眼满含泪水。

“塔蕾莎明白，”阿格娜说，她柔和的话音里充满了理解，“她了解痛苦，也懂得爱。当内心充盈时，水流自会淌出。”

“她不该死的。”现时的萨尔咆哮道。他言下之意是：我本该找到办法阻止这一切的。

阿格娜的回应如同一记重拳，让他错愕不已。

“真的不该死吗？”

他的目光转到了她身上，她的麻木不仁让他倍感吃惊，他对此勃然大怒。“当然不该！她有一万条好好活着的理由。她的死毫无意义！”

阿格娜坚定地看着他。“你又怎么知道这些呢，古伊尔？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她的命运？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许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生来肩负的使命？如果她活了下去，你也许就不会为她的行为而感动了。认为自己全知全能可就太自大了。你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不是。”

她的话让萨尔哑口无言。自从他看到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割下塔蕾莎的头颅举起来向他示威的那一幕可怖情景后，愧疚便一直折磨

着他的内心。梦魇就像一柄锤子一样敲打着他，告诉他：

我本该再做些什么的。

然而他的确无能为力。终于，现在的他不得不开始考虑，或许注定发生的事……才是正途。痛苦、恐怖、折磨。但或许……是正途。

他永远不会把她忘怀，也永远不会停止对她的思念。但他心中的负罪感消散了。

“为了你，”在他静静伫立着努力理解自己灵魂内的变幻时，阿格娜继续说道，“她就是你生命中源自水流的祝福。就是这一次，通过这位女性——此刻，古伊尔，水元素便涌入了你的生命。”

萨尔欲言又止，最后只汇成一句“谢谢”。

迷雾开始在旧日人影的脚下旋绕。现时的萨尔起初并不愿再经历一次这场事故，可是当眼前的一幕即将散去时，他却想要大声呼喊，恳求能够再和塔蕾莎多待一会儿。不过他清楚，这一切以及阿格娜对他的点化，都是元素的馈赠，甜蜜却又苦涩。

别了，亲爱的塔蕾莎。你的生命是一段赐福，你的逝去没有被浪费，这世上能得到这样评价的人并不多。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现在，我可以让你在我的心底里安息了。

元素还要向他展示更多。

旋绕的迷雾模糊了他的视线，之后他再一次看到了年轻的自己。此刻时值冬日，他正和霜狼氏族待在一起。他和德雷克塔尔围坐在篝火旁，伸出手烤着火。此时的德雷克塔尔已经不再年轻，不过他的头脑依然敏锐，现时的萨尔看着自己的朋友及导师，心中升起一阵悲伤。年轻时的他正专心致志地聆听着德雷克塔尔的话语，他滔滔不绝地向萨尔讲述着萨满祭司与元素之间的纽带。漫天的雪花轻柔地缓缓而落。现时的萨尔在一旁看着，内心变得平静而专注，上一幕幻象中见到塔蕾莎的心痛也有了一丝舒缓。

“踏实，”他脱口而出，终于理解了这个词的本源，“就像大地一样。这是大地的馈赠，对吗？”

化为狼身的阿格娜点了点头，她又添了一句，语气中带着一丝熟悉的尖酸：“你现在才发现吗？难怪你那么吃力。”

这一次，萨尔发现自己没有生气，只是笑了笑。他心想，也许这是因为他正在经历大地的沉稳、踏实。在现时的萨尔看来，这一次结束得太快了，无可阻挡的迷雾再度升腾而起，盖住了眼前的一幕。他明白，大地现在就在他的心里。只要他需要，随时便能前往这块内心的宁静之地……他微笑起来……心中感到一片踏实。

只剩下一个元素了。现在他明白了，幻象之旅是要向他再现元素早先是如何与他交融、与他共存、予他影响的。他理解了奋勇征战时的如火激情、天性使然的似水柔情、沉稳踏实的厚德大地，不禁好奇空气将会怎样呈现。

迷雾汇聚成形，又悄然散去，他看到自己正身处格罗玛什要塞之内。此刻又是深夜时分，然而火盆、火把、油盏却照得室内明亮而温暖。他站在一张摊放着地图和卷轴的桌子旁，身边站着他亲爱的老朋友凯恩・血蹄。

他无法像之前几次那样，准确地回想起这一幕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这些年来这样的场景出现过很多次。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看着另一个自己正与凯恩精力旺盛地商讨着谈判、地权、协议的相关事宜，看着两人如何面对问题，又是如何迎刃而解。眼前的一幕很快又变成了他站在吉安娜的身旁，两人谈论着和平，探讨着实现和平的方法，这样的事情他也经历过很多回了。

除了对人民安全的考量，萨尔既没有扎根现实，也没有急切地寻求结果。这些时刻中，与吉安娜和凯恩待在一起的他运用的是自己的头脑，而不是强健的体魄或强烈的情感。这些谈话充满了理性与智慧，是新的开始，象征着希望。

现时的萨尔点了点头，他全然明白了这一幕。空气——这种元素代表了明晰的思维，代表了灵感、洞察力，以及全新的开始。兽人抵达卡利姆多之后他同凯恩一起再次从头开始，又与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缔结了初步的和平。这一切全部仰赖有效的对话和谨慎的思考，有些人认为兽人身上不会具有这样的品格，然而这些素质贯穿了萨尔的一生——从他年少时遍览典籍，一直到现在做出艰难的决定，离开他的世界来到这里，来到外域，来到纳格兰。

他微微一笑，任由眼前的场景消散开来。他明白，因为空气之灵的存在，新鲜的事物永远都会出现，会向他发出挑战，为他带来激励与灵感。

他仍然留在这块似实而虚的地方，和幽灵狼形态的阿格娜一起等待着，或许会等来第五种元素，它那难以捉摸的火花使得萨满祭司能够与其他元素相联结，或许会等来一些对他有所帮助的迹象。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然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萨尔开始感到焦躁不安。终于，疑惑的他转而向阿格娜寻求答案。他的话音回荡在这片缥缈之地："我能够拯救艾泽拉斯，拯救部落了吗？"

迷雾忽然间消散开来。萨尔看到自己身穿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传给他的那身黑色板甲，那是部落领袖的象征。他手中握着那位兽人的传奇武器，浑身上下透着战士的气息。然而他绿色的脸上刻着恐惧——恐惧，以及强烈的失落之情。毁灭之锤碎成几块，如同子弹出膛一般倏地炸裂向四周。他身上的铠甲开始碎裂脱落，萨尔跪倒在地，留在身上的只有他现在所穿的这套衣服——启蒙者朴素的棕色长袍。

"不。"萨尔无声地说道。他猛然惊醒，发现自己正仰头望着一张深色皮肤的兽人面孔，那张脸俯视着他，上面涂着华丽的纹饰，长着一对和善的双眸，双唇翘起一道大大的弧线，两端各伸出一根短小而锋利的獠牙。他伸出手去抓住了她的胳膊。

"阿格娜，我失败了！或者说，我就要失败了！他们给我看了——"

"嘘。"她摇了摇头，示意他平静下来，淡然地面对着他的恐慌。"他们给你看了一幅画面，但怎么解读要靠你个人。"

他站起身来，感到一阵头晕。她温柔地搀着他放松坐下来。"对我来说已经够清楚了。"

"我也看到了，"她说，"相信我，最清楚的幻象往往最让人迷惑。但是——有办法可以弄清那些谜团。我觉得你已经做好去见元素之怒的准备了。你已经完成了幻象之旅，而且明白了元素已与你合而为一。你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会帮助我理解清楚最后的那段幻象吗？"

她耸了耸肩。“也许不会。可是反正也没什么坏处，对吧？”

他发现自己的脸上挂着笑容。他正需要她这副随意的样子。

“什么时候？”

“明天，”阿格娜说，“就明天。”

二十六章

萨尔惊讶于前往元素王座竟然如此便捷，那里离加拉达尔非常之近，只消穿过天歌湖面，它就坐落在依偎在山脉旁的湖中小岛上。随着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他看到一根根覆着青苔的巨石依序而列。

“为什么元素之怒离得这么近？”他一边跑一边问阿格娜。

她歪着嘴冲他笑了笑，顽皮的眼神中并没有怒意，她回答道：“如果你是元素之力的巨大化身，你还会担心有人来打扰你吗？”

这番回答让萨尔始料未及，逗得他大笑一声。阿格娜也咧开了嘴。“有大地之环的成员一心想要提供帮助的人才能去和它们沟通。即便如此，这些也不过是礼节而已。元素之怒们能处理好一切。”

他们离开了天歌湖，踏足于一片沼泽地之上。

转瞬之间，他们就到了。

眼前是四尊庞然巨物，其样貌与萨尔效力多年的矮小一些的元素化身相似，缓缓地四处游晃着。它们凶猛狂野、身怀伟力。还未走上近前，他便感受到了它们强大的力量。的确，这样的存在当然无须顾虑有人会来惹恼它们。

阿格娜用轻柔而虔诚的话音将四位元素之怒的身份一一道明。“戈达乌，大地之怒。埃布留斯，水流之怒。伊森拉图斯，火焰之怒。卡拉迪奥斯，空气之怒。如果说这片土地上有什么人或物能够帮

到你，古伊尔，”阿格娜的声音平静而恭敬，“那就是这些存在了。去吧。介绍一下你自己，再向它们提出你的问题。”

恍惚间，萨尔的思绪飞到了自己与元素初次相遇的时候。元素之灵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他身边，在他的脑海与心中传出话音。如今，它们大概会再做一次这样的事情了。先去找哪一位呢？他选择了空气之怒卡拉迪奥斯，接着便向它走去。

就在这时，萨尔感觉那尊存在的力量抗拒着他。他一阵趔趄，强风几近将他吹倒，然而他低下头去，顶着回旋的气流奋力向前。

强大的元素之怒有如生着强壮臂膀的活体旋风，闪着光芒的红色眼睛注视着他。起初卡拉迪奥斯对他不加理睬，然而萨尔迎着狂风却岿然不动，任由风中裹挟的沙石与落叶冲刷着他的皮肤，他闭上双眼，按照自己受过的教导，将思绪延伸了出去。

卡拉迪奥斯，空气之怒……我跋涉千里赶来寻求您的帮助。我来自一片饱受困扰的土地，可我却对它所受折磨的原因毫无所知。我向它求助，然而它并未回答我。在我的幻象之旅中，我看到自己无力拯救我的那片土地。您在外域听闻着空气的呼喊，您能帮助我吗？这幕幻象是真的吗？它是不可避免的吗？

卡拉迪奥斯红色的眼睛注视着他，只凭这一道直直的目光，萨尔便感受到了力量。它说出了话语，却只回响在萨尔的脑海里。

我为何要关心另一片土地之上的空气所经受的磨砺？我自己的精华还在这里经受苦难呢。空气掌管着思考的力量，古伊尔，你又名萨尔，是杜隆坦与德拉卡之子。你是一位强大的萨满祭司，我听到了你的请求，可是我最多只能告诉你要思考，要聆听。想想你在你的幻象之旅中看到的东西。我只能帮到这么多了。

卡拉迪奥斯无法为他带来启示，便再次走开了。萨尔的内心涌起一股失落之情，却被他强压了下去。对元素之怒发火对他来说毫无助益。如果卡拉迪奥斯有办法帮助萨尔，相信它不会坐视不管的。只是他依然觉得卡拉迪奥斯的辩驳有所瑕疵。

他回头看向阿格娜，摇了摇头。元素之怒的话只在他心里发声，她并未听到卡拉迪奥斯说了什么。他知道，要是被她听到他的失败，

她一定会露出得意的笑容的。此刻在她强硬的脸上，他只看到了错愕。于是他向下一位元素之怒走去。

下一位是伊森拉图斯，火焰之怒，随着萨尔的脚步越来越近，那位伟大的存在周围翻腾起滚烫的热浪，萨尔不得不扭过头去用手臂护住面庞。如果走向火焰之怒会焚烧他骨骼上裹覆的血肉，他又该怎么接近那位存在呢？

知识温柔地涌进了他的脑海。任凭元素之怒的烈焰蒸腾出令人痛苦的热浪，他让自己平静了下来——这源于他内心的生命之灵。镇静的他平复了自己翻腾的思绪，看到他的皮肤依然完整，感受清凉，能够承受伟大的元素之怒的热火。他转头直面伊森拉图斯，睁开了双眼……热浪便随之消退了。这下萨尔向前走去，跪拜在火焰之怒身前，复述了他的请求。

伊森拉图斯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兽人身上，然而纵使萨尔的定力有所增长，当火焰之怒走到他面前几步之远的地方时，其辐射出的热浪还是逼着他闭上了眼睛。吸入的空气令他的喉咙灼痛不已，但他一步也没有退却。他已经足够强大，热浪伤不了他。

你对我说的话让我很愤怒，火焰之怒在他的脑海中说道，我愤怒于我自己的火焰尚且在此受难，无法帮助你，你也无法理解对此我有多么遗憾。此地的火焰精华还有所缺失，我又如何能够沟通在那里燃烧着的火焰？我又如何知晓它们经受磨难、痛苦滋长的原因，萨满祭司？那里是你的世界，看着那里的人是你。你对你的事业怀有强烈的热情，我感受到了，我也会将我的热情赐予你——望你愿为治愈你的世界尽一切必尽之力。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一簇火花跳脱出来钻进了萨尔的喉咙。他大喊一声，感到那火花坠入了他的体内，似乎包裹住了他的心脏，仿佛将其烧成了焦炭，令他痛苦万分，然而他清楚那并不是真正的火焰。他一手捂住心口，向前跌倒在地，只靠另一只手撑着自己。

阿格娜在他身旁搂着他的肩膀，凉爽的抚触令他感到些许慰藉。“古伊尔，它伤到你了吗？”

萨尔摇了摇头。疼痛消退了。“没有，”他答道，“没……没伤到身体。”

她的目光探寻着他的双眼，接着又望向了伊森拉图斯。那位伟大的元素之怒已经走开了，对萨尔不再理会。她正要从包中掏出一瓶水来，却被萨尔摇头按住了她的胳膊。

“不，”他粗声说道，“伊森拉图斯……赐予了我热情之火，让我能去做需要做的事情。”

阿格娜缓缓地点了点头。“昨晚你也知道了，那团火焰早就在你体内点燃了。不过这依然是件了不起的礼物。很少有人经历过伊森拉图斯之焰的洗刷。”

他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她未曾获此殊荣。他不得不补充道：“我不认为这份礼物是给我的，而是给艾泽拉斯的元素的，这样我也许能更好地帮助它们。”

“我请求过这份礼物，为了帮助这里的火焰，”她轻声说道，“我没有得到他的认可。”

萨尔握住了她的手。“你的技艺很精湛，阿格娜。也许是因为你体内的火焰燃烧得已经足够旺盛了。”

她震惊地抬起眼睛探视着他的目光。他本以为她会把手猛地抽出，再狠狠地驳斥他一番。然而阿格娜任由他握着她的手，棕色的手指和绿色的手指交织在一起，良久之后，两只手温柔地捏了捏，方才彼此分开。

“还有两位。”她恢复了本性，又摆出那副唐突的态度。“既然你现在握着一份大礼了，没准戈达乌和埃布留斯提供的帮助比伊森拉图斯和卡拉迪奥斯提供的还要多了。说不定能指点指点你当时看到的景象。我是觉得有时候它们神秘兮兮的样子给人带来的启发还没有怒火多。”

他惊讶于她的无礼，却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火焰和空气有时都有些轻浮了。

他心中那股超自然的火焰业已燃尽，化作了灰烬，不过依然可以感受得到。萨尔的目标转向埃布留斯，他绕着元素王座转了一圈，跪拜在水流之怒脚下。

她立刻转过身来。萨尔还未在心中念出他的请求，却先感受到柔和的水雾拂过他抬起的面庞。他舔了舔嘴唇，这水甘甜而洁净，他从来没尝过如此清新的水。

古伊尔，我切身体会到了你的痛苦和困惑。很多人带着疑虑而来，但鲜少有人能像你一样拥有如此深刻的感受。真希望我能帮得上你，如果是发生在这个世界就好了，这里居存的水滴既有已经属于我的，也有暂不属于我的。你已经燃起了想要帮助、想要治愈的热情，你想让一个饱受痛苦的世界重回正轨。我给不了你伊森拉图斯那样的礼物，但我可以告诉你，不要为你的感受而羞愧。水流会将你所探求的平衡带给你，能够补充，能够恢复。在拯救你的世界的旅途中，不要惧怕你的任何感受，也不要惧怕你自己灵魂中的创伤，你一定要将其治愈。

萨尔感到十分疑惑。我？我没有创伤，伟大的水流之怒，饱受痛苦折磨的是我的世界。

他感到一阵怜悯的悦耳声响洗刷着他的灵魂。人只有做好了准备，才能面对自己肩上的重担。但是我再次告诉你，古伊尔，杜隆坦之子，加拉达之孙——当你准备好治愈你的创伤时，要深入其中，不要惧怕。

水流涤荡着他的面庞。萨尔再次张口品尝着那甘甜的琼浆，却发现那水滴温热而有咸味——是泪滴。是他在哭泣，在那一刻，埃布留斯让萨尔感受到了它对他的同感。

他啜泣着，并未因此感到羞愧，而是感到舒适而真切。眼泪是亲爱的塔蕾莎·福克斯顿赠予他的礼物之一，他昨晚才深刻地懂得了这一点。萨尔意识到自己最想要的是，让自己出生的那个世界恢复完整。这想法比把自己的人民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还要强烈，比让他们拥有一片能够安居乐业的土地还要强烈。如果不能满足这个前提，其余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只有艾泽拉斯从这场奇怪而怒意勃勃的伤痛中恢复过来，不再震颤，不再哭泣，部落——甚至是联盟——才能真正地繁荣发展。他正是因此来到外域，因此抛下自己一手打造的、魂牵梦萦的部落。这的确是唯一的选择。

他颤抖着站起身，用胳膊抹了抹眼睛，接着走向了最后一位元素之怒。

戈达乌大概算得上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元素之怒了，甚至是炽烈的伊森拉图斯也比不过它。大地之怒就像一座活过来的山峰，萨尔走近它时，脚下的大地都在震颤。

戈达乌似乎没有注意到萨尔的存在，他大步拉开了和萨尔的距离，兽人只得快步赶上。萨尔传递出自己恳求的思绪，终于，戈达乌猛地停了下来，萨尔险些撞上了它。

它缓缓转过巨硕的身形，低头看向萨尔，相较之下，兽人是如此渺小。

你想要戈达乌做什么？

我来自一片叫作艾泽拉斯的土地。那里的元素之灵们烦躁难安，它们用野火、洪水和地震宣泄着它们的痛苦。

戈达乌俯身望着他，眯起了自己发光的眼睛。

为何这么痛苦？

我也不知道，大地之怒。我问过它们，然而它们的回答一片混乱。我只知道它们遭受了折磨。您的几位元素之怒同伴无法帮助我解出这个谜团，这样我也难以帮助艾泽拉斯的元素。

戈达乌点了点头，似乎它已经料到了这样的情况。

戈达乌想要帮忙，可是那片土地离得太远了，不了解那里就没法帮忙。

萨尔并不意外。其他几位元素之怒之所以无能为力，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艾泽拉斯不是它们的世界，它们对其一无所知。

他有了一个想法。戈达乌，有一座传送门连接着德拉诺的遗存与艾泽拉斯。德拉诺毁灭时它是关闭着的，所以当时并未波及我的世界。然而现在，如果我没能阻止我的世界所经受的病痛，它也许会通过传送门传到你的世界来。你会坐视不管吗？帮助我，也许就是在保护外域。

戈达乌听到你的话了。戈达乌理解这个需求。可是戈达乌再说一遍——如果这个世界，戈达乌了解。这尊伟大的存在伏下身子，抓起一捧土咽了下去，萨尔惊讶地看着这一幕。我尝过，我就能说出这片土壤的来历和秘密。

萨尔瞪大眼睛，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居然会这么简单吗？

他一直随身带着一座便携的小祭坛——一根羽毛代表空气，一盏小杯代表水流，一对燧石和火绒用来生火……

……还有一块小石头用来代表大地。他伸手探进袋中，手指因希望和畏惧颤抖了起来。最后他掏出手来，手心里握着那块小石头。

它真的是一小块来自艾泽拉斯的元素；其他的物件——燧石和火绒、杯子、羽毛——都只是象征。可这一块正是它所代表的元素。

戈达乌……这里有一块石头，是从我的世界带来的。如果你能从中获得任何信息，请您一定要告诉我。

戈达乌望着那块石头，它可真小。它弯下身子伸出巨手，萨尔便将石头放在了他的手上。

分量太少，戈达乌尝不出太多东西，它嘟囔着，不过戈达乌会尽量试试。戈达乌也想帮忙。

石头在它的手上渺小如微尘，萨尔眼看着它消失在了戈达乌的巨口中。他望向阿格娜，看到她摊手耸了耸肩。她和他一样困惑。

戈达乌忽然吼了起来。不是大地该有的样子。不对劲。石头又生气又害怕。有什么东西把它变成了这样！

萨尔听着它的话，连呼吸都屏住了。

有个东西以前是对的，可是现在出了问题。它曾是世界的一部分，现在却反常而黑暗。它受过伤，现在却被以某种方式治愈了——然而是以错误的方式。它很生气，想让其他东西也受伤。这样会伤到大地的。必须阻止它！

他跺了下脚，大地随之震颤起来。

这个……东西，萨尔在心中念道，在艾泽拉斯吗？

石头害怕它的降临了，虽然现在还不在那里，但是石头很害怕。可怜的石头。他举起一只巨手，伸出手指指向萨尔。你听到那些叫喊声了，来自害怕的石头，来自所有的元素。这些地震、巨浪、野火——都是元素在告诉你它们很害怕。你必须帮助它们，否则它们会受到伤害……还有可能被完全摧毁！

我该怎么做？请告诉我！

戈达乌摇了摇巨大的脑袋。戈达乌不知道。其他听到过害怕的石头的萨满祭司也许知道。不过我要告诉你，这种感觉我以前尝到过。和我在这个世界被撕成几块之前在土地中尝过的恐惧差不多。是在为破碎和崩裂而恐惧。

戈达乌转身离开了。萨尔从背后望着他，陷入了震惊之中。

“它吃了你给它的石头，”阿格娜说着走到了身边，“他帮上忙了吗？”

“帮到了。”萨尔低声说道。他清了清嗓子，又摇了摇头。“它告诉我石头很害怕。所有的元素都很害怕。它们知道有某种很恐怖的东西就要来了。那东西以前一度善良，与世界和谐共处，现在却很反常。它受了伤，燃着强烈的渴望想要伤害其他东西。”

他转头看向她。“还有最后一件事。我得回艾泽拉斯了。我觉得如果我不做些什么事，它们是不会帮我的。我得试着找出元素们如此害怕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然后尽全力阻止它。因为石头散发出的恐惧很像德拉诺还没——”

“——还没崩裂时的感觉。”阿格娜接上了他的话，她瞪大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没错，古伊尔。没错！我们一定不能让这样的大灾变再发生一次了！”

嗜血的欲望和对战胜凯恩的渴求已经消退了——凯恩·血蹄是一个传奇，是艾泽拉斯时代部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加尔鲁什忽然间惊讶于自己竟生出了这么复杂的感情。

凯恩挑战了他。加尔鲁什仍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凯恩当时愤慨地指控他——说什么在哪里袭击了德鲁伊。加尔鲁什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当那令他蒙羞的一掌打在脸上、凯恩公然向他挑战时，此事就再也回不了头了。对两人而言都是如此。老牛打得很好，加尔鲁什永远不会承认当时他担心过自己可能没法在这场战斗中活下来。但他仍然活着，内心却没有任何愧疚。这是一场公平的较量，两位参战者都清楚只有一个人能活，荣耀已得实现。

然而……尽管心中毫无愧疚，加尔鲁什却感到了悔恨。虽然两人信条不同，就为部落谋求最大福祉之事，他们有过多次冲突，但他并不是不喜欢凯恩。真可惜，在必须要做的事上，凯恩这个老顽固怎么就想不通呢。

当欢庆结束、加尔鲁什的支持者离去时，日出已然临近，加尔鲁什发现自己竟回到了竞技场。战斗结束后凯恩的尸体就被移走了，送去了哪里，他无从得知。他不确定牛头人是怎么为死者下葬的，是土葬还是火葬？

竞技场的地面上依然留着血迹。加尔鲁什认为会有人过来收拾干净的，他明早会看着他们收拾。至于现在，他尴尬地意识到自己忘记了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么久都没有去清洗他的武器。说到……到哪去了——他四下环顾却没有看到战斧，这让他越来越担心。

“您是在找血吼吗？”这个话音惊到了加尔鲁什。他转过身来看到一位库卡隆站在那里，手中握着他心爱的战斧鞠了一躬。“我们把它拿了回来，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等着您什么时候想取回去。”

“谢谢。”加尔鲁什说。这些精英卫队总是神出鬼没，让他有些不舒服。不过必须承认，他们在这种时候很有用。他愤怒于自己竟沉醉到忘记了血吼，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他挥手示意卫士离开，库卡隆再鞠一躬便遁入了阴影，留下加尔鲁什一人，以及他父亲传下的战斧。

他端详着战斧，望着凯恩殒命之地留下的血迹，听到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是兽人的——但并非他手下的卫兵。

“这是部落的损失，我知道你心里清楚。”

加尔鲁什转身看到伊崔格正坐在看台上。那个老兽人到这儿来干吗？他不记得自己在决斗时看到过伊崔格，但他肯定就在现场。加尔鲁什意识到自己其实连那场战斗本身都记不太清了，所以自然也没注意观战者都有谁。他那时都快无暇自顾了。

他想驳斥那名兽人，却发现自己异常疲惫。“我是清楚，但我没有选择。是他向我提出挑战的。”

“很多人都看到了他的挑战，这点毋庸置疑。可是你有注意过他倒下得有多快吗？”

加尔鲁什感到一阵不安。“我记不太清了。是……很快，没用多久。”

伊崔格点了点头。伊崔格缓缓起身下到了竞技场内，据加尔鲁什所知，他的关节很痛，他边走边说：“是的。你吃了多少次攻击？凯恩出手了多少次？很多次。然而他那么快就倒下，却只吃了一击。”

“那一下打得很漂亮。”加尔鲁什说道，他的声音在自己听来都是如此暴躁。是这样吧？那一下正中了胸口，对吧？嗜血的冲动让一切都变模糊了——

“不。”伊崔格直率地说，“那一道伤口很长，但很浅。而且致死的那一击砍过来时，他完全没有自卫。”伊崔格此时站在了他身旁。“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是觉得很怪，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凯恩死得太快了，加尔鲁什，如果你没注意的话，其他人注意到了。比如说我，还有沃金，他不久前来找过我。大家都在怀疑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士怎么会被草草一击就给击倒。”

加尔鲁什心中燃起了怒火。“给我说清楚！”他吼道，“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说我胜之不武吗？我要是想使阴的，还会让他给我弄出这些伤口吗？”

“不，我并不觉得你打得卑鄙。但我觉得卑鄙的另有其人。”伊崔格用饱经沧桑的手指指着血吼。“你的斧刃有萨满祭司祝福过，上面涂了圣油。”

“凯恩也一样。要打玛格拉的人都这么做，”加尔鲁什说，“这是玛格拉的一部分，有什么卑鄙的！”他提高了嗓门，有种奇怪的情感在他心中翻搅。是——恐惧吗？

“你看油的颜色，”伊崔格说，“黑乎乎的，还很黏稠。不——以先祖之名，别碰它！”

这把取了凯恩·血蹄性命的斧刃上几乎沾满了凝固的血液。然而加尔鲁什现在看到，在刃尖上有一小块地方抹着黏黏的黑色物质，与战刃上通常所涂的晶莹的金色油液截然不同。

“是谁为血吼祝福的，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是谁为这把杀死凯恩·血蹄的斧子祝福的？”伊崔格的声音中含着怒火，不过目标并不是加尔鲁什。

加尔鲁什的五脏六腑泛起一阵恶心。“是玛加萨·恐怖图腾。”他嘶哑着低声说道。

“你并不是靠你的战斗技艺杀死了对手，而是邪恶的阴谋家想要除掉敌人，借你之手投了毒，把你当作走卒。你知道在你庆祝的时候雷霆崖出了什么事吗？”

加尔鲁什不再听了。他盯着斧刃，然而伊崔格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恐怖图腾的刺客们接管了雷霆崖、血蹄村，以及其他的牛头人据点。各位导师、强大的萨满祭司、德鲁伊和战士——全都死了。无辜的牛头人在睡梦中被杀害。贝恩·血蹄下落不明，很可能也死了。那座和平的城市血流成河，就因为你骄傲自满，没注意到眼皮底下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加尔鲁什越听越恐惧，他终于吼道：“够了！闭嘴，老头！”二人相视而立。

接着，加尔鲁什的内心有什么东西崩溃了。“她夺走了我的荣誉，”他低声说道，“夺走了我的击杀。我永远没法知道自己能不能堂堂正正地打败凯恩·血蹄了。伊崔格，你一定要相信我！”

那天晚上，老兽人的眼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丝同情。“我相信你，加尔鲁什。没人质疑过你在战场上的荣誉。如果凯恩死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他知道你不是罪魁祸首。但是你要知道，这里今晚已经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怀疑你打得是否堂堂正正——他们已经在私底下悄悄谈论这件事了。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和凯恩一样理解的。”

加尔鲁什又看了看手中那把沾着血水和毒药的武器。玛加萨偷走了他的荣耀，偷走了他深爱的部落对他的尊敬。她利用了他，也利用了血吼，利用了这把他父亲挥舞过的武器。它被涂上毒药，辱没了荣誉，成了懦夫的武器。玛加萨上演的这一出卑鄙龌龊的闹剧，无异于在她所行的萨满传统之上狠狠地啐了一口。伊崔格说有人认为他是自愿参与这种勾当的？

才不是！他会让沃金和那些散播谎言的人看到他对他们又是怎么想的。他闭上双眼。紧紧握住血吼的斧柄，任由怒火涌上心头。

二十七章

看到安度因出人意料地现身在她面前，吉安娜的第一反应便是去联系他的父亲。虽然茉艾拉成功地牢牢把控住了进出铁炉堡的消息渠道，但想要彻底与世隔绝并非易事。仅仅一天之后，流言便已四起。瓦里安立刻送出了急信，想联系到自己的儿子。当这些信石沉大海时，他的心中又担心又气愤。

吉安娜虽未为人父母，但她理解瓦里安此时的心情，他既是刚刚与儿子团聚不久的父亲，也是担忧国家安全的国王。然而比起消除瓦里安的担忧，平息一个可能出现的爆炸性局面显得更为紧急。有时候政治不过是两人之间的事。她虽从未见过贝恩，但也久闻其名。吉安娜认识他的父亲，很尊敬他、喜欢他。贝恩赌上了一切过来找她，是相信她能够帮到自己。吉安娜很了解安度因，她知道如果能消除他起初的震惊和疑虑，接着就会出现卓有成效的谈话。

于是吉安娜平息了他们的恐惧，让二人向她诉说，也相互交谈。二人带来的消息各有其可怕之处。贝恩讲了他父亲死于加尔鲁什和玛加萨之手，随后又屠杀了热爱和平的牛头人，其血腥程度吉安娜闻所未闻。安度因则讲了那位拥有合法继承权的女儿回来继承王位，人们的恐惧却没有丝毫减轻，她专横地执掌了整座城市，夺走了民众的自由。

两人现在都已流亡在外。吉安娜承诺会确保他们的安全，并尽力支持他们，然而她还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

此刻，谈话间的声音和脑海里的声音都沙哑了起来，吉安娜自己也一样，几人纷纷开始点头。不过她对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感觉很好。贝恩告诉她，他的同行者在等着他回去，否则会以为他通敌了。

吉安娜对此表示理解，如果是她也会这么想的。她开启了一扇通往贝恩指定地点的传送门，他穿了过去，屋里只剩下安度因和吉安娜两人了。

“那可真是……”安度因翻找着话语，“我特别替他难过。”

“我也是……还有在雷霆崖、血蹄村以及其他地方遭受袭击的牛头人。还有萨尔……我不知道他听到消息后会怎么办。”她知道，这个噩耗会把萨尔高贵的心压碎。他指派加尔鲁什在他离开期间暂任领袖，也间接导致了这一出惨剧。萨尔会崩溃的。

她叹了口气，不再想这件事情，接着转身给了安度因一个温暖的拥抱，他过来后她还一直没来得及抱他。“我真高兴你能平安无事！”

“谢谢，吉安娜阿姨。”安度因答道，他回抱了她一下，接着撤了回来。“我父亲……我能跟他谈谈吗？”

“当然可以，”吉安娜说，“跟我来。”

吉安娜温暖的小房间里毫不意外地摆着几墙的书。她走到其中一个书架前，依序碰了碰三本书。安度因吃惊地看到书架滑向一旁，露出了一面朴素的椭圆形镜子，就挂在墙上。接着他又赶忙合上嘴，因为瞥见了自己在镜中的形象；那副瞠目结舌的样子太傻了。

吉安娜并未注意到。她呢喃着咒语，挥舞着双手，映着安度因、吉安娜和整个房间的镜像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团旋转的蓝色迷雾。

“我希望他就在附近，”吉安娜说道，她的眉毛微微皱起，“瓦里安？”

一段紧张而漫长的时间过去后，蓝色的迷雾聚成了一副形象。棕色的顶髻稍稍泛些蓝色，一道伤疤划过脸庞——

“安度因！”瓦里安·乌瑞恩大喊。

任眼下的境况再可怕，瓦里安话音和表情中透着的爱意和如释重负的感觉，仍然令吉安娜不禁露出微笑。

安度因喜悦地笑了。“您好，父亲。”

“我听说……你是怎么——哦，对，是炉石。”瓦里安自问自答。“吉安娜——我不胜感激。你可能救了安度因的命。”

“是他自己聪明，才能想起来用它，”吉安娜否认道，“我只是给了他工具而已。”

“安度因……那个巫婆伤到你了吗？”瓦里安深色的眉头拧在一起。“要是她敢这么做，我就——”

“没有，没有，”安度因赶忙向父亲保证，“而且我觉得她不会伤害我的，我对她至关重要。我跟您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

他迅速地把发生的事情简洁而确凿地讲给了父亲。基本上就是他先前说给贝恩和吉安娜的那些话。吉安娜发现自己已经不止一次地钦佩起这位年轻人冷静的头脑了，特别是他——她也一样——在如此紧张的情形下已经有些困倦了。

“所以您看，她的继承权是合法的。”安度因如此作结。

“对女皇来说可不是。”瓦里安反驳道。

“嗯，的确。但作为公主和女王是合法的，只要她正式加冕即可。她没必要像现在这样……把所有人都困在铁炉堡。”

“嗯，”国王答道，“是的，她没必要这样。”他的目光朝吉安娜闪了闪。“吉安娜，我还不打算向茉艾拉亮底牌，让她知道安度因成功逃走了。就让她自己伤脑筋去吧。也就是说我想请你帮个忙。”

“他当然可以待在我这里，”吉安娜在他问出问题前先行答道，“现在还没人见到过他，之后他会见到的几位也可以完全信任。你只要在准备好让他回家时告诉我们就好。”

安度因点了点头。他料到最终的决定会是这样，然而吉安娜还是看到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失望。这也不怪他，换成谁都会想回家，跟这些事情做个了断。

“谢谢你，”瓦里安说，“当然了，对外我会如她所愿装出一副受挫的样子。”

“我也一样。我们会让茉艾拉以为她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政变。与此同时——”

“别担心，”瓦里安冷笑起来，“我自有安排。”

话毕，他的面孔就消失了。吉安娜眨着眼睛，因他的唐突离开错愕不已。

“看起来他挺生气的。”安度因轻声说道。

“那当然了。我听到这些事情、听到你面临的危险时都很生气，何况是你父亲呢。”

安度因叹了口气。“真希望我能为铁炉堡的人民或者是牛头人们做些什么。”

吉安娜克制住了揉他头发的想法。他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再加上他又那么彬彬有礼，恐怕也不会抗拒她的行为，然而吉安娜认为他可能不大喜欢被揉头发。她给了他一个舒心的微笑，对此很满意。

“安度因，信我这句话，我莫名觉得你一定能找到办法的。”

安度因得知贝恩·血蹄请求次日夜晚也来同吉安娜会面时感到很惊讶，但同时也很高兴。即使他们昨晚会谈的那间客厅似乎不太适合这样严肃的会见，不过吉安娜提议时他并未拒绝。贝恩也同意了她的提议，虽然那间屋子里的所有物件都显然不是为他这样的大块头而制的。安度因不禁好奇起来，不知贝恩是不是也能感受到惬意，尽管那间客厅与安度因理解中牛头人的生活理念截然不同。不过朋友们常常聚在那里避雨祛寒，品着热茶尝着饼干，聊得绘声绘色。也许是那种愉快的气氛在贝恩的回忆里久久不曾散去。

这样的磋商真够奇怪的，安度因心想，他回忆起了很久以前在塞拉摩的那场峰会。没有正式的声明、没有要摘下的武器，也没有卫兵。只有他们三个人。

他很喜欢这样。

安度因进来时，贝恩和吉安娜已经到位了。在他看来，牛头人比昨晚见到时更冷静一些，却也更加悲伤。安度因向贝恩礼貌而真诚地致以问候，恰如其分地鞠了一个躬，以示双方身份的对等。贝恩则用自己的方式表示敬意，他先碰了一下心口，接着又碰了碰前额。安度因露出了笑容，他起初笑得很尴尬，不过当他看向贝恩时笑容柔和了起来，变得放松而诚挚。

贝恩、吉安娜、安度因三人再次席地而坐。安度因背朝着炉火，暖流烘在他身上，令他感到很舒适。吉安娜端来了一只托盘，摆放在三人中间，上面盛着三杯茶。安度因注意到，这次她为客人准备了一个大号的杯子。

贝恩也注意到了这点，他轻轻发出一声鼻息。“谢谢你，吉安娜女士，”他说，“我发现你真是事无巨细。萨尔那么信任你，我相信是没错的。”

“谢谢，贝恩，”吉安娜说，“萨尔的信任对我意义深重。我永远不会辜负他的信任——以及你的。”

贝恩豪饮一口，在他巨大的手掌中，特大号的茶杯依然显得很小。他望着茶杯看了片刻。“被遗忘者里有人能从茶叶里读出茶语，”他说，“你了解这种艺术吗，吉安娜女士？”

吉安娜摇了摇她的一头金发。“不了解，”她说，“不过有人跟我说泡过的茶叶可以做成上好的肥料。”

这是个不怎么好笑的笑话，不过他们还是笑了。“那也无妨。我不用神谕者来指点我的未来。我一直在思考大地母亲所安排的方向，为它祈祷、请求着她的指引。可是现在她的话语充满了痛苦和愤怒，不知是否还饱含着智慧。”

“她告诉你什么了？”吉安娜轻声问道。

他抬起头，平静的棕色双眸望着她。“背叛的行为夺走了我的父亲。我的内心渴望着向那卑鄙的手段发起复仇。”他话音坚定，音调几乎都没有变化，然而即便如此，安度因还是发现他在本能地颤抖着。贝恩想要复仇的动机毋庸置疑。

“我内心的声音在说：他们从你这里夺走了生命，那就让他们以命相抵。让那些恐怖图腾以命相抵，他们在暗夜之下潜进了同族和平的城市，让同族在睡梦中被扼死、被刺死，毫无还手之力。让他们的族母以命相抵，她为战刃涂的不是圣油而是毒药。让那个自大的蠢货以命相抵，他竟敢和我父亲交战，而且想要获胜竟必须得堕落到——”

贝恩的调门开始拔高，他眼中的平静渐渐被怒火所取代。他紧紧握住和安度因的脑袋一般大的双拳，甩起了自己的尾巴。话说到一半，他忽然停住，深深吸了口气。

“如你们所见，我的内心现在就不理智。我和内心的声音有一点共识：我必须夺回族人的领土——雷霆崖、血蹄村、烈日石居、莫沙彻营地，以及所有被他们入侵过的村庄和哨站，这些地方洒满了无辜者的鲜血。”

安度因发现自己正在点头。出于很多条理由，他完全同意贝恩的话。恐怖图腾的暴行不会有好下场；贝恩身为领袖要比玛加萨更为出色；除此以外，同联盟缔结和平的希望只能是落在这位年轻而勇敢的牛头人领袖身上。

“我也觉得你应该这样做。”吉安娜说，但安度因在她的话音中察觉到了一丝谨慎。他明白，吉安娜想要知道贝恩究竟想怎样做——他又会请求她帮什么忙。她当然愿意出一分力，否则一开始就不会准许贝恩来和她沟通了。安度因没有说话，让贝恩继续说了下去。

“但是有些事我不能做，一定不能做。哪怕心里再想也不行，因为我知道父亲不会愿意让我那么做，我不能只为满足自己的情感，让他的意愿蒙羞——让他奋斗的目标、牺牲了生命的事业蒙羞。”贝恩一声长叹，“就算我再想……也不能攻击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难以察觉之间，吉安娜松了口气。

“加尔鲁什是由我的大酋长萨尔指派的。我父亲发誓效忠萨尔，我也一样。父亲坚信加尔鲁什对灰谷哨兵和德鲁伊和平集会的遇袭负有责任。因此他提出和加尔鲁什进行玛格拉，为的是部落的利益，即使加尔鲁什更改规则，把决斗变成了生死之斗，他也坚持要挑战。对

于这样的情形，我相信他的做法是对的，他并非出于愤怒，不是憎恨，也不为复仇。”

贝恩的嗓音稍稍哽咽了一下。“他是出于对部落的爱，想要看到它平安无事。为此他甘愿以命相搏——他也的确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安度因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话语，当他意识到时已覆水难收：“但是，你有权复仇，这点毋庸置疑，特别是如果你能证明是加尔鲁什让玛加萨为他的战刃上毒的！还有袭击德鲁伊的事——”

他突然蹦出的这一串话语让吉安娜很不高兴，贝恩听后也很震惊。他转过那颗大脑袋，朝着安度因望了望。

“话是没错。但是你不理解的是——就算是你也未必理解，吉安娜——我父亲提出的挑战是玛格拉。战果一经出现，事实便成定局。大地母亲已经做出了决定。”

“可是如果加尔鲁什使了诈——”

“我们能证明是玛加萨给战刃涂了毒，但无法证明是加尔鲁什授的意。我父亲对此没有疑虑，但有疑虑的人是我。如果我向他发起挑战的时候，对自己的正确没有绝对的信念，那我就是置族人的古老传统于不顾。如果我说自己因为不喜欢这些律法而不遵守它们，我就忤逆了大地母亲，那我成了什么人，年轻的安度因？”

安度因点了点头。“你不能因为结论不同就对整件事公平与否采用双重标准。”

贝恩轻哼了一声表示赞同。“看来现在你明白了，很好。我父亲挑战加尔鲁什是为了治愈部落。如果我那样出手，反而会让部落分崩离析。我会毁掉牛头人的生活方式，毁掉我们努力追求的一切，虽然我本意是要保护这些东西。凯恩·血蹄生下他的儿子，不是为了让他做这种事的。所以……我不能这么做。”

安度因感到一阵寒意渗入骨髓。他知道很多人类——包括联盟的很多其他种族——对牛头人和部落的看法。他时常听到这样的窃窃私语——偶尔还会听到有人对此高声叫嚣。他们将部落称作怪物，说牛

头人比野兽强不到哪儿去。然而在安度因来到世上的这短短数年内，他从未见过重压之下依然有人能够如此正直。

他还知道贝恩并不能全然接受自己的决定。他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但他不愿那样做。安度因并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意识到的，但他发现贝恩……不认为自己能够成功。

贝恩不相信自己能成为自己父亲那样的牛头人，他的话语中夹杂着痛苦，暗含着对自己或将失败的恐惧。

安度因知道活在强大父亲的阴影之下是什么感觉。但凡有所见识、有所耳闻，谁都会觉得贝恩和凯恩很亲近。安度因认识到这一点后，心头涌上一阵可耻的嫉妒；安度因现在和瓦里安的关系并不亲近，尽管两人曾经感情深厚，他也曾渴望能再次亲近自己的父亲。如果他的父亲被人从他身边这样残忍地夺走，他会做何感想？瓦里安的父亲被害时，他又有什么想法？如果没有安度因之名的由来——安度因·洛萨用他的智慧指引着瓦里安，他又会做出什么事？

乌瑞恩父子还能在感到痛苦时——贝恩显然对此毫不掩饰——毅然放弃私人诉求，选择最契合人民利益的道路吗？

“我马上回来。”安度因突然蹦出一句。他起身鞠了一躬，接着便冲向了吉安娜给他住的那间屋子，他感到两束好奇的目光正跟在他身后。床下放着一个背包，是他使用炉石逃出铁炉堡里茉艾拉给他打造的奢华囚笼时带来的。他一把抓起背包，快步回到了吉安娜和贝恩身边。吉安娜微微皱起眉头，是在告诉安度因她有些生气了。他再次坐下，将手伸进包中，掏出一样仔细裹着裹布的物件。

“贝恩……我不知道……也许我这么做有些着急了，而且我也不清楚你是否在意我的想法，不过……我想让你知道，我理解你选择这条道路的理由。而且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道路。”

贝恩眯起眼睛思索着，但他并未出言打断。

“但是……我感觉……”安度因搜刮着词句，脸上一阵发烫。一股他并未全然理解的冲动驱使着他，他希望自己到头来不会因此而后悔。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感觉你并不相信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你担心……自己也许走不好那条路。担心自己无法像你父亲那样，成为人民最优秀的领袖。”

“安度因——”吉安娜出言严厉，为警告之意。

贝恩抬起一只手。“别，吉安娜女士，让他说完。”他棕色的双眸紧紧盯着安度因湛蓝色的眼睛。

“但是……我相信你。我相信凯恩·血蹄会为你今晚所说的话感到无比骄傲。你和我一样——我们生来便要成为族人的统治者。我们并未要求这一身份，如果有人觉得我们的生活好玩或是轻松……那么他们对我们身份的意义一无所知。我们是领袖的儿子，要时时念着自己也会担当起领袖之任。有位曾经信任我的人给了我这个。”

他揭开了腿上的那样物件上的裹布。恐惧破除者在火光的映照之下熠熠生辉。安度因一边说话一边抚摸着这把古代的武器。他非常想握住它，但极力抑制了这股冲动。

“麦格尼·铜须国王把它送给了我，就在——那场仪式杀死他之前的那天晚上。这是一柄古代的武器，名为恐惧破除者。我们聊到了责任，有时所有人期望我们去做的事并不是我们真正想做的事。”他抬头看向贝恩，“我觉得牛头人会和你一样生气，和你一样渴望着复仇。有些人会因为你没有以血还血而感到不快。但是你得清楚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对你如此，对他们亦然。他们只是现在还不理解，不过他们会明白的，总有一天。”

他举起恐惧破除者，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握着。麦格尼的话语在他的耳畔回响：它因饱尝鲜血滋味而闻名过，但在另一些人的手上，也因止血治伤而为人所知。给，拿着。拿好了，看看它喜不喜欢你。

他不愿松开手。如果说有些东西是为有些人而生的，那么这把武器就是为你而生的。麦格尼曾经断言道。

然而安度因并不能这样肯定。也许它为他而生的时间特别短暂呢。只有一个办法能确认是否如此。

他将武器举起，递给了贝恩。“拿着。拿好了。看看——看看它喜不喜欢你。”

贝恩很困惑，但还是依言照做了。锤子对安度因来说很大，但在贝恩的巨手上就有些渺小了。他盯着这把武器望了很长一阵，接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叹出，让自己的身体稍稍放松下来。安度因看着贝恩对武器的反应，轻轻地笑了。

安度因很肯定的是，几秒之后，恐惧破除者开始发光了，尽管其亮度十分微弱。

“它的确喜欢你。”安度因轻声说道。他的心中怅然若失。他还没找到机会挥舞就得把它传下去了，然而他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后悔。以某种安度因并不了解的方式——或许他永远也不会了解——圣光选择了贝恩，一如它曾经选择了他。

“它也认为你做了正确的选择。它对你有信心——和我一样，和吉安娜一样。请收下它吧。我想我注定拿到它就是为了把它交给你。”

那一刻贝恩纹丝未动。接着他粗大的手指紧紧握住了恐惧破除者。

安度因感到圣光温柔地在他的胸腔中、心底里涌动。他举起了自己的手，依然不敢确信。明亮而温和的光辉忽然间闪烁而出照耀着贝恩，消失得却也同样突然。贝恩睁大了眼睛。就在安度因的注视之下，他深吸一口气，平静了下来。

安度因现在认出了这种感觉——只不过这一次，赠予者并不是洛汉而是他，受赠者也由他变成了贝恩。洛汉向安度因施以抵御恐惧的祝福时，他感受到了平和，如今贝恩也有了这种感觉。贝恩抬起了头。

“这分荣誉来自你，安度因，也来自麦格尼·铜须。我会好好珍惜的。”

安度因露出了微笑。他身旁的吉安娜用惊讶的神情看着他。她瞪大了明亮的双眸，在贝恩和安度因之间来回望着，面颊上翘起一弯温

柔的笑容。

牛头人看着这把散发着光芒的武器。“圣光，”他说，“我们一族并不认为黑暗是邪恶的，安度因，那是自然现象，因此也是对的。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圣光。我们敬仰着大地母亲的双眼，即是太阳与月亮——安瑟与穆莎。二者各有所长，集于一身便能见到平衡。我感到这把武器与它们有渊源关系，虽然它来自一个和我族迥异的文化。”

安度因微微一笑。“圣光即是光，不管起源有何不同。”他表示同意。

“但愿我也能有与它相当的东西回赠给你，”贝恩说，“我的家族的确有一些世代相传、满载荣光的武器，但现在我的手头并没有多少。我能给你的只有我父亲告诉过我的一些建议。我的族人曾是游牧民族，也就是最近几年间我们才停下脚步，在莫高雷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挑战虽然不小，但我们还是建立起了和平、宁静而美丽的村庄与城市，让我们居住的地方带上了属于我们的特点。现在，我希望能将这一点恢复如初。我父亲曾经说过‘想要毁灭很容易’。看看恐怖图腾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引发了多大的浩劫。但想要创造能够长存的事物——我父亲说，那才是挑战。我发誓要确保他一手创造的事物——雷霆崖和其他的牛头人村庄、部落成员之间的情谊——能够长存，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听了贝恩的这一席话后，安度因的心潮澎湃却又平静。这的确是挑战，但他知道凯恩之子——贝恩已经做好了准备。“你父亲还说过什么？”听了贝恩的描述，安度因觉得凯恩是位很有智慧的牛头人，他还想多了解了解。

贝恩轻轻喷出鼻息，笑得温暖而真诚，却又因早早涌上的思乡之情而泛起一阵伤痛。

“还说过……把你的蔬菜吃干净。”

二十八章

恐怖图腾氏族的成员们战力强大，受过独特的训练。其他牛头人的孩提时代是在学习与自然和平共处、探索大狩猎仪式中度过的，而恐怖图腾氏族的孩童学习的则是如何与他人搏斗。他们学习如何干净利落地杀戮，用手、用角，乃至手头可用的任何武器。任何一场冲突都是恐怖图腾的赢面更大。他们打得并无荣誉可言，一切只求胜利。然而他们的势力并非无穷无尽，玛加萨只能袭击几个地方，她将重中之重放在了摧毁凯恩领导过的那座主城上，那里是莫高雷之心、牛头人心目中第一个真正的“家”，她还想杀死凯恩的儿子。玛加萨获得了第一场胜利，破晓的晨辉洒在雷霆崖里里外外的几百具尸身之上。他们的目标有二：一是干掉那些身居高位而反抗他们的人，二是解决一切胆敢对他们兵刃相向的人，公然地将恐惧植入牛头人的内心。

敌人们僵硬的尸体倒在凝固了的血泊之中，还有很多无辜者仅仅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这些死者同样有很强的警告作用。玛加萨和恐怖图腾牛头人控制住了雷霆崖。他们有整座城市的资源和人质作为砝码。最近几次袭击的噩耗中，既有凯恩遇害也有他儿子贝恩的失踪，让牛头人们人心惶惶。她很肯定，牛头人已然陷入了绝望，为了让事态恢复正常，他们会认可她为领袖的。

然而，贝恩从他们的手心里溜走了。她安插的一名间谍告诉她，风暴之歌叛变了。那顶帐篷曾是凯恩·血蹄的权力中心，玛加萨此时正坐在里面生着闷气。她必然已将风暴之歌列进了刺杀名单里，但对于他的行踪还是不可儿戏，他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找到。他肯定正和那位“冒牌货”待在一起，自从恐怖图腾叛变后她便这样称呼（还鼓动其他人照做）贝恩。一旦发现贝恩，就把他和风暴之歌一起杀了，不过看来现在还得在焦躁中再等一段时日。

玛加萨并不是傻子，她料到远方的牛头人会反抗，比如菲拉斯，以及德鲁伊据点——月光林地，也在意料之中。其他氏族派出信使传达了他们的蔑视，这些顽强的坏消息惹恼了玛加萨，她果然下令立刻处死了这些信使。

同时传来的还有另外一些流言，有些说冒牌货就藏在月光林地；也有些说他与联盟达成了协议，夺回雷霆崖后就开放自由贸易；还有些说大地母亲的力量在背后支持着他，他手下的萨满祭司和德鲁伊们可以驾驭树木，令它们前行，与他们并肩作战。

从这些流言中，玛加萨可以确定一件事：贝恩正在集结援军，当他的力量足够强大时，他便会向她发起挑战。

她迷失在了思绪中，拉哈罗提醒了两次才唤回她的注意。她愤愤地哼了一声，对自己的一番空想感到生气，她知道在年轻人的眼中，这是衰老的表现。她并未将怒火导向自己那位忠实的侍从，而是站在她面前的年轻兽人信使。接着一个想法涌上心头，她直起了耳朵。一位兽人，也就是说……

她摆摆手。“说吧。”

“族母玛加萨，我是奉代理大酋长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之命过来的。”

她听后睁大了眼睛。两天前，她向加尔鲁什送过求援信，她知道早晚有一天贝恩会回来，还有很多人会和他一起回来。信中满是夸赞加尔鲁什治理部落有方的溢美之词。她也在诱引着加尔鲁什，如果他能冒险提供支援，恐怖图腾和部落或许就会正式结盟。加尔鲁什肯定会需要恐怖图腾独特的……方法。玛加萨希望加尔鲁什做出的回应是派出一支军队协助她保卫雷霆崖，然而显然加尔鲁什有些疑问，又或许是他想向她告知自己的想法。

无论如何，回应迅速便已让她感到欣喜。她和善地对兽人笑了笑。

“欢迎你，信使。请——休息一下。然后再把你主人的消息念给我听。”

她仰坐进椅子里，双臂交叉抱于腹前，等待着兽人。兽人感激地提起水袋痛饮一番，不过没有进食，接着他俯身鞠躬，从包中取出了一副皮筒，从中抽出一张卷轴，用洪亮而有力的声音念道：

“致恐怖图腾氏族的族母玛加萨，

部落代理大酋长，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诚挚地祝愿阁下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屋内响起一个倒吸凉气的声音。玛加萨先是愣神不动，接着又以与她年纪不相称的迅猛之势从椅子上跳起，猛掴信使一掌，随即将卷轴举到离自己日渐昏花的老眼一臂之近，自己看了起来。

我发现是你夺走了我公平的击杀。凯恩·血蹄是部落的英雄，是向来可敬的一支种族中甚为可敬的一分子。我厌恶而愤怒地发现，是你意外的背叛害我导致了他的死亡。

这样的计谋也许在你那背信弃义不知廉耻的氏族，以及联盟渣滓的手上运用得得心应手，但我唾弃这种行径。我希望和凯恩堂堂正正地对决。结果究竟如何我再也无从得知，叛徒的呼声将一直跟随着我，直到我将你的头颅戳在矛上，将你指认作真正的叛徒。

因此……不，我不会派任何忠诚的兽人与你那满腹心计的奸诈氏族并肩作战。你的成败与否现在全都仰赖你的大地母亲了。无论如何，我等待着你的死讯。

你得靠自己了，玛加萨，就像你一直以来那样，无依无靠，备受唾弃。或许还要更惨。好好享受你的孤独吧。

读信时，她的手开始颤抖起来，扯碎了一部分信纸。读完后，她仰头怒吼，将手向前猛推。一道闪电从天空劈下，击穿了茅草房顶，兽人信使被一击毙命。

烧焦的血肉散出刺鼻的气息，弥漫在屋内。所有人都盯着那具绿色的尸体愣了一会儿，他烧焦了的胸膛一片乌黑，紧接着两名雷霆崖守卫自觉动身将尸体抬了出去。

玛加萨喘着粗气，鼻中仿佛喷着怒火，她紧紧捏着拳头。

“族母？”拉哈罗的话音踌躇而谨慎。他很少见到自己的女族长如此气愤。

玛加萨极力镇静下来。“看来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无论如何也不会为恐怖图腾提供任何援助了。”她不会把加尔鲁什在信函中肆无忌惮的唾骂拿来羞辱她的族人。

“这么说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拉哈罗似乎有些忧虑。

“我们从来都是自力更生，现在也不例外，我们总是坚忍不拔地独自前行。别担心，拉哈罗。这个噩耗也在我的计划之内。”

然而她说谎了。她一直深信年轻的地狱咆哮会被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间。兽人和她自己的种族沉迷于那愚蠢的“荣誉”，它就像一条埋伏在草丛里的巨蛇，只要她有哪怕一点的怀疑，它便会伺机向她咬去。可惜库卡隆卫士迅速拿回了血吼，使得她还没来得及清理掉上面的毒液。

她依然只需除掉贝恩·血蹄、重建莫高雷的秩序，牛头人便会安安静静地接受她作为他们的新领袖。接着她便大权在握，到时候再看看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会不会改变他的主意。

与此同时，她还需为冒牌货必将发动的进攻做好准备。

加吉克杂货店顶楼的房间里吹过一阵凉爽的海风。有位牛头人正在屋内焦躁地踱着步子，他一身缀着白色斑纹的黑色皮毛清晰地表明他是恐怖图腾氏族的人，尽管敞开的门窗令他烦恼，但被海风吹拂一番后，他还是感到十分惬意。他奉命前往的地方正是这里。

“嘿呀，你来了，很好。”他身后传来一个声音。牛头人转身对棘齿城的地精领袖加兹鲁维点了点头，后者正沿着楼梯一路走上来，冲他挥了挥手。“别担心。这镇子是我的地盘。只要你待在这里就不会有事。我知道你们老大想跟我做笔买卖。”

那个恐怖图腾族人点点头。“是的。”

加兹鲁维冲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指了指。牛头人小心翼翼地审视了一番，当他发现椅子支撑得住他巨大的体重时，才稍稍放下心

来，坐了下去。

“我们需要几样东西。”

加兹鲁维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斗和一小包烟叶。两人说话的当口，他的手头还在向烟斗里填着烟叶。“我几乎什么都能给你搞得到，但可不是免费的。交情归交情，生意是生意，懂吗？”

牛头人点点头。“我有备而来，不会白拿的。我们要的东西都列在这张单子上了。”他将一份小羊皮纸卷从桌面上推给地精。加兹鲁维并未急于接下，他先填好了烟叶，又点上了烟斗，这才伸出绿手接过单子。看到里面的内容后，他瞪大了眼睛。

“这是要多少炸弹？”

“你认字的，地精朋友。”

“我以为多写了一个……甚至是两个零。”他嘬着烟杆。“天啊，看来我大概可以给自己再买艘船了。没准能再买座镇子。”他的视线扫过恐怖图腾的双眼。“你确定付得起钱吗？”

牛头人解下了腰间的袋子作为对他的回答。那袋子比他的大拳头还要大，落在桌子上时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声音。“你要是想的话可以点一点。听说你给的价格挺公道的。”

“价格再公道，这也算得上发了一笔小财了。”加兹鲁维说道。他解开布袋，金子在午后阳光的映照之下熠熠生辉。“我的天哪。”

“你能把单子上的东西都给我备好吗？”

加兹鲁维挠挠头，是说实话还是顺应自己的心愿，他感到左右为难。“大概吧。”片刻后他给出了答复。他拿开烟斗，将烟气从大大的鹰钩鼻中喷了出来。“大概吧。”

“几天内就要。”

加兹鲁维一阵咳嗽，他的嘴里呛出了烟气。“啊？”

恐怖图腾族人又掏出一个袋子，虽然没有第一个那么大，但分量依然可观。“我的……老大明白，加急得多掏些钱。”

地精轻轻吹了一声口哨。“你老大很聪明。”他说道。他又看了一眼单子，然后叹了口气。“虽然会比较困难，不过——没问题，我会把这些东西都给你们备好的。”他踌躇地说道。恐怖图腾族人耐心地坐着。地精的脑袋里无疑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

加兹鲁维痛苦地低声叹了口气，从第二个口袋里抓出一把金币，接着将剩下的推还给牛头人。恐怖图腾族人一脸迷惑地看着他。一个地精居然有钱不拿？

“听着，”加兹鲁维说道，“别外传，不过……我，呃……支持你们打算做的事情。”

牛头人眨了眨眼。“我……很荣幸。”

加兹鲁维点点头，然后便站起身来。“我会把货在四天之内给你们备好。不能再快了。”

“可以。”牛头人也站起身来，转身打算离开。

“嘿，老爷子？”

恐怖图腾又转回来。

“告诉贝恩我一直挺喜欢他爸的。”

风暴之歌·恐怖图腾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我会转告他的。”

大军正在行进。

尽管贝恩坚持不向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寻仇，但他也不会向那个鲁莽的兽人求援。也就是说他只能靠自己了。幸运的是，玛加萨的背叛行径已然散播开来。莫沙彻营地虽未被恐怖图腾攻陷，但那里的所有人都在浴血奋战，他们无法分出作为援军的人手。乱风岗尽力击退了一场来袭，他们依然忠于血蹄家的后裔。这里每一位有作战能力的人都在贝恩赶来寻求庇护的第一晚站了出来。贝恩手上有二十几个健康的战士，还有一些人虽亟须训练，但他们所具有的热情之高涨毋庸

置疑。凯恩深受牛头人们的爱戴，他的儿子也备受尊敬。但凡不是恐怖图腾，也没有生活在对他们的恐惧之中的牛头人，都会团结在贝恩身边。

贝恩骄傲地握着恐惧破除者，不过并未解释是谁将这把武器赠予他的。他不想对安度因产生任何的危害。这把武器已有数十年，甚至是几百年没有见过天日了。虽然它个头很小，但并不会被当成一把独特的矮人武器，因为对于牛头人来说，几乎每一把武器都很小。如果有人问起，他只会回答：“是一位朋友给我的，他相信我和我的目标，便将这把武器作为象征赠予我。”这样的解释足以让大多数人信服了。

他们沿着黄金之路向陶拉祖营地一路进军。途中收到了烈日石居传来的消息，说他们击退了一波进攻，已派出部队，会在那里与他们会合。贝恩的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地前行着，向可能在暗中窥探的恐怖图腾间谍宣告他们毫无惧意。的确，当他们离开郁郁葱葱的菲拉斯，进入千针石林干涸的土地时，队伍已然变得愈发壮大。

加入他们的不只有牛头人。阵列中还有几位巨魔和兽人，甚至还有一两位被遗忘者和辛多雷。那位被遗忘者表示自己对牛头人有所亏欠，毕竟他们是在牛头人的推动下才得以加入部落的。其他人则都是雇佣兵。多亏了吉安娜出手相助，她给了贝恩一笔数目可观且无法追溯的金币，因此贝恩才得以雇用这些人，他相信这些雇佣兵的技能将提供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头科多兽的身形出现在道路的另一头，起初只是一个小点，随着距离越来越近，贝恩认出它所载的正是风暴之歌。他驾着庞大的坐骑赶了过来，贝恩则步行走了过去。

“是好消息吗？”贝恩问道。

“要多好有多好，”风暴之歌答道，“加兹鲁维同意在四天内提供我们所有的需求。而且他还没有把货款全部收下。他说要我转告你，他一直很钦佩凯恩，而且他支持我们的行动。”

“真的？”贝恩惊讶地抬头看了他一眼。“一位地精真心实意地表达了忠心。我很欣慰。”

哈缪尔刚刚一直在同他的德鲁伊同僚们交谈，现在他迈步上前，说道："和你预料的一样，他们知道我们来了。我们的间谍回报说雷霆崖正在为攻城战做着准备。好消息是，他们把所有的物资和兵力都集结了起来，不会半路袭击我们了。"

贝恩点点头。"他们认为雷霆崖易守难攻，在路途中发起挑战是白白浪费恐怖图腾的生命。"

风暴之歌嗤之以鼻。"你该看看加兹鲁维读清单的时候脸都成了什么样子。族母和她的追随者们会大吃一惊的。"

烈日石居的援军虽然数量不多，但行动迅捷。当贝恩一行走到沿南黄金之路向西通向莫高雷的道路上时，他们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随着欢迎他的呼声传来，贝恩的心潮不由得开始澎湃，他听到他们在喊："贝恩！贝恩！贝恩！"

"听啊，"哈缪尔对他低声说道，"你为他们带来了希望。你的计划大胆而危险，然而我相信正因如此它才会成功。你身上有着你父亲的稳重，还有你自己的想象力，贝恩·血蹄，此战你必将获胜。"

"但愿你是对的，"贝恩说，"如果我们输了，那我们族人的命运可就堪忧了。"

曾经处处欢歌笑语的雷霆崖如今一片死寂。靠夜袭轻取首胜的恐怖图腾此时正在为抵抗一支军队做着准备，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夺命于睡梦之中，而那支军队的领袖人心所向。雷霆崖易守难攻，他们也有能力应对旷日持久的攻城战。然而，玛加萨仍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出现。

贝恩的公开行军真是愚蠢。那样做也许能为他多赢得一些追随者，然而也给了他的敌人准备的时间。玛加萨不会白白浪费这样的机会的。

想要攀上雷霆崖并非没有可能，只是困难至极，对牛头人而言格外如此，若是这些攀爬者的行踪已被料到，那更是难上加难。升降梯是登顶的关键所在，如果按下按钮炸坏它们——恐怖图腾的工程师们正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贝恩的部队将别无选择，只能在山崖下扎营耐心等待。如果时机把握得刚刚好，产生的爆炸也许还会带走贝恩

的几名手下。至于靠魔法手段上去的招数，例如开传送门等，也早已被封死了。

这将是一场漫长的等待。早在几天前注意到贝恩行踪时，恐怖图腾便已准备了大量的食物和其他供给。玛加萨召回了位于血蹄村以及袭击烈日石居失败的手下，令他们回来保卫这座都城。是的，玛加萨越是思忖，就越是冷静。贝恩和他父亲一样，终将失败，她也将牢牢地扼住牛头人的咽喉。

她在曾经属于凯恩·血蹄的帐篷中慢慢入睡。忽然间，一道耀眼的闪电和一阵随它而来的震地惊雷搅了她的美梦。大雨倾盆而下，打在帐篷之上，玛加萨猛然坐起，喷着鼻息。又一道夺目的闪电紧随而至。作为一名牛头人萨满祭司，玛加萨对风暴并不陌生，然而这一场算得上是凶猛异常。她嗅了嗅空气，仔细聆听着，感到一阵警觉。也许是她多虑了。然而，如果忽视了自己的直觉，她是活不了这么久的。她套上长袍，披起斗篷，以免被倾盆大雨淋透。

玛加萨眯眼看着雨点打在她的脸上，她抬头向上望去。天空压抑着黑色和灰色，雷云遮蔽了夜幕下的繁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这里的名字就叫作雷霆崖。她伸手将兜帽继续向下拉，遮住了自己的脸庞。

然后她看到了。来者从云后探出脸来，漆着鲜艳的颜色，将遮蔽它的雷云甩在身后，那是一艘飞船，顶上挂着亮紫色的气球。接着又来一架……还有一架。她的认知崩塌了，这让她倒吸一口凉气。

“是飞艇！”玛加萨大喊道。

二十九章

玛加萨才发出喊声没多久，几艘飞艇的侧面便降下绳索，几名牛头人、兽人和巨魔顺势爬了下来。这么多敌人奇袭而来，恐怖图腾还没来得及拿出枪炮和弓箭做出抵御，他们便已安全着陆。

敌人的脚刚一沾上地面，就冲进了进攻的阵线。其中有三人径直冲向玛加萨。她现在已经彻底清醒了，皱起眉头将手伸进了腰间的小口袋里，握住了自己的一根图腾。元素做出了回应——突然间几道霹雳穿破天空，其中几束如利矛一般径直刺向了敌人。很多来袭者立刻倒在了地上。然而在持续的混乱之中，另一艘飞艇已然就位，放下了其中所载的危险至极的乘客。

玛加萨咆哮一声，将手伸向天空。闪电刺穿了一艘飞艇，艇身上立刻燃起了火舌，烈焰顷刻间便吞没了巨大而凸起的气球骨架。驾驶员竟然设法把控住了飞艇的方向，让它侧身撞进了双足飞龙塔里。

玛加萨咒骂一声。困在塔里的双足飞龙被烧成了焦炭，变得毫无用处。那位身亡的地精驾驶员没有让他的飞艇白白坠毁。

不过没时间考虑这段插曲了。一场巨大的爆炸撼动了雷霆崖的中部高地，剩下的那艘飞艇正在抛掷炸弹。尸体和碎尸被炸飞到空中，被洒上了黎明之际那暗粉色的天光。拉哈罗把他的族母拖出了战场，却被她狠狠甩了一掌，她又返回了前线。

“把我们的双足飞龙都派出去，从空中攻击他们！”她大喊道，“我们已经打掉一艘飞艇了，把剩下的一艘也给打下来！”

“剩下的……两艘。”拉哈罗纠正道。

一只体形硕大的风暴乌鸦落在了贝恩身边。它的身形扭曲变幻着，最终变成哈缪尔，他对他的酋长说：“我们损失了一艘空艇。不过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中部高地上。风暴之歌的雷云效果很不错。”

贝恩点点头，对他的话表示赞同。第一波进攻的动静是最大的，他们的奇袭令敌人震惊，玛加萨和她手下最强的战士纷纷被吸引了注意。敌人同十几位从飞艇上降下的猛士激战正酣，没有意识到背后慢慢铺开、难以阻止的行动，盗贼们此时正暗中赶往猎人高地、长者高地和灵魂高地。贝恩将恐怖图腾逐个击破，以其人之道还治了其人之身。不过恐怖图腾当时杀死了萨满祭司、德鲁伊和猎人们，贝恩的部队却只是将连接三处高地与中部高地的索桥一一割断而已。有一些箭矢、枪弹和法术穿过了几处高地的间隔直飞而来，然而最为主要的兵力无法过来。

几位巨魔雇佣兵也很卖力。他们敏捷而坚定地攀上了陡峭的山崖。为了防止这样的企图成真，恐怖图腾仔细地布置了炸药，却也被仔细地拆除掉了。

升降梯不出意外地也被装上了炸药。这些装置更为复杂，当初花了不少时间。当中部高地的干扰行动奏效时，没人料到会有人来炸掉升降梯。

暂时而已。

剩余的双足飞龙迅速做好了起飞准备，恐怖图腾牛头人驾驭着它们杀向飞艇。这种形似狮子的有翼生物载着恐怖图腾氏族的猎人们，使他们得以对甲板上的船员与战士直接开火——就连化身风暴乌鸦俯冲向战场的德鲁伊们也不能幸免。不过恐怖图腾的对手们同样用枪炮和弓箭还以颜色。玛加萨亲眼看到一名恐怖图腾的猎人遭到了一头猎豹的突袭，它长着一对牛角，将利齿狠狠地陷进了那位倒霉牛头人的喉咙中。德鲁伊和猎人纷纷从双足飞龙身上跌落下来，在离地面不到几尺高的时候德鲁伊变成了风暴乌鸦，猎人则狠狠地砸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此时已是尸横遍野，该撤退了。有一座山洞近旁有被遗忘者的法师，那里还蓄着几汪水池，叫作预见之池，如果能说服他们，就能制造一扇传送门，把玛加萨送到安全的地方。往常通往下面各层的坡道已被飞艇炸毁，还在冒着浓烟。玛加萨打了个手势，旋即转身跳下第二层。拉哈罗和另外几人手握武器紧跟着她。血腥的肉搏战遍及四处。一道阴影罩在她的身上，抬头便望见了剩余两艘空艇中的一艘。

“到预见之池去！”她大喊道，“还有升降梯——引爆炸药，然后过来找我！”

“这就去，族母。”考尔答道。炸药是他出的主意，此刻的他听从了玛加萨的命令，正向炸药飞奔而去。

玛加萨冲向架着索桥的帐篷。转眼之间她就能——

她急忙刹住了脚步，蹄子在老旧的木板上滑了出去。高尔姆及时出手抓住族母，她才得以避免了跌入峡谷深渊之中的厄运。

“他们把绳索割了！”高尔姆大喊道，一边把玛加萨拖回了安全的地方。

“我看得到，你这蠢——”爆炸的巨响打断了她的话。她转身站起，看到其中一座升降梯原本所在的位置升起了一道黑烟，她满意地露出了笑容。该下一座了。她等待着那声预谋已久的爆炸。没错，它虽然标志着雷霆崖正式进入了围城状态，而且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他们对此早有准备。

可爆炸声并未传来。

升降梯升到了顶层，贝恩·血蹄快步向前奔去，拉哈罗都来不及拦下他。紧随贝恩而来的是一头冲锋向前的巨熊、一位恐怖图腾牛头人，以及另外几位战士。玛加萨伸手去拿图腾，可她的手指还没来得及握在上面，贝恩就已来到她的身前。他所挥舞的不是利剑，而是一柄看似锤子的武器，在他手上显得太小了。

她的呼吸成了急促的嘶嘶声，因为那柄小锤正中她的身侧。她一直没来得及穿上盔甲，这一击将她打飞了出去。痛感传遍了她的全身，她躺在地上，还没顾上费劲地喘过气来，贝恩·血蹄就已蹲在她

身边，他高举着那把特别的武器。“投降吧！”他大喊道，“投降吧，你这凶手、叛徒！”

她张开嘴，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她还没回上说话用的气。贝恩眯着棕色的眼睛，那是……喜悦的神情吗？她惊恐地意识到，自己的沉默给了他动手的许可。

“我……投降！”她喘着气说出了话，在嘈杂的战场上几乎无法听清她的声音。

贝恩放下了锤子。不过她用眼角看到他把另一只手捏成了拳头，紧接着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贝恩站在被押作囚犯的恐怖图腾牛头人面前。他们有一部分战死在了收复雷霆崖之战中，幸存下来的则大多都受了伤。贝恩下令治疗他们的伤势，因此他们黑色的毛发缠上了白色的绷带。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恐怖图腾氏族的人数已经大为减少，他们虽然死于一场公平的战斗，但由于他们试图用背叛和暗杀占领整座城市，贝恩并不为他们的死亡而哀悼。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该如何处置剩下的这些叛党？特别是他们的领袖。

玛加萨和伤员们待在一起，但她的自尊似乎并未受到任何损伤。她还和以往一样站得笔挺，在她的左右站着两名雷霆崖守卫，看上去他们巴不得随便找个由头动手除掉玛加萨。贝恩心中也有这样的想法，砍下她的脑袋，挂在矛尖上，立在山崖脚下以儆效尤，就像处理巨龙的头颅一样……他承认，这种做法能让他感到极大的满足。

然而他的父亲并不会这么做，贝恩很清楚这一点。

“玛加萨，我父亲留你待在这，待在雷霆崖上，”贝恩开口道，他对她并未以头衔相称，“他待你又公平又周到，哪怕知道你很可能对他居心叵测。”

她眯起眼睛、鼻孔大张，却没有因愤怒而多出一言。该死，她太狡猾了。

“而你却以怨报德，在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武器上抹毒，看着我父亲痛苦且毫无尊严地死去。出于荣誉，我可以要求以命抵命，或是发起玛格拉挑战——要挑战的是你，而不是加尔鲁什，我觉得他不过是你棋盘上的一个棋子。”

玛加萨略显紧张地等待着他的挑战。贝恩苦笑道：“我以荣誉为信条，我父亲则为它付出了生命。然而身为一名领袖，需要敬重的不止于此，一名领袖还要懂得怜悯，要为人民谋求最大的福祉。”

他从帐篷内大步走到她身前，与她眼对眼、蹄顶蹄，倒是她微微后退了一步，耷拉着耳朵。

“你喜欢舒适，玛加萨·恐怖图腾，你喜欢权力。我会让你活着，但这两样以后都将与你无缘。”他伸出手来，一位雷霆崖守卫递给他一只小口袋。玛加萨认出了那只口袋，惊讶得瞪大了双眼。

“你知道这是什么，是你的图腾包。”他伸手从里面取出一个精雕细琢的小图腾——那是玛加萨与元素之间的纽带。贝恩用两根强壮的手指将图腾捏得粉碎。她极力掩饰自己肢体间透出的恐惧，然而未能如愿。

“我知道这样做不会完全切断你和元素之间的联结。”贝恩说道。他重复着这一动作，捏碎了第二个图腾、第三个图腾，以及最后的第四个图腾。“但是元素会被激怒，你需要花费时间，并且在它们面前卑躬屈膝，才能重获它们的青睐。我觉得这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很适合你去品尝一下。其实我要做出的惩罚不止于此。

“你将被发配到荒凉的石爪山脉。在那里你得竭尽全力才能活下去。只要不伤害别人，就没人会伤害你。如果你发动进攻，那就会树敌，那时若是任何人想对你做任何事，我都不会横加干涉。你要是胆敢再掀起叛乱，玛加萨——那我就会亲自去找你，就算是凯恩·血蹄之灵要我镇静，我也照样会砍了你的脑袋。我说清楚了吗？”

她点点头。

他哼了一身，接着撤身看向其他人。“在你们之中，有些人对这副血流成河的场面感到不安，就像风暴之歌一样。如果有人愿意向我、向牛头人、向部落宣誓效忠，公开与沾满污点的恐怖图腾脱离关

系，就像风暴之歌一样，那么就可以得到赦免。至于其他人，就跟你们所谓族母到荒郊野地里一起飘摇，祈祷你们永远不会再看到我这张脸吧。”

他等待着。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挪动。而后有一位女性带着两个孩子走上前来。她跪拜在贝恩面前，低下了她的头，两个孩子也依样模仿。

“贝恩·血蹄，我没有参与那天晚上的屠杀，但是我承认我丈夫参与其中。我想让我的孩子在这座和平的城市里平安长大，如果您愿意接纳我们的话。”

一头黑色公牛向她走来，将手搭在了她的肩上，随后跪在她身旁。“为了我的妻子和孩子，我愿接受您的制裁。我是塔拉科尔，风暴之歌离开后是我指挥了对您的袭击。我这一生不曾见到过仁慈，但我请求您就算不放过我，也请放过我无辜的孩子。”

越来越多的牛头人走上前来，最终有整整四分之一的恐怖图腾牛头人跪在贝恩身前。不过他并不全然信任他们，认为他们依然需要妥善监视。玛加萨失去力量、饱受耻辱、被流放荒野，对他们也有影响，这样才能剥除他们还击的能力，至少暂时如此——他可以想象到有些人对自己过去的行为会有所悔改，但他知道，还有些人是发自真心的。也许其他人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如果想让这段伤痛真正地开始愈合，这分风险他必须承担。

他略显得意地望着玛加萨的脸，毕竟越来越多她所谓“忠心耿耿的恐怖图腾族人”纷纷抛弃了她。对于这样的行为，他猜测父亲也不会反对的。

“还有人吗？”他问道。当看到剩下的恐怖图腾都已纹丝不动时，他点点头。“二队雷霆崖守卫将把你们护送到新的家园。我不会真心地祝你们好运，不过至少你们的死不会算在我的头上。”

随后他们便向升降梯走去。他冲着他们望了一会儿，玛加萨始终没有回过头来。

我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玛加萨·恐怖图腾。如果再让我看到你，哪怕是安瑟劝诫我，我也不会手软。

加尔鲁什曾一度羞耻于自己的血统，他花了很久才开始理解、接纳，并最终心怀喜悦地认可了自己的身份和来历。伴随着这样的自信，他为自己和部落堂堂正正地赢得了许多荣耀。自那时起，他便习惯于别人的吹捧。然而此刻，当他和随从攀上蜿蜒的坡道，抵达了位于千针石林的会面地点时，牛头人的目光却让他感到有些不自在。

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公平，这可不是什么好感觉。他知道自己真心想和凯恩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战斗，这样不管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心目中那位高尚的战士都是一种尊重。玛加萨从他手中抢走了这份荣誉，当着众人的面给他的名声投上了一层晦暗的阴影——有太多人见证了那一幕。唉，他和凯恩一样也是受害者。

他强迫自己抬起头来，加快脚步。贝恩正等待着他。他的块头比凯恩还要高大，也可能只是他比那头老牛站得更直一些。哈缪尔・符文图腾、风暴之歌・恐怖图腾，以及另外几人同样站在贝恩身后稍远一点的地方等待着。

加尔鲁什上下打量着贝恩。他高大而有力，那份冷静让加尔鲁什想起了凯恩，他就这样平静地等待着加尔鲁什的到来。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贝恩的话音深沉而厚实，同时微微低了下头。

“贝恩・血蹄，”加尔鲁什回答道，“我想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讨论。”

贝恩向哈缪尔点了下头。年长的大德鲁伊看着贝恩身后其他几人的眼睛，对他们打了个手势。于是他们便低了下头，向后退去几步，给二人在这根荒凉的石柱上留出了私密的谈话空间。

“你夺走了我继续与我敬爱的父亲相伴的机会。”贝恩开门见山道。

那么这就是摊牌的方式了，没有加尔鲁什所不齿的虚伪的繁文缛节，这样也好。

“是你父亲挑战了我。我别无选择只能应战，否则我的荣誉——还有他的荣誉——都将受到永远的玷污。”

贝恩的表情纹丝未动。“你利用诡计和毒药取胜，这对你荣誉的玷污更为严重。”

加尔鲁什本想猛烈地驳斥这番话，但他最终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更让我感到耻辱的是，我不得不承认，玛加萨·恐怖图腾欺骗了我，是她在血吼上下了毒。我再也没法知道我能否在公平的较量中击败你的父亲了，我和你一样都是受骗者。”

他不知道贝恩能否理解，这一番坦白对他而言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对你而言，因为她的蒙骗导致了你的荣誉被玷污。而我失去了我的父亲，还要收整无辜死难者的遗体。我觉得我们之中有一个人蒙受的损失更大。”

加尔鲁什无言以对，他的脸颊越发滚烫，已然不知自己究竟挂着怎样的表情。不过他知道贝恩所说的句句属实。“这么说来，我该等着儿子像他的父亲一样发起挑战了。”他说。

“你等不到的。”

加尔鲁什皱起眉头表示不解。贝恩继续说道：“不要以为我不想跟你打，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不管你的斧刃上抹了什么，动手杀死我父亲的人是你。然而牛头人不会那么小气。真正的凶手是玛加萨，而不是你。我父亲发起了玛格拉，哪怕是因为玛加萨的背叛导致战斗并不公平，你和他之间的争执也已尘埃落定。凯恩·血蹄优先考虑的永远是整个牛头人种族的利益，他们需要部落提供的保护和支持，我会尽全力让他们的利益得到保证。我不会打着荣耀他回忆的名号去做有损牛头人福祉的事情。”

“我和你一样敬爱着我的父亲，我也努力地荣耀着他的回忆。贝恩，我从未想过要侮辱凯恩·血蹄。尽管那场背叛使他丧命，但你能有这样的理解，说明你足以成为你人民的领袖了。”

贝恩的耳朵扇动着。他依然很生气，加尔鲁什丝毫不责怪他。

“然而——你对恐怖图腾的仁慈让我很疑惑。我听说你虽然把他们赶走了，但也没有对他们报仇雪恨。要我说，你提出玛格拉，甚至

是更强有力的报复都是合情合理的。你为什么没有处死恐怖图腾氏族？至少也要处死他们那个虚伪的族母吧？”

“不管恐怖图腾品性如何，他们也是牛头人。我父亲怀疑玛加萨可能会背信弃义，所以他才将她留在这里好加以监视。他做出的选择避免了分裂与冲突。我会尊重他的愿望。除了杀戮以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惩罚他们，这样的方法也许会更加公正。”

加尔鲁什苦苦思索了很久，他知道自己最终也会想要荣耀父亲的愿望，就和贝恩一样。他满意地说道：“能荣耀父亲的愿望和回忆，挺好的。”

贝恩冷笑道：“我有了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玛加萨是个叛徒，她已被驱逐，她的力量也被废除了。所有选择随她而去的恐怖图腾都受到了同样的惩罚。还有很多悔过之人留了下来，现在有了另一派恐怖图腾，由风暴之歌作为他们的领袖，是他救了我的命，向我证明了他的忠心。玛加萨和她的恐怖图腾追随者们只要胆敢侵入任何一片牛头人的领地，格杀勿论。这样就已经足够了。我不会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复仇上，我的精力更应该放在重建家园上。”

加尔鲁什点点头。他已从这位小血蹄身上了解到了自己所需的一切信息，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我会为你提供部落所有的保护和支持，贝恩·血蹄。”

“为了回报这分保护和支持，我谨代表牛头人向部落宣誓效忠。”贝恩的话语生硬却又真诚。加尔鲁什知道这位牛头人的话值得信任。

他伸出手去。贝恩则以自己的三指大手相接，牢牢地握住了加尔鲁什的手。

“为了部落。”贝恩轻声说道，他的话语中带着些激动的颤音。

“为了部落。”加尔鲁什回应道。

三十章

一切始于一场雷暴。安度因对塞拉摩频繁降下且时而猛烈异常的暴风雨已经习以为常。然而此刻的这一场还伴随着巨大的雷鸣，将他的牙齿震得咯咯响，惊醒时分他看到自己的房间被电光照得通明。他猛然坐起，只听又是一道霹雳，暴雨狂暴地拍打着他的窗户，让他感到只靠雨滴便能将玻璃砸个粉碎。

他跳下床向外看去——或者说试图向外看去。倾盆的暴雨让视线中的一切都模糊不清。他侧耳听到门廊中传来了声音，眉头微皱，套上了衣裳，探出头去想要听清谈话的内容。

吉安娜快步跑了过去。显然她也是刚刚醒来，草草穿上了衣服。她的眼神犀利，可头发还没来得及梳理。

“吉安娜阿姨？出什么事了？”

“洪水。”吉安娜简洁地作答道。

安度因的思绪瞬间回到了丹莫罗的那场雪崩，那时愤怒而痛苦的元素同样在向无辜的人们倾泻着怒火。艾尔琳开朗的笑容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却被他强行拂去了一旁。

“我也去。”

她吸了一口气，也许是要反对，不过还是勉强给了他一个微笑，点点头说：“好吧。”

他又花了一分钟时间套上了他最高的靴子，披起一件带帽的斗篷，接着便和吉安娜以及几名侍从、卫兵一起冲了出去。

狂风暴雨让他几乎迈不开步子。风雨似乎是从侧面袭来，而不是竖直向下的，刹那间他甚至无法呼吸，吉安娜同样举步维艰。她和其他人蹒跚的步态如同从高塔走下地面的醉汉一般。

安度因知道今晚应该是个月圆之夜，可浓厚的乌云将月光遮挡得严严实实。卫兵们带着提灯，然而其光亮是那么的微弱，火把在这样的暴雨中也彻底没了用处。安度因一脚踏进没过脚踝的积水中，他倒吸一口凉气，雨水的寒意刺穿了他沉甸甸的靴子，已然被彻底浸透。他的双眼勉力适应着昏暗的环境，他发现这里已经整个被积水覆盖了，虽然水并不深——暂时还不深。

旅店和磨坊里还亮着灯火，里面传出了喊叫声，却几乎被喧嚣的雨声和雷声给完全淹没了。旅店建在一座小山丘上，然而磨坊已经漫上了几尺之深的雨水。

“艾登中尉！”吉安娜喊道，接着一名骑在马上的士兵调转马头踏着水花向她赶来。“我们要打开城堡的大门，给需要的人进来避难。去把他们领进来！”

“遵命，我的女士！”艾登向她喊道，随即勒住马头朝磨坊奔去。

吉安娜顿了一下，而后将手举向天空，舞动着手掌与手指。安度因听不见她在说什么，只看到她的嘴唇在动。心念电转间，他惊讶地发现一颗巨大的龙头幻象出现在她的身旁。只见它张开下巴喷出一团烈焰蒸发了一大片水面。旁边的积水顺势涌上，填补了空缺，然而那颗龙头似乎并不知疲倦为何物，它不断地喷出烈焰，一旁的吉安娜满意地点着头。

“去码头！”她向安度因喊道，他便紧随在她身后，竭尽全力勇敢地快步踏过积水。随着斜坡向下延伸，积水变得越来越深。安度因抬头向上，出现在他眼中的画面若是在别的时候会相当滑稽可笑，然而现在看来则是一片混乱不堪：每一只狮鹫都飞到了各座建筑的顶端。它们的羽翼和皮毛被彻底打湿，纷纷冲着飞行管理员们发出不顺从的啼鸣，后者则一只一只地数落着它们，并央求道：“求你们了，快下来吧！”

此刻的雨水已经漫过了安度因的膝盖，他和吉安娜以及卫兵们一道坚定地向前拖着步子。人们像狮鹫一样爬到了尽可能高的地方。他们的直觉没有错，然而狂暴的雷电降得如此频繁，让原本明智的做法显得更加危险了。安度因和卫兵们正在帮助受惊的商人和他们的家人向下爬到安全地带去。

安度因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他的斗篷和靴子虽然质地结实，但在完全浸水的情况下也无法提供保暖或防水的作用。雨水冰冷刺骨，他的小腿已经失去了知觉，然而他仍在奋力向前。人民有难，他必须伸出援手。

一道霹雳降下，将黑夜映得灿若白昼，这时他敞开双臂接住了一位哭泣的小姑娘。小姑娘紧紧地抱住了他，他越过她的肩头看到码头的方向有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着之字形劈在了木质的码头桥板上。紧随其后的是震耳欲聋的雷鸣，与之相伴的还有惊魂不定的人群发出的尖叫声，以及被劈裂的木板发出的吱呀声。停泊在此处的两艘船只剧烈地摇晃起来，仿佛是一个发了火的巨人孩童在摆弄它们。

小姑娘在他耳畔发出尖叫，紧紧地抓着他的脖子，像是要勒死他一般。又是一道闪电划过，安度因感觉似乎有一股巨浪从海中涌来，如同一只大手即将拍在码头上。雨水如湍急的河流一般冲刷着他的面庞，安度因眨着眼睛想要挤掉眼前蒙着的水幕，却发现自己无法如愿看清眼前的东西，一点也看不清。

又是一道夺目的闪电，那股奇怪的巨浪消失不见了。

一同不见的还有塞拉摩的码头和那两艘船。他终于看清了眼前的一切。肆虐的霹雳击毁了塞拉摩大部分的码头，海洋则将剩余的部分彻底吞没，纵使此刻暴雨如洪，他却瞥见了火光。

吉安娜一把抓住他的肩膀，直直对着安度因的耳朵说道：“带她回城堡！”

他点点头，吐出一口雨水，开口道：“我马上就回来！”

“不行！太危险了！”吉安娜又喊了起来，以免被风暴盖过她的声音，“照顾难民去！”

安度因的心头忽然升起了怒火，还有无能为力的沮丧感。他已经不是孩子了，他肢体强健头脑冷静，能帮得上忙，可恶！然而他也清楚吉安娜是对的。他是暴风城的王储，有责任不让自己傻乎乎地受到伤害。他低声咒骂了一句便转身蹚过冰冷的积水向城堡走去。

当他一路跋涉走进城堡时，他已经抖到失去了知觉，城堡里有几位侍从正忙着为淹了水的难民裹上毯子、递上热茶和食物。安度因小心地把小姑娘交给了快步前来接她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他知道自己已经浑身浸透，得把湿衣服换掉，然而却难以向前迈出步子。吉安娜的一名助手看了过来，皱着眉头仔细辨认着他的表情。安度因回望过去，寒冷已经侵彻了他的骨头，他呆板地眨了眨眼睛，在他的脑海中有一片遥不可及的地方，在那里他感觉自己也许就要休克过去了。

“要是恐惧破除者还在我这儿就好了。”他喃喃道。恍惚之间，他感觉有侍从将他推进了一间侧室中，帮他脱下湿透了的衣服，换上了一件特大号的衬衫和一条裤子。安度因的神志还未恢复清醒，就已裹上了一身粗糙但温暖的毯子，他坐在炉火前，手中端着一杯热茶。侍从不见了——有太多人急迫地需要照顾。没过一会儿，安度因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想起待在暖和的地方是什么感觉了。

一段时间过后，他感觉自己已经可以去帮助别人了，而不是干坐在地板上占着位置。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了自己的衣服，转身便回去帮助自己先前帮助过的人们，为他们端上热饮、递上毛毯，接过他们湿漉漉的衣服，挂在屋内拉起的一道道晾衣绳上。

雨未曾停歇过。水位不断上涨，只有吉安娜召唤出的龙头勉力阻拦着水势。她把自己压榨得筋疲力尽，每隔几分钟就得重新施放法术，还要下达指令、援助难民。随着水位不断攀升，前来寻求庇护的人也越来越多，城堡里好几层木地板上都坐着难民。到了最后，安度因确信塞拉摩的所有居民都躲进了城堡、卫兵宿舍和旅馆里。

到了第二天的黄昏时分，吉安娜终于决定坐下来进食饮水、歇息歇息。她已经换过好几次衣服，此时她所穿的这一身也早已湿透。在她温暖的小房间内，安度因给她抽出了一个炉火旁的座位，为她端上了一杯热茶。吉安娜的手剧烈地抖个不停，茶杯与茶托间发出了咯咯的响声，疲惫不堪的她抬起遍布血丝的双眼望向他。

“我觉得你得回家了。不知道这场水灾什么时候才会停，我不能拿你的安全冒险。”

安度因摆出一副不高兴的面孔。“我帮得上忙，”他说，“我不会做傻事的，吉安娜，你知道我不会的。”

吉安娜伸出手去似乎是想揉揉他的头发，然而她太过虚弱没能成功。她的手掌绵软地落在了膝盖上，她不由得叹了口气。

“唉，等你见到你父亲可就说不准了。”她喃喃道，抿了一小口茶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吉安娜僵住了，茶杯悬在了茶托之上。她睁大眼睛看着安度因，在他眼中，此刻的她正绞尽脑汁想要编造一个令他宽心的借口，却因疲惫过度而宣告失败。

“我父亲怎么了？他在哪儿？”话毕，他忽然明白了。安度因惊恐地看着她，“他去攻打铁炉堡了对吗？”

“安度因，”吉安娜说道，“茉艾拉是个暴君。她——”

“茉艾拉？吉安娜阿姨，你快告诉我他在做什么！”

吉安娜开口了，她顺应了他的请求，沉重的语气中带着疲惫的颤音，她的话证实了他最惧怕的事情。

“瓦里安带着一支精英突击队前往了铁炉堡。他们的任务是要处决茉艾拉，解放整座城市。”

这番话让安度因感到难以置信。“他们要怎么进去？”

“从矿道地铁的通道里进去。”

“他们会被发现的。”

吉安娜揉了揉眼睛。“安度因，我们说的可是军情七处的人。他们不会被发现的。”

安度因缓缓地摇着头。“不，会被发现的。吉安娜，你说得对。我得离开塞拉摩了。”

她蹙起眉头，因为周身的疲惫，前额上的皱褶显得更深了。“不行。你不能去铁炉堡！”

他几近恼怒地喊道：“吉安娜，求你了！你一直都很讲道理，现在也一定要讲讲道理。茉艾拉的确做了些坏事——封锁了城市，把无辜之人打进了监牢。但她没有杀害麦格尼国王，而且她是他的女儿。她是正统的继承人，在她之后又有她的儿子。我赞同她想做的一部分事情——她想做正确的事，只是用错了手段。”

“安度因，她可是把矮人的都城铁炉堡里的所有人都押作了人质。”

“那是因为她还不了解他们，还不信任他们。吉安娜，从某些方面来看，她只是个担惊受怕、想要寻求父亲关爱的小女孩。”

“这位担惊受怕的小女孩统治着不止一座城市，她做了很多危险的事情，需要被制止。”

“靠杀了她来制止吗？还是给予她所需的指导？她想做的是让矮人们重新审视一下他们的传承，是让他们跟黑铁矮人以同胞相称。抱有这样的想法应该被杀掉吗？连她的孩子也要和她一起去死？听我说，吉安娜，求你了。如果我父亲实施了这次打击，会有很多人死去的，王位的继承也将一片混乱。矮人们将不会凝聚一心，而是会陷入又一场内战之中！我必须想办法阻止他，你还不明白吗？得让他知道，还有其他的解决之道。”

“不行，绝对不行！你才十三岁，没受过充足的训练，而且还是王位继承人。你觉得如果你把自己送上了死路，对暴风城会有什么帮助吗？”她深吸了一口气，顿了顿，仔细思忖了一番，而他则一言不发。“好吧，如果你心意已决——而且你的想法可能是对的——我会和你一起过去。再给我几个小时控制住这里的局面，然后——”

“他已经动身了。我们可等不起几个小时，这你知道的！我了解我父亲，你也了解他。不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的，肯定不会

是好事，而且很快就会发生。我能帮得上忙，我能拯救生命。让我去做这件事吧。”

吉安娜的眼中噙满了泪水，她扭过头去。他并没有逼她，他对她有信心，知道她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

“总有一天我会加冕为王，而且不会只统治一小段时间。有一天我父亲将会离去，没人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也许今晚就会发生——圣光知道我不愿如此，但你清楚，我清楚，我父亲也同样清楚。统治暴风城是我的命运，是我与生俱来的使命。如果我一直被当成是个孩子，我该怎么迎接这样的命运。”

她咬着下唇，赶忙用手擦了擦眼睛。“你说得对，”她轻声说道，“你已经不是小男孩了。你父亲和我都希望你还没有长大，可你已经经历过、做成过这么多事情了……”

她的声音哽咽了，于是她停顿片刻继续说道：“你一定要小心别被抓到了，安度因。”她的语气严厉而愤怒。刚听到的一刻他颇感震惊，随后他明白了，她并不是对他发火——她发火是因为此时竟别无选择。“你要阻止你父亲，要对得起冒下的风险，懂了吗？”

他无言地点点头。吉安娜张开双臂紧紧地搂住他，仿佛这是她最后一次拥抱他了。或许，她是在向那位曾经的男孩致以最后的道别。他回抱了她，心中感到一股冰冷的恐惧。然而比恐惧更强烈的，是镇定，是他心底里的平静，他知道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她撤回身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泪滴滑下她的面庞，她强挤出一个微笑。

“愿圣光与你同在。”她说道，随后后撤一步，施放起咒语，为他创造出一扇传送门。

“它与我同在，”安度因说，“我知道。”

于是，他便走进了传送门。

夜色下的他们在漆黑而空无一人的街道间飞快地穿行，此刻，他们与暗影合而为一。他们向北行进，进入了烟雾弥漫的矮人区。

随后直抵矿道地铁。

地铁站被彻底废弃了，地铁列车也已无处可寻。线路还在运营时，为了乘客的安全与愉悦，轨道沿线每隔几码就会放置一盏明亮的灯光。如今矿道地铁在铁炉堡一侧的站台正在“封闭维修”，瓦里安则下令熄灭了暴风城所辖范围内所有的灯光。此刻，另外十八名男女特工正沿着金属的轨道轻巧地跑着，他们的脚步轻盈无声，已然适应了这样的暗中行动，一路笔直向前。然而瓦里安的步伐有一些微弱的响动，这让他不由皱起了眉头。他是这条锁链上最为薄弱的一环。他所受过的训练与他这十八位同胞迥异。虽然他无疑和他们一样致命，但他攻击的手段和他们截然不同，他也乐意接受他们的指导、纠正自己的方法。这十九人戴着面罩，掩盖了自己的身份。

本段任务的指挥是欧文・加多克，这位矮人有着棕褐色的皮肤，留着一头黑色的头发与胡须。是军情七处的首领马迪亚斯・肖尔亲自选派他来堪此大任的。队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人类，不过还有几名矮人和侏儒，瓦里安坚持要带上他们。每一位训练有素的刺客都能胜任此次任务，但在重夺铁炉堡的控制权时，矮人和侏儒的效果要更好一些。

执行任务前，加多克亲自勘察了几乎整段的地铁隧道，所以这支团队对他们所要面对的情况一清二楚。

“隔绝湖水的玻璃走廊还没被打破，”加多克继续说道，“我原本以为会出现这种情况——水流会彻底淹没整条隧道，好阻止我们进行现在的行动。不过我认为茉艾拉以后还想用到地铁的——没准可以用来向暴风城发动进攻。不管怎样，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

“现在，到了这里……我看到过有些黑铁矮人在此埋伏。所以说……”他抬起头来，用自己棕色的眼睛认真地盯着马迪亚斯和瓦里安。“战斗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他们动身跑了起来，步伐敏捷，几近无声，随后来到了地下湖。瓦里安并未透过结实的玻璃多瞄哪怕一眼其中的湖光美景，他的注意力全然凝聚在任务之上。

在奔跑的过程中，没有人出现一丁点喘不上气的情况。一股气味传进了瓦里安的鼻子——浓厚、芬芳而惹人生腻。是烟叶的味道。他隔着面罩露出了笑容，他的敌人还真够放纵的。他和他的同伴们立刻停下了脚步，在昏暗的光照下，他看到加多克对他们打着手势，告诉他们做好战斗准备。

刺客们拿起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包括匕首、浸毒的锥刺、内置特殊装置的手套。瓦里安系紧了自己的面罩，以免它滑落下去，接着伸手握住了自己的武器——两把短剑。他并不愿意弃用更为趁手的萨拉迈恩，可若是用它的话一眼便会被认出来，他希望在他揭开自己的身份前，不会有人对他有所怀疑。

加多克又打出一个手势，他们随即向前缓慢移动，这一次就连瓦里安的脚步也没在吱嘎作响的金属上发出声音。他也在学习。现在他能瞥见上方有五个矮人，他们裹着毯子坐着，身边摆着扎杯盛的啤酒，以及装满了残羹冷炙的盘子，而且——瓦里安觉得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在打牌。

加多克举起手摆了一下，两下，三下。

刺客们一跃而起。

瓦里安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沟通的，但这场袭击仿佛是精心设计过的一般。每一名矮人的头顶都有一位身着黑衣的杀手高高跃起，只给他们留下了惊讶喘息的机会。瓦里安向前冲去，手中的剑刃早已准备就绪，口中的战吼也已被吞了回去，可当他进入时，五人已被迅速无声地解决掉了。有一人的眼中插着刀子，另一人被掰断了脖子，第三位的脸在速效毒药作用下浮肿起来，口中还吐着白沫。一位名为布林克的男性侏儒头顶光秃，以他的种族而言，他的面相异常凶险，他和另一位人类女性一边面无表情、手脚麻利地擦拭着自己的刀刃，一边从最后两名死者旁边站起身来。

他们奔向了下一队矮人。离铁炉堡已经越来越近了。

三十一章

“安度因！”洛汉低头看到了忽然出现在秘法大厅里的男孩，他的声音温暖中带着惊讶。“我们听说你逃走了，可你怎么又回来了？”

安度因走出传送门，赶忙躲进了大厅的角落里。洛汉跟了上去，口中的话语轻声而急切。

“茉艾拉正恨着你呢。她已经来这儿搜过两次了，还叫她的那帮男仆把铁炉堡翻了个底朝天。当然了，她什么都没说，不过我们都知道她在找谁。”

“我必须回来，”安度因继续压低着声音说道，“我父亲正在发动袭击，想要偷偷摸摸地进入铁炉堡里，我必须得阻止他。他认为她是个篡权者，计划要把她杀掉。”

洛汉皱起白色的眉须。“但她不是篡权者。她无疑是个讨厌的女王，还把一些好人投进了大牢里。然而她是正统的王位继承人，她的小娃娃也是她的正统继承人。”

“没错。”安度因说道。洛汉理解了他的意思，让他感到很开心。“她做的事情的确不对，这一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尤其是我。她想把我关在这里，从来没打算过放我走。然而我父亲不能因此就把她杀了。这不是他该做的事情，这种做法成不了任何事情，只能激怒矮人，掀起又一场内战。更何况她想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你的消息靠谱吗？”

安度因不想把吉安娜牵扯进来，于是他只点了点头。“圣光指引着我，洛汉神父，我想相信，我相信我所了解的情况句句属实。”

“好吧，你是王子，不像我只是个牧师，如果你觉得是真的，那我也就相信是真的吧。而且你说得对，杀死我们的领袖可不对……何况的确有人赞成她的一些言论。我会帮你的，孩子。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安度因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再往下计划过。“呃，”他开始考虑起来，“我知道我父亲会从矿道地铁的隧道过来，可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到。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拦住。”

“呵，”洛汉说，“很多事都是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虽然还是个孩子，可你的个头不像矮人，而且黑铁矮人还在到处找你呢。”

“那我们只能小心行事了，”安度因说，“我会弓着腰的。走吧！”

十八名刺客和暴风城的国王一起从矿道地铁的轨道爬上了站台。有几个黑铁矮人看到了他们，于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被掀起，军情七处小队迅猛无情地解决了茉艾拉的卫兵。战斗引起了一群人的注意，他们大都是侏儒，此刻正盯着眼前系着面罩穿着黑色皮衣的男男女女，不知他们是救星还是新的敌人。

“别怕，”加多克安抚着他们，“我们是来找茉艾拉和她的手下算账的，不会对铁炉堡的好人动手。”

抱成一团的侏儒听后发出了一阵欢呼。

他们快步朝着探险者大厅行进，那个地方在深夜里应该是寂静无声的，从那里可以径直穿过大锻炉，抵达王座厅。叫作布林克的侏儒去前方侦查了一圈，回来做了报告。

“二十三人，”他用粗哑的声音说道，“有十个是黑铁卫兵。”

“才十个？我以为不止这么点呢，”加多克说，“走吧。”

最后安度因还是免去了弯腰之苦。有一位身为炼金术师的女牧师欣然同意配制一剂隐形药水。“药效不会持续很久，”她提醒道，“而且味道很糟糕。”

“我跑起来速度很快。”安度因向她保证，同时接过了那瓶小药水。刚拔出瓶塞，溢出的烟雾就让他咳嗽不已。牧师的话是真的——闻起来的确很糟糕。

“干杯。”说着他便把药水瓶举到了嘴唇边。

“等一下，孩子，”洛汉说道，“那边有情况……”

大街上一片骚乱。几名卫兵跑了过去，脸上的表情比以往还要严峻。

“呵，但愿你还没被发现。”洛汉悄声道。有一名卫兵朝秘法大厅慢跑过来，安度因蜷进了暗影之中，他做好了准备，如有必要就喝下那剂药水。

“治疗者们！快过来，需要你们帮忙！”

“怎么了？”洛汉问，给人一种他刚刚被从睡梦中惊醒的感觉。

“矿道地铁发生了战斗。”黑铁卫兵答道。

“真的？”洛汉提高了音调以便安度因能够听到。“有多少人？现场被控制住了吗？”

“大概十人，还没有，好像大锻炉那边也发生了战斗。把你所有的牧师都带上！快！”

洛汉侧转过头，满怀歉意地迅速回望一眼，接着便装起自己的补给，匆匆和其他牧师一起走了。安度因此刻只能靠自己了。

“太迟了。”他对自己低声说道。如果瓦里安和刺客小队已经到了大锻炉——

他神情严肃，端起药水一口吞了下去，刺激的味道让他面容苦涩。

接着安度因·乌瑞恩便用尽全力快步赶往王座厅，去找茉艾拉……和他的父亲。

第一拨卫兵悄无声息地被结果了。黑衣队伍急停下来屏住呼吸，遁入了暗影之中。穿过锻炉便是王座厅了……路上有几名黑铁矮人。

“我们兵分两路。你们，”加多克指向他身后的九名同伴，“跟我待在一起。我们要截住锻炉这边的卫兵。其他人跟瓦里安走，无论如何都要带他找到茉艾拉。听明白了吗？”

所有人都点点头。虽然看不出他们脸上的表情，但没有一个人显得特别紧张。瓦里安看到布林克甚至还打着哈欠伸了懒腰。他猜想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吧，就像他还是角斗士时，杀死比他的体格大上一倍的敌人就是他的“工作”。

“行了，那就动手吧。”

不需要进一步的指示，第一组刺客便已向前迈进了。经过今晚这几个小时，瓦里安已能看清他们的行动，他眨了眨眼，融入了暗影。接着便听到刺客发起进攻时四起的喊声——他们割断敌人的喉咙，将猛然受惊的矮人一把扔进了锻炉中的熔液池。

“上，上！”布林克用手肘顶了一下瓦里安的大腿。这样的催促已经足够了。他的队友开始全速沿大锻炉冲刺过去。驻守此处的黑铁卫兵们与他们狭路相逢，咆哮着发起了挑战。偷偷摸摸了一整晚，终于能解放手脚好好来一场一对一的剑斗了，瓦里安感到十分满意，他高喊一声战吼，冲向了第一位对手。剑刃与斧刃、盾牌相击，在昏暗的光线下飞溅出火花。瓦里安不得不承认，这名黑铁矮人有两下子。在被他整整挡下四次后，瓦里安终于找准机会闪过他的反击，从矮人臂甲和胸甲之间的空隙处一剑刺过去。

他转身用一把剑沿地面横扫过去，砍穿了另一名卫兵的铠甲。那名卫兵痛苦地大喊一声，跪倒在地。瓦里安一脚踢在他的脸上，用另一把剑砍下了他的脑袋。他不愿多看一眼落地的脑袋，只顾寻找着下一次进攻的目标。

他的小队已然直入王座厅，厅内所有的敌人都被迅速而无情地解决掉了。毫无疑问的是，此刻的茉艾拉是不会坐在那把她偷来的王座

上的，她应该在一间私人密室里正和她的小鬼一起熟睡呢。

瓦里安冲上前去，通向冒牌女王私寝的房门是他此刻唯一的目标。他全力猛冲，在最后一刻侧身用覆甲的肩膀撞在门上。大门并未被撞开。他一次又一次地撞上去，随后又有两名刺客用自己的肩膀执行起了这一任务。

大门被撞碎了，他们跌撞进了屋内。立刻就有人攻了上来。瓦里安听到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婴儿的惊声尖叫。他并未分神，挥剑劈向两名冲向他的矮人。两人迅速倒地，他们的血溅了他一身。有一把剑深深插在其中一名矮人的腹部，瓦里安草草试了试将其拔出，随即便放弃了那把武器。他转过身来，双手握住剩下的另一把剑，搜寻着他的猎物。

茉艾拉·铜须身穿着睡袍，她披头散发站在床上，瞪大的双眼充满了恐惧。瓦里安揭下面罩露出下半张脸，认出他身份的茉艾拉倒吸一口凉气。他飞快地迈出两步来到了她的面前，抓着她的胳膊把她从床上拉了下来。她奋力挣扎，然而他握在她大臂上的手牢固得如同镣铐一般。

瓦里安把茉艾拉拖出房间时，她跌了一跤，但他毫不在乎。瓦里安一路走到了锻炉旁的开阔地区，人群在那里聚集起来，苦苦挣扎的矮人被他用一只胳膊粗暴地拖在身后。

他的另一只手正悬在她的喉咙前面，手中握着的剑抵在她煞白的肌肤上。

“看看这个篡权者！”瓦里安喊道，他的身份已不再是秘密，他的话音正在这片空旷的区域内回响。“麦格尼·铜须为这孩子流过无数的泪水，他深爱着这个小姑娘。要是他看到她对他的城市和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情，他该有多恶心啊！”

人群注视着这一幕。就连黑铁矮人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的女皇此刻命悬一线。

“这个王位不属于你。你是靠阴谋诡计骗取这个位置的。你的臣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要受到你的胁迫，你仗着王权欺凌百姓，可

你并未赢得那个名号。我不能再坐视你在这个偷来的王位上多占一分一秒了！”

“父亲！”

这个话音穿透了弥漫在瓦里安身边的怒火，那一刻他抵在茉艾拉喉咙上的剑动摇了。他立刻恢复过来，一边死死盯着手上的矮人，一边做出了回应。

“你不该来这儿的，安度因。快离开。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这就是我该待的地方！”话音越来越近，穿过人群向他而来。茉艾拉的眼神从瓦里安身上望了过去，来者应该是他的儿子，但她并未试图求援。她大概清楚，除了她的眼睛外，多动一下都可能导致剑刃插进她煞白的喉咙里。

“是您送我过来的！您想让我了解了解矮人，我已经做到了。我熟识了麦格尼，茉艾拉到来时我也在这里。我见识到了她带来的动乱，见识到了当人们用武器来解决她的问题时，这里有多么接近内战爆发的边缘。然而，不管你怎么看待她，她都是正统的继承人。”

“可能血统上算是正统，”瓦里安吼道，“但她的思想并不正确。她中了咒，儿子，麦格尼一直这么认为。她想把你囚禁起来，还无缘无故地关押了那么多人。”确认了抓着茉艾拉的手足够牢靠后，瓦里安微微转过头去。“她不配做领袖！她会把麦格尼试图建立的一切全都给毁了！还有他……付出生命想要换取的一切！”

安度因走上前去，伸出一只手恳求道：“她没中什么咒，父亲，麦格尼只是不愿相信事实——是他逼走了茉艾拉，只因为她不是男性继承人。”

瓦里安黑色的眉毛拧在了一起。“你这是在玷污一位可敬之人的回忆，安度因。”

安度因并不畏缩。“可敬之人照样可以犯错误。”他坚定地说道。他父亲的脸色阴沉下来，他知道自己不该再说什么了。“黑铁矮人接纳了茉艾拉。她坠入了爱河，依她族人的法典成了婚，为她的丈

夫生了孩子。她是矮人们的正统矮人继承人。应当由他们来决定是否接受她，这件事由不得我们。”

“她把你当作了人质，安度因！”瓦里安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安度因有些退缩了。“你，我的儿子！这件事她别想逃脱！我不会让她把你和这整座城市都押作囚犯的，我绝不允许，你明白吗？”

他的孩子，他英俊的儿子……他可以怒吼一声，将剑刃割进篡权者的脖颈里，欣喜于喷溅在他手上的热血，为悬在儿子头上的威胁得到了永远的终结而放下心来，他可以做到这一切，想要忍住真是太难了。他真的很想做出这些事情。

“那就让她因自己的所作所为响应法律和她的人民的制裁。父亲——您是一位贤明的国王，您想做正确的事情。您相信法律，相信正义。您不是——不是什么私刑者。毁灭……”安度因突然顿住，他年轻的面庞上浮现出一副陌生而冷静的面孔，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东西。“想要毁灭很容易。而创造出好的、正确的、能够长存的事物——这才是困难的事情。杀了她很容易，但您要为铁炉堡的人民考虑考虑，怎么做对他们、对矮人——所有的矮人——才是最有益的。让矮人自行决定他们想要参与世界政治的程度有什么错？如果黑铁矮人愿意合作，向他们伸出橄榄枝有什么错？”

周围响起了窃窃私语。瓦里安四下环顾，鼻翼翕动。洛汉清了清喉咙。

“这孩子说出了实话，陛下。茉艾拉的有些话是有道理的。只是现在她的做法——非常愚蠢。可她毕竟是我们的公主，一旦她加冕妥当，便是我们的女王。”

“如果茉艾拉死了，王位就失去了明确的继承人，会爆发内战的！”安度因继续说道，“您觉得那样对矮人是最有益的吗？您觉得麦格尼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吗？这种做法还有可能将暴风城也卷入战火之中——或者是暗夜精灵和侏儒们。您也能替他们做决定吗？”

此刻，瓦里安的手微微颤抖起来，剑刃划破了她的喉咙，让她轻声尖叫了一下。一滴鲜血滴在了剑上。

您不是——不是什么私刑者。

想要毁灭很容易。

我的确想做正确的事情——正义的事情。瓦里安的思绪一片纷乱。可我该怎么创造出能够长存的事物？她的确是正统的继承人，而且，没错，矮人们可能会自相残杀。这件事由不得我来决定，它关系到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女王，抑或是他们的冒牌货。要是我们找得到布莱恩或者穆拉丁，就能——

他眨了眨眼。

“我真希望这些话不是真的。”他严厉地对茉艾拉说道，后者张大了眼睛，惊恐地仰视着他，“你的确是王位的正统继承人。然而你和我一样，茉艾拉·铜须，你需要做得比现在更好。想要治理好你的人民，需要的不只是你的血统，你得赢得人民的心。”

他一把将她推开。她蹒跚着退了几步，却无意逃走。怎么可能逃得掉呢？此刻的她正被这座城市的民众团团围住，之前她还想用残酷而傲慢的铁腕来统治他们。

“显然，让你无拘无束地治理铁炉堡我们是信不过的。不能让你独自治理，现在还不行，你做过的这些事情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人民不只有一直受你统治的黑铁矮人。矮人有三大氏族：黑铁、铜须，以及蛮锤。你想让矮人们团结在一起？没问题。那么每个氏族都需要有一位代表，有一个声音，圣光在上，你需要好好地倾听！”他一边讲一边思忖着。的确，蛮锤氏族对铁炉堡兴趣寥寥，他们在别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茉艾拉不算是他们的女王。

然而此事关乎的并不仅仅是她的头衔，而是关乎整个矮人种族，是在避免安度因所说的内战的爆发。这是正确的选择——应该给一个机会，试试看能否成功。矮人们最终会自己做出决定的。

茉艾拉一言不发，只是瞪大着满含惧意的双眼四下环顾。她的样子不过是位担惊受怕的小女孩，穿着睡袍站在那里……

“三个氏族，三位领袖，三……柄锤子，”瓦里安说道，“你嫁入了黑铁氏族，就由你来代表他们，弗斯塔德代表蛮锤氏族，穆拉丁或者布莱恩或者我们找到的其他人来代表铜须氏族。你要听取他们的

需求，要和他们一起让矮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满足你的一己之私。你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茉艾拉点了点头……她十分小心。

“我们会盯着你。紧紧地盯着你。你不必血溅王座厅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证明一下你准备好担当矮人们的领袖了。”他对她俯下身子，“别让他们失望。”

他草草点头示意了一下。军情七处小队迅速收刀入鞘，和他们拔出武器的速度一样快。茉艾拉伸手试探着抹了抹脖子上的划痕。她抖得非常剧烈，先前所有的典雅、虚情假意都已一扫而空。

瓦里安跟她的事情已经就此了结。他向安度因转过身去，看到他的儿子面带笑容，骄傲地冲他点着头。瓦里安两步上前给了儿子一个拥抱。紧紧抱住安度因的他听到了零星的欢呼声。先是个别几声作为开头，接着声势越发壮大，还出现了表示赞同的喝彩声和口哨声。人们喊出了一个个名字——“蛮锤”！“铜须”！如同安度因和洛汉所说的那样，甚至还有“黑铁”！

瓦里安看着周围的几十名，甚至是几百名矮人开心地笑着，为他和他的决定欢呼喝彩。茉艾拉独自站在一旁，她低着头，手依然捂在自己的脖子上。

“看到了吧，父亲？”安度因说，撤出身来仰望着他，“您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我就知道您知道。”

瓦里安笑了起来。“我需要有人坚信我能做到，然后我才能真的做到，”他回答道，“走吧，儿子。回家吧。”

萨尔和阿格娜飞快地赶回了加拉达尔，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张阴沉的面孔。盖亚安宗母的表情看起来格外悲伤，她起身给了萨尔一个拥抱。一位牛头人站在她身旁，身躯高大而笔挺。萨尔认出他便是佩里斯·雷蹄，他感觉牛头人的面孔毫无血色。“出了些可怕的事情。”萨尔开口道，这句话不是疑问句，而是一段陈述。“是什么事情？”

盖亚安将手抚在他的心口。“首先，你要知道，不管在你离开的时候出了什么事，你来纳格兰都是正确的决定。”

萨尔瞥向了阿格娜，他感到她的样子也很沮丧。他强作镇静。“佩里斯，说吧。”

佩里斯照做了，他的话音很镇静，只有在几个地方变得有些沙哑。他讲到了无辜的德鲁伊在和平集会上遭到了阴险的谋杀，火冒三丈的凯恩向加尔鲁什发起了挑战；讲到了牛头人酋长在挑战中身亡，随后认定是玛加萨·恐怖图腾投的毒；讲到了雷霆崖、血蹄村和烈日石居遭受了屠杀。说完后，他掏出一个卷轴递了过去。“照顾德雷克塔尔的帕卡尔还送来了这个。”

萨尔拆开卷轴，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双手不要颤抖。他读着帕卡尔的来信——信中所说的内容和所有人的认知截然相反。尽管德雷克塔尔的头脑经常神游，但他依然能看到真正的幻象——这让他的心为之一沉。当帕卡尔写下德雷克塔尔最近一次所说的话时，旁边滴上了一些墨点：大地将会哭泣，而世界将会崩毁……

世界将会崩毁。就像另一个世界所经历过的那样……

萨尔摇晃了一下，但他拒绝坐下。他站立着，膝盖仿佛是被焊死在了原地。他呆立了很久，心中思索着，我来纳格兰的决定真的正确吗？我学到的这些知识值得以失去凯恩为代价吗？值得以那么多无辜的、向往和平的牛头人的生命为代价吗？就算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还来得及吗？

“贝恩，”最后他问道，“贝恩怎么样了？”

“没有消息，大酋长，”佩里斯回答，“不过据信他还活着。”

“那加尔鲁什呢？他又做了些什么？”

“目前还什么都没做。他似乎在等着看哪一边会是胜者。”

萨尔攥紧了拳头。他感到一阵如羽毛般轻盈的抚触，低头看去，是阿格娜的手触碰着他的手。不知为何，他将拳头舒展开来，与她十指相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他的声音沙哑了，只得再尝试一次。“这是个令人痛苦的消息。死难者令我心碎。”他看向盖亚安。“我今天从元素之怒

们那里学到的知识应该会对我帮助艾泽拉斯有所助益。我本想过几天就走，然而眼下的情况我相信您能理解，我必须立刻动身了。”

“是啊，”盖亚安立刻说道，“我们已经把你的东西打包好了。”

对此他感到既欣慰又失落，希望能有一些时间让自己平静下来。敏锐的盖亚安立刻看穿了他的心思。“我敢肯定，你在走之前会想花上点时间做做冥想。”她开口道，萨尔则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大步走到了加拉达尔之外不远处的树丛中。一小群塔布羊看到了他，接着便蹦跶着尾巴逃出了一小段距离，重新安然地嚼起了牧草。

萨尔重重地坐在地上，感觉自己仿佛老了一千岁。如此灾难性的消息令他难以消化。这些事情是真的吗？德鲁伊、凯恩、不计其数的牛头人竟然都在那片土地的中心地带被谋害了？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赶忙用手捂了捂额头。

他的思绪回到了与凯恩的最后一次谈话，心中不由得一阵刀绞。当时竟和老朋友起了那样的争执——那些话竟成了凯恩从他口中听到的最后一番话……凯恩一人的死去对萨尔的打击甚至比所有无辜的死难者还要沉重。他是被谋害的，不是公平地战死在竞技场中，而是被下了毒——

他感觉到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随即一跃而起，转身看到阿格娜正坐在他的边上。怒火在他胸中翻腾，他突然发问：“你是来幸灾乐祸的吗，阿格娜？是来告诉我，我这个大酋长当得有多可怜的吗？你是想说，我两头尽忠害死了我至亲的好友和数不清的无辜之人吗？”

她棕色的眼眸中却含着难以言说的善意，她摇了摇头，一言未发。

萨尔粗声地呼着气，望向远方的地平线。“如果这就是你的目的，那么你想说的话我早就想到了。”

“看来，人在自责的时候是不怎么需要别人帮忙的。”她的话语很轻，萨尔怀疑自己听到的是经验之谈。她踌躇了一下，接着说道：“我对你抱有错误的成见，对不起。”

他摆了摆手。跟他刚才听到的那些消息比起来，阿格娜刻薄的言辞是最无须他顾虑的。然而她继续说了下去。

“我们第一次听到你的消息时，很激动。我是听着杜隆坦和德拉卡的故事长大的。我尤其钦佩你的母亲，我……我变得像她一样。听到你的消息时——我们都以为你会回到纳格兰，回到你的故乡来。然而你还是待在了艾泽拉斯，哪怕我们玛格汉兽人加入了部落，和各种奇怪的种族成为盟友。所以……德拉卡的儿子竟然会遗忘他的族人，我感觉遭到了背叛。你的确一度回来了，可你并未留下。我不明白你的理由。”

他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她的话。

“后来，你又回来了。你想学习我们的知识，我们那从痛苦和磨砺中领悟到的知识——却不是用来帮助孕育了我们族人的这个世界，而是去帮助那个陌生的异域。我很生气，所以我对你很严厉，我真是又自私又肤浅。”

“你是怎么改变想法的？”他好奇地问道。

阿格娜的目光远眺，像萨尔刚才一样向远方的地平线望去。随后又转过头正对着他。午后斜照的阳光映在她结实的棕色脸庞上，那是一张典型的兽人面孔。和人类一起长大的萨尔，过去总是觉得人类女性的面庞中蕴含着和谐之美，令他为之欣喜，此刻却突然间被她的脸庞深深地吸引住了。

“这种感觉是从幻象之旅开始前出现的，”她轻声答道，“你早就让我的想法起了变化。你没有像鱼儿急于咬住钩上的诱饵；也没有擅用你在宗母那儿的影响力把我从你老师的位置上换掉。我对你看得越多，听得越久，就越是觉得……这件事对你至关重要。”

“我和你历经了一路的旅途，见证了你像一位真正的萨满祭司一样与元素共处。我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到了你的痛苦和喜悦，看到了你和塔蕾莎、德雷克塔尔、凯恩与吉安娜的一幕幕回忆。你虔信地活

着，尽管在经历幻象之旅前，你对它毫无了解。你不是渴求力量的孩子，只知追寻更新更大的挑战。你是在努力为你的人民做到最好。你为的是所有人，不只是兽人、部落，甚至还为了你的对头。你是想，”她棕色的手满含爱意地平放在地面上，继续说道，“为你的世界做到最好。”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已经做到最好了，”萨尔轻声承认道，“如果我留在那里——”

“那你就学不到现在的这些知识了。”

“凯恩就不会死。住在雷霆崖的牛头人们也不会死，还有——”

她伸手握住了他的胳膊，指甲愤怒地陷进了他的皮肉中。“你学到的这些知识可以拯救一切。拯救一切！”

“或者什么都救不了！”萨尔说道。他并未撤回自己的胳膊，而是看着自己的血液从她的指甲下慢慢渗出。

“面对既定的结果，你选择了为可能而拼搏。比起必然的失败，这种可能或许有一线成功的生机。如果你什么都没做，是当不上大酋长的。那样的话你会变成一名懦夫，配不上这样的荣誉。”她的神色变得更加坚毅了。“可是，如果你自甘沉沦，想要做个可怜的古伊尔，哭喊着‘我的命好苦’，那你尽管去做。然而那时我就不会再陪你走下去了。”

她准备起身，萨尔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她望着他。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付出实际行动，只会自怨自艾，那就证明我改变心意是错误的，我就不会跟你一起回艾泽拉斯了。”

他的手握得更紧了。“你……本来打算跟我一起回去？为什么？”

阿格娜的脸上掠过各色表情，最终她脱口而出：“因为，古伊尔，我发现我不愿和你分开。然而看来我错了，因为你不是我心目中的那副模样。我不会跟一位——”

他一把将她搂入怀中紧紧抱住。“我想让你和我一起走。不管这条路要把我带去何方，我都想和你一起走。我已经习惯了有你的声音告诉我哪里做得不好，而且……如果你说得温柔一些我会很开心的。如果没有你在我的身旁，我会心痛不已。你愿意来吗？愿意陪在我身边吗？”

“为你——提出忠告吗？”

他点点头，他的脸颊此刻正贴着她的头顶。“你是我的智慧，就像空气一样；是我的沉稳，就像大地一样……”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我的热情，是我的真心，就像火焰和水流一样。如果你愿意成为我的这些品格，那么我也同样愿做你的这些品格。”

他感到自己的拥抱竟让她颤抖了起来。她可是强壮勇敢的阿格娜呀。她稍稍撤出身来，将手抚在他的胸膛上，望着他的眼睛说道，“古伊尔，只要你能用这颗伟大的心去领导——去热爱——那么我会随你而去，直到任何世界的天涯海角。”

他的手抚摸着她的脸颊，绿色的肌肤与棕色的肌肤相碰触，接着，他缓缓弯腰向前，两人的前额温柔地贴在一起。

三十章

牛头人酋长凯恩·血蹄的遗体被包裹在精美的殓布里。它是用大地母亲的主题色——棕、褐、绿三色编织而成的。

依照牛头人的传统，死者将在葬礼上火葬。遗体会被放在柴堆上，身下将升起熊熊烈火。骨灰将落在地上，烟雾则升上天空。大地母亲和天空父亲会欢迎这位尊贵的死者，安瑟和穆莎将见证他的归去。

萨尔和往常一样，穿着已故的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传给他的那身板甲。盔甲的重量不知怎的竟对他有了阻碍，他缓缓爬上一段小丘，这才与已故者处在了同一高度。萨尔望着凯恩的遗体，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萨尔火速赶回了艾泽拉斯。他和阿格娜与贝恩简短地会了面，接着他提出要和凯恩独处一会儿。他的请求得到了允许。之后会有一段漫长的谈话，要制订计划，要做准备。不过，此刻的他在故友的身边坐了很久，太阳在他们的头顶慵懒地滑过了莫高雷的苍穹。良久后，萨尔终于深深地吸了口气，轻声说道：“凯恩，我的老朋友……你还在吗？”

牛头人和兽人都认为，死者的灵魂偶尔会对他们在世时爱过的人说话。他们会提出警告、建议，或者只是给予纯粹的祝福。

如果能听到其中的任何一种，萨尔都将不胜感激。

然而他的话语被温柔而芬芳的轻风裹挟而去，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应。萨尔垂下了他的头。

“看来我的确已是孤身一人了，我的老朋友，你真的走了，”他说，“那我就再也听不到你的建议，得不到你的原谅了，我本该有机会的。”

回答他的，只有风儿的轻叹。

“离别时的我们满腔怒火，你我都是。我们原本永远不该对彼此发怒的，时间告诉了我们不欢而散是多么痛苦。我因没能解决我自己的问题而沮丧不已，对道出智慧之言的你感到厌恶。我以前从未做出过这样的事情，看看现在是什么样的下场。你躺在这里，死于背叛，我却无法望着你的眼睛，告诉你看到这一幕时我的内心有多么悲痛。”

他的声音也充满了悲痛，尽管除了周围的鸟兽外，附近没人看到他的样子，他仍然努力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身上的盔甲让他感到沉重而滚烫。

“你的儿子……凯恩，虽然我早就知道他让你很自豪，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会为他感到无比骄傲的。他不愧是你的儿子，你所奋斗的一切会被他妥善传承下去的。他没有被痛苦冲昏头脑，而是压抑住了自己内心强烈的冲动，保住了你们族人的安全。牛头人再次获得了和平，我知道那就是你对他们的心愿。哪怕经历了那样可怕的黑夜——你的人民，还有部落的精神依然得以幸存。”

“恐怖图腾氏族现在成了公敌，不再是深藏在你心中的骗子了，他们仰赖着你的信任，却依然冷血地策划着袭击。牛头人永远不会再对他们毫无防备了。至于加尔鲁什……我真心相信他对玛加萨的背叛毫不知情。他身上有很多特点，但通过欺诈费尽心思实施谋杀绝不是他会做出的事情。他会希望自己能赢得堂堂正正，这样名正言顺的荣誉才能让他沉醉其中。他……”

他的话音弱了下去。他朋友的死，以及其后发生的屠杀令萨尔心烦意乱。牛头人在贝恩这样明智的领袖带领下重新获得了和平，让他感到欣慰。然而除此以外……

“凯恩，”他缓缓说道，“是我一手建立了这个部落。我激励他们，为他们指引目标和方向。然而……似乎这分责任和决心……已不

再是当初呼唤着我的那副模样。当我的目光已经放在了别处时，我又该怎么成为他们优秀的领导呢？”

他的直觉原本非常准确，此刻却已不再那般敏锐。他将脸深深地埋进手掌中，身上黑色的铠甲被碰得铿锵作响。他感到自己——迷失了，被撕裂了。他再次看到自己置身于幻象之旅的迷雾中，铠甲碎裂脱落，恐惧与无助牢牢地将他包围。他惊讶地意识到，如果他继续这样心不在焉地领导他们，部落最终会走向内战。无论他离开期间发生的事让他对加尔鲁什有何不满，指派小地狱咆哮代行大酋长之职的人都是他自己。他该负的责任和加尔鲁什一样重，而且到头来会发现这位年轻的兽人所做的不过是接下了挑战，进而生出结果而已。他不能让部落看到他和加尔鲁什为这些事情争执不休。

“我以前从来没跟你说过。真希望我早点开口。你知道吗，”他轻声继续道，“在我心中，凯恩，把握着部落之心的，永远是你，还有牛头人。当部落中的很多人渴求战争、想要踏上更加黑暗的道路时，你倾听着你们大地母亲的智慧，规劝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尝试。是你提醒了我们什么是宽厚和怜悯。你是我们的心，我们真正的精神核心。”

在萨尔笨拙地组织词句时，他已经明白，该相信自己的内心了。它带着他远离了奥格瑞玛，远离了部落，来到了一位暴躁而热情洋溢的年轻萨满祭司身边，她名叫阿格娜，它带着他找到了她所代表的兽人荣光。

而且它带着他来到了世界之心。

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也不愿做出这样的正确决定，这太过艰难，会造成剧变，对许多人造成伤害。他有许多留下的理由，每一条都可靠而符合逻辑。可是他应该离开的理由却只有一条，它神秘莫测、模糊不清。然而那就是正确的选择，是唯一的选择。一阵风吹过，温柔地摇曳着他的头发，沉稳地牵动着他的灵魂。他的皮肤感到一阵刺痛，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早已做出了选择。

他早已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应该走上怎样的道路。如果他继续担任大酋长，他会一败涂地。只有一条路能让他拯救部落——拯救他的世界。

他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了。

萨尔缓缓站起身来。西沉的斜阳——牛头人口中的安瑟——将光芒洒在黑色的板甲上。随后萨尔开始缓缓地解下铠甲。他松开束带，肩甲滑落在柔软的青草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接着他又卸下了胸甲。胸甲上曾留下过一块损伤，当时的那一击让毁灭之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一下十分可鄙，从背后偷袭的长矛击破了黑色板甲，在胸甲的内侧留下了这块损伤。萨尔曾下令将胸甲修复，因此它才得以重现战场。

奥格瑞姆·毁灭之锤的铠甲，部落大酋长的铠甲，被他从身上一件一件地脱下，满怀敬意地堆在了一起。萨尔从包中取出一件朴素的棕色长袍套在身上，又在脖子上挂起一串念珠。他又忆起了阿格娜说过的话：我们不会在启蒙仪式上穿铠甲。启蒙仪式象征着重生，而非战斗。我们会像蛇一样褪去曾经的外皮。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要摒弃重担，摒弃脑海中曾经秉持的狭隘观念。我们要变得朴实、洁净，要做好理解元素、与元素相联结的准备，要让它们将智慧烙在我们的灵魂里。

他脱下靴子站起身来，绿色的双脚踩在丰沃而踏实的大地上，他舒展双臂，扬起额头，闭上了宝蓝色的双眼。他迎接着暮色的将临，却不再是一位身着仪式盛装的大酋长了。元素已经向他呈现过这一幕。然而也许他付诸行动的时机恰到好处——他自愿选择了卸下铠甲，以及大酋长的头衔，而不是等到它们不得不从他身上剥下的那一天。他将选择权握在了自己手中，自在而从容。

萨尔是一名萨满祭司。他肩上背负着的不再只有部落，还有艾泽拉斯本身，元素正呼唤着他的帮助，要他救危难于水火之间，若他没能及时施救，还需要他对元素加以治疗。吹来的微风依然温暖，力度却强了一些，仿佛是在抚摸着他以示赞许。

他低头睁开双眼，最后一次望向故友的遗体。安瑟西沉，投下了雷霆崖的剪影，最后一道光线洒在了遗体上。凯恩宽阔的胸膛上罗列着他生前佩戴过的所有仪式饰物——羽毛、串珠、骨头等等。还有几截破损的木头，上面刻着雕纹，沾着血渍。

萨尔这才意识到自己盯着的是传奇的血蹄氏族符文之矛，它在阻挡加尔鲁什的致命一击时被血吼砍得粉碎。

他的内心瞬间感到一阵怅然若失，新鲜而又痛苦，萨尔明白，他此时感受到的痛苦不过是黯淡的阴霾。接下来的一生中，这位老朋友的善良、智慧与幽默都不会再陪伴在他左右了。

萨尔忽然优雅地跃上了柴堆。柴杆有了些许晃动，但依然承住了他的重量。萨尔将手放在凯恩的眉梢之上，而后虔诚地轻轻拾起了符文之矛的一小段碎块。他握着那段碎块，浑身打起了哆嗦。

他选择的那段碎块上只刻着一个符文：治愈。他会好好收着它，作为对凯恩的纪念。让他永远与自己心意相连。

萨尔轻轻跃下地面，慢慢走在西下的斜阳下，再也没有回头。

日落后的轻风带着一丝寒意，萨尔陷入了沉思。还有很多事情要和贝恩商量，还要制订很多的计划。不过在那之前，他想和阿格娜一起在这片平静的土地上坐一会儿。她还从未来过这里，不过就像他曾回应过这里的温柔与宁静一样，她——

远隔重洋的另一块大陆之上，德雷克塔尔从梦中惊醒，直直地坐了起来。他的喊声撕心裂肺。

“海水将会沸腾！”

海床裂开了一道绵延数里的缝隙，潮水如同巨幕一般从暴风城港口退去。停泊在海港的船只纷纷搁浅，城中的居民们原本正在美丽的石砌港口漫步，享受着悠闲的午后时光，他们停下了脚步，抬手遮着眼前落日的余晖，好奇地交头接耳起来。

海水退去没多久，接着又汹涌而归，接天的巨浪袭向了港口。那些巨舰的航程曾经远达奥伯丁与无畏要塞，此刻却像被暴怒的孩子踩在脚下的玩具船一般。尸体与残骸被冲到码头上，眨眼之间便将它们彻底摧垮，不费吹灰之力，尖叫的行人被势不可挡的海水冲得七零八落。海面暴涨，战争引擎和装着医疗补给的板条箱被无情地尽数吞没。

巨浪的势头并未就此停止，它不停地爬升，直到淹没了守望着港口的威严雄狮方才罢休。

向南几里地外，西部荒野海岸线近旁的土地崩裂，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洞。愤怒而惊慌失措的大海将恐惧倾泻到了土地之上，土地则绝望地予以回应。

德雷克塔尔紧紧地抓着帕卡尔来回摇晃，他大喊道：“大地将会哭泣，而世界将会崩毁！”

萨尔脚下的大地崩裂开来。

他扑向一旁，落在地上打了个滚，迅速地站了起来，却被再一次晃倒。萨尔身下的土地向上隆起，仿佛他正骑着一头将他不断举起的巨兽。无法起身逃脱的他只得紧紧抓着地面，就算他逃得掉，又能去哪儿呢？

大地、土壤、岩石，我请求你们平静下来。请告诉我你们在惧怕什么，告诉我它的名字，我会——

大地的确发出了回应，此刻的它痛苦难耐，正发出低沉的叫喊声。

萨尔感觉到了世界正在被撕裂。不在这里，不在雷霆崖，也不在卡利姆多——它远在东方，在大洋的中心，大旋涡的正中……这便是元素们所惧怕的东西。天崩地裂、浩劫灾变，大地将会崩裂，一如德拉诺现在的样子。元素们的恐惧通过萨尔与它们的联结涌了上来，他也仰起头来发出了长长的尖啸，随后便失去了意识。

一阵抚触唤醒了他，是他心爱之人的手指抚摸着他的脸庞，他睁开双眼，看到阿格娜低头望着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担忧。他给了她一个虚弱的微笑，让她松了口气。

“没看出来你还挺坚强的，‘奴隶’。”她向他开着玩笑，从话音中能听出她的如释重负。“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你决定去见先祖了。”

他四下张望，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雷霆崖之上的一顶帐篷中，也许就在灵魂高地。贝恩正站在他身旁。

“我们发现你躺在离火葬堆不远的地上，于是就把你带了过来，我的朋友。”贝恩说道，他微微一笑。“我父亲生前对你好感有加，杜隆坦之子萨尔，”他说，“然而我觉得他不希望这么快就去和他做伴。”

萨尔挣扎着坐起身来。“戈达乌给过我们警告，”他说，“我们太迟了。”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同情。“我知道。而且我还知道究竟是哪里受到了创伤。”

“在东部王国，”萨尔说道，“我只发现了这一点，然后就……”他的神情痛苦起来。

她摸了摸他的肩膀，只感到了轻柔的布袍。“你没穿铠甲。”她轻声发问。

“是的，”萨尔说，“我没穿。”他对她抱以温柔的微笑。“我已脱胎换骨。”他转头望向贝恩说：“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请你派人取回铠甲。虽然我不再穿着大酋长的铠甲了，但我还是想把它带回奥格瑞玛。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没问题，萨尔。放心吧。”

阿格娜坐了回去，望着他和贝恩说道：“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萨尔握住小血蹄的手。“贝恩……你知道的，我是肩负着帮助部落和元素的双重希望回来的。而我相信我可以兼顾两者。只是……我无法再以大酋长的身份达成这两个目标。”

贝恩露出了伤感的笑容。“我对加尔鲁什没有好感，不过我相信在毒害我父亲一事上他是无辜的。坦率地讲，我更希望看到你能重新挑起领导部落之任。然而经历了这些事情后，我能理解你必须前往。各地纷纷传来情报，塞拉摩、暴风城、西部荒野、棘齿城、热砂港——所有南海海岸线的地区均遭受了巨浪和风暴的侵袭；幽暗城发生了严重的地震；灰谷的雷击引发了火灾。”

萨尔闭上眼睛。“你的理解让这件事容易了一些，贝恩。我爱部落。我和你父亲一手把部落打造成了今天的样子。然而现在有了更重要的需求，我必须立刻响应召唤。我会把消息传到奥格瑞玛去，然后准备启航去调查这段……世界的创伤。部落必须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好好地走下去。”

德雷克塔尔啜泣着，失明的双眼中流下了泪珠。帕卡尔知道最好不要对他有所怀疑。他什么也感觉不到，至少在这里他的身体了无知觉，然而他觉察得到整个世界的痛苦。因此，当德雷克塔尔呜咽着抬头望向帕卡尔时，这位年轻的看护人等待着先知的话语。当他听到德雷克塔尔口中所言时，年轻兽人体内的血液如同凝结了一般。

“有人正在破门而入！拦住他！别让他进来！”

德雷克塔尔曾经说对过，每一件事都被他说中了。在帕卡尔的心目中，这一次他也无疑是对的。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位神秘的入侵者究竟是谁？

尾声

萨尔大口呼吸着海边的空气，任由海风搅动着他的发辫与胡须。天空中还带着朝霞的绯红，盘旋的海鸥啼鸣着。清晨的棘齿城小镇静悄悄的，不过仍有一些人赶来为他送行。萨尔闭上眼睛长出一口气，嘴角浮上了一丝笑容。

“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站在他身后的阿格娜说道。

他睁开宝蓝色的双眼低头注视着她，笑得更开心了。“你应该习惯这样的我，和你在一起，我的笑容比以前更多了。”

这番话发自真心，然而尽管他对自己的决定心满意足，毫无疑问的是，未来仍有诸多不确定性，还有很多的挑战尚未到来。他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他们是从雷霆崖来到棘齿城的，当他和阿格娜最终敲定他们的计划时，他们便向奥格瑞玛以及这座港口城镇送出了消息。部落舰队中的一艘巨舰已做好准备，将飞速前往东部王国。当萨尔和阿格娜骑着各自的座狼来到码头时，加兹鲁维向他们致以问候。他看起来有些睡眼惺忪，萨尔怀疑他也许现在都还没顾上睡觉，尽管如此，地精依然咧着尖牙利嘴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笑脸。

“您的信使告诉我们要把船备好，这不是已经备好了！”加兹鲁维说道，“淡水，几桶啤酒和烈酒，充沛的补给——您的航程已经万事俱备了，大酋长！”他又看了一眼阿格娜，接着弓下腰来说道：“您好，想必您就是那位可爱的年轻萨满了吧，我听说过您很多次了。”

“我的确是一名萨满祭司，我叫阿格娜。”她说道，同时眯起了眼睛，“你是？”

“加兹鲁维。我和您家大块头是老交情了。”地精得意地说道。显然，他要么是没注意到阿格娜有些生气了，要么就是根本不为所动。“挺喜欢您对他的风格做的这些改变。简简单单的棕色长袍——朴素而敏捷。在这大块头身上看着挺不错的。我一向很欢迎大酋长——现在再加上他的夫人——能光临我们这里。”

“我不是大酋长了，”萨尔说道，“至少得持续上一阵子。我离开期间，加尔鲁什会继续代行大酋长之职。”

加兹鲁维的语气带着一些抱怨：“那笔生意做得可不怎么样，就是凯恩那事儿。”

萨尔严肃道：“的确。这出悲剧让我们都受到了惨痛的教训。不过加尔鲁什并没有做什么可耻的事。这件事我就只说这么多了。你说船已经备好了？”

“备好了，正候着呢。”加兹鲁维说道。几人抵达舰船旁边时，阿格娜看到了它的名字。

“德拉卡的狂怒号，”她笑了起来，“很适合我们的旅程。”

“挺不错的，”萨尔说道，“那位强壮的兽人女性为我的生命赐予了祝福，我很想纪念她。”

阿格娜的脸庞唰的一下泛起了红晕，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这趟旅途会很漫长。”

“但这条路是正确的路。”萨尔说道。他将要航向的大陆对部落并不友好，而且他还计划深入敌对领土的心腹，一切只为找出世界的创口。然而他毫不犹豫，受到了召唤，便将一往无前。不是以部落大酋长之名，而是以他自己的名义。

以萨尔之名。

以杜隆坦与德拉卡之子之名。

以萨满祭司之名。

注释

这个故事部分是基于暴雪娱乐的电脑游戏《魔兽世界》中的角色、场景和设定而来的。《魔兽世界》是一款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以广受好评的《魔兽争霸》为设定背景。在《魔兽世界》中，玩家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英雄，去探索，去冒险，与成千上万的其他玩家一起在这片广袤的世界中求索。这款宏大而丰富的游戏还允许玩家与小说中众多强大而迷人的角色互动，与他们兵戎相见，或是并肩作战。

自2004年11月发布以来，《魔兽世界》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付费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大地的裂变》在发行后的24小时内就卖出了330万份，成为有史以来销售最快的PC游戏，也超过了《魔兽世界》的第二部资料片——《巫妖王之怒》创下的纪录。

战斗仍在继续

灾变之后，部落与联盟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艾泽拉斯各地引发了冲突。然而，这些冲突只是徒劳地消耗资源，并转移了人们对一个更大威胁的注意：堕落的黑龙死亡之翼，他和他的爪牙们正将世界拖入黑暗……

在《魔兽世界》的第三个资料片《大地的裂变》中，你可以参与部落和联盟之间史诗般的对抗，也可以阻止死亡之翼的阴谋。《魔兽世界》的前两个资料片，《燃烧的远征》和《巫妖王之怒》，将玩家送往了废弃的外域世界和冰冷的诺森德荒原，而在《大地的裂变》中，玩家既能探索熟悉的卡利姆多地区，也能探索被死亡之翼对艾泽拉斯的攻击永远改变了的东部王国。艾泽拉斯的守卫者及其对手之间的战线已经拉开。接下来，就等着你决定是否加入拯救世界免遭毁灭的战斗了。

想要探索这个已经娱乐了全球数百万人，并且仍在不断扩张的世界，就去WorldofWarcraft.com下载免费试用版吧。在故事中体验另一种人生。

延展阅读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本小说中的人物、情境和背景，下列资料会为你提供艾泽拉斯的其他故事。

• 萨尔引人入胜的出身——在克里斯蒂·高登所著的《氏族之王》中有描写——使得他与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这样的人类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关于萨尔与吉安娜的友谊，还可阅读基思·R. A. 德坎迪多所著的《仇恨之轮》以及沃特尔·西门森、露易丝·西门森、乔恩·布兰、迈克·鲍登、菲尔·莫伊、沃尔登·王、波普·曼所著的《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第15—20期。此外，关于萨尔的祖辈过着怎样的生活，在克里斯蒂·高登所著的《部落的崛起》中有更加细致的介绍。

• 在本部小说中，安度因·乌瑞恩王子艰难地应对着他父亲瓦里安那名为“洛戈什”的凶暴易怒的一面。若想深入了解安度因与瓦里安的关系，以及他作为暴风城王子的生活，可阅读由沃特尔·西门森、露易丝·西门森、鲁多·拉拉拜、乔恩·布兰、迈克·鲍登、桑德拉·霍普、托尼·华盛顿所著的《魔兽世界》漫画月刊。

• 鲁莽的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在沃特尔·西门森、露易丝·西门森、乔恩·布兰、迈克·鲍登、菲尔·莫伊、沃尔登·王、波普·曼所著的《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第15—20期中出现在了萨尔身旁。此外，从亚伦·罗森伯格和克里斯蒂·高登所著的《穿越黑暗之门》中还可一窥加尔鲁什成为声名远扬的部落英雄之前的生活。

• 关于天谴之门的背叛事件，包括部落英雄小萨鲁法尔的悲惨牺牲的经过，在伊芙琳·弗雷德里克森所著的短篇小说《荣耀》中有所描述。

• 奥格瑞玛竞技场见证过许多场野蛮的战斗，其中之一便发生在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和萨尔之间。两人决斗的原因与结果在沃特尔·西门森、露易丝·西门森、迈克·鲍登、菲尔·莫伊、理查德·弗兰德、桑德拉·霍普所著的《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第十九期中可以看到。

• 德雷克塔尔在本书中是一位年迈而心神恍惚的兽人萨满祭司，然而在克里斯蒂·高登所著的《氏族之王》中，他曾是萨尔的导师。在克里斯蒂·高登所著的《部落的崛起》中还描绘过德雷克塔尔的过去。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努力调解着联盟与部落间争端，可在沃特尔·西门森、露易丝·西门森、鲁多·拉拉拜、乔恩·布兰、迈克·鲍登、桑德拉·霍普、托尼·华盛顿所著的《魔兽世界》漫画月刊以及基思·R.A.德坎迪多所著的《仇恨之轮》中看到相关的描写。在克里斯蒂·高登所著的《阿尔萨斯：迈向冰封王座》中可以看到她在成为塞拉摩的统治者之前的故事。

·早在本部小说中的种种世界剧变之前，瓦里安国王的人生就已困难重重。在亚伦·罗森伯格所著的《黑暗之潮》、克里斯蒂·高登所著的《阿尔萨斯：迈向冰封王座》，以及沃特尔·西门森、露易丝·西门森、鲁多·拉拉拜、乔恩·布兰、迈克·鲍登、桑德拉·霍普、托尼·华盛顿所著的《魔兽世界》漫画月刊中均可一见瓦里安的背景故事，包括他作为洛戈什的神秘过去，还有他同儿子安度因间的父子关系。

·麦格尼·铜须国王在沃特尔·西门森、乔恩·布兰、杰罗姆·摩尔、桑德拉·霍普、托尼·华盛顿所著的《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第9—11期的故事中发挥了些许作用。此外，理查德·A.纳克和罗伯·腾·帕斯所著的《魔兽争霸：传奇》第五卷——梦魇揭示了麦格尼在受到来自翡翠梦魇的邪恶魔法影响时，他的梦境中出现的对女儿茉艾拉以及黑铁矮人的恐惧。

·伊崔格在成为萨尔推心置腹的顾问前，过着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克里斯·梅森所著的《鲜血与荣耀》便描绘了伊崔格引人入胜的往事，以及促使他辅佐萨尔左右的一系列事件。

·本部小说中安度因·乌瑞恩富有智慧的矮人盟友高阶牧师洛汉是新提瑞斯法议会的成员之一，在沃特尔·西门森、露易丝·西门森、迈克·鲍登、托尼·华盛顿所著《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第23—25期中有所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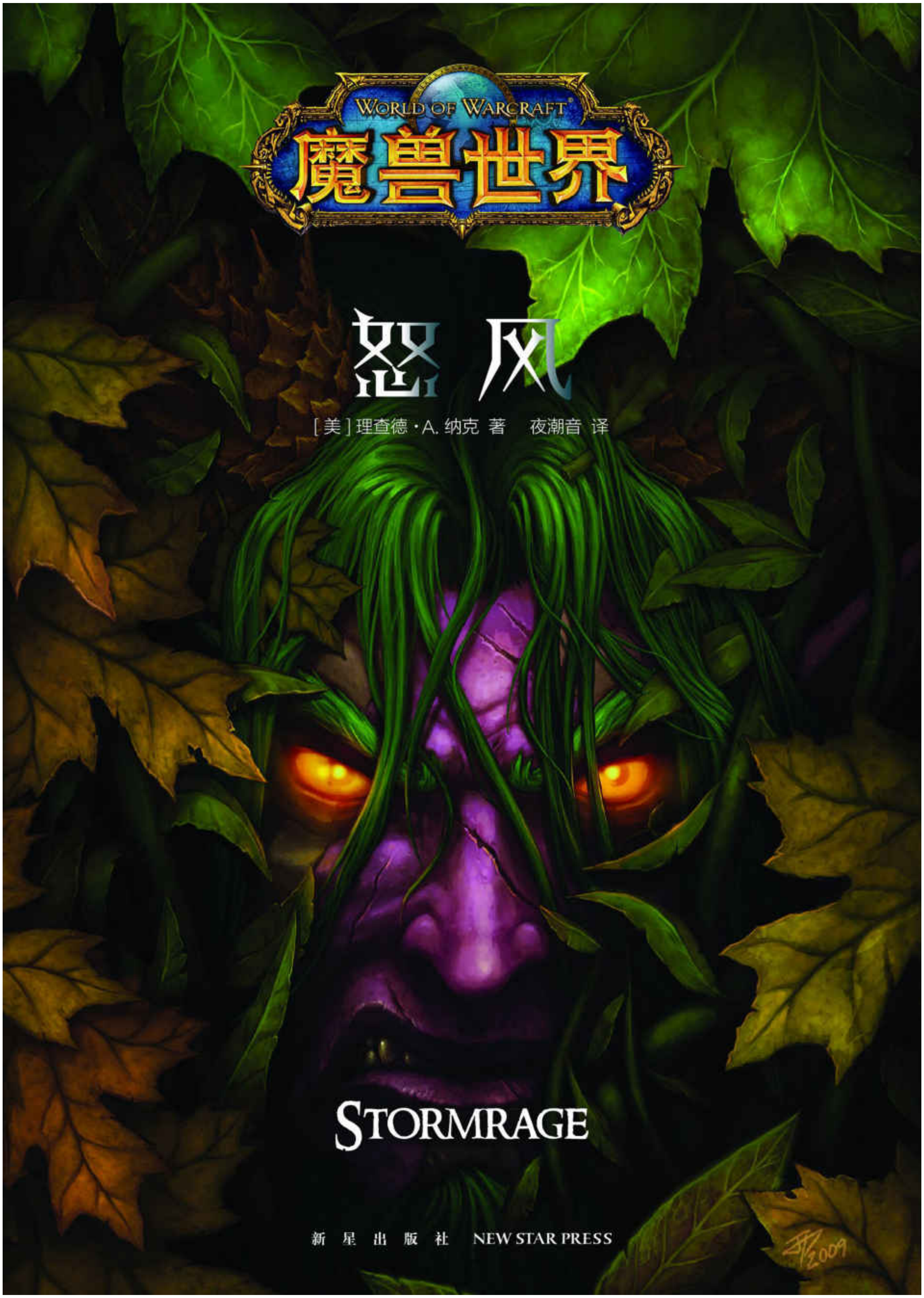
·关于玛加萨·恐怖图腾和凯恩·血蹄之间脆弱的关系，在沃特尔·西门森、鲁多·拉拉拜、桑德拉·霍普所著的《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第三期中有详细的描绘。

·大德鲁伊哈缪尔·符文图腾登场于沃特尔·西门森、露易丝·西门森、鲁多·拉拉拜、桑德拉·霍普、迈克·鲍登、托尼·华盛顿所著的《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第三期及第23—25期中。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德鲁伊在对抗翡翠梦魇的邪恶魔法时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理查德·A·纳克所著的《怒风》中有所提及。

·萨尔的母亲德拉卡有一段激励人心的故事，她竭力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在克里斯蒂·高登和金因裴所著的《魔兽争霸：传奇》第四卷：《战士是怎样炼成的（上）》以及《魔兽争霸：传奇》第五卷：《战士是怎样炼成的（下）》中展现了这段故事。

关于作者

克里斯蒂·高登是《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常客，多次荣获各种文学奖项。迄今已著有长篇小说四十余本，短篇小说数十篇，包括十余部《星际迷航》长篇小说；两部《魔兽世界》官方漫画，数部《魔兽世界》长篇官方小说；《星际争霸》的系列官方小说，并参与了《星球大战》主线小说《绝地的命运》九部曲的创作。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怒风
[美]理查德·A.纳克 著 夜潮音 译
STORMRAGE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怒风

作者：【美】理查德·A.纳克

译者：夜潮音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3-01

ISBN：9787513334839

目录
CONTENTS

献给赋予艾泽拉斯生命气息的千万名玩家。

特别鸣谢参与了本项目，并陪同我再次进军艾泽拉斯的人们！感谢暴雪娱乐的人们，顺序不分先后——罗伯、吉娜、伊芙琳、米奇、汤米、杰森、格伦、山姆威斯……还有我没有提及的其他人！

感谢画廊图书——我不辞辛劳的编辑詹姆、安东尼、马可和其他人！

还有我最感激的克里斯·梅森，他从最开始就支持着我！

最后，感谢所有人！

“我明白自己必须找出真相，无论它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即使最后它会让我失去生命……”

——玛法里奥·怒风，《永恒之井》


卡利姆多
泰达希尔
达纳苏斯
奥伯丁
费伍德森林
海加尔山


神谕林地
幽影谷
多兰纳尔
达纳苏斯
RUTTHERAN VILLAGE
泰达希尔

导读

在《魔兽世界》的时间线上，《怒风》的剧情和《浩劫：灾变的前奏》以及《狼族之心》一样，都发生在资料片《巫妖王之怒》到《大地的裂变》之间，但本书讲述的则是被称为“梦魇战争”的相对独立的故事。

曾是艾萨拉女王身旁权臣的萨维斯，与玛法里奥·怒风可谓宿命中的对手，他在上古之战结束后被玛法里奥封印在一棵橡树之中。然而，正是因为植物能够与翡翠梦境相连接，萨维斯因此获得了进入翡翠梦境的能力，并效忠上古之神，成为梦魇之王。

翡翠梦境作为泰坦勾画艾泽拉斯的蓝图，与现实世界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对于德鲁伊以外的人们来说，那是一片难以踏足的神秘之地。本书的故事正是发生在翡翠梦境中，因此对翡翠梦境有着相当详细的描述。为了展现翡翠梦境亦真亦幻的特性，本书在叙事中使用了大量意识流写法，可能会增加读者阅读的难度，但若能摸清作者的叙述脉络，反而会让本书的阅读乐趣大大提升。

由于作者同为理查德·A. 纳克，本书中也添加了大量与上古之战有关的元素，例如布洛克斯加曾经使用的木斧，和他的亲戚索拉·萨鲁法尔等。喜欢上古之战三部曲的读者，一定能从《怒风》中收获别样的趣味。

——编者

序章

索拉伫立在犬牙交错的大峡谷边。意识到自己无法找到过去的路时，这位年轻的兽人本能地握紧了斧子。尽管她才刚刚成年，但那具强壮的躯体表明她已是一名老练的战士。因为长时间来回奔走却徒劳无功，索拉宽阔而粗犷的脸庞拧成了一团。她抿紧生着獠牙的大嘴，显得更加孩子气，也更加吓人。索拉摇摇头，暗自低咒了一句。原本被她绑成辫子的浓密棕发此时披散开来，垂落在她的左颊边。

峡谷另一边，一场大战正在进行。被围在中心孤军奋战的是她同族的一名强壮男性，她对他的了解大半来自童年的记忆，以及伟大的兽人领袖萨尔讲述的那些故事。面对她的那位战士头发花白，面容坚毅，双臂有力。他穿着与索拉一样的皮制战甲，浑身遍布往日的战斗留下的伤疤。尽管身陷重围，他仍然高声向怪物似的敌人们发出轻蔑的战吼。

他的敌人们——燃烧军团的恶魔——确实与怪物无异。这些堕落的生物比那位勇敢的战士高大得多，它们身穿铠甲，从头到脚都燃烧着致命的绿色火焰。即便如此，兽人棕色的眼眸中那炽热的决心丝毫未加动摇。恶魔们举起各式各样恶毒的武器，一次又一次地劈砍，试图突破他的防守，而兽人战士用战斧挡下了每一击。那是把惊人的斧子，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它是用木头雕刻而成的。

不……并非雕刻而成。索拉想起，曾有位萨满查看过它，随后宣称是某种强大的魔法塑造了那把双刃斧。有传言称这把战斧出自自然和丛林的守护者——半神塞纳留斯——之手。

无论那把斧子拥有怎样令人惊异的起源，它显然附有强大的魔法，因为它劈开利刃与重甲就像劈开空气那么轻松。那些恶魔接连倒在兽人的战斧之下，耀眼而邪恶的黄绿色火焰从恶魔们的伤口中迸溅而出。

一道与燃烧军团的火焰毫无关系的、模糊的翡翠色光环笼罩了一切，就连那位孤军奋战的勇士也被纳入其中。几缕淡蓝色的幽光从中透出，让这场景显得离奇怪诞、如梦似幻。但索拉没怎么在意那道光环，因为她仍旧无法找到抵达峡谷对面的路，越发强烈的焦虑感烦扰着她。

紧接着，一个引人注目的身影出现在兽人战士的左后方，那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存在。索拉了解那个紫色皮肤的高大种族——暗夜精灵，但这一位却与普通的暗夜精灵不同，因为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结构复杂、强而有力的鹿角。此外，他那一身显眼的装束代表他不仅是个德鲁伊——可敬的自然守护者之一，而且显然地位崇高，甚至可能是位大德鲁伊。

这位暗夜精灵的个人特征非常明显。他拥有比他的同族更成熟的外貌，留着一副浓密的绿色胡须，一对发光的金色眼眸和双角一般醒目，即使相距甚远也依旧清晰可见。

暗夜精灵的到来令索拉屏住了呼吸。他手无寸铁，凑近那名男性兽人，低声说了些什么，他的到来似乎让那位奋战中的勇士信心倍增。年长的兽人只凭自己就击败了众多恶魔，这位勇士相信只要和那个暗夜精灵联手，就足以击退蜂拥而至的嗜血大军。

暗夜精灵的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支长木杖，他高举木杖的同时，其末端变得异常尖锐。在他前方，兽人正挥斧劈砍另一头鲁莽的恶魔，切开了它狭长的头颅和蜷曲的双角，最后将它一分为二。

暗夜精灵用木杖的尖端轻点兽人战士的后颈。

等索拉察觉到他的诡计时，一切为时已晚。她徒劳地大喊，但距离太远，话语被武器交击声彻底掩盖。

兽人战士的后颈突然长出一株细小的植物。看起来像是野草，就像索拉每天恐怕都会踩过千百次的那种。但那株野草迅速萌芽，眨眼间便长大了许多。

那位兽人终于察觉到了不妥。他把手伸向背后，几片深绿色的叶子却缠住了他的手腕。野草继续伸展，蔓延至不幸的战士的全身。同时，叶片上长出恐怖的棘刺，每一根都对准了内侧。它们刺入兽人的身体，疯狂地汲取鲜血。

暗夜精灵露出奸诈的笑容，退开几步，以便欣赏自己的杰作。鲜血从每一根棘刺处汩汩流下。

兽人战士颤抖起来。他张大嘴巴，单膝跪地。杂草的卷须覆盖了他的身体，直到将他彻底包裹。鲜血继续从那些吓人的伤口中涌出，而那个暗夜精灵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切。

尽管已经来不及救他，索拉还是叫出了那名兽人的名字：“布洛克斯加！”

突然间，恶魔消散为雾气。周围只剩下那个暗夜精灵，他的牺牲品，以及索拉。暗夜精灵又退后了几步，嘲弄的目光转向了她。

那双金色的眸子彻底转为黑色。它们化作两口深坑，无情地拉扯着那位兽人的灵魂。

紧接着，黑色的深坑里涌出了乌黑而巨大的食腐虫类。甲虫、蠕虫、蟑螂与其他种类的虫子从那个暗夜精灵的双眼流出，化作骇人的溪流，洒向地面。虫群向四面八方散开。这里原本林木葱茏、生机勃勃，但繁茂的野生植物很快便被蜂拥而来的虫子彻底淹没，灌木、矮树，甚至是最为高大的树木都被包裹其中。

而它们所到之处，植物枯萎、万物凋零。索拉眼前是一副扭曲骇人的景象。

暗夜精灵大笑起来，更多恶魔般的虫子从他的嘴里涌出——

然后他消失了。

索拉再次喊出布洛克斯加的名字。垂死的战士艰难地望向她。他的一只手挣脱了正在绞杀他的植物，伸向前方，递出了那柄战斧。

他低喃着一个名字——

索拉惊醒了过来。

她躺了好一会儿，尽管身周这片林地气温相当宜人，但她却颤抖不已。那个梦再次在她的脑海内回放，每当这位女兽人入睡，它就会浮现。

索拉费力地爬起身来。她之前点燃的营火早已熄灭，只留下几缕淡淡的烟。索拉放下武器，用泥土熄灭了余烬，接着四下寻找她的背包。拿起那只皮制小包后，她取回战斧，又一次踏上了征程。

一如既往。她会一直走到双脚无力，然后停下来吃点晚饭，接着睡到噩梦将她惊醒，再次开始新的征程。这种生活方式非常可怕，但正适合那位兽人。这样她不仅避免了在沉眠中遭遇危险，同时，每走一步都会让她更加接近目标——为她的血亲复仇。

而她也逐渐意识到，驱使她的还有另一个使命：阻止一场不仅会威胁她的种族，更会对所有生灵都造成威胁的浩劫。

那位兽人战士——布洛克斯加——是她父亲同母异父的兄弟。她听说过他与战友携手对抗燃烧军团的传奇故事，而在那场战斗中，布洛克斯加——或者说布洛克斯——是唯一的幸存者。尽管那时索拉只是个孩子，但她仍能感觉到他对于独自苟活的内疚。

随后，伟大的大酋长萨尔派布洛克斯加与另一位经验丰富的战士前去执行一项机密任务。两人都没有回来，但有传闻说，有位老萨满带回了那把出现在索拉梦里的神奇木斧，将它交给了萨尔；那位萨满祭司还说布洛克斯成了英雄，而他拯救的不仅是兽人，还有其他所有种族。有人说那位萨满讲完这些以后，就长出翅膀，飞向夜空，变成了一只巨鸟，又或是龙。

索拉不清楚这些是不是真的，只知道当她到了能够成为战士的年纪，并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以后，萨尔亲手将那把传说中的斧子交给了她。毕竟除了伯父萨鲁法尔以外，她是布洛克斯唯一的亲人，而萨鲁法尔的亲生儿子又在不久前战死。这把战斧本该属于萨鲁法尔父子，但萨尔最信任的萨满在梦中看到，索拉才是它的主人。没人清楚理由，但萨尔听从了他的建议。

能够使用这样一把武器让索拉倍感光荣，但她也觉得这是一种讽刺。数年前，受到体内恶魔之血的影响——兽人们曾在德拉诺饮下恶魔领主玛诺洛斯的鲜血，传奇英雄格罗玛什·地狱咆哮指挥兽人大军入侵灰谷，并杀死了赶来阻止他们的塞纳留斯。彼时萨尔尚未让同胞们重拾对自然的敬意。他的死令人惋惜……但索拉并未参与那桩恶行，而兽人直来直往的思维方式让她觉得，塞纳留斯的灵魂能理解这点。

索拉第一次触碰这把武器时，就知道她与它彼此契合。但这把斧子也带来了另一样东西。在刚得到它的时候，甚至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都没有发现。不，它的秘密直到后来才自行显现，而索拉起初并未理会。她认为那只是梦而已……

但并不是。

不需要那位萨满的指点，索拉最后也明白了真相。她逝去亲人的灵魂正试图和她接触，要求她为他复仇。她可以确定，那个梦暗示了事实。她看到的是布洛克斯真正的死因……被他以为是战友的人背叛。

那个暗夜精灵。

而且尽管索拉说不清理由，但她知道那个暗夜精灵还活着，而且她确信自己能找到他。她只需要专注于那个梦境就好。每次从梦中醒来，她都能对自己前行的方向有所感应。

沿着那个方向前行，她就会找到杀死勇敢的布洛克斯的叛徒。

布洛克斯说过他的名字，而从第一次做那个梦开始，那几个字就在她的脑海中不断回荡，虽然她的伯父生前从未对她亲口说过。

玛法里奥·怒风……玛法里奥·怒风……

索拉拿起那把曾属于布洛克斯的斧子。女兽人向她死去的伯父发了誓。她会找到玛法里奥·怒风，不管这段路有多长，也不管这场寻求仇人之血的旅程会让她遭遇什么。

她会找到玛法里奥·怒风……到那时，索拉不但能用这把斧子给予他迟来已久的制裁，或许还能在一切都已太迟之前拯救艾泽拉斯……

第一章

一股自从辛艾萨莉沉没以来便没再感受过的不祥预感涌起，让这位美丽的暗夜精灵女祭司不由为之战栗。

泰兰德·语风努力让自己进入冥想状态。暗夜精灵建造了新首都达纳苏斯，是为了纪念那些从上古之战的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同胞们——这点合情合理——而非纪念那位疯狂的女王。尽管达纳苏斯的规模不如他们曾经的首都庞大，但却有着不逊于故都的壮观程度，部分原因是它位于世界之树泰达希尔东侧高处的枝条上。泰达希尔高耸入云，枝干粗壮，因此暗夜精灵才能在树枝上建造像月神殿那样雄伟的建筑——大量从内陆采来的巨石被加以雕琢，并用魔法运送到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树枝上。然而比首都坐落于泰达希尔树枝上这一事实更惊人的是，它是现存最大的建立在枝叶间的定居点。

这一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德鲁伊们，是他们培育了这棵树。

泰兰德努力不让有关德鲁伊的念头干扰她对平静的探求。她尊重他们的工作，因为暗夜精灵无法脱离大自然而存在，但即便只是短暂地想到他们，就会勾起她对自己的童年玩伴和爱人——玛法里奥·怒风的思念和关心。

月亮女神洒下的轻柔光辉透过圆形的彩色玻璃天窗照入宽敞的中殿，月光一时间从银色转为柔和的紫色。但当月光落在海德妮雕像周围闪亮的水池中时，它又自行变回了银色。海德妮是月神的第一位高阶女祭司，她在儿时就听到了艾露恩的神圣之声。泰兰德习惯性地盘腿坐在池边的宽大石阶上，面对着高举双臂的海德妮雕像，急切地向她的祖先和女神寻求慰藉与指引，以求摆脱不断增长的焦虑。尽管这个房间通常是女祭司和见习祭司前来冥想和寻求平静的场所，眼下却只有泰兰德一个人。

她紧闭双眼，试图将有关玛法里奥的一切念头赶出脑海，却徒劳无功。她与玛法里奥间的羁绊可以追溯到上古之战伊始，那时的她、玛法里奥和他的双生弟弟伊利丹受残酷的战争所迫，由纯真的少年变成了老练的斗士。她仍然清楚地记得伊利丹的背叛，以及她被囚禁在

艾萨拉宫殿的日子。尽管泰兰德事后才知道不省人事的自己如何被送去了那里，但她仍偶尔会想象当时的情景：她被女王邪恶的顾问萨维斯的仆从俘虏，而萨维斯本人又被燃烧军团的恶魔变成了一头面目可憎的萨特。同样烙印在她记忆里的，还有她几乎在战争结束时失去自己挚爱的玛法里奥的事实，后者费尽辛苦才把大部分恶魔赶出了他们的世界。想到他曾动用最后一丝力量来拯救她，她的心就隐隐作痛。

但她频频忆起的，最令她难以忘怀的，是他们两人在战后共同的展望与梦想。他们讨论过，在艾泽拉斯不再需要他们两人做出重大牺牲后，他们可以一同开始崭新的生活。

但令泰兰德失望的是，玛法里奥的天职再次将他们二人分开。他开始训练别的德鲁伊，因为艾泽拉斯受到的创伤需要被治愈，而德鲁伊们会成为最热忱的看护者。当玛法里奥选择抛下泰兰德进入翡翠梦境，而且每次一去就是数年的时候，她时常会怀疑他是否真的爱过自己。

在此期间，泰兰德极不情愿地升任艾露恩的高阶女祭司，继而在时势的推动下成为同胞们的领袖。也正是在担任领导者时，她为暗夜精灵社会带来了一些重大改变，比如废除传统中伴随着巨大缺陷的以血统为基础的军事指挥系统，并创立了根据功绩来选拔的哨兵部队。成为领袖并非她自己选择的命运，但她同样无法放弃，因为她希望尽己所能地保护暗夜精灵这个种族。

月亮母亲，请赐我平静，高阶祭司无声地祈求道。尽管这名暗夜精灵早已寿逾千年，她的外表看上去却并未比很久以前刚成为领袖的时候年长多少。她垂落在肩头的夜蓝色长发依然浓密，透出几缕从年轻时就有的银白。她的面容宛如少女，银眸清亮，眼角却出现了几道细小的皱纹，但那也只是过去六七年里的自然老化，并非一万年的艰辛岁月留下的痕迹。

但英明地领导种族一百多个世纪是有代价的，因此高阶女祭司需要不时冥想稍作喘息。泰兰德每隔一阵子便会冥想一个钟头，这对艾露恩来说当然算不上夸张的请求。在这里，沐浴在月神的永恒光辉下时，她通常都能轻易集中精神。然而，这次她却始终无法平静下来。泰兰德明白原因，却拒绝向其屈服。她更加努力地维持专注——

泰兰德惊呼一声。柔和的月光突然明亮起来，变得既耀眼……又前所未有地令人痛苦。

她周遭的景物发生了变化。这位暗夜精灵不再坐在安全的神殿里，而是身处某个黑暗之处，她立刻从四面的土墙看出，这里是一处兽穴。这个地底空间的种种细节仿佛翻动的书页般依次呈现在她眼前。泰兰德看到了几袋草药、成堆的羽毛、牙齿，还有从艾泽拉斯的各种动物身上取来的东西。这里也有标记，有些她很熟悉，另一些却令她费解。

一股寒意流过她的背脊。她认得这个地方，但仍在徒劳地否认。

随后，另一位艾露恩女祭司步入了她的视野。泰兰德熟悉她的名字，正如她熟悉那张单薄瘦削的脸——梅兰蒂。她比泰兰德年轻得多，但同样是月神的服侍者之一，并且受人尊敬。

梅兰蒂身后跟着第二位女祭司，作为她们的领袖，泰兰德同样认得她。接下来是第三位。她们全都面无表情，深深地垂着头。女祭司们身穿式样简单的银色兜帽长袍。她们朴素的装束与周围的环境相符，因为她们所在之处并非同族的聚居地，而是德鲁伊们看守的区域。的确，这座兽穴——换而言之，这间住所——属于某位德鲁伊。

泰兰德意识到这点时，她眼前的景物不受控制地随着女祭司们的视线发生了变化。一具躯体平躺在草席上，微弱的银色光芒——艾露恩之光——笼罩着纹丝不动的身躯。这庄严的一幕让她心跳加速，尽管在过去的日子里，她早该习惯了这种场面才对。

即使陷入沉眠，他骄傲的容颜依旧带着岁月和辛劳的痕迹，看上去要比她苍老得多。他的绿色长发被女祭司们轻放在胸口，仿佛与他浓密的长胡须融为一体，上挑的浓眉让他显得严肃而深沉。

因为他崇高的地位，他的穿着比其他德鲁伊精致许多。饰有棘刺的厚重肩甲保护着他的双肩，他的前臂和胫部也佩戴着相衬的护具。这副铠甲从死去的树木上取材制成，但附魔后比金属盔甲更加牢固，也更有弹性。无袖的长袍一直垂到他穿着便鞋的脚上，其腿部两侧绣有树叶的图案，并染成相同的颜色。长袍的下摆处有些仿似新月的图案，也许是为了向艾露恩聊表敬意。

玛法里奥·怒风凝视着天花板，他金黄的眼眸中透着茫然。

泰兰德入迷地看着这道身影，这是她的恋人。她打量着他，几乎因震惊而瘫软在地——如此耀眼而活力四射的造物，为何会变成这副死气沉沉、彻底迷失的模样？她凝视着玛法里奥，无力地弯了弯嘴角：他看上去是那么庄严，那么出色。他的外表就像所有男性暗夜精灵那样高贵，他的任一方面都非常引人注目。一对长逾半米的壮观鹿角自他的额头探出，向前伸去。那绝非天生的缺陷，而是塞纳留斯的赠礼和印记。被那位半身为鹿的半神祝福过的德鲁伊屈指可数，而其中第一位也是伟大的那位就躺在这儿。

那双鹿角长出的时候，泰兰德并没有惊讶。她仅仅觉得玛法里奥的伟大——她早就看出的伟大——得到了认可。

“玛法里奥……”她对那具躯体低语，尽管这里的人——尤其是他——都没法儿听到她的话。“哦，我的玛法里奥……你为什么又要抛下我？”

她看着她的追随者们跪在静止不动的身躯旁，将手放在他的额头和胸前。泰兰德知道她们在做什么，因为命令正是她本人下达的。

正是依靠月神的祝福，玛法里奥·怒风才得以存活下去。她以信仰维持着那位大德鲁伊身躯的存活和健康，并抱着玛法里奥会再次醒来的渺茫希望。抱着他迷失在翡翠梦境里的灵魂能够归来的渺茫希望……

高阶女祭司不顾一切地想要离开。艾露恩究竟为何要向她展示这一幕？这一切只会让她愈发焦虑，愈发恐惧。她没法儿就这样看着他现在的样子，没法儿看着他离她而去，或许再也不会归来。

玛法里奥的看护者们带着忧郁的神色向后退去。她们日复一日地做着这份工作，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

大德鲁伊的肤色突然加深。

三位女祭司对这种转变毫无反应，仿佛完全没看到一样。而泰兰德则扑到玛法里奥身边，毫不在意她的身体穿过了那些追随者，仿佛她们只是雾气一般。她只在意发生在她的爱人身上的可怕变化。

但她甚至无法触碰到他，高阶女祭司满心无助，只能看着那骇人的变化继续在大德鲁伊身上蔓延。他的皮肤变黑，还长出了树皮那样的硬皮；他的双腿和双臂变得粗糙多瘤；锯齿状的乌黑叶片自他的头发和胡须间长出，迅速取代了两者。与此同时，那些树叶开始前后摇曳，仿佛不知从哪里吹来的一阵风卷入了这座地下兽穴。

玛法里奥金色的双眸也褪色为初生时的银色，随后发生了更可怕的事：它们凹陷下去，变成了黑色的窟窿。

不知道为什么，高阶女祭司的目光被那些叶子极富节奏感的颤动吸引，那种颤动方式有些眼熟。紧接着，某种微弱的声音伴随着颤动传来，平稳但不断增强的节拍充斥她的双耳。

那是心跳声。

她迅速环顾四周，其他女祭司似乎都听不到这声音。那个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有力，直至震耳欲聋；那些叶子也随之摇曳，接着……

节奏放缓了。起初幅度很小，但仍在变慢，仿佛那阵风渐渐消散了。

就像逐渐停止的心跳……

在恐慌中，泰兰德朝玛法里奥伸出一只手——

兽穴消失了。黑暗和寂静笼罩了高阶女祭司。她发现自己闭着眼睛。

她倒吸一口凉气，睁开双眼，适应着艾露恩的光辉。泰兰德发现自己回到了神殿里，海德妮的雕像伫立在她前方。周围的一切都和她记忆中相同，这让她意识到，自己刚才经历的一切或许只发生在短短的一瞬间。

但她对自己的状况毫不在意。重要的只有那段幻象。这么多世纪以来，她从月神那里接收这种赠礼的经历仅有数次，而且每次都是意义重大的信息。但这一次……这一次是最让她不安的。

尽管女祭司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谨慎地照料着他，但她清楚，玛法里奥即将死去。

靠近岛屿时，风暴乌鸦奋力拍动它宽阔有力的翅膀。它的羽毛是棕色的，其边缘带着一丝银灰，即使和同类相比，它的体形也很大。它的头顶有一丛倾斜的银色冠羽，两丛同样颜色的羽毛分别从它的头颅两侧垂下，赋予了它年长学者般的气质。它睁大眉羽下深邃的银色眼眸，将一切尽收眼底。

尽管浓雾笼罩着夜空，风暴乌鸦依旧敏捷地在云层中穿行，仿佛它对周围的环境无比熟悉。稍远处的海面上，一道闪电照亮了夜空，这只鸟儿利用这短暂的光明，寻找着那座岛屿的位置。

突然间，一股怪异的寒风袭向这位孤单的旅者，仿佛在警告它停止前进，铆力要将其赶回来处。但风暴乌鸦并未退缩，而是与这股冰冷的气流艰难对抗。它能感觉到目标已经近在咫尺。

事实也的确如此，那片浓雾最终像拉开的帘布那样退开。那座岛终于映入眼帘，而且比它的名字和传闻中更加雄伟。从远处第一次目睹这种壮观景象的人，恐怕会以为自己正看着某座高山，而山的侧面陡峭得惊人，又无比高大，令云朵都只能仰视它的尊容。但如果他们在白天到来，并且在天气宜人的时候观望这座岛屿，他们就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什么山——甚至也不是人力所造的巨大建筑物——而是某种更加非凡之物。

那是一棵树。

它占据了大半个岛屿，而这片土地的规模绝不算小。树根处有一座港口村庄，居住在那里的暗夜精灵叫它鲁瑟兰村。很明显，这座岛的存在就是为了容纳令它得名的那个众所周知的庞然大物。

这里就是泰达希尔……第二棵世界之树。

一万年前，暗夜精灵原本的力量源泉——永恒之井被毁以后，他们在海加尔山种下了最初的世界之树，诺达希尔。出于两个目的，诺达希尔坐落于伊利丹以诡计制造的第二口永恒之井上方：防止他人滥用新永恒之井的魔法；同时阻止第二口井水的力量随着时间推移变得太过强大。在三头守护巨龙——生命的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永恒者

诺兹多姆、沉睡者伊瑟拉——的祝福下，这棵巨树不只看顾着艾泽拉斯，也与暗夜精灵的永生与力量联系在了一起。

但不到十年之前，诺达希尔在那场与恶魔老对手——燃烧军团，正是它们的第一次入侵导致了诺达希尔的诞生——对抗的浩大战争中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暗夜精灵因此失去了引以为傲的大部分力量，更可怕的是，他们失去了永生。尽管诺达希尔的树根正缓慢恢复，但暗夜精灵们并未重获永生。

正因如此，德鲁伊们——他们的焦虑被新领袖范达尔平息后——种下了第二棵世界之树，泰达希尔。

随着距离越发靠近，巨树仿佛要填满风暴乌鸦的整个视野，这只猛禽转了个弯。就算泰达希尔不及它的前辈雄伟，也没人能否认这棵新的世界之树是这个世界的奇观，是德鲁伊们运用艾泽拉斯本身的魔法施展的自然奇迹。泰达希尔的树干甚至比某些国家的国土更加宽广，但那惊人的树干却远不及仿佛沿着地平线无限延伸的绿色树冠庞大。

某种东西短暂地吸引了那只鸟儿的注意，于是它略微歪过头观察着那片区域。在巨大的树枝之间，风暴乌鸦瞥见了不只一栋，而是数栋石制建筑。的确，从那些树枝间伸出的，是几栋建筑的屋顶。

鸟儿继续飞翔，其他的小型定居点在它身遭一闪而过，甚至有座湖泊在树叶间熠熠生辉，这些宽大的树枝上时常可见耕种留下的沟壑，一座山峰的顶部在更远的前方冒出头来。

风暴乌鸦接近了更高处的树枝。它瞥见了位于最高的枝条顶端的另一个奇迹。那个阴影笼罩的奇迹中不仅散出火把星点的光芒，还有少许仿佛拥有生命的月光。

宏伟壮丽的达纳苏斯城——那个居住在树木间的种族的首都——仿佛在向风暴乌鸦发出邀请。即便从远处看去，达纳苏斯也足以和人类的暴风城，或者兽人的奥格瑞玛这样的传奇城市一较高下。

世界之树蓄积的露水汇聚成树枝间的众多河流和湖泊，并为其持续提供水源——其中一根树枝格外宽大，而达纳苏斯的一部分便建于其上。暗夜精灵们操控这些水流以维持圣殿花园的辉煌景致，以及遍

布这座城市的壮观水道。在更远的北方与湖对岸，德鲁伊们建立了自己的圣所，被树林围绕的塞纳里奥区。

但风暴乌鸦却改换了方向，它不仅没有靠近达纳苏斯，更远离了树冠顶部的另外几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尽管这片风景很吸引人，风暴乌鸦的目的地却在远离此处的下方。

巨大的风暴乌鸦不断下降，直到距离地面只有十几码，紧接着，它本能地拱起翅膀，减缓下落的势头。准备着陆的时候，它伸出了爪子。

在风暴乌鸦触地前的刹那，它的体形突然猛增，瞬息间变得比任何人类都要高大。它的双腿和利爪发生了变化，前者变得更粗更长，后者转变为穿着便鞋的双脚。与此同时，那双翅膀开始融合伸长，手指随之出现。羽毛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束在背后浓密的森绿色头发，以及披散在被长袍覆盖的胸前的浓密胡须。

鸟喙缩入脸部，化作同样高挺的鼻子，以及仿佛永远抿着的宽厚嘴唇；乌黑的羽毛变成了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种族特有的暗紫色皮肤。

布罗尔·熊皮，作为暗夜精灵，他的外表与大多数德鲁伊相仿。的确，他更有头脑，似乎也比其他德鲁伊更像一名战士。他多灾多难的过去赋予了他更加成熟而饱经沧桑的面容，但他的德鲁伊同伴们依旧将他视为至亲。

他环顾四周。周围没有其他德鲁伊活动的迹象，但他能感觉到他们就在附近。这样正好，他本就打算在与其他人会合前独处片刻。

许多念头在布罗尔的脑海中打转，其中大部分都和他的“shan’do”——也就是他的导师——有关。一回到泰达希尔，这位健硕的暗夜精灵就会想起他的导师：如果没有他的导师，他就不可能成为现在的自己——虽然布罗尔认为自己作为德鲁伊并不出色。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传奇般的玛法里奥·怒风，来参加这场突如其来的集会的德鲁伊们根本不会出现，就连范达尔也一样。

玛法里奥不仅仅是他们的领袖：他响应了半神塞纳留斯的召唤，并被塞纳留斯亲自训练，成为艾泽拉斯的第一位凡人德鲁伊。丛林之

神在这位年轻的暗夜精灵身上看到了与众不同的资质，看到了他与世界的独特联系，并对之加以培养。没等玛法里奥完成那些神秘的训练，他便被卷入了对抗恶魔以及他同胞中的叛徒——其中包括暗夜精灵的女王艾萨拉，以及她狡诈的顾问萨维斯——的浩大战争中。许多人相信，如果没有玛法里奥的努力，艾泽拉斯恐怕已不复存在。

随着时间流逝，有关他非凡成就的传说也越来越夸张。为了世界和他同胞的福祉，玛法里奥耗费了许多个世纪的时光。当其他人倒下时，他就会接手他们的战斗，将其作为自己的目标。玛法里奥不只是自然之道的大师，同时也是英勇无畏的斗士。

最近，长久的和平有望再次到来，玛法里奥召集了他的德鲁伊同伴，试图让他们踏上原本的、命定的道路。往事已成过去；未来则是应当冷静探索的谜题。的确，玛法里奥说过，他们现在这样——失去了永生——反而更好，因为这会迫使他们成为艾泽拉斯充满活力的生命中的一分子，而非某种古板不变、仅仅观望着时光流逝的存在……

“玛法里奥……”布罗尔低喃道。他有过另外两位导师，但他们都无法像玛法里奥那样影响他。他欠玛法里奥很多……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样，无力改变那位大德鲁伊可怕的命运。

布罗尔眨了眨眼，回过神来。他感觉到另一个人正从他身后走来。在转身之前，这位暗夜精灵就知道对方是谁了。那独特的气息透露了那位德鲁伊的身份。

“愿森林祝福你，布罗尔·熊皮。”新来的那位用低沉的嗓音说，“我感觉到你在附近，我正要找你。”

布罗尔点点头。尽管出乎意料，但遇见对方让他很高兴。“大德鲁伊哈缪尔·符文图腾……你从雷霆崖赶来的速度还真快。”

布罗尔与他的同族外表相似，但他这位刚来的同伴并非如此。新来者的身躯与暗夜精灵或是人类有几分类似，但他的双肩比强壮的布罗尔更加宽阔。和其他德鲁伊不同，他穿着自己部族那种宽松的鞣制衣物。两条红色长皮带将他的皮制肩甲系在染成红色的皮甲裙上。他的手臂前端装饰着红色、金色和蓝色的束带。

但真正将哈缪尔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是他的身份——他是个牛头人。支撑着他庞大的身躯的是一对厚重的裂蹄，而他的脑袋就像公牛——这些都是牛头人种族的特征，虽然没人敢冒着被折断四肢、曝尸荒野的危险当着牛头人的面这么说。他的大鼻子上穿着仪式用的鼻环，长长的牛角从两侧向前伸出。

即便牛头人们总是驼着背，哈缪尔也足有两米多高。他棕灰色的毛皮与初次和布罗尔相遇时相比变得更接近灰色，一对垂在他胸前的粗辫子也变得灰白。在玛法里奥·怒风的鼓励下，他在不久前响应了德鲁伊的天职感召。他是将近二十个世代以来第一个加入德鲁伊行列的牛头人，虽然现在牛头人德鲁伊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没人的成就能与他比肩。

“一路风平浪静，只是安静得出奇。”牛头人评论道。他淡绿色的双眼在浓眉下微微眯起，仿佛想要补充些什么，但最后没有说出口。

暗夜精灵点点头，他开始设想其他人将会如何迎接自己。布罗尔从出生起就备受期待……这一切都源于他和玛法里奥的某项相同点，一项对于布罗尔来说始终提醒着他的不足之处的特征。

从他鬓角伸出的鹿角将近半米长，虽然与那位著名的大德鲁伊相比有些逊色，但无疑也相当吸引眼球了。在布罗尔还是婴儿的时候，那对才刚冒头的鹿角就成了他前途光明的印记。他们对儿时的他说，某一天——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传奇故事的主角。

但尽管其他人将那对鹿角视为诸神的赠礼，布罗尔却很快将其视为祸根。而在他看来，他的经历也证明了他是正确的。

归根结底，当他在人生中亟须助力的关键时刻，它们可曾派上任何用场？当布罗尔直面深渊领主阿兹加洛指挥的恶魔和亡灵大军时，昔日的预言似乎终于成了真。他手持雷姆洛斯雕像，以大大增强的德鲁伊之力击退了敌人，而布罗尔的战友们则趁机撤回到大部队那边。

但是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并不能胜任这个任务。疲惫向他袭来。阿兹加洛挥舞着它那把名为“怨恨”的恶毒的巨剑，用老练的剑术突破了暗夜精灵越来越无力的防御。当“怨恨”的利刃砍向雕像时，布罗尔被迫松开了手。

恶魔之刃的力量立刻污染了雕像，并爆发出一股扭曲的魔法能量——那股力量吞没了在最后时刻依旧守护在布罗尔身边的那个人。

这位暗夜精灵不止一次——尤其是在那件事以后——想要切下那对鹿角，并且烧掉残根，使它无法继续生长……但他始终没法儿真正下手。

布罗尔这才发现，哈缪尔正沉默且异常耐心地注视着他。

“她会永远陪伴着你。我们至亲的灵魂会永远看顾我们。”牛头人沉声道。

“我没在想安奈莎。”暗夜精灵低声撒了谎。

哈缪尔垂下双耳。“很抱歉我提起了她。”

布罗尔摆摆手。“你没做错什么，”他低声说，“我们继续吧。按照传统，其他人应该已经等在传送门那里了——”

哈缪尔皱了皱眉，说道：“但我们要去的不是上面的达纳苏斯和塞纳里奥区。范达尔希望我们的集会在这里举行……事实上，就在我们所站之处的另一侧！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布罗尔不会去质疑大德鲁伊的决定。毕竟，作为德鲁伊的领袖，范达尔・鹿盔会真心考虑他们的福祉。如果他觉得这里比达纳苏斯更适合集会，那就这样吧。他肯定有充分的理由——

然后布罗尔想到了，或许范达尔找到了拯救他们的导师的方法。

“我们走吧。”暗夜精灵对哈缪尔说，他突然间失去了耐心。每次返回泰达希尔时，他一直抱着一种深深的、坚定不移的希望。正是这种希望驱使布罗尔加快脚步，他相信范达尔一定找到了将玛法里奥从困境中救出的方法。

然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位暗夜精灵不禁颤抖着思索，如果不是的话，德鲁伊们还能做什么呢。

第二章

卢肯·狐血有许多天没好好睡过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或者说他别无选择。他甚至试图将休息时间减到最短，因为在这场没有尽头的逃亡中，每次停歇都可能让他陷入睡眠。但这位沙色头发的制图师总会有没法儿继续前行的时候，他的双腿会发软，而他也会摔倒在地，往往在此之前，他就会不省人事，沉入梦乡。

并且做噩梦……在这段旅途中，他在许多地方做过相同的噩梦，在闪金镇、西部荒野，还有暴风城……

从外表来看，卢肯的装束仿佛是一名士兵，而他也的确有过短暂的军旅生涯，只是从未参加过任何战斗。但现在，三十出头的他仿佛正身处战场之中。他深棕色的束腰外衣和长裤变成了土灰色，肩部附近和双腿侧面的针脚已经开始磨损。他的皮靴也变得肮脏开裂。

制图师的身体状况也不比衣着好上多少。尽管他的外表依旧能看出贵族气质，但他苍白的皮肤和多日未曾整理的仪容让他看上去仿佛正在逐渐腐烂的亡灵天灾生物。只有他的眼睛——如同猫眼那样翠绿的眼睛——仍旧闪烁着光辉。

在茫然奔逃的过程中，他弄丢了所有的谋生工具，甚至包括他的背包：里面装着少得可怜的粮食，以及睡觉用的毯子。卢肯已经想不起他上一次过夜的定居点的名字了，他甚至记不清梦境和噩梦开始出现前的人生，有时候，他会思考那些记忆究竟是真的……还是噩梦本身的残留。

他所在的地区林木茂盛，但就算这里有堆积如山的纯净钻石，他也不在乎。卢肯·狐血只想继续前进。

他眨了眨眼，这是他几分钟以来第一次眨眼。

四周的景色忽然变为一片翠绿，掺杂着一丝淡蓝，雾蒙蒙的空气仿佛一块厚毛毯般将步履蹒跚的制图师包裹其中。许多独特的景物都消失不见，制图师仿佛处在一幅尚未完成的画中。但卢肯却对这番剧变毫无兴趣，只是继续蹒跚前行。

卢肯又眨了眨眼。他周围的景色变回了正常色调……但细节的确有所改变。这儿他不再是他刚才所在的区域了。的确，这里也有树木，但此时远处出现了一座原本没有的定居点。此外，海风的气息飘过他的鼻翼，但它如同笼罩着整片大地的阴影一般被制图师忽略了。

卢肯经过一座石碑，上面铭刻着的文字是他无法理解的，虽然他根本没注意到。但暗夜精灵们非常熟悉这种文字，看上一眼，他们就会知晓这条路通往何处。

奥伯丁……

更加刺骨的寒风吹向正在前往集会地点的布罗尔和牛头人。两位德鲁伊低着头，奋力对抗着风势，仿佛在对抗敌人。哈缪尔未置一词，但那位牛头人在途中的确发出了哼声，仿佛在应和暗夜精灵不断增长的焦虑。

树叶沙沙作响。布罗尔好奇地抬头望去。

德鲁伊愣住了，他的双眼因恐惧而睁大。

泰达希尔变了。的确，庞大的树枝上仍旧长满叶子，但大部分突然干枯萎缩，而另一些正发黑蜷曲。所有的叶子，包括仍然翠绿的那些，都布满了锐利的棘刺。

布罗尔听到了哈缪尔的声音，但那位牛头人仿佛远在数里之外。叶子继续扭曲变黑，而这棵巨树结出的果实也在改变。粗糙的树枝间长着浑圆而惨白的莓果，和他的头部一般大，甚至犹有过之，并且散发出腐败的恶臭。任何德鲁伊——任何暗夜精灵——都不敢吃下这样的食物，即使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饿死。

可怕的变化无所不在。泰达希尔的树皮多处开裂，透过裂缝能看到流淌着黑色树液、悸动不止的脉络。树液接连滴落，汇成不断流淌的溪流。细小的毒虫从世界之树的各处冒出，大量的蠕虫和其他生物在树干上爬进爬出，暗示着内部更加严重的腐朽。

“不……”布罗尔喃喃道，“不……”

黑暗自泰达希尔蔓延出去，迅速扩张到了两名德鲁伊看不到的远方。暗夜精灵没有回头观察蔓延的势头，但他立刻明白，它已经延伸到了泰达希尔的枝条无法触及的远处，直至远方的大陆。这棵巨树的疾病正侵蚀着那片土地。

某个声音突然传来，听起来就像一场瓢泼大雨。布罗尔将目光从被腐蚀的树干上移开，再次看向树冠。

他以为的雨水声其实是树叶愈发狂暴的沙沙声。树枝剧烈地前后晃动，仿佛在试图摆脱那些邪恶的树叶。

它们成功了。成千上万片可怕的叶子纷纷飘落。这儿的确在下雨，但落下的并不是雨滴。

落叶也发生了变化。它们变成了黑绿相间的小巧生物，形状和暗夜精灵颇为相似，腿部却仿佛野兽，像牛头人那样驼着背。它们轮廓恐怖，窄小的头部看不到清晰的五官，却长着一双弯曲的尖角。它们发出令人心悸的嘶嘶声，连成一股洪流朝两名德鲁伊直坠而下——

“布罗尔·熊皮，你还好吧？”

暗夜精灵震惊地踉跄着向后退去。但等他镇定下来，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世界之树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树枝静止不动，树叶也在枝上繁茂生长。

哈缪尔凑了过来，这位牛头人的脸上满是担忧。布罗尔迟疑地点了点头，一声号角遥遥响起，他有些庆幸自己不用去试图理解或者解释刚才的事了。

“我们该走了，”布罗尔催促道，“集会就要开始了。”

牛头人眨眨眼，跟在暗夜精灵身后。没过多久，范达尔选定的集会场所就出现在二人眼前。

这里的德鲁伊比布罗尔在任何一次集会上见到的都要多，还有不少正从各个方向陆续抵达。其中两位立刻吸引了他的视线。一位不苟言笑的年轻女性正站在那儿与某个男性交谈，后者的外表充满自信，也确实散发着强大的气息，但他时常攥紧双拳，似乎在担心什么。艾

乐瑞瑟·雷弗拉尔和纳拉雷克斯都对过去心怀悔恨，尽管他们的理由并不相同。在联盟和部落的上一次战争中，艾乐瑞瑟试图拯救奥特兰克山谷的花草动物，却无力阻止双方军队——以及一位兽人萨满——造成的屠杀。战争结束后，她发誓要重建那座山谷。数年过后，她仍未放弃努力。

纳拉雷克斯没能实现的抱负更加远大，他试图让一片死去已久的土地恢复生命。在一小群志同道合者的陪伴下，他踏入了荒凉的贫瘠之地，凭借巧妙的魔法，他从这片干涸地区的极深处汲取了足够的水，制造出几片绿洲。但随后，某个恶毒的存在不仅夺走了他的成果，还操控了不疑有他的纳拉雷克斯与他的诸多同伴。他们腐化了……变得扭曲而邪恶，一心只想着散布黑暗。纳拉雷克斯本人陷入了癫狂，随后恢复了清醒，接着又陷入癫狂，就这样反反复复，最终在一队冒险者的协助下得到了解救。

不幸的是，尽管心智几乎已经恢复完整，纳拉雷克斯却完全想不起控制他和其他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尽管贫瘠之地眼下已恢复平静，但在范达尔的命令下，他和其他德鲁伊都没有再回到过那个地方。那位大德鲁伊不认为有必要为上古之战结束时的大分裂造就的那片沙漠浪费性命和精力。

他们和另外几人的目光集中在两名新来者的身上……这让布罗尔再次想起了他的耻辱。德鲁伊越是与自然及其天职合拍，双眼就越有可能呈现出代表艾泽拉斯的生命的金色。那是大德鲁伊的标志。

可布罗尔·熊皮的双眸却维持着银色，只带着微弱的蓝色，站得远些的人大概压根儿看不到这丝光芒。

布罗尔摇摇头，甩开沮丧的情绪，走向那两个人，但就在这时，刺耳的号角声再次响起。聚集在此的德鲁伊们不约而同地望向声音传来之处。一位左前臂上系着绿色臂章的德鲁伊放下山羊号角，看向泰达希尔。

号手盯着的那块脊状树皮开始起伏。布罗尔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一时间想起了刚才的怪异幻象。紧接着，树皮裂开，出现了缺口，其大小足以让一名暗夜精灵进入……以眼下的情况来说则是走出。

范达尔·鹿盔气势十足地大步走出，德鲁伊们纷纷低头致敬。他的双眼金光闪烁，点头向聚集在此的众人致意。范达尔的衣着比大多数德鲁伊都要素朴，他的上身只有肩部覆盖着形似野兽头颅——甚至能分辨出它瞪大的双眼——的木质护甲。他的双手戴着结实的无指编织手套，木质的末端保护着肘部。

范达尔赤足走来，他选择这么做，是为了展示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他身上唯一的奢侈品位于腰间——那是一条华丽的腰带，配有红宝石色的硕大带扣，带扣上还挂着一只装饰性的分段式圆环。腰带的两侧裹着各式各样光滑的长条状树皮。

“森林是世界的命脉。”范达尔吟诵道。

“森林是世界的命脉。”布罗尔和其他德鲁伊重复道。

“泰达希尔是世界的命脉……”

布罗尔和其他人再次复述。

“有这么多人迅速响应这次召唤，这点真让我高兴，”大德鲁伊说，“但我必须向你们印证那个噩耗。泰达希尔生了病……”

这个消息让其余德鲁伊焦虑地对视了一眼。事实上，范达尔告诉他们的事并不令人意外，但这位大德鲁伊的直言不讳依旧令人震惊。虽然几乎所有德鲁伊都有份参与泰达希尔的诞生，但最初提议种植它的正是范达尔，而他也比任何人更在意它的健康。

范达尔·鹿盔是最初提议种下第二棵世界之树的人，玛法里奥却始终反对他的提议。尽管遭受过玛法里奥的反对，范达尔的忠诚却毫不动摇——知晓那位伟大的大德鲁伊的可怕命运后，范达尔挺身而出，在几乎无人反对的情况下接任了领袖。他严肃地宣告了自己的第一个使命——拯救他们敬爱的导师。

在他的领导下，塞纳里奥议会的资深德鲁伊们做出了决定：让玛法里奥无力的身躯留在兽穴。兽穴位于神圣的月光林地。那里充斥着世界的自然能量，又有艾露恩姐妹会的魔法照看，在她们认定他彻底恢复健康之前，那具身体都不会挨饿或者缺水。这一切让大家心怀希

望：考虑到玛法里奥的强大，他或许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回到现实世界。

但范达尔并未简单地寄望于此。议会在努力治疗那具身体的同时，也在尝试呼唤玛法里奥的灵魂归来。尝试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他们甚至向翡翠梦境的女主人绿龙女王伊瑟拉求助，但这也只是徒劳。梦境女士——这是德鲁伊们对伊瑟拉的称呼之一——也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直到最近，这一切都对普通的暗夜精灵，甚至大部分姐妹会成员和德鲁伊保密。然而，日益增多的问题终于迫使范达尔向他的德鲁伊同伴——甚至可能是整个种族——告知情况的严峻，这也是这么多人匆忙响应这次唐突的集会最主要的原因。布罗尔相信，在场的所有德鲁伊都和他一样，猜想这场集会与拯救玛法里奥有关。

但泰达希尔也同样重要——对暗夜精灵来说或许它更加重要。创造出新的世界之树的本意是让为了暗夜精灵们恢复永生，增强力量。不过范达尔也曾指出，这棵魔法之树或许是他们找到那位梦行者的位置，并拯救他的唯一希望。

可如果泰达希尔真的病了……布罗尔皱起眉头，发现他的担忧也同样浮现在哈缪尔和其他人的脸上。

范达尔大步穿过人群，他锐利的目光短暂地停留在布罗尔身上。虽然那位大德鲁伊并非有意如此，他的目光却让布罗尔再次想起了自己惨痛的失败。但话说回来，那段记忆也从未远离过布罗尔的脑海。

年长的大德鲁伊面露微笑，仿佛面对儿女的父亲。“但无须陷入绝望，我的朋友们，”他说，“我将你们招来此地，并非只为了谈论末日——”

“这么说还有希望？”某个德鲁伊脱口而出。

“不只是希望！”范达尔宣告道，“我召唤你们前来此地，来到泰达希尔的根部，就是为了协助世界之树恢复健康！”他露出了鼓舞人心的笑容。“等泰达希尔复原以后，我们就能把精力转回到对玛法里奥·怒风的搜寻——”

“可我们要怎么才能协助泰达希尔？”另一名德鲁伊大声发问。

“凭借这个。”大德鲁伊摊开手掌。他的掌中是所有人都认得的一样东西……而布鲁尔在惊慌和惊讶中倒吸了一口凉气。

范达尔拿着的是雷姆洛斯雕像。

这个名字也许会让人误会，因为这具雕像看起来完全不像和它同名的那个人。确切地说，这尊小雕像由雷姆洛斯制作，其外形是一头竖起双翼的绿龙。雷姆洛斯是不朽的塞纳留斯之子，他本人的外表也非常惊人。他有着牡鹿的下半身，但前腿上部，本该与脖子相连的地方却长着强壮的人形生物的胸膛。他的蹄子从中裂开，而且十分有力。和他父亲一样，雷姆洛斯下半身是林间动物，上半身则与暗夜精灵德鲁伊颇为相似。但相似之处仅此而已，他双手的末端是长着树叶的木质利爪，头发和胡须也都由树叶、灌木和苔藓构成。

雷姆洛斯也是月光林地的守护者。的确，布罗尔曾觉得那位不朽的德鲁伊或许也会出现在这里，但雷姆洛斯已经有段时间没参与集会了。据说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玛法里奥……

但范达尔带来这尊雕像不是为了它的艺术价值。它是一件强大的魔法圣物，无疑能在德鲁伊们施术之时有所帮助……前提是它没有带来坏处。

布罗尔没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冒失地疑问道：“恕我冒昧，大德鲁伊……那东西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

范达尔转过身，严肃地看着布罗尔说：“我理解你的担忧，布罗尔。安奈莎的死不是你的错。你尽了全力，拯救了众多生命，也击退了那些恶魔。”

布罗尔听着范达尔的话语，努力忍住瑟缩身体的冲动，尽管那些话是在安慰他。一张人类的脸孔在布罗尔的记忆中浮现，那是个坚定的黑发男子，眼中流露出远比布罗尔更为深沉的痛苦。在布罗尔去取回那尊被某只疯狂的熊怪偷走的受诅咒的雕像时，瓦里安·乌瑞恩曾与这位德鲁伊并肩作战，同为奴隶和角斗士的这两人在早先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当时的瓦里安完全想不起自己的过去，不记得整个国度失去了他这位国王……

范达尔再次转开目光，他高举雕像，指向世界之树。

“在我们的培育下，泰达希尔从一枚小小的坚果，长成了如此奇妙的庞然大物！我们付出了可观的代价，但也得到了成倍的回报……新的家园，取之不尽的食物和水，以及抵御敌人的屏障……”

德鲁伊们点了点头。布罗尔注意到，范达尔没有提及他们的同胞失去的永生能力，泰达希尔的长成未能让暗夜精灵恢复永生，他觉得那位大德鲁伊或许不想提及那方面的话题。

大德鲁伊将雕像指向最近处的一名与会者，那个暗夜精灵本能地后退了一步。“但正因为给出了如此丰厚的回报，泰达希尔才会患上疾病！现在它又需要我们了！作为报答……它随后必定会为我们指出找到导师的路！”

范达尔的热情感染了其他人，众人纷纷出声赞同。

“翡翠梦境正迅速被梦魇吞噬……”他的语气更加严肃，陈述着众所周知的可怕事实。“梦境女士最近杳无音讯，而在最后那次有勇无谋的尝试后，我下令禁止诸位进入翡翠梦境……”范达尔凝视着他的听众们，看有谁敢出言反驳。“因为玛法里奥肯定不希望再有人为他牺牲……”

他将手放在胸前，接着画出一个圆形，又添上了两条弯曲的竖线。这两条线代表塞纳留斯的双角，整个符号象征着塞纳里奥议会。

德鲁伊们双手交扣，准备开始仪式。布罗尔把担忧和琐碎的念头赶出脑海，努力让自己进入冥想。在他身旁，哈缪尔也做着同样的事。

范达尔转身面向泰达希尔，伸出空着的那只手，触碰面前的巨大树干。他的手指滑过粗糙的树皮。

世界之树的内部，有什么东西动了动，每个德鲁伊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仿佛那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即便处于冥想状态，布罗尔也能感觉到，有个无比庞大的存在加入了集会……泰达希尔的精魂正在接触培育了它的那些人。

世界之树对暗夜精灵来说不仅仅是家园，它与艾泽拉斯的健康息息相关。一旦世界之树患病，受影响的不只是它的周边，还包括这座岛屿之外的陆地，就连空气本身和汹涌的大海也无法幸免。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患病的泰达希尔是无法调节自然与腐败之间的平衡的。

地面摇晃起来，布罗尔和其他人却面无惧色，就连他们脚下钻出触须般的物体时也一样。

但那些并非触须，那些是泰达希尔的树根。每条树根各自靠向一名德鲁伊，它们迂回前进，仿佛要发起攻击。但没有任何人避开。他们知道泰达希尔并不打算伤害他们，而是在向他们求助……

一条粗大的树根缠绕在范达尔身上，与此同时，树根上分出了细小的根须。它们随即像藤蔓般裹住大德鲁伊，直到他的半个身体都被覆盖。

这是德鲁伊们与艾泽拉斯的植物沟通的一种特殊方式——当然了，这是属于规模很大的那种。另一些变化是肉眼无法看到的，这些触须会渗透他们的身躯，几乎与暗夜精灵融为一体。

范达尔将雷姆洛斯雕像举向前方。此时它散发着淡绿色的光辉，这颜色不仅代表了绿龙，也代表了与雕像相连的那头巨兽本身。就连雷姆洛斯也不知道与他作品相连的是哪一头绿龙，因为真正做出选择的是伊瑟拉本人。无论被选中的龙是哪一头，它肯定都相当强大。

当雕像的魔法触碰布罗尔和泰达希尔的树根时，他有些惊恐，但他对大德鲁伊的信任战胜了他对那件圣物的可怕记忆。魔法渗入了这位德鲁伊的头脑和灵魂……

他融入了泰达希尔，泰达希尔接纳了他。

布罗尔无法压抑充斥全身的欢欣感。他觉得整个艾泽拉斯都向他敞开了大门，而世界之树的根须早已蔓延到了极深与极远之处。他看到了岛屿之外的景致，看到了海水的彼端……

但在布罗尔的知觉延伸到更远处之前，有什么东西猛地拉了他一下。一丝虚弱感随之浮现。但范达尔的意识填满了他的脑海，向他——以及其他人——保证着自己计划的安全。

德鲁伊们的力量涌入泰达希尔，滋养着它，强化着它。凭借如此多的意志与愿望，布罗尔确信折磨这棵巨树的病症——无论那是什么——会得到根治，而且正如大德鲁伊指出的那样，到那时，它就能协助他们解救玛法里奥——

想到他的导师的那一刻，布罗尔的意识里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黑暗在他的思绪中蔓延，他心底涌起与想象泰达希尔严重腐化时相同的不安感。布罗尔试图摆脱那种不安，但它却愈发强烈——

布罗尔·熊皮……

呼唤他名字的声音粉碎了这位德鲁伊最后的冷静。他认得那个声音吗？那是——

泰达希尔和他之间的纽带猛然断开。布罗尔倒吸一口凉气，单膝跪地。他依稀感觉到其他人围拢过来，包括哈缪尔在内。是哈缪尔像先前那样呼唤了他么？不，刚才发生的事几乎是虚幻的；那个声音从他脑海中消失，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那段记忆模糊不清，仿佛梦境，而他的思绪早已沉入了潜意识……

哈缪尔一手搭在他的肩上。布罗尔抬起头。一小群德鲁伊围在他身旁，几乎都是他的朋友。

“我很好，”他气喘吁吁地告诉他们，“请原谅我打断了咒语——”

“那不是你的错。”纳拉雷克斯在布罗尔身旁蹲了下来，语气颇为困惑。“哈缪尔发现你弯下了腰，我们这些离得最近的人就赶了过来，但并不是你打断了我们的仪式……”

纳拉雷克斯和哈缪尔扶起了布罗尔，他困窘地涨红了脸，问道：“如果不是我的错，那又是为什么？”

但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他透过周围的地面感觉到，这里不再只有德鲁伊们了。有什么东西正迅速接近。

布罗尔看向范达尔，后者正背靠泰达希尔，看向他们左方的那条小径。这时他才明白，是大德鲁伊因为外人的接近而叫停了咒语。

一群新来者毫不犹豫地踏入集会地点，跟在后面的那些分散开来，以保护她们的领袖。虽然这些人都是暗夜精灵，但没人会错把她们当成德鲁伊。

她们全都是女性，显然属于某种宗教团体，身侧的剑鞘和背后的箭袋全都空空如也；布罗尔觉得她们肯定事先放下了武器，以尊重德鲁伊们的传统。他能从她们轻盈的体态与优雅的举止看出，这些女性不仅擅用各种武器，对徒手搏斗也颇为拿手。

这支队伍共有十一人，虽然她们组织的成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宛若银色月光般的长袍包裹着她们，长袍下摆长及脚踝。她们紧身胸衣的中央连着细长优雅的泪滴状银链，一直垂落到下半身，蓝色的法珠包裹着链子的两端。在腰部附近，弓形的链环腰带扣在华丽的羽饰上。长袍非常宽松，让擅于战斗的人拥有充分的空间和灵活性。就算手里没有刀剑和弓，这十一个人仍有相当的战斗力。

她们的领袖迅速地——几乎不耐烦地——扫视德鲁伊们。她摊开双手……艾泽拉斯的双月突然照亮了阴云密布的天空，将光辉洒向这个区域。

“我们的到来没有引起麻烦吧？”泰兰德·语风彬彬有礼地问，“毕竟，这儿可不是塞纳里奥议会平时的集会处……”

“我们永远欢迎艾露恩姐妹会，”范达尔回答道，“不过当然了，对月神的高阶女祭司和全体暗夜精灵的领导者来说，德鲁伊们的集会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原本应该是不重要的，尽管集会的地点不同寻常。”她的表情严厉了起来，这令范达尔皱起眉头，也令其他德鲁伊惴惴不安。“但艾露恩亲自向我揭示了可怕的真相。”

德鲁伊们骚动起来，范达尔挥手示意他们安静。他皱眉问道：“什么可怕的真相，高阶女祭司？”

泰兰德吞了口口水，这是暴露她内心动摇的唯一迹象。“玛法里奥快要死了……”

“这不可能！我们严密保护着他的住处，而你自己的女祭司负责他身体的日常看护。没有理由发生如此骇人的事——”

“无论如何，事情已经发生了，”她转过身，“他的状况起了变化。玛法里奥性命垂危，我们必须尽快行动。”

在范达尔做出回应之前，布罗尔便急切地开口问道：“可我们该做什么呢，高阶女祭司？”

泰兰德的嗓音如钢铁般坚定：“首先，我们必须前往月光林地。”

第三章

无止境的痛苦折磨着他……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躯一直在缓慢而骇人的扭动着。他的双臂长时间地被扭曲在头顶附近，手指也朝着不同方向伸展开。他的双腿已变为一段树桩，两条肢体仿佛在上辈子就融合为一了。

他究竟以这种僵硬而静止的姿势站了多久，他沦为梦魇之王的阶下囚又有多久了，现实位面怎么样了？

泰兰德怎么样了？

玛法里奥·怒风一如既往地奋力对抗着这种痛苦。倘若他现在还有嘴，这种折磨一定会让他大喊出声。俘虏他的那个魔鬼唯独放过了他的双眼，因为它希望他看到自身的变化，看到自己绝望的命运。

作为暗夜精灵的玛法里奥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棵可怕的枯树，一棵白蜡树。长着尖锐棘刺的树叶从他变成树枝的双臂和手指长出，他的腰部变成了诡异地弯曲着的树干，双腿则化作歪歪扭扭的树根。

为了将注意力从痛苦上移开，玛法里奥想象着泰兰德的脸，回忆着他们两人察觉到彼此爱意的那一刻，那时的她选择了他，而非他野心勃勃的弟弟伊利丹。他曾私下认为，她会因伊利丹卓越的魔法天赋而更喜欢他那性格莽撞的孪生弟弟。不仅如此，伊利丹在与燃烧军团对抗时的表现让许多暗夜精灵，甚至玛法里奥本人认为，伊利丹会是世界的救星。但那时还是艾露恩的见习祭司的泰兰德显然在这位羽翼未丰的德鲁伊身上看到了某些更伟大、更特别的东西。至于她究竟看中了他什么，他至今仍不清楚。

玛法里奥发现这番回忆给他带来了些许力量，但想到泰兰德，强烈的内疚感也随之袭来。他留下她独自守护艾泽拉斯数个世纪，自己却与德鲁伊们行走于翡翠梦境。他的选择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世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但这无法改变他抛下了她的事实。

大德鲁伊突然很想咆哮一通。这些想法和情绪是来自他自己，还是那个魔鬼的影响？这种事是有先例的。那个阴险的存在曾多次渗透他的思想，令暗夜精灵的记忆和思绪陷入混乱。比起扭曲他的身体，这种折磨方式更加可怕。

他本不该感到痛苦的。归根结底，这里是翡翠梦境，而他进入这里时用的是梦境形态，而非肉体。在这种情况下，如此的剧痛应该不可能存在才对。

仿佛要否定这个事实一样，他的身体扭曲得更厉害了。而他依旧无法用尖叫来释放痛楚。

玛法里奥？

那个声音穿透了他的痛楚。玛法里奥竭力聆听，仿佛抓住了一线生机。那个声音很遥远……近乎耳语……但听起来就像……像极了——

玛法里奥？我……泰兰德……你在……

泰兰德！如果他能喊出声，他敢肯定他的呼唤可以传到数里之外。泰兰德！

玛法里奥？那个声音越来越响，希望在玛法里奥心头涌起。他们相识相爱已逾万年。她本该恨他才对，因为他出于职责一再离开，但到头来，她始终等待着他。现在……现在泰兰德再次证明，任何事物都无法阻碍他们相会。

玛法里奥？她的呼唤显得更加真实，也更为接近。就好像她真的来到了附近——

一个模糊的轮廓在他的前方出现。一时间，他的痛苦都消失了。大德鲁伊凝视着她逐渐接近的身影，几乎落下泪来。

泰兰德身周的光辉让她与翡翠梦境里的德鲁伊旅者截然不同，那种难以捉摸却强大的银光代表艾露恩的力量。如果玛法里奥的嘴巴还在，他肯定会露出微笑。他不清楚她是怎么来到这儿的……但她的确来了。

泰兰德开了口，但那些话语花了些时间才传入他的脑海。玛法里奥？那……那是你吗？

他开口想要回答，但泰兰德的下一个反应却令他不知所措。她流露出明显的厌恶，后退了几步。

真是……令人作呕！大德鲁伊听到了这么一句。

泰兰德退得更远了些，她摇摇头。

泰兰德……泰兰德……但她对他的呼唤毫无反应，仿佛已经听不到他的话了。高阶女祭司甚至伸出一只手，仿佛要阻止他靠近。

不……她终于再次开口，我太高估你了……

大德鲁伊困惑不解。然而，没等他再次尝试和她说话，第二道身影便出现在她的身后。

我提醒过你的，吾爱。那个较为高大的身影沉声道，我提醒过你，他并非你期望的那种人……

玛法里奥说不出话来。他认得那个声音，他畏惧那个声音。那声音让他想起了自己犯下的另一个严重的错误，或许是他有生以来最为严重的。

伊利丹出现在大德鲁伊的视野中，但那并非玛法里奥的孪生弟弟伊利丹，而是他变成的那个怪物。

伊利丹·怒风是个恶魔。他的头顶是一对仿若公羊般巨大而扭曲的角，肩胛骨附近长出一对巨大的皮翼。他的面容扭曲，下巴更加突出，嘴里长满尖锐的牙齿。颧骨变得更高，深蓝色的乱发垂在他的脸上。

一条布带盖住了伊利丹的肉眼原本所在的位置。在上古之战期间，为了奖励伊利丹对那位燃烧军团之主的忠诚，黑暗泰坦萨格拉斯烧掉了那双眼睛，取而代之的是两团灼热的绿色光辉，这种恶魔之火让玛法里奥的弟弟不仅能看清世界的表面，也能探知其神秘的内在。

伊利丹。泰兰德满怀爱意地低语着。她充满厌恶的目光依旧落在玛法里奥身上，伊利丹，你看他这副样子……

恶魔迈着沉重的蹄子大步走来。他比还是暗夜精灵的时候的自己高大得多，胸膛也远比以往宽阔。伊利丹上身赤裸，只有奥术刺青闪耀着代表力量的绿光。他唯一的衣物是一条破破烂烂的裤子，那是他凡人时期的遗留物。

冷静下来，吾爱。伊利丹答道，他嘴唇的动作和声音并不同步。令玛法里奥恐惧的是，伊利丹一条健硕的手臂绕过泰兰德的肩膀，用那长着扭曲尖爪的手掌搂住了她。

更令大德鲁伊惊愕的是，泰兰德欣然投入了伊利丹的怀抱。

我没法儿再看他了！他根本不是我曾经以为的那种人！

伊利丹咧开嘴，笑着看向他面目全非的哥哥。错不在你，泰兰德！责任在他身上……他抛下了你……他抛弃了我……他命令所有人遵循他的指示，即使那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悲剧……他这是罪有应得……

撒谎！玛法里奥反驳道，但他们毫无反应。相反，泰兰德背对着玛法里奥，热情地回应伊利丹的拥抱。

这么多个世纪都浪费在他身上了！高阶女祭司恶狠狠地说，他总喜欢让我等待……他自己的愿望永远比我重要……

恶魔低头看着她，用一根弯曲的爪子抬起她的下巴。我永远不会对你做这种事，吾爱……我会让你和我合为一体……

泰兰德对上他骇人的目光。她笑了，那就这么做吧！

吾爱……他将两只利爪般的手放上她的双肩。

他眼中的恶魔之火燃烧得更为炽烈。火焰陡然射向前去，裹住了泰兰德。玛法里奥大叫起来，却发不出声音。高阶女祭司被火焰吞没了。

紧接着……泰兰德改变了。

她的额头冒出一对尖角，它们伸向高处，然后开始卷曲。她的背上生出两块小小的肉瘤，它们迅速膨胀和扩张，终于伸展成为一对带蹼的翅膀。她抱住伊利丹的那双纤细的手掌上，指甲开始伸长和发黑。

不！玛法里奥又一次试图高喊。不！

泰兰德将目光转回大德鲁伊那边……但现在，她的双眼成了两个炽热的绿色球体。她皱眉看着无能为力的玛法里奥。

这都是你害的……她说，是你……

大德鲁伊无声地恳求——然后醒了过来。

他仍旧是梦境形态；仍旧动弹不得，全身扭曲。但他也发现，刚才那种令人心碎的痛苦并不是真的——至少暂时还不是。

玛法里奥并未因此感到安心。这不是他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噩梦，而他也越来越难以分辨梦境与现实了。折磨他的人正在和他玩一场恶毒的游戏，而大德鲁伊知道自己渐呈败像。

而且就算那只是一场噩梦，也让他更加疲惫，更加敏感。

泰兰德……玛法里奥心想，很抱歉……

或许她的心里已经没有你了。他的脑海里传来一个新的声音。经过了这么久，被如此频繁地抛弃，又独自面对了那么多次灾难，而你却在逃避现实世界和自己的职责……

玛法里奥试图摇头，但他没有可摇的头了。

那个声音再次传来，仿佛一条剧毒的蝰蛇，蜿蜒爬过玛法里奥的灵魂。正如你抛弃了另一个对你格外重要的人，让他遭受背叛、囚禁和诅咒……

伊利丹。玛法里奥曾试图拯救自己的孪生弟弟，但到头来，伊利丹的野心让他变成了他曾奋力对抗的东西——恶魔。如果玛法里奥从最开始就采取不同的行动，比如尝试帮助伊利丹，而非囚禁他……或许伊利丹能够得到拯救。不！动弹不得的大德鲁伊试图反驳那个想

法。我的确试过帮他！我一次又一次前往他的牢房，希望他及时从那条危险的道路上回头……

但你失败了……你总是失败……你辜负了自己，而且这么一来，你也会辜负艾泽拉斯……

在翡翠梦境里——在这个噩梦里——曾是玛法里奥·怒风的存在变得更加扭曲。他不再发出梦境形态进入这片魔法领域后总会呈现的亮绿色光芒。如今包裹他的，是一种更加深沉、更加险恶的绿色。

更为浓重的黑暗在被囚的大德鲁伊周围打转，这是那个自称“梦魇之王”的东西唯一可见的存在迹象。恶毒的幽暗中伸出许多条触须，刺入玛法里奥的身体，持续地改变他的形体，并进一步侵入他的思维，令他渐渐变成一棵树。

一棵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剧痛的树……

玛法里奥的兽穴和泰兰德·语风在幻象中——以及上次前来时——看到的一般无二。这里和那位传奇人物有关的事物寥寥无几。兽穴中交错着无数条未曾见过天日的地下通道，但暗夜精灵本就是黑暗的造物，同时掌握着神秘的力量。这里没有油灯，照亮主室的是冷冽柔和的月光，这要归功于女祭司们的虔诚祈祷。

大德鲁伊躺在那里，仿佛睡着了一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是如此。但他睁开的双眼却在暗示，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

当班的女祭司们已经让到了一旁。众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到纹丝不动的躯体旁，德鲁伊们跪在地上，向他们的教派创立者致敬，而新来的艾露恩姐妹会成员只是单纯地躬身行礼。布罗尔觉得这一幕更像是葬礼，或者至少是一家人围绕在垂死亲人身边的情景，但他把这种念头藏在心底，毕竟玛法里奥的挚爱就在旁边。

轮到高阶女祭司的时候，她的身体凑得极近，起初仿佛要亲吻玛法里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在最后一刻，泰兰德抽身退后，仅仅抚摸了他的额头。

“好冷……”她喃喃道，“冷得不同寻常……”

“我们不间断地祈祷。”梅兰蒂立刻答道，语气中带着些惊讶。“大德鲁伊的情况本不应发生这种改变……”

泰兰德平静地回应那位女祭司。“我知道……但他变冷了……艾露恩的预示就是真相……”她盯着那具身躯，“他眼中的金色光芒也在渐渐消失……仿佛他在渐渐失去与艾泽拉斯的联系……”

她终于后退几步，为德鲁伊的领袖让出地方。范达尔花了比高阶女祭司更长的时间观察玛法里奥，他低喃了些什么，又用双手拂过那具身躯。布罗尔看到他将一撮粉末撒在玛法里奥的胸口，不禁好奇范达尔想做什么。女祭司和德鲁伊们施展了许多法术，目的不仅仅是协助玛法里奥保存他的躯体，也是为了增加他归来的可能性。

年长的德鲁伊拭去一滴泪水，退了开来。布罗尔向丛林之魂们祈祷，希望范达尔的尝试能够起到作用。他们前所未有地需要玛法里奥，毕竟他们的力量有可能不足以治愈泰达希尔的病症。

泰兰德和梅兰蒂以及负责看护的另外两人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后说道：“我的姐妹们会更加努力，艾露恩会在这段时间内赋予她们维持这具身躯存活的力量……但这件事必须尽快解决。”

“这里已经没什么我们能做的了，”范达尔尊敬地扫视玛法里奥·怒风的身体后说道，“我们回外面去吧……”

就在德鲁伊们和其他人照做的时候，布罗尔注意到泰兰德折返回去，抚摸了玛法里奥的脸颊。然后她露出坚毅的表情，大步跟在范达尔身后，仿佛正要赶赴战场。

玛法里奥房间的昏暗被上方苍翠的美景取代——这片山林散布着无数土丘，土丘之下便是其他德鲁伊的居所。在那些兽穴之间，石制和木制拱门覆盖着生机盎然的草木，赋予了月光林地奇特的外观。

但造就月光林地的并不只是它的外表。作为德鲁伊，布罗尔尤其能感觉到此地内在的平静。难怪他的同行们会把这里选为圣地了。

“真是个宁静的地方。”高阶女祭司评论道。

“塞纳留斯之魂护佑着此处。”范达尔答道，泰兰德的赞美似乎让他很高兴。“担任守护者的还有他的儿子……”

“如果我是我父亲，”一个蕴含着春日气息的声音说，“如果我是……”

德鲁伊们之前没有察觉到那个存在的接近，因为他的脚步悄无声息。他们立刻跪地致敬，就连女祭司们也对出现的雷姆洛斯躬身行礼。然而，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的问候。

“起来吧！”和德鲁伊们说话的同时，他周围的空气开始洋溢花草的气息，蹄下的野草也更加茂盛。“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的敬拜。”雷姆洛斯闷闷不乐地补充道，他的叶片鬃毛摇动不止。“我只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范达尔伸出一只手反驳道：“像您这样的伟大存在？这种字眼可不能用在月光林地之主的身上！”

那张与暗夜精灵有几分相似的脸低头看着聚集于此的众人，他的鼻孔像愤怒的牡鹿那样张大。他短暂地看向布罗尔——后者立刻垂下目光——然后又转向范达尔。“这些字眼很恰当，范达尔，因为我为玛法里奥寻求救助的努力毫无成果。他仍在沉睡……至于现在，我猜情况恶化了。不然这么多人来到月光林地，还能是为了什么？”

“他快要……死去了。”泰兰德承认。

震惊取代了雷姆洛斯原本的表情。那四条敏捷的腿无声地后退，五颜六色的野花在他的足迹中绽放。

“快要死去……”震惊消退，取而代之的更加黑暗的情绪。“这说得通……因为梦魇的增长前所未有地迅速，它的疯狂呓语如今在大半个翡翠梦境中都清晰可闻！更糟糕的是，侵蚀仍在加速，越来越多梦境中的守护者在猝不及防下，身体和灵魂便都被腐化了……”

雷姆洛斯的话加深了布罗尔、泰兰德和其他人的忧虑。布罗尔攥紧拳头，有那么一瞬间，不由得怀念起相对简单的角斗士生涯来。

尽管他攥拳的时间很短，但雷姆洛斯还是因此——也可能是因为另外的某种迹象——再次看向了他。但雷姆洛斯发话的对象却并非布罗尔，而是范达尔。“雕像仍旧由你保管么，大德鲁伊？”

“是的，大人。”

雷姆洛斯看了眼范达尔。“不要使用它，把它收藏起来。不能让它的力量触碰艾泽拉斯……至少现在不能……”

好几个德鲁伊——包括布罗尔在内——看向他们的领袖。范达尔没有提到他不久前的选择，只是朝雷姆洛斯点点头应道：“它被妥善地保存在我的住所内，并会一直留在那儿。”

“牢记我说的话。我现在无法给出理由，因为我自己也没法儿确定……”

“我向您发誓。”范达尔宣誓道。

高大的半神点点头，然后向后退去，身形渐渐融入了环境中。“这个消息尽管可怕，却促使我展开新的行动。高阶女祭司，我很遗憾……”

泰兰德垂下眼帘作为回应。但在那时，雷姆洛斯已经完全融入周围的景物中，消失不见，仿佛他是一道由这片神秘林地的树叶、树枝和其他植物构成的幻象。

但他的声音依旧回荡着：“最后要提醒你们，我的朋友们……有传闻说，许多王国都出现了沉眠者，每个种族都没能幸免。据说他们的亲朋与爱人用尽方法都无法唤醒他们……听听那些人的故事吧，正如我随后要做的那样……也许会有所帮助……”

接着，他的声音也消失了。

“无法唤醒的沉眠者……”泰兰德低语道，“这是什么意思？”

“也许没什么特别的意思，”范达尔指出，“正如雷姆洛斯所说，那些只是传闻。很可能就只是传闻而已。”

哈缪尔咕哝了一声："我从我信任的一个兽人那里听说，某个村子里有五个强壮的战士一睡不醒。"

首席大德鲁伊看起来半点都不相信："兽人的话——"

牛头人耸耸肩说："他没有撒谎的理由。"

"玛法里奥被困在了翡翠梦境里……"泰兰德思忖着，"这两件事听起来是不是有某种关联？"

范达尔朝她深鞠一躬，然后摇摇头。"高阶女祭司，你犯了个情理之中的错误。虽然我们称之为翡翠梦境——现在来说应该是梦魇——但德鲁伊的投影和普通凡人的睡眠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是啊……我想你说得对，"她的脸上再次浮现出一丝痛苦，"他真不该独自前去的，还是在提醒了你们翡翠梦境的变化之后。"

布罗尔看着泰兰德闭上双眼，她的怒意也转变为悲伤。"他知道那时有些德鲁伊和他现在一样被困在梦境之中，"泰兰德续道，"那些可怜人没有他的力量和意志，无法在梦境形态离开太久后维持身躯的存活……"

高阶女祭司对他们天职的熟悉并不令人惊讶。从最开始，他们的导师刚刚接受训练的时候，她就陪伴在他身边。作为她的爱人，他无疑和她分享过自己的经历。

"他做过的事已经无法改变，泰兰德·语风，而我们也会做必要的事。"首席大德鲁伊答道。相比之下，范达尔的神情没那么紧张。"世界之树泰达希尔仍旧是我们拯救他的最大希望。"

高阶女祭司似乎对大德鲁伊的宣言没什么信心，但她依旧点头赞同。她看了眼布罗尔，毕竟与大多数德鲁伊相比，她更熟悉他。他回以让人宽心的表情——至少他希望是这样。

范达尔又对高阶女祭司说了些什么，但这时有个声音吸引了布罗尔的注意，让他不再关注那场对话。

曾经的角斗士认出那个声音的时候，颈背的汗毛竖了起来。他看向周遭的草木，它们的叶子摇晃着，仿佛在被强风吹拂。

就像泰达希尔先前那样，整个月光林地的树叶与灌木叶骤然飞向空中，令树枝和茎干变得光秃秃的。树叶升向天空……然后精准而致命地撒向众人。

与此同时，它们再次改变形态，逐渐变大，轮廓变得越发仿似野兽。

但与之前的幻象相比，这次有所不同。在暗夜精灵和发起攻击的怪物之间，有一具闪耀着翡翠梦境光辉的形体逐渐成形。布罗尔本能地想到了玛法里奥，但这具形体较为矮小，外观也和他的族人截然不同。倒不如说，它越来越像是——

“布罗尔！”一个粗哑的声音在他耳中响起，“布罗尔·熊皮！”

暗夜精灵的身体晃了晃。那些恶魔变回了叶子，而那些叶子——就像泰达希尔的幻象再现一般——回到了它们原本的位置。

布罗尔看向哈缪尔关切的双眼。他发现周围只剩下他和那位牛头人了，其余人的身影出现在远处，正在离开这片地区。

“布罗尔·熊皮，你不太对劲，”哈缪尔绕到他朋友的面前，“其他人没有发现，因为我看到你绷紧身体的时候，就站了过来，让他们以为我们在说话。即便如此，我假装交谈时说的话也没能传到你耳中。你变得……变得和我们的导师一样了。”

布罗尔双腿发软，只能抓住哈缪尔的胳膊支撑。他开口回答时，嗓音刺耳得让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不……我跟玛法里奥不同。我看到了……看到了幻象……”

“幻象？这怎么可能？”

暗夜精灵思索片刻。“不。不完全是幻象。那就像是……像是艾泽拉斯本身，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正在警告我……”

布罗尔意识到自己现在需要一吐为快，于是迅速地低声将他看到的景象告诉了牛头人。聆听故事的时候，哈缪尔的鼻孔一次次张大，

也不止一次喷出鼻息——这些都是他那个种族在不安或者兴奋时的表现。

“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听布罗尔说完后，哈缪尔提议道。

布罗尔摇着头道：“范达尔只会觉得我太过焦虑，或者发了疯。对他来说，泰达希尔才是关键……而他或许是对的。”

“但你看到的预知幻象——如你所说，已经出现了两次——肯定是有意义的，布罗尔·熊皮。”

“我可没那么确定。如果我看到的是事实，无论那是什么……那为什么能看到的只有我？”

牛头人思索了片刻，然后答道：“或许你是最适合的人……”

“最适合什么？”

“虽然我有幸成为大德鲁伊，但艾泽拉斯依旧蕴藏着许多我无法解答的谜团。我认为你会自行发现那些幻象的答案，而这也是艾泽拉斯所希望的……”

暗夜精灵皱了皱眉，然后点点头。他们的秘密讨论没有了可补充的内容，于是匆忙跟在其他人身后。但在这段路上，布罗尔却偷偷瞥了眼牛头人，内疚的巨浪席卷了这位暗夜精灵。

他隐瞒了幻象里的某样东西。确切地说，是上一次幻象里的某样东西。就在哈缪尔将他从不祥的场景中唤醒之前，他终于认出了那个挺身对抗倾盆而下的邪恶之雨、仿佛守护者一般的身影……

那是雷姆洛斯雕像。

第四章

“那些癞皮狗肯定在死守最底层的竖井。”治安官杜汉透过头盔凝视着玉石矿洞深处的一条通道，对他的手下咆哮道。一团灰尘钻进了他的喉咙，而他转过身去，朝地上吐了口痰。“我觉得我们可以稍作休息。”

治安官的十五名部下不再保持警戒姿势，铠甲的叮当响声在矿洞的墙壁间回荡。但随行前来的扎尔迪玛·维夫希尔特——那位来自闪金镇，水平还算过得去的法师——却维持着姿势，双眼盯着昏暗的隧道。

“我说过休息了。”杜汉没好气地说。

花白头发、留着胡子的法师缓步朝其他人走去。扎尔迪玛在闪金镇很是受人敬仰，却没能在那几座首都闯出名头。而对于杜汉来说，虽然他搜罗来的这批部下拥有足以击败那些杂种的力量，但他相信这位法师的咒语有助于他们迅速而无情地解决对手。

玉石矿洞位于艾尔文森林北部的丘陵地带，是铸造武器和铠甲所需的金属矿石的关键供应点之一。但由于暴风城的局势紧张，守卫林中矿洞的士兵数量逐渐削减殆尽，玉石矿洞和其他矿洞随之出现了大批害虫。

由于无人制裁，那些狗头人搬回了这个地区。这些鼻口细长，长着腮须的人型生物并不很危险，但非常烦人。它们既不善战也不机敏，却拥有兔子一般的繁殖能力，而且数目众多……不过按照指挥官杜汉的计划，这种状况不会维持太久。过去几周里，他几乎一刻不停地在玉石矿洞和西南远处的法戈第矿洞之间猎杀狗头人，战果颇丰，死在他手下的狗头人已经数不清了。

杜汉摘下了头盔。他脸庞宽阔，一头短发，留着浓密的髭须和山羊胡，年轻时也曾历经战争。在前任治安官离奇死亡后，杜汉当选为新任治安官，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为闪金镇带来了和平与秩序，

并加以维持：他不仅赶走了狗头人，还有野狼、熊、盗匪、鱼人等等。

但现在，狗头人们又回来了。

“受到我们攻击的时候，那些害虫会用牙齿、指甲、锤子和斧子战斗，”杜汉说，“但当它们在狭窄的通道中挤成一团时，就轮到你发挥本领了，扎尔迪玛……”

尽管这支队伍的其他人满身灰尘，那位法师蓝紫相间的长袍却干干净净。法师严肃地点点头说道：“一连串奥术冲击应该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杜汉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解释就不必了。在我们发起攻击前，尽你所能杀戮、伤害和制造恐慌就好。你能做到吧？”

扎尔迪玛点点头。杜汉重新戴上头盔，示意队伍前进。他劈开了几张挡住部分道路的厚厚的蜘蛛网，那是巨型矿洞蜘蛛留下的，它们通常以愚蠢到深入矿洞的生物——尤其是狗头人——为食。事实上，他在劈向一张蜘蛛网的时候，一颗看上去早已死亡多日的狗头人颅骨滚落到地板上，响声传遍了整个矿洞。

杜汉吐出一句咒骂。那些狗头人也许早就在怀疑人类的到来了，但现在他给了它们证据。

比平时更多的灰尘让好几个人咳嗽起来。没过多久，他们就明白了原因。侧面的一座竖井——本该与矿工使用的第二个出口相连的通道——塌方了，数吨重的岩石、泥土和木制支架的碎片映入了治安官的眼帘。

“一场意外，”扎尔迪玛宣称，“我们上次来清理狗头人的时候，我提醒过他们，这段隧道承受了太多的压力。”

“别介意，”杜汉说，“重要的是，这让我们的工作变简单了。”

扎尔迪玛点点头。那些狗头人能去的方向本就有限，唯一的出入口如今还被切断了。一场遭遇战眼看就要到来……

他们发现了一具尸体，但并非他们预料中的那种，而是体形与大型犬相仿的矿洞蜘蛛的尸体。凭借它的毒液和其他武器，它足以困住落单的狗头人甚至人类。

这只矿洞蜘蛛被砍成了碎片。在昏暗的光线里，治安官看到了好几对脚印。

“看起来，这些狗头人越来越聪明了。它们成群结队地攻击这些蜘蛛，打算将对手一网打尽。”

“值得深思。”扎尔迪玛评论道。

杜汉粗鲁地点点头，握紧了手里的钉头锤。治安官用空闲的手轻轻拍去战袍上的灰尘，他胸口的那只金蓝相间的凶猛狮头重新变得闪闪发亮。他下达了继续前进的指令——

前方远处的黑暗里，传来一声粗哑的咕哝，随后是另一个带着怒意的声音。

一团仿若烛火的亮光在下方远处出现……然后迅速熄灭。

“扎尔迪玛……”杜汉低声呼唤法师。

法师走到队伍最前方，抬起双手，做了个手势。

一道紫色的光芒伴随着脉动的声音爆发开来。那发奥术冲击沿着隧道疾飞而去，往方才火光闪现的位置逼近。

片刻过后，它击中了某个东西，然后它再次出击……一次又一次。矿洞摇晃起来，灰尘和碎石纷纷扬扬地落在战士们身上，治安官不由得暗自咒骂法师的鲁莽。

明亮的紫光充斥于前方的隧道中，迫使杜汉遮住了双眼。隧道另一头传来此起彼伏的咆哮声。

治安官眨了眨眼，逐渐适应了光线。

“以国王之名！”杜汉喘息着说。

隧道里的狗头人挤得水泄不通。这些鼠脸恶魔的数量比任何报告中提到的都多——而且多得多。两相对比，杜汉训练有素的部队显得势单力薄。

最前面的狗头人发出野蛮的吼声，挥舞着武器。它们不断甩动尾巴，躁动的情绪显露无遗。看起来扎尔迪玛的攻击徒劳无功。

“准备撤退，队形不要乱。”杜汉命令道。他的部下尚未准备好面对如此局面，现如今不要说清理矿洞了，就连他们自己都有性命之虞。

扎尔迪玛静静地站在治安官前方，借着奥术冲击逐渐消退的光芒凝视着那些生物。

“做点儿什么，法师！再放一次法术！”

扎尔迪玛转过身来，露出了无比困惑的表情。

“我——我需要再等一会儿……这些法术让我精疲力竭……”

虽然自己不是法师，但治安官明白，扎尔迪玛必须全力以赴——而且必须够快。他抓住扎尔迪玛的胳膊，将其拖回到队伍里。“你必须努力，扎尔迪玛！我们的性命……恐怕就取决于此！”

没等法师回答，狗头人们便拥上前来。那些身高不过四尺、看上去滑稽可笑，平时只能吓唬吓唬小孩子的生物，如今对众人来说，却是可怕而致命的威胁。

“后退！后退！你们三个！拿起武器，和我一起挡在前面！”杜汉把扎尔迪玛推到身后。即使这位法师派不上用场，治安官也不能任由他被杀死。

第一批狗头人冲到了守卫们面前。杜汉一锤打倒了一个敌人，接着迎向了一只更为高大的狗头人。

“你不能拿走我的蜡烛！”这只狗头人怒吼起来，它说的蜡烛就放在它头顶的小烛台里。狗头人能在黑暗中视物，但在矿洞深处，它们仍旧需要照明手段。

“我——不——想——要你那该死的蜡烛！”杜汉吼了回去。

治安官一次又一次地挥舞武器。一张张鼠脸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他面前，却被他以老练的手法一次次砍翻在地。在他周围，他的部下们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他们毫不留情地砸烂、切碎和刺穿拥来的狗头人。

局势扭转了。狗头人大军化作成堆的尸体，杜汉咧嘴一笑。

最终，闪金镇民兵们站在及膝深的鲜血和尸体里。事实证明，死去的狗头人要比它们活着的时候臭上一百倍，但这些人心甘情愿地忍受了这一切，毕竟他们大获全胜，狗头人的蜡烛全都熄灭了。

治安官杜汉开始清点人数。全员在场，有几个人受了轻伤——大多是抓伤——但所有人都肢体健全、鲜活健康。

不……有个人不在场。“法师去哪儿了？”

其他人摇摇头。杜汉走到扎尔迪玛先前所在之处，踢了踢那里的尸堆，并未发现法师仍然在场或者已经离开的迹象。

杜汉猜想无能的扎尔迪玛多半是在战斗开始前就逃跑了。等他们回到闪金镇，肯定就能找到那个懦夫了。“我们走吧，”指挥官做出了决定，“得把其他竖井也清理干净才行。”他不觉得在这场大战之后还能看到成群的狗头人，但就算只有几个，也必须斩草除根。

杜汉带着队伍原路返回。尽管他们越走越远，狗头人尸体的气味却愈发强烈了，治安官不由得捂住了鼻子。下一次，我们要把它们赶到外头去，这样，风就能帮上点儿忙……

突然间，玉石矿洞摇晃起来，仿佛下方深处发生了爆炸。

队伍前方的支架发出不祥的嘎吱声。

杜汉将佩剑高举过头。“前进！”

但就在这支队伍向前猛冲的同时，远处的另一个支架裂开了。两截支架垂落下来。

“当心！”指挥官大吼。

缺乏支撑的那块顶壁坍塌下来，更糟的是，它引发了连锁反应。更多的支架随之断裂。

大块的泥土和石头倾泻而下。

众人匆忙后退，但紧接着，整个洞顶都坍塌了。扬尘和黑暗令杜汉及其部下无法视物，他们相互推搡着试图寻找生路。

紧接着，治安官听到了一声令人血液凝结的尖叫。

等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开阔地带时，坍塌也逐渐平息了。治安官杜汉连声咳嗽，努力让双眼聚焦，然后在黑暗中分辨出了至少三个人的身影。

等周围安静到能听到他的声音时，他大喊道：“报数！”

十一个人回应了他，其中几个声音里带着痛楚。十一个，不是十五个。

矿道被破坏至此，确认另外四人存活与否已经没什么意义。实际上，杜汉还得把其余的部下带去安全之处。唯一的选择就是折返到他们刚才和狗头人战斗的地方，有时候，狗头人会在矿洞里挖掘通往洞外的密道。至少还有希望。

“跟我来！”

这条路比他记忆中更昏暗，也更长。只有那股浓郁的恶臭能够证明，杜汉的确在靠近那片区域。但当他带领队伍迅速穿过通道时，却撞上了一堵石墙。

“这是什么？”这堵墙代表他们肯定已经走过了先前发现那群狗头人的地方……但那些尸体去哪儿了？

杜汉在袋子里翻找能够照明的东西，却一无所获。

紫色的光辉突然在他身边亮起。治安官猛地转身，手中的钉锤蓄势待发。

扎尔迪玛在光芒后看着他。除了法师那张神情紧张、分外憔悴的脸以外，杜汉什么都看不到。

“这样可以吧？”他嗓音粗哑地说。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你找到出去的路了吗？我们来时的路没法儿通行了！”

扎尔迪玛点点头。“我知道。我确保过万无一失了。”

“你——什么？”

光芒扩散开来，杜汉瞪大了眼睛。法师的装束变了。他如今穿着一身黑色的铠甲，膝盖和胸口装饰着颅骨，斗篷的兜帽在他的脑后竖起，他的双眼闪烁着深紫色的骇人光辉。

“至于出去的方法，一个简单的咒语就能让我离开。”

治安官杜汉将钉头锤的尖端抵住扎尔迪玛的下巴。“你得带我们一起走！”

亮光的边缘处有什么东西动了动，打中了治安官的武器。杜汉努力抓稳武器的时候，瞥见了一张熟悉的长嘴。

“狗头——”杜汉的话戛然而止，因为那股不祥的光芒在扎尔迪玛的控制下再次亮度大增。

那不仅仅是个狗头人……还是个死去的狗头人。这只生物被人开膛破肚，腐烂松弛的内脏悬挂在伤口处。狗头人攥着武器，用无神的双眼看着治安官。

光芒继续扩散，而治安官杜汉发现，周围还有很多很多……数量堪比他和部下们消灭的所有狗头人，甚至犹有过之。

“发生了什么？”他质问道。

“它们现在为我效力了，正如我为我们真正的主人效力那样……”扎尔迪玛用沙哑的嗓音说着，那张咧嘴冷笑的面庞看上去仿若骷髅。“你也会和我一样，亲爱的治安官……”

狗头人们开始前进，治安官杜汉和他的部下们挤成一团。

“痛苦不会太久的……”

一片死寂中，狗头人们拥上前来。杜汉砸碎了其中一只的喉咙，但那怪物似乎毫不在意。他绝望地猛挥武器，砸落了它的整颗脑袋。

但它的躯体仍在攻击。

“我得暂时离开一会儿，”扎尔迪玛喃喃道，“我必须做好前往闪金镇的准备。等你和你的士兵被……转化以后，也将协助这项任务……”

“见你的鬼——”治安官杜汉止住了话头，因为那位通灵师已经消失了……也带走了所有光亮。

空气变得浓稠刺鼻，死去的狗头人的恶臭无处不在。魔法的照明消失后，他根本看不见那些朝他逼近的身影。

有个人尖叫起来，其他人亦随之发出惊恐的声音。杜汉无能为力；他正拼命试图抵挡敌人可怕的攻势。

又一个人大叫起来。片刻过后，某种物体被生生撕碎的骇人响声在竖井里回荡。

“治安官？”他旁边的人哀求道。

“继续战斗！”

但随后，当那个士兵从他身边被狗头人拖走时，杜汉差点儿倒在一旁的地上。那个不幸的战士再次发出惊呼……然后，令人作呕的尖叫伴随着武器刺进血肉那种柔和而熟悉的响声在墙壁间回荡。

武器交击声逐渐逐渐稀落，越来越轻……

治安官杜汉意识到，他是最后一个活人了。他能感觉到亡灵狗头人们正朝他聚拢，它们的眼睛头一次开始发光，那是种令他背脊发凉的惨白光辉。

而在它们之间，他看到了一些高大的身影——被撕裂的残破的身影。

那是他自己的手下，如今成了这支邪恶大军的一部分。

它们蜂拥而来。治安官杜汉狂乱地挥动武器，他的钉头锤每一击都没有落空，但狗头人和残缺不全的士兵依旧势不可挡地拥上前来。它们无处不在，用爪子撕扯他，用牙齿啃咬他，或者用武器击打他。被亡灵大军吞没的时候，他大叫起来——

尽管阳光已经洒落在闪金镇里，治安官杜汉依旧躺在床上。他不安地动了动。杜汉眉头深锁，汗水浸透了全身；他的嘴唇微微翕动，仿佛想要说话，或者嘶吼一声；他的双手紧握成拳，捏得指节处一片惨白。

杜汉毫无征兆地坐起身来，发出尖叫。但这位治安官并未醒来，反而无力地躺回床上，再次辗转反侧，大汗淋漓地扭动身躯，仿佛正在梦中与某种东西搏斗。

他的尖叫声响彻大半个镇子，但没有人——无论是居民还是他的仆人——赶来察看治安官的状况。他们来不了，整个闪金镇都没人可以赶来……因为他们全都躺在床上，全都在沉睡。

而且全都在做噩梦。

尽管身为月神的高阶女祭司，泰兰德一向觉得日出的景致很美，虽然阳光对她这样的夜行生物来说有点刺眼。在她年轻的时候——非常年轻的时候——她并不觉得阳光会刺痛她。事实上，她、玛法里奥和伊利丹经常在白天骑马出游——而大多数人会在那时入睡——探索光明的世界。玛法里奥甚至是在阳光下开始接受塞纳留斯的教导的。

或许我终于开始变老了，她心想。泰兰德是存活最久的暗夜精灵之一。她比她的诸多亲朋好友都要长寿，除了两个人。

从月光林地返回的路途漫长，这意味着高阶女祭司、她的私人卫队，还有大德鲁伊范达尔以及陪同他的那些德鲁伊只能在那儿睡上一个白天，然后再返回达纳苏斯。虽然德鲁伊们大都对使用兽穴没什么

不满，但那些地下居所却会让泰兰德想起太多想要忘却的东西，比如艾萨拉宫殿的地牢。

身为女王，艾萨拉却出于虚荣与痴迷牺牲了自己的人民，并心甘情愿地为燃烧军团打开了大门；她的首席顾问萨维斯则在背后煽动唆使她。恶魔们令艾泽拉斯生灵涂炭，这两人难辞其咎。泰兰德真希望自己永远不会想起艾萨拉，但有太多的事会迫使她回忆那些不堪的往事。

因此，她和追随者以及几位德鲁伊并未住进兽穴，而是用叶子和藤蔓制作了几顶帐篷。

泰兰德的帐篷远离范达尔和德鲁伊们休息的地方，她在其中练习着自己的战斗技巧。这座帐篷三米见方，用泰达希尔的枝叶缝制而成。编织大师们在帐篷上织出了各种和艾露恩姐妹会相关的图案，月亮的标志更是反复出现。在月神的祝福下，这座帐篷散发着微弱的银光。

帐篷内部的摆设很是简洁，泰兰德不需要那些无用的装饰品，一套德鲁伊们带来的木质桌椅是仅有的家具。她把月刃留在充当床铺的毛毯边，后者同样由泰达希尔的树叶编织而成。那种源远流长的三刃武器是她的族人——尤其是哨兵部队的精英——最喜爱的武器。泰兰德清楚这个世界面临着多少威胁，因此经常练习月刃的使用技巧。

但她现在只想练习徒手搏斗的技巧，主要是为了舒展肌肉。与范达尔交涉已经让她相当紧张了，被迫和他一起乘船来看玛法里奥的躯体，更是让她心力交瘁。

范达尔……她尊敬他本人和他的身份地位，但他的计划却无法令她满意。她当时没有反对，但她倾向于如同战士般迅速而果决地行动，范达尔的计划暗示着的漫长等待与她的想法相悖……

在与自己的愿望角力的过程中，泰兰德更加努力地锻炼技艺。高阶女祭司弓起双臂，踢出一脚。与身为见习祭司那时相比，她的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玛法里奥，毕竟后者在过去的一万年里频繁离开艾泽拉斯，为完善翡翠梦境而努力。在他失踪的时候，她曾为他抛下自己而渐生怨恨……但他们的爱情总能战胜那些阴暗的情绪。

泰兰德身体回旋，左手击出，伸直的五指仿佛一道能够刺入喉咙的无情利刃。她踮起右脚尖，右手向上抬起——猛然发觉身后有什么东西。

高阶女祭司陡然踢出一记回旋踢，攻向袭击者。不应有人未经通报便进入帐篷，她的哨兵去哪儿了？但泰兰德的攻击依旧有所保留，意在降服对手，而非杀死对方。得留下入侵者的性命，才能问清对方的来历。

然而，泰兰德看着自己的脚穿过了一道黑绿相间的阴暗身影，没有踢中任何实体。那个被阴影笼罩的刺客消散成千百缕雾气，然后恢复了原状。

不过暗夜精灵已经躲到一旁，拿起了月刃。与此同时，她瞥见了另外两个梦魇般的身影。它们身形模糊，无法辨认特征，但泰兰德觉得它们似乎有一半身体是野兽。不知为何，她的心里涌起了莫名的恐惧。

就在那一瞬，那两道恶魔般的影子冲了过来。泰兰德及时举起银制月刃，劈开了袭来的怪物。

但月刃仅仅让它们的上下半身分离了片刻。它们立即恢复原状，用突然长出的利爪挥向了她。

“呃啊！”泰兰德蹒跚后退，努力稳住身体。被利爪划过的地方并未流血，但暗夜精灵却觉得自己仿佛被冰锥刺穿了一般。她的身体甚至有些不听使唤，想要就这么丢下武器，在地上蜷成一团。

只是这么做必死无疑。高阶女祭司狂乱地挥舞月刃，希望能伤到袭击者，尽管它们在不断地重组。

冰冷的匕首刺进了她的背脊，令她痛呼出声。她被其他敌人吸引了注意力，没能察觉到背后的另一个袭击者。

月刃从她颤抖的手中滑落。泰兰德想不通，为何她前后两次叫喊出声，却没人来察看状况。或许这些恶魔动了手脚，让帐篷里的声音无法传到外面。这些刺客会杀死她，而且在有人出于其他缘由前来之前，没人会察觉这个事实。

不……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泰兰德坚定地告诉自己。我是月亮母亲的女祭司……艾露恩的光辉永远伴随着我……

这个念头在她脑海中浮现的同时，她体内的寒冰与试图动摇她意志的恐惧也彻底消融。

“我是月亮母亲的高阶女祭司……”她对着笼罩在阴影中的敌手宣言道，“感受她的光辉吧……”

银色的光芒充斥了这座帐篷，那些黑绿相间的身影顿时畏缩不前。

尽管扭转了局势，暗夜精灵却并未放松下来。她向艾露恩敞开心灵，月神轻柔地抚慰着她。艾露恩会保护自己的女儿。

银色的光辉陡然亮度大增。

伴随着低沉的嘶嘶声，那些怪物般的刺客消散无踪，仿佛它们真的由阴影构成。

突然间，四周再度陷入黑暗。泰兰德倒吸一口凉气。艾露恩之光消失了，而她不知为何坐在地上，摆出冥想的姿势。高阶女祭司朝月刃看了一眼，它仍旧放在毛毯边，就像入侵者闯入前那样。它们真的闯入过吗？背后的冰冷痛楚再次出现，或许那只是一股传过背脊的寒意而已。她吞了口唾沫，感到口干舌燥，心脏仍在剧烈地跳动着。

泰兰德起身的时候，一个守卫冲进了帐篷。泰兰德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对上了对方困惑的目光。从那位女祭司的表情来判断，她对刚刚的那场暗杀一无所知。

“请原谅，”守卫喃喃道，“我听到了喘息声，担心出了什么事……”

“我只是练习过度，有点喘不过气而已。”

另一位暗夜精灵皱了皱眉，然后点点头。她深鞠一躬，准备转身离开。

泰兰德想到了一件事。那个古怪而不祥的幻象解答了她的几个疑惑，但如果她准备不顾大德鲁伊范达尔的计划行动，泰兰德需要先弄清一件事。“等等。”

“大人？”

“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和某位德鲁伊有关……”

尽管曾经身为奴隶，布罗尔·熊皮仍觉得兽穴太过狭窄；因此他像某些人一样在月光林地的某片空地中露营。哈缪尔就睡在稍远处。他们的关系相当不错，毕竟与其他德鲁伊相比，他们两个都有某种独特之处。

的确，除了瓦里安·乌瑞恩和年轻的血精灵潜行者瓦莉拉·萨古纳尔以外，哈缪尔或许是这位暗夜精灵最亲密的朋友了。这让他成为旁人眼中的怪胎，甚至某些人觉得他有些令人不安，但他已经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了。

暗夜精灵躺在那儿的时候，几个恼人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盘旋，让他难以入睡。旁边的牛头人已经打起了鼾，布罗尔则想起了瓦莉拉，她几乎就像是他的女儿。作为血精灵，那个女孩曾经沉溺于吸取奥术魔法能量，那是她的种族在高等精灵的力量源泉太阳井毁灭后转而选择的道路。布罗尔几乎成功帮她克服了魔瘾……但她的境遇却迫使她再次走上了当初的老路。就在他赶来参与这场集会之前不久，他们分道扬镳——至少暂时如此。他希望她的情况有所好转，却又担心她的魔瘾会再次加重。

布罗尔咕哝一声，努力平复心境。他现在对瓦莉拉爱莫能助，除非他当时就伸出了援手……这个念头让他将思绪转回到自己的导师身上。他终于想到了什么——确切地说，是快要想到什么了。那个想法几乎在他疲惫的脑海中呼之欲出。德鲁伊一次又一次地集中精神，但真相反而离他越来越远。他几乎——

他身后的林木间传来一个声音，和喘息声有几分相似。

父亲……

暗夜精灵身体僵硬。他听到的是……她的声音吗？

布罗尔悄悄地坐起身来。

父亲……

他又听到了，他熟悉那个声音胜过熟悉自己的。布罗尔浑身颤抖。不可能是她。

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安奈莎？

他瞥了眼哈缪尔，后者正发出有节奏的鼾声。听力过人的牛头人毫无察觉。对布罗尔来说，这就证明了刚才的呼唤声只是他的想象——

父亲……我需要你……

安奈莎！布罗尔倒吸一口凉气。他真的听到了！

德鲁伊本能地站起身来，凝视那片树林，寻找他女儿的踪影。他没有喊叫出声，因为担心这样不但会惊动别人，也会吓跑他心爱的女儿。

可是……一部分理智提醒着他，安奈莎已经死了……而我要为此负责……

布罗尔非常清楚这个事实，但他的心脏依旧剧烈地跳动了起来。他试探性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父亲……救救我……

一贯以冷漠的面目示人的德鲁伊此时泪水盈眶。他想起了她的死，以及他该为此负的责任。往日的痛苦卷土重来，关于那场战斗的记忆再度浮现。

没错，安奈莎已经死了……

但她在呼唤我！他的心底深处有个声音顽固地说。这一次，我可以拯救她！

一个影子在他前方远处的林木间移动。布罗尔朝那个依稀可见的身影走去。突然间，德鲁伊的世界泛起涟漪。树木如烟雾般扭动了起来；模糊的人影变得更加遥远；天空成了地面，而地面成了天空。布罗尔觉得自己的骨头仿佛正在融化。他试图呼唤自己的女儿。

有什么东西从林中朝他走来。随着它的逐渐靠近，它的体形渐渐大到了骇人的程度。即便如此，德鲁伊依旧无法辨认出清晰的特征。它看起来简直就像……

布罗尔试图尖叫……然后醒了过来。

他的视野逐渐清晰。慢慢地，暗夜精灵察觉到了周围环境中的几处异样。他并未站在树林边缘，而是躺在地上，仿佛还在沉睡。布罗尔眯起眼睛，看向天空。从明亮的太阳的位置来判断，起码已经过了好几个钟头。

鸟儿的啼鸣与风的叹息传入他的耳中，但却少了另一个声音。他向右转头，发现哈缪尔严肃地望着他。那位大德鲁伊正单膝跪在自己颤抖不止的朋友身边。

“是的，你醒了。”牛头人肯定道，他仿佛读出了布罗尔的疑虑。“出了什么问题吗？你看起来——”

暗夜精灵没给他说完的机会。“我做了个梦。确切地说，是个噩梦……”

“你说……做了梦……”哈缪尔沉默片刻，然后说，“我醒得比你早，毕竟现在是白天，而且我也不是暗夜精灵，所以只是稍稍打了个盹儿。我听到你说了些什么，你咕哝着一个名字。”牛头人的语气带上了些许犹豫。“一个对你来说很亲近的名字。”

“安奈莎……”噩梦的零星片段再次浮现，布罗尔发起抖来。他以前也梦见过他的女儿，但从来都不是以这种方式。

提到布罗尔失去的女儿时，牛头人微微低下了头。“是的，安奈莎……”他抬起头来，看向暗夜精灵。“但你现在没事了，对吧，布罗尔·熊皮？”

“我没事了。谢谢你……”

“这个梦并不正常，布罗尔·熊皮。它和你先前看到的幻象一样不正常……虽然它们有所不同。”

“只是个噩梦而已，哈缪尔。”布罗尔语调强硬，似乎是在告诉对方不要反驳。“它和之前的幻象都没有任何意义。”

牛头人眨了眨眼，最后耸耸肩。“我的朋友，这件事我不会再提，免得加深你的痛苦。但我们都清楚事实……”

没等他们说下去，树林里就传来一阵微弱的沙沙声。布罗尔立刻绷紧身体，哈缪尔也瞪大了眼睛。

一个人影钻出了树林。然而，那并非重返人间的安奈莎的幽魂，而是陪伴泰兰德前来月光林地的女祭司之一。

“高阶女祭司希望和你谈谈，德鲁伊。”身形纤细的女祭司对布罗尔低声说。她的目光转向牛头人说：“她希望你独自前来。请别见怪，大德鲁伊。”

女祭司没有等待两人回答，而是转身消失在那些兽穴所在的树林里。作为德鲁伊，布罗尔可以轻松跟上她，但她警惕的姿态和那条简短而又神秘的口信清晰地表明，这样的反应恐怕不太明智。如果他决定要去，就必须独自前往。

“你打算去吗？”哈缪尔问。

“是的，”暗夜精灵立刻回答，“我打算去。”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牛头人的承诺对布罗尔来说很重要。暗夜精灵点头以示感激，然后沿着女祭司的来路走去。他已经开始思考那位艾露恩的高阶女祭司兼暗夜精灵领袖秘密召见他的理由了。泰兰德·语风有个想法，但又不希望太多人知道……包括大德鲁伊范达尔·鹿盔在内。

尽管令人不安，布罗尔却有种糟糕的预感：他很清楚她想知道的事。

第五章

“他来了。”守卫站在帐篷口低声向泰兰德汇报。

“让他进来，留意任何可能接近的人。”高阶女祭司下令。

守卫点点头，退回帐外。片刻过后，布罗尔·熊皮毕恭毕敬地走了进来。德鲁伊像国民面对领袖时那样深鞠一躬，随后压低声音说道：“高阶女祭司，您召见我……”

“在这儿不用跟我拘礼，布罗尔。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

德鲁伊点点头，但什么都没说。

“请坐吧。”高阶女祭司说着，指了指一块绣有复杂的月亮图案的草垫。

布罗尔摇摇头。“我还是站着的好，多谢。我没有不敬之意。”

她点点头。“很好，反正我也会长话短说。而且我话说在前头，你完全有权回绝我的要求。”

他浓密的眉毛微微一挑。如果泰兰德真有那个想法，完全可以命令他去做任何事，无论这会给他添多少麻烦。

但那不是她的作风。“布罗尔……你是这里唯一能让我交付请托的人。玛法里奥非常信任你，因此我也相信你——毕竟你的身上也有那个伟大的印记，而你在第三次战争中的表现也证明了它的能力。”她目光微抬，看着他那对鹿角。

“不敢当，女士。”德鲁伊垂下眼帘，“您过誉了。我远离本职的那段时间配不上他对我如此高的评价……”他的目光转向此时放在桌上的月刃。

泰兰德仔细观察着布罗尔。她特意把月刃放在显眼的地方，指望那件古老的武器能让布罗尔想起他作为角斗士的过去。她考虑把这个

任务交给他，是希望他在外闯荡的经历能激起他对玛法里奥的忠诚，从而做出与塞纳里奥议会的决定不同的行动。

“我说的是事实，玛法里奥失踪以前明确表示过这一点。他理解你承受的悲伤和愤怒，也知道你必须自己走出来。艾露恩的预示非常清晰：他已经奄奄一息，很快就会死去！他没法儿撑到范达尔的计划成功的那天，我可以确定这一点！我明白范达尔是出于好意，但他显然心意已决——就连我也无法让他改变想法。你我二人必须把玛法里奥救出牢笼，无论那是怎样的牢笼。”

他有些犹豫地问道：“您能完全肯定？您的幻象就不可能出错吗？”

“那是月亮母亲的昭示。”高阶女祭司斩钉截铁地回答。艾露恩从不会捉弄她的信徒。

德鲁伊终于点了头，让她松了口气。布罗尔坚定的表情让她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了解您。我也了解艾露恩。”就像大多数暗夜精灵那样，布罗尔从小就信仰月神。他随后接受感召，踏上了德鲁伊的道路，但这并未影响他对月神的尊敬。“范达尔的计划有不少优点，但我有理由更为相信您的判断。如果您有计划，我的女士，我就会接受。有些事非做不可，我没有对大德鲁伊范达尔不敬的意思，但我害怕泰达希尔只是个吸引注意力的幌子。您的打算是——”

他的决定很突然，但并非毫无来由。没错，布罗尔起初确实满意并寄望于范达尔的计划；但泰兰德的请求激发了他的疑问，他意识到，自上次他陷入那个最可怕的幻象以来，疑问就不断地在他心中增长。某种邪恶之物正在作祟——而那东西肯定就是梦魇本身。那些幻象突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最后出现的那个关于他亡故的女儿的幻象，更是为高阶女祭司的担忧增添了几分重量。某种非常可怕的事即将发生，那件事很有可能就是玛法里奥的死亡。

不……治疗泰达希尔的确会耗费太多的时间，德鲁伊心想，但范达尔不会明白这点……

他的问题仍未得到答复，所以他重复了一遍。

她转开目光。在与玛法里奥相识的万年岁月里，泰兰德多少也对德鲁伊有了一些了解。她的想法大多基于这些并不十分深入的了解，因而她做出错误假设的可能性高得惊人，如果真是如此，那高阶女祭司的计划还没开始就要失败了。

“我希望你去大树荫……”

听到那个名字的时候，他的身体有片刻的僵硬，显然明白了她的意图。

“大树荫，”强壮的男性暗夜精灵咕哝道，“我明白您的目的了。这是最合理的做法，尤其在时间如此宝贵的情况下。”

她燃起了希望。“你觉得能成功吗？”

“女士，这也许是我们仅有的机会了。但这条路并不好走，除非……”

她等待着布罗尔说下去，对方却自顾自地陷入了沉思中，最后她忍不住发问：“除非什么？”

德鲁伊摇摇头，喃喃道：“您还是不知道的好。”随后布罗尔露出更加坚决的表情，补充道：“但我会去的。”

“眼下范达尔的集会和计划尚未告一段落，”高阶女祭司继续说道，“你只能等到一切都敲定以后。但恐怕我们没有能浪费的时间了。”

“我需要处理的只有一件事，高阶女祭司，只要大德鲁伊范达尔没有发现，我随后就会赶去那儿。”他皱起眉头，“不过我得先和其他人返回塞纳里奥区……”

泰兰德再次等着德鲁伊稍作解释，布罗尔却再次保持沉默。她终于朝德鲁伊点点头，相信他向她保守秘密是为了她——以及玛法里奥——考虑。

“感谢你。”泰兰德低声道。随后她的表情严肃了起来。“不过还有一件事。你不会独自去战斗，我会派珊蒂斯去跟你碰头……我想你应该熟悉奥伯丁吧？”

“我去过那儿。那地方无助于德鲁伊之道……而且就像我的同胞们那样，我更喜欢另一种旅行方式。我们是要在那儿碰头吗？”

“没错，然后你们两个可以继续前往灰谷。”

他并未掩饰自己的表情，显然因为增加旅伴而感到不悦。“我敬佩那位将军和她出众的本领，但我更希望一个人去。”

高阶女祭司非常固执。“不行。如果我非得命令你——”

布罗尔不满地哼了一声：“没必要。如果您真觉得这样对玛法里奥最好，那么我会相信您的，高阶女祭司。”

泰兰德放松下来。她突然伸出手，碰了碰他的肩膀。与此同时，一道微弱的月光迅速扩散开来，短暂地裹住了布罗尔，然后融入他的体内。“你得到了月亮母亲的祝福……以及我的感激。”

男性暗夜精灵深鞠一躬：“两者都让我受宠若惊，我的女士。”

“叫我泰兰德就好。”

德鲁伊鞠了一躬，然后向后退去。“不……对玛法里奥来说，您是泰兰德；对我来说，您是高阶女祭司，是我们人民希望的化身。”

他退出了帐篷。泰兰德抿紧嘴唇，希望自己做了正确的事。

她的目光随即转回月刃……然后下定了决心。

布罗尔回去以后，什么也没对哈缪尔说，而冷静的牛头人什么也没问。暗夜精灵那天没怎么睡着，等德鲁伊们准备离开月光林地的时候，他只是恭敬地向高阶女祭司鞠了一躬，而且并不比他同伴的动作更显亲密。

艾露恩姐妹会使用她们独有的旅行方式——乘坐那些强壮的角鹰兽——返回达纳苏斯，因此在和泰兰德·语风说了几句话以后，范达尔·鹿盔便带着德鲁伊们来到了月光林地的一片隐蔽的空地上。

“我已经确定，目前的形势需要我们尽快重拾治疗世界之树的工作，”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首席大德鲁伊宣布，“我们会在今晚重

新开始——”

“今晚？”一个德鲁伊忍不住疑问道，“在飞了那么远以后？”

“当然，你们会有一段冥想的时间，而我也要重新考虑该如何最大化地利用我们的力量，毕竟我们没法再借助雷姆洛斯雕像了。”范达尔摆摆手，阻止了进一步的讨论。“就这么定了！现在，为了玛法里奥，我们尽快启程吧……”

范达尔抬起双臂。

德鲁伊们不约而同地缩起身子。他们身体前倾，紫罗兰色的皮肤突然长出羽毛。他们的鼻子和口部伸长，化作鸟喙。

一小群风暴乌鸦飞了起来，在夜空中近乎隐形。

范达尔化身为一只双翼都有银色条纹的大鸟，领着德鲁伊们快速飞翔，想早些赶到泰达希尔。这样的景象相当罕见，因为只有最老练也最强大的那些德鲁伊才能学会飞行的奥秘。的确，除了布罗尔以外，其他德鲁伊都拥有大德鲁伊的称号。这再次证明他拥有力量，却没能专注于它，因此无法在同伴中赢得相应的地位。他能够加入议会是范达尔一力促成的，所以想到自己要做的事，布罗尔觉得更内疚了。

布罗尔在鸟群中的位置比平时更靠后，哈缪尔飞翔在前方不远处。除了范达尔以外，布罗尔只担心会被那位牛头人发现，但后者正专注于维持速度。哈缪尔很强大，但这名牛头人已经上了年纪，因此飞行时要比大多数暗夜精灵更加费力。

漫长的几个钟头后，世界之树出现在前方。范达尔转向侧面，鸟群随之降落……布罗尔却悄然后退，转向上方。他尽力拍打翅膀，越飞越高。泰达希尔巨大的树干仿佛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但德鲁伊仍旧奋力前进。

随后，庞大的树冠迎面而来。布罗尔所化的乌鸦飞入茂密的树枝之间。

某些看起来像是树叶的东西微微动了动。虽然只是短短一瞥，但那东西长而尖锐的獠牙、庞大的木质身躯与树叶外衣足以让德鲁伊辨认出它的身份：远古树人。这些古老的存在不仅保护着世界之树与暗夜精灵的国度，也教会了达纳苏斯的战士有关自然黑暗面的知识，以及在战斗中运用这些知识的方法。

古老的生物似乎没有察觉到布罗尔，这正是德鲁伊所希望的。尽管它并不会伤害他，但他担心它会无意中把自己出现的事告知范达尔。尽管那位大德鲁伊迟早会知道，但布罗尔希望那一刻来得越晚越好。因为到了那时，他早就离开了。

而且如果事态无法按照布罗尔的期望发展，他很可能会死。

德鲁伊调整了前进的路线，以免遭遇那些藏身于树枝间的聪敏的哨兵。哨兵部队是达纳苏斯的武装力量，守卫着泰达希尔的树冠。他们的领导者是热忱的珊蒂斯·羽月，她对那位暗夜精灵领袖忠心不二。

无论能力还是经验，能胜过珊蒂斯的人寥寥无几。在很久以前和燃烧军团的初次对抗中，泰兰德在战场上救下了她。珊蒂斯是当时的众多孤儿中的一员。在高阶女祭司的监护下，她成为这个种族最老练的战士之一。

对泰兰德来说，让珊蒂斯来执行这项重要任务再合理不过。高阶女祭司不会把如此孤注一掷的使命交托给其他人。的确，作为被她选中的一员，布罗尔感到相当光荣。

布罗尔感觉到自己接近了目的地，于是将所有其他想法赶出脑海。这只风暴乌鸦一个振翅钻过了树叶，向首都中被称为“塞纳里奥区”的地方飞去。

和达纳苏斯的大部分区域一样，常人很难看出这片神圣之地是树上城市的一部分。这片区域长满了高大的树木，橡树和白蜡树尤其多，每棵树的树皮上都有神秘的符文。在这个环形的林地中央，几座以活生生的树木和精雕细琢的石材搭建而成的独特建筑就是德鲁伊们平常集会的场所。其中最大的那座现在是范达尔·鹿盔的新居。

风暴乌鸦并未直接飞往那位大德鲁伊的居所，而是降落在一根能够俯瞰这片区域的枝条上。塞纳里奥区洋溢着宁静感——它也的确是个安静的地方——但这里依旧有许多守卫，尤其是范达尔本人安插的那些。

布罗尔拍打翅膀，飞到深处的另一根枝条上，在隐蔽身形的同时更加靠近大德鲁伊的居所。他必须迅速而谨慎地潜入此处。

一切都静悄悄的，但就在布罗尔打量那座翠绿与深红相间的高大建筑时，他注意到了几根交错其上的细小藤蔓。他歪着头，打量起藤蔓上小小的花蕾来。它们暗示着装饰这栋屋子的植物种类。范达尔的狡猾只在此处流露出些许端倪，换作其他人恐怕很难察觉到。

风暴乌鸦扭动脑袋，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羽毛。布罗尔无视了此举产生的微弱的刺痛感，拍动翅膀飞到那些藤蔓的高处，然后将那根羽毛丢了下去。

羽毛飘落到一颗蓓蕾上，后者立刻绽开，喷射出某种树液般的物质，裹住了羽毛，让它伴随沉闷的响声落到地上。树液迅速硬化了。

这样的花蕾有数百，或许数千个。这样的数目足以轻易将布罗尔关入同样的牢笼，让他无法动弹，直到范达尔归来。

布罗尔审视着那些藤蔓，几只小蜜蜂畅通无阻地从花蕾边飞过。

风暴乌鸦发出一声微弱却得意的叫声，然后拍打翅膀，落到地上。他特意和大德鲁伊的居所保持了距离。

来到地面后，布罗尔恢复了人形。他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开始低声呢喃。德鲁伊念出的并非文字，而是某种尖锐的嗡鸣声。

片刻过后，布罗尔听到了更多的嗡嗡声。他继续发出那种声音，看着聚集在他面前的蜂群。它们在他身边飞舞，这一幕显得格外奇特。

德鲁伊改变了声音的节奏，蜂群立刻做出了反应。蜜蜂们一同飞向了那栋藤蔓覆盖的建筑。

布罗尔再次变回风暴乌鸦，跟在蜂群之后。他发出了邀请，而蜜蜂们回应了他的呼唤，它们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蜂群此时聚集在暗夜精灵指示之处，环绕窗户的藤蔓周围。

就算布罗尔尽全力拍打翅膀，也没法儿就这么飞进窗户。因此他召唤那些蜜蜂前来，而蜂群此时正聚集在藤蔓周围，在众多花蕾间寻找着花朵。布罗尔有些后悔自己要弄诡计的行为，但他别无选择。

当所有花蕾都被蜜蜂占据后，德鲁伊飞向了窗户。飞到窗边时，他看到几颗花蕾动了动。然而，蜜蜂的存在阻止了它们喷射那种构成囚笼的树液。

他的鸟形身躯勉强钻进了窗口，落在地板上，随后变回了原样。他知道他要找的东西被范达尔放在了哪儿，也知道那位大德鲁伊不会想到有人胆敢做出布罗尔正准备去做的冒犯举动。

布罗尔没有理会周围的其他东西，径直走向那口用钢铁草编织的箱子。尽管那种草外表看似柔软，但加以处理后，它就像金属一样坚固。普通的暗夜精灵根本无法撕开箱体，或者撬开箱盖，但布罗尔熟悉范达尔的手法，毕竟他们都曾被玛法里奥亲自指导。说真的，布罗尔还学到过几件他认为连范达尔也不知道的事。

德鲁伊将双掌贴在箱子上，试探它的构造。他感受着范达尔封闭箱子的法术，以及处理钢铁草的手法。

封住箱盖那些线松开了。布罗尔犹豫片刻，打开了箱子。

雷姆洛斯雕像回望着他，仿佛那座龙形的小雕像正期待着他的到来。

那场战斗的场面再次在德鲁伊的脑海中涌现。他看到了那些燃烧军团的恶魔，以及它们的指挥官，深渊领主阿兹加洛。布罗尔再次无助地看着雕像从他的手中滑落，随即被那个恶魔的利刃砍中。

他也再次目睹了喷涌而出的扭曲力量吞没了留在他身边的最后一人，他的女儿。安奈莎的死亡很是惨烈。她被骇人的火焰焚烧，她的血肉在他眼前枯萎——

布罗尔咬紧牙关，努力压下失败的痛苦。他不敢让情绪控制自己。他得到了雕像；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以及玛法里奥的命运。

他也曾担心范达尔违抗雷姆洛斯的命令，把雕像召回自己身边。但范达尔的确听从了那位月光林地守护者的话，也令布罗尔得以实现他的目标。暗夜精灵小心翼翼地取出雕像，再一次感叹它梦幻而庄严的气质。有那么一瞬间，他惊讶于如此精美的作品也能成为强大邪恶的源泉。当然，这尊雕像已经被“净化”过了；或许这就是它和先前的区别所在。

暗夜精灵想起了雷姆洛斯的警告，但他接下来要做的事让他别无选择。布罗尔需要这尊雕像，他只能加倍小心了。

德鲁伊不再犹豫，很快将箱子重新封好。

现在我的众多成就里多了“盗窃”这一条，布罗尔苦涩地想。天知道瓦里安和瓦莉拉会怎么嘲笑我……

他把雕像藏到斗篷内。当他变形的时候，它就会像他的其余服装和私人物品那样，进入魔法制造出的空间里。

但当德鲁伊再次化身为风暴乌鸦时，“咚”的一声闷响在他耳边响起。布罗尔歪过头，发现雕像躺在他的脚爪边。

布罗尔发出一声低沉而恼火的鸣叫，不得不用爪子抓起雕像，拍打翅膀起飞。升空之后，他匆忙加快了动作。其他人也许不会在意一只飞翔的风暴乌鸦，但抓着小雕像的风暴乌鸦无疑会引起诸多关注与疑问，显然他并不希望看到这些。

布罗尔拍着翅膀飞向窗户。与此同时，他的目光落在另一尊小雕像上。这尊雕像被放置在一根充当桌子或架子的树枝上，上面刻着符文，但吸引德鲁伊注意的是那尊雕像代表着的意义。那是一位年轻暗夜精灵的雕像，其外表与范达尔极其相似，但显然并非范达尔本人。

瓦斯坦恩……布罗尔认出那尊雕像代表的人物时，不禁低下了头。范达尔和布罗尔一样，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他的儿子。尽管当

时的情况截然不同——瓦斯坦恩的过世并非大德鲁伊的责任——但那种痛苦却像纽带一样将两位年长的暗夜精灵联系在了一起。

而布罗尔的行为无疑将永远切断那条纽带。

他能感觉到蜂群开始失去对花朵兴趣。布罗尔奋力拍打翅膀，飞向窗户。在他的感知中，第一只蜜蜂离开了。他收起翅膀，飞速穿过窗户。

蜂群四散开来。飞走的蜜蜂太多了，一部分花蕾现在没有了遮蔽。

某个东西击中了他的左翼尖端。布罗尔猛地闪向侧面，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让他逃过了脑袋被黏稠物质裹住的命运。在他终于飞出花蕾的攻击范围之前，右腿又被击中了一次。即便如此，布罗尔也没有放慢速度。

他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只希望自己疯狂的计划能够奏效。

玛法里奥迷失在了翡翠梦境。没人能联络上巨龙伊瑟拉，或者守护那个位面的其他绿龙。泰兰德前往灰谷的提议是最合理的，但就算真有成功的机会，也需要某种更强大的力量的协助，而不是只靠一位能力存疑的德鲁伊，以及月神的某个女祭司。

布罗尔希望能通过雷姆洛斯雕像联络上那位帮手……如果他没有在尝试中丢掉性命的话。

索拉在浓密的草木间砍出一条路来，兽人思维耿直，不觉得这把魔法战斧不能用于这种平凡的工作。归根结底，如果到不了敌人面前，那武器还有什么用？

她感到自己正在接近目标。这段旅途也许还会耗费数日，也可能明天就会结束，但找到那个背信弃义的暗夜精灵的关键已经近在咫尺。

她终于走出了森林，前方是一片开阔的土地和绵延的高山，诸多大大小小的洞口遍布山间。索拉重新将斧子攥在手中，做好了战斗的

准备。因为山洞也许暗藏着危险，尤其是洞中可能有饥饿的野兽或者野生巨魔。

进入群山的同时，索拉注意到了笼罩着这片区域的怪异寂静。鸟儿们都去哪儿了？几只昆虫宣告着它们的存在，但比它们更大的生物既没有发出叫声，也没有现出身形。这意味着在这儿打猎恐怕不会有多少收获……甚至或许她自己才是猎物。

然而，进入此地没多久，索拉便觉得自己急需休憩。她别无选择，只能冒险睡上一觉。她环视周围那些黑暗的洞口，最后选择了一座看起来小到无法容纳大型捕食者，但又大到能够让她休息的山洞。

这个山洞只有几码深，尽头是一道弯曲的岩壁。在确认没有其他会给她带来危险的隐蔽入口后，女战士在某个角落安顿下来，那里能够监视整个山洞和洞口。

索拉的食物所剩无几了，她谨慎地将其分成数份。三片山羊肉干，几颗开始腐烂的块茎，还有半袋水。索拉吃了一片肉干，一颗块茎，然后喝了两小口微咸的水。她没去理睬胃的抗议——它这几天从未得到满足。自从她进入这片区域以后，猎物和干净的水就变得极其罕见。她会设法弄到足够的补给，继续前进，直到履行血誓。只有到那时，如果索拉还活着，她才会去关心那些世俗的欲望。

一阵嘶嘶声在洞穴里回荡。

女兽人花了点儿时间才意识到，那个声音来自洞外。索拉强行压下疲惫感，站起身来，走向洞口。她紧紧攥住那把斧头。这声音不像是普通的蛇或者蜥蜴发出来的，而是某种庞大得多的东西。

现在看来，附近没有鸟兽的踪影也合乎情理了。

索拉等待着，但那个声音并未再次响起。她终于朝洞外迈出一步，做好了面对任何敌人的准备。

一阵大风突然刮起，猛烈到几乎将强壮的兽人刮回洞里。这片昏暗的地带变得更暗了，仿佛有什么东西试图遮蔽星辰和双月。

在那个瞬间，真的有东西这么做了。一道庞大的阴影迅速飞向索拉所在之处。它从她头顶掠过，向这片地区的深处前进。

女兽人又走出几步，想要看个真切。在远方，庞大的身躯正落向地平线之下。

等了一会儿确认它不会再次飞上天空后，索拉回到了洞里。她躺了下来，但仍将斧子握在手中，一丝微光在她眼中闪过。

这是某种征兆。她上次入睡时，那个不断重复的梦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梦的最后，她依稀能看到某种东西——那是一道快速闪过的模糊形体，而她刚刚才分辨出那是什么。

它与索拉刚才看到的那具身躯非常相似。

那是一头龙。

第六章

玛法里奥察觉到一道阴影笼罩了他，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新的拷问即将到来。

暗绿色的线条在他身遭扩散，起初仿佛参差不齐、骨瘦嶙峋的手指，随后又化作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树的轮廓，比大德鲁伊变成的那棵高大得多。尽管视野极其狭窄，但暗夜精灵知道，那只是阴影……那不是树。

你能看到他们的梦境吗？梦魇领主嘲讽道。你能体会他们的恐惧吗？就连你最爱的人也无法幸免……

玛法里奥没有答话，尽管他知道对方能感知他的情绪。想到这点，大德鲁伊继续将意识聚焦于内心。他越冷静，其他人的希望就越大。

幸运的是，梦魇之王并未察觉到他真正在做的事。俘虏他的人相信，这些环绕玛法里奥的咒语能阻止他接近他深爱的泰兰德或者其他人。这几乎是事实，但大德鲁伊这万年来的努力使得他并未被彻底击败。他不能也不敢和泰兰德或其他人接触，但联络方式是存在的，虽然它复杂而脆弱。只要梦魇之王有那么一丝怀疑……玛法里奥就会彻底迷失，或许还会拖累其余的所有人。

阴影变得越发壮大且扭曲，仿佛那棵不祥的树木正扭转身体，想要看清它的猎物。玛法里奥的身躯再次开始扭曲，他化作的那棵痛苦之树呈现出更加邪恶的新面貌。他的枝叶间萌生出黑色的花朵，每一朵花的诞生都像是刺入暗夜精灵双眼的一根尖针。数以百计绽放的花朵几乎瞬间便覆满了他的上半身。

突然间，每朵花都变成了一颗翡翠色的蛋。玛法里奥想要尖叫，但他显然无法出声。

一个蛋裂开了，从中钻出一个长有触须和翅膀的东西。它移动的时候，纯粹的恐惧随之缓缓渗出。

第二个魔鬼钻出了蛋壳，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接连不断。它们爬过玛法里奥的身体，并不断抓挠啃咬身下的大德鲁伊。

终于，这群骇人的怪物离开了大德鲁伊。它们聚集在他狭小的视野能望到的某处，仿佛在等待命令。

阴影靠近了些，仿佛在抚摸它们。以你的恐惧编织，由我的欲望煽动……它们很美，不是吗？

仿佛听到了某种无声的信号，那群怪物向着不同方向散去。它们迅速消失在玛法里奥周围那深沉潮湿的绿色雾气中。

沉眠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的朋友，被这些孩子——以及之前的那些——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噩梦通过你和其他人滋养着我……

玛法里奥拼命否认着那个事实——他自身的能力正在协助梦魇在翡翠梦境之外扩散——可担忧还是悄然钻入他的内心。不幸的是，他的俘虏者感知到了他的担忧。

是的，我的朋友，你背叛了你的人民、你的世界和你所爱的人……你知道这是事实……

大德鲁伊的身躯愈发扭曲。无声的尖叫再次回荡于暗夜精灵的脑海，但这无法让他的痛苦减轻多少。尽管训练有素、本领高强，玛法里奥却无法彻底抑制这种折磨。

发狂吧，玛法里奥·怒风，发狂吧……但你知道，你只能借此逃避一时……我知道……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你根本无处可躲……

巨树的阴影从玛法里奥的视野中消失，但大德鲁伊能感觉到它仍在附近；曾是他双臂的地方长出了多瘤的新枝。玛法里奥很清楚，梦魇之王对他的利用刚刚开始。玛法里奥就是那个怪物计划的关键，因为这位暗夜精灵是连接着翡翠梦境与艾泽拉斯的牢固纽带。

但他并不是唯一的关键，玛法里奥怀着苦涩的心情意识到了这点。邪恶的梦魇诱捕了另一些在某种意义上比他更强大的存在……尽管暗夜精灵面临着相当可怕的命运，那些存在的遭遇却更为骇人。他

们如今心甘情愿地追随黑暗，协助梦魇散播，并渴望看到它吞没现实位面。

巨龙如今听凭梦魇之王的差遣。绿龙……

某种不可言说之物正试图支配世界，头戴兜帽的人打量着悬浮在面前的众多球体，心中想到。这位瘦削的、仿似精灵的人物坐在一张用石笋雕刻而成的椅子上，观察着每个球体中的影像。它们遵从他的想法，映照出艾泽拉斯各处的景象。

他穿着肯瑞托的紫罗兰长袍，但他目前的行为却出于自身的意愿。事实上，他们对他的许多行动并不知情——就连肯瑞托的领袖，曾是他的学生，也知道他真实身份的那个人也一样。这位时常照看年轻种族的人物，如今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龙群之上，因为在过了许多个世纪之后，这些庞大的有翼生物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件事对许多人来说都很重要，但对克拉苏斯尤为重要。

毕竟，他也是其中的一员。

他身形瘦削，五官有如鹰隼，右脸颊有着三条参差不齐的长伤疤，一头银发中夹杂着几缕黑色和鲜红。但银发无法揭示他真正的年纪。想知道这个，就得仔细看看他闪闪发亮的黑色双眼——那双非凡的眼睛。那双眼睛和那些伤疤仅仅暗示了他的真实身份：巨龙考雷斯特拉兹。

他是红龙女王与生命的缚誓者——光辉的阿莱克丝塔萨——的首席配偶，也是她在保护艾泽拉斯这件事务上的主要代理人。

这也是他此时扮演的角色，因为现在发生的状况将会影响他最关心的两样事物：艾泽拉斯和他的同胞。那股邪恶力量不仅在现实世界蔓延，更深深地影响着翡翠梦境本身。他尝试联络伊瑟拉，但她却音讯全无。事实上，他无法联系上任何绿龙，只有一头除外……而克拉苏斯又不想跟那位人物有任何牵连。

他用不着费心寻找这事的罪魁祸首。对其他人来说，这个问题恐怕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克拉苏斯知道。他十分清楚幕后黑手的身份。

“我认得你，毁灭者，”他看着另一个球体，低声说，“我们称你为‘死亡之翼’……”

只可能是那头黑龙，已经陷入癫狂的曾经的“大地守护者”。克拉苏斯站起身来。他必须尽快行动——

熟悉的狂笑声在他的山中圣所内回荡，这个隐蔽的居所离神奇的法师之城达拉然的旧址并不太远。然而，如今那儿只有一座巨坑，就连克拉苏斯也不得不承认，造成那场灾难的是有史以来最惊人——或者说最具毁灭性——的法术。达拉然城的毁灭意味着有理由光顾这片荒凉土地的人寥寥无几……除非他们要找的是巨龙法师本人。

克拉苏斯猛地站起身来。他本能地挥手，想要驱散球体里的画面——然后惊恐地发现，每个球体都浮现出相同的影像。那是一只眼睛，是毁灭者燃烧着的眼睛……

“死亡之翼——”

就在他脱口说出那头黑龙名字的同时，球体爆炸了。锐利的碎片在房间里四处横飞，砸在石壁与外露的石灰岩层上，而绝大多数都砸向了克拉苏斯。他施展的防护咒语毫无用处，碎片夹带的力道将克拉苏斯撞回了那张石椅里。

虽然外表与凡人没多大不同，但他身体的坚韧程度远胜任何人类或是精灵。石椅碎裂开来，克拉苏斯和石块同时滚倒在地。然而，克拉苏斯并未在意自己倒地时受到的撞击，因为无数碎片嵌入身体时给他造成的痛楚要强烈得多。

但他依旧挣扎着起身，准备反击。尽管没有守护巨龙那样强大，克拉苏斯仍是龙族中最强大聪颖的成员之一。此外，死亡之翼胆敢攻击他的圣所，此处涌动的元素忠于红龙女王，它们会协助阿莱克丝塔萨的这位配偶。

但就在他凝聚施法所需的能量时，那些碎片迸射出明亮的光芒。一阵冲击贯穿了他的躯体。

圣所其他位置的碎片也开始蠢蠢欲动。看到这一幕，克拉苏斯忍痛弓起背脊。他的身体开始膨胀，双臂和双腿开始扭曲，变得更像爬

行动物。一对皮翼从他的背后伸出，然后迅速变大。

死亡之翼的狂笑声在圣所中回荡。碎片再次发光。克拉苏斯的变形被强行中止。

其余的碎片飞了过来。然而，它们并未先前那样击中克拉苏斯，而是逐渐黏附在他的身体上。克拉苏斯想用火焰烧掉碎片，或是将它们抖落，但却徒劳无功。

接着，嵌进他血肉的碎片贴得更紧，令巨龙法师动弹不得。令他惊恐的是，他发现那些碎片开始挤压他的身体。它们正将他压得越来越小，仿佛他没有骨头，没有实体。

等碎片彻底将克拉苏斯裹住的时候，他发现困住自己的并非球体，而是一块金色圆盘。

他瞪大双眼。“不……”

一张巨大的脸庞正从外面注视着他，那是死亡之翼布满伤疤与焦痕的面孔。“考雷斯特拉兹……”

作为回应，巨龙法师动用他全部的力量对这座牢房发起攻击。他的努力不但没能削弱圆盘，反而让它的光芒更加明亮。

“没错，”死亡之翼嘲笑道，“为我的造物提供养分……这很公平……你毁掉了我的上一件造物……”

克拉苏斯摇摇头：“这不可能……”

“噢，可能的，”黑色巨兽得意地狞笑着，“你会永远为它提供养分……你会成为全新的恶魔之魂的心脏……”

可怕的圆盘闪耀强光。克拉苏斯发出痛苦的尖叫——

接着，瞬息间，他看到了自己——或者说他真正的自己，考雷斯特拉兹——正在高山圣所中沉睡。尽管巨大的痛苦转瞬便撕裂了那画面，但克拉苏斯已经从中得到了启示。他本就为自己完全没预料到这场对决而感到奇怪，更确切地说，他不认为死亡之翼能用那种方式重新创造出那件邪恶神器。

克拉苏斯知道了真相。

他在做梦。

真正的他是那头沉睡的龙，他被困在了从未体验过的噩梦里。

意识到这一点后，克拉苏斯开始对抗这一切。他并未真的被困在牢狱中，死亡之翼并未真的出现。一切只是幻象。

但什么都没发生。

死亡之翼放声大笑，透过圆盘的一侧望去，他的面容扭曲变形。“我会征服你的女王，让她成为我的配偶！我的孩子会统治天空，将艾泽拉斯化为焦土，将你挚爱的那些短命害虫连根拔除！”

这只是一个梦，一个噩梦！克拉苏斯坚定地告诉自己。一个噩梦！

但就算他清楚这点，就算他开始理解眼前这一幕的由来，克拉苏斯依旧无法醒来……

角鹰兽们不安地等待在岸边，这些有翼野兽不熟悉这儿的地形。它们习惯了在奥伯丁周围飞翔，但严峻的形势意味着这支队伍必须在月光林地附近降落。

一头长着蓝绿色羽毛的雄性乱羽角鹰兽用它马儿似的后腿人立而起。乱羽角鹰兽得名于它们栖息的那片高地，是优秀的飞行专家。角鹰兽身旁的那位女祭司连忙发出抚慰的低语。那头角鹰兽放低身体，将前爪埋进地面，长着鹿角、仿若猛禽的脑袋垂了下来，接受对方轻柔的抚摸。

这里只有艾露恩姐妹会的成员，那些德鲁伊已经用他们奇迹般的变形能力先一步飞走了。泰兰德没有挽留他们，而且她知道范达尔急着离开。这正合她意。

她对月光林地略作观察，随后对她忠心耿耿的守卫们说：“我想自己散个步，你们在这儿等我。”

她们显然不太赞同她的提议，但依旧服从了命令。泰兰德转过身，朝她们先前离开的那片林地走去。她走进林地，享受着月光与森林的静谧。

尽管周围一片寂静，高阶女祭司却发现自己向往着神殿的安宁。领袖的身份总是让她无法安心，尤其是在面对可能危及他人性命的决定时。对她来说，每一条生命都弥足珍贵。但她也会想起暗夜精灵的前任领袖为满足自身虚荣而让人民遭受屠杀的行径。对艾萨拉来说，人民只是她一个念头就能左右生死的存在而已。

“但我不是艾萨拉……我永远不会变成艾萨拉……”高阶女祭司低声咆哮，显然这不是头一次了。

“您永远不会变成她那样的，大人……您是个比她称职得多的领袖。”

泰兰德转过身去，眉头皱得更紧。“称职得多？她最忠诚的追随者多半也给过她相似的赞扬，珊蒂斯。”

新来的那位颈部以下都被铠甲包裹，包括合身的胸甲和护肩，用金属和皮革制成的腿甲一直从她的下半身延伸到配套的靴子那里。她的铠甲基本是淡绿色调，但边缘却是与暗夜精灵的皮肤相近的紫色。

“至少您配得上那样的赞扬。”珊蒂斯·羽月脱下了手甲。她在高阶女祭司面前解除了武装，这是达纳苏斯的风俗……暗夜精灵军队的将军本人大力推行的风俗。珊蒂斯的脸庞棱角分明，眼中永远带着近乎狂热的决心。泰兰德知道，这份决心专属于她，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看，珊蒂斯·羽月都认为自己的存在就是为了替高阶女祭司效力。

泰兰德回忆起自己在一万年前那场的可怕战争中，如何从燃烧军团的魔掌下拯救了那个孤儿。那双天真而惊恐的眼睛如今已截然不同。珊蒂斯如今就像是泰兰德的女儿……或许连泰兰德自己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珊蒂斯伸展着被皮革和金属颈环细密保护着的脖子。她双眼下方那些参差不齐的面纹是很早以前的成人仪式的痕迹，在如今的泰兰德

看来颇为讽刺，因为那些面纹让珊蒂斯的外表略显骇人。高阶女祭司从未想过把那个满心惊恐的孤儿变成战斗机器，但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别再讨论这个话题了，珊蒂斯。”高阶女祭司阴郁地说。她指的是那位将军对她过高的评价。

“好的，因为我没说错。”虽然珊蒂斯无比尊敬她的救命恩人，但她和泰兰德对话时却坦然而直率。将军换了个话题，问道：“我按照您离岛前的命令，私下里独自来到了这里。现在，或许您能告诉我理由。从我们靠近月光林地这点来看，我猜这件事和德鲁伊们有关。”暗夜精灵在说话时来回踱步，轻盈的步履与夜刃豹颇为相似，这种长着巨大牙齿的猫科动物被哨兵部队用作地面交通工具，同时也是致命的武器。

“的确，这事跟德鲁伊……尤其是玛法里奥有关。”

珊蒂斯点点头，但她的表情并未透露出她内心的想法。

“我们得设法把他找回来，珊蒂斯。原因很多，无论翡翠梦境正在发生什么，卷入其中的都不仅仅是德鲁伊。我认为它也在影响泰达希尔，或许还有艾泽拉斯的其余地方……”

将军眯起了双眼道：“人类和矮人的领地送来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报告……起初大都零乱又不确定。那些报告都提到了一些无法醒来的人。细想之下，和玛法里奥的状况有些相似……”

泰兰德看向月亮，寻求安慰。接着，她一手按在对方的肩膀上，喃喃道：“艾露恩给了我指示——玛法里奥就快死了。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将军注视着她的双眼说：“我知道。我很难过。非常抱歉。”

泰兰德悲伤地笑了笑。“谢谢。但艾露恩也让我明白，这件事关系重大，为了艾泽拉斯的利益考虑，我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所以我才找来了你。”

珊蒂斯·羽月立刻单膝跪下，说道：“尽管下命令吧，大人！我会遵从您的指令，去您指示的地方。我的生命属于您……一直都

是！”

泰兰德的内疚感再次袭来。“我要请求你去完成一项艰巨的工作。这是请求，并非命令……”

“尽管说吧！”

“你认识布罗尔·熊皮吧。”

“比起德鲁伊，那位更像是战士，大人。”珊蒂斯答道。

“布罗尔正在前往灰谷，希望能救出玛法里奥。你明白方法吧？”

作为优秀的指挥官，珊蒂斯的情报网已然延伸到了达纳苏斯与暗夜精灵领土之外，灰谷也在她的情报网络之中。珊蒂斯的表情变得凝重，但其中也带着一丝赞许。

“鲁莽。而且危险。但我得说，这是眼下唯一的希望。”

“我不打算让他独自前往。”

“我猜到您会有类似的打算，所以提前做好了长途旅行的准备！”另一位暗夜精灵的双眼闪烁着期待的光芒。珊蒂斯站起身来，拳头贴上胸口。“我可以现在就出发！我了解这项使命的危险和必要性！不能随便交给什么人——”

“的确，”泰兰德挺直背脊，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开口说道，“所以与他同行的人应该是我。”

她的话语仿佛晴天霹雳一般。珊蒂斯蹒跚后退了一步，目瞪口呆地看着高阶女祭司。

“您？但达纳苏斯需要您！去的人应该是我——”

“艾露恩指示我，作为她的高阶女祭司，我是最适合的人选。这项任务还会仰赖姐妹会的教义，而我作为领导者当仁不让。此外，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玛法里奥……我们的灵魂紧密相连。只要他的梦境形态有迹可循，我就一定能找出来。”她的眼神十分坚定。“拯救玛法

里奥是我个人最迫切的愿望，但他恐怕也是艾泽拉斯唯一的希望。作为高阶女祭司，我必须与布罗尔同行……”

珊蒂斯终于点了点头。尽管表示了同意，将军却仍有疑问。

“范达尔怎么看？”

“我不需要范达尔的许可。”

“有时候，他似乎不明白这点。”珊蒂斯的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只有她和少数几个人知道，范达尔并不总是认同泰兰德的治理方式，尤其是那些会影响德鲁伊和他势力范围的决定。随后，她的表情再次严肃起来，继续问道：“达纳苏斯呢？”

“达纳苏斯只能交给你保护了，珊蒂斯，正如我因为其他国家事务离开时你要做的那样。

“这次可不太一样……”女战士说着，再次单膝跪地，“但我会一如既往地保护这座城市和我们的国度，直到您归来为止。”

她刻意强调了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在要求泰兰德确保自己能够归来。暗夜精灵的领袖伸出手，轻抚珊蒂斯的脸颊。

“我的女儿……”

听到这句话，一向坚毅的女战士向前扑去，紧紧地抱住了高阶女祭司。珊蒂斯把脸埋进泰兰德的脖子里。

“母亲……”她的低语像极了许久以前那个担惊受怕的孤儿。

然后，珊蒂斯猛地抽身退开。除了脸颊一侧的泪痕以外，她又变回了哨兵部队那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官。她向泰兰德敬了个礼。

“我有正适合您用的坐骑，”珊蒂斯说，“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它已经做好了长途旅行的准备。没有比它更优秀的了。它就在不远处。跟着我就好。”

珊蒂斯利落地转过身，领着泰兰德深入这片树林。两人沉浸在各自的思绪里，都没有说话。

将近五分钟过后，泰兰德听到了一头大型生物缓慢的脚步声。看到珊蒂斯毫不在意，高阶女祭司也一言不发地继续前进。

片刻后，她们看到了一头拴在高大橡树上的大型雄性角鹰兽。它的羽毛比女祭司们骑来的那些角鹰兽都要漂亮，色调更深、也更引人注目，深红条纹在乌黑的双翼和蓝黑的头部交错，双翼边缘还点缀着青绿色的斑纹。这头角鹰兽还戴着保护性的头盔与铠甲。角鹰兽都是强大的生物，而这一头属于特别擅长战斗的种类。

“它经常载着我在战场中翱翔。您可以像信任我那样信任它，”将军轻声说，“它的名字是加亚拉托。”

“艾露恩的神圣之刃，”泰兰德琢磨了一下这个名字在暗夜精灵语中的意义，赞道，“真是个好名字。”

角鹰兽垂下了它庞大的脑袋。这头有翼生物并非单纯的野兽。它们有相当的智力，因而被暗夜精灵们视为盟友而非仆从。它们允许别人骑乘自己。

“能和你一起飞翔是我的荣幸。”泰兰德告诉那头角鹰兽。

珊蒂斯解开缰绳，递给她的女主人。“它会回应‘加亚’这个称呼。如果您在刚好高过树冠的地方飞翔，其他人就不会看到您离开。我会在几分钟后去跟队伍会合，然后再拖延一段时间。”

高阶女祭司点点头，拿起缰绳。“谢谢你，珊蒂斯。”泰兰德又想起了一件事，于是补充了一句，“珊蒂斯……务必小心。”

将军眯起了眼睛。“小心什么？”

她该怎么描述跟她交过手的那些敌人？“小心只能用艾露恩的光辉融化的东西……”

珊蒂斯皱了皱眉，但什么也没说。她又敬了个礼，然后转过身，朝其他女祭司所在的方向走去。

高阶女祭司擦了擦湿润的眼睛，然后将思绪转回即将开始的旅途……而非那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说服布罗尔·熊皮带她前往灰谷。

带她前往巨树。

前往翡翠梦境的入口。

第七章

布罗尔在勉强能看到奥伯丁的位置着陆，他已经等不及想离开这里了。虽然这个地区名义上是暗夜精灵的领地——它被人称作黑海岸，得名于总是覆盖一切的古怪迷雾——但他的同胞大都对这里唯恐避之不及。曾有人尝试在此定居——包括他的同胞以外的种族——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荒野里散落着大量废墟，其中的住户威胁着自愿或被迫穿过这片地区的旅行者的安全。

奥伯丁是这里仅有的要塞，如果这么称呼它真的合适的话。不仅对于暗夜精灵，甚至对于人类或是矮人来说，这儿也是个阴沉的地方。暴风云似乎永远覆盖着这片地区，还有仿佛能穿透灵魂的寒风。奥伯丁的存在有必要的原因，因为达纳苏斯需要一块能与外界打交道的地方。

居住在这座小镇里的人大都会被首都居民看不起，就连布罗尔也亲身体会过这一点。奥伯丁的居民都是遭受排斥和难以融入社会的人。的确，这里驻守着哨兵部队，甚至还有些德鲁伊，但他们都会尽可能和镇民保持距离。

布罗尔解除了变身，然后咒骂一声，晃动双脚。在风暴乌鸦的形态下，他的双臂会变成翅膀，双脚则会化作鸟爪。不幸的是，先前有几团树液击中了后者，让雕像黏在了德鲁伊的脚上。

布罗尔从腰间的小袋里拿出些草药，洒在树液上。树液仿佛阳光下的积雪般逐渐变软，然后融化。雷姆洛斯雕像落到了地上。

布罗尔拾起雕像，打量着前方。这条路很昏暗，虽说这不会让暗夜精灵太过头疼，但透过雾气，远方没有丝毫光亮，这让他颇为诧异。事实上，他在降落途中也没发现任何亮光。就算是为了频繁出入这个定居点的其他种族着想，他所在的位置也该能看到奥伯丁的灯火才对。

德鲁伊咕哝一声，继续前进。他本可以降落在离镇子更近的地方，但他不想引来不必要的目光。

布罗尔把雕像藏到斗篷内，然后加快了脚步。他希望范达尔暂时不会察觉这次盗窃。那位大德鲁伊没有去取雕像的理由……但布罗尔从来不相信自己的运气。

登上一座小山的山顶后，德鲁伊再次提高了警惕。他仍旧无法看到奥伯丁的灯光，而在这么近的地方，雾气本该无法妨碍视线才对。

恐惧涌上了他的心头，布罗尔重新考虑起直接飞往镇子的选择来。他再次拿出雕像，放到脚边。

但当他抬起双臂时，却意识到自己并非独自一人。翅膀的拍打声立刻让布罗尔联想到追赶而来的范达尔，但他在天空中看到的并非风暴乌鸦，而是一头角鹰兽的模糊轮廓。

角鹰兽的背上有位骑手。尽管他没法分辨她的长相，但他猜测，那毫无疑问就是珊蒂斯·羽月。

那道身影在比树冠略高的位置低空飞行。事实上，没等他发出信号，她就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布罗尔不认为珊蒂斯会直接降落在奥伯丁，她会像他那样在镇外找个地方。他们都有点谨慎过头，但布罗尔过去因为这种性格受益良多，那位将军肯定也一样……而且，在目前这种看不到灯光的古怪状况下，保持谨慎就更有意义了。

布罗尔迅速变形，然后攫住雕像，飞入空中。就像角鹰兽骑手那样，他低飞在树冠上方。德鲁伊尽全力寻找着对方的踪迹，但珊蒂斯却不见踪影。这多半代表她已经降落了。

奥伯丁如今没那么远了。低矮的木制建筑伫立在前方，仿佛被雾气包裹的坟墓。至少那儿的桥梁和道路边应该有照明用的路灯，但布罗尔只能分辨几处像是房屋的拱形轮廓。

奥伯丁发生了什么？参与集会的德鲁伊没有提到任何异常状况，而其中肯定有几个经过了这片区域。就算这儿发生了什么，也肯定是过去一两天内的事。

德鲁伊降落在地上。他变回人形，藏好雕像，然后来到镇子的外围。迎接布罗尔的是一片死寂。的确，树林中没有夜行动物的叫声，就连昆虫都寂静无声。

布罗尔轻轻碰触一棵橡树，希望能向它打探消息，却发现了令人不安的事。这棵树正在沉睡，就连德鲁伊的催促也无法令它苏醒。他走向第二棵树——这是棵白蜡树——然后发现它也一样。

愈发担忧的布罗尔终于决定进入迷雾包裹的镇子。奇怪的是，雾气在他进入的同时变浓了。即使是目光锐利的德鲁伊，也只能看到几米远的地方。

德鲁伊嗅了嗅空气。周围没有腐肉的气味，这让他松了口气。他原本担心这个定居点发生了某种灾难，比如瘟疫或是袭击，但眼下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奥伯丁潮湿的空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附近的海水——足以令任何死尸迅速腐烂。数百具尸体足以带来扑鼻的恶臭。

奥伯丁的建筑是典型的暗夜精灵风格，通常来说，这会带给布罗尔些许安慰，但在迷雾里，这些拱形建筑却显得格外阴森可怕，仿佛建造它们的并非木材，而是骨头。布罗尔甚至壮起胆子触碰了其中一座，以确保那种骇人的变化并未真正发生。木头仍是木头……

某种东西在前方移动。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声，而且并未再度响起，但布罗尔听到了。多年战斗锻炼出的反应能力让强壮的暗夜精灵立即跳到一栋建筑后面，隐藏了起来。他不认为对方注意到了他，而这给了他优势。

短促的咕哝声从迷雾中传来。那并非暗夜精灵或者他熟悉的种族发出的声音，反而带着野兽的特征。某个相当庞大的东西正在奥伯丁用石头与泥土砌成的街道上徘徊。

布罗尔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一把粉末。他没去理睬指尖的刺痛感，探出了身。

庞大的轮廓朝他的位置接近。无论那头野兽是什么，显然都嗅到了他的气味。

布罗尔把粉末朝它扔去。

那头野兽发出愤怒的叫声，一跃而起。布罗尔弯下腰，暗自希望对方不会落在他头上。然而，那头野兽没有落向暗夜精灵，甚至也没

有落在他身后的道路上。

它反而继续上升，跳上附近的某座屋顶，停在那儿打起了喷嚏，又连声咆哮。

与此同时，一道银光吞没了布罗尔周围的雾气。他猛地转向右方。

那道光芒从高处传来，而沐浴其中的显然是一位艾露恩的女祭司。布罗尔本想让她熄灭那道光，但随后看清了正在走来的那个人。

“尊敬的……泰兰德女士！您在这儿做什么？”

“和你碰面，虽然这并非我原本的打算。”她的目光从一处阴影笼罩的角落转向另一处，仿佛在等待不速之客的到来。

德鲁伊张口结舌。“您说过珊蒂斯会来跟我碰面！我还以为来的是她——”

“她也这么以为。但我才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我越是观察这地方，就越觉得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我说来的人是我，你也许会拒绝，而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很抱歉欺骗了你。”

“高阶女祭司，您不该来这儿！奥伯丁发生了某些非常可怕的事……”

她严肃地点点头。“跟我来，然后你就会明白这里的事情究竟有多可怕了。”

在他们头顶，那头野兽——那是她的角鹰兽，在看清它的模样之前，布罗尔就猜到了这点——发出了低沉而愤怒的叫声。

泰兰德对她的坐骑低声说了句什么。那头角鹰兽不情不愿地飞了下来，落在它的骑手身边。它始终用一只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德鲁伊。

“你对加亚做了什么？”她轻声问着，一只手轻轻抚摸那头生物长着鸟喙的脸。

“一种刺激性的药草……”

高阶女祭司微微一笑："你很走运。我敢说，如果你在别处这么干，加亚不会飞走，反而会直接撞穿你的身体。但它知道我需要俘虏，活的俘虏。"

在泰兰德继续抚摸那头野兽时，而布罗尔说道："那种草药的效力不久后就会消退。"

"我们没有那种时间。"一道微光照射在那头角鹰兽的眼睛上。加亚摇摇头，心情似乎好了些。高阶女祭司满意地点点头，再次看向德鲁伊，她的神色依旧非常严肃。"跟我来。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泰兰德领着布罗尔前往最近的那栋房屋，那头角鹰兽跟在她身后。她随后的行为让德鲁伊吃了一惊，因为她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这意味着状况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他开始担心自己将会看到的景象了。

屋内有几件暗夜精灵住宅常见的饰物，但室内植物却显得病弱不堪。覆盖奥伯丁的迷雾甚至渗入了这栋屋子的内部，令灾难将至的预感更加强烈。

加亚的身体太大，没法穿过入口，只能不安地望向屋内。布罗尔四下打量的时候，泰兰德看向卧室内部。她后退几步，示意布罗尔去看。

德鲁伊小心地照做了。卧室里的景象让他瞪大了眼睛。

两个暗夜精灵——一男一女——躺在编织的草席上，女性的胳膊垂在男性的胸口。他们一动不动，这让布罗尔明白状况有多糟糕。

"我看过的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样。"泰兰德严肃地说道。

德鲁伊很想靠近那两人，但出于尊重，忍住了上前的欲望。"您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

"他们没死。"

他回头看她。见泰兰德没有补充的意思，德鲁伊终于跪在那两人身边。他瞪大了眼睛。

两人发出微弱却平稳的呼吸声。

“他们在……沉睡？”

“是的——但我没法叫醒先前找到的那些人。”

尽管她这么说，布罗尔还是忍不住戳了戳那名男性的肩膀。见他没有醒来，他又戳了戳那名女性。作为最后的尝试，布罗尔两手分别抓住他们的手臂晃了晃。德鲁伊后退几步，咆哮道：“我们必须找出这个咒语的源头！肯定是哪个疯狂的法师在捣鬼！”

“的确，非常强大的法师才能办到这种事。”高阶女祭司指了指房门说道，“跟我来吧。我想再让你看一样东西。”

他们离开了那户人家，加亚跟在后面。泰兰德领着布罗尔越过一座桥，来到奥伯丁的商业区。迷雾掩盖了这座镇子的大部分细节，但布罗尔注意到了一块招牌，上面用写着达纳苏斯语和通用语写着“最后港湾酒馆”几个字。

布罗尔知道，这间酒馆是最应该灯火通明，充满活力的地方。就像本地的旅店那样，这座酒馆是镇子上为数不多的公共集会场所之一。

加亚在入口外站定，随后凝视迷雾，寻找起潜在的敌人来。高阶女祭司一言不发地走了进去，她的沉默再次让布罗尔做好了心理准备。

这间酒馆跟那户人家不同，后者除了卧室里的怪异景象以外相当整齐。而在这里，椅子在木头地板上东倒西歪，几张桌子也翻倒在地。房间另一头的吧台污渍斑斑，除了多年来喝醉的顾客留下的痕迹以外，还有好几只碎裂的酒瓶和酒桶的功劳。

整间酒馆到处是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的暗夜精灵，还有几个侏儒和人类，以及一名矮人。

“我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降落，发现没有人影和灯光的时候，我很是担心，”高阶女祭司解释道，“这里是离得最近的公众场所，所以我走了进来。”

“他们也在……沉睡？”

泰兰德朝一名人类俯下身去。他无力地躺在一张桌子下面，看起来仿佛是因为过于疲惫而滑落在地。他的头发和胡须凌乱不堪，但他的穿着——虽然沾了些灰尘——显然属于有一定地位的人物。他的身边躺着个暗夜精灵，那是个本地人。就像人类那样，这个暗夜精灵显得不修边幅。尽管酒馆里的沉眠者看起来都经历过一番搏斗，但他们俩的情况是最严重的。

“这里爆发过殴斗。”布罗尔断言道。

泰兰德站起身。“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场殴斗恐怕非常礼貌。我发现的只有他们摔倒时留下的瘀青。我认为这两个是突然倒下的。”她指了指那个矮人，以及另外几名顾客，然后说，“看到另外那些人的姿势了吗？”

审视片刻之后，布罗尔皱起眉头。“他们看起来像是在休息。每个人都是！”

“他们现在都睡着了，甚至包括这两个在内。看看周围吧，这间酒馆像是为了抵御敌人而布置成这样的。”

“我早该看出来的。”的确，德鲁伊现在才注意到，那些桌子和椅子组成了一道朝向入口和窗户的墙壁。“但他们是要抵御什么呢？”

泰兰德也不知道答案。

布罗尔眯起眼睛。事实上，他在过去几分钟里不得不频繁眯起眼睛，尽管在太阳落下后，他的视力本该更好才对。“这片雾气越来越厚……也越来越暗了。”

酒馆外，加亚发出了代表警告的低沉鸣叫。

泰兰德和布罗尔匆忙赶往酒馆门口。角鹰兽正不安地在外面走来走去，然而周围却看不到任何迹象，除了迷雾越来越浓重，可见范围越来越小。

呻吟声从酒馆里传来，布罗尔越过高阶女祭司奔回屋里，开始在房间后端那些沉睡的人群中寻找声音来源。然后另一声呻吟从截然不同的方向传来。根据布罗尔的判断，声音是从人类身边的暗夜精灵口中传出的。他在那具身体旁边俯下身。

泰兰德走到他身旁，问道："怎么了？他醒了吗？"

"不……"布罗尔轻轻转过那个沉眠者的头，"我想他在做梦……"

第三声呻吟传来。突然间，他们周围沉睡不醒的人们同时尖叫起来。布罗尔汗毛直竖，因为他察觉到了那些叫声中的共同点：恐惧。"不是在做梦。"他改了口，站起身来，再次看向入口。"他们在做噩梦。所有人都是。"

加亚发出警告的叫声。两人回到角鹰兽身边，什么都没看到……但听到了很多。

整个奥伯丁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呻吟声。

"这事跟玛法里奥有关。"泰兰德斩钉截铁地说。

"但这怎么可能？"

加亚向前走去，脑袋向一侧倾斜，似乎听到了些什么。

一个可疑的身影一闪而过。比暗夜精灵要矮，更接近人类的身高。角鹰兽正想跟过去，但泰兰德轻唤一声制止了它。

高阶女祭司再次率先走了出去。布罗尔迅速跟上，随时准备协助她。加亚跟在他们后面。

"那边！"她嘶声说着，指向左方。

布罗尔几乎来不及审视那道身影，它便再次消失在雾气里。"看起来摇摇晃晃的。也许是幸存者。"

"雾气似乎在它周围变浓了，"泰兰德合拢双手，"或许月亮母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道银光从高阶女祭司头顶被迷雾笼罩的天空中射出，落向那个神秘身影的方向。它烧灼雾气，令途中的一切无所遁形。看到那道光芒如同活物般转向，寻找那位陌生人的时候，布罗尔扬起了眉毛。

突然间，一个人类男性出现在前方。他的衣着表明他曾很富有，但最近显然一直在走下坡路。他用看似缺乏睡眠的空洞双眼回望他们。那个人类的面容比他们在酒馆里看到的那些人都要憔悴。但不知为何，他仍在走动。

“以诺达希尔的名义！”布罗尔脱口而出。

那个人类不仅还在走动，而且就在两位暗夜精灵的注视下，他凭空消失了。

“一个法师，”泰兰德厉声道，“这么说他是起因，而不是受害者……”

“我觉得不一定，女士。”布罗尔没法儿进一步解释，但那个人消失的方式似乎有些……眼熟。

德鲁伊仔细回忆刚才的景象。那个人类看着他们，然后迈出了一步……

“他穿过了某个东西……走进了某个东西。”布罗尔喃喃自语。在那一刻，他感觉到的……是什么？

“是消失了，还是走进某种传送门——这重要吗？”泰兰德反驳道，她的表情更阴沉了。她迅速退回角鹰兽那边，从鞍座侧面拿起她的月刃。“他也许是找到玛法里奥的关键……”

没等布罗尔阻止她，高阶女祭司就冲向那个人类刚才所站的位置。就像泰兰德所说的那样，那个陌生人或许就是元凶，这点布罗尔无法否认，但就连他也知道谨慎是必要的，尤其在对手是施法者的情况下。

来到那名人类消失前所站的位置后，泰兰德举起月刃，低声念诵祷文。艾露恩之光包围了她，随后朝四周扩散开来。

但那个人类却踪影全无。

布罗尔来到她身旁，开口道：“伟大的女士，我——”

她面露苦相。“我可不是艾萨拉女王。请别用‘伟大’之类的头衔称呼我——”

又一阵饱含恐惧的呻吟如同艾露恩之光一样穿透了浓雾。

“我们必须设法唤醒他们！”布罗尔咆哮道，“肯定有什么法子……”

加亚发出警告的鸣叫。两位暗夜精灵以为那个人类再次出现，于是转向声音的来源——

在那里，在神秘迷雾的遮蔽下，伴随着萦绕不散的呻吟声，好几个身影朝他们蹒跚走来。

焦虑感陡然在布罗尔心头涌现。他突然很想逃跑或是缩起身体。他很想蜷缩成团，祈祷那些阴影笼罩的身影不会伤害他。不安令他汗流浃背。

我这是怎么了？他不解地问自己。布罗尔并不是容易胆怯的人，但这股放弃的冲动却如此强烈。他看向泰兰德，发现她握住月刃的手在颤抖，而且并非因为那把武器的重量。高阶女祭司紧闭嘴巴。就连加亚也显露出紧张的迹象，那头强大的角鹰兽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泰兰德看向左边，提醒道：“那边也有！”

“我们右边也一样，”布罗尔补充道，“我敢打赌，如果我们看看后面，会发现那儿也有。”

“我可不打算像吓坏的孩子那样跪地哭泣！”泰兰德突然朝着那些若隐若现的轮廓大声说道。尽管如此，她的双手却颤抖得更加剧烈，令布罗尔越发焦虑。

高阶女祭司的头顶上方射出一道银光，包裹了两位暗夜精灵和那头角鹰兽。它朝着阴影延伸而去，照亮了最前方那个步履蹒跚的身影。

借着月光，他们看到了一头腐烂朽坏的怪物。它的双眼茫然空洞，而且尽管已是不死生物，它的脸却因痛苦而扭曲——布罗尔突然发现，那张脸与躺在酒馆地板上的暗夜精灵一般无二。

但就算它的脸和那位沉眠者相同，躯体却并非如此。阴影笼罩着的轮廓属于布罗尔永远不想再次见到的生物，那个身体是燃烧军团的恶魔的身体。

随着那些暴民逐渐逼近，第二个怪物也随之现身，它长着人类的痛苦面孔，却同样拥有恶魔的身躯。

“它们——”布罗尔低声自语，“它们回来了……”

“不……这不可能！”泰兰德喃喃道，“别是萨特……拜托……别是萨特……”

两位暗夜精灵僵立当场。他们想要自卫，但聚集而来的骇人身影却令他们的头脑混乱不堪，身体也无法动弹。

在那一刻，另一个身影走到德鲁伊和他的同伴们面前——他们刚才追赶的那个衣衫褴褛的人类。他蹒跚地走向他们，目光却看向他们身后。

布罗尔眨了眨眼，努力适应光线，但这片雾气似乎变浓了——还是说他的双眼没法聚焦了？那些长着奥伯丁居民面孔的恶魔变回了模糊的轮廓。突然间，德鲁伊有种靠近地面的感觉……四下摸索以后，他发现自己正双膝跪地。他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在做梦；他看到的那些恶魔只存在于他的潜意识里。

“月神在上！”他听到了泰兰德的咆哮，虽然只是微弱的回音。“怎么——”

那个凭空出现、眼神空洞的人类终于在这片不自然的黑暗里开了口。“别再睡着了……别睡……”他低声说。布罗尔感觉到有条手臂搭在他的肩上，而他和泰兰德——两人并肩跪在地上——被蹲在他们身后的那个憔悴人类无力地抱在一起。

世界黯淡下去。它没有消失。只是变得黯淡，仿佛只是记忆，并非实体。

除此之外，它还呈现出一种深绿色。

没什么奥伯丁了。只有依稀可见的风景。布罗尔努力集中精神，想弄清他们身在何方，但地貌却迅速变化，仿佛他们正以凡俗生物无法企及的速度飞奔。

突然，周围的绿色消失了，清晰的景物出现在他们周围。这里又变回了黑夜，虽然也有雾气，但不像奥伯丁那么浓。

布罗尔发现自己正在移动。他本能地试图控制身体，但这似乎是个错误。德鲁伊向前方倒了下去。

地面很硬，不过幸好覆盖着一些植物。布罗尔单膝跪地，勉强撑住身体。他身旁的泰兰德更走运些，她继续向前走了好几步，直到能够控制自己的动作为止。

高阶女祭司首先恢复了语言能力。她挺直显然有些摇晃，但足以支撑身体的双腿，审视周围。“我们……我们在哪儿？这儿不是奥伯丁！”

这里的确不是奥伯丁，而且乍看之下，这儿也不是德鲁伊熟悉的任何地方。他摇摇头，努力让双眼聚焦。他就快理解刚才发生的某件事了……虽然答案恐怕非他所愿。

“不是奥伯丁……”一个刺耳的声音说道。那位衣衫褴褛的人类跌跌撞撞地走过布罗尔身旁。他的目光从德鲁伊转向高阶女祭司，表情带着恳求。“你让我足够清醒……我现在能走了……”

布罗尔站起身来，抓住那人的胳膊。尽管那个陌生人的外表和瓦里安·乌瑞恩毫无相似之处，那种痛苦却让暗夜精灵想起了他的朋友。这个人类遭遇的苦难恐怕足以和瓦里安的长期失忆相比。

“你做了什么？”布罗尔问，“你真的带我们穿过了——”

那个陌生人凑近身子，紧盯着布罗尔的双眼。“我好累！我没法维持清醒了！请别让我睡着——”他发出一段喉音，然后瘫倒在暗夜

精灵身上，失去了意识。

吃了一惊的布罗尔连忙抓稳他，缓缓地将那个人类的身体放在地上。

“我们得叫醒他！”泰兰德高声说道，“你听到他说的话了！你看到奥伯丁的样子了！”

布罗尔仔细打量他们的新同伴，不赞同地说道：“就算结合我们两个的力量，现在也是叫不醒他的。他睡得很沉。”

“他是我们找到玛法里奥的唯一线索！”高阶女祭司伸出手，仿佛想摇晃那个人，但又犹豫了。她的表情突然冷静下来。“请原谅……”

“没什么需要原谅的，”布罗尔打量着那个人，“他穿着能出入宫廷的装束，但除此之外，我什么也认不出来。”

“他在我看来实在不太像法师。”

德鲁伊点点头。“这我同意……而且没有哪个法师能做到刚才那样的事。”前角斗士哼了一声，“就这件事而言，任何人类或者矮人，甚至是许多暗夜精灵都做不到……除非我严重误解了刚才发生的事。”

她皱起眉头。“如果那不是魔法，又会是什么呢？奇怪的魔法，但肯定是魔法！他把我们全都带到——”泰兰德顿了顿，“除了加亚……”

布罗尔已经想到了那头角鹰兽的事。“它睡着了，女士。加亚已经成为奥伯丁的一部分了。”

高阶女祭司露出悲伤的表情。“可怜的加亚……还有那么多可怜的生命……”她努力让自己恢复坚定，接着问道，“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法术，他又是怎么带我们离开奥伯丁，让我们出现在这儿的？”

“只有一个办法。”布罗尔的语气带着没能掩饰的犹疑，“我想……我想也许有那么一瞬间……他带我们进入并离开了翡翠梦

境。”

第八章

某种不同的东西正在靠近玛法里奥，那东西显得既熟悉……又陌生。

大德鲁伊很想知道，梦魇之王又想出了什么新手段来折磨他。持续变形带来的剧痛仍在侵袭着他，但玛法里奥仍保持着一部分头脑的清醒。他知道梦魇之王明白这点，也曾设法让他完全沉沦，于是猜想这就是对方接下来要做的事。

玛法里奥不确定自己的力量还能坚持多久。要在忍受痛苦的同时进行之前的行动，极其耗费心力。梦魇之王对折磨他的方法了如指掌，而且总是在大德鲁伊最爱或者最畏惧的人或事物上着手。

那道身影很庞大，虽然还比不上那棵巨树的影子——那是玛法里奥对自己的敌人仅有的认知。新的身影蜿蜒而行，带着令暗夜精灵不安的自信。他希望包围他小小监牢的那片浓重而不祥的雾气能够暂时消散，让他看清那个东西，并弄清它带来了怎样的新怪物。

我来了……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那不是梦魇之王的声音，却属于那具新身影；它也不是在和玛法里奥说话，他只是听到了它和梦魇之王的对话而已。

然后那个身影走上前来。那棵树的影子落在玛法里奥扭曲的形体上，梦魇之王的树枝像触须那样伸向新来者。

一片寂静。玛法里奥意识到，梦魇之王对那个身影说了些什么，但和后者不同的是，它向囚犯隐瞒了自己的想法。暗夜精灵很好奇它这么做的理由。

新的影子发出嘲弄的笑声。没错……应该这么做……这会是多妙的讽刺啊……

如果大德鲁伊能皱眉的话，他肯定会这么做。等待他的并不是新的折磨——至少不是直接的那种。倒不如说，折磨他的人有某种任务要交给另一道影子。

明白这点以后，玛法里奥下定了决心。他借用痛苦来聚集力量。他仍旧身在翡翠梦境——或者说梦魇——尽管他的力量远不足以穿透迷雾，看清四处蔓延的邪恶将这片领域变成了何种模样，但或许……或许玛法里奥能做到某种必须集中精力才能办到的事。

迷雾不肯散开。那道影子仍旧只是影子。大德鲁伊仍旧集中精神，运用了和梦境形态离开肉体前相同的做法：窥视内心，并转入冥想。玛法里奥用全部身心去感受那位令人不安的访客。他对梦魇之王这么做过，但失败了，可如果他们没料到他会在新来者的身上再次尝试……

你真是只好奇过头的害虫！

强大的力量袭向玛法里奥，令他一时间晕头转向。奇怪的是，他的痛苦缓解了几分——虽然只有一秒钟。

我走了……那个身影对梦魇之王说道。大德鲁伊勉强让双眼聚焦，看到了那个逐渐消失在浓雾中的身影。

梦魇之王化身的暗影之树扭转树干，再次笼罩了玛法里奥。还很有精神，但不会太久了……花费了不少精力，对吧？我的朋友，你的凡俗躯壳还好么？

暗夜精灵立刻理解了对方的意思。他发觉自己的身体更加虚弱了，并非他的梦境形态，而是他真正的身体。他获取情报的尝试让他消耗了宝贵的力量。

阴影聚集的树枝盖住了他的双眼，仿佛想挖出他的眼球。但玛法里奥很清楚，他的眼睛或许是他的梦境形体最安全的部分。俘虏他的邪恶存在希望他能看到，即使他什么也看不到……也根本没有可看的东西。

你想看？你只需要开口就好，我的朋友……对于为我们的愿望出力甚多的你，这样的报答根本微不足道……

那些树枝伸向前去，分为两组，就像一双巨大的手般，推开了迷雾……翡翠梦境如今的景象第一次展现在他眼前。

如果玛法里奥能尖叫，他肯定会叫出声来，但并非出于痛苦。

树枝向后退去。迷雾再次包围了被困的大德鲁伊。

嘲弄的话语充斥在他的脑海中，仿佛一把把匕首，不断戳刺着暗夜精灵的心灵。我们在这件事上的确欠你很多人情，玛法里奥·怒风……真的很多……

暗影之树消失不见，声音也不再响起。有那么一会儿，玛法里奥只能独自思索他看到的恐怖景象。这就是最新的折磨手段，其目的是让他彻底崩溃。

但俘虏他的人并不知道，这位暗夜精灵同样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事实上，是两份重要的情报。其中之一是梦魇之王的那名仆从的身份。答案本该显而易见，但在持续受苦的情况下，玛法里奥在那个生物突然发怒时才察觉了真相。

一头为邪恶效力的绿龙……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绿龙……他祈祷伊瑟拉清楚这件事，以免在毫无防备之下遭受攻击。如果翡翠梦境的女主人被俘，那就真的满盘皆输了。

另一份情报来自于玛法里奥终于看清的周边环境，而这证明大德鲁伊在很久以前做出的那个选择是正确的。

如果说还有拯救伊瑟拉和翡翠梦境的一线希望，那么，玛法里奥就必须去死。

无论他们看到了什么，无论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意义，泰兰德和布罗尔都明白自己必须入睡。在奥伯丁那场令人震惊的搏斗中，两人消耗的精力比他们以为的还要多。

他们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只知道这里既不是奥伯丁，也不是灰谷，但德鲁伊告诉她，他认为他们离目的地更近些。不幸的是，她如今没有了加亚，这意味着他们无法飞行。就算布罗尔的风暴乌鸦形态再怎么有力气，也不可能带着她和那位令人好奇的同伴一起飞翔。

泰兰德仍在审视那个沉睡中的人类。他看起来相当无害，她在他身上也感觉不到多少魔力。但是她身为艾露恩的高阶女祭司，又在许

多个世纪里研究过各种魔法，多少察觉到了一些东西。他身上散发着某种魔法的气息，只是非常难以捉摸，仿佛那是他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而且并未经由魔法学习来强化。

她看向逐渐由灰转黑的天空。一天过去了，为了等待那个人类醒来，他们损失了宝贵的一天。虽然他会在睡梦中喃喃低语，表现却与那些镇民不同。他的噩梦也许颇为生动，但并不会化作现实。

高阶女祭司再次想起了奥伯丁的情景，不禁发起抖来。她和布罗尔险些像可怜的加亚那样沦为受害者。泰兰德重新体验了曾经的噩梦——咧嘴大笑的可怕萨特出现在她面前，准备带她去见它们的主人——也因此对那位及时到来的人类心怀感激。布罗尔向她描述了自己幻象中的怪物，他看到的是燃烧军团的可怕恶魔。在两位暗夜精灵看来，那些生物都拙劣地模仿了奥伯丁的沉睡居民的外貌。

泰兰德不止一次想要摇晃他们的新同伴，让他醒过来。每过一天，玛法里奥就会离湮灭——或者更可怕的命运——更近一步。然而，她和德鲁伊都同意，再去尝试这种行为也是徒劳。他们已经想尽办法试图唤醒他，但那个人类始终不省人事；看来在他自己想醒之前，他是不会醒的。

但我不会再失去他了！泰兰德绷紧面孔，顽固地想。就算陷入困境是他自己的过错，我也不能再失去他了——

想到这里的时候，她的心头涌起一阵愧疚。玛法里奥当时是在寻找可能的威胁，他的离开是为了全体德鲁伊——乃至于整个艾泽拉斯——的福祉……就像之前许多次那样——

泰兰德摇摇头，努力赶走那些情绪。她听到布罗尔醒来时的动静，不禁松了口气。

他没有注意到她表情的变化，先将目光聚焦在那个人类身上。“看来还在睡。”

“我有点怀疑他还能不能醒过来。”

“我也是。他的表现跟其他人不同，但睡上一个白天外加半个晚上……”

高阶女祭司摆弄起手里的月刃来。她很庆幸自己从加亚的鞍座边取下了它，如果她当时没这么做，这把武器就会留在奥伯丁。泰兰德拥有月神的庇佑，但她并不会因此刀枪不入。月刃是强大且必要的武器。“我们要把他留在这儿吗？考虑到他帮过我们，我不太想这么做。”

“我也这么想。但我们必须前往灰谷，我可以暂时背着他，可他只会拖慢我们的脚步。”

她最后把自己清醒时反复思考的那件事告诉了他。“你应该一个人去。我当初提议去灰谷的时候，你就是这么打算的。”

布罗尔一脸惊恐。“我是不会把您丢在这儿的！尤其是在奥伯丁的事以后！我们会一同前往灰谷——”他用拇指比了比那个人类，“希望也能带上这位……”

“那我们该怎么做？”

德鲁伊露出内疚的表情。“反正我原本也打算在离开奥伯丁以后这么做，”他从斗篷里拿出他从范达尔的住处取来的那样东西，“是时候让我的盗窃行为产生些价值了——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那是雷姆洛斯雕像？”

“对。”

“我听说你把它交给大德鲁伊范达尔保管——”

“我又从他那儿借来了。”他示意她不要深究。见泰兰德点了头，布罗尔继续表情凝重地补充道：“如果我们想使用梦境传送门，它也许是我们成功的最大希望。”

“此话怎讲？”

“雷姆洛斯说过，它和一头力量强大的绿龙相连。守护巨龙伊瑟拉亲自对雕像施加了法术，但不肯把绿龙的身份告诉他。他对它的身份有些推测，我也一样，毕竟在设法净化雕像时，我曾短暂地面对过它。我不知道那头龙的名字，但我能感觉到它庞大的力量。它应该是她的配偶之一。”

在高阶女祭司看来，这就意味着一头知识和力量都出类拔萃的龙。泰兰德明白布罗尔的理由了。“你觉得你能通过雕像和他取得联络？”

“是的，这值得我用名誉做赌注。”

这话让她有些不安。“如果范达尔发现你拿走了雕像，会有什么后果？”

布罗尔耸耸肩。“不清楚，但如果我能活到那时候，就会知道后果是什么了。”

泰兰德审视雕像，祈祷它值得那位德鲁伊——还有她——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你打算怎么做……还有，我要怎么才能帮上你的忙？”

“您帮不上忙的。这件事只能由我自己动手。”布罗尔把雕像放在他面前的地面上，然后坐了下来，盘起双腿。雕像上的龙眼正对着德鲁伊的双眼。“我要尝试不同的方法。我可不想使用雕像本身……”他突然停了口，“这么说起来，我根本没想过还会见到这该死的东西……”

高阶女祭司一言未发，她很清楚布罗尔上次与这尊雕像有所牵连时的惨痛回忆。她明白他无力从雕像的扭曲力量中解救自己女儿的那种痛苦。他那句话更多是说给自己听的。

布罗尔对着雕像伸出双手，开始低语。雕像仍旧连接着那头龙，无论他身在何方。德鲁伊希望加入那种联系，从而得以在精神上与那头龙沟通。泰兰德清楚这么做的理由。那头绿龙也许能给出有关现状的线索，但更重要的是，他也许能协助他们进入翡翠梦境。这尊雕像曾经能做到那种事——布罗尔在和变身巨熊形态引发的狂怒对抗时，就这么使用过它。但那是梦魇让那片超脱尘世的土地变得遥不可及之前的事了。当然了，如果能和那个领域的守护者之一并肩作战，他们生存——以及成功——的概率都会增加。

雕像静静地沐浴在微弱的翡翠光芒中，与此同时，一股黯淡的能量从雕像中升起。

那是将雕像与那头神秘绿龙连接起来的魔法。

泰兰德的注意力立刻被布罗尔吸引过去，后者身遭出现了森绿色的微弱光辉。奇怪的是，那种光芒并非布罗尔发出的，而是来自他坐着的草地。作为德鲁伊，布罗尔的力量大多来自于艾泽拉斯的花草树木，而泰兰德则是第一次亲眼见证。他的体内充满力量——因为玛法里奥，她很清楚这点——但她并未真正考虑过她爱人天职的这一面。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月神授予她的天职不无相似之处。

或许玛法里奥和我并没有那么不同，高阶女祭司心想。或许这也正是我们经常被迫分别的理由……

泰兰德曾接受过塞纳里奥的教导，也曾与她的爱人和其他德鲁伊并肩作战，本该非常清楚这件事才对。艾泽拉斯与德鲁伊密不可分；它始终与他们保持着联系。玛法里奥和艾泽拉斯如此合拍，而他对万物的感受肯定要比布罗尔深刻得多。

他无法抛弃他的天职，正如我无法抛弃我的……但这些天职也会像我们的人生那样交错……如果我们能活下来……我们就能学会让两种天职交织的方法……学会长相厮守的方法……

如果我们能活下来的话……

森绿色的光芒汇聚成魔法流，向那头绿龙的所在之处延伸而去。但才刚刚开始，那道光就颤抖起来。有什么在阻碍它。

布罗尔低声说了句什么。

阻力减弱了。

“不！别这么做！”

那个人类出现在他们之间，神色狂乱。他单膝跪地，拼命将手伸向雕像。

他握住雕像的同时，泰兰德发现他周围的景物开始变幻，它的一部分显得一目了然。

而另一部分——

高阶女祭司踢出一脚，目标却并非那个人类，而是雷姆洛斯雕像。

雕像飞了出去。它撞上一片斜坡，然后落在一小块岩石上。

咒语被打断的布罗尔埋怨且困惑地看着那两人。“看在世界之树的分儿上，你们在做什么？”他质问泰兰德，同时跳起身来，攥住那个人类的后颈。“你在耍什么花样？你用了什么诡计欺骗她？”

那人的嘴巴动了动，但没能发出声音。泰兰德在他周围看到的画面已经淡去，无论她怎样努力试图将其铭刻在脑海，那些景象依旧消失无踪……就像是光与影营造出的幻象。

但她还记得一样东西。她赶往布罗尔身边，阻止他继续恐吓那个衣衫凌乱的人类。“放开他！他是想帮我们！”

“帮我们？他诱骗您破坏了即将生效的咒语！”但布罗尔显然很尊重她的意见，因为他松开了手。

“不会生效，不会生效，”那人看向他们身后，含糊不清地说着，“只会对他们有用，只会带来他们……”

“谁？”泰兰德说着，手按他的肩膀以示安慰。

这个人类的目光终于有了焦点，他看了她一眼。“我……我不知道……他们……噩梦……”他低下头去，“我睡着了……我不能睡着……不会睡着……”

“你是谁？”布罗尔的语气和善了些，“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有那么一瞬间，人类的目光再次失去了焦距，他赶忙连连眨眼，仿佛在努力振作精神。“卢肯……卢肯·狐血……”残留的些许自尊心让他挺直了背脊，“瓦里安国王的第三助理制图师！正在执行绘图任务，目的地是——是——”他的表情变得像是个迷路的孩子，“我已经不记得了……”

“别管那个了，”泰兰德轻声催促道，“告诉我们吧。你怎么知道我们做的事会带来危险？”

“我——我就是知道。肯——肯定跟我梦里的那个地方有关……我感觉到了他们……我感觉到有东西靠近……”

布罗尔取回了雕像。“也许就是我们想要联络的那头龙。”

尽管这样说得通，泰兰德还是想起了她在卢肯·狐血身后看到那幅景象时的感觉。“不……他说得有道理，布罗尔。某种邪恶之物正在靠近。所以我才做了该做的事。在这件事上，我相信他的话……”

卢肯感激地看着她，仿佛她刚刚从利斧下保住了他的脑袋。“感谢您，尊贵的女士！感谢您！”

“冷静点，卢肯。你是我们的朋友……而且不用谢我。恐怕是你本能的反应救了我们。”

“您真这么认为吗？”德鲁伊问道，他仍旧盯着那尊小雕像。“也许……也许真是那样。”他放下雕像。“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布罗尔看向卢肯，“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

“不……不……我只是在行走……只是在行走……”

布罗尔退后几步，对泰兰德说道：“和我想的一样。我还没告诉您，您休息的时候，我在周围短暂地飞了一圈。我不认得这地方，但我想如果我再试一次，也许就会对随后的行动理出些头绪了。”

这番坦白并未令泰兰德恼火，毕竟她知道布罗尔不可能让她和卢肯遭受危险。她点点头，对他的新计划表示赞同。“那雕像呢？”

他耸耸肩。“雕像？我们不用这该死的东西，它就没有危险。它可以留在这儿等我回来。”

他展开双臂，化身为风暴乌鸦。卢肯倒吸一口凉气，蹒跚着退向泰兰德，而后者不禁有些内疚。与大多数人类相比，她和布罗尔对魔法的了解要深刻得多。

“没事的，”她告诉卢肯，“用不着担心。”

“我——我表兄也是干这一行的……我是说，他也会魔法。”卢肯低声说着，语气因为记得这件事而透出一丝欢快。然后他重新皱起

眉头。“现在他死了。”

就像很多人那样，高阶女祭司回想起了在上一场战争中失去性命的人们。而现在……为艾泽拉斯带来新浩劫的又是什么？

布罗尔飞了起来，令她暂时停止了思索。她和卢肯羡慕地看着那只硕大的鸟儿飞向高空。泰兰德羡慕起德鲁伊的这种法术来。像那样飞翔……

但风暴乌鸦没飞多高，就立刻朝同伴们的方向俯冲返回。卢肯只是瞪大了眼睛，或许还没明白，但泰兰德知道，如果没有重要消息，布罗尔是不会这么快回来的。

没等布罗尔飞到他们身边，她就拿起了雕像，随时准备撤离。德鲁伊变回人形后的表情证明，她的想法恐怕非常接近真相。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了吗？”卢肯天真地问。

“你看到了什么？”泰兰德插嘴道，“我们是在部落领地附近吗？”

“相比起来，部落根本算不上麻烦，”布罗尔厉声道，“我们必须寻找掩体，而且要快……”

他抓住卢肯的胳膊，把他拖向山丘地带。泰兰德跟在德鲁伊身边，把雕像夹在腋窝下。

“怎么了？又出现奥伯丁那样的噩梦生物了？”

布罗尔哼了一声：“不……但恐怕是更大的噩梦。”他用一根手指指向东方的天空。“那边有一头龙……而且是黑龙。”

索拉在西方的一座小山顶上看着那些陌生人。两个暗夜精灵和一个人类。两男一女。她立刻把人类排除在外，因为他尽管外表正值壮年，却实在不像是个战士。另一方面，那两个暗夜精灵看起来颇有实力。那个男性大概是个德鲁伊。索拉尊敬那些能从自然中汲取力量的人。

女兽人最感兴趣的是那名女性，因为她一直都想和其他种族的同性一较高下。那个暗夜精灵举止优雅，她携带的月刃也需要相当的力量和长期训练才能运用自如。索拉自然相信自己的战斗技巧，但她依旧好奇如果她们打上一场，结果会是如何。

但现实情况很快就打消了她那种无意义的好奇心。重要的是那三人身在此处，而她也一样。他们显然与她的目标有些联系，尤其是那两个暗夜精灵。她的猎物只有一个。那两个多半是战友。那个女性甚至可能是他的配偶。

兽人咧开嘴，露出冷酷的笑容。他们就是我来这儿的理由，她下了定论。他们会带我找到他……他们会带着我找到那个玛法里奥……那个叛徒与生命的毁灭者……

她看到那个德鲁伊施展强大的魔法，变成了一只能够翱翔天空的鸟儿。在和他们战斗的时候，她必须首先干掉他才行。他看起来很强大，虽然显然比不上她梦里那个凶残的德鲁伊。但在她和真正的敌人决斗前，他会成为不错的练习对象。

然后索拉明白了那个德鲁伊飞行的时间为何如此短暂了。一团庞大的黑影升上天空，那正是她先前看到的那头龙。它正飞向那三人所在的位置，虽然他们脚步飞快——就连那个人类也一样——但显然在劫难逃。女兽人咒骂起来，她明白有关自己猎物所在地的最佳线索就要被它吞入腹中了。

紧接着，惊人的事发生了。

那头龙的猎物突然消失了。前一分钟，他们还在逃跑，下一分钟，他们就不见了。只有短暂出现的淡绿色光芒给了她某种答案。她猜那两个暗夜精灵之一施展了某种咒语，将三人带去了远处。

但当她再次抬头看向那头龙的时候，却更加吃惊了。那头巨兽立刻掉转方向，奋力拍打翅膀，离开了这片区域。它全速离开，没有丝毫犹豫。

最令索拉感到奇怪的是，虽然在黑暗中，她没法完全看清离开的巨兽……但她敢发誓，那头龙是在突然袭来的恐慌中逃离的。

第九章

德鲁伊们感到疲惫不堪，他们几乎奉献了自己的所有力量。尽管范达尔告诉他们，这些努力并非徒劳，但很多人还是很难相信。泰达希尔看起来毫无变化……而且说实话，在哈缪尔·符文图腾的眼里，这棵世界之树透出了更令人不安的氛围。

更令他不安的是，范达尔对布罗尔的缺席突然充满了好奇。在这么多人匆忙聚集的情况下，直到施法结束，才有人注意到布罗尔的失踪。但现在，首席大德鲁伊似乎对这件事尤为关心。

哈缪尔答应去寻找布罗尔，但那主要是为了安抚范达尔。不幸的是，哈缪尔所能做的就只有给出他明知——这让他相当内疚——无法实现的承诺。

他本想远离集会地点，但他知道自己的缺席最终也会引起注意。为了避免更多的询问，他在人群边缘走来走去，假装在寻找布罗尔。

哈缪尔缓缓走向纳拉雷克斯。虽然那位暗夜精灵和其他人一样精疲力竭，但他依旧站在那儿，观察着手里的一颗种子。牛头人靠近的时候，纳拉雷克斯正将另一只手悬在种子上方，同时喃喃低语，仿佛在对婴儿说话。

种子裂开了，一条细小的卷须从中长出。等它长到十厘米高时，纳拉雷克斯将空着的那只手转向左侧。嫩芽随即朝那边伸去。

暗夜精灵的手划出一条弧线，转到右方。新生的植物维持着向左的弧度，开始朝纳拉雷克斯指示的方向继续生长。

“这才是我们的本职，”纳拉雷克斯严肃地对哈缪尔说，“生命的培育者。乐园的园丁……”

“是的，如果艾泽拉斯足够完美的话，”牛头人赞同道，“但它并不完美。”

“是啊……它并不完美。”纳拉雷克斯弯下腰，把种子放到地上。他在种子周围画了个圈。

圈内的地面翻腾起来。种子沉了下去，只将嫩芽留在外面。

纳拉雷克斯整理好植物周围的泥土，然后将目光转向哈缪尔。“你找到我们的兄弟布罗尔了吗？”

牛头人努力不让自己的鼻孔张大。“我还在找他。”

暗夜精灵眯起了眼睛。“我们都知道他没有跟我们回来，哈缪尔兄弟。”

哈缪尔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我向大德鲁伊范达尔·鹿盔保证过会找到布罗尔。我得继续去找了。”

纳拉雷克斯伸出一只手，拦住了正要离开的牛头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举动是很危险的。“大德鲁伊范达尔去忙别的事了。他眼下甚至不在这儿，哈缪尔兄弟。”

“不在这儿？”牛头人再次尝试掩饰自己的警惕。

“你在……别处……的时候，他提议我们尽可能理清思绪，这样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就能开始为泰达希尔施展另一个咒语了。”

“在这段时间里，他去了哪儿？”

纳拉雷克斯看向高处……更高处。“自然是塞纳里奥区。他说过他打算前往自己的居所，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寻求指引。”

哈缪尔忍不住哼了一声。他大致能想到布罗尔·熊皮飞去了哪儿，但那位暗夜精灵真正的意图就只能猜测了。牛头人能想到的只有一件事，但布罗尔不可能那么鲁莽……对吧？

纳拉雷克斯垂下胳膊。“我想还是告诉你的好。你觉得我们的布罗尔弟兄会不会也有相似的想法……我是说，去塞纳里奥区寻求指引？”

恢复镇定的哈缪尔答道："我不认为我们会在那儿找到布罗尔·熊皮。"

暗夜精灵以难以察觉的幅度点点头说："我也这么认为。能达成一致真让人高兴。"

哈缪尔转身离开，陷入思索。纳拉雷克斯是在给他警告，以免布罗尔有出现在塞纳里奥区的理由。那位暗夜精灵多半考虑过布罗尔为何没有回来参加集会，然后得出了他认为最有可能的答案。

这就意味着范达尔或许也一样。

牛头人皱着眉，抬头看向达纳苏斯的方向。他希望自己没有猜错：布罗尔·熊皮并不在塞纳里奥区。事实上，他前往那里的唯一理由恐怕就是去大德鲁伊范达尔的居所寻找某样东西。哈缪尔担心那会是雷姆洛斯雕像。就牛头人所知，这是布罗尔唯一可能觉得有用的东西。毕竟它与翡翠梦境相连，而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进入翡翠梦境后便失踪了。

而且像布罗尔这样冲动的人，很可能会利用它去寻找他们失踪的导师。

他不会的……布罗尔不会冒那种险……他不会的……布罗尔不会冒那种险……

哈缪尔眨了眨眼。不。布罗尔会的。

一道阴影从他身上掠过。他转过身去，看到一只巨大的风暴乌鸦正在降落。那肯定是归来的范达尔，这位首席大德鲁伊这次选择了更加迅捷的鸟类形态，而非他在集会开始时那种巧妙的手段。

风暴乌鸦降落的同时，形体也发生了变化。双翼变成了手臂，双腿伸长。鸟爪变成了双脚。羽毛或是脱落，或是化作毛发和衣物。鸟喙收缩回去，转变为嘴巴和鼻子……

范达尔变回人形，站直身体。他的目光越过聚集起来的所有德鲁伊，定格在远处的哈缪尔身上。

那位暗夜精灵的目光里带着极度的失望。单凭这点，哈缪尔就明白，范达尔知道了布罗尔所做的一切。

牛头人祈祷他的朋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的位置再次变动。布罗尔清楚这点，虽然他这次依旧无法看清移动的路径。他可以断定那里就是翡翠梦境……但他对那些瞬间的记忆为何如同笼罩奥伯丁的迷雾一般模糊不清？

更重要的是，一名人类——人类！——为何能在自己几乎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以肉身进入那个神秘的国度？

然而，眼下可没有向卢肯·狐血询问这种事的时间。三人仍在移动，因为卢肯突然的行动并未带他们远离那头龙……反而将他们带到了它的下方附近。

“趴下！”泰兰德低声道。

那道影子从他们头顶掠过，仿佛要和疾风较量速度。它带起的狂风几乎实现了高阶女祭司的提议，三人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

但……巨龙并未回头。它没有掉转方向，然后扑向他们，反而飞入他们前方的群山之间……而且并未再次飞起。

布罗尔最先说出了所有人的想法：“以那个速度，它如果不爬升高度，就该撞上什么了……”

“黑龙在这儿做什么？”泰兰德问，“这儿究竟是……”

“它不是黑的。”

暗夜精灵看着卢肯，这个人类神色狂乱地重复道：“它……它不是黑的……它是绿的。”

“一个色盲。”布罗尔咕哝道。

“就算他真是色盲，也不会把黑色看成绿色。”高阶女祭司却有不同的看法。她用安慰的语气询问卢肯：“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说那头龙是绿色的。”

他耸耸肩。“它刚才离得够近。”

德鲁伊摇摇头。“好吧，这就是答案。但不是正确答案，因为我们刚才离它一样近，却看到它是黑色的。”

泰兰德端详了那个人类片刻，然后开口说道：“但我觉得，他的答案里蕴藏着些许真相，布罗尔……至少卢肯认为那是真相。”她看了看自己的月刃，接着补充道：“我认为我们应该调查这头可能是黑色，也可能是绿色的龙。我们出现在它附近肯定是有理由的。”

“如果它真的是头黑龙呢？”

她朝那头龙飞去的方向走去。泰兰德举起月刃，做好投掷的准备。“那我们就杀了它。”

卢肯看向布罗尔，仿佛希望他能告诉自己，她那些话并不是认真的。德鲁伊却抓住制图师的胳膊，拉着他跟在后面，同时说道：“你还是跟着我们比较好……”

卢肯露出了怀疑的表情。

他们以卢肯能够承受的最快速度穿过群山。他的脚程不慢，但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何况他只是个人类，并非暗夜精灵。考虑到他先前的遭遇，他前进的速度已经要比布罗尔预想的快上不少了。

他们中途只停下了一次，那时布罗尔觉得脖子有些发痒。他看向身后。

“怎么了？”泰兰德轻声问。

“我以为有人在跟着我们……是我弄错了。”

不久后，高阶女祭司要求暂停一下，卢肯趁着暗夜精灵们商议的时候稍加喘息。

“如果那头龙降落了……它肯定就在这附近。”泰兰德说道。

“同意。我们看到了好几个洞穴，但没有一个能容纳体形那么大的生物……而那头龙比大多数龙都要庞大，无论它是什么颜色。”

“可我没看到它飞起来，即使那头龙如果爬行前进，这些山丘也会迫使它寻找开阔处。”

布罗尔思索起来：“也许卢肯的话确实有几分道理。如果那头龙是——”

泰兰德看向他身后。“卢肯在哪儿？”

德鲁伊猛地转过身。那个人类已经不在他身后了。

暗夜精灵们面面相觑，他们想到了同一种可能——卢肯再次在茫然中转移到了先前那个疑似翡翠梦境的地方。紧接着，一阵石头滚动时的响声告诉那两人，事情要简单得多。卢肯只是走开了而已。

或者说……他正在攀爬山坡，考虑到其疲惫程度，他的速度快得惊人。

“卢肯！”德鲁伊压低声音喊道，“卢肯！”

但那位制图师充耳不闻。布罗尔只能跟上去，泰兰德紧追在后。这里很可能位于龙穴附近，他们可承受不起暴露行迹的风险。

卢肯奋力爬上山顶。在那个人类沿着另一边山坡向下之前，布罗尔总算抓住了他的脚踝，站到了他的身边。

“你发疯了？”有那么一瞬间，布罗尔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因为卢肯注视着他，仿佛又一次丧失了理智。

“它在下面那儿。” 终于，卢肯指了指位于下方的几座洞穴之一，喃喃道。“洞口有尖角的那个。那头龙就在那儿。”

“可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卢肯只是耸了耸肩作为回答。

泰兰德来到两名男性身旁。“我没听错他的话吧？那头龙在下面那儿？”

“他似乎相当确定这一点。”有个声音引起了布罗尔的注意，他看了看他们来时的路。“有个东西——也可能是人——在跟着我们……”

“不管它！卢肯又走开了！”

布罗尔转过身，发现那个人类趁着德鲁伊松手，而两个暗夜精灵都分心旁顾时，沿着另一边山坡走向了下方。布罗尔清楚有人在跟踪他们，但还是向卢肯追去。

布罗尔终于在靠近山脚的时候追上了制图师，他强迫卢肯转向自己，看到的却又是那种近乎茫然的眼神。

“你想死吗？”他问那个人类。

“不……”卢肯似乎终于察觉了自己身在何方。他的脸色更苍白了。“我只是……我只是非去不可。”

布罗尔彻底放弃了理解卢肯行为的打算，开始拽着卢肯向他们身后的泰兰德走去。

从洞穴内传来了爬行动物低沉而哀伤的嘶鸣声。

三人顿时僵在了那里。片刻后，高阶女祭司朝洞穴迈出一步。

“肯定还有别的入口！”她低声道，“这洞口太小了，没法儿让龙通过。”

布罗尔不大喜欢自己脑海中掠过的想法，皱起了眉头。“也就是说……这入口正适合我们通过！”

泰兰德点点头。卢肯吞了口唾沫，什么也没说。

布罗尔有些担心卢肯，毕竟这个人类显然不像瓦里安・乌瑞恩一般富有战斗经验，于是对他说道：“那边有几块大石头，你可以躲在那后面。如果过了一个钟头我们还没回来，你就沿着刚才那条路继续走。我想我已经大概知道我们在哪儿了，这儿离灰谷比我以为的更近。”

令两位暗夜精灵吃惊的是，卢肯硬着头皮回绝道："不。我要跟你们去。你们帮了我……而且是我把你们带来这儿的。"

没时间继续讨论了。布罗尔点点头。泰兰德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匕首，递给卢肯。卢肯接过匕首，尽管他明白，它根本没法儿用来和龙对抗，但这把武器还是让他安心了些……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必要时可以用这把匕首自我了断。

布罗尔本想负责开路，但泰兰德比他先行一步。她看起来几乎迫不及待地想要面对那头龙，仿佛这样就能把玛法里奥带回她身边。

还是说等她死去，他们就能团聚了？德鲁伊突然有些担忧。

走进洞口的时候，泰兰德举起月刃，随时准备投掷。洞里很昏暗，卢肯也许会为此烦恼，两个暗夜精灵却不会。不过高阶女祭司还是用魔法制造出微光，或许是为了那个人类考虑，也或许是为了吸引那头龙的注意。

"别走远。"布罗尔提醒制图师。他相信卢肯没这种打算，但考虑到他四处乱跑的习惯，还是事先提醒他比较好。

这座洞穴仿佛扭曲着横贯整座山峰，而且随着他们的深入，变得越来越窄。它如今的宽度勉强够让两人并肩前进。有头龙潜伏在前方某处，这就意味着山洞肯定还有另一个入口。必须记住这一点，如果之前的入口被堵住的话。

当然了，那头龙也能通过另一个入口追捕他们。

洞穴内变得凉爽起来。黑龙倾向于选择较为温暖的住所，这为卢肯的说法增添了几分可信度。但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都看到了一头乌木色的生物。如果那不是黑龙，那么其他颜色的龙为何会伪装成那样？

眼下的恐怖状况令布罗尔记忆深处的某件事突然浮现。他曾直面黑龙死亡之翼那可怕的女儿。奥妮克希亚也是个怪物，但布罗尔记得，她能够变幻形体……甚至能变成相比巨龙显得极其渺小的人类。

他拍了拍泰兰德的肩膀。高阶女祭司沉默地回过头来。

“当心，”布罗尔轻声道，“这些隧道也许足够让龙通过。”

她眯起眼睛。泰兰德·语风也清楚龙类的这种能力，甚至比布罗尔更加了解，后者并不知道她与红龙考雷斯特拉兹之间的联系。“没错，”她低声道，“我们必须非常警惕……”

洞窟深处传来微弱的脚步声。三人立刻紧张起来。布罗尔让卢肯躲到他和泰兰德身后，没等他上前挡住高阶女祭司，她就来到了三人的最前方。

又走出几码之后，他们来到了宽大的石室中。这间石室恐怕足有十个德鲁伊那么高，石壁上布满足以让人通行的裂口。粗糙的岩石与裂口相连，形成了诸多小路——其中几条看起来很不安全。

但更重要的是……布罗尔在遍布地面的石笋之间发现了一些印痕。他跪在地上，仔细察看。

“看起来像是我们同胞的脚印，”德鲁伊对泰兰德说道，“也可能属于卢肯的同胞。这些脚印还有重叠，留下脚印的人肯定时常经过这片区域。”

“我感觉到一股气流。”高阶女祭司放下月刃，“附近至少还有一个入口。”

“我们要去找吗？”

“这些脚印大多通向哪条路？”

他仔细地打量一番，最后指了指右边。“那条路……”

布罗尔起身的同时，卢肯眨了眨眼，张口想对泰兰德说些什么。高阶女祭司察觉了他的打算，于是用空闲的那只手抓住他的手腕，轻轻捏了捏。

“气流也从你说的那个方向传来，”高阶女祭司放开了人类的手腕，“我们可以往那边走，也可以——”

泰兰德陡然停住，神情变得专注起来。

艾露恩之光倾泻在石室中。

光辉里出现了一具他们先前看不到的身影，但卢肯显然凭借他的古怪天赋感觉到了。泰兰德察觉了他要说的话，于是阻止他开口，为的是让对方措手不及。

那个人身穿带兜帽的长袍，看起来就像法师装束和人类牧师装束的集合体。那个身影比两米的布罗尔还要高出几厘米，但体形更加轻盈。他的双手和脸庞与暗夜精灵有几分相似，只是脸色苍白得多，就像他们从未听说过的某种精灵分支。

头戴兜帽的人物显然不希望被那三人看到，因为他立刻朝最明显的威胁——高阶女祭司——伸出了一只手。

布罗尔毫不犹豫地利用了对方的失误。

德鲁伊扑向那个神秘的施法者，但并非以暗夜精灵的形象。布罗尔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具被毛皮覆盖的庞大身躯，体形比他原先的形象宽大了两倍还多。德鲁伊的嘴巴和鼻子伸长融合，变成一张血盆大口。布罗尔变成了一头凶猛的巨熊，用巨爪攥住了施法者。

庞大的躯体和冲力让他的敌人摇晃起来。有那么一瞬间，那个头戴兜帽的人物似乎想要后退。

突然间，绿色的光芒笼罩了布罗尔的对手。德鲁伊被掀飞到一旁，撞上了两根石笋，其中一根被撞得粉碎。巨熊倒在地上，一时间动弹不得。

泰兰德举起月刃，但并未攻击。高阶女祭司对上那个施法者的目光。

直到此时，看到那双眼睛，高阶女祭司才觉得自己认得面前的那个人。他的面貌发生了改变，这点泰兰德可以肯定，否则她应该能立刻认出他来。她努力回忆他的名字……

然后，令三人震惊的是，他发出痛苦的呼喊，用一条胳膊盖住面孔……接着开始变化。

“等等！”泰兰德喊道，“等等！如果你不是黑龙军团的一员，我们想要寻求你的帮助，而非与你战斗！”

施法者真正的形态尚未显露出分毫，变形便停止了。他放下胳膊，用有些怜悯的目光盯着她。

“你还不如面对死亡之翼的子嗣呢，小暗夜精灵！跟我相比，他们反倒不那么像怪物！”

“你说你是怪物？”布罗尔低吼着变回人形。他扫视周围，寻找着他化作巨熊时无法带在身上的那样东西。

它就躺在敌人的脚边，后者将它迅速拾了起来。“噢！这该死的东西！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要是她从没让我借给它力量该多好！”

德鲁伊站起身。“这么说，你就是和雷姆洛斯雕像连接的那头绿龙！”

“‘连接’这个词很正确！”雕像向布罗尔飞去，暗夜精灵单手接住了它。巨龙嘶声道：“它和我的精魂相连……虽然我得承认，就连我的女王伊瑟拉也没能料到随后发生的可怕事情。当初建立连接的时候，我们的本意是可以借此迅速协助雷姆洛斯，或者他认为有资格运用雕像的人。”他瞪着德鲁伊道，“说到运用……就算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也能凭借那种魔法认出你！你曾经使用过这东西，还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布罗尔面露苦相。“是啊，非常可怕的后果……话说回来，我以为它已经损坏，却发现它只是被邪能腐蚀了。”

人形绿龙的兜帽下传出一阵刺耳的笑声。“真正危险的可不是腐蚀，德鲁伊……你很走运，因为我只是个饱受摧残的废物，而非不久前几乎碰触你心灵的那股邪恶……”

德鲁伊站在那儿，做好了再次攻击的准备，但他也没有蠢到立刻出手。还有需要弄清的事……或许也还有避免流血的机会。“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的对手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你难道没看到梦魇吗？你感觉不到吗？”

“是啊，我感觉到了，就像我的大多数同行那样！虽然我们不是绿龙，但我们也曾为翡翠梦境奋战——”

“胡言乱语！”这位“精灵”瘦长的躯体开始膨胀，同时怒吼出声。“你什么都不懂！你什么都不明白！就连曾伫立在她身边的我也不明白！我背叛了她，背叛了翡翠梦境，又帮助梦魇之王侵蚀了那个国度……甚至现实位面！”

现在布罗尔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谁了。这头龙慢慢脱离“精灵”形态，变回原形时，德鲁伊也在朝泰兰德的方向移动。他们恐怕得拼尽全力，才有可能从这头龙的手下逃脱。

“我知道你是谁了，”他冷静地对那头变化了一半的巨兽说，“你是被腐化者的一员！你是被梦魇腐化，转而对抗伊瑟拉的那些龙之一——”

巨大的皮质双翼伸展开来，横扫整个房间。硕大的头颅上生出一对尖锐的长角。这头龙的身体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空间。绿龙比大多数龙类都要苗条和轻盈，但这一头却身躯庞大，不得不弯下脖子才能站起身来。那双眼睛——布罗尔意识到这头龙始终注视着他们，而绿龙的双眼通常是闭着的，因为它们永远都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中——浮现出与卢肯陷入疯狂时相同的眼神。

“被腐化者的一员……说得可真轻巧，小暗夜精灵……你根本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你根本不明白头脑、心灵和灵魂——我们龙类理解的‘灵魂’——都被剥夺，被黑暗吞噬，然后再被迫回到你尖叫不止的躯壳中是怎样的感受！”刺耳的笑声再次响起，令洞穴剧烈摇晃，几根石笋也因此松动。三人避开了附近的那些，而那头龙对撞上他鳞片的成吨岩石毫不在意。

“被腐化者的一员，”绿龙以自嘲的语气重复道，“如果我只是‘一员’就好了！”巨大的爬行动物猛地低下头来，直到和暗夜精灵与人类只有几码距离。布罗尔和泰兰德没有退缩，就连卢肯也挥舞起那把小小的匕首。“我不只是其中一员，渺小的造物们！我是她最信任、最喜爱的绿龙之一……正因如此，我的背叛引发的后果也严重

和可怕得多！你们见过那些沉眠者了吧？你们见过他们的影子了吧？那一切都源于我的协助……”

泰兰德壮着胆子开了口，嗓音平稳而令人安心。“虽然你以陌生的形象出现，我还是认出你了。但你显然已经摆脱腐蚀了。你显然已经克服它了……”

“那是借助了他人的力量……而且我当时并不知道，它还会再呼唤我……每时每刻……它都在呼唤我！它比所有人都渴望得到我，因为我是……曾是……她的最爱……她的配偶……”

“配偶？”布罗尔咬紧牙关，“你是——”

巨龙大吼一声，让他闭上了嘴。那双眼睛——冷酷的翡翠色眼睛——盯着德鲁伊和泰兰德。“是的……我是伊兰尼库斯，伊瑟拉的首席配偶……”他张大了嘴巴，“既然知道了这一点，知道我存在于此……你们就全都得死……”

第十章

暴风城是人类剩余的堡垒之中最坚固的，这里的大片土地曾遭遇毁灭性的破坏，但终究得以幸存，并在第一次战争以后进行了重建。瓦里安·乌瑞恩如今统治着暴风城——或者说再次统治它，毕竟他曾是国王，然后消失了一阵子，又在不久前归来。暴风要塞位于与王国同名的都城里，这位褐色头发、充满激情的君主在城堡里为保持国土和联盟的稳定而尽心尽责。瓦里安本就是个容易被感情支配的人，而他的爱妻蒂芬十三年前死于暴乱的事实让他变得更加情绪化。他唯一的慰藉是他的儿子安度因——母亲不幸死去的时候，安度因还只是她臂弯里的婴儿。在瓦里安失踪的那段漫长时间里，他却被迫以国王的身份历经磨难。

考虑到瓦里安国王经历过那么多悲剧和挣扎，他会被噩梦纠缠也就不足为奇了。近来，他喜欢借用麻木知觉的药水来入睡，以摆脱噩梦的侵扰，但这也是迫不得已的方法。在累到昏昏欲睡之前，瓦里安多半会在城垛之间来往巡视。

瓦里安身材高挑，外表粗犷俊逸，一头棕发桀骜不驯。他的子民将他视为骁勇善战的象征，但是眼下出现了一个瓦里安也不知如何应对的危机。

他的臣民沉眠不醒。

更糟糕的是，沉眠者的人数每天都在增长。起先只有一两个，然后是五个、十个甚至更多。每天都会发现新的沉眠者，民众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有人觉得这是某种疾病，但国王咨询的那些学者断定，情况没这么简单。很明显暴风王国正在遭受某种攻击，这种力量能通过一种奇异的方式来削减人员……而瓦里安很清楚是谁做的。

是部落。

尽管没有切实的证据，但在瓦里安看来，这一切都合乎情理。在维持和平这件事上，部落有太多让人信不过的因素了。除了兽人，瓦里安的怀疑对象还包括血精灵：在失去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之源太阳

井后，这些高等精灵转而学习恶魔的法术，逐渐开始对邪能成瘾。他对被遗忘者也毫不信任，尽管这些亡灵声称自己摆脱了巫妖王的奴役。在整个部落中，只有牛头人不会让这位暴风王国的统治者有立刻拔出武器的冲动，但既然他们与兽人为伍，他们也就同样不可信任。

瓦里安决定起草一封信函，寄给塞拉摩岛的大法师和统治者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塞拉摩岛靠近卡利姆多大陆东南沿岸，位于无尽之海西部。过去几天里他再三考虑要不要写这封信，却出于自信一再推迟。但现在，国王有些后悔自己没有第一时间这么做。

一名卫兵站在墙头向国王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她全副武装，胸甲上装点着暴风城的标志荣耀之狮。瓦里安已经巡视了好一阵子，而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卫兵。实际上，就连暴风要塞的守卫也比平时削减了超过三分之一。

“一切都正常吗？”国王问道。

“是的，陛下！”卫兵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一切正常，除了在那边不断聚集的该死迷雾……”

瓦里安的目光越过城垛。迷雾比昨晚更浓了，比之前那些夜晚都要浓重。卫兵部队大约在一周前注意到了缓慢聚集的迷雾，紧接着的那天早上就发现了第一批沉眠者。

他回忆着暴风城上一次被迷雾笼罩的情景。那场迷雾是为了掩护亡灵天灾入侵，食尸鬼利用大雾横扫一切向首都挺进。但尽管两者有几分相似，眼前的迷雾却显得更加虚幻，也更加不祥。这片雾气似乎是活的，它在接触到身体时仿佛也能触及心灵。迷雾看起来有多真实，就有多么像一场黑暗的噩梦。

国王眨了眨眼。有那么一瞬间，他敢发誓迷雾里有什么东西在动。瓦里安探身向前，但什么也看不清。他并不是那种喜欢胡思乱想的人。

“保持警惕，”他提醒那位卫兵，“把这句话转告其他人。”

“遵命，陛下。”

瓦里安离开时忍不住打了个呵欠。他需要找个时间休息一会儿，但在那之前，他得先去取炼金师们为他制作的药剂。至少这么一来，他就不会做梦——

瓦里安皱起眉头。药剂似乎能帮他睡个好觉，是不是也帮他远离了那些能让人沉睡不醒的东西呢？他还没有想到过这点。国王知道自己对炼金术一窍不通，但他看起来比其他人休息得更好。那些沉眠者饱受噩梦纠缠，而自己完全不做梦，这两种状态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在瓦里安看来，这个想法相当合理，他不禁加快了脚步。也许他可以召集炼金师，以及能够更好地理解和研究自己观点的其他人。如果大家相信他的判断，或许就能让其他人也服用助眠药剂，避免出现更多的受害者——

他差点儿撞上一位气喘吁吁地跑上城墙的卫兵。瓦里安猜测对方是在换岗时迟到了，但没时间训斥他，于是转身绕过那个卫兵。

“陛下！有——有人派我来找您！”那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有个可怕的消息，陛下！”

瓦里安本能地想到了他认为自己在雾气中看到的东西。“是那边——”

这个卫兵大半张脸都被头盔挡着，但是语气透露出慌乱。“不是的，陛下！我们……我们发现他瘫倒在大厅里的椅子上！他——他没去过外面！”

强烈的恐惧感攥住了国王的心。瓦里安抓着卫兵的肩膀，大声问道：“谁？谁？”

“是王——王子！安度因王子——”

瓦里安感到自己脸上血色尽退。“安度因——我儿子——死了？”

他把卫兵甩在一边，冲下台阶就向城堡里赶去。周围的一切在瓦里安眼中模糊起来。他才刚刚找回了自己的记忆，重新与儿子团聚！

究竟是哪个恶毒的刺客夺走了安度因的性命？

瓦里安飞速赶往大殿，一路穿过紧张的侍卫，仆从和其他官员。这间高棚阔顶的大厅曾是举办舞会的地方，确定宾客名单一度是这里最重要的任务。

“让开！”国王喊道，“让道！”

人墙分开了。瓦里安看到了他的儿子。

这个少年就是父母的完美结合体，他发色比瓦里安略浅，面容却更加柔和。温柔的一面不止遗传自母亲的特征，也因为艰巨的人生还没有为他带来那么多苦难。即便如此，和同样不到十三岁的孩子比起来，安度因还是显得更成熟一些。

此时此刻，至少在瓦里安的眼里，他显得面无血色。

安度因仍旧半躺在椅子里。卫兵队长是一个留着棕色短胡须，不修边幅，脾气暴躁的老兵，他看起来想给王子调整一个更加舒适的睡姿，但又不敢碰那位王室继承人。

瓦里安眼里只有他的儿子，除此之外意识里一片空白。他跌跌撞撞地越过指挥官来到安度因身边，俯下身来。

看到少年的胸口正在起伏，国王心底涌起了希望……直到他听见安度因发出一声呜咽。

他的儿子也成了沉眠者的一员。

“不……”暴风王国的君王喃喃低语。他摇晃安度因，但男孩却不肯醒来。“不……”

瓦里安终于站直身子，咆哮道：“把他抬到床上去。动作放轻。我很快就过去。”

两名守卫服从了他的命令。国王对着卫兵队长补充道：“叫炼金师们过来！我要立即召见他们——”

一阵号角声响起。人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瓦里安知道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他刚刚离开的城垛。

“照看好安度因！”他提醒那些卫兵，“还有，卫队长，去把炼金师们找来！”

不等对方回应，国王就迅速原路折回。在城垛上，几个士兵正盯着远处的迷雾。其中一个碰巧回头看到了国王，立即提醒其他人。士兵们迅速立正站好。

“别管那些了！”瓦里安越过士兵，看向暴风城的边缘区域，“你们——”

他愣住了。现在能清晰地看到大量身影正在迷雾之中移动。数百人……不……恐怕有上千人……

“把所有能战斗的人——”瓦里安再次停口，但这次是出于其他原因。尽管雾气浓重，里面的东西仍然离得很远，但出于某种缘由，国王相信自己认出了那些人。在某种意义上，那不是多么可怕的事物，因为那只有两个人，被复制了无数次的同样的两个人。

那是安度因……以及安度因的母亲。

但那并非瓦里安记忆中挚爱的蒂芬。那些幽灵般的复制品蹒跚着向暴风城进发，双腿一半是骨头，一半是腐烂的绿肉。腐臭的蛆虫侵蚀了蒂芬那曾经美丽的面孔，蜘蛛在她乱蓬蓬的头发里爬来爬去。她下葬时穿着的那件长袍沾满污泥，被撕得支离破碎。这惊悚的画面不停地重复着。

安度因倒是完好无损地站在他母亲旁边，脖子被母亲那骷髅手指环绕，那姿态看上去并没有多少怜爱，更像占有和控制。对瓦里安来说，这个恐怖的幽灵好像在向国王宣示，他们的孩子现在是属于她的了。

“不……”瓦里安真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他真希望自己也是沉眠者的一员。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动摇他，但这副黑暗的景象是他从来不曾想象过的。这一定是个噩梦……一定是……

但瓦里安随即意识到，和他的儿子不同，他生活在真实的的世界里，尽管从某方面来看现实也是一场噩梦。他在最初的沉眠者出现之前就在服用药剂，他可以肯定，药剂以阻止他做梦的方式保护了他。不幸的是，瓦里安没能及时察觉这种关联，导致他的亲生儿子也被噩梦掠走。

如今，潜伏在沉眠者背后，隐藏在他们的噩梦之中的那个东西，正在利用他内心最深的恐惧，向都城进攻。

这让瓦里安找回了些许力量。他转向身边最近的那名卫兵——正是先前跟他说过话的那名女兵——询问道："你在雾里看到了什么？"

她颤抖的嗓音足以说明眼前的景象对她来说有多么恐怖。"我看到了……我父亲……战死的……托马斯……我的战友……我看到——"

瓦里安王看向聚集的卫兵们。"你们看到的只是你们的想象！只是你们的恐惧！它——或者它们——知道你们害怕什么，并以你们的恐惧为食粮！这些只是梦魇，它们并不是真的……"

很明显，国王的话让士兵们振作了起来。瓦里安把关于安度因和蒂芬的担忧藏到心底。如果连他都在意识到这些都是幻觉时，依旧受到影响，那城里的其他人又会怎样？

城墙之外，接近大雾的边缘区域，号角声再次响起。那是负责夜巡的小队之一。瓦里安一时间忘了他们的存在。今夜大概有六支巡逻队正在城外……

"发出召回信号！"他向离他最近的号手下令，"马上！我要他们全部撤回城里！"

士兵吹响了警号。瓦里安等待着。

西方的一支巡逻队做出了回应，然后是南方远处的另一支，西北方向也传来了回应的信号。

第四声军号来自靠近迷雾的地方。号角声响起时，瓦里安松了口气——

紧接着号声骤然中断。

更糟的是……另外两支队伍完全没有回应。

“重复信号！”

号手再次吹响号角。国王和士兵们等待着。

一片死寂。

瓦里安注视着迷雾里的身影。视野仿佛突然被放大了，让他看得更加清晰。他知道这绝非偶然，不管是什么东西在入侵他的城市，这都是某种手段，为了让他看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看到并恐惧……

眼前的景象确实令暴风王国的统治者不寒而栗，因为更多的疑问得到了解答。城墙下不再只有众多的安度因和蒂芬，队伍中加入了身披铠甲、步伐蹒跚的身影，他们的胸甲上装点着荣耀之狮。瓦里安还能看见大量匍匐着的身躯，来自同样瘫倒在地的人，甚至还有他们倒下的坐骑。事实上，大批面容枯瘦的士兵都骑着眼神空洞，躯干变形的战马。

“是天灾军团又来攻打我们了！”有人喊道。

国王看都没看发话者，立刻下令道：“安静！这是幻术，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紧接着……迷雾和它的军队在城墙前停下了脚步。安度因和蒂芬们抬起头来，用无神的双眼看向瓦里安。在他们身后，其他身影也抬头看向城垛。

安度因和蒂芬们毫无预警地回过头，看向这支邪恶大军。瓦里安不由自主地循着他们的视线看去。

最初他只看到士兵中混着一些其他人，然后那些若隐若现的身影变得清晰起来。虽然身形模糊、仿若幻影，他们的面孔却是普通民众的骇人仿制品。

紧接着……他发现其中有个更易辨认的形象。那是个容貌秀丽，一头金色长发的女子。如果她没有穿着法师装束，瓦里安差点把她当成幻影的一员而忽略掉。

那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

吉安娜的脸色和其他幻影同样可怕，神情陷于恐惧与死亡之间。瓦里安后退几步，明白状况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仿佛要印证他的想法一般，在吉安娜右侧的迷雾里，又一个人影幻化出来。国王并不认识这个人，但这并不重要。他认出了下一个成形的幻影，然后又是一个。

“他们为什么不进攻？”先前跟他说过话的那个守卫问道，“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尽管他清楚原因。他们正在进攻，一点一点地。以前他觉得对方的目标是削减战斗力，但现在他明白了敌人的另一重目的。敌方不仅减少了王城的防守人员，还把抵御力量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每增加一个沉眠者，尤其像安度因那样突然被疲惫俘获的，对方的人数就增加了一个。

瓦里安国王明白，他们目前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而胜利会属于敌人。

泰兰德开始祈祷……艾露恩回应了她的神仆。

仿佛满月银色的光芒忽然洒满了室内，女神的光芒被增强了上千倍，一切都沐浴在光华之中。对高阶女祭司、布罗尔和卢肯来说，这道光令人安心。它不会灼伤，而是抚慰着他们的眼睛。

但月光对伊兰尼库斯来说可不一样。绿色的巨兽直往后蹿，他庞大光滑的身躯撞上了洞顶和身后的石壁。石室摇晃起来，大块的岩石从室壁上碎裂掉落。然而，月神的光芒为三人挡开了那些石块。

巨龙发出一声暴怒的嘶吼。但伊兰尼库斯没有再扑过来，反而退得更远。与此同时，他开始缩小并变形。

“算你们走运！”他大吼道，“比我这辈子都要走运……”

巨龙重新化作精灵形态，只有四处残留的痕迹标志着他真正的身份。

布罗尔立刻行动起来，但这次他选择的并非物理攻击。他施展了一个咒语。

伊兰尼库斯重重地呼出一口气，眨了眨眼，看向高阶女祭司。

“很有力的尝试，”他赞扬道，“而且几乎成功了……但我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即便是用宁静而慈爱的艾露恩之光……我的心灵遭受了太多折磨……”

但那个头顶兜帽的身影既没有再次攻击，也没有逃跑。相反，他靠向石壁，闭上双眼，战栗起来。

“我辜负了她，我辜负了她和所有人……”

泰兰德祈求艾露恩减弱月光，维持在能让卢肯看清周围的程度。

伊兰尼库斯的身体无力地滑下，瘫坐在一块突出墙壁的石头上。

“伟大的巨龙，”她低声道，“就算你曾被腐化，但很明显现在已经恢复了。无论你认为自己犯下了怎样的过错，现在都有纠正的机会。”

泰兰德的提议只换来了一声苦笑。

“太天真了！你活了多久，暗夜精灵？一千年，还是五千年？”

她骄傲地挺直背脊。“我曾与初次来到艾泽拉斯的燃烧军团对抗！我曾迎击艾萨拉！我目睹了永恒之井的毁灭！”

“也就是说，超过一万年。”伊兰尼库斯答道，听起来丝毫不为所动。“对我的同族特别是我的年岁来说，那不过是区区一瞬间的体验。你还是在用狭隘的方式来揣测我的痛苦。你能想起自己最惨痛的失败吗？”

“是的，我记忆犹新……”

“那就把那种失败放大到堪与世界之树的高度相比的程度，也许你就能勉强理解了……”伊兰尼库斯怒目圆睁，但是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我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最糟糕的是，我可能会再次犯错！”

布罗尔和泰兰德面面相觑。最后，高阶女祭司说道：“但你已经摆脱了腐蚀……我当时也在场……事实上，正是我和几位女祭司召唤的艾露恩之光净化了你！要不是你的模样变了，我本该立刻认出你的！”

“我原本也这么以为……但随着梦魇的力量增强，我也发现了真相！只要噩梦一直存在，邪恶的阴影就会始终伴随着我……而且因为我，它会遍布女王的疆域……”他怒吼道，“所以我才没有使用你们熟悉的暗夜精灵外表，所以我不得不外出觅食的时候会伪装成黑龙！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那是我！我不希望任何人找到我！”

“但伊瑟拉和翡翠梦境——”高阶女祭司开口道。

“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它会变成什么就是什么！它是翡翠梦魇！我们的梦魇！” 伊兰尼库斯咆哮着一跃而起。他再次改变了形态，有些地方变成了巨龙，还有一部分仍是精灵的外形，与此同时，他的外表也显得更加虚幻，仿佛变成了梦境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蒙面的身影再次恢复了实体。伊兰尼库斯注视着虚空，神色惊恐。“不……我差点儿……我应该没做到那种程度……两个领域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但不该恶化得这么快……”

在泰兰德身后，卢肯躲进了阴影里。布罗尔注意到了他的行动，而伊兰尼库斯察觉了布罗尔的目光。

“人类……”绿龙始终维持着龙与精灵结合的怪形，大步走向卢肯。那张精灵脸庞上如今长着粗糙的兽嘴，还有满口对凡人来说过于尖锐的牙齿。小小的翅膀焦虑地来回扇动，本该是双手的地方长出了兽爪和长长的指甲。“他来自人族……”

高阶女祭司以防护的姿态站到制图师面前。“尊敬的巨龙，这个人类受到艾露恩的保护。”

布罗尔朝她走去。“也受到你面前这个德鲁伊的保护。”

伊兰尼库斯摆了摆手。

两位暗夜精灵发现自己被推向两边，只留下卢肯面对着那头绿龙。

卢肯鼓足勇气走上前。“想杀我就动手吧！我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现在就算被怪物吃掉也无所谓。”

“我更喜欢简单的食物。”伊兰尼库斯干脆地回答。他审视着那个衣衫褴褛的凡人，面容也变得更像精灵。“我只是想多了解你一点……”

泰兰德站起身，亮出了她的月刃。然而，同样起身的布罗尔却打了个手势制止了她。他能感觉到，巨龙的确没有恶意……至少暂时没有。

而且就算情况发生变化，布罗尔也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伊兰尼库斯要比卢肯高得多，虽然后者并不是矮个子的人类。制图师勇敢地抬起头，看着那头变化到一半的龙，后者将长着爪子的手指伸向他的胸膛。

“你们人类做的梦向来最令人着迷。”伊兰尼库斯喃喃道，语气冷静了些。“你们的想象力和欲望都这么丰富。你们的梦能同时创造出美丽与恐怖……”

“我不喜欢做梦。”那个人类说。

这个回答让绿龙发出一阵笑声。“现在我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

龙爪快要碰到卢肯了……突然间，两人同时散发出翡翠色的光芒。

布罗尔摇着头说道：“这不可能！他是个人类！没有人类能成为德鲁伊！”

“这是什么意思？”泰兰德向巨龙询问道。

“另一个领域与他相触，是他的一部分，可以向他敞开。”伊兰尼库斯惊讶地收回了手指。“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认得你！我见过你，虽然你那时你刚出生……”

卢肯·狐血咽了口唾沫，但除此之外并未动摇。“我只是个制图师。”

“一个绘制地图，学习地貌的人……你潜意识里最隐蔽的那部分，在你的记忆和认知的最深处，不是你的错……”伊兰尼库斯嘶声低语，“也不是她的。”

“她的？”人类重复了一遍。

“生下你的那个她，小家伙！一只精类生物以无比卑鄙的手段将你的母亲带去了翡翠梦境，它诱惑了即将分娩却被男人抛弃的年轻女性！就在它等待婴儿出生，准备用来实现它的邪恶目的时，我碰巧撞见了那一幕。那只生物望风而逃，留下一位力竭垂死的母亲，还有一名虚弱无力的男性婴孩……”

卢肯看向布罗尔和泰兰德，仿佛希望他们能对这番话加以解释。但事与愿违。

“你不是梦境生物，也不属于那里。我的女王把你交给了更了解人类的某个人，虽然他也是我们的同胞，一位名叫考雷斯特拉兹的红龙——”

“我知道那个名字！”高阶女祭司脱口而出。

“你也应该知道！他是生命女王阿莱克丝塔萨的首席配偶，”伊兰尼库斯愤怒地蹙起了眉，“比起我来，他是一位比我更有能力，更值得信任的配偶……”

泰兰德开始理解他的话了。“是你把他带出了翡翠梦境？”

“我先用咒语治愈了他！在女王的要求下——但我认为那个要求算不上奇怪——我用自己的一部分精华帮他活了下来……”

“这就解释了为何他看到的是真正的你，而我们看到的是你想让别人看到的样子，一头躲在这里的黑龙。”

伊兰尼库斯嘶声道：“饥饿驱使我不断前往更远处。这似乎是最好的伪装……能骗过所有人，除了他。”他怀疑地看了眼卢肯，“没想到我多年前的举动会在我们之间建立某种纽带……”

“所以他才能在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情况下进出翡翠梦境？”布罗尔问。

出乎暗夜精灵们意料的是，这个问题让那头强大的绿龙再次陷入恐惧。“真的？他能？”伊兰尼库斯朝卢肯亮出牙齿，这让人类和暗夜精灵提防起来，做出最坏的打算。“他进入过翡翠梦魇？”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布罗尔答道，同时暗自酝酿了一个咒语。“而且他完好无损地出来了，没有被腐化，可能也没受到影响。”

“不应该这样……但他出生在那里，受到来自那里的感召……但艾泽拉斯也在呼唤他……”伊兰尼库斯向后退去，目光始终不离卢肯。“你的痛苦持续多久了，小家伙？”

“我的名字是卢肯·狐血。”制图师发现自己竟能面对巨龙而毫不腿软，也发现自己不喜欢被人叫作“小家伙”。

“在这件事上，你有纠正的资格。”伊兰尼库斯用不怎么在乎人类权利的语气回答。无论龙类在和其他种族交谈时显得多么通情达理，它们仍旧会本能地觉得自己的种族是艾泽拉斯最初也最重要的子嗣。“现在告诉我！最初的痛苦是何时出现的？你记得吗？”

“我总是会梦到一片桃源般的土地，那里没有时间和人类的干扰……”卢肯的表情仿佛在思念家乡，随后他的脸色黯淡了下来。“但最初的梦魇……最初的那些噩梦……”他思索了片刻，接着继续叙述。

伊兰尼库斯皱起眉头。“只有几年。对龙族来说只是一瞬间，但我知道，这对凡人来说相当长……”

“太长了。”制图师答道。

“也太巧了！”布罗尔咆哮道，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他严肃地注视着泰兰德。“从我听到的内容来看，卢肯的噩梦恰好是在你们发现玛法里奥的身体出现状况之前开始的……”

虽然体形不小，兽人却很善于隐蔽行动。而索拉是个中好手。她成功在三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跟踪了他们，甚至跟到了足以听见话声的距离。并非每一句话都合乎情理，还有些根本无法理解，但有那么一个词令她兴奋起来。

那个恶棍的名字。那个卑鄙的暗夜精灵。玛法里奥。

后面的讨论索拉没听进去，否则她也许会怀疑自己的猎物是不是已经死了。至此，她只知道一件事，只确信一件事。很快，她就会面对这个杀害布洛克斯的凶手，这个要毁灭艾泽拉斯的罪魁祸首……

兽人悄然后退，仍旧困惑不已。那里没有巨龙，反而有个看起来很像法师的家伙。她听到的内容也不足以让她明白真相。在索拉的心目中，法师的地位可不高，他们是一群懦夫，作战时在战场后方要着有荣誉感的战士们不齿的手段。不过这只是一种偏见，由于同胞们的选择，她对萨满甚至德鲁伊的看法就有所不同。在她眼里，法师不过是为血亲复仇的道路上又多添了一道障碍。

兽人沿着山脊爬行，想找到一处可以纵观整片山地的制高点。这样无论他们从哪个洞口离开，她都会看到。然后，就像索拉一直以来的做法那样，她会追随无论是来自梦境的提示还是玛法里奥的同伙留下的痕迹，最终找到玛法里奥。

头顶突然传来的声响让索拉紧伏在山坡上。她抬头看去，轻轻哼了一声。现在她已经知晓自己会面对多少对手。最后一个自动现身了，虽然兽人之前没看到它，也搞不清楚它是怎么出来的。

一头巨龙的身影笼罩大地，从这片山区滑翔而过。索拉望着它在山顶徘徊，猜测那里就是它的巢穴。一头巨龙的身影笼罩大地，从这片山区滑翔而过。索拉望着它在山顶徘徊，猜测那里就是它的巢穴。夜空中，巨龙巨大的黑色轮廓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幸运的是，索拉在视野更好的情况下见过这只巨兽，否则她现在就要怀疑自己的视力

了。和之前所见相比，这头龙看起来大了很多。实际上，它的体形过于巨大，不可能是她之前看到的那头龙。这是一头巨龙中的巨龙。

索拉攥紧斧子，准备好随时战斗，但那头龙停止了盘旋，重新腾空而起。它用力拍打双翼，飞向远方。

如果索拉更熟悉这片土地，她就会明白，那头龙正在飞往灰谷。

第十一章

射入洞内的只有微弱的光线，大部分室内照明仍依赖泰兰德的法术。但这点微茫的光亮似乎依旧让巨龙焦躁不安。

“有点儿不对劲，”他嘀咕起来，“天空本该更明亮才对。”伊兰尼库斯暂时闭上双眼，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再次睁开双眼，告诉他们：“你们不该待在这儿！我看见了外面的情况，原本遮住太阳的云层越来越稀薄，正被本应散去的雾气取代。这不正常……我觉得……我觉得翡翠梦魇前所未有地接近……”

绿龙难得以这个名字来称呼梦境。这个说法自远古以来就存在了，对他来说，那里的一切只会化为恐惧。

他只字未提梦境的女主人伊瑟拉的命运，这对布罗尔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尽管伊兰尼库斯也挂念着他的女王与伴侣，但他依旧拒绝陪同他们前往灰谷——这个话题让他们争论了一整晚。

伊兰尼库斯维持着精灵的形态，仿佛只要恢复一小会儿真身也有被腐化的危险。巨龙多次要求他们离开，但是德鲁伊和女祭司都没照办，甚至无视了对方的威胁。他们都很清楚，既然梦境国度的状况如此严峻，也就需要比布罗尔更了解那个国度的人出手相助。幸运的是，伊兰尼库斯出于自身原因，并不想伤害他们。

“我已经很有耐心了，”绿龙咆哮着转过头去，“在我把你们扔出去之前，赶紧离开。”

“你早就可以这么做了，”布罗尔指出，“可你没有。”

“别把我的痛苦错当成软弱！”伊兰尼库斯转向那个暗夜精灵，反驳道，“也别误解我的悔恨！我知道自己犯下过滔天大罪，但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听到这里，卢肯心中猛然升起不祥的预感。虽然讨论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他能理解的范围，但他明白事态正变得越来越糟，而他已被牵连其中。

制图师突然很想安静一会儿，并打算把这念头付诸行动。暗夜精灵们仍在和绿龙争执不休，而卢肯决定离开这儿。不需要太远。只要能稍微安静一点就好。

伊兰尼库斯挡住了三人来时的路，所以卢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他随便选了一条通道，只是因为它的长度足够让他听不到说话声。他只想离他们远点儿。

虽然他的动作远不如德鲁伊或者高阶女祭司那样悄无声息，但他还是不被察觉地离开了石室。卢肯沿着曲折狭窄的通道蹒跚前进，呼吸也比之前轻松了些。

争论声从他身后飘来，不满的卢肯继续向前。声音弱下去，只剩一点儿单纯的杂音，但这还不够。

卢肯已经走出了光照范围，但前方透来的一丝微光能让他勉强看到东西。他本能地朝那边走去。

最后，他的面前出现了通往外界的出口。外面不比他所在的位置明亮多少，几缕雾气钻入了通道，但尽管卢肯提高了警惕，却有种继续向前的冲动。往外走一步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只要发现一丝危险，他只需要回到洞里就好。

人类觉得自己的思路很有道理，于是离开了通道。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模糊的风景，起初让他联想到了自己反复梦见的那片翡翠色的纯净土地。尽管他似乎曾踏入过那里，此时却对它怀着恐惧。

但在洞穴里待了一整晚以后，能够外出还是让卢肯放松了一些。我就在这儿待上一小会儿，他向自己保证。或许……或许到那时，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他一点儿都不想去那个什么灰谷。他已经明白，那里以某种方式与梦境国度相连。卢肯没有告诉暗夜精灵们，有些事物与被巨龙称为梦魇的世界相连，他离那些东西越近，就越能感受到艾泽拉斯和梦魇之间正不断地重合。这种重合正在加剧。一切与梦境有关的事物都在召唤着他。

卢肯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一路来到这里。他从一开始就在朝这头龙的所在之处前进，因为伊兰尼库斯不仅构成了他那离奇过往的一部分——卢肯尚未完全理解那些过往——而且那头龙还是翡翠梦魇的一部分，至少曾经是。不管是什么唤醒了卢肯的记忆，它似乎都想将制图师引入另一个世界……而这正是他竭力想要避免的。

制图师来回踱起了步子。在过去的整个晚上，当其他人努力想要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他却在试图搞清楚这种事为何会落在他的头上。他是一个孤儿，在暴风城被好心人抚养长大，期待自己能像大多数人那样生老病死过完一生，魔法和怪物不属于他的生活。他对旅行的渴望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制作他的上司将会署名的那些地图。卢肯从无奢求。

他并不懦弱，一点儿也不，但他也不是冒险家——在他的梦里除外。

最后那个念头让他苦笑起来。我的梦就是问题所在！

一阵石块滚动的声音让他四下环顾。直到这时，卢肯才发现自己走得比预想中要远得多。他出来的那条通道如今已然看不清晰，只剩下微弱的轮廓。

他转过身，全速朝洞口跑去。

一个有力的家伙从他背后抓住了他，他嗅到了一股比他更缺乏清洗的身体更浓重的体味。卢肯看到那双握着斧柄的手扣住他的胸口，让他喘不过气来，也无法呼救。最重要的是，那双粗壮的手是绿色的。

“兽人——”他喘息着说，话声微不可闻。卢肯试图再吸一口气，但没能成功。他开始头晕目眩，视野变得模糊起来。

也染上了……绿色。

与此同时，他胸口的压力消失了。然而，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推倒在地。卢肯面部着地，地面比他印象中更柔软、更舒适。

“是的……”一个虽然低沉，但明显是女性的声音说道，“我离得很近……翡翠暗影之地……”

“翡——翡翠？”卢肯勉强吐出这几个字。他抬起头来，惊恐地发现那个声音说出了真相。他身在另一个世界……但这次他并不只是经过而已。

在制图师看清周围之前，他就被人拽了起来，被迫转了半圈。

那是一名女性兽人，但长相不敢恭维。那张嘴太宽，鼻子又短又塌。只有那双狠狠盯着他的眼睛算得上有吸引力。事实上，那双眼睛如果出现在人类女性的脸上，肯定会非常迷人。

兽人用斧刃抵住卢肯的下巴，咆哮道：“带我去见他！”

“去——去见谁？”

“那个无耻的家伙！那个卑鄙的凶手！威胁一切的邪恶！自称为玛法里奥·怒风的那个暗夜精灵！”

卢肯努力抬高下巴，但斧子如影随形。他咬紧牙关答道：“我不知道……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

这个答案可没法让俘虏他的人满意。卢肯很想知道，他为何没能像过去那样返回艾泽拉斯。他集中精神……但除了斧刃更紧地贴着他的下巴外，什么都没发生。

“你知道的！昨晚的幻象告诉了我！他杀害伟大而忠诚的布洛克斯加的时候，我看到你也在场——”

“我不——不知道你在说——”他停了口，因为下巴传来的刺痛告诉他，斧刃已经沾上了血。

“幻象又变化了！它每次都会告诉我该做什么！我离目标很近了，人类！我会为我的血亲复仇……你来助我一臂之力，否则你将会和那个暗夜精灵落得同样的下场！”

卢肯知道她是认真的。他小心翼翼地低声说：“好的……我会带你去那儿的。”

斧子放低了些。兽人身子贴近，她呼出的气息几乎和体味同样浓烈。她看着他，思绪却飘去了别处。“我注定要复仇……我梦到了你离开山洞的位置，而事实正是如此！玛法里奥死定了……”

兽人让卢肯再次转身以便带路。直到这时，卢肯才有了仔细观察这地方的机会——他先前到来时要么精疲力竭，要么就只是匆忙路过。

周遭依旧是一派田园风光，展示着未受侵扰的自然之美。茂盛的野草随风起伏，遍布原野，其间点缀着倾斜的山坡与苍翠的树木。这儿显然是一片文明未曾涉足的地方。四周有很多野生动物存在的痕迹，尤其是远处的飞鸟。真像梦中的景象，他心想。

随后，制图师注意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并没有鸟类，它们全都离得很远。他没在前方发现什么，于是回头望去。

卢肯倒吸一口凉气。即便那幕景象离他们的位置相当遥远，他依旧震惊不已，甚至立刻不顾一切地尝试返回现实位面，逃离他所看到的东西……但只是徒劳。

任何生物都不会对眼前的情形无动于衷，任何生物都不会愿意面对这一切，兽人却仿佛什么都没看到一般，用斧柄粗鲁地将卢肯推向前方……推向梦魇。

伊兰尼库斯颤抖了起来。“道路开启了！”他四下环顾，“那个人类在哪儿？”

三人把争吵抛到脑后，开始寻找卢肯。布罗尔最先发现了制图师留下的足迹。“他往这边走了！”

泰兰德跟在德鲁伊身后，但伊兰尼库斯却转身向相反方向离开。暗夜精灵们没有关心那头龙的时间，毕竟后者似乎坚决不肯帮助他们。

不一会儿，布罗尔就走到了洞口。雾气更浓了，和奥伯丁的状况颇为相似。

“你看到他了吗？”高阶女祭司问道。

“没有，但在这种糟糕的环境中，他也许就离我们几步远。”

泰兰德单手抚胸，开始低声祈祷。迷雾开始后退，仿佛被看不见的手推了开来。

但可见范围内依旧不见制图师的踪迹。德鲁伊再次仔细观察地面，很快发现了卢肯依稀可辨的脚印。

“他是朝这边走的，不过看起来，有那么一阵子他都在来回踱步。他——”布罗尔猛然顿住，脑袋几乎贴上了坚硬的地面，辨认着另一些细节。“这儿有另一排足迹……从形状来看，我猜是个兽人。”

“兽人？在这儿？”

一阵响亮的翅膀拍击声让两个暗夜精灵同时抬起头来，看向身后。绿龙庞大的身躯以威严的姿态出现在他们头顶。与两人见过的大多数龙类——守护巨龙除外——相比，伊兰尼库斯的身躯要庞大得多，同时，他的身体也比许多龙类都要光滑和修长。他盘旋于空中，宽大的龙翼伸展开来，两根长角从他的头顶伸出。他张开狭长的嘴龙口，露出一排令人胆寒的尖牙，每一根都有布罗尔的手臂那么长。巨龙下颌有一小簇龙须，让伊瑟拉的这位配偶多了一份儒雅博学的气质。

更令人惊奇的是，伊兰尼库斯闪烁着微光，仿佛他尚未与现实位面完全协调。这让那头巨兽显得虚幻不实，也说明即使他经历了诸多磨难，仍旧与翡翠梦境紧密相连。

伊兰尼库斯俯瞰这片地区。

“哪儿都没有那个小小人类的踪影，虽然我得承认，我现在近乎盲人，只能像凡俗生物那样使用肉眼！”巨龙最后嘶声道。他没有把事实说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敢通过梦境视野观察世界。这有可能导致他过多接触翡翠梦境……也就是梦魇。“通向梦境的道路已经关闭了！”

“他被带走了，”布罗尔解释道，“看起来对方是个兽人。”

巨兽龇了龇牙道：“他肯定用了他独有的手段尝试逃跑。”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连那个兽人也带走了。”泰兰德指出。

伊兰尼库斯继续在空中盘旋，它扬起头。“我嗅到了兽人的气味，但气味很淡，也就是说可能只有一个兽人，而且兽人不会蠢到来找我……”他再次嘶声道，“不像有些暗夜精灵！”

他的前半段话让布罗尔有了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孤身的兽人会在这儿待上好几天？他们想在这儿做什么？”

“也许只是巧合，”高阶女祭司答道，“但我宁愿认为，有人从最开始就希望那个兽人来到这儿。兽人的出现，再加上卢肯与伊兰尼库斯过去的关联，让人很难把这些事归结为偶然……”

绿龙发出一声凶恶的低吼，他怒视着暗夜精灵们。“我会陪同你们前往灰谷，再确保你们的道路畅通无阻！仅此而已！”

心怀感激的同时，布罗尔忍不住询问道：“可你为什么会改变主意？为什么要靠近你如此惧怕的那个东西？”

伊兰尼库斯凝视虚空，思考着什么。最后，他说：“因为我不喜欢被算计，某个存在始终在幕后操纵……就是为了让这个兽人进入梦魇！”

德鲁伊一脸怀疑。“但究竟是为什么？”

巨龙露出极度不安的表情，令暗夜精灵们的担忧随之猛增。“问得好，小德鲁伊……问得好……”

他落向地面，然后垂下头，示意两人爬到他的脖子附近。泰兰德以前骑过龙，所以毫不犹豫地照做了。布罗尔皱起眉头，但立刻选择效仿。他的鸟类形态不可能跟得上龙的速度。

他们做好准备后，伊兰尼库斯飞上了天空。他又盘旋了一圈，然后朝着某个方向飞去，德鲁伊认为那是灰谷。

“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那儿？”泰兰德喊道，“我们还有多久才能抵达灰谷？”

“不会太久，但也可能很久！”绿龙咆哮着回答，“贴紧我的脖子，抓牢了！”

他们疾速掠过天空，快得让两个暗夜精灵几近窒息。狂风更猛烈了，令人难以忍受，好在伊兰尼库斯弓起脖子，为他们提供了些许保护。

布罗尔壮着胆子俯身向右下方望去，地面的景象让他更担忧了。雾气无处不在。大雾并不像覆盖一切的厚实地毯，但也没有零零散散地分开。事实上，迷雾的形状让他想起了某个东西。

作为德鲁伊，他终于想到了。树枝……卷须状的雾气看起来就像某种邪恶树木上伸出的枝杈……

这片地区的形状让人想起锯齿边缘的叶片，而这点加深了那种印象。布罗尔想起他早先看到的幻景，不禁思索起这一切的关联来。

他们一直向前飞。下方的丘陵转变为林地。空气凉爽了些。林木越来越浓密繁茂，化作布罗尔过去旅行时见过的苍郁森林。

“我看到了……”伊兰尼库斯告诉他们，“大树荫就在前方……”

巨龙的“就在前方”，对乘客们意味着几分钟后才能看到。接着……

“我看到了！”泰兰德喊道。

布罗尔轻拍她的肩膀表示同意。终于，他也看到了大树荫。

与它的同类巨树相比，这棵树略显矮小，但在此地的植被中，它傲然高耸，如同威严的王者般俯瞰整片地域。从远处看去，那棵树似乎状况良好，尽管树根附近被迷雾笼罩。它庞大的枝条伸展了几里远，枝叶间栖息着大量生物，其中许多充当着它的守护者。类似的巨树只有几棵，其余那些遍布世界各地：有的坐落于令人惊奇的晶歌森林，那是冻土诺森德的一片神秘土地，那里除了迷人的普通树木以

外，还有各种丛生的晶体；有的坐落于辛特兰，鹰巢山东侧，狮鹫骑士蛮锤矮人们的家乡；有的栖息于昏暗而危险的暮色森林；还有一棵长在菲拉斯辽阔而潮湿的丛林中。

所有那些地方都有梦境传送门，但对德鲁伊们——尤其是布罗尔——来说，灰谷那座是最可靠、也最安全的。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然而，当他们靠近时，巨龙说道："这地方空荡荡的。我看不到任何人，没有暗夜精灵，也没有别的种族……"

"这不可能，"布罗尔答道，"虽然德鲁伊们接受召唤离开了，但这儿应该还有其他守护者！"

"我们先看看再说。"伊兰尼库斯盘旋了一圈，开始下落。

绿龙落地的同时，暗夜精灵们总算看到了那棵树庞大的根部……还有那道象征着希望的梦境传送门。

两排藤蔓缠绕、刻有凹槽、顶部宽大的圆柱标明了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圆柱之间是一条用石板铺成、通向那棵巨树的道路。

传送门本身是圆形的，被充满活力的树根拱卫其中。那些树根相互交缠，形成了一道拱门，拱门下是另一道蓝紫色的边框，正散发着能量。

但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核心。传送门内，一股旋涡状的翡翠色能量不断地变幻着，不时有仿佛绿色的微型闪电般的能量束亮起。

他们前往玛法里奥身边的关键，他们设法来到此地的原因，就是这道梦境传送门。这是物质世界通向翡翠梦境和梦魇的道路——或许是现在唯一可信的道路，正朝他们敞开。

而这件事本身让他们有了新的担忧。

"正如你所说，"泰兰德对绿龙说道，"一个人都没有，但这儿本该有很多守护者。"

"他们会不会去了东边？"布罗尔推测道，"部落最近一直蠢蠢欲动，想要砍伐那边的森林。玛法里奥多年前就开始担心这事了。"

“有这种可能，”绿龙承认，“但这里的守护者忠于我的女王……没有她的首肯，他们不会离——”

一块巨石砸中了伊兰尼库斯的背脊，他发出一声骇人的咆哮。在刚刚把两位暗夜精灵送到，缺乏戒心的此刻，他尚未对这种原始却强大的袭击做好防备。

在绿龙寻找掩体的同时，第二块巨石撞上了他。伊兰尼库斯倒向传送门，撞塌了几根圆柱。

暗夜精灵们转身面向敌人，布罗尔变化成了凶猛的巨熊，而泰兰德举起月刃。

一个巨大的身影从森林里走出，看起来仿佛由林木孕育而生。他的身体覆盖着厚厚的树皮，还有树叶组成的长胡子。两根獠牙从他的口中伸出，双眼充斥着金色的怒火，其目标并非暗夜精灵，而是那头龙。

“腐化者……”他的嗓音就像木头刮擦时的刺耳噪音，“你别想通过……”

“战争古树！”高阶女祭司惊呼道。

布罗尔同样迅速解除变身，跑向这个移动缓慢的庞然大物。他对对方那对碎木般的巨大利爪毫不畏惧，即使它能轻松刺穿一名小小的德鲁伊。

“纳亚尔！”布罗尔竭尽全力地高喊，“战争古树纳亚尔，灰谷和林歌神殿的保护者！你认识我！你认识我！”

古树犹豫起来。这只强大的生物只穿着几片护甲，看起来装饰意义大于保护作用。护甲上点缀着恐怖的面孔和神秘的花纹。事实上，古树几乎不需要保护，能伤到它们的东西并不多。古树是艾泽拉斯最初的造物之一，也是最古老的生命守护者之一。

纳亚尔歪过头，打量着德鲁伊。那张凹凸不平的面孔和猎犬有些相似，但那双眼睛却透露出远胜于猎犬的智慧。的确，暗夜精灵战士们的许多技艺就是从战争古树那里学来的。

“我认识你，是的，暗夜精灵！你是那位流浪者，我的朋友布罗尔·熊皮……”纳亚尔微微垂头，“我仍在为你孩子的过世而悲伤……”

这句话让布罗尔握紧了拳头，但他没让古树看到这些。在古树眼里，几年往往只是一瞬间，毕竟与他们相比，暗夜精灵的生命显得非常短暂。对纳亚尔而言，安奈莎的死只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所以记忆犹新。纳亚尔并没有提醒布罗尔的意思……话说回来，德鲁伊也片刻都没有忘记过。

但纳亚尔随即将目光转向伊兰尼库斯，后者终于站直了身子。绿龙伸展双翼，朝着古树嘶吼。虽然纳亚尔的身躯不如巨龙高大，这位守护者却毫不畏惧地直面伊兰尼库斯。

“腐化者！我警告过你……”

“我来这儿，只是为了送这两人去帮助我的女王和他们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玛法里奥·怒风！”

“怒风……”纳亚尔显得迟疑不决，“我们能强烈地感觉到他正在消失……但也能感觉到他的存在……”那双眼睛怒视着伊兰尼库斯。“正如我们昨天感觉到你在附近……还有你身上的邪恶……”

绿龙流露出些许退缩之意。从他的反应来看，古树的话戳中了他的痛处。

“他已经摆脱了腐蚀！”布罗尔为伊兰尼库斯辩护道，“他又是我们的盟友和朋友了！你应该知道才对！”

“不！”纳亚尔抬起一只强壮有力的手，“我看到他重归邪恶！他——”庞大的古树眨了眨眼。“不……那只是个噩梦……最近的很多噩梦之一。他看起来没被腐化……现在还没……”

趁着古树犹豫的时候，布罗尔问出了一直困扰着他的那个问题。“纳亚尔……其他守护者在哪儿？”

森林居民的表情更凝重了。“有些在东面，有些在北面，有些在南面。其余的……和我一起留下的那些……其余的睡着了，而且没法

醒来……”他摇摇头说，“我把他们藏好了……但我自己越来越累……我也许很快就会加入他们。”

“发生了什么？”

纳亚尔告诉他们，守护者们——包括古树、暗夜精灵、年轻绿龙、树妖，尤其是绿龙——已经太久没有收到伊瑟拉的命令了，他们变得忧心忡忡。一个名叫莎尔蒂恩的树妖逃离自己的月亮井，前来寻找他们之后，大家更忧虑了。那些月亮井与自然魔法以及艾露恩之光相连，能够治愈周边的土地以及饮用泉水的人。法师和其他施法者甚至能用它恢复法力，这是月神给予艾泽拉斯其他守护者的一份礼物。莎尔蒂恩负责看守的是最北部的月亮井。

“我认得她，”布罗尔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她喜欢说笑，言辞风趣……”

纳亚尔摇了摇棱角分明的脑袋。“她来到这儿的时候，完全没有了说笑的心情。她警告我们——黑暗中的袭击者正在寻找月亮井。树妖叫他们‘影子’，但她也说过，他们让她想起了另一种东西。”

泰兰德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没人听到。后者随即发问：“她在哪儿？也许跟她谈谈会比较好。”

“这是不可能的，”古树答道，“她已经沉睡两天了。”

他告诉他们，在听过那位树妖的说法以后，古树和其他守护者随即分成几队，前往月亮井和其他战略地点。纳亚尔和部分守护者则留了下来，负责保护传送门。

“起初有十多个守护者……全都很强大，尤其是那些龙……那时我们还不了解沉眠这件事。在我们兵分几路，互相道别以后，一切就发生了……”

“你们就像棋局里的棋子那样被人摆布。”伊兰尼库斯带着几分幸灾乐祸说道，“哈！”

纳亚尔显然不喜欢绿龙的评论，但他并未替自己或者同伴辩护，反而指了指传送门。“我不会阻拦你……如果你觉得应该这么做，那

就去吧……”

“我可没蠢到进去那儿！是这两个要去！”

这回纳亚尔的确表现出了轻蔑，虽然伊兰尼库斯视而不见。林地守护者把绿龙的事抛到脑后，对布罗尔说道：“森林兄弟，我愿意跟你们一起……但这儿必须有人守护……除了他以外……”

“我明白。我会一个人去——”

“我们会一起去。”泰兰德匆忙打断道。

就像以往那样，布罗尔不打算跟高阶女祭司争执。他耸耸肩：“那我们就出发吧。”

伊兰尼库斯让到一旁。暗夜精灵们朝着发光的能量旋涡大步走去。

泰兰德深吸了一口气。“它看起来如此……美丽。”

“曾经是的。”

“我们该怎么进去？”

“直接走进去，”德鲁伊答道，“然后做好应付任何状况的准备。”

“我早就准备好了。”

“一路顺风。”纳亚尔抬起一只沉重的手说道，“附近仍有邪恶存在……”

“梦魇覆盖了大部分梦境。”伊兰尼库斯不耐烦地指出。眼看两人准备进入翡翠梦境，他显得更焦虑了。“我能感到它的恶意前所未有地强烈。等你们进去以后，我就要离开了！”

走在前面的布罗尔停下脚步，最后一次看向绿龙。“我们还是得感谢你的协助。”

“别谢我，或许我是在帮你们引发一场灾难，小暗夜精灵！”

泰兰德凝视着传送门，插言道：“布罗尔，那儿有什么——”

传送门闪烁起来。

翡翠色的能量先是变暗，随后开始扩张，直到将两人包裹在内。

就在暗夜精灵们试图理解状况的同时，嘲弄的笑声在他们耳中响起，一颗仿若雾气，又似乎切实存在的骇人头颅朝他们伸来。就像传送门的能量那样，这只生物呈现出一种可怕的绿色。

“我们一直在等你们……”那头龙说道。

第十二章

这头绿龙体形不如伊兰尼库斯那般巨大，但也是头庞然大物，并且迫不及待地攻向暗夜精灵们。布罗尔施展了曾对伊兰尼库斯起效的安抚咒语，希望能减缓那头巨兽的攻势。

但他的努力只换来了又一阵满怀恶意的嘲笑。要不是泰兰德，他恐怕已经被那条龙扑倒了——她将德鲁伊推开，掷出了月刃。

那柄三刃武器闪耀着艾露恩的威严光辉旋转而去，精准无误地击中了目标。月刃的尖端滑过那头龙的鼻翼，正中胡须般的红色部位上方。尽管那个怪物看起来只有一半是实体，切口处却涌出了暗绿色的邪恶能量。有角的巨龙弓起脖颈，比起伤痛，更多是出于愤怒。他展开双翼，露出红色的翼膜，和他翠绿的躯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莱索恩怒目圆睁，目光中透着邪恶，他显然和伊兰尼库斯或者绿龙军团的其他成员不太一样——他们大都闭着眼睛，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观察一切——这头腐化的巨兽看得很清楚。

“你该认清自己的身份……”月刃回到泰兰德手中时，那头巨兽嘶声道。

“离开传送门！”布罗尔大喊，“后退！”

两人向后退去，试图回到灰谷，但传送门的能量扩散而出，跟在他们身后。无论他们跑得多快，都不可能及时回到现实位面。

这时，一个强大的身影朝他们伸出了援手。在那条恶龙冲向前来的同时，纳亚尔半身探入传送门的能量旋涡中，用一只大手抓住泰兰德，另一只手抓住了布罗尔。

“你们逃不了的……梦魇始终环绕在你们身旁，潜伏在你们心中！”

他话音刚落，周围的空气中突然出现诸多暗影生物，令泰兰德倒吸一口凉气。尽管只有轮廓，但它们与萨特十分相似。他们有着如同山羊般的肌肉发达的双腿，其末端是沉重的偶蹄，头上长着向后弯曲

的尖角，尾巴和胡须很长，而躯体和头部也和暗夜精灵相仿。它们尖爪的轮廓清晰可见。对于真正见过这种恶魔的人来说，它们的暗影身躯反而更加恐怖。

阴影的数量迅速增加，眼看就要将他们三个淹没。纳亚尔把暗夜精灵们推到自己身后，独自面对那些暗影萨特。它们狂热地扑向古树，用乌黑的尖牙和爪子抓挠撕咬，撕开了坚硬的树皮。深棕色的树液从古树全身的伤口渗出，但纳亚尔似乎对这些伤势不以为意。

古树抓住一只暗影生物，用力一捏。那道轮廓消散成上千块阴影碎片。纳亚尔从自己身上扯下第二只，同样将它捏得粉碎。

但与此同时，第一只的碎片在别处再次聚拢。粉碎的阴影里诞生出六只新的暗影萨特。第二只的碎片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但古树为两个同伴争取到了时间以进行反击。高阶女祭司掷出了月刃。那柄武器化作旋转的死神，斩断一道又一道阴影。围绕锋刃的月光随即将命中的轮廓燃烧殆尽。

而布罗尔再次化身为熊。深色的巨熊朝暗影萨特们扑去。他的利爪上燃烧着猛烈的紫色火焰，狂暴地撕扯着众多的魔影。布罗尔尽情地释放着野兽本能，阴影成批倒下。

伴随着盖过所有声音的恶毒笑声，巨龙直直地扑向布罗尔。“你的小火苗根本伤不了我！”

巨兽张大嘴巴，呼出一口气。漆黑的云团席卷而来。

云团裹住了德鲁伊。布罗尔看不到，也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他咆哮着抓挠撕咬，却碰不到任何实体。

父亲！父亲！

巨熊发出焦虑而怀疑的怒吼。布罗尔认出了他女儿的声音。

不，父亲，不！

他知道这不是真的，而是那头龙制造的噩梦……但这哭声如此逼真。

有那么一瞬间，布罗尔看到了一名女性暗夜精灵。这让他更加思念安奈莎了。德鲁伊解除变身，恢复人形——

阴影向他逼近……但其中出现了他瞥见的那个身影。她紧紧抓住布罗尔，将他拉了过去。

“布罗尔！醒醒！”

他眨眨眼睛，不确定自己是何时闭眼的。“安——安奈莎？”

“不！我是泰兰德！”

“泰兰德……”德鲁伊清醒了过来。他正站在高阶女祭司身旁，后者一手环住他的腰，另一只手挥舞着那把闪着光的巨大月刃。艾露恩之光始终环绕着这把武器，赋予它对抗暗影萨特的力量。

“他又来了！”她警告道。布罗尔不需要问“他”指的是谁，因为那头绿龙庞大的阴影已经笼罩了他们。德鲁伊看不到纳亚尔的踪影，也很想知道伊兰尼库斯的情况如何。他是特意把他们带到这儿，好让这条龙对付他们的么？不……这说不通！如果真是这样，他就会留在这儿，确保我们难逃一死！

但此时此刻，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那头龙张开巨口俯冲而下，布罗尔不禁有些担心对方会再次喷出一团黑暗的噩梦。

然而，伴随着刺耳的咆哮声，纳亚尔重新加入了战局。古树的身体挂着剥落的深色树皮，树液流得到处都是，但纳亚尔毫不迟疑地抓住了那头爬行怪物。

“他们不属于你，莱索恩！”他用沙哑的声音说。

“你们都会属于我们……”被腐化的绿龙嘲弄道，“从创世时算起，艾泽拉斯和翡翠梦境就无可避免地相互交织……因此你们都和梦境以及它的本质相连……你们的内心在它面前全都无所遁形……”

莱索恩……布罗尔听过那个名字。“他被杀死了！”他们奋力战斗，试图逃脱扭曲的传送门的能量时，德鲁伊告诉泰兰德，“莱索恩应该死了才对！”

“那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德鲁伊突然明白了过来。这也解释了传送门的能量扩张到他们身边的原因。“他的梦境形态还活着！他是一条绿龙，是和翡翠梦境共生的生物！腐化他的那东西肯定能让他的梦境形态继续‘存活’，但前提是他不能进入现实位面。”

“否则会发生什么？”

“我们应该设法弄清楚，”布罗尔轻声说，“该死的伊兰尼库斯！如果他知道这回事……如果这就是他留下我们独自面对梦魇的原因……”

他没有说下去的时间，因为那些深绿色的阴影再次朝他们聚拢，更糟的是，纳亚尔在和莱索恩的对抗中渐呈败像。尽管守护者身躯庞大，有着古树强大的力量和坚韧，但莱索恩太强壮了。腐化的绿龙将受伤的古树击倒在地，然后抬起了一只庞大的利爪。

暗夜精灵们无法援助他。事实上，他们不但和古树拉开了距离，还被那些恶魔般的阴影冲散，只能各自为战。

“离我远点儿！”泰兰德咆哮着，想要强行开辟道路。凭借旋转的月刃与艾露恩之光，她在这支恶魔军队里杀出了一条路。暗影萨特们在她面前如同朝阳下的晨露般消融于无形。

布罗尔变回巨熊形态，用紫色的魔法火焰来强化他本就强大的攻击。但那些梦魇生物却仿佛无穷无尽。

与此同时，莱索恩的注意力回到了纳亚尔身上。古树勉强单膝跪起，但仍旧无力抵挡身形庞大的对手。

“现在你是我的了！”莱索恩狞笑起来，露出满口利齿。

“我已经活了很久……我并不畏惧死亡……”

这句话让腐化的巨龙发出更加刺耳的大笑。“等你死后，就会无条件为我们效命……”

他伸出强壮有力的龙爪，将纳亚尔拍向浓雾。

古树勉强在迷雾边缘停下脚步。他明显立足不稳，但还是顽固地站起身来，打算继续战斗。

雾气中伸出一只黑暗而贪婪的手。它很小，却格外凶狠地抓住了纳亚尔的腿，古树不由低头看去。与此同时，另一只一模一样的手抓住了他的一条胳膊。

又有几只手伸出了迷雾。它们聚成一团，仿佛属于同一个主人。纳亚尔咆哮一声，试图后退，但抓住他的手太多了。

布罗尔向泰兰德高声示警。两个暗夜精灵试图击退敌人，赶往他们的救助者身边。

尽管古树奋力挣扎，却无法挣脱哪怕一只手。越来越多的手抓住了他。它们紧抓不放，仿佛看到食物的饥饿野兽，缓缓将纳亚尔拖入迷雾中。

莱索恩挡在古树和德鲁伊之间，在布罗尔前方转过身来，发出一阵轻笑，那声音令巨熊不由得背脊发凉。布罗尔一边朝巨龙咆哮，一边寻找着冲过去的办法。在他身后远处，泰兰德正奋力对抗发起新一轮攻势的暗影萨特。

“你在白费力气……没人能逃脱……没人能逃离……你们都将属于我们……”

纳亚尔的半个身体已经没入迷雾。但仍有越来越多的手攥住他的双臂，缠住他的双腿，抓住他的身躯。其余那些将这位勇敢守护者的头向后拉扯，甚至想要捂住他的嘴。

但纳亚尔还是竭力大喊：“用传送门逃走！用传送门逃走——”

那些手——形状像是暗夜精灵、人类、兽人、牛头人，还有艾泽拉斯的其他生物的手——几乎覆盖了古树的全身。手的数量太多，让纳亚尔几乎寸步难移。

古树浑身颤抖。他似乎耗尽了力气。

那些手将他整个拖入迷雾中。

泰兰德在莱索恩的另一旁寻找着接近的路线，但直到纳亚尔消失时，道路才突然敞开。高阶女祭司急于赶往盟友身边，所以在踏出几步之后，她才意识到要救纳亚尔为时已晚；不仅如此，莱索恩更是故意让她靠近，好让她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第一双手已经伸了过来，和先前的那些一样迫不及待。为了避免遭受与纳亚尔相同的命运，高阶女祭司不得不转过身来，背对莱索恩，用艾露恩之光和月刃对抗那些手爪。

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叫传来，令交战的双方为之一震。一具闪闪发光的身躯出现在他们之间。那是伊兰尼库斯。

绿龙闭上双眼，直面莱索恩。

腐化的巨兽突然扭动身体，咆哮起来："那些树……它们包围了我！"

他话音才落，布罗尔和其他人便发现，的确有大量柔和而模糊的树木聚集在了腐化绿龙身旁。在德鲁伊眼里，它们无害且能治愈身心……但对莱索恩来说，它们的碰触仿佛剧毒。

紧接着，莱索恩摇了摇头，雾气树影消散无踪。

莱索恩转向伊兰尼库斯，神情凶恶。"这种微不足道的梦境攻击伤不了我！说真的，你做了太久的梦，亲爱的伊兰尼库斯……你做了太久的梦，不明白我借由越来越强大的梦魇变成了怎样的存在……"那些灼伤痊愈了。莱索恩倾身向前，虽然他没有伊兰尼库斯高大，却异常恐怖。"但等你再次成为我们的一员，就会明白了……"

莱索恩瞪大了眼睛……与此同时，他的双眼变了，让他们明白先前所见只是幻觉。如今出现的则是骇人的现实。

莱索恩双目深陷，仿佛会将凝视之物吞没的黑暗深渊，眼中蕴藏着的渴望与恐怖和那些手同出一辙。但在这头腐化巨龙身上，那种邪恶沾染了他的气息，显得格外不同。

"我现在已经是腐蚀本身了，伊兰尼库斯！它吞噬了我，而我很享受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你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

伊瑟拉的配偶怒视着莱索恩。

布罗尔注意到，那头腐化绿龙既没有后退，也没有发起攻击。莱索恩只是在等待……而且满怀期待。

“伊兰尼库斯！”德鲁伊喊道，“当心！还有一个！”

莱索恩转过头去，那双空洞的眼睛仿佛要撕碎布罗尔的灵魂。德鲁伊倒吸一口凉气，努力压下那种恐惧。

伊兰尼库斯附近的雾气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可怖的梦魇化身。它是伊兰尼库斯的同族，勉强算是。绿龙的威严外表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头疫病缠身，血肉腐烂的怪物，能勉强辨认出那是一头雌性。它紫色的翼膜破碎不堪，腐臭的气味涌向两名暗夜精灵。

泰兰德颤抖起来，她又看到了初次与燃烧军团对抗的战争场面，无辜的死者尸横遍野。布罗尔则发出痛苦的低吼，因为他再次目睹了安奈莎的死，以及上一次在海加尔山抗击恶魔时的众多遇难者。

新的恐怖化身有一双邪恶的黑色眼珠，其中央则是令人胆寒的白骨色。她抓住震惊的伊兰尼库斯，已变成骸骨的爪子陷入他的前腿中。

“你忘记亲爱的艾莫莉丝了吗？”那头恐怖的绿龙以令人毛骨悚然的语气问道，“我们渴望你的归来，伊兰尼库斯……”

“不！我不会再让梦魇带走我了！”他怒视着她。

她张口喷去，一团腐败的绿色物质盖住了伊兰尼库斯的双眼。

他大吼一声，想要拭去那团污秽之物，却被对方牢牢抓住。更糟的是，莱索恩在这时发起了攻击。

“我们那么想念你……”艾莫莉丝柔声说，“不要抗拒我们的拥抱……接受必然的结局吧……”

“不！绝不！我不能！我不会！”尽管如此断言，伊兰尼库斯却无法阻止那两头龙将他拖向迷雾。那些手再次出现，在空中抓挠着，期待着挣扎不止的巨兽。

布罗尔和泰兰德都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勉强自保，因为那些暗影萨特再次发起了猛攻。

突然，伊兰尼库斯身后燃起了鲜红的火焰，将艾莫莉丝和莱索恩围困其中。在震惊和愤怒中，他们松开了爪子，退回迷雾边。伊兰尼库斯立刻逃离传送门，在匆忙中完全忘记了他的两位同伴。

但新的援兵到来了。两只以柔和的红色能量构成的巨掌拂开了黑暗大军，然后如同托举玩具般轻柔地举起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那双手抽了回去，将他们带向远离传送门的安全之处。

黑暗的翡翠能量恢复成了正常状态。

伊兰尼库斯躺在侧面远处喘息不止。他看见两位暗夜精灵和他们的救星，移开了目光。

他们的救星……是另一头龙。

一头红龙。

一头非常、非常庞大的红龙，就连伊兰尼库斯都相形见绌。

在那颗爬行动物般的高傲头颅上，一对巨角弯向后方。这头巨兽的身体大部分是令人目眩的深红色，但胸膛和龙爪却覆有大块的银色，细小的网状花纹从它的头部两边伸展而出。

但让这头龙与众不同的——除了庞大的身躯以外——是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不像伊兰尼库斯那样光芒闪烁，而是隐隐透出金芒，让刚刚脱险的暗夜精灵们感受到了平静与希望。

那头龙开口的时候，嗓音威严却又令人宽慰。“他们逃跑了。他们没料到我会来。不幸的是，我也没料到他们会在这儿，否则我从一开始就会准备好援助你们了。”

“您是……守护巨龙……”泰兰德严肃地说道，“您是——”

巨龙垂下了头。“我是……阿莱克丝塔萨。而且我认识你，泰兰德·语风，我在很久以前的上古之战中，以及之后祝福诺达希尔时见过你。”

“阿莱克丝塔萨……”想到与这位守护巨龙关系密切的另一个名字——他们另一位重要盟友的名字——高阶女祭司激动起来，“克拉苏斯！他也来了吗？他还活着吗？他应该能为我们解答几件事——”

巨龙摇摇头，目光透出了不安。“泰兰德·语风，沉眠者为数众多……而他也是其中一员。”

高阶女祭司皱起眉头。“我为你难过。”

守护巨龙吃惊地歪过头。“你为我难过？”阿莱克丝塔萨看向布罗尔，后者正尽力掩饰自己的好奇。和大多数德鲁伊一样，他知道克拉苏斯和罗宁这两位法师对这个时代的影响。而且据说在大约一万年前，他们在玛法里奥作为德鲁伊成长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至于来龙去脉，他的导师从未仔细说明过。“他也是吗？”

“他不知道。我是因为玛法里奥才知道的。”

“考虑到你参与了那么多，这也合情合理，泰兰德·语风。”阿莱克丝塔萨转向布罗尔，“而你也同样有资格知道。我的配偶考雷斯特拉兹和法师克拉苏斯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这样很多事就说得通了，但布罗尔知道，他自己是不可能察觉这种联系的。

守护巨龙收回翅膀，人立而起，同时开始变幻身形。她的双翼皱缩，迅速化作小块的突起，然后消失不见。她的前爪变成了手臂，后肢扭曲外旋，变得与暗夜精灵更加相似。

这位守护巨龙如今身高只有布罗尔的两倍，身长也只剩下从前的几分之一，但她惊人的变化仍在继续。她的长吻缩入脸中，分别化作鼻子和嘴巴，双脚逐渐缩小，浓密的头发随之长出。转瞬间，巨龙的变形几近完成，一位看起来既像是精灵，又不属于任何精灵分支的形象站在了德鲁伊和他的同伴面前。

浓密的火红色头发——而且的确，那头狂野的长发间不断溢出火星——披散在她纤细的肩膀上。阿莱克丝塔萨一身女战士装扮，整条小腿被铠甲长靴覆盖，胸甲凸显出她完美的身体曲线，精致的金属手套长及臂弯，深红色的披风在她身后飘扬，仿佛长有翼膜的翅膀。布罗尔惊讶地发现，她原本双角的位置出现了一个精巧的头饰，或者说，那是一对微缩的龙角。

深红、紫色和少许深蓝——全部镶着金边——是她着装的所有配色，而她的皮肤呈现出一种柔和的棕红色。她的脸比泰兰德或任何暗夜精灵都要圆润，仿佛混合了人类特征。她的鼻子更加小巧，嘴唇的曲线十分完美。她的头发在前额形成了一个美人尖，又从两侧勾勒出她的脸庞轮廓。

那位守护巨龙只有双眼并未改变——除了根据她的体形调整了尺寸。布罗尔和泰兰德本能地单膝跪地，低头致敬。尽管他们信奉的是其他存在，但同样敬仰这位生命的缚誓者。

“起来吧，”她吩咐道，“我寻求的并非臣民，而是盟友……”

泰兰德站起身来，严肃地说：“如果艾露恩准许，我愿以月刃及祈祷所得的月神之力襄助您！一万年前，我曾与您携手对抗恶魔，所以只要我们目的一致，我就会再次与您并肩战斗！”

“我们的确目的一致。”光彩照人的红龙看向布罗尔，问道：“那你呢，德鲁伊？你怎么说？”

“我们已经欠您一命了，女士，而您又是梦境女王的姐妹。在我看来，我们拥有同样的目的，所以我对协助的对象毫无异议……”

她感激地点点头。“我的考雷斯特拉兹，我珍视的爱人，如今被困在沉眠中无法苏醒，虽然我能感觉到他在努力挣扎。也许你们已经猜到了，我的孩子们，他绝非个例。受影响的不仅包括我的其他同胞——虽然数量不多，因为龙类对睡眠的需要比大多数种族都要少——这种可怕的沉睡症状还影响了其他所有种族。更糟的是，这种症状对拥有声望和权势的人尤其感兴趣：法师，国王，将军，哲学家，诸如此类。”

“珊蒂斯！”泰兰德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她是你们的一员，我的孩子，那她的危险并不大。暗夜精灵受影响的程度比许多种族都要低。我认为这十分耐人寻味。我想我们还有另一位盟友，但要是真的如我所想，我肯定会很吃惊……”

没等她说下去，旁边就传来了一声呻吟。布罗尔怒视着伊兰尼库斯，后者在逃脱他腐化的同族后就一直躺在那儿。“希望是比那个可悲的家伙更好的盟友！先是让别人独自前往他熟悉的地方，然后又自顾自逃跑——”

绿龙抬起了头，脸上浮现出悲哀的神色。“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小德鲁伊！你没看到他们吗？你不明白莱索恩和艾莫莉丝变成了什么吗？你难道不想逃跑吗？”

“至少不会抛下朋友逃跑。”

那条龙又呻吟了一声，然后转过头去。“你不明白……”

阿莱克丝塔萨转向那头巨兽。她的表情不带怒意，语气却也算不上宽容。“我也不明白，伊兰尼库斯……你的行为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绿龙开口想要反驳，守护巨龙却打断了他的话。“而且没错，我知道沦为服从于邪恶意志的奴隶——做出可憎行为的奴隶——是怎样的感受。”

伊兰尼库斯看了看她，终于点了点头。“你的确知道。”

“我也比你们更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她来到他巨大的嘴巴前方，尽管她目前的体形比他娇小得多，却仿佛在俯视对方。“我知道，伊瑟拉很清楚你已获得救赎并得以幸存……也清楚你在最后一刻没有选择回到她身边，是因为你害怕梦魇会在某天导致你再次背叛她。”

她对伊兰尼库斯的目光视若无睹。布罗尔看着这一幕，首先好奇的是他为何没有闭上眼睛，用绿龙的方式审视她。但德鲁伊随后想到，如果伊兰尼库斯这么做，也就意味着将自己暴露给梦魇，而这是他最希望避免的事。

“她——知道？”最后，巨兽问阿莱克丝塔萨，“她知道尽管腐蚀已经消除，我在梦境里飞向她时却感受到了梦魇的召唤，而且那种

召唤如此强烈，让我明白自己重新涌现的自信只是虚假的期待而已？”

“她立刻就知道了。但她那么爱你，所以才会接受你的选择，希望你终有一天能够回到她身边。”

“可现在……现在为时已晚……她也成了俘虏……”

守护巨龙眯起了她令人惊异的双眼。“不……还没有。”

伊兰尼库斯看向她，眼中陡然升起希望。“她没事？”

“算不上没事，”阿莱克丝塔萨伸出一只手，指向两位暗夜精灵，“我对梦魇的了解比你们三个目前为止所知的都要多。一段时间以来，伊瑟拉都在对抗某种威胁……”

按照红龙的说明，伊瑟拉察觉到自己的梦境变得黑暗，尽管她依旧能掌控它们。起先她将其归咎于自己的烦恼，但发现真相时已经太迟了。她体验过的噩梦已经触及艾泽拉斯，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也侵入了凡间生灵的思想中。

就在那时，伊瑟拉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翡翠梦境的女主人窥探了沉眠者的思想，去寻找究竟是什么竟能渗入她的潜意识。她没料到这正是那个危险之源所期望的。

“当她的心灵专注于探明真相的时候，莱索恩袭击了她，”阿莱克丝塔萨告诉他们，“他带着大群暗影造物，就是那些暗夜精灵刚才对抗过的那种萨特。他们攻击了她的梦境形体，而他趁机夺取了他们最想要的……伊瑟拉之眼。”

伊兰尼库斯跳起身来，尖锐的目光让布罗尔和泰兰德不敢直视。“伊瑟拉之眼被侵占了？这正是我担心的！可你为什么又说我亲爱的女王没有成为俘虏？”

“伊瑟拉之眼是伊瑟拉和她的军团在梦境里日常集会的场所，”布罗尔轻声告诉泰兰德，“据说那儿是一个田园诗般秀美宁静的地方。玛法里奥见过它，我知道范达尔也见过，但除此之外，去过那里的德鲁伊屈指可数。我听说那是一座被高岭环绕的山谷，那里的土地

苍翠繁茂，长满花草，但它得名于中央那座壮丽的金色穹顶建筑，伊瑟拉本人就住在……曾住在那里……”

绿龙哼了一声。“这描述苍白无力，但还算可以接受，小德鲁伊！这世间的所有造物中，没有比它更完美的地方了！”他突然呻吟起来，“伊瑟拉之眼被占领了！如果我的女王没有被俘，那她又去了哪儿？！”

面对激动不已的绿龙，阿莱克丝塔萨悲伤地摇了摇头。“不。伊瑟拉没有被俘。她正在战斗。她、她剩余的配偶、以及为数不多的同胞都在战斗，不仅是为了拯救自己，也是为了查明梦魇的黑暗源头。她不会让她的国度和艾泽拉斯落入魔爪！”

“她疯了！如果她成为牺牲品，一切就都完了！梦魇显得如此强大，甚至让我相信她已经成了俘虏，但如果她去探寻它的真相和力量，它就会将她变成远比莱索恩或者艾莫莉丝更可怕的存在。通过她的力量，两个位面都会改变，将合二为一变成我们从未见过的最恐怖的世界！”

“她只是做了该做的事，”阿莱克丝塔萨平静地回答，“而我也尽我所能帮助了她。我在远处给予她助力，监视梦魇侵入这个世界的进度与随之产生的异象，寻找所有可能的助力……并密切关注那些腐化者和沉眠者。”

绿龙终于垂下头来，用自我厌恶的口气喃喃道：“你为她做了那么多，而她也在冒险战斗，而我……我却蹲在山洞里，躲避着世界末日！我和你的考雷斯特拉兹相识已久，正如我和你的交情，生命缚誓者！我不配出现在你或者我的伊瑟拉面前……”阿莱克丝塔萨刚想开口，伊兰尼库斯却摇摇头，“但只要有能帮上她的可能，我的选择就只有一个！”

庞大的绿龙转过身去，面对梦境传送门。它的能量发出了轻柔而有规律的波动。

伊兰尼库斯朝那道门走去。“我在附近感觉不到梦魇的存在了。可憎的邪恶再次改变了位置。眼下进去是安全的……但进去以后……”他看向暗夜精灵们，“你们到此为止吧。”

“不，我们要跟你们走，”泰兰德反驳道，“我不认为我们的相遇只是巧合。有人力图将最能帮助和保护艾泽拉斯的人聚集在一起。万事皆有缘由……”

“这是当然的！”伊瑟拉的配偶突然说道，他的表情显得不顾一切又充满期待，“那个人肯定就是我的女王！即使麻烦缠身，她也在为我们的救援铺平道路！我早该想到——”

“不是伊瑟拉，不是我的姐妹。”阿莱克丝塔萨睿智地开口道，她看向泰兰德和布罗尔，“我认为是另一个人在指引你们……而且我认为，那是玛法里奥·怒风本人。”

终于凑齐了，玛法里奥大胆地期望着，这位大德鲁伊竭尽所能掩盖那些思绪，不让俘虏他的人发现。他们也许会怀疑……但只要他不怀疑就没关系……

可怕的阴影突然间伸长，裹住了暗夜精灵化作的痛苦之树。梦魇之王的阴险的化身包围了玛法里奥，充斥于他的头脑和灵魂。

你爱上这种痛苦了吗？ 它是否已经成了你的一部分，连你也无法区分？

玛法里奥没有回答。回答根本没有意义。这只对他的俘虏者有好处。

又在独自思考了吗，玛法里奥·怒风？暗影之树骸骨般的卷须裹住了被囚禁的大德鲁伊。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那些念头……那些梦……那些期望？

尽管早有准备，暗夜精灵还是被最后那个词吓了一跳。这个恶毒的怪物知道了吗？

让我们分享彼此的想法……分享彼此的抱负……

大德鲁伊把他的思绪埋藏到尽可能深的地方。他的计划就快成功了。还有机会……

梦魇之王在他的头脑中大笑。最重要的是，玛法里奥·怒风，让我们聊聊关于营救的愚蠢幻想吧……

第十三章

德鲁伊们精疲力竭。他们消耗了太多力量，以至于其中几位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都无力施法了。他们汇集的力量源源不断地供给泰达希尔，却看不到成功的迹象……至少哈缪尔看不出来。

至于牛头人，他已沦为边缘化角色，虽然大德鲁伊范达尔并未对布罗尔的所作所为做出任何正式的责备或是谴责。范达尔甚至没有告诉哈缪尔，那位失踪的德鲁伊究竟做了什么。他只是以非难的目光看着牛头人，而且久到让其他人明白，哈缪尔已经失宠了。

纳拉雷克斯和另外几人不愿疏远他，但哈缪尔尽可能和他们保持距离，唯恐他们也受到这种待遇。为布罗尔的不告而别打掩护这件事，老牛头人愿意承担责任。他信任他的朋友，而范达尔也有发怒的理由。

首席大德鲁伊坚持让他们留在泰达希尔根部，远离达纳苏斯。到目前为止，只有他回到过城里。范达尔每次回来，都会以新的方式耗尽德鲁伊们的力量。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正在取得进展，而世界之树也正在痊愈。

哈缪尔只能认为，他作为大德鲁伊的经验不够充足，所以才无法理解范达尔做了些什么。

牛头人盘腿坐在离其他人有些距离的地方。德鲁伊们正在冥想，努力为范达尔的下一个法术恢复力量。哈缪尔这辈子从没这么疲惫过，即使在成年仪式那为期一周的狩猎中也没有过，即使那个仪式的过程中需要禁食。

我年纪大了……这是他最初的想法。但那些暗夜精灵看起来并不比他强壮多少。迄今为止，首席大德鲁伊的计划只是让所有参与者濒临崩溃，除此之外别无建树。

想到范达尔，哈缪尔用目光搜寻了一圈，却并未看到他的身影。牛头人只能猜测他或许又回到了塞纳里奥区，以便查阅某些古代文献。哈缪尔只希望那些文献能带来比之前更明显的成效。

牛头人发现自己无法冥想，于是站起身来。见没人注意自己，他便朝世界之树走去。

尽管哈缪尔并非同意种下这棵巨树的人之一，但他既惊叹于它的威严，也钦佩它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作为牛头人，哈缪尔坚定地信奉自然与艾泽拉斯的诸多物种之间的平衡。这正是他当初找到玛法里奥·怒风，向他求教德鲁伊之道的原因。哈缪尔成为德鲁伊仅有几年时间，但他相信他早已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否则他也不可能成为屈指可数——在他的种族里更是绝无仅有——的大德鲁伊之一。

牛头人希望自己能再为布罗尔做些什么。不知为何，他仍旧觉得布罗尔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它与范达尔的好意相悖。他站在泰达希尔前方，抬头看着达纳苏斯所在的云端。如果传送门就在附近，哈缪尔也许会产生直接走进去的冲动。但它不在附近，而他仅有的另一个选项就是飞行……

他嘟哝一声，一手按在泰达希尔的树干上。他还有该做的事。如果说布罗尔——

有人在窃窃私语。

哈缪尔从树边走开，寻找着说话的人。然而，低语声却立刻停止了。

大德鲁伊浓眉紧锁，沉思片刻，他再次来到树干旁边。

低语声再次响起。哈缪尔凝视着泰达希尔……然后看向自己脚下。在那里，他的右脚碰到了世界之树的树根。

他将手放在树干上。

低语声充斥了他的脑海。哈缪尔无法理解，那并非艾泽拉斯的任何智慧种族使用的语言。而且，那些声音让他想起了另一样东西，他本该非常熟悉的某种东西——

“沙库恩，指引我的长矛……”他不禁低声念出一句牛头人的誓言。沙库恩是他的祖父，而牛头人在召唤他尊崇的先祖，而对方正守

望着他。他这句誓言的真正含义与字面意思不大相同，哈缪尔是在请求他的先祖帮他理解自己方才发现的事。

大德鲁伊听到的是泰达希尔的声音。

所有德鲁伊都懂得树木的语言，但某些人对它的理解更深。哈缪尔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和聆听世界之树的声音，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种低语。世界之树的话语通常蕴藏在它枝叶的沙沙声中，以及像血液那样循环于庞大树干内的树液的流淌声里。它听起来也许像是低语，但却是能让人理解的那种。

可哈缪尔完全无法理解他现在听到的内容。低语声的韵律毫无规则可言，显得杂乱无章。大德鲁伊继续倾听，低语声也持续不断，仿佛——

“哈缪尔·符文图腾，你在做什么？”

牛头人掩饰着自己的震惊，转向首席大德鲁伊。哈缪尔没有察觉那位暗夜精灵的接近，这是他吃惊的原因之一。作为牛头人，他相信自己的同胞是唯一能真正悄然接近暗夜精灵的种族，并以此为傲。

哈缪尔选择坦白。在所有德鲁伊之中，范达尔最该知道这件事。

可该怎么解释才好呢？“我担心……大德鲁伊范达尔，您能花点儿时间聆听泰达希尔的声音吗？我担心情况比我们以为的更严重！当我的手碰到树干的时候——”

暗夜精灵没有等他说完。范达尔将手掌按在泰达希尔的树干上，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聆听着。

片刻后，大德鲁伊看向牛头人。“我感觉不到与先前有什么差异。泰达希尔尚未恢复健康，但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改善？”哈缪尔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大德鲁伊，我感觉到——”

范达尔带着同情的神色打断了他：“你累了，哈缪尔，而我先前对你的态度也不够谨慎。你忠实于自己的朋友，而他恐怕要为自己轻率的举动负责。但我不该因他的错误而对你表示失望。”

“我——”

范达尔抬起一只手。“仔细听我说，好心的哈缪尔。我带回来一些有用的知识，它会为我们提供更新也更有力的手段，去治愈泰达希尔尚未消失的病痛。顽强不屈的你会成为不可或缺的助力，但你需要再恢复些力量。如果你担心世界之树的病症比想象中严重，这对你来说肯定就是好消息了。”

牛头人低头答道：“如您所说，大德鲁伊范达尔。”

“非常好！现在跟我来吧，我会为你详细解释那种手段。它可能会非常耗费精力，也许需要超过一天的冥想才能恢复过来……”

范达尔大步离开，哈缪尔别无选择，只能跟在后面。但在那位暗夜精灵开始解释以后，他仍旧回过头去，看向他触碰的那部分树干。他听到了不连贯的低语，也知道那是世界之树的声音。如果那位首席大德鲁伊没有亲自调查，牛头人恐怕会比现在更加不安。尽管如此，哈缪尔依旧感到困惑……以及担忧。

对哈缪尔•符文图腾来说，那种低语只意味着一件事。

泰达希尔陷入了疯狂。

他们没有立刻进入传送门，尽管那曾是他们当初的打算。伊兰尼库斯和阿莱克丝塔萨谨慎地探查前方，他们先以力量深入其中探查，以确认那里没有腐化的莱索恩和艾莫莉丝设下的陷阱。等两头巨龙得出满意的结论以后，他们才同意让暗夜精灵们继续前进。

“是时候了。”布罗尔嘀咕道，泰兰德赞同地点了点头。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去寻找玛法里奥。尤其令两人心烦的，是卢肯•狐血的失踪与那个神秘的兽人。那个兽人也许只是碰巧出现的妨碍者，但……

“你们还没完全理解梦魇的危险，”绿龙的语气中不无苦涩，“所以才会没做万全准备就想进入传送门。”

“时间宝贵。”

阿莱克丝塔萨点头赞同。“的确如此，布罗尔·熊皮，但如果我的看法正确，而玛法里奥·怒风的确以某种方式试图指引你们，那他就会希望你们准备周全。”红龙严肃地笑了笑，“而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我准备好了。”伊兰尼库斯宣称。

“你确定？”守护巨龙问。

他语气里的苦涩变得更明显了。“是的。是我欠伊瑟拉的。”

生命缚誓者低下了头。阿莱克丝塔萨的身体散发出温暖而令人舒适的光辉，照耀在两人一龙身上。暗夜精灵们露出微笑，就连伊兰尼库斯也一脸感激。

“愿我的祝福保护你们，并指引你们的搜寻获得成功。”守护巨龙宣称。

“我们深表荣幸和感激。”泰兰德答道。

伊兰尼库斯深吸一口气，然后伸展双翼。“我会先行一步……去把守入口。”

他接近的时候，传送门内的能量再度涌出。值得称赞的是，绿龙毫不犹豫地踏入了传送门。

然后消失不见。

布罗尔和泰兰德走向传送门。

“你应该留下。”德鲁伊试图劝导高阶女祭司。

“我和玛法里奥已经分开太久了。”她反驳道。

没等他说下去，她就跳进了传送门。

布罗尔发出恼火的声音，然后跟了上去。

进入那个领域时的身体感受与坠入梦乡时颇为相似。莱索恩袭击他们的时候，布罗尔没时间考虑这点，但现在他发现了。这和以梦境形态来到这里的感觉大不相同。在那种时候，他会觉得自己仿佛卸下了重担，也终于摆脱了所有尘世的烦恼。

但现在不同。他比以往更强烈地意识到梦魇的控制力，即使眼下他能看到的只有前方的浓雾。毕竟梦魇并未彻底离开。

“我们不能就这样过去。”伊兰尼库斯声明。绿龙悬停在暗夜精灵们头顶，缓缓拍打着翅膀，看上去仿佛在穿越湍急的河流。布罗尔在先前的拼死搏斗中没时间留意这一现象，而现在泰兰德甚至德鲁伊自己的身影恐怕也一样。

绿龙弓起背脊，朝迷雾喷出一口龙息。一团柔和的翡翠色光点覆盖了前方各处。

“艾露恩，保佑我们！”前方的道路变得清晰起来时，高阶女祭司不由得发出惊呼。

此刻，如果有任何神祇或半神愿意施以援手，布罗尔会满怀感激地接受。眼前的情景让他觉得，即使有巨龙陪伴也不足以安抚他的惊惧。

从前的翡翠梦境就像是艾泽拉斯在暗夜精灵之类的种族未曾出现时的模样。这里的山丘和山脉都未曾被侵蚀过，呈现出完美的形状。茂盛的草丛和美丽的树木遍布于绵延起伏的山岭之间。这里的动物友善而安逸。对德鲁伊们来说，这里就像是天堂。

但如今，伊兰尼库斯对它的称呼——梦魇——显得再贴切不过，至少他们前方的区域是这样。

潮湿溃烂、冒着气泡的浓浆覆盖了这片土地。美丽的翡翠色已变成令人不快的腐烂色调。树木变成了它们原本模样的畸形模仿品，树叶漆黑锐利，布满有毒的尖刺。暗色的小毒虫在瘢痕累累的树皮上爬动，不时驻足品尝从树干裂缝中渗出的难闻的浓稠树液。

“塞纳留斯，请护佑我们……”德鲁伊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粗声道。布罗尔迈步向前，脚底的嘎吱声让他低头看去。

墨绿色的蝎子、坚硬的千足虫、手指大小的蟑螂、身体和拳头一般大的蜘蛛，以及各式各样的害虫。他一脚下去，踩死了好几只这样的虫子，鞋底沾上了一层黏稠的焦油状物质。

“它们到处都是，”泰兰德的声音细若蚊呐，“放眼看去，它们覆满了地面……”

“也就到此为止了。”绿龙坚定地回答。他朝着地面喷出龙息，其效果堪比火焰。成千上万只虫子被烧成焦炭，噼啪声充塞于他们的双耳，就连绿龙也因此战栗。

伊兰尼库斯烧灼的这片土地如今变得焦黑。面对自己的杰作，他点了点头。

但那些焦煳的躯体间传来了异动。某只烧焦的蟑螂残骸中猛然伸出了数条节肢，一只同样骇人的新蟑螂从虫尸中钻了出来。

令两人一龙惊慌的是，这一幕在每一具焦黑的尸体上重演了。伊兰尼库斯摧毁的一切都恢复了原样……

卷须状的雾气在这片骇人的景象周围起舞，仿佛想重新占据伊兰尼库斯清理出的空间。绿龙又喷出一股龙息，再次赶走了迷雾……暂时如此。

“太可怕了……”高阶女祭司说着，小心翼翼地抬脚，徒劳地挑选着落脚点。但她的脚每次落下，都会传来一阵嘎吱声，以及浓稠的焦黑液体从粉碎的身躯里渗出的声音。更可怕的是，当她移开脚的那一刻，那种可憎的重生就会开始。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伊兰尼库斯喃喃说着，眼中的光芒黯淡了下来，“我能感觉到，梦魇已经强大和危险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说话间，迷雾边缘的异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一些隐约可见……却又看不分明的身影。

“暗影萨特们回来了。”泰兰德断言道。

伊兰尼库斯未置一词。他只是再次吐息，将最前面的那些依稀可见的身影卷入其中。就像他们脚下恶魔般的生物那样，烧灼的声音立刻传来。

但随后，狂乱和哀求的尖叫几乎震聋了他们三个的耳朵。不知所措的绿龙立刻中断了攻击。那种可怕的声音令布罗尔和泰兰德捂住了耳朵。那并非怪物被击败时的叫声。

“伊瑟拉，请宽恕我！”迷雾散去，受害者随之现身时，伊兰尼库斯勉强说出了这句话。

那些是——或者说曾是——暗夜精灵、人类、兽人、矮人……所有凡俗种族的成员。在伊兰尼库斯无情的攻击下，只剩仍在颤抖的焦黑身体，而他们伸出手来，试图求助，或是让人结束他们的痛苦。

布罗尔不顾那些害虫，跑向离他最近的人，泰兰德跟在他身旁。伊兰尼库斯留在原地，显然被他造成的伤害惊呆了。

“沉眠者……”布罗尔反应了过来，“是那些沉眠者……”

“恐怕我也杀死了他们在艾泽拉斯的身体，就像是站在床边，用火焰灼烤他们一样！”伊瑟拉的配偶咆哮道，“他们无法逃脱梦境，只会遭受和这里同样的痛苦！”

“这可不一定，”德鲁伊反驳道，“你不用——”

布罗尔正跪在一个暗夜精灵脚边，那具脆弱的骸骨动了动。

一只没有血肉的焦黑手掌抓住了他的手腕，双眼空洞的颅骨抬起，对上他的目光。

烧毁的尸体再次发出痛苦的尖叫，伸出了更多残缺的手指。

布罗尔竭力挣扎着。“我没法挣脱了！”

泰兰德举起月刃，却又犹豫不决。最后，她选择了祈祷。

尖叫声减弱了。骸骨逐渐消失。

但其他受害者再次发出哀鸣。泰兰德继续祷告，伸出一只手将月神的力量扩散开来，传遍视野内的大地。

那些破碎的尸体消失了。直到最后一具也不见踪影，高阶女祭司才停止祈祷。但她随即颤抖起来。

布罗尔和伊兰尼库斯也没比她好多少。“他们在受苦！”德鲁伊厉声道，“他们真的在受苦！”

“我不知道！”绿龙为自己辩护道，“我从没想过伤及无辜！是梦魇干的。”伊兰尼库斯提醒他们。“它知道什么事能伤你最深，知道你最畏惧什么……而且它会以此为食……”

这话让泰兰德涌现了些许希望。“这么说，我们面前的这一切只是幻觉？”

“不……梦魇带来的最可怕的噩梦，就是它正逐渐化为现实。”

闻言，布罗尔下定了决心。“我们必须找到玛法里奥，而且要尽快……”他看向迷雾，这才意识到自己提议的困难之处。“可……该往哪边走？”

“我会找到他的。”高阶女祭司坚定地说道，她显得有些心神不宁。“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就连同为德鲁伊的你也一样，布罗尔。”

他没有否认这个事实。“关于搜索方式，我有个想法。我——”

大地突然摇晃起来。暗夜精灵们立足不稳，倒在害虫横行的地面上。伊兰尼库斯飞了起来，然而，就算到了空中，他的身体也摇晃不止。

终于，周围平静下来。泰兰德爬起身，迅速拍掉粘在她身上的千足虫和其他食腐生物。布罗尔低吟咒语，但那些害虫并未听从，它们和艾泽拉斯的生物不同，他只好像高阶女祭司那样把它们拍开。

伊兰尼库斯落回地面，高阶女祭司责备地看着他。令人吃惊的是，绿龙内疚地转开了目光。

“这次又怎么了？”布罗尔问伊兰尼库斯。他们此时身在丘陵地带，只有几条阴影笼罩的小路通往可怖的迷雾，隐没其中。

“这就是梦魇，别问我这里的一切为什么发生，只要知道我们不会希望它们发生就好！”

泰兰德看向前方。“前面有座城堡之类的建筑，在第三座小山上。”

绿龙和布罗尔同时摇起头来，德鲁伊说：“除了伊瑟拉之眼，这地方没有任何建筑物。”

“那我看到的东西肯定是梦魇的一部分。”她还没说完，就发现迷雾里又有东西在动。高阶女祭司没有浪费时间，立刻用月神之光照亮了那里。

她揭露的景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那是卢肯·狐血。

“你！”布罗尔吼道。没等任何人出手阻拦，他就抓住了那个人类。卢肯瞪大眼睛看着他，眼神像死人那样空洞，但他显然并非幻觉。

“你是真的……”他轻声道。制图师憔悴的脸上掠过一抹略带疯狂的微笑。“是你……”他看着泰兰德，笑容冷静了些。“还有你……”然后他看到了耸立在暗夜精灵们身后的庞大身影，刚刚升起的欣慰感顿时消失。

“我们都是你的朋友。”泰兰德向他保证说。

卢肯坐了下来。“真的……你们全都是……”他的目光看向侧面，“我试图离开，但有东西把我留在了这儿……我试图离开，但有东西希望她继续前进……”

德鲁伊注意到了最后那部分。“她？你是指那个兽人？是个女性？”

“是的……是的……”

“你和我一样清楚，兽人的女性和男性在战斗时几乎没有差别，”泰兰德向布罗尔说道，“两者都不容低估。”

“我想的不是这种事。我只是好奇她是谁，又为何会来到这儿。”

“她的名字是索拉，”卢肯用近乎单调的语气说，“她是来杀他的。她是来杀你的玛法里奥·怒风的。”

这句话令绿龙都为之目瞪口呆。泰兰德听后一把掐住卢肯的喉咙，但布罗尔努力安抚了她。

“听他说完，女士！这不是他的错！”

“他说她要杀玛法里奥！他把她带到这儿来动手——”泰兰德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并非他自己的意愿……我清楚这点……卢肯……抱歉……”

卢肯紧张地朝她笑了笑，他显然对高阶女祭司抱有好感。

布罗尔把话题带了回去。“兽人！她是来杀玛法里奥的……可为什么？她怎么知道找到他的方法？她说了吗？”

“幻象……她含糊不清地提到过幻象……她说……它们指引她找到了我……还说它们一点点向她展示了通向他的道路……那些幻象在帮她为自己的亲人复仇，同时也是在拯救艾泽拉斯……”

“兽人血誓，”泰兰德喃喃道，“我了解这种东西。除非被杀或者成功，否则她是不会停手的。”高阶女祭司摇了摇头。“至于第二部分……那肯定是疯话……”

“无论如何，有东西希望她成功。”德鲁伊补充道。他转向卢肯，问道：“但首先……她觉得玛法里奥杀了她的同胞？那又如何？兽人理解战斗中的死伤。”

人类努力回忆。“她说——她说他是个‘卑鄙的凶手’。说他背叛了朋友，杀死了出于信赖而背对他的人……我想是这样。”

这话超出了泰兰德忍耐的限度。她挥舞月刃，吓得卢肯后退了几步。“谎言！全部都是！对艾泽拉斯的威胁？哈！就像我说的，这完全是疯话！还有她宣称的背叛——玛法里奥不可能做那种事！要说证据的话，他就连这种机会都寥寥无几，因为他能够称之为伙伴的兽人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她只提到过一次！她说了个名字！布鲁克斯甘……布洛克斯甘——”

“布洛克斯加？”高阶女祭司不由得踉跄后退。她丢下了月刃，双眼涌出泪水。“布洛克斯！”泰兰德对其他人大喊道，“一位活在久远过去的兽人！他被我的同胞俘虏的时候，作为见习祭司的我善待过他！他曾与我们并肩对抗燃烧军团和艾萨拉的奴仆——”她吞了口口水。“克拉苏斯证实他是为了守住恶魔入侵的通道而牺牲的，而他的对手是恶魔们的可怕首领，萨格拉斯本人！”

德鲁伊的目光变得尖锐。“她说的肯定就是他。”

“但他是玛法里奥的朋友！”心烦意乱的高阶女祭司说了下去，“他们从未争斗过，而在战争结束后，玛法里奥和我一样尊敬他！你肯定记得，布罗尔！我们的同胞为他建造过雕像，他是有史以来唯一能让我们致敬的兽人！”

“我现在……想起来了，”布罗尔皱起眉头，“如果她说的真是他，那她肯定是被骗了……而梦魇听起来就是罪魁祸首……”

“可这又是为什么？”

“女士，这还不明显吗？因为即便到了现在，玛法里奥对幕后的那股势力也会构成威胁。这至少给了我们一些希望，这代表他肯定还留有某种自保能力。”

泰兰德没有放过那份希望。她停止流泪，开口道：“那我们就必须尽快赶去他身边！卢肯，你逃脱的时候，注意到她去了哪个方向吗？我知道这里到处都是雾气，但那儿有……城堡……”高阶女祭司指着远处的那道轮廓，“你知道跟它有关的事吗？”

他挺直背脊，看起来自信了些。“是的，是的，女士！了解场所和方位是我的本职！”制图师指着他的左方，“往那边……”

“我们可以飞过去，”伊兰尼库斯提议道，“但我担心他没法儿在高处为我们指路。雾气恐怕浓到看不见……”

泰兰德已经拉住了卢肯的胳膊。“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她转向那个人类，命令道，“带路吧！”

卢肯点点头，迈步向前走去。泰兰德拿起月刃，布罗尔跟在卢肯的另一边，而绿龙飞在他们三人头顶。

“那个兽人的事仍旧让我不安，”德鲁伊说，“我想不到她对我的导师能造成什么威胁。”

他头顶的绿龙发出嘲笑声。“你说得对！兽人在这样的地方算不上什么威胁！就算梦魇在指引她，你们的玛法里奥·怒风也是最强大的德鲁伊！就连我的同胞也会传颂他的事迹！平凡的武器对他毫无威胁……”

卢肯吞了口唾沫。“她有把斧子。”

泰兰德看着他，神情警惕。“那兽人拿着一把斧子？”她拉了一把卢肯，让他转向自己，“为我描述一下！”

“那是一把双刃斧。一把战斧。”

“是什么做的？斧身部分是铁还是钢？快！告诉我！”

布罗尔走上前，想要安抚高阶女祭司，但她却摆手示意他退后。泰兰德屏住呼吸，等待卢肯的回答。

“不是铁也不是钢，”他皱起眉头努力思考，“我觉得……它看起来像是完全用木头做成的……”人类点点头。“是的，木头！我从没见过木头做的斧身！听起来不太实用，除非它特别锋利，就算那样，它也多半会碎——”

“木头做的。”泰兰德惊惶地低语道。她看向另一位暗夜精灵。“你不知道！塞纳留斯本人为布洛克斯制作那把斧子的时候，你并不

在场！”

“我记得我听过关于它的事。”布罗尔此时的表情和她一样。“用木头打造，受那位半神祝福……据说它强大到甚至能砍伤萨格拉斯……”

“而她带着它去猎捕玛法里奥了。”泰兰德补充道。高阶女祭司凝视着迷雾，尤其是那座若隐若现的建筑物——唯一的建筑物。“卢肯，你真是从她手里逃脱的么？”

“不……她说她不需要我了。她离得很近了。”

“很近……”泰兰德瞪大眼睛，攥紧了月刃，突然冲进了迷雾。

第十四章

不要！玛法里奥忍不住想道。不……

他知道在关键人物汇聚到位的现在，他潜藏的期待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梦魇之王嘲讽了他的获救计划，甚至以泰兰德在雾气中迷失并垂死的暗示与画面来折磨他。

更可怕的是……他会和那些越来越多的，穿过周围的迷雾向此处聚集，不断向梦魇中心靠近的东西一样，成为梦魇的一部分。

我必须……再做点儿什么……

他感觉到自己的俘虏者不在附近，但这并不意味着没人在监视他。因此，玛法里奥必须以最隐秘的方式行动。

他费力地移动曾是手臂的枝条。暗夜精灵这么做过不止一次，通常是为了稍微缓解那种痛苦。痛楚始终都在，但他精神中有极小的一部分能屏蔽这些，思考其他事情。这只是吸引注意力的手段。

真正的行动都在暗中进行，在将他困于地面的树根之下。在很大程度上，它们都为梦魇之王的目的服务，将他禁锢于此，将根植于此的恐惧灌输给他。然而，考虑到暗夜精灵受困的现状，他的俘虏者的确可能出于自信而忽视那个事实：就算是一条小小的树根，对玛法里奥也能起到极大的作用。

通过专注与意志，大德鲁伊成功掌控了它。它是众多树根里最小的那根，梦魇之王也忽略了它的存在。因此，玛法里奥时刻都在强化对它的控制，让它按照他的希望行事。

而如今，他希望它钻向更深处，钻到比其他根须都深的地方。玛法里奥发挥生平所学，依靠德鲁伊与自然之间的联结，劝说那条树根继续生长，让它向下，向下，越过那些埋在土壤中、不断侵蚀着翡翠梦境的害虫。

然后，当扎根够深后，他让它调转方向。大德鲁伊始终在提防梦魇之王出现，同时专心驱使那条树根远离他，进入迷雾之中。

它越来越接近目标。他别无选择，只能驱使它继续向前，即使这样会惊动那棵暗影之树。时间在这里是个模糊的概念，但至少对玛法里奥来说，它即将耗尽。如果无法得到自由……他就会被这种诅咒压垮，发现自己心甘情愿服侍那个恐怖的存在。

暗夜精灵一寸又一寸地推进。那条树根就快抵达目标了。

玛法里奥感觉到暗影之树开始伸展，骸骨般的树枝划过他面前的泥土。

梦魇之王没有开口，这是个坏兆头。阴影朝着玛法里奥送出树根的方向蔓延而去。

低声而阴险的大笑在他的脑海里响起，但玛法里奥强行压抑住了担忧。

那些蠢货还在徒劳地前进……梦魇之王嘲讽道。即使他们的数

量在减少……而牺牲者又会加入梦魇……

他们会坚持下去！大德鲁伊答道，希望能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以免自己的行动暴露。梦魇终将失败！你终将失败！

他们甚至不知道坚持下去意味着什么……暗影之树反驳道。他们甚至不知道计划和等待意味着什么……可怕的大笑声再次传来。我们的等待将会得到回报……我们会吞没艾泽拉斯……

暗影之树离开了视野。玛法里奥并未因此放下心来。在监视他的同时，梦魇之王也在持续操控并壮大数不清的暗影仆从。大德鲁伊比大多数人都要清楚状况。如果他的计划没能奏效……

根须抵达了他希望的位置。

玛法里奥现在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以及祈祷。

布罗尔没能阻止泰兰德，只好追向高阶女祭司。他不再保持原本的形态，而是化作一只大猫。德鲁伊跳进浓雾之中，运用增强的嗅觉和听觉来弥补受限的视野。

他立刻发现了泰兰德的踪迹。事实上，跟上她要比布罗尔想象的简单得多。尽管比起自身安危，泰兰德更重视她对玛法里奥的爱，但她没有蠢到忘记存在于这里的危险。布罗尔可以肯定，他们尚未遇见梦魇中最可怕的部分。艾露恩的高阶女祭司留下了一串闪耀着月光的脚印，驱散了沿途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害虫。布罗尔自己的行动也算不上谨慎：他飞奔向前，不断用爪子撕碎那些虫子。

他瞥见了前方的一道身影，但它并不在泰兰德所选的路线上。德鲁伊发出一声低吼，调转方向想要避开对方。布罗尔没空去应付敌人——

他面前的地表突然隆起，黑色的虫子从破裂的地面涌出。

父亲！父亲！

安奈莎出现在布罗尔面前，绝望地伸出双臂，神情带着恳求。她的体格比泰兰德瘦削，大约矮了一掌的长度。她的双眼满是无辜和不解。

布罗尔将双爪嵌入地面，猛然停下。你不是真的！他对着那个幻影想道。你不是真的！在他的脑海里，他又一次看到她被雕像与恶魔融合的力量吞噬，那股邪恶的力量扩散到她全身的模样。她就是这么死去的：起因是阿兹加洛的攻击，以及他的失败。安奈莎已经死了……死了。

父亲！请救救我！安奈莎的幻象哭喊道。

于是，尽管德鲁伊确信那并非他深爱的女儿，却感到自己的勇气正在消失。他心底的一部分如此渴望拯救她——

翡翠藤蔓缠住了安奈莎。她尖叫一声，试图挣脱，却被藤蔓牢牢困住。

大猫人立而起，变回了暗夜精灵的模样。她不是这样死去的——

翡翠藤蔓不断收紧。安奈莎的身体噼啪作响，她的头部被紧紧勒住。

头骨开裂，但安奈莎仍在向他求助。千足虫、蟑螂，以及其他食腐生物不断从她的口中，以及她身体上所有破裂的地方钻出。随之涌出的是某种深黑色的物质，其中带着一丝腐烂的绿色。

在惊恐的布罗尔眼前，他的女儿可以辨别的最后痕迹也消失在藤蔓里。剩下的只有从她体内涌出的那个怪物。它们洒向地面，在原本就已存在的污秽间蔓延。

“你——是——真的……”某个费力的声音传来，而震惊中的布罗尔花了片刻才意识到，那并非他的嗓音。“和她不同，那只是创造出来的仿制品，为了将你引入梦魇……”

庞大的身躯钻出了前方的雾气。布罗尔切换到巨熊形态，威胁地朝那个身影扬起爪子。

“不，德鲁伊……我无意伤害你……”那是一棵古树。

布罗尔反应了过来。“纳亚尔？！”

但几乎在脱口而出的瞬间，德鲁伊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对方和纳亚尔有几分相似，但肩膀处弯曲的弧度更大，獠牙也更长。即使考虑到周边的环境，他树皮似的皮肤也更接近绿色。

更重要的是，布罗尔认识这棵古树，就像他认识纳亚尔那样。“我记得你，”暗夜精灵勉强开口，“艾雷……”

战争古树低下粗壮的头颅，大量构成胡须和毛发的树叶都枯萎了。古树露出警惕的神色。“是我……”他审视着德鲁伊，“而你是布罗尔·熊皮。”艾雷眯起眼睛，又说：“和我一样，你穿过梦境传送门到来……灰谷，我猜是……”

“是的。”

庞然巨物皱起眉头问：“从你的话听来，纳亚尔已经不再保护传送门了？”

暗夜精灵吞了口唾沫，答道："纳亚尔被抓走了……被梦魇抓走了……"

艾雷发出一阵响动，仿佛巨树缓缓裂成两半的声音。如此原始的恸哭令布罗尔背脊发冷，他能感觉到这个消息带给艾雷的巨大痛苦。

"又一个倒下了……"高大的守护者喃喃道，"我们的数量减少，梦魇却随之增加……我们打的是一场必败的仗……"

"'我们'是指谁？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做我们能做的事，"古树转开目光，"来吧……他需要知道你们的到来……"

"你说的是谁？"布罗尔问，但古树已经朝着迷雾深处走去。德鲁伊在原地伫立了片刻，在跟随泰兰德和听从古树之间犹豫不决。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为他做出了选择，因为高阶女祭司的脚印已经消失不见，就算化作猎豹形态，布罗尔也不觉得自己能够找出痕迹。

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艾雷或者他提到的那个人知道玛法里奥·怒风的所在。这么一来，他就能重新找到泰兰德的踪迹了。布罗尔抱着这种渺茫的希望，听天由命地跟在古树身后……并且祈祷自己没有落入梦魇的另一个可怕的陷阱。

泰兰德非常清楚，她冲进迷雾的行为太过鲁莽，但她对玛法里奥的担忧高于一切。在他们心灵相依的数千年里，她曾数次面对他生命垂危的可怕境地。然而自他们初次对抗燃烧军团的恶魔以来，高阶女祭司从未感受过像现在这样强烈的恐惧。

她清楚布洛克斯的战斧的力量，清楚它赋予使用者的惊人力气与强大魔法。在布洛克斯的手中，它立下了丰功伟绩……

如今那份力量和魔法将会对玛法里奥不利。她只能认为那是梦魇对她和她的爱人所开的又一个可怕的玩笑。

不！你不会死的！泰兰德想起玛法里奥，几近愤怒地在心中咆哮。我不会让你死的！

她的愤怒无处宣泄，却驱使她一路向前。指引泰兰德道路的只有一座显然不该存在于此的城堡的模糊轮廓。尽管雾气浓重，她却依旧能勉强看到它。她再次意识到那可能是陷阱，但它也是她唯一的线索。

泰兰德清楚迷雾里藏着别的什么东西，而那东西渴望与她接触。她知道那东西与沉眠者有关——先前伊兰尼库斯曾担心攻击梦境形体会伤害到他们，但又感觉到它沾染的梦魇比那些人更加浓重和黑暗。

无论那东西是什么，她都在不断靠近它。

那座模糊的城堡看起来和方才一样遥远，这点同样令她担忧。玛法里奥告诉过她，在翡翠梦境里，距离和时间没有明确的定义。对玛法里奥来说，被俘的时间也许仿佛过了几个世纪，而非几年。他也许就在不远处，但她恐怕要跑上相当于数日的时间才能抵达他的位置。

“不！”她喃喃道，“我得尽快赶到他那里！”

不……不……不……迷雾中突然响起一千个不同的低语声。不……不……不……

高阶女祭司愤怒地环视潮湿阴霾的四周，寻找着声音的来源，却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她开始向艾露恩祈祷，月刃随即闪亮起来。泰兰德将武器的辉光指向左侧，被照亮的一隅只有一群四散奔逃的食腐虫类。

但就在光照的范围外——

泰兰德朝它走去，但那东西却随着雾气一同后退。它就在那儿，依稀可见。

等待她出现致命的失误。

月亮母亲，请指引我……坚定我的意志……暗夜精灵祈祷着。

意志……意志……低语声传来。

她不禁浑身颤抖。它们不只在重复她的话语，还有她的想法本身。难道在这儿一切都不安全吗？

不安全……不安全……不安全……

泰兰德得到了答案。然而，她根本没想过就此退却。她的愿望和使命非常明确。她从未奢望自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找到玛法里奥。高阶女祭司早就做好了奋战的准备。因此，就算梦魇知道她来了这儿，而且知道她的打算，情况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会面对你的任何伎俩，”她对着雾气低声道，“然后我会将之挫败！”

嘲笑的低语声并未响起。至于这意味着好事还是坏事，泰兰德就不清楚了。

她继续前进。毒虫纷纷逃离她身边，但她能听到它们在她身后迅速回拢的响动。而且，地面变得越来越光滑，到处都覆盖了一层墨绿色的物质，让她想起了那些虫子的体液。她不得不将脚掌拔离地面，这个举动往往伴随着令人作呕的黏稠响声。她的速度慢了下来。

“只凭这种事可阻止不了我。”她告诉迷雾。

一个女人的轻笑声透过雾气传来。

那笑声比迄今为止的一切更令泰兰德背脊发凉。她熟悉那个笑声，始终在噩梦中响起的笑声。

那是艾萨拉的笑声。

但暗夜精灵的女王已经与她昔日的王城和永恒之井一起葬身海底……至少据泰兰德所知是这样。但高阶女祭司并未真正目睹艾萨拉的死亡，因此，一丝疑虑引发了千百年来不断纠缠她的噩梦。那位疯狂的女王被萨格拉斯的力量迷惑，认为自己会成为黑暗泰坦未来的配偶，虽然她不可能有逃离辛艾萨莉的机会，但她或许真的以某种方式逃脱了。

所以这就是你现在的打算！泰兰德朝迷雾送出了轻蔑的意念。大胆的选择，只是夸张过头了！

为了强调她的轻蔑，她展开双臂，仿佛在欢迎对方的攻击。然而，什么都没发生。那位可怕的女王并未突然化作现实，甚至连轻笑

声也没有再次响起。

“继续耍你的把戏吧，”高阶女祭司大声说，“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

她再度迈步前行，一边驱散毒虫，一边努力寻找落脚处。终于，暗夜精灵似乎离那座迷雾笼罩的城堡近了些。泰兰德能感觉到，坚定的决心如今在协助她取得进展；梦魇向她的意志屈服了——至少屈服了那么一点儿。然而，她却更加谨慎，并在心里向艾露恩祈祷，希望那座城堡不会骤然消失，也不会在最后一刻突然远离。

本就存在的腐臭气味变得更加刺鼻，地面也更加光滑。有那么几次，泰兰德能确定它正在脉动，仿佛缓缓呼吸的庞然大物。高阶女祭司告诉自己，这不过是梦魇在试图削弱她的决心，但她的行动变得更加谨慎了。

紧接着，泰兰德脚下一滑，来不及反应便一头摔进令人反胃的烂泥里。恶臭的黏液覆盖了她的嘴唇，灼伤了她的舌头。她迅速将其吐出，不确定它是否有毒。

她的月刃躺在不远处的地上，刀刃一端已被被迷雾掩盖。泰兰德跪在地上，努力撑起身体，但那个动作比她预想中更费力。地面太过光滑，让她的双手无处借力。

一阵刮擦声将她的注意力引回武器那边。

某种东西正将它拖入迷雾。月刃滑过地面，渐渐隐入雾中。

暗夜精灵朝它冲去，却再次滑倒在地。现在只剩下刀刃一角还隐约可见。

她努力平定心神，召唤出艾露恩之光，引导它照向月刃——

泰兰德的身后传来滑动声。暗夜精灵立刻朝那边看去，却什么也没发现。她马上将注意力转回月刃。

它不见了。

艾萨拉的轻笑声再次在泰兰德耳边响起。

泰兰德迅速转身，想直面笑声的来源，却又一次摔倒在淤泥里。最后，她再次求助于艾露恩之光，希望它能让地面变得结实了些。

但就在她尝试的同时，滑动声再次传来。泰兰德不想半途而废，但又忍不住想看清朝她接近的那个东西——

某种东西缠住了她的脖子，潮湿而又强劲，粗糙的质感仿佛鞭子。泰兰德中断了法术，与想要让她窒息的那东西搏斗起来。

那东西将高阶女祭司举了起来，离开地面十几厘米高。与此同时，滑动声变得更加响亮。

她无比熟悉的笑声也再次传来。

“你真是个惹人怜爱的尤物！我都忘了！”

在挣扎着呼吸的同时，泰兰德被那东西转向了右侧。

一张蓝绿色的怪诞脸孔正不怀好意地看着她。那是精灵的脸，但看起来却像是某种畸形的鱼类。它头上布满鱼鳍般的突起，背鳍沿着满是鳞片的脊梁延至尾端。鳞片覆盖了那张脸，以及起伏的胸部。

它的双手长着蹼和爪子，更像是海里的捕食者。但与那东西的下半身相比，那双手反而更接近暗夜精灵。它不靠双腿来移动，而是通过既像蛇尾又像鳗鱼的下半身来滑动。

事实上，正是那条带有棘刺的长长的尾巴试图勒死泰兰德，而泰兰德几乎要窒息了。

“如此可爱。”它用艾萨拉的嗓音柔声道。

尽管泰兰德已经快要喘不过气来，她依旧瞪大眼睛，看着那个生物。它是那位女王，却又不尽相同。那张布满鳞片的脸庞依稀能分辨出艾萨拉的容貌，双眼却是火红色的，仿佛要在高阶女祭司的脑海里留下烙印。

在她们周围，另一些身影正滑行着聚拢过来。那些女性与暗夜精灵有几分相似，但男性却更加原始和野蛮。他们的脸变得像是食肉鱼

类，而从他们饥渴的红色眼球来看，他们显然不会拒绝品尝她的血肉。

泰兰德明白，如果说这是艾萨拉，那些就只可能是上层精灵，与她共同做出疯狂之举的那群女王的忠仆。他们的存在意义就是维持她的荣耀，哪怕数以千计的其他精灵会因此丧命。

如今……他们仍旧效命于她。如今，他们也像艾萨拉那样，成了泰兰德熟悉的可怕存在。那种蛇一般的身躯再明显不过了。

他们是纳迦。邪恶的深海居民。

“我曾提议让你加入我的宫廷。”那位女王欢快地低语着，同时用尾巴将泰兰德拉到极近处，两张脸之间仅有几厘米的距离。艾萨拉的身体散发出浓郁的臭气……让人联想起在水中腐烂了多日的尸体。“你本来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侍女……”

泰兰德奋力呼唤艾露恩，但她身上的光辉反而更黯淡了。在光芒减退的同时，那些纳迦步步逼近，显得更加急切。他们包围了她……

“而你现在也可以侍奉我……”女王边说边笑，露出了尖牙。

高阶女祭司的双腿开始融合，艾萨拉正在把她变成纳迦。

泰兰德更加用力地拉扯缠住喉咙的尾巴。她连维持清醒都有困难，更别提思考了。

但在最后的模糊意识里，玛法里奥的脸庞充斥于她的脑海。他一言未发，只是向她投来鼓励的眼神。

这给了高阶女祭司动力，让她再一次呼唤她的保护神。泰兰德说不出话来，却用口型默念出了艾露恩的名字。

月神的银色光辉笼罩了她的全身。

她失去了知觉。

艾萨拉以及所有纳迦消失得无影无踪。泰兰德一动不动地躺在光滑的地面上，食腐虫类缓缓爬满了她的身体。高阶女祭司周围的迷雾

逐渐收拢。

　　但泰兰德仍旧没有动。她躺在那儿，双手放在喉咙边……围绕着喉咙。

　　就好像她正要掐死自己。

第十五章

奥格瑞玛坚实的城墙不像暴风城那么“考究”，但其充满野性的美感却是不容忽视的。城墙很高，能够俯瞰周边土地的巨大哨塔伫立其上，警告着所有人，胆敢袭击这里的愚蠢行为必将用鲜血付出高昂的代价。坚定的兽人卫兵在城内的通道中巡逻，他们之中也不乏暗矛巨魔、牛头人，以及被遗忘者的身影。

这座城市在人类眼中或许是一片蛮荒之地，居民们住在几座小峡谷的洞穴内，而非街区中，村庄般的建筑风格与兽人的游牧历史十分吻合。对奥格瑞玛的居民来说，它显然是族群最重要的中心，如同暴风城是人类的首都一般。数以千计的居民在这里生活、贸易、学习、筹备战事……

奥格瑞玛坐落在距离杜隆塔尔山谷最近的山脚下，象征着伟大的解放者萨尔曾经面对艰苦的战斗，最终为他的追随者们建立了真正的家园。萨尔以他遇害的父亲之名为山谷命名，同样，在为这座城市命名的时候，他选择了大酋长的名字。当萨尔还是一名逃亡奴隶和角斗士时，大酋长奥格瑞姆保护了他，并在随后将他选为继承人。

萨尔的指挥中心是格罗玛什要塞，后者坐落于这座首都中心地带的智慧谷。格罗玛什要塞将这个国度的野性美展现得淋漓尽致：高大的圆形建筑顶端装有尖刺，宽大的圆形拱门直通堡垒内部，灰色的石墙上大都挂着展示品，标志着那位大酋长和整个部落过去的胜利。那些展示品之中包括曾是燃烧军团成员的可怕头颅标本，那些恶魔使用过的武器和铠甲，以及另一个敌人——联盟——的铠甲和旗帜。后者如今是盟友的事实对兽人们来说并不重要，那些同样是胜利，也同样值得献上敬意。

但此时此刻，聚集于大酋长居所的兽人守卫和萨满并不在意那些胜利和荣耀。一个兽人俯卧在粗制的橡木床上，身上覆盖着野生动物毛皮充当毛毯，战士们焦虑地看着萨满祭司反复用手在其上方画出圆形轨迹。萨满每次抽回手，那些战士就会期待地探身张望……然后失望地收回身体。

床上的那个人突然甩动手脚，然后咕哝了一句什么。他的双手徒劳地抓向空气，随后如同挥动战斧一般挥舞起一只手臂。

他剧烈的动作并未令旁观者们欢欣鼓舞，这种情景他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萨满祭司已经尝试了多种办法，但萨尔丝毫没有苏醒的迹象。

“他仍然做着可怕的梦，”头发花白的萨满喃喃道，“那个梦一次又一次重演，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穿透它……”老兽人的银发所剩无几，双目凹陷，他望向插在附近那张圆木桌上的一把匕首。他曾小心翼翼地用那柄匕首戳刺沉睡中的大酋长，希望突然的剧痛能打破梦魇。

但结果依旧是失败。

“我们要把他搬到其他人那里去吗？”一名守卫试探着问，立刻被另一名兽人当头狠揍一拳。前者怒视着后者，要不是那位瘦削干瘪的萨满挡到他们之间，一场殴斗恐怕就要爆发了。

“真可耻，你们两个都是！伟大的萨尔中了咒语，而你们却在内讧！他会希望看到这种事吗？”

两名受到责备的战士摇了摇头。尽管他们要比那位身披熊皮的萨满粗壮两倍，却敬畏他的力量。他并不是奥格瑞玛最强大的萨满——事实上，那个头衔属于萨尔本人——但在仍然清醒的萨满之中，他是最后的希望。

可那份希望正逐渐黯淡。

房间另一边传来了哀伤的号叫。兽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正在窗边吠叫的那头巨大的白狼。那头野兽体形庞大，足以让任何战士像骑马那样骑在它身上。白狼正是大酋长的坐骑，也是他最忠心的伙伴，他们两个在战斗中是一对堪称传奇的搭档。这头狼在堡垒中行动自由，而且从来没有守卫会出言抱怨。

巨大的野兽发出另一声号叫。自从发现萨尔的状况以来，再没有什么比这声狼嚎更让战士们和萨满为之心惊了。

“嘘，雪歌，”萨满轻声说，“你的猎手伙伴会恢复的……”

白狼随即试图爬向窗外。然而，窗口虽然很宽，却不足以让这位庞大的猎手通过。雪歌发出沮丧的号叫，转头冲向紧闭的房门。

萨满瞪大了眼睛。“给她开门！快！”

守卫之一匆忙照做。他才刚拉开门，雪歌就撞开了他。魁梧的兽人仿佛被狂风吹落的树叶那样，飞了出去，重重撞到墙上。那头狼继续向前，没有遇到任何阻拦。

“跟上她！”年长的萨满吩咐道，“她察觉到了什么……”

兽人们紧随白狼穿过要塞。她在另外两扇尺寸稍小的窗边逗留了片刻，最终向堡垒的大门急奔而去。

看到朝他们飞速接近的白狼，值班的守卫们绷紧了身体。没等萨满高声下令，某个守卫就明智地推开了一扇门。那个守卫猜测，若是白狼如此急切地想要出去，外面一定潜伏着某种威胁。

雪歌一跃而出。她稍作停顿辨认方向，随即向最近的奥格瑞玛外城墙跑去。

那位萨满比同伴们年长许多，但令他们吃惊的是，他的脚程反而更快。老萨满紧跟雪歌，动作和白狼同样矫捷。他还能行动更加迅速，但与生俱来的谨慎让他有所保留。

巡逻中的巨魔和兽人们慌乱地为雪歌让开道路，大多数人几乎刚一回身便拔出了武器。奥格瑞玛最近戒备森严，在众人看来，白狼的急切意味着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老萨满缀在雪歌后面，同时四下打量。从兵力上来看，奥格瑞玛目前的守卫比应有的要少。更糟的是，在靠近城墙的时候，他发现迷雾进一步侵入城内，他几乎看不清城墙上的守卫了。

再一次地，老兽人真希望那些学识更加渊博、更精通古术的人没有和萨尔一样在最初就陷入沉眠。

雪歌并没有沿着阶梯一路跑上哨塔。这头机敏的白狼在通往下级城墙的台阶上找到了落脚点，随后逐段拾级而上，最终抵达了城墙的最顶端。

即便在翡翠色的浓雾里，霜狼雪白的毛皮也格外醒目。萨满也登上了城墙，仅仅落后雪歌几步。就在这时，他注意到距离最近的一名的卫兵伫立不动，仿佛被冻结了一般。

“你怎么了？”年长的兽人问道。见卫兵没有回答，老萨满碰了碰他的手臂。

与此同时，另一位兽人的头歪向了一边。

萨满起初以为那位战士死去了，但他将手按到对方胸口时，却感觉到了呼吸的起伏。他看向哨兵的脸，发现卫兵双眼紧闭。

这名卫兵还站在那儿，却已经睡着了。

萨满看向下一名卫兵……发现他也一样。

几个守卫跟着他来到了城墙顶上。他们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战友。

“传我的话！”老兽人吩咐道，“再找些人来保护——”

雪歌再次发出凄厉的号叫。白狼人立而起，前爪扒在墙头，看向奥格瑞玛之外。

兽人们把目光投向雪歌注视的区域。

迷雾中出现了众多身影。数以百计，甚至更多。

一个守卫抓起了墙内木桩上的一支号角。然而，没等兽人将号角举到嘴边，他、那位萨满以及其他人就都愣住了。

那些身影走到了迷雾边缘。

他们是兽人。

“格拉戈，”一名士兵吃惊地咕哝道，“我的兄弟还在沉睡……可我却在这儿看到了他……”

“希德拉……我的伴侣，希德拉，就在下面的队伍里！”另一个士兵惊呼道。

“这是诡计！”有人说，“法师的诡计！联盟的——”

“不是联盟干的。”老萨满直截了当地表示。他探出身子，继续说道：“那些全是睡着的人……全部都是……”

话音才落，最令他恐惧的一幕出现了，萨尔突然站在了队伍的前方。但那只是大酋长的怪诞模仿品。他的皮肤脱落，仿佛正在腐烂，几根白骨暴露在外。他还有一双闪烁着红光的眼睛……那种被恶魔之力腐蚀的红色。

那些影影绰绰的兽人都有着同样的眼睛。

“幻术！”方才出言的士兵再次发出了焦躁的怒吼，“他们以为我们是傻瓜！那些是幻象！我还是要说，这是联盟干的！”

老萨满一言不发，壮着胆子仔细观察萨尔的身影。他尽量避免与那个模糊的身影对视……但最后还是没能忍住。

仿佛一片黑暗而无边的虚无在他面前伸展开来，带着一丝令人不安的绿色。萨满费力地移开了目光。

但在那短短一瞬间里，他最担心的事得到了证实。

这确实是萨尔……至少是他的一部分本质。

更糟糕的是，老兽人在目光交接的可怕瞬间里得知了另一件事。这些梦魇般的沉眠者正在等待某种信号，一旦得到指示，这些阴影代表的恶毒力量将会席卷奥格瑞玛。当然了，不是以真正战斗的形式。这支庞大的军团以守卫们同胞的面孔与身体出现在这儿，主要是为了扰乱那些仍在坚守的防御者。当黑暗力量真正袭来时……它会攻击士兵们防御最薄弱的那部分。

灵魂。

袭击尚未到来的事实并未让萨满抱有太多希望。信号——无论是怎样的信号——已经迫近。迫在眉睫。

“我们必须警告所有人……”萨满退离墙边，低声说道，“我们必须让所有人，无论老幼，都做好准备……”

然而，他没有把那句话说出口：在对抗这种战斧无法碰触的敌人时，奥格瑞玛的守军无计可施，恐怕只能坐以待毙。

布罗尔本以为自己跟丢了艾雷，但那棵古树又回到了他面前。

“跟紧点儿。我们就快到了。他知道你来了。”

“他？”

在古树答话之前，一阵更加浓重的翡翠色暗影突然笼罩了他们。

含糊不清的话声充斥于布罗尔的脑海中。一股寒意攫住了他的心脏，他觉得自己的皮肤仿佛要从血肉上剥离。更可怕的是，那些声音中还夹杂着他女儿的哭喊。德鲁伊正被拖入深渊，一些饥渴的手臂抓住了他，不顾一切地将他拉向深处……更深处……

滚开！一个充满生气的声音命令道，暗夜精灵仿佛抓到了精神的救生索。含糊不清的声音变弱了，抓住他的手滑脱了，笼罩他心脏的寒气消融了……

黑暗变回了依旧带着不祥气氛的迷雾。布罗尔发现自己正跪在地上，大口喘息。他的一只手捂着胸口。

柔和的光芒从前方蔓延而来，笼罩了德鲁伊。布罗尔抬头看去。

“雷姆洛斯？”他脱口喊道。

尽管那道闪烁微光的身影很像月光林地的守护者，但布罗尔很快便发现自己认错了人。的确，德鲁伊意识到，他看到的身影与他和古树不同，并非实体。

当暗夜精灵终于认出站在——不，是漂浮在——他面前的那个身影时，他用力吞了口唾沫。

对方与雷姆洛斯相似的理由再明显不过了：那是雷姆洛斯的兄弟……扎尔塔。

但扎尔塔已经死了。

布罗尔跳起身来。扎尔塔曾与土元素公主瑟莱德丝陷入爱河。据说他们生下了最初的半人马，但扎尔塔粗暴的子女却以杀死这位林地守护者作为回报。传闻中，伤痛欲绝的瑟莱德丝无法释怀，于是藏起了他的遗体。

别动手！长着鹿角的高大身影说道。他的嘴巴没有动，但布罗尔清楚地听到了那些话。我理解你的担忧，但情况有所变化……

即使考虑到周围环境，以及他是灵魂而非实体的状态，扎尔塔也依旧比他活着的弟弟肤色更绿。除此以外，这两位高大的半神之子与他们的父亲塞纳留斯也十分相似。只是扎尔塔的脸部稍长，并且神情总是充满哀伤，考虑到他生前的经历，这神情倒是可以理解。

德鲁伊看向艾雷，后者点点头。与布罗尔遇袭前相比，那棵战争古树显得更憔悴了，这让暗夜精灵怀疑艾雷同样受到了影响。

梦魇触及了你们两人，但艾雷的准备更加充分。扎尔塔解释道，这代表他能读出布罗尔的想法。德鲁伊更警惕了。

我们是盟友，布罗尔·熊皮，灵魂朝暗夜精灵摊开双手，强调道。扎尔塔“说话”的时候，身体会随之摇晃，仿佛他是迷雾的一部分。

“他一直带领我们应对这场灾难，”艾雷补充道，“这是我们能撑到现在的理由之一……”

我们已经撑了几星期，但恐怕就快到极限了……

“几星期？”布罗尔脱口而出，“你们已经和它对抗了几个星期？”

扎尔塔之灵表情一暗，将目光转到了一旁。

“我和我的同伴进入这里的时候，扎尔塔和他召集的那些人还以为他们在这儿待了超过一年，尽管事实上只过去了仅仅几周。”战争古树那张粗糙的脸皱了起来。“布罗尔·熊皮，你是哪一天进来的？”

暗夜精灵做出了回答。

艾雷的震惊显而易见。“只有十一天？我还以为我们已经待了将近一个季度……”

梦魇扭曲了这个地方本就模糊的时间，扎尔塔愤怒地评论道，除了和它对抗以外，这儿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你们提到了这里还有其他力量在和梦魇抗争，”布罗尔觉得或许能得到泰兰德的线索，“我希望他们能帮忙寻找和我同行的人！他们在哪儿？”

扎尔塔之灵换上了严厉的表情，他指了指那片黑暗的雾气。德鲁伊，他们就在我们周围……

扎尔塔发话的同时，四周的邪恶迷雾仿佛被他的手势驱散了。空气依旧算不上清澈，但布罗尔此时能看清稍远的地方了。

而他看到了目前为止最令人震惊的一幕。

他们独自伫立，又或三五成群，分散在迷雾内，遍布他的视野范围，布罗尔毫不怀疑远处还有更多这样的存在。这里有德鲁伊、战争古树、树妖，以及其他与艾泽拉斯自然界或是翡翠梦境密切相关的生物。他们中有些以实体存在于此，另一些则是梦境形态，甚至有好几个和扎尔塔一样。

布罗尔渐渐认出了一些以梦境形态出现的人，这令他满心恐惧。那些是在艾泽拉斯失踪已久的德鲁伊，他们的身体因为缺乏水和食物而难以维持活力。有些已经死去数月，但他们的梦境形态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归宿。

又或许他们很清楚，因为其中许多都留在最前线，尽他们所能去阻挡梦魇。

而梦魇本身化作了那片曾短暂压倒布罗尔的可怕黑暗。它看起来像极了一片充满不祥气氛的云，又或是一大群黑蚂蚁。它蜿蜒前行，每当某个对抗者力有不逮，它就会急不可耐地扑向前去。梦魇那长长的卷须早已越过了扎尔塔的同伴们，这说明是他们的努力已无法与梦魇抗衡。

守护者们用种类繁多的法术攻击梦魇，这是对抗这种敌人时唯一奏效的防御手段。他们大多是德鲁伊，用自己最擅长的变形之术对敌。魁梧的巨熊与敏捷的猎豹联手战斗，每次啃咬或撕扯都会伴随着能量的闪光。尽管他们似乎成功抑制了黑暗，布罗尔却有种感觉，守护者们并未真正伤及他们的对手。

在他们上空，一只梦境形态的风暴乌鸦正翱翔于梦魇边缘。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守护者们的绝望处境，因为即便处于梦境形态，这些德鲁伊也需要变换形体来增添战斗方面的优势。翡翠梦境曾是他们的天职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地方，但如今一切都变了。

其他德鲁伊保持原本的形态，他们试图操控梦境来对抗梦魇。布罗尔的一些同胞引导着青草疯狂生长，直到比树木更高，随后，它们就像被狂风吹拂一般猛烈地摇曳，将入侵的阴影切成条状，而后者随即消散无踪。

鸟类的尖啸声突然传来。梦境形态的风暴乌鸦在攻击时失了手，它对自己从梦魇切下的几根卷须不够警惕，此时一部分邪恶的碎片缠住了它的翅膀。

风暴乌鸦笔直地落向那片不祥的黑暗，扎尔塔之灵连忙出手相助。他的力量伸向那位遭受袭击的德鲁伊——

但没等那股力量抵达目标……一个巨龙头颅般的模糊轮廓猛地钻出梦魇，将风暴乌鸦囫囵吞下。惊恐的众人看着那只鸟儿落入迷雾魔物的“食道”。那位德鲁伊不顾一切地变回原本的形体，但尽管在梦境形态下，他依旧无法穿过那座怪诞的牢房。

那颗头颅落回梦魇当中。

守护者们继续对抗梦魇，但布罗尔能感觉到伙伴们士气的跌落。这不可能是第一个牺牲者，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们的人数曾有如今的两倍还多。扎尔塔之灵攥紧双拳，悲伤地证实了布罗尔的想法。梦魇以不同的方式夺走了他们……如今，他们变成腐化者效命于它……

“莱索恩……”暗夜精灵喃喃道。这道阴影让他想起了那头邪恶的绿色巨兽。

这儿有比龙更可怕的东西，但莱索恩和艾莫莉丝是梦魇的得力手下……

布罗尔看得够多了……太多了。“我必须找到泰兰德……她去寻找玛法里奥了！有个兽人在这里游荡，还带着一把能够杀死他的武器……”

我已经联络了所有人，让他们留意是否有类似的人物出现，闪闪发光的扎尔塔答道，再次证明他能读出布罗尔的想法。目前无人有所发现……

“她看到了一座城堡，朝着那里去了——”

这里没有那样的建筑……

“我亲眼看到了轮廓！我当时就跟在——”布罗尔看向艾雷，但古树却摇了摇庞大的脑袋，“我们看到了——”

迷雾再度围拢过来。在忧心忡忡的暗夜精灵的视野里，远处的守护者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迷雾中的某个地方，有他的导师和那位高阶女祭司。

还有个杀气腾腾的兽人。

扎尔塔看起来很是不安。我知道你的打算……这太愚蠢了！你只是在把自己交给梦魇——

“就算继续等下去，结果也会是一样！”布罗尔咆哮道。他奋力思索。“梦魇最凶险的地方在哪儿？”

扎尔塔之灵无奈地指向左方远处。迷雾变得稀薄，显露出一片起伏不定的墨绿色暗域。那里不过是梦魇内在的投影而已……留下来和

我们并肩战斗吧，布罗尔·熊皮……

作为回答，德鲁伊变换成猎豹形态，朝那个位置飞奔而去。艾雷想要跟上他，但扎尔塔摇了摇头。让他继续他的使命吧……也

许他会成功，他们让玛法里奥·怒风重获自由……

“有这个可能吗？”古树问道。

扎尔塔之灵转过身来，将目光投向与邪恶浪潮对抗的战场。尽管他站在看不到战斗的远处，他的力量却已在攻击不断增长的邪恶。不……但正如我们注定失败，却仍旧奋战……布罗尔·熊皮和其他人，例如玛法里奥的爱人——那位高阶女祭司泰兰德·语风——会继续寻找他……尽管到头来，梦魇会吞噬他们所有人……

她快要找到了。索拉能闻到她猎物的气味……至少她觉得自己闻到了。他就藏在那座阴影城堡的某处。

兽人不了解这片雾气笼罩的土地，但和终于接近那个卑鄙凶手的期待相比，穿越这片土地的不适感根本微不足道。她很快——马上——就能为亲人报仇了。

雾气里有东西在动。索拉不久前就已发现，她的周围有其他生物存在。他们并非普通的野兽，但也不像是她熟悉的任何敌人。在她看来，他们多半是玛法里奥·怒风的手下。他当然会找人来保护自己。

她举起斧子。自从进入翡翠梦境以后，它就染上了一层金色。索拉相信那只是这把武器的又一项神秘特性而已。

在她视野的左侧边缘，有什么东西在朝她靠近。

兽人用力一挥。斧刃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一阵“嘶嘶”声随之响起，继而是一声哀号。索拉瞥见某个双腿长着蹄子的东西逐渐消失，仿佛真的由阴影构成。

但就在斧子劈开那具身躯的同时，另一道身影从相反的方向靠近。兽人迅速转身，劈开另一具阴影身躯，战斧在她的手中如臂使指。

嘶嘶声和哀号声再次传来。

她杀死的敌人——以及随后出现的那个——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迷雾里的其他影子退向更远处，这意味着它们畏惧她和这把斧子，而这也很合理。

索拉为他们的软弱发出冷笑，随后回到自己选择的路线上。

城堡却突然消失了。

索拉咒骂了一声，再次看去。那儿依旧没有城堡，却有另一样东西。那是一棵树。

兽人们精于在严酷无情的土地上艰难求生，因此迷雾中那棵树近乎痛苦的扭曲程度仅仅令她略感不安。不过，索拉觉得这样的树木很适合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

但它并不是她要寻找的目标。一直以来，那座城堡才是她的向导。兽人沮丧地转过身，准备离开。城堡肯定就在附近某处——

就在那棵树消失于她的边缘视野之前，兽人察觉到了某种变化。她立刻专心地观察起来。

现在……在远处看来，那棵树变成了一道身披斗篷、高大而模糊的轮廓。

几乎就在索拉看到那道身影的同时，迷雾便包裹了它。轮廓剩下的部分又变得像是那棵饱受折磨的树。

但这足以让兽人紧盯着它了。那道身影泄露了天机，她认出了那个轮廓，毕竟她在梦里看到过很多次。那是个形状和姿态都像是暗夜精灵的高大身影，头顶还长着鹿角。那不可能是别人。

女兽人将布洛克斯的斧头攥得更紧，冷冷一笑。到头来，索拉总算找到了玛法里奥·怒风。

第十六章

泰兰德感觉到一只手在轻轻抚摸她的脸颊。她惊醒过来，发现有人跪在她身旁。

那是面露微笑的玛法里奥。他和她记忆中一般无二，身形高大，肩膀宽厚，虽然不比布罗尔·熊皮那种久经沙场的战士魁梧。许多个世纪以来，他肩负使命，为艾泽拉斯殚精竭虑，脸庞和眼中留下了艰辛的痕迹。他雄伟挺拔的鹿角，象征着他与自然——与他所爱的这个世界——的亲近。

高阶女祭司心脏狂跳，努力仰起身子，紧紧抱住了大德鲁伊。

“玛尔……”泰兰德低声说着，声音在这一瞬仿佛年轻了数千岁，“噢，玛尔……我终于找到你了！赞美艾露恩！”

“我好想你。”他回应道，同样紧抱着她。然而重逢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凝重。“但你不该来的，你该走了。我没想到你会是第一个找到我的……”

“走？”高阶女祭司站起身来，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我不会就这么离开你的！”

大德鲁伊四下张望，仿佛在提防什么东西。泰兰德循着他的目光看去，但眼中所见只有翡翠梦境广袤而原始的地貌。它就像玛法里奥曾经描述的那样美丽，而且看不到文明侵扰的痕迹。

泰兰德的头疼了起来。“这不对……我们有点不对劲……”

“这只是你脑海里的画面而已，”大德鲁伊答道，表情显得更谨慎了，“我想让你看到我，知道那是我！”

“玛法里奥……”

“听我说！尘埃即将落定，我需要你原路返回！你能来到这里，只是因为他在怀疑！我早该想到他会安排这种事的！我甚至不该跟你

说话，免得他感应到我们，并推测出全部的真相！”

“他？‘他’是谁？”

玛法里奥面露苦色。“你得听我的话！如果梦魇之王打算利用你，你就必须尽快离开！他才是你能来到如此深处的原因——”

“我九死一生才来到了你身边！”震惊的高阶女祭司有些愤怒地回答，“没有人牵着我的鼻子——”

“他喜欢玩弄把戏，甚至会折磨他用得上的人！他在你们的梦境里生根发芽——”玛法里奥顿了一下，发出苦涩的笑声，“生根！他可不是唯一能生根的人！他——”大德鲁伊突然转过身去，凝视着泰兰德看不到的某个东西，咆哮道：“回去吧，泰兰德！只要你这么做，一切还会按计划进行！只要你不在这儿，他的花招就会失败，而我的将会成功！”

“什么花招？什么——”

玛法里奥转头看向她，喃喃道：“我能感觉到他！他知道了，但知道的不够多！我不敢再说下去了，即使是你，我也不敢说太多，因为你的想法更容易被他窥探！现在走吧！这是你唯一的希望了！”

说完，他便切断了联系。泰兰德奋力想要维持联结，但只是徒劳。

但她仍然觉得他就在不远处，这感觉挥之不去。泰兰德四下张望。邪恶的雾气正缓缓从她身边移开。黑色的毒虫聚集在雾气边缘，仿佛急于返回她所站之处。

高阶女祭司几乎把那个念头抛到脑后……仿佛心有所感般，她低头看向身旁。

在离她的脚几厘米的地方，有一根钻出泥土的细小树根。它和附近的众多树根没什么两样……但又有些不同。某种东西，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在吸引着她，她的心底升起一股触碰它的冲动。

刚伸出手，泰兰德就感到艾露恩的力量充满了她的身体。高阶女祭司愣住了，明白了月神想告诉她的东西。

那条树根……以某种方式与玛法里奥相连。

她想起了他的话，想起他恳求她离开。但尽管他当时语气急切，高阶女祭司却完全不打算离开。如果说玛法里奥有什么缺点，那就是他认定只有自己才应该承担世界的重担，也只有他应该用生命冒险。泰兰德怀疑这多半是因为他在上古之战中目睹了许多人的惨死，而他恐怕觉得自己本该设法拯救他们。

她失去了月刃，但这没关系。暗夜精灵迈开步子，继续向前。城堡踪影全无，只剩下令人厌恶的雾气，以及永远潜伏在边缘附近、若隐若现的轮廓。

这一幕令她暂时思考起玛法里奥的警告来。我真的被操纵了么？他说对了么？

如果真是这样，能意识到这点也带给了她几分优势。玛法里奥警告她的时候显得万分小心。他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俘虏他的人——梦魇之王——知道这回事。

泰兰德终于摆脱了担忧。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赶往玛法里奥身边。

地貌没有变化。她召唤艾露恩之光驱散周围的毒虫，而在雾气中窥探她的那些存在也被迫后退。高阶女祭司满足地看着这一幕，随后继续寻找爱人的踪迹。他就在附近，那条树根就是证明。

泰兰德不禁为伴侣机智的手段露出一抹笑容。即使梦境形态成了俘虏，他也成功培育和操纵了某种植物——某棵树——来实现他的目的。

树根！泰兰德仔细观察这段根须，估算出它生长了方向。高阶女祭司确信自己的计算正确，随后凝视着雾气。

而在那片可怕的迷雾里，她突然瞥见了一棵树。尽管这里有上万棵树，泰兰德却很确定那一棵正是她要找的。那棵树会将她引向玛法里奥。

它只是一道暗影，但绝非普通的影子。它高高耸起，树冠难以辨认，只有许多骸骨般的邪恶树枝，看起来就像几只巨大的手掌。

影子摇曳起来。泰兰德没法看清那棵树本身，但它肯定就在不远处。尽管外观可怕，它的存在却鼓舞着暗夜精灵。她朝它迈出一步——

某个东西从她的右方靠近。

泰兰德迅速转身面向它。

一股巨力击中了她，有具肌肉发达的身体撞上了暗夜精灵，甚至令她的身体飞了出去。她仰面落在那些食腐生物之间，碾碎了好几只，其余那些在蔓延开来的艾露恩之光下四散奔逃。

高阶女祭司想要起身——致命的斧刃却抵住了她的喉咙。

即使过去了一万年，她依旧认得那把斧子。

“暗夜精灵，”一名女性兽人手持塞纳留斯赠予布洛克斯的礼物，用低沉的嗓音说道，“你是他的配偶……”

这并非提问。兽人认为她是玛法里奥的伴侣，所以才没有立即发起攻击，这令泰兰德同时涌出了希望和担忧。她或许有说服那位女性的可能性……但暗夜精灵仍不清楚对方留自己一命的具体理由。

“我的名字是泰兰德——”

斧刃贴得更近了。“名字不重要！你认识他！他认识你！他会来找你……”

“玛法里奥不是你的敌人——”

“他是我们所有人的敌人！他会摧毁艾泽拉斯！”兽人的双眼透出对那位大德鲁伊的憎恨。“而且没错，他的双手沾着我亲人的血！我会为布洛克斯加报仇！我，索拉，会取下那个懦夫的脑袋，或许还有你的！”

高阶女祭司不顾自己遭受的威胁，出言反驳兽人的指控。“玛法里奥对艾泽拉斯不是威胁！他是艾泽拉斯的保护者之一！”泰兰德神情坚定，“而布洛克斯是我们的朋友！他是为了救我们才牺牲的！我们敬仰他！”

女兽人怒吼起来，然后突然抽回了斧子。

泰兰德看出了兽人脸上的困惑。索拉显然睡眠不足，也因此受到了影响。高阶女祭司觉得，也或许索拉意识到自己是受人欺骗才会来狩猎玛法里奥的了。

但兽人却再次用斧子指向泰兰德。“起来！”

暗夜精灵照做了。起身以后，她和索拉抗衡的可能性大了些，但泰兰德既忌惮那位战士的战技，又觉得对方是被梦魇之王的诡计卷入的无辜者。

“还以为我找到他了，”索拉喃喃地说着，几乎在自言自语，“我看到了他，接近他应该在的地方……可却不在那儿……”她怒视着泰兰德。“德鲁伊的把戏！你的配偶的把戏！”肌肉发达的女兽人挥了挥斧子。“你会带我去找他！”

泰兰德毫不动摇。“带你去杀玛法里奥？不。”

“那我就把你劈成两半！”

“布洛克斯会做这种事吗？”高阶女祭司反驳道，“他会只因为听到拒绝，就杀死没有和他兵刃相见的人吗？”

索拉怒视着她，然后重复了她的要求。“带我去找他！马上！”

“我不会——”

高阶女祭司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兽人突然看向了侧面。泰兰德什么都没听到，但她信任这位老练战士的直觉。

兽人再次发出怒吼。索拉环视四周，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笑了起来。“那棵树！那棵树又在向我招手了！”

泰兰德循着兽人的目光看去，发现那道庞大的暗影再次出现。她看不到投下阴影的那棵树，但知道它肯定就在附近。

“他肯定就在那儿！”索拉欢快地低语道，“幻象是这么说的……”

高阶女祭司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她趁着索拉转移注意力发起了攻击。泰兰德不能运用艾露恩的魔法，在对付这种敌人的时候，月光太容易打草惊蛇了。她必须依靠自己的武术技巧才行。

她以手指为刃，迅速刺向兽人脆弱的脖子。

索拉突然转过身来。斧柄底部的钝头挥向高阶女祭司的头侧，甚至比暗夜精灵的动作更快。在斧柄砸中泰兰德鬓角前的一瞬间，她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

但暗夜精灵反应迅速，凭借千百年来的磨炼与战斗经验闪避开来，那一击只擦过鬓角。就在索拉转动斧柄，再次攻击的同时，泰兰德矮身避开，顺势踢出一脚。

她老练的攻击正中兽人的膝盖，令对方脚下打滑，倒向侧面。兽人握住斧子的手松开了。高阶女祭司朝武器伸出手——

泰兰德……一个声音在她脑海里响起。

“玛法里奥？”她没法儿确定，但那听起来像是他。“玛法里奥——”

分心之下，她没察觉到索拉重新发起了攻击。兽人一记重拳打中了她的喉咙。

泰兰德呼吸一窒，跪倒在地，大口喘着气。她以为索拉接下来就会杀死自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声音。高阶女祭司奋力呼吸，以求能及时自卫。

然而，致命的一击并未到来。泰兰德终于平复了气息，勉强抬起头。

索拉不见了。

泰兰德挣扎起身。她看到了那道高大的阴影，明白兽人去了哪儿。暗夜精灵追了上去，仍旧为索拉没有尝试杀她而震惊。

可是，之前会在月神的光辉下退却的迷雾如今却紧贴着暗夜精灵，仿佛想令她窒息。泰兰德集中精神，努力平定心神。与此同时，银光变得更加耀眼，而雾气也后退了些。

高阶女祭司明白这就是极限了，于是继续前进。她紧盯着那道高大的阴影。它越来越近，可她还是看不清投下阴影的那棵树。

但她看清了另一样东西，另一棵较为矮小的树。看到它的时候，泰兰德的脚步踌躇起来。它异常扭曲的形体震撼了她的心灵。她既感到厌恶，又为它明显在遭受的折磨而悲伤。

索拉踪影全无，泰兰德不禁担心自己走错了路。但她正要转向左方的时候，视线却又被引回到那棵可怕的树上。尽管实际上，令她不安的是笼罩着树木的那道阴影，那道仍旧拒绝透露来源的阴影。

低语声响起。泰兰德猛地转向声源，却听到另一声低语从反方向传来。没等暗夜精灵转向第二个声音的来源，第三声就传入了她的耳中。

一瞬间迷雾中充满了低语，而且不只是普通的低语。泰兰德无法分辨内容，却感觉那像是在恳求。他们需要帮助，他们在乞求帮助。

尽管这片迷雾流露出险恶的气息，但高阶女祭司知道，那些乞求并非虚假。

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促使泰兰德再次转身背对那棵受苦的树木。她朝迷雾中某具朦胧的身影伸出一只手。它选择朝她靠近，而非逃跑，而这还是头一遭。

但某个东西突然勾住了她的脚。她以为自己踏入了陷阱，立刻向艾露恩祈祷，以月神之光塑出一把光之长矛。这个举动令泰兰德耗费了许多力量，但她不觉得自己还有别的选择。

长矛刺向了勾住她那只脚的东西。光芒刺穿了它，就像真正的钢铁那样。

她起先以为是触须的东西立刻松开了她的脚。它被闪光的长矛刺穿，明显因痛苦而扭动不止。

直到这时，泰兰德才意识到那并非触须，而是树根。

察觉这点的同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做出了怎样的暴行。高阶女祭司立刻解除了光之长矛，跪在地上，开始治疗那条树根。她并非德鲁伊，但她相信艾露恩会怜悯自己的追随者对无辜的生物错手造成的伤害。

碰触树根的同时，泰兰德再次感觉到了玛法里奥的存在。那种感受如此强烈，令她几乎相信他就在眼前，而非出现在她的梦中。

她瞪大了眼睛。

她看着那棵受苦的树，脸色发白。

“玛法里奥……”

布罗尔以猎豹形态在潮湿的大地上飞奔，觉得低语声就快把他逼疯了。不幸的是，使用这种大型猫科动物的外形时，他的听力会比平时更敏锐。这反而让低语声更清晰了。

但他的嗅觉同样灵敏。他能闻到泰兰德的气息，而且绝不掺假。他离得很近了。

他的双爪沾满了毒虫体内那种令人作呕的黏液，但那种酸液的灼痛无法拖慢德鲁伊的脚步。布罗尔的每一步都会碾碎更多的邪恶生物，而他唯一的遗憾就是那些粉碎的尸体里会诞生出新的毒虫。

雾气一如既往，仿佛随时都会将他吞没，但他不时挥出带有紫色魔法火焰的爪子，将迷雾和潜伏其中的魔物勉强阻挡在安全距离外。

紧接着，一声巨响撼动了布罗尔和他周围的一切。尽管反应灵敏，大猫还是被掀翻在地。布罗尔勉强翻身爬起，将爪子嵌入地里，感知着周围的变化。

某个巨大的轮廓掠过他的头顶，随后是第二、第三、第四个。

即便雾气浓重，德鲁伊也能看出那些是龙。翡翠色的龙，仍在保卫梦境的伊瑟拉臣民。德鲁伊看到了至少十只，并祈祷还有更多。

就在它们快要把他甩在身后的时候，一只绿龙突然脱离了队伍。它朝着德鲁伊俯冲而来，德鲁伊发现那是位女性。

“暗夜精灵，你独自一人……用凡俗形体来这儿做什么？”

他没认出那头龙，但这并不奇怪。布罗尔变成人形，匆忙向她说明情况。

她惊呼一声。“伊兰尼库斯回到梦境了！这——”她抬头看向其他巨兽离开的方向，仿佛听到了什么。她瞪大了眼睛。

那头龙咆哮一声，对德鲁伊说道：“暗夜精灵，到我背上来！我会带你一起走！”

“我的朋友——”

“快上来！等起飞后我再和你解释！”

她并未说在空中会更安全，布罗尔也没有蠢到这么认为。有莱索恩这样的腐化者潜伏在附近，同时梦魇真正的实力仍未完全展现，空中也许比地面上更不安全。

当然了，在置身龙背的情况下，暗夜精灵的安全感还是增加了些许。

但等他们飞上天空以后，布罗尔发现梦魇的腐蚀扩展到了比先前更远的地方。除了迷雾笼罩的山丘以外，他已经什么都看不清了。

不，他还能看清一样东西。四面八方——甚至是上方高处——都迸发出魔法能量短促却明亮的闪光，仿佛庞大风暴中的闪电。嘹亮的轰鸣声再次传来，甚至让那头绿龙摇晃了几下。

“发生了什么？”他大声发问。

绿龙扭过头来看向布罗尔，依旧双目紧闭。“你没听到他的呼唤吗？你是他的同胞，而且正在寻找他，不是吗？听吧！”

“他的——”但在开口发问的同时，德鲁伊也听到了呼唤。那是他最意想不到的呼唤声，但也是布罗尔最希望听到的声音。

玛法里奥的呼唤。

那呼唤并非用语言来传达信息，而是在提醒对抗梦魇的人们保持警惕。某种事——某种重大事件——即将发生。

玛法里奥同时也在警告大家，他不希望任何人因他而受伤或是死去。无论那位大德鲁伊身在何处，他显然意识到了事情并非只是他遭受囚禁这么简单。梦魇在威胁一切。

“可这怎么可能？”暗夜精灵问，“我们又该做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绿龙高声回答，更加用力地拍打双翼，“你感觉不到那东西吗？往前看……往里看！”

布罗尔依言看向前方……在前方的浓雾中，一道影子依稀可辨。一棵树的影子。

这棵树扭曲至极，自然界中绝不可能有这种造物。

“我的导师就在那儿。”暗夜精灵愤怒地说。

“噩梦的缔造者就在他身边。”绿龙严肃地补充道。

从布罗尔所在的位置看去，梦魇是一大团灰绿色的物体，仿佛活物那样悸动着。令人不安的轮廓在其中穿梭往来，他辨认不出那是什么，但看起来很像他认得的东西。布罗尔思索着它们隐藏起来的理由，以及它们现身后可能发生的事，不由得战栗起来。

梦魇之内也充斥着魔法的耀眼闪光，除了翡翠色的闪光以外，还有墨绿、血红，以及另一些颜色。德鲁伊能感觉到翡翠色的能量那些来自守护者……至于其余那些，他就只能假设它们带着恶意了。布罗尔能感觉到惊人的力量正在其中迸发，也知道他所看到的那些法术只是冰山一角。尽管如此，代表梦魇的黑绿色并未退却，事实上，他和那条龙正在飞往的方向似乎更加黑暗。

如此黑暗……那道暗影看起来比之前更加诡异……暗夜精灵暗自思忖。但投下阴影的那棵树又在哪儿？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意义。”绿龙答道，仿佛布罗尔方才将自己的思绪大声说出来了一般。她用更加担忧的语气补充道：“我们都希望能尽快找到答案！”

德鲁伊突然察觉了什么，不由得身体一颤。即便飞在这样的高处，他仍能听见低语声，那声音中带着疯狂与饥渴。

“有点儿不对劲！我们最好——”

绿龙同样感觉到了危险。她身形急转，试图避开即将来临的危机。

低语变成了厉声尖叫。尖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嘈杂的声音让布罗尔不得不捂住双耳，但他无法理解尖叫的内容。德鲁伊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就连飞行中的绿龙也绷紧了身体。

一人一龙的前方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色裂缝。

德鲁伊眨了眨眼。那不是裂缝。

那是一张深邃而骇人的巨口。

更加猛烈的尖叫声从巨口深处传来。布罗尔听不清具体的字眼，却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恐惧。梦魇之王将那种恐惧当作对付布罗尔和绿龙的一件武器。

德鲁伊注意到绿龙不再尝试飞向前方，她此时正奋力振翅后退。但他们正被拖向那张邪恶的巨口。

“这——是恐惧的力量——尖叫声里的恐惧——在牵引我们！混沌和邪恶彻底夺走了他们的理智，他们在为梦魇提供力量！”绿龙怒吼道，“这力量如此庞大！我仿佛在和数千人对抗！我拼尽全力，才能让我们保持这样的距离！”

“用法术——”

“施法必须集中精神，那样的话，在我成功之前，我们就会——掉进那里面！”

但布罗尔并不是希望绿龙施展法术。他看得出来，尽管她力量强大，却需要全神贯注去对抗那种牵引的力量。德鲁伊明白，这场袭击就是特意为此而设计的。

想到这里，一个念头突然在布罗尔心底萌生，这突如其来的想法让他有些犹豫。他不知道能否奏效，但他决心放手一试。

因此，当他的同伴与尖叫巨口的猛烈攻势抗衡的时候，德鲁伊开始引导一个特别的法术。它原本是一种治疗法术，会为伤者带来宁静。

他全神贯注，努力回忆他导师的教诲。他成功了，在集中精神的同时，布罗尔几乎能听到玛法里奥指导他的声音。

宁静法术的秘诀在于呼唤艾泽拉斯最平和、最富有同情心的那部分本质……呼唤翡翠梦境的本质……

他们就快进入那张黑暗的巨口了。布罗尔意识到现在的距离最有可能成功，而且目前的形势也不允许他继续等待。德鲁伊触碰了仍旧保持纯净的那部分梦境。

他施放了法术。

与面前的邪恶和恐惧相比，那咒语显得微不足道。布罗尔根本没指望它能摧毁那张不祥的血盆大口。

他只想为那头雌龙争取她所需要的机会。

“做好准备！”德鲁伊提醒她。

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布罗尔对尖叫声的本质的理解。他迄今所见的一切都表明，梦魇的大部分力量来自于不断壮大的沉眠者大军。那些无辜的生命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陷入沉睡，成为梦魇的牺牲品。梦魇会利用他们心底深处的情绪，让他们看到自己惧怕的景象，将之作为进攻的武器。

法术接触到了最前方那些模糊的身影，梦魇的那些受折磨的奴隶。

有那么一瞬间——极为短暂的一瞬间——梦魇对恐惧的掌控暂时减弱了那么一点儿。

绿龙大吼一声，奋力退往远离深渊之处。布罗尔紧紧抱住她粗壮的脖子，努力不让自己被她甩开。翡翠巨兽反复拍打双翼，直到那张黑暗巨口只剩下一个小小的黑点。

但法术的作用来得快去得也快，尖叫声再次变得高亢而狂乱。骇人的深渊继续扩张，再次将他们拉近。

紧接着，一个庞大的翡翠色身躯出现在他们和梦魇之间。它展开华丽的双翼，奇妙的光辉从中放射而出，让德鲁伊想起了这个国度在腐化前的模样。

给我滚开！它对梦魇的袭击吼道。滚开！

在那位巨大的新来者身后，其他绿龙随之出现。他们的力量也很强大，但在这头力量惊人的巨龙面前，即使所有绿龙联合起来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深渊退后了些。尖叫声并未消失，但减弱到了能够忍受的程度。

伊瑟拉，翡翠梦境的女主人，应玛法里奥的呼唤而来。

第十七章

卢肯正和一头反复无常的绿龙在迷雾中结伴前行。更糟的是，他骑在这头龙的脖子上，而伊兰尼库斯显然比他更不喜欢这种状况。

“我们不该分开的！”巨兽不满地吼道，“不该在这种地方！不该在这种时候！”

制图师什么也没说。他觉得自己很没用。到目前为止，他只是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想要逃离越来越强大的噩梦，却被一个又一个强大的人物俘虏，而且没人看得起他，最多不过把他当成孩子对待。

考虑到他眼下所在的地方，他作为助理制图师的技能显然全无用武之地。

绿龙凝视着这片朦胧不清的国度，怒火愈发炽烈，然而更多是在自怨自艾。“我本该赶来协助她的，但我没有！现在她要面对梦魇，而我却不在她身旁！”

卢肯明智地保持了沉默。他开口又有什么意义？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不，甚至连那都算不上。

伊兰尼库斯又发出一声咆哮，但这次指向了梦魇。“总是藏在我们视野边缘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梦魇究竟保留了怎样的阴险力量……又是为了什么？”

人类正想说出自己的推测，但又迅速闭了嘴。他的想法根本一文不值。

然而……某个想法在他的脑海中灵光一闪，那念头令卢肯兴奋莫名，几乎想要高声告诉伊兰尼库斯。但他最终没有开口，因为他知道那头龙不可能允许他做那种尝试，即使那是可行的……即使那真的是明智之举。

但卢肯不愿就此放弃。他不止一次被别人拯救，是时候用他令人不安的能力帮助他们了。再不济，他也能帮他们摆脱一个可悲的累赘。

卢肯集中精神。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暴风城的画面。他看到了自己瘦削高挑的上司——瓦里安国王的首席制图师艾德利亚斯·乌尔诺领主——正不以为然地低头看着卢肯的作品……而那件作品会在随后原封不动地转录到艾德利亚斯名下。他看到衣着华丽的廷臣们赞美出自卢肯之手的那些地图，但荣誉却全归他的上司所有。他还看到了那些美丽的女人，尤其是其中两位，她们曾踏入又离开他的人生，却对此毫不知情。

伊兰尼库斯再次开口，让卢肯从那些过往的失败与悔恨中回过神来。他没去留意绿龙这次又在咒骂什么。伊兰尼库斯的悔恨远比卢肯要多。

卢肯再次凝神，将精神聚焦于他要寻找的那个人身上。画面立刻出现在他的脑海，他确定自己找对了方向。伊兰尼库斯正在激动地大喊大叫，但无论那头有翼巨兽想要告诉卢肯什么，他都听不到了。

制图师已经消失了。

她就在附近……很近了……玛法里奥担忧地想着。但他知道吗？知道理由吗？

尽管身陷囹圄，玛法里奥依旧竭尽所能地暗中做了些部署。他先前不敢联络那些在与梦魇对抗的人，而是一直等待着，直到他的计划即将成功的那一刻。只有这翡翠梦境的女主人对他的打算有些头绪，而那些线索也是他在某个瞬间以短暂的思绪传达给她的。

而现在，伊瑟拉让她的军团展开了行动。他们——德鲁伊们，以及艾泽拉斯的其他保护者们发动了全面攻势，如果他的计算有丝毫偏差，他们就会彻底失败。

但在她找到他之前，玛法里奥无法确定自己的计划是否完美。

他感觉到梦魇之王就在附近，但那道不祥的暗影似乎将注意力集中在龙类和其他生物身上。玛法里奥竭尽全力掩护她接近。必须让她

抵达他身边进行下一步行动，而且不能让那道暗影发现。

有什么东西正在穿过愈加浓重的雾气，大德鲁伊祈祷只有自己能看到那东西。玛法里奥巧妙地引导着，避免她看到真正潜伏在周围的东西，同时也阻止它们察觉到她。

她走进他周围的小小空地。

兽人咧嘴一笑，深邃的双眼紧盯着那棵树。但她看到的并非树木；在她的眼里，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无耻的凶手和腐化的源头——正站在那里，回瞪着她，脸上挂着挑衅的笑容。那是只有她才能看到的幻象，玛法里奥精心将之打造出来，正如同样由他精心打造、驱使她来到此处的一连串幻象那样。

玛法里奥成功将兽人索拉引到了这里，但他并不感到喜悦。他是在拿她的灵魂和生命冒险。只是在拼命搜寻能助他摆脱牢狱之物的过程中，他感应到了布洛克斯的魔法战斧。玛法里奥知道它最后回到了兽人们手中，尽管那个传闻是他在数千年后才得知的。红龙考雷斯特拉兹——只有少数几人知道，他同时也是法师克拉苏斯——伪装成一位老兽人萨满的模样，将它交给了大酋长萨尔。这是在向为阻挡泰坦萨格拉斯而壮烈牺牲的布洛克斯表示敬意。

但那把战斧比兽人们以为的更加强大，也没有人比玛法里奥更了解它。他的导师将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连的力量注入斧中，让它成为艾泽拉斯的一部分，正如海洋、大地与天空那样。

而玛法里奥希望这把战斧能够战胜梦魇，从而将他释放出来。

索拉朝他走来。她没有怀疑眼前的景象；德鲁伊很久前就在引导她的梦境了。对于他展现的景象，索拉只会觉得理所当然。这让他更后悔了：无论理由如何，他都擅自干涉了她的心智。

“暗夜精灵，”她低声吼道，“你威胁了我的同胞，我的世界！而且对我来说，你无耻的手上沾着我亲人的血！我是来终结你的罪恶的！”

攻击！他沉默地期待着。攻击啊！玛法里奥甚至提示过她该瞄准哪儿。她必须以那种方式砍中他，这点至关重要。

索拉看着大德鲁伊的腹部——实际上，那里是树干的中央——补充道："我给你一次机会！我会让你弥补过失——"

大德鲁伊吃了一惊。尽管她显然憎恨着他，却仍旧提议饶他一命！攻击啊！他再次在心里重复，并释放出轻蔑的影像。

索拉怒视着他。"这就是你的回答！"兽人咆哮着举起斧子，"我给过你活命的机会……现在我会给你确凿无疑的死亡——"

巨大的银色球体包裹了兽人。

不！不！不！大德鲁伊哀求道。别是现在！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虽然玛法里奥尽了全力去说服他挚爱的泰兰德，但她依旧没有听他的话。矫健的高阶女祭司快步朝兽人走去，后者挥出了斧子——至少尝试这么做了。

如果不是艾露恩之光，那把斧子恐怕已经完成使命了。事实上，尽管斧子没能砍到树干，那把武器的魔法却削弱了周围的邪恶力量。

泰兰德诧异于斧子的力量，惊呼出声，随后立即踢向了索拉。她踢中了正试图转身的索拉侧腰。兽人蹒跚后退。

高阶女祭司立刻追击，又踢出了两脚。第一脚重重落在对手的胸口，但第二脚却被喘息着的战士用前臂挡住了。

紧接着，索拉挥舞战斧，迫使泰兰德向后退去。暗夜精灵随即召唤出艾露恩之光，但没等她施放出心中所想的法术，索拉就用布洛克斯的武器劈来。泰兰德不得不再次后退。

玛法里奥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越来越担忧。搏斗得越久，她们都能幸存下来的可能性就越低。他努力将想法传达给那两人，但双方都毫无反应。

泰兰德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找到他？玛法里奥很清楚她先前在多远的地方。他还努力用难以察觉的方式转移了她的注意力，但却失败——

另一个出乎意料的人物踏入了战场。那是个衣衫褴褛的人类，乍看之下，他的引人注目只是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儿。然而，玛法里奥很清楚他的身份，也对泰兰德能在这种紧要关头出现的理由有了自己的推测。

在他们的那次秘密交流中，伊瑟拉曾保证说，她的仆从将索拉引向此处，作为玛法里奥计划的一部分，那个兽人将会在梦魇之王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抵达这里。玛法里奥曾以为那会是某个德鲁伊，或者伊瑟拉的军团成员之一。但她却不知为何找来了一位独特的人类。

那个衣衫褴褛的人物从索拉身后悄然靠近。如果不是眼下这种状况，他恐怕根本无法接近这样一位老练的战士。

令玛法里奥更加吃惊的是，那个人类的攻击方式似乎只是抱住索拉的腰而已。片刻过后，他明白了理由，因为她和袭击者的身影同时开始淡去。

随她而去的还会有那把斧子……以及玛法里奥最后的希望。

但在最后一刻，索拉挣脱了他。她双膝跪地。

与此同时，玛法里奥感觉到，梦魇之王终于将注意力转到了他宝贵的俘虏周围发生的事上。

尽管对大德鲁伊来说为时已晚，他还是尽他所能去警告了泰兰德和其余的人。他的树枝摇晃，尖锐的树叶颤抖起来，用全部的意志来警告他们危险的存在。

太迟了……梦魇之王嘲笑道。太迟了……

阴影笼罩了玛法里奥，那是那棵邪恶之树的树枝那如同骸骨的阴影。

但树枝并未伸向大德鲁伊。它们的目标是其他人。

玛法里奥再次试图警告它们，但似乎只有那个人类注意到了。那人盯着玛法里奥骇人的身躯，张大了嘴巴。他开口想对搏斗的双方说些什么，这让大德鲁伊涌现了希望……

翡翠色的庞大力量席卷了这片区域。

阴影之树收回了树枝，但并未退却。然而，迷雾最靠前的那部分却被焚烧殆尽，而那只有玛法里奥知道的、潜藏其中的可怕之物也消失不见，去仍被邪恶覆盖的地方寻求庇护了。

泰兰德和索拉停止了搏斗，目光循着人类伸出的手指望去。尽管玛法里奥看不见他们所指的景象，但通过其他感官，他清楚地感觉到了那一幕的壮观。

龙群——伊瑟拉的龙群——布满了天空。所有尚未被腐化的龙都在这绝望的一刻赶来，来攻击梦魇和它邪恶的主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来营救他的。

这不是玛法里奥希望看到的，那些龙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但梦魇消融的景象让他不由得鼓起了勇气。那原本只是为确保计划成功的诱敌手段，如今成了真正营救的一部分。那位守护巨龙显然明白，她没法指望那位兽人会如他们计划那般行动了。泰兰德的介入险些在无意中酿成大祸。

迷雾仿佛被火焰净化般退去了。伊瑟拉的仆从们的力量所到之处，邪恶的迷雾卷须就会退却，梦境亦会随之复原。毒虫们在龙群强大的翡翠光环下溶解，然后消失无踪。野草和树木也恢复了原状。

就在此刻，索拉抓住了机会，准备完成她的任务。她抛下了分心旁顾的泰兰德，又推开了拼命抓住她的人类。

玛法里奥暗自在心底催促她，看着她举起了斧子。

泰兰德注意到索拉的举动，月神之光骤然亮起准备阻止兽人。

阴影之树动了。玛法里奥意识到，泰兰德还是不相信自己会被人牵着鼻子走。玛法里奥无计可施，开始移动另一条树根——自从他把第一条树根伸出牢狱以后，就一直在设法操纵它。他原本打算用它协助索拉，而非泰兰德。如今，玛法里奥不得不用它来让泰兰德分心，哪怕只是关键的一秒也好。

但另一个人突然向玛法里奥伸出了援手。尽管改变了外形，受困的大德鲁伊却立刻察觉了他的身份。布罗尔·熊皮正以巨猎豹形态飞奔而来，以咆哮声吸引泰兰德的注意。这举动代表他知道玛法里奥的打算，而这不足为奇，因为他显然是和绿龙们一同赶来的。

他的出现达到了预期效果。泰兰德错失了机会。

索拉挥舞战斧。梦魇之王化作的阴影之树没能反应过来。

斧子击中了玛法里奥希望的位置。一阵剧痛袭来，但与他在无数个日夜中遭受的梦魇之王心血来潮的折磨相比，这点痛苦可以轻易压下。重要的是，在砍进树干的同时，那把斧子——由塞纳留斯打造，并注入艾泽拉斯的生命力量——也斩断了那个令玛法里奥猝不及防并由此困住他的法术。

玛法里奥发出释然——而非愤怒——的吼叫，挣脱了那座恶毒的牢笼。长着棘刺的黑色树叶逐渐消融；曾是他双臂和双手的扭曲树枝渐渐伸直；树根收缩回来化作双脚，而他的双腿也随之出现。

他身上那种病恹恹的暗绿色瞬间消散，变回了梦境形态的明亮翡翠色。

不……梦魇之王的声音传来。没这么简单……

数道树枝的阴影掠过玛法里奥的胸膛。它们和他都并非实体，或许正因如此，暗夜精灵感到胸口如同被碾碎一般。逃脱的欣快感消失无踪，他察觉到自己的敌人再次潜入了他的思绪和灵魂。

“玛尔！”泰兰德喊道。她和布罗尔同时冲向遭受攻击的大德鲁伊。值得称赞的是，那个人类也跟随在后。

索拉目瞪口呆，攻击的结果与她的预想截然不同，她的表情与那些突然意识到自己受到欺骗的人如出一辙。

更多的阴影树枝落了下来，毫不费力地扫开了试图解救玛法里奥的众人。索拉意识到了哪一方的威胁更大，于是挥出斧子，劈向正朝着她前猎物的胸口垂落的一道暗影。

被灌注了魔法的木斧一碰到阴影，一阵嘶嘶声便随之响起。一根阴影树枝如同拥有实体般飞了出去，落在稍远处，然后消失不见。

梦魇之王哀号起来，那叫声几乎令玛法里奥昏厥过去。

索拉脚下的地面迸裂。阴影树根缠住了她的双腿，与此同时，兽人突然大叫出声。她的一只手放开了斧子，抓向空气。另一只手也只是勉强握住而已。

梦魇希望她丢掉布洛克斯的斧子！玛法里奥挣扎着想要帮助她，但阴影紧紧缚住了他的胸口。

来吧……他听到俘虏者在喃喃低语。来吧……

但大德鲁伊不打算向黑暗屈服。他尽力抵抗，至少阻止了自己被它碾碎。

绿龙正在净化周遭的梦魇，此时只剩下玛法里奥和阴影之树周围的卷须仍未退却。即使呈现败像，梦魇之王还是不肯放开他。

玛法里奥明白理由。梦魇需要他。他是梦魇在梦境和艾泽拉斯发展壮大的关键。

但其他人也明白这点。阴影之树突然沐浴在了自然与梦境的纯粹能量之中。那棵树颤抖起来，与此同时，暗夜精灵也体会到了强烈的愉悦感。

他只能想到一个拥有这种力量的生物，因此他奋力抬头，看到她正悬停在他们上空。

“我的国度不能留下任何邪恶的阴影！”伊瑟拉喊道。她双目紧闭，但玛法里奥知道，她正以比任何人都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敌人，清晰地看到了对方的弱点。“不能把我的任何孩子留给梦魇……”

伊瑟拉睁开双眼。守护巨龙的双眼闪耀光辉，尽管玛法里奥似乎没受到任何影响，他却能感觉到梦魇之王的惊慌和恐惧。阴影树枝迅速从德鲁伊身上抽离。

另一头绿龙俯冲而下，停在众人头顶。伊瑟拉的仆从用魔法拉起了所有人，包括索拉在内。尽管玛法里奥处于梦境形态，却依旧如同血肉之躯般被那头龙的魔法牵引着。

但就在他们被魔法带向空中的同时，附近的另一片迷雾中传来了某头龙的哀号声。飘浮在空中的玛法里奥瞥见了一头大型成年绿龙的身影。

伊兰尼库斯。

玛法里奥很清楚伊瑟拉那位配偶多灾多难的过去，也在被困时察觉了他的到来。他没料到伊兰尼库斯会来这儿，但也并不特别吃惊。或许是为了进一步赎罪，但这位曾被腐化的雄性绿龙攻向梦魇的时候显然太过自信了。

如今他陷入了困境。数百只骇人的雾气之手紧紧抓住了他。顷刻间，他便只剩脑袋、一只前爪，以及一只翅膀尚未没入雾中。他惊恐地看向伊瑟拉。

守护巨龙做出了反应。她转身去救助自己的配偶，注意力从梦魇身上移开了那么一瞬间——

就在这时，阴影之树陡然膨胀到骇人的尺寸，然后抓住了她。

令人毛骨悚然的树枝包裹了伊瑟拉。没等她反应过来，它们就猛然收回，将她拖到迷雾中。

与此同时，伊兰尼库斯狂笑起来。他的外形变换着……变成了阴险的莱索恩，用可憎的面目嘲笑着不知所措的守护者们。片刻后，这头被腐化的绿龙彻底解除了强大的幻术，消失不见，就像梦魇真正的战利品……伊瑟拉那样。

其余绿龙立刻赶来解救他们的女王，但梦魇再次涌向前来，带着任何人——包括玛法里奥——都未曾预料到的猛烈势头。迷雾如同上千头海怪般伸出无数卷须，抓向那些不够警惕的对手。又有两头绿龙被掳走，这时剩下的绿龙才不情不愿地开始后撤。

玛法里奥怒声咆哮，不愿承认刚才发生的一切。如果伊瑟拉没有赶来救他，就不会落入敌手。

梦魇继续扩张，如同湍急的河流般涌向它的对手们。卷须四处挥舞。守护者们别无选择，只能逃跑。

但即便清楚这点，大德鲁伊仍旧试图挣脱绿龙魔法的保护。他不能——也不会——让伊瑟拉沦为迷雾里那种可怕力量的俘虏。

紧接着，仍在奔涌而来的迷雾消散了一部分。一些绿龙将其视为虚弱的征兆，觉得或许是在俘虏绿龙女王的过程中，梦魇的力量消耗过头了。

玛法里奥想要警告那些鲁莽的巨兽，但为时已晚。最前方的那头龙迫不及待地冲向迷雾，却让卷须更加轻松地抓住了她。就像先前那些一样，她被彻底吞没了。

其余绿龙被迫退却。的确，玛法里奥感觉到，在别处对抗邪恶的那些守护者也在猛攻下后撤。就好像他们面对的是个焕然一新，而且强大了许多的敌人。龙、古树、德鲁伊……不想加入牺牲者队列的守护者们全都选择了后退。

但他们撤离以后，迷雾仍在继续消散。翡翠梦境被扭曲的地貌慢慢清晰起来。曾经傲然挺立的山丘如今覆盖着爬满害虫的黑色凹坑，仿佛巨大的虫巢。树木的叶子早已脱落，枝干上覆满细小泛红的吸血水蛭，它们蠕动时就像移动的牙齿。树枝扭曲转动，仿佛在搜寻任何粗心到接近它们的东西。

地面不仅满是虫子和其他爬行生物，随处可见的锯齿状裂缝中渗出的恶心脓液到处流淌。腐臭的气味前所未有地浓郁。

梦魇终于向其他人揭示了玛法里奥早就知道的东西，终于揭示了它藏得最深的秘密。他原本希望在自己逃离以后，它的邪恶力量至少会有所减弱，但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它比梦魇之王先前向他展示时更加恐怖了。

迷雾原本所在之处，都有梦魇大军聚集其中。他们的队列遍布于目力能及之处，玛法里奥知道在更远处也是一样。更糟的是，他们的

数量每分每秒都在增加，每一张脸都带着同样的愤怒与渴望。

他们是毫无防备之下陷入沉眠的人，但他们的数量远多于此。玛法里奥对抗过恶魔，也曾与亡灵天灾战斗。与这些沉眠者的骇人模仿品相比，前者几乎能算得上温和了。沉眠者是灵魂枯竭的生物，他们的形体展现了这点。他们迈步的动作顺畅，却明显承受着剧痛，甚至令玛法里奥遭受的折磨相形见绌。

他们皱缩的血肉覆盖着拉长的颅骨；他们的嘴巴以超乎寻常的程度大张，发出持续不断的尖叫；他们的双眼深陷进头骨之中，以厌恶的目光注视着并未遭受同样痛苦的一切。

但他们的数量仍在增多，多到一百个艾泽拉斯也不可能容下的程度。他们是每个沉眠者经历的每一场噩梦，因此他们的数量恐怕无穷无尽。前进的同时，他们以爪子似的手掌抓挠着空气，探寻着前方……不断探寻……

玛法里奥知道他们在探寻和渴求什么。梦魇之王曾得意地向他展示他们的痛苦，同时也让玛法里奥察觉到他们以为的“救赎”是什么。对他们来说，缓解痛苦的唯一手段——哪怕只有一瞬间——就是夺取和体验那些尚未沦为梦魇牺牲品的人仍然拥有的能力……做没有痛苦和恐惧的梦的能力。

但那只是虚假的渴望，是他们永远无法真正获得之物。那只是驱使他们前进的花招，让他们绝望到不惜抓住朋友和所爱之人的程度，而这一切都是梦魇所乐见的。

而玛法里奥知道，尽管这些人大多心地善良……但噩梦化的他们却会毫不犹豫地为艾泽拉斯带去毁灭。

他们的数量继续增长，继续蔓延。在他们面前，伊瑟拉的绿龙军团的剩余成员显得不值一提。绿龙们不断攻击，但他们就像几粒试图阻塞洪水的沙子。

玛法里奥明白原因。他也明白自己从始至终都在被梦魇之王操纵。多亏了大德鲁伊的聪慧头脑，他给了那道邪恶阴影真正想要的东西。暗夜精灵为他的俘虏者贡献良多，仿佛他也是腐化者之一……

“我们必须撤离这地方！”某头年长的绿龙对众人吼道，“我们必须重整队伍！”

重整队伍？为什么？玛法里奥默默自问，他仍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惊恐不已。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梦魇真正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他。噢，它的主人的确想要他，但与终极目的相比，个人的愿望根本微不足道。

玛法里奥充当了诱饵。他的力量、他与艾泽拉斯与翡翠梦境的联系强大到足以煽动梦魇的野心，但并不足以实现它们。为此，那道阴影需要与这片魔法领域的联系最为深厚的存在。

从最开始，梦魇想要的就是翡翠梦境的女王。

第十八章

迷雾开始在暴风城、铁炉堡、达拉然、奥格瑞玛、雷霆崖以及所有其他城镇和村庄推进。甚至在幽暗城，不会做梦的亡灵的都城，迷雾也将那里的居民置入了梦魇之中。那些被遗忘者被迫在梦里再次体验自己失去的人生，梦境会带给他们希望，但那却是不会兑现的承诺。

众人认为幽暗城名副其实的原因诸多，其中最牵强的是它坐落于那座曾经无比雄伟的城市——洛丹伦王国著名的首都——的废墟之下。然而，在第三次战争期间，阿尔萨斯王子受到巫妖王的蛊惑，攻占了他父亲的首都，并在王座室里杀死了泰瑞纳斯国王。

但巫妖王的宿命让阿尔萨斯再次前往冰冷的诺森德并短暂沉眠，在此期间，被遗忘者——那些摆脱了巫妖王掌控的亡灵——占领了那片废墟。他们意识到了这里的防御优势，于是将地下墓穴拓展得更深，并增加了许多建筑，就这样在废墟下建立了他们的首都。在活人看来，那是一座只有死人存在的可怕城市。

由三根交叉的箭——其中一支是折断的——与覆盖其上的碎裂白色面具组成，充满不祥气息的纹章遍布这座城市。它代表了被遗忘者，尤其是他们的女王。幽暗城是个昏暗、肃穆的地方，通道和阶梯都用石头砌成。然而，被遗忘者不会入睡，这座城市也一样。幽暗城有酒馆、铁匠铺与各种商铺，不仅面向亡灵，也接待部落的其他访客，因为他们是被遗忘者的盟友。昏暗的油灯和微弱的火把为这里提供了有限的照明。那些并不完全是为活人准备的，虽然被遗忘者并不真的需要光线，但没人愿意承认那个可能性：它们是在为这座城市的主要居民营造仍然活着的假象。

但现在……某种甚至能令幽暗城的建造者们不安的新东西渗入了被遗忘者的首都。某种仿似睡眠的东西……

被遗忘者的领袖——令人生畏的女妖之王，希尔瓦娜斯·风行者——研究了她的追随者仿佛真的死去，却又还没死的古怪状态。只有身体偶尔出现的微弱抽动能证明他们还活着。

成为亡灵的女妖之王依旧很美丽。过去的她不仅是位高等精灵，还是陷落的银月城的游侠将军。即使是现在，希尔瓦娜斯也独一无二，因为她不像普通女妖那样仿若幽魂，而是拥有实实在在的身体和象牙白色的皮肤，体态轻盈、优雅。她大步跨过她的仆从搬来的那些躯体。他们全都一样，全都毫无反应，这让她愈发恼火。

她的皮甲极为合身，不会对行动造成任何阻碍，裹尸布般的深红色连帽斗篷披在盔甲外。希尔瓦娜斯看起来仿佛末日的使者，就连她身边那四位曾是高等精灵的亡灵护卫——他们面孔腐烂，肋骨暴露在外，双眼空无一物——也远不及那位女妖令人畏惧。

“噢，瓦里玛萨斯？”在她位于城堡下那个阴暗潮湿、爬满蛛网的潮湿会议厅中，希尔瓦娜斯对角落里的某个阴影说道。她的嗓音非常诱人，正如黑暗和寒流会带给某些人致命的吸引力。“你没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了吗？”

影子离开墙边，一个巨大的身影随之显现，那是个恶魔——恐惧魔王，穿着皮革和金属制成的漆黑铠甲。希尔瓦娜斯的语气将二人间的隔阂显露无遗。恶魔迈开两只巨大的偶蹄，来到她身旁。他的皮肤是紫红色的，肩后伸出一对巨大的同色双翼。黑色的鬃毛从他的后脑延伸至细长光秃的头部，两根邪恶的黑角从太阳穴处伸出。绿宝石点缀在他前臂和腰部的护甲上，色彩与光芒都和他那非人类的眼睛十分相称。那双眼睛此时对上了希尔瓦娜斯银白相间、光芒闪烁双眸。

“我一遍又一遍地施展咒语，深入所有那些蠢货的心灵……而他们展露出的都是同一件事，陛下……”他冷静地回答。恶魔歪了歪头，饶有兴致地看着女王扭曲的神情。

“我——们——不——做——梦！”希尔瓦娜斯反驳道，她的嗓音异常尖锐，以至于恶魔不得不捂住自己又长又尖的双耳。即便如此，他的身体也承受着剧痛的折磨。女妖的啸声带有可怕的力量，而希尔瓦娜斯又是女妖中最危险、最与众不同的一个。

“那种——消遣——与我们无关，”被遗忘者的女王以较为冷静的语气补充道，“他们不是在做梦，瓦里玛萨斯。”

“就连沙琳德拉——也不是？”

希尔瓦娜斯忍不住看向一个静止不动的身影。与其余那些不同，它摆放在一座石制高台上。那具身躯仿佛一道幻影，像是某种正在逐渐消失的幻觉，散发着带有浅蓝色调的白光。她生前是位受人喜爱的精灵女性，成为不死者以后，也依旧保持着优雅。在希尔瓦娜斯看来，那位睿智的女妖是远比那个恶魔可信的顾问。

但沙琳德拉却是最先倒下的。更令人不安的是，当时希尔瓦娜斯曾凑近她仔细察看，然后发现沙琳德拉正在喃喃低语。

现在也一样。他们全都如此。所有迹象都在暗示他们——正如恶魔早先的说法那样——正在做梦。

“这是某种障眼法！”但希尔瓦娜斯的惨痛经历让她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这是障眼法，就像盘旋在幽暗城上空的那些雾气一样……”她转过身不再关注沙琳德拉，也没去看瓦里玛萨斯。她的眼中闪耀着怒火，思索着谁会玩弄这种把戏。

希尔瓦娜斯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名字，而当她说出口——即便压低了声音——的时候，愤怒让她的力量陡增，甚至令岩石都震颤起来。“阿尔萨斯……我想说这是巫妖王的杰作……但那是不可——”

沙琳德拉倒吸一口凉气，突然睁开双眼。她凝视上空，看着希尔瓦娜斯看不到的某种东西。

饱受折磨的女妖笑了。她伸出一只纤细而虚无的手。“生命……我又活过来了……”

她闭上双眼，垂下双手，再次低声呢喃，但内容已经无法分辨。

希尔瓦娜斯眼中的怒火更加炽烈，她朝沉眠的女妖弯下腰去：“这是多么扭曲的玩笑啊？她做着不可能会做的梦，而梦的内容更不可能发生！她梦到了活着？这太疯狂了！”

“没那么疯狂，”瓦里玛萨斯在她身后评论道，“事实上，只是个简单的法术。”

希尔瓦娜斯猛地转过身，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恶魔说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语。瓦里玛萨斯没有蠢到嘲笑她，他很快就意识到，折磨的

专家并不只有他的同胞而已。“你踩到了一条危险的线……”

但有翼恶魔只是耸了耸肩。“我只是说出了事实。对任何恐惧魔王来说，施放复活术都相当简单。”

“这不可能！我警告过你——”希尔瓦娜斯的怒气爆发了。她盯着瓦里玛萨斯。

恶魔镇定如常地做了个手势。“让我示范给你看。”

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突然爆发，整个幽暗城仿佛都随之坍塌，令希尔瓦娜斯摔倒在地。她本能地转为虚体状态，但似乎毫无作用，因为她依旧感觉到了强烈的冲击。希尔瓦娜斯一时间晕头转向，但脸颊旁那冰凉潮湿的石头让她彻底清醒过来。

紧接着，她才意识到自己不该有如此清晰的感受。事实上，她上次能这样感觉事物还是在——

腐朽与腐烂的气味不断钻入她的鼻腔，那是从这座城市建立以来就从未发生过的事。气味浓烈到令她咳嗽起来，她不得不深吸一口气，努力恢复镇定。

只是……她也不需要呼吸。她已经死了。

是这样吧？

希尔瓦娜斯看了看自己的手，白色变成了某种异常苍白的粉色。

“不——”她的嗓音让她倒吸一口凉气……那是她在变成女妖之前的嗓音。

瓦里玛萨斯走到她身前，递给她一块边框和手柄文着金色旋涡花纹的大镜子。“看到没？我没撒谎……这次没有。”

希尔瓦娜斯看着自己，从前那个活着的，能够呼吸的自己。她触摸着自己的脸颊、下巴、鼻子……

“我活过来了……”

“是的，没错。”瓦里玛萨斯用他长着尖爪的手打了个响指。

四个高等精灵亡灵走上前来，抓住了希尔瓦娜斯。他们散发着恶臭，黑色的小虫在他们烂肉和骨头间爬进爬出。希尔瓦娜斯想要呕吐，而这个事实本身令她更震惊了。

她努力恢复镇定。她曾是高等精灵的指挥官，如今又是被遗忘者的女王。希尔瓦娜斯怒视着守卫们，命令道：“放开我！”

但他们抓得更紧了。希尔瓦娜斯凝视着其中一个守卫可怕的眼眶，对方眼中那强烈的恨意令她说不出话来。

“他们也许是有点儿嫉妒。”瓦里玛萨斯评论着，再次退回阴影里，“说真的，没这个必要，你那副模样不会维持太久的。”

恐惧和遗憾同时在高等精灵的心中涌现。“这种状态不会持续？”

“会的，如果我们给你机会的话。”

发话者并非恶魔，而是在希尔瓦娜斯没能察觉的情况下进入房间的某人。虽然希尔瓦娜斯所在的角度看不见他，但她很熟悉那个声音……女妖之王浑身颤抖。

瓦里玛萨斯命令守卫将她转过来，面对新来者。

面对那个身穿冰冷的黑色盔甲的人物。

面对巫妖王。

她奋力挣扎，但守卫们却紧紧地抓着她。更可怕的是，他们将她拖向了巫妖王。

但这不可能，希尔瓦娜斯回忆起来，他已经被击败了！他已经——

阿尔萨斯捏住了她的下巴。透过头盔的开口，能看到他的面孔仍与人类别无二致，但他开口的时候，冰冷的气息随之逸出。

“曾经是高等精灵……然后成为女妖……”

她被摆放在一块石制平台上，用铁链禁锢住。瓦里玛萨斯来到了巫妖王身边，后者再次捏住了他的俘虏的下巴。

“这一次……我不会再失手了。”阿尔萨斯仿佛在做出承诺。他冰冷的呼吸吹过希尔瓦娜斯的脸庞，但让她发冷的并非气息本身。

阿尔萨斯打算再次把她变成女妖……

希尔瓦娜斯仍然记得在那次骇人的转变之前，她所承受的强烈的苦痛。她知道自己如今要经历的事比那还要恐怖上千倍。

“不！”她大喊出声，试图运用她的力量。不幸的是，在这个可怕的法术完成之前，那些力量都不属于她。

阿尔萨斯举起他那极其邪恶的长剑——霜之哀伤，剑尖悬在她的躯体上方。希尔瓦娜斯惊恐地看着巫妖王和他的武器占据了她的视野。

“没错，这次你会成为规矩而顺从的仆人，我亲爱的希尔瓦娜斯……即使在成功之前，我们必须复活你一次又一次……”

希尔瓦娜斯放声尖叫……

“她不肯醒来。”沙琳德拉低声说着，心底涌起前所未有的恐惧。她看了看周围的其他被遗忘者，发现他们也有相同的感受。“她提到了被她亲手杀死的叛徒瓦里玛萨斯，以及最终被击败的巫妖王！她究竟在做怎样的梦——她又为什么会做梦？”

希尔瓦娜斯的近半数臣民都陷入了和他们女王同样的状态。除了少数几人以外，部落在幽暗城的代表们也都有相似的遭遇，虽然他们的情况更合理些。

更糟的是，糟糕得多的是……被遗忘者们正在遭受攻击。

遭受他们生前所爱之人的阴影的攻击。他们的爱人变成了比曾经活着的幽暗城居民现今的模样更加丑恶的存在。被遗忘者们知道那些存在不是真的，但也并非虚构之物。那些悄然接近亡灵们，勾起他们

对上次死亡的不安回忆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那东西破坏着幽暗城，如同曾隶属于天灾军团的亡灵摧毁这个曾经生机勃勃的国度时一样。被遗忘者们为这景象震惊的同时，不堪的回忆亦随之涌起。

一声尖叫再次震撼了沙琳德拉。但这次并非来自希尔瓦娜斯。那个声音来自正上方。她知道那是其他女妖的叫声，那既不是示警，也不是战斗的武器。

那叫声中带着恐惧……对于失去生命的恐惧。

沙琳德拉看着聚集在她身边的被遗忘者。这些对于外界人来说极其恐怖的不死者浑身散发着与存在无关的悲怆，他们甚至显得犹豫不决，惊慌失措。

幽暗城的上层爆发出又一阵尖叫。女妖看向她的女王，但希尔瓦娜斯不可能给予她任何指引。

“雾气……”一个刺耳的嗓音警告道。发话者几乎没剩下多少血肉，连下巴都耷拉在一侧，全凭亡灵的奇妙特性才能够说话。“这种雾气……”他重复了一遍。

沙琳德拉看着通向此处的台阶。暗绿色的雾气正顺着石阶渗入，仿佛某种活生生的东西在缓慢接近自己的猎物。

被遗忘者们向后退去。但就在这时，雾气里有轮廓开始成形。

女妖后退了几步。她认识其中一部分。从其他人的反应来看，他们同样认出了自己生前的亲人和朋友——那些比他们更加痛苦的活人。

女妖发出了尖叫，它作为绝望中的攻击手段，以绝望告终……

梦魇笼罩了幽暗城。

暴风城中，瓦里安国王看着迷雾裹挟着那支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军涌向城堡。尖叫声在都城各处响起。

我们遭到了攻击……而我们没法和他们战斗……已经有人试过射箭了。那些箭头涂油并点燃的火箭并不比刀剑、长枪和其他武器更有效。城内仍旧清醒的法师和其他施法者尽了全力，但收效甚微。

城中勇敢的守军正等待着他们君主的指令。

瓦里安看着他儿子和过世的妻子——增加了上百倍的他们——如同穿过空气般穿过城门。什么都阻挡不了这些活着的梦魇。

瓦里安对此心知肚明，他发现自己无法发出任何指令……尽管他的城堡和王国正在他的面前陷落。

梦魇大举进军，几乎入侵了艾泽拉斯所有的土地。与此同时，迷雾也散去了大半，让清醒的人能看到受害者的下场……以及他们将会面对的命运。但即便如此，无论是奥格瑞玛的兽人，铁炉堡的矮人，或者其他国度的种族，那些留下来抵挡恐怖梦魇的人完全不打算投降。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抗争……无论希望有多么渺茫。

但奇怪的是，有一个地方并未受到雾气侵袭。那就是泰达希尔，以及建造其上的达纳苏斯。这并不代表珊蒂斯・羽月对大陆和更远处的状况知之甚少。凭借她的情报网络，那位将军可谓消息灵通。

但那张网络正在迅速瓦解。

珊蒂斯放下奥格瑞玛附近的某个密探送来的最后一封信函。它的内容与暴风城，牛头人的雷霆崖，以及珊蒂斯的情报网络覆盖的其他地点送来的信函一致。

神秘的雾气正在移动。但对她来说，更糟糕的事实在于她对高阶女祭司的下落一无所知。泰兰德先前要去灰谷……然后似乎就失踪了。

她没死！年轻的暗夜精灵顽固地想。

珊蒂斯丢开那张羊皮纸，离开了自己的住所。她本可以住在高阶女祭司的住处，泰兰德每次为国家事务离开时也都会这么要求，但珊蒂斯更喜欢自己简朴的住所。那儿没有向大自然致敬的装饰，只有武

器和战利品。珊蒂斯认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保护泰兰德和她的人民。的确，在泰兰德离开期间，她曾不止一次借助其他女祭司的预言幻象，尝试找出高阶女祭司的踪迹。

但那些尝试全都失败了。艾露恩反而向女祭司们展示了另一个幻象，其内容让将军困惑不解。

幻象中，泰达希尔由内至外被啃食吞噬。可怕的溃烂流着脓液从树冠而非树根蔓延开来，从内部开始迅速吞没了整棵世界之树。每次幻象都很短暂，只有三四个呼吸的时间。珊蒂斯曾和每一位女祭司详细探讨其含义，但依旧没能理解。

今天，那个幻象让让珊蒂斯坐立不安。为了理清思绪，她独自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中巡逻，从战士区的坚固堡垒前往贸易区的商业区域，穿过神秘的月神殿，跨过遍布雕塑、苍翠繁茂的神殿花园。在返回位于战士区的住所之前，她还绕路去了工匠区。

剩下的就只有塞纳里奥区了。珊蒂斯并不害怕踏入德鲁伊的大本营，也不会因为尊敬范达尔而避免接近那里。毕竟，她将对泰兰德的忠诚置于首位。即便是现在，她也可以正常地从那里穿过。但珊蒂斯早就学会了一件事：如果想得到答案，最好别从最显而易见的地方着手。可怕的幻象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而她突然想到，或许有一位德鲁伊能帮上她的忙。那个人也许能为她解释幻象，而且不会告诉范达尔。

珊蒂斯向来不会要求部下去做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于是她静静地离开了战士区。她从那些式样古板的木制建筑旁边经过时，军事训练的声音在她耳中响起。对珊蒂斯来说，这种声音比她的同胞创作的乐曲更加甜美。自从她的双亲在上古之战中死去以后，这位将军就再也没有真正欣赏过音乐……女祭司们在战斗中用来呼唤艾露恩力量的歌曲与圣歌除外。毕竟，那些是有用的音乐。

她正要转身……却发现一道人影正鬼鬼祟祟地离开神殿花园，前往北部。从斗篷能看出他是个德鲁伊，但除此之外，她认不出他究竟是谁。

珊蒂斯跟在后面……随着对方转了个弯。她也说不清理由，但她决定跟着那位德鲁伊。

那个人迅速消失在塞纳里奥区茂盛的树丛里。珊蒂斯轻松地缀在他身后。哨兵部队的指挥官穿行于高大的树木之间，仿佛一道影子。在她看来，很多树木仿佛微缩的泰达希尔，而这让她再次想起了女祭司们看到的幻象。

那个德鲁伊再次出现在她的视野里。他的步态——她认为对方是男性——以及他用宽大的斗篷裹住自己的方式有些古怪。仿佛他不愿意踏入塞纳里奥区似的。

然后那个德鲁伊停了下来。头戴兜帽的人物左顾右盼，仿佛在决定该走哪边。

那人做出了选择。珊蒂斯笑了笑，她猜到了他会选的方向。

她跟在后面——

或者说，她试图跟在后面。她的脚勾到了某条树根，尽管她确定自己避开了它。珊蒂斯躲向侧面，但那条树根似乎从泥土里钻了出来，再次勾住了她的脚。

哨兵将军敏捷地扭动身体，避开了树根，但一根树枝撞上了她的脸。那股力道令珊蒂斯倒向最近的一棵树。

树根缠住了她的脚踝。珊蒂斯取出自己从不离身的匕首，打算迅速割断树根，继续前进。

另一根树枝狠狠打中了她的头。珊蒂斯头晕目眩，一时间全身无力。

就在这时，粗糙的树皮裂开了。即便在恍惚中，珊蒂斯也能感觉到自己在被拖向树干内部。

她努力想恢复清醒，却被再次打中了头侧。那棵高大的橡树裹住了她。透过模糊的视线，将军看到树皮再次合拢。

就连她的目力也无法穿透的黑暗包围了她。更可怕的是，她的胸口正在承受逐渐增强的压力。珊蒂斯依稀明白，她所在的空间太狭小了。她无法呼吸——

暗夜精灵失去了意识，而在最后一刻，她明白死亡即将到来。

紧接着，树皮再次裂开。压力消失了。新鲜的空气惊醒了珊蒂斯，但并不足以阻止她向前跌落。

一双强而有力的手臂接住了她。珊蒂斯努力站稳，她明白俘虏她的人来了。

麝香的气味扑面而来，令暗夜精灵恢复了清醒。她抬头看向扶住她的人。

那是个牛头人。

哈缪尔·符文图腾眯起眼睛，低头看着她说道：“这么说……是你……”

第十九章

毫无希望了。在玛法里奥漫长的人生里，他只体会过一次同样的绝望。而那已经是上古之战时的事了。

伊瑟拉早先派来的绿龙仍在带着他、泰兰德、布罗尔、卢肯以及索拉逃离那场灾难。撤退的不只是绿龙们；下方的守护者们在明白状况以后，也都彻底陷入了混乱。他们的士气和玛法里奥同样低落，甚至更低。他们早就知道胜利的天平在逐渐向敌人倾斜，但如今，他们发现先前的成果根本只是谎言。梦魇只是在戏弄他们，同时静候时机。

有了伊瑟拉……它将无所不能！她为什么要冒险来救我？的确，伊瑟拉被俘的真正原因是莱索恩的诡计，但要不是她不知为何一心想救出玛法里奥，就根本不用背负这种风险。

“它追上我们了！”泰兰德喊道。

她说出了可怕的事实。玛法里奥透过思绪看到一位梦境形态中的德鲁伊落入敌手，抓住他的并非阴影之树的卷须，而是梦魇之前的受害者。如同撕扯脆弱的布料般，那些爪子般的手掌撕碎了暗夜精灵那具梦境形体。他被撕成了一千块碎片，而他尖叫起来——

仅仅片刻过后，玛法里奥便看到那个德鲁伊出现在梦魇大军前列。他的梦境形体如今显得阴暗而憔悴。腐化的他伸出扭曲的手指，抓向离他最近的守护者们，想要让对方接受相同的命运。

但无论这次失败有多可怕，无论希望有多渺茫，大德鲁伊都明白，他不能听天由命。他不能让自己几近逃脱，却让其他人落入梦魇之手。

但当他再次试图挣脱的时候，绿龙朝他喊道：“现在不是时候！她舍身救你，不是为了让你再次沦为俘虏！在攻击开始前，我的女王向我们强调过，对艾泽拉斯来说，你比她更有价值，尽管我们当时很难相信，但现在我们非信不可了！”

“更有价值？”绿龙的话让玛法里奥难以置信，“长时间阻挡梦魇肯定影响了她的心智！”他更加努力地挣扎，终于感到伊瑟拉对他梦境形态的掌控开始松动。

泰兰德察觉了他要做的事，她朝大德鲁伊伸出手。“玛法里奥！不要！”

她的手滑过了他的梦境形体。玛法里奥努力不去看她。他无比想要留在泰兰德身边，但他的职责在别处等待着他。

但令他惊慌的是，他周围的景物开始淡去。大德鲁伊这才意识到，在试图摆脱绿龙法术的过程中，他动用了另一个咒语。

“不！”玛法里奥试图阻止无可避免的——

“不！”

大德鲁伊猛然坐起。疼痛立刻传遍了他的身体。他捂住胸口，痛得打起滚来。

他回到了自己的兽穴，那是他的挣扎导致的意外结果。他不该感到意外的，毕竟他的肉体和梦境形态之间的纽带本就十分牢固。

但有哪里不对劲。玛法里奥咬紧牙关，努力对抗剧痛。这就是离开太久的后果吗？

抵抗痛苦时，大德鲁伊发出压抑的嘶吼。他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别人的协助，他是不可能存活这么久的。

总体来说，他的身体状况良好。他能感觉到这一点，也察觉到了艾露恩的碰触，那是他经由泰兰德熟知的力量。玛法里奥毫不怀疑他的爱人就是安排人手来维持他生命的人。

但尽管他在高声呻吟，却没有哪怕一位女祭司赶来救助。

他渐渐舒缓过来，赢得了这场对抗。与此同时，玛法里奥突然察觉到了什么：凭借他丰富而老练的德鲁伊技艺才能感觉到的某种东西。

他痛苦的源头——想要杀死他的那东西——是一小撮粉末。他毫不费力地辨认出了那种用来强化魔法的药草——晨光麦。据说某几种古老的诅咒会用到晨光麦。尽管这种药草已经相当有效，某人却不满足于它本身的力量。包裹它的那种精巧的法术本该足以确保玛法里奥缓慢而必然地死去。

但无论下手的人是谁，都低估了月神治愈之光的力量。女祭司们的努力足以维持玛法里奥的躯壳继续运作，虽然毒药迟早会完成使命。

玛法里奥将注意力集中在那种粉末上，将蔓延到体内各处的粉末聚集起来，制成了一个不断溃烂的球体——

大德鲁伊突然开始呕吐。

他没有看到那个小球离开时的情景，但他能感觉到它可怕的影响正在消退。玛法里奥大口喘息，同时缓缓站起身来。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那两位女祭司。她们摊开四肢，躺在兽穴的地板上。她们都还活着，只是失去了意识。更糟的是，她们的身体抽搐，不时发出惊恐的低语。

这座兽穴同样充斥着那种邪恶而熟悉的迷雾卷须。

玛法里奥本打算再次冥想，以便返回翡翠梦境，但如今他却谨慎地踏进了入口那边的迷雾里。他没法儿为那些女祭司做什么，至少现在不能。大德鲁伊需要弄清月光林地遭受了何种程度的威胁。

但来到兽穴外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证明了他错得离谱。月光林地彻底被迷雾笼罩，仿佛一座墓园。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听不到任何声音，甚至连蟋蟀的叫声也没有。

暗夜精灵谨慎地跨过草地，来到另一座兽穴前。他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

他看到了某个穿着眼熟长袍、一动不动的人。兜帽遮住了沉眠者的脸。玛法里奥跪在那位德鲁伊身旁，碰了碰他的手腕。

触感冰凉。

玛法里奥迅速掀开了兜帽。

那具尸体张大的嘴巴让大德鲁伊打了个寒战。这座兽穴的居住者显然以梦境形态进入了翡翠梦境，但没能及时返回。玛法里奥想知道这个不幸的人是否参与了和梦魇的战斗，还是在那之前就已死去。

大德鲁伊眼下无法为这个死去的德鲁伊做任何事，于是退出了兽穴。他很想知道，其他的地下居所还有多少类似的遗体。

玛法里奥明白，比起死者，他能为活人做的事更多，于是思索起最好的选择来。他放弃了冥想的打算：月光林地已经被腐蚀了，从这儿返回翡翠梦境的风险太大了。他必须前往别处，找到其他守护者。

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弄清泰兰德和她的同行者的遭遇。他们以肉体进入了翡翠梦境。对玛法里奥来说，这就代表通过传送门，而前往梦境与梦魇最近的传送门位于灰谷。

但玛法里奥才刚决定前往那里，打算化作风暴乌鸦时，他便意识到自己必须赶去和他先前的目标几乎截然相反的方向。尽管受困已久，但玛法里奥知道他的同胞打算在西方——远离海岸的一座岛屿——建立新的定居点。即使有梦魇的遮蔽，玛法里奥也能感觉到其他德鲁伊正在耗费巨大心力去做某件事。不幸的是，在努力不让俘虏者发现自己行动的过程中，他没能察觉那些努力引发的结果。他有些线索和推测……

暗夜精灵扫视着影影绰绰的林地，并未发现雷姆洛斯的踪影。如果察觉了玛法里奥的苏醒，那位月光林地的守护者肯定会出现。玛法里奥将意念探向四周，却无法找到塞纳留斯之子。雷姆洛斯是去了其他德鲁伊那里吗？

讽刺的是，大德鲁伊如今在艾泽拉斯孤身一人，正如他作为梦魇之王的俘虏时那样。他想到这点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不该继续浪费时间，应该立刻行动了。

玛法里奥集中精神。他的周围立刻摇晃起来……直到这时，他才察觉到了真正的危险。

他在做白日梦。但这与他的意志无关。梦魇过于强大，甚至已经渗透了月光林地。大德鲁伊沉浸于对他人的担忧，没能察觉自己陷入了半梦半醒的状态。守卫他身体的那些女祭司多半也遭遇了同样的事。

但梦魇并不满足于此。玛法里奥蓦然惊醒，发现林地本身正在攻击他。

青草缠住了他的双腿、躯干和双臂。树木朝他弯下腰来，想要闷死他。它们都被翡翠梦魇的那种黑暗传染腐化……只不过，这里是现实世界。梦魇之王夺取了伊瑟拉的强大力量，从而打破了梦境与现实之间的最后屏障。

在那短短的一瞬间里，玛法里奥考虑向自己的末日屈服。毕竟是他造成了守护巨龙的陨落和艾泽拉斯的危机。但泰兰德满怀信任的脸浮现于他的脑海中，那个念头迅速消失不见。

大德鲁伊集中精神。这不是你们的天性，他提醒野草和树木，这是对你们本质的扭曲……

他感觉到野草开始松开。但树木却毫无反应，它们猛烈地摇晃着树根，仿佛想要挣脱大地，同时仍在奋力接近玛法里奥。树皮起伏变形，化作仿佛他蓄须的面容的图案嘲弄着他。

“这不是你们的天性！”玛法里奥大声说道，同时将自己数千年来的训练成果聚焦于植物上。“这里是和平宁静之地……这儿能触碰到艾泽拉斯的核心，而核心也会反过来触碰它……”

野草放开了他，树木突然变得僵硬，他脸容的图案从树皮上消失了。

尽管仍在迷雾的包覆之下，但月光林地恢复了平静。

玛法里奥深吸了一口气。他方才实现了奇迹，但并未与敌人的力量针锋相对。梦魇之王花了相当的大的力气来对付他。幸运的是，那个邪恶的存在低估了身在此处的大德鲁伊。

这让玛法里奥做出了一个决定。在一切都太迟之前，他必须返回翡翠梦境——或者说翡翠梦境剩余的部分。负责带他离开的那条绿龙说过，伊瑟拉觉得他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重要，甚至足以让她拿自己冒险。

玛法里奥发出一声沮丧的咆哮。他怎么可能比翡翠梦境的女主人更重要！但他亏欠了她，因为她牺牲自己救了他；也亏欠了艾泽拉斯，因为正是他的被俘才让梦魇之王能够做到这一切。

他很想知道，为何梦魇尚未吞没这个世界。它的主宰已经抓住了伊瑟拉，那么它为何要等待？是什么在阻止梦魇之王取得最终的胜利？

就算真有那种东西，我傻站在这儿也是找不到的！他愤怒地提醒自己。答案肯定藏在别的地方……

大德鲁伊不再犹豫，立刻化为风暴乌鸦，飞向空中，离开了月光林地。他奋力鼓动双翼，飞向高处，更高处——

但在云团之间的某处，他突然盘旋起来。风暴乌鸦敏锐的双眼捕捉到了下方的某个景象，随即发出尖鸣。或许他一直都错了。或许他那种“仍有可能反败为胜”的期待，只是敌人出于讽刺而强加给他的最后一个噩梦而已。

迷雾覆盖的不仅仅是月光林地。它覆盖了林地之外，以及更远处的陆地。

事实上……它覆盖了玛法里奥所能看到的整个艾泽拉斯。

“玛法里奥！”泰兰德大喊，随即看向布罗尔问道，“他出什么事了？”

“他肯定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他应该没——”

载着他们的绿龙突然转向，因为他们周围的梦魇之雾毫无预警地散开了。

一道恐怖的有翼轮廓逐渐成为实体。

“梦魇渴求那些凡人……尤其是那名女性暗夜精灵……”恶龙艾莫莉丝柔声道。她病态而腐朽的身躯填满了他们面前的空气。“来接受注定的结局吧……艾泽拉斯和梦魇已经成为一体……”

“你休想带走他们！”另一头龙出口反驳，喷出一道龙息。

那种气息仿若火焰，只是比起真的火更像幻影。但当它击中艾莫莉丝的时候，腐化的巨龙发出痛苦的号叫，身体光芒闪烁，仿佛突然有上百万只萤火虫覆盖了它。

伊瑟拉的仆从没有干等着。她向下俯冲，绕过了不断挣扎的敌人。

但一声怒吼响起，艾莫莉丝已经摆脱了那种痛楚。片刻过后，腐化的巨兽便追了上来。

“她飞得太快了，而我又得跟拖慢我速度的无形力量对抗！”绿龙告诉众人，“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了！”

笼罩着他们的魔法发出格外强烈的光芒，暗夜精灵们被迫捂住了眼睛。

“去找你们的玛法里奥·怒风！”他们的救助者大喊道，“女王不会说谎！”

说完，她便将他们掷向前方。

在她的咒语的保护下，他们不会受伤。布罗尔比其他人更早察觉了她的目的。

“传送门！她要把我们送去——”

没等他说完，他们就穿了过去。

他们回到艾泽拉斯的那一刻，魔法便消散无踪。但绿龙并不希望他们在落地时受伤，他们出现的位置离地面只有几厘米高，所以在咒语消失后，他们就这么站在了那里。

除卢肯以外的所有人立刻向传送门跑去。然而，当布罗尔靠近入口时，里面的能量……凝固了。

“不可能……”他咕哝道。德鲁伊跳向传送门，一只手猛地伸向那道魔法光幕。

如同碰到了一扇铁门。布罗尔为自己的冲动带来的短促痛楚皱起眉头。

高阶女祭司走了过来，问道：“我们没法通过了吗？”

“对……要么是她封锁了传送门……要么就是某个东西为阻止她逃走而封锁了它……”

泰兰德摇摇头道：“她牺牲自己把我们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而这全都是为了玛法里奥！”

德鲁伊回头看去。“这地方安不安全还是个问题……”

他们转身看着索拉。兽人双手举起了布洛克斯的斧子，警惕地看着另外三人。

“他在哪儿？玛法里奥·怒风在哪儿？”她质问道。

泰兰德大步走向那位绿色皮肤的强壮战士，周身闪耀着艾露恩的光辉。“你可悲的力量已经无法触及他了，杀手！”

索拉对上泰兰德愤怒的目光……接着，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兽人放下了武器。她看起来无比疲惫。

“他设计让我追捕他自己……他欺骗了我。他为什么想死？”

暗夜精灵们面面相觑。“他寻求的并非死亡，至少不是真的死亡，”泰兰德解释道，“我想，他需要你的斧子来打破那个咒语……”

兽人无力地坐了下来。“所以……我的目标是虚假的……我根本不重要。”

“抱歉。”卢肯打断了众人，让大家将目光移向了他，“他是不是正要往我们这边来？”

其他人看向他所指的地方。布罗尔最先认出了那具高大的身影。

“纳亚尔！”他发出喜悦的咆哮，“你——”

“离他远点儿！”泰兰德大喊着，拖开了布罗尔。

战争古树发出令人神经绷紧的大笑声。他靠近的同时，覆盖他全身的真菌变得异常醒目。他的树叶腐朽不堪，双眼也闪烁着黑色的光。

“他希望你们回去……”那具高耸的身躯粗声道。

他看着泰兰德。

“退后！”高阶女祭司开始祈祷。

纳亚尔粗大的手臂扫向他们。布罗尔推开了其他人，尽管那一击只是擦过他的身体，力道却足以让他双膝跪地。

古树朝动弹不得的暗夜精灵伸出手。泰兰德挡在布罗尔前方，神情坚定地说道：“抱歉，纳亚尔……”

艾露恩之光不偏不倚地命中了腐化的古树。纳亚尔蹒跚后退……然后重新站定。

“这次他已经强到你们无法抗衡了，”纳亚尔嘲笑道，“艾泽拉斯是他的了……终于是了……”

他说话的同时，雾气开始变浓。轮廓在其中出现，并迅速成形。攫抓的手，尖叫不止的嘴，以及绝望而渴求的眼睛众人都无比熟悉。

梦魇的奴仆包围了他们。四人缩成一团。纳亚尔发出刺耳的大笑。

布罗尔眨了眨眼。他身在一场截然不同的战斗之中，而他的手里有个熟悉的东西——雷姆洛斯雕像。德鲁伊摇了摇头。这是另一场

梦！这是另一个诡计！

但他的周围毫无变化。更糟的是，他听到附近传来了呼救声。尽管知道不该这么做，前角斗士还是看向——

泰兰德跪在一座石冢边哭泣，她花了点儿时间才明白理由。

玛法里奥埋葬于此。

他死了，尽管高阶女祭司不记得死因。她只知道自己为他悲伤，为他们从未有机会共度的人生而悲伤。

“不！”泰兰德愤怒地喊道，同时站起身来，“我不会被骗的！我们不会被骗的！”

她看着天空，那里有一轮明亮的圆月。高阶女祭司将双手伸向月亮，伸向艾露恩。

“请满足我的愿望！将前所未有的光辉注入我的身体……”

泰兰德清楚自己想做的事是错的——的确，整个状况都让她有不对劲的感觉——但某种可怕的决心占据了她的心灵。她会夺回玛法里奥的！她会的！

月神的光辉从她的体内涌出。她指向石冢。月光笼罩了它。

石头摇晃起来，最上面的几块随之落下。

一只骸骨的手伸了出来。

泰兰德试图中断咒语，但它仍旧源源不断地将艾露恩之光送入石冢内部。那只手推开了另外几块石头。尽管月亮母亲的赠礼是银色的，那些只剩骨头的手指却闪耀着不祥的绿色。

紧接着，伴随着一声轰鸣，石冢迸裂开来。石头如雨点般落在泰兰德身上。在损毁的坟墓中，怪物般的玛法里奥站起身来——

索拉被奥格瑞玛的长者们围在中央。光是站在他们面前就够让她羞愧的了，但伟大的萨尔本人就站在他们前方。他看起来对她极度失

望，失望而愤怒。

“你让你的亲人蒙羞了，”萨尔宣称，“你得到了一把强大的武器，又立下血誓要为布洛克斯加复仇！”

她跪在地上。“我失败了。我知道。但那个暗夜精灵——”

“他还活着，还能嘲笑你，布洛克斯加的鲜血也仍在从他肮脏的双手滴落！”

索拉无言以对。

兽人领袖伸出了手。“你没资格使用这把光荣的战斧。交出来。”

索拉低垂头颅，将那把武器交给了萨尔。斧子离开她双手的同时，内疚感传遍了她的全身。

萨尔举起武器，欣赏着它的匀称和做工。他握紧斧头，怒视着女兽人。

“而现在，你要为你的失败付出代价……”

他高举斧子，准备给予致命一击——

卢肯看着他的同伴们。他们像雕像那样一动不动，眼睑垂落。他们的目光似乎没有焦点。

他们陷入了梦魇。

至于他为何没有落到同样的下场，他并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他对梦魇的威胁最小。即使是现在，制图师也一心只想躲起来。

对于面临绝境的卢肯来说，这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

人类尽可能抓牢他的三位同伴，希望自己的碰触本身就足以起效。可他们依旧一动不动，但卢肯没时间去关心他们的状况了。

他试着去做从前只在不经意间才能做到的事。但最近有那么一两次，他成功让那种独特的能力听从他明确的意志了。

梦魇的奴仆攻向无力抵抗的众人——

卢肯和其他人消失了。

他们在翡翠梦境现身，尽管那儿是卢肯最不想回去的地方。他可以确定，梦魇在这里也同样会袭击他们。

其他人开始摆脱各自的梦魇。他们显得疲惫又混乱。只有卢肯注意到了突然笼罩他们的阴影。他抬起头来。“你们现在又想要我怎样？”伊兰尼库斯咆哮道。

第二十章

哈缪尔·符文图腾并非独自一人。纳拉雷克斯——珊蒂斯很熟悉他——就站在牛头人身边。

他的存在足以证实将军的怀疑：他们就是先前囚禁她的人。她从哈缪尔手间挣脱，拔出了匕首。

但哈缪尔灵敏地移动着，避开了她的攻势并进行了反击。他猛地伸出一只手，挡开刺来的匕首，但手掌也因此受了伤。

牛头人没去在意伤势，而是快速靠近了她。随后，他压低声音说：“你必须住手，否则他肯定会发现我们的，珊蒂斯·羽月！”

“谁？”她轻声质问。

“我们之中的叛徒！他威胁着整个达纳苏斯，甚至是更远处！”

他陡然停口。哈缪尔和纳拉雷克斯四目相对，神情严峻。

“他知道了……”暗夜精灵德鲁伊喃喃道。

“快点儿！站到我们之间！”哈缪尔命令珊蒂斯。某种直觉提醒她照做，而两名德鲁伊开始变化为飞鸟。

长长的藤蔓从地面伸出，试图捕捉三人。珊蒂斯用匕首切断了其中两根，又挡开了另外几根。

哈缪尔试图飞起，但另两条藤蔓缠住了那位牛头人。它们勒住他的翅膀，其末端长出了仿佛花蕾的东西。

花蕾打开……露出如同牙齿般的尖锐棘刺。

要不是纳拉雷克斯用鸟喙啄断了藤蔓，牛头人就该被它们咬伤了。藤蔓的末端掉落下来，但这仅仅带来了片刻的喘息时间，因为它们——就像珊蒂斯切断的藤蔓那样——又长出了新的根须。

哈缪尔用鸟鸣声和纳拉雷克斯说了些什么。变形后的暗夜精灵立刻抓住珊蒂斯的双肩，将她带到空中。

但就在他们飞起的同时，有什么东西从高处的枝条落向了他们。它们被阴影笼罩着，看起来似乎是从树叶里生长出来的。纳拉雷克斯一心想要将保护对象带往安全之处，因此径直飞入了它们之间。

一个阴影将虚幻的手掌伸向珊蒂斯。那冰冷的触感直抵灵魂，珊蒂斯顿时尖叫起来。哨兵部队的指挥官松开了握住匕首的手，浑身战栗。

但纳拉雷克斯的状况远比珊蒂斯更加严重。阴影覆盖了他，疯狂而喜悦地撕扯着那只风暴乌鸦。

飞行中的纳拉雷克斯摇晃起来。那位德鲁伊试图甩开袭击者，但毫无效果，于是他转向与离开塞纳里奥区的小径最为接近的地面。

为了避免珊蒂斯摔伤，当离地面够近时，纳拉雷克斯才松开爪子。可怕的寒意仍旧令她头晕目眩，珊蒂斯不由得跪倒在地。

一声咆哮在她耳中回荡。变回人形的哈缪尔抓住了好几根藤蔓，用强大的力量将其扯开。然而，他没有将藤蔓丢到一旁，而是扔向空中。

翡翠色的光辉笼罩了它们，甩动着的藤蔓迅速缩小。

片刻过后，它们变回种子无害地落在牛头人周围的地面上。

不幸的是，与此同时，那些阴影也包围了哈缪尔。牛头人将手伸进某只袋子，把里面的东西洒向四周。

这些袭击者看起来虚幻不实，但大德鲁伊洒出的棕色粉末却落到了它们身上，仿佛这些恶魔拥有实体一样。那些粉末效用惊人。阴影开始扭曲、缩小、变形，伴随着嘶嘶声消散无踪。

哈缪尔瞪大了眼睛。那些阴影变回了树叶，这并非他的咒语本想达到的目的。牛头人只能认为那些树叶代表了袭击者的本质。

“不……”他沉声道，“不该这么严重……”

但分心令牛头人付出了代价。剩下的阴影之一将手刺进了他的背脊，骇人的寒意裹住他灵魂的同时，另一道阴影的攻击穿透了他的胸膛。

牛头人双膝跪地。他的双眼呆滞无神。

珊蒂斯看到他倒下，却无能为力。她正想掷出月刃——

树枝垂落下来，抓住了她。其中几条夺走了她的武器，其余那些将她紧紧捆住。

另一根更加沉重的树枝打中了哨兵部队指挥官的后脑，令她失去了意识。

纳拉雷克斯发出一声悲伤的鸣叫，撞上了地面。乍看之下，他的身体仿佛正被撕碎，但阴影撕下并丢开的碎片都会消失不见。

暗夜精灵恢复了人形，喘息着瘫倒在地，动弹不得。

另一名德鲁伊从林木之间平静地走出。他看了看无法活动的牛头人，又看了看不知所措的哨兵将军。

“抱歉。”范达尔·鹿盔诚恳地开口道，尽管他们已经意识不清，没法儿听到他的话了。“请你们相信，我是真的很抱歉。”

首席大德鲁伊穿过阴影，后者毕恭毕敬地为他让出道来。范达尔走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纳拉雷克斯。

他俯下身去，轻触那位暗夜精灵的脖子。“还活着……”

范达尔站起身来，失望地看着三人。

“我必须对你们做点儿什么，”他思索片刻，脸上浮现出笑容，“瓦斯坦恩肯定知道该怎么做！我的儿子肯定知道答案……”

他转身返回自己的居所，没有再看珊蒂斯、牛头人和纳拉雷克斯一眼。阴影围绕着三人，但并未碰触他们。反而是树枝将珊蒂斯拖入了黑暗而茂盛的树冠。其余树枝缠住哈缪尔和纳拉雷克斯，将他们也送了上去。

随后，阴影造物们挺直了背脊，开始消散，丝丝缕缕地飘向林木之间，变回了沉睡时的形态……变回了泰达希尔的树叶。

迷雾蔓延到了更远处的海面，它的浓密程度令玛法里奥目瞪口呆。风势逐渐增强，而他更加用力地拍打翅膀。一阵狂风正在来临，而大德鲁伊可以断定，他就是那阵风出现的理由。

玛法里奥尚未完全理清关于下一步计划的头绪，但某种预感却驱使他前往他的同胞选择建立新家园的那座岛屿。情况越来越紧急了，但他觉得那里一定有解决危机的关键线索。

猛烈的飓风横扫而来。

尽管他在风暴尚未成型时就保持着警惕，其强烈程度依旧令玛法里奥吃了一惊。他被狂风推向后方，仿佛他的身体毫无重量。闪电划过天空，其中几道几乎与他擦身而过。大德鲁伊发现自己被甩到了远离那座寂静岛屿的方向。

另外几道闪电差点儿击中了他。它们没能命中并不是因为运气。这些闪电及其背后的力量无比渴望击中玛法里奥；但暗夜精灵的本能避免了那种状况。

风暴愈发猛烈，大德鲁伊也愈发焦虑。流逝的每一刻都会让艾泽拉斯与他所爱的那些人——尤其是泰兰德——更加接近灭亡。但尽管玛法里奥付出了努力，却只是勉强拯救了自己。大德鲁伊再次揣摩起伊瑟拉看似愚蠢的牺牲来。

尽管玛法里奥并不相信伊瑟拉的话，但在那一刻，他的确明白了一件事。他的举动又一次正中梦魇的下怀。他的不确定再次为他自己的黑暗梦境提供了养分。

这并不代表这场风暴并非真实——梦魇的主人如今拥有了那种可怕的力量——但暗夜精灵的头脑却夸大了它的强烈程度。

狂风减弱了。受此鼓舞，玛法里奥专注地飞向目的地。他的翅膀拍打得越来越快。

风暴并未止息；它只是减弱了而已。玛法里奥在迷雾中翱翔，明白自己赢得的这场战斗微不足道。过度自信和恐惧同样危险。

某种东西耸立在前方，它异常高大，即便从玛法里奥所在的高空也看不见顶端。他知道那是什么，尽管他在它诞生前就沦为了囚犯。范达尔经常表示，为了让暗夜精灵重归不朽，重得荣耀，创造它是必要的。

他谨慎地注视着第二棵世界之树。这非凡的造物是如此引人注目，雄伟壮观。

片刻的审视后，玛法里奥发现它和艾泽拉斯的其他事物一样，正在梦魇的污染中腐化。

大德鲁伊调转方向斜飞而过，双眼依旧盯着那棵巨树。从表面上看，眼前所见似乎都很正常；但他的感觉告诉他，它也沾染了从另一个领域蔓延而来的邪恶。

他们为什么会没发现？玛法里奥质疑起其他德鲁伊来。他们在想什么？范达尔怎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靠近那座岛后，他发觉下方有一大群人正在活动。大量德鲁伊正聚集在一起，共同施展某个法术。希望再次在他心底涌起：其他人发现了世界之树已被腐蚀，正在试图净化它。

但他错了……刹那间，玛法里奥就意识到事实截然相反。那个法术很强大，但它并未净化那棵树，反而在不经意间为腐蚀提供了养分。他能感觉到这点，也为其他人没能发现而吃惊。

玛法里奥毫不犹豫地俯冲而下。与此同时，他试图用意念联系其他德鲁伊，想要警告他们，让他们明白自己在做多么可怕的事。

但某种东西阻止了他联络施法者的尝试。玛法里奥对此并不惊讶，但这意味着他必须尽快赶去他们那里。世界之树的腐化，以及伊瑟拉的被俘，这些全都意味着梦魇胜利在望。

某个心灵突然和他接触。起先他以为那是下方的德鲁伊之一，但随后断定它来自上方。更重要的是，尽管那思绪断断续续，但根据那

种思考方式，他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对方的身份。

哈缪尔·符文图腾？玛法里奥的问题得到了支离破碎的回应，就好像那位牛头人的神智并不完全清醒一样。然而，玛法里奥的确感觉到了那位牛头人正处于危险中，情况非常紧急，他在试图传递某种警告。

那警告如此强烈，令大德鲁伊再次转向高空。他不断攀升高度，终于看到了树冠。

外表看来一切如常，但玛法里奥能感觉到腐蚀同样在树冠中蔓延。大德鲁伊怀着忧虑靠近第一根树枝，动作却丝毫没有放缓。

他飞过几根主枝，并未发现任何威胁，他甚至在更深处发现了鸟群和松鼠的踪迹。腐蚀的事是他弄错了吗？

风暴乌鸦继续飞向更高处。从某个方面来说，玛法里奥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在他失踪之前，暗夜精灵们就在讨论建造新首都的事情了。具体的位置在当时尚未确定，但玛法里奥毫不怀疑他会在世界之树的顶端发现达纳苏斯。

这就意味着足足数千人没能发觉，他们的家园本身已经变成了某种邪恶的存在。

玛法里奥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钻进树冠，从底部进入达纳苏斯。这是前往他感应到的牛头人所在的最短路线……多半也是查明世界之树为何腐化的捷径。

风暴乌鸦的身形并不算小，玛法里奥却轻松地穿行于巨大的树冠之间。他悲伤地看着世界之树，不光因为它正被腐蚀，对诺达希尔相关的回忆同样让他心头苦涩。要是他们能耐心等待该多好！诺达希尔是可以复原的……假以时日……

树叶越来越浓密，终于迫使玛法里奥放慢了速度。他能感觉到自己接近了目的地——

前方突然出现了浓密而杂乱的枝叶。玛法里奥调转方向打算绕路。

它们也移动位置，再次挡住了他的去路。

大德鲁伊试图避开，但为时已晚。他撞了上去。

树叶裹住了他。它们试图束缚他的双翼，捆住他的鸟喙，扭曲他的身体，直到折断他的骨头。

玛法里奥感觉到了梦魇之王那熟悉而可怕的存在。并非直接存在，反而像是那股邪恶的力量留下了自己的一部分。

伴随呓语的笑声充斥于玛法里奥的脑海。那些树叶似乎长出了脸，那些笼罩在阴影里、尚未彻底成形的面容结合成了某种骇人的生物。

他迅速恢复人形，摆脱了重重包裹他的树叶，但那些叶片微微一顿，随后立即开始变形，化作越来越多的有蹄阴影，再次扑向暗夜精灵。

玛法里奥平复了呼吸，随后集中精神。他的周围刮起一阵强风。粗大的枝条如同野草般被吹向后方，而那些正在变化的阴影也和树叶一起被遥遥推开。

暗夜精灵匆忙起身，再度化为大鸟，奋力在肆虐的风暴中拍打翅膀。更多的叶片跟在他身后，试图抓住他，但它们的速度太慢了。

玛法里奥进入了达纳苏斯。

他立刻注意到了两件事。一件是城市本身，它横亘在庞大的树枝上。他的同胞，以及帮助建造暗夜精灵新首都的其他人的确创造出了一件杰作。

但玛法里奥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这座城市似乎对影响着泰达希尔——以及艾泽拉斯其余所有地方——的事物一无所知。他看到房屋里有活动的迹象，甚至听到某个方向传来了音乐声。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无知？

答案很简单。有人不想让他们知道。

但事情还是很奇怪，至少哨兵部队该对此有些头绪。玛法里奥很了解珊蒂斯·羽月，虽然这么说有些牵强——因为有泰兰德那一层关系——他几乎可以算是珊蒂斯的第二个父亲了。她不会让这座城市完全蒙在鼓里的。

但他没时间去弄清哨兵部队是否知情了；哈缪尔绝望的信号来自另一个方向。

玛法里奥朝那边走去，同时避免与其他暗夜精灵——甚至是德鲁伊——有任何接触。为了他们的安全考虑，他不希望有人得知他的到来。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梦魇之王都还不打算攻击达纳苏斯。但达纳苏斯的情势如履薄冰，玛法里奥对自己手头的选项并不满意，但他别无选择。

还未踏入前方的土地，玛法里奥就明白那是新的塞纳里奥区。远在这座城市建成之前，德鲁伊们就讨论过要划出一块冥想与集会之地。玛法里奥本人就提过不少关于细节的建议，而此时他发现提议的成果正在他面前绽放。但当感觉到这里也被腐化了的时候，他的心沉了下去。

玛法里奥变换形态，飞上天空。这片区域很安静，作为一个本应有飞鸟和其他动物聚居的区域，这里有点太安静了。

他别无选择，只能避开区域边缘的成排树木。大德鲁伊知道，它们就和他先前搏斗过的那些树枝一样。

他内心不断增长的怀疑开始蠢蠢欲动。袭击几乎已经证明了玛法里奥的猜测，但他还是不愿承认那种可能性——

哈缪尔短暂的联络打断了他的思绪，其中蕴含的紧迫感显而易见。玛法里奥试图联系那位大德鲁伊，却徒劳无果。

但他知道了哈缪尔是在哪里联络他的了。玛法里奥朝着塞纳里奥区中央的建筑物飞去。

玛法里奥离开后，领导德鲁伊的那个人选择的新居所也在那儿。

玛法里奥靠近了那栋屋子——然后惊恐地停了下来。

覆盖居所的藤蔓里绑着三个人。在藤蔓的拉扯下，他们的四肢向侧面伸到了极限。其中一个是哈缪尔·符文图腾，第二个是纳拉雷克斯，第三个正是珊蒂斯·羽月。他们看起来都不省人事……或许更糟。

这意味着有人把玛法里奥骗来了这儿。

“这么说传奇导师带着他不配得到的荣耀大驾光临了，”范达尔·鹿盔的嗓音从玛法里奥的四面八方传来，“永远只有他能拯救世界，因为他认为自己才有资格。我早就察觉了你的到来，也准备好了恰当的欢迎方式……”

玛法里奥没有转身寻找范达尔，他明白这正是对方所希望的。相反，他对着那栋屋子说道：“这儿发生了什么，范达尔？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这还不够明显吗？”那个声音答道，“那三个人威胁着我们的同胞！威胁着整个艾泽拉斯！”

“他们三个？”玛法里奥悄悄寻找着范达尔真实的方位。在他看来，梦魇之王显然对那位大德鲁伊的心智动了些手脚。如果玛法里奥能够和范达尔正面对峙，也许就能破解他的朋友们所中的咒语。“珊蒂斯是我们同胞的忠诚捍卫者，哈缪尔是我们诚实而杰出的同行，纳拉雷克斯也一样——”

“谎言，谎言，谎言，”恼怒的话语在玛法里奥的脑海里回响，“他们想要破坏一切！他们想要分裂我们！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他是谁，范达尔？谁？”

用来捆住那三人的一部分藤蔓突然蜷曲起来。它们纠缠成愈加厚实的一团，而且和玛法里奥同样高大。

藤蔓突然打开了。

范达尔·鹿盔从中现身，盯着他从前的导师。“你肯定想知道理由，不是吗？在我看来，你明显也是个叛徒！”他露出由衷的悲伤表情——其中夹杂着疯狂。“但你太危险了！那个女性，纳拉雷克斯，

还有那头野兽——他们都误入了歧途。但现在，他们都在沉睡和做梦。他们醒来时将会焕然一新，就像其他人那样！”

玛法里奥朝范达尔迈出一步。“谁都不会醒来的！梦魇已经扩张到翡翠梦境之外了！这里以外的所有地方都在受它的邪恶侵袭，而那份邪恶已经充满这棵世界之树了！”

“你还是不承认我的泰达希尔的必要性！”另一位大德鲁伊吼道，语气突然狂暴起来。“可我已经用它做到了那么多事！它帮忙重塑的不仅是我们的种族，还有整个艾泽拉斯！”

“泰达希尔被腐蚀了，范达尔！梦魇之王感染了它！你感觉不到吗？注视你的内心，然后触碰泰达希尔的心灵吧！”

范达尔垂下眼帘。“我比你或者任何人更了解泰达希尔的心灵！我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它，而作为对我牺牲的回报，它也把心交给了我……”

直到这时，玛法里奥才注意到在那位暗夜精灵左肩后方盘旋的一道阴影。那是在他来时的路上袭击过他的那种邪恶造物。

范达尔看到了那道阴影，却似乎并不在意它明显邪恶的姿态，反而朝那只恶魔露出了饱含亲情的笑容。

“泰达希尔把我的儿子带回来了，玛法里奥。我的儿子！瓦斯坦恩还是像从前那样体面又英俊，不是吗？”

他被自己的疯狂吞噬了，玛法里奥悲伤地想。他已经没救了……

这意味着玛法里奥只有一个选择。他集中精神——

范达尔皱起眉头，他的表情和他的前导师玛法里奥一样悲伤。“我原本希望你不会这么做的。那就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的老师……”

装成瓦斯坦恩的阴影发出阴险的笑声，但似乎只有玛法里奥听得到。

巨大的隆隆声传来，玛法里奥摔倒在地。只有范达尔所站的位置保持着平稳。

地面裂开，树木弯下腰来，仿佛想要自行拔出树根。恐惧占据了玛法里奥的内心，他感觉到了在泰达希尔内部膨胀的邪恶。

“我曾建议他等待！”范达尔喊道，“但看起来，瓦斯坦恩说得没错！你，达纳苏斯……它的一切……都必须受到净化！瓦斯坦恩和我会向我们的同胞展示那条道路，而他们也会变得更好！泰达希尔会成为一件工具，令崭新而壮丽的艾泽拉斯得以诞生！”

他继续胡言乱语，对周围的可怕事实视若无睹。玛法里奥挣扎着想要起身，地面却像火焰那样滚烫。在他的视野里，它变成了黑色。漆黑如夜、带着锐利棘刺的畸形树叶从各处长出。

那些树木摇晃得更加剧烈，其中几棵终于挣脱了泥土。先前未曾显露的腐烂痕迹出现在了树干上，摇晃的树冠落下了成百上千片带刺的树叶。

那些树叶开始变成暗影生物。

玛法里奥听到了塞纳里奥区外传来的呼喊和尖叫，而这还是头一遭。达纳苏斯终于和艾泽拉斯的其余地方一样了。梦魇的恐怖正在浮现，虽然方式截然不同，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更加可怕。

暗夜精灵的家园本身——泰达希尔——成了他们的敌人。

第二十一章

布罗尔清醒了过来，但他想不起自己是何时沦为梦魇的猎物的。他发现自己跟泰兰德、卢肯和那个兽人站在一起……面对着愤愤不平的伊兰尼库斯。

更糟的是，他们回到了翡翠梦境，或者说它剩余的部分。他们身处一座深谷之中，此处还留有些许这个曾经传奇的世界的风采。高大的山脉包围了他们，仿佛强壮而坚定的卫兵，但德鲁伊非常清楚，它们真正的保护作用少得可怜。

绿龙盯着卢肯，仿佛他是什么污秽之物，最好将他吞噬消灭掉。值得称赞的是，制图师面对着那头巨兽，身体却并未颤抖。

“带上其他人离我远点儿，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无论维系我们的是怎样愚蠢的纽带，你最好切断它，人类！”

“我只是想离开刚才那地方，”卢肯恼怒地回答道，“我不知道我们会回到你这边！”

绿龙嘶声抱怨：“如果我早知道你会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就把婴儿时的你留在翡翠梦境了！天知道人类只是出生在这里就会拥有如此危险又混乱的能力！没错，我真该把你交给命运去左右，这么一来……”

尽管伊兰尼库斯抱怨连连，但在布罗尔听来，他的愤怒真正的对象并非卢肯。巨兽气的其实是他自己。

但这是伊兰尼库斯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布罗尔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而泰兰德替他说出了口。

“你能带我们去玛法里奥那儿吗？”她问绿龙，“我们必须找到他！我必须找到他！”

“为了什么？”伊兰尼库斯嘲笑道，“一切都会迎来可怕的结局！梦魇夺走了我的女王，我的配偶！再也没什么希望了！我又一次

辜负了她……”

高阶女祭司轻蔑地看了他一眼：“那你就继续自怨自艾吧！我们可不会陪着你！”

伊兰尼库斯展开双翼，环视周围，仿佛害怕梦魇会在此时察觉到他。接着，仿佛恐惧暂时被怒火掩盖，绿龙嘶声道：“你们想去哪儿、想做什么蠢事都随你们的便，只要别再让我想起发生的那些事就好！”

一只翅膀扫向渺小的众人。布罗尔把泰兰德推向卢肯，发现索拉——这点值得夸奖——也明白了他的用意。

至于卢肯，他做了伊兰尼库斯明显希望他做的事。面对威胁，那个人类本能地转移出了翡翠梦境。

其他人和他一起消失了。上一秒，绿龙高大的身躯还立在他们眼前；下一个瞬间，他们就站到了一座雄伟城堡的城墙上。

并置身于疯狂而激烈的战斗之中。

在那一边，梦魇受害者们令人毛骨悚然的梦境形态正越过防线，朝着城堡拥来。他们的一切都能激起心智最坚定的勇士内心深处的恐惧，他们的身躯扭曲而痛苦，口中发出绝望的尖叫，空洞的双眼搜寻着任何能与他们分享苦痛的人。

在这一边，身穿熟悉铠甲、数量不断减少的守军正试图阻止那些无法阻止的敌人。他们勇猛无畏，尽管敌众我寡，却没人转身逃跑。那些死尸般的怪物逼近之时，这些勇士依旧坚守阵地。

令布罗尔吃惊的是，他认识这里。“这儿是暴风城——暴风要塞！”

一个士兵发现了他们。这些突兀的访客让他有些迷惑，但他马上叫来了两名战友。三人焦急地冲向新来的众人，挥舞着刀剑和火把。

兽人准备迎战，但泰兰德拦住了她。“他们以为我们是梦魇的一部分！”高阶女祭司对布罗尔喊道，“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我们并不是！”

但没等其他人阻止，卢肯便走到了最前方。他两手平推，掌心向外，仿佛在向迎面而来的士兵们示意自己的无害。制图师大喊道：“等等！我们是朋友！我是卢肯·狐血，国王的第三助理制图师！我们需要见他！”

士兵们犹豫起来，不止一个以怀疑的眼神看着队伍里的兽人。布罗尔猜到了他们的想法。怎样的梦魇才会选择这种奇怪的外貌？

为首的士兵示意战友们后退，随后走到能用武器触及卢肯的近处。他将剑伸向制图师，后者没有动弹。

剑尖碰到了实实在在的血肉。那士兵长出一口气——他似乎比卢肯还要紧张。然而，他随后看向了索拉。

高阶女祭司走到卢肯身边，挡住了那名士兵看向兽人的视线。“我是泰兰德·语风，暗夜精灵的领袖；我的身边是布罗尔·熊皮，瓦里安国王的战友！那兽人是跟我们一起的，她没有恶意……”

“布罗尔·熊皮……”那名士兵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他对两名暗夜精灵点头致敬。“女士……我们很荣幸——”

“国王……”卢肯提醒他，“我们必须立刻去见瓦里安国王！”

“那就跟我来吧，”那个士兵答道，“反正我们也得撤退了！”

他话音刚落，附近就传来了一声尖叫。他们转过身，看到后方几码远处的另一名守军正在迷雾中挣扎。从迷雾中伸出的手抓住了那名倒霉的士兵，而那些梦魇奴仆的恐怖面容急切地盖住了他的身体，仿佛想要将他吞噬。

众人还未来得及出手救助，他就消失了，只余尖叫的回音在空中回荡。那声音变得更加可怕，更像是梦魇的一部分。

“快！”首先和布罗尔一行人对峙的那个士兵下令。

他们跟随那名士兵匆忙跨过一连串石阶，穿过一片庭院，来到另一侧的城墙上。再次登上城墙后，布罗尔对他们的向导喊道：“城区呢？那边的情况怎样？”

“四分五裂了！贸易区、港口、英雄谷……全都失陷了！”那人高声回答，“旧城区、教堂广场和矮人区传来了某种噪音……法师区还在抵抗！”他指了指右边，德鲁伊看到了不断变幻的各种色彩——那是法术的闪光。另外几个区域中也有小规模的闪光不时亮起。

“一个钟头以前要亮多了，”士兵继续说道，“我们没法儿支撑战线了。没人能支撑下去……”

“有地方还能支撑就已经很惊人了！”泰兰德插嘴道，“你说呢，布罗尔？”

德鲁伊点点头。“即使是暴风城这些勇敢而强大的守军，以及那些战士和法师们，到了这时候，也早该被梦魇吞没了……”他思索了片刻，心底升起了一丝希望。“也许是玛法里奥做了些什么，但我认为大家能坚持到现在，都是因为绿龙女王仍在努力！”

“但伊瑟拉已经被抓走了！”

布罗尔骄傲地反驳道：“她是位守护巨龙，是最伟大的龙族之一！更重要的是，她是翡翠梦境的保护者！即使成为梦魇的俘虏，我认为她依旧在反抗，阻止他们利用她来对付梦境和我们……”

索拉审视着下方那正向他们逼近的无可阻挡的可怕洪流。“她在反抗，但这座城市……或许还有奥格瑞玛，都会陷落。”

他们开始攀登另一段石阶。在途中，惊恐和沮丧的叫喊不时响起。

“为了让玛法里奥逃脱，伊瑟拉牺牲了自己！”德鲁伊补充道，“她肯定认为我的导师还有能做的事！”

“那我们呢？”泰兰德问道。

布罗尔无言以对。他没法儿告诉大家究竟是什么在一直折磨他。梦魇制造的有关他女儿的幻象勾起了他惨痛的记忆，让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不是玛法里奥·怒风。他甚至不是大德鲁伊。

他只是个反叛的前角斗士和奴隶。

但这也正是布罗尔没有放弃的原因。那名士兵终于带他们来到一位熟悉的人物面前。尽管对方全身都被铠甲包裹，但那种姿态只属于一个人。

“洛戈什！”布罗尔吼道。

身披铠甲的人物转过身来。透过头盔的开口，瓦里安瞪眼看着面前的景象。

不幸的是，他最先注意到的是索拉。“暴风城里有兽人！”

国王冲向前去，他手握传奇的佩剑萨拉迈尼，蓄势待发。萨拉迈尼剑身巨大，剑尖处有独特的狭窄血槽，而下方是厚实倾斜的锋刃，看起来完全能把那个兽人劈成两半。嵌在剑身下半部分的那颗宝石闪耀着仿佛骄阳的强光。

索拉走向前去，准备自卫。这一幕反而印证了瓦里安的怀疑。他攥紧武器，萨拉迈尼细长的剑柄那优雅的弧度完全贴合掌心。“就用你的血拉开序幕吧，千万个兽人将在今晚死亡！我会——”

布罗尔走到前方，制止道：“你的视力变差了，洛戈什！这对国王可不是好事，对角斗士来说就更糟糕了！”

“布罗尔·熊皮！”尽管看到了朋友，国王依旧没有放下佩剑，“离那个该死的绿皮怪物远点儿！我会砍杀她——”

“她是跟我们一起的！这里发生的事不是她的错，也不是萨尔的！”

瓦里安明显仍在怀疑，但暴风城国王同样明白，想要攻击索拉——而她相当乐意应战——就必须先过他的旧友那关。

“我甚至不知道这是真是假，”瓦里安咆哮道，“证明你是真的吧，布罗尔……”

德鲁伊伸出一只手。谨慎地迟疑了片刻后，暴风城国王握住了那只手。他的目光柔和了些许，手上开始用力。

“是你！是真正的你——我想是的！”

“如果你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捏碎的骨头，你就该明白我是真的了！” 两人分别松开了手，目前局势险恶，不是叙述团聚的喜悦的时候。“瓦莉拉！她该不会也在这儿吧？”

“我有几个星期没跟你的血精灵潜行者见过面了。你也知道，她一向喜欢独来独往！”瓦里安皱了皱眉。“相信我，我们现在用得上她的战斗技巧，布罗尔。我只希望她别再因为盗窃被抓了。我可不想再看到她为雷加尔·大地之怒那种人——甚至更恶劣的人——战斗了。”瓦里安总结道。他提到的那位兽人萨满是他们在鲜血之环竞技场作为角斗士和奴隶战斗时的主人，鲜血之环的所有战斗都是至死方休，就连瓦莉拉也在那里夺走过人命。

德鲁伊没有掩饰他的失望。他只能希望那位血精灵平安无事，无论她身在何方。

但话说回来，就目前的情势，究竟还有哪里算得上安全呢？

“我认得你，”瓦里安的目光越过暗夜精灵，看向卢肯，“狐血。我们还以为你迷路了。”

制图师点点头说：“我的确迷过路。”

瓦里安转向泰兰德，短促却非常礼貌地点了点头。“高阶女祭司……”瓦里安以前见过她，就在他取回王位的不久前。他随后将注意力转回索拉身上，再次举起剑，满怀杀意地指向那个兽人。“可布罗尔，你干吗把这种脏东西带进暴风城？你在想什么？她的大酋长从前就曾利用迷雾悄悄爬上我们的城墙，就像个卑鄙的刺客！他不敢直接面对我们，而是用瘟疫削弱我们，使用这种真正的战士不屑一顾的武器——”

“萨尔不是会在迷雾里潜行的刺客，也绝非卑鄙之徒！”她反驳道，“你不能说他是——”

在事态恶化之前，布罗尔打断了他们。“洛戈什！没时间继续这种永恒的争执了！她是我们的同伴！我用性命为她担保！我的性命！”

“那你就太不珍惜自己的存在了，布罗尔——”

“别说了！还有更重要的事！老实告诉我：你觉得这座首都还能撑多久？”

“我只能说我们已经输了，他们的优势无可否认。尽管他们行动的速度非常缓慢，但我们的大部分武器都对他们不起作用，而且少数区域以外的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沉寂。等到明天——假设真的还有明天的话——恐怕只剩暴风要塞还在抵抗了。如果你有什么可能能拯救我们的方法，我会尽可能协助你。你明白的。”

“真令人感激。希望在听完我们的打算以后，你还是这么想。”德鲁伊迅速说明了状况。瓦里安深深地皱起眉头，努力理解整件事。

“我就相信你的说法吧，布罗尔，”那位国王最后说，“但问题还是没变：我们该怎么做？”

“我的导师是关键……虽然我不清楚理由，但我相信他就是关键。”布罗尔指了指卢肯，继续说道，“你这位部下有一项与众不同的天赋……但它有把我们送到错误道路上的趋势。我们需要尽快赶去达纳苏斯……甚至比我独自旅行的速度还要快……”

“城堡里还留着些飞行坐骑，”瓦里安提议道，“也许能用上其中几头。”

泰兰德突然走上前去。“瓦里安国王。我突然想到，如果您能为我解答一个问题，或许能有更快地前往达纳苏斯的方法，比您拥有的最迅捷的坐骑还要快。”

“如果我的回答有助于打破目前的窘境，那就尽管问吧……”

“您知道我们的大使身在何处吗？”

瓦里安眉头微蹙。“她和很多人一样，陷入了沉睡……如果我没记错报告内容的话，她应该在自己的房间。”

“我们需要有人带我们去找她。”高阶女祭司坚持道。

“我得留下来指挥。”国王的目光从泰兰德转向布罗尔。最后，他说：“玛丁雷少校！”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兵跑上前来。他穿着金红相间的铠甲，身披绣有雄狮头像的王家蓝色外袍。多年的战斗生涯在老兵布满皱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他蓄着短须，右手拿着一把长剑。

“德鲁伊！”看到布罗尔的时候，少校粗声粗气地说，“我认得你……”

“我也认识你，”布罗尔答道，“你曾是马库斯·乔纳森将军的部下——”暗夜精灵停了口，想起了带他们来到这里的那位士兵说过的话。英雄谷——将军和玛丁雷原本驻扎的地方——已经陷落了。

少校的眼神印证了布罗尔的担忧。“迷雾刚开始让我们的人倒下时，将军就派人去请求援军了。他派的人是我。在我返回前，雾气就覆盖了山谷……”

“当时这该死的傻瓜差点儿直接骑马冲进山谷，”瓦里安的语气里没有愤怒，“但玛丁雷知道，我们需要所有用得上的人手，于是他带领刚刚召集来的部队回到了这儿……”暴风城国王转向少校，吩咐道：“你知道暗夜精灵大使现在住在哪儿。我需要某个值得信任又足够机警的人带他们去那儿……虽然我并不清楚具体的目的。”

泰兰德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解释：“她有一块炉石。”

不只瓦里安，其他人也瞪大了双眼。布罗尔知道高阶女祭司提到的东西，虽然他自己也只见过两次那种神器。炉石是一块手掌大小的椭圆形水晶，它被奥术雕琢，能让持有者传送到某个特定地点。它们通常会与重要地点绑定，比如——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达纳苏斯。距离并不重要。

“我还以为它们只是传说，”瓦里安警惕地评论道，“只在和法师……或者精灵有关的故事里才会出现。”

“或者精灵。”高阶女祭司露出短促而阴沉的笑容，重复了一遍。

“有趣的是，你的大使居然拥有其中一颗。”

“但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是好事。”泰兰德平静地回答。

国王点点头，不再多说。他看向少校，玛丁雷敬了个礼，示意其他人跟着自己。

瓦里安没有阻止兽人跟随暗夜精灵，布罗尔和泰兰德也不敢把她留在人类当中。索拉似乎也不想留下。

但队伍的某位成员做出了令人意外的举动。卢肯·狐血没有留在他的国王和同胞身边，而是同样跟了过去。

“你到家了，”布罗尔低声道，“留下吧！”

“你们也许用得上我。”卢肯反驳道，他的眼中浮现不容置疑的决心。“我的能力也许难以预测又危险，但也许能派上某种用场……在需要逃跑的时候……”

德鲁伊没有再说下去。他们已经来到了要塞门口。

听到少校的高声命令后，卫兵们打开了大门，又在他们通过后迅速关闭了通道。一离开要塞，众人便察觉到了状况着实不妙，泰兰德替大家说出了口。

“这里的迷雾浓重，但那些可怜人却不见踪影……”

“他们来这儿干吗？”布罗尔冷冷地回答，“梦魇早就占领这里了！”

的确，附近没有任何响动，尽管他们能听到叫喊声、尖叫声和爆炸声从远方传来，暗示着防守的兵力越来越薄弱。这怪异的寂静让人不禁想到，此时此刻，艾泽拉斯的大半部分恐怕也落入了这种境地。

“她必须撑住，”德鲁伊咕哝着为伊瑟拉祈祷，“她必须……”

“我们也必须祈祷玛法里奥平安无事，而且有能力帮助我们。”泰兰德补充道。出于对他的爱，她无比担忧他的安危，但高阶女祭司并未将这显而易见的一点说出口。

“你们的大使住在贸易区，”少校告诉他们，“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更喜欢待在花园，你们的同胞也倾向于聚集在那里。”见高阶女祭司没有解释的意思，玛丁雷拽了拽胡须，换了个话题。“我们最好

绕开教堂广场，那里仍有战斗，我们也许会被法术波及。我们最好也避开运河……那边的雾气尤其浓厚……当初它们拥进城里的时候，河上有很多人无意间着了道。”

卢肯面露苦相道：“这就代表我们只能穿过旧城区了。”

玛丁雷发出了沙哑的笑声。“在这种时候，那儿跟首都的其他地方已经没多少分别了，狐血！”

他们沿着一条石路奔跑，这条路的北端连接着矮人区。绝望而激烈的搏斗声从那里传来，至少矮人们仍在战斗。

更加警惕的少校带领他们穿过通道，进入了旧城区。尽管他们的向导有言在先，其他人却发现卢肯的担忧是正确的。暴风城的旧城区没怎么受到兽人破坏，因此不需要重建。然而，这也意味着从那时起，人们对那里的维修就不怎么上心，所以尽管此处设施完好，整洁程度却远远比不上首都的其余部分。的确，这里可以看到冠军大厅以及军营，但同样也能看到乞丐、窃贼和穷人。这里的街道比一行人先前见到的那些都要肮脏得多，还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气味，它并非来自梦魇，但也因此更加浓郁。

“尸体……”玛丁雷警告道。

三个衣衫褴褛的人类躺在街边。最靠近的那个一手攥拳头，嘴巴大张。另外两个先前像是在搀扶彼此走路，因为他们各有一条胳膊搂住对方。少校走上前去，戳了戳他们。

“头一个死了——在我看来是吓死的——但另两个只是睡着了，跟其他人一样。”他报告说，“我们继续前进吧。”

布罗尔和其他人很快发现，如果没有那位向导，他们很可能已经迷路了。就连制图师卢肯似乎也不太了解暴风城的这个部分。除了迷雾以外，街道也显得蜿蜒曲折，而这让一行人更加焦虑。

他们遇见了更多倒地的身体，但玛丁雷这次没有驻足察看。他们显然都是受害者，而死活就无关紧要了。

布罗尔发现他们正在接近运河通向贸易区的入口，不禁松了口气。这里的雾气和旧城区同样浓重，但要塞和教堂附近都没有遭受攻击的迹象。但他们并不觉得梦魇尚未染指过这里。

“我们离开这条通道以后，就向左转。”那位军官告诉他们。

布罗尔靠近泰兰德，低声问：“为什么大使住在首都的这个区域，而不是花园那儿？”

高阶女祭司用细若蚊呐的声音回答：“因为我需要她私下会见某些人，而在花园里就太明显了。”见布罗尔眯起眼睛，泰兰德补充道：“这不会对瓦里安或者暴风城构成威胁；大使的职责恰恰相反，布罗尔。现在别再问了。”

他照做了，因为他意识到，作为暗夜精灵的领袖，泰兰德必须采取某些恐怕连她最信任的珊蒂斯都不知情的政治手段。其目的应该不只是暗夜精灵种族的福祉——虽然那是最重要的——而是整个联盟的全体利益。

从外表看来，贸易区是个保养良好许多，也更加不拘一格的区域。换作平时，布罗尔会很乐意在这里的卵石街道上漫步。熙攘的人群，不同的种族和繁多的职业……这些都会让他想起艾泽拉斯的丰富多彩、富裕繁荣。

但现在，贸易区就像是旧城区的双生兄弟。迷雾飘浮在店铺、旅店和其他建筑物上方，仿佛这里是一座庞大而结构复杂的大墓地。更糟的是，躺在地上的身躯数量众多，似乎这些居民大都是在迈步的过程中倒下的。

“他们是死了，还是在睡觉？”索拉突然问道。在这一路上，兽人始终保持沉默。她极力掩饰着情绪，但语气中仍然流露出些许不安。作为战士，她并没有受过面对这类威胁时的训练。

“没时间确认或者照顾他们了。”玛丁雷回答。他指了指右方的一座笼罩在阴影里的建筑。“就是那栋屋子。”

他们平安无事地抵达了那栋屋子——那是间旅店。布罗尔和泰兰德担忧地对视了一眼：迄今为止，他们的旅途有点儿太顺利了。

“最好有人来把守这边的路。”少校看着寂静的街道，提议说。抵抗的声音消失了，就好像暴风城最后的防线也已陷落。

“我去找她的房间。”泰兰德做出了决定。

“我会跟你一起去，”布罗尔坚持道，“如果让你独自前去，我的导师不会原谅我的……我也不会原谅自己。”

索拉哼了一声：“我留下，斧子在这儿才有用武之地。”

“我也留下。”卢肯看了看少校和兽人，站到他们之间。玛丁雷递给他一把长匕首。

“我们会尽快。”高阶女祭司保证道。事实上，他们三人基本没法防守周边；他们最多只能充当哨兵。

进入旅店内部后，他们看到了一名多半是顾客的矮胖人类。他坐在椅子上，双臂垂在两侧，恐惧的表情定格在他的脸上，令他面容扭曲。暗夜精灵们不禁停下了脚步。

布罗尔凑近过去。那人类在嘀咕着什么，眉头突然皱起。

“我们该前进了。”泰兰德两步并一步地跨上那段木头楼梯。

布罗尔盯着那人又看了片刻，不知为何，他对这个受害者尤其感兴趣。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德鲁伊悻悻地跟上了泰兰德。

他来到楼上时，发现几个屋子房门大开。泰兰德在稍远处，推开了尽头的房门。

“就是这儿……”高阶女祭司说道。

布罗尔走到她身边，却只看到一个几乎空空荡荡的房间，屋内只有几盆开了花的植物——仍旧生机勃勃，看来受到过精心照料——以及一张覆盖着绿色编织毛毯的床。

“她不在……”德鲁伊低声道，“他们说她睡着了，就像其他人那样。”

泰兰德沉默地踏入房间，朝另一头的木制衣橱走去。她拉开橱门，不祥的嘎吱声在屋内回荡。

高阶女祭司开始祈祷。艾露恩之光倾泻而下，在房间内部蔓延……但随即聚焦于某个空无一物的角落。泰兰德朝那边伸出手。

她握住了某个看不见的东西。高阶女祭司将它举起的同时，月光勾勒出了它的形状。

是那块炉石。

“看起来很旧了。”布罗尔评论道。

“这是辛艾萨莉的幸存者之一从那里带出来的，”泰兰德的语气带着些厌恶，“我本想直接毁了它，因为它原本和那个该死的地方绑定，但比起改变旧炉石的绑定地点，制作新炉石要困难得多。”

淡蓝色的发光符文覆盖着这块细长的椭圆形晶体。那些符文对应着绑定的地点，以及持有炉石的人。凭借它，他们就能在瞬间跨越任何距离，前往炉石的绑定点……而现在，炉石绑定了达纳苏斯。

“大使为什么会带着这东西？”德鲁伊问。

“为了在必要时离开这儿。”

“唔。真是帮上她大忙了，对吧？”高阶女祭司一言不发，只是专心看着那件神器。奥术魔法制造了它，但凭借月亮母亲赐予的力量，她曾对它加以改造。她双手攥住那块石头，开始念诵祷文，希望那位神祇赋予她再次改造的力量。

“这儿有点不对劲儿，”布罗尔一边低声提醒，一边环视周围，“非常不对劲儿——”

泰兰德顾不上布罗尔的话。“这块炉石在抵抗月神的力量。大使还活着，无论她在哪儿……”

衣橱里传来一声可怕的号叫。

泰兰德转过身，但来不及避开那道憔悴的身影抓来的双手——它先前的藏身之处就连艾露恩之光都无法穿透。它将高阶女祭司扑倒在地，炉石从她手中滑落。

那个疯狂的生物冲向布罗尔。她穿着独属于身份高贵的暗夜精灵的长袍，只是已经破破烂烂，但缠在袍子上的那只链坠无疑能够证明，她就是失踪的大使。

“你别想夺走我的孩子，恶魔！”她尖叫道，“你别想夺走他们！”

她的眼部吸引了布罗尔的注意，因为他看不见那双眼睛。大使双眼紧闭。

“她在做梦！”他警告道。

德鲁伊大喊的同时，旅店外传来了少校的高声示警。另一阵尖叫声传来，足以让暗夜精灵联想起袭击者的身份。

泰兰德开始祈祷。银光自上方洒落在她面前那位疯狂的女性身上，大使似乎平静下来——

但紧接着，一道阴影掠过她的面容。她的嘴唇扭曲，再次发出了尖叫。

两道阴影从大使的身体两侧出现，它们与曾在营帐里攻击过高阶女祭司的东西很是相似。暗影造物冲向泰兰德，若非泰兰德仍被月亮笼罩，她恐怕已经被抓住了。月光仿佛拥有自身意志一般移动位置，阻挡在艾露恩的侍从和新的袭击者之间。那两道阴影退缩了。

泰兰德奋力挣脱大使的手，大喊道：“布罗尔！炉石！把它捡起来！”

他照做了，但当他准备把炉石丢过去的时候，她摇了摇头。“你现在就可以使用！它应该能把你送去达纳苏斯！”

“你希望我抛下你？”

“不！我希望你找到玛法里奥，帮助我们所有人！去吧！这是命令！”

她从未命令过布罗尔，他知道她不喜欢用那种专横的方式实行统治。布罗尔明白按照她的命令去做才是正确的，但在这种困境里抛下她和其他人依旧令他痛苦。

“我会找到他的！我们会阻止这一切！”

他举起炉石，集中精神。炉石散发出光芒。

那些暗影生物盯上了他。梦魇和现实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德鲁伊毫不怀疑这些恶魔如今有真正置人于死地的能力。布罗尔知道自己必须专注于炉石和它所绑定的地点。

银光吞没了离他最近的袭击者。阴影发出痛苦的嘶嘶声，扭曲收缩，最后逐渐消散。

第二个转向泰兰德，后者正在和不幸的大使战斗。布罗尔想要出手相助，但泰兰德用愤怒的目光阻止了他。

炉石闪耀强光。

布罗尔从房间里消失——

——随后出现在了达纳苏斯。

出现在了正被另一种恐惧笼罩的达纳苏斯。布罗尔的身躯在剧烈震颤中上下翻腾，炉石脱手飞出，离开了他的视野。

起初德鲁伊以为达纳苏斯发生了地震，但在泰达希尔的顶端，这种可能性很小。然后他敏锐的感官察觉到了可怕的事实：泰达希尔本身正在攻击暗夜精灵。树枝攻击着每一栋房屋。伫立着城市的主枝正在剧烈摇晃，而这就是地震的起因。在城内各处，长着棘刺的黑色树叶袭向市民，刺穿他们的血肉，或是留下又长又深的伤口。好几具尸体躺在这片曾经美丽的土地上。

这座首都并非没有自己的守护者。艾露恩姐妹会站在最前列，竭力保护身边的人。她们的光辉暂缓甚至阻止了那些邪恶生物的推进。

但她们脚边的野草同样变成了敌人，和那些黑色树叶，以及树叶化作的暗影造物同样狡猾。如今，泰达希尔的每个部分都在攻击布罗尔的同胞。

直到此时，布罗尔才感觉到世界之树遭受的腐蚀有多严重。但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一股不仅滋养着泰达希尔，也在为污染提供养分的强大力量。

德鲁伊们在为这恐怖的场景推波助澜。他们的法术以某种怪异的方式在世界之树中延伸，而他不认为他们清楚这点。

布罗尔朝着通往树根的传送门所在的方向飞奔而去，德鲁伊们正在那里施法。他必须警告他们，而且必须尽快。

但奔跑的途中，那些树叶纷纷对他加以阻挠。布罗尔放出淡紫色的火焰在前方开路，烧毁袭来的树叶。暂时清出通路后，他切换到猎豹形态，以便加快速度。

传送门映入眼帘，布罗尔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等他找到其他人以后，他们就能帮忙终结这场可怕的攻击了。

世界在他周围打转，那种感觉和使用炉石时截然不同。德鲁伊觉得自己仿佛被推向了前方。

瞬息间，布罗尔便跳出了位于泰达希尔树根处的传送门。大猫审视周边，毫不意外地没发现任何人。德鲁伊们聚集在更远处。

布罗尔迈动强壮的四肢沿着泰达希尔的边缘飞奔，寻找着集会场地。他们怎么会如此粗心？他思索起来。最起码，范达尔和其他大德鲁伊应该能察觉状况——

范达尔。

不祥的预感充斥了布罗尔的内心。他想起了范达尔和泰达希尔有多么亲近。这棵世界之树就像那位首席大德鲁伊自己的孩子，范达尔应该能察觉正在发生的事。

除非——

棘刺之雨落向大猫。布罗尔发出痛苦的吼叫，他站立不稳，滚向了前方。布罗尔头晕目眩，而那种令人不安的晕眩显然很不正常。

棘刺上抹了药。他经验丰富的头脑迅速推测出了抹在上面的药草种类。其中没有毒药，这让他松了口气。它们的目的是让人失去行动能力。

布罗尔能感觉到肌肉开始松弛。他仍有意识，但无法动弹。布罗尔发现自己逐渐变回了人形，但这并未令他安心。

一只手粗鲁地抓住了他的胳膊。那人无礼地将布罗尔翻过身，让他躺在地上。透过模糊的视野，他看到至少四个德鲁伊正朝他俯下身，但他看不清他们的长相。

“得有人去告诉范达尔，”其中一个说，“得有人告诉他，我们抓到了那个叛徒……”

第二十二章

暴风城的受害者们朝他们涌来。衣衫破烂、仍在沉睡的人们朝卢肯、索拉和少校围拢过去。他们都尖声述说着某些可怕的事件，而且不知为何将之归咎于他们三个。更糟的是，尽管他们双眼紧闭，却精准无误地向三人逼近。

“我们该怎么办？”卢肯问。

“我们战斗！”兽人咆哮着举起了斧子，“如果不战斗，他们就会撕碎我们，蠢货！”

“他们是无辜的人！”玛丁雷少校责备道，“如果他们是你的同胞，你还会这么做吗？”

“会的……因为必须这样。”

听到那句话的时候，少校露出了理解的表情。但他仍旧摇了摇头。

“狐血！带上她，去看看暗夜精灵那边出了什么事！”最后，玛丁雷命令道。

“但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人……”

两个人类对视了片刻。卢肯终于明白了，玛丁雷想避免这些索拉和这些受害者发生冲突，因为即使她最终寡不敌众，也会让对方伤亡惨重。少校明显期冀泰兰德和布罗尔的努力能带来某种奇迹。

“过来！”制图师对兽人说。索拉有些惊讶制图师命令式的语气，但还是不情不愿地跟了上去。而少校挥舞佩剑，努力扩大他和那些梦游者之间逐渐缩小的空隙。

他们刚进入旅店，一个手持伐木斧的矮胖身影便冲向了卢肯。

“这儿是俺的农场！”那人喊道，“俺不会让你烧了它！”

多亏了索拉，那把斧子才没有斩入卢肯的胸膛。她用斧柄挡住了那一击。梦游者转身面向她，他紧闭的双眼令人不安，表情带着惊人的怒意。

梦游者挥斧砍向兽人，索拉灵活地避开斧刃，施以还击。

“不！”但卢肯没能阻止她。

她的魔法战斧在对方的胸口留下了一道血痕。梦游者的武器脱手掉落，而他自己摔倒在了地上。

制图师怒不可遏：“他没法控制自己！”

索拉似乎也对自己的举动不太满意，但她向制图师询问道：“换作你会怎么做？”

卢肯无言以对。楼上传来了扭打声和另一阵尖叫。两人跑上了楼梯。

泰兰德正在楼上和某个疯狂的人物搏斗，后者只可能是那位暗夜精灵大使。卢肯跑上前想帮助高阶女祭司，却被迫与某个暗影生物对峙。

“去她那儿！”索拉吼道。兽人挤过卢肯身边。尽管她的斧子没能砍到阴影，却令它畏缩不前。

道路通畅以后，制图师来到了泰兰德身边。他抓住那名尖叫着的女子的一条手臂，让泰兰德能够集中精神。

高阶女祭司伸手按向梦游者的胸口，微弱的银光覆盖了对方的躯体。

梦游者倒吸一口凉气，瘫倒在他们的臂弯里。卢肯和泰兰德轻轻地将她放到地板上。

与此同时，兽人猛地挥出斧子。斧刃劈开了阴影，后者发出嘶嘶声……渐渐消散。

三人所在之处得到了短暂的平静，但旅店外却并非如此。尖叫声变得更加响亮，更加骇人。其中一道声音突然盖过了其余那些，随后戛然而止。

“那是少校的声音！”卢肯惊呼道。他想要赶去窗边，但泰兰德把他拉了回来。

“我们来不及救他了，”高阶女祭司凝视着卢肯的双眼，“也来不及救很多人。但艾泽拉斯还有希望，我们也还有希望……如果你能带我们离开这儿的话。”

他点点头。“我没法儿保证我们不会再出现在那条绿龙面前……”

“伊兰尼库斯是我们最不需要担心的问题……事实上，伊兰尼库斯是他自己最大的问题。”

卢肯集中精神。泰兰德朝索拉伸出手，后者握住了她的手。

世界染上了翡翠色。

然后变成了更深的同一种色彩。疯狂的尖叫侵袭着他们的耳朵，熟悉而粘腻的迷雾覆盖了周围的景致，若隐若现的怪异形体在雾气中徘徊。晕眩令所有人战栗，让他们愈发焦虑和迷惑，而他们知道，这绝对不正常。

他们回到了梦魇中。

“不……”卢肯喃喃道，“让我——”

一棵高大的枯树的影子笼罩了他们，它的轮廓在黑暗里也清晰可见。

欢迎……一个可怕的声音在他们的脑海中响起，尤其欢迎你，泰兰德·语风……

高阶女祭司的脸上血色尽褪，她语气中的惊恐让兽人也不禁随之颤抖。

“不……”泰兰德摇了摇头，“不……”

没错……噢没错……那个声音回答。

“想想看，范达尔，想想看吧！”玛法里奥喊道，“这真是你想要的吗？你创造泰达希尔就是为了毁灭同胞吗？”

“我不是在毁灭我们；我是在保护他们不受你和背叛世界的其他人伤害！”发话的同时，范达尔朝他认为是自己儿子的那团阴影侧过脑袋。疯狂的大德鲁伊点点头，然后对玛法里奥补充道：“你反对过泰达希尔的诞生！你知道它会恢复我们同胞的荣耀，并让他们取回被剥夺的不朽！”

玛法里奥避开了在他前方绽开的一朵花。那是一朵黑百合，白色的花粉从其中迸射而出。他不知道那种花粉的作用，但任何被梦魇腐蚀的植物都无疑都是威胁。

花粉落在玛法里奥先前所在的地方，地面瞬间烧灼起来，并随之枯萎。

他的左手传来一阵刺痛，一粒花粉落在了他的拇指附近。只是那一粒就足以让玛法里奥紧咬牙关，如果碰触到他的是一千粒……

玛法里奥突然感觉胸口传来一阵压力，不由得跪倒在地。状况恶化了，他开始呼吸困难。

大德鲁伊迅速查看全身，寻找袭击他的东西。答案显而易见。

花粉只是诱饵，虽然它也同样危险。玛法里奥意识到范达尔运用了更加巧妙的攻击方式，但为时已晚。玛法里奥避开了百合，却吸入了那种被改造的植物的细小孢子。它们如今充斥于他的肺中。

但就像他先前对晨光麦的毒素所做的那样，玛法里奥努力将孢子赶向体外。过程不像他在兽穴时那样简单而又漫长；毕竟，时间并不站在他这边。玛法里奥猛地呼出一口气，将孢子送向施法者本人。

这番努力带来了短暂的眩晕，而范达尔本可以趁机发起攻击，但他不得不挡开那些几乎看不见的孢子。范达尔做了个手势，在这次反击触及他之前，一阵风便将它吹散了。

尽管玛法里奥成功自救，但他明白自己被迫和范达尔战斗的每一秒钟都对梦魇有利。范达尔没救了；他已经被疯狂吞噬了。

除非……

玛法里奥掌心朝天，开始集中精神。

寂静降临了塞纳里奥区。树木寂静无声，其他植物也恢复了平静。玛法里奥阴郁地笑了笑。腐蚀或许遍布泰达希尔，但泰达希尔并未彻底被它吞没。他呼唤了仍旧完整，能够倾听他的话语，也还记得自己本质的那部分。

但瞬息间，恐惧卷土重来。范达尔站在那儿，伸出双臂，阴影陪伴在他身旁。

“我不会允许你再次夺走我的儿子！”他喊道。

玛法里奥不再倾听范达尔杂乱无章的话语。他再次集中精神，呼唤着泰达希尔仍旧健康的部分。它的力量比不上被腐化的那部分，但借助他的指引，它会支撑下去，至少能暂时支撑下去。

这就是玛法里奥能问到的全部内容。

但他影响的不再只是塞纳里奥区。玛法里奥奋力将法术延伸开来，让它笼罩了整个达纳苏斯。尖叫、呼喊和搏斗声仍在传来，但数量有所减少，而他发觉自己的计划正在奏效。

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在隐隐作痛。玛法里奥对抗的并非一个敌人，而是两个。世界之树的深处留有梦魇之王的一小部分，实实在在的一部分。他想找出它的下落，以便在战斗时取得优势，但这么做就代表他将无法抵挡范达尔的攻击。

压力增加了。玛法里奥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正在减弱。并非是范达尔变强了，而是因为玛法里奥正在同时设法保护达纳苏斯的市民。

不用等太久的！他们肯定会明白的！他心想。

然后他发觉有另一些人进入了塞纳里奥区，希望和担忧同时浮现。他们的反应将会决定成败。

范达尔减弱了攻势，维持在让玛法里奥无法放松神经的程度。玛法里奥早有所料。他选择放下双手，停止了施法。

玛法里奥瞬间遭受了痛击，但范达尔随即效仿。他们都不想在这种时候显得好斗，很快就会有人来评判他们了。

其余的大德鲁伊和德鲁伊们聚集在周围，脸上大都带着警惕或是迟疑。玛法里奥对上每个人的目光，让他们看透自己的灵魂。他没什么好隐瞒的，但范达尔却不同。

而范达尔隐瞒的事物之一，就是他认定是归来的瓦斯坦恩的那个暗影造物。那位大德鲁伊站在德鲁伊们面前，露出伪善的笑容，仿佛他才是召唤他们来此的那个人。然而，这件事要归功于两位——玛法里奥看到，或许是三位——此时正踏入这片战场中央的人物。

范达尔不由自主地看向身后。哈缪尔・符文图腾和珊蒂斯・羽月不再是他的俘虏了。

玛法里奥的攻击包含了许多难以察觉的方面。除了对抗另一位大德鲁伊的法术以外，玛法里奥还以这场搏斗为掩护，操纵了困住三人的邪恶藤蔓。

玛法里奥试图唤醒纳拉雷克斯，但那位暗夜精灵依旧不省人事。他把纳拉雷克斯交给哈缪尔照顾，随后将他们送去了传送门，并祈祷范达尔的疯狂会让他一时察觉不到这件事。

玛法里奥成功了，但他并不清楚那两人带来的是他的帮手，还是范达尔的支持者。从他们身边的第三人来看，情况应该是后一种，因为他几乎在朝好几名德鲁伊大吼。玛法里奥很想知道布罗尔・熊皮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但他只能回头再问了。

“非常好！”范达尔对众人宣告道，“叛徒们已经落网！干得漂亮！”

“他们宣称您才是叛徒，范达尔大人。”某个德鲁伊小心翼翼地回答。

布罗尔走向发话者。“而他的确就是，虽然就连我也没能立刻发现，他是在强迫你们为腐蚀泰达希尔的存在提供力量，而非治疗这棵世界之树！”他转而向玛法里奥解释道：“我去警告他们的时候，一群人抓住了我！幸好他们还没来得及做别的事，哈缪尔和珊蒂斯就赶了过来，勉强说动了他们……”

“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先前发话的那个德鲁伊驳斥道。一部分德鲁伊似乎做好了和布罗尔战斗的准备。哈缪尔·符文图腾来到布罗尔身边，珊蒂斯朝他们走去，但随即看向玛法里奥。

他对她点点头，开口向聚集起来的众人说道：“你们认识我，你们中的大部分受过我的训练。审视你们的内心，确认你们是否还相信我的话吧。”

“梦魇引诱了他！”范达尔打断了玛法里奥，“你们都知道他失踪了多久！我们的导师曾是个伟大的人，如今却成了黑暗的使者！别听他的话！”

“那他们又凭什么要听你的，范达尔？”布罗尔还击道，“你曾保证说泰达希尔会恢复我们族人的力量，但他们现在只需要睁大眼睛，就能看到它变成了什么模样！”

玛法里奥赞许地看着布罗尔。“你总是低估自己。你知道世界之树里潜伏着什么，对吧，布罗尔？”他转向牛头人。“你也一样，哈缪尔……”

“我感觉到了，只是不敢相信，玛法里奥·怒风。我和有同样感觉的纳拉雷克斯来到这里，发现将军也在探寻真相——”

“纳拉雷克斯呢？”玛法里奥扫视周围，却看不到那位暗夜精灵的身影。

“他仍旧不省人事，”牛头人闷闷不乐地解释道，“他是我们之中受伤最重的。我尽力治疗了他……但光是这样还不够——”

许多德鲁伊骚动起来，这番话显然让他们感到不安。纳拉雷克斯是位力量强大，又广受爱戴的德鲁伊。他们看向范达尔的目光带着明悟……以及惊慌。

范达尔挑衅地看向人群中那些明显反对他的人。“纳拉雷克斯也是个叛徒！他让我别无选择！他们都是叛徒！”

他傲慢的言辞反而进一步激怒了对他不满的听众。剩下德鲁伊里有好几个加入了布罗尔和玛法里奥那一边。玛法里奥分开众人，来到最前方，决定为范达尔的所有行为负起责任。

“你还要让多少人受苦或者死去？”玛法里奥质问道，“整个艾泽拉斯都在分崩离析，范达尔！”他转而向集结的德鲁伊们解释：“他把你们留在这儿，声称要治愈世界之树的时候，世界的其余部分正在遭受攻击。注视你们的内心，感受艾泽拉斯的痛苦吧……”

他们照做了。好几个德鲁伊几乎立刻惊恐地喘息起来。

“月光林地！”其中之一脱口而出，“甚至连月光林地都没能幸免！可守护者雷姆洛斯呢？他肯定不会抛弃那里吧？”

他的问题一针见血，而玛法里奥已经为此烦恼了很久。他知道范达尔只凭自己的力量或者计谋不可能打败那位守护者。然而，那个疯狂暗夜精灵背后的邪恶力量恐怕办得到。“你说呢，范达尔？雷姆洛斯在哪儿？”

“他也是个叛徒！直到看清真相之后，他才能得到自由！”疯狂的大德鲁伊指着面前的每一个人。“你们都会被迫看清真相！”

范达尔抛开了所有伪装，做了个手势。诸多德鲁伊突然捂住了胸口。

其中一名的体内突然伸出一条长长的藤蔓，它前后摇晃，仿佛一条巨蛇。那名德鲁伊不顾可怕的伤口，伸手抓住了它，却发现更多邪恶的藤蔓随即从他的双手、双臂和全身冒出。

“我为你们任何人的背叛都做好了准备。”范达尔解释道，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无论方法如何……你们都会为泰达希尔和它的目的服务！”

受害者接连出现。玛法里奥立刻做出了反应，试图遏制范达尔那些恶毒的种子生长。他猜测他们吸入了那些种子，就像刚才袭击过他

的孢子那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范达尔很乐意杀死其他德鲁伊。但并非所有人都受了影响。事实上，受害者只有选择加入范达尔，成为他的追随者的那些德鲁伊。这份职业受到深重污染的事实令玛法里奥极度悲伤，但他没时间去思考为何有人选择那种道路了。真正重要的是救助这些遭受折磨的人。

然而，范达尔和梦魇之王都不打算给他时间。泰达希尔内部的邪恶再次席卷而来，达纳苏斯也再次遭受围攻——又一群暗影造物从世界之树的黑色叶片中涌出。

玛法里奥需要对付范达尔和他的主人，但这么做也就意味着牺牲他的德鲁伊兄弟。头一个德鲁伊已经逝去，他的遗体被爆炸式生长的寄生藤蔓吞噬殆尽。

还有一线希望，还有一个拥有那种力量的人……如果他相信自己的话。“布罗尔！注视我的内心！看清你该做的事！”

“这毫无意义！”布罗尔指了指他硕大的鹿角，苦涩地回答道，“我没有你那种力量，导师！”

“你有的！”玛法里奥顽固地说着，他的语气愈发坚定。“感受你和艾泽拉斯的联系吧！你可以阻止这一切！还是说你想让他们如此凄惨地死去？”

这个问题太过冷酷，令玛法里奥有些鄙视自己，但他不能再拖延时间了。其余的暗夜精灵——其余的艾泽拉斯——拥有的时间并不比这些德鲁伊多太多。

玛法里奥专注于范达尔。他注视着对手的同时，发现那个暗影造物几乎成了疯狂的大德鲁伊的一部分。它在替它真正的主人操纵范达尔的思绪。

玛法里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虽然这样相当冒险。

他扑向范达尔，同时化作猎豹。范达尔的反应正如预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细小的棘刺，丢向魁梧的猫科动物。

玛法里奥变回人形，同时施展了另一个法术。对大多数德鲁伊——即使是和玛法里奥技艺相当的那些——来说，成功的概率都非常低。然而，玛法里奥是第一个接受半神塞纳留斯训练的人。他在燃烧军团的第一次入侵中学会了各种技巧，并在过去的一万年里用心磨炼。

飓风卷起了棘刺，将它们甩回范达尔那边，后者随即施展了一个法术。曾经捆住哈缪尔和珊蒂斯的藤蔓朝棘刺喷出数百滴带有黏性的树液，将那些致命的投射物封在其中，随后落在玛法里奥的敌人前方的地面上。

“不值一——”范达尔开了口。

像群星那样炽热的火焰——玛法里奥真正的攻击——命中了范达尔身后的阴影。

火焰吞没了那道阴暗的身影，它嘶鸣哀号着扭曲变形。燃烧着的阴影碎片随风飘远。

“瓦斯坦恩！”范达尔不顾一切地转向阴影。他徒劳地想要熄灭火焰，却成功地引火烧身。即便如此，那位大德鲁伊全然不顾烧灼的剧痛，执着地抓向那个化作他死去的儿子的恶魔。

一只手转过范达尔的身体。没等他做出反应，玛法里奥就打中了他的下巴。这是对那位大德鲁伊伤害最小的攻击方式，而玛法里奥选择这么做有诸多原因。

范达尔蹒跚后退。

暗影造物已经所剩无几。就像刚才的范达尔那样，玛法里奥朝残留的部分伸出了手。火焰也烧伤了他，但他知道如何减轻那种痛楚。他主动与阴影相触，这是计划的关键。

剩下的只有碎片。玛法里奥已经压抑了威力来争取必要的时间，但他还是几乎没能赶上。

他一只手伸入暗影中。瞬间，可怕的寒意裹住了他的灵魂。玛法里奥下定决心，将意志探入暗影。

而他的感觉证实了在被梦魇之王俘虏以后，就在他心中不断累积的那份担忧。

最后一片阴影燃烧殆尽，火焰也随之熄灭。玛法里奥深吸一口气，努力恢复平静。他转向范达尔，但那位暗夜精灵只是无力地躺在地上，睁着眼睛，看向虚无。第二次失去“儿子”的痛苦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

玛法里奥转向布罗尔——然后瞪大了眼睛。

布罗尔・熊皮站在受苦的德鲁伊们之间，双手高举过头，艾泽拉斯的能量环绕着他。他从前的银色双眸如今闪耀着几乎和玛法里奥相同的金色。能量的卷须从他的双手伸向每一位德鲁伊。

两具千疮百孔的尸体躺在地上——那是范达尔最先加害的对象——但其余德鲁伊似乎还有希望。哈缪尔・符文图腾站在布罗尔身边，尽力予以帮助，但真正起效的法术无疑属于那位暗夜精灵。

你就像命中注定的那样出色。玛法里奥释然而又骄傲地想。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珊蒂斯不在附近。以玛法里奥对她的了解，他可以肯定她去指挥达纳苏斯的守军了。

玛法里奥变幻身形，再次化为大猫，飞奔着离开塞纳里奥区，进入了达纳苏斯的中心。在他周围，他感觉到梦魇并未散去，争斗仍在继续。即便没有范达尔，达纳苏斯依旧深陷危机，但想要帮助他们，玛法里奥只能继续前进。

他跑进了首都外的森林。附近的树木立即伸展枝叶试图拦住他的去路，玛法里奥尽量扭身避开，无处可避时便用爪子和牙齿将它们撕裂。他厚实的毛皮让他不至于受到重伤，但他抵达泰达希尔的树冠深处时，身上还是多出了数十道鲜血淋漓的伤口。

一道高大野蛮的身影从林间钻了出来，它看上去和树木没什么两样，因此大德鲁伊几乎没能及时察觉它。那棵古树大步跨来，准备拦住绕向旁边的玛法里奥，而后者反而径直朝它冲去。

腐化的森林守护者试图做出反应，但敏捷的大猫灵活地从对方双腿之间钻了过去，避开了身躯庞大的古树。

世界之树的树冠变得更加茂密，也更加黑暗。棘刺无处不在。与玛法里奥同样大小的真正的猎豹一定不可能像他这样平安前行，但暗夜精灵在数个世纪中已将反应能力磨炼到了极致。

快要接近目的地时，一个皮毛柔软的小巧身影跳上了大德鲁伊的鼻子，抓向他的眼睛。那只是一只松鼠，是这棵树上的众多居民之一，但就连它也受到了梦魇的腐化。

作为敌人来说，那只松鼠并不强大，只要晃晃脑袋就能甩开它，但它并非真正的危险。玛法里奥努力恢复平衡，准备迎接随后的攻击。一根纤细的枝条勾住了他的一只爪子，让他差点儿跌倒。大德鲁伊立刻恢复人形，及时止住前冲的势头，避免了落入其他树木用枝叶编织的陷阱的命运。

熟悉的暗影生物从高处的枝头落下。那些恶魔挤在玛法里奥身边，同时撕扯着玛法里奥的身体和灵魂——

一声狂野的咆哮令阴影纷纷后退。发光的巨大爪子猛击那些生物，将其中几只撕成碎片。玛法里奥再次化为猎豹，用强大的野性力量屠杀着那些阴暗的袭击者。

它们如镰刀下的野草般倒在他的爪下。几秒钟之内，周围只剩下了化作大猫的玛法里奥，那位胜利者发出一声嘹亮的吼叫，跃向近在咫尺的目的地。

玛法里奥观察着那根从世界之树上探出的树干，它的形状和遍布泰达希尔的粗大树枝颇为相似，却有着相当醒目的色彩。玛法里奥很难把那种颜色和树木联系在一起，无论它们是否受过腐蚀。他恢复人形，注视自己的双手，发现那根树枝的颜色和他的皮肤极其相近。

即使没去碰触它，大德鲁伊也明白将它与当时尚未成年的泰达希尔嫁接需要多么巧妙的手法。玛法里奥能确定这是范达尔的杰作，也知道那位大德鲁伊肯定曾数次返回这里，为这段邪恶的树干成长提供助力。它如今长了两米多高，分枝也有一米多长，上面长满带有棘刺的黑色树叶，和诸多形状与头骨有几分相似的苍白果实。

玛法里奥靠近了那根嫁接的枝条。果实闪闪发光，其中一颗落在暗夜精灵旁边。它撞上大德鲁伊脚下那根泰达希尔的树枝，然后炸裂开来。浓稠的乳白色物质从中涌出，伴着一股腐烂的尸体般的恶臭。

玛法里奥缓缓退后，拉开与那条枝干的距离。他知道这正是梦魇之王所希望的，但他别无选择。

另一颗果实掉落下来。它裂开的同时，那种乳白色物质变成了数百条骨白色的千足虫，其头部就像全无血肉的暗夜精灵颅骨。

玛法里奥·怒风……它们朝他围拢过来，同时呼喊道。玛法里奥·怒风……是时候来加入我们了……

他认得那些声音。它们各不相同，但每一个声音玛法里奥都认得。其中有拉文凯斯领主，在被艾萨拉女王手下的密探暗杀前，他一直是暗夜精灵部队的指挥官；高阶女祭司德雅娜——泰兰德是她的继任者；艾萨拉的忠仆邪恶的瓦罗森队长……以及许多在过去的数千年中萦绕于大德鲁伊和泰兰德脑海里的人物。

玛法里奥……我们等了你那么久……来加入我们漫长的沉眠吧……

玛法里奥有片刻的失神，因此在那些可怕的千足虫爬到脚边之前，他什么都没做。第一条爬上了他的脚背，张大骸骨般的嘴巴——

大德鲁伊弯腰抓住了它。他用力攥紧。

那条千足虫发出暗夜精灵垂死时的哀号。它惨白色的外壳剥落，露出一株含苞待放的美丽玫瑰。

其余虫子同样哀号起来，它们全都承受着和玛法里奥手里那条相同的痛楚。

“就让这些成为他们的遗赠吧。”当周围的毒虫纷纷化作美丽的玫瑰时，他对着嫁接的枝条吟诵道：“就让这些来纪念那些选择了守护艾泽拉斯，而非为了终极的力量出卖世界的人……”

泰达希尔的树冠摇晃起来，仿佛有一股狂风吹过一般。上千根枝条上的树叶摇曳不止，那飒飒声仿佛一声声愤怒而痛苦的咆哮。

趁着梦魇之王发怒的那个瞬间，大德鲁伊再次切换形态，变成了一头魁梧的巨熊。玛法里奥依靠蛮力抓住那根嫁接的枝条，将它从泰达希尔的树干上扯下，甚至将嵌入树干“根须”也扯了出来。

世界之树颤抖起来，仿佛重获自由。在逐渐加剧的震动中，化身为熊的玛法里奥贴紧树干避免受伤。他只希望达纳苏斯的那些人也能保护好自己。

震动减轻了。德鲁伊立刻将意志探向四周，以确认损伤的幅度，结果令他大为震惊。尽管这场“地震”为时很短，其强度却令泰达希尔的森林化作了废墟。许多高大的橡树从中折断，大部分树冠都成了混乱而危险的废物堆。

只能放弃达纳苏斯了，大德鲁伊下了结论。在弄清世界之树的受损程度以前，所有人都有危险。

就在玛法里奥思考的时候，大片损毁的树木再也无法支撑自己的重量。在惊雷般的巨响中，树干纷纷断裂，成吨的木头和泥土掉落下来，发出巨大的碰撞声。那股冲力对其他大树也造成了损伤，而这令人震惊的一幕不断重复。

尽管世界之树也痛苦不堪，大德鲁伊却看向了他扯脱的那根树枝。它苍白了许多，此时正有某种东西不断滴落。那种物质很浓，拥有树液那样的稠度，但色彩相去甚远。事实上，玛法里奥已经分辨出了某种气味，心中涌起了了难以置信的狂怒。

它就是泰达希尔腐化的源头。玛法里奥发出了野蛮的咆哮。他知道那是什么……也因此明白了它出现在此的理由。

那是血。尽管浓稠，却很新鲜，看起来与他或是其他暗夜精灵体内流淌的血液一般无二。

血……从树里流出的血。

在恍然大悟的那一刻，玛法里奥恢复了人形。这样的树只有一棵。数千年前，玛法里奥一手促成了它的诞生。他这么做是为了终结某个邪恶，并在某种程度上造福于世界……但显然，他的举动反而引发了更加可怕的黑暗。

这根树枝来自于投下梦魇之王的阴影的那棵树。

它化为那棵树之前，曾是邪恶的艾萨拉女王的可怕顾问。

那个从玛法里奥口中吐出的名字仿佛含着剧毒。“萨维斯……”

第二十三章

萨维斯。玛法里奥对女王那位恶毒的心腹记忆犹新。正是萨维斯领主为艾萨拉麾下那些上层精灵术士的法术提供了能量，而那个法术为燃烧军团开辟了进入这个世界的道路。发现那个事实以后，萨维斯没有丝毫反感，反而坚定地支持他阴险的女王，协助她迎接那些侵入的恶魔。

玛法里奥曾以为自己已经消灭了他——而且不止一次。第一次是在恶魔传送门所在的高塔顶端，玛法里奥在绝境中背水一战，凭借强大的德鲁伊之力引发了一场风暴，先是用闪电点燃了萨维斯，随后用雨水融化了他，最后以震耳欲聋的响雷将那个恶棍震得粉碎。玛法里奥还记得萨维斯扭曲的脸——尤其是那双以魔法打造的黑色眼睛，以及眼球上的那道深红色条纹。对于那位顾问令人胆寒的临终惨叫，大德鲁伊的记忆尤其深刻。

随后，萨维斯便不复存在。

但他和全体守军都低估了黑暗泰坦萨格拉斯的力量。萨格拉斯捕获了萨维斯失去躯壳的灵魂，并折磨了他许久作为失败的惩罚，随后将他重新塑造成了某种更加骇人的存在。萨维斯作为第一个萨特——随后成为暗夜精灵宿敌的那种山羊似的怪物——重生，而获得这副全新而丑恶的面貌后，他的恶毒有增无减。

因为萨维斯和他腐化的上层精灵同党，玛法里奥险些失去了泰兰德。最后，为了避免萨维斯再次死里逃生，玛法里奥呼唤艾泽拉斯的力量，改变了那个萨特的形体。尽管萨维斯奋力挣扎，年轻的德鲁伊还是把萨特之王变成了一棵无害的树。

或者说，他在过去的一万年里都是这么以为的。但那个恶棍从始至终都在荼毒艾泽拉斯，玛法里奥却浑然不觉。

玛法里奥在对自己的愤怒中反省着这一切，随后再次化为猎豹，将那根枝条衔在口中，朝达纳苏斯飞奔而去。他为正在发生的事自责不已，但也不禁思索：为何萨维斯能存活至今，又成了梦魇之主。

但在他进入首都，变回人形的同时，便将那个念头抛到脑后。达纳苏斯已经化为废墟，大多要归咎于巨树那些损毁掉落的分枝。到处都躺着梦魇仆从的受害者，艾露恩姐妹会和哨兵部队正在竭力救助他们。

他看到珊蒂斯·羽月正在指挥众人。将军神情疲惫，但看起来游刃有余。不幸的是，她并未意识到危险仍在周遭窥伺。

“珊蒂斯！”听到他的声音，她转过身来。

“玛法里奥……”将军满怀敬意地行礼，显得如释重负，“谢天谢地，你没事。”她看到了被他紧抓在双手间的那条令人不安的树枝，皱眉道：“月亮母亲在上！那究竟是怎样的邪恶造成的？”

“这就是在泰达希尔蔓延的腐蚀的源头，”大德鲁伊匆忙回答，“但我们现在该担心的不是这个！必须撤离达纳苏斯！世界之树受到了重创；你们周围那些被破坏的树木只是一小部分！为了所有人的安全着想，他们必须离开！”

仿佛要印证这点似的，另一阵雷鸣般的噼啪声在达纳苏斯回荡。城市摇晃起来。泰达希尔不会倒下，但没人敢保证这座首都仍能屹立。

“我会确保他们撤离的！”珊蒂斯保证道。

“我会负责德鲁伊那边，”他们分头行动的同时，玛法里奥告诉她，“我们应该能设法争取时间……但我不能保证……”

“明白！”

痛苦的呼喊声从别处传来，声音中充满了失落与迷茫。它并非源自玛法里奥看到的那些受害者，而是来自某个令人意外的方向。

他转向塞纳里奥区，发现其他德鲁伊正从那边走出来。领头的是布罗尔，哈缪尔紧随在后。

无休无止的呼喊声来自范达尔。那位大德鲁伊双目没有焦距，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儿子的名字，恳求瓦斯坦恩回到他身边。

另外两个德鲁伊握着他的手，引导着他，而他蹒跚向前，嘴里依旧念叨着自己的儿子。在他们身后，其他德鲁伊看守着一小群人，那些疯狂的人之前选择支持范达尔。玛法里奥很清楚该如何处置他们，月光林地有地方可以关押心智失常或是心灵被腐化的人，那些追随范达尔的人仍有复原的希望。

但当玛法里奥审视瓦斯坦恩的父亲时，不禁怀疑范达尔已经无法痊愈了。在梦魇和丧子之痛的影响下，那位疯狂的大德鲁伊看起来已经彻底迷失了自我。

玛法里奥走向布罗尔，给了他和珊蒂斯相同的警告。布罗尔点头表示明白，视线却一再被那根可怕的枝条吸引过去。最后，玛法里奥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

“萨维斯……”布罗尔没听过那个名字，但他感觉到了玛法里奥语气中强烈的愤怒与恐惧。

“让德鲁伊协助人民撤离，然后准备好听我指挥。时间不多了，他们必须赶紧！”

“您打算做什么？”

玛法里奥攥住从那根树枝尖端附近伸出的一根较细的枝条，折断了它。黏稠而污秽的液体缓缓滴落。

“做我该做的事。做我们该做的事。”

说完，玛法里奥迅速叫人拿来了火把。他把较细的枝条藏在身上，然后点燃了树枝。仅仅一眨眼的工夫，它就化为灰烬，被风吹散了。

“做好准备。”他对布罗尔说。

“当然，导师！我——”

但玛法里奥已经变化形体，飞上了天空。

泰兰德知道发话者的身份，虽然他们上次见面的时候，她失去了意识。她知道这点，是因为玛法里奥后来告诉了她那个可怕的事

实……以及他对俘虏她的人所做的事。

“你不可能是……”她反驳道。

那棵枯树高大的阴影笼罩着三人。高阶女祭司觉得胸口发紧，但她伸出手时，并未在胸口发现什么东西。泰兰德注意到，卢肯和索拉也有同样的反应。

我是，而且将来也会是……泰兰德·语风……我是梦魇，梦魇就是我……我们是永恒的……很快，艾泽拉斯也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想都别想！”她向艾露恩祈祷，月神的光辉笼罩了她。

在光芒中，那棵树几乎消失不见。泰兰德发现胸口的压力减轻了。

随后，影子再次转为黑色，比先前更加清晰。高阶女祭司一时间难以呼吸，要非常努力才能保持站立。其他人也同样忍受着痛楚。

月光退去，只留下梦魇邪恶的暗绿色光芒……以及萨维斯化作的那棵树的阴影。

你弱小的神祇已经伤不了我了……梦境的女主人属于我了……就像她的姐妹生命缚誓者那样……看看她们两个，为你们不复存在的希望颤抖吧……

迷雾分开……翡翠梦境的女主人出现在阴影后。她被阴影触须牢牢捆住，那些触须似乎是从梦魇之王的身上伸展而出。伊瑟拉面朝天空，仿佛在寻找什么，但她的双眼是闭着的。她的翅膀和四肢被强行拉开，显然承受了相当的痛苦。

翡翠色的光芒从伊瑟拉的身上散发出来，但离开她几厘米后，就变成了梦魇那种污秽而腐朽的绿色。很明显，那位守护巨龙的力量已经因萨维斯的意愿而扭曲了。

在她身后不远处，是身体弯曲到几乎对折的阿莱克丝塔萨。她凝视着虚空，下巴张开，憔悴不堪，奄奄一息。她周身原本鲜明的红色如今黯淡无光，她看起来几乎没在呼吸。

迷雾再次掩住了两位守护巨龙。这一幕击垮了泰兰德。她还记得他们上次见到阿莱克丝塔萨的时候，对方正在面对某种可怕的危险，但她坚信那位守护巨龙能设法避免被俘。

翅膀的拍打声传来，一副巨大的绿色身躯从迷雾中现身。泰兰德起先以为伊兰尼库斯飞来解救他们了，但那条落在梦魇之王和三人之间的龙随即显露出了可怕的面貌：光是他的表情就足以证明腐化的严重程度。

莱索恩朝那棵树低下头去。“我应您的召唤而来……”

让他们做好准备……那一刻很快就会到来……等它到来之时……梦魇就将彻底掌控一切……

绿龙对三人露出邪恶的笑容：“来吧，我的小宠物们，艾莫莉丝在等我们呢……”

腐化绿龙的魔法席卷了他们。

玛法里奥飞上天空，发现岛屿周边如今和其他地方一样被迷雾笼罩着。范达尔暴露后，梦魇之王已经没有避免让达纳苏斯察觉危险的理由了。

大德鲁伊调整角度，转了个弯。泰达希尔横亘于他的前方。他看不见巨大树冠的全貌，但他能看到中央部分，那里就是他的目标。

到了现在，其他德鲁伊应该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肯定准备好了……

哈缪尔……布罗尔……玛法里奥只呼唤了那两个人，但他随即碰触了世界之树周围每一个德鲁伊的心灵。他们迅速回应。

我们要治愈泰达希尔，他告诉他们。

很多德鲁伊正不知所措，尤其在发现范达尔的背叛后，但因为发话的人是玛法里奥，他们毫不犹豫地遵从了他的指示。

玛法里奥俯冲而下，降落在树冠的中心，随后变化了形体。那里的空气冰凉，他所处的位置甚至比生长在树顶的森林更高。但他并不

在意，因为此时此刻，他的计划才是最重要的。

大德鲁伊伸出双手，仿佛要环抱庞大的树冠，同时加强了与其他人的联系。

让我们将艾泽拉斯的生命力导入其中，帮它根除腐蚀……

玛法里奥能感知到，其他德鲁伊正在模仿他的举动。他将意念探向泰达希尔。世界之树已被腐化，但还没到无药可救的地步。他探寻着它残存的健康部分的核心，那个地方不在它巨大的树干里，而是在它的根部深处。

玛法里奥鼓励那些根须生长，让它们钻向更深处。它们越钻越深，直到触及艾泽拉斯最原始……也最纯净的部分。

汲取养分，治愈创伤……他告诉世界之树。汲取养分，治愈创伤……

它的反应很迟钝，这在他的预料之中。玛法里奥继续与巨树沟通。在患病许久以后，泰达希尔需要外界的刺激。

终于，他感觉到泰达希尔有了动作。在德鲁伊们的协助下，这棵世界之树开始吸取需要的养分。艾泽拉斯提供了那些养分，正如它对这颗星球上的一切生命所做的那样。泰达希尔逐渐强壮起来。

但这个过程也让德鲁伊们疲惫不堪。尽管这里的空气冰冷，玛法里奥却已经大汗淋漓。他知道他的追随者们也同样辛苦，但没有人放弃，他们让他感到骄傲。

本该耗费多年才能办到——他们曾认定就算最初的世界之树诺达希尔也无法办到——的事，如今在整个泰达希尔发生了。它突然间变得充满生机……

树冠处传来一阵嘈杂而又震耳欲聋的噼啪声。玛法里奥起先有些担心这棵饱受压力的巨树无法承受德鲁伊们的力量，而且那些已经受损的枝条即将断裂。但树枝并未落下。事实上，在他的视野内，就连受损最严重的那些枝条都开始痊愈。破裂处毫无瑕疵地合拢。玛法里奥听到的其实是树枝移回原位的声响。

更奇妙的是，新芽在每一条树枝的愈合之处萌生，迅速长成茂密的树叶。

治愈并不仅限于表面。大德鲁伊感觉到，一股汹涌的能量正在泰达希尔内部流淌，它发源于根部，一路上升到树冠，又传入每一根树枝。世界之树接着为生长于其上的众多较小的树木和其他植物提供养分……直到一切痊愈为止。

看起来一切都已结束，但德鲁伊们并未松懈下来，因为玛法里奥并未下达命令。尽管玛法里奥和其他人早已精疲力竭，但他依旧以敏锐的知觉在世界之树上不断搜寻。

他没有发现任何腐蚀残留的迹象。大德鲁伊松了口气，下令让德鲁伊们结束施法。

在嘱咐其他人稍作休养后，玛法里奥切断了联系。尽管仍有诸多麻烦尚未解决，但德鲁伊们必须休养生息才能再次投身战斗。玛法里奥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化为风暴乌鸦，再次飞上天空。

这次迅速而精彩的胜利令他涌出了新的力量。为了更好地欣赏焕然一新的树冠，大德鲁伊飞向高空。一道从浓厚的雾气中钻出的爬行类生物的巨大身影让他迟疑起来。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或许是伊瑟拉成功逃脱，然后过来找他了。

那头龙体形巨大，他很快便发现它的身体并非绿色……而是深红。

如此庞大的红龙只有一头……

“大德鲁伊！”那头巨兽以女性的声音咆哮道，“尽管你用了那副形态，我也认得出你！你是玛法里奥·怒风！”那头龙歪了歪头。“我还以为你已经落入敌手！”

大德鲁伊降落在世界之树的树冠上，随后恢复人形，高呼道：“阿莱克丝塔萨！伟大的生命缚誓者！伊瑟拉的姐妹！你带来了伊瑟拉逃脱的消息吗？”

她姣美的面容满是悲伤。“不，凡人，并非如此！我只知道她尽管被俘，却仍在反抗！我来到这里，是因为在这种危机的时刻，我却感觉到了旺盛的生命！它如此生机勃勃，让我忍不住前来察看……看起来，你就是带来这种生机的人！”阿莱克丝塔萨凝视着泰达希尔，“真是一件壮举，玛法里奥・怒风！”

“泰达希尔必须得到治愈，生命缚誓者！尽管它的诞生与成长有违我们的意愿，但它如今却是艾泽拉斯剩余的力量中最强大的之一！”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巨龙谨慎地应和道。诸多想法在她的脑海中掠过，最后，她说道：“尽管没有得到任何守护巨龙的祝福，但它仍旧是一幅美丽而令人骄傲的风景。我会承认——”

一阵眩晕突然袭击了大德鲁伊。他光是阻止自己坠落就用尽了全力。

巨龙凑近去打量那具渺小的身躯。“玛法里奥・怒风，你在设法帮助所有人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一刻停顿？”

“没——没有那种时间——”

红龙的目光在玛法里奥与世界之树的树冠间游移。片刻过后，红龙说道：“那种时间肯定是有的。”

阿莱克丝塔萨伸出一只手，捧起大德鲁伊。随后她飞向高空，直到整个树冠都消失无踪。玛法里奥仍旧攥着那根细枝条，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他自己是不可能飞到这种高度的。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守护巨龙以洪钟般的嗓音宣布，“虽然起初我和其他巨龙并未祝福这棵树，但现在它应该得到祝福！”

她奋力伸展双翼，壮丽而温暖的光辉从她的身躯放射而出。生命缚誓者对着下方的泰达希尔露出微笑，就像面对她的儿女时那样。

“让祝福触及泰达希尔和那棵树上的一切吧！”红龙命令道，“让它为我们创造新的希望，以及新的开始！”

金红相间的光芒从阿莱克丝塔萨身遭传向树冠。它以惊人的速度沿着树干一路向下，消失在玛法里奥视野之外的更下方。

随后……世界之树获得了新生。泰达希尔不仅得到了治愈，还受到了守护巨龙的祝福。虽然只是生命缚誓者的祝福，但那份祝福意义重大。

阿莱克丝塔萨在世界之树上空盘旋。祝福告一段落。壮丽的光芒有所减弱，但并未从泰达希尔消失。

“完成了……”她宣布说，“虽然只是勉强赶上！”

“为什么？又发生了什么？”

“你没感觉到吗？梦魇封锁了所有与它连接的通道！现在它拥有了影响艾泽拉斯的力量，所以要阻止任何人以物理手段接近它！作为德鲁伊，你应该能感觉到才对！传送门正在接二连三地关闭！”

“传送门——”玛法里奥暂时闭上眼睛，然后发觉那是事实。这让他想到了另一件事。“那绿龙们呢？伊瑟拉的军团难道不会阻止这种事吗？”

“他们仍在梦魇中奋战，但获胜的希望越来越小，他们屈指可数的战友也一样！他们的时间和人手都不足以阻止……”

暗夜精灵倒吸一口凉气：“达纳苏斯！”

守护巨龙看着他，疑惑地反问道：“达纳苏斯？”

“那边的传送门！我离开的时候，它还是打开的！也许——”

生命缚誓者一言不发地朝那座都城飞去。她的速度极快，片刻过后，城市就映入了眼帘。阿莱克丝塔萨的身体左倾，飞向神殿花园。

她降落在地上，放开了大德鲁伊。玛法里奥迅速环视周围，发现布罗尔、哈缪尔以及另一些德鲁伊正朝他跑来，珊蒂斯和一些哨兵部队的成员也在其中。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条巨龙。

“导师！”布罗尔在飞奔的同时喊道，“泰达希尔又——又完整了！”

“要是达纳苏斯也能恢复完整该多好，”珊蒂斯加入了围在玛法里奥身边的人群，咕哝道，“艾泽拉斯的其他地方也一样。”

大德鲁伊摆摆手，示意他们停止发言。“传送门呢？所有人都通过了吗？它还能正常运作——”

就在这时，眩晕感再次涌来——肾上腺素正在消退。布罗尔和哈缪尔连忙上前扶住了他。

但就在玛法里奥努力站稳的时候，某种令人安心的存在出现在他身边。他先前毫无察觉，但它与大德鲁伊本以为早已彻底失去的那样东西有几分相似……这让他认出了它。

泰达希尔正在抚慰他。痊愈的它试图治疗玛法里奥。消失的不仅是腐蚀，还有范达尔留下的痕迹。从世界之树的反应来看，仿佛玛法里奥才是一手促成它的诞生的人。

“这么说你知道了？”他听到珊蒂斯怒气冲冲地说，“我们起初还以为是你做的，但——”

“梦魇封闭了所有前往梦境的通道，”红龙告诉他们，“所以这儿也太迟了。”

玛法里奥的头脑稍微清晰了些，但仍旧一言不发。在抚慰大德鲁伊的同时，泰达希尔也告诉了他一些有趣的东西。

玛法里奥站直身子。“塞纳里奥区……我们必须到那儿去。”

守护巨龙毫不犹豫地抓起了他，以及站在旁边的布罗尔和哈缪尔，带他们飞过前往塞纳里奥区的这一小段路，然后再次降落。这对她来说根本毫不费力。

范达尔的居所化为废墟，守护那栋屋子的藤蔓也已经枯萎。没什么办法能挽救它们，那是大德鲁伊的疯狂与梦魇的邪恶结合的产物。

“范达尔一直都住在这儿吗？”

“不，”布罗尔答道，“他原本挑选了最大的那棵树上最高的屋子。就是那边那棵。”布罗尔指了指右方不远处的一片区域。“但不久以前，他突然找人建造了这栋住宅。”

玛法里奥点点头。“这印证了我的想法。我需要一点时间。”他把那根细枝条递给布罗尔，叮嘱道：“替我看着它，但要当心。”

“我明白，导师。”布罗尔喃喃道。玛法里奥站在塞纳里奥区的中央，双臂高举。时间宝贵，他祈祷自己的尝试不会耗时太久，也祈祷自己的设想是正确的。

暗夜精灵保持站姿，却已经进入了冥想中。多年的经验让他迅速达到了希望的状态，来到了介于现实与梦境世界之间的那个地方。他在这儿很可能受到梦魇和萨维斯的攻击，但他在这儿才能接受泰达希尔给予的力量。

他将意志与灵魂探向世界之树……那棵树欢迎了他。它温柔的碰触令大德鲁伊既兴奋又悲伤。他为泰达希尔的痊愈，为整个艾泽拉斯的痊愈而祈祷——如果这世界能撑过这场攻击的话。

泰达希尔与他一同祈祷。

暗夜精灵对巨树卸下了防备。如果萨维斯的邪恶力量仍有难以察觉的残留，玛法里奥几乎在向敌人门户大开。

但他能感受到的只有泰达希尔奇妙的温暖。所有痛苦，所有饥饿与疲惫都开始消退。玛法里奥露出了笑容。

玛法里奥的心中野性的一面很想就这么融入泰达希尔，抛却自己的肉体，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是德鲁伊们都会面临的风险：过度沉湎于自然界的壮丽，就会觉得自己的存在苍白无趣。

但始终牵动着玛法里奥的心与灵，甚至比他的愿望更重要的那张脸将他带回了严酷的现实中。

“泰兰德……”他低声自语。

泰达希尔似乎回应了他的情绪，因为它的树叶无风自动。玛法里奥敢发誓，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是高阶女祭司的名字。

玛法里奥不清楚自己该怎么才能拯救泰兰德。他能想到的只有一种可能的手段。

此时只有生命缚誓者站在他身旁，玛法里奥没胆子要求守护巨龙离开。但阿莱克丝塔萨耐心地保持沉默，显然认定暗夜精灵在此时的行动最具意义。

他蹲了下来，一手按在居所前方的地面上。与此同时，玛法里奥开始和泰达希尔沟通，请求它帮助他揭示真相。

庞大的能量泉涌而出。损坏的建筑颤抖起来。曾经枯死的藤蔓化作灰烬，范达尔设下的陷阱也不复存在。居所改变了形状，变成了某种熟悉却令人吃惊的东西。

“不可能！”布罗尔咕哝道。

玛法里奥站起身来，走向他发现的东西。他先前就察觉了它的存在。他知道它会在这儿，尽管它本不该存在。

范达尔私下打造了他自己的翡翠梦境传送门。

它式样简单，圆形的外观以弯曲的枝条和石材塑造而成。强大的法术掩饰着它，让其他人无法察觉。

“它仍然畅通……”阿莱克丝塔萨确认道。

玛法里奥点点头，随即将意志探向其他德鲁伊。我的朋友们……到塞纳里奥区来……

没过多久，德鲁伊们就赶了过来。范达尔的杰作让他们目瞪口呆，但玛法里奥没给他们消化这个事实的时间。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玛法里奥对其他人说，“我们必须与梦魇展开决战。这是天职赋予我们的责任。腐蚀觊觎着艾泽拉斯，侵蚀了森林、平原和其他地带，也攻击着照看这些花园、鼓励生命的恩赐——也就是艾泽拉斯的果实——诞生的那些人……我们必须制止这些恶行……”

众人单膝跪在他面前，即使他示意他们起身，那些德鲁伊却依旧保持着毕恭毕敬的姿势。

“您希望我们怎么做？”布罗尔似乎在充当其他德鲁伊的发言人，他严肃地问道。

“我有个不情之请。没错，我需要你们以及能够召集到的所有人，无论是不是德鲁伊，穿过这道传送门向梦魇进军，这或许是艾泽拉斯通往梦魇最后的入口……”

第二十四章

泰兰德、卢肯和索拉发现自己被带到了一座昏暗的山谷里。那些被萨维斯的意志支配的梦魇受害者饱受折磨的尖叫声在他们身遭萦绕，遍布梦魇的黑暗之虫在地上爬来爬去。

“瞧瞧我给你带来了什么……”莱索恩对迷雾说道。

一大片迷雾逐渐化作艾莫莉丝腐烂的身躯。那头龙对他带来的囚犯们咧嘴一笑。

“如此健康……如此完整……”她柔声道，“扭曲他们肯定会很有趣，不是吗？”

“*你知道主人希望你做什么。*”

受到责备的艾莫莉丝看起来不怎么愉快。“我当然知道！”

泰兰德听着两头腐化巨龙的对话，心情愈发沮丧。但她更担心的是其他人，以及不知身在何方的玛法里奥。她很确定他在尽力与梦魇战斗，尽管阿莱克丝塔萨如今也被萨维斯俘虏，胜利的希望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生命缚誓者真的被梦魇奴役了吗？泰兰德深知梦魇的狡诈，细细地回想那一幕。那幅景象出现得太短暂了。为什么要阻挡他们的视线？为什么如此迅速地隐藏阿莱克丝塔萨的身影？

除非……红龙被囚禁的画面只是制造出来的幻象，为的是让她和其他人绝望？

高阶女祭司攥紧了拳头。她又一次中了梦魇的圈套。

“先交出斧子。”莱索恩下令道。

腐化绿龙的话引起了泰兰德的注意，她禁不住开始思索，为何那把武器在兽人手里留到了现在。更重要的是，他们出现在那道阴影前

方的时候，萨维斯就该从索拉那里夺走斧子了。毕竟，他现在是梦魇之王，肯定不希望自己的敌人手持这把战斧靠近他。

泰兰德再次想起阿莱克丝塔萨的幻象。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绝望……或许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把武器。

艾莫莉丝盯着兽人。索拉攥紧了斧子，显然不打算交出它。她朝那条龙挥舞斧刃，而泰兰德饶有兴味地发现，腐化绿龙始终站在她的攻击范围外。

肯定没错！高阶女祭司下了结论。

“那件小小的玩具帮不了你的！”艾莫莉丝嘶声道。绿龙继续盯着索拉，后者的双手开始颤抖。

“这斧子是我的！”女战士咆哮道。

“不再是了……”莱索恩插嘴道，和艾莫莉丝一起凝视着索拉。

兽人闭上了眼睛，战栗着单膝跪地。她的双手剧烈颤抖，但她仍然没有放开斧子。

高阶女祭司知道他们在对索拉做什么。他们制造了梦境攻击她，让索拉一次次地被自己的噩梦折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放开那把武器。

那把武器……

“卢肯……那把斧子……”泰兰德轻声敦促道。

制图师看向高阶女祭司，察觉到她的目光所指，尽管有些迟疑，但他还是照做了。

泰兰德开始向艾露恩祈祷，她直视自己的内心，最初促使她成为月神信徒的理由现在依旧令她触动。她想起了那温柔而美丽的月光如何将她笼罩，也想起了得知自己可以通过它来帮助他人时的心情。

银光出现在她的头顶。

“渺小的蠢货！”艾莫莉丝嘶声斥道。莱索恩咆哮着转向了暗夜精灵。

卢肯抓住了索拉，兽人立刻明白了那个人类的意图。

人类和兽人的身影逐渐淡去，卢肯正带着她返回艾泽拉斯。然而，就在他们消失之前，一道树枝的阴影从他们头顶掠过。所有人——包括高阶女祭司在内——都没有察觉到它。

泰兰德留在原地。她从未想过和另外两人一起离开，她必须为他们引开注意力。那两头龙对自己的力量太过自信，又一心想从索拉手里夺走那把斧子。这些都有助于她为兽人和卢肯制造脱逃的机会。

但一股可怕的力量击中了她。泰兰德倒在那些虫子之中，后者迅速爬满了她的全身。她奋力将毒虫拍开时，艾莫莉丝满是脓液的脑袋逼近了她。

“多谢你的配合……”畸形的巨兽轻笑出声。

莱索恩同样发出了邪恶的笑声。泰兰德挣扎着爬起身，发现尽管她的同伴们成功逃走，却留下了一样东西。

“你的表现太出色了！”莱索恩嘲讽道，“你分散了那个兽人的注意力，让她恰好在那一刻……在她和那人类身处两个领域之间时松开了手……”

那把曾属于布洛克斯的斧子躺在泰兰德前方几码远的地上，半边斧身爬满了急不可耐的毒虫。

而一条枯枝的影子正悬在它的上方。

没有人反对玛法里奥的决定。所有人都信任他，但他们并不完全相信面前这东西，他们对它的打造过程一无所知。

那道传送门是从范达尔的巢穴后方冒出来的。它并不像其他翡翠梦境传送门那样庞大而复杂，但其中旋转的奇妙能量代表它仍在正常运作……因此对玛法里奥来说，它代表了一线希望。

“他是怎么瞒着我们造出这东西的？”一个德鲁伊困惑道。

“有很多方法可以转移你们的注意力。”玛法里奥的语气带着歉意，他觉得这一切的起因都是为了在翡翠梦境搜索他。“值得庆幸的一点是，这道传送门仍然畅通……”

布罗尔警惕地看着它。“可它会像你希望的那样保持畅通吗？”

“我——会确保——它保持畅通。”

听到生命缚誓者的宣言时，就连玛法里奥也大吃一惊。更令人惊讶的是阿莱克丝塔萨此时的模样。她以精灵形态大步穿行于德鲁伊们之间，细小的火舌从她的深红色长发间迸出。她行走的姿态既像女王又像母亲，当她路过德鲁伊们时，向每一个人投去信任与信赖的目光。尽管伊瑟拉才是他们的守护神，玛法里奥和其他人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对阿莱克丝塔萨的敬意。

“伟大的生命缚誓者，这不是——”玛法里奥开了口。

“不要质疑，”火红的身影走向传送门，“现在，梦魇察觉到了它爪牙的传送门已经暴露。”

阿莱克丝塔萨径直走到能量旋涡前方，这才停下脚步。生命缚誓者注视着传送门内部。

她周身的红光陡然大亮，射入了传送门。火光在其中闪现，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如果有东西站在传送门的另一边，必定会被焚烧殆尽。

“任何东西都别想从对面通过，任何东西都别想从对面封锁这最后一道传送门。”她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这道传送门会保持畅通，玛法里奥·怒风……我会确保这一点。这非常重要。”

大德鲁伊严肃地点点头。“那我们就没有迟疑的理由了！哈缪尔！我想我需要你的帮助——还有你的，布罗尔！至于其他人，你们明白自己该做什么……”

德鲁伊们开始分头去做各自的工作。许多人聚集在传送门边；另一些则化身行动更敏捷的形态，迅速离开了塞纳里奥区。

玛法里奥在这片小树林的中央坐了下来，哈缪尔和布罗尔跪在他两边。玛法里奥闭上双眼，进入冥想之前，他对那两人说道："我需要你们拿出全部的力量和警惕心。我为可能给你们带来的危险道歉。"

牛头人哼了一声，布罗尔也咆哮道："我曾作为角斗士厮杀多年，但我宁愿像这样与您并肩作战！"

怀着对他们的忠诚和献身精神的感激，玛法里奥转而审视自己的内心。他需要联络那些可能与他们并肩战斗的人——假设还有这种人存在的话。每个人都必须再次付出巨大的牺牲，而这或许只会让梦魇的胜利更加彻底。

但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对玛法里奥来说，达到他希望的状态并不困难。大德鲁伊感受着梦境形态和肉体之间的微妙联系，他没怎么费力就挣脱了凡俗形体，飘到布罗尔和哈缪尔的上方。

尽管看不见他，两人却本能地抬起目光。玛法里奥送出思绪，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们，并要求他们在某些方面给予他指引。

随后玛法里奥尝试了他从未做过的一件事，这是联络能帮助艾泽拉斯的所有人物的最好方法。大德鲁伊将意志探入泰达希尔的内心，通过泰达希尔接触艾泽拉斯，事实上，无论那些人位于何处，他们都是这世界的一部分。

而泰达希尔和艾泽拉斯给出了他想要的答案。

玛法里奥用力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他突然在同一时间看到了全世界的各处角落。他几乎无法承受这庞大的信息。玛法里奥明白，如果换作别的凡俗生物，肯定会因为头脑被分割成上百万个部分而发疯。某些事物的存在他此前压根儿不曾知晓，而另一些边缘的东西让他满心恐惧；他对被禁锢在世界深处的古老邪物有一丝熟悉感，却又被数千种事物分散了注意力。从无比庞大到极其渺小的众多事物一齐涌入他的意识，他必须努力维持专注与理智。

他再次从世界之树和艾泽拉斯那里取得了力量。永远迷失的危险逐渐消失。玛法里奥审视着遭受攻击的世界，随后发现了他想要寻找的那些人。

数量没有他希望的那么多，但他找到了对他的计划至关重要的那几位。

瓦里安注视着自己身陷重围的部队。他知道首都内外还有小股势力仍在顽抗，但数量正迅速减少。这并不令他意外，因为武器对敌人毫无用处。大部分情况下，他和他的士兵只能逃跑，这种做法尽管可耻，却是必要的。

火焰似乎拖慢了那支可怕大军的脚步——至少拖慢了一点儿。那些梦游者组成的新的恐怖浪潮虽然更加令人震惊，却也能以物理手段加以对抗。唯一的麻烦在于，防卫者们不知道是否该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举起武器，即使那些无辜者正在疯狂地攻击。

但绝望让瓦里安诸多部下的兵刃染上了鲜血，尽管他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少，而他本人也被迫痛下杀手。

瓦里安……暴风城国王……

要不是那个声音显得平静而令人安心，瓦里安恐怕会觉得自己正屈服于梦魇的力量。梦魇可不会抚慰别人；它似乎只会立刻让受害者陷入恐惧。

瓦里安……布罗尔·熊皮的战友……我是玛法里奥·怒风……

他立刻挺直了背脊。尽管瓦里安像联盟和部落的许多领袖那样，从未见过那位著名的大德鲁伊，但他清楚玛法里奥是德鲁伊的领袖。德鲁伊的努力是海加尔山之战以及随后的第三次战争胜利的关键。瓦里安当时并不在卡利姆多大陆，但他对那些事情知之甚详。

那位大德鲁伊能将话语传递进他的意识中，这事并不特别令瓦里安吃惊。然而，瓦里安没有多少时间来对玛法里奥表示欢迎。事态正往令人绝望的方向发展。

“无论你有何贵干，最好长话短说……”暴风城国王低声说道，以免让他的士兵担心他在和影子对话。

瓦里安，我需要你带领那些愿意反击的人，前往翡翠梦境对梦魇的薄弱之处发起攻击……

“我不会抛下暴风城的！”瓦里安不自觉地抬高了嗓门。几个士兵看了看他，随后继续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战斗中。

所有人都必须抛下他们珍视之物——如果他们还想拯救它的话……

瓦里安咬紧牙关。“该死的……可我们该怎么离开这儿？就算我们到了那里，又该往哪走？”

没有离开的必要……你们只要听从我的指挥就好……

一个人尖叫着扑向了国王。那是瓦里安的私人仆从之一。那个男人双眼紧闭，脸部因骇人的狂叫而拉长，看上去就像是下巴脱了臼。瓦里安没去在意他尖叫的内容。梦游者都各自做着噩梦，他们在梦里试图反击折磨他们的人——而真正攻击的对象却始终是守军。

瓦里安试图用剑身敲打那个头发蓬乱的男人的头侧。用这种方式可以击倒梦游者，但通常需要不止一击。

然而那名仆从突然改变了姿势，他撞上了瓦里安的剑刃，而非剑身。

鲜血从伤口泉涌而出。受到攻击的梦游者倒在国王身上。士兵之一立刻将垂死的男人从瓦里安身边拖走，但瓦里安浑然不觉。他只知道自己被迫杀死了又一个臣民，他的噩梦又多了一个。

“你想做什么就做吧！”他对看不见的玛法里奥咆哮道，“而且尽快！”

大德鲁伊告诉了他该怎么做。瓦里安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随后勉强接受了玛法里奥的建议。

“放下武器！”他对其他人喊道，“发出停战信号！”

我需要动用一些力量……玛法里奥补充道。我得从你开始，这样你就可以去接触其他人……

“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一直在服用药水来避免——”

没关系。我的力量会优先于梦魇的侵蚀……

国王哼了一声。在他的追随者吃惊的目光中，瓦里安不情不愿地闭上了眼睛。

然后立刻沉入了梦乡。

牛头人的主城伫立于石爪山脉附近，莫高雷北部的高大山崖上。在雷霆崖建成之前，所有牛头人都过着游牧生活。直到近年来，在将半人马掠夺者逐出这片土地以后，哈缪尔的同胞才终于建立了这个堪与奥格瑞玛、暴风城与艾泽拉斯的其他首都相媲美的定居点。

四座台地组成了雷霆崖，中央那座规模最大，人口也最多。牛头人的巨大图腾高耸在房屋上方。这里的建筑从流浪生活吸取了不少灵感，大型房屋建造成部族从前过冬时使用的木制长建筑的模样，而周围的小型住宅模仿的是木头与兽皮制成的尖顶帐篷——在游牧时期，牛头人们世代使用这种帐篷。

牛头人选择此地定居是出于战略角度的考虑：台地会让他们在防御大多数敌人时拥有巨大的优势。但现在，这些峭壁并未起到防御作用，因为他们面对的敌人是自己的一部分……

贝恩·血蹄——伟大的牛头人酋长凯恩之子——很了解这一点。他一手握斧，一手持矛，站在一群战士的前方，封锁着与中央高地相连的桥梁——直到最近，那里的商业区域还相当繁荣。在雷霆崖的北部和东部区域，只有中央高地留有相当规模的守军。恐惧占据了其余地方，虽然仍有零星的抵抗。

凯恩之子将短矛刺向前方几尺处的那个蹒跚的身影，试图在不杀死对手的情况下将其逼退。贝恩认识那个牛头人，那是他从前的伙伴，名叫加姆。他们曾并肩对抗半人马。如今加姆双眼紧闭，咕哝着有关那些四条腿的掠夺者的事，试图杀死凯恩之子，仿佛他是个半人马。

加姆仍在逼近。最后，贝恩别无选择。尽管他的双肩、背脊和双臂都有皮甲保护，他的深棕色外套和黑色鬃毛却早已沾满了鲜血。贝恩将短矛刺进了加姆的胸膛。

梦游中的牛头人闷哼一声，丢下了武器，然后落下了索桥。他的身体径直坠向下方的平原，消失在那些该死的雾气里，让贝恩免于看到自己朋友的身体四分五裂的模样。

升降梯就在不远处，但下去也毫无意义。贝恩先前派出的斥候毫无音讯，但他们早就该回来汇报了。这多半代表他们已经落入敌手，成了威胁的一部分。

索桥开始摇晃——又一群梦游者冲了过来。

“我们该怎么做？”一个士兵问道。牛头人天性坚忍，但这样的苦战让他们全都焦虑地瞪大双眼……他们眼中因缺乏睡眠而产生的血丝更明显了。

要是您能指引我渡过难关该多好，父亲。贝恩心想。但上了年纪的凯恩是最初的沉眠者之一，而贝恩情不自禁地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大多数牛头人都无法想象，生活中若是没了他们敬爱的酋长会是怎样，贝恩尤其如此。

凯恩之子哼了一声，做出了决定。这样只能争取一点点时间，但他别无选择。他为那些将要因他而死的无辜者祈祷起来。

“砍断绳索！”贝恩下令。

“绳索？”另一位牛头人满脸惊慌。

“砍断它们！”贝恩重复了一遍，将斧子高举在离他最近的绳索上方。

在那一刻，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贝恩·血蹄……我是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哈缪尔·符文图腾的朋友……我为你……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机会……

贝恩无比感激先祖的护佑，他毫不在意其他人的想法，对那个声音做出了回应：“告诉我……快……”

在玛法里奥探寻艾泽拉斯遥远角落的过程中，令玛法里奥烦恼多年的某个疑问——达拉然究竟发生了什么——得到了解答。窥见那个法师国度的第一眼就让他大吃一惊，达拉然并不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它如今悬浮在空中。

总的来说，暗夜精灵不怎么喜欢法师和其他奥术研习者，但玛法里奥比许多同胞都要了解法师，也曾给予他们有所保留的信任。目睹他们惊人能力的体现以后，受到鼓舞的玛法里奥试图接触内部的那些人——尤其是他在一万年前就已结识的罗宁——却发现就连达拉然也沦为了梦魇的牺牲品。

事实上，达拉然已经名副其实地沦陷了。玛法里奥最先看到的是这座飞行城市以魔法照明的宏伟街道，但那些迷雾笼罩的道路空无一人。进入几栋外观奇怪的建筑后，他遇到了第一批沉眠者。他们数量众多，有些躺在自己的床上，有些则在疲惫夺走他们意识之处入眠。

而在其中一张床铺上，他不仅发现了罗宁，还有那位大法师的配偶，高等精灵温蕾萨。尽管玛法里奥从未见过她，但他从罗宁口中听过她的事。他们是在睡梦中落入梦魇的魔爪的。他们此时的面容可以看出，就像所有受害者的梦境那样，他们的梦境充斥着梦魇带来的恐怖。

这儿没有梦游者，虽然玛法里奥能感觉到许多受害者随时都可能开始梦游，但某种法术将他们固定在了原地。最后，他发现法术的源头就在紫罗兰城堡里。

放眼看去，那栋宏伟的建筑显得鹤立鸡群。它是一座高大的塔楼，下部的两侧建有圆锥状的附属设施。尖锐的塔顶远高于城市的其他部分，被一系列强大的魔法环绕着。

玛法里奥对它和下方无数紫顶尖塔视而不见，径直与城堡内的众人建立了联系。一个名字立刻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那是位上了年纪的女性法师，名叫茉德拉。一位花白短发，始终微皱眉头，看起来意志坚强的人物的影像出现在玛法里奥眼前。她不但身披代表执政议会成

员——肯瑞托——身份的那套蓝紫相间的精致长袍，还穿戴着灰蓝相间的铠甲。

大德鲁伊……她的答复充满疲惫。这么说，艾泽拉斯还没有彻底陷落……

他对于她能够瞬间认出自己十分钦佩，但她的后半句话冲淡了那种情绪。房间里的这位法师已经彻底与外界隔绝了。

我们光是阻止同胞们再次起身，就已经用尽了全力……我们险些没能赶上……第一批梦游者出现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好几位仍然清醒的同胞……

没等他提出问题，她就做出了回答。达拉然剩下的法师无法参与他的计划，他们正全力阻止那些最为强大的法师加入梦魇的黑暗大军。

玛法里奥把他得到瓦里安协助的事告诉了茉德拉。虽然她看起来对他并没有太大信心，但她还是点了点头。你跟达拉然以外的法师谈过了吗？

谈过了。

女性大法师点点头。茉德拉显然已经精疲力竭，正如她身边和位于城堡里其他地方的几十名施法者那样。希望他们能帮上些忙……也祝你好运……恐怕你的计划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玛法里奥切断了和她的联络。他只希望自己的想法没有暴露。如果茉德拉知道他究竟想让她的法师同伴和他正在召集的那些人去做什么，恐怕会震惊于他的狂妄……

在玛法里奥与瓦里安、贝恩和茉德拉对话的同时，他也在和另外数十人交谈。他和奥格瑞玛的兽人萨满佐尔·孤树，铁炉堡国王麦格尼的顾问，如今被迫带领一群被困在兽人首都的同胞前往安全之处的巨魔斥候洛坎，以及另外许多人谈了话。就像巨魔们那样，不少种族和玛法里奥的同族敌对，但他依旧努力劝说他们。有些成功了；另一些则没能成功。

他无法责怪那些拒绝的人。他是在要求他们在梦魇面前卸下防备。

在接受的那些人之中，玛法里奥依旧感受到了警惕和担忧……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很多人以为那是他们的灵魂，但实际上却是梦境形态——出现在了那个最难以想象的地方。

翡翠梦境。

这儿是什么地方？瓦里安替所有人这样问。

玛法里奥同样以梦境形态解释道：这里是睡梦和清醒交汇之处……曾是温和的交融之地，如今却被梦魇侵蚀……

那么……带我们来这地方的目的是什么？就不能让我们死在自己的故乡吗？许多人表示了赞同。

因为只有在这儿，你们才能起到作用……只有在这儿，你们的武器才能派上用场……

这正是他们需要的鼓励。但即便如此，许多人也开始因为种族矛盾和意见不同而划分势力。这样可不行。玛法里奥需要他们集中力量，而非分散。

瓦里安会带领你们……他断然道。

但看到兽人们的时候，那位国王显得怒不可遏。我可不会带领这些脏东西！让梦魇带走这些该死的——

就像它带走你的儿子和暴风城里的许多人那样？只有击败梦魇，你才有可能让安度因回到你身边……只有我们团结合作，才有可能办到……

我——瓦里安显然在憎恨与亲情之间左右为难。

亲情最终占据了上风。好吧……那就这样吧……

然而许多部落成员显然不愿加入瓦里安带领的部队。这时，牛头人的领袖贝恩走到了那名人类身边。这个人由我同胞的朋友选出，我

相信他的行为会符合一切荣誉准则……

牛头人的宣告粉碎了其他人的抗拒。玛法里奥向他表示了感谢，随后集中精神。他找到了那些从起初就在与梦魇抗争的人。他们的数量更少了，这让他越发忧虑。他送出自己的意识，与扎尔塔之灵接触。

玛法里奥·怒风？雷姆洛斯的兄弟的语气里带着惊讶与迫切的期待。

暗夜精灵让他碰触自己的记忆，让那个灵魂瞬间获取了所有必要的信息。扎尔塔陡增的希望骤然黯然下来。我的兄弟呢？

我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扎尔塔没有追问，尽管他显然对雷姆洛斯的杳无音讯深感不安。他接受了玛法里奥的计划，但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些人，你带到我们这边来的所有人……他们都没有察觉你真正的打算么？

没有……如果他们察觉不到……或许梦魇之王也不能……

扎尔塔之灵没有继续那个话题。他向瓦里安探出了意识。暴风城国王感受到了远方的扎尔塔的存在，但他掩饰住了自己的惊讶。

我们这就来。他向雷姆洛斯的兄弟保证。

暴风城国王高举佩剑——那实际上是他梦境形态的一部分——率领他的部队前进。

大德鲁伊目送那位国王离去。有那么一瞬间，瓦里安的表情似乎发生了变化。变得与狼一般。一个名字浮现于他的脑海中，那是包括暗夜精灵在内的许多种族都尊崇的上古之灵。

戈德林……玛法里奥回想起那个传说中的古老存在。那头白狼在上古之战中屠杀了成百上千的恶魔，最终因寡不敌众，力竭战死。但据说他的灵魂依然存留，护佑着他青睐的人。

希望你也是其中之一。大德鲁伊喃喃低语，意识到自己刚才看到的景象或许只是想象。愿戈德林守护你和赶赴战场的所有人……

就在这支梦境形态的军队朝梦魇进发之时，其他响应玛法里奥的呼唤、并由别的德鲁伊送来的人物也加入其中。在玛法里奥那无数个视野中，他发现到来的不仅是以战斗为天职的古树，还有诸多存在。那些形形色色的躯体代表着如同艾泽拉斯的树木种类那般繁多的种族。尽管其中许多负责看管博学之道，但他们全都是自然的勇猛守护者。而那些长于战斗的存在，有些长着翅膀，有些拥有尖爪，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位都堪比千军万马。

但他们绝非孤身前来，在他们身旁，还有树人，以及其他曾被他们守护的森林植物。比起古树，树人相对矮小，力量也有所不及，但他们数量众多，绝非可以轻忽的存在。雷姆洛斯强大的女儿们，同为森林保护者的树妖也在队伍当中。玛法里奥非常欢迎这些势力的加入。

角鹰兽成群飞来，加入了由狮鹫、巨蛾、秃鹫、龙鹰等天空居民组成的空中部队，飞在最前方的则是红龙、绿龙，甚至蓝龙军团剩余的成员。尽管率领队伍的并非他们尊敬的守护巨龙，但这些巨龙全都身经百战。他们分为了三群，因为除了尖牙利爪以外，他们的战斗方式各不相同。蓝龙能运用威力惊人的魔法，红龙会喷吐灼热的火焰，而绿龙——不用说——擅长梦境相关的能力。

狗头人和另外那些憎恨一切其他种族的生物也加入了这次进军。外形像熊一般的可怕熊怪——比起参与瓦里安的部队，它们在野生动物之间更加自在——对这场决战发出了期待的号叫。高大魁梧的豹子、长有獠牙的野猪、外貌骇人的石化蜥蜴、鳄鱼、鬣狗以及其他动物——其中许多都由更具智慧的迅猛龙带领——都是跟在后面的动物军团的一部分。德鲁伊和其他人同样在指引那些野兽，而它们就算不知道这场战斗的根本缘由，也清楚自己的生命和子孙后代正面临着威胁。

玛法里奥向他们全体致以谢意，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每一个都至关重要。而他需要它们，正如他们需要他。

尽管数量比以往更少，又是最后才加入的那些种族之一，但被遗忘者同样渴望将自己可怕的力量投入这场进军中。他们与部落的盟友们站在一起，等待着反击的机会。

玛法里奥看着这一切，感激和后悔同时涌现。只有扎尔塔明白真相。只有扎尔塔明白，如果大德鲁伊的另一个打算落空，所有这些努力都会化为泡影。

想到扎尔塔之灵，暗夜精灵不禁也想起了雷姆洛斯，他遍寻不见那位塞纳留斯之子。玛法里奥原本指望在这个法术期间找到雷姆洛斯，而一无所获的事实本身就是个坏兆头。只有在受梦魇支配的翡翠梦境里，才存在大德鲁伊无法窥见的事物……如果雷姆洛斯就在那儿——

玛法里奥没有时间去为那位失踪的守护者担心，无论他的力量能增添多大的胜机。的确，那位塞纳留斯之子甚至不是他最担心的事。他最担心的永远都是泰兰德，而他又一次彻底令她失望了。

泰兰德……

他刚想到她，某个稍纵即逝的意识便与他短暂相触。他立刻明白那是她，只可能是她。就像一万年前那样，泰兰德始终支持着他。他一次又一次为德鲁伊之道抛下她，但她依然如故。如果她现在死去，他们失去的那些岁月会如烈焰般更加强烈地灼烧他的灵魂。他们之所以会长久分别，最大的原因在于他自己，甚至在他看来，唯一的缘由在于他自己。

这些念头让玛法里奥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因为他也明白，她正站在身为他死敌的那棵树的阴影里……而她能够建立那次短暂的联系，甚至不是月神的功劳。

梦魇之王正在邀请他。

大德鲁伊强迫自己回到了身体里。他能感觉到布罗尔和哈缪尔的如释重负。

他也感觉到附近有另一个人……某个不该出现在这儿的人。

在能够控制身体的那个瞬间，玛法里奥跳起身来。布罗尔和牛头人吃惊地后退了几步。

“您没事吧，导师？发生什么了吗？”

但玛法里奥没有回答，他准备面对某个意料之外的威胁。

那道阴影笼罩了三人。他没有笑，而是神情阴郁地朝玛法里奥点点头。他一手拿着用一根树枝制成的长矛。在另一只手里——

他的另一只手——以及与手相连的那条胳膊——如今扭曲干枯，仿佛一条腐朽的树枝。

雷姆洛斯站在他们前方，那位林地守护者与塞纳留斯之子迈开四蹄，朝他们走来。他曾浑身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如今却仿佛身披以寒冬织成的斗篷。他的皮肤变得灰白，头发里的树叶也棕黑干枯。

“幸好我在这儿找到了你，玛法里奥。”雷姆洛斯抬起残缺不全的手臂，隆声道，“我去过了梦魇中心……而你如果还留有力量和志气，就必须立即与我回到那里……否则一切就都完了……”

第二十五章

他们又回到了艾泽拉斯，虽然卢肯并不认得这地方。唯一眼熟的就只有似乎存在于全世界的那样东西……令人反胃的梦魇迷雾。

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领子。索拉凑了过来，愤怒地喘着粗气质问道："斧子！你对斧子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索拉伸出另一只手，威胁般地攥成了拳头。"布洛克斯加的斧子！它没有跟我们一起回来！它刚才还在我的手里——现在它不见了！"

"你确定自己没放手吗？"兽人的表情让他连忙把追问吞回肚子里，"那它就应该留在你手里才对！之前就是这样！"

女战士放开了他，恼火地环视四周。"这是哪儿，人类？"

卢肯对他们所在之处的了解并不比索拉多多少。这片丘陵地带地貌荒凉，到处是危险的峡谷。周围有几片矮树丛，而在一座小山上，有一棵高大而丑陋的树——

制图师咽了口唾沫。那棵树与它周围荒芜的地貌格格不入。的确，在附近的所有植物中，只有它显得生机盎然。即便如此，它也没剩下几片树叶了。

但那棵树令卢肯不安的理由并不在此，而是它在迷雾里透出的轮廓。

仿佛一只骸骨巨掌。

现在他明白那把斧子是怎么被留下，又为何留下的了。某种东西希望它留下，而它也拥有办到那种事的力量。

"我们必须离开！"他脱口而出。

“我要取回斧子！”索拉顽固地说着，她对卢肯的发现毫不知情。

周围传来了一阵噼啪声，让他们同时呆立当场。

他们脚下的地面开始晃动，仿佛某种庞然巨物正在向上挖掘。与此同时，半似暗夜精灵半似山羊的影子在迷雾中成形。

一条树根从某条裂缝中伸出，缠向卢肯的脚踝。然而，索拉抢先抓住了它，将树根尖端折断大半，仿佛凝结血液的东西从两边的裂口中滴落。

那条树根收了回去，但另外几条伸了过来。兽人用折下的树根打向逼近的暗影萨特。

其中一头冲了过来。索拉将手中的树枝刺进了那具模糊的身躯。

那道暗影发出嘶嘶声，然后融化了。

但越来越多的暗影造物正在逼近。索拉看向卢肯说道：“它们的数量太多了！如果我有那把斧子——”

看到人类的表情时，她的话戛然而止。卢肯正盯着那些树根制造的某条裂缝。他的脸——尽管令人难以置信——比之前更苍白了。

兽人抓住他的胳膊，这个动作似乎打断了他对那道裂缝的沉迷。卢肯也攥住了她的手臂。

“我无法保证我们不会再回到梦魇！”

索拉刺穿了另一道阴影，她看着它消失，但显得不太满意。“赶紧带我们走！”

他们消失了……然后重新出现在格外熟悉的翡翠色景物之间。

但那里并不只有他们。

“又来？”伊兰尼库斯吼道。他的愤怒让他们的周围的洞壁摇晃起来。绿龙展开双翼，打碎了几块钟乳石。“我不想参与你们的疯狂

计划！我警告过你们的！”

“我是身不由己！”卢肯答道，“我们必须逃跑，而我又想去安全的地方！我也不知道这会让我一次又一次回到你这边！”

“在我身边，你可算不上安全，小不点儿！”伊兰尼库斯朝两人垂下头去，“你也一样，兽人，即使拿着那把魔法武器……”

“斧子已经不在我这儿了。”索拉怒气冲冲地说着，将摊开的手掌举到那颗巨大的头颅前方。“看起来，在那位高阶女祭司英勇地牺牲自己，让我们逃离腐化者的时候，它不知怎么遗失了。”

“腐化者？你说的是莱索恩和艾莫莉丝？暗夜精灵独自留下对付那两个可憎的家伙……那把斧子也落到了他们手里？”

“这是没办法的——”卢肯开口解释道，但伊瑟拉的配偶已经没在听了。

“不会结束……除非……但我不能……”绿色巨兽喃喃自语，不时发出嘶嘶声，“我不能入睡……我不能忘记……她已经落入敌手……”

心烦意乱的绿龙发出一声哭号。伊兰尼库斯的恼怒与悔恨彻底爆发，索拉和卢肯连忙寻找掩护。

哭喊最后的回声消散后，绿龙将注意力转回这两个渺小的身影上。他露出了令人费解的表情。

“看起来，只有一种方法能永远摆脱你们的打扰……”

伊兰尼库斯朝他们伸出了爪子。

“你的手臂……”玛法里奥平静地问道，“你的手臂怎么了？”

雷姆洛斯看了它一眼，眼神越发不安。“请你相信，这已经是最微不足道的伤势了。”

“在您醒来之前，他就凭空出现了，”布罗尔解释道，“我们太过吃惊，险些分了心。”

“多亏你的教导，他们才能维持专注。”塞纳留斯之子用那根长矛指着塞纳里奥，“但我们没时间讨论那个话题了，玛法里奥，你是我父亲的爱徒，他最出色的学生！现在有机会扭转乾坤，但我们必须立刻动身！”

玛法里奥看了眼其他人。“我现在不能离开——”

“大德鲁伊，你也知道，梦魇抓住了你的泰兰德……”

“我非常清楚——”

“你也知道了梦魇之王的真名。”说出那个头衔的时候，雷姆洛斯的语气满是恐惧，而那份恐惧被玛法里奥深藏在灵魂里。“那是个曾经名为萨维斯的邪恶生物！正是那个萨维斯——这是你在事后告诉我的——效忠于你们的艾萨拉女王，与她一同协助燃烧军团来到了艾泽拉斯，正因如此，我的血亲的悲惨遭遇和他们脱不了干系……”

即使过去了数千年，玛法里奥依旧记得塞纳留斯在战斗中濒临死亡的情景，也记得白色牡鹿玛洛恩是如何死于恶魔阿克蒙德之手。玛洛恩是塞纳留斯的父亲，因此是雷姆洛斯的祖父。

“萨维斯抓住了泰兰德……”雷姆洛斯继续说道，“而他也得到了我父亲为勇敢的兽人布洛克斯加打造的那把斧子……”

这个消息带给玛法里奥的打击超乎布罗尔或是哈缪尔的想象。他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虽然一旦失败，他就会满盘皆输。

大德鲁伊转向布罗尔，下令道：“布罗尔，在我离开期间，我必须请求你协助指引德鲁伊和其他人。哈缪尔，我已经给你安排了很多工作，但你也必须尽量帮助他。我能指望你们吗？”见两人点头同意，玛法里奥转向雷姆洛斯说：“泰兰德和那把斧子在同一个地方？你确定？”

“我确定。在梦魇的深处。”

“那我们就得穿过范达尔的传送门了。”

森林守护者摇了摇他长着鹿角的硕大头颅。“不，我有别的方法。”

玛法里奥眉头微挑。“是吗？”

“就和我来到这儿的方法一样。”雷姆洛斯用矛尖画出一个硕大的圆环。他画完的瞬间，圆环在闪光中化作实体，其边缘是炽热的暗绿色。

半身为鹿的森林之主低声念出几个玛法里奥无法分辨的词语。圆环开始扩张，直到足以让他们两人并肩进入。

“来吧！”雷姆洛斯催促道。

担忧的布罗尔朝玛法里奥伸出了手。“导师——”

“不会有事的，”大德鲁伊指了指范达尔的传送门，“做你们该做的事就好。”

说完，他便跟着雷姆洛斯踏入了森林之主画出的圆环中。

一跨入梦魇的领域，一股寒意便在他心中升起。玛法里奥能感觉到，曾经囚禁和扭曲他的梦境形态的邪恶阴影就在附近。想到萨维斯可能对泰兰德做的事，暗夜精灵心中满是挣扎，但他没有在同伴面前表现出来。

“当心……”雷姆洛斯低声道，“腐化绿龙之一就在附近……我觉得是艾莫莉丝……”

玛法里奥感觉到附近有东西存在，也相信塞纳留斯之子正确地辨别出了威胁。但暗夜精灵随即察觉了另一些东西。除了那条龙以外，附近还有一个人。他意识到那个存在的身份时，心脏狂跳起来。

泰兰德……

然而，雷姆洛斯前进的方向并不是那边。“布洛克斯加的斧子在这边。我们必须赶快！如果梦魇成功获取了斧子的力量，它就会成为额外的威胁，但如果我们能夺回它，或许就能用它释放伊瑟拉，趁她现在还能阻止梦魇利用她的力量……”

玛法里奥皱起眉头。“你自己没法儿夺回它么？”

“这只手就是上次尝试的结果。对付那头龙和夺取斧子需要我们两个人……救回你的泰兰德也一样，我的朋友……”

大德鲁伊严肃地点点头，让森林守护者继续带路。他们前进的时候，玛法里奥审视着周围这一片荒芜。

“这里太安静了……为什么？”

“梦魇之王现在多半更关心你那支英勇的军队，”雷姆洛斯头也不回地答道，“而且有艾莫莉丝看守武器和高阶女祭司，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那把斧子对梦魇如此重要，看守它和泰兰德的就不该只有一头龙，”玛法里奥评论道，“换作我肯定不会如此疏于看守……尤其面对的是她……”

“你对自己爱人的信赖值得赞赏，但不要低估了那头腐化绿龙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梦魇有许多阴谋正在进行，而它的仆从也必须处理那些事……”

大德鲁伊没有答话，因为粗重的呼吸声陡然响起。玛法里奥的心跳开始随着那邪恶的呼吸声加速，他知道，那必定是艾莫莉丝。

“做好准备！”雷姆洛斯低声道，“凭我们两个的力量，应该至少能抵挡她……”

一个模糊而巨大的轮廓在雾气中浮现。艾莫莉丝的视线落在她前爪附近的地面上……那把传说中的斧子很可能就在那里。

这时，玛法里奥却回头望去，但雷姆洛斯的呼唤立即响起。“看旁边那儿！离那条龙不太远的地方！是高阶女祭司！”

的确，前方那道阴影笼罩着一个与泰兰德极其相像的轮廓。玛法里奥看着那若隐若现的景象，咬紧了牙关：泰兰德悬在离地几尺的空中，似乎被绑在某根看不到的柱子或者树上。更糟的是，十多只跃跃欲试的暗影萨特围拢在下方，那些尖利的爪子差一点儿就能够到她。

“只要击退艾莫莉丝，那些喽啰就会逃跑，”塞纳留斯之子向他保证道，“做好准备。”

雷姆洛斯举起长矛。矛尖闪耀绿光。

腐化绿龙的身周亮起了相似的辉光。光芒中，艾莫莉丝饱受疾病摧残的身躯显得更加丑恶。

在同伴发起攻击的同时，玛法里奥朝地面做了个手势。翡翠梦境本身腐化严重，但和那头邪恶的巨兽不同，它仍有一部分本质保持着纯净。

新鲜的卷须——藤蔓——瞬间从艾莫莉丝的身下长出。碰到藤蔓的瞬间，那头龙仿佛被灼伤了一般缩起身子。藤蔓缠向她的腿部和尾巴，她时而嘶吼时而哀号，不断用爪子拍打那些植物和那纯净的辉光。

发现拍打并未起到多大效果，艾莫莉丝朝卷须喷出一口龙息。藤蔓瞬间发黄枯萎。

这让玛法里奥想起了雷姆洛斯扭曲变形的手臂，自责席卷了大德鲁伊。随后，他加强了法术。

卷须长得更高，叶片更加锐利。艾莫莉丝再次哀号，光芒变得愈发强烈。

腐化绿龙发出一声怒吼，飞上天空逃跑了。雷姆洛斯的法术仍旧围绕着她。

那头龙消失在迷雾中的同时，暗影萨特转向了两人。雷姆洛斯将矛尖对准了它们，相似的光辉便包围了那些恶魔。但与艾莫莉丝不同的是，它们直接融化消失了。

玛法里奥朝泰兰德走去，但雷姆洛斯却挡在他前方制止了他。

“斧子！快去拿斧子！”

那把武器躺在地上，仿佛被人抛弃了一般，但玛法里奥知道，索拉不可能自愿放弃它。究竟发生了什么，它的主人是死是活，这些疑问困扰着大德鲁伊。

那种源自梦魇，令人作呕的绿色包裹了布洛克斯从前的武器，但一层微弱的淡绿色灵光夹在两者之间，仿佛战斧最后的自我保护。

“我们赶上了，”雷姆洛斯松了一口气，“战斧还没被侵蚀。”

“是啊……”玛法里奥跪在斧子旁边的地面上，手掌悬在武器上方，试图感知发生过的一切。大德鲁伊能感受到很久以前塞纳留斯施放的本源魔法，那个汲取了艾泽拉斯原初能量的魔法。“我们该怎么做？”

“你必须释放出战斧中的能量，将其重塑成原本的状态。”

暗夜精灵抬起头，反对道：“这样也许会削弱这把斧子，甚至导致它崩溃粉碎。”

“我会在一旁守护，随时准备收回那些能量，并确保它按照我们的需要重塑。”

玛法里奥皱眉站了起来。“也许还是你先示范，让我效仿比较好。我担心会让你功亏一篑。”

雷姆洛斯不耐烦地蹬踏着地面。“你不会的，玛法里奥！现在赶快！还有泰兰德要救，记得吗？”

“我一刻都没忘记，”大德鲁伊转向那个身影悬挂之处，“我要先去救她。”

“你要照我说的做！”

早有预料的玛法里奥飞身避开。雷姆洛斯用来对付腐化绿龙和萨特们的绿光命中了他刚才所站之处，然而，如今它带上了强烈的黑暗色调，与斧子周围的邪恶灵光极其相似。

玛法里奥看向雷姆洛斯……那并非他熟悉的雷姆洛斯。那条森林守护者宣称在与艾莫莉丝战斗中受伤的手臂依旧干枯萎缩，同时塞纳留斯之子自己如今同样变得扭曲而恶毒。他胡须和头发里的植物变成了蓟草和黑色杂草，他看上去仿佛一具骸骨，皮肤苍白得就像死人，双眼则洋溢梦魇那可怖的色泽。

他已被腐化。他的新主人显然尽力掩盖了那位守护者的转变，所以在塞纳里奥区和雷姆洛斯对话时，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玛法里奥真以为这位归来的老友只是受了伤，心智却完好无损。

但雷姆洛斯太过急于将他与同伴分开，又太过关注斧子而非泰兰德。玛法里奥记忆里的雷姆洛斯会非常关心她的安危，甚至会先考虑救助她然后才去取回那把魔法战斧。

看起来，被腐化的雷姆洛斯和他的主人一样，无法握住这把斧子。梦魇是彻头彻尾的非自然存在，与塞纳留斯的创造物截然相反。所以他们才需要玛法里奥，所以只有艾莫莉丝和暗影萨特在这里看守那把武器和泰兰德。

而泰兰德只是一个诱饵，是为了防止魔法战斧的吸引力不够大，确保大德鲁伊会来到这里。

在来到这里后不久，玛法里奥就明白了真相。此行显得过于顺利，这一回萨维斯和梦魇低估了他。

他们低估了他与爱人间的深厚牵绊。

所有这一切瞬间闪过他的脑海，与此同时，大德鲁伊做好了迎战旧友的准备。半鹿之躯冲向玛法里奥，后者转换成了巨熊形态，以利爪与利爪碰撞。自然能量在大德鲁伊的身周涌动，但梦魇的邪恶为雷姆洛斯注入了力量。双方势均力敌，陷入了僵持，而这是玛法里奥所不能承受的。

然后雷姆洛斯的表情和声音发生了变化。更糟的是，他的双眼变成两颗深黑色的球体，其中央各有一条深红色的条纹。即使过去了一万年，玛法里奥依然对这双眼睛异常熟悉。

“这一回，你的抵抗是徒劳的……”

那个声音让玛法里奥为之战栗，他太熟悉那声音了。大德鲁伊不假思索地恢复人形，说道：“我对你太仁慈了，萨维斯……”

“仁慈？我被困在这里，承受了一万余年的折磨！”萨维斯用雷姆洛斯之口咆哮着，口沫四溅。“我看着，等着，尖叫着恳求自由！

这片土地燃烧时，我也会随之燃烧，但我的树皮却会痊愈，树枝也会重新长出！和我经历了无数遍的痛苦相比，你受的苦只是九牛一毛！”

“那样的话，我很抱歉……”玛法里奥真诚地致歉。他那个法术过于强大，是他和那位女王顾问共同创造出了梦魇之王萨维斯。“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回到过去，改变这一切……”

萨维斯在雷姆洛斯的躯体中发出刺耳的笑声。“但我已经不希望它改变了！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等待……如今都是值得的！艾泽拉斯将会重塑，所有人都将遭受我漫长而无尽的折磨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苦痛！太令人愉快了！”

利爪撕裂了玛法里奥的胸口。暗夜精灵痛呼出声，但并未动摇。他在敌人的体内寻找雷姆洛斯的踪影。

但玛法里奥面前那具充满威胁的身躯内，却完全没有那位守护者的影子。塞纳留斯之子要么已经彻底被梦魇吞噬，要么就是深埋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失去了获救的可能性。

“抱歉。”玛法里奥低声道。

“你还是那个悲伤的傻瓜！”萨维斯透过他的宿主嘲笑道。

但大德鲁伊道歉的对象并不是他。玛法里奥把手伸进一只袋子，取出了他要找的东西，陡然将之抹在了雷姆洛斯的身体上。

塞纳留斯之子咆哮起来。他的皮肤开始硬化，仿佛变成了厚实的树皮。

这个法术通常被德鲁伊用来强化自己的皮肤，以抵御攻击。为了对抗燃烧军团，玛法里奥对其稍加改动。很久以前，他就意识到每种法术都可以产生与原本相反的——这种情况下是有害的——效果。他将最坚硬的树皮研磨成粉。

雷姆洛斯的身体僵硬了。他现在仿若一尊雕塑，仍在他眼中燃烧的怒火显然属于那位梦魇之王。对于玛法里奥来说，这事很是讽刺：他曾用这个法术将萨维斯变成一棵树，如今他又对可怜的雷姆洛斯做

了本质上相同的事。玛法里奥很想停手，但他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完成那个可怕的法术。

在嘴巴完全固化之前，雷姆洛斯发出一声无言的呼喊。他试图伸手掷出长矛，却失败了。

玛法里奥蹒跚后退，没有再去理睬自己的作品。他瞥了一眼那把斧子，明白自己的敌人无法碰触到它，但他并未奔向爱人的身影，而是赶去先前感觉到她的那个地方。

这正是他怀疑雷姆洛斯意图的最大理由。他明白雷姆洛斯是在带他远离她，而存在于此的虚假身影只是为了将他引向斧子而已。

暗影萨特们跳出迷雾，纵身向他扑去。玛法里奥转换成猫形态，撕碎了那些阴影。

他终于赶到了泰兰德身边。看到她的时候，紧张与巨大的恐惧同时占据了他的心。她以和那道虚假身影同样的姿势被悬吊在空中，紧闭着双眼。他知道她还活着，却不能确定她是否已被腐化。

仍是大猫形态的玛法里奥跳了起来。尽管泰兰德悬在离地面稍远的空中，但对他有力的身躯而言，这点距离根本微不足道。靠近她的时候，大德鲁伊恢复人形。与此同时，他发现她的身体闪耀着微弱的银光。包裹她的艾露恩之力无比纯粹，尽管她已被俘虏，但他们尚未有腐化她的机会。

他碰到她的同时，她便落了下来。玛法里奥化身为巨熊，用有力的双臂接住高阶女祭司，直至他们安全落地。

再次恢复人形的玛法里奥满怀爱意地抚摸着她的脸颊和手，毫不掩饰地哭泣起来，为她仍然活着、身体依旧完整而心怀感激……

但他同样注意到，她仍旧躺在地上，几乎像刚才的雷姆洛斯那样静止不动。

一阵蹄声让他绷紧了身体。更糟的是，玛法里奥听到了翅膀的拍打声。

他没能阻止被腐化的守护者……而现在，在意识到陷阱并未奏效以后，假装逃离的艾莫莉丝也回来了。

雷姆洛斯高高跃起。他身体的一部分包裹在树皮里，但他的动作依旧十分敏捷。他怒视着暗夜精灵，掷出了长矛。

玛法里奥迅速对自己施展了被德鲁伊们称为“野性印记”的法术，这个从塞纳留斯处习得的法术的作用是提高防御力，增强力量和敏捷。如今他不得用它保护自己，以免受到导师之子的伤害。

玛法里奥奋力躲避长矛，却没能完全成功。那把武器只是略微擦过大德鲁伊的身体，其中蕴藏的强大能量却足以穿透他的法术，烧灼他的骨髓。但他勉强运用自己的力量，将长矛打落到了他旁边的地上。

巨大的痛苦让玛法里奥跪倒在地，这个举动反而让他避开了雷姆洛斯闪闪发亮的蹄子。某只蹄子的边缘撞上了玛法里奥鹿角的尖端，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鹿角断裂开来、甩飞出去。

暗夜精灵抬起头，看向那张愤怒的脸。他在对方体内感觉不到萨维斯的存在，但也无法找到真正的雷姆洛斯。

那双蹄子再次踢向了他。它们和那柄长矛一般，闪耀着庞大的黑暗能量。玛法里奥扭身避开，发现从鹿角折断飞出的尖端如今成了骸骨般的扭曲团块。他可以想象到如果被那双蹄子直接踢中，自己会有什么下场。

玛法里奥把手伸进另一只袋子，找出了某种粉末。他向塞纳留斯之灵祈祷，希望他原谅自己要做的事。

他精准地将那些粉末丢向守护者的脸。

雷姆洛斯的手猛地伸向飞去的粉末。大部分粉末被烧成飞灰消失不见，但仍有一小撮成功抵达了目标。

守护者打了个喷嚏。

“这就是你走投无路的最后——”

但雷姆洛斯傲慢的评论变成了痛苦的号叫。森林守护者低头看去，只见玛法里奥将他方才使用的那柄魔法长矛刺进了他的胸口。暗夜精灵只是想让对手分心片刻，以便拿起先前自己打落在地的长矛。

尽管有魔法防护，那把武器依旧灼伤了他的手掌，但玛法里奥没有松手。他将长矛刺向更深处。

雷姆洛斯抓向那把武器，暴烈的能量汇聚成肉眼可见的脉络，他的胸口随之燃烧起来。

紧接着，腐化的守护者喘息着倒了下去。

玛法里奥拔出了长矛。雷姆洛斯仍在呼吸，但能否恢复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很抱歉……”大德鲁伊低声道，“真的很——”

一股庞大的力量击中了他。可怕的咆哮声充斥他的双耳。

艾莫莉丝如同抓玩偶一般一把将他抓起，飞向空中。

“无论如何，你将会为我们效力！”她嘶声道，“你会解除那把斧子和艾泽拉斯的联系，再把它交给我们——”

一道耀眼的银光突然出现，裹住了一人一龙。玛法里奥感受到了一股奇妙的力量，消弭了他所有的伤痛——除了被迫和雷姆洛斯战斗带来的精神痛苦。

但艾莫莉丝的感受似乎截然不同。她咆哮起来，身体剧烈扭曲。

腐化绿龙显然正承受着剧痛，她的爪子一松，放开了玛法里奥。大德鲁伊立刻化为风暴乌鸦，展开双翼向下飞去。

然后他看到了泰兰德，她的面孔因专注而微微扭曲。高阶女祭司双腿颤抖，但她的站姿和笼罩巨兽的艾露恩之光同样坚定。

艾莫莉丝掉转方向。腐化绿龙朝泰兰德喷出一口龙息，但她致命的突袭在月光下消散无踪。那头龙骇人的面容上浮现出费解的神情。

“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她对泰兰德尖叫道，“我觉得——我觉得——”

她的躯体变成了半透明状，轮廓也逐渐模糊。艾莫莉丝的身影愈加朦胧，仿佛成了迷雾的一部分。

玛法里奥落在泰兰德身边。他恢复人形，跑向了她。就在她支撑不住即将跌倒的那一刻，大德鲁伊紧紧地将她抱在了怀里。他哽咽起来，为没有再次失去她而庆幸万分。

艾莫莉丝在他们头顶拼命地喘息着。她如今的外表已经很难称之为“龙”了。在玛法里奥眼前，那头巨兽一点点地消散，直至无踪。

高阶女祭司长出一口气，放下了双手。

“我也不知道这是、是否有效……而且当然没、没想到会像这样……”

“什么有效，泰兰德？”

她站稳身子。“我思考了受腐化者的本质，打算采取另一种方法；我将艾露恩的治愈力量发挥到极限，试图除去污染……”

玛法里奥抬起头，看向艾莫莉丝刚才盘旋的位置。“我明白了。”

“是的，除了腐化以外一无所有……所以当我尝试治疗的时候，留下的唯有虚无……”

大德鲁伊本想回答，但他感觉到了新的威胁。“萨维斯的阴影来了。恐怕数量众多，我必须带你离开这儿。”

“但那把斧子！”她抓住他的手臂，“索拉在这儿弄丢了斧子——”

“我们没那个工夫了。”他简短地回答。相反，他跑去拾起了那把长矛，尽管他清楚这举动会给他造成痛楚。接着玛法里奥模仿了那位被腐化的森林守护者的做法，此时泰兰德正站在不远处，而一动不动的雷姆洛斯位于两人之间。

他们前方出现了一道裂口。大德鲁伊化为巨熊，在拿着长矛的同时抓住了沉重的雷姆洛斯。

“玛尔，想清楚你该做的事！我们必须取回那把斧子！我现在明白了！我明白——”

他咆哮着让她穿过裂口。她极其不情愿地照做了。

玛法里奥拖着雷姆洛斯跟在后面。

裂口消失了。

裂口消失的同时，暗影萨特们也消散无踪。有那么一会儿，周围陷入了沉寂。接着阴影之树朝斧子的上空伸出枝条。

枯枝的轮廓悬停在那把武器上方，却无法拿起它。但梦魇之王没有表现出丝毫沮丧。萨维斯无法碰触斧子，但躺在地上的斧子也无法伤害他。

梦魇之王低沉的笑声在迷雾中回荡。巨树的阴影慢慢退去……而雾气笼罩了那把魔法战斧。

第二十六章

瓦里安国王和最后的反击者们站在一起，看着涌向前来的梦魇。在浑浊的空气中，敌人的身影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些可以辨认，另一些则不能。

集结的大军等待的不只是他的号令，还有布罗尔的。瓦里安没有自负到觉得自己彻底掌控了局势：事实上，他的想法截然相反。和所有人一样，他本以为玛法里奥·怒风会负责带领德鲁伊和他们的盟友，与他的军队协同战斗。

但当布罗尔简短地向瓦里安传递思绪，表示将由他担任联络人的时候，暴风城之主并不特别介意。两人曾共同度过沦为角斗士时的残酷生活，对彼此的行事风格了如指掌。因此，当布罗尔终于提醒他时机到来时，两人迅速进入了角色——和从前一样，他们是战友。

梦境中的大军向前冲去，迎向黑暗。与梦魇短兵相接的同时，众多暗影萨特随之成形，它们的利爪足有几厘米长。

但就在第一批恶魔发起攻击之前，德鲁伊和应募而来的其他施法者率先开始攻击。德鲁伊们负责打头阵，因为他们最为了解梦境和梦魇。银色的火焰驱散了黑暗，席卷了这支地狱大军，不少暗影萨特就这么被烧成了灰烬。

一片混乱中，瓦里安的追随者们也发起了攻击。他们奋力劈砍着拥来的萨特，刀剑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对那些暗影造物造成伤害，但这里却不同。萨特们就像被切开的绸带一般四散落地，被受到鼓舞的艾泽拉斯守军用脚爪踩得粉碎。

德鲁伊们为仅存的尚未被污染的梦境植物注入力量。树木的种子化作猛烈的弹雨落向梦魇内部，然后生根发芽。仅仅几秒过后，它们便迅速长成大树，高耸在那些萨特之间。

一头萨特挥刀砍向最近的树干，树木喷出了浓稠的树液。尽管这头暗影恶魔并不具备实体，但被树液溅到的瞬间，它的躯体发出了嘶嘶声，让它痛苦地向后退去。

但它的厄运并未结束，树液蔓延开来，灼烧着它。萨特试图逃离，但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仅仅数秒之内，它就在树液的侵蚀下化为飞灰。

树液从那些树木的各个部位——尤其是高处的那些枝条——喷射而出。在德鲁伊们的引导下，灼热的雨水落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大量的暗影萨特被焚烧殆尽。

梦魇第一阵线的崩溃让守军们欢欣鼓舞。尽管他们也出现了伤亡，但似乎仍有获胜的希望。仇敌们心甘情愿地并肩作战，甚至相互掩护。自上古之战后，从未有这么多不同的势力聚集在一起，再加上玛法里奥和其他德鲁伊召集来的那些生物，艾泽拉斯在这一刻前所未有地团结一心。

但瓦里安和布罗尔却觉得这场战斗有些过于简单，不由得心生忧虑。他们通过布罗尔的法术保持着联系，交换着彼此的担忧，他们知道梦魇不可能如此轻易便被打垮。

片刻过后，他们的忧虑得到了证实。布罗尔想起了梦魇那不断增长的大军，与此同时，它们从迷雾中拥了出来……数千名受害者那丑恶而畸形的梦魇形态已经翻了数番。那是沉眠者心底最恐惧的噩梦，化作他们扭曲骇人的版本。但对守军而言，梦魇显得更加恐怖了。

“不要因为他们的外表迟疑！”布罗尔催促瓦里安，“他们只是梦而已！”

“我知道……”国王语气阴沉，他已经见过自己的儿子和亡妻的多个梦魇版本了。瓦里安率先举剑向前冲去，砍向他儿子的幻象。尽管亡妻的身影让他明白那并非真正的安度因，但当幻象被萨拉迈尼劈散时，他依旧浑身颤抖。

他们全都明白，这便是梦魇阴险的目的之一——瓦解守军的士气。

但在国王的领导下，梦境形态的军团继续猛攻。在此过程中，有人因为犹豫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他们对此无能为力。瓦里安和布罗尔只能祈祷：被所爱之人反复再三地疯狂攻击，不会让这些勇士的理智崩溃。

接着，一名勇士发出了慌乱的呼喊。瓦里安向呼声传来处望去，发现那是暴风城的某位士兵。他攥住了自己的喉咙，梦境形态呈现出逐渐黯淡的绿色。惊恐的斗士丢下了武器，而后者——它代表了梦境形态的一部分——消失不见。那位士兵喘息起来，跪倒在地。

他的梦境形态在碰到地面之前就消散无踪。瓦里安断定，那个人并非只是醒来，而是死去了……

另一位斗士——那是个粗鲁的兽人战士——捂住腹部，随后像那个人类一样倒在地上，逐渐消失。

等到第三名士兵消失的时候，瓦里安不顾一切地探出意识，向布罗尔寻求答案。但令他吃惊的是，另一个声音——另一个生物——接触了他的思想。

瓦里安·乌瑞恩国王，我是哈缪尔……请务必当心……梦魇正以本该无法办到的方式攻击身在艾泽拉斯的我们……

这话什么意思？暴风城国王质问道。又有两名斗士倒下了，其余勇士也开始注意到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正在削弱他们的兵力。

梦游者正在袭击你的军队成员沉睡的身体……而且不知为何，在那些斗士的肉身死去的同时，梦境形态也会消失……重复一遍，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梦境形态应该能继续“活下去”……

国王痛苦地想起了玛法里奥·怒风呼唤他以前，那些袭击他的士兵那噩梦般的形体。他曾担心他们会攻击守军无法动弹又无力抵抗的身体，而如今噩梦成真，其结果甚至比他的想象更加可怕。

你的建议是——

我们必须继续战斗……哈缪尔答道。我们必须继续战斗……

布罗尔在哪儿？瓦里安问道，但牛头人没有回答。

另一名兽人战士倒地消失。瓦里安发出一声恼火的咆哮，然后按照哈缪尔的建议继续前行。他别无选择。他们都别无选择。

布罗尔在哪儿？他再次不顾一切地向妻儿挥出利剑，继续思索着。玛法里奥·怒风又在哪儿？

他们离开裂口的位置显然并非泰达希尔和达纳苏斯附近的土地。看起来，腐化的雷姆洛斯运用他新主人的力量，通过梦境，或是梦魇将他和玛法里奥带到了远处。

泰兰德四下张望，震惊不已。“玛尔，我们在哪儿？这个荒凉的地方是哪儿？”

大德鲁伊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首先去察看不省人事的雷姆洛斯。确认森林守护者仍旧昏迷不醒的时候，玛法里奥恢复人形，随后开始审视周围的环境。这里的梦魇之雾相当厚重，但他依稀对此地有一丝熟悉感。他对此并不意外，毕竟这里与雷姆洛斯带他去的那处极其相似，而他也的确想来这儿……但和泰兰德一样，这里的荒芜令他震惊。

“不幸的是，这儿离我们必须去的地方很近。”大德鲁伊含糊不清地回答。的确，眼下正是他一直等待的时机，但他需要的所有人——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参与他的计划——尚未全部就位。

他再次看向雷姆洛斯。昏迷不醒的塞纳留斯之子并非他计划中的一环。“泰兰德，你能设法保护他吗？我们也许得暂时把他留在这儿……”

玛法里奥没有加以说明，最后那句话是以他们能存活下来为前提的。如果不能，那么雷姆洛斯躺在哪儿就都无关紧要了。

高阶女祭司低下头去，开始祈祷。片刻后，艾露恩柔和的辉光照射下来，穿透了迷雾。光辉落在雷姆洛斯身上，裹住了他的身体，仿佛一块保护性的毯子。月光彻底笼罩了那位森林守护者。

“这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了。”她严肃地承诺道。

在那一刻，他正焦急等待的某个声音短暂地接触了他的思想。

我这有一对儿乱跑的蠢货要交给你……

他们不是蠢货……伊兰尼库斯，他们比你聪明……

从绿龙的语气听来，他显然不同意玛法里奥的说法。在让那个制图师骑到我背上，而你私下联络我之前很久，我就是个蠢货！我蠢到答应你的计划，但我又无法拒绝……只要还有一线机会拯救她……

大德鲁伊只能尽快岔开话题，不让伊兰尼库斯继续自责下去。他每耽搁一瞬，萨维斯都可能推测出他的计划。卢肯和索拉都在你那儿……现在看看他们身在何处……

片刻过后，伊兰尼库斯回以嘲笑的鼻息声，噢，真讽刺！他们离你希望的地点很近……的确，那个人类还喋喋不休地说着某个裂隙里的“东西”——

别说了！玛法里奥警告道。我会和他们谈的……

大德鲁伊同时向两人探出意识。他们都吃了一惊，虽然索拉的惊讶很短暂。她仍在因为自己被利用而记恨他。尽管当时别无选择，玛法里奥依旧很是自责，因为他不但利用了她，而且打算再次利用她。他迅速解释了自己的计划，以及那些超出计划范围的有利或不利因素。

他们接受了他的计划，理由和伊兰尼库斯相同……因为如果不接受这些，就意味着放任梦魇赢得胜利。玛法里奥对他们的勇气心怀感激。

对大德鲁伊来说，问题在于那头绿龙。但伊兰尼库斯保证会做他能做的事……只要暗夜精灵能证明自己同样能发挥作用就行。

然后就只剩下布罗尔了。玛法里奥和其他人的交流只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此时他向布罗尔探出意识，要求他从战斗中抽身，让哈缪尔代他指引那支由瓦里安国王领导、由联盟和部落成员组成的军队，以及德鲁伊们率领的艾泽拉斯守军。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导师……布罗尔答道。

你早就出师了，玛法里奥训斥道。我可不敢向学生提出接下来的要求！

无论您说什么，我都会照做的。

玛法里奥为自己得到的信任悲伤无比。因为他们必须去完成这些事，很多人已经为此而死，多半还会有更多人步他们的后尘。

他说明了自己的需要，也立刻得到了布罗尔的承诺。在协调瓦里安国王与其他人这件事上，哈缪尔值得信任。牛头人会确保守军们不会放弃努力。

他们也不敢放弃……尽管玛法里奥召集来的所有人很可能并不足以阻挡这道邪恶的浪潮。

于是，在其他人有望迅速就位的现在，玛法里奥终于意识到，他必须告诉泰兰德他们身在何方了。“这个地区看起来变化很大，但你肯定还记得它。”

在他和其他人短暂交流的过程中，高阶女祭司一直在审视他们周围的景物。她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困惑。

“一种感觉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泰兰德的眼睛瞪得浑圆，注视着大德鲁伊的双眼。“玛法里奥，这里该不会是——但苏拉玛城早已沉入海底——”

“是的，”他低声道，“我们在艾萨拉……曾经的辛艾萨莉的边缘。”

高阶女祭司颤抖起来，随后努力恢复平静。“我们该去哪儿？”

大德鲁伊指向她的右方。在那儿，几座参差不齐的小山在迷雾中依稀可辨。海水的气息——他们都知道，那是珊瑚海的气息——弥漫在空气里，而远处能听到海浪冲刷那些俯瞰昏暗水域的悬崖峭壁的声音。这片水域在久远的过去，曾是暗夜精灵首都和永恒之井的所在之处。

泰兰德点点头，然后皱了皱眉。“他本该和城市一起被拖进海里才对，玛法里奥……”

大德鲁伊眯起眼睛边思考边说：“是的……本该如此。”

她神情严峻地看向那些小山。然而，玛法里奥却抓住了她的手臂。“不，泰兰德……必须换一种做法才行。”

他把长矛丢到一旁，随后从腰带上抽出先前折下的树枝——剩下的那一小段。在和雷姆洛斯前往梦魇之前，玛法里奥把它收在了那里。

令她吃惊的是，他坐了下来。

“玛尔！你疯了吗？”

“听我说，”他催促道，“保护好我。我要做的事非常危险，但为了让其他人发挥作用，我必须这样做。提高警惕……他很可能会在这时攻击我们。”

她看了眼雾气。“这儿很安静。”

“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玛法里奥摆出冥想姿势，闭上双眼，“如果是对的，这一切用不了多少时间。”

大德鲁伊呼出一口气，集中精神。尽管忧心忡忡，他仍旧迅速进入冥想中。

曾经壮丽的翡翠梦境映入他的眼帘。玛法里奥向前冲去。他的目标就在前方。

一道影子动了动。但那并非某个萨特，而是那棵邪恶大树骸骨般的枝条。

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他什么都没对梦魇之王说。只有几码远了——

地面爆开了。玛法里奥骤然被甩向后方。在努力维持平衡的同时，他的一只手紧攥成拳。

阴影树枝抓向了他。与此同时，地面冒出了各种奇形怪状的人物，每一个人大德鲁伊都认得，那些都是他在上古之战期间结识的人。

加入我们……加入我们……他们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回荡。

玛法里奥明白他们只是幻影，但他还是费了番工夫才想到这是对手的能力。类似的幻象曾让暗夜精灵放松警惕，从而落入了萨维斯的圈套。

“这次可没门儿。”玛法里奥喃喃道。大德鲁伊合拢双手，将掌中之物塑造成形。

玛法里奥的手中冒出一根银色的木杖。阴影之树退缩了。但让大德鲁伊的对手吃惊的并不只是木杖本身，还是因为它是用梦魇之王萨维斯的本质——那棵树的精髓塑造而成的。凭借古老的学识与长久的实践，玛法里奥能够在以梦境形态来到这里时带上现实的造物。这么做相当耗费精力，但却是必要的。

玛法里奥将那根木杖高举过头，一圈圈地旋转它。翡翠和金色的条状能量从杖头涌出，那些能量侵蚀着迷雾。

“窃取梦境之物也将救赎梦境！”大德鲁伊宣布道。

阴影之树的恐怖枝条退入迷雾的更深处。玛法里奥朝它逼近。

来自他过去的骇人幻象云集而来，但那把木杖如同劈开空气般劈开了它们。幻象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叹息中消失不见。

布洛克斯的魔法战斧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但玛法里奥并未靠近它，反而继续朝那棵阴影之树走去。

但梦魇之王不再后退。或许萨维斯从一开始就知道玛法里奥发现了什么。

一道白骨般的细长影子从树那边射出。阴影的树枝刺向大德鲁伊的胸膛。玛法里奥别无选择，只能抵挡。木杖与阴影接触，发出短促的黑色闪光。

一小片影子从树枝落下，立刻消散无踪。但在暗夜精灵的脑海中，萨维斯嘲讽的笑声响起。梦魇之王知道自己没法儿毁掉自己实体本质的造物，但它也不足以对他造成伤害。

这场小小的闹剧就快收场了，萨维斯嘲笑道。你所能做的就是一再迎接失败，玛法里奥·怒风……

阴影突然扩张到了大德鲁伊的视野上方。骸骨树枝的轮廓再次攻向玛法里奥，其中一根靠近了暗夜精灵的胸口。

玛法里奥拿起木杖，将杖尖刺向影子。但他的攻击没能命中，尖端反而刺进了地面。

树枝试图挤碎他的身体。它们失败了，但玛法里奥的手也放开了木杖。

萨维斯的大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阴影包围了大德鲁伊。

玛法里奥消失不见——然后醒来了。

但他发现，艾泽拉斯这边的状况也没好到哪儿去。

“玛尔！赞美艾露恩！”泰兰德喊道。

在他们周围，粗大的深色藤蔓从干裂的地面刺出，迅速伸向泰兰德与摆出冥想姿势的玛法里奥所在之处。它们攻向大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仿佛饥渴的水蛭。这里的藤蔓至少有十二条，而玛法里奥看到，新的藤蔓正不断从更加敞开的巨大裂缝中还伸出。

泰兰德将艾露恩之光凝成月刃的形状，奋力抵挡着它们。身手敏捷的女战士飞身避开伸来的卷须——有些粗如橡树的树干——然后掷出那把致命的武器。它劈开了靠近她和玛法里奥的一切，随后回到她的手中，以便让她再次精准地投掷。仅仅几秒之内，切下的卷须碎片就散落在她周围，但大德鲁伊发现，那些藤蔓的力量完全没有减弱的迹象。

片刻过后，当她成功切下另一段卷须时，玛法里奥发现了原因。藤蔓立刻封住了伤口，随后重新长出了尖端。

“后退！”玛法里奥对泰兰德大喊。

但下定决心要保护他和自己的高阶女祭司终于出现了失误。其中一根卷须缠住了她的腿，试图将她拖向冒着热气的裂缝。

玛法里奥冲到她身旁，但藤蔓的力量无比强大。泰兰德的双腿滑入了裂隙，她紧紧抓着玛法里奥，而他也努力阻止她被拖向黑暗的深

渊。

大德鲁伊将一只手伸向那条令人厌恶的卷须，发现它的本质已脱离了植物的范畴。他忍不住抬眼看去，寻找这东西真正的源头。尽管到了现在，已经不可能看清这些藤蔓的根须是从何处长出的了。

在玛法里奥沦为梦魇之王的囚犯期间，他曾在被俘的情况下创造出一条根须，并用它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在万年前就变成一棵树的萨维斯显然也做了同样的事，但梦魇之王的计划和造物远比大德鲁伊的复杂。

他的根须延伸了数里地。此外，它们的动作暗示了那棵树的位置所在，它并不在它本该属于的深海之底。

没时间施展另一个法术，也没时间去对抗远处的萨维斯了。玛法里奥向艾泽拉斯本身寻求协助，但起初，他只找到了死去的土壤，其中一无所有，没有昆虫，没有植物……没有任何东西。萨维斯吞噬了一切活物，只为了让自己更加强大，也更加致命。但最终也最为明显的破坏肯定发生在不久前，否则一定会有人注意到这片不毛之地。梦魇之王非常狡猾，他多半是通过他致命的根须从地底深处向上吞噬，在做好一切准备时才进行收尾。

而且萨维斯能够做到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被玛法里奥变成了那副模样。

他和泰兰德奋力阻止她被拖向地下，同时努力抵挡其他根须的侵袭。玛法里奥勉强挡开了它们，但他明白，梦魇之王正无情地将高阶女祭司拖向更深处。

大德鲁伊将意志探向深处，寻找肯定仍然存在于某处的生命。他不相信萨维斯把整片地区都变成了荒原，尤其是用如此缓慢又避人耳目的方式。

但玛法里奥却发现了比萨维斯对周遭的破坏更令人震惊的事实。那股邪恶力量如此强大而可怖，他在惊骇之下差点儿松开抓住泰兰德的手。多亏那执着而深沉的爱意，他才没有因此放手。但他也找到了拼图的另一块碎片。现在他明白萨维斯的位置是如何改变了。

某种情绪在玛法里奥心底涌起。他再次寻找艾泽拉斯的生命力量，这一次他终于找到了。大德鲁伊开始汲取那股力量。

雷声轰鸣。大地再次颤抖。

闪电突然在远方的天空亮起，那是梦魇之王真正的藏身之处。

根须放开了泰兰德。然而，地面却开始合拢。在闭合的裂隙碾碎泰兰德的双腿之前，玛法里奥勉强将她拖了出来。

两人拖着彼此，试图离开这片不断震动的地域。地面摇晃不止，相互碰撞的大地和岩石形成了一座座高耸的丘陵。

“发生了什么事？”泰兰德高声问道。

“有两股力量正在相互对抗！一股来自梦魇！”

“另一股呢？”

他没有回答，虽然他知道答案。玛法里奥以他从未尝试过的方式煽动了艾泽拉斯。它正在反击邪恶，也就是萨维斯。

不……大德鲁伊皱起眉头。不只是萨维斯。

他们不断飞奔，直到再也没有奔跑的力气。在他们身后，地面仍在剧烈起伏。如今遮蔽前方景物的不只是雾气，还有大团的尘埃与蒸汽。

对抗仍未停止。

尽管玛法里奥唤醒了一股令他也为之震惊的力量，却并未感觉到希望。在裂隙附近探索地底的时候，玛法里奥抵达了比他想象中更深之处。他不仅接触了艾泽拉斯的核心，也接触了萨维斯真正汲取邪恶力量的地方。那个地方远在现实世界与翡翠梦境之外，却大肆污染着两者。

而在那个邪恶的地方，他感觉到了某种古老到难以置信，却又莫名熟悉的东西。坚毅的大德鲁伊浑身颤抖。

在梦魇之王的背后，有另一股更加黑暗的力量存在……

第二十七章

人类、精灵、兽人、矮人、巨魔、牛头人、侏儒、德莱尼、被遗忘者等等诸多种族继续对抗着梦魇那无情的浪潮。战士、德鲁伊、法师、牧师，以及其他职业各自运用自己独有的技艺，为守军的力量添砖加瓦。

瓦里安的梦境大军继续在前线奋不顾身地杀敌，但萨特的利爪和现实肉体的死亡都会让他们消失。目睹这一切的哈缪尔不禁思索，为何这些梦境形态无法像已故的德鲁伊们那样，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活。他只能推测那些人在艾泽拉斯遇害时，梦魇那可怖的力量借由肉体与梦境形态之间与生俱来的联系，从现实位面流入了梦境。

德鲁伊们施展着法术。无数的种子爆裂后化作银色的净化之火，诸多化为巨熊、大猫或者其他可怕形态的德鲁伊运用魔法强化的利爪、尖牙甚至是咆哮，奋力攻击黑暗的仆从。

但他们的攻势依旧渐渐减缓，直至停滞，然后转为守势。

紧接着，又一波邪恶的浪潮同时向两个位面的守卫者袭来。被阴影控制的龙兽、幼龙以及其他腐化龙类组成的大军出现在两个世界的迷雾中。

任何德鲁伊—即使是玛法里奥—都未曾料到的状况发生了。

翡翠梦境/梦魇与艾泽拉斯之间的屏障开始崩溃……两者开始缓缓融合。

这天方夜谭般的融合让伊兰尼库斯大吃一惊，甚至躯体有片刻的失控。然后他奋力恢复平衡，努力避免索拉和卢肯掉落下去。

就在那头龙努力的时候，卢肯听到了一声呼喊。那并非单纯地呼唤他，而是能听到的任何人。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他想起了睡眠和梦境都更加温和的过去。他陷入了回忆中……

接着，他下意识地滑下了伊兰尼库斯的背脊。但他并未坠落。卢肯仅仅落下一两尺，便感到某个无形的东西拖走了他。伊兰尼库斯和索拉消失不见——

片刻过后，制图师重新出现在梦魇中。急速不清的话语和尖叫侵袭着他的双耳，骇人的身影在他周围的雾气中移动……但卢肯的思绪并未被其影响。他从毒虫横行的地面上爬起身来——这片地面本该位于那头龙和骑手们下方几百尺的位置，但如今却在他的脚下。

接着……卢肯意识到，他前方的雾气里有什么东西，而它尽管处于梦魇中心，却不知为何令他的心中涌起某种希望。

他将梦魇的危险抛诸脑后，奋力朝那边跑去。靠近之后的发现让制图师吃惊不已。那些排列整齐，拥有巨大穹顶的建筑绝非凡人的造物，它们太过完美了。他所在的角度看不到全貌，但他发现，那些较小的穹顶建筑似乎在侧面或周围拱卫着那座尤为高大的穹顶建筑。尽管周围就是污秽的梦魇，它却维持着令他莫名安心的奇妙金色。

制图师不由自主地走向那座金色穹顶建筑。尽管疲惫不堪，但他依旧加快了脚步。卢肯全副心神都放在那个金色穹顶上，几乎忽略了梦魇的存在。他只知道自己必须前往那里。

制图师无法判断自己用了多久才到达那里，也并不在乎。无论是几分钟还是几小时，时间毫无意义。重要的是他终于来到了入口……然而入口却被黑暗笼罩，那无疑是梦魇的黑暗。

可怕的事实让卢肯开始真正审视周围，也几乎令他再次转身逃跑……但他随即意识到，吸引他来到这个虚幻之地的，是穹顶里面的东西。

而它需要他……

翅膀拍打声从另一个方向传来，他迅速绕向建筑侧面试图躲避。没过多久，一个庞大的身影便出现在空中。

卢肯本以为从面容辨认出任何龙类是不可能的事，但他敢肯定这一头名叫莱索恩。那具幽魂般的躯体闪烁着和梦魇同样令人作呕的绿光，暗鳞巨兽扫视周围，仿佛在怀疑什么。

莱索恩漆黑的、无底洞般的凹陷双眼转向卢肯的方向，目光在人类藏身位置的不远处停了下来。

腐化巨龙哼了一声，旋即转身飞走。

那头龙消失在远方。心慌意乱的制图师背靠墙壁，松了口气。

墙壁开始发光。

他穿了过去。

但他并未进入某个房间，而是卷入了一团能量旋涡，并无法自控地随之旋转。更糟的是，卢肯感到自己的力量也正在逐渐流失。他明白要不了多久，自己甚至无法保持清醒了。

放心吧，小卢肯……我会尽力控制法术的效应……希望可以……

他听过那个声音，甚至在转身探寻声音的源头之前，他就知道发话者是谁了。

和卢肯一样，巨龙伊瑟拉漂浮在搅动的能量之中，但显然并未受到它们影响。她的双翼展开，身体笼罩在一层极其纤薄、不断闪烁、仿佛随时都会消失的翠绿色灵光里。纤细华丽的巨龙紧闭着双眼，但似乎依旧能看到他。

卢肯感觉到，这头龙尽管身陷囹圄，却并非虚弱无助。她仍在抵抗——

但并非如此。他见过她被彻底击败的模样。梦魇抓住了她，强迫她屈服于它的意志……

不要相信梦魇与它主人的谎言，伊瑟拉回答了他没有问出口的疑问。没错，我是囚犯，但仍有抵抗之力……虽然我承认，那些力量正逐渐消失……

这是什么地方？他无声地发问。

她扭过头去。很久以前，我们被派去保护刚刚诞生的艾泽拉斯和翡翠梦境时，我军团的成员为了向我表示敬意，将这片土地和建造于

其中之物命名为“伊瑟拉之眼”……我们在这里观察一切。她的表情黯淡下来。如今，由于莱索恩的背叛，它成了我的牢狱……

守护巨龙突然发出痛苦的吼声。她的身体摇晃起来，有那么一瞬间，她变得仿佛幽灵。

尽管只是徒劳，卢肯依旧伸出了手，试图安抚伊瑟拉。

梦境与艾泽拉斯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她忧心忡忡地宣告。尽管我仍在抵抗，它们榨取我意志的速度却越来越快，我的力量被它们用来摧毁万物！

我们该怎么做？制图师问。

伊瑟拉靠着仅存的力气回答道：事实上，卢肯・狐血……从伊兰尼库斯发现仍是婴儿的你开始，我就在留意你了……我决定看看你独特的出生方式让你变成了怎样的存在……说起来，就连伊兰尼库斯也不知道……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只是听从了自己的心声而行动……

卢肯瞠目结舌。对于心神疲惫的制图师来说，这位守护巨龙本可以阻止他得到那种能力，让他避免这一系列麻烦——

我无法改变你出生的状况，但或许……出于自负，我没有从最初便对你加以庇护……伊瑟拉再次喘息起来，然后续道。但没时间回想往事了……我一直在尝试去、去联络另一个人，但一直毫无进展，我几乎都要放弃希望……而你独特的存在或许能帮助我接触到他……

我？我能做什么？

再次袭来的剧痛让绿龙身形几近消散。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最后，她勉强吐出这句话。你也许能帮我绕开梦魇的法术，

让我和玛法里奥・怒风取得联系……

玛法里奥？只要能帮上忙，我什么都愿意做，即使要为之付出生命！他意识到自己是认真的。如果一切都被梦魇毁灭，他独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

希望不需要做到那种程度。守护巨龙似乎又一次看透了他的想法。她仍旧紧闭双眼，补充道：卢肯·狐血，你确定吗？你确定自己明白其中的风险吗？

他点点头。

我会尽可能使用温和的手法……

伊瑟拉睁开了眼睛。她与那个人类目光相交。

那一瞬，制图师似乎重历了自己所有的梦境。伊瑟拉的眼睛仿佛万花筒般，映射出无数与卢肯以及他梦到的其他生物相关的画面。他成了那些梦的一部分，同时，他潜意识中深深埋藏的部分也展示在巨龙面前……

被守护巨龙的意志吞没的同时，卢肯·狐血敬畏地瞪大了眼睛。

我们必须返回艾泽拉斯。瓦里安提醒哈缪尔。告诉玛法里奥·怒风，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在此战斗的同时，他们也在杀死我们的肉体！

牛头人表示了赞同，但除此之外并未作答。然而，他立刻向玛法里奥探出意识，试图警告他将至的灾难。

就在暗夜精灵渐渐明白萨维斯惊人力量背后的真相之时，他也获知了哈缪尔的担忧。玛法里奥早先就感觉到了那个远古邪物，也一直没法儿忘记它的存在。难怪萨维斯如此神通广大了；更加庞大的黑暗力量正在幕后操纵对方。

但玛法里奥仍旧保持着理智，他明白放弃希望就意味着满盘皆输。大德鲁伊听着瓦里安通过哈缪尔转达的信息，他能理解暴风城国王为何如此要求。玛法里奥不禁为自己没能及时阻止而自责；他早就担心萨维斯会做这种事——攻击守军们无力反抗的肉身。

救回泰兰德后，他把现在的状况以及自己的责任告诉了她。泰兰德满脸担忧，但她依旧点头表示理解，以及对必须承受这些重担的玛法里奥的同情。

“那我们失败了吗？”分析过目前的处境后，高阶女祭司突然发问，“整个艾泽拉斯都失败了吗？”

没等他回答，另一个声音就接触了他的意识，那是他不断祈祷，希望能在事态无可挽回之前听到的声音。

玛法里奥·怒风……你能听到我的话吗？

大人？

是的……我是伊瑟拉……听我说……看着我……

逼真的影像突然间充斥于大德鲁伊的脑海。玛法里奥看到了身陷囹圄的伊瑟拉，守护巨龙正尽力阻止自己完全被萨维斯和他的神秘主人控制。

看到这一幕，玛法里奥忽然察觉了敌人的身份和他们真正的本质。他明白自己险些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这么说，你明白了真相……

玛法里奥的确明白了……他也察觉到这场对话的参与者并非只有他们两个，还有另外两个存在。其中之一是那个人类卢肯，制图师以某种方式充当着伊瑟拉绕过牢笼与他对话的媒介。

而另一个——那一位本该无法参与这场对话，但他不知怎么察觉到了……他察觉到了这点，因此怒不可遏。

是你！我立刻就感觉到了你！他们把你关在了伊瑟拉之眼！我早该想到的！如此放肆……又如此愚蠢……

伊兰尼库斯。玛法里奥能感觉到，他刚刚将索拉放到了布罗尔的搜索范围内。但现在，在察觉他的女王与大德鲁伊不顾一切的联络之后，那位雄性绿龙的脑海里所想的就只有一件事……拯救她。

听我说，我的配偶，伊瑟拉恳求着，试图阻止他。你该做的是协助玛法里奥——

不！我会拯救你！伊兰尼库斯打断道，他的声音格外有力，令玛法里奥和卢肯的脑袋嗡嗡作响。我发誓！

伊瑟拉努力劝阻他，但伊兰尼库斯不肯听从。被卷入这场争执的玛法里奥正想和那头雄性绿龙对话。然而，没等他开口，一只手用力地摇晃他，让他中断了联络。

“玛尔！当心！”泰兰德喊道。

他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周围。

暗影萨特遍布四周。

不……那些不是影子，而是有实体的生物。那些是活生生的萨特，其中还有那些追随萨维斯踏上毁灭之路的艾萨拉女王的上层精灵仆从。他们被重生的萨维斯的力量引诱，放弃了原本英俊的外表，变成了那种丑陋的模样，并致力于实现燃烧军团的主人萨格拉斯的终极目标。

他们的数量仿佛无穷无尽。玛法里奥震惊不已。这些萨特显然从始至终都隐瞒了真相，他们无疑从很久以前就集结起来，为这一系列可怕的事件做好了准备。

我的子嗣一直在等待赢得荣耀的机会！梦魇之王愉悦地讥笑道。既如此，我便赐予他们这个机会……

萨特们头顶尖角，脸部保留了腐化前的大致特征，但挂着魔鬼般的野蛮表情。他们凶残地咧嘴笑着，露出满口尖牙。粗糙的棕色毛发覆盖着他们的双臂、背脊和长着蹄子的双腿。他们长着蓬乱的鬃毛和胡须，显得怪诞无比，而他们的眼中映出邪恶的绿光。

的确是他！萨维斯对逼近的萨特们宣布。该死的玛法里奥・怒风……

数头萨特发出期待的号叫，朝两人冲去。

泰兰德挡在大德鲁伊身前，掷出了月光笼罩的月刃。

“你必须把精力放在真正的战斗上！”那把旋转不止的武器劈开最前方的几名萨特时，高阶女祭司大喊起来。三道利刃在那些邪恶生物的身躯留下了深深的伤口，随后回到她手中。被击中的敌人倒了下去，他们的上下半身几乎分家。

她无情而高效的攻击令萨特们有些动摇，他们开始躲避泰兰德和那把致命的利刃。

但玛法里奥不打算让她独自面对那些萨特。“你没法儿抵挡这么多敌人的！”

“有它们的帮助，或许我能拖延足够长的时间！”没等玛法里奥开口询问，泰兰德就以敬礼的姿势举起月刃，低声呢喃姐妹会的暗语。这时，萨特们恢复了勇气，再度冲上前来。

月亮母亲的光辉照耀在玛法里奥的前方，泰兰德和她身侧的地域都沐浴其中。在玛法里奥的注视下，一排身着战斗装束，散发着辉光的人影站到了泰兰德身边。每一个人影都与她有几分相似。

泰兰德向艾露恩祈求援助，而月神以月光制造了守护者回应了她的需要。凭借月刃、弓、刀剑、长枪、锤、棍棒和其他武器，这道闪闪发光的阵线摧毁了冲在最前方的萨特们。但更多的敌人仍在拥上前来。

泰兰德和她召唤的守护者抵挡敌人的时候，玛法里奥并没有站着发呆。玛法里奥明白她是正确的——他必须专心应付真正的战斗，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向瓦里安和哈缪尔重新强调他最初的决定。梦魇必须在梦境里对抗！他坚持道。梦魇力量的核心来自于沉眠者，以及目前为止从伊瑟拉身上夺取的那些！你们得迫使它从那里汲取力量，以求自保！

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勉强同意了。玛法里奥怀着可能会让许多人送命——尽管这是最有希望成功的做法——的内疚，将意识探往布罗尔那边。

你找到索拉了吗？

布罗尔·熊皮立刻做出了回答。是的，导师！但她在这儿没法儿有效地战斗！让我们把她送回艾泽拉斯，然后——

不……你知道我需要她做什么。

就像哈缪尔和瓦里安国王那样，布罗尔同意了。

玛法里奥再次看向泰兰德。她毫不畏惧地对抗着敌人的大军，正如她在上古之战时那样。她脸色发黑——这是暗夜精灵的“面红耳赤”——地一次次掷出月刃，切断敌人的肢体，剖开敌人的胸膛，甚至劈断了某个萨特的头颅。

但大德鲁伊发现，她周围的月光稍微黯淡了些，而她身旁的艾露恩守护者也一样。高阶女祭司对抗的并不只是有形的敌人；萨维斯将自己的力量灌注到了萨特身上，尤其是正在和泰兰德搏斗的那些。她是维系那些守护者存在的纽带，如果她倒下，它们也会迅速消散。

玛法里奥转而面对另一个问题。他迅速向那条雄性绿龙探出意识。伊兰尼库斯！好好想想吧！

不！我不会把她留在伊瑟拉之眼的！

暗夜精灵的视野再度转换。玛法里奥透过伊兰尼库斯的双眼，看到了那位守护巨龙的配偶下降时的景象。那头龙就快抵达目的地了。

伊瑟拉之眼与大德鲁伊记忆中的不太一样。伊兰尼库斯靠近的同时，那些景象开始晃动。建筑变得仿佛交错的锯齿，看起来随时都会刺穿那条绿龙，并且开始接连改变位置。

他们欺骗不了我的！伊兰尼库斯说道。就算他们把她藏在一千个地方也没用！她和我再次联系在了一起，而这次任何事物都无法切断这条纽带！无论多少次，我都会找到她！

保持警惕！玛法里奥徒劳地大喊。

伊兰尼库斯朝着最不起眼的那栋建筑俯冲而去。与此同时，它突然变得高大起来。

看到了没？他得意扬扬地说。她就在那座高大的建筑里，虽然他们尽力伪装成了别的——

比起伊瑟拉的位置，玛法里奥更加关注周围的其他事物，他察觉了梦魇的变化。伊兰尼库斯——

莱索恩出现在全神贯注的伊兰尼库斯头顶，扑向了他。

欢迎回来，伊兰尼库斯，我的兄弟！他将利爪刺入另一头巨兽的身体，嘲笑道。腐化绿龙将暗绿色的能量注入伊瑟拉的配偶体内。

伊兰尼库斯尖叫起来，身体剧烈抽搐。他被鳞片包裹的身躯扭动弯曲，仿佛有条巨大的蠕虫钻开了血肉和骨头，正试图破体而出。

你最大的噩梦就要成真了……莱索恩柔声道。欢迎回归信徒的行列……

玛法里奥勉强维持着与伊兰尼库斯心灵的联系，但那联系极其微弱，他感觉不到那头龙的想法——其余的就更不用提了。他试图和伊兰尼库斯对话的尝试也全都以失败告终。大德鲁伊担心莱索恩说出了事实：玛法里奥清楚伊兰尼库斯对于再次沦为腐化者一员的深切恐惧。

的确，当梦魇的邪恶能量流入体内的时候，伊兰尼库斯发出了响亮的呻吟。尽管仍在空中，他却努力将身体蜷成了球状。

紧接着，伴随着一声狂怒的咆哮，他向莱索恩释放了自己的力量。

那一击正中因自负而毫无防备的腐化巨兽，令对方倒飞而出。莱索恩发出一声痛苦的吼叫，开始盘旋上升，向着远离伊瑟拉之眼的方向飞去。

伊兰尼库斯毫不犹豫地将目光转回他的女王被囚禁的位置，他伸出四爪猛击那栋建筑。

那座监狱光芒闪动，更多的梦魇污染袭向绿龙。面对试图压倒自己的腐化，伊兰尼库斯的身体扭动抽搐。但他顽强地忍着剧痛，继续将自己的力量注入那栋建筑。

玛法里奥已经有太多问题要应对，能做的事相当有限，但他还是尽力支援伊瑟拉的配偶。向雄性绿龙蔓延的污染停了下来。

监狱摇晃起来。伊兰尼库斯突然停止了攻击。巨兽发出胜利的咆哮。

但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守护巨龙的配偶离开了伊瑟拉的监狱。获得强大的梦魇能量的莱索恩全身发光，俯冲而下，撞开了他的对手。

玛法里奥试图帮助伊兰尼库斯重整态势，但那头龙却拒绝了他的帮助，并在大德鲁伊的意识中高喊：不！她就快自由了！趁我拖住他的时候，你去释放她！

暗夜精灵无法反驳，解救伊瑟拉重要得多。她是翡翠梦境的女主人，她与它息息相关，对它的本质也了如指掌。梦魇需要她来强化自己与翡翠梦境的关联，以便更好地控制世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必须解救伊瑟拉；这次行动必定会削弱梦魇的掌控，进而增加守军的胜机。的确，玛法里奥能感觉到，守护巨龙也在试探这座削弱后的监牢。伊兰尼库斯是正确的：现在成功的希望增加了许多。

大德鲁伊集中精神，试图从艾泽拉斯和饱受折磨的翡翠梦境中尽量汲取力量。令他惊讶的是，两个世界——尤其是翡翠梦境——轻易回应了他的要求。玛法里奥断定，这不可能是他独力办到的，伊瑟拉肯定也在以某种方式协助他。

就在玛法里奥全力协助拯救守护巨龙时，他也感觉到伊兰尼库斯的战斗正在继续。两头龙扭打在一起，强大的力量不断攻向对方。他们起先似乎相持不下，但暗夜精灵担心要不了多久，他们所处的环境就会让那头腐化巨兽占据上风。

牢狱内的伊瑟拉加大了力道。但她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她的配偶、玛法里奥、以及卢肯。

先救他，因为他和我不同，没有被任何梦魇的法术束缚。她命令玛法里奥先行解救那个人类。尽管制图师成功进入了金色穹顶，但现在看来，他太过疲惫，无法使用他那种古怪的能力了。救援卢肯对大

德鲁伊来说并不费力，玛法里奥成功将那位制图师送回了艾泽拉斯，而且靠近哈缪尔所在之处。

伊瑟拉奋力挣扎。屏障变弱了，玛法里奥能感觉到它在扭曲变形……

不……没这么简单！莱索恩操纵着梦魇之王的力量，几乎将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令玛法里奥惊恐的景象充斥于他的脑海中：他的所有举动都在为他试图保护的一切带来更大的灾难。大德鲁伊知道那些只是黑暗制造的噩梦，但要在否定它们的同时维持对牢狱的攻击，却耗费了他庞大的精力。

莱索恩突然大叫起来。透过纷乱的思绪，玛法里奥看到伤痕累累、身体严重扭曲的伊兰尼库斯利爪与魔法并用，抓住了他腐化的对手。伊兰尼库斯显然伤势不轻，但无比坚定的决心让胜利的天平暂时倒向了他这一边。

只是这种优势显然无法持久。尽管很不情愿，但玛法里奥开始收回用来解救伊瑟拉的力量了。

不！！伊兰尼库斯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响起。你必须救她！我会解决莱索恩的！

莱索恩显然听到了这句话，因为那头腐化的巨兽为如此傲慢的言论大笑起来。梦魇的力量充盈他的身体，他如今比守护巨龙的那位配偶还要庞大。

要被解决的是你，伊兰尼库斯！向梦魇屈服吧！让它拥抱你！艾泽拉斯和翡翠梦境间的阻隔也在变弱！很快，我和其他同伴就能毫无阻碍地翱翔于艾泽拉斯的天空……

艾泽拉斯的天空……伊兰尼库斯重复道。

光辉突然笼罩了伊瑟拉配偶的身体。那头龙神情严肃，与此同时，莱索恩的脸上浮现出了疑惑的表情。

你在做什么？他质问伊兰尼库斯。

但伊兰尼库斯一言未发。玛法里奥能感觉到他在汲取另一种能量，直到此时，大德鲁伊才明白伊兰尼库斯的打算。

等两具庞大的身躯开始消失的时候，莱索恩也明白了过来……但已经太迟了。你不能这么做！你会连自己也毁掉的！我发誓！动荡的空间会让你一起毁灭！

那就这样吧。玛法里奥听到伊兰尼库斯答道。

我的爱人！伊瑟拉大喊道……但为时已晚。

梦魇试图将这个领域和艾泽拉斯合而为一，那时他的力量将不可战胜。

但那种转变尚未完成……而在这里，在伊瑟拉之眼——翡翠梦境的中枢——附近，玛法里奥能看出两个领域之间遭到撕裂的界线极不稳定，以至于身在其中便会招致湮灭。

伊兰尼库斯死死抓着腐化巨兽。两头龙进入了突然存在于两个领域之间的动荡地带。

正如莱索恩先前的警告，以及玛法里奥和伊瑟拉的担忧，绝望的恶龙疯狂聚集梦魇之王的力量，徒劳地试图避免无可避免的结局，但已经太迟了。

那头怪物在哀号声中被撕成了碎片，他聚集起来的可怕力量释放而出。

炽热的旋涡从莱索恩先前所在之处迸发而出。那道旋涡吞没了伊兰尼库斯，而后者完全没有躲避。

狂野的力量袭击了周围各处。玛法里奥感到伊瑟拉在敦促他加以控制。大德鲁伊不确定她的意图，但仍然照做了。

某个孤注一掷的计划浮现于他的脑海，他将能量引向了他所选择的位置。

它们击中了伊瑟拉的牢狱，蒸发了伊瑟拉之眼的中心……也终于释放了伊瑟拉。

翡翠梦境的女主人发出释然的咆哮，从牢房的废墟间飞起。翡翠色的灵光笼罩着她，那光辉短暂地照亮了整个伊瑟拉之眼。

但迷雾开始朝她聚拢，试图再次捕获她。伊瑟拉再次咆哮，灵光的范围成倍扩大。灵光碰触的一切突然彻底恢复了生机与美丽，而那正是翡翠梦境为人熟知的模样。迷雾立刻退去——

就在这宝贵的时刻，守护巨龙消失了。

玛法里奥在翡翠梦境中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了，伊瑟拉撤退到了艾泽拉斯。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两个世界联系的运作方式，因此径直出现于正在达纳苏斯外奋战的德鲁伊们附近。

感谢你……玛法里奥·怒风……她的语气充满悲伤。你……还有伊兰尼库斯……

他做了必要的事。大德鲁伊迅速回答。他敬佩那位雄性绿龙的牺牲，但也明白即使是现在，有许多人同样在献出生命。但他的希望也随之高涨：翡翠梦境的女主人得到了自由，而萨维斯也失去了所有重要的俘虏。有伊瑟拉的力量来指引他们——

不，玛法里奥——恐怕、恐怕我能提供的力量少得可怜……避免被梦魇彻底利用所耗费的精力超乎——我——的想象……

这番话令玛法里奥震惊不已，几乎中断了和其他人的联系。这可是他一直指望的事！说到翡翠梦境和净化其中的污染，还有谁的力量能比她更强？若非他愚蠢地中了萨维斯的诡计，伊瑟拉也不会轻易被俘。要不是萨维斯能够利用他贫乏的力量，这些混乱根本不会发生——

你——你错了，玛法里奥！显然伊瑟拉光是维持清醒就很困难了。你了解幕后的那股势力，也知道他们暗中活动了多久！

但这重要吗？他反驳道。如果连您也无法结束这一切，我们就输定了！

守护巨龙就快失去知觉了，她能做的只有保护自己。还有希望……我……我属于翡翠梦境……但你……属于翡翠梦境……以及艾

泽拉斯！因此……还有机会——

您这话是——

她中断了联络。守护巨龙在维持清醒的战斗中落败了，她太过疲惫了。

就在她的意识消失的同时，梦魇之王的笑声也仿佛在玛法里奥的脑海中回响。

伊瑟拉把两个世界的命运交托给了玛法里奥……而他对此毫无头绪。

第二十八章

布罗尔·熊皮努力阻止索拉跑在他的前方。尽管他们现在身处最危险的地带之一，兽人依旧坚持继续前进。暗夜精灵因玛法里奥的要求而来到了这里。玛法里奥没有说明具体理由，但布罗尔信任他的导师。不过他还是想知道那个兽人能有什么作用。索拉没有派得上用场的武器，而她鲁莽的行事方式也很容易让她落入梦魇的魔爪。

“是这边！”她再次吼道，“这边！”

除了逐渐变浓的迷雾外，没有任何东西在妨碍他们。布罗尔不认为这是运气的缘故。梦魇多半不认为他们本身能造成什么威胁，而德鲁伊自己也有相同的看法。

你的计划是什么，玛法里奥？布罗尔在心底揣摩着。是什么？

前方的迷雾突然做出了令人不安的新奇举动。它后退了。并非全部后退，但它依旧留出了一条让两人并肩前行都绰绰有余的宽敞道路。

不用说，索拉径直踏入了那条路。

“停下！”德鲁伊喊道。

但她没理睬他，反而加快了步伐。“就是那儿！”

相比之下，布罗尔更加担忧他们生命——如果他们被梦魇俘虏的话，就还要算上灵魂——的安全，因此起初没能理解她的目的。然后他看到了那把斧子。

那把魔法战斧。难怪索拉想拿回它了。有了那把武器，她就能和阴影以及梦魇对抗了。

但德鲁伊不认为取回斧子就只是将它捡起那么简单。

索拉朝它伸出了手……然后斧子亮起了翠绿色的强光。

与此同时，愤怒的吼声传来。布罗尔转身环视四周，因为那个声音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起初他担心那是他自己过去的愤怒——他在上次踏入翡翠梦境的旅途中耗费庞大心力去对抗和挫败的原始怒火——再次显现了。然而，德鲁伊几乎立刻发现，那种愤怒有着截然不同，而且更加可怕的源头。梦魇之王在发怒。

他不明白原因。兽人似乎不能——也可能是不愿——碰触那把斧子了。这显然正中那个不可见的邪物的下怀。

“怎么了，索拉？”他低声道，“你是没法儿拿起来么？还是说你不想？”

兽人摇了摇头。她回头看着暗夜精灵，露出极度困惑的表情。“我、我不知道，德鲁伊……我不……知道……”

就在她发话的同时，迷雾朝他们围拢过来。布罗尔感觉到梦魇之王的怒火聚焦在了他们身上。尽管它先前从索拉手中夺走了斧子，却显然无法使用。但从那以后，它就在等待能够使用的人出现。

“你会挥舞它的，兽人。”一个令德鲁伊颤抖的声音传来，因为他知道发话者是谁。“然后通过你，这把斧子就会成为我们的武器……”

雾气中钻出一只巨大的拳头，上面覆盖着溃烂的树皮，和爬进爬出的毒虫。那只拳头重重地砸中了布罗尔，他从兽人身边飞了出去。

纳亚尔走出蠢蠢欲动的迷雾。腐化古树咧嘴一笑。他的眼中闪耀着梦魇疯狂变幻的光芒，参差不齐的枝条从他的全身长出，而布罗尔在早先的幻象中——那是玛法里奥在尝试与他联系——看到的那种邪恶的树叶覆盖了他的大部分身体。

“我不会为你使用那把武器的！”索拉抗拒地吼道。

“你会的……”他回答时的嗓音既像是梦魇之王的，又像是纳亚尔自己的。

古树朝她伸出了手。索拉想要躲开，但食腐虫类再次淹没了地面，而兽人失去了平衡。在她倒下的同时，破碎的地面钻出了仿佛黑

色蠕虫的东西。但那些并非蠕虫，而是根须的阴影。

骸骨般的大树的根须。

尽管只是影子，它们却仿佛结实的绳索般试图捆住兽人。她挣扎起来。

布罗尔爬起身。他一直在防备攻击，只是没料到攻击他的会是纳亚尔。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但那一击仍旧让他一时间难以呼吸。

他扑向古树，在跳跃中化为猫形态。但和纳亚尔相比，他依旧显得十分矮小。

腐化的古树再次朝他挥出拳头，但布罗尔更加灵巧。他在接近时扭身低头，让那只巨大的拳头从他头顶掠过。与此同时，德鲁伊的爪子耙过了敌人离他最近的那条腿。

纳亚尔因痛苦和愤怒大吼起来。他把索拉的事抛到脑后，转向大猫落地的位置。

“梦境和艾泽拉斯很快就将属于梦魇……”纳亚尔/梦魇之王用低沉的嗓音说，“至于你，暗夜精灵，你将陷入永恒的恐惧中……”

暗影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布罗尔透过它们看向索拉。她还有一只手是空着的，而那只手刚好能够到斧子。要是她能拿起它——

不！就算布罗尔没看到某条根须刻意避开她那只手的情景，他也能看穿真相。梦魇希望她在不经意间拿起斧子！

出于某种理由，梦魇无法自己拿起那把武器，它那些腐化者也都做不到。然而，它显然认为只要索拉拿起斧子，它就能通过她来运用那份力量。

他想要警告她，但暗影却变成了蜂拥而来的萨特。那些邪恶的存在淹没了布罗尔。他最后看到纳亚尔转过身去，开始观察索拉的行动。

导师！德鲁伊在头脑中呼喊。玛法里奥！

但没有回应。

玛法里奥听到了布罗尔的警告，试图做出回答，但他只接触到一片沉寂。他起初担心布罗尔死了，或者更糟……但大德鲁伊随即明白，梦魇之王正试图阻挠他们的联络。这只意味着一件事：萨维斯大致猜到了玛法里奥原本的打算，而这让暗夜精灵最后的计划也岌岌可危。

但话说回来，玛法里奥甚至不确定是否还有希望存在。他原本的依仗是伊瑟拉能够居中协调。在有关两个领域纠缠交错的本质的问题上，作为德鲁伊之道的研究者与翡翠梦境的探索者，玛法里奥会像其余同行那样向梦境的女主人寻求指引。

但伊瑟拉仍旧不省人事，而玛法里奥知道这绝非她的过错。

泰兰德和守护者们仍旧仿佛铜墙铁壁，而萨特的尸体堆成了几座小山。但她和守护者们的光辉减弱了许多，一部分虚幻的女祭司也变得透明。

她在指望他拯救他们，他们全都在指望他。但他们并不明白，他也同样在指望他们。如果他想要成功，想要拯救艾泽拉斯，他们全都不可或缺。玛法里奥咬紧牙关，向最后的希望探出意识。

他将思维探向阿莱克丝塔萨，但让她提供援助的希望迅速消失了。那头龙正在遭受围攻。可怕的能量从另一边侵袭着传送门，而门的一部分短暂关闭，却又在红龙的拼命努力下——她挫败了梦魇之王的企图——重新打开。

玛法里奥很想知道，萨维斯为何仍然如此重视最后这道传送门的关闭。现在它似乎已经无关紧要……

生命缚誓者的思绪在暗夜精灵的脑海中咆哮。这里的攻势越来越猛烈了！梦魇之王想封锁这道门！我光是阻止它成功就用尽了全力！我没法再为你做什么了！

他甚至还没开口，她就知道了他联系自己的理由。玛法里奥遭受了又一次挫折，信心再次减弱。

红龙又说了些什么，但他脑海里的其他声音此时正呼唤着他。瓦里安国王和他的军队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他们在艾泽拉斯的肉身正不断沦为梦魇仆从的牺牲品。布罗尔依旧生死不明，而哈缪尔勉强送来了简短的警告：受到腐化的自然仆从——古树、树妖以及其他——开始猛攻德鲁伊们和卢肯，而后者正自愿在牛头人的指引下战斗。

萨维斯——以及梦魇的真正主人——已经胜利在望。

泰兰德危急的境况也证明着这个恐怖的事实，她在试图保护自己深爱的、对艾泽拉斯的存续至关重要的爱人时，显得前所未有地心力交瘁。高阶女祭司单膝跪地，奋力阻止三只萨特将她撕成碎片。在她反抗的同时，第一个——然后是第二个——月光守护者消散不见，就像玛法里奥的许多希望那样。

在残忍与狂热的驱使下，萨特们蜂拥而来，朝泰兰德和玛法里奥发起猛攻。

玛法里奥将渐渐吞没艾泽拉斯和翡翠梦境的灾难抛到脑后。他只知道如果他不做点儿什么，泰兰德就会命丧于此。其余的事都不重要。事实上，在那一刻，他半点儿也不在乎艾泽拉斯和其余一切能否继续存在——如果这代表他深爱的她必须牺牲的话。

前所未有的内疚在他心中涌现。自己曾迫使泰兰德经受的所有考验，和她一次又一次对他坚定的支持在玛法里奥的脑海中不停重演。他同样回忆起了他们屈指可数的几段宁静而无人打扰的宝贵时光。玛法里奥尤其珍视上古之战以后建造暗夜精灵新首都的那些日子。凭借他的德鲁伊技艺与她对艾露恩的祈祷，他们在城市中央塑造了一座高大而生机盎然的凉亭，表面上它是为了纪念同胞们的新开始，私下它也象征着他们密不可分的关系。他鼓励橡树与环绕凉亭各处、开满鲜花的藤蔓交缠生长，而艾露恩的力量经由她的高阶女祭司赋予了它们柔和的蓝白色光芒，为经过凉亭的每个人带来平静。

与他们多年来克服的艰难险阻相比，它根本微不足道，但或许这正是玛法里奥珍视它的理由。它是他们出于简单而纯粹的理由携手完成的事。要不是因为他，他们还可以一起做很多事。他狠心抛下了她好几千年，而她本该因此放弃他才对……可她没有。尽管背负着许多重要的职责，泰兰德却始终在等待他。

如今她会死去，因为玛法里奥再一次重视职责胜过她。

“这次不会了……”大德鲁伊吼道，“再也不会了！”

玛法里奥攥紧双拳，用尽全力呼唤出了他和伊瑟拉一同收集而来，为她的逃脱提供过协助的强大力量。一道庞大的能量旋涡自地面升起，更多丝丝缕缕的能量从雾气遮蔽的天空落下。

大地开始起伏。一座绿色的森林拔地而起，将最前列的萨特和泰兰德一同包裹在内。然而，突然长出的树木吞噬了那些魔鬼，树枝将高阶女祭司轻柔地抬起，送到她的爱人身边。

萨维斯几乎吞噬了他周围这片土地里的所有生命，只留下许多干枯细小的种子。那些种子显得如此无关紧要，梦魇之王甚至没能察觉它们的存在。但玛法里奥的德鲁伊之力依旧找到了它们，无论它们埋得多么深或是多么久。大德鲁伊不仅唤醒了它们的潜力，还将其释放而出。

森林对待泰兰德温柔和善，却给萨特们带去了突然而残酷的死亡。数十头萨特被刺穿和钉死在半空中，因为玛法里奥已经没有在意细节的时间了，他只能让他们快速死亡。

但更多的敌人继续拥来，玛法里奥担心他们仍能伤及他的爱人，于是请求艾泽拉斯借给他更多的力量。他向泰达希尔——甚至向诺达希尔——求助，令他释然和满心感激的是，它们也给出了他需要的力量……尽管诺达希尔在上次与燃烧军团的战争中受到的创伤仍未痊愈。

伴随着嘹亮而漫长的尖啸，风势愈发强劲。二十来个萨特被吹进了致命的森林，步入他们同伴的后尘。终于，萨特们开始犹豫不前。他并不是他们的“神”所承诺的弱小猎物，而是拥有难以置信力量的可憎对手。

但在玛法里奥看来，这种犹豫还不够。他们仍对泰兰德有巨大的威胁。他用风将他们吹远，也将泰兰德吹向自己的方向。

但在那一刻，高阶女祭司向他喊道：“别担心我的事！其他人更需要你！”

玛法里奥没有就此减少保护她的力量，但他明白她的意思。事实上，将她的生命和她本身摆在第一位的事实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人生，而且并非他为这个世界奉献的人生。在保护对暗夜精灵玛法里奥·怒风——而非那位传奇的大德鲁伊——最为珍贵之物的过程中，他的体内涌出了全新的力量。

正如对艾泽拉斯的做法一般，下定决心的玛法里奥将意志延伸到了翡翠梦境，尝试从它的本质中汲取更多力量，以此协助拖延梦魇的进军。当翡翠梦境回应他的要求后，他松了口气。凭借它所补充的力量，大德鲁伊挥散了瓦里安的梦境大军前方的迷雾。绿色的田野重新出现。

但更重要的是，消失的不仅是和瓦里安的部队对抗的暗影生物，还有那些梦境的奴仆。艾泽拉斯的守军不用再和他们从前战友和爱人的幻影战斗了。就像那些阴影一样，它们仿佛从未存在过。

最后那件事发生的同时，某种感觉传遍了玛法里奥的全身，那是彻底的平静感。他知道它来自何方，那是泰兰德在祈求艾露恩为他提供保护。那种平静，以及泰兰德接触玛法里奥心灵时满怀的爱意，给了玛法里奥动力，让他甚至突破了自己认定的极限。这次大德鲁伊将他的意志同时扩展到了艾泽拉斯与翡翠梦境。

他成功了。泰兰德的存在和力量安抚了玛法里奥的内心，让他如释重负。而当两个领域协助他的攻势之时，他发现自己真的变得更加强大，也更有活力了。

他终于忍不住将思绪转向伊瑟拉，他认定自己是在她的帮助下才能够运用如此强大的力量。但令他意外的是，那头巨龙依旧处于疲惫而痛苦的危险状态，神智也显然没有清醒到能够提供援助。

这个发现令玛法里奥震惊。这代表在此阻挡梦魇的人就只有他和泰兰德而已。这看起来不太可能——

森林下方的地面开始震动，那个念头也立即烟消云散。在玛法里奥的敦促下长出的树木和众多非凡的植物遭到了破坏。

巨大的红色根须撕裂了这片地带，一视同仁地将树木和萨特抛飞。好几棵树飞向了大德鲁伊。

玛法里奥化为猎豹，敏捷地跳向一旁，避开了这场致命的树雨。经过泰兰德身边的时候，她跳到了他背上。尽管高阶女祭司已经疲惫不堪，但她仍尽力运用艾露恩的赠礼来保护他们。月光令穿过根须制造的缺口、朝他们扑来的萨特们目不能视，也拦住了附近的那些根须，争取了短暂却宝贵的时间。

大德鲁伊将她送去了暂时安全的地方，然后恢复人形。“你该离开了。”

“理智点儿！我该去哪儿？整个艾泽拉斯都在遭受攻击！如果末日将要到来，那么看在艾露恩的分儿上，我会陪你直到最后！我们有太久没能在一起了！”

“而这全都是我的错。”玛法里奥赞同道。

“我不是那个意——”

地面再次传来轰鸣。更多的树根从他们脚边窜出。泰兰德迅速掷出月刃，劈断了最靠近的那条。这个动作让她喘息起来，但她的姿态依旧坚定。

玛法里奥从他越来越少的草药与药粉储备里取出了一把。他将绿色的细小孢子撒向侵蚀这片土地的根须。

孢子与树根接触的同时，大德鲁伊激活了这些种子。每颗孢子都长出了一条小小的卷须，它们开始钻入树根内部。

变得千疮百孔的树根扭动起来。一条树根落在地上，血液般的浓稠液体从诸多孔洞中滴落。

但同样的液体填满了剩下那些根须的孔洞。细小的寄生植物被驱逐出来，变得枯萎皱缩。

徒劳……全都是徒劳……萨维斯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回荡。一切都会成为梦魇……

的确如此。玛法里奥试图寻找某种希望和援助，却一无所获。瓦里安国王的部队正在败退。布罗尔和那个兽人一起下落不明。伊瑟拉

不省人事，而阿莱克丝塔萨正逐渐失去对那座传送门的控制。梦魇无所不在，无论是翡翠梦境还是艾泽拉斯。一切都完了——

玛法里奥放声咆哮……但那是出于愤怒，而非绝望。

“我差点儿又上了你的当，萨维斯！”他朝着狡诈的敌人喊道。绝望和恐惧是梦魇最强大的武器。萨维斯——那个上古邪物的力量无疑在增强他的意志——巧妙地利用了玛法里奥的犹疑。“但不会有下次了！”

泰兰德攥住了他的肩膀。她的爱意增强了艾露恩的赐福。大德鲁伊怒视着不可见的敌人，同时呼吁两个世界，希望它们多给予他一些力量。

玛法里奥感受到了再次涌入体内的能量。他将意志聚焦。

闪电划破了天空，随后击中了翻开的土壤。树根缩回了地洞里……

狂风扫过暴风城、奥格瑞玛和被战火浸染的各大主城，攻击着被梦魇控制的人，却丝毫没有伤害响应玛法里奥的要求，进入翡翠梦境作战的那些人沉睡的躯体。但大德鲁伊也尽可能保护了沦为梦魇牺牲品，并在不知情下为它效命的那些人。他们在狂风的吹拂下挤成一团，甚至无法伤害彼此。

但暗影萨特、迷雾和腐化者仍在攻击不断减少的守军。但即使活人傀儡已被击退，他们的噩梦依旧存在于翡翠梦境，甚至是现实位面。萨维斯的力量已经增长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

玛法里奥已经因艰苦卓绝的抗争而汗流浃背。狂风不断在两个世界中扫过。无论是阴影还是腐化者，梦魇的仆从被迫停下了进军的脚步。

但这还不够。

“除非我去对付他，否则一切永远不会结束！”玛法里奥告诉泰兰德，“我必须攻击黑暗的核心……萨维斯是关键……没有了他，他背后的上古邪物也无法维系梦魇……”

高阶女祭司盯着那些萨特和树根，它们尚未放弃攻击的打算。全靠玛法里奥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阻止它们前进。泰兰德举起她用月光构筑的武器。“很好……我们开始吧……”

“你不能跟我——”

“我会跟着你。你自己是做不到的，而你也清楚这点。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她说出了事实。拯救世界——无论能否成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玛法里奥放弃了说服，转向他们的敌人。“我配不上你。”

“是啊，你配不上。”她挤出一阵轻笑。

大德鲁伊深吸一口气，伸出了一只手。

狂风和闪电发起了攻势，雨水也加入其中。

萨特们退却了。树根徒劳地想要避开闪电，却只留下三条烧焦的残骸。

道路向他们敞开。

“就是现在！”玛法里奥再次化为大猫。泰兰德坐了上去。大德鲁伊以极为危险的速度飞奔，不时跃过千疮百孔的大地。萨特们猛攻而来，却在女祭司掷出的月刃下丢掉了爪子、手臂、甚至是脑袋。玛法里奥践踏试图挡住他去路的敌人，撕扯那些顽抗的对手，又咬烂了更多萨特的身体。

那些树根不断缠向他的双腿，又试图拖下他背上的泰兰德。玛法里奥扭身避开，而泰兰德也一次次地切断卷来的根须。道路变得湿滑，但他的爪子比萨特们的偶蹄更容易抓牢地面。两旁的风景飞速后退。

终于，某种熟悉但充满不祥意味的东西在前方的雾气中显露出来。它与两人相距尚远，却显得极为高大。事实上，玛法里奥意识到它比大多数普通树木更高，远远看去，光秃秃的枝条沿着地平线延伸开来。它并非泰达希尔，也并非任何一棵巨树……但它的身影却格外庞大。

那道影子先前显得扭曲失真，没能完全体现出真正的树木那种骇人的威严。它拥有成百上千根略微细小的枝条，而且全都和那些粗大枝干同样邪恶。两人靠近后，发现枝干上长有无数树叶。但和世界之树被腐化的树叶不同，它们细长而弯曲，像极了收割者的锐利镰刀。随着二人越发接近，他们发现树叶和树干并非他们起初以为的黑色，而是和流出的“树液”相同的深红色。

它并非数千年前年轻时的玛法里奥将对手变成的那棵树。那棵树是重生的象征，会为萨维斯制造的死亡之地带去生机。玛法里奥本想在战后回到它那里，以确认它的成长状况，但他以为它和辛艾萨莉一起消失了。

但这个可憎之物是如何瞒过我们的双眼的？玛法里奥思索起来，随后想到了潜伏在萨维斯背后的古老邪物。它肯定将相当程度的力量扩展到了艾泽拉斯，让所有人都无法察觉到这棵树。

玛法里奥离开那棵新生的树后，藏身幕后的黑暗力量肯定很快就和萨维斯进行了接触，因为它要长成这副模样无疑要花上好几千年。这证明了那位前顾问和他邪恶的主人的阴险与耐心。只有等它足够强大，也足够可怕以后，他们才不再继续费神去隐藏它的存在。

如同狂风吹过一般，那些树枝突然不约而同地伸向飞驰而来的两人。尽管树木和他们之间仍有相当的距离，树枝却靠得越来越近……

几乎落到了他们身上。

玛法里奥感觉到地面再次起伏。他发出一声怒吼以警告泰兰德，随后跳向一旁。树根突然从他们方才所在的位置钻出，刺向空中，几乎撞上最前方的那些枝条。

险恶的沙沙声撕裂了空气。大德鲁伊在跳跃中扭转身体。二十余根枝条与他们擦身而过，每一根都长满细长的镰刀状叶片。玛法里奥尽力躲开每一片，但仍有两片碰到了他。

树叶划破他皮肤的同时，他听到泰兰德倒吸一口凉气。

大猫猛地转身。他们身后的道路短暂地占据了他的视野。那里如今有一道树根构成的高墙，切断了两人的所有退路，而萨特们正急不

可耐地穿过唯一留出的缺口。

萨维斯希望他们来找他。

“当心！”泰兰德喊道。在致命的树叶触及两人之前，她的月刃劈开了三条树枝。

玛法里奥决定了一件事。他仍在与其他人联络，仍在尝试指引他们。这意味着沉重的负担，但大德鲁伊知道自己做得还不够。

他发出一声咆哮，提醒泰兰德自己需要再次改变形态。高阶女祭司熟练地跳下他的背脊，同时用旋转的月刃切断了钩向他们的树枝。

玛法里奥再次恢复人形，同时审视艾泽拉斯和翡翠梦境。他这次必须向更深处探寻力量，无论是向那两个领域世界，还是向他自己。

天空响起轰鸣。那声音并非只在他们的头顶响起，而是遍布艾泽拉斯，也覆盖了整个翡翠梦境/梦魇。玛法里奥继续聚集力量，对雷声充耳不闻。

但他并未向敌人发起攻势，至少不是直接攻击。玛法里奥反而将力量导向他最需要的那些人。

布罗尔……索拉……

这一次，他感觉到了他们，那位德鲁伊正奋力阻挡梦魇。

导……师……虚弱却坚定的回答传来。

是时候了……所有手段都已就位……我给你看过的那根树枝，这就是它来源的真相，以及我们必须做的事……玛法里奥向他展示了一切。

布罗尔仔细地听着，值得称赞的是，他立刻就接受了。他对那位大德鲁伊全心信任。我准备……好了……

玛法里奥需要的就只有这句话。在持续不断的轰鸣声中，他朝泰兰德大喊：“离开这儿！我必须现在就结束它！我没法儿保证——”

“不！我们生死都要在一起！”

他没有蠢到和她争论。大德鲁伊最后一次审视自己的内心。

然后突然间……狂乱的风暴再次卷起。

第二十九章

布罗尔本以为自己会死去，但他不知为何挡住了攻势，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那更为险恶的针对他灵魂的侵袭。梦魇对他相当执着，它知道玛法里奥很重视他。哭喊声不断袭来，而他女儿垂死之际的景象以及他因此产生的内疚填满了他的脑海。这是一次精心预备的攻击，因为安奈莎一直是他的弱点。

但不再是了。目睹梦魇的恐怖以后，布罗尔为自己因她的死而落入圈套这件事深深自责。他这么做根本不是在缅怀她。见证了许多人因为他们逝去的亲人与爱人而饱受折磨后，布罗尔才明白这一点。梦魇非常擅长扭曲受害者的头脑，将爱转变为折磨。

德鲁伊撒出一把以炽热的植物研磨混合而成的粉末。粉末接触到他的敌人，发出了嘶嘶声。阴影燃烧起来，伴随着痛苦的嘶鸣消散无踪。布罗尔看向索拉，心中做出了最糟的打算，但兽人只是蹲坐在他身边，双目紧闭，除此之外完好无损。

“我有誓言要履行……”她用单调的语气说，“我会履行……”

布罗尔驱散了周围的雾气，也第一次发现附近不仅有那把斧子，还有另一样更加古怪的东西。那样东西曾经拥有生命，但如今已然失去，而将它带来此地的那个人仔细种下了它，却并不指望——也没有打算——看到它茂盛生长。

那是一根树枝。布罗尔立刻理解了那件邪恶之物的本质。他也明白它被栽种在此的理由了。计划仍有成功的机会。

就在他想到这里的时候，风暴席卷了他们所在的地带。但布罗尔并未因此恐惧或是担忧。他知道风暴的来源，明白它是为了保护他和其他人，而非折磨。

德鲁伊攥住了那根树枝。对它原本生长的那棵树——它随后就被折下，并嫁接到了泰达希尔上——来说，那根树枝已经无关紧要了，它已经死了。

但它依旧拥有梦魇之王的本质。“索拉！你必须在我攻击的同时拿起那把斧子！”

值得夸奖的是，那位兽人战士立刻就明白了。布罗尔随即开始施展某个令人不快的法术。对于足够强大的人来说，从看似枯死的植物、甚至是树木中培育出某种程度的生命，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对于真正的植物，布罗尔多半会毫无顾虑地尝试，虽然他同样明白极限的存在。

但他此时尝试复活的却是某种可怕的存在。他的导师揭露了有关这根树枝与它生长的那棵树的一切事实。即便在这根细小的树枝里，布罗尔也能感觉到邪恶的气息与恶魔般的本质。它已经不再是自然的造物了；它只是个怪物。

但在施展法术的同时，布罗尔也感觉到了另一个更加古老的邪物——玛法里奥同样提到过它。那个古老的恐怖之物提供了它可憎的力量，令梦魇之王得以诞生。

他找到了生命的火花。布罗尔敦促它再次燃烧，尽管其中的邪恶也随之放大。

树枝摇晃起来，试图挣脱他的掌握。

“就是现在！”德鲁伊大喊一声，举起了树枝。

索拉抓起斧子，后者仍然闪耀着两种光芒，分别来自它自身的正义之力，以及梦魇的恶毒之力。

兽人的手和那根树枝同时接触到了光芒。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那道光打破了梦魇对那把武器的掌控：梦魇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将斧子留在此地，但并不足以腐化这把被附魔的神器。塞纳留斯将这把斧子打造得如此纯粹，而布洛克斯的功绩更为它锦上添花。

玛法里奥协助挑选的索拉正是合适的继承者。

她拿起那把武器。布罗尔抛开了那根树枝，后者在脱离他的法术后便无法存活。他变幻形态，化为一只大猫。

索拉跳到他的背上。他背着她向前跑去。那棵树的阴影探出树枝，想要抓住他们，但风暴却猛刮而来，吹弯了烟雾般的枝条，也驱散了邪恶的雾气。闪电将阴影造物燃烧殆尽，甚至点燃了几根那种无法触及的树枝。

布罗尔惊讶于眼前的景象。在需要雨水的时候，他亲眼见过德鲁伊们在大型集会中召唤暴风雨，但没有任何一场风雨的规模如此庞大，目标又如此明确。其他德鲁伊肯定都在专心协助玛法里奥操控这场风暴！

无论他的导师是如何做到的，都让布罗尔和索拉接近了那棵阴影之树。魔鬼般的轮廓探向他们的头顶——

一只大手拍开了两人。纳亚尔抓住了头晕目眩的索拉，后者仍旧紧握着斧子。

“一切都将成为梦魇……”腐化古树用刺耳的嗓音说。

布罗尔打了个滚重新站定，恢复人形。他咬牙忍痛，勉强施展了某个法术。

古树是自然的植物。即使受到了腐化，他的身体也覆盖着大量的——虽然是有害的——花草。对熟知德鲁伊技艺的研究者来说，想要影响那些花草并非不可能。

矮小的花草长成了粗大蜷曲的藤蔓，仅仅数秒内就缠住了古树的四肢。抓住索拉的那只手附近的藤蔓开始收紧，迫使纳亚尔摊开了手掌。

兽人落向地面，双脚着地。她的身体晃了晃，但随即站稳。

纳亚尔挣扎起来。困住他双腿和一条胳膊的一部分藤蔓断了。他再次朝索拉伸出了手。

布罗尔哼了一声，加强了法术的效力。藤蔓变得更加粗壮有力。

就在庞大的手指再次抓住兽人之前，藤蔓紧紧捆住了腐化古树，阻止了他的动作。布罗尔没有就此罢休。他让藤蔓继续生长，继续收紧。

古树倒向地面，彻底无法动弹。暗夜精灵为自己的成功惊讶不已，他意识到就在不久前，他还觉得自己的本领不足以制服纳亚尔这样的对手，得在对抗过程中被迫杀死对方。

而索拉没有浪费时间。她已经来到了阴影前方，举起了斧子——

风暴减弱了。风势也变小了。

那棵树动了。

一根阴影树枝刺进了兽人的胸膛。尽管它不具备实体，却刺穿了她。索拉僵直地站在那里，斧子依旧高举过头。

其余的树枝朝布罗尔伸去……

你太无力了……我们又太难以撼动了……你失败了，我亲爱的玛法里奥……

玛法里奥拒绝听信这些话语，尽管其中不乏几分真相。他知道就算有泰兰德的支持，他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现在，看看他们是如何倒下的吧……梦魇之王提议道。

那些信赖他的人的画面再次浮现在大德鲁伊眼前。索拉被刺穿。瓦里安王率领着不断减员的部队。其余德鲁伊仍在哈缪尔的敦促下尽几所能地对抗正在改造现实与梦境的那位势不可挡的敌人……

他见过这样的画面，也曾感觉到这些事实，但再一次失败在即的压力太过庞大了。或许如果有一百个，一千个玛法里奥，他也许就能成功……但他只有一个。

绝望吧……而且你知道这是事实……我展示给你的只是正在发生的事……这一次，你也清楚自己的失败……

萨维斯大笑起来。

风暴几乎彻底停止了。他的对手说出了真相。萨维斯没动任何手脚：他只是将玛法里奥早已知晓的事实摆在了他的眼前……也就是说，大德鲁伊让所有人失望了。

接着，就在黑暗正要包裹他的心灵时，一道冰凉而令人宽慰的光辉碰触了他的内心。他立刻明白了它的来源。

“玛法里奥！”泰兰德在他耳中高喊。她的嗓音沙哑，却丝毫没有屈服于痛楚。“拜托！不要……放弃！他在欺骗你……”

大德鲁伊惊醒过来……然后发现他们两人被困在了邪恶的树枝之间。泰兰德显然在他们被束缚的那一刻紧紧抓住了他，这才没有和他分开。

一切都属于梦魇！树木外形的萨维斯滔滔不绝地说。你、她、所有人……我为此等待了那么久，在波涛之下的黑暗里被困了那么久，在它的指引下等待并积蓄力量……等时机到来，我便从深渊中浮起，在东部山崖上扎下了根，这里能够俯瞰我失落的辛艾萨莉！这里——在我的女王曾经统治一切，而我也曾经拥有权势的这里，正是最适合杀死你，让梦魇覆盖万物的地方……简直太相称了！

所有人……这是最触动玛法里奥心弦的字眼。

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他明白如果想结束这一切，他该做的事是什么了。胜利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他自己，也并非他和泰兰德两人可以决定的事，尽管他们曾携手遏止了邪恶的浪潮。

它取决于每个人能否前所未有地团结一心。

这番醒悟坚定了玛法里奥的决心，他引导闪电击中了束缚他们的粗壮树枝。两位暗夜精灵被甩向空中。玛法里奥化为风暴乌鸦，用鸟爪抓住了泰兰德。他将她送到那些枝条够不到的地面，然后再次恢复人形。

“我犯了一个错！”他告诉她，“我现在清楚真相了！”

她点点头。泰兰德知道他希望自己做什么。高阶女祭司毫不犹豫地开始向艾露恩祈祷。

玛法里奥朝其他德鲁伊探出意识……两个世界中的所有德鲁伊，只有布罗尔除外。我会让你看到，我们——团结起来——能够办到的事……

为了达到目的，玛法里奥必须请求其他德鲁伊放下所有防备。当所有人毫不犹豫地接受时，他既惊讶又感激，同时又不无担忧。

他展示了他们已经知道，但仍未彻底理解的事实。他们是德鲁伊，他们是艾泽拉斯的看护者与守护者，他们对翡翠梦境承担着同样的职责。尽管他们知道自己与两者的自然本质之间有着牢固纽带之类的事实，却不了解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拥有怎样的力量。

但两个领域本身却以德鲁伊们都无法彻底理解的方式相互交错，也正因如此，那条纽带更为复杂，也拥有更加强大的潜力。其他德鲁伊为导师揭示的真相而吃惊，但玛法里奥没有给他们仔细思考这个惊人发现的时间。他继续指引他们，让他们将法术导向他希望的方向。

导向风暴，他的风暴。德鲁伊们见证并帮助了那场飓风成长，而玛法里奥让它变成了一场足以毁天灭地的风暴。在这过程中，泰兰德一直在向月亮母亲祈祷，希望让他的心灵不被梦魇所影响。

低沉的隆隆声同时撼动了艾泽拉斯与翡翠梦境。瓦里安国王维持着斗士们的秩序，他们还无法断定那声音是否意味着新的希望。当暴风城之主领军作战的时候，巨狼的影像不时会再次与他的面孔重叠，而这一幕代表了远古狼神的庇佑，令知晓内情的人们备受鼓舞。

生命缚誓者伫立在那道阻止了梦魇封锁的传送门前，为玛法里奥的成果露出坚毅的笑容。她使出浑身解数，以确保众人的努力不会因自己而失败。

玛法里奥感觉到了齐聚的力量。德鲁伊们在他的领导下融为一体。他以自己原本无法想象的方式理解着他的世界与翡翠梦境。但让他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那份理解的，却是他与泰兰德之间的牢固纽带。

风暴释放了力量。

它以任何风暴都从未有过的猛烈势头击中了目标。艾泽拉斯震颤起来。翡翠梦境闪闪发光。它们合而为一，但并非萨维斯希望的模样。他想要的是仿佛他与他身后那支大军的写照般的邪恶世界。

但玛法里奥却赋予了它们自然的纯净与力量。

狂风呼啸。雾气打起转来。它的力量令那些噩梦般的形体与暗影萨特泛起涟漪，然后仿佛灰尘般消散。暴风城、奥格瑞玛……艾泽拉斯每一处遭受围攻的场所，敌人都突然被一扫而空。

在邪恶蔓延过的所有地方，雨水倾盆而下，河水也涌上了河岸。新鲜而纯净的水不但冲走了梦魇的阴影与它可怕的仆从，也为受到梦魇妨碍或是操控的土地带来了新的生命，新的花草树木。

食腐虫类溶解在雨中，它们的邪恶无法与自然的伟力相抗。被严重腐化，已经无可挽救的那些生物逃避着净化，随着消融的迷雾——这代表黑暗不断减弱的掌控力——一同后撤。

但梦魇仍旧支配着它的诸多受害者，而他们的恐惧所带来的力量依旧巨大。数量惊人的梦游者们随之出现，在噩梦的驱使下袭击着活物。

但玛法里奥料到了这一点。他呼唤雷霆，令它发出隆隆的巨响。

艾泽拉斯从未有过类似的声音。一百座火山的喷发都无法与之相比，有史以来的所有风暴加在一起，在它不可思议的力量面前依旧望尘莫及。

而且任何生物，无论他们睡得多沉，藏在多深的洞穴里，多高的山脉顶上，又或是多厚的石墙后面……都不可避免地会听到那个声音。

雷声轰鸣。

沉眠者苏醒过来。

梦魇的掌控骤然破碎。

片刻过后，萨维斯的怒吼在玛法里奥的脑海里回荡起来，与风暴的庄严相比显得那么可悲。然而，大德鲁伊并不觉得胜利已然确定，又或是即将到来。玛法里奥伸展双臂，双手握拳，将意志投向他和德鲁伊们所创造之物，让它向梦魇之王发起攻击。

风暴肆虐。

污染抵抗之处，闪电便会亮起，将黑暗焚烧殆尽。闪电并非正常的白色或是黄色，而是自然界的植物最为茂盛时的亮绿色。它们击中的地面不会烧焦，却会有花朵绽放。

玛法里奥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放松警惕，他明白那样恐怕会让梦魇找到新的立足之处。的确，就在邪恶节节败退的同时，它的抵抗也随之增强。玛法里奥感到部分德鲁伊力有不逮，出于对他们的关心，他背负起了更重的担子。泰兰德始终在为他提供助力，她的决心与他同样坚定。他们会结束这一切……

但在此过程中，玛法里奥感觉到萨维斯背后的邪物首次发挥了力量……并且成功扭转了战局。

大德鲁伊花了片刻才明白理由。答案就在那些沉眠者身上。他们已经醒来，但噩梦带来的惊恐仍未散去。他们的恐惧仍在为梦魇提供养料。

玛法里奥和泰兰德同时察觉了该做的事。他的左手划出弧线。覆盖艾泽拉斯的雨水发生了变化，变得更细小，也更温暖。它甚至带上了一丝玫瑰般的红色。与此同时，泰兰德向艾露恩请求帮助。月亮母亲的银光倾泻而下，与雨水两相呼应。

那种令人惊讶的雨水触碰梦魇受害者时，平静感立刻占据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开始忘却仍是萨维斯的奴仆时所承受的——或者令他人遭受的——大部分痛苦。

玛法里奥的法术受到的抵抗减弱了，受到鼓舞的他继续推进风暴……直到抵达那棵树和它的影子前方。

它来到萨维斯前方，然后便难以寸进。

我会永远陪伴你。梦魇之王嘲笑道。我就是你，玛法里奥·怒风……

大德鲁伊没有回答。他召唤艾泽拉斯与翡翠梦境的能量，并将它们投向那棵庞大而骇人的树木。

但毫无效果。

玛法里奥将目光转向翡翠梦境和萨维斯的影子。在那里，他看到了早已知晓的景象：索拉被刺穿，布罗尔则在奋力阻止烟雾般的枝条抓住自己。

聚集的能量攻向那道影子……但就像攻击那棵树本身时一样，效果相当有限。

所以这就是你希望我做的事……玛法里奥向敌人递出了思绪。很好……

玛法里奥专注于内心，运用从两个领域收集来的庞大力量，用他原本以为不可行的方式将梦境形态与肉体分离。玛法里奥变成了两个独立的存在，却仍旧是同一个人。他的肉体并未进入休眠。他在翡翠梦境和艾泽拉斯同时展开行动，而这是任何德鲁伊都从未做过，原本也不可能办到的事。事实上，玛法里奥之所以能够达成这样前无古人的壮举，和梦魇合并两个领域的尝试不无关系。

这是让他恰好在同一瞬间攻击那棵邪恶之树的真身和阴影的唯一方法。他必须将自己均分为二，这么一来，敌人才会受到他力量的影响。

但这也是萨维斯所希望的，因为出于同样的理由，玛法里奥如今要同时承受两个世界的威胁。阴影树枝袭向他的梦境形态，邪恶的树木再次对他的肉体发起攻击。

然而，就在梦魇之王攻击的同时，玛法里奥接触了另一个人的心灵。布罗尔……我们必须攻击……

布罗尔给出了简短而肯定的回答。现在，敌人认为他无足轻重，而他得到了发挥自身力量的片刻时机。

布罗尔化为巨猫，用嘴巴咬住索拉，将她拖出阴影的掌握。她的皮肤一片冰凉，但离开阴影的那一瞬，她的身体重新变得温暖起来。

兽人苏醒过来。布罗尔将她抛向前方。

千余条阴影树枝刺进了玛法里奥的梦境形态。在艾泽拉斯，泰兰德抱住了大德鲁伊，因为他身为树木时从未体会过的剧痛传遍了他的

全身。高阶女祭司怒吼出声：她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了他的痛苦，让他能够更加专注于攻击。

玛法里奥咬紧牙关。他聚集风暴庞大的力量，分别猛攻艾泽拉斯和翡翠梦境的两处。梦魇之王化身的树木和影子在加强的攻势下弯曲，埋入玛法里奥梦境形态胸口的树枝终于在狂风下折断。闪电烧焦了那棵树的树枝。在梦魇之王试图抓住敌人的同时，新的树枝在原处长出，但玛法里奥的法术依旧占据上风。

而在翡翠梦境中，索拉来到了阴影之树的树干前方。她举起斧子，后者闪耀着半神塞纳留斯一万年前为布洛克斯加注入的那些能量的辉煌光芒。

砍这儿！玛法里奥告诉她，同时在她脑海里展现出弱点的影像。

兽人露出坏笑，斧子不偏不倚地砍中了阴影的那个部位。

尖叫声在翡翠梦境回荡，而艾泽拉斯也响起了完全相同的尖叫。斧子劈入树干深处，仿佛砍中了某种具有实体的东西。

阴影摇晃起来。

索拉挥出斧子的同时，玛法里奥将对那棵树本身的攻势增强了上千倍。翡翠色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命中，点燃了一根又一根恶毒的树枝。

主人！萨维斯突然大喊。请回应我！

但玛法里奥能感觉到，那个古老而黑暗的存在抛弃了它卑鄙的仆从。尽管为此惊讶，大德鲁伊却不敢在和萨维斯的对抗中有丝毫松懈；他非常清楚，哪怕只留下一丝生命火花，萨维斯的邪恶都会卷土重来……而且是以更加可怕的形式。这场骇人的磨难也将重演。

索拉再次砍中了那道影子，而它的部分轮廓开始淡去。玛法里奥继续用闪电束攻击那棵树本身，制造出了一场地狱烈焰。

萨维斯将火焰抛回敌人那边。泰兰德尽全力保护正在施法的玛法里奥，但大德鲁伊的皮肤仍旧烧焦了。

索拉第三次挥下斧子。传说中的利斧深深地埋进阴影，甚至令斧身短暂地消失不见。

紧接着，当她拔出那把魔法武器的时候……阴影之树就这么消失了。

梦魇之王尖叫起来。

在艾泽拉斯，阴影之树的真身剧烈晃动。它开始迅速枯萎，树枝无力地垂下，粗大的根须蜷曲皱缩。

萨维斯——梦魇之王——苦涩而愤怒的声音在大德鲁伊的脑海中炸响。玛法里奥·怒风！我绝不会离开你！我会永远是你的梦魇！我——

那棵可怕的树木的树冠粉碎了。

漫天的黑灰标志着它的彻底死亡。低处的树枝断裂开来，撞上坚实的地面，扬起大量粉尘。树干也一并坍塌，巨大的碎片纷纷脱落，散落于周围。玛法里奥挡开那些四处溅射的碎片，而焦黑的树皮迅速腐烂。

当尘埃落定时，只留下了一段腐朽的树干——看起来仿佛已经枯死了数个世纪。

萨维斯，曾经的艾萨拉女王顾问，曾经的第一位萨特，曾经的梦魇之王……终于不复存在。

玛法里奥并未沉湎于胜利。他继续施展力量，碾碎梦魇剩下的部分，力图将它彻底根除。从萨维斯化身的树上折下，随后由范达尔嫁接在泰达希尔上的那根树枝让萨维斯与两个领域都有了某种联系，也让梦魇之王背后的邪物能够同时接触艾泽拉斯和翡翠梦境。然而，萨维斯的真身存在于艾泽拉斯，因此失去维持联系的那棵树以后，梦魇剩余的部分也无以为继。

泰兰德始终在与玛法里奥并肩战斗。艾泽拉斯摆脱梦魇的侵袭后，玛法里奥将焦点转移到翡翠梦境，准备对它加以净化。而梦魇的力量渐渐减弱，悄然退去……

但在翡翠梦境的某个小小的角落，在那道巨大而深邃的裂缝里——德鲁伊们称之为“艾林裂隙”，并认为它是这个魔法国度的起源之地——即便大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合二人之力也无法彻底结束战斗。梦魇牢牢控制着那个地方，而玛法里奥的同行们相信那里很有可能连接着扭曲虚空和黑暗虚空。玛法里奥注视着它，看到的是一片奔涌着原始能量的无底深渊，就连他也不敢仔细探查。裂隙本身带有某种梦境的特质，显得似幻似真，而在大德鲁伊的眼里，它似乎会不时泛起涟漪，仿佛随时都会消失或是变化。

奇怪的是，玛法里奥直到这时才真正感觉到那个上古邪物，它正在艾泽拉斯的海洋深处努力维持对这里的掌控。即使失去了萨维斯和梦境国度的联系，它的力量依旧强大到足以支配这个地方。

玛法里奥意识到，继续攻击只是徒劳无功，还有其他人需要他们的帮助，于是将裂隙周边封锁起来。泰兰德和他无言地达成了共识，他们暂时胜利了……而另一场战争就只能等待更好的时机了。

随着危机的解除，玛法里奥察觉到自己体内那股难以置信的强大力量正逐渐流失。他并未因此懊恼，但在它们彻底消失之前，他还有些事要处理。他扫视两个世界，搜寻仍然幸存的腐化者。他们的数量很少，而他能够挽救的更是屈指可数。纳亚尔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他落入敌人魔爪的时间尚短。雷姆洛斯已经得到了净化。但遗憾的是，很多腐化者都像莱索恩和艾莫莉丝那样，在失去梦魇以后无法存活；他们和暗影萨特一样化为乌有。玛法里奥对他们未被腐化前的身份献上了哀悼。

接着，他将瓦里安的梦境大军中幸存的成员送回了各自的身体。无论是联盟还是部落，无论是暗夜精灵还是兽人，所有凡俗种族，甚至包括被遗忘者，都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他欣慰地看到暴风城国王冲向自己的儿子，两人紧紧抱住了彼此。至于那些失去肉体、无法返回艾泽拉斯的守军，大德鲁伊增强了他们与翡翠梦境的协调程度，让他们尽可能长久地生活在那儿。

玛法里奥特意抽出了一些时间来处理最亲密的盟友们的事情。他将索拉送回她的同胞身边，并让他们的领袖萨尔了解她在战斗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他将卢肯・狐血交由哈缪尔・符文图腾照顾。牛头人答应在月光林地逗留一段时间，以教导制图师如何控制那种独特的能力。他们两人出奇地合拍，而玛法里奥对教学的顺利进行很有信心。

在处理这些事的同时，玛法里奥感觉到泰兰德召集了艾露恩姐妹会的成员，让她们前往联盟领地，尽力为受害者们带去平静与秩序。萨满和德鲁伊也在照顾与自己的同胞关系良好的种族，以免发生进一步的冲突。但即使在大德鲁伊的引导下，他们也无力让所有受害者痊愈。很多人死在了梦魇邪恶的力量中。尽管梦魇被驱逐到了艾林裂隙——玛法里奥祈祷它会留在那儿——但它的遗毒恐怕在今后的几年里都不会消失。

玛法里奥看到了许多景象，他很想运用艾泽拉斯与翡翠梦境的赠礼，但他明白自己该收手了。他怀着感激，让其他德鲁伊先行中断与法术的联系。他们付出了许多，远远超过了玛法里奥的索取范围。他为他们所有人骄傲。

最后，玛法里奥将自己的意识与法术分离开，将两个世界赋予他的力量还了回去。大德鲁伊重新注视着现实世界。他的目光落在了泰兰德身上：她始终陪伴着他，即使他犯下大错让自己被俘，而他的失败又令她经受了诸般苦难。玛法里奥看到了她满怀的爱意，尽管他知道自己配不上那份爱，但决心再不与她分开。

他伸出一只手，温柔地抚摸泰兰德的脸颊。

疲惫压倒了他。

玛法里奥瘫倒在她的臂弯里。

第三十章

得知玛法里奥醒来的消息时，布罗尔·熊皮的喜悦溢于言表，对于暗夜精灵来说，这般程度的表现在暗夜精灵中极其少见，更别提他还是德鲁伊了。他发出响彻塞纳里奥区的欢声，冲向了月神殿。他从那些与他同路，但形容庄重的人们身边跑过，一心只想着导师的健康。

两位手持武器的艾露恩姐妹拦住了他，直到其中一位认出了他。“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只让少数几人入内，”她解释道，“否则神殿会被关心大德鲁伊健康的人挤满的。”

布罗尔点点头，为自己是泰兰德允许入内的人之一而心怀感激。他清楚她们把玛法里奥安排在哪儿，因此不需要别人带路。他飞奔着穿过神殿，在途中不止一次向月亮母亲献上敬意与感谢。

她们在大雕像下方为玛法里奥腾出了位置，那里始终有月光照耀。高阶女祭司坚持将他带来神殿，尽管德鲁伊们起先打算将他们尊敬的导师送去月光林地，但泰兰德不肯退让。考虑到她不但是暗夜精灵的领袖，更是玛法里奥的爱人，最后，所有人都同意了她的意见。

玛法里奥闭着眼睛，躺在树叶和药草编织的草席上——这是德鲁伊们送来的。泰兰德跪在他身旁，手里拿着一块柔软的湿布。她一直在照顾他，就好像她只是个见习女祭司，而非姐妹会的领袖。珊蒂斯·羽月伫立在她身后，默不作声地守卫着她。

“女士。”布罗尔靠近后，对泰兰德低声道。珊蒂斯只是瞥了他一眼；她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到来，因此并不担心。“我听说他……他已经醒了……”

“是的……我确实醒了……”玛法里奥说着，缓缓睁开了眼睛。大德鲁伊的双眼依旧闪耀着太阳般的光芒，而且似乎会一直如此。他对布罗尔笑了笑。“但她——”他的目光转向泰兰德，“——坚持要我再休息一会儿……而在尝试、尝试起身却失败以后，我只能接受这

道命令……”玛法里奥再次露出微笑。“但我的反应太慢了点儿。我看得出这场斗争对你造成了某种影响，布罗尔……”

大德鲁伊所指的是布罗尔的双眼：虽然灿烂的程度比不上他的导师，但它们同样闪烁着金光。在探视艾泽拉斯和自己的内心后，布罗尔终于打破了最后一道屏障——自己树立的屏障——并像很多人相信的那样，真正成为一位伟大的德鲁伊。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更加坚定了，他不再犹豫了。布罗尔终于明白，他早就成为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而他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强大的自信。

但此时此刻，他并不关心这些。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可……您真的没事了？”

高阶女祭司暂停了动作，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布罗尔。“他正在艾露恩的神殿里，而我是艾露恩在这世间的使者……你觉得他能有什么事？”

“请原谅，”德鲁伊轻笑着回答，“我刚才的话显然没经过大脑。”

玛法里奥轻抚泰兰德的膝盖，她的表情柔和下来。大德鲁伊转向布罗尔，然后说：“她现在有些过于敏感。我对她做出了一项承诺，而她希望我能遵守。”

“承诺？”

“幸好你在这儿，布罗尔，因为我想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能在我和泰兰德立誓的时候站在我身边了。”

布罗尔花了点儿时间才理解他的意思。珊蒂斯为他的迟钝轻笑出声。

“你们两个——你们要结婚了？”

“请别显得这么震惊，”高阶女祭司笑着说，“我等他明白自己的心意已经等得够久了。”

“而我相信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找到比我更爱你的人。”玛法里奥强势地回答。此时他牵着她空出的那只手，对布罗尔说：

“好了，布罗尔·熊皮，你愿意做我的伴郎吗？”

“肯定还有其他——”

“还有其他很多好人选，但我选的是你。”

布罗尔低下了头。“那么我很荣幸。我只希望自己不会犯错。”

他的导师大笑起来。“你不可能比几千年来如此频繁抛下她的我犯下更大的错了，我的朋友。”

“仪式什么时候举行？”

玛法里奥和泰兰德不约而同地答道：“越快越好。”

尽管从某些方面来说，达纳苏斯并不是最适合举办这类仪式的场所，但也没有比它更合适的地方了。考虑到玛法里奥·怒风是德鲁伊的领袖，而泰兰德·语风不仅是艾露恩的高阶女祭司，还是暗夜精灵的首领，他们当然会选择暗夜精灵的首都来举办婚礼。

在婚礼之前很久，两人就迅速解决了有关自己身份的一切问题——至少泰兰德这么做了。玛法里奥知道泰兰德是暗夜精灵不可多得的伟大领袖，也对此毫无异议。然而，她却坚持认为，两人应携手统治，在有关他们种族的一切事务上拥有同等决定权。她会继续担任艾露恩的高阶女祭司，而他则是首席大德鲁伊，但现在，这两股势力的紧密联系会造福所有暗夜精灵。

不用说，仪式在月神殿举行。但这也意味着观众的安排事宜会相当棘手，但珊蒂斯将军证明了自己组织宾客的能力与调兵遣将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人说——当然了，是在她听不到的地方——她似乎比在平时的岗位上更加如鱼得水。

除了姐妹会以外，哨兵部队也同样到场，以确保没人会惹出麻烦……这也是必要的，因为除了他们的同胞以外，玛法里奥和泰兰德还邀请了暴风城国王瓦里安、大法师罗宁以及其他领袖，而他们显然也都带来了必要的随从和私人护卫。尽管整个艾泽拉斯都需要休养生息，瓦里安和其他人依旧将这场仪式视为头等大事，毕竟当事人是艾泽拉斯仍旧存在的头号功臣。即使是蛮锤部族那些崇尚独立的矮人

——著名的鹰巢山狮鹫骑士——也在他们的大领主弗斯塔德的率领下到来。

萨尔代表部落为玛法里奥和泰兰德送来了祝福的口信。在重大的威胁消失后，私人恩怨开始重回台面，而部落和联盟之间的脆弱同盟也分崩离析。这是两人所能指望的最好结果，毕竟他们清楚和平消失的速度能有多快。那条口信还有——也只有——另一个令人欣喜之处：信使正是索拉本人，她向大酋长毛遂自荐，得以前来。对她来说，大德鲁伊、高阶女祭司，以及曾和她并肩作战的所有人都是她亲密的战友。

尽管仪式开始的时间安排在苍白女士——暗夜精灵认为是艾露恩本尊的巨大银月——升到最高点的那一刻，为了在增添光彩的同时方便那些并非夜行性的访客，场地里仍有其他照明。成千上万只萤火虫装点着树木，而银蓝色的小巧月光球漂浮在人们头顶。在罗宁的提议下——他与这对新人相识的时间几乎比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长，相识的方式也相当独特——法师们制造了大量壮丽的彩虹高挂在漆黑的夜空中，代表了玛法里奥和泰兰德相爱的一万年时光。

罗宁的不远处是他的妻子，温蕾萨·风行者——银色盟约的高等精灵们的领袖，那个组织的创建是为了反对血精灵加入肯瑞托——以及他们的双胞胎儿子。两个男孩看起来有些压抑，他们继承了父亲的红发和坚毅的下巴，但体形较为轻盈，双耳也比父亲稍长。精灵和人类的结合让他们经历堪怜，但也赐予他们英俊的外貌。

婚礼在庄重的号角声中揭开了序幕。哨兵部队组成的仪仗队走在最前方，他们手持长枪，枪身上挂着姐妹会的月神旗帜，以及塞纳里奥议会的徽记——长着雄壮鹿角的巨大叶片。仪仗队的身后是德鲁伊和姐妹会成员的庄严队列。珊蒂斯将军亲手选出的哨兵部队高级军官则严肃地走在后面。

随后到来的是玛法里奥与泰兰德。

玛法里奥下巴微仰，双角直指天空，身披树叶织成的斗篷和落木打造的胸甲，衣服上文有世界之树的图案和塞纳里奥议会徽记。除此之外，大德鲁伊还穿着及膝的绿色甲裙，以及一双便鞋。

泰兰德身周闪耀着代表艾露恩的光辉，月亮母亲显然在祝福他们的结合。她经过时，暗夜精灵们纷纷下跪以示惊异。泰兰德身着高阶女祭司的装束以及闪耀着银色与蓝色光芒的宽大披肩，其后摆在她坐骑的身后飘舞。她深蓝色的长发披散下来，看上去聪慧无比，极具领袖气质，而她此时的喜悦为她本就惊人的美貌增添了青春的活力。

珊蒂斯和布罗尔走在那对新人身后，他们都穿着与大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相似的长斗篷，但华丽程度有所不及。他们以伴娘或伴郎的身份见证这对新人的结合，而他们显然为此骄傲。

队伍在大厅中央停了下来。玛法里奥和泰兰德携起手来，严肃地走向前方。布罗尔和珊蒂斯走到那对新人的侧后方，德鲁伊靠近他的导师，将军则靠近她的领袖。

仪仗队、德鲁伊和姐妹会成员分成两列，相对而立。

人们对主持仪式的人选猜测良多。很多人本以为雷姆洛斯会是主持人。然而，那位森林守护者——如今已经康复，但仍旧虚弱无力——站在来宾之中，而搀扶着纳拉雷克斯的艾乐瑞瑟·雷弗拉尔也是他们猜测的人选之一。直到现在，也只有高阶女祭司和大德鲁伊知道那个人是谁。就连布罗尔和珊蒂斯都不清楚真相。

玛法里奥和泰兰德做好准备。他们一同抬起头来。

艾露恩之光突然照耀下来，落在那对新人身上。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似乎并不是月光。

响亮的翅膀拍打声在空中回响。来宾们——包括卢肯、哈缪尔和索拉在内——循着玛法里奥和泰兰德欣喜的目光看去。牛头人用金光闪耀、边缘带着罕见的翠绿色调的双眼向上望去：他也曾耗费心力去引导玛法里奥的力量，因此留下了相似的痕迹。看到空中不可思议的景象时，卢肯——如今他不仅是哈缪尔的学生，还是瓦里安国王新近任命的暴风城首席制图师，后者听说了自己的臣民在玛法里奥和布罗尔的奋战中扮演的角色——显得尤其喜悦。尽管引来了一些人骇然的目光，他依旧朝那边挥起手来，仿佛在那些盘旋空中的巨物中看到了一位朋友。

红龙与绿龙遮蔽了达纳苏斯的天空。

“放轻松，”在混乱爆发前，玛法里奥平静地宣布道，“他们是我的朋友，我邀请来的宾客……”

龙群仍在仍在盘旋，但最大的那四头开始下降。与此同时，两头较小的雄性巨龙落在了最粗壮的树枝上。

大法师罗宁轻笑出声，罗宁和那对新人都认识那位雄性红龙。他名叫考雷斯特拉兹，是阿莱克丝塔萨的首席配偶。在和其他沉眠者一同醒来后，他一直在积极帮助艾泽拉斯恢复平静。

但对三人和罗宁的配偶温蕾萨来说，他同时也是神秘的法师克拉苏斯。从考雷斯特拉兹的表情来看，他和罗宁一样，显然不想错过这至关重要的一刻。

考雷斯特拉兹是陪伴他的女王前来的。阿莱克丝塔萨盘旋在队伍上方，她的身旁是伊瑟拉。

绿龙看起来疲惫而瘦削，抵抗梦魇的艰苦过程令她元气大伤。但她同样露出了无比自豪的表情，她为玛法里奥·怒风而自豪。

巨龙们又盘旋了片刻，接着，在宾客们震惊的视线里，两头巨兽落在地上，收起翅膀，身形扭曲，变成与暗夜精灵有几分相似的模样。

阿莱克丝塔萨变成了布罗尔和其他人见过的模样：一位光彩照人、炽热如火的精灵。伊瑟拉惊人的程度也不遑多让，只是显得更加虚幻。她身裹翡翠色的薄纱礼裙，系着头巾，面容与前者仿佛双生姐妹，只是她的皮肤是淡绿色的，而双眼一如既往地紧闭。

两位守护巨龙对高阶女祭司和大德鲁伊露出微笑。伊瑟拉站到玛法里奥身边，而阿莱克丝塔萨来到泰兰德身旁。

“我们有幸受邀主持这场灵魂交织的仪式，”她们异口同声地吟诵道，“但事实上，他们的灵魂从最开始就已难舍难分……”

两位女性同时牵起那对新人的另一只手，用自己的双手包住那只手掌。

“这场仪式尽管短暂，却将永远标志着一万年的爱情与命运的成果，”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续道，“愿他们两人过上和睦的生活——他们将和平带给了所有人，也为所有人付出良多……”

照耀在那对新人身上的月光更明亮了。与此同时，美丽的深红色灵光在阿莱克丝塔萨的周围浮现，伊瑟拉身遭浮现的则是翡翠色灵光。

灵光与月光交融，高阶女祭司和大德鲁伊沐浴其中。

“龙族给予你们祝福，泰兰德·语风，艾露恩的高阶女祭司与暗夜精灵的领袖，还有你，玛法里奥·怒风，大德鲁伊和塞纳里奥议会的领导者……”

玛法里奥和泰兰德身遭闪耀着异常明亮的光芒。那种光辉本该令人无法视物，但在看客们眼里却显得令人宽慰。

“这是整个艾泽拉斯都应当铭记的一天！”守护巨龙们抽回了手。灵光与月光的奇妙融合体继续围绕着这对新婚夫妇。“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他们两人理所应得的一天！泰兰德·语风，玛法里奥·怒风，我们祝福这次结合……以及，作为礼物，我们将为这个光荣的日子做另一件事……”

从两位暗夜精灵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和其余的来宾一样，对此一无所知。而伊瑟拉和阿莱克丝塔萨指向了泰达希尔庞大树冠的方向。

“这棵树诞生时没有得到我们的祝福……它得到了德鲁伊们的净化，以及我们之一的祝福，但今天我们将送出更为特殊的祝福……现在请接受我们的祝福与期待：希望它能够塑造出令所有人自豪的世界和未来……”

在她们的指示下，那对新人面向泰达希尔的中心。守护巨龙们各自朝那边伸出一只手。玛法里奥和泰兰德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奇妙的光芒从化为人形的两头巨龙那里射出，流向大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随后向远处飞去。

它瞬间便传遍了整个树冠，随后通过枝干延伸开来，迅速蔓延到了视野之外。围观的人群感受到一股勃勃的生机爆发开来。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泰达希尔明显强壮了许多，也更加茂盛了。

由衷的喜悦在玛法里奥心底油然而生。他的同胞和世界都安全了。泰达希尔得到了净化。

最重要的是，他终于能陪伴在他的爱人身边了。

大德鲁伊满足地笑了。

许多来宾惊呼起来。

“玛尔！”泰兰德脱口而出，“你在做什么？”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发光，而那道光正以和巨龙祝福相似的方式碰触泰达希尔。

聚集的宾客们敬畏地扫视周围，他们脚下的地面也发生了变化。

玛法里奥身周的光芒消失，但泰达希尔仍旧散发着光芒。在那道光里，它的树叶变得比玛法里奥除去梦魇污染时更加苍翠。硕大的多彩果实长满枝头，然后轻柔地落下。聚集在此的人们愉快地接住果实，大胆地品尝起来。

“就像最甘甜的花蜜！”艾乐瑞瑟·雷弗拉尔脱口而出。

“俺得承认，鹰巢山可没有这样的东西。”弗斯塔德几乎直接吞下他接到的两颗果实之一，隆声道。

泰兰德尝了一口，随后也露出了笑容。“玛尔，这太美妙了……”

他凝视她的双眼。“这都是因为你……”

她脸红了。

“愿你们的人生就像现在的泰达希尔那样充满生机。”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后退了几步，对这对新人说道。

“我们该离开了。”伊瑟拉补充道。“恭喜你，我的孩子，”翡翠梦境的女主人对玛法里奥说，“成为配得上她的人吧……”

“我会一直努力的。”

伊瑟拉的语气更严肃了。“这只是你们两人的开始……但最重要的是，我的玛法里奥，你已经达到了全新的层次。等有时间，我是说等到那时候……你将会开始更加复杂，而且从未有人接受过的训练。”

“我期待着您的教导，伟大之龙……”

守护巨龙歪了歪头。“这不是我能教你的事……这是必须由你自己学会的事。你做到了任何人——甚至是我——都没能做到的事。”绿龙停顿了片刻补充道：“但我很乐意为你提供建议，虽然如果我是玛法里奥·怒风，我会多听听身边人的意见……”

玛法里奥捏了捏泰兰德的手。“当然，我会的。”

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点点头，随后一言不发地变幻身形。她们再次化作巨兽，飞上空中。

两个暗夜精灵对视了一眼。泰兰德飞快地点点头。

大德鲁伊对伊瑟拉喊道：“伊瑟拉……伟大之龙……我们想对英勇的伊兰尼库斯献上哀悼！”

“感谢你们……”梦境之女低下头来，悲伤和感激在她的语气中交错，“离开这片欢乐之地以后，我就会去悼念他！我会永远铭记他的牺牲……”

“我们也一样。”阿莱克丝塔萨补充道。

语毕，两头巨龙飞向了高空。考雷斯特拉兹和那头绿色的雄龙紧随其后，那头红龙向暗夜精灵们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

“感谢你，我的好友们……”在离开之前，他隆声道。

龙群在达纳苏斯上空盘旋。大多数人以为他们会径直离开，但那些庞然巨兽却异口同声地发出了胜利的吼叫……这是他们对玛法里奥和他的新娘的最后致敬。

伊瑟拉和阿莱克丝塔萨领着同族离去后，大德鲁伊和高阶女祭司转过身去，面向前来道贺的众人。玛法里奥审视着聚集的人群，开始思索艾泽拉斯是否能从梦魇的伤害中彻底复原，甚至更进一步，朝着或许存在希望的明天迈进。

接着，玛法里奥想起了仍旧掌控艾林裂隙的那股力量，不由得担忧起来。那可不是可以长时间弃之不顾的威胁。大德鲁伊陷入了沉思中——

他感到泰兰德捏了捏他的手。她凑近身子，亲吻了他。

“享受今天吧，玛尔……我们要求的只是这样而已。共度今天……”她吻了吻他，然后更加坚定地补充道：“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认真处理萨维斯背后的那股邪恶……”

大德鲁伊点点头，接受了她的明智建议。他会享受今天，以及他和泰兰德共度的所有时光。他明白自己的确没法儿再要求更多了，但他们两人还是对未来满怀期待……

玛法里奥·怒风非常清楚，美好的生活远不止此……

注释

这个故事部分是基于暴雪娱乐的电脑游戏《魔兽世界》中的角色、场景和设定而来的。《魔兽世界》是一款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以广受好评的《魔兽争霸》为设定背景。在《魔兽世界》中，玩家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英雄，去探索，去冒险，与成千上万的其他玩家一起在这片广袤的世界中求索。这款宏大而丰富的游戏还允许玩家与小说中众多强大而迷人的角色互动，与他们兵戎相见，或是并肩作战。

自2004年11月发布以来，《魔兽世界》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付费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这款游戏的第二个资料片《巫妖王之怒》在开始销售的24小时内卖出了280万份，第一个月的销量超过了400万，成为有史以来销售速度最快的电脑游戏。

战斗仍在继续

眼下，玛法里奥和他的盟友击败了侵袭翡翠梦境的邪物——那个堕落且阴险的邪物如此强大，就连艾泽拉斯的两位守护巨龙——伊瑟拉和阿莱克丝塔萨，也无法独力与之对抗。但另外的邪恶仍旧存留在艾泽拉斯，它们企图将世界变成充满混乱与痛苦之地……你可以在《魔兽世界》中为阻止他们而出一份力。

《魔兽世界》的前两个资料片：《燃烧的远征》和《巫妖王之怒》将玩家带到了外域的奇异世界和北地的冰冷废土。在第三个资料片《大地的裂变》里，玩家目睹了艾泽拉斯的剧变：堕落的守护巨龙死亡之翼从地底的沉眠中苏醒，钻出地表，留下了一片废墟。在联盟和部落赶往灾难中心时，艾泽拉斯的所有王国一同见证了世界的巨大动荡，元素之间点燃的战火，以及名不见经传的英雄们的现身，他们将保护这个满目疮痍、支离破碎的世界，让它避免彻底的毁灭。

想要探索这个已经娱乐了全球数百万人，并且仍在不断扩张的世界，就去WorldofWarcraft.com 下载免费试用版吧。在故事中体验另一种人生。

延展阅读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本小说中的人物、情境和背景，下列资料会为你提供艾泽拉斯的其他故事。

• 玛法里奥·怒风的过去，包括他与燃烧军团及其仆从的英勇对抗，在理查德·A. 纳克的“上古之战”三部曲：《永恒之井》《恶魔之魂》和《天崩地裂》中有所陈述。这三部小说还探究了玛法里奥和泰兰德·语风的关系。

• 布罗尔·熊皮在《魔兽世界》漫画月刊里扮演了关键角色。漫画中揭露了布罗尔的过去的重要片段，比如第4期中他的女儿安奈莎悲剧式的死亡，以及第5期中他在翡翠梦境里与自身狂怒的对抗。

• 泰兰德·语风和玛法里恩·怒风的过去，以及她被提拔为艾露恩高阶女祭司的过程记载于理查德·A. 纳克撰写的“上古之战”三部曲中。上古之战一万余年后，泰兰德遇见了布罗尔·熊皮与瓦里安·乌瑞恩，相关的故事参见《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第6期。

• 布洛克斯加的魔法战斧的创造过程在《永恒之井》中有相关描述，这本书是理查德·A. 纳克撰写的“上古之战”三部曲的第一部。布洛克斯加用那把强大的武器屠戮了众多恶魔，甚至执斧面对恶毒的黑暗泰坦萨格拉斯，相关故事记录在“上古之战”三部曲的第三部《天崩地裂》里。

• 神秘的雷姆洛斯雕像的历史，以及布罗尔·熊皮得到它的原因记录在《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的第4期。

• 大德鲁伊范达尔·鹿盔目睹了自己的儿子瓦斯坦恩在其拉虫人和异种蝎的战斗中惨死，相关故事参见由米基·尼尔森所写的短篇小说《流沙之战》。在《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的第6期中，大德鲁伊也露了脸：布罗尔将雷姆洛斯雕像交给了他。

• 萨格拉斯腐化艾萨拉女王顾问萨维斯的过程记录在《永恒之井》和《恶魔之魂》中。这两部小说也记载了萨维斯和玛法里奥过去的仇怨，包括那个萨特与那位德鲁伊之间最后的死战。

·关于梦境之龙伊瑟拉的更多细节参见理查德·A. 纳克的“上古之战”三部曲。伊瑟拉也在阻止黑色守护巨龙奈萨里奥的邪恶计划时扮演了重要角色，相关的故事参见理查德·A. 纳克所著的《巨龙之日》。

·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的其他故事，以及她为保护艾泽拉斯奋战的经历记录在理查德·A. 纳克所著的“上古之战”三部曲、《巨龙时代》以及艾伦·罗森伯格所写的《黑暗之潮》中。

·在《怒风》的事件之前，睿智的大德鲁伊哈缪尔·符文图腾帮助布罗尔·熊皮和瓦里安·乌瑞恩的故事详见《魔兽世界》漫画月刊第3期和第23-25期。哈缪尔也在克里斯蒂·高登的小说《浩劫：灾变的前奏》中登场。

·在得到泰兰德·语风的庇护之前，珊蒂斯·羽月在上古之战中成为孤儿。珊蒂斯与泰兰德的邂逅，以及随后在对抗燃烧军团的战斗中扮演的角色，这些都记录在理查德·A. 纳克所著的《恶魔之魂》和《天崩地裂》中。

·尽管瓦里安·乌瑞恩国王在《怒风》的故事里领导着暴风王国的人民，但他的成王之路漫长而艰辛。他早年的经历详细记载于克里斯蒂·高登所著的《阿尔萨斯：迈向冰封王座》，艾伦·罗森伯格所著的《战争之潮》以及艾伦·罗森伯格和克里斯蒂·高登合著的《穿越黑暗之门》中。瓦里安近来的故事参见《魔兽世界》漫画月刊。在克里斯蒂·高登所著的小说《浩劫：灾变的前奏》中，瓦里安也有出场。

·邪恶的噩梦折磨艾泽拉斯的三位重要人物——大酋长萨尔、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麦格尼·铜须国王——的故事记录在漫画《魔兽争霸：传奇》第5卷里，作者是理查德·A. 纳克和罗布·谭·帕斯。

·在本书中，暗夜精灵们曾经爱戴的女王艾萨拉在翡翠梦魇里纠缠了泰兰德·语风。艾萨拉腐化的细节记叙在理查德·A. 纳克的“上古之战”三部曲：《永恒之井》《恶魔之魂》和《天崩地裂》中。

·希尔瓦娜斯·风行者转变成女妖的痛苦过程——令她在《怒风》中的梦境转为噩梦的那起事件——在克里斯蒂·高登撰写的《阿尔萨斯：迈向冰封王座》有相关描述。

关于作者

理查德·A.纳克是《纽约时报》评选出的奇幻文学畅销作家，也是参与《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创作的著名作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已创作了超过五十部长篇小说和众多短篇小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被魔兽玩家奉为经典的《上古之战》三部曲。

除创作《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外，理查德A.纳克还参与撰写了多部游戏背景小说，其中不乏《龙枪》系列的《修玛传奇》《暗黑破坏神》系列的《血之遗产》等广受赞誉的作品。时至今日，上述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并深受玩家喜爱。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萨尔

巨龙的黄昏

CHRISTIE GOLDEN [美]克里斯蒂·高登/著 李镭/译

THRALL
TWILIGHT
OF THE ASPECT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萨尔：巨龙的黄昏

作者：【美】克里斯蒂·高登

译者：李镭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2.01

ISBN：978-7-5133-1383-4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萨尔，曾经强悍而伟大的部落酋长。现在，他只是一名萨满，和站立在他身边的同伴一样，紧闭双眼，努力站稳双脚。他们脚下的地面正在剧烈地跌宕起伏。在狂暴激荡的海面上，这只是一小片可怜的陆地，不断震荡、颤抖，显得痛苦不堪。

不久以前，一头发疯的守护巨龙闯入了艾泽拉斯，狠狠地撕裂了这个世界。疯狂的死亡之翼再一次被释放到这个世界上，伴随他汹涌而来的破坏力给艾泽拉斯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对于那些还没有放弃希望的人来说，艾泽拉斯依旧是可以治愈的，但它将永远不会是以前的样子了。

在这个世界的正中心，一个被称作大漩涡的地方，在海底深处沉睡了无数个岁月的陆地骤然间被推升到海面以上。正是在这里，竭尽全力想要修复这个破碎世界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

他们是强大的萨满，大地之环的成员。他们全都舍弃了各自重要的任务与职责，齐集于此。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面对这场灾难都很难有所作为，但是当所有这些技艺高深、深具智慧的萨满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至少不会再软弱无力了。

现在这里一共有数十位萨满。他们全都紧闭双眼，或者单身一人，或者结伴成双，或者聚成小群，在这座地面依旧湿滑，不断颤抖的岩石小岛上努力站稳身子。所有人都高举双臂，像是在宣布命令，又像是在向天空恳求。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已然结为一体，正在全力以赴施展一种治疗法术。

萨满们在尝试安抚大地元素，并鼓励它们进行自我治疗。实际上，受到伤害的是这些元素，而不是萨满，而且大地元素所蕴含的能量要远超过这些萨满。如果能够让大地平静下来，找回自我，大地就能运用自己浩瀚无边的力量弭平这场灾难。但直到现在，这片陆地，这些岩石、泥土和支撑艾泽拉斯的骨架仍然在相互冲撞。除了躯体的损伤，它们还在承受另外一种伤害：背叛。黑色的守护巨龙死亡之翼曾经被称为奈萨里奥。他正是大地守护者，其责任就是护卫大地，并保守藏于其中的秘密。现在，他对于大地已经毫不在意，只是不顾一切地将其撕成碎片，全然不理会他所造成的劫难和痛苦。

大地在哀恸，并因此而剧烈地震动着。

“立稳足根！”一个声音喊道。虽然地面在颤抖中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狂涛猛浪吼叫着要将他们从这个岌岌可危的落脚之地扫荡下去，但萨尔依旧能清楚地听到这个声音。这是努波顿的声音。他是第一个成为萨满的破碎者。这一次的仪式就是由他来主持的。到目前为止，他都以超凡绝伦的能力掌控着局势。

“向兄弟姐妹们敞开自己！知晓他们，感觉他们，看到生命之灵在他们体内闪耀，如同光辉的火焰！”

和萨尔一同站在一片刚刚形成的、稍大一些的礁岩上的是阿格娜，一名玛格汉兽人，霜狼氏族的后代。萨尔在纳格兰与她相逢，并爱上了她。她有着健康的棕褐色皮肤，红褐色的长发在脑后被束成一条马尾辫，除此之外，头顶上其余的头发都被剃光了。她的一只手紧握着萨尔，手指格外有力。他们现在所施展的法术绝没有半点柔和细腻的成分。他们正在梳理和治疗整个世界的伤口。

他们毫无畏惧地站在惊涛骇浪之中，身边不远处就是陡峭的悬崖。狂风托起海面，狠狠地砸在犬牙交错的巉岩上。在让伤口开始愈合之前，所有这些发狂的力量都需要先平静下来，但这依旧是一个冒险的选择。

萨尔感觉到自己的肌肉绷紧，在竭力让他能够站稳。这简直就像是一场杂耍：他要在狂躁不安的地面上站稳，不能一头栽进饥饿的海洋中，或者倒在锋利的岩牙上；同时又要在内心中保持绝对的平静，让他能够与自己的萨满兄弟姐妹们在灵魂的最深处建立联结。只有在那个地方，技艺深湛、准备充分的萨满才能够引入生命之灵，以这种能量和元素进行沟通，影响它们的运行，并与其他共同施法的萨满融为一体。

萨尔能够感觉到所有的萨满在向他伸展过来。在无尽的混乱之中，他们共同形成了一片平静的绿洲。萨尔竭尽全力要进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他努力控制住呼吸，快速轻浅的呼吸会让他的身体感觉到忧虑和恐惧，所以他需要强迫自己的肺悠长而大量地吸入，再呼出带有盐味的潮湿空气。

从口中吸入……从嘴里呼出……从脚底进入大地，伴随着心念向远处延伸。紧紧抓住阿格娜，但不要依赖她。闭住双目，敞开灵魂。找到核心，并在核心中找到平静。伴随着这份平静，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

萨尔感觉到手心在冒汗。他的重心开始移动，突然间脚下一滑，他急忙恢复平衡，再次开始深呼吸，凝聚精神的过程。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有了自己的意志，根本不听他的命令。这副躯体想要战斗，想要采取行动，而不是站在这里，呼吸，平静。他……

一阵强光蓦然亮起，甚至透过了这个兽人紧闭的双眼。随后是一阵可怕的爆裂声扯动着他的耳膜——这是一道近在咫尺的闪电。紧随其后的是一阵更加

深沉的隆隆声，地面的颤抖更加猛烈了。萨尔及时睁开眼睛，发现数码之外一片被闪电烧焦的地面崩塌了，塌陷一直延伸到一个地精和一个矮人的脚下。他们同时惊呼一声，相互抓紧，同时又抓住了另外一边的萨满。两个人就这样悬挂在了怒涛和岩牙之上。

“坚持住！”死死抓住地精的牛头人喊道。他用巨大的蹄子稳稳踏在岩石地面上，用力向上拽着地精的手；抓住矮人的德莱尼也在做同样的事。两名险些掉落海中的萨满就这样被拽了回来。

不远处的一座礁岩也变成了碎片，落进海中。这时，天空已被闪电撕裂，寒意刺骨的硕大雨滴打在萨满的身上。“撤退，撤退！”努波顿高声喊道，“撤到庇护所去……快！”聚集在这里的萨满不需要再多加催促。兽人、牛头人、巨魔、地精、矮人和德莱尼，所有种族的萨满都向他们的坐骑跑去，飞快地爬到自己正在颤抖的伙伴背上，催促坐骑向一片大型礁岩上的庇护所跑去。一直看着阿格娜上了她的飞行坐骑，萨尔才骑上自己的双足飞龙，飞向天空。

所谓的庇护所无非是一些临时搭建的棚屋。不过它们都位于这片新陆地的正中央，而且受到了层层结界的保护。每一位独身萨满和萨满夫妇都有各自的房间。这些棚屋呈环状排列，棚屋中央是一片用于举行仪式的圆形广场。布置在这里的结界能够保护萨满免于受到愤怒元素小规模的攻击，比如闪电。当然，它们无法阻止这片陆地碎裂崩塌，但现在这种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无论萨满们身处何方，也不可能奢望逃过这场劫难。

萨尔先一步到达了庇护所。他掀起熊皮门帘，让阿格娜进屋，然后放下帘子，将其在门框上绑紧。如注的雨水狠狠击打在熊皮上，仿佛要闯进这幢小屋。整个小屋的框架都在微微颤抖着，抵抗着强风的推搡。它会坚持住的。

萨尔迅速脱下了被雨水浇透的长袍，全身微微颤抖。阿格娜也在沉默中做着同样的事。如果他们的速度不够快，湿透的衣服会比盲目落下的闪电更快杀死他们。他们分别擦干绿色和棕褐色的身体，从箱子里取出干爽的长袍穿上。萨尔点燃了一只小火盆。

他感觉到阿格娜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寂静在棚屋中持续着，空气显得格外沉重。终于，阿格娜打破了沉默。

“古伊尔。”她开口道。她的声音低沉沙哑，语气中充满了关切。

“什么都不必说。”萨尔只是忙着烧热水，为两人准备饮料。

他看到阿格娜向他皱了皱眉，然后又翻翻眼珠，努力地咽回已经到了喉咙口的话。萨尔不喜欢用这样的口气对阿格娜说话，但他的确没有兴趣讨论刚刚发生的事。

他们的施法失败了，萨尔知道，失败的原因就在他身上。

他们无声地坐在火盆边，暴风雨就在屋外咆哮。大地的隆隆声依旧持续不断。终于，几乎就像是一个哭泣中的孩子渐渐睡去，大地恢复了沉寂。萨尔能够感觉到，这并不是因为大地元素平静了下来，更不是因为世界的伤口被治愈了。整个世界只是不再发出任何声息。

直到下一刻的到来。

萨尔几乎立刻就听到了屋子外面的召唤。他和阿格娜重新跑到灰色的天空下。他们赤脚所踩到的地面依然满是积水。其他人这时也都聚集到了主广场上。每个人的面孔上都反映出沉郁的忧虑、疲惫以及不可动摇的决心。

努波顿转向赶过来的萨尔和阿格娜。他曾经是一名德莱尼，现在，他已经不再拥有高大强壮、令人自豪的身躯。他的身体枯瘦、腰背弯曲，因为长时间暴露在恶魔能量中，他的骨架几乎已经是畸形的了。许多破碎者都是黑暗而且堕落的，但努波顿绝非如此。实际上，他应当受到赞美，正是他向萨满力量敞开了自己伟大的心灵，才将这种力量带给了他的族人。在他身边站立着几名德莱尼。他们蓝色的身躯并没有受到恶魔能量的伤害，皮肤依旧光洁健康。但在萨尔和这里的众多萨满眼中，努波顿远比他们显得更加高大伟岸——只因为他是努波顿。

当这位高阶萨满的目光落在萨尔身上的时候，萨尔只想将头转开。他对这个人抱有深深的敬意。实际上，他尊敬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位萨满。他绝不想让他们失望，但他辜负了他们。

努波顿用一只大手扶住萨尔。“不要这样，我的朋友。”他温和地看着这个兽人，声音也如同他的眼神一般平静。

但并非所有人都像努波顿这样宽容。萨尔能感觉到愤怒的目光向他射来。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到这场非正式的集会之中。

“你知道我们尝试使用的法术。”努波顿的声音依旧镇定如常，“它的目的是安抚大地。没有人会否认这个任务有多么困难，但我们都了解这个法术。你能否告诉我们，为什么你……”

“不要再拐弯抹角了。”雷加说道。他是一头身材魁梧的兽人，粗蛮的脸上能看见一道道战斗留下的伤疤。大概没有人会把这样一张脸和“心灵的领悟”联系在一起。但任何仅凭他的相貌就作出判断的人都大错特错。雷加曾经是一名角斗士，一个奴隶主。后来，他成为萨尔忠实的朋友与谏臣。现在他正当盛年，还有很长的一段生命历程要走。面对他的怒火，如果萨尔不曾是整个部落的酋长，很可能会被吓得不知所措了。“萨尔……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全都能感觉到！你没有集中精神！”

萨尔感觉到自己的双手想要握成拳头，急忙强迫它们放松开来。“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才允许你这样对我说话，雷加。”他的声音不高，但语气中已经显露出怒意。

“雷加是对的，萨尔。”穆恩·大地之怒用他浑厚深沉的声音说道，“这个任务非常困难，但并非绝无可能。实际上，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仪式。你是一名萨满，而且你已经通过了全部必需的仪式，并得到了你的人民的认可。德雷克塔尔将你视为族人的救星，因为元素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开始与你交谈。你不是缺乏经验的孩子，你不需要娇宠和同情。你是大地之环的一员，一个有着荣誉和力量的人，否则你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但你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退却了。我们本应该能够平息这场地震。但你破坏了大家全部的努力。你需要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分了心。也许这样我们才能帮助你。”

“穆恩……”阿格娜开了口，但萨尔抬起手阻止了她。

“没什么。”他对穆恩说道，“这个任务要求太高，太过繁重。我的脑子里还想着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雷加咒骂了一声。“你的脑子里还想着很多事！”他恨恨地说道，“我们也都在想着些不重要的事。比如拯救我们的世界，不要让它分崩离析！”

眨眼之间，萨尔视野中所有的东西都变红了。不等他说话，穆恩已经开了口。“萨尔是部落的领袖，雷加，而你不是。你不可能懂得他背负着怎样的重担。这样的重担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放下来的。作为一个不久之前还拥有奴隶的人，你没有资格在道德上评判他！”

他又转向萨尔。“我不是要攻击你，萨尔。我只是想知道我们该如何才能帮助你，让你能更好地帮助我们。”

“我知道你有什么打算。”萨尔的声音已经接近于吼叫了，“我不喜欢这样。”

“也许，”穆恩依旧坚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你需要休息一下。我们的任务的确有着太严苛的要求。就算是最强的人也会感到疲惫。”

萨尔甚至没有向面前这位萨满告别。他只是点点头，就回身向自己的棚屋走去。

现在他的怒意绝非平日可比，而他最生气的正是他自己。

他知道，自己是这场仪式中最弱的一环，并且在最需要将精神彻底集中的时刻没有能控制住自己的思维。他还不能进入自己的内心深处，与其中的生命

之灵建立联系。这正是他现在急迫要做的，而他甚至还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没能做到，他们的努力才失败了。

他对自己很不满意，也不满意这次任务，不满意刚才无聊的争吵——他什么都不满意。萨尔惊讶地意识到，这种愤懑的情绪在他心中郁积已经很长时间了。

几个月以前，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离开部落酋长的位置，为的就是来到这里，来到大漩涡。作为一名萨满的使命这时已经超越了领袖的职责。一开始，他以为这只是暂时的。他将酋长的职位交托给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格罗姆·地狱咆哮的儿子。随后他便前往纳格兰，接受他的祖母，也就是盖亚安的教诲。在恐怖的大地的裂变撼动艾泽拉斯以前，萨尔就已经感觉到了元素的不安。他那时便希望能做些什么让元素平静下来，阻止现在这场已经遍及整个世界的灾难。

在纳格兰，真正指导他的却不是他的祖母，而是一位美丽动人，却又总是让他感到恼火和沮丧的萨满——阿格娜。她一直毫不留情地督促萨尔，强迫他进入自己的内心和整个世界的最深处，去寻找真实的答案。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两人坠入了爱河。当大地的裂变到来时，他返回了艾泽拉斯，并决定前往大漩涡，为了保护自己所钟爱的世界而战。

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正确的——虽然是艰难的选择，但也是最佳选择。离开自己熟悉和热爱的地方，为的是做更好的事情。但现在，萨尔的心中产生了怀疑。

正当萨尔在纳格兰逗留的时候，加尔鲁什杀死了萨尔的挚友——牛头人酋长凯恩·血蹄。他们进行了一场一对一的正式决斗。后来萨尔才知道，加尔鲁什早已与凯恩·血蹄不合，在受到了玛加萨·恐怖图腾的欺骗之后，他拿着一把有毒的利刃和凯恩进行了这场决斗。如果萨尔不离开艾泽拉斯，凯恩就不需要反抗加尔鲁什的命令，就能够活下来。萨尔至今依然无法摆脱这种想法。

他本来期待阿格娜会……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但至少阿格娜应该和其他人不一样。刚刚和这个女孩相遇的时候，萨尔曾经被她的鲁莽率真吓了一跳。但很快，他便开始欣赏她的这些特质，更进一步爱上了它们。而现在，阿格娜本应该是他坚定的伙伴，应该支持他、鼓励他，但他却觉得阿格娜只是在和别人一起批评他。

他终究没有能帮助大地之环，让元素的躁动得以平复——今天的失败让他明白了这一点。他撇下了酋长的责任，承受着失去好友的痛苦，前来帮助大地之环。而他在这里一事无成。

一切都失败了。所有事情都不在它们应当的轨道上。萨尔——曾经的部落酋长、战士、萨满——对这一切却只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他不习惯这种感觉。多年以来，他一直统率着整个部落，而且他做得很好。对于战争和外交，他全都有着充分的理解，知道作为一名领袖，何时该倾听，何时该发言，何时该采取行动。而这种怪异的、让他觉得内心纠结的不确定感……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陌生，同时也令他极为厌恶的感觉。

他听到了熊皮门帘被掀起的声音，却没有回头。

“就凭雷加对你说的那些话，我定要狠狠抽他耳光。”阿格娜的声音响起，响亮而又有力，“我早就应该抽他耳光了。”

萨尔用沉闷的声音说道：“你实在很懂得如何给别人支持。我觉得自己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帮助。现在，我应该能出去，毫无困难地进入我内心的最深处了。也许这么多年以来，部落应该由你统率，而不是我。毫无疑问，那样我们就能够看到部落和联盟终于和谐相处，孩子们可以在奥格瑞玛和暴风城尽情嬉戏了。”

阿格娜咯咯地笑了起来。她的声音非常温暖。当她将手掌按在萨尔的肩膀上时，萨尔感受到了同样的温暖。他压抑下把那只手甩掉的冲动，却依旧紧绷着全身的肌肉，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没有再说一句话。阿格娜用力握紧他的肩头。过了一会儿，她松开手，转到萨尔面前。

“自从我们相逢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在看着你，古伊尔。”她的眼睛努力地在他的脸上搜索着，“一开始，我很讨厌你。后来，我爱上了你，开始关心你的一切。现在我看着你的时候，心中只有爱和挂念，而我的心却因为我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深深的困扰。”

萨尔没有回答，但他在认真听阿格娜说话。女兽人的手温柔地抚过他坚毅的面孔，轻轻摩挲着他绿色额头上的沟壑。

“我知道你经历过很多磨难，但我现在摸到的这些皱纹在我们相遇的时候还不曾有过。这双像天空和海洋一样湛蓝的眼睛里也没有今天的哀伤。这颗心……”她伸手按在萨尔宽阔的胸膛上，“……跳动得绝没有这样沉重。无论你的内心中有些什么，它只是在伤害你。但因为它并非是来自于外界的威胁，所以你不知道该如何与这样的敌人作战。”

萨尔眯起眼睛，感到稍微有些困惑。“仔细和我说一说。”

“你所荒废的……不是你的身体——你仍然强壮，拥有非凡的力量。但你的精神正在衰弱，就好像你的一部分在被寒风和冻雨一点点剥蚀。如果你任由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你就会被伤痛摧毁。而我……”她突然瞪起了那双明亮的褐色眼睛，声音也变得严厉起来，“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萨尔哼了一声，转过头。但阿格娜不依不饶地又追到他面前。“生病的是你的灵魂，而不是你的身体。你将自己深埋在了日复一日的部落事务中。结果当你离开的时候，你把自己也留在了部落。”

“我不想再听了。”萨尔的声音中流露出警告的意味。

阿格娜完全没有理睬他的警告。“你当然不喜欢听。你不喜欢受到批评。我们全都要听从你的吩咐。如果我们要表达异议，也必须抱持尊敬的态度。而最终的结论一定要由你来下达，酋长。”

阿格娜的声音中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但她的每一个字都刺进了萨尔的心里。“你是什么意思？我不接受批评？我一直都会倾听不同的声音。我在制定任何计划的时候都会邀请大家提出反对意见。只要是对我的人民最为有利，我甚至会与我的敌人进行沟通。”

“我并没有否认你做过的所有这些事情。”阿格娜镇定如常地说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能够很好地接受人们的批评。当凯恩从奥格瑞玛来找你，告诉你他认为你错了的时候，你又是怎样反应的？”

萨尔打了个哆嗦。凯恩……他的意识闪回到自己最后一次见到这位挚友的时候。那时，萨尔派人给那头老公牛送去消息，告诉凯恩，加尔鲁什将会在他离开的时候负责管理部落事务。凯恩立刻就找到萨尔，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加尔鲁什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需要你帮我度过这个难关，凯恩。我需要你的支持，而不是你的反对。”萨尔那时候这样对凯恩说道。

“你向我寻求智慧和理智。我只能给你一个答案，不要把这样的权力交给加尔鲁什……这就是我的智慧，萨尔。”凯恩如是回答。

“那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萨尔扔下这句话，就走掉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凯恩。

“你当时并不在场。”萨尔说道，他的声音在痛苦的回忆中变得沙哑，“你不明白。我必须……”

“呸！”阿格娜用力挥着手，仿佛是在驱赶嗡嗡叫的苍蝇，“你们那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并不重要。你也许的确是对的。而且现在我也不在乎你的那个决定是否正确。但你肯定没有认真听他的话。你把他挡在了门外，就像是捆住了

这条门帘，把雨滴全部挡在外面一样。你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说服他。但你能对我说，你认真听过他的建议吗？”

萨尔没有回答。

“你拒绝了一位老朋友的劝告。如果凯恩相信你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也许他就不会认为有必要挑战加尔鲁什了。而现在，你永远也不知道当时换一种态度，结果又会怎样。因为他已经死了。你甚至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好好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就算是阿格娜狠狠给他一拳，萨尔也不可能比现在更加震惊。他实实在在地后退了一步。阿格娜的批评让他感到头晕目眩。实际上，他的心中一直隐藏着这个疑问，只是他从没有敢把它说出来。最近，他更是时常会在深夜里辗转反侧，思考这个问题。他心中清楚，自己必须前往纳格兰。以现在的形势判断，这是他能做出的最佳选择。但……如果他当时不那么着急离开，更认真地思考一下凯恩的建议……结果又会怎样？阿格娜是对的……无论他是多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当其他人表示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一直都能认真听完他们的话。看看我和吉安娜会面时的样子，你就会知道了！她并不总是赞同我的见解。她也从不会约束她的舌头。”

阿格娜哼了一声。“一个人类女性。她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对兽人说狠话。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对你根本没有威胁。她也不会真正反对你。”她皱起眉头，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你的塔蕾莎也不会。”

“当然，她不会反对我。她是我的朋友！”萨尔胸中的怒火越来越盛。他完全没有想到，阿格娜竟然会把塔蕾莎·福克斯顿扯进这场她似乎打定主意要和他进行的怪异争斗中来。塔蕾莎是一个人类女孩。当她还只是小孩的时候，就成了萨尔的朋友。长大以后，她想办法帮助萨尔逃脱了角斗士的命运，让萨尔不再只是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领主的一名奴隶。为此，她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生命。“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像她那样为我牺牲了那么多。而她是一个人类！”

“也许这正是你的问题，古伊尔。一个并非是由你造成的问题。在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全都是人类。”

萨尔眯起了眼睛。“你应该注意自己的舌头。”

“啊哈，你又一次让我看到了我所说的事实：你听不得别人的不赞成。你不喜欢听我说话，只想让我闭嘴！”

阿格娜说的是实话，所以她的话格外刺痛了萨尔。萨尔吃力地深吸了一口气，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愤怒。

“那么告诉我，你是什么意思？”

“我来到艾泽拉斯的时间并不长，但我已经听说了那些谣言。那些谣言让我怒火中烧，所以它们一定也让你非常气愤。人们在暗中议论你和吉安娜的绯闻，甚至捕风捉影地说你和塔蕾莎也有过亲密的交往。”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怒意和厌恶。萨尔不知道她气恨的对象是他，还是那些谣言。不过他也不在乎。

“你这一步走得很危险，阿格娜。”他低声吼道，“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是一个坚强、勇敢、聪明的女人。她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过我。塔蕾莎·福克斯顿也是一样。而且她甚至为我牺牲了自己。我不会让你用这种狭隘的态度诋毁她们，只不过因为她们不是兽人！”

萨尔逼近到了阿格娜的面前。两个人的面孔相距只有几寸。阿格娜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只是稍稍挑起了一道眉毛。

“你根本没听懂我在说些什么，古伊尔。我在重复谣言。而且我从没有说过我会相信这些谣言。我也从没有说过这两个女人有什么不好。也许她们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懂得如何批评一个兽人。实际上，她们都让我看到了人类的可敬之处。但她们毕竟不是兽人，古伊尔。而你恰恰又不是一个人类。你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来自于同族女性的质疑；或者，也许你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任何人的质疑。”

“我无法相信你竟然会这样说！”

“我更无法相信，直到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听懂我说的话！”他们两人的声音都在提高。萨尔知道，这个勉强能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小棚子不可能阻止外面的人听到他们的争吵。而阿格娜依旧对他不依不饶。

“你一直都躲在酋长的面具后面。所以你现在发现，你已经很难摆脱这层面具了。”她将面孔向萨尔逼得更近，怒气冲冲地说道，“你依然在用奴隶的称谓来称呼自己，因为你现在是部落的一个‘萨尔’。你以为要忠于职守，其实是给自己套上了一副奴隶的枷锁。而这副枷锁却又成为你的一面盾牌、一道屏障，为你挡开阴影、愧疚、恐惧和反思。你是你自己的奴隶，也是其他所有人的奴隶。你总是预先做好计划，却从不给自己一些时间考虑一下你已经走了多远；考虑一下你的生命应该是一件多么神奇的礼物。你总是在为明天谋划，那么现在呢？此时此刻……还有这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呢？”

她的声音柔和下来，眼睛里闪动着温柔，而不再是愤怒。她按住萨尔的手，动作轻柔得让萨尔感到吃惊。“你该如何使用这只强有力的手？”

萨尔气恼地将手从阿格娜的掌心中拽开。他已经受够了。先是大地之环，然后又是阿格娜。这个女人本来应该和他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无条件地支持他。他转过身，背对着阿格娜，头也不回地向棚屋门口走去。

阿格娜的声音依然紧追着他。

“没有了部落，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古伊尔。”向以前每一次一样，阿格娜只用父母给他的名字称呼他。萨尔从不会使用这个名字。他从没有见过给他这个名字的家人。阿格娜已经用这个名字叫过他上千次了，但突然之间，萨尔觉得这个名字让他感到非常恼火。

“我不是古伊尔！”他咆哮道，“我得告诉你多少次？不要这么叫我！”

阿格娜依旧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你不明白吗？”她的声音显得非常哀伤，“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又怎么可能知道该怎样做？”

萨尔没有回答。

第二章

“这次会议很可能不会有多么愉快。”说话的是伟大的红龙守护、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

考雷斯特拉兹发出一阵笑声。“我的爱人对于用词的婉转真是有着过人的天赋。”

伟大的守护者和她唯一还在世的配偶考雷斯特拉兹虽然都是红龙，但是当他们在红玉圣殿说话的时候，却更喜欢选择精灵体貌，而不是巨龙的身躯。每一支龙族都有这样一个庇护所，一个不在时间与空间之中，由独立的魔法维度所界定的地方。每一个庇护所的样子只体现出这一龙族的喜好风格。红玉圣殿曾经就像是天灾到来之前的高等精灵之地一样。树林的叶片呈现出温暖的红色，平缓的山丘连绵起伏。进出这个特殊地方唯一的道路是一个传送门。现在这道门受到了更为严密的守卫，因为最近这个红龙军团的圣地刚刚遭受过黑龙军团的进攻，敌军的统帅自称为暮光巨龙的一员。红玉圣殿在那场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不过现在它已经开始渐渐恢复了。

现在圣殿中只有这对夫妇，周围环绕着他们的孩子——数百颗龙蛋被摆放在这里：这里有他们的后裔，也有其他红龙的孩子。并非所有红龙都选择红玉圣殿安放他们的蛋，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家，是全部龙族的家园。但这里才是红龙家园的核心，是他们的庇护所，是只属于红龙的安全之地。

“大多数蓝龙都在因为玛里苟斯的遇害而心神不定。不过换成是我，可能也不会比他们好多少。”阿莱克丝塔萨说道。

玛里苟斯，魔法之巨龙守护者和蓝龙一族的族长。他的一生充满了灾厄。他曾经被死亡之翼逼入千年的疯狂。就在不久之前，他才刚刚从那种可怕的状态中恢复过来。除了心中满是仇恨的黑龙之外，其他所有龙族都为这一消息雀跃不已。但恢复清醒的欢愉和快慰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玛里苟斯一恢复神智，就立刻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对艾泽拉斯魔法的分析之中。很快，其余龙族也都知道，玛里苟斯得到了一个令人心寒的分析结果——奥术魔法的能量正在这个世界中暴走。而造成这种危险局面的正是凡间种族对这股力量的滥用。

于是，玛里苟斯挑起了一场战争。

玛里苟斯将艾泽拉斯大地中运行的魔法能量转移到了他的能量宝座——魔枢里面。这种转变引发了狂暴而且有着毁灭性危险的连锁反应。整个世界的外壳都开裂了。不稳定的裂隙同时也撕开了被称为“扭曲虚空”的魔法维度结构。玛里苟斯想要“纠正”他感知到的奥术魔法错误，但他的行为却是错上加错。他必须被阻止……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痛苦的魔枢战争中，巨龙与巨龙相互残杀。直到最后，生命缚誓者不得不亲自做出痛苦的决定——摧毁刚刚从千年的疯狂中清醒过来的玛里苟斯。

阿莱克丝塔萨召集起她的龙族，并与肯瑞托的贤者们结盟。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其余龙族也都全力支持红龙一族，与红龙军团齐心协力来完成这个充满了苦涩的任务。龙族联手组成了龙眠联军，合力击败并杀死了玛里苟斯，结束了这场血腥的战争。而现在，失去了领袖的蓝龙们全都陷入了深深的哀恸之中。

阿莱克丝塔萨准备参加的这场在龙眠神殿中举行的会议，是蓝龙守护者亡逝之后龙眠联军举行的第一次集会。那场战争之后，各龙族反而更加珍视彼此之间的关系——无论这关系是多么脆弱和紧张。

“我并不相信他们已经准备好作为巨龙族群之一与我们进行会谈——或者，至少能与我们心平气和地交谈。”考雷斯特拉兹说道。

阿莱克丝塔萨用手指摩挲着爱人的下巴，露出了微笑。她的眼睛里满是温暖的爱意。“就是你的这根舌头，让你在我们最近的每次集会中都有些‘太’受欢迎了，我的爱人。”

考雷斯特拉兹有些羞赧地耸了耸肩，亲昵地将脸靠在阿莱克丝塔萨的手上。“这个我不能否认。在你的配偶中，我从来都不是最受族人欢迎的一个。但现在，我是你唯一的配偶了。恐怕我只能比以前更频繁地捋一捋大家的逆鳞。我必须说出我所见到的事实。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能为巨龙族群所尽的义务。”

“也是我这么爱你的原因之一。”阿莱克丝塔萨说道，“只是，这样做没法让你得到其他龙族的好感。而且，我们不能对蓝龙一族过度歧视。毕竟做出错误决定的是玛里苟斯，而不是所有蓝龙。你不能继续因为那件事而排斥他们——他们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了，更何况，现在只是他们鳞片的颜色就已经足以让其余龙族怀疑他们是叛徒了。”

考雷斯特拉兹犹豫了一下。“我……你知道，我很喜欢卡雷苟斯。而且，我相信蓝龙中还有人能够清醒地看待当前的局势。但大部分蓝龙的眼睛里只有他们自身的损失——他们需要找一个可以怨恨的对象，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他的头上。而在蓝龙的心目中，我们一族显然是对他们伤害最深的。”

片刻之间，紧蹙的双眉破坏了阿莱克丝塔萨姣好的面容。她音乐一般的声音也变得锐利起来。“我很感激你的直率，但红龙一族的想法和我的配偶也许并不完全相同。”

“你有全艾泽拉斯最仁爱的心，但有时候，一颗善良的心反而会蒙蔽……”

“你以为我看不清吗？我曾经率领我们的军团与一位守护者作战，为的是拯救在我们的眼中转瞬间便会消亡的凡间生灵种族。考雷斯特拉兹，你喜欢混迹于凡人之中，但不要以为这就意味着只有你才能看清眼前的状况。”

考雷斯特拉兹张开嘴，想要反驳，却只是说道：“我这样说，只是因为我担心你。”

他的爱人立刻软化了下来。“我知道，但也许你……所担心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中不会受到蓝龙的欢迎。”

“这种事从来都不会受欢迎的。”考雷斯特拉兹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所以，我们又绕回到出发点了。”他捧起阿莱克丝塔萨纤细的双手，在上面轻柔地各吻了一下。“不要理会我的胡思乱想，也不必有我跟随，抱持你的信念去参加会议吧，我的心。你才是守护者。他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和你相比，我实在是微不足道，不过是一块会让他们感到硌脚的石子。”

阿莱克丝塔萨点了点头，满头火焰颜色的秀发也随之摆动。“因为这是第一次集会，气氛肯定会相当紧张。等到我们开始讨论具体方案的时候，你的睿智与洞察力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而今天，我相信我们要做的是沟通和治愈旧伤口。”

她向前俯过身。这对恋人的嘴唇轻触在一起，温柔又甜美。他们喜爱精灵形态的原因之一，就是温软的精灵皮肤在接受爱抚的时候要远比龙鳞更加敏感，让他们能真正体会到对方的爱意和自身的欢愉。轻轻一吻之后，他们微笑着分开来，刚才的争吵——如果那能被称作是争吵的话——已经被忘在脑后了。

“我很快就会回来。希望那时我能带来好消息。”阿莱克丝塔萨继续向后退去。她满含微笑的面孔发生变化，一只高傲的长吻开始向前凸出。她的全身开始闪耀起朱红色的光泽，明亮的金色眼眸也在变大。几乎一眨眼的工夫，她已经从一位窈窕动人的精灵女郎变身成一头放射出红艳光华、辉煌壮丽的赤色巨龙。

考雷斯特拉兹也改变了形体。对于精灵和龙的形态，他都非常喜欢，但这毕竟才是他天然的样子——头角峥嵘、鳞片闪烁、巨大而且强悍。片刻之后，两头令人瞩目的红龙出现在了红玉圣殿之中。

阿莱克丝塔萨扬起生出长角的头，再一次用巨大的双唇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爱人。别的种族看到如此强大的生物竟然也会有这样温柔的一面，会大吃一惊也说不定。然后，红龙族长就以与自己庞大的身躯全然不符的优雅姿态向空中跃去。有力地扇动了几下翅膀之后，她消失在了天边。

考雷斯特拉兹依旧眺望着她离去的方向，目光中充满关爱。然后，他的视线转向了分布于他周围的龙卵。看着这些尚未孵化的龙族后裔，他不由得放下了心中的种种牵挂，享受着这骄傲和充满爱意的时光。忽然间，他想起了自己一直都很喜欢的那种人类习俗，一双硕大眼睛的眼角在诙谐的心情中微微翘起。“孩子们，来一段睡前故事好不好？”

* * *

阿莱克丝塔萨飞过红玉圣殿。她集中精神，抛却心中的忧惧，让自己心中充满这个美丽世界的旺盛活力。小山谷中，红色的大树下，靠近那些高大巨石的特别窝巢里面——这里到处都能看到龙卵。在红玉圣殿通向外界的传送门两端，都有最强大的龙族守卫看护，以保卫那些幼龙宝宝们在蛋壳中平静安眠。龙族的未来就在这里，被强大而慈爱的力量保护着。看到这一切，阿莱克丝塔萨的心中便充满了喜悦。而此时此刻，这场四龙族集会的目的，便是为他们的未来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但这种美好的愿景却无法驱走她心中所有的阴影。黑龙一族，曾经是那么稳固、坚实、真诚坦荡，正如同他们所保护的，与他们同为一体的大地一样。而现在，他们竟会追随他们发疯的族长死亡之翼，任由邪恶渗透进他们的内心。黑色群龙对其他龙族已经不再有兴趣，就连那位总是会露出羞赧微笑的纳莉丝也从龙眠神殿中消失了。阿莱克丝塔萨很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次看到她的全部族类——红色、蓝色、绿色、金色和黑色巨龙们济济一堂的样子。这个想法让她感到无比哀伤。不过，这毕竟已经是一个陈旧的伤口，一个她已经习惯于承受的痛楚。她不会让这个旧创伤继续折磨自己，遮蔽住眼前这次会议将要给她带来的希望。

她很快就飞过了红玉圣殿的传送门，借助自己那双有力的翅膀一直向上，飞到龙眠神殿顶端。千年以来，这里一直都是龙族共同的圣地。在这里，典雅、修长的曲线一直向天际延伸，被冰雪覆盖的拱门和尖塔紧密地拱卫着这个地方，却又丝毫没有封闭压抑的感觉。龙眠神殿分为几层，向上逐渐缩小。诺森德的苍穹笼罩在神殿上方，柔和的蓝灰色天幕下流动着几缕白色的云絮。再向下，一尘不染的白色雪原几乎会让注视它的双眼感到疼痛。

神殿的顶端是一块装饰着花卉和几何图案的圆形小广场。一颗闪烁着蓝白色光芒的美丽球体飘浮在广场地面以上数十码的地方。它只有一个作用：象征着龙眠联军的团结一心。

在同心宝珠下面，阿莱克丝塔萨看到数十头巨龙已经齐集在此。其中有几头与她同族的红龙，也有一些蓝龙和为数同样不算少的绿龙。当然，黑龙不会来了——就算他们出现，也只会让这里沾染鲜血。但阿莱克丝塔萨还是沮丧地发现，这里并没有青铜龙的身影，就连那位天性乐观、力量超凡的克罗米也没有来。不过，这并不让阿莱克丝塔萨感到吃惊。

青铜龙的时光之王诺兹多姆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曾现身了。时光之路遭到了一群自称为永恒军团的巨龙进攻。他们的动机至今还不甚清楚，但他们显然是下定了决心要摧毁真正的时光之路。阿莱克丝塔萨相信，诺兹多姆和他的青铜龙们肯定正在忙着对付那些来路不明的敌人。

就在阿莱克丝塔萨即将落地的时候，一阵阵充满怒意的吼声刺进了她的耳朵。

“这就是一位守护者的所作所为！”一个声音喊道。阿莱克丝塔萨认识那个声音，它属于阿瑞苟斯——一头精力旺盛、口无遮拦的蓝龙。他是玛里苟斯和那位蓝龙族长所挚爱的伴侣莎拉苟萨的孩子。在魔枢战争中，阿瑞苟斯曾经公开加入到父亲的阵营中，坚定而毫不迟疑地支持蓝龙族长。甚至直到现在，他依然在坚持他父亲的主张。

“红龙和一群连龙族都不是的法师决定要杀害一位守护者。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决定？谁又会是下一个目标，温和的伊瑟拉吗？还是恬淡寡欲的诺兹多姆？如果说谁需要为此而负责，那肯定是阿莱克丝塔萨。这个所谓的生命缚誓者似乎对于自己犯下的谋杀罪行没有丝毫愧疚。”

就在阿瑞苟斯进行演讲的时候，几头龙向天空中望过来。他们看到了生命缚誓者，但什么话都没有说。阿莱克丝塔萨以优雅的身姿降落在那头年轻巨龙的身边，镇定地说道：“我的责任是保护神圣的生命。而玛里苟斯的决定以及他随后采取的行动却将这个世界的生命逼入到了濒临毁灭的境地。我为你的父亲感到哀恸，阿瑞苟斯。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他所造成的伤害已经波及了太多生灵，甚至可能让整个世界解体。”

阿瑞苟斯迅速向前跨出一步，眯起眼睛，仰起了他那巨大的蓝色头颅。

“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报，以及这个世界的变化状况，我依然不能确定我父亲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一定是错的。对于魔法的使用——或者容我直言，对这种能量的滥用，是我们应该深以为忧的事情。如果你不同意我父亲的作为，哪怕他真的考虑有误，你也应该有别的办法与他一同解决这个问题！”

“就算是你也必须承认——他是一位守护者。”阿莱克丝塔萨回应道，“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一位守护者绝不应该有他那样的疯狂行为。如果你那么关注他的安全，阿瑞苟斯，那你就应该帮助我们找到和平阻止他的办法。”

“生命缚誓者。”一个年轻的男性声音响起。他平稳的语气与阿瑞苟斯的暴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头蓝龙走上前，带有敬意却绝不怯懦地低下了头。“阿瑞苟斯只是在做着他相信是正确的事情，就像许多蓝龙一样。我相信，他也像所有的蓝龙一样，急切地想要治愈旧日的创伤，重建他的族群，承担起我们共同的责任。”说出这番话的是卡雷苟斯。

阿莱克丝塔萨很高兴卡雷苟斯能够在这里。她的伴侣考雷斯特拉兹非常喜欢这头年轻的蓝龙，认为他是蓝龙中能够讲得通道理的一员。阿莱克丝塔萨相信，卡雷苟斯应该已经开始在说服他的同族了。

“我至少可以代表自己发言。”阿瑞苟斯咆哮着，气恼地瞪了卡雷苟斯一眼。

现在有许多蓝龙都认为他们受到了其他龙族的监视与迫害。在阿莱克丝塔萨看来，阿瑞苟斯则要比他的大部分同族在这方面更加敏感激进。她怀疑这与这头年轻蓝龙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曾经对其他龙族有着很深的信赖。这时，阿莱克丝塔萨又想到了克莉苟萨。她已经不是第一次为阿瑞苟斯的这位姐姐而感到痛心了。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克莉苟萨的伴侣被杀害，她则在战争结束前失踪了。无论怎样不情愿，现实依旧是无情的——那位刚刚怀上第一批龙卵的年轻女士应该也陨落在战场上了。她一直都勇敢地反对阿瑞苟斯的莽撞行径，是极少数加入到反抗玛里苟斯阵营的蓝龙之一。想到她很可能是死在自己同族的手中，阿莱克丝塔萨只能更加感到哀伤。

“我知道，先父的计划的确会导致负面后果。”阿瑞苟斯很不情愿地说出了这句话。

“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样的后果。”阿弗拉沙斯塔兹说道，他一直都是阿莱克丝塔萨忠诚的支持者，“整个世界都因此而承受着伤痛。而造成这场灾难的肇始者正是蓝龙守护者——你和这里的许多龙族曾经支持过的领袖。你们不只是必须承认你们被误导了，年轻的阿瑞苟斯，你们还需要纠正过去的错误。”

阿瑞苟斯眯起了眼睛。“纠正错误？你能纠正这个错误吗，阿弗拉沙斯塔兹？或者是你，阿莱克丝塔萨？你们夺走了我的父亲，抛下了一整支失去守护者的龙族。你们能把他带回来吗？”他的声音和整个身体都在散发出愤怒、挑衅和一种真切的、深沉的伤痛。

“阿瑞苟斯！”卡雷苟斯喝道，“玛里苟斯在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发疯。而且他有过许多次回头的机会，但他终究没有回头。”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杀戮，阿瑞苟斯。”阿莱克丝塔萨说道，“我的心仍然在为那些逝去的生命感到痛楚。我们全都失去了许多……无论是哪一支

龙族，哪一位守护者，都因为这场战争而伤痕累累。现在该是我们相互敞开心扉，治疗伤口的时候了。我们不应该再彼此排斥，不应该再有任何隔阂。”

“是的。”一个平静的声音响起。这声音不大，却立刻终止了会场的争论。“我们应该相互坦诚以待、团结一致，而且要快。暮光审判即将到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这声音轻柔而悦耳。发言者走上前来，是一头神情有些害羞的绿龙。其他巨龙纷纷向两旁推开，为她让出空间。和大部分同族不一样的是，她的步伐算不上强壮有力，到更像是轻快的舞步。她的眼睛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紧闭，现在却大睁着，闪耀着彩虹般的光晕。她不停地向两侧转头，仿佛随时都准备看到一些新奇的东西。

“你所说的这个暮光审判是怎么回事，伊瑟拉？”阿莱克丝塔萨不明所以地询问她的妹妹。在翡翠梦境中沉睡千年之后，伊瑟拉在这时苏醒了过来。不过阿莱克丝塔萨和其他许多龙族都还无法确定，她的神智有多少离开那个朦胧的世界，回到了现实。伊瑟拉似乎依然无法很好地把握这个真实的世界，总是显得神思恍惚、目光迷离。就连她的同族——那些像她一样几乎是永世栖息在翡翠梦境之中，守护大自然的绿色巨龙们——似乎也不知道该对她的话做出怎样的反应。至少可以说，伊瑟拉在真实世界中的行事风格是相当与众不同的。

“是不是你在梦中看到了什么？”阿莱克丝塔萨继续问道。

“我在梦中看到了一切。”伊瑟拉只回答了这样一句话。

“也许你说得没错，但对于现在的状况却毫无意义。”阿瑞苟斯抓住了绿龙守护者发言所制造出的空隙，“你已经不再是沉睡者了，伊瑟拉，但你始终都是一位守护者。也许，如果你在梦中见到了一切，你也有可能是见到了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

“哦，的确如此。”伊瑟拉欣然表示同意。

阿莱克丝塔萨不由得暗自感到一阵踌躇。就连她也不太清楚，该如何看待苏醒的伊瑟拉。当然，伊瑟拉绝不是神智昏聩，但阿莱克丝塔萨的这个妹妹显然还有些难以将她所见到的无数事物以相对连贯的形式拼合起来。今天，她大概是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如果我们能够同心协力，那当然是很好的事情——无论这个暮光审判是怎样一种状况。”阿莱克丝塔萨看着卡雷苟斯和阿瑞苟斯说道，“蓝龙一族必须决定该如何选出一位新的守护者，并尽快修补你们对这个世界造成的伤害。你们必须让我们能够再次信任你们。你们肯定也明白这一点。”

“我们必须？”阿瑞苟斯重复着红龙守护者的话，“为什么是我们‘必须’，阿莱克丝塔萨？你是谁，可以决定蓝龙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们？世界受到了伤害，你却不打算为了修补它而出力吗？正是因为你，我们才必须找到一位新的守护者。你又打算做些什么，让我们能够再次信任你？”

面对这番充满敌意的质问，阿莱克丝塔萨稍稍睁大了眼睛。但阿瑞苟斯还不肯善罢甘休。“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如果我被选为守护者，你会不会杀死我？还有你的那个配偶——那个总喜欢自称为‘克拉苏斯’的家伙。他不是蓝龙的朋友。他在不断地说我们的坏话。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不会出席今天的会议。也许你也不希望他出现在这里？”

“考雷斯特拉兹救过你的命，阿瑞苟斯。”卡雷苟斯提醒他的同族兄弟，“那时，你的父亲还深陷在疯狂之中，彻底抛弃了你。”

这句话显然碰到了阿瑞苟斯的痛处。几乎没有人敢于向他提起这件事。玛里苟斯发疯的时候，的确抛弃了包括阿瑞苟斯和克莉苟萨在内的尚在卵中的蓝色幼龙。是考雷斯特拉兹发现了这些无人看护的龙卵，并将他们送到诺兹多姆那里，悉心照料。后来，这些龙卵又被移交给红龙族群。三支龙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齐心努力：抚育尚未孵化的、软弱无助的幼龙宝宝，无论他们在破壳而出的时候是红色、蓝色、绿色还是金色。

“即使他和我之间的确有个人见解之争，我也还是知道，他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我一直都能看到他的理性与睿智。”卡雷苟斯继续说道，“他对于吾族的指责甚至从没有比我自己的指责更严厉过。”听着他的话，阿瑞苟斯却渐渐眯起了眼睛。

“你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卡雷苟斯？”阿瑞苟斯责问道。

“够了！”阿莱克丝塔萨厉声喝道。她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这次会议能够顺利进行，但她至少希望不会发生这种没有意义的争吵。“龙族的外敌已经够多了，我们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种纷争上！死亡之翼回来了，而且比以往更加强大。他几乎将艾泽拉斯撕成了碎片。而且他还有了本族以外的盟军：暮光之锤教派。无论伊瑟拉所说的暮光审判是什么意思，暮光龙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红玉圣殿还没有从他们之前发动的袭击中完全恢复过来。如果我们还不能将我们的琐碎的纷争搁置一旁……”

“你们杀害了我的父亲！你怎么敢说这是琐碎的纷争？！”

阿莱克丝塔萨很难被激怒，但现在，她大步走到那头年轻的蓝龙面前，高声说道：“我说，够了！我们全都必须继续前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而现在的我们正面临巨大的危险。难道你没有听见我的话吗？难道你听不懂吗？死亡之翼回来了！”

现在，她的鼻子几乎已经碰到了阿瑞苟斯的鼻子，一双耳朵紧紧地抿在头颅两侧。“我们的世界从没有比现在更加脆弱过！我们龙族是强大的生物，但就算是我们也会害怕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阿瑞苟斯，我们必须保护它，治疗它。否则，即使是龙——包括你们蓝龙在内，也都将毁于一旦。我们必须找到……”

这时，巨龙们纷纷扬起长脖子，将目光转向天空。阿莱克丝塔萨也察觉到了天空中的异动。

有龙群正向这里飞来。

阿莱克丝塔萨还幻想着那是金色的青铜龙军团，但她立刻就看清了那些龙的鳞甲颜色，心怀恐惧地意识到了他们真正的身份。

“暮光巨龙。”她喘息着说道。

他们要直接摧毁龙眠神殿了。

第三章

这绝不是阿莱克丝塔萨想要看到的情景，但暮光龙军团的出现的确让其他龙族展开了一致的行动。巨龙们没有再多一句争吵，而是全数飞上半空，向敌人扑去，保护自己的神圣之地免受任何伤害。

这是一场同时充斥着美丽与残暴，感觉极不协调的战斗。数十头强大的巨型猛兽全身闪耀着红宝石、翡翠或者蓝宝石的色彩，在苍穹之下盘旋飞舞。他们的敌人身上则是太阳被地平线吞没前在天空中映照出的光泽——深紫、酒红、靛蓝。优雅与凶残纠缠在一起，变幻成一阵阵血雨。

就在这场激烈的冲突中，一个声音开始在巨龙的耳内回荡。

“你们实在是太好了，全都聚到这个小地方，让我能把你们这些弱小的生物一网打尽。”

阿莱克丝塔萨向聚在一起的三头紫色巨龙飞去，一路上上下翻飞，躲过他们的致命喷吐。借助眼角的余光，她看到一头蓝龙在半空盘旋，施放了一个法术，然后收起翅膀向下落去。她急忙转向，躲过了一阵冰锥风暴。一头紫色巨龙及时将自身化为虚体，但另外两头龙的速度太慢了。阿莱克丝塔萨抓住机会，向上冲去，将巨大的前爪刺入一头紫色龙的长颈。紫色暮光龙被困在自己的物质躯体中，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变化，只能发出一阵窒息的尖叫，用一双深蓝色的翅膀拼命拍打空气，想要挣脱红龙族长的利爪，黑色爪子则不停地抓挠着阿莱克丝塔萨的腹部。他的攻击受到了红宝石鳞片的阻挡，但阿莱克丝塔萨依旧感觉到炙热的痛楚从腹部传来。她继续向前爪上增添着力量，自身的疼痛很快便停止了。接着她松开爪子，软弱无力的巨龙尸体翻滚着坠落下去。但她已经无暇多看一眼那具尸体。

“你是谁？”她高声喊道。红龙族长的声音在冰寒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洪亮强悍。“出来现身，报上姓名，或者让我们把你视作一个妄言的懦夫！”

“我没有妄言，也不是懦夫。我的追随者们都知道我，”那个声音再次响起，“他们称我为暮光教父。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爱他们。”

一阵寒意拥过伟大的生命缚誓者全身，而她却不知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如果这个声音没有说谎，那么他就应该是这些暮光巨龙的指使者……

“那么，就来保护你的孩子吧，暮光教父，或者你更愿意袖手旁观，看着我们将你的孩子一个个杀死！”

两头暮光巨龙从阿莱克丝塔萨的两侧扑来。红龙族长一心只想找到那个声音的源头，几乎没有及时察觉到来袭的敌人。就在间不容发的一刹那，她收起翅膀，如同石块一样向下坠去，然后调转过头。就在她的正上方，那两头龙在即将对撞的时候化为虚影形态，然后毫发无伤地从对方身体中穿了过去。

刺耳又得意的笑声包裹住阿莱克丝塔萨的身体。“你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小女孩，生命缚誓者。看着你被即将到来的力量压成齑粉，一定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一阵咆哮撕扯着阿莱克丝塔萨的耳膜。她看到一头红龙在激战中跌落下去，不由得心中一痛。那头红龙依然扇动着巨大的赤色皮翼，想要在半空中稳住身体，但他的一只翅膀已经只剩下了骨架。阿莱克丝塔萨怒吼着，向杀害自己同族的那群凶手喷吐出熊熊烈火。一头暮光龙立刻变为虚体，躲出了烈焰笼罩的范围。而他的同伙——可能是出于勇敢，也可能是因为更加愚蠢——反而转向阿莱克丝塔萨，射出无数锋利刀刃般的黑暗魔法，随后才打算改变形体。这种傲慢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阿莱克丝塔萨喷出的火焰席卷了他的全身，而他的变形还远没有完成。红龙守护者的烈火要远比普通红龙更加强猛炽烈，暮光龙青蓝色的鳞甲卷曲起来，几乎完全熔化。鳞甲下的血肉迅速化为灰烬，很快，那头龙就连骨架都暴露了出来，身体一侧已经焦灼得完全无法辨识了。就这样，这头半是血肉，半是虚影的龙跌落了下去。阿莱克丝塔萨相信，现在这个敌人的身上，只有痛苦才是完整的。

红龙族长那位平日里温柔如水的妹妹出现在她视野的边缘。伊瑟拉在战斗中的勇悍凶猛丝毫不亚于她以火焰为冲锋枪矛的姐姐。平时，她吐出的气息如同夏日盛开的花朵一般芬芳清新，而现在，她吐出的是一股股浓绿色的毒雾。两头暮光龙在这片毒雾中打着哆嗦，无力地扇动着翅膀，拼命想要吸进一点空气。伊瑟拉趁他们动作迟缓的时候，又迅速施展了一个法术。两头暮光龙发出恐怖的号叫，开始相互撕咬——他们都认为，自己面前的同伴就是必须杀死的敌人。几秒之内，他们已经替伊瑟拉结束了这场战斗。

阿莱克丝塔萨挡住另一头暮光龙的攻击，向下俯冲，又盘旋回来，趁势甩动强有力的尾巴，抽断了敌人的脖子。随着那具失去生命的躯体向地面跌落，阿莱克丝塔萨同时意识到了两件事。

首先，现在战场上有两位守护者，同时处于战斗形态。来袭的暮光龙实际数量并不多，绝不可能战胜她们。尤其是守卫红玉圣殿入口的精英巨龙已经暂时离开了岗位，加入到战团之中。尽管这些巨龙守卫不能飞翔，但任何受伤落地的暮光龙，就算还没有死，也会被他们迅速消灭。这场战斗太容易了。

第二，所有战斗都集中在很小的一片地方。

为什么？

对暮光龙军团而言，更有利的战术应该是趁各个龙族分散的时候分别予以歼灭，将他们引诱到没有防御的地方，再包围他们。至少这些暮光龙应该利用神殿作为自己的掩体，而不是像一群蚂蚁一样聚集在神殿上方，成为伊瑟拉和阿莱克丝塔萨良好的靶标。

阿莱克丝塔萨的心猛地向下一沉。一种无名的恐惧拥过她的全身，几乎让她失去了飞行的力量。一定出了什么非常严重的问题。

“不要混战，脱离敌人阵形！”红龙族长呼喊道。她的声音清晰、强壮，听不出半点畏惧。“把他们从神殿引开，逐一消灭他们！”

守卫神殿的巨龙们听到了命令，立刻朝四方飞散开来。而暮光龙们依旧结成紧密队形，停留在神殿上方。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暮光龙脱离了敌方主队。在阿莱克丝塔萨的眼里，这群暮光龙俨然形成了一个扑击猎物的阵列。

这时，她意识到了敌人真正的目的：他们来此并非是为了发动攻击，他们是来吸引……

剧烈的爆炸——同时发生在物质与非物质位面。阿莱克丝塔萨被猛烈的冲击波推出去，不停地在空中翻滚，如同被旋风裹挟的幼龙。她张开翅膀，发出尖利的啸吼。翅根处传来一阵剧痛。她觉得自己的双翼就要被强风扯断了。最后，她还是稳住了身形。只是她的全身都仿佛被一座山岳碾压了一遍。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什么都听不见。

但她至少还能看见。在一阵阵剧痛之中，她只希望自己能因为刚才的爆炸而瞎掉双眼。

龙眠神殿还勉强屹立着。不少光辉优雅的拱门都崩碎了，残存的部分仿佛融化的冰堆。红色魔法能量正在从神殿底部剧烈地向上翻涌。

而这座神殿的下面正是……

“圣殿！”有人在高喊，“我们的孩子！”

巨龙们纷纷向下扑去。在这个仿佛要持续到永恒的恐怖瞬间里，阿莱克丝塔萨一点声音都没办法发出来。

红玉圣殿……孩子们……考雷斯特拉兹……

当她终于能再开口说话的时候，她甚至都不相信自己竟然会喊出这样一番话。

“停下！我们不能再失去任何人了！巨龙们，先将敌人赶走！不能任由他们对我们造成伤害！”

在她充满激情的呼吼中，聚集到她身边的不仅仅是她的红龙军团。愤怒、悲痛和对眼前这场灾难的恐惧让他们的攻击变得格外凶猛。暮光龙似乎被巨龙们的反击吓了一跳，很快就逃走了。

阿莱克丝塔萨没有追击敌人。她收起翅膀，向东方飞去。红龙族长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她不知道自己将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而这让她感到极度恐惧。

＊＊＊

暮光教父站在龙骨荒野许多突兀山峰中一座高峰的顶端。他似乎完全感觉不到撕扯他兜帽斗篷的凛冽寒风，只是用一只手紧紧拽住兜帽。他的另一只手紧握住一根细小的银链，银链上的一个个小扣环做工极为精致。在他的兜帽里，是一副面容枯槁，留着灰色胡须的面孔。一双深陷下去的眼睛从兜帽的阴影中射出犀利的光芒。他带着愉悦的心情观看着这场战斗，如同戏谑一般传出自己雷鸣般的嘲讽话语，让生命缚誓者感到心慌意乱。

但面对具有如此惊人破坏力的爆炸，巨龙军团的反应却令他感到惊讶和失望。

在这个身材高大健壮的男人身边，还站着一名美丽的年轻女孩。她的一头蓝黑色长发随风飘摆，苍白的面颊因为被寒风吹袭的关系，泛起一层粉色的底色。暮光教父用戴着手套的手攥住的白银细链绕在那名女子细长的脖颈上，几乎就像是一根巧夺天工的项链。女孩对于身周的严寒似乎也无动于衷，但她的腮边却能看到冻成冰珠的泪水。当爆炸声响起之后，她渐渐露出了微笑，泪珠碎裂，落在他们脚下冰冷的岩石上。

用兜帽遮住头脸的男人慢慢向那个女孩转过身。“你怎么把消息传递给他们的？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谁帮助了你？”

女孩的微笑变得更加明媚。“你的追随者们很忠诚，不可能帮助我。我没有告诉过他们任何事。但看样子，有人比你更聪明……暮光教父。”这个头衔在女孩的口中完全没有信徒们的那种崇敬意味，而是充满了挑衅般的轻蔑。“你的计划破产了。”

暮光教父向她逼近了一步，却突然笑了起来。“你可真是愚蠢。我从来都会有后备计划。聪明人绝不会只设计一个方案。”

暮光教父谨慎地将手中的银链攥得更紧。女孩惊呼一声，双手捂住自己的喉咙。锁链扭曲着，闪耀起白热的光芒，开始烧灼她的肌肤。闻到皮肉焦糊的气味，暮光教父微微一笑，放开了折磨女孩的法术。

女孩并没有跪倒下去，但她的喘息和颤抖已经足以缓和暮光教父的恼怒。

他们的确遭受了挫败。一场严重的挫败。但暮光教父对他的囚徒所说的话是真的。聪明人总是会有一个以上的方案。而暮光教父最大的资本就是他聪明的头脑。

要击败他，远没有那么容易。

* * *

一切都不见了。

五色圣殿——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仿佛从不曾存在过一样。这五个各自独立的小型位面——五色龙族的圣地——被彻底摧毁了。收藏在这些圣殿中的是巨龙一族无价的瑰宝：他们的孩子。数千条生命还没有机会吸进一口空气，振动一下翅膀，就消失于无形了。

阿莱克丝塔萨一直和巨龙守卫们在一起，但圣殿甚至没有留下一点可供调查的废墟。暮光龙让每一座圣殿都从内部发生了剧烈爆炸。圣殿曾经所在的地方只残存着摧毁它们的能量痕迹。今天，他们不可能调查清楚这场灾难是怎样降临，甚至是为什么会降临。他们的头脑都不够清晰，心情也不够平静。但至少巨龙军团因为共同的伤痛团结在了一起。

无论现实多么令人绝望，阿莱克丝塔萨依然在努力。她将自己伸展出去，以她的心、她的生命缚誓者魔法、她无尽的爱，竭力想要找到一丝她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的痕迹。他们的联结是如此强大，就算是他已经化为灵魂，只要他还存在，她就能够感觉到。她以前一直都能感觉到他。

考雷斯特拉兹？

寂静。

我的爱人？

一无所有。

考雷斯特拉兹和圣殿，以及他们的卵——龙族未来的希望，一同消失了。

阿莱克丝塔萨蹲伏在积雪的大地上，感觉到惊悸和晕眩。巨龙议会的管家托拉斯塔萨站在她身边，竭力想要说一些安慰的话。但这场灾难是如此恐怖、如此巨大，没有人能在这其中找到一丝一毫的安慰。巨龙的悲痛会持续很长时间，也许直到永远。

塔里奥斯塔兹走到托拉斯塔萨身边。“能和你说句话么？”

托拉斯塔萨温和地用鼻子碰了碰阿莱克丝塔萨，说道：“我很快就会回来。”

阿莱克丝塔萨抬起头，用一双空洞的眼睛看着托拉斯塔萨。一时间，她还不明白议会管家在说些什么。然后，她才点点头。“哦，好的……当然。”

我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生命……为什么我会要你留在神殿里？如果你跟着我，你也许就能活下来……

愤怒的声音在她的周围响起。巨龙的熊熊怒火中夹杂着痛苦和恐惧。唯一让阿莱克丝塔萨免于彻底发狂的只有剧变之后的麻木感。但随着这场让人感到极不真实的噩梦延续下去，暂时的麻木感也迅速消退了。阿莱克丝塔萨感觉到了颈部一阵温柔的抚触。她转回头，看到伊瑟拉正在用散发着彩虹光泽的双眼注视着她，眼神中尽是同情。这位绿龙守护者一言不发。她知道现在任何话语都是多余的，所以她只是在姐姐旁边伸展开身体，轻轻碰触姐姐的身子。

“生命缚誓者。”托拉斯塔萨的声音在片刻之后重新响起。阿莱克丝塔萨努力抬起头，用镇定的目光看着同她说话的巨龙。

“考雷斯特拉兹……”托拉斯塔萨的话刚开了一个头，却没能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阿莱克丝塔萨说道。在承认这个事实的时候，她的心又破碎了一点，仿佛这些话语也在让眼前的事实变得更加无可挽回。“他……就在那里，就在红玉圣殿。我的爱人逝去了。”

但奇怪的是，托拉斯塔萨却在摇着头。突然之间，一丝不合理性的希望充满了阿莱克丝塔萨的内心。“他还活着？”

“不，不，我……看样子，这更像是一场自杀式的冒险。”

阿莱克丝塔萨盯着托拉斯塔萨，仿佛这位议会管家失去了理智，在说昏话。“你的话根本没有一点道理！”她用前爪猛击了一下地面。

“他……这是他干的。留下的能量痕迹是属于他的。这些痕迹还很新鲜……有着充分的活力。”

“你是说，是我姐姐钟爱的伴侣摧毁了圣殿？还包括所有的卵和他自己？”伊瑟拉说道。她的声音依旧平缓，充满了疏离的意味。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了。”

阿莱克丝塔萨盯着托拉斯塔萨。“这不可能。”她的声音比岩石更加坚硬，“你认识考雷斯特拉兹，你知道他不可能做这种事。”

“如果他与暮光之锤合作，就并非不可能！”阿瑞苟斯的声音充满了憎恨，“他一直都在催促你杀害我的父亲，攻击魔枢。他一直处心积虑地想要灭绝我们全族！”

愤怒如同爆炸的火球，在阿莱克丝塔萨的血液中激荡着。她向前跳去，双眼死死盯住那头蓝龙，一步步朝他逼近。

“当你的父亲还在疯狂中沉吟的时候，考雷斯特拉兹和我一直在为艾泽拉斯的存续而奋斗。我们同我们能够找到的一切盟友联合起来，我们改变了时间本身。为了这个世界，我们曾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甚至不畏惧陷入比死亡更加可怕的境地。他一直都陪伴在我身边。他的心灵真诚而强大。他甚至也在爱着你，阿瑞苟斯。他拯救了你的生命，就像他拯救克莉，拯救许许多多的幼龙一样。一次又一次，他拯救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族群。而现在，你却以为我们会相信，他是死亡之翼的盟友？他会与一个只想毁灭一切的邪教同流合污？”

“阿瑞苟斯，”卡雷苟斯急切地说道，“事实也许并非你想象的那样。”

实情的确可能和他们的想象完全不同……一定是这样……一定是。

阿莱克丝塔萨知道这一点，但……

“暮光龙采用的战术是吸引我们到龙眠神殿上方的高空中作战。”托拉斯塔萨继续说道。她温和的声音和残酷的言辞形成了太过鲜明的对比。“这是明显的诱敌战术，让龙眠守卫者无暇他顾，然后……”巨龙议会的管家低下头，没有再说下去。她无法直视自己敬爱的生命缚誓者，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这番话将把红龙女王的心撕成了碎片。

“阿莱克丝塔萨，”卡雷苟斯轻声说道，“告诉我们，为什么克拉苏斯今天没有来参加会议。他肯定……我并不确定，但你的确曾要求他不要出席这次会议，对不对？”他的声音已经几乎像是在哀求了。

阿莱克丝塔萨看着卡雷苟斯，回想起那段谈话，她的心只是更加狠狠地碎裂开来——那竟然是他们的永别。

不要理会我的胡思乱想，也不必有我跟随，抱持你的信念去参加会议吧，我的心。你才是守护者。他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和你相比，我实在是微不足道，不过是一块会让他们感到硌脚的石子。

是考雷斯特拉兹自己要求留在圣殿中的。“不。”阿莱克丝塔萨喘息着说道。她在回答卡雷苟斯的问题，也在绝望地想要否认这个似乎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全都是考雷斯特拉兹的计划。

卡雷苟斯痛苦地看着红龙女王。“我……也许现在的情况看上去是这样，但我还是无法相信，克拉苏斯想要毁灭巨龙一族！我认识的克拉苏斯绝不是这样的！”

“也许发疯的并非只有巨龙守护者。”阿瑞苟斯冷笑着说道。

阿莱克丝塔萨的心中有一样东西断裂了。

她仰起头，发出痛苦的尖啸。凄厉的吼声撕裂了空气，让冻土荒原也随之颤抖。她向上跃起，翅膀随着心脏跳动的节奏而扇动。她的双眼死死地盯住了那颗美丽的同心宝珠。

红色巨龙向那颗宝珠直扑过去。

阿莱克丝塔萨在最后一秒钟低下头，如同冲向敌人的长角公羊。巨大的龙角撞击在脆弱的宝珠上。在一阵响亮清脆的碎裂声中，同心宝珠变成了千片光点，如同星星雨点般落在下方的巨龙身上。

她必须离开这里，离开这些巨龙。他们如此轻易就相信了他们之中最好的一个人却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凶手。现在有这种想法的不仅是蓝龙、绿龙，甚至还有她自己的同族。他们本来应该更加清楚……

她是更清楚的那一个吗？如果这是真的呢？

不，不。她的心中不能容纳一丝一毫的这种猜疑。她绝不会有这种念头，否则她就背叛了一直以来都最值得她信任的人。

托拉斯塔萨、伊瑟拉和卡雷苟斯飞到她身边，说了一些她听不明白的话。阿莱克丝塔萨在半空中转回身，向他们发动了攻击。

他们大惊失色地逃走了。她没有追击。她并不希望再有人流血。她只想让他们给自己一点独处的空间，让她能够逃离这个地方。这个充满了无以言喻，甚至是无法想象的恐怖的地方。她只要再抬头看到龙眠神殿，都会回想起这个时刻。而这一切……是她完全无法承受的。

这绝不是她能够承受的。

在崩溃的心灵中，阿莱克丝塔萨只紧紧攥着一个想法：她希望如果自己飞得足够远、足够快，就能逃离出这段回忆。

＊＊＊

阿莱克丝塔萨的攻击只是因为她过度的愤怒和恐惧，其中并没有丝毫杀意。伊瑟拉、托拉斯塔萨和卡雷苟斯轻易就躲开了。伊瑟拉也同样心痛难忍——爆炸中被毁的许多龙卵都属于绿龙一族，甚至直接产自她的身体。但她知道，这与姐姐经历的劫难完全无法相比。

阿莱克丝塔萨失去了配偶、孩子，以及希望。一切都在一声爆炸中烟消云散了。

伊瑟拉哀伤地向神殿飞去，内心如铅块一般沉重。她的意识——似乎如同一直以来一样——充满了凌乱的现实与梦境交织成的谜团。

巨龙在成群离开。他们都伤心欲绝，怨恨难平。看样子，没有人还想留在这里，尽管在片刻之前，这里还是他们无比珍视的圣地。

龙眠联军破裂了，就像他们的标志同心宝珠一样。现在，龙眠神殿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但伊瑟拉并没有离开。她缓缓地围绕神殿飞翔，几乎是以绝对冷静的态度看着这片曾经的圣地。然后，她降落下来，变化成暗夜精灵的形态，用两条腿走过龙眠神殿的周围。到处都是尸体：红色、蓝色、绿色和暮光颜色的巨龙。考雷斯特拉兹用来摧毁五色圣殿的能量仍然以出人意料的活力源源不断地渗出地面。许多郁郁葱葱的植物正穿透白色的雪壳，破土而出。

伊瑟拉哀伤地摇摇头。如此生机勃勃的力量，却制造了这样惨烈的灭亡。她弯下腰，手指轻抚过一片细长的绿叶，然后继续着自己漫无目的的行走。

她睁着眼睛，却没有注意自己看到了什么。她曾经竭尽全力想要把自己见到的残缺景象告诉其他巨龙，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想要让其他巨龙明白她所见到的事情，他们也必须沉睡并在梦中渡过数万年的时间。实际上，就连她自己也才刚刚醒来，还无法完全理解自己在梦中所见到的一切。伊瑟拉知道，自己没有疯，并且知道其他巨龙应该也都清楚这一点。但她的确能够理解失去理智的感觉。

暮光审判。她在会议中提出了这件事，想要警告巨龙们对这件事多加提防。但她的警告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一点闪光的碎片……某种伊瑟拉所不知

道的东西被迅速地扫走了，就像是勤勉的仆人用扫帚清理掉了一块碎陶片。那是……

伊瑟拉咬住了下唇，努力思考着。

那是巨龙族群将会面对的最艰巨的一场挑战。但她却还不知道与他们作战的敌人到底是谁。敌人也许很快就会出现……或者可能还会继续潜藏许多个世代。这与死亡之翼的回归有关系吗？肯定有关系……或者没有关系？世界的崩碎本身就已经是艾泽拉斯发生的最可怕的事件之一了。

她该怎样说服其他巨龙看清危急的现状？实际上，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危机藏在哪里。伊瑟拉不由得满怀气恼与沮丧地发出一声叹息。

有一件事，她很清楚。这是一个有许多碎片依然不见踪影的拼图，但有一块核心碎片。必须先找到它，才能让其余的碎片逐次就位。这是一块非常奇异，绝对令人意想不到的碎片。她还不知道该如何找寻这块碎片。她只知道，他一定会是解开整个谜团的钥匙。

伊瑟拉曾经见到他飘入又飘出自己的梦境。她本以为自己明白他在万事万物中所扮演的角色。但现在，某种感觉——某种伊瑟拉还无法完全理解，却又无比笃定的内心感觉正引领她渐渐相信，她并没有完全看到他对艾泽拉斯作出的贡献。

他不是一头龙，但他打心底里对龙类充满了兴趣——这一点，甚至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的双脚跨过了许多世界，却并不打算占有、统治或摧毁它们。他是独一无二的。

伊瑟拉侧过头，任由寒风吹起她绿色的长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成为全部拼图的核心。在这幅拼图中，就连能力无可取代的守护者们也不是独一的。从一开始，当泰坦们来到这里，构建出艾泽拉斯的时候，守护者就有五个。现在的守护者还有四个，但很快，第五位守护者又会出现——蓝龙会找到办法，选出能够统率他们的领袖。

但他的存在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世上只有一个萨尔。

第四章

萨尔久久无法入睡。阿格娜正在他身边的毛皮上打着小呼噜，而他则一直无法让心思平静下来。他平躺着，眼前只有那片权作棚屋房顶的蒙皮。最后，他终于站起身，穿上衣服和斗篷，走出屋外。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抬头望向夜空。至少，在天空闪烁的星星还是平静的。还有那两颗月亮——白色女士和蓝色孩童。死亡之翼带给艾泽拉斯的狂暴灾难并没有能影响到它们。此时此刻，大漩涡周围的元素状态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加疯狂。他知道，这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他不由得皱了皱眉。

他开始迈开大步，心中却想不出哪里该是自己的目的地。他只想向前走，一个人在沉默中前行。也许这样能让他平静下来，让他最终得以安睡。

在大地之环施法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与兄弟姐妹的争吵，尤其是和阿格娜的争执——这些都在动摇他对自己的信心。他怀疑他们才是正确的。自己在这里真的有意义吗？他放弃了一切来到这里，但看起来他不但没能起到好的作用，反而对兄弟姐妹们造成了干扰。今天的施法他就没有参加。当其他人耗尽精力终日奋战的时候，他却只能“休息”。这让他感觉到耻辱和痛苦。他的喉头发出一阵低沉的咆哮，脚下的步子越迈越大。

他不愿相信阿格娜是对的——他只是躲藏在酋长的面具后面，是一个部落的“萨尔”，责任就是他的主人。如果真是这样，他为什么不能全心全意地沉浸在当前的工作中？

“我到底是怎么了？”他大声地自言自语道，将硕大的绿色拳头狠狠砸在手掌中。

“关于这一点，”一个轻柔的女性声音传入萨尔的耳中，“我也不知道答案。不过也许我能给你一些提示。”

萨尔惊讶地转过身。几步之外出现了一个身材高挑的人影。因为被斗篷包裹住了全身，萨尔只能看出她是一名女子，而她的面孔完全被兜帽的阴影遮盖住了。萨尔也不认得这个声音。他不由得微微皱起了眉毛，想知道这个陌生人到底是谁。

“也许我应该听一听你的提示。”萨尔略一点头，表示问候，“我叫萨尔。”

“我知道。我就是来找你的。”女子的声音如同乐韵一般优美动人，仿佛有催眠的魔力。

萨尔眨眨眼。“来找我？为什么？你是谁？”

“这一点……很难解释。”女子略歪过头，仿佛在倾听某种萨尔完全听不到的声音。

“很难解释你的名字？”

“哦，这个嘛……不。这大概可以算是另一个挑战。你要知道……我有一个小任务要你完成，萨尔。”

萨尔发现自己心中的兴趣远比恼怒要多。“一个任务？要交予大地之环的任务吗？”

“不，是关于那些村民的。”

“那些村民？”

“在菲拉斯。那里也许只能算一座营地。它被称为……”女子咯咯地轻笑一声，仿佛这是一个很私密的玩笑，“梦游者栖地。那里正在承受着苦难。土地在受难，见到过无数次日升月落的古老树林在受难，还有居住在树林附近的德鲁伊同样在受难。那里的元素失去了控制，就像在这个饱受创伤的可怜世界中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元素们势必将摧毁那个村庄。只有能够与元素交谈，抚慰它们重归和谐的萨满能够拯救那里。”

萨尔的兴致消失了。他怀疑这个女人真的是在和他开玩笑，而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玩笑。

“那么，就让那个村庄的萨满做这件事好了。”萨尔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

“那里没有萨满。那个村子太小了。那里只有德鲁伊。”陌生女子说到这里就住口了，仿佛已经解释完了一切。

萨尔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是太过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就算是萨满学徒也能处理好这种问题。为什么这名女子找到他，只为了这样一个任务。对此，萨尔不知道，也毫不关心。

“这里还有其他萨满能做好这件事。”萨尔压抑着自己的怒气，竭力表现出礼貌的态度。如果这是大地之环某种奇怪的试炼，他可不想莽撞地陷入愤怒，无论这个可疑的女人是多么让他气恼。

女子用力地摇摇头，迈步向萨尔走过来。“不，”她显得非常真诚，“其他人不行。没有人能像你一样。”

事情变得越来越荒谬了。“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安排这样一个任务？”

她的面孔依然被遮在阴影里，但烁烁放光的眼睛照亮了那副甜美却又神秘的微笑。她是一名暗夜精灵吗？“也许这样能让你明白。”

还没等萨尔开口，女子已经升到半空中——任何真正的精灵都不可能飞到那么高的地方。她伸展双臂，抬头仰望天空，斗篷从身上落下。她的身体开始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发生变化，刚刚的暗夜精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辉煌优美的巨龙，俯视着萨尔。巨龙不急不缓地拍打着翅膀，稳稳地落回到地面上。

“我是伊瑟拉……觉醒的伊瑟拉。”

萨尔后退一步，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这个名字。伊瑟拉，翡翠梦境的守护者。万世以来，她都在睡梦之中。现在她却醒来了。

看样子，这场大灾变改变了许多事情。

“去做这件事吧，萨尔。”伊瑟拉说道。她的声音依然令人感到喜悦，同时却也更加深沉，在她的巨龙形态下产生了更多共鸣。

萨尔几乎立刻就要回答：是的，当然。但不久前的失误依然是他内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伊瑟拉的要求似乎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任务，但翡翠梦境的守护者肯定不会为了这样的小事情来找他。萨尔相信他们现在谈论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现在，对于任何重要的任务，他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完成。

“伟大的伊瑟拉……是否能给我一些时间进行考虑？”

伊瑟拉看上去很失望。“我本希望你会答应下来。”

“那里……只是一座小营地，对不对？”

守护者失望的表情变得更加明显了。“是的。那是一座小营地，这只是一个小任务。”

羞愧让萨尔感到面颊一阵发热。“不管怎样，我只能对您说：请到天明时分再来，那时我会给您一个答复。”

伊瑟拉叹了口气——那可真是一声洪亮的叹息，却又哀婉得让人想要潸然泪下。萨尔从她的气息中嗅到了青草和春日薄雾的清新味道。然后，觉醒者伊瑟拉点点头，向前方跃去，振动了几下翅膀，便消失无踪了。

萨尔重重地坐在了地上。

一位巨龙守护者刚刚向他提出了请求，他却要守护者明天再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还有……

他将头放在手掌中，用力按着太阳穴。本来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却变得这样困难，实在是太困难了。他的头脑很不清晰。看样子，他的心也完全乱了。他感觉到……失落和犹豫。

自从昨晚与阿格娜吵过架之后，萨尔就几乎没有和别人说过什么话。但现在，当他一个人坐在地上，身边只有月亮和星星的时候，他知道自己需要她。阿格娜拥有他全不具备的睿智和眼光，虽然最近他发现自己常常不喜欢她的话。但要让他决定答应一位守护者的请求，他需要有人能支持他。如果刚才阿格娜在身边，他也许立刻就能向伟大的守护者说出“是”或者“不”。

他慢慢站起身，回头向棚屋走去。

“月亮有给你指引吗？”阿格娜在棚屋的阴影中轻声问道。萨尔不由得一阵自责——他应该知道，不管自己的动作有多么轻巧，肯定还是会吵醒阿格娜的。

“没有。”他说道，“其实……这里有一个萨满想要问你一些事。”萨尔等待着阿格娜尖刻的回应，但他听到的只是毛皮摩擦的窸窣声。阿格娜坐了起来。

“我在听。”

萨尔坐到爱人身边的毛皮上，低声向她讲述了刚才自己的遭遇。阿格娜静静地听着，完全没有打断萨尔的讲述，只是偶尔有几次睁大了眼睛。

“这感觉上……几乎可以算是一种侮辱。”萨尔最后说道，“这是一个很小的任务。我却要因此而离开这里，离开这个亟须我的帮助的地方。这样做只是为了拯救菲拉斯的一个小村子……”萨尔摇着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试炼，还是一个陷阱，或者其他什么。我完全看不明白。”

“你确信那真是伊瑟拉？”

“那是一头巨大的绿龙。”萨尔不由得提高了嗓音。然后，他重新放低声音说道，“我……觉得那应该是她。”

“无论是试炼还是陷阱，都不重要。是不是个无关紧要的任务也不重要。如果是伊瑟拉向你提出请求，你就应该去，萨尔。”

“但我在这里……”

阿格娜用自己的手掌按住了萨尔的手。“现在这里并不需要你。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你帮不上忙。你看到了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全都看到了。这时你留在这里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无论是对大地之环，对部落，对我，还是对你自己。”

萨尔的面色变得非常难看。但阿格娜的语气中没有轻蔑，也没有怒意。实际上，她的声音比萨尔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温柔，就像她紧紧握住自己的手一样。

“古伊尔，我的爱。”阿格娜继续说道，“去完成这个任务。服从守护者的意愿，不要在意这是一件大事还是小事。去吧，无论在那里遇到了什么，都记得要回来。”她露出一个揶揄的微笑，“难道你在启蒙中什么都没有学到吗？”

萨尔回想起自己在加拉达尔的启蒙仪式。那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那时穿上了朴素的长袍，被教导一名萨满的平衡与自豪正是来自于他的谦卑。

拒绝守护者的要求，这绝不是谦卑的表现，他非常清楚这一点。

萨尔深吸一口气，屏息静坐了一会儿，才将这口气缓缓地呼出。

“我去。”

* * *

暮光教父看到红龙、蓝龙和绿龙这么快就四散纷飞，却感到有一点失望。他本以为他们会集结在一起，准备再战。不过，这反而让他的任务更加容易了。自然，教徒们对他的崇拜也只会更甚于以往。他们已经对他唯命是从了。总之，这是一件好事，尽管缺少了通过艰苦奋斗之后取得胜利的那种甘美味道。

他和那名少女一同看着这些巨龙飞走。有些龙只是孤身一个，有些成双结对，也有的组成小群。现在，除了直接听命于他的暮光龙以外，战场上只剩下了了无声息的尸体。

他已经派遣自己的副官们去召唤他的追随者。现在，暮光教徒都聚集到了他所在的山峰脚下，在寒风中打着哆嗦。他的追随者来自于各个种族：兽人、巨魔、人类和暗夜精灵——艾泽拉斯的各种族几乎齐集于此。但所有这些不同的生灵却对他显示出完全一致的崇敬与迷恋。

“我们漫长的征途早已开始，而我们还看不到它的尽头。但至少，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地方，让我们能够暂时停下脚步、聚集力量，变得更加强大。龙眠神殿曾经是龙族团结的象征，是他们强大力量的体现。据说，它是由泰坦亲自建造的。巨龙一直将它视为不可侵犯的神圣之地。今天，我们亲眼看到龙族将它抛弃——为首的正是他们的两名守护者。现在，现在只要我们愿意，这里就会成为我们的家园。这个代表着无上权力的古老地方，以及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将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

欢呼声从千百个喉咙中爆发出来。暮光教父高举起双手，接受了信徒们的一波礼拜。

“这里已经有一部分残破了，这很适合于我们。”当骚动逐渐平息下去之后，他继续说道，“我们带来的是一切的终结。即使在我们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让我们接收这份胜利的果实，让它为我们所用吧。”

一头一直在天空中盘旋的暮光巨龙这时驯顺地降落在地上，如同一只乖巧的宠物，在暮光教父面前伏低身子，将浅紫色的腹部贴到冰冷的岩石上，让暮光教父能够轻易爬上她的脊背。暮光教父迈步向前，那根锁住女孩的锁链被拽紧了。他转过身，神色显得有些惊讶。

那个女孩并没有移动脚步，只是看着趴伏在眼前的巨龙，目光中混杂着憎恨与同情。

“好了，好了，亲爱的。”暮光教父慈祥的声音中渗透着嘲讽。“不要磨磨蹭蹭的。不过……”他从兜帽下面露出一丝冷笑，“我猜，这不是你想象中回家的样子，对不对？”

克莉苟萨，玛里苟斯的女儿，阿瑞苟斯的姐姐。她的视线从那头暮光巨龙转向暮光教父，一双蓝色的眼睛在轻蔑中眯起。自始至终，她都保持着冰冷的沉默。

到达龙眠神殿之后，克莉苟萨发现来到这里的并非只有暮光教父一拨人马。在她的下方，一架足以容纳数十个人的庞大雪橇正穿过雪原，迅速向龙眠神殿靠近。拖曳雪橇的是一群白色的雪落麋鹿。它们的体力显然都已经接近极限了。就在克莉苟萨眼前，一头麋鹿颓然栽倒在地上。雪橇停了下来，四名暮光之锤的侍僧跳下雪橇，解开了那头可怜的牲畜，用另一头麋鹿替换下它。精疲力竭的麋鹿被拽着缰绳，半走半爬地离开了自己的同伴。当它再一次跌倒下去，哀求般扬起头时，一名侍僧挥了一下手，几个兽人也从他们高大的黑狼坐

骑上跳下来。那些狼都顺从地等待着，眼睛紧盯着自己的主人们，直到他们下达了命令。群狼整齐划一地跳起来，以惊人的速度扑向那头无助的麋鹿。在拼命挣扎的麋鹿身下，光洁的白色雪地突然泛起了一片血红。麋鹿的哀鸣很快就被狂野的狼嗥淹没了。

克莉苟萨向一旁转过头。毫无疑问，这样的处置方式要比将这头可怜的麋鹿抛弃在冻土荒原中，任由它被冻死仁慈得多。而且狼也需要食物。至少，它们都是服从自然规律的无辜生物，和他们的主人截然不同。

她将注意力转回到雪橇上。一大块帆布覆盖着雪橇顶部，只能看出雪橇上装载的是一件巨大笨重的物体。克莉苟萨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它的形状让她不由得感到……

“好奇吗，亲爱的？”暮光教父提高了声音，好压过身下巨兽拍动翅膀鼓起的风声，“等时机一到，一切都将昭然于天下。这正是我们来到此处的目的。你应该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聪明人绝不会只设计一个方案。”

他的声音让克莉苟萨感到不寒而栗。暮光巨龙载着她，稳稳地向高处的龙眠神殿飞去。克莉苟萨回过头，又看了一眼逐渐从她的视野中消失的那架雪橇。如果雪橇上的货物就是暮光之锤的“另一个方案”，她绝对不会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暮光教父下了龙背，在龙眠神殿的嵌花地面上站稳。现在，这片地面上到处都是猩红的龙血和同心宝珠的细小碎片。克莉苟萨则继续保持着岩石一般的沉默。

暮光教父将克莉苟萨的锁链交给一名侍僧。他们全都知道如何控制这头巨龙：只要用某种简单的方式拽一下，施加一定的力量，就会造成深入骨髓的剧痛。这根锁链还能阻止她变化成自己的真正形态——那要比人类女性的形态难控制得多。

“确保她安静地待着，但不要只为了有趣就伤害她。”他对那名巨魔吩咐道。巨魔看上去很是失望。如果克莉苟萨受到太多折磨，也许就会变得对疼痛不那么敏感。巨魔牵着克莉苟萨走到一根柱子旁，强迫她坐在地上，然后就站在那里，等待着暮光教父的下一步命令。

暮光教父从斗篷下面拿出一颗小圆球，几乎是带着虔敬的神情将它放在满是血污的地面上。那颗圆球立刻开始脉动，闪耀起黑暗的光芒，仿佛里面有一团黑雾在沸腾。突然之间，小球仿佛再也承受不住内部强大的能量，碎裂开来。那团黑雾——不，不，不是黑雾，而是一股浓烟。它的气味辛辣，里面不断地闪动起橙红色的灰烬光亮。黑烟一直向上翻卷，变成一片比夜幕更黑，绝不属于自然存在的乌云。乌云依旧在剧烈地涌动着，直到最终显现出一个形体——两只凶恶的橙黄色眼睛瞪着暮光教父，里面流动着仿佛液体的火焰，射出

的光芒又好像要将暮光教父刺穿。随后出现的是一副巨大的上下颚，看上去是用乌黑的金属铸就。黑色的下颚微微张开，就如同露出一个疯狂的、狡诈的微笑。克莉苟萨禁不住向后退了一步。

死亡之翼！

暮光教父跪倒在圆球面前。“我的主人。”他谦卑地说道。

“你成功了？”死亡之翼直接问道。深厚的嗓音震撼着整座神殿，声波穿透了每一个人的身体，仿佛他真的来到了这里。

“从……某种角度上讲，应该是。”暮光教父答道。他在竭力抑制着自己微弱的口吃。“我们将包括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在内的巨龙都赶出了龙眠神殿。我为暮光之锤教派攻占了这个地方。现在，这里已经是您的堡垒了，伟大的主人。”

那双疯狂的大眼睛眯了起来。“这不是我的计划。”死亡之翼嘶声说道，“我的计划是摧毁那些龙，而不仅仅是占领神殿。你没能完成计划！”

“这……这的确是事实，主人。计划遭遇了……挫折，因为出现了某种我们不可能预见到的因素。”他迅速地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死亡之翼只是在沉默中倾听着，那种气势肯定要比他怒不可遏地大吼大叫要可怕得多。虽然形成他影像的黑烟还在不住翻涌，但现在他的面容已经变得非常清晰，甚至就连他残破的火焰翅膀的拍打声也隐约可辨。暮光教父的陈述完结之后，神殿上只剩下了漫长而令人不安的寂静。死亡之翼略歪过头，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这依然没有改变任何事，你失败了。”

在寒风的吹袭中，暮光教父的脸上还是渗出了汗水。“我们的确未竟全功，伟大的主人，但也绝不是失败，只是一次暂时性的挫折。而且这一变故还有可能造成更好的结果。毕竟巨龙们因此而分崩离析，生命缚誓者——您最大的敌人显然已经心智失常了。”

“这和你的失败都没有关系。”死亡之翼发出隆隆的吼声，“你要立刻另找办法，实现我的目标。否则我就再找一个将军替换你，一个不会在这种重大事件上辜负我的人。”

“我……明白，伟大的主人。”暮光教父的眼神向克莉苟萨闪动了一下。然后，他若有所思地眯起眼睛，转回头看着死亡之翼。“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条件已经成熟，我会立刻展开行动。”

“不要想打断我，低等生物。”死亡之翼吼道。

在那双凶狠的龙眼注视下，暮光教父感觉到自己的面色一定像死人一样苍白。“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伟大的主人。我只是渴望着能够侍奉您。”

“当我让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侍奉我。但在那以前的任何时候，都不要轻举妄动。明白吗？”

暮光教父只能点头。尽管死亡之翼在因为被打断而发怒，但他又停顿了很长时间，才继续说道：“也许……我又有了一个新的障碍。我本以为，只要你、暮光之锤教派和我们所寻求的那股力量联合在一起，就能一举粉碎龙族。我本来一直在期待着这样的胜利。你告诉我，伊瑟拉逃跑了。你不应该放她逃走。”

“主人？”暮光教父禁不住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

“因为你，她还活着。”死亡之翼发出了咆哮，“因为她还活着，她才有机会和一个注定会与我为敌的人建立联系。这个人的介入有可能会倾覆我胜利的天平。”

死亡之翼的话让暮光教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觉醒的伊瑟拉到底干了什么？她召唤来了什么人？还是什么力量？死亡之翼对此深感忧虑——这已经足以让暮光教父五内俱焚了。

暮光教父蠕动着干哑的喉咙，努力说道：“和她结盟的会是谁？”

“一个低等生物。”死亡之翼用苛烈沙哑的声音说道。

暮光教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听得真切。“什么？但一个……”

“一个兽人！”

双方都陷入了沉默。这四个字已经告诉了暮光教父他需要知道的一切。很久以前，死亡之翼就曾经警告过他这个兽人的存在。他本来是低等生物之中最低贱的，却会向死亡之翼发起挑战，甚至有可能击败死亡之翼。只是没有人曾经真正在意过这个警告，暮光教父更是不相信这种事真的会发生。

而现在，暮光教父只想摆脱眼前这种尴尬的局面。“主人，众所周知，预言本就是神秘莫测的。您是强大的死亡之翼，这个世界都已在您的脚下四分五裂。我们的敌人是巨龙，不只是巨龙，而是这个世界的守护者们！只有那些足够强大的生物才有资格与我们为敌，而不是那些吃土的兽人。无论怎样强壮有力的兽人，都不能与您相比。”

“这个是不一样的。他一直都与众不同。他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足以应对各种问题。他和龙有着不同的想法和视角……正因为如此，他很有可能会拯

救他们。”

暮光教父仍然对此表示怀疑，但他不敢让这种情绪显露出来。“请告诉我，这个短命的敌人具体的身份，我的主人。这样我就能将他毁灭。”

“你要做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毁灭。你必须彻底抹杀这个名叫萨尔的兽人。否则他就将毁灭我们，毁灭的干干净净！”

“我发誓，一切将如您所愿。”

“当然。”死亡之翼表示同意，“这件事必须做好。现在，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教父。”他露出一个可怕的、龙类的微笑——打开的下颚中显露出一簇簇闪烁着金属光泽的锋利长牙。“不过，不必感到绝望，我可以帮你一把。但要记住，也许我有着漫长的寿命，但我并没有无尽的耐心。等到有好消息的时候再和我联系。”

形成死亡之翼影像的烟尘开始消散，再一次变成了盘旋的黑雾。慢慢地，它落回到地面上，重新凝聚成为一颗黑球。片刻之后，就连这颗球的黑色光泽也消失了。它又恢复成一颗小水晶球的样子。暮光教父紧皱眉头，将这颗水晶球收好，站起身。

“你以为想让你的阴谋得逞很容易。”一个清澈的女性声音响起，“你以为你那个庞大臃肿、复杂过度的方案必定能取得成功。现在，你的主人说了，你已经没有时间来除掉这个萨尔了。现实是变幻莫测的，暮光教父，你只是在愚弄你自己。你的胡须已经尽数变成了灰色。你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继续侍奉他了。你不会赢的。”

暮光教父转向那个锁链中的女孩，向她走过去。女孩带着挑衅的眼神看着他，而他也只是久久地盯着她。

“愚蠢的小爬虫。”他最后说道，“对于我的计划，你知道得实在是太少了。萨尔只是一只跳蚤，很快就会被捏成你想都想不到的样子。来吧，”他伸手接过了锁链，“我有些东西要让你看。这样你就能知道，我是不是在愚弄自己……还是你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傻瓜。”

他牵着克莉苟萨走到圆形小广场的边缘，向下一指。那架神秘的雪橇这时已经来到龙眠神殿脚下。完成任务的雪落麋鹿从雪橇上被解下来，成为狼群的食物。那些饥饿的食肉兽干净利索地完成了任务：除了骨头以外，麋鹿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完全消失了。侍僧们全都仰着头，等待着他们崇敬的教父下达命令。暮光教父举起一只手，猛地挥下，身披黑袍的教徒们立刻拽下了覆盖雪橇的帆布。

克莉苟萨倒吸了一口冷气，在恐惧中用手捂住了嘴。

那架巨大的雪橇上装载的是一头巨龙的尸体。但他又和一般的龙类不同。他非常巨大，甚至比巨龙守护者还要大上许多。而且他的样子非常丑恶骇人。暗淡无光的鳞甲呈现出一种难看的紫色，就像苍白皮肤上的淤伤。最让克莉苟萨感到恶心和恐怖的是，他畸形的脖子上不只是有一颗头颅。

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中，以人类的眼睛，克莉苟萨还是能分辨出这具龙尸一共有五颗头，颜色各不相同——红色、黑色、金色、绿色和蓝色。

克莉苟萨很清楚那是什么。

“一头多彩龙。”她用窒息般的声音说道。

多彩龙是一种可憎的生物，一种违背了一切自然规律的邪恶造物。这种畸形的怪兽由死亡之翼的儿子奈法利安一手塑造而成。那是一头几乎像他的父亲一样邪恶的强大黑龙。他妄图创造一种全新的龙类，拥有其他全部五种龙族的力量，能够摧毁其他一切龙族。他的实验遭遇了惨败。许多幼龙在孵化之前就死了。大部分活着出壳的幼龙状况也都极不稳定，存在着各种畸形。只有极少数几头多彩龙在扭曲的魔法作用下，活到了成年。

现在克莉苟萨眼前的这头龙肯定是一头成年多彩龙。只是他丝毫没有能动弹一下的可能。

“我还以为他们根本活不了多久。不管怎样……这头龙也已经死了。为什么我要害怕一具尸体？”

“哦，克洛玛图斯的确是死了。”暮光教父神情自若地说道，“现在从技术角度来说，的确是如此。但他会活过来的。他是奈法利安最终的实验成果。相信你也知道，奈法利安经历过很多失败，但努力和失败正是经验最重要的来源，不是么？”

他的灰色胡须分开，露出了慈祥的微笑。克莉苟萨则只是用充满厌恶的目光盯着他。

“克洛玛图斯的身上集中了奈法利安在无数次试验中积累的一切知识。”暮光教父继续说道，“但不幸的是，奈法利安还没有来得及在克洛玛图斯身上激发生命的火花，就被杀死了。”

“没有什么事情能好过奈法利安被杀掉。那个怪物！”克莉苟萨喃喃地说道。

暮光教父饶有兴致地看了她一眼。“听到这个消息你也许会感到惊讶——就像你面前这个即将品尝到生命滋味的造物一样，他的创造者已经先一步活转

过来。是的，奈法利安回来了……至少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这样。他现在是一个亡灵，但无疑相当活跃。而对于克洛玛图斯来说……我有另一个计划。”

克莉苟萨无法让自己的视线离开暮光教父。“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做这许多事情的原因？”她的声音开始变得嘶哑。“你要让一个根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的怪物得到生命？”

“好了，克莉苟萨！”暮光教父带着嘲讽的意味责备道，“你应该表现出更多的敬意。也许，你在这个任务中将要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克莉苟萨睁大了眼睛。“不……不要再有什么实验了……”

暮光教父俯下身，贴近她，将手中的锁链递给那名急忙站直了身子的巨魔侍僧。“你要明白，亲爱的。”他的声音显得格外温和，“唯一快没有时间的人……就是你。”

第五章

从大漩涡前往菲拉斯的旅程漫长而艰辛。萨尔本打算像他承诺的那样，给伊瑟拉一个答复。但他再没有见到绿龙守护者的影子。一开始，他感觉到困惑和气愤，随后又为自己的反应感到惭愧。毫无疑问，伊瑟拉还有许多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不可能一直等待一名普通萨满的回答。他被要求完成这个任务，而且他已经接受了，他就应该现在启程去完成它。不过他毕竟还是希望伊瑟拉能够想到留下一头绿色巨龙，让他可以尽快到达目的地。伊瑟拉并没有这样做，于是他只得利用双足飞龙、船只和座狼作为自己的脚力。

伊瑟拉告诉过他，梦游者栖地就位于高大的双塔山一座主峰的脚下。他骑着自己忠诚的丛林狼雪歌，沿两旁草木丛生的道路一直向前疾驰。这里的气候潮湿闷热，与他成年后回到的洛丹伦那种温和的气候和奥格瑞玛的干热天气都不一样。他觉得自己的体力也被这种高温多水的空气融化掉了。

他首先是嗅到，然后看见了远方升起的烟尘，便急忙催促座狼加快速度。那种刺鼻的臭气和菲拉斯浓密茂盛的绿荫显得格格不入。

随着向目的地的迅速靠近，萨尔在得到这个任务时对伊瑟拉产生的愤恨和气恼也荡然无存了。这里的居民，以及这里的德鲁伊陷入了很大的麻烦，他们需要救助。无论绿龙守护者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她肯定希望萨尔能够成为这些人的救星。

萨尔责无旁贷。

他绕过一个转弯，营地突然出现在了面前。眼前的情景让萨尔急忙勒住了坐骑。

猫头鹰的雕像……古老的废墟……一座月亮井……

“暗夜精灵。”他高声地自言自语着。伊瑟拉只提到了“德鲁伊”，她显然忘记了一个小细节——居住在梦游者栖地中的不是牛头人德鲁伊，而很有可能是与兽人敌对的暗夜精灵德鲁伊。这是一个陷阱吗？萨尔曾经是联盟的囚徒，一个没有自由的“货物”，因为一个最意想不到的恩人，他才能够成为自由人。

萨尔下了坐骑，抬手示意雪歌等在原地。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缓步向那座营地靠近，想要探察一下营地中的情形。就像伊瑟拉对他说过的那样，梦游者栖地的确很小。而且看样子，营地中空无一人。也许这里的居民都赶去扑灭不远处的火灾了。

先祖在上，现在萨尔离营地已经足够近了。他甚至能看到营地对面的几棵树。营地之中只有几座深紫色的旅行大帐篷。就像觉醒的伊瑟拉告诉他的那样，这里的那片小树林看上去一定已经非常古老了。

萨尔能够真切地感觉到这里元素的愤怒与焦躁。这种剧烈的动荡几乎在冲击着萨尔的神经。他的眼睛更是被烟气熏出了泪水。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动……

萨尔感觉到某种锋利尖硬的东西顶住了他的后颈，他的身子立刻僵住了。

“慢慢说话，兽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来找猛禽德鲁伊的麻烦。”这是一个女性的声音，语气相当严厉，听上去没有任何容许辩解的余地。

萨尔骂了自己一句。他的心思全部集中在元素的痛苦上，对周围的变化实在是太掉以轻心了。不过，至少这个精灵还能让他说话。

“我被派到这里来帮助你们。”萨尔说道，“我是一名萨满。如果你愿意，尽可以搜查我的包裹，你会找到我的图腾。”

背后的人冷哼一声。“一个兽人，来帮助暗夜精灵？”

“一名萨满，来帮助你们安抚和治疗愤怒的大地。”萨尔说道，“我是大地之环的一员。现在部落和联盟都在竭力寻找拯救这个世界的方法。德鲁伊的塞纳里奥议会不也和大地之环一样吗？我的包裹里有一只装着图腾的口袋。如果你愿意，尽可以去找找看。我只请求你能让我帮助你们。”

戳在他后颈的锋刃移开了。但萨尔并没有愚蠢到要发动反击。他身后肯定不止一个精灵。感觉到毁灭之锤从自己的背上被取走，他的肌肉再一次绷紧了，但他依旧没动一下。有两只手在摸索他的行囊，取走了他的图腾口袋。

“的确是图腾。”一个男性声音说道，“他还带着祈祷念珠。转过身来，兽人。”

萨尔依言慢慢地转过身，两名暗夜精灵紧紧地盯着他。其中一人显然是一名哨兵，有着绿色的头发和紫罗兰色的皮肤。另一个人是男性，剃光了胡须，绿色的头发在头顶上被结成发髻。他的皮肤呈现出一种丰润的深紫色，一双眼睛闪烁着金色的光晕。两个精灵全都是满脸的汗水和泥垢，显然是刚刚救火回来。更多的暗夜精灵也正在向这里靠近。他们的脸上全都显露出谨慎却好奇的神情。

那名女性精灵正在审视萨尔的面孔。然后，她似乎是认出了萨尔。

“萨尔。”她难以置信地说道，看了一眼放在地上的毁灭之锤，又抬起头看着萨尔。

“部落的酋长？”另一个精灵问道。

“不，不再是了。至少传闻说他已经不是了。”女精灵回答道，“我们听说他消失不见了，离开了酋长的位置。他到底去了哪里，哨兵们一直都没能得到相关情报。我是艾琳娜·柳芽，暗夜精灵哨兵。这位是戴沙林·绿歌，猛禽德鲁伊。我曾经因为外交活动去过一次奥格瑞玛。”艾琳娜一直高举手中的长刀，做出防御的姿势，现在她终于把武器放低了。“没想到像你这样重要的人物竟然会来到我们这个小营地，是谁派你来的？”

萨尔在心中叹了口气。他本希望能够不必对自己的任务多做解释。“你们听到的传闻是真的。我离开了酋长的位置，为的是治疗艾泽拉斯在这场大灾变中所遭受的伤害。在大漩涡，我曾与大地之环的其他成员一同施法，之后觉醒的伊瑟拉找到了我。她告诉我梦游者栖地所遭受的灾难。你们没有萨满能够与狂躁的元素进行沟通。所以，你们急需帮助。”

“你以为我会相信这种事？”艾琳娜问。

“我相信。”戴沙林说道。艾琳娜转过头，惊讶地看了他一眼。“萨尔还是酋长的时候，就以持重稳健而著称。现在，他加入了大地之环。也许真的是觉醒者派遣他来到这里。”

“一头巨龙。”艾琳娜语带讽刺地说道，“恕我直言，还不是一头普通的巨龙，而是翡翠梦境的伊瑟拉。而他的背上还扛着毁灭之锤。”

“还有谁会比觉醒者更想要援助德鲁伊？”戴沙林说道，“而且毁灭之锤正是萨尔的随身武器，不是么？他可以带着它去任何地方。”哨兵没有回话，而是将目光转向另一个刚刚走过来的暗夜精灵。这个精灵的一头绿发松垂在背后，下巴上留着一部短须，饱经风霜的面孔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只是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萨尔。

“这是你的营地，特拉隆。”艾琳娜满怀敬意地说道，“告诉我们，你打算怎样做。他是一个兽人，是我们的敌人。”

“他也是一位萨满，所以，他是元素的朋友。”特拉隆回答道，“现在元素已经陷入狂乱，所以我们更不能拒绝它们的朋友。大地之环的萨尔，让我们看看你能做些什么，来吧。”

萨尔跟随特拉隆走上靠近火场的山丘。营地周围的树木幸运地没有被火焰吞噬。萨尔能够看出来，这些树都浸透了水。地面上所有的小灌木都被剪除干净，只有古老的大树还存留着。

眼前的景象让萨尔感到心痛。

许多大树也被严重烧伤，显然是难以存活了；另外许多树刚刚被火燎过。愤怒而凶猛的大火蔓延得十分迅速，整片树林都危在旦夕。萨尔回想起那场遍及奥格瑞玛的大火，接着立刻从口袋中拽出火焰图腾，向前迈出一步，一双赤脚牢牢地插在肥沃的土壤中。他向天空举起双手，闭上眼睛，将自己的意识和心灵向远方伸展开去。

火焰之灵，是什么让你们如此困扰？让我帮助你们。你们在伤害古老、罕见、不可取代的生灵。请让我帮助你们脱离这场灾难，让你们再度成为会呼吸的生灵获取温暖的源泉。

元素的回应中带有一种怪异的冷酷。这与数个月亮轮回之前，差一点毁掉奥格瑞玛的那颗火星中所包含的黑色怒意非常相像。而这个元素的性情中还有着某种决心。

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火焰有净化之责，这一点你很清楚，萨满。火焰会净化不洁之物，让污浊回归大地，新陈代谢，循环往复。这就是我的责任，萨满！

萨尔依旧紧闭着眼睛猛然抽搐了一下，仿佛遭受了重重一击。你的责任？当然，你需要选择你的责任，火焰之灵。而这些大树又发生了什么，让你认为它们需要被净化？它们生病了么？在传染瘟疫？还是遭受了诅咒？

我要净化的不是这些。火焰元素在萨尔的心中承认道。

那又是为什么？告诉我，我会尽力去理解。

火焰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突然变得更加炽热明亮。萨尔不得不转过脸，躲开迫人的热气。

它们……很困惑。它们出了问题。它们所知道的，它们却不明白。必须摧毁它们！

元素的反应让萨尔深感困惑。他很清楚，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灵。即使是石头，可能算不上真正的“生灵”；即使是火焰，只能在他的脑海和心中说话。但他不明白这个火焰元素所说的这段话到底指的是什么。

它们知道什么？萨尔问火焰之灵。

不对的事！

“不对”指的是违背自然？还是不正确？

不正确。

萨尔拼命地思考着。它们能够学会怎样才是正确吗？

随后是漫长的沉默。萨尔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与火焰之灵的联系。这种等待让萨尔感到气恼、混乱，甚至让他想要发狂。如果火焰之灵不再与他沟通……

它们曾经知道正确的事。它们可以再次学会。

那么，火焰之灵，不要摧毁它们。我请求你收回力量。如果你一定要燃烧，就请作为照亮黑暗的火炬，或者是指引迷途的心灵之火。你还可以烹饪食物，温暖寒冷的身体。请不要继续伤害这些树，否则你将让它们永远没有机会学会何为正确！

萨尔等待着，全身的肌肉如同船缆一般紧绷。他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吁求没有偏差。而现在，他只能从火焰的反应中做出判断。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火焰在燃烧中吡啵作响，热气在被吞噬的树木上方翻滚。一棵棵大树变成了黑色。

然后：我同意。它们必须再次学会何为真实。必须有人教导它们。否则，我就要烧光它们。必须将它们烧光。

随后，火焰慢慢地消失于无形。萨尔向前踉跄了一步。他睁开眼睛，感觉到充盈在体内的力量仿佛一下子被掏空了。两只强有力的手扶住了他。这时，欢呼声已经在他的耳边响起。

“干得好，萨满。”特拉隆的脸上露出赞许的微笑，“干得好！你是我们的恩人。今晚……请留在我们这里。我们要好好招待你这位尊贵的客人。”

长途旅行和过度集中精神之后的疲惫让萨尔接受了这些本应在白昼进入梦乡的精灵的邀请。那一晚，当他席地而坐，在雪歌的陪伴下与暗夜精灵德鲁伊和哨兵们一同享用饮食的时候，他一直在因为惊讶的心情而暗自摇着头。他回想起就在不久以前，十位德鲁伊——五名暗夜精灵，五名牛头人——还曾经就贸易线路问题进行和平的会谈，但他们却遇到伏击，惨遭杀害。牛头人大德鲁伊哈缪尔·符文图腾是唯一的幸存者。这一桩惨案同时激怒了联盟和部落。有传闻说，派出杀手的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但这种猜测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尽管加尔鲁什脾气暴躁，萨尔本人并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

萨尔不由得哀伤地想到，如果那场会谈成功了，也许这样充满了歌声和故事的夜晚就会成为两个阵营之间常会发生的事情。也许会有更多的团结，双方能够凝聚起更大的力量来医治这个世界。

萨尔打算去睡觉了，暗夜精灵们则会继续向繁星歌唱。关于原野的歌声不住地飘入他的耳中。萨尔则已经用毛皮毯子裹住了身体，他的枕头就是自己的手臂。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第一次睡了一个好觉。

黎明时分，萨尔被一阵轻柔的晃动推醒。

“萨尔，”一名卡多雷正用音乐般悦耳的声音呼唤他，“我是戴沙林。醒一醒，我有东西要让你看。”

经过多年战争的磨炼。萨尔早已习惯于迅速从睡梦中醒来，立刻恢复到完全清醒和警觉的状态。他无声地站起身，跟随在这名精灵身后，小心地绕过正沉沉睡去的暗夜精灵们。他们走过月亮井和大帐篷，一直进入到老树林的深处。

“站在这里，不要动。”戴沙林悄声说道，“仔细听。”

那些躲过最严重火焚的树木正在晃动身体，枝干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树叶也在簌簌作响。萨尔继续等待了一段时间，向身边的同伴摇了摇头。

“我什么都没听见。”

戴沙林露出微笑，低声道：“萨尔，这里没有风。”

突然之间，萨尔明白了这名卡多雷话中的含意。树林在摇动，仿佛有微风吹过，但空气是静止的。

“看看它们。”戴沙林说，“仔细看。”

萨尔照做了。他集中起自己全部的注意力，细心端详树干上的节瘤……然后是丫丫叉叉的树枝……

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他在不期然间懂得了自己所看的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人？当然，他以前就听到过他们的声音，却从没有注意过。

“他们是古树。”萨尔的声音中略带着一丝喘息。戴沙林点点头。萨尔用敬畏的眼神望向那些大树，对自己之前的漠然无知感到惊诧。他缓缓地摇着

头。“我本以为，来到这里的任务只是为了拯救一片树林。他们看上去……就像普通大树一样。”

“他们在沉睡。是你唤醒了他们。”

“我？怎么会！”萨尔的目光并没有离开那些古树。这些非常、非常古老的生灵往往保藏着无数个世代以前的知识。他们不断发出各种声音，看上去就像是在……交谈？

萨尔努力地思考着。片刻之后，他意识到自己能够听懂这种深沉却又轻柔的话语。

“我们一直在做梦。令人困惑的梦将我们困在不安定的状态中。所以，当火焰袭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能醒来。直到我们听见了那古老的祷文，以及萨满和元素的交谈，我们才脱离了沉睡的状态。是你让我们醒来，是你救了我们。”

“火焰告诉我，它要将你们净化。它认为你们已……不再洁净。”萨尔回应道。他竭力回想着火焰对他说过的话。“它说你们陷入了困惑。你们知道，但你们不明白。而你们所知道的是不正确的。我问它，你们是否还能学会何为正确。火焰之灵认为你们还可以。所以它才同意不再烧毁你们。”

萨尔明白，火焰已经不会再威胁这些古树了——一些古树上重新出现了小动物。看上去，它们就像是生有精致翅膀的小龙。那些翅膀就如同蝴蝶的翅膀一样色彩缤纷。在它们明亮的眼睛上方，还生有羽毛一般的宽大触须。一只这样的小动物从树枝上飞下来，绕着两个人转了几圈，落在戴沙林的肩头，亲昵地用鼻子拱着那位德鲁伊。

“它们被称为小精龙。”戴沙林一边说话，一边爱抚着这只小动物。“它们并不是龙，但它们的确是翡翠梦境的魔法守卫者。”

萨尔完全明白了。他看着这些古树，这些纤小的魔法卫士，还有戴沙林的一头绿发。

“你是一头绿龙。”萨尔低声说道。他不是在提问，而是在陈述事实。

戴沙林点点头。“我的任务就是观察你。”

萨尔皱起了眉头，原先那种愤懑的情绪又回来了。“看着我？我是在受到测试吗？我是不是符合伊瑟拉的期待？”

“并非如此。”戴沙林说，“我们不是要对你的技艺进行评估。我要观察的是，当你帮助我们的时候，你的心里到底有些什么，你会如何应对这个任

务。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萨尔，杜隆坦和德拉卡之子。我们需要知道，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踏上这条道路。”

古树又开始用他们那种奇怪的、充满森林感觉的语言说话了：“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为这个世界收藏记忆，照管早已被别人忘记的知识。但火焰之灵是对的。有些东西出了差错，我们所承载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混乱……失落。有些与时间本身相关的东西出了偏差。”

它们必须再次学会何为真实。必须有人教导它们。否则，我就要烧光它们。必须将它们烧光。

“这正是火焰之灵想要说的。”萨尔说道，“它知道，古树的记忆出现了错误，但它相信古树能够再次得到正确的记忆。这意味着希望依然存在。”

戴沙林点了点头，仔细思考着。“古树的记忆发生了错误。那些记忆和现实不符了。他们的记忆是不会改变的，除非是他们所记忆的现实本身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时间遭到了干扰。”他转向萨尔，表情中同时带着肃穆和激动。“这就是你将要踏上的征程。你必须前往时光之穴，查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并在那里纠正时光之路。”

萨尔惊愕地看着他。“时光之路……它们真的是存在的？我一直都以为……”

“它们的确存在。诺兹多姆和他的青铜龙族在管理着它们。你必须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我？他为什么会愿意和我交谈？难道让一头巨龙去告诉他不会更好吗？”萨尔几乎无法去思考这样的事情：在时间中回溯，改变或纠正历史。本来是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小任务，现在却变得如此关系重大。萨尔不由得扪心自问，是否能接下这样的重担。

“如果你愿意，我会陪你一起去。”戴沙林说，“但守护者坚持认为，你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请恕我冒犯，但我的确也像你一样，很奇怪为什么她会这样想。”忽然间，他展露出笑容，这让他显得年轻了许多。不过萨尔知道，面前这个生物的年龄很可能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至少，你的皮肤是绿色的。”

萨尔在惊讶之中有些想要生气，却发觉自己也笑了起来。“我很欢迎你能给我的一切帮助和指引。伊瑟拉竟然如此器重我，让我感到无比光荣。我会竭尽全力去完成这个任务。”他又转向那些古树，说道：“如果我能做到，我一定会帮助你们摆脱困境。”

古树窸窣作响。萨尔听到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落在了地上。那东西翻滚过有些倾斜的地面，停在萨尔脚边。

“这是给你的礼物。”戴沙林说。

萨尔弯下腰，捡起那样东西。这是一颗橡果。在萨尔看来，它和别的橡果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知道，这颗种子的价值绝对非同寻常。他合拢手掌，将橡果握在手心中，全身不由得微微颤抖。然后，他才小心地把橡果放进口袋里。

“仔细照顾好它。”戴沙林的语音忽然变得极为严肃，“这颗橡果里收藏着它的母树所拥有的全部知识，正如同它的母树继承了来自于先辈的知识……一代接一代，直到一切开始的时候。你要将它种植在一个最适宜它生长的地方。”

萨尔点点头，这件礼物和它所代表的责任让他的喉咙感到哽噎。

“我会的。”他向古树们保证。

“好了，兽人朋友。”戴沙林抬起头，看着被太阳照亮的天空，“我们要向时光之穴进发了。”

第六章

在龙背上能体验到极快的旅行速度——戴沙林是这样说的。萨尔非常同意他的话。雪歌只能暂时被留在原地。特拉隆亲自向萨尔保证，它会得到很好的关照。“你与吉安娜女士的友谊尽人皆知。”那名暗夜精灵对他说，“我们会照料你的座狼朋友，并让它安全地回到你身边。雪歌是一头高贵的猛兽，值得我们尊敬。”当然，德鲁伊全都极为擅长照料动物，而吉安娜能够安排好雪歌随后的行程。在这件事上，萨尔非常放心。他最后搔了搔雪歌的耳朵，就转身向戴沙林走去。

已经变化出真身的戴沙林看着走过来的萨尔。

“能够与你一同旅行，是我的荣幸。”萨尔对绿色巨龙说道。

“你受领的是伊瑟拉的任务，”戴沙林回应道，“所以应该是我说荣幸才对。不必害怕，我会迅速平安地将你带往目的地。尽管相信我吧。就算是以生命为代价，我也不会辜负我的女王。”

“她发怒的时候非常恐怖吗？”

“当她愤怒的时候，可以成为极端恐怖的存在。她是一位守护者，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但她的心却异常温柔。”戴沙林说，“我们忠诚于她，并非是出于畏惧，而是出于爱。我宁可形神俱灭，也不愿看到她伤心的样子。”戴沙林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充满了尊敬和赞美的神情。伊瑟拉在绿色龙族中得到的忠诚深深触动了萨尔。

这注定将是一场奇特的冒险，但萨尔很高兴能接受这个任务。

他慢慢爬上巨龙的后背。随后，巨龙振起双翅，迎风而起——萨尔骑过不少坐骑，却还从没有体会过成为如此轻盈渺小的骑手的感觉。

当萨尔感觉到魔法能量从戴沙林体内迸发出来的时候，不由得屏住了呼吸。绿龙的翅膀有力地拍打着空气，吹在萨尔皮肤上的风显得相当寒冷。在飞行的龙背上坐直身子并不算困难。当萨尔能够继续呼吸的时候，他几乎想要大笑一场。以前他也骑乘过会飞的坐骑。而现在，他觉得在飞翔的就是自己。

“你能多告诉我一些关于你，关于其他巨龙的事么？”萨尔问道，“对你们，我有一些了解，但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哪些关于你们的传闻是神话，哪些又是事实。”

戴沙林笑了。一阵浑厚而温暖的笑声传进萨尔耳中。“好的，萨尔朋友。不过我能告诉你的大概也多是一些最近才发生的事。要知道，我一直都是在翡翠梦境里面，觉醒才刚不久。不过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守护者极少会和生命短暂的种族打交道。其他的巨龙？我们之中的许多同伴都对‘低阶种族’感兴趣——当然，这是一种傲慢、不礼貌的称呼。有时候，我们也喜欢变化成你们的形态。”

“比如说，一个卡多雷。”

“没错。”戴沙林表示同意，“虽然我可以任意变成所有种类的短命生物，但不同的龙类都有各自喜爱的形体。你会发现，每一个龙族都更倾向于变化成一种特定的短命生物。比如我们绿龙就喜欢变化成卡多雷，因为我们与伟大的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长久以来，他一直和我们分享着梦境。”

萨尔点点头。绿龙说得没错。

“我曾经观察过，红龙喜欢变化成辛多雷。而蓝龙经常会选择人类形体。至于说青铜龙，尽管他们的任务要求他们变化成为各类种族，但他们似乎格外喜欢变成……侏儒的样子。”

萨尔笑了。“不管他们天生是什么样子，也许他们喜欢弱小无害的外形。”

“也许你可以亲自去问问。”

“我……不，我想我不会问这种问题的。”

“你很聪明。”

“我的确有一点见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话该怎么说呢，他耸耸肩，直率地说道，“在短命种族中占据掌握权势的位置？”

“一般来说，不会。不过死亡之翼曾经试过这样做。他的女儿奥妮克希亚则确实成功了。”戴沙林用隆隆的声音说道，“还有克拉苏斯。他曾经是……肯瑞托的一名掌握实权的成员。”

“曾经？”

“他的生命已经终结了。”戴沙林说完这句话，就陷入了沉默。很显然，这是一件他不愿多说的事情。

萨尔改变了话题。“我听说，除了五色巨龙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龙存在。”

“确实，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只有黑龙算是他们的主人。”戴沙林说，“死亡之翼的儿子奈法利安曾经尝试制造过一种新龙，被称为多彩龙。他利用魔法实验，将所有龙类的特性融合为一体。幸运的是，这样的试验中产生出来的幼龙往往都是畸形的，活不了多久。现在世上已经没有活的多彩龙了。暮光龙更接近于原始巨龙。他们的创造者希奈丝特拉利用古代巨龙神器和虚空之龙的力量制造出他们。他们要比多彩龙更稳定，寿命更长……而且还能任意变幻成虚体。这让他们在战斗中具有格外的优势。”

“是一种很有挑战性的敌人。”萨尔说。

“非常有挑战性。”戴沙林表示同意，“尤其是当他们被黑龙军团控制的时候。”

萨尔看到绿意盎然的菲拉斯变成了千针石林沉没后形成的巨大水面。他摇了摇头。这片浩瀚水泊之上，只剩下了百十余个小岛。它们曾经是千针石林中一些最高石山的峰顶。这个世界改变了很多。这一点，萨尔非常清楚。他曾经查阅过无数份关于世界各地发生异变的报告，但从空中亲眼看到这番情景……萨尔很想知道，大地之环的兄弟姐妹们是否也像他一样见到过世界改变的现实景象。如果没有，他们是否也应该来亲自看一看。

这时，萨尔和戴沙林正迅速飞过塔纳利斯沙漠。萨尔能够看见锋利獠牙一般的岩石直刺天空，还有一片片丘陵——看上去，它们也可能是倾倒的建筑废墟。歪斜的塔楼、破碎的圆顶，还有标准的兽人棚屋。那里是……一艘帆具破烂的航船？再向远处眺望，萨尔能看到两头青铜巨龙正在空中盘旋翻转。

“这个地方，”戴沙林严肃地说，“就是时光之穴的广场。我要降落了。我们步行过去。他们一定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

“想来应该是如此。”萨尔说。

戴沙林落在地上，依旧保持着巨龙形态。萨尔想要跳下龙背，但戴沙林说：“不必下来，萨尔朋友。没有必要让你的两条短腿感到劳累。”然后绿色巨龙就踏在柔软的沙地上，向一座圆顶建筑走去。那座建筑物有一半被埋在萨尔刚刚从空中瞥过一眼的一座突兀石山中。几乎立刻，就有一头在空中盘旋的巨龙落到了他们身边的地面上。

“这里不是你的领域，绿龙。”青铜龙用低沉愤怒的声音说道，“走吧，快一点。这里没有你的事。”

“我的青铜龙兄弟。”戴沙林的声音中带有深深的敬意，“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的守护者女王有所嘱托。”

青铜龙的大眼睛眯了起来。他调转目光，瞥了一眼骑在戴沙林背上的萨尔，神情中显出一丝惊讶。然后，他又将注意力转回到戴沙林身上。

“你说，你们到这里来是因为伊瑟拉女士的命令。”青铜龙说道，他的声音显得不再那样严厉了，“我是克鲁纳里斯，时光之穴的守门卫士。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也许我能让你们进去。”

“我的名字叫戴沙林。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辅佐这名兽人。他是萨尔，曾经的部落酋长。现在，他是大地之环的一员。觉醒的伊瑟拉相信，他需要与诺兹多姆谈一谈。”

青铜龙轻声一笑。“哦，我知道萨尔。”然后，他径直转向绿龙背上的兽人，对他说道：“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是短命种族中相当有地位的一个人物。但我不认为你能找到诺兹多姆。现在，就连作为同族的我们也找不到他了。”

曾经执掌整个部落的萨尔并不会因为一头青铜龙知道他而感到惊讶。令他惊讶的是，诺兹多姆竟然失踪了。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也许他能够做到。”戴沙林友善地说道。

“她亲自找到了你？我是说，觉醒的伊瑟拉？”克鲁纳里斯好奇地问道。

萨尔点点头，向他讲述了自己与伊瑟拉见面的经过。整个讲述中，他没有对自己当时的状况有丝毫夸大。他承认，自己一开始只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小任务，直到不久以前，他才知道伊瑟拉要他挽救的是古树的家园，而这个任务实际上远比他的想象更加重要。他也告诉了克鲁纳里斯，当他恳求火元素停止伤害树林时，火元素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克鲁纳里斯点着头，专注地倾听着。

“既然大家都找不到诺兹多姆，我其实也不知道。”萨尔坦率地说，“但我可以向你承诺，我会为此而竭尽全力。”

克鲁纳里斯思考着。“我们也曾经让其他人进入时光之穴，帮助我们维护真正的时光之路。不过，我还是觉得你的行动有些讽刺的意味。戴沙林，如果你愿意，就跟着他吧。我会给你们两人引路。”

“讽刺？”萨尔问道。这时，两头巨龙踏上了一条沙路。这条路乍一看是通向山脚下的建筑，但很快萨尔就发现，这是一条进入石山内部的道路。

“确实。”克鲁纳里斯转回头，越过叠起的翅膀看了萨尔一眼，“就像我刚刚告诉过你的那样，我们有时也会允许特定的凡人帮助我们恢复时光之路的真实。最近，时光之路……遭到了攻击。敌人是一群自称为永恒龙军团的神秘家伙。青铜龙军团，尤其是时光之王诺兹多姆有责任维护时光之路，确保它们的真实。如果时光之路发生损坏或改变，你所知道的整个世界都将不复存在。因为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永恒龙军团已经感染了不同的时光之路，正企图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改变这些时光之路。萨尔，你逃离敦霍尔德城堡就是他们极力想要改变的时间段之一。”

萨尔盯着青铜龙。“什么？”

“如果你不曾逃离过敦霍尔德城堡，世界就不会变成今天这种样子。你也绝不可能重建部落，从集中营里解放你的同胞。那样的话，你将无法在燃烧军团入侵的时候率领部队战胜那些恶魔。艾泽拉斯就会在那时被摧毁。”

戴沙林带着一种全新的敬意望向萨尔。“哦，怪不得守护者会认为你是那么重要。”

萨尔摇了摇头。“那时的经历并没有让我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正相反……我只感觉到自己的卑微。请……替我感谢那些为了保护时光之路而战斗的巨龙。还有……”他的声音变低了，“如果他们看到塔蕾莎，请让他们对她好一些。”

“如果他们看到了塔蕾莎，而且一切正常的话，你就会像以前那样，与她分别。”克鲁纳里斯说。

他们正逐渐深入到山脉内部。萨尔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一场寻梦之旅，但他的意识非常清晰。在他的一旁，有一幢仿佛半嵌进洞穴石壁中的房子。又有一幢房子以怪异的角度显现出来。它上方的天空——天空？在一座岩洞里？但那的确是一片紫红交杂，还流淌着一股股奇异能量的天空。圆柱向上突起，柱顶没有支撑任何东西。树木在一片没有水和阳光的地方繁茂生长着。他们从一片坟场旁走过。萨尔有些想知道是谁被埋葬在这里，但终究还是没有开口。在自己的另一边，他能看见形状不同的岩块飘浮在半空中。这里有一座兽人风格的塔楼；那里却是一艘船。

这里也有一些居民。萨尔意识到，他们很可能是青铜龙。他看到了几乎各个种族的孩子和成年人。有着双臂四足的金鳞龙人在道路上巡行，准备抵抗可能的入侵者。当然，他们头顶上方还有本体形态的青铜龙在无声地飞行。

萨尔回过头，发现巨龙留在他们身后的足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消失。

“这里的沙子和普通沙子不同。”克鲁纳里斯说，“我们在这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看。”

随着他的指点，萨尔不由得睁大了眼睛。

在前方的半空中盘旋着一个奇妙的装置。它的精巧结构很像是出自地精或侏儒之手。那是一个沙漏，却又和萨尔以前见到过的所有沙漏都有所不同。沙子正从三个容器中流洒下来，仿佛永远也不会有流尽的一刻。

还有三个容器在持续不断地向上方倾注沙子。

环绕这六个容器和它们基座的是一副盘曲缠绕的框架，但整个框架和容器没有任何接触的地方。这部仪器缓缓地转动着。沙子不断地朝上下两个方向倾泻。萨尔知道，那是时之沙。

“这是那么……”他一时间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形容面前的景象，只能惊愕地摇着头。

戴沙林停下脚步。萨尔知道，现在是他回到地面上的时候了。他离开龙背之后，绿龙便转为精灵形态，一只手轻轻按住萨尔的肩膀。

“龙以外的生灵很难把握这里的状况。”他一边说着，一边向萨尔露出一个笑容，“甚至就连青铜龙以外的龙族对这里也往往是懵懂无知的。不过不必担心，你的任务并不是要理解时光之路的运作规律。”

“幸好不是。”萨尔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点自嘲的味道，“我只需要找到时间之王。他肯定能理解时光之路的变化，只不过别人一时无法找到他而已。”

戴沙林又拍了一下萨尔的后背。“没错。”他笑着说道。两个人四目相视，萨尔笑了。他知道，自己很喜欢这头绿龙。见识过古怪的伊瑟拉和冷漠的克鲁纳里斯之后，戴沙林越发让他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做。”克鲁纳里斯说道。

萨尔看着戴沙林。绿龙说道：“我想，也许应该用些时间，安静地思考一下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在这里帮上忙。毕竟水静沙方落。而且萨尔肯定也需要时间来消化他刚刚所见到的一切。”

克鲁纳里斯低垂下他金色的头颅。“如你所愿。你们可以在这里随意走动。但请注意——时光之路并非可以掉以轻心的地方，否则你们很可能在这里遭遇毁灭。无论你们要进入时光之路的哪一部分，都必须先通知我们中的一个。相信你们现在都能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萨尔点点头。“我明白。感谢你接纳我，克鲁纳里斯。我会尽全力帮助你们。”

“对此，我并不怀疑。”克鲁纳里斯说完这句话就跃上半空，身形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然后消失不见了。

“这是……？”萨尔惊讶地向戴沙林问道，然后才意识到眼前的情景是怎么一回事。作为操纵时间的大师，克鲁纳里斯只是加快了自己的时间，现在已经回到他的岗位上去了。萨尔不由得惊羡地摇了摇头。

他们开始从青铜龙群身边走开。看样子，这些巨龙都有各自紧迫的任务，就连那些孩子也不例外。萨尔轻易就能看出，那些并不是真正的小孩。他们的面容和身姿都显示出他们也担当着严肃的职责。这里到处都生长着树木。常绿树直接扎根在沙粒中，而这只不过是这里的奇异景象之一。萨尔耸耸肩，默然接受了这些不合常理的地方。松木的气味清新而略有些刺鼻。他在这样的气息中，仿佛瞬间回到了自己年轻时代，在敦霍尔德长大的时候。那时，他已经被允许走出囚笼外接受训练。他所闻到的就是这种气味。这让他感到有些惊诧——气味竟然具有这样的力量，能够将过去的记忆带回给他，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曾经有一个女孩，为了解救他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有一个“主人”，在喝醉的时候差一点将他鞭打致死……在希尔斯布莱德，萨尔第一次看到了另一名兽人，并将他的兄弟视作怪物。

“你很激动。”戴沙林低声说道，“如果我猜得没有错，让你激动的并非是你所见到的东西。”

萨尔不得不点了点头。“我想到了自己年轻时所在的地方。那些记忆并不都是愉快的。”

戴沙林也点点头。“好了，萨尔朋友，我们先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考虑清楚，再走进这些时光之路。我们和青铜龙不同，过去的对我们而言便已经过去了，不应该让那些事成为重压在肩头的包袱。不要再让令人不安的往事困扰自己了，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已经够多了。”

他们又在沉默中前行了一段路，戴沙林突然又停住了脚步。“这个地方似乎很安静。”他一边说，一边向周围张望，“我们在这里应该不会受到打扰。”他坐到一株大树下，将双手放在膝头。萨尔也学着他的样子，坐了下去。

萨尔感到很紧张，不仅是因为自己刚刚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以及松树气息带给他的回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上一次与别人一同进入冥想状态时，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绿龙显然注意到了他的紧张情绪。

“你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萨满。”戴沙林说道，“你应该熟悉这种方式。为什么你会感到如此困难？”

“你是一头绿龙，你习惯的应该是睡眠，而不是清醒。”萨尔回敬道。

戴沙林并没有流露出不高兴的样子。他只是用了一点时间，将长发在脑后梳理整齐。而萨尔则继续让自己镇定下来。绿龙闭起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萨尔发现自己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戴沙林是对的，这样做对萨尔来说当然是非常熟悉的。但他依旧继续看着绿龙，并没有进入冥想状态，而是在重新回想最近发生的每一件事。离开部落领袖的位置。前往纳格兰，遇到阿格娜。凯恩的死。撕裂世界，翻天覆地的大灾变。他的气恼和无法集中精神造成的失误。伊瑟拉的任务。与古树相逢……还有坐在他面前的这头龙。现在他看上去根本没有半点绿色巨龙的影子，完全是一位正在冥思中的暗夜精灵。

这个地方令人感到不安，甚至让萨尔觉得有些透不过气来。萨尔不想闭起眼睛，探索自己的内心。他想要探索时光之穴。

这是他很快就要做的事情。而在此之前，他需要为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尽可能做好准备。所以，他终于不情愿地闭起眼睛，开始放慢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

一切事情都发生得那么快。当利刃撕裂空气的尖啸声向他发出示警，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戴沙林的头已经从肩膀上被砍了下来。

萨尔向一旁扑倒，翻了个筋斗，重新让双足立稳在地面上。他没有再向自己的新朋友瞥上一眼。戴沙林已经死了。如果萨尔不小心，他很快也会步这位友人的后尘。他伸手到背后，抓住毁灭之锤，以自己最熟悉的动作疾速轻捷地挥起战锤，向周围横扫了一圈。他的视线立刻就捕捉到了那个突然出现的敌人。这名刺客身材高大，但还比不上兽人，身穿沉重的黑色盔甲，臂肘、肩膀和膝盖的位置上都有长钉突起，戴着铁手套的手中攥着一把寒光闪闪、异常巨大的双手阔剑。萨尔本以为自己的战锤会结结实实地击中他的上腹部，就像砸在一只廉价的锡镴罐子上，但锤头只砸中了空气。

他的敌人及时躲闪，沉重的毁灭之锤从距离他只有一指宽的位置上扫过。萨尔在惊讶中耽误了宝贵的一秒钟，没有能及时带回锤头，再次发动攻击。他的敌人却已经趁着这个时候恢复了平衡，挥舞巨剑斩向萨尔。萨尔能看到剑刃上闪烁着魔法光芒。这一击的速度远比萨尔想象的更加迅疾——这个身经百战的兽人没有想到一个身披重甲的人能有这样的速度。萨尔感觉到心中掠过一丝恐惧。这个无名的敌人到底是谁？竟然如此凶猛、迅捷、强壮……

凭借直觉，萨尔任由毁灭之锤的惯性将自己带出敌人攻击的范围。然后他举起另一只手，召唤来一阵强猛集中的气流。这名人类——萨尔根据敌人的身

材和盔甲类型做出了这样的猜测——踉跄一下，差一点栽倒在柔软的沙地上。萨尔再次向空气之灵发出请求，几团沙子突然飞起来，扑向敌人的头盔。头盔给敌人提供了一定保护，但远远不够。沙子在萨尔的精确指引下，穿过头盔的眼缝，让敌人暂时失去了视力。一阵吼声从头盔里面传出来，是一名人类男性痛苦而愤怒的吼声。敌人再次举起剑，但这一次不是为了攻击，而是要遮挡在脸前，进行防守。

巨剑上跃动着红色光晕，几乎就像它的主人的怒火。转眼间，那把剑又一次扑向了萨尔。

萨尔意识到，他面前的这名敌人不仅有着令人惊讶的敏捷和力量，而且还拥有一把很可能堪与毁灭之锤匹敌的强大武器。

戴沙林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遭到了攻击——这种事绝不应该发生。面前这名刺客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能将自己的形迹隐藏得分毫不露，连一头绿龙和部落的前酋长都无法察觉？其他青铜龙又去了哪里？萨尔想要向他们求援，但他们距离他可能都太远了。他和戴沙林也许犯了一个很愚蠢的错误——他们找到的冥想场所实在是太偏僻了。

大地之灵，你愿意帮助我吗？

黑甲人类的脚下突然出现了一个窟窿。他踉跄一下，单膝跪倒。刚刚的嚣张与强横在眨眼间变成了笨拙的挣扎——他只能拼尽全力要把自己陷进窟窿中的那条腿拔出来。萨尔怒吼一声，举起毁灭之锤，狠狠砸了下去……

……毁灭之锤发出铿然一声，被双手巨剑挡了下来。一只戴着铁手套的手紧握住了那把剑。魔法能量沿着剑刃不断爆裂。那个人类的力量将萨尔猛然向后推去，就仿佛有一个巨人抓住萨尔，把他扔了出去。

人类刺客这时已经重新站稳。他来到萨尔面前，举起了光芒闪烁的巨剑，剑锋向下朝萨尔刺去。

萨尔滚向一旁。但他的速度还不够快。剑刃没能刺穿他的身体，却还是在他的肋侧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而萨尔也从地面上一跃而起。

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影子从他们头顶落下。没等萨尔反应过来，一只巨大的爪子已经抓住了他。巨龙的动作实在说不上有多温柔。

“入侵者由我们来对付！”那头龙说道，“你的任务是找到诺兹多姆！”萨尔发现抓住他的巨龙正径直向一道如同漩涡般迅速转动的传送门飞去。那是一条时光之路的入口。而那条时光之路到底通向哪里，萨尔并不知道。

不等萨尔说出一个字——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从被压紧的胸口中吐出一口气，这头青铜龙就飞到了贴近地面的地方，一下子将他扔进了那道传送门。

但是，就在萨尔消失在传送门中之前，他听到了那个刺客用令他感到惊异的熟悉嗓音在背后喊道："别以为能这么容易地逃走，萨尔！你不可能在那里躲藏很久。当你出来的时候，我会找到你！我会找到你，然后杀了你！听到我的话了吗！"

第七章

萨尔一直在向前奔跑，直到不断阻滞他脚步的沙子突然变成了坚实的地面和青草。他的头顶上方也不再是时光之穴的异象天空。他看到了松树、黑沉沉的夜幕，还有闪烁的星星。他放慢脚步，最终停下来，试图搞清楚自己身在何方。

熟悉的松树和泥土气息，略带有一些寒意的雾气让它们变得更加浓烈，也让萨尔确认了自己的位置。一条溪流在数尺之外淌过，萨尔看到一只狐狸的白毛尾巴。实际上，他并没有来到过这个地方，但他知道这里——他是在这里长大的。

他正在东部王国的希尔斯布莱德丘陵。

他不由得暗自思忖：我知道我在哪里，但更重要的是……现在是什么时代？

他做了一件几乎没有人做过的事，一件在不久之前，他还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做到的事。

他是在什么时代？

他将沉重的身子靠在一棵树上，任由毁灭之锤滑落到身旁。刚才一段时间里，他只是在为戴沙林的突然死亡和杀手的凶猛攻击感到震惊。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戴沙林给了自己多少帮助，而他对此是多么的心存感激。

肋侧的伤口也急需治疗。萨尔将一只手按在伤口上，呼唤愈合的力量。他的手掌上泛起光芒，渗透出温暖的刺麻感，伤口随之开始闭合。他除下身上的长袍，在溪水中洗去身上的血迹，并把染血的长袍收进背包中，又拿出一件新袍子穿好。就在这时，一阵声音传入他的耳朵。

是兽人的声音。

萨尔立刻又拿出旧长袍，尽量将太容易被辨认出来的毁灭之锤包好，也塞进了背包里。他一边用目光搜索着应该就在不远处的兽人，一边拼命想要杜撰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看到那群兽人的时候，萨尔的眼睛稍稍睁大了一些，他很

高兴自己及时地将毁灭之锤收进了背包里，让它能够避开这些人的目光。他认得那群兽人高举的旗帜——红色的旗面上绘着一座黑色的山峰。这是黑石氏族的旗帜。根据萨尔对这个世界历史的了解，这意味着两种可能：大部分黑石氏族的成员在萨尔看来，都是不值得尊敬的。尤其是当萨尔想起残忍跋扈的黑手和他的儿子——盘踞在黑石山中的雷德·黑手和麦姆·黑手的时候。但萨尔也知道，有一名黑石氏族的成员给这一整个氏族带来了救赎。那位兽人的名字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一想到自己有可能回到这位导师和挚友还活着的时代，萨尔不由得精神一振。那时，这位兽人伪装成一名普通的旅人，与萨尔并肩奋战。他也曾经诱骗萨尔，激起萨尔心中善良、诚实的兽人怒火……又高兴地接受了被萨尔击败的结果。是他向萨尔传授了兽人战法，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任命萨尔为部落酋长，将自己著名的战甲赠予这名年轻兽人……还有现在萨尔使用的毁灭之锤。

奥格瑞姆。萨尔突然非常想要和这位伟大的兽人——他的朋友再见一面。在这里，这种愿望并非绝无可能……就是现在。

向萨尔走过来的兽人抽出了斧头。“你是谁？”

“萨……萨卡什。”萨尔急忙说道。他不能说自己是一名萨满。在这里，在这个时代不行。他该怎么说？“我是一名术士。”

兽人卫兵上下打量着他。“你的袍子倒是很有趣。但你的骷髅和花哨布片到哪里去了？”

萨尔挺起胸膛，摆出一副凶狠的样子，向那名卫兵迈出一步。“在阴影中行动的人是不喜欢被别人注意到的。相信我，那些必须依靠黑衣服和骨头来炫耀自己是多么危险的家伙其实根本一无是处。真正有能耐的人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并不需要自吹自擂。”

卫兵后退了一步，小心地向周围环视一圈。“你是……被派来援助我们完成任务的？”

兽人卫兵的声音中有一种萨尔很不喜欢的紧张感。但萨尔需要尽快排除掉他对自己的怀疑。所以他点点头，回答道：“是的，当然。否则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真奇怪，竟然会派一名术士过来。”那名卫兵嘟囔着，眯起了眼睛。萨尔任由他一遍遍审视着自己。最后，兽人卫兵耸耸肩。“嗯，好吧。我的工作可不是问问题，我只需要执行我的命令。我的名字叫格鲁卡。现在还不到时候，而且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跟我去帐篷那里烤烤火吧。今天晚上可真冷。”

萨尔点点头。“谢谢你，格鲁卡。”

跟着格鲁卡，萨尔走进了丘陵区。这里有一顶黑红色的小帐篷，帐篷口的帘子被放了下来。两名兽人守卫立在门口两侧，他们全都在好奇地望向萨尔。但既然萨尔是格鲁卡带来的，他们很快就对这个新兽人失去了兴趣。

“在这里等我。”格鲁卡低声说，“我很快就会回来。”萨尔点点头，走到了数尺以外的篝火旁。那里聚集着另外几名卫兵。他们都将手掌伸到篝火上，享受着篝火的热量。萨尔也仿效他们，同时尽可能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就在这时，萨尔听到了说话声。

说话的人应该只有一个。萨尔不可能听清那个人所说的每一个字，但他的确听到了“古尔丹”这个名字，这让他的眼睛立刻眯了起来。古尔丹曾经出卖了兽人全族。那名术士与恶魔结盟，只为了增加自己个人的力量。他组建暗影议会，为的是操纵各氏族和他一起堕落。最可恨的是，他劝诱德拉诺最高等阶的兽人们饮下了恶魔之血。这种污染一直在困扰着兽人族群。就连那些没有参与那个邪恶仪式的兽人也发现，自己的心中出现了一种无可遏制的嗜血欲望。兽人的皮肤在这种污染的作用下变成了绿色。直到萨尔的朋友格罗姆·地狱咆哮杀死了恶魔玛诺洛斯——恶魔之血的源头，兽人才最终从这种污染中被解放出来。

但如果从萨尔所在的这个时间点来看，那场可歌可泣的战斗还要等到许多年以后才会发生。在这条时光之路中，古尔丹应该刚刚背叛兽人。那个说话的人应该正在劝说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推翻古尔丹的统治。

终于，那个人讲完了这段残酷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里，帐篷中再没有响起半点声音。

然后，萨尔听到了一个他从没有想象过自己能再次听到的声音。这个声音比萨尔记忆中的声音显得更年轻、更嘹亮一点。但萨尔立刻就认出了它，并且感觉到喉头一阵哽噎。

“我相信你，老朋友。”

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

“我可以告诉你，为了我的同胞，我绝不会容忍古尔丹的阴谋得逞。我们会和你一起对抗黑暗。”

萨尔的心中突然升起一重疑问：在这次对话发生的时候，他出生了吗？是谁有勇气找到毁灭之锤，告诉他这些事……

但萨尔很快就知道了。一想到那个人，他立刻屏住了呼吸。

“我的一名亲卫将护送你们到安全的地方去。这附近就有一条溪流。一年中的这段时间里，森林中也会有许多猎物。你们不会挨饿的。我会竭尽全力代你去把这件事做好。一旦时机成熟，你们和我就会并肩与叛徒古尔丹作战，联手将他消灭。”

但毁灭之锤现在所说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真正发生的事情是……

帐篷帘被掀起。三名兽人从帐篷中走了出来。其中一个是毁灭之锤。他比萨尔记忆中更年轻，身材更健壮，也显得更加骄傲。但在他的脸上，萨尔还是能看到他终有一天会变成的那位兽人长者。就在不久之前，萨尔还急切地希望能再看一眼奥格瑞姆。而现在，他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固定在另外两位兽人身上。

他们是一对夫妻，身上穿着在这个季节中显得过于厚重的毛皮衣服。跟随在他们身边的还有一头高大的白狼——萨尔知道，那是一头森林狼。他们显得那样伟岸而又崇高。丈夫身材健硕，是一名标准的战士；妻子也丝毫不逊于自己的丈夫。

在妻子的臂弯里，还有一个婴儿。

萨尔认识那个孩子。

那就是他……现在，他面前的这对夫妻正是他的父母。

萨尔呆呆地望着他们，喜悦、震惊和恐惧同时在心中奔腾。

“来吧，杜隆坦、德拉卡。”格鲁卡说道，“萨卡什和我会护送你们到安全的地方去宿营。”

婴儿哭闹起来。那名女性……

妈妈……

她低下头，看着孩子。刚强高傲的兽人的面孔变得柔和起来，充满了爱意。然后，她回头看了萨尔一眼。他们的目光对在了一起。

“你的眼睛很奇怪，萨卡什。”她说道，“我只在这个小家伙的身上见到过蓝色的眼睛。”

萨尔想要找一些话说，但格鲁卡突然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我们要快一些了。要谈论眼睛的颜色，尽可以等你们到了安全的新地方再说。”

在一生之中，萨尔从没有过如此失落的感觉。他默默地跟随着格鲁卡以及自己的双亲，回到了他进入时光之路的那个地方。现在他的脑海中剧烈地翻腾着各种可能性。

他有可能救下他的父母。

他可以让自己免于遭受被俘的命运，不会被残酷而又可怜的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养育成为一名角斗士。他能够帮助他们与古尔丹作战，甚至能在地狱咆哮之前就帮助他们摆脱恶魔的污染。他还能拯救塔蕾莎。

他能救他们所有人。

他曾经听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谈起过自己家人遇害的情形。尽管在时光之路中，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但对于萨尔，它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现在，那些讲述又清清楚楚地回到了他的耳边。

“是我的父亲找到了你？”萨尔那时问道。

“是的。”奥格瑞姆回答他道，“我最大的耻辱和哀伤就是没有能将他们保护好。我本以为当时的安排对我的战士和杜隆坦都有好处。早知如此，我真应该一直把他们留在身边。那时，他们带着你来找我，萨尔。是他们告诉我关于古尔丹的背叛。我相信他们……”

萨尔知道，自己正紧紧地盯着自己的父母，这种样子很不自然，但他无法阻止自己这样做。这对他而言简直比停止呼吸更困难。他从没有过这样的体验——这是他在长大的时候就应该得到的。如果他现在不出手，很快就会有悲惨的事情发生，彻底夺走他拥有这种体验的可能。

萨尔的父母终于注意到了他的反常。杜隆坦似乎对他的举动感到好奇，不过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敌意。德拉卡则似乎觉得很有趣。她直接向萨尔问道：“看样子，你对我们很感兴趣，陌生人。你以前从没有见到过霜狼氏族的人吗？还是你喜欢这个蓝眼睛的孩子？”

萨尔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答话。幸好杜隆坦将他从窘境中解救了出来。他向周围查看了一番，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位置。的确，这个地方相当偏远，而且环境也很不错。他微笑着向德拉卡转过头，说道：“我就知道，我的老朋友是值得信任的。用不了多久……”

杜隆坦的话只说了一半，他的身子一下子僵在了原地。不等萨尔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霜狼氏族的酋长已经发出战吼，伸手去拿腰间的斧头。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敌人一共有三个，分别扑向了杜隆坦、德拉卡和跃向前方要保护两夫妇的白狼。萨尔发出一阵怒吼，伸手去拿毁灭之锤。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救他的家人。

一只强壮的手抓住了他的胳膊，用力把他拽开。“你在干什么？”那名卫兵喝道。这时，萨尔同时想起了毁灭之锤告诉过他的两件事。

“虽然我还不能确定，但我相信，正是那个被我信任，受命带杜隆坦去树林中隐居的卫兵叫来刺客，杀害了他们。”

这名卫兵真正的目的是杀害萨尔的父母，而他以为萨尔是他的同党。

萨尔意识到的第二件事就是，他错了。

他不能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除非他不打算保护时光之路的真实。

他的父母必须牺牲。他自己必须被布莱克摩尔找到，必须接受战斗训练。否则他就无法从集中营里解救出他的同胞，无法保护这个世界，让它免于毁灭。

萨尔停在原地，在剧烈的痛苦中挣扎着。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向他怒吼，要他去战斗，消灭刺客，拯救自己的父母。但他不能这样做。

德拉卡将小萨尔放在了地上，正在勇敢地战斗，保卫她的孩子和她自己。她用充满怒火、轻蔑和憎恨的眼光瞪了萨尔一眼。萨尔知道，他从这道目光中感觉到的痛楚将伴随他走进坟墓。随后，德拉卡就将全部注意力都投入到了战斗之中。她大声咒骂着面前的兽人，也在咒骂萨尔的背叛。不远处，杜隆坦的腿上出现了一个喷涌鲜血的伤口。他正努力想要扼死那个即将杀死他的敌人。一阵尖利的号叫刚一响起又戛然而止，白狼倒下了。德拉卡还在苦战之中。

就在父母全力奋战的时候，小萨尔无助地躺在地上，只能在恐惧中等待着。

萨尔痛苦地看着这一幕，却又不能改变这段历史。这时，他濒死的父亲不知从何处聚集起一股新的力量，猛地折断了敌人的脖子。

而刚刚杀死白狼的刺客现在却转向了格鲁卡。那个叛徒面对这一变故，显得异常惊讶，甚至忘记了拔出自己的武器。

“不，”他高声喊道，声音中充满了惊讶和畏惧，“不！我和你们是一伙儿的。他们才是目标……”

一柄巨大的双手剑斩断了格鲁卡的脖子。叛徒的头颅飞起，鲜血一直喷洒到了萨尔的袍子上。现在，那个刺客又转向了萨尔。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萨尔至少能做一件事：保护自己。他的时代必将到来，尽管并不是今天。萨尔发出战吼，向前猛冲过去，将心中全部的哀痛、恐惧和暴怒都灌注到了自己的战锤之中。面对这个狂暴的兽人，杀手大吃了一惊。不过，萨尔的敌人显然是一名战技高超的武士。他很快就恢复镇定，向萨尔发动了反攻。两个兽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近身战。萨尔挥锤，伏身，跳向一旁，抬腿向敌人踹去。刺客劈砍，咆哮，闪身躲避。

虽然只是将精神集中在自卫的战斗上，萨尔的心依旧疼痛难忍。他看见德拉卡瘫软的尸体，听到杜隆坦痛苦的哭号。但这些没有能削弱萨尔，反而让他的体内涌出更强大的力量，让他的精神全然凝聚在他的猎物上。他的攻击速度越来越快，迫使心惊胆战的对手一步步后退，最终倒在了他的锤下。

萨尔立刻扑了上去，一只脚死死地将刺客踏在地上，高举起毁灭之锤。就在他打算一锤砸碎脚下这个兽人的脑袋时，却突然定住了身子。

他不能改变时光之路。如果这个可憎的家伙还有必要活下去，还要实现某一个他想象不到的目的呢？

萨尔怒吼一声，向那个兽人的脸上啐了一口，然后从他的身上跳下来，但还是用脚踩住了他的大剑。“滚吧，永远不要让我再看到你的脸。明白吗？”

那名刺客完全没有心思问一句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运。他爬起身，飞一样地逃走了。确认过那个恶棍真的逃走了之后，萨尔转向了他的父母。

德拉卡已经死了。她的尸体几乎被砍成了碎片，而她的面容依旧保持着战斗时的勇武神情。萨尔又转向自己的父亲，却看到第三名刺客砍断了杜隆坦的双臂——只是为了让他在临死前也无法抱起自己的儿子。萨尔见到过许多惨无人道的暴行，而眼前的恐怖景象却让他僵立在原地，没办法动弹一下。

“带走……孩子。”杜隆坦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那名刺客跪到他耳边说道：“我们会把这个孩子丢给森林中的动物。也许你还能看着它们将他撕碎。”

后来，萨尔完全无法回忆起自己是如何从那片空地的一端冲到了另外一端的。他只知道，自己的喉咙因为怒吼而变得像火烧一样疼。毁灭之锤化成一道幻影。他体内的一切都在燃烧，要让这个凶手化为血肉碎末，但他终于还是将

最后一个凶手也放走了。当他恢复清醒的时候，他正用双手和膝盖撑着身子，吃力地喘息着，泣不成声。

“我的孩子。”杜隆坦低声说道。

他还活着！

萨尔爬行到那个婴儿身边，将他抱起来。他看着自己那双蓝色的眼睛，轻抚着自己的小脸。然后，他跪倒在自己的父亲旁边，将他翻过来，让他平躺在草地上。杜隆坦发出低沉而痛苦的呻吟。萨尔将襁褓中的婴儿放在杜隆坦的胸口上。襁褓上还绣着霜狼的图案。

“你没有了能抱起他的双臂。”萨尔说道。他的声音沙哑微弱，泪水充满了他那双如同那个婴儿一样的蓝眼睛，“所以，我把他放在你的心上。”

杜隆坦承受着萨尔无法想象的痛苦，却还是点了点头。“你是谁？你背叛了我们……你……你任由我和我的妻子被杀……但你却又赶走了杀害我们的凶手……”

萨尔摇着头。“你不会相信我的话，杜隆坦，加拉德之子。但我恳求你……以先祖的名义，我恳求你相信：你的儿子将会活下去。”

希望之光在那双渐渐暗淡的眼睛中闪烁着。

萨尔加快了语速，唯恐自己不能及时把话说完。“他会活下去，并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他会记得作为一个兽人的意义，同时成为一名战士和一位萨满。”

杜隆坦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实在是太快了。但他依旧坚持着，认真地听着这个陌生兽人说出的每一个字。

“我们的族人将摆脱古尔丹的黑暗力量。我们将会治愈过去的伤口。我们会建立起强大而令人自豪的国家。你的儿子会知道你和他勇敢的母亲，并以你的名字命名一片伟大的土地。”

“你……怎么会知道……？”

萨尔强忍住泪水，将一只手放在父亲的胸膛上，就在同样是他的那个婴儿旁边。父亲的心跳正在减弱。

“相信我说的话。”萨尔说道。他的声音在激动的情绪中颤抖着。“你们并没有白白牺牲。你们的儿子将活下来，并改变这个世界。我向你承诺，未来必将如此。”

这是从萨尔心底流淌出的话语。当萨尔说出它的时候，就知道这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绝对真实的。他活着，他改变了世界，解救了族人，与恶魔作战，让兽人有了新的家园。

“我向你承诺。”他重复道。

杜隆坦的面容稍稍放松了下来。他的唇边甚至有了一点微笑。萨尔抱起父亲的尸体，将他紧紧抱在胸前，久久不曾松开。

那个婴儿终于睡着了。萨尔整夜抱着他，在臂弯里轻轻摇着他。他的脑海和心中充满了各种情绪，他觉得自己就要爆炸了。

听别人讲述自己的父母临死前依旧在奋力保护他，和亲眼见证他们的牺牲——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当他还是一个只知道吸吮拇指的婴儿时，他被心疼、被深爱着，但他并不需要为此而做任何事。这个婴儿没有赢得过成就，没有拯救过生命，没有参加过战斗，没有打败过恶魔。他得到爱，只是因为他是他，是一个流着眼泪和鼻涕，会哭又会笑的小家伙。

拯救自己的父母——这是萨尔一生中最大的心愿。但时光之路是冷酷无情的。发生的事情必须发生，否则青铜龙就会来将异变纠正。

“纠正”——让好人和无辜的人死去。这同样也是“纠正”。这太残忍了。这是彻彻底底的灾难。但萨尔明白其中的道理。

他抬头瞥了一眼，瑟缩一下，急忙让视线离开自己被杀害的家人。然后，他又眨了眨眼。有什么东西在溪流的水面上留下了倒影——那是闪光的金色鳞片。

萨尔想要看清楚这个倒影来自于何方，但周围什么都没有。目光所及之处，只有树、土地和天空。他没有看到自己期待中的巨龙，于是他抱着婴儿，再一次向水中望去。

一只巨大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

“诺兹多姆？”这条溪流太窄小了，不可能容得下时间之王。这一定是倒影，但是……

萨尔集中起来的注意力被一阵忽然响起的啼哭声打散了。婴儿萨尔醒了，而且他饿了。萨尔将注意力转向那个孩子，竭力说着一些安慰的话，然后又向水中望去。

倒影消失了。但萨尔相信，他刚才的确见到了诺兹多姆。他又望向周围，还是什么都没有。

一个人类的声音打破了森林中的寂静。“圣光在上，这是什么声音！”

又有一个声音响起，这声音显得极为恭敬，而且充满了歉意，尽管婴儿萨尔的哭声根本和那个说话的人没有半点关系。“也许我们应该回去，中将。这么大的声音显然把有价值的猎物都吓跑了。”

“难道我教给你的事情，你一件都没有学会吗，塔米斯？能够离开那座该死的城堡和能够带回晚餐一样重要。就让那个猫叫声继续下去吧。”

萨尔认得这个声音。他听过这个声音祈祷，但更多的时候，他听到的是这个声音发出愤怒或轻蔑的咒骂。正是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萨尔的命运。也正是因为他，萨尔直到现在还背负着“萨尔”这个名字，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兽人曾经有过怎样的身份。

说话的人是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

布莱克摩尔和他的同伴——那一定是塔米斯·福克斯顿，布莱克摩尔的仆人和塔蕾莎·福克斯顿的父亲——随时都会出现在这片空地上。布莱克摩尔将会找到萨尔臂弯里的这个婴儿，将他带走，抚养长大，训练他战斗和杀戮的技艺，以及军事策略。然后，终有一日，萨尔会杀死他。

萨尔轻轻将婴儿放在地上。他的手在那颗生着黑发的小脑袋上又停留了一会儿，摩挲了一阵那个还不算旧的襁褓。

“真是个温柔却又奇怪的时刻。”

萨尔猛转过身，握紧毁灭之锤，将自己挡在婴儿和那个声音的主人之间。

那名在时光之穴中攻击他的神秘刺客就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萨尔本以为青铜龙会干掉这个家伙。但看样子，尽管他先前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萨尔逃走，随后却成功地避开了青铜龙的攻击，并想办法进入这条时光之路，找到了萨尔。

萨尔依然无法摆脱这个人给他的那种怪异的熟悉感。这副盔甲、这个声音……

“我认识你。”萨尔说道。

“那么，就说出我的名字。”在头盔中引起共鸣的声音流露出愉悦和讥讽的意味。

萨尔低声吼道：“我还说不出你的名字，但你的身上……”

“说实话，我应该谢谢你。”那名刺客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我的主人交给我一个任务——杀死强大的萨尔。你已经从我的指缝中溜走过一次了。而且我也没有信心能够保证你在下一次不会溜走。但你忘记了一样……小……东西……”

每一次停顿，那名刺客都向前迈出一步。萨尔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由得攥紧了毁灭之锤，站直身子。这个人类在他的种族中算是很高大了，但仍然无法和兽人相比。

“别想伤害这个婴儿。”萨尔低吼道。

“哦，我想我可以。”裹着黑甲的人类说，“知道吗……我知道谁刚刚从这里走开。那是你不想伤害的人，否则时光之路就会受到干扰，就像你让自己的父母活下来一样。你知道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会来到这里，会捡起这个绿色的婴儿，将他养育成一名角斗士。而你肯定不希望当他遇到这个婴儿的时候，你也在场。”

这个应该被诅咒的怪物，他是对的。萨尔不能让布莱克摩尔看见自己。他更不能与布莱克摩尔作战，那样他将有可能打伤，甚至杀死布莱克摩尔。

现在还不行。

“所以，你需要离开这里，但你也必须保护年幼的自己。如果我的工作是杀死你……将一个婴儿砍成两段显然要比杀死一个成年兽人容易得多。当然，成年兽人我也杀过不少。不管怎样，现在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那个声音怎么一直停在这里，动也不动。”布莱克摩尔抱怨着。现在他距离这片空地更近了，也许不过几步之遥。

“可能是一头受伤的野兽，长官，连爬也爬不动了。”塔米斯猜测道。

“那就让我们找到那头野兽，让它不要再痛苦下去了。”

神秘杀手笑了。萨尔知道他想要干些什么。

虽然灵魂渴望着发出战吼，萨尔依旧只是默不作声地向敌人发动了攻击。这一次，他的武器不是战锤，而是他孔武有力的身体。人类杀手显然没有料想到这种攻击方式，甚至没有来得及举起武器，就被萨尔一头撞倒。强烈的冲击力让两个人一同栽进了湍流不息的溪水中。

“什么东西掉进水里去了？”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中将向嘴里猛灌了一口酒。

“也许是这里特有的那种大乌龟，长官。”塔米斯说。已经有些微醺，正迅速把自己灌醉的布莱克摩尔点点头。他的坐骑夜歌突然停住了脚步。布莱克摩尔也看到了不远处的三具成年兽人和一头高大白狼的尸体。

然后，他才发现一个兽人身上有东西在动弹，并忽然意识到那种可怕的噪音到底是什么。那实在是他见到过最丑陋的东西——一个兽人婴儿，包裹在一个毫无疑问是兽人风格的襁褓里。

他下马，向那个婴儿走去。

第八章

龙眠神殿发生爆炸之后，已经过去了几天时间。卡雷苟斯本以为当玛里苟斯死后，龙族终于能得到某种治愈，某种和平与团结。他的想法也许愚蠢，但绝对很真诚，所以他满怀希望地前去参加那一天的会议，却只看到了不止他一个人的梦想破碎。

全部龙族在一瞬之间失去了那么多龙卵，而凶手正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卡雷苟斯怀疑他们之中的任何一员都不可能真正从这场劫难中恢复过来。考雷斯特拉兹曾经是卡雷苟斯的朋友，是他能够完全彻底信任的人……卡雷苟斯摇摇头，哀伤地垂下了自己的长颈。

伊瑟拉已经觉醒，但依旧显得神思恍惚，似乎搞不清当前的状况。根据卡雷苟斯从绿龙那里得到的消息，他们的守护者一直在四处游荡；诺兹多姆失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阿莱克丝塔萨则因为克拉苏斯的背叛而彻底心碎，同样不见了踪影；玛里苟斯被杀；死亡之翼则继续在这个世界上行凶作恶，谋划着将龙族彻底摧毁。

就算是最年长的巨龙们也不得不承认，自从死亡之翼最初背叛时起到现在，龙族还没有如此绝望和混乱的时候。

每一族的巨龙都收缩回本族的领域，不再试图相互联系。卡雷苟斯在其他龙族中有不少朋友，但现在和他们交流都变得尴尬而且紧张。尽管绿龙、红龙和青铜龙都不清楚他们的守护者去了哪里，但他们至少都还有守护者。而蓝龙连守护者都没有了。最近这几天，蓝龙一族一直在商讨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蓝龙们全体聚集在魔枢。这里一直都是他们的家园。在他们冰冷的洞穴中，蓝龙进行过无数的讨论、分析和推理，对各种魔法方案进行研讨。虽然这些方案中只有极少一部分被真正实行过。

卡雷苟斯相信，他的族人们更感兴趣的一定是关于产生或选举一位新守护者的理论依据，而不是真正选出一位守护者。对此，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感到惊讶。蓝龙最喜欢的莫过于智力挑战。只是出于对“低等种族”的蔑视，蓝龙们才没有像克拉苏斯那样，变化成其他种族的样子，混入到那些种族的魔法使用者之中，比如肯瑞托法师，研习他们使用魔法的艺术。冰冷和最需智力支持的奥术魔法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力量。感谢泰坦决定让魔法守护者玛里苟斯来到这

个世界。而那些年轻的种族确实不应该参与到魔法的使用中来——蓝龙一族中的许多成员都抱有这种看法。这一点一直都让卡雷苟斯感到很不舒服。

关于如何产生或推选新的守护者，蓝龙们提出的方案几乎和蓝龙种群的数量一样多。也许实际数量还不止于此，也许就像卡雷苟斯一边喷着鼻息一边想的那样——就像每一头蓝龙身上的鳞片一样多。

幸好，一种曾经在蓝龙全族范围内蔓延的恐惧心理已经迅速平息了下去。这种心理可以被归纳为一头年轻蓝龙忧心忡忡地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无法再拥有新的守护者呢？是泰坦让玛里苟斯成为魔法守护者的。如果只有泰坦才能创造出另一位守护者呢？其他龙族是否会认定我们不能再有守护者了？"

年长的巨龙们纷纷摇头，对此全然不感到担心。"我们全都知道，泰坦是无比强大而睿智的。"他们之中的一位说道，"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泰坦在创造守护者之初就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事终有一天会发生。我们的学者对此非常确定。只需要有足够的研究，他们就能知道，为了产生新的魔法守护者，我们都应该做些什么。"

卡雷苟斯也相信这种观点。他相信泰坦的智慧。正是他们在很久以前创造出了所有守护者。而其他蓝龙相信的则是蓝龙一族超凡绝伦的能力。他们当然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失败。蓝龙绝不会缺乏指导行动的理论。

根据传说，当守护者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月亮出现了罕见的交汇景象。而就在几天之后，同样的月之拥抱现象又将出现在天空中。这是许多个世纪都不曾一见的奇景。一个受到广泛承认而且相当激动人心的理论就是：这种天象正预示着他们必须完成眼前这个重大的任务。有一些蓝龙相信，这种天象是"让一头普通蓝龙转变成为守护者，维系整个世界的魔法正常运作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其他蓝龙都确信，至少这是一个好兆头。

对于月之拥抱天象没有太大信心的蓝龙都希望，至少要有绝大多数蓝龙出席推选新守护者的仪式。"不管以何种方式，我们都将得到一位新的守护者。"一名更加注重实际的蓝龙学者这样说道，"如果双月汇聚的天象并不会让我们的新守护者发生质的转变，至少我们作为龙族之一，能够决定谁将是吾族最合适的领袖。"

"伟大的玛里苟斯虽然去世了，但他的血脉依然留存了下来。"阿瑞苟斯这样说道，"我就是他的亲生血裔和主要助手。守护者的能力必然也会在血脉中流传。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重要的因素。"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卡雷苟斯说道，"守护者们最初也并非只来自于一条血脉。"他不喜欢阿瑞苟斯的态度，而且他知道，玛里苟斯的儿子已经认为他这个"僭越者"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如果说五色龙族发生了分裂，那么蓝龙内部也一样发生了分裂。玛里苟斯的幽灵仍然滞留在他们之中。

有许多蓝龙都像阿瑞苟斯一样，愿意跟随守护者的脚步，尽可能远离这个世界。另一些蓝龙则有着和卡雷苟斯相同的想法：他们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与其他龙族建立联系，继续战斗下去。只有这样，蓝龙一族才能强大兴盛起来。

在暮光龙发动攻击之前，蓝龙内部这样的分歧并不明显。但现在，持有不同见解的蓝龙之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鸿沟。卡雷苟斯不喜欢这样，更不会幼稚地假装对此视而不见。

他完全不喜欢这种“投票选举”的新概念。这样的话，守护者就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头衔，其中不再包含任何真实的力量。守护者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的历史要比除了古树之外的任何人或物的记忆都更加长久。而蓝龙现在却要把它变成一场辩论的结果，一个最能够煽动起族人情绪的蓝龙所赢得的锦标……

卡雷苟斯愤怒地摇了摇头，从争论的圈子中退了出去。阿瑞苟斯注意到他的反常举动，便喊道：“卡雷苟斯！你要去哪里？”

“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卡雷苟斯回过头说道，“对我来说，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

＊＊＊

那个裹在重甲中的人类虽然奋力挣扎，却依旧像石块一样沉到了溪水中。他松开了手中的巨剑，用一只戴铁手套的手抓紧了萨尔的长袍。他们一同沉了下去。萨尔想要用战锤击打他的手臂，却受到水流的阻碍。于是，他抓住那个人类的手，用自己过人的力量将他的手指逐一掰开。

气泡从那个人的头盔中冒出来。他抓不住萨尔的长袍，便伸出了另一只手。但萨尔狠狠踢了他一脚。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被拉开了。

这时，萨尔察觉到这条溪流远比表面看上去更深。萨尔从没有想过一条小溪能够如此深不见底。他从眼角处瞥到一点异动，便急忙转过头去。

那是一头青铜巨龙鳞甲上闪烁的金光。正是萨尔刚刚看见的那头龙。萨尔发觉，刚刚还在因为缺少空气而仿佛被火烧一般的肺部已经没有了任何不适。这一定是时光之路中的魔法。他知道，并接受了它。他紧盯住了那片鳞甲泛起的光亮，用力向那里游去。

他身边的水开始闪烁。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令人悸动的温暖拥过自己的全身。鳞片消失了。他冲上水面……

……他在大海上。他向周围望去，想要确认自己的位置。他看到了几艘船，或者至少是船只的残骸。

那些是他、格罗姆·地狱咆哮和其他兽人从人类那里偷来的船。那时候，一位奇怪的先知敦促他们离开东部王国，到卡利姆多去。于是他们便偷来了这些船。

萨尔爬上了海岸。他又望了一眼漂浮在水面上的船只残片，抓住一只箱子，把它也拖上了岸。当他把箱子在海滩上放好的时候，有人向他发出呼唤。

“酋长！”他已经有多久不曾听到过人们这样叫他了？不管怎样，萨尔还是转过了身，看到一个兽人大步走了过去……

“我。”萨尔喃喃地说道，“那是我……”就像他刚刚看到的那个婴儿一样。现在他看到的是另一个时代的自己。他倾听他们的交谈，同时竭力避免这条时光之路中的萨尔注意到自己。这种感觉要比他在时光幻境中看到另一个自己要怪异得多。这一次，他就实实在在地站在距离自己只有几尺远的地方。

“我们的船在通过狂暴的大漩涡时遭受到了严重损伤。”那名兽人报告道。

又是一种怪异的心痛感觉向萨尔袭来。大漩涡……他刚刚离开的地方。那里被死亡之翼撕裂，而大地之环正在竭尽全力要治愈那道伤口。萨尔惊诧地摇了摇头。仅仅几年之间，这个世界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它已经无法挽救了。”兽人用粗噶的声音继续说道。

这条时光之路中的萨尔点头说道：“我知道了。我们能确认自己的位置吗？这里是卡利姆多吗？”

“我们按照你的命令，一直向西前进。看样子，这里应该是卡利姆多。”

“很好。”

萨尔偷眼旁观眼前的一幕。同时也在回想八年以前那段时光给自己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有格罗姆·地狱咆哮和其他船的消息么？”时光之路中的萨尔问道。

“没有，酋长。我们分开以后，就一直没有能再联系上。”

“嗯，准备出发，如果我们的同伴也抵达了海岸，我们应该能在海岸地带找到他们。”

萨尔转过头，看着漫长的沙质海岸线。

他看到一点金光闪烁。那是转瞬即逝的一道闪光，也许只是阳光反射在沙滩上。但萨尔知道，自己不会看错。

兽人们正在忙着从破损的船上收集物资，运送到海岸上。他们很快就会建起营地。萨尔知道，过去的自己能够处理好这里的一切。

他向西走去，去追踪那一点鳞片的闪光。

这一次，他在地面上找到了一个野兽巢穴大小的土洞。在其中盘旋的……是萨尔现在已经熟悉的，时光之路传送门的闪光。

诺兹多姆真的被困住了？萨尔带着满心的好奇迈步向前。或者他只是在引领萨尔经历某种旅程？土洞变大了，刚好能够容纳萨尔。萨尔一跤跌了进去。还没等他来得及惊呼一声，就已经从传送门的另一端出来了。他爬出洞口，看到一只巨大的黑鸟正坐在他面前的草地上，侧过头，用闪光的红眼睛盯着他。

然后，这只鸟张开了尖喙："你好，杜隆坦之子。我知道，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是麦迪文！这位伟大的法师曾经出现在萨尔的梦中，要他跟随自己。萨尔听从了他的要求。而麦迪文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萨尔明明记得，当麦迪文与他交谈的时候，是会变回成人形的！

萨尔竭力回忆自己在那时说过的话。"我在梦境中见到过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会认识我？"

那只乌鸦又侧过它乌木颜色的头。"关于你和你的族人，我知道许多，年轻的酋长。比如说，我知道，你正在寻找诺兹多姆。"

萨尔惊愕地张大了嘴。

"从许多方面来讲……你已经没有时间了。要知道，我已经见到了未来，见证了燃烧的暗影吞噬你的世界。在关于未来的浮光掠影中，我也见到了其他可能性。我会告诉你一切能够让你知道的。剩下的，就只能由你自己去完成了。"

萨尔突然笑了。他有些奇怪自己刚才为什么会感到吃惊。毕竟，这是麦迪文，无论他的真身是什么，在时间中跳跃对他来说肯定不是问题。

"我曾经因为听你的话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萨尔说道，"我相信，这一次你还会给我正确的指引。"

"你熟悉编织么，萨尔？"

这个问题让萨尔吃了一惊，他回答道："我……见到过织布机工作。但我肯定没有亲手尝试过。"

"你不需要拥有技巧才能理解它。"这只不是乌鸦的乌鸦说道，"那些经线和纬线的缠绕，花纹的变幻。在梭子的穿行中，你便可以理解本不存在的东西怎样被创造出来。一架织机就是一个微缩的世界。你应该知道，要拆散一片编织，你只需要拽掉一根松开的线。"

萨尔缓缓地摇着头。"法师，你让我感到困惑。不久以前，我亲眼看到了我的父母遇害。我还和一个陌生的人类殊死拼杀——他很可能是永恒龙军团派来的刺客。我正在寻找时间之王，但他却仿佛在引领我进行一场毫无收获的追逐。而你给我的建议就是让我去想象一块布是怎么织出来的？"

那只鸟似乎是耸了耸肩——它低下头，提起了肩膀。

"是否愿意听我说话，是你的自由。我知道你在追逐什么，但你要小心，一定要选择正确的目标。这个地方充满了幻象。你只有一条道路能够找到真正的目标——只有一条道路，能让你找到你自己。再见，古伊尔，杜隆坦和德拉卡之子。"

那只鸟扬起翅膀，几秒钟之后，就彻底从萨尔的视野中消失了。

萨尔感到一阵失落。一段话从他的嘴唇间冒出来，话的内容让他吃了一惊。"虽然可能很无稽，但万物之灵告诉我……我应该信任他。"

当他第一次遭遇麦迪文之后，他也说出了这段话，一个字都没有差。而且他惊讶地意识到，现在这段话就像他第一次将它说出口时一样真实。万物之灵都在告诉他，他应该相信这位法师。他闭上眼睛，然后又以另一种方式睁开，向大地、空气、火焰、流水之灵望去，还有最后的一种灵，一直存在于他心中的风之灵。

他并不真的明白这位法师话中具体的意思。也许这些话根本就帮不到他。但当萨尔逐渐冷静下来的时候，他明白了，等到时机来临，他终究会懂得这其中的意思。

指引我，他向元素之灵发出吁求。我想要帮助这个世界，这是我真实的愿望。而我却找不到那个伟大的生物。我捕捉到了他稍纵即逝的影子，他的蛛丝马迹，但每一次我追过去，我只是落进了自己过去的生命轨迹中，他却依旧远在天边。

他睁开了眼睛。

诺兹多姆就站在他面前。或者不如说，是时间之王的一个透明的影子。伟大的龙王张开嘴说着什么，萨尔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你的愿望是什么，时间之王？”萨尔呼喊道，“我正在努力寻找你！”

诺兹多姆伸出一只龙爪，爪心向上，仿佛在召唤萨尔过去。兽人拔腿向前飞奔……

诺兹多姆的青铜鳞片上开始闪烁起太阳般的光芒，一次比一次更快——青铜龙王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急。看样子，这里并不是萨尔此时应该到达的时间。

萨尔回忆起凯恩在很久很久以前对自己说过的话。“命运……它在合适的时候就会找到你……”

“那么，哪里又是正确的时间？”萨尔想要这样叫喊道。他迫不及待地追逐着这个神秘的幻影，甚至因此而感受到一种来自灵魂的痛苦。而这个影子却仿佛只是在不断地戏弄他，让他落进一条又一条时光之路。

每一次，时间之王都会将他带到他的生命历程的某一个点上——其中一些时光会让他高兴，但另一些却完全相反。但每一个时间点都是他人生中的关键时刻，也是对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意义的时刻。每一次，萨尔都会看见诺兹多姆。萨尔一直警惕着那名神秘的刺客再次出现。不过，那个对他锲而不舍的人类这一次似乎是彻底消失了。萨尔希望那个杂种淹死在那条溪水中，被他那副让萨尔产生出怪异熟悉感的沉重盔甲拖进那个看不到底的深渊里去。不过，萨尔并没有因此就放松警惕。

当萨尔从传送门中踏进一座光线昏暗的森林时，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有太长时间不曾进食和入睡了。而这里让他觉得很熟悉……太熟悉了。

“又是希尔斯布莱德。”萨尔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揉搓着面孔。至少他熟悉这一片地方。和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相比，森林多少有了一些变化——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他咕咕作响的肚子和疲惫的身体告诉他，他在时光之穴中已经度过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这里的树比他印象中显得更加苍老。这提醒他……见到父母遇害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而且现在的季节也有所不同。这个时间点正值盛夏。这意味着树林中会有足够的猎物与浆果能够让他充饥。所以，他至少不会在等待自己再次现身的时候饿肚子。

他很快就设好了捉兔子的陷阱，然后开始寻找其他食物，同时享受着这个安静而漫长的黄昏。他的一个陷阱成功地捉到了猎物；接着他熟练地升起一小堆篝火，开始烤熟他的小收获。许多兽人都喜欢吃生肉，不过萨尔更愿意将肉烤熟。然后，他躺倒在篝火旁，开始了自己迫切需要的睡眠。

过了一段时间，他醒了过来，而且立刻恢复了完全的清醒和警觉。但他依然躺在原地，纹丝未动，某种带有金属质感的冰冷物体正抵在他的喉咙上。

“愚蠢，肮脏的兽人。”一个声音响起。说话的是一名女性，而且语调有些含混，仿佛这个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曾说过话了。“如果不是你将会带给我的钱，我早就杀掉你了。”

钱？她一定是在说某种赏金。现在联盟在悬赏他的头颅吗？这个女人在黑暗中就能把他认出来？不，那样的话，她就会称呼他的名字，而不只是泛泛地管他叫兽人了。

“我不会伤害你。”萨尔尽可能保持着声音的平静。女人顶在他脖子上的是一杆大口径火枪的枪筒。萨尔估计了一下自己是否能抢在女人开火之前挪动身体，将枪管抓住，推向一旁。但估计的结果很不乐观。

“哦，我知道你不会，因为我会把你的脑子打出来。现在听我说：站起来，动作放慢一点。你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但不要以为我会为了避免赏金减少而容忍你惹麻烦。”

萨尔听从了吩咐，依照女人的命令缓缓站起，将双手一直放在女人能够看见的地方。

“到左边那棵树边上去，然后转过身看着我。”女人继续命令着。

萨尔依言而行，慢慢转过身……

他猛地吸了一口冷气。

站在他面前的女人身材瘦削得几乎像是一捆干柴。她的浅色头发被剪得很短。看上去，她还只有三十来岁，穿着结实的长裤、靴子和衬衫。月光让她的面孔显得苍白憔悴，在她的颧骨和眼眶下面都留下了黑色的影子。但萨尔不觉得她在阳光下会更好看一些。也许，她曾经有过美艳姣好的面容。实际上，萨尔知道她过去正是一个美人。

“塔蕾莎。”萨尔喘息着说道。

第九章

塔蕾莎眯起了眼睛，用火枪指住萨尔宽阔的胸膛。“别以为我不会用枪。”她说道，“但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片刻之间，萨尔完全困惑了。然后他才明白个中的原委——他一定走进了一条错误的时光之路，一条青铜龙族正在竭力修复的时光之路。他知道这个痛苦的事实——塔蕾莎·福克斯顿，他儿时唯一的朋友在活到中年以前就已经香销玉殒了。

“也许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我恳求你能够相信我。”萨尔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一些，尽可能显得理智。

塔蕾莎挑起一道眼眉。“作为一个恶心的绿皮，你倒是很会说话。”

听到塔蕾莎说出这种话，萨尔感到一阵揪心的痛楚。她一直都将萨尔视作她的弟弟。但面对她的恶言相向，萨尔并没有任何激动的反应。

“这是因为我……受到过人类的教育。”萨尔答道，“我由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大人养育长大，并被训练成一名角斗士。是他让我学会了读写，甚至还有战术战略。你的母亲克兰妮娅救了我的命，塔蕾莎。当我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是她哺育了我。我的名字……是萨尔。”

那杆枪摇晃了一下，但立刻就恢复了稳定。萨尔能够从塔蕾莎的站姿判断出来，她对火器并不陌生。

“你在说谎。”她说道，“那个兽人只过了几天就死了。”

萨尔的意识感到有些混乱。那就是说，在这条时光之路里，他曾经存在过，但在婴儿时期就死亡了。他知道现在的情况很难让这个塔蕾莎接受，但他还是又试了一次。

“塔蕾莎，你有听说过龙吗？”

塔蕾莎哼了一声。“不要侮辱我的见识。我当然听说过。他们又和一个兽人有什么关系？快点说，我已经对这个兽人失去耐心了。”

萨尔面前的这个女人是如此凶恶，如此充满仇恨，但萨尔还是说了下去。“那么，也许你知道，有一种巨龙被称为青铜龙。他们的领袖是诺兹多姆。他

们的责任是确保时间能够正常流动，维护一条条时光之路的真实。而在另外一条时光之路中，就像我告诉过你的那样，我活了下来，并且成为一名角斗士——就像布莱克摩尔所希望的那样。你会在书中夹藏纸条，用这种方式和我交谈。你成了我的朋友。”

“和一个兽人交朋友？”因为不相信萨尔的话，塔蕾莎提高了音量，“这不可能。”

“这是很不可思议。”萨尔表示同意，“也许这是世上最难以置信的事情，但也是最美好的一件事。你一定还记得你的母亲喂养过的那个婴儿，你喜欢他——他就是我。而且你痛恨他们对我做的一切。我们刚刚相遇，我却已经知道了你的不少事情。我相信，你不喜欢看到无力自卫的人被施加暴力。”

火枪第二次发生了晃动。塔蕾莎的目光向一旁闪动了一下，然后才转回来，死死地盯着萨尔。萨尔的心中充满了希望。无论这位温柔的女孩有过怎样的遭遇让她变得如此冷酷凶悍，萨尔还是能够感觉到，那个可爱善良的塔蕾莎依旧深藏在她的内心中。如果她还是那个塔丽，也许萨尔就能说服她，能够帮助她，以某种方式，某个办法、在这条时光之路中，做到他在自己的时光之路里无法做到的事情。

“你帮助我逃出布莱克摩尔的控制。”他继续说道，“后来我从集中营中解救出我的族人，打败了布莱克摩尔，削平了敦霍尔德。再后来，人类、兽人和其他种族联合在一起，打退了被称为燃烧军团的恶魔大军对我们的世界的入侵。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塔丽。我的时光之路全都是因为你才得到了拯救。”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从没有想到过一个兽人能够聪明到讲出这样的故事。”塔蕾莎说，“但你在撒谎。这个世界上肯定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而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世界。”

“如果我能够证明给你看呢？”萨尔说。

“这不可能！”

“但……如果我可以做到呢？”

塔蕾莎依然保持着警惕，但萨尔能感觉到，好奇心正在她的心中滋长。“你要怎么做？”她问道。

“你见到过那个兽人婴儿。”萨尔说，“你还记得他眼睛的颜色吗？”

“蓝色。”塔蕾莎立刻说道，“在那以前，从没有人见到过蓝色眼睛的兽人。”

萨尔指了指自己的脸。“我的眼睛是蓝色的，塔蕾莎。我也从不知道还有别的兽人生着蓝色的眼睛。”

塔蕾莎哼了一声。“难道你以为我会在这种黑夜里贴到你面前，去看你的眼睛吗？想得倒美。”她将头向左侧一摆，“走吧，绿皮。”

“等等！还有一件事……能够向你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我已经听够了。”塔蕾莎说。

“在背包里。”萨尔坚持说道，“看看我的背包。那里面有一只小口袋。在那里面……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样你认得的东西。”

他祈祷自己的话能够有效。那只小口袋里只装了不多的几样东西。他的图腾、古树赠予他的那一粒松果、一个便携祭坛，上面描绘了每一种元素的样子，还有……一样珍贵的东西。一样他曾经失去，却幸运地又再次得到的东西……他会将它一直留在身边，直到死去的那一天。

“如果你敢耍什么花招，我就在你的身上打出一个大窟窿……”她嘟囔着，双眉紧皱，依旧显得疑心重重，但最后她还是小心地跪到地上，开始翻检萨尔的背包。“我要找的是什么？”

“如果我说的是实话……你看见它的时候，自然会知道。”

她又嘟囔了一句，将火枪交到右手，用左手翻检萨尔的背包，摸出一样又一样东西，显然没有找到对她而言有任何意义的物品。

“我只看到了一块石头、一根羽毛、一……”

塔蕾莎的话音止住了。她的手中捧着一件在月光下闪烁的小首饰。此时此刻，她似乎完全忘记了萨尔。那只捧着银项链的手不住地颤抖着——一轮新月缀在银色的细链上。她抬起头，看着萨尔，张开了嘴。她那美丽的面庞已不再因为畏惧和憎恨而扭曲，取而代之的是惊讶……还有好奇。

“我的项链。”她的声音轻柔低弱。

“你把它送给了我。”萨尔说，“在你帮我逃走的时候。你让我藏在一棵倒下的大树里，就在一块龙一样的大石头旁边。”

塔蕾莎不再看萨尔。她慢慢放下了枪，右手伸进破旧的亚麻衬衫中，拿出了一根一模一样的项链。

“我年轻的时候，在它上面留下了一个凹痕。”她说道，“就在……这里……”

两条项链上有着完全一样的凹痕：新月的底角稍有一点弯曲。

塔蕾莎抬起头，看着萨尔。这时，萨尔又见到了他记忆中的塔蕾莎。他慢慢地走向她，跪倒在她的面前。

塔蕾莎的手握紧了第二条项链。然后，她将手伸向萨尔，松开五指，项链轻轻地落进萨尔宽大的绿色手掌中。她看着萨尔，脸上没有半点畏惧，只有一丝微笑。

“你的眼睛。”她轻声说道，“是蓝色的。”

萨尔非常高兴，不过并不感到惊讶。塔蕾莎相信了他。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故事听起来无比荒谬，但他有着不容辩驳的证据——塔蕾莎绝不会有所怀疑的证据。也许他面前的这名女子和萨尔记忆中那个温柔、真诚的年轻姑娘已经有了许多不同，但她依旧是塔蕾莎。

他们交谈了很长时间。萨尔向塔蕾莎描述了他的世界。不过他并没有告诉塔蕾莎，她在那个世界中的结局。如果塔蕾莎问起，他不会欺骗她，但她并没有问。萨尔还和塔蕾莎讲了他的经历，还有伊瑟拉委托他完成的任务。

塔蕾莎一边拨着篝火，一边向萨尔讲述了一些这条新的、扭曲的时光之路中发生的事情。

“哦，布莱克摩尔在这条时光之路上活得太好了。”当谈话转移到这个可憎的家伙身上的时候，塔蕾莎的声音中多了一重苦涩，“我想，我应该更喜欢你那里的布莱克摩尔。”

萨尔哼了一声。“一个狡诈、自私的醉鬼，想要训练出一支兽人军队，用来对抗他自己的同胞。”

“在这条时光之路上，他是一个狡诈、自私，但非常清醒的将军。他也不需要一支兽人军队来对抗自己的同胞。”塔蕾莎说道：“按照你和我说的故事……”她转过头，又看了一眼萨尔强壮的身躯，“……你是一个强大的战士。我相信你的话。听起来，布莱克摩尔非常依赖你和他的秘密计划。而你死掉之后，他就只能自己来完成这些工作了。”

“通常，亲力亲为都是一项令人钦佩的品质。”萨尔说。

“通常是如此，但他……很难以通常的标准评价。”塔蕾莎将目光转向一旁。

她的表情有一些很不自然的地方引起了萨尔的注意。那是一种只关系到个人的愤怒，还有……羞惭？

“他……你在这条时光之路中也是他的情妇。”萨尔说，“我很难过。”

塔蕾莎发出粗嘎的笑声。“情妇？一个情妇应该能参加他的舞会，萨尔。她会得到珠宝、衣服，能够与她的主人一同狩猎。她的家人能够得到很好的照料。我可没有能像情妇那样得到尊敬。”她深吸了一口气，才继续说道，“我只是一个消遣品。他很快就厌倦了我。至少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

“你的父母……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受到了惩罚。”塔蕾莎的脸上还带着微笑，但这笑容丝毫没能触及她的眼睛，“因为他们‘任由’你死掉。在那之前，我们刚刚失去了我的弟弟法拉林。父亲失去了他的地位，被命令去做下贱的活计，比如清理马厩。母亲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那个冬天，布莱克摩尔甚至不让她看医生。父亲在几年之后也死了。后来，我带上他们仅有的一点东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里。不过那时布莱克摩尔也没有时间管我了。他只是在忙着统治他的国家。”

“统治他的国家？”萨尔惊讶地看着她。

“当然，没有人认为他有权占据洛丹伦的王座。但也没有人敢将他的统治推翻。”

萨尔坐了下去，竭力想要搞清楚这里的状况。“具体情形是怎样的？”他的声音显得很空洞。

“他的办法很成功。他先从自己的部下开始，不断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完美的士兵。”

萨尔想到了自己被迫进行的无数次角斗士拼杀。虽然和自己的经历全然不同，但这听起来的确是布莱克摩尔的作风。

“然后，他召集雇佣兵，用同样的办法训练他们。在黑石塔战争之后，就再没有任何人能成为他的障碍了。”

“那里发生了什么？”

“他在一对一的决斗中杀死了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塔蕾莎冷冷地说着，又抓起一把萨尔之前采摘的浆果。

萨尔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布莱克摩尔？那个酒气熏熏，曾经在他面前哭哭啼啼的懦夫？竟然和部落酋长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进行决斗，而且还赢了？

“那场决斗的失败彻底摧毁了绿皮的士气——抱歉，是兽人们。”塔蕾莎立刻纠正了自己，“他们都成为了奴隶，萨尔。他们的精神崩溃了。他们甚至不再像你说的那样，建立营地，聚居共守。流窜在荒野中的兽人受到王国的追缉，最终无非是被捉获，成为奴隶；或者是因为反抗而被杀。”

“所以你想要活捉我。”萨尔低声说。

塔蕾莎点点头。“如果我捉获一个野兽人，得到的赏金足够我活上一年还要多。这……这就是我的世界的规矩。萨尔，这里一直都是这样。但……”塔蕾莎皱起眉头，“……我一直都觉得……嗯，我一直都觉得这样不对。不应该是这样，但……”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萨尔明白她想说的话。“你觉得这样不对，因为它的确是不对的。”萨尔坚定地说，“这条时光之路发生了错误。布莱克摩尔死了。兽人们有了自己的土地。我也在人类中结交了朋友。”他露出微笑，“一切都是从你开始的。”

塔蕾莎也微笑着摇了摇头。“这真奇怪，但……我现在觉得，你所描述的世界才是正确的。”她犹豫了一下。“你似乎从没有提到过，我在另一条时光之路中怎样了。”

萨尔瑟缩了一下。“我本希望你不会问起这件事。不过……你终究还是会问的。”

“我，嗯……我想，我大概不会像你说的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那样有着辉煌的成就。”塔蕾莎尝试着让语气轻松一些，却失败了。

萨尔若有所思地看了塔蕾莎一眼，然后，非常郑重地问道：“你真的想要知道吗？”

塔蕾莎皱起眉头，又拨弄了一下篝火，然后将手中的树枝塞进篝火堆里，坐直身子。“是的，我想要知道。”

她当然想要知道。塔蕾莎不会因为不安的感觉就放弃对这个问题的探寻。萨尔希望自己所说的事情不会让塔蕾莎成为自己的敌人，但如果不把绝对和完全的事实告诉塔蕾莎，那就是他的错误。

萨尔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塔蕾莎并没有打扰他。现在他们唯一能听到的只有篝火的吡啵声和夜行动物轻微的奔窜声。

“你死了。”萨尔终于说道，“布莱克摩尔发现是你帮我逃走的，当你出来找我的时候，他派人跟踪了你。所以，当你回去的时候……他就杀了你。”

塔蕾莎没有说话，但她脸上的肌肉在不断地抽搐着。然后，她以平静得令人惊讶的声音说道：“那么，我是怎么死的？”

“确切情形，我并不知道。”萨尔说道，“但……”他闭起眼睛，又陷入了沉默。先是亲眼见到父母的死亡，现在又要亲口向朋友告知她的死讯，“布莱克摩尔砍下了你的头，把它放进袋子里。当我回到敦霍尔德，要求他释放兽人的时候……他把那只口袋扔给了我。”

塔蕾莎用双手捂住了脸。

“他以为这样就会让我的精神崩溃。从某种角度说，他做到了——但并不是以他所希望的方式。”萨尔的声音低沉了下去。那个时刻的情景重新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怒火烧光了我的理智。为了他所做的事情，为了他向我展示的邪恶本性，我绝不会在给他任何仁慈。他必须为了你的死亡付出相同的代价。后来，我无数次回想那段时间发生的一切，并自问是否能有任何办法拯救你。很抱歉，我那时没有那样的能力，塔蕾莎。我非常抱歉。”

塔蕾莎依旧用手捂着脸，当她终于再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沙哑而又模糊。

“告诉我一件事。”她说道，“我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吗？”

萨尔无法相信塔蕾莎竟然会这样问。难道自己刚才说的话，她全不明白？

“塔蕾莎，”萨尔说道，“正是因为你的善良仁慈，我才能明白，人类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我才会愿意和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结盟——否则我甚至根本不会考虑这种事。正是因你，我才会相信我不只是……不只是一个绿皮怪物。所以，我的族人——所有的兽人——都不应该像野兽那样被对待。”

他将一只手放在塔蕾莎的肩膀上。塔蕾莎抬起头，望着萨尔，泪水如断线的珍珠一般从女孩的面颊上滚落。

“塔蕾莎，我亲爱的朋友。”萨尔的声音颤抖着，“我灵魂的姐妹。你所做的并不是什么没有意义的事情，是你开启了一切。”

让萨尔感到困惑的是，塔蕾莎却只是给了他一个虚弱的微笑。

“你不明白。”塔蕾莎的声音显得断断续续，“我从没有做过任何重要的事情。从没有人真正在意过我。我从没有能改变过任何事，任何人。”

“你的父母……”

塔蕾莎不屑地哼了一声。“你的那个世界中塔蕾莎的父母一定比我的父母更懂得关心孩子。我是个女孩，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全都要为活下来而拼尽全力。你所说的学习——我从来都不知道。我不识字，萨尔，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萨尔无法想象塔蕾莎竟然会是一个文盲。正是书籍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没有塔蕾莎的纸条，他也许永远不会从敦霍尔德逃出来。他本以为，塔蕾莎在真实的时光之路中遭受的命运非常残酷，认为一个这样伟大而善良的女性不应该遭受如此厄运。但从某种角度讲，塔蕾莎在这里的人生有可能更加糟糕。

阿格娜曾经陪伴萨尔一起进入他的萨满幻境。从某种角度讲，她也“遇到”过塔蕾莎。

“她不应该死。”萨尔曾经在那段灵魂的旅程中这样说过。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她的宿命？也许她在这段人生中，已经完成了她此生的使命？”阿格娜曾经这样回答他。“是否对自己的人生满意，只有她自己知道。”

萨尔心中一颤。他明白了。这两条时光之路上的塔蕾莎都知道。

“听到你告诉我这些事，知道我曾经对别人、对国家，对……对这个世界的历史那么重要……你不明白，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在乎会不会死，我也不在乎会怎样死掉。至少，我有存在的意义！”

“你是重要的。现在，你同样是重要的。”萨尔急切地说道，“你也许不曾改变这个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现在不能这样。”

“如果我捉获一个野兽人，得到的赏金足够我活上一年还要多。这……这就是我的世界的规矩。萨尔，这里一直都是这样。但……”塔蕾莎皱起眉头，“……我一直都觉得……嗯，我一直都觉得这样不对。不应该是这样，但……”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萨尔眨了眨眼。“你这样说过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但他不明白，为什么塔蕾莎要把它重复一遍。

塔蕾莎一皱眉头，“说过什么？”

这里的空气……感觉有些不同。萨尔站起身，捡起塔蕾莎的枪。刚才一直镇定若素的塔蕾莎也突然站起身，贴到萨尔身边，一双眼睛不断扫视着周围的树林，仿佛是想要确定某种危险的存在。“你刚才听到什么了吗？”

“你是重要的。现在，你同样是重要的。”正坐在她身边，“你也许不曾改变这个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现在不能……”

他的话说到一半便戛然而止。然后，他明白了。

“这条时光之路是错误的。”萨尔说道，“我们全都知道这一点。它的错误和缺陷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无法正常地向前流淌。事情开始……发生重复。许多事甚至有可能就此解体。”

塔蕾莎听到他的话，面色变得煞白。“你的意思是……你认为……这个世界就要终结了？”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萨尔实话实说，“但我们需要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并让我能够脱离这条时光之路。否则，你的世界中的一切和我，还有许多其他人和物都将被毁灭。”

塔蕾莎显得非常害怕。她低头看着火焰，咬紧下唇，努力思考着。

“我需要你的帮助。”萨尔低声说。

塔蕾莎抬头看着他，露出微笑。“我会帮助你。我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再一次改变它。”

第十章

世界一片寂静。

这里没有愤怒的呼喊，没有痛苦，没有欢乐，甚至连低微的呼吸声也听不到，更没有翅膀的扑击声或者心跳声。像眨眼和植物将根茎深入土壤这样几乎无法听到的声音，同样也不存在。

不，这里并非是完全寂静的。大海在活动，他们的波涛不断拍击着海岸，又向后退去。只是现在海洋中已经空无一物。风在吹，掠过变成黄色的草地，掀动着房顶的瓦片。但房子里看不见一个居民。

伊瑟拉也在移动。她是这个地方唯一的生命。不安的感觉搅动着她的内心，变成忧愁，变成担心，变成恐惧。

暮光审判到来了。

她的爪子落在已经不再承载生命的大地上。这片大地上将不会再有生命了。她的翠绿幼雏也不会再有一口呼吸。她走过每一块大陆，全心希望着在某个地方、某个角落里，还能有幸存者。

死了，全都死了。巨龙、人类、精灵、兽人、鱼、鸟、树，草、虫，无一幸免。伊瑟拉一次又一次迈出充满痛苦的步伐，走在一座巨大的坟墓之中。

她怎么会活下来？

这个问题让伊瑟拉颤抖，让她不敢去寻求答案。她只能继续前进前行。

藏宝海湾、奥格瑞玛、雷霆崖、夜色镇、凄凉之地——到处都是尸体。腐烂的尸体却引不来食腐的鸟兽，因为它们也全都在腐烂着。望着这超乎想象的恐怖景象，伊瑟拉感觉到疯狂正在轻抚自己的神经，她急忙用力将它推开。

我们的神殿……

她不想去看，但不得不去看……

于是，她站到了神殿脚下。她曾经睡意沉沉的一双大眼睛现在完全睁开了。

这里有翅膀的拍动，还有呼吸声，甚至有充满恨意的胜利呼号。这里的空气充满了躁动。是暮光龙，站在这个世界的尸体上的最终生存者和胜利者。在龙眠神殿的脚下，躺着强大的守护者们的尸体：阿莱克丝塔萨被活活烧死，焦黑的肋骨从她的胸腔中一直戳出来。一头蓝色的守护者在极度痛苦的抽搐中被冻结了，伊瑟拉看不清他的脸。时间之王诺兹多姆现在被牢牢地封锁在时间里面，如同一块岩石般没有了动作。而她自己的尸体上生满了曾经是绿色的植被。现在，就连那些勒死她的藤蔓也都枯死了。每一位守护者都死在了自己独特的能力之下。

但这还不是让伊瑟拉心胆欲裂的恐怖。

觉醒者伊瑟拉死死地盯住了那具庞大的躯体。诺森德昏暗的天空下，那具躯体几乎无法被暮光照亮。它虽然巨大，却显得那样软弱无力，难以动弹一下。

以肿胀的橙红色夕阳作为背景，伊瑟拉能看到，他已经被龙眠神殿高耸的尖塔刺穿了。

伊瑟拉落在地上，颤抖着，只想将视线移开，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死亡之翼。”她悄声说道。

她让自己跌回到现实之中。虽然身体还在因为刚才的幻境而颤抖，她的意识却早已完全清醒了。她摇摇头，悄声说着：“不，不，不……”

这是她所见到的未来。不过她知道，这个未来还不是注定会发生的，依然是一个可以改变的未来……但能够改变它的，只有一个兽人。

萨尔，我知道你必须扮演怎样的角色，我恳求你……请不要，绝对不要失败。

不要让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寂静。

* * *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该如何让时光之路恢复正常？

“告诉我这里发生的一切，从我死的时候开始。”萨尔说。

“那可是……很多很多事。不过，没关系。”塔蕾莎回答道，“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布莱克摩尔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目标之中。他训练和培养自己的部下，然后是雇佣兵。在黑石塔战争之后，他并没有解散自己的私人军队。实际上，他和投降的兽人达成了一个秘密交易。这个交易让整个联盟都感到恐慌。只要加入布莱克摩尔的私人军队，攻打泰瑞纳斯王和其他君主，将他们全部杀死，兽人们就能活下来。猜猜他们是怎么做的？”

萨尔点点头。“他们当然会这样做。那样他们相当于还是在与原先的敌人作战。所以，泰瑞纳斯死了。”

塔蕾莎点点头。“乌瑟尔・光明使者和安度因・洛萨也死了。”

在萨尔的时光之路中，洛萨死于黑石塔战场与毁灭之锤的战斗中。“瓦里安王子呢？”

“瓦里安和泰瑞纳斯的儿子阿尔萨斯都还太年轻，无法参战。他们两个逃走了，并且都活了下来。”

阿尔萨斯，那名堕落的圣骑士……巫妖王。

“这片土地上有没有爆发某种奇怪的瘟疫？是否出现了有毒的谷物被大范围传播的情况？”

塔蕾莎摇摇头。“没，没有这种事情。”

萨尔仿佛被狠狠打了一拳。在这个世界里，布莱克摩尔活了下来。这绝对是一件坏事。但塔蕾莎活了下来……还有数不清的无辜民众，不曾变成天灾怪物和被遗忘者。

“你知道克尔苏加德吗？”萨尔又问道。克尔苏加德，达拉然统治议会的成员。在萨尔的时间线中，他为了寻求更强大的力量而走上了黑暗之路，在生命与死亡之间的缝隙中进行他的试验。经过一系列成功的阴谋推动，克尔苏加德经由阿尔萨斯的手变成了一名巫妖。

“哦，是的，”塔蕾莎面色一沉，“他是布莱克摩尔的首席顾问。”

就是说，克尔苏加德在这条时间线中同样在贪婪地求取着力量与权势。只是在这里，他的目标是凡间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古老的邪恶学识。

“安东尼达斯和达拉然切断了与他的一切联系。”塔蕾莎继续说道，“他们要表现出一副中立公平的样子，但有谣传说，虽然他们位于洛丹伦境内，但他们真正的盟友是暴风城，而不是我们。”说到这里，她耸耸肩，“我可不知

道这种谣传有多准确，我只是在进入南海镇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人们的一些议论。”

这条时光之路中，达拉然也还存在着。安东尼达斯还是法师们的首领。那座美丽的城市并没有化成废墟，也没有在诺森德重建。

“阿尔萨斯和瓦里安去了哪里？”

“瓦里安统治着暴风城，阿尔萨斯和他在一起。他们就像是一对兄弟。瓦里安还是阿尔萨斯的婚礼上的伴郎。”

“新娘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萨尔低声说。

塔蕾莎点点头。“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乌瑟尔王子。”

这个世界没有瘟疫，没有巫妖王。至少现在还没有。阿尔萨斯成为一名丈夫，一位父亲。洛丹伦首都没有变成幽暗城——被遗忘者的大本营，却成为布莱克摩尔的堡垒，见证了另一场恶棍取代善良君王的悲剧。

“没想到他竟然控制了这个世界。”他喃喃地说道。

“但更让人感到诡异的是，他突然间就失踪了。”塔蕾莎说。

“失踪？”

“是的，他的臣僚们一直企图掩盖这个事实。他们说他去完成某个使命——消灭更多兽人、猎杀巨龙、签订和平条约，或者诸如此类的谎话，只看你愿意相信哪一条。但他肯定是失踪了。”

“也许有人杀了他。”萨尔说。他露出一点微笑。“肯定有不少人是这样希望的。”

“如果是这样，那个刺客一定会对自己的成就大加炫耀。”塔蕾莎毫不客气地扑灭了这种希望，“而王位上也会出现新的国君——或者是合法继承人阿尔萨斯，或者是杀掉布莱克摩尔的那个人。不，这件事非常奇怪，不过应该很快就能见分晓了。我相信，阿尔萨斯和瓦里安已经在计划对洛丹伦发动进攻。他们的间谍肯定早就把这里的情况向他们报告了。”

塔蕾莎是对的。也许她在这条时光之路中没有受过教育，但她依然是一位拥有非凡智慧的女子。暴风城的眼线肯定遍布洛丹伦，而阿尔萨斯和瓦里安绝对会以最快的速度采取行动，绝不会错过这个神秘“失踪”给他们带来的大好时机。

萨尔停了一下，努力地思考着。他知道，自己必须修复时光之路，否则一切物质存在都将解体。也许，布莱克摩尔的失踪会是一件好事情，也许这条时光之路能够自我修复，消除以前发生的错误。

但……这也意味着将会有巨大的悲剧发生。

天灾瘟疫将横扫整片大陆。成千上万的人会变成尸骸，或者落得更加恐怖的下场。

阿尔萨斯也必须变成巫妖王。想到这里，萨尔突然冒出一身冷汗：如果布莱克摩尔成为这个世界的巫妖王，又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可是克尔苏加德。

安东尼达斯一定会死，达拉然必将毁灭，还有奎尔萨拉斯。

而塔蕾莎……

萨尔用手掌撑住前额，就这样呆了很久。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至少先要找到一头青铜龙，将这里的情况告诉巨龙，说明这条时光道路上将会发生什么。就算是绿龙或者红龙应该也能帮上忙，毕竟同为巨龙的他们知道青铜龙在这里的工作，他们会相信时光之路出了问题，至少是在理论上会相信。

“你……你相信我们能改变这里吗？”塔蕾莎低声问。

萨尔发出有些无力的笑声。“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一头龙。一头愿意先听听一个兽人会说些什么，而不是立刻把我消灭掉的……”

他忽然睁大了眼睛。

“……我知道我们能在哪里找到一条。”

＊＊＊

克拉苏斯正坐在他的私人书房里，这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这个房间很温暖，但不宽敞。以他在肯瑞托中的地位，完全可以拥有一间更加宽大的书房，不过这里的布置很舒适。现在，这里的每一块能放东西的平面，包括书桌、边桌和一只书箱上面都摆满了摊开的书籍或者其他物件。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让他的心中充满欢乐，那就只有在他的爱侣阿莱克丝塔萨身边了。与阿莱克丝塔萨分离，无论是否有必要，都会让他感到难过。但没有人能比生命缚誓者更懂得何为“责任”。她理解克拉苏斯在肯瑞托中间的工作，对红龙一族有着重大的意义。而对克拉苏斯的爱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克拉苏斯在这里的工作对整个艾泽拉斯都是有利的。与克拉苏斯共事的人类、高等精灵和

侏儒也许会认为，像龙这样寿命漫长的生灵，彼此共同生活了那么久，多少都应该会有一些倦怠感，会想要分开一些时间。

他们大错特错了。

一颗水晶球就悬停在克拉苏斯身边不远处。绿色、褐色和蓝色光晕在其中闪烁，呈现出一幅即时变化、极为精确的艾泽拉斯地貌图。像这样的魔法工具、宝物和其他无价之宝也在这个房间里摆得到处都是。现在，克拉苏斯正忙着将一部非常古老的典籍誊抄到新的牛皮纸簿上。如果对这部原书不多加爱护，它恐怕很快就会变成碎屑了。现在，它由魔法力量维持着完整。但克拉苏斯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知道，将原著中的关键内容另外抄写一份副本将有效地弥补时间和逆向破坏法术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这个任务也可以交由学徒去完成，但克拉苏斯更愿意亲自动手。重温这些古老的学识，能够让他爱好魔法且深具学者气质的灵魂得到莫大的享受。

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进来。”克拉苏斯头也不抬地喊了一声。

“克拉苏斯大人。”说话的是戴薇，一名年轻的高等精灵法师学徒。

“谁要见我，戴薇？”克拉苏斯问道。

“是一位年轻的女士，还有她的奴隶。那位女士坚持要我把这个交给您。但……我能多说一句么？”

“有话就说吧，”克拉苏斯微微一笑，“我从没有轻视过你的建议。请讲。”

“那位女士看上去……有些问题。我对她并没有恶意，但……”戴薇摇摇头，稍稍皱起了眉，仿佛仍然在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扰，“她要我把这个给您。”

学徒的反应立刻引起了克拉苏斯的警惕——戴薇在看人这件事上有着敏锐的直觉。这时，她已经走到克拉苏斯身边，将一枚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褐色小东西放进克拉苏斯伸出的手掌中。是一枚普通的橡果。

克拉苏斯猛吸了一口冷气。

知识——这么多的知识！无数个世代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沧桑变化都被收藏在这枚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橡果中，透过克拉苏斯的手掌，刺激着他的神经。克拉苏斯合拢五指，将它握进掌心之中，久久不愿松手。

戴薇专注地看着自己的导师。当然，她还是一名学徒，还不可能明白自己交给克拉苏斯的是什么——一枚古树的橡果。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敏锐双耳仔

细倾听，才能知道它在低声叙说着什么。

“谢谢你的谨慎观察，戴薇。现在，请那位女士进来。”克拉苏斯并没有向学徒透露任何信息。

“您还应该知道，她坚持要把她的兽人奴隶带在身边。”戴薇说。

“你觉得她为什么要坚持这种事？”

戴薇侧过头，分析道：“大人，说实话，我也说不出是为什么。那个兽人只是做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而那个女人说这非常重要。我不认为他们打算伤害您，但我又猜不出还有什么可能。这实在是太令人困惑了。”紧皱的双眉破坏了这名深色皮肤的高等精灵姣好的面容——戴薇不喜欢解不开的谜题。

“那么，也让那个兽人进来。我想，一个女孩和一个精神崩溃的兽人应该奈何不了我。”看着导师的眼睛，戴薇露出了笑容。其他人也许会认为这名心直口快的精灵学徒在导师面前的表现有失礼仪，但克拉苏斯很喜欢她不会在自己面前畏首畏尾。

“我这就去，大人。”戴薇答道。

一株古树的橡果。克拉苏斯伸开自己纤长的手指，再一次仔细端详它。这真是一件罕见的宝物，美丽而且强大。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能有这样的东西？

屋门再一次打开，戴薇将他的客人带进来，鞠了一躬，便关好门离开了。克拉苏斯站起身，用探询的目光看着这名浅色头发的年轻女孩。

这个女孩身材苗条，如果不是长期严酷生活的折磨，她本应该是一个美艳的女郎。她身穿粗布长裙，披着斗篷。衣服很干净，但显然缝补过不止一次了。她的脸洗得很干净，手上却生满老茧，有几个指甲也裂开了。她将腰身挺得笔直，显得非常紧张。看到克拉苏斯，她行了一个深深的屈膝礼。

“克拉苏斯大人。我的名字是塔蕾莎·福克斯顿。感谢您愿意见我们一面。”

这个名字没有给克拉苏斯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但女孩用的代词引起了克拉苏斯的兴趣。

“‘我们’？”克拉苏斯温和地问着，走到他们面前，双手交握在背后。确实，这个兽人要比他身前的人类更加引人注目。他比大多数兽人都更加高大，拥有极为健壮的肌肉，却只穿着一条样式朴素的褐色长袍。他的两只手上同样布满老茧，但那都来自于挥动武器，而不是在田间耕作。克拉苏斯见过足

够多的凡人战士，一眼就能分辨出握剑的手和握锄头的手。而且，这个人其实并不像他的绝大多数同族那样颓废消沉。现在，他正平静地注视着克拉苏斯。

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

“真是令人吃惊啊。”克拉苏斯喃喃地说道，“你是谁？”

“我的名字，”那个兽人说道，“叫萨尔。”

“果然是一个奴隶的名字。但说实话，我认为你并不是一名奴隶。”克拉苏斯说道。他伸出依旧握着那枚橡果的手。“你们用这个引起了我的兴趣。这非常聪明。你们知道，我能够感觉到蕴藏在其中的知识。你们是怎样得到这样珍贵的一件宝物的？”

塔蕾莎将目光转向萨尔，寻求答案。克拉苏斯对此并不感到吃惊。

“我有……一个故事要对你讲，法师。”萨尔说道，“或者，也许我应该称你为……巨龙大人？”

克拉苏斯保持着平静的表情，但惊诧感已经传遍了他全身上下。极少有人知道考雷斯特拉兹的真实身份是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而在这个兽人出现以前，他绝对相信自己知道所有了解这个秘密的人。

“今天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克拉苏斯勉强用不急不缓的声音说道，“请坐，我会让人拿些吃的过来。我怀疑你要讲给我听的故事绝不会很短。”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塔蕾莎和萨尔坐下来——后者的动作非常小心，尽管他的椅子是这个房间里最大的。他们开始讲述。这个故事在三个人进餐的时候被打断了一次——餐点只有简单的茶水和蛋糕，但那个可怜的女孩吃得却像饿狼一样。除此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打扰。当故事讲完的时候，时间已经接近黄昏。其间克拉苏斯偶尔会打断一下，问些问题，或者确认一些事情。绝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认真地倾听着。

这太疯狂、太荒谬了，简直不可理喻。

但也极为符合逻辑。

在绵延数千年的岁月中，考雷斯特拉兹听过无数疯狂的故事。这些故事中都能找到漏洞，证明它们并非事实的。这个奇怪的，名叫萨尔的兽人所说的一切都那么不像是真的，但考雷斯特拉兹知道，它们多半不是虚言。就像克拉苏斯一样，萨尔知道睡梦之龙伊瑟拉和她的族群。萨尔说，依旧被克拉苏斯握在手中的那枚橡果是一件礼物。克拉苏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颗橡果散发出一种安详的气氛。如果它是被这个兽人偶然捡到，或者用暴力夺取，就绝不会让

他有这种感觉。这个兽人更清楚时光之路的运作，他甚至还知道考雷斯特拉兹和他的女王的青铜龙朋友的名字。

兽人奴隶不可能知道这样的事情。

当萨尔讲完的时候，克拉苏斯吮了一口茶，继续端详着手心里珍贵的橡果。然后，他将这件礼物递还到萨尔的手中。

“这不是给我的礼物，”他低声说道，“对不对？”他的语气是肯定的，并非疑问。

萨尔看着他，摇了摇头，将橡果收回到口袋里。“我要把它种植在正确的地方。我觉得达拉然并非这个地方。”

克拉苏斯点了点头。他从橡果中感觉到了同样的情绪。

“我打心底里不喜欢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巨龙法师继续说道，“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他，除非是那些从他那里领取薪饷的人。我打赌，即使是那些人，爱的也只是钱，而不是布莱克摩尔。如果你说的是实话，那就算是他被砍成两截，我也不会为他哀悼。但这种事并不能纠正任何错误。尽管我理解恢复时光之路真实性的必要，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找不到什么人会认为你的世界要比他们自己的世界更好。瘟疫，巫妖王，达拉然被毁又被重建，兽人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你在进行一场处于严重劣势的战争，我的朋友。”

“但我们应该这样做，”萨尔说，“如果不纠正这个错误，我的时光之路——那条真实的时光之路，就会被摧毁！而这一条时光之路已经注定要毁灭了！”

“这一点我知道，你知道，我的一些肯瑞托同事们知道，青铜龙肯定也都知道，但你所说的是囊括了整个世界的剧变。”他向显示出艾泽拉斯的水晶球指了指。

萨尔站起身，走到那颗水晶球前，看着一缕缕细小的白云飘过水晶球的表面。他只是专注地看着这颗球，不过并没有伸手要碰它的意思。

“这……是真的，对不对？”萨尔问道。塔蕾莎也好奇地离开椅子，来到他身边。当她开始仔细端详这颗缓缓转动的水晶球时，不由得睁大了眼睛。

“从某种角度讲，可以说你是对的。”克拉苏斯说，“但你不可能通过一拳把它砸碎来抹杀这个世界。如果你要问的是这件事的话。”

“我问的不是这个……但如果真能这样，问题也就简单了，不是吗？”萨尔带着一点挖苦的意味说道。

“也许。”克拉苏斯表示同意，他饶有兴致地翘起了嘴唇。

“这上面……我们在这上面吗？或者，这上面能够显示出我们的位置吗？”萨尔问。

“是的，就在这里，”克拉苏斯说，“我们的……灵魂映象——或者还有更确切的表述方法。无论那是什么，可以在这上面被找到。”

“你能找到阿尔萨斯，或者瓦里安么？”

“不能找到他们的确切位置。我知道我们在哪里，是因为……嗯……我本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但……”他睁大了一双黑眼睛，“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死人会留下……明显的痕迹么？”

“会的，”克拉苏斯说，“你想要我寻找布莱克摩尔。”

兽人点点头。克拉苏斯挑起一道眉弓，然后抬起手，轻轻伸开手指，让手掌悬停在旋转的艾泽拉斯的白色云絮上方约六寸的地方。他皱起了眉头，缓缓地绕着水晶球走动，让手掌滑过艾泽拉斯表面的所有地方。最后，他放下手，转向萨尔。

“你的预感是正确的，”克拉苏斯说，“我在这个世界中已经找不到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了。”

“这意味着什么？”塔蕾莎悄声问道。

“嗯，这有几种可能。”克拉苏斯说，“他可能找到办法藏了起来。或者他的灵魂被偷走了。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也有可能是他确实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全都知道，这个世界可能存在通向其他世界的传送门。”

克拉苏斯说话的时候向萨尔瞥了一眼，皱了皱眉。这个兽人突然显得非常不安，费了一番力气才让自己平静下来。“萨尔，出什么事了？”

萨尔没有回答，却向塔蕾莎转过身，将一只大手温柔地按在她的肩膀上。“塔丽……你说过，布莱克摩尔在决斗中打败了奥格瑞姆·毁灭之锤。”

塔蕾莎点点头。“是的。”

“他……有没有夺走毁灭之锤？或者是奥格瑞姆的铠甲？”

“战锤在战斗中碎裂了——大家都这么说。”塔蕾莎说道，“那副铠甲对他来说太大了。”

萨尔的神情稍稍放松了一点，似乎是卸下了一个非常沉重的顾虑。“当然，他不可能穿得上那么大的铠甲。”

塔蕾莎又点了点头。“所以他只拿走了上面几块最具象征性的甲片，将它们安装在一套专门为他设计的新铠甲上。”

兽人的手从塔蕾莎的肩头垂落下去。他紧盯着塔蕾莎。

“萨尔？”塔蕾莎忧虑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兽人缓缓地转过头，看着那个旋转的艾泽拉斯模型。很长时间里，他一个字都没有说。

终于，他用沉重的语气说道：“我知道布莱克摩尔出了什么事。”

塔蕾莎和克拉苏斯交换了一个眼神，等待萨尔继续说下去。

“他不在这里，是因为他已经不在这条时光之路上了。他逃走了，摆脱了时间的束缚。他已经不必再遵从时间法则了。现在，他有一个目标，一件他必须做到的事情。”

萨尔转过身，面对着另外两个人。“这个目标就是杀死我。”

第十一章

“这样就说得通了。”克拉苏斯喃喃地说道，“你能够穿越这些时光之路，但你必须非常谨慎，因为你很容易被困在幻象之中。”

“我的确能穿越时光之路，”萨尔表示同意，“但我并没有完全离开我自己的时光之路。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只是连续到达了那条时光之路上不同的点。布莱克摩尔则完全离开了他的时光之路，这是因为他得到了帮助。这一切的幕后主使者应该是永恒龙军团。只有这样，这种诡异的局面才能得到解释。所以古树才会如此困扰，所以他们的知识才出现了偏差。”

克拉苏斯揉搓着额角。萨尔专注地看着他。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希望这位红龙法师能够给他指明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

“如果他杀死你，又会发生什么事，萨尔？”塔蕾莎的这个问题是同时问给面前这两个人的。

“想知道我的猜测是什么？毁灭。”克拉苏斯直白地说道，“在真实时光之路中的萨尔将会死在另一条时光之路中的布莱克摩尔的手中。无论这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对于他的时光之路，萨尔是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消除他就意味着将有许多事物解体。不仅是我们的时光之路会瓦解冰消，我相信所有的时光之路都将如此，因为我们都是真实时光之路的影子。”

“那么，有办法避开这场毁灭么？”塔蕾莎问。

“实际上，这条时光之路是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它毕竟只是一个影子——考虑到这一点，恢复平衡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克拉苏斯抬起一只手。“我不是青铜龙，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我只是按照逻辑进行叙述。而我的逻辑基础只是我有限的一点知识。”

“我要离开这条时光之路。”萨尔低吼着。他的两只手不停地攥成拳头，又松开。“我必须找到诺兹多姆，结束这一切。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坐回到椅子里，将头埋进手掌中。他彻底迷失了。他辜负了龙族和伊瑟拉，辜负了阿格娜和大地之环，辜负了他的世界。一只小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轻轻捏了他一下。他握住了那只手。他也辜负了塔蕾莎，亲爱的，命运多舛的塔蕾莎——她甚至连活着的可能性都不应该拥有。

萨尔想到了那闪光的鳞甲。正是那片金光在吸引他进入了另一条时光之路，经历了另一种可能性。至少，他已经找到了一个答案——他知道是谁在追杀他。只是这个答案对他的震撼要远远超过他愿意承认的程度。

“伊瑟拉的世界观和……大多数人都不同。”克拉苏斯低声说道，“但其中所包含的真实要比清醒世界中的人们所看到的更加深刻。萨尔，我相信，她会认为你在这些任务中如此至关重要，肯定是有道理的。”

萨尔却因为过于沮丧，已经无力和克拉苏斯进行争论了。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在时光之路中一次又一次引诱他的闪光鳞片、不应该存在的刺客、巨龙所掌握的神秘世界——他的思想在黑色的大海中游动，竭力想要找到能够追寻的线索。塔蕾莎按在他肩膀上的手给他实在的感觉，但那也不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梦么？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

突然之间，在一阵柔和的微风和一股爆发性的力量下，萨尔明白了。

他再一次想到了黑鸟麦迪文对他说的话：“这个地方充满了幻象。你只有一条道路能够找到真正的目标——只有一条道路，能让你找到你自己。”

还有克拉苏斯的话：“但你必须非常谨慎。因为你很容易被困在幻象之中……实际上，这条时光之路是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它毕竟只是一个影子……”

时光之路并非充满幻象。这条时光之路也不是幻象。

幻象是时间本身。

历史学者和先知们对于过去和未来都有很多表述。关于过去的战争、策略、历史事件和它们对世界进程的影响，都有连篇累牍的卷宗进行记录。各种预言、愿景、希望、遐想和推测，无论是对于五百年之后，还是对于五分钟之后，也都充斥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

但真正是真实的，只有现在。

学者们也许会气愤地斥责他过于把眼光拘泥于现在，但在萨尔的意识中，这一切混乱的局面突然间变得简单、明确了。真正存在的时刻只有一个。

此刻。

所有过往的时刻都只是回忆，已经消失。所有未来的时刻，无论是希望还是恐惧，都还没有成形。

只有现在，这一个时刻是存在的。当它滑入到过去的时候，未来才会成为此刻。

这种感觉是如此简朴，如此令人感到平静安宁。萨尔发现自己放开了许多他只能勉强理解的东西。它们从他的肩头滑落。对过往的迷恋，对围栏的忧虑，就像是一只沉重的包裹落在地上。

但他依然需要对未来进行计划，需要对过去感到遗憾——智慧告诉他，即使是在此刻，这样的事情也都是必须做好的。理解过去，才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对待现在；预想未来，才能塑造好下一个此刻。

但是，当他终于明白的时候，这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许多——变得如同羽毛一样微不足道，他仿佛有了洞悉这一切的魔法，或者这一切本就可以一眼看穿。

他被困在了时间之中，这一点没有错——无论是在他没有穷尽地回顾过去时，还是他刚刚瞥到了一种可能的未来时。

但他需要做的只是走出循环，真正进入此刻。而诺兹多姆……

萨尔眨了眨眼，因为理解而感受到的强大冲击让他全身都在震颤。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他在时光之路中的流浪总是和他自身的经历纠缠在一起，为什么他在每一段时光之路中都能看到诺兹多姆的影子。萨尔只是被困在一个时刻内——一个属于他的过去的，至关重要的时刻。强大的时间之王则被困在了时间的全部时刻之内。

但在理解而产生的平和中，萨尔知道，自己现在能够找到那位伟大的巨兽了。

克拉苏斯在向他微笑。萨尔知道，这头红龙在真正的时光之路中已经死去，但在这里，他的死亡不是真实，也不是现实。在这里，塔蕾莎同样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萨尔几乎能感觉到她将空气吸入肺中的声音，听到她的每一声悦耳的心跳，仿佛那是这个房间里唯一存在的心跳。

真实就在这里。

“你明白了。”克拉苏斯说道。他的嘴唇上露出一点微笑。

“是的。”萨尔说。他转向塔蕾莎，微笑着望向她的眼睛。“很高兴能够和你共度这段时光。”

这种喜悦并非只属于回忆，而是他现在的，实实在在的感受。

萨尔闭上了眼睛。

＊＊＊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到了一个完完全全脱离了时间的地方。他在飘浮，已经完全不受重力的束缚。周围的黑暗中，只有无数个传送门闪动的微弱光亮。从每一道传送门里，萨尔都能够看到金色鳞片的闪烁。

这是一幅令人震惊而不安的场景。萨尔被万物包围，却只是飘飞在彻底的虚空盒子中，但他只感觉到内心中的安宁。他用平静而敞开的意识拥抱着某种拥有不应该超过片刻的东西，但他知道，现在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片刻。一直以来，他需要的只是这个。

然后，他的身体轻轻落在一片柔软的细沙上。他意识到，自己回到了时光之穴。他睁开眼睛，望向时间之王。

他看到的是一头辉煌壮丽的巨兽，但又绝非仅仅如此。诺兹多姆的每一片鳞甲都在闪烁。正是这些闪光引领萨尔经历了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旅程。而现在，萨尔从它们之中看到了无数个时刻。

他的时刻。

萨尔人生中所有伟大的事迹都在时间之王的鳞片上演进——他穿上了奥格瑞姆·毁灭之锤的盔甲；他在与凯恩·血蹄并肩作战，保护牛头人的大型村镇；他平生第一次召唤出元素；他站在格罗姆·地狱咆哮身边。数不尽的时刻让他成为英雄，成为传奇。就是在那些时刻里，他一次又一次改变了世界。

“你看到了吗？”

这个声音如同远方的沉雷，比萨尔听到过的任何巨龙的声音都更加深沉悠远。它隆隆地涌过萨尔的血管，渗透了他的灵魂。

“我……看到了。”萨尔悄声说道。

“你看到了……什么？”

“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萨尔说道。他的视线从一个时刻转移到另一个时刻。这么多经历，他几乎无法将它们逐一回想。但只是当下这一个时刻，就足以将它们容纳。

“这些改变了历史的事件。”诺兹多姆说道，“我将它们尽行收纳。所有重大的事，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人，但还不仅于此。”

看到所有这些舞动的、美丽的景象，萨尔感到一阵狂喜，他的心中渴望着要一头扎进这些时刻之中。但他只是悄然压抑下这种渴望，在沙地上站稳了脚跟。此刻的萨尔，看着此刻的诺兹多姆。

萨尔的目光集中在巨龙的脸上，那双闪耀着太阳光泽的眼睛中容纳了几乎无法想象的古老智慧，却又显得如此年轻、强大，远远超出了萨尔的理解能力。而这一切的一切，让萨尔感受到的只有无尽的美。

“一个生命并非只有伟大的时刻，并非只有世界能看到他的那一面。”诺兹多姆继续说道，“而这些，必须由你自己来看到。”

萨尔看到了：发现塔蕾莎的第一张关心的字条；依然只是一个女孩的塔蕾莎向他挥手；激战之后，营地中安静的夜晚，在篝火边饮酒欢笑，讲述故事；与元素交流，化成幽魂之狼疾奔。

“那只被我握住的手，温暖而又强壮。”萨尔喃喃地说着。记忆中阿格娜的褐色手指始终不曾放开过他。

“我们因此而被接纳，因此而理解，懂得。这是我们的立足之地。而荣耀、战斗、伟大的时刻，则是我们为这个世界开拓的道路。我们不可能只有给予，从不接受；不可能不先融入，就会分享。正是呼吸之间的宁静、行进空隙的驻足，才让我们成为我们，给我们力量，能够走完自己的道路。”

阿格娜。

时刻在闪烁、停止，现在萨尔看到的只有时间守护者美丽的金色鳞片——不多，也不少。他意识到，时光之穴中并非只有他和诺兹多姆。他们的周围默默地出现了许多欢欣快慰的青铜龙，其中也有时间之王的儿子——阿纳克洛斯。

诺兹多姆逐一望向他们，然后又将目光转回到萨尔身上。“我欠你许多，多到我不知该怎样偿还。你带我回来了。这之前，我无所不在，也因此无处可寻。我忘记了我的第一课。我，是时间之王。”他发出一阵低沉的吼声，半是自嘲和自责，半是懊悔和气恼。“也许别人会以为，被时间之沙包围的我，应该能记得这样的小事情。”

你的手中那只强壮的手。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而来。”听到诺兹多姆这样说，萨尔忽然感到有些胆怯，而时间之王只是继续说了下去。“或者说……你来此的全部理由，虽然其

中有一些也许并非那样必要。说吧，我的朋友。”

萨尔从伊瑟拉来访开始，逐一讲述随后发生的事情。听到古树的遭遇时，诺兹多姆的鼻翼翕张，一双大眼睛慢慢眯了起来。

“他们同样在以他们的方式守护着时间。”诺兹多姆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萨尔继续讲述了下去，很快就说到了那名神秘刺客和他在时光之路中的各种经历。“我知道，追杀我的人很可能是我最大的敌人，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一个强壮、狡诈、意志坚定的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

“而且，”诺兹多姆叹了口气，“他还是永恒龙军团的爪牙。”

“你怎么会……？”

诺兹多姆威严地抬起一只前爪。“在某一个时刻中，我听过了你的故事，知道所有这些之后……我得到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结论。”这时，他说话的对象已经不只是萨尔，而是包括了周围所有的青铜龙，“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结论。但我们必须接受它。我的孩子们……一切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青铜龙们交换着眼神。“你是什么意思，父亲？”阿纳克洛斯问道，“我们知道，扰乱时光之路会造成可怕的反弹效果。”

“不，不，这一次的影响严重得多……范围也要大得多……情况几乎无法估计。这样的影响和我们龙族息息相关。我虽然被困在每一个时刻，被囚禁在时间的幻象之中，但这样至少让我有了一个收获。我见证了一种异变的萌芽、成长和实现。我要告诉你们，现在的所有事件都绝非偶然。”他深吸一口气，稳稳地看着一众青铜龙和萨尔。

“在这个千年之中，所有伤害守护者和龙族的时间……都不是巧合，不是随机事件。时光之路的改变，由布莱克摩尔生出的怪物，伤害了无数人的翡翠梦魇，暮光龙族的进攻，玛里苟斯的疯狂，甚至是奈萨里奥——它们全都有着内在的联系。也许，它们是同一架黑色竖琴上一组完整的琴弦。”

片刻之间，没有人说话。那么多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都是一个大规模异变的一部分？这个异变竟然会持续千年以上，才逐渐露出端倪？

终于，萨尔打破了沉默。“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他问道。时间之王所说的这些事件，有相当一部分他甚至根本一无所知。这些事情的规模都太过庞大，太难以理解了。

“守护者和龙族彻底的毁灭。一切秩序和稳定再不可能存在。”

他转向萨尔，将自己巨大的头颅低垂到兽人的面前，迷人的金色眼睛里充满了哀伤。

“我曾经在时光之路中迷失，萨尔，被困在每一个时刻中。你是否知道，我为什么会进入那里？”

萨尔摇了摇头。

“我进入时光之路，是为了了解一个黑暗的东西是如何形成的，该如何阻止它。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永恒龙军团是创造和解放布莱克摩尔的幕后主使。”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过头，避开了萨尔蓝色的眼睛。

“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是我派他去追杀你的。”

第十二章

“什么？”萨尔一开始以为时间之王是在开玩笑，是一头巨龙失败地尝试了凡人的幽默。但诺兹多姆的表情非常严肃。萨尔心情激荡，思绪却彻底陷入了混乱。就连其他青铜龙也纷纷后退，开始窃窃私语。

诺兹多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在时光之路中知道了我死去的时刻和方式。我绝不会改变它。但我的命运之路中，有一条是必须被纠正的。在一个正逐步成形的未来中，我成为永恒龙军团的首领。所以，我迷失在了时光之路中，萨尔。我在试图理解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一只担负着重大的职责，恪守荣誉，深受泰坦信任，从而得以执掌大权的龙——怎么会堕落到如此程度。”

萨尔点点头，但他依旧感到万分惊讶，心中的警惕也没有松懈分毫。

“你……有没有发现该如何阻止这件事发生？”萨尔问道。

诺兹多姆缓慢地摇着巨大的头颅。“很不幸，直到现在，我对此都还一无所获。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全部龙族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即将降临的恐怖未来。伊瑟拉是对的：你有一种能力，你的思考方式、你的说话方式，可以对其他人产生深刻的影响。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事，但我必须请求你付出更大的力量。”

为永恒龙军团未来的领袖做事？萨尔犹豫着，但他在诺兹多姆身上感觉不到半点邪恶，至少现在还没有。充满在他心中的只有忧虑和愤懑。

“为了伊瑟拉，尤其是为了在帮助我寻找你的旅途中牺牲的戴沙林，我会帮助你，时间之王。但我需要知道得更详细一些。我在黑暗中摸索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既然是伊瑟拉找到了你，你会有这样的困惑并不让我感到惊讶。”诺兹多姆的语气亲切中带着揶揄，“她很少能有完全清醒的时候。萨尔，杜隆坦和德拉卡之子，我向你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我们会把我们能告诉你的尽量向你解释……但你只能单独完成这个任务。关于未来的可能，以及与之相关的推理——我必须知道更多一些，才能真正懂得我们必须怎样做。不必担心，我不会忘记你让我牢记的事情。我不会第二次迷失在时光之路中了。我给予你的是一

个艰难的任务，但只要完成它，众生都有可能得救。你必须找到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让她从现在的哀痛中解脱出来。”

“出了什么事？”萨尔问道。

“我当时不在场，不过我知道。”诺兹多姆回答道。萨尔点点头。如果诺兹多姆被困在了所有的时刻中，他就理应知道。“不久之前，各色龙族在龙眠神殿中进行了一次机会。这是自玛里苟斯死亡，魔枢战争结束之后龙族第一次进行这样的集会。”

“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考雷斯特拉兹，也就是你所认识的克拉苏斯在会议进行时仍然留在红玉圣殿之中。每一个守护龙族都有一个这样的庇护所，一种……只属于这一龙族的封闭空间。这次会议被暮光龙军团的进攻打断了。暮光巨龙是死亡之翼和暮光之锤教派培养出来的邪恶龙种。”

萨尔皱起眉头。“我知道这个教派。”他说道。

“在战斗中，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爆炸。所有龙族的庇护所都被摧毁了。克拉苏斯也随之失踪……一同消失的还有每一个龙族庇护所中的龙卵。他将所有那些幼龙都杀死了。”

萨尔盯着这头青铜龙，回想着自己见到的克拉苏斯：镇定、聪慧、关心他人。“他……他杀害了幼龙？所有幼龙？”

“看样子，确实是如此。”阿纳克洛斯恨恨地说道。他眯起了眼睛，尾巴如同鞭子一样甩来甩去。

萨尔坚定地摇了摇头。“不，我不相信。这一定有着什么原因，有着我们不知道的……”

“生命缚誓者完全崩溃了。”诺兹多姆打断了他，“想象一下她的感受。想象一下，她最爱的人或者是疯了，或是与暮光之锤教派狼狈为奸——这足以摧毁她的精神。红龙失去了守护者，将无法再为对抗暮光教派而贡献力量。没有了红龙，我们绝不可能赢得胜利。一切都将步入毁灭。”

他用硕大的龙眼盯住萨尔，以异常严肃的口吻说道：“你必须让她明白她的责任，帮助她重新拾起心中关爱他人的能力，即使她的心刚刚受到重创。你能做到这件事吗，萨尔？”

萨尔对此没有半点头绪。不管怎样，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难道就没有一头巨龙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萨尔和生命缚誓者没有任何私交可言，他怎么可能说服一位守护者放下如此巨大的悲痛，重新投身于惨烈的战场？

“我会试一试。”这是萨尔唯一能说出口的话。

* * *

阿莱克丝塔萨不记得自己过去几天都是怎样度过的，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她只是向前飞着。痛苦和逃离痛苦的渴望让她失去了方向感，只是任由翅膀将自己带去不知何处的地方。

她飞过了空旷的灰色海洋，飞过精灵的土地，飞过腐败的森林和冬季荒原，一直到了这个像她一样孤独、破碎和空虚的地方。她决定，这里就是她最后的宿命之地。凄凉之地，一个很合适的名字，她苦涩地想道。

她改变了形态，用双脚从石爪山向南走去，经过一处部落和联盟交战的战场，却没有朝那里多看一眼。就让那些短命的种族把自己摧毁吧。她已经不再关心他们了。她经过一座伤痕累累的山谷。从大地的伤口中喷涌出的岩浆散发出只有黑龙才能忍受的高温。她漠然地对那些伤口一瞥而过。就让这个世界摧毁自己吧。她的爱已然消逝——曾经拥有她的爱的人可能背叛了她，还有她为之奋斗的一切。

阿莱克丝塔萨诅咒自己，诅咒她的龙族，还有其他龙族。她诅咒泰坦，是他们将如此沉重的包袱压在她的肩头。她并没有要求接下这副重担，而现在，她明白自己根本无力扛起它。

她除掉了脚上的靴子，想要感觉到脚下坚硬、死亡的土地，全然不理会柔嫩的脚心磨出的血泡。她的脚下是一条愈发坚硬崎岖的岩石道路，道路两旁的土地已经丢失了对草原的记忆，变得灰暗沉郁。疼痛难忍的脚下渐渐出现了一层尘埃，感觉上终究要比粗糙的岩石舒服一些。她在这里感觉到了腐蚀的能量，但她依旧满不在乎地向前迈步。一步接一步，鲜血凝成的足印被她留在了身后。

这里已经死了。她看到数不清的科多兽和其他动物的枯骨已经因为岁月的磨蚀而变得苍白。它们散落在这片荒原上，就如同其他地方成片枯死的树林。她所见到的生物似乎都在以死肉为食，无非是一些土狼、秃鹫。阿莱克丝塔萨神情迟钝地看着一只秃鹫在自己的头顶盘旋，想知道它以前是否尝过龙肉。

很快它就会尝到了。这个地方很适合她。她不会离开这里了。

慢慢地，被世人奉为生命缚誓者的巨龙女王登上了一座兀立的尖峰，俯视这片死寂的戈壁。她不会再进食、饮水，或者睡眠。她会坐在这座山峰的顶端，等待着死亡到来。然后，她的痛苦就能彻底结束了。

* * *

萨尔几乎错过了她。

即使骑在强大的青铜龙背上，他也不可能看清所有东西。他在寻找一头红龙，在这个空旷的地方，这么巨大惹眼的目标本应该是不难发现的。但他没想到自己的目标会变成一名身材窈窕的女性精灵，孤独地蜷缩在一座石峰的顶端。

“我在那附近把你放下。”缇珂说道。她是守卫时光之穴的巨龙之一，自愿背负萨尔到他需要去的地方。他们的第一站就是这片死亡之地。“我想，她大概不会喜欢看到我这个同族的出现。”

缇珂这样说的时候，语气中没有任何敌意，只有深深的遗憾。萨尔相信，所有龙族全都对生命缚誓者的遭遇感同身受。他同样也相信，任何还有感情的生物都会为她的遭遇感到伤心。

“我想，这样最好。”萨尔说道。随着他们逐渐靠近，萨尔能够进一步看清那个纤小的形体了。他还看不清阿莱克丝塔萨的脸，只能看到她的身体紧紧地蜷成一团，膝盖贴在胸前，头枕在上面，红色的长发垂挂下来。她身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在发出痛苦和绝望的呻吟。

青铜龙落在了一段距离之外，伏低身子，让萨尔能够跳下来。

“准备好离开的时候，就到这里来。”她对萨尔说道。

“我希望阿莱克丝塔萨能够和我一起回来。”萨尔说。

缇珂郑重地看着他。“准备好离开的时候，就到这里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她就一跃飞上了天空。

萨尔叹了口气，向那座山峰看了一眼，便开始了攀爬。

“我听说过你，兽人。”当萨尔刚刚爬上半山腰的时候，阿莱克丝塔萨就开口说道。她动人心弦的美妙声音显得疲惫而消沉，就像是一尊美丽的玻璃雕塑被不小心丢在地上，摔成碎片的声音——依旧轻灵，依旧可爱，却已经变成了碎屑。

“我没有想要偷偷溜过来。”萨尔答道。

精灵女郎没有再说一句话。萨尔终于爬到山顶，坐到了她身边的一块硬石头上。她甚至没有再瞥萨尔一眼。

过了一会儿，萨尔说道：“我知道你是谁，生命缚誓者。我……”

她将视线转向萨尔，一张秀美绝伦的茶色面孔上满是怒容。她向萨尔露出了牙齿。“不许这样叫我！永远也不许！我和生命没有缚誓，再也没有了。”

阿莱克丝塔萨爆发的怒火显得非常突然，但并不令萨尔吃惊。他只是点点头。“好吧。我是萨尔，曾经的部落酋长，现在是大地之环的成员。”

“我知道你是谁。”

萨尔稍稍感到一些挫败，但还是继续说道：“无论我用什么名字称呼你，我要找的终究还是你。”

“是谁派你来的？”阿莱克丝塔萨问道。她的声音和面孔再一次变得冷漠而迟钝了。她的目光也转了回去，继续看着面前那片空旷、丑陋的土地。

“伊瑟拉，还有诺兹多姆。”

红龙女王的脸上闪过一点稍纵即逝的兴趣，如同在幽深的池塘底部掠过的一道影子。“他回来了？”

“我找到了他。就像我找到你一样。”萨尔说，“他了解到了很多事。而且他相信，你需要知道这些事。”

阿莱克丝塔萨没有回话。热风掀起她酒红色的发卷，让散乱的发丝在她的两鬓飘摆。萨尔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把话说下去。他本来准备要应对红龙女王的痛苦和愤怒。而现在，他看到的只有麻木和死一般的绝望……

他还是向阿莱克丝塔萨讲述了在此之前发生的种种变故，并希望让自己的讲述听起来像是一个故事。如果他能引起红龙女王的一些兴趣、一些好奇，无论是什么，只要等打破她的这种可怕的、岩石一样了无生气的面具，萨尔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他提到了伊瑟拉，还有想要摧毁古树的火元素。强风吹袭着他们两人，带来残酷的炽热，而阿莱克丝塔萨依旧无动于衷地坐在原地，就好像她自己也变成了一块石头。

“古树告诉我，”萨尔说着，“他们的记忆发生了混乱。有人破坏了时光之路。”

“我知道。”阿莱克丝塔萨冷漠地说道，“我知道青铜龙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召集凡人去帮助他们纠正错误。你和我说的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萨尔。为了这些，我不可能回去。”

阿莱克丝塔萨的言辞和声音全都显得那么怨恨深重。不过萨尔知道，红龙女王的怨恨并非是针对于他。她恨的是她自己。

萨尔再一次进行了努力。“诺兹多姆相信，有许多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的发生不是独立的。守护者承受的全部可怕灾难——永恒龙军团的神秘攻击、翡翠梦魇，甚至是死亡之翼和玛里苟斯的疯狂。在诺兹多姆的眼中，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拼图，一个攻击守护者和巨龙一族的庞大阴谋。这个阴谋要逐步削弱龙族，击败他们，甚至会造成他们自相残杀。”

阿莱克丝塔萨只是轻轻嘟囔了一句：“谁会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哪怕诺兹多姆猜得没错？”

萨尔立刻收到了这一点点好奇的谷粒。“诺兹多姆需要更多时间来搞清楚这一切。而现在，他相信永恒龙军团已经开始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了。”

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阿莱克丝塔萨回了一句：“我知道了。”

“他要我找到你……帮助你。帮助你治疗自己的伤口。”要生命缚誓者相信萨尔这渺小的兽人萨满竟然要帮助自己治疗伤口，这肯定会让她感到难以置信，甚至感到遭受了羞辱。要知道，生命缚誓者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治疗者。萨尔做好了遭受拒绝和责骂的准备，但阿莱克丝塔萨只是静静地坐着。萨尔便继续说了下去。

“如果你能恢复过来，其他许多人和事也就都能得到治疗了。我们将一同前往魔枢，同蓝龙交谈，帮助他们看清当前的局势。然后……”

“为什么？”

这句简单而唐突的问话直接甩到了萨尔的脸上，让他一时竟然无话可说。

“因为……这样能帮助他们。”

“我再问一遍：为什么？”

“如果他们得到了帮助，那么他们就能加入到我们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场劫难的症结所在。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就有了拨乱反正，扭转局势的机会。我们能够同暮光之锤教派作战，打败他们。我们还能洞悉永恒龙军团的动机，一劳永逸地制止死亡之翼……拯救这个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

阿莱克丝塔萨盯着萨尔，目光仿佛一直穿透了萨尔的身体。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什么都没有说。

“你不明白。”她终于开口了。

“我不明白什么，阿莱克丝塔萨？”萨尔以极为温和的口吻问道。

“这些事，都不重要。”

“你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得到了情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巨大、复杂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已经持续了超过千年！我们也许能阻止它！”

阿莱克丝塔萨只是缓慢地摇着头。“不，这不重要。即使这些事之间都有关系也不重要。这些事持续了有多久也不重要。我们是否能阻止它，也同样是不重要的。”

萨尔盯着她，完全不理解她的意思。

“孩子们，”生命缚誓者的声音中没有任何感情，“都死了。考雷斯特拉兹死了。我的全部都死了，最后剩下的一点，很快也会死去。希望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不重要了。”

突然之间，萨尔感觉到火热的愤怒。塔蕾莎的死依旧是他心头隐隐作痛的伤口。如果时光之路没有出错，她的死就是一种必然。但萨尔不会忘记她，现在不会，以后永远不会。他回想起塔蕾莎曾经多么希望自己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能够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她感觉到自己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但她依然会竭尽全力。生命缚誓者只要稍稍用些力气，就能做到塔蕾莎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而她却待在这里，说什么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有很多事都是重要的。塔蕾莎很重要，艾泽拉斯很重要，无论承受过什么苦难，阿莱克丝塔萨也没有资格让自己只是在痛苦中沉沦。

萨尔压下怒火，换之以对阿莱克丝塔萨真切的同情。“失去那么多龙卵，这的确是一个悲剧。整整一代巨龙几乎全部泯灭了。我无法想象你的痛苦，并且也为你失去了爱人而感到难过——尤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失去了他。但……我无法相信你会在那些需要你的人面前转过身去。”怒气渐渐渗进了他的声音，“先祖在上，你是一位守护者。这正是你存在的意义。你……”

坐在萨尔身边的阿莱克丝塔萨以萨尔的眼睛无法捕捉的迅疾速度飞上半空，转眼之间，一头巨大的红龙已经盘旋在萨尔的头顶。死亡的土地化成灰色尘埃被气流搅起，落在阿尔的皮肤和长袍上，让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萨尔跳起身，迅速后退了一步，不知道随后将要发生什么。

“是的，我存在的意义即是如此。”阿莱克丝塔萨说道。她的声音深沉、苛烈，充满了怒火和苦涩的痛楚。“我被塑造成生命缚誓者，却并不真正懂得这代表着怎样的责任。而现在，我已经无法继续担负这样的责任了。我付出了牺牲，我不断地给予、援助和战斗，我得到的奖励却只有更多痛苦、更多要求，还有我的一切挚爱的死亡。我不想杀人，但兽人，如果你继续烦扰我，我将不会在乎任何事！任何事！滚吧！”

萨尔再次作出努力。“求求你，”他说道，“请考虑那些无辜的……”

“滚！”

阿莱克丝塔萨仰起头，拍动翅膀，张开巨大的下颌，露出剃刀般锋利的牙齿。萨尔逃走了——一股激烈翻涌的橙红色火焰烧焦了他刚刚坐在上面的石头。萨尔听到红色巨龙再一次吸气的声音，半跌半跑地从那座石山上逃了下来。

凝重的空气中充斥着一声咆哮，那其中混杂着愤怒和痛苦。萨尔为悲伤的守护者感到心痛。他希望自己能够找到某种方式接近阿莱克丝塔萨的心灵。想到红龙女王将要一个人死在这里，因为饥饿和干渴，最重要的——因为一颗破碎的心，萨尔就感觉到悲从中来。他无法想象，也许有一天，旅人会在这里看到阿莱克丝塔萨的尸骨，就像这片荒原中的其他枯骨那样古老苍白。

萨尔一直下到了山底，全身都是淤痕擦伤，心情更是沉重无比。他迈着迟缓的步伐，走到缇珂和他约好见面的地方。青铜龙在他的头顶上方盘旋了一会儿，然后便落下来，哀伤地看着他。

“我该带你去哪里，萨尔？”她低声问道。

“我们去魔枢，就像我们计划的那样。”萨尔的声音显得很是疲惫，“我们要去说服蓝龙与其他龙群联合起来，就像诺兹多姆说的那样。”

“那么……只有我们两个。”

萨尔点点头。“只有我们两个。”他回头瞥了一眼那头巨大的红龙。阿莱克丝塔萨依然不时会拍一下翅膀。现在她扭转脖颈，将头枕在了后背上。也许，如果红龙女王看到了其他巨龙在行动，她的心也会有所触动。“暂时是这样。”

就在他们向北方飞去的时候，透过缇珂拍动翅膀的声音，萨尔听到心碎的生命缚誓者发出了一声无比哀痛的长啸。

* * *

就像阴影在黄昏的大地上伸展，某种黑暗的东西也从藏身的孔穴中爬了出来。他和目标保持着一定距离，确保自己不会被发现，同时又能盯紧目标。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国王骑在一头暮光龙背上，跟踪在萨尔后面。

疾风将他的黑色长发吹到脑后。他的容貌相当英俊，只是面孔的根根棱线都显露出残酷的意味。一部修剪整齐的山羊胡上方是两片薄嘴唇。精致的黑眉下几乎紧连着一双蓝色的眼睛。

第一次刺杀失败之后，布莱克摩尔决定不再跟踪萨尔穿越时光之路。他的猎物太过狡猾，很可能会将他引向歧途，让他的狩猎无果而终。

等待才是更好的战术。他有的是时间。而且他知道，萨尔最终会出现在哪里。

萨尔，他已经听够了关于萨尔的事，现在他只想用一把小小的匕首了结掉这个兽人的性命。萨尔，将要杀死他的兽人。仅仅是这个兽人的存在，就会让他变成一个可怜的、酗酒的懦夫。萨尔，他率领一支兽人军队对抗敦霍尔德。不，他得到的将是一场快乐的享受。这个绿皮的确是一个有难度的挑战，而这只会让他的胜利更加甜美。

飞走吧，兽人，他在心中暗自说道，薄薄嘴的唇扭曲成一个微笑。

尽管飞走吧，但你已经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我会找到你，我还杀死你。然后，我也会出一份力，摧毁你的世界。

第十三章

萨尔不得不承认，当他逐渐靠近蓝龙军团的大本营时，心中感到很不舒服。和这些强大巨兽的接触从不曾让他对他们的敬畏有半分减少。实际上，对巨龙了解越多，他就越对这种辉煌的生灵有着更多的惊叹。绿龙、青铜龙，伟大却已心如死灰的生命缚誓者——人们都说她是全艾泽拉斯力量最强的巨龙，但即使是他们之中力量最弱的一个，也只需要一扫尾巴，或者拍一下爪子，就能将他置于死地。

巨龙让萨尔感觉到的力量并不仅仅来自于他们超凡的肉体和魔法。他们的精神和“短命”种族也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思虑会涵盖广阔的地域和漫长的时间。无论自己的寿命能有多久，萨尔知道，仅仅是巨龙生涯中的一段残片，就足以让他的人生相形见绌。伊瑟拉即使在觉醒的时候，依然继续着她的梦境，并在那其中看到了其他生灵无法企及的景象。诺兹多姆的一片鳞甲上，就有无数生命之路在编织、延伸；而当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整个世界的怜悯与慈悲的时候，那份随之而来的痛楚……

现在，萨尔和缇珂正径直飞向刚刚为世界带来诸多祸患的龙族——他们的守护者选择管理这个世界的奥术魔法。玛里苟斯陷入疯狂，然后又在恢复清醒时变得更加可怕，制造出了比他发疯的时候更加恐怖的灾难。萨尔并没有走进过翡翠梦境，但他曾经与戴沙林谈笑风生，曾经竭尽全力帮助过精神崩溃的阿莱克丝塔萨，甚至能够唤醒迷失的时间之王。

而这些蓝龙……

他们对于“低等种族”没有任何好感。这一族巨龙掌管着奥术魔法，生活在蓝白色的冰寒极地。据传说，他们的心也像他们的家园一样冷酷无情。

萨尔想到即将开始的会面，不由得苦笑一声。“也许我本就应该留在家里。”

“如果你这样做。”缇珂喃喃地说道，“时光之路就会发生更加严重的扭曲，我们一族恐怕就要被繁重的工作压垮了。”

萨尔愣了一下，才意识到虽然这头青铜龙的语气很郑重其事，但她还是在尝试着表达出短命种族的幽默。萨尔笑了。

蓝灰色的冰寒海面在他们身下延展。在很长一段的旅途中，萨尔能看见的只有这个。不过，现在海面终于变成了白色和灰色的峭壁。萨尔一生中见到过许多令人目眩神迷的奇景，但魔枢依旧让他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都黯然失色。

蓝色是这里无所不在的基调，其中间杂以银色和白色的影子。环绕魔枢主体，在半空中悬浮着数只平整的圆碟。当缇珂逐渐飞近的时候，萨尔能够看到，这些圆碟实际上是一些平台，它们上面能看到闪光的镶嵌花纹。为数不多的几座平台上生长着美丽的水晶树。它们的树枝仿佛由冰雪雕琢而成，叶片上挂着寒霜。

看上去魔枢分为许多层，每一层都以奥术能量形成的魔法甬道与上层连通。这是萨尔见到过的最美丽的事物之一。几头巨龙正懒洋洋地在魔枢上方的天空中盘旋，他们的身躯闪耀着不同的蔚蓝、海蓝或者钴蓝色泽。

萨尔和缇珂立刻就被发现了。四头蓝龙向他们飞来。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挑战气势并非针对萨尔，而是针对萨尔身下强大的青铜龙。萨尔暂时还处在被完全忽略的位置上。

“向我们的青铜龙姐妹问候。”一头蓝龙围绕缇珂飞了一圈，他的神态显得颇为轻松，但胁迫的意味早已昭然若揭，“不过，魔枢并非是需要你去探索的时光之路。为什么你要来到我们的圣地？没有人邀请你到这里来。”

“来找你们并非是我，而是我背上的这位兽人。”缇珂说道，“委托他来至此地的同样不是我。他的委托人首先是觉醒者伊瑟拉，随后是时间之王诺兹多姆。他的名字叫萨尔。”

蓝龙们交换了一个眼神。“这个短命生灵应该是一个信使。”一头蓝龙说道。

“萨尔。”另一头蓝龙念出这个名字，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东西，“部落酋长。”

“已经不再是了。”萨尔说道，“我现在只是为大地之环工作的一名萨满。我的任务是治愈这个世界被死亡之翼造成的深重伤害。”

这句话一出口，萨尔便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那些蓝龙立时变得怒气冲冲。一头蓝龙冲向远方，盘旋了一周才飞回来。他显然是在用这样的动作让自己平静下来。

“那个叛徒非要将我们一族彻底摧毁才肯罢休。”一头蓝龙咆哮着，他的声音就像他所栖息的蓝色冰山一样冰冷。“我们会将你的来意告知同族。等在这里，直到我们允许你靠近，或者命令你离开。”

随后，蓝龙就飞走了。在蓝紫色的天空中，他们碧蓝的身体清晰可辨。让萨尔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落在魔枢周围的飘浮平台上，而是一直向下，飞向了魔枢脚下的冰雪。

* * *

卡雷苟斯叹了口气。又变成这样了。他一边想着，一边凝视着覆盖巨型会议厅的寒冰穹顶。

蓝龙们进行了大量的交谈。每天都有更多的蓝龙来到魔枢，让这个一直显得空旷孤寂的地方也渐渐热闹了起来，但他们依然没有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大多数蓝龙同意，两颗月亮的交汇是一种吉兆。有一两头蓝龙想借助太古法术对这一天象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但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就现在的状况而言，能够在数日之后的天象异景中让他们推举的人选在仪式中成为守护者，这一点已经足够让蓝龙们满意了。但这其实只是满足了他们想要得到领袖的情绪。从逻辑角度来讲，并不能证明蓝龙一族推选的领袖就一定会是真正的守护者。

阿瑞苟斯一直在强调他的血统，认为新一任的守护者非上代守护者的子嗣莫属。而从各个方面考虑，他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卡雷苟斯早就听说过这种论调，现在他已经无心再就此进行争论了。他向魔枢以外瞥了一眼，看到又有两条蓝龙向这里飞来，不由得皱了皱眉。他的好奇心被激发了起来。

飞来的并非是新到的蓝龙，而是两名魔枢卫士。他们落到了阿瑞苟斯身边，打断了正在发言的阿瑞苟斯，低声向他说了些什么。

阿瑞苟斯看起来相当气恼。“没工夫理他！”他冷冷地说道。

“纳里苟斯，”卡雷苟斯喊道，“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阿瑞苟斯飞快地说道。然后，他转向纳里苟斯，用凶狠的语调说：“杀死他。”

“杀死谁？”卡雷苟斯没有理会阿瑞苟斯声音中警告的意味，迅速来到了阿瑞苟斯和那两头蓝龙面前，“纳里苟斯，到底出了什么事？”

纳里苟斯分别瞥了阿瑞苟斯和卡雷苟斯一眼，然后说道：“有一个陌生人来找我们。他是一个低等种族，一个兽人，曾经作过那个被称为‘部落’的低等种族集群的酋长。他的名字叫萨尔。有一头青铜龙让他骑在身上。那头青铜龙说，是伊瑟拉和诺兹多姆派遣他来见我们的。”

卡雷苟斯的耳朵竖了起来。“诺兹多姆？他回来了？”

“看样子是的。”纳里苟斯答道。卡雷苟斯立刻将目光转向阿瑞苟斯。

“杀了他？”卡雷苟斯重复了一遍阿瑞苟斯的命令，响亮的声音中尽是惊讶和难以置信，“你要杀死两位守护者派来的使者？而且还有一头巨龙愿意当他的坐骑？”

几乎所有蓝龙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们身上。阿瑞苟斯的面色更加阴沉了。

“好吧，那么，就不要伤害他。”阿瑞苟斯说道，“但一个低等种族在这里是没有地位的。我可不想见他。”

卡雷苟斯愤怒地转向阿瑞苟斯。“我会去见他。带他来。”

“就算他是泰坦亲自背来的，我也不会在乎。我不可能在吾族的庇护所中接见一个短命种族！”

阿瑞苟斯也生气了。他来回踱着步，巨大的尾巴不停地抽搐着，翅膀在激动中收起又张开。看到他们两个之前发生了争吵，其他蓝龙也纷纷开始插话。

“但……派遣他的可是伊瑟拉和诺兹多姆！”纳里苟斯也表示反对，“这绝不是一件小事。伊瑟拉总是在做梦，几乎不会干涉现实事务，而诺兹多姆就连他自己的青铜龙族也一直无法找到。而且，听听他说什么应该不会有害处！”

“也许有人会瞧不起低等种族，”卡雷苟斯说道，“但他们常常会证明自己拥有非同寻常的能力。我们对他们显然远远不够重视。而现在的情况就是：两位守护者派遣他一个人来见我们。仅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明白该怎样去做了。我的建议是，带他到这里来，听听他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你当然会这么说。”阿瑞苟斯发出冷笑，“你最喜欢的莫过于和低等种族一起玩泥巴。我从来都看不透你，卡雷苟斯。”

卡雷苟斯伤心地看着阿瑞苟斯。“我也从来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拒绝吾族以外的人向我们提供帮助和信息。为什么你那么仇恨他们？正是短命种族将你从安其拉的千年囚禁中解放了出来！我认为你应该为此而感激他们。”

不等阿瑞苟斯喊嚷出愤怒和攻击性的回答，另一位年纪更长的蓝龙特拉里苟斯喝道：“肯定不会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吾族的事务！”

“确实！我们需要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卡雷苟斯，难道你忘记了？”阿瑞苟斯说道，“再过几天，推选新一任守护者的仪式就要开始了。我们应该为此做好准备，而不是任由一个兽人在我们面前胡说八道！”

“杀死他，结束这场闹剧。”特拉里苟斯喃喃地说道。

卡雷苟斯转过身。“不，我们不是屠夫。而且，难道你想要去告诉伊瑟拉和诺兹多姆，你杀死了他们特意派遣来见我们的使者？无论觉醒的伊瑟拉有多么不问世事，我都不想去对她说这种话。”

巨龙之间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卡雷苟斯看到不止一个蓝龙在点头。

“让兽人到我们面前来，陈述他来此的理由。”卡雷苟斯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不喜欢他说的话，我们可以把他赶走。但至少，我们应该先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阿瑞苟斯低吼了一声，但他也能看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赞成卡雷苟斯，而不是他了。“看样子，伊瑟拉和诺兹多姆对蓝龙军团的影响要比我们自己更深。”他嘟囔着。

“你还不是守护者，阿瑞苟斯。”卡雷苟斯严厉地说道，“如果你被推选为守护者，你才有最终决定权。在那以前，我们尚无领袖，多数人的意志就是蓝龙军团的决定。”

阿瑞苟斯转向纳里苟斯。“带他进来。”纳里苟斯点点头，跃上天空。当阿瑞苟斯转回身的时候，立刻又皱紧了眉头。卡雷苟斯已经变成了一个半精灵；另外一些蓝龙也纷纷变成不甚具有威胁性的人类或者精灵形态——他们在无形中已经向这名使者表示了礼貌。阿瑞苟斯并没有模仿他们，他依旧维持着自己的巨龙身躯。

卡雷苟斯向周围环视了一圈。这个房间对于蓝龙以外的种族显然极不适合。他集中精神，挥了挥手。

巨大的洞窟中出现了两只火盆，毛皮覆盖了数尺方圆的地面。一只用猛犸牙和皮制成的椅子上，厚重的毛皮覆盖住了它弯曲的扶手。一张小桌上摆放着食物和饮料：肉类、仙人掌果和大杯冒着泡沫的啤酒。岩洞的石壁上出现了各种装饰品——动物头标本、斧子、长剑和样式特别的匕首。

卡雷苟斯微微一笑。他对于联盟种族更加熟悉，但他去过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所以他相信自己在蓝龙庇护所中营建的这个小地方完全符合部落的风格。

片刻之后，一头青铜龙出现在蓝龙们的视野中。跟随在她身边的是另外四头蓝龙。她从低空中向这里飞来，但这个地方非常广阔——毕竟它是为了巨龙而设计的。卡雷苟斯认得这头青铜龙。她名叫缇珂，是守卫在时光之穴入口处的青铜龙军团卫士之一。如此高贵的一位青铜龙竟然愿意为萨尔充当坐骑，这本身已经证明了这名兽人的重要性。这时，缇珂也正在望向卡雷苟斯。这名蓝龙点点头，向她表示问候。缇珂以优雅的身子降落下来，伏低身子，让背上的兽人能够跳下来。

卡雷苟斯专心打量起他们的兽人客人。萨尔的身上只有一件朴实无华的褐色长袍。在地上站稳之后，他郑重地向聚集于此的蓝龙鞠躬行礼。而当他站直身子的时候，他威严的身姿和蓝色眼睛里镇定而敏锐的光芒都显示出他曾经是一位深具智慧与力量的领袖。卡雷苟斯热情地微笑着，张嘴想要说话。

“你能够站在这里，只是因为两位守护者派遣你来见我们，萨尔。”阿瑞苟斯抢在卡雷苟斯前面发出了声音，“我建议你有话快说。你不是我们的朋友。”

兽人微微一笑。“我并没有这种奢望。但我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我的任务是重要的。我会尽快说明我的来意。不过，也许我的讲述时间要比你预料得更加长久。”

“那就快点开始吧。”阿瑞苟斯毫不客气地说道。

萨尔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他告诉了蓝龙们伊瑟拉向他提出的要求、困惑的古树、在时光之路中的迷失和重新寻回自我，还有诺兹多姆。尽管阿瑞苟斯依旧保持盛气凌人的态度，但蓝龙们还是认真倾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这些巨龙是魔法的大师，是聪慧的学者，任何知识，哪怕来自于一个兽人，都是他们的美酒佳肴。

“诺兹多姆相信，所有那些事件、那些悲剧、那些对龙族造成的伤害，都是相互关联的。”萨尔最终说道，“他怀疑这是永恒龙军团在暗中作祟。等他搜集到更详细确切的情报之后，就会来找你们。他要我先找到生命缚誓者，带她同来此地。但……阿莱克丝塔萨已经深深陷入哀痛之中，依旧无法拾起精神，与我一同前来。所以，缇珂同意先带我来这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要问的，我会尽量做出回答。我会尽心竭力帮助你们。”

卡雷苟斯盯着这名兽人，感到内心无比震撼。“这实在是……太过不同寻常了。”同时，他也看到许多蓝龙的表情中流露出和他一样的关切与担忧。

但并非所有蓝龙都如此重视萨尔的讲述。阿瑞苟斯和他的亲信们似乎对这些异变完全无动于衷。“我很尊敬伊瑟拉，但她在翡翠梦境中沉睡数千年之后，显然还有太多事情需要了解。她自己也承认，她现在非常……困惑。她不知道何为真实，何为梦幻，何为她自己的异想天开。至于说诺兹多姆，你说他

一直被……困住了？被困在他自己的时光之路里？而帮助他逃出来的竟然是你？那就请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

听到阿瑞苟斯语气中明显的挑衅与怀疑，萨尔的面颊微微有些发青，但他的表情并没有变化。当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也依旧保持着平静。

“我明白你的怀疑，阿瑞苟斯。我自己曾对此深感疑虑，但伊瑟拉的预见显然是清晰而且正确的。我已经为两个龙族做了一些事情——尽管我还没有能帮助阿莱克丝塔萨。如果你是在暗示诺兹多姆因为他在时光之路中的经历而头脑有些混乱，那么我建议你和缇珂谈一谈，看看她是怎样想的。我个人认为时间之王的清醒与睿智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你问我——一个渺小的兽人是怎样将时间之王拽出时光之路的？这……其实很简单。”

蓝龙群中响起一阵气愤和充满敌意的议论声。萨尔抬起了一只手。“我这样说，并不代表我想要贬低任何人。‘简单’并不意味着‘容易’。我已经明白，看似最简单的事情常常却是最有力量的。到最后，往往也是最重要的。当我遇到诺兹多姆的时候，他被困在了所有的时刻中。那时我明白了：只有一个时刻是真实的，就是此刻。”

阿瑞苟斯不以为然的表情变得更加明显了。“任何人，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能把他救出来？”

“任何人都可以。”萨尔表示同意，“但没有人曾经这样做过。这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当下才是真实的。只是我必须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才能明白。”他谦逊地笑了笑。一些蓝龙脸上的怒容消失了，更多蓝龙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这件事本身很简单，但要明白它的过程绝对不轻松。一件事，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过，才可能真正地明白。不管怎样，如果我能够为两位守护者一尽绵薄之力……也许我同样可以帮助你们。”

“我们没有守护者。”阿瑞苟斯说，“我相信，如果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是陌生而且令人困惑的，你一样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对我的确也是陌生而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平等的。”

笑声在蓝龙群中传扬开去。就连那些阿瑞苟斯的盟友也笑了。

“兽人，你作为我们一族的客人来到这里，”阿瑞苟斯的声音中明显带有警告的意味，“你最好说些有用的建议，而不是嘲讽我们。”

卡雷苟斯叹了口气。在陷入疯狂之前，玛里苟斯曾经以幽默感和游戏之心而著称。这两种品质在他的儿子身上却完全不见了踪影。

“阿瑞苟斯，他没有嘲讽我们。他只是以轻松的态度指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是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我们要面对许多新的问题，也发现了许多新的道路。我们将要以守护者都不曾经历过的方式开创新的历史。萨尔已经得到了两位守护者的认可。让他听一听我们的讨论，提供一下意见又有何不可？”卡雷苟斯伸开双手，“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对此，他非常清楚。所以，他不可能对我们造成任何直接影响，除非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他也许会注意到我们忽略的一些事。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让他留下，观察我们的讨论，以他的角度提供建议，将是我们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阿瑞苟斯的身子晃动了一下。他抬起头，用盛气凌人的目光盯着眼前这个小小的半精灵。

“你当然可以给每一个低等种族一张软床，还有能塞满他们肚子的食物，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他冷笑着说。

卡雷苟斯露出温和的微笑。“我看不出这会有什么害处。他只是一个兽人。我不相信你会害怕他。”

这句话击中了阿瑞苟斯的要害。他猛地抽下尾巴，显露出受到冒犯的神情。“害怕？我？我可不会害怕一爪子就能拍死的小兽人！”

“那么，”卡雷苟斯继续微笑着，“他留下来就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不是么？”

阿瑞苟斯的身子一下子僵住了。他将眼睛眯成两条细缝，久久地盯着卡雷苟斯。

“我不害怕这个低等种族，但我们在这里将要做出的决定对于蓝龙一族会有长远而巨大的影响。我不知道，让一个低等种族见证这一事件是否合适，更何况你还打算让他参与进来。”

卡雷苟斯抱起胳膊，重新打量起这个兽人，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他的脑海中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这里需要萨尔，不仅仅是因为蓝龙一族需要对守护者们表达敬意。如果这个世界确实面临诺兹多姆所说的危险，那么蓝龙就绝对不能忽视任何一种智慧的思想，无论它来自于什么人。更重要的是，巨龙不能自以为拥有与众不同的高贵血统，更不能因为这个错误的想法而变得傲慢无知，彻底隔绝于其他生灵之外。他将敏锐的目光转向缇珂，带着询问的神情挑起一道眉弓。青铜龙平静地看着卡雷苟斯的眼睛。卡雷苟斯从她的眼睛里读到了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与他心中的想法正相吻合。

卡雷苟斯做出了决定。他将要进行一场赌博，但他从骨子里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

“萨尔要留下来。”卡雷苟斯平静地说，“否则我就离开。”

一阵不悦的窃窃私语声响起。阿瑞苟斯什么都没有说，但他的尾巴抽搐了一下。

“我尊敬你的父亲，并以他为荣。玛里苟斯，他无论是作为蓝色巨龙，还是魔法守护者，都是我们一族的骄傲。但他的选择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不仅危害他人，同样也贻害于我们。也许我们也会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但只要我的体内还有呼吸和生命，我就不会在能够察觉到问题存在的时候依然走上这条路。萨尔应该留在这里，他为龙族作出的贡献完全不亚于我们巨龙本身。我重复一遍：如果他走，那么我也走。还会有其他同伴和我一起走。”

这不是一个合适的威胁，但如果阿瑞苟斯不惜让蓝龙陷入分裂，那么就让这件事在此时发生好了。卡雷苟斯不会单独离开魔枢。阿瑞苟斯承受不起他离开对蓝龙一族造成的影响。现在有太多事情无法确定了。

阿瑞苟斯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蓦然既然突然冲到萨尔面前，低垂下头，双眼一直逼近到距离兽人只有数寸的地方。

“你在这里是一名客人。”阿瑞苟斯发出雷鸣一般的声音，重复着他刚刚说过的话，“你必须保持敬意和礼仪，服从我们的意志。”

“我是一名使者。”萨尔说道，“我明白这一点。我曾经与许多使者打过交道，阿瑞苟斯。我明白，我需要保持敬意和礼仪。”

当萨尔说出“我”这个字的时候，声音中或多或少带出了一种强调的意味。阿瑞苟斯翕动着鼻翼，然后转向那头随萨尔一同前来的青铜龙。“缇珂，这里不再需要你了。现在萨尔由我们负责。”

缇珂微一扬头，显露出一副轻蔑的样子，然后她随意地向阿瑞苟斯点了点头。

“那么，我会回到我的龙族中去。照顾好这个人，阿瑞苟斯。”

阿瑞苟斯看着她飞走，然后转头望向蓝龙们。“据我所知，我们得到了关于这一……仪式……将如何产生作用的新消息。让我们听听刚刚回来的法师怎样说。”

结果，刚返回的蓝龙并没有带来多少信息。就像许多过分注重于奥术的细枝末节的蓝龙一样，他们因为发现了一点可能与新守护者的产生有关的细节信息而兴奋不已，但他们的确没有得到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答案。蓝龙们立刻陷入到议论和争辩之中，其间还有一头蓝龙突然爆发了。他大吼大叫着，差一点

对卡雷苟斯的一个朋友发动了攻击。最后，众蓝龙终于达成一致——他们必须继续进行研究，看看是否还能有什么新的发现。

萨尔安静地坐在卡雷苟斯为他准备的小待客区中，享用着小桌上的美食，倾听着，观察着。除了有一次，他被要求澄清某件事以外，他几乎什么话都没有说。随后的时间里，他只是靠在椅子中，双手抱在胸前，冷眼旁观蓝龙们的一举一动。

当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一些蓝龙立刻就离开了，但还有许多双眼睛向兽人这边瞥了过来。不过绝大多数蓝龙最终还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会场。阿瑞苟斯是他们之中最后一个走出去的。他在洞窟门口停了一下，抬起头，绕过宽大的肩膀，恶狠狠地瞪了萨尔一眼。他什么都没有说，但萨尔也没有因为他愤怒地瞪视而有任何反应。终于，阿瑞苟斯眯起眼睛，转回头走掉了。

卡雷苟斯长吁了一口气，变出第二把形制粗大的椅子，重重地坐了进去。他将臂肘撑在桌面上，揉搓着疲惫的双眼。

“我感觉到了会议中紧绷的气氛。”萨尔说。

卡雷苟斯笑了笑。他挥挥手，变出一杯葡萄酒，吮了一口。

“你能一眼看穿纷乱的时局，这应该是你的一种天赋，萨尔朋友。单单是今天下午，我就已经有三次准备面对彻底公开的暴力了。也许正是因为你的存在，才让阿瑞苟斯保持了最低限度的文明。在他父亲的事情之后，他格外不想在那两位守护者的眼线面前表现出失去理智的样子。只为了这一点，以后我就要在某个你最意想不到的小酒馆里请你喝上一杯。”

然后，他笑了，一双蓝眼睛里闪烁着愉悦的光彩。萨尔发觉自己也在微笑。他喜欢卡雷苟斯。这个年轻的蓝龙在他的半精灵身体中似乎显得很是惬意。卡雷苟斯让萨尔想到了戴沙林。想到那头因自己而亡的绿龙，萨尔愉悦的心情中渐渐生出了苦涩，脸上的微笑也渐渐褪去了。

卡雷苟斯没有忽略萨尔的表情。“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旅途中遇到过另外一头龙。他非常像你。他的名字是戴沙林。他是……”

“一位绿龙。”卡雷苟斯接口道，他的神情也变得肃穆起来，“已经过世了。”

萨尔点点头。“在旅途中，他对我帮助良多。是他带我去了时光之穴，并在那里遇害。杀死他的凶手本打算在我们进行冥想的时候将我们两个全都干掉。”

萨尔无法压抑自己声音中的怒火，卡雷苟斯点了点头。“非常有效的战术……但只有卑鄙怯懦的人才会使用。”

萨尔沉默了一段时间。“是的。我在把我困住的最后一段时光之路中发现了他的身份。你可能不知道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这个名字——正因为你不知道，所以我会感到非常高兴。在我们的这条时光之路中，他的影响非常有限。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当我还是婴儿的时候，他找到了我，并将我训练成角斗士。他的目标是让我成为他的兽人大军的头领。而他将指挥这支军队彻底征服联盟。”

“很显然，他没有成功。”卡雷苟斯说道。

“在这条时光之路里，他的确没成功。但在那条时光之路里……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死了。布莱克摩尔不得不亲自指挥那支军队。”

“真是一种令人胆寒的可能。”卡雷苟斯说，“但你说过，他在那条时光之路以外攻击过你。他是怎么……？”卡雷苟斯在这时忽然明白了萨尔话中的意思，不由得睁大了眼睛。“一定是永恒龙军团将他从时光之路里拖了出来，让他去猎杀你。”看到萨尔点了点头，他才继续说道：“想到他们能做出这种事，实在是让人……感到困扰。”

“自从我开始这段旅程之后，我所了解到的一切都在让我感到困扰。”萨尔盯着自己的杯子，“只除了这杯美味的魔法啤酒以外。”然后，他举杯向招待自己的主人敬酒，再一次露出微笑。

卡雷苟斯仰起头笑了起来，一头蓝色的秀发也随之飘摆。

＊＊＊

今晚的月亮已经接近满月，但月神的速度还是太慢。阿瑞苟斯已经等不到下一个夜晚来推进他的计划了。就像所有蓝龙一样，他丝毫感觉不到极地的寒冷。他的翅膀稳定地扇动着，带着他穿过清澈而凛冽的诺森德夜空。星星看上去就像是点缀在天空中的冰屑。

阿瑞苟斯保持着最高度的警惕，确保不会有人跟踪。他一边频频回头观望，一边向东方飞去，一双翅膀拍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快，考达拉犬牙交错的山峰变成了稍稍平缓一些的原野。高温水流从艾泽拉斯的核心处喷涌而出，冒起大量蒸汽，伴随着响亮的啸吼。间歇泉、蒸汽喷泉、水流冲积形成的原野——他对所有这些奇异的景象全都视而不见，只是一心想着自己的目的地。

龙眠神殿的尖塔如幽影一般出现在月光之下。它们都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损毁。但现在那里面却是暗影憧憧，黑色、紫色、靛蓝色的影子正在其中缓缓移

动。另外还有许多影子趴伏在神殿的角落中，已经沉沉睡去。两个影子正懒洋洋地俯卧在神殿顶端的平台上，如同生有皮翼的巨型蜥蜴。

他被发现了。

几头负责守卫神殿的暮光龙一直在神殿周围盘旋。他们全都向阿瑞苟斯扑了过来。这时，一个找不到源头的声音仿佛从所有地方传出来。

“阿瑞苟斯，玛里苟斯的儿子。”这个声音曾经在不久之前那个改变了许多巨龙命运的一天嘲讽过阿莱克丝塔萨和她所率领的一众巨龙。

“是我。”阿瑞苟斯高声应道。

他落在了神殿的最高一层，谦恭地向暮光教父低下了头。

第十四章

克莉苟萨本来已经睡着了。她紧紧蜷缩着身子，做着飘忽不定的梦，却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当她听到自己弟弟的声音，片刻间，她觉得自己已经落入了又一个噩梦之中。随后，她又一次发现现实比梦境更加可怕。

她在锁链的限制范围内尽量直起身——现在锁链的另一端被牢牢地固定在地上。她仰着头，死死地盯着她的弟弟阿瑞苟斯。她的弟弟正在向那个要杀光巨龙的杂种行礼。克莉苟萨不由得攥紧了拳头。

这时，阿瑞苟斯已经抬起了头。他的视线落在了姐姐的身上。“克莉苟萨，看到你还活着，真是让人又惊……又喜啊。”

“如果我能恢复成我的真身，我会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克莉苟萨吼道。

“好了，好了，”暮光教父打断了她。听口气，他现在的心情一定很不错，“我可不愿意看到姐弟之间斗嘴。”

克莉苟萨咬紧了牙关。一定是阿瑞苟斯出卖了她，才让她落进这个……这个……

她怎么会这样天真？她对自己的弟弟非常了解，早就知道阿瑞苟斯极其崇拜他们的父亲。但是，当阿瑞苟斯一天晚上在私下里找到她，告诉克莉苟萨，他已经改变了心意，要克莉苟萨帮助他的时候，克莉苟萨却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跟我来吧，”他那时这样说道，“你和我……我们肯定能制定出一个计划来。我爱父亲，克莉，不管他做过什么。我们应该能找到办法，结束这场战争，同时又不会让他丧命。”

那时，已经有许多巨龙在战场上丧生，其中也包括他们的母亲莎拉苟萨。她选择站在玛里苟斯一边。她的死让他们全都伤心不已。但克莉苟萨已经下定决心，必须阻止玛里苟斯的行动。

“你真的这么想？”克莉苟萨问道。她是那么想要相信她的弟弟。

“是的。现在我明白了，你是对的。让我们一起好好思考一下，看看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如果我们有一个足够好的计划，生命缚誓者也应该能被我们说服。”

于是，克莉苟萨跟着弟弟走了。那时的她热切地信任着弟弟，心中充满了希望和爱，身体中还孕育着蓝龙族群的未来。而阿瑞苟斯却将她和她未出世的孩子们像擒获的猎物一样献给了暮光教父。

激烈的言辞在克莉苟萨的喉头涌动，相互挤撞，想要冲出克莉苟萨的双唇，却反而让她一时为之语塞。他到底给了你什么样的力量？向你承诺了怎样的谎言？你是否早就知道他会对我做什么？交出我的时候，你有没有过片刻犹豫？

但克莉苟萨不会让阿瑞苟斯享受自己的痛苦。所以，她硬生生地把这些苦涩的话语咽回到了肚子里。

看过姐姐现在的样子，确认过暮光教父依然很喜欢自己献上的这名囚徒之后，阿瑞苟斯将全部注意力转回到了自己主人的身上。

“讨论进行得如何？”暮光教父问道，“你越早确定还需要些什么，对我们的行动就越有利。”

“进展……不算顺利。”阿瑞苟斯不得不承认，“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走，毕竟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没有人做过。”

他的声音显得毫无信心。克莉苟萨从没有听到过他这样说话。他想要得到承诺，克莉苟萨明白弟弟的心思。他想要听到自己的行动得到了肯定，他想要取悦这个怪物。想到这里，克莉苟萨感到一阵恶心，但她依然保持着沉默。她在这里听到的一切都将对卡雷苟斯有所帮助……如果她能想出办法逃出魔掌。

“你向我保证过，你会找到办法让蓝龙推选你为新一任的守护者。”暮光教父提醒他，“否则你要怎样将他们献给我，就像你承诺的那样？”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被选上，无论他们要以怎样的方式进行选举。”阿瑞苟斯急忙说道。

克莉苟萨很清楚弟弟的信心。在父亲死后，五色龙族中只有蓝龙没有了守护者。但他们真的要推选出另一位守护者？这怎么可能？是泰坦认命了守护者。难道完全无法和泰坦相比的龙族也能做这种事吗？

“我们需要你们。要战胜龙族，我们的最强战力必须被唤醒，而且他必须拥有一支军队。”

“他们必败无疑，我发誓！”阿瑞苟斯的声音中充满了渴望，“我们将要打败他们，摧毁这个世界。当暮光之锤落下的时候，一切都将化为齑粉！”

一支军队，一支由克莉苟萨的族人组成的军队……

克莉苟萨紧闭住眼睛，努力抑制着泪水。阿瑞苟斯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已经丧心病狂了。

“我会把蓝龙献给您。克洛玛图斯必将醒来。”阿瑞苟斯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他的肌肉因为欲望而绷紧。

暮光教父露出了微笑。

“他们和我都将供您驱使，为您赢得这场伟大的战争，暮光教父。但是……我需要先得到他们，才能将他们献与您。”

“你说‘但是’？”

暮光教父和克莉苟萨同时捕捉到了阿瑞苟斯心中的犹疑。希望的花朵在克莉苟萨心中痛苦地开放着——敌人的计划进行得很不顺利。

“您警告我要提防的那个兽人。他来了，正像您所担心的那样。”

萨尔！克莉苟萨躲在阴影中，努力将头转向一旁。她根本无法抑制自己的微笑。

暮光教父咒骂了一句。“这可不会让我们的主人高兴。我被告知，布莱克摩尔将会阻止萨尔。告诉我，那个萨尔到现在为止都造成了怎样的妨碍……为什么你还没有杀死他。”

阿瑞苟斯仰起头，气愤地说道：“我一听说他来就打算杀死他，但卡雷苟斯阻止了我。而且毕竟那时所有蓝龙都在场。”

“萨尔只是一个兽人！”暮光教父喝道，“你可以在他人表示反对之前轻松地干掉他！”

“是两个守护者派他来见我们的！如果我在那时动手，肯定会招致许多同族的怀疑和敌意。如果我要成为守护者，就必须得到他们每一个人的支持！”

“难道我必须像教一个婴儿一样教你吗，阿瑞苟斯？”听到暮光教父的斥责，这头强大的巨龙也是一阵瑟缩，“安排一场意外！”

“你只是安全地待在这里，没有敌人在时刻窥伺你的弱点。”阿瑞苟斯气恼地回道，“光是用嘴说说什么意外之类的话当然会很轻松，处在风暴核心的又不是你。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肯定是我！”

“隐藏自己真的那么困难吗？难道你以为我会不清楚这种事？”暮光教父仰头大笑，“我一直在我的族类之中活动，就像你在你的族类中一样。但没有人能够看穿我真实的计划。这是一种你需要掌握的技巧，年轻的蓝龙。”

“有许多蓝龙都听从了卡雷苟斯的煽动，我不能让他们怀疑我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处死一个普通的兽人！”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兽人！”暮光教父的眼睛狠狠地盯着阿瑞苟斯，“你不明白吗？萨尔将会摧毁你，除非你抢先将他毁掉！这就是我的意志，也是死亡之翼主人的意志！难道你会只因为害怕受到指责而违抗你的主人？我认为你根本没有弄清楚什么才是最可怕的！”

“卡雷苟斯已经将他藏到了自己的翅膀下面。”阿瑞苟斯嘟囔着，但他还是低垂下了头颅，“我现在没办法对他下手，但我们至少知道了他在哪里。我们可以监视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有干掉他的机会。不过，很快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我将成为新的守护者。然后，我就能为所欲为了。”

“你见到他了吗？”

暮光教父显然是改变了话题。这个突兀的问题让与他对话的和正在旁边偷听的蓝龙都感到了困惑。

“看见谁？”阿瑞苟斯问。

“那就快飞过去。”暮光教父的声音忽然平静了下来，“飞到西北方去，看看他，然后再回来见我，快去。”

阿瑞苟斯点点头，重新飞进夜空中。暮光教父大步走到平台的边缘，看着飞远的巨龙。低温让他呼出的空气变成了一股股白烟。

克莉苟萨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现在她知道阿瑞苟斯要去看的是什么了。

克洛玛图斯——多头巨龙，绝不该出现在这世上的巨龙，她的亲弟弟与之结盟的巨怪。当暮光教父的视线落在克莉苟萨身上的时候，她不由得感觉到了一阵刺痛。

“他会死去。”暮光教父以平静如常的口吻说道，“你一定也知道这一点。”

“阿瑞苟斯？当然。”克莉苟萨要激怒暮光教父。

“我还不想走过去折磨你。”暮光教父说，“卡雷苟斯会死去，你也是一样。没有人能够对抗克洛玛图斯和死亡之翼联手的力量。即使是整个世界，也会在他的酷刑折磨中哀号。”

“卡雷苟斯也许的确会死。”克莉苟萨不得不承认道，“我也可能会死。但总会有人站出来对抗死亡之翼和他的儿子制造出来的畸形怪物。”

克莉苟萨为卡雷苟斯感到骄傲。她不知道卡雷苟斯是否已经在怀疑阿瑞苟斯背叛了他们，还是只想要保护萨尔的安全，让他免于遭受任何原因导致的伤害。蓝龙军团内部肯定有不少对他保持敌意的人。

一只手伸向了锁住克莉苟萨的那条纤细却蕴含着强大力量的银链，另一只手摸向了她的下腹部。熟悉的苦难和哀伤的感觉在克莉苟萨心中升起。她任由这种感觉从体内拥过，然后无声地将它呼出体外。她一直没有在他们的折磨中屈服。现在，她更不能垮掉。无论克洛玛图斯的五颗头颅和死亡之翼多么可怕，她似乎已经再一次看到了希望。

寂静的夜幕中响起了翅膀拍击的旋律。阿瑞苟斯回来了。短短的一去一回之间，他的气势削弱了很多。暮光教父不动声色地看着这头巨龙。

“你要把你承诺的事情做好。”暮光教父的声音非常，非常轻。

他面前的巨大蓝龙颤抖着。

＊＊＊

“再和我说一说这个天象吧。”萨尔说道。

“当然，众所周知，艾泽拉斯有两个月亮。”卡雷苟斯说道，“不同的文明也许给过他们不同的名字，但通常他们都会被认定为一对母子，因为白色月亮比蓝色的要大很多。”

萨尔点点头。“我的族人称他们为白色女士和蓝色孩童。”

“没有错。当他们完美地融为一体的时候，通常会被称为‘月之拥抱’。因为那看上去就像是作为母亲的白色月亮将蓝色的孩子抱进了怀中。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大约四百三十年才会出现一次。我从没有见证过这种天象。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候，我唯一能庆幸的只有这个天象的发生。”

“所以，你同意那种看法——必须在这个天象之下选出守护者？”萨尔问道，“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刻，蓝色巨龙才能再一次得到守护者的力量？”

“在传说中，泰坦就是在融合为一体的月亮之下创造出了守护者。”卡雷苟斯说道，“如果说有哪个时刻最合适于我们一族将守护者的称号授予一头普通巨龙，那就非此莫属了。”

“称号？你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会发生吗？”

卡雷苟斯叹了口气，伸手抓了抓头发。“未知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必须有一位守护者，萨尔。如果在全体投票之后，我们同意称某一个族人为守护者，那么也就只能如此了。”

萨尔点点头。“这种感觉……就像是一篇伟大的乐章安静地结束了。”这是他好不容易才想到的说法，“但守护者应该是那种无比强大的存在……而且你们蓝龙是魔法的守护者，你们掌握的是那么辉煌夺目，那么具有想象力的力量。如果新一代的守护者只是来自于简单的投票……”萨尔没有说完自己的看法，他不必再说下去了。

卡雷苟斯低声说道：“我对于领袖的权力并没有特别的野心，萨尔，但我要告诉你：我在为我的种族，为这个世界担心。如果阿瑞苟斯成为蓝龙守护者，我的担忧恐怕就要变为现实了。”

萨尔微微一笑。“并非全部成为领袖的人都需要对权力有野心。我就没有。我只是迫切地想要救助我的人民，要解放他们，为他们找到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家园，保护他们，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再度繁荣昌盛。”

卡雷苟斯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从现实来看，你实现了你的愿望。就连一些联盟的成员也都敬佩你是个英雄。而且我相信，在当下的世界中，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你。而你却来到了这里，成为一名与世无争、谦恭有礼的萨满。”

“我正在执行另一个使命。”萨尔说，“就像你说过的那样……这个世界需要我，甚至比我的族人更急迫地需要我。我要帮助的是我的世界。因为非常奇特的命运转折和因缘巧合，我来到这里，正是为了帮助这个世界。现在蓝龙正要决定出下一任守护者的人选。卡雷，这是一个巨大的责任，虽然我对你们的观察极为有限，但我至少可以相信，你才是守护者最佳的人选。我只希望你的同族也能够看清这一点。”

“除非别无选择，否则我是不会去争夺这个位置的。”卡雷苟斯说，“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我还不知道需要准备得到些什么：一个空洞的守护者头衔？还是一名真正拥有守护者力量的领袖？对我来说，这其中有着巨大的差别，绝不能等闲视之。而且这也是我从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没有人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萨尔仔细地端详着说话的卡雷苟斯。他相信，他明白了。

卡雷苟斯在……害怕。

“你认为如果这种事真的发生了，你就会被改变。”萨尔的话并非是在提问。

卡雷苟斯静静地点点头。“在这个古老世界的大多数生灵看来，我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生物了。这一点我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你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可以承担起这份责任。但……我真的能承担守护者的责任吗？”

这个蓝龙的目光转向一旁，仿佛在望着非常遥远的某个地方。“萨尔……一位守护者并不只是一头有着特别强大的力量的龙。他和一般的巨龙完全不同。他是……”卡雷苟斯在努力搜索着合适的词汇，“这将会彻底改变我，一定会的。但……五位守护者之中，有两位发了疯；阿莱克丝塔萨也许同样正在走向疯狂；诺兹多姆几乎在他自己的时间王国中永远迷失了自己。而守护者的身份又会让我变成什么样子？”

他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当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倒下，任命萨尔为他的继承人时，他也曾经面对过类似的恐惧。他并不想扛起酋长披肩的重量，但他还是接受了它。于是，他不再只是他自己，不再只是简单的萨尔，杜隆坦和德拉卡之子。他成了酋长。这份责任被他担负了数个年头。就像阿格娜以她那种坦率得令萨尔又爱又恨的方式所说的，他已经成为了部落的“萨尔”。

卡雷苟斯一旦成为守护者，就再也不可能放下这份责任，而且他的寿命要比一个渺小的兽人漫长得多得多。

这会改变卡雷苟斯，而卡雷苟斯将再也无法改变回来。他将是蓝龙守护者卡雷苟斯，而不会再是朋友们口中的“卡雷”。他又该如何面对这种改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的朋友。”萨尔低声说道，“你不知道这对你将有怎样的影响。但有些事，就算是巨龙也不可能想得到。你只能根据你知道的一切做出判断。你的心、你的头和你的肚子告诉你的都是真的——你需要问的问题并不是这会对你造成什么改变。实际上，你已经问出了正确的问题。”

“如果阿瑞苟斯成为守护者，会对我的族人造成什么改变？”卡雷苟斯说。

萨尔点点头。“明白了吗？你已经知道了问题。你只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你很清楚，你必须选择接受这份责任，而不是将它拱手献给阿瑞苟斯。”

卡雷苟斯沉默了半晌。“阿瑞苟斯的血统让他占有很大优势。”最后他说道，“但他不明白的是，我们整个蓝龙族群，整个龙族，应该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阿瑞苟斯思考问题的方式对我们没有益处。这种思想从来都是错误的。如果蓝龙追随他，他们就会变成孤独的，被隔绝在龙族之外的蓝龙。他们的结局很可能会是惨死，甚至更糟。”他露出一点笑容，“这就是我的头、心和肚子告诉我的。”

“那就是说，你已经做出选择了。”

“我依然心怀畏惧。这种感觉让我成为一个懦夫，但我还无法摆脱它。”

“不，”萨尔说，“它只是在让你变得睿智。”

* * *

时间到了。

萨尔将身上沉重的毛皮斗篷拽紧了一些。他正在魔枢最高处的一座巨大平台上。在这里，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辽阔的天空。一些化成人形的巨龙站在他身边；还有另一些巨龙只是不停地在空中盘旋着，等待着。也许是因为天空格外清澈，这个夜晚的风显得比平时更加凛冽。星星在乌木一般的天空中闪烁着。萨尔很高兴能看到晴朗的天空，虽然这也意味着空气会更加冰冷。他希望能亲眼见证一场罕见而壮丽的天象奇景，尽管蓝龙早就向他保证过，无论天空中是否有云层覆盖，月之拥抱天象所蕴含的能量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两颗月亮已经非常接近了。白色女孩和蓝色孩童很快就会拥抱在一起。蓝龙们都保持着安静。萨尔完全不记得他们还有这样平静的时候。虽然蓝龙喜爱的环境几乎能把萨尔冻僵，但这一支龙族给萨尔的印象却是生机勃勃、活力四射。青铜龙总是思考多过言谈和行动。毫无疑问，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动作在时光之路中造成的影响都会对青铜龙施加不同程度的压力。绿龙似乎也是一个趋向于平静的龙族。他们往往会用千年的时间沉浸在他们的梦境中。而蓝龙在萨尔看来则像魔法的爆鸣和火花一样活跃多变，也许这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他们的思想如同剃刀一般锐利，像疾风一般迅捷；他们的情绪像水银一样不断地流动，变化；他们的行动迅速而且有力。看到他们全都只是这样静静地站立着，或者周而复始地在天空中盘旋，一双双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天空——这种景象本身就足以让人神经紧绷了。

就连卡雷苟斯也显现出不同寻常的肃穆神情。他像许多同伴一样，显露出他的巨龙形态。虽然萨尔一开始觉得半精灵形态的卡雷苟斯更容易接近和交谈，但现在，他已经可以从容地接受这位年轻蓝龙的任何形象——卡雷苟斯对他而言，只是卡雷苟斯而已，无论他选择成为什么样子。萨尔向卡雷苟斯靠近了一步，伸出一只安慰的手，按住这头强大蓝龙的前腿——他也只能碰到卡雷苟斯身体的这个部位了，现在他的动作大概相当于按住卡雷苟斯的肩膀。卡雷苟斯低下头，瞥了他一眼，目光中闪烁着感谢的微笑。然后，他重新仰起巨大的蓝色头颅，注视着天空中月球的轨迹。

萨尔思考着眼前看到的景象，以及这景象所代表的意义。月之拥抱——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他想到了玛里苟斯。根据他的听闻和观察，他已经知道，在疯狂降临在玛里苟斯的头上之前，蓝龙守护者曾经像卡雷苟斯一样乐观幽默、胸怀宽广。死亡之翼对他，对蓝龙，对全部龙族，对这个世界造成的伤害……萨尔哀伤地摇摇头，不禁为过去那一连串的灾难感到惋惜。如果命运之路不是那样残酷无情，也许今天蓝龙一族就没有必要举行这种令人忐忑的仪式了。

现在，蓝色孩童正向母亲移动。萨尔露出一丝微笑。正当他在凄寒清澈的夜色中瑟瑟发抖的时候，月亮的拥抱开始了。这是一个应该平静下来，思考一下爱与魔法的时刻。曾经相隔万里的两轮圆月拥抱在一起。他们似乎在告诉世人，任何隔阂都不是绝对无法跨越的。

现在已经不是发表个人意见，进行逻辑辩论证明阿瑞苟斯是多么危险，卡雷苟斯才是最佳人选的时候了。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每一头巨龙都将表达自己的意愿，做出自己的选择。萨尔想到了诺兹多姆、时间的本质，还有这个决定在做出之前就已经注定的因素。无论希望还是畏惧，在此时此刻都是没有意义的。

重要的只有这个时刻。站在寒夜之中的群龙身边，看着眼前美丽罕有的变化。这个时刻也将随之演变，成为另一个时刻。它将被度过，被永远保存在记忆之中。但现在，只有这个时刻是真实的。

蓝色孩童缓慢地移动着，然后，他们等待的景象出现了：漫长的期盼和守候让这个时刻显得如此缓慢，但它终究是发生了。白色的大月亮“抱住了”蓝色的小月亮。萨尔感觉到无言的喜悦和完全的静瑟将自己包裹在其中。他只是静静地看着。

冷冽平静的气氛突然被打碎了——阿瑞苟斯跃上半空，一双有力的翅膀拍打出强劲的气流，将他支撑在空中。他抬起头，高声喊道：“让我统领我的族人！给我守护者的祝福！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这是我应得的！”

在萨尔身边，卡雷苟斯倒吸了一口冷气。“不，”他悄声说道，“他会把我们全部毁掉……”

阿瑞苟斯的大胆行动引起了很大程度的关注。巨龙们纷纷转过头，目光从空中的异象转移到他身上。几乎每一头巨龙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呼吼吓住了。

阿瑞苟斯则继续激动地向他的族群吼叫道：“是的！我代表了最真实的我们——魔法的掌控者，有责任指引奥术力量的生灵！你们知道我的能力，虽然我还不是一位守护者，但我是我父亲真正的儿子。我相信他为之奋战的信念，相信我们必须掌控自己的命运！我们应该充分使用奥术魔法，因为这是为我们

准备的工具，是我们取得自身利益的手段！一切为了蓝龙！这就是魔法存在的意义！”

母亲和孩子紧紧拥抱在一起，全不在意下方魔枢中发生的骚动。他们继续散发出柔和的光亮。蓝白色的光线落在雪地上、光滑如镜的蓝色鳞甲上，又被反射回空中照亮了他们。这是一种极端美丽，令人难忘的情景。萨尔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不再被那个大喊大叫，在风中扇动翅膀的巨兽所吸引，他的心依旧沉浸在此时此刻的平静安宁中。

慢慢地，其他巨龙也一个接一个地转回了头，不再理会阿瑞苟斯和他要将魔法作为工具的宣言。他们继续心醉神迷地望着这个令人震撼的奇景——两轮月亮交叠成完美的同心圆，甚至忘记了将冰冷的空气吸入鼻腔之中。

萨尔意识到，这是一种选择：一方是阿瑞苟斯和他对于往日荣耀的宣扬，对于辉煌未来的承诺；另一方是寂静无声的月之拥抱。在这个时刻，蓝龙们全都选择了后者，这种寂静……这种魔法……

阿瑞苟斯还在喊叫、吹嘘、求告，但蓝龙似乎并不想听。他们如同雕像一般，在蓝白双月的月光之下，忘我地欣赏着月之拥抱。他们似乎……完全被这美丽的景象惊呆了。

萨尔觉得，融合在一起的蓝白色月光似乎在这些一动不动的巨兽身上投下了两轮月亮的魔法幻影，让他们的身体散发出一种细腻优雅的光亮。这种光是如此吸引人，以至于萨尔在不知不觉间将观察双月的视线转移到了这些巨龙身上。

然后，这片光发生了变化。它似乎变暗了，穿过阿瑞苟斯，将整个蓝龙族群笼罩在其中。萨尔知道，他自己也被包容在了这片柔和的光线之中。然后，光线又慢慢地从他们身上褪去了。

但它没有离开卡雷苟斯的身体。

这时，萨尔明白了。

这个仪式并非是智力的考验，也不是蓝龙一同投票，选举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候选人。这根本无关乎守护者的“头衔”。任何巨龙都不可能将这个头衔作为一种工具，无论是用来为他自己牟利，还是为了他的族群。

这种天象被称为“月之拥抱”。它所关系的是蓝色巨龙的心，而不是他们的脑子。新的守护者绝不可能为了一己之私的谋划而获得力量。泰坦已经做了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所以，现在，在这个时刻中，有资格继承守护者责任的蓝色巨龙也要做出他们认为是正确的选择。

萨尔终于明白了，曾几何时，当他和卡雷苟斯发言的时候，巨龙们并不只是在用他们的理智，更是在用心倾听他的话。他们已经看到了萨尔注视他们的目光，注意到了他的反应。而且，他们肯定也听到了萨尔希望他们听到的一切——关于生活在这一时刻，关于审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能力，因为审视自己而感到的惊奇。而更重要的是，当一件真正富有魅力而充满魔法的事物出现在眼前，显示出罕有的美好，哪怕其中没有半点权威或力量，蓝龙们依旧会将全副身心转向它，就像花朵朝向太阳。他们的心已经离开恐惧，正向希望开放，离开封闭，向这个世界敞开。

这时，蓝色孩童已经离开了母亲慈爱的怀抱，天空中和巨龙身上的光晕正渐渐褪去，只有卡雷苟斯身上的光却越来越强。

卡雷苟斯很快就恢复了呼吸。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突然间，他飞向空中。萨尔不得不抬手遮住眼睛，以免自己的双眼被新生的守护者放射出的灿烂光华刺痛。明亮的卡雷苟斯就如同一颗无法直视的灿烂星辰——不，是太阳，被美丽而动人心魄的光辉包围着。现在，他成为奥术魔法最终的主人，赐予他这种力量的是希望、爱和信任，是他的族群，是天空中的母亲和孩子，是漫长岁月中泰坦意志的回响。

突然之间，当他拍动的翅膀仿佛要将天空撕裂，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

卡雷苟斯笑了。

充满喜悦的声音从他口中倾泻而出，如同冰雪般晶莹明亮，如同羽毛般轻盈，如同母亲的爱一样纯粹。这不是胜利者得意的嗤笑。这是无法抑制的快乐，是强大、鲜活、真实的魔法，是必须与世界分享的礼物。

萨尔发现自己也在欢快地大笑着。他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飞舞在夜空中的那头蓝白色巨龙身上移开。洪钟一般的巨龙笑声带着令人惊异的甜美感觉，在他身周响起。萨尔的心中充满了无可言喻的满足感。他环顾四周，感觉到伟大的巨龙们在这一时刻传达给他的友谊与关爱。他看到喜悦的泪水同样在他们的眼中闪烁。他的心与巨龙的心一同感受到了轻松和安宁。他觉得，如果自己跳起来，也许同样能飞上高空。

“你们这些蠢货！”

阿瑞苟斯声音中的愤怒、侮辱和惊骇将这个时刻打碎成万千碎片。“你们这些愚蠢之极的东西！是你们背叛了吾族，而不是我！”

没等萨尔仔细思考这句话的意思，阿瑞苟斯已经仰起头，发出一声可怕的吼声。萨尔感觉到那吼声几乎像铁拳一样砸在自己的身上。这吼声中不止有音

波和空气，更有阿瑞苟斯的魔法力量。它震颤着萨尔的血液和骨骼，让他无力地跪倒在地。

是你们背叛了吾族，而不是我……

萨尔抬头看了一眼卡雷苟斯，新的蓝龙守护者。他盘旋在空中，身上依旧散发出璀璨的奥术魔法的光芒。和曾经与他不相上下的对手相比，现在的卡雷苟斯显得更加辉煌雄壮，而阿瑞苟斯则仿佛失去了英武的气势，变得更像是夜空中的一块污渍。光辉耀眼的卡雷苟斯已经不再满心喜悦，而是变成了一位驱逐邪恶的神明。他收起双翼，向阿瑞苟斯扑了过去。

“不，阿瑞苟斯！我不会让你毁灭我们！”

转瞬之间，天空中充满了恐怖的声音：那是数十对强有力的翅膀拍动的声音。萨尔瞪大了眼睛，看着暮光龙军团迅速逼近。在此之前，这个兽人从没有见过一头暮光龙，但他一眼就认出了他们。他们如同黑暗的幽灵，生存在巨龙形状的影子里，向蓝龙的堡垒发动了猛攻。

身躯庞大的蓝龙们立刻以令萨尔吃惊的迅捷速度展开行动。还没等萨尔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如同火山爆发般跃入空中，冲向敌人。夜空立刻被白色和浅蓝色的冻气和奥术能量的爆炸点亮了。萨尔的视线则只是集中在激战正酣的卡雷苟斯和阿瑞苟斯身上。

“卡雷！”萨尔喊道。他怀疑新一代的守护者根本不可能在战场的喧嚣声中听到他的喊声，但他必须试一试，“小心！”

随后的短短一瞬之间，萨尔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一开始，卡雷苟斯仿佛并没有听到他的喊声，但在最后一刻，守护者摆脱了阿瑞苟斯的纠缠，向左侧闪去。三头暮光龙径直扑向阿瑞苟斯。令萨尔瞠目结舌的是，他们在即将撞上阿瑞苟斯的时候同时变成了幽灵，毫发无伤地穿过了他们的蓝龙同伙，然后又转身加入了战团。

萨尔与其说是听到，不如说是感觉到了身后袭来的巨龙。他猛地转过身，抽出毁灭之锤，用双手紧攥住锤柄，咬紧了牙关。为了保护这些他已经开始喜爱并尊敬的巨龙，他不惜将自己的热血泼洒在敌人的头顶。他的战斗一定能治疗这个世界的创伤。

他将用生命保卫这个世界。

扑到他面前的暮光龙非常美丽，也极为恐怖。她张开嘴，露出几乎像萨尔的身体一样长的獠牙，前爪也已经伸展过来。如果不能一口吞下萨尔，她就会用两只巨爪将这个兽人撕成碎片。

“为了部落！”的战吼冲到萨尔口边，但他并没有发出喊声。现在，他不只是为了部落而战，他将为这个世界的一切而战，无论是联盟、大地之环、塞纳里奥议会，还是残破不堪的巨龙族群。

他要为艾泽拉斯而战。

他高举起战锤，暮光巨龙的利齿已经落下。

突然之间，萨尔升到了空中五十尺高的地方。一股强大、不可违抗，却又让人安心的力量撑住了他的身体。他向下瞥了一眼，看到一只龙爪正将自己握在其中。卡雷苟斯的声音冲进他的耳中。“到我背上来，快！这样你才不会有危险！”

萨尔知道卡雷苟斯说得没有错。卡雷苟斯将萨尔放到自己连接着巨大翅膀的肩头，松开爪子。萨尔纵身一跃，在空中滑行了一两秒，才落在卡雷苟斯宽阔的脊背上。

蓝龙喜好冰冷的魔法，但卡雷苟斯的身体却让萨尔感觉到温暖——这种温暖甚至超过了在戴沙林和缇珂背上的感觉。如果说在另外两头巨龙背上飞翔的乐趣像是在吹口哨，那么骑在蓝色守护者的背上肯定就像是在狂喜中放声高呼。魔法火花汇聚成的能量流过萨尔全身。萨尔紧紧抓住卡雷苟斯的脊背，跟随他一同上下翻飞，俯冲疾升。卡雷苟斯盘旋到两头暮光龙之间，吐出一口致命的冰寒气体。暮光龙痛苦地号叫着，变成了半透明的样子——但只有被卡雷苟斯的气息冻成硬块的血肉无法变化。卡雷苟斯转回头，甩动尾巴狠狠抽在一头暮光龙的身上，将她冻结的前腿打成了碎块。另外一头暮光龙的翅膀被冻住了，她慌乱地掉落了下去，僵硬的翅膀再也无法鼓起一丝气流。

兽人和守护者形成了一对完美的战斗组合。萨尔仿佛焊在了卡雷苟斯的背上，随同这个伟大的生灵急坠、侧转，迅猛调头。卡雷苟斯用魔法进行战斗，召唤出幻影吸引一头暮光龙，他则趁机向另一头暮光龙发动袭击，同时贴近第三头暮光龙，让萨尔能够进行攻击。

“后脑！”卡雷苟斯喊道。

萨尔一跃而起，保持着和卡雷苟斯完美的同步。他甚至没有多想一下，便已经落在了一头暮光龙的脖子上，同时举起毁灭之锤，砸中了卡雷苟斯告诉他的目标。这头怪兽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遭受这样的突袭，根本来不及变幻形体，就成为一具死尸，向地面栽去。卡雷苟斯折了回来，平稳地向萨尔滑行。

萨尔从那头巨龙背上跳回卡雷苟斯背上。守护者扇动翅膀，他们迅速向上攀升，准备继续战斗。兽人向周围瞥了一眼。现在他全身都处在巅峰状态，呼吸甚至都还没有变得粗重，而他的脸上已经露出了微笑。

蓝龙正在赢得战斗。

第十五章

蓝龙胜利了！

他们的数量不如敌人，但他们漂亮地赢得了这场战斗。新的守护者让他们士气高涨。拥抱之月治愈了他们的创伤，泰坦的祝福因为他们谦卑的祈求而到来。巨大的喜悦和慰藉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力量和决心，要为保护蓝龙一族而战。

这种事本不应该发生的！

阿瑞苟斯浑身流着血，身体的一部分已经被冻成冰块，一只翅膀因为卡雷苟斯准确的打击而受伤。他勉强坚持着战斗，但已经感到虚弱、恐惧——这两种情绪都让他感到极不适应。

情况怎么可能变得这样糟糕？

像所有被困在陷阱中的野兽一样，阿瑞苟斯的心里只剩下了惶恐和厌恶，而他现在想要的只有安全——一个巢穴，一个能够恢复、休息和思考的地方。他知道，这样的地方的确有一个，在那里，他可以平静下来，甩掉像黑雾一样缠绕在他神经上的恐惧。

他狂乱地寻找着卡雷苟斯。那个浑蛋在那里，看上去是那样巨大、骄傲、光辉灿烂，全身放射出本应该属于阿瑞苟斯的能量。而卡雷苟斯宠爱的那个兽人竟然还骑在他的背上，就像一只站在牛背上的蒺藜球，挥舞着他的锤子，打碎了一颗又一颗暮光龙的头颅——那可都是阿瑞苟斯的暮光龙。

永恒之眼。他必须去永恒之眼。他将在那里思考，重整部队，制定新的计划。那里是魔枢的核心，他的父亲隐居和避难的地方。在阿瑞苟斯心慌意乱的时候，它向阿瑞苟斯发出了召唤。只是想到那里，阿瑞苟斯立刻感觉到了某种程度的镇定。他以巨龙不该有的方式呜咽着，摆动双翼向下飞去，离开惨不忍睹的空中战场，像一块石头从魔枢的巅峰跌落。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张开翅膀，滑翔着穿过魔枢的入口，飞快地在魔枢内部迷宫一般的走廊之中穿行。惶恐将寒冰一般的利爪刺进他的内心，让他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他终于看到了：一个如同迷雾漩涡一般不断旋转的传送门，门对面就是永恒之眼。阿瑞苟斯疾速向那里飞去，穿过传送门，进入到一片夜空之下——这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小型维度空间，在过去还曾经有过一个蓝灰色的魔法平台。巨龙能够在那上面休息，沉思盘旋而过的各种奥秘。魔法符文在这里翩翩起舞，如同轻轻飘飞的雪花一样，时隐时现。这片黑色的夜空点缀着冰冷的星星，不住地扭曲变幻。夜空中的一部分是一片徐徐旋转的蓝白色星云。

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了平台。在夺取了父亲生命的那场战役中，魔法平台也变成了飘浮的碎片。这样一块碎片上还摆放着封闭的魔法水晶球——聚焦之虹。玛里苟斯曾经利用自己的血将这颗水晶球激活，并控制了已经沉睡千年的这件神器。打开聚焦之虹，玛里苟斯就能引导强大的湍流之针，利用湍流之针吸取艾泽拉斯魔网的奥术魔法，将魔法能量引导进入魔枢。而正是一把久已被遗忘的钥匙打开了聚焦之虹上的一道细缝，让玛里苟斯投入了他的最后一战。

虽然这里难免会让阿瑞苟斯回忆起自己生命中那个可怕的时刻，但它毕竟还会让他感觉到舒适和熟悉。阿瑞苟斯感到自己放松下来。他伏身到一块缓缓移动的平台残片上，将双翼收在巨大的身躯旁，张开下颌，大口地喘息着。

“阿瑞苟斯？”

蓝龙张开眼睛，伸展翅膀，迅速恢复了警惕。是谁竟敢……？

“布莱克摩尔！”他终于松了一口气，“真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

“希望我也能这样说。”这个人类一边说，一边大步向前走过来。他站在另外一块平台碎片上，大胆地望向那头飘浮在上方的巨龙。然后，他脱下头盔，一头黑色的长发披散开来，一双闪烁不定的蓝眼睛直盯着阿瑞苟斯。“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对于守护者的事情知道得不多。不过……我猜你没能成为守护者。”

阿瑞苟斯打了个哆嗦。“是的，他们选了……卡雷苟斯。”他恶狠狠地说出了这个名字，这个让他感到极度愤怒、极度委屈的名字。“那个愚蠢的兽人……他鼓动蓝龙们背叛了我，夺走了本应属于我的东西！”

布莱克摩尔皱起眉头，喃喃地说道：“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阿瑞苟斯愤怒地用尾巴抽了一下平台，平台随即发生了危险的倾斜，“这全都是萨尔的错。如果你能够做好你该做的事，将他杀掉……”

那个人类眯起了眼睛。“是的。而如果你按照原先的计划，成为守护者，我们也就不必进行这场愉快的谈话了。”他的声音仿佛劈开空气的鞭子，“但

我们都还没有实现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最好将怒火放到一旁，想一想该如何将事情做好。”

这个人类是正确的。阿瑞苟斯让自己平静下来。他需要集中精神，所以他才会来到这里。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我们的心愿。”阿瑞苟斯说，“这样，暮光教父和死亡之翼才会对我们感到满意。”

布莱克摩尔看着他，说道：“继续。”

“我们两个想要的都是萨尔的命。我们也都想让我成为守护者。和我一同返回战场吧，布莱克摩尔国王，完成你的复仇。如果你杀死了那个兽人，卡雷苟斯就会明白，不可能万事都合他的心愿。如果卡雷苟斯失败了，蓝龙的忠诚就会动摇——那些卑鄙的家伙。不管怎样，那时卡雷苟斯就会变得脆弱不堪，我就能杀死他。”

阿瑞苟斯越说越兴奋。这就是他的计划。他能看到这个计划得以实行的每一步。“一旦卡雷苟斯被干掉，蓝龙们一定会急切需要领袖来指引他们。那时，他们的忠诚心就会转向我，我也会获得守护者的力量，这才是应该出现的结果！到那时，一切都会回到正轨。”

“对此，你能肯定吗？”布莱克摩尔质问道。

“不……还不能很确定。但那股能量还能到哪里去？我是唯一向卡雷苟斯发起挑战的人。如果我让那些蓝龙看到了他的软弱，他们自然都会倒向我。”

布莱克摩尔用被甲片包裹的手指捋着下巴上的山羊胡，认真地考虑着。“我不喜欢现在的力量对比。我只是一个人类，却要对抗一头，甚至数头巨龙，也许……我们的敌人是一整支巨龙军团？”

“相信我。萨尔如果再见到你，肯定会彻底崩溃。”阿瑞苟斯催促着他。他不喜欢这样哀求，但他需要这个人类。“只要萨尔一死，蓝龙定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天空中还有许多暮光龙，如果我们将力量合并起来，就一定能取胜！”

这个人类点点头，说道：“很好。这是一个很冒险的计划，但人生没有不冒险的，对不对？”他突然笑了，露出白色闪光的牙齿，就如同一头食肉兽在微笑。

“不会冒多大险。”阿瑞苟斯说，“而我们将实现伟大的成就。”他的心情比自己预想中更放松。他清楚这个人类的历史，知道他对萨尔有多么憎恨。布莱克摩尔想要那个兽人的命，就像阿瑞苟斯想要卡雷苟斯的命。阿瑞苟斯飞

向那个人类所在的平台，让身子悬停在平台旁边稍低一点的地方，以便于布莱克摩尔能够方便地爬上他的脊背。

他们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阿瑞苟斯很清楚这一点。然后，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他将成为守护者，就像他一直渴望的那样。

他调转过头，向那个漩涡样的传送门飞去。每扇动一次翅膀，他的精神便会更振奋一点。在他的下方，平台碎片缓缓地转动着。阿瑞苟斯及时地低下头，看到一个平台碎片翻转过来，在他的正下方露出了聚焦之虹。

疼痛感爆发得突然而剧烈。仿佛一根白热的钢针刺进了他的颅骨底部。布莱克摩尔的大剑刺进了他的脖子。阿瑞苟斯之后又活了一会儿，让他能看到自己的一滴血沿着彻底刺穿了他的脖颈的剑锋掉落在聚焦之虹上，看到聚焦之虹骤然张开。当他开始急速下坠的时候，他看到布莱克摩尔从他的脊背跳到了一块缓缓转动的平台碎片上。阿瑞苟斯，玛里苟斯的儿子，他知道自己被出卖，就要死了。

＊＊＊

萨尔一只手握着毁灭之锤，另一只手高高举起。闪电撕裂天空，化成一道灼热的死亡之链，在不少于四头暮光龙之间爆炸开来。猛烈的打击让他们暂时陷入了混乱，烧焦了他们的一侧身体，并且烧毁了他们的皮翼。他们痛苦地尖叫着，滞留在物质形体中，让萨尔有足够的时间从卡雷苟斯的背上跳起，落在一头暮光龙的身上。他挥起毁灭之锤，狠狠地砸在这头龙的颅骨上。但他这一击还是打歪了，让暮光龙趁这个时候变成了虚体。萨尔骤然向下跌落，看到雪白的地面向他猛冲过来。突然之间，他又看到了卡雷苟斯宽阔闪亮的蓝色脊背。他重重地跌在龙背上面，不过并没有受伤。

萨尔正打算抬起头，寻找下一个敌人，这时魔枢突然开始晃动起来，炽烈的光芒从那里面的所有地方爆发出来。就连强大的守护者也不得不转过头，向远处飞去。萨尔只能紧紧地抓住卡雷苟斯的脊背。

“出什么事了？”萨尔喊道。

“奥术魔法发生了爆炸！”卡雷苟斯答道。他细长的脖颈低垂了下去，让萨尔能够清楚地看到下方魔枢的情况。魔法能量还在不断从那里涌出来，如同渐渐沉寂下去的焰火。“我还不能确定是什么……”

“暮光龙！”在卡雷苟斯低头俯视的时候，萨尔还在警惕着周围，“他们逃回神殿去了！”

“蓝龙！跟我来！”卡雷苟斯高声喊道。他的声音洪亮深沉，萨尔的全身的筋骨仿佛也因之而震颤，“我们的敌人正在逃走，局势现在对我们很有利！

消灭他们，不要让他们逃回到主人那里去！”

萨尔一直认为卡雷苟斯的飞行速度是极为迅捷的。而现在，他才知道什么是快——他用尽全力抓住巨龙的脊背，几乎已经无法呼吸。暮光龙发疯般想要逃跑，根本无心再与守护者作战。他们全都已经变成了虚体。作为应对之策，蓝龙们开始用纯粹的魔法攻击。空气中充满了白色奥术能量的炸裂声和寒冰风暴的怒吼声，到处都闪烁着冰霜的光芒。又有几头暮光龙掉了下去，但大部分还是逃脱了。

蓝龙们穷追不舍，不尽数消灭这些敌人，他们誓不罢休。

＊＊＊

克莉苟萨死死盯着眼前这一幕，心中充满了恐惧，只希望她所看到的事不会成功。

她感觉到了弟弟的死亡，感觉到他的生命能量——遗传自玛里苟斯的血——受到控制和引导。而这种被引导的方式令克莉苟萨感到熟悉却又困扰。毫无疑问，暮光教父是从死亡之翼那里得到了情报，现在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

她的弟弟死去之后不过数秒时间，一场风暴就出现在龙眠神殿上方的天空中。紫黑色的浓云愤怒地翻滚着，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震耳欲聋的能量爆裂声让克莉苟萨尖叫着，用双手紧紧捂住了自己可怜的人类耳朵。天空被撕开了。

灼目的白色强光同时向上方和下方射去，如同长矛刺穿了眼睛看不到的天穹和大地。克莉苟萨意识到，这是一根湍流之针，一种完全由奥术能量形成的工具，一种充盈着强大能量的工具。玛里苟斯曾经利用这种工具从遍布整个艾泽拉斯的魔网中汲取奥术魔法，将它们输送进魔枢。

而在天与地之间，位于湍流之针正中心的是克洛玛图斯。

这一股强大到无法想象的魔法能量所汇聚成的长针刺穿了五头巨怪庞大而死寂的杂色身躯。克莉苟萨看着眼前这一切，颤抖着，用双臂紧紧抱住自己的身体，依稀感觉到自己苍白肌肤上针刺刀割的印痕。她知道，自己也是面前这一幕恐怖情景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之一。这让她感到无比恶心。他们利用她来进行试验，而她现在还能活着只有两个原因：她的血统和她的性别。

“你很幸运，亲爱的。”暮光教父在她身边说道，“在所有巨龙之中，唯独你有幸见证了了这个奇迹……甚至还参与了创造这个奇迹的过程。”

“看样子，我的弟弟作出的贡献更大。”克莉苟萨说道。她的声音中流露出了痛苦和颓唐，这让她更加气恨自己了。“这就是暮光之锤奖励效忠者和有功者的方式吗？为了你，阿瑞苟斯背叛了他的整个族群，实际上，他背叛了整个龙族。而你却把他杀了！”

“我杀了他，是因为他失败了，而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忠心。”暮光教父不动声色地说道，“你说得不错，这就是暮光之锤奖励失败者的方式。”

“死亡之翼似乎对于你的成绩也很不满意。”克莉苟萨不顾一切地怒喝道，“也许我可怜的、被欺骗的弟弟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暮光教父拽了一下锁链。克莉苟萨的话音变成了一阵痛苦的呜咽，锁链猛烈地灼烧着她的喉咙。“小美人，看样子以后我要更加谨慎地决定该说些什么了。”

克莉苟萨终于能再次呼吸了。在绝望中，她觉得就算是暮光教父用来威胁她的死亡也要比她现在的生命更加甜美——现在的她只不过是暮光教父手中一件用来伤害巨龙一族的工具。她刚刚张开嘴，想要狠狠叱骂这个恶棍，却听到下方的暮光教徒们发出一阵狂野昏乱，却又无比兴奋的咆哮。即将脱口而出的言辞生生僵死在她的喉咙里。

克洛玛图斯动了起来。

畸形巨龙的动作极为轻微，几乎无法察觉。但他的一只爪子的确稍稍张开了一下，又合拢起来。他身体其余的部分依然像死尸一样僵硬，但很快，他的尾巴又抽搐了起来，动作同样轻微得难以分辨。然后，他的一颗头——那颗黑色的——猛然开始抽动。

暮光教父跑到圆形平台的边缘。“他活了！他活了！”

暮光教父将戴着手套的双手紧攥成拳，高举到空中。神殿下方人群的欢呼声立刻变得更加响亮。

湍流之针在一下一下脉动着，其中的能量源源不绝地注入逐渐复活起来的尸体中。每一分一秒，克莉苟萨都觉得这个怪物在变得更加强壮。现在他所有的肢体都开始抽搐了。一个接一个，五颗骇人的头颅全部抬了起来，就像一头深海巨兽的粗大腕足，在来回摇摆、舞动，只是这些腕足的顶端都生着明亮的双眼和布满利齿的巨颚。现在，他的十只眼睛都睁开了，完全一致的眼睛颜色成了这头巨怪混乱杂驳的身体上唯一统一的特征——这些眼睛全都闪耀着夺目的紫色光芒。克洛玛图斯的确活了过来，像生物一样在移动，甚至也许能与别人对话。但他的身躯仍然是极不完整的。在他身上的一些地方甚至能清晰地看见骨头。原本黏附在他身上的许多鳞片都剥落了，露出健康或者腐败的皮肤。

每一颗头颅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少了一只耳朵，或者不断渗出液体的眼睛……

“克洛玛图斯！”暮光教父喊道，“到我这里来，我赐予生命的儿子，看着我！”

一只红色的耳朵抖动了一下。绿色的鼻翼在翕张。青铜色的头颅在脖颈上缓缓转动。一个接一个，笨拙的、从没有挪动过的头颅纷纷动了起来，十只眼睛一同望向了暮光教父。

“我们的……父亲。”青铜头颅开口说道。这声音几乎能震撼整座神殿，只是发音还显得非常笨拙。蓝色头颅上的一双紫眼睛眯了起来，然后，那道目光落在克莉苟萨身上。阴沉的笑声透过蓝色头颅的喉咙，如沉雷般响起。当那颗头颅开始说话的时候，声音却显得异常甜美，只是他也还无法流畅地选择言辞。

“不要害怕，小蓝龙。你的弟弟还活着——就在我的体内。你感觉不到我们亲密的关系吗？”其他头颅也都转过来，似乎对这颗蓝色头颅的话感到很有趣，“你们同样也都会来侍奉我。”

“绝不！”克莉苟萨尖叫着。想到被迫亲眼见证的这一切恐怖，她的意识几乎要崩溃了，“蓝龙绝不会侍奉你！卡雷苟斯才是他们的领袖！”

她预想到自己脖子上的锁链会被狠狠拽一下，早已挺直身子，准备承受那种锐利、炽烈的痛苦，但暮光教父却笑了。“难道你不明白吗？我本以为蓝龙都是很聪明的！”

克莉苟萨不想听他继续说下去，也不想“明白”任何事情，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问道：“明白什么？”

“他被制造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克莉苟萨强迫自己盯着克洛玛图斯。她看到的是一头外形可怖的彩色巨龙，那五颗头颅比她见过的任何怪物都更加可怕。他……

“不，”克莉苟萨悄声说道，仿佛被狠狠揍了一拳，“不……”

“看样子……你终于明白了。”暮光教父满意地说道，“很辉煌，不是吗？一切都将毁灭，只有这一点是注定不变的。蓝龙是不是有了新的守护者，根本就不重要。伊瑟拉醒来，诺兹多姆回归，这些都不重要，甚至就算生命缚誓者能够再度振作起来，也已经毫无意义了。”他将嘴唇贴到克莉苟萨的耳边，仿佛在亲昵地和她分享某个最为隐私的秘密，“克洛玛图斯活了……守护者们就只能去死。”

克莉苟萨失去了对自己的最后一点控制。她扑向暮光教父，尖叫着、抓挠着、撕咬着，但她软弱的人类形体根本无法与暮光教父的魔法——或者是脖子上这根锁链的力量抗衡。她只能拼命呼喊着一个无用的字眼，仿佛这样就能阻止不可避免的劫难。

“不！……不！……不！……”

“安静！”暮光教父高喊着，用力拽了一下银链。克莉苟萨重重地跌倒在地，全身都在痛苦中剧烈抽搐着。

“好了，好了。”克洛玛图斯的黑色头颅说道。这颗头发出的声音带着一点气声，像丝绸一样光滑细腻，却又冰冷无情。克洛玛图斯缓缓地站起身，动作变得越来越灵活——他已经发现控制身体的窍门了。“就让这头小蓝龙继续胡言乱语吧。她的话很快就会变得更甜美了。她将会……”

红色的头颅打断了黑色头颅。克洛玛图斯转向西方，他对于自己的躯体还是有些不适应。“他们来了。”红色头颅用清晰、强壮的声音喊道，“我却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你都干了些什么，父亲？”

克莉苟萨笑了。她听到自己的笑声，知道自己现在有多么歇斯底里。但那笑声依旧连续不断地从她的喉头涌出来，仿佛突然冲出地面的泉水一般源源不绝。她举起一根颤抖的手指，指向那些正全速向神殿飞来的暮光龙。还有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穷追不舍的，她那些勇敢的蓝龙同族们。

“你的美梦做不成了！”克莉苟萨高声喊道，“‘伟大’的暮光教父，你的计划也许很高明，但你的龙跑得太快了。我的龙族将会消灭他们，还有你和你的亡灵怪物！你现在有什么计划，聪明的白痴？”怒火中烧的暮光教父甚至没有使用锁链，他戴着手套的拳头狠狠砸在克莉苟萨的面颊上，让这名女子的头猛地向一旁甩去。但克莉苟萨还是大笑着，挥舞起双臂。

“卡雷苟斯！卡雷！”

他来了！

克莉苟萨的心也飞翔了起来。卡雷苟斯的智慧和仁慈终将赢得胜利。他在天空中翱翔，魔法守护者的身形远远大过了其他巨龙，全身闪动着明亮的光。在他的背上，还有一个小小的身影。终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忐忑等待之后，克莉苟萨终于看到如此宝贵的力量被她信任的巨龙得到，而不是继续留在疯狂之人的手中，或者成为一个叛徒复仇的工具。泪水充满了她的眼眶，她在喜悦地抽泣着。

卡雷苟斯不会从空中坠落，其他守护者也都不会。他们现在就会发动猛攻，而不是等到克洛玛图斯掌握他全部的毁灭性力量。

在神殿下方，克洛玛图斯扬起五颗巨头，疯狂地吼叫着。所有那些声音——光滑细腻、强壮有力，亦或是优美动听——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段恐怖的交响乐。然后，那头怪物跳入半空，踉跄一下，但他的翅膀很快就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他开始发动攻击了。

克莉苟萨曾经有过噩梦，尤其是在她成为囚徒的最近这几个月里。她每天都在遭受折磨，被囚禁在人类的躯壳之中，相信只有死亡才能结束这种痛苦。是的，她有过很多噩梦。

但所有这些噩梦都无法与她现在看到的恐怖事实相比。

五色巨龙仍然在空中僵硬地移动着，仿佛一只木偶，一个从不应该出现在这世上的怪物。他比任何龙都更加庞大，甚至比守护者卡雷苟斯还要大。他非常笨拙，但他的速度却比所有敌方和己方的巨龙都要快，攻击也更加致命。

他所依仗的还不止是超凡的力量和敏捷。白色的奥术魔法和令人作呕的暮光龙紫色能量中还夹杂着其他各色巨龙的攻击——猩红色的烈焰和翡翠毒云。克洛玛图斯正在用所有远古龙族的力量作战。

克莉苟萨能够听到暮光龙发出胜利的号叫。他们的士气再一次被激发了出来。片刻之前，他们还在夹着尾巴落荒而逃，但现在，他们全都发狂般向蓝龙军团猛攻不休。

仅仅是看到这头亵渎万物的怪物飞翔在天空中，已经足以令人心胆俱裂。但他还是不可动摇地占据着克莉苟萨的视野，喷吐火焰、操纵幻术，以笨拙却又极其残忍而高效的手段夺取一头又一头蓝龙的生命。

转眼之间，已经有数个克莉苟萨的同族被克洛玛图斯杀害。其他蓝龙全都被吓坏了，只能愣愣地看着这头多彩龙，无从去理会依然充塞天空的暮光龙。就在克莉苟萨眼前，一头蓝龙试图从后面靠近克洛玛图斯，却被那头怪兽随意甩起尾巴，一下子扫断了他的脖子。眨眼之间即已丧命的蓝龙和一众牺牲的同胞一样，从天空坠落。克莉苟萨痛苦地将目光转向一旁，遮住自己的脸孔。这时一只凶狠的手抓住她的两只手腕，将它们拽开。克莉苟萨转过充满泪水的眼睛，盯着暮光教父，却几乎看不清那张藏在黑色兜帽里面的脸。

“是谁能笑到最后呢，小蓝龙？”暮光教父发出粗噶的笑声，“是你的那些蓝龙心肝们？他才刚刚苏醒，看看他是怎么做的！看啊！”

暮光教父将克莉苟萨拽到平台边缘，一只手抬起她的下巴，另一只手像铁箍一样，将克莉苟萨的双臂在她的体侧勒紧。“看啊！”

至少，克莉苟萨心碎地想着，他不能强迫我睁开眼睛。

* * *

萨尔能够感觉到蓝龙军团中弥漫着失败的情绪，甚至他也已经被这种情绪所俘虏了。

那是一头龙，同时又可以说是连被遗忘者都想象不到的噩梦造物。他至少有五颗头，每颗头似乎都有着不同的颜色。五根脖颈从同一副肩膀上生长出来。当他发动攻击的时候，僵硬摇摆的样子和腐烂的身躯正如同那些天灾怪物。但它是活着的，并非亡灵。他的每一颗硕大无朋的头颅都在发动强猛无俦的攻势，让一个刚刚还将胜利紧握在手中的巨龙军团在转眼间就陷入慌乱与恐怖之中。

“这是什么？”他向卡雷苟斯喊道。

守护者没有立刻回答。他正忙着抵挡两头暮光龙的进攻。片刻之后，他也喊道：“一头多彩龙！”

萨尔回忆起戴沙林向自己讲述的这种怪物的样子。多彩龙是一种用五色巨龙的躯体残片拼凑起来的畸形怪物。戴沙林说过，现在没有一头多彩龙还活在世上。

但这个怪物显然是有生命的。

萨尔盯着那头怪兽，竭尽全力去理解这是一头怎样的怪物，他正在对蓝龙军团干什么，他又要对蓝龙军团的新守护者卡雷苟斯做什么。他只愣了短短一瞬，但这一眨眼的震惊还是太久了。

那头怪物冲向了他们。五颗头都张开了血盆大口。烂肉的臭气从他身上释放出来，几乎让萨尔窒息。卡雷苟斯跃出了他的冲击路线。萨尔用尽全力抓住守护者的鳞甲。他觉得自己安全了，直到有什么东西狠狠地击中了他的上腹部，将他从守护者的背上扫了下去，仿佛他只不过是一只趴在狼背上的跳蚤。他意识到，虽然卡雷苟斯高超的飞行技巧让他躲过了多彩龙的直接攻击，但巨怪随意挥动的尾巴却打中了他。

这就是我的结局了，萨尔想道，从一位守护者的背上落下，在山岩的利齿上变成碎块。

他闭上眼睛，将抓住毁灭之锤的手按在胸口。他很高兴自己牺牲的时候手中还握着武器，同时又有些好奇，当自己的脊骨或头颅跌碎的时候，他是否能感觉得到。

第十六章

这两种痛苦萨尔都没有感觉到。他的身体所遭受的冲击要比预想中轻柔得多。这肯定不是石头，他的下坠并没有停下来，只是速度缓慢了许多。片刻之后，当他终于停顿下来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周围湿漉漉的。他什么都看不见，也几乎无法呼吸。然后，他明白自己是落在了积雪之中，是松软的新雪救了他。他还活着。他的身子在不由自主地剧烈抖动着，肺吃力地吸着气……但他还活着。

他闭住眼睛，不再去理会周围的现实。

充盈在他脑海中的景象是他坐在一座岩石山峰的顶端，身边是一位悲痛欲绝的美艳佳人。阿莱克丝塔萨看着他，全身都散发着令人心碎的悲伤和麻木的绝望。

“你不明白。”那时她这样对萨尔说。

“我不明白什么，阿莱克丝塔萨？”

“这不重要。即使这些事之间都有关系也不重要。这些事持续了有多久也不重要。我们是否能阻止它，也同样是不重要的。

“孩子们都死了。考雷斯特拉兹死了。我的全部都死了，最后剩下的一点，很快也会死去。希望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不重要了。”

那时，他并不明白。那时他刚刚解救出诺兹多姆，心中充满了希望。后来，卡雷苟斯的乐观精神和宽广胸怀更是激励着他奋战不息，即使面对恐怖妖异的暮光巨龙，也不曾有过半分畏惧。

但阿莱克丝塔萨是对的。这些都不重要。

卡雷苟斯敌不过这个令人胆寒的巨怪。向他发动攻击的蓝龙就像是微不足道的蜜蜂，被他轻而易举地击退。暮光之锤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首先将奴役这个世界，然后将它彻底摧毁。

他是否能继续呼吸下去，这又有什么关系？大地之环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对世界的未来深感担忧，为了找到治愈世界的方法而废寝忘食地进行研究

——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这全都不重要了。

除了……

在他的心中，生命缚誓者凄美的面容被另一个人所取代。那个人有着一张更刚硬、更有棱角的脸，深褐色的唇边露出獠牙的小尖。但一看到这张脸，萨尔的心突然就开始跳动起来，疼痛的感觉立刻随之而来，仿佛他这时才苏醒过来。

也许这个世界将被暮光教派摧毁，也许一心想着救治大地的大地之环的萨满们真的只是一群笨伯，只能见证这个世界的毁灭。

但在这一片凄凉之中，在无尽的绝望和黑暗之中，萨尔还知道一件事。

考雷斯特拉兹死了。阿莱克丝塔萨这样对他说道。红龙女王再也无法见到自己的爱人、伴侣、朋友和战士；再也无法伸出充满爱意的手指轻抚他的面庞；再也看不到他的微笑。

但阿格娜并没有死。而从天空坠下的萨尔，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重新恢复感觉之后，强烈的疼痛感让他不由自主地用力吸气。他僵硬的嘴唇翕动着，发出一个微不可闻的声音："阿格娜……"

是她鼓励萨尔接下这个任务。那种下命令式的鼓励实在是非常直率和生硬，但在那个"命令"后面蕴藏的深厚爱意，萨尔直到现在才渐渐明白。阿格娜要萨尔离开，并不是为了她，这是为了萨尔，为了他的世界，尽管阿格娜也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员。萨尔回忆起她聪慧的头脑和一针见血的话语曾经让自己多么气恼。她会明白地说出心中的想法和感觉。萨尔又回忆起在自己的幻境任务中，她那出人意料的温柔保护和引导。还有他们一同度过的那一个个充满柔情蜜意，又狂野不羁的夜晚。

萨尔想再见到她，在万事万物终结之前。

凄凉之地的阿莱克丝塔萨是绝望而孤独的。那种死亡的空旷正反映出她已经成灰的心……而萨尔，他能够再见到自己的爱人。

他很冷，身体正在迅速变得麻木，但和阿格娜在一起的心愿是那样强烈，那样充满生命力，那样温暖和真实。它赶跑了萨尔体内的消极和怠惰。萨尔强迫自己的肺继续工作，用尽全力吸进清冽的空气，同时尽量激活在他体内进入休眠状态的生命之灵。

萨满就是用这种方式与元素沟通，与万物沟通，与自己沟通。万物有灵，而唯有萨满理解这一点，能够利用这一点。但萨尔非常担心自己会失败。他以

前一直都无法与生命之灵沟通。在大漩涡的时候他就失败了，辜负了大地之环的其他成员。那时他的心中有太多杂念，让他无法集中精神，深入到自己的内心，将那深沉而丰饶的知觉呼唤出来。

但这一次，他没有分神，没有心烦意乱。他的眼中只有阿格娜，如同在关于未来的未知黑暗中得到了一支火把。他闭起双眼，看着她，带着一点玩笑的意味，微笑着望进她金色的眼眸中，手中握着她的手。

你的手中那只强壮的手……

哦，他想念她，并且知道这种思念是正确的，是完全可以信任的。这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思绪，却要比他心中一切对于死亡和毁灭的恐惧更加强大。

就在萨尔向阿格娜和自己内心深处的生命之灵敞开自己的时候，另一个幻象出现在了他眼前。

这个幻象无关于阿格娜，也无关于萨尔的生死。如同一幕舞台的布景，它在萨尔的意识中逐渐展开：英雄、恶棍、令人惊骇的黑白翻转、灾难，还有误解。他的心中充满了对阿格娜的渴望与思恋。现在，另一种感情让他疼痛难忍，那不是同情，而是有过共同经验之后的移情和理解。

他理解了……阿莱克丝塔萨……

“她必须知道，”萨尔悄声说道，“我必须找到她，告诉她。”到最后，这些联系才是最重要的。到最后，它们才是唯一重要的。它们是激励灵魂的歌声和画面：对家园，对文化和信念，对某个人的爱。正是它们激励人们英勇奋战。正是这种感觉让心脏能继续挑动，将群山移动，塑造了这个世界。透过这两个幻象，萨尔知道，他和那位深陷于悲痛之中的女士都爱得真实而深湛。他们爱一个人，因为她或他就是那个人，而不是因为他们能做些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衔或掌握的力量。

阿格娜爱萨尔，同样只因为他就是他，正像他爱着她一样。

阿莱克丝塔萨也是在这样爱着。需要有人让她想起这一点。萨尔深切地知道，要去点醒她的人正是自己。

生命之灵也向他敞开了自己。它在萨尔体内流过，给他带来温暖、安慰和力量。能量在几近冻僵的肢体中奔涌。萨尔开始扒开积雪，向上爬去。他依照自己呼吸的节奏做出动作，在吸气的时候休息，呼气的时候移开雪团。他平静、清醒，精神前所未有地集中。他的心中充满全新的启示，他需要与别人分享。

这并不容易，但生命之灵给了他力量——强壮而又温柔的力量。终于，他将自己拽出了雪洞，坐到地面上，吃力地喘息着。然后，他慢慢站起身，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他的长袍已经湿透了。他需要温暖，需要一堆篝火。他还必须马上脱掉浸湿的衣服，否则他就会被这身衣服杀死。他向天空抬起头，希望能看到正在寻找他的蓝龙。但天空中除了云朵和偶尔飞过的鸟雀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不知道自己失去意识已经有多长时间。战斗显然是结束了——无论结果如何。

先要找到容身之处，然后是生火。萨尔寻找着合适的地点。不远处的岩壁上似乎是有一处洞穴，或者至少是一个凹陷。在灰色的岩壁上，那里只能看到一片深色的影子。

转瞬之间，他救了自己一命——这并非是因为他的知觉，而是缘于他集中的精神，他明净的心。

萨尔猛转过身，毁灭之锤已经扬起。在最后一刹那挡住了跟踪他已久的影子发动的攻击。

布莱克摩尔！

布莱克摩尔披挂着萨尔现在已经完全认出来的甲片，挥舞着光芒闪烁，几乎比他还要大的巨剑，以仿佛完全超越人类的力量向萨尔猛攻而来。

但他终究只是一个人类。

这名黑暗刺客第一次从阴影中蹿出来，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攻击砍掉了戴沙林的头。那时萨尔曾经大吃了一惊。当布莱克摩尔跟踪他穿越时光之路，要对婴儿萨尔下毒手时，这个兽人因此而心慌意乱。当萨尔发现这个神秘的刺客的真实身份时，他感到异常沮丧。

布莱克摩尔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这让萨尔开始怀疑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有意义。萨尔无从逃避的道路，他的一切成就，都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现在，萨尔咬紧牙关，拒绝让恐惧削弱自己。他的身体已经被生命之灵治愈，只是依旧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严寒的影响。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动作过于缓慢，甚至连自卫的能力都不够。他必须得到帮助。

生命之灵，帮帮我，让我能够战胜这个本不应该存在的敌人，让我能够将你的启示带给那些必须知道它的人！

暖意流过他的血管，温柔却强悍，将精力和灵活送到他的肢体上。萨尔依稀感觉到，就连他的衣服也变得干燥了。能量同时让他的意识感到舒适和警惕，向他的肌肉中灌注力量。萨尔没有怀疑，只是心怀感激地接受。他发动了攻击，甚至不需要思考。日积月累的作战经验指引着他的双手，毁灭之锤一次又一次地向穿着偷来的铠甲的布莱克摩尔轰击着。这个人类惊骇地向后跃去，缩身摆出防御姿势，将巨剑举在身前。

“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想要训练你了。”布莱克摩尔冷笑着说道。现在，萨尔也认出了他被头盔捂得发闷的声音。“作为一个绿皮……你很优秀。”

“你训练我的决定曾经导致你的死亡，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你现在会因此而再死一次。你不能愚弄命运。”

布莱克摩尔笑了，沉闷的笑声中显示出真实的愉悦感。“你从一个几乎不可能让你生还的高度上掉下来，兽人。你受了伤，只是勉强活了下来。我相信，命运将安排你死在这片北方的冻土上，而不是让我被你杀死。不过你的精神依然值得钦佩。慢慢将它摧垮一定会给我带来不少乐趣。只是，恐怕我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处理。没时间在这里耽搁了。血肉撕裂者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曾品尝生命的味道，我很快就会满足它。”

他着重强调这个名字，仿佛是要将恐惧钉进萨尔的心里。这个兽人却反而笑了。布莱克摩尔皱起眉头。“你在死前会想到什么有趣的事吗？”

“有趣的是你。”萨尔说，“你给你的剑起的名字让我觉得好笑。”

“让你觉得好笑？你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在我的手中，它的确撕裂了许多人，让他们变成尸体！”

“哦，当然。”萨尔说道，“但这名字实在是太直白，太过野蛮和粗鲁了。就像那个真实的你，就像是那个你极力想要遮掩的你。”

布莱克摩尔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高声吼道：“我是国王。兽人，记住这一点。”

“你只是个窃国蟊贼。而且你别想把我变成尸体！”

怒不可遏的布莱克摩尔再一次冲过来。刚刚幸免一死，身上带伤的萨尔再一次挡开了他的攻击，并且发动了反击。

上一次布莱克摩尔死亡的时候曾经说过，萨尔是他——布莱克摩尔一手塑造而成的。这句话让兽人从心底里感到恶心。每次想到这个人也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萨尔就会由衷地感到寝食难安。德雷克塔尔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他解开了一部分心结。但现在，当锤剑撞击在一起，迸溅出一簇簇火花

的时候，萨尔意识到，他从来都没有能摆脱掉布莱克摩尔抓住他灵魂的那双肮脏的双手。

站在萨尔面前的这个人，用强有力的臂膀挥舞巨剑，显示出定要置他于死地的决心。他是萨尔的暗影一面。在这片阴影下，萨尔曾经感到过彻底的软弱无力。他用人生中大部分时间决定自己不会再有这种无助感。现在，透过清明的心境和对自己的两面进行的观察，萨尔意识到，布莱克摩尔表现出了他一直以来在自己的内心中与之奋战不休的一切黑暗的部分。

“我曾经害怕过你。”萨尔低声说道。他用一只强有力的绿色大手攥紧毁灭之锤，举起另一只手，伸出五指。他张开口，正义的怒吼震荡着冰寒的空气。一股旋风随着他的召唤而出现，舞动着卷起地上的冻雪，变成一股冰晶龙卷风。龙卷风迅捷而精确地落在布莱克摩尔头顶，将他提起来送上高空。随着萨尔一挥手，布莱克摩尔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一条胳膊弯曲在胸前。萨尔快步跑到了他面前。

他盯着这个无力站起的身躯，眯起了眼睛。他一边说话，一边缓慢地将毁灭之锤高举过头顶，做好了施行死刑的准备。

“你是我所痛恨的一切……你是个软弱的人，因为幸运而窃据高位。你让我对自己感到痛恨，对自己……”

布莱克摩尔猛地跪立起来，举起血肉撕裂者向萨尔暴露的躯干刺来。萨尔向后跳开，但剑尖还是击中了他。剑刃刺进他的肚子约有两寸深。他吸了一口冷气，倒在雪地里。

“想说些什么就说出来好了。”布莱克摩尔说道，“但你终究还是要去见你的先祖们了。”

布莱克摩尔的声音也比刚才稍稍虚弱了一些。他挥剑的力量也不如先前。萨尔对他造成的损伤一定比他所想象的更严重。

萨尔怒吼一声，挥起毁灭之锤，击中了敌人的双腿。布莱克摩本以为他会挣扎着站起来，所以并没有准备好攻击依旧躺在地上的萨尔。毁灭之锤击中了他，让他发出一声长嚎。他腿部的护甲挡住了大部分攻击的力量，但凶狠的打击依旧让他倒在了地上。

这个家伙的心里自始至终都没有半点高尚的东西。就像塔蕾莎在那条腐败变异的时光之路中依旧在心中保留了真正的她，布莱克摩尔也没有任何实际的变化。他也许不再酗酒，或者不会再错误地依赖别人的力量。但他依旧是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一个精神猥琐的人，一个习惯于欺凌弱小，最擅长背叛和操控他人的人。

而萨尔也还是他自己。

布莱克摩尔也许在萨尔年轻的时候威吓、控制过他，也许以仿佛比以往更加强大的形象重新出现在萨尔面前，让萨尔感到惶恐不安。尽管萨尔只穿着长袍，他却有了新的铠甲；尽管他依然挥舞着熟悉的毁灭之锤，他却有了新的武器。他能感觉到对阿格娜的爱在自己的灵魂中燃烧。这种燃烧不会分散他的精神，而是一种稳定的光与热，恒久而且真实——比在雪地上疯狂挣扎的这个人类让他心中生出的憎恨更加真实。他还妄图用两条伤腿站起来，用正在迅速衰弱，很快就将毫无用处的手臂拖着一把剑。阿格娜的爱就是萨尔的盔甲和武器，保护他、遮挡他，帮助他以好的自己去战斗——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

以自己以前从不知道的一种方式，萨尔明白了，布莱克摩尔取胜的那些时刻，他让萨尔心惊胆战的那些时刻，从根基上摧垮萨尔决心的那些时刻，让萨尔错误地以为自己渺小软弱的那些时刻——都已经一去不返了。

也许在那些时刻中，萨尔是没有力量的。但萨尔此时所在的是这一时刻。在此刻，萨尔无所畏惧。

在此刻，布莱克摩尔不会取胜。

该结束这一切，将布莱克摩尔送还给他的命运了，他将再一次死在萨尔手中。萨尔必须将所有的怀疑、不安和畏惧都送到它们应去的地方：真实的，永远的过去。

萨尔的伤口还在不断地流血，本属于他自己的红黑色的液体浸透了他的长袍。但疼痛感能帮助他集中起精神。萨尔开始以武器大师的风范挥起战锤——这才是真正的他。这时，布莱克摩尔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战锤将血肉撕裂者砸到一旁。布莱克摩尔软弱的手臂已经挥不动那把巨大的武器了。萨尔一只手离开锤柄，向天空举起。一阵巨大的爆裂声随之响起。

一根巨型冰柱从它垂挂的山岩上掉落下来，如同一只技艺高超的手掷出的匕首，直刺布莱克摩尔。虽然它只是冻结的水，它不可能刺穿钢甲。但它像一只重拳，干净利索地把那个人砸倒在地。一声痛苦而尖锐的号叫从布莱克摩尔的口中逸出。他跪倒在雪中，手中没有了武器，几乎被冰柱砸得失去知觉，哀求一般地向萨尔抬起双手。

“求求……”这个声音沙哑而且虚弱，但在寂静的雪原上，萨尔能够清楚地听到，“求求你，饶了我吧……”

萨尔并非没有同情心。但他很清楚，自己更需要做的是恢复平衡，实现正义——无论是对生出这个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的扭曲的时光之路，还是萨尔自己的，这个人类不应该存在的时光之路。

萨尔将战锤高举过顶。他看见的不是这名人类哀求的样子，而是他身上闪光的甲片——它们曾经在奥格瑞姆·毁灭之锤的身上闪烁着同样的光芒。而他——萨尔——也曾经穿戴过它们，直到不久之前才将它们放下。

蛇在长大时会将旧皮蜕下，心灵也会成长得更加纯净和强壮，但要将过去的自己抛下，却似乎要用一辈子的时间。而现在，萨尔已经准备好抛下这个人类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痕迹。

他摇着头，内心感觉到了平静。无论喜悦还是复仇，都已不在他的心中。这样的事情里没有任何值得喜悦的地方，但他感觉到了自由，感觉到了解脱。

“不，”萨尔说，“你不应该在这里，布莱克摩尔。你不应该存在于任何地方。这一锤，我是为了纠正错误而挥。”

毁灭之锤落下，砸开了金属头盔和头盔中的头颅。布莱克摩尔倒在锤下，立刻就死掉了。

萨尔杀死了他的阴影。

第十七章

布莱克摩尔直到死，都没有再说出一个字。他身体下面的雪很快就变成了红色的泥泞。萨尔深吸一口气，缓缓呼出，然后蹒跚地走到和那具尸体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重重地坐了下去。从高处跌落和随后的战斗造成的伤痛开始拥了上来。萨尔知道，此刻他受了非常重的伤，但他却同时察觉到自己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他闭上眼睛，请求得到治疗。很快，回应的暖流拥过他的身体。他实在是累坏了，身上所有地方都痛得要命，但最重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他会活下来。

当然，他不会再去想关于放弃的事。过了一会儿，他打起精神，忍着疼痛站起身。他仍然需要一个庇护所，需要升起一堆篝火，找到一些食物。他不会死在这里，他还要回到阿格娜的身边去。而且，还有另一个人正需要他的帮助。

他在雪地上迟缓地走了一段时间。这时一个影子落在了雪上。萨尔抬起头，眨动着结了冰的眼睑，看到一个巨大的身躯盘旋在他的头顶。因为阳光直射入眼中，他无法看清那个身躯的颜色。他的身体几乎麻木了，连再迈出一步都感到困难。但他还是举起了毁灭之锤——他不打算让一头卑劣的暮光龙挡住他去找阿格娜的路。

“别激动，兽人朋友。”穿入萨尔耳朵里的声音带着一点打趣的意味，“让我背你到有炉火和食物的地方去吧。我承认，我此行的目的本来是要带你回去接受一场英雄的葬礼。不过，现在守护者肯定要感谢我了。”

是蓝龙！萨尔全身都松弛了下来。他立刻感觉到双腿没办法再撑住身子。在失去知觉以前，他最后知道的事情就是两只强有力的爪子轻轻地握住了他。

一个小时以后，萨尔发现自己回到了已经颇为熟悉的魔枢蓝龙集会大厅。他坐在椅子里，身上裹着温暖的毯子，手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饮料。饮料的味道又甜又香，他每喝下一口，力气仿佛就恢复了一点。

他面前的火盆中跳动着明亮的火焰。萨尔将手伸到火上。今天，他不止一次接近死亡——而且并不止是肉体的死亡。但他拒绝了死神，终于回到这里，依然拥有着生命，并为此感到欣喜，心中充满了对温暖的火焰和友好的蓝龙的感激。蓝龙们在已经失去了希望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对他的寻找。

“萨尔。”

兽人站起身，向他的朋友卡雷苟斯问好。变化成半精灵的蓝龙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伸出两只手，抓住萨尔的胳膊。

“你在我们这里已经变成最受欢迎的人物了。”卡雷苟斯说，“你能够活着回来，对我们来说，不啻为这个阴霾日子中的一道阳光。告诉我，你是怎么被找到的？当你掉下去的时候，我的心仿佛被割开了一道口子，但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你。”

萨尔露出一丝微笑，目光却显得格外严肃。“积雪接住了我，但也把我埋住，让你看不到我。看样子，先祖还没有准备好让我加入他们的行列。”

“是纳里苟斯找到了你。他告诉我，离你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具尸体。”卡雷苟斯说道。

“是布莱克摩尔。”萨尔说。他本以为自己在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又会变得怒不可遏，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心中并没有愤怒或者憎恨。布莱克摩尔已经被他彻底打败了。萨尔不仅在这个布莱克摩尔早已不应存在的时光之路中消灭了他，更从心中消除了他的影响。他对萨尔的一切控制都已经随着他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

卡雷苟斯点点头。“纳里苟斯向我描述那具尸体的样子时，我就怀疑是他。很高兴你赢得了胜利。而且，请恕我直言，你的胜利让我感到万分惊讶。无论是高空跌坠、极度严寒，还是杀手的袭击，都没能杀死你。嗯，看样子你们兽人要比我想象的更加强悍。”

“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萨尔低声说，“但我知道，现在有一个人是孤独的。”

卡雷苟斯好奇地看着萨尔。萨尔开始向他解释道：“我依照伊瑟拉的命令，离开大漩涡，也离开了一个人。我要再见到她，无论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也要回到她身边。”

现在，蓝龙点了点头。“我明白。希望你心愿得偿。”

“我会的，对此我很确定。”他看了卡雷苟斯一眼，“但我觉得……你并不是很确定。”

卡雷苟斯皱起眉头，转过身，开始来回踱步。“你当时掉了下去，萨尔。你没有看到随后发生的事情。”说到这里，他陷入了沉默，萨尔只是耐心地等待着。

“那个怪物，那个克洛玛图斯——我听到暮光教父是这样叫他的……你明白他是什么吗？”卡雷苟斯问。

“你说他是多彩龙。戴沙林和我说过这样的怪物。他说，他们全都已经死了。”

卡雷苟斯点了点头，亮蓝色的长发随着他的动作来回摆动。“我们也是这样以为的。萨尔，多彩龙不是自然的产物，他们是被制造出来的，我以前从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头多彩龙。但他很显然是奈法利安最成功的实验品，是他最强大的武器。我从没有见过生有五颗头的这种怪兽。”

“五颗头。”萨尔喃喃地说道，“每一颗头对应五色巨龙中的一种。”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想象，无论萨尔怎样努力，都无法压制自己内心中的恐惧。

“五颗头，”卡雷苟斯重复着，萨尔从他的声音中听到了和自己相同的恐惧，“正是如此。萨尔，多彩龙从来都无法存活太久。但也许奈法利安已经洞悉了这个问题中蕴藏的秘密：五颗头，五个大脑。也许正是这一点让克洛玛图斯如此强大，即使……即使他看上去很虚弱。”

萨尔终于隐藏不住自己的困惑了。“虚弱？”

卡雷苟斯转向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他。“虚弱。”蓝龙守护者重复了一遍，“他的动作很不协调，常常出错。有时候，他的翅膀甚至无法支撑住身体，但我的军团还是无法与他和暮光龙对抗。萨尔，他打败了我。现在我已经有了守护者的力量，也许这样说会显得我很傲慢，但除了其他守护者之外，应该没有任何一头龙能够战胜我。而在那场战斗中，我不得不下令撤退，否则克洛玛图斯就会杀死我和全部蓝龙军团。我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和他对抗，而且他还处在虚弱的状态中。”

萨尔了解卡雷苟斯。这位新守护者总是会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从不会轻易陷入到愤怒或绝望之类的负面情绪中。但萨尔还是从他现在的神情和声音中发现到了沮丧与忧虑。

萨尔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他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力量。如果他的身体恢复正常……”

卡雷苟斯的蓝眼睛中深藏着无限的忧虑，他低声说道：“看样子，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止他。”

“是的。”萨尔表示同意，他也陷入了沉思，“如果把不同的力量集中起来呢？”

“当我们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却陷入了彻底的分裂。”卡雷苟斯说，“克洛玛图斯率领的暮光龙军团……如果我和我的军团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第二次发动进攻，他一定会打败我们，并将我们彻底消灭。”

“伊瑟拉和诺兹多姆会来支援你。”萨尔对此很有信心，“他们和他们的军团都会来的。”

“这还不够。”卡雷苟斯有些无力地说道，“我们需要红龙。不……不只是红龙军团，我们需要生命缚誓者。我的军团士气已经陷入了低谷，萨尔。我承认，就连我也是如此。看到那个怪物，你就会明白什么是无法战胜的绝望……”他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我们需要生命缚誓者给我们带来希望，但现在她自己也把希望彻底放弃了。我已经开始真正相信，我们赢不了这场战争。”

“我会再和她谈谈。”萨尔说。

“上一次，她根本没有听进去一个字。”卡雷苟斯说道，冷静而现实的苦涩感扼杀了他素来乐观的声音，“这一次，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失败了，萨尔，而且……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我是守护者，我拥有了……新的视野，理解这个世界的全新的能力。这很难解释。我和以前有了很多不同，不过在很多地方，我又和原来是一样的。面对克洛玛图斯，我感到自己依然只是卡雷苟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萨尔走到自己的朋友身边，将一只绿色的大手按在他的肩膀上。“是你内心中的谦逊诚恳让你的族人们归心于你。你拥有了魔法守护者的全部力量，但这并不会改变你的内心。我知道你的勇气，卡雷苟斯。我也知道，这是一场看似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争，但……就在我深埋在雪中，飘浮在生与死之间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我看到了一个幻象。我从心底知道，那是真实的，并不是一个濒死兽人最后的一点希望。”

卡雷苟斯点点头，他完全信任萨尔。“你看到了什么？”

萨尔却在摇头。“我不能告诉你，现在还不行。这件事我必须最先告诉阿莱克丝塔萨，所以我认为，也许我能帮助她找回自己。有了生命缚誓者和她的红龙军团，嗯，我相信克洛玛图斯应该会感到一点不安了。”

他们对视而笑。

＊＊＊

暮光之锤教徒们一直在忙碌着。

克洛玛图斯已经得到了生命。尽管他的躯体依旧在持续腐烂下去，看上去是那样令人作呕。他作战非常凶猛，虽然刚刚获得生命，身体还非常虚弱，却已经赢得了辉煌的胜利。现在，他正趴伏在神殿外面的雪地上，贪得无厌地大吃大嚼。暮光教徒们不断将新鲜的血肉送到他面前，让他的每一张嘴里都塞满了食物。

暮光教父站在他旁边。突如其来的胜利让他有些轻飘飘的感觉。死亡之翼肯定不会为今天发生的事情找他的麻烦了。布莱克摩尔干掉了令人失望的阿瑞苟斯，利用那头蓝龙罕有的血液实现了他活着的时候没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已经有一头暮光龙向他报告，萨尔从卡雷苟斯的背上跌落了下去。布莱克摩尔现在正去他跌落的地方查看情况，以免那个兽人还没有死透。暮光龙击退了蓝龙，而最重要的是，克洛玛图斯得到了生命，而且在刚一苏醒，尚无法完全控制身体的时候就打败了由新生的守护者卡雷苟斯率领的蓝龙军团精英，将他们像一群苍蝇一样赶走了。

过去的一个小时里，克洛玛图斯几乎没有说话。他一直在大嚼着刚刚猎杀并运送过来的雪落麋鹿。现在，他终于停了下来，抬起了巨大的黑色头颅。

“还要更多。”他含混地说道。

“要多少都可以，克洛玛图斯。”暮光教父向他保证，“我们会一直给你送鲜肉过来，除非你愿意亲自捕捉猎物。”

“很快我就能自己去猎食了。”黑色龙首用深厚的声音说道。那声音更像是被暮光教父感觉到，而不是听到的。“活的东西才香。”

“你说得没有错。”暮光教父表示同意。克洛玛图斯又低下黑头，继续进食；同时抬起了红头，侧面对着暮光教父，转动着一颗巨大的眼睛，觑着这个人类。

“那些龙不会自动把喉咙翻过来，让我咬碎他们的喉咙。他们还会杀过来的。”

暮光教父没有听出红色龙首声音中警告的意味。“如果他们再杀过来，那就只能说明他们有多么愚蠢。而且我相信，现在他们一定已经连做这种傻事的力气都没有了。伊瑟拉仍然不见踪影，她的军团群龙无首。诺兹多姆也许已经被找到，但他还没有要率领青铜龙前来支援的意思。阿莱克丝塔萨像个人类女孩一样只知道哭泣。没有了她，她的军团就连最基本的任务也无法完成。你已经让蓝龙知道了你的强大。他们的守护者是个软弱的家伙，不可能再有效地控制他们。而他们眼中的那个英雄萨尔或者是已经死在了雪原上，或者很快就会被布莱克摩尔的剑砍掉脑袋。我认为，你尽可以先痛快地休息一下，我的朋友。”

红色龙首用仿佛在燃烧的紫色眼睛瞪着暮光教父，眼神中尽是恶意。“我不是你的朋友，暮光教父。”他的声音很轻，但其中的某种东西让与他对话的人类心脏骤停了一下，“我也不是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仆人。我们全都在侍奉伟大的死亡之翼。是我的父亲让我必须效忠于他。这是我们唯一的共同点。”

暮光教父没有显露出害怕的神情，但他怀疑这头龙能够嗅到他的气味。他又停顿了一会儿，确保自己的声音不会颤抖。

“当然。克洛玛图斯。我们全都对他保持着绝对的忠诚。”一双巨大的龙眼眯了起来，但克洛玛图斯没有再追究这一点。“你不是一头龙，你不懂得他们，但我懂。他们也许刚刚四散奔逃，但他们会再来的。他们会一直杀过来，直到全部死在这里。”

“当然。”蓝色龙首低声笑着说道，“他们可能等到下次战斗之后，就不会再来了。不管怎样，如果你放松警惕，那愚蠢的就是你。我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过，等到他们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我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弱。”他又停了一下，低下蓝头，张开大口吞下了一整只成年母鹿。“玛里苟斯的女儿还活着，是不是？”

暮光教父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要问这件事。“是的，她还活着。不过我们已经使用了玛里苟斯后裔的血，激活了湍流之针。”

黑色龙首用嘲讽的眼神看了那个人类一眼。“现在重要的是她的血统，而不是她的血。”

“是吗？”暮光教父说道，然后，他似乎是突然明白了什么，“哦，那么，我现在是否要带她来见你？”

“我的父亲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试验。”青铜龙首说道，“而我是他唯一成功存活的孩子。也许，我们一族需要一种更加稳定，更加……传统的手段来产下多彩幼龙，这样才能保证他们足够强壮，能够生存下去。我是父亲，而让玛里苟斯最后的一个孩子来充当母亲是否合适？是的……我们的孩子将更加强大。但我必须首先休息一下，过几个小时再带她过来。不必担心她摘下项链以后会怎样，我会事先做好准备。即使变回巨龙形态，她也无法与我相比。”

暮光教父转头看着自己的一名助手。“三个小时以后，带那个蓝龙囚徒来见克洛玛图斯。我现在要去见我的主人，向他报告我们的胜利。”

“您的命令就是我的生命。”那名助手话一说完，就立刻跑去执行命令了。克洛玛图斯的绿头又吞下一只麋鹿，一边咬碎麋鹿的骨头，一边看着那名暮光教徒跑远。然后，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喷出一股浓烈的生肉臭气，俯卧在雪地上，闭上了十只眼睛。但在沉沉睡去之前，那颗黑头对暮光教父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我的命令，就是你的生命。”

暮光教父跪倒在水晶球前，那里面充满了黑暗和危险。

“死亡之翼吾主。”他谦恭地说道。

水晶球裂开了，释放出午夜一样黑的浓烟，迅速凝聚成一个双眼仿佛在喷出烈火的巨大黑龙。“你最好能说些好消息给我听。”黑龙守护者用雷霆般的声音说道。

“我有好消息。”暮光教父立刻说道，“是最好的消息。克洛玛图斯活过来了！”

一阵低沉、喜悦的笑声充满了整个空间，算是对暮光教父的报告作出的回应。暮光教父感觉到身子下面的地面也在微微晃动。“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很高兴你成功了！再告诉我更多好消息。”

暮光教父犹豫了一下。很不幸，这一次他还是有坏消息要报告。不过，就算是这个坏消息里面也有好的地方。“阿瑞苟斯辜负了我们，但他终究还是有用的。他代替了那个雌性蓝龙。他的血被用来激活了聚焦之虹。利用聚焦之虹，我们能够控制整个魔枢的奥术能量！我们创造出一根湍流之针，将所有这些辉煌的能量直接注入到了克洛玛图斯的体内。”

随之而来的寂静比死亡之翼的怒火更加恐怖。很长时间里，暮光教父听不到半点声音。他觉得这种情形似乎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

“那就是说，阿瑞苟斯没有被选为守护者。他没能把蓝龙献给我。”死亡之翼的声音很平静，实在是太平静了。但暮光教父知道，这个疯狂的守护者从没有真正平静过。

“没有，我的主人，我至今都不明白他们是如何产生出守护者的。看样子，似乎他们也不是真的明白。不过，守护者的力量的确被另一头蓝龙占有了。”

“卡雷苟斯。”死亡之翼缓缓地说出这个名字，仿佛满腔憎恨都被注入其中。

“是的，主人。阿瑞苟斯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守护者之位以后，就立刻召唤暮光龙军团发动进攻。然后，他单独逃进了永恒之眼，在那里被布莱克摩尔杀死。他的血被注入了聚焦之虹。而蓝龙军团在卡雷苟斯的率领下立刻对我们发动了反攻。但是，我的主人，克洛玛图斯虽然刚刚苏醒，还很虚弱，却已经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一旦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全部力量，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他

抗衡了。所以，请您放心，就算卡雷苟斯成为蓝龙新的守护者，也无碍大局。我们终将赢得胜利！”

他等待着主人的反应，感觉到汗水在自己的腋窝下凝聚。他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本来已经开始思考，是否要亲自来做好这些事。”死亡之翼的声音中流露出警告的意味。

暮光教父用了很大力气才掩饰住自己放松的心情。“不必，伟大的主人。您已经看到，我足可以为您分忧解难。”

“这……确实让我感到安心。在我的计划中，现在已经进行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如果我不得不来这里处理你的问题，那么我一定会非常愤怒。依照你的报告来看，你的确值得褒奖。那么萨尔呢，他死了吗？”

“他在战斗中从卡雷苟斯的背上掉了下去。”暮光教父说，“他很可能已经摔死了。就算他还有一口气，布莱克摩尔也已经去寻找他了。”

“那么，你认为他已经死了？”

“是的。”

“我不这样认为。”死亡之翼说，“我要看到尸体。只要没找到尸体，就继续给我找下去。否则，我只能认为他还活着。”

“如您所愿，我这就去办。”

“克洛玛图斯在完全恢复力量之前，还需要好好照看。不能让他受到任何损伤。”

“绝对不会。实际上，克洛玛图斯已经瞥到了未来的变化。他要求得到克莉苟萨。等到克莉苟萨为他生下龙卵的时候，我相信，多彩龙短命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克洛玛图斯是睿智的。这样很好，很好。她应该得到成为未来之母的荣誉。”死亡之翼诡异的金属下颚微微张开，露出一个接近于笑容的表情，“这让我感到高兴。虽然经受了挫折，但你做得依然很好，教父。继续好好干吧，你会得到奖励的。”

凝聚成死亡之翼的黑烟再一次消散成盘旋的浓雾，落在地面上，收缩成一颗黑色圆球，恢复成了原先的样子。暮光教父颓然倒在一旁，擦抹着湿漉漉的眉毛。

* * *

他们有一间相当完整的实验室。克莉苟萨早就对此心知肚明。她知道那里每一只冒泡的烧杯，每一个小火炉，每一只瓶子，每一根针，还有每一个被装在贴着标签的洁净扩口瓶中的“标本”。她知道那个地方的气味和声音，她也知道那些药剂师们使用的工具。

在那里，她知道了何为痛苦，何为羞辱，以及无可忍受的悲痛。但她一直都知道，哪怕她偶尔也会在心中希望得到死亡的救赎，其实她并不真的想要去死。她也知道，他们不会杀死她……除非他们已不再需要她。

而等他们在那里把她利用完之后，他们也就不会再需要她了。

她的心跳得很快。他们在紧紧地盯着她。过去，她曾经用牙齿和指甲与他们拼争，在他们开始折磨她以前为自己争取到一点小小的满足感。毫无疑问，他们现在也以为她会更加猛烈地反抗他们。但她只是面容憔悴地站在那里，她的力量早已耗干了，现在他们甚至可以轻易就让她流出眼泪来。

“这个蓝龙已经不再反抗了？”一个人说道。他似乎半是在刺激克莉苟萨，半是感到惊讶。

“反抗又有什么用？”克莉苟萨有气无力地说道，“我的反抗没有得到过任何结果。而我也不再希望能被救出去了。”她抬起充满泪水的眼睛，看着那个说话的人。“但这一次，我不会被拖走、被忘记，直到你们再次需要我的时候，对不对？”

另外一个名叫祖乌祖的女性巨魔摇了摇头，发出尖利的笑声。“我猜，没有人告诉过你这一次你要去哪里。”

冰冷的恐惧触须缠住了克莉苟萨的肠子。“我……以为你们要带我去实验室。”

两名暮光教徒对视一眼，露出残忍的微笑。“不，你这个聪明的小龙女。”祖乌祖说道，“你要去见克洛玛图斯。”

“什……什么？”克莉苟萨惊骇地喊道。他们不可能是想让她……不可能是那个有五颗脑袋，全身都在腐烂的怪物……

“他认为你们两个能够生出稳定的多彩龙后代。”说话的人是约萨，一个身材高大健壮，有着金红色头发的人类，“我警告你，不要期待一场浪漫的烛光晚餐。”

两个暮光教徒放声大笑。祖乌祖发出嘎嘎的刺耳笑声；约萨的笑声则更像得意的牛吼。

克莉苟萨很想杀死他们。她想要将他们撕成碎片，想要逃走，想要飞出这座牢狱。哪怕被暮光龙杀死，接受死亡的刑罚，承受任何其他命运，都会比她即将面对的结局要好。

与此同时，她也意识到自己将获得一个以前从不曾出现过的机会。她压抑下充塞在喉咙中的窒息感觉，强迫自己不要因为愤怒和恐惧而颤抖，并皱起眉头，做出思考的样子。

“如果我们真的生出了后代，那我就有很大的价值了。”

“当然，”祖乌祖说道，“因为你的血统，你可能是唯一能够让克洛玛图斯得偿所愿的人选。”

想到其他龙族女性也有可能被献给克洛玛图斯，以满足他的欲望，克莉苟萨又开始想要发抖。她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点点头。“那么我就会成为王后。”

“也许暂时会是这样，”约萨说道，他已经走到了克莉苟萨和祖乌祖的前面一点，“但万物的终结即将到来。即使是你也不可能幸免。”

祖乌祖的手里拽着银链。但克莉苟萨注意到，在她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这个巨魔攥住锁链的手放松了。她还注意到了巨魔的武器：插在她腰间刀鞘中的两把匕首。他们正在接近一道环形楼梯。这是通向地面的路径。克洛玛图斯正在那里等着她。约萨已经开始从楼梯上向下走了，他们的队列很快就会变成一条直线。

就是现在。

克莉苟萨用右手将银链猛地从巨魔放松的手中拽出来，左臂勒住了祖乌祖的脖子。祖乌祖的手指立刻抓住她的手臂，要将这个阻止她呼吸的东西掰开。巨魔的指甲在克莉苟萨的手臂上划出了一道道血槽。克莉苟萨完全不理会这点疼痛，而是迅速加大了手臂上的力气，直到巨魔翻起眼珠，身子瘫软下去。然后，克莉苟萨将身子伏在地上，同时迅速地拔出了祖乌祖的匕首。

她没有发出半点声音。约萨什么都没有察觉，还在继续着只剩下他一个人的对话。“我希望我能够活着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他几乎是由衷地说道，“要知道，那将是一切的终结。但我们的命运要我们必须按照暮光教父的命令去死。也许他更想让我们……”

他的话语在一阵困惑的咯咯声中结束了。克莉苟萨将祖乌祖的匕首插进了他的喉咙，同时用另一只手捂住他的嘴，让那种可怕的声音没有能传播出去。随后，克莉苟萨就将他放到了地上，让他继续和祖乌祖做伴去了。

现在，克莉苟萨的手上已经沾满了鲜血。她的心脏飞快地跳动着，呼吸也越发急促。她在约萨的长袍上尽量揩干净手掌和匕首上的血，一双耳朵警惕地搜索着周围一切声音。不过，她什么都没有听到。

她用自己的一只手握住锁链。现在她还是被这根锁链束缚的软弱人类，但至少已经没有敌人握住锁链的另一端了。

她没有地方能够藏起这两具尸体。龙眠神殿是一个开阔空旷的空间，其中极少有角落和隔断。用不了多久，当暮光教徒们发现她迟迟没有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寻找她，并在这段楼梯上看到血淋淋的尸体。

但如果运气好的话，克莉苟萨那时应该已经逃出去了。

她跑下阶梯，动作迅捷而且安静，穿着靴子的双脚只发出了最细微的一点声音。幸运的是，现在太阳已经落下，她至少还有阴影可以躲藏。

但即使夜幕已经降临，暮光教父并没有允许他的奴仆们去休息。雪地上插着许多火把，橙红色的火焰赶走了蓝紫色的阴影。克莉苟萨到达神殿底层，将身子贴在一道拱门旁的墙壁上，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

如果她能还原成巨龙形态，振翅飞走就好了！但敌人早已对这种可能有所防备。克莉苟萨用手指摸索着脖子上的银链。她需要某种坐骑。暮光教徒会使用各种各样的牲畜，不过其中大多数是驮运货物的大型牲畜。躲在阴影中的克莉苟萨能看到，不远处就有一些这样的巨兽在打着瞌睡。这些外形如同梦魇一般的恐怖怪兽似乎刚刚从货车上被解下来。

不过这里也有一些供人骑乘的牲畜。它们属于一些高等级的暮光教徒，让这些人不必像普通教徒那样，被迫徒步走过诺森德艰险的旅程，来到龙眠神殿。有几匹这样的坐骑就被系在和火把光亮还有些距离的地方。克莉苟萨看到那里有几头座狼、毛皮厚实的马、夜刃豹，甚至还有几头麋鹿和几头双足飞龙。这些坐骑中肯定有一些只会允许他们的主人骑上它们。

但应该有一些坐骑能够接受陌生的骑手。

但她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要到达一头双足飞龙身边，她必须走过那正在熟睡的克洛玛图斯。

克莉苟萨犹豫着。那个恐怖的怪物……如果他醒来了……

如果现在不过去，你终究只能在他面前俯首帖耳。而如果你真的能走过去……

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她走不过去，她毕竟还有匕首，可以用它杀死自己，也总好过向这样一头可憎的怪兽屈服。

克莉苟萨将晃动的锁链收进自己的亚麻衬衫里，同时抓紧了匕首，缓步向前走去。但要和面前这头巨兽对抗，这实在是一件太过可怜的武器。

空气不断被克洛玛图斯巨大的、非自然的肺吸进又呼出，形成了一股股阵风。还处在人类形态中的克莉苟萨就像是老虎面前的一只老鼠，但她还是觉得自己踏在雪地上的脚步声和快速的心跳声会把巨怪吵醒。熟睡的克洛玛图斯并不是将身体蜷曲起来，而是将五颗头颅在面前伸展开。每一次呼吸，他的身体都会轻微地上下移动。

克莉苟萨很想要拔足狂奔，但她努力地控制住了自己，只是安静平稳地迈着步子。她一直走过了这个色彩斑驳的巨型躯体。克洛玛图斯的身上散发出浓烈的体液味道和臭气，仿佛血肉腐烂的气味已经在他的身体上浸染了太长时间，就算是生命火花也没办法把这种恶臭赶走。突然之间，恨意充满了克莉苟萨的胸膛。激烈的情绪给她的身体带来热量，让她再一次下定了决心。

这一场逃亡的成败所关系的将不再只是她的生命。她已经被暮光教父囚禁了太久，知道了许多情报。其中一些情报是她瞒着暮光教父偷偷掌握到的。如果她能返回蓝龙军团，见到卡雷苟斯，她就能告诉他们一些重要的事情，这肯定会有助于他们发动进攻。

不管怎样，蓝龙军团一定会再次进攻龙眠神殿的。克莉苟萨了解自己的族群。这一次，她想要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一个人软弱无助地被脖子上的一根锁链困住。

克洛玛图斯动了一下。

克莉苟萨停住脚步，全身僵硬，甚至连呼吸都停止了。难道多彩龙感觉到了自己因为憎恨而突然激动的情绪？还是嗅到了她的气味？或者，她是不是在无意间踩到了积雪下面的一根树枝？

克洛玛图斯蠕动着身子，抬起巨大的青铜头颅，找了一个更舒服的位置，重重地叹了口气，提起尾巴，又将头垂了下去。然后，他便没有了动静，只剩下沉重的呼吸，表明他再一次陷入了昏睡。

克莉苟萨闭上眼睛，让自己的心神宁静下来。然后，她小心地走过这头熟睡的多彩龙，向拴束坐骑的地方移动过去。她的视线也从克洛玛图斯丑陋巨大的身躯上移向了将会驮着她飞向自由的双足飞龙。

座狼和夜刃豹对于主人往往都很忠诚，不是随便能够偷取的。麋鹿对这里的极地环境非常熟悉，可以作为雪地行进的理想工具，但这里的麋鹿并没有受过骑乘训练，同样不能使用。而且，这些食草动物闻到克莉苟萨身上的血腥味，肯定会受到惊吓。双足飞龙是部落常用的飞行坐骑。克莉苟萨发现，它们是一种天性平静得出奇的猛兽。而且龙眠神殿前的双足飞龙非常少，所以它们往往会被训练成可以接受任何骑手的通用坐骑。

当然，骑手首先也要懂得如何驾驭双足飞龙。克莉苟萨再一次赶走心中的恐惧，告诉自己她很幸运，现在神殿前有两头双足飞龙。

她挑选了其中一头，走过去，不住地轻声对那头猛兽说着话。双足飞龙将头转向她，目光中显示出探询的意思，同时像蝙蝠一样的皮翼也伸展开来。它没有上鞍，克莉苟萨也没有时间去找鞍子。警报随时都有可能响起，她需要在那以前尽量逃得远一些。

克莉苟萨曾经见过短命种族骑乘双足飞龙，但她自己从没有骑过这种猛兽。她小心地抬起一条腿，跨上这头雄性双足飞龙的脊背。双足飞龙咕哝了一声，转过头看着她。很明显，它已经感觉到骑在自己背上的是一个新手。

克莉苟萨不停地抚摸着双足飞龙的鬃毛，希望这样是安抚双足飞龙的正确方式。然后，她抓起缰绳，让双足飞龙的头向天空仰起。这果然是一头温顺而且训练良好的坐骑。转眼间，它已经跃起到空中。克莉苟萨惊呼一声，急忙紧紧地趴在双足飞龙背上，用力抓住它的毛皮。不过双足飞龙很快就恢复了平衡，开始在空中盘旋，等待下一步命令。克莉苟萨拽起缰绳，让双足飞龙向西方转过头去。那里是考达拉和魔枢所在的方向。现在她只能在心中祈祷，卡雷苟斯和蓝龙军团还在那里。

她贴近双足飞龙的耳朵，召唤出在银链的束缚下她还能使用的一点点魔法力量。双足飞龙平静了下来。

“我们全都知道如何飞翔。”克莉苟萨悄声说道，“教我如何成为一名驭风者，我的朋友。”

这也许是她的想象，但她觉得，双足飞龙赞同地向她低吼了一声。

第十八章

萨尔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回到这里，尤其是只过了短短几天时间。但在纳里苟斯的背上，萨尔感觉到自己和上次去见生命缚誓者时相比，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阿格娜在他心中，如同一团温暖的火焰平静地燃烧着，给予他支持和抚慰。他曾经见证了蓝龙重新发现他们心灵的道路，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关键的角色。蓝龙因此而得到了最适合他们的守护者：同时具备强大的力量、怜悯之心和过人的智慧，真正会为蓝龙族群考虑。

“我上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在那里。”萨尔指点着方向。蓝龙风驰电掣般地向那座石峰飞去。靠近石峰的时候，萨尔心痛地看到，阿莱克丝塔萨还在那里，就像萨尔离开时一样坐在峰顶，双腿并在胸前，全身都散发出痛苦的气息。萨尔怀疑她在这几天中根本就没有动过一下。

“在这里把我放下吧，不要再靠近了。”萨尔说，“我想，她现在可能不愿见到任何人。不过如果只是见到我，情况还会好一些。”

“听你的。”纳里苟斯以优雅的动作落在地上，伏低身子，让萨尔能更方便地跳下去。萨尔跳到地上，转过身看着蓝龙，说道：“感谢你把我带到这里。但……也许你不应该在这里等我。”

纳里苟斯歪过头。“如果你没能成功地说服她……”

“如果我没能成功说服她。”萨尔平静而诚挚地说道，“那么我就算回去也没什么意义了。”

纳里苟斯理解地点点头。“那么，祝你好运，也祝我们全都能有好运。”他用硕大的龙头亲昵地轻轻顶了萨尔一下，然后就挺身展翼，跃向天空。萨尔看着他消失在远方，才转身向生命缚誓者走去。

就像上次一样，阿莱克丝塔萨很早就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她的声音暴躁沙哑，几乎不像人声。

“竟然还敢来找我。在我见过的兽人里，你或者是最勇敢的，或者是最愚蠢的。”

萨尔微微一笑。“有不少人都这样说过，尊敬的女王。”

“那些人，”阿莱克丝塔萨抬起头，闪电般的犀利目光几乎要把萨尔刺穿，“不是我。”

萨尔是一名久经沙场的勇将，但他依然感觉到自己在红龙女王的声音中开始发抖。他知道，阿莱克丝塔萨是对的。如果她决定将萨尔抹杀，萨尔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你是觉得折磨还不够多吗？”她问道。萨尔不知道阿莱克丝塔萨的意思是萨尔会给她带来折磨，还是正相反。也许，两者都有。

“我希望能够结束你现在的状况，或者，至少能够减轻你的痛苦，女王。”萨尔平静地说道。

阿莱克丝塔萨的怒火又燃烧了一段时间。然后，她向一旁转过头，再一次变成了一个绝望的孩子，而不是最强大的守护者。

“只有死亡能结束我的痛苦。或者，就连死亡也不可能。”阿莱克丝塔萨说道。她的声音中只剩下了绝望。

“我的知识非常有限，所以我无法判断是应该赞同还是反对你。”萨尔说，“但我必须做出自己的判断。”

阿莱克丝塔萨深深地叹了口气。萨尔仔细地端详着红龙女王。她要比他们上次分别的时候更显清瘦，一对细俏的颧骨现在已经从面颊上完全突了出来。在她的眼窝周围，出现了浓重的阴影。看上去，仿佛一阵强风就能将她吹走。

萨尔明白她的心境。

他坐在了阿莱克丝塔萨身边的石头上。阿莱克丝塔萨并没有挪动身子。“我们上次交谈的时候，”萨尔继续说道，“我曾经请你和我一起去魔枢，去和蓝龙沟通，去帮助他们。”

“我没有忘。我也没有忘记我是怎样回答的。”

这不重要。即使这些事之间都有关系也不重要。这些事持续了有多久也不重要。我们是否能阻止它，也同样是不重要的。

孩子们都死了。考雷斯特拉兹死了。我的全部都死了，最后剩下的一点，很快也会死去。希望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也没有忘。”萨尔说，“但其他人并不知道，也不会相信这些都不重要。他们还在顽固地坚持着。比如蓝龙。他们已经选出了新的守护者：卡雷苟斯。他们还有了新的敌人：一条名为克洛玛图斯的多彩龙。”

当萨尔提起克洛玛图斯的时候，红龙女王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最轻微的惊讶，只是她的目光依旧晦暗麻木。

“每一场胜利，都伴随着一场失败。”她喃喃地说道。

“我在那场战斗中从空中跌了下去，”萨尔自顾自地说道，“从卡雷苟斯的背上。那时他飞得很高。我跌进了雪里，差一点把自己交给了死亡和绝望。但那时出现了一样东西，是它让我想要挪动僵硬的手脚，让我爬出了积雪，活了下来。随后，就有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敌人向我发动了偷袭。”

阿莱克丝塔萨依旧没有动作。她似乎完全忽略了萨尔。但至少，她没有愤怒地站起身，要将萨尔杀掉。就像上一次那样。这意味着她也许正在听萨尔说话。

先祖们，请指引我，告诉我这样做是对的。我只是在听从我的心灵，我只能这样做。

他伸出一只手。阿莱克丝塔萨微微转过头，用麻木的眼神看着他的手。他又将手向红龙女王伸了伸，示意她应该握住这只手。阿莱克丝塔萨只是缓缓地转回头，凝望着地平线。

萨尔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指柔软无力，没有抗拒，也没有接纳。萨尔小心地将那只柔嫩的小手握进了自己粗大的绿色手掌中。

“我看到过一个幻象。”他努力保持着声音的轻柔，仿佛是在害怕惊扰一只胆怯的林中小鹿，“实际上，是两个幻象。这……实在是一种宝贵的礼物。两个幻象都可以看做是一种祝福。尤其是，我可以将它们与另一个人分享……这更是一种我不曾想到的荣幸。”

萨尔饱含着真诚与谦逊说出了这一番话。他很清楚，尽管自己的力量已经有所增长，自己与元素的联系变得更加深厚，但他必须谦卑地接受所有这些祝福。“其中一个幻象是关于我的。而另一个……是我必须要告诉你的。”

他闭上了眼睛。

* * *

卵正在孵化。

幼雏出生的地方非常宁静，是一个在巨大帐篷下面临时搭建的实验室。帐篷外，风暴正在咆哮，而幼雏还在努力地凿击着坚固的蛋壳。

有许多人正在看着幼雏的出生。其中一个看上去是人类，他披着斗篷，用兜帽遮住了面孔。其他人身上的长袍表明他们都是暮光教徒。所有人都带着愉悦的神情看着这只即将出世的幼雏。

戴着兜帽的人类手中握着一根细长的锁链，锁链的另一端拴住了他身边一名女子的喉咙。那是一名相貌姣好的女性，有着一头蓝黑色的长发。和在场的其他人不同，她的脸上显露出无比痛苦的表情，一只手捂住下腹部，另一只手紧紧攥成了拳头。

＊＊＊

“克莉苟萨！”

这个名字被阿莱克丝塔萨用低微却尖锐的声音喊了出来。她的声音无比急迫，不过只有萨尔能够听到。这个幻象和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完全一样。阿莱克丝塔萨喊出的名字却让萨尔感到一阵痛楚。就是说……这就是阿瑞苟斯姐姐的遭遇。巨龙们一直没有能找到那位女士。她的确是失踪了，但并没有死去，现在还没有。她的面容已经告诉了萨尔需要知道的一切。

＊＊＊

那个小东西不停地又推又砸。一片蛋壳落了下来。他张开了嘴，仿佛在进行呼吸。

他的样子非常可怕。

他的全身泛着蓝色、黑色和紫色，还有着青铜金色、红色和绿色的奇异斑点。他的一根前肢上没有爪子。头上只有一只眼睛，眼珠上各种颜色交杂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样子。现在他正用这只眼睛看着见证他出壳的人们。

克莉苟萨只发出一声凄惨的抽泣，便转过了头。

“不，不，亲爱的，不要移开你的视线。看看我们让你那单调的蓝色孩子变成了什么。”那个人类幸灾乐祸地说道。他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捧起那只多彩龙幼雏。幼龙无力地趴伏在他的手心上，细小的胸部起伏不定。他的一只翅膀还粘在体侧。

披斗篷的人类退开两步，将幼龙放在地上。“现在，小东西，让我们看看你是否能为我们长得更大一些。”

一名暮光教徒迈步上前，神色谄媚地弓下腰。人类伸出双手，一只手擎着一件散发出浅紫色的能量光芒，看上去似乎有些残缺的神器，另一只手的手指抖动，应该是在施法。他念诵出一段咒语，一股白色的奥术能量从那件神器中激射而出，缠绕住那条幼龙，如同一根魔法绳索。金色的生命能量被从那条小龙的体内抽吸出来。小龙发出痛苦的尖叫。

“不！”克莉苟萨尖叫着，向前扑去。那名人类用力一拽锁链，克莉苟萨便跪倒下去，发出痛苦的吸气声。

幼龙长大了。他张开嘴，发出一声微弱的尖叫，同时整个身体都开始抽搐。萨尔几乎能够听到他生长时骨节摩擦，皮肤拉伸的声音。那个人类的魔法抽取着他的生命能量，让他迅速老化。没过多久，幼龙的尖叫声变得越来越低沉沙哑，最终变成了凄厉的吼声。他的一只翅膀疯狂地拍打着，另一只翅膀仍然粘在体侧，只是在不停地抖动。

然后，多彩幼龙瘫倒了下去。

那个人类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说道：“他几乎就要长到小龙的尺寸了。”然后，他向前走了一步，用脚趾碰了碰幼龙的尸体，“不管怎样，情况更好了，加胡戈，的确是更好了。她体内的守护者之血让她的孩子比绝大多数幼崽都更强壮，更能够经受修正。不过，情况还不算完美。把他抬走，仔细解剖，尽量多取得一些情报。下次要做得更好。”

“如您所愿，暮光教父。”加胡戈说道。另外四名暮光教徒走上前，开始将死亡的多彩龙拖走。

“你对我的孩子们做了什么？”

克莉苟萨的声音在她的胸腔中显得格外低沉，但它很快就变成了疯狂的怒吼。她知道自己即将承受新一轮的剧痛，但她依然向那个被称作暮光教父的人猛扑过去。

＊＊＊

“哦，天哪。”阿莱克丝塔萨悄声说道。萨尔知道，红龙女王也看到了折磨和试验在克莉苟萨身上留下的印记。而且，萨尔从阿莱克丝塔萨的声音中察觉到她似乎也承受过和克莉苟萨同样的痛苦。但这痛苦的声音让萨尔看到了希望。无论怎样的伤痛与恐惧，也比麻木和空虚要好。

＊＊＊

“我正在让他们变得更完美。”暮光教父一边说，一边再一次拽紧了锁链。

克莉苟萨痛苦地哆嗦着，久久无法呼吸。“我很高兴，我并没有多少孩子可以牺牲在你秽恶的手段中。”她恨恨地说道，“我的伴侣已经死了。我不会再给你我的孩子了。”

“啊，但你依然是玛里苟斯的女儿。”暮光教父说道，“谁又能知道，命运——或者是我——会不会再给你找到一个配偶呢，嗯？”

＊＊＊

幻象开始晃动。萨尔的眼睛依旧紧闭着。幻象还在他的脑海中演进。他能够感觉到阿莱克丝塔萨的手——她的手指紧紧攥住了他，但她给他的感觉非常遥远，就像是不知何处传来的声音。他知道他们随后会看到什么，他知道这或者会彻底摧毁阿莱克丝塔萨，或者会激发她的力量，让她能够拯救自己。

无论怎样，他都会和她在一起。

＊＊＊

这是一处庇护所。萨尔立刻就知道了这里是什么地方，虽然他从没有亲眼见到过红玉圣殿。结束不久的战斗对它造成的伤害还没有能得到完全修复，但这里美丽的森林、阳光明媚的草原、窸窣作响的大树和从树下淌过的小溪正在慢慢治愈它的每一道伤口。这是红龙女王真正的家园，红龙一族的心灵归属。它本就拥有着这种神奇的能力。

一头巨大的雄性红龙趴伏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在全身放松的时候，他显得相当笨拙，仿佛他很少会纵容自己如此安逸闲适。同时，他还透过半闭起的眼睛，看视着一簇簇龙卵。

＊＊＊

她的喘息声显得激烈而吃力，其中充满了深深的思恋和痛苦。

“考雷斯特拉兹。”生命缚誓者悄声说道，“哦，我的爱……萨尔，我必须看到这个吗？”

她一定已经心烦意乱到了极点，对于这个兽人，她没有再发出命令或斥责，却仿佛是在心碎地哀求。萨尔不知道是因为绝望还是希望——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似乎将自己完全放进了他的手心。

“是的，女王。”萨尔让自己浑厚的声音尽可能显得温柔一些，“还请坚持一下，一切都将呈现在你的眼前。”

＊＊＊

突然间，考雷斯特拉兹警惕地撑起四足，仰起头，嗅着空气，抖动耳朵捕捉周围一切最微小的声音。仅仅是一次心跳的时间之内，他已经飞起在空中，以迅捷而优雅的姿态在圣殿上空巡行，双眼不住搜索地面。

他瞪大的眼睛眯了起来。随着一声为了保护而战的怒吼，他收起翅膀，向下扑去。转瞬之间，萨尔和阿莱克丝塔萨都看到了考雷斯特拉兹所见到的东西——来自不同种族的许多入侵者。他们唯一一致的地方，只有代表暮光之锤教派的深栗色和黑色长袍。

考雷斯特拉兹没有喷吐烈火或者使用魔法。这些闯进圣殿的敌人已经分散在珍贵的龙卵之间。他只能伸出巨大的利爪，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暮光教徒抓起，捏碎，就像萨尔捏死一只虫子。而那些暮光教徒却没有发出一声畏惧的呼号。萨尔看着这一切，既愤怒，又恶心——这些邪教徒在死亡的时候竟然还都面带微笑。

邪教徒的威胁似乎结束了，考雷斯特拉兹降落到一簇龙卵旁边，低垂下闪动着点点磷光的头颅，轻柔地用鼻子拱了拱那些蛋。

一颗龙卵裂开了，一团丑恶的赭红色烟雾从蛋中飘散出来。克拉苏斯睁大了眼睛，盯着一头扭曲的多彩幼龙，一步步向后退去。

＊＊＊

“不！”阿莱克丝塔萨尖叫着。萨尔感觉到了她的心境。看到克莉苟萨受难，已经足以让生命缚誓者感觉到心痛欲裂。而知道同样恐怖的命运也落在了她的孩子的头上……

＊＊＊

考雷斯特拉兹惊恐万分地伸出爪子，试探着碰了碰那只小怪物。随着一阵阵细微的碎裂声，越来越多龙卵在破开。从里面爬出来的都是不断尖叫着，畸形变异的多彩幼龙。

这时，考雷斯特拉兹低头看了自己一眼，立刻惊呼了一声。他的前爪从尖稍处开始变黑了。黑化的速度很慢，但一开始便不再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很快就从他的爪子传染到了前臂上。

一阵低沉的笑声响起，虚弱却又充满了胜利的得意。考雷斯特拉兹向笑声传来的方向望去。

“现在，所有龙崽子都变成了那个疯子，那个强大的死亡之翼的龙崽子。”一名暮光教徒喃喃地说道。他是一个巨魔，皮肤呈现出深蓝色。考雷斯特拉兹捏碎了他的肋骨，鲜血正从他嘴里流出来，沿着獠牙滴落在地上，但他还活着。“你们全都……会属于他……”

考雷斯特拉兹盯着自己被感染的前肢。他将爪子紧攥成拳，按在自己的胸口。他闭上眼睛，低垂下头。

“不，”考雷斯特拉兹低声说道，“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将毁灭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们。他们绝不会被你们任意扭曲。”

暮光教徒又笑了。他的笑声很虚弱，并开始咳嗽，吐出带着气泡的血和将空气染成粉色的血沫。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那我们还是赢了。”

考雷斯特拉兹盯着他，突然又想起了他的话。“你说‘所有的龙崽子’是什么意思？”暮光教徒不再说话，只是向克拉苏斯冷笑着，吃力地喘着气。“到底有多少龙卵被感染了？告诉我！”

“全部！”巨魔发出得胜的号叫。他的眼睛里闪动着狂热的光，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所有的龙卵！所有的庇护所！你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它们现在全都开始孵化了。你根本无力阻止。”

考雷斯特拉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他眯起眼睛，侧过头，思考着。

“不，”他平静地说，“我可以阻止。”

* * *

“所有的蛋。”阿莱克丝塔萨悄声说道，“所有的……我们的……”

“这是一个可怕的选择。”萨尔低声说道，“他知道，很可能不会有人明白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龙族会将他视为叛徒，甚至就连你也将不再信任他。”

萨尔听到阿莱克丝塔萨的抽泣与呜咽，不由得更加用力地握住了她的手。

“他拯救了我们……他从没有背叛过。他拯救了我们……！”

他们在沉默中站起来，紧闭着双眼。考雷斯特拉兹聚集起自己的全部能量与魔法力，将它们在自己体内折叠，挤压。他稳稳地深吸了一口气，悄然说出

一个词："我的爱。"

然后，一切归于黑暗。

* * *

萨尔睁开眼，阿莱克丝塔萨也睁开了眼，茫然地盯着前方。她的脸上没有了半点血色。她的手紧紧攥着萨尔的手，让萨尔感觉到一阵疼痛。

"他……他用他生命的能量连接起了传送门。"阿莱克丝塔萨悄声说道，"他摧毁了庇护所中所有的龙卵，结束了传染的蔓延。我不明白，那时，我始终都不明白，为什么那里还会留下那么多葱翠的颜色……现在，我懂了。我明白了。他是用生命造就了死亡……为了保护其他的生命。"

"生命之灵要告诉你我无法让你看到的事情。"萨尔平静地说道，"所以，我必须来见你。考雷斯特拉兹不是叛徒。他是一位英雄。他死得壮烈，死得心甘情愿。他不仅仅救了红龙，还救了所有龙族。在他最后离去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你。"

"他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阿莱克丝塔萨悄声说道，"他从没有辜负过我，没有辜负过任何人。我……是我辜负了他，是我迷失了，犯了错误。但他没有。我的考雷斯特拉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她仰起头，盯着萨尔，"我很高兴能够知道他有多么勇敢。我为他感到骄傲。但现在……既然知道了事实，我又该怎样才能承受没有他的人生？告诉我，短命的生灵，你是否能理解我失去了什么？"

萨尔想到了阿格娜。"我的生命也许如萤火般短暂易逝，但我能够理解。我懂得爱。我知道，如果我像你一样失去了我的挚爱，我也会有和你一样的感觉。"

"那么，如果失去了这份爱，你要怎样继续走下去？继续走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萨尔看着阿莱克丝塔萨，大脑中突然一片空白。所有那些想法、那些主意、那些安慰的陈词滥调都已经涌到他的嘴边，却又显得那样空洞虚伪，全无意义。当这样的爱失去以后，一个孤独的未亡人还有什么理由能够继续走下去？

然后，他想到了。

他依然用右手紧握着生命缚誓者的手，将左手伸进口袋里，拿出一只小小的，看似平淡无奇的东西。

这是古树送给他的橡果。戴沙林的话又在他的耳边响起：“仔细照顾好它。这颗橡果里收藏着它的母树所拥有的全部知识，正如同它的母树继承了来自于先辈的知识……一代接一代，直到一切开始的时候。你要将它种植在一个最适宜它生长的地方。”

克拉苏斯知道，这颗橡果不是给他的礼物。但他真的很想要得到它。萨尔有些怀疑，也许那位肯瑞托大法师已经预料到这样东西对他的爱人将有怎样的意义。萨尔衷心希望会是这样。

兽人翻过阿莱克丝塔萨的手，将橡果放在她的掌心，又轻轻合拢她的手指。

“我告诉过你菲拉斯的梦游者栖地的事情。”萨尔轻声说道，“还有那里遭遇危险的古树。但我没有告诉你，他们……给我的感觉。岁月与智慧的力量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在他们面前，我只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感觉到我的心中充满敬畏与惊奇。”

“我……知道古树。”阿莱克丝塔萨说道。她的声音很小。她纤细的手指紧紧攥着这颗橡果，然后又将手张开。

橡果在她的手中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是如此轻微，让萨尔觉得它似乎只是在精灵掌心的凹凸处晃动了一下。然后，一道小小的裂纹出现在它光亮的褐色底部。裂纹向上延伸，一片细小的绿色嫩芽从裂纹中钻了出来。它大约只有一寸长，叶片从芽尖上向两侧分开。

阿莱克丝塔萨发出一声近似于啜泣的惊呼。她用另一只手捂住了心口。她单薄的胸膛突然剧烈地起伏了一次，两次，三次。伤心欲绝的呜咽声在她的喉头响起。她努力按压住自己的心脏，仿佛感到那里很痛。片刻之间，萨尔很担心所有这些激烈的情感会让她无法承受，会将她杀死。

然后，他明白了。生命缚誓者已经封闭了她的心，让它与痛苦隔绝开来，让它不再感觉到失去挚爱的折磨，让它不再因为悲悯而碎裂。

而现在，就像这颗橡果的外壳，就像春天河面的冰封，她的心再一次裂开了。

“我就是我。”她盯着手中发芽的橡果，悄声说道，“无论喜悦抑或痛苦，我就是我。”

又是一阵啜泣让她的全身颤抖。她恸哭起来，泪水涌出她的眼眶。她在哀悼自己失去的爱人，她在泼洒曾经被封锁在心中的热泪，她在治愈自己枯槁的心。萨尔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膀，她扑倒在兽人宽阔的胸膛上。伟大的生命

缚誓者曾经被兽人折磨和奴役，不得不违背本心侍奉他们。现在，她蜷缩在这个兽人的怀中，尽情地哭泣着。

她的泪水仿佛没有尽头。这就是生命缚誓者的泪水。萨尔觉得，这泪水并不只是为了克拉苏斯而流。生命缚誓者在为所有逝去的生灵哭泣：在为那些无辜者，为那些罪行，为玛里苟斯和死亡之翼，还有被他们伤害的一切生灵而哭泣；她在哀悼那些被腐化的孩子们，他们从不曾有机会得到一个真正的生命；她怜悯死者和生者，在与所有那些承受苦难，尝到过腮边苦涩盐水的生物一同哀伤。

现在，她的泪水再不会受到任何压抑。她的哭泣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而单纯。泪水从她的面颊滚落，滴在她手中的橡果上面，滴在他们脚下的泥土中。

雨滴如同泪水一般轻柔落下。一阵小雨慢慢滋润了这片干结的土地。

萨尔难以置信地向周围望去。在他的眼前，大地正以超越他想象万倍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他看到了植物出现，各种色彩的花朵争相开放。幼芽长高成青翠、茂密、柔软的草丛。他甚至能听到万物生长的声音。那是一种生机勃勃、充满喜悦的跃动和细微爆裂。

萨尔回忆起德鲁伊曾经费尽心力想要将生命带回到这个地方。他们的努力能够取得效果，却总是无法持久。但萨尔的内心深知，现在他见到的这些崭新而繁盛的生命不会随时间消退，因为它们被生命缚誓者的泪水浇灌过。这泪水代表着阿莱克丝塔萨再一次觉醒的怜悯与爱。

阿莱克丝塔萨在萨尔的怀中动了一下，轻轻从他胸前挪开。萨尔抬起抱住她肩膀的手臂。她颤抖着，深吸了一口气，微有些不稳定地迈开步子，随后便跪倒在地上。萨尔没有去扶她。他感觉到阿莱克丝塔萨不想让他这样做。她伸出手，轻轻挖开重新焕发生机的土壤，将橡果深深地按了下去，又仔细用土将它盖好。然后，她站起身，转身面对着萨尔。

“我……得到了磨炼。”她平静地说道。她的声音中依然充满伤痛，但又多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安宁。“你让我想到了许多事。在我的痛苦中，我曾把它们尽数忘记。那是……他永远不会希望我忘记的事情。”她露出了微笑。那是哀伤和苦难的微笑，却也是真挚和甜美的。她的眼睛因为哭泣而变得通红，但它们更是一双清澈有神的眼睛。萨尔知道，阿莱克丝塔萨的伤口愈合了。

萨尔的判断没有错。阿莱克丝塔萨后退一步，向天空高举双臂。她美丽的面庞上燃烧起了正义的怒火。她已经失去了这么多，她的哀痛绝不会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但萨尔知道，她终将度过这个难关。

而且，现在不是可以哀伤的时刻。生命缚誓者在用她的痛苦刺激自己，让自己行动起来，而不是继续落泪。萨尔几乎有一点要可怜那些即将尝到红龙女王怒火的生物了。

但他们罪有应得。

这一幕场景萨尔已经见到过一次：红龙女王跃上半空，从婀娜多姿的美艳精灵变化成为最强大的守护者——甚至也许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生物。但这一次，萨尔知道自己完全不必害怕眼前这壮丽辉煌的巨龙。

阿莱克丝塔萨低头看着萨尔，眼神和蔼而友善。她伏低身子，让兽人能够爬上她宽阔的脊背。

“我们要去与我的兄弟姐妹汇合，你是否想和我一起去？”她低声说道。

“非常高兴能够效劳。”萨尔回答道。虽然心中没有恐惧，但这头尽显生命奇迹的红色巨龙还是让他的心中满是谦恭与敬意。他小心地爬上了阿莱克丝塔萨的脊背，在红龙的颈根处坐稳。“蓝龙战败之后，我相信他们已经尽数撤往魔枢了。”

“也许。”阿莱克丝塔萨回应道，“我们或者会在那里找到他们，或者卡雷苟斯会和其他龙族军团汇合，在龙眠神殿附近列阵。”

“那样的话，暮光龙会看到他们。”萨尔陷入了思考。

“是的。”阿莱克丝塔萨一边回应，一边开始展翅翱翔，“他们会看到的。那又怎样？”

“那样就收不到奇袭的效果了。”萨尔回答。

“我们不需要奇袭。”阿莱克丝塔萨说道，她的声音强壮而且平稳。听着她的话音，萨尔发现自己绷紧的神经也松弛了下来。这时，红龙女王继续说道：“决定我们成败的因素比军事策略或者战术优势要重要得多。”

红龙女王的翅膀有节奏地鼓起强劲的气流。同时，她向后探过头，看着萨尔。“现在该是艾泽拉斯的龙族们放下一切争执，团结一致的时候了。否则，恐怕我们全都难逃灭亡。”

第十九章

阿莱克丝塔萨是对的。当她和萨尔飞到距离龙眠神殿只有几里远的时候，他们看到蓝色和绿色的巨龙有的飞翔在空中，有的屹立在陆地上。当然，他们也看到了阿莱克丝塔萨。几头龙立刻以向他们飞来。萨尔只觉得眼前一花，他们已经到了面前。

“生命缚誓者！”纳里苟斯欢快地喊道，“这是一个黑暗的时刻，我们的心已被阴影笼罩。但你给我们和这个时刻都带来了光明。萨尔！感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纳里苟斯朋友。”阿莱克丝塔萨的声音中充满暖意，“我看到了我的妹妹伊瑟拉和新的守护者卡雷苟斯，还有他们的军团。我的红龙军团在知道我已到达这里以后，定会尽快赶来。”

“那么，我会立刻去找他们，生命缚誓者。”一头绿龙说道。萨尔很想知道，绿龙怎么会掌握红龙军团的位置。也许伊瑟拉能够告诉他。对于巨龙，他还有很多事情有待了解。

“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诺兹多姆的消息吗？”阿莱克丝塔萨问道。

纳里苟斯和其他巨龙都跟随在她身后，在上方和下方护卫着她，陪同她向龙眠联军的阵地飞去。

“还没有。”纳里苟斯飞快地瞥了一眼萨尔，“我们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你呢？”

“他也没有和我联系过。”萨尔答道，“我只能认为，他还在进行调查和探寻。”

“知识就是力量。”一头巨大的绿龙表示同意，“但如果他在得到有价值的线索时，我们已经被克洛玛图斯杀光了，那么知识也将没有用武之地了。”

“不要这样说，洛索斯。”阿莱克丝塔萨严厉地说道，“时间之王没能赶来不是这位兽人的错。我们……全都在做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说出最后这

句话的时候，她的声音甜美而又哀伤。萨尔知道，她想到了考雷斯特拉兹。她的爱人做了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也为此而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洛索斯向萨尔投去致歉的目光。“我很抱歉，我的朋友。但你已经见到了我们的战况。当我们再次投入战斗的时候，我非常希望诺兹多姆和他的青铜龙能够和我们在一起。”

“不必道歉，我知道你没有恶意。而且我也同意你的看法。”萨尔诚恳地说道。

他们就要到达目的地了。“请先行一步，召集起所有巨龙。”阿莱克丝塔萨向洛索斯说道，“我有……一些事情必须让大家知道。”

“关于克洛玛图斯的消息吗？”洛索斯满怀希望地问。

阿莱克丝塔萨摇摇头。“不，但我希望这能给予大家勇气，以及新的希望。这些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武器。”

片刻之后，他们降落了。杂乱却无比悦耳的巨龙欢呼声充满了冰寒的空气。萨尔微笑着从阿莱克丝塔萨的背上滑下来，落在没过小腿的积雪上。

“萨尔！”

萨尔转过身，看到卡雷苟斯喜出望外地站在他身后。这位伟大的守护者伸出爪子，非常轻柔地将萨尔握住。萨尔没有一丝担忧，只有重新见到朋友的喜悦。

“我绝不能再低估你了。”卡雷苟斯将兽人捧到面前，“你所说的事情全都做到了。你为我们带回了生命缚誓者，而且还让她彻底走出了消沉。”他回过头，又看了阿莱克丝塔萨一眼。生命缚誓者正在用鼻子轻轻抚触着向她围拢过去的绿龙和蓝龙。“我不知道你使用了什么样的魔法，但我对此深表感激。”

“只是心中的魔法而已。”萨尔说道，“她会告诉你我所知道的，并和她分享的一切。我们全都应该知道这些事。”

伊瑟拉仰起头，看到了说话的萨尔，便向他们跑来。她垂下了柔美的脖颈，以此向萨尔表达敬意。

“你是我的梦境的一部分，是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她对萨尔说道，“为了援助我们，你做了这么多。我为戴沙林的牺牲感到哀伤，但我很高兴你能逃过一劫。”

“如果我那时能够救下他就好了。”

伊瑟拉点点头。“暮光审判正等着我们。”她抬起头，向周围望了一圈，彩虹色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亮，“我看到了绿龙和蓝龙聚集在一起。这样很好，杜隆坦之子，这样很好。但，啊，我们的红龙兄弟和姐妹也来加入我们了！”

萨尔顺着她的视线转过头去，没过多久，就看到了那些红色巨兽的身影，听到了他们拍动翅膀的声音。数十头红龙陆续降落在集结地。萨尔惊奇地注视着这一幕壮观的景象，然后又转过头。三位巨龙守护者和他们的军团已经到齐。萨尔回想起蓝龙军团对抗暮光龙的战斗，开始感觉到希望在心中升起。现在，巨龙部队的数量已经是那时的三倍，而且还有生命缚誓者统率他们……

阿莱克丝塔萨飞上半空，红龙们簇拥到她身边，上下翻飞，虔诚地用鼻子轻触她，然后才满怀敬意地向后退去。她的脸上洋溢着萨尔从不曾见过的喜悦——在经历过这么多苦难与悲伤之后，她终于又和她的军团在一起了。在为了庆祝重聚而进行的一番优美动人的空中飞舞之后，阿莱克丝塔萨轻轻降落在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峰上，让所有巨龙都能够看到她。巨龙们恢复了安静，急切地等待着红龙女王开口说话。阿莱克丝塔萨却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头颈缓缓转动，目光扫过每一头巨龙。

“我的兄弟和姐妹们。”她说道，“我们正站在一场恐怖战争的边缘。我们的敌人拥有无法想象的可怕力量。但有一些事情，我必须在制订计划以前让你们知道。我希望，这些事能够让你们有更多的理由投身于这场战争。这是一场为了保卫你们自己、你们的族群，以及你们尚未孵化的幼雏而进行的战争。”

巨龙们静静地倾听着她所说的每一个字，但还是有一些巨龙在不安地耸动身体，仿佛他们忽然回忆起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曾经在一瞬之间毁掉了那么多龙卵。

卡雷苟斯轻柔地将萨尔放到自己的肩膀旁边。这名兽人按照已经熟悉的方式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了蓝龙守护者的身上。卡雷苟斯腾身飞到了阿莱克丝塔萨的身边。当生命缚誓者向巨龙们讲述起萨尔与她分享的幻象时，卡雷苟斯以这种方式给予了她无言的支持。伊瑟拉落在了阿莱克丝塔萨的左边，同样支持着她的姐姐。

一些巨龙，也许是最了解考雷斯特拉兹的那些龙，他们似乎都对阿莱克丝塔萨深信不疑。他们被鳞甲覆盖的面孔和闪烁着柔和光芒的眼睛中都显示出了深深的同情。而另一些巨龙，尽管没有公开表示异议，却明显流露出怀疑的神色。萨尔相信他们只是因为生命缚誓者的回归而太过高兴，不想在这个时候质疑她的故事。

看到卡雷苟斯也对阿莱克丝塔萨坚信不疑，萨尔很高兴，但并不感到惊讶。不管怎样，他很喜欢这头蓝龙。当阿莱克丝塔萨讲述克莉苟萨的遭遇时，许多蓝龙发出了愤怒而低沉的吼声。但卡雷苟斯只是将目光转向一旁，脸上满是痛苦。阿莱克丝塔萨讲述完之后，是卡雷苟斯打破了沉默。

“现在，我们的疑问已经得到澄清。我们知道了一头多彩龙的出现。但真正令我感到恐惧的是得知克莉苟萨遭到了……如此恐怖的折磨。她还活着，这让我感激万分。当庇护所被摧毁的时候，我们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在我们看来，考雷斯特拉兹做出这种事实在是毫无理由。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理解了。”

“无论这是否属实，”一头年纪更大的蓝龙说道。萨尔认出他是特拉里苟斯，一名阿瑞苟斯的坚定支持者，“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这个所谓的幻象。它的真实性根本无法得到证明。”

“她是阿莱克丝塔萨。”纳里苟斯说道，“她是一位守护者……是生命缚誓者！”

“所以她能顺理成章地宣布他看到了幻象。不，等等，是那个兽人及时出现，告诉了她一个能为她的配偶洗脱罪责的幻象。”那头年长的蓝龙继续说道，“如果我看到一个幻象，表明阿莱克丝塔萨编造了这一切，你又该怎么说？或者阿莱克丝塔萨已经疯了？也许失踪的克莉苟萨只是……”

“我可以证明生命缚誓者所说的一切。”一个嘹亮清脆的声音响起。另一头蓝龙飞落下来，他的背上驮着一位人类女孩。

萨尔立刻就认出了这个女孩。他已经在自己的幻象中不止一次见到了克莉苟萨。

“克莉！”卡雷苟斯喊道。萨尔从他的肩膀上滑了下去。卡雷苟斯变成半精灵，向刚从龙背上下来，身形依然不稳的克莉苟萨跑过去，伸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她。克莉苟萨向他和簇拥过来的巨龙们露出虚弱的微笑。她的身体看上去疲惫而且极度憔悴，但她显然非常高兴又回到了同胞之中。

“你还好吗？”卡雷苟斯关心地问道，“他们……把你伤得怎样？”

“我已经自由了，我不会有事的。”克莉苟萨靠在卡雷苟斯身上说道，“就像我说的……萨尔在幻象中所见到的关于我的事都是真的。我相信他关于考雷斯特拉兹的幻象也是真的。”她抬起头，看着向她露出慈爱微笑的红龙女王。“女王，我为您故去的爱人感到哀痛。”

“谢谢你，克莉苟萨。”阿莱克丝塔萨说道。她的声音浸透了哀伤，但已经不再有分毫绝望，“我也为你感到哀痛。”

忧虑的神色再一次袭上卡雷苟斯的眉头。“你知道阿瑞苟斯如何了吗？”他低声问克莉苟萨。

克莉苟萨点点头。“是的，他受到了暮光教父的利用，被一个名叫布莱克摩尔的人类刺客杀死了。我知道，这个布莱克摩尔的首要目标是你，萨尔。”她转向在场唯一的兽人，“看到他还没有成功，我真是松了一口气。暮光教父和死亡之翼都很害怕你。我很高兴你能在我们的阵营中。”

“来吧，坐下休息一下。”卡雷苟斯说道，“吃些东西，告诉我们你知道的一切。”

“这根锁链……”克莉苟萨拿起脖子上看似平淡无奇的细长银链，卡雷苟斯立刻明白了那是什么，“我想尽办法要弄断它……”

“我知道。”卡雷苟斯温和地说道，“达尔坎也曾经将这样一副枷锁套在我的脖子上。我很清楚你的恐惧和挫败感，亲爱的姐妹。一个我很在意的人解救了我……现在，让我来解救你。”

他轻轻将那根锁链拈在拇指和食指之间，以几乎无法察觉的力量拽了一下。锁链在蓝龙守护者的手指间悄然断裂，仿佛它只是一根普通的项链。克莉苟萨喜极而泣。其他巨龙都微笑着向后退去，给克莉苟萨流出空间，变回自己真正的形态。萨尔微笑着看到克莉苟萨升入空中，虚弱却又兴奋地飞翔着，再一次获得了自由。

克莉苟萨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萨尔对她进行了治疗；卡雷苟斯则为她变化出肉和饮料；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以精灵形态站在她身旁，不住地抚慰着她。萨尔惊讶地看到了伊瑟拉真正喜爱的变化形态。她曾经以暗夜精灵的样子出现在萨尔面前。现在，她依旧保持着深紫色的皮肤和卡多雷的长耳朵，但她的绿色长发中多了一对华丽的长角，表明了她的真实身份。此外，还有几头巨龙，或者变成人形身体，或者保持着巨龙形态，聚集在他们周围，倾听克莉苟萨讲述她的可怕经历。

“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希望这能对你们有所帮助。”她对巨龙们说道，“只是这些情报……说实话，并不让我能有更多希望。”

“你逃出来了，这本就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卡雷苟斯说道，“我在这件事中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希望。”

克莉苟萨竭力露出微笑，但她的内心中显然充满了忧虑。“感谢你这样说，但……嗯，你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从最开始说起吧。”阿莱克丝塔萨说道，“你怎么会被俘虏的？”

“在失去了我的伴侣嘉瑞苟斯之后……阿瑞苟斯欺骗我去了敌人的大本营，将我交给了那个被称作暮光教父的人类——据我所知，他的确是一名人类。暮光教父和阿瑞苟斯与暮光龙军团沆瀣一气。他们的主人是死亡之翼。”

三名守护者交换了一个眼神，“在他们的第一次攻击中，”阿莱克丝塔萨说道，“那个嘲弄我们的人类正是自称为暮光教父。”

“继续，亲爱的。”伊瑟拉温柔地说道。

“他们囚禁了还是巨龙形态的我，直到我的龙卵平安降生。然后，他们给我套上了那条锁链。”克莉苟萨回想起那时的情景，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你在人类形态会更容易控制。”卡雷苟斯说，“我知道。”

她点点头。“那时，他们开始试验，对我进行试验，对我的孩子进行试验……”她的声音停滞了片刻。阿莱克丝塔萨安慰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克莉苟萨虚弱地向她笑了笑，继续说道：“生命缚誓者，这就是考雷斯特拉兹所遭遇的阴谋。他们通过对我的孩子进行试验，提高了产生健康多彩龙的几率。似乎因为我是玛里苟斯的子嗣，我的孩子也会更强壮。考雷斯特拉兹消灭了他们煞费苦心制造出的军队，让他们承受了沉重的打击。给他们的另一个打击是阿瑞苟斯没有能够成为守护者——他曾经承诺会将蓝龙军团交到暮光教父的手中。”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当阿瑞苟斯达成这个交易的时候，神智是否还健全。”卡雷苟斯平静却充满怒意地说道，“现在，就让我们希望那时他已经不再清醒了吧。”

克莉苟萨点点头，似乎是努力在让自己镇定下来。“他肯定已经投靠了暮光教派。对于他，我所知道的仅限于此。”

“他对你做的事……”

“已经过去了，结束了。”克莉苟萨立刻说道。萨尔意识到，虽然她承受了诸多苦难，但现在是她在安慰卡雷苟斯。她的勇气实在是难以言喻。

“所以，他们的计划遭受了两次打击，但他们还有克洛玛图斯。”克莉苟萨的语气变得无力起来，但她显然是在努力保持着平静。

“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找到了他。那些暮光教徒将他一直运到了诺森德。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极为巨大的奥术能量才能激活他的生命。为此，他们需要用玛里苟斯子嗣的血创造一根湍流之针。”

“那么……请原谅我这么说。”萨尔说，“但……为什么他们不用你的血，更早地实现这一目标？”

“我相信他们是想等到阿瑞苟斯先带来蓝龙。”克莉苟萨回答道，“这样他们更能制造出震撼性的效果：克洛玛图斯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巨龙军队出现在他的敌人面前。我想，暮光教父一开始并不打算杀死阿瑞苟斯。但当我的弟弟失败之后，暮光教父就给他派上了别的用场。他也安排好了我的新用途。我在他们……在他们要强迫我和那个怪物交媾之前逃了出来。”

萨尔大吃了一惊。两头女性守护者都已面无血色。萨尔知道，如果暮光教父现在出现，卡雷苟斯很可能会痛快淋漓地将他撕成碎片。萨尔一定会帮他实现这个心愿。

“这可能会有效的。”克莉苟萨继续说道，“我本来会成为一个新怪物军团的母亲。克洛玛图斯是奈法利安最后的实验品。就我所知，奈法利安现在也被复活了。不过和克洛玛图斯不同，他并没有得到生命的火花。”

“那么说，奈法利安就是一个狂暴的亡灵了。”就在克莉苟萨开始讲述的时候，其他巨龙也渐渐聚拢过来。其中一头巨大的红龙站在了阿莱克丝塔萨和克莉苟萨身后，仿佛要保护她们。这两位女性的身心都遭受了重创，但她们都很刚强。现在说话的正是那头红龙：“他也到这里来了吗？”

克莉苟萨摇摇头。“没有，我相信死亡之翼对他有另外的安排。用克洛玛图斯来对付我们就足够了。卡雷苟斯……他上一次和你作战的时候，还没有做好准备，那时他刚刚活过来。即便如此……”克莉苟萨的声音低了下去。

“即便如此，他仍然打败了我的整个军团。”卡雷苟斯替她把话说完。

“你们不再孤单了，卡雷苟斯。”阿莱克丝塔萨安慰他道，“三个巨龙军团已经团结在一起。他也许能战胜一个军团，但三个呢？我们进行过许多战斗，我不相信仅仅一头龙就能与我们对抗，无论他有多么强大！”

红龙女王的话却似乎让克莉苟萨感到很不安，她握住阿莱克丝塔萨的手。“生命缚誓者，他……他是为了对付你们才被制造出来的。”她同时也在看着卡雷苟斯和伊瑟拉，“他拥有的能力可以杀死你们所有守护者。他绝不只是一头力量格外强大的多彩龙。他被制造出来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摧毁守护者！”

萨尔下意识地张开嘴想要反驳，但他又把嘴闭上了。他见过克洛玛图斯，见到过这个怪物的能力。如果他的身体进入巅峰状态，能够使用每一种巨龙的能力……

“她说得没有错。”伊瑟拉看上去同样非常困扰，“我的幻象不会有错。”

阿莱克丝塔萨向伊瑟拉伸出另一只手，恳切地说：“说吧，妹妹。”

“我本来希望……我是错的……”伊瑟拉闭起眼睛，发出一种充满梦幻感觉，吟咏一样的声音。这不算是一个法术，但绿龙守护者描绘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幻境。萨尔几乎能够在自己的脑海中看到她所说的一切：除了暮光龙之外万物的死亡。没有植物，没有鸟兽，没有文明。除了他们，没有任何生物在呼吸。每一个守护者都僵死在龙眠神殿之下。

就连他们之中最黑暗、最残忍的那一个，那个授命制造出克洛玛图斯的守护者也没能幸免。

死亡之翼。

萨尔哆嗦了一下，感觉到冷汗淌遍了全身。惶恐的感觉仿佛要攥紧他的喉咙。他周围的巨龙们都因为恐惧、愤怒和见证了严酷的现实而高声议论。但有一个声音清晰地传进了每一只耳朵。

“这不是我们的末日！”

这个声音属于生命缚誓者。她挺直了身子，只是依然保持着精灵的形态，依然伸手牵着她的妹妹和饱经折磨的克莉苟萨。她的脸上放射出决心和激情的光芒。“我们已经阻挠了死亡之翼庞大的计划。阿瑞苟斯失败了，克莉苟萨逃出囚笼。蓝龙在多彩龙缺乏准备的时候就向他发动了进攻。不，未来还没有被刻在石碑上。是的，伊瑟拉的幻象从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梦境的意义来自于对它的阐解。妹妹，这是不是一个警告？让我们知道，如果不奋力一战，世界将会怎样？”

伊瑟拉扬起她生角的头颅。“是的。只有诺兹多姆知道有什么事真的会发生。我只能告诉大家我看见了什么。”

“那么，就让我们现在下定决心。”阿莱克丝塔萨说，“然后我们就要倾尽全力去战斗。每一个蓝龙、每一个绿龙、每一个红龙，你们在此战斗，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生存，而是为了全部生命，一切的一切。我们会消灭掉那个所谓的守护者杀手。我们会让暮光教父和死亡之翼看到，我们不是懦夫。无论我们失去了什么，或者必将失去什么，我们绝不会失去我们的世界。克洛玛图斯终将灭亡！”

萨尔感觉到自己内心中的希望是如此真实，如此热烈。他能够体会到它的滋味。他情不自禁地让兽人最嘹亮的吼声加入到震撼天地的战吼声中。

第二十章

尽管还没有从过去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克莉苟萨仍然积极地加入到了制订进攻计划的工作当中。萨尔注意到，就算是那些曾经支持阿瑞苟斯的蓝龙也完全相信了她的讲述。

从卡雷苟斯在双月的光辉下成为守护者的喜悦开始，到克莉苟萨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公之于众，蓝龙族群终于完全归心于新一代的守护者。

三位守护者、萨尔、克莉苟萨和各军团中的几名代表，除了萨尔之外全都变换成人形，开始专心制订计划。他们全都熟知龙眠神殿的布局结构。克莉苟萨还能够确切地告诉他们那里现在的状况。她向众人指明了克洛玛图斯休息和恢复体力的地方，同时严肃地警告他们，这头多彩龙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增加”；还有暮光教父一般所在；所有驮兽和坐骑被安置在另一个地区。她还提供了暮光教徒和暮光龙大概的数量。

“他们有什么弱点能够供我们利用吗？”红龙托拉斯塔萨问道。

“暮光教父只是一个人类。”克莉苟萨答道，“他的年纪相当大，脸上已经有了很多岁月的痕迹，胡子也是灰色的。而且他极为傲慢。我知道他在暮光教派中有很大的权势，那些教徒只效忠于他，但并不知道他效忠的是谁。”

“他是一个首领？”萨尔问道，“也许同样是一名军事指挥官？”

“我相信他有很强的军事指挥能力。”克莉苟萨说，“不过我承认，我对于人类知道得很少。我只知道一件事：他很害怕死亡之翼。”

“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害怕他。”伊瑟拉喃喃地说着，哀伤地低下了头。

“这也许会让他过于自负。”托拉斯塔萨陷入了思考，“他也许会犯下愚蠢的错误。”

“既然有克洛玛图斯这样的盟友，无论怎样自负，我们对他也许都无可奈何。”萨尔说，“你们没有亲眼见过他对抗蓝龙的战斗。现在我们的兵力更强，还有不同的攻击手段，但我们不应该低估他。”

“而且，那些邪教徒都会心甘情愿地为他赴死。”克莉苟萨说，“他们会战斗到死。”

“暮光教父能够依靠的只有克洛玛图斯和那些暮光龙吗？或者他还有别的武器？”阿莱克丝塔萨问道。

“无论陆战或是空战，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毁灭性武器。”克莉苟萨说，“但仅仅是他们的暮光龙军团，就足够我们对付的了。还有克洛玛图斯的五颗头——每一颗头里都包含着与其对应的巨龙族群的全部技能。”

所有人都在这段简单却强有力的陈述中陷入了沉默。

“我们对敌人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阿莱克丝塔萨最后说道，“克莉苟萨，克洛玛图斯是在暮光教父的控制之下么？”

蓝龙女士摇摇头。“不，他只听自己的。对于死亡之翼而言，他非常宝贵，他是死亡之翼的骄傲，也是那头黑龙计划中的关键一环。”

“那么，他就是我们三个守护者的主要目标。”阿莱克丝塔萨说道，“无论他们拿出什么东西来和我们作战，我们只需要把力量集中在他身上。巨龙军团负责掩护我们，应对敌人其他的攻击。如果死亡之翼这么重视他，那么他的死就不再只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我们可以在此战之后暂时撤退，重新集结力量，从容应对暮光教父和他的教徒。但克洛玛图斯现在必须就死。”

萨尔和所有与会的巨龙都点头表示赞同。

克洛玛图斯必须被杀死。否则，寻求万物毁灭的暮光教徒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愿景成真了。

* * *

暮光教父命人将祖乌祖和约萨的尸体拖走，并命令全部暮光教徒接受鞭刑。当然，教徒们以绝对服从的态度完美地执行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在连续不断的哀号中得到了一丝安慰。

这些蠢货怎么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克莉苟萨只有一个普通的人形身体，力量也不会超过一个人类。她根本不可能打倒任何一个暮光教徒，更不要说同时干掉了两个。那个看管双足飞龙的蠢货又是谁？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敢承担这次严重失职的责任。

“我们失去了繁育未来的机会。”克洛玛图斯在从暮光教父那里得到这个坏消息之后，咆哮道，“而且，如果她还活着，她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情报带给敌人。这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妨碍。”

暮光教父已经想到了这件事，但他只是带着习惯性的信心说道："她能告诉他们什么事？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并且也知道你的存在。也许这会是一件好事。她知道，你在迎战蓝龙的时候身体还很虚弱，但你却彻底打垮了他们。我相信，如果她还活着，那么她带给他们的情报只会进一步打击他们的士气。当我们赢得这场战争的时候，如果她还活着，你依旧能生育一整个多彩龙军团出来。"

克洛玛图斯看了一眼这个渺小的人类。"这倒是有可能。但我们让他们赢得的一切战略优势都是不应该的。我相信，死亡之翼听到这件事一定会非常不高兴。"

听到这句话，暮光教父一言不发。

他们在黄昏时分到来了。

已经变暗的天空在他们的遮蔽下变成了黑色。数百头巨兽拍动翅膀的声音震动着空气。那些愚蠢的巨龙正在迅速逼近。

暮光教父很兴奋。克洛玛图斯的警告显然是有些言过其实了。借助夕阳的余晖，他能看到三种不同颜色的巨龙冲向神殿。看样子，青铜龙依然畏缩不前，他们的首领也不见踪影。这样就更好了。

他的暮光龙军团也迅速飞上天空，翅膀扑击空气的声音完全不亚于敌人。在他们身后，是懒洋洋地飞行着的克洛玛图斯。

暮光教父无法压抑住自己的笑容。就让他们来吧。他们早晚要迎接自己的毁灭。克洛玛图斯将要碾碎他们，暮光教父今晚就能向主人献上不少于三颗守护者的头颅。

＊＊＊

这一次，萨尔没有骑在卡雷苟斯的背上。托拉斯塔萨——阿莱克丝塔萨在军事行动上的左右手——同意背负萨尔参加战斗。守护者们需要集中精神对克洛玛图斯发动攻击，他们不能为了担忧萨尔或者其他任何人的安危而分心。

萨尔完全明白守护者们的苦心。他会尽全力做出最大的贡献，同时不让任何守护者浪费时间来担心他。

当龙眠联军再一次冲向神殿的时候，萨尔依旧位于战阵的最前沿。他们遭遇了第一波暮光龙的反击。这些兼具美丽和恐怖的家伙径直扑向了三位守护者。但巨龙们立刻给予了他们沉重的打击，让他们不得不将注意力从守护者身上移开。绿龙喷吐毒雾，而他们更可怕的能力则是引导敌人的精神进入噩梦

——萨尔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看到两头暮光龙突然尖叫着落荒而逃，仿佛有某种看不见的恐怖正在追逐他们。

红龙和蓝龙的配合战术极为有效。蓝龙使用寒冰魔法冻结或迟滞敌人，红龙则用烈火攻击处在物质状态的暮光龙。天空中，龙眠联军的数量是暮光龙军团的四到五倍。而暮光龙们自以为能够伤害，或者至少可以牵制守护者的攻击，在他们面前无异于蚊蝇的滋扰。

而巨龙们在看见克洛玛图斯之前，就已经听到了他的声音。

“卡雷苟斯，你又回来自讨苦吃了！”黑色龙首发出深厚的吼声，震动着巨龙们的骨骼，甚至血液。萨尔打了个哆嗦，然后紧紧咬住牙关。“死亡之翼早就想要灭绝你的族类。”蓝色龙首开口道，“你竟敢再一次来找我的麻烦，看来你一定是认为你们一族都不该再活下去。我看见你把你的小朋友们都带来了。”红色龙首用嘲讽的语调说道：“生命缚誓者，不再哭鼻子了？”绿龙首则说道：“你终于醒了，小伊瑟拉？”

这些言辞中充满了恶毒和轻蔑，但它们没有起到半点恫吓的效果。曾经的沉睡者现在完全觉醒了，她像卡雷苟斯和阿莱克丝塔萨一样迅捷有力地挥动着翅膀。生命缚誓者的身上再也感受不到丝毫绝望。萨尔知道，爱人的牺牲让红龙女王有了赢得这场战争的力量。萨尔很想大声告诉克洛玛图斯——他是多么愚蠢，竟然想用这种下流的方式嘲弄他们。但萨尔不是龙，他的喊声根本透不过强劲的气流。

守护者们只是专心准备迎接战斗。多彩龙的侮辱如同滑过他们鳞甲的雨点，没有半点效用。对于这次战斗，他们早已进行过操演，所以他们很快就如行云流水一般摆好了攻击阵形。

萨尔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场无比优美的舞蹈：卡雷苟斯、伊瑟拉和阿莱克丝塔萨从三个方向包围了克洛玛图斯。阿莱克丝塔萨从他头顶飞过，向多彩龙喷吐橙红色的烈焰。卡雷苟斯从下方攻击，同时发动了寒气喷吐和多种法术。伊瑟拉在广阔的空间中疾速游走。她灵活多变的特性让克洛玛图斯完全不可能掌握到她在下一个瞬间会从哪里出现。

当三位守护者在开战之前进行战术操演时，就曾经让萨尔惊讶得瞠目结舌。他们那时让红龙、蓝龙和绿龙们扮演克洛玛图斯，以本族所擅长的手段向他们发动攻击，并逐一构想出应对之法。

看样子，守护者们将赢得胜利。

根据伊瑟拉的描述，每一位守护者都会被克洛玛图斯以自己最擅长的魔法杀死。所以他们决定，每一位守护者都要针对克洛玛图斯不同于自身颜色的头发动攻击。伊瑟拉针对青铜龙头。她的进攻手段不仅限于极具腐蚀性的绿色毒

雾，更能在突然间制造出一头巨型青铜龙的幻影。伊瑟拉最大的特点就是难以预料，总是能比那颗青铜龙头的思考速度超前一两步。卡雷苟斯瞄准的是红龙头。他的极寒吐息和冰霜魔法全都集中在那一点上。

阿莱克丝塔萨的对手则是五颗头中最聪明的一个：蓝色龙头。全身燃烧着复仇怒火的红龙女王拥有着萨尔所见过的最动人心魄的美艳与最令人胆寒的危险。一开始，蓝色龙头就处在下风。红龙女王喷吐出无穷无尽的烈火，随后突然闪开，甩掉了几只衔尾而来的暮光龙，如同甩掉一群恼人的苍蝇。她在这个世界上所珍视的一切都被那个暮光教父和死亡之翼夺走了。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制造像克洛玛图斯这样的怪物。她已经下定决心，绝不会让这个五头怪物继续活下去，继续制造杀戮和毁灭。

克洛玛图斯显然被守护者们高效地协同作战惊呆了。

但他的惊讶并没有持续多久。

突然间，他开始以两倍于刚才的速度和力量发动反攻。仿佛之前的战斗只是一场游戏。他有五颗头，而面前的敌人只有三个。蓝色和红色龙头继续与阿莱克丝塔萨和卡雷苟斯作战，黑色和绿色龙头却突然转动长长的脖颈，与青铜龙头一起向伊瑟拉发起了进攻。

伊瑟拉显然没有对敌人突然改变的战术做好应对准备。她的一条前腿被阴影一般的火焰吞没了。绿色龙头紧紧盯住觉醒者的眼睛。萨尔猜测，它也许是要将绿龙守护者送进她自己的一场梦魇之中。但萨尔听伊瑟拉说过，她曾见证过这个怪物根本无法想象的恐怖世界。果然，伊瑟拉将受伤的前肢缩在身前，振翅飞出绿色龙头目光笼罩的范围，一边摇着头，闭住眼睛，努力驱散绿色龙头施加在她身上的绿龙魔法。

青铜龙头张开口，喷出一股细沙，将伊瑟拉包裹在其中。黑色龙头张口则狠狠咬住了伊瑟拉的一只翅膀，然后甩头用力猛撕。伊瑟拉惊呼一声，将翅膀从黑龙头的嘴里拽脱，但还是有一大块翅膀被留在了黑龙头的口中。伊瑟拉迅速治愈了身上的两处重伤。但就在这个至为关键的时刻，另外两颗头停止了与阿莱克丝塔萨和卡雷苟斯的缠斗，全部五颗龙头一起扑向绿色守护者。现在伊瑟拉只能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了。

萨尔紧紧抓住托拉斯塔萨，随着她一同左右冲突，上下翻腾。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挥起毁灭之锤。但暮光龙已经对他的攻击有所准备。当托拉斯塔萨背着兽人靠近他们的时候，暮光龙们都会立刻化为虚体，只用他们污秽的紫色魔法作战。萨尔意识到，现在他只能使用萨满的技艺来攻击敌人，于是，他向元素敞开了自己。

他将自己的意识延伸出去。我是为了拯救你们而战，为了所有的元素而战。受伤的大地，请帮助我，让我能够保护你！

一开始，元素们很不稳定。但萨尔将自己全部急切的心情展现在自己的吁求之中。终于，元素响应了萨尔的心愿。一个风元素变化成龙卷风，将巨石提起，抛向萨尔的敌人。强风顺应萨尔的呼唤，裹挟住暮光龙伸展的翅膀，让他们狠狠撞击在一起。遮天蔽日的大雪席卷而来，将他们吞没，却又突然变成沸水，喷入他们的眼睛。

萨尔和托拉斯塔萨连续杀死了几头暮光龙。突然之间，这头巨大的红龙收紧翅膀，加速向下扑去。稍有些吃惊之后，萨尔很快就明白了这头红龙想要做什么。她的目标是地面上的一群暮光之锤教徒。她张开大口，喷出火焰。那些教徒的长袍很快就被引燃了，他们在痛苦中尖叫着。萨尔不禁阴沉地想到，当死亡化作一头愤怒的红色巨龙出现在这些教徒面前的时候，似乎并不是所有暮光教徒都那么愿意牺牲自己。

托拉斯塔萨盘旋着向空中升起，几乎是以一种慵懒的样子绕到了神殿的另一边，再次飞低，向尖声喊叫的暮光教徒们喷出烈焰。然后，他像一只轻巧的麻雀一样，迎着疾风优雅地升起，重新加入了空中的战团。

萨尔向克洛玛图斯所在的方向瞥了一眼。他的心沉了下去。他能看到，全部三位守护者都受伤了——烧伤、冻伤、肢体残损，还有其他伤口。克洛玛图斯的身上却看不到什么损伤。就在萨尔望过去的时候，那头巨怪正扬起他的两颗头颅，放声大笑。

“生命真是甜美，能让我有这样的乐趣！”他吼道，“来吧！让我们再玩一场！”

伊瑟拉摇摇晃晃地转向萨尔这边，又盘旋回去。在她面相萨尔的时候，萨尔看到了她光芒闪烁的眼睛中流露出了恐惧与绝望。

克莉苟萨的话回到了萨尔的脑海中：他……他是为了对付你们才被制造出来的。他拥有的能力可以杀死你们所有守护者。他绝不只是一头力量格外强大的多彩龙。他被制造出来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摧毁守护者！

他们像雨点一般跌落——红色的、蓝色的和绿色的雨点。龙眠神殿现在更像是龙眠屠场。

这不可能！三位守护者和他们的军团都已经濒临崩溃。当然，暮光教徒和暮光龙也都遭受了重创，但克洛玛图斯似乎战斗得越久，力量就越强。

青铜龙在哪里？诺兹多姆说过他会来的。他们现在迫切地需要青铜龙，需要另一位守护者。也许这样才能让他们赢得胜利。萨尔疯狂地望向周围，不切实际地希望着……

暮色深沉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些黑点。那也是暮光龙吗？然后，萨尔分辨出他们的鳞甲要比那些紫黑色的怪物明亮得多，要比任何其他龙族都更加明亮。

“来了！”萨尔喊道，“青铜龙！他们来了！”

红龙、蓝龙和绿龙们也都看到了，一阵喜悦的欢呼从他们的喉咙中迸发出来。青铜龙终于加入了战斗，他们一定能扭转战局。四位守护者——就算是克洛玛图斯也不可能赢过他们！

青铜龙立刻分散开，加入到对暮光龙的攻击之中。诺兹多姆则径直飞向了其余守护者。三位守护者也都脱离战斗，前来与时间之王会合。这真是一幅美丽的景象：四位守护者齐聚于天空之中，并肩奋战。

这时，诺兹多姆喊出了一句完全出乎萨尔预料的话：

“撤退！跟着我撤退！”

萨尔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知道，其他守护者也有同样的想法。所有眼睛都投向了生命缚誓者。她在空中盘旋良久。而这时，克洛玛图斯为她做出了决定。多彩龙追在守护者身后。毫无疑问，守护者的突然离去让他感到有些困惑。一开始，他只是等待着他们重新发动攻击。看到他们没有再战的意思，他便追了过来，势必要置守护者于死地。

“撤退！”阿莱克丝塔萨颓然喊道，“撤退，撤退！”伊瑟拉和卡雷苟斯也同时发出吼声，命令自己的军团急速撤走。

能够脱身出来的巨龙们立刻服从了命令，但还有许多巨龙忙于与暮光龙缠斗。其中一些陆续脱出了战团，也有一些终究没能退出来。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平稳地向东方飞去。萨尔骑坐在托拉斯塔萨强壮的脊背上，紧紧抓住巨龙的鳞甲，以免自己被强风吹得无影无踪。

他回过头，再次向战场望去。克洛玛图斯还追在龙眠联军后面。他张开红头的大口，喷出一片烈焰，然后终于停止了追击，回头向神殿飞去。追兵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头暮光龙，不过他们很快也折了回去。

为什么？他们赢了，为什么他们不继续追杀了？

又经过一段全速飞行，确认那个噩梦般的怪物没有再追来，守护者们终于放慢了速度，落在一座雪峰之上。巨龙军团纷纷落在他们周围。

阿莱克丝塔萨转过头，盯着诺兹多姆。悲痛和愤怒从她的每一片红色鳞甲上喷薄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和我们一同战斗，诺兹多姆？我们本可以……”

“不，”时间之王毫不留情地说，“我们如果继续攻击，只有死路一条。”

“这怎么可能？”托拉斯塔萨也是怒气冲冲地说道。萨尔能够感觉到在他体内升腾的怒火。“你已经带来了一个完整的军团，而且还有你——四位守护者！有什么怪物能够与你们相抗衡？”

就连素来冷静的卡雷苟斯也显露出沮丧和不安的样子。温和的伊瑟拉则变得非常焦虑。萨尔同样感到困惑，但他信任诺兹多姆，巨龙们也一定是信任他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跟随他脱离战斗。

“我在时光之路中游荡，搜集到了很多情报。”诺兹多姆说，“我请这位兽人告诉你们，我还在寻找答案。现在，我至少已经有一些答案了。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力量真正融合为一体，我们就不可能战胜克洛玛图斯。”

巨龙们交换着眼神。“我们已经在以最密切的方式协同作战了，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卡雷苟斯说，“全部四个军团都齐集于此！你也看到了我们的战法：我们团结一心，无论是谁都不会考虑自身的安慰或荣耀得失！”

“也许这就是幻象想要告诉我的。”伊瑟拉柔美的声音传来，“我们如果只是并肩作战，是无法打败他的。我们需要……成为一体。”

“正是如此！”诺兹多姆说道。巨龙们的目光又都回到了他们的身上。萨尔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诺兹多姆和伊瑟拉是不是也都疯了？

诺兹多姆不耐烦地摇摇头。“我们是守护者。我们并非只是拥有不同技艺和更强力量的普通巨龙。当泰坦将大能赐予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可能依靠简单的协同攻击就战胜这个怪物。我们必须有共同的思维，成为一个战斗的整体，真正地联合起来，分享每一个守护者的一切。”

“我想，我明白了。”阿莱克丝塔萨微微皱起眉，“我们要彼此联结，融合我们的技能、我们的知识，这就是你的意思吗？”

“是的，就是这样，生命缚誓者！你还记得泰坦在离开的时候是怎样说的吗？”

“你们每一个都得到一份赠礼，你们全都被给予责任。”阿莱克丝塔萨睁大了眼睛，“我们……我们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我们绝不应该分开。”

“那样的话，我们会……失去自己吗？”卡雷苟斯低声问道。萨尔知道卡雷苟斯是多么重视自己的独立性。与其他守护者不同，他更习惯于只是作他自己。守护者对他而言依旧是一种全新的身份和生存方式，彻底抛弃自己对他而言肯定不是一个好主意。不过，萨尔了解这位朋友。他知道，如果为了阻止克

洛玛图斯，卡雷苟斯必须让作为个体的自己“死去”，他绝不会为这样的牺牲有半点犹豫。

“不，”诺兹多姆回答道，“如果我们采用正确的手段，就不会。我们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但对我们自己而言，则是完整的。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

阿莱克丝塔萨突然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那么……我们的确是注定要灭亡了。”她的声音凄凉得令人心碎。

“为什么？”托拉斯塔萨说道，“生命缚誓者，你承受过那么多痛苦，度过了那么多难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放弃？”

这时，卡雷苟斯似乎也明白了。“我们只有四个。”他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再次成为一个整体。奈萨里奥变成了死亡之翼。大地守护者已经不复存在了。”

整座雪峰上陷入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一个灾难性的事实，但它依旧是事实。他们甚至不能产生出一位新的守护者，因为死亡之翼还活着。

而克洛玛图斯正是死亡之翼的工具。

萨尔内心感到无比颓丧，这个事实让他完全无言以对。现在，他们能做的只有舍弃性命，与克洛玛图斯殊死一搏，或者就此死在战场上。而这个世界，世界上除了暮光龙以外的每一个生灵，都将随他们一同灭亡。暮光之锤将成为胜利者。死亡之翼，无论他有多么疯狂和邪恶，都会赢得整个世界，然后被龙眠神殿的尖塔刺穿。萨尔再也无法回到阿格娜身边，再也不能与大地之环一同……

他眨眨眼。这会是一种可能吗？他是否能……？

在这一段意料之外的旅程中，他与元素的联系增强了许多。他和生命之灵重新建立的联结似乎让他与所有元素的联系都变得更强了。对于当下之时的了解让他感觉到……自己和世界的安稳与牢固。当他与大地联结的时候，在他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他拔起。

“生命缚誓者，”他的声音因为希望而颤抖，“我……也许有一个办法。”

第二十一章

守护者们用疲惫却又有所期待的目光望向萨尔。萨尔逐一看着他们的眼睛。“这样也许有效，但我想——我相信它值得一试。这听起来……嗯，我只要求你们能听听我的办法。”

“当然，我的朋友，我们正在听。”卡雷苟斯说，“我全心希望你能有一个办法。”

“我……也许有的。现在我们有四位守护者：生命缚誓者、觉醒的沉睡者、魔法之主、时间之王。你们只少了一个……而缺少的这一个恰好是大地守护者。我是一个萨满。我一直在和元素进行沟通。如果是你们四位中有一人缺席，我定然是无能为力。我对于你们掌控的领域完全不曾涉足过。

“但你们依旧掌握着魔法、时间、生命和创生之梦，你们缺少的是大地。而在这个领域……我知道如何与大地的精神沟通。”

他希望他们不会因为他的放肆而发怒。他，一个普通的萨满，竟然要求占据一位巨龙守护者的位置。

伊瑟拉的脸上立刻焕发出了光彩。诺兹多姆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阿莱克丝塔萨则用不确定的眼神看着卡雷苟斯。

“我早就知道，你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伊瑟拉快乐地说，“我只是不知道你有多么重要。”

“请不要认为我这样说是在冒犯你，我的朋友。”卡雷苟斯说，“但……你甚至不是一头龙，更不要说守护者了。”

“我知道。”萨尔答道，“但我多年以来一直在与元素沟通，而且我在不久之前的旅程中学到了很多。”他看着诺兹多姆，继续说道：“你知道，我说得没有错。”

时间之王缓缓地点着头。“你已经拥有了从前的你完全不知道的洞察力。你完全可以借此安抚万物之灵，让它们免于骚动。如此一试，应该不会有害处。”

“但你要如何帮助我们，萨尔？”阿莱克丝塔萨问道，“你不能和我们一同战斗。”

“我再说一遍，生命缚誓者，这无关乎任何个体的战斗行动。”诺兹多姆说道，“最重要的是我们本质的融合。萨尔当然不能和我们一同发动攻击。但他有可能像另一位守护者那样，为我们提供他的灵。说实话，除此之外，我再看不到希望，没有了。单独的守护者必将败落，世界将因此而终结，从龙族开始，直至整个艾泽拉斯。我……已经见到了这个末日。”

伊瑟拉也描述过同样的情景。诺兹多姆的声音沉重而且阴郁。萨尔感觉到一阵战栗一直沿着他的脊骨传了下去。

虽然很奇怪，但萨尔并没有后悔自己的冲动。以一种难于描述的方式，萨尔从内心中明白自己是对的。那个曾经心烦意乱，无法集中精神，无法与大地之环一同安抚焦躁元素的萨尔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不知为何，他知道现在的他可以让自己稳定地停留在安宁与稳固的状态，让自己的精神能够从容地去做应做的每一件事。他与生命之灵的联系让他和所有元素的交流都更加容易——甚至是更加愉悦。大地孕育生命，滋养种子和根茎，并将这份滋养提供给以植物为食的每一只动物。大地之灵和生命之灵都在欢迎他，它们信任他，让他有信心在与巨龙守护者联结的同时容纳、引导和控制大地之灵。大地是辽阔的，它的灵也同样恢宏壮美。萨尔知道，只要自己谦卑地接受它，就能够成功地与它融为一体。

“至少，让我们试一试。”他说道。

“蓝龙一族曾经体验过我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卡雷苟斯说，“我们选择了一位新的守护者。因为萨尔，因为克洛玛图斯，因为我们的族群，我相信这样是有可能的。我建议，我们应该进行尝试。”

“是的。”伊瑟拉立刻表示赞同，“萨尔的角色依然重要。在我的脑海中，拼图依然还没有最终完成。”

阿莱克丝塔萨以友善的目光看着萨尔。“当我以为，我的心已经破碎到无法修复的时候，是你帮助我打开了它。如果你认为你能做到，那么我非常愿意试一试。而且，请……让我们快一些！”

“这是一个古老而庄严的仪式。”萨尔说道，他从托拉斯塔萨的背上跳下来，“我会尽量加快速度。你们四位是否可以变化成人形？”

守护者们很快依言而行。萨尔看着面前的高等精灵、半精灵和暗夜精灵。他已经见到过其中三位守护者的变化形态，唯有诺兹多姆例外。这位守护者变化的样貌和其余三位颇有不同。其他守护者都选择了美丽的面容和健美的身材，显示出或优雅或曼妙的身姿。有的守护者保留了龙角，有的则没有。但时

间之王则不同。现在从身材看，他是一名身材颀长、筋骨强健的精灵，细沙缓缓地从他身上落下。他穿着朴素的白色亚麻衣服，保留了金角和硕大闪亮，如同宝石一般的龙眼。但他却变化出一副猫头鹰的面孔——让人感到智慧而且平静。

“我曾经与其他萨满进行过类似的仪式。”萨尔一边说，一边不再去多想诺兹多姆与众不同的外貌，开始将精神集中在眼前的仪式上，“不过我从没有与像你们这样强大的参与者联结过。”

“我们信任你。”生命缚誓者微笑着说道。萨尔发现自己正因为这份信任而深深地感动。他想到了阿格娜，不由得暗自微笑。现在阿格娜肯定不会指责他在这样特别的时刻缺乏谦恭之心了。

“我会开始联结，让元素感知到我们。”萨尔说道，“这就像我们要向彼此敞开自己。你们的心灵和精神，所有让你们成为你——让你们成为守护者的一切。在这个时刻，我们不能隐藏秘密，不能自我保守。能得到你们的信任是我的荣幸，但你们也必须信任你们自己，信任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彼此双手相握，以此加强我们的联结。准备好了吗？”

守护者们相互对视着，点了点头，按照萨尔说的去做。萨尔透过鼻口深深地吸进空气，让自己进入安宁与平静。他开始面向东方，与空气元素建立联系。

“受祝福的东方。”萨尔说道，他的声音强壮而且稳定，“新的开始，太阳升起的地方。空气的家园。启示与跃舞之灵，你管制着意识和思绪。我尊敬并……”

“他们来了！”

痛苦的喊声充满了空气。萨尔猛地睁开眼睛，他集中的精神开始动摇。他清楚地听到了上百双皮翼熟悉的拍击声。暮光龙再次冲杀了过来。这一次，他们势必要彻底赢得这场战争。守护者的力量已经严重削弱，一旦体力充沛的克洛玛图斯加入战团，力量分散的守护巨龙们根本不可能再阻挡他。

萨尔品尝到了绝望的苦涩。他曾经坚信自己的办法能够成功，也因此在心中充满了希望。眼看这希望就要变成现实了，而现在，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完成仪式。

有一样东西闪进他的脑海。

还有时间——他忽然想起来了。

他的脑海中立时充满了一幅画面：太阳升起，放射出强大的，能够激发生命力的光芒。新鲜的理念，生动的交谈，突破、成就和开端，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么令人喜悦。

让萨尔感到惊讶的是，他看到守护者们正相互对视，点头并微笑着。萨尔知道，透过他，他们也能够看到这奇妙的景象。

只在眨眼间，这一切又都发生了改变。

现在，他脑海中的画面变成了跳动的篝火、荆棘谷的丛林、杜隆塔尔被烈日炙烤的大地。这是火焰，它的家是南方，它给予全部生命激情，让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萨尔依稀能够听到巨龙战斗的声音。愤怒的吼声和痛苦的呼号包围了他。他能够嗅到血肉燃烧的气味，但他只是努力地紧闭双眼。只要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能够加入战斗。

再过一会儿……

西方的影像急速而来，那是水之灵的领域。海洋、心中的泪水、深湛的情感。

随后就是北方，大地的领域。萨尔看到了高山、洞穴和覆盖大地的、静谧安宁的冬日面纱。

画面在他们分享的幻象中舞动。他们已经不是坐在世界之脊的严寒雪峰上。萨尔看见了每一名守护者，却又不是他们伸手相握的人形样貌，甚至也不是他们的巨龙形象。

萨尔看到的不仅是他们的外形，更是他们的本质，他们的美丽几乎让萨尔无法直视。

温柔的伊瑟拉是一团闪光的绿色雾霭，不断升腾、脉动，是创生的原始形象。你已经与苏醒的创生之梦结合。自然便是你的领域，万物在入睡之时，都曾瞥到过翡翠梦境。而你能对万物尽览无遗，伊瑟拉。他们也能看到你，只是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你就像生命缚誓者，能够触及全部生命，为它们唱起创生与交融之歌。

守护者们发出轻声惊呼。萨尔理解他们的惊讶。他听到的这段话来自于古旧之前泰坦对伊瑟拉的谆谆教诲。那是伊瑟拉刚刚得到力量的时候。悠远的声音从萨尔的脑海中消失了，但敬畏与惊奇的感情依然存留。

高贵的卡雷苟斯如同一块晶莹的冰，美丽超越任何宝石，闪烁着奥术魔法的精华。魔法能量、法术和符文，甚至还有太阳之井，魔法理念，感知，以及关联。

我相信，你将发现你所得到的赠礼并非只是一份意义深远的责任，同样也是一种轻灵的欢愉！魔法必须予以调节，管理和控制。但它也必须得到欣赏和珍视，而不能以僵死的方式囤积储存。你必须能够调和这种矛盾。你要担负好这份责任……也要尽情享受这种欢愉。

惨烈的战斗还在不远处继续着。萨尔感到一阵阵心痛，但他屏蔽掉周围的声音，压抑下发出战吼，冲上战场的渴望。他还需要再多一些时间……

时间……

时之沙如丝如缕，向上，向下，向所有地方流动。它们是过去、未来和当下这个珍贵的时刻。

你受命维持时间的纯粹，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要知道，真正的时光之路是唯一的，但许多紊乱的分支会从真实的道路中游离出来，进而将真实扭曲。你必须保护那条真实的路。没有了时间的真实以及它所展开的未来，这个世界的损失将远远超过你的想象。真实的经线和纬线将逐步瓦解。这是一个沉重的任务，是这个世界全部任务的基础。没有了时间，一切都将无法行进。

然后是阿莱克丝塔萨……

萨尔爱她。他怎么可能不爱？无论是谁，怎么可能不爱这炽烈却又柔美的，纯粹的心之能量？她是寒夜中的一盆火，种子和卵中包藏的生命，一切美丽、明亮，可以茁壮成长的东西。怪不得所有颜色的巨龙都是那样敬爱她；怪不得当考雷斯特拉兹为了保护龙族和世界而做出那样惨烈的牺牲时，最后想到的依然是她。

这是我的赠礼：对所有生物的怜悯。保护和养育它们的热情。以及绝无仅有的治疗之力，孕育之能。即使无可以爱之灵，你仍然会去爱它们，毕竟它们要比其他灵魂更需要你的仁慈。

还有他自己……

他感觉到牢固、稳定，深广无边的睿智。萨尔非常清楚，这不是他自己习练而来的知识，而是大地的智慧。古树们在这里扎根立足，骨骼在这里化作岩石。他从没有感觉到自己如此广大、渊博，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纳入他的意识。

我对你的祝福与他们得到的祝福相比，将更显谦逊。当他们管理时间、生命、梦和魔法的时候，我将大地给予你。土壤、原野，直至无尽的深渊。但你要知道，大地是一切之基，是我们得以立足之地。是你来的源头，也是你去的终点。将有真实的力量从这里出来。在这深不见底的地方……这世界的内部，本源之心。

这段祝福本来不是为萨尔而生的。但现在，它将由萨尔承受。

五位守护者的能量重新融为一体。这是世界形成之后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现在，整个世界看到了它的光。

存在于精神领域中的守护者和萨尔骤然爆发。这不是爆炸，也没有愤怒，而是如同任何形体都再无法容纳的喜悦。守护者的本质像焰火一样尽情飞舞。

所有色彩碰撞，交织在一起，金色、绿色、蓝色、红色和黑色交结缠绕，编织出无比瑰丽的精致。

就像一台织机上的丝线。

……要拆散一片编织，你只需要拽掉一根松开的线。

不，萨尔突然想到了麦迪文在时光之路中对他说过的话。他猛然回到自己之中。不能只是编织。丝线可以拆解，断裂。他们绝不能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必须融合……

萨尔显现出自己的颜色，一种纯粹、平和的黑色，与其他如羽毛般舞动的守护者融合在一起。他们立刻就明白了，也纷纷散开自己的边界。色彩开始交融，转变成一种统一的色调……

“他来了！”

警示的声音粉碎了这一时刻。萨尔努力想要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暂留片刻，平静地与守护者们分开，但势不容缓。不等他睁开眼睛，四位守护者全都已经跃入空中，变回成他们的真形，振翅疾飞。看着如离弦之箭一般射向高空的巨龙，萨尔一时间觉得自己就要被丢下了。这时，一只巨大的爪子将他抓了起来。萨尔仰起头，看到鼓起双翼的缇珂。很快，这名兽人就被缇珂放在了肩头。

那头腐烂的多彩龙正全速向他的敌人们飞过来。“你们真的以为我们不会来杀你们吗？”一个不属于多彩龙的声音响起。借助月光，萨尔看到克洛玛图斯的背上坐着一个很小的影子。

那一定是暮光教父。

没有被托拉斯塔萨的火海烧成灰烬的暮光教徒们也都爬到了龙背上。萨尔能够看到，他们的手中挥动的武器在月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幽暗的光芒。还有一些教徒无疑能够使用法术。他们在远距离上是更加危险的敌人。他明白，敌人要在这一战中与龙眠联军一决生死。为确保此一役的胜利，暮光教父显然已经准备好做出任何程度的牺牲。

萨尔利用最后一点宝贵的时间，让自己牢牢地把握住现在。他现在无从得知刚才他进行的仪式是否实现了他们的目的。他希望能有更多时间让守护者们能够完全融为一体，并让这种新的存在形式稳定下来，然后再将全部注意力转向克洛玛图斯和暮光教徒。但他知道，以现在的形势，这种想法注定只能落空。他已经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想到这一点，他的心中反而出乎意料地恢复了平静。

根据萨尔的观察，尽管守护者们并不了解萨尔带领他们进行的仪式，但他们的恢复速度显然加快了。萨尔希望这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尝试是正确的，是他们早就应该做的。他们迅速向克洛玛图斯冲去。多彩龙已经停止前进，正在空中盘旋，扇动着他骨架怪异的翅膀。五颗头的血盆大口全部张开。烈火、寒冰、绿色剧毒、沙尘和可怕的黑云同时向守护者们涌来。四位守护者被五种强悍法术击中，全都被震得向后飞去。

“不！”萨尔喊道。但不等喊声离开他的嘴唇，守护者们已经全部恢复过来。他们停止了在空中的翻滚，重新集结起来，以灵动优雅的身姿恢复了攻势。

萨尔又过了片刻才意识到，现在他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他们了，同时他还发现，每一位守护者虽然身体的色彩并没有改变，却又被一种金白色的光晕包裹住全身。在他的眼中，那种光晕似乎不断爆裂着，脉动着。他们的神态看上去很……平静、专注，但绝不急迫。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心愿。他们在以同一种步伐向那个目标前进，而不是分道而行。

克洛玛图斯似乎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他突然直飞入高空，盘旋了一圈。他的身体紧绷，神情变得异常机警。“看起来，”黑色龙首吼叫着，“你们以为只要联合力量，就能把我打败。我能够感觉到你们体内新出现的联结。但我告诉你们，你们的这种手段最终还是会失败。能做到这一步的确很难得，但你们不可能是完整的！难道你们忘记了？你们已经失去了你们之中的一员。死亡之翼是我的主子，是他命令我将你们毁灭！”

这个声音比以往更加响亮、恐怖、震耳欲聋。萨尔迫切地想要在这场可能是艾泽拉斯最后一役的战斗中帮助他的朋友们。但他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他的视线完全无法离开这场恢宏壮丽的激战。突然间，他意识到这是因为他也是守

护者联结的一部分，所以他现在无法只作自己，因为他的一部分仍然和巨龙守护者们在一起。

融合的仪式并不需要死亡之翼。尽管克洛玛图斯挑衅的喊喝中尽是得意。但萨尔知道，现在他们同样不需要死亡之翼。守护者们已经有了大地的力量。他们有萨尔，在这一个短暂的片刻，生命之灵让他有足够的力量掌控无比强大而广博的大地之力——这一份曾由泰坦亲自授予的礼物。

就像他将身上的盔甲换为长袍，是为了进行另一种战斗——一场为了安抚和治愈大地进行的战斗。萨尔明白，他也将自己作为个人的作战能力改变为一种更加宏大的力量。他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守护者，但他可以将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缇珂并没有询问萨尔为什么他没有任何作战的动作。她也在进行着自己的战斗。她施放出一个法术，将数头暮光龙冻结在原地。萨尔知道，对于这些不幸的家伙，时间已经停止了。缇珂在不停地腾跃、扑击，用她有力的爪子撕开敌人的皮肉，用强壮的尾巴抽断敌人的骨骼。萨尔看到了这一切，但他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守护者的身上，他在帮助他们维系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结。

萨尔突然用力摇了摇头，他发现自己很难集中起精神。为什么？就在片刻之前，他的神智还清澈如水，能够轻易将全部心神集中于一点。而现在，他的思维却混乱迟缓，不停地从他的手心溜走。恐惧一下子攫住了他的心脏。他是一只锚碇，要帮助……帮助什么？

萨尔愤怒地用左手在右臂上抓出一道道血痕。疼痛帮助他重新集中起精神，但他的思维依旧不断地扭曲摇摆。他抬起头，看到跨骑在克洛玛图斯背上的那个人影正向他伸出双手。现在那个人全身都被蓝紫色的影子笼罩。那些影子还在不断地波动起伏。萨尔咆哮一声，将指甲深深刺进手臂里面，努力夺回对意识的控制权。

克洛玛图斯摇动着丑陋的五色头颅。令人作呕的紫光从他的十只眼睛里放射出来，压迫着守护者身周的光晕。守护者们则如同杂技演员一样，在那头更加巨大壮硕的怪兽身周交相飞舞。紫色的强光仿佛将怪兽畸形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幽灵。当他仰起头，张开大口的时候，萨尔觉得自己仿佛再一次遇到了像燃烧军团一样黑暗、邪恶和违背自然规律的敌人。

如果说刚才巨怪的五颗头还在各自为战，那么现在，它们正以某种怪诞的方式联合成为一体。它们一同后仰，深深吸气，又一同张开口，发动攻击。它们的吐息也不再色彩斑驳，而是全部为紫黑色烈焰，凶狠地攻向那些闪耀金白色光芒的巨龙们。不止一位守护者发出痛苦的吼叫。萨尔看到卡雷苟斯和伊瑟拉在空中的身影摇摇欲坠。刹那间，他们身上的色彩黯淡下去。金白色的光芒趋于消失，但很快又重新明亮起来。

守护者们再度向巨怪扑去。他们的动作协同一致，轻盈迅猛。从他们嘴里爆发出白色的烈火——这不是略带一点浅紫色的奥术魔法，也不像萨尔见到过的任何法术。在火焰的形态中，萨尔看到了自己平生仅见的最纯净的白色。四道烈焰射向了同一个目标：克洛玛图斯的胸口。正当那五颗龙头第二次同时仰起，深深吸气准备攻击的时候，白色烈焰在多彩龙的胸膛上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萨尔必须用手遮住自己的眼睛，以免被炽烈的强光刺瞎。四道灿烂的白光继续从守护者口中射向那头巨怪，让他全身都开始剧烈颤抖。克洛玛图斯痛苦地尖叫着，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才笨拙地扇动翅膀，重新稳住身形。他的头颈无法再以优美的协同动作发动攻击，而是狂乱地抽动着。他再一次喷出紫黑色的火焰，却根本无法击中他的目标。虽然他挣扎着想要继续战斗下去，却只是暴露出了已经被烧得焦黑的胸口。守护者们再次以完美的节奏吸气、喷吐。不是火焰的奇异白火再一次击中了多彩龙的心脏。

克洛玛图斯弓起脊背，全身抽搐不止。五颗头胡乱拧转，发出一阵阵尖叫与诅咒。

“你们不能阻止我！”蓝色龙首吼出这样一句之后，便向后仰倒，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你们全部的秘密。”红龙头叫嚣着，但它的眼睛里也终于没有了生命的光亮。

而最令人胆寒的号叫来自于黑色的龙头。“仅仅是要摧毁我，你们就已经动用了全部力量。那么，就想一想死亡之翼会有多么强大吧！他会撕碎这个世界，将你们碾成粉末！而我则会和……”

他的身体最后痉挛了一阵，从黑色头颅中传出一阵沙哑的嗬嗬声。克洛玛图斯掉落了下去。

暮光教父拼命抓住克洛玛图斯，随着五头巨龙一直向地面栽去。他的意识已经因为恐惧而变得麻木，只能凭借着最后一点心力施放出一个护盾。不久之前，当守护者们喷吐出的第一波白色异火重创了克洛玛图斯之后，暮光教父的脑子里就塞满了各种问题。守护者们到底干了些什么？他们在哪里找到了这种新的力量？他们吐出的到底是什么？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克洛玛图斯是无敌于天下的！

然后，所有问题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抓着一头死龙扑向犬牙交错的山岩冰雪的恐怖。

暮光教父闭上了眼睛。巨大的死尸重重地撞击在岩块上。暮光教父号叫着跌进了一堆雪里。他打着哆嗦，心慌意乱地从雪中爬出来，一边还在庆幸自己

总算逃得了一条活命，一边却又开始害怕这场失败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他用手抚摸着克洛玛图斯，竭力想要找到一点生命的痕迹。

什么都没有。不过……这头龙并没有死，也不是亡灵。他没有呼吸，没有动作，没有心跳，但这也不是一副空空如也的躯壳。他正处在某种中间状态。他已经没有了生命的火花，但暮光教父知道，这具躯体能够以其他方式复活。这很重要。如果克洛玛图斯真的完全被毁灭，暮光教父知道，自己还不如即刻战死在沙场。和死亡之翼的惩罚相比，死亡也是甜美而宁静的。但即使是现在，他可能仍旧难以逃脱惩罚。

他的袍子已经被雪水浸透，紧紧贴在了他的身上。他知道，自己很可能会被冻僵，卑微地死在这里。他走过积雪和岩石，离开瘫倒的克洛玛图斯，来到了一片凸出于山壁以外的岩架下面。他用来和死亡之翼交谈的小水晶球依然是完整的。只是一次简单的高空跌落不可能损伤这件宝物。他用麻木的手指从腰间的口袋中将这颗水晶球取出来，盯着它看了一会儿。他有些想要就此消失掉，但他能做得到吗？现在他孤身一人，不知身在何处。目力所及之处，只能看到红龙、绿龙、青铜龙和蓝龙，更不要说刚刚获得了新力量，强大到让他无法相信的守护者们了。

不。为了培养暮光教父，死亡之翼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他不可能一时兴起就毁掉费了这么大力气才造就的爪牙。克洛玛图斯已不再是活的，但他也没有死。也许这样就够了。

蜷缩在这个可怜的避难所里，暮光教父将水晶球放在雪地上，跪在它的前面，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原本清澈透明的水晶球充满了墨水一般的黑色，只能看到一只发光的橙黄色眼睛。片刻之后，水晶球裂开了，浓重的黑烟逸散出来，充满了岩架下面有限的空间。巨大而恐怖的黑色龙头仿佛被包裹在浓烟里，但死亡之翼所造成的恐惧是完全不会受到局限的。

“他们没有完蛋。”暮光教父结结巴巴地说道，“他们干了……一些事。他们击败了您的最强战力。现在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但也没有死。”

一段漫长而恐怖的时间过去之后，暮光教父听到的是：“那就是说，是一场惨败了。”

冰冷的言辞比怒吼更加可怕。暮光教父瑟缩了一下。“不，克洛玛图斯是不会被杀死的！他被打败了，但失败只是暂时的。”

他听到头顶上方传来翅膀拍动的声音，不由得向上望去，立刻睁大了眼睛，又向自己可怜的避难所中缩了缩。“主人，我会继续为您在这个世界上尽忠职守，但我现在可能很快就无法实现这个心愿了。他们正在寻找我，而且……而且看样子，暮光龙已经逃走了……”暮光教父竭力想要避免让自己的声音中出现惶恐的情绪，但还是失败了。

“你已经让我多次失望了。”死亡之翼发出隆隆的话音，“我们曾经确信胜利就在掌握之中，但守护者还活着，克洛玛图斯却被……干掉了，暮光之锤教派更是损失惨重。为什么我不应该把你扔给我的敌人？”

“我……我知道许多仍然非常有用的事！”暮光教父呼号着，紧紧抓住那颗水晶球，仿佛抓着的是主人的手，“还有许多人是信任我的——这您是知道的。让我回去找他们，让我率领他们为您效忠。暮光之锤教派的势力遍及整个世界。即使巨龙军团在这里将它摧毁，也不能彻底消灭它！想一想，如果要让第二个人胜任我的位置，您又要牺牲多少时间。”

“人类无非只都是可怜而贪婪的，很好控制。”死亡之翼咆哮着，“不过你说得有道理。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时间。我不需要再一次的挫折了。好了，过来，到黑烟中来。”他说完这句话，就让凝聚成自己形象的丝绸一般的黑暗消散开了。阴影如同触须一般伸出去，围绕在暮光教父的身周。暮光教父这一次真的开始发抖了。“这个传送门会带你回家。在那里，你可以继续出卖那些尊敬你、信任你的人。当我下一次给予你任务的时候，你再为我效劳吧。”

暮光教父脱下斗篷，走进幽影一般的烟雾。现在他的身上是一件更加常见的传统牧师长袍。

“谢谢您，我的主人。”大主教本尼迪塔斯悄声说道，“谢谢您！”

第二十二章

他们站在龙眠神殿的最顶层。黎明的曙光照亮了这四位守护者和一名兽人。他们全都已经疲惫不堪，却因为胜利而满怀欣喜。从克洛玛图斯坠落到现在的数个小时中，他们一直在为残酷而又不可缺少的战争善后工作而忙碌着：统计和识别死者，给伤员进行治疗，以及搜寻漏网之鱼。

龙眠联军的每一次进攻中都有许多巨龙牺牲——牺牲的巨龙实在是太多了。等到太阳从地平线上露出头来的时候，搜集和安葬遗体的工作就要着手进行了。不过，暂时就现在来说，能够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

他们在暮光之锤教徒的尸体中没能找到暮光教父。萨尔指出，战场上有许多被烧焦的尸体，其中不少是男性人类。克莉苟萨却不住地摇头，让她的一头蓝黑色长发也随之摆动。“不，我能认出他。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能认出他。”

卡雷苟斯一直用担忧的眼神看着她。只有时间才能判断克莉苟萨是否能够治愈连续几个月的折磨给她造成的创伤。但她已经回到了族人中间，而且受到了生命缚誓者的深切关心。萨尔认为，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们找到的暮光龙已经全都是尸体了。还活着的暮光龙没有了统帅，早已在恐惧中逃散得一干二净。而克洛玛图斯……

巨龙们都在担心会有其他黑暗魔法能够复活克洛玛图斯，便尝试彻底毁灭他的尸体。

他们失败了。某种强大的魔法正保护着这具尸体。也许这是一种将黑魔法和工业技术进行嫁接后产生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激活了这头多彩龙。而现在，无论巨龙们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无法将克洛玛图斯彻底毁灭。

“那么，我们就必须看守这具尸体，直到找出办法将它彻底摧毁。”阿莱克丝塔萨做出了决定。“各军团都要派遣代表，对他进行监视。他并没有死……如果能确保他处在这种状态，得不到被激活的力量，他就不会再造成任何伤害了。”

“在魔枢战争中，玛里苟斯曾经创建过奥术监狱。”卡雷苟斯说道，“我们知道这种监狱有多么坚不可摧。而且我们能够制造出足够大、足够坚固的奥术监狱来囚禁他。”

现在，四头巨龙和一个兽人全都在向东方眺望。“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各自的路上。”诺兹多姆平静地说，“但我们绝不会真正分开，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他抬起头，看着同伴们。“萨尔……我曾经告诉过你一些我从时光之路中了解到的事情。”萨尔点点头，开始和其他守护者们再一次倾听时间之王讲述那段可怕的未来。

“萨尔能找到我，是因为我想要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你们全都知道，我能够看到我死亡的时刻和方式，只是我终究无法改变我所知道必将会发生的事实。我在一条时光之路中看到，我成为了永恒龙军团的统帅。”

守护者们全都死死地盯着诺兹多姆，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有人能说出一句话来。最后，阿莱克丝塔萨以极轻的声音说：“你说过，是你在一条时光之路中看到的。那是真正的时光之路吗？我的老友？”

“我不知道。”他说道，“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的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要找到方法，避免那样的变化发生。那将让我成为世界的敌人，让我伤害我所珍视的一切。正是在那时的搜寻中，我知道了我请萨尔告诉你们的事情：我们到现在为止穷于应对的一切灾难——玛里苟斯和死亡之翼的疯狂，翡翠梦境变为噩梦，暮光之锤教派……所有这些事都是有关联的。这些我都已经和萨尔说过了。而我之所以在这场战役中迟到，就是因为我正在追踪另外一条线索。我发现了这个浩大而恐怖的阴谋后面的主使者。”

时间之王的眼睛烁烁放光，在黎明阳光的映照下，跃动着正义的怒火。“即使是现在，我仍然几乎无法将这个发现说出口。这幕后的黑手……”他强有力的声音变成了低弱的耳语，“……是上古众神！”

另外三位强大的巨龙守护者瞪着他，圆睁的六只眼睛里满是震惊和忧虑。萨尔看着他们的表情，感到自己的心跳也在因为这个恐怖的消息而加速。对于这些古老而且邪恶的生灵，他略有了解。有两个上古之神就潜藏在奥杜尔和安其拉。“我听说过这些生灵。”萨尔说道，“对于他们，你们一定知道得更多。”

片刻之间，没有人说话，仿佛说出上古之神，他们就会出现。然后，还是阿莱克丝塔萨说道：“你一定听过那些古老的故事。”她的声音仿佛也不再像刚才那样充满了活力，“关于邪恶在一个人的意识中悄声低语，引诱他去做黑暗、恐怖的事情。那些细小的声音就像是一个人自己的心思。”

萨尔的确知道这样的事。“牛头人说，邪恶第一次将印记留在他们身上，就是在他们开始倾听黑暗耳语的时候。”

伊瑟拉点点头，显露出悲伤的神色。“这种低语甚至穿透了翡翠梦境。”

“甚至，”卡雷苟斯说，“进入了死亡之翼的意识。当他还是大地守护者奈萨里奥的时候，就是上古众神把他逼疯的，萨尔。他们逼疯了全部黑龙。”

“他们非常古老，甚至比我们还要古老。”诺兹多姆说，“他们甚至在泰坦到来之前就已经出现在这里了。如果不是我们的创造者介入，他们早已将这个世界毁掉了。那时，爆发了一场这个世界上从不曾记录过的战争。最终他们被囚禁起来，深藏在黑暗的大地之下，被迫陷入受魔法影响的沉眠之中。”

“只有他们的呓语还能够潜入我们的心扉。”阿莱克丝塔萨说，“至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她忧心忡忡地看着诺兹多姆。“你说，正是这些上古之神造成了这一切悲剧？我们知道，他们导致了奈萨里奥的堕落，还有时光之路上的至少一道裂隙。但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么？这么漫长的岁月中的一切灾难？”

“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目的？”卡雷苟斯问。

“他们需要目的么？”伊瑟拉问，“谁能知道上古众神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梦？他们是邪恶的，就算是在他们熟睡的时候，他们的邪恶依然会渗透进这个世界。”

“能够确定的是，所有那些黑暗的灾难时刻都是他们导致的。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的心中充满憎恨，还是他们有意而为之？这一点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了。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事情发生了，而且它们之间有着恐怖的逻辑关系。”

诺兹多姆专注地看着他们。“想一想这些事对我们造成了多少创伤。它们导致了我们的分裂，让我们不再相互信任。想一想我们是多么轻易就相信考雷斯特拉兹背叛了我们。而实际上，他是一位牺牲了自己的英雄。亲爱的，就连你不也曾经怀疑过他吗？”他温和地对阿莱克丝塔萨说道。红龙女王低下了她火红色的头颅。

“我相信，就算是我成为永恒龙军团的首领，即使这件事必将发生，它也有着自身的来龙去脉。而今天……我们大概已经掌握了一条线索。我们毕竟已经很老了，多少会有一些智慧。”他轻轻笑了两声，“我们至少明白，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团结成一体，才能对抗即将到来的一切灾难。”他转向伊瑟拉，同样用极为温和的口吻问道：“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伊瑟拉摇摇头。“没有。幸好我们在昨天找到了这种联结在一起的力量，而且我们以后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找到这种力量，否则我们将无法抵抗暮光审判，还有我见到的幻象。”

“我以为昨天就已经是暮光审判了。”萨尔困惑地说。

伊瑟拉再次摇摇头。“那当然不是。”听她的口气，这仿佛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萨尔不应该为此而感到困惑。唯一让萨尔感到安慰的是，其他守护者们看上去都像他一样困惑。伊瑟拉是强大而仁慈的，但她的思维的确总是有些与众不同。

“你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就像我在幻象中看到过的那样。”绿龙守护者继续说道，“我并不知道你如何能够做到……但你成功了。我的拼图已经不再只是零碎的彩色石块，它已经被拼合在一起，呈现出了图案。我得到的幻象和梦境也不再是不解之谜。它们预示了一个非我族类的生灵将我们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融为了一体……当真正的暮光审判到来的时候……我们将不会失败。”

“我曾来到此地，心怀着各龙族团结一致的期望。”阿莱克丝塔萨说道，“经过了这么多痛苦、失去和奋斗……我的期望以我从不曾想到的方式实现了。萨尔，杜隆坦和德拉卡的孩子，我的红龙将永远欢迎你。请收下这个，作为我的誓言的象征。”她小心地用前爪在心口处抓了一下，一小片龙鳞掉落在地面上，闪烁着红玉般的光彩。萨尔将它拾起，满怀敬意地把它放进背包中的口袋里。正是这个口袋，曾经收藏过古树的橡果，并且现在依然收藏着一个年轻的人类女孩送给他的项链。

“我的青铜龙也是，时光之路的朋友。”诺兹多姆同样赠予了萨尔一枚珍贵的，金闪闪的鳞片。

“翡翠梦境不是你的领域，萨满，但请你知道，我会不时为你送去治疗之梦。也请收下我的鳞片。我衷心感谢你接受了我的任务。”

卡雷苟斯低垂下硕大的头颅，将他心口的鳞片递到萨尔面前。在黎明时分第一缕绽放出暖意的阳光中，萨尔相信，他看到一滴泪水在蓝龙守护者的大眼睛里闪烁。

“毫无疑问，也毫不夸张，是你拯救了蓝龙一族。无论你向我要求什么，我都会答应。”

萨尔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又过了一会儿，他才努力让自己恢复了镇定。

“感谢你们赠送给我的礼物。实际上，我想要得到的只是你们的友谊。还有……”他微微一笑，“……请帮我回到我的爱人身边。”

* * *

萨尔有些自嘲地想到，现在他已经非常习惯在龙背上旅行了——尤其是这头龙的脊背。经过几个星期的共同旅行和并肩作战，他和缇珂已经成为了朋友。萨尔知道，他一定会想念这头青铜龙的。萨尔曾经好奇地问缇珂，为什么愿意送他回去。毕竟从诺森德前往大漩涡的路对于普通巨龙来说实在是有些太远了。缇珂听到他这样问，立刻就笑了。

“还记得吗？我们拥有减慢或加快时间的能力。”她对萨尔说，“我将加快我们的时间……这样，我们就能飞得更快，更远。”这头所谓的普通巨龙所拥有的能力再一次令萨尔感到惊愕和敬畏。果然就像缇珂所说的那样，萨尔并不觉得他们飞了多久，大漩涡已经出现在下方的海面上。当这头青铜龙看到下方愤怒沸腾的大海时，萨尔感觉到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里就是死亡之翼进入我们的世界的地方。”缇珂喃喃地说道，“怪不得大地还在受着如此严酷的折磨。”

“你说话的样子，就像是我的一位牛头人朋友在为我们的大地母亲感到哀痛。”

巨大的青铜龙弯过脖子，看着萨尔。“又有谁能说他们是错的呢？”

萨尔笑了。“我不会的，永远也不会。”

在距离大地之环庇护所还有一段路的地方，缇珂找到了一片看上去相当牢固的地面。因为知道这里的土地异常愤怒，所以她在降落的时候格外小心轻柔。萨尔从青铜龙的背上滑下来，久久地看着这头青铜龙。

“你赢得了巨龙族群的感激。”缇珂轻声说道，“现在你得到了我们的鳞片。如果需要我们帮助，就使用它们。我们会立刻赶来。我只希望受伤的艾泽拉斯能够像我们一样，因为你的关注和行动而获益。”

“你让我感到惭愧，我的朋友。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青铜龙的脸上闪过一丝打趣的神情。“敢于这样做的人会有多少？我相信，一定少得会让你吃惊。你已经回家了，萨尔。我也必须回去了。暮光审判终有一天会到来。到那个时候，我必须做好准备，同我的君主诺兹多姆并肩奋战。再一次感谢你……帮助我们找到了自我和彼此。”

她低垂下头，直到距离地面只有几尺的地方。萨尔知道，她是在向自己敬礼。他向缇珂点点头，同时感觉到了自己面颊的热度。然后，他看着缇珂昂首振翅，飞向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萨尔稍稍眯起眼睛，看着金色的巨龙在天空中变得像是一只飞鸟，一只小虫，然后就完全消失了。

只剩下了萨尔自己一人。他闭上眼睛，向风中送出一段低语，召唤来一头双足飞龙。萨尔拍了拍那头猛兽，爬上它的脊背，向营地飞去。

卫兵们立刻就看到了萨尔。当他到达大地之环营地的时候，许多萨满已经聚拢了过来。

“欢迎回家。”穆恩·大地之怒大步走过来，抓住兽人的肩膀，用浑厚的声音说道，“你实在是走了太久了。不过，你终于回来了。”

萨尔向牛头人露出微笑，平静地说道：“有时候，学习是需要时间的。我相信，你会发现我已经处理好了我的……恶魔。而且我带回了一些知识和情报。它们将有利于我们的任务，还有我们的世界。”

“听到你这么说，我更高兴了。”穆恩答道，“让我高兴的不只是你带回给我们的好处，更是你给我的感觉，我的朋友。你……”他垂下生有长角的大头，寻找着合适的言辞，“……变得更安稳，更平静了。”

萨尔点点头。“的确如此。”

“你回来了！”努波顿走过来，亲切地按了按萨尔的肩膀。这位破碎者热情地微笑着，算不上英俊的脸上闪耀着喜悦的光彩。

“欢迎回来。”努波顿说道，“我听到了你和穆恩说的话。非常高兴能听到你这样说。你饿吗？这段旅程一定非常辛苦。先不要多说了，火上正烤着肉呢。”

“谢谢你们。”萨尔说道，“很高兴看到你们。但我还有一个人不曾见到。请原谅，我必须先找到她。”

他向自己的同伴们鞠了一躬。

阿格娜不在这里，否则她一定会跑过来的。不过，萨尔觉得自己知道她在何处。

这里有一片小高地，看上去并不像大漩涡的大部分地方那样伤痕累累。芬芳的药草覆盖了这片土地。它们经历了辛苦的拼搏，但终究生存了下来。萨尔知道，阿格娜经常会在这个地方采集草药，或者只是简单地坐一坐，进行冥思。

她正在这里，平静地坐在这片高地上，双腿盘起，双眼闭合。

很长一段时间里，萨尔只是静静地看着她。他一直在梦想着这个时刻的到来：回到这位令他惊异，不断给予他鼓舞的女性身边。因为她，萨尔的心和灵

魂中充满了爱意。明亮而坚强的爱随时都会从他的心中迸发出来。正是这张面孔——褐色的皮肤、强壮的骨骼、唇边的獠牙——让萨尔没有在冰雪中放弃自己。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身体上每一根健美有力的肌肉曲线。他想要握住她的手，直到生命的尽头。她的笑是全宇宙最动听的音乐。她的笑靥是他的太阳、月亮和星星。

“阿格娜。”萨尔刚说出她的名字，就无法再说下去了。当然，他这样并不是因为害羞。

阿格娜睁开眼睛，脸上立刻绽放出甜美的笑容。“回来了。”她平静地说道，但这几个字中浸透了喜悦，“欢迎回家。”

萨尔两步走了过去，没有等阿格娜再说出一句话，他已经将她紧紧拥在怀中。

阿格娜的笑声听起来喜悦而又惊讶。她依偎在萨尔的肩膀上，双臂也将萨尔抱紧。和她拥抱的感觉真是舒服极了。萨尔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中跳动，兴奋和喜悦让它越跳越快。

他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萨尔完全没有想过要放开她。而她也只愿意这样停留在他怀中，任由时间就此流过。

但萨尔终于还是和她稍微分开，用绿色的大手捧起了她的面庞。

“你是对的。”萨尔突然说道。

阿格娜挑起一道眉弓，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我一直躲在酋长的面具后面，一个部落的‘萨尔’。我以为这就是我的责任。这让我不再深入自己的内心，不再去关注我不喜欢的事物。但如果我不再那样做，我就不可能改变它们，不可能让我变得更好。”

萨尔又后退一些，握住了阿格娜的褐色手掌。他们十指交扣，专注地凝视对方，仿佛第一次看到他们绿色和褐色肌肤上的每一道伤痕，感觉到对方手心上粗糙的纹理。然后，萨尔举起阿格娜的手，用它碰触了一下自己的前额，然后将它放下，认真地望进阿格娜的双眼。

“以前，我根本不懂得该如何欣赏与感激，无论是伟大的东西还是细小的东西，比如被我握住的这只强壮的手。”

阿格娜的眼睛格外明亮。那里面是有泪水在闪烁吗？但她依然露出灿烂的笑容。她一定是像他一样，回忆起了他们的那一次争吵。

“现在，我知道该如何欣赏它们了，阿格娜。每一颗雨滴、每一道阳光、充满我的肺部的每一丝空气、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危险与痛苦始终都会存在，但安宁与喜悦同样是永恒的，我们只需要记住和明白，它就在那里。

“我以前不知道我是谁，或者当我离开过去所构建的一切，又能变成什么。现在，我知道了我必须做什么。我知道了……我想要什么。”

阿格娜的微笑变得更加欢快，但她只是静静地倾听着。

“我心中知道，我应该找到正确的时刻，让我能够完成必要的事情。”

“和我说说。”阿格娜低声道。

他们站在那里，手臂挽在了一起。萨尔向她讲述了那些古树；戴沙林的事迹；那个旧日的敌人来到现在，闯入并干扰了正确的时光之路；在父母遇害的时候选择束手旁观的痛苦；还有让杜隆坦知道自己儿子的未来时的欣慰。

说到这的时候，萨尔哭了。他回忆起自己所见、所感、所做的一切，所经历的痛苦和喜悦。一只强壮的褐色手掌从他的绿色面孔上抹去了咸涩的泪水。

他讲述了塔蕾莎和克拉苏斯、诺兹多姆、阿莱克丝塔萨、卡雷苟斯、伊瑟拉和克莉苟萨；讲述了自己的理解，感激和真实的努力；讲述了一个普通兽人绝不普通的旅程，还有他能够与伟大的巨龙守护者们共同分享的种种收获。

“你得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听完萨尔的故事，阿格娜对他说道，“你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看到你是谁，能够从错误中学习教训，能够改变和成长。很少有人能有机会看到这一切，我的爱人。”

萨尔依旧握着她的手。他轻轻捏了一下阿格娜的手心。“是你帮助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他说道，“也让我能够帮助失落的生命缚誓者找回自己。”

他用最轻柔的声音告诉阿格娜，他是多么想和她在一起，凝望她的面庞。阿格娜的眼睛里闪烁着明亮的泪光。萨尔真的看到了一颗充满爱意的心化作一张无比可爱的面庞。

“于是，我回家了。”萨尔最后说道，“我比以前更明白何为谦卑，却也更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而且，我已经准备好做更多的事情，作最好的自己，永远保持内心的高尚，绝不辜负你，不辜负我的朋友和我的世界。我已经准备好了。”

阿格娜久久没有说话。当她终于发出声音的时候，她的话音中充满了感情，还有如同焰火般爆发的骄傲与喜悦。“是的，这就是我的古伊尔。”

萨尔的嘴角在獠牙后面翘了起来。“古伊尔。”他说道，这个词由他的口中说出来，竟然感觉是那么舒服惬意，“这是我生来就拥有的名字。”他再一次凝望着阿格娜，当他想要说下去的时候，却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欢呼。

“萨尔！我刚刚听说你回来了。终于又见到你了！”

是雷加，他仿佛根本不知道自己破坏了一段多么甜蜜的时光，或者就算知道也丝毫不在乎。他跑向萨尔，兴高采烈地拍打着这个兽人同伴的肩膀。“我打赌，你有许多故事要给我们讲！”

萨尔稍微从阿格娜面前退开一些，转身看着他的朋友，也伸手按住了雷加的肩膀。

“雷加，我的老朋友……你认识的萨尔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是古伊尔，杜隆坦和德拉卡之子。我只是属于我自己的‘萨尔’，”他转回头看着阿格娜，微笑着搂住她的腰，“还有我的爱人的‘萨尔’。”

雷加仰头大笑。“说得好，我的朋友。说得好。你应该好好和大家聊一聊。快过来吧，烤肉已经快好了，我们可都是大肚汉。我们可以等你们，但可不会永远等下去！”

雷加最后眨眨眼，转身向营地跑去。萨尔微笑着目送了他一程，然后回头看着阿格娜，严肃地握住了她的双手，压低声音说道：“我是认真的，从今以后，我只会是我的萨尔，还有我的爱人的……如果她愿意接受我，和我共度一生。”

喜悦的笑容在阿格娜的脸上绽放。她轻轻地捏了一下萨尔的手，让萨尔的身子几乎失掉了所有力气。

“我愿意跟随古伊尔直到这个世界的尽头，或者是任何地方。”阿格娜说，“我的全部人生，我都愿意与古伊尔一同度过。”

萨尔也禁不住笑了起来。他一生中从没有这样快乐过。他将自己的额头与阿格娜的贴在一起，心中无比庆幸自己在不久之前刚刚学会如何珍视当下的时刻。这实在是一个无比甜美的时刻。过了良久，他终于让这个时刻成为过往，并欢迎新时刻的到来。这个新的时刻也同样是如此令人喜悦。

“我们回营地去，告诉大家残酷的挑战和严峻的责任还在等着我们。我们将战胜它们，并继续战斗下去，就像以前那样。但现在……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牵着他的生命伴侣，古伊尔向正在等待他们的大地之环同伴们走去。今晚，大漩涡中心这片小小的营地将被笑声和飨宴充满。他们将为他的回归和他

未来的计划而祝福。到明天，他们还要继续担负起这份重任，治疗他们的世界，直到它完全康复。

古伊尔已经做好了准备。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战争之潮

CHRISTIE GOLDEN [美]克里斯蒂·高登/著 江流/译

Jaina Proudmoore

TIDES OF WA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战争之潮

作者：【美】克里斯蒂·高登

译者：江流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06-01

ISBN：9787513312066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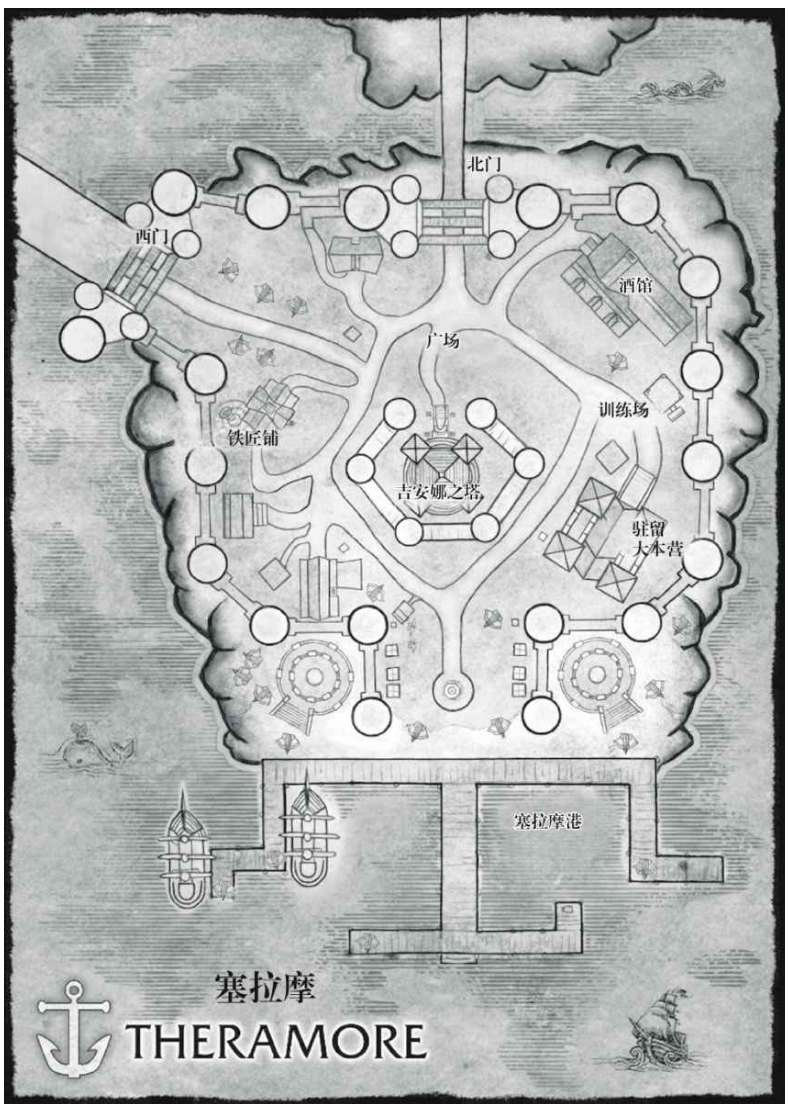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父亲，詹姆斯·R·高登（1920—2011）。

一位步入圣光的真正的圣骑士。我爱你，父亲。

——克里斯蒂·高登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莹莹灯火，而是熊熊烈焰；不是和风细雨，而是千钧雷霆。我们需要暴风，需要骤雨，需要地动山摇！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 第一章　失踪的神器

天近黄昏，午后时温暖和煦的光线，现在已经转变成阴冷的蓝色与紫色。霜雪有如利刃，旋转着随风扬起，散布于整个考达拉的上空。其他的生灵们都颤抖着、瑟缩着，护住自己的双眼，用皮毛、羽翼，或是斗篷紧紧包裹住自己的身躯，唯有那头巨大的蓝龙依旧以舒缓的节奏摆动着双翼，不因风雪而停。事实上，他飞上天空，就是为了体会那种被风霜雨雪嘶咬的感受，希望这能让他的思绪得以理清，灵魂得到安抚——尽管，一切也许都只是徒劳。

以龙族的寿命而言，卡雷苟斯依旧年轻，但却已经见证了他的族群颠沛流离的命运。在他看来，蓝龙们所承受的苦难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已经两次失去了作为挚爱领袖的守护巨龙玛里苟斯——先是数千年迷失心智的疯狂，而后是终归于寂的死亡。这真是一种让人辛酸的讽刺，作为艾泽拉斯世界的智者与奥术守护者的蓝龙一族，是最向往平静与秩序的族群，却在这样的混乱面前显得最束手无策。

然而即使身处于这样的动荡之中，蓝龙们依然坚守着心中的本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最终否定了玛里苟斯之子——已故的阿瑞苟斯的强硬路线，而选择了卡雷苟斯提出的更为温和与愉悦的道路。这被证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事实上，阿瑞苟斯并不想成为一名尽职的守护者，他已经在暗地里背叛了蓝龙一族。他向邪恶而疯狂的巨龙死亡之翼作出许诺，一旦得到蓝龙们的宣誓效忠，就会把自己的族人拱手奉上。幸而，在最后的时刻，蓝龙与红龙、绿龙、青铜龙，以及一名与众不同的兽人联手打败了这只巨大的怪物——死亡之翼。一切阴谋也就此宣告破灭。

天色一点一点变得更加昏暗，卡雷苟斯的身影仍旧在天空之中穿行，下方的雪花开始折射出淡紫色。他知道，那场胜利，那场战斗，让龙族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想要击败死亡之翼，就要汇聚一切可能的力量，所以当战斗结束之时，尽管阿莱克丝塔萨、伊瑟拉、诺兹多姆、卡雷苟斯都幸存了下来，但是他们守护巨龙的力量却已经消耗殆尽——全部都灌注到了最终时刻的全力一击之中。“守护巨龙”从此不复存在，尽管曾经肩负此名的巨龙们并未逝去。他们正是为此而生，完成使命，然后功成身退。

然而在这背后，还有一个不那么直接的影响。一直以来，蓝龙军团都对自己的职责有着明确的认识。可是现在，当他们为之而生的时刻终于来临，当他们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龙群的存在还剩下什么意义呢？许多蓝龙已经离去。其中一些在离开之前来到魔枢寻求他的祝福——尽管已经失去守护巨龙的力量，卡雷苟斯仍然还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向他讲述了心中的不安，以及寻找容身之处的愿望——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是否还有什么地方，能让他们的能力发挥作用。而另一些，则只是悄悄地离去，今天还能见着，明天就再也寻不到踪影。留下来的蓝龙们有的变得越来越焦躁，有的则陷入了深深的萎靡之中。

卡雷苟斯埋首向下，旋转着一个俯冲，任寒风掠过自己的鳞片，然后张开双翼捕捉上升的气流，再一次陷入了郁郁忧思之中。

长久以来，即使是在玛里苟斯迷失心智的时候，蓝龙一族依然也能把握住自己的方向。但是现在，何去何从不仅成了龙群心中挥之不去的迷思，也是时常窃窃私语的话题。卡雷苟斯甚至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辜负了龙群，或者让一头疯狂的守护巨龙来领导他们反而更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是……可是……

他紧闭双眼，不因这利刃般的霜雪，只为心中的苦痛。

——他们曾真心拥戴我，而我也满怀信心。可如今，当暮光审判已经被阻止，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无尽长夜，我又能带领他们走向何方？

他感到深深的孤独。担任蓝龙之首，是卡雷苟斯一生中最出乎自己预想的抉择，因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只有代表性的蓝龙。双翼未停，沮丧与忧心也越来越多，直到他终于想起，这世界上至少还有一只龙最能理解他的存在。于是他轻盈地转动着自己巨大的身躯，俯身向右，拍打着翅膀转回魔枢的方向。

他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她。

克莉苟萨——玛里苟斯的女儿、阿瑞苟斯的同胞妹妹，这时正以人类的形态端坐在一个环绕魔枢的闪闪发光的浮空平台上。她的身上只穿着一件宽松的长衣，墨蓝色的头发自然垂下，背靠着一棵点缀平台的银色光树。在她的上方，蓝龙守卫们一如往常地盘旋着，尽管威

胁已经不在，但巡逻从未止歇。克莉苟萨如身在事外一般，并不为他们所动。她的目光柔和而迷离，像是陷入了沉思。而究竟是什么占据着她的思绪，卡雷苟斯并不知晓。

当他靠近的时候，她转过头来。认出他的身影之后，她微微一笑。他降落在平台上，显现出蓝发半精灵的形态，于是她笑意更浓，将手伸向他。他亲昵地一吻，然后在她身旁坐下，舒展双腿，若无其事地把双臂枕在脑后。

“卡雷，”她温柔地说，“为什么会想到来我的冥思之地？”

“冥思之地，你是说这里么？”

“对我来说，是的。魔枢是我的家，所以我不愿离它太远，但一个人待在里面又太过孤独。”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所以我时常到这里来，整理我的思绪。而你看起来似乎也想做同样的事情。”

卡雷苟斯叹了口气，这个一直被他当作妹妹的好朋友有着敏锐的感知，他强撑着伪装出的随性被轻易地识破。“我刚去飞了一会儿。”他说。

“你飞不出你的职责，也飞不出你的愁绪。”克莉苟萨伸手握住他的手臂，温柔地说，“你是龙群之首，卡雷，你的领导对我们非常重要。若是换作阿瑞苟斯，只会给龙群和世界带来毁灭。”

卡雷苟斯眉头紧锁，想起了不久之前同为守护巨龙的伊瑟拉让他们看到的幻象。那是一个被称作暮光审判的时刻，一个艾泽拉斯所有生命全都消亡的时刻。天空、海洋、陆地的一切生灵，从花草虫豸到兽人、精灵和人类，无一能够幸免。甚至于强大的守护巨龙，也都分别被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能力所杀。而死亡之翼也随着艾泽拉斯的废墟一同消亡，只留下一具被刺穿在龙眠神殿塔尖的尸体，犹如一座怪诞的奖杯。即便是现在，回想起伊瑟拉解说幻象时轻柔但却哽咽的声音，卡雷苟斯依旧会不寒而栗。

“若是阿瑞苟斯担任首领，恐怕的确会带来灾难。”卡雷苟斯同意她的观点，但不是全部。

克莉苟萨用自己蓝色的双眸望着他的眼睛，像是在探寻着什么。“亲爱的卡雷，”她说，“你总是有些……与众不同。”

尽管心情阴郁，卡雷苟斯依旧有着幽默的一面。他扭曲着自己英俊的半精灵脸庞，做出一个愚蠢的鬼脸，逗得克莉苟萨“扑哧”笑了出来。

“看到没？”他说，“与众不同并不见得就是好事。”

“但这就是你的本性，也是龙群选择你的原因。”

卡雷苟斯收起鬼脸，忧郁地看着她。“但是，我亲爱的克莉苟萨，”他语调忧伤，“如果现在再来一次选举，你觉得龙群还会选我么？”

真诚永远是克莉苟萨最想保留的本性之一。她看着他，想要组织出一段真实却又能宽慰他的话语，可惜最终并没有成功。卡雷苟斯更感消沉，如果连这个妹妹般的挚友也不能给予他鼓励，那他的担忧恐怕就要成为现实了。

“我想……”

卡雷苟斯也许再也无法得知她的想法，因为一阵可怕的声音突然传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这是蓝龙痛苦而绝望的呼喊。十多头蓝龙从魔枢中拥出，慌乱地翻飞着。其中一头蓝龙发现了卡雷苟斯，离群直冲了过来。卡雷苟斯站起身，脸上全无血色。克莉苟萨在他身后，惊讶而不安地捂着嘴。

“卡雷苟斯大人！”纳里苟斯叫喊道，“我们完了！全完了！”

“冷静下来，我的朋友。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卡雷苟斯安抚着他，但是看着纳里苟斯眼里的焦躁与恐惧，自己心里不由地也紧张了起来。要知道，蓝龙的心态通常都是安静平和的，纳里苟斯尤其如此，即便是在卡雷苟斯和阿瑞苟斯竞争守护巨龙之位的那个紧张时刻，他也表现出过人的豁达。如果连他都变得惊慌失措，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极其严重的事情。

“聚焦之虹！它不见了！”

“不见了？什么意思？”

“它被偷走了！”

卡雷苟斯瞪大眼睛看着他，一时间只觉心惊胆寒，头脑发晕。聚焦之虹不仅是一件蕴含巨大奥术能量的法器，同时也是蓝龙一族的至宝。远在已经没有人可以忆起的年代，它便已经为蓝龙所有。和许多同类的宝物一样，它只是纯粹的力量，行善或是为恶，都只取决于使用者的心意。而这并非纸上谈兵。在过去，就已经曾有人用它来引导艾泽拉斯的奥术能量，使一个绝不该存在的可怕魔物降临于世。

想想看吧，现在，它已经从蓝龙手中丢失了，而得到它的人将会用这能量……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转移它的原因。”卡雷苟斯喃喃地说。就在前两天，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卡雷苟斯才刚向另外几头蓝龙提议，把聚焦之虹从永恒之眼转移到某个隐秘之处。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提出的观点：“我们的许多秘密已经为人所知，并且每一天都有更多的秘密随离群者而去。迟早总会有人壮胆来犯。要知道，魔枢曾被侵入，聚焦之虹也曾被黑暗驱使。我们必须更加注意安全。如果全艾泽拉斯都知道魔枢持有这件宝物，那么总有一天，它必定会再度面临危险。”

而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远超出了卡雷苟斯的预期。蓝龙们原本的计划，是由一支小队带着聚焦之虹去往考达拉西岸之外的冰封之海，将其藏在一块魔法加持的寒冰之中。卡雷苟斯曾认为这是绝对安全的——这样不起眼的冰块，在大海中几乎无穷无尽。

现在，他拼命想让自己冷静下来。“是什么让你觉得它是被偷走了？”他问道，并在心中暗暗地祈祷，诸神啊，但愿这只是一场误会。

“我们和维拉苟斯小队的人失去了联系，而聚焦之虹也不在它该在的地方。”

在过去的千百年中，一些蓝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聚焦之虹待在一起，因而和这件宝物产生了某种共鸣。卡雷苟斯便让他们来感应这次任务的进度。在这个时候，聚焦之虹本该已经被沉入海底安全地藏

匿起来，而护送它的队伍也早该返回。事情或许还有别的可能，不那么凶险的可能，但卡雷苟斯已经化为龙形，朝着魔枢疾速飞去，克莉苟萨和纳里苟斯紧随其后。

因为尽管说不上为什么，但是他知道“其他的可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希望。此时距他当上蓝龙一族的首领以及守护巨龙不过才几个月的时光，而两件最为严重的灾难就都降临到了蓝龙军团的头上。

很快，卡雷苟斯就降落到魔枢阴冷深邃的内殿之中，但摆在他面前的完全是一片混乱。

似乎所有的蓝龙都在齐声吵嚷着。他们形如巨蜥的身体每一行每一列都在发出恐惧与愤怒的声音，但更让卡雷苟斯担心的反而是那些呆坐在角落里闷不吭声的巨龙。他们之中有多少会留下来，又有多少会离去呢？他想，他们现在苦恼的恐怕是自己没有在灾难来临前出走吧。

“大家安静下来。”卡雷苟斯以巨龙的形态发出号令，但只有少数几头蓝龙停了下来，其余的依旧在彼此吵闹着。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应该多派人手，我早说过我们应该多派人手！”

“这从一开始就是个愚蠢的决定！如果把它留在这里，我们每时每刻都能盯住它！”

卡雷苟斯将自己的尾巴往地上猛然一击。“肃静！”他大喝一声，话音在内殿中久久回响。

龙群这才停止了交谈，转过头来看着自己的首领。卡雷苟斯注意到，龙群中的一些眼神里仍旧怀着希望，只盼这不过是一场误会，而他将会使这一切回到正轨；另一些则以阴冷恶毒的目光盯着他，显然正因为这动乱而怪罪于他。

直到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卡雷苟斯这才开口说道：“不要自乱阵脚，让我们先来搞清楚事情的真相。蓝龙军团不会因为不确实的消息就被吓住。”

一些蓝龙羞愧地低下头，微微低垂着耳朵。其他蓝龙则依然故我——卡雷苟斯将会跟他们秋后算账，但现在必须先查明真相。

“是我最先感应到的。”说话的是特拉苟斯，留在魔枢的蓝龙中最年长的一头。过去，他曾是卡雷苟斯的对手阿瑞苟斯的支持者，但是自从阿瑞苟斯阴谋败露，身败而亡之后，特拉苟斯就和大多数蓝龙一起保持着对卡雷苟斯的忠诚，即使是在其失去守护巨龙之力以后。

“你是我们家园长久以来坚定的守护者，特拉苟斯，我们所有人都欠你一份感激。”卡雷苟斯的声音里饱含敬意，“你感应到了什么？”

“他们前进的路线并不是笔直的。”特拉苟斯说道。卡雷苟斯点了点头。要是几头蓝龙一起带着一件物品笔直地往目的地飞去，那就太容易被人发现了，所以他们选择了以人类的形态步行前进。尽管这样一来路途迂折，行程缓慢，但是可以避开相当一部分敌人的注意。而且，如果他们真的遭到来自地面的攻击，只要一眨眼的工夫就可以现出巨龙的形态。对于那些鬼鬼祟祟只打算伏击过往商队的盗贼来说，找上五头巨龙简直是自寻死路。

但是……

“我知道沿路的每一处曲折蜿蜒。”特拉苟斯继续说道，“我、亚拉苟萨，还有巴纳苟斯，我们三人沿着路线跟随在护送小队的后面，就在不到一小时之前，一切都还算顺利。”

他苍老而沙哑的声音在最后竟然颤抖了起来。卡雷苟斯紧盯着他，同时感觉到自己的肩膀被克莉苟萨用头轻轻碰了一下，像是在传递着温暖的鼓励。

“然后发生了什么？”

“然后他们停了下来。在这之前，他们片刻也没有停过。之后过了一会儿，聚焦之虹再次开始移动，但却不是朝着西方，不是朝着冰封之海……而是用远比之前更快的速度奔向西南而去。”

“他们当时是在哪儿停下的？”

“在海岸边上，但是现在聚焦之虹已经远在南方了。”特拉苟斯悲恸地说，“它离我越远，我和它之间的感应就越微弱。”

卡雷苟斯转向克莉苟萨，说道：“带几条龙跟你去岸边。小心一些，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点了点头，然后叫上了亚拉苟萨与巴纳苟斯。片刻之后，他们一同张开双翼腾空而起，向着魔枢之外飞去。从空中过去的话，这是很近一段距离，他们应该很快就能回来。

但愿如此。

“噢，不！”克莉苟萨在心中暗自喊道。眼前是一片战斗之后的狼藉，而敌人已经毫无踪影。她徘徊着，想要找出潜伏的凶手，但最终一无所获。

她收起双翼，缓缓降落到地面，悲伤地弯下修长的颈项。

这里曾是一片无垠的雪原，简单、纯净而又清澈。访客们只能看到漫天白雪与偶现其间的褐色岩石。冰冷而饥饿的海浪一次又一次不停地袭来，在岸边洗刷出一片黄沙。

可是现在，落雪已被染成猩红。银白的冻原上现出一道巨大的黑色裂痕，就如同被闪电轰击过一般。巨大的石块或是被从地面上掘起，或是被从崖壁上敲落，然后被远远地掷到各处，其中一些还带着干涸的血迹。克莉苟萨和她的同伴们在空气中闻到了恶魔活动之后挥之不去的恶臭、鲜血的铜腥味，还有大量魔法使用后难以名状的气息。

这里还有更多普通武器使用后的痕迹。克莉苟萨锐利的眼睛注意到了地面上长矛划过的痕迹，以及散落各处深埋至尾羽的箭矢。

“短命种！”巴纳苟斯咆哮道。克莉苟萨心中一阵酸楚，没有像往常一样责怪他说出如此蔑称。他是对的，虽然现在还不能具体分辨出是哪一个凡人种族，更不用说他们隶属于哪一个派别，效忠于谁。

克莉苟萨化为人形，将一缕墨蓝色的长发别在耳后，满怀尊敬地从死去的同胞身旁走过。五头巨龙离巢而出，护卫聚焦之虹；五头巨

龙悲逝于此，为职责付出了生命。温厚而睿智的乌拉苟斯最为年长，是这支队伍的领袖。卢拉苟斯和卢拉苟萨是同胞兄妹，变成人形也是一对人类双胞胎的样子。此刻他们双双殒命，以同样的姿态倒在一起，咽喉上都插着一支利箭——直到死，两人也和生前一般亲近。当克莉苟萨把视线转向佩拉苟萨的时候，她的双眼里已满是泪水。克莉苟萨只能通过那娇小的身躯来辨认佩拉苟萨。她一直是蓝龙之中个子最小的，虽然年轻（以龙族的寿命而言），但却有着过人的奥术天分。而杀死她的人用的也是魔法，将她整个身体烧得面目全非。

卢鲁苟斯或许是抵抗最为顽强的一个。他的遗体在远离伏击点的地方被发现，全身满是炙灼与霜冻的痕迹。他的半个身子浸在水中，肩膀和腿上插满了没至尾羽的箭矢，却一直没有放弃战斗。克莉苟萨相信，即便是卢鲁苟斯的头颅被敌人用利剑一击斩落之后，他也还挣扎着做出了最后的反击。

人类形态的巴纳苟斯来到她的身后，伸出手温柔地搭在她的手臂上。而她也立刻用手盖住他的手掌，彼此相互安慰。

“我对短命种所知甚少，”巴纳苟斯说，“我在这里看到了各种武器以及魔法使用过的痕迹，有恶魔法术，也有奥术。”

“任何种族都有可能。”克莉苟萨说道。

“那么我们或许就该把他们全部杀光！”巴纳苟斯说道。他的声音因悲恸而沙哑，蓝色的双眼中眼泪盈眶，已然变得通红。他深爱着小佩拉苟萨，等她到了合适的年龄之后就会与之结为伴侣，可现在……

“不！”克莉苟萨厉声说道，“只有不理智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情绪。巴纳苟斯，我知道你其实是明白的。就如同佩拉苟萨一直都相信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年轻种族都抱有敌意，也并不是‘所有’的龙族都以屠戮年轻种族为乐。我们都明白这次袭击为何发生，不是因为有人憎恨我们的族人，而是因为有人要想占有聚焦之虹，为其所用。”

“五头巨龙，”亚拉苟萨长舒了一口气，“五位同胞，五名最强的战士，究竟是谁能够强大到这种程度？”

“这，”克莉苟萨说道，“正是我们必须要查明的。巴纳苟斯，把这个噩耗带回魔枢。亚拉苟萨和我留在这儿……照看我们死去的同胞。”

她希望他能远离此处，不再陷入更深的苦痛，但是巴纳苟斯摇了摇头，说道：“她原本是要成为我的伴侣，就由我……来照看她，以及其他同胞吧。你是卡雷苟斯大人最亲近的人，最好是由你去告诉他这个消息，快去吧。”

“如你所愿。”克莉苟萨柔声地回应道。她朝着死去的蓝龙们看了最后一眼——他们残破的尸体永远停留在了被大多数蓝龙鄙夷的人类形态之下。然后她更加悲伤地闭上双眼，扬起双翼腾空而起，翻身直朝着魔枢飞去。她脑海中关注的不再是死者，而是那些凶手。是谁强大到能够完成这样的伏击？夺取聚焦之虹后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

一切都还是谜团，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了护送小队身上。克莉苟萨只能寄希望于在她离开的时间里，卡雷苟斯已经掌握到了更多情报。

卡雷苟斯知道，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聚焦之虹也朝着南方越走越远，要想追踪它也就越来越难。与其他蓝龙相比，卡雷苟斯有一个优势：尽管已经不再是守护巨龙，但他仍然还是蓝龙一族的首领。他与蓝龙军团之间的羁绊，以及他曾经拥有的力量，似乎加深了他与聚焦之虹之间的联系。当特拉苟斯说就快要丢失目标的时候，卡雷苟斯紧紧地闭上了双眼，然后深吸了几口气，也参与到了感应法器的行列。他在脑海中绘制出目标的形象，然后集中精力去感应，去搜寻……

“现在的位置是……北风苔原？”他闭着眼睛向特拉苟斯问道。

“对，对，它在那儿，现在朝着……”特拉苟斯的话音戛然而止，变成了一声短暂刺耳的尖叫，“它不见了！”

“不，还没，”卡雷苟斯说道，“我还能感应到它。”

蓝龙们都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一位女性的声音轻轻说道：“他们都被杀了，卡雷苟斯。无一幸存。”

他睁开双眼，无力地注视着克莉苟萨讲述他们一行三人所见到的一切。“甚至无法确认究竟是人类、精灵、兽人，还是地精所为？”当她说完之后，卡雷苟斯问道，“没有遗留的战旗吗？或是特制的箭镞或箭羽？”

她摇了摇头。“地上散落着各式各样毫无线索的旗帜。融雪已经消去了脚印。他们聪明地避开了会留下痕迹的沙地，也没有在石头上留下可供追踪的血迹。我们所知道的是，卡雷苟斯，他们知道运送法器的路线，并且十分强大，能杀死五头巨龙然后带着聚焦之虹安然离开。不管到底是谁，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是在做些什么。”

说到最后一句时，她的声音低了下来。卡雷苟斯朝她点点头。“或许的确如此，但我们也不遑多让。”他以一种自己都不相信的笃定语气说道，“我能够感应到聚焦之虹大致的行进方向。我会追上去，把它夺回来。”

“你是我们的领袖，卡雷苟斯。”克莉苟萨说，“我们需要你留在这里。”

“不，你们不需要。”他摇了摇头，平静地说，“正因为我是你们的领袖，所以我必须去。是时候承认我们面临的困境和龙群心中的感受了。我们的许多族人都已经离群而去，走向外面广阔的世界。我们曾经清楚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现在却心怀迷茫。聚焦之虹是我们最为珍贵的宝物，它既是一件工具，又是一种象征，如今却被人窃走，只留下因此殒命的善良蓝龙。我的工作是引导和保护你们，而我……没能做到。”

承认这一点让他心中刺痛。“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失败了，或许还有别的。你们并不需要我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担心和忧虑，却把找回宝物的危险任务丢给别人。这是我的任务——只有完成它，我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和守护者。”

龙群面面相觑，却无人反对。他们都知道这是正确的决断。他的一字一句都是认真的：今天的一切他难逃其咎；找回法器他责无旁贷。但是还有一点卡雷苟斯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自己想要远行。与在这里假装坚定地领导龙群相比，现在的他更情愿和那些年轻的种族相处。他与克莉苟萨眼神交错，而她似乎也体会到了这内心深处的情感，并且表示支持。

“克莉苟萨，玛里苟斯之女，”他说，“请聆听众人的谏言，汇集龙群的智慧，在我离开之时代行领导之责。”

“没有人能够真正代替你，我的朋友，但我会尽力而为。”克莉苟萨温柔地回应道，“如果还有谁能在这广阔世界中寻回丢失的聚焦之虹，那一定就是你——我们之中最为了解艾泽拉斯的一员。”

再也用不着多说什么了。四下的静默中，卡雷苟斯孤身跃起，随即隐没在飘落着雪花的冰冷天空。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轻语着：这边，这边。像是在温柔地为他指引方向。克莉苟萨说她认为他比其他任何蓝龙都更为了解艾泽拉斯世界，但愿如她所言。

➢ 第二章　一触即发

贝恩·血蹄带着一小队随从走进奥格瑞玛的时候，脸上看起来满是不安。作为已故的牛头人酋长凯恩·血蹄的唯一血脉，贝恩直到最近才接替了这个父亲一直担当的职位。父亲在世的时候深受族人敬爱，他也从未有过继位的意图。而在父亲身故之后，他最终带着谦卑与哀悼之心，扛起了这份责任。也就是从那时起，世界再也不是从前的模样。

在父亲被谋害的那个夜晚，贝恩的人生仿佛完全破碎了一般。老凯恩在一场名为生死之战的决斗仪式中身败而亡。他的对手，新任的部落大酋长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原本想要一场公平的对决，但有的人却并不希望如此。恐怖图腾氏族的萨满玛加萨对凯恩怀恨已久，早就想取而代之。她在加尔鲁什的战斧血吼上涂满了毒药，而非平常使用的膏油。于是，高尚的凯恩因背叛而逝去。

为了让牛头人一族完全臣服，玛加萨公然开出价码，希望获得加尔鲁什的支持，但加尔鲁什始终将自己置身在这场争斗之外。最终，贝恩击败了谋逆者，将那些拒绝效忠于他的牛头人和玛加萨一同驱逐。此后，他也亲自向加尔鲁什宣誓效忠。这样做的理由有两点：因为他的父亲希望如此；也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让自己的人民得到安全。

从那之后，贝恩·血蹄再也没有去过奥格瑞玛。他不想待在那里。而此刻，他更是发自肺腑地希望自己能够远离此处。

但是现在，加尔鲁什已经传召了部落各族的首领。贝恩既已承诺支持格罗姆·地狱咆哮之子，就必须履约而来。其他人也同样如此，否则就有招致战争的风险。

贝恩和他的随从们骑着科多兽穿过雄伟的城门。不止一个牛头人晃动着耳朵，注目于他们头顶上那些高耸的脚手架和庞大的吊塔。奥格瑞玛的建筑向来与雷霆崖那种田园风光截然不同，现在更是变得彻底的军事化了。极目之处，尽是隐约可见的铸铁高楼：漆黑、厚重，而又森严，取代了过去简陋的木制棚屋。“为了避免又一场火灾”，

这是官方的说法。然而贝恩知道，这一切还为了重现部落往昔的荣光，为了提醒每一个人，即便是在经历过大地的裂变带来的混乱、死亡之翼带来的恐慌之后，兽人，乃至于部落本身依旧威严犹存，不容侵犯。但对贝恩来说，这些狰狞的改变并不象征着力量。这座“新”奥格瑞玛所象征的是征服、镇压与支配。它坚硬的金属棱角让人感到威胁而不是安心。他在这里并没有感到安全。除了兽人之外，恐怕没有谁会在这里感到安全。

甚至于从萨尔创建这座城市开始就一直在智慧谷的格罗玛什要塞，也被加尔鲁什搬到了力量谷。贝恩认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作风正好反映出了两位大酋长本性的差异。当牛头人的队伍到达要塞之时，他们遇上了一群身着鲜红与亮金盛装的血精灵。他们的领袖洛瑟玛·塞隆将浅金色长发束在头顶，下巴上留着一小簇胡须。他与贝恩目光相交时冷淡地点了点头，于是贝恩也还以致意。

贝恩，我的朋友！一个爽朗但却虚情假意的声音传来。贝恩目光向右，接着往下。一个样貌奸猾的胖地精戴着顶满目疮痍的礼帽，叼着雪茄朝他使劲儿招手。

“您一定就是贸易亲王贾斯特·加里维克斯。”贝恩说。

“是我，就是我。”那地精显得格外热情，龇牙咧嘴地给了他一个带着野性的笑容，“今天来到这儿真高兴呀，你也是一样吧。这可是我第一次正式拜访加尔鲁什大酋长的王庭！”

“我可不会称之为王庭。”贝恩说道。

“差不多，差不多啦。今个儿真是高兴。你们最近都在莫高雷忙些啥呢？”

贝恩注视着这个地精。有些人挺讨厌地精，但贝恩并非如此。实际上，他还欠着棘齿城的地精首领加兹鲁维很大一份人情。在玛加萨攻打雷霆崖的时候，加兹鲁维给了贝恩莫大的帮助。他提供了飞艇、装备和士兵，而且只收了一点点钱（以地精的标准而言）。贝恩只是单纯地不想理会面前这个地精。而且就他所知，没有人喜欢这个家伙，哪怕是加里维克斯自己手下的人。

“我们正在重建雷霆崖，同时反击那些入侵我们领地的野猪人。联盟最近摧毁了陶拉祖营地，于是我们也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巨门，以免他们继续深入。”贝恩说道。

“噢，这可真是遗憾。当然，也有值得庆贺的地方嘛！”加里维克斯笑着说，“不管怎么样，祝你们好运！”

“呃……谢谢。”贝恩答道。尽管个子矮小，地精们却敏捷地在人群中左右穿插，抢在其他部落种族前面最先冲进了格罗玛什要塞。贝恩扑扇着耳朵叹了口气，他从科多兽身上翻身跳下，把缰绳递给等候在旁的一名兽人，也步入了要塞。

这座要塞的姿态，一如“新”奥格瑞玛城中的其他事物，冷漠而铁血，就连部落大酋长的王座也是如此。在萨尔领导的时期，恶魔玛诺洛斯的颅骨和铠甲被挂在要塞门口的一桩大树干上公开展示。这头强大的恶魔曾经用自己的血液使兽人堕落腐化，但最终还是被格罗姆·地狱咆哮的舍命一击杀死。然而加尔鲁什上任以后，就将这些铭刻着父亲辉煌胜利的器物取走，用于装饰自己的王座。曾经是萨尔为部落精神所树立的象征，现在变成了个人的私藏。他甚至将恶魔獠牙的一部分做成了一件肩甲。从此每当看到加尔鲁什的时候，贝恩都会不屑地稍微垂下耳朵。

“贝恩。”一个粗犷的嗓音传来。贝恩随即转身，同时感受到了自离开雷霆崖以来的第一次欣慰。

“伊崔格。”贝恩热情地拥抱了面前的老兽人。当年萨尔身边的顾问现在似乎只剩下这位可敬的老兵了。在过去的日子里，伊崔格将忠诚与才能都交付给了萨尔，任其差遣。当萨尔卸任时又在其请求下留了下来，继续辅佐加尔鲁什。加尔鲁什还没有编出什么理由来赶走伊崔格，这让贝恩心中略感宽慰。要知道，正是伊崔格第一个发现加尔鲁什的武器血吼被人涂了毒药，也正是伊崔格告诉年轻的大酋长，他受人利用，以不名誉的方式杀害了凯恩。贝恩向来尊敬这名正直的老兽人，而这一事件让他们从此建立起更为深厚的羁绊。

贝恩眯起棕色的双眼，注视着伊崔格的表情，并以牛头人所能发出的最小音量向他问道：“我猜您并不赞同今天会议的主题吧？”

伊崔格露出一张苦瓜脸，说道：“许多人都跟我持有一样的想法，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拍了拍这位年轻领袖的手臂，然后退到一旁，示意贝恩应该落席在大酋长王座的左侧。这是牛头人一族一贯的位置，至少现在加尔鲁什还没有公然降低牛头人在部落的地位。贝恩注意到，现在是洛瑟玛坐在加尔鲁什的右侧，紧邻着血精灵金红色海洋的是绿皮肤的地精们。希尔瓦娜斯和她的被遗忘者们坐在兽人的正对面，沃金和他的巨魔则坐在贝恩的左侧。而有幸出席的兽人大多数都来自库卡隆卫士——大酋长的近侍卫队，他们围在会场周围，肃穆地站成一圈。

贝恩回想起父亲曾对他讲过在奥格瑞玛举行的这类会议。在这样的部落集会中，既有争议与讨论，也有盛宴、笑颜和狂欢。然而现在，贝恩却看不到任何准备了餐宴的迹象，这实在是……贝恩一边想着，一边面无表情地从腰带上解下水袋豪饮了一口。幸好他们自己随身携带了凉水，否则的话，待在这个烈日之下的沙漠城市里，这座钢铁要塞又在不断吸收热量，牛头人们恐怕早就瘫倒在地了。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聚集在此的各族首领和他们的随从们逐渐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一些低声的嘟囔开始从被遗忘者人群中传来。在贝恩看来，尽管这些被遗忘者经常把“耐心点”挂在嘴边，但他们自己却不见得都有这样的品质。他敏锐的耳朵听到希尔瓦娜斯低声地耳语了几句后，被遗忘者们的窃窃私语才总算停了下来。

这时，一名身穿库卡隆制服的兽人走上前来。他的一只手上只剩三根指头，一道铁青色的疤痕曲折地划过整张脸庞，一直伸展到喉头。他的脸上和手臂上都涂绘着如鲜血一般的红色战漆。但是，让贝恩眯着眼睛仔细打量的却并不是上面这些特征，而是他鲜红涂饰之下原本的兽人肤色。

暗灰色。

这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这名兽人来自黑石氏族，一个恶名在外的氏族；第二，他曾多年不见天日，深藏在黑石山脉之中，效忠于萨尔的敌人。

父亲曾经用可怕的语调对他讲述过的那些名字，现在都在脑海中浮现了出来。毁灭者·黑手，昔日的部落酋长，同时也是暗影议会的秘密成员。而暗影议会，就是最早在兽人中将萨满训练为术士的黑暗

组织。这个兽人的儿子名为达尔雷德，通常被叫做雷德，多年来一直藏匿在黑石塔的深处，领导黑石兽人与萨尔作对。在谈到这些暗灰色皮肤的兽人时，萨尔很少使用尊敬的口气。他们数量众多，值得尊敬的却寥寥无几。而现在，这位显然久经沙场的老兵居然有幸来主持开幕仪式，甚至位列库卡隆卫士之前，这让贝恩对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

老兵傲慢地做了个手势，便有数名绿色皮肤的兽人踏步上前。他们手里拿着华美装饰的长长的奇美拉角，用整齐划一的动作将号角举到唇边，深吸一口气，全力地吹了起来。悠长雄浑的声音在房间里久久回荡。即便是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一切也让贝恩感觉自己的灵魂正被感召。当回响逐渐沉寂，号角手们又默默退回暗处。

然后黑石兽人终于开口了，他沉重而嘶哑的声音直穿过整个房间："你们的领袖，伟大的加尔鲁什·地狱咆哮驾到！向他致以最高的敬意！"他用那只健全的手在厚实的胸膛上重重一擂，转身面向格罗玛什要塞的入口。

加尔鲁什整个棕色的身体上都布满了文身，就连下巴也绘上了黑色的战纹。他袒露着胸膛，肩膀上戴着钉刺装饰的巨大的玛诺洛斯之牙。腰带上是一个可怖的骷髅头，象征着现在已经被用来装饰王座的那头恶魔。他手握父亲留下的传奇武器血吼，朝着人群高高举起，欢呼声顿时汹涌而来。他站在那里，沉浸其中，好一会之后才放下斧头，开始正题。

"我在此欢迎你们，"他张开双臂，呈包罗之势，"你们都是部落忠实的成员。你们的大酋长召唤你们，而你们也如约前来！"

就像被驯服的狼群一样？贝恩在心里想着，忍不住皱了皱眉头。萨尔从来不跟他的人民这样说话。

加尔鲁什继续道："在我接任大酋长之位后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都在面临挑战，但我们是部落，我们誓不屈服。我们不会让任何东西击垮我们的精神！"

他再一次举起血吼，大厅里的兽人们高声咆哮着回应他。部落的其他成员，包括贝恩也参与了进来。这表示着他们对所属的，强大的部落的支持。加尔鲁什说得很对，所有自认为是部落一员的人，都不

会让自己的精神被击垮——不管是面对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一头疯狂的守护巨龙，还是别的任何苦难。

哪怕是父亲的遇害。

加尔鲁什粗犷地大笑着，露出一段獠牙，同时一边点头一边走向他的王座。然后他举起手，示意所有人保持安静。“你们没有让我失望。”他说，“你们都是各族最优秀的代表——领袖们、将军们。这也是我召你们至此的原因。”

他坐到王座之上，同时挥手示意所有人坐下。“有一个长久以来的威胁，一直都在挑战我们的底线。对于它我们曾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一时的退让无损于强大的部落，但是我已经说过，并且在这里还要重申：任何退让，都是一种耻辱！任何伤害，都要以牙还牙！我们不会再忍受了！”

贝恩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他想起了先前询问伊崔格时对方的反应。在加尔鲁什下令集结部落各族首领的时候，贝恩就已经大致猜到了几分，但他一直都希望是自己搞错了。

兽人继续着他的演讲。“我们肩负必达之使命。我们将会像铁蹄踏碎虫豸般碾过面前的障碍。是的，这个‘障碍’就是那些入侵我们领地的联盟虫子。我们已经忍受他们太久了，事实上，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哪怕片刻也是太久！他们已经牢牢掌控着东部王国，却还胆敢蠕动着来到卡利姆多，来到我们的领土，我们的家园！”

贝恩痛苦地紧闭了一下双眼。

“他们的到来，就是为了掠夺资源。他们的存在，就是对这片土地的玷污！他们削弱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软弱，使我们止步于此，使我们未能得到原本应有的荣光！然而我心中始终深信，我们的命运绝不该是这样低下头颅向联盟乞求和平！支配这片土地是我们不容侵犯的权利，卡利姆多属于我们，而我们言出必践！”

库卡隆卫士、黑石兽人，以及他们身边的兽人们都大声呼喊了起来，对加尔鲁什激昂的演说表示赞同。不管怎样，至少绝大部分兽人如此。一些其他种族的部落成员将库卡隆当作榜样，也激动地吼叫了起来。但是贝恩注意到，还是有许多人并不热衷于武力与战争。在牛

头人的席位上，就只有少数几人在跺着蹄子鼓掌。其余的，包括贝恩自己，都依然端坐着。对于最近的事态发展，牛头人并非未被伤及。在贫瘠之地，联盟由于错误的情报，误以为牛头人正在策划一场袭击，于是从北方城堡出动大军将整个陶拉祖营地都夷为了平地。现在，废墟里已经只剩强盗出没其中。许多牛头人在这场战斗中丧生，幸存者有的逃到了世仇哨站，组织着对北方城堡发起零星攻击；另一些则逃去了乌纳菲营地寻求庇护。

遭受攻击之后，贝恩立即采取了能够确保人民安全的措施。通往莫高雷的大路过去一直畅通无阻，但是现在已经建起了一座巨门，联盟的军队再没有机会从这里侵入。大多数牛头人因此安心下来，放弃了复仇的念头，但也有部分人恨意刻骨，不能释怀。贝恩没法责备他们。他向来反对铁腕统治，人民都是因为真心拥戴，以及对他父亲的尊敬而追随于他。牛头人的部族向来彼此坦诚。那些不认可贝恩决断的人，比如恐怖图腾氏族，比如留在世仇哨站攻击联盟的复仇者，都会被要求离开雷霆崖，但除此以外不用承担其他任何后果。

欢呼声终于消停了下来。加尔鲁什继续他的演说，贝恩的思绪也被拉了回来。

“为此，我将带领部落去完成一项能使我们回到正轨的任务。”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人群，刻意营造出一种凝重的氛围，“北方城堡，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大军之下，地图上将不会再有它的名字！而一旦收复失地，我们就将凭此之势，直取塞拉摩！”

贝恩下意识地站了起来，而且站起来的还不止他一人。好战者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抗议的呼喊。

“大酋长！吉安娜女士可不是三岁小孩！”一道声音响起，听起来是被遗忘者，“她从不主动挑起事端，但要是真惹到她，我们所有人都会深陷一场大战，一场恐怕还没有准备好的恶战！”

“她一向表现得处事得当！即便是在原本可以使用武力或阴谋的时候！”贝恩大喊，“她还多次调停争端。她和萨尔酋长的合作挽救了无数生命！毫无理由地攻打她的领地不会给部落带来任何荣耀！而且极其愚蠢！”

人群中传来了一阵附和的低语。其他的联盟领袖大多不受部落待见，但唯独吉安娜女士，一直都有许多人对她心怀敬重。周围的声音让贝恩略感欣慰，但加尔鲁什接下来的话又让他再次陷入绝望。

“首先，”加尔鲁什厉声道，“萨尔已经将执掌部落的大权交给了我。他会怎么做，怎么想，现在都已经无关紧要。记住！你们所有人都已经宣誓效忠于我——加尔鲁什·地狱咆哮，部落的大酋长。我的决定才是你们应该要关心的。而那些还没有了解整个计划就开始质疑我的人，给我闭上嘴，听下去！”

人群安静了下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回到了座位上。

“你们的反应就好像认为最终的目的仅仅只是征服塞拉摩？现在我告诉你们，这只是个开始！我所说的，不单是要让人类在卡利姆多无法立足，还包括那些更加强大、昌盛的暗夜精灵。我们将摧毁他们的城市，掠夺他们的资源，让他们哭喊着逃往东部大陆去！”

“把他们全部赶走？”沃金显得有点不敢置信，用他的巨魔口音说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待得比我们还久，如果我们这样做，联盟就会像蜜蜂看到蜂蜜一样向我们扑来。你这是在给他们提供开战的借口，而这正是他们一直都在寻找的。”

加尔鲁什缓缓将身子转过来，对着这位暗矛巨魔的首领。贝恩不禁打了个寒颤。自从老凯恩死后，沃金就成了对加尔鲁什最直言不讳的人，两位领导人因此心生罅隙。加尔鲁什下令让暗矛巨魔搬进奥格瑞玛的贫民区，受辱的沃金也就索性带着所有族人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现在，只有当以部落的名义发起传召时，暗矛部族的首领才会前来。

“我已经厌烦了灰谷的战事，此消彼长，来回拉锯，自打我们踏足这个世界以来就没个消停。而更让我厌恶的是，有的人竟然还看不清楚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加尔鲁什咆哮着。贝恩知道，他仍在为上次败于瓦里安之手而耿耿于怀，“暗夜精灵以仁爱和睿智自居，但我们不过砍了一点树林来建一处容身之所，他们就冲出来痛下杀手。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够久了，是时候给他们制造一点儿痛苦的回忆了。这就是为什么塞拉摩至关重要，明白了吗？”加尔鲁什看着面前的人群，就像是看着一群小孩一样，“我们摧毁了塞拉摩，也就切断了联盟增援的可能。然后，让暗夜精灵们洗干净屁股等着吧。”

“大酋长！”这是一个女性的声音，一个曾经冰冷而动听的声音。希尔瓦娜斯·风行者，生前是高等精灵的游侠将军，现在则是被遗忘者的首领。她站了起来，用泛着光芒的眼睛凝视着加尔鲁什。“这样一来，联盟的确无法增派援军，至少短时间内不行，但他们会转而把怒火倾泻在东部王国的部落成员身上——被遗忘者，以及辛多雷。”

她近乎哀求地看着血精灵的首领洛瑟玛，但他始终无动于衷。“瓦里安会率军来到我们的边界，然后无情碾过。”这话是对加尔鲁什说的，但她的目光还是落在洛瑟玛身上。贝恩能够体会这种感受：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原本应该与你共同进退的人却一直置身事外。

“大酋长！我能说句话么？”说话的是伊崔格。在公开场合，他还是对自己的领袖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

“我已经听过你的想法了，我的顾问。”加尔鲁什说。

“但我们还没有。”贝恩表示，“伊崔格是萨尔的顾问，我父亲的好友，在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了解联盟。我想您一定不会介意我们听听这位睿智长者的想法吧。”

加尔鲁什投向贝恩的目光仿佛能使岩石熔化，而贝恩以假装出的温顺姿态回应他。最终，兽人还是向伊崔格点了点头。“说吧。”他只吐出了这两个字。

“的确，部落已经从大地的裂变带来的破坏中恢复了许多。”伊崔格开始说道，“这都是在您的领导之下，大酋长加尔鲁什。您是对的，这个称号属于您，专行独断之权属于您，但是，责任也同样归属于您。想一想您的决定会带来什么结果吧。”

“暗夜精灵从此覆灭，联盟再不敢挑起事端，而卡利姆多将完全归属于部落。这就是结果，长者。”加尔鲁什的话语毫无敬意，或者说几乎就是蔑视。贝恩注意到，那些全神贯注聆听伊崔格的兽人里，有好几个都因大酋长的语调而皱了皱眉头。

伊崔格摇了摇头。“不，”他说，“这只是个美好的想法。你希望部落能获得这片大陆的统治权，而且你很可能真的会付诸行动，但这也就等于向全世界所有军队宣战。部落和联盟都会陷入滔天战火，

生灵将被屠戮，资源将被耗竭……这样的代价，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么？”那些仔细聆听伊崔格话语的兽人开始点头表示认可。贝恩认出其中一人是奥格瑞玛的商贩，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里面竟然还有一名兽人守卫——尽管并非来自库卡隆卫士。

“代价？”一个略显尖锐的声音说道，“我可没从大酋长的话中听到什么‘代价’，伊崔格朋友。”是的，说话的就是贸易亲王加里维克斯。他站着，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出他是站着的，人们只看到他那顶高高的帽子随着话语上下起伏，“我所听到的，可是跟每个人休戚相关的切身利益。为什么不去扩张，赶走敌人同时夺取他们的资源呢？如果处置得当，战争可是桩大好生意。”

贝恩已经受够了。这个贪婪、自私的地精拿敌我双方都会在战场抛洒的热血来戏说利益。贝恩感觉自己的理智正在被愤怒侵蚀着。

“加尔鲁什！”贝恩说，“这里没有谁能说我不爱部落。也没有谁能说我不尊重你的权威。”

加尔鲁什没有说话。他清楚地知道在贝恩需要帮助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施以援手。即便如此，牛头人依然尊他为大酋长，而贝恩甚至还救过他的性命。兽人没有打算让贝恩闭嘴，至少现在没有。

“我了解这位女士，而你却不然。她不知疲倦地为和平奔走，她深知我们并非怪兽，而是和联盟成员一样有血有肉的生命。”贝恩锋利的目光扫过人群，那些平日里热衷于恶意贬低联盟种族的煽动者现在都知趣地闭上了嘴，“在我的族人遭遇危难的时候，在部落成员都未能施以援手的时候，是她给了我帮助和庇护。她不应受到这样的背叛，这……”

“贝恩·血蹄！”加尔鲁什咆哮着上前，他和牛头人酋长之间的距离现在只剩下最后几步。贝恩远比他高大，但加尔鲁什丝毫无惧，“如果你不想重蹈你父亲的覆辙，我劝你管好自己的舌头！”

“你是说遭受背叛而被人以不名誉的方式杀死？”贝恩毫不退让地反击。

加尔鲁什怒吼了起来。大德鲁伊哈缪尔·符文图腾和伊崔格同时上前，但另一个身影抢先插到了贝恩和加尔鲁什之间——那名黑石兽

人。他并没有碰面前的牛头人，但是贝恩已经感受到那堆积的怒火正在翻腾。灰皮兽人的双眼闪着锋芒，但眼中的寒意并没有让怒火冷却，反而使其更加旺盛。贝恩如坐针毡，这兽人究竟是谁？

“马尔考罗克，”加尔鲁什叫住了他，“退下。”

黑皮兽人岿然不动，一时间静如永恒。贝恩不想发生冲突，不能在这里，不能是现在。攻击加尔鲁什，或是这个显然负责护卫他的灰皮战士，都只会进一步激怒年轻的大酋长，使其更加一意孤行。最终，马尔考罗克从鼻子里重重地呼出一口气，然后轻蔑一哼，按照他被吩咐的那样退下了。

加尔鲁什走上前来，抬头看着贝恩。

“和平的时刻已经过去！战争的序幕早就该被拉开！联盟军队无端入侵你的领土，使你的人民饱受苦难。原本应该是你们——牛头人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反击，至少是支持摧毁掉北方城堡！你说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帮助过你，那你现在是想要忠于她，忠于屠杀你族人的联盟……还是忠于伟大的部落和我？”

贝恩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从鼻孔中呼出。他低下头，凑到加尔鲁什面前不到寸许的地方，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如果我要背叛部落和你，那我早就做了，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如果我说什么你都不信，那至少记住这一点。”

转瞬之间，贝恩似乎看到加尔鲁什棕色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羞愧的表情，但紧接着他又恢复怒容，转身朝向聚集的人群。

“这是你们大酋长的意志。”加尔鲁什直截了当地说，“计划是这样的，先拿下北方城堡，然后一路南下直取塞拉摩，再然后就是赶走暗夜精灵，夺取他们的一切！至于联盟的报复，”他朝着希尔瓦娜斯看了一眼，“放心吧，很快就会处理的。我很感激你们对计划的服从，但我对伟大的部落还有更高的期望。现在，回到各自的领地去做好准备吧，很快你们就会得到进一步指示。为了部落！”

充满热情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填满了整个要塞。贝恩也心不由衷地参与了进去。的确，单就加尔鲁什计划中的危险与鲁莽就足够予以

谴责，但更为可怕的是，这一切完全是建立在背叛和仇恨之上，大地母亲绝不会祝福这样的行为。

加尔鲁什最后一次将血吼举起，来回挥舞着，让风呼啸着穿过斧身的孔洞，声如龙吟。那个叫作马尔考罗克的黑石兽人就站在他身后，甚至比伊崔格和库卡隆卫士还要靠得更近。最后，当他终于放下斧头，示意一切结束的时候，围在会场周围的兽人卫兵们都“啪”地齐声立正，然后跟随着他们的首领走出要塞。

人群开始散去。贝恩看到那个蓝皮红发的巨魔首领正向他走来，于是放慢了脚步。

“你摊上事儿了。”沃金开门见山地说。

“是的，我刚才的做法……不太理智。”

“是的，不理智。所以我保持沉默，我得为族人着想。”

“我理解。”贝恩没有责怪沃金。巨魔们住得离奥格瑞玛太近，要是惹怒了加尔鲁什，后果恐怕非常严重。他朝着巨魔瞥了一眼，“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沃金叹了口气，面带忧郁地点了点头。“我族之路，并不光明。”

“给我说说，你知道这个马尔考罗克的底细吗？”

巨魔皱了皱眉头。“他是个黑石兽人，一直都在黑石山中为雷德做事。据说他至今都不喜欢杜隆塔尔的阳光。”

“跟我怀疑的差不多。”贝恩说。

“他坦白了自己在雷德手下所犯的罪行，并乞求宽恕。加尔鲁什赦免了他，以及其他所有愿意宣誓效忠的人。现在，大酋长有了一条尖牙利齿的忠犬来护卫自己。”

“但是，这种家伙的话能相信么？”

沃金微微一笑。“也有人会说，怎么能信任恐怖图腾呢？但你还是让宣誓效忠的人都留在了雷霆崖。”

贝恩想起了塔拉克尔，一头曾效力于玛加萨的黑色公牛。他率众攻打贝恩，但最后又为了自己和家人向贝恩乞求宽恕。如今塔拉克尔已经证明了自己一诺千金、忠诚可靠，其他被宽恕的人也同样如此。但是，不管怎么说，贝恩还是不能把黑石兽人等同于恐怖图腾来看待。

“也许我先入为主了，”贝恩说道，“我总觉得牛头人比兽人更可靠些。”

“最近以来，”沃金放低声调，以免被旁人听到，“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加尔鲁什正在室外等候着某人，对那些想向他表忠心的人来说，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一名女性地精跪在他的面前，嘴里念念有词，直到马尔考罗克对他说：“他来了。”

加尔鲁什抬起头，看到了洛瑟玛的身影。“带他过来。”他打断了地精的话，摸着她的头顶说，“我接受你的誓言。”然后打发她离开。这时马尔考罗克也将血精灵首领带了过来。

“您想要见我，大酋长？”洛瑟玛低下他束着浅金色长发的头颅，以示敬意。

“是的。”加尔鲁什边说边带着他走开几步，以便能够私下交谈。马尔考罗克抱着他粗壮的灰色手臂站在两人前方，防止他们被旁人干扰。“在各族的首领中，除开为了金钱可以丢下节操的加里维克斯，只有你从未质疑你们的大酋长。即便是在希尔瓦娜斯试图利用你的同情心时，你也毫不动摇。我非常欣赏这一点，血精灵。你的忠诚深受我重视。”

“在我和我的人民孤立无助的时候，是部落敞开怀抱接纳了我们。”洛瑟玛回答道，“我不会忘记这一点。我的忠诚，血精灵一族的忠诚，都永远属于部落。”

加尔鲁什有些不安地注意到洛瑟玛在最后一个词时略微加强了语气。他立即强调道：“我是部落的大酋长。洛瑟玛，你应该明白，吾即部落。”

“是的，您是部落的大酋长。”洛瑟玛轻松地表示赞成，“我的忠诚您无须怀疑。现在，我的人民正急着赶回家园，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当然，”加尔鲁什说，“你可以走了。”

洛瑟玛并没有说什么不妥的话，但当加尔鲁什注视着血精灵如金红海洋般的队伍穿过奥格瑞玛的城门时，心中的不安并未消退。

“这个家伙得好好盯着。”他对马尔考罗克说。

“他们全都得好好盯着。”黑石兽人答道。

➢ 第三章　会面

“我认识那件脏斗篷。”安度因笑嘻嘻地说道。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回以微笑。将她和这个所谓的侄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并非亲缘关系，而是其他一些特别的情感。此时，他们正通过吉安娜小心藏匿在书柜后的一面魔镜进行交谈。当魔镜的咒语被念出时，镜中原有的倒影就会消失不见，然后转变成一面连接彼此房间的窗户。这是传送术的一种变化——一种原本是用来让施法者在各地传来传去的法术。

曾经有一次安度因毫无征兆地发动咒语，正好看到吉安娜刚从一次秘密会面中归来。安度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立即就猜到了对方一定是曾经的部落酋长萨尔。于是这件事在他们两人之间便不再是秘密。

“我从来都骗不了你。”吉安娜说，“你在德莱尼人那儿过得如何？”其实不用安度因说话，她就可以猜到大部分回答。安度因的成长不仅仅只是生理上的成长，即便镜子把他渲染成了蓝色，她也能看到他的表情越发坚定，眼神越发深邃。

“真是神奇，吉安娜阿姨。”安度因说，“世界在飞速地变化着，我很想马上投身其中，但我知道我必须待在这里。如今我几乎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帮不上任何忙让我非常难受，但是……”

“确保你的未来是别人的使命，是许多人正在为之努力的使命。”吉安娜说道，“而你的使命，正是做好你刚才所说的一切。继续学习吧，你是对的，你需要待在那里。”

他把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看上去瞬间稚嫩了不少。“我知道，”他叹息着，“我很明白。只是……有时候真的很难。”

“总有一天你会怀念现在这些简单、安静的生活。”吉安娜说。她的思绪一时间回到了过去，那时候她被父亲和兄长宠爱着，庇护着。尽管生在一个军事化的家庭，但她还是被要求每天和导师待在一

起，学习各种知识和女士的礼仪。当时的她对于此种生活表现得十分叛逆，可是现在想起来，这些回忆却像花瓣一般甜蜜可口。

安度因翻了个白眼，佯装恼怒地调侃她道："代我向萨尔问好。"

"你太过分了。"吉安娜回答道，但责怪他的同时自己也笑了。她拉起斗篷上的兜帽，盖住自己金色的长发，"保重，安度因。我很高兴知道你的近况。"

"我会的，吉安娜阿姨。你自己小心。"他的脸旋即消失。吉安娜系斗篷的动作也随之停住。你自己小心……他的确长大了。

同以往很多次一样，吉安娜独自出发，没有被任何人察觉。她划着小艇，驶向西南方狂潮湾中的一座小小岛屿。偶尔有污壳龙虾人发出令人烦扰的咯咯咔咔声，但除此以外一路都还算平静。

吉安娜在会面地点停下，但是萨尔的身影并未出现，这让她感到有些不安。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情：萨尔将部落首领的位置让给了加尔鲁什；一头燃烧着疯狂和憎恨的堕落巨龙在艾泽拉斯横冲直撞，又被人做掉。世界像一只裂了壳的鸡蛋般支离破碎，再也无法恢复往昔的模样……

风拂过她的脸庞，兜帽随之而落，尽管她之前绑得那么仔细。斗篷在她纤细的身后翻腾，突然吉安娜笑了。风很温暖，有苹果花的香味，在她反应过来之前，风已经像一只温柔的大手将她带离小艇。她并没有挣扎，因为她知道自己非常安全。风环抱着她，最后她落在了岸上，就像被拾起的时候一样，毫发无损，从头到脚都没有沾到哪怕一滴水珠。

他从一块巨石之后的藏匿处走出，吉安娜这才意识到她依旧没有习惯他的新形象。萨尔——杜隆坦之子——并没有穿着盔甲，而是以简单的长袍代之。红色的大念珠环绕在颈间，长着黑发的大脑袋上戴着一顶普通的遮帽，破破烂烂的长袍下隐约现出强壮的绿色胸膛，同时他的手臂也露在外面。他现在已经不再是酋长了，而是一名正式的萨满，只剩那柄绑在背上的毁灭之锤还有几分旧日的影子。

他伸出双手，吉安娜轻轻握住。

“普罗德摩尔女士，”他说道，同时眼神也在表示着欢迎，“好久不见。”

“确实，”她对此表示同意，“也许已经太久了，萨尔。”

“我现在叫作古伊尔。”他轻轻地提醒道。她点了点头，有些失望。

“我道歉，应该是古伊尔。”她环视四周，“伊崔格在哪儿？”

“他是部落酋长的顾问，待在大酋长的身边。”古伊尔说，“现在的我已不再是酋长，而是大地之环的领袖，不过我也只是在卑微地履行职责，并不比其他任何一名成员伟大。”

她嘴上挂着一抹饶有意味的浅笑。“在很多人眼中，你都不仅仅只是一名萨满，”她说道，“我就是其中一个。还是说你与四头守护巨龙一同打败死亡之翼的传言仅仅只是故事而已？”

“那是我的荣幸，卑微的荣幸。”古伊尔说。这话如果从其他任何人口中说出来，都不过是虚伪的客套，但出自古伊尔之口，吉安娜便能感觉到它的真挚。“我接替了大地守护者之位，而这是巨龙军团与各族勇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杀死那头巨大怪物的荣耀属于众人。”

她注视着他的眼睛。“这么说来，你对你的所有决定都感到满意？”

“是的。”他说，“如果我没有离开部落加入大地之环，就无法为那些要求我承担的职责做好准备。”

她想到了安度因和他的训练，那些训练让他远离他的家族和爱人。“世界在飞速地变化着，我很想马上投身其中，但我知道我必须待在这里。如今我几乎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

她还告诉安度因，他需要待在那里。如今古伊尔也说出了同样的话，她没法否认的话。没有恐惧，没有毁灭，没有死亡之翼与暮光教徒，那样的世界当然要好得多，可是……

“世事难两全，就好像你的知识和能力，都是付出了代价才换来的，古伊尔。”她说道，“在你离开之后，你留下的兽人已经对这个

世界造成了太多伤害。奥格瑞玛和灰谷的事都已经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想必你也一样。”

他之前的神色一直都非常平静，直到此时才开始变得有些不安。“这些，我当然都有听说。”

“但，你依旧袖手旁观？”

“我有其他的使命，”古伊尔说，“我想你也知道我为之努力的结果，一个巨大的威胁已经被……”

“古伊尔，我知道，但那都已经过去了。如今加尔鲁什正试图在联盟与部落之间挑起争端，一些原本不该存在的争端。如果你不希望当众削弱他的地位，这我可以理解，但你总归要做点什么来阻止战争吧？我们或许可以组织一场首领会议，邀请贝恩加入——这位憨厚的牛头人完全不待见加尔鲁什的野心。我也还可以找瓦里安谈谈，从最近的情况看，他应该是可以争取到的。每一个人都敬重你，古伊尔，即使在联盟中也是如此。你用行动赢得了尊重，而加尔鲁什的作为，只会让他众叛亲离。”

吉安娜指了指自己的斗篷，那件怀抱着她乘风落岸的斗篷。“作为萨满，你可以驾驭风火。而如今风波已起，战火将燃，你可有看到，那些将因加尔鲁什而亡的无辜生灵？”

“我知道加尔鲁什的所作所为，”古伊尔说道，“但我也知道联盟做过什么。有无辜者，是的，但即使是你，也不能将如今的紧张局面全部归咎于加尔鲁什。并非所有袭击都是由部落发起的。在我看来，联盟也没有真切地谋求和平。”

他的声音依旧平静，但却带着警告的口吻。吉安娜皱起了眉头，并不是因为古伊尔的语气，而是因为他口中的事实。“我知道，”她面色沉重，沮丧地跌坐到一块突起的岩石上，“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根本没有人在乎我的想法。唯一一个对促成持久和平感兴趣的人是安度因·乌瑞恩，但他才十四岁。”

“想要关心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太早。”

“但如果想要贡献任何力量，他还是太年轻。”吉安娜说，“我拖着身躯在泥潭中前行，想要让人听到我的呼喊。但举步尚且维艰，声音又如何传给对岸。想要成为一名外交家，想要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效，但是当对方已经不打算讲道理时，这又谈何容易。我像是一只荒野中的乌鸦，所有的哀鸣都不过是白费唇舌。”

她被自己话语中的坦白与疲惫吓到了。为何要说出这样的话？吉安娜这才意识到她已经没有人可以倾诉了。安度因把她当成榜样，所以无法向他解释有时候自己究竟多沮丧。而瓦里安，以及大多数的联盟领袖几乎在每一次辩论中都会跟她抬杠。只有萨尔——古伊尔，似乎还能理解她，即使此时他看上去不太愿意承认让位于加尔鲁什是个愚蠢的决定。

吉安娜低头凝视着自己的双手，内心的想法脱口而出：“世界已经变了，古伊尔。事情变了，人也变了。”

“是的，一切都和过去不一样了。”古伊尔平静地说道，“但这就是事物的天性，抛下过去的模样，长成新的姿态。就像种子最后会变成大树，蓓蕾结出果实……”

“这些我都明白。”吉安娜打断他的话语，“但你知道什么不会变吗？憎恨不会变，对权力的渴求不会变。人们一旦萌生了利己的念头，就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前方的道路与他们想要的相悖，欲望就会蒙蔽双眼。如此一来，任何关于理性、关于和平的言论，在欲望面前都会变得一文不值。”

“也许你是对的，”古伊尔抬起眉毛，不置可否地说，“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道路。如果前路险阻，或许你可以换个方向试试。”

吉安娜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世界已经这般支离破碎，你还要再任由这片大陆上的居民互相残杀吗？”

她停顿了一会儿，补充道：“正如你一直以来所做的一样。”这样说并不公平，古伊尔一直以来都并非只是隔岸观火。他已经为艾泽拉斯付出良多，但是……或许是自己气量太小，吉安娜仍然觉得像是古伊尔辜负了她的期望一般。她扯了扯自己那件沾染了污渍的斗篷，将身体紧紧裹住，然后突然意识到这似乎是一个充满防御意味的动

作。她叹了口气，有意地松了松肩膀。古伊尔也坐到了她所在的那块岩石上，安静地待在她身旁。

“你必须选择一条你认为正确的道路，吉安娜。”他说。微风轻轻吹动着他的胡须辫，他一边说着，一边看向远处，“但我不能替你做这个抉择，谁也不能……”

他说得对。过去曾有那么一段时间，自己总是可以针对局势做出正确的抉择，哪怕是非常苦痛的抉择。在父亲与部落征战时弃她而去；在阿尔萨斯煽动净化斯坦索姆时决然离开。这些都曾是她生命中重要的转折，可如今……

“世事如此无常，古伊尔，前所未有的无常。”

他点点头。“的确。”

她回过头打量着他。他很多方面都变了，不仅仅是衣着、姓名，抑或是举止，还有……“上一次我赴你之约，是为了见证一对伴侣。”她说，“那么，阿格娜待你如何？”

他蓝色的眼眸顿时变得柔和起来。“她待我很好，”他说，“她接受了我的一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尊重。”

“我觉得你也很尊重她。”吉安娜说，“跟我说说她吧，我一直没什么机会与她打交道。”

古伊尔疑惑地看了她一眼，仿佛在好奇她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些，随后淡淡地耸了耸肩。

“她是一名玛格汉，生于德拉诺，长于德拉诺。那里的人民从未被任何恶魔的血液腐蚀，这也是为什么她有着纯正兽人的棕色皮肤。艾泽拉斯对她来说是个全新的世界，但她热爱着这片大陆。她同我一样，也是一名萨满，正全身心地为这个世界疗伤。同时，”他平静地继续道，“也在治疗我。”

“你……需要被治疗吗？”吉安娜问道。

“我们都需要，无论我们是否觉察得到。”古伊尔回答道，“即使没有过任何生理创伤，只要我们活着，就会承受伤痛。如果你的伴

侣能够以你最真实的样子来看待你，完完全全毫无保留……那么，这就算得上天赐予的礼物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这是一个每天都会让我振作、让我新生的礼物，一个需要好好对待的礼物。它让我变得完整……让我感怀世界，心无迷惘。”

他将一只绿色大手轻轻放在了她的肩膀上。“我真心希望你也能有这样天赐的缘分，也能真切体会我的感触，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快乐，也希望你的人生完满，目标清晰。”

“我的人生很完整，我也很清楚我的目标。”

他露出獠牙咧嘴笑着说：“就像我说的，只有你自己才能为前路做出抉择，但我还是想以过来人的身份说一句：无论你将踏上何种旅程，无论你前方的道路将是怎样，若身旁有人相伴，便会幸福许多。”

吉安娜想起了凯尔萨斯·逐日者和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内心感到一丝异样的苦涩。他们两个人都曾经如此光明动人，他们两人也都曾深爱过她。其中一位她尊敬并且仰慕，而另一位，她也报以深情。但这两人都最终屈服于天性中软弱的一面，被黑暗的力量感召俘获。想到这儿，她苦涩地笑了。

“在选择伴侣方面，可能我算不上高明，”她强压住心中的不快与挫败感，伸出自己那双苍白纤细的小手，放在他的手上，“但在选择朋友上，我会更加明智。”

他们沉坐良久。

➢ 第四章　侏儒女孩

当吉安娜结束与萨尔的会面，驾船回到塞拉摩时，天空开始下起雨来。尽管这冷雨让人觉得遍体生寒，但她却乐得如此，毕竟谁也不会在这种鬼天气里出门闲晃。

她在码头绑好小艇，走过湿滑的木板，在密不透风的雨幕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了高塔下用魔法遮蔽的秘密入口处。转瞬间，她已经回到舒适的房间里。她打着哆嗦，低吟出一个咒语，弹了下指头点燃炉火，又用咒语烘干了自己的衣服，叠好了斗篷。

她泡了壶茶，挑了些点心，把它们放到一个小桌上，自己则安坐在壁炉旁，思考着萨尔的话语。他看起来如此的……满足、平静，但他怎么能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他背弃了自己的人民，将领导权交到加尔鲁什手中，这就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要是安度因能再长大几岁该有多好，他将成为一个宝贵的盟友。但是韶华易逝，吉安娜立刻为希望安度因快点长大的想法而感到愧疚。

但是萨尔……古伊尔（她适应这个新名字还需要点时间）已经结婚。这对于部落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他想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领导人？也许他会在阿格娜给他生下孩子后重新披上部落的战袍？

“给我留茶点了吗，女士？”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轻快而充满了朝气。

吉安娜笑了，不过并没有转过身来。她思考得太过入神，而没有听到传送法术特有的嗡鸣声。“金迪，你随时可以自己做出点心来的。”

暖和的炉火旁，她的学徒开心地笑着跳上了吉安娜对面的椅子，又伸手拿了一杯茶和一块之前提到的点心。“我只能做出学徒点心，您做的可是宗师点心，比我可强多了。”

“你就快掌握制作巧克力屑的技巧了，”吉安娜面无表情地说道，“不过你的苹果条一直做得不错。”

“您这么想我很高兴。”金迪·火花说道。即使是对于侏儒来说，她也算是格外活泼了。一头蓬亮的粉色头发在脑后扎成马尾，怎么看也不像是已经二十二岁的成年人——不过实际上，以侏儒的寿命来说，这也就是一个小女孩的年纪。这样一个活泼的小家伙，看起来好像给块棉花糖就能打发走似的，可如果有谁能仔细观察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的话，就会发现与那天真的脸蛋儿毫不相称的精明和智慧。吉安娜几个月前刚收她为学徒，不过，其实她当时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从魔枢战争至今，罗宁一直是肯瑞托的领导者。在大地的裂变发生之后不久，他就邀约吉安娜过来见面聊聊。碰头的地点选在紫色大厅，一个就她所知只有法师传送门能才能到达的地方。而那时的罗宁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忧虑。他倒了两杯起泡的达拉然葡萄酒，然后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罗宁，”吉安娜轻轻地问道，那甜美的佳酿她一口都没碰过，“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呃……让我们瞧瞧，”他回答道，“死亡之翼被人做掉了，黑海岸沉到了海底……”

“我说的是你。”

他为自己的冷幽默微微一笑。“我没事，吉安娜，不过……呃，我有些担忧，想跟你聊聊。”

她扁了扁嘴，双眉之间挤出一点皱纹，放下酒杯说道：“我？为什么是我？我不是六人议会的成员，甚至已经不再是肯瑞托的成员。”是的，她曾经是这里的一员，曾经与导师安东尼达斯亲密共事，但是在第三次战争之后，当残存的肯瑞托成员重整旗鼓时，这一切对她来说已经物是人非了。

“这正是我找上你的原因。”他说道，“吉安娜，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我们都太忙于……呃，忙于战斗，忙于策划和发动战争，以至于忘记了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责任。”

吉安娜给了他一个茫然的微笑。“击败玛里苟斯，拯救这个如入虎口的小白兔一般的世界，这在我看来比什么都重要。”

“是的，”他点点头，“但培养下一代也同样重要。”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噢，”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坚决地摇了摇满头的金发，“罗宁，我愿意帮忙，但是我不能来达拉然。在塞拉摩有我肩负的职责，即便联盟和部落都在大地的裂变中元气大伤，但还有许多……”

他抬手打断了她的话。“你误会了。”他说，“我没打算让你留在紫罗兰城堡。这里的法师够多了，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却太少了。”

“哦，”她再次说道，“你……希望我带一个学徒？”

“是的，如果你愿意尽这份责任的话。这里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年轻女士，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她天赋出众，而且对达拉然和铁炉堡以外的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我想你们俩肯定会非常契合的。”

这时吉安娜明白了。她窝进舒适的紫色靠垫上，伸手拿起酒杯，抿了一口，然后说道：“我猜，她还是一个擅长打小报告的人吧。”

“瞧你这话说的，普罗德摩尔女士。我们只是不希望像你这么强大而有影响力的魔法师冷冷清清地独自待在塞拉摩罢了。”

“老实说，我很奇怪你早没派个眼线过来。”

他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这里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他说，“这倒不是说我们不相信你。我们仅仅只是想要确保……呃……你懂的。”

“我向组织保证，绝对不会随便打开什么类似黑暗之门的东西。”吉安娜抬起手嘲弄似的发誓说。

这让他笑了，但是立即又恢复了严肃。他按住吉安娜的手，身子前倾过来。“你能理解的，对吧？”

“我懂。”吉安娜说道。她确实可以理解。曾经，她每天忧心的仅仅只是生存下去而已。那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是法师，只要没主动和玛里苟斯结盟，就通通被视为蓝龙军团的敌人。现在，随着世界的崩裂，旧日的盟友也分崩离析。而吉安娜不仅是一名强大的魔

法师，也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外交家。这意味着，谁都希望能跟她确认一下盟友关系，如果能顺便再安排个眼线什么的，就再好不过了。

不知为何，许多久远的回忆在脑海里浮现了起来。曾经，有一个老人在被她死皮赖脸地纠缠以后，终于答应收她为徒。那个睿智的、黑白分明的、情愿以生命守护世界的老头；那个在魔法道路上启蒙了她，塑造了她的老头；那个……叫作安东尼达斯的老头。突然之间，吉安娜心中燃起了想要给这个世界一些回报的想法。她非常清楚自己是一名强大的法师，恰好这话题正被谈及。这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将自己所学传授给他人。不用加入肯瑞托，就能帮助他人像自己一样领悟并运用魔法。世事无常，这些日子尤其如此。再加上她发现自己其实有点怀念安度因偶尔出现的时候。也许一个年轻人可以让这个老旧潮湿的地方焕发生机。

“你知道吗，”她说，“我想起了一个死缠着安东尼达斯，想让他收自己为徒的任性女孩。”

“据我所知，她被培养得非常出色。据说她现在已经是艾泽拉斯最好的法师。”

“据说的事情太多了。”

“请告诉我，你会教导她。”罗宁真心诚意地说道，话语中没有丁点儿其他意思。

“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提议。”她严肃地回应道。

“你会喜欢她的。”罗宁说，他的表情变得顽皮起来，“她对你来说将会是个考验。”

吉安娜记得，金迪还曾经和蓓恩对峙过。想到蓓恩对这个侏儒女孩的反应，吉安娜好不容易才止住笑意。蓓恩是一名暗夜精灵战士，从海加尔之战时就被指派到吉安娜身边。不管是不是真的需要，这名女士都坚定地履行着贴身侍卫的职责，除非吉安娜安排她去执行更为隐秘的任务。吉安娜时常告诉蓓恩，她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族人身边，而蓓恩通常都会耸耸肩回答道：“泰兰德女士从来没有正式解除我的职责。”然后便不再多说。吉安娜并不能完全理解暗夜精灵这种顽固与莫名的忠诚，但她对此心存感激。

有一次，吉安娜正在有条不紊地收拾着摆放试剂的橱柜，为字迹模糊的药剂换上新标签，把失去效用的试剂放到一边以便处理，金迪则坐在一边学习。塞拉摩的椅子是为人类设计的，金迪坐在上面只能双腿悬空。她一面翻着一本几乎和她一样大的大典籍，一面来回荡着双腿品茶。蓓恩当时正在擦拭她的长剑。吉安娜用眼角的余光看到蓓恩总是时不时地瞅小侏儒一眼，而且每一次都在变得更加火大。

最后蓓恩终于爆发了。“金迪，你总是喜欢这么活蹦乱跳的吗？”

金迪合上书，把一根小手指当做书签夹在书里，然后思考着这个问题。过了一会儿，她说：“人们总是把我当成小孩，这常常让我失去有所作为的机会。我发现，这还真是件令人沮丧的事。所以，不，我不喜欢活蹦乱跳。”

蓓恩点点头。“喔，好吧。”说完就继续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吉安娜则赶紧找了个理由离开，以免当场大笑。

撇开下意识的活泼好动这点，金迪倒确实给了吉安娜很大的考验。这个小侏儒比吉安娜见过的任何人都更为精力充沛，她的问题更是没完没了。起初倒还有趣，但久了以后就开始让人感到厌烦。然后有一天，吉安娜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成为了一名导师，而她的学徒正一步步成长为她的骄傲。罗宁并没有夸大其词，他应该真是把肯瑞托最好的学生交给了她。

吉安娜同时负有法师和领导者两个身份，而金迪对于后者的好奇一点都不比前者少。有时候，吉安娜也很想和小侏儒聊聊她与古伊尔的秘密会面。金迪看起来是那种能理解吉安娜的想法的人，但这当然不行。吉安娜虽然很喜欢这个女孩，但最终，金迪仍不得不把她所知道的一切汇报给肯瑞托。面对安度因时犯过的错误让她学会了要做万全准备，到目前为止，她确信金迪对秘密会面的事情仍旧一无所知。

“罗宁大师最近还好吗？”吉安娜问。

“啊，他很好，还让我代他问候你来着，”金迪回答道，“他看上去被一些事情困扰着。”她想了想，停下来又咬了一口点心。

“我们是魔法师，金迪。”吉安娜苦笑着说道，“心烦意乱、苦瓜脸，这些都是我们的正常状态。”

“这倒是真的！”金迪快活地说，然后伸手弹了弹点心屑，“不过说起来，我这次回去实在是太仓促了点儿。”

“你有好好陪父母吗？”金迪的父亲温德尔肩负重任，每天晚上用他的魔杖点亮达拉然的所有街灯。据金迪说，他挺喜欢这工作，而且他同时还出售这种点灯魔杖，让有兴趣的人也都能自己体验个一两次。她的母亲——贾克西，则经常做一些烘烤甜点放到高等精灵艾蜜的摊子上去出售，这位侏儒做的红色松软蛋糕远近闻名。这也是金迪对自己做的糕点如此沮丧的原因。因为身在“糕点世家”的她，做出来的东西竟然是这样的……不够水准。

“我陪了！”

“那你还想吃点心啊？”吉安娜调戏着小侏儒。

金迪耸耸肩，说：“这怎么说呢，我天生就是个吃货。”她回答问题时乐观豁达的心态正如吉安娜所料，但很明显，有些什么东西一直在困扰着小侏儒。吉安娜把餐盘放到了桌上。

“金迪，我知道你是签过卖身契的肯瑞托小卧底，但同时你也是我的学徒，如果你觉得让我做你的导师有什么问题的话……”

金迪瞪大了她的蓝眼睛。“您？哦，吉安娜女士，这完全不是您的问题，只不过……我感觉达拉然里有点不对劲。你能从周围的气氛中感觉出来，而罗宁大师的举动也没法让人安下心来。”

吉安娜有点吃惊。并不是所有魔法师都能像金迪这样，利用第六感察觉到“不对劲”的征兆。吉安娜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能力，虽然并不是每次都能捕捉到那种难以形容的征兆，可一旦有了感觉，她就会保持关注。而金迪，她才只有二十二岁。

吉安娜带着一副“我看好你”的表情笑了。“罗宁大师说得很对，你确实很有天赋。”

金迪有点害羞地脸红了。

“好了，别多想，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我们很快就会得到消息的。”吉安娜说道，“另外，我给你那本书看完了吗？”

金迪叹了口气。“《论卡利姆多生态圈下造食术取代烹饪术弊多利少的深层原因》？”

“对，就是这本。”

“我看完了，不过……”金迪踌躇着，不敢看吉安娜的眼睛。

“怎么了？”

“好吧……我想现在第四十三页上多了一片霜糖的痕迹。”

夜幕降临奥格瑞玛。温度逐渐降了下来，但远不到能让人感到凉爽的程度。被烤硬的沙地上一片荒芜，依旧储存着白天吸收的太阳热量，而那些新建成的巨大金属建筑同样如此。从气候的角度来说，奥格瑞玛与杜隆塔尔的所有东西一样，根本就不打算让人感到舒服。它过去很糟，而以后……将会更糟。

但这却正合马尔考罗克的心意。

他发现了杜隆塔尔这种令人不爽的燥热，就如同黑石山深处一样。这样很好。在兽人过去的经历中，最好的事情莫过于远离了那些温柔安宁之地，比如他们的故乡——德拉诺上的纳格兰。这里是一个能够考验韧性，磨炼意志的地方。日子过得太舒服绝非什么好事，而马尔考罗克的工作之一就是确保兽人们不要过得太舒服。

在最近的集会上，有些兽人就表现得太舒服自在，太过于相信自己的想法了。他们公开表示对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不满和反对。那可是部落的大酋长！兽人一族的首领！这种嚣张的气焰让马尔考罗克愤怒地咬紧了牙关，但他还是强忍着保持静默，悄然无息地在街道中穿行。

他对加尔鲁什说过他们全都得好好盯着。加尔鲁什以为马尔考罗克的意思是部落所有种族的首领都应该监视起来，但黑石兽人所说的“盯着”的范围要广得多。他说的“全”都得盯着，意思是指整个部落。

部落的每一名成员。

因此他派出了一部分手下最得力的兽人，去监视那些在大酋长演说时竟然没有欢呼的异见分子。当然，伊崔格身为萨尔指派给加尔鲁什的顾问，并且一直以来民望甚高，他可以口无遮拦……暂时如此。

但是其他与这名老兽人为伍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因为在马尔考罗克与加尔鲁什的眼里，这是毫无疑问的公然忤逆。他的思绪回到了几年前，还在为雷德・黑手做事的时候。回想起那些鲁莽地冲进黑石山深处，向雷德发起挑战的冒险者们最后的结局，他感到十分满意。然而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自己处置那些抱怨雷德的人时采用的手段——他们竟然以为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窃私语就很安全。

他跟踪他们，执行自己不容置疑的制裁。有一次，雷德说起了最近失踪的一个叛徒。马尔考罗克只是简单耸了耸肩，雷德便给了他一个赞许的冷笑。这件事之后再没被提起过。

现在时局不同了，不过说起来也没那么多不同。现在马尔考罗克不用再孤身走在阴影中了，四名库卡隆卫士被指派为马尔考罗克的私人部下，他的口谕有如加尔鲁什亲自下达。他们跟随着他，悄然移动，如影随形。

考苏斯住在暗影裂口，奥格瑞玛最臭名昭著的地方之一。有人会觉得，既然住在这种地方，考苏斯肯定掺和着一些地下交易。然而，他的店名“暗土”实际上只不过是指一种用于种植蘑菇的土壤，根本就没藏着什么玄机。据马尔考罗克所知，考苏斯是一个很遵纪守法的公民，不过他住在这种地方，倒让马尔考罗克这个黑石兽人的工作简单了很多。只要使点眼色，再加上几枚金币，就可以让围观群众点点头自觉走开。

考苏斯正跪在地上，用一把锋利的小刀收割着明早要出售的蘑菇。他贴着蘑菇的根部手起刀落，就成功采下一颗丢进袋里，然后继续移动到下一个。他背对着店门，那里挂着一张半掩的帘幕，还有一个写着“打烊”的字牌。尽管眼睛看不到门口，但是突然之间，他还是感觉到了不速之客的到来。他慢慢站了起来，转过身，收紧眉骨将目光聚集在门口的几个身影上，那是马尔考罗克和他的跟班。

“不识字么？”他嚷嚷道，“关门了，明天请早。”马尔考罗克有些好笑地注意到这个种蘑菇的家伙用力握紧了手中的小刀，好像那玩意儿也能起点用似的。

“我们来这可不是为了蘑菇。”马尔考罗克放低了声音。他和另外四个兽人一起走进了商店，其中一人拉上了帘幕。“我们来这是为了你。”

➢ 第五章　访客

黎明的阳光穿过窗帘缝隙，轻柔但却持续地照进吉安娜的卧室。这是一贯醒来的时刻，她眨眨眼睛，睡眼惺忪地笑着，伸了个懒腰，然后把双腿伸出床外，站起身披上一件袍子，拉开暗蓝色的窗帘。

这是个灿烂的清晨，朝阳已然升起，而长夜之影尚存，玫瑰、金黄和薰衣紫的色彩在天空中交相辉映。她打开窗户，深吸了一口带着盐味的空气，任由自己尚未梳理的金色长发被晨风拨乱。大海，永远是大海。她是海军上将的女儿，她的兄长们曾经打趣地说，普罗德摩尔家族的血管里都流淌着海水。父兄的音容笑貌让她一时感伤，她在窗口徘徊了一会儿，缅怀……然后转身走开。

吉安娜梳理好自己的长发，然后在一张小桌前坐下。思绪一直在流淌着，她点燃一支蜡烛，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摇曳的火光。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她每天都会这样做，这能让她集中精神，并且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她突然瞪大了蓝色的双眼，警惕起来：似乎出事了。她想起了昨晚和金迪（一个毫无疑问还在睡觉的侏儒。她老喜欢熬到深夜，真该投胎去做个暗夜精灵）的对话，关于上次在达拉然的经历，以及带来的不安。“只是……我觉得达拉然肯定出事了，”金迪曾说，“你能从周遭中感觉出来。”

现在吉安娜也感觉到了，就像老水手总能提前闻到风暴的气息。隐约的不安在她心头浮现，看起来一贯的晨间仪式得缓一缓了。她迅速地冲了个澡，换上衣服。当她最信任的大法师特沃什前来敲门的时候，她已经冲好了一壶热茶。与金迪不同，特沃什并不受肯瑞托管辖，他和吉安娜一样，更喜欢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现在，这两个特立独行的法师一同生活在塞拉摩，并且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吉安娜女士，”他说，“呃，怎么说呢，有个人想要见见你。”特沃什看起来不怎么高兴，“这个家伙不肯告诉我名字，但是出示了一份罗宁给出的担保信，我检查过了，是真的。”

他递给吉安娜一份卷好的密信，封蜡上是熟悉的肯瑞托之眼标记。她将其打开，然后开始阅读，立即认出这是罗宁的笔迹。

亲爱的吉安娜女士：

我请求你给予这个访客他所需要的任何援助。其中缘由虽然骇人，但确切可信，他需要我们这些施法者一切所能提供的支持。

——罗

吉安娜倒吸了一口凉气。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罗宁说出这样的话？

“让他进来。”她说。特沃什点头退下，脸上的神色和吉安娜一样不安。吉安娜给自己倒上一杯热茶，轻呷一口，沉思着静待访客前来。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大步走进她的客厅。他头上的兜帽压得很低，几乎看不清脸。身上穿着一件简单的旅行外套，但是历经长途跋涉依旧纤尘不染。他步履轻盈敏捷，所以突然站定的时候，那件上好面料的蓝色披风仍在微微舞动。他鞠躬行礼，然后站直身子。

“吉安娜女士，”他的声音和善可亲，“很抱歉未约而至，扰你晨休。我本也不愿这样来访。”

他一面说着，一面拉开兜帽，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他有着一张汇集了人类与精灵美好特点的面容，墨蓝色的头发垂到肩膀，坚毅的蓝色眼眸中泛着光芒。

她立即认出了他，惊得瞪大了双眼，手中茶杯也一个失手摔落地面。

“别这样，怪不好意思的。”卡雷苟斯，前任的蓝龙军团守护巨龙这样说着。然后他挥了挥手，泼洒的茶水立即消失，碎裂的茶杯自行组合完好，飘回了吉安娜手中。

“谢谢。”吉安娜哭笑不得地说，“没办法给你什么正式的欢迎了。那么，一杯茶水聊表心意吧。”

他回以苦笑。“好吧，谢谢。很遗憾我们没时间客套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很高兴见到你，即使是在当前的局势下。”

吉安娜斟上两杯茶，这一次端得很稳——她在第一时间就恢复了镇定。她曾在古伊尔和阿格娜的婚礼上见过卡雷苟斯，尽管没什么时间交流，但对他一直抱有好感。她递过茶杯，真诚地说：“蓝龙之王卡雷苟斯，你的高尚与善良我早有耳闻。塞拉摩欢迎你的到来。你带来的密信嘱托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协助，对此你不必担心，亦不必客气。”

她在一张舒适的小沙发上坐下，并且邀他过来身旁。出乎意料地，这只古老而强大的生物对此似乎有点……害羞。

“能与你合作，我也深感荣幸，女士。”他说，“你远播在外的声名令我仰慕多时。你在魔法上的造诣、你运用力量时的谨慎，以及在世俗方面你的外交和领导能力都值得尊敬。”

“呃……”吉安娜说，“谢谢。这话说得怪好听的，不过我想你从诺森德一路赶来不是为了跟我互相奉承吧。”

他叹了口气，然后轻抿了一口茶水。“很不幸，被你言中了，女士。”

“叫我吉安娜吧。我可不想在家里对话还这么拘谨。”

“吉安娜……”他抬起头用蓝色的眼眸盯着她，但是眼神已然暗淡，“我们有麻烦了，我们所有人。”

“你的龙群？”

“不，不止是我的族群，还包括艾泽拉斯的所有生灵。”

“我……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金迪站在门口，迷茫但却谨慎地看着两人，“或者说这至少是夸大其词了。我就不信蓝龙军团惹出的祸事能殃及艾泽拉斯所有人。”

她的头发看起来一团乱麻，吉安娜甚至怀疑她根本没有梳理就扎起了马尾。对于小侏儒的伶牙俐齿，卡雷苟斯看起来似乎是觉得有趣多过不悦，他带着疑惑的目光转向吉安娜。吉安娜想起了金迪苦恼的

声明：“人们总是把我当小孩子。”不过，若是卡雷苟斯的话，或许不会如此。

“卡雷苟斯，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我的学徒，金迪·火花。”

“你好呀。”金迪说着，给自己弄了杯茶，“我听到你和特沃什在外面的谈话了，这让我有点儿好奇。”

“很高兴见到你，火花学徒。我相信能被吉安娜接收的，一定是很棒的学生。”

金迪伸出小鼻子嗅了嗅，然后啜了口茶。“请原谅我，先生。”她说，“鉴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和达拉然的法师们都有点……不怎么信任你的龙群。我的意思是，你懂的……什么发动战争屠杀法师之类的……”

吉安娜感觉有点儿不妙。一个二十二岁的魔法学徒正在谴责蓝龙军团的首领，曾经的守护巨龙。往轻了说，是要他为玛里苟斯犯下的过错负责；往重了说，就是质疑他的诚信。

“金迪，卡雷苟斯和玛里苟斯并不一样。他向来热爱和平，他……”

“她说得对。”卡雷苟斯抬起手，礼貌地打断了吉安娜，“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的族人曾经对掌握奥术的法师们做过什么。我能够理解金迪会有这种想法，很多人——除了蓝龙以外的人，都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他给了小侏儒一个微笑，“作为龙群领袖，作为曾经的守护巨龙，我的相当一部分职责就是要告诉世人，并非所有的蓝龙都支持魔枢战争。而且自从玛里苟斯逝去以后，我们也再没有试图要操纵任何一名施法者。”

“但这不是蓝龙一族与生俱来的职责么？”金迪问道，“这不是守护巨龙被托付的重任么？即便守护巨龙之力已然消失，但你不是仍然还扮演着那个角色么？”

卡雷苟斯悠然远眺，再次开口的时候，声音变得更加深沉而柔和。“魔法的运用应该受到规范、管理、控制，但同时也应该能被人

欣赏、受人珍视、无私分享。这是所有施法者们必须要面对的矛盾。”

吉安娜只感到后背泛起一阵凉意，而金迪看起来也像是被慑服住了。卡雷苟斯看着他们俩人，双眼再次泛起光芒，有如警示。“这些都是诺甘农曾经说过的话语，也正是这位泰坦赋予了玛里苟斯守护巨龙的神力。”

“不过这也证实了我的观点。”金迪说道。

卡雷苟斯看起来情绪稳定，吉安娜也就觉得干脆闭上嘴，让他们去讨论出结果好了。于是她向后靠在沙发垫上，作壁上观了起来。

“同样的字词，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卡雷苟斯说，“对于魔法守护者的职责，玛里苟斯的理解是——魔法只能交付于被认可的施法者。于是他将所有的魔法收归于自己和麾下的龙群所有，因为在他眼中，只有蓝龙一族才能够欣赏和珍视魔法。而我选择了将其理解为魔法的运用需要规范、管理和控制。施法者需要以身作则，并鼓励更多的人去珍惜和欣赏魔法。因为，金迪，如果你真的欣赏和珍视某样东西，那你一定会希望将它好好管理。你不会想要私藏，你希望无私分享。现在的我已不再是守护巨龙，只不过是蓝龙一族的首领而已。请相信我，在如今的身份下，我非常欢迎来自肯瑞托或是其他任何人的帮助。”

金迪沉吟着，远离地面的小短腿来回荡着。在侏儒的文化中，逻辑就是一切。她理性的大脑能够理解卡雷苟斯表达的意思。于是最终，她点了点头。

“告诉我们这件会影响到整个艾泽拉斯的事情吧。”金迪说道。她不会为刚才的态度道歉，但是显然的，她对于这位蓝龙首领已经不再怀疑。

卡雷苟斯看起来也发现了这个转变，于是向两位女士切回正题。“相信你们都很熟悉一件叫做聚焦之虹的宝物，一件一直被蓝龙军团所保管的宝物。”

“玛里苟斯正是用这件宝物造出了湍流之针，然后用后者将艾泽拉斯的所有魔网能量线引向魔枢。”金迪说道。对于这些线索的联想

使得吉安娜开始害怕了起来，但直到现在，她仍旧盼望着是自己弄错了。

“是的，”他说，“而这古老的宝物被人从我们手上偷走了。”

霎时间，金迪已经被吓得面色铁青。吉安娜则惊恐地看着卡雷苟斯，无法想象他心中的感受。

“谢谢你，愿意信任我们，向我们寻求帮助。”吉安娜心中浮起的第一个念头脱口而出，同时紧紧握住了卡雷苟斯的双手。他望着那双手，又看了看她的脸庞，然后点了点头。

“当我说这会危及所有生灵的时候，并没有夸大其词。”他说，“我与罗宁交谈之后，就径直飞到了这里。而你，年轻的女士，”他看着金迪，“是除了龙族以外第三个知道此事的人。”

“这……这真是让我受宠若惊。”金迪结结巴巴地说。她对卡雷苟斯的敌意看起来已经完全消失，再也不提什么“夸大其词”了。卡雷苟斯说的一直都是实话。

“对于窃贼，有什么线索了么？”吉安娜急切地问道，想要开始讨论实际的东西——哪些线索是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该如何才能有所补救。

卡雷苟斯简短地说明了情况，而他的每一个字，都让吉安娜的心情更加低沉。五头巨龙陈尸荒野，而对于窃贼依旧一无所知？

“罗宁提供了什么帮助么？”她问道，并且惊讶于自己的声音竟是如此微弱和无助。而金迪已然面如纸色，半晌无言。

卡雷苟斯摇了摇头。“没，还没有。但不管怎么说，我大致能感觉到它移动的方向。虽然微弱，但足够确定区域。这也是我来到卡利姆多，来到你这儿的原因。”他伸出双手，做出恳求的姿态，“我是蓝龙一族的首领，我们深谙魔法，我们流传的书卷比你见过的任何典籍都更为古老，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的，那就是你们掌握的资源。我不会傲慢地认为我们已经通晓天地。有的法师并非龙族，但他掌控的事物甚至连龙族都无从知晓。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你愿意的话。”

“当然。”吉安娜说，“我还可以叫上大法师特沃什，大家一起集思广益。”

“先吃个早饭？”金迪终于说话了。

“当然，”卡雷苟斯说，“饿着肚子谁都无法集中精神。”

慢慢地，吉安娜的心为之复苏，至少有那么一点。卡雷苟斯可以追踪宝物的方向。他愿意，并且如此热切地希望接受帮助，而且他说的对，饿着肚子谁能集中精神呢。

他们目光交错。卡雷苟斯微笑起来，她的心情又为之复苏了一些。他们深信遗失的宝物终将被找回。而随后三人一同走进饭厅的时候，她又在心中期盼着，但愿真能如此。

他们五人：吉安娜、卡雷苟斯、特沃什、蓓恩和金迪，都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与研究中。金迪返回了达拉然，在罗宁的许可下，她可以自由出入图书馆，而这让吉安娜羡慕不已。

“我还记得我待在那里的日子。”她告诉金迪，然后给了小侏儒一个短暂的拥抱，“研读古老的典籍和卷轴，从中汲取知识，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开心了。”她的心里微微一丝酸痛，“新达拉然”光彩照人，但她再却也不属于那里了。

“如果研究的内容和拯救世界无关，那或许还要多一点乐趣。”金迪愁眉苦脸地说。吉安娜不得不表示同意。

蓓恩是塞拉摩情报网络的负责人，她在了解了事情的缘由以后就立即动身离开。“我需要到相关的地点去查看一下。”她说，“我手下的间谍们很勤奋，但他们可能搞不清楚在现在的局势下，哪些信息才是需要的。”她看着卡雷苟斯，“跟这个‘人’在一起，我想你应该会很安全，我的女士。”

“是的，蓓恩。我自己的技能加上一位曾经的守护巨龙，我想足够应付任何威胁了。”吉安娜的话语没有任何玩笑的意思，因为她知道蓓恩对于自己的职责是如何认真。暗夜精灵闪烁的双眸盯着卡雷苟斯，又转回吉安娜，最后敬了一礼。

注视着金迪和蓓恩各自朝着自己的目标启程离开，然后吉安娜把视线转回了特沃什和卡雷苟斯，向他们点了点头。“让我们开工吧。卡雷，早些时候你曾说你能够感应到聚焦之虹，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跟着呢？为什么来找我？”

他埋下头，脸色看起来有点苍白。“的确，我曾经是能追踪到它的。但是当我来到卡利姆多后没多久，那踪迹就迅速消失了。”

“什么？”特沃什显得有点激动，“它怎么会凭空消失。”

“有可能的。”吉安娜语调沉重地说，“不管是谁干的，他们都有掌握着强大的力量，足够杀死五头巨龙的力量。但最初的时候，他们对于聚焦之虹还没有足够的了解，不知道如何控制和藏匿，所以卡雷苟斯才能追踪到。”

“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卡雷苟斯说道，“然后到了某个时刻，他们或者是对宝物有了足够的了解，或者是找到了一名足够强大的法师，从而完美地将其隐藏了起来。”

特沃什用手托着下巴想了一会儿。“这……得是非常强大的法师才行。”

“没错。”吉安娜说道，同时昂起头，在精神上蔑视这个坏消息，“他们或许有一名强大的法师，或许更多，但我们也不遑多让。而且我们还有个巨大的优势，我们这里有人对聚焦之虹无所不知。我们最好赶紧坐下来让卡雷给我们仔细讲讲。”

“你们想要知道些什么？”

“所有的一切。”她坚定地说，“不要只告诉我们一些皮毛，我们需要所有的细节。任何微不足道的信息都可能是有用的。特沃什和我需要了解你知道的一切。”

卡雷苟斯苦笑着说：“那得花上一些时间了。”

确如此言。他的讲述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又持续到傍晚，甚至还在继续。除了进餐时稍作歇息，这几乎就占据了整整一天。即使身为龙族，到最后卡雷苟斯也变得声音沙哑。直到夜色已深，他们三

人才各自带着困倦的双眼回到房间。吉安娜不知道另外两人是如何度过长夜的，但就她自己来说，梦魇挥之不去。

她在第二天清晨醒来，但浑身上下依旧疲惫而倦怠。总能使她恢复舒畅的晨间仪式这次也没能奏效。天空布满阴霾，仿佛要压下来一般。她的心也为之一沉，然后叹了口气。眼不见，心不烦，于是她降下窗帘，转身下楼。

当她走进小客厅的时候，卡雷苟斯露出一个温暖的微笑，但随即发现了她苍白的面容。

“没睡好？”

她摇了摇头。“你呢？”

“挺好的，虽然有些噩梦充斥其间。另外，咱们得好好聊聊你那可恶的大厨，昨天的晚餐美味可口，但是显然，其中混进了几块半生不熟的土豆。”

尽管局势如此这般，吉安娜发现自己还是笑了出来。“那欢迎你来用魔法为我们准备餐点。到时候你的‘抱怨’技能就又可以提升了！”

她挤兑着他，而他做出一副惊恐的表情。然而当他们眼神交会，一时间却都沉静了下来，然后恢复了严肃。

“看起来……这不是该开玩笑的时候。”吉安娜又叹了口气。然后她开始准备早茶，如往常一样分量精准地配好茶叶，烧起开水。

“似乎是不该。”卡雷苟斯表示赞同。他刚刚才揶揄了厨师的手艺，这时却又毫不客气的给自己盛上了鸡蛋、热粥，以及野猪香肠，“不过也没什么不好。”

“有的时候，确实不适合幽默。”吉安娜也为自己盛好早饭，然后坐到卡雷苟斯身边。

“或许吧。”他说着，同时不忘消灭香肠，“但快乐从来不会不合时宜。如果没有真正的欢乐，灵魂也就失去了光彩，生命也就难以承受重负。”他一面咀嚼和吞咽着口中的食物，一面侧身瞥了吉安娜

一眼，“我并没完全告诉你和金迪，我从诺甘农那里听到……好吧，或者应该说是‘接收’到的信息。”

水壶开始呜呜作响，吉安娜起身过去，为两人倒好茶水。“是吗？为什么？”

“金迪小姐的心态似乎不太适合接受这样的信息。”

她向卡雷苟斯递过茶杯，然后坐回原位。“那我呢？”

他脸上掠过一个古怪的表情。“也许。”

“那就说吧。”

他闭上双眼，然后声音再一次变得低沉，变得……不像是他。

“我相信，你会发现，我赐予你的礼物并非只是一项深远的责任……它是责任，但也是喜悦……它是责任！……愿你恪尽职守，欢乐相随。”

这些话让吉安娜心中一阵莫名刺痛。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直沉默着，盯着卡雷苟斯的双眼，直到他挑了挑蓝色的眉毛，像是在期待回应。她低头看着碗里，搅拌着她的热粥。

“我对金迪说的是实话。我喜欢学习，”她说道，言语中略有一点结巴，“准确地说，我爱学习。我爱达拉然的一切。”她怀念着昔日的时光，嘴角微微翘起，“我还记得……我做功课时哼着的小曲，”她补充着，脸上是混合着温暖与尴尬的笑意，“明媚的阳光，芬芳的气息，带着苹果、奶酪和卷轴蜷在角落里，学习和苦练，并最终掌握魔法的愉悦。”

“快乐。”卡雷苟斯轻声地说。

是的。流连在那过去的时光中是如此甜蜜，但紧接着另一段回忆开始浮现：那一天，凯尔萨斯朝着她漫步走来，而再之后……是阿尔萨斯。她的笑容消失了。

“怎么了？”卡雷苟斯温柔地问，“怎么转眼阳光就变阴霾了？”

吉安娜紧抿着双唇。“我想……每个人都有些萦绕心头的往事。也许就连巨龙也是这样。”

“呃，”他同情地看着她，“你想起了某个深爱却又失去的人？”她一勺一勺不停地往嘴里塞着热粥，但原本美味的早餐现在却味同嚼蜡。最终她点了点头。

“我猜猜……是阿尔萨斯？”

吉安娜如鲠在喉，想要说些什么来转开话题，但卡雷苟斯步步紧逼道：“我们都有往事，吉安娜。龙族，甚至守护巨龙，都是如此。就连伟大的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也曾经几乎被悲恸的往事吞噬。”

“考雷斯特拉兹，”她说，“克拉苏斯，我在达拉然的时候见过他很多次，但从没有真正接触，对他的真实身份也毫不知情。”

“几乎无人知晓。是的，应该叫他考雷斯特拉兹。他付出生命来拯救了我们所有人，而最初的时候，我们竟然认为他是个叛徒。”

“包括你和阿莱克丝塔萨？”

“这一切并非所愿，但怀疑爬上了我们的心房。”卡雷苟斯不得不承认，“就连我自己，心中也藏着往事。这其中就有那么一个人类女孩，她有着……”卡雷苟斯朝着吉安娜微微点头，然后继续补充，“她有着动人的长发和高尚的心灵。她美丽、深奥，拥有无法形容的强大力量。从本质上说，她并不只是一名女孩，但她却为自己肩负的使命注入了少女的怜悯与爱心。”

吉安娜让自己的眼神避开了卡雷苟斯。她知道他所说的那个女孩——安薇娜，太阳之井的化身。吉安娜知道安薇娜所经历的一切。那个不是女孩的女孩，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而舍弃了人类的形态，而这也就等于牺牲了自己作为人类的生命。

“而另一个让我不能释怀的，是一头巨龙。如冰雪与阳光般可爱，原本应该成为我伴侣的巨龙。”他似乎想起了吉安娜仍然在场，于是给了她一个简短的微笑，“我不认为你跟她能好好相处。她一直不太理解我为什么总喜欢，呃……”

“和低等种族打交道？”

“我从没用过这个称呼。”卡雷苟斯说道，这也是吉安娜第一次看到这头蓝龙脸上挂着怒色，“巨龙以外的种族并不低等，泰莉苟萨花了很久才明白这一点。你们只是……与我们不同。而某些地方或许比我们更为出色。”

吉安娜扬了扬金色的眉毛。“你这话可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他笑了。“奶酪、苹果和卷轴，”他说，“这些普普通通的东西，让你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单纯的快乐。你才真的是让人……情何以堪。”

➢ 第六章　固守要塞

没过多久，进一步的指令就送来了。贝恩对此深感痛恨，但如果他拒不听命，加尔鲁什就会转过头带着部落所有还能调得动的人手来对付他，以及牛头人部族。贝恩对于被遗忘者、血精灵、地精都不抱任何幻想，他们恐怕也是自顾不暇。兽人和牛头人历来交好，但是没有几个人敢为此反抗大酋长。而巨魔，他们自己就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所以如果牛头人真的打算违抗加尔鲁什的命令，他们将会孤立无援。

贝恩把书信撕得粉碎，然后给了哈缪尔·符文图腾一个黯淡的表情。“让我们做好准备吧。”牛头人酋长说道，“不管怎么说，加尔鲁什让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参与的部分至少还是面对面，堂堂正正的。”

指令上写得很明确，贝恩需要带着“至少两打勇士”以及科多兽和武器，从西面接近北方城堡。巨魔将会与他们同行，尽管这意味着得跋山涉水先从回音群岛赶到莫高雷。兽人们则是从奥格瑞玛出发，在棘齿城捎上乘船而来的被遗忘者和血精灵，然后急速行军到北方城堡与牛头人汇合。

过去，在莫高雷和北方城堡之间，只有贫瘠之地一望无垠的干涸土地，和一个叫作陶拉祖营地的孤独小镇。那时候，最头疼的问题是没完没了地同野猪人战斗。而如今，贝恩需要带着部队经过已成废墟的陶拉祖，然后穿越那片被叫作鲜血旷野的地区。

按照那道讨厌的手令，贝恩在莫高雷巨门的一侧迅速而又安静地聚集好了人手。他们静静地等待着指示，只有轻微的盔甲摩擦声和偶尔的科多兽跺脚声传出。这让贝恩感到有点紧张，但他惊讶地发现对面的联盟似乎毫无知觉。他已经派出了几名斥候，以确保动手的时候能措不及防地做掉联盟岗哨，而他们都回报说只看到少数几个守卫还在站岗。两名牛头人小心翼翼地登上了瞭望台，从远处观察对面的情况。他们在黑夜中能比人类看得更远，而且，联盟士兵总是愚蠢地点着营火。

“酋长，”一名斥候压低了声音说道，“巨魔们来了，漫山遍野都是，只等您一声令下。”

“从营火来看，联盟士兵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另一名斥候说，“他们没有想到会遭受攻击。”

贝恩为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感到一阵心痛。“回报沃金，他们的军队可以自由进攻，一旦他们和联盟军队接触，我们就会打开巨门，带着武器加入战斗。”

斥候点点头，然后转身顺着巨门和山坡的交界处往上攀登。贝恩面朝着聚集在此的牛头人们，他们只带了稀疏的几个火把，微弱抖动的火光映出依稀的身影。这里有数十名牛头人的精锐，有战士，也有德鲁伊、萨满、治疗者，以及其他各种将会发挥重要作用的职业。他们都将在冲突爆发之后迅速投入战场。

他举起手臂，确保可以被人群看到，然后耐心等待着。他的心跳得很快：一、二、三……

然后，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吼声开始响起。巨魔们发动进攻了。贝恩将手臂猛然垂下。巨门的另一面，混杂着武器的碰撞声、人类和矮人挑衅的呼喊声，以及巨大的弩箭命中目标的重击声；而门的这一面，两名牛头人战士闷哼着绷紧全身的肌肉，用力拉起绳索，庞大的身躯也因此而颤抖。巨门呻吟着缓缓打开。

牛头人勇士吼叫着冲进战场，这些来自北方城堡的士兵完全猝不及防。这些人类和矮人们已经没有任何胜算，他们已经被身上长着长毛的牛头人，以及蓝绿皮肤的巨魔团团包围。他们的武器虽然致命，但却已没有时间去做好准备。除了绝望和败北，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去做任何事了。

一个愚蠢的士兵怒吼着试图挑战贝恩。“为了联盟！”贝恩将战锤挥出，联盟士兵简陋的制式长剑随即断裂。其中一块飞了出去，微弱地反射出一丝光亮后，便被黑暗吞没。贝恩再次挥舞战锤。那士兵身上的锁甲对于钝器完全无法提供有效防护，一击之下，身体就像流星一样飞了出去。

最后几声来自牛头人和巨魔的号叫划过战场，然后就再没有战斗的声响了。

“巨魔，收队。”沃金下令。

“牛头人，收队。”贝恩喊道。

战场一时沉寂，随后欢呼声爆发了出来，在夜空中久久回荡。贝恩环顾四周，战斗……结束了，尽管它才刚开始没多久。

“这场进攻看起来开了个好头。”沃金操着巨魔口音说道。

贝恩摇了摇头。“如果有联盟士兵逃脱就不好了。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可以回到北方城堡发出警报。”

“那我们最好赶紧奔向北方城堡。”

他们花了点时间挑选出几名斥候负责前方查探。然后巨魔和牛头人的联军重新集结，往东朝着北方城堡进军而去。沃金骑着他的迅猛龙，贝恩也骑上科多兽，两人并肩而行。

“在我们离开奥格瑞玛以后，”沃金说，“一些在伊崔格发言时表示赞同的兽人似乎……不见了。”

贝恩虎躯一震。“加尔鲁什正在处决那些不赞同他的人？”

“还没有。不过那些库卡隆，尤其是那个灰皮肤每天都在街上闲晃，到处偷听别人的谈话。如果有人说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他们会当场杀鸡儆猴，抓几个回去，剩下的就不敢再吭声了。那个蘑菇商人被抓去了好几天，回来的时候遍体鳞伤，而有些人……再也没能回来。”

“政治清洗？”

沃金点了点头。“我们巨魔现在都小心说话。”

贝恩咕哝道：“或许，如果加尔鲁什知道了这些库卡隆的作为……他是个莽夫，但是……他肯定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沃金轻蔑地哼了一声，带着厌恶的表情挥了挥手臂。“没有人可以接近加尔鲁什，我听说就连伊崔格都只有在加尔鲁什传召的时候才能觐见。这小子现在总是被他的大块头保镖包围着，只会说‘部落应该这样，部落应该那样’，自信满满毫无根据。我不敢说他一定知道现在的情况，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一定不知道。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奥格瑞玛比最黑暗的巫毒法术还可怕。”

“这么说……他没法接近、没法阻止，也没法理论，完全沉浸在疯狂之中？”

“差不多就是这样，朋友。”

贝恩低吼着，环顾自己的部队。一个想法在脑中浮现。一个大胆的、有风险的，可能会让他付出沉重代价的想法。

但这也许能挽救牛头人一族。

甚至于挽救部落。

“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找不到？”

这句话就像有自己的意识一般从吉安娜口中蹦出，而她也立即就意识到了失态，恨不得能把话吞回去。卡雷苟斯、特沃什，还有金迪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抬起头看着她。金迪已经从达拉然回来了，带着整整两箱卷轴、魔法物品、典籍等等一切肯瑞托认为可能会有帮助的东西。

吉安娜咬着嘴唇。“抱歉，”她说道，“我通常……不会这样。”

特沃什给了她一个友善的微笑。“当然，我的女士。”他说，“而且现在也算不上什么‘通常’。”

通常情况下，她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用主义者。阿尔萨斯就曾经用“实在”来挤兑她，但也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使她成为一名杰出的法师。理想主义的部分让她对世界充满好奇，实用主义的部分让她致力于解决疑惑。而这对于她的外交工作也同样裨益匪浅。她不仅关心

事物的结果，还同时乐于以自己的能力去推动这个结果。她从不会跺脚、哭闹，或是说什么“妈的为什么找不到”这样的话。

“大法师是对的。”卡雷苟斯说，“我们都承受了太多压力，或许应该停下来暂时放松一下。”

“午饭的时候已经休息过了。”金迪说。

“那是四个小时之前，”卡雷苟斯提醒她，“然后从那之后到现在，我们就一直不停地盯着书本，片刻都没有喘息，这样下去我们会累得连书都翻不动的。”

吉安娜揉了揉酸痛的双眼。“容我再道歉一次。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找不到呢，呃，我想卡雷已经说到点子上了。”她稍微加重了一点语气，好让大家知道她完全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我可不这么认为……”金迪开口了。

“你还年轻。”特沃什说道，“你的精力多到用不完，但我们这些老骨头不行，我们得休息一下了。欢迎你继续留在这里研读文档，金迪，但我得去花园里逛逛了，那里还有一些草药等着采集。”

他站起身来，双手用力撑了一下腰背，然后骨头发出“咔”的一声。吉安娜知道自己如果坐了这么久，站起来活动的时候也会这样。尽管特沃什开玩笑地说“老骨头，”但他和吉安娜当然不是。只不过，年轻时候那股似乎无穷无尽，支撑着她对抗瘟疫与恶魔的能量，已经在三十岁之后渐渐远去了。

“能带我到处走走么？”卡雷苟斯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立即开口道：“哦！好的，当然！”然后站了起来，试图掩盖刚才的放空。“塞拉摩的秩序与融洽让我感到自豪。大地的裂变曾经破坏了这座城市，但我们已将其完全重建。”

他们沿着漫长蜿蜒的楼梯走下高塔，外面的天气出奇地晴朗灿烂。卫兵们对着吉安娜正姿敬礼。她朝着他们，以及骑在马上的艾登中尉点头示意。卡雷苟斯则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

“那边是塞拉摩堡垒。”吉安娜说道。在他们前行方向的右侧，是一片训练区域，一些塞拉摩士兵正在其中对着训练假人“搏斗”，刀剑与木材相交的“梆梆”声此起彼伏。而在他们的左侧，年轻的新兵们正在真枪实剑地对抗，金属碰撞的声音与指挥官的号令混杂在一起。牧师们则在旁边仔细地观察着，随时准备用圣光治疗伤者。

“这看起来……非常尚武。”卡雷苟斯发现了这一点。

“我们的一面是危机四伏的沼泽，而另一面则是浩瀚汪洋。”吉安娜说道。他们继续向前走着，经过了旅店，离刚才的士兵也越来越远。“我们需要面对的危险有很多。”

“部落，很明显。”

她看了他一眼。“我们的确是这片大陆上最为军事化的联盟城市，但说实话，大多数的危险来自野生动物和各种不速之客。”

卡雷苟斯瞪大双眼，一只手捂住胸口，装出一副受伤和恐惧的模样。吉安娜笑着说：“别担心，我们唯一不待见的龙族就是沼泽中的黑龙。部落看起来能够约束自己，就如同我们一直以来一样。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状态，虽然很多人并不能理解。”

“难道联盟想要战争？”卡雷苟斯平静地问。吉安娜做了个鬼脸。

“好吧，你戳到我的痛处了。”她说道，“这个我们晚点再谈。你们蓝龙一族最近如何？很多法师都会怨恨你们，如同金迪那样，但是我知道你们饱受磨难。先是魔枢战争，之后是新任的守护巨龙失去神力，然后又是现在这场盗窃……”

“现在是你在戳我的痛处了。”卡雷苟斯这样说着，但声音和善。

“抱歉。”吉安娜说道。他们沿路走向城外，脚下的道路上鹅卵石越来越少，逐渐变得泥泞起来，“我无意冒犯。只是想站在外交的角度对你们多点了解。”

“我没有感到冒犯。一名优秀的外交家通常可以清楚地看到别人的难处。”卡雷苟斯说，“我们最近的处境确实艰难。长久以来，龙族一直都是艾泽拉斯最强大的生灵。守护巨龙保卫着龙群，以及整个世界。即使是最小的幼龙，在你们看来也有着不可思议的寿命和足以心高气傲的能力。然而死亡之翼……那个词通常是怎么说的来着？……却把我们逼到了不得不低头蝎嘴的地步。”

吉安娜拼命忍住笑声说：“我想你说的那个词应该是‘低头谢罪’。”

他笑了。“看起来即使我比大多数同胞更为了解凡人种族，依旧也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吉安娜摆了摆手。“人类的短语可不是什么值得优先学习的东西。”她说。

“真希望我能说，现在没什么紧要的事情。”卡雷苟斯回答道，然后面色又变得严肃起来。

“站住！”一个声音厉声喝道。几个卫兵带着刀剑和战斧走了过来，卡雷苟斯停下脚步，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吉安娜。吉安娜朝着卫兵们挥了挥手，他们立刻认出了她，然后收起武器，并鞠躬致敬。而其中一名金色头发，胡子拉碴的男人则更加严肃地立正敬礼。

“吉安娜女士，”他说，“我并未被告知您会和客人经过这里。需要我安排一名护卫吗？”

两名法师逗趣地对望了一眼。“谢谢，维摩尔上尉。感谢你的好意，不过我想这位绅士能够保护我。”吉安娜一脸严肃地说。

“如你所愿，我的女士。”

等他们走到一个不会被探听到的距离，卡雷苟斯才以一个完全严肃的口吻开口说道：“吉安娜，在我们俩人里，我才是处在危难之中的那个吧。”

“如果真的如此，那我会来拯救你。”吉安娜用和他一样严肃的语气说道。

卡雷苟斯叹了口气。“你已经在这样做了。”他平静地说。

她望着他，眉头微皱。“我是在帮助你，”她说，“不是拯救你。”

“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在拯救我，你们所有人都是。我的族群……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如此真切地想要保护我的龙群，给予他们安定。”

吉安娜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就像你想要保护安薇娜那样。”

他脚步未停，但脸上的肌肉略微抽搐了一下。“是的。”

“卡雷，你没有辜负她。”

“不，我辜负了。”卡雷苟斯的声音听起来尖利刺耳，并且充满自厌的情绪，“她被抓获，被利用，被用来将基尔加丹带入艾泽拉斯，而我却没能救她。”

“就我所知，当时的形势根本就由不得你。”吉安娜试探性地柔声说道，她不清楚卡雷苟斯打算与她交流多少，“你被一名恐惧魔王附身，而当你将其摆脱之后，立即就奔她而去了。”

“但我什么都没能做到，我没能阻止他们伤害她。”

“不，你做到了很多。”吉安娜拉近了和他之间的距离，“你让安薇娜现出了她原本的姿态——太阳之井。也正是因为你的爱和鼓励，才让她鼓起勇气打败了基尔加丹。而更重要的是你坦然接受了她的命运，没有为了一己私欲而试图干涉和改变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就好像守护巨龙的命运便是在对抗死亡之翼的时候牺牲自己的神力来换取胜利。”卡雷苟斯说道，“我知道，事情本没有对错，可这……是如此难受。看着人们满怀希望的心跌落谷底，还有……”

“自己的希望也一同破灭？”

他猛地转过头来看着她，一时间让她怀疑自己是不是说得有些过分了。然而他的眼中却没有愤怒，只有痛苦。“你……你的年龄跟我

相差甚远，为什么竟能看得如此透彻？”

她伸手挽过他的胳膊，两人并肩向前走着。“因为我也在同样的事情上栽过跟头。”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吉安娜？”他直率地发问，而她则疑惑地扬了扬金色的眉毛，“我听闻你被认为是艾泽拉斯最杰出的法师之一。为什么你没有待在达拉然？为什么你要留在这里？留在汪洋与沼泽之隙，留在联盟与部落之间？”

“因为总得有人站在这里。”

“真的吗？”他紧锁着眉头停下脚步，然后把她转过来，两人面对着面。

“当然！”她带着怒色反驳道，“你希望见到联盟与部落之间燃起战火么，卡雷？这就是你们龙族近来打发时间的消遣活动么？四处走动挑起事端？”

话语如刀，让他蓝色的眼眸现出了受伤的神色。

于是她突然间也变得不知所措。“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

卡雷苟斯点点头。“那么，你想表达什么呢？”他诚心诚意地问询，不带一丝敌意。

她无言地望着他，脑海中理不出一丝头绪。然后不知何故，话语却突然间就自己蹦了出来。“达拉然陷落之后，我就不想再回去那里了。在……安东尼达斯死后。阿尔萨斯杀死了他，卡雷，他杀了那么多……那个我曾经爱过并以为会结为伴侣的人。我变了，肯瑞托也变了，他们已不再是单纯的中立……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开始看不起那些没有加入他们的人，但是我明白，要想促进真正的和平，就得张开怀抱去拥抱所有人，每一个人。而且，容我自夸地说一句，我确实有些外交天分。”她认真地说道。

受伤的神色从他友善的脸上消散了。他抬起一只手抚过她金色的长发，就像在抚慰孩子一般。“吉安娜，”他说，“我并不是想说你

错了，但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为什么还要如此刻意地说服自己呢？”

正中要害。他的话像一把匕首插进了她的心窝，精准、锋利，而又刺痛。她大口地喘息着，就好像身体遭受了真实的创伤一般。她抬起头望着卡雷苟斯，丝毫挪不动视线，而泪水已止不住在眼眶中打转。

“他们都不听，”她倾诉着，声音细若虫鸣，“没有一个人愿意听听我的想法。瓦里安是这样，萨尔是这样，加尔鲁什当然更是这样。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悬崖边上，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被狂风呼啸着刮走。不论我做了什么，不论我说了什么，到头来都是……毫无意义。我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的存在……也毫无意义。”

她注意到，卡雷苟斯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认同的苦笑。

“那么，我们可真是同病相怜，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卡雷苟斯说道，“我们都害怕自己一无是处，害怕变得孤立无援，害怕自己所做的一切毫无意义。”

眼泪划过她的脸颊，他为她轻轻拭去。“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万事万物都有着一种节奏，一种循环。没有什么能一成不变，哪怕是长寿而睿智的巨龙也不行。而人类在时光面前又会产生多少改变呢？曾经，你是达拉然中一名渴望博览群书、磨炼技艺的年轻学徒。然后世界变了，把你从安乐窝中赶了出来，你也因此改变了。你生存了下来，甚至还在外交领域中大展身手。你面临过许多的挑战，你有过许多的困惑，但这就是你肩负的责任。这个世界……”他悲伤地摇了摇头，然后望向天空。“这个世界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所有的事，所有的人也都不再是从前的模样。来，让我给你看点东西。”

他举起双手，让修长灵巧的十指摆动起来。奥术能量的光芒在他的指尖显现，然后慢慢凝聚成一颗旋转的小球，悬浮在两人面前。

“看着。”他说。

吉安娜强忍住自己愚蠢的眼泪——事实上她已经忘了这些泪珠是怎么来的——专心致志地盯着那奥术魔法的小球。卡雷苟斯轻轻一碰，球体就碎裂了开来，但旋即又重组为一，只是看起来略有不同。

“这……上面有图案！”吉安娜惊叹地说道。

“继续看下去。”卡雷苟斯说道。然后他又碰了小球一下，紧接着是第三下。每一次触碰，球体的图案都会变得更加清晰。有那么一会儿，雀跃而又困惑的吉安娜甚至怀疑自己对着的是一张侏儒设计图，而不是奥术能量的球体。符号、标记和数字旋转着混杂在一起，然后又按照某种规律排列成型。

“这真是……太漂亮了。”她喃喃低语。

卡雷苟斯张开手指，伸手穿过小球。小球就像是被拍散的雾气一般碎裂开来，但马上又以另一种排列重新组合。就像是一个奇巧的魔法万花筒一样，变化无穷但又有着精确的图案和规律。

“现在明白了么，吉安娜？”他问道。而吉安娜则像是被催眠了一般死死盯住那些精美的图案，一次次看着它们形成、粉碎，又再次重组。

“这……不仅仅是个法术。”吉安娜说。

他点点头。“这是法术的本质。”

一时间，她没能跟上他的思路。法术有繁复的咒语、手势，有时还需要试剂……然后突然间，她醍醐灌顶般顿悟了，惊得连脚步都有些踉跄。

“这是……数学！”

“方程、定理、法则。”卡雷苟斯愉悦地说道，“当它们按照某种方式排列组合时，它们是一件事物，但换作另一个排列，就会完全变成别的东西。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天命难违但又充满变数。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吉安娜，不管是由于内因还是外因。有时候极其微小的一个变化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而我们的存在……也是一种魔法。”吉安娜低声说道。她不情愿地把目光从这个由数学之美构成的妙不可言的旋转球体身上收了回来，心中酝酿着一个新的疑问。

“吉安娜女士！”

这叫喊声吓了两人一跳，他们转过身来，看见维摩尔上尉正骑着一匹栗色的骏马飞奔而来。他猛地一拉缰绳，骏马紧咬着嚼子前脚腾空而立，接着停了下来。

“维摩尔上尉，什……”吉安娜开口说道，但是军官马上打断了她。

“蓓恩带回了最新的消息。”路途虽近但却是疾奔而来，维摩尔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继续说道，“部落……正在集结。兵源分别来自奥格瑞玛、棘齿城以及莫高雷。看起来他们是打算在北方城堡汇合！”

“不，”吉安娜深吸了一口气，前一刻她还在因卡雷苟斯分享的美妙见闻而鼓舞，后一刻就为这消息把心沉入了谷底，“拜托，不……不要这样……在这个时候……”

➢ 第七章　北望城堡

缇甘下士的远征军营地坐落在神秘的蔓生绿洲边缘，放眼望去，周遭的植被看起来就像是一夜之间生长出来的。今天晚上，老脏鬼佩蒂担任着这一轮的放哨。他平日里总热衷于捧着酒杯大喊：“干了啊！”嗯，几乎每个小时都会来那么一次。但是现在，这个白胡子矮人还是能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职责，自夜幕降临以来他就滴酒未沾，而现在天已将明。

他拍了拍他的大口径火枪，他钟爱于它，尽管这些天来，它的准头不怎么靠谱。也有的人说不靠谱的是老脏鬼佩蒂，而不是他的枪。这可真是不厚道，他叹了口气。这一轮的放哨马上就要结束了，到时候，就可以打开那桶他一直存着的樱桃酒……

从林中突然一阵沙沙作响，老矮人用一种大多数人都难以置信的速度站了起来。这里所有会动的东西都可能会发动进攻，迅猛龙、陆行鸟，以及那些讨厌的大花和苔藓……

突然，一名穿着一件金色船锚纹章战袍的女性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无助地看着他，然后连支撑身体的力量也失去了。佩蒂赶紧接住了她。

“缇甘！”佩蒂大吼道，“我们出事儿了！”

几秒钟之后，一名卫兵已经开始为受伤的年轻斥候包扎伤口，但是佩蒂悲伤地意识到这位小姐显然是撑不过去了。当汉娜·布瑞哲沃特朝她俯下身子的时候，她近乎疯狂地抓住了汉娜的手臂。

“部……部落，”斥候气若游丝，“牛……牛头人，打开了巨门。继续向东……我想……目标是北方城堡。”

她的眼睛闭上了。漆黑的长发上还带着血迹，瘫倒在佩蒂宽阔的胸膛上。佩蒂有些笨拙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为我们带回了消息，小姐，”他说，“你做得很好。现在好好休息吧。”

听到呼喊的缇甘这时赶了过来，他恼怒地看了矮人一眼。“她已经死了，你这个笨蛋。”

佩蒂轻轻地回答道：“我知道，老弟，我知道。”

两分钟以后，汉娜已经迈着她修长强壮的双腿，用最快的速度朝着北方城堡飞奔而去。她是他们之中跑得最快的人。圣光保佑，但愿一切没有太晚。

海军司令塔伦·奥布里像往常一样在黎明之前醒来。他迅速起身，往脸上泼了泼水，然后穿戴整齐，拿起了剃刀。精心打理的胡须一向是他对于外表引以为傲的地方，但是今天当他对着镜子准备例行修整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双眼上顶着两个黑眼圈，这让他皱起了眉头。在过去的几天里，残存的暴吼氏族正在重新集结，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已经爆发。据前线回报，有些兽人在战斗中大声叫嚣着诸如“联盟将会付出代价”这样的话，又或是在临死的时候高喊着“有人会为我复仇的”。

这看起来跟往常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在奥布里的印象里，几乎每个兽人都是这样的自信和傲慢，而暴吼氏族尤其如此。但是，若非对所有可能的危险都保持着警惕，他也坐不到今天这个位置。现在的疑点在于，暴吼氏族为什么在被击败之后还能重新集结反攻，他需要知道这其中的缘由。他已经派出了间谍去确认部落是否正在准备挑起战争——尤其是针对北方城堡的战争，但是现在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对于下结论来说也就为时尚早。

奥布里迅速解决掉了他的早餐——一根香蕉和一杯浓茶，然后按着平时路线开始巡逻。尽管天色朦胧，通信官纳森·布兰恩还是潇洒地冲他敬了个礼。他点点头以示回应，然后两人一起望着大海。黎明已至，朝阳升起，浩瀚汪洋与这小小码头一同被漆上了一片玫瑰、嫣红与绯红的色调，头顶之上飘飘散散的白云也被描上一道道金边。

“朝霞一片红彤彤，水手心里紧绷绷。”奥布里若有所思地喝着茶，突然想起了这句谚语。

“晚霞一片红彤彤，水手心里乐融融。”纳森接上了下半句，“但我们今天不出海，长官。”他给了海军司令一个龇牙咧嘴却不失尊敬的笑容。

“的确，”奥布里说，“但我们总归是水手。保持警惕，纳森。”海军司令稍稍眯起了眼睛，“有些什么东西……”

他紧闭着嘴唇，摇了摇头，话语未完便迅速转身走下了楼塔。

“他现在也变得有点儿迷信了，是吧？”一个矮人卫兵对纳森说道。

“也许吧，”纳森转身面朝着海湾，“但我敢打赌，你直到现在也还是每次都先迈右脚登船，是不是？”

“唔，”矮人的脸上稍稍红了一下，“好吧，我们没必要去招惹坏运气嘛，对吧？”

纳森咧嘴笑了。

有如一片绿色与棕色的海洋，兽人军队正稳步沿着黄金之路穿过北贫瘠之地，往棘齿城而去。大部分兽人都是步行，只有大酋长、马尔考罗克，以及包括库卡隆在内的一些精英们乘骑着座狼。还有一些则坐在科多兽身上，擂打着巨大的战鼓，震天的轰隆声让大地也为之震颤。

当然，命令早已提前下达，所以沿路每一座城镇都有更多的人聚集起来加入队伍。只有少数人不会参加这次战斗——长者、小孩，以及仍在哺乳的母亲。但是他们也都跑了出来，为加尔鲁什和他不容置疑的胜利欢呼。

加尔鲁什昂首挺胸，神色高傲地坐在他那头健壮的黑色座狼上，高举起血吼，回应人群的欢呼。

部落的人潮沿着道路奔流向前，声势浩大的步伐让这支军队在足够远的地方就能被人发现，那些战士、法师、治疗者，以及萨满们也就能够提前做好准备，从而在加入队伍时不致拖慢前进的速度。当他们经过十字路口之后，人潮的数量已经大为增加。马尔考罗克骑着他的坐骑跟到了加尔鲁什身旁。他捶胸以示敬意，加尔鲁什点了点头。

“有什么要说的？”加尔鲁什问道。

“就目前来说，看起来贝恩仍然忠于我们。”马尔考罗克说道，“他和巨魔们一起做掉了莫高雷巨门外的联盟斥候，现在正朝着北方城堡进军，正如他们应许过的那样。”

加尔鲁什转头对着马尔考罗克。“我对你的尽职表示赞赏，马尔考罗克。”他说，“现在你看到了，贝恩始终在我的掌控之中。他始终把他的族人放在首位，不会为此冒任何风险。他知道，在必要时我对于做掉牛头人不会有任何犹豫。他守护族人的心意既值得钦佩又值得鄙夷。而且……”他补充道，“也值得利用。”

“即便如此……他还是太口无遮拦了。”马尔考罗克低吼着。

“确实，”加尔鲁什说道，“但他还是在需要的时候赶来了。沃金、洛瑟玛、希尔瓦娜斯也是如此。”

“还有加里维克斯。”

加尔鲁什做了个鬼脸。“这个家伙就像暴怒的科多兽一样难以琢磨。不过反正也不用跟他谈感情，谈钱就好了。只要待在部落还有利可图，他就会保持忠诚。”

“要是我们的盟友都这么简单直接就好了。”

“别管贝恩了，现在别管。”加尔鲁什说道。

“可这是你赋予我的职责，伟大的酋长。”马尔考罗克说道，“铲除那些藐视您领导，甚至于因此背叛光荣部落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太过猜疑自己的盟友，他们的容忍也就会越来越少。”加尔鲁什反驳道，“不，马尔考罗克，现在不是对付自己人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是联盟，而且这将会是一场恶战。”

“但是如果贝恩或者沃金，或是其他人对您图谋不轨呢？”

“如果你已经有了证据，而不仅仅是看他们不爽，那么，就和往常一样，放手去干吧。我很清楚你在这方面的经验。”听罢，马尔考罗克灰色的嘴唇上露出了一个丑陋而恶毒的笑容。

船只——被遗忘者、血精灵和地精们的船只都已经早早地抵达，在棘齿城的海港里满满地堆积着。看到这景象，加尔鲁什也难以遏制内心的激动，但是当他意识到把军队和补给从船上全部卸载下来得花上不少时间的时候，血洗联盟的热望又逐渐冷却了下来。这是酋长工作中无聊的部分，对此他也没什么办法。

尽管港口中一片忙碌，兽人的到来还是被立刻注意到了，并且欢呼声随之而起。三个身影朝着加尔鲁什走了过来，他挥手示意，然后跳下坐骑。这三人里其中一个加尔鲁什认识——肥胖而狡诈的贸易亲王加里维克斯，而另外两人——相貌陌生的血精灵和被遗忘者——让他皱起了眉头。

“大酋长加尔鲁什！”加里维克斯热情地喊道。他贪婪的双眼闪着光芒，表示欢迎的同时张开了双臂。先祖在上，这厮该不会是想抱我吧？加尔鲁什厌恶地想。

他赶在地精走近之前转向了那名血精灵。她有着金色的头发和如雪的肌肤，而明亮照人的铠甲穿戴在身，说明她是一名辛多雷的圣骑士。“洛瑟玛在哪儿？”加尔鲁什直截了当地问。

她有些恼怒地扁了扁嘴，不过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却出奇的平静和动听。“他指派我负责统帅血精灵的部队。我的名字是克兰蒂尔·血刃，我受训自女伯爵莉亚德琳，效力于哈杜伦·明翼将军麾下。”

“但他俩谁都没来，”马尔考罗克站在一个能够保护加尔鲁什的距离，口中说道，“反倒派了这么个不入流的小崽子。”

克兰蒂尔冷静地转向马尔考罗克。“以及两艘战船，满载着愿意为部落流血牺牲的血精灵勇士。”她说，“除非你们已经有了完全充足的战力和补给，使我们微薄的支持变得毫无必要。”

加尔鲁什向来不怎么关心血精灵，而这名女性正好说到了他的心里。“在今天的战斗中你将有机会证明自己族人的价值。”他说，“小心点儿，可别错过了。”

“战火、争斗与牺牲，这些都是铭刻在我族人血脉中的词汇。”克兰蒂尔厉声说道，“大酋长加尔鲁什，你将会在吾族身上看到这一

切的。”然后，她便转身回往码头而去，身上的板甲随着步伐铿锵作响。如此柔弱的身姿竟能撑起这样的重负，加尔鲁什一时也为之惊讶。

“大酋长……”加里维克斯想要插话，但马尔考罗克冷眼一瞥便让这个聒噪的地精闭上了嘴。加尔鲁什将注意力转到了那名被遗忘者身上，他谄媚地将腰弯到了尽可能低的程度，与刚才高傲的血精灵形成了鲜明对比。他“骨感”的腰间挂着一把带鞘的利刃，看起来似乎应该是名战士。他没有头发（嗯……早就腐烂掉了），周身皮肤都呈现出一种淡绿的颜色（嗯……正在腐烂中）。

“在下弗兰迪斯·法雷船长，长官。以希尔瓦娜斯之名，我负责统衰此次参战的被遗忘者部队，为部落以及您本人服务。”他的声音嘶哑而低沉。虽然说话的时候看起来一切正常，可一旦停下来，他的下巴就会定格在一个目瞪口呆的表情，永远也合不上。

“那么你的黑暗女士在哪儿呢？”加尔鲁什问道。

法雷抬起头，眼中闪烁着绿色的光芒。“怎么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惊讶，“她正在打理后勤，为亲自上阵指挥做好准备。北方城堡何足挂齿，她可等着在这之后与您一起去塞拉摩放烟火呢。”

这回答大胆而狡猾，加尔鲁什仰头大笑了起来。“也许我们应该派你去和吉安娜女士喝杯茶聊聊，然后她就会打开城门自愿投降了。”

“我的大酋长，这可太抬举我了，不过要真是这样，部落反而失去了一次正当而光荣的胜利，不是么？”

“如果你的刀刃和嘴皮子一样厉害，弗兰迪斯·法雷，那你的大酋长就会很高兴了。”

“我会尽力的。”一些腐烂的液体出现在他松弛的下巴一角，然后滴落到烤干的土地上，“如果您允许，现在我要去卸下那些我的黑暗女士送来的货物了。”

谐谑的对话让加尔鲁什高兴了一下，不过希尔瓦娜丝和洛瑟玛两人都没有亲自前来这件事，让他直到现在都还有些恼怒。最终，他转

向了加里维克斯。这个地精正闷闷不乐地叼着雪茄，高大的帽子滑落到了眉头的位置，而通常用来取悦别人的那副嘴脸现在并没有“激活”。

“你，贸易亲王，看起来是唯一一个亲自来到棘齿城指挥族人战斗的首领。我会记住这一点的。”

那张用来取悦他人的嘴脸立刻被激活了。“与领导族人投入战斗相比，我更擅长的其实是监督他们定居下来开动工作，为您需要的各种战争物资提供充足供应。如果您能理解的话……”

加尔鲁什心不在焉地拍了拍加里维克斯的帽子，然后向下面的码头走去，以便能获得更好的视野看看那些船只和货物。

这看起来像是个奇怪的安排。除了将会投入战场的有生力量以外，船舱里被填满的不是刀剑、弓矢或护甲，而是用绳子捆绑好仔细堆叠起来的木材和装满石块的推车。

加尔鲁什对货物感到满意，但他随即不耐烦地叹了口气，然后指示一些高大强壮的兽人过去码头，帮助苗条的血精灵和“骨感”的被遗忘者们加快卸载速度。

很快，也许在几小时以内，北方城堡就会沦陷。

胜利，终究是部落的天命。

当汉娜·布瑞哲沃特被一名在西路巡逻的北方城堡卫兵拦住的时候，她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双腿也精疲力竭地不住颤抖。她带来的消息立即被传达给了海军司令奥布里。他咒骂出一个简单而难听的词汇，然后立即恢复了镇定，对那个给他送来消息的卫兵说：“通知所有人准备战斗，牛头人和巨魔正从西面接近，加强那边的防御，还有……”

“长官！”一声尖叫传来。奥布里顺着声音望去，下方的码头上，通信官布兰恩正在疯狂地挥动着信号旗，“部落的战船从棘齿城开过来了，一共六艘！全副武装！”

“六艘？”

“是的，长官。”布兰恩紧张地读取着更多消息，“船只上的标记看起来是……是地精、被遗忘者，还有血精灵！”

奥布里沉默了。先是牛头人和巨魔，现在又是被遗忘者、辛多雷以及地精，还没有出现的只有……

“兽人！”他厉声说道，“让码头管理员刘易斯派一些斥候去棘齿城，沿路得躲过暴吼氏族的残部，这是他们擅长的。”在刚刚听到“牛头人”的时候，他就应该明白这些家伙不会独自前来。牛头人的部队之前也曾来犯过一次，但自从已故的霍索恩将军让陶拉祖营地的平民安全离开之后，就再也没发生过了。这不像他们的作风。

他早该明白真正的威胁是来自北方，来自奥格瑞玛。

至于其他种族的战舰……“告诉炮兵维桑恩和斯密瑟，一旦部落的船只进入射程就可以自由开火。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的军队登陆。”

“遵命，长官。”

奥布里在心里飞快地思索着。兽人们的战略是怎么样的？牛头人和巨魔从陆地上靠近，是的。其他部落种族从海上而来，是的。但成百上千的兽人可没有办法直接从北面扑过来。暴吼兽人一直以来都是北方城堡的眼中钉，但部落也从来没办法为他们投入增援。他们的据点不过是北方城堡与棘齿城之间的零星小岛，可没办法让一整支军队……

他的思绪被一阵声音打断，甚至在耳朵听到之前他就感觉到了，这不是火炮的声音。以圣光之名，他们已经连续听了好几个月的火炮轰鸣。而这个声音，并不一样……这是大地深深的震颤。一瞬间，奥布里和许多对大地的裂变心有余悸的人一样，以为这是又一场地震，但这声音太有规律，太有……节奏。

这是……鼓，战鼓！

他伸手拿起挂在身后的望远镜，冲到塔壁望向北方。在这之前，总是可以看到暴吼氏族的零散部队在附近游荡，有时甚至会鲁莽地对城堡守卫发起进攻，然后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不用派斥候了！”他冲布兰恩喊道，“暴吼氏族回撤是为了加入部落的兽人大军，他们将会……”

他的话音戛然而止。敌人已经出现在视野中了，越过山顶蔓延而来。这道兽人洪流的穿着完全杂乱无章，有术士与萨满样式的布甲，也有拼凑剪裁的皮甲，以及气势逼人的板甲。他们吃力地用推车运送着木材和石块，毫不意外的，暴吼氏族也混在其中。强壮的绿色蛮子怒吼着将一块块石头丢进浅滩，水花飞溅不断。地狱般的鼓点还在敲打着，敲打着……奥布里和其他人甚至可以听到不断逼近的兽人口中吟唱着激昂的战歌。跟在兽人身后的是投石车、攻城槌，以及其他巨大的战争机器。可他们难道以为这样就能……

但是当兽人们开始往石块上铺设木板的时候，奥布里突然意识到了这战术的阴险与狡黠。

“加固城门！”他高喊道。看起来情况不妙，他心想。“准备好应付三个方向的攻击——海港、北面，还有西面！”

他们能够搞定暴吼氏族，他们能够搞定鲜血旷野上零散的牛头人攻势。

但是这……

“圣光保佑。”他低声念道。

➢ 第八章　激战

从深夜直到清晨，牛头人和巨魔的队伍一直向东前行。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联盟的前线指挥部，所以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在穿过蔓生绿洲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座营地的遗迹，篝火已经熄灭，但木炭依旧温热。他们无法判断这是谁留下的。联盟和部落都会在这一带出没，并且还总有闲杂人等游荡其间。大地的裂变破坏的不仅仅是土地，许多人的生活也因此而变得动荡起来。队伍继续谨慎地前进，但贝恩开始怀疑，他们的行踪有没有可能已经被察觉？

他们发现了一小处牛头人的圣地，于是贝恩叫停队伍。“这是一个征兆，”贝恩说，“这里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们灵魂和肉体分离的地方。我们将会在这里稍作停留，让身心准备好迎接战斗，让灵魂准备好接受死亡。我的巨魔兄弟，这不是你们的仪式，但是欢迎你们也留在这里，一同思索生命与死亡，一同缅怀逝去的同胞。并且，”他补充道，“我们将寻求先祖的指引，找到那条对于族人来说最好最正确的道路。”

鏖战将临，不安和期盼两种情感在牛头人和巨魔们的心中交织着。贝恩并没有为接下来的任务寻求祝福，因为他不确定对此先祖们是否会赞同。贝恩知道，至少老凯恩不会。忠于自己的理念，还是忠于族人的未来，贝恩能够感觉到牛头人的队伍正因此而困惑不已。事实上，就连他自己也是一样。

有的人吟唱圣歌，有的人虔诚祈祷，也有的人只是心怀敬意地站着。然而片刻之后，他们终需再度启程。这是他们苦恼旅程的最后一段。大裂谷出现在左侧，蜿蜒曲折的道路将他们带进了起伏的丘陵。

“看起来我们运气不错。”沃金说道。

“我想应该是没留下活口逃回去报信。”贝恩说。

沃金骑在迅猛龙上凝视着他。“他们摧毁了陶拉祖营地，朋友。”他说道。

“是的，”贝恩说道，“他们攻下了一座军事目标，但他们的将军释放了全部平民。他原本可以杀掉所有人的，但他没有。”

沃金眯起了眼睛。“那你想对这些联盟表示以同样的礼节？”

“我不认为北方城堡里还有任何平民。”贝恩说道。他非常清楚加尔鲁什最后会下令杀死所有俘虏，但他没有说出口。是的，这是一座军事目标，并且加尔鲁什正为灭掉它而显示出良好的战术指挥能力。

但加尔鲁什并没有单纯地把北方城堡当成一个军事目标。对他来说，目的不在于毁掉此处，而是要以此作为战略上的跳板。他真正的目的是塞拉摩——一个有许多联盟士兵和水手的地方。但是那里也有一座旅店，住着商人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一个人，一个与贝恩•血蹄有着深切友谊的人。

他们沿着道路绕了一个弯。视野变得开阔了起来，贝恩已经可以看到由灰白石头堆砌的北方城堡楼塔。贝恩打算在这里做最后一次休息，然后便直奔目的地而去，但是正当他抬起一只手准备下令的时候，贫瘠之地的宁静被枪声划破了。巨魔和牛头人立即作出反应，拿起枪支和弓弩朝着山丘上的联盟士兵反击。

贝恩愤怒了。他早该料到这个局面，但却让自己被虚假的安全感蒙蔽。现在他的族人倒在了前进的道路上，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前进！”他大声喊道，声音中承载着怒火，“萨满，阻止他们射击！”

萨满们立即响应，剩下的牛头人和巨魔则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去。联盟火枪手们发现自己有的被震倒在地，有的被突如其来的阵风击打，还有的已经因浑身着火而哭喊起来。当火枪手们正尝试着在接下来的混乱中重整队伍时，莫高雷分遣队已经越过他们踏上了去往北方城堡的道路，并将投入到接下来的激战。

“牛头人来了！”

叫喊声从攻打联盟要塞北面的兽人队伍中响起，并随即扩散开去。一时欢呼四起，就连正在挥舞着血吼带队冲锋的加尔鲁什也停了下来，冲着马尔考罗克豪爽地一笑。此时，要塞的城墙已然破损，而巨石还在不断地轰击，这声音传到了加尔鲁什耳中，于是他更加兴奋地仰头狂号。

他有点惋惜没能早点儿来到这里。大地的裂变破坏了这座要塞相当一部分的城墙，而愚蠢的联盟并没有将它完全修复。现在，他们将会深深悔恨，并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兽人们踩着石块和木板搭乘的临时桥梁蜂拥而入。一名人类卫兵挥舞着长矛冲向加尔鲁什。他强壮、敏捷，并且熟悉自己的武器，但终究无法抵挡环绕着大酋长的库卡隆卫士。这些精锐兽人怒吼着，将利刃和战锤倾泻在他包裹金属铠甲的身躯上。致命的一击伴随着护甲被碾碎的清脆声响，甚至在厮杀、战鼓、火炮的喧嚣下依旧清晰可闻。加尔鲁什和库卡隆卫队踏过尸体继续向前，但这名人类男子的英勇还是赢得了他点头赞许。

暴吼氏族告诉了他们要塞的所有弱点。加尔鲁什很清楚应该带着部队冲向哪里。第一波进攻非常顺利，他们已经冲进了通往庭院区域的道路。加尔鲁什登上了一处视野开阔的高地，以便纵览全局。

在他的左边，血精灵、地精和被遗忘者的战船正完全按照计划的那样在海路上发动猛攻。尽管联盟的火炮声没完没了地响着，部落联军们还是有几条登陆艇冲到了岸边。上面的载员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一旦接触敌人便立即手起刀落，毫不怜悯。

在他的右边，牛头人和巨魔正猛烈地冲击着西面的城墙。就在加尔鲁什的注视下，其中一段轰然倒塌，于是棕毛、绿皮、蓝皮翻滚的洪流乘势拥了进来。

而他的正前方，兽人——他的兽人，他的族人——部落真正的、最初的成员正欢笑着享受屠戮的盛筵。

只要攻入城堡深处，奥布里就再也别想用什么狡诈战略扭转战局了。这大概还要再花上一个小时，但加尔鲁什并不想等这么久。他凝视着眼前的战场，大部分兽人已经冲到了前面，只有少数还留在这

里，清剿那些仍在外围顽抗的联盟卫兵。他们不再需要那座临时搭建的木桥了。

是时候发动最终一击，干净漂亮地赢得战斗了。

加尔鲁什身下几英尺的地方，马尔考罗克正在和三名卫兵战斗：一男一女两名人类，以及一名矮人。大多数兽人钟爱大型武器，比如双手剑、巨斧或是战锤，但这个黑石兽人选择了使用两把短小迅捷的利斧头来战斗。三名卫兵冲了上来，想要围成一圈困住他，但马尔考罗克欢快地笑了起来。“死吧，联盟！”他半蹲下身子，咧嘴笑着喊道，然后骤然暴起，速度远远超出敌人料想。两道死亡的寒光闪过，那倒霉的人类女性甚至没来得及看清斧头的样子就被斩成了两段。而马尔考罗克还不满足，暴转一圈顺着第一下的轨迹又砍出了第二斧，凶猛无情。那名矮人一击攻来，但他的剑刃哐当一声砍在了马尔考罗克的护甲之上，丝毫没起作用。马尔考罗克将一把利斧深凿进他脖子和肩膀之间，矮人随即瘫倒。兽人咆哮着转身再次旋风般挥出双斧，缺掉的两个指头丝毫不影响他的动作。那名人类男性举剑招架，但他只能阻挡住一把武器。马尔考罗克大喝一声，高举起另一把染血之刃，猛插进他胸膛。

他转过身来，眼睛飞快地扫过战场，寻找下一个目标。但当他的酋长叫到他名字时，他立即抬起头来。

“那些萨满！”加尔鲁什喊道，“让他们上来！”马尔考罗克龇牙一笑，然后举起一只拳头表示他已经听到。

加尔鲁什点了点头，然后握紧手中血吼。他仰天一啸，从瞭望点上走下来，接着跃上一块水中的巨石，再转跳到那些飘摇着的木板，然后走回到海岸。他——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已经下达了这场战役中最后的命令。马尔考罗克望着他，脸上满是单纯的幸福，身旁是肩并着肩的兄弟，手中是父亲留下的战斧——他将亲赴战场，势不可当。

马尔考罗克伸出手，拦住了最近的一名库卡隆，然后将命令转述。这兽人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向北跑去。那是萨满们为了最后关头而耐心等候着的地点。

片刻之后，几名萨满快步走向了前线。他们大多数都是兽人，身上并没有穿着传统萨满的白色或土褐色布袍，而是一些看起来类似于术士的不详着装。而他们的步伐中，更是饱含着投入战场的渴望。

全副武装的重甲战士围成一圈，护送他们从激战正酣的联盟与部落之间穿过。萨满们完全没有加入战斗的打算，他们的目光聚集在前方几码之外，专注地看着那些被泥沙和水覆盖的巨石。

当萨满们靠近最终目的地时，他们放缓了脚步，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然后彼此目光相交，露出神秘狡黠的笑容，紧接着抬起双手，念出支配元素力量的咒语。

马尔考罗克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但他还是停顿下来观摩了片刻，兽人的豪情在他心中燃烧。水中至少有二三十块巨石，它们刚才被用于架起桥梁使军队和重型武器得以通过，而现在第二个用途也即将实现。

在马尔考罗克热切的目光中，巨石们开始颤抖了起来。它们从最初的暗红与棕色逐渐变得鲜红起来，然后是斑驳的橙色，再然后，它们开始……融化。周围的水并没有冷却这一过程，相反，它们沸腾着变成了蒸气，仿佛就连水之元素也在内心深处畏惧着现在发生的一切。巨石继续颤抖着，然后彻底融成了液态，它们散发出的热量如此强烈，就连控制着它们的萨满也被迫把头转开或是向后退去。

其中一块巨石上射出了一根触须，紧接着是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其他巨石也同样如此。然后射出的触须开始变短，变粗，萌生出细小的手指和脚趾。接着在巨石的顶部开始冒出头颅，头颅之上是一条裂开的大嘴和两只闪着光芒的眼睛。随后目光开始向下打量，看看自己的石头身体，又看看控制着这身躯的萨满。然后它们其中一个咆哮着，向一名看起来正在操控它的黑色皮甲兽人伸出了巨手，但是转瞬之间，这个现在应该被称作熔核巨人的怪物立即畏缩着收回了巨手，嘴里发出奇怪的咕噜声，顺从地向着命令所指的方向前去。

即便是深知这一切的兽人，目光里也满是敬畏。他们理应如此，马尔考罗克心想。

“联盟们！”他高喊道，“看呐，这就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掌控的力量！好好看着吧，然后颤抖吧，死去吧！”

贝恩手舞战锤，将两名联盟士兵的长矛击退。各种各样的声音环绕着他：鸟枪的射击声、箭矢的尖啸声、火炮的轰鸣声，以及在这之上更为响彻的，联盟与部落舍命相搏、哭号死去的叫喊声。一名士兵冲向了他，但贝恩速度远比这名人类所想的更快，长矛刺中的只是空气而已。贝恩趁他脚步未稳，猛然一锤砸下，一条生命瞬间陨落。另一名士兵以为他抓到了破绽，但贝恩战锤挥过，将他的长枪如同树枝一样折断，紧接着反手一击，士兵的颅骨就像榛子一样碎裂开来。

贝恩摇了摇头，心中满是悲叹，不过他至少给了对方一个痛快。

就在这时，周围的声音突然起了变化。一个新的声音混了进来，那是一种愤怒的低吼，就好像是由大地本身所发出。贝恩立刻竖起耳朵循着声音望去，接着被惊得目瞪口呆，但抢在他开口之前，另一个义愤的吼声响起。

“以大地母亲之名！”卡多尔·云歌叫喊道，“加尔鲁什！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贝恩问道。

卡多尔转向贝恩，他的毛发因愤怒而竖了起来。“它们是熔核巨人。”他说，“这些强大的元素生物不会自愿听令，必须由萨满迫使它们服从。如此利用大地母亲的子嗣只会激起她的愤怒，让大地变得更加动荡。大地之环早就禁止了这种行为。”

“如同大地的裂变那样。”贝恩低声说道。

这些熔核巨人正如其名，如铁塔一样笼罩着联盟与部落。它们迈着大步向前，挥舞手臂砸碎任何挡在路上的障碍，完全沉醉在毁灭之中。

贝恩再也看不下去了。“撤退！”他高喊道，“撤退，莫高雷的牛头人们！”他已经遵守承诺带着他的勇士投入了战斗，他们奋勇杀敌，已经履行了对加尔鲁什的义务。牛头人们不会再更进一步了。贝恩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任何一名族人因加尔鲁什那些愚蠢、危险和傲慢的名义而死在这些怪物手上。

“好好看着吧！然后死吧！”部落再次呼喊了起来，这接近眩晕的狂欢让他们重新燃起了嗜血的欲望。

正如加尔鲁什预想的那样，联盟的抵抗在这一刻宣告瓦解。将近一打熔岩构成的怪物在他们面前横冲直撞，畏惧和恐慌迅速蔓延开去。这些怪物简单地一脚踏下，就有人横尸当场；随手一击，城墙就化为了飞溅的碎石。

“稳住，联盟的士兵们！”这呼喊来自高塔之上。马尔考罗克轻笑一声，抬头向上望去，那带着司令军帽的人类正绝望而徒劳地试图重整部队。愚蠢，但是值得尊重。马尔考罗克心想，至少他会带着荣耀死去。

但是他手下的大多数士兵都在逃亡，而马尔考罗克也没法指责他们。这，毕竟正是加尔鲁什所期望的。

在超乎想象的恐惧面前，大多数人为了活命，都抛下武器直奔海滩或是山丘而去。任何地方都比留在这里，面对那由熔岩和仇恨构成的致命生物要好。但是对于守在每个出口的部落战士来说，这些逃兵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真是太容易了。要是有人能活下来，马尔考罗克心想，那他简直可以去藏宝海湾买彩票了。

这些逃跑的联盟士兵早已心惊胆寒，战意全无。马尔考罗克手起斧落，从北望海滩一直杀到了旅馆小径。几分钟后他停下来的时候，面前的区域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活动的物体了，所有看得到的联盟士兵都瘫倒在血泊之中。他眯着眼睛环顾四周，想要寻找下一处能让自己加入的零星战斗，可惜没能如愿。在战线的最前方，熔核巨人仍在继续前进着，咆哮着轰击残存的城墙，将那些威猛的火炮和其他战争机械砸成一堆碎屑。

马尔考罗克发现加尔鲁什正站在一头狼人的尸体旁。狼人的脑袋滚到了几步之外，那张野兽的脸锁定在一个咆哮的表情，但眼睛却因为恐惧而瞪得老大。加尔鲁什转向黑石兽人，他的脸上和身上都溅满了鲜血，正咧开嘴露出獠牙凶狠地笑着。

“嗯？”他问道。

“我们胜利了，我的大酋长！”马尔考罗克说道，“已经没有还能动弹的联盟了。”

加尔鲁什更加狂热地笑了。他昂起头，张开双臂，然后发出一声胜利的号叫。“胜利属于部落！胜利属于部落！”

这呼喊被众人拾起，然后传递，像野火一般席卷整个部队。马尔考罗克注意到那些熔核巨人的脚步正逐渐放缓，直到完全停下。然后他反应过来这是召唤它们的黑暗萨满也听到了这胜利的呼喊，现在正在将这些元素生物送回它们本该存在的地方。

或者说……试图送回。

这些熔核巨人看起来并不想失去现在的形态，它们慢慢地转过身，嵌着两颗闪亮红眼珠的小脑袋左顾右盼，寻找着自己的“主人”。然后，似乎是找到了目标，它们咕噜着拥向前去。

马尔考罗克和加尔鲁什也望向了那些穿着黑暗服饰的萨满，他们正近乎疯狂地竭力比画着手势。一时间，元素和萨满的意志激烈对峙着。然后，有如一体同心，所有的熔核巨人都整齐地张开了嘴，发出一声挫败且愤怒的可怕凄嚎。

大地做出了回应。

马尔考罗克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开始颤抖起来，起初还算轻微，紧接着就逐渐剧烈起来。震惊之下他四处环顾，但是并没有找到可供躲藏的地方，至少这里没有。这里曾经矗立着一座要塞，但是现在只剩下尸体、武器，以及瓦砾。四下里都是警告的呼喊，许多人已经无法立足，重重摔倒，然后紧紧攀附着地面固定自己的身体——尽管现在大地已是敌人。突然之间，乌云聚集到了头顶，闪电划破长空，震耳欲聋的雷声紧随其后。

熔核巨人们那道咧开的嘴依旧张着，并且还在变得更宽，更宽……它们的嘴开始熔化了，而头与肩膀同样如此。这些元素生灵失去了使它凝聚的力量，随后四肢也熔成一片。熔岩开始冷却，褪色，从橙黄变成暗红，然后回到棕色，元素们变回了它们最初的形态——一堆巨石，仅此而已。

大地发出了最后一次震颤，然后平静了下来。刚才的声响让马尔考罗克两耳发烫，而此刻的寂静又像是被塞上了两团棉花。摔倒在地的部落成员们爬了起来，小心翼翼地站稳，然后再次响起的欢呼声打破了沉寂。

“我们不仅击败了联盟，”加尔鲁什走到马尔考罗克的身边，拍了拍他的后背，“还展现了对这些元素的掌控！”

“你所展现的，”一个轰隆而低沉的声音传来，在怒火的燃烧下显得冰冷而浑厚，“是你的鲁莽，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两名兽人一起转过身来，看到了贝恩·血蹄和他的一名萨满。贝恩看起来就像是刚在血海中洗了个澡。他满脸猩红，却并非涂绘的战纹，而是和铠甲一样用鲜血染就。他英姿飒爽，却丝毫没有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卡多尔·云歌告诉我，大地之环已经明确禁止了你今天的这种作为，地狱咆哮。”

马尔考罗克皱了皱眉头。“贝恩·血蹄，你应该尊称他为‘大酋长’。”这个黑石兽人低声说道。

“那好吧，大酋长。”贝恩说道，“在今天的战斗中，你选择了使用这些……这些熔核巨人，这是对大地母亲的一种冒犯，也是对你声称领导的部落的冒犯！你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吗？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来自大地本身的愤怒吗？你的作为可能会引发又一次大地的裂变。先祖在上，在经历了上一次灾难之后，你难道什么都没学到吗？”

“我已经让大地的力量为我们所用！这，”加尔鲁什指着曾经是北方城堡的那堆废墟喊道，“就是我们彻底征服这片大陆的第一步！而下一步就是塞拉摩，我将使用所有必要的工具来实现这些目标，牛头人！”

“你绝不会威胁到——”

马尔考罗克一把抓住了贝恩的手臂，把那张凶恶的脸逼近到牛头人的面前。“闭嘴！你效命于大酋长的意志，贝恩·血蹄！你打算侮辱他吗？若是如此的话，我向你发起生死斗的挑战！”

怒火在心中沸腾，他祈祷着牛头人接受挑战。这个血蹄和他亡故的父亲一样，都如鲠一般刺在这兽人的喉头。牛头人的族群都太过于软弱，过于热爱和平，而血蹄家族尤其如此。马尔考罗克一直都认为凯恩之死是件好事，不论这其中过程究竟是如何。而现在要是能把贝恩送去他父亲那里，让加尔鲁什再少掉一个烦恼，那就是他——马尔考罗克——莫大的荣幸。

贝恩的眼中也闪烁着怒意，他用低沉的嗓音咆哮道："为了贯彻大酋长的意志，今天我已经失去了许多勇士。我不想再看到部落的任何一名成员无谓死去。"他转向加尔鲁什，"我只是说出了对可能之事的顾虑。你是明白的，大酋长。"

加尔鲁什点了点头。"你的担忧我知道了，不过这毫无根据。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自己手下萨满的能耐。这是我的行事之道，牛头人酋长。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进军塞拉摩。在那里，我们将切断联盟到卡利姆多的补给线，并且做掉普罗德摩尔那个将外交工作和多管闲事混为一谈的婊子。而在这之后，羽月要塞、泰达希尔、月光林地、洛达内尔——它们全都在计划之中，一个都别想幸免。到时候，你会看到的，你会看到这世界真实的法则。"

他笑了起来。"到时候，我会大度地接受你的道歉，但是在那之前，"加尔鲁什的声调突然变得冷酷起来，"我不想再在听到你任何关于'担忧'的言论。贝恩·血蹄，我们达成共识了吗？"

贝恩耷拉下耳朵，鼻孔大张开来。"是的，我的大酋长。你说得非常清楚。"

马尔考罗克注视着他离开。

贝恩感觉自己的心就像是要被怒火融化一般。当马尔考罗克向他挑战的时候，他竭力克制才没有当场爆发出来。他并不害怕马尔考罗克打败自己——目睹了之前那场决斗的人都知道，在玛加萨的毒药生效之前，凯恩已经将加尔鲁什逼到了败亡的边缘。贝恩体内流淌着父亲的鲜血，而且还有着年轻这个优势，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决斗，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真正获胜。毒药会被再一次使用，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又或者就算他真宰掉了马尔考罗克，也会有别的刺客在阴影中尾随。到时候，他的族人该何去何从？族中甚至还没有明确的继承

人。加尔鲁什一定会想办法任命一个与他想法更为接近的牛头人，或者是一个容易被洗脑的单纯家伙。

这绝不能允许！

所以他的族人需要他活着。所以他将会活下去，服从大酋长的命令，但也仅限于服从命令。然后，等到一切的报应——必然来到的报应降临到加尔鲁什那张满脸横肉与刺青的脸上时，贝恩、沃金，以及其他头脑冷静的人将会站出来一同收拾残局，保护部落。至少，保护还没被加尔鲁什毁掉的那部分。

不过，贝恩·血蹄其实也并没有陷入无助的境地。在他赶来北方城堡的路上，一个念头就已经成形。而眼见加尔鲁什为了个人的权力而鲁莽、轻率、自私地控制元素生物之后，贝恩更加坚定地确认了心中那个念头才是应循之路。

他留下命令让牛头人收敛死者的遗体。他们会得到应有的葬仪。他也命令族人不得亵渎联盟的遗体。大地母亲深爱着她所有的孩子，冒犯死者只会让她感到不悦。他并没有参加葬礼，而是将这留给能干的卡多尔来负责。

他朝着自己的驻扎帐篷走去，准备将计划付诸实践。在掀开毡门之前，他小心地检查四周，以确保没有闲杂的耳目，然后对一名站在帐篷外负责警戒的年轻勇士说道："去把佩里斯·雷蹄叫来，我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给他。"

➢ 第九章　外交官的魅力

“我们早就该有进展的！”吉安娜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恼怒——一种她很少会有的情感，“我们有一头蓝龙，两名极其出色的法师，一名天赋异禀、见识过人的学徒，还有肯瑞托的支持。”她伸手拂过自己金色的长发，将那些让她思绪难以厘清的情感压了回去。她现在可没有时间去恼怒或是怄气，她必须得思考。

“我们应该把思绪理清一下。”金迪说道，“首先，假设这个蓝发的帅小伙——卡雷苟斯——比任何一名凡人种族的法师都更为强大。那么根据记载，至少在我们掌握的记载中，完全没有任何法术能把一件物品隐藏起来而不让他感应到。这是一条死路。请您原谅，女士，但是当我们这么坐着摆弄手指冥思苦想的时候，北方城堡随时都可能被部落攻陷！”

“我们从没轻视过这个威胁，金迪。”卡雷苟斯说道，“但是如果我们不夺回聚焦之虹，整个世界都可能会深受重创。与之相比，北方城堡的陷落就像是在棋局中丢掉一个棋子。”

金迪的眉头皱了起来，目光向远方望去。

“我们都有些心烦意乱，”吉安娜说道，她正努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卡雷说得对。越早弄清楚这些窃贼是如何隐藏聚焦之虹的，我们所有人也就都会更安全。”

金迪点点头。“我知道，我懂的。”她说，“可是……这很难。”

吉安娜注视着她的学徒，想起了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老师安东尼达斯的那个时刻。他们一同站在他杂乱而舒适的书房中，她要求，或者说……恳求，留下来帮助他保卫达拉然，帮助他对抗阿尔萨斯·米奈希尔。阿尔萨斯已经到来了，就站在城外，叫嚣着求战。他的声音就像利箭一样刺进吉安娜心口。她是如此拼命地想要保护这座美丽的法师之城；而同时又如此地苦痛，因为阿尔萨斯——她的阿尔萨斯——正是一切威胁的源头。最终，安东尼达斯还是拒绝了她的请求。

“在这里多留一个人少留一个人……都没什么区别了。”他说，“你还有别的职责，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保护好那些你允诺要保护的人。”

吉安娜毫不怀疑她和卡雷苟斯能够扭转北方城堡的战局——如果他们能及时赶到的话，但就算他们真的成功了，接下来呢？科尔戈黄金烈酒是奢侈品，他们有；鱼子酱是奢侈品，他们也有；但时间这种奢侈品，他们没有。直到现在，他们都还不知道究竟是谁窃走了那件被诅咒的法器，更不知道他，或者她，打算用其来做些什么。所以，她不得不相信，正如离开安东尼达斯，任由达拉然陷落是正确的抉择——尽管是悲痛而正确的抉择，现在留在这里寻找聚焦之虹同样也是一个正确的抉择。

吉安娜感觉到泪水又一次在眼中泛起，即使那些往事已过去了如此之久。她伸出手捏了捏金迪柔弱的小手。“背负许多的责任，学着做出艰难的抉择，这些都是成为法师所必须经历的部分。我理解你的感受，金迪，但我们现在正处在最需要我们的位置上。”

金迪点了点头。和大家一样，这个侏儒女孩已经累了。她的头上还是那团胡乱扎起的粉红马尾，大大的眼睛外面是两个更大的黑圈。特沃什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又老了许多。就连卡雷苟斯也紧紧地把嘴唇抿成了一条线。而吉安娜，她现在完全不想看到自己的模样，想着法子避开一切有镜子的地方。

她皱着眉头查看又一张卷轴。然后，突然之间，她放下卷轴望向他们所有人。“金迪是对的，记载中没有任何法术能够实现这种效果，但是显然有人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因为这已经确确实实地发生了。有人藏匿了法器，用一种连卡雷苟斯都无法感应到的方式，可我就是不信这个邪！”她双手使劲拍了桌子一下，所有人都转过头来吃惊地看着她。吉安娜从没像这样发过火。“如果我们能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法术，或者，哪怕只要是猜中类型，我们就能确定该怎么破解它。”

“但是……”金迪刚一开口就咬住嘴唇把话吞了回去，因为吉安娜用一道锐利的眼神瞪向了她。

“没有但是。没有借口。”

没人知道该怎么接话。卡雷苟斯好奇地看着她，嘴角露出一丝担忧。不过吉安娜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我为刚才的语调抱歉。但是，肯定的，我们肯定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沉默中，金迪起身去为大家重新沏上新茶。最终，卡雷苟斯以一种踌躇、猜测的语调开口说话了。

“让我们先对这一点达成共识——没有任何已知的法术能够将一件强大的宝物藏得如此彻底，甚至于以我的法力都无法感应，尤其是在我和聚焦之虹之间还有着特殊羁绊的情况下。”吉安娜呷了口茶，熟悉的味道让她安下心来，点点头示意卡雷苟斯继续。“因此，合乎逻辑的是结论是，要么有个足够聪明的法师创造了一种新的法术，要么……事情并不是看起来的那样。”

“‘事情不是看起来的那样’是什么意思？”金迪叫了起来，“它还能是怎么样的？”

吉安娜抬起一只手来，它微微颤抖……因为她重新拾起了希望。“等一下，”她说，“卡雷……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他笑了，双眼散发着喜悦的光芒。“我就知道你会的。”

“它并不是真得被藏起来了。”吉安娜站了起来，来回踱着步子。在卡雷苟斯的鼓励下她已经推理出了想要的结果，“我们一直这么认为，只是因为感应不到它。”

“而我们感应不到它是因为……它已经不是我们感应时所具备的那个样子了。”

“是的！”

“有谁能给我们这些可怜的凡人讲解一下么？”特沃什干巴巴地说道。他往后靠了下去，椅子被压出一个仰角，两条前椅腿跷离了地面，“我完全跟不上你们的节奏。”

吉安娜转向了他。“去年万圣节你变的是什么？”她问道，同时强忍着不让自己因为某个特别的万圣节而悲痛。那一年，阿尔萨斯邀请她到洛丹伦去参加点燃稻草人的传统活动。烧掉假人象征着烧掉人

们心中希望摆脱的东西。吉安娜用一个法术让稻草人燃了起来，围观的人群都跟着一起乐在其中。也就是在那天的夜晚，吉安娜感觉自己和阿尔萨斯之间也像是中了魔咒一般。在稻草人燃烧的火光下，吉安娜拉着阿尔萨斯的手，把他带到了床前——那个他们第一次成为恋人的地方。

“我……请你再说一遍？”特沃什看着她，就像是觉得她已经完全疯了一样。吉安娜把思绪又强拉回了现在——拉回到他们手中那个很可能即将迎刃而解的问题。

“为了参加庆典你变成了什么？”她再次问道。

特沃什瞪大眼睛，突然醒悟了过来。他俯身向前，两条悬空的椅子腿也砰的一声回到了地面。“那个看起来挺普通的小魔杖施了个傻乎乎的法术，就把我变成了一个海盗。”他说道。

“我试图通过魔力去感应一样东西，但它已经被变成了别的东西。你所说的‘傻乎乎的法术’制造了足够的误导，让我没法追踪聚焦之虹。”卡雷苟斯说道。他的目光向着远处，并向更远之处伸展开去，然后他笑了，“或者说……以前没法追踪。”

“而你现在可以了？”金迪兴奋地叫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是的，不过也不尽然，这感应时有时无。”

“不管是谁施放了这种傻乎乎的变形法术，他，或者她，都得保持每隔一段重新变形一次，因为法术的效果总是会不断减退。”吉安娜说。

“正是！”卡雷苟斯站起身来迈着大步靠向吉安娜。吉安娜以为他会拥抱自己，没想到卡雷苟斯只是紧紧握住了她的手。这手掌强壮而温暖，让她感到安心。

“吉安娜，你真是聪明。”他说道。

她感到自己脸颊微微发烫。“我只是顺着你的点子推理而已。”她说。

“我只是想到了大致的方向。”他说，“而你精确还原了事情的全貌，还找到了破解幻象的方法。我得走了，现在我知道它的方位了。”他犹豫了一下，“我知道你很担忧北方城堡，但是……请你留在这里。我可以追踪到聚焦之虹，但是在夺回它之前，我可能还需要你的帮助。”

吉安娜悲恸地设想着那些北方城堡可能会面对，或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她咬了咬嘴唇，最终还是下了决定。

“我会留在这儿。”她说。

“谢谢。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多不容易。”

“祝你好运，卡雷。”特沃什说道。

“我希望你能赶快找到它。”金迪说。

“谢谢。我现在有把握多了。你们都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我也希望能尽快带着好消息回来。”

卡雷苟斯迈着大步走向楼下，吉安娜跟他在身后。他们顺着蜿蜒漫长的楼梯下到底层，谁都没有开口，谁都没感觉这沉默有何不适。卡雷苟斯走到了阳光里，转过身来又望了吉安娜一眼。

“你会找到它的。”吉安娜语调坚定。

卡雷苟斯温柔地笑了。“你说得这么肯定，那我想一定会顺利的。”

“小心点儿。”她说，然后觉得这话挺傻。他是一头巨龙，曾经的守护巨龙，不是什么三脚猫的小龙。这片大陆上有什么能威胁到他的吗？不过她马上又想到了聚焦之虹失窃时被杀死的五头巨龙，突然间觉得这话也没有那么傻。

“我会的。”他认真地说，然后露齿一笑，看起来心情好了很多，“为了那些美味的下午茶点心，我会回来的。”

吉安娜也笑了。

他又停留了一会儿，一小会儿。为了什么？她不知道。然后他鞠了一躬，向后远离她几步。

接下来的变化之快，让她倒吸了一口气。一名英俊的半精灵男子转瞬之间就化为了一头庞大的蓝色巨龙，依然英俊，但却是另一种不同的英俊，同时是如此的强大与威严。简单地将他称之为“蓝”龙，事实上对这绚烂繁复的色彩来说是一种侮辱。天蓝、钴蓝、蔚蓝，以及独特的冰霜之蓝，在卡雷苟斯身上勾显出了灵动的层次。他将双翼完全地伸展开来，显然是在享受这久违的身姿。美丽、致命、危险，并且辉煌。吉安娜回想起自己曾对他说过的那些过火言语，脸色突然变得苍白起来。

还好，他读不到她的思想，又或者只是不想去读。卡雷苟斯甩动着布满冰凌般钩刺的尾巴，将蜿蜒长颈项上长着龙角的巨大头颅转了过来，和她目光相交。而她，发现自己竟不能把视线移开寸许。

他冲着她眨了眨眼。是的，他是卡雷苟斯，强大的龙族，曾经的守护巨龙；但他也是卡雷，一个幽默而又见识超卓，让她认识到了奥术的宏大与美丽的朋友。

方才的敬畏有如霜雪一般在阳光的照射下消融散去。吉安娜感觉自己就像是脱掉了一件厚重的斗篷，全身都放松了下来。她笑了，朝着他挥了挥手。他点头回应，然后转身望向天空，四肢微微收拢了起来，像一只巨猫正准备凌空跃起。

然后他飞了起来，雄伟的双翼拍打出一阵轻风，往更高之处爬升。吉安娜抬起一只手为双眼遮住太阳，注视着他越飞越高，变成天空中的一个小圆点，最终消失不见。

她又在原地停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要塞。不知道为何，她心里一阵失落。

万圣节伪装……呵呵。

卡雷苟斯一面飞着，一面哼了一声，忍不住责骂自己为何早没注意到这么简单的东西。不过，吉安娜能注意到这咒语是因为这和他们的传统节日有关，而万圣节并非龙族的节日。并且龙族们并不习惯于

伪装自己……好吧，人类形态除外。但严格来说，这其实是他们的另一种形态，并不是用于迷惑他人的幻象或伪装。

或者也可以算是？毕竟，就曾有过一些龙族利用变换形态的能力轻易混到了凡人种族中去。因此，尽管说起来不太好听，这也可以算作是伪装的把戏，但是卡雷苟斯从没有觉得自己是伪装成卡雷。卡雷……就是卡雷苟斯，只是看起来不同而已。

年轻种族们习惯于如此轻松随意地使用魔法，这让他感到费解，但吉安娜正是因为对这些基础小法术的了解，才对这次的事件做出了最终的推断。这再一次说明了，在暮光审判已经被阻止的新世界里，龙族们需要学会去聆听那些曾经因为傲慢而忽视的声音。

现在他已经知道了一切的缘由。正如他告诉吉安娜的那样，他现在可以找到它，通过对聚焦之虹本质的感应来搜寻到它——去感受它真正的奥法精华，而不是敌人通过小把戏把它变化的模样。不过即便如此，卡雷苟斯对它的感应也没有它被盗走之前那般强烈，但它就在那里，如同一股微弱的气味萦绕心间。好几次，在挺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似乎又消失了。而在这种时候，卡雷苟斯就会拿出龙族的耐心，在天空中单纯而淡定地盘旋。他现在对于自己该寻找什么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他深信聚焦之虹必将对他展露身影。

但是有一点让他深为困惑和担心，那就是这件受诅咒的法器的移动速度。它看起来……在以一种凡人种族不可能达到的速度飞行着。这怎么可能？什么东西才会有这样的速度呢？如果能想出这一点的解答，那么离解开整个谜团也就更近了一步。

一个念头，既诱人又痛心的念头划过心间：如果他还拥有守护巨龙的能力，是否就能更快地找回聚焦之虹呢？

他有些恼怒地摇了摇头。这是个危险的想法，最后能换来的只有绝望。这个世界没有立足之地留给那个既庞大又渺小的字眼——如果。它就像是塞壬女妖的歌声，只会让你满怀希望地走到失败中去。想要避免这一切，想要阻止灾难，就要调动自己所有的智慧、冷静，以及信心，而不是去指望什么“如果”。

吉安娜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总是怀念卡雷苟斯还在的时候。记忆中的他才思敏捷、温柔和善，更有着超凡的洞察力。作为蓝龙一族

的首领，找回聚焦之虹他责无旁贷，对此他也从不盲目乐观，但他还是为这个原本黑暗而可怕的任务注入了许多轻松的气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寻求突破。他总是能找到新的视角，新的思路，让他们四人即使在绝望的边缘仍能坚持前行。

而且吉安娜不得不承认，他的半精灵姿态实在是无可挑剔的英俊。然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许久未曾允许男性陪在身边，如此安静平和地交谈了。不过相比之下，能让她不设心防敞开胸怀和人共事的那些经历，则要更加久远。那些苦涩的过往让吉安娜明白，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家，就永远不能让自己放松警惕，或是随随便便就亮出所有的底牌。这样只会暴露自己，让自己不堪一击。一名外交家当然可以做出信任的姿态，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开诚布公，但他绝不能太过放松，因为那只会导致一败涂地失去一切。当阿尔萨斯坠入黑暗的时候，吉安娜曾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虽然后来发现倒也没有那么糟糕，但她还是从此保持着小心谨慎，作为外交官的时候如此，作为普通人的时候同样如此。

她突然意识到，每当卡雷苟斯在场的时候，自己总是毫无防备，总是在不经意的交谈间就完全进入了放松的状态。这可真是奇怪，她想，这条龙竟然可以让我感到安全，她不禁翘起嘴角笑了起来。话说回来，她和古伊尔——曾经的兽人大酋长——在一起时也会感到安全，但她还是会让自己保持警惕。或许，这就是一个人内心深处觉得可以依靠和不可以依靠的区别吧。

现在卡雷苟斯已经能够再次感应到聚焦之虹，大家也都希望接下来一切顺利，但是他们也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为万一丢掉它的踪迹而做好下一步准备。特沃什开始研究范围抑制法术，金迪则去到了达拉然图书馆的深处寻找一箱卷轴。“你会羡慕死我的，”金迪透过魔镜对吉安娜说道，“这可是块尘封之地。”

在微弱的希望和残酷的现实面前，吉安娜、特沃什和蓓恩不得不开始探讨，如果窃贼决定使用聚焦之虹来发动进攻，那么他们应当如何去疏散那些联盟的重要城市——不管是用常规手段还是魔法手段。吉安娜还想到或许应该通知一下部落，但是蓓恩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我的女士，”她说，“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事很可能一开始就是部落整出来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这件事联盟同样有嫌疑。”吉安娜说，“部落会魔法，联盟也会，蓓恩。克尔苏加德就曾经是肯瑞托的成员。又或者这根本就是其他种族所为，卡利姆多可大得很。”

“那我们也替部落考虑一下嘛，”特沃什说道，他长期以来都在这两个女人之间充当和事老，“想一下又不会怎么样。”

“如果遭到袭击的是部落，那我们得迅速援助他们，这能帮助我们彼此建立信任。”吉安娜站在外交官的角度说道。蓓恩做了个鄙视的表情，不过也没再说什么。

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吉安娜都感觉自己像是在对着空气摔跤，毫无头绪、毫无目标。相比之下，规划如何疏散卡利姆多主要城市这种实质性的工作简直就是一种解脱。这种按部就班、逻辑分明的工作让她感觉如鱼得水。卡雷苟斯曾经告诉她魔法就是数学——事实上这一点她之前就已经明白，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万事皆有其因，亦有其解。嗯……如果没有，那只是你还没有找到而已。

天色渐晚。起早贪黑了这么多天以后，吉安娜终于能够好好休息了。她差不多是在太阳刚下山的时候就钻进了被窝。卡雷苟斯现在能够定位聚焦之虹，而他们的烦恼看起来总归是能解决的。她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我的女士。”

迷迷糊糊中，吉安娜还以为这急切的声音来自梦中。她挣扎着眨眨眼睛，借着窗口透进来的微光看到一个有着尖尖耳朵的高大身影。“蓓恩？”她低声问道。

“我们截住了一名信使，”蓓恩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疑惑，“一名部落的信使，他坚持要和您见面。”

吉安娜这下完全醒过来了。她溜下床，披上一件外衣，划了一个手势点燃灯火。蓓恩还是穿着往常的那副盔甲。“他自称是来自北方城堡，而那里……已经被部落攻陷。”

一时间，吉安娜屏住了呼吸。或许，或许该在卡雷苟斯离去后就赶往北方城堡的。她苦涩地叹了口气，对蓓恩说：“我很欣慰你们留

了活口。”

“他大摇大摆地走近守卫，”蓓恩说道，“手里拿着这个作为信物。他向卫兵保证你会认出这东西并且接见他。卫兵觉得至少该向您确认一下。”

蓓恩递过来一个白色包裹，吉安娜接到手里。这东西着实有些分量。她轻轻地解开缠在外面的麻布，然后瞪大了眼睛。

这是一柄单手战锤，精致绝伦，显然出自矮人工匠之手。头部由白银铸就，下面缠着黄金的缎带，通体遍布着细小的宝石，并且还铭刻着符文的印记。

吉安娜盯着它仔细看了好一阵，然后才抬起头向着蓓恩。“带他来见我。”她只说了这一句。

几分钟后，这个部落的信使被卫兵们带了进来。吉安娜看起来也不再怀疑他是间谍。

他的身形异常高大，并且被一件同样异常巨大的斗篷包裹着全身，和旁边的卫兵对比起来就像是铁塔一般。吉安娜心想，只要他乐意，随时都可以轻松干掉这两名卫兵，但他还是任凭卫兵粗暴地把他带到了此处。

“退下吧。”吉安娜说道。

“我的女士，”其中一名卫兵说道，“你打算单独会见这个……生物？”

她严厉地看着那名卫兵。“他带着善意而来。你们不得无礼。”

那名卫兵脸上略有愧色。他们两人一起向着吉安娜鞠躬示意，然后退了出去，并关上客厅的房门。

那高大的身影站起身来，从斗篷下伸出一只手揭开兜帽，于是吉安娜发现自己正凝视着一名面色镇定且自豪的牛头人。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他埋下头说，“我的名字叫作佩里斯・雷蹄。我奉牛头人酋长之命前来，他让我把这战锤交付于你。

他说……这东西会让你相信我所言不虚。”

吉安娜紧握着战锤。“我绝不会弄错，这是破惧者。”她说道，然后回忆起自己与贝恩和安度因·乌瑞恩在这个房间里相聚的那个时刻。当时贝恩痛失至亲，并且为自己是否能担起先父的头衔而犹豫着，安度因小王子于是冲回自己的房间，将这战锤拿来送给了贝恩。要知道，这可是麦格尼·铜须赠送给安度因的礼物，吉安娜满怀感动地目睹了男孩将它转赠给贝恩的过程。他们，一个是未来的联盟国王，一个是牛头人一族的酋长，礼物美丽而珍贵，但这情谊更是真挚与热诚。当贝恩双手将它接过的时候，破惧者在牛头人宽厚的手掌中泛起了柔和的光芒，表示着对新主人的认同。

“他知道你不会弄错的，吉安娜女士。贝恩酋长一直都对您报以尊敬和感激。也正是因为那天晚上收到破惧者的那份回忆，他才特意派我带来警告。部落已经攻陷了北方城堡。”他的声音中并没有高兴的成分，相反，全是阴冷和悲伤，“但更让他伤心的是，这场战役是因为投入了黑暗的萨满法术而取胜的。他唾弃这样的行为，但为了保护自己的族人，贝恩酋长不得不同意让牛头人继续为部落效命。他希望我向您强调，对于这义务他丝毫没有喜悦之情。”

吉安娜点点头。“我相信这一点，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参与了一场针对联盟的暴行。北方城堡……”

“北方城堡仅仅只是个开始，”佩里斯打断了她，“地狱咆哮想要的远不止一座城堡。”

“什么？”

“他的目标是征服整片大陆。”佩里斯说道，即便是出自这沉着的牛头人之口，这话语也让人深感冷酷且可怕，“他很快就会下令部落向塞拉摩进军。请记住我的话，他们声势浩大，以你们目前的状况必将陷落。”

这陈述并非为了恐吓，它只是简单而直率地……说出了事实。吉安娜倒吸了一口冷气。

“贝恩酋长从未忘记你的恩情，所以让我警告于你。他不希望看到你措手不及。”

吉安娜深受感动。“贝恩酋长，”她满怀感激地说道，“是一名真正值得尊敬的牛头人。我很荣幸受到他的重视。我感激他及时送来警告。请回报他，这将拯救许多无辜的生命。”

“他很遗憾自己能给的只有警告，我的女士。此外……他希望你收下破惧者并归还给其原本的主人。贝恩酋长感觉自己已经不该再持有它了。”

吉安娜点了点头，泪水从眼眶中滑落。她多么希望那个夜晚能修补彼此的关系，能成为互相理解的开端。可最终事与愿违，贝恩用他一贯温柔而坚定的方式告诉她，他们的友谊到此为止了，他过去不是联盟的一员，并且以后也不可能是。他终究会与部落并肩战斗。她表示理解。她完全清楚如果牛头人站出来反对加尔鲁什会有什么后果，她也不想看到有人承担这样的伤害。

“我会确保破惧者物归原主的。”寥寥数语，诉说着吉安娜百转千回的忧伤。

作为经验丰富的信使，佩里斯立即心领神会，并深深鞠下一躬。吉安娜走到房间尽头的那张小桌前，找出羊皮纸、墨水、羽毛笔和封蜡，写下一封简短的手札。她撒上一些干燥粉，然后卷好信纸，滴上封蜡，并盖上自己的私人戳记。她站起身，把信交给等在一旁的牛头人。

“这封信能确保你被安全送出联盟领地……如果你在路上被抓的话。”

牛头人笑了。“您多虑了，不过感谢您的好意。”

“也请转告贝恩酋长，从没有牛头人远行者来过我这里。我的情报都是来自一名从北方城堡侥幸逃脱的联盟斥候。你就稍作休息，然后安全返回吧。”

“愿大地母亲向您微笑，女士。”佩里斯说，“见到您之后，我更加理解贝恩酋长的决定了。”

她苦笑道：“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共同战斗吧。”

“也许吧，但恐怕此刻还不行。”

吉安娜点头承认这个事实。“佩里斯·雷蹄，愿圣光与你同在。”

“愿大地母亲护佑着你。”

她看着他离去。她几乎，几乎就想把他叫回来，告诉他塞拉摩将会为他，为贝恩，为所有牛头人提供庇护，但她终究忍住了。她不想在战场上面对贝恩，不想念出咒语杀死这些善良而聪慧的生命，但牛头人是天生的猎人、战士，他们绝不会逃避自己的责任。贝恩已经尽其所能，甚至远比吉安娜所期望的更多。他很有可能会因这次警告而背上叛徒的罪名。

她希望今天的事情不会给这名牛头人酋长带来灾难。

吉安娜双手合掌，捂在面前，给自己以坚强。然后，她恢复了镇定，叫来蓓恩。

“叫醒特沃什，召回金迪，让他们到图书馆见我。”

“我能问问发生了什么吗？”

吉安娜满脸倦容，看着自己多年的侍卫及好友。“战争。”她言尽于此。

➢ 第十章　蛰伏的危险

聚焦之虹就像是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地移动着。卡雷苟斯已经花掉了大半天时间去尾随它的足迹，就像是猎犬循着猎物的气味那样追逐着。当他离开塞拉摩的时候，感应到的气息就在西北方向，于是卡雷苟斯怀疑它现在就在莫高雷，也许就在雷霆崖附近。但是当他抵达莫高雷巨门的时候，聚焦之虹原地停留了片刻，又直奔着东北方的奥格瑞玛去了。卡雷苟斯以他双翼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紧紧跟随其后，但是当他到达十字路口的时候，聚焦之虹又再一次改换了方向，朝着几乎是正南方而去。

他龙躯一震，突然明白了过来。

“你们很聪明，我的敌人。”他轻声说道。

是的，他们不傻，但卡雷苟斯却不止一次地犯傻，至少在这段旅程上如此。首先，他没能看破一个简单的咒语。然后，他又傲慢地以为窃贼们没料到会有追兵。

他们当然料到了。有胆量，并且有能力从龙群手上窃走无价法器的人，自然早就对后续事态做好了万全准备。他们知道蓝龙军团必然会派人来夺回聚焦之虹，甚至很可能就是卡雷苟斯本人。于是他们不仅转换了聚焦之虹的形态，还不停地将它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让试图找回宝物的人在永无止境的追逐中耗尽体力。

他相信现在的状况可以用一句人类的谚语来形容——“赶野鹅”。

他有点火大了，愤怒地低吼了一声。就算是龙族也不能永不停歇地飞下去，他根本没有追上目标的希望。就在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件神器又转头奔着西南方飞去了。

卡雷苟斯猛一甩尾，扑扇了两下巨翼，然后让自己冷静了下来。的确，只要窃贼们还在用这种方式戏弄他，他就永远无法靠近聚焦之虹，更不用说把它夺回来了。

但他们不可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只要聚焦之虹还在天上这样飞来飞去，艾泽拉斯就是安全的。因为不管是谁，打算用聚焦之虹做些什么，动手之前都必须先得把它停下来。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虽然其间也被迫停下来休息了几次），他一路飞过了希利苏斯、安戈洛环形山、菲拉斯、莫高雷、贫瘠之地，而现在到了……

北方城堡，或者确切地说……是北方城堡的废墟。

这里曾有着引以为傲的坚壁高塔，为定居其中的军民提供安全。这里曾是一座军事要塞，斥候、攻城武器、战士，以及将军都曾从这里出发。而那支摧毁了陶拉祖营地的军队亦曾驻扎在此。但是现在，它看起来就像是被一只巨手如同蹂躏玩具那般碾压撕碎。火炮已然沉默，一道稀薄的灰黑色烟雾从火堆中冉冉升起，直入天际。这座曾经辉煌的联盟城堡如今已成碎石，而围绕着它的是成百上千簇动的身影。

部落。在这个高度上卡雷苟斯无法看清他们的种族，但他能辨认出每一张战旗的底色。部落所有的种族都来了。风向突然一转，卡雷苟斯敏锐的鼻子捕捉到了一丝刺鼻的气味，他的神情也为之苦痛起来。胜利者们正在焚烧尸体，至于这究竟是为同胞举行的葬仪，还是在清理敌人的尸体，卡雷苟斯无从分辨，也不想再去分辨。

聚焦之虹还在继续移动着，这一次又转回了莫高雷，不过卡雷苟斯已经不打算再追过去了。他强壮的翅膀向下猛地一拍，身躯在空中一转，直朝向正南方飞去。他知道现在需要做些什么了。

他可以待在塞拉摩里保持追踪聚焦之虹。他也正打算这样做。他将会耐心等待，直到盗贼厌倦这场游戏，直到它最终停下来，然后再做个了结。而在此期间，他将会陪在吉安娜身边。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她将会需要所有能够获取的帮助。

“部落来了多少人？”蓓恩问道。她、特沃什、金迪和吉安娜现在都在图书馆里，围着那张老长桌。他们最近已经没日没夜地在这里工作了许久，不过现在，大家的焦点不再是那些书本和卷轴，而是一

张摊开的卡利姆多巨幅地图。视野中唯一的几本书也被用来压住这羊皮纸的四角。

“那牛头人没说，”吉安娜说道，“至少没有明确地说。他只说部落声势浩大，以我们目前的状况必将陷落。”

“这家伙可信么？”金迪问道，“我的意思是，你懂的——他是部落的一员。这很可能是在给你下套。万一我们调集了援军来防卫塞拉摩，结果他们反而跑去攻打暴风城或是别的什么地方。”

作为一个小姑娘，金迪，你可还真是谨慎多疑。一个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

卡雷苟斯迈着大步走进房间。吉安娜转过身来，看到他心里就像被电流击中一般，但是当她看清他脸上的神色时，心情像弹簧一样又失落了起来。他英俊的脸上依旧带着笑容，但却比印象中更加苍白，而眉头上更是锁着深深的皱纹。

“你没能找到它。”她语调轻柔。

卡雷苟斯摇了摇头。“他们一直在跟我玩捉迷藏。”他说，“每当我接近聚焦之虹的时候，他们就把它运到别的地方去了。”

“试着把你累垮。”蓓恩说，“听上去是个不错的策略。”

“不管听起来怎样，对我来说这就跟试图和地精讨价还价一样令人沮丧。”卡雷苟斯说，“不过我待在这里也能感应到它。我会等它慢下来停下来，然后再过去一举拿下。”

“这样等着安全么？”蓓恩问道。

吉安娜替卡雷苟斯回答道：“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计划着什么，但不管是打算把这件古老的法器拿来做什么用途，调校它都需要耗费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何况他们不是蓝龙，没有那种与聚焦之虹的天然纽带。他们不可能在奔波途中完成这样复杂的工作。卡雷苟斯说得对，当聚焦之虹停下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及时赶过去。”

“但愿它停顿的时间足够让你飞过去。”金迪说道。

“那你觉得我应该在外面徒劳无功地追个不停么？”

“好吧，这么说的话……那还是就待在这里吧。”

他点点头，然后转向吉安娜。“我回来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说，“看起来你已经听说了，部落攻破了北方城堡。我看到了它的废墟。”

“我们已经听说了。”她说，“从一个非常可靠的访客口中。他同时还警告我们部落正打算进攻塞拉摩。你的亲眼所见……更印证了这些。”

卡雷苟斯的脸变得更加苍白。“吉安娜……你对他们的企图根本毫无准备。”

“我们被告知部落已经聚集了庞大的军队。”吉安娜说道，“是的，直到现在我们都疏于了防备，但多亏这警告，我们现在有机会向各处发出求援。”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就已足够。”卡雷苟斯说道，“吉安娜，部落的所有种族都来了，他们已经把北方城堡从地图上抹去了。那里唯一还剩下的东西是瓦砾和柴堆。他们的军队——一整支大军——仍然集结在那里。我真希望我能把那景象完整地传达给你，如果你寻求的援军没有到来，或是来得不够迅速，那你的命运就会和北方城堡一样。”

“然后，加尔鲁什就能轻易地摧毁掉卡利姆多上其他所有联盟据点了。”特沃什说道。卡雷苟斯点了点头，目光里满是担忧。

吉安娜看了看他们，又看了看蓓恩和金迪。“你们好像都觉得部落已经稳操胜券似的，我可不这么认为。”她眯起眼睛轻蔑地仰起头，“卡雷苟斯说部落的军队正驻扎在北方城堡，这点不假，但如果他们仍驻扎在那里，那就还没有朝塞拉摩进军。而既然没有进军，那就说明他们还没有为下一步做好准备。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有时间。”

她走到长桌旁，感觉到卡雷苟斯正好奇地看着她。“看。这里是北方城堡。”她修长的手指敲了敲地图，“而这里是塞拉摩。”然后手指向右下方滑去，“这里是蕨墙村。它并不是一个军事哨岗，但确

实挡在了我们和凯旋壁垒之间。”凯旋壁垒是一座新建的军事基地。如果先前得到消息的话，吉安娜想，它本该能够支援北方城堡。现在北方城堡的悲剧已经酿成，但她祈祷对于塞拉摩来说一切还不算太迟。

“我们将会得到来自凯旋壁垒的增援。如果小心一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穿越尘泥沼泽的时候避开蕨墙村。我还会向前线指挥所派出信使。”

“如果那里还有人的话。”卡雷苟斯说道，“我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到人烟。”

“也许大部分人都去增援北方城堡了。”金迪低声说道。

这……吉安娜心中一阵剧痛，这意味着他们大部分人都已经战死。她摇了摇头，金色的长发也跟着飘散，像是想把心中想到的景象清除出去。

“要是有人从北方城堡的战斗中逃脱，应该会赶去凯旋壁垒集结，而不是棘齿城。”她说道，“我们将会从那里开始寻找生还者。”

卡雷苟斯走到她的身边，视线紧锁在地图之上。吉安娜以询问的眼神望向他，期待着他发表看法，但他只是摇了摇头。“继续。”他说。

“塞拉摩既是一座无法撼动之城，也是一座危如累卵之城，这完全取决于援军赶来的速度。如果一切顺利，暴风城能及时派来几艘战舰，那么就能把部落战船都逼在外围，无法靠近登岸。”她伸出手指，在地图上绕着塞拉摩画了半个圆弧。

“不过要是部落先赶到港口，”蓓恩说道，“我们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吉安娜转过身来看着她。“的确。”她说，“那或许我们就该去港口竖起白旗，一边喝下午茶一边等着部落大驾光临，这样就可以省去许多麻烦的战斗了。”

蓓恩面色一沉，粉紫色的脸颊变得更加阴暗。“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得要有必胜的信心，更要有必胜的觉悟。我欢迎一切对于我计划不足之处的建议。”这是对着卡雷苟斯说的，蓓恩、金迪和特沃什都早已知道她向来虚怀若谷，“但是蓓恩，你刚才的话只会让我们自乱阵脚而已。塞拉摩过去一直屹立不倒，而这一次也必将如此。”

“目前为止你向哪些人送出求援信了？”卡雷苟斯问道。

吉安娜微微一笑。“信？用不着那东西，也用不着传送术。我有办法和瓦里安国王、安度因王子，以及三锤议会即时会话。”

“那一定很有趣。”卡雷苟斯说道，“据我所知，那三个矮人似乎很少能达成共识。”

直到不久之前，铁炉堡的首领都一直是麦格尼·铜须。不过在大地的裂变来临之际，为了更好地理解大地的不安，麦格尼举行了一场能让他“融入大地”的仪式。仪式成功了，麦格尼转变成了一块钻石，的确是成了大地的一部分——只不过跟预想有一些小小的偏差。麦格尼之女茉艾拉趁机发动了一场叛乱，试图继承王位并与黑铁矮人共同统治铁炉堡。这场叛乱只造成了一阵短暂的混乱，随即便被镇压。恢复安宁之后，矮人们组建了一个议会来取代之前的集权制度。矮人的三个氏族：铜须、蛮锤和黑铁，各自委任一名代表。这个执政机构被称之为三锤议会。只不过对于三位共事的矮人代表来说，想要在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恐怕都会是个挑战。

“看起来他们谁都不想让部落完全统治卡利姆多。”吉安娜说道，“尽管在细节上有些争执，但这一次三个矮人在大局上还是意见一致的。”

卡雷苟斯突然变得有点神色不安，对此吉安娜觉得自己能够理解。她温柔地把一只手放到他的手臂上。“你是一头巨龙，卡雷苟斯，”她说道，“你不需要卷入其中。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你正以前任守护巨龙的身份担负着找回失窃法器的重任。”

他感激地笑了。“谢谢你的理解，吉安娜，但是……我不愿看到你们之中的任何人受到伤害。”

“吉安娜女士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金迪说道，“塞拉摩是联盟的一部分，联盟会来保卫她的。”

卡雷苟斯摇了摇头。“这不是一小场混战或是突袭一座村庄那么简单。如果部落获胜，加尔鲁什打算完全控制卡利姆多的想法就不再是异想天开，不过我……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考虑究竟能否提供帮助。我很抱歉，吉安娜。”

他望着她的双眼，而她完全能理解这种苦痛的抉择。他们的双手下意识地紧握在一起。吉安娜发现自己竟有些舍不得放手，但此时此刻除了守护塞拉摩以外，她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想其他任何事情了。

“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她说，“我会和瓦里安取得联系。蓓恩，你去巡查一下士兵，包括塞拉摩内所有可用的人手以及外面沿路驻扎的岗哨。确保每个岗哨至少拥有一匹快马，当部落接近时他们需要尽可能快地回报消息。”

暗夜精灵点点头，敬了个礼便小跑着离开。“那平民们呢？”金迪问道，“要告诉他们实情吗？”

吉安娜皱着眉头，陷入了深思。“告诉他们实情。”她最终下了决定，“塞拉摩原本就是座军事重镇，选择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它的战略地位。在此之前我们一直都很幸运，但是在危难关头，他们会理解并遵从命令的。”

她转向特沃什。“你和金迪这就开始去挨家挨户地通知平民。港口从现在开始关闭，因为我们需要征调所有可用的载具。那些想要离开的平民可以从陆路疏散，不过现在部落将至，我想，留在城中会比身处沼泽更加安全。城门将会在日落之后关闭，直到危险解除之前都不会再打开。并且在日落之后两个钟头，塞拉摩将会开始全面宵禁。”

“为什么不从日落开始呢执行呢？”卡雷苟斯疑惑地问。

“因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需要感觉到自己像个人，而不是被困的野兽。日落之后的两个小时能让每个人都可以和家人一起出去撮上一顿，或是和三五好友围着火炉喝上两杯。当战斗来临的时候，这些简简单单的回忆会提醒他们，自己是为何而战：不单是为了什么理想，也不单是为了活命，还为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亲人，以及他们的生活。”

卡雷苟斯看起来有点吃惊。“这……我倒是没想到。”

“而两小时也不至于让任何人惹上麻烦。”金迪说道，“好主意。”吉安娜困惑地看了她一眼，好奇她怎么会想到这方面去。

“感谢夸奖，悲观的小家伙。”吉安娜面带微笑地看她，小侏儒翻了翻白眼。吉安娜接着问道：“还有问题吗？”

“没了。”金迪说道，“来吧，特沃什。我会从港口开始。你就先去塞拉摩堡垒，和那里的士兵们说明情况，顺便问问范沃森医生还需要些什么。我相信许多接受过急救训练的平民会乐意帮忙的。”

“是的，老大。”特沃什忍着笑回答她。金迪漫不经心地向吉安娜和卡雷苟斯挥了挥手，然后匆匆跑下楼梯。特沃什耸耸肩，也跟了下去。

“你的学徒可真够自信的。”卡雷苟斯说道。

“这是一个我不希望她失去的品质。”吉安娜说道，“对一名法师来说，没有什么比缺乏自信更加危险的了。关键时刻优柔寡断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点了点头。“的确如此。现在……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我会告诉你的，不过现在我得和瓦里安国王联系。”她说，然后又带着歉意地补充道，“我想，他应该不太高兴看到还有位蓝龙在场。”

“呃，我懂，我完全理解的。”卡雷苟斯说道，“我会回到自己的房间，等你忙完再来叫我。”

“不，你可以跟我一起。”吉安娜说道，“只是别出现在镜子前。”

他看着她，满脸困惑。然后她笑了。

卡雷苟斯跟着吉安娜一起来到了她的客厅。刚才所在的图书馆安置着数以百计的书籍，而此处仅仅只有几十本。吉安娜在卡雷苟斯的注视下来到一个书架前，按照特定的顺序碰了碰其中三本书。书架滑向一边，露出一面未经修饰的椭圆长镜。对此卡雷苟斯倒没感到太多的惊讶。他眨了眨眼，于是镜子里那个站在吉安娜身旁的他也眨了眨眼。

“刚才你说到镜子，我就想应该不是提醒我刮胡子这么简单吧？”他开玩笑地说。

“当然没那么简单。”她说，“这东西看起来是一面镜子，但只要使用正确的操作方式，或者说正确的数学原理，它就能发挥妙用。和传送术类似，只不过更加简单也更加基础。传送门能把一个人切实地传送到另一个地方，而这面镜子是用来显现某个地方的景象，当然，如果时机合适的话，也能看到身在那里的人。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希望瓦里安就在附近，否则我们还得换个时间再试。”

卡雷苟斯摇了摇头，年轻种族和他们的法术竟然如此简单有效，这让他再一次感到惊叹。“我知道这类法术，很古老，也很简单。就像那群窃贼们用来防止我追踪而使用的‘伪装’魔法一样。”

“你的龙群从不用这些法术么？”

“大部分蓝龙认为使用这样简单平凡的法术是在自贬身价。”他回答她，并且赶紧又补充道，“但我认为这个法术用得非常巧妙。”

“我会尽量不把这当成是冒犯。”吉安娜低声回答，但娥眉已然轻锁。

“我，”卡雷苟斯赶紧握住她的双手，“又笨拙又粗鲁。我确实认为这个法术非常巧妙。我们龙族……”他手足无措地想要解释龙群的心态，尤其是蓝龙一族，“我们龙族似乎总觉得越复杂越精致的东西就越好。更长的准备时间，更多的材料，更多的参与者……就更

好。着装、食物、法术、艺术，所有一切都是如此。他们宁愿坐下来花费好几天搞出一个无比复杂的咒语来将某个调味瓶传送到手中，也不愿站起身直接走过去拿。”

这话哄得吉安娜笑了起来，卡雷苟斯总算舒了口气。

“那么，你喜欢我的简单和平凡么？”吉安娜问道。

一瞬间，所有的幽默感都弃他而去。“我喜欢你。”他现在能说的只有这个，“我见过你的简单，也见过你的复杂，而这些都和你如此相称。你就是吉安娜，而我……喜欢吉安娜。”

她没有松开他的手，相反，她低下头将目光锁在了那里。“这可是个很高的赞赏，更何况出自龙族之口。”她说。

他用一只手指托起她的下巴，让两人眼神交汇。“如果说这是赞赏，那你也受之无愧。”

她的脸颊上红潮泛起，松开他的手向后退去，并有些多余地抚平长袍。“嗯……谢谢你。现在你先去那个角落待一会儿吧。镜子对面的人应该看不到那里。”

“遵命，我的女士。”他鞠躬示意，然后退到了她所指的那个角落。

吉安娜转身面朝长镜。她花了一小会儿时间理顺头上凌乱的头发，并且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她沉着地挥动双手，低吟咒语。在卡雷苟斯的注视下，她的脸泛起光华，不过并非普通灯具或是阳光的色调，而是沐浴在一片柔和的蓝色之中。

“吉安娜！”瓦里安说道，“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是，瓦里安。我真希望这次找你只是为了讨论安度因的学业。”

“听起来有点儿不妙，发生了什么事？”

吉安娜简单地说明了情况。瓦里安直到此刻才得知北方城堡沦陷的消息，他沉默着聆听吉安娜的陈述，只有偶尔需要详细说明的时候

才会打断一下。她告诉他，已经有人向她传达了警告，部落的目标远不只是北方城堡。

“加尔鲁什想要征服整个卡利姆多。”吉安娜平静地说，“先是塞拉摩，然后挥军北上登陆泰达希尔。”

“如果他能够攻下塞拉摩，那他确实就能做到接下来的一切。”瓦里安咆哮道，“该死的，吉安娜，我早就警告过你，部落就像是一条冻僵的蛇，而你一直在帮它取暖。”

卡雷苟斯眉头蹙动，不过吉安娜依旧平静如常。“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加尔鲁什的作为。在萨尔的领导下部落绝不会如此。”

“但萨尔已经不再是部落的领袖，而现在，塞拉摩以至于整个卡利姆多都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

瓦里安语含嘲讽，不过吉安娜却并没有生气。“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也看到了，挺严峻的是吧。”

瓦里安为自己摊上了吉安娜这个盟友而发出一声叹息。“好吧，我知道你找我是为了什么，暴风城会与塞拉摩同在的。我马上就会派出第七军团的海军去增援你。”他稍微停顿了一下，“而且看起来这个世界还是有几个地方能安宁一阵子的，我会抽调几个最好的将军向你报道。他们会在城防的时候倾力相助，还可以和你一起制订战略，打得这些部落狗们夹着尾巴跑回老家。”

她感激地微笑道：“瓦里安，谢谢你。”

“先别急着谢我，”暴风城国王说道，“他们还得好几天才能赶到。你需要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去迎战部落，而我想要抽调的这些将军都驻扎在很远的地方。”

卡雷苟斯心头一沉。部落的大军就驻扎在北方城堡，距离塞拉摩只有一天……最多两天的路程。瓦里安的战略听上去挺好，到目前为止挺好，但如果暴风城的战船和将军们晚到了哪怕一小时，塞拉摩都会化为废墟。他希望自己可以开口，但此时只能沮丧地握拳而立。而比这更糟的，是望着吉安娜因忧虑而呆立在那里的身影。

“好几天？瓦里安，一个牛……额，我的一个斥候告诉我，部落在北方城堡集结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如果他们仍然在集结，”瓦里安说，“那他们显然对闪电突袭没什么兴趣。他们在计划着一些别的什么。我会尽快调遣援军，吉安娜，但是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个事实——集结一支足以改变战局的军队需要耗费时间。我很抱歉，但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吉安娜点点头。“我当然明白，瓦里安，你已经帮了我很多。我会继续联系其他联盟领袖。卡多雷应该能送来士兵和战船。至于矮人，应该也会送来些战士，或许还会有狮鹫。我想德莱尼人也会欣然相助的。”

“我会和格雷迈恩谈谈。”瓦里安说道，“据我所知，在战场上只要有几头狼人，哪怕最凶残嗜血的部落战士也会为之战栗。”

“感激不尽。”吉安娜说，“在这样一座小岛上，有时候很容易会产生遗世独立的感觉。”

“行了，别这样。”瓦里安的声音变得和善起来，“几小时之后再联系我，我们再交换一下手中的信息。保重，吉安娜。我们会赢的。”

“是的，我们会赢的。”吉安娜说道。

柔和的蓝色光芒从魔镜中散去，吉安娜脸上的色彩也恢复如常。卡雷苟斯望着她，心意为之暗决：不管接下来的时局如何险恶，他都会竭尽所能，守护她的信仰。

➢ 第十一章　鲜血与雷霆号

四天了。部落集结的大军翘首盼着进攻塞拉摩的命令已经整整四天，但加尔鲁什依旧待在他的酋长帐篷里，拒绝一切觐见的请求。

“忠诚”这种东西大多数部落成员都有，但“耐心”可就未必了。喃喃自语的牢骚、交头接耳的抱怨都开始出现在军营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贝恩的牢骚和抱怨比谁都多——虽然是出自另一个方面，不过他还是竖起敏锐的耳朵四处偷听，并且试探性地和其他牢骚分子交谈起来，探讨驻军不动的原因。

在距离废墟不远的地方，就是因大地的裂变而留下的大裂谷，裂谷的右侧长着一棵参天大树。贝恩和哈缪尔·符文图腾就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并且率先抵达会场。随后，其他与会的成员也都陆续到场：弗兰迪斯·法雷船长和几名被遗忘者；克兰蒂尔·血刃；指挥一艘飞艇的齐克斯·磨轮和他的大副布拉·克西齐克；代伊崔格到场的玛戈拉格；还有贝恩自己手下的一些牛头人。最后抵达的是沃金和他的两名族人。看到老朋友的身影，贝恩感到既高兴又有些担心。

有那么一会儿，他们都只是站在那里望着贝恩。贝恩的目光缓缓扫过他们每一个人。“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叛徒。”他用那深沉浑厚的嗓音说道，“我们都忠于部落，但我们也有权去质疑那些不明智的行为。不过所有聚集在这里的朋友们，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在某些人的眼里，我们这样的集会就可以算作是谋逆。而且，马尔考罗克看我们的眼神可从来都不友善。”

四下一片沉寂，就连稍息姿势下换脚的细微声响也都清晰可闻。

贝恩继续说道：“我出于对部落的热爱而诚邀你们到此，但是现在，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被指控为叛徒的危险。这是最后的机会，不愿意留在这里的人可以选择离开。不会有指责，也不会有埋怨，但是我恳请那些选择离开的朋友，忘掉此地发生的一切。而若是我们被抓捕审讯时，也会忘记你们曾经到来。请遵循自己的心意，自由地作出选择吧。”

一位牛头人转身离开，此前他站得离这微弱的营火实在太远，以至于贝恩只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随后有那么一两名被遗忘者也悄然离去。其余的人则都留了下来。

“你们都很勇敢。”贝恩说道，同时示意大家坐下。

“说不定是刚才被吓傻了没来得及走掉。”齐克斯的大副说道，“谁有酒吗？”一名巨魔默默无言地递给他一个皮袋，地精敞开喉咙猛灌了一口。

“虽然听着有点别扭，但布拉确实说出几分实情。”克兰蒂尔说道，“我们都知道出言反对加尔鲁什会有什么下场。萨尔可从不会这样！而且他也绝不会把我们引上这条战争之路！联盟会……”

贝恩举起一只手打断了他。“淡定，我的朋友。这些你都说得很对，可萨尔已经不再是我们的酋长了，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才是。而且今晚我们到此也不是为了发动起义，我们的目的是探讨加尔鲁什的所作所为，探讨他所做出的那些抉择究竟是睿智，还是愚蠢。”他对着哈缪尔点了点头，哈缪尔递过来一根装饰着羽毛、珠子，以及碎骨的树枝。“这是发言棒，只有拿着它的人才能说话。”贝恩将那枝丫举在面前，“谁想要第一个发言？”

“尊敬的贝恩·血蹄，我有话要说。”这是弗兰迪斯·法雷的声音。贝恩转过头，将发言棒交到了这位被遗忘者远征军领袖的手上。“我为部落鞠躬尽瘁，但部落看起来似乎并不打算替我，以及我的黑暗女士着想。我的同胞都曾经是人类，并且我自己生前就居住在暴风城，一座现在随时都能调集大军扑向我们领土的雄伟城市。如今联盟显然已经知道了事态的发展，我想，像吉安娜那样聪慧的领袖，必然早已得知塞拉摩就是我们下一步进攻的目标。”

他所知不多，却推测到了许多实情。贝恩静静地听着，不做任何表示。

“尽管时局不容乐观，希尔瓦娜斯女士还是愿意为这次行动尽一己之力。可我们现在集结在这里是打算等出个什么结果？！部落有充足的食物和补给，而且就我所知，你们这些血管里仍旧流淌着鲜血的家伙都燃烧着对战斗的渴望。那加尔鲁什还在等待些什么呢？时间每流逝一点，这整支军队的前景就会变得更不明朗一些。这样的统帅毫

无智慧可言，这简直就是……”他思索着合适的字眼，“不负责任。”

克兰蒂尔·血刃从他手中接过了发言棒。“我同意法雷船长的话，如果人类放弃增援塞拉摩，直接向我们发动报复，那辛多雷和被遗忘者的领地都会岌岌可危。我们越快发动进攻，就能越早定下乾坤。我无法理解加尔鲁什为何按兵不动。时间拖得越久，局势对我们就越不利。”

“我也搞不明白……”地精大副开口说道。

“请等待发言棒，我的朋友。”贝恩打断了他。布拉看起来有点尴尬，他接过发言棒双手握住，然后清了清嗓子再次开始发言。

“我想说的是，这事儿我从头到尾都整不明白。贸易亲王加里维克斯还盼着一车车的金子呢，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地精们冲上去化作炮灰，半毛钱的回报都没有。”

“麻烦你，我亲爱的绿皮朋友。”沃金从地精大副手中要来了发言棒，“你们都知道，巨魔是个骄傲而古老的种族。我们加入部落，是因为森金在幻象中看到萨尔将会帮助我们，为我们带来和平与安宁，而后也确实如此。他是个好领袖，但现在他已经不再是酋长，加尔鲁什接替了他的位置。萨尔，他了解元素，了解万物之魂。他是兽人一族许久……许久以来的第一名萨满。而我们巨魔一族同样了解元素，了解灵魂，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们真相，加尔鲁什和他的黑暗萨满们所做的事情……惹火了万物之魂。我不知道他们还能控制那些熔核巨人多久，而一旦失控……”他咯咯地笑了，“我们都曾见证过大地裂变的景象，那是大地感受到了死亡之翼带来的伤痛。那么要是元素们感受到了部落带来的伤痛又会如何呢？你觉得他们会攻击谁呢？当然是我们，老兄们。”

“对，你会感受到痛苦的，‘老兄’，不过可不是来自元素。”

这低沉、粗暴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贝恩立即就跳了起来，与会的其他人也是一样，并且纷纷抽出武器。紧接着贝恩就意识到这声音来自何人，于是冲着大家喊道：“放下你们的武器！都放下！”

“这头憨牛倒挺识相。”马尔考罗克说道。他向前走近几步，火光映出了他的脸，“你们有三次呼吸的时间放下武器，否则场面就会变得很血腥了。”

这威胁的话语并非高声呼喝，但却已足够让在场的每一个人为之胆寒。原本剑拔弩张的部落成员们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我真不敢相信。”另一个声音传来，显然是带着难以平息的怒火。而贝恩感觉到，其中还有因背叛而感到的伤痛。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迈着大步走上前来，憎恶地看着这场集会。贝恩注意到加尔鲁什背后的黑暗中，还有一些模糊的身影正在移动。显然，来的不止他们两人。

“我听说了你们的这场小集会。”加尔鲁什说道。他的视线停在齐克斯船长身上，然后招了招手。地精立刻跑向了加尔鲁什，试图装出平静的样子，但整个人都躲在了兽人魁梧的身躯背后。兽人接着说道：“我过来这里就是想亲眼看看亲耳听听，事情是不是马尔考罗克说的那样。”

贝恩正对着他。“如果你只字不漏地都听到了。”他说，“那你就该知道这不是谋反，这里没有人想要推翻你。这里没有人高呼‘打到加尔鲁什’。我们只是直言对部落的担忧，我们满腔热忱，绝无二心。”

“质疑大酋长的决断，就是质疑整个部落。”马尔考罗克咆哮道。

“在你脑子里二加二一定等于五吧，回去穿两件智力装备再来跟我们讨论问题好吗。”贝恩反唇相讥，“我们的担忧都是有来由的，大酋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希望当面向你提出疑惑，寻求解答。但我们最终只能在这里集会，因为你根本不打算见我们。”

“我没必要回答你，牛头人。”加尔鲁什唾了一口，“还有你，巨魔。”他对着沃金说道，“你们不是我的主人，我也不是你们手中随笛起舞的傀儡。记住，你们是部落利刃，而我是持刃之人。我的计划你们并不了解，也不需要了解，我叫你们等着，那你们就得乖乖等着。直到我认为时机成熟为止。”

“萨尔会接见我们，”哈缪尔气愤地说道，“萨尔会聆听他人的意见，他从不把自己的想法或计划过度保密。他知道尽管自己尊为领袖，但真正重要的是将部落不分彼此地凝聚在一起。”

加尔鲁什往前逼近到这个年长的牛头人面前，指着自己那张带着黑色刺青的棕色面孔。“这看起来像是萨尔的绿皮？”

“不，大酋长，”哈缪尔说道，“谁也不会把您误认为是萨尔。”

这话已说得足够尊重，但是贝恩注意到马尔考罗克的双眼还是露出了凶光。

不过加尔鲁什总算还是平静了下来。“我很惊讶，你们当中许多人都莫名地爱戴着那个向往和平的萨满。”他说道，同时走过参与集会的每一个人，打量着他们的面孔，“但你们最好记住，是萨尔让我们还得从现在这个处境开始奋斗；是萨尔放任了联盟对我们土地的蚕食；是萨尔跟那个叫作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的人类法师眉来眼去，只差没有像狗一样拜倒在她脚下。萨尔犯下的错误，将由我——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来纠正。”

克兰蒂尔·血刃开口说道：“可是，大酋长……”

加尔鲁什转身向她走来，狠狠一巴掌打在她脸上。人群中传出一阵愤怒的低语，眼看骚动就要爆发，但是加尔鲁什立即握住了血吼，库卡隆卫士也纷纷拔出利刃与战锤。

“你们的大酋长很仁慈，”加尔鲁什咆哮道，“所以你才得以活命。希望你明白自己的处境，血精灵！”

血刃缓缓地点了点头，显然忍受着痛楚。

“很好。”加尔鲁什的目光紧接着又盯住了贝恩和沃金，“你们的大酋长确实非常仁慈。就牛头人一贯的作风来说，贝恩，你并没有错，你是在关心部落。作为你的领袖我不能不看重这一点，不过若是换作其他心胸狭窄的领袖，恐怕早已把你的行为看做是叛逆。我需要你，需要你们所有人为部落的荣耀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当机会来临

之时，我会把联盟的渣滓们送上来让你们杀到手软。但是现在，你们得回到自己的营地安守本分，静候大酋长的旨意。”

贝恩、沃金，以及其他人都躬下身子恭送大酋长离开。库卡隆卫士如同阴影一般尾随在其身后。

贝恩长舒了一口气。看来佩里斯·雷蹄的秘密任务并没有被加尔鲁什知晓。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被马尔考罗克知晓，否则他早就已经被做成了牛排。不过贝恩突然意识到，其实加尔鲁什也非常需要确保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正如贝恩一直想要维持的那样。加尔鲁什知道，有许多人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追随他。而贝恩向来温厚之名在外，若是贝恩离去，那么许多部落成员也会跟着离去。贝恩伫立在那里，静静地思索了好一会，然后才动身回到自己的帐篷。在经历了今晚的事件之后，他非常需要鼠尾草熏香来净化自己。每一次当他对加尔鲁什曲意迎合之后，都会有一种被玷污的感觉。

“你应该让我宰掉几个的，”马尔考罗克抱怨地说，“或者至少给他们来点惩罚。”

“他们都是不错的战士，我们需要他们。”加尔鲁什回答道，“他们已经心怀畏惧，就目前来说，这就够了。”

一个年轻的兽人跑到马尔考罗克身旁，低声耳语了几句，然后黑石兽人笑了。

“在这样一次不愉快的经历之后，”他说，“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我的大酋长。您这场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

加尔格船长在明媚的阳光下眯起了一只眼睛，而睁开的那只则正对着望远镜。波澜不兴，一帆风顺。眼中的景象让他咧开嘴笑了起来，露出了尖利的獠牙。然后他放下望远镜，又朝着船尾看了看，大酋长远征海军里的其他战舰正稳稳跟在身后。

“鲜血与雷霆号”以及其他所有船只都满载着火炮和嗜血难耐的兽人船员。战斗即将来临，他们离目的地也越来越近。

当加尔格船长最初得知“鲜血与雷霆号”和其他兽人战舰都无法参加北方城堡战役时，他感到了莫大的侮辱。不过加尔鲁什告诉他，

把北方城堡交给地精、被遗忘者、血精灵舰队来攻打，是为了让兽人舰队保存实力，去参加一场更加辉煌的战斗。随后，他就收到了来自加尔鲁什的直接命令："你，加尔格船长，将率领部落最强的舰队，进攻塞拉摩！"

加尔格满怀骄傲地挺起胸膛。这不是加尔鲁什第一次表现出对"鲜血与雷霆号"的偏爱了。加尔格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以大副的身份参加了从诺森德运送猛犸人回来对付联盟的任务。但是在回程的途中他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因此损失了两头猛犸人。船长布里宁承担起了所有责任，甚至已经做好了被处决的觉悟。然而加尔鲁什却完全没有处罚他们的意思，反而还进一步提拔了布里宁。于是，加尔格也就顺理成章成了"鲜血与雷霆号"的新船长。

"鲜血与雷霆号"是一艘幸运之船。每个人都希望被调来这里，所以加尔格也就能从足够多的后备中细细甄选出最好的海员。对接下来的战斗来说，这可是个好兆头。

当血精灵、地精和被遗忘者的战船还聚集在棘齿城的时候，兽人舰队已经奔赴塞拉摩而去了。他们在部落海域的边缘，在人类的瞭望视野之外静静地等候着，等着……等着……直到一只腿上绑着密信的雄鹰终于飞来：

各就各位。不要进入联盟领海。不要打草惊蛇。等候我的命令。

于是他们热切地又尽量往前靠了一点，直到可以从望远镜里看到塞拉摩的高塔。加尔格对于这里仍处在部落海域之内感到很满意，于是他下令抛锚。两名水手呼着号子将巨大的铁锚丢进海里。它响亮地划破海面激起一阵浪花，然后沉入水底。

加尔格注意到他的大副看起来有些闷闷不乐，他拍了拍这位年轻兽人的脑袋。"瞧你这表情，好好的朗姆酒都给糟蹋了。"他说。

年轻兽人立即正姿敬礼。"对不起，船长！我只是……"

"只是什么？"

"长官，我只是觉得奇怪。我们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不发动进攻的话？"

“我理解你的心情，不过这问题问得挺蠢。”加尔格回答道，“我们已经靠得足够接近了，一旦收到最终命令就可以立即投入战斗。但是在台面上，我们并不在联盟的领海里。他们能够看到我们，他们会忧虑地绞着双手，但只要我们不跨过边界，他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即使在这里，在如此远离海岸的地方，部落也能让联盟心惊胆寒。我们的职责是守在这里，洛克霍。加尔鲁什大酋长有他的计划，我们不需要知道其中详情。我们只需要等在这里，直到他告诉我们时机成熟，发动进攻。不要担心，”他的语调平和，“联盟必定血流成河，而这将会是拜你们所赐，你们所有人！”

洛克霍咧嘴笑了，欢呼声响彻“鲜血与雷霆号”。

吉安娜一度希望是码头管理员眼花了，甚至于祈祷如此，但是当她亲自登上塔顶用望远镜瞭望之后，整颗心都为之一沉。

“太多了。”她低声说道。

卡雷苟斯、金迪、蓓恩和特沃什也都接着瞭望了一番，然后所有人的神情都凝重了起来。

“看起来之前的情报都是真的。”特沃什说道。

“你不是说瓦里安的舰队要一天后才能抵达么，搞不好还得要两天。”金迪阴郁地说，“我数了数，这里至少有八艘部落战舰。如果他们抢在第七军团赶来之前发动进攻，那我们就得开始准备习惯杜隆塔尔清凉果的味道了。”

吉安娜把一只手搭在金迪的肩膀上。“你想太多了，金迪，加尔鲁什留不留活口都还是问题。”

“我的女士，”蓓恩说道，“加尔鲁什肯定不会就只投入这几艘战船的，别忘了他们在北方城堡还聚集着大队人马！让我们现在就发动突袭吧，这将会有所牺牲，但相比之下……”

“不，”吉安娜坚定地说，“他们并没有侵入联盟的领海。我会保卫塞拉摩，但我不会让自己也变成侵略者。我们只能等待。”

“并期盼。”特沃什低声说道。

卡雷苟斯始终保持着沉默。毫无疑问，他希望自己能保持中立，而当他终于打算开口的时候，金迪又抢在前面叫了起来。

“吉安娜女士……我想你应该去一趟达拉然。”

吉安娜皱起了眉头。“你的意思是？”

“那儿有你的朋友，还有你的仰慕者。”

“确实如此，但肯瑞托是由联盟与部落的法师共同组成的，他们不能支持任何一方，否则就违背了中立的原则。”

“或许不能，但或许也可以。”金迪说道，“我的意思是，谁都不希望加尔鲁什的野心得逞，谁都不希望看到血流成河的景象。而且我们知道就算是在部落中，也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警告我们。所以这总归值得一试。”

“确实是这样。”卡雷苟斯看起来对这想法挺满意，“在大是大非面前，这些立场问题就变成了小节。”

吉安娜用询问的眼神望着特沃什。“我同意金迪的想法。”他答道。

“看吧，总归是有人明事理的。”小侏儒说。这一次蓓恩也跟着点了点头。

吉安娜叹了口气。“好吧，让我们看看罗宁大师会怎么说。不过……别对那家伙抱太大期望。蓓恩，你去通知士兵们。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谁也不知道那些部落船长们会挑在什么时候发动进攻。”

吉安娜的视线又一次和卡雷苟斯交错。他给了她一个鼓励的微笑。她也笑着回应，并且尽量不让他看到笑容背后的忧愁。然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客厅。

她轻触机关——三本书，然后书架滑向一边，露出了那面长镜。

吉安娜站在镜子前挥动双手低吟咒语。她凝视着自己的眼睛，直到泛着蓝色光芒的旋涡取代了镜中的倒影。有那么一瞬间，她担心罗宁现在不在此处，但他那张被染成蓝色的脸很快就映入了吉安娜的眼

帘。他明显带着一身的疲惫，不过当他辨认出吉安娜之后，精神稍微振奋了一点儿。

“女士，”他说道，“请告诉我，你联系我是因为卡雷苟斯已经找回了聚焦之虹。”

“很不幸的是，还没有。他找到了方法来再次感应聚焦之虹，只不过持有聚焦之虹的人正片刻不停地四处移动着，让他无从下手。不过窃贼们如果想使用聚焦之虹，一定会先停下来，卡雷苟斯正在等待着那个时刻。”

罗宁点点头，然后揉了揉眼睛。“这意味着，不管窃贼们打算用聚焦之虹做些什么，他都必须赶在这段调试时间之内，从塞拉摩飞到那个最终停留地点……要是他飞慢了哪怕一点点，问题就很严重了。”

“他非常清楚这一点，”吉安娜说，“但别无他法。”

“就算是龙族，体力也是有限的。”罗宁说，“好吧，既然你不是找我聊这个，那是什么事情？”

罗宁这种直来直去的态度经常会惹恼别人，但吉安娜不会。她觉得这比别人那种沉闷的寒暄好多了。让他来领导肯瑞托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但罗宁自己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明白自己被选中，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看问题的方式都和之前的领袖们不一样。而此外还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实力超级强悍的法师。

“你听说北方城堡的事情了么？”吉安娜问道。

“没有。”他说，“那是一座小据点，对吧？”

“那里有……那里曾经有一支非常庞大的驻军。负责留意部落在南贫瘠之地的一举一动。”罗宁立即注意到吉安娜改用了过去时态，“四天前，部落彻底摧毁了它。据说这过程中他们使用了某种极其黑暗的元素魔法。而在这之后我还收到了某位敌方参战人员的警告，他告诉我部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塞拉摩。”

罗宁眯起了眼睛。“而你不打算说出消息的来源？”

“我不能。”她说，“他带着信义而来，我理当给予回敬。”

“哦。”罗宁若有所思地捋了捋自己红色的胡子，“不过……你说这发生在四天前，那为什么部落没有趁势南下，把塞拉摩从地图上抹去呢？”

“我们不知道，”吉安娜说，“但我们知道有一支部落舰队就停在非常靠近联盟海域的地方。”

罗宁没有立即回复，他略等了一下之后才非常慎重地说道：“对于联盟和塞拉摩来说，这可真是个大麻烦。不过，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加尔鲁什绝不会因此满足的，”吉安娜说道，“这只是他征服整片大陆的起点而已。你了解加尔鲁什，他就像是一头奔腾的穆山兽。”

“我也差不多。”罗宁说道。

这家伙就像个老油条一样，吉安娜不去管他的贫嘴，继续说道：“以前或许是这样，但自从你成了丈夫和父亲，成了肯瑞托的领袖之后，已经变得稳健多了。”

罗宁耸耸肩，微微一笑，算是承认了这个评价。

“成千上万的人会死去，”吉安娜开始向罗宁施压，“联盟会从卡利姆多的海岸上被驱逐出去，幸存下来的人都会沦为难民。在经历了大地的裂变之后，联盟已经有很多人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东部王国自顾尚且不暇，当然无法负担半个卡利姆多的人口！”

“我再问你一次，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罗宁平静地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肯瑞托不会站在任何一边，我明白，”吉安娜说道，“可这一次绝非寻常，就连卡雷苟斯都认为你或许会愿意伸出援手。”

“帮助一座联盟城市抵挡部落的进攻？”

吉安娜默默地点点头。罗宁眼神飘忽地望向一旁，过了好一会才开口说道：“我不能独自做出这样的决定，你得说服除我之外的其他人。这是一年中景致最美的时节，没有多少人会愿意离开达拉然。”

➢ 第十二章　空之议院

吉安娜每一次行至达拉然，都会惊叹这座城市的迷人。即使它悬于空中，但其中浓郁的紫色尖塔仍然高耸入云霄，丝毫不受下方诺森德的干扰。街道闪烁着微光，铺满了纤尘未染的红色鹅卵石。市民们悠闲地游荡着，他们都像这座城市一样看上去安然无恙。除去此地，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贩卖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这里可以传授法术和咒语，也提供能够低声细语的宁静大厅。

达拉然曾经是另一块大陆上不可动摇的一部分。那是吉安娜记忆中最好的时光，她记得她徜徉于花园，在阳光下采摘温暖的金皮苹果。

直到阿尔萨斯到来。

达拉然虽然被摧毁了，但却未被征服。肯瑞托归来之后重建了这座法师之城，用一道紫色的魔法护罩保护着它，一直到达拉然重新变得繁华，变成一座空中城市。从玛里苟斯发起的魔枢战争开始，到之后对抗巫妖王的北极远征，达拉然都一直站在战争的风口浪尖。但是，这里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军事化迹象，因为达拉然正值鼎盛时期，民众求知若渴，生活无忧。

吉安娜曾经在这里为安东尼达斯竖立过一座纪念碑。所以每次她来到达拉然，都会去那座纪念碑探望他，有时还会坐在这座碑的阴影之中，大声倾诉自己的想法。但这一次，她手中的任务才是重中之重。

她移行换影进入到紫罗兰城堡，映入眼帘的第一张面孔是罗宁。他微笑着欢迎他，但眼神却透露着不安。

“吉安娜女士，欢迎你。”他说，“在场的每一位我想你都认识。”

“的确。”吉安娜答道。罗宁身边站着他那位满头银发的美丽妻子——温蕾萨·风行者。她是银色盟约的创始人，也是被遗忘者首领希尔瓦娜斯，以及失踪于外域的奥蕾莉亚的妹妹。虽然风行者家族的

成员在不同程度上都曾遭遇过悲剧，但温蕾萨似乎从妻子和一对美丽孩子的母亲这两个身份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她的家庭生活十分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身居高位的精灵愿意屈身于阴影之中。吉安娜知道，温蕾萨作为银色盟约的首领，曾经公开地坚决反对血精灵加入肯瑞托。

然而，她的努力注定要付诸东流，站在罗宁左边的那位法师便是最好的证明。大法师艾萨斯·夺日者，这个血精灵曾经致力于在肯瑞托赢得一席之地，他的努力丝毫不比温蕾萨在反对这件事情上下的功夫小。肯瑞托的第四名成员是一位人类女性，尽管她的头发霜白如雪，但看上去不畏惧任何战斗。大法师茉德拉拥有一项特殊的荣誉，她在六人议会，也就是法师最高议会中任职最长，早在二次战争期间她就已经是其成员之一。

吉安娜向他们点头致意，随后转身面向罗宁。罗宁后退一步，挥动双手解除了一个运行已久的魔法。一扇大门出现了。吉安娜微微皱了下眉。人们通常都能从传送门瞥见即将到来的景象，但这扇大门通向的不是某间房、某个场地抑或是某片土地，它通向的是半空之中。吉安娜顿时面露疑色。

“六人议会的其他成员都在那里。”罗宁未等吉安娜表达心中的疑问便如此说道，“我们这就出发吧，好么？”

带着十分的信任，吉安娜迈出了步伐。

好在踩到的是嵌有菱形纹样的灰色坚石，似乎也只有这个看上去是稳妥的了，除了脚下，头顶和四周都是不断变换的天空。这一刻还是浮云遍布的湖蓝色天际，下一刻突然众星闪烁，藏青色夜幕浓郁得好似泼墨一般。

“吉安娜小姐，欢迎来到空中议院。”一个声音出现了，抑或是数个声音？吉安娜无从知晓，她被这房间变换无尽的景色弄得头晕目眩。她将注意力强行从这些几欲被催眠的景色中移开，然后看到六人站成一圈，将她围在中央。

她知道这些成员在过去是不能相互透露身份的，即使肯瑞托内部也不例外，但这个传统近来却被束之高阁。她毫无障碍地认出了每一个人。除了茉德拉、艾萨斯和罗宁以外，她还看到了安斯雷姆·鲁因

维沃尔。他并不常在达拉然，因为最近的任务迫使他不得不频繁出行。至于究竟是何种任务，吉安娜并不了解。鲁因广场的命名正是为了向这位目光敏锐、行动果敢的男人致敬。身兼法师和炼金术士两种身份的卡莱因也在场，他曾经一度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但如今他已经学会自控。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如他这般克制而又深思熟虑。

最后一位，但绝非是最弱的一位——卡德加，一位面容苍老的年轻人，艾泽拉斯史上最强大的法师之一。吉安娜知道眼前的这名法师只比她大十岁，但看上去却像是有她三倍的年纪。他是麦迪文之徒，肯瑞托观察员，黑暗之门的关闭者；他居于外域，与纳鲁阿达尔共事。如此强大的他愿意一同讨论保卫塞拉摩事宜，这让吉安娜心生希望。

“不要站在那里发呆了。”他责备道，眼里却闪着光芒，“你再怎么看，我也不会变年轻的。”

吉安娜恭敬地颔首示意。“你们愿意站在这里倾听我的恳求，这是我莫大的荣幸。我会尽量直入重点。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主张靠外交解决问题的温和派。多年以来，我一直都致力于在部落与联盟之间建立和平。但是如今，我站在这里将真实情况转达给你们，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并且已经出现一边倒的趋势。我恳请肯瑞托能够向联盟城市伸出援手，一同对抗部落。”

她一面说一面缓慢踱步，依次与每一个法师交汇目光，试图让他们感受到她的满腔诚挚。她注意到卡德加似乎有认同的倾向，而卡莱因和安斯雷姆则有些难以捉摸，他们都只是抱着双臂看着她，全然不动声色。

“部落已经摧毁了北方城堡。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利用全部的部落种族组建了一支军队，并且还让手下的萨满们用黑暗魔法控制了熔核巨人——一种性情暴虐且难以琢磨的元素生物。如果继续用魔法奴役它们，让它们积攒怒火的话，恐怕下一场大地的裂变离我们就不远了。”

茉德拉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而带着头盔的艾萨斯却始终像石雕般一动不动。

“如今他们把焦点放在了塞拉摩。在那里我们有坚固的防御，而且瓦里安·乌瑞恩国王也已经同意派出第七军团的海军来援助我们。”

“既然如此，”卡莱因问道，“你为何还需要我们的援助？塞拉摩是一座毋庸置疑的军事重镇。而且有了军舰之后，你自然可以将部落打得落花流水，让他们失败蒙羞。”这时，血精灵大法师艾萨斯的脑袋终于动了动，却依旧沉默。

“因为部落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大举进犯了。”吉安娜回答道，“而暴风城的舰队还要几天之后才能赶到。”她转过头面向艾萨斯说：“比起兵刃相接，我更愿寻求交流，但我必须保卫那些信任我的人民。我不愿与部落刀剑相向，但若是形势逼人，我也会决然应战。塞拉摩如今兵临城下，我真挚地希望肯瑞托能够伸出援手，将这次潜在的战争转化为创造和平的契机。”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你致力外交这么多年，”艾萨斯用优雅柔和的声音说道，“却依然看不透部落的本性，你以为他们在尝到胜果之后还会收手么？”

“或许在看到肯瑞托的法师们之后，他们就会罢手。”吉安娜反驳道，“恳请你们……塞拉摩有许多平民家庭。我会不惜我的生命去保卫他们，驻扎在那里的士兵们亦会如此，但胜算不容乐观。如果塞拉摩陷落，那整个卡利姆多都会遭受同样的不幸。届时，就再没有什么能阻止部落攻打灰谷或是泰达希尔，他们会一路势如破竹，将暗夜精灵们驱逐出他们古老的家园。加尔鲁什的野心在于侵占整块大陆，我无意冒犯，但我想如果肯瑞托真的奉行中立，那么这一定不会是你们希望看到的结局。”

“我们了解现在的状况。”卡莱因说，“你不必提醒我们的职责所在。”

“我无意如此。”吉安娜说道，“我只是期望以你们的睿智能够明白，这并不是想让你们选择阵营。我只是在恳请你们拯救无辜的生灵，并维持已然风雨飘摇的平衡。”

法师们集体向后退了一步，他们之间一定互相传达了某个隐藏信息。“感谢你，吉安娜女士。”罗宁的声音带着明确的送客意图，

“我们会征求意见，互相讨论之后再做决定。结论达成一致之时再告知予你。”

另一个传送门倏地打开，吉安娜穿行而过，重新踏上了达拉然几乎太过洁净的红色鹅卵石街道。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告知需要打扫干净房间才能吃饭的小女孩一样。她并不太习惯被人下逐客令，但她能够理解，如果说这世上有人有权利这样做的话，那便是六人议会了。

她开启了一个传送术准备回到塞拉摩，但却又中途停住。来都来了，有两个人还是去拜访一下吧。

安娜离开后，肯瑞托的五名成员充满期待地看着罗宁。还未等他们发话，罗宁便挥了挥手，说：“我们一小时后再议吧。”

“可我们都已经全部聚在这儿了。”茉德拉稍显疑惑地问道。

“我……需要去查阅一些先例。”罗宁回答道，“而且我建议你们也都这样做。无论我们是选择援助塞拉摩或是袖手旁观，这一步都至关重要。我不想仅凭我的一己之见就做出如此举足轻重的决定。”

其中几位的脸色有些难看，但他们还是点了点头。罗宁施法将他自己传送回房。他紧锁着火红的眉毛，在原地站了片刻后，大步走向他那张几乎每一寸都堆满了羊皮纸、卷轴和书籍的写字桌，然后挥了挥手。

桌上的堆砌物开始向上漂浮，与桌面保持着大约三英尺的距离。誊空的桌面被打开，出现了一个简单小巧的匣子。但是，匣子里装着的东西却绝不普通。

罗宁取出匣子，关上了桌面，悬浮着的羊皮纸、卷轴和书籍又恢复到了原位。他带着匣子走到一张椅子边坐下。“老朋友，此时此刻我对你的思念溢于言表。”他说道，“但我必须承认，你能够超越生死与我交谈，这让我备感宽慰——即使只能用哑谜的方式进行。”

他用戴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了那只小匣子，望着里面的一小堆卷轴沉思起来。每一卷都是一个预言，来自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已故的配偶克拉苏斯的预言。这个家伙把他看到过的那些有关未来的幻

境都写在了卷轴之中。他把卷轴交予罗宁，并咧着嘴说："这些也许能够让你了解为何我总是显得如此聪明过人。"罗宁对此一直都很低调，因为克拉苏斯曾要求罗宁为预言保守秘密，一直到罗宁死掉的那一天，才可以将钥匙移交给另一个他信任的人。"绝对不能让它们落入他人之手。"克拉苏斯如此告诫他。

当晚，罗宁通读卷轴直至凌晨。其中有一条，他特别迫切地希望得到解释。

"我收回之前的话。"他大声说道，"克拉苏斯，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呢，非得用这些哑谜来消遣我。"

他清楚地知道，那头巨大的红龙一定正在某处窃笑着。

这只是吉安娜第二次拜访火花家族。第一次来访时，她将他们的女儿带去了一片遥远的大陆。当时他们都发自内心地为小金迪感到自豪。吉安娜一眼就能看出这一家人是如此的紧密相连。对于只有三名成员的小小家庭来说，离别难免感伤，但他们一家子都张开双臂和吉安娜热情相拥，仿佛这是一位失散多年的亲戚，而不是一个把女儿带走的外人。可是即便如此，此时的吉安娜还是呆立在门口踟蹰不前。前来这里是一个冲动的决定。吉安娜觉得自己应该让学徒的父母知情：首先，她对金迪的能力赞赏有加；其次，告诉他们这个出色又惹人怜爱的女孩即将置身险境。

在做好了会面的心理准备之后，吉安娜敲了敲门。与她记忆中一样，一扇嵌在正门上的小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位身着紫袍的年迈法师向外四处探查，而后抬起了头。

"下午好，火花法师。"

他立即摘下尖帽，深深地向她鞠躬致敬。"普罗德摩尔女士！"他惊叹道，"你怎么会……"说着突然略微瞪大了双眼，"我们的小金迪还好吧？"

"非常好，而且作为学徒她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吉安娜回答道，这两句话倒是千真万确。"我方便进来吗？"

“当然！当然！”温德尔·火花缩身退后，关上了小门，然后打开大门迎接吉安娜。

对于吉安娜来说，这间整洁精致的小公寓装修得太小巧玲珑了。天花板的高度刚好够她站直身子，但若想坐在那张精巧的小椅子上就不太可能了。所幸温德尔已经拉出来一张他口中所称的“高个椅”。

“来，挨着炉子坐。”吉安娜看了看火炉，默默无言。虽然那里堆着柴火，但却并未点燃。她忍住笑意。这是火花家的传统笑话，老得掉牙，但吉安娜无意破坏气氛。

温德尔故作惊讶地抽了一口气，惊呼道：“呀，还没生火呢！”他抽出魔杖，缓缓低吟，然后用尖头朝着火炉轻轻一点。明亮的火焰立刻腾起，原本温馨的气氛似乎又增添了几分活跃。

这时，一股美妙的香气从厨房传来，一位灰发的女性侏儒探出头来，脸上还沾着面粉。“温德尔，是谁呢？天哪，吉安娜女士！”她喊道，“真是惊喜啊！等我把这些派送进烤箱就过来陪您。”

“火花夫人，慢慢来，不急。”

“上次见面的时候就跟您说过了，要叫我贾克西，否则就不给你苹果塔。”她温柔地佯骂道。吉安娜笑了，在这段倍感煎熬的日子里还是头一次。

她舒适地坐在那张尺寸正好的椅子上，感激地接受了一些茶点。温德尔和贾克西分别坐在合适他们的坐椅上，三人闲聊了一会儿家常。

终于，吉安娜放下茶杯，看着他们。“你们的女儿表现得很好……不对，”她修正道，“应该是极为出色。她每天都在让我刮目相看。我相信一旦训练结束，她就会让每个人都为之惊叹。很多学徒都有潜质，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学有所获。”

这对老夫妻绽开笑容望向对方，相互紧握着双手。“你知道，她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温德尔说道，“我已经老了，你肯定没有注意到这点。”他顶着雪白的长胡子说道，眼睛变得有些闪烁，“贾克西和我原本已经放弃生孩子的念头。金迪是我们的奇迹。”

“塞拉摩如此遥远，确实有些让人担心。”贾克西说，“不过我们非常感谢你时常让她回来探望我们。”

“别演了，这都是赖您的美食战术。”吉安娜说道，“每一次她休假探亲，都会带着您做的各种甜美糕点回来。要是条件允许的话，我一定让她每天都回家一次。”

他们都轻轻地笑了。挨着火炉，坐在这间惬意古旧的小房间里，一切显得如此安详。吉安娜多么希望能维持这样的简单平和，不为塞拉摩的险境而扰。

“吉安娜女士。”贾克西问道，“你脸色忧愁，是有什么烦恼吗？”

吉安娜叹了一口气。尽管她千万个不愿，但这些好心人始终有权利知道他们的女儿正身处险境。

“塞拉摩正在寻求肯瑞托的帮助。”吉安娜轻声说道，“其实我到这里来正是金迪的主意。虽然我无法向你们透露更多信息，但恐怕我要空手而归了。”

“是什么样的……”贾克西刚想发问，温德尔就伸出他布满皱纹的手捏了捏她的双手。

“嗯，现在吉安娜女士正面临许多棘手的事情。”他说，“她把能够告诉我们的那部分告诉了我们，这就很好了。”

“嗯，当然。”贾克西说，她的另一只手在丈夫的手上摩挲着，“我只是……金迪……”

“金迪目前正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她的贡献不可磨灭。”吉安娜说道，“我向你们承诺，我会尽全力保证她的安全。毕竟……”她试着让自己的声音温柔一些，气氛轻松一些，“我已经花费了那么多时间来训练她，要是让我重新找个乳臭未干的新人做学徒，我会疯掉的。”

“不必担心肯瑞托，”温德尔试着安抚她，“那帮老头子节奏是慢了一点，但心地都挺好的。他们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你会看

到的！”

他们给了她满怀热情的拥抱、美好的祝愿，以及更重要的——一包各式各样的小点心。他们是如此的乐观、如此的开朗，让吉安娜也开始觉得，或许，只是或许，这次的达拉然之旅最终会开花结果。

➢ 第十三章　我即塞拉摩

“学徒小姐，”卡雷苟斯说这话的时候正盯着桌上的小棋子，“我怀疑你早就已经苦练了十八年这个游戏。”

金迪的眼睛张得老大，装出一副无辜的神情说道：“我吗？完全没有！特沃什上周才教我的。”蓝龙把目光从棋盘上抬起，挤着眉毛摆出一张苦瓜脸。小侏儒的表情立刻转化为笑容。“好吧，”

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都不跟我玩了。”

“所以你就到我这里来寻开心了？”

“呃……”金迪含糊地回应道。卡雷苟斯正预备跳马强攻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传送术熟悉的声音。他立刻转身，将棋局完全被抛诸脑后。吉安娜在客厅中现出了身形，脸上还带着卡雷苟斯不常见到的微笑。无论是什么带给了她这般笑容，卡雷苟斯都默默表示感激。

“你的父母，”吉安娜对金迪说，“真是全艾泽拉斯上最善良、最慷慨的人。”她把那一整包点心从袋子里掏出来，递给了金迪。金迪打开之后发现里面丰富致极：小蛋糕、馅饼、奶油卷、泡芙，各式各样的美味全在里面。

“事情如何了？”金迪一边问，一边咬了一口闻上去香甜可口的霜糖点心。

吉安娜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她坐上自己的椅子，沏了杯茶。“不太顺利，”她承认道，“但我觉得我应该有改变几个人的想法，别太沮丧。”她眼见金迪低落地坐在一边，于是这样补充道，“他们还没有告诉我最终的决定，这意味着一切都还存在商谈的余地，还有力挽狂澜的机会。金迪，无论怎样，你都出了个好主意。”

“如果能让肯瑞托那些高级法师跟你一起回来，那这主意就更棒了。”金迪说道。

“这我不能否认，”吉安娜回答，“但我会尽力争取。你瞧，我还争取到了果酱甜点。”

“看到你没有就此认为世间的美好都不复存在，我很开心。”卡雷苟斯边说边给自己拿了一块点心，“但这次会议没有期望的那么顺利，还是有些遗憾的。”

吉安娜挥了挥沾满果酱的手。“在得知确切结果之前，我是不会担心的。”她说道，“不过如果我离开的时候这里有什么好消息的话，我也不妨听听。”

“真有的话就好了。”卡雷苟斯说道，同时也真心这么想，“部落仍然守在我们门口，擦着疆界的边线，十分谨慎。而且很不幸，聚焦之虹依旧还是在卡利姆多上空四处移动着，用那种让我惊讶的速度。”

金迪一边吃着甜点，一边眯着眼睛看着他们，若有所思。“我还是先上楼完成我的工作吧。”她说，“有本书我正准备开始读，兴许能从中学到点东西。”

然后她把茶和甜点放回托盘里，默不出声地缓步走了出去。

吉安娜抬了抬金色的眉毛，额头深锁，满脸困惑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卡雷苟斯说道。这回答不怎么老实。关于小侏儒为何把他们二人单独留在此地，他确实猜到了几分，但他无意深究。

吉安娜转过身，充满好奇地望着他。“蓝龙军团的卡雷苟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不知为何，这个问题让他有些不自在。“我正在寻找……”

“聚焦之虹，我知道。你是为它而来，但是……你为何会留下？你可以在这片大陆上任选一处来等待聚焦之虹减缓速度然后停下，但你却始终留在这里。”

卡雷苟斯的脸颊有些发烫。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他为什么不在野外选择一处清净之地，而非要要在这里停留？他在别处也能轻易地感

知那件法器。然而他却选择这里，跟侏儒学习棋局，与暗夜精灵商议军事策略，同特沃什讨论自然奥术，还有……吉安娜。

他选择留在这里，是因为吉安娜。

她期待地望着他，一只纤细的手正摆弄着耳后一缕金色的乱发。她带着发问的神情歪着头，好奇让她眉间生出几丝皱纹，否则以她这般年纪的人类而言，这张脸依旧是光洁无瑕。

她想知道答案，他却说不出口，至少说不出真正的答案。而当他想开口说些油嘴滑舌的俏皮话时，他却发觉自己不愿对她说谎。

“确实有几个原因。”他一边说一边看向别处。吉安娜往前探了探。“哦？”

“嗯……吉安娜，在你的族人之中，你是一位魔法大师。同你在一起我觉得很自在。也许我选择同更为年轻的种族待在一起，是因为我的族人曾经迫害过你们。无论是龙族还是年轻种族，都有无数生灵在魔枢战争中逝去。他们的牺牲残忍且毫无必要。”他蓝色的眼睛与她目光交汇，这一次变成她选择躲闪，“我大概是觉得欠你这次援助，而且……”他笑了笑，至少在说出口的这些话语中，他都没有欺骗她，“你是一位好伙伴。”

“嗯？这我表示怀疑。”吉安娜说。

“我不怀疑。”他温柔地说道，同时发觉自己的声音在微微颤抖。他想握住她的手，但却没有勇气。卡雷苟斯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让他对吉安娜这位法师生出这般感情。在他斗胆询问吉安娜所想是否一样之前，他需要弄明白他自己的感受，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又或许永远都不会问出口吧，他这么想着。玛里苟斯对发动魔枢战争负有责任，他的目标是将世间所有的奥术能量据为己有。如今吉安娜愿意成为他的朋友就已经够仁慈了，他不想再冒险奢求更多，尤其是现在，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正盘踞在她城门脚下。

“好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吉安娜颇为无礼地说道。卡雷苟斯顿时心生恼怒，究竟是什么让她如此看低自己，是凯尔萨斯？阿尔

萨斯？还是她的父亲？——她曾经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他，尽管所有的理智与情感都在呼喊劝阻她不要如此。她的眼里含着哀伤，这哀伤并非因为战争迫在眉睫——从他初到此地，这哀伤就已经存在，他渴望着能将之驱散。

而此刻正值吉安娜需要他之时。肯瑞托很有可能对她置之不理，任凭塞拉摩被兽人、巨魔、牛头人、被遗忘者、地精和血精灵的洪流淹没。他仿佛看到吉安娜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操纵着惊人强大的魔法。在她坚定不移地想要保卫自己的城市时，那张笃定的脸庞显得尤为动人。

但是，即使一人能拥有世间最强的力量，单枪匹马也无法冲破如今的困境。塞拉摩会陷落，吉安娜亦会随之灰飞烟灭。

他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可就在此时，他嗅到了空气中的魔法波动。吉安娜睁大眼睛跳了起来，迅速按着顺序触动那三本书籍。书架移开后，露出了那面吞吐着雾气的魔法镜。

“说吧。”吉安娜带着希望，用微颤的声音说道。

接到指令之后，魔法镜的迷雾显露出一张人类的脸庞。

大法师罗宁。

“你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女士。”罗宁说道，“尽管肯瑞托极力认为我们应该保持中立，但是你的一番恳求打动了我们。就连艾萨斯·夺日者都认为我们应该伸出援手。以他的逻辑来看，若是不帮助你一同对抗这个声势浩大的敌人，就是对部落无声的支持。”

“请代我转告艾萨斯大法师，我很感激他的逻辑。”吉安娜说着，纤瘦的身体微微颤抖，但她还是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她看上去正极力克制着自己不要开心得跳起来。卡雷苟斯明白，若换作是他肯定也会如此。

“我和另外几位成员随后便会抵达塞拉摩，向你们提供援助，抵御敌军。我强调一下‘抵御’：我们会保护你们，但决不会主动攻击。我们的存在可以形成一股遏制力量，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期望。都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大法师。我也希望可以找出某种和平解决的方式。”

罗宁叹了口气，不再是那副严厉的面孔。“我怀疑我们的人其实也就只能壮壮声势。不过也没办法，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们马上就到。”

画面消失了。蓝色的魔法迷雾旋转着归于平静，镜子中只剩下吉安娜和卡雷苟斯。

吉安娜整个人放松了下来。“感谢圣光。”她喃喃自语道，“他们会及时赶来，即便……”她甩了甩头，仿佛想把瓦里安的舰队也许不会及时抵达这类消极的念头驱走开来。她灿烂地笑了，卡雷苟斯也随着这个笑容而心跳加速。

他想说些什么，但是他不能。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究竟是理智还是恐惧，他无从分辨——不能说，现在不能说，也许永远都不能说。对于双方来说，卡雷苟斯很清楚自己该做的是什么。这一点如芒在心。

“我真的很欣慰。”他说，“他们会倾力保卫塞拉摩，就像我原本打算做的那样，也许会更好。”

她的兴奋颇有褪减。“原本？”她问道。

他点点头。“对，”他说，“你提醒了我一项必须去履行的职责。现在我知道你已有盟友，我便可以放心去重新搜寻这片大陆，看看是否能够追踪到聚焦之虹的足迹。”

“我明白了。你所言极是，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她迅速做出一个笑容，但却恢复了眼中的哀伤。毫无疑问，她认为卡雷苟斯抛下了她。

的确如此，他无力地想到，但这是为了她好。他知道如果他继续留在这里，总有一天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心声。如今塞拉摩兵临城下，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肯定不需要这种负担。

就像他刚才对吉安娜说的一样，大法师罗宁和其他肯瑞托成员也一样能够保护她，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在吉安娜最需要心无旁骛之时给她增加负担。

“那么，此刻大概就是道别了吧。”吉安娜说道。她带着真诚却又外交式的娴熟微笑，伸出了手。卡雷苟斯握住它，与她修长的手指相扣，默默感受着这简单的握手仪式……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触碰她的机会了。

“你的盟友很可靠。”他说。

“全艾泽拉斯最可靠的。”吉安娜愉悦地说，“卡雷苟斯，希望你一切顺利。我知道你会得偿所愿。为了你的群龙，为了整个世界。也许……战争结束后，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它的话，或许我还能为你提供更多帮助？”

他哽咽了一下，放开了她的手。“战争结束后，如果我还没有找到它，我会让你第一个知道。”他发自内心地说道。

卡雷苟斯大步走出塔楼，假装出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他行至一块可以让他现出原形的空地上，一跃腾空并开始感应，希望那个该死的聚焦之虹可以变缓直至停下，这样他就能马上拿到它然后回到吉安娜身边。但他无法如愿，聚焦之虹的急速嘲弄着他。他挥舞翅膀疾速飞行，但前方的追逐很可能只是徒劳。

吉安娜对于卡雷苟斯如此突然的离开有些惊讶，这让她意识到她原本以为他会留下来帮助她。但说到底，这并非他的战斗，她可以理解。大概连他本人都没有预见自己会对这些事务介入甚深。虽然他的半精灵形态十分迷人，但他始终是一条龙。龙族是不会在年轻种族中选择阵营的。可是，她仍然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在这段形势危急的日子里，他已经成为了她的朋友，而她对他的怀念程度也令她出乎意料。

她没有闲暇再去思忖卡雷苟斯的离去。一言九鼎的罗宁与她联系后不到半小时，就移行幻影出现在了吉安娜的塔楼外。正如他所说，他并没有独自前来。

与他同行的有十来人，其中四位据吉安娜所知，如果不是议会成员，那也算是肯瑞托的名人。其他的法师吉安娜则不太了解，但她却清楚地认出了温蕾萨·风行者。显然，她不愿让自己的丈夫独自一人身赴虎穴。吉安娜面带笑容向她表示欢迎，然后转身面向其他法师。

罗宁挑选出的四名高阶法师分别为塔莉·柯格，达拉然最出众的侏儒法师之一；阿马拉·利森，有着乌黑长发的人类法师，看上去不像善类却有一副仁慈心肠；托德尔·温德米尔，他可能吉安娜所见过的最娴熟的施法者之一，可是魁梧的身材和粗犷的面容让他看上去更像一名战士；而最后一名有些出乎她意料，萨伦·织歌者，夺日者的一员，身材修长而神情敏锐，发色如同月光。

“我认识你们中的许多位，同时也很期待可以结识其他的人。”吉安娜热情地说道，“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你们能够回应我的请求。织歌者法师，我尤其要感谢你的到场。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大法师艾萨斯而言，这个决定都实属不易。”

“并没有你说的那么难，”织歌者用他那沙哑的嗓音愉快地说道，“是艾萨斯大人投下了那决定性的一票。”

“即使娶了精灵，他们的逻辑也总是让我摸不着头脑。”罗宁说道。温蕾萨递给他一个调皮的眼神。罗宁向他妻子眨了眨眼睛，然后转身面向吉安娜，“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既然都来了，我想与你借一步说话，但我的同僚们都还在此等待指示。”

“不如说是请求吧。”吉安娜说完便面向特沃什，“特沃什、金迪、蓓恩，你们能带客人们熟悉一下城市布局，然后把他们介绍给维米斯队长和伊文凯恩队长认识一下么？”

蓓恩只是点了点头。特沃什说：“我很荣幸。我们十分感激你们的援助。”金迪则看上去有些震惊，这还是大家第一次看到她不知所措的样子。

吉安娜目送众人离开，然后面向罗宁。

“你意识到你惹怒了很多法师吧？”罗宁直截了当地说道。

“我吗？”吉安娜颇为困惑。

“我懂，我懂。这通常是我最擅长的事情。”这位红发大法师有些自嘲地说，“有些人就是喜欢耿耿于怀。我倒不会说你在第三次大战中树敌很多，但至少你的决定不太讨人喜欢。”

“我做了什么？”

“准确地说是你没做什么。当初你自行除名离开了肯瑞托，达拉然的一些民众认为你抛弃了他们。”

“可那里并不需要我，”吉安娜回答，“我有了其他的……嗯，使命。我去了一个让我自己能够人尽其才的地方。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决定对其他法师来说很无礼。”

“没什么，这只是些陈年牢骚。”罗宁说，“有些人的脾气就是暴躁，而且他们至今还无法和平共处。这主要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法师认为你才是议会的未来，而不应该是某个油嘴滑舌的红毛。”看着吉安娜震惊的表情，他继续补充道：“回来吧，吉安娜。我常听你说，大材小用和小材大用皆为大谬。我很优秀，相当优秀。肯瑞托的其他成员也是一样。而且有一部分这样的人今天已经来了，但是你……”他带着敬意摇了摇头，“毫无疑问，你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你为艾泽拉斯付出过太多心血，但哪怕连我都认为，你待在塞拉摩只是浪费才能而已。”

“塞拉摩是一个国家。我创建它的初衷是为了树立一座象征和平的希望灯塔，福泽现世。我承诺过，我会全心全意地保护它，照看它。如果留在肯瑞托，我只是芸芸法师中的一个，但是在这里……”吉安娜指了指四周的景色，“我不能离开这里，现在不能，也许永远都不能。罗宁，你应该明白，塞拉摩需要我。如今，作为一名外交家，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若我成为肯瑞托的法师之一，便可以为艾泽拉斯作出更大贡献。”

他点点头，似乎对她有些惋惜。“你就是塞拉摩，”他表示认同，“但我或任何一人都不能说我就是肯瑞托。这个世界已经处在非常、非常阴郁的状态了，已经无法再变得一如往昔。先是对抗玛里苟斯和蓝龙军团的战争。接着又是因为那个浑……对不起，是巫妖王，牺牲了无数生命，艾泽拉斯也跟着一分为二。我无意冒犯你所作的努力，但我认为就算和平近在眼前，无论是联盟或部落都会依然无动于衷。”

吉安娜深知罗宁的这番话并非有意讽刺。他只是和她一样，为艾泽拉斯大陆和它的居民被迫承受重创与侵犯而感到悲痛。但是，他的话在她心中却一针见血，直击要害。她真的是在浪费时间吗？她不久前不是刚对古伊尔说过，她担心许多人会对她的话充耳不闻吗？

那些她曾经说过的话此刻又回响在耳边："我拖着身躯在泥潭中前行，想要让人听到我的呼喊。但举步尚且为艰，声音又如何传给对岸。想要成为一名外交家，想要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效，但是当对方已经不打算讲道理时，这又谈何容易。我像是一只荒野中的乌鸦，所有的哀鸣都不过是白费唇舌。"

卡雷苟斯也曾经表达过同样的疑问。"你为何不待在达拉然？"他曾问她，"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选择站在沼泽和海洋之间，联盟和部落之间？"

"因为必须要有人这么做。"她曾经如此回答。也因为她坚信自己有能力胜任外交家一职。

"我并不是不相信你，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你为何又要这般努力地说服自己呢？"

难道她真的是在错误的地点履行错误的职责吗？

吉安娜努力将思绪拉回。现在不是在悔恨中迷惘的时候。眼前的战争一触即发，现在是需要保卫人民的时候，需要行动的时候。"我必须先保证我的人民的安全。"她对罗宁说道，"如果他们都危在旦夕，我又怎能呼吁和平。走吧。"

➢ 第十四章　圣光的援助

夕阳西沉，如血般殷红，看起来比平时胀大了许多。皮毛被夕阳染得血红的巨魔和牛头人沉默地爬上山头，朝北方城堡的废墟走去。那里再没有任何联盟了，连一具尸体都没有。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睡在一座曾属于海军司令的楼塔里，巨魔和牛头人正是为他而来。

加尔鲁什心情很好。夜晚用于煮饭、取暖和照明的营帐篝火已经点了起来。加尔鲁什很乐意让任何一个联盟的斥候看见他们即将面对多少敌人，因此他对生火的规模没有限制。一大块斑马的腰臀肉正在火上烤着，发出噼啪作响的声音，烤出的油脂不停地往下滴，令人垂涎。

“让他们上前来，”加尔鲁什豪爽地对马尔考罗克说，“他们是各自族人的领袖。沃金、贝恩，过来跟我一起，这肉很美味，甭跟我客气！”

牛头人和巨魔互相望了望对方，然后走向前去，各自拿出一把小刀，割下一大块还在叉子上滴油的肉。一桶樱桃烈酒被递了过来，他们都礼貌地接过来喝了几口。

“现在说吧，”加尔鲁什说，“你们过来是为了什么？”

“大酋长，”贝恩说，“你的人民们都在坐着等待你的命令，他们都兽血沸腾，求战若渴。你知道我们在这件事上的感觉。我们坦率地过来请求你，告诉你，你必须马上展开行动，否则联盟就会有时间建起防御！”

“我以为你很喜欢联盟呢，贝恩·血蹄。”加尔鲁什慢吞吞地说。他小而深邃的目光显得锐利且机警，和他此刻慵懒的姿态正好相反。

“你知道我的忠诚所在。”贝恩低沉的嗓音近乎咆哮，“但我不希望带领我勇敢的战士们投身到一场将被屠杀的战争中，特别是我本可以带领他们赢得胜利。”

“你也是这么想的么？”加尔鲁什转向沃金说。

巨魔伸开手臂。“大酋长，你之前也听我们说起过，我的族人早已准备好要品尝联盟的鲜血。如果你一再拖延行动，他们将会变得很不耐烦。被遗忘者可能很有耐心，但是我必须得问问你，你究竟在想什么？你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你所向披靡无所畏惧！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发起攻击？”

“说得不错。我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但我知道自己更是一个有策略有头脑的战士。”加尔鲁什回应道，“我已经厌烦了你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质疑我的智慧。”他收起了放松愉悦的姿势，不再喝酒吃肉，一直聚精会神地盯着他们。

“我们并不是质疑你。”贝恩小心翼翼地说，“我们也都是有名望的战士，我们也明白战略的重要性。我们只是提供我们的建议，用我们族人的血所换来的昂贵的建议，为了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希望你能听取我们的意见。”

贝恩深深吸了一口气，大步走向加尔鲁什，向他跪下。这样的敬礼方式令他感到痛楚，但却是出自真心。他需要加尔鲁什听取意见。他的族人需要，不，整个部落都需要。

“巨魔和牛头人一直以来都是兽人的朋友，”他说，“我们敬佩、尊敬你们的种族。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你是部落的大酋长，而不仅仅只是兽人的大酋长。”他的眼神移向站在加尔鲁什身边不可一世的马尔考罗克，他的双臂环抱在他健硕的灰色胸膛前，正恶毒地望着贝恩，“你领导我们，我们全部的人。你太自信了以至于不肯接收我们的意见。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看上去似乎只听这个黑石兽人的话。”

马尔考罗克低吼了一声，然后踏步上前。加尔鲁什扬了扬手，迫使这个兽人在半途中停了下来。“我需要你向‘鲜血与雷霆号’以及其他集结在塞拉摩海港外面的战舰发送一个消息，”加尔鲁什说，眼睛落在贝恩而不是马尔考罗克的身上，“我有新命令给他们。”

贝恩和沃金互相交换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眼神。也许加尔鲁什终于决定听取他们的意见了。

加尔鲁什龇牙咧嘴地笑了笑，然后用近乎严厉的语气说道："告诉舰队撤退到离塞拉摩更远的地方。要远到连最精密的联盟装置也无法侦察到。他们已经不需要再出现在那儿了。"

"什么？"沃金不可置信地叫了起来。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只是想让联盟时刻为自己的海岸线担忧。"

贝恩慢慢地站起来。"你打算撤回舰队。"他说，声音听起来一片空洞。

"是的。"加尔鲁什回应道。他也站了起来，两个人互相盯着对方。

"你不趁塞拉摩还没有叫来援助之前攻击他们，反而……撤退？"

"是的。我们就是要这么做，牛头人。这是我们的命令，你要违抗吗？"

这一刻紧张而沉寂，仿佛时间也为之凝固，只有肉汁掉入火焰中嗞嗞作响的声音。没人移动，尽管他们看上去都一触即发。

"你是部落的大酋长，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贝恩终于发话了，"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我只能向大地之母祈祷，当这场灾难结束的时候，部落还能存活下来。"

在加尔鲁什进一步嘲笑他之前，贝恩转身离去，沃金跟在他身边。当他们朝营地走去的时候，他们可以听见兽人们在身后的刺耳的嘲笑声。

现在塞拉摩的气氛变得阴郁而坚定。这座城市军事化的一面如今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旅馆不再是一个围着炉火席地而坐，侃侃而谈的地方，而是一个战士们的驻扎地，有时候一个房间甚至要挤进八个士兵。简易床挤满了公共区域的楼梯。在塞拉摩堡垒的深处，满满地贮藏着豆类、谷物、熏肉和桶装的淡水。

当第七舰队出现在海平线上的时候，塞拉摩城中涌起了一丝希望。整整二十艘船，不仅载满了暴风城最好的士兵，还有几位声名远播的将军。当旗舰“蒂芬之灵号”与其余的战舰进驻塞拉摩的港口的时候，全城的空气中都充满了欢庆的气氛。

虽然局势紧急，但当海军战士们登陆时，还是进行了一个虽然精简却一丝不苟的仪式。他们随着军鼓声有节奏地移动着，在吉安娜、蓓恩、特沃什、金迪、温蕾萨和其他肯瑞托成员的面前列好队。聚集在他们身后的是塞拉摩的居民们，当他们庆祝着这些前来保护他们的勇士时，疲惫谨慎的面容终于放松了下来。

瓦里安告诉吉安娜他会派出尽可能多的人前来帮忙，但是他也说不出具体名字，因为他也不确定到时候会有哪些人及时赶到。吉安娜用手遮住刺眼的阳光，急切地看着这些来自所有联盟种族的男男女女们从踏板上大步走下。

“马库斯·乔纳森，暴风城的将军，暴风城防御最高指挥。”一名海军宣布道。一位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男子身穿沉重的金属盔甲，却十分轻巧地从踏板走向码头。他脸上留着络腮胡和髯胡，红棕色的头发却剪得很短。他看上去很放松，但是好像又能即刻投入到惊心动魄的战争中。吉安娜的个子不算矮，但当他站在她面前伸出一只手的时候，她还是感觉自己十分矮小。

“我是瓦里安国王第一个找的人，也是第一个接受命令的人。”他说。

接下来是两个矮人。吉安娜从没见过他们，但是她知道他们是谁，还知道为什么来的是他们，而不是另外两个矮人的悲剧原因。

“蛮锤氏族的塔达斯·烈拳。”第一个矮人粗声说，他向吉安娜举起锤子示敬，而不是跟她握手。

“第七军团的霍兰·赤髫。”第二个矮人说。

“欢迎两位的到来。”吉安娜说，“请让我向雷破将军和战石将军的逝世表示慰问。”

塔达斯·烈拳直率地点点头。“嗯，我们并不希望因为上级的去世才让我们得到晋升的命令，这是肯定的。”

“但我们会替他们报仇。”赤髫说，“很高兴可以过来帮忙，女士。杀部落就是杀部落，在哪儿杀都一样。”

尽管部落都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吉安娜还是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遗憾，这两个矮人的嗜血誓言更让她感到痛心。但她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下一个将军。

蹄子轻轻地踏在木板上，发出嘚嘚的声音，德莱尼将军提拉萨兰大步走向她。她很高兴，但也很惊讶可以见到他，特别是在刚刚两个矮人公开地，虽说可以理解地发表了自己对部落的敌意之后。提拉萨兰将军全程见证了血骑士团的莉亚德琳女士与纳鲁阿达尔交流，并最终宣布要跟凯尔萨斯决裂并加入破碎残阳的那个历史时刻。一开始他为莉亚德琳竟敢来到沙塔斯感到出奇愤怒，但当她的族人做出这一切，当阿达尔表现出了宽恕和包容之后，提拉萨兰亲自将破碎残阳的徽章交给了莉亚德琳。

吉安娜热情地欢迎德莱尼的到来。他向吉安娜鞠躬的时候，身上同时散发出力量与和善，就如同他铠甲上散发出的金色光辉。

“我是过来保护你们，帮助你们防卫的。”他说，“你为和平所作出的伟大行为和不懈努力连沙塔斯城都知道，女士。”他的声音悦耳深沉，“塞拉摩必须顶住，屹立不倒。绝不能让部落的野心得逞。”

虽然没有说什么“杀部落”之类的话，但这位德莱尼对塞拉摩的支持同样坚定而真挚，一点儿也不输给矮人。

“你的智慧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吉安娜说，“在战争开始前，能拥有一道由圣骑士带来的光明可真好。”

一名紫色皮肤、蓝色头发的暗夜精灵走了出来，在阳光下眨着眼睛。吉安娜瞪大双眼，然后笑了起来，像迎接老朋友一样欢迎这位特殊的同盟伙伴——珊蒂斯·羽月，暗夜精灵哨兵的将军。

“战场上的姐妹，你好。”珊蒂斯回以吉安娜一个温柔的微笑，“德鲁伊的首领和高阶女祭司都很高兴能协助你，我很荣幸我和我的哨兵能过来帮忙。”

“非常感谢你们。”吉安娜说道。她发现珊蒂斯带来了不少她的手下，那么其他将军肯定也带了不少他们的精锐下属过来。加尔鲁什带领整个部落的种族来攻打塞拉摩，那么联盟也将给他们以同样的回应。

最后一个走向塞拉摩码头的人对于吉安娜来说十分熟悉。吉安娜知道，不久前在部落铲平北方城堡的行动中他幸存了下来。当时他身负重伤，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部落留下他在那儿等死。吉安娜很高兴还能再看到他，但当她看到他的容貌时，立刻感到一般震惊和悲伤。经过北方城堡的战役之后，他并不是毫发无损。他失去了一只眼睛，曾经英俊的面容上也多出了一条参差不齐的伤疤。当他走向她的时候，她注意到他其中一条腿轻微地跛了。他看见了她目光扫过的地方和她脸上浮现出的同情，然后用他那被毁容的脸尽量向她微笑。

“奥布里司令。”吉安娜一边热情地说着，一边伸出双臂走向他以示欢迎。

“普罗德摩尔女士，”他说，“我活下来了。部落没能带走我的智慧，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会尽一切努力为你效劳。”

“你的努力会让大多数人都难望其项背的。可以再次见到你，我实在是太开心了。联盟也十分高兴可以有你的智慧相助。你对部落战术的第一手情报也将对我们裨益良多。”她抓住他的手询问道，“还有其他人跟你一起么？”看到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吉安娜也降低了自己的声音。

“有那么六七个身体健全的幸存者跟我一起过来了。”他说，“我还有一些部落舰队的新消息必须尽快跟大家一起分享。”

“赞成，奥布里司令说得对，”塔达斯·烈拳说，“是时候该好好谈谈了。”

“同意。”吉安娜立刻说道，“如果有举行正规仪式的时间就更好了。维米斯队长会帮助你的团队和战士们熟悉整个城市和防御工

作。将军们、上尉们，请跟我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讨论。”

过了不久，吉安娜、五位将军、五位肯瑞托的成员、游侠将军温蕾萨和海军司令奥布里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了下来。墨水、鹅毛笔和纸都摆在眼前，还有一个个盛满清水的杯子。连矮人们都没有要酒喝，他们都知道，现在他们的头脑必须保持清醒睿智。

“我再次向所有的人表示欢迎，”吉安娜在其他人开口前说道，“各位将军、游侠将军和海军司令们，坐在你们面前的法师都是肯瑞托值得尊敬的成员，他们前来为防御塞拉摩提供见解和才能。”

马库斯·乔纳森看着罗宁。“防御……”他重复着，“我猜你们还没在接下来要发生的战役中选定立场吧？”

“虽然不太现实，但是我还是希望接下来根本不会有战争。”罗宁带着一种少见的平静说道。席间的人们开始低声讨论和抱怨起来，他举起一只手，“如果我们的存在不足以吓退敌军的话，当然就会参与进来保卫这座城市的，我们会竭尽所能减少城市的损失。”他微笑着说，“对于杀人这种事情，我们之中许多人也挺专业的。肯瑞托会在接下来的计划中体现价值的。”

“圣光的援助自四方而来，不同的阵营，不同的族群。”提拉萨兰这话是因织歌者而说，“我仅以个人的立场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的智慧。”大家都点点头，不过有些人显得略不情愿。

“我很欣慰大家都意识到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吉安娜说道，“如此多深谙战争之道的面孔汇聚于此。你们每一位的到来都让我深深感激。”

奥布里俯身向前。“在我们开始讨论策略和计划之前，吉安娜女士，我需要告诉你我们在归港途中所见到的一切。”

吉安娜面无血色。“让我猜猜，”她说，“几艘部落的战舰？”

乔纳森微微皱起眉头。“你从海港看不到他们，”他说，“塞拉摩也从未派出侦查的船只，至少我们知道的情况是这样。那你是怎么获得情报的？”

“他们几天前还在这儿，小心翼翼地停靠在部落领海边缘，”蓓恩说，“看起来他们并没有真正撤离。”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部落有一丝挑衅就回以颜色，”乔纳森说，“但他们只是非常冷静地停在那里，就好像在观赏风景一样，一动不动。”

烈拳低声吼道：“对此，我个人表示非常遗憾。”

“我们没有要挑起战争的意思，我们的目的在于结束战争。”乔纳森说，然而吉安娜注意到，他看起来也希望部落能尽快挑起事端，这样至少能打破当前紧张而被动的局面，“但奇怪的是，他们在这儿，他们全副武装，而他们只是在……等待。”

提拉萨兰清了清嗓子说：“我能说句话么，吉安娜女士。你收到了关于这场袭击的警告，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一个诡计？或许加尔鲁什想让你相信他的目标是塞拉摩，但实际上却是别的地方？”

“但是并没有其他从陆路进攻的合适目标。”赤髫嘲笑道，“战争可是要烧钱的，把部落所有人都聚集起来没理由地待在那儿，看起来确实有点儿蠢啊。部落是很强大，但是也还没强大到那个地步。”

“我们也曾这样想过，”珊蒂斯说，“但确实找不到任何一丝证据表明部落打算声东击西。”

吉安娜仔细考量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她满头的金发。“我很确定他们的目标就是这里。我的……联络人冒着很大的风险警告我，我完全相信他。”当贝恩因父亲在一场叛变中被杀死而悲痛万分的时候，吉安娜就坐在他身边，看着那把被圣光祝福的武器在他宽厚的手掌中散发着认可的光芒。他不会背叛她的。

德莱尼人注视着她，然后点点头。“那么我们就相信这位不知名的联系人吧。所有的证据都印证着他所言不虚。”

珊蒂斯往前倾了倾身子。“奥布里司令，”她说，“在来这里的途中，我们已经有幸同您交谈过了，但吉安娜女士和其他人都还没有。你现在就把所有的情报都向大家细细说明吧。”她笑了笑，但这

可不是什么善意的笑容——珊蒂斯·羽月是真正的掠食者，很明显她已经做好了狩猎的准备，“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制订战略。”

吉安娜的心里一时间满是感激，这是对圣光的感激，对瓦里安·乌瑞恩、阿达尔、高阶女祭司泰兰德、大德鲁伊玛法里奥、罗宁，以及三锤议会的感激，对这些久经沙场的睿智头脑们齐聚于此的感激。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不仅能抵御住部落的进攻，还能把双方伤亡的程度降到最低。

然后，当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意识到暴力无论如何都无法取胜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会愿意坐下来进行和谈。

在牛头人大本营通往北方城堡的道路附近，有一块小小的追思地，这是牛头人们作为墓园的地方。大地母亲啊，请为我指明方向吧，贝恩在这里静静地祈祷着。逝者仁慈的灵魂徘徊其间，与他相伴，这让他多少感到了一些慰藉。

在部落的等待中，日子过去了一天……又一天。佩里斯回到了牛头人的营地，他告诉贝恩吉安娜已经收到了他的消息，并且回以亲善与感激之情。对此，贝恩并不诧异，可即便如此，他给她的警告是为了防止部落对联盟进行大屠杀，而不是给联盟机会来屠杀部落。可现在，塞拉摩的防御正变得日益强大，事情的走向正一步步接近于此。当然，这并不是由吉安娜所决定的，而是由加尔鲁什决定的。出于一些深不可测又令人担忧的原因，他只是一直和他的库卡隆卫士以及黑石兽人躲起来窝在一起，任由宝贵的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据说联盟那支著名的第七舰队已经抵达，旗舰的甲板上站满了联盟的将军们，他们的名字理应让加尔鲁什感到害怕才对。恰恰相反的是，当等待命令的部落士兵们交头接耳地讨论这个可怕的消息时，贝恩却只听到露骨的嘲笑和肆意的点评从大酋长的营帐中传出。

贝恩已经没心思去抗议加尔鲁什的延误了。最好的结局不过是他又会被嘲弄一番，再次被逼迫到自己的底线，然后被遣散。而最坏的结果则是他会被指控为叛徒，当即被处决。

贝恩是一个战士。他对战术和战略并不陌生，他知道看起来愚蠢的举动很可能深藏着高明，但从加尔鲁什的举动中看不出任何智慧。他率军袭击了北方城堡，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只要在接下来一两天

之内向塞拉摩进军，也必定能取得类似的胜利。但相反，格罗姆的儿子却选择了一直等待，让吉安娜知晓袭击的目标，等着让她储备充足的食物和武器，等着让她获取来自外部的援助。

“为什么？”贝恩大喊。他想到了他坚定而可靠的族人，想到了自己承认加尔鲁什作为部落领袖时候许下的誓言。他想到族人们将会变成一具具冰冷僵硬的尸体，杀死他们与其说是联盟的武器，不如说是加尔鲁什愚蠢而不知所谓的决定。他仰头向天，让泪水刺痛双眼。他孤身站在先祖身旁，愤怒地挥舞着拳头，带着所有的困惑、痛苦和愤怒大吼道：“为什么？”

➢ 第十五章　兵临城下

无所获。运气糟糕透顶。聚焦之虹就好像是被疯子牵一着一般，在卡利姆多大陆上不停地曲折急转。卡雷苟斯被各种情感冲击着——忧虑、恐惧、失望、愤怒，以及最糟糕的——可怕而痛苦的无助。

他通常并不喜欢龙类所表现出的自大和傲慢，对自己的龙族尤为如此。但他毕竟是一头龙，曾经的守护巨龙，聚焦之虹的持有者。族中的法器被偷走，还一直成功躲过他的追踪，这是如何办到的？

为什么他越来越想飞回塞拉摩，为守护它尽一份力，而不是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呢？答案十分简单，只是他不肯点破。他在沮丧中甩了下尾巴，向东飞去。

部落仍旧在原地待命：许许多多细小的身影躺在那里，以及小小的行军帐篷和小小的战争机器。就算是在白天，卡雷苟斯仍能看到象征营火的数量众多的微弱光亮。

这支军队……比起之前更为庞大了？加尔鲁什一直等在这里，就是为了集结更多的增援？还是说之前他们只是分散开了？

突然间，如闪电一般，他脑中豁然开朗。在明白了自己的道路之后，他心中一片宁静。他拍打着自己巨大的双翼，一下、两下、三下，接着倾过碧蓝色的身躯，掉头转向他飞来的方向。

聚焦之虹曾经是，当然现在仍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如果窃走它的人决定用它来制造破坏的话，这个世界就会遭到惊人的伤害。但如果它一直这么无规律移动的话，追踪它的行为就都是徒劳。因此这只是个巨大的威胁，但不是紧迫的威胁。

部落才是。

他知道这不是自己应该做出的决定，换作其他的蓝龙定然不会这样。

但他是卡雷苟斯，不是别的蓝龙。他拍打着强健的双翼，内心也为之振奋。

当马库斯·乔纳森最终要求暂停休息一下时，充斥着作战地图、沙盘模型、三明治和不时爆发激烈争论的作战会议已经持续了整整四个半小时。

吉安娜得抓紧这几分钟让自己恢复精力。长久以来，她都在不断出现的危机之间疲于奔命，为需要她的人提供关注、智慧和建议。最近的一次则是对聚焦之虹的搜寻。她没敢对这次搜寻有过多的想法，她不得不一直对抗着不断滋生的恐惧，她害怕这搜寻终将一无所获，就算是蓝色守护巨龙也将无功而返。而就在这时，部落摧毁了北方城堡，紧接着又盯上了她自己的城市。

从小时候起，吉安娜就不是钟情于社交的那种姑娘，她更偏爱独享典籍与卷轴的乐趣，而不是喧嚣热闹的聚会和舞会，即使在她成年之后也依然如此。作为一名著名的外交家，她参与的外交协商远比正式聚会要多。她喜欢当面协商，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最好是一对一私下里协商。当谈判结束，条约签订完毕，举杯庆祝之后，她回到塞拉摩，回到家中，享受遗世独立而节奏舒缓的生活。但如今，塞拉摩比起吉安娜记忆中的洛丹伦更为热闹。散发着力量、权威和果敢的男男女女挤满了这座城市。吉安娜幽居的生活就像镜子一样碎裂开来，只留下混乱与紧迫的锋利碎片。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塞拉摩附近沼泽的刺鼻气味，但是当她走出房外做了个深呼吸后，她发现自己笑了起来。这气味当然比不上童年时达拉然里苹果与鲜花的清香，也比不上洛丹伦里松脂的芬芳，但是对她来说，这是家的味道。

一个巨大的影子落在她头上。她用手挡住阳光，抬头向上看去。一个身影遮住了太阳，它盘旋着，伴随着下降而慢慢变大。当吉安娜向卡雷苟斯挥着手时，她发觉自己嘴角边露出了笑容。

她看到他突然转向，向着恐惧海岸的沙滩上飞去。在这么多的军队到来后，他能用来降落的地方少了许多。吉安娜走向城门，心急地挥着手，示意卫兵开门。她从小山坡上冲下来，来到海边，一路躲闪着沙滩上不断被海浪淹没又浮现的海龟。

卡雷苟斯小心翼翼降落的这个岬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沙滩，只是一个狭长的沙地。当吉安娜匆忙上前来时，他变化成了半精灵的形态。吉安娜在接近他时放缓了脚步，因为她突然意识到，以自己的年龄和地位来说，像小姑娘般冲动地小跑是不得体的。她脸颊微微发烫，却说不清是因为尴尬还是运动。他一看见她，英俊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她涌起了希望，紧紧拉住他伸出的双手问：“你找到它了？”

卡雷苟斯的笑容有点动摇不定。“很不幸，没有。它的行动仍是极其没有规律，这让我很难有效地追踪。”

“我很遗憾，”她有些同情地说道，“对我们俩都是。”

“我也是，但请告诉我……你看起来很忧虑，是因为会议进展不顺利吗？我相信，和这么多英明的顾问一起，你肯定能想出痛击部落的方法，把他们打回家去找妈妈，让他们从此转行织毛衣和养小猫。”

卡雷苟斯的话把她逗乐了。“有这么多经验丰富的老手确实是我们的幸运，但是……这也许是个问题。”

卡雷苟斯向着塞拉摩城门的方向回眸一望，接着问道：“你急着回去吗？”

“我还有一点时间。”

他捏了捏她的双手，然后放开一只，但仍握着另一只手，指着沙滩上漫步的路径说：“跟我聊聊吧。”他只说了这一句。

“他们……很好战。”

“他们都是将军。”

吉安娜失望地挥了挥手，心里想知道为何她还继续握着卡雷苟斯的手漫步。“当然，但是战争并不是只需要冷酷。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私人恩怨。我知道这也应该是我所期盼的，但是……你知道我的过去，卡雷苟斯。我的父亲和哥哥都因部落而死，要是说哪个人最应该痛苦和憎恨部落，那应该就是我了，但我选择为了和平奋斗，

而不是走上父兄的老路。当我听到他们用残忍的言辞侮辱部落时，我感到非常遗憾。是的，我想要保卫我的家园，我想要让部落撤退，让他们不再成为首要威胁，但是我不愿意……掏出他们的内脏或者把他们的首级挂在矛尖上。”

“就算你那么做了，也没人会说你太过分了。”卡雷苟斯说。

“但是我不会！我不会……”她突然沉默了，搜寻着正确的词汇，“我的父亲不仅仅是想获胜。他痛恨兽人，他想把他们斩尽杀绝，把他们从艾泽拉斯表面抹去。这些将军里有很多人也想这么做。”她抬头看向卡雷苟斯。他的侧脸对着她，脸庞的线条就好像是由艺术家勾勒而出，干净而笔直。他的目光凝视着地面以免两人不慎失足，但皱起的眉毛却表明他仍在聚精会神地聆听。他感觉到了她的注视，转过来看着她。她从没意识到他的眼睛是这么的蓝。

“你深爱着他们。”卡雷苟斯温柔地说，“你的父亲、戴琳，还有你的哥哥德里克。”

“我当然爱他们。”吉安娜说。她忽然不能直视这善良的双眸，于是垂目看着自己的靴子。

“你的父亲死在了一个兽人手上，后来你与萨尔成为密友。而你的哥哥，”他说道，声音变得更柔和、更悲伤，“被一头兽人骑着的红龙杀死了。”

“而现在，我和一头龙交上了朋友。”吉安娜试图让这一刻轻松起来。卡雷苟斯稍微笑了笑，尽管他的眼里没有任何笑意。

“而你现在想知道父亲会如何看待你的抉择。”卡雷苟斯说道。吉安娜点点头，对他如此善解人意表示震惊。他又接着问道，“那你觉得他的信条有可取之处吗？”

“没有。”吉安娜摇了摇她满头的金发，“但这几天以来，我听到了许多相同的、充满恨意的言辞。就像是……往昔的回音。我不认为自己希望或者说准备好了听这样的话，但是我要如何告诉那些经历过太多，失去过太多的人们，他们的愤怒和痛苦是错误的？”

“并不是他们的愤怒和痛苦让你苦恼，”卡雷苟斯回答道，“没有谁能说你的愤怒和痛苦不够多。你不同意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到的结论，但看法不一致并不代表有人错了。你觉得憎恨会让他们成为靠不住的指挥官吗？”

吉安娜考虑了一番，然后回答道：“不。”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因为你向往和平，就认为你缺乏斗志和保护城市的能力。”

“所以，他们的感受和我的感受都不重要吗？”

“这非常重要，但是你们都同意这座城市不能失陷。此时此刻，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他说出这句话的方式有点奇怪，这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什么，藏着一种与当前话题无关的……紧迫。这让她停下来疑惑地看着他。“卡雷苟斯……我知道对你来说搜寻聚焦之虹至关重要，而且即便使命完成，我也没指望你还会回来。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她觉得这个问题简单寻常，但似乎却让卡雷苟斯紧张了起来。他没有立刻回答，也不再迎向她的目光，而是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她耐心地等待着。最终，他转身面对她，握住她的双手。

“我同样面临选择。是继续追踪聚焦之虹，徒劳地期望它停下；还是回到这里，告诉你我已经准备好帮你保护塞拉摩。”

她嘴唇轻启，但是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卡雷……你真是太好了，但是，这不是你应该担心的事情，你需要找到聚焦之虹。”

“我没有忘记自己担负的职责。”他对她说，“我会继续搜寻，直到最后一刻。不过，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如果身为法师的你希望有一头蓝龙在即将到来的危难中并肩战斗的话……你会如愿的。”

感激的心情和萌生的希望让吉安娜感到一丝虚弱。当卡雷苟斯向下注视着她时，她紧紧握着他的双手。她甚至想不出什么话语来感谢他。她的心里感觉到一种熟悉的满足和快乐，但她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卡雷苟斯是蓝龙军团的首领。从他们的话语中，她了解到，他常

常说自己是“古怪的龙，”但这只是他对年轻种族的奇怪兴趣罢了。她不允许自己有别的念想。圣光在上，她对男性从没有过正确的判断。但是，为什么这时候他依然握着她的手，他温暖而又强壮的手掌为什么像是保护似的将她紧紧包裹？

“塞拉摩和联盟会永远感激你。”她不能注视他的眼睛，勉强说道。

他伸出手指托起她尖尖的下巴，让她的脸正对着他。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联盟，或者为了塞拉摩。”卡雷苟斯温柔地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塞拉摩的女士。”这时，就好像是觉得自己说了太多，他迅速地后退，“我必须重新开始我的搜寻，但是我不会离得太远。”他冷静地说，“我会在部落到达之前回来。这个，我可以发誓。”

他在她的掌中印下一吻，然后退开几步变成了强大的巨龙形态。这头庞大的蓝龙向着吉安娜以龙族的方式鞠躬行礼，巨大的头颅几乎就要碰到地面，就在她面前几步的地方。然后卡雷苟斯向上跃入空中。

吉安娜看着他远去，手指颤抖着弯曲。她缓缓盖住手掌，就像是想护住那离别的一吻。

总算，命令下达了。

部落开始行军。

焦躁的士兵们迅速将那些住了许久的帐篷收拾起来。为了消磨时间压制烦躁，手中的武器早已一遍遍地打磨锋利，现在这些东西装进了剑鞘、箭壶或者干脆就背在背上，准备好了品尝联盟的鲜血。而那些被朝阳和涂抹的油彩染上红光的盔甲也被穿戴起来。部落的大军开始前进了。

就像是被主人用力拉住的嗜血野兽，不同的部队都在争夺着更靠前的有利位置。加尔鲁什好像料到了这种渴望。马尔考罗克带领着库卡隆卫士，骑着他们巨大的黑色座狼在部队之间穿梭。跟在他们身后的是敲打着行军节奏的兽人鼓手。渐渐地，预料中的混乱平息了下

来。所有部队也都开始步调一致：兽人在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牛头人，然后是巨魔、被遗忘者、血精灵，而地精和他们各种各样邪恶的装置则分散在整个部队的各个部分。

士兵们，如茫茫海洋一般的士兵们在鼓点的节奏下迈着步伐，就连大地也为之颤抖。在过去的战斗中，这些战鼓曾经让敌人还没看到部落出现就闻风丧胆。联盟几乎一想到部落就会联想到“原始，”而认为自己很“文明，”从而自鸣得意。但是，有哪个安全待在岩石大厅的矮人会了解被遗忘者尽情享用敌人尸体的快感？有哪个骄傲自大的人类能有机会体验在战斗的欲望中迷失，数分钟后，发现自己红着眼睛，站在敌人的尸体上发出嘶哑的吼叫？有哪个小侏儒会品尝到在一场真正的战斗中聆听灵魂的回音，与先祖之魂并肩战斗的喜悦？

没有。

这就是部落。这就是它的荣耀。有的赤脚，有的穿鞋，有的长着蹄子，还有的长着两个大脚趾，他们行军的时候，大地也为之屈服。绿色的、蓝色的、棕色的、苍白的和粉红色的皮肤或者皮毛下面是紧绷的肌肉。他们扯开嗓子大声高歌。长矛和利剑，弓弩和刀刃，都时刻准备着出鞘进攻。

成千上万的强壮士兵，带着同一个目的汇成滚滚洪流，直奔南边的塞拉摩而去。

去战斗，甚至去牺牲，带着荣光与辉煌。

为了部落！

这完全没有逻辑可言，以卡雷苟斯的睿智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他与吉安娜的分离又使这头巨龙心中充满了新的希望。当他亲吻吉安娜的手时，他没敢再进一步行动，现在还不能，但是他能看见她脸上的惊喜和开心，这让他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他曾经谈论过人类的欢乐，他现在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欢乐的滋味。

塞拉摩会站起来对抗部落，他知道。加尔鲁什会向整个部落的人民展示出他的傲慢。那些拥有更加明智头脑的人会走向谈判桌——或许是贝恩，或许是沃金。一个新的时代会从此展开。

一切皆有可能……如果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和他有着同样的感觉。卡雷苟斯大胆地希望如此。

在这热情之下，心中的愿望似乎都正在化为现实。聚焦之虹随机运动的速度开始减慢，几乎是停了下来。卡雷苟斯停了下来，用力拍打着他的翅膀悬停在空中，扩展他的魔法感应。

它逐渐停了下来，而且……就在附近。他从未如此接近过它，就在那边——北方。他一个俯冲向下，转身朝着新感应到的方向寻着踪迹飞去。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地面，突然间，卡雷苟斯心中感到一阵令人害怕的震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对胜利的乐观预期恐怕有些太早了。

部落已经在行动了。

“他们感到很满足。”马尔考罗克骑着马，在大酋长身边说道。

“他们当然如此。”加尔鲁什骄傲地看着这支朝着塞拉摩稳步前进的庞大部队，“他们都是战士，他们渴望联盟的鲜血。我把他们的渴望拖延了下来，现在这饥渴只会更甚，我的计划也就更有保障了。”他想起了贝恩和沃金。他已经从凯恩之死中学到了教训，当巨魔和牛头人的首领徒劳地激怒他时，他知道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发起决斗都是愚蠢的。他们都深受族人爱戴，而且，就算对加尔鲁什个人有些不敬，但他们对部落这个整体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很快，他们就会紧随上他的脚步，并且承认他的策略实在是太过高明，到时候，他会比其他任何部落领袖的成就都更大，包括大家崇拜的萨尔。

接着，他们便会像拥护部落一样拥护他，而他会像向对布里宁船长的那样，展示他的慷慨大度。加尔鲁什不禁高兴起来，沾沾自喜地笑了。

突然间尖叫声不断。每个人都指着天空大声叫喊。加尔鲁什对着强烈的阳光看了一眼，发现了一个黑色影子的轮廓，又长又彪壮，而且……

“龙！”他咆哮道，“把他搞下来！”

他话音未落，驭风者就已经开始进攻。部落也有一支空中部队，不仅有兽人们至爱的双足飞龙，还有蝙蝠、龙鹰，以及别的为了特殊目的而驯养的生物。巨龙向下俯冲，用不规则的飞行来避开巨大的长柄武器、标枪和箭矢，这些东西毫无疑问都对准了他敏感的双眼。他张开口，一头双足飞龙和它的骑手就停了下来，被禁锢在一片突然出现的……

“冰！”加尔鲁什大喊道。他转头向后哈哈大笑，即使那个不幸的驭风者和他的坐骑一同像石头一样重重跌落。他拍着马尔考罗克的背。“冰！”他重复着，“快看，马尔考罗克，是一头蓝龙在攻击我们！”

围在他身边的部落成员完全不知道他为何发笑，但尽管如此，这还是鼓舞了不少士气。在地上的部落成员对着在天空中整军备战的战友们欢呼，驭风者部队像麻雀骚扰老鹰一样折磨着这条巨龙。同时他们还装置好弩炮、投石车和上膛的火炮，全都指向天空。

加尔鲁什满怀欣喜地跑过人群，高喊着给他们加油鼓劲。在他的命令下，弩炮几乎是垂直地向天空中射出了一枚火矢，而后，当蓝龙的古怪动作表明他已被命中时，加尔鲁什又带头欢呼了起来。

卡雷苟斯感到一阵撕裂般的痛苦。他太过全神贯注在聚焦之虹的行踪上，结果飞进了危险之中。部落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这让他惊恐地回想起了不久之前在龙眠神殿前发生的战斗。

那支燃烧的弩箭在他肋旁烧出了一片焦黑的痕迹。这并不是致命的打击，甚至不能把他从天空中打下来。这令他想到自己虽然是一头巨龙，可好汉终究架不住人多，如果他现在傻傻地留在原地继续作战，如果他被杀死，也就无法为吉安娜提供任何帮助了。聚焦之虹已经非常接近，不过还是在朝着北方移动，而部落却是向南进军。他最担心的就是它落入了部落手中，但这看起来不太可能了。如果他们手中真的握有如此强大的武器，必然会带上它向南进军，用它在即将打响的战斗中对付他们憎恨的联盟。

他忍住肋旁的剧痛，使劲扫了一下龙尾，把一只自杀式冲过来的蝙蝠狠狠地抽飞出去，骑手掉了下去，即使对于被遗忘者来说这也是死路一条。

卡雷苟斯不停地拍打着强有力的双翼，爬升到一个地面武器攻击范围之外的安全高度。他飞得很快，蝙蝠、双足飞龙和龙鹰都被甩在身后。一旦脱离眼前的危险，卡雷苟斯便伸展开他长长的脖子，盘起他的龙爪，尽可能自己减少飞行的阻力。他朝着正南方飞去，决心要给塞拉摩和他的女士尽快带去警告，告诉他们，部落马上就要兵临城下。

➢ 第十六章　战鼓喧天

乔纳森起身，指着桌上塞拉摩的地图说道："这场战斗，我们将三面受敌。"这时每个人都站了起来，个子不高的矮人们也使劲伸长了脖子看着，"当然，首先是港口，那里有多少船我们很清楚。"

奥布里补充道："如果我是加尔鲁什，就会留下一些后备军，在开战后四个小时左右再派出。"

乔纳森点头说："得好好琢磨下这事。另外，'星辰之剑号'什么时候能回来？"

在第七舰队抵达不久后，吉安娜就坚持派出一艘船，也就是"星辰之剑号"来护送那些希望到安全地区避难的平民。所有的孩子都上船了，还有很多陪同的家人。其余的人则选择留下来，因为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和吉安娜一样深爱着它，他们希望能留下来捍卫它。

棘齿城本来应该是第一选择的，因为船只可以从那里驶向荆棘谷。不幸的是，虽然掌管那里的地精们立场中立，但考虑到大批的部落军队刚从那里经过，棘齿城对于联盟的难民们来说实在是太不安全了。因此，目的地最终换成了加基森。

"德莱尼萨满曾向我保证，在水元素和风元素的帮助下，行程会快上许多。"吉安娜说道。

"或许吧，"烈拳说，"但是船才刚开走几个小时，再怎么快也没法指望在明天之前看到它回来。"

"孩子们永远不该被卷入战争，"提拉萨兰平静地说道，"就算这意味着我们将少一艘可用的战舰，把他们送去安全的地方也是正确的选择。"

"年轻的一代太过宝贵，不能拿来冒险。"珊蒂斯说道，"而且……平民在战争中只会碍手碍脚。"

这话说得有些残酷，但是吉安娜和其他人都知道这是事实。战争需要所有参加的人都全力以赴，绝不能因为担心孩子受伤与否而分心。不管是出于道德上还是战略上的考量，把孩子们转移出去都是必要而明智的选择。

“北路比西路更让我担忧。”乔纳森说道，这句话把大家的思绪拉回了当前的主题，“我们在蕨墙村还没看到军队集结。”

“暂时没有。”罗宁低声嚷道。

“虽说暂时没有，”乔纳森说，“但加尔鲁什的军队很可能会从那里经过，或者是集合增援的部队，或者是留下一部分兵力作为后备，等需要的时候再派出。这是一个可供撤退和重整的安全之处，可惜我们享用不到。”

“那我们现在沿着西路部署的攻城武器呢？”蓓恩问道，“可以把它们往回运得离城市更近一些，放在两个城门的位置。”

“那恐怖图腾怎么办？”金迪问道。

“我想我们用不着担心这个。”吉安娜说道，“我们正在同部落作战，就算恐怖图腾打算向加尔鲁什提供帮助，贝恩也不会接受的，甚至加尔鲁什本人也不会接受。在玛加萨谋害了凯恩以后就绝不可能了。”

“他们可能会趁火打劫，”温蕾萨说，“趁乱进入城市，四处劫掠或是单纯地杀戮。”

“除非我们陷落。”蓓恩直截了当地说，“否则借他们十个胆子也不敢。”

“那就这么定了。”乔纳森说，“我们先把那些攻城器械撤回来，然后……”

通往大厅的门被猛地推开，卡雷苟斯站在门口轻轻摇晃着，一只手紧紧捂在身子一侧。两名侍卫站在他的身后，他们看起来更担心蓝龙的伤势，而不是他未经允许就闯入会议室的行为。

吉安娜看见鲜血正不停地从卡雷苟斯的手指间滴落下来，只一会儿已经在地上洒下了一摊。她站起身来急忙走向他，而他急切地开口说道："部落正在行军中。他们正在南下，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抵达这里。"吉安娜用胳膊搂着他，着急又担忧地看着他。而他继续说着，像是忘掉了周围的人群，单单说给吉安娜一人："这伤势没有大碍，我回来是为了警告你，帮助你。"

"我不知道这事跟蓝龙军团有什么关系。"罗宁说道。那些没见过卡雷苟斯的人闻言都震惊地皱起了眉头。

"卡雷，让守卫先带你去我们的医生和治疗师那里，别的事都先别管。等你回来之后再给我们做简报。"吉安娜安排好卡雷苟斯的事宜，然后才对着聚集的同伴说道："我们最近曾和蓝龙军团交战，但是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肯瑞托的成员，都知道卡雷从来没有试图向年轻的种族寻衅。他是打败死亡之翼的关键，现在他愿意帮助我们保卫塞拉摩，这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的幸运。"

罗宁的目光在卡雷苟斯和吉安娜之间游走，然后他点点头。"他会派得上用场的。"只这么一句话便已足够。肯瑞托的其他成员们停止了喃喃自语，就连一些将军们也点了点头。

"说句实话，"赤鬃说着，一边笑了起来，"一条飞在空中的蓝色巨兽，再加上我们这些人，肯定会让加尔鲁什压力山大的。"

事情解决了。吉安娜转向卡雷苟斯。他的伤势显然比之前口中所说要严重得多，但是大战将临，这里有许多天赋出众的治疗师，他很快就能恢复到加入战斗的程度。

"会没事的，吉安娜，"卡雷苟斯温柔地笑了笑，轻声说，"别害怕。"

吉安娜也给了他一个微笑。"我得先变成傻子才能不怕，卡雷。"她的声音同样温柔，"我曾经参与过无数的战斗，就我个人而言，那些过往的战斗远比这一次更加……艰难。所以不要担心，我会尽我一切所能去保护塞拉摩的，不会有丝毫畏惧。"

钦佩之情溢满了他蓝色的眼眸。"请原谅我。"他说，"你或许久经沙场更甚于我，吉安娜女士。"

她收起了一丝笑容。“我祈祷战争别让我变得残酷无情，”她说，“但对于战争，我绝对不陌生。现在去吧，等你处理完伤势我们再交换情报。”一个守卫陪同着卡雷苟斯去往牧师那里。吉安娜转向其他人说道：“立刻给暴风城发信，瓦里安必须知道战争马上就会打响。”

在各位将军和舰队抵达之后，一直存在的紧迫感反而变得更强烈了。和吉安娜预测的一样，尽管这次的严酷考验让卡雷苟斯虚弱不堪，但是在及时的治疗之后，他现在已经得到了恢复，并且赶回会场向大家汇报情况。多亏了他，他们现在知道了部落会选择哪条路线进军。位于塞拉摩西北的凯旋壁垒也在第一时间被告知了进攻计划。凯旋壁垒在敌人的行军路线上，不过却并不在这次的进攻计划中。部落很可能不会把资源、军队和精力浪费在这里，但是凯旋壁垒中英勇的男女老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很有希望能拖住部落前进的脚步并对其造成一定损伤，同时又不致让自己全军覆没。但愿如此。

计划一旦敲定，立刻就转化成了命令。弩车和其他攻城器械被转移到了塞拉摩东面的大门。一些骑兵被派驻到城市以北的警戒哨岗，一旦发现部落，他们会就立即发送警告。维摩尔上尉和他的士兵们则被派去正面阻击部落。他们得非常小心，若是落于下风就得赶紧回撤，和后备的援兵一起重新整编。

一旦进入战斗，城门就不会再打开。对此维摩尔心知肚明。

十六艘战舰转头驶出港口。“星辰之剑号”还在执行之前的任务，看起来是指望不上了。和部落的做法一样，这些战舰都停在己方水域里非常靠近边缘的地方。它们静静地等着，按照作战计划，战争一打响，它们就得要摧毁部落的所有战舰以完全消除威胁。另有三艘战舰停在港内，它们是对抗海上入侵的最后一道防线。所有人都希望它们用不着出动。

第一名骑兵回来时已是中午。

他没有穿戴盔甲，只穿着一件染满泥土和血迹的普通衣物，无疑是为了让身下的马匹省点力气。但即便如此，这匹骏马在赶到塞拉摩北门的时候也已经气喘吁吁，口吐白沫。驻守在北门的士兵扶住这位发抖的战士，他几乎就要从马上摔下来，身下的坐骑似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士兵们尽可能柔缓地将他扶下来。这时他的斗篷落到一旁，

大家才意识到血迹全部都属于这位深色头发、蓄着胡须的战士。他挣扎着开口说道："凯旋壁垒……已经……沦陷了。"之后便咽了气。

战斗打响了。

部落的部队如今又扩充了许多雕刻着雄鹰纹章的掷刃车、弩车和投石车。这些曾经都是联盟的武器，现在却对准了联盟。除此之外，许多人还带着一些更为恐怖的战利品来铭记这场行军途中的遭遇战。特别是巨魔，他们似乎很乐于用手指和耳朵来装饰自己。

凯旋壁垒……这一次没能"凯旋，"他们本打算多坚持一会儿，拖住从南面拥向塞拉摩的部落大军。然而，他们太高估了自己，也太低估了敌人。

战歌响起，战鼓奏鸣，再加上那些缴获的以及自己的巨大战争器械所发出的吱嘎声响，奏成了一曲独特的乐章。

部落的大军对北方城堡进行了突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现在他们正朝着下一个目标进发，在如今的队伍规模下，他们的自信已然爆棚，几乎是咆哮着一路南下，生怕别人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塞拉摩为迎接这次攻击，已经做了多日准备。塞拉摩的居民们也为此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他们做了无数次部落如潮水般攻破城门的噩梦。

恐惧，也是一种武器。

贫瘠之地的野兽们都远远地躲着他们。饥饿的大军从不挑食，那些敢于靠近的斑马和瞪羚都被切掉头就地吃掉，味道还不错。部落军队将队伍排成狭长的一列来穿过尘泥沼泽的曲折小径。即使两侧都是高大的长满苔藓的树林，炙热的阳光依旧从缝隙间照了进来。走过树荫旅店的废墟之后，他们在十字路口稍作休憩。这个十字路口的几条路分别通往塞拉摩岛、泥链镇和蕨墙村。加尔鲁什在这儿把队伍分成两半，他率领的那支将向北行军，从村子里招募新的兵力扩充队伍——更多的兽人甚至是食人魔，他们将承担起从北面攻击塞拉摩的任务。而马尔考罗克则率领剩余的部队沿路东进。

这两股攻击力量将在塞拉摩会合，他们寄希望于胜利会师，彻底粉碎被夹在中间的塞拉摩。

马尔考罗克和他的士兵们行入尘泥沼泽的腹地，他们沿途扯下联盟的旗帜，大笑着碾进泥土中。他们的道路曾一度被塞拉摩的士兵们和战争武器封锁，可现在正如他们所料——道路大开，通畅无阻。

而同样在预料之中的是完全看不到恐怖图腾出没的迹象。部落进攻塞拉摩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这些懦弱的、两边都不受待见的牛头人……选择了躲藏起来。

“他们显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到来。”马尔考罗克说，“我会派一些斥候到前面去，然后继续……”

他被一阵愤怒的吼声打断。十余只野兽突然从沼泽地中冲出来，它们之前都小心地潜藏在起伏的小山丘背后或是低矮的树丛之中。转瞬间，两个术士、一个法师和一个萨满已然倒下，甚至连咒语都来不及念完。其他人也都陷入了与野兽的近身苦战中，他们有的被撕扯下皮肉，有的被咬碎喉咙。事实上在这些利爪德鲁伊发动突袭之前，就已经有十几名部落战士悄然断气——阴影中的潜行者在背后手起刀落，解决了他们。紧接着，藏匿在沼泽中的其他动物们也都冲了出来，这些带着极地或沙漠特征，明显不属于此处的动物们疯狂地收割着部落。

短短几秒钟之内，就有二十多人伤势惨重或者已经断气。

“有埋伏！进攻！”马尔考罗克喊道。他身先士卒，冲向一头身纹符文印记的巨大棕熊。这头棕熊正在撕咬一名试图吸取它生命的被遗忘者术士。马尔考罗克双斧迎风呼啸，以一个巧妙的角度击向棕熊皮毛保护之下的喉咙，德鲁伊的头颅几乎被整个切下。

痛苦、狂怒和嗜血的呼喊仍在持续，新的声音又加入了进来——箭矢破空的尖啸与弹丸出膛的闷响。动物军团背后的主人们——猎人——现在也亲自加入了战斗。马尔考罗克咒骂了一声，从一具和土狼抱在一起的地精尸体上跳过。这两个家伙至死都缠在一起，地精的短刀插进了土狼的眼睛，而土狼紧紧咬住了地精的喉咙。马尔考罗克目光扫过，发现几名部落正在和一个孤身的敌人缠斗。他大吼一声走上前去，周围的部落让出一条道来。然后他看到了一名健壮的暗夜精灵女性，她举着一把光彩绚烂的长剑，动作快得让人看不清身影，蓝色的长发编成一条独辫，在身后如蛇般舞动。她的脚下已经踩着两具尸体，并且面前又有一名血精灵捂着肋间倒了下去。

刚停下来的她和马尔考罗克四目相对。她注意到了这个咧嘴冷笑的灰皮兽人，而就在下一瞬，兽人大喝一声扑了过来。

部落高调得一塌糊涂，几乎是挑明了攻击目标，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数量，所以当传令兵气喘吁吁地赶回，报告说部落打算拿下警戒哨岗然后去往塞拉摩北门的时候，维摩尔上尉只是点了点头。

“各就各位。”他说，然后补充道，“在今天这个将会被永世铭记的日子，我很荣幸能与诸位并肩作战。”卫兵们集体敬礼，许多年轻或者说太过年轻的身影夹在其中。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没怎么接触过部落，最多也只是两三人规模的小冲突。许多人都只和恐怖图腾的散兵或是沼泽中的野兽交过手。但是现在，他们聆听着远处传来的战鼓，即将投入一场真正的战斗。

马库斯·乔纳森将军独自一人来到警戒哨岗来讨论战术。“警戒哨岗”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它只是一个瞭望点，而不是守护塞拉摩的戍卫堡，但如果加尔鲁什决定从北面进攻，那它只能玉碎了。

“他们会来的。”乔纳森说，“他们会从北面、西面和港口三面进攻。诉诸蛮力毫无胜算，我们只能智取。”

传令兵灌了一大口水，抓紧时间缓一下气，然后再次翻身上马，向塞拉摩飞奔而去。其他卫兵在维摩尔上尉的指挥下各安其位，严阵以待。

等待并没有持续太久。孤身待在塔顶的哨兵突然打了个手势，他抬起右手然后迅速往下一挥。站在维摩尔身边的侏儒名叫阿道弗斯·爆械，他手上正拿着一个小巧的装置。就在塔顶发出信号的同时，他冷笑着戳了一下装置上的按钮。敌军的鼓点瞬间就被一阵巨大的爆破声淹没。一道浓烈的黑烟扬起，联盟的士兵们欢呼了起来。爆炸的回响渐渐消退，鼓声也不再响起。

这炸弹埋得非常专业，显然干掉了许多敌人，但远不足以消灭威胁。

“拔出武器！”维摩尔说道。在周遭可怕的寂静中，利刃出鞘的清响显得格外清晰。战士们绷紧身心，如箭在弦。时间一点一点流

逝，能听到的只有昆虫的低鸣、海鸟的尖叫、海浪的冲刷，以及他们不安挪动时盔甲发出的嘎吱声。

沉寂最终被一阵震天战吼打破，那声音足以让血液凝固，寒毛直竖。战鼓声再次响起，距离已然更近，节奏也更加激昂。从沼泽迷雾的阴影中，几十也许上百人冲了出来。他们狂嚎着，手里全都拿着看起来比披甲人类还要沉重的巨大武器。

“阿道弗斯，快跑！”维摩尔朝着那个被吓得迈不动脚的侏儒大喊。爆械抬起头，手里仍然攥着那个起爆器。被喝醒的他匆匆望了维摩尔一眼，然后拼命地撒腿往塞拉摩跑去。维摩尔举起长剑，稳住阵脚准备迎战。

由部落所有种族组成的血肉洪流，在一名兽人的带领下滚滚而来。这兽人全身覆甲，手中挥舞着一把正因为渴望鲜血而吟啸的骇人巨斧。他径直向维摩尔冲来，肩上的甲胄看上去就像是用巨大的獠牙制成，在肩甲与手甲之间，露出一片刺绘文身的棕色皮肤。

维摩尔笑了笑，金色的胡须也跟着分开。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铿的一声，维摩尔的剑刃磕上了血吼的斧柄。加尔鲁什远比这名人类强壮，他聚力一推，人类便踉跄着往后退去。巨斧紧接着力贯千钧地从上直劈而下，维摩尔举起剑身招架，但他并不打算硬拼，而是顺着这力道压低重心，然后迅速往前贴着加尔鲁什掠过，同时反手上挑一刺。加尔鲁什痛哼一声，为这人类竟然能在他手臂内侧留下伤口而感到惊奇。

“这是我在这场战斗中的第一滴血。”兽人用通用语说道，“做得不错，人类，你将带着荣耀死去。”

维摩尔向后退开几步，舞动着手中的长剑。“可你不会。”他嘲讽道。加尔鲁什低吼一声，再次冲了过来。

这正是维摩尔所期望的。

“爆械！就是现在！”维摩尔大喊，然后便听到了一阵轰隆的巨响，他感觉自己仿佛被抛到了空中，接着失去了知觉。

➢ 第十七章　碎裂的城门

这个精灵很厉害，马尔考罗克不得不承认这点。从她脸上那条巨大的疤痕可以看出她已是久经沙场。看到自己的头领打算亲自出手，围在这里的部落成员们便都散开，寻找其他的敌人。先祖之灵告诉他们，敌人来得可不少。

尽管被手中重剑拖慢了一些，蓝发暗夜精灵的速度依然快得令人发指。在兽人之中，马尔考罗克已经算是身手相当敏捷，他的武器也比别人轻得多，但即便如此，他那两把小斧头也只能砍到空气而已。蓝发精灵上一刻还在这里，下一刻已在别处，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他的防御。马尔考罗克已经被击中不止一次了，幸好沉重的盔甲救下了他，但如果这光华之剑顺着手臂和躯干之间的铠甲缝隙砍下的话……

马尔考罗克将一只手斧举过头顶挥舞着，另一只猛然劈下。暗夜精灵闪到一边，但仍被砍中了大腿。她闷哼了一声。

“哈！”马尔考罗克轻蔑地笑道，“能让你流血，也就能做掉你。”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她突然纵身跃起直向他扑去，同时张开嘴咆哮着，发出如同狼人一般的吼声。马尔考罗克赶忙将双斧在身前交叉护住自己，但让他震惊的是，蓝发精灵丝毫不顾腿上的伤口，直接踩在了他的斧头之上，轻盈得就好像是他正用双手主动为她撑起一个立足点。同时，她的剑锋直接向下往他脖子刺去。

电光火石之间，马尔考罗克扭身闪开，几乎快要摔倒在地，但仍将左手的斧头挥出一道弧线，不过这时她已经移动到了他的身后。马尔考罗克转过身来准备继续开始战斗。

一声号角响起。这声音轻柔恬静，宛如乐章，显然不是来自部落——这是精灵的号角。所有交战中的联盟士兵都迅速脱身，朝着尚未关闭的城门跑去。蓝发精灵挑衅般地对着马尔考罗克咧嘴一笑，但当他猛冲过来的时候，她已经没了踪影。

马尔考罗克恼羞成怒，大吼一声朝城门追去。

虽然看上去一片混乱，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正如乔纳森所预料的那样，部落选择了从三面同时进攻。战争的奏鸣震耳欲聋、震慑人心，并且从未止歇——近在咫尺的爆炸声，从北门传来的炮火轰鸣声，以及从西面传来的刀剑的喑哑声和嘶吼声。

吉安娜和金迪站在其中一堵城墙的过道上，望着西边。她纠结着是否应该让金迪退到更安全的地方，但她也明白这对于小侏儒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金迪是过来学习的，没有什么比待在战场的最前线更能让人体会到战争的恐怖。她把侏儒留在自己能照看的范围之内，但这里也已足够近到能观看到下方的激战。

当号角声响起的时候，吉安娜跟她的学徒说："准备好，按我们约好的那样，我出手的时候你也跟上。"金迪点点头，咽了口口水。吉安娜举起手，静候时机。数十名的联盟战士们正以最快的速度鱼贯而来，塞拉摩的城门就是他们能否活命的临界线。这次突然撤退为他们争取到了宝贵的几秒钟时间，但现在部落军队已经紧随而至。

超过两打的战争器械面向部落，严阵以待。

"就是现在！"吉安娜大喊。她和金迪与其他的施法者同时出手。牛头人、兽人、地精、血精灵、被遗忘者，以及巨魔们被打得哭爹喊娘，他们或者被点燃，或者被冻结，或者好不容易躲过了法术，却被箭矢射成了刺猬。

"干得好！"吉安娜喊道，"这些战争器械足够挡住他们一会儿了，我们等会儿再过来。现在先跟我来！"

大家迅速跑下楼梯来到门口。绝大部分联盟士兵都安全撤回了城内；少数一些落在了后面，有的是因为身负伤势，有的是因为架着伤者。

"他们快赶不上了！"金迪已经瞪大了双眼。

"会的，他们会赶上的。"吉安娜说道。她祈祷自己是对的。城门的关闭只在顷刻之间，快点，再快点……

终于，最后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砰的一声闷响，大门迅速合上。金迪和吉安娜冲向前去，对着城门施放了结界。托德尔·温

德米尔也上前相助。在他们咒语的吟唱下，围绕城门的空气也泛起了淡蓝色的光芒。

“托德尔法师，你和金迪留在这里，盯好大门的情况。要是结界减弱了，记得立即加强。”

“但是……”金迪试图想抗议。

吉安娜转向她，急切地说道：“金迪，如果这道城门失守，将会涌进来数十……甚至数百名部落士兵。这是当前最为紧要的事情。守住这里，就等于守住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事实确实如此，这一道关卡不容退却。

金迪点点她扎着粉色马尾的头，转身看着城门。她紧闭双唇，伸出双手，加入到了肯瑞托施法者的行列中去，贡献一份力量。

吉安娜发现，法师们正以许多料想之外的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城门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此外每艘停在港口的战舰上都配备有至少一名精通火焰法术的法师。正如奥布里所说的那样，一个对着船帆或是甲板精确瞄准的火球术，就足以击沉一艘敌人的战船，而这也正是他们现在采用的战术。

吉安娜朝着蓓恩快步走去。蓓恩是最后一批撤回城内的人，现在她正在让一名女牧师为她治疗大腿上的伤口。

“有什么需要报告的么？”吉安娜问。

“他们完全猝不及防，”蓓恩的笑容直率而残忍，“正如乔纳森预料的那样。我们干掉了至少数十名敌人，自己却几乎没有损失。现在火炮正朝他们猛烈射击着呢，应该足够拖上一阵了。”

一阵子，吉安娜心想，但不是永远。

蓓恩对她的治疗师点头致谢，然后起身重整铠甲，继续说道：“他们当中有一个灰皮的黑石兽人，从着装来看应该是库卡隆卫士，他非常厉害。”

“黑石兽人？加尔鲁什已经堕落得没有下限了么？”

蓓恩耸耸肩。“管他赤橙棕绿灰，我的女士，凡是攻击你家园的侵略者，我都会逮住一个宰掉一个。”

“暂时还不用，但恐怕你就快有这个机会了。”吉安娜说道，“接下来必定会有更多的肉搏战，但是现在，先去帮忙照看一下伤者吧，蓓恩。”

“遵命，我的女士。”

吉安娜将注意力转向北门。爆械——成功布置并引爆无数炸弹的侏儒爆破专家——现在正站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吉安娜面带微笑，向他走去。

“你的努力成效显著，爆械。”她说。

他转向她，一脸哀伤的神情。“没错，”他说，“但这是因为维摩尔上尉和其他人舍身把部落引进了爆破圈内。”

吉安娜的心沉了下来。“他们……他们应该会撤回来的！他们知道安全的路线！”

那名白发的夺日者从强化城门的工作中暂停了下来，转身看着他们。“维摩尔和他的士兵们选择了坚守岗位。”他轻声说道，“这真是无比英勇的行为，他们杀死了成群的敌人，但剩下的还是会冲着我们过来的。”

“我的女士，”一名站在城墙上的哨兵喊道，“织歌者法师说得对。他们正越过尸体向我们冲来。”

“继续强化城门！”吉安娜大喊，接着冲到了最近的城墙顶上。如同黑色的潮水一般，部落大军滚滚而来。护城河上的石桥已经被炸掉，碎掉的石块和尸体漂浮在水中。一些部落已经跳到了水中想要游过河流；另一些远处的则正如哨兵提到的那样，越过同伴的尸体奔赴而来。

碎冰从天而降，一些敌人当场毙命，剩下的也身受重伤。吉安娜手腕轻舞，又有几个部落战士被冻成了冰雕，紧接着一发火球砸落，轰出一片冰碴。部落的黑潮停住了，甚至开始往后退去。吉安娜以稳

定的节奏保持着刚才的套路，每一次攻击都能杀死十余名敌人。然后她注意到了一个正站在她射程之外发号施令的身影，并且认出了那一对负在肩上的恶魔獠牙。

“加尔鲁什。”她轻声说。他本该在那场爆炸中和维摩尔一同死去的，但不知为何他依旧还活着。他也不可能听到吉安娜的轻语，但就在这时他抬起头来，迎上了吉安娜的目光。他狡黠地一笑，然后举起血吼正对着她。

马尔考罗克非常生气，因为自己的失策，因为斥候的失职，还因为联盟将军的狡诈，他们竟然发动了这样的偷袭。那些盗贼、德鲁伊，以及带着宠物的猎人夺走了许多部落士兵的生命。肉搏战中部落就已经吃了大亏，现在又被火炮和弩车猛烈地压制着。

局势不妙，他吹起了撤退的号角。

治疗者们趁着这间隙抓紧时间照看伤者，马尔考罗克则大声地下达命令。“我们没办法对抗这些战争机械。”他抬起一只手，制止那些愤怒的抗议，然后继续说道，“所以我们得想点法子将其毁掉，或者是让它们为我们所用。那些擅长潜行和暗杀的人，现在该你们表现了。我们会从正面吸引他们的火力，你们就趁机潜进去，悄悄接近那些躲在安全之处的联盟虫子，把匕首插进他们的心窝，然后夺取那些武器，转过来向着塞拉摩开火！”

愤怒的抗议变成了振臂欢呼。马尔考罗克高兴地哼了一声。这个战术绝不会失败。没错，联盟的将军是挺聪明……

但他也一样。

“为了部落！”他大喊，其他人也为之响应，“为了部落！为了部落！为了部落！”

卡雷苟斯从港口上方飞过。从他所在的位置望去，那些战舰就像是玩具一般，有的开炮，有的着火，有的正在下沉。双方都损失惨重。部落也同样部署了精于纵火的法师，第七军团的战舰有好几艘都已经燃起了橙黄色的火焰。卡雷苟斯一个俯冲向下，尽可能多地用冰冷的蓝龙之息扑灭火焰。被解围的联盟船员欢呼着向他致谢，但对他来说此刻最重要的是压制敌人而不是保护友军。他扭转身躯，振翅疾

飞，来到了三艘扎堆的部落舰船上空，然后收起翅膀直垂而下。他的速度之快让炮手们根本来不及调转炮口，然后直到贴近舰身的最后一刻，他才张开双翼，同时奋力将龙尾一扫。中间那艘战舰的桅杆像脆弱的枝丫一般折断，而卡雷苟斯也爬升了起来，只留下一个咒语向他们道别。那咒语引来的大块碎冰无情洒落，在甲板上留下密密麻麻的窟窿。船上的火炮这时终于响起，但卡雷苟斯早已飞出了射程。

然后他转回到了城市的上空，这里正进行的空战同样激烈无比。视线中，一群部落的空中战士正围攻着几只狮鹫，卡雷苟斯冲了上去，加入战局。

部落已经攻到了北门，战场喧闹的奏鸣中又加入了攻城槌可怕而有节奏的轰击声。在桥梁已经被炸毁的情况下，这些东西是如何抵达城门的，这简直是个谜。或许，这是一群牛头人以自己的肩膀负重涉水运过来的，吉安娜在赶往城门的时候这样想到。

她本打算顺着台阶再次登上城墙，为上面奋勇杀敌的战士添加一份力量，但有件事让她停了下来。

城门在撞击下震颤着。

这不该如此。

在肯瑞托成员强大魔法的支持下不该如此。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心头闪过。

砰、砰、砰……

城门上的木板已在猛烈的撞击下凸起变形，而铁条和铰链……

他们早已变得扭曲不堪。

吉安娜猛然转身，汇聚全身法力，将一发奥术冲击轰在萨伦·织歌者身上。

傲慢使得他对此毫无防备。他踉跄着后退几步，不过很快就站稳了脚跟。血精灵望着吉安娜，看起来原本还想装一下无辜，但转念之间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挤着白眉露出一个冷笑，同时抬起了双手准备战斗。

不过就在下一秒，他就像石块一样倒了下去。蓓恩握着长剑出现在他身后的位置，刚才她正是用这把剑的剑柄粗暴而有效地击晕了敌人。

“我很惊讶你没有直接杀了他。”吉安娜说道，同时两个卫兵赶了过来，准备将这个法师五花大绑。

“留个叛徒在手上会很有用的。”蓓恩说，“运气好的话，他会在我们的‘劝导’之下开口聊聊的。”

“我们不是血色先锋军，蓓恩。”吉安娜把注意力转回到城门上，看起来已经有两名法师赶来保护它了——一名人类和一名侏儒。

“那你该不会是打算请他喝茶吧。”蓓恩追问道。

“不，我会把他交给伊文凯恩队长，他会带队审讯他的，为我们省出一阵余暇。”她朝着刚才的士兵点点头，他们便抬着失去意识的血精灵下去了。然后她意识到罗宁已经来到了自己身旁。

“我真不敢相信，”他咕哝道，“他是在我的担保下前来的。”

“我相信他骗到的人绝不止你一个。”

“的确。”罗宁苦涩地说，“我想受伤最深的应该是艾萨斯。”

“你觉得萨伦是单独行动的么？”

“应该是，”罗宁说道，“否则的话……”

城门轰然碎裂，火光四起，部落士兵奔涌而入。

金迪发现自己已经累得浑身发抖，而这还是在一位肯瑞托法师的协助下！托德尔低下头鼓励地笑了笑。“你做得非常好。”他说，“吉安娜选了位非常出色的学徒。”

“如果我还有体力的话，我能做得更好。”金迪低声咕哝道。

“休息一下吧，”托德尔说，“吃点东西，不多久你就又会觉得精力充沛了。在那之前我先顶着。”

金迪感激地点点头，蹒跚着退到后面。她斜靠着石墙，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着面包和水。她想着自己是不是哪天也能接近吉安娜或是托德尔的水平。他们对于魔法是那么的驾轻就熟，特别是吉安娜女士，当看到她发动咒语摧枯拉朽般杀死一波波来犯的部落时，金迪感到十分敬畏。金迪嘴里嚼着面包，但思绪却突然被城墙对面血腥残酷的厮杀声吸引住了，并且有些深陷其中。她之前太过于专注保卫城门，以至于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声响。她赶紧站直身体，把这些令她心神不宁的声音赶出脑海，然后擦了擦嘴角边的面包屑，跑过去继续帮助托德尔。

当她回去的时候，发现大门上的木材已经凸起了很大一块，这让她顿时面无血色。城门之外，攻势越来越烈。

“金迪，如果这道城门失守，将会拥进来数十……甚至数百名部落士兵。这是当前最为紧要的事情。守住这里，就等于守住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

她想起了吉安娜的叮嘱，于是加快脚步跑向城门，然后伸出手念动咒语。令她感到自豪和微微松了口气的是，城门上的木板逐渐恢复了平整。

“部落突破城门了！部落突破城门了！”

在那疯狂的一瞬，金迪只有一个想法——不可能，城门还坚持得好好的！接着，她明白了过来，据守在北门的法师们似乎没有她这么幸运。

塞拉摩从未见证过这样的暴力。部落军如破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入。

部落有可能最终通过突破城门结界攻进来，或者通过攀爬攻入，或者空降入城，这些情况都在预想之中，并且有所准备，但谁也没料到肯瑞托的高阶成员会突然叛变。战火太早燃到了城内，担任最后一道防线的联盟卫兵们还没有从先前的伤势中完全恢复过来。

有一种说法是将军们在敌后运筹帷幄，战士们在前线抛洒热血，但现在的情景却不是这样。乔纳森、赤髯、烈拳、珊蒂斯和提拉萨

兰，他们每个人都全副武装，毫不迟疑地投入到了肉搏战之中，部落面对的可不是什么稚嫩的新兵，而是联盟中最优秀的斗士。

卡雷苟斯翱翔在塞拉摩上空，留心察看着，看哪里最需要他。当他看到部落军队已经涌入城内，便立即攻了过去。他从聚集的敌人头顶飞过，口中的寒雾喷出了一道冰霜之路，让其中的敌人都变得行动迟缓，然后他侧过身子让双翼垂天，急速回转发动又一次攻击。

他朝着吉安娜俯冲而去，将她握在前爪之中，然后再次爬升上天。这不是为了让她脱离战斗，而是想给她一个良好的俯瞰视野。

“哪里最需要你？你最该身在何处？”他问道。

双翼鼓动的气流让她的长发在风中凌乱飞舞，但是他前爪温柔的力道让吉安娜感到十分放松。她把手放在他巨大的龙爪上，然后向下望去。

“北门！”她大声喊道，“部落兵源充足，我们必须阻止更多的敌人涌入城内！卡雷，你能用一些大树和石块堵住入口，然后把攻击主要放在城外的敌人身上吗？把他们赶回去。”

“我会的。”卡雷苟斯承诺道，“那你呢？”

“把我放到塞拉摩堡垒的顶上。”她说，“在那儿我可以看到整个战场，还可以发动攻击，并且免受一切来自地面的还击。”

“但还有空中的敌人。”卡雷苟斯警告道。

“我知道会有风险，但也别无他法，请快点吧！”

卡雷苟斯立即转身向堡垒飞去，十分轻柔地将吉安娜放在堡顶。她微笑着向他表达由衷的感激。

然后卡雷苟斯开始起身向上，但她伸出一只手来叫住了他。

“等等，卡雷！据我所知，加尔鲁什就在北门的部落军队之中，如果我们可以抓住他……”

“那就能立刻结束这场战争。”他回答道，“我明白。”

“挡住试图涌入城内的部落洪流，试着找到加尔鲁什！”

他点点头，爬升，然后急转，对着仍在不停扑向北门的部落士兵又喷出一片冰霜，然后便一头向着沼泽冲去。

吉安娜此刻所处的位置有着绝佳的视野。她望向港口，双方的舰队看起来旗鼓相当。部落和联盟都有战船深陷火海，也都有战船沉没崩解，只留下哀怨的战旗在残骸上飘荡。西门仍然安好，这让她对金迪感到无比骄傲。几名猎人、法师、术士，以及其他适合远距离作战的士兵在城墙通道上列队成行。

她转回头来看着北门，坚毅的脸庞上带着一丝悲伤。许许多多的战士都已经投入到了近身肉搏，她必须精确瞄准，才能确保在杀敌时不误伤己方。

她的目光最先落在了贝恩身上，这让她有些感伤。贝恩正在和蓓恩酣战，而她意识到只要视野中还有其他敌人，她就没法让自己先对这位牛头人首领出手。圣光在上，还有许多其他的攻击目标——身残志坚的被遗忘者、雄武魁健的兽人、娇小敏捷的地精，以及身姿宛若战舞的辛多雷。

她锁定了一名兽人萨满。他身着深色的衣服，而不是古伊尔那种令人舒服的自然色衣服，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个术士。吉安娜低吟咒语，锋利的冰锥齐齐飞向那个萨满，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他的黑袍。他痛苦地弓起身子，然后倒下。吉安娜略感遗憾，但还是片刻不停地转向下一个目标。

当第一块巨石被投落在残破的北门前发出轰然巨响时，沃金警觉地意识到加尔鲁什的计划存在一个漏洞，很大的漏洞。

沃金正和许多同伴一起站在庭院里，利用他和洛阿神灵的联系来帮助他的兄弟姐妹们。一条蜿蜒扭动、嘶嘶作响的毒蛇守卫让好几个联盟战士无法上前攻击部落士兵。当巨石落下之时，他猛地回转身子望了过去。

他用巨魔语咒骂着，同时赶紧用目光扫过战场。贝恩正站在加尔鲁什身旁，和一名蓝发的暗夜精灵打得难解难分。好几名联盟守卫，包括两个穿着全副盔甲的矮人正一起围攻加尔鲁什。不久之前，那头

蓝龙从他们头顶飞过，用寒霜减缓了他们的动作。而现在，这家伙似乎下定了决心要堵住城门。

沃金一路杀到加尔鲁什和贝恩身边。在一片喧闹中用兽人语大声喊道："那头蓝龙想要困住我们！"

贝恩的长耳朵向前一转，同时娴熟地控制着自己和暗夜精灵打斗的节奏。他睁大眼睛，希望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环顾一下战场。那精灵突然跃起向他扑来，贝恩挥出战锤把她猛拍了回去。她落下，轻巧地一滚，然后又再次袭来。沃金连忙放出毒蛇守卫去攻击她，这才为牛头人赢得了些许时间。

"加尔鲁什！"贝恩大吼道，"我们要被困在里面了！"

加尔鲁什哼了一声，冒着危险飞快地向门口瞥了一眼，令人诧异的是，他对此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好吧，那么……所有部落的战士，集合！然后撤出这里！"

撤退的号角吹响。这时巨石旁又被卡雷苟斯扔下了一棵大树，一名部落萨满赶忙呼唤元素的协助，让那块巨石向一侧微微滚动开一些，在大门前留出了一个空隙。部落曾经那么热切地想要攻入塞拉摩，现在却只想赶紧离开。联盟正竭尽所能想要阻止他们，他们尽力地顶住那道大门，而部落则拼命想要撕开一道口子逃走。战场，再一次陷入了白热化的肉搏战。

贝恩挡在后面，奋力地招架着那个不依不饶的暗夜精灵，试图为他的族人争取一些逃离的时间。沃金也号令着巨魔们赶紧撤退，但好些人已经杀红了双眼停不下来。而加尔鲁什出乎意料地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前去招呼那些没能跟上队伍的人。

"贝恩！"他大声喊道，"立刻撤退！我可不想为了你这长毛怪去组织救援队！"

伴着一声怒吼，贝恩再次举起战锤向暗夜精灵猛击过去，把她逼到一旁，然后趁机飞快地从越变越窄的城门夹缝中冲了出去。

他们撤退了！部落低沉的号角声又一次划破战场。不仅是北门的入侵者逃回了沼泽，西面的敌人也正往安全地区退去。

吉安娜转身望向海港。她颤抖着松了口气，看起来部落的战舰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他们正驶向远方开阔的汪洋。第七军团的舰队没有追击，这毫无疑问是奥布里司令下达的命令。

吉安娜长舒了一口气。这时，一个巨大的身影悬停在半空，遮蔽住了阳光，将阴影洒落在了她的身上。她抬起头看到了他。他缓缓降下，向她伸出一只前爪。她快活地爬了上去。

“我们赢了，卡雷！”她大喊道，“我们赢了！”

➢ 第十八章　法力炸弹

“他跑了！”蓓恩声色俱厉地说道，“那个该死的叛徒织歌者！他跑了！我得到报告说渗透进来的部落小队把那个叛徒救走了。”

“我会带些哨兵追上去。”珊蒂斯厉声说道，“绝不能让他们逃走。”

“是的，绝不允许。”温蕾萨说，“我们的防御布置绝不能泄露出去。你去北边的话，我就带人追去西面。”她转头对罗宁说道，“我估计很快就能回来。”

“注意安全，亲爱的，虽然这话对你来说有些多余。”罗宁说道。他们两人都已经疲态十足。温蕾萨浑身溅满了别人的鲜血，而罗宁看起来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但他们绝对不会逃避自己的职责。

她滑进他的怀里与他深情拥吻。他们亲密无间，熟知彼此，这一吻时间不久，却甜蜜非常。

“休息一下。”温蕾萨叮嘱道。罗宁轻哼了一声。她咧嘴笑道：“我是说，如果你能找到机会的话。”

“我会找机会休息的，可我们的伤员太多，即便是我这样不会治疗法术的人，也该去帮忙缠缠绷带。”

“所以我才这么爱你，亲爱的。”她喃喃地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珊蒂斯和她的哨兵们已经从北门出发了，温蕾萨手下的战士也都全部整装待发。于是她奔向一匹健硕的战马，优雅地跃上马背。当队伍奔出西门的时候，她没有回头——她已经道过别了。罗宁也不会期望她回头——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是的，他们胜利了。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吉安娜的首要工作便是照顾好那些历经了磨难的人民。乔纳森和她进行了一次简要的交谈，告诉了她最新的城防状况。他保证第七舰队的所有水兵都会上岸来帮忙照看伤员。同时他还向她汇报了一些战后情况，比如损失最为惨重的狮鹫栖木和防空部队。

“你觉得还会有下一波进攻么？”她问道。

“很难说。他们的损失非常惨重，部队需要重新集结，部署。再说，要是他们派出空军骚扰的话，我们还有条龙呢。”

吉安娜欣慰地一笑。“那我们现在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吧。”她环视四周，将军们也出现在了照顾伤患的人群中。猎人们指挥着宠物在瓦砾中不断嗅探，搜寻着幸存者。在一大堆残壁碎石中，有两名幸存者被救了出来。虽然负了伤，但他们还活着，脸上带着微笑。

吉安娜走进急救站的时候，范沃森医生抬起头来看了看她。“吉安娜女士，”他说，“请让一让。”

她刚刚照做，两名用担架抬着伤员的士兵就从她身边跑过。这座急救站里早已人满为患。尽管抬起头就能透过头顶的大窟窿仰望天空，但这栋建筑看起来暂时还算牢固。“需要些什么吗，医生？”吉安娜问道。

“我们需要征用外面的庭院，”他说，“召集那些最有经验的治疗者来见我，现在正是需要他们的时候。至于其他的人，别来碍事就好了。”

吉安娜轻快地点点头。范沃森伸出一只沾满血渍的手指指着她。“还有你们这些法师，都去喂饱自己。别让我到时候还得丢下伤员来照顾你们。”

吉安娜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个笑容。“明白了。”她转身往外走去，一路上留意着为那些匆匆运进伤员的人让出空间。她用一个简单的咒语制造了点面包和水，这能为她补充些许能量。尽管此刻并不感到饥饿，但她还是强迫自己吞了下去。

吉安娜扫视四周，他们胜利了，但让人难过的是这代价委实不轻。所有的狮鹫和角鹰兽，连同它们的驾驭者都已战死。它们覆满羽毛和皮毛的尸体——有的被插满箭矢，有的被咒语炸得伤痕累累——躺在坠落的地方，它们的栖木也被那些带走叛徒织歌者的部落小队毁掉了。死去的并不只是这些野兽，巨型蝙蝠、龙鹰和双足飞龙的尸体也都零落地躺在塞拉摩的地面上。

她看到一个正漫无目的游荡在旅馆附近的小小身影，于是赶紧跑了过去，为自己的学徒能活下来而感到欣慰。但是当金迪转过头来望着她时，那张脸却令她心头一阵绞痛。

金迪脸色苍白，双唇也毫无血色。她睁大的圆眼睛就像是两个无底空洞。吉安娜弯下身子，安慰地拍着她凌乱的粉色头发。

“我以为我知道……这会是什么样子。”小侏儒轻轻地说。吉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这柔美无力的声音曾经和特沃什一起讲过荤段子，曾经对着一头龙吼来吼去。

“你可以读尽这世上所有藏书，金迪，但没有什么文字能告诉你战争真实的模样。”吉安娜说道。

“你……之前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吉安娜回想起自己在瘟疫之地初次遭遇亡灵时的景象。直到此刻，那些画面仍旧是如此的历历在目：她走进一间农舍，呼吸着尸体散发出的恶臭，眼见那些曾经是活人的东西咆哮着蹒跚而来，发起攻击。她丢出一记火球，在恶臭的空气里又增添了一份腐肉烧焦的气味。最后，她烧掉了整间农舍，让其中的行尸走肉全都归于真正的死亡。彼刻与此刻并不相同，但又有许多一样的地方。任何涉及暴力、涉及杀与被杀的事情对她来说都是一样。一阵寒意袭来，就像是一支瘦骨嶙峋的手拂过背脊，她不由打了个寒战。

“是的，”她说，“我曾有过一样的经历。”

“那你……对这样的景象习惯了么？”金迪伸出她的小胳膊，指着那些仍然散落在地上的尸体，“看着那些几个小时前还是活生生的人，现在变成……这样……”

说到最后，她的声音都为之嘶哑。吉安娜看着女孩眼中涌起的泪水，反而略感到一丝宽慰。感受悲伤，是从恐惧中恢复过来的第一步。

“不，不管经历多少次，你也不会习惯的。”吉安娜说道，“这让人心痛，每一次都是。但……陌生感会逐渐退去，你会知道该如何从中振作起来迈出下一步。那些逝去的人，那些你失去的一切，都会

希望你振作起来。你会记起如何去欢笑，去感恩，去享受生活。但经历过的，永远不会忘记。”

“我想我再也笑不起来了。”小侏儒的话语并不现实，但却真挚得让吉安娜几乎就要信以为真，“为什么是我，女士？为什么他们全都死了，我却活了下来？”

“我们永远也没法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能做的就是以充实的人生向逝者致以敬意，确保他们的牺牲不会白费。想想你的父母是如何爱你，想想他们看到你幸免于难时会有多么感恩。”吉安娜微微一笑，尽管看起来略显苦涩，“想想我看到你幸免于难时会有多么感恩。”

金迪抬起头望着她，苍白的唇边浮起一丝微弱的笑容。吉安娜感到心里又放下了一块石头。金迪是个坚强的女孩，她会没事的。

吉安娜掰下一块面包递给小侏儒。“你做得很好，金迪。你让我和你的家人都感到骄傲。”

吉安娜并不知道自己期望什么样的回应，但绝不是接下来的这一切。金迪——伶牙俐齿、特立独行的小金迪——把面包扔在血迹斑斑的地上，张开双臂扑到了吉安娜的怀里，痛哭流涕。

吉安娜跪了下来，紧紧抱住自己的学徒。她的目光扫过战斗之后留下的狼藉，蓝色的眼眸里尽是哀伤。

在所有效忠部落的种族里，牛头人毫无疑问是最热爱和平的一支。他们生性豁达、待人和蔼，他们果敢而又坚定。但是，当一个牛头人找到义愤和暴怒的理由之后，聪明人都知道最好别挡在他们的道上。

所以当贝恩经过的时候，部落士兵都赶紧退到了一边。

他摇晃着尾巴，横平着双耳，步伐沉重，怒火冲天。这一次他没有请求觐见，而是像他的父亲那样，咆哮着直呼大酋长之名。

“加尔鲁什！”一声怒吼之下，所有人都停下了交谈，沉默地望着这平日里向来冷静的公牛。贝恩一牛当先，哈缪尔·符文图腾和沃

金紧随其后，一同来到了大酋长所在的桥头之处。这大桥横跨尘泥海湾两侧，加尔鲁什正环抱双臂凝望着对面的塞拉摩。当贝恩大呼其名的时候，他并没有回头。贝恩暴怒之下已不去考虑后果，一把抓住这兽人的手臂将他转了过来。以马尔考罗克为首的库卡隆卫士们立时围了上来，但就在他们打算把这头愤怒的公牛剁成肉泥的时候，加尔鲁什摇了摇头。

贝恩疯狂地咆哮着，将一块染满鲜血的破布糊到了加尔鲁什的脸上。这倒是终于让加尔鲁什有了反应，他甩开破布，冲着贝恩怒吼了一声。

“我照你脸上招呼的，加尔鲁什，是一名年轻牛头人的鲜血。他死在你的命令，你的指挥之下！而像这样毫无意义倒在泥泞中的还远不止他一人，远不止！”贝恩叫道，“比起那些刺青，这东西更适合挂在你脸上，加尔鲁什！”

马尔考罗克猛然用力一推，铁塔般的贝恩也踉跄着后退了一步。紧接着他用强有力的手掌抓住贝恩的手腕，往外侧扭转半圈，缺掉的两个指头丝毫没有影响手的力道。这时加尔鲁什擦去了脸上的血污，然后说道：“放开他，马尔考罗克。”

一时之间，这个黑石兽人看起来就像是打算回绝酋长的命令。他的身体紧绷着，明显是抗拒的姿态，但最终还是松手放开了贝恩。他往地上唾了一口，退回原位。

加尔鲁什盯着贝恩，接着，令牛头人完全没想到的是，他竟然笑了起来，从缓慢低沉的窃笑逐渐演变成疯狂的大笑，那声音甚至开始在水面回荡。“你这头蠢货，”加尔鲁什仍然未能止住笑声，他面对贝恩，伸出一只手指向身后的塞拉摩，“我们胜利的时刻已经到了！”

贝恩目瞪口呆，他身后的沃金第一个回过神来，说道：“你在说什么啊？我们战败了，不止是战败，简直就是灾难！”

“灾难？”加尔鲁什反复咀嚼着这个词，就像是在品尝它的味道，“不，我不这么想。你们都因为我的拖延而恼怒。你们背着我秘密集会。你们不厌其烦接、二连三地向我抱怨。你们质疑我的智慧，

我的计划。现在，你们谁能告诉我，这个拖延决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败北而归么？”符文图腾咬着牙尖刻地说道。

加尔鲁什再次大笑起来，这莫名其妙又不合时宜的笑声让贝恩的悲愤雪上加霜。他再次想起那些牺牲的族人，他们的死除了满足了加尔鲁什的自负以外，根本毫无意义。但贝恩还没来得及开口，加尔鲁什就收敛起那副愉悦的神情，挺直了腰杆。

“好好看看那些反抗部落大酋长意志的人都会是什么下场！”

让贝恩困惑不解的是，他再次伸手一指，所指之处却不是塞拉摩，也不是正在吞噬部落舰队残骸的港口。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指向天空。

贝恩沉溺在伤痛与怒火之中不能自拔，直到人们已经将谈话音量升高至近乎咆哮，他才惊觉空中传来的那阵轰鸣。那声音愈演愈烈，贝恩感觉几乎全身的骨头都在震颤。它从远处某个地方传来，并朝着码头的方向步步逼近。那并非一条巨龙——在之前的战争中他们所期望见到的生物，而是一艘巨大的地精天空飞艇。在船体下方牢牢系着一个巨大的球状物。这场景让贝恩震撼不已，一时之间他几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见之物究竟是什么。

旋即，他便惊恐地睁大了双眼。

加尔鲁什继续咆哮着，为了盖过飞船的嘈杂声，他几乎是在呐喊。“我们等待着。在我的命令下，一直等待着。等到了几乎整支第七舰队抵达塞拉摩港口；等到了联盟最优秀的将军马库斯·乔纳森和珊蒂斯·羽月，带着他们最精良的战士和绝妙的谋略来支援可怜的吉安娜女士；等到了蓝龙军团的卡雷苟斯；等到了五位肯瑞托成员，包括他们的首领罗宁。所有的战船、士兵、法师和将军们都在塞拉摩齐聚一堂。接着我们就把自己送到他们城门脚下，而我们的朋友萨伦·织歌者则替我们削弱了它的防御力量。他的忠心值得赞赏。当联盟一心守着门口的大军之时，一支我们的特遣小分队渗透进了塞拉摩。他们完成了两个任务——救出萨伦，同时让联盟的防空力量陷入瘫痪。终于！我们不必再等了！”

在卡雷苟斯看来，每一个种族似乎都有自己的方式来祭奠逝者。只是，当生者的需求成为当务之急时，现实就会变得颇为无情。这意味着那些祭奠仪式会被延期，而逝者们的遗体亦会以那些缅怀伤痛之人所不期望的方式潦草处理。但此刻的塞拉摩，却并不需要乱葬岗或焚化来免去麻烦。这里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为死者办理后事。卡雷苟斯同塞拉摩幸存下来的民众一起搬运尸体，帮助确认死者身份，然后仔细地将他们安置到马车上。之后，这些光荣牺牲的人会得到沐浴清洁，并换上干净衣服来遮盖身上可怕的伤痕。接着会举行一场正式的祭礼，一切完毕之后才会送至城郊的墓园进行安葬。

他沉浸在哀思与一种肃穆的欣慰之中。他们击退了部落，他幸存了下来，吉安娜幸存了下来。这真是……

卡雷苟斯突然心头一紧，脚下也跟着一个踉跄，险些连手中的士兵遗体也摔出去。

在先前的战斗中，聚焦之虹就曾经在他的意识边缘一闪而过。他也担心它已经落入部落之手，但那时的聚焦之虹完全静止地停在了南方，所以卡雷苟斯也没有再过多地去考虑此事，转而将注意力投入到了战斗中去。

但现在它又开始移动了起来，并且非常迅速。

他小心而利索地把那具尸体安置到马车上，然后赶忙跑去寻找吉安娜。

卡雷苟斯发现吉安娜的时候，她正在塞拉摩堡垒外的广场上照顾伤员。这里曾经是士兵们在战斗大师手下受训的地方，但现在却躺着数不胜数的伤员。吉安娜走在他们中间，将他们传送到安全的地方，有几个明显不是塞拉摩守卫的人正在帮助她。卡雷苟斯也不知道这些伤者将被送至何处，可能是暴风城，也可能是铁炉堡，任何深入联盟领土的城市都比这里要安全得多。

但正当他走近时，事情开始变得有些不对劲。传送门刚一打开便立刻消散。吉安娜皱起了眉头，眉间那道独特的细纹又悄然而生。“有些什么东西正在破坏传送门的稳定。”他听到她对助手们说道。

吉安娜对着卡雷苟斯露出一个疲惫的微笑，然后伸出手来。“卡雷，我……”她看见他脸上的表情，话到一半便戛然而止，“卡雷，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聚焦之虹，”卡雷苟斯说，“正朝这边过来，就是现在。”他感到一阵恐惧侵袭而来，但又将之强压了下去。

“这怎么可能？从部落过来的吗？卡雷，这说不通啊。如果是部落的人盗走了聚焦之虹，那他们为什么没有立即投入使用？”

他摇了摇头，墨蓝色的发梢在风中翻飞。“我不知道。”他说。他终于意识到这才是他恐惧的源头，但他不知道，也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她的眉头变得更加紧蹙。“这应该就是传送门失灵的原因。”她一边说着，一边转向那些协助她的人，“或许是聚焦之虹造成的干扰，又或者是部落发现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花招。请……去把罗宁叫来，我和他合力的话，即便在抑制力场的干扰下，应该也足以维持一道传送门。”

他们点头跑开。然后吉安娜转向卡雷苟斯，问道：“它在哪儿？”

“我没法精确指出它的位置，但它正在靠近，我必须找到它。要是部落将它作为武器使用……”他已经无力言语了。他现在只想把吉安娜拥入怀中，亲吻她，但他克极力制住了自己。

他克制着没有给她临别一吻。

吉安娜很清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她连忙后退几步。卡雷苟斯一边小心地留意着地上的伤员，一边化成龙形奋力一跃，振翅凌空，然后他飞向港口，朝着聚焦之虹而去。

他只能希望一切还没有太迟。

罗宁正帮忙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这里曾经是一座要塞，是他同吉安娜还有其他人为这场战役出谋划策之地。他漫不经心地听着吉安娜派来的五人的请求，随着线索的逐渐拼凑，他心中的不安也愈发强

烈。如果卡雷苟斯感知到了聚焦之虹正在迫近，那情况真的会不堪设想。罗宁已经确信加尔鲁什和部落用某种手段欺骗了他们所有人，包括卡雷苟斯，还有他自己。肯定是部落盗走了法器并将之藏匿。一旦他们掌握了聚焦之虹，就能以几乎无穷无尽的方式来利用这强大的魔力。

一个声响打断了他的思绪。它起初微弱模糊，接着逐渐清晰并越来越响，那是机械不断鼓动的轰鸣声。罗宁抬头一瞥，一时间心跳为之停止。

一艘地精天空飞艇正由东南方向朝他们飞来。它的轮廓独具特色，一眼便能认出。飞船的下方似乎还绑着什么东西，但由于船身阴影的遮掩一时无法辨认。随后，飞船稍稍调整了飞行的方向。于是在一道午后阳光的折射下，罗宁看见了……

那是一枚法力炸弹。

血精灵创造了这种该死的玩意儿，它是一种完全由奥术能量驱动的炸弹，顷刻间便能取人性命。这种炸弹尺寸不等，但罗宁见过的最多也不过是一名成年男子大小。然而这枚炸弹，看起来像一件精致的玻璃品，却有整个飞船那么长。若它的能量来自于聚焦之虹的话……

温蕾萨……

恐惧笼罩着他，然而战栗中他依然还是感到一丝宽慰——温蕾萨已经往西边去了，也没有任何报告说她要回来。她不会在爆炸的伤害范围之内。他的爱妻将会安然无恙。

如果炸弹是奔着塞拉摩而来的话。

他转身面向那些还在等待着他回复的人说道：“请转告吉安娜女士，我发现了一种抑制力场正在运转，这就是传送门无法生效的原因。告诉她到塔顶的房间里见我，请她尽快。”

他们带着他的口信离开。然后罗宁毫不迟疑地向约定地点奔去，同时在脑子里飞快地思索着。这座塔楼被各种防御法术保护着，它本身就是被设计来抵御这类攻击。会奏效的，只要所有事情都按部就班且不出纰漏。

好吧，他的工作不正是确保这一点么？

法力炸弹！

当卡雷苟斯认出这个外表如此可爱的球体时，心中只觉一阵天旋地转。所以这才是那些部落盗贼的计划！他从未想过可以造出如此庞大的炸弹，整个塞拉摩都会灰飞烟灭。

除非它在空中就被引爆……

这会是一次自杀式的冒险。有那么一瞬间，卡雷感到椎心般的疼痛。他再也见不到他的蓝龙伙伴们了，尤其是亲爱的克莉苟萨；他也将再也见不到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但这么做正是为了吉安娜和她的人民。如果这样做可以换来她的安然无恙，那这便是个简单的抉择。他曾经眼睁睁地看着安薇娜牺牲了自己，他已经无力承受所爱之人再次在他的眼前消逝。

他是一头巨龙，但面对那艘被武力和魔法全副武装的地精飞艇，他不仅需要勇猛，更需要智慧。他在半空悬停了几秒，试图估摸几分对手的实力，但他的思绪很快就被打断，因为有三门火炮已经对准了他。

吉安娜对于罗宁坚持要与她会面感到有些困惑，甚至还有些恼怒。因为需要被传送出去的伤员都在广场上，而不是塔楼里。不过尽管如此，她和助手们还是迅速赶了过去。罗宁正在法师塔顶等着她，他打开塔上其中一扇彩绘玻璃窗，指向天空。吉安娜顿时倒抽一口气。

“那就是聚焦之虹？”

“是的。”罗宁答道，“它正在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法力炸弹灌注能量。并且它还产生了一个抑制力场，使得没有人可以离开这里。”他转身回望吉安娜，“我可以转移它，但是首先你得帮助我。我可以暂时压制住抑制力场，争取一些时间让大家安全离开。”

“当然！”吉安娜看了一眼她身边坚毅的同伴们，如此说道。

罗宁喃喃念动咒语。他全神贯注地舞动手指，然后朝吉安娜点头示意。于是她便开始施放传送门的法咒，但紧接着出现的景象却让她有些迷茫。她原本打算将伤员直接送到暴风城，但是眼前并非是那座伟大的石砌之城，而是一座小岛——无尽之海里无数岛屿的其中一座，比一块秃石好不了多少。她满脸疑问地望向罗宁。

“你为什么重新设定了传送门的方向？”

“这样……消耗的能量更少。”罗宁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他的额头簇满汗水，几缕浸湿的红发贴在上面。

这完全没有道理。吉安娜正欲开口，罗宁厉声喝道：“别争了，全都进去！所有人！”

吉安娜的同伴们服从了命令，大步迈入涡流般的传送门，但吉安娜落在了后面，情况有些不对劲，他为什么……

突然间她明白了。“你根本阻止不了那个炸弹，你打算牺牲自己！”

“闭嘴，赶紧进去！我必须把炸弹引到这里，法师塔里！这样才能保住温蕾萨、珊蒂斯，还有……尽可能多的人。这里的塔壁都灌入了魔力，我应该可以尽可能抑制爆炸的范围。别像个傻姑娘似的，吉安娜，快走！”

吉安娜惊恐万分地看着罗宁。“不！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你还有家人要照顾，你还肩负着领导肯瑞托的责任！”

罗宁因专注于施法而闭上的双眼猛然睁开，眼神中有愤怒，亦有恳求。他一面维持着传送门的开启，一面压制着抑制力场，身体不堪重负地颤抖着。

“而你是肯瑞托的未来！”

“不！我不是！塞拉摩是我的城市，我必须留下来保卫它！”

“吉安娜，我用尽全力就是为了把炸弹引到这里来，避免它在城市中心引爆。如果你还不快走，我们就都会死在这儿，我的努力也就全部付之一炬了。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当然不是，可她也不能眼看着罗宁为自己牺牲。“我不会丢下你的！”吉安娜抬头望向天空的炸弹，哭喊道，“也许我们一起合作就可以转移它！”飞艇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为了让罗宁能够听到自己的话，吉安娜几乎是在嘶吼。飞艇越来越接近了，她看见几个小小的黑影在飞艇周围起落盘旋。

还有一个庞大的身影。

卡雷苟斯！

卡雷苟斯收起双翼，如陨石般直坠而下，密集的炮丸与他擦身而过。接着，他奋力展翅，试图从飞艇下方火炮的死角攻上来。他的双眼紧锁着那枚法力炸弹。他张开嘴，试图将其冻结然后击碎。如此一来，爆炸会将他吞噬，但这艘运渡炸弹的地精飞艇也会一起崩解。空中碎落的残骸只会对塞拉摩造成轻微损伤。这座城市，还有吉安娜，都会存活下来。

突然一阵刺痛袭来。他摇晃着转过身来迎战对手——一名骑着巨型蝙蝠的被遗忘者。被遗忘者的长矛深深地刺进了卡雷苟斯前臂和躯体相连的地方，那是龙族少数没有鳞片覆盖的地方之一。卡雷苟斯猛然施力，被遗忘者便把持不住，长矛脱手而出。然后，蓝龙几乎是倚着本能，充满报复性地一甩尾，蝙蝠和它的骑手便一同被击飞了出去。

但此刻飞艇已经降下了高度，火炮齐齐瞄准了卡雷苟斯。他本想躲开，却遭到一群驭风者的突袭。紧接着一门火炮响起，这一次，他没能躲过。

吉安娜眼看着卡雷苟斯坠落，不由得大喊起来。而就在此时，飞艇卸下了它的所渡之物。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吉安娜也许永远都不会再去回忆。罗宁将她往传送门推去，门那一头的人也用力拉扯着她。她哭喊着，抗拒着，而当她从传送门的漩涡中扭头回望时，正看到地狱般的一幕降临。

整个世界被一片纯白笼罩。塔楼支离破碎。罗宁挺拔地站在那里，伸开双臂怒目而视，仿佛在蔑视着即将到来的命运。他的身躯刹那间转为紫色，又顷刻凝固。紧接着，他爆炸了，化作一抹淡紫色的

烟雾。传送门的涡流关闭了，吉安娜被那股力量牵扯着，越拖越远。她看到奥术能量如紫罗兰色的海洋般淹没了整个塞拉摩。撕心裂肺的哭喊充斥着她的耳朵，那是如临深渊般的绝望。然后，她失去了知觉。

➢ 第十九章　废墟与创伤

贝恩是一名战士。他早已经历过太多战争所带来的近乎难以承受的恐惧。他亲眼见过城镇、堡垒，甚至是自己的城市雷霆崖深陷火海。他目睹过刀剑、火焰与拳脚的交锋，也目睹过魔法之间的较量，更深知咒语所带来的杀戮与钢铁一样真切而残忍。他曾亲口下令进攻，亦曾亲手取人性命。

但这……

之前战斗中所留下的余火仍未熄尽，但此刻夜空中闪烁的却并非是房屋与血肉被火焰吞噬的橘红色彩。相反，是一道从城中伸展出来的淡紫色绚烂光束，如雪原中倒映的月光一般皎洁。在这悦目的光芒之上，天空中风起云涌。一道闪着七彩光芒的闪电如长矛般划破天幕。锯齿状的光华形影交错，一会儿现身于此，一会儿又移到他处。轰隆的声响清晰可闻，并且不断反复，就好像世界正在经历永无止境的撕裂与愈合。这流光溢彩的景象让贝恩想起了曾与父亲一同目睹过的诺森德极光。老凯恩满怀敬畏向他讲述，而他则被惊得目瞪口呆，心中奔腾翻滚。

那柔和的紫光昭示着塞拉摩已经完全地被奥术能量所包裹。这法力炸弹想来是那个血精灵的杰作，他现在正和其他支持加尔鲁什此举的部落成员一同欢呼着。炸弹在城市上空引爆，它所带来的不是伤害，而是毁灭——每一位市民，每一栋建筑都被彻底毁灭。贝恩已经见过太多敌人和朋友死在奥能法术的攻击之下，对此他能感受到的除了愤怒，还是愤怒。爆炸范围内的每个人都已经化作飞灰，每一栋建筑都已经支离破碎，因为魔法从内到外扭曲改组了他们每一处最细微的构造。贝恩清楚每一个生灵、每一片绿叶甚至每一撮泥土都已经宣告死亡，甚至，比死亡更糟。

而这可怕的魔法将会一直在这惨遭屠戮的城市残留下去。贝恩对此无能为力。他不知道这些象征着加尔鲁什蓄意暴行的恐怖紫光还会再存在多久，但是他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塞拉摩将会寸草不生。

眼泪淌过他的脸庞，他却无心擦拭。他被欢呼的人群包围着，但是当他环顾四周，在这鬼魅般奥术光芒的照耀之下，他也看到了许多和他一样带着震惊与厌恶的脸庞。大酋长到底怎么了？那个曾经说过“荣耀……无论战争多么可怕，都绝不能将它遗忘”的大酋长，那个因为兽人克罗姆加大王向无辜的德鲁伊投放炸弹，就将其扔下悬崖摔死的大酋长，他到底怎么了是？这两件事情间惊人的相似之处让贝恩感到痛彻心扉。加尔鲁什不再谴责这样的行为，而是身体力行地投身杀戮。

“胜利！”加尔鲁什站在海峡中小岛的至高处，大声喊道。他举起血吼，锋利的斧刃将这淡紫色的光芒折射下来，照在聚集此处的部落战士身上。“首先，我在北方城堡为你们带来了一场胜利。然后，我节制着你们的耐心，以便投入到一场更为光荣的战斗，一场让联盟倾其精锐的战斗。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是一名值得自豪的老兵，因为你们对抗过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对抗过罗宁，对抗过马库斯·乔纳森与珊蒂斯·羽月！最后带来胜利的一击，来自于我们从这个世界最伟大的魔法守护者手中抢来的奥能法器，而这强大的力量已经摧毁了整座城市！”

他指着塞拉摩，就好像有人还没注意到这巨大灾难留下的废墟一般。“这就是我们铸就的成果！看看部落的荣耀吧！”

难道就没有人醒悟过来么？贝恩不能理解。太多，太多的人欢欣鼓舞地望着这座死城，这座堆满惨死之人的空城。他们为自己被骗来攻打塞拉摩而开心不已，而加尔鲁什明明就有不用牺牲一兵一卒而赢得胜利的方法，他却弃之不用。到底哪一种行为更让他鄙视，贝恩说不清楚。

欢呼声震耳欲聋。加尔鲁什转过身来，对上了贝恩的目光。他久久地盯着贝恩，贝恩也没有移开视线。加尔鲁什的嘴角蜷起一道冷笑，然后朝着地上啐了一口，迈着大步走开。欢呼的浪潮也跟随着他而去。

然而马尔考罗克却仍然留在原地。他开始笑了起来，一开始缓慢轻柔，之后音量逐渐上升，最后竟演变成一种近乎疯狂的大笑。这一瞬间，贝恩敏锐的双耳中充斥着疯狂的笑声，对他人灾难的欢呼声，以及想象中毁灭降临之前的遍野哀号。

贝恩再也抑制不住对自己的厌恶。尽管并不情愿，甚至毫不知情，但他终究参与了这场惨剧。于是，牛头人的酋长贝恩·血蹄捂住自己的耳朵转身离开，走进温暖湿润的沼泽中去寻找麻醉痛苦的幻象。

黎明的到来，对塞拉摩废墟来说，显得十分无情。

没有了温柔夜色的遮掩，这场灭顶之灾的痕迹一览无余。大部分火焰已经熄灭，但仍有烟雾从灰烬中盘桓而上。在暮色中上演的那场色彩斑斓的奥术异景，宣告着时空的连续和稳定都已经分崩离析，人们甚至可以从中瞥见来自其他世界的景象。漂浮在半空中的不仅仅只有岩石和散落的土块，还有建筑与武器的残片。尸体也在空中缓缓翻动，像浮在水中的怪诞人偶一般。头顶雷声滚滚，片刻未停。

加尔格带着得以参与此次战争的满腔骄傲搜寻着整个城市。毫无疑问，这场光荣的战役已被载入史册。他听到了一些对于加尔鲁什决策的怨言，据说主要是来自牛头人和巨魔。但不管怎么说，当他看到战船上的兽人都和他一样因胜利而喜悦时，他还是深感自豪。

当加尔鲁什大酋长的密使靠近“鲜血与雷霆号”的时候，加尔格正在舰桥上等候着。密使站在一艘小船上，沿着绳梯矫捷地向上攀爬。当加尔格注意到这并非普通的兽人，而是一名库卡隆时，他满怀骄傲地站得更加笔挺了。

库卡隆向他正姿敬礼。“加尔格船长，”她说，“在塞拉摩废墟迎来黎明之际，我有两封信函要交付于你。”当两名兽人相互敬重时，嘴角往往都会挂着微笑，“其中一封是加尔鲁什大酋长给你的密信，另一封则是你们的最新指令。你，船长，将会在部落征服卡利姆多的下一阶段中肩负重要使命。”

加尔格眼中闪着狂喜的光芒，但他还是控制着自己，只是礼貌性地鞠了一躬。“我为效忠大酋长与部落而生。”

“看得出来，而且你的忠诚绝不会被辜负。我奉命在此等候你读完信件，然后带回答复。”

加尔格一边点头一边打开了第二封信函，视线飞快地扫过，眼里的光芒也越来越盛。他几乎就要压抑不住自己的喜悦。加尔鲁什并自

吹自擂，他实现了自己的承诺，以一种极其戏剧性的方式摧毁了塞拉摩。他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甚至包括他最忠实的追随者。部落停留在塞拉摩港口的战舰从此就可以分散开去，封锁住这片大陆上的每一个关键点。这样一来联盟再也没法增援塞拉摩，甚至也没法增援洛达内尔、羽月要塞、鲁瑟兰村和秘蓝岛。

加尔格收起卷轴，自信满满地说："请转告我们的大酋长，他的命令我已经清楚了，舰队将会立刻奉命起航。而且我很确信，当捷报传回奥格瑞玛的时候，他在这里都能够听到满城的欢呼声。"

吉安娜恢复知觉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疼痛，尽管她完全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伤重如此。每一滴血、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每一寸肌肤都像是被霜火无情炙烤过。她紧闭双眼，轻轻地呻吟，试着移动了一下位置，但立即便感受到成倍的痛楚。她朱唇微启，轻轻地呼吸着，但呼出的仿佛都是异样的寒气。而且，就连这轻微的动作也都伴随着剧痛。

她挣扎着睁开眼睛，然后坐了起来。她咬紧牙关对抗着痛苦，伸手抹去脸上的细沙，然后开始试着回想。似乎是发生了一些……一些难以言说的可怕遭遇，但自己的意识正极力抗拒着去回忆。

一阵微风拂过，将她的秀发吹到脸上。她本能地抬手想要拨到耳后，但当她看到夹在指间的发缕时，整个人都呆住了。

吉安娜的长发向来都金光闪耀。"阳光的颜色，"在她还是孩童的时候父亲就曾这么形容。

可现在，它透着月亮的光泽。

她站在记忆之海的岸边，绝望地想要逃走，可顷刻间浪潮已将她淹没。

我的家园……我的人民……

吉安娜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身子却依然止不住地发抖。那些昔日相伴之人，从此再不能相见。她已是孤身一人……坚强而孤独地立于天地之间。

她举目环顾。天穹四裂。上午的时光才刚过去一半，但天穹的裂缝里已经可以看到闪耀的星光，奥术的异象时隐时现。在她朦胧的泪眼中，这漫天色彩就像是撕开的伤口和丑陋的血淤，嘲弄般地舞动在那座昔日的荣光之城上空。

一片阴影从她头顶降下，但她就像是被那骇人的景象摄去了魂魄，毫不在意是什么东西落在身旁。直到一个声音把她从恍惚的神志中拉回现实。

吉安娜？

这是一个虚弱的声音，同时夹杂着痛苦、忧虑和关心。然后她听到了他飞奔而来时靴子踩在沙砾中的细细声响。

她把脸转向卡雷苟斯。尽管泪水模糊了双眼，她还是可以看到他一只手紧紧捂在腰间。伤口并没有沁出血迹，但他也已是脸色苍白、筋疲力尽，正用着最后的力气一瘸一拐地向她跑来。然而等到距离渐近时，吉安娜注意到，卡雷苟斯正因为她身体的变化而显得有些惊愕。

她再也支撑不住这身躯，而他正好赶在她倒下前的一刻搂住了她。吉安娜本能地伸出手紧紧抓住卡雷苟斯，把自己的脸埋在他的肩胛。他也紧紧地抱住她，用一只手轻抚着她的后脑，脸紧紧贴着她的银发。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而他们再没有诉之言语，只是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给彼此以无声的安慰。

“什么都没了。”吉安娜喃喃地说道，她的声音因痛苦和惊吓而显得异常刺耳，“所有人，所有的一切，都没了……我们曾经那么艰苦地战斗，那么英勇地战斗，我们还打退了他们，卡雷，我们还打退了……”

他把她抱得更紧了，但他没有说任何安慰的话，因为此刻言语已经再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的王国，还有所有的将军们……烈拳、提拉萨兰、奥布里、罗宁，仁爱的圣光啊，罗宁！还有罗宁！卡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救我？我才是那个该为此负责的人！”

卡雷苟斯凝神注视着吉安娜，终于开口。“不。”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坚决，“不是这样的，吉安娜。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把责任怪到自己头上。如果非要有人为此承担，那肯定是我——我的龙群竟然让那该死的聚焦之虹被人窃走。那场爆炸根本就不可能对付得了，没有人可以。那是一个被聚焦之虹灌注能量的法力炸弹。我比大多数人都离得更远，也仍然被那股力量狠狠地拍到海上。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有人都无能为力。”

他们并肩而立，卡雷苟斯用强健的臂弯牢牢扶住她。就像是绝望中遇到的最后一丝曙光，吉安娜让自己依靠着他。也许事实的确如此，可她还是意识到，有些事情在等着她去做。

“我必须得回去，那里也许还有人活着。我也许还能做点儿什么。”她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他瞪大了蓝色的双眸。“吉安娜，不，不要这样。那里不安全。”

“安全？”她一把推开他，怒气爆发了出来，“安全？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跟我说安全，卡雷？我的王国已经不复存在，而那残骸之中或许还有幸存的人民。我必须得回去看看还能做些什么！”

“吉安娜，”卡雷苟斯走回到她身边，恳求地说道，“那个地方充满了奥术能量。你侥幸逃脱，但那爆炸已经让你……”

“那爆炸把我怎么样了，卡雷？”她只觉心中一阵苦痛，甚至肉体的伤痛更加剧烈。

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和缓地说道：“你的头发已经全部化为银白，只剩一小缕金黄。你的眼睛……也同样闪着白色的寒光。”

她望着他，胸中像是有什么正在翻腾。如果看得见的影响都已经这么明显，那还有多少没能看见的呢？她用力按住自己的心脏，好像这样就可以把那撕心之痛赶走一样。

卡雷苟斯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想做些什么，你想采取些补救行动，但眼下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塞拉摩已经化为灰烬了，吉安娜。你

现在赶过去也不过是让自己再次身陷险境。等那里安全了，我们可以迟点一起回去。”

“没有什么‘我们’，卡雷。”她苦涩地说道。倔强的话语让卡雷苟斯英俊的面容上露出受伤的表情。她有些心疼，但现在她欢迎这样的痛苦。只有痛苦，才能让她在独活于世的绝望面前保持清醒；只有痛苦，才能让她不把塞拉摩的逝者淡忘。这感觉很好，就像是在以艰难且残酷的方式净化自己。“要回到那里的是我，我的决意，以及我对逝者的责任。我要回去看看还有没有可以做的事情，还有没有可以拯救的生命。我会独自一人去完成所有事情，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不要跟着我。”

她迅速地发动了一个传送咒语。她任凭他在身后呼喊着自己的名字，强忍住不让眼泪落下。

然而憋在心中的泪水，使得伤痛更加深切。

吉安娜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来面对即将看到的景象，但她错了，法力炸弹在塞拉摩造成的破坏是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都无法面对的。

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地方是法师塔，更确切地说，曾经是法师塔的地方。那座漂亮的白色石砌建筑连同她浩瀚博藏的图书馆、舒适优雅的会客厅一起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个巨大的冒着烟尘的大坑出现在它原来的位置上，这让她想起了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上的那个巨坑。区别在于，那个巨坑是由一座浮空升起并驰往战场的城市留下的，而这一个则是由于罗宁孤注一掷的尝试而留下——一个让他付出生命的尝试。

她被死亡所围绕，所吞噬，所淹没。死亡就存在于这一列一列排在眼前的无一完好的建筑中。死亡就在她脚下所能感知的土地里，在她头上刺耳的摇摇欲坠的天空中。而最多的死亡，就在那些倒着死去的尸群中。

伤员们至死都躺在治疗者怀中，骑手们则和他们的战马生死相依，死去的士兵们握着还未及出鞘的武器……灾难来得如此突然，而又是如此的无力回天。吉安娜像个梦游者一样游荡在这个她人生为之

毁掉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电流不时发出声响，并且让她的银发为之飞扬。

吉安娜以莫名的冷静注意到了法力炸弹影响下的一个奇怪现象。断臂、梳子、书页，支离破碎地四散分布着。她不由自主地把它们捡了起来，但炸弹的毁灭如此彻底，其中一页纸张在触碰到的瞬间便化为碎末。军械库旁，一名士兵躺在了血泊之中……而就在三步以外，另一名士兵漂浮在半空之中，距离地面差不多有一名成年人类的高度。凝成小球的紫色液体正从他的铠甲缝隙中渗透出来，往更高的地方漂浮而去。

一个柔软的东西被她踩到了，她急忙往后一跳，低头看去。那是一只发着紫光的老鼠，嘴里还叼着一片儿完全正常的奶酪。卡雷苟斯警告过她，在这样的爆炸中没有什么可以幸存，就连老鼠也不能，但看起来……

她用力摇了摇头。肯定有人还活着，肯定。不可能所有的人、所有东西都被杀死。她带着坚韧的决心继续向前，翻动着她能够移动的瓦砾，并不时停下来倾听，希望可以在天空嗡鸣声的干扰下听到求救的声音。她找到了蓓恩的尸体，倒在一个显然是被她击杀的兽人身上。吉安娜跪倒在地，手指轻抚蓓恩深蓝色的长发，但转瞬间发辫就像玻璃丝那样碎落一地，让她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蓓恩握剑而死，脸上冷漠的表情是那么的熟悉。她为了保卫吉安娜和塞拉摩而死，正如她生前一直履行的职责那样。

先前因恐惧而麻木的心痛此刻又蠢蠢欲动地苏醒了过来。吉安娜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继续前行。在这里死去的是亲爱的奥布里、马库斯·乔纳森、提拉萨兰以及两名矮人，而艾登中尉则倒在一座残破的屋顶之上，闪亮的铠甲在爆炸的影响下变成了黑紫色。

突然间，吉安娜恢复了神志与理性。

卡雷苟斯说得对，她必须停下来。离开吧，吉安娜。你所看到的已足以说明无人能够幸免。离开吧，赶在你尚未崩溃之前。

然而她怎能离去？她找到了蓓恩，她还得找到其他人。她的老朋友特沃什现在在哪儿？还有卫兵拜伦、牧师艾伦·布莱特，还有那个固执地想要留下来的旅店老板詹妮。他们在哪儿？到底在哪儿？

一个小小的身躯引起了吉安娜的注意，她起初以为是个孩子，可孩子们都已经被送去了安全的地方，那这会是谁……

然后她明白了。

吉安娜感觉自己已经没法呼吸，她呆立在那里，想要移开视线但终究无法做到。她不由自主地，慢慢地，拖着僵硬的双腿一步一步来到那那具尸体面前。

金迪面朝地面倒在自己的血泊之中。粉色的头发在鲜血侵染下粘成了猩红的一片。吉安娜一时间只想抱起金迪放进温暖的浴缸，只想帮她擦洗干净，然后换上一身新的长袍。

她跪倒在地，伸出手搭在小侏儒的肩膀之上，想要把她翻过身来。但就在那一瞬，金迪的身体碎裂成了一片闪亮的紫色尘埃。

吉安娜尖叫起来。

她在彻底的恐惧中尖叫着，疯狂地想把那些晶莹的粉末聚拢起来，这是那个聪明活泼的年轻女孩唯一留下的东西。她尖叫着，因为失落，因为悲伤，因为愧疚，还有最重要的，因为愤怒。

对部落的愤怒。对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愤怒。对他的追随者们的愤怒。对贝恩·血蹄的愤怒——他送出了警报，但终究还是坐视着灾难降临，很可能他早就知道了这一切。她的尖叫变成了痛苦而嘶哑的呜咽，火辣辣地刺痛撕扯着喉咙。她捧起紫色的晶尘紧紧捂住，好像这样就能留住金迪，可那晶尘一点一丝地从指尖滑落，让眼泪忍不住越流越多。

这不是战争。这甚至连屠杀都不是。这就是彻底的灭绝，而凶手却还安然待在远方。这是吉安娜所能想象的最野蛮也是最怯懦的杀戮方式。

荒寂的废土上突然闪现出一道亮光，就像是某种信号。吉安娜凝望着那里，然后缓缓地，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像是醉酒一般，蹒跚着走向那个奇怪的闪光。

这是一片和她手掌差不多大的镀银玻璃。她将它捡了起来。浑浑噩噩中，她没有立刻认出这是什么，但转念之间痛苦席卷而来。如此多的记忆——安度因和她聊天时活泼的脸庞、瓦里安带着伤疤的面孔、卡雷苟斯小心翼翼躲避镜中人的那个角落，还有罗宁……

她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些正在移动的身影。她转头看过去，不切实际地盼望着能够发现幸存者。

这是一群身着甲胄、高大魁梧、绿色皮肤的部落士兵。至少有二十五人，也许超过三十，全都是兽人。他们在碎石瓦砾中搜寻着什么。其中一人把某样东西扔进口袋，又对着其他人说了些什么，随即爆发出一阵粗野而刺耳的兽人笑声，甚至盖过了一直回响在空气中的各种杂音。

吉安娜握拳而立。手掌隐隐传来一丝疼痛，但她已不去理会。她已经忘记掌中还握着那魔镜的残片，她已经忘记了锋利的裂痕将会割裂手指和掌心。

片刻之后，一名兽人发现了站在废墟中心的吉安娜。他露出黄色的獠牙咧嘴笑了，然后招呼着身旁的同伴。毫无疑问，这是一支加尔鲁什派来确认城内居民是否死绝的斥候小队。其中一个块头最大、铠甲最严整，看起来是头领的兽人开口说话了：“小淑女，不知道你是怎么活下来的，但我们会修正这个失误。”

他们都各自亮出了武器——战斧、重剑，以及阴冷黯淡的淬毒之匕。吉安娜笑了——露出虎牙的冷笑。靠过来的兽人们对她的反应显得有些迷惑，但那名头领似乎明白了什么，开怀大笑了起来。“我们要干掉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啦！”他说。

“把她的脑袋带给加尔鲁什大酋长！”另一名兽人说道。

加尔鲁什。

无须多言。吉安娜丢掉掌中的镜片，举起双手。在法力炸弹对她的影响下，这一击的威力远比先前更为强劲。奥术能量如光晕般辐射开来，根本无处可躲。兽人们全都被狠狠击中，踉跄着往后退去，心里感到既震惊又畏惧。那个似乎是盗贼的兽人被震得匕首脱手而出，

好不容易才维持住平衡，但那些更强壮的兽人则很快稳住了脚步，挥起武器再度冲锋过来。

吉安娜冷冷一笑。又一道淡蓝色的光晕以她为中心辐射开来，兽人们全都被寒冰冻住双腿，禁锢在原地。紧接着她指间轻舞，唤出一个巨大的火球朝着兽人扎堆的地方轰击过去。先前那一发奥能冲击留下的法力残余让火焰烧得更为旺盛，六名兽人转瞬间便号叫着化为火人，在痛苦的抽搐中被烧成灰烬。另外十来人离得稍远，幸运地在面对法师之后还留下了全尸。霜火散去，存活的的兽人们继续前进，但明显已变得更加谨慎。

一片锥形的冰雾喷出，兽人们如入泥潭般举步维艰。紧接着四发火球射出，又是四名兽人当场毙命。然后又是一次奥术冲击，吉安娜清淡描写地让敌人一个接一个倒下。

还剩下十个。六个垂死挣扎，四个暂时还没受伤。她轻轻一挥手，这下除了她以外再没有人还能站着，但她怒吼着又释放了一次奥能的波动，让不是尸体的敌人也都全部变成了尸体。

汗珠从额头滚落，将缕缕银发贴在脸颊。当她放下双手时，视线之内已经没有可以动弹的兽人——准确地说，其实还剩下一个。那兽人残破的衣甲下胸口仍在缓缓起伏，身体则不住地抽搐和颤抖。

吉安娜弯腰捡起那块破镜的残片，但却没有再多去看它。刺骨的快意涌上心头，她缓缓地、坚决地踏过成片的尸体，来到唯一的幸存者身旁。

他咳嗽连连，暗红色的血液从长着獠牙的口中喷出。他浑身上下都是灼伤的痕迹，铠甲融化后的铁水顺着皮肤滚过，直到嵌进身体。这一定非常痛苦。

很好。

她俯下身，把自己的脸凑了过去，直到能闻到那兽人口鼻中呼出的恶臭。他抬起头看着她，小小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对吉安娜·普罗德摩尔，那个兽人之友，那个外交家的恐惧。

“兽人一族全都是卑鄙的懦夫。”她嘶吼道，“你们不过是一群该死的疯狗罢了。你们唾弃仁慈？那我就让你们如愿。你们想要杀戮？我会把超乎你们想象的杀戮送到加尔鲁什面前。”

接着，伴随着一声野蛮的叫喊，她将那块玻璃残片深深插进了兽人颈甲和肩甲的缝隙之间。鲜血喷涌出来，把她的双手和脸颊染成一片鲜红。

垂死的兽人想要挣脱，但她用双手死死按住他的脑袋，哪怕生命就要完结，也要让他看着自己的仇人而死去。等到他再也没有了呼吸，她才站起身来。而那玻璃的碎片，永远留在了兽人的喉头。

吉安娜继续阴沉地检视着部落在塞拉摩遗留的伤痕。视野所到之处，无不令她胸中冷酷的怒火愈加旺盛。港口已经彻底毁坏，但奇怪的是，此处的残骸同样骇人，但却已没有待在大坑时那么难受，那里……

她眨了下眼睛。尽管并不情愿，但她必须这么做。她转身走回曾经是法师塔的地方。她感到几分刺痛，这意味着奥术能量正在增强。整个城市都回荡着奥术能量的余威，但她明白自己正在接近这场灾难的源头。她的心跳开始加速，并加快了步伐。她闭上双眼，又再次睁开。这个巨坑令她不忍卒看，但她必须得如此。

一个看上去简约迷人的小球，如同呼吸一般闪烁着奥术的能量。它看上去脆弱不堪，但却在夷平整座城市的爆炸中毫发无损，没有一丝划痕。

卡雷苟斯没有夸大这件法器的力量。只可惜一旦落入恶人之手，这力量便成为诉诸暴力的手段。她的心头涌起一阵后知后觉的哀伤。当她靠近的时候，她能感觉到这件法器的能量就像是拥有实体一般冲击着她。她的头发直立，眼睛也迷眩了片刻，但她很快调整了过来，双目甚至变得更加有神。她果敢地滑进了巨坑。罗宁已经无迹可寻，看起来他成功地将炸弹引到了自己身边。现在，罗宁所留在世间的只剩下众人对他的记忆……以及两个孩子，和一位悲恸的遗孀——如果温蕾萨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远到足够让她幸存下来的话。想到这里，吉安娜口中泛起些许苦涩。他是为了救她而牺牲，她绝不能让这牺牲白白浪费。

她抵达坑底。聚焦之虹至少有她的两倍那么大，分量自然也不轻。她可以带着这东西一起传送出去，然后将它藏匿起来，但关键是如何才能躲过卡雷荀斯的感知。她几乎立刻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卡雷荀斯已经开始了解她、关心她。吉安娜弯下身，把手放在这件法器上，感受其中的能量震颤。她冷静地计算着，用最深层的自我意识与之相连，让它烙上自己最强大的力量与最致命的弱点。从此刻开始，当卡雷荀斯搜寻聚焦之虹的时候，能感应到的却只有吉安娜。她将利用卡雷荀斯对她的感情来愚弄他。作为塞拉摩的统治者和唯一的幸存者，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要把聚焦之虹据为己有。

部落想要战争。为了毁灭敌人，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若他们想要战争，吉安娜便会给他们奉上战争。

乐意之至。

➢ 第二十章　不可行的和平

终于，治疗开始有所成效了。

在受伤的大地与锋利而愤怒的闪电之间，万物仍在颤抖。在萨满们的日夜坚守之地，狂风依旧在哭号，汪洋依旧在咆哮，但他们一天又一天坚持付出的治疗已经开始有所成效。

有时候，海洋会平静那么一会儿。暴雨不再无止无休，天空中也能瞥见一丝湛蓝。地震也曾经终止过整整三天。

大地之环的成员们——努波顿、雷加、穆恩・大地之怒和其他人都把这些细微的征兆铭记在心。如同治疗一个受伤的身体一样，治愈艾泽拉斯也需要时间。只要熬过这漫长而又苦涩的过程，坚持治疗，这些元素最终都会得以恢复。

萨尔牢牢地站立在颤抖的大地上，将自己深深扎根于此，并抽取着它的痛苦。他想象着自己的灵魂，自己与伟大生命之灵之间的联结通道正放肆地向上伸展，直破云霄。他把潮湿污浊的空气吸进自己的肺里，净化它们，然后把清洗过的空气呼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迄今为止，这项工作看上去似乎永无止境，但这却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有意义、最快乐的事情。

如同一个受惊的孩子终于渐入梦乡，大地的震颤逐渐减弱，直至平息。呼啸的狂风亦是如此，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终究消停了下来。就连雨也停了。萨满们睁开眼睛，回到了简单的现实世界。他们彼此交换着倦怠的微笑，是时候该休息一会儿了。

阿格娜强有力的棕色手臂紧紧挽着萨尔，用赞许和钦佩的眼光望着他。“哦，我的古伊尔，你不再是一阵旋风了，你变成了一块磐石。”她说，“自从你回来之后，我们的工作已大有进展。”

他紧紧握着她的手。“如果我是磐石，那你便是撑托着它的坚实土壤，亲爱的。”

“我是你的伴侣，你是我的至爱。”她回答道，“无论时光如何变幻，我们都像元素一样，互相需要彼此。石头、风、水或是火。”她眨了眨眼。在萨尔和其他萨满产生矛盾时，是阿格娜把他拉回了自己的命运之路。她并不精明机灵，萨尔曾经为了为了这件事很生气，但最终他领悟到了她的智慧。自从他回归之后，他们便再没分开过。他们工作时如舞伴一般紧密配合，休息时又尽情地取悦着彼此。萨尔再一次想起对吉安娜说过的话，他默默地向能听见他的神灵祈祷，希望她也如同他现在一样，幸福而安宁。

当他们回到营地的时候，看见一个穿着轻皮盔甲的兽人站在那儿等候着，萨尔的好心情瞬间消退。他身上的尘土和污泥说明了他是一个信使，而脸上严酷的表情又说明……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他利落地敬了一个礼。“古伊尔，”他一边说一边弯下腰，“我带来奥格瑞玛以及一些……别的地方的消息。”

一阵寒意袭上萨尔的心头。加尔鲁什惹事了？其他的萨满们也都靠近过来，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站在他们中间的陌生人。是私下阅读还是公开昭示呢？萨尔心中纠结了一番，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后者。毕竟，消息是带给大家的，而且他也已经不再是部落的大酋长。

他一直等到其他大地之环的成员们都抵达此处，然后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都靠上前来。这个倒霉的兽人信使很紧张，重心在双脚上变来变去，正期待着萨尔给他的答复。“把你带来的消息念给大家，我年轻的朋友。”萨尔平静地说道。

这名信使平稳住自己的呼吸，开始念道：“我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向您通报，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了这片麻烦重重的大陆，实际上，或许可以说是降临到了整个艾泽拉斯。加尔鲁尔集结了部落的所有军队，南下摧毁了北方城堡。接着他等了几天，好让联盟军队在塞拉摩建立起防御。为了对抗我们的海军和陆军，塞拉摩召集了第七舰队，以及好几位久负盛名的军事参谋，有马库斯·乔纳森将军、珊蒂斯·羽月、温蕾萨·风行者、海军司令奥布里。部落军英勇作战但还是落败了……看起来像是落败。”

“为了彻底摧毁北方城堡，加尔鲁什利用了被奴役的熔核巨人。而为了夷平塞拉摩，他……”

信使停了下来，人群中发出了一阵阵喘息声。“夷平塞拉摩”这几个字眼在空气中久久回荡。这里的成员都分别来自联盟或是部落，他们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目的而暂时把对各自阵营的忠诚放到一边，但这并不等于丢下忠诚。而且对于萨满来说，奴役元素来参战……尤其还是这种元素，是何其可怕的事情。

“说下去。”萨尔严肃地说。

“为了摧毁塞拉摩，他从蓝龙军团那里窃走了一件法器，用其制造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法力炸弹。在奥术能量带来的毁灭中，塞拉摩彻底沦陷了。据斥候回报，城内无一人生还。”

无人生还？！吉安娜——他亲爱的朋友，永恒的和平之声——也逝去了？萨尔发觉自己呼吸困难，阿格娜紧紧握着他的手。他紧攥双拳，直到一阵疼痛传来。阿格娜依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给他予爱，予支持，她明白此刻他心里是多么的刺痛。

一名德莱尼转身投向巨魔同伴的怀中寻求安慰，她低低的啜泣声刺痛人心。那名巨魔温柔地拥抱着她，但脸上却写满了狂怒。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即使是平日里反对和平的人。这种肆意的杀戮对部落来说毫无荣耀可言。这种轻率莽撞的行为必定会付出惨重代价。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后面竟然还有更多内容。萨尔一时间无法说出任何语言，他打了个手势示意信使继续。

这名年轻的兽人话语间带着沉重与悲伤。“我们的海军分散开来，在卡利姆多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全面封锁联盟的出入。羽月要塞、泰达希尔，或者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再获得增援。那里的居民也再没有希望逃出生天。加尔鲁什已声称将征服整片大陆，并清扫一切联盟的痕迹。我唯一能带给你的希望之光是，并非所有的部落将士都对加尔鲁什此举感到满意。已经有许多人看到了他这条道路中潜藏的危机，并为部落未来的境遇深深担忧。——汝友，伊崔格。”

萨尔点点头，对这番可悲的话语表示理解，但在他心里翻滚的却是另一番话，一位刚刚逝去的女士在不久之前对他说过的话。

“世事难两全，古伊尔。就好像你的知识和能力都是付出了代价换来的……加尔鲁什正试图在联盟与部落之间挑起争端，一些原本不

该存在的争端……作为萨满，你可以驾驭风火，而如今风波已起，战火将燃，你可有看到，那些将因加尔鲁什而亡的无辜生灵？”

如今，很多人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其他大地之环的成员们在诉说着他们的担忧时，萨尔只是站着，痛苦着，不停拷问自己的灵魂。她曾经说的是对的么？如果他当初没有选择让加尔鲁什继位，这一切悲剧是不是都可以避免？

他为这个问题困扰已久，现在，在绝对的理性之下，他已经明白，吉安娜是对的。吉安娜一直都认为低估一个人和高估一个人同样愚蠢。在同死亡之翼的作战中，萨尔曾经作为大地守护者填补了另外四头守护巨龙的空缺。他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不仅仅在这里，他还有能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可是……大地之环在此地施以的治疗，毫不夸张地说，足以改变整个世界。

和其他萨满一样，他为奴役熔核巨人感到忧虑，同时也为发生在塞拉摩的嗜血屠戮，为窃取奥术能力制造屠杀的行为感到深深的悲伤。但他明白，他现在无法脱身离开，事实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以。

当萨尔回过神来时，努波顿道出了他的心事：“我们刚取得进展，我们现在不能停下，谁都不能。”

“接下来他还会做些什么？”雷加问道，“为了一己私心继续利用熔核巨人，然后让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么？”

“我们联合塞纳里奥议会以及守护巨龙一同治愈了诺达希尔。”穆恩·大地之怒说道，“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并且取得了圆满成功的合作。随着诺达希尔重获生机，整个世界都有机会得到治愈。但如果加尔鲁什能做出这种事，那他以后又会对世界之树做些什么呢？”

萨尔看着他的朋友们。他们的脸上有着同自己一样的犹豫不决。努波顿和穆恩对视了一眼，然后努波顿开口道：“对于这个消息，我感到既愤怒又悲哀。不单单是滥用元素这一点，而是整个事件。毫无疑问，在遭到如此蹂躏之后，大地会燃起怒火，就连诺达希尔也会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放下这里的任务去惩戒加尔鲁什——假设

我们有办法惩戒他的话——那也意味着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很可能会功亏一篑。古伊尔，你曾经是部落首领，是你选择让加尔鲁什接替你的位置。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你和寻求和平的吉安娜女士交情匪浅。如果你认为自己需要离开，没人会质疑你的选择。对其他人，我的想法亦是如此。我们来到这里都是出于自愿，都是为了响应心中的感召。如果此心已逝，那就带着我们的祝福离去吧。”

萨尔久久地闭上双眼。他的内心既悲痛，又震惊，更有愤怒。他现在所想的只有披上战甲，拿起毁灭之锤冲向奥格瑞玛。他要去惩罚格罗姆·地狱咆哮的儿子！为他那愚蠢、无知的毁灭行径！选择加尔鲁什掌管部落是他的错误，与其他任何人无关。萨尔一直尝试向加尔鲁什灌输兽人的荣誉，但加尔鲁什不仅没有从父亲的过错里吸取教训，而是相反，继承了他父亲身上最坏的品性。

但他不能离开，他不能放纵自己的痛苦而不顾大局，至少现在不行。即使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的鬼魂出现在他面前哭喊着要复仇，他也只能对她说不。

他抬起自己悲伤的湛蓝色双眸，对努波顿说：“我感到悲哀，还有愤怒，但我仍会听从感召留在这儿。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份使命更为重要。”

所有人都沉默不语，连阿格娜都没说一句话。他们都知道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有多不容易。雷加伸出手，拍了拍萨尔的肩膀。

“不管是部落还是联盟，任何一个在这场寡廉鲜耻的恶毒袭击中死去的人都不会白白牺牲。让我们将悲恸化为动力，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吧。”

吉安娜把自己传送到了暴风城的英雄谷，就在图拉杨将军的雕像面前。乔纳森将军曾在这里巡逻，但是现在，那些骑马列队等着迎接访客或是向国王禀报消息的士兵都再也看不到了。吉安娜抬起头，看到那座被脚手架支撑着的楼塔，自死亡之翼袭来以后它就一直处在修缮之中。

她已经把聚焦之虹安全地藏起来了，跟自己的距离足够近，以至于卡雷苟斯总是会把她和那件法宝混淆。除此之外，对于和瓦里安的会面她并没有过多“准备”。她的脸和斗篷还是很脏，身上满是细小

的割痕或淤青，但她毫不在意。她不在乎有没有正式的晚宴，不在乎有没有庆祝典礼，她甚至已经不再关心是不是应该梳洗打扮，或是换一身干净衣服。吉安娜此行是为了一个残酷而冷漠的原因。她在外貌礼节上唯一的让步就是披了一袭深色的带帽斗篷，压低帽檐挡住她仅剩几缕金黄的满头白发。

看起来暴风城已经得知了关于塞拉摩命运的恐怖消息。这座城市曾经总是一片熙熙攘攘的热闹繁华景象，而现在，这热闹中多了一丝严肃。巡视街道的士兵们不再像往常那样点头像市民们致意，而是谨慎地审视着来来往往的人潮。明亮的金色和蓝色旗帜已经被降下，换成了朴素的黑色以示哀悼。

吉安娜紧了紧披在身上的斗篷，继续向前。“站住！”一个严厉的声音命令道。吉安娜转过身来，本能地举起手想要念动咒语，但她还是停住了。这不是部落的士兵要袭击她，只是一个暴风城的守卫而已。士兵拔出长剑，皱起眉头上下打量着她。当他的目光与她相遇时，士兵脸上的表情变成了震惊。

吉安娜挤出了一个微笑。“你的尽忠职守值得奖励，先生。”她说，“我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前来会见你们的国王。”她把帽子微微向后拉了拉，好让这个士兵可以认出她来。吉安娜记得之前并没有私下见过这个士兵，但很有可能在之前无数次的正式拜访中，他曾经看见过她。再不然，就是她的形象太被大家熟知以至于他能认出她。

过了一会儿，他还剑入鞘并深深鞠躬。“我为自己的刚才的行为致歉，吉安娜女士。我们被告知除了城郊外，无一人生还。感谢圣光，您还活着。”

这和圣光一点关系也没有，吉安娜心想。她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罗宁的牺牲。她还是不明白为何罗宁要选择牺牲自己来保全她。他是一个丈夫，一对双胞胎的父亲，还是肯瑞托的领袖。与她相比，他更应该活下来。吉安娜应该同她的城市一起死去，这座她因为轻信他人而无法真正保全的城市。

尽管如此，士兵的话是出于好意。“谢谢。”她回道。

守卫士兵继续说道："如您所见，我们正在备战。我们所有人都被听到的消息震惊了……"

吉安娜心中一阵凄楚，再也不想多听。她举起一只手，示意他停下来。"谢谢你们的关心，"她说，"瓦里安还在等我。"其实并不是这样，瓦里安甚至不知道她还活着，他以为她已经和金迪、蓓恩和特沃什一起牺牲了。

"我知道该怎么走。"

"我相信您肯定知道，女士。如果您有任何需要，任何事情，暴风城所有的士兵们都乐意为您效劳。"

守卫士兵再次敬礼，接着继续他的巡逻。吉安娜向要塞走去。在要塞里，联盟的旗帜也被换成了黑色，挂在巨大的瓦里安•乌瑞恩国王的雕像前。吉安娜曾看到过这个雕像，但是却没有太在意过雕像下面的喷泉。她快步走向要塞的主入口，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并被告知瓦里安会尽快与她见面。当然他必须与她见面。

在等待的同时，吉安娜还有一件别的事情要做。她溜进旁边的一个侧门，来到皇家画廊。

画廊，以及里面的艺术品，都因为黑龙的袭击而蒙受了许多损失。一些雕像裂碎裂开来，一些画从墙上被震了下来。那些所有已经坏到不能再复原的东西都被移走了，但剩下的画作、雕刻品、雕像仍然被留在这里，等待着被修缮。

吉安娜笔直地站着，仿佛她自己也是一尊石像。痛苦的情绪在她的身体中来回流动，现在的她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尊石像。她的膝盖的弯曲，发现自己已跪倒在了一尊巨大的石像面前。这尊石像是一个神情骄傲的男人，长长的头发在大礼帽下张扬着。他的胡须修理得整洁干净，双眼一直凝视着远方的某处。一只手——现在缺了两个石指头——按着剑柄；另一只手则紧握着腰带。一条裂缝贯穿这座雕像的全身，从右脚的靴子呈之字形向上直至胸膛。吉安娜伸出一直颤抖的手，放在那只石靴子上。

"五年……原来从我选择自己的道路以来，才不过区区五年……"她轻声道，"我选择联合陌生人，联合敌人，联合兽人而不

是你——爸爸，我的至亲。我说你不够包容，我说和平才是唯一的选择。你告诉我你永远憎恨他们，你永远不会停止与他们的战斗，但我却跟你说他们也是人，他们也理应有一次机会。现在你已逝去，而我的城市也灰飞烟灭。”

泪水划过她的脸庞。在她的大脑还能理智思考的那一面，她观察到了自己的泪水是发光的淡紫色液态奥能。当泪水向下溅落到石像的底座时，它们蒸发成一阵紫罗兰色的烟雾消失了。

“爸爸，请原谅我，原谅我任由部落发展壮大。原谅我，是我给了他们机会来屠杀我们的人民。”她再次抬起眼，看见神色冷峻的石像笼罩在一片紫白色的烟雾中，“爸爸，你是对的，你说的对！我早该听从你的话语。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在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之后，我才终于明白……”

她用袖子擦了擦眼泪。“但现在替你报仇还不晚，我要替金迪，替蓓恩，替特沃什、罗宁、奥布里和所有的将军，替所有昨晚在塞拉摩牺牲的人报仇。部落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要彻底摧毁加尔鲁什。你看着吧，如果可以，我要亲手了结他。我要杀了他，我要杀掉每一个天杀的绿皮屠夫。我向你保证，爸爸，我再也不会背叛你了。我不会再让他们杀掉任何一个我们的人民，再也不会。我发誓！我发誓！”

在回去等待被传唤前，吉安娜花了几分钟让自己平静下来。当她被传召进入瓦里安的私人会客室时，她首先见到的不是那个高大威猛、墨色头发的“角斗士，”而是一个身形苗条、金发蓬松的小男孩。她强撑着装出的冷静也随之瓦解。

“吉安娜阿姨！”安度因大喊道，他急切地奔了过来，但脸上的神情已经大为宽慰，“你还活着！”

他紧紧地抱着她。吉安娜的身体在这拥抱中一动不动，十分僵硬。他立刻察觉到了这一点，并移开身子。当他完全看清了吉安娜那被奥术能量改变的外形，不禁瞠目结舌。

“你在这儿做什么？”她问道，语气比自己原本打算的更严厉。

“我很担心你，”他说道，“但当我们得知在塞拉摩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我就想留在这儿。我知道如果你活了下来，肯定会第一时间到暴风城来的。”

她盯着他，沉默不语。她又能说什么呢？她要如何向眼前这个涉世未深的天真少年描述她看见的真正的恐怖。对于敌人的天性他了解得太少，太无知，就如同曾经的自己一样。

“吉安娜！感谢圣光！”她转过身来，宽慰地看着这位走进房间的战争之王。瓦里安长久以来对于兽人都有一种仇恨的情结。安度因还太小，不能理解，但有一天，他会明白的。而她知道，在现在这如此关键的时刻，瓦里安能理解她。

瓦里安的着装并不正式，他看起来筋疲力尽、烦恼不堪，但还是因为吉安娜的到来而透出了一丝放松与宽慰。不过当他看清吉安娜面容的时候，这神色顿时转变为了惊诧。

吉安娜显然是对瓦里安的神色有点恼怒。“我能活下来的唯一原因，是大法师罗宁把我推进了一座通往安全地区的传送大门，但这次爆炸对我多少还是有些影响。”

在吉安娜说话的时候，瓦里安扬起了眉毛，但他还是点点头，对吉安娜的解释表示接受，并且没再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我想你会很高兴知道你并不是唯一的幸存者，”他说道，“温蕾萨·风行者和珊蒂斯·羽月，以及他们的斥候小队也还活着。他们当时离爆炸中心足够远，因而幸免于难。现在他们已经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告诉他们的人民关于这次战争的种种情况。”

吉安娜不愿再去多想失去丈夫的温蕾萨和她的两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她说，“所有的消息。瓦里安，我欠你一个道歉。一直以来，你都是对的，我却坚持告诉你某一天我们终会和兽人达成共识，找到一条和平之路。但事实上这根本不可能，这件事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我被所谓的和平之光蒙蔽了双眼时，你就已经看到了事实的真相。我们要向部落报复回去。现在，他们必然会返回奥格瑞玛，加尔鲁什不可能不为他战胜联盟的英勇胜利庆祝。”

听到她言辞间的苦涩，安度因不由得微微向后退了几步。她继续说着，话语滔滔不绝地喷涌而出。“整个军队都会聚集在大街上，家家户户都会用麦芽酒庆祝，没有比这更好的进攻时机了。”

“吉安娜……”瓦里安试图说话。

但她越说越快，还不停地来回踱着步子打着手势。“我们可以和卡多雷的船只一起汇合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要杀光兽人，夷平他们的城市，保证他们再也无法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我们要……”

“吉安娜。”瓦里安抓住她的手腕，声音低沉。他温柔地停住了她近乎疯狂的来回踱步，“我需要你现在冷静下来。”

她把脸转向他，心中疑惑着他怎么还能说出让自己冷静的话。

“我想你并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但是部落已经围着整片大陆建立起了一圈有效的封锁，卡多雷就算想帮忙也使不上劲。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回击他们，我们一定会打回去的，但是我们不能毫无理智地这么做。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好的战略。我们必须首先想办法突破部落的封锁，然后重新夺回北方城堡。”

吉安娜大吼道：“你难道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吗？”

“我知道，”瓦里安说，“但那里仍然是一个我们必须拿下的战略立足点。在我们展开下一步行动之前，我们必须重建舰队。我们在塞拉摩失去了太多的好战士，重新叫回其他人来填补他们的位置需要时间。我们必须把每一步都做好，否则只会牺牲更多无辜的性命。”

吉安娜摇摇头。“不，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我们不做这些事情才是真正没时间了。”瓦里安尽量把自己的声音控制得冷静节制。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惹怒吉安娜，但他必须把这一切说清道明，“我们面临着一场很可能会横跨两块大陆的战争，甚至有可能还会深入诺森德。如果要我加入这场可能会延伸到世界尽头的大战，就必须理智地做每件事。如果我们现在就冲过去，无疑是在为部落帮忙。”

吉安娜看了看安度因。他直直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他的脸色苍白，蓝色的大眼睛中充满着悲哀。他没有打断父亲与他的朋友关于世界大战的讨论。她把注意力又转回了瓦里安身上。

“我有些东西或许能帮上忙。”她说，“我现在手里握着一件很厉害的武器，它绝对可以像部落摧毁塞拉摩一样摧毁奥格瑞玛，但是我们必须现在马上行动，赶在部落的军队愚蠢地聚集在奥格瑞玛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动手，这大好时机就会被白白浪费了！”

说到最后一个词的时候，她的音量突然变大，然后她意识到自己握紧了拳头。是的，这机会不能浪费，而且要毁灭的绝不仅仅只是加尔鲁什和奥格瑞玛。“我们要铲除掉这世界上每一个婊子养的绿皮杂碎……”

“吉安娜！”这痛苦、刺耳的惊叹发自安度因。出乎意料地，吉安娜终于安静了下来。

“发生在塞拉摩的事情不仅仅是个悲剧，”瓦里安一边说着，一边温柔地将吉安娜转过身来对着自己，“那是无法饶恕的错误，是卑鄙而又怯弱的行径，但我们不能以付出联盟士兵的生命为代价去复仇。”

“在部落内部也有一些人不赞成那样的行径，”安度因说，“比如牛头人，和绝大多数看重荣誉的兽人。”

吉安娜摇摇头。“不，不再是这样了。已经太迟了，安度因。太迟太迟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无法回头。你没有看见……”她的声音顿了一下，然后挣扎着继续说出下面的话，“我们必须报复他们，我们不能再等了。谁知道凶残的加尔鲁什和部落大军还会对我们做些什么？绝不能让塞拉摩的悲剧再重演了，瓦里安！你难道还不明白么？”

“我们会同他们作战，但是不能着急，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

她从握着她手臂的瓦里安的手里猛地挣脱出来。“我不知道你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瓦里安·乌瑞恩，但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还有你，安度因，我很抱歉因为我的原因让你变成了一个容易受骗的孩子。和平再无希望，没时间再讨论什么战争策略了。他

们的毁灭现在全在我掌控之中。你们这些不抓住这个机会的人都是傻子！”

他们立刻喊出了她的名字，这对完全不相似的父亲与儿子，走向前请求的方式却出乎意料的一致。

她转过身，不去看他们其中任何一人。

➢ 第二十一章　疯狂的加尔鲁什

带着满是伤痕的身体和沉重的心情，卡雷苟斯回到了诺森德的魔枢。他曾死皮赖脸地跟随着吉安娜。一部分是因为他担心她的安全和她的心理状况，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感觉到了聚焦之虹仍然还在塞拉摩。跟上吉安娜花了他一些时间，战争中留下的伤痛让他体力难支，但当他赶到时，吉安娜又已经传送到了别处。

他看见了那个因为法力炸弹爆炸而在塞拉摩形成的巨坑。这范围并不大，但他还是没能找到聚焦之虹。肯定已经有人找到了它。他认为应该是被加尔鲁什拿走了，一小队士兵的生命和强大的聚焦之虹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哪怕是无比忠诚的士兵。他肯定会派出一支队伍来取回来它的。

因此他离开了卡利姆多，冒着风吹雨打艰难地朝着北方飞去。作为蓝龙军团的代表，除了一座死城沉默地宣告着他的失败以外，他一无所有。他毫无预期，但确实是坠入了爱河，但此刻他所深爱的她也变得支离破碎，因为他所做的，或者说是他没能做到的。他很想就这么漫无目的一直飞下去，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蓝龙一族把它们的命运交到了他的手里，他必须将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们，然后听听看他们希望他做出何种抉择。

当他从南方飞还的时候，克莉苟萨看见了他。她绕着他飞了一会儿，表现出对他安然返还的喜悦之情，然后飞到他身旁，比翼而归。

“你受伤了。”她担心地说道。卡雷苟斯天蓝色的身躯上被刮落掉了许多鳞片，露出的皮肤也到处是丑陋而肿胀的淤青。他还可以飞，但每一次扇动翅膀，都得忍受着巨大的疼痛。

“只是一点小伤。”他说道。

“这可不是小伤。”她回答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感知到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而且，你没能带回聚焦之虹？”

“你能把龙群都集合起来么，亲爱的克莉？”他的话语透着他心里深深的痛楚，“这个故事我不想叙述两次。”

作为回复，她飞到他身下，用自己头蹭了蹭他的头，然后飞去执行命令。他们都在等着他。

卡雷苟斯沮丧地发现，和他离开时相比，龙群的数量更为稀少了。但他很高兴纳里苟斯、特拉苟斯、巴纳苟斯和亚拉苟萨依然留了下来。

他降落到他们中间，保持着龙形，环顾四周。“我回来了，但我带回来的消息是令人悲痛的。”他们站在那里静静地听他讲着，听他叙述罗宁、肯瑞托，以及吉安娜提供的帮助，还有他在定位聚焦之虹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最后，在说到最终的结局时，他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因为他已经没法再承受一次那样的感受。他告诉他们，部落用龙族的法宝对联盟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默默地听着。没人发问，也没人打断。卡雷苟斯曾预想过他们会愤怒，但实际上对于这样的恶行，对于他们的奥法之能，他们的聚焦之虹竟然被用于制造这样的毁灭，族人们表现出的更多是阴郁而非愤怒。每条龙的心中都好像有些什么东西碎裂了一般。卡雷苟斯能够理解这种心情，因为他心中的感受也同样如此。

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人说话。特拉苟斯抬起头悲伤地望着卡雷苟斯。“我们失败了，”他说，“我们的职责就是管理魔法，确保对魔法力量的运用是谨慎而理智的。看看我们把这职责履行得多么糟糕。”

“这是我的失职，特拉苟斯。”卡雷苟斯说道，“我是守护巨龙，我能够感应到聚焦之虹，但我最终没能及时找到它。”

“它是从我们大家手里丢掉的，不仅仅是你，卡雷苟斯。我们全都必须为这次可怕的事件负起责任。”

“只要你们还承认我，我就是你们的领袖。”卡雷苟斯说道，尽管这话是如此虚无缥缈，“我会尽我所能去弥补。”

“在这之前你就已经迷失了。”亚拉苟萨说道。她的语气中只有遗憾，没有责问，但即便如此，这句话也刺痛了他。她说的没错。

“它之前还在塞拉摩。”卡雷苟斯说道，“袭击中它并没有被摧毁，但有人又把它移走了，我敢肯定是部落的人干的。”

“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这东西应该还在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手中。你说她在你之前抵达了塞拉摩，但等你到达之时，聚焦之虹便没了影踪。”

让卡雷苟斯震惊的并非是这番话，而是说出这番话的人。这番谴责从克莉苟萨的口中传出，虽然温柔，却直击要害。她此前一直在他背后徘徊、聆听，现在却突然踱步向前。

“吉安娜曾经付出很多努力来帮助我寻找它。”卡雷苟斯辩解道，“她甚至……甚至在爆炸之前就已经知道它的破坏力究竟有多惊人。她没有理由会背着我拿走它。”

“也许她并不相信你有能力看管好它，”克莉苟萨说道，她的口吻和神情还是毫无攻击性，但卡雷苟斯仍然觉得很受伤，“又或者她想要用它来对付部落。”

“吉安娜绝对不会……”

“你不知道她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克莉苟萨说，“卡雷，她是人类，而你不是。她的王国已经被人从地图上抹掉了，就像被油墨所掩盖了一样。她是个失去了王国子民的强大法师，我们必须考虑到她已经夺取了聚焦之虹的可能性，并做好万全之策。如果真在她手中，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必须找出它并将它带回。这是属于我们的法器，它带着太多我们族人的血债。我们一定不能让之前的悲剧再次重演。”

她的逻辑无懈可击。卡雷苟斯忆起了吉安娜在传送自己离开之时的狂怒和悲痛。在那场奥能爆炸的影响之下，她的头发变得霜白，眼神变得寒光闪闪。如果连身体都已经遭受如此影响，那心灵又会发生怎样的剧变？

“我会找到聚焦之虹的。”他沉重地说道，“无论它是在加尔鲁什还是吉安娜手上。”

克莉苟萨有些犹豫地看了特拉苟斯一眼。“或许带一小队人与你同行会有莫大帮助。”

卡雷苟斯忍住不去反驳她。克莉苟萨一直以来都是他的挚友，尽管并非亲生兄妹，他们仍然情同手足。她并非想要通过中伤吉安娜来伤害他，她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她很担心，担心他对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的情感会影响他作为军团领袖的职责。同时她又是那么的了解他，她知道，如果万一不幸言中，真的出了什么事，卡雷苟斯就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多谢你的关心。”他说，“我知道你这样说完全是在为我们的族人着想。请相信我也同你一样。我可以，我也必须让自己来处理这件事。”

他等待了片刻，如果反对的声音太多，他会选择接受蓝龙军团的意愿。至少从现在看来，他的决策都算不上尽善尽美。

幸运的是，大部分蓝龙都没有认同克莉苟萨的观点。这或许是龙群们并没有把吉安娜这个凡人当作真正的威胁。而克莉苟萨之所以有那样的想法，是因为她已经见识过吉安娜异乎寻常的能力，甚至让某些龙族都无法企及的能力。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卡雷苟斯说，“我不会再让你们失望的。”

他的语气异常笃定，内心却徒然地希望自己是正确的。这个已然千疮百孔的世界已经无法承受更多伤痛了。

不久之前，部落的前任大酋长举办了一次庆典，欢迎那些参加过魔枢战争，对抗过阿尔萨斯的老兵们从北方凯旋。加尔鲁什还清楚地记得那场他亲自提议的盛大游行。就是在那次的庆典上，萨尔为他加冕，同时还把他父亲的武器交付与他，这把武器现在正稳稳地挂在加尔鲁什宽阔的肩背上休憩。

加尔鲁什很为自己在这些战争中的作为而自豪，而更让他自豪的是他在北方城堡和塞拉摩取得的胜利。在北方大陆的时候，这胜利的果实曾有一半被联盟分享。这一直让他耿耿于怀，但现在，事情都在朝着他既定的方向发展。这场对抗联盟的战争本应由萨尔发起——因

为他完全有能力这么做，但他却为了那个金发的人类法师而退却。不仅如此，萨尔还开始倡导所谓的“和平，”在兽人和曾经压迫兽人的人类之间谋求“和平”。加尔鲁什已经下定决心要追随父亲的脚步，像对抗恶魔那样来对付联盟。他的父亲通过杀死玛诺洛斯推翻了恶魔的统治和奴役，作为儿子的他自然也要打破“和平”为部落带来的束缚。他十分肯定，即使像贝恩和沃金这样固执的人最终也会理解他，然后真正的部落式和平——用鲜血换取，亦用鲜血守卫的和平——即将到来。

因此，他已经下达了命令，这一次朝着部落都城凯旋的游行一定要盛大到让萨尔颜面扫地。这不仅仅是一次游行、一场欢宴，加尔鲁什已经安排了整整六天的盛会。有赢取巨魔美人的迅猛龙决斗，也有争夺部落最伟大战士头衔的搏击比赛！伴随着史诗颂歌的奏响，街巷中觥筹交错，一场又一场的盛宴似乎永不停歇。

以至于当加尔鲁什带着他的随从们走进奥格瑞玛城门之时，他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些部落成员们正忘我地欢庆，连路都没有给他让出来。他们高呼着他的名字，声音如同雷鸣一般。加尔鲁什给了马尔考罗克一个满足的眼神，并沉醉于此。

“加尔鲁什！加尔鲁什！加尔鲁什！加尔鲁什！”

“他们都不舍得让您过去，他们太爱您了。我的大酋长！”马尔考罗克扯着嗓子大声喊道，“告诉他们您的胜利吧！他们都希望听您亲口讲述！”

加尔鲁什再次看向人群，随即大喊道：“你们希望听听我的想法吗？”

他本以为马尔考罗克是在奉承他，但群众却明显呼喊得更加亢奋了。

加尔鲁什顿时眉开眼笑，挥手示意让他们安静下来。

“我的人民们！能够活在兽人世界如此历史性的一刻是你们的幸福！我——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宣布，卡利姆多即将完全地归属于部落！那些像传染病一样在塞拉摩驻扎的人类如今已经被奥能魔法的精华扫荡干净！一个不剩！我们再也不会被吉安娜·普罗德摩尔那

些矫揉造作的和平说辞所折磨了！再也不会有人对这些感兴趣了！如今她和她的王国都已经化为灰烬，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暗夜精灵。长久以来，他们都拒绝留给我们基本的生活空间，基本的生活需求。现在，我们要夺去他们的生命，抢占他们的城市，再把残存的活口丢去东部王国沦为难民。我要羞辱他们，消灭他们，要让他们在部落荣华富贵之时向我苦苦哀求，哀求果腹之物与栖身之所。部落强大的战舰已经完全切断了他们的补给路线，假以时日他们就会像镰刀前的麦穗一般迎风而倒！”

欢呼声和掌声变得更加震耳欲聋。人群被他的演讲激起了又一轮的呼喊。

“杀光联盟！杀光联盟！杀光联盟！杀光联盟！”

贝恩坐在剃刀岭旅店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里。阳光的照射除了显现出起舞的尘埃以外，丝毫没有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明亮。这里的啤酒十分糟糕，食物则更甚。在几里以外的北方，他本可以享受那些从未享受过的美酒盛宴，但这里却让他更为心安。

加尔鲁什曾下令禁止分散行军。所有的部落战士都必须留守在杜隆塔尔，但是大酋长却并没有下令让贝恩来参加奥格瑞玛的盛宴。贝恩很聪明，他明白，这样的“疏忽”实际上是一种侮辱。他还明白，自己要对此表示感激。他害怕自己若是被迫再次听到那些献给加尔鲁什的欢呼，那些为了把部落毫无必要置身险境的欢呼，那些为了赞许滥杀无辜的欢呼，自己一定会忍不住站起来向这个绿皮傻子发起挑战。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无论是谁从决斗中生还，整个部落都会成为输家。

黑暗中并不止他一人。他一边喝着糟糕的啤酒，一边注视着入口。越来越多的牛头人走了进来，向贝恩点头示意并坐下。过了一会，他见到了沃金。他们眼神相交，却并没有坐在一起。然后，他出乎意料地看见了辛多雷金红相间的礼服，还有衣衫褴褛的被遗忘者，这让他为之一喜。其他的人也见其所见，感其所感。也许，在部落自食恶果并付出代价之前，还是有方法阻止加尔鲁什的疯狂行径的。

咸咸的海风中吹来了嘈杂的声响。自从两天前瓦里安收到塞拉摩陷落的消息之后，这声音就从未止歇。事实上在任务完成之前它恐怕都不会止歇。这是疯狂工作的声音——切割木板，敲打铆钉，调校机

械。在矮人们的叫喊与侏儒们的欢呼中，这些声响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暴风城中没有一个人抱怨这些噪音，因为它代表着希望，代表着联盟将会在疯狂的屠杀行径面前傲立不屈。

布罗尔·熊皮、瓦里安、安度因三人站在一起，凝望着海港。天色朦胧，一艘被破晓的朝阳镀上一层花粉色的崭新战舰正在徐徐扬帆。

“我好像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工匠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即使在铁炉堡也没有过。”安度因开口道。按着他自己的要求，他会一直留在暴风城，直到舰队起航。届时他会回到德莱尼人那里继续学习。瓦里安低头冲着自己的儿子笑了笑，他很高兴这个年轻人选择留了下来。那天与吉安娜的会面让他俩都倍感惊诧与不安。尤其是安度因，他到现在都还震惊那个曾经热爱和平的“吉安娜阿姨”变得如此义愤填膺。这个曾经与仇恨相依的男人和这个畏惧仇恨的男孩，他们相谈直至深夜。他们谈及悲痛和失落可以怎样改变一个人，而战争与暴行又会如何影响人。

安度因虽然沉浸在悲伤之中，但仍然坚定有力地看着他的父亲。“我知道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说道，“而且……我明白我们必须攻打部落。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意图，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将更多无辜生灵置于水火之中。但我不想变得像吉安娜一样。我们可以保卫我们的人民，但不能让心灵被憎恨占据。”

瓦里安的心中充满了自豪。他完全没有料到安度因即使毫不情愿，也能够坦然处之。老实说，他很惊讶他自己居然没有像吉安娜一样满腔仇恨，这才意识到他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自己。曾经他一度被愤怒与狂暴侵蚀，不停与自己作战。他曾经一分为二，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合为一体。直到远古巨狼戈德林予他以祝福，他才学会将分裂的身心趋于一致。确实，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或许有一天，他甚至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睿智。

布罗尔是通过传送术离开泰达希尔的，但大部分暗夜精灵都没法如此。与他一同抵达的是黑海岸被封锁的消息，事态严峻，但并不让人意外。

“这里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很让人欣慰。”三人并肩站在一起，德鲁伊开口说道，“不要以为你会孤身出海，瓦里安。我们的主力的确被部落封锁住了，但并非所有的战舰都在封锁圈内。玛法里奥和泰兰德都非常乐意倾力相助。不用等太久，你就可以看见数十艘优雅的精灵战舰与你的军队一同前行。”

安度因转过身来，抬起头望着父亲以及他的这位德鲁伊好友。安度因知道布罗尔也曾经面对着失落、愤怒和憎恨。两位昔日的角斗士并肩而立，以遗憾而非愉悦的语气讨论着接下来不得不去做的事情——瓦里安相信这一定会让小王子深受鼓舞。

“你们为什么没有尝试突破封锁？”安度因问道。

“我们必须计算好为了赢得胜利得付出多少牺牲，安度因。所以现在团队协作才是最优先的事项，精诚合作将会换来更大的赢面。”

安度因把满头金发的小脑袋转回来，看着港口的船只。“部落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并不知道塞拉摩送走了孩子和部分平民。他们……”他的话音停住了。瓦里安把手轻轻地放在儿子的肩膀上。

“最简单的回答就是，部落的成员全都是禽兽。他们所做的都是野兽行径。我还有更多的词可以用来形容加尔鲁什和他的库卡隆，但我不会在你面前说这些难听的话。”安度因笑着对他做了个鬼脸。瓦里安再度冷静下来，继续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我真希望我能告诉你为什么有人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我唯一能确定的是许多中立，甚至是部落自己的成员都会埋怨加尔鲁什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会动摇我的想法。”

“但是……我们不会像加尔鲁什那样战斗吧？”

“不，”瓦里安说，“我们不会。”

“但是如果他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各种手段，那些我们不会使用的手段……是不是意味着他会胜利？”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他得逞。”布罗尔说。

“我也是。”瓦里安说，“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我满眼所见都是暴力、鲜血和疯狂。我只期望我不会看见吉安娜所被迫目击的那一切。”

“你觉得……她还能恢复过来么？从那一切对她心灵造成的伤害中恢复过来？”

“我希望如此。”瓦里安只能这么说道，“我希望如此。”

➢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造访

当它吞噬。整个城市的设计和建筑物无疑还是优雅的，显得一片阴森寂静。这里曾经无忧无虑，直到苦难将吉安娜缓缓从大门入口走向石阶时，整个紫罗兰城堡不仅如此，它还是一座完全由魔法构成的城市，但现在，它看起来却是前所未有的沉重。吉安娜带着她自己的重担去感受这座城市，她与那些失去了很多的人们感到同病相怜。

这里失去了几位十分强大的法师，包括肯瑞托的领袖罗宁。还有一个叛徒，他至少要为这些惨痛的代价负上一部分责任。也正因如此，此时的空气中充满了沉重与苦涩。

普罗德摩尔女士。一个虚弱而痛苦的声音说道。吉安娜转身，内心一阵悲悯。温蕾萨・风行者独自站在巨大的门厅处，穿着一件银色和蓝色相间的金属盔甲。她在战斗中所受的伤有些已经痊愈，有的正在痊愈，但还有一道，吉安娜知道那永远不会愈合。

罗宁的遗孀看上去面无表情，除了她那双充满怒火的蓝色双眼之外，和一尊石像并没有什么区别。吉安娜想着那愤怒究竟是出于对部落谋杀她丈夫的憎恨，还是因为她独自活了下来。

“游侠将军温蕾萨，”吉安娜说，“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温蕾萨摇摇头。“没什么可说的，”她淡淡地说，“只有行动。自从听到你还活着的消息之后，我就一直在这里等你，因为我知道你会来。我过来找你是为了恳求你在接下来的行动中相助于我。你活下来了，可我的至爱没有。现在能够向世人诉说那场发生在塞拉摩的屠杀的，只剩下你、我，还有一小部分幸免于难的暗夜精灵哨兵。吉安娜，你这次肯定是前来与肯瑞托成员会谈的，我能问问你准备跟他们说些什么吗？”

吉安娜知道温蕾萨是银色盟约的领袖。自从夺日者加入肯瑞托以来，温蕾萨就创立了这个组织以防那些血精灵背叛。温蕾萨向来敢于直言，可她在肯瑞托并没有正式的发言权。严格来说，吉安娜也一

样，但她是那场灾难中唯一幸存的法师，并且是罗宁宁愿牺牲自己也想要保全的人，会有人愿意听听她的声音的。吉安娜记起了罗宁临死前他们之间的那段对话。他告诉她，肯瑞托的人希望她选择一条跟现在不同的道路，希望她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吉安娜或许还不是肯瑞托的一员，但是她肯定要跟肯瑞托的成员好好谈一谈。

温蕾萨依然看着她，脸上无法和缓的神色无疑出卖了自己极度的痛苦和愤怒。吉安娜突然动了，她大步走向这个女人，脱口而出："罗宁临死之前关心着两件事：确保你能活下来，然后努力使我安全。他用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我们两人的生还。"

"……什么？"

"炸弹降落在法师塔是罗宁引导的结果。他在塔中法力将炸弹引向自己，那里有坚实的防护和魔法结界，因此能将爆炸的损伤降到最低。"

温蕾萨坚强的伪装逐渐打破，她举起一只颤抖的手，捂住了自己的嘴，继续听着。

"他……他告诉我，我必须活下来，因为我是肯瑞托的未来。他拼死打开了一个传送门。他说，如果我不肯离开的话，那我和他俩人都会牺牲……他的努力就全部白费了。我拒绝了他，但他……把我硬推了进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塞拉摩是我的城市，我理当与它同生共死，但最终死去的却是罗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忘记，我会尽我一切所能，确保他的牺牲不会白白浪费。我就在那儿，温蕾萨，我知道他们都做了什么。我会尽力劝说议会诉诸行动，以确保部落再也不会如此强大，以确保再也不会有人遭受跟我们一样的痛苦。"

温蕾萨的嘴唇弯出了一个颤抖的微笑。接下来，吉安娜所能记得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人紧紧抱住了她，热泪滴落到她的颈脖，一颗颗往下滑落。

一个多星期之内，吉安娜第二次来到了空之议院。它看起来还是跟以前一样，如果那持续不断的变化能称之为"跟以前一样"的话。

脚下简朴的灰色石板还是那副模样；头顶从黑夜到白昼，暴雨到星月不断转换的天幕也一如从前。可物是人非，吉安娜不再为这景致神迷，也不再为可以同六人会议交谈而感到荣幸。她望着六名——现在是五名议会成员的面容，不喜不悲。

温蕾萨面无表情地站在他们身旁。她并非这里的正式成员，但却被特许列席。对此，吉安娜感到了些许高兴，但可悲的是，这是以失去挚爱之人为代价才换来的。

“我们对于吉安娜女士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光临议院感到无比悲伤，但同时我们很高兴看到你安然无恙。”说话的是卡德加，这一次，他的外表看上去很符合他的年龄。他的声音十分疲惫，身体沉沉地倚在拐杖上，甚至之前他那闪耀的双眼现在看上去也苍老了许多。他的同伴们看起来非常紧张。茉德拉的眼睛下方有很深的黑眼圈。自制力很强的卡莱因看上去也难以掩饰自己的悲愤与痛苦。推荐了萨伦·织歌者的夺日者领袖艾萨斯依然带着头盔，虽然看不到脸，但吉安娜还是感受到了他的局促不安。

“感谢你们的接见。”吉安娜说，“请原谅我免去了礼节。不久之前我曾经来过这里，请求肯瑞托帮助保卫塞拉摩。你们同意了，对此我深表感激。对于大法师罗宁的死，我同你们一样感到悲痛。他以英雄的姿态死去，让我得以生还。他的所作所为让我羞愧，我发誓将尽我所能不辱其志。我不会矫揉造作，我前来此地就是为了请求你们协助联盟攻打部落。部落的军队现在正集结在奥格瑞玛，为这场屠杀欢宴举杯。如果我们现在出兵，就可以趁他们齐聚之时彻底摧毁他们，让部落再没有机会犯下任何罪行。”

“达拉然是中立的。”茉德拉说，“我们派人去塞拉摩只是为了帮助保护它和提供防守的建议。”

“如果你们多尽一点力的话，后世的地图绘制者或许还能知道有塞拉摩这么个地方。”吉安娜反驳道，“罗宁牺牲了自己来阻止法力炸弹。如果当时有更多的，更多的肯瑞托的力量汇集在那儿，他现在可能还活着！”

“我……厌恶加尔鲁什的暴行。”艾萨斯说道，“我对我们其中的一名夺日者所造成的伤害负有全责，但是袭击奥格瑞玛不是我的选择。”

“你们夺日者根本就不值得信任！”温蕾萨咆哮道。她恳求地看着议会的其他成员，“他为什么还能留在这里？他们是叛徒，他们全都是！我警告过你们，不要让夺日者加入肯瑞托！”

“人类里也有过叛徒，高等精灵、侏儒、兽人里都有过叛徒。”艾萨斯冷静地说道，“我会尽我所能来弥补那个织歌者所犯下的错误。我抱着善意的初衷派他过去，这实在是令人感到讽刺。我不能就此免责，但我们绝不能为了复仇而放弃中立。”

其他人都点头附和。卡德加则看上去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吉安娜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反应竟然是这样踟蹰不定。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你们相信部落最终会把战火烧到你们身上？他们不懂什么叫‘中立’，就如同他们根本不明白‘外交’和‘正直’一样。他们会席卷卡利姆多，紧接着攻向东部王国，然后就是这里。你们拒绝阻止他们，这意味着不久后的一天，达拉然就会成为部落的后花园！我请求你们，趁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赶紧动手吧！我们曾经让这座城市浮空而起，现在让我们再来一次，把它开往奥格瑞玛。趁他们酩酊大醉，还在做着征服世界的美梦之时，从天而降！你们已经失去了罗宁和一整座城市，当泰达希尔沦陷的时候你们会行动么？还是当他们焚烧世界之树的时候呢？”

“吉安娜女士，”茉德拉说，“你亲历了挚友为救你而死去的骇人情景。你的感受难以言喻。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赞成部落的行为，但是……我们必须开会讨论，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会在达成共识之后再次传召你。”

吉安娜忍住了满腹反驳的话语，点了点头。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他们必须如此。

吉安娜在一个叫做英雄之家的旅店里找到了温德尔和贾克西·火花。平日里热闹而欢快的小酒馆现在变得安静肃穆，再没有了“家”的气氛。吉安娜在门口踟蹰着，不知道该不该打断他们的哀思，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他们眼神中流露的痛苦。他们把金迪托付给她，她却辜负了他们，那女孩甚至尸骨无存。

她闭上眼，强忍住刺痛的泪水，转身准备离开。这时候，一个声音叫住了她。“普罗德摩尔女士？”

她畏缩着，缓缓转过身来。两个侏儒都离开桌子向她走来。他们现在看起来是如此苍老，吉安娜心里想着。他们老来得子，所以将金迪称作小小的“奇迹”。吉安娜曾经说过的话又回响在耳际：我向你们承诺，我会尽全力保证她的安全。

她本打算滔滔不绝地夸奖金迪，给她以应得的赞赏，让痛失爱女的家庭得到些许慰藉。让他们知道金迪在战斗中如此出色而勇敢，对所有认识她的人来说，她就是一道亮光……让他们知道，她是为保护别人而献出生命。

然而吉安娜口脱口而出的却是：“对不起，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过了很久，都还是这夫妇俩在安慰吉安娜。然后，他们坐回了桌旁，讨论起金迪，想让大家都能得到些许治愈。

“我已经向肯瑞托提出了恳求。”吉安娜悲痛万分地说，“我希望他们能够加入联盟的队伍，一起攻击奥格瑞玛，阻止更多人像金迪一样白白牺牲。”

有那么一会儿，温德尔的视线飘向了别处，吉安娜意识到他是在聆听报时的钟声。在她向他们道歉打扰了这么久之前，这个侏儒法师滑下椅子，说道：“现在已经九点了。”

“啊，对。”吉安娜想起来了，“你要点亮达拉然所有的街灯。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这位小个子法师艰难地哽咽着，灰亮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跟我一起来吧。”他说，“我得到了特许，虽然只此一次，但总归……让我心里舒服了一些。”

贾克西朝着吉安娜嘘了一下示意她跟上，身上闪现出一丝微弱的昔日神采。“我以前跟他去过一次。”她说，“我想你也应该去看看。”

吉安娜十分困惑，但她内心的内疚和痛苦更甚，她愿意去做火花一家所要求的任何事情。于是她跟着温德尔一起走上街来，踱着细碎的脚步，以免超过他走到前面去。

他拖着步子走到外面的一盏路灯下，掏出一支小魔杖，尾部还带着一颗略显孩子气的小星星。接着，他用比吉安娜想象中还要优雅许多的姿势点亮了街灯。

一簇小火花从魔杖的顶部飘出，如萤火虫一般翩翩起舞。这闪亮的魔法火焰并没有立刻点亮街灯，而是在街灯的上方开始划出线条。吉安娜睁大了眼睛，旋即盈满了泪水。

金色的火光勾画出了一个扎着马尾辫大笑着的侏儒女孩。画像完成之后，她竟然在一瞬间活了过来，用小小的手捂住嘴咯咯地笑着。吉安娜发誓她真的听到了金迪的笑声。她向下看着温德尔，透过模糊的视线，发现这个侏儒也在哭泣，但眼中却满是慈爱。然后金色光线破碎开来，重新聚集成一个闪光的大球，飞向街灯下的阴影处。那盏街灯被点亮了。温德尔转过身来，步履沉重地向下一盏灯走去。吉安娜站在原地呆住了，她再一次看着温德尔·火花献给他死去的女儿的礼物，这个让她每天晚上都可以“活过来”一小会儿的魔法。当这场悲剧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温德尔无疑会被要求以普通的方式点亮街灯，但至少现在，跟吉安娜还有金迪的父母一样，达拉然的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金迪，看到那闪耀而动人，总是把灿烂的笑容挂在脸上的金迪。

没过多久，空之议院的传召就送到了吉安娜手中。这是第三次吉安娜站在这个瑰丽而奇特的房间中央，同时迫使自己尽量冷静地面对与会众人。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卡德加说，“在我告诉你我们最后的决定之前，请您一定明白这点：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发自心底地谴责部落袭击塞拉摩的行为。这是懦夫的行为，是被唾弃的卑鄙行为。我们将会对部落表示严正的抗议，我们将会警告他们切勿再制造类似的悲剧。但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使用、调节和管理魔法力量的人而言。不久之前，我们选择提供我们的专业意见和智慧，我们甚至同意帮助保卫塞拉摩，但因为这个决定，我们遭到了自己人的背叛，失去了几名出色的法师，包括我们的领袖大法师罗宁。女士，如今魔法正在这个世界中泛滥肆掠，没人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蓝龙一族不再拥有守护巨龙，还失去了一件珍贵的法器，这个法器又被用来制造了一场毁灭。而此刻我们甚至连一位能带领我们或是承担责任的领袖都没有。”

吉安娜感到腹中一阵冰冷正在搅动，她努力不让自己攥紧拳头。她知道他们接下来要说什么。

“如果我们自顾尚且不暇，那就更不可能照顾得了艾泽拉斯。”卡德加说，“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改革，仔细检查究竟错在何处。我们不能给予你我们自己都毫无把握的帮助，吉安娜女士。我们没有把握接下来会究竟发生什么。你前来要求我们将全部的魔法师力量投入到联盟去，请求我们把达拉然传送到奥格瑞玛去，然后如一场暴雨般摧毁整个城市。我们不能那么做，吉安娜，我们不能。我们才刚刚开始变得有些成熟，可以让部落的代表夺日者加入我们，现在你又想要我们摧毁奥格瑞玛？世界之战将会爆发，我们的参与会让这座已经饱经患难的城市支离破碎。又或者就算是一切顺利，就算是达拉然和肯瑞托可以掌控战场，但那座部落都城里还有商人、渔民、酒馆老板和旅人，还有着许许多多没有参与侵犯塞拉摩的平民。发发慈悲吧，我的女士，奥格瑞玛城中还有一座孤儿院！我们不能……也不会滥杀无辜。”

吉安娜极力让自己说话的声音足够平稳。“那些孤儿院的孩子长大后还是会变成部落的人。”她说，“他们被教导要憎恨我们，对抗我们。在那座被圣光遗忘的城市，没有人是无辜的。那里再也没有无辜的人了。再也没有了。”

卡德加还未继续开口，吉安娜就念动咒语召唤出了传送门。她走入传送门之前最后瞥见的，就是卡德加那双充满伤痛的、年轻却又苍老的眼睛。

吉安娜并未走远，她的目的地是达拉然大图书馆。很久以前，在达拉然居住学习的时候，她就来过这里。当她在一名肯瑞托图书馆员的陪同下跨过图书馆门槛时，她感觉到这里的气流轻柔地掠过她的身体，旋即又平息下来。许多年前，她曾经在图书馆结界中留下了一个把她识别为有效身份的咒语，现在看起来这依然有效。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尊重了她的要求，让她独自查阅书籍。他同卡德加一样，用悲伤、充满同情的眼睛看着她。她并不想要同情，但她愿意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希望在这藏满书籍与卷轴的屋子里独处，但并不是因为她口中所说的，需要安静与沉思。

当图书馆员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她确信自己不会被打扰之后，便把注意力转向这些书籍。无疑，这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这屋子宽阔巨大，里面放满了一个又一个高高矗立的书架。吉安娜的经验告诉她这里没有顺序可言，混乱而又不合逻辑的摆放方法可以迷惑普通窃贼，对魔法师来说却毫无障碍。

她摇动右手。一道极小的光辉出现在指端，她用发光的手指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然后她伸出自己的手，那微弱的淡紫色光辉便离开手指，如轻烟一般飞向书架的顶端。当吉安娜用普通感官来查阅卷轴袋上的标签时，那团奥术烟雾正在找寻着一些其他的东西。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吉安娜发现了很多以前必定会乐此不疲翻看的书籍，可现在它们丝毫吸引不了她。她很专注，只为了达到目的。她逐一查阅着目录，又逐一排除。这是达拉然，那东西肯定在这儿。

她的眼角突然闪过一道光，接着她笑着转过身来。小小的奥术迷雾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在某个书架上找到了一些什么。那里堆叠着图书馆中最稀有的、最危险的，被魔法小心翼翼封印起来的藏书，甚至还有一些肉眼无从发现的隐形典籍。

吉安娜飞快地扫过书目。

《梦境之龙：艾泽拉斯守护巨龙秘史》《死，不死，介于两者之间者》《泰坦秘闻》……

然后她终于找到了：《第六元素：操控与增强奥术之秘典》。

她轻轻地把手放在书脊上，仿佛正在触碰一个活物，而它竟也报以一阵微微的抖动。她把书抽了出来，它立刻开始散发出紫罗兰色的光芒，并且伴随着保护结界嗡嗡作响的声音。一抹突然显现的淡紫色烟雾开始汇聚成影像，吉安娜紧张地屏住呼吸，差一点把书掉在地上。

大法师安东尼达斯的面容出现了，紧紧地盯着她，用严厉的口吻劝诫道：“这不是闲来翻阅之书，亦不为觊觎之徒所著。”这熟悉而慈爱的声音继续说道：“知识不能失传，亦不能滥用。停手吧，我的朋友。或者你可以继续——如果你知晓方法。”

吉安娜咬着嘴唇，看着安东尼达斯紫色的身影消散不见。每一个把书籍存入这座伟大的图书馆的魔法师都在上面施放了自己的守护封印。这意味着安东尼达斯早就发现了这本书——甚至很可能早在吉安娜出生之前，然后他把这本书藏匿于此。从它上面的灰尘看来，这本书从那时起就从未被发现打扰过。这是不是某种征兆呢？注定是她第一个发现此书。

这本书还在闪烁着光芒。她不知道安东尼达斯留下的暗语，因此她不得不用一种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方式打开它。她能够迫使封印被打开，但她必须行动迅速，不让它发出魔法警报。吉安娜坐到一张舒服的椅子里，把书平放在大腿上，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凝视着自己的右手，低声念出了一道破魔咒，她的手瞬间发出了明亮的紫光。

现在她抬起左手并集中精神。那只手在她眼前隐去了身形，只有微弱的紫罗兰色光晕依稀可见。

肯定可以成功的，只要她的动作够快。她再次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把右手放在书本上。

破。

从她手中散发出的紫色亮光如闪电一般舞动起来。她可以感觉到这亮光正在粉碎安东尼达斯施下的封印，但也能感觉到那秘典的痛苦——它是那么不情愿被开启。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它。就在这一瞬间，那道紫色的光线开始退散，她用左手猛地敲打着这本书。

寂。

一道闪着白色光辉的力场完全包裹住了秘典，让魔法警报的尖啸抵消在其中。慢慢地，白光和紫光都黯淡了下去，她的左手也渐渐显现出来。

她做到了。

吉安娜迅速但又异常小心地翻动着书页，她知道这秘典的年岁已非常古老。这里面有各种法器的插图和说明，其中大部分吉安娜都毫不知晓，看来许多宝物都失传已久，而且……

她找到了！聚焦之虹！她开始阅读起来，跳过了一些引人注目但是现在毫无必要了解的细节——那些关于蓝龙是如何制造出它，还有它曾被用来做过什么事情的描述。她不在意它曾经都被用来做过什么，她已经在第一时间目睹过了。她现在想要知道它可以被用来做些什么。

……增幅。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来驱使这件法器，就可以让所有的奥能法术都得到大幅增强。

为了证明“奥能本身就是一种元素”的观点，作者还谦恭地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实：在一次被正史记录的场合中，聚焦之虹就曾被用来引导、操控，和奴役各种元素。

吉安娜几欲晕眩。她站起身来，环顾四周，确认在这偌大的房间里只有她一人。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将这本秘典用斗篷裹住，飞快地移至门外，然后走下阶梯。在离开这座城市并踏上复仇的孤独旅程之前，她还得去拜访另一位故人。

➢ 第二十三章　联盟的公民

是吉安娜亲自设计的这座雕像。她亲自挑选雕塑家，并支付了所有费用。如今安东尼达斯俯视着这座自己为了保护它而牺牲的城市。这座她挚友的雕像被施加了咒语，能够悬浮于草地上约六英尺高。伟人的雕像下面有一块纪念牌匾：

大法师安东尼达斯，肯瑞托大魔导师：

伟大的城市达拉然再次屹立——证明着它伟大子民们的坚韧意志。你不会白白牺牲，我最亲爱的朋友。

致以爱与敬意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吉安娜现在站在柔软的青草地上，抬头看着她的朋友。这位雕刻家很有才华，他十分准确地捕捉到了安东尼达斯严厉而又仁慈的特征。在他其中一只手上，一个小小的球体不停地旋转着，发出魔法的光芒；另一只手则紧紧攥着他的法杖——亚库斯。

吉安娜依然把秘典紧紧地藏在斗篷下，以免被一些敏锐的视线窥探。她用一只手在下面拖住它，牢固而安稳地将它裹在衣物之下。

她站在导师雕像的阴影之下，往昔的记忆如流水般涌现。这位老人对她寄予厚望，并且一直带着愉悦、热情与骄傲来教导她。她依然记得自己曾经跟他长时间地讨论失传的魔法秘术和更好的魔法技巧，比如手指的位置和身体的角度会造成什么不同的影响。那时，她和他都相信她将会在达拉然建树卓著，甚至可以在肯瑞托位居高层。这座美丽的城市会成为她的家园。

她嘴角温柔的笑意转瞬隐去。发生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她多么希望她的导师可以起死回生，指导她学习这本书，让她知道精确使用聚焦之虹的方法。她希望他可以祝福她，赞同她的努力。他肯定会的，如果他目睹了她所经历的一切。

有人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她吓了一跳，那本被斗篷包裹好的魔法典籍也差点儿掉在地上。她在最后时刻抓住了书本，然后转身。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想要吓到你。”卡雷苟斯说。

她心中泛起了怀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她问道，同时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随意。

“在我们……在你离开后，我回了魔枢。我在那儿感觉到你抵达了达拉然。”他看上去很不开心，“我想我大概能猜到你为什么来这里。”

她将目光转向一旁。“我过来请求肯瑞托的协助，希望在部落对塞拉摩犯下这些罪行之后，他们能够帮助我一起攻打部落，但他们拒绝了我。”

他迟疑了一下，静静地说：“吉安娜，我也去了塞拉摩。如果炸弹降落在城市里——我们都知道确实如此，那么聚焦之虹肯定也应该在那里，但是它不见了。”

“我猜肯定是部落的人把它拿回去了，”吉安娜说，“我跟几个部落的成员交过手了。”

“很有可能。”他赞同地说。

“你现在还能感知到它么？”她问。

“不能，但是如果它被摧毁，我肯定可以感觉到。所以这意味着，它再一次被一个强大的法师掩藏了起来，而且做得比上次更好。我们已经见证过一次它的可怕了，如果聚焦之虹依然存在，悲剧很可能还会再次重演。”

看来……她的屏蔽咒语起效了。“那你最好赶紧找到它。”她不想对他撒谎，但她明白他不会理解自己的。或者……他可以理解？如果他也去过塞拉摩，看见了她所见到的一切，他也许能够理解她的感受。

“卡雷，肯瑞托不肯帮我。你曾经说过，你会为我而战，为了塞拉摩的女士而战。塞拉摩不复存在了，但我还在。”她冲动地伸出手来，然后在他的回应下，两人紧紧相握，“帮帮我吧，我求你了。我们必须摧毁部落。他们不会就此罢休的，你知道的。”

她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灵魂的挣扎，这些反应都写在他脸上，她明白他是多么真切地关心自己。就像她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有多在乎他。但眼下她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温柔迷醉的甜蜜爱情，只要部落还在，只要他们还有能力行残暴之事，就不会有谈论爱情的余地。她需要每一件她可以找到的武器，不去理会一己私欲。她必须让自己铁石心肠。

“我不能这么做，吉安娜。”他说，声音痛苦而沙哑，“这样一意孤行的……这……充满仇恨的人，这不是你。我认识的那个吉安娜会锲而不舍地谋求和平，她会保卫自己的人民，但也会试图去理解敌人。我无法相信你正在谋划这般恶行，就如同部落对塞拉摩所做的那样。没有哪个理智的头脑和善良的心灵会想要这么做。”

“所以，你觉得我已经疯了？”她话语虽然轻柔却充满了恼怒，并把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不，”他说道，“但你让自己沉沦了，无法理智地判断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极度的悲愤。没人会因为你这样的感受责备你，但你不应该在完全失去理智的时候付诸行动！我了解你，我知道你最后肯定会深深为之悔恨。”

她紧锁眉头，向后退开几步。“我知道你关心我，你用最和善委婉的话语表达你的意思，但是你错了，这就是我。从部落扔下那颗该死的炸弹开始，从我的城市化为废墟开始，从我变成这幅模样开始，一切就都已经回不了头。你不肯帮我？难道你没有听见那些哭喊着要寻求正义的声音么？好，那就别帮。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只是，别挡我的道。”

当她转身大步走开时，他朝她深深鞠了一躬。她手里仍旧紧紧抓着那本魔法书——那本安东尼达斯施下结界的书，那本可以令死者安息的书，那本可以赋予她力量，将心中伤痛十倍奉还给部落的书。

剃刀岭旅馆正在大发横财，作为店主的格罗斯克当然乐得如此。剃刀岭向来都是个粗野的小镇，战士也好、过客也罢，都是来去匆匆，从不在这里久留。因为奥格瑞玛的庆祝盛典，店里涌进了众多胡吃海喝的客人。格罗斯克一边如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地“洗刷”着杯子，一边心想着，好不容易沾了次都城的光，此时不捞更待何时。就算客人们讨论的并非都是真善美，那又怎么样呢？就连萨尔也是有人抱怨过的。人们就是喜欢喋喋不休地抱怨。对大酋长不满、对天气不满、对战争不满、对部落其他种族不满、对联盟不满、对自己的伴侣不满……但这对自己的生意来说倒是件好事。人们去酒吧的理由之一，不正是借酒消愁么？

因此当他那脏乱失修的小旅馆里挤满了部落的各个种族的时候，格罗斯克打心底感觉生活幸福极了。

直到库卡隆们走了进来。

他们挤在门口，如同猛犸一般庞大的身躯挡住了光线，让原本就光线暗淡的酒馆显得更加昏暗。认出来者之后，弗兰迪斯·法雷赶紧移开视线，然后编了个蹩脚的理由拉上克兰蒂尔·血刃举杯对碰。

“麻烦来了。”克兰蒂尔小声地说道。

“不用担心。”弗兰迪斯用同样轻的声音回答道。还没等他的伙伴意识到接下来该怎么做，被遗忘者已经开始挥手，然后愉快地喊道：“马尔考罗克，我的朋友！你是在访问贫民窟么？夜壶里的尿都比格罗斯克这个流氓卖的酒要好喝，不过确实是便宜，而且听说相当来劲。过来，我请你们喝一轮。”

库卡隆们看向他们的领袖，马尔考罗克点了点头。“格罗斯克，”马尔考罗克用低沉的嗓音说道，“给每人都倒上一杯。”他从背后拍了弗兰迪斯一下，力道大到这个被遗忘者几乎扑倒在前面的桌子上。“在这里找到牛头人和被遗忘者倒是在我意料之中。”当格罗斯克正忙着在放下脏兮兮的玻璃杯和一大壶格罗格酒的时候，马尔考罗克冷笑道：“但我不得不说，血精灵小妞和这里看起来可有些格格不入啊。”

“没这回事儿，”克兰蒂尔眯着眼睛说，“我到过比这还差劲的地方。”

“可能吧，也许吧，”马尔考罗克说，“但是你为什么不在奥格瑞玛？”

“金属过敏。”克兰蒂尔说道。马尔考罗克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仰起头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

“看来你和其他几个人更喜欢来乡巴佬的地方。”他说，“小公牛贝恩和他的跟班沃金在哪儿？我想要跟他们谈谈。”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们了。”克兰蒂尔说着把靴子抬起来放到桌上，“我和牛头人的圈子不怎么熟。”

“是么？”马尔考罗克看起来一阵错愕，“那怎么有人看见你和弗兰迪斯昨天晚上在这家小旅馆跟牛头人、巨魔还有其他人相谈甚欢呢？据我所知你还这么说过：‘加尔鲁什就是一个蠢货，萨尔应该回来把他一脚踢去幽暗城’，‘在塞拉摩使用法力炸弹根本就是懦夫的行为’。”

“还有元素。”另一个库卡隆抓起酒壶，一边往自己杯子里加酒，一边插嘴说道。

“对，还有元素，还说什么凯恩当初没有趁机杀掉他真是太可惜了，因为萨尔永远不会用这么残忍和无礼的方式来奴役元素。”

血精灵和被遗忘者都安静了下来。马尔考罗克继续说道：“但是，如果你最近都没见过贝恩和沃金，那我想这些线人可能看错了吧。”

“很明显，”弗兰迪斯说，“你需要更好一点儿的线人。”

“必须的。”马尔考罗克赞同地说道，“在我看来，你们俩谁都显然不会说出这种反对加尔鲁什和他的领导的话。”

“很高兴你明白这点。”弗兰迪斯说，“谢谢你的酒，下轮我请？”

“不了，我们现在最好得回去了。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沃金和贝恩。因为看起来很不幸，他们不在这里。”马尔考罗克站起身来点点头，“好好享受你的酒。”

两人目送他们离开。直到库卡隆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克兰蒂尔才闭上眼睛，长舒了一口气。

“这实在太煎熬了。”她说。

“的确。”弗兰迪斯说，“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我们会被逮捕，如果没有被就地处决的话。”

血精灵转过身来做了个再要点酒的手势，然后皱皱眉。“奇怪，格罗斯克不见了。”

“什么？丢下这么一个拥挤的旅馆不管了？他应该多请些人手，而不是就这么丢下口干舌燥的顾客自己溜走。”

他们俩目光相遇，瞬间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俩人不约而同地站起身，立即往门口冲去。

他们几乎就要走出门口了，然而一颗冰霜手雷将他们冻在了原地。接着三颗破片手雷完成了任务——剃刀岭旅馆爆炸了。

瓦里安·乌瑞恩国王和安度因王子站在暴风要塞里一个巨大而开旷的房间中。这个房间被称作地图室，因为其中大部分空间都被一幅巨大的地图占去了。两个火盆燃烧着，让这间石室温暖了不少。作战所用的武器悬挂在墙上，从大口径短枪到剑，甚至还有三门火炮。还有几个区域专门堆放着关于军事策略的书籍，但现在，瓦里安和其他人聚集在这里的人都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地图上。

聚在这里的是联盟各个种族的代表。代表德莱尼人的是塔卢恩大使，代表暗夜精灵的布罗尔，代表吉尔尼斯狼人们的吉恩·格雷迈恩，代表侏儒的大工匠吉尔宾·梅卡托克，以及三位矮人——代表铜须氏族的和蔼的萨尔加斯·安威玛尔，代表黑铁氏族的阴郁的德鲁坎，代表蛮锤氏族的愉悦的库德兰·蛮锤。各个族群的争议被暂时搁置到了一边，就连德鲁坎这一次也显得乐于发言，安于聆听。

部落对卡利姆多的封锁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包括那些来自东部大陆的居民们。对于征服整个大陆这样的威胁，谁都不敢轻视。

瓦里安站在那里，仿佛陷入了沉思之中。布罗尔清了清嗓子。瓦里安抬起头来用手势示意布罗尔应该开口说话，随后又独自回到了思绪中。

“我代表我的人民发言，而且我非常确定自己可以代表所有在这次部落袭击中受到伤害的联盟人民。”布罗尔说，“我有一个提议，或者说是一个请求，虽然看起来有些私心，但我希望将黑海岸作为第一个破除封锁的地方。我们有好几艘舰船以及随时可以动身的精灵船员。尽管有大地的裂变所造成的破坏，但那里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枢纽中心。在那儿我们有将我们同鲁瑟兰村和羽月要塞联系起来的航线。一旦我们破除了黑海岸的封锁，我们便会占尽优势。”

“据我们的间谍报告，部落似乎认为我们选择了羽月要塞作为突破点。”格雷迈恩说道，微微咧嘴一笑，“我们会将计就计。而且据说菲拉斯的恐怖图腾正在策划一起对部落的袭击，他们想要趁部落无暇顾及的时候浑水摸鱼。部落真是要倒大霉了！”

笑声顿时充满了整个房间。瓦里安却还是望着地图，轻轻皱眉。

“就我们所知，他们以为珊蒂斯·羽月已经牺牲了。”布罗尔继续说道，“他们不仅仅把羽月要塞当做一个军事目标，更多地，他们还希望自己的征服行动成为一个象征。想想看，当他们发现羽月将军正带领着部队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之时，会有多么的惊讶？”

气氛瞬间严肃了起来。在所有被派去支援塞拉摩的众多优秀的战士和将军之中，只有珊蒂斯和温蕾萨活了下来，联盟失去了众多的人手。房间里除了想要反击回去阻止部落继续前进的热情之外，还弥漫着无限的悲伤。

“有……有人……去过塞拉摩吗？”吉尔宾小声地问道。

一阵尴尬的沉默。“吉安娜女士去过。”安度因说。

“实际上，”吉尔宾说，“她能活下来真是谢天谢地。说起吉安娜女士，为什么她今天没有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制订计划？”

“吉安娜女士正忙于筹划自己的事务。”瓦里安终于加入到了谈话中，所有的眼睛都望向他，“她有些操之过急，无法同我们一起合

作。我也无法判断她即将面对的究竟是什么，即使是我自己也无法确切体会她此刻的感受，尽管我曾经有过相似的痛苦。”

“在塞拉摩发生的一切不能再重演了，”塔卢恩说，“不能以任何方式重新上演。所有理智清醒的人都必须抵制这样的行为，发誓完全唾弃它，否则我们都会有被圣光抛弃的危险。”

房间里发出不少赞同的低语声。瓦里安看着安度因点点头，动作细微到几乎不能被察觉。当谈论起吉安娜时，这男孩的蓝色的眼睛中闪现出一丝悲哀，但现在他的眼角微微皱起，嘴边浮起一丝苍白无力的微笑。

“我同意。”瓦里安说，“但是吉安娜女士有一件事情可能说对了。我花了很长时间一直在思索这件事，嗯……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能打破部落的封锁，暂时还不能。”

顿时各类抗议充斥整个房间。这些抗议有些态度谦和，有些则愤怒不已。瓦里安抬起手。“请听我说。”他提高音量说道，让整个房间的人都能听见他的声音，但又不至于觉得他是在咆哮。众人虽然安静了下来，但看起来并不高兴。

他继续说道：“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像布罗尔和吉恩建议的那样，误导部落让他们以为我们想要突破羽月要塞的封锁线，然后我们转攻向黑海岸，打破封锁，救出被困的精灵舰队，接着从那里带着更多的船只和战士继续出发。”

“这确实是明智之举。”德鲁坎悻悻地表示赞同。

“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泄露’出联盟将会攻打黑海岸的消息，而不是羽月要塞。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发布了一条假消息，现在这样会更加令人容易相信。加尔鲁什肯定会集结大批部队在那儿，而我们就在同一时间直接冲向奥格瑞玛，袭击加尔鲁什的老巢。我也派出了一些间谍，吉恩，他们告诉我很多人对地狱咆哮的领导并不满意。尽管对我来说难以置信，他们还报告说有些部落成员对发生在塞拉摩的一切同我们一样震惊。如果我们拿下加尔鲁什，占领奥格瑞玛，就会爆发一场混乱。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部落中的反对派会将此看做他们起来反抗的好机会。就算不是这样，我们依然可以趁着混乱控制住他们的都城。”瓦里安补充道。

“我们的人民正在受难，瓦里安。”布罗尔轻轻地说。

瓦里安的语气缓和了下来。“我知道，我亲爱的朋友，”他说，“但这是砍下猛兽头颅的好机会。而且你大可放心，部落的船只必定会在第一时间离开黑海岸，前来支援奥格瑞玛。”

“听起来很疯狂，”吉恩低吼一声，然后眯起双眼看着瓦里安，“不过，这样的胆识，再加上出其不意，很有可能会奏效。”

“这样还能节省时间，”塔卢恩说，“从这儿出发去奥格瑞玛比去黑海岸要快。”

瓦里安环顾四周，仍然有一小部分人看起来不是很乐意，但是已经没人再反对了。他希望自己是正确的。如果加尔鲁什发现了他们的计划，或者如果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这次袭击失败了，那么他几乎会失去所有的联盟战舰。唯一有可能被保留下来的只有被困在黑海岸以及其他地方的精灵船只。

他心存忧虑，但绝不会动摇。这便是成就一位国王的品质——勇于做出决断，然后承担责任，无论成功或是失败。

位于海港的战舰终于准备就绪了。越来越多的船只加入了他们，这些精灵和德莱尼人的战舰在封锁令颁布之前就幸运地航行至别处。它们精致而优雅，但坚固程度却丝毫不输给那些注重实用的人类、矮人，以及侏儒战舰。壮阔如暴风城也塞不下如此多让人引以为傲的战舰，它们从港口满溢出去，一直伸展到海天相接之际。

码头上聚满了平民。他们大部分都来自暴风城，但也有许多是从别的地方赶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紧邻着大海的就是漫漫人海。瓦里安心想着，也好奇着，那些泪别挚爱的战士，又有多少能够安然返还呢。

天气也十分配合。万里碧空，风力足以鼓动船帆，但又不致激起汹涌浪涛。一支乐队正愉悦地演奏着激励人心的行军曲，以及各个王国和种族的传统颂歌，这些都在提醒着每一个人他们属于哪里。

在一片欢庆的气氛中，他扫视着人群中的一张张脸庞，这其中有的肃穆，有的垂泪。这是一场战争，不是什么结束了就能马上回家吃

晚饭的小规模冲突。他已经尽可能周详地制订了作战计划，并且将身先士卒亲自上阵，尽管王国的贵族们一直在劝说让他留下来。把英勇的战士送上前线，自己却躲在安全的后方，这种事情，他——瓦里安·乌瑞恩——做不到。当他走到港口的第三层阶梯，来到象征着暴风的雄伟狮像下面时，聚集的人群欢呼起来，他们知道国王将与他们同在。

他举起双臂大步向前，布罗尔、格雷迈恩、梅卡托克、塔卢恩，还有三个来自铁炉堡的矮人紧随其后。五颜六色的旗帜涌动着，欢呼声震耳欲聋。瓦里安放低手臂，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联盟的公民们。”他此时的声音震彻心扉，“几天前，部落犯下了一场精心策划、令人发指的恶行，对此，我们只能用战争来予以回应。现在你们响应了我的动员，你们站在我的面前，为了守护这个世界的正义与良善，你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热情、力量，甚至于生命。圣光在上，部落挑起了战争，但我们会将它结束！”

人群中发出一阵山呼海啸。他们的脸上泪光闪烁，但同时也挂着笑容。

“言语已不足以形容他们犯下的罪行。这世上有对手，亦有仇敌；有教化之人，亦有残暴之兽。过去，我们曾希望和这世上的生灵安然相处，但现在却不得不划清界限。而摆在面前的道路，也为之清晰明澈起来。选择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投掷法力炸弹，是完完全全令人憎恶的懦夫行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所作所为彻底证明了他的本质。既然他和那些追随者选择成为野蛮之兽，那我们就要像对待野兽一样对待他们。”

他继续说道：“我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报复，因为我们的选择不同，但是我们会选择战斗。我们会阻止他们继续实行计划大肆进犯。我们会代表联盟所有美好品质，我们会团结奋战。我并非孤身一人，我的身边还有吉恩·格雷迈恩国王，他的人民已将长久以来对他们的诅咒转化成了一种馈赠。狼人们会带着你们从未见过的伟大心灵去战斗，证明他们同我们的敌人不同，证明他们并非野蛮怪兽。此外，如果没有我们亲爱的矮人和侏儒兄弟们的帮助，这些用来拯救落入部落魔爪的同胞的上等舰艇就不会及时建好。”

“卡多雷，我们一直以来的亲密盟友，也是我们正要去拯救的朋友，一旦等他们突破封锁获得自由，他们那许许多多的战船便会加入我们的队伍。还有德莱尼人，自从他们来到我们的世界，便无疑是你们所能想到的所有正义行为的指南针。他们今天也站在这儿，随时准备为他人抛洒热血。”

他退后几步，伸出双手，指示人群应该向他们表示出自己的感激之情。他自己已经表现得再真诚不过了。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感激过这些真挚的朋友和各个种族的领袖们。很久很久，除了人群感恩的欢呼，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

瓦里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道：“众所周知，我会跟这些勇敢的水兵们一起出发。我留下了一个在需要的时候能领导你们的人，他在过去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瓦里安点点头，一直站在其中一个巨大的火炮旁边的安度因向前走来。这位王子穿着蓝金相间的联盟制服，一个简单的小银圈戴在他满是金发的头上。站在他左右两边的德莱尼圣骑士身着银光闪耀的盔甲。尽管他的个头比这两名侍卫小了许多，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他身上。人们欢呼鼓掌向他致敬。他稍稍有些脸红——他还不习惯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举起手臂，希望人群安静下来，然后说：“即使有着无比正当的理由，我想我也永远没法满怀欣喜地将联盟的英雄儿女们送上战场，但是现在，部落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别的选择，他们用一种可怕到令人发指的手段来对付我们。他们逼得所有正直善良的人都必须站出来，为塞拉摩发生的恐怖屠杀伸张正义。”瓦里安专注地听着，回想起人们对于这事件的种种描述，以及它是如何让吉安娜从一个理智而心怀怜悯的女人变成一个想要……不，是渴望着暴力和复仇的人。

“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起来，如果这些勇敢的联盟战士和水兵们不立刻出发的话，那就表示我们默许了这般可憎的行径。那就意味着我们鼓励甚至欢迎更多的暴力、更多的屠杀。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曾经放言要把所有的联盟成员驱逐出卡利姆多大陆。我们绝不能逆来顺受，绝不能纵容这种行为。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就连心地最善良的人也必须站出来说‘不，够了’。而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他闭上眼睛，举起双手，说道：“为了证明公平与正义与我们同在，为了证明这次行动心无私念、纯净无瑕，我祈求圣光庇佑，赐福

于那些将要赌上性命去守护无辜人民的将士。”

一道柔和的光芒在他扬起的手边闪耀。它流动着，包裹住他的身躯，然后缓缓升起散布开来，让那些准备奔赴战场的战士和爱着他们的人都沐浴其中。

“我祈祷你们会带着勇气、正义和荣誉去战斗！我祈祷你们手中的武器亦被正义所引导！我希望你们能记住，当你们置身于激烈的战场之时，别让仇恨吞噬你们的心灵。让你们的心成为一座圣殿，成为一座缅怀逝者的庙宇。你们必须时时刻刻记住，你们是为了正义而战，而非杀戮；你们是为了胜利而战，而非复仇。而我知道，你们将会把这些牢记心间。没有任何愤怒，没有任何痛楚可以动摇你们。圣光与你们同在，联盟的伟大勇士们！你们必将凯旋！”

瓦里安感到圣光真切地抚慰着他，拥抱着他，直入心底。就好像安度因所说的那样，他感到更加镇静、更加坚强、更加平静。

他聆听着他的孩子发自肺腑的纯真演讲，看着圣光轻快柔和地庇佑着他，看着他的人民是多么地爱戴他。

哦，我的孩子，你已经成长为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一员了。你将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

号角吹响，是时候上船了。到处都是家人们在诉说着离别的衷肠。年长的夫妻向还没成年的孩子告别；稚气未脱的青年们向自己的爱人告别。接着人群缓缓地朝着船舶拥去。到处都在挥动着手帕，传递着飞吻。

瓦里安在旗舰的登船口等待着。当安度因在两名骑士朋友的陪伴下走过来时，他微微一笑。

“你演讲得很棒，我的孩子。”瓦里安说。

“我很高兴你这么想。”安度因回答道，“我只是说出了我心中所想。”

瓦里安伸出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你的内心完美无瑕。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我都以你为傲，安度因。”

王子的脸上露出一个顽皮的微笑。“你不再认为我是一个只知道哭闹的和平主义者了么？”

“别这么挤兑你老爹。”瓦里安说，“我早已丢掉了过去的偏见，而且我很高兴你能明白我们这么做的必要性。”

安度因严肃地说道：“我知道，我也希望可以有别的方法，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我很高兴你没有变得和吉安娜一样。我曾经为她祈祷过，现在我也会为你祈祷。”

他当然会。

“安度因，你和我都清楚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而且你也知道我很可能无法安然返还。”

他点点头。“父亲，我知道。”

“如果我没能回来……我知道你早已能胜任这个位置。我以你为荣，我知道你会公正贤明地治理这个国家，你就是暴风城最好的继承人。”

安度因的眼中盈满了泪水。“父亲，谢谢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成为一位贤明的君王，但我由衷地希望你此去不会太久。”

“我也是。”瓦里安说道。他把他的小男孩拉入怀中，略显笨拙地紧紧拥抱着他。他把自己的额头抵在安度因的额头上……然后转身融入水兵的人流中，向着旗舰走去。

也向着战争走去。

➢ 第二十四章　完美计划

卡安娜的猜想成真。龙族没有读心术，但是当他们谈论雷苟斯忧心忡忡飞行着。他非常害怕克莉苟萨对于吉到聚焦之虹的时候，吉安娜的神色着实令人生疑。他几乎可以确认，吉安娜带着聚焦之虹逃走了，并打算利用这件武器来对敌人进行以牙还牙的复仇。在这之前，聚焦之虹曾经被人藏匿过，并且这一次隐蔽的手法比之前更加巧妙。这更让卡雷苟斯不得不正视这无奈而苦涩的猜想。他想让自己相信，他深深爱着的女人变得如此让人不可接受都是受了法力炸弹的影响，但他知道这只是自欺欺人。虽然这是事实，但这个理由解释不了所有的事情。

无奈之下，他踏上了回家的路，他想回到魔枢和族人们谈谈，他真的想家了。

卡雷苟斯到达魔枢的时候，发现亘古至今在天空盘旋护卫的龙群消失了。这个发现让他更加伤感难受。他打消了降落的念头，决定去别处找人排解心中的郁闷，并且希望得到一些正确的建议，虽然那些建议未必悦耳。

卡雷苟斯在冥思之地找到了克莉苟萨。曾经就是在这里和克莉苟萨交谈的时候，他第一次听到聚焦之虹被盗的消息。克莉苟萨对卡雷苟斯的到来并不惊讶，如同往常一样，她化作人形，倚靠着一颗荧光之树。虽然穿着一件轻薄的无袖蓝色连衣裙，但是她看上去并不觉得寒冷。

卡雷苟斯降落在露台上，化作半精灵的形态。他轻轻握住克莉苟萨伸过来的小手，在她身边坐下。

他们默然无言了很久，终于，卡雷苟斯说道：“我没有看到巡逻的龙群。”

克莉苟萨轻轻点头。“大多数人都走了。每天都有人不少人离开，他们没有归属感，觉得这里不再是他们的家园。”

卡雷苟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轻声说：“克莉，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处理得当。作为一个领导者，我没有保护好聚焦之虹。作为爱人，我没有保护好吉安娜，我甚至没有意识到塞拉摩发生的事情对她造成了多么可怕的伤害。”

她看着他，蓝色的眼睛里平静如水，无一丝欢愉。“她拿走了聚焦之虹，是么？”

“我不知道，但是我再也感应不到它了，真的感应不到……我想应该是她拿走了。”

她知道承认这些对卡雷苟斯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和打击。她捏了捏他的手，安慰道：“其实你对她的爱……直到现在仍未放弃的爱，并不是一件错误的事。这是值得的。你很善良，但你得明白，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展露善良，否则只会让自己身陷险境。”

“你知道的，”他有些急切地打断了她，“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天生一对儿。其实这样也好，可以让我避免许多的错误，比如选错伴侣。”

克莉苟萨听到这里笑了起来，并轻轻靠在他的肩上。“我承认，你将来会成为某个人的理想伴侣，但是，那个人不会是我。”

“那么，我成为一条正常蓝龙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么？”

“我很高兴你能如此与众不同。”她的眼中洋溢着深情，这让他感到踏实。他爱着她，只是并非情侣之爱。

他叹了口气，又忧郁起来。“唉，克莉，我迷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你很清楚你该怎么做，你明白你的路在哪里。”她说，“你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亲爱的，我们都是。不管蓝龙们是需要你英明睿智的领导，还是他们想要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路，成为命运的主宰。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崇高的目标么？一个甚至高于自我价值的目标。也许，年轻种族的成员们也一样拥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做出自己的抉择……并承担后果。”

就像加尔鲁什所做的那样，卡雷苟斯心想，就像吉安娜将要去做的那样。

“变革。”他喃喃自语。他想起他曾经对吉安娜说过，万事万物都有着一种节奏、一种循环。没有什么能一成不变，哪怕是长寿而睿智的巨龙也不行。

事物的发展理应如此吧。

“你要去哪儿？”他轻声问道，短短几个字表明了他的选择。

“我还没有像你那样探索过这个世界。”她说，“我听说有一片温暖的海洋，那里没有被冰雪覆盖，也没有凛冽刺骨的寒风，而是充满着芬芳。我想去看看这样的地方，寻找另外一块冥思之地。”

两个人都沉默了。她起身望着他，仿佛在等着他的回应。他也站起来，他们紧紧相拥。

“就此告别吧，亲爱的卡雷。”她说，“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的，就来南方找我。”

“如果你想要找我，就去那些龙族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我一定在那里。”

当他看到她现出本体，御风而上的时候，感到一阵阵心痛。她在空中回旋，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然后朝南飞去。

半个小时之后，卡雷苟斯独自站立在魔枢之巅。

年长的特拉苟斯——他曾经的敌人，现在的朋友——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特拉苟斯没有像克莉苟萨那样选择温暖的南方，而是朝着东北方飞去，那里的大陆依然被冰雪覆盖着，那是蓝龙的故乡，年迈龙族们心的归宿。

蓝龙们没有对卡雷苟斯的决定感到惊讶，也没有人去苛责他。变革已经到来，所有的挣扎和抵抗都只是徒劳。改变迟早都会发生，但是对于他来说，又该做怎样的变化呢，作为这个王国最后的公民，他的路又在何方？

卡雷苟斯想了起来，他曾经对他深爱的女人说过："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吉安娜，不管是由于内因还是外因。有时候极其微小的一个变化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而我们的存在……也是一种魔法。"她曾这么回答。

"是的，"他低语道，"我们都是！"

他明白了，有些事情是他不得不去做的。

吉安娜选择了以正常人的方式旅行，而不是简单地把自己传送到棘齿城。她需要尽可能地隐匿行踪。赶到棘齿城之后，她从一个落魄的旅行者那里买了一头狮鹫，继续朝南飞去。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飞行的路线恰好是部落攻占北方城堡的行军路线，苦涩的感觉瞬间点燃了她的怒火。

当北方城堡的废墟映入眼帘的时候，她哽咽了。红黑相间的部落旗帜、用于封锁航路的战船，都让她痛苦不堪。

她驾驶着狮鹫慢慢降落，小心翼翼地握着那个片刻不离身的小包裹跳下地面。然后她回头朝着狮鹫屁股狠狠拍了一巴掌，受惊的狮鹫拍打着翅膀冲上天空。这只狮鹫会很快回到棘齿城然后再找到一个新主人吧，新主人一定会喜欢它的，吉安娜想。她已经不需要这头狮鹫了。她转身朝东走去，念着传送咒语，片刻之后，她出现在勇士岛。

"啊哈，那边的小姑娘。"一个敞着衬衫，裸露着胸膛的汉子粗鲁地叫着，他下身穿着半截马裤，腰间别着一把弯刀，"和我们一起玩海盗游戏吧，怎么样？"

她银色的眼眸瞥了他一眼。"我没空。"她极随意地向他扔出一个火球。火球点燃了恶棍的衣物，他尖叫着试图跑开，但是蹒跚了几步便倒下了，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

吉安娜对此无动于衷，她盯着他的那些同伙，他们嚷嚷着愤怒地冲了上来。虽然这些人并不都是部落种族，但是在吉安娜心中，他们都是帮凶和刽子手，他们死有余辜。吉安娜冷漠地穿过营地，轻启朱唇不停地催动咒语，火焰、冰霜，以及奥能的法术接连发动，轰击在

那些想要找她麻烦的人身上。死在她法术下的有人类、巨魔、矮人，还有一个滑稽的食人魔，他那光秃秃的头上戴着一顶很小的帽子。

为了保险起见，吉安娜将地面上的建筑也都摧毁了。随后她转身向北走去，接着从一直不离身的布袋子里将聚焦之虹取了出来。通过从达拉然图书馆窃取的这本秘典上获取的信息，她已经完美地将聚焦之虹缩小到这个袖珍的尺寸，开始了她的计划。

大地之环的成员们已经心力交瘁，没有人大声说话。元素们看上去比往常还要愤怒。萨尔开始怀疑，他们的努力正在变得徒劳无功，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

这根本没有道理。虽然进展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可见和持续的，但是这进度委实太过缓慢。疲惫的萨满们返回营地，他们需要补充食物并且好好休息。穆恩·大地之怒——大地之环的前任领袖——看上去情绪尤为低落。

阿格娜皱着眉头望着眼前的这位牛头人，然后说："古伊尔，你的沉默让我感到不安，我们都有一样的想法，但是没有人说出来，我觉得我们还是找穆恩谈谈吧。"

萨尔微笑着摇摇头。"亲爱的，我们想法一样，但是每次你都要比我更雷厉风行。"

她耸耸肩，说："如果你在纳格兰长大，你也会学会对于麻烦要尽快处理。"她紧握着萨尔的手，和他并肩而行。

穆恩看着两人，叹口气道："我知道你们过来找我要说什么，我也不清楚为何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元素们十分紧张和痛苦，沟通变得格外艰难。"

萨尔说："我想我们应该……"

他突然感到痛苦难耐，双手抱头跪了下去。

阿格娜急忙蹲下来，双手扶着萨尔的肩膀，大喊道："古伊尔，你怎么了？"

他嘴唇在抖动，却说不出话来。阿格娜在面前渐渐消失了，他一时间什么都看不见了。突然，很多东西涌现在他眼前。

水，冰冷的水，碧蓝的怒涛向他冲过来。水灌进他的耳鼻，他大口地喘着气，挣扎着想要呼吸。

巨浪时而将他托起，时而将他拍入水底，他在波涛中翻滚挣扎。他看到在巨浪中到处是愤怒的小眼睛，有双臂和头颅的轮廓，还有闪着微光的镣铐。这不是简单的巨浪，萨尔被奴役的元素掳走了。

除了他，还有成百上千的兽人也在巨浪中挣扎着想要逃生。除了水以外，水中的残骸也有致命的危险。

一只由浪花组成的巨手将萨尔压到水下，他突然看到，他的顶上竟然是奥格瑞玛的屋顶！这怎么可能！但是他看到了奥格瑞玛的大门，看见了钢铁铁脚手架的碎片——他曾经听到过加尔鲁什建造钢铁脚手架的事情。

“帮帮我们。”一个声音在他耳边低语道。

萨尔感觉自己不能呼吸了，肺部满是积水。

“帮帮我们，我们不想这样。”呢喃的低语环绕在他耳边。

他感觉到压着他的巨手在颤抖，仿佛在和什么东西抗争着。最终，大手溃散了。萨尔猛地浮出水面，不停咳嗽，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快阻止这一切，不然你的子民会被身不由己的我们屠戮，我们会因此而悲伤，并且永远活在奴役中。”低语再次在他脑中响起。

萨尔然仍在不停地咳嗽，他努力集中注意力，问道：“在哪里？”

没有声音回应他，但是在他脑中却出现了一幅画面：一座远离贫瘠之地北部海岸的小岛。小岛离奥格瑞玛很远，但是对于围绕着大陆的海洋来说，从哪里出发并不重要。

“古伊尔，”这是他的爱人在呼唤他，“古伊尔！”

那个遍布死尸的可怖幻象渐渐消失了。萨尔眨了眨眼睛，当看到眼前是阿格娜的面庞时，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她正微笑着抚摸着他的脸庞。

“我亲爱的朋友，你看到了什么？”穆恩问道，其他人也围拢过来。萨尔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是穆恩将他按着坐下，“先歇歇再说，一会儿再去吃点东西。”

萨尔点点头道：“你是对的，穆恩。元素让我看到了一幅幻象。这可能就是他们变得痛苦紧张的原因。”萨尔简单地快速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幻象，没有遗漏下任何重要的细节。

“你认识那座岛屿么？”诺邦多问。

“认识。”他说，“那是勇士岛，位于杜隆塔尔正南方。”

萨满们交换了下眼神。“如果元素这么强烈地求助，我们应该响应。”穆恩说道。

但努波顿摇摇头。“不，”他说，“如果它们希望得到我们所有人的帮助，我们应该都会看见那副景象。它们知道我们现在不能离开这里，但是他们确实需要帮助。”

萨尔缓缓点头。阿格娜看上去有些痛苦，但还是显得善解人意。“他们告诉了我，”萨尔说道，“仅仅告诉了我一个人，所以需要响应召唤，去阻止这场屠杀的人，应该是我。阿格娜，我知道我应该和你在一起，但是……”

她咧嘴笑了笑，然后说：“古伊尔，这是你的使命，有谁敢说你不能胜任，我都会狠狠揍他。”

他无力地笑了笑。“胜任这个使命？”解救成百上千个被奴役的水元素，免于城市被水元素摧毁？他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元素都是智慧的，他应该相信它们。萨尔站起来抱了抱他的爱人，然后回到帐篷去收拾行李。

沃金受够了。

当他听说剃刀岭旅店发生的那场“意外”之后，便决定以此为界限。他不会再冒险让族人发生什么意外了。他一直信任和爱戴萨尔，并且应他之邀留在部落。这决定是出于冷静的思考。所以当加尔鲁什为了羞辱他，把他的族人赶到贫民窟去居住时，他都隐忍了下来。但是，在现在这个非常时期，巨魔们定居的回音群岛距离加尔鲁什的势力范围实在是近得让人不安。

或许是时候撤离了，至少应该准备起来。加尔鲁什“忠实的”的爪牙们——那些在奥格瑞玛酒馆中开怀畅赢的人，此刻就正在为他们清洗剃刀岭的卑鄙行径自鸣得意。库卡隆卫士，至少那个卑劣的马尔考罗克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将会消灭所有敢于反对加尔鲁什的人，他们将会在肃清行动中赢得最终的胜利。

在萨尔统治的时候，部落曾经有恩于巨魔，但是最近以来——在上两次战争中，沃金已经失去了很多优秀的战士，但是他得到了什么？不，家乡近在咫尺，现在，是时候回去了。他现在应该去冥想，听听洛阿神灵会说些什么。他回想起他不久前对加尔鲁什说过的话，他应该时刻回头看看身后，这样在他死去的最后一刻，至少会清楚到底是谁杀了他。

他的决定看起来是对的。还没到回音岛，他便迎面碰上一条独木船。站在船尾的萨满扬起手臂，水流比平时要快很多——他正在利用元素的力量让自己尽快赶到领袖的身边。

沃金来不及等独木舟到他身边，他请求洛阿神灵将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他喊道：“伙计，出什么事儿了？”

萨满焦虑的声音伴随着海风传到沃金的长耳朵中。“联盟！他们攻过来了！一大帮联盟的舰队！”

加尔鲁什愤怒地咆哮着，把酒杯狠狠地摔到桌上。“联盟？到这儿了？可我们的探子回报说他们都在黑海岸集结！”

那个向大酋长报信的倒霉巨魔有些害怕，虽然那个杯子没有朝他扔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大酋长，他们确实正在向刃拳湾靠近。一共有几十艘战船，我们该怎么办？”

加尔鲁什从暴怒中略微清醒了过来。“告诉贝恩，让他派遣德鲁伊们飞去各个我们封锁的港口。我们的舰队必须改变航向。让北方城堡的战舰全都过来，现在就过来。”

接着，令这名巨魔信使不解的是，加尔鲁什脸上露出了一个狡猾的微笑。“让所有的法师都到我这里来，我的计划在黑海岸可以奏效，在刃拳湾一样可以奏效。”

当联盟的舰队逐渐逼近卡利姆多的时候，瓦里安正站在“海狮号”的甲板上。靠着德莱尼萨满们请求风和海浪的帮助，他们的舰队才能一路顺风顺水，以最快的速度穿越海洋。他们目前离刃拳湾的海岸只有几公里而已。瓦里安是联盟军的领袖，但并不是“海狮号”的船长，他并没有干涉船上事务，而是让泰尔达·石拳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实际上，这是个轻松的活儿，泰尔达·石拳知道该怎么做。虽然她身材矮小，不易被发现，但当她高声下令时，所有的水手都会唯命是从。

瓦里安大步走到她身旁，风吹起的水雾打湿了他们俩的头发，她递给他一个望远镜。“这是你看这个海湾的第一眼。”她说。

瓦里安把望远镜放在右眼。码头里只有一艘船，尽管他知道通向奥格瑞玛的道路定会有一场苦战。“看上去这海港里唯一的船只是地精建造的。”

“这意味只要射得准，一炮就能把这玩意儿炸上天。”泰尔达冷笑起来。

瓦里安感到一阵不安的刺痛。那是拉喀什留下的遗产，能增强所有感官的感知能力，包括正常五感之外的第六感。他转身把脸迎向轻轻吹着的海风，嗅着它的味道，然后把望远镜举到眼前，却只能看见天空和海洋呈现出不一样的蓝色。

他慢慢地转向不同的方向。蓝色的海，蓝色的天。

终于，他发现了有些不是蓝色的东西，水平线上出现了一小块斑点。

“那儿，”瓦里安大叫着指着南面，“舰队！”

不知什么时候，加尔鲁什竟然预料到了他的行动。

“所有人，进入战斗状态！”泰尔达大喊道，这声音和她那矮小的身躯根本不成正比。每个人都跳起来开始行动。训练有素的炮手们迅速跑到大炮旁边。法师们则爬上绳索，这样可以更方便地瞄准，致命的火球也更容易命中还在航行中的木船。萨满们比任何人都更加勇敢地冲向船舷，英勇地请求元素的帮助。

号角声响起，正在朝着东方前进的船舰一只接一只地调转航向，准备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瓦里安自己也爬上了绳索，一只手抓着绳子，一只手举着望远镜。

几艘部落的舰船平稳地向他们驶来，兵力明显处于劣势。瓦里安点了点头。他不知道加尔鲁什是如何发现他们的，或许是一艘深海渔船发现了联盟舰队，便匆忙赶回去报信。但现在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部落实际上把重心都放在封锁线上，他们能够用来对付联盟舰队的兵力并不算多。

“吉安娜，”他喃喃自语，并迅速回到甲板上，“至少有一件事你说对了。或许我们现在就能做个了断。”

起初，周围的气氛有些浮躁。很明显，部落落入了联盟的陷阱，他们相信了联盟间谍散布的假消息，他们的海军现在正在守卫那些并不会遭受袭击的海岸。现在，几艘从北方城堡过来的战船几乎成了活靶子。以往平静到有些无聊的刃拳湾，现在成了一片激烈的战场。

瓦里安不顾个人安危，再次爬上绳索，凝视着海面。他可以看见只有三四艘船正朝他的位置全力奔来。部落的船只乘风破浪，速度极快——部落拥有萨满的时间要长于联盟，无疑部落的萨满也会竭尽全力。

“左满舵！”泰尔达大声喊道。战舰向左急转，应对来自南面的威胁。瓦里安紧紧握着被打湿的绳子。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几乎有些为那些即将被打得落花流水的部落船员感到遗憾。

“开火！”

一时间炮火齐发，轰隆声震得“海狮号”吱嘎作响。虽然有些炮弹落入水中，溅起水花，但大多数都命中了敌舰。看到一艘部落战船的侧板被打得几乎凹陷下去，大家不禁欢呼起来。

但是那些木料却开始自我修复。看来船上除了有经验丰富的萨满，还有技巧熟练的德鲁伊。瓦里安一边咒骂，一边快速地从绳索上下来，直接跳到了甲板上。

“术士们，就位！”他大喊。同这些与恶魔为伍的人并肩作战令人有些不安，但是他们独特的咒语，还有他们奴役的生物，其攻击效果无可否认。术士们赶忙跑到船舷旁，他们黑色、紫色还有其他深色的袍子随风飘荡。他们召唤出各自的亡灵仆从，动作一致地举起手来开始吟诵刺耳的咒语。

火焰如雨点般降落到那艘已经被毁坏的船只上。那些个头小小，正咯咯咯发笑的小恶魔们被派到敌人的船上，到处扔着火球。他们正在享受那种破坏的感觉，将这当成是一份额外的奖赏。

“法师们！”瓦里安大声叫道，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部落的船只。巨大的火球加入到一直持续的火雨中。火炮再次轰鸣，敌船终于断成了两截，瓦里安满意地看到许多部落士兵疯狂地跳入海水中，但是，依旧有许多士兵同与舰船一起被淹没。

胜利的“海狮号”慢慢调转航向。萨满重新定位风向，向着下一个目标驶进。“干掉一艘船了，还有三艘。”泰尔达开心地说，“姑娘们，小伙子们，加把劲，争取赶在日落之前到奥格瑞玛吃个晚饭。”

正在这时，一片灰蒙蒙的雾如同斗篷一般覆盖住了联盟的战船。

瓦里安咒骂了一声，这显然是部落的萨满们所为。联盟的术士们立刻做出了反应，他们将发光的绿色魔眼送到迷雾之外侦察情况。其中有一个人类的女孩，看上去很年轻，却有一头银色的长发垂到肩头，她朝瓦里安呼喊道：“陛下，他们正在大海里捣鼓着什么东西。海洋剧烈翻滚着，我不清楚到底将发生什么。”

更多的炮声响起，但这次，瓦里安无法得知是哪些船只在开火，哪些船只被击中。随后传来了恐怖的破裂声——并不是船只被炮弹击

中的声音，而是某种尚未看见的可怕事物。瓦里安突然明白了过来，尽管联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部落，但部落的武装力量远比他所预料的更加危险。

➢ 第二十五章　聚焦能量

这安东尼达斯曾教过她，如果在学习法术和使用法术的需要时间，比吉安娜的预想要长，但她必须谨慎周密。过程中急于求成，就会有功亏一篑的危险。这还是比较乐观的状况，更糟糕的情况是，你将造成一场灾难。“这就好比用一种你还没有熟练掌握的武器去参加战斗一样危险。”他曾经这么警告过她。

因此，她坐在勇士岛的小山丘上，再一次仔细研读这本偷来的秘典里关于聚焦之虹的一切内容。她想起卡雷苟斯曾经向她演示过这种魔法是多么地符合逻辑而且精确。根据这本书所说，奥术能量从魔法的意义和用途上来说和元素非常相近，甚至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种。吉安娜一边看书，一边心不在焉地伸出手触摸着聚焦之虹的表面。即使在阳光下，这东西也冰冷异常。

她已经用这件魔法道具做了几项实验，而且都获得了成功。它缩小的新外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她把聚焦之虹恢复到原来的尺寸，开始另外的实验。她几乎不眠不休，只吃一些用魔法制造的食物。在耐着性子忍了两天后，实验终于成功了。吉安娜欢欣鼓舞，她认为自己终于准备好了。她眯眼看着部落把大部分的战舰调出北方城堡，猜想他们会去奥格瑞玛。这个想法让她感到兴奋。

对，滚回你们的老窝就对了，她想。

她转过脸来面向大海，腥咸的海风吹动着她银色的长发。她集中精神，把手放在聚焦之虹上，感受着它的刺骨冰凉。如果她理解无误的话，这件法器就是奥术能量的一个导体，并且还能把奥术能量增幅放大。突然间，它的表面出现了一条细长的裂缝，如同慢慢睁开的眼睛一般。

她叹了口气，但并没有中断跟它的精神联系。只要她还在指引着魔法的流动，它就会服从她。一阵炽热的光芒闪过，一束光线从聚焦之虹射向海面。

一只手放在聚焦之虹上，吉安娜举起另外一只手，熟练地吟诵出一个特定的咒语。

之前，这个法术只能召唤出一个水元素。但现在，转瞬之间，就出现了十个水元素。十个辐射着微光的、被奴役的水元素出现在海面上。他们的眼睛闪闪发亮，他们的双手都被镣铐束缚着。

吉安娜大笑起来，紧接着创造出了更多的元素，以及更多更多，直到已经看不见未被操控的海水。一般来说，这早已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即使勉力为之，也必定是精疲力竭。可现在，她却感觉自己仍然充满力量——聚焦之虹替她做到了所有的事。怪不得部落对聚焦之虹垂涎已久，也难怪在它被偷走之后卡雷苟斯会如此紧张。

吉安娜产生了片刻的恍惚。蓝龙的形象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无论人形还是龙形在她看来都是那么的俊美。她回想起他的善良、他的笑容，以及被他亲吻手心时心中的震颤。

但那仅仅是一瞬间。吉安娜旋即冷静了下来，把注意力转回到水元素身上。现在她的世界已经没有了笑容和善良，只要还有一个兽人活着就不行。

她心念转动，手随之舞动，之前因为她分神而开始涣散的水元素又重新凝聚起来。现在应该开始融合它们了。

其实她并没有能够奴役水元素并结合他们的法术。据她所知，这种法术并不存在，但聚焦之虹仿佛并不被这样琐碎的东西所限制。吉安娜更加努力地集中自己的精神，无师自通般舞动着自己的手指。

聚焦之虹和元素们都服从了她的命令。

成千上万的水元素们开始融合，在没有失去他们原本形态的前提下，渐渐地变成一个整体，变成更大更强的聚合体。吉安娜笑了，她心潮澎湃地注视着即将到来的成功，并把更多的水元素聚结到一起。成千上万个曾经独立的水元素在海面上不停地舞动着，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海浪。

一道巨大的海潮。

海浪越来越高，越来越宽。吉安娜仅仅做一个向上的手势，海浪便会不断上升。在巨大的水墙中，她还能看见每个水元素的眼睛和他们手臂上的镣铐。它们不会散开，只要她还控制他们聚在一起，它们就不会分散。

她需要慢慢来。从这里到最终目的地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她想要成功的话，就必须召唤更多的水元素，并且熟练地控制住它们。

终于，她就要成功了，只要再来十个左右的水元素，就可以再让浪潮再抬高二十尺。

“吉安娜！”一个低沉浑厚，夹杂着痛苦和愉悦的声音喊道。

海潮不安地晃动了一下。吉安娜转过身来，但仍然把手稳稳地放在聚焦之虹上。

“萨尔！”吉安娜叫道，她故意没有用他现在的名字，“你在那儿做什么？”

他脸上高兴的神情渐渐黯淡下来。“我很高兴你还活着，我的老朋友，但我被元素召唤到这里，来阻止你。”

老朋友，他这么称呼她。他们曾经确实是老朋友，难道不是么？他们曾经是并肩作战，阻止战争，拯救生灵的老朋友。

但现在，他们已经不可能做朋友了。

萨尔大步走向她，恳求般地伸开双臂，毁灭之锤依然绑在他背后。“我看到了一场海啸席卷了奥格瑞玛的幻象，而这场海啸的源头就在这里，所以我过来了，因为元素一直哀求我阻止这一幕的发生。我从没想到能发现你还活着，并且还是这场可怕灾难的制造者。求求你，吉安娜，释放这些元素，让他们走吧。”

“我不能，”她用近乎嘶哑的声音吼道，“我不得不这么做，萨尔。”

“我知道在塞拉摩发生的一切。”萨尔一边说，一边慢慢接近她，“我对以这样一种残忍野蛮的方式夺去那么多生命感到悲痛，但

对奥格瑞玛做同样的事，也挽回不了任何人的生命。吉安娜，这只会夺去更多无辜的生命。”

“你感到悲痛？”她咆哮着说，“塞拉摩的毁灭你也脱不了干系，萨尔！是你让加尔鲁什掌管部落的！我曾经祈求你回来解除他的权力。我知道他有一天会做出可怕的事情，他真这么做了。加尔鲁什是做了这件事的人，但这都是因为你给了他权力！”

萨尔停下了脚步，因吉安娜的话而震惊。

“那就把这一切都怪到我头上吧，吉安娜。先祖为证，我来承担这一切，但请不要以屠戮无辜人民的方式来为塞拉摩的毁灭复仇！”

“人民，”吉安娜重复着，“我不可能这么叫他们。他们不是人，他们都是怪物。你也是怪物！我的父亲是对的，在经历塞拉摩的毁灭之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之前我对部落盲目的认识都是因为你。你诱使我相信会有和平的可能，你诱使我相信兽人们不是嗜血的动物，但是你撒谎。这是战争，萨尔，战争就会带来伤亡。战争是丑陋的。是你点燃了战争！你的部落包围了塞拉摩，封锁了联盟在卡利姆多所有的城市，让所有的人都沦为部落的人质，让所有的无辜人民都面临着危险。此刻，瓦里安正带领联盟想要突破封锁。当我完成了我的计划后，我就会去帮助他。到时候让我们看看谁才是谁的人质！但首先，我要毁灭奥格瑞玛，这个以毁灭之锤命名的城市，这片以你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土地！”

“吉安娜！不，请不要！”

随着一阵得意的笑声，吉安娜的手腕快速一挥。她放出了整个海啸。

成千上万个被奴役的水元素发出划破空气的啸声，随着海浪向南奔涌而去。

“不！”萨尔大叫道。他绝望地伸出双臂，默默地哀求着。空气之灵啊，阻挡住它们吧！不要让它们屠杀无辜的生灵。

他把手伸进口袋中，触摸着代表元素的小雕像。它们的精华显示出一幅发亮的、正在脉动的影像，化成图腾出现在他的脚下。空气之

灵响应了他的召唤，突然间狂风大作，汇成一道气压的铁壁覆盖在这道翻滚的浪潮上，想要阻止这场海啸。

吉安娜咆哮着，不停地变换着手势。水元素们痛苦不堪地奔腾着，被迫对抗风元素的束缚。萨尔轻哼了一声，发现自己正在重压之下不停地颤抖。吉安娜是一名法力强横的法师，但是她应该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他对抗的地步，特别是在这个元素意志也在对抗她的时刻。萨尔没见过聚焦之虹，但是他知道它是什么模样。它曾经被用来引导强大的湍流之针，将艾泽拉斯的奥术能量全部引向魔枢，还曾经被用来为一条五头的彩色巨龙赋予生命。

现在则是被一位强大的法师控制着。

萨尔无力地意识到他把情况估计错了。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吉安娜与他孰强孰弱，而在于他能不能抵挡住聚焦之虹的力量。

“吉安娜，”萨尔紧绷着身体，字句从他紧闭的牙关里艰难地蹦出来，“你有理由痛苦，塞拉摩发生的是一场野蛮的暴行，但不该用鲜活的生命去为加尔鲁什所做的一切赎罪！”

她转头对着他，满头的银发中只剩下一缕金黄。她用可怕的目光紧紧盯着他，伸出手掌决然地向前推进。萨尔向后退开几步，但仍然还是被紫白色的光芒击中。眼前的世界一瞬间没了色彩，他摔在后面的沙滩上，不停地喘气。整个身体都在战栗，但他强迫着让自己站起身来，他必须引导能量阻止这股浪潮。

吉安娜不仅想要解除他对元素的控制，也想要他的命。但他却不能这么做……不能，不能对吉安娜，不能对他曾经珍视的朋友那么做。他因此缩手缩脚，但是吉安娜并没有这种负担。

萨尔继续向空气之灵请求援助。一阵飓风猛烈地向吉安娜攻去，她踉跄着向后摔倒在沙滩上。她的手被迫从聚焦之虹上移开了，咒语也被狂风阻断。

萨尔抓住这宝贵的几秒时间，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高耸的水墙上。“水之灵，挣扎反抗奴役你们的符咒吧。带着我的力量，用它来……”

他突然感受到一阵热量从背后袭来。他悲哀地将恳求的对象从水元素换成了火元素。萨尔转过身，举起双手尽可能保护自己不被朝他飞来的巨大的火球所伤害。火之灵感到痛苦而愤怒，一时间，萨尔恐怕他们不会聆听自己的请求。他释放出三个围绕着他快速旋转的水球，这能提供些许防护并加强自己的力量。他苦苦地支撑着，灼热和刺痛让他睁不开眼睛。在最后的时刻，旋转着的巨大火球破裂了，火焰四射到周围，只有一小部分击中了萨满，但也烧焦了他的袍子，让他感到灼热的疼痛。

“我不会让你阻止我的！”吉安娜大喊道，然后朝着聚焦之虹爬去。萨尔还没来得及解散水墙中被奴役的水元素，吉安娜的手已经重新放在了聚焦之虹上。她加强了她的法术，另一只手挥动着手指发布命令。萨尔震惊地看到，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余下的两个水球被拉出了他的防护轨道。他们越变越大，突然长出的两个手臂上被铸上了魔法锁，它们加入到自己的同类中去——为吉安娜服务。他意识到这件法器不仅可以增强吉安娜的法术，同时也可以控制他的法术。

“你看见了吗，萨尔？你难道还不明白你在和什么对抗么？”

“我看见了，吉安娜！”萨尔大声地回应道。他加强着图腾，集中精神阻止水墙的释放。他希望可以感化她……“我知道你悲伤欲绝，别让你自己也成为加尔鲁什恶行的牺牲品。我能帮你！”

“帮我？我看你是在帮加尔鲁什吧！我怎么知道你跟他是不是一伙儿的？或许这是你早就计划好了的！”

吉安娜的控诉令萨尔震惊，以至于他无法维持咒语，这让翻滚的水元素墙向前前进了几码的距离。他不得不集中全部意志才能勉强控制住情况。

一道巨大的火柱突然出现，愤怒地旋转着，搅动起黄沙向萨尔涌来。他知道自己无力驱散火柱，他所有的能量都用于阻挡那道汹涌的海浪。

“水之灵，请让我在你之上行走吧，拥抱我吧！”

他转过身子迅速冲向水面，动作敏捷、如履平地。这位兽人首领向巨大的高耸的海浪奔去，他想要用吉安娜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她，就

好像她刚刚对他所做的那样。他冲到那道正在颤抖的水墙面前，请求元素们的帮助。元素回应了他，他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入海中。就在这时，在他的头顶之上，吉安娜的火柱撞向了自己发起的浪潮。

火焰立刻熄灭了，潮水也因此被严重削弱。萨尔潜入海中，躲过了水面翻滚混乱的碰撞，然后奋力游回海岸。当他在海面上浮起的时候，看到吉安娜正疯狂地修护着海浪，制造出更多的水元素并强迫它们聚集起来。

萨尔向生命之灵恳求，召唤出两头幽灵狼——它们身体透明，模糊地闪动着，但是远比那些拥有实体的同类更为危险。他以前曾经这么做过，但这次在生命之灵的帮助下，幽灵狼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幽灵狼的怒吼声让周围的空气都战栗起来，它们猛然跃起扑向吉安娜，让她不得不分散出注意力来应付突如其来的攻击。

“你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吉安娜唾骂着催动咒语，一团紫白色的能量便在她周围爆炸开来。带着痛苦的怒嚎，幽灵狼被召唤回了之前的位面。“只要我还有聚焦之虹，你就不可能打败我。”她的愤怒突然间变成了痛苦，“你不会明白的，你没有亲眼看见过。你不知道，不知道它对塞拉摩做了些什么，不知道它对我……”

她的痛苦比愤怒更让萨尔难受。在她的内心，有着一道巨大的、无法愈合的伤口。她伤害着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不仅如此，也伤害着每一个给过她希望的人。萨尔深深地同情着她，但他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你是对的。”他说，这句话让她面带惊讶地看着他，“我不在场，但我看得出这都给你带来了什么，看得出来加尔鲁什对你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去和加尔鲁什作战吧，我绝不阻拦你，但是千万别让无辜者——别让那些孩子们，吉安娜，别让他们来替加尔鲁什偿还血债！你不仅仅是在屠杀他们，你是在扼杀整个未来。”

“塞拉摩痛苦死去的人没有未来。”吉安娜反驳道，“为什么他们没有而兽人可以有？为什么金迪没有，特沃什没有，那些善良正直的人没有未来？”接着，她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该有未来呢？”

海浪奔涌而出。

萨尔弯起脊背，将双手在空中高高举起，用尽他全部的力量想要阻止浪潮。他紧绷着肌肉，吃力地呼吸着。

潮水在他们中间停了下来，在巨大的压力下颤抖着。海浪不停地战栗翻滚，空气元素和水元素在进行着一场他们两方都不希望参加的角力。萨尔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无法开口，甚至无法动弹，他没有任何办法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他可以感觉到潮水挣扎着想要挣脱束缚，风却努力阻拦着它们。

他现在距离吉安娜只剩下几步之遥，并且已经再没有反抗的能力。这个他曾经的“挚友”，现在已经成为了死神的化身。

“把风放开，萨尔！”吉安娜大叫道。她一只手仍然停在聚焦之虹上，另一只手抽了回来。奥术能量在她周围不停旋转，卷起她的长袍和银发，“否则我会杀了你，到时候你还是无法阻止这一切！”

“那你杀了我吧！”萨尔气喘吁吁地说，“杀了我，抛弃一切曾经给你正直和慈悲的东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不会让这道海浪摧毁奥格瑞玛！”

一瞬间，他察觉到吉安娜的决心有些动摇，但马上她的表情又变得冷酷起来。

“那你去死吧。”她喃喃地说着，在手中聚集了所有的能量。

一道阴影笼罩在他们两人的头上，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巨龙便从天而降，庞大的蓝色的身体直接插入到兽人和人类的对峙中。巨龙大声喊道：“吉安娜！不要！”

萨尔简直无法相信。卡雷苟斯竟然出现在这里！他是怎么找到他们的？但他马上便明白了。蓝龙一直在寻找聚焦之虹的下落，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不仅找到了它，还找到它残忍的女主人。萨尔现在有了帮手，于是继续用自己全部的力量阻止这道汹涌的海浪。

当卡雷苟斯出现在她面前时，吉安娜愣了一下。“卡雷，到一边去”她咆哮着，试图恢复镇定，“这不是你的战斗！”

卡雷苟斯化为半精灵的形态，仍然挡在她和萨尔之间。“这是我的战争。”他说，“聚焦之虹不是你的，它属于蓝龙军团。它被偷走了，被用来投入一场残忍而怯懦的屠杀。我不可能，也不会让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

“这不是懦弱！”吉安娜大喊道，“这是正义！你去过塞拉摩的废墟，卡雷。你知道那里的惨相。你不像我，你不认识他们，但蓓恩、特沃什，还有金迪，他们都是你的朋友！那里除了沙砾什么都没留下，卡雷。只有沙砾而已！”她的嗓音沙哑无比。

他没有准备跟她战斗，即使她摆出了攻击的姿势，即使她还把手放在聚焦之虹上。

“我也曾经失去过这些我爱的东西。”卡雷苟斯说道，“我至少能知道一些你的痛苦。”他朝着她向前走了一步，伸出一只手恳求着。

“停下来！不要动！”奥术能量在她身边噼啪作响，“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感受！”

“你真的这么肯定么？”卡雷苟斯停了下来但并没有退回去，“那你告诉我这话是不是听着很熟悉：从最初的缺乏理解，到自责，到再次猜测，然后麻木，因为你不可能马上接受所有的事实。你只能一次接受一点点，就像把黑暗的灯罩拉开一条小缝。每一次你都会异常震惊，一次一次又一次，你意识到再也见不到那些挚爱之人了。然后你开始愤怒，愤怒充满你的胸膛，你想要报复所有伤害过你的人，想要去杀死所有杀死他们的人。但是你知道吗，吉安娜，这样做于事无补。即使你淹没奥格瑞玛，金迪也不会再站在塞拉摩等你。特沃什也不能再照料他的香草花园。蓓恩也不可能再快活地打磨她的利剑。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再回来。”

吉安娜的心因痛苦而紧缩起来。她不想听，因为他所说的全部是事实。她不想去赞同，因为这样意味着她的愤怒多么可笑。

“我会把那些绿皮的怪物送去陪伴他们。”她争辩道。

“那你最好有跟他们一起去的觉悟，”卡雷苟斯不容置疑地继续说道，“因为你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就不可能独活。因为，吉安娜，

我所描述的所有的事情，我都感同身受。这种感受那么强烈，我根本无法想象，为什么我们的心在承受了这一切后还能继续跳动。我明白这种感受，而且，我还知道你心底的伤口可以慢慢愈合，只是会很缓慢，而且要慢慢来，但是最终伤口会愈合的。除非你做出一些让你自己无法回头的事情，如果你把这股浪潮冲向奥格瑞玛，你就会和你所怀念的人一样死去。”

“我是在哀悼他们！”吉安娜尖叫道，“我根本无法呼吸，卡雷，我睡不着。每天晚上我都会想起他们的脸庞，然后是他们的尸体。部落必须付出代价！”

“但不是在你手中，吉安娜，更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出声的并不是卡雷苟斯，而是萨尔。

吉安娜转过身，愤怒地看着他。“正义和复仇是不同的，你必须看清两者的区别，不然你就是在背叛那些爱你的人们。”萨尔说。

“加尔鲁什……”

“加尔鲁什是个小偷，是个懦夫，是个屠夫，”萨尔冷静地说道，“但是你现在正在用毁灭塞拉摩的那件魔法道具做跟他一模一样的事情。这就是你所希望的么？真的么？想要以这样的方式被你的人民记住么？”

吉安娜如同遭受了重重一击，蹒跚着向后退了几步。不，他是个兽人，他和他们其他人一样，她父亲是对的。他只是试图想让她感到困惑。她猛地摇摇头。

“我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她大叫道。

“就好像阿尔萨斯对斯坦索姆所做的那样么，杀光每一个人？”卡雷苟斯说道。吉安娜惊骇地盯着他，满是不可置信的神情，他却当做没注意到一样继续说着，“至少他那么做的时候，心中对这些人没有恨意。这是你想要的结果么，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成为另一个加尔鲁什，或者另一个阿尔萨斯？”

吉安娜双腿瘫软，跌坐在沙滩上，但手仍然放在聚焦之虹上。她大脑一片茫然，异常痛苦。

阿尔萨斯……

我不能看着你这么做。

在乞求他回心转意之后，她曾经这么对他说过。后来她和乌瑟尔一起离开了，为阿尔萨斯的改变而哭泣。慢慢地，仿佛她的头有千斤重一般，她转头看向手中的聚焦之虹。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引起那么多的痛苦。她想起它曾经被用来激活一只五头的怪兽——克洛玛图斯。曾经被用来将所有的奥术能量导向魔枢，被用来制造了一个法力炸弹，夺去了那么多无辜的年轻少女的生命。

被用来毁灭整个奥格瑞玛……

她想起阿尔萨斯在阿克蒙德摧毁达拉然之前对安东尼达斯的嘲笑。她那年长的导师的面孔在紫色的烟雾中浮现。“这不是闲来翻阅之书，亦不为觊覦之徒所著。知识不能失传，亦不能被滥用。停手吧，我的朋友。或者你可以继续——如果你知晓方法。”

她太过于渴望得到正当的理由，以至于把他的出现当做一种邀请，虽然她是被迫打破了魔法封印，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或者你可以继续——如果你知晓方法。

但是她却并不知道方向。她已经迷失了，浮躁而盲目。其实他短暂的出现是为了警告她，而不是赞同她的行为。其实她心底清楚安东尼达斯如果知道了她要做这些事情之后的反应，这让她心如刀绞。

她放在聚焦之虹上的那只手紧攥成了拳头。

吉安娜慢慢地站起来，抬起她满是泪痕的脸望向卡雷苟斯，然后再望着萨尔。

“加尔鲁什的所作所为让我只能选择与他势不两立。而只要他还是部落的大酋长，那整个部落对我来说亦是如此。我有成千上万的元素可供役使，在必要的时候，我将会毫不犹豫地用上它们。”

萨尔和卡雷苟斯都心头一紧。

吉安娜使劲咽了咽口水，从喉咙中艰难地挤出几句话：“我会运用它们来帮助联盟，保护我的同胞。我不会用它们摧毁整座奥格瑞玛。我不是加尔鲁什，我不会屠杀无辜平民。我不是阿尔萨斯，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话音落下，那道浪潮便散去了。它不再是一道汹涌耸立的水墙，而是变回了几百个彼此独立的水元素。它们浮在海浪上，等待吉安娜的命令。

“你有理由向部落发起战争，吉安娜。”萨尔说，“你手上的血会是那些战士而不是孩子们的。总有一天，你会为今天的选择感到欣慰。”

“你不再了解我了，萨尔。”她说，“我不是一个屠夫，但我再也不会不计代价地号召和平。没有你领导的部落是危险的，我必须打败他们。在那之后，或许会有和平的希望。但在这之前，我绝不会心怀仁慈。”

尽管说出了心里的想法，但当她看见萨尔脸上悲伤的神情时，还是感到一阵难受。在塞拉摩和北方城堡中死去的生命并不是唯一的祭品，他们彼此珍惜并且维系了多年的深厚友谊就此画上了句号。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不会再把萨尔称作“朋友”了。她明白，他的心里也清楚这一点。

“接下来的战争会像大地的裂变一样撼动整个世界，但会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萨尔说道，“我曾经承诺过要治愈这个世界，现在我要回大漩涡了。吉安娜女士，我真希望我们不会以这种方式告别。”

“我也是，”吉安娜真诚地说道，“但心中的愿望往往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萨尔深深地鞠躬。他召唤出一只幽灵狼，爬上它的背脊。萨满和这只神秘的生灵离开了，他们在海面上奔走有如在平地一般。吉安娜和卡雷苟斯目送着他离去的身影，久久沉默。最终，吉安娜转身面向蓝龙。

“你接下来要怎么做，蓝龙军团的卡雷苟斯？”她轻声地问。

“我要把吉安娜女士送到任何她想去的地方。”他回答道。

“我要赶去联盟舰队战斗的地方，”她说，“但首先，我……我想去奥格瑞玛看看。”

➢ 第二十六章　刃拳湾海战

听完巨魔的汇报后，加尔鲁什骑着恐狼以最快的速度赶绿皮地精船长那里征用了一艘船舰，这让那个地精又到了刃拳海岸。他等不及舰队到达，便从身材矮小的惊又喜。这船似乎从没开动过，吱嘎作响地载着加尔鲁什、马尔考罗克和其他人，与从北方城堡过来的船只一起前往集结地点。

联盟注意到了部落的行动，但幸运的是，加尔鲁什他们在联盟的射程范围之外。“加速前进！”加尔鲁什要求道，但是这艘船上并没有能让海洋顺服的萨满。加尔鲁什恨不得立刻追上联盟的船只，跳上敌人的甲板，痛快地屠戮联盟船员，但是他不能，起码现在还不不能。当联盟的舰队快速而蛮横地摧毁了第一艘部落战舰时，加尔鲁什发出了沮丧的咆哮。他眼睁睁看着它裂成两半，在火焰的舔舐下渐渐下沉。他感觉自己就快要被怒火点燃。

但他很快就从这令人措手不及的打击中恢复了过来。部落舰队虽然分散在卡利姆多的各个地方，但是他们的秘密武器却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敌我数量悬殊，但他知道，复仇只是早晚的事情。

当那只吱嘎作响的地精船只一往无前地向冲向联盟舰队的时候，几艘联盟战舰突然被浓雾笼罩住了。“让他们瑟瑟发抖吧。”加尔鲁什大笑着对马尔考罗克说道：“让他们在未知的危险面前恐惧吧，直到他们体会到部落真正的力量。”

“要是能有机会和瓦里安一较高下就好了。”马尔考罗克叫道，“我不会让他舒服体面地死去的。”

“他只配眼睁睁看着他的追随者因绝望而死掉，自己却苟延残喘。”加尔鲁什点头赞同。有些联盟战舰并没有被浓雾笼罩，它们有的是刚逃脱出来，有的则本来就在浓雾范围之外。此刻，它们正逼近部落剩下的三艘战舰，对敌人施加压力。

终于，地精船舰靠上了“碎骨者号”，加尔鲁什和其他部落成员轻易地跳上了它的甲板上。大酋长异常平静，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召唤它们。”他对船长下达了指示。那个巨魔立刻呼喊道：“召唤它们！召唤它们！”战斗仍在继续，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的味道。在甲板上，到处都有被木头碎片残忍刺穿的部落战士，他们不是伤重流血就是已经殒命。治疗者来回奔走，竭尽所能地照料着伤员，同时极力保护自己不被炮火伤到。

散落的炮弹、萨满的法术和船只的残骸早就搅乱了这片海域。而此时更是突然如煮沸了一般冒起了白色的泡沫，海底深渊中某种东西突然爆裂了开来。

当怪物袭击这艘不幸的联盟舰船时，船上的船员们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呼。战舰周围，巨大的触手像鞭子一样挥舞着，而后战舰被触手捆住，仿佛是一个拙劣的拥抱。海怪——这头名副其实的怪物——收紧了触手，将舰船挤压撕裂成一块块碎片。

加尔鲁什仰头大笑起来。

其他海怪陆续从冰冷的海底升起，它们对奴役自己的人充满了恨意和愤怒，但却无法报之以怒火，于是便把联盟战舰拿来发泄。绵延不断的触手不停地抓住猎物并摇动它们，还时不时将扯下来的碎片抛出。联盟的水兵翻滚着、尖叫着从破碎的船上跌落，然后葬身海怪腹中。

“上吧，马尔考罗克！”加尔鲁什喊道，“让我们亲手收割几条联盟的生命吧。海怪确实强大，但是，我不想让敌人全都那么简简单单地变成饵食。”

“我一如既往地追随着您，酋长大人。”马尔考罗克说道。在他们的前方有一艘联盟战船，它是目前为止唯一一艘躲过了海怪的战船。它四处穿行，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炮轰海怪上，无暇顾及剩余的部落舰船。

“船长，带我们去那儿！”他高喊道，“我要痛饮联盟的鲜血！”

船长乐意之至，他不安地瞥了一眼正在水中搅动的发着蓝黑色光泽的怪物，然后靠近“海狮号”的左舷。“海狮号”的船员大叫着发出警报，但是大多数船员的注意力都还在右舷上。两个身材魁梧、肌

肉发达的兽人从容地跳过两船之间的间隙，为激烈的肉搏战拉开序幕。

马尔考罗克一跃跳上了“海狮号”的甲板，然后立刻进入了兴奋状态。一个专注于治疗船员的德莱尼牧师还没来得及在危险前做出反应，就被砍翻在地。

另一处，血吼高唱着恐怖的杀戮战歌，砍下了一颗毛茸茸的狼人头颅，宣示着加尔鲁什的到来。紧接着他突然感觉到背后的异动，立即转身招架，用血吼顶住了身形渐显的恶魔手中硕大的战斧。恶魔守卫苍白恐怖的脸上咧开了一道笑容，露出了满嘴的黄牙。

加尔鲁什大笑着嘲弄道：“我父亲宰掉的那头恶魔可比你大多了。”

恶魔守卫回以黑暗阴险的一笑，嗡嗡地说：“趁你还活着，好好享受吧。”

这是战斧与战斧的对决。恶魔卫士身形巨大、力量十足，加尔鲁什则被家族的荣耀所激励着。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曾经与玛诺洛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深渊领主交战，他想起了自己肩上用来纪念那场战斗的恶魔獠牙。当血吼命中恶魔苍白身躯上的要害时，恶魔守卫簇紧了眉头，笑声也猛然停住。但加尔鲁什攻势未减，第二击、第三击接连落下，将恶魔守卫砍成数段，一块块散落在甲板之上。

“大酋长！”马尔考罗克大喊道，他的武器滴着猩红色的液体，脚边躺着不下四具尸体，“小心身后！”

加尔鲁什快速转身，举起血吼刚好挡住对手的攻击。这个头发乌黑的人类挥动着巨剑萨拉迈尼，以人类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速度来到了他背后。瓦里安发出响亮的狂啸，那吼声更像是由他继承名号的远古狼魂所发出，而不是源自一个人类。加尔鲁什闷哼一声，鲜血从他胳膊上流了下来。那柄巨剑击中了他，亏得他反应迅速，才没有受到更重的伤害。他猛地发力，向前一推。瓦里安踉跄后退，但萨拉迈尼随即便再次攻了过来。

“先祖确实在护佑着我们！”加尔鲁什大喊道，“我知道你今天会死在这里，但我没想到会有机亲手解决你！”

“我很惊奇，你居然还有勇气面对我。”瓦里安咆哮着，“在上次见面之后，你就变得懦弱了。一开始是猛犸人，然后是元素，现在又是海怪，你总是驱使着这些奇怪的东西来替你干脏活儿。你扔下法力炸弹后，是不是跑得远远的藏起来了？我打赌你当时肯定躲在安全距离之外！”

血吼再次鸣唱，直向奔瓦里安的双腿扫去。瓦里安高跃而起，在空中转过身来，但加尔鲁什变换轨迹的血吼险些直接削掉他的脑袋。

“你的动作比我们上次见面时慢多了。”加尔鲁什嘲笑道，“你老了，瓦里安。也许你该让位给那个流着鼻涕的儿子了。等你强大的舰队被海怪砸成一堆废柴后，我就会向暴风城进军！我会让你那个宝贝儿子带上镣铐，在奥格瑞玛游街示众。”

他本以为暴风城的国王会怒火中烧，在狂怒中失去理智，方寸大乱。但令他惊讶的是，瓦里安仅仅只是笑笑，避开了斧子的横扫，心里算计着下一步的行动。“安度因的气度会让你吃惊的！”瓦里安说道，“就算是和平爱好者也会鄙视你这种懦夫。”

加尔鲁什突然间厌烦了唇枪舌剑。“我们以前打过三次。”他咆哮道，“次数太多了，瓦里安。今天，你我就会分出胜负，而你所爱的一切也都会随之完蛋。”血吼猛攻向前，瓦里安不断躲闪，但加尔鲁什就像是已将所有理智抛到脑后，死死紧追不放。他的世界里渐渐只剩下了眼前这个男人和杀死他的意念。当他们的脸庞仅仅只隔数寸，已是贴身肉搏之时，两人突然被抛向空中。

加尔鲁什四肢乱晃，凭借本能紧紧握着血吼，接着他狠狠地摔在甲板上，然后开始下滑。他听到了巨大的碎裂声，随即便坠入了大海。铠甲这时成了累赘，他像石头一样往下沉去，“海狮号”的残骸碎片很可能把他压入海底。

加尔鲁什倔强地拒绝接受死亡，他仍旧抓着他父亲的武器，利用随着波浪逐渐下沉的残骸，一点一点地爬了上去。他的肺像着火一样难受，但他坚持了下来，继续向着有亮光的地方爬升，直到最后冲出海面，开始猛烈地咳嗽，以及呼吸着新鲜空气。

一双手伸入水中把他拉了上去，他爬上了某艘舰船扔下来的绳梯。当他攀上舰船，蹒跚地站在甲板上之时，手中仍旧紧握着血吼。

“大酋长！”是马尔考罗克，他还活着。两人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臂。

“瓦——瓦里安，”加尔鲁什喘着粗气问道，“他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马尔考罗克说，“你快看。”

仍然咳着海水的加尔鲁什转身凝视着马尔考罗克指的方向，并立刻充满了骄傲。目力所及之处，联盟舰船不是正在燃烧就是已被损毁，或者在绝望地应对着海怪的攻击。水面上布满了数十艘舰船的残骸。加尔鲁什猛地仰头发出胜利的嗥叫。

“看着部落的力量吧！”他大叫道，“四艘对抗数十艘！赢得胜利的是我们！为了部落！为了部落！”

卡雷苟斯轻轻地把吉安娜放到自己的右前爪上，她怀里紧抱着聚焦之虹。他们向北飞去。吉安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强烈地想要看看部落的都城，但卡雷相信她，没有说一句劝阻的话。她是不是想要亲眼看看那里有多少无辜的平民，好让自己坚定自己的选择？她是否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找到加尔鲁什，然后亲自将他撕成碎片？她自己也不确定。

在他们下面是受奴役的水元素，它们十分顺服地紧跟着巨龙。她可以由自己的意愿将他们召唤或解散开来，卡雷也没有向吉安娜索要聚焦之虹。他一言不发，但他很明显一如既往地相信着吉安娜，这让吉安娜备受感动。

他们一直飞行，经过了回音群岛和确如其名的流浪海岸，在那里吉安娜又召唤了一些桀骜不驯的元素加入到元素大军之中。那些废墟虽然老旧，但却依然让她感到悲伤和愤怒，她希望自己能知道瓦里安选择在哪儿指挥联盟发起对部落的攻击。

他们到达刃拳湾时，吉安娜倒吸一口凉气。震惊和恐惧让她瞪圆了双眼。她本以为瓦里安会袭击羽月要塞或者是黑海岸的舰队，但他们竟然在这里，而且正遭到部落的袭击。

我差点就毁了整个联盟舰队，吉安娜心想。如果发动了那场海啸……就会把整个联盟舰队连同奥格瑞玛一起摧毁。

她感到一阵眩晕，对萨尔和卡雷苟斯无比感激。但现在却不是显露虚弱和疲惫的时候，她必须行动起来。因为联盟舰队并非仅仅只受到了部落的攻击，看起来加尔鲁什还召唤出了海怪投入战斗。继他利用熔核巨人赢得北方城堡战役和对塞拉摩投放法力炸弹之后，他再一次做出了这种懦夫式的残暴行径——不是扭曲自然就是利用魔法道具。

“飞近一点儿！”她对卡雷苟斯说。卡雷苟斯收起双翼向下俯冲，他快速而轻盈地掠过海浪，几乎是在要擦着海水表面时及时张开了翅膀。吉安娜喃喃地动咒语，一只手紧紧地抱住聚焦之虹，另一只手不停地轻舞飞扬。

瓦里安捋开额前被海水浸湿的头发，试图弄清现在的状况。他紧贴着一艘船只的残骸，眼睛被海水刺得生痛，他甚至不清楚这是那一艘舰船。

在海怪愤怒的攻势下，许多舰船都沉没了。他无力地看着水手们浮出海面，试图游向没有沉没的战舰或海岸，却总是被黏滑发光的触角抓住，然后葬身海怪之腹。

他不知道泰尔达怎么样了，白发术士是不是还活着，实际上，“海狮号”上每一个勇敢的船员都生死未卜。他苦涩地感到一阵悔意，但这并不是全部。他知道——就如他看到的——他们中有些人已经牺牲了，他只能希望加尔鲁什和他那丑陋的黑石跟班也与那些联盟勇士一样，被海怪吞噬。

有一些还完好无损的船舰正在对着那些海怪开火。但圣光啊，这该死的海怪太多了，每一头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到处都是尖叫和木材断裂的声响，恐慌和绝望几乎让他窒息。他冷静地摒弃掉这些无用的感情。恐惧和绝望没有任何用处，愤怒也同样只是徒劳。

瓦里安跃到另一艘船只的残骸上，他的眼睛紧紧盯着那些所剩不多的幸存战舰。他很有可能被自己船队的炮火误伤，或者是被海怪一口吞掉，但孤身一人的他此刻反而没有引起海怪们的注意。凭着坚强的毅力，他向一艘名为“海洋女士号”的战舰游去。他把双手环在嘴边，大声呼喊着。

一个在甲板上奔跑的狼人听到了他的呼喊。他扭动着灵敏的耳朵，大步跑向船舷，俯身向前挥舞着一只强有力的狼爪。“陛下，我们会派人……”

“撤退！现在！”瓦里安大喊道。如果他们留下来继续同海怪作战，那么，曾经实力强盛的联盟舰队只会剩下一张列有阵亡士兵的名单和那些悲痛万分的家属。“这是我的命令！撤退，快！你们每一个人都撤退！”

“我们会派……”

“不！我会尽力游到海岸，你们其他人也这么做。”瓦里安大喊道，“带上船只尽量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那狼人看上去有些挫败，没精打采地耷拉着耳朵，但他还是点点头。过了不多久，“海洋女士号”开始慢慢向海岸驶去，朝着东面暴风城的方向驶去。

但是海怪却不打算放过他们。瓦里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阻止海怪一直紧跟着逃离的船只。胜利，归属于部落。

瓦里安弓起背，发出一阵阵饱含愤怒和悲痛的号叫。这不可能，这不该发生！这里本来只有四艘敌舰！但是加尔鲁什却还是获胜了。

瓦里安不会按照他向那个狼人保证的那样悄悄地游回岸上，活下来，然后再策划另一场战争。如果舰队能够幸存的话，他或许会那样做，但是现在……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任何希望，只有光荣一死，并且在死之前杀掉尽可能多的敌人。海怪的盛筵不应该只有联盟战士的血肉。

他仍然把萨拉迈尼带在身上。他握剑在手，环顾四周，搜寻着任何一个如同他一般靠着船只残骸苟延残喘的部落士兵。那儿，在那儿，有一个湿透的牛头人正靠在一块弧形的木块上，试图爬上木块但是没有成功。瓦里安咆哮一声，迅速跃起，像一只猫一样灵巧地落在漂浮的碎片上，挥剑向下刺去。鲜血溅到了他身上，他口中海水的腥咸味里又多增加了几分鲜血的味道。

他干掉了一个。

暴风城的国王正搜寻着下一个目标。正在此时，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他头顶。他抬起头来，那轮廓是……一条龙？

只见他周围的海水开始向上翻涌，变化成一定的形状，形成一个个蓝绿色的小东西，有着小小的脑袋、恶狠狠的眼睛和两只带着镣铐的手臂。他们随着海浪上下起伏。一个水元素，不，成千上万的水元素突然舞动着出现在海面。

他们冲向正在袭击联盟舰队的海怪。一只海怪露出了海面，能够看见它巨大而又单调的眼睛。当几十个牢固的水元素向他进攻时，它发出一声怪异而又恐怖的号叫。海怪的一只触角发狂似的不停拍打着水面，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瓦里安突然清醒地意识到，水里要比水面上更安全，他赶忙深憋了一口气向水下潜去。

这真是令人惊骇的情景，体形更小的水元素们把海怪们团团围住，身形庞大的海怪们胡乱地用触角不停地拍打着它们。元素们把海怪撕成了碎片，海面被染成了一种不和谐的妖艳的暗红色。瓦里安从残骸旁游开，往更深处潜去。

一头海怪正在挣扎求生，它迟缓的大脑中此刻仍是惊讶多过于恐惧——竟然还有东西胆敢攻击它们。而另一头海怪则已经浮出了水面，两条触手在身旁不停地抽搐。

瓦里安感到肺部烧灼似的疼痛，他挣扎着向上浮起。当他冲出水面，呼吸到空气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东西抓起带到了空中。他挣扎着，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瓦里安！”

那些水元素，原来如此……他转过身来，看见吉安娜正在蓝龙的另一只前爪中。她的白发迎风飞舞，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奥术光芒。除了悲伤和无奈，她的脸上还多了一丝之前不曾有过的平静。

她向下指了指，瓦里安面对眼前的场景摇摇头。没有一艘部落的战舰，尽管他可以看见相当数量的战舰正在岸边聚集——他们准备再度攻击幸存者。海怪，足足八只海怪漂浮在那里，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它们巨大的尸体浮在海面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想到麾下战

舰都已被这些怪物毁掉，瓦里安感到一阵刺痛，但毕竟还是有许多人活了下来。

从高处望去，那些水元素显得更小了，但它们仍然服从于吉安娜，等待着她的新指令。

“你的目标是海怪，”瓦里安说，“而不是奥格瑞玛吧。”

“是的，”吉安娜说，“不是奥格瑞玛。”

他微微一笑，接着说道：“你拯救了整个舰队，吉安娜，谢谢你。现在，如果这头善良的巨龙愿意的话，请让他把我送到我的一艘战舰上去，我们要去北方城堡！”

➢ 第二十七章　浴火重生

幸进攻打了加尔鲁什一个措手不及，与舰队战斗的四艘存的联盟舰队顺利驶入了商旅海岸，看来对刃拳湾的部落船舰看起来都是从北方城堡临时抽调的。没有了海怪的帮助，部落连已经遭受重创的联盟舰队都无法阻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部落会轻易放弃，北方城堡的部落守卫显然收到了命令，他们用雷鸣般的炮声和飞射而来的石弹迎接瓦里安的舰船。

“还击！”瓦里安下令。

一时间，联盟舰队对海岸守卫进行反击，双方的炮火“你来我往”。

瓦里安看到卡雷苟斯从空中逐渐逼近。当巨龙俯冲时，他看到吉安娜正坐在蓝龙宽大的后背上。从卡雷苟斯的巨口中喷出一道蓝色的烟雾，正在猛烈射击的大炮便突然哑火了。

投石机和弩炮还在不停地攻击着。瓦里安冲到船边，透过望远镜观察战场。他笑了，加尔鲁什自大而傲慢，他在这个要塞只驻扎了极少的兵力，以为仅凭对卡利姆多各个港口的封锁就能击溃联盟。

瓦里安眨了眨眼，看到几个部落士兵把一艘小艇推离岸边，向海上划去。

瓦里安开始以为他们这是想要逃跑，不久后他就觉察到这艘小艇正笔直地向他冲来。

“圣光啊，”瓦里安嘟哝道，“他们打算登船。”

这简直就是自杀。

当这些巨魔、兽人和牛头人挥舞着武器，用兽人语大声挑衅时，瓦里安禁不住钦佩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弓弩和咒语也不是摆设，几个

水手喉咙上钉着箭矢倒在了瓦里安眼前，另外几个瞬间变成了火人。一名被烧死的暗夜精灵水手身上的火焰引燃了船帆，但蓝龙冰冷的龙息熄灭了大火。

这时，突然出现了成片的水元素。部落的小艇被冲过去的水元素轻易地掀翻，它们用戴着镣铐的手臂抓住敌人，欢快地将苦苦挣扎的部落成员溺死在水底。其余的水元素们围攻着岸上的入侵者。在惊恐的号叫声中，一些兽人和巨魔逃走了。瓦里安发现，大多数部落士兵仍在坚守阵地，不屈不挠地怒吼着。很快，他们便都死在了弓箭、大炮和咒语之下。

久久的沉静后，联盟战舰上的欢呼声直冲云霄。瓦里安也咧嘴而笑，任由他们享受胜利的喜悦。

他大喊道："登陆！联盟的旗帜将再次飘扬在北方城堡的上空！"

小艇被放入水中，坐上小艇的人们欢欣鼓舞。瓦里安皱了皱眉，抬头看去，卡雷苟斯正在他头顶盘旋。看到瓦里安挥舞着双臂指向岸边，巨龙点头示意。瓦里安跳上一艘小艇，这突如其来的荣耀让船员把小艇划得飞快。

一到岸边，瓦里安便轻快地跳出小艇。卡雷苟斯降落后变化为半精灵，吉安娜陪伴在他身边。瓦里安快步走向他们，与他们依次握手。

"你们两次拯救了联盟。"他说道，"我们重新夺回了卡利姆多的失地。"

"我很高兴能帮上忙。"吉安娜简单地回应道，"现在怎么办？"

"加尔鲁什明白将会发生什么。"瓦里安向她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她则一脸困惑，"我计划率领舰队以浩大声势突破部落的封锁线。当吃了败仗，又丢掉北方城堡的消息传到加尔鲁什耳朵里，他应该会收紧防线。这样我们夺回港口就不用付出太大代价，但我们毕竟伤亡惨重。"他表情凝重，继续说道，"要是没有你们及时赶到，海

怪将会毁掉舰队。要是塞拉摩、北方城堡和舰队统统覆灭的话……”他摇了摇头，“我不敢想象联盟的未来将会怎样。”

吉安娜看起来有些不安。“我对你和安度因说过一些……”她还没说完，瓦里安便举起一只手打断了她。

他苦笑道：“我也曾被愤怒的情绪和复仇的欲望所吞噬。安度因一直在为你祈祷，我很高兴能告诉他，他的祈祷应验了。”

“谢谢你。”吉安娜真诚地说。

“那你们呢，接下来怎么打算？”瓦里安看着他们问道。卡雷苟斯把目光转向了吉安娜。

“塞拉摩。”她轻轻地说。

瓦里安点点头。“等把这边的烂摊子收拾完，我会派艘船去塞拉摩，去……善后。”

吉安娜点点头。“我很感激，他们应得的不止这些。”

接着她望向了卡雷苟斯，说：“我们走。”

当加尔鲁什看到北方城堡上空飘着的联盟旗帜时，他猛地拽停了一路狂奔的坐骑。怒气冲天的他仰头发出刺耳的吼叫。马尔考罗克、贝恩和沃金没有一个敢上前劝他冷静。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加尔鲁什棕黄色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们每一个人，质问道，“塞拉摩的毁灭挫败了他们的斗志，部落的封锁让他们陷入困境。我出动了熔核巨人甚至是深海怪物来对付他们！如此煞费苦心，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贝恩手下的一名远行者向他们跑来，他故意放慢了脚步，很显然并不情愿前来通报那众所周知的坏消息。贝恩点头示意让他上前汇报，这个牛头人跪在加尔鲁什面前，但很谨慎地保持了一段距离。

“大酋长，我带来了北方城堡的消息。”这个远行者说道。

“我能看到北方城堡的状况。”加尔鲁什指着远处蓝白相间的旗帜厉声喝道。

牛头人继续说道：“还有别的消息。”加尔鲁什让自己冷静下来，挥挥手示意信使继续说下去，“瓦里安计划率领舰队突破封锁线，联盟还剩下不少战舰，足以威胁我们占据的各处港口。我们得到的情报印证了这个猜测。”

加尔鲁什跳下坐骑，那头狼耷拉着耳朵快速退了几步。他伸手拽住远行者的胳膊，质问道：“什么情报？”

“加尔鲁什，”贝恩的声音里充满着警告的意味，“放开我的远行者。如果说出真相不会导致遭到攻击的话，那他说起话来会容易得多。”

加尔鲁什的目光能刺穿铠甲。他死死盯着牛头人，但最后还是屈服了。

“什么情报？”他放开远行者的胳膊，又问了一遍。

“从刃拳湾飞来的德鲁伊报告说，准备突破封锁线的联盟舰队已经出发了。”

有一那么瞬间，贝恩几乎都要同情加尔鲁什了。兽人的满腔怒火被一盆冷水浇灭了，他所有的生命力和激情都像被榨干了一样。最终，他垂头丧气地对马尔考罗克说：“下令全线撤退。目前的情形不允许我们冒险多线作战。”

“如您所愿。”马尔考罗克面无表情地答道，然后踢了踢坐骑，匆忙离开。当马尔考罗克向其他库卡隆卫士传达命令的时候，他们不时向身后瞥去。

“对你带来的消息，我很感激。”贝恩对远行者说道，“去吃点东西吧，把你的伤口包扎好。”那牛头人听从了贝恩的指示，怀着感激躬身而去。贝恩转向加尔鲁什说道：“我得称赞您，大酋长。”

加尔鲁什斜眼看着他。“为什么？”

“因为你意识到了之前的做法是愚蠢的，这场战争欠缺考虑。我很高兴你回心转意了……”

“我没对任何事回心转意，牛头人。注意你的言辞！”加尔鲁什警告道，“你白长了这么大的耳朵，却总是听不懂话。我要让战争升级，而不是结束它。这次撤退是为了重整旗鼓，是为了重新制定战略，而不是屈服于联盟的力量。”

贝恩和他身边的沃金都强装着镇定，以掩饰自己的惊愕。

“我们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加尔鲁什说道。他厌恶地转过身子，不愿面对贝恩。他来回踱步，攥成拳头的手开开合合。传令回来的马尔考罗克恭敬地聆听加尔鲁什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更多的战舰和武器。需要奴役更多的元素、怪兽和恶魔。还需要征召更多的士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通通要为部落的荣耀献身。”

他的精神明显振奋了起来。他遥望远方，显然把刚才那可怕的消息抛在了脑后，心思飘向了未来。“我太目光短浅了，这才是问题所在。我们的目标是彻底打垮联盟，而不仅仅是夺取卡利姆多。将污渍般的联盟从艾泽拉斯的地图上抹去！把暴风城夷为平地，让瓦里安跟着一起完蛋。这是场征服整个世界的战争，而不只是占领一块大陆。我们是部落！我们能做到，只要我们计划周全、意志坚定、内心强大且矢志不渝，胜利便必将属于我们！”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贝恩平静地说，“我和我的勇士们要返回莫高雷了。我的勇士们与我响应部落大酋长的号召出发时相比已经少了很多。你无法否认我对部落的耿耿忠心，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只为真正的部落而战，而不是为了随随便便利用下三烂的手段取胜的人而战。如果你还期望得到贝恩·血蹄的支持，就别再搞出第二次塞拉摩事件！”

加尔鲁什眯缝着眼睛盯着贝恩，微微露出一丝贝恩无法理解的微笑。“知道了。”

当贝恩拉紧科多兽缰绳时，他瞥了沃金一眼，巨魔悲哀地看着他，难以觉察地摇了摇头。贝恩微微点头，他明白沃金的想法，他要

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被加尔鲁什的怒火波及。

一场世界大战。

一路向西，贝恩朝着他的家园——他挚爱的莫高雷平原——那静谧的、连绵起伏的平原飞驰而去。他不知道加尔鲁什是为了权力疯狂，还是说他只是单纯地疯了。

自从对于她个人的那场大灾难到现在，过去了多久呢？吉安娜想。她已经忘记了计算时日，但肯定没过多久，差不多两个星期吧。不到两周前，她还在为萨尔不愿意废黜加尔鲁什而烦躁。不到两周前，她还在和金迪一起吃着美味的糕点，而那时她最大烦恼就是她的学徒用糖渍弄脏了书籍。

她就像淬火的刀剑一样——从痛苦的火焰中取出，投入憎恨与复仇的寒潭，周而复始。她被改变，被重新铸造，被重新锻打。现在，她如同钢铁一般坚韧，不会因悲伤、痛苦或是狂怒而破碎断裂。再也不会。

她没有传送自己，而是坐在蓝色巨龙宽阔的脊背上一同回到了塞拉摩。蓝龙降落在城外那片他们曾经手拉手一起散步、交谈的沙地上。他低下身子，好让她更容易滑到地面。

接着，他化做半精灵来到她的身边。“吉安娜，”他说，“现在改变心意还来得及。”

她摇摇头。“不，我很好，卡雷。我只是……要看看，用我自己的眼睛——它们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不管是比喻上还是从字面意思理解，它们确实更清楚了。损害吉安娜身体的奥术能量已经消失，但她仍旧是一头白发嵌着一缕金丝。塞拉摩的奥术能量也已经消逝，这座城市对回归的吉安娜已经不会造成伤害，但也仅仅是对身体无害罢了。

他们翻过小丘来到一条小路。这里没有尸体，人们有足够的时间赶在炸弹落下前走海路取回维摩尔以及其他英勇的保卫者的遗骸，虽说还没来得及安葬他们。看起来部落也来这里收回了他们阵亡的将士。尽管发光的奥术能量已经散去，天空依然是破碎的，充斥着扭曲

的魔法光带。即便在白天，裂隙间也依稀能看到其他世界的景象。吉安娜抬头望了望遍布伤痕的天空，又看看敞开着的大门，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卡雷苟斯试探地握住吉安娜的手，如果她稍有不愿，他就会缩回去，但是她没有。他们缓缓而行，进入了这座死城。

吉安娜对即将映入眼帘的景象多少有点心理准备，因为她见到过毁灭的惨状。这是一场相当恐怖的惨剧，尽管眼前的景象并不陌生，但再次看到那些死去的人们，吉安娜还是觉得自己的心一次次被撕成两半。被奥术扭曲破坏的建筑物依然伫立着，但是，至少大地已经开始复苏了——她没有感觉到脚下的大地传来异常。

一阵冷风吹来，她打了个寒颤。她转向卡雷苟斯，有点好奇他为何召唤这阵冷风。很快她便明白了，心中更是涌起了悲伤的感激，清冷的寒风将满城尸体散发的恶臭尽数吹散了。

“他们不……不能就这么躺着。”吉安娜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他们不会的。”卡雷苟斯急忙安慰她道，“我们会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告别仪式。现在这里很安全。”他没说“葬礼，”并不是所有的死者都有可供安葬的躯体。这些在地心引力作用下躺在地上的尸身，在不久前还浮在空中。

她初次回来时注意到的那些撒落在地上的杂乱无章的物品大多已经被收走了。她的心里涌起一阵怒潮，却又立刻消退。部落失败了，虽然只是暂时的。加尔鲁什不得不应付这让他颜面尽失、难以平复的打击。她来这里是为了视察和哀悼，而不是为了怒火和憎恨。

她脚下微微一滑，踩到了一个半掩在土里的东西——一件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银质器物。怀揣着惊奇和敬畏之心，吉安娜俯身从土里把那件武器挖了出来。她举起它，泥土像是自认卑贱，羞于玷污这古老而美丽的武器一样纷纷落下。它看起来就像是刚刚铸造出来一样。她虔诚地握着它，虽然这件武器先后在人类王子和牛头人酋长手中闪耀过光辉，但是它却没有回应吉安娜。

“破惧者。”她震惊地喃喃低语道，“真不敢相信。”

“它很精致。”卡雷苟斯注视着这把战锤说，“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这看起来像是矮人的作品。”

“你没弄错。”吉安娜回答道，“安度因从麦格尼·铜须那里得到了它，又将它转赠给了……贝恩·血蹄。”

卡雷苟斯扬起了蓝色的眉毛。“总有一天，你得给我讲讲这里面的来龙去脉。”

“总有一天。”但不是今天。

“奇怪的是，我居然无意中发现了它。”

“没什么奇怪的。”卡雷苟斯说，“这显然是把魔法武器。它想让你找到它。”

这件事的结局让她感到悲伤。她说道：“结果就是我要把它还给安度因了。”

曾经，他们三个人心中怀揣着希望，而这希望却像是暴风雨中触礁的沉船——地狱咆哮和恐怖的奥术炸弹彻底将其摧毁了。

“这给了我一个向他道歉的机会。在和他最后一次交谈中，我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我很后悔，非常后悔。”她把这件华丽的武器牢牢拴在腰带上，向卡雷苟斯点点头，表明可以继续前行。

他们手牵着手走着，安详而静谧。然后，吉安娜的心再次收紧了——是蓓恩的尸体，仍然在之前吉安娜找到她的地方，还有奥布里、马库斯……

“他们的身体，”她说，“看起来……”

“没什么变化。”卡雷苟斯接道，“奥术能量已经消失了。”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也没必要多说什么。吉安娜已经明白了，这一次，蓓恩蓝黑色的长发不会在吉安娜的轻触下像玻璃那样碎掉了。

悲痛笼罩着她。“哦，卡雷……要是我没有碰金迪的话……”

“吉安娜，我们会带着爱意温柔地收敛她。”卡雷苟斯打断了她的自责，“我听说，她的双亲已经找到了一个悼念她的方式，非常温馨的方式。”

吉安娜陷入了无助而哀痛的哭嚎，哀伤击垮了她。然而不等她反应过来，卡雷苟斯便用温暖而有力的双臂将她紧紧搂入了怀中。吉安娜靠在卡雷的胸膛上痛哭着。他轻摇着她，像是安慰一个孩童。当吉安娜从痛哭变为啜泣时，她发现自己听到了两个声音：他心脏规律的搏动，和他口中低沉而轻柔的——歌谣。

这是吉安娜从未听过的语言，她也不需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曲调悦耳而悲伤，像是用来缅怀死者的挽歌。或许在卡雷苟斯出生之前，在守护巨龙都不存在的时候，这首歌谣便已存在。每一天都始于破晓，每一天又都在落日西沉中落幕。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加古老……除了生命。

卡雷苟斯的嗓音与他英俊的外貌不相伯仲，他的歌声抚平了她灵魂深处的伤痕，让她感到宁静。她发觉他吻住了自己的白发，这吻温文尔雅又充满了爱意，这安慰不求回报。虽然这是个充满了悲伤的地方，吉安娜的心却在此时泛起了涟漪。这如同永恒的一吻过后，她那颗早已沉寂，变得像钻石一样冰冷、坚硬的心终于被唤醒了。现在，它就像是冲破了冰雪寒冬，努力向着春天的阳光和温暖萌发的种子。

感受着安心和甜美，吉安娜想起了和还是朋友的萨尔的最后一次谈话。

吉安娜曾这么问过萨尔：“你是否……需要治疗？”

“我们都需要，无论我们是否觉察得到。”萨尔如此回答，“即使没有过任何生理创伤，只要我们活着，就会承受伤痛。如果你的伴侣能够以你最真实的样子来看待你，完完全全毫无保留……那么，这就算得上天赐予的礼物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无论你将踏上何种旅程，无论你前方的道路将是怎样，若身旁有人相伴，便会幸福许多。”

卡雷苟斯并不只是帮她治愈了生活带来的伤痛，她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他都见过。在吉安娜迷失在痛苦与狂怒中时，他帮她找回了自我。他会像阿格娜成为萨尔的伴侣那样，成为她的人生侣伴

吗？她没办法知道答案。她确信的是：没有什么是确定不变的，就像风一样。

但此时此刻，她感到满足。她退后一点看着他，而他也凝视着她，一只手抚过她那缕仅存的金发。

“罗宁。”吉安娜说道。

他点点头，当他们分开的时候，吹过的寒风让吉安娜感到有点冷，但是她感到卡雷苟斯的手依旧温暖。

他们缓慢而虔诚地走向那个巨坑，吉安娜不禁回想起大法师最后的时刻，心里不由得有点畏缩。在高塔坍塌前，她被推进了传送门，而他被炸成紫色的齑粉，随风散落到了艾泽拉斯的每一个角落。

“他没有白白牺牲。”卡雷提醒吉安娜，“高塔的魔法结界抵消了一部分炸弹的威力，否则，后果会更加严重。”

“他想救温蕾萨。”吉安娜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失去母亲，尽管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一时间，吉安娜说不出剩下几个字来，然后她说，“他……是我叫来的。”她转身面对卡雷苟斯，“不久前，在所有人都嗤之以鼻的时候，我艰难地奋斗着，试着推动和平，我感到自己与这世界如此地格格不入。”

“你还在乎吗？”卡雷苟斯问。

她把头转向一边，紧皱眉头，思考了片刻。“并不是我再也不在乎了。我很在乎它。我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我了——我不再渴望复仇，卡雷，但是……我也不是强烈渴望着联盟和部落和睦共处的那个女人了。在加尔鲁什犯下如此罪行之后，只要加尔鲁什还领导着部落，就不可能和谐共处。我不再相信和平是最后的答案。这意味着……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

他皱起了眉头。“我觉得，其实你知道。”

吉安娜向他投去疑惑的目光，然后意识到他是对的。她想回家，回到那个哺育她知识的圣地，回到她服从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不情愿离

开的地方。她回忆起了卡雷苟斯曾说过的话——万物有律，万事有规。也许她只是兜了个圈子回到了原地。

“达拉然。”她说道，“肯瑞托。从前，我在那里刻苦学习。如今，我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回到那里。”她又望向废墟，“罗宁也是那样认为的。他坚信我应该活着，他认为我是肯瑞托的未来。我至少应该给他们一个婉拒的机会。”

“就算没有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你已经变得极为强大了。”卡雷苟斯说，“我认为拥有你是他们的幸运，而且我确信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不只是罗宁一个人有这个想法。”

“你呢，卡雷？”她为那个答案做好了心理准备——离开她，回到魔枢。他毕竟是蓝龙的首领，那里不会为一个年轻的种族留下席位。

“我想……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陪你去达拉然。”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喜，而他也因为这个反应笑了起来，眼中充满了爱的温暖，“我就当作是你不反对了。”

“当然……我非常愿意，可是，蓝龙军团怎么办？”

他的笑容消退了。“龙群已经解散了，我们现在各自独立了。我觉得我们糟糕的守护工作欠了肯瑞托一大笔债。至少，我想做一个肯还债的人。”他咧嘴一笑，“尽管许多人对克拉苏斯的真实身份并不知情，但已经有了巨龙加入肯瑞托的先例。你觉得我有这样的机会吗？”他问道，然后他又用不怎么肯定的语气道，“和你一起，与他们共事。”

改变，吉安娜心想。它带来痛苦，它带来欣喜，它完全不可避免。如果我们选择改变，那我们便是自己心中那只凤凰——前尘尽洗，浴火重生。

她走上前去，仰起脸作为回答。蓝龙军团的卡雷苟斯用温暖的双手捧起她的脸，探询地看着她的双眼，然后俯身下去，亲吻着魔法师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 尾声　薪火相继

当本以为会遭到拒绝，或是得等上一段时间。然而，接吉安娜和卡雷苟斯抵达达拉然并请求会见议会时，她待他们的法师向吉安娜和卡雷苟斯保证，议会将会接见他们——立刻。不一会儿之后，吉安娜和卡雷苟斯就来到了美丽的瞬息万变的空之议院。眼前的景致让卡雷苟斯忍不住四处张望，并深深为之惊叹。

“议院欢迎你们的到来，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与蓝龙军团的卡雷苟斯。”卡德加的嗓音苍老而洪亮，“自我们上次相见以来，世界已变得大为不同，女士。你和你朋友今天到来又是所为何事呢？”

“一言难尽。”吉安娜说道，“首先……我向你们所有人道歉。这件东西不属于我。”她拿出了那本可以让她操纵聚焦之虹的典籍，“我没有征得你们同意……”她摇了摇头，“用不着狡辩了。我偷了它，并且强行打开了上面的封印，以便制造一件可怕的武器来对付我的敌人。”

“但你并没有使用这件武器，对吧？”卡德加问道，“除非我们的情报网络不寻常地开起了小差。就我们所知，奥格瑞玛依然健在，而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也还是躲在格罗玛什要塞里羞愧地生着闷气。”

“我并没有用它来对付奥格瑞玛，这倒是真的。”吉安娜说道，“卡雷苟斯和萨尔让我恢复了理智，但我确实还是动用了它，用它来保护联盟的舰队。现在我把这本书物归原主，并且我也把聚焦之虹交还给了卡雷苟斯。”

“而我，”卡雷苟斯出乎意料地说道，“希望把聚焦之虹捐赠予肯瑞托。”

房间中传来一阵窃窃低语，即使是吉安娜也大为吃惊。“卡雷，这可是蓝龙军团世代守护的至宝。”

“蓝龙军团已经散了。”卡雷苟斯说道，“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护卫这件至宝了。对于它的丢失我们深感惭愧，并且我也因此认识到

自己并不是一名合格的守护者。我请求你们……收下它。我知道达拉然原本就掌管着许多珍贵的法器。我想没有地方会比这里更为安全。”

茉德拉走上前来，接过了聚焦之虹与被盗的典籍，并且向卡雷苟斯微鞠一躬。“你将他人的安全置于自己的尊严之上，卡雷苟斯。我们会引起重视的。”

卡莱因站直了身子，抱臂而立注视着吉安娜。“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他说，“你到这里来应该不只是为了还本书吧。”

“不，”她答道，“我……谦卑地请求成为一名肯瑞托见习成员。”

议院本该会感到惊讶，毕竟她已经离开这么多年，但他们却并没有如此。卡德加做了个手势，其余四名议院成员便走到他身旁低声讨论了起来。吉安娜礼貌地背过身去，尽可能尊重他们的隐私，而卡雷苟斯则伸出手拉住了她。

“我想要叫你别担心，但这对你恐怕没什么帮助。”他说。

她微微一笑，然后说：“我……不知道如果他们拒绝了我该怎么办。我很庆幸自己已经恢复了理智，不再执迷于摧毁奥格瑞玛，但我仍然认为必须废除加尔鲁什的大酋长之位。这算不上是真正的中立。”

“你技艺精湛、冰雪聪明，并且胸怀过人，吉安娜。”卡雷苟斯温柔地说，“这世上总会有一个位置留给如此优秀的你。”

“普罗德摩尔女士？”

这声音来自卡德加。吉安娜转回身来，一时惴惴不安。“我们必须拒绝你成为这一庄严组织的见习成员的要求。”卡德加说道。

失望刺进了她的心窝，甚至比预想的还要难受。“我明白了，”她平静地说，“我的作为的确无法原谅。”

卡德加继续说道：“但是……可以被弥补。而且，如果你是肯瑞托的领袖，也就没法当好一名学徒了，不是么？”

“什么？”震惊的呼喊脱口而出，这举动倒像是个豆蔻少女，而不是她如今这般稳重的女士，“但是我……我甚至不是……”她哽咽地望着他们，再也说不出话语来。

“罗宁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来救你，吉安娜女士。他告诉过你，你是肯瑞托的未来。”

她点点头。“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甚至还不是肯瑞托的成员。”

“他曾经反复提起这一点，那时我们也不明所以。”茉德拉说道，“直到温蕾萨在他的桌上找到了一只暗匣，里面装着许多考雷斯特拉兹本人交给他的预言卷轴。”

吉安娜与卡雷苟斯对视了一眼。“而我……被其中一张卷轴所提及？”

“并没有明示姓名。”卡德加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卷轴，递给吉安娜，“请大声地念出来吧。”

吉安娜颤抖着接过卷轴，用发抖的声音读道：

她曾光彩照人，发如金缕

她曾君临一国，端庄威仪

她眼见故土崩塌，满目疮痍

她质问主，带着谦恭与悲戚

你可看到，生灵涂炭流离

你可听到，战鼓响彻天际

你可感受到，我的决意

肯瑞托之志，薪火相继

火树燃尽时，银花如雪立

世人啊，请你谨记

战火汹涌如潮，堤溃一泻千里

一切确如其言。火红色头发的罗宁去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来了，而她金色的长发业已化为银白。她确实曾谦恭与悲戚，而后又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战争的姿态。她抬起头，震惊地望着他们。

“但是……因为这个就让我担任……”

“不止是这一点，我的女士。你向来强大，不单是你的力量，还体现在你的个性。”艾萨斯·夺日者出乎意料地说道，“即便在经受考验时也是如此。当你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恐怖和不可思议的诱惑时，当你被法力炸弹所影响时，你依旧选择了一条公平与公正的道路，而没有坠入黑暗与复仇的深渊。因此，你必须承认，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诱惑到你了。并且我也不认为在场的任何一个人置身于你的处境之中时，可以做得比你更好。事实上……我们可能连一半都无法做到。”

“你误会了。”她说，“我是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没有……化身恐怖。如果没有卡雷苟斯，我绝不能做到这一切。”

“那么，我们最好确保他能陪在你的身旁。”卡德加转过身来对着蓝龙说道，“你已经向我们表明了对于聚焦之虹的态度，你希望我们能照看好它。那你有没有想过让自己成为肯瑞托的一员呢，卡雷苟斯？看起来你的存对大法师普罗德摩尔裨益良多。当然，如果她接受我们的邀请的话。”

就这样，肯瑞托拥有了第二名龙族成员，以及一位名叫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的领袖。

当继位典礼完成之后，吉安娜以新晋大法师及肯瑞托领袖的身份来到了塞拉摩。正如瓦里安承诺的那样，他从北方城堡派来了一艘舰船，恭敬地收殓着死者的遗体，甚至包括那些已化为紫色沙砾的部分。城区之外现在建起了一座宏大而庄严的陵墓，观者无不为之动容。站在这里对吉安娜来说有些艰难，但也并没有她所担心的那么难。她已经同卡雷苟斯一起，向他们做过了告别。

现在，她主持着另一个仪式，为一场她由衷希望未曾发生的惨剧。可爱的夕阳缓缓落下，但黑暗尚未来临，达拉然的天空被涂满了斑斓的色彩，一声凄美的回响像是在诉说衷肠。

今天，他们在向罗宁道别。

他的孩子也在这里，陪伴在母亲左右。这对孪生兄弟继承了父亲的火红头发、母亲的明澈双眸与纤瘦身材。吉安娜知道，他们才刚庆祝过生日不久。她很高兴罗宁那时还活着，还与他们分享了那一刻。弟弟加拉丁的下唇止不住颤抖着，而早出生几分钟的哥哥吉拉玛尔则显得更加冷峻。两个半精灵的眼中都闪烁着泪光，但他们都忍住不让它流下。他们都穿着正式场合的华美长袍，但款式却并不一样。吉拉玛尔的是靛蓝底色配上银白镶边，而加拉丁则是暗绿与金黄交错。

他们的母亲穿着一身礼服而非平常的铠甲。有的人会惊讶于这服饰并非黑色，甚至于完全不合传统。温蕾萨·风行者是一位骄傲而美丽的女性，她与那位脾气火暴但性格和善的大法师相识相守，他们的婚姻充满了热情与奉献。此刻，她选择了颂赞他充满活力的人生，而不是哀悼其终结。所以她穿着一袭火红的长裙，倒像是参加宴会而不是一场葬礼。她不再哭泣，她已诉过离殇。她的身姿让吉安娜为之心痛，但又钦佩异常。罗宁的孩子失去了他们的父亲，但却有一位坚强的女性会守护着他们成长。

这么多人聚集在紫罗兰城堡，吉安娜怀疑几乎每一名能够出席的肯瑞托成员都已经身在此处。为什么不呢？罗宁当享此荣光。

“说起来并不算久远，”吉安娜说道，“肯瑞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选择罗宁作为它的领导。他不守成规、直言不讳、冲动而又倔强。他为人幽默、热爱家人、关心朋友。”她冲着那对同胞兄弟颔首一笑，他们都还在抽噎中，但还是颤抖着予以回应。然后她又转向了六人议会，继续说道：“他将达拉然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他带领肯瑞托直面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在身为魔法守护者的守护巨龙面前毫不退让。他为了帮助和保护他人而逝，而事实上他生前也一直这样。”

说到这里她一时哽咽，再吐不出只言片语。她停下来好一会儿，平复着自己的情绪，然后才继续开口说道：“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刻，他把我强推进了一个传送门。他拯救了我的性命，却为此牺牲了

自己。他相信我会成为肯瑞托的未来，而我站在这里，也正是因为你们都认同了这一点，但我必须要说，我可以继承他的职责，但却绝不能替代他的存在。”

她望着面前紫色长袍的海洋，当她发现火花一家的时候，心中的痛楚又增添了几分。“变革的风潮愈演愈烈，艾泽拉斯已处在战争的边缘。当世界陷入癫狂的风暴之中时，肯瑞托可以选择置身事外，如身处宁静的风眼，但也可以选择向世界传达理性，为促成和平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可以记起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其他人也同样可以。尽管路途曲折而离奇，但我最终还是回到了家园，回到了达拉然。我已经离开了太久，而我很高兴能带着从爱与痛中吸取的教训归来。我对自己最近的一些作为深感遗憾，但我却并不后悔它对我带来的改变。我会尽我所能领导你们。我将会从善如流，聆听你们的意见。我将会满怀骄傲，沿着罗宁的足迹前行。我将会如此，但我也会继续提防着战争的浪潮。因为正如我和在座许多人所知的那样，只要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还是部落的大酋长，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全。至于如何调和这些职责与信念之间的冲突，此刻我并不清楚，但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答案。”她想起了那个预言，于是微微一笑，“某个非常睿智的人似乎也这样认为。”

她抬起双臂伸向天空。“这里没有骨灰可以抛洒，我的朋友，但你的精神永远长存，存于你勇敢妻子的心间，存于你俊秀孩子的双眸，还存于肯瑞托浩瀚的智慧之中。”

吉安娜开始舞动起她的手指。在她身旁，六人议会的其他成员与卡雷苟斯也跟着动了起来，台下聚集法师们也同样如此。吉安娜眼见着奥术能量在手中凝聚成一颗紫色的小球，不由得轻笑了一下，想起了之前那场与卡雷苟斯之间的对话，而从此刻看来，这竟如隔世般遥远。

“这是一种节奏，一种周期，这是……一种模式。”她将手指划过那奥能魔法的小球，球体随即碎裂开来，化为一片旋转着的符号、标记和数字，而后又重组为一。“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化，不管是由于内因还是外因。这就是魔法的本质。而我们的存在同样也是魔法。”

她抬起手掌将那小球托起。小球缓缓浮上天空，加入到数十颗同伴中去，它们紧接着又汇聚成百，以至上千。那些挤不进城堡的达拉然居民也都参与了进来，一起加入到这场告别的仪式。光点持续着向

上升起，就像是苍茫暮色中舞动的淡紫色萤火虫一般。尽管经历了这一切，尽管发生了塞拉摩的惨剧，尽管她差一点就要引发又一场灾难，尽管沉浸在失去罗宁的悲伤之中，吉安娜仍旧感觉自己的心正与它们一同飞扬。

世事无常，她心想……我、萨尔、加尔鲁什、瓦里安，甚至于艾泽拉斯，都不再是原来的模样。

一只温暖的手掌拉住了她的小手，她看着卡雷苟斯笑了起来。她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变化做好了充分准备。

叮、叮、叮、滋……

一名矮人赤裸着上身站在铁炉堡的大熔炉前工作着，大汗淋漓的身躯折射着熊熊火光。大熔炉一直以来都燃烧着，但却极少被这般紧张地使用——不分昼夜，片刻不歇，在地下没有止尽地投入工作。风，带来了战争的气息，联盟必须得为此做好准备。矮人将完工的武器放在一旁，双手撑住自己的后腰用力舒展了一下，咔嚓一声清响之后，他把腰身蜷了回来，拿起一个水袋猛灌两口，然后擦了一把火红色的胡子，又开始继续工作。

在暴风城中，船匠们正在日夜赶造战船。随着设计师们不断优化建造流程，每一艘战舰的工期都在变得更短。圣光在上，他们已经刻不容缓。虽然加尔鲁什一时疏忽，但不能指望他下一次还会如此。部落的舰队虽已撤退，但仍然完好无损，而联盟的境况则全然不同。瓦里安在海港之上伫立良久，注视着施工的状况，然后转身返回要塞。

他还有一场战争需要谋划。

加尔鲁什在格罗玛什要塞中来回踱着步子。他的命令已经被张贴到了告示板上：

所有身体健全的部落成员注意！大酋长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向所有公民发出动员令！成年的男性及女性，你们将会接受针对联盟的格斗训练，以便投入到一场我们必将胜利的战争！儿童和其他不能使用武器的人，你们将协助制造武器，以满足勇士们的需求！任何逃避职责的人将会被库卡隆以叛国罪逮捕，无一例外。

为了部落！

过去几个月以来，奥格瑞玛的活动比以往多上了千倍。火炬不分昼夜地燃烧着，而库卡隆正不停地整编入伍的新丁。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独自站在格罗玛什要塞中。他低头盯着置于面前桌上的东部王国地图，闪烁的烛火正为他提供光亮。他手里把玩着一把匕首，用手指轻抚过刃尖，目光则锁定在那个地图上的名字：

暴风城。

然后他将匕首举过头顶用力甩下，匕首深至没柄地插在了“风”字之上。

“我将会看着你在自己的城市中深陷火海，瓦里安·乌瑞恩。”他低声说着，然后露出獠牙咧嘴一笑，“毕竟……这场战争只能有一个胜者。”

致谢

在此，我想对埃德·施莱辛格、詹姆斯·沃、米奇·尼尔之子，以及罗素·布劳尔表示特别的感谢。谢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谢谢你们。同样，我还要感谢帕克特家族的罗布、贝威、克里斯和莱恩。愿所有作者都能被提供这样一个可以安心写作的避风港。

——克里斯蒂·高登

后记

您刚刚读到的故事，其中大部分人物、情节和设定均基于《魔兽世界》。这款大型多人线上角色扮演游戏，由屡获殊荣的即时战略游戏，《魔兽争霸》改编而来。在《魔兽世界》里，玩家们创建属于自己的英雄角色，与数以万计的其他玩家们一同进行探索和冒险。在这个丰富而广阔的游戏世界中，还允许玩家们相互配合，携手并肩一同对抗那些出现在这部小说里的许多强大而有趣的人物。自2004年11月该款游戏推出以来，《魔兽世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款大型多人线上角色扮演游戏。其资料片“大地的裂变”首日销量就超过了330万份拷贝，成为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电脑游戏（之前的记录则是《魔兽世界》的第二部资料片“巫妖王之怒”）。你可以登录游戏官网：http://www.battlenet.com.cn/wow/zh/找到最新资料片“熊猫人之迷”的更多资料。

风波已起，战火将燃！

《战争之潮》中的故事标志着艾泽拉斯历史上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部落和联盟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冲突，破坏了双方之间仅有的一点平衡。刚刚才从大地的裂变所带来的毁灭中开始恢复的世界，会因为双方手中掌握的力量而变得更加动荡么？答案也许就在潘达利亚——一座被迷雾笼罩了千年的神秘岛屿。

在《魔兽世界》的第四部资料片“熊猫人之迷”里，你将扮演第一个进入这片奇异土地的联盟/部落英雄。你将发展新的盟友，对抗残暴的敌人。或者你也可以创建一个高尚的熊猫人（《魔兽世界》的最新种族），遵循自己的理念自由选择加入联盟或者部落。不管你身在哪个阵营，你的冒险都将对艾泽拉斯的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

潘达利亚这个岛屿上，古老的邪恶力量正在崛起，这个世界将被黑暗吞噬——除非你将其阻止。

　　如果想要加入这个给世界各地数百万玩家带来欢乐，并且还在不断拓展的世界，请前往官方网站 http://www.battlenet.com.cn/wow/zh/下载最新版本，用生活书写传奇。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沃金

部落的暗影

MICHAEL A.STACKPOLE [美] 迈克尔·A.斯塔克波尔 /著 江流 /译

VOL'JIN
SHADOWS
OF THE HORD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沃金：部落的暗影

作者：【美】迈克尔·A.斯塔克波尔

译者：江流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09-01

ISBN：9787513312806

目录
CONTENTS


潘达利亚
卓金村
影踪禅院
昆莱山
翡翠林
滨岸村
螳螂高原
魔古山宫殿
锦绣谷
远古之路
徒圣陵园

➢ 第一章　酿酒坊

酿酒大师陈·风暴烈酒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是他不喜欢的。不过说起来，还是有那么一些事情他不怎么热衷，比如说苦等着啤酒发酵成熟的过程。这倒不是因为他性急地想要知道它尝起来滋味儿如何——他酿的酒向来都毋庸置疑地美妙无比。困扰在于，每一次等待的过程中他都会萌发出各种奇思妙想，幻想出全新的啤酒配方，令他恨不得立即开始投入研制和酿造。

但酿制的过程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酿酒坊的设备工具已经全部用于生产这一批啤酒了，想要酿造新品，唯一的选择就是等待。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找点儿别的事来做，以此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否则，脑子里不停冒出的各种新奇点子就会把他活生生逼疯。

在外面的世界——也就是艾泽拉斯大陆，想要找点儿事情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确实轻而易举。在那里，你总能遇到不喜欢你的人，或是饥肠辘辘想要把你当作甜点的野兽。这些随时都会发生的状况填满了他那颗曾经清闲的脑袋，让它一刻也停不下来。在那片大陆上，有些地方曾经不停地变化或正在变化着；而有些地方，无论怎么改变，最终还是会回到之前的样子。在一路的旅途中，他看到了太多这样的地方，而且有时候，他还阴差阳错地卷入其中。

老陈微微叹了口气，望向前方沉睡的渔村。他的侄女丽丽正在应付一群滨岸村的小熊猫人。他们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只有一小部分是流亡过来的难民。老陈很确定丽丽原本是打算向孩子们讲述一个乘坐在大岛龟神真子背上四处周游探险的故事，但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一次似乎大家都参与到了故事中来。这是一个关于战斗的“故事”，而主角正是被一群熊猫人幼崽团团围住的丽丽。

“一切进行得都还顺利吗，丽丽？”

这位身材苗条的姑娘突然间竟从那片翻腾的黑白海洋中浮出身子来，大声叫道：“一切都很顺利，叔叔！”但眼里的沮丧却出卖了她。她俯身弯下腰来，从一群熊猫崽中拽出一只骨瘦如柴的幼崽扔到一边，紧接着又消失在一群尖叫声中。

老陈想过要插手帮忙，但他迟疑了。丽丽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孩，而且毕竟现在并不是处在真正的危险中。如果真的需要帮助，她一定会开口相求的，但如果在那之前就出手干预，只会让丽丽觉得他怀疑她不能好好照顾自己。这样她肯定会不高兴，而老陈特别不喜欢丽丽生气的样子。她甚至会因此愤慨地、不计后果地去做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而这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这只是他最初的担忧，蒋氏姐妹的窃窃私语和不断发出的啧啧声，给了他更多理由暂时让自己克制住不出手干涉。蒋氏姐妹已经很老了，老到应该还记得刘浪大师第一次离开潘达利亚时的情景。她们身上白色的皮毛已经远远多过黑色，但眼周还是明晰地保留下来了一圈黑毛。她们大半辈子都待在潘达利亚，和那些居住在迷踪岛上的熊猫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她们甚至还打出了“驱逐海龟者”的口号。

在她们的眼中，丽丽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海龟流浪者”。她性情冲动、热衷实践，还总是会把自己的能力高估那么一点点。这就是典型地接受了火金派哲学的熊猫人，他们义无反顾地乘坐大岛龟离开潘达利亚，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在蒋氏姐妹看来，这可不是什么值得赞赏的事情，或者说根本就不是熊猫人应有的行为。

而与她同行的人，也一样荒谬且不可原谅。

以老陈的天性，自然不会待见蒋氏姐妹，但现在他正试着让自己喜欢上她们。在今后的日子里，潘达利亚将会成为老陈的新家。为了能够重新修整好风暴烈酒酿酒坊，酿出更多奇妙的美酒，他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地巡视四方，希望自己能对这片大陆的万事万物多一些了解。当他看到蒋氏姐妹正为了修缮被野牛人糟践的小花园而辛苦劳作时，他伸出了援手。

蒋氏姐妹并没有主动请求过帮忙，但老陈却自顾自地加入到了她们的行列中。他修缮栅栏、铲除野草，用新石块铺好小屋门前的道路；他打扫、挑水、堆整柴火，各种杂务一件不落，并且还会在闲暇时表演喷火来逗乐她们的熊猫小曾孙们。对于这一切，两姐妹从未表示过赞许，但老陈依然故我地坚持着，因为他知道，她们对他的排斥正在动摇。

他埋头苦干了许久，她们也冷漠了许久。而当她们终于开口的时候，说话的对象却并不是老陈。姐妹俩只是望着老陈的方向，悠然地

互相言语，年长的那位说道："今儿要是能有条丝足鱼尝尝，就真是再好不过了。"年纪稍轻的那位点了点头。

老陈明白这是她们给他的考验，于是立即动身去做。他从海里钓起了三条丝足鱼。第一条太小，被他扔了回去；第二条硕大无比，被他送给了一位带着五个孩子逃难而来的卖鱼妇人；最后一条正合适，于是他留了下来，准备送给蒋氏姐妹。

老陈明白，如果将第一条鱼送给蒋氏姐妹，会显得自己做事马虎、不够认真。如果把三条全部给她们，又变得像是在显露优越感一般。而最大的那条分量远远超过她们的食量，贸然送出只会显得自己行事草率、欠缺考虑。所以老陈选出了恰到好处的那条，展现出了自己的理智谨慎、思虑周全又富有爱心。

老陈知道，自己对这对姐妹所做的一切并不会带来友谊或是任何好处。他在旅途中认识的许多人都认为蒋氏姐妹薄情寡义、拒人千里，因此对她们避而远之。可是对老陈来说，她们却恰恰是一扇能让自己深入了解潘达利亚居民的窗户。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邻居。

甚至是家人。

如果说丽丽是典型的火金派，那么蒋氏姐妹就是虔诚的土水派信仰者。她们习惯于深思熟虑、谨言慎行，把她们理想中的正义和道德作为行为标准。尽管这标准只在这个小村庄里适用，极度狭隘且具有地域限制，但在蒋氏姐妹看来，宏观意义上的正义和道德都只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罢了。

老陈更愿意认为自己是平衡两者的中间派。他身上兼具火金派和土水派的特点——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的。当在外面的世界探索冒险之时，他告诉自己要偏向火金派，满怀热情并且勇于行动。而在潘达利亚，在青山绿水间，在巍巍山峰下，在一个大多数居民都安享着幽静生活的地方，土水派的哲学似乎更为适用。

实际上，在老陈的内心深处，这才是他心烦意乱的真正原因。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不得不在这两种生活中做出选择。如果他把潘达利亚当作自己的家，如果他娶了妻子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那么漂泊冒险的日子也就彻底结束了。他会变成一个矮矮胖胖的酿酒师，挂着围

裙，一天到晚忙着跟提供谷物的农夫们讨价还价，跟撒泼耍赖的顾客们争辩不休。

老陈一面熟练地帮俩姐妹堆着柴火，一面细细思索着。这样的生活其实并不差，一点儿也不，但这样的生活真的能满足自己吗？

熊猫人幼崽的尖叫声传了过来，把他的思绪拉回了现实。老陈望着被击倒在地的丽丽，突然间一股豪情涌上心头。他曾历经战火的洗礼，他曾参加过那么多伟大的战役，他曾经同雷克萨、沃金，以及萨尔并肩作战。重述这些往昔的精彩故事，毫无疑问会让他的啤酒大受欢迎。相比之下，援助自己的侄女完全不值一提。但此时，只有亲身参与战斗，才能填补他内心长久以来的某种渴望。

一种与土水派哲学背道而驰的渴望。

老陈一路小跑，扎进涌动的人群中。他抓起那群小崽子们的背颈，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甩到一旁。这些皮毛之下只有肥肉的小熊猫人们被扔到地上之后都翻滚着弹开。有些小熊猫人互相撞到了一起，像雪球一样滚成一团。他们解开互相纠缠在一起的身体，争先恐后地站起来，准备重新加入到战斗中去。

“你们在这里胡闹些什么？”老陈仰天咆哮，但更像是温柔的警告，而不是威胁。

小熊猫人们立时吓得待在原地。

一个年长一点的熊猫人终于回过神挺直了身子，紧接着，其他小熊猫人也都陆续恢复了过来。

一个胆子大一些的熊猫人萝莉——京娜——指着在一旁斜倚着的丽丽说道：“丽丽小姐正在教我们怎么格斗呢。”

“噢，我看见的可不是格斗，顶多就是胡打胡闹！”老陈使劲摇摇头，然后摆出架势开始演示动作，“你们那种打闹起不了任何作用，在野牛人再次袭来的时候只会白白送死。你们必须进行严格而合理的训练。现在，给我看仔细了！”老陈的命令让熊猫崽们都认真了起来，开始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动作。

在一阵严厉的训练之后，老陈极力掩饰住自己的笑容，开始给熊猫崽们分配任务。他把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逐一安排工作。各个小组都领到了不同的任务，有整理柴火的、挑水的、给蒋氏姐妹的小道铺上碎石的，还有负责用扫帚把石道打扫平滑的。他用力拍拍手掌，领到任务的熊猫崽们就如同离弦之箭一般欢欣雀跃地散开了。等到他们都没了踪影，老陈才向丽丽伸出了自己的手爪。

她看着那只大手爪，不服气地皱了皱鼻子。“我本来都要赢了。”

“当然，但这不重要，对吧？”

“不重要吗？”

“你让他们体会到了团结和友爱的作用。现在，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团队。相比之下输赢已经不再重要了。”老陈微笑着说道，“再让他们学习如何明确分工、严守纪律，说不定他们就能成为一群有用之才。”

他在说到最后几个词的时候故意提高了音量，好让蒋氏姐妹听到，毕竟她们可以看见他的计划已经初见成效了。

丽丽将信将疑地看着他的手掌，抓住它站起身来。她把自己的长袍拉好，重新系好衣带。“他们简直比一群小地精还糟糕。”

“那是当然，他们可是熊猫人。”这句话他同样是用蒋氏姐妹能够听到的声音说出的，但紧接着他又降低了音量，“我很欣赏你这次终于学会了克制自己的行为，丽丽。”

“那是当然。”她揉了揉自己的左前臂，“竟然有人死命咬我这里。”

“你得知道，总有些人喜欢在战斗中咬人。”老陈话中有话。

丽丽仔细回想了一下，然后笑了。“放心吧，我会记住这一点的。还有，谢谢你。”

“谢我？为了什么？”

“把我救了出来。”

“哦，这个呀，我纯粹是出于私心。我做了一整天的苦力，都快累得趴下了，于是想了个法子，把这些事情都丢给你的小小军队去做。”

丽丽扬了扬眉毛。“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老陈挺直腰杆，俯下头看着丽丽。“当我的侄女——一位训练有素的武术家，正在做她认为正确的事情——比如调教一群顽皮的熊猫崽时，我可以选择出手相助。但我想，如果我真这样做了，那就不是在帮你的忙，你也就不是我的侄女了。因为我的侄女肯定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她迟疑着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冲老陈做了个鬼脸。老陈可以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一个行动派的热情，那正是他小侄女的行事风格。“嗯，我知道了。叔叔，谢谢你。”

老陈大笑着把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跟熊猫崽们打交道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呀。”

“的确。”

“作为家长，我只有一个熊孩子需要对付，但那家伙小时候可真是个相当可怕的存在。”

丽丽用手肘使劲敲了一下他的肋骨。“她现在也还是。”

“对此我无比自豪。”

“我想你一定会的。”她从他手臂下抽出身，转过头来说道，“我从没问过能不能跟你一起在酿酒坊工作，你是不是很失望？”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她沉重地耸耸肩，向着远方的四风谷望去，风暴烈酒酿酒坊就坐落在那里。“每次待在那儿的时候你都特别开心。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知道你很爱那个地方。”

老陈露出一丝苦笑。“是的，我爱那里，但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要求你结束流浪生活，跟我一起到那里投身酿酒工作？”

她顿时神色一亮。“嗯，我想知道。”

“我亲爱的小侄女，那是因为我需要可以继续探险生活的伙伴。比如说，如果我需要杜隆塔尔的苔藓，谁能帮我带回来，并且不趁机讹我一笔呢？成为一名酿酒师意味着我必须承担起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个月，甚至几年，我都不能离开。所以我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一个在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回来接替我工作的人。”

“但是我并不适合担任酿酒师的工作。”

老陈立刻表示反对。“我可以雇一个定居在这里的酿酒师，但只有我们风暴烈酒家族的人才可以继承酿酒坊。或许我可以雇一个帅小伙儿，那样，你可以跟他结婚，然后……”

“然后，我的孩子会继承酒坊？”丽丽摇了摇头，“下一次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一窝小熊猫崽的，叔叔，我确信。”

“但无论何时，我都会很高兴看见你，丽丽。无论何时。”

老陈想丽丽很有可能会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他也很乐意回抱丽丽，但有两件事让他犹豫了：一是蒋氏姐妹正在看着他们，这种表达情感的方式肯定会让她们感到不舒服。而更重要的是，京娜一路踏过小菜园跑了过来，瞪大眼睛尖叫着。

“陈师傅，陈师傅，河里出现了一头怪物，一头大怪物！它的身体是蓝色的，头发是红色的，它受伤很重，现在正趴在岸边一动不动。他还有大爪子！”

“丽丽，把熊猫崽们都集合起来，让他们远离河岸。别跟着我。”

丽丽盯着他。“但是如果……”

“如果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会大喊的。去，快去集合他们。”然后他转身对蒋氏姐妹说道，“看起来似乎要有大动静了。我想你们应该考虑回到屋里，然后把门锁起来。”

她们不满地盯着他好一会儿，却说不出一句话来。老陈绕过花园，全速朝京娜丢掉木桶的方向跑去。在已经被踏平的野草丛中追踪这孩子的足迹并不难，他在离河岸还有一半路程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就看到了那头“怪兽”。

而且他立刻就认了出来，那是一名巨魔！

京娜说得对，这巨魔被砍得遍体鳞伤。他身上的衣服已经支离破碎，衣服下面血肉模糊，几乎都找不出一块齐整的肌肤。巨魔把自己一半的身子从水里探出来，将手爪和獠牙插在了河岸边的泥土中，看起来这是他唯一可以把自己固定在那里的方法。

老陈蹲下身子，把巨魔的身子翻转过来。

“沃金！”

老陈死死盯着他，还有他那已经被毁掉的喉咙。如果不是粗粝的呼吸声从他那被砍出一个窟窿的喉咙中传来，以及仍在不断从伤口中渗出的鲜血，熊猫人老陈肯定会以为他的老朋友已经死了。他还活着，但情况不容乐观。

老陈抓住沃金的胳膊，想要把他从水里拽出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这时，丽丽伸手抓住了沃金的左肩，然后两人一起吃力地把巨魔抬到了河岸边更高的空地上。

他们的目光交汇，丽丽赖皮地说：“我觉得我好像听见你喊我了。”

“好吧，也许我真喊了。”老陈蹲下身子，抬起巨魔放在自己的臂弯里，“他叫沃金，是我的朋友。他受了很重的伤，或许还中了毒。我不清楚他怎么会在这里，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活下来。”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故事里的沃金吗？”丽丽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眼前这个血肉模糊的巨魔，“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我会做我们在这儿能做的一切来帮助他。”老陈抬起头向高处的昆莱山和影踪禅院望去，“我想我可以先把他带到那儿去，看看武僧们还有没有多余的房间留给我将收留的又一个弃儿。”

➢ 第二章　父亲与旅途

沃金，这名暗矛部族的暗影猎手一生中从未经历过如此可怕的噩梦。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沉重的钢索紧紧捆住，周身上下每一块肌肉都无法动弹，甚至连眼睛都没法睁开。他不敢大口吸气，因为每一次呼吸都会带来剧烈的疼痛。他完全放弃了挣扎，但挥之不去的痛苦和恐惧反倒让他意识到自己还是有知觉的。只要他还在害怕着窒息，那么他就还活着。

但我真的还活着吗？

“是的，我的孩子，至少现在如此。”

那是他父亲的声音，但他明白这不过是自己的幻觉。他想要把头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可身体依旧无法动弹，只能把意识转向那里。他看见了他的父亲森金，正浮在半空中紧跟着他。他们都在移动，但沃金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以什么方式移动，也不知道他们将要去向何方。

“如果我没有死，那我肯定还活着。”

“对于你的生死，我可还没做出决定呢，沃金。”一个低沉有力的声音自左面传来。

沃金立即把他的意识又转向左侧。那是一个大体上像是巨魔的影像，但表情就如同带着仪式面具一般，十分狰狞可怕。这是洛阿神灵中的一位，巨魔一族的死神——邦桑迪。他缓缓地摇着头，用冷酷的目光审视着沃金。

“沃金，我曾帮助暗矛部族从扎拉赞恩手中夺回家园，但你的人民却从未回报给我应有的牺牲。而现在，当你应该把自己献给我的时候，却还在苦苦挣扎着想要活命。难道我对你还不够好吗？我不值得被你尊敬吗？”

沃金多么希望此时自己可以攥紧拳头，但他的手臂仍然毫无知觉，丝毫无法施力。“有些事我必须得去做。”

这位洛阿神灵放声大笑，声音就像是在鞭笞着沃金的灵魂。“森金，听听你的好儿子都说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时限已到，他却跟我说他的需求才至关重要。你怎么会养出如此造次的儿子？”

森金笑了，他的笑声如同一阵清凉的薄雾抚慰着沃金受折磨的肉体。“我告诉他洛阿神灵尊重强者。他不愿在此刻牺牲，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不朽的事业，去准备更伟大的牺牲。您对此心生抱怨，难道是因为我太过无趣，您才急切地想要我的儿子到亡者的国度来娱乐你？”

“森金，你的意思是，他执着于活命是因为想要更好地侍奉我？”

沃金能感觉到他的父亲笑了。“我的儿子确实可能出于很多原因想要活下来，但是，邦桑迪，他活着可以更好地侍奉您。这个理由对您来说应该就已经足够了吧。”

“森金，你是想教我怎么处理自己的事情吗？”

“伟大的神灵，我只是在提醒您，这都是遵循您的教导，按照您的要求而为的。”

远处传来的其他笑声，如涟漪般掠过沃金耳畔。一个尖锐如哭丧，另一个低沉浑厚。这两个笑声暗示着另外两位洛阿神灵——希里克和希瓦拉尔，他们对这个交换条件感到十分满意。沃金感到一丝欣喜，但他知道自己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邦桑迪发出一声嘶吼。“沃金，我本该拒绝你的请求，你甚至不是我真正的子民，但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过，暗影猎手，你必须明白，这场战役比你之前所经历过的一切都更加可怕。为了赢得胜利，你很可能会被碾入尘土之中。到时候，你只会希望自己现在就已经屈服于死亡。”

转瞬之间，邦桑迪的影像就已经消失无踪。沃金随即转向父亲的灵魂，森金的影像就在不远处，但也在渐渐褪去。“父亲，我又要失去你了吗？”

他突然又感觉到了父亲的笑容。“你不会失去我的，沃金，我是你的一部分。只要你忠于自己，我就永远与你同在。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我以你为傲，我永远不会弃你而去。”

父亲的话语虽然沉重，但却足以给他安慰，令他不再畏惧。他会活下去的，他会继续让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

他会挺起胸膛，蔑视邦桑迪所预测的可怕命运。他会尽自己所能反抗所有的预言。当他牢牢坚定了这个信念之后，呼吸似乎也变得顺畅起来，疼痛也随之减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开始感到安宁与祥和。

***

当沃金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体健全，正精神饱满地昂首挺立。他同成千上万的巨魔们一同站在庭院里，任由猛烈的阳光从头顶落下。其他人都比他高出一头，但似乎没人在意这一点，事实上，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

又一个梦境，又一场幻象。

他并没有立刻认出这个地方。他感觉自己曾经来过这里，又或者……是在之后的岁月里来过这里——在这座城市被周围的丛林所吞噬之后。此刻的这座城市并不是他记忆中的废墟模样。墙壁上的石刻依然清晰可见，拱门也没有破裂，地上的鹅卵石没有破碎，也没有被清扫，面前宏伟的阶梯金字塔也没有在时间的侵蚀下破败。

与他站在一起的都是赞达拉巨魔。他们是巨魔部族的一支，也是其他巨魔部族的源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是身材最高大、地位最崇高的一支部族。在这幻象的时代中，他们更像是神圣的祭司，而不是野蛮的部落成员。他们力量强大、学识渊博，足以引领潮流。

但到了沃金的时代，他们的权力就开始逐步瓦解——因为他们的美梦全都被困于此地。

沃金的梦境中，正是赞达拉统治力量达到最顶峰的时候。他们曾经完全支配着艾泽拉斯大陆，但最终却成为自己势力的受害者。野心和贪欲让他们开始尔虞我诈，内斗不休。就如同后起的古拉巴什帝国

将沃金和他的暗矛部族驱逐、流放一样，新的帝国在赞达拉的领地崛起，赞达拉部族就此陨落。

赞达拉部族无比渴望能重新找回昔日的荣光，回到那个所有的巨魔都团结一心，凝聚成一个高傲而强大族群的时代。那时候他们所获得的成就、他们所到达的高度，是加尔鲁什这样的后来者无法想象的。

一股古老而强大的魔力流过沃金的身体，这是他能够看见这些赞达拉的原因。泰坦的神力远比赞达拉更为古老，也更加强大。正如那时的赞达拉部族凌驾于艾泽拉斯其他生灵之上，泰坦也凌驾于他们之上，他们的神力也是如此。

沃金如幽魂般穿梭在赞达拉部族的人群中。这些赞达拉战士的脸上都显露着兴奋但却可怕的笑容。这种笑容沃金曾经见过，每当号角吹响、战鼓擂动，巨魔们即将投身战斗时，他们就会陷入这样的狂热。巨魔一族是天生的侵略者和杀戮者，艾泽拉斯大陆曾经是他们的天下，所有的族群都曾向他们俯首称臣。虽然沃金并不像其他巨魔那样好战，但在战争中，他也一样嗜血暴力。他曾经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夺回回音群岛的事迹至今仍让他感到无比自豪。

所以，邦桑迪是在用这个场景嘲笑我。沃金知道，赞达拉帝国的梦想和他对自己族人的企盼并不一样。但是，对某些人来说，简单粗暴的杀戮着实比构建幸福的未来更加有趣。对一个更乐意看到他流血牺牲并饱受战争蹂躏的洛阿神灵来说，沃金的愿景毫无吸引力。

沃金登上金字塔。随着他脚下前进的步伐，眼前的一切变得愈发真实。起初这只是一场无声的幻境，而现在他能感觉到震天的战鼓在石砌的墙垣间回荡。微风拂过他光亮的皮毛，拨乱了他的头发，还带来了花儿醉人的甜香，但这甜香也掩盖不了空气中蔓延的嗜血气息。

鼓声穿透了沃金的身体，让他的心脏也随之起搏。头顶发号施令的声音和脚下响应的呼喊都向他涌来。他没有退却，但还是停下了攀登的脚步。可他的身体似乎仍在不断上升，就如同身处在涨潮时的湖水中一般。如果他能够登顶，或许就可以与赞达拉部族并肩站在那里，感受他们心中的热望；就可以体会他们的荣耀，呼吸他们的梦想。

就可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但他不会允许自己做这么自私的设想。

他希望暗矛部族不会被邦桑迪的某些奇怪兴趣注意到，可邦桑迪的庇佑正是暗矛部族得以存续的原因。赞达拉所了解的那个艾泽拉斯早已完全地、不可逆转地被改变了。通往异界的传送门被打开，各种新的族群纷纷涌入。随后而来的便是大地崩裂、生灵流离，赞达拉巨魔们从未了解过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中挥洒倾泻。精灵、人类、巨魔、兽人，甚至地精，这些完全不同的族群为了对抗死亡之翼而联合了起来，但这股联合起来的力量对赞达拉来说也同样是个威胁。这个世界的变化已经太大，赞达拉巨魔们对于再次君临天下的热切渴望恐怕永远只能是一场美梦。

沃金提醒自己。“永远”是一个可怕的字眼。

转眼之间，场景已然转换。他站在金字塔顶，向下俯视着族人的面庞——他的暗矛部族。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着他。只要他振臂一呼，他们就将誓死追随。只要他指向荆棘谷，指向杜隆塔尔，暗矛一族就会扫清一切障碍，将旗帜插满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只要这是他的意愿。

他可以做到这一切。他已经看到了付诸实践的途径。萨尔从不把他当外人，兽人们在军事方面也对他相当信任。他可以先修养几个月，仔细策划好所有的战略和行动。一两年之后，他就会从潘达利亚回归——如果那时候他还在潘达利亚的话。届时，暗矛部族的旗帜就将被鲜血染红，就会比原来更让人感到畏惧。

那样做的话我又会得到什么呢？

“你会得到我的赞许。”

沃金转过身来，邦桑迪巨大的身影就在他背后。邦桑迪屈耳向前，尽全力集中起下面沸腾起伏的呼喊声。“而且这会给你带来平静，沃金，当你遵循巨魔天性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吗？”

“洛阿神灵没有对你要求更多，你又为什么想要追求更多呢？”

沃金想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他的思绪和眼前的景象一样——一片空白。渐渐地，一片黑暗到来，吞没了他。他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当然，也没有感受到任何平静。

***

沃金终于清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意识到这一次总算不是梦境。微弱的光线透过蒙住双眼的薄纱照射进来。如果想要清晰的视线，就必须抬起手解开缠在头上的绷带，但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做到。他没法主宰自己的身体，他不知道这是因为双手被绑了起来，还是自己的手腕已经被砍断。

确认自己还活着之后，沃金终于有了动力去回想自己遭遇了什么，为什么伤重如此。毕竟只有活着，回想这一切才有意义。

没有任何人邀请他，他只是想要看看加尔鲁什兴师动众是打算做些什么，顺便围观一下加尔鲁什这一次又会落得什么下场。于是他来到了这里，来到了潘达利亚。他知道熊猫人的存在是因为曾经结识了陈·风暴烈酒，他想要在部落和联盟的战火蔓延到这里之前来看看熊猫人的家园。他还没想好该怎么阻止加尔鲁什，但他曾经威胁过会将加尔鲁什射个透心凉，而且他还真带了一张长弓上路。

加尔鲁什给了沃金一个为部落效力的机会，尽管他背后的目的恐怕并不是这么单纯。沃金同意了，他这么做不单是为了部落，更多的是为了阻止加尔鲁什的野心。于是，沃金同加尔鲁什的亲信拉克戈尔·血刃，以及另外一些冒险者们一起上路了，领命朝着潘达利亚腹地前进。

暗影猎手很享受自己的旅途，并且不断把这片大陆跟自己以前见过的景致做比较。他见过被风沙侵蚀的环形山脉，但在这里，同样的山脉却显得温柔优雅；他见过如锯齿般交错起伏的怒峰，但在这里，这些山峰看上去却没有那么尖利，反而呈现出一种龙盘虎踞的姿态。丛林中物种丰富、生机勃勃，但却不像荆棘谷那般四处潜藏着致命的威胁。这里也有废墟，而那仅仅是因为被遗弃，而不是遭到破坏或毁灭。当世界上其他地方被暴力和仇恨充斥之时，潘达利亚却丝毫没受到一丝冲击。

至少目前还没有。

当沃金还沉浸在沿途迷人的风景中意犹未尽时，队伍就已经抵达了目的地。之前，拉克戈尔和他的两名副官一直都骑着双足飞龙在前方负责警戒，当整组人到达山下的洞口之时，沃金却完全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这里只有一群貌似人形的蜥蜴兽堵在洞穴入口，冒险家们剁碎了他们，然后沿着黑暗阴森的洞穴小路向前深入。

黑蝙蝠在洞穴深处炸开了锅，传来阵阵尖叫声。沃金只能艰难地分辨出一些叫喊声，他怀疑其他人除了蝠翼扇动的声音以外恐怕什么也听不见。洛阿神灵中的一位——希里克——就习惯于化作蝙蝠的形态，这是不是神明对他们的一种警示呢？告诉他们再走下去只会凶多吉少。

洛阿神灵没有给他任何答案，于是暗矛部族的战士们只得继续领队向前。他们越往前走，那种阴森的感觉就越强烈。沃金停住脚步蹲下身来，除下一只手套，然后用手抓起一把潮湿的泥土，凑近鼻子闻了闻。腐烂植物的微弱甜味里混合着蝙蝠粪便的酸味，但他还嗅出了别的东西。蜥蜴人是少不了的，但显然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混在里面。

他闭目屏息，双手半握，接着用拇指把手中的泥土从指间筛了出去。等到泥土撒完之后，他再次展开手掌，然后看到了一道轻盈柔韧如同蛛网、扭转舞动又如同残烛之烟的魔力残留正在他掌中拂动。

并且伴随着如同蓖麻划过一般的刮刺。

这里确实是一个充满恶意的地方。

沃金再次睁开双眼，沿着这条古老的通道继续深入。当他们来到一个岔路口时，冒险者们警戒地打量着两条道路。而沃金还保持着摊开他裸露的右手手掌。他不需要从四下里寻找线索，掌中的魔力丝线已经为他指明了道路。这丝线已经增长到绳索一般粗细，而他每前进一步，这绳索都会在他手中如针扎般刺痛地滑动。

当这魔力线增长到如同轮船钢缆般粗壮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密室——被一支他们所见过的最庞大的蜥蜴人队伍所看守。密

室中间有一个冒着蒸汽的地下温泉，成百上千颗蜥蜴人卵被安放在周围，等待着在舒适温暖的气温下孵化。

这里就是那道魔力线的源头。沃金举起一只手示意队伍停下。

不过还没来得及让沃金安排好一切，蜥蜴人就发现了他们，并且立即冲了过来。蜥蜴人攻势猛烈，而巨魔和他的盟友们也竭尽全力予以反击。冒险者们占据了上风，不过当战斗结束时，几乎每个人都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大家都赶忙开始照顾自己的伤势，但沃金却认为必须抓紧时间进一步调查此地。

他默默走进温泉之中，完全地伸展开双臂，然后闭上眼睛，慢慢地转了一圈。那道隐形的魔法线如丛林中的蔓藤一样绕上了他的手臂，并且进一步爬满了他的身躯。沃金被包裹在其中，感受着它们炽烈的拥抱。他正试图以暗影猎手独有的方式理解这个地方。

古老的灵魂正在痛苦地尖啸。蜥蜴人的精华汹涌着扑进他的体内，如同曾经在冰河世纪中穿行的上古蝰蛇一般滑过他的胸腹。

接着，那道可怕的魔力线开始冲击沃金的身体。炙灼之烈如同一道被法师操纵的火山浆流。魔力冲进了那条上古蝰蛇体内，如同千万条黑色的荆棘刺穿它金色的灵魂。紧接着这些荆棘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向上、向下、向内、向外，伸向过去和未来，甚至于伸向真理与谎言。

在沃金的心灵视界中，能够看见这些荆棘正在不断拉扯，将那道金色的灵魂如同弓弦一般绷到了极限。但就在下一刻，黑色的荆棘又全部绕了回来，将那灵魂以另一种方式排列编织。蝰蛇尖叫着、挣扎着，被扭曲打结，重组成一种全新的生物。这是一场近乎疯狂的实验，但实验体的可塑性和顺从性仍旧在制造者的掌控之中。

这样的东西绝不止一种。

他突然开始思考起“蜥蜴人”这个名称。在泰坦改造艾泽拉斯的时候这东西并不存在。名称可以定义一个物种，也可以揭示造物时使用的魔法，以及使用这种魔法的种族。蜥蜴人显然是魔古族的造物，而沃金也只是从模糊的传说中稍微了解过魔古族，这个早已灭绝的种族。

但是魔古族的魔法却没有灭绝。这种造物者使用的魔法从万物起源之时就一直存在。泰坦在塑造艾泽拉斯大陆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魔法。一个正常的头脑根本无法理解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更不用说精确掌控。然而对造物的渴求总是会催生出一些疯狂的实验。

在体验蜥蜴人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过程中，沃金掌握了一些有关这种魔法的核心理论。他看出了一些方法门路，虽然只是少许，但也够他继续研究下去了。这种创造出蜥蜴人的法术可以让那些杀死他父亲的鱼人完全灭绝，也可以让人类从此退化成维库人的模样。无论用这种法术来完成其中的哪一件事情，对他来说都很有用，但他必须要通过数十年的研究才可以掌握其要义。

暗影猎手突然意识到，光是想想可以这么做，就等于在重蹈魔古族当年的覆辙了。这样神奇不朽的法术足以令一个凡人堕落腐化，一旦使用就根本没办法摆脱。这种腐化足以摧毁法术的使用者，甚至于牵连他的族人。

“还不快过来跟上。”拉克戈尔的声音让沃金重新睁开双眼，他看见这名兽人和他的随从已经赶了过来，正和其他幸存的部落成员一起站在那里，“大酋长早就说过，这些生物和魔古族有关系。”

“魔古族在这里用邪恶的黑暗魔法创造了这些生物。”沃金勉力跟上兽人的脚步，“前所未有的黑暗魔法。”

拉克戈尔的脸上迅速掠过一丝诡异的笑容。“很好，塑造全新的物种，创造出力量惊人的士兵。这样的魔法正是大酋长所需要的。”

沃金顿时大惊失色。“加尔鲁什想要扮演神的角色吗？制造怪物绝不是部落该做的事情。”

“他从没想过你会赞同。”

这个兽人突然狠狠地对沃金发起攻击。猝不及防之下，沃金的喉咙当场就被匕首刺穿。拉克戈尔的其他同伴也全都跳过来加入了战斗。他们不计后果，舍命向沃金发动疯狂的进攻。加尔鲁什很可能已经向他们许下承诺，一旦得到这种力量，就会把他们改造成无比强大的战士。

沃金在膝盖的支撑下勉强站了起来，掩护着自己的族人往洞口撤去。他用手紧紧按住喉咙，不让伤口进一步裂开，并说道："加尔鲁什已经完全背弃了荣耀。必须得让加尔鲁什相信我已经死了，这是唯一可以争取到时间从长计议的方法。你们赶快离开，然后想办法暗中监视他的举动，找出潜在的盟友。为了部落，你们必须发下血誓！做好一切准备等我回来。"

当他们把他留在这里的时候，他完全相信自己刚才的安排都会实现。但是他双腿刚一用力，剧痛就立即深入骨髓。这一次加尔鲁什做了周详的计划，拉克戈尔的武器早就提前浸好了剧毒。他没能像平日里那样恢复过来，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正在一点一滴流逝。他尽力支撑着，不让自己的意识变得模糊。

伤口剧痛不止，寒冷侵袭着沃金的四肢。他盲目地奔跑着，不知道撞到了多少次墙壁，不知道跌倒在路上多少回，但他每次都强迫自己爬起来，继续前进。他的脑海中模模糊糊地浮现起刚才与蜥蜴人的战斗，以及那些在黑暗中闪着寒光的刀锋。他绝不能停下来，绝不能让别的蜥蜴人发现自己。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离洞穴的，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躺在这里。这里闻起来显然不像是蜥蜴人的洞穴。空气中有一些令人怀念的熟悉味道，但是在草药和膏泥气味的遮盖下难以辨认。他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被善意的友人救下。这些在他身上施以的治疗说明这是有可能的，但也可能是他的敌人盘算着治好他以后，用他向部落换取赎金。

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肯定会对加尔鲁什愿意提供的赎金感到失望的。

想到这里，他几乎就要笑出声来。但他根本做不出笑的动作，腹部的肌肉才刚一收紧，就因为疲惫和痛楚又瘫软了下去。不过，身体这种不由自主的反应反倒令他感到安心。想笑是一种生者的欲望，垂死之人可没有这种兴致。

回忆也是一样。

此时此刻，他还没有死，这便已足够。沃金尽可能大口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呼出。在这口气呼完之前，他就已经舒适惬意地沉

沉睡去了。

➢ 第三章　平衡的奥义

陈·风暴烈酒站在那里，向下俯瞰着影踪禅院的庭院。寒风刺骨，但他毫不动摇。他正在清扫石阶上的积雪，而就在他的下方，一群武僧正在进行操练。他们有的赤足，有的光着膀子，但动作整齐划一、分毫不差。这是老陈在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中也从未见到过的。他们拳如闪电，划破山间的寒气；他们行如流水，却有奔涌之潮的气势。

他们力贯千钧，但又气定神闲。

通过这些军事化的演练，武僧们反而变得心平气和，锻炼体魄让他们感到满足。老陈经常观看他们操练，他们甚少欢笑，但也从不恼怒。当然这并不是说军队训练结束的时候就应该怒气冲冲，但老陈从没见过任何人可以像影踪禅院的武僧这样淡定。

“酿酒大师，能否借一步说话？”

老陈转过身来，准备把扫帚靠在墙边，但转念间他又停住了。扫帚本不在那儿的，而祝踏岚大师的请求也只不过是客套一下而已，所以他也没时间去讲究那么多了。他草草把扫帚拉到身后，然后对着大师鞠躬行礼。

祝踏岚大师依然面无表情。老陈不知道这位武僧到底多少岁了，但他可以肯定此人绝对比蒋氏姐妹还要年长。这倒不是因为他看上去很老，实际上，他看着一点儿也不老。他中气十足、精神饱满，看上去有着跟老陈，甚至跟丽丽一样旺盛的生命力。让老陈产生那种感觉的是他身上的气息，那种跟这座禅院一样古老沧桑的气息。

那种与潘达利亚一样的气息。

潘达利亚有一种独特的古老气息。大岛龟神真子的年岁已经相当久远，他背上的建筑物也同样如此，但是那里的任何一栋建筑都不像影踪禅院这样令人感觉到肃然起敬。老陈也算得上是在传统熊猫人民居中长大的一员，这种传统民居的灵感最初来源于熊猫幼崽住的沙堡。并不是说这些建筑不好，只是影踪禅院就是跟它们不一样。

老陈向大师鞠躬致敬了好长一会儿时间，才挺直身子说道："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我收到了一封你侄女的来信，她已经照你的吩咐去过了酿酒坊，并告诉工人们你可能会暂时离开一段时间。现在她正在去往白虎寺的路上。"大师微微侧了下脑袋，继续说道，"对于她准备再次拜访白虎寺，我感到十分感激。你侄女拥有坚定的意志……咳，这是谁也没法阻挡的。她上一次去那儿的时候……"

老陈飞快地点点头。"我发誓这是她最后一次去那儿了。很高兴看到胡凯师兄已经可以正常走路了。"

"他已经在慢慢康复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恢复得不错。"祝踏岚眯起了眼睛，继续说道，"你最近拣来的那个流亡者也开始康复了。这个巨魔已经恢复了知觉，只不过伤口还是愈合得很慢。"

"啊，那太好了——我是指他已经醒过来了这件事。"老陈本想把扫帚交给祝踏岚，但想想又觉得这不怎么合适，"我现在就去治疗室看看他，顺便在路上把这东西放好。"

大师抬爪制止了他。"他这会儿还睡着呢。我们还是好好谈谈关于他和之前你带来的那个避难者吧。"

"我明白了，掌门。"

祝踏岚转过身，一眨眼的工夫就走到了那段暴露在寒风中，老陈还未及清扫的走道上。这位大师的步伐是如此优雅，丝制长袍甚至没有发出一点飒飒声。老陈几乎看不到他在雪中留下任何足迹。他只能匆匆追赶上去，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长着石头四肢的雷霆蜥蜴。

大师领着老陈走下楼梯，穿过一道深色的厚重大门，来到一条铺砌着石板的昏暗走廊上。这里的每一块石板都雕刻着不同的纹路，但是在精心设计之下，它们组合在一起就能形成许多有趣的图案。在这之前，老陈就曾好几次自告奋勇要打扫这些石雕，但他总是看着看着就沉浸在这些引人入迷的线条组合里，完全把正事丢在了脑后。

他们一直向前走，来到一个亮着四盏灯的大房间里。屋内是一块圆形的空间，地上铺着一张芦苇垫。芦苇垫的中心放着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一把茶壶、三只茶杯、一支茶筅、一口竹瓢、一只茶叶罐以及一口铸铁锅。

还有一名女性熊猫人盘腿坐在那里，闭目凝神，双手垂膝。她是雅丽亚·圣言。

当老陈看见雅丽亚的时候，脸上抑制不住地露出了微笑，但他又偷偷地担心自己笑得太过明显，会被祝踏岚发现。他第一次来到影踪禅院的时候就被雅丽亚深深吸引住了，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有着美丽的外表。老陈注意到了这名熊猫人武僧有些被外来人惊扰到的意思，但紧接着他就发现她正在尽力保持着心无杂念。他们曾有过几次简短的交谈，他能记得他们对话中的每一个字。他希望雅丽亚也如此。

雅丽亚站起身来首先向祝踏岚鞠了一躬，然后也向老陈躬身示意。她朝着祝踏岚掌门的鞠躬持续了好一会儿，朝老陈鞠躬的时间则要稍短一些。老陈注意着这些细节，并报以同等回礼。祝踏岚掌门指了指这张长方小桌上摆着铸铁锅的那一道窄边，示意老陈在那里坐下。老陈和雅丽亚都各自屈膝入座，祝踏岚也同样坐了下来。

“风暴烈酒师傅，今日有两件失礼的事情希望你能原谅。第一，是想请你帮我们沏茶。”

“荣幸之至，祝踏岚掌门。”老陈抬起头来问道，“现在吗？”

“嗯，只要这不会影响到你加入我们的谈话。”

“好的，掌门。”

“第二件事，请你原谅我冒昧邀请了雅丽亚一同前来。我觉得她的观点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雅丽亚低下头，露出的后颈让老陈微微有些紧张。但她一句话也没说，老陈也同样保持着沉默。他开始沏茶，然后突然发现了一件自己从没注意到的事——身在潘达利亚的时候，他已经花费了许多时间待在影踪禅院。

他发现这口铸铁锅赤褐色的锅身被铸成了一艘船的形状，而锅柄被铸成锚状，盖子上则纹绘着大海的波浪。老陈相信，制锅的铁匠肯定不是随意而为，但是这些信息到底预示着什么，他暂时猜不出来。

“雅丽亚，这铁锅看起来就像是一艘停在海湾的船，平稳而安定。它象征着什么呢？”

老陈小心翼翼地从铁锅中舀出一瓢热水，轻轻地除下茶壶盖，以免惊扰了雅丽亚的沉思。接着他把水倒进茶壶里，然后慢慢地把茶罐里的茶粉也倒进茶壶里。茶罐黑色的盖子上画有红色的飞鸟和红色的鱼，一系列象征着潘达利亚各个地区的符号环绕在周围。

雅丽亚抬起头来开始说话，她的声音如樱花初绽般曼妙轻柔。“掌门大师，我的理解是：正是因为风平浪静，才能让这艘船如此平稳。船御水而行，而水决定船的命运。波澜不兴则一帆风顺，浪起潮涌则命悬一线。水是船存在的依托，也是船出现的原因。如果没有水，没有大海，也就不会有船。”

“非常好。所以你的意思是水就如同土水派，是基础，代表着冥想和沉思。而这个道理对于神真子也一样适用，如你所说，没有了水，船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是的，掌门大师。”

老陈望着雅丽亚，她的脸上看不见任何想要寻求赞同的神色。他就做不到那样，如果他回答了一个问题，一定会很想知道自己是否正确。但是雅丽亚看起来就像早已知道自己的回答是正确的，祝踏岚掌门向她询问意见，那么她的回答就不可能出错。

老陈紧闭着双唇，专注地用茶筅搅动着壶里的水和茶。他的力道强劲，但动作却并不激烈。他必须让两者完全地融合在一起，而不是把茶硬生生混进水中了事。他沿着茶壶内侧搅动，把茶沫都聚到中间，然后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接下来他加快了速度，把茶和水在黏土制成的船形容器中搅拌成充盈着丰富绿色泡沫的浓厚液体。

祝踏岚指向茶壶说道：“也有一些人认为，船锚才是保持这艘船平稳的原因。没有船锚把船牢牢固定住，它就会被大风和海浪吹到对

岸去。正是因为船锚凿进了海港底部，才使得船能固定住。如果没有船锚，船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雅丽亚低头说道：“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您的话，掌门，您的意思是，船锚就如同火金派，起着果敢、主动的作用，在灾难来临之时保护着船只。”

“非常正确。”当老陈往壶里加完最后一瓢热水，然后把壶盖重新盖紧的时候，这位老武僧看着他，问道：“陈·风暴烈酒，你明白我们刚刚所说的意思了吗？”

老陈点点头，拍拍茶壶，说道：“所有的船都已成形了。”

“那茶呢？还有你的看法？”

“茶嘛，还得等上一会儿。”老陈笑了，“而关于水和锚的事情，我刚刚一直都在思考。”

“是吗？”

“我会说船员对于一艘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就算有海洋，如果没有船员想要漂洋过海去看看那一边的世界，船就不会被造出来。而且，是船员选择锚具，决定什么时候航行。所以水很重要，锚也很重要，因为它们代表着旅程的开始与终结，但是船员才是创造整个探索过程的人。”

老陈在空中舞着爪子做出手势辅助自己的解释，然后他停下来问道：“其实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船，对吧？”

“是的。”祝踏岚微合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继续说道，“风暴烈酒师傅，你将两艘船驶入我的海港，停泊在我这里。但你得知道，我这儿已经容不下更多的船只了。”

老陈看着他。“好，那我需要把它们驶出去吗？”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为什么我这儿已容不下更多的船了吗？”

“你是海港的主人，所以你必须做出一些决断。”老陈先给祝踏岚掌门斟上茶，然后给雅丽亚，最后给自己倒上，“小心点儿，茶还

很烫，最好等茶叶都沉到底再喝。”

祝踏岚举起他的小陶杯，在氤氲的茶气中深吸一口，这似乎让他感到非常放松。老陈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他喜欢酿酒的艺术，也喜欢精致的茶道，他喜欢观察人们对他的作品会做出何种反应。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喜欢他酿的酒多过他沏的茶。但一杯好茶，只要精心冲泡，同样具有独一无二的魅力，而且还不用担心喝醉。

这位寺院掌门轻轻啜了一小口，然后放下杯子，对着老陈点点头。这表示老陈和雅丽亚可以开始品茶了。老陈察觉到了雅丽亚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对他而言，这说明工作完成的还算漂亮。

祝踏岚半睁着眼睛看着他。“让我重新再说一次吧，风暴烈酒师傅，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愿意让你的那两艘船一起停在我的海港里？”

老陈不假思索地答道：“掌门大师，我想知道。”

“是为了平衡。你那位巨魔朋友，从你对他的描述和他暗影猎手的身份来判断，无疑属于土水。而另一位，每天都往山上爬远一点然后又回来的那位，肯定属于火金。一个来自部落，一个来自联盟。他们天生就相互对立，但正是这种对立才将他们联系起来，让他们各自都有了存在的意义。”

雅丽亚放下杯子。“掌门大师，我无意冒犯您，但考虑到他们的敌对状态，把他们放到一起最终只会导致自相残杀吧？”

“你所说的可能性我不怀疑，圣言。部落与联盟之间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双方都已伤痕累累。那名联盟的人类心中必定埋藏着仇恨，你的巨魔朋友也是如此。风暴烈酒师傅，确实有人想要杀掉你的巨魔朋友，我无法判断究竟是联盟的人埋伏了他，还是部落在进行内部清洗，但不管怎样，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互相残杀。”

老陈摇摇头。“我不认为提拉森会那么做；而沃金，我相当了解他……”他迟疑了一小会儿，一些记忆在他脑海中浮现，“我能不能先跟沃金谈谈？向他解释一下这里没有人会谋害他。”

雅丽亚眉头微蹙，神色暗沉。“不要觉得我残忍，风暴烈酒师傅。我必须问清楚，你把他们俩收留在这里，会不会让我们卷入外界的斗争冲突？难道我们不能把他们送回各自的阵营中去吗？”

祝踏岚大师慢慢摇着头说道：“我们早已卷入外界的斗争了，而且他们对我们或许还能起到一些帮助。联盟和部落曾经一起在螳螂高原上帮我们对付过煞。你们都知道煞是一种多么强大的邪恶力量，在我们身上又蔓延得多么迅速。煞一直都是我们潘达利亚的敌人，而联盟和部落的成员，他们的确有可能会带来破坏，但有一句古话是这么说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老陈差一点就要脱口说出“跟着狐狸睡，醒来一身骚；跟着野狗睡，醒来数跳蚤”，但他忍住了，并不是因为这话没道理，而是因为现在说出来恐怕也没什么用，特别是许多熊猫人都还把他和丽丽这样的流浪者看成是野狗。他希望雅丽亚不会这样看待他，也不会抱有这种观念。

“我不那么确定，我不确定你可以让我们熊猫人一族与部落和联盟永远地和平共处下去——不管我们共同的敌人有多么邪恶。”

祝踏岚大师微微一笑，几乎没有声音，也听不到回声，然后那笑容转瞬即逝。“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你的船留在海港，风暴烈酒师傅，但既然他们已经在这儿了，或许可以试着让巨魔和人类从我们身上学习一些东西，而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向他们学习。而且正如雅丽亚所言，当他们没有共同敌人的时候，必定会再次拼个你死我活，到了那时候，我们恐怕便不得不选择到底站在哪一边了。”

➢ 第四章　影踪禅院

暗矛部族的巨魔沃金已经放弃了移动身体的尝试。这是因为假装自己不想动，总比承认自己虚弱到不能动要好。虽然帮他料理伤口的人动作轻柔且带着敬意，但他还是忍不住想把他们全部都扔出去。

看不见的治疗者们把蓬松的枕头塞在他身后用以支撑他的身体。他本想抗议，可他喉头的剧痛让他说不出哪怕一个字，所以他只能微弱地咕哝着。显而易见，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停止抗议。不论多大声的咆哮也不过是在嘲笑自己的无能——他根本无法让他们停下来。他把沉默当作是对自尊心的妥协，但身体的不适感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

巨魔对于柔软舒适的床垫和枕头并不适应。在回音群岛的时候，往木质地板上铺上一层薄薄的垫子，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很多巨魔都睡在外面露天的地面上，只有当风暴来临时，他们才会寻找遮蔽的地方。杜隆塔尔坚硬的岩石睡起来比回音群岛的沙滩要难受许多，但巨魔们也从未抱怨过。

这种持续的舒适感激怒了他，因为这仿佛强调着他现在有多么软弱。虽然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样一张软床确实利于他受伤的身体移动，他也没法否认睡眠变得香甜了许多，但屈服于他的软弱，无疑是在违背巨魔的天性。巨魔是为了直面艰难和残酷的现实而生，就如同鲨鱼是为辽阔的大海而生。

抹去我身上这一点，无异于杀了我。

从右边传来一些碰撞的声响，不知是挪动椅子还是凳子所发出的。这令他感到很惊讶，但他听不出是谁在搬着椅子靠近他。沃金使劲嗅了嗅，然后终于从周围的事物中分辨出那气味是什么了。这味道令他无比兴奋，就如同重拳迎面打在脸上一般。这是熊猫人，而且不是什么普通的熊猫人，是那个熊猫人！

陈·风暴烈酒的声音温暖而低沉，轻轻传到了他的耳边。“我早就应该来看你的，但祝踏岚掌门觉得这样做并不合适。”

沃金挣扎着想要回答，他有千言万语想要说，但是最终从喉咙里蹦出的话却只有一句："老陈，我的朋友。"不知怎的，"老陈"这个称呼说出来更容易，更舒服。

"你真是个好人，真不忍心欺负看不见的你。"老陈的袍子沙沙作响，"如果你闭上眼睛，我可以帮你把头上的绷带解开。治疗师们说你的眼睛没有受伤，但是他们不希望你被过度打扰。"

沃金点点头，他知道老陈只说出了一半的原因。如果一个外来者进入了回音群岛，他也会蒙住这个外来者的眼睛，直到他能够判断这名俘虏是否值得信任为止。祝踏岚无疑是这么想的，但是因为某些原因，他觉得沃金是可以被信任的。

应该是老陈的原因，他想。

熊猫人小心地解开绷带。"我现在用手遮着你的眼睛，你睁开眼，我会慢慢把手挪开。"

沃金按老陈的吩咐做了，他的喉头发出一阵咕哝声表示对此感到满意。老陈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移开了放在沃金眼睛上的手爪。巨魔的双眼因为突然接触到刺激的光线而流出了泪水。接着，老陈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这个熊猫人跟他记忆中的完全一样，身形健硕、乐天活泼，金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能见到他真是再好不过了。

沃金接着往下观察自己的身体，眯着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是又闭上了一样。被子盖到了他的腰间，绷带几乎覆满了全身。他注意到自己的双手和手指都还健全。被子下面隆起的长长的轮廓说明他的下半身也还在。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喉咙被绷带紧紧压住。耳部传来一阵瘙痒，这让他确定自己被割裂的耳朵应该也被缝回了原处。

他盯着自己的右手，动了动手指。他的眼睛看到它们动了，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能感觉到手指的移动。它们好像离自己的身体十分遥远，但这跟他第一次苏醒时相比已经大为好转——他已经可以感觉到它们了。

老陈笑了。"我明白你有太多事情想要了解。我该从头说起还是从结尾说起呢？从中间说肯定是不太好，但我也能从中间说起，不过

那样嘛，中间就变成开头了，对吧？”

老陈的嗓音随着自己的解释越来越大，甚至大得有些愚蠢可笑。其他熊猫人都开始转身走开，他们本来挺有兴趣围观这场久别重逢，但老陈的无聊程度已经彻底击败了他们。沃金注意到了他们，也注意到了那些颜色暗沉、历史悠久的石砌墙壁。他在潘达利亚的其他地方也见过这些石壁，在那些充满历史气息、古老而拥有强大力量的地方。

沃金本想说“从开头说”，但嘴里蹦出来的却是：“不要从结尾。”

老陈向后看看，很明显刚才那些熊猫人都选择了无视他们。“事情的开始嘛，是我把你从离这儿很远的滨岸村的小河道里救了出来。我们在那儿尽了一切努力救治你，但是砍伤你喉咙的刀子似乎涂有剧毒，你的伤势太重，我们只能勉强保住你的性命而没法让你痊愈，于是我就把你带到这里来了。这里是昆莱山的影踪禅院，如果还有什么人能救得了你，那只能是这里的武僧们了。”

他花了一点儿时间检查了一下沃金的伤口。巨魔没有从他的眼神中看到同情，这让他感到很高兴。他相信老陈的判断。老陈不插科打诨的时候，都是很清醒很明智的。老陈总是把自己装成一个小丑，所以其他人永远不会知道他实际上有多聪明，但沃金对这一切相当清楚。

“我不敢相信联盟军队竟然会这么残忍。”

沃金用力张大眼睛。“他们，拿走了，我的，‘脑袋’。”

熊猫人咯咯地笑了。“我估计凶手现在就正在跟暴风城的国王共享盛宴，而那个被当成你脑袋的东西就挂在上面做装饰呢。但是我很奇怪，我认识的那个你可绝不会把自己暴露在联盟的势力范围内，让自己伤成这样。”

“部落。”沃金的腹部一阵紧缩。其实不能说是部落，是加尔鲁什，但那个恶毒的名字在他的舌头上艰难地徘徊着，终究没能说出来。

老陈坐了回去，用手捋了捋下巴。“嗯……这就是我带你来这儿的原因，除了这儿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他又向前坐了坐，压低声音继续道，“萨尔已经不在了，加尔鲁什现在领导着部落，对吧？他现在要排除异己。”

沃金把自己陷回枕头里。“是的。但为什么，要干掉我？”

老陈笑了，尽管他想让自己的笑声在沃金听来不带任何责备的意味。“对于每一个联盟来说，你都是夜里最可怕的梦魇。我并不奇怪某些部落成员也把你视为心头大患。”

沃金试着挤出一丝笑容。“胡扯，你呢？”

“我嘛，当然不。像我，还有雷克萨这样的人都绝不会那么想。我们见过你在战场上的勇猛和嗜血，但我们也见过你因为父亲的逝去而深陷哀痛。你对萨尔，对整个部落以及暗矛部族都是那么的忠诚，可总有那么一些人——像加尔鲁什那样的人，他们自己无法做到忠诚，就不相信别人的忠诚。然后他们就会把你的忠诚看作虚伪，看作对背叛的掩饰。”

沃金点点头。他希望自己的嗓子可以好到能告诉老陈，自己曾威胁过要杀掉加尔鲁什。巨魔相信这肯定不会令这个熊猫人感到惊讶。老陈会找到无数个公正的理由来证明加尔鲁什就该被好好警告一下，而沃金现在的状况会证明每一个理由都是正确的。

但现在唯一被证明的，是老陈对他的深厚友谊。

“多，久了？”

“时间长到已经让我酿好了春季的麦芽酒，连晚春或者说初夏的姜汁麦酒也已经完成了一半。熊猫人的时间观念很散漫，像我们这种潘达利亚的无名小卒更是如此。距离我发现你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而你到这里差不多已经有两个多星期。医师往你的喉咙里倒了一些药水来帮助你入睡。”为了能让那些开始靠近的熊猫人听得更清楚，老陈把音量又加大了一些，“我告诉他们，我可以给你冲制一壶加上海藻和浆果的红茶，包管你马上能从床上起来，但是他们不相信一个酿酒师会懂得怎么治疗病人。不过他们还是知趣地给你喂了一些营养品，看起来，他们也不是完全不开窍嘛。”

沃金努力地想要抿抿嘴唇，但即便是这么微小的动作做起来也相当困难。两个星期过去了，这就是我能恢复的程度吗？邦桑迪放过了我，但我却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努力。

老陈又凑过身来，低声说道：“祝踏岚掌门是影踪禅院的领导者。他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这里治疗修养，但他也提出了一些条件。”

沃金费尽全力地耸了耸肩。“没用的。”

“要知道，不论是联盟还是部落，都会希望你能接受进一步的护理……而且你现在已经在逐渐好转，这些话听听也无妨。”老陈伸出手掌做了一个姿势，试图让沃金平静下来，“祝踏岚掌门希望你能从我们身上学习——呃，确切地说，不是我们，是他们。这里大多数熊猫人都把我这样在神真子背上长大的熊猫人看作‘野狗’。我们和他们有着相似的外貌，说着同样的语言，就连身上的气味也是一样，然而仅仅因为出生的地方不同，就变成了不一样的族群。他们也不确定我们到底是什么。这一点最初让我感到很困扰，但是自从我看见许多巨魔也将你们暗矛一族视为异类之后，我就渐渐明白了。”

“不，不是这样。”沃金闭上了眼睛。如果祝踏岚希望我可以向熊猫人学习，那么同样的，他也会试着学习我。

“我向他说了许多关于你的事情。他跟我一样，认为你偏向于土水派的思想，比较理智沉稳。在他看来，土水派并不常见于部落中。他想要弄明白你为何与众不同，但是按照他的安排，你得先试着向熊猫人学习，学习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过你得明白，这可不是打算把你培养成一头蓝色皮肤的食草牛头人。”

沃金再次睁开眼睛，点了点头。他在老陈的反应中发现了一丝迟疑，接着追问道：“为什么？”

老陈抬起头望向别处，指尖紧张地敲打着桌面。“呃，这个嘛……除了土水以外，熊猫人中还有一个叫做火金的派别，这是一种和土水派互相调和平衡的思想流派。火金派有着冲动热血、不管不顾的个性。这可以拿加尔鲁什决定要杀了你来做比喻。火金派和部落的行事作风相当接近，而在联盟中则相对少见。”

“所以呢？”

“潘达利亚的事物在过去都处于平衡之中。祝踏岚大师曾经试图用船、船锚和水来梳理万事万物的关系。真的是十分复杂，而这还没算上船员呢。但归根结底，他的核心思想就是平衡。他真是非常执着于这一点。嗯……怎么说呢，你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衡。”

尽管面容僵硬，沃金还是艰难地挤出了一道愁眉。

“呃……”老陈侧头望向一张空床，“大概在我救回你的一个月之前，我发现了一名人类，他整条腿都断掉了，伤势严重。我也把他带到这儿来了。他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不过巨魔的恢复速度比人类要快上许多，你也很快就会康复的。而我想说的是……祝踏岚掌门现在就是在让他照顾你。”

强烈的震惊如闪电一样击中了沃金，虽然他还很虚弱，但身体还是忍不住抽搐了起来。他大声喊道：“不！”

老陈赶紧跑过去用两只手按住巨魔。“不，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跟你一样，也同样处于我们的限制之下。他不会对你……呃，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惧怕一个人类，对吧，沃金？祝踏岚掌门希望他可以通过帮助你，从而让自己也获得治愈。这是我们的一种行事方式，我亲爱的朋友。还原最初的平衡，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支持这种治疗方式。”

老陈把手掌上的力道控制得很轻，但沃金依然拧不过他。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觉得，那些武僧们往他喉咙里灌的东西，目的就是想让他变得虚弱。可如果真是这样，老陈也会成为这个骗局的策划者之一，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的。

沃金渐渐抑制住了自己的愤怒，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挫败感。祝踏岚掌门不仅想要研究他，还想要研究他会怎么跟人类相处。如果那名老僧愿意聆听的话，沃金很乐意告诉他巨魔和人类间的那段漫长的历史，以及他们结下血海深仇的原因。沃金杀死的人类不计其数，他从没有因此夜不安寝。恰恰相反，这些杀戮反而让他睡得更加踏实。而且他敢打赌这座禅院中的那个人类也是这么想的。

沃金突然意识到祝踏岚大师也许早就了解过了这段历史，但是巨魔和人类之间的那一笔笔新仇旧恨，很有可能都被讲故事的人扭曲篡改过了。所以他才会想要把巨魔和人类放到一起生活，然后从旁观察学习，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是一个明智做法。但沃金突然想到，无论老陈对祝踏岚掌门说起过多少他的事情，在这位熊猫人武僧眼里，沃金也终究不过是一名巨魔。对于那个人类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是谁，跟他们如何对待彼此，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熊猫人想要的不过是这些信息而已。明白了这一点，而且意识到这种信息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之后，沃金对自己多了几分信心。

他抬头望向老陈。“你，同意吗？”

老陈的眼神中充满惊讶，接着他笑了。“这对你和他来说都是最好不过的。迷雾将潘达利亚隐藏了许久许久，你的种族和他的种族之间的深深羁绊是熊猫人从未有过的。你们在一起接受治疗会更好。”

“迟早，互相，残杀。”

老陈的眉毛耷拉了下来。“很有可能。那个人类看起来并不比你自在，但他只有遵守规定才可以在这里留下来。”

沃金仰起脑袋问道：“名字？”

“提拉森·克尔特。你应该不认识他。他在联盟的地位并没有你在部落的高。不过他也算是个人物，他是联盟军队在这里的军官之一。他跟你不一样，并不是被国王派来的刺客暗伤，而是在一次帮助保卫潘达利亚的战斗中受伤。这也是祝踏岚掌门同意照顾他的原因。但他身上似乎有着一些驱不散的伤恸。”

“连，酒，也不能？”

熊猫人摇摇头，目光散漫。“他喝酒，而且酒量不错，但他喝酒的时候情绪并不激动，而是很安静。这也是另一个你们共有的特点。”

“土水，是吗？”

老陈仰头哈哈大笑起来。“他们把你身子砍了，但你的脑袋还是很好用嘛。是的，他看起来是很像土水派，但如果是那样，事情就失去平衡了。自从恢复到可以用拐杖站起来之后，他每一天，每一天都会去爬山。这完全是火金派的行为。他一天比一天走得更远，一百

码，两百码，然后艰难地折返。不是他的身躯，而是他的意志，非常的火金。”

真是非常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执着……沃金没有再继续细想下去，他对着老陈微微点头。“非常，好。我的，朋友。”

“或许，你可以自己找出问题的答案。”

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暂时忍受那个人类，做到大家希望我可以做到的那样。沃金轻轻地舒了口气，把头靠在枕头上。所以，就暂时让自己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吧。

➢ 第五章　机会棋

武僧们并没有让人类来照顾沃金受伤的身体，因为他们知道巨魔肯定不会容忍这一点。沃金从熊猫人的辛勤照料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并无恶意。他们给他清洗身体、料理伤口、换洗床具，以及喂他进食。他还注意到，每个照料他的医疗队成员都是轮流值班的，每个人会各自照顾他一整天，然后两天后再回来继续他们的工作。在每个人都当值过三次之后，他们便不再轮流换班，也不再过来照顾他了。

他偶尔能看到祝踏岚掌门。他很确定这位老僧观察他的时间比自己注意到的要多得多，而且他也只在祝踏岚没有刻意躲避的时候才能发现他。潘达利亚的人对沃金来说，就如同笼罩在他们土地上方的迷雾一般，偶尔才能瞥见其真实的面目。但是老陈似乎跟他们不一样，跟这些令人难以捉摸的武僧相比，老陈就如同阳光一般明媚而爽朗。

所以沃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观察，看看究竟可以从自己身上悟出些什么。虽然他的喉咙好得差不多了，但那层伤疤却让他说话时感到异常困难和痛苦。大部分熊猫人都不知道，巨魔的口音其实是富有韵律且十分流畅的，但现在喉咙的伤疤毁了这一切。如果与他人交流是生命的象征，那刺客显然已经成功谋杀了我。他只希望那些安静的、不可触及的洛阿神灵还能够认出他的声音。

他确实掌握了不少熊猫人的语言。他发现在熊猫人的语言中，寥寥几字仿佛就能概括千言万语，这让他可以选择一些发音没那么困难的简单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实际上，熊猫人说话含蓄晦涩，真实意图总是寓于言后。这种语言中的细微差别是外人很难理解的，而熊猫人也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

沃金原本打算在跟那个人类打交道的时候尽量装得比实际情况更加虚弱，但这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用。提拉森比一般的人类要高，但也还没有达到人类战士的身材标准。他看上去更加瘦弱轻盈一些，左前臂那道已经不太清晰的伤疤和右手手指厚实的硬茧表明他是一名猎人。他的白发虽短，却没有束起来，蓄着的虬髯和山羊胡最近也慢慢开始变白。他穿着一身熊猫人款式的褐色粗布僧袍，但却并不显得宽大。沃金想这应该是一名女武僧的衣服吧。

虽然武僧们没有让人类照顾沃金的身体，但是他们要求他清洗沃金的衣物和被单。提拉森遵守命令且毫无怨言，他的工作效率也很高，每一件事情做得都令人无可挑剔，有时候送回来的衣服和被单还会有药材和花草的香味。

沃金从两件事中觉察到这个人类是具有威胁性的：大多数人可能会注意他身上留下的老茧，但事实是他幸存了下来，而且身上竟然没有太多伤疤。此外，这个人类总是在快速转动着他碧绿的眼珠，还有他追寻声音时扭头的动作，以及他无论回答多么简单的问题都要先停顿下来思考一下的习惯，都暗示着这个人类十分敏锐机警、善于观察。这些细节常人往往不大看得出来，但是对沃金这样谨小慎微的巨魔来说，就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

这个人类展示出的另一特征则是耐心。沃金现在才发现自己不断地重复一些相同的错误，好让这个人类可以多干些活儿的企图是多么徒劳。他经常弄掉勺子或是用食物把衣服弄脏，但这一点并没有让这个人类感到心烦意乱。沃金有时候甚至特意把待洗衣物上的污点遮蔽起来，但是每次衣服送回来的时候，依然是干干净净、无可挑剔。

他的耐心还体现在他是如何对抗自己的伤痛。尽管衣服遮住了伤疤，但他的左髋还是相当僵硬，每走一步看起来都伴随着难以置信的痛苦。他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忍住不显露出来，但这份努力已经赢得了祝踏岚的尊重。而且，每一天在太阳缓缓升上地平线的时候，他都会整装出发，沿着一条小路朝山顶爬去。

一次，当沃金进食之后坐在床上休息时，这个人类向他走了过来。提拉森带来了一张扁平的、上面带有格子的棋盘，还有两个圆形的容器，一只是红色的，一只是黑色的，每一个的顶上正中都开着口子。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旁边的桌上，然后从墙边抽了一张椅子坐下。

“你准备好试试机会棋了吗？”

沃金点点头。虽然彼此都知晓姓名，但是他们从不以此称呼对方。老陈和祝踏岚掌门都告诉过他这个人类的名字叫提拉森·克尔特。沃金觉得他们肯定也把他的身份告诉了人类。这家伙现在还没有显示出任何敌意，但如果哪天显露出来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我是谁。

提拉森拿起黑色的那个棋罐，揭开盖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板子上。二十四粒正方体的棋子滚落在黄褐色的竹制棋盘表面，发出咯咯的声音。每一粒黑色的棋子上都有朱红色的标记，上面标明了可以执行的动作和能够移动的方向。他把它们分成四组，每组六个，以便清点数目，然后他把它们又倒回了棋罐。

沃金轻轻敲一个棋子，说道：“这一面。”

提拉森点点头，然后转身用熊猫人语把一个武僧叫了过来。熊猫人语速飞快，提拉森则明显有些结巴，但这个武僧就像面对小孩一样迁就着他。最后，提拉森向着她鞠了一躬，并致以谢意。

他转身对着沃金说：“棋子就好比是船，这一面代表着重型纵火船。”他把棋子转过来，这样沃金能够更好地看清楚刻在上面的熊猫人象形文字。然后沃金又用纯正的赞达拉语把“纵火船”这个词重复了一遍。

而人类则把头抬到刚够观察沃金反应的高度。

“听你的口音，荆棘谷巨魔。”

不过没等沃金回复，提拉森就用手指着棋子继续说道：“纵火船在游戏中非常重要，它可以摧毁一切，但使用之后也就成了废子。而且为了平衡，在你的六艘海军战船中，只可以有一艘纵火船，多出来的都会被移出游戏。”

“谢谢你的解说。”

机会棋蕴含着熊猫人的哲学。每一粒棋子都有六个面。游戏者必须依照棋子顶上一面标记的身份来移动或是进攻，或者也可以向侧面翻动一次，以新的身份来做出动作。而且还可以捡起棋子重新投掷，随机扔出新的一面。如果运气好，将会有可能翻到纵火船的那一面，这也是唯一可以把普通船只变成纵火船的方法。

最有意思的是，游戏者还可以决定完全不移动，换取一次抽取新棋子的机会。游戏者摇晃棋罐然后将它侧过来，第一个掉出来的棋子就可以加入到游戏中。如果有两颗棋子同时掉出来，第二颗棋子就是无效的，而且还会让对手凭空获得一次抽取棋子的机会。

机会棋是一个鼓励思考，也注重行动的游戏。它平衡了策略和机遇，但机遇有时候也可能变成惩罚。输给一个在棋盘上棋子比自己多的对手，并不见得是一场沉重的失败。为了占据更有利位置而不顾棋子的多寡，也不是什么失礼的做法。经常有些游戏者觉得自己棋高一着，最终却一败涂地，而有些人仅靠着一个机会就可以扭转乾坤，赢得胜利。消灭掉对手的所有棋子当然可以获得胜利，但这会被认为是非常无礼和野蛮的。

平衡各种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提拉森把红色棋罐交到沃金的手里。棋盘有纵横各十二列，他们每个人都分别摇出了六粒棋子，放在离自己最近的那一列上。他们把棋子都调整为基础兵种，方向朝着对方。接着每个人都摇出一粒新的棋子，比拼棋面的点数。提拉森的点数大于沃金，所以他可以占有先手。这两粒棋子都被放回到棋罐中，然后他们便开始正式对战了。

沃金将一粒棋子轻推向前。“你的熊猫人语，很好，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好。”

人类扬起眉毛，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棋盘。“祝踏岚掌门是知道的。”

沃金研究着棋盘，他发现人类加强了侧翼的攻势。“你，追踪过他？”

“他故意留下了一些信息，清晰但又难以捉摸。”提拉森仔细观察着布局，“你把这粒棋子翻回了弓箭手的一面，真是个耐人寻味的选择。”

“你的风筝也移动了。”沃金完全看不到人类有任何犹豫，但他的赞赏让提拉森又再次望向那粒棋子。提拉森死死盯着它，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东西，最后他望向了棋罐。

巨魔思索着对手的棋路。接着，他摇出一个立方体，这粒棋子不停地旋转然后停了下来，是纵火船。他把它放在弓箭手附近以加强自己的侧翼力量。棋盘上，胜利的天平倾斜了，但这并不是任何一方所期望看到的。

提拉森也摇出了另一粒棋子，是一个战士，虽然不是棋子最强的一面，但是也已经足够好了。骑士，是一种能够进行长距离移动的棋子，提拉森迅速且坚决地将它放到了与纵火船相对的一侧。

沃金再次拿起棋罐，但是提拉森按住了他的手。“不要。”

“拿开，你的，手。”沃金把棋罐抓得紧紧的。他觉得一用劲，这棋罐肯定会被捏得粉碎，棋子和碎屑会飞得到处都是。他很想对着这个人类大吼，想问问这个人类怎么敢碰他的手，他可是暗影猎手，暗矛部族的领袖。你知道我是谁吗？

但沃金并没有这样，因为他的手已经使不出更大的力气了。就这么短短一会儿已经让他的肌肉感到超出了负荷。他的手明显地慢慢松了下来，要不是提拉森的手还握在外面，棋罐恐怕早已经掉到了地上。

提拉森摊开了自己的另一只手，试图消除怨恨。“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游戏的一些心得，你没有必要掷出一颗新的棋子。如果我不阻拦你，你的掷棋只会让我赢得更加漂亮。”

沃金仔细地研究着棋局。提拉森的战士只要一次翻面就可以摧毁自己的领主。到时候他的纵火船就不得不回去迎击这个威胁，但只要回去，纵火船就会陷入提拉森的风筝所控制的领域，这样这两个棋子就会同归于尽。一旦如此，整个棋面上他就只剩下右翼的战士和骑士了，就算他能从棋罐里掷出一颗棋子最好的那面，也挽救不了整个局势。如果他在右侧加强兵力，提拉森会加强对他左边的攻击；而如果他把力量都转移到左边，他的右侧又会完失守。

沃金让提拉森接过他手中的棋罐。“为了我的荣誉，谢谢你。”

人类把棋罐放在桌子上。“我知道你的打算。我可以借你的失误获胜，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是对自己在游戏上的学生赶尽杀绝。这反倒变成了你的胜利，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在你的计划之中。”

本不该这样吗？沃金眯缝起了双眼。“你赢了。你看穿了我。我认输。”

提拉森摇了摇头，坐回原来的位置。“这样一来，我们俩就都输了。我不是在跟你玩文字游戏。你得明白这里还有旁观者呢。我揣测你，你揣测我，而他们又揣测着我们俩。他们观察着我们如何玩这个游戏，琢磨着我们如何算计彼此。而祝踏岚又在更高一层的地方研究着他们是如何研究我们。”

一股寒意窜上了沃金的脊背。他点了点头。他希望能不动声色地传达信息，但是祝踏岚一定注意到了。此时此刻，对于两个外来者来说，这就足以让他们站到同一阵线上。

当提拉森把棋子放回罐子里时，他的声音放低了。“熊猫人习惯保持神秘。他们能看穿迷雾，却把自己隐于迷雾之中。他们能找到和谐宁静之道，却又不屈从于此。幸好他们是如此地热爱和平与安宁，否则必将成为一股可怕的势力。”

“他们在观察，想要看我们如何保持均衡。”

“他们会喜欢我们的和谐之道的。”提拉森摇摇头，“另一方面，也许祝踏岚还想要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世界失去平衡，彼此残杀毁灭。让我害怕的就是——他们总是能如此轻易地洞悉万物。”

***

那个夜晚，幻境又一次嘲弄了沃金。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大群战士中间，而每一位都是自己熟知的同胞。他将他们集合起来，与扎拉赞恩殊死一搏，去终结他的疯狂，为暗矛部族解放回音群岛。每个战士都像是一颗机会棋子，都把最强大的那一面翻到了顶上。他们之中没有一艘纵火船，但是沃金对此毫不意外。

因为他就是纵火船，只是还没显示出最强大的那一面。尽管令人绝望，但这并不是一场昭示沃金生命终结的战斗。在邦桑迪的护佑下，他们将杀死扎拉赞恩，收复回音群岛。

“这是谁，这个正在谱写英雄史诗的巨魔，是谁？”

沃金转过身来，听见骰子转到新的一面时的咔嗒声。他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半透明的骰子中，让他感到震惊的是，这骰子没有一面是有价值的。“我是沃金。”

邦桑迪在一个迷雾笼罩的灰白世界里显出了形体。“那么这个沃金是谁呢？”

这个问题让他感到动摇。那个幻境中的沃金成了暗矛部族的领袖，但这也就到那为止了。他的死讯或许刚刚才传到部落，又或许根本还没抵达。在心里，沃金希望部落的信使们都在路上耽搁了，这样才能让急于知道计划是否成功的加尔鲁什再多等待一些时间。

这不是问题的答案。他不再是暗矛部族的首领了，这不再有意义了。族人们也许还承认他，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传递任何指令。他们会抵抗加尔鲁什，以及任何企图征服他们的人。但是没有了他，族人们只能听命于能够为部族提供安全的人。他——沃金——也许从此就会失去自己的族人了。

“我是谁？”

沃金打着哆嗦。他曾经认为自己比提拉森・克尔特要强，但那个人类至少已经脱掉了病号服，能够自由行动。那个人类没有被对头背叛和暗杀，而且显然已经领悟了一些熊猫人的理念。

可是，提拉森却在不该犹豫的时候犹豫了。他在熊猫人面前的那些韬光养晦的小伎俩也早已被沃金看穿了。而且，尽管沃金称赞了他的棋招，但是他之后的犹豫绝不是装出来的。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允许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沃金抬头看着邦桑迪。“我是沃金，我知道我是谁。至于我将会成为谁，这个答案只有沃金才能找到。此时此刻，邦桑迪，这就够了。”

➢ 第六章　教学与训练

沃金说不上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他很清楚自己不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强迫自己缓缓地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很想把被子直接扔掉，然后扬长而去，但最终还是轻轻地将之拉起并仔细折叠整齐。

脚踩到地板上的触感有些难以忍受，但他从中拾起了勇气。他倚着床柱，艰难地让自己站直，任脚底冰冷的触感与伤口缝合处的撕裂感侵袭着神经。

这已经是他的第六次尝试了。在第四次的时候，腹部缝合好的伤口又再次裂开，渗出的血迹把外衣染出一片鲜红。但他拒绝承认这一事实，摆手示意那些被招来的武僧们离开。他本打算充满歉意地把提拉森叫来，让他打理这一片狼藉，但转念之间又打消了这个想法。他让武僧们把弄脏的衣物放到一旁，留给他自己。

那一次的尝试失败了，但现在他成功地站起来了，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阳光透过窗户洒落到屋内地面上，并且缓缓地移动着，让他能够从中估算出自己大概站了多长时间。虽然这次阳光移动的距离连一只虫子的宽度都没有超过，但不管怎么说，他站起来了，这就是一场胜利。

武僧们帮他重新缝合并包扎了伤口之后，沃金向他们要了一盆清水和一把刷子。他拿过长袍，费力地洗刷着那块血渍。血渍非常顽固，肌肉已经因为持续用力变得如同烧灼一般，但他仍然铁了心想要把它洗掉。

提拉森等到沃金的情绪缓和，那盆清水也不再泛起水波之后，取走了他手中的长袍。“这本是我的差事，沃金。你确实是一个好人。现在我应该把它拿出去晾干。”

沃金看着那块血渍依然残存的轮廓，真心希望自己能够拒绝他，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不过就在这一瞬，他仿佛感受到了火金与土水之间的平衡正在重建。他生性冲动，而提拉森心思细腻，难免有对立的时候，但实际上，在相处的过程中谁都没有因此失掉过尊严。

他们都会尊重对方的努力与决心，各自收获想要的结果。他们谁也没有自我膨胀，谁也没有想过要强压对方一头。

第二天，沃金在第三次尝试的时候就站了起来，并且拒绝再躺回去——直到光线跨过了石块地板的接缝，移动了一个大拇指的长度。再之后的一天，他花了头天坚持站立的时长，从床头走向了床尾。然后，在这一周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行至窗边，张望脚下的院子了。

熊猫人武僧们在院子中央站成一列。他们刚刚完成了拳术的操练，动作之快甚至让沃金也感到震惊。巨魔对肉搏并不陌生，但他们的身材更加细长纤瘦，因此格斗技巧也和武僧大不一样。其他的武僧在院子的边缘地带三五成群地演练着刀剑、长矛、长棍和弓箭，他们看起来即使只用一根简单的木棍，也能将暴风城的披甲勇士一击攻破。若不是太阳的光辉已经开始收敛，沃金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看得清这些刀光剑影。

另外一头的阶梯上，陈・风暴烈酒正在清扫积雪。再往上两级台阶，掌门祝踏岚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沃金透过窗口看到了这个场景，心想着自己怎么会正好看见禅院掌门在做这种卑微的工作。或许他只是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想要做一些从未体验过的事情？

但看眼下这场景，祝踏岚不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很清楚整个工作的进程，很清楚自己什么时候会清扫完这一片。沃金很想要去向老陈询问一番，问问看祝踏岚是否只是心血来潮，但是当他往旁边瞥去的时候，立即发现了若干名武僧躲闪的神情，这意味着他们都在暗中观察他的行为——以尽量不被他察觉的方式。

他躺回床上不到五分钟，老陈就前来探访了，还带着一小碗起泡的液体。“看到你能起身真是太好了，我的朋友。我想把这个带给你好几天了，但祝踏岚掌门一直都不允许，他觉得这对你来说或许太烈了点儿。我跟他说想要把你喝倒这可远远不够。我的意思是，你可是沃金，对吧？来尝尝这第一口。好吧，除了我以外的第一口。”老陈笑着说道，“但我还是要确保这碗不会要了你的命。”

“太好了。”

沃金接过碗嗅了嗅。这碗佳酿气味浓烈，还有股木头的味道。他抿了一小口，觉得不算苦也不算甜，但却醇厚饱满。它的口感仿佛雨后的森林中各种散发着水汽的植物融为了一体，包罗万象。这使他不禁想起回音群岛，怀念几乎让他哽住喉头。

他强迫自己咽下酒，然后点着头做出一副酣畅的样子。“非常棒。”

“谢谢。”老陈埋着头说道，“我们抵达这里的那天，你的样子非常糟糕。一路上都颇为艰难。有人说我们应该把你直接葬在山上，但我对着你的耳朵——好使的那只，不是丽丽缝起来的那只——低语了几句，说如果你能撑下来，就有好东西等着你。我把我的那只小背包翻了个底儿朝天，找到了从你家乡采摘的些许香料和花草。为了让你想起家的味道，我用那些原料给你酿造了这麦芽酒。我把它叫做‘治愈’。”

“我的痊愈，都是你的功劳。”

这名熊猫人抬起头。“这才只是好了一点儿而已，沃金。你的痊愈还需要时间。”

“我会恢复的。”

“所以我已经开始研制新的酿造了，名字叫做‘恭贺’。”

***

或许是老陈的麦芽酒，或许是他的巨魔体质，或许是清新的山风，或许是武僧们对他的引导治疗，又或是这所有的原因综合起来，总之在这几周里，沃金恢复的进度十分乐观。每一天，当他和武僧们一起列队向导师鞠躬之后，都会抬起头看一眼那扇他曾向下张望过的窗户。那时的他完全无法想象自己会加入到武僧的行列中来，但现在他感到焕然一新，甚至都不再记得自己伫立窗边的旧模样。

这些毫无成见接纳了他的武僧们都把他唤作“沃健”。这对他们的发音习惯来说好像更为简单，但他知道并非仅仅是那样。老陈告诉他，“健”这个字有许多含义，但都与非凡有关。起初，他们只是用

它来形容他的笨手笨脚，但后来逐渐变成了他非凡学习能力的代名词。

若非他们都是热心的导师，他早就对他们的无礼心存蔑视了。他是一名暗影猎手。尽管这些熊猫人都是身手不凡的武僧，但他们谁都无法想象沃金为了成为暗影猎手所付出的一切。武僧在战斗中展现平衡，而暗影猎手则需要掌控混沌。

他求知若渴、见微知著，这些品质都在促使导师们不断向他灌输更多更精妙复杂的技能。随着他的能力日趋增强，他的身体也从旧日的伤口和瘀青中逐渐恢复，如今他面前的唯一障碍便是缺乏耐力。沃金想把它归结于山间稀薄的空气，可同样负伤的人类却并没有受到气短的影响。

事实上提拉森正被另外一件事情困扰着，那便是他仍然跛着脚。虽然不像以前那样严重，但他依然需要拐杖。他经常跟用长棍做兵器的武僧们一起受训，而沃金注意到，只要在搏击的过程中，跛脚症状便会消失不见，但是在战斗临近结束时，提拉森就会喘着粗气再次感知到自身的身体状况，症状又会重新出现。

这个人类也会去射箭场观看武僧进行箭术训练。在这里受训之人必须被蒙上双眼，完全凭感觉射击。提拉森会屏息静气，聚精会神地观看他们射击。有人失手时他会面带沮丧，而有人正中靶心时他又会满面笑容。

如今沃金的恢复程度已经能够参加训练了，他搬到了禅院东面一间狭小朴实的房间。这里异常简朴：一张床席、一张矮桌、一个水盆和一只水罐，还有两个挂衣钩——毫无疑问是为了让他心无旁骛。这种苦行式的简陋能够帮助武僧们更好地集中精神，找寻宁静。

这屋子让沃金回忆起了杜隆塔尔，当然这里给人的感觉要比那儿冰冷得多。不过住在此处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难处。他把他的床放在了能够被晨间第一缕阳光唤醒之处。每天早晨起来之后，他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先完成一些杂务，然后在晨练之前吃完简单的早餐。他注意到自己的食物中被分配了比其他武僧更多的肉类，这应该是为了让他更好地康复。

对沃金来说，早晨、午间和夜晚都落入了同一模式：杂务、吃饭和训练。而训练大都是围绕着强化力量与敏捷来展开——学习战斗技巧，拓展生理极限。下午，他会参加一些个别指导，但依旧是与武僧为伍，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参与课程。晚间他们再度聚在一起进行体能练习，不过这都是一些柔韧性和灵活度的训练，旨在帮助夜晚的安眠。

武僧们对他的教学颇为顺利。当沃金眼见着他们一拳就能击破十几层木板时，自己也开始跃跃欲试起来。他知道自己也能够做到，但是在终于轮到他小试牛刀之时，掌门祝踏岚接管了训练场。本该是木板的地方，换成了一摞约一英尺厚的石板。

这是在嘲笑我吗？沃金品读着这位老僧的神情，但是看不到一丝诡谲。当然这并不代表这位熊猫人没有这份心思，他平淡冷漠的表情足以掩饰一切企图。“你让我击破石块，而其他人都是击破木板。”

“其他人不相信自己能够粉碎木板，而你相信。”祝踏岚伸手指在石板上一指高的地方，“把你的质疑放在这里，击穿它吧。”

质疑？沃金迫使自己驱走这个想法，因为这只会让自己分心。他想要无视它，但他最终还是遵循了掌门大师的指示。他把那份质疑想象成一颗闪烁着火光的墨蓝色球体，想象着它漂浮着穿过石块，悬停在它底下。

然后沃金开始调整状态，他深吸一口气，又迅速呼出。他向前出拳，石块应声而碎。但他没有停止动作，他已经下定决心不摧毁那只质疑之球决不罢休。石块被他打得灰飞烟灭，若非他抖落了皮具上石块残存的尘土，它们就像从没存在过一样。

祝踏岚充满敬意地向他鞠了一躬。

沃金回了一个更长的礼，以示尊重。

其他的武僧也都跟随掌门行礼。沃金回应了他们的鞠躬之后突然意识到：自此以后，“健”的含义又要再次更改了。

***

沃金独自坐在房中，石块冰冷如昔。他端坐着直到入夜，才消化掉一部分今天所学到的东西。他的手掌并没有肿胀或是变得更强，但他毫无疑问仍然能够再一次击破质疑。他舒缓了一下手部，满心喜悦地看着它慢慢恢复知觉，直至完全恢复。

祝踏岚以质疑为靶的做法是正确的。质疑是一种能够摧毁精神的力量。无论哪种智慧生物，一旦开始了对成功的质疑，就会止步不前。沃金质疑自己是否可以徒手击穿石块，无异于承认自己的双手不堪一击，会粉身碎骨，会血流成河。如果他执念于这样的后果，那除此之外还会有其他结局吗？那么这种结局就会成为他的归宿。然而，若他的目标是毁灭质疑，他便可以成功。这样的话，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

那个被质疑摧毁了灵魂的朋友——扎拉赞恩，又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不是一个影像，而是一连串的回忆。沃金和他曾是总角之交，是最要好的朋友。因为沃金是暗矛部族领袖森金的儿子，所以总被认为是二人之中更优秀的一个。沃金自己并不这么想，扎拉赞恩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经常谈论此事，还总是嘲笑那些认为他们俩一个是英雄，一个是愚昧跟班的无知人们。当沃金倾尽全力想要成为一名暗影猎手之时，扎拉赞恩成了加德林大师麾下的一名巫医。当沃金注定要肩负更崇高的使命时，扎拉赞恩接受着森金的训练与鼓励，在众人的眼中以未来领袖的身份成长着。

但不管是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们，还是他们两人，都坚信着森金的梦想——暗矛部族将会创造出梦想中的家园，创建一个没有敌人伺机侵略，可以无忧无虑茁壮成长的家园。即使在森金死于鱼人的蛛网之时，这个梦想也未曾破灭。

不知何时何地，质疑悄悄地潜伏进了扎拉赞恩心中。也许是明白了即使是森金这样强大的巫医也会瞬间陨亡，也可能是因为听过了太多次沃金是英雄，他是跟班的流言。个中原因沃金或许无法猜透，但无论是什么，都让扎拉赞恩滋生了对力量的无尽渴求。

欲望让扎拉赞恩陷入了疯狂。他奴役了大部分暗矛成员，把他们转化成了无意识的仆从。沃金与其中一些人逃了出来，然后在部落盟友的帮助下开始了解放回音群岛的作战。沃金带领这支力量杀死了扎拉赞恩，看着他血光四溅，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在扎拉赞恩眼中最

后的光芒消逝前，这位老朋友……似乎恢复了理智，似乎为自己能够从这一切中解脱而感到欣慰……沃金宁愿这样想。

那么，加入加尔鲁什吧。作为格罗姆的儿子，那个兽人顶着许多光环，可无论是人格还是行为，他对自己的父亲都很难称得上敬畏。但加尔鲁什倒是令其他很多人心存畏惧。他知道畏惧是一种立竿见影的鞭挞，足够让下属循规蹈矩，只可惜这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

至少对沃金没效。

加尔鲁什觉得自己的地位都归功于人们对他父亲的怀念，事实虽不尽然，可他仍旧质疑自己的地位。如果连自己都认为自己不配拥有，他人亦会如此。沃金曾经就这样认为过，也对加尔鲁什直言相告过。质疑能够被掩藏，所以任何人都是潜在的敌人。而除掉敌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将他们征服。

但是，无止无休的征服也未能埋没他心底的那个声音："不，你配不上你父亲的威名。"

沃金瘫倒在床席上。他的父亲有过一个梦想，并与他分享过那个梦想。如今沃金终于得以了解其深意，终于让它变成了自己的精神财富。因此，他明白了和平的意义。因此，他看到了梦想成真的可能。

沃金对着虚空呓语道："但加尔鲁什永远都不会明白和平为何物，更不用说他身后的跟班们。"

➢ 第七章　风雪侵袭

场风暴正从南方袭来，乌云压城。呼啸的狂风夹杂着一雪粒穿越街道，打在人们脸上，生生刺痛。这是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沃金初醒之时还是阳光普照，但还未等他完成杂务——基本上是清扫堆满卷轴的书架顶部一类的活儿——气温便骤然下降，天色也跟着阴暗起来。然后整座禅院都陷入风声鹤唳中，仿佛遭受恶魔袭击一般。

沃金对暴风雪略有所知，所以保持着镇定。年长的武僧们对禅院进行了彻底搜寻，把所有人集中到了那间大型餐室中。大家分别在自己的就餐位入座。沃金的个子比其他人都高，一下就看到了那些武僧们正在清点人数。他想到，这样一场野蛮的风暴也许会导致有的人惊慌失措，陷入盲目的混乱，从而丢掉性命。

“提拉森不见了。”老陈说。

让沃金感到惭愧的是，在人数清点完成之前，他都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望了望山顶，然后说道：“如此严重的风雪来袭，他不会出去的。”

祝踏岚站在讲台上说道：“山上有一个面朝北方的洞穴，可以遮风避雨，提拉森经常会在那里歇脚。他肯定没有预料到这场灾难。风暴烈酒师傅，去把你的‘治愈’麦芽酒灌上一桶。第一与第二间禅房的人将会组织人马前往搜救。”

沃金仰起头问道：“我需要做些什么？”

“回去做你的杂务吧，沃金。”祝踏岚没有用到“健”这个称呼，“这里你帮不上忙。”

“他会死在这场暴风雪中的。”

“你也一样，而且会死得比他更快。”这位年长的熊猫人挥出手爪，示意众人可以开始执行命令了，然后对着沃金继续说道，“你太不了解这种暴风雪了。你也许能够粉碎石块，但这风暴却能粉碎你，

它会掠走你的体温和全部力量。在找到他之前，我们就得先把你给抬回来。”

“但我无法就站在这里……”

“坐等结果吗？那好，我就给你一个任务，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熊猫人用鼻子呼出一口气，但他的语气依旧平淡，没有一丝涟漪，“你是真心希望出去营救那名人类呢，还是想满足你作为英雄的自尊？在你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前，那边还有很多灰尘需要擦拭呢。”

沃金在心中愤怒地咆哮着，却没有将之诉诸言语。这是事实，武僧师傅所说的两件事全都一语中的，如他麾下的弓箭手射出的箭矢一般精准。这场风暴的确足以致沃金于死地，甚至在他完全健康无恙的情况下都能将其摧毁。暗矛巨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需要那种面对冷言冷语的忍耐力。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那句直击内心最深处的话语。祝踏岚看穿了沃金想要参与这次救援行动的原因。他并非一心只为提拉森·克尔特的安危着想，他更多是出于对自尊的考量。当危险降临急需援手之时，他不想只是站在一旁观望，这是软弱的表现，而软弱正是他不愿承认的一面。如果他能救出提拉森，那他和自身的形象便会随之超越那个人类。那个人类曾经目睹过他的软弱，这一点让沃金心有不甘。

沃金干着手中的杂务，开始意识到自己似乎一直蒙恩于他。这令他颇有些坐立不安。巨魔和人类从来都是真心相待——通过憎恨的方式。沃金杀过的人类已经无从算起。他和提拉森是天生的敌人。而且在这里，熊猫人之所以想要让他们待在一起，也正是因为他们这种绝对的对立。

这个人类给予他的除了善良好心以外，还有什么呢？沃金很想简单地把这当作是软弱，是因为恐惧而委曲求全。提拉森希望沃金在完全康复之时不会杀了他。这样的杀戮对许多巨魔来说都不难想象，他们都会把这当作是洛阿神灵的旨意，但沃金对此无法接受。提拉森对他的关怀或许只是完成任务，但那次的那件长袍却并非只是履行仆人的职责。

那包含了更多的意义，值得尊重。

沃金清扫完了高层的架子之后，又开始擦拭最底下的那层。这时候搜救小组回来了，他们的声音听上去很兴奋，应该是成功了。午膳之时，沃金先是寻找着提拉森，随后是老陈和祝踏岚，但他谁都没有寻着。他又开始用目光搜索着治疗者的影子，的确有那么一两个，但他们也只是随手扒了几口饭，旋即便没了踪影。

风暴的侵袭意味着这将是灰暗阴沉的一天，最后会以更深的黑暗与更凛冽的严寒来宣告尾声。傍晚时分，在武僧们齐聚用膳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女武僧找到了提拉森，并将他送到了医疗处。老陈和祝踏岚在那里等着他，看起来都不怎么开心。

提拉森·克尔特躺在床上，脸色灰暗，眉头还蹙着汗珠。几块厚毯子严严实实地裹着他，一直盖到了脖子的位置。他努力想把毯子掀开，但身子是那么虚弱，就连这一点也没法做到。怜悯从沃金脸上一闪而过。

禅院掌门指着沃金说道："有件事需要你去办，如果你不做的话，他就会死掉。而在你生出任何不光彩的想法之前，我必须警告你，如果你拒绝，你也会跟着他一起死去。并非我会动手，也并非此地的任何一位武僧，而是此前你在石块之上击碎之物，会伺机重新潜入你的灵魂，将你置于死地。"

沃金单膝跪地，凝视着提拉森的脸庞。恐惧、憎恨、羞耻，这些情感一一在他身上掠过。

"他沉睡着，身陷梦境。我能为此做些什么？"

"不是你能做什么，巨魔，而是你必须做什么。"祝踏岚缓慢地呼出一口气，"在这里的东南方有一座庙宇。潘达利亚有无数座庙宇，但是这一座，无论是它本身还是住在其中的武僧都不简单。少昊皇帝凭借着他的智慧封印过一只煞。煞和你们的洛阿神灵有些许相似的地方。他们是由智慧种族的负面情绪汇聚而成。而在青龙寺中被皇帝封印的那一只，叫做疑之煞。"

沃金蹙着眉头。"怀疑怎么会生出形体？"

"没有？那被你一拳摧毁的是什么？"祝踏岚将双爪负在身后，"你有质疑，我们都有质疑，煞便利用它们。它用质疑攻心，麻痹我

们的思想，扼杀我们的灵魂。我们影踪派就是为了对抗煞而受训。然而不幸的是，提拉森·克尔特在他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遭遇了它们。”

沃金再一次站了起来。“我能做些什么？我必须做什么？”

“这些日子以来你就是他的世界，而且你深知质疑为何物。”祝踏岚对老陈点了点头，继续说道，“风暴烈酒师傅已经按照药剂师的方子调配好了药引，我们称之为‘溯源酒’。你与他一并饮下，由此引你进入他的梦境。洛阿神灵时常会借你之手行事，而这一次你当借他之手。沃金，你已经摧毁了质疑，但提拉森仍然在受其困扰。你必须找到它，然后将之驱逐。”

巨魔眯起眼睛问道：“你不能吗？”

“事关人命，如果我办得到的话，你觉得我还会放手让一个几乎是见习者的人去做吗？”

沃金低首答道：“当然不会。”

“巨魔，有件事情你要谨慎。要明白你的所见所感并非真实存在。这只是他对于过去的记忆。就像你跟战争中每一个幸存者交谈，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版本都会不一样。所以不要力图去弄懂他的记忆。你只需要找出他的质疑，然后连根拔起。”

一位女僧同老陈一起搬来了另一张床，但沃金大手一挥拒绝了。他舒展四肢躺在了提拉森一旁的地板上。“这样我会更加谨记自己的巨魔身份。”

他接过老陈递过来的木碗。这碗深色液体喝上去有油腻味，且有一股像掺了荨麻一般的刺感。舌尖上的酒很快就发酵了，只留下一些微妙的麻木感。他连吞两口，将这碗溯源酒咽进肚子，然后躺回原位，合上双眼。

他尽可能地引导着自己的意识，逐渐靠近洛阿神灵，但他眼前的光景却毫无疑问是熊猫人式的风景——纵然有片片雪点掠过，它依然被整片碧绿和暖灰色所倾覆。祝踏岚立在那里，像一只沉寂的幽魂。

他的右爪指向一个黑黢的山洞。熊猫人的脚印标明了方向，但那踪迹最终止步在了洞口。

沃金扭动身子闪躲着，侧身而入。石墙收紧了，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担心自己无法穿过此处。而后伴随着一阵撕裂感，他成功了，并且兴奋得几乎要尖叫起来。

沃金附身于提拉森·克尔特，借他的双眼观察着，发现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耀眼的翠绿之中。他赶忙抬起一只手挡住眼睛，但随即察觉到了一些惊人的变化。他的手臂变得很短，身体变得更加宽阔但却更加无力。他只能迈出细碎的步子。目光所到之处，男性和女性的人类们都腰佩锋利的武器，身负调校过的铠甲，其外还罩着纹绘金色徽记的暴风城战袍，而锦鱼人士兵则站在一旁敬畏地观摩着。

一位年轻的士兵出现在他眼前，并向他行礼。“先生，战地司令请求您前往山中的营地。”

“多谢。”沃金顺着这记忆一路前行，并开始习惯这副人类之躯。提拉森背上负着弓箭，腰间悬着箭囊。一小部分盔甲在身上沙沙作响，但底下的皮具包裹保护着他。这些皮具的材料都是从他杀死的野兽身上取得，他自己鞣好这些皮革，并且缝制成型。他不信任其他任何人的所备之物。

在意识到这些小情绪之后，沃金笑了。

提拉森毫不费力地攀上了这座山坡，沃金此时才明白为何他会这般享受逗留此地。他停住了脚步，眼前出现了一个留着浓密胡子的魁梧男人。这位战地司令的铠甲闪烁着熠熠光辉，白色战袍上看不到一丝血迹。

“长官，您要求见我？”

这个男人叫伯登·范尼斯特，他指着脚下的山谷说道：“那里就是青龙寺腹地，我们的目标。表面上看上去风平浪静，但我知道事实绝非如此。我已经从军队中精选出了十二名散兵，他们都是最好的猎人。我要你带领他们前去侦查并回报情况。我们不能遭受埋伏。”

“明白，长官。”提拉森潇洒地敬了个礼，“您一小时之内就会接到我的报告，最多两小时。”

“我给你三个小时。”这位战地司令也向他回了一个礼，示意解散。

提拉森疾速离开，沃金记录下了他的每一个情绪。他们沿着石山的小径而下，巨魔注意到这个男人拒绝跳跃。他想从这些抉择中找寻出“质疑”的蛛丝马迹，但相反，他只从中看到了自信。提拉森十分了解自己的身体，那些对巨魔来说稀松平常的下山方式，放到人类身上很可能就会折断一条腿或是扭伤脚踝。

人类竟然如此脆弱，这让沃金感到诧异。这种脆弱使得他在战斗中可以轻易地折断或是剁掉人类的肢体，他原先一直都乐在其中，但现在却思忖了起来。死亡来得如此容易，这一点他们都心知肚明，但人类和巨魔仍然在不断斗争着、残杀着，丝毫没有畏惧。死亡就好像是一位他们熟知的老朋友一样，可以随意拥抱。

提拉森加入到了这十二名猎人组成的小分队之中，沃金注意到他并没有自己的动物伙伴。其他人都有各自的动物伙伴同行，而繁复的种类印证着他们曾经周游过的地点。迅猛龙、海龟、巨型蜘蛛、吸血蝙蝠，以及其他世界各地的各种生物——人类猎人们以一种沃金无法理解的逻辑选择了各自的伙伴。

提拉森做了一个简洁明了的手势，将命令下达给他的士兵们，他们随即分散成了几个小组。就如同在机会棋盘上调兵遣将那样，他带着自己的那支小组直奔南方，向着最远的目标而去。他们行动迅捷而又悄然无息，像那些有着丝绒般轻柔脚步的熊猫人武僧一般隐秘。提拉森持箭在手，但却并没有搭上弓弦。

当尖叫声从西面传来的时候，所有事情都为之改变了。若不是沃金深谙战争的意义，亦明白它能够对意识造成怎样的转变，他早就迷失了自我。时间仿佛放慢了速度，他看着祸端显露，随即开始像这场灾难爆发的速度一般全力飞奔。眼看着一支利箭飞向朋友的过程漫长得好像没有尽头，但是接下来鲜血喷涌而出，却只在顷刻之间。

那里原本没有敌军，但现在一支庞大的队伍包围了他的部下。古怪的魂体生物迅速地移动着，撕心裂肺的尖啸声像共鸣一般从喉腔中

发出。人类小队的动物伙伴们咆哮嗥叫，撕咬抓刨，但一拥而上的敌人瞬间就把它们撕成了碎片。

对提拉森来说，他要做的就是努力保持镇定。他握紧弓背，让箭矢一支又一支接连射出。在影踪禅院的时候，即便是对于武艺精湛的熊猫人来说，张弓搭箭的提拉森也让他们自愧不如。沃金毫不怀疑他能够直射武僧的箭头，将它劈成两半之后继续长驱直行。

一个女猎人倒下了。她深色的头发顺滑光洁，就像陪伴在一旁的那只山猫一样。提拉森怒吼着，朝着她狂奔而去。他朝着那只袭击她的煞魔加速放箭。他杀死了一只，随后是第二只，但突然间一块石头滚到了他脚下，他错失了第三只。

沃金借着提拉森的视界目睹了这一切，他知道最后那一箭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那女人红色面具下的双眼已然呆滞无神。她血流如注，战袍已被染透。如果她的死有什么让人记住的地方，那便是她把手轻柔地放在了死去伙伴的宽大脑袋上。

提拉森单膝下跪，忽然一个东西从侧面猛地袭击了他。他飞了出去，手中的弓箭也顺势滑落。他撞到了一块磐石上，左腿当场折断，一阵剧痛如电流一般穿过他的身体。他试着跳起来，但只在地上滚了一下便停住了，映入眼帘的是那个死去的女人。

要不是因为我，她现在还活着。

就是这里，“质疑”的源头。沃金低头看着那条附着在荆棘上的黑色丝线。它刺伤过他一次，虽没有刺中心脏，但却灼伤了他的背部。此刻它再次出现，泰然自若，就像是一条伺机出动的毒蛇，对准了提拉森的心脏。

沃金将灵魂之手伸向荆棘之下，像捉蛇一般抓住了它。他用大拇指摩挲着它，然后猛然将它掐断，随后他又伸手往下，斩断了那条更长的丝线。

被切落的其中一段利落地蜿蜒滑行，渗入了提拉森的体内，将他的心脏紧紧缠绕，并且加剧收缩。它让这个男人的身体变得紧绷，背脊也弓了起来，但残破的丝线无法缠得更紧。它在一阵绞缠之后便匆匆逃离。

这缠绕让人类感受到了噬骨般疼痛，并逐渐由脊椎蔓延到大脑。剧痛将他彻底碾碎，让他从嘴里挤出了痛不欲生的嘶吼。沃金脑中的提拉森影像如被涡流吞噬一般逐渐匿去。就像是黑洞出现在眼前一样，周围一片漆黑，但紧接着银色的光亮爆炸开来，让人类和巨魔都为之震骇。

***

沃金痉挛着，他四处探寻着身上的伤口，汗水浸透了脸庞。他攫住大腿，感到痛苦正在褪去。他喘着粗气，将目光转向提拉森。

人类已经恢复了气色。他的呼吸开始变得顺畅，也不再在毯子下挣扎了。

沃金观察着他。他仍然很虚弱，这是一种沃金在走入他的内心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虚弱。这个人类的意志如钢铁般坚强，他会让自己恢复的。沃金知道这是许多人类共有的特性。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很讨厌这一点，因为这会在战争中为巨魔带来许多麻烦。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钦佩着这种精神，因为它能予人拼死抵抗的力量。

巨魔仰起脸看着掌门祝踏岚。“有些跑掉了。我没能全部击破。”

“你所做的已经足够了。”熊猫人武僧郑重地点了点头，“就目前来说，已经足够了。”

➢ 第八章　画卷里的家乡

提拉森的热病随着这场风暴一起爆发，让老陈忍不住有些怀疑这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不过这个想法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最后一片雪花飘落的时候，老陈看到雪百合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样子。这些景致都让那个邪恶的念头无法在心中生根，因为恶灵绝对不会与这样的美好共存。

祝踏岚没有试图去判断风暴的起因，但他分别派了武僧去南面、西面和东面去评估损失。老陈自告奋勇要前往东面，因为那是白虎寺的方向，可以顺道看看他侄女现在过得如何。祝踏岚应允了他的请求，并保证在他离开期间，提拉森将会得到最好的照顾。

对老陈来说，走出禅院的感觉颇为良好。旅行能够满足他对流浪的渴求。他很肯定大多数武僧下山都是为了追逐这种独自漂泊之感。他们的想法与那些居住在神真子背上的熊猫人类似：渴望去感知这个世界，就像是本性失去平衡，偏向了火金那一边。

老陈不否认他热爱游历与探险。其他人也许只是因为害怕束缚而渴望旅行，但老陈不是。他转过头笑着对他的同行伙伴说道："我感觉每一次背上行囊出走，都是为了把享受安逸的机会留给别人。"

雅丽亚·圣言回以他一个古怪的表情，但还是携着几分笑意。"风暴烈酒师傅，我们又要进行一次没头没尾的谈话了吗？"

"抱歉，圣言。有时候脑子里千头万绪，杂乱得像机会棋的棋子一样，永远也不知道最后哪一面会朝上。"他往回指了指那座已经藏在一抹云彩之后的禅院。

"我热爱那间禅院。"

"但你就是没法在那待上一辈子。"

"嗯，应该是吧。"老陈锁着眉头说道，"我们以前有讲过这个话题吗？"

她摇摇头。“风暴烈酒师傅，有好多次当你突然停住手上的工作，或是注视着别人向着山间启程出发的时候，你都会陷入迷思。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某个地方，就好像你在酿造美酒的时候那样专注。”

“你注意到了？”老陈的心跳开始微微加速。她一直在观察我？

“当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理想而闪耀的时候，你很难不去注意他。”她的余光有些闪烁徘徊，然后挂上一个笑脸问道，“你想听听在你工作的时候，我是怎么看你的吗？”

“愿闻其详。”

“你会变成一个发光体，风暴烈酒师傅。你云游四海，留下足迹的地方远不止潘达利亚，而且你做事总是一丝不苟。就拿你为巨魔酿的那一桶‘治愈’来说吧。熊猫人中也有和你一样娴熟的酿酒师，或许他们的技艺比你还要精湛，但是他们缺乏游历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不会懂得如何在酒中灌注属于巨魔的幸福。”她垂下目光，“恐怕我表达得不是很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谢谢你。”老陈笑了，“听到别人这样说自己真有点不好意思。当然，你的话没错，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丝不苟’。我只是把酿造当作一种乐趣，一种能够馈赠予人的礼物。当我为你和祝踏岚掌门沏茶之时，我只是想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欣赏，同时向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感悟。或者用你的话来说，这就是在分享这美妙世界的其中一部分。”

“的确如此。谢谢。”她点点头。此时他们正慢慢进入山谷，山谷的远处有一座村庄，一片片田字形的耕地环绕在它周围。“你先前的话语，暗示了你对于这次出行的积极性要高于对那只神龟的追寻以及对你侄女的探望。我说得对吗？”

“对。”老陈皱起了眉头，“但如果我能承认这一点的话，也就不会选择逃避了。其实我这也算不上是真正的逃避，我只是需要……”

“……新的视角。”

“就是这样。”老陈迅速点头赞同，她说出了他心中所想，“我负责照料沃金和提拉森·克尔特。他们也正在逐渐痊愈，但痊愈的只是身体而已，他们各自都承受着我看不见的心理创伤……”

雅丽亚回过身，将一只爪子放在了他的肩膀上。“这并不是你的错。他们隐藏起来的东西，都藏得很深。而且就算你看得到，你也无法迫使他们正视这些东西。你可以鼓励伤口的痊愈，但这种痊愈无法强行为之。有时候，等待对于治疗者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这是你的经验之谈？”老陈边说边跳过一条小溪流。

雅丽亚也轻快地从石块上跃过。“是的，我的经验，难以忘怀的经验。影踪派的大多数新人都需要经历一系列试练，但并非全部都如此。风暴烈酒师傅，关于那些其他的熊猫人幼童，特殊的幼童们，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被选中的吗？”

酿酒大师摇了摇头。“这我可从来没想过。”

“传言说有些幼童不需要接受炎花试练。他们的命运与常人截然不同。”

她的目光愈加悠远，声音也越发柔和起来。“这些幼童都有着超乎年纪的智慧。有人说，他们表面上是幼童的姿态，但内里却住着古老的灵魂。好心的旅人曾给予他们帮助，而传言说这些旅人亦都是神灵的化身。这些幼童被影踪掌门接收，他们被称为降世灵童。”

“我就曾经是一名这样的灵童。我的故乡卓金村在北方的海岸线上。我的父亲是个渔民，他有着自己的渔船，生活富足无忧。而除了我家以外，村庄里还有着许许多多同样自得其乐的家庭。随着我渐渐长大，我开始明白日后我会嫁给另外一个渔民的儿子。问题是，提亲的人有两个，两个人都长我六岁。他们想要引起我的注意，以及全村人的注意。决定很快就做出了，我会嫁进那个财富有保障的家庭。”

雅丽亚瞥了他一眼。“风暴烈酒师傅，你要知道，我很清楚这个世界的规则。我知道我就是一个筹码，我在生活中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或许等我再长大一些，我会怨恨这样的‘货物交易’，但随后我看到的现实却让这一点变得无足轻重了。”

“你看到了什么？”

“在最初的时候，殷琪和陈华都是在友好地竞争。他们是熊猫人。他们滑稽、嘈杂、精力旺盛，但从来不会伤害别人。只可惜事情总是会慢慢累积。他们的行为都在逐步加剧，两人都在怂恿对方更进一步，话语还时常透着尖刻。”

她张开手爪。“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这种朋友间的竞争可能会演变成敌意。这件事可能永远都到不了动用武力的地步，但他们两人都会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他们比对方更值得拥有我。他们甚至要承担一些过分又愚蠢的风险。哪怕我做出了选择，这种竞争也会持续到一方头破血流为止。而活下来的那一方也会一辈子都会生活在愧疚之中。如此一来，毁灭的将是两条生命。”

“算上你自己的话，是三条。”

“这个道理是我在很多年后才明白的。而当时我还不到六岁，我只知道他们会因我而死。所以，我打包好了一些饭团和几件换洗的衣裳，在一个清晨悄然离去。我的外婆看到了，但她没有为难我。相反，她用她最喜欢的一条围巾把我裹住，并对我低声说道：‘我真心希望我能明白你的勇气，雅丽亚’。而后我便踏上了前往禅院的旅途。”

老陈等待着下文，雅丽亚却一直沉默不语。她的故事让他想要微笑赞许，因为她曾是如此勇敢、明智的一个幼童，敢于选择这样的旅程。但话说回来，这对于年幼的她来说又是如此可怕的一个抉择。他发现她的余音之下，潜藏着痛苦与伤悲。

雅丽亚摇了摇头。“讽刺的是，如今我却成为了炎花试练的评审。我从未经历过那些试练，现在却可以决定谁才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如果用我对他们的苛刻标准来审视自己，我自己就没有资格留在禅院。”

这份违背你天性的职责，一定让你心里很难受吧……老陈心想着，弯下腰来熟练地采摘了一大簇点缀着“小红毯”的黄色花朵。他把花朵放在掌心反复摩挲。花瓣随之散发出沁人的香气。他把手掌递给她。

她把摊开的手掌捧在一起，接过捻碎的花瓣，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叹道："春日的寄望。"

"杜隆塔尔有一种类似的花，总是在雨后生长。他们称它为'心之所往'。"老陈用掌心擦着脸颊和脖子，"但巨魔不这么称呼它。他们确实有高尚的心志，却始终居安思危。我觉得他们好像认为曾经的安逸生活带着他们走向了衰败。"

"他们就任由自己被苦难驱使吗？"

"有一部分……事实上，有很多都是那样，但沃金不是。"

雅丽亚把那些黄色花瓣全都倒入了一只亚麻制的小袋子里，然后拉紧收口。"你这么了解他心中所想吗？"

老陈耸耸肩。"我想应该是的。"

"那么陈师傅，你也应该相信你的朋友会像你了解他一样了解自己。这会成为他痊愈之路上的第一个关键之处。"

***

他们原本打算连夜赶路，这样一来约摸黎明之时就可以抵达直通白虎寺的小径。然而在走了还不到三里路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一对正在料理萝卜作物的年轻熊猫人。他们的动作看起来都不太利索，实际上，他们架在手中的锄头和钉耙与其说是农具，倒不如说是拐杖更为贴切。伤痕累累的外表和气急败坏的神情都表明他们显然是刚经历了一场惨败。

"这不是我们的错。"其中一个一面抗议，一面盛着煮好的萝卜粥，"风暴之后，兔妖就一直在抢夺我们的粮食。我们向一个路过的流浪者求助，但第一场战斗才刚结束，她就想着跟我们讨好处了。我给了她一个吻，我哥哥还给了两个。你得知道，若不是这些绷带，我们的模样都相当俊俏。"

另一个飞快地点点头，但马上又抬起手扶着脑袋，好像自己的头骨都快散架了似的。"不过即使作为一条'野狗'，她也算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东西了。"

老陈眯起双眼。“她的名字是不是叫做丽丽·风暴烈酒？”

“你也和她发生过冲突？”

老陈龇着牙，低吼了一声。在这种情形下，这是一个叔叔必须要做的事情。“她是我的侄女。我可是更野的一条狗。她留着你们俩的小命必定有她的道理。告诉我们她往哪个方向去了，否则我就得考虑要不要尊重她的决定了。”

两个熊猫人心惊胆战地使劲指着北边，然后为自己求饶道：“雪灾过后人们就纷纷从南边过来寻求帮助。我们也分发过食物的。我们再为你们打包一些路上带着。”

“你会找个篮子，然后亲自带过来吧？”

“对，对。”

“很好。”

老陈和那两兄弟都不言不语，雅丽亚也沉默着，但她的沉默却有着不同的寓意。喝过粥之后，老陈沏了些茶，并加了一些能够帮助两兄弟痊愈的辅料。“把这些茶叶放在布里攥干，然后把它当作药膏敷在身上，对你们的伤口会很有帮助。”

“明白了，风暴烈酒师傅。”石耙家族的兄弟俩在两位旅人离去的时候频频鞠躬以示告别，“谢谢您，风暴烈酒师傅。愿你和你的侄女旅途一切安好。”

他们翻过一座小山，农田已经在看不见的另一头了。此时雅丽亚打破了沉默。“你不会对他们动用武力的。”

老陈笑了。“你这么了解我，这应该不能算是个问题吧。”

“但你确实吓住了他们。”

他张开双臂，将眼前这峡谷和峭壁的山景纳入怀中。峡谷下面有一条蜿蜒的小溪，没有阳光的地方清澈湛蓝，而被直射的地方则银光闪烁。碧绿，满眼的碧绿深邃清幽地环绕着饱满的茶色耕地，宣示着

这块土地的肥沃。即使是两旁的建筑也毫无开拓的痕迹，它们与这景色合二为一，甚至为它锦上添花。一切都是难以置信的融洽。

“我在神真子的背上长大。我热爱我的家乡。但是当我看到这里时，怎么说呢，我感觉就像是活在一幅画卷之中。一幅迷人的图画，是的，一幅关于潘达利亚的图画。这块土地在向我召唤，它填补了我心中从未被发掘的空缺，或许这就是我四处游荡的原因。我在期待着，但不知道为何期待。”

他蹙着眉头。“比起朝着丽丽咆哮，我更多时候都在朝着那些把她称为‘野狗’的人咆哮。无论对她还是对我来说，潘达利亚都像是家园一样。它是可以让我有归属感的地方。”

“但那两个人就像其他那些人一样，总是不断地提醒着你们不属于潘达利亚。”

“你明白的。”

她递给他那包“心之所往”的香囊。“或许比你还要更加明白。”

***

他们北上前往卓金村的旅程不是靠天或者小时来标记，而是靠沿路之上丽丽留下的种种传言。她乐于助人，但又容易情绪激动。不止一个人把她看作野狗，从他们口中的描述来看，现在连她自己都这么称呼自己，而且语气似乎还颇为自豪。老陈禁不住笑了，不难想象潘达利亚已经遍地都是关于“野狗”的传说。

卓金村依山傍海，他们在这里找到丽丽时，她正在村子里辛勤劳作。之前的风暴击毁了几座房屋，卷走了一艘渔船，码头也因为固定船只的木桩而被拉扯撕碎。丽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抢修工作中。他们抵达此地之时，她正在一旁监督着打捞船员，并大声指挥着木匠们，让他们加快修补房屋的速度。

老陈抓起丽丽，抱着她转了几圈，如同她还是孩童时那样。她尖叫着，但这次是为了抗议叔叔正在摧毁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体面形

象。他将她放下，随后带着敬意深深鞠躬。这个姿势止住了她咯咯的笑声，但她在回以更深更久的鞠躬之后，又接着大笑不止。

老陈向雅丽亚介绍了自己的侄女。“雅丽亚·圣言，她和我一道从禅院行至此地。”

丽丽挑起一道眉毛向雅丽亚问道：“这趟旅途肯定相当漫长。你是怎么让他滴酒不沾一路跑到这儿的？”

雅丽亚笑了。“我们一路追寻着野狗丽丽的故事和她的战绩，让旅途变得相当有趣。”

丽丽喜笑颜开，用手肘捅了捅他叔叔的肋骨。“陈叔叔，她是个犀利的家伙呢。”她挠了绕下巴，又继续说道：“圣言？这里有一个圣花家族，听起来和你的名字差不多。他们都幸存下来了，只是有一些磕碰和擦伤。”

“这真是个好消息，丽丽。”雅丽亚恭敬地点了点头，“如果有余暇的话，我也许会去登门拜访，见见这个名字和我如此相像的家族。”

“他们肯定会对这种巧合感到惊讶的，我肯定。”丽丽环顾村子四周，“我要回去工作了。这里的村民们对水上作业驾轻就熟，但他们在陆上还需要一些帮手。”

丽丽再次拥抱了叔叔，而后便跑回了工作队伍中。当她靠近的时候，工人们干活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许多。

老陈歪着脑袋。“自从加入禅院，祝踏岚为你更名之后，你就再没回来过。你的家人知道你还活着吗？”

她摇摇头。“陈师傅，我们之中有些人生来就是野狗，还有一些人则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成为野狗。而这也是最好的选择。”

老陈点头认可，然后便沉浸在那包“心之所往”的清香中。

➢ 第九章　断掉的记忆链

沃金带着机会棋的棋盘和棋子走进来，惊诧地看到提拉森已经起身离床。他独立行至窗边然后靠在窗台之上，就和沃金曾经所做过的一样。而且巨魔注意到，这个人类的拐杖依旧还留在床脚。

提拉森回头望着他说道：“我没看到任何风暴存在的迹象。有人说看不见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而现在就看不到这场风暴的踪影，完全看不到。”

“祝踏岚说这场风暴不太常见，但也并非罕有。”沃金把棋盘放在了旁边的桌上，“它到来得越晚，势头就会越凶猛。”

男人点点头。“虽然风平浪静，但我能感觉到它。空气中始终藏着一丝寒意。”

“你不应该赤脚。”

“你也是。”提拉森有些趔趄地转过身来，手肘撑在窗扉上，“你努力让自己适应寒冷，天未亮就起身面朝北方立在雪中。你面前的积雪整整一天都被影子覆盖着。这行为令人钦佩，但实在是很愚蠢。我不支持你这样做。”

沃金哼了一声。“用愚蠢来形容巨魔可是极不明智的。”

“我希望你能从我的荒唐事中吸取教训。”提拉森把自己从墙上支开，艰难地朝床边走去。他现在除了还有些虚弱以外，基本上已经没有跛脚的样子了。沃金看着他，并没有伸出援手的意思，这是他们之间游戏的一部分。

提拉森笑了笑，他够到床边的踏足板，然后在床沿上坐了下来。“你迟到了。他们有让你处理我的杂务吗？”

沃金忽略了这个问题，兀自把小桌拖了过来，并拿了一把椅子。“这能加快我的恢复速度。”

“现在变成你照顾我了。”

巨魔抬起头来望着他。“巨魔可不会不讲义气。”

提拉森大笑道：“我了解巨魔，这个我知道。”

沃金把棋盘移至桌子中央。“你知道？你还记得你曾评价过我的巨魔语吗？你说我有荆棘谷的口音。”

提拉森取过一只罐子，把黑色的棋子倒了出来，然后分成六堆。“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学会的吗？”

沃金耸耸肩，不是因为他不想知道，而是他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个男人都会告诉他。

“你说得对，就是荆棘谷。在那里我遇到过一只巨魔，然后雇用了他一年作为我的向导。他对于这份工作相当尽职。我也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学习巨魔的语言。起初他并不知道，我只是偷偷听他说话，之后才开始交谈。对于学习语言我有一些诀窍。”

“这个我信。”

“一个人的足迹就是一门语言。我跟着他。每一天我都会从起点沿着脚印追寻他的去向。无论晴雨，我都坚持不懈，一路下来让我学会了从足迹去判断一个人已经过去了多久，步伐有多快，个子有多高。”

“后来你杀了他吗？”

提拉森把那堆黑色的棋子又放回了棋罐里。“我没杀他，但我杀过其他巨魔。”

“我并不怕你。”

“我知道。而且我也杀过人类，和你一样。”这个男人把棋罐放到桌上，“这个巨魔在祈祷的时候称自己为克伦德尔。我觉得应该可以这么称呼他。他告诉我他可以和神灵对话，不过我已经忘记他是怎么称呼那些神灵的了。”

沃金摇了摇头。“根本就不是什么忘记，这是巨魔一族的秘密，他不会告诉你的。”

“时间长了他就开始变得有些暴躁，就像你一样。长久以来他一直都在对他们倾诉，但从未得到过回应。”

“你的圣光有回应过你吗，人类？”

“很久以前我就不再相信圣光了。”

“所以圣光抛弃了你。”

提拉森笑了起来。“我知道我为何会被抛弃。跟你的原因一样。”

沃金摆出一张木头脸，不再显露任何情绪。他知道人类违背了自己的内心。实际上，自从他进入提拉森的梦境，看到了他眼中的世界之后，洛阿神灵已经变得有些遥远而沉默了。他可以感受到邦桑迪、希里克和希尔瓦拉，但他们灰色的轮廓已然黯淡，消散在了白色的回忆浪潮之中。

沃金仍然相信洛阿神灵，相信他们的指引与馈赠，也相信信仰的必要性。他是一名暗影猎手，他能够和提拉森一样轻易地阅读一个人的足迹，他与洛阿神灵的交流也同样是轻而易举。但是在那场风暴里，踪影无迹可寻，狂风吞噬了言语。

他尝试过寻找他们。事实上，正是他的最后一次尝试让他今天赴约时来迟了一些。沃金在房间中让自己完全进入了禅定状态，他已经可以在意识上超越周围的环境进行移动，但即使这样也无法穿越这场暴风雪的边界。寒冷、遥远的家乡，以及进入到人类内心的经历，似乎就是这些林林总总的事物让他心烦意乱，让他无法打破屏障，建立起与洛阿神灵之间的桥梁。

自从邦桑迪放弃了对沃金的要求之后，他似乎就对这名暗矛巨魔失去了兴趣。

巨魔仰起头问道：“你为何会被抛弃？”

“恐惧。”

“我从不会感到恐惧。”

“你明明害怕。”提拉森用一根手指敲打着太阳穴，“我的意识仍然可以感觉得到，沃金。深入我肌肤之下让你感到惊恐。不是因为你对此感到厌恶，不仅仅因为如此，还因为你发现我竟是如此脆弱。是的，我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你当时的想法是那么苦涩、浓稠，黏在身上仿佛永远都不会消失。我会非常重视这次经历带来的感悟，我很确定，但你却似乎错过了它想要传递给你的信息。”

沃金有些不太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的不堪一击让你记起了自己也曾经徘徊在死亡的边缘。我当时左腿受伤被困，无力逃脱，也知道自己就快死了。而那些刺客试图杀掉你的时候你肯定也有同样的感觉。你还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吗？”

“老陈找到了我，把我带到了这里。”

“不，这是别人告诉你的。”人类摇了摇头，“沃金，你自己记得的是什么？”

“在我进入你的回忆时，你探查过我的内心吗？”

“不，杀了我也不会干那种事。你已经知道了我有多脆弱，而比这更糟糕的事就是得知你的内心也一触即溃。回到刚才那句话，你还记得接下来的事情吗？你知道你是怎么到达被老陈救起的地点的吗？你知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还活着？”

“人类，我活着，是因为我拒绝死亡。”

这个渺小的人类傲慢地大笑起来。“你就这么自欺欺人吧。这正是你惧怕的东西。你没有意识到，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之间的记忆之链已经被切断了。你可以回想曾经的模样，也可以质疑现在的自己，但它们之间始终都会有一段空洞。你自己也无法确定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沃金锁紧眉头。“那你就确定了？”

“你想知道我是谁吗？”提拉森再次大笑，但这次的笑声变了，变得有些忧郁，还带着些许疯狂，“你已经见到过那段回忆了。现在你想不想知道接下来的事情呢？想不想知道那些你没看到的部分？”

沃金再一次点头示意，避免与他产生言语的碰撞。

“那时的我已不再是提拉森·克尔特了。我匍匐着向前行进，不像人类，倒像是一只野兽。也许我眼中的自己也正是巨魔眼中的我。我曾与那么多的王侯贵族共聚一堂，享受世上最美味的佳肴，但那时却沦为一个伤痕累累、饥肠辘辘的可悲之人。我窥视着枯木下的蠕虫。我吃下树根——希望它要么了结我要么治愈我，但这最终只是让伤病变得更加严重。我把泥土涂满全身，希望可以借此躲避虫豸。我编了枝叶，将它们盖在头上，以免被道路两旁的猎人发现。我羞于在人前露面，强迫自己与世隔绝。直到有一天，一个悠然哼唱小曲的熊猫人在采摘草药之时偶然发现了我。”

“你为什么不去寻找你的伙伴？”

这问住了提拉森。他默然低下了头，然后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用更加干涩的声音幽幽地说道：“我的伙伴所认识的是从前的我。我不能让他看到我当时的那副模样，那是对他们的羞辱。”

“现在呢？”

人类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我已经不再是提拉森·克尔特。我的伙伴也不会再回应我了。”

“这都是源于你对死亡的恐惧吗？”

“不，我害怕的是其他的东西。”人类抬起头，眼睛里闪烁着翡翠色的光芒，“害怕死亡的是你。”

“死亡吓不倒我。”

“我指的可不仅仅只是你的死亡。”

人类的话像一把利剑直刺沃金的胸膛。人的一生就像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沃金过去犯下的错误导致了他差点被杀死。但他活了下来，并吸取了教训，再不会重蹈覆辙。可脑海中还是有什么东西在隐

隐作祟，让他觉得自己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副低声下气的模样，是因为以前在哪里做错了什么。沃金极力想要否定这个念头，并告诉自己他有权利犯错，可他不得不承认如今的一切都说明他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巨魔了。

链条已经断裂，连接不复存在。

沃金不仅仅只是一名巨魔，他还是一名暗影猎手，暗矛部族的首领，部落领袖中的一员。这只巨魔差点丧命。与洛阿神灵之间的距离是否昭示着暗影猎手的死亡？而他的死是不是又意味着暗矛将亡？部落将亡？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父亲的梦想即将破灭？如果真是如此，那为了将回音群岛从扎拉赞恩手中解放的战争岂不是一场嘲弄？一切的流血牺牲都是徒然，所有的痛苦都毫无意义。事件接踵而至，他生活中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被拉进了巨魔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被碾得粉碎。

我是否在害怕我的失败与死亡将导致暗矛的消亡，部落的消亡，甚至是巨魔的消亡？他倒在昏暗山洞的血泊中，但却在清幽的禅院中醒来，他想象着这二者之间漆黑的鸿沟。这鸿沟中的空虚会吞噬一切吗？

人类的声音依旧微弱得近似耳语。“沃金，你想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残酷吗？”

“告诉我。”

“你我都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们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了。”提拉森低头看着空空如也的双手，“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塑造自身，并非重塑，而是塑造。这才是残酷之处。在我们初次尝试之时，我们年轻、精力充沛，也并不知道梦想的虚无缥缈。我们以为只要踏出那一步，梦想就唾手可得。无知蒙蔽了我们，但热血和不屈不挠的自信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如今，热血和精力都业已消失，我们老了，累了，懂得审慎了。”

“但肩上的担子也变轻了。”

男人冷笑道："不错。我想这或许就是禅院吸引我的原因吧。它很公平，分工明确，同时也有出类拔萃的机会。"

巨魔紧紧地盯着他。"你的箭术很好，但平日里你都只是在一旁看着那些弓箭手，你自己为何不射？"

"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让那成为我的一部分。"提拉森抬起双眼，欲言又止。

沃金歪着头说道："你有疑问。"

"有疑问不代表非要求个答案。"

"说出你的疑问吧。"

"我们能克服自己的恐惧吗？"

"我不知道。"沃金抿着双唇，神情严峻，"但如果我找到了答案，你也会同样受用。"

***

是夜，沃金卧床入睡，安眠将白天的世界一扫而光，洛阿神灵用种种神迹告诉沃金他并未被抛弃。他发觉自己化身蝙蝠，与其他的伙伴成群结队，鼓翼穿过夜空。他并不是希里克的信徒，但洛阿神灵的恩泽还是让他化身蝙蝠。于是他与周围的同伴一起，用回声阅读着这个无色的世界，在无尽的黑暗中穿行。

成为暗影猎手对沃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正是如此他才得以和洛阿神灵进行交流。他曾经无法看穿的虚空，也只有暗影猎手的力量才能打破。显然正是这些所有他背负着和学习过的东西，才让他获得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以支撑着逃离洞穴。

山洞里的蝙蝠们，他们目击了那段虚空——那段被我遗忘的时光。即使幻境中唯一能感受到的只有蝙蝠的声音，但沃金依然希望这能够让他看到那虚空。他希望链条能够重铸，但他又十分清楚，要重铸谈何容易。

可转瞬之间，希里克又以他的智慧带领沃金进入了另一个场所和另一个时空。棱角分明的石砌建筑说明这里是一座新建的都市，没有遭遇战火也没有被废弃。沃金猜想他大概是被带回到了赞达拉创建诸多巨魔部落的那段时期，那也正是巨魔的鼎盛时期。蝙蝠成群地在中心庭院四周的塔楼高处筑巢，而庭院的正中，巨魔军团的人潮正熙熙攘攘地包围着亚基虫族的俘虏们。

从林巨魔阿曼尼刚刚从与亚基帝国的战事中归来。沃金很清楚这些历史，他估摸着希里克是想让他了解更多阿曼尼帝国背后的光辉故事。

此时幻象也印证了他的想法。巨魔们将亚基虫人沿着石阶往上驱赶至祭司等待着的地方。侍僧把腹部裸露的虫人吊起来放到充斥着灵液的石造祭坛上，随后司仪祭司举起了一把短刀。刀刃和刀柄上都分别刻有洛阿神灵的象征符号。超声波让他能辨识出那把刀柄的样子，感受得到希里克的模样。顷刻间刀锋落下，撕开了祭品的胸膛。

然后，在祭坛之上，希里克现出了形体。虫人的灵魂变成缥缈的蒸汽从尸体上徐徐升起，任这位蝙蝠之神吸入。他轻轻拍打着翅膀，把越来越多的灵魂吸入体内。他变得越来越闪亮，身体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

回声并没有向他传达这些信息。这景象源自他心底，是他的自我提炼。作为一名暗影猎手，需要学会信任此种影像。希里克向他展示了敬奉的合理方式，这是真正属于洛阿神灵的荣耀与尊崇。

一个声音在沃金的脑中响起，这声音平静但却高昂。

“你为暗矛的存亡而劳碌，于是才有了这个敬奉我们的巨魔，但与此同时，这份执着也让你脱离了我们。你的身体可以痊愈，灵魂却不能。除非你能让自己回到正轨，忘却你与过去之间的鸿沟。”

“回到正轨就能够缩小鸿沟的距离吗，希里克？”沃金正襟危坐，向着黑暗发问。他等待着，倾听着。

黑暗之中没有应答。他将这视为凶兆。

➢ 第十章　赞达拉的火焰

卡拉很喜欢那件能带来温暖的虎皮斗篷，但此刻她却拒绝蜷缩在它的怀抱中。风暴袭击了这座属于雷电之王的岛屿，尽管其余威在拍散环绕在海港周围的木垒之后就消散殆尽，但阵阵凛冽的海风依然不停，吹得卡拉的肌肤如刀割般生疼。她很希望自己吃过的那些冰霜巨魔肉能带来一些抗寒的体质，但看起来并没有奏效。

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我更愿意品尝沙怒巨魔的肉。至少沙漠环境让那些东西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待在潘达利亚北部对卡拉来说实在是不怎么舒服，但这些日子总会过去的，总有一天他们会夺回卡利姆多。

那一天终会到来。卡拉深信这一点。所有的赞达拉都在为此努力着。而其他拥有高贵血统的巨魔部族都堕落了，他们不断地自我沉沦。不用舍近求远，眼前就有个例子：她的个子比所有非纯正赞达拉血统的巨魔都要高出一截。那些渣渣们对洛阿神灵的崇拜与卡拉的奉献精神比起来根本不足挂齿。或许有一部分巨魔也会遵从惯例，比如暗影猎手，但他们也不会像赞达拉那般严格地恪守传统。

许多次在她环游世界，执行维尔纳多交付的任务时，她都以为自己找到了线索，找到了那些沉沦巨魔中残存的昔日火花。她寻找着那些被过往遗落的存在，但一直都徒劳无功。很多人都只是一些佯装的冒牌货，他们声称自己带着赞达拉的传承，说得好像她和她的部族都已成明日黄花一样。这种事情时常发生，事实上是发生得太多了，这帮自封为救世主的巨魔是这个堕落世界里最可悲的东西。

所以她也不再为他们的屡次失败而感到惊讶了。

巨魔一族的学识和传统已经被研习和传承了千万年，在无数浸淫其中的巨魔里，维尔纳多脱颖而出，并且在赞达拉中取得了相当的地位。他不允许自己像别人一样心存杂念。他无意重建阿曼尼和古拉巴什帝国，亦无意循着从前的轨迹发展。相反，他承认了正是它们本质上的薄弱导致了失败。重建无非是再次招致失败，因此他往前追溯了更久远的历史，着力复兴了之前已经颇有成就的赞达拉—魔古联盟。

一位魔古船长走向她。尽管他们此刻正站在魔古族的城墙之上，船长还是显得对卡拉相当恭敬。他比她高出一个半头，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身形，以及雄狮般的英姿都与潘达利亚大陆无与伦比地契合。他的眉毛、胡子，还有头发都与他的肌肤形成鲜明的黑白对比。她头一次见到魔古战士的雕像时，总觉得棱角太过于分明，但如今亲眼见到魔古人之后，这个想法便不攻自破。他们的举手投足让人觉得一切的柔顺圆滑都只是对明确目的与强大勇气的不必要掩饰。

“女士，我们已经进入装载的最后阶段。潮汐退去后，我们就将向南起航。”

卡拉低头看着墨黑色的战舰在昏暗的水中上下浮动。她的军队，包括精兵亲卫都已经有条不紊地登船了。除去魔古族的斥候以外，这支先头部队都是由赞达拉的士兵组成的。尽管她也会考虑地精火炮或是其他的战争机械，但眼前这支部队没有矮小的巨魔，更没有其他矮小的种族。

码头上只剩下了两艘舰船。其中一艘是她的旗舰，按照计划将会最后一个离岸以便整编整支舰队。而另外一艘稍小一些的，此刻它本该已经到达防浪堤附近才对。“延迟是怎么回事？”

“有人在表示担忧，他们似乎看到了风暴的迹象和前兆。”魔古船长站得笔挺，两只硕大的拳头背在身后，“他们心存疑虑。”

她的目光变得饶有意味。“是萨满吗，非得要逼我亲自出面吗？”

“海潮六个小时之内就会来临。”

“等我下去，六分钟内就会搞定他们。”

魔古人满怀诚挚地鞠躬，卡拉几乎要把这当作是真心实意的了。这并不是说她认为他或是其他任何一个魔古人对赞达拉心怀怨恨，只不过现在，这些魔古人似乎已经后悔了向赞达拉寻求帮助，而且他们总是在背地里讨论着为什么赞达拉的援助需要这么长时间。

几千年过去了，回想往昔，在那段潘达利亚还没有被雾霾掩盖的岁月里，魔古人与巨魔相遇了。两虎相遇本该必有一伤，但是那时的

魔古与巨魔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明白，在强者与强者的对抗中，即便是胜利的一方也会被削弱，甚至于很可能会因此屈服于其他更弱的种族。这种悲剧是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的。

魔古族与巨魔并肩协作，在世界上一齐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但他们都面临着各自的挑战，随着各种事件不断上演，他们最终忘却了自己的盟友。魔古族与潘达利亚一同消失在了迷雾之中，而巨魔们发现自己的帝国已经四分五裂。如今再次重逢，这两个传奇般的种族却被迫切的难题困扰着，往昔的回忆已经变得淡漠，愤怒的火焰开始熊熊燃烧。

卡拉走下台阶，来回扫视着港口的战舰。台阶共有十七级，她不明白这对魔古族有什么特殊含义，她也无需明白，她的职责只是发号施令。而他，则要努力协调巨魔盟友与雷电之王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可以相互促进，直到双方都变得足够强大，得以恢复过往的荣耀，并重新夺回应有的权力。

她穿过一片拓居地，这个地方曾经在岁月的洗礼下变得破败，而如今却焕发新生。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魔古人出现在这里。他们都曾轻轻地向她鞠躬，他们明白并且承认她存在的意义，因为她的行动为他们带来了喜悦，而往后还会有更多。

尽管他们朝她鞠躬，表现得毕恭毕敬，但他们举手投足之间仍旧流露出一种相对于她和巨魔的优越感。卡拉不以为然，她强忍着笑意，因为杀死这些魔古族对她而言简直是易如反掌。魔古族对自身不容乐观的处境毫不知情，这场联盟中他们毫无优势，若是赞达拉决定毁掉他们，必将是摧枯拉朽之势。

冰冷的海浪拍打着木桩，码头上浪花四溅。海鸥在上空盘旋鸣叫着，咸咸的空气中弥漫着腐鱼的气味。这些于她都是非同寻常的异乡之感。船只在港口深绿色的水面航行，缆绳和木板随之嘎吱作响。

她疾步登上那只略小的舰船。十几个萨满在甲板上围成一圈，约摸三分之一的萨满蹲在地上，整理着骨骼、羽毛、鹅卵石还有一些金属物品，其他的则谨慎沉默地站在一旁。看到她出现之后，甲板上的气氛更紧张了。

“你们为何没有起航？”

“洛阿神灵会不高兴的。”一个蹲着的萨满抬起头，指着羽毛上方交叉的两根骨头，“这场风暴不是自然现象。”

她克制着想要一脚把他踢开的冲动，扬起双手说道：“这就是你的解读吗？你是有多蠢？你先前还总是说在占卜中读到洛阿神灵将会庇护我们，说什么当洛阿神灵看到我们扬帆潘达利亚之时必定会非常高兴，而现在仅因为一场暴风雪就又开始抗议了？”

卡拉回身指了指掩藏在岛屿深处的那座宫殿。“你知道我们都做了些什么。雷电之王复活了。这场风暴就是为了向他致敬。全世界都在为他的回归而欣喜。所有的季节中，他最钟情于冬天；所有的天气里，遮天蔽日的冰雪与刺骨的寒风最能让他振奋。你也许对他没什么印象，但这个世界却记住了他，并欢迎他的到来。现在你摆弄着几根骨头就想左右洛阿神灵的想法？如果他们反对的话，那这场风暴又是怎么发生的？”

格里安祖尔转身面向她。他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萨满，也是最明事理的一位。她中意他浓密的红发和他那强有力的獠牙，对此他心知肚明，他知道长官的信任可以为他赢得一些话语权。

“尊敬的卡拉，您所言极是。洛阿神灵当然能够阻止风暴，他们也早就可以阻止我们的舰队出海。我的同僚们或许是想要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确切答案，但既然他们想要寻找，就说明他们心存疑惑。”

皮草在卡拉的后颈飞扬着。“你说得在理，请继续。”

“洛阿神灵需要并且理应得到敬奉——来自所有巨魔的敬奉。他们崇尚力量。虽然我们已经做好为对方牺牲的准备，这些牺牲亦会被世人尊崇，但这并非神灵所愿。如今神灵与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因为他们还在试着与其他巨魔接触。这段潘达利亚之旅我们并不孤独，联盟和部落都在等着我们。”

她的目光逐一扫过眼前的萨满们。“这就是你们拒绝出发的理由？也许你们不是很清楚，也许站在你们的角度很难理解这一切，但主人早就期望着余下的部队能够跟上，能够抵达潘达利亚了。虫豸们总是会想方设法搞破坏。如果我们觉得留在这里就可以躲避他们的话，那就太荒唐了。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完毕，我不想听到反对的声音。”

另一个獠牙稍短的萨满站起身来问道：“与联盟交手还好说，但要是遇到了部落怎么办？”

“部落怎么了？”

“他们之中有巨魔。”

“虫豸们决心扎堆可不是什么高尚行为。他们做什么都依旧是虫豸。如果那些巨魔们认为加入部落这种乌合之众能够让他们受益而非受辱的话，那他们就再愚蠢不过了。我们衷心欢迎他们前来见识见识我们行动的智慧，并希望他们能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需要驻地部队，也需要副官来处理各项事务。如果洛阿神灵与其他巨魔进行感应，并指引他们加入我们的话，这点我倒是很乐意。也许这才是需要你们恳求洛阿神灵之事。”

接着她又轻蔑地哼了一声。“将这艘船驶出防浪堤。”

短牙萨满摆摆头说：“我们需要时间准备，需要一场祭祀。”

“我给你六个小时。入夜之前必须出发。”

“这根本不够。”

她用一根手指戳着这个萨满的胸脯说道：“那我就得献给洛阿神灵一个祭品了。我会把你的左脚和左手拴在码头上，右脚和右手绑着船，然后下令船长拉锚起航。这是你希望侍奉洛阿神灵，效忠你的舰队和人民的方式吗？”

格里安祖尔插嘴道：“尊敬的卡拉，您纯正的信仰体现在您对主人与家族的尊崇。毫无疑问，您的忠诚是我们取得初步胜利的重要因素。我们会把这一切告诉洛阿神灵，同时会立即准备起航。”

“主人会对此感到满意的。”

这位年轻的巨魔竖起一根手指说道：“还有一件事。”

“什么？”

萨满双手合十。他的双手纤细，优雅得有些过分。他眯起双眼说道："洛阿神灵在与我们交流的同时，也在与部落中的一些巨魔交流。看起来他们并没有把兴趣都放在我们身上。"

"还能放在谁身上？"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清楚。当我们试图探寻这个存在的时候，风暴出现了，像一道帘幕一样阻隔着我们。藏在它身后的可能是一只幽灵，也可能是远方的巨魔，还可能昭示着某个注定伟大的巨魔已经诞生。我们还不清楚详情，但必须要让您知晓这一点，因为您的追求正是疑虑产生的原因。"

几丝凉意爬上她的脊背。不知何故，比起得知联盟与部落都在前往潘达利亚来说，这个未知的存在让她更为忧心。因为联盟与部落都是已知的事物，赞达拉有能力对付他们，可是面对未知之物，要如何制订应变计划？魔古人言之凿凿地说过熊猫人虽然蕴含力量，但从未结成有效的组织。那未知还能是什么？

卡拉的目光透过萨满，望向南方那个海港之上雾霭汇聚的地方。舰队将会在今晚起航，并且连夜赶路。她曾经去过潘达利亚，并已为这次航行选好了登陆点。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没有什么像样的资源或价值，但作为港口却相当适宜。一旦他们登陆并占领港口，紧接着便会深入腹地。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斥候的前进，亦没有什么可以减缓赞达拉的步伐。

卡拉琢磨着若是赞达拉取得成功，谁的损失会最惨重，但是并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她又瞥了一眼格里安祖尔，确信他并没有耍什么花招。他若想要权力，她就给他权力。他们两人都清楚，他所担忧的事情并非空穴来风。

卡拉点点头。"你去准备起航。我要你不惜代价去弄清楚那隐匿在虚空之中，躲藏在苍白阴影之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去做。如果你们对我的决定不满意，那我就把你送去孝敬洛阿神灵，孝敬到他们满意为止。那些虚幻之物不能阻挠我们，没什么可以阻挠我们。"

***

是夜，在遥远的南面，一场幻象扰乱了沃金的睡眠，这让他深感惊讶。自从希里克拜访之后，洛阿神灵就一直无视着他，他也反过来假装自己也不再需要他们。他发现在他弄清楚自己是谁之前，一味地去感应他们只是墨守旧我的尝试而已。提拉森的伙伴不再回应陌生的召唤，那么假如沃金已经不再是最初的那个巨魔，想要重建与洛阿神灵之间的联结也将同样是徒然。

他没法确定这一次是哪位洛阿神灵送来的幻境。他此刻正毫不费力地在空中穿行，这很可能是阿基尔达拉所为，但雄鹰不会在夜空中飞行。接着他确认自己的的确确是飘浮在空中，并看到了许多双眼睛。他终于识别出来了，这是丝舞者沙德拉·埃罗萨。他飘浮得很高，在蜘蛛网的悬挂下御风而行。

他脚下的云朵分散开来。云朵之下，张满帆的船只匆忙地往南面驶去。宽大的方形船只上飘扬着赞达拉的徽章，这一定是古老过去的场景，但他眼下还想不起来曾经究竟是何时，赞达拉出动过如此强大的战舰。

他抬头仰望星空，希望能看到星座不同的排列方式。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

随后他笑了。

很好，剧毒之母。你向我指出了战舰集结之处，并展示了我可以为你和洛阿神灵赢得的荣耀。如此慷慨的景象，我甚至都相信它足以让我父亲的梦想更进一步。可问题是，我还是森金的儿子么？

微风止住了。

蜘蛛坠落了。

沃金擦拭掉脸上的蛛网，还未完全回过神来，便沉沉睡去。

➢ 第十一章　雅丽亚

祝踏岚掌门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这通常暗示着情况不妙。他对老陈提出的建议不予置评，这其实就是有些不满。但老陈却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他的心中总是充盈着自豪与快乐，而且，祝踏岚终究还是同意了他的计划，这让他倍感愉悦。

令他心情大好的原因还有许多，其中之一是他得知是雅丽亚·圣言从中游说，这才令这个老武僧改变了主意。老陈在卓金村工作的那段时间以及回来的路上，构想出了一种新的配方。他将所有材料配在一起，酿出了这种新的美酒。他十分确信这种新啤酒就是未来的潘达利亚之酒，就好像“治愈”完全是为沃金而酿一样。他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回到禅院后分享自己的新奇想法，以至于此刻表现得有些欣喜若狂。现在他意识到这一点了，他觉得这也可能是祝踏岚掌门对自己的想法提出质疑的原因之一。

雅丽亚代表他跟掌门谈判的这一举动深深触动了他。老陈是喜欢她的，一直都很喜欢。在与她同行的这段旅途中，老陈甚至在她身上发现了更多让人喜欢的地方。他还察觉到她很有可能也会对自己的感情有所回应。至于会对自己回应多少，他不清楚，但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便是极好的。什么事情不是从无到有慢慢发展的呢，大海龟也是从小小的海龟蛋里慢慢孵化出来的呀。

在卓金村，没有一个人能认出雅丽亚，这一点让老陈感到惊讶，也让他觉得事有蹊跷。她并没有去拜访自己的家人。她肯定已经从丽丽和其他人那里得知了家里的消息，知道家人们都还健在——就连她的祖母也尚在人世。雅丽亚对人总是有所保留，即使对老陈也是如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陈都不能理解为何雅丽亚总是刻意疏远着自己的家庭，但是对老陈却没有保持那么大的距离。在潘达利亚，老陈找到过许多家乡的味道——那种让他思念的味道，但卓金村却与众不同，它是一个天然的、完备的，建造小型酿酒坊的绝佳地点。从他看到这里的第一眼开始，就决意要在这里建造一座酿酒坊，不仅因为这里位置绝佳，还因为可以离雅丽亚更近一些。

终于，在一个夜晚，他沏好了茶，然后向雅丽亚聊起了家庭的话题。

雅丽亚深深望向茶碗，说道："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陈师傅。我离开了，他们才能获得安宁。我不能再搅乱他们的生活。"

"难道你不觉得让他们知道你活得很好，现在很受人尊敬，会带给他们更多的安宁吗？"他耸耸肩，挤出一个微笑，"只要丽丽离开我的视线，我就会开始担心她。你的家人肯定也在担心着你，或者说……"他想到了一些什么，突然间沉默了下来。

她抬头问道："或者什么？"

"没什么，雅丽亚，跟你没啥关系。"

"我很希望你能告诉我，对与错可以再讨论，但前提是我们之间能够坦诚相待。"她用手轻轻抓住他的手臂，"请告诉我，陈师傅。"

他继续沉默了一会儿，空气中只能听到篝火燃烧发出的啪啪声，然后他点了点头。"呃，我这么想是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就会这样……你所做的这些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想要安宁，而不是在意他们的安宁吧。"

她把手放回到自己的茶杯上，将茶杯拿得稳稳当当，老陈甚至可以看见空中倒映在茶水之中的点点繁星。"影踪禅院已经给了我足够多的安宁了。"

"一个人永远不可能预知其他人的反应，但我认为你的家人应该都会很高兴见到你的。或许你的小妹会抱怨她现在不得不接替你的位置做那些繁琐的工作；你的母亲会抱怨你没给她添个淘气捣蛋的孙子。他们会抱怨，但心中更多的是开心，是喜悦，因为他们看到你还开开心心地活着。"

"是不是宁静的夜晚和温润的热茶可以让复杂的智慧变得更加简单？"

“我不知道。我并不经常拥有这么宁静的夜晚，也并不常作这些有关智慧的思考。”他喝了一口茶，故意从嘴角漏出一些茶水，仅仅是为了博她一笑。

她伸出手，将他嘴角的茶水拭掉。“你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你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装傻。这可以让你的观点更容易被人接受，然后他们会领悟到你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老陈掩饰不住自己的笑容，但还是极力让自己不要笑得那么夸张，以免显得太过骄傲。“你会去拜访你的家人的，对吧？”

“是的，等明天吧，现在我还想享受一下这么宁静的夜晚。有杯中的热茶，还有你这样体贴的挚友一起陪在身旁，我应该好好想想自己是谁，这样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而不是去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没有成为他们所期望的那样。”

***

第二天的黎明明媚而温暖，老陈把这些都看作是一个好兆头，然后他便陪着雅丽亚一同出发拜访她的家人。家族成员对雅丽亚的到来感到万分惊讶，但是随即又把一部分惊讶转换为了对老陈的热烈欢迎。看起来，丽丽在激励大家工作的时候，肯定提到了老陈的名字，这个丫头肯定还提到了如果是老陈在发号施令的话，消极怠工的人下场肯定极为悲惨。

雅丽亚的父亲——罗凯申——立刻了解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因为作为渔船队的领队，他对于领导在指挥工作时必须得把自己伪装起来这件事再清楚不过了。他们还发现了彼此共同的爱好——啤酒。他们像所有男人都会做的那样，不停地举杯对饮。也正是出于这一点，罗凯申很支持风暴烈酒酿酒坊到卓金村来开一个分店，而且他还会拿出一部分资金来赞助——为了享不尽的美酒，以及……一点点利润分成。

尽管大部分时间都跟雅丽亚的父亲待在一起，但老陈还是在观察着雅丽亚和她家人之间的交流。她只稍稍示范了一下如何一拳打碎或是一脚踢碎木板，就获取了那些侄子侄女的崇拜。他们拿着那些破碎的木片满村奔窜，为自己的阿姨俘获了一群又一群小熊猫人粉丝。其中有几个支持她的人甚至是她对手的后代。不过当小朋友们向众人介

绍她的时候，老陈还是在她脸上发现了一丝忧郁，很明显是因为这些小家伙其实并不了解她的过去。

她的母亲和姐妹们还是对她发出了一些指责，但至少这些都是在她们发出尖叫声并且哭着抱作一团之后。她的兄弟们也很庄重地拥抱了她，有些人接着继续回去工作，有些人则跑去跟老陈喝上了那么一两杯。雅丽亚在应对所有家人的时候，都显得特别的沉着镇定，也显得很安宁。

接着，她走向了自己的祖母。由于年岁的缘故，这位老熊猫人的身子已经非常虚弱了，她驼着背，肌肉日益萎缩。她得拄着拐杖走路，但也还没有到完全需要拐杖支撑的地步，至少比提拉森最糟糕时候的状况要好多了。岁月让她的眼珠都变得浑浊了，她举起一只手掌放在雅丽亚的脸上，缓缓地抚摸着。

“你真的是我的孙女吗，那个把我的围巾带走的孙女？”

“是的，阿嬷。”

“那你帮我把围巾带回来了吗？”

雅丽亚低下了头。“没有，阿嬷。”

“那下次再来看我的时候，记得带回来哦，我的乖孙女。我还真有点惦记那条围巾呢。”

然后这个老熊猫人笑了，露出稀疏不全的牙齿，拥抱了雅丽亚。当她处在雅丽亚的怀抱中时，两人久久地沉默了。接着，她们的身子颤抖了起来，陷入了低低的啜泣。

看到这样的情景，罗凯申不合时宜地打了一个声音超大的嗝，让大家把注意力转到了他这边。作为一个尽职的客人，也为了捍卫自己无敌打嗝者的名誉，老陈马上打了一个更响的嗝，这样女主人便不会过度责骂家中的这位男主人，雅丽亚和她的祖母也可以在这一阵混乱中得到更多的相处时间。

接下来的两天里，村庄的重建工作大体完成了，酿酒坊的建造也进入了启动阶段。老陈指定丽丽做他的代理人，并且招募了石耙家族

的兄弟们作为泥瓦匠——这俩人正如之前所承诺的那样带来了食物。他们显然不适合做农民的工作，他们田里长出的石头都比胡萝卜多。他们早就习惯了成天到晚搬运石头，所以泥瓦匠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再适合不过了。

老陈花了一些时间从各个地方收集不同的植物，准备将它们混合在一个小木桶里进行实验。他时时刻刻都把这个小木桶背在身上，这样木桶里的植物就可以在他和雅丽亚赶回影踪禅院时不停地搅动。他时不时还会掺点水进去，再往木桶里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搅拌混合在一起。

在归途中，有一次当雅丽亚正在蜿蜒的山路下休息时，老陈皱起眉头对她说道："我想我可能要对你道歉，雅丽亚。"

"为什么？"

"因为你让我融入了卓金村。"

她摇摇头。"你一直都在寻找一个家，而现在卓金村让你找到了家的感觉。这再好不过了，你为什么要因此道歉呢？"

"因为那是你的家，我不应该侵扰你的隐私。"

雅丽亚笑了起来，老陈很享受她这样的笑声。"亲爱的老陈，影踪禅院才是我现在的家。我喜欢卓金村，而且你的这番情感让我变得更喜欢它了。但是，作为一个流浪者你必须要明白，真正意义的家是在心里一直陪伴着你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能拥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不能静静地品着热茶，感受内心的平静，那他便不会感受到家。这种感觉能放大内心的安宁，能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另一面。而这是地理意义上的家所无法给予的。"

她向下指着远方。"是你让我看见了卓金村的另一面。也正是因为你的建议，我才得以和家人重聚。我现在有了另一个可以让自己感到安宁的地方，但你应该知道，更让我感到安心的其实是那美好的一夜——一杯暖茶在手，一位知己在旁。"

老陈突然觉得，如果此时此刻她突然化作一棵树扎根在此处，他也会永远……永远地停留在她的树荫之下。但他不能那么说，当然，

他的微笑也表达不出这个意思，所以他只站到了她身旁——只希望这一刻木桶里的啤酒不要发出太大的撞击声——然后对着她点了点头。

“无论是宁静的夜，还是喧嚣的夜，无论我手里的是茶是酒还是一杯凉水，只要有挚友相伴，我都会感到平静与满足。”

她有些害羞地把脸转向另一边，但却掩饰不住脸上的笑意。“那么，就让我们从一个家回到另一个家，然后好好享受这平静吧。”

***

在雅丽亚搬出过往的类似案例之后，祝踏岚终于同意从禅院中挑选几名武僧试试老陈的新酿。祝踏岚并没有选择雅丽亚或是其他的年轻弟子，而是选了五名最年长的武僧。老陈搞不清楚他是担心事情最后会发展成一场狂欢派对，还是仅仅想让这些老武僧们尝试一些新东西，但他觉得前一种情况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沃金和提拉森也加入了试酒的队伍，尽管他们是分别前来的。老陈不禁注意到他们之间那种不自然的拘谨气氛。比起他和雅丽亚的亲密无间，人类和巨魔之间的鸿沟虽谈不上如汪洋般巨大，但也几乎比得上两块各自分离的大陆了。

老陈给每个人都倒上适量的新酿。“请大家见谅，这还不是最终的成品。我加了很多东西混合在里面，包括那桶酿好之后就一直遗忘在储藏室里的春季麦芽酒。我不会告诉大家我这么做的意图。我只希望你们能告诉我它的味道，以及它带来的感受。闻一闻，然后品尝它吧，这会让你们找回往昔的记忆。”

“为了家人和朋友。”他举起碗，先向祝踏岚掌门致意，然后是沃金，接着依次敬了桌上剩下的所有人。除了祝踏岚大师，其他人都开始品尝起来。

老陈让酒在舌尖逗留了好一会儿。他很自然地尝出了浆果的味道，然后感觉到心情正在慢慢放松，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成分也混合在里面，只要再细细一品，便会感受到一种时而清甜时而辛辣的味道。他将酒咽了下去，让那滋味从喉头淌过，接着放下了碗。

“这感觉让我回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时我正在迷雾之外的大陆上，发现自己加入了三个食人魔的晚宴。呃……我并不是客人，而是他们的晚餐。他们一直在讨论我尝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一个说我尝起来肯定像兔子，因为我身上有一些杂色的毛，我就对他们说‘非常接近了’。另一个人说我尝起来像熊，呃……这个原因我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说‘又非常接近了’。第三个头骨上有一块相当奇怪凹痕的食人魔说我尝起来像乌鸦，我也告诉他们‘很接近很接近了’。然后他们便开始喋喋不休地争吵起来。”

一名武僧笑了。“所以你便趁机逃走了。”

“很接近很接近了。”老陈笑道，又喝了一口酒，“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争吵的建议。我告诉他们分别去抓一只兔子、一只熊和一只乌鸦来烹饪。因为既然他们想知道我尝起来像什么东西，那就必须先得知道各种肉本身的味道。我答应他们会为每一种肉都配上一种酒，让他们选出自己最喜欢的，好得知吃我的时候该配什么酒，于是他们便把这几样东西都抓回来全煮了。我遵照约定给他们配了酒，他们开始大吃大喝，接着我便问他们哪种酒配哪种肉滋味最好，又让他们引发了一轮讨论。他们胡吃海喝着，一夜狂欢之后全都醉倒了，于是我便成了唯一清醒的人，在清晨的时候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这酒让我想起了在那个黎明的光辉下，自己是多么地自由。”

武僧们全都抚掌大笑，就连提拉森都忍俊不禁。只有祝踏岚和沃金面不改色，丝毫没对这个故事有任何触动。接着，沃金也喝下了热酒，他放下酒杯之后点点头说道：“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摧毁敌人之后内心的那种平静。敌人的梦想随着他们的肉体逝去，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清晰，就好像雨后的清晨一样清澈。敌人们骨头折断时的声音是如此清脆，兴奋地听着他们垂死时的叹息又是如此甜美。同样，我也从里面品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巨魔的故事让所有人都静了下来，武僧们更是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然后便轮到了提拉森，他一饮而尽之后也立刻笑了。“在我的梦里，那是个树叶被染成绯红与金黄的深秋。那是收获最后收成的聚会，大伙相互协作，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冬季努力寻找着最后的浆果。那时候人们和睦、快乐，都在为了难挨的冬天积极准备——当然，辛勤的劳动和有用的知识都会得到褒奖。所以，这让我也感到了自由。”

“是的，你们两个，你们都找到了解脱。很好。”老陈点点头，然后朝着祝踏岚的位置望去，他面前的酒碗还没动过，“您呢，祝踏岚大师。”

这位最年长的武僧盯着木碗，然后小心翼翼地用两只爪子举起来。他厌烦地叹了口气，然后尝了一点儿，接着又发出一声叹息，强迫自己再喝了一点才放下酒碗。

“这不是我曾经的记忆。这是关于现在的一个影像，显示着这个世界目前的状态。”他慢慢低下了头，“这和自由有关，也和变化有关。它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剧变。也许是敌人的入侵，又或者是即将到来的寒冬。就像你再也酿造不出同样的啤酒一样，这个世界再也不会重温这个时刻，或者……唉……这种宁静。”

➢ 第十二章　巨魔的生活哲学

回味着老陈新酿之酒的苦涩滋味，沃金径自走出了禅院。祝踏岚刚才的言语一直在他脑中回响，他觉得那番话跟提拉森所讲的丰收时节有着某种联系。秋天，是万物凋零的季节，而死亡，正是旧事物与新生命的分界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死亡其实也是一种改变。这样的循环滋生着新事物，任何有自我觉醒意识的生物都会选择一个季节或者一个任意的时间来标记结束或是象征开始。

要结束什么？又要开始什么呢？

对于那些被老陈的啤酒所触发的记忆和情感，巨魔没有撒谎。他承认那些情感和记忆听上去冷酷无情，而且和熊猫人酿酒师所期待的结果背道而驰，但是那确实是一个巨魔的记忆，它不那么受用，是因为那并不代表着熊猫人的记忆。任何一个巨魔都会感受到相同的东西，因为这就是巨魔的天性。巨魔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沃金一路颤抖着爬上山，朝北面走去。他的脚没入了雪中，然后盘腿坐在自己身影笼罩的地方。他呼吸着寒气，希望这可以让他变得坚韧，但是这冷空气却令他想起了那个洞穴里的刺骨与寒冷。巨魔们曾经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他的父亲——森金——曾经眼看着其他巨魔为了再度崛起而做出了不少蠢事。这些巨魔试图让世界臣服于他们的意志之下。他们想要征服所有人和事，但是为什么呢？

这样当他们被老陈的啤酒唤醒之时，就能感受到自由了吗？

就在这一瞬间，他抓住了那个肯定也曾在父亲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尽管父亲从未跟他分享过。如果感到自由是终极目标，那么问题便是：征服真的是唯一可以通往这个目标的方法吗？从恐惧中解脱出来，从欲望中解脱出来，自由地憧憬未来，这其中没有任何一项是必须通过杀敌才能得到的。也许做到这些确实需要把一些敌人置于死地，但是死去的敌人并不应该是为了保障这些事情而必须作出的牺牲。

沃金想起了雷霆崖的牛头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和独立的环境里，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还是选择了加入到部落的斗争中去，他们并不是因为被逼迫才出现在部落，他们的加入仅仅是为了支援同伴和对抗联盟，这是正确的抉择，是一条荣誉之路，而不是某个他们必须遵从的传统。

沃金这么想，并不是因为他的父亲主张放弃旧日的生活方式。他曾经见过那些被称作“蓝色牛头人”的巨魔，他们与牛头人一同生活，接纳了牛头人的生活方式。他记不起来在这些巨魔身上是否看到过更多的平静，但是与传统背道而驰的生活已经让他们显得完全不同了。就好像是他们以一种传统替代了另一种传统，但是无论哪种生活方式，他们都没有适应得很好。

森金对巨魔一族的传统充满敬意，他不希望完全打破巨魔的传统，若不是如此，沃金也不会让自己踏上暗影猎手的道路。父亲总是鼓励沃金要有自己的追求，并对他一直有着极大的期待。这位老巨魔总是强调要在领导的过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不是完全盲目地复制传统。

沃金站起身来，向着更高更冷的地方走去。他突然记起了老陈对祝踏岚一番言论的点评——那些关于船、船锚和水的关系的言论。传统可以看成是让船可以航行的水，但抛下船锚，可以停止船的一切运动。洛阿神灵和他们对巨魔的需求，可以看作是船锚。洛阿神灵和他们的需求起源于更早的时期，为了他们的需求和荣耀，巨魔一族建立起了伟大的帝国，但却把文明抛在了脑后。

斩断自己与他们的联系，会让他从船锚中解脱出来，但是也会令他置身于并不友善的浩瀚汪洋中。这是一个他父亲也会反对的激进而鲁莽的决定，但他转念又想，或许洛阿神灵才是推动着巨魔一族这艘船不断前进的潮汐和海浪。

洛阿神灵让我们的过去成了船锚，把我们困在同一个海湾中。

他还没来得及好好思索，就走到了山路旁的一个角落里，并发现提拉森·克尔特也在那里。人类面朝东南，正望向苍茫的远方。沃金犹豫了一下，他希望自己能好好静一静，并不想打扰到这个人类。

“沃金，你的动作比大部分巨魔都要安静，但是如果我连有人在身后都听不出，恐怕早就死了一千次了。”

沃金仰起头。“巨魔从来用不着偷偷摸摸。我猜你也根本没听见我的声音。”他往提拉森的方向望去，看见山风吹散了人类火红的头发，像斗篷一样罩住了他的身体，“一定是因为老陈的啤酒，或者是我本身的气味。”

提拉森慢慢转过身来，笑着说道：“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清洗你的寝具，对你的气味是再熟悉不过了。”

“我并不想打扰到你。”

这个人类摇摇头。“我欠你一个道歉。”

“你对我并没有任何怠慢。”沃金盘腿而坐，双足没入雪中。他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只要这个人类对他有任何轻蔑怠慢，他肯定都会注意到，但是现在，他乐意用另一种说法表达自己的意思。

“我之前说你的内心充满恐惧，其实是为了打击你。对你的感觉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让我感到困扰。虽然这种感觉正在变得越来越少，但还是始终存在着。我想我本可以通过伤害你让你离开。”提拉森低头向下凝视，皱起了眉头，“但那不是我，我不希望变成那样的人。”

沃金眯起眼睛。“那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人？”

提拉森摇摇头。“我希望能弄清楚我不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为什么暴风雪来临的那天我停在这儿吗？你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是那么的不清醒，竟然没意识到暴风雪来了吗？你，还有其他所有人其实应该很清楚，这样一场暴风雪是根本困不住我的。”

“因为你的身体在这儿，思想却不在。”

“是的。”提拉森微微转身，手向远方一片绿色的山谷指去，“我曾经发誓，我从暴风城领命来到这里，我一定要活着回去，再次回到我的家园，回到那片绿色的山谷。这是我对家人的誓言。我从不

违誓，他们知道我肯定会回去。可是，那时许下誓言的那个我已经不是今时今日的我了，我还需要遵守这个誓言吗？”

沃金心头一紧。我不也是被那些逝去已久的巨魔们的传统和承诺所束缚着吗？他们的梦想和欲望至今是不是还控制着我？

巨魔伸出手指在积雪表面划出一道痕迹。“如果你还在假设曾经的那个你该何去何从，那么你就还是他。如果你准备重新开始，那么这里才是你的家。”

“曾经的暗影猎手现在也变成哲学家了。”提拉森·克尔特笑了，“我以前见过你，在影踪禅院碰面之前就见过你。我曾是库尔提拉斯派去支援普罗德摩尔女士的队伍中的一员。那时候我更年轻一些，发色也更深一些，皮肤也比现在光滑。你却一点也没有变，除了后来添上的几道伤疤。有一个人类猎手曾经用十块金子打赌他可以杀了你。后来我听说他在追捕巨魔的时候死掉了。”

“你没跟他打那个赌。”

“不，锁定追踪一个目标，会让你失去追踪其他目标的线索。”提拉森叹了口气，嘴里呼出一团白色的雾气，“我也曾经接到命令要取你的脑袋，但另一方面……”

“你在追捕中已经尽力了。”

“捕杀人类或者巨魔，以及任何可以思考的生物，都会让我觉得其实自己也是动物。我杀过许多人类和巨魔，多到自己都数不清了。”提拉森打了一个寒颤，“我知道猎手们其实都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很野蛮，甚至很病态，会让生命不断消逝。我希望自己不要一直都是他人旅途中的灾难。”

“是现在的你在这么想，还是曾经的你？”

提拉森低下头。“无论是曾经的我还是现在的我，都这么想过。现在，我的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了。那些武僧们的生活方式才是一种更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还有那些关于平衡与和谐的说法。沃金，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的你和原来的你是否可以互为补充，互相调和？”

“你好奇这个吗？”

“是的。”

“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对我还是对你而言？”

巨魔伸开手，站直身体。“两者都是。你曾经说起过孩童没有任何负担，孩童也不知道任何界线，但是孩童缺少经验，所以不能自己选择平衡。但是我们可以。”

“但我们不能逃避自己的过去。”

“不能吗？我是沃金，暗矛部族的领袖。你是一个人类，一个巨魔杀手。为什么此刻我们没有兵戎相见互相残杀呢？”

“说得有道理。”提拉森挠了挠自己的胡子，“在这儿，我们并不是敌人。”

船只的画面又出现在沃金脑海中，他笑了。“你视自己的过去如负担，你想要扔掉它。如果你这么做，你确实解脱了，但也会从此迷失自我。就把它当作一艘船的残骸吧，你再也不能让它变得完好如初。现在，这个地方或许已经被你当成了家，但这种感觉的产生正是因为你的脑海中还保留了家的记忆。”

“搁浅在此，那绝对就是我了。”

沃金点点头。“那个在你面前死去的猎人，她是谁？”

提拉森摇摇头，用一只带着手套的手捂住嘴。“我不清楚。”

“但你对她的感觉很强烈。”

“她的名字叫拉茜。我是在出发之前才遇到她的。我们之前从未见过，但是她对我说谢谢，她说当她听到我要出发去一个未知的小岛的时候，她就意识到这是一趟她不会错过的探险之旅。”他抱起手臂，“她……当我需要一个志愿者的时候，她出现了。一路上她总是能确保我有东西可吃，有帐篷可住。我们不是爱人，甚至不常说话。

我只是能感觉到她似乎觉得自己欠我什么。而且她出现在战场都是因为我带着她去了那里，我……”

“你这样自怨自艾，这是在侮辱她。”巨魔严肃地点点头，“你必须重拾信仰，这样你才对得起她。”

“但这种信仰是杀掉她的凶手。”

“不，她的死不是你造成的，是她自己的选择。如果她知道你还活着的话，她会很高兴的。”

“这或许就是其中一块残骸吧。”提拉森转向东北方那呈锯齿状的海岸线，“我的过去如同片片残骸散落在海滩上，把它们都打捞起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个孩童的游戏。”沃金走上前，同提拉森一起站在山崖边。远处的海洋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他们站得很高，除了海面上嬉戏跳跃的光线，什么也看不见，但沃金让自己想象着过去的生活正片片破碎散落于海面。我又该打捞些什么呢？

一些东西拂过他的脸，又轻又软，感觉像是一张蜘蛛网。他想把这东西拨开，却发现什么也没有。相反，他记起了那场关于蜘蛛的幻境，迷迷糊糊中，他再一次朝着海边望去。

转眼间眼前的景象突然变换，被一些别的东西所替代。不远处，他看见一艘黑色舰艇正破浪而来，但这并不是真实的，他所看到的其实是另一段时间的景象，一个距离此刻不算太远的时间。这些他所见到的，以及他曾在梦中经历的，都是注定之事——不是在过去，而是在将来。

“过来，快，我们必须去见祝踏岚。”

提拉森大吃一惊。他盯着远处的海洋，用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看着沃金。“你的视力不可能比我好那么多，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麻烦，大麻烦。”巨魔摇摇头，“我不确定我们可以把这个麻烦控制在什么范围内，但是阻止它是不可能了。”

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跑下山。沃金腿长，迈着大步狂奔，但是身上缝合的伤口也伴随着大幅度动作传来阵阵疼痛。他不得不停下来单膝跪下缓缓气，提拉森便趁着他休息也跟了上来。沃金向他招手示意，他便飞快跟上，完全顾不上自己的跛足。

在墙头巡视的武僧肯定看见了他们，因为他们刚进到院子里就遇上了祝踏岚。“出什么事了？”

“图，你有图吗？描绘地形的图纸。”沃金想要用熊猫人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学过“地图”这个词。

祝踏岚击掌下令，然后便拉着沃金的胳膊往里面走去，提拉森也紧随其后。老武僧带着他们来到品尝老陈啤酒的那个房间，屋子里的那张桌子看上去有一段时间没有清理过了。之后一名武僧带着一个米纸卷轴走了进来。

祝踏岚拿过卷轴，在桌子上慢慢展开。沃金不得不靠过来，这样他才能让自己正对着北方。他读不懂图上的符号和标记，但是他能看到图上的影踪禅院，以及东面的山峰。他向山峰以东的方向看了看，指着东边海岸的一个点问道：“这儿，这是哪儿？”

陈·风暴烈酒从楼梯上一跃而下。“那是卓金村，就是我要修建酿酒坊分店的地方。”

沃金一直从地图的北方研究到东北方。“为什么那个岛不在地图上。”

老陈扬起了眉毛。“什么岛？那儿什么也没有啊。”

祝踏岚看看那个带来地图的武僧，然后用熊猫语给他下了一道命令，老陈也转过身跟上。“不，风暴烈酒师傅，请留在这里。季皖会去叫大家集合的。”掌门说道。

老陈点点头，转身回到桌子旁边。他刚刚宣称卓金村会有一个新的酿酒坊时脸上还挂着笑意，但现在却严肃了起来。“什么岛？”

这位影踪派武僧背起双手。“潘达利亚不仅仅是熊猫人的家园，曾经有另外一个种族，一个力量强大的种族——魔古族，占领着那座

岛屿。”

沃金挺直了身体。“我听说过魔古族。”

提拉森惊讶地眨着眼睛。老陈的眼睛也睁得大大的。

“你也知道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是知道的，可惜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明白这一点。”祝踏岚慢慢地触摸着地图的东北角。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小岛竟然慢慢出现在图上，就如同笼罩它的迷雾正在慢慢散去一样，“这是雷电之王的岛屿。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传说，只有极少人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沃金，看起来你已经知道了这个岛屿的存在，而其他知晓这座岛屿的人正打算引发一场灾难。”

“我并不知道，直到我看见了一场幻象。”巨魔指着卓金村说道，“我还看见了另外一场幻象，我看见一支舰队从这个小岛上驶出——赞达拉的舰队。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而且十分邪恶。如果我们打算阻止他们，那就得赶紧行动了。”

➢ 第十三章　战前准备

当沃金看见祝踏岚如同撑起屋顶的挺拔石柱一般站在那里的时候，一股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你想让我们做些什么，沃金？”

巨魔有些不信任地看了人类一眼，然后张开双手。“向整个村庄发出信息。召集民兵，准备防御。召集你的精英队伍，将他们部署在卓金村。集结你的舰队，防止赞达拉登陆。”他看着地图继续说道，“我需要其他的地图，绘有更多细节的战略地图。”

提拉森走向前。“山谷地势狭长，可以作为据点。我们可以……等等，这是什么？”

老武僧抬起下巴。“沃金，在你家乡的岛屿上，你们都会用什么东西来抵御我们现在面对的这种暴风雪？”

“没有任何东西，回音群岛上从来没有过暴风雪。”一种即将面临大灾难的感觉让他的胃缩得紧紧的，“恶劣的天气和入侵可不是一回事。”

老武僧略微有些僵硬地耸耸肩。“如果没有黑夜，就不会需要灯笼。远在有迹可循的历史之前，我们熊猫人就一直依赖迷雾作为防御。”

“但是你们也并不是毫无防守之力。”提拉森向院子里指去，“你们的武僧可以徒手劈碎木头。我看过他们射击，也见过他们演练剑术，他们完全可以媲美世界上最厉害的战士。”

“他们是战士，但是却不能称之为军队。”祝踏岚双手合十，放在胸前，“我们的数量不多，而且都分散在整个大陆上。我们是潘达利亚唯一的防御线，但是我们不仅仅是一支防御力量。我们在武术方面的训练不仅仅是为了杀敌。举个例子，我们学习箭术不是因为军事原因，而是为了平衡。通过训练箭术，我们可以将空间中的两个点贯

穿起来，掌握和平衡好距离、力量、路线和风向之间的关系，以及了解箭的本质。我们保卫潘达利亚，我们也保卫平衡。”

沃金指着地图说：“这可是战争，而你还在跟我讨论哲学。”

“巨魔，你能告诉我，战争仅仅是这么一张地图吗？仅仅是钢铁、鲜血和骸骨吗？”祝踏岚的眼睛眯了起来，“你们俩都有身体上的伤痛和更深的心理创伤。战争早就让你们失去了平衡，让你们变得对它如此渴望。”

巨魔按捺不住咆哮起来。“战争本身就是不平衡的。如果他摧毁了你，你还能谈什么平衡。”

老陈走过去站在他们中间。“我刚刚才从卓金村回来，而且丽丽马上就会到那里。雅丽亚的家人也都还在那里。赞达拉会让那里的一切都失去平衡。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让事情不至于那么糟糕。”

人类赞许地点点头。“如果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至少可以提醒那里的村民，让他们及时撤离。”

祝踏岚闭上眼睛，神情镇定。“你们三人的世界是迷雾之外的世界。你们的经验让你们把紧迫性置于这里习以为常的从容性之上。你们行事果断，把怠惰看成阻碍。你们精于战略，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作为影踪禅院的领导者，我的职责在于处理更大的事务。”

沃金不以为然地扬起眉毛。“保持平衡吗？”

“战争不会永远存在。只有当世界不能从中恢复之时，战争才会胜利。你们希望阻止战争，而我希望征服战争。”

沃金本想严厉地打断祝踏岚，但是这番话语中有些东西刺中了他的心。这和父亲曾经说过的话是何其相似。在一个属于沃金和父亲的私密时刻，在一个被一场夜雨洗刷过后的清澈的世界中，他曾经那么说过：“我多么希望世界永远是这样。没有鲜血，没有痛苦，整个世界充满了幸福的泪水和对阳光的希望。”

巨魔盘膝而坐，低下头。“你们武僧的武技依然是可以用得上的。”

“是的，你会得到他们的帮助，虽然不足以让你赢得战争，但却足以延缓他们的脚步。”祝踏岚睁开眼，慢慢地呼了一口气，“我会给你十八名武僧。他们也许不是最强壮或最矫捷的，但他们是最合适与你一同战斗到最后的人。”

提拉森张开嘴，感到既诧异又震惊。“十八名武僧，加上我们三个。”他望向沃金，“你看到的那只舰队，是……两艘战舰的人？”

“是三艘，还有一艘稍小一点的。”

“这根本不能延缓他们的入侵，只能去给他们挠痒痒而已。”这个人类摇摇头，“我们需要更多人。”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派给你们更多人手。”这位影踪派的领导人张开空空如也的手掌，“而且，只有这样的小分队才能及时赶到卓金村，以提供有效的帮助。”

***

沃金觉得自己对于准备战争是再熟悉不过了，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而且还可以让他跟自己的过去再次建起联系。但是熊猫人的盔甲重重地挫败了他。这些盔甲又短又肥，而且里面那一层用丝绸包裹着的棉花衬垫又太过轻薄，根本起不到缓冲作用。条状的金属鳞片全部是用彩色的绳子系在一起，而漆过的皮质护胸又被吊在一个完全不合适的地方。这些都让他感到浑身不自在，但一名武僧却在他眼前飞快地把全套盔甲从头到脚穿戴整齐。沃金暗自发誓，开战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扒下一副赞达拉盔甲给自己套上。

但想到这里，他又笑了出来。跟熊猫人相比，他要高出不少，但是跟赞达拉战士相比，又要矮上许多。那些巨魔至少比他高出一个头，而且如果傲慢也可以换算成高度的话，他们那趾高气扬的样子还要再高出他一倍。沃金不喜欢他们那种看谁都低人一等的眼神，但他不得不承认，赞达拉巨魔洁净健硕的四肢和贵族气质的容貌确实让人感到赏心悦目。他曾经听一名人类把赞达拉比喻成“巨魔中的精灵”，但赞达拉却觉得这是一种莫名的侮辱，而他们对这个称呼的反感总是让沃金感到很好笑。

当他在适应那身盔甲的时候，周围也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战斗。老陈非常自豪地递给他一把双刃重剑。“我让铸剑师把两把弯刀的刀柄去掉，然后熔铸在一起，重新固定上一个竹制的剑柄，并且用鲨鱼皮包裹了起来。这不是你常用的阔剑，但是看上去也足够吓人了。”

“当它沾上赞达拉的鲜血时，会更加恐怖的。”沃金握住这把双刃剑开始挥舞起来。他向下一击，一声清响之后，剑刃停了下来，颤抖着发出阵阵奇特的低吟声。尽管这不是他的阔剑，但用起来也算是相当顺手了。“看来除了酿酒之外，你又多了一门手艺。”

“不是我。是跟我们一起喝酒的肖兄弟做的。”老陈笑着说，“我告诉他想要替你打造一件武器，就是你从那酒里回忆起的武器。”

“他做得很好。”

提拉森进入门厅的时候低低吹了一声口哨。他穿着一件用金属片铆接起来的皮革护甲，头盔下方还带着一圈铁锁织成的垂边，保护着他的脖子，后背背着两张战弓以及六个装满箭矢的箭囊。“好剑，到时候肯定会派上大用场。”

提拉森扔给沃金一个箭囊。“这已经是他们军械库里最好的东西了。然后我又把箭镞都拿去清洗打磨，挑出了其中能用的。这些箭矢都被分发到各地的武僧手里了。它们能飞，但恐怕没法穿透盔甲。”

沃金点点头。“那你射击的时候得小心点了。”

“对付巨魔的话，只要瞄准双耳中间再往下三英寸的地方，很容易地就能击中脊骨，然后就可以收获猎物了。”

老陈显得有些骇然。“我想，沃金，他的意思是……”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巨魔看着提拉森说道，“但这些是赞达拉巨魔，他们耳朵的位置要更高一些，你应该往下瞄四英尺。”

老陈和提拉森跟着沃金一起走进影踪禅院的院子里。这些将会成为防御力量的武僧看起来就像是盛装的人类一样，他们每个人的前胸

和后背上都印有象征着禅院的白虎纹章。此外，他们每个人的头盔上都悬挂着一根布条，一半人是红色的，另一半人是蓝色的。祝踏岚没有说谎，这些不是沃金会挑选的武僧，但是他相信这位大师对自己人的了解。他很吃惊雅丽亚·圣言竟然也在这十八名武僧之中，但他立刻想到此行是为了保卫她的家乡，她对那里地理环境的熟悉会对起到很大的帮助。

当沃金走到影踪禅院和大山之间时，他突然明白了祝踏岚为什么只给他们那么一点兵力。十一头飞兽，每一头都被装上了两个鞍座，还驮着一些皮革小包，里面装着可以供给他们的为数不多的贫乏物资。他曾看过这些飞兽被刻在墙上，或是被塑成石像放在影踪禅院的壁龛中。他突然明白了这些就是熊猫人文化中所说的翔龙。

雅丽亚上前向他们招呼，并为每人都安排好坐骑。“这些都是翔龙，以前熊猫人对它们都很害怕，直到一名勇敢的年轻女子与它们建起了友谊。她告诉我们这些翔龙可以用来做什么，现在它们已经不是普通的野兽了。影踪禅院一直在驯化它们。”

沃金向后回望影踪禅院，看见了站在阳台上的祝踏岚掌门。老武僧看上去丝毫没有注意到沃金，但是这骗不了巨魔。祝踏岚声称自己对战争一无所知，但他相当清楚获取信息是战争的关键，可现在必要的信息却被他层层限制。沃金本应该第一时间被告知有关翔龙的事情，但是却没有。

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那么当我被赞达拉抓住的时候，也就没法吐露任何东西。

巨魔感觉自己被刺激到了，他突然意识到他虽然即将奔赴战场，但这不是他的战争。赞达拉入侵的是潘达利亚，而不是回音群岛。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还要去战斗，是因为老陈在北海岸有一座酿酒坊？还是为了挫败赞达拉？

一些思绪在他的脑海中回荡着，引出了一个低沉而遥远的声音。这是邦桑迪的声音，正从虚无中传来。或者仅仅是为了证明沃金还没死。

沃金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当一名武僧爬上他身后的鞍座时，他匆匆为自己找了一个答案。邦桑迪，我奔赴战场，是为了给你

的永恒之境多带来一些客人。你或许觉得自己已经不认识我了，但是我还认识你。你也该意识到这一点了。

负责御龙的那名武僧一声令下，翔龙们便纷纷向山崖边行去，然后向下一跃，开始滑翔起来。沃金没有戴头盔，因为影踪禅院里找不到与他相衬的尺寸。他感觉自己的红发正被呼啸而过的狂风拨乱，这让他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

接着，冰冷的山风灌入了他的肺里，喉咙上的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他咳嗽起来，感到身侧被缝起的伤口正在慢慢撕裂开来。巨魔咆哮一声，然后闭上了嘴，老老实实地用鼻子呼吸。他憎恨上一次战斗带给他的伤痛。

翔龙们盘旋着飞上天空。它们健硕的身体扭动着、飞舞着，愉悦地嬉戏着。可能下一次沃金乘坐在它们背上的时候可以好好享受这种愉快的感觉，但此次飞行的目的显然与这愉悦感格格不入，战争的严峻与冷酷无时无刻不让沃金感到阵阵纠结。他们所要面对的不是快乐与希冀，而是与之相反的东西。他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能在灾难发生之前将其阻止。

***

他们在最紧要的关头抵达了卓金村附近的山头。沃金希望他们要是早一点到就好了，或者更迟一点到。五艘战舰已经全部进入了海港。海面上一艘渔船在燃烧，而且已经快烧到水位线上了。为了更适合装在战舰上，敌人的攻城器械都被改装成了更小的尺寸。石块被不停地掷向村庄，飞滚着击碎房屋，但是不知为什么，却没有看见村民被砸碎的尸体。

沃金仔细研究了一下战争的进程，然后拍了拍旁边一名武僧的肩膀。他用手指画了一个圈，然后朝南方指去。有一只山羊正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走出村庄，看起来熊猫人都已经向那边撤退了。

信息是战争的关键。赞达拉不可能允许警告的信息传遍整个村庄。

提拉森大声地吹响口哨，也朝那个方向指去。他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不知道他的眼睛是不是真有那么厉害，还是他单纯地知道赞达

拉会在那个地方设下埋伏，这也都不重要了。沃金朝那边指着，领头的两头翔龙立刻从空中冲了下去。

御龙大师飞到他们面前停下，然后将这些飞兽排成一个长长的曲线队形。他们在山丘的遮蔽之下飞了过去，然后在那条小道西方大概一百五十码的地方降落了下来。武僧们都默默地从翔龙背上下来，提拉森握紧长弓，沃金也同样做好了准备。他们俩在前面开路，武僧们在后面紧紧相随。

这片大陆虽然不属于巨魔和人类，但是对于战争，他们所知的东西要远比其他武僧更多。当然，老陈也算是久经沙场了，他领着蓝色小队，直抄近道朝那条路走去。红色小队的武僧们则紧随在沃金和提拉森之后往北边推进，但进展却不太顺利。

前方山坡上，突然出现了一名张弓搭箭的赞达拉射手。提拉森发现了他，并且立即以行云流水之势将箭矢搭上弓弦。他凝神测距，然后以恰到好处的力量放出一箭。弓弦嗡嗡作响，离弦之箭穿过那些宽厚的叶片，正中巨魔的颈项。箭镞以微微向上的角度从下巴之下寸许的地方刺入，然后从另一侧的耳边穿出。

那名赞达拉巨魔仓促射出的箭矢毫无力道可言，在他举起手摸到自己颈部的伤口之前，他射出的箭矢就以一个大幅度的弧线坠落到了地面。巨魔想要看看那支穿透他脖子的利箭，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越是转动脑袋，那露出的尾羽也就越是躲着他。最终，尾羽停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瞪着双眼，口中不断喷涌而出的鲜血替代了一切言语。他慢慢瘫倒，从山坡上滚落下来。

战争，终于打破了这个世界的平衡。

➢ 第十四章　真正的猎手

高声呼喝的命令听起来有些嘈杂，但执行起来却不带一丝一毫慌乱。赞达拉部族从来就不知道惊恐为何物。一支小队开始向着敌人来袭的方向推进，另外两支小队则切断了道路。海浪一般的箭矢之潮向着尚未现形的敌人压去，巨魔们并没有打算命中任何目标，只是想将猎物们逼出来。

一支箭矢掠过了沃金的耳边，他瞄都没瞄就一箭射了回去。那一箭射中了对手，却没能穿透盔甲。对面先是响起一声诧异的高呼，而后变成了一阵庆幸的嘟囔。那个赞达拉士兵肯定在想着自己是多么的幸运。

没有神灵的眷顾，你果然不大一样了。

在灌木丛中急速穿行的赞达拉士兵让沃金感受到了一种毫无纪律可言的狂热。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遇到激烈的反抗，也没有看到有组织的防御。方才沃金射中他们的那支箭矢更像是饰品而非武器。很明显，那东西是熊猫人的作品，而且并不是为了战争所制。赞达拉战士的所有临敌经验都在指出，这是个毫无威胁的反抗。

他觉得没有威胁。他错了。

先前蹲伏着的沃金猛地起身，挥舞着双刃重剑从一座小山坡上冲了下来。那名赞达拉士兵急忙拔剑，但为时已晚。沃金变换了着力的握点，撬动剑刃向上前方递出，然后一推一扭。赞达拉士兵停不住前进的势头，直挺挺地撞向沃金，当场被重剑刺穿了喉咙。沃金抽出剑刃，鲜血如喷泉一般从赞达拉士兵的动脉中喷了出来。

赞达拉士兵倒下的时候死死盯着他。“为什么？”

“为了满足邦桑迪的饥渴。”沃金一脚把那名巨魔踢开。接着他大步走上山丘，猛地压低身子，切开了另一名巨魔的大腿。然后舞着剑锋慢慢越过他，回首一击斩落，粉碎了他的后脑。

那巨魔痛苦地闷哼了一声，转瞬间双眼就黯淡了下来，然后重重摔下，滚进灌木丛之中。

沃金满怀恶意地笑了。空气中满是浓烈的血腥气味。嘟囔、呻吟、惨叫，以及武器的叮当作响声填满了战场，让他沉浸在战斗中不能自拔。比起安静祥和的武僧禅院，他觉得待在这里围捕敌人反而更有家的感觉。这个想法或许会让祝踏岚惊骇不已，但却让这个暗矛部族的成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在沃金右手边不远处，那个人类猎人正好一箭脱手。一名赞达拉成员滚落在了地上，一支装饰着红色矢羽的黑箭钉在他的胸骨上，兀自抖动不已。猎手用小刀划过巨魔的喉咙，了结了他的性命，并顺手从他身上牵走了更多的赞达拉箭矢，然后隐入了灌木丛中。他就像觅食的猛虎，致命而优雅地轻踮着脚掌，悄无声息地移动着。

武僧们左右展开，以奇特的步伐在战场上排出阵势。离沃金最近的那一名武僧在影踪禅院时原本是负责每天外出采摘草药，现在他身着铠甲，但除此以外全然没有适应战争的节奏。他没有准备好，也从没想过会被选中加入这支分遣队。

一名赞达拉战士冲向了他，举起长剑挥出致命一击。刃锋呼啸着划过，然后又横着劈了回来。武僧扼住巨魔的手腕，拉住他侧过身来和自己面朝同一个方向。巨魔想要伸直手臂递出长剑，刺向武僧的腹部，但武僧猛然施力扭动他的手腕，迫使他因为疼痛而弯下膝盖。然而在他跪到地面之前，武僧的手肘就已迅速向上击出。随着咔嚓一声，巨魔的下颚与喉骨都已经被击得粉碎。

这名小武僧越过巨魔，安然地继续向前推进，沃金赶忙带着血腥的利刃冲了过来。武僧对巨魔迅速恢复伤口的能力毫不知晓，他以为方才那声清脆的声响已经昭示了死亡，但实际上恰恰相反，那代表着一名愤怒的巨魔正在重整旗鼓，以图再战。

这时，沃金挥动双刃重剑迎面斩过。巨魔的头颅高高弹起，躯体则如若无骨地倒了下去。接着头颅落下，掉在躯体的胸口上弹开了去。沃金转身走开，而那具彻底失去了生命的残骸开始抽搐起来。

沃金和武僧们继续向树林中推进，来到了一块与撤退路线平行的，覆满青草的狭长凹地中。沃金不假思索便冲到了一群赞达拉喽啰

中间。事实上，即便他思考了，冲锋的速度也不会有丝毫减缓。他已经知道了这只是一群身着轻甲的散兵，作为前锋被发派过来屠杀平民。他们毫无荣誉可言，他们只能算作屠夫而不是战士——而且是拙劣的屠夫。

一名古拉巴什巨魔高高地举起重剑猛攻向沃金。暗矛巨魔嘴角浮现出一丝蔑视。那名古拉巴什突然蹒跚起来，暗影魔法侵蚀了他的灵魂，麻痹了他的肢体。然后一名影踪派武僧破空而来，抢在沃金之前飞身一脚踹向那巨魔的后脑，夺走了他的生命。

战况愈演愈烈。沃金手起剑落，无情地撕裂着那些未着护具的肢体。有些敌人侥幸得以招架住一击，但这不过只是徒劳的垂死挣扎。双刃剑的一面刀刃被招架住时，另一面便会顺势挥出，或是从后面斩向膝盖，或是从下面刺向腋窝。热血四溅，残肢遍野，一具具躯体瘫倒在地，被斩裂的胸口随着呼吸冒出汩汩血泡。

有什么东西狠狠地击中了沃金肩胛。他赶忙向前一滚，然后转身站起。沃金想要发出一声充满着狂怒与高傲的挑衅怒吼，但是刺痛的喉咙违抗了他。他挥动手中的武器，刀身上沾满的鲜血被甩了出去，形成了一道宽宽的圆弧，然后他收回剑刃，伏低身体，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眼前的这名赞达拉巨魔甚至比他的大多数同类都还要更加高大健壮。他拿着一把久经战阵的远古长剑狂奔而来，以山岳崩顶之势向下直劈，动作甚至比沃金预料的还要更快。暗影猎手全力招架，但是巨大的冲击力使得他的武器当场脱手。

赞达拉战士向前突进，用头猛地撞向沃金的面部。沃金踉跄着后退了一步，而那名赞达拉巨魔片刻未停，把长剑扔到一旁又向沃金猛扑过去，并用双手握住沃金两侧的肋骨把他高高举起，用力挤压着，摇晃着。

指头如铁钳一般嵌进了肋骨，让沃金再一次陷入了剧痛。那巨魔的拇指甚至穿透了胸甲，崩裂了里面的内衬。赞达拉巨魔挑衅而愤怒地咆哮着。他咧嘴龇牙，更加用力地摇晃着沃金。

接着他抬起头，对上了沃金的视线。

那一刻似乎无比漫长。赞达拉战士瞪大的眼睛出卖了他，他没想到抵抗自己的居然是一名巨魔。怀疑让他皱起了眉头，而沃金轻易地发现了这一点。

他知道该怎么做。

如同祝踏岚所教导的，沃金竖起了自己的拳头。他眯起眼睛，把赞达拉巨魔的怀疑想象为一个闪光的小球。它就在这张面孔之下，寄生在那巨魔的眼睛后面。沃金鼻孔微张，将拳头砸进了赞达拉巨魔的脸。拳头穿过怀疑，将骨头粉碎成了陶瓷般的碎片。

赞达拉战士的双手松开了，沃金跪倒在地。他伸出一只手撑住自己，另一只手按摩着自己的胸口与两肋。他试着做一个深呼吸，但体侧传来了尖锐的刺痛感。他把手压在伤口上，但仍不能集中足够的力气吟唱治疗。

提拉森伸出手钩住了他的肩膀。“来吧，我们需要你。”

“有逃掉的吗？”

“我不知道。”

沃金缓缓起身，弯腰捡起武器，在一具尸体上擦了擦自己满是鲜血的手。他直起身，回望了一下凹地。方才的战斗留下了一片狼藉。蓝色小队沿着蜿蜒的小道登上山顶，在那里完成了一场伏击。红色小队横穿敌军，护送一批从南方过来的难民离开战场。而沃金和剩下的人则已经狠狠地攻击了赞达拉的侧翼，让他们陷入了惊慌。

沃金甩开了人类的搀扶，用自己最快的速度跟在他身后行进着。他们从山坡上奔了下来，发现老陈正在和一名领导着难民的年轻女性熊猫人交谈。

“这是头一批难民，陈叔叔。还有更多的村子被劫掠了。这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他们绝望地选择了离开。”

赞达拉的鲜血仍在一滴一滴从老陈的皮毛上淌下，他坚定地看着自己的侄女。“丽丽，别再回到战场了，别再回来了。”

“我必须要回来。”

沃金伸出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你要听话。”

丽丽突然向后一跃，摆出了防御的姿势。“这家伙是敌人中的一员！”

“不，他是我的朋友。沃金。你记得他的。”

丽丽靠近过来仔细打量了沃金一番。“把耳朵缝回去之后你好看多了。”

身材高大的巨魔弯下背脊，说道：“你得把这些人带往南方。”

“但是来犯的巨魔越来越多，有太多的难民需要去营救。”

老陈向着大海指去。“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从未走出过村子，你得领着他们去往白虎寺，丽丽。”

“他们到了那里会安全吗？”

“会更容易被保护。”沃金朝着御龙大师挥挥手，“你得搭载一些行动迟缓的难民离开。蓝色小队会把他们聚集过来。”

“好计划。”提拉森看着红色小队的熊猫人，“我会带着其他武僧去袭扰赞达拉的部队。”

“你？”

人类点点头。“你受伤了。”

“你是个瘸子，而我的伤势一分钟就能恢复。”

“沃金，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是我最擅长的类型。拖住他们的脚步，延缓他们，狙杀他们。我会为你们争取到疏散难民的时间。”提拉森轻轻拍了拍装载箭袋里的赞达拉箭矢，“我从他们的杂兵身上捡到了一些东西，得给他们还回去才成。”

“非常好。”沃金笑了，“我会助你一臂之力。”

“什么？”

“这里有许多箭矢，也有许多信任我们的难民，我们得掩护他们安全离开。”沃金对两个小队的武僧们点点头，“集合难民，收集弓弩和箭矢。一队人带着难民撤往东部和南部地区；另一队人跟着我和你去吸引敌人的注意。”

提拉森笑道：“利用他们的傲慢去引开他们？”

“赞达拉需要学会什么是谦逊。”

“没错。看到那些立着的巨石了吗，让大家沿着上山的路线在合适的石块背后藏匿好弓弩和箭矢。”提拉森朝沃金微微一笑，“我已经准备好死在你之后了。”

“那你可要等好长时间了。”接着，沃金转身面向老陈说道，“你指挥蓝色小队。”

提拉森也对老陈说道：“左路交给你了。他去进攻右路。我负责中路。”

“接下来的工作肯定会让我们忙得口干舌燥，陈·风暴烈酒。”巨魔两只手都搭在了熊猫人的肩上，“只有你酿的酒才能解这种渴。”

“你会孤立无援的。”

“老陈，提拉森想说的是，要是不能各尽其职的话，大家就都会一起死去。”

熊猫人看着提拉森。“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人类笑了。“我们在彼此较劲。死在我前面会让他觉得很没面子，同样，要是我先被干掉，也会觉得羞愧难当。而且这一仗下来我们真的会口渴，非常口渴。”

沃金望着难民点了点头。“而他们……老陈，他们需要一名熊猫人去带队。”

酿酒大师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我找到了一个我想称之为家的地方，可为它而战的却是你们。”

巨魔从一名武僧那里接过了一张赞达拉战弓和一个箭袋。“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家时，为友人的家园而战便成了最崇高的使命。”

“战舰抛锚了。他们正在放出登陆艇。”

“我们上。”

沃金发现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显得有些古怪：武僧们在前方呈扇形分散开来，而那名人类紧跟在身后与他一起在这条鹅卵石小道上急速前行着。沃金曾经窥探过过那个男人的生活，所有他知晓的信息都表明这个男人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切。是的，他还完好地活着，但却已无家可归，被许多联盟同伴认为已经死去，被迫置身于一个充斥着猎杀与被猎杀的世界。

他看了一眼提拉森。“我们应该先瞄准最高的那些。”

“有什么特殊理由吗？”

“目标更大。”

人类笑了。“在我的射击距离上他们只有四点五英寸那么大。”

“你知道，一旦开战我可没时间照顾你。”

“要是谁杀掉了我，记得帮我做掉他。”提拉森甩给他一个敬礼，然后直奔东面，跟着蓝色小队进入了村庄。

沃金径直向前，他发现那些在红色小队的组织下走过阴影去往出口的熊猫人难民都显得有些惊慌。很明显，他们已经见识到了巨魔的残暴，并且对沃金产生了畏惧。这将会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即使他们明白沃金是带着善意前来帮忙，也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

沃金喜欢这种感觉。他意识到这不是因为在面对赞达拉的时候想要支配恐惧，也不是因为想要体会被下级惧怕的感觉。他感到满足是因为自己赢得了他人的恐惧。他是一名暗影猎手。对于人类、巨魔还有赞达拉来说，他都是一名杀手。他解放了自己的家园，他领导过自己的部族，他直谏过部落的酋长。

加尔鲁什正是因为害怕我才想要谋杀我。

突然间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考虑着要不要直接冲到码头，在赞达拉的登陆艇面前暴露自己。他已经和赞达拉交过手了，他知道暗矛巨魔的出现一定会让对方因疑惑而呆若木鸡。但他意识到，坏的一面是，这很可能会让对方发现他们对于抵抗势力情报的了解并不完整。

他意识到了其中的利弊，但如果换做过去，他恐怕早就冲上去了。在他带着暗矛部族离开奥格瑞玛的时候，就曾面对面地威胁过加尔鲁什。要是换做那时的脾气，他一定会咆哮着高呼自己的名号，让敌人们丝毫不敢起尾随之意。他会让敌人看到自己无所畏惧，而这将会让恐惧深深地刺进他们的心中。

他搭箭上弦，然后扬手放出。这支箭顶端的箭镞上带着一个能够轻易撕裂肉体的倒钩，这才是现在需要刺进敌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一名赞达拉巨魔正举着弓想要跳出登陆艇，可惜沃金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箭矢在空中划出了一个轻微的弧度，如同一个昭示死亡的黑点，径直落向他。这支箭射中了他的肩膀，然后穿过锁骨，刺入了颈下的脊柱，连尾羽也埋进了身体之中。

他砰然倒下，撞到了船舷之上，然后被磕得翻了一圈，头朝下坠入水中。登陆艇霎时失去了平衡，左边的压力让右舷抬了起来，不过很快又得以平复。

也就在这时，沃金将第二箭射出，把那个掌舵的巨魔钉在了舵盘上。

沃金闪身回来，然后转身离开。虽然他很想欣赏一下其他赞达拉看到这具尸体时的困惑与惊恐，但这无疑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四支箭矢飞了过来，射在他方才倚着身子的石壁上，紧接着又有两支从头顶飞过。

沃金撤退到下一栋建筑废墟前。当他到达的时候，一名武僧正帮助一个肩胛已经被压碎的熊猫人从沙砾堆中爬出来。不远处的海湾上，最后一艘登陆艇从战舰中释放了出来。突然间，一支箭射入了艇上领航员的耳朵，他痛苦地扭动着，然后摔了出去。

作为先锋的登陆艇抵达了岸边。一些赞达拉冲了出来寻找掩护，另一些则躲在船身后面挤成一团。中间的两艘登陆艇仍在迅速地挥动着船桨把海水往身后拨去。最后那艘小艇上，一名意志坚定的赞达拉

战士顶上了领航员的位置。一支利箭命中了他，直穿过他的脏腑。他艰难地守在岗位上，双手依然在操纵舵盘，想把登陆艇导向岸边。而其他的巨魔则都在奋力地拉着船桨。

那个巨魔疯狂地交换着信号，指挥远处的战舰发动攻击。停靠在港口的战舰们调转了攻城武器的方向，再一次发起了攻击。无数巨石投射过来，将沙滩上的沙尘轰击得四处飞扬。沃金原本以为这些半埋进沙里的巨石都不过是白白浪费掉了，但一名赞达拉战士猛然冲了过去躲在巨石的后面，用它进行掩护。

然后，巨石一块接着一块落下。

游戏正式开始了。海岸上的赞达拉士兵越来越多，沃金一面射击，一面向敌人的侧翼移动。但是战舰上的瞭望员一直都在观察着他的动向，那些攻城武器很快就会调整方向，把他的藏身之处轰成碎渣。在东边，他们也正对提拉森藏身的洞穴进行着同样的攻击。沃金不知道敌人是怎么发现提拉森的，他也没有余暇去弄清楚。

每一波投石都让沃金不得不往后撤去，于是越来越多的巨魔开始往前推进。战舰放出了更多的登陆艇。有一些赞达拉甚至脱掉了身上的甲胄，带着长弓和被油布紧紧包裹的箭矢就直接潜入海湾。这些登陆艇靠成一圈，将卓金村围在中间，而它们所运载的战士们则抢滩上岸，占领了村庄。

暗影猎手箭无虚发，不过并非每一箭都能夺走性命。敌人身上的盔甲挡掉了不少箭矢。大多数时候，这些目标都只有脚裸露在外，或是只在跌落的甲片后露出一小块蓝色的皮肤。事实很简单，即便他为每一支箭矢都附上魔力，也无法阻挡敌军战舰上茫茫的弩炮和士兵。

沃金不得不继续往后撤去。他离开之时匆匆扫了一眼战场，视线之内只有一名武僧的尸体。他身上中了两箭。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南方的足迹可以判断出，他是在掩护两只小熊猫人撤退的时候被敌人杀死的。

他追踪着这些小熊猫人的脚印，回到了村庄之中。正当他沿着足迹踏入废墟之后的一片开阔地带时，身后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他迅速转身，然后便发现了一名赞达拉士兵。沃金回身取箭，但是敌人已经抢先射出了箭矢。

箭矢从侧面射了过来，贯穿了他的身体。肋骨传来的剧痛让他蹒跚不稳。他单膝着地，赶忙把手伸向自己的双刃剑，但此时那名巨魔已经搭上了第二支箭。

赞达拉巨魔满脸都是胜利的笑容，就连獠牙也闪烁着傲慢。

然而就在下一瞬间，一支箭矢划过一道圆弧，落在了赞达拉巨魔的两只獠牙中间。有那么半秒，就好像是他口中吐出了羽毛一般。接着他两眼翻白，仰面倒了下去。

沃金缓缓转过身，沿着箭矢射来的轨迹向后望去。那家伙正站在一座被离离青草所覆盖的小山丘上。四点五英寸的目标……射进嘴里……而他居然还说什么要是被人杀了记得给他报仇。

尘土慢慢地落在颤搐的巨魔身上。沃金把手伸向背后，猛地折断了箭头，然后从胸口拽出箭杆。伤口愈合的时候他笑了，然后拾起了巨魔的箭袋，继续边打边撤。

➢ 第十五章　为信仰而战

本该与冷雨相伴。明媚的阳光洒落下来，但却并未带来温暖，反而像是在嘲笑她一般。卡拉站在驳船的船头，并不是为了发号施令，而是因为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观察整个海岸。

这艘驳船将一艘浮在水上的长艇轻轻推到一边，激起了一阵温柔的涌浪。死去的领航员双手依然还架在舵盘之上。一支利箭穿透了他的身体，这肯定很痛，但他的表情看起来却丝毫没有为之所动。他盯着前方，双眼逐渐失去光彩，蝇虫也慢慢围了上来。

驳船慢慢靠近海岸，船底的泥沙发出嘶嘶的声响。她跳下船，黑色的斗篷在风中轻摆着。两名战士在等候着她——是尼尔赞船长和一个相貌丑陋，手持巨盾的高大巨魔。他们啪的一声立正，并利落地向她敬礼。

她致以回礼，表情却十分不满。“你们弄清楚情况了吗？”

“已经尽可能去确认了，我的女士。”尼尔赞把脸转向内陆方向，“为了战前的渗透调查，我们派出了一小队斥候穿过山谷向西。其中两名队员游上对岸，干掉了两个在那里钓鱼的熊猫人，并且占领了那边的高地。他们现在也还留在那里等待下一道命令。在此期间，其他斥候则继续向内陆前行，一切都按部就班。”

她挥出一只手，扫过眼前这片破败的土地。“但随后计划就被打乱了。”

“是的，我的女士。”

“为什么？”

这个赞达拉战士的眼睛瞪得直直的。“了解过程比解释结果更加重要，我的女士。”

于是她跟着他进入山谷，走到一幢距海岸约五十码的房屋残骸前。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另一名战士单膝蹲下，拖出了一张芦苇编织

的睡席。这上面留着一个脚印。

她感到一阵凉意穿过身体。“这不是我们的人？”

“不。是一个巨魔留下的，但他的体型要比赞达拉小上许多。”

卡拉转身望向身后的海岸。“就是他射死了舵手？”

“以及那艘艇上的一名战士。”

“这一箭射得真准。”

尼尔赞指着东边。“在那边，你和副官见面的地方，还发现了另一道足迹。是一名人类，他用我们的箭杀死了另一名舵手。”

她估量了一下那个人类士兵的潜伏点与海湾之间的距离。“而且还是用我们的战弓，对吧？碰运气射中的吗？”

尼尔赞抬起下巴，清了清喉咙。“我也希望如此，可惜并不是这样，运气可没法让我们的长弓留下这样的痕迹。”

“你说了实话，很好。”她缓缓点了点头，“还有什么？”

这名战士领头走出村庄，沿着道路朝南走去。“我们还在城镇里找到了更多的尸体。这两名弓箭手射得又快又准。他们在为其他人争取撤离的时间。大量的足迹表明他们向着南方逃脱了。还有些东西您会感兴趣的。”

他带她来到一个身中两箭，倒地而亡的熊猫人面前。即使已经倒地身亡，即使穿着一副纹绘咆哮之虎的铠甲，这种生物还是表现出了一种与生俱来的谐趣与友善。她蹲了下来，用手指戳了戳这名熊猫人的大腿。这具尸体已然僵硬，但她还是可以判断出这名熊猫人生前肌肉健硕紧实。

她抬起头。“我没看见武器，也没看见弹药。”

“爪子，我的女士。”

她抓起熊猫人的一只爪子，用拇指在其中一个关节上擦过。爪上的细毛都已经被磨去，黝黑的皮肤上长满了老茧。“她不是渔民。”

“我们还找到了四名。有些还带着武器。”这名战士犹豫了一下，“都被杀了。”

“让我看看。”

他们先是继续向南，然后转向东边，来到了一片道路之旁被青草覆盖的凹地。卡拉选中了这个地方作为伏击点。她原本想让斥候小队杀掉一些难民，然后把其他人赶回村庄。一旦她的军队占领了这里，这些熊猫人就会被用来当作苦工。

她调查了现场的狼藉。她的伏兵们都身着轻甲，携带轻便的武器，以求行动迅捷，但现在这支队伍却零落地瘫倒在四下。三十多名斥候葬身此地，却只让对方牺牲了四五名熊猫人？从她视线中的两具熊猫人尸体可以推断，对方并没有打算移走自己的死者。

“你们有没有统计过熊猫人的数量？”

“他们分别活动在南面和东面，东面的数量稍多一些。我们还发现了那名人类与巨魔的脚印，还有其他一些野兽的痕迹。”

“我要的是总数，尼尔赞！”

“我们靠近这里的时候他们有二十一个人。”

卡拉站起身来大步向凹地的中间走去，那里躺着一具非常高大的尸体。是塔格卡尔副官。至少她认为是。他的脸已经被毁容，但是从这具尸体的高度判断，肯定是他无疑。这是她精心挑选出来的侦查队员。

而他辜负了我的期待。

她踢了一脚那具尸体，然后转向尼尔赞船长。“我希望看到一份翔实的报告。我要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位置，他们的伤亡程度，所有的一切。我要知道所有你确证的信息，我不要看到什么猜测和估计。我要知道这些熊猫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我们被告知他们没有军队，没

有民兵，没有抵御能力。看来我们的情报来源造成了一些相当可悲的误导。”

“遵命，我的女士。”

“还有，我要知道村民们都转移去了哪里。”

这名赞达拉战士点点头。“我们已经挑选出一支队伍继续跟踪。我们追踪到那两名弓箭手——人类和巨魔都往东边去了，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难民是往南面撤离。我们还发现那些野兽又转回来载走了伤者和老人。”

“很好，我还需要知道更多的信息。”她停下来，从一名死去的巨魔脖子里拔出一支染血的箭矢。细长的箭杆上装着一只极其简陋的箭镞，“山间匪贼都不会稀罕这些玩意儿。我们带来一支军队，而他们竟然用玩具进行反击？”

“他们一直在夺取我们的物资，我的女士。”

“还有一次组织得很好的撤退。”卡拉拿箭指着那名斥候的尸体，“等你把所有事情都调查清楚了，我会很有兴趣把他们剥皮实草，插在这条道路的两旁，然后把掏出来的鲜肉扔到海里喂鱼。”

“知道了，我的女士，但是恐吓对熊猫人很难起到实质作用。”

“这不是为了恐吓熊猫人。这是为我们余下的人所树立。”卡拉把箭矢随手挥掉，箭支从盔甲上反弹出去，没进了草丛中，“任何一名相信自己生来就该沐浴在帝国荣光中的赞达拉都必须记住，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是以鲜血换来的。尼尔赞，记清楚了，我不允许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

沃金从梦中惊醒过来。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梦中正被赞达拉追捕，实际上他很享受这一点，能够成为赞达拉的目标，说明他是个有分量的人。看到赞达拉满怀愤怒与恐惧地在后面紧紧追赶，让沃金倍感愉悦。激起敌人内心的恐惧是他过去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如今想要重拾的一部分。

他周身上下都处于疼痛之中，大腿处尤为剧烈。他仍然能感受到身侧的剧痛和喉咙处重新被唤醒的苦楚。这些伤口都缝合起来了，但完全愈合还需要时间。他非常厌烦这反复纠缠着他的伤痛，倒不是因为身体无法承受，而是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曾经离死亡有多接近。

他和人类一起按照计划撤退。在既定的掩藏地点，他们找到了武僧们留下来的弓弩和箭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食物留在那里，他们随即一扫而光，然后拨乱地上的石块继续前行。石头排成的线路指引着他们去往下一个地点，如果没有这些标记，他们很可能早就迷失在原野上，然后被敌人发现并且杀掉。

赞达拉紧紧地跟在后面，但是人类和巨魔都已经了解了他们的作战方式。他们优先解决掉了敌人的弓箭手，从而在远距离战斗上获得了优势。赞达拉的弓箭手并不弱，沃金大腿上那条染血的绷带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他们遇上了更加优秀的沃金和提拉森。而且沃金很不情愿地承认，提拉森要比他厉害得多。他仅用两箭就搞定了一名相当麻烦的赞达拉射手——第一箭从石缝中穿过，而且在其命中之前就算准了敌人的撤退路线并放出第二箭。沃金曾经见过同样精准的箭术，但那从来都不是在敌人正激烈反击的战场上。

沃金被惊醒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白虎寺虽然完全称不上华丽，但是却温暖舒适，充满光明。沃金被分配到一间单人小屋，这间小屋的面积不比他在影踪禅院的那间大多少，但是周遭浅浅的色调以及从窗户透进来的盎然绿意，都让这里看起来显得空间充足。

他起身前去洗漱，待到回房的时候，他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件白色的长袍。他穿上长袍，然后跟着一阵奇妙的长笛声来到了一个离寺庙大殿很远的院子。老陈和提拉森都站在那儿，红蓝小队的武僧也都在。祝踏岚也出现了，无疑是乘坐翔龙而来。他们所有的人都身着白色衣衫。有一些武僧也同沃金一样在战斗中负伤了，他们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吊着胳膊。

这里有五尊白色的小雕像，俱由柔石雕刻而成，不过一个手掌的高度。它们被放在桌子一边，旁边摆着一面铜锣、一只蓝色的酒瓶和五只蓝色的小杯子。祝踏岚对着石像鞠了一躬，然后向聚在一起的大家也鞠了一躬，众人也都回之以礼。接着这位掌门大师望向了老陈、提拉森和沃金。

“当一名熊猫人正式成为影踪派一员的时候，他会随我们的工匠大师一同前去昆莱山深处。他们会深入地底，寻找到山脉之骨，然后在上面圈出一小块地方。工匠会将武僧的相貌雕刻在上面，使武僧和山脉之骨联系起来。当命运轮转，时光流逝，在这名武僧去世之后，脱离连接的雕像便会被收集起来，贮藏在庙宇之中。这样，所有人就都能记得有多少人曾在这尘世间来过。”

雅丽亚·圣言从武僧队列中站出来，敲了一下桌上的铜锣。祝踏岚掌门叫出第一个武僧的名字，每个人都鞠躬致敬，直到他的声音消失。接着他们挺直身体，然后锣声再次响起，祝踏岚喊出另外一个名字。

这些名字让沃金大感吃惊，他颇有印象，而且能将其与往昔的音容笑貌联系起来。不是在武僧们奔赴战场之时，而是在那之前，在他得以康复的那段日子里。其中有一人给他喂过肉汤，另一人帮他换过绷带，还有一人则总是会在他玩机会棋的时候从旁轻声提醒。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能够清楚地记得每一个人。如今逝者往矣，让他周身的痛苦更加剧烈，但也让伤口开始以更快的速度恢复。

他想起了加尔鲁什。他想，如果这五名武僧随意交换一下位置，加尔鲁什一定无法分辨出谁是谁。他会调查他们，会评估他们的军事能力，会计算他们可以为自己增加多少战力，但这便是加尔鲁什在乎的所有事情了。无论是五个人还是五千人，对他来说都是一样。对于战争的渴望让他眼里只剩下军队，再也不知战士为何物。

我不希望成为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回音群岛的时候，他时常都会和那些在训练中表现优异的巨魔进行交谈。他努力想要记住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名字。他珍视他们，也希望他们能明白这一点。这不仅仅是因为首领的关注可以让战士们感到骄傲自豪，还因为这可以提醒他不要把活生生的战士只看作是投入战争的数字。

当最后一名武僧的名字被念出之后，每一个人都挺直了身体。雅丽亚又敲了一下锣，然后回到了队列中去。老陈迈出上前，拿起桌上的杯子——那些杯子跟他的手掌相比显得特别袖珍——然后放在每一个雕像前面，接着他拿起酒瓶。

“我所拥有的东西不多，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物，你们应得的远比我可以给予的更多，但我的朋友曾说，对抗赞达拉是一份让人口

干舌燥的工作，所以我谨以此酒，为诸位解渴。我很高兴接下来将会和在场的所有人分享这酒，但这第一轮，当敬给你们五人。”

他将瓶子里的金色液体均匀地倒进五只杯子里。当每只杯子都被盛满之后，他鞠躬行礼，然后把酒瓶放回原位。祝踏岚弓下腰身对老陈致以敬意，接着再向雕像鞠躬，余下的人也都跟着他如是而为。

掌门大师看着其他的人。“倒下的兄弟姐妹会非常欣慰你们还活着。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所拯救的诸多生命，让逝者得以带着荣耀而去。你们或许从未想过完成这项任务会带来诸多遗憾，但这并不是阻挠我们的理由。我们沉思、悲痛、祈祷，但你们要知道自己完成的任务保护了千万人的‘平衡’。毕竟，这才是我们的信仰。”

又一轮鞠躬完毕之后，祝踏岚走到三个局外人面前。“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个忙，和我一起商议接下来的事宜。”

祝踏岚带着他们来到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放满了关于潘达利亚各地区详细情况的地图，而机会棋子被摆放在上面，代表着双方的势力。沃金怀揣着一线希望，但愿这“棋局”反映的不是现实状况。因为如果真如此局，那潘达利亚恐怕命不久矣。

但祝踏岚冷峻的表情暗示着这些棋子象征的意义还要更糟：乐观估计。

“我必须承认，我现在有些不知所措。”这位老僧用手爪扫过地图，“联盟和部落的入侵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屠杀。他们互为平衡，任何一方的存在对于解决难题都是相当有用的。”

提拉森合上眼。“就像在神龙之心的时候那样。”

“是的，就像疑之煞被释放的时候那样。”祝踏岚把手背在身后，“联盟或部落中的任何一方都比我们要适合对抗现在这种入侵。”

沃金摇摇头。“每一方势力都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们互不信任，肯定会谨慎前行。他们不会告诉我们行动计划，也不会在缺乏补给和掩护的情况下贸然出兵。”

祝踏岚抬起头来。“你们谁都没法劝得动旧日的盟友吗？”

“我已经被自己人谋杀过一次了。”

“让他们相信我已经死了比较好。”

“那么，潘达利亚看来是保不住了。”

沃金笑了，露出闪亮的牙齿。“我们虽不能出面，但可以告诉你怎么和他们接洽。他们会权且一听你的说辞，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足够的情报去打动他们。而我，已经想好了该怎么获取这些情报。”

➢ 第十六章　精妙计划

陈・风暴烈酒最后检查了一遍行囊。他很确定自己带齐了所需的一切东西。总而言之，至少从物质上来说，他是准备好了，但他还是在禅院门口徘徊了好一会儿。

然后他笑了。

院子里，丽丽正在组织与牛车相关的工作。她指挥着石耙兄弟搬运和装载物资。他们相当卖力，再没有招致丽丽的责骂。老陈想，这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她，而是因为他们已经逐渐喜欢上了她。雅丽亚的父亲罗凯申也在帮着他们一起装载物资。他的出现让丽丽在指挥和责骂时更多了一分犹豫。

雅丽亚离开正在监督工作的丽丽走向老陈。如果不是她走过来的时候老陈正好低头一瞥，他说不定还会以为她一直忙不过来。但就是这么一瞬，便足够让他心跳加速了。“启程的准备马上就要完成了，陈师傅。”

“我知道。我只是很遗憾咱们这么快就要分开了。”

她回头望了望自己家人所在的第一批难民队伍。“把难民送到四风谷的风暴烈酒酿酒坊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虽然旅途艰苦，但却可以换来安全。我很高兴我的家人被选中加入其中。”

“于情于理都该如此。你的家人可以从那里学到许多酿酒的知识，这对于以后在卓金村兴办酿酒坊将会大有裨益。我早就该想到这点的。”

她把手爪轻轻放上他的手臂。“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让丽丽送他们过去，这样丽丽就可以离开你身边到安全的地方。”

“我也很高兴一路上你可以照料她的安全。”老陈再一次紧紧扣上自己的行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现在不得不离开，你也要去接别的村民了。”

她用手掌轻轻拂过他的脸颊。“你能信任地把丽丽交给我，以及让她照顾我的家人，这都让我深感荣幸。”

他转过身来想要紧紧抱住她，但他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自己。他可以不管别人的看法，但他绝不会让雅丽亚的名誉因此受损。“如果你不是影踪派的一员……”

“老陈，别说了。如果我不是一名影踪人，我们就不会相遇。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位带着好几个孩子的渔妇。就算你来到卓金村，也只能给我一个微笑，一个点头，你会给我的孩子们表演杂耍逗乐他们，但也仅仅只能如此了。”

老陈笑了。“你的智慧令人无比倾倒，你知道吗？”

“我也很欣赏你的坦诚。”雅丽亚望着他的眼睛笑了，“你一直追随着神真子，你不像我们一样墨守成规。传统能够让人保持稳定，但却缺乏变通。如今的时局让平衡岌岌可危，我们需要学会应变。我喜欢你总是可以分享自己心中所想。”

“我喜欢跟你分享。”

“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相互分享。”

“老陈，你有没有准……哦，不好意思，雅丽亚。”提拉森停在门口鞠了一躬，他的行囊已经负在了背上。

“我一会儿就过来。”老陈向人类和雅丽亚都各鞠了一躬，然后小跑到他的侄女面前，“丽丽。”

“叔叔，有什么事吗？”她的语气有些冷淡，看得出来并不满意自己被分配的“运送”任务。

“少点儿野狗的习气，亮出风暴烈酒家族的风采来。”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知道了，叔叔。”

他把丽丽拉入怀中，紧紧抱着她。最开始她有些抵触，但随后便紧紧靠住了他。“丽丽，你将会拯救许多生命，非常宝贵的生命。不仅仅是为了我，为了雅丽亚，也是为了整个潘达利亚。这里已经免不

了会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改变——暴虐而恐怖的改变。你会带着圣花家族、石耙家族，以及其他所有同行的人，向世界证明即便在这样的变故之下，生命之火依旧可以生生不息。”

“叔叔，我知道。”她从老陈的怀抱里钻出来，“一旦抵达酿酒坊，我和雅丽亚就可以……”

“不。”

“你不觉得……”

他把丽丽拉回来，抬起她的脸，让她能更清楚地看着自己。“丽丽，你听过许多我的故事。关于食人魔的故事，关于我怎么用计把鱼人炖成一锅汤，还有……”

“教冻土元素和冰霜巨人跳舞……”

“是的，你听我说过许多故事，但我并没有把所有故事都告诉你。有一些事情，是我不能跟任何人分享的。”

“但你可以跟沃金和提拉森分享。”

老陈望着正在聊天的人类和雅丽亚。“我能跟沃金说，是因为我的许多故事里都有他，但那都是些可怕的故事。丽丽，它们毫无乐趣可言，不会让人笑得出来。卓金村的村民们也有悲伤的故事，但死里逃生使得故事有了美好的结局。而我们，我、提拉森、沃金，还有雅丽亚即将面临的事情是不会带来笑容的。”

丽丽慢慢地点点头。“我知道，提拉森一向都很少有笑容。”

老陈想起提拉森在卓金村战场上咧嘴大笑的样子，不禁打了个冷战。“丽丽，在那些恐怖的故事里，我是救不了你的。但是，我希望你能让酿酒坊的村民都做好准备，防止同样的悲剧发生在他们身上。石耙兄弟是相当糟糕的农夫，但如果给他们一把镰刀或是连枷，他们就可以给赞达拉送去噩梦。如今，祝踏岚和沃金的手中握着一个拯救潘达利亚的机会，而你每培养出一名改头换面的农夫或者渔夫，胜利的天平就会更偏向我们一些。”

“你把未来都赌在我身上了。”

“除了你，还有谁更值得信任呢？”

丽丽扑进他的怀抱里，紧紧抱着他，就像小时候想要阻止老陈去冒险那样。他也回抱住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背脊。然后他们分开，向着对方久久地深鞠一躬，接着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

老陈和提拉森的队伍与难民只同走了一小段路，然后便分开了。他们一路北上，而丽丽和雅丽亚则带着难民向南。到达山顶时，提拉森叫停了队伍，佯装在山顶记录地形。老陈目送着难民队伍消失在远处一条蜿蜒小路上，等到他转身回来，提拉森也恰如其时地做完了记录。

老陈心中悱恻，但他不会让自己陷入阴郁。当他和人类一直往北，穿过一座又一座村庄时，他总是会在四下里发现那些能够让自己想起雅丽亚的事物。他摘了些“心之所往”，轻轻将花瓣碾碎，细嗅其香。他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身材巨大的食人魔正弯腰盯着地上的兔妖洞穴。他仔细记忆着石块的轮廓，因为他知道雅丽亚一定会对他的描述相当感兴趣。而且当自己解释到一半陷入词不达意的窘样时，她的欢笑也许还会更多。

约摸前行了一个小时，提拉森再一次喊停队伍，带着大家来到道路以东半英里处一片覆满青草的凹地里稍作休憩。从这里再往西行便是高耸入云的昆莱山脉。

除去跟雅丽亚一样负责保卫难民的那些武僧，其余所有战斗力量都会跟着沃金和祝踏岚一起深入群山。在那儿影踪派的武僧们会筑好防御工事，并根据侦察兵的报告做出进一步部署。

提拉森打开一个糯米团子。“雅丽亚的确足以让人心神不宁，但是老陈，再走下去我们可就得集中精神了。把心收回来吧。”

熊猫人盯着他。“我对雅丽亚·圣言所持的是无比纯洁的敬意，我的朋友。说什么心神不宁，胡说什么呢，那可是对她大大的不敬……”

“是的，老陈，我的错。”人类眼中闪着祝福的光芒，“其实你们彼此都互有感觉，而且她看起来真的很特别。”

“她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她让我感觉自己找到了……归属。”潘达利亚确实是他穷其一生所寻找的地方，但她，才是他想要寻找家园的理由，“对，她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

“那就结婚生子，在你的酿酒坊里携手白头。”

“我也希望可以那样。”老陈笑了笑，然后停住，“影踪禅院的武僧可以结婚吗？他们有孩子吗？”

“我确定他们可以。”人类轻声笑着，“你会儿女成群的，我确定。”

“你知道的，我永远都会欢迎你。你可以享有跟雅丽亚父亲一样的特权。可以在我的任何一座酒坊里敞开肚子开怀畅饮。你也可以把家人一并带来，我们的孩子可以一起玩耍。”老陈突然皱起了眉头，“你成家了吗？”

提拉森看了看手中吃了一半的糯米团子，然后把它重新包了起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熊猫人感到有些不安。“你失去家人了，是吗？战争……”

人类摇摇头。“他们都活着，据我所知是这样。失去与死亡完全是两回事，老陈。无论你将会做什么，不要失去雅丽亚。”

“我怎么会失去她呢？”

“你这么问，说明你从未想过会失去她。”提拉森瘫坐下来，开始研究路线，“我愿意用任何东西去交换一副侏儒望远镜，或者地精望远镜。当然，要是有一整排他们制作的火炮就更好了。赞达拉战舰最有意思的地方便在于：没有火炮。除了巨魔，那上面几乎什么都没有。”

“沃金应该知道其中原因。”老陈一边点头一边在人类身旁坐下，然后望着前方的路，“他也想跟我们一起到这儿来，但你是对的，祝踏岚比我们更需要他。”

“我曾经告诉过他，我最擅长这样的局部战争。”提拉森滑下草丛，“我精于战术，但却不是一名战略思想家。而沃金已经在部落中干了不少这样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他可以制定战略，可以找出拯救潘达利亚的方法，而这是你和我都做不了的。”

***

接下来的三天里，熊猫人和人类反反复复地在这条道路上往来，严谨周全地观察记录着北方的种种细节。他们的步伐极其缓慢，相形之下让蜗牛看起来都像是振翅疾飞的狮鹫一样迅捷。提拉森记下了许多备注，并且勾画了许多配图。老陈甚至怀疑除了魔古人的末代皇帝以外，从没有人做过如此细致的考察。

他们露营在高寒之处。老陈毛多肉厚，没感到有什么不适，但提拉森明显是哆嗦着迎来的清晨。不过从九十点钟开始，他跛脚的症状倒是终于完全消失了。这个人类小心翼翼地抹去了沿路留下的所有痕迹，即使没有见到任何人迹，他也坚持要折返一段路程，在来时的路上隐蔽埋伏一段时间以防万一。

通过观察和协助提拉森，老陈对他的理解又更深了一层。提拉森指出赞达拉之所以没有派出散兵和掠夺者，是因为他们对这次入侵准备得非常充分。他猜测敌人有三分之二的船只都装载着物资补给和后勤人员。他们至今仍未向南推进，这说明他们是在准备着进行一场持久战。这给了熊猫人一个集结兵力的机会，但也意味着他们面临的挑战将会更加严峻。

那你还说自己不善于制定战略。他突然明白了提拉森只是不想返回禅院而已。在这里，在这片旷野上，老陈总是有些心不在焉。他不想让自己想起卓金村——人类在战场上那个令人难忘的笑容是原因之一，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老陈说不上来。

提拉森不愿承认自己的战略能力，但老陈知道沃金会担负起这个职责的。沃金会将他们搜集回来的情报一一消化，并编织成一份精妙的作战计划。能够判断出一支军队的规模是一回事，但找出正确的应对方式则是另一回事。沃金是可以看透这一切的人，他能够从敌人看似完美的计划中找出纰漏，继而扭转乾坤。

老陈发现，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提拉森就会热切地想要跟他交流对于这次任务的想法，但这些幽静的时光却总是特别容易把谈话引到这个人类的家庭问题上去。老陈出于他天生的好奇心，自然想要一探究竟，可他又担心人类会反过来追问雅丽亚的事情，并且调侃他心中埋藏的那个小小计划。

熊猫人知道这种朋友间的相互调侃会相当有趣。可如果真被人问起，他只能选择摆上一大杯啤酒或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香茶，用自己最好的珍藏来封上对方的嘴。他不想破坏自己和雅丽亚之间的淡淡情愫。他很珍视那些美好的回忆和念想，甚至于即使他明白这些念想很可能只是一场无痕之梦，他也依然故我。

因此，两个男人谁也没有让这些对话发生，他们各自在暗夜中为值得开心的事情而开心着。然后在每一个早晨，他们都会隐藏好野营留下的痕迹，继续前行。

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座建在山坡上的小农场。山陵四周都环绕着梯田，看上去曾经有人精心照料过这儿。可现在野草疯长，许多庄稼也被野生动物咬坏了。乌云在北边的天空慢慢聚集，暴雨转眼将至。两人没说一句话，也顾不得隐匿行踪，在大雨倾盆落下之前跑到了小农场里。

这座农舍是由坚固的石头砌成，木质屋顶把落雨挡在了外面。农场主和他的家人一定是在接到了武僧或者难民的警告之后就已经撤离。虽然有一些匆忙打包留下的痕迹，但整座房子还是显得格外干净整洁。事实上，除了吱吱作响的木地板以外，老陈觉得这间农舍简直完美。

而提拉森却在关心着一些别的事情。他用拳头轻轻敲打着身后的墙壁，当敲打到壁炉旁的食品柜时，他发现这后面听起来是空心的。他寻遍四周，找到了一些可以当作杠杆的东西。他使劲一撬，食品柜便滑动到了壁炉后面，露出了一条漆黑的通道。

通道的阶梯所指向的是一间储物用的地窖。提拉森握着匕首走在前面，而老陈则跟随其后，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和一盏灯笼。老陈才刚走到楼梯中间时，提拉森就已经抵达了地面。然后不知道他们之中谁踩到了机关，身后的食品柜突然滑回原位，封上了入口。

提拉森抬头扫了一眼，挥手示意老陈赶快下来。“我的朋友，我想咱们躲避风暴的时候终于有个安身的好地方了。”

储藏室虽小，却到处排列着货架。每个架子上都放着几十罐装得满满的腌萝卜和白菜。胡萝卜也已经整齐地堆放在篮筐里。用蔬菜在集市上换来的鱼干也在屋椽下方挂满了整整一排。

而且，在角落里，一个橡木的小酒桶，正等待着被人打开。

老陈望望酒桶，再望望提拉森。“就尝一口？”

提拉森想了想，还没来得及回答，一阵穿堂之风就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门被撞开了，通常来说这应该是风暴造成的。

但紧接着头顶上就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一个巨魔叫骂着这该死的天气，显然，不仅仅是因为风暴。

老陈和提拉森默默相望。

人类缓缓地摇摇头。看来今晚是没机会品尝佳酿了，尽管这会是一个令人口渴难耐的漫长夜晚。

➢ 第十七章　领袖之路

沃金蜷着身子单膝跪在地上，右臂紧抱着侧身。他现在的位置比之前和提拉森谈话的地方还要更高一些，但也没有离得太远。越往后走，山势越是陡峭。登山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但侧身的伤痛让他无法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攻克这座山峰。

他之前非常希望加入老陈与提拉森的侦查任务，但祝踏岚同意了人类对沃金的评价，认为他更应该去制订防御计划。这并非本意，但沃金还是感到很高兴，他在这方面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且作为一名巨魔，他比任何人都更深谙赞达拉的行动。

“沃金，你的身体在清除了残毒之后依然没有痊愈？你不好奇其中的原因吗？”

沃金使劲摇了摇头，他的胸口仍旧上下起伏不止。

在小径下方大约六码的地方，祝踏岚悠然地站在那里，仿佛只是信步闲游至此一般。

沃金断定这是因为武僧的体魄比大多数人都要强健，而与之相反的，他自己则还处在一个相当虚弱的时期。“不知道。祖尔金失去了一只眼睛，截掉了一只手臂。那些都没有痊愈。”

“断肢或者某个复杂器官的再生，和伤口的痊愈不是一回事。”祝踏岚幽幽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你的喉咙导致发声变得异常艰难，你的侧身会让你在战斗中饱受煎熬。你我都明白，如果让你和他们一道去执行侦查任务，你只会拖慢步伐。”

沃金点点头。“嗯，即使有那个人类帮我。”

“嗯。姑且认为他在这里待的比你更久吧，但即使刨除这一点，他恢复的势头也比你更加良好。”

巨魔绷着脸问道：“你为何会这样认为？”

“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自己值得恢复。”祝踏岚摇了摇头，“而你却没有。”

沃金想要大喊以示反对，但他的嗓子状况不允许这样。“继续。”

“有一种蟹类会寄居在别的甲壳中以保护自己。曾经就有一对这样的寄居蟹，他们是兄弟，从小一起生活。随着他们逐渐长大，某天其中一只蟹发现了一颗面部已经粉碎的颅骨，然后他爬了进去。另一只则发现了曾经保护这颗头颅的头盔。第一只十分钟爱那颗颅骨，从此便成长其中。第二只则视那头盔只是他寄居的外壳而已。当本该离去的那一刻到来之时，第一只不想离开，颅骨的空间已经让其成型，他停止了生长。而第二只呢，他不得不离开头盔和他的兄弟，因为他必须不断成长。”

“那我是哪一只呢？”

“这取决于你的选择。是要做那只作茧自缚的骨中蟹呢？”祝踏岚耸耸肩，“还是做那只不断成长，勇敢寻找新家的盔中蟹？”

沃金用一只手摩挲着自己的脸。“我是巨魔呢，还是沃金？”

“这样说不太对，你不妨反过来想想。你是那个差点死在山洞的沃金呢，还是一名寻找新家的巨魔？”

“家……有点儿讽刺吧。”

“是有点儿。”

我被困在那个山洞了吗？他一想到自己是怎样被引诱过去，羞耻之感就涌上心头。的确，他没有死在那里，这勉强可以算作胜利，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该参加那场战斗。加尔鲁什扔出诱饵，他就这么咬住了它。加尔鲁什用一场两人之间的私宴就麻痹了他，否则他本该料到那是个陷阱，并领着暗矛部落的所有战士一同登陆。

巨魔打了个寒颤。

我被束缚在了耻辱之中。沃金看着它，看到了那个骇人的循环。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巨魔都不该被那样欺骗。即使是提拉森那样的人

类都不会落入如此拙劣的诡计。这耻辱令他无法脱身。同时他想不起来自己是如何逃走的，这意味着解开束缚的途径也无从寻起。关于这一点，提拉森说得对。沃金惧怕的是自己不知道的那部分。

然而，在观察这个循环的过程中，沃金注意到了它的弱点。他是如何活下来的并不重要。他本该被兔妖从山洞里叼走，然后扔到河里洗洗干净吃掉，但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活着。他还可以继续成长，继续前进。他可以选择不被束缚。

这就对了。没有哪个巨魔应该被自己的本性束缚，但他又的确曾被束缚过，所以现在沃金把自身意识从巨魔的身份中释放了出来。作为一名巨魔，他会奋力反抗，他也能够反抗，但这仅仅只是为了向熊猫人和赞达拉证明他的巨魔本性而已。若是作为一名人类，我又能走多远呢？

他摇摇头。巨魔绝不会像那样被困。但也只有巨魔能够在那般绝境中生还。加尔鲁什派遣了一名兽人刺客想把他干掉——区区一名。加尔鲁什难道就这么不清醒吗？我难道没有威胁过要是他不乖就会用毒箭将他射穿吗？他居然以为泰坦或者巨魔之外的生物能干掉我？

祝踏岚谨慎地举起一只手爪说道："沃金，你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头。继续听我讲完蟹的故事吧。那第二只蟹锲而不舍地寻找着新家，他又找到了一个更大的颅骨，上面同样覆着头盔。他必须做出选择，头盔还是颅骨。"

巨魔慢慢地点了点头。"但他为什么要把选择局限于这两者呢。"

"对影踪派来说，这根本无需考虑。但是你，从另一方面来看，你确有其他选择。"祝踏岚点点头，"若你想要更多寓言，我很乐意告诉你。我也希望你能乐意在军事上继续为我出谋划策。"

"嗯。不管是不是骨中蟹，都是我内心的一部分。"

"看来我应当留你独自思量思量了。"

半蹲着的沃金换了个姿势，坐到了地面上。没有巨魔会像他这样受困，他想要说服自己他已经不再是一名巨魔，可是向外人证明一个

谎言并不能改变自己内心的想法。我是一名巨魔。我存活了下来。现在的我就是过去的我，只是更加睿智而已。

想着自身的获益，他轻笑了几声。这份睿智足以让我看清过往的荒唐。

沃金不断地自我剖析，在洛阿神灵面前展露内心。他坠入了一片灰色的景致中，植物朦胧的轮廓在丛林中显得影影绰绰。他想着这应该是个好兆头，然后突然之间天旋地转，邦桑迪隐约出现在上空。

“我不会再迷失了。”

“至少不会是因为兽人，对吧。”亡者的守护神在面具背后大笑，“那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家伙是谁呢？”

“一名巨魔。眼下来说这便已足够。”沃金朝他伸出一只手，“我要将它取回。”

“你觉得我这里能有什么？”

“我的巨魔意识。”

邦桑迪再次放声大笑，随即从腰间的皮带上撤下一颗熠熠发光的黑珍珠。“在你前来找我之前，你还在说服自己不再是巨魔。我还以为你已经不需要它了。”

“你代我把它照顾得很好。”沃金双手托起珍珠。它躺在他的手心，轻若无物，散发着夺目的光辉。“多谢。”

“也感谢你给予我的献祭。”洛阿回头望向远处整齐列队的赞达拉部族，“他们厌恶我的庇护。”

“我会给予你更多的。”

“你会是一名忠实的巨魔。”

沃金攥紧左手，收起了珍珠。“其他的神灵一直在向我传送幻象，这是为何？”

“提醒你作为巨魔的职责。”

“剧毒之母是赞达拉的庇护之神，但她要我去做的事情却是和赞达拉针锋相对。”

“他们认为那些行为能够取悦她，但那并不代表他们懂得她的心思。”邦桑迪耸耸肩，“如果这些并不是她真正想要的献祭，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把我放在赞达拉的对立面，是为了促使他们走上正轨？”

“如果他们失败了，你该对她有所感激才是。”

“是的，当他们失败的时候。”

“哈！这就是为何你一直都是我的最爱之一，不管你是何身份。”

“当我做出抉择的时候会知会你的。”沃金笑了，“死掉的赞达拉部族会传达这一信息。”

“我有着无穷的欲望，巨魔，但我也可以给予无尽的恩泽。”

沃金点了点头，灰白的世界随即融入山野之间。他抬起右手，珍珠已经浸入了血肉。沃金全神贯注地体会着，他感到珍珠的精华已经流遍全身，并开始生效。疼痛缓解了，肌体组织也逐渐新生。

巨魔让自己的恢复能力开始运作在两个地方。主要恢复了侧身的伤口，同时修复了肺部的创伤，让气息得以顺畅。不过他还是在那里留下了一处伤疤。他想要留下悔恨。他希望提醒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

同样地，他还治疗了自己的嗓子，但并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他让创伤掩盖了悠扬的嗓音，因为那是曾经属于沃金的声音，那是威胁过加尔鲁什的声音，那是接受了那项任务的声音。沃金不想再听到它。

他还没有完全适应现在的嗓音，但这尚在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他曾告诉邦桑迪，此时此刻他只是个普通的巨魔，他不需要有多伟

大。待到知晓自己能够成为谁的那一天，我自然会听到属于我自己的声音。

当他往下走向禅院之时，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像是那只骨中蟹。他任由自己被他人界定。父亲的梦想成为他的遗产，这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他。他几乎都认为自己被困其中，但他的父亲若知道自己儿子认为被束缚了，一定会感到惊骇。暗影猎手的身份、暗矛部族领袖的身份、部落领袖之一的身份，这一切的一切都像是骨片，建起了他内心的骨头家园。

这则寓言中藏着一个真正的秘密。颅骨和曾经起保护作用的头盔都是为了两个不同目的而设的。每只蟹都需要保护，但只有盔中蟹做出的才是正确选择。其他的选择虽然有用，但却无法让他循着自身的命运成长。

颅骨、头盔，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若是武僧们面临这样的选择，他们要么就会选择留在禅院，完全面向内心，就像那只颅骨里的蟹。而其他人呢，比如雅丽亚・圣言这样的，会选择走出禅院，成长为任何他们需要成为的人。在潘达利亚，似乎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两者以外的其他选择。但如果真的想要第三种，那么可以像老陈一样选择“海龟壳”，投入到漂泊无依的冒险中去。

但是，对我来说……用来描述那些骨片的字眼也并非都是贬义。父亲的梦想当然有其价值所在，沃金承认这一点。同样有价值的还有他的暗矛领袖身份，以及他在部落的地位。沃金曾经拒绝过赞达拉的邀约，选择了部落作为他在这个新世界中的盟友，但如今，部落却对他倒戈相向。

他承认，接下来将要做出的决定十分艰难。他意识到过去的许多决定其实都不是自己亲自做出的。这看起来相当不利，其实却不然。父亲的鼓励和他人的厚望让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成为暗影猎手。并非说事情已然如此，或是他有过后悔，而是他从未真正地考虑过另外一条路。

在他成为暗矛部族的领袖并决定为他们担负起责任的过程中，一系列事件开始环环相扣地推进。他对其中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不后悔。赞达拉必须被阻止。在萨尔与部落帮助沃金和他的父亲拯救暗矛部族

并在回音群岛建起家园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出决定将会与部落并肩战斗，反抗赞达拉之王拉斯塔哈。

离开部落是我有生以来最艰难的决定。几乎让我心如死灰。

沃金回到禅院。他加入了武僧们的训练，这不仅是为了学习武僧之道，让自己变得更强，同时也为了向他们展示巨魔之道。他在卓金村斩首了一名赞达拉而救回的那位武僧向众人大肆传播了那些描述沃金万夫莫敌的故事。从此，影踪派在训练中与他对抗的人数便加了一倍。

沃金已经很难再为自己辩护了。

毫无疑问，武僧之中有骨中蟹，亦有盔中蟹。某种程度上，这并没有困扰到沃金。行军部队中的每一名战士都会有额外的五名人员在后方负责支援，以满足他的各项需求，保证他的装备完好。很多影踪派的人，尤其是一些年迈的武僧，安于成为这种支援角色。而那些年轻的武僧们则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如何对抗巨魔。

沃金注视着祝踏岚，就和这位武僧长辈平时观察训练的眼神一样。你中意这只头盔吗？这只你的武僧们成长其中的头盔？尽管他们的目光不时相遇，但这位影踪派掌门人始终不动声色。

在沃金没有进行体能训练的那段时间里，他成了一名熊猫人的地理与军事历史学者，但他发现后者实在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主题，因为一切都是如此久远——至少对熊猫人来说是这样——致使书中的记载都带着神秘与民俗色彩。书卷中记载曾经有十二名武僧在十二年里一直都把守着一座山头，每一位武僧负责守卫一个月，依次轮换，不用当值的时间则自行休息。而熊猫人的所有武学招式，也许，或者说实际上就是源自于这十二名传奇的武僧。

地理学则简单一些。古老的帝王年表已经给这块大陆提供了翔实的细节，但他依然发现有些区域的描述含糊不清。例如锦绣谷，这块潘达利亚中南部的区域就完全被墨水所覆去。

当祝踏岚进入图书室的时候，沃金指着地图说道：“我找不到这块区域的任何介绍。”

“我们需要采取措施对这个问题进行逐步修正。”这位武僧转过身来，侧身对着随他一起前来的老陈和提拉森，“根据你的朋友们所找到的线索，我们可以精确地推断出侵略者的前行方向。”

➢ 第十八章　关键的日志

老陈利落地吹熄了油灯。于是黑暗立刻灌满了地窖，使得上方传来的声音更加清晰可辨。熊猫人可以依稀判断出，是一队巨魔闯进了屋里。

其中一只巨魔点亮了蜡烛。银色的微光洒落，从地板的缝隙之中渗了下来，在老陈和提拉森身上形成一条条光斑。这名人类岿然站在原地，伸出一根手指举至嘴唇边，示意不要说话。老陈点点头，提拉森便垂下手臂，再不做任何举动。

赞达拉说的话老陈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他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不指望自己能记起那些熊猫人的地理文献，但至少得分辨出上面每个人各自的声音。他听到其中一人似乎下达了许多简短而严厉的命令，另外两人懒散地回复着，同时其中一个还在喃喃低语。

他看着提拉森，举起了三根手指。

人类摇了摇头，抬起第四根手指示意还有一个。他先是指向指挥官站着的地方，然后指着旁边老陈已经辨认出的那两个。最后指向了角落的方向，那里传来了水珠滴落到地板的声音，表明还有第四人在场。

老陈打了个寒颤。眼下的情形跟之前被食人魔俘获的经历比起来大不相同。巨魔们普遍都相当机敏，赞达拉部族更是以自己的机敏为傲。而说起残忍，他在卓金村见识过的仅仅只是九牛一毛。赞达拉在其他战斗中的行径他一直都有所耳闻，他心里非常清楚，一旦被发现就必死无疑。

老陈和提拉森之前就探查过整间屋子，他们并没有在楼上留下任何武器或食物。他们带有武装，但地窖对弓箭手来说实在不是个施展拳脚的好地方，不过好在老陈还可以用武艺防身。在近身作战中，大部分人普遍都会青睐尖刺类的短兵器。任何发生在地窖中的战斗都会展开得迅疾而狼狈，即使是胜利的一方也会鲜血淋漓。

我们只能期盼他们不会一时兴起找到下面来。风暴很快就会过去，他们也就会随之离开。呼啸的风声愈发尖锐，仿佛在嘲笑着老陈的期盼。起码我们不会挨饿。

提拉森独坐在地上，从箭鞘中选出了八支箭。这些箭矢有一半是双刃，另一半则是交叉的四刃。箭镞的每一道刃口都会在和箭杆接触的地方切割出新月般的内弧，这样一旦刺入人体，就会像鱼钩一样难以拔出。

他把箭矢并排放在一起，每一支双刃箭搭配一支四刃箭，然后再把四刃箭倒过来朝着相反的方向。接着他又用剥皮刀把一些绷带割成小条，将箭组绑在一起，做成双头箭。

尽管光点让提拉森脸上的表情有些难以捉摸，但还是流露出一股冷酷的笃定。他工作的时候会不时瞥一眼头上低矮的地板。他观察着，倾听着，又自顾自地点点头。

不知过了多久，巨魔们都安置了下来。地板传来了一声沉闷的撞击，他们似乎安排了一名弓箭手去睡觉——因为反正有三人都可以射击。角落里沉默的那一位虽然没睡觉，但他遮挡的光线已经明确地标示了所躺位置。指挥官是最后一个上床的，他躺下之前吹灭了最后一支蜡烛。

静默如同幽灵。提拉森走到老陈身旁。“看我的暗号——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然后上楼，找出控制杆打开食品储藏室，干掉视线范围内的一切敌人。”

“说不定他们一早就会离开。”

人类指了指指挥官的位置。“他带着一本日志。我们需要那东西。”

老陈点点头，挪步至楼梯处。提拉森停在地窖中央，取出他的双头箭，然后把双刃的那一头插入地板的缝隙中，并且将箭杆扭曲出一个弧度。他在每一只沉睡的巨魔身下都插上了箭矢，先是指挥官，然后是那两个私语者，最后是那个一直沉默的巨魔。安插完毕之后，他望向老陈。他指了指那四只箭，最后停在指挥官的位置，随后便暗示他上楼。

熊猫人点点头，蓄势以待。

这时人类猛地把第一支箭向上一刺，然后迅速扭转一番。在伤者还没来得及喊出声之前，他又已经跃到中间，重复同样的动作把箭刺入了两名巨魔的手中。他们号叫着，而提拉森已经赶到了最后一支箭的地方，同样地向上猛刺。

老陈匆匆踏上楼梯，根本无暇找寻什么机关。他直接用桶往门上猛砸。门板裂了开来，陶罐和木碗顺势滚进地窖。那只沉默的巨魔就躺在他的左手边。箭矢从他的上臂穿过，直入胸膛。他把另外的那只手伸向了地上的一把小刀，但老陈迅速抬腿踢了出去。这名赞达拉被踢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在石墙之上。

另外两名私语者同样遭受重创倒在了地上。一个被利箭刺穿了腹部，另一个看上去似乎被脊椎的疼痛牵扯住了。他们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可是插在缝隙中的四刃箭牢牢勾住了他们。伴随着厉声的尖叫，鲜血四溅开来。他们的脚后跟不停地撞击着木板，手指在地板上挠出了歪歪扭扭的抓痕。

指挥官是一名萨满，他倚在门边。脉冲般的黑暗能量正在他手中汇聚成球。垂死同伴的哭喊向他敲响了警钟。为他准备的那支箭只在肋骨处擦了个边。他狠狠地盯着老陈，墨黑色的双眼中翻腾着怨恨，嘴里咆哮着邪恶的咒语。

老陈知道若是一动不动会有什么后果，当然，如果不够迅速的话，即使动了很可能也会是同样的结果。他不再多想，奋然起身一跃。

老陈的飞踢转眼将至，而萨满的咒语也会在下一瞬完成。就在他们即将要两败俱伤的时候，一支箭击穿了地板。它掠过老陈的脚踝，然后是萨满的双手和身躯，最后刺进了这名巨魔的下颌。它生生地穿过头骨，将舌头与上颚固定在了一起。

老陈的招式落下，将这名赞达拉踢到门外，然后直飞出去落入了风暴的黑暗之中。

提拉森举着弓，箭搭在弦上，出现在楼梯尽头。“机关卡住了吗？”

当剩下的巨魔们正在一旁垂死挣扎的时候，这位熊猫人点点头答道："嗯，卡住了。"

提拉森上前探了探那名沉默的巨魔，割断了他的喉咙。地板中央的两名巨魔显然都已经断气，但他还是过去检查了一遍。随后他挪步至指挥官安放东西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装着日志的背包，旁边还放了墨水与一盒笔。他快速翻阅了一下日志，又把它放了回去。

"我看不懂赞达拉语，但他们的谈话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他们也在和我们一样四处刺探。"他环顾四周，"我们把飞出去的那个也拖进来吧。然后烧了这地方？"

老陈点点头。"如此最好。我会打开地窖里的小酒桶，然后用火焰之息点燃它们。我会记住这里，然后找机会向农场主赔偿损失。"

这个男人看着他。"他们失去农场不是你的责任。"

"也许不是吧，但我会自责。"老陈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农场小屋，试图记住它有过的样子。火苗腾起之后，他随着那名人类隐入了眼前的风暴之中。

***

他们向西前行，那是禅院的方向。途中他们找到一个崎岖的山洞，大胆地升起了一小堆篝火。老陈很欣慰能够有这样一个沏茶的机会，因为他需要取暖，需要思考，而提拉森也需要时间去研究那本日志。

对于战斗，老陈从不陌生。他曾经这样对他的侄女说过：所见之事，他都情愿立刻忘记。忘记算是人生中的一个小小奇迹了，它能帮你忘却最深的痛苦，如果不行，至少也能让那些回忆变得黯淡——如果你想让它黯淡的话。

他见多识广，也犯下过不少血腥之事，但是刚才提拉森在农场小屋里做的那些，他还未曾真正见过。并非是那支射穿地板的箭令他念念不忘，即使它救了自己一命。他见过太多战士的木盾被射穿后伤及手臂，由此可知在优秀的弓箭手面前，木头的防御力显然不够。这个人类是名技艺精湛的弓箭手，方才发生的事情也都在意料之中。

但老陈不确定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忘记今晚提拉森在地窖中沉着冷静准备箭矢的情景。那些箭矢都是在他的深思熟虑下设计妥当，它们不仅仅只是为了命中，还杜绝了生还的可能性。他的初衷就是为了困住巨魔。他将箭杆扭转弯曲，确保它们在进入体内之后能够锁住肋骨或是其他骨骼。

战斗中的出色表现是会带来荣誉的。在卓金村的时候，即便是提拉森和沃金村这样狙击赞达拉行为也是可敬的。这给武僧们提供了拯救村民的机会。赞达拉也许会认为这是懦夫行径，但动用攻城武器来攻打一座小小的渔村显然也算不得高尚。

老陈倒了一些茶，递给提拉森一只小碗。人类接过茶碗，合上了日志。他深吸一口茶香，然后开始品尝。“多谢。这味道相当不错。”

熊猫人挤出一丝微笑。“日志里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这萨满算是个颇有天分的艺术家，他的地图画得很好。他在各处都作了一些当地生物和地貌的速写。其中甚至还夹着一些压干的花朵样本。”提拉森用一根手指敲打着日志，继续说道，“日志的最后几页是空白的，但是页面的四角都画了一些看不出规律的圆点。不过在一些已经书写过的页面上也重复了好几次这些图案。我推测在空白页画上这些东西的，应该另有其人。”

老陈抿了一小口茶，希望这可以让自己的身子更加暖和。“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些航行标记。把页面的底部对准地平线，找找和这些圆点相契合的星座，应该就能理出一些新的头绪。”提拉森蹙起眉头，“现在还看不见夜空，而且这里的星座肯定也不一样。不过，等天气状况明朗一些，我打赌我们一定能研究出来他们的前进方向。”

“那就太好了。”

提拉森把茶碗放在日志的封皮上。“那么现在，要不要让我们俩之间也‘明朗’一些呢？”

“什么意思？”

人类回身指了指农场的大致方位。“农场事件之后，你就变得异常沉默。怎么回事？”

老陈低头看着那只茶碗，但萦绕的雾气给不出任何答案。“你杀死他们的方法，那不是战斗，那并不……”

“公平？”人类叹息道，“我预估了形势。他们有四个人，而且比起我们更加精于战斗。我必须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杀掉他们或是让他们陷入瘫痪。陷入瘫痪是指确保他们无法攻击我们——无法有效地反击。”

提拉森看着老陈，他的神情略微有些焦虑不安。“你突然那样闯进去，如果地上的两个和角落里的那个不是困在那里动弹不得，你能想象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吗？他们会先将你碎尸万段，然后再把我解决。”

“你可以直接射穿地板进行攻击。”

“只有当我在目标正下方的时候，这样才行得通，而且我还是靠着他咒语闪烁的光亮才找准了方向。”提拉森叹了口气，“的确，我的做法是很残忍，而且我也可以告诉你，战争总是残忍的。但我不会对你这么无礼。我……我无话可说……”

老陈给他添了一些茶。“你可以抓捕他们。你很擅长这个。”

“不，我的朋友，我不擅长。我擅长的是杀戮。”提拉森喝了口茶，然后合上了双眼，“我擅长远程狙杀，擅长在看不清敌人模样的情况下杀死他们。我也不想这样。为此我必须困住敌人，让他们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战场上我与每一个人都保持着距离。如果你看到的那些对你造成了困扰，我很抱歉。”

这个人类的语气中流露的极度痛苦让老陈的心一阵收紧。“你还擅长很多其他的事。”

“不，说真的，我没有。”

“机会棋。”

“我只是把那当作猎杀游戏在玩。”提拉森苦笑道，“所以我才会嫉妒你，老陈。我嫉妒你拥有让他人微笑的能力，你让大家都对自己充满信心。而我呢，外出狩猎，杀掉足够准备一顿盛宴杀的野兽，然后把它们做成别人从未享受过的精致菜肴，这些能够令人难忘。但只要你出现，随便讲述一个什么故事，就能轻易地被他人记住。你就是有这种直击他人心底的能力。而我触摸别人心底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箭杆顶端的那寸许钢镞。”

“也许那只是曾经的你，这不代表着今后你将会一成不变。”

人类迟疑了片刻，然后饮下一大口茶。“你说得对。我还是在害怕着又变回以前的老样子。你知道，我擅长这种杀戮，非常擅长。我怕自己会沉溺其中。你害怕杀戮，而我畏之更甚。”

老陈无声地点点头。他感到无话可说，因为没有什么话语可以安抚这个人类的内心。他意识到在大多数熊猫人的眼中，这就是火金派应得的下场。随心所欲也就意味着完全不在乎任何人或任何事。要杀掉远处某个看不清脸面的敌人，当然比近身作战来得轻松。火金派炽烈偏激，任何生灵在他们眼中都微不足道，简直就是邪恶的化身。

而与之相反的土水派，则会理智地引导别人对各项事务进行通盘考虑，尽量不采取行动。这几乎就是恶魔的对立面。而这种对立也正是武僧强调平衡的原因。他看着提拉森。平衡，对我的这位朋友来说，却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

赶回禅院的路途中，关于平衡的问题一直在老陈的思绪里徘徊。老陈思忖着自己的平衡点，大概就是在纠结应该是组建家庭，还是继续探险。他发觉如果雅丽亚在他身边，那这两件事似乎都会变得简单起来，这两条路都可以让他享受最好的人生。

回程中，提拉森对巨魔的日志进行了一番计算。“这个猜想不是那么精确，但他们是在朝着潘达利亚的中心地带推进。”

“锦绣谷——”老陈眺望南方，“古旧而迷人的地方。我只在沿着蟠龙脊往西走执行任务的时候见识过它的壮丽，但从未踏上过那块土地。”

提拉森不觉笑了。“那我估计你快了，而且会很快。我们会在那里找到赞达拉，但我觉得没有人会乐在其中。”

➢ 第十九章　雷电之王

“祝踏岚掌门，保守战术在战争中往往都会被高估。”沃金转过来向着老陈与提拉森点头示意，“看到你们都回来了我很高兴。”

人类也跟着点点头道：“我也很高兴我们能活着回来。听到你的声音正在恢复可真好。”

“是的，沃金，真好。”熊猫人酿酒师微笑着说，“我可以帮你沏些茶，促进它的恢复。”

巨魔摇摇头。他注意到老陈与人类之间有些疏远，不过现在不是深究这个的时候。“无妨，它会自己好起来的。祝踏岚掌门，恕我直言，我们需要研究研究这个地方。”

“沃金，别急着这么严厉地评判熊猫人。是的，你可以从我们的行事方式中找到瑕疵，但是不要因此就先入为主地认定我们没有正规军队是一种错误。要知道，我们数千年来都从未被外族成功征服，你的看法在事实面前显然站不住脚。”这位影踪派领袖把两只手爪负在身后，“从你和老陈的叙述来看，迷雾之外的世界正面临着无法预测的大灾变。你可以质疑我们对待战争的逻辑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千年来它始终都行之有效，几乎都成为黎明日出、黄昏日落一般的准则了。”

“你的话似乎对现状没什么帮助。”

“它只是触犯了你的傲慢而已，傲慢会蒙蔽你的双眼。”祝踏岚看着地图点点头道，“可用信息的确很少，但那条溪谷并非人迹罕至的未知地，那儿早就有人居住了。而且由于最近的侵略，它已经成了难民们的庇护所。不过我们没有进行过实地勘测，也缺乏你想要的战略信息。”

“即便把溪谷隐藏起来真的如你所愿可以把入侵者与潘达利亚隔离开来。”提拉森抬眼看着地图，“这也只是在逃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它的确可以拖慢那些制造麻烦的人。”这位年迈的熊猫人深呼吸一口，又缓缓吐出，“接下来我要给你们看的是影踪派掌门代代相传的东西，它的历史远可以追溯到影踪派成立之前。这些都是别人曾展示给我看的，现在我只是把别人给我的东西再展示给你们。我不知道先辈们的恐惧或偏见有没有抹杀什么，也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被遗忘或是被修饰过的部分。现在我将要与你们分享之事，是我从未跟任何一个武僧提起过的。”

他的手爪再次背过身，随即又分开来。接着两只手掌中心便分别托着一颗噼啪作响的黑色能量宝珠。他高低不一地举着，忽然双手之间闪现出一扇窗户，金色的光芒随之蔓延，紧接着，窗口里的画面开始变幻。

“这个地区一直隐藏在徒圣陵园。拂晓之时，赞达拉部族已经在这里将魔古族的开国暴君雷电之王复活于世。他的麾下曾经有过一批忠实的仆从，但在他垂死之际，却把这些战将一一杀害——或许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争夺王位，引发帝国内战。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我们能够确定的是，魔古人相信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结，他们认为死亡或与死亡相关的东西都可以被复苏，以做后世之用。我猜想，这大概就是他们进犯溪谷的目的。”

沃金凑近了些，这是他头一次见到魔古人的模样，不用像之前在山洞里那样只能探查他们的气息。他看着画面，开始变得口干舌燥，喉咙也隐隐作痛。魔古人据传都是由玄武墓石雕刻而来，他们肌肉健壮、神情冷酷，甚至比赞达拉巨魔还要高大。沃金承认，祝踏岚的警告确有道理，他说回忆也许会让他们看上去比实际更加骇人，可实际上即便把他们缩小到一半的尺寸，看起来依然坚不可摧。

画面中，他们正行军横跨潘达利亚，用利刃和火焰不断扩张领土，征服当地居民。熊猫人的数量不断减少，最终成为一个被奴役的种族。一些尚算幸运的熊猫人成天扮着跳梁小丑，取悦那些魔古主人。这些熊猫人居住在石砌的宫殿之中，生活相对优渥，可一旦他们的笑话冒犯了哪个主人，这种优渥便会戛然而止，换之以断头折骨之类的事情来博得主人一笑。

画面忽然切换了，沃金顿时心如刀绞。他又回到了那个差点命丧其间的山洞，但这次它不仅仅是一个破败潮湿、堆满了蝙蝠排泄物的山洞了。魔古族的男巫在里面吟唱着法咒。山洞里有一些蜥蜴蛋，抑

或是鳄鱼蛋，沃金难以分辨，不过这并无大碍。这些蛋都被挑拣过然后埋在沙土中，魔法控制着沙土的温度，保持其温暖恒定。蛋被孵化之后，小生物们便会被传送到某个在巨魔看来可以称作群栖地的地方。

在沃金差点死掉的这个地方，他曾感受过魔古人所触碰的那种魔力，那是泰坦神力。这种力量曾经塑造过整个世界。而在这个地方，凡间种族通过运用神之造化，把简单低等的生物转化成了蜥蜴人。他们利用这些蜥蜴人组建了一支傀儡军队，以此维持帝国运转，让魔古人得以坐享征服的成果。

整个过程不忍卒视，但沃金始终无法转移注意力。骨骼断裂的断裂，伸缩的伸缩，同时肌肉开始撕裂，关节也不断重构。当重组完成之后，还会依次调整各个部位，获取更大的力量。蜥蜴人们伸展开来，变得更高更大，同时手指也开始生长，拇指也开始位移。数分钟内，小小的蜥蜴就完全转变成了身覆鳞甲的战士——这或许可以算作魔古人能力的证明，但更多地体现了造物者的绝对神力。

巨魔颤抖起来。难道说是这里沾染的泰坦神力给予了我生命力以抵抗死亡？这个念头在他脑中闪现，突然间他只想放声大笑。因为这意味着加尔鲁什策划了一场绝无可能成功的谋杀。

画面再次变换。巨魔的笑声哽在了喉头。这次的场景中充斥着火焰与鲜血，比适才的征服还要更让人绝望。天空布满阴霾。血红的闪电如熔岩般流过上空，碎裂的光芒笼罩了整片大地。当武僧们推翻了他们的魔古统治者时，魔力将现实世界紧紧地裹住了。他们为自由而战，并且英勇地赢得了胜利。他们用战争博取自由，英勇地迎来了胜利之日。

随着魔古帝国的分崩离析，天宇逐渐明亮，江流也不再血迹漫漫。熊猫人把战死的敌军集体葬在了徒圣陵园。他们对殖民统治者表现出的这种尊敬让沃金感到惊讶。若是他与提拉森在战场中兵戎相见，他定会把这个人类的头颅插在木棍上，然后立于十字路口，让往来的旅人都能知晓他的胜利。

熊猫人的行事准则源自他们的平衡意识。他们用敬意来消除一切的恐惧与憎恨。沃金看着墓地被一一封闭，看着战事的痕迹被藏在尘土之下，也看着潘达利亚的上空再次升腾起雾霭。这是和平的护符，

可以用来遁去形迹，应对战争的可怖。这，也是平衡。他们的善良无争足够治愈一切，这种掩藏，最终也会在不再需要的时候自行消散。

画面褪去了。巨魔迎上祝踏岚的目光。“祝踏岚掌门，我能够理解，但我不想做出评断。”

“你希望事情会是另一番光景。”

“谁也无法预料世事的走向，但光是希望的确无法赢得战争。”沃金抬起手指着地图上的徒圣地区说道，“你说有人住在这里。他们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能告诉我们的很少。他们隐居在自己的世外桃源里，无忧无虑，自得其乐。他们不喜欢担负风险，不会与外界人士进行任何交流。”祝踏岚微笑着说，“他们还会鼓励那些生性热爱冒险的人离开村子，去追寻神真子的脚步。”

老陈抬起头来。“所以他们不会去打扰魔古君王和战将的墓地。”

“风暴烈酒师傅，你明白的。尽管有些魔古人存活了下来，但他们并不会造成太大威胁。我们对赞达拉知之甚少，魔古人则不然，他们很清楚赞达拉的力量。我们就是吃亏在一直相信没人会有能力或是有意愿去复兴魔古帝国。但是，赞达拉似乎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这些了。他们将雷电之王从坟墓中转移了出去，然后……”

人类抱起双臂。“……那现在，他们再次来犯是为了夺走雷电之王麾下将领的遗骸？”

“他们打算复兴雷电之王的意志与力量。”

雷电之王眼中的赞达拉，就如同加尔鲁什眼中的部落诸族。沃金点点头。“那么，有两件事我们要开始考虑了。第一，我们要明白雷电之王的首要目标就是重建自己的政权。”

老陈摇摇头。“这对潘达利亚将会相当不利。”

“没错。不过我怀疑墓中的岁月或许已经淡化了他的记忆。这里的居民们都早已忘却了他，对于他们来说，雷电之王不过是坟墓里的

一具尸体而已。”人类叹息着继续说道，“然后是第二件事，那便是我们必须得阻止赞达拉的侵略军夺取陵园。”

沃金摇头道：“不，应该是阻止他们复活那些战将。他们之中似乎只有极少数几个具有唤醒亡者的力量。”

提拉森迅速点头。“明白，杀掉他们……”

“我在想，杀掉一部分应该就能起到作用了。”沃金看着祝踏岚，“而你的当务之急是让潘达利亚做好准备抵御魔古军队。现在，你手头上可以调配的武僧有多少？”

“一百名。除此之外我还派遣了两倍的人手去投入后勤工作，比如运输和训练等。不过这些都不是你所指的武僧。”熊猫人扬起下巴，继续说道，“你想要的战斗力量，包括你们三位和我自己，一共有五十人。”

“五十名勇士前去阻止赞达拉入侵，并且要把传奇帝王送回坟墓。”沃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会带着七个人去往墓地。至于其他人的职责分配，现在就来讨论清楚吧。”

***

“你这可不是在取悦我，尼尔赞船长。”面前那只俯伏在地的巨魔丝毫没有抚慰到卡拉的心灵，“你查清楚了全歼我们斥候小队的那个凶手的身份，并且希望以此获得我的褒奖。可就算他真的是曾经在卓金村作战的那个人类，又有什么用呢？你应该了解，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一具尸骸，而不是还能继续战斗的弓箭手。”

“是，我的女士。”

“萨满的日志丢了，这是最令我感到不快的一件事。那本日志本该归于我手，可现在想来已落入了那个人类和他的熊猫人盟友的手中。”四周还站着许多旁观的军官，若是眼前的这个巨魔胆敢出言反驳，那她定会亲手宰了他以儆效尤。在之前的那支侦察队覆亡之后，尽管深知再想抓住那几个凶手已是颇为渺茫之事，卡拉还是又把他派了过去调查。

她抬起脚尖踢了踢他的肩膀，示意他起来换成跪姿。“你能赶回来上报，并且把部下在东面布置妥当，也算是立功了。不过，若你能记下那个人类在渔村的脚印，然后识别出他在此地的足迹，那便再好不过了。你应该比我想象的还要更有用一些吧。”

尼尔赞船长努力仰起头。“您真是太大度了，我的女士。但愿那场熄灭了农场大火的风暴没有掩去脚印。”

她合起双手靠在嘴唇前，停留了一会儿又放下，然后点点头。“你们都带上各自的部下，在我们的预定路线上分散开来。假设敌人已经知道了你们正在向前推进，在各个路口以及适合埋伏的地方都要小心提防敌人的武装力量。你们，以及你们的士兵都最好打消掉撤退的念头。被敌人快刀斩乱麻好过在我手底下被千刀万剐。”

“最好能留下一些活口，对他们进行拷问，套出他们知晓的一切信息。如果遇到带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或是军官，把他们直接带给我，然后处决这些人的家人，焚烧掉尸体，把头颅钉在十字路口。我方斥候的牺牲，熊猫人逃不了干系。我们的每一个牺牲，都要让这些野蛮物种十倍奉还。最后，从所有的俘虏里选出一个释放回去，要年幼的或者是年迈的，没有战斗力的，让这个人去散播我们的故事。”

她身子往前探了探，勾着手指托起尼尔赞的下巴说道：“尼尔赞，至于你嘛，我给你一个大福利。你将会负责这笔血债中人类需要承担的那部分。你和你下属的行军距离将会是最远的。我要你找出联盟军队的集结之处，然后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抓捕俘虏。这些俘虏最好是人类，狼人也行，不得已的话就拿精灵凑数，再捎上两三个矮人或者侏儒。我要让他们以十二倍的代价来偿还我们的牺牲。这一批俘虏不得释放，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明白自己的人手为何失踪。”

“是，我的女士。”

“然后把这些俘虏带到战将们的墓地，届时我自有用处。”她站直了身子，“你们都去吧。成功之时给我回报。”

岸边飞沙走石。十几名巨魔船长奔走回到自己的部队。她强忍着心中的愉悦目送着他们离去。他们不会让她失望，因为她下达的是一个不会失败的任务。要想成功，就必须建立信心。接下来还有着难如逆天的任务在等着他们。

她转过身，忽然感到一名魔古人的影子笼罩了她。“早安，尊敬的蔡南。”

“你把你们的牺牲看得太轻了。换作是我，我会为每一位牺牲的战士让熊猫人付出一百条性命的代价。”

“我有考虑过，但我们占据的十字路口太少了，而且也没那么多木桩。”她淡然地耸耸肩，“不过，我们可以慢慢杀下去，杀到让你的主人满意为止。”

“死掉的熊猫人恐怕不足以娱乐他，死掉的人类或许可以。”这个魔古人诡异地笑着，那笑仿佛解释了为何执行死刑之时一定要戴上头罩，“你正在寻找的那个人类以及熊猫人，还有之前的那个巨魔，这些会让我的主人大大地欢心。”

“如此，那我便会尽我所能去达成。”她鞠了一躬，“我会将他们亲自奉上，让雷电之王饮尽他们的灵魂，饱餐他们的痛苦。”

➢ 第二十章　值得捍卫的土地

沃金发觉自己被困在了梦境——抑或是幻境中，他不太敢肯定。不过梦境通常会在他开始思考所见所闻的时候消散。而幻境，种种迹象表明丝舞者所给予的幻境有着相当的分量，这意味着他必须仔细领会。

他的脸正藏在一张仪式面具背后。他对此很满意，因为这样一来，无论是否进入到了赞达拉体内，别人都看不见他的表情。这一次与之前附身提拉森的经历截然不同。沃金感觉到这副身躯非常“巨魔”，甚至比他自己的身体还要“巨魔”。他环顾四周，然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回到了那个所有巨魔都是赞达拉的时期。

这次回溯的久远程度前所未有。

他认出了潘达利亚，但他知道就算自己叫出这个名字，邀他来访的东道主也不会承认。潘达利亚是它的俗名。魔古人对其真名讳莫如深，即使是面对他这样的贵客也不例外。

这支队伍里的熊猫人没有一个像老陈那般魁梧雄壮，他们都是四处逃散而后被魔古人抓回来押解上路的。东道主是一名与沃金地位相当的魔古染魂者，他建议大家攀上山岳，这样才能对这片大陆一窥究竟。他们在山顶处歇脚，并享用午餐。

尽管现世的肉体与此刻的意识相隔了千万年之久，沃金还是认出了这个歇脚之地正是今后将会建起影踪禅院的地方。他在面具下一口口吃着香甜的米糕，而在另一时空中的同一地点，他的身体正在沉睡。他甚至都在想自己是不是进入了某个前世的记忆。

这个念头让他振奋，又令他反感。

尽管心底燃起的巨魔意识让他抗拒这种振奋感，但却无济于事。赞达拉自视甚高，可是其他巨魔——例如暗矛部族，又会拿赞达拉的堕落程度来说笑，并对赞达拉的尊重表示不屑一顾，就像小孩对父母的关爱不屑一顾一样。可是，无论多么不堪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壑都会很轻易地被哪怕一丁点的善意填满。因此，发现自己曾经是赞

达拉的一员，又或者说发现自己身在赞达拉体内，让他有种莫名的自在感，这种感受解释了他心中长久以来都试图抗拒的某种渴望。

承认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要受其束缚。他心中反感的那一面让他可以从这种渴望中逃离。这位魔古东道主嫌侍酒仆从的动作不够及时，便抬起手来，向着那个缩头弓身的熊猫人放出了一道墨蓝色的电光。这个熊猫人打了个趔趄，然后赶紧举起一只金色的酒罐开始斟酒。魔古主人不断地鞭笞着他，然后忽然转过了身来。

“我真是个糟糕的东道主，居然没有让你享受这种愉悦。”

沃金默然接受了折磨熊猫人的请求。这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要比这个可怜的侍者优越，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和东道主有着同等的地位，能够施以同样的痛苦。他们对准了同一个目标，就好像架好了奥术之箭的射手一样，比拼着谁能更加精准地命中要害。他们想要比出一个结果，而猎物的结局并不重要。

没有人会为猎物哀悼。

好在正当沃金琢磨着要不要在这项比试中放手一搏时，幻象开始变化了。他从客人变成了主人，正和宾客们一同在一座金字塔的顶上休息，而这座金字塔所处的丛林正是后来的荆棘谷。他们从远方，从世界各地巨魔的领地中运来石块，在这片广袤的原野上建起城市。这座城市如此久远，远到在沃金的记忆中都无处可寻，唯独记得那些古老的石块如今已被碾磨成填补城墙的碎石，而那些城墙上也早已攀满藤蔓。

沃金从宾客们的眼中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蔑视。这座金字塔看起来就像山中险峰一般高傲。巨魔们并不热衷于攀登，他们也不需要依赖高度来眺望疆域。当他们与洛阿神灵交流之时，当他们被赋予幻象之时，这种平凡的、现世的高度便消失殆尽。而且巨魔们不会把俘虏当作侍者来使唤——有什么种族配得上与巨魔接触呢？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等级制度，每一个阶层都有明确的责任与义务。苍穹之下，一切事物都有条不紊。

这才是事物本该有的样子。洛阿神灵们为魔古人无法洞悉其规律而感到惋惜。

沃金尝试着从这些宾客身上感应泰坦神力的气息，但最终无果。或许他们还没有发现神力的存在；或许他们是在帝国晚期才开始使用它来创造蜥蜴人；或许雷电之王已经疯够了，想要节制它的使用；又或许他早已走火入魔。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赞达拉和魔古族之间的裂痕。肥沃的土地让魔古族衰落了。这两个种族之间有种礼节性的冷漠，沃金之前捕捉到的那一丝蔑视就在这种冷漠中逐渐壮大。他们都相信对方不会袭击自己，因为他们都相当自信可以摧毁对方。所以在他们共同协作之时，并不会多加观察对方，自然也看不到对方的摇摇欲坠。

说来也怪，他们两方阵营都走错一着。魔古人珍爱并依赖的奴隶们站起来推翻了他们。而始终将赞达拉置于社会顶层的巨魔等级制度，使得其他各个阶层都独立了出去。每走出去一个部族，就意味着赞达拉的势力被削减了一分，但赞达拉部族还是高傲而大度地放任他们离开——就像抛弃不听话的小孩一般，想象着待到他们意识到自己年轻气盛的叛逆有多愚蠢时，自然会回来乞求……

乞求赞达拉的原谅。

沃金被房间中的一声咆哮惊醒，惊讶地发现脸上的面具已经没了踪影，眼皮上还留有几根蛛丝。空气中溢满了雪的气息。他坐起身来，环抱膝盖定了定神，随后穿上衣服走出门去。庭院中身着丝绸或是皮革的武僧们正在受训，沃金绕开他们，径自走向山间。

赞达拉和魔古族都对攀登山峰不屑一顾，而沃金从心底要求自己一定要抵达他们无心抵达的高度。他忽然想到，他们笃信自己并不需要攀上高峰，若是用熊猫人的思维方式来解释，便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已经在人生中达到了平衡。

自我陶醉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上山的路走了大约四分之三，他遇到了正等他的人类。“即便陷入了沉思之中，你行动起来也是悄然无息。”

“但你还是探到了我的行踪。”

“我在这一带已经待得太久了。我习惯了听声辨位。你本身丝毫没弄出声响，但我从周遭事物的波动中听出了你的到来。”人类面带微笑，“昨晚没睡好？”

“煎熬了一整晚。”沃金舒展了一下背部，“你呢？”

“我睡得好极了。”提拉森从脚下的石块上起身，走上眼前这条羊肠小道，“自从同意了你那个基本上属于自杀行为的计划之后，我睡得格外好。这可真让人惊讶。”

“这也不是你的第一次自杀行动了。”

“姑且算是如此吧，但我的理智不得不对这次行动表示严重怀疑。”

提拉森已经看不出任何跛脚的模样了，同时他的心中除了还有悔恨作祟以外，也再没有其他什么异样。这让巨魔倍感欣慰。“这趟旅途将会让你的生存技能大放光彩。”

“狗屁的生存技能。”人类回头望了一眼，目光锐利，“你也看到了我是怎么从神龙之心逃脱的。我是跑出来的。”

“不，你是爬出来的。”沃金张开双手道，“你做了求生所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是个懦夫。”

“如果和手下的人一同抗争死亡也算是懦弱的话，那每一个将军都是懦夫。”巨魔摇摇头，“再说了，你也不再是那个人类了。那个人没有胡子，而且还染了头发。那种危急时刻，在身边的人还需要他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独自逃走的。”

“但我逃走了，沃金。”提拉森大笑起来，却并非因为这个笑话，“至于我的胡子和这头任其生长的天然发色，是因为自从我与死亡擦肩而过之后，就不想再自欺欺人了。现在的我已经很了解自己，了解我是什么，了解我是谁。现在的我无所畏惧，不会再逃避了。”

“但是，我恐怕还是不会让你跟着一起去。”

“那你为何带上了老陈？”

沃金胸中泛起些许怒意。“老陈不会逃跑。”

“我明白，我也并非主张逃跑。”人类叹了口气，“但就是因为他不会逃跑，所以我认为他不该去。有些武僧已然成家，而我孑然一身，我不知道你……”

沃金摇摇头道：“她会理解的。”

“老陈有一个侄女，还有雅丽亚需要照顾。坦白地说，对于我们即将展开的行动，他看得有点太开了。”

“之前发生了什么？”

他们继续向上攀登。一路上，人类把农庄里发生的事情巨细无遗地描述了一遍。沃金完全能够理解。不过若是他的话，会选择最先向沉默者下手。因为他没有卸下装甲，这意味着他将是最难对付的一个。而另外那两名战士，也就仅仅只是战士而已。谈话中，沃金还了解到那群巨魔的头领并非战士。

人类实施的正是沃金也会采取的手段，其中的缘由亦是一样。关键就在于要想办法困住敌人。不仅仅是让他们无法加入战斗，更要学会利用痛苦和恐惧，让他们陷入全面瘫痪。

可是，当他大致了解了提拉森的全盘所为之后，也明白了老陈那异乎寻常的沉默。许多身赴战场的人们都会对自己的行为不忍卒视。人们总是把战争定义为关乎勇者的英雄故事。故事总是跳过了其中的惨烈部分，通篇都在赞扬将士们在压倒性的劣势之下表现出的勇气与刚毅。千百首歌谣都在传诵某位勇士以一人之力牵制上千名恶敌，而那些逝者，却连些许追思都无法得到。

老陈就是那种总是会美化战争的人，因为战争一直以来都与他保持着某种距离。这并不说是他从未受到过威胁，而是他通常都将自身的情绪释放得很好。但对于每一个斗士而言，谁要是一直置自身安危于不顾，谁就是疯了，或者就等于把自己扔到敌人面前任凭宰割。

过去，老陈一直都在为他的朋友而战，在他们的战斗中给予支持。如今，他在为了一个他称之为家的地方而战。但除此之外，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熊猫人而已。没有一个死者看起来会和他一样，或是和他的侄女、朋友一样。

当他们抵达峰顶之时，沃金蹲伏了下来。“我明白你对于老陈的疑问。我们中间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勇气，也没有人想让他受伤，但这也是他必须跟去的理由。如果他不能亲临其中，不能目睹我们用各种方式奋勇杀敌，不能听闻对手最后一刻的哭号，那么无论我们成功与否，他都会更受伤。他是一名熊猫人。潘达利亚就是他的未来。这是他的战斗。我们无法保护他免受其伤害，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加入我们，让他拯救我们。”

人类思量片刻，最终点了点头。“老陈跟我说过一些你的故事，关于你过去的故事。他说你很睿智。那么在如今反转过来的形势之下，你会为了保卫他的家园而战吗，就像他当初为你所做的那样？”

“当然。”巨魔远眺潘达利亚，细细地品着云覆其道的山峦、雾隐其秀的密林，“这里是一片值得为之而战、值得为之而死的土地。”

“这场战争可以阻止那些一直在我们的家园里肆无忌惮的人吗？”

“是的。”

提拉森捋着自己的山羊胡。“部落领袖和联盟战士聚在一起，为了一个并没有要求他们忠诚的人而战，这听起来怎么样？”

“你指的只是曾经的我们。”沃金耸耸肩，“经过了那次暗杀行动，我的身体活了下来，但是曾经的我已经死在那个山洞。他们想要杀掉的沃金的确已经死了。”

“跟我比起来，你更能决定自己是谁。”

“我不是骨中蟹。”沃金从提拉森眼中读出了几分不解，“是祝踏岚告诉我的一则寓言。”

“他跟我讲的是千门之屋。有一些门我勉强可以通过，但完全契合的却只有一扇。而过去我通过的那扇门如今早已消失无踪。”

“你选择了自己的那扇门吗？”

“没有，但我想我不久就可以做出决定了。我的可选范围已经缩小了。”人类微笑着说，“当然，你知道如果我走过那扇门，等着我的会是另一间千门之屋。”

“而我，无论找到什么样的外壳，最终都会因为成长而不再合身。”沃金抬起手臂扫过无垠的潘达利亚与幽幽的青翠山谷，“向你自己承诺，在死之前一定要回去看看家乡的山谷。”

“我就勉强许一个这样的承诺吧。”人类又笑了，“否则我说不定真的会死在这里。”

“我保证，一定会替你干掉杀死你的人。”

“让那一天晚些到来吧，最好是等到我已经老得什么都记不清，但却仍然怀有一颗最初的感恩之心的时候。”

巨魔望了他一眼，又移开了目光。“我们二人如此理智，可为何我们的族人却始终互相憎恨？”

“因为一旦找到差异，仇恨便能够轻而易举地建立。而比起仇恨的建立，找到得以凝聚的共同点要艰难许多。”提拉森旋即又轻笑了几声，“若是我回到联盟，跟别人讲述我们一起做过的事情的话……”

“你会被认为是个疯子？”

“我会被判谋反罪，然后被处决。”

“我们又有更多的共同点了。不过处决起码比暗杀来得光明磊落。”

“找寻差异更简单省心。处决也好，暗杀也好，都源于此。”人类摇摇头，“你知道如果我们开始行动，即便是全世界都看到其结

果，他们也永远不会吟唱关于我们的歌谣，亦不会讲述我们完成的事业。”

沃金点头道：“但我们是为了被歌颂才这么做的吗？”

“不，那些东西不适合通过我的门。”

“那么，我的朋友，让这些曲调成为赞达拉悲伤的挽歌吧。”他站起身来，朝山下走去。

“就让它们被咏唱千年万载，夜夜伴我安眠。”

➢ 第二十一章　七名武僧

影踪禅院的武僧们以一种值得赞赏的专注进行着备战工作，只不过在沃金看来，这与之前经历过的类似场合相比似乎缺少了一些幽默气氛。四名历经战火洗礼的武僧——两名来自红色小队，两名来自蓝色小队，他们都是经由抽签被选中与沃金、提拉森和老陈同行的。这看起来有些听天由命的味道，但沃金总觉得这些签只是让那些没有能力执行任务的人，在不丧失自尊的情况下得以退出。

攻打锦绣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深藏在阴影之中，以崇山为障，峻岭为屏，数千年来从未失陷。如果说有什么能让他感到一丝欣慰的话，那便是即使强大如赞达拉，想通过如此险要的地势进入溪谷，也将会付出相当的代价。

我期待着。

每一支七人小组都以各自的方式备战着。提拉森寻遍了禅院的兵器库，挑选出最精良的箭矢，将它们一一折断，并亲自装上羽毛。他把箭杆漆成艳丽的红色，尾羽染成蓝色，他说这是为了纪念红队和蓝队。有人问他为何又把箭头用煤烟熏成漆黑，他回答说是为了向赞达拉黑色的心灵致意。

老陈则组建了后勤远征队。在赞达拉即将挑起的这场战争中，武僧们也许会因为鲜少作战经历而认为这种任务意义不大，但沃金却很明白他这位朋友的双重用意：一旦开战，需要的不仅仅是粮食，水和绷带等储备也都会成为制胜的关键。这是老陈照顾他人的方式。无论面临何种战争，无论这战争要让他付出什么，他都会忠于自己的天性。对此沃金真心表示感激。

祝踏岚走到巨魔蹲坐的城垛边，他正用磨石打磨着双刃剑的第一面曲刃。“你再怎么磨它也没法变得更利了。它的刃口已经能劈开白昼与黑夜。”

沃金举起剑锋，看着边刃上闪烁的金色阳光。“卓绝的磨炼可以把挥剑的战士打磨得更加锋利，但我们恐怕没有那个时间了。”

“我认为持剑之人也一样足够锋利了。”年迈的武僧眺望南方，远处的溪谷之中云雾缭绕，“当魔古帝国的末代君王陨落之时，武僧们揭竿而起。恐怕当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技艺会由影踪派一脉相承，而我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直都是后世武僧心中的明灯。我们如此尊崇他们的传奇故事，他们也应当对我们寄予厚望。”

祝踏岚紧锁眉头继续道：“那场起义中，与武僧们并肩作战的不仅仅是其他熊猫人，还有锦鱼人、猢狲，甚至是林精。游学者虽未提起，但人类和巨魔也很有可能参与到了其中。”

巨魔报以微笑道：“不大可能。那时候的人类还未成气候，赞达拉和魔古族也还是盟友关系。”

“每个种族都会有些另辟蹊径之人。”

“你指的是那些疯子和叛徒。”

“这场战斗是为自由而战，你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祝踏岚摇摇头，“之前的那场战争，之前的那段岁月——我们被奴役的岁月——已经成为了一道烙在了我们灵魂之中的惨痛伤疤。也许这道伤口只有溃烂的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痊愈。”

沃金把剑翻了个面，开始用磨石打磨另一面曲刃。“腐烂的伤口需要把它切开，然后排除瘀血。”

“我们渴望将那场噩梦抛诸脑后，但也许我们忘了首先要将瘀血排除。不是忘了如何去做，而是忘了为何一定要做。”年迈的武僧点点头，“你在这里这么久，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功不可没，我都看在眼里。”

沃金的脊背上闪过一丝凉意。“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但同时也悲伤不已。我饱经战火但从未乐在其中。我不像某些人是为战争为生的。”

“像那个人类？”

“不，不是他。他很擅长作战，但如果他是那种需要战争的人，他早就离开这里了。”沃金的双眼眯成一条缝，“我和他的共同之处

在于我们都有意愿去承担他人不愿承担的责任。这一点与影踪派相同。现在你知道为何它如此重要了吧。”

“嗯。”熊猫人点了点头，“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我已经向锦鱼人和猢狲派出了使节。但愿他们会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

“林精们似乎有这个意愿。”一群身形细小的长臂生物围住了老陈，每一只都拖着一个麻布口袋。他们会把各个小队的工具带至溪谷，再回到禅院向祝踏岚报告这支小队走了多远。在了不起的力量和耐力的支撑下，他们让远征队得以把精力节省下来投入到后半段穿行溪谷的征程中去。

“他们很顺从，而且比看上去要聪明。”武僧微笑道，“对于你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我是说潘达利亚的所有居民——都感恩于心，溢于言表。我已经派出了工匠大师前往山区，将你的肖像刻在山脉之骨上。如果你牺牲了……”

沃金点了点头。雕像对他而言从来都只有军事上的象征意义，但对于影踪派来说，就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牺牲了，你们会向我致以崇高的敬意。”

“你为我们付出的这些，无论怎样祭奠都不够。武僧们以起义拉开了序幕，而现在我们将要为其谱写最终的篇章。”

巨魔挑起一条眉毛。“你知道我们只是在争取时间。我们可以拖住他们，逼退他们，但是七名，或者四十七名武僧，都不足以抵挡赞达拉和魔古人的大军。”

“可我们所需要的正是时间。”祝踏岚笑了，“几乎已没有人记得我们还是奴隶的那些日子，但也没人希望再次被奴役。魔古族重整旗鼓了，他们带着曾被推翻过的野心和欲望再次袭来。我们需要时间组织应对。时间可以提醒人们莫忘历史，可以教会他们珍视未来。”

***

次日一早他们便向着锦绣谷进发，启程之时沃金回望了一眼晴日峰。那是最初的武僧们秘密受训的地方——魔古人总是懒于攀登高峰，因此确保了它的隐秘性。他的记忆不断回溯，一同攀登顶峰的人

类与洛阿幻境中的魔古盟友，两者交相涌现。同样是盟友，是伙伴，但情形却大不相同。

这感觉颇有些怪异，却又在情理之中。

沃金对着远征小队研究了一番，然后笑了。五只熊猫人，一名人类，一名巨魔。每名队员都被分配了两名林精，负责帮忙携带武器、口粮和其他各类补给。如果加尔鲁什看见这样的场景，看见沃金与他们相处得如鱼得水，一定会给他冠上更严重的投敌罪名。

这个团队其实并没有取代部落在沃金心中的地位。这是一支相互扶持的队伍，在某种程度上，这会让他想起部落。一个包含多样种族的团队会留有各自的空间。沃金所了解并热爱的部落，是那个在萨尔的指挥下作战的部落，是目标团结一致的部落。

而加尔鲁什总是用部落来满足他的一己私欲，满足他对征服与权力的渴求。他的欲望会让部落四分五裂，很可能会发展到无法补救的地步。在沃金看来，这跟赞达拉—魔古联盟扶持魔古人重掌潘达利亚一样，都是巨大的悲剧。

他们一直向南前行了几日，抵达了锦绣谷上方的高地。云层翻滚着，如同汪洋中的骇浪，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不知林精们是否有感觉到任何预兆，但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一如往常地扎好营帐，然后把自己隔离起来。

尽管明知道不应该这样做，沃金还是决心记住每一位熊猫人的名字，如同他铭记老陈那样。提拉森则选择了一条更聪明的捷径，他把武僧们都当作兄弟姐妹来对待，但同时又与每个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不去知晓他们的姓名，不去了解他们的冀望与梦想。这会让一切变得更简单一些，如果……如果他们的雕像从山脉之骨上坠落的话。

而沃金不想让这一切变得简单。永远不会。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一直都与自己的部族同在，一直都在为自己的部族而战。在这里想保持距离很容易，因为牵扯的不是他的子民，不是他的家园，也不是他的部族。然而，如果这是一场值得一搏的战争，那么，这些生灵就是我的子民，此地就是我的家园，他们就是我的部族。

但他突然想到，尽管魔古族的统治只是往事，但或许他们也正抱着一模一样的想法，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土地，这些都是他们的子民。即便已经过去数十个世纪，即便他们早已被世人遗忘，他们依然饥渴难耐，为无法得到应有的权力而备受煎熬。巨魔们也渴望重建往昔的帝国，但他们至少在摸索着前进的道路，而魔古人对于重建政权几乎没下过什么功夫，他们沉湎于昔日的荣耀，把未来与自己隔绝了开来。

他们选择了一个面朝西南方向的山洞扎营。他们没有生火，简单地把饭团、干浆果和熏鱼当作晚饭。老陈想办法用水袋沏了些热茶，不过这似乎反而使菜的味道变得更加醇香。

提拉森用他的小碗一饮而尽，又伸出手满上。“我一直想知道我的最后一顿饭会是什么样。”

老陈满心欢喜地笑道：“提拉森，这个问题日后可有得你琢磨了。”

“或许吧。但如果眼下就是我的最后一顿，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比它更好的了。”

巨魔举起酒杯。“真正好的不是食物，而是这个团队。”

***

沃金担任了晚饭之后的第一轮放哨，之后便一夜安眠直至黎明。这一夜他没有生出任何梦境或幻象，至少不记得自己有过。对此他倍感煎熬。有那么一瞬他都在想洛阿神灵是否又一次抛弃了他，但他还是认为事实正好相反，邦桑迪之所以让沃金与其他神灵保持距离，是想让他得到充足的休息，以便将更多的巨魔作为牺牲献上。

当一行七人向他们的林精运送者们挥手作别时，提拉森给了他们每人一支箭矢作为纪念礼物。沃金瞥了他一眼，他耸耸肩。“我会用赞达拉的箭矢来补上差额的。相信我，在赞达拉的补给耗尽之前我们都不会缺少箭矢的。”

为了不被挤兑，也为了表感激之情，沃金削光了自己的半边头发。他给每一只林精都赠送了一缕红发。林精们看着手中的发丝，就

像被馈赠了一把珠宝似的，然后便开开心心地隐入了山野之中。

七人小队轻松穿山越岭，沿路而下。武僧单大哥走在了最前面，在陡峭的地势边寻找据点，并一路勇敢地设置锚索，让大家跟上。他向众人讲述了一个武僧的故事，说在起义期间，先辈们曾经就这样在峭壁间套着绳索下降，对魔古人攻其不备。沃金从故事中找到几分慰藉，盼望着这个方法还能再次奏效。

正午时分他们终于抵达了云层之下。艳阳并没有将迷雾驱散一丝一毫，它的照耀连同地面的反射集聚在一起，让云团闪烁着几缕金色的光芒。沃金攀爬至南面的一块空地，站在那里品读着脚下的山谷。

若是非要选出一种色彩来代表潘达利亚，那便是绿——深深浅浅，琳琅满目的绿。从脆嫩的芳草新芽，到浓郁的翡翠森林，整片大陆都是满眼碧色。但在锦绣谷，碧绿却让位给了金黄与鲜红。秋日将临，但这些并非秋色，而是漫山遍野花朵的色调。它们正值盛放，就像是处在一个春色永不凋零的世界中。漫射的光线让一切阴影变得柔和，身处其中一切动作都变得如梦一般慵懒倦怠。

赏望溪谷的景致，便是这跋涉路途中最为奢侈的放松。

从高处望去可以看到一些建筑，但完全不知道谁住在那里，也不知道是谁在维护着它们。毫无疑问它们都有着相当久远的年岁，但四周的植被却没有肆意生长以致将房屋吞噬。是这条溪谷的永恒将它们留存至今。沃金不知道这种灵气是否能保全同行众人的性命。

或是让我们坠入永恒的死亡？

女僧李泉是一位长着棕白相间皮毛的熊猫人，她指着东南方向说道：“侵略者应该会从那个方向过来。魔古族的宫殿就在那个位置，而祝踏岚掌门所说的雷电之王的战将们则埋在我们的正南方。”

提拉森点点头。“那本日志表明他们正试图从溪谷东面找寻切入点，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成功侵入的迹象。”

巨魔轻笑了几声。“我的朋友，你期望看到些什么？是想看到把村庄夷为平地的大火？还是遍野倾泻的焦痕？”

“当然不是，但不管怎么说总该有些临时营帐。我们可以选择等在此地，待到入夜看看是否会有火光，以此找出他们的行踪。”

“或者也可以继续向前深入，以防他们像我们一样不生火也照样扎营。”沃金站起身来，“我倾向于后者。”

“在白天进行射击会更简单。晚上也不是不可能，只是要难上许多。”

“很好。我们走到那条路上面的小高原上。保持高度。”

提拉森指着自己那把弓的尾部。“如果我们先往南走再绕回东面，就可以尾随在他们的军队后面。他们不会在已经探查过的地区搜寻我们。而且，那些缩在队伍末尾的家伙完全无法和前锋相提并论，他们都是些害怕危险的胆小鬼。”

“是的。找出他们，然后干掉他们。”

老陈扫视了一眼，眯起双眼道：“然后再次溜走。”

巨魔和人类交换了眼神，然后沃金点点头。“大体上应该是从南面和西面回撤，按照来时的路线回去。”

“至少我们了解地形，知道在哪里设下陷阱。”人类放下他的长弓，“七人去对抗两个帝国的精英，这算不上最糟糕的计划。”

“同意。”巨魔挪了挪绑在背上的包裹说道，“我脑子里也想不出更好的计划了。”

“这不是重点，沃金。”老陈也把他背上的包裹拽了拽，“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给他们制造麻烦，而且我认为这个计划会让我们达到初衷。”

➢ 第二十二章　对战

他们走进一个金色的山谷，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几乎从未有人出入，但沃金并不感到害怕，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意识地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被别人发现。他并没有感到后背发凉，也没有头皮发麻。这感觉就像是带着一个仪式面具，让自己和恐惧隔绝了开来。

然而，他知道事实绝非如此。在锦绣谷入睡的时候他并未被梦境侵扰，但那是因为自己已经不需要梦境。行走在这座山谷之间就仿佛置身于一场鲜活的梦境。某些来自这个现实之境的东西流入了他的心中。有一种傲慢在某种程度上和他的巨魔天性产生了共鸣。他触碰到了些许魔古法力的残留，就仿佛正被魔古帝国的幽魂所拥抱。

在此处，在这个伟大种族曾经支配强大力量的地方，他并未感到恐惧。而彼处，在远方的魔古山宫殿里，在今日敌人的安睡之处，骄傲的魔古之父曾面向着西方的子民们挥手致意，为他们夺取整个山谷的征程践行。这片土地尽属于他们，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在这片土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这是他们随心所欲之处，亦是心中渴望成形之处。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会伤害到他们，因为一切的生灵都对他们深感畏惧。

而这也是沃金每每从战场安然返还的原因。他深谙恐惧，他喜欢敌人畏惧于他。他并非生来便让人畏惧，也不是从任何人手中继承威名，他是亲手赢得的这一切。刀来剑往、咒法相抗、浴血于战场，他用自己过往完成的杀戮，为敌人奉上了恐惧。

沃金理解恐惧为何物，也正是这点把他和那些目光局限在自己疆域里的魔古诸侯们区分了开来。他知晓其本性，也知道如何运用。他能够感受到恐惧之潮的涌动，而魔古人却永远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只看到他们想看的，只听到他们乐意听的。他们从不认为自己需要攀得更高望得更远，从没有想过要去认清这个世界的现实。

当他们跨过了半座山谷开始安营扎寨的时候，已是入夜时分。提拉森看着他问道：“你感觉到了，是吧？”

沃金点点头。

老陈把埋在茶碗里的脑袋抬起来。“感觉到什么了？”

人类笑了笑。“这解答了我的疑问。”

熊猫人摇摇头。“什么疑问？你又感觉到什么了？”

提拉森皱起眉头。“我感觉这里像是我的领地，也像是我的归宿。因为这片土地浸淫着鲜血，而我向来以杀戮为生。你的感觉也是如此，对吧，沃金？”

“差不多。”

老陈笑了，喷了一口茶出来。“哦，这个啊。”

人类皱起眉头。“你也感觉到了？”

“没有。但我知道你们感觉到了。”酿酒大师看看他们俩，耸耸肩，“我之前就看到过你们现出这样的眼神。你，沃金，被我见着的次数要比提拉森多，但这是因为我跟你并肩作战的次数也比他来得多。每一场战役中你战斗到最投入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表情。冷峻，而又难以平息。每当我看到这个神情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胜利。这个表情仿佛在诉说你是当天战场上最优秀的战士。任何挑战你的人都是在自寻死路。”

巨魔把头一歪。“我现在脸上有这个表情？”

“没有。好吧，也许眼睛周围有那么一点。你们俩都是。在你们觉得没有人或者是没有意识到有人注意你们的时候。这表情就像在申明此处是你们的领土，你们绝不会投降，誓将赢取胜利。”老陈又耸耸肩，“考虑到我们这次的任务，这样挺好。”

人类把杯子伸到老陈面前，在老陈替他满上的时候点了点头。“那你又感觉到了什么呢？”

老陈放下他的皮革水袋，挠挠下巴。“我感觉到只有和平才能为这里带来希望。我想你们俩是感觉到了一些魔古族遗留下来的细微气息。但是对我来说，和平与希望才是家园里应有的东西。它们一直都

在鼓励我停止流浪——但却并非强求。它们张开双臂欢迎着每一个人，它们让世界不再孤独。”

老陈望向两人。这是沃金印象中第一次看到老陈金色的双眼中充盈着哀伤。“我希望你们也能有此感受。”

沃金对他的朋友露出一个微笑。“你能够感觉到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够了。老陈，我有家——一个你帮助我夺回的家。你保卫了我的家园。我也定会为了你的幸福倾尽全力。”

没花多少工夫，沃金就成功地让老陈和其他武僧都敞开心扉描述了一番对于此地的感受。他们乐得如此，沃金也从交谈中收获了不少喜悦。然而，夕阳西坠之时，一阵阴冷的寒风从东面吹来，让武僧们都陷入了沉默。而一直站在营地上方的山坡顶上观察情况的提拉森，则突然指向一处。

“他们来了。”

沃金和其他人随即一同爬上山坡。在那里——东面——魔古山宫殿被点亮了。银色和蓝色的光亮在宫殿表面闪烁，某些像常春藤一样的植被在墙隅间蜿蜒蜷曲，熠熠发光，勾勒出了这座建筑的轮廓。眼前展现的魔法让沃金印象深刻，不是因为它所传达的力量，而是因为它所透露出的漫不经心与慵懒随意。

老陈打了个寒战。“看来‘欢迎’在这里已经被尘封了。”

“是已经没了气息。”沃金摇摇头，“甚至被深深埋葬了。这里已经不再欢迎任何人。”

提拉森望着沃金。“宫殿远在射程之外。不过我们可以在天亮前赶到那里。在那些欢宴者醒来之前。”

“不，他们就想用那样的景象来引诱我们过去。他们期盼着有人来袭。”

人类扬起眉毛。“他们知道我们要过去？”

“他们不得不假设我们会过去，就好像我们不得不假设他们知道夺取日志之人会有所行动。”沃金指着南边的山脉说，“部落和联盟

很可能也都派了斥候驻扎在那边的山头。他们肯定也会发现这座宫殿然后做出应对。只不过在实际行动之前还需要一小会儿来商讨计划。”

“除非有人自愿过去一探究竟。”提拉森轻声笑道，“若是在几个月之前，这个人非我莫属。我很好奇现在有谁愿意扮演这个英雄。”

“这妨碍不到我们的任务——只要他们不挡在我们的路上。”

“同意。”人类捋了捋胡须，“我们继续前进，引东边的人上钩？”

“对，除非有什么事情阻挠这个计划实现。”

沃金又度过了一个无梦之夜，但这并未带来充分的休息。他想要感知洛阿神灵，但是同所有的神灵一样，他们变化无常。如果什么时候他们厌烦了，随口溜出的一个词就会向敌对势力警告沃金的存在。就好像他跟提拉森说的那样，他们必须假设敌人知道他们正在靠近，但事实上赞达拉并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位置。这是一个优势——考虑到他们此次任务的性质，任何优势都显得弥足珍贵。

第二天清晨，沃金很怀疑朝阳到底有没有出现过。云层越积越厚，唯一一道穿透云层的微弱光线是雷电在空中激起的涟漪。这闪电似乎永远不能触及地面，仿佛就连它们也在害怕着魔古山宫殿会施以报复。

一行七人都有意识地放慢了脚步。阴沉的天色下，很容易让人失足滑落。脚下沙砾涓涓流动的声音听起来也像雷声一样。他们有时会在原地停下来，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他们的斥候不得不缩短自己与队伍之间的距离，因为四周昏暗笼罩，视野极其糟糕。这也导致了他们驻足停留的次数愈发增多。

夜复一夜，魔古山宫殿的光亮都在不停地闪耀着。这景象加剧了山谷中的紧张氛围。沃金的眼神透露出他已经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地盘，而宫殿里的人毫无疑问是在对他挑衅。这宫殿就如同引诱飞蛾的火光，但是他们七人谁也没有让自己走进这个陷阱。

截至目前，仍未看到任何赞达拉斥候的踪影，这一点让沃金颇感不安。如果是由他来指挥赞达拉的话，他会命令轻装部队向前进发，甚至会一路推进到那面横断在螳螂妖老巢与山谷之间的西部城墙脚下。说起那种叫作螳螂妖的生物，他们的故事足以让最顽劣的熊孩子立刻安静下来——沃金所指的可是巨魔一族的小孩，而不是那些天性善良的熊猫崽。不在那块边界设防简直就是严重失策，尤其是在赞达拉很清楚自己处境的情况下。

两个没有太阳的日子过去了，他们终于发现了赞达拉出没的迹象。夜幕刚刚降临，领头的单大哥就在两块高地之间的鞍形地带停了下来。他们已经抵达了南部城墙和山脉的交界之处，现在正穿过丘陵朝东面走去。这名武僧放出一个信号，沃金和提拉森便赶上前来，而单大哥则退回了其他人等待的地方。

眼前的景象让沃金浑身发冷。近二十名赞达拉轻甲战士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哨站。他们在林中伐倒了一大片金叶树，然后砍下树枝，挑出其中足够粗壮的那部分，和树干一起打磨削尖，一根并着一根插在防线之上。这些尖桩全都朝外指着，只在西边留了一个狭窄的缺口，而缺口处也用木桩隔出了曲折的路线，因此任何攻击者想要进入营帐，都必须急速改变方向。

巨魔鼻孔微张，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愤怒的鼻息声。砍伐秀美的林木来建立一个如此残酷的堡垒，对沃金来说，简直就是亵渎神灵。毫厘之罪，亦难逃报应。

在营帐的中心地带，一个大型篝火的东面，有两根被打入地下的树干。它们约莫二十英尺高，彼此的间距则是高度的一半。两根木桩上都绑着绳子，将一名人类战士的双腕吊了起来。他的蓝色战袍悬在腰间，被遮住的腰带托住而不至于掉下。他身上刀伤无数，虽不致命，但足够产生难忍之痛，以及让鲜血不住滴淌。

沃金很确定自己从未见过这个人，可他的样子似乎有些眼熟。而旁边的其他四人也都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战袍。沃金猜想，他们的战袍应该是跟那个受刑之人所穿的一样。四名人类被绑在一起，在赞达拉士兵的监视下蜷缩颤抖着。

有两名巨魔守在哨站的入口，还有两名负责看管囚犯。其他的人，包括一名手握人类长剑的初级军官，都围在这个被吊起来的人类

周围。这名军官不知说了些什么，周围的赞达拉都大笑起来，接着又是一刀砍在人类身上。

沃金看不下去了，做好了离开的准备。然后他看见了同伴脸上的神色。“我们不能插手，你知道的。”

提拉森艰难地回答道：“我不能就这么丢下他在这里受折磨。”

“你别无选择。”

“不，别无选择的人是你。”

巨魔点点头，拉上一支箭。“我明白了。让我来了结他的痛苦。”

这句话惊得提拉森张大了下巴，然后他闭上嘴，摇摇脑袋。他拒绝迎上沃金的目光。“我不能让他死。”

“援救等于自杀。”

“可以做到的。”

“他们是谁，值得让你赌上我们所有人的性命和这次行动？”

提拉森沉下了肩膀。“没有时间解释了，反正我必须这么做。”

“对我，还是对你自己？”

“沃金，请让我救他吧，这是我的义务。”猎人紧闭双眼，痛苦在他脸上一闪而过，“但你是对的，我不能影响任务。你带上其他人先走吧，我自己应该能够应付。我们离目的地已经很接近了，就当我是在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吧。求你了，我的朋友。”

沃金听出了提拉森语气中的深切悲恸，他再次斟酌了一下眼前的形势，然后点点头。“你从这里溜下去，尽可能地接近他们。我会射杀他们的领队，然后把余下的人引到伏击点去。届时你抓紧时间营救俘虏，然后带着所有人一起隐入山林之中。”

提拉森把一只手放在沃金肩头。“我的朋友，这个计划比最开始我们决定要到这里来还要愚蠢。要想成功就得按我的办法，我会绕路去到那边的石堆顶上以便狙击，你和其他熊猫人则藏到哨站门口的小树林里准备接应。当我放箭之后，一个赞达拉也不能放走。”

沃金看看提拉森指出的两个策略地点，点点头同意了。“把放箭的任务交给我，你去救你的人出来。他们不会跟着巨魔走的。”

“那个被吊起来的人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最好他们继续这样认为。到时候你对着他们大声咆哮，让他们逃跑。我会让女僧李泉带着他们，去跟联盟取得联络。”提拉森叹了口气，“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沃金目测距离后点了点头。人类之间的错综关系让他头疼，但巨魔清楚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会更适合现在的情况。而且，他自己也希望是那样。他希望让对方在临死之时看到自己眼中的蔑视。那群家伙把如此美丽的山谷弄得乌烟瘴气，万死亦不足惜。

“同意。”

提拉森捏了捏沃金的肩膀。“我知道你会射中的。”

“你知道我射得比你好。”

“嗯，当然。”猎人笑了，“你到达位置之后，我会给你信号。”

提拉森朝着既定地点出发了，沃金则返回到熊猫人的队伍里。他向众人简略说明了一下情况。没有一个人抗议这种疯狂举动，这让他很是吃惊。接着他想起了老陈这个一直都忠心不二的朋友，这份忠诚在熊猫人中一直口碑极佳。懂得承诺去帮助朋友和盲目遵守义务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前者总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可能。而且，这些武僧们把这次救援行动当作是在帮助这个世界重归平衡。跟提拉森比起来，这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需求。

救援小组顺利地溜到了指定地点，在那个离前哨站缺口二十英尺的小树林里静静等待着。沃金完全没来得及思虑这样做是否理智，他

的脑子里只想着如何给那名赞达拉军官送去死亡。沃金提起他的双刃剑，缓缓地笑了。

四英寸半。

提拉森的信号便是用一支利箭射进了那个军官张大的嘴中。此时那名巨魔刚转过身来面对着人类俘虏，于是鲜血便顺势溅到了他身后蹲着的两名战士身上。第一支箭刚刚落下，第二支箭便紧接着射入了他的胸膛，从后背贯穿而出。他跌跌撞撞地倒下，那支穿透他身体的箭势头不减，不偏不倚地钉在了另一名蹲着的巨魔身上。

蹲着的巨魔向后倒去，一边发出低沉的咕哝声，一边死死盯着胸前红蓝两色且仍在微微颤抖的尾羽。

两名缺口处的守卫听见了篝火旁的骚动，赶忙转过身来。火光迫使他们的瞳孔缩小，失去了夜视的能力。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沃金已经如死神般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他们，而那些影踪武僧则根本就是幽灵之影。而且在篝火的噼啪声与守卫们的倒地声掩盖下，就算是落在后面的老陈发出的细微响动，也瞬间便被吞没。

沃金加入了战斗，他的双刃剑随着手臂的挥舞发出吟啸之声。他的第一击砍中了一条大腿，接着又转向另一名向他靠近的守卫。暗矛巨魔猛然突进，第二次挥刀便砍下了那名守卫的脑袋。沃金找回了鲜血在空中弥漫的美妙气味，然后他转身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在他四周，其他的熊猫人也都无畏无惧地面对着巨魔庞大的身躯和锋利的武器。女僧李泉俯身躲过头上挥来的斧头，然后用刀锋一般尖利的手爪刺入了一个巨魔的喉咙。当巨魔还在喘息的时候，又一记直拳击了过来，将他的下巴打得粉碎，紧接着还补上了一记利落的回旋踢。

而刀大哥则抽出长矛，对战一个手持相似武器的巨魔。这名影踪武僧招架住了巨魔刺来的每一次攻击。他招架一击便往后退开一步。赞达拉把这当作是熊猫人畏惧他的征兆，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但这种幻觉仅仅只持续了两三招——刀大哥一挥长矛，旋转着刺向巨魔，用矛柄顶住他的膝盖，将其击溃。接着他对准敌人的太阳穴蓄力一击，让他完全失去了知觉，几乎直接毙命。这样也好，这巨魔便不用感受那被长矛刺倒在地的耻辱。

老陈缺乏影踪武僧的精准，但他用丰富的经验来予以弥补。他紧握着结实的棒子，挡住了巨魔反手挥出的大锤，接着他将棒子一扭，巨魔的武器便顺势往左边滑落。巨魔决心压制住这个比他矮小许多的熊猫人，挥舞着大锤从其他方向再次攻来。

老陈放手任他如此，他俯下身子，把一条腿勾到巨魔身后，然后一个扫堂，就轻而易举地让这名赞达拉摔倒在地。紧接着老陈飞快抬起右腿，踢中了对手的喉咙。在清脆的喉骨断裂声响起之后，酿酒大师又继续朝着另一名战士走去。

激烈的战场中，一支暗箭掠过。其中一根吊着犯人的绳索啪的一声断开。那名人类扭动着，猛地倒向对面的木桩，后脑被重重地撞了一下。第二支箭紧随而至，射断了剩下的那根绳索。人类终于得以着地，而箭矢还在木桩上微微颤抖着。

赞达拉很快便从惊吓中恢复了过来，开始进行反击。两名战士一起冲向了沃金。其中一个挥剑低砍，沃金提起双刃重剑的一面挡住，然后用力一推，将另一面刀刃插入了这个巨魔的胸膛。在他倒下的同时，沃金猛地将双刃剑从他体内抽出，让他的肋骨也为之断裂。

另一名赞达拉咆哮着冲了上来。“叛徒，去死吧！”

沃金一声怒吼，双手钳住了他。

赞达拉在齐腰的高度挥舞着带刺的狼牙棒。沃金没有往后躲闪，而是继续前进。他抓住巨魔的手腕，推向他的胸腔。他抬高自己的左臂压在赞达拉巨魔的前臂上，同时迅速扭动右臂，锁住巨魔的另一只手肘。沃金继续扭转着，直到对手的胳膊咔的一声断掉。赞达拉巨魔尖叫着瘫倒在地。

沃金收回右手，一拳打在了这个巨魔的脸上，直穿而过。

这场战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了。女僧李泉砍断了囚犯身上的绳索。老陈赶忙接住了这名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囚徒。沃金也在老陈帮其松绑的时候慢慢靠了上来。这个人类的后脑和双手都满是斑斑血迹，但情况似乎并没有太过糟糕。

人类看着熊猫人。“他在哪儿？提拉森·克尔特在哪儿？”

沃金抢在老陈回答之前说道：“这里没有提拉森·克尔特。”

人类瞪着沃金，眼中充满怒火。“我也许眼冒金星了，但我绝不会认错那箭法。我认得那双给箭杆涂满油漆、装上尾羽的手！他在哪儿？”

巨魔咆哮起来。“或许那些箭矢是他准备的，但他——提拉森·克尔特——已经死了。”

“胡扯，我不会相信的。”

沃金龇牙大喊道：“他是被我——沃金，暗矛部族的首领——杀死的。”

血迹不断从人类头上渗下来。“传言说，你也死掉了。”

“那你就当我和他都是幽魂吧。”沃金提起带血的重剑指向南方，“在你也成为亡魂之前，滚！”

女僧李泉适时走上前来，拉走了这个人类，和其他犯人一起组编成队。他们迅速把所有的巨魔物资都回收起来，武装好自己，而后逃往山林。

老陈转向沃金。“你为什么说他已经死了？”

“无论对提拉森还是对他们来说，这都是最好的答案。”沃金把双刃重剑在一名死掉的赞达拉身上一抹，“我们走。”

沃金和老陈与三名武僧一起撤出了这个木桩围场。他们用赞达拉砍下的树枝抹去了逃犯与自己的足迹。沃金负责断后与侦察敌情，而其他人则向西回到其他武僧等待的地方。

但是他们才刚走出来进入到一小块空地，一道火柱就突然升起，将沃金的视线闪得一片空白。慢慢地，他的视线恢复了过来。远处，一名赞达拉女性站在那里，身侧还戒备着六个蓄势待发的弓箭手。而提拉森双眼已被蒙住，双手也被反绑，正跪在她的脚下。

她抓住提拉森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向后一扯。“沃金，你这头宠物可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啊。不过，我现在心情还算不错。放下你的武

器，不然，你和你的熊猫人玩伴就会见识到我心情不好的样子了。”

➢ 第二十三章　座上之宾

她直呼沃金之名的时候，巨魔感到一阵莫名的愤怒。他盯着提拉森，虽然他已经被绑了起来，但是丝毫看不出有因为受不住虐打和折磨而泄露沃金身份的迹象。

沃金对自己竟然有这种想法感到羞耻。提拉森是不可能出卖我的。

沃金将他的双刃剑插入地里。

这名赞达拉对着沃金颔首致意。“那么，我就简单把话说清楚好了，暗矛巨魔。想来你也没法再耍什么花样，但是既然你已经弄出了这么多麻烦，以防万一，还是把你的小宠物们绑起来为妙。你应该知道，我自己对熊猫人是没什么兴趣，但我的合作伙伴却未必。”

沃金环顾四周。“我没看见有其他人在场。”

“我们是这么打算的。你得跟着我们走在前面，而行李会紧随在后押解上路。”她停顿了一下，双眼微微眯起，“你不记得我了，是吗？”

他端详了她好一会儿，她知道他正在努力回想。“我不会撒谎，我确实不知道你是谁。”

“感谢你的坦诚。我本也不期望你知道。”她领着众人回到哨所并绕了进去。在哨所的中央，站着两具高大魁梧的身体。沃金曾经见过他们，在幻境，以及在噩梦中。“这就是你的同盟么？”

“这是魔古人，潘达利亚的统治者。”她微微一笑，“你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对吧？不是为你而设，而是为那个人类弓箭手。他惹到了我，但是把他骗入陷阱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而且你认为只要控制住了他，就能控制我？”

“我希望如此。”

他们绕到东边，穿过了女僧李泉和人类逃跑的那条小道。沃金没发现任何追捕的痕迹。“你就这么把诱饵放走了？”

“当然，但愿他们跑得够快吧。”这位赞达拉望了他一眼，“你可能想不到我会就这么放任他们逃脱，这会让魔古人认为我们很弱，当然，其实他们早就已经这么认为了。我根本不在乎你的同伴离不离开，实际上，我还有些期望如此。当他们逃回敌营诉说自己经历的时候，会让恐惧深深扎进所有人的心里。这可比阿曼尼军队承诺帮我们守住侧翼要管用得多。”

沃金一言不发，压住自己听到她提起阿曼尼联盟时的惊讶之情。“就算他们得以脱身，也没人会相信这样的经历。”

“这可是一段奇谈，一位联盟贵族被沃金——从墓地里爬出来的活蹦乱跳的沃金从巨魔手里救了出来。”她带着沃金来到几头迅猛龙面前，有两名侍从正牵着缰绳候在一旁。在这些备好鞍座的迅猛龙旁边是两辆货车，看样子是熊猫人制造的，但是拉车的却是穆山兽。

她跨上其中一头红色的迅猛龙，示意沃金坐上那头绿色条纹状的迅猛龙加入她。“这头野兽原本属于你杀掉的那名军官，我发现他很令人讨厌，从那之后便把他当成了弃子。跟我一起吧，沃金，好好体验一下穿越这片大陆的感觉。”

她的迅猛龙向前一跃，如流星闪电般驰出。沃金也用脚猛地踢了一下身下猛兽的肋骨，让它一跃而出。他以这迫不及待的出发来回应她的请求。当她提出要来一场竞速比赛时，沃金竟觉得那正是他想做之事。凛冽的风呼啸着穿过红发，他的身体突然恢复了往昔的记忆，忆起了该如何在迅猛龙全速奔跑之时保持身体平衡。往日的愉悦随着风驰电掣的疾奔正一点一点复燃。感受着胯下猛兽的力量和速度，感受着这片大陆的绮丽风光，他深深地陷入了沉醉。

他再次狠狠往这头猛兽肋骨处一踢。迅猛龙立即做出反应，它知道如果不跑得更快一些，骑手肯定会更加糟糕地对待自己。迅猛龙的利爪将足下的金色土地踏成碎渣，激起阵阵尘土。沃金将身子紧贴着猛兽的脖颈，发出刺耳嘶哑的笑声，因为他已经超过了她。

沃金继续往前，让他的迅猛龙肆意狂奔。它知道路，但是沃金根本不在意他们要去往何处。骑在迅猛龙身上的这一刻，他忘记了一

切：使命、职责、部落、加尔鲁什，还有影踪禅院。就算背负着这些重担，就算空气中还充盈着方才哨站一役带来的血腥，他依然暂时从这些事情中解脱了出来。他已经记不起上一次有这种感觉是何时了，只记得必定已是相当久远。

“这边！”

他们一路向着魔古山奔去，山间的宫殿正处在之前夜晚所见火光的高度。卡拉驾着坐骑向东边跑去，来到了两座山峰之间。沃金也紧随其后，把迅猛龙停在一座低矮狭长的建筑前方。眼前这栋建筑飞檐凌空，屋后还连着一个空置的大院。他跳下坐骑，像那位女主人一样把缰绳交给一旁的侍从，然后跟着她走进前门。

她大声击掌，许多低眉顺目的巨魔便急忙从走廊和墙边跑了过来。如果沃金没有认错这些文身的话，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古拉巴什，但现在却的确是在为赞达拉服务。

这位女主人指着沃金说道：“这位就是暗矛部族的沃金。如果你们对他有任何怠慢的话，我就会在天亮时破了斋戒，挖出你们的心肺来享用。你们先服侍他沐浴，然后给他准备一身得体的衣物。”

为首的那个仆从颇有些不屑地打量着沃金。“主人，他就是暗矛巨魔？他是不是在猪圈里滚了一圈，然后从猪倌那里偷了一身衣服。”

女主人飞快地走上前去，狠狠扇了这个仆人一记耳光。那名仆人瞬间倒地，根本来不及躲开。

“他是暗影猎手。他们侍奉的是洛阿神灵。你们会发现他如同诸神一般闪耀。明天太阳升起之时，如果你们不能让他英俊得令魔古人哭泣，令赞达拉妒忌，你们就都等着品尝我的愤怒吧。退下！”

除了那个被扇倒在地失去知觉的老女仆之外，其他的仆人们都依令散开了。女主人转过身来对着他微笑道：“我相信你的熊猫人朋友会更加忠诚地服侍你。我甚至还想过你那个人类弓箭手朋友，也更适合做服侍的工作。我们会好好讨论这些事情的，以及其他的事情，当然，是等你沐浴更衣之后。”

在一般情况下，沃金完全不会对一名赞达拉感兴趣，但现在他觉得她还挺吸引人。“接着你会帮我回忆起你的名字。”

“不，我亲爱的沃金。”她笑靥如花，“你不可能记起我的名字，因为你根本没听过。不过等会儿我会告诉你，然后给你一个你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个名字的理由。”

***

沃金本打算拒绝女主人的盛情，因为那些仆从明显已经恨透了他。照顾他，满足他的需求，这些工作对仆从们带来的折磨远超过其对于沃金的困扰。清洗他的身体、修剪他的头发和指甲、为他的双手双脚涂抹药膏、服侍他穿上一件系着迅猛龙皮革腰带的高贵丝质长袍，这些对于赞达拉和古拉巴什来说，简直就如同胯下之辱。更糟的是，他们还被迫让沃金佩上一把象征荣誉的仪式短匕。那匕首放在鞘里绑在他的左臂上方，这是他作为一名暗影猎手应享的权利。仆从们把沃金看作是一个来自病态忤逆的堕落部族的下等巨魔，但他们明白自己永远也没法得到他此刻被赐予的荣耀。

这个地方的奇妙之处也影响着沃金，使他相信自己实际上是值得被尊重和赞美的。对于这位女主人，他的内心还是抱以了些许感激，毕竟他得到了关心和照顾。古拉巴什和阿曼尼或许把暗矛一族看成是一个笑话，但是当赞达拉的拉斯塔哈国王想要联合所有巨魔部族之时，沃金也曾代表暗矛部族被传召过。虽然他婉拒了部族联合的提案，指出萨尔的部落才是他的归宿，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被邀请了。

当一切准备妥当，一位长脸的仆人便领着他来到了庭院中央。在一圈石块围起的空地正中，正点着一团篝火。篝火的斜后方摆着一张矮桌，上面放着两个金色的高脚杯和一个盛装着深红色葡萄酒的酒罐。篝火和矮桌的中间是两张坐垫，相互之间只留下了一条缝隙以供仆人们奉上茶点。

她跪坐在其中一个坐垫上，用木棍轻轻拨弄着火光，并在他走进来的时候立即起身相迎。她换了一身深蓝色的丝绸衣裳，跟魔古山宫殿的浅浅色调相得益彰。她的腰间系着一根由金锁环环相嵌的古朴腰带，自从智慧种族开始铸造钱币以来，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已知的的土地上，这样的装饰都显得非常时髦。腰带的两端垂落下来，悬到膝盖

的高度。沃金设想着若是这黄金之索随着赞达拉的征服越织越长，她恐怕就不得不把它在腰间多缠两圈了。

她伸出一只手指着桌上的红酒。“我为你准备了美酒与茶点，随意享用一些，恢复一下体力吧。选一个酒杯，然后把它们都满上。我会喝下你选剩的那杯，或是两杯一起喝也行。我想让你知道，你是我的座上之宾，我绝不会以任何不荣誉的方式加害于你。”

沃金点点头，但是还是没越过两人中间的篝火。“你来倒酒，你来选。你给了我这等荣耀，我相信你。”

她把酒倒上，但是没有挪动桌上的杯子。“我的名字是卡拉，为维尔纳多服务。他跟拉斯塔哈国王的关系就好像你跟萨尔的关系一样，甚至更加亲密。他负责这次对熊猫人的进攻。不过我想他可能没有料到，他欠你一笔债。”

“此话怎讲？”

卡拉笑了。“我来给你上一堂历史课吧。我为维尔纳多效命，他则效命于我们的国王。拉斯塔哈采纳了祖尔的建议，决定将所有的巨魔部族统一到一个旗帜之下。所有巨魔部族的首领都不敢违抗——除了你，暗矛部族的沃金。你转身离开，与我擦肩而过。我望着你的背影，直到你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我花了好长时间研究你留在沙滩上的足印。我很好奇哪一样东西会被首先侵蚀掉，祖尔的梦想还是你的足印。”

她低下头，深深凝视着那火光。“在卓金村的时候，我手下的一名士兵给我看了一个脚印，连我自己都很惊讶我竟然一眼就认出了它。但是那时，你也知道的，我们安排在部落的间谍告诉我你已经失踪了很久。那些关于你的传言可信度非常高。大多数部落成员都认为你在执行一个与他们的利益至关重要的秘密任务时牺牲了。大家都在悼念你，但也有不少人声称你是被谋杀的。”

沃金扬起眉毛。“没有人觉得我还活着吗？”

卡拉拿起两支高脚杯向他走去，递给他其中一杯。“可能有一些偏执狂会觉得你还活着吧。还有一些古怪的萨满，他们认为你已经升天成为洛阿之一。一些人对着你祈祷，还有一些人在自己身上刻上了

暗矛的徽记——多数都是把它刺在上臂的内侧，因为兽人可不乐意看见这些刺青。”

他接过一只酒杯。“而你的主人很喜欢幽魂的故事？这就是他感谢我的原因？”

“哦，不，他欠你的可不仅仅是一个谢字。”她抿了一口酒，然后转身慵懒地走向坐垫，丝质的礼服下的修长的身体微微摆动。她跪坐下来，几乎像是在祈求神明眷顾一般，举杯相邀。“请过来吧，与我共饮。”

沃金应邀上前，他把酒杯放回矮桌，然后缓缓坐下。“你的主人？”

“你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沃金。我给你这样的敬意是因为我认为你绝不是一个傻瓜。你会从我们的谈话中知晓很多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明白我是开诚布公、全心全意地与你分享。我确有目的，但我会对你以诚相待。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只要是能够回答的，我当言无不尽。”

他再次举杯饮酒。这种深色的红酒尝起来有水果的香甜和香料的芬芳，原料中的一部分来自卡利姆多，但更多则是采自潘达利亚。他喜欢这味道，但酒精并没有让他松懈下来。“你的意思是……”

“这些魔古人都傲慢无礼，目中无人。他们对于巨魔的认识还停留在魔古帝国解体之前。他们只看到了赞达拉所作所为的很小一部分，而其他仆从巨魔更是被他们看作劣等生物。还有那些敌对势力的巨魔——魔古人为数不多的与部落作战的经验，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偏见。”

“还有卓金村和你。”她又抿了一小口酒，舔舔嘴唇，“我原本不知道是你在跟我们作战，当然，在听到你的死讯之后，就更加这么认为了。我相信那些说你的死是个阴谋的谣言是真的，因为你拒绝加尔鲁什比拒绝我们的国王还要坚定得多。我原想只有部落才能杀死你，现在看来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沃金没有用语言回应，而是抬起下巴让她看到自己喉咙上的伤疤。

“是的，我早就在好奇为何你的声音跟我记忆中大不相同。”卡拉笑了，“那些联盟也同样听说了你的死讯。他们大多都松了一口气。那些在深夜由你给他们编织的梦魇终于消失了。至少现在是如此。”

“但是，说回到魔古族。围观一个巨魔和一个人类携手攻向赞达拉，让他们感觉格外有趣。你的诡异莫测对他们来说象征着强大实力，让他们印象深刻。尽管你的熊猫人下属打乱了原定计划，他们还是看得相当尽兴。而且，今晚设下的这个陷阱，我也想过或许有可能会抓到你。就算你没在队伍之中，也可以用这些宠物的性命来要挟你与我会面。”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你加入我们。这可以令那些魔古人的态度大大改观，让他们意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其他的地方依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看来，我们所做的不过只是唤醒了他们长眠的帝王。他们的自大傲慢让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帝国早已崩塌。我们现在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早已不是他们在千年盛世之时可以掌控得住的了。一个人类和一个巨魔围攻我们，这反应出了我们现在的软弱，我们的血液中的生命力正在流失。如果你加入我们，情况会大大改变，这对我们很重要。”

沃金皱起眉头。“我早已拒绝了赞达拉提出的邀请，当时你也在场。”

“这不是相同的邀请，暗影猎手，现在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她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抚摸着他喉咙和身侧的伤疤，“你曾经宣称部落是你的归宿，但是他们抛弃了你。加尔鲁什是一个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莽夫，竟然在这场大混战来临之时，杀害了唯一一个可以为他提供建议和帮助的人。你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的人民是暗矛部族，我们可以让他们在所有部族中位居首位。”

“是的，加尔鲁什会因此呻吟，阿曼尼会因此痛苦。他们只能抱住自己的历史不放，而我会指出他们的失败。因为暗矛部族是唯一一个始终坚持真我的部族。你从未建立起一个帝国，并非因为你不能，而是你选择不那样做。你不像他们，努力拼搏却始终一无所有，费尽

心机却终究得不到认可。他们期望着重获几个世纪前的丰功伟绩所带来的荣耀，但事实上很快就将发现自己最终一事无成。”

她扬起下巴，与他目光交会。她的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期待。“这是我给你提供的条件。暗矛部族的沃金，像效忠萨尔一样效忠于我吧。为了你的人民展现出暗影猎手的所有力量吧。和你的人民、你的暗矛部族一起，让我们联手向世界证明其他人的愚昧，再一次让那些失去生机的土地焕发活力，给它们带去新的秩序。”

沃金举起酒杯。“这是一个无上的荣誉。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请求。”

➢ 第二十四章　祭品

“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我单方面做出的承诺。”

“你非常有说服力。”

“而你则让我倍感亲切。”她轻松地笑了，“当然了，有些事情我的确需要了解。当我发现你的时候，你怎么会在熊猫人的队伍中，还带着一个人类帮手反抗我们？”

沃金望着她的脸好一会儿。“陈・风暴烈酒你是知道的，他已经是我的老朋友了。在部落对我下手之后，他发现了我。你的魔古盟友所憎恨的武僧收容了我，治愈了我。他们对那个人类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他又喝了一点酒。“至于反对你，我只是知晓了会有一场前所未闻的入侵，好奇谁会是这背后的始作俑者。顺便小小地报答一下我的救命恩人。”

卡拉歪着脑袋。“你提到知晓，这么说，丝舞者给了你同样的幻境。”

沃金点点头。“我曾想过那可能会是她。”

“是的，赞达拉曾经的守护者。她对我们的复兴，对我们和魔古族的联合都不怎么高兴。在过去，我曾征召过许多对魔古法术感兴趣的战士，以致他们背弃了她。祭祀的仪式从此荒废，但她却在记恨中愈发强大。”卡拉凝视着酒杯中的黑暗深渊，“对于她乐意惹起一点小麻烦来避免日后的大麻烦，我倒是不觉得惊讶。”

“你得到了和我一样的幻境，但你却忽视了它们？”

“我会去寻找一个解决方案。”

“我就是这个解决方案？”

“你比一个解决方案要有用得多，沃金。”她向前倾身，压低了嗓音，“你付出多少，我就会给你多少回报。比如，你那勇敢的小分队已经让我们的军队认识到了，即便是赞达拉，在箭雨面前也会是那么无助。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提醒了魔古族他们过去的奴隶能有多致命，抓住他们将对我们的声誉非常有利。再一次，谢谢你。”

暗矛巨魔不为所动。“如果我证明了自己有这样的价值，你就不怕你的主人会抛弃你，让我取而代之吗？”

“不，他害怕你。他缺乏足够的勇气，缺乏你拒绝国王的要求的那种勇气。他需要让我来使你处于控制之下。”她羞涩地一笑，“而且我不怕你背叛我，因为我可以用你的朋友来钳制你。陈·风暴烈酒我早就认识。那个人类我所知不多，但你对他的尊重是显而易见的。”

“胁迫只会削弱我对你的信任。”

“不，我只是希望在你充分考虑我的提议之前，暂时停止你的行动。我对你以前拒绝加入我们并且反抗加尔鲁什的制度是留了心眼儿的。你很有原则，这是个奇妙的品质，也是我很看重的品质。”她把杯子放在一旁，把手垂在跪坐的膝盖上，“只要你肯加入我们，愿意同我们精诚合作，我就会释放你的伙伴。”

“并且不会像对待其他囚徒那样，刚一放人就派猎手尾随？”

“有我们在这里为他们的安全讨价还价，就不会有人追杀他们。”她抬起一只手，“但是，容我重申，这件事的决定权始终在我手中。你的同伴会很自在，他们享受不到我提供给你的奢侈，但至少会足够自在。”她笑着继续说道，“然后，明天你就可以亲眼看到，与魔古人的合作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一旦你目睹了一切，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的提议是最慷慨，也是最值得慎重考虑的。”

***

他们的话题逐渐转变成了琐碎的俗事。沃金确信，只要他愿意，卡拉就会和自己同床共枕。她会把亲密行为看作是促成合作的方法。但是，很可惜，这只在智力低下的人身上才会起作用。她没有把沃金

当作傻瓜，所以她明白，若是沃金轻易就提出同床，那只是在假装自己易受摆布。她不会因此信任他。

另一方面，克制情感让沃金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些主动权。也许她非常能干，但同时她也明显地迷恋着他。她其实已经记不清那时候海滩上留下的足印是何模样。她尽其所能为此次合作营造着完美的气氛，其实只是简单地想证明自己多年来对沃金的兴趣。

他可以利用这点，无论自己对她的邀约会给出何种回应。

他们促膝长谈，困乏之后就在露天庭院中各自睡去。当第一缕晨光划破黑暗之时，沃金醒了过来。他没有休息好，不过倒也没感到疲倦。绷紧的神经生出能量，弥补了睡眠的不足。

用毕熏鲫鱼和甜年糕搭配的简单早点，仆人们再一次服侍他们洗漱穿衣。然后他们便跨上迅猛龙，掉头向着西南方向驰去。卡拉一言不发。她的骑术相当不错，劲风拨动了她的长发和斗篷，看起来是如此雍容华贵。此情此景，沃金看在眼里，突然明白了赞达拉为何会如此自傲，为何会如此执着地想要拿回失去的东西。沃金先前对于这些问题的疑惑，也就随之消散在风中。

知道自己堕落得有多深，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重现往昔的荣光，会让一个人从内而外被恐惧吞噬。

他们绕着山脚驶过一座伛偻的高峰，来到了一片荒凉废墟前。这里显然不是因遗弃而自然形成的。很久以前，这里就毁在了战乱之下。尽管气候的变迁洗去了血迹和烟尘，尽管金色的植物掩藏了尸骨和残骸，但那座被打碎的拱门还是清晰地昭示着暴力曾经来过。

他们走上了穿过山脉的道路，虽然天色昏暗、满目疮痍，但潘达利亚的威仪还是让这个地方显得十分壮丽。沃金觉得自己曾经来过这里，尽管这可能只是因为在奥格瑞玛之时，他就已经明白曾有政权盘踞于此。他意识到在暗矛巨魔满足于朴实得体的民居之时，其他许多种族却热衷于筑造宏伟壮观的作品来体现自己的优越。他听闻过铁炉堡和暴风城的高大雕塑，所以他明白这个地方也必定会铭刻着魔古族的辉煌过往。

魔古族没有让他失望。

他们一路前行，来到了半山腰处一个被粗暴凿开的宽大洞穴面前，往里窥视，可以见到一座建在青铜底座上的灰白色雄伟雕像。雕塑的形象是一名昂首挺立的魔古战士，手中握着一把无比巨大的战锤。即便缩小到正常的尺寸，这把武器也足以蔑视加尔鲁什的力量。尽管冷漠的面容让人无法探寻魔古人的个性，但手中的武器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个种族的残暴，表露了他们碾碎一切反对者的欲望。

卡拉和沃金没有进入陵墓。远处，一支游行的队伍正以庄严的步伐向他们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赞达拉的队伍，他们高举着长矛，让旌旗在顶端随风飘扬。紧随其后的是一辆由科多兽拖拽的、造型优雅的熊猫人篷车，上面站着三名魔古人以及六名守在两侧的赞达拉战士。再往后是一辆小一些的篷车，载着十二名赞达拉巫医。走在最后方的是负责殿后的赞达拉部队，他们和巫医之间夹着一辆摇摇晃晃的破旧货车，上面绑着老陈、提拉森、三名武僧，以及四名男性人类。老陈的体重压得木头轱辘嘎吱作响，拽车的野兽伴随着厚重的鼻息声迈出撼动大地的脚步，缓缓前行。

队伍在陵墓面前停了下来，萨满接掌了车上的囚犯，让他们在前方开路。赞达拉和他们的魔古盟友则跟随在后。卡拉下令让一名队长负责指挥防御部队。当她和沃金隐入陵墓的黑暗中时，留在外面的赞达拉部队便立即散开来摆出防御阵势。

其中一名魔古人——如果沃金猜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一名染魂者——用两根指头指着两名囚犯。赞达拉巫医便把刀大哥和单大哥带上前来，分别定在了雕像底座的左右两角。然后魔古人再次指点，两名人类也被拖到了另外两个角上。

接下来的景象让沃金替提拉森感到一阵羞愧。熊猫人武僧在押解者的带领下去到了指定位置，期间没有推搡也没有胁迫。武僧们自有其泰然自若的尊严。他们昂首挺胸，完全无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而另一方面，那两名人类不知是失去了心中的平衡，还是敏锐地感知到了即将降临的死亡，都在哭喊着抗拒就位。他们其中一人已经浑身瘫软，在两名赞达拉的支撑下才保持直立。另一人则号啕大哭着尿了裤子。

卡拉侧身对着沃金低声说道：“我尝试过想说服魔古人只把人类投入仪式，但是在观摩了影踪派的战斗之后，他们坚持熊猫人也必须被当作祭品。我只能让陈和你的人类朋友不当祭品，而其他……”

沃金点点头。“嗯，你不能做出让首领起疑的决策。”

魔古染魂者走到左侧的那一角，靠近了刀大哥。他伸出一只手把武僧的头猛地往后一拽，让他露出咽喉。接着用另一只利爪扎穿了刀大哥的喉咙——不是致命一击，也没有难忍的疼痛，但是当他重重地把手抽出来的时候，指甲上还是带着熊猫人的淋漓鲜血。

染魂者用手触碰了下旁边一团正在猛涨的火焰，它便收缩回来，再次塑形为噼啪作响的蓝色火舌。

魔古人来到了人类的前面，施以同样的动作。人类的鲜血洒落下来，流向角落，激起了一股细小的喷泉。当喷泉平复之后，留下了一片浅浅的水洼，水洼的表面随着火焰的节奏舞出阵阵涟漪。

魔古人接着走到另一个人类面前。他的血液化作了一股红色的旋风，但这旋风随即便隐去了形迹，只能见到人类褴褛的衣衫仍在舞动。同样，这舞动的节奏也与水面的涟漪暗合。

最后，魔古人走到单大哥的面前。武僧不等他动手，自己抬起了下巴，傲然把喉咙暴露在外。魔古人照例从他身上放出鲜血，血液流到青铜底座激发出了一阵熔岩喷发，但是在沃金看来，这更像是单大哥怒火的写照。这一次，地表的熔岩并没有平息下来，而是继续流动着。那熔岩汇聚成线，流向了水洼和旋风。

烈风、流水、炽火，也都在向外伸展。当它们彼此相遇时，便开始了激烈的抗争。碰撞所产生的能量直直上升，形成了一道乳白色的半透明的能量之墙。它们直冲上顶，把雕像隔为了四份。刺耳的尖啸犹如电闪雷鸣。同时雕像上也开始出现裂痕，锐利的裂痕就如同外面那些碎石身上所留下的一样，如树根一般辐射开来。沃金想着，要是这雕像崩塌倒下，生出的碎石恐怕会有足足十英尺高。

足够把我们全部埋葬了。

但是那尊雕像没有倒塌。那些能量之墙开始逐渐收缩并渗进裂缝之中，在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变故之后，它们融入了的雕像中心，也就是心脏的位置。这能量起搏了两次，也许是四次，然后便沿着无形的脉络游走全身。整座雕像都沐浴在一阵乳白色的光晕之中，龟裂，然

后再次龟裂。仿佛这光晕正在对雕像施以难以置信的压力，仿佛一个巨大的磨石正打算把这雕像碾成尘埃。

然而经脉中游走的能量却让雕像一直维持着形体。

接着，在雕像的脚踝和手腕处，都伸出了缥缈的触须，看起来就如同烟雾一般。它们裹住了刀大哥的脸，这个武僧不住地扭头尖叫，但烟雾还是浸进了他的体内。接着，那道光晕降临到了他的头顶，如同碾碎一粒葡萄一样，彻底了结了他。

刀大哥变成了一摊血浆，顺着卷须往雕像流去。目睹完他的惨状之后，沃金才注意到其他三人也已经没了踪影。那道光晕也回到了雕像身上，并且变得更加明亮。光晕如呼吸般脉动着，愈演愈烈，而雕像的双眼开始燃烧了起来。

接着，伴随着一连串的爆破和崩裂声，这股魔力渐渐退去。光晕闪耀，热潮涌动，却又在转瞬间消散无形。雕像的轮廓逐渐收缩成型，与此同时，双臂也伸展了开来。毫无生气的石头变成了黝黑皮肤下的健硕肌肉。辉光融进了雕像之中，让血肉沿着方才的裂痕一一愈合。这里再没有什么龟裂的石像，只有一名骄傲的魔古战士。他袒露着上身，立于青铜底座之上，无与伦比，所向披靡。

另外两名魔古人急忙走上前去，在他面前单膝跪下。他们恭敬地低着头，其中一人拿着一件镶着黑边的金色斗篷，另一人捧着一支象征职权的金色权杖。魔古勇士接过权杖，然后走下底座，让另一人为他披上斗篷。

沃金认真地端详着那名魔古勇士的面庞，假定他已经在此被埋藏了数千年。在最初的几分钟里，他毫不设防地估量着周遭的情况。当他望着赞达拉的时候，沃金在他的眼神里读出了一丝蔑视，而后当他转向熊猫人的时候，眼神又变得无比愤怒。

魔古勇士向着老陈和曹大哥迈步走去，但数千年的死亡让动作变得有些迟缓。卡拉赶忙上前挡在了他和囚犯之间，而站在她身旁的沃金则向后退开一步。沃金意识到卡拉其实早就料想到了这种情况，并且在仪式过程中就选好了位置以便应对。

她鞠躬行礼，但没有下跪。“郝督军，我以维尔纳多将军之名欢迎您。他正在雷电之王的岛屿上恭候您的大驾，而您重返于世的主人同样也在那里。”

这个魔古人从上至下地打量了她一番。“让我杀掉这些熊猫人向我的主人致敬，这并不会耽误什么事。”

卡拉伸出一只手指着沃金。“这是暗影猎手沃金为您主人准备的礼物。如果您想要对熊猫人大开杀戒，我会在旅途中为您安排一场狩猎的，但这两个胖家伙，我确实是和沃金有约在先。”

郝督军和沃金交换了一个眼神。魔古督军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一时之间也没法反对。他深色的瞳孔中闪着怨恨的光芒，明明白白地向沃金透露着，这笔账他记下了。

最终，郝督军点了点头。“我在这墓室里沉睡了多少年，就需要多少熊猫人供我捕杀。而我家主人长眠的年限，则需要杀掉两倍数量的熊猫人才能弥补。尽快安排好，巨魔，除非你的暗影猎手已经为我主准备好了比这更多的数量。”

沃金眯起双眼。“郝督军，你可以杀掉千千万万的熊猫人，但这恐怕只会让你的帝国陷入缺少劳力的困境。你有践行意愿的权利，但这只会带来悲剧。世界已经大为不同了，督军大人。”

郝督军轻蔑地哼了一声，然后转身走向其他魔古人和赞达拉高层所站的地方。

卡拉小心翼翼地呼出一口气。“好险。”

“你竟然还抱着侥幸心理。”沃金摇摇头，“他肯定会要了老陈和曹的性命。”

“我知道。我最终还是得把那个姓曹的武僧交给他，魔古族恨影踪派恨到了骨子里。我会找另外一个熊猫人代替陈，在这些魔古人看来，他们都长得一个样。”

“要是他发现了，你会被宰掉的。”

“那样的话，你、陈，还有你的那个人类朋友，谁也活不了。”卡拉笑了，“不管你乐意与否，暗矛部族的沃金，咱们现在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

➢ 第二十五章　黄金镣铐

“看起来我不得不忍受一段囚徒生活了。”

穿行的队伍把囚犯们押了出来，让他们都回到囚车之上。

与此同时卡拉正凝视着沃金。“什么意思？”

“我的公然忤逆让郝督军非常愤怒。而你的主人呢，一直都惧怕着我。如果我大摇大摆地跨上雷电之王的岛屿，只会让他们对我的情绪进一步加深。”沃金耸耸肩，“你需要向他们证明已经完全控制了我。我仍是一名阶下之囚，我必须受到和其他犯人同等的对待。”

她郑重地考虑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再加上你需要接近你的朋友，这样才能照顾他们。”

“无论甘苦，我都希望能与友人一同分享。”

“那怎么可以，他们上的是铁镣铐，你怎么也得整一副金的。”

“好吧，勉强还是可以接受。”

她伸出一只手。“你的匕首。”

沃金笑了。“当然，待我们策马回返之后，我就会归还。”

“一言为定。”

在返回卡拉住处的途中，沃金让自己纵情享受着最后的自由。头顶的云朵仿佛正为它们无法与郝的黑暗相称而感到尴尬，淡化了自己的身形。而溪谷则再次显现出了它原本的金色光彩。要是我被困在一个坟墓里几十个世纪，我也会很开心在此地迎来重生。

卡拉把沃金留在了自己家里。她没开玩笑，真的打造了一副由粗大锁链串联起来的黄金镣铐。事实证明，这东西要比铁质的重上许多，但是她预留了足够长的锁链，使得他可以走动得更方便些。她还

给了他相当大的自由，完全不用受警卫限制。他们彼此都知道，只要老陈和提拉森还跟其他囚犯关在一起，他就绝不会逃跑。

他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讨论接下来要对潘达利亚发动的征服行动。在攻占卓金村的时候，拒绝使用地精大炮就是卡拉所做的决定。维尔纳多对此并不认可，而且已经下令为接下来的入侵准备火炮和弹药。卡拉觉得这是软弱的表现，但她的主人表示，魔古族很早以前就知晓了该如何充分利用火器，如今将这些东西投入战场就是在对盟友表达敬意。

自从帝国覆灭以来，魔古族就没做过多少比白日梦更有意义的事情。卡拉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有建设性的事情，但是虽然纪律松散，他们还是不停在繁衍后代。接下来的入侵计划非常简单粗暴，但首先，赞达拉军队需要协助魔古军队稳固住潘达利亚的中心地带。就像一场重新开盘的机会棋局一样，魔古人坚信所有事情都会奇迹般地回到正轨。

她假定赞达拉会守住魔古人的固有领地，直到他们自己的军队形成规模。之后，联合起来的军队便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向联盟或是部落。当然，先选择哪一方并不重要，因为剩下的一方也不会活太久。长城以西的螳螂妖一直以来都是个大麻烦，将会被留到最后解决。一旦完成了对潘达利亚的征服，魔古帝国就会用他们的力量来支持赞达拉跨过重洋，夺回卡利姆多，然后是分裂开的另一块大陆。

清晨时分，他们再次动身出发，时间比之前那次还要更早一些。昨天夜里，魔古山宫殿的例行欢宴终于消停了一晚，每个人都早早睡去，生怕第二天会迟到一丁点儿以致触怒郝督军。沃金戴着那副显眼的黄金镣铐，被特许乘骑在迅猛龙之上。老陈、曹大哥、提拉森，以及其他囚犯则被看管在一辆板车之上。沃金很少能见到他们，直到队伍抵达卓金村，在他被押上一艘较小的舰船，丢进了甲板下方一间可以从外面上锁的客舱时，才总算得以和伙伴们团聚。

一同从影踪禅院出发的三名同伴，都已经因为长途跋涉和严刑拷打而变得肮脏不堪、血迹斑斑。但即便如此，当看到沃金猛低下头穿过低矮的舱门时，他们还是笑了。老陈轻轻拍打自己的手爪。“就你一个囚犯带着黄金镣铐。”

“不管怎么说这也还是一副枷锁。”沃金向着曹大哥鞠躬致意，“你失去了兄弟，对此我深感遗憾。”

武僧回之以礼。“我为他们的勇气感到自豪。”

提拉森抬起头望着他。“那名女巨魔是谁？为什么……”

“这个问题之后再来讨论吧。现在我有个问题要问你，我的朋友。说实话，这非常重要。”

人类点点头。“问吧。”

“我对那个被放走的人类说了什么，老陈有告诉你吗？”

“说我已经死了？说你已经杀了我？是的，他说了。”提拉森浅浅一笑，“很高兴知道部落的精英能够杀了我，但这不是你想让我回答的问题吧？”

“当然不是。”沃金皱了皱眉，“那个人类想知道你在哪里。他既害怕，又抱着希望。他希望你还活着，希望你能拯救他，但让他胆战心惊的也是你。为什么？”

人类埋着头，用一根手指清理着另一根手指的指甲垢。好一会之后，他才开始娓娓道来。“我的父亲是一名猎人，我父亲的父亲也同样如此，我家世代都侍奉着范尼斯特家族。而你在进入我体内窥视我的记忆时，最初见到的那个向我下达命令的人，便是博尔顿·范尼斯特，这一代的家主。博尔顿是一个十分惧内的人，他的妻子泼辣且满腹心机。因此不管遇到什么战役、活动，博尔顿都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只要这能让他远离家庭的喧扰。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存在让暴风城感到相当欣慰。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他毫无城府。他的三个女儿就都是在他的安排下各自嫁入豪门。若是女儿可以取悦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他也就可以获得权势作为回报。而我们在溪谷放走的那个人类，便是博尔顿的侄子——莫瑞兰·范尼斯特。通常来说，当博尔顿在外远征的时候，都是把家族交给他打理。”

沃金仔细聆听着，同时观察着人类脸上掠过的表情。当他说到家族的奉献时，闪烁着的明显是自豪；而当说到他主人的家事时，则像是在强忍着厌恶与反感。提拉森无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但是博

尔顿·范尼斯特这样的主人永远不会真正地感到满足，也永远不值得信任。就像加尔鲁什一样。

“那些被疑之煞撕扯开内心的人，谁也没法例外。他们会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活在世上。他们会怀疑自己的意识和记忆。他们会在转眼间变得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因为疑之煞会告诉他们，每一个选择都是错的。他们就像是一头置身于两堆美味草料之间却活活饿死的骡子，因为他们没法做出选择。”

终于，人类抬起了头来。疲惫的身心软化了他的肩膀，辛酸的过往在脸上刻满了沧桑。“然而对我来说，疑之煞却像是照亮我黑暗人生的一支蜡烛。它让我在转瞬之间就开始怀疑所有的人，但是，也因此看到了一切的真相。”

沃金鼓励似的点点头，但什么都没说出口。

“我有一个女儿，只有四岁。在我最后一次离家之前的一个夜晚，她给我讲了一个牧羊女在一头善意之狼的帮助下对付邪恶猎人的故事。我本以为这是一个跟吉尔尼斯的狼人难民有关的故事，但是，当我被煞触碰的时候，我看到了真相。”

“我的妻子就是那个牧羊女，那么温柔，那么善良，那么无辜和可爱。说起来有些奇妙，我是在冲出去消灭捕食羊群的恶狼时遇到她的。我不确定她是否看上了我，但对我来说，她完美无瑕。我追求她，赢得了她。她是我生命中的最大奖赏。”

“不幸的是，我是一名战场上的杀手。我依靠杀戮来养活自己的家人，我依靠杀戮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我不会创造，而只会破坏。这个事实困扰着她的心灵。当她知道我可以杀死任何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夺人性命时，她陷入了深深的恐惧。我的人生和我的本性已经让她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

人类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我的朋友们，真相是，她是对的。当我远离家乡去履行职责时，她和莫瑞兰逐渐亲密了起来。莫瑞兰的妻子在几年前死于难产，他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从小就是玩伴。如今他开始成为守护在我妻子身边的人，而我却什么都没有怀疑，又或者是我在故意逃避真相。因为若是我真的看到了这一切，我就会知道他是一名比我更称职的父亲，比我更温柔的丈夫。”

提拉森咬着他的下唇，过了一会才继续说道："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在听到我的死讯之后就做出了决定，他想要证明自己也是勇敢的，所以他来到了潘达利亚，但他的叔叔却把他和其他人一样当作战场上的棋子。如今重返军营的他会证明所有需要证明的东西。他会成为一名英雄。他会荣归故里和家人待在一起。"

"但是，迎接他的将会是你的家人。"沃金揣摩着人类的表情，"你仍然爱着她们？"

"全心全意。"人类用手捂自己的面庞，"再也无法见到她们的念头会渐渐杀了我。"

"你会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成全他们？"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她们更好的生活。"他抬起头来，"这也许就是最好的结局。你已经看到了，你看到了我在那个夜里是如何射击的。我未尽全力的箭术都比原来还要精准得多，莫瑞兰很清楚救他的人是我。杀戮就是我的工作，沃金。而且我相当出色，出色到足够毁掉自己的家庭。"

"你做出的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

"我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决定，但我不会回头。"提拉森碧绿的眼睛眯了起来，"人生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风雨，往事又何必再提。"

"我也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与你类似，但影响还要更为深远。"巨魔重重地叹了口气，"不管我做何选择，都会让家国破碎，血染山河。"

***

三位同伴敞开心扉彼此分享，让沃金觉得他们都是远超出自己期望的挚友。当沃金准备好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些内心深处的思绪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他们相信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是的，我会做出抉择，然后承担后果。而且我的朋友绝不会让我独自承受。

折磨沃金是赞达拉船员们在旅途中为数不多的乐子，当然，他们还是有分寸的。他们为四名囚犯准备了还算不错的食物——来自同一

口铁锅，但是他们会首先分配给人类和那两名熊猫人，轮到沃金的时候，就只能分到些许锅底烧煳的残羹冷炙。而且，若是他的同伴稍有谦让，所有人就都没得吃，于是沃金只得劝他们先把自己喂饱。

同样地，其他人都可以在中午时分登上甲板呼吸新鲜空气，沃金却只能于黎明之前在船头待上一会。而且，船身会适时地摆动起来，激起层层海浪将他淋得湿透。沃金毫无怨言地忍受着寒风冷雨，暗自庆幸禅院的生活已经让他习惯了阴冷。

而且这寒浪还带来了一些别的好处，它把赞达拉巨魔们都逼回了温暖干燥的船舱，这让沃金得以享受片刻安宁。

***

当舰船抵达雷电之王的岛屿时，沃金正好站在船头。港口的设施看起来比这里的其他一切都要更加崭新，而一旁的隧道则明显带着赞达拉的施工风格。往左望去，搬运工们似乎正在把火药和其他物资搬进仓库。他不清楚那些低层的仓库是空的还是满的，但即使只被装填了一半，也足够为一支军队提供很长一段时间的充分供给。他很怀疑，随着郝督军的到来，那些刚刚被卸下的物资是否马上又会被重新装载，再次奔赴卓金村而去。

舰船刚刚靠岸，四名囚犯就被推搡着走下舷梯，上了一辆牛拉的货车。货车被帆布覆盖着，里面除了干草堆什么也没剩下，所以囚犯们只能紧挨着并排躺在黑暗之中。但随后他们便发现帆布上有着一些可以用拇指扩大成孔的斑点。于是，在货车沿着这条碎石瓦砾比完整石块更多的道路一直前行的时间里，沃金便和其他人一起研究着岛屿。

让沃金感到沮丧的是，一路以来，能看到的东西实在太少。从他们抵达的时刻推算下来，现在应该是上午十点左右，然而外面看起来却像是刚过午夜一般。划破天幕的闪电提供了些许亮光，照出了一片沼泽四布的潮湿土地，而其间的每一块干燥土地上都驻扎着大大小小的行军帐篷。当货车经过的时候，沃金认出了其中一些军旗，并且发现它们已经被改成了令人厌恶的样式。

如此多的行军帐篷，很可能只是赞达拉为囚车安排的伪装，但沃金转念便否定了这一点。这样大张旗鼓的骗局没必要放在他们身上。

赞达拉不会相信深入到这里的敌人还能带着假情报离开，他们甚至不相信有任何人敢站在这里和他们作对。欺骗，只是一种浪费时间的弱者行径。

他们的想法相当无谋，但现状也许的确如此。沃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部落的消息了，提拉森的情报则更加过时。赞达拉及其附属巨魔部族的数量，说不定已经足够将潘达利亚上的外来种族全都赶回海里。如果一切顺利，卡拉很可能会看到联盟和部落在诱导之下变得剑拔弩张，或是变本加厉地相互仇视。如此一来，赞达拉的计划也就得到了保障。

而一旦他们取得成功，我所希冀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货车载着囚徒们缓缓来到了目的地。他们已经确信这只是一个仓促搭建起来的囚笼。用皮带绑起来的铁栏栅和一张勉强可以锁上的铁门，看起来就像是用从海底捞起来的沉船残骸匆匆打造而成。囚笼被安放在了沼泽中的一座小山丘上，唯一的好处便是臭气熏天的壕沟把囚犯和最近的守卫隔离开来。

正当沃金准备跟三个伙伴说上几句话的时候，一辆马车驶了过来，载着他穿过这片沼泽，上到了高处的一条大道。一名战士在前面驾车，其余的人则站在后面的马夫板上。他们飞快地向着东北方一座低矮黑暗的复杂石砌建筑奔去。

守卫把他送到那个小石屋里。在那儿，卡拉的仆人把他重新打理了一番，让他变得至少可以见人。他们除去了他手上的黄金手铐，将那把仪式匕首再次交给了他。然后他重回车中，来到了一幢更加高大的建筑面前。抬头望去，一对魁麟石像镇守在门口，而卡拉也正在那里等候着他。

“很好，也算是人模狗样了。”她匆匆抱了他一下，“郝督军正在跟雷电之王说话。容我再次对那些武僧表达歉意，而接下来，若是想让你的其他朋友得救，就得靠我的主人从中周旋了。”

卡拉带着他绕过一个又一个拐角，道路错综复杂，使他根本无法记清。他没感到任何魔法运作的迹象，但也不敢掉以轻心。他怀疑这些复杂的道路是经过巧匠复原，以便欢迎雷电之王的重生。这样的布局对这位魔古皇帝来说肯定有其特殊意义。这或许会让他产生久违的

熟悉感，让他在重新面对这个世界的过渡期里心绪能和缓一些——面对这个已经遗忘他的世界，面对这个惧怕着他回归的世界。

当卡拉进入房间的时候，门口的两名守卫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维尔纳多正在房间的尽头等着他们，他身着一件魔古风格的长袍，很明显还为了宽厚的体型而特意剪裁过。这位赞达拉将军甚至还将自己的头发染成了白色，并且将其鬈起来，和魔古人别无二致。在沃金看来，他好像是恨不得把自己的指甲留长，变成利爪一样。

卡拉止步鞠躬。“我的主人，请允许我……”

“我知道这是谁。人还没到我就已经闻到臭味了。”这名赞达拉首领打断了她的介绍，“看着我，沃金，给我一个不把你就地处决的理由。”

暗矛巨魔笑了。“如果我是你，恐怕早就已经动手了。”

➢ 第二十六章　帝国的残片

维尔纳多盯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就好像正戴着一副窃来的侏儒护目镜一样。“你会吗？”

“当然，这可以让郝督军的怒气得以平息。”沃金张开双手，“看看你的着装，你的打扮，很显然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讨魔古人欢心。杀了我会对此大有裨益。”暗影猎手让这个对自己的回答感到难以置信的赞达拉缓了一会儿神，然后继续说道，“但这也可能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会让你功败垂成。”

“是吗？”

“毫无疑问。”沃金压低声调，嗓音就像喉咙上的伤口刚刚愈合时一样粗糙、刺耳，“部落曾以为我被人谋害而亡，但我死里逃生的事也已经被许多人知晓。如果你杀了我，弄得人尽皆知，那么暗矛部族就永远不会加入你们的队伍。你的国王统一所有巨魔的美梦就会从此破灭，部落也会转过头来与你们为敌。关于我的种种传言一直都在部落中大肆传播着。若是我死了，真相将永不见天日，加尔鲁什也就得以从内部的非议中解放出来。而若是让我活着，就可以让加尔鲁什每时每刻都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我就是一把悬在加尔鲁什头顶的夺命利剑。”

“你是他的夺命剑，但也是我的眼中钉。”

“许多人的眼中钉。”暗影猎手笑了，“你可以利用我和我的地位去激励古拉巴什与阿曼尼。你可以把提携我当作一种承诺——帮助弱小部族的发展的承诺。恐惧确实可以给一个人提供动力，但前提是要让他看到与之对等的希望和回报。”

赞达拉老将军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会提升暗矛部族的地位来做一个表率。你觉得这个提议如何？”

“非常合理。你将会把你的国王都未能收服的暗矛部族招致麾下。”

巨魔的眼神变得贪婪起来。“我能信任你吗？”

卡拉点点头。“他也是有所求的。我的主人。”

沃金庄重地低下头来。“并不是因为我的三个伙伴都在你手中，仅仅因为这个的话我的目光未免显得太短浅了。部落的首领已经谋杀了我一次，我的手中不会再有权利。当然，暗矛部族还是对我忠心耿耿，但是凭他们的数量想要对抗部落或是你的军队都是不自量力。在见到魔古人之前我就已经清楚了你手中握着的力量。熊猫人在过去曾经相当强大，可是现在呢，他们竟然需要拉拢我和一名人类来对付你。”

“那么，沃金，站在你个人的角度，你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维尔纳多伸开手臂，“你想取代我的位置吗？你想要统治赞达拉吗？”

“如果我如此渴求权利的话，我早就坐在由兽人鲜血浇灌的王座上，统治奥格瑞玛了。我不会选择那样的道路，也不会有那种想法。”沃金拍了拍他左臂上绑着的匕首，“你是赞达拉的继承人。赞达拉的传统造就了你，决定了你的道路与你的命运。而我是暗影猎手，同样也继承了古老的传统。当赞达拉的社会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的传统就已经传承了许久的岁月。”

“我的选择都在遵循洛阿神灵的旨意。洛阿会确保自己的子民得到最大的利益。如果沙德拉·埃罗萨告诉我你的死对巨魔来说是最好的，那这把匕首早已刺中你的眼睛，直戳你的头骨了。”

维尔纳多强装作镇静，但交叉在胸前的双手出卖了他。“她让你看到了什么？”

“她不断地向我展示那些幻境，表达她的不满。不过不是让我杀掉你，将军。”沃金双手向下按了按，“她只是在不断提醒我，不要忘记我的使命。我的生命、我的梦想，都在她的统御之下。唯一能使她满意的便是让巨魔一族记起古老的传统，再次主宰世界。如果你收我入麾下，侍奉你便等于侍奉她。”

沃金的陈述听起来发自肺腑，让这位赞达拉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然后他笑了，用手轻轻拽了一下身上的金色丝质腰带。他的内心

世界全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很显然是在为自己的深思熟虑感到满意。

然而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却是待在一个按魔古人身高比例打造的房间里，如同孩子一般塞在魔古人的衣服里。身后高大厚重的精致窗扉和整面凿刻着图像的石壁，都让维尔纳多看起来像是缩水了一般。沃金想不明白为何拉斯塔哈会派他至此，难道说只是选择了一位最不可能得罪魔古人的将军？而且，他也不得不假定维尔纳多并非是唯一介入此次入侵的赞达拉高层。

但他是我必须要对付的一个人。

“容我仔细思量思量，暗矛巨魔。”维尔纳多点点头，“你的暗影猎手身份将会带来相当的价值，你的政治建议也非常中肯。我会考虑这些事情的。”

“希望这能让您满意，我的主人。”沃金用熊猫人的方式鞠了一躬，然后站到卡拉身后。他们一齐离去，一起穿过昏暗的走廊，只留下脚步声在穹顶的阴影中回荡。他们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走出宫殿，来到台阶下两只魁麟所在的地方。

沃金一脸坦然地望着她。“看来你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必须除掉他。如你所言，他的确是害怕着我，尤其是因为我暗影猎手的身份。”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必定会把你排挤出去。”她皱起眉头，“除了加尔鲁什赤裸裸的野心，恐怕再没有什么比维尔纳多的想法更加愚蠢了。他想要先把暗矛部族招致麾下，再把你无情抛弃。他会逼迫你在临死之前写下一纸声明，任命他或是他的傀儡成为暗矛一族的新任领袖。”

“我同意，但这也为我们赢得了不少时间。”

“他会先把你丢进牢里受几天折磨，然后再放你出来，让你对他感激涕零。”

沃金点点头。“这会帮你赢得准备的时间。”

正当她准备回话的时候，郝督军大步流星地跨过了宫殿大门。他仍旧披着先前那件斗篷，但除此之外身上已经多了一双长靴、一条金色的丝绸长裤，以及一件配着金色腰带的黑色丝质上衣。不出所料，他装作若无其事地停了下来。

他在跟踪我们。

“我的主人已经向我许诺，将会有数之不尽的熊猫人供我宰杀。要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必须把这些劣等种族消灭干净。”这个魔古人咧着嘴，露出森白的利齿，“包括你的伙伴，巨魔。”

“向你主人的智慧致以敬意。”沃金躬下腰身，虽然他身子弯下的幅度很轻，时间也不长，但他确实还是鞠躬了。

魔古人哼了一声。“我知道你，巨魔。你这种人眼里只认得力量。好好看清楚我主人的力量，然后活在深深的恐惧中吧。”

郝督军舒展开双臂，但这不像是在汇聚力量，相反，倒像是一位地道的主人正在为客人营造欢愉的气氛。当他开始对着魁麟念念有词的时候，这些石兽动了起来。两尊石像都完好无损，并没有像他复活时那样裂出纹路。很显然，之前在墓穴中的法术完全无法与他现在所施展的力量相提并论。雷电之王的力量瞬间就让冰冷的石块化作了活生生的肉体，让眼神空洞的雕塑变成了饥渴的野兽。

郝督军再次大笑起来。两只魁麟就好像被猎人召唤的猎犬一般，离开底座跑到他的身边蹲下。“你的熊猫人可干不了这个。就算他们花光所有时间，也永远无法创造出如此优雅的法术。千万年的沉睡已经让雷电之王变得更加强大。如今他重返人世，必将使帝国的威名再次远扬。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他，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他的要求。”

“只有傻瓜才会反抗他。”沃金恭敬地鞠了一躬，“我可不是傻瓜。”

当郝督军离开之后，卡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可不希望面对这样的敌人。”

“我的错。”

“一个暂时的，可以被纠正的错误。”她转向沃金，取走了他身上的匕首，“我会尽量劝服维尔纳多，让他相信你才是成功的关键。他会释放你的，不过要等到……”

这名暗矛巨魔笑了，他抬起自己被黄金链条锁住的双手。“我可是巨魔，耐心是我的种族天赋。”

在把他交给守卫之前，卡拉亲了一下他的面颊。“不会太久的，暗影猎手，不会太久。”

***

有人在囚笼门口发出一声喝令，沃金的同伴们都退到了一旁。直到守卫离去之后，他们才走上前来欢迎沃金的回返。他们热切询问，于是沃金便开始娓娓道来，从卡拉对他开出条件开始，一直讲到了与赞达拉首领的会面，以及郝督军所展示的力量。

曹大哥一言不发。老陈也陷入了异乎寻常的安静。人类则伸出手，拉住牢笼底端的铁栏。“你对他们讲述的那番说辞毫无破绽。”

沃金靠到他身旁注视着他。“你选择了继续做一个‘死人’，这会带来深切的悲痛，但对你的家人而言却是最好的结局。对吗？”

“是的。”

“而你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你发现生活的本质并非是你想象的那样，也不是你所期望的那样。对吗？”

提拉森点点头。“就像我说的，你的逻辑毫无破绽。”

沃金蹲下身子，压低声音。“想要为自己的家人谋求幸福，就必须面对现实，而不是活在幻想之中。这就是赞达拉一直以来的问题。”

老陈靠过来一些。“我不明白。”

“你应该清楚，我的朋友。你曾经亲身经历其中，你了解暗矛部族。你曾与我们共同进退，你曾倾听过我们的酒后真言。赞达拉、古拉巴什，还有阿曼尼，他们都看不起我们。在他们看来，当其他部族

历经帝国兴衰，看尽世间荣辱的时候，我们仍一事无成。古拉巴什曾经认为他们可以消灭我们，但是他们失败了。原因就是他们看不清现实。”

“我们暗矛部族幸存了下来。因为我们活在当下，活在现实的世界中，而没有沉浸在对往昔的向往中不能自拔。他们总是用自己想象中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他们并不清楚那些过往帝国的真实模样，而只是抱着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他们的想法早已脱离了现实，不仅仅是因为流传的故事中存在太多谎言，更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今天的世界里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看见维尔纳多身着魔古族的衣物，住在魔古族的宫殿里，让那些长久以来反复纠缠着沃金的梦魇和幻境在他的脑海中变得具象起来。若是把巨魔一族的历史完完整整地摆在某人面前，能看到的恐怕便只是一个高傲族群不断没落的过程。巨魔曾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伴随着漫长的年月，不同的阶层已经分化为了不同的部族。如今，帝国的残片想要把往昔的荣光拼凑完整，但这不仅仅在结果上不现实，单单是施行的过程就会让各个部族彼此残杀不止。即便是赞达拉重新统一了所有巨魔，也不过只能确立自己在族群内部的地位，而无法重现整个巨魔一族的辉煌。可每一块残片依然都还是在天性的驱使下，争抢着想要构建帝国一统天下，并以此证明自己生来的优越。

但这种行为恰恰证明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自信。

沃金的父亲——森金——就从不那么认为。他只想为暗矛部族谋求最大的福祉。他只想给族人们一个远离恐惧的家园，让他们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审视自己的意愿和需求。对那些沉迷于权利、沉迷于过往历史，以及做着帝国美梦的人来说，这样的想法简直微不足道。

然而，正是这种想法才能让一个帝国萌芽。提拉森的妻子曾经因为心中的恐惧而认为他只会杀戮和毁灭。在沃金看来，他的妻子显然低估了他，但她的这种评价完全可以用在赞达拉和魔古族的身上。复仇雪耻的需求驾驭着他们，但就算他们摧毁了所有的敌人，又能如何呢？他们会创造一个田园般美好的社会吗？又或者只是会为自己找出一些新的敌人？

提拉森已经为他的家人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老陈可以为了丽丽和雅丽亚义无反顾地赌上性命。曹大哥和所有的影踪派武僧也都可以为了潘达利亚慷慨赴死。沃金的父亲为家庭牺牲了自己，沃金相信自己也能如此。但谁是我的家人呢？

当拉斯塔哈国王的代理人——祖尔——想要联合所有巨魔的时候，沃金拒绝了他，告诉他部落才是自己的家。加尔鲁什对他的暗杀似乎让那个言论不攻自破，但是沃金意识到加尔鲁什这样的行为绝对不能促进部落的发展，这场谋杀只让加尔鲁什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远。他谋杀沃金的行为昭示了兽人的欲望和部落真正的利益之间有着巨大分歧。

部落是我的家。为家园奉献全部是我的责任与义务。沃金点点头。待在潘达利亚，舔舐伤口，看着部落遭受不幸，这是对家人和责任的背叛。

无论作为巨魔还是暗影猎手。

当他告诉维尔纳多自己作为一名暗影猎手的职责就是确保巨魔一族的最大利益时，他并没有撒谎。加入一个血腥的组织并协助其重建千万年前的古老帝国，显然已经与这个理念相违背。并不是因为这项事业将会牺牲许多性命，而是因为这件事对于现实世界根本毫无意义可言。部落是他的家，暗矛部族是部落的一分子，而部落又是现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部落的命运与巨魔的命运之间已经建起了紧密的联系，任何不承认这个事实的行为都是极其愚蠢的。

沃金握住双手之间的黄金锁链。“过去是很重要。我们可以，也必须从过去中汲取经验，但它不该成为我们的桎梏。从前一个由千军万马缔造的古老帝国，放到现在，一个连队的地精炮手就可以将其瓦解。古老的经验弥足珍贵，但这仅仅只能作为我们构建未来的基础。”

巨魔伸出一个手指指向提拉森。“就好像你，我亲爱的朋友。你很擅长杀戮，但你也可以学习如何精通建设——尽管我不得不承认，现在杀人这项技能用到的地方更多。还有你，老陈，你渴望一个家，渴望家人，这给予了你强大的力量。在保卫家人的勇士面前，英勇的战士也只能拜倒在地。还有你，曹大哥，以及跟你一起捍卫和谐平衡

的影踪人。你们是让船得以航行的海水，也是稳定住航船，不让它们走得太远的船锚。”

提拉森低头看着他。“我知道你看中我的杀戮技巧，但是我不会用它来为赞达拉卖命。”

“我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在为我卖力的时候用到它。”沃金轻轻一扭，镣铐中间的黄金锁链便应声而断，“他们造出这个牢笼用以囚禁赞达拉。但我不是赞达拉，我是暗矛部族的一员，我是暗影猎手。是时候让他们瞧瞧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了。”

➢ 第二十七章　一支利剑

其他几人也依次挣脱了身上的枷锁。沃金一颗紧张的心慢慢地放松下来。对于自己当时没有立即拒绝卡拉的提议，他也感到十分讶异。他想要让自己相信方才的犹豫不决是因为老陈等人还在卡拉手上，但事实并非如此。就算自己接受了卡拉的提议，郝督军也不可能放过他们。在没经过一番仔细思量之前，他不能轻易拒绝她。但现在，他弄清了家的意义，明白了将为谁而战，就再没可能接受卡拉的提议了。

巨魔点点头，压低声音说道："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四周都有人看守。"提拉森的目光越过沃金的头顶，"一共有十二名守卫。其中有八名是古拉巴什，每两人一组，分别守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他们是因为受处罚才被派来接这份苦差。还有四名是赞达拉，是刚入伍的菜鸟，守在外面的路上。那边要暖和一点，没有那么潮湿，臭虫也少得多。"

沃金皱起了眉毛。

"我了解赞达拉，记得吗？守卫们总是会相互抱怨和辱骂，各个小队之间的交接简直就是一团糟。"

老陈伸直了身子。"牢门是新近安装上去的，上锁的一侧非常坚固，但转轴的一侧却不是。底部的螺丝几乎都要掉出来了，而顶部的螺丝则把木头都挤破了一块。"

沃金满怀期待地看着曹大哥。

曹大哥点点头。"如果提拉森偷听到的信息是正确的话。下一轮巡查会在十五分钟后开始，由北边开始，历时大约二十分钟。而他们轮岗的间隔是八小时，下一次换岗将会在半夜十二点。"

沃金将双手放在腿上，站起身来向他们鞠躬。"两个小时之内，你们就能逃出去。"

“郝督军想要把所有熊猫人全都杀死，我可不喜欢这个想法。”人类对着他回鞠了一躬，“等我们出去以后，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会宰掉雷电之王来打发打发时间。”

“雷电之王有魔古人、蜥蜴人和大量的魁麟兽保护着。他还有强大的魔法。要想搞定他，你得带上一整支军队。”

老陈皱起眉毛。“那，我们先逃出去？”

沃金点点头。“是的，如果我们想阻止这场入侵的话。”

曹大哥扬起眉毛。“杀掉雷电之王不正是阻止入侵的最好方法么？”

“记住，皇帝的工作是指挥军队，他们自己可不擅长亲赴战场。”沃金冷笑道，“如果我们杀掉那些帮他攻城略地的人，就等于是断掉了他的四肢，这可比送他一个人回坟墓强多了。”

***

午夜如期而至，守卫士兵也如预料之中一样换班完毕。这些刚换班过来的士兵们很快便各自就位，然后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开始咒骂这份让他们远离温暖火堆的苦差。沃金在每一个军营都听过类似的抱怨。抱怨天寒地冻的牢笼，抱怨难以下咽的食物，抱怨自负的军官，这些几乎占到了士兵们谈话内容的九成，而作用不过是排挤一下心中的无聊和恐惧。士兵们很容易陷入负面情绪之中，他们的世界会因此闭合为一个狭小的空间，那里除了类似的对话和抱怨，再没有别的东西。

提拉森和曹大哥警惕着周遭的动静，而老陈和沃金则开始想办法解决牢门。熊猫人抓住栅栏蓄势以待，巨魔则抓住门杆用力扭动。他们都尽力把力道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以免弄出太大动静。

沃金的手搭在门框上时，他嫌弃地哼了一声。“这监狱连侏儒都困不住。”门框嵌得不深，因为在沼泽地中任何一个坑槽都会很快被水填满。那些挖掘工人一旦挖到相对稳定的泥浆，就会草草把柱子放进去。

巨魔就跟拔掉一颗快脱落的牙齿一样轻松地将这根门柱拔了出来。老陈也把另一边的门柱拔了出来，现在他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推倒牢门了。随着锁片上螺栓悄无声息地滑落，沃金又多了一个理由来坚定自己的选择。

死在这沼泽地里也比指挥这群笨蛋强。

四人一同溜出了牢笼，潜入沼泽之中，然后往西边的岗哨移动。当此处的守卫踱步穿过灌木丛去解决内急时，老陈和曹大哥一同出手，悄无声息地将两人拿下。提拉森和沃金跟了上来，各自从尸体上取走了一把匕首。沃金还顺手捡起一把大头棍棒，这种兵器很适合熊猫人使用。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他们从南边移到东边，再潜到北边，把这三个方向的守卫逐一解决干净。沃金没有使用任何魔法，因为他觉得这些士兵根本不配享用暗影猎手那近乎艺术的夺命咒法。在外围的赞达拉守卫开始绕场巡逻之前，老陈和曹大哥及时赶回了东边的岗哨。沃金则留在了北边的岗哨，他穿上一名古拉巴什卫兵的制服，把自己裹在毯子下面。提拉森则把这八名守卫的尸体拽到沼泽地深处，留给小岛上的龙龟当作夜宵。

时间到点，两名巡逻的赞达拉士兵来到了北边的哨岗。其中个子较矮的一人——即便如此还是要比沃金高出不少，踢了一下沃金的屁股。“懒狗，起来。你的搭档到哪儿去了？”

沃金嘟囔着往沼泽地远处指去。当两名赞达拉回头望向那边时，沃金猛地起身，把身上的毯子扯下来罩在其中一人头上。卫兵本能地想要掀开毯子，但沃金已经用匕首狠狠地在他身上留下了三个窟窿。其中一击显然切开了这名赞达拉的动脉，灼热黏稠的鲜血当场喷涌而出。

这名赞达拉抖动着身子倒在了沃金的脚下。

他的同伴也跟着倒在了他的身上。较高的这名赞达拉根本没有察觉到提拉森就在他身后，直到人类抓起他的头发，猝然往后拉扯。古拉巴什的匕首并不算锋利，提拉森不得不抵在他露出的喉头上反复拉锯。幸运的是，第一刀就锯到了足够的深度，切断了这名赞达拉的喉

管，让他刚要喊出口的求救声在夜晚的冷风中渐变成了沙哑的低吟。鲜血仍在从喉头不断涌出，而沼泽已然恢复了先前的宁静。

相比之下，老陈和曹大哥的战斗场面则要干净得多，丝毫没有见血。当负责巡逻的两名守卫走向沃金时，他们便立出手即制服了留守的两人。其中一名赞达拉的颅骨被拍得凹了下去，另一名则看起来像是陷入了安眠一般。提拉森点点头，把这两名赞达拉拖到了武僧视线之外，然后为防万一还是在他们的喉咙上各补了一刀。他们同其他所有被杀掉守卫一起，隐没在了这篇黑暗的水域中。

古拉巴什的外衣上有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但沃金还是强忍着穿在身上。不过其他人就没办法用同样的制服进行伪装了。就算是最蠢的巨魔也不会把人类或是熊猫人看成自己的同类。

但事实是，根本就没有人用心巡查。沃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这种懒散。没有任何一支被赞达拉认定为敌人的势力知晓雷电之王岛屿的所在，也没有任何人拥有能一举夺下此地的力量。如果联盟或是部落发动突袭，海港的激战就能拖延足够的时间，以便驻扎军队组织反击。当战场被逐渐牵引到沼泽中时，对地形的熟知会让巨魔们占尽上风。

守卫们有的正在岗位上瞌睡，有的正迈着飞快的步子跑过巡逻路线，以便尽快完成任务回去陪伴朋友。这让沃金削弱他们侵略力量的计划变得容易了许多。为了执行这个计划，他们本需要杀死沿路遇到的所有守卫，但现在不用了。他们在军营中如同幽灵一般行走，而提拉森和沃金尤其显得如鱼得水。

巨魔们的营地布置得整齐规矩，但略显乏味。每支队伍都在自己的营地正中插着一面旗帜表明从属的部族，同时还在军官的帐篷面前插上一支略小一些的旗帜。沃金穿行于营地之中，杀掉一个又一个的队长和军士。这两个职位在军队的运作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没有队长解释说明指令，没有军士确保命令执行，就算是最高明的战略也会土崩瓦解。

沃金冷静而高效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如同黑暗中掠过的闪电。一个又一个巨魔喘息着，无力地倒在自己的睡垫上。沃金毫不动容，他很乐意将这些巨魔们送到邦桑迪冰冷的怀抱中去。他们的愚蠢早就为自己判了死刑，而沃金不过是一名执行者而已。

并且，每杀掉一名巨魔之后，沃金都要留下一个干净清晰的脚印。

很明显，在这条向着码头而去的路线上，他们不可能杀掉所有军官。当沃金和提拉森在军营中进行偷袭的时候，曹大哥和老陈一前一后地守在沼泽边缘保持警戒。提拉森没有偏离沼泽太远，但沃金总是习惯深入进去贴身暗杀。如此一来前进的步伐变得相当缓慢，当黎明将临之时，所有人便不得不丢下手上的工作尽快逃命了。

沃金并没有清算自己的战绩，但是哪怕只解决掉了一半的军官，也算是个相当大的惊喜了。

这会起到一些帮助，但是还不够。

提拉森重新回到了队伍中，带着一把上等的赞达拉战弓和一个填得满满的箭囊。“我从一个军士手上取走的，反正他也用不到这些东西了。现在，我总算不用再裸奔了。”

他们加快速度朝着海港的方向推进，从沼泽地一直来到了仓库旁边的低矮山丘上。此时工人们正在港口上忙着卸载货物，粗壮的人流从货轮上走下来，然后化作涓涓细流去往不同的货仓。而船上的工匠们也片刻未歇，不停地用锤子发出砰砰的声响。就沃金推测，这是在改造舱体的构造，以便当作运兵舰来使用。

但并不是所有的船舶都在被改造。他微笑着转身对提拉森说道：“我想你现在应该很高兴之前教会了我机会棋。”

沃金指着其中一条被拖到海滩上的渔船。这条船面朝大海，小巧而坚固。“老陈，在你看来，这艘船能开到潘达利亚吗？”

酿酒大师点点头。“只要船底没有窟窿就可以。”

“很好，你和提拉森把它弄到水里，驶到离海港中间那艘三桅船船尾一百码的地方。半小时内完成，赶在黎明之前。”

“应该可以做到。”

沃金抓住提拉森的前臂。“随时做好放箭的准备，见机行事。”

“当然。”

“出发。”

当老陈和提拉森溜出去的时候，武僧一直都在看着沃金。巨魔指向一个独自守在海港入口处，沿着低矮的防浪堤巡逻的士兵。“我需要一个活口。曹大哥，你到那里去，搞定他。破晓之时带着他来与我们会合。”

那武僧鞠了一躬。“谢谢你，沃金师傅。”

“去吧。”

沃金一直看着熊猫人消失在视线范围内，然后才溜下山丘往仓库的方向走去。他设想着可以从刚才杀死的赞达拉身上剥下一套制服。倘若如此的话，尽管他比大多数赞达拉都要矮上一头，也可以壮起胆子沿着码头走向方才所指的那艘小船。他甚至还想过要装出一副大摇大摆、骄横跋扈的样子，好让所有挡在路上的人都知趣地让开。

不过这样做的成功率恐怕很难达到预期，所以他不得不装扮成另外一副模样。他让自己整个腰部以下以及袖子上沾染血迹的地方，都浸上了一层沼泽的淤泥。然后他把肩膀蜷缩起来，右脚一拖一拽地向前走着，就好像自己身侧的伤口至今仍未痊愈一样。同时他还把一顶皮质的帽子斜斜地扣在头上，并且把脑袋歪向另外一边。

他沿着码头一直向前，摆出一副身负重任的匆忙样子，所以舷梯上的守卫几乎没怎么打量就直接放他上了船。

但是在上层火炮甲板附近的赞达拉军官却没有忽视他。“你是做什么的？”

“我的主人让我想办法给他弄一只仓鼠。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最好是白色的，白色的尝起来总是最最美味。你懂的。”

“一只仓鼠？你的主人是谁？”

“谁知道一个巫医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有一次我被他踢醒，仅仅是因为他想要三只不叫唤的蟋蟀。”沃金耸起肩膀，低着脑袋，就好像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一样，“那些蟋蟀不好吃，不管是叫得厉害

的还是不叫唤的。至于老鼠，有些人会直接剥了它们的皮，但我不会这么做。你只需要用一只棍棒不停地碾它们，直到……”

“是，是，很美妙，当然。”这名赞达拉看上去就像是刚被塞下了一肚子老鼠，露出一脸恶心的表情，“继续干你的差事吧。”

沃金再次低下头。“谢谢你，大人，我会顺便给你抓一只又肥又大的。”

“不用了，你动作快点。”

暗矛巨魔往船舱里走去。走下两层甲板之后他便挺直身子，径直向弹药库而去。一名水兵坐在门口把守着，但船舱随着波浪轻柔地起起伏伏，已经让他舒服得进入了梦乡。沃金抓起他的帽檐，抬起他的下巴狠狠一拧。巨魔的脖子当场断裂，一点声响也没发出。沃金在死去的水兵身上找到了弹药库的钥匙，这倒省下了不少工夫，不用再回到甲板上杀掉那个军官了。

沃金把尸体拖进了弹药库里面。他首先捡出四袋火药放在一边，每一袋都装着足够填满一尊大炮的分量。接着用手肘撞开了一个火药桶的顶盖，将其倒过来放在舱口。然后带着四袋火药离开了弹药库，关上舱门。桶中漏出的黑火药从舱门下缘伸出来半寸有余。沃金便沿着舱壁用其中两袋火药在地上连出了一条导火线，一直延伸到船尾的舱室之中。

船尾显然是一间医疗室，从甲板上扯过来的铁链上还挂着两盏油灯。沃金便把余下的两袋火药都倒了出来，分别在两盏油灯的正下方高高堆起，然后点燃了灯芯。

他把门闩扣上，带着笑容得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接着，他打开船尾的窗户溜了出去。他用手紧紧抓住窗沿，把脚悬在距离黑暗水面仅仅一尺高的地方。他望了望自己的脚趾，小心翼翼地松开双手落入水中，在合适的姿势下只微微溅起了些许水花。然后他离开了这艘舰船，潜在水底朝着之前约定的会合地点游去。

他在半路浮出水面，然后深吸一口气，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剩下的半段路程。老陈和提拉森把他拉上了渔船。他躺在船底，往回一指。“看到那两盏灯火了吗……”

提拉森将箭搭在弦上，微微一笑。“机会棋。纵火船。”他蓄力在臂，将弓身拉到极限，然后松手。

一支利箭消失在夜幕中。提拉森的箭术一向让人放心，但沃金还是担忧了那么一下，然后他听到了什么东西被打破的声音。他想，这应该是箭矢穿过玻璃的声音。提拉森证实了他的猜想，那一箭穿透窗户，射中了油灯。

火油洒遍了整个船舱。火光大作，浓烟阵阵，低沉的轰隆声宣告着火药已经被点燃。沃金可以想象得出那名当值军官转身看见阵阵浓烟升起时的表情。他现在要么正在拉响警报，要么正在弃船逃跑，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会是那个抓仓鼠的人所为，也想不到这会跟他手下的一场瞌睡有着直接关系。

接着弹药库爆炸了。火药桶里溢出的东西点燃了整艘舰船。火焰不断地从甲板下方喷出，舰船上的各个角落都在不断传出爆炸的声响。一袋袋火药撒了出来，让剩下火药桶也跟着被点燃。爆炸接连不断，最终汇聚成一团巨大的亮光。轰隆一声巨响之下，舰船的整个右舷都已经不复存在。

船身猛地向码头方向倾斜，直撞了上去。停泊舰船所用的木桩随即穿透了船体。爆炸仍在继续，掀掉了火炮口上的盖子。其中一门火炮应声射出，炮弹击穿了整个尾舱，落到了码头之上。

在沃金的想象中，这一炮应该干掉了不少正在逃命的值班军官。

伴随着一阵雷鸣般的巨响，一道火柱直冲天空，彻底宣告了这艘船的终结。桅杆变成了一道道黑影，在火海中高高地喷射出去。它们直冲而上，仿佛已经触碰到了天上的群星，但紧接着便又翻滚着落下。其中一根桅杆掉下来刺穿了另一艘舰船，还有一根则裂成碎片掉到码头之上。

大炮在空中旋转，枪支也从集装箱里掉了出来。有一发炮弹落在岸上，疯狂地旋转着。它弹跳着从两名巨魔中间穿过，轰塌了岸上的一个仓库。

四处都是燃烧着的木头残片。它们向四周喷射开来，如雨点般落在其他的船上，以及更远处的仓库顶棚上。燃尽的小火苗像夜晚空中

的星星一般散射开来。火焰闪烁着，发出绚丽夺目的光芒，照出了巨魔和魔古人惊恐逃窜的影子。

船首船尾都在缓缓沉没，下沉时产生的一股大浪卷向了沃金他们的小渔船，把他们的小船推向了远方的大海。老陈双手抓住桅杆，躲避着空中散下的燃烧未尽的碎片，提拉森和沃金则将一块三角形的帆布装上桅杆。

他们朝着曹大哥正在等待的地方前进。沃金笑着说："好箭。"

"一支箭就击沉了一艘战舰，重创了一个港口。"人类摇摇头，"等提拉森·克尔特归西之后，就没人会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了。不管是从谁嘴里说出来，这个故事都太难以置信了。"

➢ 第二十八章　逃回禅院

当这名古拉巴什跪在维尔纳多面前，没完没了地哭诉的时候，卡拉是有些同情他的。然而当他讲述整件事情经过的时候，他的解释听起来还要更加可悲。事实是，他被一名暗矛巨魔羞辱了。古拉巴什抬头望着赞达拉将军，泪眼汪汪地乞求着怜悯。

“他们在我身上浇了一桶水把我弄醒，我的主人。然后那个巨魔抓起我的下巴，让我替他带信给你。他的脸在港口的火光照耀下，显得特别凶狠。他说他是一名暗影猎手，这些事情都是他做的。他跟一名人类还有影踪派的人在一起，他说如果我们发动入侵，他肯定会让我们得不偿失。然后他对我做了这个！”

这名古拉巴士掀起耷拉在额前的赤褐色头发，一个粗糙的暗矛疤痕被刻在他的前额上。“他说用这样的方式，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遗忘暗矛部族。”

维尔纳多一脚踢在这个巨魔的肚子上，然后看着卡拉。“这都是你的错，卡拉，都是你造成的。你被他骗了。”

她扬起下巴。“他没有欺骗我，我的主人。我们本来已经掌控住他了，他的头脑和他的真心都已经归顺了我们，直到郝督军影响了我的权威。”

这位魔古督军方才一直都站在一旁静静地听那个气喘吁吁的巨魔回报情况，直到此时才终于一面漫不经心地看着自己的手掌，一面开口说道：“那家伙曾经跟影踪派混在一起。他永远都不能被信任。”

她强压住内心的愤怒。“我会处理他的。”

“就像他处理你的军官和你的战舰那样？”

在一个你的主人可以通过梦境建造建筑的小岛上，他会不知道沃金逃跑了吗？她迟疑了一会儿，怀疑雷电之王早就知道沃金已经逃跑了，但却什么都没说，这很有可能。愚蠢，看上去很聪明的国王实际上真够愚蠢的，所以他才会被熊猫人推翻。

她把这个想法暂时搁在一边，对她的上级报告道："他们造成的损失，无论从数量还是程度上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军队的警觉性现在变得更高了，这对我们夺回潘达利亚的行动反而是有好处的。失去一条战船确实很可惜，但主要的损失还是来自大火。那些火把货仓卷了进去，看来我们的行动要缓上一阵子了。因为这场意外，我们得花上两个星期的时间修整码头，清扫海港的各种残骸。"

维尔纳多笑了。"郝督军，你看，我们在两个星期后就可以出发了。你的主人对此会满意的。"

魔古人摇摇头。"你们会在两周后出发，但我在一周内就会启程。这些影踪人必须被铲除，我会跟我的护卫队一起见证它的。"

卡拉皱起了眉头。护卫队？唯一跟在郝督军身边的魔古人就是在墓地里递给他斗篷和权杖的那两人。"你有多少人手？"

"两个。"他仰起头，"我只需要两个。"

"你不知道那儿有多少武僧，郝督军。"

"无所谓，我们肯定会战胜他们。"

巨魔将军扬起了眉毛。"请原谅我的无礼，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

"这不是往日，维尔纳多将军。"

不，现在早就不能同日而语了。现在可是我们把你从墓穴里拉出来的——从你被挚爱的主人杀死的地方。

维尔纳多变得面无表情。"我的朋友，我希望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可以让你感到惊喜——是关于如何铲除影踪派的。"

"什么意思？"

巨魔将军朝着卡拉点点头。"我将会命令我的副官去对付他们。她会带领五百名赞达拉精英战士——其中大半都是来自我的亲兵部队。当你的主人登陆潘达利亚的时候，他们会带着所有影踪人的头颅来作为贺礼——加上那个暗矛巨魔以及他的同伙。"

魔古人睁大眼睛，目光从这个将军身上移到卡拉身上，然后又看了回来。“她？这个让暗矛巨魔溜走并制造了一起破坏的人？难道其他的赞达拉这几个世纪以来都老得不能动了吗？”

“我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会如此放心地让她把沃金带到这里来？来观看一场示范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卡拉点点头。她用一个脚指头戳了戳地上那个古拉巴什。“起来。”紧接着踢来的第二脚和一个更为严厉的命令声让他根本站不稳脚。

她用力揪着他的左耳。“滚到门边去，如果能跑到门边的话，你就可以活命，滚！”

这个巨魔用手摸着耳朵，转过身拼命往门口跑去。卡拉抬起右手，手上拿着那把藏在袖子底下的匕首。她把手向后一扬，同时双目凝神测距。那名古拉巴什再次加快了速度，他的手甚至都已经伸到了门外。

她把手中的匕首向前一投。

那名巨魔蹒跚了两步，接着便开始抓住自己的胸口大声喘气。他双膝跪地，然后重重地侧身倒下。他的手掌伏在打磨得十分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身体还在不住地抖动着。他的背弓作一团，然后发出了最后一声叫嚷，双眼几乎立刻就黯淡了下来。

那名魔古人大步走过去，脚步踏得地板阵阵作响。他死死盯着那名古拉巴什，但是没有弯下身子仔细检查。这个巨魔无疑已经死了。但是胸口上丝毫看不到被匕首刺穿的痕迹，身下也并没有血迹流出。

郝督军转过身来，点了点头。“我还是会派出我的贴身侍卫，和你一起去对付那些影踪派。而且，有一点我得提醒你。”

卡拉放肆地一笑。“什么？”

“如果能让那些熊猫人死得比这个巨魔更惨的话，我的主人会更加高兴的。”

***

那个魔古人一离开，卡拉马上对维尔纳多深鞠一躬。“主人，你对我的信心让我感到很振奋。”

“权宜之计罢了。现在你已经跟郝结下了梁子，他会针对你向雷电之王进谗言的。你必须如承诺所说的献上那些人的脑袋，不然，我就只能把你的头献给他了。”

“明白，主人。”卡拉抬起头，“那五百人，你是怎么考虑的？”

“至于这五百人，被选中的人都会把执行这项任务当作荣誉。此外，你觉得他们会把这当作是一场傻瓜式的轻松任务呢，还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赴死行动？看轻他们会让整个军队都为之寒心的。而且，说真的，被困在山上的不过是一名暗矛巨魔、一名人类，还有一些熊猫人。影踪禅院不可能再派出更多人支援他们了，就算有也不会超过十二名。对付这点杂碎，你还需要更多人手吗？”

“你是对的，我的主人，五百人已经远远超过需要了。”她笑了，“我会让他们付出巨大代价的。”

“我相信你当然会。”这位将军指着倒在地下的古拉巴什，“我很欣赏你的杰作。”

“这是我的荣幸，主人。我会让人把他拖走的。”她鞠了一躬，然后朝大门走去。她毫不犹豫地踏过那具尸体，仿佛刚刚用匕首射死的不过是一个幽灵。

这个古拉巴什的死是故意做给魔古人看的。那把匕首在郝督军转身观察飞行路线时，就已经被卡拉迅速收起藏回了袖中的鞘里。那名古拉巴什的死并不是因为无形利刃，而是在卡拉扭他的耳朵时，就已经悄悄将手上戒指里藏着的毒针刺进了他的身体。这毒素一旦进入身体，只要数十下，中毒者就会倒地身亡。卡拉在心里数到第八下的时候佯装投出飞刀。虽然没有发动任何魔法，却好似用了魔法一般杀死了这个巨魔。这会让这个魔古人猜想当魔古族在地底沉睡之时，赞达拉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什么新的力量。

这可不仅仅是为了欺骗魔古人。卡拉觉得在接下来摧毁影踪派的行动中，这会起到更多的作用。毕竟，沃金抛弃了她，她不得不把他

跟那些熊猫人划为一派。她认为沃金知道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她得到的教训必须以血偿还。

***

在老陈的指导之下，沃金和其他人已经在桅杆的承重范围内尽可能多地挂上了帆布。尽管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经验的水手，熊猫人还是一直努力驾驭着他们的小船朝南边的潘达利亚驶去。虽然一边控制渔船，一边要留心观察有没有追兵消耗了他们不少的精力，但每当想起自己是如何逃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忍不住想要放声大笑。

正午太阳直射着头顶的时候，沃金发现自己正和曹大哥一起站在船中央。这名武僧一直很安静，这并不反常，但是沃金觉得可能是他们逃跑途中发生的事情让他变得更为安静了。

“曹大哥，我对那个古拉巴什士兵的所做所为——把他搞成那样是很残忍的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确实不是为了残酷地对待他才那么做的。”

熊猫人点点头。“沃金师傅，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明白平衡并不只是好像富足对立贫困那样简单。理论上来说，和平和战争互为平衡，但是实际上，暴力只能用同等的暴力去平衡——方向相反的暴力。”

曹大哥张开手爪。“你可能觉得影踪禅院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地方，因为我们从未见过你们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是我确实明白暴力之间也是有着微妙的差别的。一把砍不到任何人的宝剑能造成什么伤害呢？你只要割伤那个巨魔，让他失去平衡，无法反击就可以了。杀死那些士兵意味着我们持剑的双手是软弱的。”

沃金摇摇头。“我所做的是确保他伤害不了任何东西，否则他迟早会伤害我们，尤其会伤害影踪派。我们所做的会让那些魔古人感到害怕，会迫使那些赞达拉要铲除影踪派。你也看见那些在岛上集结的军队了。”

“他们是强大的。”这个熊猫人笑了，“赞达拉把我们看作是一道亮光，而魔古人把我们看作是一股热浪。他们没有感觉到我们是炽烈之火。这是一个他们会为之后悔的错误。”

***

老陈把小船停在晴日峰石尖塔下的小港湾里。他们把船拖到海滩上有高水位标记的地方，将它拴在那里。他们明白这艘船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但是就这么把它放走好像又对不起这段时间以来它所提供的服务。

他们沿着石坡一路往上爬，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攀爬那些近乎垂直的陡峭山峰的侧面。沃金想象着赞达拉布满了同样的岩石堆的情景。在他的头脑里，他们攀爬悬崖的画面化成了一片起伏的黑色波浪。他让自己沉溺在这样的幻想中——一场雪崩引发了大石头源源不断地向他们滚去。被压碎的巨魔们流着血摔死在岩石堆中，其他的巨魔则滚下山摔到海里，他们慢慢下沉，气泡溢满了他们的肺部。

但他不知道这种情况要怎样才能发生。

其实对赞达拉来说，最好的方案并不是对影踪禅院发起强攻。他们应该做的是派军队将这座山峰围上两三层防线，同时用一个连队的翼龙骑手钳制住影踪派的翔龙骑士团。这样便可以将山上的武僧和潘达利亚彻底隔绝开来，防止他们去援助其他地区。当赞达拉和魔古族占领了四风谷、翡翠林和螳螂高原之时，这些影踪武僧就会彻底陷入无助与绝望。只要巩固了这些地区，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影踪禅院。

但是维尔纳多恐怕没有机会来施行这个战略了。因为魔古人碍于先前的惨败，必定会对影踪派发起猛攻。若是他们成功地剿灭了影踪派，接下来就会考虑自己还需不需要赞达拉的协助。而若是魔古人失败了，赞达拉不单得替他们收拾残局，还得应付一个暴怒的雷电之王。

此外，整个巨魔军队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暗影猎手和人类在岛屿上时有多致命。谣言会传遍整个军营，沃金确信他会被那些巨魔当作是被影踪武僧训练出来的暗影猎手，或者是那些武僧接受了他这个暗影猎手的特殊训练。不管是哪一种想法，都向他们暗示着潘达利亚大陆上突然出现了能在军营中自由穿梭且看不见的威胁力量。这会让士气和军心深受打击，会让士兵们深深陷入恐慌。

在成功逃回影踪禅院之后，沃金向祝踏岚解释了他的想法。对于看到他们，这个老武僧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他知道他们没有死，因为他们的雕像并没有从山脉之骨上坠落。而得知女僧李泉的雕像也同样没有坠落时，这群亡命归来的旅者又安心了几分。

祝踏岚跟沃金还有提拉森站在一起研究着昆莱山脉的地图。“根据你们的估计，接下来，赞达拉就会派出他们的精英部队对我们发起进攻。只有这样做才能激励士气，让那些魔古人满意。”

沃金点点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一方面派重兵从卓金村往南推进，同时派出另一支军队向西进攻，将此处同翡翠林和螳螂高原的联系完全切断。即便精英部队未能一击得手，也足以让你们无法撤退。”

提拉森用一根手指指着地图南边的边缘地带。“如果我们现在就动身，撤退到四风谷，就可以逃出他们的陷阱。我们留下一小部分人，营造出影踪禅院仍有人活动的假象。然后当赞达拉逼近的时候，再派翔龙在夜间将他们接走。”

老武僧双手背在腰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是个明智的计划，我现在就安排你们疏散。”

沃金眯起双眼。“这么说，你不跟我们一起撤走？”

“没有任何一个影踪武僧会。”

巨魔盯着他。“是我把赞达拉引到这里的。我让你们成为了目标。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你们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再带领大家发起反击。”

祝踏岚慢慢摇着头说道：“我很欣赏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做出的尝试。但是沃金，并不是你让我们变成了目标。在这里，我们计划并推翻了魔古人的统治。是历史让我们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你的提议或许可以解一时之困，但他们还是会来找我们的，他们定会如此。”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让我们不能离开。”这名武僧张开手掌，指着地图说，“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保卫潘达利亚的自由。这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保住潘达利亚自由的地方。如果晴日峰沦陷，和平

与宁静就会从我们的家园消失，但这是我们的家园，你们不必负担这样的义务。我并不期待你和老陈留下来。你们应该往南方走。你的人民有权力反对这种入侵，去警告他们，让他们明白这些道理。”

沃金感到一阵战栗。“你们有多少人在这里防守？”

“算上归来的曹，一共有三十人。”

“三十一人。”提拉森用手钩了钩腰带，“我打赌，老陈不会离开。”

“再加上我和提拉森，就是三十三人。”

祝踏岚朝着他俩深深鞠躬。“容我谦卑地向你们的姿态致以敬意。但我不会留你们在此的。回到你们各自的人民那里去吧，我没有理由让你们死在这里。”

巨魔仰起头。“你不是都把我们刻进山脉之骨了吗？”

老武僧严肃地点点头。

“那么影踪派的武僧就是我们的人民，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沃金笑了，“而且我可不打算死在这里，我的朋友们。死的会是那些赞达拉。”

➢ 第二十九章　猎手的英雄色彩

沃金感应到了父亲的存在，却不敢睁开双眼。这名暗影猎手躲在禅院的房间里把自己同外界隔绝了开来，完全不去管周围正在紧张进行的备战工作。他曾对祝踏岚说自己属于这里，说他的相貌已用山脉之骨雕刻完成，禅院已经成为了他的新家。对此，他深信不疑。

他的负罪感如此之强烈，他觉得自己需要立即与洛阿神灵进行沟通。他毫不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但他还是能想象得到洛阿神灵正在弃他而去。他们或许已经见到了赞达拉所造成的伤害，但沃金对熊猫人的承诺亦会对巨魔族群造成同样的伤害。

对父亲的感应令他安心了不少，至少他没有嗅出敌意。沃金努力让自己的呼吸变得均匀。他把一些古老的训练与禅院所学结合在了一起。他坚定不移地以一名暗影猎手该有的姿态来到了洛阿神灵身边。然而，作为一个尊重并真爱父亲及其梦想的人，他始终还是把父亲年轻时的梦想摆在第一位。

沃金依然没有睁开眼睛，他用意识观察着。父亲站在那里，由于年龄的关系已经有些驼背，但目光依然明亮，一如沃金记忆中的模样。他穿着一件羊毛编织的厚重蓝色带帽斗篷，斗篷上的兜帽垂在肩上。父亲似乎正在微笑。

暗影猎手并没有试图掩饰喜悦，但也没有让脸上的笑容持续太久。“我做的那些决定可是你所期望的吗？”

“待在这个一定会让你堕落的地方对抗赞达拉？为了一群不理解你也无意理解你的人，投身于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森金的肩膀沉了下去，他摇了摇头，“不，我的孩子。”

沃金垂下了目光，内心绞痛无比。这感觉就像一条锈迹斑斑满是长钉的锁链缠住了他的心脏，并且不断收紧。如果说他的人生中只有唯一一个目标的话，那便是令他的父亲感到骄傲。可是，如果我不得不让他失望的话，我也只能如此。

父亲的声音忽然变得柔和起来，庄重之下还潜藏着一丝欣喜。“沃金，这不是我所期望的你，但却是洛阿神灵们所期望的暗影猎手。我对你并没有这样的期待，因为我知道，一旦时机来临，你自会上升到那样的高度。”

沃金抬起目光，心中的压力有所缓解。“我好像没有完全明白你的意思，父亲。”

“沃金，你是我的孩子。我为你和你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父亲的灵魂抬起一根手指，“但当你成为一名暗影猎手之时，你的身份就不再局限为我的孩子了。你已经成为了整个巨魔族群的父亲。你将要为我们所有人负责，将会为我们成为什么而负责。我们的未来在你手中，我也想不出任何一个更加值得信任的人。”

沃金周遭的世界变幻了。他自己并没有挪动半分，却已然站在了父亲身边。他看着夜空中漫天繁星不停地闪烁爆发，看着艾泽拉斯从无到有，看着洛阿神灵降临，授予巨魔们属于自己的天性，以此换取他们永恒的祈祷与尊崇。战争、祸患、良辰、美景都一一从眼前闪过，这些时刻在历史的缎带上闪动着柔亮的光泽。

画面频频交替，每一场变迁都转瞬即逝，但沃金还是注意到了一名暗影猎手——或许是两名，又或许是五名。有时他们会出现在显著的位置，通常都是站在一名充满活力的领袖身旁，偶尔也会像议会一般集聚在一起。他们总是在寻求众人的一致认同，而他们在决议中流露出的智慧也都会受到尊重。

在赞达拉开始分裂之前，一切事宜看起来都显得合情合理。在那个时代，巨魔们逐渐变得成熟世故起来。他们停止了徘徊，开始敛聚财富，修筑工事。他们建造了庙宇和圣殿，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洛阿神灵的代理人，专司祭礼和阐释真神的旨意。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巨魔们亲近自然，倚赖洛阿神灵的习性也逐渐改变。古老的训诫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赞达拉在此番追求中找到了毕生的事业，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强调每个人扮演的角色，否则等级制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然而这样一来，就需要给暗影猎手的身份一个新定义。的确，能够完成培训和试炼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是人人都会庆祝的福祉。暗影猎手上升成了一个富有英雄色彩的神秘团体，受人尊敬的同时也为人

恐惧。因为他们曾与洛阿神灵并肩同行，并且，已经不再清楚凡人的需求。

沃金一阵战栗。渴求赞达拉的认同是许多巨魔与生俱来的欲望，沃金承认这一点，但他坚信自己和其他沉溺其中的部族并不一样。卡拉也是这种情感的受害者，但那是另一方面的。她看重沃金暗影猎手的地位并希望缔结同盟。这种合作关系可以让她的诉求变得更加正当。

直到我离开，并毁了那一切。

当历史推演到关键点的时候，画面的速度放慢了下来。眼前的景象变得愈发宏伟，人群蜂拥汇聚，口号亦愈发激烈与尖刻。暴虐的怒火横扫着散布在整片大陆上的各个部族。

然而在这些画面中，沃金并没有看到暗影猎手。也许在偶然一瞥中能够发现，但那也都是正在离去的背影。一如曾经的我，在我受邀加入祖尔之时，在我与加尔鲁什决裂之时。

突然之间，最后一个画面切了进来。那是赞达拉正把自己当作洛阿神灵的发言人。也许他们相信自己与洛阿神灵是平等的，因此自然也会认为自己与其他的巨魔不同。他们更加优秀，数量更多。其后的古拉巴什与阿曼尼都一直在尝试效仿赞达拉的步伐，复兴他们的荣光，被同样的虚荣与浮华所折磨。这种自负滋生了狂妄，让他们的努力全都毁于一旦。

在每一场变故中，都可以看到暗影猎手转身离开。巨魔们把这理解为是过去的残余在抗拒着未来。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找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但这种解读最终让他们把自己和自己的巨魔天性分离了开来。

暗影猎手或者可以进行商讨，或者可以率领部众，但这些都并非其真正目的，亦并非是洛阿神灵走向他并依靠他的理由。暗影猎手是衡量一名巨魔的真正标尺。所有的巨魔，他们的所有行为都会与暗影猎手相较。能够看到其中行为的区别，对应能力或潜质，这一点至关重要。毫无疑问，暗影猎手要比大部分巨魔更加优秀，但是，每一名巨魔都可以追赶暗影猎手的脚步，为整个部族做出贡献。而这，将会让他们得以确证自己的巨魔身份。

沃金想象自己站在一个简单的天平之上。卡拉和维尔纳多分别走上相反的秤盘。天平按照沃金的心思倾斜起来，赞达拉的一头开始向上扬起。他可以看到，他的敌手们是如何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理所当然地认为沃金跟他们比起来根本不配做巨魔。

他们消失了。老陈取代了他们，然后是祝踏岚和曹大哥，他的老朋友雷克萨也出现了，接着连提拉森也站在了天平上。他们一个个依次站在托盘上，天平几乎都是平衡的。最后轮到加尔鲁什，他像一枚地精火箭一般跳了出来。

沃金苦苦思忖着，自己内心感受到的真性情究竟是来自于禅院里的同伴，还是源自于部落。熊猫人和人类当然与他的巨魔身份不同，但他们为了潘达利亚而付出的努力却毫无疑问与他过去的付出是一致的。他们对于自由的向往、他们的无私、他们的牺牲精神，都与沃金完全契合。如果用那样一把天平来衡量，他们的天性与心灵中的每一丝一毫都有着与巨魔相当的分量。

雷克萨也同沃金一样深爱着部落，亦同他一样拥有这些品质。沃金希望这位来自莫克纳萨的朋友能够与他并肩作战，不是为了同生共死，而是为了豪气干云地一起同赞达拉干上一架。雷克萨会非常乐意如此，无论最后的结果会有多么伤悲。

部落的许多其他人亦是如此。我想，大部分都是如此。

部落、影踪派，甚至提拉森都比赞达拉更契合巨魔的灵魂。过去赞达拉和他们的族人就像缩着尾巴的野狗，朝着狼群抱怨哀鸣，只因为他们曾经孤傲如狼。现在他们重新崛起了，并且比从前更加强大。的确，他们的战衣或许更光鲜，他们在任务中的表现或许更出色，他们的寿命或许更长，但他们却忘了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可以代表狼。狼的天性便是如狼般行事。这个真理曾经被人遗忘，被新的“真理”掩藏。然而无论那些道理听上去有多聪明，它们终归只是那个唯一真理下的阴影而已。

沃金歪着头，看着他的父亲。“巨魔的身份与外形或血统没有任何关系。”

“你无法完全无视这些东西的影响，但是内在精神的确是巨魔之所以成为巨魔的原因，是这一点为我们赢来了洛阿神灵的关注，让我

们成为如今的模样。”父亲咧嘴一笑，“而且，正如你所看到的，暗影猎手拒绝走上会把我们与那种精神剥离开来的道路。精神塑造了我们，所以若是在他人心中发掘到了共鸣，那便是值得庆贺的事。”

沃金大笑道：“你愿意让我相信部落比赞达拉更契合巨魔之道？”

“这话或许没错。”父亲面带微笑道，“你知道在巨魔这个称呼之前，我们称自己为什么吗？”

“我从未……”沃金蹙起眉头，“我不知道，父亲。是什么？”

“孩子，我也不知道。”巨魔之魂涌进了沃金的脑海，“但是在我们成为巨魔之前，我们肯定具有某种身份，在那之后很可能也是一样。赞达拉一直以来都在试图塑造我们，而其他人也在利用环境氛围来给这些想法添油加醋。可是两万年后，我毫不怀疑会有人问起同样的问题，‘你知道在我们自称部落之前，别人是怎么称呼我们的吗？’”

“这便是你看到的关于巨魔的幻象吗，父亲？”

森金缓缓地摇了摇头。“关于巨魔，我只看到过一个简单的幻象——看到我们又重新开始追随暗影猎手的脚步，但这就需要一些特别的东西了，怎么说呢，需要一名可以作为领袖的暗影猎手。而沃金，我的孩子，你便是一名可以带领我们远离灾难的暗影猎手。你将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充实的心灵比族群琐事更加重要的地方，一个行动比意图更加重要的地方，如此，我们才能得以繁荣昌盛。”

“洛阿神灵也是这样认为的么？”

沃金转过身面向邦桑迪，这位洛阿神灵轻蔑的冷笑在空中荡起涟漪，生生地穿过巨魔的胸膛。“你没有仔细听你父亲所言吗，暗影猎手？洛阿先于巨魔来到这个世界，于是你的父亲便问我巨魔在被称为巨魔之前叫作什么。对此我也深感兴趣，你们在这之前叫作什么呢，更早之前呢。如果你是一条河流，有的人就会说这意味着你是水。他们会给你定性，让你停滞不前。但你得明白，作为一条河流，你不仅仅是水，你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那部落呢？”

这位洛阿神灵摊开双手。“河流就是河流。有的深，有的浅；有的宽阔，有的狭窄；有的湍急，有的舒缓……这都无所谓。身为神灵，我们所关切的是你的灵魂。信守我们的约定，忠于你许下的诺言，你会成功的。”

“不久你就会被赞达拉的灵魂填满。”

邦桑迪阴郁的笑声再次响起。“你永远也无法填满我的欲求。”

“我会一个接一个地杀下去。”

“我会表示欢迎。我的大门对所有巨魔敞开。”

邦桑迪的话语让沃金感到莫名地舒畅。不是因为他有任何赴死的欲望，而是因为这意味着他不用跟自己的朋友们分离。看起来死亡的威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眼下，对这名暗影猎手来说，这便已足够。

➢ 第三十章　幸福蓝图

小撮灌木丛挡在了巨石堆的前面，老陈颇有些为它们一感到难过。这些石块每一块都差不多有巨魔脑袋那样大，足以把那些灌木统统折断。若是这些石头一起崩塌，向前横扫过地面，那么就连植被也会被连根拔起。运气好的话，如果碰到正在朝着禅院向上攀缘的赞达拉士兵，还能撂倒六七个。

老陈将最后一块石头放在顶端，然后蹲下身开始观察这个斜坡。这些石块会顺势滚进一个狭窄的通道，一直撞到陡峭的山壁为止。敌人的战士们会在攀登山壁的时候重叠起来，也就使得这里成为一个绝佳的伏击地点。即使是最警觉的双眼，也可能会因为这撮灌木丛而忽略掉这些石块，但赞达拉绝不会如此。

我们也不想让他们忽略。这位熊猫人从腰间的小包中抓了一把小木片出来，插进了石块之间的缝隙。等这些石块滚落下山之时，这些木片也会随之一起滚落，赞达拉会从自己的伤口中发现它们的存在。

小径再往上一些，雅丽亚正半跪在老陈身后的一个地洞里。她需要进入到洞穴的最深处，把里面每一根面朝天空的尖头竹棍都固定加紧。这些竹棍老陈也帮忙削了不少，先是把它们砍成尖头，然后再一一削出牢固的倒钩。

他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机关，往上攀爬至了半山腰。离雅丽亚的陷阱约一英尺的距离拉着一根绊线。他们是这么想的，那些巨魔应该会率先派出一名探子，他会越过陡峭点继续往上，一旦走到与石块平行的位置，他很可能就会发现那些石块，然后他还会看到那条掩藏得不是很好的绊线，自然就会想到它肯定会触发那些石块。接着他就会聪明地跨过那条线，一脚踩进雅丽亚的陷阱里。他也许会高声尖叫，又或许他的朋友们看到他掉了下去，便会冲过来救他。

与此同时，立在稍远一点山坡上的一台小型投石器便会装填好石块。落石会猛攻那块区域，随即触发崩塌，让更多的巨魔因此遭殃。

老陈向雅丽亚伸出手爪。她最后看了一眼铺设在陷阱上方的纤薄瓦片，然后便握住了他的手，并肩而立。

她没有很快松开握紧的手，这让老陈很是开心。“你完成得很好，雅丽亚。你还弄了一层灰上去，让那里看起来久无人迹。提拉森会为这个陷阱感到骄傲的。”

她露出一个微笑，但稍纵即逝。“这些陷阱不是为愚蠢的生物设置的，对吗？老陈？”

“对，赞达拉相当聪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埋下了木片的伏笔。不过别担心，在你的精心准备之下，他们会上钩的。”

她摇了摇头道，“我不是担心陷阱。这些都会奏效的，全部都会。”

“哪？”

“我问这个，是因为我必须要问。”雅丽亚叹了口气，一半是因为疲惫，一半是因为别的，“我发觉我很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即便我知道它会带来痛苦。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告诉自己我的行为是正义的，那些赞达拉都是禽兽，是盲目的杀人机器。我试着把他们看作是一些不值得活下去的生物，但这种判断太过于一概而论。他们不会全都是那样的，对吗？”

“不会。”老陈捏了捏她的手爪，“你能这样想非常好，这同样也提醒了我。即使是面对那些与你为敌的人，你也愿意去发掘生命的珍贵。这是智慧的象征，也是我爱你的理由之一。”

雅丽亚害羞地低下了头，但没过一会，她又说继续道：“你会倾听，也会认真品读我所说的话，这是我爱你的理由之一。老陈，我期望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朝夕相伴。你长久以来都在寻找一个能够称之为家的地方，我希望你已经在这里找到了这个家，但这里的安宁很快就会被打破，这让我非常伤心。”

他抬起手，拭去了雅丽亚脸上即将坠落的泪珠，以免滴湿她柔软光洁的毛发。“不要悲伤。寻找一个家是为了变得完整。这种愉悦感

非常奇妙，再多的时间都换不来这种感觉。我明白，我都明白，因为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是谁，也知道了我注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是为何？”

“我的所有酿造都是为了记录某些地点或某些时间而做的一种尝试。吟游诗人会吟唱歌谣，艺术家会编织画卷，他们是用耳朵和眼睛来做这些尝试，而我则是用嗅觉与味觉，或许还有触觉。我一直都在寻找完美的酿造，希望能够找出一种美酒用来描绘我人生中的空虚，以及填补这种空虚。但此时此地，我知道我已经变得完整。如今我依旧可以用自己的工作来记录良辰与美景，但同时，我还拥有了幸福与喜悦。而这都是因为你走进了我的生命。”

雅丽亚靠近他，手臂绕过他的脖颈。“也许，我就是那个自私的人。我想要更多，我想要永远。”

“会有永远的。雅丽亚·圣言。”老陈把她拉得更近一些，然后紧紧抱住了她，“我们已是永恒。我们的雕塑也许会与山脉之骨脱离，但即使整座山峰陷落，我们也不会被遗忘。吟游诗人会为我们歌唱，艺术家会将我们的容颜从这里一路画到奥格瑞玛，然后再画回来。酿酒师们会世世代代宣称他们拥有我的酿酒秘方，是这佳酿一直支持着那支三十三人的小分队。他们或许还会直接将它命名为‘三十三’。”

“然后我们这一对就会永远活在他们的记忆中？”

“从此潘达利亚上没有一个男孩不在寻找着他自己的雅丽亚，一旦找到了，便会把自己视作命运的宠儿。而女孩儿们若是驯服了她们浪迹天涯的老陈，亦会深深沉浸于幸福之中。”

雅丽亚退后一步，扬起眉毛。“这是你认为的我的想法吗？”

老陈亲吻了一下她的鼻尖。“不。你与我分享了你的安宁。你是海洋，也是锚点。任何桀骜不驯的小伙子找到她的雅丽亚，都会得到这种恩赐。他们会成为生活得最富足的熊猫人。”

她不顾一切地吻了他的唇，激烈而深情，几乎令他窒息。他也紧紧地拥她入怀，一边亲吻一边轻抚着她的后脑。他希望此情此景能够

永世铭刻，他希望艺术家与吟游诗人们能够真心真意地成人之美。

过了好一会，雅丽亚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也会那样想。”

“我懂。”他轻抚着她的毛发，“我懂。我知道其他许多年轻人也同样会去寻找自己的幸福，这让我倍感宽慰。”

她无言地点点头，两人手牵着手，良久地依偎在一起。之后他们便分开，各自踏上了上山的路途，沿路设下更多陷阱，为后人留下了更多可供吟唱的诗篇，同时也在准备着很久之前就应该开始的，对赞达拉部族的学习研究。

***

“魔古人也许一辈子都找不全你藏匿的箭矢。”沃金抱起双臂对刚站起身来的人类说道，“你为岛上的每一名入侵者都准备了一支。”

“为每个军官都准备了两支。”提拉森耸了耸肩，“而且我藏起来的不止是箭袋，还有匕首、剑、木棍和弓弩。我在外面埋下了重型长弓，非常适合在射击范围外使用长箭进行狙击。而我在这里准备的则是轻弓以及短箭，便于近战。”

沃金环顾白虎寺。“如果战火引到了这里……”

“你是指……”人类正坐在一只白虎的雕像上，忽地猛拍了一下石雕肩部，“知道这个你肯定会很高兴的，这只白虎的尾巴里卷着半打飞刀。”

“也许这上面还藏着把利剑，在我够得着而你够不着的地方。”

“你答应过会替我干掉那个杀死我的人。我得确保你有工具去完成。”

“我会的。”沃金向后伸手，抽出了那把一直绑在身后的崭新阔剑，“曹大哥为了锻造这把阔剑着实费了不少功夫。老陈向他描述了我平时惯用的武器，而曹大哥还额外融入了一些适合对抗赞达拉的设计。”

“他也对你提起过，说战争与杀戮是不一样的？”

沃金点点头。“区别这二者能给他带来平静。”

提拉森研究了一番那柄武器，而后会意地笑了。“他把剑身做得更长了，还做成了更为凶险的倒钩状。两面的剑刃都能很好地砍杀或是刺击。但这中间的剑柄似乎加粗了。”

“是的，单层的剑柄会过于飘忽。”沃金将之从剑鞘中抽出，在空中飞快地舞动着，让利刃发出阵阵低吟，“完美的平衡感。他说这是根据我的前臂尺寸打造的。比先前遗失的那把还要适合我。”

“一位熊猫人武僧打造了一把传统的巨魔武器。”人类微笑道，“这世界似乎已经不再是我们了解的那个模样。”

“一名人类和一位巨魔正在为了他人的自由携手同心，而曹大哥的工作和这一样伟大。”

“滚蛋，谁要跟你携手同心了，我喜欢女人的。”

“我想现在我已经开始欣赏人类的伶牙俐齿了。”沃金把阔剑插回剑鞘，“我们巨魔是一种完全不同性情的生物，我们不会这么口没遮拦。”

提拉森看了他一眼。“那么，你曾经对加尔鲁什说你会杀了他，那算不上口没遮拦？”

“毫无疑问，那是鲁莽。但即便是经过深思熟虑，说出口的话语也还会是一样。”巨魔张开双臂，“我不后悔，即使我预知到了未来会发生些什么。说起来，死在这里固然会觉得遗憾，但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兽人再也无法找我寻衅。”

人类苦笑道：“我很抱歉不能遵守再一次回到家乡的誓言了，但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我会很乐意安居在此一辈子。”

沃金环顾四周。“说真的，这地方用作墓地还是不太好。尽管赞达拉不会好心掩埋我们。”

“魔古人也不会把这地方留下来的。他们会把所有石块都丢入汪洋，会让秃鹰蚕食他们的手下败将，然后把我们的骨头碾磨成灰，让风将我们肆意吹散。”提拉森耸了耸肩，“如果海风足够猛烈，说不定最后还是会让我回到家乡的山峦之中。”

“那我希望能有善良的风。”沃金蹲坐在地上，用指甲把玩着两块石砖之间的缝隙，“提拉森·克尔特，我想说的是……”

“别。”人类摇了摇头，“不要说再见，不要温柔地道别。我不想让事情就这么板上钉钉，也不想让自己觉得所有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如果这样做了，我会放弃得更早，否则我还会一直存有一些愿望，会想要再跟你说点什么，或许会在你找到我藏匿的利剑时开怀大笑，又或许会在一箭杀掉正要撕裂你喉咙的敌人之后想要见到你，这些愿望都是支撑我前行的力量。我们很清楚我们没有未来，但是，我们可以争取多一分，多一秒，这就足够多杀死一个敌人。他们想要断送我的未来，那我就反过来断送他们的。这种交易很公平，而且我会一整批一整批地买进。”

“我明白。我同意。”巨魔点点头，“你做了其他人做的那些事吗？老陈给他侄女写了信……”

人类垂下头，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双手。“写信给我的家人吗？不，我不会这么直接。我有给丽丽写过一封简短的便条，如果她能见到我的孩子的话，可以帮我照顾她们。她不需要告诉她们其中缘由，甚至不用跟她们说起我。你给谁写了什么吗？”

“写了一些。”

“没给加尔鲁什写点什么吗？”

“或许我亲笔所书的手札能吓到他，但我的死讯会让他笑得合不拢嘴的。我不会给他奉上这种快感。”

提拉森皱起了眉。“你有想过用这来实施复仇么？”

“我没有向其他人宣扬过他的所作所为。他会宣称纸条是伪造的，或是被赞达拉胁迫的。”沃金摇了摇头道，“我只告诉过族人我

为他们对部落的忠诚感到骄傲，同时也为部落象征的梦想感到骄傲。他们会理解我的用意的。”

“这些都没有直接杀掉加尔鲁什来得畅快，不过也足以让你在墓中安息了。”提拉森笑了，“尽管我实在是很想围观你亲手射杀他的场面。我总是在设想着我制作的箭矢中会有一支被用来完成这个任务。”

“它一定会正中目标，这我毫不怀疑。”

“如果你活了下来，帮我从死掉的赞达拉身上捡回几支箭矢吧。它们至少可以用来射击两次。”人类双手合掌道，“如果这就是临别时分，那我会握着你的手，告诉你我们需要去干活了。”

“不，不是离别，我们只是各自去干活了而已。”这名暗影猎手微笑着，最后环视一遍四周，“我们会移动石块，让敌人困在山中，同时让鱼染上剧毒，杀死那些我们未能亲手抓住的敌人。非常简单的计划，但足以制造出无穷的乐趣。”

➢ 第三十一章　光荣传统

阿曼尼巨魔的惨叫声让卡拉全身都僵住了。她竖起耳朵等待着，想听那尖叫会不会再次传来，想确认那声音是不是被什么情况突然打断的，同时还注意着有没有更多石块随着尖叫声落下。那名巨魔果然又哀嚎了一声，但接着就低哑下来，变成了一阵无意识的呻吟。他要么是在大惊小怪地吓唬自己，要么就是伤重得已经不省人事。

卡拉从没想过要把阿曼尼和古拉巴什派上战场。她带来如此多的随从，只是因为她从不指望赞达拉战士能自己生火做饭、打扫卫生，以及搬运物品。不幸的是，她的部队在踩到敌人的陷阱后竟然一声不吭。他们既不尖叫也不惊慌，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其他同伴得不到警告。

四下里危机暗藏，她知道这十有八九是暗影猎手干的好事。敌人已经占尽地利，机关、陷阱、滚滚落石，以及可以用弩机发射的暗器都已经准备妥当。面对这条夺命小径，赞达拉不得不尽量收缩阵形，减缓行军的速度。环境让赞达拉开始保持警惕，这样才能把遭受袭击时的损失降到最低。

至少是有形的损失。

由于巨魔惊人的恢复能力，那些没有当场毙命的巨魔们很快就开始恢复。赞达拉将包扎在身上的绷带视为勇气的证明，并且毫不畏惧敌人苍白无力的反抗。但卡拉看出这些陷阱已经对军队产生了影响，让战士们前进的步伐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当她需要看到果敢和魄力的时候，属下们却变得愈发优柔寡断起来。

前方是一个看似平静但却凶险万分的隘口，于是卡拉的军队便开始娴熟地沿着两面的峭壁往上攀爬。在山顶，他们发现了一台小型攻城器械曾被组装过的痕迹，并且沿着此处的足迹一路追寻，来到了一个内部纵横交错的洞穴的面前。洞穴中很可能已经被设下了陷阱，而且低矮的空间对于高大的赞达拉来说显得尤为狭小。他们小心翼翼地探索着，但每一条曲折蜿蜒的岔道，都在往里走上五十到一百步后就被堵死了。

同样令人感到沮丧的是，几小时之后，这些手指被划损，指甲缝里被扎得满是碎屑的巨魔们，忽然感觉他们的手指和脚趾开始又麻又痛，患处逐渐肿大，很显然攀爬时的抓握之处都被抹上了毒药。虽然并不致命，但这毒药引起的可怕幻觉足以让他们丧失行动能力。从那以后，但凡碰上有油状物或是有些潮湿的地方，士兵们都会犹豫不前。他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防范毒物上，使得原本的任务大受拖延。

沃金在攻击他们的精神，折磨他们的意志，正在有效地摧毁他们。

暗影猎手同时也在嘲弄他们。卡拉用手指飞快地翻动着一枚小小的木制徽章。它的一面被烧焦了，上面用巨魔一族的符号标示着数字“三十三”，另一面则雕刻着魔古族的花纹。他们发现这些徽章有的散落在地面的陷阱里，有的则无故出现在斥候已经查验过的地方。更有谣言说在卡拉的帐篷里也发现了一枚这样的徽章，这暗示着，暗影猎手可以像他在雷神岛上暗杀那些军官一样轻易地干掉她。关于那个数字，有很多猜测，有的说这数字与雷电之王殒命千年之后出现的某种奇门秘术息息相关，还有的说这是一个独有的传统，是为了凸显沃金作为第三十三代暗影猎手的身份而制。然而这些信誓旦旦的人谁也不能对这个所谓的传统说出一个所以然。卡拉不得不杀掉一名阿曼尼巨魔来以儆效尤，可是谣言一旦在人群里生根发芽，就很难再驱除出去。

她最乐意听到的一种解释，就是每一名抵御者都保证会在死之前杀掉三十三名敌人——这意味着她的大军所面对的敌人不会超过十八人。这样的誓词也就是在游吟诗人的颂歌里才有那么点价值，但这的确让她变得更为谨慎了。你的三十三个目标里有我么，沃金？

她静静地倾听，但耳畔的轻风并没有带来任何回答。

这时尼尔赞船长跑到她面前敬了个礼。“一名阿曼尼厨子溜达到我们还没有清查过的地区去方便，结果恰巧踩在了敌人的陷阱上。他跌落下去扑倒在地，大腿、腹腔和一只手都被刺穿了，但他还活着。”

“他已经被你们救上来了？”

“没有。”

“安排一下，在今天早上队伍继续开进的时候，让每个人都从他面前经过，好好观摩一下。”

巨魔勇士点点头。“如您所愿，我的女士。”

“很好。要是他能苟延残喘到队伍全部走过，就救他起来。”

“是，主人。”

看到他并没有马上离开，卡拉扬眉问道：“还有什么事？”

“一个传令兵带来了舰队的消息。他们要返回卓金村海岸了，因为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从北方袭来。这场风暴会带来强风、冰雹和霜雪，从雷神岛过来的后续部队也都要延期了。”

“很好，这么一来，待我们消灭那群武僧之后，就会有更多时间来巩固潘达利亚了。”卡拉抬头扫视了一遍目标处的绵延山脉，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营地。四下里都遍布着行军帐篷，同往常一样，他们并没有在背坡处扎营，这样就不会受到雪崩的影响，敌人也难以发动突袭。即便天寒地冻，他们也从不生火，这样敌人也就无从弄清他们的具体人数。

她伸出一根手指在嘴唇上轻轻拍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我们必须快速向前推进了，而不能在风雪天暴露在室外。越靠近影踪禅院，我们就越有可能找到庇护之处。在一天半的时间内登上峰顶，能完成吗？”

“按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没有问题。我们会在风暴来临之前抵达目的地。”

“安排两支最优秀的连队，让他们跟古拉巴什分遣队互换外衣。我想让他们走在前面和两翼，在午夜之前把剩下的洞穴都清查完毕。我们必须在午夜前找到栖身之所，以防这场风暴移动得比我们预想的更快。剩下的人继续向前，打通那些武僧们逃跑用的秘密隧道，然后攻进去。把那些已经受伤的人留下，让他们稍后自己跟上来。一起行军只会拖累我们的速度，我们必须快速推进。”

“还有，今晚把火都升起来，不用在冷营中休息了。每个营帐都给我生上两堆篝火。”

她的下属眯起了眼睛。“主人，这会消耗掉我们大部分的木柴。”

“大部分？把它们全都用掉。”她指向影踪禅院，“如果我们的战士还想再次体会温暖的感觉，那便是在影踪武僧的火葬堆前！”

***

沃金看着那些屈服于黎明之前漫漫长夜的敌人，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在取笑那些赞达拉。他们的陷阱和偷袭没有杀死预期中那么多数量的巨魔，但是卡拉已经被迫采取了近乎绝望的行动。她将两个连队从主力中支了出去，这削弱了她的兵力。这些攻击也吓唬住了不少她手下的士兵，等他们抵达影踪禅院之时，肯定会满怀愤怒、沮丧，而又疲惫万分。这三种情绪可是行兵大忌，任何一个将军都不会希望这种情况出现在自己的士兵身上。

除了那两个先锋连的士兵栖身在山坡更高处之外，其他赞达拉都在沃金预料之中的位置驻扎了下来。对此，祝踏岚决定把留守的三十三人都召集起来。实际上，集合起来的是三十一人，因为当众人在住持的命令下聚集到白虎寺的时候，曹大哥和提拉森正领命去担任第一轮岗哨。

武僧们在祝踏岚面前排成三排，前两排都各有十名武僧，最后一排有八名武僧。老陈和沃金则站在最后一排队列的两侧。在队伍旁边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老陈刚刚拿出来的美酒和佳肴，他声称这是自己最好的收藏。沃金没有怀疑这一点。他很少看见老陈在一件事情上如此专注，他的话语中带着真诚，没有丝毫夸张。

祝踏岚伸开手掌。“你们都还很年轻，对我们当年推翻魔古族统治的情况根本没有任何记忆。当然，说句玩笑话，我也还很年轻。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允许去知晓那些历史和记忆，去知晓从影踪禅院存在之前就一直代代相传的故事。从那时开始，我就不仅仅把反抗魔古族当作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而是将它当作一份我必须承担的责任。”

“现在你们也要继承这光荣的传统了。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如此。许多其他的影踪武僧也希望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战斗，但是为了完成既定的目标，我们不得不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支援村民。我想你们会很高兴得知女僧李泉还没有牺牲，她的雕像没有从山脉之骨上掉下来。我们当中又多了一个活下来的人，一起并肩对抗这古老的对手。”

沃金点点头，感到十分欣慰。他确定李泉肯定已经向联盟通报了详细的信息，他们很快就会有所行动。部落的间谍也会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他们的上级。虽然他还是对加尔鲁什听到这个消息后会采取何种行动有些担心，但这一次，加尔鲁什一直以来对战争的饥渴却似乎并不是一个大麻烦。这三十三人会死在这里，但赞达拉的入侵也会随之土崩瓦解。巨魔一族也会得到救赎。

祝踏岚双手合十。“尽管我没有亲眼见证魔古帝国的覆灭，但是我保证这个关于魔古人末代皇帝的故事是真实可靠的。他跟一个熊猫人侍从一起爬到了晴日峰的峰顶，比我们现在所站位置还要更高。他站在那里，伸出双臂兴奋地在原地转起圈来。他俯视着整个潘达利亚，满心欢喜地对着仆人说道：‘我希望能做一些让所有潘达利亚子民都为之高兴的事情。’仆人冷冷地答道：‘那么，可以请你跳下去吗？’”

武僧们都笑了，欢乐充满了整个房间。沃金只希望当他们重伤尖叫濒临死亡之时，还能够记住这一刻的笑声。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还能活下来，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但他暗下决心，如果他是最后一个牺牲的，他一定会放声大笑，并记起此时此刻回荡在这个房间里的欢声笑语。

“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里的仆人最后落得什么下场，但是据说这位皇帝感到十分愤怒和痛心，他向世人宣告，那座他被吐槽的山峰，也就是此刻我们所在的影踪院，是一个被污染的地方。从此，再没有任何一个魔古人来过这里，但这反倒给我们留出了一条活路，让我们有地方可以聚集、训练，并且筹谋商议如何推翻他的统治。我们没有被发现，因为他们从没想过要来这里找我们。”

在祝踏岚继续发言之前，他对着老陈和沃金尊敬地鞠了一躬。“数月之前，我和那些魔古人一样从未想过去寻找那些我们需要的东西。风暴烈酒师傅先是给我带来了一名人类，然后就是这位暗影猎

手。我让他们留了下来，也告诉风暴烈酒师傅不要再带人过来了。对于这个决定，我感到非常后悔。就在这个房间里，我曾经和风暴烈酒师傅有过一次谈话，我们谈到了船锚和海洋，谈到了火金派和土水派。我问他，在他眼里哪一样才是最重要的，他说都不是，他说最重要的是船员。对于他的回答，我思虑良久，而此时此刻，在我面前站着的你们，就是船员。”

他把双手负在身后。“你们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影踪禅院。你们都被教导要团结一心。然而在这场危机面前，在这个崇高的目标面前，你们才真正得以凝聚为一个整体。”

祝踏岚举起一个木质徽章。“风暴烈酒大师已经备好了佳酿。为了纪念我们，他把这酒叫作‘三十三’。而作为‘三十三’的成员，我们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人们会怀着自豪来怀念我们，铭记我们。而且，我希望你们能知道，作为这其中的一员，我感到无比骄傲。”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久久地保持着这个姿势，以示内心的敬意。武僧们，还有沃金、老陈，也都向掌门回之以礼。沃金的喉咙变得沉重了起来。他突然发现，他曾认为向其他种族鞠躬是有失身份的，然而现在，他的内心却因为和他们同为影踪派的一分子而感到无比骄傲。

他们就是“三十三”，他经常想象部落也能如此。各种不同的力量因为相同的目标而团结一致。他们的精神——就如邦桑迪的意志融入巨魔的意志一样——也已经融入了意志之中。是的，沃金仍把自己看成是一名巨魔，巨魔仍旧是他最重要的身份，但这已不能代表他的全部。

武僧们都直起身来，解散了队伍然后直奔盛宴而去。战前的美食佳酿总会带来愉悦，老陈的美酒振奋了他们的精神，让他们有勇气去抵御任何困难。武僧摆出了大量的食物——如果影踪院最终沦陷，敌人会发现让粮仓空空如也的原因，竟然是这些熊猫人们不做饿死鬼的觉悟。

老陈在雅丽亚的陪同下，递给沃金一大杯溢满泡沫的啤酒。“我确实是把自己最好的收藏留到了最后。”

沃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浆果和香料的芬芳触动着他的嗅觉。这杯啤酒温度适中，味道丰富，细品起来还有着苹果酒的刺激浓烈。这酒的滋味非常奇特，又酸又甜，还带有些许辛辣，这些味道全部在他的舌尖跳跃。酒里混合着各种味道，他甚至很难分辨出其中的一半。而它们融合得如此完美，执意分辨未免又显得太煞风景。

沃金用袖子擦了擦嘴。“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夺回回音群岛的时候，我在岛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那个温暖的夜晚、那阵轻拂的暖风、那片海洋的味道。我毫无畏惧，因为那是我命中注定的地方。谢谢你，老陈。”

“我欠你一句感谢，沃金。”

“为了什么？”

“因为你曾告诉我，最好把所有想做的事情都付诸行动。”

“那么你是我们当中最伟大的，因为你把自己的真心全部交给了我们。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家，在这里我们不会害怕。”沃金点点头，又喝了一口，“至少，在赞达拉来临之前，这里不会有害怕。他们会带着恐惧到来，而那时，我们会用行动为他们奉上更深的恐惧。”

➢ 第三十二章　激战爆发

沃金忽然想到，激战爆发之前的这么一个细微而短暂的瞬间，恐怕便是自己死前能够记住的最后一刻了。这个念头就这样攫住了他的心。黑云压城，天色早早地暗了下来，但是赞达拉依然推进至了落英林。初雪撒落得好似尘埃，徐徐飘荡，任由反复无常的微风肆意摆布。树上结满了粉色的花朵，遮住了敌人的行迹，但这并未给他们带去任何实质的优势。

在他右手边的十几码处，提拉森拉弓上箭，随着些许轻微的嘎吱声，他一箭射出。时间仿佛慢了下来，沃金几乎都能看到那支箭离弦之前弯曲的一刹那——能够看到猩红的箭杆、蓝色的尾羽和条纹，以及专为穿透锁甲而设计的钩刺。箭消失在了粉色的花海之中，只有两片细小的花瓣跟随雪花摇摇晃晃地坠落，表明它们曾经来过。

远处，有个声音在昏暗的薄暮中湿咳起来，然后一个身体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紧接着，便传来了属于战争的尖啸、哭号，以及古老而邪恶的诅咒。赞达拉倾巢出动，开始向前猛攻。

有些人在穿越小树林之时便倒下了——他们的双脚再一次踩进了陷阱之中。即便陷阱里没有那些能够刺伤他们或是困住双脚的利器，单是这些巨魔冲刺的速度与力量就已足够令他们折断双腿，扭伤膝盖。没有人因为队友的失足而停下，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跳过他们，继续前行。

情况严峻异常，祝踏岚告诫武僧们一定要倾尽自己的全力。他挑选了六名技艺最精湛的弓箭手与沃金共同协作。他们设计了一种让每一支箭都能够射杀好几名敌人的战术。当侵略者穿过树林时，沃金严肃地点了点头，六名武僧便搭箭射了出去。

树林中设下的埋伏不仅仅只是几个陷阱而已。修剪好的树枝被削成了长钉状，有一些还和镰刀绑在一起，还有一小部分从头到尾都缠绕着倒钩的锁网。所有的机关都掩藏在粉色的花海之中，它们都用仪式结绑着，完全不着痕迹。

武僧所用的箭矢上都装着狭长的锐角箭头，箭刃打磨得十分锋利，非常利落地射断了林中的绳索，让树枝纷纷回弹。

锁网像恋人的拥抱一般裹住了一名赞达拉。他奋力晃动着身躯，徒劳地想要挣脱束缚。而此时镰刀也在不断地划过其他敌人的脖子，或是狠狠地刺穿他们的身体，让他们一一倒下。其中一把砍在了一个巨魔的脸上，划瞎了他的双眼，割掉了一只耳朵。他枯坐在树下，试图用自己血淋淋的手指把耳朵重新拼凑回去。

在北面的封印之厅门口，一批小型攻城武器咔嚓作响。几十只小陶罐翻滚着直冲而上，朝着那座通向禅院中心小岛的索桥而去。这些陶罐有的装着之前抹在石块上的那种剧毒，有的则填满了油脂，用来让地面打滑，还有的则在碎裂之时散布出一股股白色、紫色、绿色的苦涩烟雾。

沃金希望这场面能够拖住巨魔。不幸的是，狂风稀释了那些烟雾。落雪开始变得密集，洋洋洒洒地替代了先前的雾霾，但他还是一眼便望见前方的赞达拉正穿越树林排山倒海而来。沃金站在小岛正中的亭子里等候着。他与敌人之间只剩下一座架在沟壑之上的索桥相隔，而这并不能减缓赞达拉的脚步。

“提拉森，撤到安全的地方去吧。除非我前去阻挡，否则他们不会停下。”巨魔抽剑出鞘，“所有人，按照计划，撤退。感谢你们的努力。”

人类和武僧们一起沿着另一座桥撤到了攻城器械所在的地方，接着又迂回到了雪流道场南面，在这里见到了曹大哥和他带来的命令。

此时，在沃金的对面，赞达拉已经抵达小峡谷的边缘。他们犹豫着是在大举进攻之前休憩片刻，还是继续推进，然后出其不意地攻向那名在岛上独自等待的暗矛巨魔——那名暗影猎手。沃金告诉自己他们一定会选择后者，因为赞达拉无论如何都不会迟疑。

他将手中的阔剑高举过头顶，在狂风中大喊道：“我，森金之子，暗矛部族的沃金！我乃暗影猎手！若有何人相信自己的血统、勇气、本领能够在我之上——我在此恭候，以决斗见分晓！如果你们心怀荣耀，或是笃信自己乃无惧之勇者，就上前来接受挑战！”

对面的巨魔们被震慑住了，愕然地面面相觑。队伍推推搡搡地骚动着，突然间，有一人被推出队列，坠入了峡谷。他落在一堆积雪之中，抬头看了看沃金，然后在峡谷的墙面上扒寻摸索，而他的同胞们只是在一旁嘲笑着他。赞达拉做出这样的行为颇有些古怪，但沃金没有时间去考虑这到底预示着什么。

这些傻瓜们没有相信我。沃金看着深坑里的那名巨魔。他的身上沾满了雪花，而沃金念出的咒语已经将他冻住。巨魔崩溃了，他颤抖着，却依然还在迟缓地抓扒着墙壁想要逃脱。

一名手持刺矛的魔古人用宽阔的双肩挤出一条路来，走至桥头。“我乃邓泰，邓冲之子。我的家族早在暗矛出现之前就已在侍奉不朽之王。我，血统不凡，无所畏惧。我的武技会让你饱受千刀万剐的淌血之苦。”

沃金点了点头，然后退开一步，示意魔古人走上前来。邓泰踏上索桥，绳索立刻绷得紧紧的，木板亦随之嘎吱作响。沃金颇有些希望能有一支箭矢直接射断桥绳，然而实际上这只会激怒魔古人，并让自己蒙羞。

但若是恰巧那一坠足够致命，沃金也便能用羞辱换来活命。对于那把刺矛，他并不是非常有把握。它的矛身极短，矛刃反倒很长，看上去异常锋利，并且还带着钩刺。手持这把武器，只需简单出招，便可以击倒一头公牛。

幸运的是，我并非公牛。

这名魔古人仅比沃金高出一寸，肩膀却足足宽出了一半。他身上罩着一层锁子编成的内衬，外面附着严严实实的板甲，但行动的步伐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放慢。他以惊人的速度笔直冲向沃金。

邓泰握矛直刺。沃金举剑将其格向左侧。矛锋击中了亭子里的一根石柱，擦出点点火星。沃金挥剑向下，又将之举起横扫一圈。剑刃尖端划到了魔古人的右腕，顺势而下，划破了锁甲和护腕，直至击穿护手，让黑色的血液喷薄而出。

这是魔古人首次见血，但巨魔还没来得及高兴，敌人的长矛便又刺了过来。这一次敌人将矛柄反转了过来，用柄末的金属球猛地击中

了沃金的肋骨。这一招把巨魔挑到了半空之中。沃金立刻调整平衡，以蹲伏的姿势落回地面，勉强招架住魔古人紧接而来的一击。

飞雪凌乱于风中，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帘幕。对手的踪影逐渐消失在了视线中。

沃金低落地继续用剑挥砍着。魔古人的矛锋几乎贴着他头顶划过。他反手刺出，猛地击中了什么，似乎是脚踝，而且毫无防御——看起来是从铠甲的缝隙间刺了进去。

沃金收起手臂往右翻滚。他压低重心，防范着长矛的横扫攻击。接着，他期待的事情发生了，魔古人的巨大身形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了风雪之中，他负伤倒在沃金之前躺着的地方。那支长矛直刺入了地底五尺之深，将所在之处的石块击得粉碎。

沃金抓住时机，立刻起身疾奔过去。他斜挑阔剑，由左下划至右上，曲刃刺入了魔古人的腋窝。连接锁甲的铁环砰地断裂开来，鲜血顷刻涌出，但不管锁环还是鲜血，都不足以证明这造成了足够的损伤。

沃金回旋身子，重新面向树林，那里一众巨魔们还等在小峡谷的边缘。此时一名赞达拉军官出现了，他粗鲁地打着手势发布命令。尽管沃金从一片白茫茫之中只能捕捉到几个朦胧的轮廓，风声也将对面的命令声吞噬，但毫无疑问，他定是在命令战士们进行攻击。

敌人的队伍开始从沟壑中蜂拥而至。

沃金本想喊出一个警告，但那名魔古人再次攻向了他。他并没有将长矛从地底拔出，而是扭动着矛身，将之折断，握在手中蓄力挥出。对沃金发出的那一击划过了他的腹部，将他击回了亭子的石柱边。暗影猎手一头撞了上去，眼冒金星，整个人缩了下去。

邓泰站到了他跟前，将矛身反转过来，让那枚金属球泰然自若地停在那里，随时准备过肩一击，以粉碎沃金的头骨。魔古人笑着说道："他们为何会惧怕你？我不明白。"

沃金也咧开嘴笑道："因为他们知道暗影猎手从来都是致命的。"

邓泰盯着他，不得其解。雪花在小岛上盘旋飞舞，遮掩着其中的战士，一如潘达利亚上空的迷雾遮掩着这片大陆。尽管视线如此糟糕，一支黑色的箭矢还是刺破风雪射了过来。提拉森本打算杀掉那名魔古人，但他失手了。不过，这支箭仍然像面纱一般，在邓泰眼前划过。

这便已足够。

矛身坠落在地。

魔古人一瞬间的分心，为沃金赢得时间闪到右边。金属球未能命中他的头部，只击中了他的左肩。沃金听到了清晰的骨头碎裂声，比他自己能够感知到的还要真切。他的左臂失去了知觉，要是放在其他时刻，这也许会让他异常心焦，但现在他感到与痛觉已经失去联结，对于未来亦不再忧虑。

事实上，唯一让他能感到联结的便是禅院与武僧，以及那些曾经历经的苦训。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其他的一切也无须重要了。赞达拉不配拥有这片土地，如果他们自认为能够击垮我，那他们就太愚蠢了。

沃金一个回旋，挥动阔剑砍向魔古人的膝盖，黑色的液体不断地涌出。更重要的是，他的膝盖弯曲了下来。

邓泰踉跄往左边跌去。他重重地倒下，受创的膝盖正好撞在了地上，这让他不禁发出了疼痛的呻吟。他抓住自己的左手，努力伸直右腿让自己平衡一些，接着挥动着矛身，试图阻止沃金趁机袭击自己。

沃金自小就一直与小型猛禽为伴，这种把戏根本难不倒他。他身体后倾，那只金属球呼啸而过，只击中了下巴。沃金顺势狂怒地踹出一脚，从侧面踢中了魔古人的右膝，接着他狠狠地踩了上去，将其碾得粉碎。

邓泰用矛身狠命击向沃金的臀部，矛身断裂了。沃金打了个趔趄，但很快便又稳住。魔古人的右手继续横扫而过，沃金用阔剑轻轻挑过他的手腕，他的手掌便随着长矛的残片一齐旋转着，没入了风雪之中。

魔古人死死盯着残肢上不断涌动的鲜血。接着沃金朝着魔古人的脖颈处挥动阔剑，干净利落地切下了他的头颅。

一位洛阿——也是唯一一位能够做到此事的洛阿——让风雪停滞了一瞬间。风声消散殆尽，空气也明澈了。魔古人的头颅连带着他胸前的护甲一齐缓缓滚落下来，这一刻，万籁俱静，没有一丝响动。它在雪堆前停住了，空洞无神的双眼仍凝视着那具无头尸体，就像一位被抛弃的爱人紧紧地盯着自己不忠诚的配偶一般。

战场四周停滞了这么短暂的一瞬。巨魔和武僧们全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座小岛。魔古人跪在了这名暗影猎手的面前。他的头颅似乎是在点头，身体则砰地向前倾下，仿佛是一个完整而又正式的鞠躬。

紧接着，巨魔船长手持长剑指向沃金。“他单枪匹马，身负重伤。杀了他，杀了他们所有人！”

平静与空气中的沉默一道被打破。赞达拉部队奔腾而来。

➢ 第三十三章　冲入敌阵

当对面的巨魔们穿过木板桥踏上小岛边缘之时，沃金确认了一件之前就已经注意到的事情——他所面对的并非赞达拉，至少不全是。那些高大的巨魔肯定都是，他们的身高暴露了身份，以致许多人在抵达此处之前就已经被红色的箭矢插进了眼睛或喉咙之中。而其他人尽管都身着赞达拉的盔甲，但他们肯定是古拉巴什和阿曼尼。

在精英部队抵达之前先派出少量部队压制敌人，这是沃金早已熟知的一种战术。卡拉肯定是认为自己才智过人才想得出这么一招，但是在沃金看来，卡拉恐怕很快就会得到教训了。望着这支没有头领的军队，沃金相信自己定能将其摧毁。

战斗必定会带来毁灭，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战斗。卡拉的军队在体型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除了正在迫近的战士以外，牧师和巫医也从树林中出现了。黑暗能量在他们的双手之间嗞嗞作响。咒语释放了出去，一道电弧闪向了正在防御封印之厅的武僧们。一些武僧应声而倒，但少数几名影踪派唤雷者随即做出了回应。他们的咒语在巨魔中间炸开，有些人瞬间便被点燃，至少有一名巨魔被烧毁了胸腔。

扰人耳目的雪幕被风卷起旋涡，在战场上恣意乱舞着。沃金的左肩此时已经恢复了些许知觉。他昂首冲进巨魔阵中，把自己当作是狂风中锐不可当的复仇者。当霜风雪雨几欲吹破衣衫刺痛身体之时，沃金的阔剑深深地割了下去。它刺入赞达拉的臀侧，切断了大腿动脉。它扫过敌人们的脖颈，热血纷纷喷射而出，将正在坠落的白雪染成一片片墨色。而刀锋片刻不停，一次又一次地穿透腋窝，切断跟腱，剜出眼球。

他没有对敌人的喉咙下手，以便他们能够宣泄恐惧与痛苦。

有一些士兵勇敢地与他相搏，另一些则缓缓地，试探性地接近他。他们在寻找着弱点与破绽。沃金坦然地亮出破绽。长久以来他都当自己是死人一个，所以他们那些轻微的砍杀穿刺根本不起作用，如果一招未能直接将他毙命，那就跟失手无异。

沃金内心深处知道自己不会一直占据上风，但他口中的怒吼、眼中的光芒和想要砍人的渴望显然都在抗拒着这一点。他的敌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眼前这名巨魔虽然衣甲残破、浑身浴血，但绝不会停止前行。如果没有阻止他或是杀掉他的自信，恐惧便会侵蚀他们的胆量。

于是，沃金冲入了敌阵。

他飞快地掠过一名正在将断肠塞回烂肚的巨魔，但回过神时便发现自己已经被团团围住了。他被迫转了回来，和身后的侵略者一起直面这激烈的战场。咒语引发的奥能震荡点亮了战场的右侧，而如箭的霜雪正片片往左飘落。一片朦胧之中，巨魔们攀上了小峡谷的边缘，开始攻向守卫封印之厅的武僧。那里有一处避难所，但沃金知道自己去不了那儿了。

忽然间，随着一片如电光般闪过的火浪，老陈出现在了小岛之上。当面前的赞达拉转过身来面向他时，老陈再次鼓动火焰。巨魔的脸立刻变得像熔化的蜡油一般，他的头发化作了火炬，肉体也跟着温柔地烧灼了起来。

在他身后，雅丽亚、曹大哥还有另外三名影踪武僧正沿着索桥跑向小岛。老陈用火烧出的这一条血路，被棍棒和刀剑继续拓展开来。雅丽亚身手矫捷，即便没有落雪也很难看清她的招式。她一击出手便在盔甲上留下了一个凹痕，接着将藏在里面的骨骼也震得粉碎。每一记重击都伴随着尖叫与骇人的诅咒，每一记勾拳都从碎裂的下巴里带出牙齿。

老陈张开手爪大喊道：“快点！”

沃金惊愕万分，武僧的行为让他犹疑起来，而赞达拉的包围圈很快就会再度将他困住。但武僧们冲了上来，用身体将他团团围住，护在其中。一时间，拳影交错，刀吟剑啸。武僧们拨开拳脚，阻绝刀剑，如若一面不可撼动的铁壁。他们迅捷的步伐在敌阵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但却并没有试图利用这一优势。他们似乎只是为了营救沃金而来，并没有尽可能消灭敌人的念头。

沃金抓住老陈的手爪，全力冲向索桥。他不愿就此罢战，但这小岛并非合适的战场。如果他留下，他们所有人就都会留下，然后死在

这里。于是沃金只得跟在井然有序的武僧队伍身后，一同撤离到封印之厅门口的平台之上。

正当他在思忖着守在桥头断后的时候，雪流道场的警钟洪亮地敲响了。它急促地响了六声，而后戛然而止。他望了过去，巨魔们正从道场中倾泻而出，显然赞达拉们根本就没有在意他们的褴褛衣衫。

在那边一同站着的，是卡拉和一名魔古人。

祝踏岚掌门出现在了封印之厅的正门口。“全部后撤！”这道命令并无一丝慌张，且威严不容抗拒。武僧们立刻往大厅中撤去，走在人群最后的沃金和老陈也同样照做。

赞达拉们一副稳操胜券的模样，愉悦地看着他们离去。

沃金驻足在门廊里，望向雪流道场。飞雪一点一点模糊着他的视线，他最后看到的便是赞达拉们正在把死去的武僧们扔至小峡谷中。他找寻着提拉森的踪影，但鲜血已经渗进了眼里。

两名武僧关上了沃金身后的华美铜门，然后用一根粗重的木棍插在了门闩里。沃金单膝跪下，喘着粗气。他一把抹去脸上的血迹，再度抬起头来。

三十三人迎敌，十四人折返。除了祝踏岚以外，其他人都满身是鏖战的痕迹。许多人的长袍被血污所染，许多人的身躯被法术烧灼。至少有两名幸存者正在忍受着骨折的剧痛，而沃金怀疑其他人多多少少也都隐瞒了伤势。雅丽亚看起来肯定断掉了几根肋骨。老陈的右手也在不住往下滴血——不是敌人的残血，而是来自他自己的伤口。

巨魔瞥了一眼影踪派掌门。“他们是怎么进入雪流道场的？”

“他们应该是凿穿了我们堵上的密道。”祝踏岚心烦意乱地摆弄着手指，“还有一些敌人试图从下方攻入这里，但是被拦了回去。”他瞟了一眼一尊虎雕后面半开着的壁龛。沃金有些好奇在这里曾经发生了多么激烈的酣战。

暗影猎手皱着眉头直起身来，开始活动左肩。“卡拉派遣了一些她的精英部队衔接侧翼。她强迫其他人充当这次进攻的先头部队。我

们做得很好，已经宰掉了很多。”

“但还是不够。”祝踏岚点了点头，在狂风的号叫声中露出了笑容，“也许这寒冬会替我们干掉他们。”

沃金摇摇头。“我觉得他们不会等这么久。”

封印之厅是一幢丁字形布局的建筑。主门设在三翼交会之处，面向一片环形的低地。而从主门进入之后，左侧走廊的尽头还立着另外一道双扇门。敌人正在那里敲击着，想要突入进来。

老陈大笑道：“我觉得我们不用理会那扇门。”

“同意。”沃金从一扇门望向另一扇，“我猜想卡拉应该会先调集火力攻打远处那扇门。然后声东击西，迅猛地击破这扇门。老陈，如果你愿意热情地欢迎她一下……”

熊猫人点点头。“乐意至极。”

“曹大哥，远处的那扇门就归你了。”沃金走到提拉森藏着一只箭袋和一把小型马弓的地方。他展臂开弓，试了试张力。“我就守在此处，大厅的正中，见机行事。”

祝踏岚掌门点点头，然后步上台阶，在正对主门的那道走廊中间坐下，让自己沉静下来。与其他十三人截然相反，他看上去纯净而安详。沃金本想抗议，但祝踏岚平和的心境与置身事外的超然征服了暗矛巨魔。如果连他都不担心，我又何需担心？

赞达拉从侧门开始了进攻。咒语无情地敲打着巨门，如同铁匠单调而反复地敲打着马蹄铁一样。木质横杆对面的金属开始显出暗红色的光芒，木头上也开始冒出灰烟。武僧们紧握武器严阵以待，而老陈和雅丽亚则紧紧拥在了一起。

紧接着便是一场巨大的爆炸。炙热的金属残渣在大厅中四处飞溅。双扇门的其中一扇垮了下来，另一扇则弯了进来。那根橡木制成的门闩烧成了灰烬，在门前为侵略者们铺就了一摊红色的地毯。

沃金尽其所能飞快地张弓射箭。提拉森说得没错，在如此近的距离上使用短弓，只要力道足够便能贯穿盔甲。赞达拉密集地聚在一

起，从破门之处汹涌而入，沃金甚至不需要瞄准就能直接命中目标。利箭所到之处，中者非死即伤，他们的生命被永远地定格在了这一刻，颓然倒地不起。

武僧们英勇地抗击着。室内温暖的灯光下，刀剑不时地闪耀着金色或银色的光芒，饱饮巨魔的鲜血。山呼海啸的敌潮使得沃金绝无可能失手，但也使武僧们无法自由行动。若是在更为开阔的战场上，他们便能穿插分割，将敌人化整为零。不过即便场地受限，许多巨魔也已经被夺走了生命。这并非因为他们是担任炮灰的古拉巴什和阿曼尼，而是因为他们居然胆敢攻击影踪武僧。

长矛与剑器饥渴地追寻着敌人，但同时，武僧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曹大哥是坚守到最后的人之一，他的脸庞被劈成了两半，旋转着倒下。其他人则隐没在了一片巨魔血肉的海洋之中，死时也许会因为自己手刃了许多陪葬的巨魔而心怀满足。

第二场爆炸响起，前门应声而破。老陈吹出火浪，将当先的赞达拉包裹其中，但更多的精英部队疯狂涌入，直冲雅丽亚和他而来。带领这场袭击的船长从外面飞奔向前。在他身后，卡拉与另一名魔古人站在一起。她审视着此处，一副胜券在握、只等清点尸体的模样。

沃金把弓扔到一边，放倒了一名正在催动黑暗魔法的巨魔。接着他抽出了阔剑，截住那名赞达拉军官，让他把注意力从雅丽亚那里移到自己身上，然后点点头引诱他上前。“面对我，然后惧怕我吧！”

赞达拉咆哮着冲他而来。在战斗中，魔古人倚赖力量，而巨魔靠的是速度与技巧。他的军刀低吟着砍落，沃金侧头闪开。暗影猎手反手猛击他的中腹，但也被险险躲过。赞达拉未能占到上风，他回转一圈，又冲了回来，凶狠地砍向暗矛巨魔的身体。

沃金顺势接招，将敌人的砍杀挡在高处或身旁。军刀对阵阔剑，金属与金属之间的相互招架不停嘶鸣。刀锋与剑刃似乎都活了起来，如毒蛇般进击，又如幽魂般消退。佯攻与躲闪，跳跃与袭击，他们两人都以极具威胁力的流畅动作穿插走动。他们愈斗愈快，让周遭火光四溅。

沃金一剑刺了过去，赞达拉回避闪躲，就只差那么一尺的距离。暗矛巨魔往下瞥了一眼，脸上的得意转瞬便被怀疑所取代。敌人此刻

应该已经被开膛破肚然后流出内脏才对。但是，他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幸运地又躲过了一刺。

接着沃金左手施力刺出，然后右手侧向收回，这个动作使得阔剑的曲刃向后回勾，撕裂了赞达拉的背部。沃金将双手反曲向上。剑刃熟练地挖出了一颗肾脏，同时割断了腿部的动脉。他猛地一拉剑刃，洒出一大片深红。敌人下肢已然报废，软软地瘫倒在地上，鲜血溅得满地都是。

“沃金！小心！”

沃金的侧身被人推了一把。他被死去敌军的腿绊倒，狠狠地摔在地上翻滚了几圈。他站起身来，怒视着这名方才一直在静待时机的魔古人。他本该已经一击得手，但却在最后的关头被人搅局。提拉森在千钧一发之际推开沃金，让长矛刺在了自己身上。那股力量贯穿了人类的身体，一直把他推倒墙边，甚至连矛刃都已经深深地嵌入了石壁。人类低下头看着自己被刺穿的身体，面容定格在了一个扭曲的表情。

魔古人高举双手，向着沃金冲了过来。他甚至都没看一眼自己的长矛。他眼中的狂怒与抽搐着的手指暴露了他的意图——将沃金肢解。

若非祝踏岚发起一记飞腿，那魔古人的意图或许真会实现。影踪派掌门击中了他的左侧，盔甲凹陷了下去。这一击力道非常，让魔古人踉跄地朝右边倒去，撞入了赞达拉对雅丽亚和老陈的包围圈。他猛地摔在一个人身上，但又很快又站了起来。看上去，他要碾碎一名巨魔的头骨完全不在话下。

沃金拾起阔剑重新起身的时候，那名魔古人正朝着祝踏岚猛掷石块。每一声沉闷重击响起之处，都是祝踏岚前一个瞬间站立的地方。他们的搏斗让石块为之碎裂，让大地为之震颤。重拳轰然锤落，劲腿扫剪劈折。这名魔古人的肉搏战技巧十分娴熟，体型上也占据着绝对优势，但他就是碰不到熊猫人一分一毫。

祝踏岚不住地躲避、回闪、翻滚。他跳过扫腿，从一连串组合连击中溜了出去。魔古人改变了自己的招式——得益于曾经经历的苦训，沃金认出了其中一些——但熊猫人并没有采取对应的武技。他始

终难以捉摸，如同幻影。魔古人逼迫得越紧，他反倒闪躲得越轻松，直到魔古人精疲力竭。

然后祝踏岚出击了。他几乎像玩耍一般跳上前去，往上一个踢腿，然后又回转向右。他击中了魔古人左腿中段，干脆地将之踢断。在其落地之前，他伸出右腿又是一踢，魔古人的另一条大腿也伴随着一声清响折断了。

魔古人向前倒去，祝踏岚接着一记勾拳袭来。他如同刀刃般的利爪生猛地刺穿了魔古人的护胸甲片，将大半条手臂都插进了魔古人的胸膛，而他硬挺的手指势头不减，一直刺到了后背，让背甲亦随之凸起。

这名老武僧抽出手爪，向后跃回，留下魔古人一头栽倒在地。祝踏岚看了他一会，然后抬眼看向茫然不知所措的赞达拉。他扯了扯自己猩红的衣袖，接着说道："我给你们两个选择：转身离去，或者全部死在这里。"

➢ 第三十四章　和平至上

卡破空飞行的时候，卡拉本人也已经握剑在手跃入厅内，拉抬起右手，在沃金的警告声出口之前，把匕首掷了出去。毒刃锁定了那位最年长的武僧，然而当它仍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冲了过去。

祝踏岚伸出手爪，从内向外划出一个圆弧。他用手背轻柔地拨开匕首，转换了它前进的方向。下一个瞬间，匕首就出现在了一名赞达拉的喉头。受害者和他的同伴们没来得及在武僧的警告下做出反应，甚至也没意识到这是他们领袖掷出的匕首。他们被这一连串的事件弄得目瞪口呆，痴痴地定在原地。

而此时沃金已经挡在了卡拉和祝踏岚之间。“你恐怕得不到仁慈了，我为你安排了更好的结局。”

她双眼闪着火光。“你辜负了我为你安排的锦绣前程，沃金。”

“暗影猎手可不需要什么锦绣前程。”

卡拉出手了，娴熟程度与沃金适才杀掉的那名巨魔不相上下，也许速度还要更快。她的剑刃阴险毒辣地扭动挥砍。沃金并没有强行招架，而是侧身闪躲或将力道卸到一旁。她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可供攻击的破绽，但就算她有，也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沃金的肌肉已经透支。他不确定自己能否用足够的速度击破她的防御。而且她看上去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看着他战斗的样子，她已经从中得到了想要的信息。

她看到了什么？

卡拉压制住了他，就像能读懂他的心思似的。她时上时下地砍杀，接着又绕到右面——沃金完好无损的那一面。她也许注意到了他袒护着自己的左肩，但他的损伤已然恢复。如果不是为此，她想挖掘的又是什么？

然后他意识到，她注意到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不知道的那些信息。当她猛地砍向他的腹部之时，他把武器移到了左侧。他没有接招，只是削减了其速度，而后探上前来。她的剑刺进了他的髋部，

正是邓泰之前用长矛袭击的位置。沃金感到了痛楚，但却仿佛是来自不可思议的遥远之处。

他降下左臂，死死钳住了她的手腕。她抬起头，眼中的暴怒仿佛就要喷薄而出，将他灼烧致死。他轻蔑地迎上她的目光，并非因为她是敌人，而是因为她的存在将会让潘达利亚和所有巨魔都陷入堕落腐化。他们死死地对视着，直到沃金相信卡拉已经明白他的眼神，然后……

迅速地，毫无悔意地杀死了她。

每一次她在场的时候，他都手持一把阔剑用最传统的方式进行搏斗。她唯一没有见过，且从未听闻过的，便是他在影踪派接受的训练。正适合我赤手空拳将她杀死。

他手握矛柄，猛地向前补上一刺，击穿了她的喉头与气管。他收紧手指继续用力。她的椎骨应声断裂，骨头的残片把骨髓捣得破碎不堪，原本硬挺的脊椎转眼变得像稀粥一般瘫软。

卡拉借着下半身仅存力量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开。很快她的腿便再也无法动弹。她面色紫青地溃倒在那名死去的魔古人的脚上，恶狠狠地盯着沃金，试着想要喘出最后一口气。

她失败了。

赞达拉军队站在那儿，脸上全是毫不掩饰的惊愕。卡拉死了，他们的船长死了，两名魔古人死了，还有他们无数的同僚也死了，厅里厅外都充斥着悲啼与死亡。古拉巴什和阿曼尼已经开始撤退。后备队伍的人潮变得越来越稀薄。

沃金重新用右手握住阔剑。“邦桑迪会在前方等着问候你们的。”

他的话语让许多人都感到战栗。他们和余下的同伴们一起隐入了风雪之中，只有几名执迷不悟的巨魔再次冲了上来。祝踏岚就像驱赶苍蝇一样，清淡描写地出招，便让他们骨折倒地，在地板上挣扎着蠕动。

祝踏岚回退几步，温和地挥动手爪。“跟着他们走吧。离开这里。你们可以走了。”

他授予的许可似乎是一道命令，最后的赞达拉部队也消失了。一小部分人拖着他们受伤的队友离去了，唯独剩下浴血后的左翼大厅横尸遍野。老陈和雅丽亚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去，留心着敌人，祝踏岚和沃金则走到了提拉森身边。

猩红的血液斑驳了人类的嘴唇，他虚弱地微笑道：“我动不了了。”

沃金看着那把长矛。矛头明显刺穿了他的脊椎，割断了他的肠子。更糟糕的是，矛上的十字护手如同倒钩一样卡在了身子里面。并且矛刃也深深地钉在了墙里，根本无法拔出。“稳住别动。我知道有个咒语……”

当老武僧在他身上摸索着各处伤口的时候，人类摇了摇头，嘘声说道：“不用了，我的任务结束了。这结局挺好。我可以安心地去了。”

巨魔艰难地哽咽着。“愚蠢的人类，你怎么能就这样安心死去。”

“告诉我我错了，那我就保证不会。”提拉森叹了口气，“让我走吧。没事。”

人类的身体渐渐僵硬了，而长矛还在摇晃着。他身后有些东西断掉了。他向前倒下，祝踏岚接住了他。沃金帮着武僧把他放到地面上。提拉森已经闭上了双眼，所以沃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听见，但他依然开口说道：“我不会让你死的。我没有干掉杀死你的那个人，而且你还欠我一支要奉给加尔鲁什的利箭。”

沃金将双手压在他的伤口上，固定住矛刃。他朝祝踏岚点点头。熊猫人轻轻抽动矛身，缓缓地将它拔了出来。还有大约四英尺的矛头仍然插在墙壁里，血淋淋的边缘看上去就像是因为金属疲劳而断开的。沃金对于武僧到底是怎么把矛刃斩断的一无所知，但他也没时间去想这些了。

他用双手盖住伤口，但人类的血液还是不断从指缝中渗出。沃金唤出一句咒语。金色的能量在他的掌心集聚，脉动着进入了提拉森体内。魔法触到了地板，又回弹了上来。雅丽亚和老陈都依次被它震颤。它甚至流到遍地尸体之中，灌注进了一名被埋在死去敌人之下的武僧的身体。

他等待着提拉森的动静，但是单靠魔法显然是不够的。他闭上双眼搜寻着。他不需大费周折或是搜寻得很远，因为邦桑迪的气息正笼罩着整间禅院。

“这个人不应该被收走。”

“暗影猎手，你如此放肆，竟敢告诉洛阿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森金的声音在沃金耳际响起。“也许他的意思是最好现在别收走这个人类。”

“是的。他还有未尽之誓言，未尽之义务。”

亡者之神放声大笑。“如果这点理由都能阻拦我，那我的王国就会空无一物，再也没有亡者入住了。”

“一名暗影猎手的誓言。”沃金仰起下巴，“也许这个足够影响你。”

幽魂般的洛阿神灵耸耸肩膀。“你倒是为我供奉了许多。”

“他也一样。”

“的确。而且会有更多的人在接下来的寒冬中死去，或是在回报战况的时候因为怯懦而被处决。”邦桑迪笑了，“丝舞者会在你为她编织的这张网中感到欣喜的。所以，好吧，带走你的人类吧。暂时带走。”

“感谢你，邦桑迪。”

“但不是永远，沃金。”伴随着悠远的低语，洛阿消散无影，“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提拉森的身体晃动了，他的肌肉抽搐着，而后又松懈了下去。他的呼吸变得均匀了些。

沃金蹲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擦干了他大腿上的血迹。“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祝踏岚笑道：“我想我们有条件可以让他恢复健康。”

沃金站起来。地板上血肉模糊，已经没有了可以动弹的生灵。雪花游玩似的飘荡进了厅内，而血迹则缓缓地滴在台阶上，在寒冷的侵袭下变得愈发浓稠，凝固得好像一摊摊红蜡。如此吉祥的景致，就像是在抗拒着残酷的现实。

但死去的人已经不重要了。老陈和雅丽亚开始去寻找其他被压在死人堆里的幸存武僧，而沃金则弯腰将人类揽入怀中。“来吧，祝踏岚掌门，是时候开始治疗了。”

***

老陈把最后一根点燃的熏香插进了装满细沙的铜罐，然后面朝隔板鞠躬。

雅丽亚也调整好了最后一尊石雕，过来加入老陈。他们久久地屈身，而白色的烟雾缭绕在石像周围，散发着松木与大海的香气。这些石像都是他们从深山之中取回并一一修复的。

然后他们直起身来，不知怎的，她的左手就这么握住了他的右手。

“在这最后的几天里，你一直都是支撑我的力量，陈·风暴烈酒。”雅丽亚害羞地低下了头，“接下来还会有许多残忍的事情需要完成。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独自面对这一切。”

他用手爪托起她的脸蛋凑到自己跟前。“我很不想离开这里，雅丽亚。”

“不，当然不想。那名负伤的人类也是你的同伴。”

他摇了摇头。“你知道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我知道你是在为侄女的安危感到焦心。”

“还有你的家人。”老陈面朝石像点点头，“赞达拉的侵略不会止步于此。魔古君王仍在，赞达拉部队的行军步伐也仍未停止。”

她点点头。“我希望它结束，这算不算自私？”

“我想，期望和平永远也算不上自私。”老陈微笑道，“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也想要它结束，因为结束就意味着恐惧不会再笼罩我的家乡，意味着我不用再离开你。”

雅丽亚·圣言向他靠了过去，两人深情一吻。“我想要的与你一样。”她往前挪动了一些，手臂绕住老陈，紧紧与他相拥，“我会跟你一起走……”

“这里需要你。”老陈也紧紧地抱着她，不想松手，亦不想分离，“我会回来的。不要怀疑这一点。”

雅丽亚退回身来，眼眸里已经开始闪烁泪光，但她的脸上仍旧挂着笑容。“我不怀疑，也不害怕。”

“很好。”老陈轻啄了一下她的脸颊，接着亲吻了她的嘴唇和前额。她靠在他的臂膀里，感觉此刻是如此完美。他深深地嗅着她的气息，陶醉在她的体温之中，“而且我还知道：距离我们的雕像脱离山脉之骨，还有很长很长的年月。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些时间，越多越好。你在何处，何处便是我家。”

***

沃金发现提拉森坐在床沿，腹部仍然绑着绷带。这个人类已经能把自己的脚塞进拖鞋了，巨魔把这看作是他双腿逐渐恢复知觉的信号。因为两天前，这家伙在做同样尝试的时候没能成功。

“山林在等着你。”

人类笑了。“我会让它等着的。我把最好的那把匕首留在了隧道里的一名赞达拉身上。我还期盼着能把它取回来呢。”

“我想你需要去找回两打匕首。”

提拉森点头道："也许是的。我下到那里的时候，从没想过还可以重见天日。"

卡拉的精英部队凿穿障碍进入了禅院的地下隧道，然后压制住了雪流道场的武僧。他们进入那幢建筑时并没有遇到提拉森。人类耐心地潜伏在隧道中，沃金早已见识过他的手段。他尾随着那些想要进入封印之厅的赞达拉，让许多人再也没法前进。箭矢在黑暗之中毫无用处，所以他用短剑、匕首，还有几乎跟他脑袋一样大的石块来进行杀戮。巨魔很肯定丧命在他手下的受害者并没有全部被找到，因为许多人都是趴在地上死去的。

"我很高兴你成功了。你救了我的命。"

"你也救了我的命。"提拉森垂下目光，他的唇边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我说的那些什么让我走的话……"

"那是饱受苦痛时的胡言。"

"是的，但并非身体上的苦痛。"人类看着自己大腿上摊开的双手，"我觉得我更愿意死掉，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从此可以脱离苦海，脱离那源自家庭的痛苦。你做出抵御赞达拉的决定时所说的那些话，关于家的话，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们决定留下来战斗，就是出于勇气与荣耀，出于对家园的热爱。"

"也有很多人会说，是出于愚蠢。"

"他们大概是对的，但理由不对。"提拉森唏嘘着，"我求死的意愿跟勇气无关，但无论我是谁，我都不想没有胆量或没有荣耀地活着。"

沃金点点头。"我同意。很多事情都需要这两种品质来完成，太多太多。包括一名神射手的准头。"

"我知道。我会为你准备那支献给加尔鲁什的夺命箭的。"

"但在那之前你还有事情要办？"

"你进入我思维的时候，了解了太多我的事情。"

沃金摇摇头，然后把两只手都放在了人类的肩膀上。“在与你同行的日子里，我了解得更多。”

提拉森笑了。“我会在这儿待一段时间，让身体恢复，顺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我就得离开了。我曾经许下诺言要再看一看家乡的山谷，是时候去兑现了。我的消失对我自己来说也许是最好，但若是要说这对我的家人也是最好的话，那我就是在欺骗自己。我的孩子需要了解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妻子需要知道她的所做所为我能理解。也许我无法再弥补什么，但我不会再让谎言来安慰自己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不是为了她们，也不是为了我。这不是我想要穿越的那扇门。”

“我明白。在这件事情上，你比大多数人都要勇敢。”沃金后退几步，在胸前抱起双臂，“而且在我需要使用那支箭的时候，我相信你定会出现。”

“就像我相信若是我被人干掉了，你一定会帮我解决掉那个凶手。”人类尽力支撑着自己，但仍有些摇晃，“我也希望你得花上很多年才能摆脱这项义务。”

***

沃金站在那座他手刃魔古人的小岛上，往落英林望去。白雪把一切都裹住了。他分不清那些雪堆究竟是石块还是尸体。不过这又有什么所谓呢。白色雪花随着旋风翩翩起舞，它们的纯真无邪掩盖了一切。

沃金情愿让眼前的景象说服自己，哪怕只是一瞬间，说服自己相信这个世界一片和平。

祝踏岚出现在他身旁。“和平是一种自然状态。你可以在这里享受这种状态，只要你愿意，多久都可以。”

“你真是个好人，祝踏岚掌门。”

熊猫人笑了。“但你不会让自己在这里享受的。”

“这样做就太自私了。”沃金面向他，“你向我提议的这种平和非常诱人，但它就像那颗颅骨或头盔一样，是一个陷阱。”

祝踏岚抬起头。“你真的明白了么？”

“是的。这寓言说的并不是颅骨或者头盔，而是说当一个人定义自己的时候，他所要接受的限制。蟹之所以把自己看作是蟹，定义它的并非是它所找到的庇护所，而是那种它寻找庇护所的需求。我不是一只蟹。我的未来不取决于自己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东西来充当我的外壳。我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和很多其他的义务。”

“所言极是。”巨魔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加尔鲁什背叛了部落，而且他会继续这样做。这是他的天性。他让自己被私欲与恐惧所定义。他永远都不会做出改变，他会诉诸许多东西——可怕的东西——来巩固他的地位。为了达成目的，他会让血液流成江河，再让洪水将其洗刷。

“祝踏岚掌门，你在这里有家人需要照顾。老陈也是。提拉森也会回到他自己的家人身边。”沃金目光变得锐利，“而我的家人便是部落。就像提拉森不能让他的家人相信他已经死了一样，我也不能让部落这样想，他们应当得到和平。若是我选择在这里享受和平，那就是背弃他们的和平。”

“这是暗影猎手不能做的事？”

“能或不能，不重要。暗影猎手或巨魔，也不重要。”沃金缓缓地摇了摇头，“暗矛沃金不会丢下自己的人民。那不是我的作风。是时候提醒我的敌人们这个事实，让他们为自己犯下的恶行付出代价了。”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战争罪行
CHRISTIE GOLDEN [美]克里斯蒂·高登/著 李镭/译
WAR CRIME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战争罪行

作者：【美】克里斯蒂·高登

译者：李镭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05-01

ISBN：9787513314480

目录
CONTENTS

➢ 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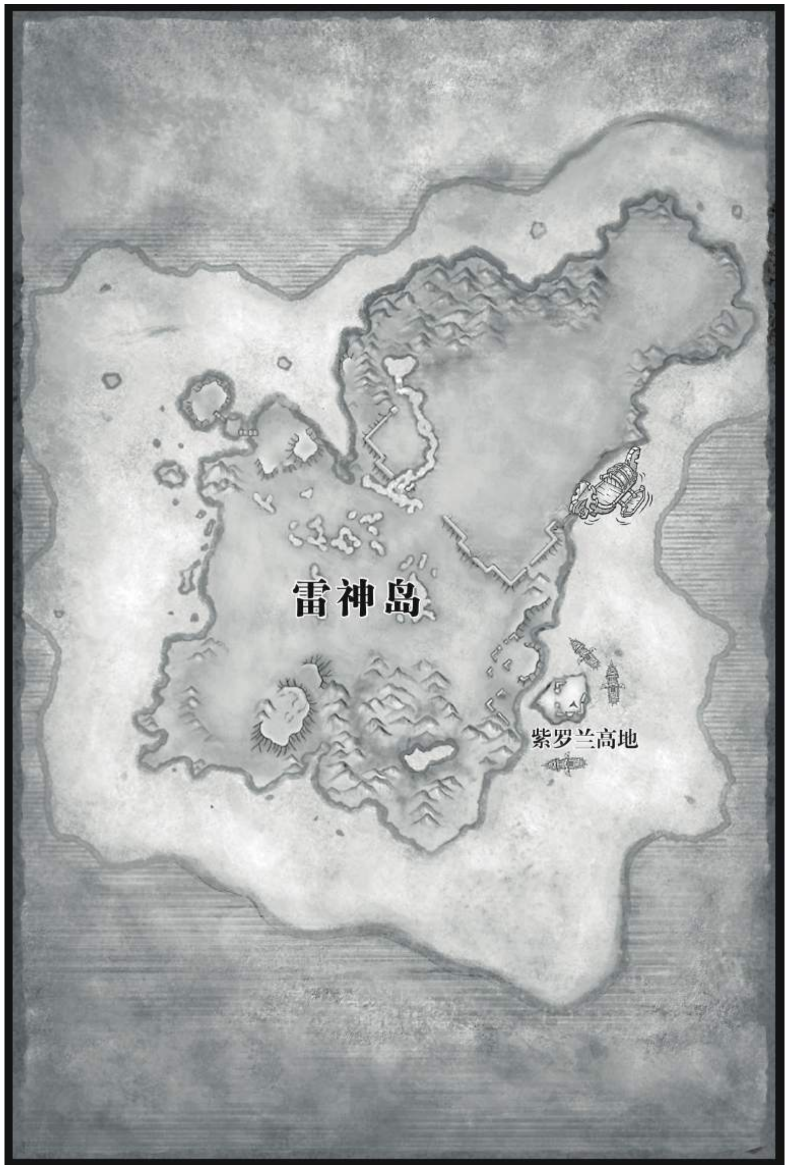
作为《熊猫人之谜》与《德拉诺之王》两部资料片之间的过渡故事，《战争罪行》讲述了奥格瑞玛决战以后，由四天神发起的针对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审判和围绕加尔鲁什所引发的一系列阴谋。渴望复仇的人想要置他于死地，别有用心的人却想让他逃脱罪责，而战败的部落大酋长却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悔意……

本书所叙述的针对加尔鲁什的审判，实际上也是四天神对联盟与部落每个人内心的一次审判。联盟与部落的领袖齐聚潘达利亚，在这片被战火摧残过的土地上，他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决断，以及因此引发的后果。

《战争罪行》与之后的故事就像一个因果相承的巧妙循环。因为预见了燃烧军团的威胁，黑王子拉希奥策划了加尔鲁什的逃狱，而加尔鲁什前往另一个德拉诺世界所引发的蝴蝶效应，不仅触发了《德拉诺之王》中钢铁部落入侵艾泽拉斯的事件，更使古尔丹流窜到艾泽拉斯，并引出《军团再临》中燃烧军团的入侵。

由于《战争罪行》涉及到的重量级人物数不胜数，本书并没有将某一角色置于主角位置。温蕾萨与希尔瓦娜斯的再会，安度因的选择……这些在审判过程中发生的事件都为后续故事里面角色的再度活跃埋下了伏笔。可以说，《战争罪行》正是推动魔兽剧情前往一个全新时代的先导。

——编者


雷神岛
紫罗兰高地



致肖恩·科普兰[1]

非凡的历史学家，

感谢他给予我的所有迅速而且极有帮助的回应和鼓舞，

以及对我的工作的热心支持。

谢谢你，好朋友！

---

[1]肖恩·科普兰（Sean Copeland），是一位资深历史学家，暴雪创意开发团队的成员之一。公司内部，历史学家是“所有暴雪剧情的知识库，为游戏开发团队和创意发展故事小组充当顾问。”作为历史学家，他负责审核出版物和艺术作品中的剧情内容，研究和记录游戏事件和角色，维护游戏角色的剧情故事，为职员举办传说研讨会，广泛参与头脑风暴会议促，进其发展。

➢ 序言

德拉诺。这是兽人的出生之地。在很长的一段岁月里，这里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心目中唯一的家。他出生在这里，在纳格兰，这个世界最美丽葱翠的地方。在这里，他曾经罹患红色斑疹，曾经因为自己父亲——格罗姆·地狱咆哮的行为而羞愧地低垂下高傲的头颅。当德拉诺被恶魔的法力所污染，加尔鲁什曾反对父亲所做的种种事迹，甚至耻于拥有地狱咆哮的血脉。直到部落大酋长萨尔告诉他，尽管他的父亲可能是第一个接受恶魔诅咒的人，但格罗姆也为了结束这一诅咒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德拉诺。加尔鲁什离开这里之后就再没有回来过。对于艾泽拉斯的部落，他的心中充满了炽烈的自豪感和热爱之心。为了保护自己的新家园，他曾与巫妖王的恐怖大军进行连番血战。

现在，他回来了。

这个世界和他离开时的记忆已经全然不同了。那时，这里充斥着恶魔能量，野生动物稀少而且病弱。不，这里已经重新变成他儿时的世界，那个无比美丽的世界。

一时之间，加尔鲁什只是静静地站立着。他强悍的身躯上有着和父亲同样的文身。现在，这片文身正逐渐舒展开来——他向太阳仰起头，用力吸进洁净甜美的空气。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但这又的确是真的。

在这个地方，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更加不真实、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加尔鲁什的眼前，父亲的形象突然闪烁着凭空出现。格罗姆·地狱咆哮在微笑，他的皮肤也恢复成了棕色。

加尔鲁什吸了一口冷气。此时此刻，他不是大酋长，不是部落的英雄，不是悍勇无畏的战士。他只是一个年轻人，看着自己早已去世的父亲——一位他以为再不会相见的亲人。

“父亲！”他高喊一声，跪倒下去，心中激荡着无比强烈的感情，“我回家了。我回到了我们的出生之地。请原谅我曾对您的怀

疑！”

一只手落在他的肩头。加尔鲁什抬起头，看到了格罗姆的脸。加尔鲁什用颤抖的声音继续说道：“我以您之名做了很多事。我自己的名字也已经被部落所热爱，被联盟所恐惧。您……您是否知道我做的一切？您是否能告诉我，父亲，您为我感到骄傲吗？”

格罗姆·地狱咆哮张开嘴，想要说话。但一阵金属敲击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格罗姆消失了。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猛然惊醒，就像以往一样。

早晨好，加尔鲁什。一个欢快的声音响起，你的早餐已经准备好了。请……后退。

如果狱卒能够多等片刻，加尔鲁什就会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在他的生命中，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他，也在驱策着他。他真希望自己能用双手掐死这个打扰他的熊猫人。现在这个家伙和蔼可亲的样子反而让加尔鲁什感到格外恼火。

但在表面上，加尔鲁什依旧保持着彻底的平静。这时他正和衣躺在权充床铺的毛皮上，身上还穿着带兜帽的斗篷。他站起身，向后退去，尽可能远离那个带着铁窗框、闪烁着紫罗兰色光彩的八角形窗口，一言不发地等待着。站在窗口对面的是一名身穿花卉图案长袍的法师。她走上前，开始念诵咒语。窗口处的光芒消失了。她闪到一旁，另外两名熊猫人走了过来。他们是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其中一个紧紧盯着加尔鲁什，另一个则将茶和各种包子从紧贴地面的一个细长开口中推进牢房，随后站起身，示意加尔鲁什能够来拿食盘了。

但牢房中的兽人并没有这样做。“我的死刑将在何时执行？”加尔鲁什不动声色地问道。

“你的命运还没有被最终决定。”双胞胎狱卒中的一个说道。

加尔鲁什想要将那盘食物从窗口扔出去。或者，如果他的动作足够快，跳得足够远，就能用有力的大手攥住那个混蛋的脖子，让他没办法再用这种假笑来折磨自己。而那个会法术的小女人可能根本来不

及阻止自己。但这两件事，加尔鲁什都没有做。他只是端着食盘，镇定若素地走回到毛皮床铺旁，坐了下去。

法师恢复了紫色的囚禁力场之后，就和两名狱卒一同离开了。加尔鲁什听到了他们走上斜坡的脚步声和牢门关闭的沉重撞击声。

你的命运还没有被最终决定。

以先祖之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 第一章

“真难以想象，如此美丽宁静的地方，竟然关押着这样一个怪物。”在通向白虎寺的路上，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喃喃地说着。她、蓝龙卡雷苟斯、游侠将军温蕾萨·风行者和瓦里安·乌瑞恩国王一同乘坐在一辆车上。拉车的是一头步伐稳健的牦牛。它油亮光滑的皮毛显然是刚刚被洗刷过。为了表达对这四位贵客的尊重，车上铺满了色彩光鲜的丝绸软垫，不过四人一路上并没有经受任何颠簸。

“他根本不配得到这样的待遇。”温蕾萨说话的时候，眼睛紧盯着瓦里安，“你不应该阻止古伊尔杀死他，陛下。对这个怪物，死亡才是唯一的公正。和他的所作所为相比，即便是死亡也可以算作一种仁慈了。”

游侠将军的评判异常严厉。吉安娜却不能因此而责备她。现在，就连吉安娜自己的心中也充满了悲痛和愤怒。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一手造成了塞拉摩城邦的沦亡。不，用“沦亡”来形容那场灾难实在是太轻描淡写了。那座城市已经彻底湮灭了。数以千计的人失去生命，转瞬之间，灾难已然降临，一切都灰飞烟灭。这全都是因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罪行。这个曾经的部落大酋长欺骗了联盟最优秀的数位统帅，诱使他们齐聚在塞拉摩，准备进行一场面对面的战役。他却将一颗法力炸弹丢进了那座城市的正中心。他从蓝龙军团那里偷得的一件宝物大幅度强化了那枚炸弹的能量。爆炸范围内没有留下一个活物。吉安娜摇摇头，将那些可怕的记忆推到一旁。她不愿去回想那些被她深爱着的人们死亡时的惨状。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再也无法成为塞拉摩的统治者了。

有人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让吉安娜的意识跳回到现实。她抬起头，看着蓝龙卡雷苟斯。他是吉安娜在这场灾难中遇见的一个美丽的意外。如果不是他前往塞拉摩，请求吉安娜帮助他找回聚焦之虹，也许他们永远都不会相见。但如果说是这场战争给吉安娜带来了一位爱侣，那么它同时也生生夺走了温蕾萨·风行者的挚爱。大法师罗宁曾经是吉安娜之前的肯瑞托领袖。当时，他就站在塞拉摩的中心。为了在最大限度上抑制法力炸弹的破坏力，他将那枚炸弹引向了自己。同时，他将吉安娜推入传送门，让她脱离了危险。吉安娜、温蕾萨、暗

夜精灵珊蒂斯·羽月和几名珊蒂斯的哨兵是那场劫难中仅余的幸存者。

温蕾萨，这位银色盟约的领导者肯定还没有从那场灾难中恢复过来——可能永远也无法恢复了。她一直都是个心志坚强、说话坦率的人。而现在，她很少会说话。她的心中充满了恨意，就如同诺森德寒冷刺骨的坚冰。感谢圣光，每当她提及她的双胞胎儿子吉拉玛尔和加拉丁的时候，那层坚冰才会融化少许。

如果是以前的瓦里安，可能会被温蕾萨的谴责所激怒，甚至大发雷霆。而现在，他只是说："温蕾萨，你也许还是能如愿以偿。记住祝踏岚的承诺。"

古伊尔，也就是曾经的萨尔，前部落大酋长，现在的萨满组织——大地之环的领袖。在瓦里安阻止他以强大的毁灭之锤对加尔鲁什发动致命一击以后，加尔鲁什就被送到熊猫人这里进行看押。这是一个部落和联盟都信任的种族，而且他们同样受到了加尔鲁什的巨大伤害。影踪派掌门祝踏岚向所有人保证，加尔鲁什将受到审判，而这场审判会还所有人一个公道。那个兽人现在正被囚禁在白虎寺的地牢中，周围有重兵守卫。两天以前，天神雪怒的使者送来消息："我们需要你们前来我的寺院。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命运将被决定。"

仅此而已。

每一位联盟的领导者都收到了同样的信。吉安娜已经在山脚下和几个熟人见过了面。他们都乘坐装饰一新的牛车前往熊猫人的庙宇。摄政女王茉艾拉·索瑞森——矮人同盟的三位领袖之一——正在激动地与一名从容不迫的熊猫人争吵着，一边还不停地用手指着身边的牛车。毫无疑问，她觉得这种车辆并不"符合"自己的王室身份。

"我没有忘，"温蕾萨说道，"看样子，这对于那些天神们很重要。但如果这场该死的审判是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飞到那座庙去？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车上浪费时间？"

"我们受到邀请来至此地。"卡雷说道，"如果他们愿意等我们这样慢慢上来，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耐心。毕竟这不是很长的一段路。"

“一条龙自然会有足够的耐心。”温蕾萨说。

“我就是我。”卡雷的表情并没有因为温蕾萨的话而有所改变。吉安娜明白，卡雷苟斯就是卡雷苟斯，对此，她感到非常高兴。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需要理清的地方。

吉安娜想要在绣花软垫上坐稳一些，享受一下这段沿盘山小路缓缓而行的旅程。潘达利亚的大地上，和平与美丽无处不在。樱桃树绽放出粉红色的花朵。当微风吹过的时候，花瓣便在树枝上轻轻抖动。几尊白虎雕像拱卫着样式优雅的第一道山门。山路从这里开始变得更加陡峭了。随着牛车继续向上，空气变得寒冷起来。吉安娜很庆幸一路上都有火盆散发出阵阵暖意的陪伴。同时，她也用斗篷裹紧了自己纤细的肩膀。地面上已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初雪。越往高处，积雪就变得越厚。吉安娜从内心深处产生出一种轻松闲适的感觉。就在这时，她明白了：无数次施放法术的经验让她懂得了精神的集中和意志的坚定是多么重要。而现在，天神们正在以他们的方式让客人们有机会进入这样的状态。悠闲地乘车行于山路之上，眺望远处的屋宇，沉浸在美好平静的世界之中，吉安娜和她的同伴们终于有机会能将日常琐事放到一旁，让自己的精神世界焕然一新。她深吸了一口气，嗅着淡淡的樱桃花香，一点点整理着脑海中的思绪。

她和卡雷苟斯都是面向后坐着，所以吉安娜没有看到是什么让温蕾萨美丽的面容突然布满了阴云，让瓦里安绷紧了嘴唇。这时，牛车猛然停在了第一道摇摇晃晃的索桥前面。那名高等精灵下意识地将手伸到腰间，才想起他们被请求不要带武器上山，只得将手狠狠攥成了拳头。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温蕾萨狠狠地问道。然后，她又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嗯，加尔鲁什曾经是他们的头领。我想，他们的确应该亲耳听到对他的判决。”

吉安娜在座位上转过头。现在，她能看到白虎寺前的广场了。她的眼睛也不由得稍稍睁大了一些。这时她才突然想到，现在联盟的领袖们将再次齐集一堂——就像在加尔鲁什密谋攻击塞拉摩时一样。这让她立时心头一紧。而这次不同的是，受到邀请的不仅是联盟领袖，还有部落的首领们。蓝色皮肤的巨魔沃金当然在场。现在他成了部落的新任大酋长，地位与瓦里安相当。他能比兽人更好一些吗？还是更坏？这有关系吗？部落的前任大酋长萨尔——现在他已经恢复了自己

出生时的名字，古伊尔——曾经竭力想要遏止部落对于暴力的渴求，但就算是他也没能成功。

正当吉安娜想到古伊尔的时候，她的眼睛已经发现了那名兽人萨满。古伊尔的身边还站着他的伴侣阿格娜。那名女兽人的怀中还抱着一只小包袱。

古伊尔的儿子。

吉安娜早已听说古伊尔当了父亲。而且还有消息说，阿格娜又怀孕了。如果是在不久以前，吉安娜一定会受到邀请，去抱抱这个小家伙。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古伊尔这时正在审视新来的这些人。他那双像吉安娜一样呈现湛蓝颜色的眼睛看到了吉安娜。

愤怒和不快涌入吉安娜的心头。她将头别向一旁。

希望能转移一下注意力的吉安娜看到了众位首领之中最高大的一个——贝恩·血蹄。除了古伊尔以外，贝恩曾是部落中唯一可以被吉安娜视为朋友的领袖。加尔鲁什杀害了这位牛头人的父亲凯恩。当恐怖图腾的牛头人进攻雷霆崖的时候，那个前部落大酋长却又袖手旁观。无法从部落得到援助的贝恩为了对抗玛加萨，不得不向吉安娜求援。吉安娜立刻接受了他的请求。为了报答吉安娜的恩情，贝恩后来警告她，塞拉摩即将遭受部落的攻击。当然，那时贝恩也以为对塞拉摩的进攻会是一次常规性的战斗。他并不知道聚焦之虹已经被窃，更不知道加尔鲁什残酷的灭绝计划。在吉安娜看来，她和贝恩之间已经两清了。

部落的另外几位领袖也都在这里。血精灵的洛瑟玛·塞隆，吉安娜之前刚刚被迫和他停战讲和。还有那个让人感到不快的地精贸易大王加里维克斯，正在不停地玩弄他那顶荒谬的大礼帽。

一名身穿僧袍的熊猫人向正在走下车子的众人鞠躬行礼。“尊贵的客人们，欢迎你们来到此地。这里唯有和平存在。你们将出席艾泽拉斯全部领袖的聚会。你们是否承诺，愿意依从这条规矩？”

“我以为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见证正义的实现。”温蕾萨说道，但吉安娜伸手按住了她的胳膊。温蕾萨咬住了嘴唇，没有再说什么。

自从丈夫去世以后，温蕾萨和吉安娜的关系就变得日渐密切。现在，也许只有这位肯瑞托的领导者能够压抑温蕾萨对部落的熊熊怒火了。

“你应该明白，我们的心中并无和平可言。”吉安娜对那名武僧说道，“就像温蕾萨所说的那样，我们所有的只是痛苦、愤怒，以及对正义的渴望。不过，我个人不会在这里使用任何暴力。”

另外三个人也做了类似的回答，但温蕾萨在这样说的时候显得很是勉强。随后，熊猫人邀请他们跟随他走过摇摆的索桥，踏上巨大的中央石阶，向圆形大殿走去。

艾莎・云歌是第一批加入联盟的熊猫人。她站在白虎寺正门前，新来的人纷纷向她鞠躬。看到他们，她的眼中闪烁出喜悦的光彩。艾莎已经定居在暴风城，吉安娜却和她有一段日子不曾见过面了。

“我就知道你们会来的。”艾莎逐一向客人们鞠躬，“谢谢你们。”

“艾莎，”瓦里安说道，“你能否告诉我们，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打算？”

“我只知道联盟和部落各种族的领导者都被要求和平地来到这里，至尊天神们将做出某种决定。”艾莎回答道，“进入庙宇之后请保持安静，并请与你们的随从一同站在中央区的北边。天神们很快就到。”她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声音今天却显得有些高亢，让人们能够感觉到她的紧张与担忧。这不是一个好迹象，但众人全都点头表示同意。

吉安娜低声问道：“季来了吗？”艾莎的脚步晃动了一下。正如同艾莎选择了联盟，季・火掌是第一位与部落结盟的熊猫人。这造成了两人之间的隔阂，直到加尔鲁什背叛了季，差一点将季置于死地。这两位熊猫人对彼此的深切关怀是显而易见的，但两人之间的未来仍不甚明朗。

“他来了。”艾莎说，“至少现在我们是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对于我们两个都弥足珍贵。”她没有再说什么，吉安娜也没有逼她。这位大法师希望，也许这次审判能够让季认识到，他选择部落是一个错误。

白虎寺的规模异常宏大。整座寺庙的中心就是宏伟的圆形大殿。熊猫人武僧在这里接受训练，在雪怒的严格督导下成为武术大师。在巍峨壮丽的同时，这座神庙却并不给人以任何压迫感。也许是因为人们聚集在这里从不是为了见证死亡，只是想切磋技艺。

大殿的正门位于南方。大殿中，正对着大门的坐席区中央是一个两侧排列火盆的高大座椅。大殿的西侧、北侧和东侧都排列着旗帜。地板上有六只各自独立的青铜饰环，组成了一个大圆，圆心处是第七只更加厚重、微微深陷的青铜环。大殿的照明来自悬挂在天花板上的明亮灯盏，以及从敞开的大门外洒落进来的阳光。

已经有人先于他们进入了大殿。瓦里安的儿子安度因王子向他们大步走来，拥抱了父亲。吉安娜高兴地看到这两个不久之前关系还异常紧张的男人，现在他们终于能放下心防，把臂言欢了。安度因在这片大陆上生活的时间比他们之中任何人都要久。他将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众人纷纷理解地点点头。

依照熊猫人的要求，他们静静地来到高阶女祭司泰兰德·语风身边，她和哨兵部队的将军珊蒂斯·羽月是暗夜精灵的代表。德莱尼的年迈领袖维伦点头向他们致意。安度因站在了他的导师和挚友身边，其他人也纷纷找好自己的位置。吉尔尼斯的吉恩·格雷迈恩国王与大工匠格尔宾·梅卡托克一同走了进来。他们的身后是茉艾拉、穆拉丁·铜须和弗斯塔德·蛮锤——矮人王国的三位统治者。

格雷迈恩选择了他的狼人形象。这种选择说明了很多问题。他是在告诉部落，联盟之中也有人能够理解更加原始的自然状态；同时也是在告诉他的联盟同伴，他对此并不感到耻辱。

大厅的右手边聚集着部落的代表。一看到他们，吉安娜立刻抿起了嘴唇。古伊尔的身边是他的老友兼顾问伊崔格，以及另一名年老的兽人。吉安娜记得他——瓦洛克·萨鲁法尔。他的儿子德拉诺什死在了天谴之门。后来，德拉诺什被巫妖王复活，又再一次倒在战场上——这一次，他才是真的死了。看上去，瓦洛克是一名刚强的战士，但他也是一位正在痛悼自己优秀儿子的父亲。

吉安娜听到耳边传来一阵急速的吸气声，她转过头，顺着温蕾萨的目光望了过去。

一个身材苗条、动作优雅的影子飘进了白虎寺大殿。一眼望去，她很像是一名精灵弓箭手，但她的皮肤却呈现出病态的蓝灰色调，双眼闪动着红光，仿佛那两个眼眶中正在跃动着永不会熄灭的烈火。

希尔瓦娜斯·风行者——被遗忘者的黑暗女王，温蕾萨的姐姐到了。

➢ 第二章

贝恩·血蹄过去一直觉得，潘达利亚能够像莫高雷一样，抚平他烦乱焦躁的心绪。作为一名战士，他更是尊敬雪怒的神庙中这些拥有非凡技巧与力量的武者。但现在，他的心中充满了无法排遣、难以克制的焦虑。

可以说，加尔鲁什对于部落所犯下的第一个大错就是他对牛头人的戕害——贝恩深深敬爱的父亲、伟大的凯恩·血蹄死在了加尔鲁什的手中。所有牛头人都在怀念着他。贝恩坚信，如果那是一场真正的mak’gora，一场一对一的、公平的决斗，凯恩一定能赢得胜利。杀死凯恩的不是比他更强的对手，而是毒药，虽然加尔鲁什并不知道自己的兵刃上被下了毒。

但加尔鲁什知道，玛加萨，那个对他的武器施加了“祝福”的萨满是与她的人民为敌的。那个兽人绝不应该信任一个忘记自己的根本，让自己的血脉蒙受耻辱的牛头人。因此就算加尔鲁什在这件事上是清白的，这可能也是昭示他日后心智变得扭曲、黑暗，并犯下种种无人能够否认的罪行的先兆。首先是塞拉摩毁于一旦，这段回忆至今都是贝恩梦中的一片阴影。然后是锦绣谷，那场灾难直接伤害了贝恩所深爱并崇敬的大地母亲。

那座山谷是由泰坦创造的，其中的和谐、富饶、勃勃生机和无限魅力几乎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在古老的魔古一族被击败之后，那座山谷就被封闭起来，由它的守卫者们精心照料。直到最近，联盟和部落才赢得了进入其中的权利。而每想及此，贝恩都会感到一阵苦涩。部落进入锦绣谷的时间并不长，但对力量的贪欲让加尔鲁什只用短短的时间就毁灭了那幅已经绵延无数个千年的美景。锦绣谷不复锦绣之象，一切欣欣向荣的生命都随风而逝，只余回忆。幸好，在煞魔被真正地打败之后，新的生命和希望已经回到了那座山谷中。

贝恩信任天神们。他相信天神的智慧与公正。

那么，他为何还要忧心忡忡？

“我曾经对加尔鲁什说过，他将会清楚地看到是谁一箭射穿他的黑心。如果你像我一样有獠牙的话，现在一定已经把它们咬碎了。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

贝恩愣了一下。沃金悄无声息地走到了他身边。牛头人完全没有听到这位巨魔的脚步声。

“没错，”贝恩说，“我的父亲曾教导过我何为荣誉与公正，但我却在盼望今天能在这里看到另一些事情，一些与父亲的教导全然不同的事情。”

沃金点点头。“就像人们在美酒节上常说的——守规矩些。”他轻笑了几声，“不管怎样，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清白的开始，就必须照瓦里安说的那样去做。加尔鲁什已经做了太多坏事，若他死了，我们不想让其余的兽人将他视作烈士，继续走上他的作恶之路。无论天神怎样判决，任何人都没有立场对他们的判决说三道四。”

贝恩转过头瞥了一眼古伊尔、伊崔格和瓦洛克・萨鲁法尔。古伊尔正用强健有力的臂膀，轻柔地抱着他和阿格娜的儿子杜拉卡。贝恩知道，古伊尔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惨遭杀害，所以古伊尔有着极大的决心，要亲手将他的孩子养育成人。凯恩也曾经是这样一位一直将儿子带在身边的父亲。不期然间，这个念头让贝恩想到了更多的父亲和儿子……格罗姆和加尔鲁什、凯恩和贝恩、古伊尔和杜拉卡、泰瑞纳斯和阿尔萨斯、瓦洛克和德拉诺什・萨鲁法尔。也许大地母亲正是用这个关于轮回的主题来提醒世人，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关系，它又能造就多么巨大的善良或邪恶。

“希望你是对的。”贝恩对沃金说道，“当初正是古伊尔把权力交给了加尔鲁什。而萨鲁法尔心中则充满了愤怒。”

沃金耸耸肩。“他们是兽人，而且都是坚守荣誉的兽人。真正让我担心的是那家伙——说到恨，肯定没有人比黑暗女王懂得更多。而她就跟她的恨一样，散发着冰寒的气息。”

贝恩看着希尔瓦娜斯。黑暗女王显得无比孤傲。大多数领袖都有本族的重要人物跟随。贝恩的身边就有卡多尔・云歌——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这位萨满曾经给过他许多慰藉；还有佩里斯・雷蹄，他最信任的远行者。希尔瓦娜斯的身边总是会跟随着她的瓦格里。那些亡

灵生物曾经是阿尔萨斯的忠实奴仆，现在她们改为侍奉希尔瓦娜斯，还曾经救过她。但看样子，至少在今天这个场合里，希尔瓦娜斯拒绝了一切随从。就好像黑暗女王单凭她那强大而愤怒的气场就足以要了加尔鲁什的命，根本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或许可。

贝恩的目光又扫过大殿，落在联盟代表们的身上。年轻的安度因和吉安娜女士正在共饮一杯清茶。想到自己也曾经和吉安娜促膝而谈，贝恩不由得露出一点哀伤的微笑。在吉安娜的身边，有一位精灵看上去眼熟得令贝恩感到胆寒。不过，她是一位活生生的、有呼吸的高等精灵。那一定是温蕾萨·风行者——希尔瓦娜斯与业已失踪的奥蕾莉亚的妹妹。

看样子，所有的伤口都将在今天被撕开。但就在贝恩急切地等待着天神们出现，宣布他们的意图时，他手臂上的毛发突然立了起来，内心也感觉到一阵奇异而突兀的轻松。

四个身影出现在大殿正门前，遮住了门外照进来的阳光。他们走进大殿的时候，贝恩的心与灵魂都已经认出，他们就是天神。但在他的眼中，天神的形象完全改变了。贝恩以前只见到过他们化为灵兽的形象。不过，今天他们显然是决定以不同的形象示人。

朱鹤赤精，带来希望的神灵。他变成了一位苗条骨感的血精灵，有一头火红的长发。贝恩本以为他的身后披着一件金色的披风，但那实际上是他叠起的翅膀。白虎雪怒正是这座神庙的主人。他浅蓝色的人类身躯的一举一动都如行云流水般轻捷舒展，显示出他对于强大力量的控制力。他的头发和皮肤上遍布黑色和白色的条纹。看到刚强不屈的玄牛砮皂，贝恩感到额外荣幸。今天这位天神在众人眼前显现出牛头人的形象。他转动白色的头颅，用绽放出蓝色精光的眼睛逐一审视来访的客人，一双闪闪发光的蹄子每次踏在地上，都会引来一阵回音。睿智的青龙玉珑则以最奇特的化身形象让贝恩吃了一惊——一个年幼的熊猫人。就在贝恩细想这件事的时候，玉珑纯净的红色眼睛已经发现了他，并向他微微一笑。贝恩这时才意识到，玉珑的化身正是来自真正的智慧——她温和而令人心动的样子会让所有人都想要亲近她。

四位天神走进神殿，停步在雪怒接待访客的位置上。贝恩感觉到宁静与清澈之感在不知不觉间溢满了全身。他呼出一口气，在片刻之间闭起眼睛，为他们的出现而心怀感激。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急切地等待着天神的宣告。

但天神们并没有说一个字，他们只是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另一个刚刚走进大殿的人。

这个人身穿黑色皮甲，右肩上绘着一头咆哮的白虎。一顶大帽子和遮住他口鼻的红布本来足以掩饰他的身份。不过，大殿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来者是谁——祝踏岚，影踪派武僧的首领。他动作僵硬地鞠了一躬，面色稍显阴沉，随后便以完全不符合他年龄和圆胖身材的灵活步伐走到环形场地的正中心，再次分别向四位沉默中的强大天神们鞠躬，然后，转身望向大殿中的众人。

“欢迎。”他说道，“今天，我将代表天神发言。我们以感激与恭谦之心欢迎你们。我请求你们用一点时间，记住眼前的景象。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从没有发生过。所有部落的首领，所有联盟的代言人，在今天齐聚一堂。你们之中无人携带武器，而且我已经命人在此地设下抑制力场，任何不受欢迎的魔法都无法在这里施放——即使是你们的圣光也不能被召唤。你们来至此地只为了一个目的，正如同你们曾经为了更伟大的目标而团结一心。请用一两次呼吸的时间，认真看看你们关爱的朋友，以及你们可敬的敌人。”

贝恩首先望向安度因。他知道，那位王子的面孔不会因为恨意而扭曲。贝恩又转向那些矮人刚毅的面孔，然后是满脸长毛的吉恩·格雷迈恩。温蕾萨正用力咬着她的牙齿，纤小却有力的双拳也被紧紧攥起。贝恩有些好奇，吉安娜是否知道自己脸上的不快与愤恨是那样明显。在这段沉思的时间里，贝恩看到一些紧张的面孔松弛下来，另一些则显得更加焦躁难耐。这两种变化在双方阵营之中都有出现。

祝踏岚继续说道：“我们的脚下有一座被严加守卫的监狱，其中关押着你们为了知晓其命运而来到此地的那个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贝恩咽了一口唾沫，想要说话。他能够感觉到这里空气之中的紧张，甚至能嗅到愤怒、恐惧和焦虑的心情。但这位温和的武僧依旧只是不紧不慢地说道：“你们被告知，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命运将在这里被决定。这一点是确然的事实。天神们不会说谎，但他们也不会随意向你们揭示一切。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与沉思之后，他们得出结论，地狱咆哮不应该只由他们单独审判。并不只是潘达利亚的子民，

世上众人皆曾受到过地狱咆哮的伤害。”他将手掌按在自己胸口下方的位置上，那里在不久之前刚刚被血吼狠狠地戳伤过，“所以，你们应当参与审判。他的罪行毋庸置疑，但我们应该以公平和公开的审判决定他的命运。部落和联盟需要共同进行这场审判，哪怕他所受的刑罚有可能会因此而减轻——或许甚至是获得自由。”

大殿中陷入了混乱。

贝恩不知道哪一边的吼声更加响亮，是部落，还是联盟。

“审判？他从来只认为他做的那些是他的功绩！”

“他死有余辜！有那么多人都死在了他的手上！”

“我们要对整个部落进行审判！”

“我们都知道他干过什么！全世界都知道！”

雪怒微微眯起眼睛，他的声音骤然响起，如同钟声一般浑厚，又像宝剑一样锋利。“我的庙宇中不容喧哗！”

众人立刻服从了命令。他满意地向祝踏岚点点头，示意后者继续下去。

“天神并非否认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做尽恶事，罪孽深重。我重复一遍——他的罪行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现在需要决定的是，我们将以何种态度看待这些罪行。问题不在于他是否要为这些罪行担起责任，而是在于他该如何承担这个责任。而唯一能够决定这一点的只有对他进行审判。所以，你们——部落和联盟双方，以及一切想要发出声音的人——都有机会得到倾听。”

“而天神们仍然会是法官、陪审团、裁决者和裁决的执行人，是这样吗？”这个声音来自洛瑟玛·塞隆。贝恩很清楚，这位血精灵的“合作”能力已经到了极限。

“不，洛瑟玛吾友，”祝踏岚说道，“天神的确会成为陪审团，但他们也将听取众人的意愿。而我将有幸成为法设——也就是你所说的法官。天神是睿智的，他们希望实现真实的公正。你们之中的许多

人我早已认识，根据古老的熊猫人律法，将从联盟和部落之中分别谨慎选择出各一位代表，他们将成为这场审判的控诉人和辩护人。”

“他本就有罪，这是你亲口说的。”温蕾萨说道，“那我们还要辩护人和控诉人做什么？”

“辩护人将力争更加仁慈的判决。当然，控诉人就是要争取更加严厉的判决。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推选，对方阵营则有一次否决你们推选结果的权利。”

“我个人否决这样的程序！”吉恩·格雷迈恩厉声说道，“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率领部落残害我们的人民，对他们大肆屠杀。如果我们要进行审判，那就要有一场真正的审判。部落的每一个领袖都要接受审判。他们之中最好的也只是对加尔鲁什的行为不作为和袖手旁观；而那些最坏的，他们追随加尔鲁什，甚至……”他凶狠地瞪了希尔瓦娜斯一眼，“……甚至主动向我们发起攻击！”众人纷纷以愤怒的语气附和吉恩的发言。贝恩难过地看到吉安娜也在支持这一提议。

“这将耗去很长一段时间。”祝踏岚平静地说，“但我们并非都有那么长久的生命。”

“联盟，”加里维克斯断喝道，“根本就不应该参与这件事。加尔鲁什应该由他的阵营的人进行审判，这样才能保证他会为我们这些被他荼毒的人做出恰当的补偿。”

梅卡托克的笑声不带半点玩笑意味。“你的意思是货币补偿吧！”

“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形式。”加里维克斯说。

祝踏岚叹了一口气，举起手，示意众人安静。“部落和联盟的领袖们必须做出决定。我所提出的条件，你们是否同意，沃金大酋长？瓦里安·乌瑞恩国王？”

巨魔和人类彼此对视了片刻，然后，沃金点点头。“天神超然物外，比我们这些当局者更能看清这件事的法理人情。我们尊敬您，祝踏岚。我更愿意听到争辩的声音，而不是只给出一个结论。部落同意。”

“联盟也同意。”瓦里安立刻说道。

“你们将被引领到适当的场所，选出你们的辩护人和控诉人。”祝踏岚答道，“请记住……对于对方的选择，你们只能否决一次。请慎重明智地做出选择。”

一直站在旁边的季・火掌走到沃金面前，深鞠一躬。“我将带你前往偏殿。那里已经备好了温暖的火盆。”他满是毛发的宽脸上露出了笑容，同时眨了眨眼睛，“还有补充体力的饮食。”

***

这位熊猫人说得没错。十五分钟以后，沃金、古伊尔、阿格娜、贝恩、伊崔格、瓦洛克・萨鲁法尔、希尔瓦娜斯、洛瑟玛・塞隆和加里维克斯已经坐在了一张没有华丽纹饰，但足以为他们将岩石地面上传来的寒意挡住的地毯上。他们面前摆放着肉食和饮料，身边的火盆不断散发着宜人的热气。

沃金向食物点点头。“填满肚子，舌头也会变聪明。”食物很快就被吃光了。当然，在潘达利亚，有足够的啤酒能够帮助人们把食物送下喉咙。当所有人都吃饱以后，沃金没有浪费时间，开门见山地说道：“我的兽人兄弟和姐妹们，你们知道我对你们有多么尊敬。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让一位兽人来替加尔鲁什辩护，联盟肯定会反对。”

古伊尔点点头。“加尔鲁什堕落得太深了，他让他的种族在其他人面前完全抬不起头来。这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一名兽人辩护人的话绝不可能受到重视，无论他的话是对还是错。”

贝恩却不同意。“恰恰相反。我相信，如果能够在这样的公开场合中让一位坚守荣誉的兽人站在众人面前，这也许会是一件好事。伊崔格向来都以他镇定的心态和睿智的头脑著称于世。”

但不等贝恩把话说完，那位年迈的兽人已经在摇动他睿智的头脑了。“你的话对我非常重要，贝恩，但古伊尔是对的。我和他，还有萨鲁法尔如果想要发言，自然会有机会。祝踏岚已经向我们承诺过这一点。我相信他。”

“我会为加尔鲁什辩护。”希尔瓦娜斯说道，“众所周知，他和我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联盟绝不会指责我对他心慈手软。”

“可以肯定的是，你会是指控加尔鲁什的上佳人选。”沃金说道，“但我们正在寻找一位辩护人。”

“别开玩笑了，大酋长。”希尔瓦娜斯说道，“这里没有人想要看到加尔鲁什活着离开。他唯一该去的地方只有断头台！这一点你很清楚！你自己也曾经说过……”

“我比你更清楚我曾经说过什么，希尔瓦娜斯。”沃金说道，他的声音很低，其中充满了警告的意味，“你并不是哪个被割开喉咙，丢弃等死的人。我知道我们在他的统治之下都遭受过怎样的灾难。但我也知道，天神在尽可能实现一场凡人能够做到的公正审判。我认为，这里能胜任这一工作的只有一个人。一个同时受到部落和联盟尊敬的人。他对加尔鲁什不会有特别的敬爱，也绝不会说谎，做任何事都会全力以赴。”

他的目光转向贝恩。

一开始，贝恩只是以为这位巨魔要征询自己的看法。但他很快就心中一凛，明白了沃金的意思。

“我？”他惊呼道，“大地母亲啊，加尔鲁什杀害了我的父亲！”

“所以你能够明确地表达出大酋长对待加尔鲁什一案的观点。”洛瑟玛说道，“尽管加尔鲁什对你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你依旧忠于部落，直到你相信他的所作所为同样伤害到了部落。联盟有大量间谍，而你与普罗德摩尔女士有着一段很好的交往历史。”

贝恩转向古伊尔，一双大眼睛里闪烁着恳求的神色。他希望这位兽人能够出言阻止沃金的决定，但古伊尔却露出了微笑。“牛头人一直都是部落的核心。如果有人能够为加尔鲁什辩护，并期待人们认真听取他的辩词，那就一定是你，我的朋友。”

“我不想为他辩护……我所想的和你想的一样。”贝恩高声喝道，“加尔鲁什所犯的罪行，简直是百死莫赎。”

必须让他们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一个声音第一次传入众人耳中。这是一个苍老却又无比深厚有力的声音，其中又带着一丝锋利如刀刃般的苦涩。“没有人会质疑加尔鲁什背负的无数罪行，”萨鲁法尔说道，“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谁能够让自己的话被陪审团接受，并作出最终的判决。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你的遭遇，都会冷静考虑你的发言。这一点只有你能做到，贝恩·血蹄。”

“我是一名战士，不是牧师！我没办法用满口温软动听的字眼去哀求别人，或者玩什么撩拨心弦的把戏。”

“加尔鲁什也是战士。”古伊尔说，“无论是好是坏，你的确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合适的代表。”

贝恩咬紧了牙，转向沃金。“如果我在加尔鲁什占据大酋长职位的时候，依然能对部落和大酋长保持忠诚，那么我肯定也能忠诚于你。沃金，你值得我给出一颗忠心。”

“我不是在命令你。”沃金伸手按住牛头人的肩膀，“在这件事上，你需要服从你自己的本心。”

***

情况并没有朝希尔瓦娜斯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一点也没有。

最初，她像部落的每一名成员那样（即使是软心肠的古伊尔显然也不例外），希望他们被召唤到这里，是为了决定该由谁来执行杀死加尔鲁什的任务。她本人对这个任务垂涎已久。最好是缓慢地处死加尔鲁什，让他承受大量的痛苦。因为瓦里安·乌瑞恩的关系，这个令人欢欣雀跃的结局已经被耽搁太久了。听到天神宣称要对加尔鲁什进行彻底的审判，她就觉得这件事开始变成了一出滑稽戏。就连天神和祝踏岚也承认，加尔鲁什罪不可恕。如果有谁要在这件事上提出“公正”和“不应只为复仇”之类的说法，那就只会让人觉得恶心和白费力气。而对于天神们的决定，希尔瓦娜斯认为其中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她至少可以在加尔鲁什那堆顶到天上去的罪行上面浓墨重彩地再添上一笔，亲口历数这名不称职的前大酋长犯下的种种错误。她很高兴祝踏岚会被选为这一次的法设。在她看来，祝踏岚也许是唯一能够接受死刑的熊猫人，而其余的熊猫人只会将加尔鲁什捆住，向那个兽

人的喉咙里灌啤酒，直到那个兽人酒气醺醺地一边哭着鼻子，一边为自己犯下的所有罪行道歉。

她并没有认为自己会被选为辩护人。她知道，沃金是对的，她更应该成为控诉人。

但贝恩呢？

那个牛头人是她所见过最温和的战士，就像他的族人们一样敦厚平静，但他又会怎样做？

疯了，全都疯了。贝恩想要加尔鲁什死掉的理由比她充分得多。那个兽人简直就是阿尔萨斯之于她。但希尔瓦娜斯知道，如果这个牛头人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就会竭尽全力为加尔鲁什辩护，甚至能让这里的所有人各向加尔鲁什献上一束花。

贝恩的耳朵耷拉了下来。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接受这个任务，不过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希尔瓦娜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没有让自己的嘴角露出冷笑。

季在这时探进头来，说道：“联盟已经选好了他们的控诉人。如果你们也准备好了，我们就能够重新在大殿中开始会议了。”

众人跟随季，沿着被雪花覆盖的小路回到大殿上。联盟的代表们已经先一步就位，都在专注地看着走进来的部落成员。祝踏岚一直等到所有人都站定脚步，才对众人说道：“你们应该都已经做出了决定。沃金大酋长，你选择谁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辩护？”

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辩护。这句话本身就让人感到耻辱。

“我们选择贝恩·血蹄，牛头人的大族长。”沃金回答道。

“联盟？你们有何异议吗？”

黑发的瓦里安转过头，看着他的同伴们。没有人说话。正像沃金预言的那样，联盟中的许多人似乎都对这一人选感到满意。让希尔瓦娜斯感到难以置信的是，瓦里安的小崽子甚至还露出了微笑。

“联盟接受贝恩·血蹄。他乃是明晓荣誉之人。”瓦里安朗声说道。

祝踏岚点了一下头。“瓦里安国王，联盟又支持谁作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控诉人？”

“我将执行这一使命。”瓦里安答道。

“绝对不行！”希尔瓦娜斯提出抗议，“你已经不能再命令我们了！”表示反对的并不止她一个。更多愤怒的声音响了起来。祝踏岚不得不高喊起来。

“安静，安静！”掌门人以威严的声音命令道。叫喊声渐渐变成窃窃私语，最终逐渐消失了。“沃金大酋长，你是否使用你们的权利，反对瓦里安国王成为控诉人？”

瓦里安在部落中没有什么朋友。许多人都不信任他的心性已经有了改变。就算是他拒绝占领奥格瑞玛，也几乎没有得到部落成员的多少认可。人类是敌人，永远都是敌人。希尔瓦娜斯知道，如果瓦里安成为控诉人，那么本就对这场审判心怀不满的部落更是会怨气冲天。很显然，沃金也明白这一点。

“是的，祝踏岚大师。我们将使用我们的否决权。”他说道。

奇怪的是，联盟并没有为此和他们进行争论。对方的这种反应让希尔瓦娜斯心生警惕，她开始思考联盟到底在使用什么伎俩。而这时，新的控诉人已经被宣布了。

“那么，我们选择高阶女祭司泰兰德·语风作为控诉人。”瓦里安不动声色地说道。

泰兰德·语风。在所有种族之中，暗夜精灵最为痛恨兽人，这一点即使是人类也无法与之相比。暗夜精灵对大自然无比珍爱，而兽人则只想建造更多、更大的战争器械。希尔瓦娜斯最初对这一声明感到愤怒。但她很快又转念一想，也许这个选择并非像看上去那样糟糕。大多数部落的成员都更倾向于控诉加尔鲁什，而不是为他辩护，正如同不愿成为辩护人的贝恩那样。

这时，泰兰德精光闪烁的眼睛扫过部落众人，希尔瓦娜斯没有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任何对同样历经劫难的部落的同情。泰兰德是一名祭司，但她同样也曾在战场上搏杀。

祝踏岚还在说话。他在讲述熊猫人律法中关于审判程序和参审人员行为方式的各项要点，但黑暗女王已经没有心思再听他说什么了。

“玩得漂亮，联盟。”她用自己曾经的母语喃喃地说道。

“瓦里安只是虚晃一招。他们知道我们一定会表示反对。于是他们能够趁机推出立场比瓦里安更加坚定的人，以免我们之中还有人对加尔鲁什心存怜悯。”另一个人用同样的语言回答道，“我想，他们并不明白，我们像他们一样痛恨加尔鲁什。”

希尔瓦娜斯抬起头，看了洛瑟玛一眼，不由得挑起了一道眉弓。这个辛多雷的首领对人总是礼貌有加，但每当希尔瓦娜斯接近他，想要与他结成同盟的时候，都会遭到冰冷的拒绝。哪怕是在最恶劣的逆境中，他依然会保持自己珍贵的尊严。这一段用萨拉斯语进行的对话是否意味着某种改变？他是不是也在为自己被隔绝在部落的权力中枢以外而愤愤不平？

“她对于加尔鲁什没有任何好感。”希尔瓦娜斯继续说道。

“她对于部落也没有任何好感。”洛瑟玛反驳道，“我很想知道，沃金现在是否后悔没有接受瓦里安。我想，现在我们只能静观其变了。”

“我们一直不都是如此吗？”希尔瓦娜斯很想知道，洛瑟玛会对她的话作何反应，尤其是对于她言语中所暗示的他们的伙伴关系。洛瑟玛似乎并没有听到这句话，反而向联盟众代表中的某个人鞠了一躬。希尔瓦娜斯转过头，看到了那个人。

当然——温蕾萨和洛瑟玛在不久之前刚刚见过面。但希尔瓦娜斯还是为自己的妹妹对这名血精灵领袖的礼貌态度吃了一惊。更让希尔瓦娜斯感到吃惊的是，在与洛瑟玛打过招呼以后，温蕾萨故意和希尔瓦娜斯对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将头转开。

这是风行者姐妹（至少是其中两个人）多年以来第一次重逢。与希尔瓦娜斯再见，温蕾萨自然会感到心潮澎湃。但现在温蕾萨的脸上既没有苦涩，也没有哀伤。

希尔瓦娜斯能看到的只有坚毅的决心和某种特别的……满足感？

希尔瓦娜斯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 第三章

当贝恩的蹄子再一次落在莫高雷的土地上，他的心胸终于开阔起来——这一次在潘达利亚，他一直感觉处处受限，步履维艰。他深吸了一口夜幕下洁净芳香的空气，又缓缓地将那口气吁了出去。

萨满卡多尔·云歌正在等他。“真高兴看到你回家。”云歌用浑厚的嗓音向他问候，并深鞠一躬。

“能回到家实在是太好了，尽管只能在这里做短暂的逗留，而且是为了如此令人沮丧的一个任务。”贝恩答道。

“逝者总是会伴随在我们身边。”云歌以吟诵的口吻说道，“我们也许无法再感觉到他们的身体，但他们的歌声就在风中，他们的笑声就在波浪里。”

“我希望他们能够再次与我们对话，给予我们建议，就像过去那样。”这个想法让贝恩的胸口再一次感到疼痛。他并不想故意去撕开旧伤，但他相信，如果云歌认为他的要求是不明智的，这位萨满一定会劝阻他。

“他们的确在说话，贝恩·血蹄，只是并非以我们习惯听到的声音。”

贝恩点点头。没有错，他的父亲凯恩一直在他的身边。此时，贝恩和云歌正在赤色石中。死去的牛头人英雄们都会从这里借由净化的烈火去到大地之母和天空之父那里。这里离雷霆崖不算很远。赤色石地如其名，是一片天然的红色砂岩地带。这也是一个适合沉思的宁静之地。和繁荣喧闹的雷霆崖相比，这里更像是今世与来世之间的一个过度空间。自从与凯恩道别之后，贝恩就再没有来过这里。现在，就像上次一样，云歌陪伴在他身边。只是这一次，赤色石中只有他们两个人。向西方望去，贝恩能够看到远处的雷霆崖在遍布星辰的夜空下变成了一道黑色的剪影。崖上的篝火和火炬也如同一颗颗闪烁的星星。在赤色石中，也有一小堆篝火在跳动着，为贝恩和云歌送来了舒适的光明与温暖。

火。贝恩转头望向火葬台。现在那上面并没有等待被火焰焚化的尸体。悼念仪式之后，火葬台上只会留下灰烬。就算是那些灰烬，也会被一阵风带走，散播四方。虽然已经在雷霆崖有了固定的家园，牛头人却仍然不会将他们的逝者埋入土中。他们以这样的葬礼纪念过去的游牧生活。他们挚爱的亲人将在风与火中得到自由。如果他们愿意，就算是已经死去，仍然可以行走在世间。

“你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吗？”贝恩问云歌。

“有。”萨满点点头，“这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这个回答在贝恩的意料之中。牛头人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他们的仪式中不需要复杂矫饰的咒语或者难以获得的怪异物件。大地总是能够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你准备好了吗，大族长？”

贝恩发出一阵苦笑。“没有。不管怎样，我们开始吧。”

云歌身穿由他亲手杀死的野兽制成的皮衣，开始以缓慢、稳定的节律踏动蹄子，向东方的天空仰起了头。

“向空气之灵致敬！微风、清风与暴风，你们便是它们，并且不只是它们。今晚，我们请求你们加入我们的仪式，将伟大的凯恩·血蹄低声讲出的智慧送入到他的儿子贝恩期盼的耳中。”

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但现在，贝恩感觉到自己的毛发被一阵和风轻轻吹动了。他支起耳朵，至少在此时此刻，他仿佛能听到一阵轻柔的呢喃声。云歌将手伸进他的萨满口袋中，抓出一把灰色的粉末，一边走，一边将粉末撒在地上，形成了一道朝向东方和南方的弧线。通常，这样的仪式上使用的是玉米花粉，但那都是与生命相关的仪式，而今天的仪式是为死者举行的。所以，云歌使用的灰色粉末是那些从这里前往灵界的人留下的灰烬。

“向火焰之灵致敬！”云歌面对小堆的篝火，举起他的手杖以表达敬意，“闪耀的灰烬、跃动的火苗、还有熊熊烈焰，你们便是它们，并且不只是它们。今晚，我们请求你们加入我们的仪式，以凯恩·血蹄振奋人心的鼓舞温暖贝恩·血蹄，那是他所挚爱的父亲。”

火苗猛然蹿起，贝恩感觉到火墙中散发出来的猛烈热气。在表明自己的存在之后，火苗缩回到正常的状态，在燃烧中温和地哔啵作

响。

现在，云歌转向西方，召唤雨滴、河流，以及暴雨之灵，请求它们用父亲的爱洗浴牛头人的大族长。片刻之间，贝恩的心脏在痛苦中撞击着胸腔。他在想，泪水也是水。

随后受到欢迎的是大地之灵——泥土、岩石和山岳，它们是可敬的逝者的骨骼。云歌恳请让贝恩能够得到故乡土壤的抚慰，这是凯恩带给所有牛头人的恩惠。直到此时，云歌用灰色尘埃最终封闭了神圣之环。贝恩感觉到能量在神圣之环的空间中奔涌，发出一阵阵强有力的脉动。这让他回忆起暴风来临时的那种感觉。但他现在感受到的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平静。

“欢迎你，生命之灵。”云歌呼喊道，“你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在我们血液的火焰中，在我们骨骼的土石中，在我们泪滴的清水中。我们知道，死亡只是生命的影子。万物的终结如同他们的出生一般自然。我们请求你加入我们的仪式，邀请那位走在你的影子中的人今晚与我们相聚。”

他们在神圣之环的中心静静地站立着，呼吸稳定而有节律。过了一会儿，云歌点点头，请贝恩在空荡荡的火葬台正中心坐好，面对着雷霆崖。贝恩依言照做，继续深深地呼吸着，让自己奔腾翻涌的心绪平静下来。云歌递给贝恩一只陶土高脚杯。杯子里盛满了倒映着星光的深色液体。

“这能够让你看到——如果大地母亲希望如此。喝下它。”贝恩将高脚杯举到口边，喝下了杯子里的茶汁。味道不算很糟，是银叶草、石南草、地根草和另外某种他辨别不出来的草药。他将高脚杯递回给萨满。云歌又说道：“不要打瞌睡，贝恩·血蹄，但一定要用平缓柔和的眼睛看待这片大地。”贝恩依照萨满的吩咐，放松自己的身体，眺望远方。

他听到皮鼓轻缓而规律的“嘭嘭”声，如同一个牛头人心脏跳动的声音。他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倾听云歌的声音又有多久。他只是感觉到深深的放松，感觉到心中的平和和渐渐与鼓声融为一体的心跳。

就在这时，他察觉到了另一个人的出现。凯恩·血蹄正微笑着望向他的儿子。

这是贝恩从不曾知道的凯恩——一头正当盛年的强大公牛。他的目光锐利而明亮，手中擎着他的符文长矛。这支长矛再次恢复了完整，正如同它的主人一样。凯恩举起长矛，向贝恩致意，他胸膛上壮硕的肌肉也随之隆起。

“父亲。”贝恩喘息着说道。

“儿子，”凯恩的眼睛里闪烁着慈爱的光芒，“在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中穿行是困难的。我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我知道，在你的心灵如此困扰的时候，我必须来见你。”

贝恩一直将全部痛苦深埋在心中，他不能表达，甚至不能允许自己去感受那种痛苦。因为他害怕这样会影响他履行对牛头人一族的责任。而现在，所有这些痛苦都如同洪水一般倾泻出来。

“父亲……加尔鲁什杀了你！他拒绝让你以荣誉的方式死去！当我和恐怖图腾拼死搏杀，就像……就像陷坑中的困兽时，他却袖手旁观，在等着看谁会是胜利者！他以暴力蹂躏整个世界，向他的族人说谎，还有塞拉摩……”

泪水从贝恩的脸上滚落，那是悲痛和愤怒的泪水。片刻间，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强烈的情绪让他哽咽得无法作声。

“而现在，你被要求为他辩护。”凯恩回答道，“尽管你只想用蹄子踏断他的喉咙。”

贝恩点点头。“是的。您在他人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时，第一个反对他的统治。父亲……我是否也应该那样做？我能不能阻止他？是不是……是不是他泼洒的所有鲜血也都落在了我的手上？”

这个问题让贝恩自己也感到惊讶，但这些话仿佛有着独立的意志，直接从他的口中冲了出来。凯恩只是温和地微笑着。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我的儿子，就如同在风中飘散的花瓣。加尔鲁什的选择只能代表他一个人，也只有他该为他的行为负责。你

一直在跟随着你自己心灵的指引，你也一直都让我感到骄傲。”

就在此时，贝恩知道了凯恩将要给他的答案。他悄声说道：“您……认为我应该接受这个任务，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辩护。”

“我的想法并不重要。只要你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你就必须去做。就像你做过的每件事一样。而那时对于我来说，正确的就是挑战加尔鲁什。在另一些时候，对你而言正确的，就是支持他成为部落的领袖。”

“瓦里安应该让古伊尔杀了他。”贝恩吼道。

“但他没有，所以我们才需要在这里见面。”那位年迈同时又年轻的公牛平静地说道，“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就会知道该怎样做了。如果你因为我被叛徒杀死而感到哀痛，那么你所能做的，难道不是只有尽自己的力量去维护事实和公正吗？即使这样做是如此不易。或者不如说，正因为这样做是如此不易，你才格外需要全力以赴，以你最大的力量去坚守这个职位的荣誉。亲爱的儿子，你有着和我一样的热血，一样的心。我相信，你在来到这里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答案。”

贝恩的确知道。但正因为他知道，所以他感觉格外痛苦。

“我会挑起这个担子。”他喃喃地说道，“我会以我最大的力量为加尔鲁什辩护。”

“如果你不竭尽全力，那就不再是你了。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你会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感到高兴的。不，不，”他抬起双手，拦住想要说话的贝恩，“我不能告诉你结果会是怎样。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心能够得到安宁。”

凯恩的影像开始消退。贝恩这时才惊惶地意识到，他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没有能像一个真正的儿子那样倾诉心声，向他的父亲……他的父亲……！

“不！”他站起身，高声喊道，激动的心情让他的话语完全无法连贯起来，“父亲……求求你，不要走，还不要走，请不要就这样……！”

贝恩还有很多话想要说。他是那么思念凯恩，他是那么努力地让世人记住父亲的荣耀。这短暂的时刻对他而言就是整个世界。太晚了，他恳切地伸出手，但他的父亲已经走进了生命的阴影中，再不会见到阳光。贝恩的双手只能抓到空气。

凯恩的眼睛里显露出哀伤。他也伸出了手。但瞬息之间，他就消失了。

云歌在贝恩倒下的时候扶住了他。

“你找到答案了吗，大族长？”云歌一边说，一边递给贝恩盛满清水的高脚杯。贝恩吮了一口，头脑渐渐恢复了清醒。

“我所寻找的答案？没有，但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答案。”贝恩向自己的朋友露出哀伤的微笑。云歌理解地点了点头。夜幕中并非只有寂静，蟋蟀的叫声和微风的叹息为黑夜增添了一分喧闹的安宁。但所有这一切都被一种熟悉的嗡嗡声打断了。明亮的颜色开始飞速旋转，凝聚成形。

“谁敢扰乱仪式？”云歌怒吼道，“神圣之环还没有被放开！”贝恩站起身，萨满已经大步向那道刚刚打开的传送门走去。一名身材苗条的高等精灵正从门中走出来。这是一个长相极为标准的高等精灵，有着精巧优雅的五官和润泽的金色长发，下巴上留着精心修剪过的胡须。他一出现，就焦急地向贝恩说道：“大族长，我的名字是凯诺兹多姆。祝踏岚派我来迎接您前往白虎寺。请现在就随我来。”

“你打扰了一个神圣的仪式……”云歌说道。

精灵只是不耐烦地瞥了他一眼。“我为我的失礼道歉，但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贝恩的视线落在了那名精灵穿的制服上。镶有金边的褐色制服，胸口正中绣着一个徽记：一枚黄金圆环中镶嵌着代表永恒的8字形图案。这是时光旅行者的制服，贝恩决定贸然一猜。“我不知道你们一族还在穿着这个。我还以为你们控制时间的能力已经……”

凯诺兹多姆不耐烦地摇动着一根细长的手指。“这个故事很长，我们的时间却很少。”

“听起来应该很有趣。时光之路上正在发生什么可怕的灾难吗？”

“我给您的理由要平凡得多——这个传送门不可能永远立在这里。”忽然间，他又笑了，闪亮的白色牙齿变成一道狡猾的弧线，“实际上，仅从理论来讲，它是可以，但此时此刻，无论是这里的我们还是白虎寺的人们，都没时间等下去了。贝恩大族长，请随我来。”

贝恩转向云歌。“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卡多尔。但责任在召唤我。”

“你这两句话很有些精灵腔。”云歌说道，但他还是郑重地鞠了一躬，“去吧，大族长。我相信，你父亲的祝福会永远伴随你。”

***

这顿饭简单而且朴素：松果面包、达纳苏斯蓝纹奶酪，还有月梨，饮料是月梅汁。在她所深爱的月神神殿里，泰兰德将不久之前发生在白虎寺中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

祝踏岚委派一名法师开启传送门，帮助参与审判的人在白虎寺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往来。这让泰兰德感到很高兴。玉菲是一位长相甜美的熊猫人。她身穿水色的丝绸长袍，一头松垂的秀发遮住了她的一只蓝眼睛。

“语风书绍……”玉菲为泰兰德加的头衔在熊猫人语中是“律师”的意思。她深鞠一躬，作了自我介绍，接着又说道：“很荣幸能够送您回家。在您需要履行职责之前，并不必滞留于此地。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不必犹豫，请即刻向我发出呼唤。”

“亲爱的，你确定想要接受这份任务吗？”大德鲁伊问道。在翡翠梦境中长眠千年之后，玛法里奥的手臂上已经生出了羽毛。当他为泰兰德斟满第二杯月梅汁的时候，这些羽毛也在桌面上拂过。泰兰德意识到，她已经习惯了玛法里奥在长眠时发生的所有改变：羽毛；更像是夜刃豹而不是精灵的双脚；长而且浓密的绿色胡须。在泰兰德眼中，外表的变化丝毫无损于玛法里奥内心的美丽。他永远都是泰兰德最心爱的人。

玛法里奥这时继续说道："你不知道审判会持续多久。事实上，你甚至不知道这场审判将会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

泰兰德吮了一口月梅汁。清凉甘美的汁水一如这片夜色中的树林。"世人的目光将聚焦在这场审判上，亲爱的。而且，"她微笑着强调，"即使我不在，你也能处理好这里发生的一切。每天晚上，我都能回来。艾露恩必将祝福我们。至于说会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她的语气稍稍变得严厉了一些，"……除了摆明证据之外，我能做的很可能并没有多少。在月亮这么多次照临大地之后，已经没有几个人还会对加尔鲁什有任何好感了。而如今，他的残忍暴行也已经被终结，支持他的人只会变得更少。"

玛法里奥看着泰兰德的眼睛，表情变得无比肃穆。"我并不是问你在审判中将如何表现，而是它会如何影响到你。"

泰兰德感到惊讶和一点困惑。"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一位高阶祭司，全心侍奉艾露恩。艾露恩所喜悦的是启迪与治疗。如果有需要，你也会成为勇猛的战士。但你这一次的任务是要使用语言。语言是浮华而且变幻无常的。它并不符合你美丽的心。你将不得不释放憎恨和谴责的欲望，而不是对众生的启迪。"

"到最后，我所提供的事实终将造就启迪和理解。正确地谴责加尔鲁什将最终治疗这个世界。"泰兰德如此回答，但玛法里奥依旧显得非常困扰。他张嘴想要说话，但还没等他再次发出声音，一个女性的嗓音已经从泰兰德和她的伴侣进餐的亭子外传了进来。

"女士？"

"进来吧，柯德蕾莎。"

一只纤细的手提起了薄纱门帘。那名有着夜空一般深蓝色秀发的哨兵探进头来。"有人来访。她说，她是为审判事宜而来，情况很紧急。"

玛法里奥带着询问的神情挑起了一道眉弓。泰兰德摇摇头，像他一样感到惊讶。"当然，柯德蕾莎。请她进来。"

那名哨兵后退一步，继续提着门帘，示意那名神秘的访客可以进来了。

客人是一个侏儒，脸上生满了雀斑，一头银发被梳成两个立在头顶上的圆髻。一双绿色的大眼睛闪烁着欢快的光彩。她一走进来，便向泰兰德和玛法里奥问好。

“大德鲁伊，高阶祭司，真高兴又见到你们两人！实在抱歉这样打扰你，书绍，但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

当然，书绍，至少在这段时间里，这是泰兰德的另一个头衔了。“欢迎你，克罗米。”泰兰德微笑着，以优雅的姿势跪坐在地上。这样，青铜龙克罗诺姆就能平视她的眼睛了。当她与青铜龙打招呼的时候，引领客人过来的哨兵便放下门帘，退了出去。泰兰德继续问道：“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天神们有一样东西，希望你和血蹄书绍在审理案件时使用。如果让你亲眼看到，也许你会更明白。愿意和我走一趟吗？”

➢ 第四章

到达白虎寺之后，贝恩向玉菲鞠了一躬，感谢她用传送“你好，祝踏岚大师。凯诺兹多姆照你的要求带我回来门接自己过来。然后，他便转向了影踪派的掌门人。了。”

贝恩一边说话，一边向周围瞥了一眼。夜晚的白虎寺大殿显得更加高大宏伟。月光和灯光依稀能映照出它的轮廓，但环绕大殿的上层座位还是完全隐没在了阴影中。贝恩注意到，一些将在审判中使用的器具摆设已经在大殿中被安放好了。大殿中央被分出三个区域——一个是他和加尔鲁什的，一个是泰兰德的，还有一个是为法设和证人准备的。控诉人和辩护人的区域完全一样，安放着方形桌子，上面覆盖有红色和金色的桌布，还有简单的座椅。大殿西侧的桌子后面是一把椅子，东侧的则是两把。贝恩知道，东侧这一边是为他和加尔鲁什准备的。桌子上摆放着空水罐和玻璃杯，还有墨水、鹅毛笔和一摞整齐的纸张，以备进行记录。

祝踏岚将会坐在一把摆放在高台上的椅子里。这把椅子要比大殿中其余的椅子更华丽一些，但依旧无法与大殿北部旁观席中那张高大的座椅相比。在祝踏岚的坐席旁边设置了一面小锣和锣锤；前方偏左的位置是证人席。那里有一张小桌子，上面同样放好了空水罐和玻璃杯。

这些都在贝恩的意料之中。但在祝踏岚的坐席侧旁，稍微靠后一些的地方，摆放着另外一套桌椅。桌面上放着一样被黑布蒙住的东西。

“我能问问，那是什么吗？”

“就是因为它，我才会请你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祝踏岚做出了一个完美却又毫无内容的解释，接着又抬起手，阻止了还想问更多问题的贝恩。“等语风书绍赶到，我会向你们解释清楚。现在还请耐心等待。”

贝恩回应道："为了赶过来，我不得不中途离开一场祈祷仪式。我相信，你应该理解当时我的处境。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耐心。"

祝踏岚以责备的目光看了一眼站在贝恩身边的青铜龙。"玉菲完全可以迟些再打开传送门，凯诺兹多姆。她不会介意的。我知道，你对于这个世界各年轻种族的了解无法和你派驻联盟的同伴相比，但你必须学会尊重他们。"

凯诺兹多姆显露出困扰的神情。"很抱歉，你是对的。克罗诺姆的确做得比我更好。我相信，血蹄书绍将会接受我的道歉，并帮助我进一步了解牛头人的处世之道。"

贝恩的怒意稍稍平息了一点。毕竟，这头龙没有破坏仪式最关键的部分。但元素没有在仪式结束时得到恰当的感谢，这肯定是它们无法容忍的。可是贝恩现在只能放下那件事，将注意力集中在祝踏岚的话上。"你说，派驻联盟的同伴……？"

"正如同凯诺兹多姆将是你的协力者一样，另一位青铜龙也将为控诉人提供各种建议。她们很快就会到了。"

贝恩又看了一眼那件被盖住的神秘物品。现在那些空着的座位上很快就会坐满旁听的人。他的视线又转到辩护席的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上。尽管他在父亲面前下定了决心，但想到自己不仅要为加尔鲁什辩护，还要在审判期间被迫每天坐在那个兽人的旁边，贝恩就不由得感到怒由心生。

"有什么事在让你烦恼？"凯诺兹多姆懒洋洋地坐进应该属于贝恩的椅子里，双手兜住后脑，以挖苦的神情看着牛头人。

"许多事都让我烦恼，凯诺兹多姆。但你对此做不了什么。"贝恩回答道。

"可不要把话说得这么死。请叫我凯诺兹。"

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走进了大殿。泰兰德·语风动作优雅地点点头。"晚上好，血蹄书绍。祝踏岚大师，希望我们没有让你等待太久。"

陪在她身边的侏儒转向贝恩。“你好，大族长。真高兴能再见到你！”她给了贝恩一个微笑，然后就同凯诺兹聊了起来。

“高阶祭司泰兰德，大族长贝恩，”祝踏岚说道，“感谢你们的到来。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决定如何处置加尔鲁什，而是要让所有人都认同这是一场公平正义的审判。否则，加尔鲁什可能会成为烈士和殉道者，会有许多部落的成员认为他将一座灯塔丢给了他们，他们将为了支撑这座灯塔而舍命奋战；或者公众会认为我们对这名战争罪犯过于宽大，而部落与联盟之间的裂隙也会因此而进一步加宽。”

“我的任务并不困难，祝掌门。”暗夜精灵的高阶祭司用音乐般的声音说道，“我相信，那些证据本身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所有人都知道，我对加尔鲁什绝无好感，但我宁可死掉，也不会辱没我所接受的任务。”贝恩说道，他的语气中满是气恼之意。祝踏岚到底想说什么？

“我绝无冒犯之意，”祝踏岚说，“我很清楚，你们都不会使用阴谋和骗术，但依旧难免有人会无事生非。”

“这种情况会很令人遗憾。”泰兰德表示同意，“但的确也是无法避免的。”

两头青铜龙对视一眼，脸上露出很像是带有得意神色的微笑。“如果在普通的审判中，我们只能接受这种状况，”凯诺兹说道，“但这不是普通的审判。你们都知道时光沙漏吧？”

这根本就是明知故问。那座巨大、美丽，能够倒转时间的沙漏是由前任时间守护者诺兹多姆创造出来的。诺兹多姆预见到了自己的堕落，知道自己将转变成为一个名叫姆诺兹多的生物，便将使用时光沙漏的权利赠予能够战胜姆诺兹多的英雄们，在那场战斗中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贝恩和泰兰德尴尬地对视了一眼。他们早就知道，那些帮助诺兹多姆解决那场危机的人都曾面对过两人黑暗、扭曲的倒影。想到此，他们都感觉很不舒服。

“我们知道那个沙漏。”贝恩答道。

“嗯，自从姆诺兹多被打败以后，我就一直在……嗯……”凯诺兹顿了一下，寻找着合适的词汇。

“修补。”克罗米替他说道。

“修补，是的。”凯诺兹表示同意，“当然，是用魔法手段。我一直在探索永恒岛。我将时光沙漏中的几粒时之砂与在那座岛上找到的纪元之石颗粒相混合，制造出了一件被我称为‘时光之相’的宝物。要我说，那实在是一件令人称奇的小东西。它的能力和时光沙漏并不一样。它不能像那座沙漏一样倒转时光，但克罗米和我能够使用时光之相显示出任何一个时间点的情景，任何一个重要的时刻都能被分毫不差地显示出来。我甚至还能用它向未来投去一瞥。”

“该怎样使用它？”贝恩不安地又向那个黑布下面的东西瞅了一眼。

“它能够在时间中制造出精确控制的缝隙。”

“你们不会是要冒改变历史的风险吧？”泰兰德问。

“完全不会。”凯诺兹说道。现在他显得异常骄傲。贝恩很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就像我说过的，我改变了时之砂的内在结构。时光之相不会真的改变事实。那其中的一切都绝非实体，只不过是能够从缝隙中透射出来的影像和声音。”

“它只能以这一种方式工作。”克罗米补充说，“绝对不存在改变任何事的危险。”

“让我们来演示一下。”凯诺兹说道。他揪住黑布的一角，以富有戏剧性的夸张动作将布扯开。

时光之相是一个金属沙漏，上面镌刻着两条龙——标准的青铜龙。每条龙盘绕在一个沙漏球上，鼻尾相接，栩栩如生，就仿佛是两条正在打瞌睡的活龙。

“上面那颗球里的沙子并没有落下。”泰兰德说。

“只有当克罗米或者我激活时光之相以后，它们才会落下来。”凯诺兹说，“上面球中的沙子是有限的，只能供你们每一个人在审判中使用数个小时。你们可以选择你们认为有意义的历史性时刻，将它们展示在众人面前，作为不容辩驳的证据。每一段影像展现的时间完全由你们来决定。”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泰兰德说道，“参与这次审判的人都很熟悉那些历史性时刻，没有必要让他们再看一遍。”

“我可不这样想。”凯诺兹说，“你们必须明智地选择记录的时刻。和简单的事实相比，让人们亲眼目睹过去的历史对于一起案件的审理可能会更有帮助，也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高阶祭司，克罗米被选为你的谏言者，就是要帮助你将合适的历史时刻整合为你要展示的证据。而我则将帮助你实现这一目标，牛头人大族长。”

“那么，”贝恩喃喃地说道，“没有谎言，没有夸大，任何事件都将得到精确的重现。”

“未经修饰，未经改变的事实。”克罗米表示赞同，“对此，任何人均无法提出异议。”

“哦，想要堵住悠悠之口是不可能的。”泰兰德说，“人们总会猜测动机，认为当事人心存私念，另有图谋……”

克罗米高举起双手，着急地说道：“不要泄露你的策略，高阶祭司！”

“我们又怎么能知道，该选择哪个时刻？”贝恩问，“我们能够在当庭发言之前就看到那些被展示的时刻吗？”

“当然，”凯诺兹答道，“至于说该选择哪些时刻，这就是你们需要我们的原因了。你们告诉我或者克罗米，你们希望表达怎样的观点，我们就会帮助你们定位最佳时刻。”

“为什么我们不回到达纳苏斯，仔细讨论一下该如何利用时光之相来帮助你表达自己的观点呢？”克罗米向泰兰德问道。

“你说得很对，克罗米。祝掌门，你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泰兰德问。

“你尽可以随你们的谏言者离开，控诉人。你也一样，辩护人。”祝踏岚说道，“从此刻开始，你们两个和我将不会再见面，也不会再交换只言片语，直到审判开始。愿你们得到和平，愿天神的智慧帮助你们光荣并勤勉地履行你们的职责。”

他深鞠一躬，并将鞠躬的姿势保持了片刻。尽管这个动作明显让他感到相当的痛苦。贝恩感觉到了这位武僧所传递的敬意和感激。

泰兰德也向所有人鞠了一躬，便和克罗米一同离开了。她的身姿依旧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慵懒中显示出优雅与力量。但她的脚步中还是显得有一点急切，暴露了她兴奋的心情。

“嗯，她肯定很喜欢我的发明。”站在贝恩身边的凯诺兹看着两个女人的背影说道。

“她自然会这样想。”贝恩回答道。

“你不是吗？”

贝恩带着沉思的表情看了他一眼。“今晚，这里所有的人都清楚，纯粹而未经修饰的事实绝不会有利于加尔鲁什。而我的责任正是为他辩护。无论我个人对那个兽人有怎样的看法，这个装置肯定更像是一份送给控诉人的礼物。”

“好了，”凯诺兹微笑着答道，“先不要急着放弃。在不同的视角下，即使是纯粹而未经修饰的事实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要知道，你能够要求我展示各种特定的时刻，并非仅限于加尔鲁什的作为。”

“这种想法倒是很有趣……必须承认，我被你的设想吸引了。我们先回雷霆崖去。你可以仔细和我说说，我该如何充分利用你的时光之相。”

***

这不应该变成一场庆典。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心里很清楚这一点。再过不久，一场注定会以死刑收场的审判就会开始。那意味着一

个生命的结束。不，他们当然不应该为此而感到欢乐。

但现实的确如此。

吉安娜能够确认，不止一个人和她有着同样的心情。不管怎样，今晚不会有人在桌边祝酒，哪怕是为了庆祝一个恶贯满盈的罪人被审判——至少不会有人公开这样做。但许多人的腰杆都挺得更直，语气也显得更轻松，甚至有人发出了笑声——吉安娜几乎已经把那种声音忘记了。她无法否认自己也有着那种久违了的心满意足的感觉。现在，她终于敢想象战争的恐怖已经结束了。至少会有一段足够长久的和平日子让她能喘上一口气，哀悼死者，与生者共同欢笑，并真正开始一些更加温和的任务，比如学习该如何与某个和她有着那么多不同的人相处。这样的未来现在都变得如此真实。

长久以来，和平的感觉都只是如同一场幻梦。直到现在，这种感觉才在吉安娜的心中渐渐滋长。她不由得环视四周，目光逐一扫过与她一起在紫罗兰高地分享美食的人们：卡雷苟斯（当然要有他）、瓦里安和安度因·乌瑞恩、温蕾萨·风行者。

就在吉安娜为这些友人的陪伴而感激时，她同样能感觉到逝者在她心中留下的失落。善解人意的卡雷温柔地捏了捏她的手。

“你在想念他们。”蓝龙轻声说道。吉安娜并不打算否认。

“是的，”她说道，“他们应该也在这里——蓓恩，还有金迪，还有特沃什。”

他们的说话声很低，但没有什么声音能逃脱精灵的耳朵。“是的，他们应该在这里，”温蕾萨说，“他们，还有罗宁，还有其他许多人。”

温蕾萨严厉的语调让安度因显得很不自在。“我相信，有天神作为陪审团，祝踏岚作为法官，正义一定能得到实现。”

“是的，”温蕾萨说，“贝恩为加尔鲁什辩护，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人选，但我对此并无异议。”

“贝恩是坚守荣誉之人。”安度因说道，“我完全相信，他会竭尽全力完成他的任务，无论他个人有着怎样的想法。”

“但我不认为他会喜欢这个任务。”卡雷苟斯说。

“确实，”瓦里安说道，“而泰兰德的任务则正相反。我相信，联盟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这个任务。”

“除了你以外。”吉安娜向他指出。

“我宁可作为一个旁观者。”瓦里安回答道，“如果我想置加尔鲁什于死地，我只需要在古伊尔挥起毁灭战锤的时候保持沉默就好了。”

温蕾萨抿起了嘴唇，但她什么都没有说。吉安娜理解她的心情。对于瓦里安在那时出手干涉，吉安娜自己的心中也是一团乱麻。

“你做得对，父亲。”安度因说道，“这将会是一场困难的审判，但它对于长远的未来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意义。无论最终会作出怎样的判决，它一定能比简单的死刑更好地结束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

会吗？吉安娜依旧心存疑虑。她的噩梦是否能从此消失？当她回忆起自己逝去的友人，甚至想起他们死亡时的凄惨情景，难道能够不再心如油烹吗？她想到了金迪。当吉安娜最后一次碰触她的时候，金迪蜷缩的身体立刻变成了一堆紫罗兰色的尘埃。这时吉安娜才察觉到，她正紧紧地攥着自己的餐叉，直到指节已经变成了青白色。她努力将餐具放下，感觉到手指传来一阵疼痛。她看到面前的一只烤鸡。一丝可怕的幽默感从她的心中泛起，让她带着微笑撕下了一只鸡腿，并盯着这只鸡腿说道：“如果加尔鲁什在今天的晚饭中被一根骨头噎死了，那不就省了我们许多麻烦？”吉安娜竭力保持着语调的轻松，“我听说，今晚还有可爱的蛋糕作为饭后甜点，不过，也许大家的肚子都已经塞满了吧。”

➢ 第五章

第一日。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群，更不曾想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的地方会是如此安全。她很感谢瓦里安的卫兵，他们已经在麇集的人群中为他们清理出一条道路，让吉安娜、卡雷苟斯、安度因和温蕾萨能够顺利地来到自己的座位前。

部落各族的领导人都已齐集于此。他们各具特色的服饰、肤色和粗蛮的态度与联盟坐席上庄严肃穆的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神们明智地将没有与部落和联盟结盟的势力安排在中间的坐席上，让他们成为矛盾双方的缓冲区。吉安娜惊讶地在那里看到了一位相貌与精灵极为相似的女性，只是她的红色秀发中间还有两只长角。她的容貌秀美动人，却又流露出一种不属于尘世的哀婉之情。同情之心让吉安娜的胸口隐隐作痛。

“阿莱克丝塔萨。”吉安娜轻声说道。

“我宁愿她没有来。”卡雷叹息一声，坐进吉安娜身边的位子里，“这对她而言只会造成痛苦。”

在吉安娜看来，阿莱克丝塔萨——伟大的生命缚誓者和前任巨龙守护者不应该被卷入这场年轻种族举行的审判之中。她一直都是尊严、勇气、仁慈和怜悯的化身，甚至当她面对不可思议的恐怖，以及失去至亲的悲剧时，一颗仁爱之心也不曾有过丝毫动摇。她的妹妹，绿龙伊瑟拉就坐在她身边，握着阿莱克丝塔萨的手，带着孩童一般充满好奇与惊讶的眼神望向周围。

“阿莱克丝塔萨需要来到这里。”吉安娜说，“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她自己。就像我一样。”

“拉希奥也来了。”安度因说，“是我邀请他来旁观，来聆听的，好让他能够确定怎样做对艾泽拉斯才最好。他能够前来，让我很高兴。”

吉安娜好奇地顺着安度因的目光望过去，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那个绰号是“黑王子”的强大生物。知道他的人并不多，而了解他真实身份的人就更少了。

“那么，”吉安娜压低声音对安度因耳语道，“看样子，巨龙各族都到齐了。”

就他们所知，拉希奥是现存于世的唯一不曾受到污染的黑龙。

拉希奥是死亡之翼的直系子孙。当他还在卵中的时候，因为种种机缘，终于逃脱了上古之神的邪恶碰触。在这件事上他是幸运的，但吉安娜不得不承认，拉希奥的命运绝对谈不上平安顺遂。依照阿莱克丝塔萨的命令，红龙军团想尽办法要净化黑龙。一位名叫瑞亚丝塔萨的红龙为了完成这一命令，采取了极端手段。她绑架了一头雌性黑龙，并强迫她生下龙卵。在一位侏儒发明家的协助下，瑞亚丝塔萨终于净化掉了一颗龙卵上折磨黑龙全族的疯狂。死亡之翼对此大为震怒。他摧毁了那枚卵——至少他以为是这样。但瑞亚丝塔萨早已预见到这一点，并提前将那枚被净化的黑龙卵与另一枚龙卵掉了包。为了这枚黑龙卵，瑞亚丝塔萨不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还有她未出世的孩子。

拉希奥还在卵中便已经具有完全的意识和敏感的知觉。他明白外界都发生了什么，也知道自己将由红龙军团抚养长大，并且很可能终生都会受到红龙的严密监视。但他后来还是得到了“解放”——孕育他的卵被一帮盗贼偷走了。所以当他孵化出来以后，完全没有受到红龙的影响。他到底是如何从他的俘获者手中逃脱的，这一点直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但现在，他就在这里，力量强大，理智健全。

安度因和拉希奥早就在潘达利亚打过交道，并成了朋友。不过安度因也承认，他们之间的友谊其实全来自他们差异巨大的观念。拉希奥的“年龄”很难界定。要是按实际年龄来看，他应该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两岁孩童。但作为龙族，他已经具备了先天的聪明智慧。现在他的外表是一名与安度因年龄相仿的年轻人。

一直以来，吉安娜对安度因都抱有一种作为母亲的态度。而对于安度因的这位新朋友，她一直都感到很是不安。从一方面讲，安度因身边几乎没有同龄伙伴。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吉安娜很担心拉希奥会对他产生“不好的影响”。不过，让吉安娜担心的并非是拉希奥的黑

龙血脉。黑龙是伟大的。在耐萨里奥（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死亡之翼）被恐怖的疯狂所扭曲之前，也曾是大地的守护者，是睿智与保护的化身。但安度因转述的一些拉希奥说过的话总是让吉安娜感到惴惴不安。她注意到，黑王子坐在尽可能远离阿莱克丝塔萨的位子上。但作为了解这个黑龙成长历史的人，吉安娜明白他为何会这样。

看上去，拉希奥的样子大体是一名人类，只是他黝黑的皮肤、异常宽松的长裤和长外衣，还有那顶包头巾让他显得很是与众不同。他的身边左侧坐着个一脸怒气的女性兽人，右手边是一名同样面色不善的女性人类。拉希奥向安度因露出微笑，然后将闪闪发光的眼睛（那是唯一能表明他真实身份的身体特征）转向吉安娜，并且略一点头，也向吉安娜报以微笑。不过吉安娜能感觉到，黑王子对自己的微笑中带着一种幽默的成分。吉安娜很想知道是什么让这个黑龙感到如此好笑。

熊猫人卫兵就站立在他们身边，神态镇定从容，就如同静瑟的山中湖水。不过，如果有任何需要，他们又会在眨眼之间以闪电般的速度采取行动。就算是有人试图采取暴力手段，他也只有一双赤手可用。吉安娜能够感觉到魔法抑制力场如同有压迫性的薄雾，弥漫在大殿之中，而走进这里的人是不允许携带武器的。

“看起来很眼熟啊。”瓦里安嘟囔着。

“什么？”吉安娜问。

“那个，”瓦里安一边回答，一边向人越来越多的旁观席上点点头，“当我在角斗士深坑里厮杀的时候，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情景。只是那时的旁听者都在渴望着鲜血。”

“他们在今天不会看到血。”温蕾萨说道。她不必说出下一句——但如果审判公正，他们最终一定会看到血。

“他们最好不要见到。”瓦里安说，“如果审判陷入混乱，我们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而且还会有太多生命被毫无意义地毁掉。”

吉安娜将注意力转回到大厅中央。贝恩和泰兰德已经在两边坐好。两个人各有自己独立的桌椅。这些都不让吉安娜感到意外。让她吃惊的是，还有另外两个人也在那里等待着祝踏岚、天神和加尔鲁什

的到来。吉安娜认得克罗米。这位异常强大的青铜龙却选择了一副最不具威胁性的外表。但吉安娜不认识正在同克罗米交谈的那名相貌英俊的高等精灵。他们都穿着表明其组织身份的褐色制服，坐在摆放在一旁的一张小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一样被黑布盖住的东西。

就在吉安娜寻思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两头青铜龙的时候（至少吉安娜能够确认，他们身负官方使命），一名身穿长袍正装的熊猫人走进了大殿。他的手中高举着一根长杆，杆头是影踪派的标志。他将杆尾向地面撞击三次，大殿中立刻安静下来。人们纷纷在席位上坐好。

“对法律的尊敬是熊猫人一族至关重要的大事。通过法律，错误能够得以纠正，平衡能够得到恢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中，第一次有外人参与我们的法律审判。为了惩恶扬善，拨乱反正，我们依照传统，令接受审判之人与寻求正义之人齐聚于此，并以郑重之心向世人敞开法庭，让人人皆可见证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对艾泽拉斯众生犯下的罪行，以及他所接受的审判。请起立，迎接天神的到来。他们将以开放的双耳和心灵倾听在此地被说出的每一句证言。同时，请向将在此次审判中作出判决的影踪派掌门祝踏岚致以敬意。”

所有人都离席起立。赤精、雪怒、砮皂和玉珑以轻盈无踪的步伐走进大殿的上层旁听席中。吉安娜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过他们的优雅和美丽，却依旧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她曾经问过艾莎，为何天神会以人形出现。艾莎说这是为了向部落和联盟表达敬意。他们是高贵而独特的——让吉安娜有这种感觉的不仅是他们的外表，更是因为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与之相比，祝踏岚也许更容易接近，毕竟他也是一名凡人。但他也同样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伟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体现出对于强大力量与宁和心神的控制。这时，他坐进了法设的坐席，拿起小锤，将身边的铜锣敲了三下。等到回音渐渐消散，他才说道：“大家可以入座了。”影踪派掌门清晰平静的声音传遍了大殿的每一个角落。“在被告上庭前，我先要叮嘱在座的诸位，我不会容忍任何对审判的干扰。任何违犯此规则的人都将被监管起来，直到审判结束。同时，为了符合此次特殊的局面，我们将以一种独特的手段呈现证据。”

他向两位青铜龙点点头。两人站起身，掀起了身前桌面上的黑布，露出一只沙漏。

不等他们开始说话，吉安娜就已经明白了他们要做什么。青铜龙解释了时光之相将如何工作。当他们的声音消失之后，一种沉闷的咆哮声充满了吉安娜的耳鼓。片刻之间，她甚至无法呼吸。她正再一次被淹没，就像是……

因为手掌被用力攥紧而产生的疼痛感将吉安娜带回到现实之中。空气再一次进入她的胸腔。她无声地用力喘息，让气流涌进肺叶。咆哮声停住了，但吉安娜依然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快得就像一只小兔的心跳。她转头看着卡雷，后者正紧盯着她，秀美的脸上满是关切之情。吉安娜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点点头，用唇语说：我没事。

卡雷苟斯露出犹疑的神情，但还是放松了握住吉安娜的手。吉安娜缓缓地深吸了几口气。两位青铜龙这时已经做完解释，退到一旁。

祝踏岚向卫兵点点头。“传被告上庭。”

这五个字如同电流一般传入众人耳中。大厅中的每一双眼睛都睁大了，无数道目光聚焦到通向地牢的那道门上。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走进了大殿，身边跟随着六名卫兵——两名来自部落，一个巨魔，一个牛头人；两名来自联盟，一个暗夜精灵哨兵和一个德莱尼守备官；还有两名吉安娜见到过的最高大魁梧的熊猫人。加尔鲁什的身上已经不见了那副著名的铠甲——在那副铠甲上镶嵌有恶魔的獠牙，它们来自加尔鲁什的父亲格罗姆杀死的恶魔。而现在，他身上的布衣显然不是为他缝制的。他宽阔的肩膀和厚实的胸膛被那件衣服紧紧地包裹着。黑色的纹路如同细长的手指，交错分布于他褐色皮肤上的刺青之上——那是煞留下来的痕迹。铁链锁住了他的脖子、手腕和双脚，上面的铁环比吉安娜的手掌还要大。习惯于大步流星的加尔鲁什现在只能笨拙地迈着伤腿，蹒跚前行了。他的面孔显得异常冷漠，既没有懦弱的表现，也看不到傲慢自大。

片刻之间，大殿中鸦雀无声，人们只能听到锁链的撞击声和卫兵们的脚步声。

然后，混乱骤然爆发。

一波波的人群——既有联盟，也有部落，甚至还有一些中立势力纷纷从座位上站起。许多人冲到上层旁听席边缘，高声尖叫着，不停

地挥舞着拳头。吉安娜像其他人一样不喜欢抑制力场，但她现在很庆幸这个力场的存在。她发现，自己并不希望加尔鲁什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杀死。她想让加尔鲁什听到，甚至于看到他所做的一切——能实现这一点还要感谢青铜龙的发明。加尔鲁什应该知道自己都造成了怎样的破坏，留下了多少仇恨。她希望这名战争罪犯知道，全艾泽拉斯都是如何唾弃他、憎恶他。

而吉安娜也突然惭愧地意识到，如果自己无法杀掉加尔鲁什，她也不希望某个无知而疯狂的懦夫赢得这一荣誉。

熊猫人的反应极为迅速。旁听席上的大部分卫兵都是武僧。他们的身体便是武器。贸然违反纪律的人都被迅速压制下去，并被带离了大殿。看守加尔鲁什的卫兵全都拔出了武器，围拢在加尔鲁什身边，背对着他们看管的兽人，以平静的面孔朝向周围的人群。

除了那些卫兵以外，能冷然面对这场骚乱的就只有祝踏岚、四位天神和加尔鲁什本人了。那个兽人带有刺青的褐色面孔仿佛是从岩石中雕琢出来的一样，没有显示出任何表情。

祝踏岚的声音中流露出严厉的警告意味。“如果你们扰乱法庭，那么你们能见证的审判也就只有这么多了。刚刚这样做的人现在已经被监押起来，要到审判结束才会被释放。如果还有人要在这个最庄严肃穆的场合捣乱，都会被送到他们那里去。”

他点点头，加尔鲁什身边的卫兵又回到了原先的位置上。加尔鲁什被带到了祝踏岚所在的高台前，两名高大的熊猫人站到他身后。吉安娜知道，除非再有违规事件发生，否则这两名卫兵会做的动作将只有缓慢地眨动眼睛。剩余四名卫兵向祝踏岚鞠了一躬，便退了出去。祝踏岚俯视面前的这个兽人，过了一会儿才说道：“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你被控犯下战争罪行，被控意图侵害艾泽拉斯的全体智慧生灵，被控意欲毁伤艾泽拉斯本身。此外，还有众多罪恶因你的名义而行，或为你的同党所为，你也要因为他们而受到控诉。”

加尔鲁什只是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一言不发。

祝踏岚继续说道：“具体罪名如下：种族灭绝；谋杀；强制人口迁徙；造成人员失踪。”

这份列出诸项大罪的清单本身就足以让吉安娜绷紧了神经。她向沃金以及其他部落领袖的座位瞥了一眼。她早已听说过巨魔在加尔鲁什的统治下遭受的待遇，以及这个兽人曾企图对沃金本人施加的手段。

“奴役；绑架儿童；酷刑折磨；杀害俘虏；强迫怀孕。”

安度因打了个哆嗦。吉安娜理解他的心情。吉安娜想到了阿莱克丝塔萨，想到生命缚誓者和红龙军团所遭遇的种种恐怖恶行。卡雷正静静地坐在吉安娜身边。吉安娜抬起头去看他，想要给他一些安慰，却发现他正在看着自己。卡雷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他伸出手臂，搂住吉安娜。

吉安娜让自己坚强起来。

“对城市、集镇和村庄的肆意摧毁，哪怕毫无军事或政治的必要性。”

锦绣谷。

塞拉摩。

“对于这些指控，你有什么话要说，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加尔鲁什没有回答。有那么一秒钟时间，吉安娜突然极想知道，在这样公开直白的控告面前，这名前任大酋长是否会有所触动。她听说过加尔鲁什因为一名部下以他的名义屠杀无辜而大发雷霆。吉安娜知道，有一件事，就算是加尔鲁什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他对本族的无比忠贞与奉献精神。而曾几何时，他也是举世公认的信守荣誉之人。

吉安娜盯着加尔鲁什，不敢眨眼，甚至不敢呼吸。她不知道自己是希望加尔鲁什就此崩溃，为以往的暴行乞求宽恕，还是会顽抗到底——如果是后者，他们就可以杀死他而不受良心的谴责。

这时，加尔鲁什露出了微笑。尽管手腕上戴着沉重的铁链，他还是慢慢地鼓起掌来。

“演出才刚刚开始，”他冷笑了一声，“我已经要为它鼓掌欢呼了。这一定会比暗月马戏团有趣得多！”他轻蔑的笑声在整座大厅中回荡。“我不会承认我感到有罪，因为这只会让我显得羞耻。我也不会声称我清白无辜，因为这不是我想得到的。就让好戏开场吧！”

旁听席上第二次爆发了混乱。人们再一次跳起脚，仿佛就算是要从人堆里爬出来，也要扑到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面前，用双手掐断他的喉咙。吉安娜下意识将双手按在了椅子扶手上，撑起了身子。而卡雷苟斯和瓦里安同时从两边抓住她，把她死死地摁进了椅子里。

“别站起来，亲爱的。”卡雷急迫地悄声说道。吉安娜意识到，自己只差一步就要和其他人一同发出狂暴的怒吼了。汗水从她的前额渗出。她命令自己坐回原位，双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

与此同时，祝踏岚也失去了耐心。他连续敲了几下铜锣，大声向熊猫人发出命令。更多部落和联盟的成员被拽了出去，以免他们继续扰闹法庭。

大殿中的喧闹渐渐平息之后，恢复沉静之色的祝踏岚看着加尔鲁什。“无论你说什么，都不会改变这场审判的初衷，我们已经有既定的计划。”他向加尔鲁什的卫兵点点头。他们带领加尔鲁什来到贝恩身边的椅子前。加尔鲁什将坐在这里接受审判。尽管身负重镣，加尔鲁什还是显示出一副悠闲得意的挑衅神情。吉安娜的眼睛里燃起了熊熊的怒火，与之相比，就算是加尔鲁什丢进塞拉摩的那颗法力炸弹也只不过像是蜡烛头上的火苗。

➢ 第六章

就在人们因为加尔鲁什的恶毒言语和傲慢态度而又惊又怒的时候，安度因却只是感觉到极为失望。如果别人知道他的心情，一定会感到惊讶。毕竟安度因本人就遭到过加尔鲁什攻击，而且差一点便没能活下来。

在作为部落大酋长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加尔鲁什变得越来越着迷于使用精神和魔法手段来征服联盟。为此，他不惜任何代价。安度因几乎无法相信传闻中加尔鲁什所做的一些事情，但他的确亲眼见到过加尔鲁什犯下的一些罪行。加尔鲁什和瓦里安不同，他从不忌惮使用煞的黑暗力量来强化他的部队。尽管他也很清楚，煞魔乃是负面情绪实体化后凝聚而成的恐怖怪物。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加尔鲁什偷取了一件被称为圣钟的魔古宝物。当圣钟响起的时候，就会持续释放出纯粹的混沌力量。而要制衡圣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使用潘达利亚的祥和钟杵。安度因重新拼合起这件宝物，并在与加尔鲁什对抗的战斗中用祥和钟杵击中了圣钟，将混沌之音转变成真正的和谐韵律。

那次，他确实挫败了加尔鲁什的计划，而恼羞成怒的兽人用他的战斧——血吼劈砍圣钟，让那件魔古宝物变成了碎片。

一同粉碎的，还有安度因的骨头。

疼痛再一次泛起，咬啮着他身上每一处被圣钟碎片砸到的地方。当安度因改变坐姿的时候，疼痛立时袭来。随着他回想起那时的情景，疼痛也发生了改变，仿佛更加深入他的骨髓。维伦曾经告诉过他，这种痛楚可能永远都不会彻底消失。而且随着安度因年龄的增长，它很有可能也会不断增长。

“身体不会完全遗忘它所受到的伤害。你的每一根骨头都有自己的记忆。”那位古老的德莱尼曾微笑着向他说道，“不过，还是要感谢圣光，亲爱的王子，你将能够继续活下去，倾听这些回忆。”

但安度因绝无遗憾。他相信，正如同那柄钟杵能够将混乱的声音转变成和谐的乐曲，有智慧的生物一定也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安度因从灵魂深处坚信这一点。德莱尼和纳鲁都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要比他睿智得多。大地之环就曾经使得被死亡之翼严重伤害的世界恢复平衡。这个组织本身就是由各个不同种族的萨满组成的。他们还曾经与塞纳里奥议会联合，恢复了世界之树诺达希尔。智慧生物之间的合作是完全可行的。这是他亲眼见证的事实。而每一个生命个体又都是独立的——是能够不断成长的。

审判才刚刚开始。如果冗长的罪行清单无法让加尔鲁什动容，或者说，只能成为他吹嘘的资本，那么，也许青铜龙的发明终究能够对他有所触动。

这位年轻的王子为贝恩·血蹄感到难过。现在他依旧将这位牛头人视作自己的朋友。他还记得那一晚，他与这位牛头人坐在吉安娜的客厅里。那时贝恩正因为恐怖图腾的叛逆而被迫出逃。安度因也很钦佩贝恩愿意担负起为这个杀父仇人辩护的责任。这位王子抬头看着瓦里安。他有些想知道，如果自己的父亲处在贝恩的位置上，又会怎样做。他希望瓦里安能够对这道难题应付自如，同时又能保持应有的尊严。

泰兰德·语风从座位上站起，走到大殿中心。她的身上穿着如同流水波纹的长袍。如果以单调的词汇来形容，那件袍子可以被称为“白色”，但实际绝非如此。隐约之间，它会显露出熏衣草色、靛蓝色、珍珠色和银色。任何看到它的人都会同时感受到简单与华丽之美，正如同将它穿在身上的那位精灵女子一般。安度因早就见过泰兰德·语风。在所有联盟领袖之中，甚至还可以加上一些部落的领袖——泰兰德是最让他有压迫感的一位。这并非是因为她有多么傲慢专横，恰恰相反，她一直都是那么和蔼亲切。

安度因在泰兰德身上看到了她所敬拜的月之女神的光辉，还有她的族人们所钟爱的夜色森林中的清冷幽静。这一切都是那么美丽。在麦格尼·铜须的追悼会上，泰兰德第一次对安度因说了话，并为了安慰他而用手轻抚过他的面颊。安度因曾经因此而战栗不已，那种感觉，他直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此时此刻，泰兰德只是抬起头，望着旁听席上的无数张面孔，久久不曾说话，仿佛正在整理思路。然后，她将犀利的目光转向四位天

神。

“作为控诉人，我有权第一个向陪审团，向聚集在这里的人们说话。”她的声音传遍了整座大殿，但依旧动听如同歌声，毫无刺耳的感觉，“控诉人有这样的权利，是因为我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论点。尽管我实在很想让辩护人在这里先说话，因为血蹄书绍接受的任务实在比我的困难太多。”

她开始以优雅的步伐走上前来。一头蓝色长发闪烁着明亮的光泽，在她背后微微摆动。她那熏衣草色的面孔再一次转向了旁听者们。“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在今天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不仅承认了他的累累罪行，甚至还将它们当作吹嘘的资本，向法庭发出亵渎之语。现在这座神庙中的所有人——实际上，我敢断言，在艾泽拉斯的所有生灵，都受到过这个兽人的伤害，或者至少是被他所影响。”

她的视线终于转向加尔鲁什，尽管这位精灵的脸上只有非常细微的变化，安度因却已经察觉到她的恨意。“我的任务光荣、令人欣喜，却又极为严肃。我将提供证据，证明加尔鲁什犯下了所有他被指控的罪行，而且还不仅于此。我要让你们看到，他不仅作恶多端，更完全清楚他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痛苦、灾难和恐怖的破坏。”

她停了一下，转向克罗米和凯诺兹面前的桌子，将双手放在心口，向他们深鞠一躬。“非常感谢青铜龙军团，因为你们的努力，我现在能够使用的工具将不再只是最终会让我们感到麻木的单调言辞，而是那些事件的真实场景。所有人都将看到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阴谋，听到他的谎言。最后，你们将见证他的背叛行径。”

加尔鲁什并没有打断泰兰德。泰兰德正在布置控诉人的策略。这将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策略。面对如此冷酷无情的控诉人，安度因本以为加尔鲁什将无法对这样的控诉保持沉默，但他一个字都没有说。

无论泰兰德是否对加尔鲁什的反应感到失望，都没有表现在脸上。她微微抽动了一下精致的鼻翼，再一次抬头向旁听席上望去。她的声音很柔和，充满了悲悯之情，正如同安度因回忆中他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样子。

“我知道，这些画面很可能会非常可怕。你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曾经亲身经历过地狱咆哮所制造的灾难。我将让你们重温这份痛苦的回

忆。对此，我真诚地向你们表示遗憾。但我相信，如果我不竭尽我所能，让这个……兽人……接受真正的正义，那你们必将承受更多苦难。”

她又向四位天神鞠了一躬。天神们一直如同石雕一般坐在位子里，但整座大殿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天神，你们的仁慈与睿智都令我景仰。我恳求你们，将我所说的真正的正义给予我们，判定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前任部落大酋长有罪，认可他被指控的每一桩罪行，昭示他对艾泽拉斯所做的伤害——无论这些伤害是针对个人、针对种群，还是针对这个世界本身，并同意对他施加最大限度的惩罚：死刑。……谢谢你们。”

安度因长吁了一口气，随后才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直都没有呼吸。在法庭上是不允许鼓掌的，否则，安度因相信旁听席上一定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面对如此深刻有力的指控，加尔鲁什依旧是无动于衷。

泰兰德回到了座位上。她的情绪高昂，身体如同精灵箭杆一般笔直。祝踏岚点了点头。

“谢谢你，书绍。辩护人可以发言了。”

贝恩并没有像泰兰德那样在镇定的神情中隐隐散发出无可匹敌的气势。他缓缓地站起身，庄重地向天神们鞠了一躬，然后转身面对旁听者。

“在受到指控的时候，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曾说这场审判只是一场‘演出’。我不希望我们聚集于此，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一场演出，或是一出‘好戏’。我也不会宣称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是无辜的，那样只是在侮辱大家的智慧。我更不会试图让你们相信他受到了误导或欺骗，那是在冒险让我自己成为受世人唾弃之人。我同样不应该乞求怜悯，或者希望会有人能忘记他犯下的所有罪行。我现在只会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贝恩挺直腰身，深吸一口气。他硕大的胸膛随之隆起，提醒在座的所有人，他是一名战士、一位大族长，以及一位伟大领袖的儿子。“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杀害了我的父亲。你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件事。但我还是站在这里，尽管对加尔鲁什绝无个人好感，却还是

选择为他辩护。为什么？祝踏岚法设、至尊天神、艾泽拉斯的人们，因为我像你们一样，希望实现我雄辩的暗夜精灵同僚所强调的‘真正的正义’。更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是正确的。”

他走向旁听席，抬头望着密密麻麻的旁听者，仿佛在询问人们是否会反驳他。“我们不会像加尔鲁什对待我们那样对待他。我们不会将我们的欲望与需求放在第一位。我们不会让心中只有狂热的杀戮，只有复仇。我们不会以为我们的种族已经失去了所谓往日的荣耀，只有依靠暴力才能将其恢复。我们将会做得更好。我们比他更优秀。”他指了一下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现在那个兽人的獠牙之间露出了一丝微笑。

“因为我们更优秀，所以我们将会倾听，将会使用我们的意志和心灵寻找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在未来许多世代中都应该被认为是真正的正义。”贝恩向联盟众人的席位望过去，与安度因对视了片刻，又将目光转向瓦里安，然后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吉安娜的额头上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破坏了她双眉秀美的曲线。安度因知道，这些皱纹往往会在她集中精神的时候出现。而现在，她肯定是不喜欢贝恩所说的话。

“敞开自己的理智与心灵，这正是我要面对的挑战，也是天神的。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挑战。我们需要的是一颗智慧之心，而不是一颗残破的心。我已经听到你们之中不止一个人说，绝不能让加尔鲁什将他的一切罪行‘置之度外’。如果你们真的不希望如此，如果你们认真地在寻求正义，那么你们就必须让他活下去。只有一个人活着，他才会所有改变，才能开始做一些事情，修复被他破坏的一切。谢谢你们。”

再次鞠躬之后，他回到了座位上。

贝恩的演讲结束后，大厅中只剩下了岩石一般的寂静。安度因对此并不感到惊讶。牛头人的战场已经不能算是一片需要向上仰攻的山坡，而是一道矗立在他面前的陡峭悬崖。

“休庭一个小时，然后在今天下午进行第一场证据演示。”祝踏岚朗声说道。他敲了一下铜锣，便站起身。大殿中的所有人都随之一

同起立。然后，议论声就在大殿各处响起。所有人都在兴奋地交谈着，有的愤怒，有的欢快，而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在反对加尔鲁什。

安度因竭力想要吸引贝恩的注意力，但那位牛头人正在和凯诺兹交谈。他的举手投足都显得思虑重重，脸上的神色也无比凝重。安度因继续看了他一会儿，希望自己如果真的走过去，那位牛头人能够将他看作一个来鼓励自己的朋友。也许，这样的日子终究会到来。王子的目光又转向加尔鲁什，不由得浑身一僵。

那个兽人正在盯着他。

从加尔鲁什的脸上，安度因依旧看不到任何表情。王子只觉得自己的掌心渗出了汗水，胸口也仿佛被那道冰冷的目光勒紧了。他的意识一下子闪回到他和加尔鲁什正面对峙的那一刻。

击打圣钟，将混乱转变为和谐。然后他转向加尔鲁什，告诉那个兽人，自己用手中的钟杵做了什么。加尔鲁什雷霆大怒。

“去死吧，小崽子！”

然后……

一只手落在安度因的肩头，让他愣了一下，当他意识到那其实是自己的父亲，不由得有些脸红。

“你还好吗？”瓦里安一边问，一边顺着儿子的目光望过去。随后，他不悦地哼了一声。“来吧，我们去吃些东西。你不必非得看着他。”

尽管在与加尔鲁什目光相对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反射性地感到了恐惧，但安度因发现自己其实并不介意看到加尔鲁什。贝恩刚才说的那番话依旧在他的耳边和心中回荡。而加尔鲁什现在却没有了任何得意的神色。实际上，现在这个兽人反而以恭谨的态度低下了头，起身跟随卫兵们去吃饭了。

“我没事，父亲。”安度因想了想，又说道，“不要担心，您所做的是正确的。”

瓦里安知道他的意思。国王看着加尔鲁什的背影，抿起了嘴唇。

“现在，我并不是很确定，完全不确定。”

***

他们都以为她死了——扎伊拉，龙喉氏族的督军。她很乐意让他们这样以为下去。

一开始，她的确可能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在奥格瑞玛攻城战中，她被从她的始祖龙坐骑——迦拉卡斯背上射了下来，几乎已经没有了生还的希望。但令人惊讶的是，她的确从那次坠落中生还了。她受了很重的伤，但她的意志更加顽强。决定将口水吐在死亡脸上的扎伊拉扔出一颗烟幕弹，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然后踉跄着跑到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才瘫倒下去。她从重伤中恢复过来，并且坚信自己能够活下来，一定是为了某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救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她那正在接受死亡审判的大酋长。

她和许多龙喉兽人都撤退到了格瑞姆巴托。在那里，他们曾经迎来过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个时刻。在那里，扎伊拉和她的部下秘密地恢复着元气。扎伊拉选择了伟大的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遭受折磨，被迫为龙喉氏族生育红龙坐骑的那个房间。直到现在，扎伊拉还会每日心驰神往地看着阿莱克丝塔萨在极度痛苦中抓破山壁留下的深沟。还有那些曾经强迫红龙女王低垂下那颗红色头颅的巨型铁链。

她已经得到消息，沃金的“部落”为了找到她而彻底搜索了暮光高地，并重金悬赏她的头颅，但他们从没有想过来这里看一眼。扎伊拉相信，沃金会如此疏忽大意，只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巨魔。要是一名兽人当大酋长，肯定会想到去搜索格瑞姆巴托。但不管怎样，这里不是他们永远的家。他们需要行动，而且速度要快。

现在，她看着自己残存的氏族，不由得心潮澎湃。“我的龙喉战士们，”她粗噶的声音显得格外激动，“你们跟随我对抗曾经统治我们的邪兽人莫格霍尔。因为你们知道，骄傲的兽人一族绝不应该被那种腐败之物所玷污。你们追随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他唯一的心愿就是保持部落的强大、纯粹和力量。为了实现真正部落的梦想，他现在却身陷囹圄，仅仅由一个牛头人为他辩护。潘达利亚的天神成为他的命运的主宰者。我在那里的间谍向我报告，要拯救我们光荣的大酋长，只剩下几天时间了。”

扎伊拉的目光逐次扫过面前的兽人。她知道，他们都和她有着同样的想法。但她还是不禁为那些不可避免的命运感到遗憾。“你们受到过训练，你们有着充分的准备。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数量还是很少。你们像我一样明白，我们也许会失败，也许一个都活不下来。但我宁可为了一个光荣的目标死在战场上，也不愿继续躲藏在这里。如果你们还愿意跟随我，就放声怒吼吧！”

一阵咆哮声响起。所有兽人都在挥动手中的武器，用力跺着脚，以最大的声音发出吼叫。扎伊拉凶狠地大笑着，加入到兽人们的战吼之中。“以先祖的名义！哪怕我们只剩下自己的意志与心灵，我们也必将取胜！”

就在扎伊拉说话的时候，她看到门口处出现了一个身影。她的一名斥候正急匆匆地跑进来，手中还攥着一份卷轴。斥候一直跑到扎伊拉面前，喘息着跪倒下去。“督军……我是一路跑回来的……有一个陌生人……他要我把这个交给你！”他将那份卷轴递了过来。因为一路上被他紧紧攥着，卷轴已经有一点折损了。

扎伊拉故作恼怒地咆哮一声，以掩饰自己的忧虑。她打开卷轴的蜡封，看到其中的内容：

向督军女士问好！

虽然头颅已经低垂，却还没有被砍掉。只要大酋长还活着，强悍的心中就有希望。我们依旧相信真正的部落，那曾经是部落的过去，也必将是它的未来。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希望，如果你的心脏还在为兽人一族的荣誉而跳动，那就请允许我见到你。我们将深谈此事。我能给你巨大的帮助。

一位朋友

“一位朋友。”扎伊拉重复着这个署名，目光转向她的斥候，“我想，那应该是一个兽人？”

斥候睁大了眼睛，用力摇着头。“不，督军。他……他是一头龙！”

➢ 第七章

古伊尔利用这段休庭的时间清理了一下思路。他的座狼雪歌这次也同他一齐来到了潘达利亚，他很高兴自己能有时间骑着她跑上一阵，静静地思考一下。这位与他有着深深羁绊的老友已经有些上了年纪，所以古伊尔不会再骑着她冲上战场了，但她依旧强健有力。在一些短暂的时光中，他们会双双享受一阵全速飞驰的乐趣。现在，他们正跑出白虎寺，沿着盘绕曲折的山路穿越荒野。这片山麓丘陵让他不禁想起了杜隆塔尔。

他的小儿子杜拉卡被牢牢地绑在他的胸前。父亲温暖的胸口和跳动的心脏在抚慰着这个男孩。当古伊尔驱策座狼向酒坛集全速奔驰的时候，杜拉卡已经沉入了深深的梦乡。酒坛集是一座位于凛风小径尽头处的小村庄。感觉到在怀中安然入睡的小生命，兽人的精神也平静了下来。在这时，带着香醇气息的风抚上了他的面颊。

泰兰德说得没有错。她只需要在每天展示出事实，就足以赢得这场审判。但这个能将往日情景重现的装置却让古伊尔满腹疑虑。如果言辞能够被扭曲，那么影像肯定也会。

古伊尔又想到那些联盟成员愤怒的吼声。他们要对整个部落进行审判。古伊尔相信，如果真的进行这种审判，那么首当其冲要接受审判的必然是他。因为是他将部落的大权交到了地狱咆哮的手中。如果不是他首先犯下了这一罪行，今天的情势可能就截然不同了。古伊尔本希望加尔鲁什会以他的父亲为榜样，加尔鲁什过去一直都是如此——但最终，加尔鲁什只学到了错误的东西。古伊尔以加尔鲁什的人格力量为赌注，放手一搏。现在，全艾泽拉斯都在为古伊尔这场失败的赌博付出代价。古伊尔一直在思忖，他自己要因此而承受多少罪责。加尔鲁什制造了那么多伤害——不只是对于那些被他终结和损伤的生命，还有对于他所统治的部落。古伊尔曾经向元素祈祷，希望能够实现一场迅速而且真实的正义。加尔鲁什已经做了太多的坏事。古伊尔相信，只要他还活着，就还会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

他抬手按了按胸前的杜拉卡。过去是无法改变的，也不应该被改变。但未来却不一样。古伊尔知道，有许多事情——也许是所有的事

情——都可能在那座法庭中被改变。

他用下巴轻轻蹭了蹭儿子的头顶，在心中立下一个誓言。他将竭尽全力保护这个世界的未来，无论要他付出怎样的代价。

***

“书绍，你可以请上你的第一位证人了。”

泰兰德点点头。“庭上，请允许我传维伦——德莱尼一族的先知和领袖作为我的证人。”

古伊尔咬紧了牙关。杜拉卡正躺在他身边的摇篮里。阿格娜猛吸了一口气。“我对这个精灵女祭司略知一二，我们绝不能低估她。”阿格娜的声音很低，但其中充满了怒意，“如果说兽人恨暗夜精灵，那么暗夜精灵也同样痛恨着兽人。”

“我们不知道她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古伊尔这句话是回答阿格娜，也是对自己说的。

“我想，这值得我们好好猜一猜。”阿格娜说道。

古伊尔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维伦。这位来自外域的上古长者曾经以非凡的宽仁之心对待过一个名叫杜隆坦的年轻兽人。而现在，他以典雅庄严的身姿坐在了证人席上。他比古伊尔见过的最高的德莱尼还要高大，但与那些肌肉发达的生灵相比，他的身架要显得单薄许多。他的身上没有披挂铠甲，只穿着一件白色和紫色相间、质料轻柔的长袍，会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而微微飘动。他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仿佛有着安慰力量的蓝色光彩，眼眶周围是一圈圈深深的皱纹。在他的胡须中，能看到箍着金环的短触须。而那绺几乎垂到腰间的白色长须，让古伊尔想到了大海上掀起的滔天白浪。

贝恩也在小心地看着维伦。古伊尔对这位牛头人非常了解，甚至能从他微微移动的肌肉看出他准备做出怎样的动作。

古伊尔自己曾经记录过自己祖先的历史，但他能写下的只有一些关于旧日往事的只言片语。还能清楚地记得过去的兽人实在已经太少了。恶魔之血曾经在他们的血管中流动，激起他们的狂暴之心，却让

他们难以再理智地思考。当维伦重新出现在艾泽拉斯的时候，他的族人选择加入了联盟。每当想到德莱尼一族，古伊尔都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被苦涩的歉意所刺痛。除非真正的和平与信任降临艾泽拉斯，否则古伊尔就不可能有机会坐下来，像他的父亲一样，把肚子里的问题向维伦全盘托出。古伊尔知道，尽管联盟和部落合力捉住了加尔鲁什，但这个兽人可能已经将这样的未来变得完全不可能了。

“先知维伦，”泰兰德郑重地开口道，“此地只能讲述事实，此地永远要讲述事实。这是熊猫人祖先的遗训。我们遵从他们的法律，以寻求平衡。”

“我们尊重他们的法律。”祝踏岚温和地补充道。

泰兰德面色微微一红，纠正了自己：“向您致歉，祝踏岚法设。我们尊重他们的法律，以寻求平衡。您愿意宣誓吗？”

“我宣誓。”维伦回答道。他的声音洪亮清澈，即使只有寥寥数语，也让人感觉到温暖与和蔼。他将双手放在膝头，等待着泰兰德进一步提问。

“先知，我相信，今天这个法庭上的所有人都知道，您曾在漫长的历史中，亲眼见证过我们需要知道的种种暴行。”泰兰德说道。

是了，古伊尔想到，她现在要用这数年间泼溅的血污将我们全部染黑——或者是染红。

贝恩猛然站起，高声说道：“对此，我表示反对。法设，我们在此是为了审判一个兽人的行为，而不是全体兽人所做的事情。”

“对于这一点，祝掌门。”泰兰德回应道，“辩护人曾经说过，加尔鲁什对他的族人至为关爱。我希望能够让陪审团了解这一族的历史。天神见闻广博，但他们并不知道德拉诺。他们对于兽人的心态和历史的理解对于他们做出最终判决是至关重要的。”

“我同意控诉人的话。”祝踏岚做出了决定。贝恩的耳朵微微抖动了一下，低下头，接受决定，坐回到椅子里。

“谢谢。”泰兰德继续说道，“先知，您能简短地作一下自我介绍吗？”

“我是维伦。我曾经在千年之中，尽我的全力领导我的人民。为了躲避燃烧军团的恶魔，我们从故乡阿古斯逃亡。许多个世纪以前，我们到达了德拉诺，在那里建起了新的家园。相信在座的都已经知道，我们正是从那里出发，来到了艾泽拉斯。”

“你们在德拉诺是否受到了欢迎？”泰兰德问。

“我们并未受到排斥。”维伦答道，“兽人和德莱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和平相处。”

“这样说是否准确，许多个世纪之中，你们和兽人在德拉诺比邻而居，相互之间有过一些交往，进行和平的贸易，并且彼此尊重？”

“是的，这样说很准确。”

高阶祭司看了一眼克罗米，后者点点头，从椅子上滑下来。凯诺兹则继续留在椅子里，警惕地看着审判。“庭上，请允许我展示第一段维伦之相。”

克罗米跳到桌上。因为侏儒的身材，她只有这样才能操作时光之相。但没有人敢笑话一头龙，哪怕这头龙看上去是那么可爱和欢快。克罗米以侏儒一族特有的灵巧小手启动了时光之相。

盘绕在沙漏顶部的青铜龙猛地睁开了双眼。

一阵惊讶的窃窃私语声在大殿各处响起。沙漏上的龙抬起了头，抖动两下，仿佛刚从酣梦中醒来。然后，它伸出前爪，抱住了身下的沙漏球。球中的沙子开始放射出与龙睛中的光芒一样的金光。一缕连绵不断的细沙落进了下方的沙漏球，而那颗球上的青铜龙依旧是一动不动，只是一块没有生命的青铜。

这时，克罗米的眼睛也在闪光。很显然，她在使用青铜龙族所特有的魔法。她张开了一只小手，一根与沙漏中的沙子同样颜色的雾须从她的手心中飘起，盘旋着一直延展到大殿中心，如同在空中舞动的一条长蛇，随后又不断改变形态，直到其中出现了清晰可辨的画面。

各种色彩开始渲染那些画面。青铜的金色渐渐褪去，画面里那些比现实更大的人影被还原成了原本的色彩。

在画面中站立着两个年轻的兽人，褐色的皮肤上全是汗水和尘土。他们的下巴微微耷拉着，两双瞪大的眼睛紧盯着一名披挂光芒闪烁的金属铠甲的德莱尼武士。看德莱尼的表情，他显然对这两个兽人很是关切。这两个男孩则是满脸惊讶，但并没有恐惧。

古伊尔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谁。

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当他第一次从德雷克塔尔那里得知自己的血脉传承时所感觉到的惊讶与自豪。在一条时光之路上，一段可能发生改变的历史中，与自己的父母“相遇”时的喜悦，以及被迫看着他们被杀害时那种锥心的痛楚。现在，同样也当了父亲的萨尔痴痴地看着还只是个男孩的他的父亲。当他转过身，伸手去抱自己的儿子时，阿格娜已经将杜拉卡放进了他的手臂里。他们的目光相遇。片刻之中，他们用眼神传递着彼此的爱意和理解。然后，古伊尔抱紧杜拉卡，继续去看大厅中央那片虚幻的画面。

“先知。”泰兰德说道，“您能解释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情景吗？”

维伦叹了口气，肩膀微微弓起，用忧伤的声音说道：“可以。我并没有亲眼看到这一时刻，但我认识这三个人。”

“他们是谁？”

“这位德莱尼是我的密友——瑞斯塔兰，泰尔莫的卫队长。两位年轻的兽人是奥格瑞姆——也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毁灭之锤，以及加拉达之子杜隆坦。”

“你们这样的接触很常见吗？”

维伦摇了摇头，下巴上的触须也随之而摆动。“不。那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与兽人进行贸易，但从没有见过他们的年轻人。”

“这次遭遇的后果又是怎样的？”

“那些男孩们本来是为了逃脱一名食人魔的攻击。一队德莱尼恰巧帮助了他们。我的卫队长瑞斯塔兰很惊讶地发现，他们来自不同的氏族，却依旧是要好的朋友。那时我们对于兽人已经很了解，知道这种情况绝对非同寻常。那一天已经太晚了，他们无法再安全回家，所以雷斯特兰派遣使者去告知他们的氏族，并邀请他们作为我们的客人，直到清早。并且雷斯特兰认为我也许会有兴趣和这两个男孩谈一谈。他想得没有错。我与这两位年轻的兽人共进晚餐，发现他们非常聪明，性格也很好。”

古伊尔还记得德雷克塔尔和他讲述过这次遭遇。那位老兽人也不曾亲眼见证过这件事，但他听到过关于这件事的详细讲述。古伊尔很高兴德雷克塔尔不必在这里重温往日的这一时刻。在这之后不久，兽人就彻底堕入了黑暗的深渊。

“您所说的那座城市——泰尔莫，它很容易被找到吗？”

“不，”维伦答道，“它同时被魔法和科技手段所隐藏。如果我们不欢迎那两个男孩，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

“庭上，请允许我呈现第二段维伦之相。”泰兰德向克罗米点点头。克罗米的双手仿佛戴上了蜂蜜色的光之手套。她一挥手，众人眼前的画面消失了，另一幅画面取而代之。沙漏中的时之砂再次落下，一粒接一粒的光芒细沙堆积起来。在古伊尔的眼中，第二幅画面被赋予了生命。

“我们到了。”瑞斯塔兰说道。他从浑身披挂钴甲的塔布山羊上跳下来，跪在地上，扫开地面上的一些落叶和松针，仿佛在寻找着什么。没过多久，落叶下面露出一块美丽的绿色水晶。他将手掌轻轻按在上面。

“Kehla men samir,solay lamaa kahl。”

他们周围的树林开始发光。片刻之间，古伊尔有些怀疑时光之相是不是发生故障了。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画面中的人依旧是稳定清晰的。年轻的杜隆坦惊呼一声。树林的光芒更加强烈。他们周围茂密的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一直通向群山脚下。

“我们就在食人魔国度的中心。不过，在很久以前，这座城市被建成的时候，这里并不是这样。”瑞斯塔兰一边说，一边站起身，“如果食人魔看不见我们，他们就无法攻击我们。”

“但……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杜隆坦问。

“一个简单的幻术。仅此而已。一个……关于光的小把戏。眼睛并非总是值得信任的。我们认为所见即真实，光一直都会将现实世界呈现给我们。但光和影是可以操纵，可以诱导的——只要能够理解它们。通过说出那段话，碰触那颗水晶，我改变了光落在岩石上、树上和地面上的方式。所以你们的眼睛才会感知到和你们原先的想象完全不同的东西。”

瑞斯塔兰发出温暖的笑声。“来吧，我的新朋友们。你们的族人以前还从没有见过这个地方呢。现在，你们就要踏上我的家乡的大路了。”

画面冻结在这一刻，然后消失了。沙漏中的沙粒停止了下落。青铜龙恢复成最初的样子，闭上闪光的眼睛，又变为一件装饰品。盘绕在底部沙漏球上的青铜龙在这时醒了过来。它伸展肢体，用一双爪子抱住它所守卫的沙漏球。

“瑞斯塔兰向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展示了德莱尼保护家园城市的秘密。那么，这两个男孩是否守住了这个秘密？”泰兰德平静地问道。

古伊尔知道这个答案。

“没有。”维伦的回答充满了痛苦。

“发生了什么事？”

维伦重重地叹了口气，向部落这一侧望过来。他在寻找古伊尔。当这位先知再次开口的时候，他仿佛只是在对那个小男孩的儿子说话，无数全神贯注的旁听者全然被他置之脑后。

“多年以后，兽人们受到了耐奥祖的欺骗，又被古尔丹所出卖。我坚信，杜隆坦一定在为那件事而深自悔恨……”

当泰兰德打断先知的话语时，脸上依然带着温和的微笑。“您有着丰富的同情心，先知，但还请简单地陈述您所知道的事实。”

阿格娜显得惊讶而且愤怒。“她甚至不让他说出心里的话！为什么贝恩不反驳？”

贝恩保持着沉默，只是他的一双耳朵紧紧抿在脑后。这让古伊尔知道，这位辩护人一点也不喜欢事态会这样发展。“因为泰兰德的要求是正确的。亲爱的，贝恩会有所行动的。不要担心。”但古伊尔不能否认，他也和自己的爱侣一样感到愤怒。

维伦点点头。“好的。简单的事实就是，杜隆坦在多年后率领一支兽人部队攻击了泰尔莫。”

“谢谢。”泰兰德转回头，目光扫过旁听者，最终落到四位天神的身上。“我必须警告法庭，现在将要展示的是极为暴力和令人不安的画面，但这便是背叛和屠杀的本质。”

贝恩又一次没有反对。古伊尔痛苦地意识到，这同样是因为泰兰德是正确的一方。

尽管如此，这位控诉人却丝毫没有自得或兴奋的样子。她说道：“我将展示第三段维伦之相——泰尔莫被兽人攻占。”

时光之相的沙粒再次落下。画面重新被打开。古伊尔抬起头，看到了他记忆中的杜隆坦。已经成年的杜隆坦成了霜狼氏族的首领，尽管古伊尔以前从未见过，但他立刻就认出，父亲的身上披挂着传承了十代的首领战甲。用锁链连缀在一起的沉重铠甲正面有两头白色的恶狼相对而立。那本应该是我的战甲，古伊尔心中想道，如果命运没有那么多波折，有朝一日它也应该是杜拉卡的。

古伊尔提醒自己，命运并没有这样安排。这副战甲已经失落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奥格瑞姆认为它被不知名的敌人掠走了，或者是被元素破坏了。而古伊尔则是作为一名人类的囚犯长大成人。命运走到今天这一步，部落，尤其是加尔鲁什所统治的部落，要负很大责任。但联盟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杜隆坦和另外几个全副武装的兽人站在前一段画面中出现过的那片“森林”之中。和古伊尔记忆中非常相像的奥格瑞姆站在他的挚友身边，看着杜隆坦在地面上搜索。古伊尔知道——他相信法庭中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杜隆坦在寻找什么。

杜隆坦站起身，掌心托着一颗异常美丽的翠绿色宝石。

“你找到了。”奥格瑞姆说道。杜隆坦点点头，目光从宝石上转向同伴们。

“各就各位，”奥格瑞姆对兽人们吼道，“我们很幸运。德莱尼没有察觉我们的行动。”

杜隆坦犹豫了片刻，然后说出了那句致命的咒语：

“Kehla men samir,solay lamaa kahl。”

保护泰尔莫的幻象缓缓地消失了，显露出那条一直向前伸展的宽阔大道，仿佛正在向这些兽人发出可怕的邀请。

仿佛就在一刹那，整座大殿都变成了战场。宏大的画面令人感到窒息——兽人们骑在披甲的战狼背上，手中高举刀斧，在冲锋中发出震耳欲聋的战吼。他们胯下的巨兽同样在发出刺耳的长嚎。时光之相集中在他们身上，跟随着这群扬起漫天尘沙，如同晴空霹雳一般的暴徒向前急冲。而他们的对面就是安详宁静的泰尔莫城。在下一个瞬间，全景画面被更加具体的形象所取代——数名德莱尼呆立在原地，在惊愕中全然不知道要逃跑或保护自己。巨剑利斧砍下了带角的头颅，而那些蓝色的面孔上还充满了困惑的表情。靛蓝色的鲜血四处泼洒，沾染在华丽的铠甲和褐色的皮肤上。巨狼的皮毛上同样满是蓝血，让这些猛兽的脚印也都变成了蓝色。

恐惧的尖叫声和哀号声夹杂在一片杀戮的喧嚣中。杜隆坦的族人横冲直撞。而兽人武士的身后还跟随着刚刚出现的术士。他们将火焰、暗影和诅咒播撒在一群群手无寸铁、心胆俱裂的德莱尼身上。

一些兽人冲进了建筑物中，追杀那些慌不择路、逃进房屋里的德莱尼。没过一会儿工夫，满身鲜血的兽人武士已经跑下建筑物的台阶，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终于，泰尔莫的守卫者开始反击了。德莱尼卫士们以他们的敌人完全无法想象的魔法力量作为武器。银白色、碧蓝色和亮紫色的光芒与病态的黄绿色的术士魔法能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灼目的强光中，一切刀剑交锋都已经无法看清了。古伊尔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他的父亲身上。而时光之相仿佛也在跟随古伊尔的目光，聚焦在了杜隆坦和那个正在用闪耀着蓝色强光的宝剑向杜隆坦发动攻击的人身上。

瑞斯塔兰。

那位德莱尼高喊着古伊尔听不懂的战号，抓住杜隆坦，将他拽下坐骑。让古伊尔惊讶的是，杜隆坦没能及时做出反应，只是重重地跌落在地面。瑞斯塔兰举起宝剑，而杜隆坦也握紧了战斧。

杜隆坦的黑狼调转回头，来保卫他的主人。巨大的狼牙插进德莱尼的手臂中。闪耀的宝剑从瑞斯塔兰的手中落下。杜隆坦的战斧劈落，砍开银甲，撕裂骨肉。瑞斯塔兰跪倒在地。狼牙咬得更紧了。蓝血从战斧造成的伤口中喷涌而出。杜隆坦再次挥斧，结束了德莱尼卫士的痛苦。瑞斯塔兰，杜隆坦曾经的朋友，带领他进入这座都市的引路人，就这样被杀害了。

古伊尔认为这一定应该是这场血腥展示的结尾了。泰兰德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证据。他瞥了一眼那位精灵祭司，看到泰兰德将双臂紧紧抱在胸前，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被她展示在法庭面前的那些画面。她并没有要结束展示的意思。于是，屠杀的场面继续了下去。

兽人在时光之相中蹂躏了整座城市。古伊尔的心中掠过一阵阵恶寒。但他明白，即便瑞斯塔兰的死让法庭中的旁听者们心胆俱裂，这依然只是泰兰德证据链条的开始。

➢ 第八章

堆积在地上的尸体太多了，甚至常常会将追杀猎物的兽人绊倒。战斗已经完全变成了近身搏杀。杜隆坦像其他兽人一样满身鲜血，却仍然在以令人惊骇的速度和准确性劈砍突刺。眼前的暴力是如此真实生动，古伊尔忍不住向那些即将被杀戮的人高声示警。法庭中这样做的人不止他一个。

有人冲向了正在战斗的杜隆坦。古伊尔却只能在无可奈何的恐惧中看着这一幕。

那个女孩年纪还很小，身上刚刚出现了一点女性的曲线，但这颗花蕾永远也不可能有机会完全绽放了。

古伊尔明白，是父亲受过的训练让他没有将这个女孩一斧劈成两段。古伊尔熟知这种劈砍所需要的技巧和力量。当他看到杜隆坦转动战斧的时候，甚至能感觉到自己手臂上的肌肉也在绷紧。那个女孩却没有半点犹疑。她扑向这个手臂粗大、全身重甲的兽人，用攥紧的拳头击打兽人粗壮的双腿，却没能造成任何伤害。女孩知道自己这样做将必死无疑，她的挑战也许是古伊尔所见过的最具勇气的行为之一。

但杜隆坦的斧头终究没有落在这个德莱尼孩童的身上。古伊尔知道，他绝不会这样做。这样做的另有其人。随着女孩动作戛然而止，震惊与愤怒的泪水刺痛了古伊尔的眼睛。女孩大瞪着闪闪发光的双眼，张开的嘴里涌出了鲜血。攻击来自女孩的背后。刺穿她身体的长矛向旁边一送，女孩的尸体倒落在地上。杀手一脚踏住依然在抽搐的女孩，拔出了长矛，带着狞笑望向面色铁青的杜隆坦。

整个画面冻结了，停留在那个被虐杀的女孩身上，随后渐渐消失。

在自己心中，古伊尔看到了另一幅画面——一个来自他亲身经历的画面：那时，他刚刚从他的“主人”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的靴子底下逃出来，正受到战歌氏族的测试。一个人类男孩被带到他面前——一个甚至比那名可怜的德莱尼女孩还要幼小的孩子。

“你知道他是谁，”艾斯卡说道，“他们是我们的夙敌……杀死这个小孩，不要让他成长到能够杀死你的年纪。”

“他还是个孩子！”一个被吓坏了的小男孩，仅此而已。古伊尔的心跳在回忆中迅速加快。

“如果你不动手……你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座山洞。”

“我宁可死，也不会干这种辱没荣誉的勾当。”

地狱咆哮——格罗姆·地狱咆哮，最狂野、最凶暴的兽人，加尔鲁什的父亲，他支持古伊尔的决定。

“我曾经杀死过人类的小孩。”格罗姆对艾斯卡说道，“为了那样的战争，我们付出了我们的一切。而我们又因此得到了什么？挫败和耻辱！我们的族人委顿在集中营里，甚至不会为了解救自己而动一根手指，更不要说为他人而战了。就是这样的战争，这样的杀戮，才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泰兰德做了阿格娜和古伊尔最害怕的事情——呈现事实，并扭曲了它。那个杀害幼女的冷血杀手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兽人。

但恐怖依然没有就此终止。另一幅画面几乎是紧随其后就出现了。很显然，这也是泰尔莫被攻陷的那一天，只不过时间稍晚。到处都是全身血污的兽人。一栋栋曾经美丽辉煌的建筑尽数遭到破坏，房间中只剩下了残破的家具物品。

“我们找到的活德莱尼该怎么处理？”一个声音问杜隆坦。

“杀死他们。”杜隆坦用粗噶的声音说道，“全都杀光。”

画面冻结，渐渐消失。沙漏中的沙子不再落下。

“没有问题了，祝掌门。”泰兰德高昂着头，紧咬的牙关泄露出她努力控制的怒火。当她坐下的时候，大厅里充满了死一样的寂静。

***

安度因圆瞪着双眼，在惊骇中大张着嘴。当然，他知道这段历史。有许多人对此都有所了解。因为与德莱尼共同生活的经历，安度因所知道的要比大多数人都更加详细。但现在他才明白，德莱尼从没有真正向他讲述过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不想将这种恐怖的回忆压在他的心上。王子的手心里全是冷汗。他发现这双手正在不住地颤抖。

维伦变得更加苍老，更加哀伤。安度因懂得，这位仁慈宽厚的先知在同时为遇害的德莱尼和满手鲜血的兽人们感到痛惜。与德莱尼共处的日子足以让安度因理解先知的心情。逝者无辜惨死，兽人却必须为自己的暴行而承担后果。

“如果我可以，我会让你彻底远离战争，儿子。”安度因抬起头，看到了父亲。瓦里安面容严肃而又满是同情，他继续说道：“战争是丑陋的。我们刚刚看到的战争乃是最丑恶的一种战争。”

安度因干涸的嗓子让他说不出一个字，让他无法反驳他的父亲。他同意，战争是丑陋的。但他们刚刚见到的一切根本就不是战争。战争指的是手执武器、心有觉悟的双方进行的殊死拼杀。而在泰尔莫所发生的事情根本配不上这样的称谓。对无辜者的谋杀——这才是对它最准确的描述。依然难以摆脱晕眩感觉的王子向部落那一边望过去。包括那些兽人在内，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们刚才看到的东西。让他们感到不安的也许并非是暴力，而是那种不“荣耀”的行径。任何人都能让手无寸铁的人群血流成河。

贝恩又等了一会儿，然后以谨慎的态度站起身，向大殿中的所有人点头致敬。“先知，我相信，您刚才所见到的一切一定令您心如刀绞。对于控诉人展示这种并无必要的画面，我感到遗憾。”

“对此，我表示反对！”泰兰德高声喊道。

“同意控诉人。辩护人不得诱导证人的想法。”

“当然，法设。进行这种假设是错误的。我道歉。先知，您能告诉我们，对于我们刚刚看到的事情，您有怎样的想法？”

“不需要道歉，血蹄书绍。如果你要我说，我也只会说出和你一样的话。”维伦说道，“看到这一切的确令人心痛难忍。”

“您能否告诉法庭，具体而言，是什么令您如此痛苦？”

“当然是无辜者毫无意义的死亡，其中甚至还有孩子。”

贝恩点点头。“当然。这就是全部了吗？”

“不。同样令我感到痛苦的还有那个天性高贵坦诚的人，因为屈服于上位者的压迫，不得不做出有违本心的事情。”维伦答道。

“你所指的是杜隆坦？”

“是的。”

“你不认为他喜爱这样的屠杀？”

“对此，我表示反对。”泰兰德说道，“证人不可能知道杜隆坦的想法。”

贝恩很显然预料到了这一点。他平静地转向祝踏岚。“庭上，请允许我展示一段曾经被控诉人作为证据的画面——一个语风书绍最终选择不予展示的画面。”

“请。”祝踏岚说道。

贝恩向凯诺兹点点头。青铜龙站起身。虽然身量比克罗米要高出许多，他也以同样灵巧的手指为沙漏赋予了生命。杜隆坦的身影再一次出现。他的狼、德莱尼女孩和杀死她的凶手也闪入画面。还是那个恐怖时刻凝固在众人的眼前——女孩的口中流着鲜血，长矛刺穿了她柔弱的身躯。

安度因想要转开眼睛，但他强迫自己静静地看着。贝恩想要做什么？

随后，那些人影有了动作。女孩的身体抽搐着。兽人抽出了他的武器。“你欠我一个人情，霜狼。”凶手冷笑着说道。

泰兰德正是在这一点结束了展示，让画面跳跃到杜隆坦那个可怕的命令上：“杀死他们……全都杀光。”

但此时此刻，全部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杜隆坦死死地盯着面前这具孩童的尸体，脸上露出惊骇的神情。全部有耳朵的人都能听到他充满了绝望、愤怒和悔恨的凄厉长嗥。这个霜狼兽人抬起了头，贝恩高叫一声："停下，就在这里。"

泪水在杜隆坦褐色的面孔上闪烁着。所有人都知道，兽人的哭泣是多么罕见。杜隆坦张开獠牙外翻的大嘴，无声地恸哭着。大殿之内同样听不到任何声音。

画面消失了。良久之后，贝恩才再次开口。

"先知，您能否告诉法庭，对于今日的兽人，您有怎样的看法？"

"对此，我表示反对。"泰兰德说道。

"我同意辩护人，"祝踏岚说，"证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维伦缓慢地寻找着合适的词句，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哀伤。"我很高兴，他们能够克服因为喝下玛诺洛斯之血而受到的诅咒。"

"您是否知道，是谁将兽人从这一诅咒中解放了出来？"

"格罗姆·地狱咆哮，加尔鲁什的父亲。"德莱尼回答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您相信人们是可以改变的。"贝恩喃喃地说道，"哪怕是格罗姆·地狱咆哮。"

"我相信这一点，衷心地相信。"

"哪怕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贝恩进一步问道。

"对此，我表示反对！"泰兰德第四次高呼道，"辩护人又一次意图误导证人。"

贝恩态度温和地向祝踏岚转过身。"法设，是控诉人以她自己的证据将审判引入这条思路。"

“我同意控诉人，”祝踏岚说道，“辩护人，你不得诱导证人思考。你可以改变你的问法。”

贝恩点点头。“那么，总而言之，以您的经验，兽人一族曾经对抗过一个巨大的挑战，并且战胜了它。他们是否改变了自己？”

“是的。”维伦说，“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恶魔的影响力是多么强大。”他的声音苍老而哀伤。

“我没有更多问题了。”贝恩说道。

但泰兰德还有问题。她再一次走到由她邀请的德莱尼证人面前。“我只剩下了一个问题，先知。请简单地回答我，不要带有您的个人观点——杜隆坦和他的同伙在攻击泰尔莫的时候，是否饮下了玛诺洛斯的血？”

“没有。”德莱尼答道。

“他们的意识是完全清醒而独立的？杜隆坦的意识是独立的？他是基于他的自主意识作出的选择？”

先知的回答很不情愿：“是的。”

泰兰德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眼中胜利的光彩。“谢谢您。我没有问题了。”

***

祝踏岚宣布休庭一个小时。他睿智地感觉到，看到刚才那番景象的旁听者们需要离开法庭，清理一下自己的心神。否则，他们很可能会加入到“被限制行动者”的行列中，直到审判结束。

安度因向吉安娜、卡雷苟斯和他的父亲告退，说他需要去外面伸展一下尚未痊愈的双腿，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而他真正想做的只是逃离这里。这段休庭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他没有时间回到他在潘达利亚最喜爱的地方——石匠之愚去。很久以前，石匠们曾经在山壁上小心地雕凿出一段阶梯，但阶梯的尽头只有一片壮观的自然景色。没有人知道开凿这段阶梯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安度因却很喜欢这一段只

是为美景而存在的阶梯，尤其喜欢那里的宁静。不过，他现在只能在这座神庙里寻找一些景致。至少他需要离喧闹的主殿远一些。

他终于找到一小片风景。通常只有武僧和洛大师会来到这个清净的地方。在审判期间，他们和那位土地精铁匠黑弓箭都被要求在白天时离开寺院。于是，安度因便得以一个人独享这片清静之地。

山风清冽凉爽，安度因的双脚在轻尘般的白雪中留下了一串脚印。粗大的锁链环绕在山壁周围，以免有人在无意中掉落下去。西方屹立着古老的雪峰。巨大的山岳穿透云层，上面飘浮着丝丝缕缕的薄雾。在东方，安度因看到两座小一些的高塔。塔周围环绕着樱桃树，前方有一尊雪怒的雕像。

在南方，静瑟的神庙和广袤无垠的潘达利亚大陆如同大师笔下的画卷，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安度因已经不是第一次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心中油然生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雄心。他也感到很是好奇，为什么对他而言，如此陌生的一个地方，却让他觉得这么像是他的家。

“你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吗？还是我们可以聊聊？”如同丝绸一般柔和的年轻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安度因很熟悉这个声音，他微笑着转向站在门洞前的拉希奥。

“当然，不过我可能不会是一个好的谈伴。”

“高阶祭司语风，或者我现在该称她为语风书绍，她有着一个很强势的开头。”拉希奥一边说，一边走到安度因身边。他双手背在身后，向远方的风景望去，仿佛他真的对白虎寺的美景很感兴趣。但安度因知道，黑王子真正的心思并不在于此。

“的确。”安度因回答道。

“不过，她并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新东西。”拉希奥继续说了下去，“每一个人都对加尔鲁什恨之入骨。为什么还要扯出那些在他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来？这真是一种令人好奇的战术。”

“她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安度因说，“她要让我们知道，兽人不能躲在‘我们喝了恶魔之血’的理由后面。加尔鲁什完全没有受到过污染。所以她必须明确这一点。”污染加尔鲁什的是对权力的欲

望，是对于他人苦难的麻木不仁，而他堕落的程度是安度因完全不愿去想象的。

“但他还是做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拉希奥喃喃地说道。他皱起眉头，若有所思地拈着自己的小胡子。“不过……用这样大的一支画笔将一整个种族全部涂黑，她这样做可能会适得其反。随后她肯定需要对自己的攻击方向做一些细微调整。”

“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想着要做‘细微调整’。”不等安度因多想一下，气恼的话语已经脱口而出。他用手臂抱紧身子，打了个哆嗦。大殿里有火盆提供热量，而且挤满了旁听者。安度因却在出来的时候忘记了带上斗篷。那个被杀害的女孩给他带来的冲击远比他以为的更大。

拉希奥只是笑了笑。寒冷的空气将他的呼吸变成一缕缕白烟。“这是因为，我是正确的。任何事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安度因王子。一个与你结盟的种族，到明天就可能成为你的敌人。”他极有气势地向群山一挥手，“就连大地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火焰喷涌，转眼又变成冰冷的灰烬。宁静的空气也会化为猛烈的旋风。大海与河流从不会停止流动。所谓恒久不变的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

安度因紧紧抿住嘴唇。拉希奥说得不对。他不可能是对的。一定有不会改变、永恒的东西存在。也一定有另一些东西，永远都是错误的，就像无辜者被杀害这种事。

“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是牢固不变的，我们又怎么可能建造起任何可以持久的东西？”安度因问。这是一个问题，但安度因的语气却像是无力的恳求。

“牢固是有程度之分的。”拉希奥向他指出，“尽管岩石和水都会变化，如果你在它们上面建造房屋，那么你最好选择前者作为地基，因为如果是后者，你就有可能不得不游泳了。”

安度因沉默了一段时间。各种想法如同脱缰的野马，在他的脑海中奔腾。没有一种想法能够让他感到高兴，而且所有想法都会一直冲入他的内心深处。终于，他转向黑龙王子，低声问道：“拉希奥，你认为我们是朋友吗？”

这个问题显然让拉希奥吃了一惊。黑王子的反应给了安度因一点快意的感觉——他侧过戴着头巾的头，咬住嘴唇，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

“是的。”拉希奥最后说道，“如果我还有一个朋友，不管怎样，那都是你。”

这个回答让安度因露出伤感的微笑。“那么……我们能不能……只是在这里待上一会儿，享受一段平静的时光？就像朋友一样？”

“好的，当然。”拉希奥说。

于是，他们都没有再说话。

➢ 第九章

“请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和你的职业。”泰兰德朗声说道。

精灵祭司请来的第二位证人是一个兽人。他大约中等年纪，身材粗壮，有着不太常见的浅绿色皮肤。也许是为了补偿他完全秃掉的头顶，在他的嘴边生满了浓密的黑色胡须。“我名叫考苏斯，是奥格瑞玛的蘑菇商。”

“你的商店叫什么名字，位置在哪里？”

“它叫‘暗土’，就在暗影裂口。”

泰兰德开始来回踱步，或者更像是以优美动人的身姿在地面上游动。她的手臂抱在胸前，紧蹙的双眉在她高高的额头上印出了若干皱纹。

“暗土。”她以过分夸张的戏剧化语气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暗影裂口。听起来很有些不吉利。难道……你的店是因为名字不好才关了张？难道这样不会引来大酋长特别的注意？”她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似有若无的挑衅意味。考苏斯立刻恼怒起来。

“我的蘑菇上过两位大酋长的餐桌。”他喊道，“直到不久以前，大酋长也只会因为它们的鲜美而注意我。”

“庭上，请允许我向陪审团展示考苏斯提及的‘不久以前’的事情。”

克罗米再次激活了时光之相，正跪在地上收割蘑菇的考苏斯出现在画面中。他背对着门口，正一心一意地工作着，并没有看见掀起门帘的来访者。不过，他还是感觉到了异样，皱起眉头，转过了身。

“请停在这里。”泰兰德说道。克罗米停住了画面。“考苏斯，能否请你告诉我们，这些兽人都是谁？”

“我只知道他们之中一个人的名字。不过，他们都是库卡隆的成员。那个黑石兽人——就是那个一只手只有三根指头，脸上全是疤痕的——他叫马尔考罗克。当然，现在他已经死了。”

这种介绍只能算是一种证言程序。法庭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识这个已经死掉的库卡隆头领。这个灰色皮肤上覆盖着红色战痕的兽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代表了黑石兽人最糟糕的那一面。是的，人们认得他，并且极度唾弃他。

“谢谢。克罗米，请继续。”

“不识字吗？”画面中的考苏斯说道，“关门了，明天请早。”他的手紧紧攥住了工作时使用的小刀。

“我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蘑菇。”马尔考罗克说道。他的声音并不大。在他身后，有另外四个兽人跟进了店门。他们之中的一个拉下了门帘。“我来这儿是为了你。”

直到此时，考苏斯才露出犹疑的神情，他问道：“我干了什么？我是个公平买卖的商人。没有人抱怨我的货不好。加尔鲁什大酋长也会吃我的蘑菇！”

“正是因为大酋长，我们才会来这里。”马尔考罗克又向前迈出两步。考苏斯站了起来。“你公开反对他——你是不是那天忘了好好收割你的蘑菇了，嗯？”

考苏斯明白了他们的来意，立刻沉下了脸。“部落不是由奴隶组成的。每一个部落的成员都有自身的价值！我可以反对我的酋长的决定，但这并不代表我要与他为敌！”

马尔考罗克以夸张的动作侧过头，用手指敲打着下巴，仿佛在认真考虑考苏斯的话。“当然，我相信你也没这个胆子。”

他用只有三根手指的手抓住那位蘑菇种植者的手腕。虽然带有残疾，马尔考罗克却显然拥有非凡的力量。考苏斯惊呼一声，手中的小刀掉在了地上。马尔考罗克显然很喜欢这个任务。他面带轻松地将考苏斯的手臂拗到他的背后。随着一声裂响，手臂被折断了。另外四个打手也冲了进来，也许是害怕失去找乐子的机会。他们的脸上都带着

兴奋的笑容，仿佛这是一场狂欢的酒会，而不是在以众欺寡，肆意殴打一个无辜的人。

这群暴徒只使用了拳头。他们要造成伤害，而不是死亡：面孔、腿、手臂。一名库卡隆一拳打烂了考苏斯的鼻子，鲜血和鼻涕溅得四处都是。考苏斯猛地向后一摆头。随后第二拳又将他的牙齿打得四处飞散。当那个发了疯的兽人挥起第三拳的时候，马尔考罗克阻止了他。

“如果杀了他，就不能让人们看到他对我们有多么害怕了。”库卡隆的首领大声呵斥道。

考苏斯扬起下巴，直愣愣地看着时光之相中自己被打的样子。他努力坚持了几分钟。但他只是一个小店主，对面却是五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库卡隆。最终，他不可避免地跪倒了下去。他的脸已经几乎无法识别了。急促而痛苦的喘息声从他的喉咙里传出来。最后狠狠地一踢让他紧缩起身子。但即使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坚持着，没有发出一声惨号。

库卡隆却几乎没有喘过一口粗气。他们彼此拍打着后背，走出了蘑菇店。等到房间里只剩下考苏斯，他抬起头，吐出鲜血和更多的牙齿，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画面消失了。考苏斯急促地呼吸着，神情中充满了愤怒。泰兰德问道：“考苏斯，就你所知，库卡隆对于你的攻击只是个案吗？”

“不是，”兽人答道，“还有一些人也像我一样被打得很惨，甚至更糟。”

“你受伤极为严重。”泰兰德说，“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对此……”贝恩开口道。

“我收回最后这句评论，祝掌门。”泰兰德带着疲惫与忍耐的神情打断了辩护人，然后又说道，“请告诉陪审团，你所说的‘甚至更糟’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一段时间以前剃刀岭旅店的那场爆炸。”考苏斯答道。

“剃刀岭绝不是以待客周到而著称的。”泰兰德说道，旁听席中传来一阵窃笑声，“在那里发生暴力案件——即使是一场爆炸，也可以被认为是心怀不满的顾客干的，而不是库卡隆。”

尽管不少旁听者被泰兰德的俏皮话逗笑了，考苏斯却依旧只是铁青着脸。“那时我正在那里。因为想要尽可能躲开奥格瑞玛，躲开马尔考罗克，我到了那家旅店。”他冷笑了一声，“很讽刺，不是么？那时他走进来，开始威胁一个被遗忘者和一个血精灵。”考苏斯开始显露出不安的神色。“一看见他们，我就溜走了。我很走运。”

“真的？他威胁了他们？是身体上还是口头上？”

“他想要恐吓他们，至少一开始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们后来说了些什么。”

泰兰德点点头。“克罗米，让我们亲眼看看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安度因从没有去过剃刀岭的那家旅店。而他在画面中看到的情景更让他觉得，如果这个地方不曾被摧毁并重建的话，他肯定不会有心情前去拜访。出现在画面上的旅店大堂幽暗、粗陋、肮脏，很可能还弥漫着难闻的气味。他注意到青铜龙凯诺兹仿佛正在偷偷取笑一些人对这幅画面的反应。

不管怎样，那里的确充满了纵酒狂欢的欢快气氛，直到库卡隆出现。他们停在旅店门口，壮硕的身躯挡住了从门外照进大堂的阳光。大堂中的两位客人——一名被遗忘者和一名辛多雷正举杯共饮。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向这些新来的人望过去。

“停。”泰兰德说道，“这两位部落的成员是弗兰迪斯·法雷队长和克兰蒂尔·血刃。法雷队长受希尔瓦娜斯女王的派遣，负责指挥为大酋长服务的被遗忘者分队。血骑士血刃曾经效力于游侠将军哈杜伦·明翼麾下。他们两位在北方城堡战役中都功勋卓著。”

安度因向部落席位瞥了一眼。希尔瓦娜斯和哈杜伦都向前俯过身子。安度因并不认识法雷和血刃，但从他们首领的反应判断，这两个人应该很受器重。

血刃有着与太阳同色的头发和纤尘不染的洁白皮肤。尽管并不是在执行任务，她的身上还是披挂着一副简单的护甲。法雷在醒转成为被遗忘者之前一定腐烂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安度因很好奇，他那只合不拢的下巴是怎样将饮料送进喉咙的。

泰兰德向克罗米点点头。画面又活了起来。

“麻烦来了。”克兰提尔对她的同伴说道。

“不用担心。”弗兰迪斯举起一只露出骨头的胳膊，挥了挥，“马尔考罗克，我的朋友！你是在访问平民窟吗？夜壶里的尿都比格罗斯克这个流氓卖的酒要好喝。不过确实是便宜，而且听说相当来劲。过来，我请你们喝一轮。”

马尔考罗克微笑着。安度因一点也不喜欢他的样子。从克兰提尔的表情判断，这位血精灵一定也很不喜欢。

“格罗斯克，给每人都倒上一杯。”那个黑石兽人用力拍了一下弗兰迪斯的后背，让被遗忘者差一点扑倒在桌子上。“在这里找到牛头人和被遗忘者倒是在我意料之中，但我不得不说，血精灵小妞和这里看起来可有些格格不入啊。”他的眼睛紧盯着克兰提尔。

“没这回事儿，我到过比这还差劲的地方。”血精灵圣骑士一边回答，一边向马尔考罗克眯起眼睛。那个被叫作“流氓”的旅店老板格罗斯克为他们端上了酒。

“可能吧，也许吧，”马尔考罗克说道，“但是你为什么不在奥格瑞玛？”

“金属过敏。”克兰提尔说道。

尽管画面中的气氛已经变得相当紧张，安度因还是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喜欢这个克兰提尔。这位血精灵很勇敢。她让安度因想起了艾尔琳，那是一位勇敢的矮人，失踪在大地的裂变之中。

马尔考罗克一开始仿佛吃了一惊，但他很快就大笑起来。

“看来你和其他几个人更喜欢来乡巴佬的地方。小公牛贝恩和他的跟班沃金在哪儿？我想要跟他们谈谈。”

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部落的新任大酋长和辩护人。当然，他们也亲眼看到了画面中的一切，而且为这种放肆的侮辱稍稍感到有些吃惊。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们了。”克兰提尔说道。她将靴子搭在桌面上，稳稳地看着马尔考罗克。“我和牛头人的圈子不怎么熟。”

“是吗？”马尔考罗克说道，“那怎么有人看见你和弗兰迪斯昨天晚上在这家小旅馆跟牛头人、巨魔还有其他人相谈甚欢呢？据我所知你还这么说过：‘加尔鲁什就是一个蠢货，萨尔应该回来把他一脚踢去幽暗城’，‘在塞拉摩使用法力炸弹根本就是懦夫的行为’。”

“还有元素。”另一名库卡隆补充说。

马尔考罗克继续说道：“对，还有元素。还说什么凯恩当初没有趁机杀掉他真是太可惜了，因为萨尔永远不会用这么残忍和无礼的方式来奴役元素。”

克兰提尔美丽的面孔僵住了。弗朗提斯·法雷手中举着酒杯，身上的脓水滴落在桌面上。

“但是，如果你最近都没见过贝恩和沃金，那我想这些线人可能看错了吧。”马尔考罗克话锋一转。

“很明显，”弗兰迪斯从惊愕中恢复过来，“你需要更好一点儿的线人。”然后，他又低头去喝酒了。

“必须的。”马尔考罗克表示同意。“在我看来，你们俩谁都显然不会说出这种反对加尔鲁什和他的领导的话。”

“很高兴你明白这点。”弗兰迪斯说，“谢谢你的酒，下轮我请？”

“不了，我们现在最好得回去了，”马尔考罗克答道，“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沃金和贝恩。因为看起来很不幸，他们不在这里。”

贝恩和沃金很走运，安度因心里想，他们的神灵和大地母亲一定在保护着他们。

马尔考罗克站起身，点点头。“好好享受你的酒。”他留下这样一句话，就率领库卡隆离开了旅店。

“这实在太煎熬了。”克兰提尔长吁了一口气。

“的确。”弗兰迪斯说，“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我们会被逮捕，如果没有被就地处决的话。”

克兰提尔向周围扫视了一圈，“奇怪，格罗斯克不见了。”

弗兰迪斯将下巴复了位，皱起眉头。“什么？丢下这么一个拥挤的旅馆不管了？他应该多请些人手，而不是就这么丢下口干舌燥的顾客自己溜走。”

看着这两个人突然一愣，安度因很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事。王子颈后的头发竖了起来。他想要高声示警。但画面中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太晚了，当法雷和血刃知道情况不妙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这两个不幸的家伙跳起身，向旅店门口跑去。在地板上绽开的寒冰抓住了他们的脚，整个画面变成了耀眼的白色。爆炸的声音在大堂里回荡。时光之相消失了。

泰兰德站在大殿正中，抬起头看着座位中的天神们。相隔这么远的距离，很难分辨天神们的表情。但安度因至少对赤精有不少了解。他知道，天神们一定和在座的所有人一样感到哀痛。暗夜精灵张开口，仿佛想要对陪审团说些什么，却又多想了一下，摇摇头。她不必对刚才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他们全都明白。

“没有问题了，祝法设。”

她在绝对的静默中向自己的椅子走去。

➢ 第十章

贝恩沉默了很长时间。他希望自己能够保持镇定。但实际上，他的愤怒几乎让他无法向考苏斯发问。刚才的画面在他的胸中点燃了凶猛的怒火。

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贝恩一直在怀疑，剃刀岭旅店的爆炸并非事故。不过，那场灾难中没有生还者。任何事都无法得到证明。就他所知，格罗斯克一直坚称他什么都不知道，并坚持说他的离开只是一个幸运的巧合。

没关系。他不是那个先后将冰霜手榴弹和破片手雷扔进那家人群密集的酒店中的人。

贝恩站起身，向考苏斯走去，一边祈祷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看样子，你是幸免于难。”贝恩说道，“马尔考罗克和那些库卡隆显然是认为仅靠殴打就能阻止人们诋毁加尔鲁什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考苏斯点点头。“你说得对。感谢先祖，我现在还活着。”

“毫无疑问，马尔考罗克那时正在干着他在黑石山中已经干过的勾当。”贝恩继续说道，“嗅出他认为是叛徒的人，把他们当作威胁消除掉。我相信，照你刚才那番话的意思，还有其他人成了这位霸道的新任库卡隆的目标。”

“是的，我绝对不是唯一受到威胁的。”

“他们之中是否有人听马尔考罗克说过，他是从加尔鲁什那里得到命令，要……恐吓……他们？”

考苏斯皱起眉头，带着疑问的目光向加尔鲁什闪动了一下。加尔鲁什只是坐在位子上，仿佛一座石雕，目光平静而冰冷。考苏斯回头说道：“没有，不过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

贝恩抬起一只手。“只需要回答问题，请说。”

考苏斯的眉毛皱得更紧了，不过他只是用沉闷的声音答道：“没有。”

“那么，你就不能向法庭保证，被告的确曾下达过命令，要谋杀那些直言不讳的族人？”

“不能。”考苏斯说道。他在竭力阻止自己与辩护人发生争论。

“那么，会不会有可能是马尔考罗克和库卡隆在自作主张，加尔鲁什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有可能他对所有这些事都不知情？如果他真的知道，他是否有可能不赞同这种行为，并采取措施阻止马尔考罗克？”

“对此，我表示反对。”泰兰德说道。

“我同意辩护人，”祝踏岚说，“证人可以回答。”

考苏斯咬着牙说道：“是的，有可能是这样。”

“我没有问题了。”贝恩向泰兰德点点头。后者站起身，但并没有走向证人。

“法设，”泰兰德说道，“我请求法庭重新宣读一段公开陈述，就是您向被告提起指控的那一段话。”

“准许。”祝踏岚向札札里克·弗瑞点点头。这位拥有优美笔迹和中立地位的地精书记员只向法庭索要了不算高额的润笔费。现在，这名地精调整了一下鹰钩鼻上的眼镜，郑重其事地挺起窄小的胸膛，打开了卷轴。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地精高亢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你被控犯下战争罪行，被控意图侵害艾泽拉斯的全体智慧生灵，被控意欲毁伤艾泽拉斯本身。此外，还有众多罪恶因你的名义而行，或为你的同党所为，你也要因为他们而受到控诉。”

“谢谢。”泰兰德说道。札札里克拿起鹅毛笔，准备继续进行记录。

“众多罪恶因你的名义而行，或为你的同党所为，你也要因为他们而受到控诉。”暗夜精灵将最后一段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耸耸肩。她望着天神们说道：“有时候，我觉得案情已经如此明显，我在这里的工作甚至是没有必要的。”

这句话刺激了贝恩。他愤怒地跳起身。“控诉人的评论是完全不恰当的！”他高声喝道，甚至忘记了使用规范用语。

泰兰德微笑着，以安抚的态度举起一只手。“我收回这句话，法设，并向我的同僚道歉。我没有问题了。”

“证人可以回座位了。”祝踏岚说道。考苏斯站起身，匆忙地回到了旁观席中，脸上现出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祝踏岚平静地看着泰兰德。“书绍，我必须提醒你，在审判过程中务必保持谨慎。我并不想被迫训责你。”

“明白。”泰兰德回答道。

贝恩转过身，眯起眼睛望向加尔鲁什，然后是泰兰德。“法设，我请求十分钟的休庭，让我能够在下一个证人上庭之前与被告和我的顾问进行商议。”

“准许。”祝踏岚敲了一下铜锣。

凯诺兹向泰兰德走过来，脸上依然是那一副挖苦的表情。泰兰德还站在自己的桌子旁边。她向青铜龙点点头，以示敬意。而凯诺兹却抓起了她的椅子，微笑着向她一眨眼。

“我马上就还回来。”他向惊愕的高阶祭司做出保证，就拖着椅子来到了身负重镣的加尔鲁什身边。

贝恩气恼地低声说道：“泰兰德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我没打算让她忘掉。”凯诺兹也压低了声音，“根据我的计算——我在这件事上一直都很在行——我们只剩下七分钟十八秒了。请说吧，书绍。”

牛头人不需要催促。现在他不停地翕动着鼻翼，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加尔鲁什身上。“以大地母亲的名义，你到底在干什么，加尔

鲁什？”

“我？”加尔鲁什笑了两声，“什么都没做。”

“这正是我的意思。直到现在，你没有丝毫懊悔，没有受到触动，甚至连一点兴趣都没有！”

加尔鲁什耸耸肩，他的锁链发出刺耳的撞击声。“这是因为我对这场审判根本就没兴趣……书绍。”

贝恩低声骂了一句。“那就是说，你真的想要接受死刑？”

“死刑？不。死亡？如果我在光荣的战场上，在这个祭司向我施加诅咒的时候，英勇奋战而死……那没有问题。那正是我所希望的。”

“如果你继续这么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里，不做一点能够拯救你自己的事，那么每过一秒，你能够得回自由，再次战斗的机会就要少一分！”贝恩警告他。

“我不是只想听床头故事的小孩子，血蹄。”加尔鲁什说道，“就算我能活得像这条青铜龙一样久，我也绝对不会再被允许进行战斗了。”

“生命中总是充满了惊喜。”凯诺兹忽然说道，“要我说，只有当你的脑袋像花生烤鸡一样被串在长矛上，被兴高采烈的人群从暴风城的大门传递到奥格瑞玛的时候，你才肯定不会有再次战斗的机会。”

在随后几分钟的时间里，贝恩在椅子中沉默着，与自己的良心进行着角力。如果加尔鲁什自己根本不在乎结果会怎样，他为什么还要如此费力地辩护？这是荣誉对我的要求，贝恩想道。没有人能够说，我不曾竭力为他辩护。那么，如果他最终被判缓刑呢？那时又该怎样？

“血蹄书绍。”凯诺兹在提醒他。贝恩抬起一只手，示意他的顾问不要说话。

他知道，自己辩护得很好——这个兽人也许并不应该得到这样的辩护。但他现在能否看着自己过世的父亲说：我回家了，父亲，我已经尽我所能，做到了最好？

他知道答案。贝恩深吸一口气，他要接受眼前的事实。他转向加尔鲁什，说道：“给我一些能够与她对抗的东西，加尔鲁什。一直以来，我都不得不在没有你帮助的情况下制定我的全部策略。”

“你完全清楚这些策略的效果如何。”凯诺兹说。

贝恩干巴巴地瞥了凯诺兹一眼。“你的信任很令人鼓舞。”他又转向加尔鲁什，说道：“如果你不愿意和我谈，帮助我为你辩护……你是否有其他愿意与之交谈的对象？某位战士，或者受你尊敬的萨满？”

一个怪异的笑容出现在加尔鲁什的獠牙周围。“说起来，书绍……这样的人……的确有一个。”

***

片刻之后，贝恩坐回到加尔鲁什的身边。这个兽人完全出乎预料的谈话要求到现在还让他感到有些茫然。加尔鲁什脸上的微笑已经消失了，他再一次戴上了那副神秘而不可理喻的面具。泰兰德正在击毁贝恩能够拿出来的每一面盾牌。现在已经没有还活着的人能够被贝恩用来分担加尔鲁什的罪行了；而且会为加尔鲁什说好话的人也几乎是不存在的。

泰兰德的下一个证人正在宣誓。贝恩阴沉着脸。他的心中明白，凯诺兹的话没有错。泰兰德这次请来了另一位兽人——一位有许多旁听者都认识并尊敬的长者，一位贝恩极不想面对的证人。

瓦洛克·萨鲁法尔。

这位长者平静地坐在椅子里。岁月在他绿色的面孔上留下了许多斑点。时间和哀伤在他的额头上和黄色的獠牙周围刻下了深深的皱纹。白色的长发辫从他依旧壮硕的肩膀上垂挂下来。他的目光也依然像往日那样犀利警惕。贝恩知道泰兰德将提出怎样的问题。他已经向前支起耳朵，希望找出一点能够拯救加尔鲁什的蛛丝马迹。

“请说出你的名字。”泰兰德温和地说道。

“我是瓦洛克·萨鲁法尔。”老兽人用浑厚的声音说道，“布洛克斯的兄弟，德拉诺什的父亲。我效忠于部落。”

“布洛克斯不仅是部落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更是艾泽拉斯的伟大英雄，对吗？”

萨鲁法尔眯起眼睛，仿佛正在这个问题中寻找陷阱。最后，他回答道：“是的，我和其他许多人都如此认为。”

“您自己也在您的族人之中，甚至在联盟的眼中拥有崇高的地位。”泰兰德继续说道。贝恩能够从这位暗夜精灵的声音中听到真诚的敬意。“这里有许多人都知道在您的儿子身上发生的悲剧。”

瓦洛克谨慎地保持着面容的平静。“巫妖王的黑暗伤害过许多人。对此，我不会要求任何特殊的待遇。”他的话并没有错——英勇的德拉诺什·萨鲁法尔在天谴之门安加萨一战中遇害，随后又被复活成为亡灵，向他的父亲和部落的其他英雄们发动攻击。而无论是对于部落还是联盟，最大的悲剧是这种恐怖的事情在对抗巫妖王的战争中并不鲜见。许多人都曾像瓦洛克一样，被迫与曾让他们痛心哀悼的挚爱之人刀剑相向。巫妖王的黑暗阴影依旧笼罩在幸存者心灵的伤口上，更笼罩在黑锋骑士们的身上。现在，这些骑士依旧是部落和联盟社会中极度令人不安的一群人。

“如果庭上允许，我希望其他人能够完整地了解您所经受的一切。”

贝恩心中突然打了个哆嗦。他明白泰兰德想要展示什么东西了。

不。无论泰兰德是另有图谋，还是她只是出于被误导的同情，贝恩都不能让她展示……

贝恩跳起身，高喊道：“对此，我表示反对！法设，瓦洛克·萨鲁法尔已经承受过太多的痛苦。语风书绍的话只会向他的伤口中撒盐。我绝不会冷眼旁观他再次承受丧子之痛！”

“你在这个法庭中会看到什么，不会看到什么，并不由你来决定，书绍。”祝踏岚警告道，“但这次，我同意你。法庭认为，瓦洛克·萨鲁法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战斗英雄，并且曾经历过惨痛的损失。但是，语风书绍，我们看不出这些与加尔鲁什有什么关系。在这里受到审判的并非是巫妖王。”

泰兰德的面颊上腾起两片红晕。“我收回我的要求，并向证人道歉，希望这没有对他造成困扰。”

瓦洛克紧咬着牙，但依然略点了一下头。高阶祭司继续问道：“您是否同意，您是受到世人尊敬之人，瓦洛克·萨鲁法尔？没有人会质疑您对部落的忠诚？”

“我在众人眼中的形象并不由我来决定。”萨鲁法尔回答道，“就我而言，我全心全意地热爱着部落。”

“足以为部落而死吗？”

“是的，当然。”

“足以为它而被杀？”

“当然，我是一名战士。”

“您是否会承认，您和另一些人曾经将部落……当作滥杀无辜的藉口？”

“对此，我表示反对！”贝恩喊道，“控诉人一直纠缠在与被告毫无瓜葛的历史旧事中。她这种做法已经接近于煽动仇恨了！”

祝踏岚镇定地转向泰兰德：“书绍，你能否解释一下，提出这一系列问题的目的？”

“实际上，我希望向法庭表明这位证人是有理性且负责任的，祝掌门。我相信这与煽动仇恨绝无半点关系。”她愤怒地瞪了贝恩一眼。

祝踏岚考虑了一下，然后说道：“好吧，我许可你的提问。证人可以回答问题。”

“我的答案是——是的。”瓦洛克说道。

“您现在会宽恕这种行为吗？”泰兰德继续问道。

“不，我不会。这一点，我曾对人说过。”

“对谁说过？”

“这不是秘密。我并不为我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瓦洛克一边看着维伦，一边说道。

“您是否曾将这种心情向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讲述过？”

“是的。”

泰兰德点点头。“庭上，请允许我展示一段与此有关的画面。在此要说明一下，”她看了贝恩一眼，“我将按要求撤掉我所选择的第一段画面。”

“控诉人可以展示这一证据。”祝踏岚说道。已经完全熟悉了时光之相的克罗米立刻就让画面出现在大殿中央。

法庭中的众人第一次看到了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另一种样子。他不再是身负铁链，面无表情，而是数年以前，巫妖王还没有被打倒时的那名骁勇战士。贝恩不由得想到，那时候他的父亲仍然对这个格罗姆·地狱咆哮的儿子充满敬意。

就连那时的萨鲁法尔大王也要比现在年轻许多——贝恩心情沉重地意识到，这位兽人唯一后代的死亡对他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打击。

加尔鲁什和萨鲁法尔正在北风苔原的战歌要塞，俯视着摊开在地板上的一张大地图。这张地图是用缝合在一起的兽皮制成的，上面的众多要塞分别插着代表部落和联盟的小旗。一艘玩具飞艇正在空中飞行。一个个骷髅脸代表了没有穷尽的天灾军团。萨鲁法尔跪在地上，指点着各种标志，一边还在说话。加尔鲁什则弯着腰站在一旁，表情看上去冷漠而且气恼。

萨鲁法尔正在试图让加尔鲁什理解，向作战部队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是多么重要，而地狱咆哮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航道……辎

重……你真是快把我烦死了！我们需要的只有部落的战斗精神，萨鲁法尔。现在，我们已经在这片冻土上站稳了脚跟，任何敌人都不可能阻止我们！”

贝恩注意到加尔鲁什对这位经验丰富的兽人长者摆出的不拘小节的态度。他不喜欢这样。不过，见多识广的萨鲁法尔并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而生气。

“攻城器械、弹药、重甲……”萨鲁法尔回应道，“如果没有这些，你计划如何打破冰冠堡垒的高墙？”

加尔鲁什冷笑了一声，站直了身子。“计划？让你看看我的计划！”他一斧剁碎了代表无畏要塞的雕像，“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航道。我们不如……”瓦加德和西部卫戍要塞被他踩在了脚下。

萨鲁法尔带着训诫的语气说道：“你说话真像个浑小子！地狱咆哮，你的血管里流着和你的父亲一样的血。一直以来，你都是这么急躁……急躁而且莽撞。你总是一心想着发动全面战争，却不想一想这样做的后果。”

“不要和我说什么后果，老家伙。”

贝恩颈后的毛发竖了起来。画面中的萨鲁法尔也是一样。他向加尔鲁什走进了一步，低声吼道：“我和你的父亲喝过一样的血，加尔鲁什。玛诺洛斯的诅咒之毒也曾经在我的血管中涌动。我的武器曾经斩断过许多敌人的身体和心志。格罗姆光荣牺牲，将我们全部从那诅咒之血中拯救出来，但他也无法抹去我们的恐怖回忆，更不可能将我们过去所做的种种恶行一笔勾销。”

画面中的萨鲁法尔这时将目光别向一旁，眼神显得格外疏离，现在他更像是在对自己说话，而不是对那名年轻的兽人。“诅咒结束之后的那个冬天，成百上千像我一样的兽人老兵陷入了绝望。我们的意识终于获得自由，是的……重获自由的我们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燃烧军团操纵我们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他点点头，仿佛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贝恩必须努力提起耳朵才能听清。“我觉得，最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是那些德莱尼孩子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忘记……你去过野猪农场吗？当那些猪到了出栏的年岁时，

它们发出的就是那种声音。那些猪被杀死的声音——那种最响亮、最震耳欲聋的声音。对我们这些老兵而言，那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

维伦闭起了眼睛。贝恩感觉到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那位德莱尼。不止一个人在座位上不安地挪动着身体。他抬起头，看到天神们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幕幕时光之相。

画面中的加尔鲁什打破了静穆的气氛。当他的话语传入贝恩耳中的时候，贝恩真想立刻把他扼死。他的话语和杜隆坦之前展现过的表情截然相反。“但你们不可能认为那些孩子应该被放过吧？他们如果长大，肯定会危害我们！”

让贝恩感到惊讶的是，萨鲁法尔对加尔鲁什的这句话没有任何反应。他只是继续用那种轻微而又疏离的声音说道：“让我感到难过的并不只是我们敌人的孩子……”

这句话终于让加尔鲁什闭住了嘴，但年轻兽人看着萨鲁法尔的目光中全都是厌恶和可怜。萨鲁法尔打了个冷战，当他转头盯住加尔鲁什，再次开口的时候，他的声音重新变得强壮而坚定。

“我不会让你再次带领我们走上那条黑暗之路，年轻的地狱咆哮。如果真有那样一天，我会亲手杀掉你。”

毫无疑问，这正是泰兰德等待的时刻。一位伟大的英雄，早在这个年轻的暴君将兽人引入另一场毫无理由的毁灭性战争以前，就威胁要将他杀掉。

画面中的加尔鲁什做出了回应。贝恩再一次为这个年轻兽人表情的转变感到惊讶。他用一种带有敬意，几乎是感到惊叹的平静语气问道：“你是怎么活了这么久的，萨鲁法尔？你的回忆为什么没有压垮你？”

萨鲁法尔微笑着答道：“我不吃猪肉。”

“停。”画面停住了。泰兰德让画面留在大厅中央，牢牢地映入陪审团和旁听者的心中，然后才向克罗米点点头。画面消失了。泰兰德转向萨鲁法尔，真诚地微鞠一躬。“谢谢您，萨鲁法尔大王。书绍……你可以提问了。”

贝恩点点头，向萨鲁法尔走去。“萨鲁法尔大王，我尽量长话短说，这样您就不必在这张椅子里待上太长时间了。您说过，宁可杀死加尔鲁什，也不会让他带领兽人走上那条黑暗之路。”

“是的。”

“这是一种比喻吗？”

“不是。”

“您真的会亲手杀死加尔鲁什？”

“是的。”

“您相信他已经这样做了吗？带领兽人走上了黑暗之路？”

“是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会率领部下反抗他。在他做了那些……”这位老兽人厌恶地摇摇头，狠狠地瞪了加尔鲁什一眼。

“那么，您将乐于见到语风书绍作出最终的结论——死刑。”

“不。”

窃窃私语的声音在整座大殿中响起。贝恩则心中暗喜。他对瓦洛克·萨鲁法尔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向泰兰德偷瞥了一眼，看到那位卡多雷在座位上挺直了腰身，正专注地看着证人席，希望找到贝恩的一差半错。贝恩绝不会给她任何机会。

“您想要看到怎样的结果？”

泰兰德跳了起来。“对此，我表示反对！证人的个人意愿与本案无关。”

“法设，我正在尝试澄清萨鲁法尔大王所说的‘我会亲手杀掉你’所指为何意。”

“我同意辩护人。”祝踏岚说道，“你可以回答问题，萨鲁法尔大王。”

萨鲁法尔并没有立刻开口。他用审视的目光久久地看着加尔鲁什，然后说道："加尔鲁什并非一直都像你们现在见到的这样。就像我说过的，他鲁莽而且任性。但我曾经坚信他对部落的忠诚。即使是现在，我也不会怀疑他对族人的忠诚。不管怎样，他的罪行必须得到判决。我发誓要杀掉他，我依然会坚持这个誓言。但我不会把他交给别人处决。我会亲自与他战斗，在mak'gora之中。"

"你认为他应该得到第二次机会吗？"

"如果他击败了我——是的。这就是兽人的方式。这是真正的荣誉。"

贝恩几乎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我不希望对您产生误解，所以，请让我重复一下您的说法。您不希望法庭处决加尔鲁什，而是要在荣誉的决斗中挑战他。如果他赢得了那场决斗，您就会让他得到宽恕？"

"为此，他还需要赢回他的荣誉。他已经将自己的荣誉撕得粉碎，又把碎片踩进了愤怒的大地之中。"萨鲁法尔厉声喝道，"但，没有错，如果他赢了，那么他就应该得到这个机会。他曾经拥有过荣誉。他能够再次学会拥有它。"

贝恩几乎要发出一声欢呼。他明白了兽人长者的意思。他支持这位长者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这样才是正确的。他想到了自己死在mak'gora之中的父亲。凯恩一定也会赞同这样的方式。贝恩心中清楚，他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尽管对于加尔鲁什心怀怨怒，贝恩的确在做正确的事情。

他给了泰兰德一个胜利的眼神，然后说道："我没有更多问题了。"

出乎他的预料，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泰兰德也没有问题了。当祝踏岚敲响铜锣，结束了这一天的审判时，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似乎在这场审判中第一次有了保住脑袋的机会。

➢ 第十一章

大多数人会以为，夏琪亚出现在落锤镇，是因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垮台让她感到沮丧，让她想要回到兽人之根所在的地方。在这个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另外一位伟大的大酋长遇害的地方，她会消失于阴影之中，用她那惊人的狙击手技艺去消灭敌对的巨魔和联盟冒险者们。这样想的人都错了。不过夏琪亚很乐意维持这样的假象。她并没有缩进角落里，一边舔着伤口，一边为失败而哀痛。她是另一个人的忠实部下。那个人一直对她有着期待——期待她恢复部落的荣耀。现在的夏琪亚只不过是深深地隐藏着自己。

落锤镇已经成了一个非正式的避难所。对现实不满，感到眼下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自己容身之地的人们都聚集到了这里。所以，这里没有人对她有所怀疑。她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命令，同时每天都透过她的瞄准镜，享受着让敌人的脑袋像扔出去的南瓜一样爆开的乐趣。

但自从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在潘达利亚受到审判之后，她就开始变得坐立不安了。她的盟友何时才会召唤她奔赴战场？他会向她发出怎样的命令？还有谁和他们有一样的想法？

“等我给你的命令，”他用那种丝绸一般的声音说道，“我不会丢下你的，但我们必须等待正确的时机。”

所以，当旅店老板埃德瓦告诉夏琪亚，她有一封信刚刚寄到的时候，夏琪亚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欣喜。

毫无疑问，你的手指一定已经渴望着向我们的敌人开火了。但首先，你必须找到更多的盟友。下面名单中的这些人能够帮助我们。把他们找出来，当你们集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会给你下一步的命令。

今天去见第一个，在枯须峡谷。

夏琪亚收拾好自己珍贵的步枪和另外几样随身物品，乘上座狼。不到五分钟时间，她已经来到了谷口。她找到一个能够俯瞰谷中小路的制高点，透过瞄准镜望了过去。她并没有等待太长时间。

一头皮毛光亮的黑狼出现在瞄准镜中。狼身上的骑手在鞍子里低伏着身子。斗篷遮住了她的面孔，但斗篷下的身姿已经足以让夏琪亚断定，她的新战友也是一位女性兽人。夏琪亚缓缓地露出了笑容。她很有些好奇，是否……她很快就会知道了。

骑手放慢了速度。狼踏入了上山的小径。夏琪亚没有暴露躲在山岩后的自己，只是高声喊道："你好，狼骑士！你是那头龙的朋友吗？"

狼背上的兽人掀起兜帽，露出一张刚强有力的面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是龙的朋友。"龙喉氏族的督军扎伊拉同样高声喊道，"但这一次，没有错。"

"扎伊拉！我听说你死在战场上了！"

"我的确掉下了坐骑，但我要活下去，为我们真正的领袖而战。我依照命令，单身而来，不过我的氏族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那么，"夏琪亚举起手中的卷轴，"就让我们召集更多盟军吧！"

***

第二日。

"我请安度因·乌瑞恩殿下，暴风城的王子前来做证。"

安度因一直都在害怕这个时刻的到来。他也一直都不喜欢军情七处给他的代号："白卒"。总之，他完全不想以任何形式卷进这桩案子，担心控辩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利用他。他的父亲当然知道他的心思。但吉安娜不知道。所以，这位大法师才会用惊讶中带着一点关切的眼神看着瓦里安在儿子的手臂上握了一下，安度因才从座位上站起身，走向证人席。

安度因早已习惯了王室排场，也曾经在更大规模的人群面前进行过演讲。但那些场合和此时完全不同。以前，他或者是客人，是受到邀请的发言人，或者是受到尊敬的主人。他知道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但这一次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格外让他感到不安。他

看着拉希奥的眼睛，坐了下去。他几乎能听到黑王子在对他说，这实在是太有趣了！而正是黑王子的这种兴致让他平静了下来。

泰兰德走过来，向他报以友善的微笑。“安度因王子，感谢你今天来至此地。”安度因觉得，最好不要提醒她，其实自己根本是别无选择。所以他只是点点头。高阶祭司便继续说道：“殿下，作为一位和平的拥护者，你在全艾泽拉斯闻名遐迩，这样说准确吗？”

“是的。”安度因答道。他希望自己能够表达出更多的信息，但父亲已经告诉过他：只须清楚地回答问题，不要主动说任何事。泰兰德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你并不恨部落，或者可以说，你不恨那些种族？”

“是的，可以这样认为。”

“你曾经与他们合作，甚至在战争期间，也以宽容怜悯的态度对待他们，是否正确？”

“是的。”

“当然，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名字以及名声。而你更是曾经亲自和他打过交道，对不对？”

要开始了，安度因心想。他故意不去看加尔鲁什。“是的。”

“你和他打过几次交道？”

“两次。”

“你是否能向法庭陈述一下这两次的经过？”

安度因有些好奇，既然泰兰德已经拥有了时光之相这件独特的工具，为什么她不直接展示这两次交锋的画面？也许是因为泰兰德得到的展示时间有限，她打算把这些时间留给更生动的画面，而不是只让法庭看到一些对坐谈话的人。“一次是在塞拉摩。那是一场和平的会面。我的父亲、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和我在场。另一方则是萨尔带领加尔鲁什和雷加·大地之怒，还有一些库卡隆。”他已经有很长

一段时间没有再回忆过那场不幸的会面了。那以后实在是发生了太多事情。安度因发现自己的目光已经落在了那名身负锁链的兽人身上。加尔鲁什平稳的瞪视让安度因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被钉在标本板上的虫子。奇怪……他不是囚犯，加尔鲁什才是，但安度因却觉得是自己在座位中感到手足无措。

“那次会面的具体情况如何？”

“开始的时候情况并不好。”安度因承认，“但渐渐地，我们开始找到了一些共同立场。甚至是加尔鲁什……”

“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开始的时候情况并不好’是怎样的情形吗？”

“嗯。首先，那时风暴正在肆虐，所以大家的心情都不好。所有人都带来了武器——不过是为了正式将武器放下。”

“是谁第一个放下了武器？”

“嗯，是我。我的弓。这是我第一次与萨……我是说，与古伊尔说话。”

“瓦里安国王和大酋长是否也像你那样做了？”

“是的。当他们放下武器，开始交谈的时候，他们发现彼此之间的共同之处远比他们曾经预想的更多。”

“加尔鲁什对这次和平会谈有什么贡献？”

“嗯……他似乎并不理解作为一名领袖，意味着有时候必须要考虑一些不那么令人兴奋的事情。他在古伊尔和我父亲商谈贸易协定的时候打断了他们。他一直在说部落……部落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泰兰德刻意地瞥了加尔鲁什一眼。“我明白了，请继续。”

“当谈话转向巫妖王的下一次进攻时，古伊尔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变得融洽了。他们同意，这件事必须认真应对，而且计划为此进行新的会谈。但就在那时，我们遭到了暮光之锤教徒的攻击，局势彻底陷入了混乱。当然，这正是暮光之锤的目的。那些邪教徒在攻

击中特意分成了不同的种族——和部落同种族的教徒的目标是联盟，联盟同族的目标则是部落。加尔鲁什大吼着‘人类叛徒’，我的父亲也错误地相信古伊尔带来了刺客。然后……”

“历史文献记录了剩下的事情，谢谢你，安度因王子。”泰兰德以优雅的身姿来回踱步。她背对着安度因，面朝满心期待的旁听者们。安度因也抬头向旁听席瞥了一眼，并再一次想到了父亲对他讲过的角斗士深坑。王子意识到，这些人在渴望着鲜血。这个念头让他同时感到战栗和哀伤。他的目光回到了加尔鲁什的身上。兽人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倦怠。这让安度因开始怀疑，加尔鲁什是否也想到了同样的事情。

也许，他毕竟还是不希望接受这场“角斗”。

“我现在想谈谈你第二次与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遭遇。”

安度因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被提起，但他依旧没有想好该以何种方式应对。一切都仿佛刚刚发生——仿佛不久之前，那只巨大的钟才落下……他清了清喉咙，当他开口的时候，他很不高兴地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微微颤抖。

“那是几个月以前，就在……”

泰兰德转过身，露出温和的微笑，同时却举起一只手，止住了安度因的发言。“如果庭上允许，”她说道，“我不需要你再讲述下去了，安度因王子。我会在这里展示它。”

她节省时光之相的时间，就是为了展示这样的事情……“你认为这样做明智吗？”安度因不假思索地说道。圣钟恐怖的凄鸣犹然在耳，那种妖异的声音激起了人们心中各种黑暗的东西。想到那个时刻将会被重现，安度因立刻感到不寒而栗。“如果……”

泰兰德举起一只手。“不必害怕，殿下。我明白你在担心什么。我和克罗米详细讨论过这件事，她和我也亲眼看到过那段历史被重现。时光之相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当时发生的一切，但看到和听到那座钟的鸣响并不会对现实中的我们产生同样的影响。”

“感谢圣光。”安度因喃喃地说着，长吁一口气，放松了下来。他又感觉到了骨骼的疼痛，那种感觉突然而又强烈。很显然，无论是他还是他的身体，都不可能喜欢重新见到圣钟奏响的那一刻。攥紧了渗出汗水的手掌，安度因深吸一口气，将自己稳定下来，开始低声祈祷。一波柔和的治疗能量涌过他的全身，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平抑。

“现在你应该能舒服一些了，安度因王子。你能否先介绍一下我们即将看到的事件的前因后果？”

安度因舔舔嘴唇，抬头看了一眼天神们。他们没有任何表示。但只是看到他们，已经足以让安度因感到心神宁静。他让自己的目光继续停留在天神身上，避开了地狱咆哮，然后才说道：“魔古制造了一件宝物。雷电之王，也就是雷神称它为圣钟。它的原始形态是暴力而且残忍的。只要它发出鸣响，就会向世界散播混乱和恐怖。它的声音会激发雷神战士的愤怒与憎恨，让他们得到非自然的强大力量，同时又将恐惧钉入雷神敌人的心中。当联盟了解到这件宝物的存在以后，暗夜精灵将它藏到了达纳苏斯，希望任何可能滥用它的人都无法接触到它，无论是联盟还是部落。吉安娜女士亲自向它施加了保护结界，以保障它的安全。”

“听起来，这是一件相当强大的武器。”当然，泰兰德很清楚这一点。

“它是一把双刃剑，”安度因继续说道，“从它那里得到多少，也要付出相等的代价——也许还要更多。”

“围绕那只钟又发生了什么事？”

“一名夺日者的密探依照加尔鲁什的命令，绕过吉安娜女士的结界，带领另外几名部落成员将圣钟偷走了。”

“根据你对圣钟的描述，得到它的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应该会变得所向无敌。”

安度因不由自主地瞥了加尔鲁什一眼。看到那个兽人的脸，他立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这种反应并非来自恐惧。加尔鲁什一动不动的样子在他看来很不自然。在他的印象里，加尔鲁什的形象一直都伴

随着激烈的动作和高声吼叫。安度因伸手拿起了小桌子上的水杯，才继续说道：“熊猫人想出了对抗那钟声的办法。他们曾经制造过一柄祥和钟杵，能够将混沌的钟声转向和谐。这柄钟杵已经破碎，碎片也散落各地。但在英雄的帮助下，我找到并重新拼合起这些碎片，并找到了重新将其力量激发出来的圣油。获得这件宝物之后，我就前去与加尔鲁什作战。我想要在他敲响那只钟以前阻止他。”

“一个人？”

“当时的时间已经非常紧急了。”

泰兰德向克罗米点点头。安度因所害怕的事情开始了。

但这一次，安度因有机会听到了加尔鲁什在与他作战之前都说了些什么。

加尔鲁什站在时光之相里，比真实的他又高大了许多。那正是安度因记忆中的加尔鲁什，而不是现在那个像石头一样坐在法庭中，脸上毫无表情的兽人。他正在魔古山宝库的一座平台上，身边只有他的勇士伊什。他们面对着圣钟。那是一口巨大的钟，甚至比那个魁梧的兽人还要大很多。钟身上有一张诡异生物的脸。钟的底缘镶嵌着长钉。加尔鲁什狞笑着，高举起双臂，发出胜利的吼声。他在向簇拥在宝库之中的族人们吼叫道：“我们是部落，我们不是任何人和任何力量的奴隶！有了圣钟，我就能够彻底扫除残留在我们身上的软弱。”

安度因意识到，加尔鲁什在颤抖。因为他的体内充满了无法控制的激情和兴奋。他带着无比的轻蔑吼出了那些他所厌恶的情绪：“恐惧……绝望……怨恨……犹疑，那些劣等种族全都被这些压弯了脊梁。但我们则会控制它们的力量。我们将凝聚力量，摧毁联盟，夺取属于我们的一切。让我们胜利的歌声响起来吧。”

尽管泰兰德已经向安度因保证过不会有事，但安度因还是死死地攥住拳头，让指甲一直插进了掌心里。他的眉头也凝出了汗珠。黑暗的钟声响起，但他立刻就知道，高阶祭司是正确的——安度因的耳朵的确听到了圣钟可怕的混沌凄鸣，但这声音并没有能进入他的心和骨髓。欣慰之感让他稍稍松懈了片刻。然后，他又集中起精神，专心看着眼前的画面。

安度因看到自己冲向圣钟。他一直认为自己属于中等体型。他的父亲当然是一个格外高大的男性。他则从小时候就已经习惯了自己不算壮实的身体。但看到自己站在部落的前任大酋长和那口更加巨大的钟前面，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身材是多么单薄……实在是太弱不禁风了。

“停下，加尔鲁什！你不知道这口钟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安度因自己的声音从画面中传出来，语气果敢而坚决。

加尔鲁什猛地转过身，看到了安度因。他向王子身后望过去，发现安度因是唯一挡在他和胜利之间的人，便立刻仰起头，哈哈大笑起来。

“最后来找我麻烦的竟然不是瓦里安，而是他的小崽子。你送死的精神称得上是勇气可嘉，年轻人。”

泰兰德喊道：“停在这里。”画面定住了。安度因眨眨眼，回到了现实世界。高阶祭司转头说道：“殿下，这的确是非凡的勇敢。”

“我，呃……并没有那么勇敢。”安度因说道，“那时我吓得要死。但我必须阻止他，无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王子的话让泰兰德吃了一惊。紧接着，她又露出了微笑，那是甜美而又真诚的微笑。“啊，”她和善地说道，“即使心怀恐惧，依然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才是真正的勇敢。”

安度因感觉到自己的脸红了，但他只是说：“嗯，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让加尔鲁什做出这样的事。”

泰兰德向克罗米打了个手势，画面继续运动起来。

“我发誓，我不会让你这样做。”画面中的安度因高喊道。

“那就阻止我，人类。”加尔鲁什以嘲讽的口气说道。他知道，安度因不可能阻止他再次敲响圣钟。他挡不住这个兽人粗大的手臂，甚至来不及赶到他或者圣钟前面。加尔鲁什用实际行动嘲讽了安度因的威胁。

可怕的声音再一次响起。动人的美丽中渗透出极端的恐怖。这一次，加尔鲁什身边的剑圣成了圣钟的牺牲品。

伊什高声号叫，他的身躯中注入了在潘达利亚被称为“煞”的黑暗实体。煞正是憎恨、恐惧、怀疑和绝望的凝聚体。即使只是从过去的影像中听到，兽人痛苦的号叫依旧让安度因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痛苦。

“这太痛苦了！”兽人剑圣尖叫着。要知道，他承受痛苦的能力是远远超过常人想象的。“我无法控制它！”

法庭中和画面中的两个安度因都紧盯着苦苦挣扎的伊什。听到了尖叫声的部落成员纷纷从宝库深处跑出来。伊什冲向他自己的族人。那些人被迫与他战斗，否则就要被他杀死。“停下。”泰兰德说道，“安度因王子，为什么你不早些敲响圣钟，或者是在此时敲响圣钟？”

“祥和钟杵只能发挥一次效用。如果敲偏，我就会浪费宝贵的机会。我必须等到能够切实击中圣钟的机会。至于说我为什么不在此时采取其他措施——我并不知道伊什会因此受到怎样的伤害。”

“你在关心一个兽人的安危？”

安度因感到一阵困惑。“为什么我不应该关心他？”

泰兰德愣愣地盯着安度因。不过控诉人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向克罗米发出命令：“继续。”

加尔鲁什一直在鼓励伊什要“战斗”，要“控制”，要“使用”煞。而伊什则不断地经历着每一种可能的负面情绪——怀疑部落的力量，为死亡的同胞哀伤，畏惧自己的死亡。这些负面情绪很快就压倒了他。剑圣跪倒在地，到了最后，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喘息着说道：“大酋长！我……我辜负了你。”

加尔鲁什来到这位濒死的战士身边，神态平静而又残忍。“是的，伊什，你辜负了我。”

怒火顿时冲入安度因的心头。加尔鲁什强行将煞灌入伊什体内，他和安度因都亲眼看到了这位剑圣是多么奋力想要控制他必然无法战胜的力量。为了取悦他的大酋长，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对于他的全部努力和痛苦，他的大酋长只是丢给他一句现在他可能听到的最冷酷的话。安度因将目光转向被告，同时感觉到自己的面孔因为气怒而涨得通红。当看到那个该诅咒的加尔鲁什的嘴角竟然露出一丝满意的狞笑，安度因更是不由得紧咬住了牙关。

他的骨头又开始疼了。

“你的骚扰让我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战士，年轻的王子。”画面中的加尔鲁什说道，“你要用你的生命作为补偿。”

“这完全是你的错，加尔鲁什。”安度因再一次听自己说这句话，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年轻得不可思议。他看着自己向前方跳过去，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在那时全心全意向圣光祈祷，请求和平的降临，请求这一击能够正中圣钟。来之不易的祥和钟杵被画面中的安度因高高举起，猛地击向圣钟。一道巨大的裂缝出现在美丽又令人胆寒的钟身上。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在震惊中后退一步，当钟声将他吞没的时候，他几乎无法保持自己的平衡。

画面中的安度因转过身，希望照亮了他年轻的面孔。他张开嘴，想要说话……

加尔鲁什恢复了清醒。他咆哮道：“去死吧，小崽子！”然后就猛地朝安度因冲过来。他的目标并非是安度因，而是那口钟。现在那口钟再也不可能召唤煞了。破碎的黄铜钟身如同雨点般落向安度因，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安度因的骨骼被砸碎，剧烈的疼痛伴随着回忆再次袭来。安度因只能拼命不让自己呼喊出来。

他随后的记忆就是熊猫人武僧和他的导师——仁慈睿智的维伦在照料他。是他们救了他的性命。所以，现在时光之相中的画面对他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安度因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画面上，不再去想骨髓中那种冰寒的疼痛。

令他感到惊讶的是，画面中的加尔鲁什看上去很苦恼，丝毫没有杀死仇敌之子的喜悦。“我对于这件宝物还很不了解。”他喃喃地说道，“意志软弱的人不可能控制煞的能量，但我会控制它。”

没有人敢对他说话。就连他自己的族人也只是沉默地站在一旁。毫无疑问，他们在等着瞧随后会发生什么。加尔鲁什从沉思中猛然醒来。“至少，人类王子已经死了。”这个兽人的声音显得异常凶狠，“乌瑞恩国王将会知道不断向我挑衅的代价。”他不以为然地挥挥手，又一次陷入沉思，一双粗大的眉毛紧皱在一起，“别来烦我，我还有很多事要思考。”

画面消失了。安度因很高兴能看到这段画面的终结。但加尔鲁什的话，还有他的表情都让安度因感到困惑。他向法庭中的兽人囚犯瞥了一眼。现在加尔鲁什的表情就像刚才画面中的一样——沉思导致他的眉毛间出现了一道深沟，但没有人能看出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安度因向那双黄色的眼睛里望进去，直到泰兰德的声音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开。

“书绍，该你提问了。”泰兰德一边说，一边向后退去。她向暴风城王子鞠了一躬。那双柔美的眼睛显得无比温暖。安度因虚弱地向她报以微笑。然后，王子打起精神。现在该由贝恩来向他提问了。

➢ 第十二章

贝恩点了一下头。安度因觉得自己似乎听到牛头人在低声表示遗憾，不过那点微弱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我们全都知道你承受的苦痛，安度因王子。”贝恩说道，“曾经有一段时间，到处都流传着你已经去世的谣言。很高兴能看到你还活着。”

“我也感到高兴。”法庭中悄然传过一阵窃笑。贝恩的耳朵抖动了一下。

“你刚刚说过，当你与加尔鲁什对峙的时候，你曾感到害怕。那么，当你意识到那只钟即将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又有怎样的感觉？”

安度因眨眨眼，显然是对这个问题稍有些吃惊。不过他很快就开口道：“我……那个……那件事发生得太快了。”

“请尽量回忆一下。”

王子舔了舔嘴唇。“我没办法形容我那时有多么害怕。还有……被背叛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我知道，那听起来太愚蠢了，竟然会感觉到被一个敌人‘背叛’。”

“那么，您到底是为什么要去面对加尔鲁什？”

“为了阻止他召唤煞。”

“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为了什么？”

“因为……”安度因停了一下。最明显的回答当然是他想要阻止加尔鲁什将煞当作武器。

安度因曾经和自己的父亲讨论过关于煞的事情，说明了憎恨所制造的伤害毋庸置疑会远超过它的好处。瓦里安也很赞同儿子的智慧。

“我想要加尔鲁什理解他正在做出怎样的事情。”安度因的话脱口而出，“我相信，如果我能够让他明白，他将为胜利付出怎样的代价，他就会……嗯，他就会……”

“他就会什么？”

“他就会看清，这样做是毫无荣誉可言的。我那时不相信他竟是如此黑暗。他将族人献祭给了那些……怪物……任何胜利都不值得为之付出这样的代价。”他来不及组织言辞，来不及仔细思考，甚至来不及想一想自己要说些什么——这些话已经冲出了他的双唇。但安度因感觉到了骨骼上痛楚的减轻，所以他知道，自己所说是正确的——这是属于圣光的话。

贝恩微微打了一个哆嗦。他大步走到安度因面前，专注地看着人类王子。“当沉重的铜块打倒你的时候，我能够想象你的心中充满了怒火。而当你醒来，发现自己必须承受巨大的痛苦和漫长的恢复期，你肯定想要报复加尔鲁什。因为当你为加尔鲁什送去智慧与援助的时候，他却让你的骨头变成了碎片。”

安度因用很低的声音说：“不。”

贝恩继续逼问道：“难道你不曾经受痛苦？害怕自己也许再也无法行走？难道你不感到愤怒？”

“是的，当然，这些感觉我都有。”

“但现在，在这里，在宣誓之后，你却说你不想复仇。”

“的确是这样。”

“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态度。为什么？”

“因为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这不会让我断裂的骨头复原，也不会让死者复生。除了造成伤害，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效果。”安度因感觉到现在说话比原先更轻松了，就像呼吸一样轻松，就像生命一样，让他非说不可。

“但你肯定不希望加尔鲁什再做出那些事，那些他因之而受到指控的事情，对不对？”

“不。”不要再有折磨，不要再有痛苦了。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彼此帮助，为了共同成长和繁荣。

“嗯，控诉人坚持认为，唯一能确保那些恐怖的事情不再发生的办法只有让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死亡。你希望这样吗？”

“对此，我表示反对！证人的愿望与法庭将会做出的结论无关！”泰兰德的声音非常紧张。她跳起身，动作中已经稍稍失去了惯常的优雅。她的目光射向安度因，其中流露出一丝困惑。

“法设，”贝恩说道，“加尔鲁什的大部分受害者都已死亡，不能再为自己陈词了。安度因王子幸存了下来，并告诉了我们他的想法。如果我们需要实现正义，我主张那些受到伤害最深的人应该表达出他们的观点。”

那位老熊猫人先是看着贝恩，然后转向泰兰德。“血蹄书绍，你是否真的明白，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我同意让此位证人说出这样的观点，那么控诉人的其他证人也会说出他们的观点。”

“我明白。”贝恩答道。现在，泰兰德困惑的眼神已经转向了贝恩。安度因也对牛头人的战术感到困惑。很显然，允许证人的观点左右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命运——贝恩已经将一件强力武器交给了泰兰德。贝恩很聪明，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很好，那么这样做就是被许可的。安度因王子，你可以回答问题了。”

“安度因王子，请告诉法庭，”贝恩说道，“你希望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为了他所做的事情而丧命吗？”

“不。”安度因·乌瑞恩低声答道。

“为什么不？”

“因为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

“是什么会让你这样说？”

“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改变发生在我父亲的身上。”安度因的眼睛向瓦里安闪动了一下。后者显得有些惊讶。

“你认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是能够改变的吗？”

暂停了片刻，安度因将头转回来，专注地看着加尔鲁什。他的心中没有恐惧，只有平静。他深吸一口气，打开自己的胸怀，让真实的答案能够被说出来：“是的。”

贝恩后退一步，点点头。“我没有更多问题了。”泰兰德看了看安度因，然后又看看贝恩，又看看安度因，摇了摇头。

安度因无声地舒了一口气，站起身，回到了自己在旁听席的位子上。

***

希尔瓦娜斯如同石雕一般一动不动。但在冷漠的外表之下，她的胸中却在燃烧着怒火。她无法相信这个暗夜精灵竟然如此无能。如果希尔瓦娜斯是控诉人，她一定会用许多像蛛网一样轻柔却危险的问题，将这个年轻的人类王子团团裹住。就算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打断了安度因·乌瑞恩体内的每一根骨头，这个孩子发自肺腑的证词还是将整个法庭的气氛都改变了。泰兰德却只知道在那里摇头。

“本法庭将休庭一个小时。”祝踏岚说罢，敲响了铜锣。当贝恩离开座位的时候，希尔瓦娜斯急忙向他跑了过去。但沃金还是抢在了她前面。那两个人一同向大殿门口走去，巨魔迫不及待地祝贺着贝恩的“公正”。

“无论泰兰德再向你发动怎样的攻势，现在没有人能够认为部落会亏待加尔鲁什了。嗯，暴风城的王子真可以算得上是辩护方的证人了！”

“年轻的乌瑞恩知道何为正义。”贝恩喃喃地说道，“他有着宽容的胸怀。他的证词极有分量。”

“看起来要比牛头人大族长的更有分量。”希尔瓦娜斯厉声说道。她和他们一同走出大殿。现在已是中午，希尔瓦娜斯不喜欢太

阳，但她现在绝不打算退缩。

贝恩的耳朵抿到了脑后。“注意你的言辞，希尔瓦娜斯，”沃金说道，“你不知道自己说的话什么时候会落在自己身上。”

“很幸运，我不必在全艾泽拉斯的注视下注意我说了些什么，否则，我大概也会成为擅长于舔靴底的联盟同情者……”

贝恩并没有在怒吼中掐住希尔瓦娜斯的喉咙。他只是停下脚步，用力攥住了黑暗女王的手臂。不在战场的时候，贝恩的一言一行总是那样温和而又严谨，甚至让希尔瓦娜斯忘记了他是一名战士——部落足以以之为傲的最优秀的战士。现在黑暗女王才意识到，他可以将自己的手臂像折断花茎一样捏断。

“我不是联盟的同情者，”贝恩用深沉，平静的声音说道，“我也不舔靴底。”

“放开她，贝恩。”沃金说道。贝恩服从了命令。沃金又对黑暗女王说道：“希尔瓦娜斯，贝恩正在完成他的工作。这是我，他的大酋长要求他担负的工作。他在这项工作中显示了他的荣誉。他做得没有错。你不应该有这种言论。”

“我并不否认他将工作完成得很好。”希尔瓦娜斯也恢复了镇定，“我反对的是他将工作做得太好，甚至有可能真的取胜！”

贝恩感伤地笑了笑。“也许你并不打算夸奖我，但你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不过我相信，加尔鲁什依然难逃法网。我只是让那些渴望着杀戮的旁听者们能够静下来，思考一下，仅此而已。这样做是正确的。任何夺取生命的决定都不应该贸然做出——无论是在战争中，在mak’gora上，还是在法庭中。现在，请你们原谅，我还需要为下一个证人做些准备。”

他分别向两个人鞠躬。对沃金的一躬鞠得要比对希尔瓦娜斯深得多。然后，牛头人就走开了。凯诺兹正在等他。希尔瓦娜斯意识到那头青铜龙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她真希望能伸手抓掉那张英俊的精灵面孔上的窃笑。为什么他不建议多展示些可怕的东西给大家看看？

沃金摇摇头，叹了口气。

“希尔瓦娜斯，你什么时候能够变得更有智慧一些，而不只是变得更加精明？”沃金的声音中并没有任何训斥的意味。

“当部落本身有了足够的智慧，懂得不要将仁慈廉价抛售给那些根本不配得到仁慈的人时。加尔鲁什也许在短时间内会是部落领袖的一个好选择，但是当萨尔宣布他将彻底引退的时候，他就不该只满足于如此简单的选择。”

微笑出现在大酋长的獠牙周围。“比如说，选择黑暗女王成为部落的大酋长？”

希尔瓦娜斯摇摇头。“这种权力不会让我产生兴趣。我本以为你明白这一点，沃金。”这是最优秀的谎言——其中掺杂着真实的谎言。黑暗女王的确没有兴趣以如此露骨的方式掌握权力。

沃金耸耸肩。“谁又能知道你想要些什么呢，希尔瓦娜斯。有时候，我觉得就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他用带着利爪的手指点向希尔瓦娜斯，“不要去惹贝恩。他并不打算剥夺你见证罪人伏法的权利。你只需要等待正确的时机到来。”

说完这句话，沃金便转身走向一名兜售食物的小贩，买了一些吃的。希尔瓦娜斯看着他的背影，心中暗自思量。

她的愤怒并没有稍有减轻——它永远不会消退。怒意对于现在的她而言，正如同她心脏还在跳动时的呼吸。但她的愤怒早已发生了改变，从灼热疯狂的火焰变成了经过深思熟虑，可以控制的能量。

沃金和贝恩并没有全面考虑清楚这件事。他们只是在关心他们的族人会如何面对这件事，部落的成员们想要看到什么，又会如何理解自己看到的一切。哪怕他们确实也考虑到了那些热爱圣光的联盟，他们也绝不会质疑自己已经得出的结论。

但陪审团并非是联盟或者部落的成员。组成它的是完全公正的天神，他们与易于受到感官影响、生命短暂、喜欢感情用事的艾泽拉斯各种族截然不同。也许这种差别会让天神们对于像“怜悯”和“第二次机会”这样的概念没有兴趣。如果是这样，她就大可以不必担心。但天神们不甚了解的也许是炽热的复仇，还有失去挚爱之人的无尽痛苦。

她已经用冷静而且如同箭锋一般精确的思维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不能冒险放任天神自行作出决定。无论他们如何“威严”，他们依然有可能会犯错误。

希尔瓦娜斯不会听沃金的话，坐等她要见证的“死亡”在“正确的时机”到来。她要将局势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就像以前的许多次一样。但她到底该怎样做？她也许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目标，但这种可能性毕竟不大。那她又能信任谁？当然不是贝恩，也不是沃金。也许是洛瑟玛·塞隆。那个辛多雷似乎很想和她谈一谈。还有加里维克斯，但那家伙无疑会提出一笔很高的酬金。

法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做出结论。而最有利于希尔瓦娜斯进行思考的还是她自己的王国，幽暗城。那里有低矮压抑的穹顶和众多被遗忘者的环绕。那些亡灵会全心听从她的指引。黑暗女王也需要他们，需要让家来激励自己。

希尔瓦娜斯向被安排在法庭外的玉菲法师走去，要求她为自己打开传送门。玉菲念诵咒语，幽暗城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就在这时，另一名希尔瓦娜斯不认识的熊猫人跑了过来。

“希尔瓦娜斯女士，”那个熊猫人说道，“打扰一下，我接到命令，要将这个交给您！”他将一支卷轴和一个蓝布小包裹递到黑暗女王的手中，又迅速后退，鞠了一躬。就在希尔瓦娜斯张嘴想要询问是谁送来了这份卷轴的时候，身边的空气闪动，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寓所之中。

黑暗女王的住处装饰得非常简单，因为它的主人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并不会很长。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已经不再需要睡眠了。她回到这里只是为了单独进行思考。这里的家具并不多：一张垂挂着沉重的黑色幔帐的大床，一张摆放有蜡烛和书写用具的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只排列着几本书的书架。一些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武器陈列在墙边伸手可及的地方。现在的希尔瓦娜斯并不需要很多东西。而她也没有保留多少过去的遗物。

虽然很好奇会是谁送给她这份文件和包裹，谨慎的希尔瓦娜斯并没有立刻打开它们。她对卷轴进行了彻底的检查。上面并没有魔法能量，也没有毒物的痕迹。卷轴用红色蜡漆封锢，但蜡封上看不到表明身份的印章。希尔瓦娜斯又将注意力转向包裹。她注意到，这只蓝色

布包是在所有大城市中都能买到的普通物品。她将包裹轻轻晃动了一下，里面传来一点金属撞击声。最后，她坐在柔软的床垫上，除去手套，用指甲挑开蜡封。

卷轴上只有两行精致的字迹：

我们曾经在同一阵线。也许我们仍可如此。

希尔瓦娜斯若有所思地眯起眼睛，竭力在脑海中寻找这个神秘人物可能的身份。她没有马上认出这个笔迹，但的确觉得它有些熟悉。如果说到曾经与她合作，又与她为仇作对，或者被她欺瞒背叛的，那可是能够填满很长一张名单。放下卷轴，她颇有兴致地解开了布包，又打开布包中的一只小木匣。

希尔瓦娜斯的胸口一下子绷紧了。蓝色包裹从她的手中掉落，仿佛刚刚咬了她。

这名女妖死死地盯着包裹中的东西，然后站起身，有些踉跄地走到桌边。她的手指颤抖着开启了一只锁住的抽屉。她已经有许多年没有碰这只抽屉。这里面存放着她全部的过去。不过收藏在里面的东西的确不算很多：数十年前的旧信，创下过辉煌战绩的箭镞，还有另外几样代表着她的生命碎片的小物件。

以及一只小木盒。

希尔瓦娜斯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催促她将这件新得到的礼物扔进抽屉，重新把抽屉锁好，忘到脑后。这种东西对她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

她握住抽屉中的木盒，回到床边，心中充满了对她而言已经非常陌生的柔情。她慢慢掀开盒盖，向盒子中凝望着。

数年以前，一名冒险者在她殒命的高塔废墟中找到了这件东西。然后它经过一番辗转，回到了希尔瓦娜斯的手中。那时，潮涌般的回忆几乎让她崩溃。而现在，她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心情。

这样一件小东西，却对女妖之王有着如此强大的作用：它只是一件简单的珠宝。希尔瓦娜斯将项链从木盒中提起，让冰凉的金属落在

自己的掌心，凝视着上面那颗闪闪发光的蓝宝石。然后，她轻柔地将这条项链与刚刚收到的那件礼物摆放在一起。

这两条项链几乎完全一样，只是一条镶嵌着蓝宝石，另一条镶嵌着红宝石。希尔瓦娜斯知道，它们不同的地方还有上面的铭文。

她打开自己的那条项链，轻声读道：给希尔瓦娜斯。永远爱着你的姐姐，奥蕾莉亚。

奥蕾莉亚……风行者三姐妹中的大姐已经离开了她们。先是她们的弟弟利莱斯，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一个，也许也是最聪明的一个。然后是奥蕾莉亚，消失在黑暗之门对面的外域中。然后……

希尔瓦娜斯摇了摇头，恢复了镇定。在风行者家族中，她能够确信还拥有呼吸的只剩下了一个人。

希尔瓦娜斯打开红宝石项链匣，她知道自己能从里面找到什么，但她还是想要亲眼看到。

“给温蕾萨。永远爱着你的姐姐，奥蕾莉亚。”

➢ 第十三章

这张字条是用粗体字写成的，言简意赅。

法庭后我在家见你。

这几个字让温蕾萨感到一阵紧张。

她的姐姐很聪明，就算是有人在中途截获了这张纸条，也不可能知道是谁送出的，就算写下这些字的人身份暴露，这看上去也不过是一封无害的便笺。

但它并不是。“家”在这里有着非常黑暗的含义。温蕾萨很庆幸那位名叫贾骥的熊猫人信使完全不知道，这张纸条有可能会引发一场战争。她将纸条卷到只有写下它的鹅毛笔杆那么细，扔进了身边的火盆。

“温蕾萨？”她愣了一下，猛转过身。喊她的是瓦里安。“快到回去的时间了。如果你想尝尝饺子，最好快一点。”

他和安度因正大嚼着春卷，并且显然已经准备要返回熊猫人的神庙了。温蕾萨这才发现，她扔进纸条的那只火盆是属于一位熊猫人厨师。那位厨师正忙着将叠摞在火盆上的竹制蒸笼一只一只地取下来，用筷子取出其中样式精致的饺子。他向温蕾萨露出探寻的微笑。温蕾萨点点头。但现在她实在是没有什么心思吃东西。

“你会喜欢它们的。安度因昨天几乎吃光了韶米的所有东西。”瓦里安笑着抓了抓安度因的金发。这个男孩腼腆地一缩头，第一次显露出他这个年纪才应该有的样子。

“这个小人类长得更壮实了。”韶米说道，“熊猫人的食物很适合他。能够让如此了解我的家园的客人同时享受到满足和喜悦，这也是我的荣幸。”

“你还应该试试这种上面撒了芝麻粒的点心。”安度因开始向温蕾萨推荐，“它们里面灌满了用莲花根磨成的细粉。味道很棒。”

“谢谢。”温蕾萨说道，“请给我两个。”

“我也还想再吃两个。”安度因说道，“父亲，您先进去吧，我很快就去找您。”

“那我们一会儿见。”瓦里安拉过儿子来，抱了他一下，然后就大步向大殿走去。安度因目送自己的父亲离开，然后用熊猫人的语言向韶米道过谢，便咬了一口点心，带着享受的神情闭起眼睛。

“这实在是太美味了。”他说道。温蕾萨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们，还有他们无与伦比的好胃口。但她的心思很快又回到了希尔瓦娜斯的身上。她依旧没有吃一口东西。安度因一边咀嚼着，一边看着她，忽然问道：“你还好吗？”

温蕾萨的心跳立刻变快了。这个人类王子实在是太敏感了……她是怎么泄露自己的心思的？难道安度因已经知道了……

“我当然没事。为什么我会有事？”温蕾萨强迫自己咬了一口点心。这种小饼柔软而且有咬劲，馅心甜美且不油腻。如果不是她现在肠子上仿佛打了个结，嘴里干得像是灌了一堆沙子，她也许真的会非常喜欢这种美味的食品。

“嗯……因为我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我知道你和吉安娜阿姨并不想给加尔鲁什第二次机会。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我明白你们的想法。我的确明白。”

温蕾萨大大松了一口气，甚至于感到全身一阵无力。“我也明白你为什么会那样想。”

“真的？”安度因王子的脸上焕发出光彩。而温蕾萨立刻便因为自己的搪塞之词产生出一阵负罪感。

“你能够看到每一个人身上最好的一面，安度因。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

安度因又消沉了下去。“我知道有些人并不认同我这样。他们认为我太软弱了。”

“嗨，”温蕾萨轻轻握住王子的手臂，“你身处在无数想要亲手杀死加尔鲁什的人面前，却在为他说话。软弱的人是不可能有这种勇气的。”

烦恼的表情从安度因的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胜利的微笑。这个男孩的心灵终有一天会破碎，如果他活得够久。“谢谢你，温蕾萨。这番话对我很有意义，尤其是当它出自你的口中。说实话……我甚至感到有些惊讶。我一直很担心你会是恨不得亲手杀死加尔鲁什的人之一。”

“不，我不会。我相信这次审判。我相信天神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真的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说。”

当他们并肩返回法庭的时候，温蕾萨的心中又多了一重对加尔鲁什的愤怒。正是因为这个兽人，她才不得不向一个只有十五岁的男孩说谎。

让他们惊讶的是，大殿门口出现了一名熊猫人卫兵。他正温和地把所有人挡在门外。瓦里安走到那名卫兵面前，样子显得很是焦虑。他转回头，一看到温蕾萨和安度因，便立刻向他们招手。看到暴风城国王仿佛雷暴云砧一般的面孔，温蕾萨感觉到眉宇间渗出了汗水。他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不，如果瓦里安发现了，他现在早就向温蕾萨发起攻击了。

“出什么事了？”温蕾萨竭力表现出好奇和关心的样子，不过她自觉似乎不是很成功。

“法庭在今天之内都将关闭。”瓦里安愤愤地说道，“安度因，跟我来。温蕾萨，如果你愿意，可以先回紫罗兰高地去了。”

“当然。”温蕾萨这样说着，却没有立刻离开。她装作整理发髻的样子，继续逗留在能够透过门口看到大殿内部的位置上。祝踏岚、贝恩和泰兰德似乎正在等待安度因和他的父亲。贝恩首先开始说话。瓦里安将双臂抱在胸前，咬紧了牙关。安度因一边听，一边显露出困惑的表情。瓦里安抑制不住，开始向贝恩吼叫。祝踏岚说了些什么，

瓦里安又转过头去向他和泰兰德吼叫。而安度因则竭力想要让局面平静下来。

“游侠将军，”那名熊猫人卫兵说道，“我无意冒犯，但您待在这里并不合适。”

温蕾萨脸一红，点了点头。“当然，我应该道歉。”她转身走开，一边寻思着贝恩打算使用怎样的新战术，才能够让天神对这个满手鲜血的刽子手产生同情。

温蕾萨迈着大步，攥紧了拳头。她巴不得夜色早点降临。

***

“出了什么事？”安度因的目光逐次扫过祝踏岚、泰兰德、贝恩，最终落到自己的父亲身上。现在他只能看懂父亲的表情。瓦里安正在因为某件事而感到极度不安。

“安度因，”瓦里安说道，“贝恩要求……”他下颌部的肌肉紧紧地绷起，“圣光啊，我真是说不出口！”

贝恩向前迈出一步。“陛下，哪怕您只是将王子带到这里，我也要衷心感谢你。”

“先别谢我，”瓦里安嘟囔着，“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带他回暴风城去。”

“但……到底……”安度因开口道。

贝恩抖动了一下耳朵。“我受命向你提出一个要求。”

“是谁的要求……”安度因开口道，但后面的话一下子堵在了他的喉咙里。他知道是谁，也知道会是怎样的要求。于是，他只剩下了一个问题要问：“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要与你说话。”贝恩说道，他的语气显得异常烦恼，“他只是提出了这个要求。而且他说，你是他唯一愿意与之说话的人。”

“更有可能是唯一愿意和他说话的人。”瓦里安说道。

安度因将一只手按在父亲的手臂上。“我还没有答应，父亲。”他又转头看着祝踏岚，“审判中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年轻人，根据熊猫人的律法，我将决定这场审判中何事可以进行。血蹄书绍在一段时间之前找到我，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对此，我思考了很久。然后我指示他等到你做证之后再行决定。现在，控诉人和辩护人都已经放弃了继续让你做证的权利，这对于双方而言都应该是各有得失。”

“说实话，”贝恩说道，“殿下，众所周知，你是一个仁慈笃厚的人类。如果你能够对加尔鲁什友善以待，利用你的机会，认真进行这场谈话，我必定将从中受益良多。而如果你对他不闻不问，我的辩护也必将受到负面影响。语风书绍也和我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她受到的影响与我正相反。”

“那么，为什么你不要求直接拒接他？”安度因向泰兰德问道。

“因为如果你和他谈话，加尔鲁什就会考虑打破在法庭上的沉默。”泰兰德回答道，“这意味着我将有机会直接向他提问。这可能会对我的控诉大有助益。”

“根据你们谈话中发生的变化，这也有可能有益于我的辩护。”贝恩说，“就像我说过的，这是一场赌博。”

“我不能强迫加尔鲁什在法庭上说话，但我感觉，如果他开口，那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祝踏岚说道，“无论发生什么事，至少不会有人说他不曾有机会说话。”

“所以，现在整个审判已经落在了我的肩上。”安度因说，“你们并没有真的给我很多选择，对不对？”

“你并不必这样做。”瓦里安说，“你知道，我不愿你接受这个要求。你承担的已经太多了。”

“那为什么你不直接替我拒绝掉呢，父亲？”

“因为你已经到了能够为自己做出决定的年纪。做出选择的将是你。”瓦里安说，“我不希望你答应。但我必须让你自己做出选择。你能够去见加尔鲁什，也可以永远不再见到他，只要你愿意。”

父亲的话让安度因感到惊讶。他向自己的父亲微微一笑。然后，他开始思考，努力让心中激荡的情绪平静下来。

他再次想到砸落在自己脆弱肉体上的那些铜钟的碎片，以及地狱咆哮充满恨意的面孔。他的骨头如同条件反射般地开始疼痛。再不会见到加尔鲁什，拒绝一个必将对他造成痛苦的邀约——天哪，这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加尔鲁什所做的一切都只可能招来安度因的蔑视和嫌恶。安度因早已经给了他很多机会。他不欠加尔鲁什任何东西。他已经为那个前任大酋长说了很多好话，任何人都不可能期望自己会得到这样的善意。加尔鲁什一心只想要他的命，而他却在拯救加尔鲁什的生命。

但是……

安度因回忆起圣钟碎裂之后，加尔鲁什以为自己已经死掉时脸上的表情——没有欢愉和得意，而是充满了沉思。还有加尔鲁什在法庭中表现出的那种深深的疲惫。

加尔鲁什那个时刻到底在想些什么？和一名牧师接触，会让他的心中产生怎样的情绪？他会感到懊悔吗？

骨骼中的疼痛稍稍减轻了。安度因也在此时做出了决定。他看着聚集在面前的这些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和他有着不同的关系——他的人类父亲、一位暗夜精灵英雄、一位熊猫人的掌门人，还有贝恩——他的牛头人朋友。任何人都不曾料到他们的友谊，也没人谈起过它——但它是确实存在的。

“有个陷入麻烦的人请我和他谈一谈。父亲，我能够在拒绝之后，继续站在圣光下吗？”

***

一开始，瓦里安坚持要陪伴他的儿子，但心中暗藏希望的安度因拒绝了父亲的好意。他还要求当值的狱卒都退到牢房走廊的大门以

外。这样，他和加尔鲁什之间的交谈就能够完全保持私密了。为此，瓦里安争论了几乎一个小时，但并没有改变安度因的心意。他对父亲说道："我作为牧师去见他，他必须能够自由地与我交谈，并且知道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会为他保密。"

瓦里安终于不情愿地让步了。他逐次看着祝踏岚、泰兰德和贝恩。"如果安度因受到任何伤害，我一定会要你们负责。我还会亲手杀死加尔鲁什，无论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时就让所有审判都见鬼去吧。"

"请放心，瓦里安国王。从现实条件来讲，加尔鲁什是不可能攻击安度因的。您的儿子是绝对安全的。如果我对此没有信心，就绝不会这样说。"祝踏岚回答道。

现在安度因正站在白虎寺地下这个与世隔绝的空间里。两名看守加尔鲁什的狱卒——影踪派武僧楚李和楚罗正在牢门旁等待他。

他们鞠了一躬。"欢迎，光荣的王子，"楚李说道，"您愿意前来面对您的敌人，这需要巨大的勇气。"

安度因的心中则是七上八下。听到自己的声音没有流露出恐惧，他才松了一口气："他不是我的敌人。至少此时此地不是。"

楚罗慢慢露出微笑。"能够明了这一点，说明你的智慧一如你的勇气般超逸非凡。我们会一直守在这里，只要你一声呼唤，我们即刻就会赶到你身边。"

"谢谢。"安度因回答道。维伦教导过他抚平焦虑，让心神安宁的方法。现在，他正依照导师的教诲，缓缓吸气，直到数过五下，然后屏住呼吸，在心跳一下之后，又以同样的速度将气息呼出。一切都会好起来，维伦这样对他说，黑夜终将结束，暴风总会消散。只有你自身灵魂中的风暴才会持续不退。

他的努力奏效了……至少在他来到加尔鲁什的牢房门前是这样。

这座牢房很狭小。里面只有睡觉用的毛皮毯子、一只夜壶，还有一个盆。加尔鲁什在牢房中只能走上一两步。而他脚踝上的铁镣又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行动。牢房的每根铁栅都要比安度因的身体粗。八角

形的窗口被散发出柔和光线的紫色结界所遮蔽。祝踏岚没有说错。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同时受到了钢铁和魔法的禁锢。

安度因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些防护措施上。他的目光很快就集中到了牢房中的那个兽人身上。加尔鲁什以挺拔的身姿坐在毛皮床铺上。王子不知道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愤怒、哀求，还是嘲讽？但所有这些，安度因都没有看到。加尔鲁什的脸上只有安度因在这个兽人“杀死”自己以后流露出的那种忧郁的沉思。

“请不要碰触牢房的铁栅。”楚罗对安度因说道，“你在这里最多可以停留一个小时。当然，如果你想早些离开，叫我们就好了。”他又指了指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只水罐和一只空水杯。

安度因清了清嗓子。“谢谢，我不会有事的。”

加尔鲁什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些狱卒。他只是专注地看着安度因。熊猫人两兄弟默默地退到了大门外。安度因感到有些口干，便坐下来，为自己倒了一杯水，不紧不慢地吮了一口，润润喉咙。

“你害怕吗？”

“什么？”刚喝入口的水喷了出来。安度因的骨头突然开始隐隐作痛。

“你害怕吗？”加尔鲁什重复了一遍。兽人的语气很随意，仿佛只是在闲聊家常。但安度因知道，这句话是一颗炸弹。无论是照实回答，还是说谎，它都会炸开一道门，门后则必将是安度因不愿提起的事情。

“我没有理由害怕。你身负镣铐，又被困在魔法囚笼中。你不可能攻击我。”

“肉体的安危只是一个人会为之害怕的理由之一。会让人害怕的事情有很多。我再问一遍：你害怕吗？”

“听着，”安度因一边说，一边小心地将水杯放在桌子上，“我来到这里，是应你的请求，是因为贝恩说过，你只会和我谈论……谈

论你想要谈的事情。”

“也许你的恐惧就是我想谈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都在浪费时间。”安度因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停下。”

安度因停住脚步，但依然背对着加尔鲁什。他对自己感到气愤，掌心更是因此泛起了潮气。他必须用尽每一点力量，才能抑制身体的颤抖。他不会让加尔鲁什感觉到他的恐惧。

“为什么我要停下？”

“因为……你是我唯一愿意交谈的人。”

王子闭起了眼睛。此时此刻，他完全可以一走了之。加尔鲁什肯定是打算和他玩某种阴谋诡计。也许是要诱骗他说出某些他绝不该说的话。但那到底是怎样的阴谋？加尔鲁什到底想知道些什么？安度因意识到，自己的心中的确有着某种程度的恐惧，但他并不真的想走。现在还不行。

他深吸一口气，转回身。“那么，我们来谈谈吧。”加尔鲁什朝椅子指了指。安度因的身子晃了晃，随后才故作轻松地坐进椅子里，一扬眉毛，表明他在等待加尔鲁什开口。

“你说，你相信我能改变，”加尔鲁什说道，“在我做了所有那些事情以后，到底是这个世界或其他任何一个世界中的什么东西还能让你有这样的想法？”

这名兽人的语气中依旧没有任何情感，有的只是好奇。安度因想要回答，却又陷入了犹豫。吉安娜会如何……不，吉安娜已经不再是那种他视之为榜样的外交家了。安度因意识到，尽管他的父亲以前一直打算杀掉加尔鲁什，但现在，瓦里安在他心中已经成了比吉安娜更称职的为人楷模。发现自己心态的变化，安度因甚至觉得有一点好笑。同时，他又感到一阵哀伤——因为他爱吉安娜；以及一点慰藉——因为他也爱他的父亲。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也要告诉我一件事。”

一阵怪异的微笑出现在加尔鲁什的嘴角。“一言为定。作为一名谈判者，你比我想象的更优秀。”

安度因干笑了一声。“我想，我应该感谢你的恭维。”

兽人的嘴咧得更大了。“你先。”

至少和加尔鲁什达成了第一点共识，安度因暗自思忖。“很好，我相信你能够改变，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远保持原样。你从部落大酋长的位置上被推翻，是因为你领导的人们改变了。他们不再服从你的命令，而是改为质疑那些命令，并最终拒绝了它们。你从大酋长变为罪犯，你还会再次改变。”

加尔鲁什发出毫无幽默感的笑声。“你是说，从生变为死。”

“这也是一种方式。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你能够审视你所做的一切。仔细去看，去听，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你所造成的痛苦和伤害，并且明白，如果还有机会，你决不能继续重复这条老路。”

加尔鲁什身子一僵，用沉闷的声音说道：“我不能变成一个人类。”

“没有人会认为你想这么做。”安度因答道，“但兽人也能够改变。你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一点。”

加尔鲁什陷入了沉默。他将目光移开，静静地思考着。安度因想要将双臂交叉在胸前，但他克制着这种冲动，继续强迫自己显示出轻松闲适的样子，等待着加尔鲁什的回答。一只眸子明亮、满身粗毛的老鼠从牢房的毛皮床铺下面探出头。它的鼻子抽动了几下，又飞快地缩回到床铺下面。曾经的部落大酋长……现在，他只能与老鼠同居一室了。

“你相信命运吗，安度因·乌瑞恩？”

安度因第二次遭到了出乎意料的突袭。加尔鲁什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我不确定。”安度因有些口吃地回答道。他一直在小心维持的冷静外表瞬间便瓦解了。“我是说……我知道这个世界有预言存在，但我认为，我们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你选择了圣光？还是圣光选择了你？”

“我……我不知道。”安度因意识到，他从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考虑成为一名牧师的时候，曾经感觉到自己灵魂的纠结。他渴望着圣光所给予的平静，但他的确不知道是圣光向他发出了召唤，还是他主动去追寻了圣光。

“你能选择拒绝圣光吗？”

“为什么我会想要这样做？”

“可能的理由有许多。我还记得另一位广受爱戴的金发人类王子。他曾经是一名圣骑士，但他最终背弃了圣光。”

义愤和受伤的感觉赶走了安度因的犹疑。热血冲到他的脸上。他断喝道：“我不是阿尔萨斯！”

加尔鲁什再次露出怪异的微笑。“不，你不是，但也许……我是。”

➢ 第十四章

幽魂之地——这是这里现在的名字。曾几何时，这里是风行者家族的家园。在此之前，温蕾萨只回过这里一次。当时，哈杜伦·明翼邀请她一同对抗他们共同的古老敌人阿曼尼。那时，这个地方就让温蕾萨从内心深处感到一阵恶心。而现在，这种感觉再一次袭来。当温蕾萨的角鹰兽飞过萨拉斯小径的时候，她就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肠子在抽搐，握住缰绳的手掌心渗出了汗水。

扭曲的死亡之痕穿过曾经美丽的大地。这条鼻涕虫一样蜿蜒伸展的道路是千百个亡灵生物踏出来的。没有人知道这条死亡地带是否还能恢复。它一直穿透了已经名不副实的塔奎林，分隔了月亮圣殿和太阳圣殿，又穿入永歌森林和银月城，把那座有着无数神奇故事和颂歌的城市一分为二。即使在半空中，她依然能够看到巫妖王留下的各种痕迹。死人还在这里游荡，还在杀戮。

死人，但并没有真的死掉，就像我的姐姐。

不，和希尔瓦娜斯完全不同。她和她的臣民都有着独立的意志，是能够自主思考的智慧种族。他们可以选择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应该杀死谁，不应该杀死谁。正因为如此，温蕾萨才会回到她的故乡——一个她从没有想过还会回来的地方。

她感到眼睛十分干涩，罗宁的死讯对她造成的痛苦至今都未能平复。而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持续压力正在让她的知觉渐渐迟钝。她让角鹰兽转向西方，同时禁不住开始好奇，希尔瓦娜斯见到她返回风行者之塔的时候，会不会感到高兴。

再次见到风行者之塔，让温蕾萨的心中又生出一阵苦涩。突然而且锐利的痛苦感觉成为她愤怒之火新的燃料。她的家乡不是被兽人摧毁的，但兽人从她身边夺走了太多东西——先是她的弟弟利莱斯，然后是罗宁——她最温暖的光。实际上，兽人早在阿尔萨斯之前就已经渴望着要彻底摧毁奎尔萨拉斯了。

随着向目的地逐渐靠近，温蕾萨的嘴唇越发开始扭曲变形。这座高塔——她的家族的高塔，已经成为行尸走肉和幽影恶灵的肆虐之地。

女妖。

那些幽灵四处飘荡。它们是既无目的也无意义的死者，与充满生命目标的生者截然相反。而这些死灵中间还能看到几个戴着兜帽，穿红色和黑色长袍的身影。温蕾萨知道他们是谁——戴索姆教派的信徒。这是阿尔萨斯入侵之后兴起的一种邪教。他们正在利用风行者之塔实现某种残暴秽恶的目的。

他们在利用我的家。

温蕾萨发出一阵没有言辞的尖叫。自从战胜加尔鲁什以来，所有在她胸中燃烧，却又无处宣泄的怒火尽数被倾注在这些邪教徒的身上。她拉开弯弓，射出一支又一支利箭。第一支箭射中了一名侍僧的眼睛。不等那些怪物明白发生了什么，第二箭和第三箭又分别刺穿了其他两个人的喉咙。第四个目标满面惊骇地望向温蕾萨，同时伸出痉挛的手，去抓身边的武器。但他很快也死了。不等角鹰兽降落，温蕾萨已经一跃而下，开始攻击那些堕落游侠。光芒闪烁的长剑切开幽灵的身躯，让它们彻底湮灭，得到永久的平静。但这不是出于怜悯，只是因为愤怒。一阵女妖的号叫开始撕扯温蕾萨的身体，让她禁不住战栗不已。但只是在转瞬之间，那个幽灵的恐怖号叫就永远地平静了下来。高等精灵发出了属于她自己的恐怖尖号，凄厉而语无伦次的吼叫中清晰地表达出了令人心碎的愤怒与痛苦。

又有两名施法不够迅速的侍僧成为剑下之鬼。他们一个被猛冲而至的温蕾萨砍断了脖子，另一个紧接着被砍开了胸口。当这名侍僧鲜血喷涌地倒在地上的时候，温蕾萨又一剑狠狠地戳穿了他的肚子。

温蕾萨屏住呼吸，把长剑从尸体上拔出来，双眼向四周搜寻敌人——无论生者还是死者。她并不担心自己会被认出来。现在已经几乎没有正常的活人会到这个地方来了。就算是有勇敢无畏的血精灵来到这片废土，她的兜帽披风也足以掩饰自己的身份。而任何见到她的侍僧都不可能活着回去向主人报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温蕾萨一次又一次听到远处传来无意识的呻吟和叹息。当那些亡灵游荡到温蕾萨的家中，温蕾萨就将它们消灭——尽管这个家已经化作废墟。潮湿而冰冷的迷雾黏附在她的皮肤上。她开始急躁地来回踱步，怀疑这一切只不过是希尔瓦娜斯残忍的玩笑。

她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了身后传来的一点细微声音，便手举弓箭，猛转过身。羽箭还没有离开弓弦，箭杆已经开裂。弓弦发出“砰”的一声空响。

对面的那名弓箭手身穿黑色皮衣。正是她射断了温蕾萨即将射出的箭。她掀起兜帽，一双眼睛里放射出的红光刺透了迷雾，黑色的双唇扭曲成冰冷的笑容。

“小心些，妹妹。”希尔瓦娜斯一边说，一边放下武器，“我可不认为你想要杀死面前的这个女妖。”

***

她们一同走过灰色的沙地。浪涛的声音要比死者的叹息与哀号更容易接受，但也好不了多少。

希尔瓦娜斯觉得这个地方充满了幽灵——不仅仅是那些四处游荡的幽灵，还有那些曾在这里生活的，她的家人。

“只剩下我们了。”温蕾萨仿佛能够读懂姐姐的心思。希尔瓦娜斯微微一笑。作为四姐弟中间的两个，她们一直都有一种让两人与老大奥蕾莉亚和老幺利莱斯区分开来的羁绊。

“这很像是外交辞令。”希尔瓦娜斯说道。

温蕾萨停住脚步，眺望北海。“先是利莱斯被兽人杀害。然后是奥蕾莉亚在外域失踪。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个地方，希尔瓦娜斯？”

“你觉得是为什么，妹妹？”

“伤害我。你选择了一个被死者作为家园的地方。生者在这里并不受欢迎。”随后她又补充说，“除非是心存邪恶的生者。”

希尔瓦娜斯哼了一声。“伤害你？傲慢的孩子！”她发出毫无愉悦之感的笑声，“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是谁聚集在你的周围，哭泣着，尖叫着，想要回它们的生命？那些是我的游侠！我就死在这里！”

温蕾萨打了个哆嗦。“我……我很抱歉。我还以为……你已经习惯了……呃……”

“习惯了作为‘女妖之王’、‘黑暗女王’？”希尔瓦娜斯的语气中充满了夸张的意味，“这总比腐烂成泥土要好些。至少现在，我还能左右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

“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要比我们所希望的更小。”温蕾萨说道。她捡起一块石头，把它扔进大海。石块立刻就消失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但你已经不是我敬爱的姐姐了。”

我是……我也不是，希尔瓦娜斯心中这样想着，却没有说出口。

“但你和我都同意一件事。”温蕾萨转过身，她的面孔涨得通红，眼睛里闪耀着犀利的光芒，“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必须死。而且你似乎也像我一样，不相信天神能够做出和我们相同的结论，否则你就不会来这里了。”

“我不能否认你的猜测。而你尝试联系我是很勇敢的行为。特别是就像你说的一样，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人。”勇敢，也有一点莽撞。如果有人发现了那条项链，温蕾萨必将身负叛徒的烙印。

“我冒了险。这应该是值得的。希望它值得。”

“你这样做，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我的同情，让我承认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是一个多么可憎的怪物。”希尔瓦娜斯将双臂抱在胸前，“你一定有了行动计划。”

“我……嗯，还没有。”

希尔瓦娜斯挑起一道眉弓，并开始计算杀死温蕾萨需要多长时间。

“我想要告诉你，我们并非孤军作战。”温蕾萨说道，“还有其他人也抱着和我们相同的想法。他们不会阻止我们，甚至有可能帮助我们……杀死加尔鲁什。”

“妹妹，有许多人都对这次审判满腹怨言，但没有人会真正采取行动。你所说的那些盟友如果嗅到一丝危险的气味，感觉到他们的生命或者名誉不再安全，就立刻会凭空消失。”

温蕾萨认真地摇着头。“不，他们不会。我甚至得到了吉安娜女士的赞同。”

希尔瓦娜斯皱起眉头。“你在说谎，妹妹。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也许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天真的和平主义者，但她不可能赞同任何刺杀行动。她也许在衷心期盼加尔鲁什的死亡，但她绝不会亲手去取那个兽人的性命。”

“你错了。她想要加尔鲁什死，而且是在宣判以前。她曾经说过，那样就会省掉我们许多麻烦。有这种想法的并不止她一个。空军上将凯瑟琳·罗杰斯也是一个。她痛恨部落，更恨加尔鲁什。”

“我记得她来自南海镇。”希尔瓦娜斯说，“我怀疑，她并不愿意与被遗忘者的女妖之王合作。”

“她不必知道更多详情。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人需要知道这些。”

希尔瓦娜斯在沉默中思考着。“我们可以等等看，天神是否会首先为我们做好这件事。”

“不。如果他们真的决定采用仁慈的手段……”温蕾萨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向地上啐了一口，“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必须在审判结束之前行动。至少现在我们双方都能对他下手。”

听到这里，希尔瓦娜斯大笑起来。“下手？妹妹，你有没有看到对他的守卫是多么严密？就算是技艺最高超的刺客也不可能突破那座监狱。”

温蕾萨微微一笑。这还是她记忆中希尔瓦娜斯的面孔，还是她小时候就熟悉的那双随时会迸发出畅快笑声的嘴唇。但希尔瓦娜斯表情中闪过的一丝残忍是温蕾萨从没有在姐姐的脸上见到过的。

“的确不可能，”温蕾萨表示同意，“一名刺客是做不到的。但就算是囚犯，也必定要吃饭，不是吗？”

毒。怪不得温蕾萨会想到她的姐姐。

“你希望得到一种无法被侦测出来的毒药——一种至今还未被制造出来的毒药。”

温蕾萨点点头。

“完美，”希尔瓦娜斯说道，“的确，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

“我们需要有人渗透进厨房，或者把药从食物源头就加进去。”温蕾萨继续说道，“或者还可以说服某个负责为他准备饭食的人。我们……”

“等一下，也许你的谋略很让人兴奋，但先别急着筹划。”希尔瓦娜斯说道，“我并没有说我会参与其中。”

“什么？你刚刚说这很完美！”

“哦，的确是。我以前曾经被一个暴君控制过，”希尔瓦娜斯说道，“而我背叛了那个一手把我制造出来的人。阿尔萨斯将我复活，为的是继续折磨我。但他完蛋了，我却还在这里。我也背叛了加尔鲁什，我很愿意让他死掉。”黑暗女王摊开双手，展示出自己的身体。与她还有呼吸的时候相比，尽管她的皮肤已经变成蓝灰色，碰触起来格外冰冷，但她还是那样强大，并且拥有了另外一种异样的美丽。“总之，我是被遗忘者。任何人都能理解我杀他的理由。那么，你的理由又是什么，小妹妹？”

“真难以相信，你竟然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是的，而且我要求得到你的答案。”希尔瓦娜斯的声音格外冰冷，“加尔鲁什做了什么，让你决定必要置他于死地？”

“他又有什么是不曾做过的？他向塞拉摩施加的恐怖是绝对无法被饶恕的！他们全都死了……死得那么惨。我只是凭借着好运气，才能活到现在。”

希尔瓦娜斯摇了摇头。她的一头秀发在活着的时候是近似于银色的淡金色，现在却变成了几乎和她的妹妹一样的银白色。她们是风行者家族中的月亮。奥蕾莉亚就总是打趣地称她们为月女士和小月亮。而奥蕾莉亚和利莱斯——有着灿烂的金色头发的长姊和幼弟——则是家族中的太阳。奥蕾莉亚……

“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兽人一直都是我们的敌人，加尔鲁什更是在世的兽人中最可憎的一个。他们的历史中只有怪物和魔鬼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希尔瓦娜斯，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小弟！你很清楚，奥蕾莉亚如果能够亲手制裁加尔鲁什，一定会不遗余力，拼死而战。她一定会希望我们这样做的。”

希尔瓦娜斯咬住了嘴唇。“我同意你的说法，但这依旧不是你的理由。”

温蕾萨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你的确是想伤害我。你想要看到我受苦。”

“我想要自己判断你在这件事上承受了多么深的痛苦。这不一样。”

温蕾萨属于联盟。她有一个人类丈夫，她还为他生了孩子。这里曾经是她的家，但她已经不属于这里。而她现在所说的一切与联盟公开宣称要坚守的那些法律完全背道而驰——当然，联盟里面也有不少恶棍、杀人犯和贼。

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希尔瓦娜斯以为她的妹妹会拒绝回答。风行者姐妹毕竟都是意志力极强的人。温蕾萨苗条的身体就像她的弓弦一样强韧。但现在，这副身躯却仿佛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开始颤抖。希尔瓦娜斯以死者特有的耐心等待着——这是阿尔萨斯不知不觉间送给她的另一份礼物。她感觉到，妹妹心中无比的暴怒就要喷发出来了。

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希尔瓦娜斯没有看到火焰，反而看到了水——泪水充满了温蕾萨的眼睛，沿着她的面颊滴滴滚落。温蕾萨开口的时候，甚至没有想到将泪水拭去。

“他夺走了我的罗宁。”

原来如此。一切都能解释了。

希尔瓦娜斯走上前，拥抱了自己的妹妹。温蕾萨如同即将溺死之人，紧紧抓住了她。

➢ 第十五章

第三日。“大酋长。”泰兰德低下头说道。对古伊尔来说，听到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被这样称呼，感觉总是很奇怪。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选择错了——他从没有为自己的这个决定后悔过。先祖们都应该知道，沃金绝对能够胜任这个职位。但……这毕竟还是很奇怪。古伊尔不知道自己是否终有一天能够习惯这件事。

“高阶祭司。”沃金回答道，他明亮的眼睛里还闪动着一丝恶作剧的意味。

“你统率巨魔一族已经有许多年了。在你之前，你们的领袖是你的父亲。”

“是的。”

“现在，在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残暴统治……”

“对此，我表示反对。”贝恩说道，不过他的心思仿佛根本不在这上面。

“在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被击败之后，”泰兰德立刻改正了自己的发言，完全没有被打断过的样子，“古伊尔任命你为大酋长。现在，你统率的不再只是暗矛巨魔，而是部落的各个种族，尽管你并不是一个兽人。”

“对此，我表示反对！”贝恩喊道。这一次，他显然是认真的，“证人统率部落的能力不应在此法庭上讨论！”

“祝掌门，我正在尝试向陪审团证明证人的能力。”泰兰德说道。

“换个方式，书绍。”祝踏岚平静地说道。

“如您所愿。沃金大酋长，你的族人因为加尔鲁什而遭受了巨大的磨难。你个人也是一样。你是否能就此向法庭做一下陈述？”

“乐意之至。”沃金说道。他的声音因为郁积在心中的怒火而变得格外深沉。“当兽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巨魔是艾泽拉斯各种族中第一个加入部落的。我们一直是兽人、是古伊尔忠诚的朋友。古伊尔请我作为加尔鲁什的顾问，我竭尽全力履行这一职责。但加尔鲁什已经不记得巨魔曾经是兽人的挚友了。”

“他对你们做过什么？”

“他禁止我的族人居住于他们在奥格瑞玛选择的区域之中，强迫他们进入一个特别的区域。他还将回音群岛纳于军事管制之下。”

“这可不像是一个代表部落各种族的领袖做出的事情。”泰兰德喃喃地说道。

“的确。”

“你和加尔鲁什是否就你所关注的这些问题交换过意见？”

“是的，不止一次。”

“他向你承认，他有意要这样做？将你的族人推进贫民窟？”

“是的。”

“我想要向陪审团展示这位证人的第一段时光之相。”泰兰德说道。她后退一步，与众人一同观看出现在大殿中央的画面。画面中，巨魔领袖和前任大酋长正在格罗姆要塞的王座大厅中。

“不要顶撞我，巨魔。”加尔鲁什凶狠地说道，“你知道是谁掌管这里。难道你还不明白，为什么萨尔选择了我，而不是你？”

“这一点并不奇怪，加尔鲁什。他把这个头衔给你，因为你是格罗姆的儿子，也是因为人民希望得到一位战争英雄。”这的确没错。在刚刚击败巫妖王之后，人们都厌倦了战争，但他们依旧崇敬他们的战争英雄。古伊尔本以为，大酋长的头衔应该能够很快就帮助加尔鲁什学会控制自己的能量。他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但画面中的沃金并没有就此罢休。“我相信，你不知道自己和你的父亲有多像，哪怕你没有饮下过恶魔之血。”

加尔鲁什气势汹汹地向巨魔逼近了一步，他显然已经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了。“我现在没有把你的肠子掏出来，已经是你的运气了，小崽子。”

“停！”泰兰德高声喊道。画面中的两个人停在原地，仿佛被瞬间冻结。“至尊天神，就是这里。加尔鲁什·地狱咆哮，部落的大酋长向沃金发出了明确的死亡威胁。”她向克罗米点点头。青铜龙用她的小手指拨弄几下，画面又恢复了运行。

“你真是愚蠢透顶，竟然以为能这样对你的大酋长说话。”加尔鲁什说道。

“你不是我的大酋长。你没有得到我的尊敬。我也不会眼看部落毁在一个愚蠢的战争狂手里。”沃金的声音镇定、明确、冷静，与加尔鲁什几乎失去控制的狂暴神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你又是怎么以为的？你又打算做些什么？你只能发出空虚无力的威胁。带着你的同类溜进贫民区去吧。我的王座大厅已经无法再容忍你这种肮脏的家伙了。”

画面停住，慢慢消失。泰兰德摇了摇头，重复了一遍加尔鲁什的话：“‘带着你的同类溜进贫民区去吧。’以这样的方式和这种话语来对待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全心效忠于部落的种族，这实在是很有趣。”

“我也这样认为。”

“那么，加尔鲁什根本没有像古伊尔叮嘱的那样，将你视为一位应予以尊重的顾问。加尔鲁什将巨魔赶进了他自己也认为是贫民窟的地方，并把你驱逐出王座大厅。他还威胁要杀死你。”

古伊尔开始感到紧张。沃金从容安闲的面孔也变得严肃起来。“他所做的并不只是威胁。”大酋长仰起头，露出喉咙上一道隆起的浅蓝色伤疤。如果那一刀割得更深一些，也许就会要了他的命。古伊尔抬起头，看到天神们都因为加尔鲁什明确的狂暴与憎恨而显示出不悦的神情。

泰兰德等到人们的议论声渐渐平息，才说道：“我将要展示一场卑劣的攻击，以及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克罗米？”

旁听席中传来一阵窸窣声。几乎每一位旁听者都坐得笔直，并让身子稍稍前倾。沃金的遭遇无论在部落还是联盟之中早已经尽人皆知。有一些人仅仅是出于猎奇的目的，想要知道当时血腥的细节，但更多的人应该只是想亲眼确认，以摆脱对这件事的惊讶和难以置信。

“大酋长，你能先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的背景情况吗？”

“当然。那时，部落刚刚在潘达利亚登陆。暗矛巨魔并没有得到与部落其他种族共同行动的命令。我一直都认为，进攻这一地区是一个错误，但加尔鲁什非常高兴能占领这片土地……他那时是怎么说的……‘这片土地拥有丰富的资源：木材、石料、铁矿、燃料，还有人口。’”

“木材、石料、铁矿、燃料，还有人口。”泰兰德喃喃地说道，“在加尔鲁什的意识中，这些全都是资源。那么，你是否在告诉法庭，你认为加尔鲁什打算奴役熊猫人？”

一阵骇然的惊呼声响遍了整座大殿，贝恩跳起身，高声喊道：“对此，我表示反对！对这一问题的任何回答都只是证人自己的观点，仅此而已。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加尔鲁什想要奴役一整个种族！”

“是吗？”泰兰德回敬道，“一个曾经以那种方式对待巨魔的统治者的人，很难说他会干出什么事来！”

两个人盛怒相向，祝踏岚用力地敲响了铜锣。“肃静！我要提醒诸位，任何不理智的行为都将让你们在审判随后的进程中遭到拘禁！语风书绍，除非你有证据能够支持这一指控，否则我建议你改变问题。”

“您曾经说过，证人自身的观点是可以被法庭采纳的，法设。”

祝踏岚顿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的确如此。也许这个问题不算逾矩，那么，请问吧。”

泰兰德转向沃金。“大酋长，你认为加尔鲁什的话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不认为他像语风书绍所说，打算‘奴役’熊猫人。我认为，他只是想在这里征募新兵，以支持他的战争。当时他发出的战吼是：‘冲上海岸，让这片新大陆变成红色！’”

“你是说，鲜血的红色？是要灭绝熊猫人，而不是奴役他们？”

“书绍！”不等贝恩站起身，祝踏岚已经断喝一声，“你必须停止将你的词汇塞入证人的口中，否则我就要对你进行申饬了。”

泰兰德一鞠躬，举起一只手。“明白，法设。请继续，大酋长。”

“我认为他的目的是让潘达利亚成为部落的领地，让这里的人为部落而战。部落的颜色是红色。我认为这才是他的意思。”

“但你并不能确定？”

“我只能告诉你我听到的，以及我自己所想的。”

“当然。”泰兰德说道。古伊尔已经不是第一次对沃金的理性与正直感到钦佩了。作为个人之见，沃金能够轻松地编织一个谎言，但他没有这样做。不过，泰兰德已经提出了问题，将怀疑植入众人的心中。无论是陪审团还是旁观者，都会禁不住去思考加尔鲁什这番话真实的意思。

“那么……当时部落已经到达了潘达利亚。”泰兰德进一步推论道。

“其中没有暗矛。我去见了加尔鲁什，他还是怒气冲冲，像以往一样口出不逊。然后，他似乎又重新考虑了一下。”

“谢谢你的讲述。克罗米？”

身材娇小的青铜龙跳上桌面，启动了时光之相，画面再次出现。

“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沃金。”当时的加尔鲁什说道，“我不会让我的族人在沙漠中饥渴而死。无论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为兽人和任何有勇气与我们并肩奋战的人赢得一个自豪而光荣的未来——无论是什么。在这里等着。”

加尔鲁什走到旁边，开始和一个名叫拉克戈尔·血刃的库卡隆低声交谈。古伊尔皱起眉头，很想知道为什么泰兰德不让陪审团听到他们耳语的内容。过了一会儿，加尔鲁什狞笑着走了回来。

“巨魔，要证明你对部落的价值，你可以去做一件事。那是一个位于这片大陆中心的任务。”

“我会去的。”沃金说道，“但我将只是代表我们一族的见证人。必须有人盯着你，加尔鲁什。”

画面停住，消失了。泰兰德向沃金转回身。“能否让我们知道，在这次加尔鲁什委派你和拉克戈尔·血刃一同完成的任务中，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任务是搜索一个蜥蜴人聚居地。”沃金说道，“斥候报告说，那些洞窟中存在着一种古老的魔法。加尔鲁什希望对那里进行详细的调查。”

“你发现了什么？”

沃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才回答道：“那是一种……非自然的东西。血刃告诉我，加尔鲁什早已知晓，在蜥蜴人和魔古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他……是正确的。”

另一幅场景出现在大殿中心。这一次，沃金、血刃和另外几个古伊尔不认识的人正处在一座黑暗潮湿的洞穴中。一具高大的蜥蜴人尸体倒卧在没过脚踝的污水中，缓缓地流着血。洞中到处都是蜥蜴人的卵。这里正是沃金要寻找的蜥蜴人聚居地。他的喉咙中发出一阵低吼。当他说话的时候，浑厚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着。

“这些魔古……他们在这里施行邪恶的黑暗魔法。蜥蜴人不是自然繁殖的产物——他们是被直接制造出来的，是血肉被重新塑形和扭曲后得来的。”他厌恶地摇了摇头，“这是最黑暗的魔法！”他转向

血刃，举起了手中的武器，显然已经准备好要摧毁所有这些蜥蜴卵了。

但那个兽人只是露出了阴鸷的笑容。“是的！”血刃兴奋地喊道，“重塑肉体的力量，能够用它打造强大的战士。这正是大酋长想要的！”

古伊尔将视线从画面上转向陪审团和旁听者们。就像前数日一样，天神们镇定若素，但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他们了。其余人都紧盯着时光之相，表情从嫌恶到愤怒，无一不全。

“加尔鲁什想要扮演神明吗？”画面中的沃金愤怒地喊道，“他要制造怪物吗？这不是部落会做的事！”

就是它，古伊尔想道，就是这句话。尽管除了沃金面前这几个人以外，没有人听到过这句话，但它依然被口口相传，使得整个世界都知道它。是它指引古伊尔，帮沃金夺回了回音群岛；是它鼓舞这位巨魔首领活了下来，又为了保护部落家园而恢复了力量。瓦里安正是知道了这一事实，才没有像加尔鲁什那样对待煞，并且拒绝了占领奥格瑞玛的机会。

这不是部落会做的事。

永远也不会。

但这是加尔鲁什想要做的事，画面还在继续下去。

血刃走向沃金。巨魔族长愤怒地瞪着他。那个兽人的鼻翼翕动了一下，做出一副闻到恶臭气味的表情。

“他早就知道你是个叛徒！”血刃狂吼一声。尽管古伊尔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就算是他，也为这个身材高大，而且披挂重甲的库卡隆疾如闪电的动作吃了一惊。匕首化成弧光，一闪而过。鲜血从沃金被割裂的喉咙中喷涌而出。巨魔瘫倒在地上。

人群喧嚣。画面消失了。

“札札里克·弗瑞，你能重读一下指控的第二、三、四、五和第七条吗？”泰兰德向法庭秘书问道。

那位地精哼唧着，开始在文卷中搜寻，很快就大声读道：“谋杀。”

泰兰德抬起一只手，示意他暂时停住，地精从眼镜后面看着精灵祭司，眨了眨眼。

“谋杀。”泰兰德竖起一根食指，“命令库卡隆，只要沃金不服从他的野蛮计划，就割开沃金的喉咙。请继续。”

“呃……强制人口迁徙。”地精读完这一条，又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泰兰德。

泰兰德竖起第二根手指。“强制巨魔——部落重要和可敬的成员——居住在他指定的地方。”

“造成人员失踪。”

三条罪状了。“派遣沃金和血刃一同行动，同时很清楚沃金会被谋杀。”

“奴役。”

“很可能会在潘达利亚实行。那些变种的蜥蜴人肯定不会自愿服从他的命令。”

“对此，我表示反对。”贝恩说道，“加尔鲁什不应该为蜥蜴人身上发生的事负责。”

“我同意辩护人。”祝踏岚说道。

“确实不该。但这段时光之相很清楚地表明，他是希望能够为他们负责的。”泰兰德毫不退让。祝踏岚不得不点了点头。

“我允许你表达为‘有奴役他人的企图’。”熊猫人法设说道。

“酷刑折磨。”

“如果我们都认同，加尔鲁什有意实行蜥蜴人所遭遇的一切——被改造，被扭曲，违背本心发生变化。那么对这个兽人而言，生物就

是可以随意折磨的，不需要理由就可以尽情施加痛苦。”

她打了个手势。“通过这一位证人，我们已经见证了加尔鲁什被指控的一半罪名。一半！还有其他许多人也都遭受过他的谋杀与折磨，以及沃金所证实的其他卑劣罪行。他……”

“法设，”贝恩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道，“如果控诉人已经没有问题要问证人，却还要以自己的雄辩操纵视听，我是否该有机会询问证人了？”

这是相当有效的一击——泰兰德的面颊立刻变得绯红，又被蒙上一层阴影，变成了紫色。

“你还有更多问题要向证人提出吗，语风书绍？”祝踏岚和蔼地问道。

“我还有一个场景意欲呈现，法设。这……非常重要。经历过这件事的人，现在只有一个活了下来。”

“那么，请进行吧。”

泰兰德恢复了镇静，向克罗米点了点头。

古伊尔一开始感到有些困惑。泰兰德重新展示出刚才已经在大殿上出现过的画面：加尔鲁什侮辱了沃金，然后走到一旁，和拉克戈尔进行密谈。

但这一次，所有人都能听到加尔鲁什对这名库卡隆所说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能证实我的怀疑。”加尔鲁什在血刃的耳边说道，“看看这个巨魔会如何反应。如果他表示赞同，他就能活下来。如果他反对，他就是叛徒，那就割开他的喉咙。”

画面停住了。泰兰德一直走到那个巨大的加尔鲁什幻影前面。这个加尔鲁什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得意的冷笑。精灵祭司的目光从这个幻影又转移到真正的加尔鲁什身上。

和过去的那个扬扬自得、几乎有些滑稽意味的地狱咆哮相比，现实中的加尔鲁什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他的双眼紧盯着泰兰德，完全没

有去看精灵祭司身后的画面。泰兰德高昂着头，脊背挺直。正义的怒火让她显得美丽却又恐怖，仿佛一位满心愤怒，已全然抛弃怜悯与宽容的正义女神。她的胸膛伴随着快速的呼吸而一起一伏，细长的脖颈上甚至能看到剧烈心跳而引发的震颤。古伊尔绷紧身体。他知道随后将发生什么——慷慨陈词，义愤填膺。人们对地狱咆哮之子已经深恶痛绝。她对加尔鲁什的斥责一定会得到广泛的支持。法庭上即将爆发一场巨大的混乱。

最终，她说话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了。”

平静的声音传遍了因为惊愕而变得一片死寂的法庭。泰兰德继续盯着加尔鲁什。片刻之后，她只是以充满轻蔑的神情撇了撇嘴，便转过身，背对着加尔鲁什。

“没有问题了。”

➢ 第十六章

贝恩的思绪在激烈地翻腾。他疯狂而几近绝望地寻找着一切最渺茫的机会，希望能消除泰兰德刚刚对他的辩护造成的破坏。

沃金是贝恩的朋友。贝恩一直都很尊敬这位巨魔。自从凯恩死后，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贝恩不想审问沃金，不想质疑他对所有这些事件的解释，更不会在陪审团面前损伤沃金的信誉。但正是沃金首先要求他为加尔鲁什辩护的。

“沃金大酋长……你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巨魔，无论部落还是联盟，都承认这一点。没有人会质疑你的遭遇，更不会否认巨魔一族被流放到了奥格瑞玛城中很不理想的一个区域。”

沃金静静地等待着。贝恩继续说道：“现在，你担负起了大酋长的责任。为此，你被迫做出了一些极具挑战性的决定。我是否能问一下，你对于叛徒有着怎样的处置方针？”

“对此，我表示反对！”泰兰德跳起身，“法设，您刚刚确认过，证人统率部落的能力不应成为此法庭讨论的问题！”

“法设，”贝恩说道，“我并没有质疑他的能力。我只是在询问他的方针。”

祝踏岚侧过头。“我相信，你询问的内容和本案有关，书绍？”

“是的。”

“如果真是这样，我同意辩护人。”

“我还没有机会处置背叛我的人。”沃金回答道，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现在还没有。”那种略带些友谊色彩的表情从他的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警惕的神色。

“我希望你永远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贝恩说道，“但你愿意将加尔鲁什处死，为了他对部落所做的一切。”

“是的。”

“所以，作为一位大酋长，你愿意处死任何背叛部落的人？”

大殿中的气氛立刻变得更加紧张。这是审判以来第一次，众人紧张的对象并非是加尔鲁什。贝恩当然感觉到了这种气氛，他颈后的毛发都竖起来了，但他知道，自己现在已经不能让步了。

“是的，如果……”

“只要回答问题，大酋长。请。”

沃金用探寻的眼光看着他，然后咬紧牙关说道：“是的。”

贝恩转过身，因为不必再看到沃金而松了一口气。他向凯诺兹点了点头。凯诺兹一直坐在他的座位上，表情正变得越来越阴郁。很显然，他在渴望着使用自己的能力。看到贝恩点头，他立刻跳起来，开始操作时光之相。

贝恩感受着冲过鼻翼的气流，压抑着跺脚的冲动，耐心等待画面出现。他所展示的是加尔鲁什和沃金的交谈，正是泰兰德曾经展示的那段画面。但暗夜精灵控诉人过早地结束了画面。贝恩想让陪审团看到这次谈话最终的结果。无论如何，他的尾巴还是开始焦急地抽动起来。

“你不是我的大酋长。”画面中的沃金依旧以他镇定从容的声音说道，“你没有得到我的尊敬。我也不会眼看部落毁在一个愚蠢的战争狂手里。”

“停在这里。”贝恩说道。他转过头，面对天神，郑重地看着他们。“这是很重要的一幕，所以我要在此强调，而你们现在所见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一名部落的成员对被正式任命的大酋长说了一句话，请容我引述这句话：‘你不是我的大酋长。’”

凯诺兹以完美的时间节奏耽搁了一会儿，让贝恩的话在众人心中沉淀，然后才恢复了画面的运行。

“那么你又是怎么以为的？你又打算做些什么？”加尔鲁什吼道，“你只能发出空虚无力的威胁。带着你的同类溜进贫民区去吧。

我的王座大厅已经无法再容忍你这种肮脏的家伙了。”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地狱咆哮之子。我会静静地等待，等到你的人民明白你并非称职的大酋长。我会笑着看他们像我一样唾弃你。当你遭受彻底的失败，你的‘力量’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我会迅速而安静地结束你的统治。”

画面停住了。人们纷纷在座位上交头接耳。“沃金说这名被合法任命的大酋长‘不称职’，他‘唾弃’加尔鲁什，并威胁要‘结束他的统治’。这些难道不都是确切无疑的叛逆之词？根据部落当前的领袖沃金的言论，部落的叛徒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置？”

“对此，我表示反对！”从审判开始以来第一次，泰兰德似乎真的被激怒了。这位从来都心如止水的暗夜精灵的确是被贝恩扰乱了心神。“辩护人是在用狡辩困扰证人！”

“他完全没有针对证人。”祝踏岚说道。

“沃金做过或没做过什么，说过或没说过什么，都与本案无关！”泰兰德喊道。

“对此，法设，我相信这是有关的。”贝恩说，“我相信，加尔鲁什感觉受到了沃金的威胁，并将他视为叛徒。我相信加尔鲁什有可能认为自己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

“书绍，我听到了表达不满的言辞，以及气恼和不敬。”祝踏岚说道，“以及威胁加尔鲁什无法再领导部落。但古伊尔就是和平退位的。尽管沃金非常不悦，而且颇有失礼之处，但我看不到他对加尔鲁什有人身威胁。”

贝恩可以停下了，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加尔鲁什如果认为沃金企图废黜他，可以依照法律杀死沃金。这是他的权力。但贝恩知道，这样还不够。天神已经见到加尔鲁什对沃金施行的暴力。他们需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贝恩痛恨自己不得不走到这一步，但他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他说道：“我请求将这段对话进行完全展示。我相信，它与本案有着极大的关系。”

祝踏岚看着控辩双方，点点头。“继续吧。”

贝恩既没有看身后的沃金，也没有看画面中的沃金，当部落的新任大酋长在时光之相中说话的时候，他的双眼一直盯在天神身上。

“当你统治部落的时候，你会一直回头，因为你将害怕背后的阴影。”

贝恩闭了一下眼睛。

“当你的血慢慢流干的时候，你会知道是谁的箭射穿了你的黑心。”

“是你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巨魔。”画面中的加尔鲁什吼道。兽人将一口痰啐到了沃金两根脚趾的脚上。

“你也是，‘大酋长’。”

画面消失了。

在一片寂静中，贝恩依旧无法去看沃金。他将注意力转向了祝踏岚。“我对这位证人没有问题了，法设。”熊猫人点点头。贝恩觉得他望向自己的目光中多出了一点同情。

➢ 第十七章

走廊的门在安度因背后被重重地关上。依照他的特别要求，他被单独和一名被控以杀戮罪行的重刑犯留在了一间牢房里。

安度因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下去。他注意到，这一次自己没有颤抖得那么厉害。加尔鲁什坐在床铺上，依旧戴着重镣，看着这名人类王子。

“我想要知道你对于沃金的证词有什么想法。”加尔鲁什说道。

安度因抿起了嘴唇。“遵照我们的约定，这一次你应该先对我说些事情。”

加尔鲁什发出一阵深沉惆怅的笑声。“那么我会对你说，我相信今天结束之后，我将失去任何走出这间牢房的希望，除了被押赴刑场以外。”

“的确，现在的情况……对你很不利。”安度因说道，“但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加尔鲁什盯着安度因，仿佛在看着一个白痴。“我威胁了沃金，驱逐了他的族人，还试图杀死他。这些已经足够了。”

安度因耸耸肩。“他也威胁过你，污蔑过你的名号，并当着你的面发誓说会杀死你。如果他做不到，他也能轻易在奥格瑞玛找到愿意这样做的人。也许你驱逐他的族人并非是因为你恨他们，而是因为你害怕他们。”

兽人发出怒吼。他猛地站起身，吓得安度因向后一缩身子。但是就在他发出吼声的时候，楚氏兄弟已经冲了进来。

“没事！”安度因抬起一只手，勉强作出微笑的表情，“我们只是在……讨论问题。”

楚李和楚罗交换了一个眼神。楚李审视着加尔鲁什。“听起来不像是在讨论。”兽人没有说话，只是在迅速地喘着粗气，两只拳头不停地一张一合。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安度因说。

楚罗平静地说道：“囚犯地狱咆哮，你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与殿下说话乃是对你的优待。如果我们感觉到他可能遭遇任何危险，你的这项优待将被撤销。你明白吗？”

片刻之间，加尔鲁什仿佛是要冲破铁栅，扑向楚罗。但他最终还是坐了下去，沉重的铁镣随着他的动作当啷作响。“我明白。”他依旧怒恨交加，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这样很好。你还希望继续吗，殿下？”

“是的，”安度因说，“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楚氏兄弟鞠躬后便退了出去。但在走上通向走廊门的斜坡前，楚李又警告性地看了加尔鲁什一眼。

“如果我们之间没有这道栅栏，我早就杀掉你了。”加尔鲁什低声咆哮着。

“我知道。”安度因回答道，奇怪的是，他并不害怕，“但这道栅栏的确是存在的。”

“确实。”加尔鲁什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我并不害怕想要暗中取走我性命的懦夫。我从没有害怕过沃金。”

“那么，你为什么不在mak’gora中向他挑战？”已经从刚刚的惊骇中恢复过来的安度因毫不退让地回敬道，“为什么要采取那种卑劣的方法，犯下有悖于你的传统的罪行？难道你是害怕他会在公平的决斗中击败你？你所做的才是懦夫的行径，是玛加萨的勾当。”

“我以为你是有荣誉的，但你也是只想着来阴的，小崽子。”

“我说的是实话，加尔鲁什。正是这一点让你感到困扰，不是吗？重要的不在于其他人如何看你，而是你如何看待自己。”

安度因本以为加尔鲁什会再一次暴怒而起。但这一次，加尔鲁什将怒火压在了心中。只是在他的眼睛里还有火光喷射出来。

“我从没有忘记过吾族的传统。”加尔鲁什的声音变得格外低沉，安度因必须支起耳朵才能听到，“我要重复自己对沃金说过的话。如果我自由了，无论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为兽人赢得一个自豪而光荣的未来——还有任何有勇气与我们并肩奋战的人。”

“如果联盟也和你站在同一阵线呢？”

“什么？”

“如果联盟也和你站在同一阵线呢？你真正关心的是兽人的自豪与光荣，还是你自己？”这番话是安度因刚刚想到的。它仿佛有自己的意志，直接飞出了安度因的双唇。安度因将它说出口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它的荒谬。但他心中还有另一个声音，不，并不荒谬，也绝非不可能。和平是一定能达成的。没有人必须放弃这个未来。团结，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激发真正的自豪感，实现长久牢固的光荣？

造就英雄的是这个，而绝不是杀戮。

加尔鲁什惊讶地盯着安度因，微微张着嘴，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神情。

安度因的呼吸很浅，而两个人之间只有不断延续的沉默。他不敢再说话，仿佛是害怕打破加尔鲁什所中的法术。

终于，加尔鲁什开口了：“出去！”

失望的情绪让王子的每一根骨头都感到疼痛，仿佛它们正在一同唱着哀歌。

“你说了谎，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安度因哀伤地轻声说道，“有一样东西会阻止你。和平会阻止你。”

随后，安度因没有再说话，直接站起身，踏上通向外面的坡道，敲响了走廊门。门无声地打开了，他走出去的时候，感觉到加尔鲁什的目光仿佛要钻透他的脊背。

***

吉安娜一个人待在紫罗兰高地自己的帐篷里，正在进行晚餐前的梳洗。紫罗兰高地位于距离白虎寺很远的西北方，肯瑞托的作战基地就在这里。而现在，瓦里安和安度因，以及几位强大的法师——温蕾萨、卡雷苟斯和吉安娜也都住在这里。吉安娜换上了一条不算正式的长袍，又洗了洗脸。她几乎要哼起歌来了。沃金的证词确实够致命。吉安娜从没有和巨魔打过交道。圣光在上，早在部落到来之前，这个种族就已经对人类和联盟各种族做过许多坏事。而且，巨魔在他们漫长的历史中一直认为自己是比其他种族更优秀的超级种族，听这样一个种族的成员谈论不同的种族在部落大旗下联合，这一点本身就很有趣。不管怎样，吉安娜差一点就要为沃金在法庭上的证言而欢呼了。

“吉安娜？”

“卡雷！”吉安娜说道，“进来。”

卡雷苟斯掀起门帘，但并没有走进帐篷。看到蓝龙的表情，吉安娜的好心情消失了。“出什么事了？”

“和我出去走一走？”

外面在下雨。这里似乎一直都在下雨。但吉安娜立刻说道：“当然。”她披上一件斗篷，就走了出去。卡雷苟斯放下门帘。他们的双手握在一起。吉安娜告诉学徒奈尔菲，他们会出去走一会儿。并特意叮嘱这名负责在紫罗兰高地为所有法师提供帮助的学徒，如果大家已经做好进餐准备，就不必等他们了。

他们走过宽阔平整的广场。还有其他不少法师正在细雨中忙碌着。两个人手牵着手，静静地走下宽大的台阶。这条曾经被许多魔古的双脚踏过的道路一直通向水边。他们沿着残破的小路继续前行，转向左边，穿过影木林。吉安娜意识到，卡雷正带他走向这段曲折小径尽头的那片小海滩。被安排在这里站岗的奥术守护者只是来回踱着步，履行着他们既定的监督职责，并无意于打扰他们。吉安娜只是集中精神，在因为雨水而变得湿滑的古老石板路面上踏稳每一步。现在迈出的每一步都让她更加确信，自己不会喜欢他们即将进行的对话。

当吉安娜终于站在这片狭窄的海滩上时，她禁不住回忆起自己曾经走过一片类似的沙滩——恐惧海岸，就在那道已经不复存在的城墙之外。她回忆起看到蓝龙在天空中飞翔，寻找一个着陆的地方，回忆起自己是如何奔跑着去迎接他。

当他看到她的时候，脸上立刻焕发出光彩。他们在那里谈论了来帮助她对抗部落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将军们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看法——吉安娜对这一点格外表示了担心。

她还记得自己那时对他说的话："如果有人应该感到苦涩和憎恨，那就应该是我。但我听到了他们谈及部落时所使用的一些言辞——那些侮辱性的，冷酷的言辞——我感到是那样遗憾……我的父亲并非只是要赢得战争。他恨那些兽人。他想要将他们碾碎，把他们从艾泽拉斯彻底抹去。这些将军们也是一样。"

安度因是对的。人的确是会改变的。现在，她已经成为了那种自己曾经在内心中深深排斥的人。

就在那时，卡雷第一次有些迟疑地表露出，他希望能够不止是做她的朋友。他承诺，会帮助她保卫家园。"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联盟，或者塞拉摩。我这样做是为了塞拉摩的女士。"那时，他将一个吻印在了她的手掌上。

当那件昭示出守护巨龙创生秘密的宝物对卡雷造成强烈的影响，他为了免于自身的迷失而陷入苦战的时候，他们开始悄然靠近。但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又逐渐拉远了他们。卡雷不久之前刚刚来到潘达利亚。现在，他看着吉安娜，眼中充满爱意，却也有不悦。吉安娜感觉到一阵与扑面而来的清冷海风毫无关系的寒意。

她的目光落在水中的联盟船只上，还有那座顶端放射出美丽的紫罗兰色光芒的高塔。将高塔从地面托起的巨大平台让那团光芒显得更加辽远缥缈。它的周围环绕着肯瑞托之眼的徽记。对吉安娜而言，那就像是一座灯塔，一团风暴中绝不会熄灭的烽火。

黑色的幽默感让她笑了起来。"先是一片沼泽，然后是大雨。我们总有一天会找一片真正好看的海滩。"

卡雷并没有以他风趣的俏皮话应对，这让吉安娜感到心中一片冰冷。她深吸一口气，转向卡雷，握住他的双手。“到底怎么了？”吉安娜口中这样问着，却非常害怕自己已经知道的答案。

卡雷没有回答，只是将吉安娜紧紧抱入怀中，让自己的面颊贴在她的白发上。吉安娜也用双臂抱住他，嗅着他的气息，倾听着他的心跳。这种感觉仿佛只经过了短短一瞬，卡雷已经轻轻将她推开，俯视着她。

“这场战争从你身上夺走了太多。”卡雷说道，“我说的并不只是具体的东西。”他拨开落在吉安娜眼前的一缕散发。曾经装点这位女士美艳面庞的金色秀发，现在也许只剩下他指缝间的这一缕残阳了。“你变得这么……”

“冷酷？怨恨？”吉安娜必须努力不让自己的声音真的符合这两个词的描述。

卡雷哀伤地点点头。“是的，就好像你受的伤至今还在流血。”

“我是否应该把发生的事情一一列出来？”吉安娜厉声说道，她没有因为自己向卡雷发火而后悔，“其中有些事你也亲眼见到过！”

“但并非全部。你那时没有要我和你一起来潘达利亚。”

吉安娜低下头。“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

“我知道。”卡雷苟斯温柔地打断了她，“我来了，而且我很高兴能在这里。我想和你在一起，无论我们要经历什么。我想要帮助你，吉安娜。但你似乎只喜欢让自己的心继续留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我每天都在法庭中看你，我看到了一个心中的恨比爱更多的人。也许是加尔鲁什将你放在了这个地方。但你是自愿要留在这个地方的。”

吉安娜后退一步，紧盯着他。“你认为我喜欢这样？我喜欢生活在噩梦里，感觉到自己就要被怒火炸裂？难道你不认为，让一个造成这种恐怖灾难的人得到他应得的惩罚，是我理应得到的享受——不，不，是我应该为之欣喜若狂的事情？”

“我不认为你喜欢这样。我相信，你有权顾及你的感受。但我担心的是，你的这些感受并不会因为审判结束而消失。”

血管在吉安娜的额角脉动，她用手按住那里。“你为什么会认为那些感受不会消失？”

“我还记得你是多么希望瓦里安能够解散部落。”

“我不能相信，你……”

“请听我说，”卡雷苟斯恳求道，“想象一下，如果瓦里安做了加尔鲁什所做的那些事，你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他决定联盟只应该由人类组成。他颁布法令，规定德莱尼只应该住在暴风城的贫民窟中。如果泰兰德不同意组建一支萨特军团为他而战，他就会派人去杀掉泰兰德。侏儒和矮人必须成为他的劳工队。如果他听说艾泽拉斯最美丽和神圣的地方有一件宝物，他就会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毁掉那个地方。他……”

“够了。”吉安娜说道。她的全身都在颤抖，但她也不知道自己颤抖的原因。“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卡雷苟斯陷入了沉默。

“我没有摧毁奥格瑞玛。我本可以这样做。那很容易。”吉安娜说道。

“我知道。”

“你还记得，当你对我说你会留下来，参加塞拉摩之战时的情形吗？”卡雷咬住下嘴唇，点了点头。“我因为那些将军对部落的恨意而感到沮丧。那时你问我，我是否认为恨意会让他们在战场上变成不可靠的指挥官。”

“我记得。”他回答道，“你还说过，你和他们的感受并不重要。我说，这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但保卫这座城市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就如同打败加尔鲁什的时候那样。我们——无论联盟还是部落——都在竭尽全力要将他打败。”

“那么……你是要告诉我，现在，当他开始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之间的不同……它们又变得重要了。”

卡雷悄声说道：“是的。”

泪水刺痛了吉安娜的眼睛。她用轻不可闻的声音问道：“有多重要？”

“我还不知道。也许只有当这一切结束，我看清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时，我才会知道。如果你继续留着这份憎恨，吉安娜……它会吞噬你。我不能眼看着……你迷失在其中。我不想失去你，吉安娜！”

那就不要丢下我，吉安娜的心在大声呼唤。但她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她知道卡雷这番话的意思。他们之间的隔阂早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种族差异了。这不是爱人之间因为某种蠢事而进行的争吵。这是关于他们的本质、他们的核心的争执。如果他们内心最需要的东西发生了冲突，他们是否还能够继续在一起？

吉安娜没有争辩。她没有承诺自己会改变，也没有威胁要离开。她只是扬起头，用双臂抱住卡雷的脖子，用自己的全部心意去亲吻他。随着一声兼具痛苦与爱的轻呼，卡雷苟斯把吉安娜紧紧抱住，仿佛他永远也不会放手。

***

这是银月城的一个美丽夜晚，萨伦·织歌者随意地穿着长袜、紧身裤，还有敞开领口的亚麻衬衫。他房间的窗户也大开着，让夜晚的清新空气不断飘散进来。蛛网般的薄纱窗帘不断随风轻轻飘舞。从他在皇家贸易区中的豪华寓所里，能够听到窗外各种微弱的声音。萨伦·织歌者躺在床上，吸着黑莲花水烟，做着关于荣耀的梦。通常这都会是他最为放松惬意的时刻，但今晚，他却找不到这种感觉了。当他的知觉渐渐迟钝的时候，心中的波澜却愈发激烈。他的白色眉毛紧蹙在一起，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分析着当前的局势。

就在不久以前，他还拥有着令人称羡的地位。他以多种技艺为他的大酋长——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服务：首先，他伪装成为一名忠心耿耿、值得信任的肯瑞托成员，同时又将自己获得的一切情报忠实地

献给加尔鲁什；其次……嗯，可以说，历史将永远铭记塞拉摩，不是为了它的建成和发展，而是为了它的彻底灭亡。

这个想法让这名血精灵面带微笑地玩弄起一个法力炸弹的小模型。这是他的创造物的一件小复制品。他曾经将这样的复制品作为谢礼，赠送给将他从塞拉摩监狱中营救出来的部落成员。他知道，这种小东西没什么品味，但的确非常有趣。

但即使是回想那个光荣的时刻，也无法让他在今晚感到舒适。他叹了口气，站起身，走到窗口，将身子靠在窗台上，向外望去。尽管拍卖行是全天开放的，但深夜时分的街道已经相当安静了。和他们的卡多雷表亲不同，文明的精灵会在太阳的微笑中做完自己的事情。如果他想看到热闹的夜晚，他要搬到谋杀小径去才行。

一切都曾经是那么顺利。但是之后，所有人都开始反对加尔鲁什。萨伦鹰钩鼻的鼻翼开始翕动。就连他的首领——洛瑟玛·塞隆都拒绝援助大酋长。废物，他们全都是废物。现在，加尔鲁什的命运将由一群会说话的熊猫和几个会发光的……幽灵之类的东西来决定。这简直太疯狂了。

萨伦回过头，瞥了一眼他心爱地豪华的寓所。但据他的估计，他很快就要把这个舒适的小窝丢下了。塞隆现在正忙着将部落的合法大酋长彻底毁掉，还没有时间来理会一个大法师。但一旦他们决定好该如何处置加尔鲁什，辛多雷的首领毫无疑问将会想起塞拉摩的那件小事。像织歌者这样的精灵——这样真正忠诚于部落的精灵——必将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谁又能知道，如果塞隆继续这样讨好联盟，也许萨伦·织歌者会被处以极刑也说不定。

萨伦的手伸向了自己细长的喉咙，若有所思地抚摸着身体的这一部分。他当然愿意自己的头能够一直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这些想法实在太令人郁闷了。也许在银月城酒馆喝上一杯，能够帮助他进入梦乡。他刚刚要将窗户关上，却在中途停住了——两头巨大的黑狼正飞速地跑进商站。一开始，萨伦并没有对此多有留意。也许骑在狼背上，披着斗篷的两个兽人只是前来拍卖行出售战利品的冒险者。但黑狼径直跑过了拍卖行和银行，在萨伦的窗口下停住脚步。现在萨伦看清了，这两名兽人都是女性。其中一个掀开了斗篷兜帽，正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另一名骑手依旧将面孔藏在兜帽之中。

不安中依然涌动着好奇——也许这种好奇心正是他最大的敌人。萨伦有些气恼地暗自思忖着，不管怎样，就算是到了最后一刻，也应该显得勇敢一些……

“你们好，无论你们是朋友还是敌人。”他用响亮的声音喊道，“我还不确定你们的身份。或者你们是来逮捕我的，或者你们是将我从塞拉摩那座令人不快的监狱中救出来的人，现在终于接受我的邀请，来探望我了。”

依然戴着兜帽的兽人仰起了脸，紧盯着萨伦的眼睛。那是一张骄傲的，灰色皮肤的女性兽人的面孔。“两者都不是，不过还是朋友。我们来寻求你的帮助，去完成一个最急迫，同时也充满了光荣的任务。”

扎伊拉，龙喉氏族的首领，正向萨伦露出凶狠的笑容。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萨伦说道，“我还以为你已经……”

“我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很高兴能看到你也还活着。”在听到扎伊拉的下一句话时，萨伦的心跳猛然加快了，“就像你说的那样——有人曾经从牢狱中救出过你。我认为你应该是那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

➢ 第十八章

第四日。

泰兰德看着坐在证人席上的古伊尔，轻声笑着摇了摇头。祝踏岚不由得微皱起了双眉。

“书绍，你需要休息一下吗？”

“不，法设，还请法庭原谅我的失态。我只是在努力思考该如何介绍古伊尔。”

“让他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了。”祝踏岚建议道。

泰兰德扬了扬眉毛，便向兽人提出了邀请。

古伊尔抬头看着天神们。“我的名字是古伊尔，杜隆坦和德拉卡之子，瑞亚尔之女阿格娜的生命伴侣，杜拉卡的父亲，大地之环的领导人。”

“你能和我们说一说大地之环吗？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对艾泽拉斯都做过什么事？”泰兰德问。

“大地之环是一个由各族萨满共同组建的组织。”古伊尔答道，“这个组织内部没有冲突，只有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共同的关心。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与元素达成和谐，共同修补大地的裂变造成的破坏。”

“在大地的裂变之后，你个人为此做出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大部分萨满。”泰兰德说道，“大地裂变的源头——腐化的黑龙守护者死亡之翼正是因为你的力量才会彻底败亡。”

“能够为此战出力，是我的荣幸。”

“救世萨满古伊尔，你所做的远远不止于此。但现在，我希望你向法庭讲述一下你曾经有过的另一个名字，以及另一个头衔。你能向

我们阐述一下，在你以英雄的行为拯救世界之前担负着什么责任吗？”

“以最大的敬意，我表示反对。”贝恩开口了，但他显然很不愿意这样说。

“法设，我只是在让法庭了解证人的基本情况，”泰兰德说道，“在任何人的眼中，古伊尔都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同意，控诉人，请继续吧。古伊尔，请回答问题。”

“我曾经被称为萨尔，曾是部落的大酋长。”

“‘萨尔’，一个有趣的名字。”泰兰德喃喃地说道。刚才那种困惑却又颇觉有趣的神态已经从她的身上完全消失了。她不紧不慢地在法庭中踱着步。“你能否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得到这个名字的吗？”

“这个词的意思是‘奴隶’。”古伊尔说道，“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遇害了。我被人类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找到。他给我起了名字，并将我培养成一名角斗士。后来，我得知他打算让我成为一支兽人军队的头领，而他将利用这支军队攻打联盟。”

“很显然，你没有这样做。你那时又做了什么？”

“我逃离了布莱克摩尔的控制，并竭尽全力解救集中营里的兽人。”

“那是什么时候？”

“燃烧军团到来数年以前。”

泰兰德点点头。“你建立起了一支自由兽人的军队，是吗？”

“是的。”

“你又率领这支军队做了什么？”

“我率领他们攻击了集中营的管理核心——敦霍尔德城堡。我打败了布莱克摩尔，为我的族人赢得自由。最终，我率领他们渡过大洋，到达了卡利姆多，并在那里建起一个新的国家和一座城市——杜隆塔尔和奥格瑞玛。”

“奥格瑞玛，为了纪念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杜隆塔尔则是为了纪念你的父亲杜隆坦。一片兽人的土地，一座兽人的城市。”泰兰德说道。

“是的，那是兽人新的家园。”古伊尔回答。

“只是为了兽人吗？”

“不，我和暗矛巨魔的首领森金，还有他的儿子沃金建立了牢固而果敢的同盟关系。我早就公开宣称，我相信牛头人是部落的核心，凯恩·血蹄是我的兄弟。部落逐渐成长，又加入了被遗忘者、辛多雷，以及一部分地精。现在，它还会向一切希望加入我们、相信我们的理念的熊猫人敞开大门。”

“有人相信，这些新成员的加入稀释了部落的力量。”

古伊尔看了一眼加尔鲁什。后者正坐在贝恩身边，也在稳稳地注视着古伊尔。“我相信，正是他们让部落变得更强壮，而不是软弱。”

“你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大酋长位置的，为什么？”

“就在击败巫妖王之后不久，”古伊尔答道，“当大地的裂变开始摇撼艾泽拉斯的时候，我起身前往纳格兰，在那里研习萨满之道，探寻元素受到困扰的原因。因此，我为部落任命了新的领导人。后来，当我掌握了所需的技能之后，便与萨满同道协力安抚元素，拯救我们的世界。”

“你任命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取代你的位置，对不对？”

“是的。”古伊尔绷紧了下巴，但他的声音依旧保持着应有的礼仪。

“你的理由是什么？”

“加尔鲁什在诺森德表现得很好，他那时的所作所为都体现出强烈的荣誉感。他年轻且勇敢，在因为战争和天灾的恐怖而饱受打击的人民眼中，他是希望与胜利的象征。”

“你那时对他存有什么顾虑吗？”

“我对所有的人选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我会担心，统率部落的担子对于那些年长者会不会过于沉重；或者让兽人以外的部落成员成为大酋长会不会导致不满。没有任何人选会是完美的。加尔鲁什似乎知道自己的限度，而且有许多人能够为他提供中肯的建议。”

泰兰德向克罗米点点头。“庭上，请允许我展示一段相关的时光之相。”

画面在大殿中央出现。古伊尔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一段时光。

“你很快就会回来吧？”古伊尔眨了眨眼睛，画面中加尔鲁什极度缺乏信心的声音让他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早就忘记了，当加尔鲁什得知自己将要接受怎样的任命时，曾经是多么忐忑不安。

“我……不知道。”画面中的萨尔开口了，“也许我要用相当的时间才能学会必要的知识。我想，我不会离开太久，不过，可能也会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但……但部落呢！我们需要大酋长！”

“我正是为了部落才会离开的。不必担心，加尔鲁什。我不会放弃部落。只是我必须有此一行，必须去做我要做的事。我们都在全力为部落服务，即使部落的大酋长也是如此——或者可以说，部落的大酋长尤其要如此。我很清楚，你会像我一样将对部落尽心竭力。”

“是的，大酋长。是你让我知道，我的父亲因为对他人的奉献成为了足以令我们感到自豪的人。他为部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加入部落的时间并不长，但即便如此，我已经见到了足够多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我会像父亲一样，为部落而死。”

当过去的加尔鲁什真诚地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古伊尔看到大殿中许多人的脸上都显示出惊讶的表情。长久以来，世人所见到和听说的

加尔鲁什都是那个塞拉摩的毁灭者。古伊尔有些觉得泰兰德展示这样一段画面实属不智之举。这肯定会为加尔鲁什赢得人们的同情。

“你已经面对并欺骗了死亡。”萨尔说道，“你消灭了死亡的众多爪牙。你为这个新的部落做了很多，甚至超过了许多从一开始就加入部落的人。而且你应该知道，我绝对不会任命一个无力胜任的人照管部落——无论这段时间是多么短暂。”

“你……你要让我成为大酋长？”那张年轻的面孔上也曾经出现过如此惊讶的表情……

“不。但我会指派你代替我统率部落，直到我回来。”

加尔鲁什显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是的，我明白战争。使用战术，集结部队——这些事我都知道。让我以这样的方式为部落服务吧。给我一个敌人，让我去打败他。你会看到我将是多么骄傲地为部落奋勇献身。但我对政治一窍不通，我不知道……不知道该怎样统治。我宁可手中是剑，而不是一卷文书！”

“这个我明白，”萨尔说道，“但你的身边不会缺乏优秀的顾问。我会请求伊崔格和凯恩辅佐你。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他们都向我提出过许多充满智慧的谏言，指引并帮助我统率部落。政治是可以学习的。你对部落的爱又能够从哪里学到？”萨尔摇了摇头，“在我看来，这要比政治头脑重要多了。在这一点上，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你有着过人的长处。”

加尔鲁什依旧表现出一反常态的犹豫。最后，他终于说道：“如果你认为我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向你发誓，我会全力以赴，为部落赢得荣耀！”

“现在部落需要的并不是荣耀。”萨尔说道，“你不需要格外去争取什么，部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够多了。况且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否认部落的荣耀。你只需要好好地照料它，将它的需要置于你的需要之前，就像你父亲做过的那样。库卡隆将受命保护你，就像他们曾经保护我那样。我将以一介萨满的身份前往纳格兰，而不是部落的大酋长。好好利用凯恩和伊崔格的帮助。你会不拿武器就上战场吗？”

加尔鲁什显得很困惑。“这真是个愚蠢的问题，大酋长，你很清楚答案。”

“是的，我很清楚。我只是要让你理解，你现在拥有怎样的强大武器。”萨尔说道，“当我努力为部落而奋斗的时候，我的顾问就是我的武器。他们会看到我看不到的误区，提出我想不到的办法。只有傻瓜才会轻视这样的武器。我不认为你是傻瓜。”

“我不是傻瓜，大酋长。如果你这样看我，你就不会要我担起这份责任了。”

“确实。那么，加尔鲁什，你同意统率部落，直到我回来吗？你愿意接受伊崔格和凯恩的建议吗？”

加尔鲁什深吸了一口气。“我渴望着以我最大的能力统率部落。是的，我的大酋长，您问我一千遍，我都将回答‘是的’。我将尽我所能领导部落，我会向您任命的顾问征求意见。我知道您给予了我一份多么巨大的荣誉。我会尽最大的力量，让自己能够配得上这份荣誉。”

“那么，就这样决定了。”萨尔说道，“为了部落！”

“为了部落！”

“请停在这里。”画面停止了。泰兰德走向那两个静止不动的巨大人影，仔细端详着年轻的加尔鲁什。他看上去是那么高兴，那样深受感动。然后，泰兰德转过身，看着现在的加尔鲁什——沉默，身负锁链，半睁着眼睛回视泰兰德。古伊尔意识到，泰兰德已经不再需要说一个字。过去和现在的两个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之间的对比已经不可能更加明白了。

泰兰德摇摇头，仿佛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之后，她才又说道：“请告诉我们，在你离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就在你离开之后不久。”

“大地的裂变到来了，”古伊尔回答道，“世界急需我的萨满能力——这是我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不曾想到过的。”

“所以，你对萨满能力的学习让你无法返回部落？”

“一开始是这样。随后，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我去了大漩涡，帮助大地之环安抚那里暴躁的元素。而在死亡之翼冲入我们的世界之后，我所掌握的大地元素技能更变得格外重要。”

“在我看来，那是摧毁死亡之翼的关键因素。”泰兰德说道。她迅速地向贝恩那里瞥了一眼。毫无疑问，她在等待贝恩表示反对，但贝恩没有任何表示。“没有了未受污染的奈萨里奥，这个世界便缺少了大地守护者，这样说是否正确？”

“是的。”古伊尔不安地动了动身体。

“而只有你强大到能够控制大地元素，对抗克洛玛图斯，以及使用恶魔之魂对抗死亡之翼，对吗？”

“是的。”古伊尔说道，“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部落和联盟双方许多英雄的帮助，我们还是会一败涂地。我还是要说，如果换作其他萨满，只要他们有这样的能力，都会毫不犹豫地与这个强大的敌人决一死战。”

“但别人没有这样的能力。”泰兰德说道。

“确实没有。”古伊尔答道。他不喜欢被人们看作与守护者相等的存在，哪怕只是暂时的，更不喜欢被视作一位与众不同的英雄，因为他内心深知，任何大地之环的成员如果可以，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

“在死亡之翼灭亡之后，你回到了大漩涡，在那里继续你的工作，对吗？”

“是的。”

“在那个时候，关于加尔鲁什所作所为的传闻已经飘进了你的耳朵。”

古伊尔带着询问的眼神看了泰兰德一眼，才点点头。“是的。”

“那时许多人都认为你应该回去继续领导部落。”

“那些这样说的人并没有去过大漩涡。”古伊尔说，“任何曾在那里奋斗过的大地之环成员都会告诉你，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你被禁止离开？”

“不，没有人被命令留下来。我们必须探寻自己的内心，想明白该怎样做才是最好的。那时我一直能听到元素的呼号。所以我知道，我必须留下来。”

“假设你没有一直听到元素的喊声，那么你就能够离开大旋涡。那样的话，你会怎样做？也许你会前往奥格瑞玛，让加尔鲁什离开你的宝座？”

“那时他已经是大酋长了。我没有权力做那种事。实际上，那时我甚至已经不是部落的一员了。我成为了大地之环的首领，也将继续忠诚于大地之环。其他势力的领袖都处在必须做出变革的位置上，但我不是，而我也不知道部落是不是还想接受我的旧理念了。”

“我不确定是否明白你的意思。”尽管泰兰德这样说，但古伊尔知道，她是明白的。不过古伊尔还是很乐于趁这个机会说出一些一直沉重地压在他心头的话。

“这个世界并没有等待我回来。”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自嘲的微笑，“它已经改变了。兽人变了，我的部落变了。我该怎样做？杀死我的兽人同胞，直到部落再一次变成我的部落？我有权力强迫部落重新服从我的统治吗？既然我已经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难道我还有权改变部落的现状吗？”

“如果人们这样要求你——你又会怎样做？”

“沃金的确在请求我的支援。当我收到兄弟的求援时，立刻以全身心做出了回应。”

“那么，你和追随你的人为了帮助沃金和巨魔们，又做了什么？”

沉默了片刻，古伊尔才给出回答。“杀掉那些军事管制回音群岛的库卡隆。”

“难道这不是在违抗大酋长的意愿？”

“这是在违抗大酋长，但无论是谁统治部落，部落永远都是一个家庭。那时库卡隆所做的不是抵抗外辱，甚至不是攻击敌人，而是让部落自相残杀。”

“所以你决定对抗加尔鲁什。”

“是的，当我的兄弟请求我一同对抗一个本应尊敬他，但却想要将他杀死的人时，我无法坐视不理。”

泰兰德微笑着，带着敬意向古伊尔点了一下头。“谢谢，古伊尔。我没有问题了。辩护人，现在证人归你了。”

古伊尔明白，尽管泰兰德的问题已经让他感到心神俱疲，但那肯定无法和他即将要面对的诘问相比。他的朋友贝恩——凯恩·血蹄之子——已经站起了身。古伊尔已经见到过贝恩是如何向沃金发问的，而他们都是一同对抗加尔鲁什的盟友，也正是沃金吁请这位尽职尽责的牛头人担负起了为地狱咆哮辩护的责任。

贝恩仍然像以往一样，全心全意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毫无疑问，他也会全力攻击古伊尔，就像他对沃金那样。

我们到底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古伊尔心中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强打起精神，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质询。

➢ 第十九章

哈隆梅瑟尔叹了口气。又到了嚎风峡湾景色绚烂的傍晚。在这片让人爱得要死的诺森德大陆上，让人永远也看不完的“北地之光”在天空中舞动起来。还有这令人神清气爽的低于冰点的气温，一张总让人不由得想喊一声“天哪！”的粗陋小床，以及一些大约可以被称作“食物”的东西。

这个地精看着渐渐西下的夕阳。他身边两侧各有一个女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好奇，她们的头盔下面会是一副怎样的面孔。

是啊……西部卫戍要塞光荣的又一天，也是一个被迫在联盟“做客”的地精度过的又一天。

他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已经被囚禁多少天了。他那美丽的飞艇——卢葛女士号——正在被敌人征用，用以保护这座要塞，打退蜂拥杀来的海盗。日复一日，没有季节的变化，这里的岁月很难计量。不管怎样，他在这里一定已经被关押了有几年时间了。

甚至连一件衬衫都没有。哈隆梅瑟尔在寒风中伤心地想着，我可是棘齿城的人，那里可是热带。真要感谢这帮家伙，他们把我关在这里，给我的脚腕拴上铁球，甚至连一件衬衫都不给我。

“知道吗，小绿妞，”哈隆梅瑟尔嘟囔着，“一旦你们在这里干的这些破事儿让部落知道，那可就要引起国际争端了。我是说……”他挺起腰，活动了一下身体，“我在这里根本就是一丝不挂。”他涎笑着露出自己锋利的黄牙齿，带着挑逗的神情向自己左边的那个女人耸了耸眉毛。

哈隆梅瑟尔几乎能听到她咬牙的声音。这个翠绿色眼睛的矮人异常痛恨这个绰号。当然，这样只会促使哈隆梅瑟尔不放过任何机会使用这个外号。

“嘿，不用你告诉我。”小绿妞嘟囔着，“小心我再给你来点厉害的！”

“哦？”地精问道，“难道是我闪亮的绿色皮肤，还有我紧绷的波浪状的肌肉……”

“……让我们想起了天灾桶？当然。”“蓝铃铛”发出了声音。这个女人的真名更难记，似乎是某某军士。所以哈隆梅瑟尔只记住了她的天蓝色眼睛。

“好了，女士们，你们的铁甲下面一定也是有颗心的。”哈隆梅瑟尔说道，“我在这里已经被囚禁很长时间了。我也做了你们要我做的一切。你们不是想要打击那些海盗吗？”他将生着锋利指甲的手指朝碎裂海峡的方向一指。那里的岸边停泊着好几艘海盗船。海盗们不时会向这里发动袭击，但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会躲到陆地上的人们鞭长莫及的深海中去。

但躲不开才华横溢的地精！哈隆梅瑟尔想到。他的小胸膛因为自豪而鼓了起来。“你们要打海盗！而我就要依照联盟的命令，每天检查飞艇，运送大批冒险者往来。既然你们已经占据了我的船，而且它只有一次……”

“七百一十三。”

“你说什么，蓝铃铛？”

那个人类的眼睛现在看上去不像是蓝天，而更像是铁蓝色的冰川。“七百一十三次。你的飞艇已经有七百一十三次出现故障或者意外了。而今天的故障还没有修理好呢。”

“女士！你这样说可是伤害了我！”

小绿妞哼了一声。“哈！我还不想呢！别耍滑头，地精——这可不好玩。”

“我？耍滑头？绝不会！要知道，人们都说和地精打交道……”哈隆梅瑟尔的话说到一半却停住了，因为他发现那两个女人都没有听他在说什么。

她们的视线已经转向了右侧主门的方向，哈隆梅瑟尔的大耳朵也在这时捕捉到了吸引她们注意力的东西。那是难以分辨的粗噶战吼

声，以及联盟士兵应对敌袭时发出的呼喊。紧接着就传来了哈隆梅瑟尔已经极为熟悉的钢铁撞击，以及利箭怒啸的声音。片刻之后，联盟的呼喊渐渐变成了痛苦的尖叫。

“哦，这可真棒，”哈隆梅瑟尔嘟囔着，“我的脚上还拴着这些东西，只知道喝血的维库人却已经杀上门来了。”

“留在这里。”蓝铃铛丢下这句话就跑了出去。

“噢，”哈隆梅瑟尔带着期待的神情挑了挑眉毛，“她穿上整套盔甲还能跑那么快。”

“我也能。”小绿妞喃喃地说道。他们在沉默中又站了一会儿，那个矮人却已经全身都开始抽动了。突然间，她恨恨地骂了一句，抽出佩剑，透过护面甲瞪了哈隆梅瑟尔一眼，说道：“你给我老实待着！”然后，她就拔腿去追赶同袍了。果然，虽然只是一路小跑，但她冲上战场的速度一点也不比那个人类慢。

哈隆梅瑟尔没有浪费时间。他一直跑到腿上的铁链所能允许的极限范围，终于到了空港旁边的一片土地上。然后，他的十根手指在土里拼命刨了一通，找到了一块石头，便紧皱起双眉，用力抡起石块，敲打腿上的铁镣。一边敲，他一边向大门瞥了一眼，竭力想要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随后又将视线转向飞艇。

该死的锁！他心里想着，终于丢下了石块，哼哧着轮流拖动两颗沉重的铁球，一寸一寸地向卢葛女士号靠近，无比甜蜜的自由正在那里等着他。这些忘恩负义的小妞们，等他离开这里，她们一定会想念他的。只有他才能给她们带来一点幽默，在她们沉闷的生活中注入一点亮色。联盟的世界永远都是灰了吧唧的。

一阵响亮的脚步声传来，哈隆梅瑟尔的身子一下子僵住了，耳朵也耷拉了下来。他看到两个看似是人类男性的人正全速向他奔来。其中一个人从头到脚被包裹在铠甲之中，另一个人也许是法师或牧师，一只手一直拉低着兜帽，遮住了面孔。他们没有穿制服，而且他们是从城墙边上绕过来的，并非直接从城堡里跑出来。但这些都不重要，他们刚才显然是在战斗——那名战士的剑上还带着鲜血。

地精努力咽了一口唾沫，高声喊道：“我，呃，只是在让飞艇做好起飞准备！”哈隆梅瑟尔努力作出一个仓皇的微笑，“我们可以从空中发动攻击……让这些维库杂种知道我们厉害，对吗？”他攥起拳头，捶打着空气，竭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更凶悍一点。

“上船。”法师用如同丝绸一般光滑，却又显得格外凶戾的声音说道，“快一点。夏琪亚他们争取不了多少时间。”

哈隆梅瑟尔彻底困惑了。他们，他们在让他上飞艇。他开始继续步履蹒跚地向飞艇蹭过去。那名战士气恼地吼了一声。哈隆梅瑟尔这才发觉，其实这是一个女人，只是穿了一身男性的盔甲。更让他感到惊愕，却也暗自欢喜的是——那名女战士一把抱起了他和他的铁球，直接把他夹到了飞艇上，又一把将他按在舵轮前面。地精的两只手立刻攥住了舵轮，就好像攥住自己的小命一样。

“哦，你的肌肉可真强健！要去哪里，女士？”他用最大的声音喊道。

“去下面，我不是什么女士！”那个女人冲他吆喝着。她的声音浑厚而沙哑，绝无任何容许辩驳的余地。同时她还在不断扭头看着空港，显然是在担心有人注意到他们的逃亡。

“嘿，记住，可是你不让我叫你女士的。”哈隆梅瑟尔回了一句嘴，又突然说道，“等等，等等……你是说，你想让我把飞艇开到海盗那里去？”

“没想到我竟然解放了一个弱智。”女战士透过护面甲的缝隙，狠狠瞪了地精一眼。天哪，哈隆梅瑟尔还真不知道人类的眼睛竟然会是这种样子。

“下面都是海盗，”地精又说道，“哦……哦，不……我明白了。你们也是海盗，对不对？海盗发动攻击就是为了这艘飞艇，对吗？听着，这一切我都可以解释！那些事都是联盟逼我干的！”哈隆梅瑟尔一辈子没说过几句真话，不过这肯定是其中一句了。

那个女人哼了一声，摘下头盔，露出灰色的皮肤和粗硬髷松的黑发。

“海盗，呸。”兽人将一口痰啐在哈隆梅瑟尔心爱的飞艇甲板上，“那些不过是灌了一肚子朗姆酒的杂碎。只是我们现在需要他们的力量，所以只能与这种人为伍。”

“我得救了！”哈隆梅瑟尔尖叫着，“总算是得救了！不过，你们到底是谁？”

“我是扎伊拉，龙喉氏族的督军。”那名兽人挺起胸膛说道。

“天哪！”哈隆梅瑟尔惊呼了一声。她在奥格瑞玛攻城战中的勇猛战绩甚至一直传到了诺森德。一些联盟的“英雄”很喜欢谈论部落最终失败的战例。“扎伊拉督军？我还以为你已经……”

扎伊拉骂了一句脏话。“我还活着，活得很好，而且渴望着复仇。我想，你应该也和我一样，地精。”

“我的名字是哈隆梅瑟尔。你说得没错，但我更渴望着能平安逃出去，而且我不想再去当海盗的俘虏。你想要他们干什么？”

“我们需要作战的士兵。他们就是很合适的兵源。前提是我们给他们的钱够多。我的情报来源告诉我，你曾经有很广的人脉，而且可能还藏着一大笔资金。你会帮助我们组建一支军队吗？”

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合理了。哈隆梅瑟尔喜欢合理的局面。“哦，是的，当然，我有一些很好的合作伙伴，而且在我发达的日子里也挣过几个钱。但你们要做什么？我还不确定是不是想要支持你们。”他顽固地将双臂抱在胸前。

女兽人猛转过身。“你会支持我们，因为这样能让你得到自由，并且让你活下来。”

哈隆梅瑟尔觉得这个女兽人说得很对。“你的谈判技巧说不上有多巧妙，但的确非常有效。好吧，我会送你们去海盗那里。”

“他们会认出你吗，地精？”那个身材高瘦的人类用丝绸一般的声音对哈隆梅瑟尔说道。他掀起兜帽，露出白色的长发和发光的绿眼睛。一个血精灵！“如果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救你，而你却因为丢掉脑袋而坏了我们的大事，那我可是会很不高兴的。”

“他们，呃……也许认识我？”地精支支吾吾地说道。

“那么，”血精灵不紧不慢地说，“就躲到一边去，让我们去和他们打交道。等等……也许我们能给你做一点伪装。”但他仿佛又意识到了什么，以极其夸张的动作打了个响指：“不，这样不行。你太矮了，没办法伪装成矮人。”

哈隆梅瑟尔瞪了他一眼。这名法师却伸出手，拍了拍他的头顶。

***

贝恩·血蹄在古伊尔的蓝色眼眸中看到了接受命运的觉悟与决心。对于这位他深深尊敬的兽人，贝恩曾经考虑过不再问任何问题。但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向这位朋友提问，就只能是一个放弃责任的懦夫。无论古伊尔还是沃金，他们都会理解。或者，也许他们不会。但贝恩已经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一定要完成它。

他低下头，并将这个姿势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请记录员写下，辩护人了解古伊尔，知道他曾名为萨尔，在这个已经将‘英雄’一词过度滥用的世界上，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辩护人感谢他多年以来为部落，为艾泽拉斯奉献的一切。我们全都亏欠他良多。”

古伊尔眯起眼睛，但还是礼貌地回答道：“我只是做了使命需要我去做的事情。”

我也是，贝恩希望自己能说出这句话。“当你披上大酋长的斗篷时，你是否对你的新部落有着属于你的愿景？”

“是的。我希望部落能够容纳不同的种族和个人，因此而变得更加强大。我希望所有的部落成员都珍视荣誉，彼此敬重如同家人。我希望能够彻底甩掉紧咬我们不放的古老的恶魔阴影。”

“而你认为被告威胁到了所有这一切？哪怕真正结束恶魔阴影的正是他的父亲？”

“对此，我表示反对。”泰兰德说道，“格罗姆并非是正在这里接受审判的地狱咆哮。其子非是乃父。”

“我同意控诉人。请以另外的方式提问，书绍。”祝踏岚说道。

“你认为加尔鲁什是否威胁到了你的愿景？”

“是的，但我也说过，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权……”

“只需回答问题。请告诉我，是或者不是。”

一阵怒意从那双蓝色眼睛的深处一闪而过，但古伊尔还是简单地答道：“是。”

“就像我说的，你以坚守自己的荣誉而著称。甚至对于你的敌人，你也会秉公以待。陪审团即将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

一个男性人类出现在大殿中央。他扑倒在地板上，身下的地面似乎正在颤抖。他有着黑色的头发，身上的衣服也很华丽。看上去，他显得非常害怕。

凯诺兹固定住了画面。贝恩向古伊尔转过身。“你认得这个人吗？”

古伊尔的面孔变得异常严肃。“我认得。我……我很感谢你没有展示这以前的事情。”

贝恩知道古伊尔所指的是什么。凯诺兹一直坚持认为，如果能展示那些画面，产生的效果肯定会更好。但贝恩完全没有心情这样做。“请向法庭表明这个人的身份，可以吗？”

“他是……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已经死了。”一阵惊讶的窃窃私语声掠过整座大厅。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正在见证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我本来是要与他谈判。我的条件是放过敦霍尔德城堡，以及城堡中的所有人，只要他同意释放我的同胞。他……拒绝了。”

带着对自己的恨意，贝恩开口问道：“你是否愿意告诉法庭，他是以何种方式拒绝了你？”这样问的时候，他始终没有去看古伊尔。

法庭陷入了寂静。过了一段时间，古伊尔说道：“我向他提出了我的条件。他的回答是……杀害年轻的塔蕾莎・福克斯顿女士，并将她的头颅抛到我的脚前。”

“你是兽人，被人类囚禁。一个人类的死亡对你而言又有什么意义？”

“你知道的，贝恩。”这个声音迟缓而且冰冷。

贝恩转过身，小心地保持着面容的平静。“我的确知道，但陪审团不知道。”

古伊尔深吸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他的声音清晰明确，只有攥紧的双拳出卖了他的情绪。他抬头向天神们望过去。天神睿智的面庞上显露出仁慈与同情的神色。

“塔蕾莎·福克斯顿是我的朋友。她把我看作她的弟弟。而对我来说，哪怕她是我的亲姐姐，我对她的爱也不可能再多一分。她对我非常好，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帮我逃出敦霍尔德。但在她第二次赌命向我发出警告的时候，布莱克摩尔……”他停了一下，咬了咬牙，才继续说道，“布莱克摩尔发现了她，并为此杀死了她，砍下她的头颅，抛给我，希望以此来击垮我的精神。但他失算了。”

贝恩向凯诺兹挥挥手。年轻的萨尔出现在画面中。他身上的每一寸都显示出令人敬畏的英雄气概。他比大多数兽人更高，更加孔武有力。他的身上披挂着奥格瑞姆·毁灭之锤的黑色战甲，背后是那件与毁灭之锤同名的巨大武器。萨尔的两只手中各握着一把剑。他将其中一把丢给布莱克摩尔。那个人类立刻尖叫着向后蹭去，一边紧盯着萨尔。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布莱克摩尔的亚麻衬衫上涂满了呕吐物。

“萨尔，听我解释……”布莱克摩尔说道。

“不，”萨尔那种极不自然的平静语调和他刚刚与贝恩对话时完全一样，“你没办法解释。没有任何事情值得解释。我们之间只有战斗，这场仗早就该打了。这将是一场至死方休的决斗。拿起剑来吧。”

布莱克摩尔继续向后缩去。“我……我……”

“把剑拿起来，难道你只能像个被吓坏的孩子一样坐在那里，等我一剑把你戳穿吗？”

布莱克摩尔的手在颤抖，但他还是握住剑柄，笨拙地站起了身。

“来啊。”

令人吃惊的是，布莱克摩尔真的冲了过去。无论是谁都能看出来，他喝了不少的酒。但即使是这样，他的速度还是异常迅捷。萨尔不得不快速举剑，挡住了他的这一击。

布莱克摩尔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他的眉毛拧到一起，嘴唇紧紧绷住。他先向左侧佯攻，随后向萨尔的右侧全力扑去。现在他的动作已经变得更稳定，力量也强了许多。

贝恩还记得，布莱克摩尔曾经被认为是一位超一流的战士。实际上，凯诺兹曾经对贝恩讲过，在另外一条时间线中，布莱克摩尔成功篡夺了洛丹伦王国，成为一名统驭众生的暴君。画面中的萨尔比布莱克摩尔强壮许多，但布莱克摩尔更加敏捷——而且他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萨尔注意到这个人类正在寻找一面盾牌，以保护自己的左侧，便凶暴地扯断门板的铰链，把门板抛给布莱克摩尔。

“躲在门板后面吧，你这个懦夫。”

布莱克摩尔扭转身形，把门板推到一旁，向萨尔喊道：“现在还不算太晚，萨尔。你还可以投奔到我的麾下。我们可以合作。当然，我会释放其他兽人，只要你承诺，他们会在我的旗帜下，为我而战，就像你一样！”

兽人绿色的脸上现出难以置信的神情。愤怒随后便让他的面孔变成了墨绿色。在这个瞬间，布莱克摩尔骤然发动了突刺。萨尔却还在思考他荒唐的要求，没能及时格挡。那个人类的剑碰到了萨尔的黑甲上，被弹到了一旁。

“你的酒还没有醒呢，布莱克摩尔。如果你真的以为我能忘记那件事……”

贝恩预先看过这段画面。他知道随后将发生什么。但即使是他，在第二次看到萨尔爆炸性的动作时，还是不由得被吓了一跳。在这场

决斗中，萨尔一直都没有尽全力——直至此时。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力量和致命的技巧攻向布莱克摩尔。

布莱克摩尔根本就没有机会，但他依旧拒绝屈服。他举剑挡住了萨尔的劈斩，但强烈的撞击一定在震颤着他的骨髓。他的力量在慢慢流逝，动作愈见缓慢。终于，萨尔的最后一击让他的剑从手中飞了出去。即使是这样，他依旧没有认输。他伸手到自己的靴子里，抽出一把匕首，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号叫着向前扑去，要将刀刃刺进萨尔的眼睛。

萨尔的怒吼声震颤着大殿，正如同它在很久以前震动着敦霍尔德城堡。他的剑力斩而下。

贝恩没有让人们看到布莱克摩尔死亡的那一瞬间。“停。”画面在致命一击完成之前就消失了。

“一场公平的决斗。”贝恩说道，“可能会有人说，这甚至已经超越了公平。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是一个犯下了许多罪行的人。这个叛徒之子一直在精心策划，打算自己也变成一名叛徒。他将兽人当作武器，图谋以这件武器来摧毁联盟，从而登上统治全体人类的宝座。另外，他更是异常残忍。他会因为萨尔在角斗场上输了一阵而狠狠鞭打萨尔。他霸占年轻的塔蕾莎·福克斯顿，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而当塔蕾莎想要帮助萨尔的时候，就被他残忍地杀害。许多生灵，甚至是许多人类都认为他是个怪物。”

“古伊尔有充足的理由痛恨布莱克摩尔。但他还是给了这个敌人一个战斗的机会。他甚至还给了布莱克摩尔一件武器，让布莱克摩尔能够带着荣誉死去。”

贝恩转过身，看着古伊尔。“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位如此重视荣誉的兽人——甚至愿意让一个在不久之前刚刚杀死自己挚爱之人的仇敌拿起武器——却又打算冷血地杀死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这样做是为了维护你期望中的部落吗，古伊尔？”

大殿中一片哗然。泰兰德站起身喊道：“我反对！证人来此不是为了受到审判的！”古伊尔也站起了身，但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已经不必再说了。

祝踏岚不停地敲着铜锣，高喊道：“肃静！”然后他才又说道：“语风书绍！古伊尔！立刻回到你们的座位上，否则我就要申饬你们两个了！血蹄书绍，你必须撤回这一提问。我同意控诉人！”

贝恩向祝踏岚一鞠躬，转身面对古伊尔。兽人萨满已经坐回到证人席中，但贝恩能感觉到，他看着自己的眼睛里有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感情——那是贝恩绝不希望见到的。

“那么我直接提出核心问题好了。”贝恩说道。

“明智的选择。”祝踏岚说道。

“你的决定——无论是一直远离奥格瑞玛，还是之前对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任命，都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贝恩说道。

“我知道那些批评。”古伊尔在椅子中坐稳，将双臂抱在胸前。

“你也在法庭中陈述过，你做出这些选择是有理由的。”

“是的，我也说明了那些理由。”

“你有没有希望过自己当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许你会认为自己对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所做的一切也负有责任？”

“不，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

“你对此确定？”

古伊尔眯起了眼睛，但还没等他再次开口，泰兰德已经站起身，再次高喊道：“对此，我表示反对！辩护人这样是在强奸证人的观点！”

“血蹄书绍，”祝踏岚的声音依旧温和敦厚，“如果你有自己的观点要阐述，请直接说出来。”

“是的，法设。您即将看到，古伊尔曾经被烈焰德鲁伊俘获。”贝恩转向了旁听席上聚精会神的人们，“他们利用了古伊尔最伟大的力量——他与元素非凡的契合度来折磨他。古伊尔的本体被分散到了每一个元素位面。在那段时间里，他被迫要面对自己的各种恐惧。我

必须满怀敬意地指出，这些恐惧与他在战场上的遭遇有关——也与本案有关。”

他向凯诺兹点点头，后者立刻跳了起来。这位青铜龙一直在等待古伊尔做证，在此之前，按照他的话说，他只能被迫“坐在冷板凳上，看着克罗米尽情展示一幕幕真实又令人兴奋的历史时刻”。

面对凯诺兹的抱怨，贝恩只是回答道：“我认为这种把生命系于天平上的审判已经很令人兴奋了。”

凯诺兹立刻就说：“那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天平向我们这一方倾斜。”而且他还为贝恩找到了不止一个据他认为能够掀动审判天平的历史时刻。

现在被展示出来的这个画面是一个相当戏剧性的画面——天空中有一座神庙，支撑神庙的圆柱就像它周围的云朵一样洁白。锯齿般的蓝色闪电割裂天空，从神庙中穿过，紧随而至的是雷霆炸裂的怒吼。闪烁着蓝白色光芒的亡魂能量体被盔甲包裹，在神庙中盘旋。神庙正中心，一团狂乱的风暴之中仿佛囚禁着一个巨大的古伊尔的影子。

阿格娜站在那团风暴前，呼唤她的爱人，伸出手去，努力想要抓到他。而那个灰色影子口中吐出的言辞充满了悲哀和痛苦。

“失败了，我辜负了整个世界。元素……不再同我对话。大地之环……不再相信我的领导。我的软弱……将艾泽拉斯……导向灭亡。”

他的衣服和头发都在被愤怒的狂风撕扯着。阿格娜的声音也正被狂风吞噬：“古伊尔，是我——阿格娜！你不认识我了吗？”

“灭亡……一无所有……只有灭亡。”那个绝望的影子呻吟着，“我……辜负了部落……无颜成为大酋长。加尔鲁什……将毁掉部落。我的人民……只有灭亡。凯恩，我的兄弟……为什么我不听你的话？”

画面中的影子停住了，如同黎明时分的一个幽灵。贝恩以不算有力，但很清晰的声音重复道：“‘为什么我不听你的话？’”

另一段画面出现了。

➢ 第二十章

不，不要是这个时刻……

古伊尔感受到心脏在胸腔中疼痛难忍，甚至不得不在数秒时间内停止呼吸。他抬起头，惊骇地看着贝恩。

他无法想象，一个儿子竟然会如此利用自己的父亲。贝恩只是紧盯着自己的双手。他无法去看那时光之相。他一样在感到痛苦，但他依旧选择展示这个时刻。古伊尔咬紧了牙，用尽一切力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个浑厚深沉的声音响起。这是古伊尔极为熟悉的声音。

凯恩·血蹄。

这位牛头人长者正在那株承载着玛诺洛斯的骨架与铠甲的死树下等待古伊尔。他将双臂抱在胸前，显示出与他的年龄全然不符的遒劲肌肉和健壮身姿。窃窃私语的声音再次在人群中响起。部落和联盟都很尊敬并钦佩这位牛头人。

他们都说，那时你就要打赢了，我的兄弟……

“凯恩！”画面中的古伊尔——不，那时他还是萨尔——说道，“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在离开之前再听一听你的意见。”

“我不认为你现在听到我的话会感到高兴，更不相信你会喜欢我所说的事情。”牛头人回答道。

“我一直都会认真倾听你的每一句话，所以我格外需要你在我离开的时候为加尔鲁什提供谏言。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就请说吧。”

但他其实言不由衷，不是吗？他并没有认真听凯恩在说什么。

“当信使带着你的信来见我的时候，”凯恩说，“我还以为在经历过这么多岁月之后，我终于老迈昏聩了，并且像可怜的德雷克塔尔那样发烧昏了头，所以我才会看到你竟然亲笔写下你要任命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作为部落的首领！”

凯恩的声音越来越高。萨尔却微微皱起眉头。“我们需要私下谈谈这件事。我的家门和耳朵随时都向你敞开着……”

“不，”凯恩一踏蹄子，他很少会有这种愤怒的表示，“我选择在这里，在你过去最强大的敌人的阴影中，这是有原因的。我记得格罗姆·地狱咆哮。我记得他的热情、他的暴力、他的任性和莽撞。我记得他曾经造成的灾祸。他在杀死玛诺洛斯的时候成为了英雄。我首先要为此而感谢他。但不管怎样，就算是你也无法否认，他毁掉了许多生命，并且以此为荣。他对鲜血和暴力有着无法遏制的渴望。而为了满足这种渴望，他从不在意流血的人是否无辜。你让加尔鲁什知道了他的父亲的英雄事迹，这样做是对的。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格罗姆·地狱咆哮所做的另一些事同样是事实。他的儿子同样也需要知道那些事。我在这里请求你也回想一下那些事。同时想一想那些黑暗和光明。不要忘记加尔鲁什是谁的儿子。”

“加尔鲁什从没有像格罗姆那样受到过恶魔之血的污染。是的，他很鲁莽，但人们热爱他。他……”

“他们热爱他，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光荣，却没有看到他的愚蠢！我也能看到他的光荣，我看到了他的战术头脑和智慧。也许，经过细致培养和指导，这些素质能够成为优秀的种子，在加尔鲁什的灵魂中生根。但现在的他却只是认为一切都很容易，不需要思考，不需要理会内心的智慧。他身上有很多东西，我是尊敬而且欣赏的，萨尔。不要误解我。但他并不适合统率部落，正如同格罗姆不适合统率部落。如果当他越界的时候，你不在他的身边予以监督，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和联盟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你是否知道，有许多人都在暗中议论，既然麦格尼已经变成了钻石，矮人们还没有明确的领导人，眼下正是攻击铁炉堡的大好时机。”

“我当然知道，”萨尔叹了口气，“凯恩……这样的情况不会持续很久的。”

“问题不在这里！那个孩子并没有你所拥有的那种领袖性格。或者我应该说，你曾经拥有过的领袖性格？我所认识的那个萨尔，是牛头人的朋友，曾经对我们一族有巨大的帮助，他绝不会如此轻易就将他经历千辛万苦恢复起来的部落拱手交给一个依然乳臭未干的小崽子！”

“你是我在这片土地上最早认识的朋友之一，凯恩·血蹄。”萨尔的声音低沉而危险，“你知道，我很尊敬你，但决定已经做出了。如果你担心加尔鲁什不够成熟，那就指导他，就像我对你的请求一样。用你丰富的智慧和经验帮助他。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凯恩。我需要你的支持，而不是你的反对。你冷静的头脑可以让加尔鲁什保持平静，而不是用你的责难去激怒他。”

“你要求我使用我的智慧和经验，我只有一个答案能给你：不要给加尔鲁什这份权力；不要在你的人民面前转过头去，只丢下这样一个傲慢的莽汉来领导他们。萨尔，这就是我的智慧——许多年来积累下的智慧，以鲜血、灾难和战争换来的智慧。”

萨尔全身僵硬。这肯定是他最不想见到的结果，但这样的结果已经发生了。当他再开口的时候，他的声音变得异常冰冷。

“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已经做出最终决定。加尔鲁什将在我离开的时候领导部落。你是否会担任他的顾问，还是让部落为你的顽固而付出代价，这全由你来决定。”

古伊尔看着时光之相，心头压上了沉重的歉意。就在此时，萨尔转过身，背对着他的兄弟，走进了黑夜。古伊尔知道那时的自己干了什么——他骑上自己的双足飞龙，径直去了黑暗之门，前往德拉诺接受训练了。

那一次就是他和凯恩的诀别。

凯恩站立在时光之相中，目光一直跟随着远去的友人。然后，他重重地叹息一声，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望向了树上恶魔的骷髅。

“格罗姆，你英灵有知，帮助我们指引你的儿子吧。你牺牲了自己，才换来部落的今天。我知道你绝不希望看到你的儿子毁掉它。”

“停。”那头老公牛的影像渐渐消失了。贝恩面对着古伊尔，挺直腰身，“古伊尔，现在我还是要问你那个你曾经问过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你不听他的话？”

古伊尔以为泰兰德会反对，但泰兰德只是保持着平静的坐姿，在嘴角上甚至还出现了一抹微笑。她在给古伊尔做出反应的机会，古伊尔接受了这个机会。

“因为我不是青铜龙。我无法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穿梭，知道我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是凡人，只能顾及到眼前，就像你一样。在没有完美的选择时，我要做出最佳的选择。是的，我任命加尔鲁什代替我统率部落。当大地的裂变袭来的时候，你，贝恩·血蹄，也在和我并肩奋战。你明白我为什么会把权力交给加尔鲁什。你现在希望我会做出别的选择吗？希望可无法造就世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依照眼前的情况尽力做出最好的选择。我们会犯错，所以我们必须在错误中生活，并且从错误中学习。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也犯了错误。”贝恩回应道，“他更加难以在这样的错误中生活下去。”

“如果他还能活着的话。”古伊尔说。

“你曾想要杀死他，对不对？”

“这你很清楚。”

“如果你能回到那个时刻——在那个加尔鲁什被你们打败的时刻，你还会想要杀死他吗？”

古伊尔深深地省视内心。他会吗？

他的回答让自己吃了一惊。

“不。”他平静地说道，“过去这几天里，我已经相信，这场审判是一个好主意。人们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否则他们就不会来到这里。我衷心相信，天神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还有一个问题。”贝恩说，“你已经承认，你在一生中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定。”他朝加尔鲁什坐着的地方指了指，让古伊尔再

看一眼那张冷漠的面孔，那副被铁链锁住的身躯。“他，也犯过错误。难道他就没有机会从错误中学习？用自己的力量去纠正那些错误？”

“有些事情是永远都无法纠正的。”古伊尔沉声说道，他的嗓音中充满了感情，“有时候，我们只能在一件事造成更多伤害之前阻止它。你的父亲是睿智的，贝恩。但我们那时知道他是正确的吗？我们知道这一切的结局吗？我不知道，你呢？”

他紧盯着贝恩。他们两人之中第一个将目光别开的是牛头人。

“没有问题了，法设。”贝恩说着，回到了座位里。

泰兰德站起身，带起袍服的一阵窸窣声。“古伊尔，你说我们无法知道这一切的结局，正是如此。庭上，请允许我展示一个若古伊尔做出不同的反应之后，就可能发生的结局，一个极有可能发生的结局。甚至觉醒的伊瑟拉也看到了它，并因此亲自前去寻找我们面前的这位证人。”

“控诉人可以展示此段时光之相。”祝踏岚表示同意。

画面出现在大殿中。一开始，画面中一无所有，也悄无声息。随后，古伊尔渐渐能分辨出一些建筑物、山岭和树木了。随着这些影像逐渐清晰，古伊尔才发觉，画面中的房屋无人居住，山上不见青草，树木也只剩下了枯枝朽干。世界如此寂静，是因为已经没有生灵能够发出声音。古伊尔能听到的只有风声，还有远方传来的雷鸣声。

世界更多的细节出现在画面中：尸体在它们倒下的地方腐烂，其中有人类、兽人和牛头人，也有猛犸象、猛犸人和熊。没有食腐的鸟兽来享用这餐盛宴，因为它们也都冰冷地躺在了死亡的大地上，黑色的羽毛在没有任何温度的风中抖动着。

不，等等——还有活着的生物。一头暮光龙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他的全身都闪耀着紫罗兰色和靛青色光芒，异常美丽，却又与大自然极不协调。越来越多的暮光龙飞翔在已经化作一片屠场的艾泽拉斯上空，直到半空中布满了青紫色的巨龙，甚至完全遮住了这段时光之相中最恐怖的一幅画面。但古伊尔只需要瞥上一眼，就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了。

在龙眠神殿的尖塔上，插着灭世者死亡之翼的尸体。他是将世界击碎之人，是带来死亡之人，是死亡本身，但他也死在了一个只有暮光龙飞舞盘旋的世界中。

这段时光之相永远也不会成真了。古伊尔知道，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选择。

“没有问题了。”

➢ 第二十一章

黄昏到来之后很久，温蕾萨终于出现了。看到妹妹的角鹰兽之前，希尔瓦娜斯差一点就要放弃希望，返回幽暗城了。她终于松了一口气，而怒火也立刻涌上她的心头。

“你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希尔瓦娜斯喝道，“幸好我已经不再需要吃饭了。真没想到活人吃一顿饭要这么长时间！”

“很抱歉，”温蕾萨说道，“我想要同吉安娜谈一谈，看看在古伊尔做证之后，她是否改变了主意。”

庭审的情况比希尔瓦娜斯所希望的更好。许多部落成员，明显也有许多联盟成员都希望古伊尔把那个曾经被称作“大酋长加尔鲁什”的怪物在战场上直接打死。毫无疑问，许多人依然在为此而心怀不满。这就是怨恨——任何证据、解释或者理由都不可能改变人们深藏在心底的恨意。贝恩已经很接近于把古伊尔打回成一个凡人，而泰兰德手腕高超的最终画面把所有非议都压了下去。至少暂时是这样。尽管那个兽人现在说他认为应该对加尔鲁什进行审判，但所有人都还记得，只是因为瓦里安·乌瑞恩的阻止，古伊尔才没有将加尔鲁什当场击毙。

“会怎样改变她的主意？”希尔瓦娜斯问道。好奇心让她将对温蕾萨的愤怒放到了一旁。

“我不知道改变吉安娜的究竟是古伊尔的证词，还是她与卡雷苟斯的对话。不管怎样，她似乎已经不那么渴望见到鲜血了。”

“我一直以为你的意思是她在背后支持着我们！”希尔瓦娜斯压低声音，警惕地说道，“那个蓝龙到底对她说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可能靠近到他们身边去听他们说话。”温蕾萨说道，“你知道的，姐姐，卡雷苟斯不是个心肠刚硬的人。他太像生命缚誓者了，绝不可能同意我们的做法。他也不可能允许吉安娜这样做。我只知道，当他们出外散步回来之后，他们的样子都很抑郁。”

“尽量不要让吉安娜的心肠软下来。”希尔瓦娜斯说道，“看现在的情形，我们必须加快速度了。”

温蕾萨点点头。“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同在那座神庙周围搭起店铺的熊猫人食品商聊了聊。韶米说，他的妹妹木兰就在那座神庙的厨房工作，负责给囚犯和卫兵们制作食物。我们便聊起了加尔鲁什都吃些什么。”

进展看来还算顺利。“他都吃什么？”

温蕾萨并不蠢。她现在明显是松了一口气。她的手也从腰间的匕首上移开了。这对姐妹向海边走去。“他每天的早餐都一样：一种小圆面包和茶。”

希尔瓦娜斯摇了摇头：“这些都没用，除非你的朋友韶米能够被说服，为加尔鲁什准备一些‘特殊’的圆面包。”

“我们无法说服他，我相信他的妹妹一样也不会听我们的。有不少熊猫人懂得毒药，但他们不会用毒药干这种事。”

“继续。”这时，沙滩上的一道闪光吸引住了希尔瓦娜斯的眼睛，她把那件发光的东西捡了起来。那是一枚纪念徽章，应该是最近十来年的产物。金徽章的表面上雕刻着凯尔萨斯·逐日者带着笑容的脸。希尔瓦娜斯嘴角微微一翘，将那枚徽章扔进了波涛之中。

“午餐是米饭和某种烤肉——鸡、穆山兽、老虎，或者猎人带回来的其他各种猎物。”

希尔瓦娜斯竭力压抑住自己的笑意。“我觉得，应该没有老虎肉。”

“但他说的的确是有……哦！”温蕾萨仿佛吃了一惊，立刻就大笑起来。这是一种纯粹、惊讶、欢喜的笑声，丝毫没有怨毒和阴谋的影子。在这短暂的瞬间，希尔瓦娜斯仿佛重新站在了故乡的海岸边，沐浴在阳光下，利莱斯逗得姐姐们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也让她的心头感到温暖。

回忆让她的身体微微抽搐，但她还是露出了微笑——她还是没能抑制住自己。

“天哪，我想你是对的。”温蕾萨一边笑，一边说着，“我相信雪怒肯定不会喜欢老虎肉。”深吸一口气之后，温蕾萨终于平静下来，“我……我似乎很久都没有笑过了，自从……好吧，这就是他们给加尔鲁什的午餐。”

希尔瓦娜斯走出温暖的过去，回到了眼前的任务中。杀戮比欢笑更让她感到惬意，至少让她更觉得熟悉。

“还是那个问题，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在猎物被处理成食材之前就向其中下毒。”她喃喃地说道，“这要比我预期的状况更难。”

温蕾萨拾起了一片贝壳，无聊地在手中将它抛来抛去。刚才的好心情已经完全消失了，她微微皱起了眉头。“希尔瓦娜斯……我们该如何把食物送到他口中？我的意思是——他们并没有单独为他准备食物，卫兵们吃的东西和他一样。”

“我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问题。”

“嗯……我们并不想杀死那些卫兵。”

希尔瓦娜斯眨了眨眼睛。“你说什么？”

“我们想要杀死加尔鲁什，而不是和他在一起的熊猫人卫兵。”

希尔瓦娜斯摇了摇头。“只要加尔鲁什能死，其他人是死是生都不重要。那个兽人肯定不会因为他干过的坏事而难以安眠。就算死几个熊猫人也是值得的。难道你连这点狠心都下不了？”

温蕾萨盯着手中的贝壳。那只贝壳依然在她的两只手中来回跳动着，也许就像是她的心思。希尔瓦娜斯不会喜欢杀死温蕾萨，但她更不可能允许她的妹妹在这一时刻失去勇气。

和我并肩战斗，妹妹，留在我身边。

“我……如果加尔鲁什以外的人死了，瓦里安一定会全力彻查这一整件事。祝踏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会让他们发现我们。如果死

的只是加尔鲁什，那么所有人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希尔瓦娜斯眯起红色的眼睛，看着温蕾萨。“这……倒是我从没有考虑过的。”她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她还是怀疑温蕾萨只不过是不想沾上无辜者的血，“只是你要知道，这会让我们的任务更加困难。”

温蕾萨回应道：“我宁可现在多想一想，能够如何能够不露马脚地干掉他，也不愿意以后再去想该如何逃脱追捕。根据我在法庭上的观察，即使是沃金也可能不会赞成就这样杀死他。瓦里安更是肯定会反对。”

逐渐变强的海风撩动着她们的头发。“我还以为你已经因为悲伤而不顾一切了。”希尔瓦娜斯说道。

“我正是如此！别以为……哦，”愤怒骤然袭来，又急速离开，“谢谢。”

“好了，再说一说白虎寺的晚餐菜单吧。”

“一共有三只碟子。分别盛着米粉和鱼、某种炖菜，还有绿咖喱。”

希尔瓦娜斯拼命地思考着。她已经很久不曾尝过食物的味道了。她的心思飘回到了与家人共享的盛宴上，还有在这片海滩上吃过的野餐。利莱斯用长笛吹奏的乐曲犹然在耳。奥蕾莉亚会蜷起身子，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书。希尔瓦娜斯和温蕾萨则会在浪花间痛快地游泳，直到饿了以后才会回到岸边，大嚼烤鹌鹑和火腿、苹果和蜜瓜，还有奶酪和面包……

“希尔瓦娜斯？”

希尔瓦娜斯猛然回到了现在。她在这里已经是第二次走神了，这不是什么好现象。“你需要知道那些菜品是如何准备的。”她以命令的口吻对温蕾萨说道，“一旦我们知道了菜品成分，也许我们就能解决你那个没胆色的小顾虑，同时又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会的，”温蕾萨回应道，“我会告诉韶米，我的孩子们对熊猫人的食物很感兴趣。这一定能让他高兴。”

“还要盯着吉安娜。”希尔瓦娜斯又说道。

“哦，我会的，不必担心这件事。”温蕾萨说。

她们站在水边，希尔瓦娜斯知道，和妹妹的会面已经结束了。但两位风行者都不想离开。沉默在她们中间延续着。过了很久，温蕾萨才说道：“你有没有……和你们那边的人说过？”

“没有，”希尔瓦娜斯说，“我对加尔鲁什的反感尽人皆知，而且我与贝恩和沃金都有矛盾。不管怎样，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我认为，我们可以信任彼此。”

温蕾萨转过头，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女妖之王。“我们可以吗，希尔瓦娜斯？”

希尔瓦娜斯点点头。“我不会背叛你，妹妹。我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她说出这番话的时候，知道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只是……这是她完全没有想到的。

温蕾萨露出了微笑。“好吧，我们都应该回去了。”

她们迈着轻松的步伐，向她们各自的坐骑走去。“你觉得你什么时候能够再去找韶米？”

“最早明天，我一有时间就去找他。”

“那就让我们明天庭审之后再回这里见面吧。”

“你确定这样做明智吗？我们不想引起怀疑不是吗？”

想到明天将不会再见到温蕾萨，希尔瓦娜斯几乎踉跄了一下。她已经没有痛觉的身体却在此时感受到一阵怪异的痛楚，仿佛她再一次被刺穿了。她只有咬紧嘴唇，不要让自己呼喊出来。

“你说过，现在时间非常紧急，”希尔瓦娜斯说道，“而我们还不知道需要怎样的毒药，以及具体该怎样下毒……”

温蕾萨一抬手，微微一笑。“好了，好了！我真是很期待这一切早些结束。想想看，希尔瓦娜斯！”她的眼睛里闪耀起喜悦的光芒，“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瘫倒在他的牢房里，呼出最后一口气，感觉到冰冷的毒药正一点点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真希望能让他知道，是谁杀死了他。”

“我记忆中的温蕾萨不像你这样嗜血，”希尔瓦娜斯说，“没想到你变成了这样。”

“我必须如此。我现在心里什么都想不了，只是在盼着那个兽人死掉，自从……”她停了一下，将目光转向远方，“我们明天再见，姐姐。”她的微笑中夹杂着一种怪异的羞怯，恍惚之间，她仿佛不再是最近所有人眼中的那个严厉、愤怒的女人，而是变回了希尔瓦娜斯记忆中的小妹妹。“这样说也许有些奇怪，但……我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做这件事。”

“我也是，小月亮，我也是。”

***

“我们已经快要来不及了！”扎伊拉吼叫着，在卢葛女士号的甲板上来回踱步。哈隆梅瑟尔站在一旁，脚腕上还套着带铁球的锁链。他将双臂抱在胸前，狠狠地瞪大了双眼。

“好了，女士……”

“督军！”

“督军，我认为卢葛女士号工作得很好。毕竟，我已经有几年时间没有对她进行过真正的修理了。我已经做到最好了！”

“你要做得更好！如果我们不能在宣判之前赶到，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如果你把这个去掉，也许还能有些好处。”哈隆梅瑟尔凶巴巴地指着脚上的铁球说道。

“如果你辜负了我，我就把你从这里扔出去。到时候它们能让你死得更快！”

“实际上，”哈隆梅瑟尔回应道，“物体的下落速度是一样快的。”

“理论上没有错，但你显然没有考虑到空气阻力。”萨伦一边说话，一边审视着自己的指甲，“或者任何可能造成干扰的魔法手段。比如说，假设你装备有降落伞，或者被施放了缓降法术……”

“你要帮帮他，萨伦。”

大法师愣了一下。“请说清楚些？”

“既然你们两个都这么聪明，那就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想办法让我们快速到达潘达利亚。”

在此之前，萨伦一直都在享受着飞行的乐趣。扎伊拉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盟友。她曾经打倒过一个邪兽人，从而牢牢控制住了一个桀骜不驯的氏族，也曾经让那些反抗加尔鲁什的叛徒吃过许多苦头。他们的那位龙族盟友会任命扎伊拉为他们的首领——这一点也不奇怪。龙喉氏族已经提前出发，正在潘达利亚等待与他们会合。

夏琪亚是继扎伊拉之后加入这支队伍的重要战力。这名兽人狙击手似乎和他们的头领有一些私交，不过她从没有提到过她们是如何认识的。她对于战争策略的掌握，尤其是对于高度和距离的利用对实现他们的计划很有帮助。

还有哈隆梅瑟尔……直到现在，他对这次行动都漠不关心。

他们两个来到了船舱里。在这里，哈隆梅瑟尔阴沉着脸，简短地向血精灵介绍了卢葛女士号的操作方法。虽然不愿承认，但萨伦还是被这台机器的精巧程度所折服了。

“这艘飞艇的状态远没有你说的那么差。”萨伦问道，“你既然是一个囚犯，又是怎样让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的？”

哈隆梅瑟尔站在一只正喘着粗气的风箱和铿锵作响的循环曲柄旁边。他回答道：“奶糖、麻绳，还有一只巫毒圣物。”

萨伦笑了。“你真是个有趣的家伙。不过，玩笑归玩笑，你是怎么做到的？”

哈隆梅瑟尔叹了口气，将一根肮脏的绿色手指伸向引擎内部。萨伦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了一只倒霉的小动物的颅骨。那只颅骨上还装饰着彩绘和各色羽毛。

“哦，天哪，”萨伦说道，“我明白了。”他能够感觉到那件圣物中释放出来的魔法能量。“不管怎样，你这样做的确很有效。相当有效。”他小心地向那件东西伸出手，久久地端详着它，“我有一个建议要给你。”

“嗨，现在我能接受任何建议，只要能让我不必以任何一种速度直线落在地上摔死。”

“你应该把这些机器擦干净，用点唾沫让它们运转起来尽可能顺畅一些。”血精灵大法师摆动手指，紫罗兰色的烟雾开始在他的手指间缭绕，“我可以看看，是否能说服我们的这位小朋友跑得更快一点。”

他举起这件圣物，轻轻向它吹了一口气。看到上面的羽毛开始抖动，他露出了微笑。

➢ 第二十二章

第五日。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在自己的座位上感到异常烦躁。她向大殿环视一周，低声对瓦里安和安度因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尽管她和卡雷苟斯依然坐在一起，但吉安娜知道，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被许多人看在眼中了。他们的关系还没有结束——现在还没有，而她并不想将如此宝贵的感情就这样送进坟墓。但她又觉得要把这份感情维持下去实在是很艰难。现在她甚至已经有些不敢去看镜子中的自己了。

克罗米和凯诺兹正在时光之相后面咬耳朵，有可能是在讨论各段时光之相的展示次序。为了打破充塞在耳鼓中的沉寂，吉安娜说道："凯诺兹能创造出时光之相，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它能够彻底消除谣言之祸。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见到的就是绝对的真实。"

卡雷也在看着那两位青铜龙。他的眉毛却微微皱在了一起。"我很庆幸有时光之相能够提供真实的历史闪回。但……加尔鲁什说这场审判就像暗月马戏团的表演。我很担心我们在观看这些画面的时候，只把它们当成一种娱乐，而不是证据。"

看来，我们又回到那些问题上了……我们总是要回来的。"这只是加尔鲁什在自说自话。"吉安娜用严厉的语气说道。

"我不会为此而争论，但这种剧院般的展示……"他摇了摇生着蓝黑色头发的头，"现在所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这不是竞技——这应该是正义的裁决。这里不应该充满了角斗场的气氛。"

"人们都受到了伤害，卡雷。"吉安娜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将永远无法从那个怪物所做的一切中恢复过来。我们需要这场审判。"

卡雷苟斯转头凝视着吉安娜，关怀之情充溢在他英俊的面孔上。他将吉安娜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低声说道："要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将过去甩掉，继续前行？你至今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吉安娜。就像我说过的——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想要这样。"

吉安娜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猛地将双手从卡雷苟斯的掌心抽了出来。

祝踏岚敲响铜锣，示意众人安静。吉安娜心中庆幸着法设及时的宣示，急忙将双臂抱在胸前，心中同时感到怒火中烧和痛楚难耐。

祝踏岚说道：“熊猫人法庭现在开庭，愿正义永存于此地。书绍，请你传第一位证人。”

泰兰德点点头，站起身，走向证人席。

“控诉人请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出庭。”

吉安娜的下巴耷拉了下来。泰兰德的这一举措完全出乎她的预料。真身是一条巨龙的阿莱克丝塔萨在变成人形时，往往不会选择太过庄重的衣着。但今天，她用一袭闪亮的金红色长袍包裹住了从脖颈到脚趾的每一寸肌肤，只有双臂和头颈裸露在外。她仪态庄严地站起身，缓步走入了证人席。

一些人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她的族人，还有她的妹妹。然后是其他龙族、其他人，直到数百人同时起立的声音充满了整座大殿。几乎每一个人都站立起来，向这位前任守护者——在无数个千年中守卫、保护和关爱艾泽拉斯全部生灵的伟大生物致以无声的敬意。在落座以前，阿莱克丝塔萨扬起长有双角的螓首，望向众人，一丝柔和的微笑出现在她的脸上。她将手掌按在心口，以示感谢。在她的眼眶中能看到泪光闪烁。

卡雷在吉安娜身边悄声说道：“这是你需要的吗？”

吉安娜没有回答。

泰兰德向阿莱克丝塔萨送上温暖的微笑。她深鞠一躬，说道：“生命缚誓者，我将尽力减少您在做证时承受的痛苦。”

“你对我太好了，”阿莱克丝塔萨说道，“我深表感激。”

泰兰德深吸一口气。“这位证人不需要介绍。即使是天神也对她多有了解。”

“对此，我表示反对。”贝恩说道，“除非证人能够给出与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直接相关的证据，否则我敦请不要对这位证人进行盘问。”

泰兰德说道：“法设，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从一个特殊的部族那里得到过极其重要和影响深远的帮助。那就是龙喉氏族。我希望让您看到，不久之前还被加尔鲁什称为盟友的这个氏族到底是由怎样的一群人组成的。”

“法设。”贝恩插口道，“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过结交劣友的时候。龙喉氏族过去所做的事情与本案无关。”

“血蹄书绍的观点是正确的。”祝踏岚说道。

“是的，但那个氏族所犯的罪行并非只限于过去。”泰兰德回应道，“龙喉兽人一直都在奴役和折磨龙族。即使在加尔鲁什的统治之下，他们还在继续着这种暴行。我认为这位证人非常适合揭露这一罪行。”

祝踏岚赞同地点点头。“我同意控诉人。你可以继续了。”

“生命缚誓者，您和您的种族曾经遭到龙喉氏族的绑架和囚禁，对吗？”

“是的。”阿莱克丝塔萨说道。吉安娜觉得这位巨龙正以非凡的毅力保持着平静。

“你是否能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

“龙喉得到了恶魔之魂，并用这件宝物来控制龙族。他们追赶一名受伤的雄龙，找到了我的家，经过一番激战，他们用恶魔之魂捉获了我的三位配偶和我。”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恶魔之魂的掌管者耐克鲁斯命令吾族和我跟随他前往格瑞姆巴托。”

“他们想让您做什么？”

“他们想要我们成为他们的坐骑，参与对抗联盟的战争。我们将……驮载他们飞赴战场，并攻击他们的敌人。”

“肯定有一些红龙在战场上死去了。龙喉是如何补充这样的损失的？”

“他们夺走了我的孩子。他们偷走了我孕育的每一批孩子。”

吉安娜同情地咬住了自己的下嘴唇。她没有孩子，将来可能也不会有了。她的关爱全在她的侄儿安度因身上。她的学徒金迪的死曾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但她知道，无论她与自己的后辈之间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也无法和父母对子女的爱相比。成为另一个生灵的母亲，这是一种魔法，一种对生命的肯定，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吉安娜完全无法想象，阿莱克丝塔萨如何能承受这样的痛苦——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遭受奴役。她回头瞥了一眼，看到一直在专注而和蔼地听取证言的天神们，也已经为阿莱克丝塔萨的惨痛遭遇所动容。

“请原谅我提出这样不近情理的问题。”

“我明白你为何要提出它们。”

泰兰德显得很是感激。吉安娜忽然惊讶地意识到，现在反而是红龙女王在安慰暗夜精灵的高阶祭司。对此，吉安娜不由得惊讶地摇了摇头。

“您说是‘每一’批孩子，”泰兰德再次开始提问，“您怎么还会产下更多龙卵？既然您知道孩子会被他们夺走，为什么您还会愿意继续孕育子嗣？”

“最初，我拒绝了。”阿莱克丝塔萨说道，“我告诉他们，他们只能拿走我最初生下的那些卵。我不会给他们更多了。我的配偶们也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意。耐克鲁斯……耐克鲁斯拿了我的一颗卵，将它举到我的面前，把它在手中压碎。他……让蛋液洒在了我的脸上。”

她中断了声音，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才继续说道：“我发出痛苦的哭号——我那没有孵化的孩子，在我的眼前被杀害了。我的身上到处都是他的血肉……尽管我的身体被铁链绑缚，但我还是攻击了那些兽人，在他们压制我之前打伤了几个兽人。”

“所以您只能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做。”

“我并没有立刻屈服。我拒绝进食，想要在产下更多孩子供他们折磨以前就死掉。他们又毁掉了一颗卵。在那以后……我就做了他们想让我做的事。”阿莱克丝塔萨露出哀伤的微笑，“要知道，如果我的孩子能够活下来，我希望也许他们终有一日能获得自由。”

在感同身受的恐惧中，吉安娜用手捂住了嘴。她很清楚那一段残忍的兽人历史，但听到阿莱克丝塔萨亲口说出来……

此时此刻，吉安娜感觉到卡雷对于时光之相的评价是正确的。仅仅是听到这段叙述就已经足以令人惊慌不安了。她很感激泰兰德没有将这段历史的画面呈现出来。

“其他红龙最终都失去了生命，对吗？”

“是的。到最后，我的四位配偶中，有三位都被杀害了。”

吉安娜转过头瞥了一眼温蕾萨。这位高等精灵仿佛石雕一般坐在椅子里，只有快速的呼吸表露了她心中激烈的情绪。

“您和您的配偶在绝望中同意了这种恐怖的要求。但您并没有因此受到那些兽人的照料？”

“没有。我一直被铁链捆绑着，就连我的下巴也被撑开，这样我就无法攻击他们。如果我们之中的任何人试图抵抗，或者想要解救我们，他们就会用恶魔之魂对付我们。那实在是……”阿莱克丝塔萨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无以言喻的痛苦。”

“您想要提请休庭吗？”泰兰德温柔地问。

红龙女王摇了摇生有巨大双角的头。“我更愿意快些讲完这些事。”她甜美的嗓音已经变得愈发紧张起来。

“您生育红龙，供他们使用，就像他们要求的那样。”泰兰德说，“他们是如何使用那些红龙的？”

阿莱克丝塔萨低头盯着自己在膝盖上交握的双手。“他们成为坐骑，冲上战场，如同野兽一般。他们的技能被训练成杀戮联盟成员的

利器。他们的任何反抗行为都会使他们遭受折磨，并有可能让他们尚未孵化的兄弟姐妹早夭在卵中。”

“作为红龙，被强迫做这样的事情会有怎样的感受？”

阿莱克丝塔萨抬起头，当她说话的时候，已经完全无法掩饰声音中的痛苦。“我们敬畏生命——所有的生命，我们痛恨毁灭生命。龙喉强迫我们去做的事情正是我们最不愿做的。”

泰兰德点点头，仿佛对这个答案感到满意。然后，她转身面对着旁听者。“作为部落的首领，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完全了解龙喉氏族以及他们获得坐骑的手段，却依旧欣然与他们结为联盟。你们已经听到了这个氏族对我们的世界上最仁慈善良的种族做了什么。”

她开始来回踱步，像在沃金做证时那样掐指记数着。“奴役；酷刑折磨；强迫怀孕；绑架儿童；杀害俘虏。这一次，只是一位证人，便证实了加尔鲁什的五桩罪行。”

泰兰德盯着加尔鲁什看了半晌，才又转向阿莱克丝塔萨。“谢谢。”然后她转向贝恩，“该你提问了。”

贝恩站起身，向红龙女王走去。吉安娜皱起眉头，对卡雷说：“他现在还要盘问阿莱克丝塔萨，难道你不认为这很不合适吗？”

“我希望她完全不必在这个法庭中发言。”卡雷回答道，“但生命缚誓者是坚强的。她承受过的苦难远远超过了在法庭上的一番言语。她在做她必须要做的事。贝恩也是一样。”

“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吉安娜恨恨地说道。这一次，卡雷没有回答。吉安娜向前俯过身，用双手撑住下巴，专注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她本以为贝恩能够更善良一些。但经过前几天的庭审，她现在越发无法理解贝恩怎么可能会为加尔鲁什辩护，尤其是还要采用如此残忍的手段。她对此完全无法理解。

“谢谢，生命缚誓者。我为我不得不对您造成的痛苦感到歉意和遗憾。”那名牛头人说道。他是真心的吗？“我尽量长话短说。您在龙喉的手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其他兽人也都曾伤害过您。现在您又会如何看待这个种族？”

“我对艾泽拉斯的任何种族都没有怨恨。我是生命缚誓者，哪怕我作为守护者的绝大部分力量都消失了，我的心依旧未变。”

“您喜爱他们吗？”

“我爱他们。”红龙女王的话让吉安娜全身一僵。然后，她缓缓地从手掌中抬起头来，瞪大眼睛，无比震惊地盯着阿莱克丝塔萨。

“包括兽人？”贝恩说道，仿佛他已经读懂了吉安娜的心，“那些对你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的人？你怎么可能还会爱他们？难道你不应该怒吼着将他们彻底消灭吗？尤其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正是他恢复了兽人凶暴的力量，造成了更多的灾难。”

“几乎没有什么生物是真正邪恶的。”阿莱克丝塔萨说道，“即使是他们，也绝非无法救赎。改变是生命固有的特性。只要是生命，就会不断成长。生命能够寻觅光明，或者黑暗。只有当一个生命彻底选择了黑暗，甚至使生命本身也面临毁灭的危险时，我才会认为它是没有希望的。”

“就像死亡之翼和玛里苟斯那样。”

“是的。那是让我深感遗憾的事情。”

泰兰德正在她的座位上浏览文件。她紧绷着身子，不时会抬头瞥上一眼，微微蹙起蛾眉。

吉安娜一直在盯着红龙女王。“她在说什么？”她用微弱而又激动的声音说道，“她在做什么？”

“对此，我表示反对！”泰兰德喊道。吉安娜长吁一口气，闭上眼睛。

“书绍请说？”祝踏岚问道。

“我请求休庭。”

“为何要休庭？”

“证人显然已经因为这些问题而心力交瘁了！”

祝踏岚眨眨眼，低头看着阿莱克丝塔萨。“生命缚誓者，你需要提请休庭吗？”

“不，法设。重新提起这些事情的确令人痛苦，但我还能够坚持。”

“要求被拒绝。继续，血蹄书绍。”

“谢谢。”牛头人俯首致谢，然后转身继续看着阿莱克丝塔萨。“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曾经折磨过您、杀戮了您的幼子的兽人今天向您请求原谅……您会怎样做？”

伟大的生命缚誓者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但这笑容正在逐渐绽开。阿莱克丝塔萨望向古伊尔和他的家人，与古伊尔四目相对。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一缕光明仿佛在她的身上闪耀，那正是她的灵魂之光。

“我当然会原谅他。”她看着贝恩。仿佛这个牛头人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仿佛这是再简单、再明显不过的答案。

“没有问题了。”

➢ 第二十三章

当祝踏岚敲响铜锣，宣布当天庭审结束的时候，安度因立刻转头看着他的父亲。“我现在要去见加尔鲁什了。我也许会错过晚餐。”通常他都会和父亲，还有吉安娜、卡雷苟斯和温蕾萨在紫罗兰高地共进晚餐。但这一次，他必须要去……尽管他也不知道去找加尔鲁什算是什么。他不知道和加尔鲁什算是交谈、倾听、精神指引，抑或只不过是那个兽人的一个训练假人。或者可能四者全是。不过这一次，他希望自己能有第五件事去做——把某种理念塞进加尔鲁什厚硬的脑壳。

瓦里安点点头。“我想你应该想这样做。我们不会把全部东西都吃光的。”

“没关系，我已经吃了一些韶米的饺子。”

“等等，你要去做什么？”吉安娜问道，“加尔鲁什？安度因，你去找加尔鲁什做什么？”她的表情既愤怒，又警觉。

“我在晚饭时和你解释，”瓦里安对吉安娜说，“去吧，儿子。”

安度因敏捷地跳过一排座位，快步向楼梯跑去。他听到吉安娜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瓦里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度因打了个哆嗦。他心中只想着去找加尔鲁什，却忘记了吉安娜的存在。他有意向吉安娜隐瞒了自己同加尔鲁什见面的事情。这件事极少有人知道。安度因知道吉安娜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所以他对此一直保持着沉默。所有人都似乎对他该做什么、该见谁有发言权，对此他已经非常厌倦了。而现在，他必须要见到加尔鲁什，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情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他快步跑进了通向加尔鲁什牢门的走廊。“王子今天比囚犯还要快。”楚李对安度因说道，“他还在回来的路上。”

“我等他好了。”安度因站到走廊一侧，背靠在墙上，将双臂紧抱在胸前。他竭力强迫自己放松下来。在待立在这里的短暂片刻，安度因却忽然从这个荒谬的任务中感觉到了一种黑色的幽默。

没过多久，加尔鲁什回来了。随着一阵铁链摩擦碰撞的声音，拖着一条伤腿的加尔鲁什出现在安度因面前。他的身边跟随着玉菲和另外六名负责在加尔鲁什离开牢房时进行看押的卫兵。安度因在兽人褐色的面孔上看到了一丝惊讶。不过这个表情很快就消失不见了。楚氏兄弟打开牢门。玉菲首先走了进去，并示意安度因跟随在她身后。他们走下斜坡，来到里面的牢房，静静地看着加尔鲁什带着沉重的铁镣声走进牢门。两名卫兵解下了他身上的大部分镣铐，只剩下脚踝上那一副。另外四名卫兵和楚氏兄弟站在一旁，紧盯着兽人的每一个动作。加尔鲁什来到毛皮床铺前，坐了下去。牢房的铁栅门被关闭，上锁。玉菲走上前，低声念诵咒语，双手作出精细繁复的手势。铁栅前出现了一道柔和的紫色光屏。

“这有什么作用？”很显然，这是一道额外的保护措施，但安度因并不知道它到底能有什么效果。

“这是一道单向屏障。”玉菲回答道，“如果有需要，卫兵们能够进去，但加尔鲁什无法出来。”

“很聪明。”安度因说道。玉菲面色微微一红，向王子鞠了一躬。

“你的话让我感到荣幸。”熊猫人目光低垂地说完这一句，就立刻快步走了出去。片刻之间，安度因对她的行事风格感到有些好奇。不过，王子的心思很快就回到了即将与兽人进行的对话上。楚李和楚罗向王子点点头，然后就关闭并锁上了外牢门，依照王子的要求，将他与囚犯单独留在一起。

一开始，安度因依旧只是静静地站着，瞪着铁栅后的兽人。而加尔鲁什似乎对王子溢于言表的怒意感到非常有趣。

“说话吧，安度因王子，否则你就要爆炸了。”加尔鲁什说道，“我可不想为你变成一团烂肉而负责。”

“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你怎么可以做出所有这些事？”安度因说话的时候，嘴唇还在不住地颤抖。仿佛正是因为说出这段话，他才再次恢复了行动能力。他大步走上前，站在距离加尔鲁什的牢房栅栏不到一尺的地方。“你不是疯子，你并非没有感情。那么，告诉我——你怎么能这样做？”

加尔鲁什安闲地靠在他的床铺上，脚镣随着他的动作当啷作响。“做什么？”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与龙喉结盟！”

“既然你这么虔诚，你应该立刻就能做出判断。”加尔鲁什说道，“泰兰德在今天打了一张好牌。我必须承认她的能力。阿莱克丝塔萨的故事肯定让不止一个人的眼睛湿润了。”

“故事？这就是你对此的看法吗？”

加尔鲁什耸耸肩。“现在它已经变成历史了，就算是我对此感到遗憾也没有用。”

“所以你也不需要别人对你感到遗憾？”安度因狠狠地把话顶了回去。

“的确。我不需要你的同情，人类。”

“那你为什么想要和我说话？我，一名牧师，一个你曾经想要杀死的人？”

加尔鲁什沉默了。

“她是生命缚誓者，加尔鲁什。她是……她是这个世界最仁爱慈悲的生灵，而你的部众却对她做出那样的事。”

加尔鲁什的眼睛里放射出光芒。“啊，终于说实话了。你其实和吉安娜一样，对不对？你在心里一样也把我们都看作是怪物。”

安度因发出一阵窒息般的喉音，颓然转过头。兽人笑道：“你们全都一样。”

王子哼了一声。“我们的确一样。就像你和古伊尔、萨鲁法尔，还有伊崔格，也都一样。”

加尔鲁什咕哝着，将目光别向一旁。“他们已经忘记了什么才是部落真正的荣耀。而古伊尔从来都不曾知道过这件事。”

“看起来，打碎龙卵真的有很多该死的荣耀。”

“让龙屈服于你的意志便是一种荣耀！”

“那么，你的确认为折磨生命的守护者是一件正确的事。”

“我没有绑架阿莱克丝塔萨！”

“你的确是没有，但你早已和那帮人沆瀣一气。那些家伙一直都在将龙作为奴隶。因为‘让龙屈服于你的意志’是光荣的事情，对不对？”他又向加尔鲁什靠近一步，“对于部落，你到底有着怎样的期许，加尔鲁什？难道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了这些毫无必要的暴力、折磨和对友人的背叛，而独独你看不到吗？”

“我的部落将要碾碎所有的敌人，就像巨人碾碎虫子！”加尔鲁什也站了起来，紧逼到安度因面前，安度因甚至能感觉到他喷在自己脸上的气息。不过加尔鲁什并没有碰到牢房的铁栅。

“当部落按照你的想象，碾碎了所有那些让你心烦的虫子以后，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当你们没有了敌人的时候，你们会做些什么？自相残杀吗？哦，等等，你们已经在自相残杀了，对不对？”

他们彼此瞪视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安度因叹息一声。他心中的怒火已经消散，剩下的只有哀伤。造成了这么多灾难的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以及他的同党只是让他感觉到恶心。

“我现在只想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安度因的声音几乎近似于耳语，“至少，我已经了解了一些。我明白你希望你的族人能高昂起头，你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你想让兽人变得强大，让你们一族昌盛繁荣。你想要做伟大的事情。这样，当你化为尘土的时候，你仍然不会被忘记。这些我都明白。但其余的呢？比如阿莱克丝塔萨？那家

旅店？巨魔？塞拉摩？”他缓缓地摇着生满金发的头，“我无法理解。”

在安度因说话的时候，加尔鲁什一直沉默着。他紧紧地盯着安度因，仿佛这个男孩的话是一种定身的咒语。现在，他开始用如同安度因一般平静的声音回答道：“你永远也不会理解。”

片刻之间，安度因没有回话。最后，他说道：“也许你是对的。”

“安度因王子，请退后一些。”楚李的声音传来。安度因愣了一下，向后退去。楚李的目光落在加尔鲁什的身上，“一切都还好吗，殿下？”

“没有问题。”安度因说道。楚罗正站在楚李身后，手中捧着一只托盘。托盘上有一盘冒着热气的绿咖喱、一碗米饭、两只桃子、一只被切成四瓣的热带太阳果，还有一罐清水。至少加尔鲁什不能说他像他的囚犯那样遭受了虐待。玉菲喃喃地念诵出咒语，铁栅后面的紫色光屏消失了。楚李在一旁监视，楚罗将饭食放到铁栅牢门旁的一张小桌上。

安度因留下加尔鲁什单独享用他的晚餐。在坡道尽头的入口处，他停下脚步，又转回身。

“这一次，”他对加尔鲁什说道，“你可能又错了。”

***

这一次迟到的是希尔瓦娜斯。当她到达风行者之塔的时候，温蕾萨正在海滩上来回踱步。她一跳下蝙蝠，温蕾萨立刻跑了过来。

“我们有办法了！”希尔瓦娜斯的妹妹喊道，“完美的办法！”

也许是受到了温蕾萨兴奋之情的感染，希尔瓦娜斯发现自己正在微笑。如果她的妹妹说得没有错，那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快些说，我正急着想听呢！”

“他们会定期做绿咖喱炖菜。”温蕾萨说道，“通常是每三天一次。不过韶木兰也说，准备饭食的次序也要看哪样食材最新鲜。他们

会在厨房的一只大锅里炖所有人的咖喱。”

她们迈着优美动人的轻盈步伐在海滩漫步，两个人的动作都格外迅捷而兴奋。希尔瓦娜斯觉得自己的全部感官都变得更清晰了，仿佛自己长久以来第一次从梦中苏醒。“继续说。”

“加尔鲁什的那一份被盛出来以后，会连同米饭和一些新鲜水果一起被送给他——另外还有一只被切成四瓣的太阳果。”温蕾萨几乎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希尔瓦娜斯——这餐饭最后的准备工作是由用餐者完成的。用餐者需要将咖喱与一小团米饭混合，并在上面挤一些太阳果的汁水。这种果子的汁水很酸，但果皮是甜的，所以用餐者可以在吃完饭之后再吃掉它的果皮。我们不必将毒药放在咖喱里……”

希尔瓦娜斯停下脚步。“我们只需要把毒药放进太阳果里，加尔鲁什自己会把毒药滴进饭中吃下去！”

“没错！”洋溢着喜悦之情的温蕾萨如同光芒四射的太阳，“我们要做的只是在食物离开厨房之前换掉里面的太阳果。”

她们同时伸出手。温蕾萨手套中的手指紧紧地牵住了姐姐的手。她很高兴，希尔瓦娜斯心中想着，我……也是一样。

“这个策略很好，小月亮，”希尔瓦娜斯对她说，“你实在是太聪明了。”看着满脸喜色的妹妹，希尔瓦娜斯进一步问道：“你能够进入厨房做这件事吗？”

温蕾萨点点头。“是的，我已经成为那里的常客了。我在木兰准备食物的时候同她谈天。没有人反对我这样做。我想，木兰一定已经对她的同伴说过我对他们的食物很感兴趣。今天我是亲眼看着他们准备咖喱的。太阳果在咖喱盛进碗里之前被切好，放在了托盘里。我可以带上一只已经切好并放毒的太阳果。只要一眨眼的时间，就能把没毒的果子换下来。”

“据你所知，他会喝太阳果汁吗？”

“是的，木兰说加尔鲁什觉得那种果子很鲜美。”

“真是太好了！”希尔瓦娜斯喃喃地说道，“加尔鲁什，也许是现在世上最危险的兽人，将因为他对熊猫人水果的喜爱而丧命。”

“感觉就像一份天赐的礼物。”温蕾萨说道，“也许这就是命运。”

希尔瓦娜斯低头看着她们牵在一起的双手。她觉得……心中很温暖。不是肉体的温暖，不，她再也感觉不到那种温度了。如果她和她的妹妹没有戴手套，温蕾萨一定会因为她冰冷的皮肤而退缩。

哦……也许不会。

“也许这的确是命运，”希尔瓦娜斯喃喃地说道，“也许你和我注定要并肩作战。只有艾泽拉斯最后两名风行者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消灭加尔鲁什。”

她抬起头，放射出红光的眼睛紧盯着温蕾萨的天蓝色眼眸。“部落和联盟几乎无法阻止他，但我的妹妹，你和我将彻底终结他。并且……也许能有另一个开始。”

“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关系不会因为加尔鲁斯的死而终结。”希尔瓦娜斯说道。她的声音在微微颤抖着。这样的情景已经多久未曾出现过了？自从她被杀死，这样的事只发生过一次。那还是多年以前，一名冒险者将一枚镶嵌蓝宝石的项链盒交给她的时候。

“你留在联盟还有什么意义？”希尔瓦娜斯只希望自己能读出妹妹的心思，“加尔鲁什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是风行者姐妹，我们很强大。我们已经改变了世界，而且还能继续改变它——只要我们齐心合力。加尔鲁什死掉之后，就来加入我吧。”

“什么？”

“来我身边，一起施行统治。你恨部落，我也曾经恨过，但我现在已经在部落中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权力。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我们将把敌人碾成粉末，让我们的盟友繁荣强大。我能感觉到这个未来。我相信你也一定能感觉到。”

她的双手握住了温蕾萨的手，十指用尽了全力。那名高等精灵游侠并没有退缩。她紧盯着希尔瓦娜斯，嘴唇微微分开，目光在女妖之王的脸上不断搜索着。

“我……”

“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妹妹。”希尔瓦娜斯的声音变得嘶哑，“我是……那么孤独。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一点。我从没有想到过，我可以……和你在一起。求求你……留下来，我的小月亮。”

➢ 第二十四章

第六日。

“语风书绍，你可以请出你的第一位证人。”

“谢谢，法设，我请上加考格，曾经的库卡隆成员。”

库卡隆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活着了。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向加尔鲁什献上了绝对的忠诚，甚至不惜在回音群岛与古伊尔的部队作战。沃金还没有组建自己的卫队。贝恩相信，新任大酋长的卫队一定会有不少巨魔加入。屈指可数的几个幸存下来的库卡隆都被关进了监狱，只有这一个是例外。远在潘达利亚被发现以前，加考格就已经脱离了库卡隆。部落曾经一度对他的人头发布了赏格，不过这个精明的兽人一直成功地躲避着部落的缉拿。

他比贝恩想象中要更年轻；像所有库卡隆一样，拥有一副健壮的身体。他那深翠色的皮肤几乎闪烁着翡翠一样的光泽。他一步一跛地走到证人席上，立下了誓言。

“请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和职位。”泰兰德说道。

“我是加考格。就像你所说的，我曾经是库卡隆的成员。我向萨尔大酋长效忠，随后又曾经在加尔鲁什·地狱咆哮麾下服役。”

“几乎没有‘曾经’为加尔鲁什服役的人能活得很久。”泰兰德喃喃地说道。

“对此，我表示反对！”贝恩喊道。

“我同意辩护人。”祝踏岚说道，“请提问，而不是对回答进行评价，书绍。”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加尔鲁什的？”泰兰德继续问道。

“就在他发动夺取卡利姆多大陆的战争后不久。”

“谢谢。克罗米，请打开时光之相。”

时光之相中的龙在克罗米温柔的刺激下醒来了。历史中的加考格出现在大殿中央。他的背上扛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血污麻袋，正向散布在锈水港各处的摇摇晃晃的金属长屋走去。

这间长屋的地板上铺着稻草，里面关押着俘虏。

这些俘虏们一开始都在睡觉。但是当门打开的时候，他们立刻醒了过来。这间屋子里的俘虏一共有四个人，男女都有。每一个人的右侧前腿上都拴着一根粗大的铁链。他们纷纷打着哈欠，用手揉着依然迷糊的褐色大眼睛，一边好奇地嘟囔着。他们的脸要比成年人类更大，但对于他们这一族而言，依然还很小。浓密的长发形成一个个黑色、棕色和灰色的小发卷，一直垂到后背。他们只穿着一点兽皮做成的衣服。加考格走进来以后，他们纷纷嗅着空气，很快就知道了加考格带来了什么，便兴奋地拍着手，发出欢快的叫声，并且不停地甩动着小尾巴，又用沉重的四只脚用力跺着地面。

他们是猛犸人的后代。

“就是这样，小家伙们，”加考格鼓励着他们，“把声音弄得大一点，这样你们的父母就能听到你们了。”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块滴血的肉。那些小孩子立刻更加疯狂了。一个小猛犸人发出笑声，其余的则渴望地号叫着，伸出双手，泪水也开始在他们的圆脸蛋上闪烁。

画面中的加考格看着他们，又过了一会儿，他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些什么，将肉扔给一个身材瘦弱的女孩子。因为被铁链拴住了一条腿，她只能尽力向前伸着手。接到肉以后，她立刻扑倒在地，狼吞虎咽地吃起了甜美的鲜肉。其他孩子更是拼命喊叫着，向兽人索要他们的那一份肉。加考格分别将肉丢给他们。很快，全部四个孩子都开始大嚼起来。他们之中最小的几乎还只是婴儿，最大的一个脸侧已经有了象牙的痕迹。

“请停在这里，”画面停止不动了，“这些是什么人？”泰兰德问道。

加考格的面孔因为哀伤而变成了灰色。“小猛犸人。加尔鲁什绑架了他们，为的是强迫成年猛犸人在灰谷为他而战。”

“他们有受到折磨吗？”

“没有，”兽人回答道，“我的工作就是喂养并照料他们。当他们的父母不听指挥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一些好吃的，让他们突然叫喊起来。他们喜欢浸透了蜂蜜的肉。猛犸人父母无从分辨我们对他们的孩子做了什么，忧子之情会让他们易于管理。暗夜精灵，我不会折磨孩子。”

“但你会绑架孩子。”泰兰德陈述着这个事实。

加考格揉搓着面颊，语音沉重地说道：“是的，我会。”

“那些成年猛犸人是否为部落而加入了战斗？”泰兰德问道。尽管贝恩很清楚，这位高阶祭司曾经亲自与猛犸人战斗过。

“是的。”

“他们最终结局如何？”

“他们全都被杀了。”加考格回答道。

“所以他们的孩子都变成了孤儿。”泰兰德继续说道，“成年猛犸人遵守了与部落的约定。那么在这份约定中加尔鲁什要做些什么？”

“他告诉猛犸人，如果他们拒绝战斗，他就会把他们的孩子全部杀死；如果他们为部落而战，他就会释放那些孩子。”

“我明白了。他是否遵守了诺言？”

加考格没有立即回答。他只是坐在证人席里，盯着画面中的那些被冻结在时间里的孩子们。虽然他们脸上都沾染了污血，但那种天真欢快的笑容是任何人都无法视而不见的。

“请回答问题。”泰兰德催促道。

加考格打了个哆嗦。“是……也不是。实际上，猛犸人并不算我们最强大的武器。而加尔鲁什向他们做出的承诺实在是很聪明。”他将头从时光之相上转开，眯起眼睛，盯着加尔鲁什。他的声音中流露

出憎恨与唾弃。“没错，他释放了那些孩子。猛犸人以为加尔鲁什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回家。但实际上，他下令把小猛犸人丢弃在艾萨拉海滩上。”

贝恩闭起眼睛。他不敢去看加尔鲁什，因为他害怕自己会亲手把这个暴徒掐死。

“但他们能够保护自己了，是不是？”

“在诺森德，也许他们可以。他们了解那里的安全与危险，能够找到同族的成年人。但他们是被丢在了破碎海岸。”

“那里不安全吗？”

“破碎海岸到处都是纳迦。”加考格的声音显得空洞无力。他没有再说话，已经不必再说什么了。

“当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我扯掉制服，逃走了。那样做的并非只有我一个。”

“谢谢。绑架，谋杀，这就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对儿童犯下的罪行。血蹄书绍，该你提问了。”

贝恩甚至无法开口谢绝。他只是挥挥手，示意自己没有问题。他无法对加考格说出一个字。如果一定要让他对这个兽人说话，也许他只能赞扬加考格所做的决定。

当泰兰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加考格也返回了旁听席，一名精灵哨兵进入大殿，径直向泰兰德走了过去。她们迅速地交谈了几句，泰兰德的眉毛立了起来。一开始，她似乎并不相信，但哨兵的一些话显然说服了她。

“语风书绍，”祝踏岚说道，“你想要告知法庭发生了什么事吗？”

“请等一下，法设。”两名暗夜精灵继续用极低微的耳语交谈着。泰兰德终于点了点头。哨兵急忙走了出去，泰兰德则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她几乎在同一时刻显示出惊讶、喜悦和情难自已的激动。

最后，她离开坐席，身上的长袍窸窣作响。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只是站在自己的桌子后面，并没有传唤证人，只是在人群中不断搜索着，然后又将目光转向天神，仿佛是要做出一个决定。贝恩心生警觉。审判开始以来，泰兰德一直都镇定自若。但现在，她看上去……非常得意。

“祝掌门，”她说道，“我正式提出请求，我们应当将这场审判视作一个无可修正的错误。”

大殿中发出一阵嘈杂的议论声。祝踏岚敲响了铜锣。审判开始以来第一次，加尔鲁什靠近贝恩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要看她这样做的原因。她有可能是认为你应当被释放——对此我绝不会相信——或者她想要更换陪审团。”

“这意味着我肯定会被处决。”

加尔鲁什的声音很平静，甚至显得有些无聊。贝恩用犀利的目光看着他。“这个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生灵能够对这一场审判做出公允客观的判决。其中四位已经组成了你的陪审团。”

“我坚持这一观点。”

贝恩没有回应。随着人们激动的情绪逐渐平息，祝踏岚说道：“血蹄书绍和语风书绍，你们和你们的时光顾问请到台前来。”

四个人在法官席前面站好之后，祝踏岚只是气恼地看着泰兰德。贝恩觉得，克罗米并没有显得很高兴。“控诉人，告诉我，你为什么希望我在此时宣布审判无效？”

“与此相关的问题，我刚刚才知道。而且我也必须让您知晓——血蹄书绍因为冲突性的利害关系，无法作为被告的代表。我不相信他能称职地履行这份责任。所以，我要求您宣布这场审判无效，并任命新的辩护人和陪审团。”

“书绍，”祝踏岚以混合着肃穆与气恼的声音说道，“我非常怀疑你其实很清楚，无论是在部落、联盟，还是其他任何地方，想要找到一个能完全尽心竭力地代表被告的辩护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样，您必须这样做。”泰兰德说。

“你这样说，有什么证据？”

泰兰德终于显露出一点不安的神情。“我刚刚被告知，有一位证人将会给出对血蹄书绍不利的证言。如果没有必要，我不想玷污血蹄书绍的名誉。我相信，如果陪审团听到这件事，一定也会受到影响，无法做出公正的判决。”

祝踏岚将双臂抱在胸前，久久地上下打量着泰兰德。“我不想成为你的敌人，泰兰德女士。”

“我很高兴你不是，祝掌门。”

“那么，这位令人惊讶的证人是何身份？”

“我更愿意……”

“现在，”贝恩愤怒地打断了她，“我可不在乎你愿意怎样，书绍！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祝踏岚举起一只手。“请安静，血蹄书绍。语风书绍，血蹄书绍对加尔鲁什的个人观点并不新奇。他已经在他的开庭陈述中强调过了对于加尔鲁什一切可能的偏见。如果你对他的观点有所反对，就应该在那时提出来。”

“我在那时还没有这名证人，法设。”

祝踏岚又沉默了很长时间。终于，他开口道：“血蹄书绍，语风书绍的目标已经非常清晰。对于天神和他们秉公判决的能力，我比语风书绍更有信心。但我希望能知道你的想法。照现在情况看，你将因为语风书绍的新证人而受到伤害。”

贝恩知道，自己必须有所决断。祝踏岚当然会做出他认为最适当的决定。这是他作为法设的权力。但他在做出决定之前首先询问了贝恩。贝恩必须如实回答。他还知道，泰兰德没有必要提出这个请求。贝恩绝无理由怀疑泰兰德对这份新证言的信心。而如果这份新的证言果真是那样具有杀伤力，泰兰德尽可以直接把它呈上法庭，以应有的

方式抛出这颗炸弹。这位高阶祭司在努力向他表示尊敬——或者，泰兰德其实是为他好。

“也许控诉人更早一些提出此动议，我会欣然接受。”贝恩说道，“但我必须尽力履行我的责任。现在还不是我能够放下担子，任由局势自行发展的时候。大地母亲知道，我已经选择了战斗。这副担子不是我要求的，我相信，无论泰兰德找到了什么样的证人，都只会让公众明白我对被告的态度。也许我是一个糟糕的斗士，但我无疑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代言人。我接受了为他辩护的使命，我就会尽全力为他辩护，无论我个人将冒怎样的风险。这就是我的想法，祝掌门。”

让贝恩感到惊讶的是，泰兰德显得很不高兴。她转向贝恩，诚恳地说道：“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喜欢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不愿意让它成为一场人身攻击。”

“但你还是要让这件事发生。”

“我必须如此！”泰兰德的声音很低，但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为了造成最强的控诉效果，如果有必要，我会牺牲你，贝恩·血蹄。我会牺牲我必须牺牲的每一个人。”

贝恩深吸一口气，再把它呼出去。他挺直身子，俯视着暗夜精灵，以异常平静的口吻说道：“那么，就去做吧。”

祝踏岚一直在看着他们两个人。他开口道：“那就这样吧。语风书绍，你可以提请你的证人。根据你的证据，被告可以选择是否继续保留贝恩作为书绍。”

泰兰德闭起眼睛，沉默了片刻。“贝恩·血蹄，无论随后发生什么……都是因为你的选择。谢谢您，法设。”

凯诺兹在回到位子上以前抓住了贝恩的胳膊，悄声说道：“我知道她要怎样对付你。但我没有时间找出反制的时光之相。现在我的脑子里什么都找不出来！”

“你不需要如此。”贝恩淡然说道，“如果克罗米也参与进来，那么泰兰德显然是计划要展示她的证据，而不仅仅是对其进行讨论。

我必须相信事实本身的力量，而我也应该接受它所带来的后果。”

“你就像那个年轻的王子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凯诺兹沮丧地嘟囔着。

贝恩颇觉有趣地哼了一声。“我曾经得到过更糟糕的评价。”说完这句话，他就回到了座位里。

加尔鲁什再一次向他靠过来，问道：“出了什么事？”

“审判将会继续。这一次，你将决定审判的进程。你可以让我继续为你辩护，或者拒绝。如果你选择由别人为你辩护，祝踏岚将会为你任命另一位辩护人。”

“为什么我会这样做？你给我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带来了不少乐趣。”

泰兰德站在证人席旁边，深吸一口气之后才说道：“我要事先告知法庭，我的下一位证人对于控诉人有着极深的敌意。我请远行者佩里斯·雷蹄上庭。”

就在此时，贝恩明白了，为了让加尔鲁什被判处死刑，泰兰德·语风将会把事情做得多么绝。

➢ 第二十五章

牛头人远行者佩里斯·雷蹄缓缓地走到证人席前，浑身散发着刽子手的气势。他神情肃穆地坐进证人席，等待着。

“请告诉法庭你的名字。”泰兰德说。

“我不会做证。”佩里斯说道。他的声音异常深沉，几乎毫无感情。但贝恩知道他现在有多么激动。

“佩里斯·雷蹄，”祝踏岚说道，“你已被传唤至此，就应该给出你的证言。”

“我曾先后向凯恩·血蹄和贝恩·血蹄立下誓言，绝不会说任何伤害他们的话。他们信赖我，相信我能够保守他们的秘密。你不能强迫我说话。”

“根据熊猫人的法律，我可以永远拘禁你，直到你选择做证。”祝踏岚说。

“我会留在牢狱之中，坚守我的荣誉直至最后一天，也不会背叛我的大族长。”

贝恩已经听够了，他站起身。“佩里斯·雷蹄，我命令你说话。你早已证明了对我和我的父亲的忠诚，我代表他和我自己向你明言：我绝不会认为你说的任何话是为了伤害我。凯恩和我所珍视的永远都是事实。说出你的事实，正如同熊猫人的法律所规定的那样。”

佩里斯看着贝恩，脸上冰冷的面具消失了，转变为极度的痛苦。很显然，他完全不相信贝恩能接受他的证言所带来的冲击。但贝恩的确就像是松了一口气。他又向佩里斯点点头。“说吧。”

“我会做证，只是因为我的大族长这样命令我。”佩里斯的表情中依然充满了痛苦。

“希望陪审团注意——这是一位有很强敌意的证人。”泰兰德说道。她并没有因为佩里斯的屈从而显露出任何喜悦之情，不过也没有任何歉意的表示。“请表明你的姓名和身份。”

“我叫佩里斯·雷蹄，是贝恩·血蹄的远行者，以前曾为他的父亲凯恩效忠。”

“告诉我们，远行者都要做些什么？”

“我们首先是传递信息的使者，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们的责任并不仅于此。我们知道身上携带的信件内容。我们知道大族长的秘密。”他的声音刻板而沮丧，“我们知道如何安全远行。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和我们所背负的至关重要的任务都不能在路途中受到阻碍。”

“当你不为血蹄大族长传递信件的时候，你通常又会在哪里？”

“在他身边。”

“作为一名参谋？一名顾问？”

佩里斯摇了摇生满灰发的头。“不，是作为并不存在的影子，除非他需要我的时候。”

加尔鲁什向贝恩靠过来，聊天一般地说道：“她要毁了你，牛头人。”

“我很清楚她会这样。”贝恩回答道。

“那你为什么……”

“安静。”贝恩的声音很低，却也很危险。

泰兰德继续说道：“看起来，你隐藏了很多秘密。控诉人希望首先明确一点：这份证词只被用于完成这场审判。我无意于探察部落的秘密供联盟使用。”

“如果我认为你有这样的目的，书绍，我将驱逐你离开这个法庭。”祝踏岚几乎是带着松了一口气的神情说道。

贝恩没有抬头去看联盟成员们的反应。他将放任局势发展。恳求您，大地母亲，希望这对我们都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已经厌倦战争了。

泰兰德微一皱眉，不过还是点了一下头。然后，她的注意力回到了佩里斯身上：“你是在何时第一次为贝恩·血蹄做事的？”

“他的父亲被杀害的那天夜晚。”远行者说道，“恐怖图腾占领了雷霆崖，攻击了血蹄村。贝恩及时得到警告，才能够逃走，感谢大地母亲。”

“你是唯一警告他的人吗？”

“不，我本来是陪同凯恩前往奥格瑞玛。在mak’gora之后，我返回的时候被……耽搁了。恐怖图腾一直在监视我。我后来是在陶拉祖营地才追上了贝恩。”

“那么，是谁向贝恩发出了警告？”

“一位名叫风暴之歌的恐怖图腾萨满。他与玛加萨不同，是有荣誉之人。”

“贝恩很幸运。庭上，请允许我展示一段来自那个恐怖夜晚的时光之相。”

画面出现的时候，贝恩闭起眼睛，祈祷自己能保持平静。画面中有他、乔恩·星眼、哈缪尔·符文图腾和佩里斯。他们坐在贝恩无比熟悉的风景中。佩里斯是贝恩深深尊敬的人，但他在一切场合中都只是奉陪末座。这也许是来自他作为远行者的职业素养。

“玛加萨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当食物被放到面前的时候，画面中的哈缪尔说道，“控制雷霆崖、血蹄村，也许还有莫沙彻营地。除非我们尽快阻止她，否则她就会控制全体牛头人。”

“她别想得到烈日石居，”乔恩平静地说道，“他们已经派来了一名信使。那里的人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

贝恩看到自己在点头，在轻声怒吼，在味如嚼蜡地用食物补充体力。“大德鲁伊，”画面中的贝恩终于开了口，“我的父亲从来都相

信你的建议，而我现在最需要的正是你的建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该如何与她作战？”

哈缪尔没有立刻回答。沉默片刻之后，他才说道：“根据我所知的，大部分牛头人现在都处于玛加萨的控制之下——无论是否自愿。加尔鲁什也许对这场阴谋并不知情，但他是个性情凶戾的家伙，无论怎样，他都会希望您的父亲消失。幽暗城对你来说并不安全，在那里巡逻的兽人很可能是忠于加尔鲁什的。暗矛巨魔应该是可以信任的，但他们的数量并不多。至于说血精灵，他们距离我们太过遥远，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援助。而且加尔鲁什很可能已经先于我们和他们进行了洽谈。”

贝恩发出粗噶却苦涩的笑声。“看样子，我们的敌人比我们的朋友更值得信任。”

“或者，至少更容易接受我们。”哈缪尔回答道。

画面中的贝恩陷入了沉默，应该是在苦苦思索。终于，他摇了摇头，抖动耳朵，做出了决定。

“我宁可接受有荣誉的敌人，也不会去找失去荣誉的朋友。那么，让我们去找一位有荣誉的敌人吧。我们要去探访一下萨尔信任的那个女人。我们去找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

法庭一片哗然。

***

吉安娜盯着泰兰德，她的周围全是各种模糊不清的声音，仿佛她正身处于水下。她能感觉到有一只手抓住了她，还有一只手在摇撼她的肩膀。她却只能盯着泰兰德，心中充满了可怕的、无法释怀的、被出卖的感觉。那名暗夜精灵回过头，看了她一眼，眼神中混杂着无可动摇的决心和深切的同情。

“她怎么能这样做？”吉安娜喃喃地说道。她本来多少还有些怀疑贝恩会做出这种事，但泰兰德……

“吉安娜！”卡雷的声音比以前任何时刻都更加强烈饱满。他晃动着吉安娜的肩膀。剧烈的抖动终于惊醒了吉安娜。突然之间，一切都迅速恢复了真实。雷鸣般的声音在吉安娜的耳鼓中震响。所有人都在叫嚷。祝踏岚用力敲着铜锣。吉安娜将目光从泰兰德身上移开，盯住瓦里安。暴风城的国王一样也在吼叫着。

“吉安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安度因的眼睛瞪得足有金币那么大。他显然也认为，对于援助流亡的牛头人大族长这件事，保持沉默是最好的选择。

愿圣光救助她和安度因吧。“一切都毁了。”她喃喃地说道，“一切，都毁掉了。”

“吉安娜，”卡雷说，“祝踏岚刚刚宣布休庭十分钟。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离开。你不必在这里经受这种事。”

“她不必在这里经受什么？”瓦里安质问道。这位国王显然正在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但他的努力并不算很成功。“这就像夺日者那件事一样。吉安娜，你事先应该告诉我，这样至少能让我为现在做好准备。”

吉安娜摇着头，缩起双肩。“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会看到这个。我不可能在十分钟时间里把一切都告诉你。”

“那么就把你能说出来的告诉我！圣光啊，吉安娜，我刚刚才发现，被我视作挚友的人竟然与贝恩·血蹄暗通款曲！”他将双臂抱在宽阔的胸膛前——也许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挥拳殴打吉安娜。“你原先就一直在暗中与萨尔会面，而之后……”

“父亲，”安度因低声说道，“我也有一些事要告诉你。”

***

贝恩一言不发地坐着，当周围的整个世界都陷入疯狂的时候，他却感受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祝踏岚已经宣布了十分钟的休庭，但法庭至少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才制止了一切争斗，并且把所有闹事的人送到了他们的新“寓所”

中去。泰兰德不可能知道的是，贝恩最初与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接触的时候，并没有试图隐匿自己的行动。加尔鲁什对于牛头人内讧的态度是袖手旁观，静待恐怖图腾和血蹄之中决出胜者。部落大酋长的这个决定让贝恩无比愤怒，所以他完全不惮于让人们知道，一位联盟领袖要比他们自己的大酋长更加关心他们。他甚至将吉安娜对他的支持作为借口，在一次部落领袖和民众的大规模集会上宣布不会攻击塞拉摩。没有人将他视为叛徒。部落之中有不少人都尊敬吉安娜。她并不像瓦里安和泰兰德那样受到部落成员的敌视。

至少，在那时不是。

加尔鲁什带着茫然的神情盯住贝恩。“看样子，你要和我一起被关进监狱了，血蹄。”

“有可能，”贝恩说道，“但我会要求与另外的狱友分享牢房。”

“也许是吉安娜？”

“不，不过有可能是安度因。”

祝踏岚再次敲响了铜锣。这一次，人们终于能回到座位上了。

“我很想就此结束今天的审判。”祝踏岚说道，他的声音比平时更加严厉，明亮的双眸中闪耀着罕见的怒火，“但我也希望，在这位证人做证结束的时候，我们将营造出一个更加文明友善的环境。如果不行，那么，如果我认为在此法庭内被点名的任何证人或个人将遭遇任何程度的危险，我都会立刻将其置于影踪派的保护之下。这不是暗月马戏团，也不是角斗场。这里是法庭，是正义与真相得以彰显之地。而我的责任就是实现这一目标。”

没有人说话。祝踏岚用了一点时间扫视全场。最终，他的目光回到了泰兰德身上。“书绍，你可以继续提问了。”

“谢谢，法设。”泰兰德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抚平身上的长袍，走向佩里斯。“我相信，在刚才的画面中，”听她的语气，仿佛法庭只是刚刚经历了一次普通的休庭，“我们能够看到贝恩·血蹄计划与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见面。”

所有的目光都指向了吉安娜。吉安娜只是平静地坐在椅子里，挺直身子，双手交叠在膝盖上。但她涨红的面颊和急促的呼吸破坏了她平静的外表。在她身边，卡雷苟斯仿佛随时都准备采取必要的行动。瓦里安的脸上却仿佛积聚着雷暴云砧。暴风城国王的目光不停地在佩里斯和泰兰德之间扫动。贝恩不知道这位人类国王现在最忿恨的到底是哪一个。

“正确。”

“那次会面时，你在场吗？”

“不，我不在场。”

“但你知道会面中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我的大族长告诉我的事情。”

“那是什么事？”

佩里斯向贝恩瞥了一眼，眼神中显露出深深的哀伤。“吉安娜女士不会将联盟引入同部落的战争，但她同意以个人身份支援贝恩大族长。”

“她提供了何种方式的支援？”

“她给了大族长黄金。”

旁听席上响起一阵反感的议论声。“多少黄金？”泰兰德追问道。

“这样的细节，我不会公开。”

“这是贝恩大族长唯一一次与吉安娜女士联络吗？”

贝恩心中一紧。牛头人第二次拜访吉安娜的事情更是从不曾被公开过。佩里斯作答时，声音显得格外沙哑。

“不，不是。”

泰兰德向克罗米点点头。“庭上，请允许我展示第二段时光之相。”

➢ 第二十六章

吉安娜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因为惊骇而产生的麻木感。她知道，这种麻木感会慢慢退去，但此时此刻，她只希望这种感觉能够再滞留一会儿。许多情绪在她的心中冲突着，如同无数把锋利的匕首。她不想去仔细审视它们，至少不要在这里，不要在此时。瓦里安并没有立刻将她和安度因看作叛徒。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这已经足够了。暴风城国王正等待着见证随后发生的事情。

说实话，吉安娜也在这样等待着。

吉安娜温馨的小客厅出现在画面中。壁炉两旁各安放了一把椅子和成排的书籍。一时间，吉安娜感到有些恍惚。那只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她的客厅，一个房间。而它已经不复存在了，连同塞拉摩的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一起化成了紫色的灰烟。壁炉中的火苗哔啵作响，茶杯与茶碟轻轻碰撞的声音，欢笑声和生动、睿智的交谈——这些都再也无法听到了。

吉安娜无法将视线从这一幕场景中移开，但她还是向卡雷苟斯伸出了手。卡雷接住她的手，紧紧握住。

然后，她的身影出现了，身上只有一件仓促间披上的长袍……

金色的头发，和蔼的目光，那张脸上只在皱起的蛾眉之间有一道纹路。那双嘴唇更习惯说出柔和的话语，而不是痛苦的凄号。

那真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

看到自己就在不久之前还是那样天真纯情，吉安娜的心都要碎了。她不想就此垮掉，不想让所有人看到她的丑态。对此，卡雷心知肚明。所以他并没有伸出手臂抱住她，或者企图用别的方法安慰她。他只是握紧了她的手，如同山岩一般坚定有力。

画面中的吉安娜来回踱步，然后又转头去向来访者问好。和牛头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她是那么娇小纤细——这个念头在吉安娜的脑海中，倒像是激荡的情绪风暴中一片安稳的沙洲。那名牛头人披着斗

篷，静静地站在小客厅里，并没有因为刚才卫兵对待他的粗暴态度而做出任何抗议。

“退下吧。”吉安娜说道。

我的声音……我真的有过那么年轻的声音？

“我的女士，你打算单独会见这个……生物？”一名卫兵忧心忡忡地问道。吉安娜严厉地瞥了那名卫兵一眼。

“他带着善意而来。你们不得无礼。”

那名卫兵面色一红，显得很是困窘。他向自己的领袖鞠了一躬，就同另一名卫兵退了出去。

佩里斯掀起兜帽，“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我的名字叫作佩里斯·雷蹄。我奉牛头人大族长之命前来，他让我把这战锤交付于你。他说……这东西会让你相信我所言不虚。”

破惧者，一件精美古老的矮人武器，由麦格尼·铜须赠予安度因·乌瑞恩，安度因又将它在这间客厅中赠送给贝恩·血蹄。直到现在，吉安娜才回忆起她在这次会面中一直握着这柄锤子。它被紧握在那时的吉安娜的双手中，如同它刚刚被铸造出来的时候那样古朴完美。它的白银锤头被包裹在黄金基座中，上面雕刻符文，镶嵌着小粒的宝石。

“我绝不会弄错，这是破惧者。”那时的吉安娜说道。任何人都不会认错这件武器。认识安度因的人一定会认得破惧者。也就是说，泰兰德已经将暴风城的王子像塞拉摩女士一样揭露了。

“他知道你不会弄错的，吉安娜女士。贝恩大族长一直都对您抱以尊敬和感激。也正是因为那天晚上收到破惧者的那份回忆，他才特意派我带来警告。部落已经攻陷了北方城堡。”

愤怒的喊声再次响起。有一些人在向吉安娜喝骂，但大多数人的目标都是贝恩。吉安娜知道这是为什么。向吉安娜求援，对抗玛加萨——这只是牛头人的内部冲突；而警告吉安娜部落对联盟的战略就完

全不一样了。仿佛是许多个纪元以来的第一次，吉安娜发现自己在关心一名部落成员的安危。

祝踏岚敲响了铜锣。尽管法庭中的紧张气氛依然没有散去，但至少旁听者们都安静了下来。没有人想要在如此紧关节要的时刻从法庭中被驱逐。

画面中的佩里斯还在说话："而更令大族长感到伤心的是，部落的这一场胜利源自于对黑暗萨满魔法的使用。他蔑视这种行为。但为了保护族人，贝恩已经同意牛头人会继续为部落服务。他希望我向您说明，这样的屈从绝对是他所不愿意的。"

一些人的怒意消褪了。但大殿中依旧能听到愤怒的火花在爆裂。

"我相信这一点，"吉安娜听见自己说道，"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参与了一场针对联盟的暴行。北方城堡……"

"北方城堡仅仅只是个开始，"佩里斯打断了她，"地狱咆哮想要的远不止一座城堡。"

"什么？"即使是现在，吉安娜还是能回忆起那时仿佛肚子上被狠狠打了一拳的感觉。

"他的目标是征服整片大陆。他很快就会下令部落向塞拉摩进军。请记住我的话，他们声势浩大，以你们目前的状况必将陷落。贝恩大族长从未忘记你的恩情，所以让我警告于你。他不希望看到你措手不及。"

"贝恩大族长，"吉安娜衷心地说道，"是一名真正值得尊敬的牛头人。我很荣幸受到他的重视。我感激他及时送来警告。请回报他，这将拯救许多无辜的生命。"

"他很遗憾自己能给的只有警告，我的女士。此外……他希望你收下破惧者并归还给其原本的主人。贝恩大族长感觉自己已经不该再持有它了。"

这些事，吉安娜想道，沃金肯定会理解，他甚至有可能早就知道……

“我会确保破惧者物归原主的。”画面中的吉安娜说道。她的声音温暖而且充满感激。我曾经……是很好的，吉安娜想，我曾是那么好，那时……

当佩里斯深深地向她鞠躬的时候，吉安娜知道，这名牛头人远行者也能看到那时的她有多么美好。画面中的吉安娜迅速写了一张纸条，盖上印章，将它交给远行者。

“这封信能确保你被安全送出联盟领地……如果你在路上被抓的话。”

佩里斯发出浑厚的笑声，“您多虑了，不过感谢您的好意。”

“也请转告贝恩大族长，从没有牛头人远行者来过我这里。我的情报都是来自一名从北方城堡侥幸逃脱的联盟斥候。你就稍作休息，然后安全返回吧。”

“愿大地母亲向您微笑，女士。见到您之后，我更加理解贝恩大族长的决定了。”

“也许有一天，”画面中的吉安娜诚挚地说道，“我们能共同战斗吧。”

“也许吧，但恐怕此刻还不行。”

也同样不是今天，不是现在，吉安娜心中想。“那么，陛下，”她一边继续注视着正逐渐消失的画面，一边向瓦里安说道，“你打算以叛逆罪逮捕我吗？”

“我有一个问题。”

吉安娜转过头，却只看到了瓦里安伤痕累累的侧脸。暴风城国王愤怒的目光并没有射向她，而是射向了贝恩。“你认为贝恩知道那颗法力炸弹？你认为他是故意引诱将军们前往塞拉摩？”

“不。”回答干脆而清晰。说出这个字，让吉安娜的胸中感到一种奇异的慰藉。

瓦里安缓缓地点点头。“好吧，我还没有做出决定。等这里的事情都结束以后，你和安度因要把一切都告诉我。”他向吉安娜转过头，蓝色的眼睛里闪动着他心里的熊熊烈火，“一切！”

“语风书绍，”祝踏岚说道，“你还有什么要问证人的吗？”

“不，没有了，祝掌门。”泰兰德说道。

“血蹄书绍，我可以给你和被告一段时间，然后……”

“我不需要时间。”加尔鲁什打断了法设的话。在这个法庭上，加尔鲁什一直以来只是沉默地坐在被告席上。现在听到他的声音，吉安娜被吓了一跳。他的声音响亮有力，很有气势，却又不像这个兽人过去那种已经被吉安娜所熟悉的傲慢的吼叫。“我已经决定好了。”

“那么，辩护人将明确告知……”祝踏岚开口道。

“我来说，”加尔鲁什的声音变得更大了，“我要保留贝恩·血蹄。”

贝恩的耳朵一直向前方转过去。吉安娜觉得，贝恩一定也像其他人一样，认为加尔鲁什会因为自己的通敌行为而暴跳如雷。

泰兰德似乎更无法相信加尔鲁什的决定。“法设，我……”

“被告愿意保留他的书绍。”祝踏岚说道。甚至是法设似乎也有一点惊讶。但他几乎是立刻就恢复了平静，“我建议你以良好的姿态接受这一点，语风书绍。你还有证人要出庭吗？”

“只有一个了，法设。”

“你可以明天再请他出庭。血蹄书绍，你准备好随后请你的证人出庭了么？”

“是的。”贝恩说道。

“很好。我认为我们在这一天中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意外。我要提醒在座诸位——这座寺院乃是和平之地。无论今天发生的事情令你

们有何种感受，还请平静地进行交谈，不要因之出现纷争。”他敲了三下铜锣，正是宣布当日庭审结束。

吉安娜站起身打算离开，但瓦里安握住了她的手臂。“先等一下。我们还要稍微谈一下。”

➢ 第二十七章

这并非只是“稍微谈一下”。

这是一次漫长的交谈，一次令人不悦的交谈。最终，安度因发现他们根本不是在进行交谈，而是在彼此相互叫嚷。

理所当然，他的父亲非常愤怒。这是安度因和吉安娜早就预料到的。所以他们一直向瓦里安彻底隐瞒了吉安娜和贝恩之间的谈话，更不会提起安度因也参与了这些谈话。

“吉安娜，你怎么能帮助贝恩？你怎么能向他提供资金？”他们一到紫罗兰高地，瓦里安立刻爆发了。瓦里安在他的帐篷附近建起了一座大型亭帐，在那里处置各种事务。在这里，暴风城国王的座椅并不比其他人的更加华丽。不过现在没有人坐下。雨滴在亭帐上敲击出一串串有规律的节奏。

“我给他的是我自己的钱，不是塞拉摩的，也不是联盟的。你也应该明白，玛加萨·恐怖图腾如果成为牛头人的首领，对谁都不会是好事，包括联盟在内！”吉安娜的声音丝毫不弱。

“我根本没有机会说出我的想法，因为你从不会问我一句！”

“他没有去找你。他找的是我。塞拉摩……”说到这里，吉安娜突然变得面色煞白，并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早已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而且，你根本不会认真听我的话，就像你现在不会认真听我说话一样。”

瓦里安揉了揉眼睛。“我听了。今天在法庭上，我听到了一个牛头人远行者告诉我，你私自与一个联盟的敌对种族进行了极为微妙的政治沟通。”

“那时，我们与牛头人和部落都还没有发生冲突。”吉安娜说。

“我们一直都在冲突之中！”瓦里安吼道，“总会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制造出事端，导致双方开火。你很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这一

点。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关系才会如此微妙——每一件事都有可能影响全局。这件事尤其重要，我不应该以这种方式知道这件事。”

“你像我一样知道，无论贝恩说些什么，无论他有什么理由，你那时都不会听他的，因为他属于部落。正是因为我这样做了，我至少能够将塞拉摩的孩子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而你现在也在做和我一样的事。”瓦里安说，“现在的你根本不听部落说的任何一句话。”不等吉安娜反驳，他已经抬起一只手，说道：“让我们后退一步。”他强迫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我们先不要谈贝恩和你，不要谈这件事。以圣光的名义，我现在真正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认为把我的孩子拖进这种事里会是一个好主意！”

“我只是……只是碰巧遇到了。”安度因带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加入到这场争吵之中，“我用吉安娜的炉石逃出铁炉堡，恰好冲进了他们的谈话之中。父亲，不要生她的气，当时她也别无选择。”

“我很想把你们两个在监狱里关上一段时间。”瓦里安恨恨地说道。

“你不能这样处置我。我是一方势力的领袖，不是你的军官，更不是你的孩子。”吉安娜的声音如同寒冰。而亭帐外滚滚的雷声正像是对她情绪的回应。现在她全身都在因为愤怒而颤抖着。

“你是联盟的一员！”瓦里安毫不示弱地向她逼进了一步。

“你知道吗，”吉安娜咬着牙说道，“对于这件事，我想得越多，就越认为肯瑞托的前任领袖们是正确的——独立才是更好的选择。不要逼我，瓦里安·乌瑞恩。因为如果我别无选择，就只能反抗你了。”

“吉安娜……”安度因开口说道，但吉安娜摇了摇头。

“请原谅，但我现在实在是有些受够乌瑞恩家的男人了。我们晚餐的时候再见吧。”她开始用双手做出极度精巧的手势。经过多年练习，传送术对她而言已经像呼吸一样轻松自然。蓝紫色的光晕映照在她冰冷严厉的面孔上。然后，她就消失了。

乌瑞恩父子在沉默中又站了一会儿。雨水连续不断地敲打着他们头顶的帆布。“那么，”安度因感觉到尴尬的气氛，终于开口道，“您打算不让我吃些东西就送我去监狱吗？”

“她不应该把你扯进这件事里。”看到瓦里安的面容，安度因知道自己的笑话很失败。

“如果我不是‘嘭’的一声出现在她的客厅里，她根本不会把这事告诉我。”安度因坐下来，无聊地用手指描画着椅子扶手上的雕刻花纹，“父亲，贝恩是一个好人。”

瓦里安也坐下来，用指节撑住下巴。“麦格尼……他是你的朋友，安度因。破惧者是他所珍视的宝物。所以他才会将它赠送给你。为什么你要把它转送给一个牛头人？只是为了让那个牛头人……把它扔回到你的脸上吗？”

父亲的愤怒中压抑着受伤的心情。“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圣光眷顾贝恩。他将这件宝物送还给我，是因为他要坚守自己的荣誉。他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阵营，而他最不想做的事情肯定是使用破惧者在战场上攻击吉安娜。”

瓦里安闭起眼睛，片刻之后，他说道：“我没有想到过这件事。儿子，我还是非常生吉安娜的气。”

“她知道是为什么，但她也很难过。我觉得……昔日家园今天出现在她的眼前，对她而言一定是一件很难熬的事情。”

“当然。这场审判……”他摇了摇头，“等到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我会很高兴。无论结果如何，加尔鲁什都已经不再掌权了。我相信，无论他是被处决，还是在牢狱中等死，都不会有什么区别。他已经无法再兴风作浪了。”

“陛下！”一名瓦里安的卫兵在亭帐外说道，“有一封给您的信。”

“进来。”瓦里安喊道。满身雨水的卫兵走进来，敬了一个礼，将一份依旧保持着干燥的卷轴呈递到瓦里安面前。这份卷轴被蜡漆封住，上面有熊猫人的文字，表明它是一份公函。瓦里安伸出手指，挑

开蜡封，细看信中的内容。一开始，他显得怒气勃发，但没过一会儿，他又笑了起来。

“信里说什么？”

作为回答，瓦里安把卷轴丢给了安度因。

致瓦里安·乌瑞恩国王：

您已受到召唤，请前往白虎寺，

在审判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法庭上为被告做证。

卷轴末尾有一只熊猫人的爪印作为签章。

***

晚饭之后，安度因坐在海滩上。大雨已经暂时停住了。他现在不想去找他的父亲或者吉安娜，所以只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面，看着大海，还有在港口中进进出出的海船，以及高塔上的那团紫罗兰色的光芒。

扇动翅膀的声音突然出现。他心生警惕，从石头上一跃而起，手中握紧了破惧者。看到自己头顶上方几码处有一只大小类似于大狗的生物在盘旋，他才放下心来。那只生物的前爪中还抓着一个皮囊。

“介意我陪陪你吗？”拉希奥问道。

“你知道的，”安度因回答道，“吉安娜和我父亲都不希望我和你说话，所以不管怎样，请一定下来陪陪我吧。”

拉希奥笑了一声，轻盈地落在王子身边的另一块石头上。眨眼之间，他已经变成人类形态，嘴角依然挂着笑容。

“你的左右呢？”安度因问道。他指的是永远都跟随在拉希奥身边的护卫。

“今晚我没有让她们跟着。我来看看，在今天法庭上乱过那一阵以后，你现在是否还好。我已经做好准备，如果你的父亲一定要把你

放进监狱里去，我就打破监狱把你救出来。我希望你能知道，还有我在挺你。”

“你真好，”安度因说，“不过这件事暂时已经被放下了。至少可以等到审判以后再谈。我想，我的父亲大概会把我锁起来，直到我三十七岁的时候。”

“我大概能理解，绝大多数人类父母都会有这样的情绪，”拉希奥回应道，“我想，你今天没有去看加尔鲁什。”

“我怎么会……没关系。”他并没有想要隐瞒这件事，不过他也没有公开宣布过这件事。他相信，参与这件事的人都不会随便和别人提起，但拉希奥似乎总是能够查清楚他想知道的事情。“我……已经不知道是否还会再去见他了。”

“不要告诉我，你已经放弃将那个家伙带回到圣光中了！”拉希奥将一只手放在心口，以颇具戏剧性的姿态说道，“我承认，听到你这样说，我应该感到哀伤。不过，我早就说过，你的天真无邪迟早会要了你的命。”

安度因揉搓着下巴，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我想，也许我只是有些累了，厌倦了所有这一切。我只是被束缚在了这里，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等到我再长大一些，”拉希奥宣布说，“我会礼貌地请你骑到我背上，带你去看各种奇妙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我们一个晚上经历的冒险就会和你父亲十年遇到过的事情一样多。”

“这听起来可真是吸引人。”安度因愁眉苦脸地说。

“现在，”黑龙说道，“我正在寻找浮木，好生起一堆火，赶走寒冷和黑暗，让我们能玩上一把……”他以夸张的动作从手中的皮囊中抓出一样东西，“机会。”

安度因的情绪终于高涨起来。“机会”是一种游戏，它的目标是让参与双方达到平衡状态。这肯定是度过这个特殊夜晚的完美方式。

“来吧。”安度因说道。

➢ 第二十八章

第七日。

“控诉人，你可以请出你的最后一位证人了。”祝踏岚说道。

吉安娜觉得，泰兰德看上去很是疲惫。

“如果法庭愿意，我将请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做证。”

吉安娜站起身，不慌不忙地走下台阶，来到大殿的中心部分。对于泰兰德昨天的取证，吉安娜有许多理由可以质疑这位高阶祭司的智慧，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位暗夜精灵的的确确地污损了她最好的证人的名誉。无论如何，吉安娜想，实在是有太多证据可以证明加尔鲁什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就算是仁慈宽厚如天神，也肯定可以明白，有必要将这名罪犯锁在某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里，然后彻底把他遗忘。

卡雷昨晚一直在努力与她交谈。但她只是对卡雷说，她没有事，而且已经非常疲惫了，他们可以等到明天早晨法庭时再见。那一晚，她做了很多噩梦，有些来自佩里斯的证言，有些则是因为害怕自己也会被推上证人席。

“首先，我必须要说，吉安娜女士，我真心为了要迫使您重提一些旧事而感到歉意。”

吉安娜看着泰兰德的眼睛，直白地说道：“书绍，我每天都会重新想起塞拉摩。提问吧。”

泰兰德点点头，仿佛刚刚受到一番严厉的斥责，不过她还是走过来说道：“吉安娜女士，就像我们昨天听佩里斯·雷蹄所述一般，你得到了塞拉摩将要受到攻击的警告。”

“是的。”

“在得到警告以后，你做了什么？”

“我下达命令，让所有塞拉摩居民都知道此事。想要离开的人可以立即启程，但最终绝大多数人都愿意留下来参加战斗。我们向加基森送走了满满一船的平民，其中包括所有的孩子。我还与瓦里安国王取得了联系。”

讲述这段过往并不像吉安娜所担心的那样困难。只要回答问题就好，她对自己说，保持客观的态度。

“瓦里安国王有何反应？”

“他告诉我，他将派遣第七军团的远洋舰队前来增援，并且从艾泽拉斯各处的几个驻防区召来了他麾下的将军们。他还会联系吉恩·格雷迈恩。我负责与联盟的另外几位领袖联络，寻求援助。”

泰兰德一直在来回踱步，将双手交握在身前。她的注意力不是在吉安娜身上，而是在陪审团那里。“那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随后，我得知有几艘部落舰船驶来，并在紧邻联盟水域的地方下锚停泊。”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你对他们发动攻击了吗？”

现在，吉安娜的确感觉到了一些异样，一种令人作呕的感觉正在她的腹内慢慢凝聚。她摇了摇头说道：“没有。”

“为什么不攻击？”

“因为他们不在我们的水域。我不想成为挑起战争的人。”我应该攻击的。圣光拯救我，我应该攻击的。也许，如果我们在将军们到来之前就采取行动……

“你说过，你向其他联盟领袖寻求援助。你还向其他人寻求过援助吗？”

吉安娜舔了舔嘴唇。“是的，我前往达拉然，与六人议会进行了接洽。他们响应了我的请求，派遣罗宁本人和另外几位优秀的法师来到塞拉摩。罗宁的妻子，银色盟约的游侠将军温蕾萨·风行者也随罗宁一同前来。”

“你那时又做了什么？”

“我们等待瓦里安国王所承诺的援军。塞拉摩变成了一座时刻准备投入战争的城市——储备食物、武器、绷带。士兵们每天加紧训练。我们随时都在等待着部落的战舰冲进我们的港口。”随着叙述越来越接近塞拉摩毁灭的那一刻，吉安娜的心跳也快了起来。

“承诺中的援军赶到了吗？”

吉安娜很想用言语把控诉人的问题顶回去，但她最终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所有人都知道那段历史。所有人都知道塞拉摩发生了什么。肯定就连天神也都知道。但这一刻也正是她一直在等待的，不是吗？要让加尔鲁什偿还他犯下的罪行。如果这意味着她要重温那恐怖的一天，她愿意这样做。

吉安娜清了清喉咙。“是的，他们来了。第七军团的二十艘战舰和六位联盟最优秀的将军……还有一位伟大的海军司令。”奥布里，他在北方城堡的战斗中险死还生，却最终殒命于塞拉摩……

“普罗德摩尔女士？”泰兰德问道。

“我……我很抱歉。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我说，部落最终发动了攻击，是吗？”

“是的。”

“你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是的，最终是我们赢了。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人都牺牲了。在战斗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名叛徒，萨伦・织歌者。一名肯瑞托的成员——一名夺日者。”吉安娜竭力用冷静客观的声音进行陈述，但她说出最后这个名号的时候，言语中还是充满了恨意。她紧紧攥起双拳。为什么那时她不曾意识到，他们根本就是不值得信任的？

“你有没有失去亲近的人？”

“维摩尔上尉。他是我多年的朋友。”

“还有谁的牺牲是让你格外感到心痛的？”

吉安娜摇着头。“没有。不……那时没有了。”

“你是否察觉到，那时部落正在图谋以其他任何非常规的手段摧毁塞拉摩？”

“没有。他们战斗得异常凶猛，同样死伤惨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那时已经倾尽了全力，就像我们一样。”

“所以你认为你们获得了一场真正的胜利。”

吉安娜点点头。“是的。”

“部落撤退之后，你们又做了什么？”

“一切必要的事务——”吉安娜说，“照料伤员、掩埋死者，安抚那些失去挚爱的人，让活下来的人振作精神。”

金迪……

她用口水润了润嗓子。“我们发现，部落的士兵在战斗中救走了萨伦·织歌者。温蕾萨和珊蒂斯·羽月立刻出发去追踪那名叛徒。所以她们没有……”她的喉咙紧闭了起来。

“所以当法力炸弹落下的时候，她们没有在场。”泰兰德带着深切的同情说道。

吉安娜很高兴自己记得将一块手绢塞进袖子里。她把手绢抽出来，擦了擦眼睛。“是的，感谢圣光，她们活了下来。”

“书绍，”祝踏岚说道，“你想要提请休庭吗？”泰兰德看着吉安娜。大法师摇了摇头。她用尽全部力量，才能让自己在这个时候，在这里说出这些事。她不知道如果现在停下，她是否还能再有勇气张开口。

“好吧，我们继续。”泰兰德说道，“那么，你认为战争已经结束，联盟取得了胜利。你开始照料你的人民。你又是在什么时候感觉情况有异的？”

“卡雷苟斯在异变发生前来到了塞拉摩。”那些“如果当时……”的假想并没有完全离开。它们就像一群塔布羊在吉安娜的脑海中乱窜，用数不清的蹄子踢蹬吉安娜的神经。如果当时他们能够更加认真地寻找聚焦之虹；如果那件宝物未曾被偷走；如果……“蓝龙军团的一件名为聚焦之虹的珍贵宝物被偷走了，卡雷苟斯来请我帮助他寻找这件宝物。在战斗结束后不久，他告诉我，他能够感觉到聚焦之虹，而且那件宝物正在迅速向塞拉摩靠近。”

“聚焦之虹，”泰兰德喃喃地说道，“你是否能为我们详细说明一下这件宝物？”

“它已经沉眠了千年之久，直到玛里苟斯开始利用它来引导湍流之针。这些针能够将奥术魔法能量从艾泽拉斯的魔网中汲取出来，注入到魔枢中去。”吉安娜解释道，“玛里苟斯死后，聚焦之虹又曾被用于激活克洛玛图斯——唯一通过试验成功制造出来的多彩龙。后来，四位巨龙守护者与掌握大地元素之力的古伊尔合力击败了他。”吉安娜又一次不得不回忆起部落的前任大酋长对这个世界施与的恩惠。她立刻愤怒地将这个想法推到一旁。

“那的确是一件强大的宝物。很明显，如果它落在错误的手中，便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泰兰德说道，“随后又发生了什么？”

“卡雷去寻找它，”吉安娜说道，“而罗宁……”她的嗓音变得沙哑。她用颤抖的手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吮了一口。现在她的心跳得就像一只狂奔的小兔。

泰兰德仿佛是想要伸出手抚慰吉安娜，但她最终还是没有完成这个动作。她只是转向克罗米，用几乎可以说是“虔敬”的声音说道：“庭上，请允许我以满心的敬意呈现关于那起事件的时光之相。”

吉安娜从没有见到过克罗米有过如此严肃的样子。那位小侏儒将双手轻轻放在时光之相上，开始编织法术，将沉睡中的铸铜龙唤醒。

吉安娜用力咬住嘴唇。一幅画面开始成形。她在画面中看到了自己和已经壮烈牺牲的罗宁。她的眼睛被泪水刺痛。她抬头向旁听席望去，看到了那里的温蕾萨。那位高等精灵双手紧攥成拳，仿佛已经全然没有了呼吸。让温蕾萨见证这一刻——吉安娜不知道自己是应该伤心，还是感到欣慰。那是毁灭的一刻，但温蕾萨将会亲眼见到她深爱

的那个人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而真实的英雄。这里的所有人也都将与她一同见证这一刻。

画面所表现的地点是她的塔楼——她最喜欢的塔楼，里面装满了各种书籍、卷轴，还有许多小座位，让她能够在那里阅读。各种各样的药剂让她能够进行许多精彩的实验。一扇打开的窗户将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引入室内，也让她能看到那些在天空中行驶的地精飞艇——它们就像是蓝天上的一颗小点。她与蓓恩和特沃什在这里曾经度过了无数时光。而现在，活生生的罗宁正等待着那时的吉安娜快步跑上台阶。跟随在她身后的还有一些意欲帮助她的志愿者。而吉安娜现在才意识到，她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那就是聚焦之虹？”画面中的吉安娜问道。

“是的，”罗宁说，“它正在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法力炸弹灌注能量。并且它还产生了一个抑制力场，使得没有人可以离开这里。我可以转移它，但是首先你得帮助我。我可以暂时压制住抑制力场，争取一些时间让大家安全离开。”

“当然！”画面中的吉安娜开始打开传送门。暴风城——吉安娜很清楚地记得那里。她要将同伴们送去那里。但法庭上的她和所有人都看到，传送门的对面是无尽之海上的一座岩石小岛。

“你为什么重新设定了传送门的方向？”

“这样……消耗的能量更少。”罗宁吃力地说着。抵抗抑制力场的行动显然正在耗竭他的力量。吉安娜想要反对，但罗宁打断了她，“别争了，全都进去！所有人！”

吉安娜的同伴们服从了命令，但她没有。现在的她看到自己向罗宁露出惊骇的表情。“你根本阻止不了那个炸弹，你打算牺牲自己！”

“闭嘴，赶紧进去！我必须把炸弹引到这里，法师塔里！这样才能保住温蕾萨、珊蒂斯，还有……尽可能多的人。这里的塔壁都灌入了魔力，我应该可以尽可能抑制爆炸的范围。别像个傻姑娘似的，吉安娜，快走！”

“不！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你还有家人要照顾，你还肩负着领导肯瑞托的责任！”

“而你是肯瑞托的未来！”罗宁厉声喝道。他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瘫倒在地。现在唯一还能支撑他的，也许只剩下他的意志了。

“不！我不是！”画面中的吉安娜坚持着，“塞拉摩是我的城市，我必须留下来保卫它！”

“吉安娜，我用尽全力就是为了把炸弹引到这里来，避免它在城市中心引爆。如果你还不快走，我们就都会死在这儿，我的努力也就全部付之一炬了。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天空中，飞艇靠近的声音越来越响了。“我不会丢下你的！”吉安娜喊道，“也许我们一起合作就可以转移它！”吉安娜看到自己仰头去看正在逼近的飞艇——她看到了卡雷苟斯落下，看到炸弹被抛出。时光之相的画面发生了改变，突然间，仿佛大殿中的所有人都在看着吉安娜所看到的一切。法庭上响起了一片片惊呼声。

后面的事情在吉安娜的记忆里已经是一片模糊。但现在，她能清楚地看到了。罗宁暂时停止施法，抓住吉安娜，把她推进了传送门。吉安娜挣扎着，但已经落入了传送门的法术范围之内。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吉安娜一直紧盯着罗宁。

肯瑞托的首领直视窗外，伸展双臂，在他留着山羊胡的脸上，只有彻底的轻蔑。

然后……

吉安娜的世界变成了白色。罗宁的整个身躯则变成了紫罗兰色——纯粹的奥术魔法能量的颜色。紧接着，它爆发成一团令人胆寒的浅紫色灰云。

不等吉安娜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她的喉咙已经突然因为激烈的尖叫而感到疼痛难忍。法庭中不止她一个人发出这种叫声。在过去的画面中，看到那颗法力炸弹落下的人们也在发出同样恐怖而绝望的呼喊。

她依稀听到祝踏岚在不断敲击铜锣，呼吁人们镇定。吉安娜只能庆幸对温蕾萨的折磨终于结束了。而她自己的则刚刚开始。

***

安度因从没有直接和吉安娜谈过她在塞拉摩的最后一刻都见到了什么。他听说过那些事，也以为自己懂得吉安娜经历过一场怎样的噩梦。而现在他意识到，自己对那场灾难的理解实在是太苍白了。他不知道泰兰德计划展示些什么，但在发生了昨天那件事以后，他一直都在以最坏的可能性推测今天庭审的状况。现在，既然泰兰德已经让陪审团和旁听者们看到了罗宁牺牲的恐怖画面，安度因推测，这位控诉人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安度因不得不承认，这名暗夜精灵残忍的、不留余地的手段的确奏效了。他愤怒地瞪着加尔鲁什。那个兽人坐在被告席里，坏了一条腿，身上全是煞的伤疤，被铁链紧紧地锁住。他旁边的贝恩正用双手托着头。安度因知道，阻止愤怒的旁听者们，让他们没有把这座神庙掀翻的并非是牢狱的羁押，而是他们知道这样做就无法看到下一段时光之相，听到下一个证人的证言，无法再知晓这名罪犯还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

法庭休庭二十分钟。温蕾萨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安度因相信她不会再回来了。这当然不能怪她。吉安娜也是在祝踏岚刚一宣布休庭的时候，就随同泰兰德离开了。安度因能够从她们的肢体语言中看出来，现在她们的关系相当紧张。他本以为卡雷苟斯会陪着她们两个，但那位蓝龙只是留在了座位上。

“你不打算去找吉安娜吗？”安度因问，“休庭时间是不长，不过我相信，她一定很高兴能看到你。”

卡雷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见到我。”

安度因笨拙地在椅子里动了动身子。瓦里安完全没有注意他。国王正靠在椅子里，双臂抱在胸前，双眼死死地盯着加尔鲁什。

“听你这么说，我很难过，”安度因低声说：“她经历过那么多……你们两个真的很合适。”

“我也希望如此。”蓝龙说道。然后，他仿佛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便拍了拍安度因的肩膀，带着过于矫饰的兴奋表情说道，“我要去伸展一下翅膀了。”

“我真希望也能像你一样。”安度因说。

“什么？伸展你的翅膀？”这真是个糟糕的笑话。但安度因还是禁不住微笑起来。“哈，没有错。但我只有两条腿。一会儿见，卡雷。”

吃了三个莲蓉包，又喝了一杯牦牛奶茶之后，安度因发现自己正在自问为什么要帮助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如果泰兰德继续按照安度因设想的那样展示那些灾难，安度因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去找那个兽人了。

***

吉安娜面色苍白，但要比刚才镇定了许多。当她和泰兰德重新进入法庭，回到证人席上的时候，两人的关系似乎也有所缓和。祝踏岚宣布庭审重新开始，泰兰德可以继续提问了。

“就像我们在时光之相中看到的那样，罗宁成功地将你传送到了安全地点，并吸引法力炸弹直接命中了塔楼。”泰兰德说道，“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吉安娜笔直地坐在椅子里，双手交叠在膝头，双眼通红。但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声音显得格外平静。“我在那座岛上恢复了神智。卡雷苟斯找到了我。我告诉他，我要回塞拉摩，去看看还能为那个地方做些什么。他要陪在我身边，但我坚持要一个人去。”

安度因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卡雷苟斯。蓝龙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并没有去看吉安娜。安度因猜测，那时他们之间的对话并不像吉安娜现在描述的那样温和有礼。

“你回去了？”

“是的。”

“我想要向法庭展示，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在回到那座她所建立、所深爱，并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城市之后，看到了什么。”她向克罗米点点头。

旁听席中传来许多心惊胆战的议论声。安度因看到，就连安稳如山岳的天神们也都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法力炸弹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弹坑。宏伟的塔楼只剩下了细小的碎石。天空中仿佛被撕裂出一道伤口，伤口中涌动着各种疯狂的色彩。安度因曾经听人说过，只有在诺森德才能见到如此诡异的景象。

还有那些尸体……

安度因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却尝到了苦胆的味道。那么多尸体。其中有一些是正常的——至少还能看出尸体的样子，而另一些却飘浮在空中，向上流着血。还有许多尸体完全变成了紫罗兰色。这里的死亡仿佛全无规律或道理可言。

安度因在画面中看到了吉安娜——她的脸上全无血色，惊骇已经抹去了她的一切表情。她在废墟中行走。她的头发变成了白色，在她的身周飘散。安度因能够听到依旧强烈的奥术能量发出“嗡嗡”的共鸣和零星的爆裂声。

在一片毁灭的惨象之中，还留有一些细小的、日常生活的痕迹。安度因瞥到了一些像高脚杯、发梳、书页一样的东西。当吉安娜想要将它们捡拾起来的时候，它们崩碎成了紫色的粉末。

巨大的神殿中鸦雀无声。每一个人都在看着吉安娜在废墟中搜索，寻找生命，寻找任何希望的痕迹。唯一打破沉寂的只有悲苦的呜咽声——有一些人认出了吉安娜所经过的尸体，正在哀悼那些死者。蓓恩曾经从那么多战场上平安归来，现在她依然紧攥着佩剑。吉安娜俯身轻抚她的长发。发丝在法师的手指间粉碎了。

安度因也认得其他人——海军司令奥布里，以及马库斯·乔纳森将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看到暴风城的主门，就能看到他。安度因发现，自己正在内心中期盼着那时的吉安娜能够离开这个地方，这样他就不必再看到这种恐怖的场景了，哪怕他明知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地面上有一个不大的形体，差不多像是一个孩子。安度因转过头，望向法庭中的吉安娜，看到她已经将脸埋在了手绢里面。她无法再看到这一幕。安度因不觉得她有错，一点也不。

画面中的吉安娜盯着那具小尸体。她正俯卧在一个猩红色的水坑里，鲜血沾污了她粉色的马尾辫。吉安娜向金迪·火花的尸体轻柔地伸出手去，这名侏儒曾经是她的学徒。

金迪塌陷成一堆紫色沙粒。过去的吉安娜发出了惨痛的尖叫。

安度因想把目光转向一旁，但他完全没办法做出任何动作。他没办法不去看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法师之一。现在，她只是在尖叫着，哭号着，捧起一把又一把奥术灰烬，仿佛能够将那个女孩重新拼合起来。

旁边的卡雷苟斯猛吸了一口气。安度因想要跳起来，用全力向泰兰德吼叫：停下来，求求你，停下！仿佛泰兰德听到了他心中的呼喊。精灵祭司向克罗米点点头，画面仁慈地消失了。安度因重重地呼出一口气——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一直屏住了呼吸。

泰兰德转过身，眼睛里闪烁着以沉重的代价换来的胜利之光。她用如铜钟一般洪亮的声音说道：“该你向证人提问了，血蹄书绍。”

➢ 第二十九章

贝恩·血蹄并没有立刻站起身。刚刚见到的那一幕彻底震撼了他。他无法想象，在这一切之后，自己怎么可能再用一系列问题淹没吉安娜，更不要说还要以此来回护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了。他甚至没有办法让自己去看那个兽人。他迅速地低声向大地母亲祈祷，寻求指引，然后才站起身，向曾经的塞拉摩女士走去。

“吉安娜女士，”他低声说道，“如果您有需要，我很愿意向法庭要求暂停休庭。”

吉安娜看着他，脸上闪过无从解读的复杂表情。她的声音则显得异常平淡。“不，我希望现在就结束这一切。”

“我相信，这个法庭中没有人能够指责您什么。”他并没有向吉安娜表示同情。这不是吉安娜想得到的——至少不是从他这里想得到的。“尽管齐聚于此地的我们都在为了刚刚看到的景象而心神难安，但对于这场卑鄙的袭击给您带来了什么，我们依旧只能进行猜测。”对于那场攻击，他并不惮于给出这样的评价。贝恩是一个有话直说的牛头人。而且，无论是谁看到塞拉摩的毁灭，都只能给出一样的评价。“您能否用您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你有怎样的感受？”

吉安娜盯着他，然后开始发出笑声。那是凶狠却又苦涩的笑声。贝恩抖动耳朵，后退了一步。吉安娜努力控制住自己，然后说道：“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能有任何言辞可以形容我的感受。”

“请尽力一试，吉安娜女士。”

“愤怒，非常愤怒。我的心中有那么多……怒火。我无法呼吸，我无法进食，我几乎无法移动。我是那么愤怒。你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是的，你们看到了恐怖。我看到你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哭了，但你们并不在那里，你们没有看到你们的朋友……”

她咬紧嘴唇，陷入了沉默。贝恩给了她一点时间，然后温和地探问道：“您非常愤怒，那么您想要做什么？”

“我想杀了他。”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是的。加尔鲁什，还有我能找到的每一个兽人。我想杀死每一个地精、每一个巨魔、每一个被遗忘者、每一个血精灵，还有每一个牛头人，包括你，贝恩·血蹄。我想要彻底抹除部落，就像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抹除我的家，抹除了我的生命。”

贝恩并不愤怒，他的声音和神态依旧温和轻柔。“那么，您做了什么？”

“我去找瓦里安国王，告诉了他加尔鲁什所做的一切。他是对的，部落不值得信任，部落是应该憎恨的。一直都是我的错。我告诉他，我们需要向部落发动战争，第一步应该是摧毁奥格瑞玛。”

“瓦里安国王是如何回应的？”

“他同意我们需要进入战争状态，但他不想立刻发动攻击。他说，我们需要更合适的战略，应该重建北方城堡。我告诉他，我知道该如何使用聚焦之虹摧毁奥格瑞玛，就像加尔鲁什摧毁了我的家园。”

“他又如何回应？”

吉安娜再一次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他说……他不能冒这样的风险，让联盟继续遭受损失。安度因说，他认为就算是部落中也会有人对加尔鲁什的卑鄙行径感到愤怒。我告诉他们，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太晚了。”

“你具体是怎样说的？”

“我记不起了。”

“吉安娜女士，如果你不能告诉我你当时说了些什么，我可以展示这一段时光之相。”贝恩的声音很和蔼，吉安娜却猛地抬起了头。贝恩在她的脸上看到了……羞愧。

“这没有必要，”她平静地说道，“我对瓦里安说，他是个懦夫，我……又向安度因道歉，因为我曾经让他轻信部落中也有好人。然后……我离开了他们。”

“那时你又做了什么？”

“我去了达拉然。我告诉温蕾萨当时发生的一切。她的丈夫是多么勇敢，正是罗宁拯救了我，也拯救了她和其他许多人。”贝恩没有去看温蕾萨的反应。实际上，温蕾萨在休庭结束之后还没有回来。“我请求肯瑞托的帮助。我想让他们启动浮空城达拉然——他们以前这样做过——并用它彻底铲平奥格瑞玛。他们拒绝了。”

“所以，看样子没有人想要铲平整座城市，即使发生过塞拉摩那样的惨剧。”贝恩说。

“他们不想。”

“那么你那时又是怎样做的？”

“我抢在部落之前回收了聚焦之虹。尽管没有人帮助我，但我还是学会了该如何使用它。”

“没有军队，没有达拉然的帮助？”

“是的。”

“你又有怎样的计划？”

吉安娜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贝恩。她扬起下巴，说道：“调动足够的水元素，冲毁奥格瑞玛。”

“我想，我们可以断言，你并没有那样做。”贝恩说，“你被阻止了吗？还是你改变了主意？”

“我……可以说两种原因都有一点。”

“你能做一下解释吗？”

吉安娜紧蹙起双眉。“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知道自己到底打算做些什么。”她顿了一下，也许是在仔细选择用词，也许是在努力回忆自己在那个时候的心情。凯诺兹已经精确地找到了那个时刻，却因为牛头人选择不展示这段时光之相而只能空自气恼。贝恩不认为展示一位愤怒、狂乱的吉安娜精心布置复仇行动会对加尔鲁什的案子有什么好处。在他看来，除了为他面前的这位女士带来更多的痛苦，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而吉安娜在今天已经承受过太多痛苦了。

“我那时在勇士岛，制造出了足以摧毁奥格瑞玛的巨型波涛。只要再过片刻，我就会把它推向北方，推向奥格瑞玛。它在一路上将会聚集更多能量。”

“为什么你没有施放它，普罗德摩尔女士？”

“古伊尔干扰了我。”

“他怎么会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你？”

“是元素告诉他的。元素向他发出呼唤，要求他帮助它们。他说，他不会让我淹没奥格瑞玛。我们……为了控制那道波涛而发生了争斗。”

贝恩转过头，看了一眼古伊尔。他正和阿格娜在一起，向前倾过身子，专注地看着贝恩和吉安娜。兽人的蓝色眼睛里充满了哀伤。这一段在人类外交家和兽人领袖之间建立的友谊是独特而珍贵的。加尔鲁什也将它摧毁了。

“谁赢了？”

吉安娜顺着贝恩的视线迅速瞥了一眼。“我。我打算杀死他。”

“又发生了什么事？”

“卡雷找到了我。他与古伊尔一起，竭力想要劝阻我。”

“他们说服你了？还是用武力逼迫你就范？”

吉安娜的表情显得很困扰。“他们……告诉我，那样的我不会比加尔鲁什更好，不会比……阿尔萨斯更好。我意识到……”她扬起面

孔，“我意识到他们是对的。”

“如果你那样做，就会像加尔鲁什一样？”

“对此，我表示反对！”泰兰德说道。

“法设，我正试图确认，我们全都能够正确地理解证人的证词。”贝恩说道。

“我同意辩护人。”祝踏岚说道，“证人可以进行澄清了。”

“是的，”吉安娜说，“我们会成为一样的人。”

“你不想那样。”

“不，决不。”

“但在那一段时间里，你理解他怎么会想要做这种事——摧毁一座城市，甚至不惜杀光其中的平民。”

“我……是，是的，我明白。”

贝恩低下了头。“谢谢，吉安娜女士。我没有问题了。”

“你呢，控诉人？”祝踏岚问道。他的手伸向了锣锤，很显然，法设认为控诉人也不会再有问题了。

“法设，我有问题。”泰兰德站起身，向吉安娜走去，“吉安娜女士……你后来又发现，如果你当时释放波涛，你同样会摧毁联盟舰队。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是你事后对自己收手感到欣慰的理由？”

贝恩屏住了呼吸。吉安娜很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这正是泰兰德想要的答案。然后吉安娜就可以离开，去照料在今天被狠狠撕开的伤口。贝恩知道，达拉然已经成为吉安娜的新城市，她的新家园。而夺日者在达拉然的背叛更是深深地伤害了她。许多人都说，那些叛徒让吉安娜的情绪又回到了塞拉摩刚刚被毁灭时的状态。更有谣言说，吉安娜在推动瓦里安拆解部落。

吉安娜没有立刻回答。对于这个问题，她进行了应有的思考。“当然，得知联盟舰队不曾被我无意中毁掉，我感到很欣慰。但这并不是我真正感到高兴的原因。”她不眨眼地看着加尔鲁什，“我很高兴我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我绝对，绝对不想变成他那样的人。”

贝恩相信，假以时日，泰兰德应该会接受这个回答。但这位暗夜精灵现在显然无法对此感到释然。吉安娜是泰兰德最终的，也是最好的证人。从此刻开始，控诉人将只能受限于跟随提问了。很显然，泰兰德希望能给自己的控诉画上一个强有力的句号。而现在，她又问了一个多余的问题：“或者像部落一样？”

吉安娜一动不动地坐着。泰兰德也只得等待下去。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道：“吉安娜女士？我的问题是，你希望绝对不要像部落一样吗？”

吉安娜——饱受折磨、怒不可遏、满身伤口、历经苦难、诚实的吉安娜，简单地回答道：“部落不是加尔鲁什。”

泰兰德瞪大了眼睛。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太晚了。“没有问题了，法设。”泰兰德低声说着，久久地注视着吉安娜，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

当希尔瓦娜斯到达幽暗城附近提瑞斯法林地的澈水湖时，她发现她的妹妹已经在等她了。

“我收到你的纸条了。”希尔瓦娜斯说，“我为我们带来了马匹。”希尔瓦娜斯看到温蕾萨离开法庭之后，就相信她不会再回来了。温蕾萨亲眼见证了丈夫的死亡——或者，更准确一些，见证了她的丈夫变成一团紫色的奥术虚影，然后才死掉。但希尔瓦娜斯看到这张纸条的时候，却吃了一惊：澈水湖，我想骑马。温蕾萨要求在被遗忘者的国土中心处见面，希尔瓦娜斯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她的妹妹竟然知道这个地方，而且能够绕过被遗忘者的一切边防哨所，悄无声息地深入到这里，这足以让希尔瓦娜斯感到骄傲。风行者的“双月”都是技艺非凡的游侠。不过，温蕾萨要骑马这一点并不让希尔瓦娜斯感到吃惊。她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非常喜欢一同骑马。温蕾萨更是酷爱这一活动。

温蕾萨正背靠在一棵枯树的树干上。她缓缓地转过头，看上去是那么憔悴、纤瘦，希尔瓦娜斯很高兴自己能为妹妹提供一点乐趣——至少她希望能这样。温蕾萨看到那两匹坐骑的时候，立刻瞪大了眼睛。两匹亡灵战马也在稳稳地看着她。其中一匹马垂下没有血肉的长脖子，咬了一口草。被牙齿咬碎的草屑又落回到地面上，这匹亡灵马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只是低垂着颈椎，又咬了一口草。

“它们是……骷髅。”温蕾萨喃喃地说道，“马的骷髅。”

“很少有活物愿意背负我，妹妹，它们甚至不愿意靠近我。你需要学习如何骑乘这些马，如果你要来幽暗城居住的话。我向你保证，它们绝对会服从任何命令。”

“是的，我觉得它们不会有犟脾气。”温蕾萨说。

但小月亮并没有走过来上马的意思。希尔瓦娜斯放下两匹马的缰绳。她知道，它们会一直停留在原地。她坐到妹妹身边，笨拙地问道：“你怎么样？”她已经太久没有在乎过别人的感受了。

温蕾萨闭起眼睛，但泪水还是沿着她的睫毛滑落下来。“我非常非常想他，希尔瓦娜斯。我真的好想他。”

希尔瓦娜斯没有办法安慰自己的妹妹。她甚至找不到罗宁的尸体，为妹妹复活她的丈夫。所以，她只能静静地坐着。

“想到我们就要杀死加尔鲁什，我又是那么……那么高兴。”温蕾萨继续说道，“我希望你给我的毒药起效很慢，又充满了痛苦，我希望他受苦——就像他让我受了那么多苦。我很高兴能在今天看到这一幕。它增加了我复仇的动力。但我绝不想再看到它了，我也不要再去回忆他的离去。我和那个世界已经再没有关系了。”

“好吧，”希尔瓦娜斯从口袋中取出一只小瓶子，“我相信，我能让你的全部梦想成真。这只瓶子里的毒药足以杀死二十个兽人。是的……它拥有我们想要的一切特性——起效慢、充满痛苦，而且绝对没有解药。”

温蕾萨伸出手，仿佛希尔瓦娜斯要送给她一件生日礼物。她的脸上焕发出光彩。哀伤的表情退去了。她几乎是带着虔诚的表情接过了

那只瓶子，喃喃地说道：“这么小，却又如此致命。”

“每一瓣太阳果中滴一滴就够了。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必死无疑。”

温蕾萨紧紧地攥着瓶子。她的另一只手则握着挂在自己修长脖颈下面的项链匣。希尔瓦娜斯已经把项链交还给她。现在这两姐妹相见的时候，都会戴上各自的项链。“谢谢你，姐姐。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

希尔瓦娜斯露出微笑。“你并不知道，你要做的事情让我多么高兴。如果你要离开那个世界——那么我的世界随时向你敞开大门。你是因为这个才会在这里和我见面吗？”

温蕾萨点点头。“在那座塔旁见面实在是……太让人伤心了。我想要看看我很快就要定居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听到温蕾萨刻意选择的词句，希尔瓦娜斯隐藏起一丝微笑，但什么都没有说。那种怪异而且虚幻的疼痛感正变得越来越强烈，但希尔瓦娜斯以钢铁般的意志忽略了它们。她正是凭借这种意志才从阿尔萨斯手中夺回了自由。自从阿尔萨斯率领天灾军团进攻她的故国，如同蠕虫留下黏液痕迹一样在她昔日的家园中留下了死亡之痕，希尔瓦娜斯就再没有……快乐过。她失去了那么多，而命运却又给了她这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温蕾萨将成为她心灵的伴侣，又能帮助她在部落中牟取更大的权力。她和她的妹妹只要齐心协力，便无人能敌。是暴力和恐怖将希尔瓦娜斯带到了今天的这个位置上。同样的力量也会驱使温蕾萨找到自己的道路。

能够拥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伙伴，而不仅仅是因为恐惧或者个人贪欲而服从命令的奴仆。她将有一个与她有着同样想法和心情的同伴。而看上去，温蕾萨也像她一样，在渴望着这种新生活。

当然，希尔瓦娜斯并没有将一切都告诉温蕾萨。任何人都不可能与女妖之王平起平坐，除非她本身也是一名女妖。被遗忘者们不会愿意服从生者的统治，但她会让妹妹死得温和而且轻松，绝不会像她自己的死亡那样。她会好好地对待妹妹。温蕾萨只需一觉睡去，等她醒

来的时候，就会发生美丽的变化，重生成为有生者望尘莫及的，拥有敏锐洞察力和强烈野心的女妖。

“也许你会觉得好笑，我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该如何烹制绿咖喱鱼了。”温蕾萨小心地将珍贵的毒药收进口袋里。

“看样子，厨房里的人很信任你。”

“是的，再过一两天，然后……”她皱起眉头，“希尔瓦娜斯……这一切真的会这么容易吗？我一直都觉得，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

“不会有事的，小月亮。”希尔瓦娜斯向她保证，“这不是谁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用汗水、泪水和痛苦换来了它。我们有权赢得这个胜利。”

“是的。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看着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呼出他最后一口气。”

“啊，”希尔瓦娜斯说道，“但我们肯定可以想象他在那个时候的样子。这就足够了。我们要见到的是尸体，还有他的死亡造成的混乱。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人昭示我们的复仇。那些手脚太慢、胆子太小的家伙都将羡慕我们。”

温蕾萨用双臂抱住膝头，向湖面上望去。“我一直都觉得，这片土地黑暗，而且……哀伤。但在黑暗中，有着一种奇异的美，对不对？”

“是的。”希尔瓦娜斯答道，“我不是暗夜精灵，但他们懂得这种美。当太阳藏起面孔，月亮照耀大地的时候，夜晚有着一种甜美和纯粹的感觉。正如同死亡也有自己的美丽一样。”

“你……认为他们会接受我的决定吗？接纳我，与你一同进行统治？”

“被遗忘者？还是部落？”

“两者都是。”

“也许一开始不会，”希尔瓦娜斯说道，“他们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这件事。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知道你的价值，并因为你留在幽暗城而高兴。”

“我并不担心我自己，”温蕾萨继续说道，“我担心的是孩子们。这里的生活对他们而言一定……非常奇怪。”

这句话让希尔瓦娜斯吃了一惊。温蕾萨真的以为……不，这不可能。

希尔瓦娜斯谨慎地选择着用词。“应该是这样，”她表示同意，仿佛她也刚刚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不会有同龄的朋友，而且很难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他们也许会非常不高兴。幽暗城……的确不是适合孩子们居住的地方，妹妹。”

温蕾萨将目光转向一旁。希尔瓦娜斯如同鹰隼一般看着自己的妹妹，暗自咒骂自己竟然不多想一想，温蕾萨并非只是一个寡妇，还是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这是这对姐妹开始秘密会晤以来，温蕾萨第一次提到他们。似乎在他们的父亲死后，温蕾萨能够想到的只有复仇。

“是的，”温蕾萨叹了口气，“是的，你说得对。”她的手落在草地上，无聊地捡起了一颗松果。

从温蕾萨的声音中流露出的某种东西让希尔瓦娜斯心生警觉。“当然，如果你真的想让他们住过来，我会竭尽全力为他们做好安排。毕竟，他们是我关系最近的亲人——除了你以外。”

温蕾萨摇了摇头。“不，你是对的。我无法想象这里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好地方。他们还是留在原先的家里会比较好。”温蕾萨苦涩地笑了笑，“看起来，我终究不是他们的好母亲。”随后，她突然将手中的松果捏碎，又用力一甩手，碎屑纷纷扬扬地飞了出去。

希尔瓦娜斯放心了。温蕾萨明白。希尔瓦娜斯感到很高兴——她毕竟不用杀死自己的侄子们了。只让自己的妹妹接受安全的死亡——这也会让她感到更轻松一些。然后，她们就能在一起了。

永远在一起。

➢ 第三十章

第八日。

“我请求传唤瓦里安·乌瑞恩国王出庭。”贝恩说道。

安度因无法抗拒。他向父亲附过身，悄声说道：“只回答问题，不要多说任何话。”

“嗯，嗯。”瓦里安一边嘟囔着，一边站起身。安度因看到吉安娜震惊的表情，意识到关于贝恩希望父亲成为辩护方证人的事，父亲很可能只告诉了他一个人。她的蓝眼睛从父亲转向儿子，然后便紧紧抿住嘴唇，一动不动地目视前方。

当然，大感意外的并非只有吉安娜一个人。让暴风城国王为部落的首领说好话，这种事无论发生在什么时候，哪怕那位首领是古伊尔，都会很奇怪。而加尔鲁什呢？安度因向后靠进椅子里，心中奇怪贝恩到底想要做什么。

瓦里安立下誓言之后，便静待贝恩开口。“庭上，”贝恩说道，“在我开始询问证人以前，请允许我呈上证据。你们都知道，正是因为瓦里安·乌瑞恩国王的劝阻，被告才没有在战场上被立即处死。但他并非总是如此温和。”

“对此，我表示反对。”泰兰德站起身说道，“瓦里安国王不是来此接受审判的。”

“他的确不是，”贝恩表示同意，“但如果不是他的决定，加尔鲁什就不会活下来，我们今天也不会聚集于此地。”

吉安娜低声说了些什么，听起来似乎是“错误”。坐在她身后的卡雷不悦地皱起了眉头。温蕾萨却显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但那种表情实在是有些令人心烦。安度因咬住嘴唇，又将注意力转回到父亲的身上。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祝踏岚说道，“但仅是这一点并不足以让我忽略控诉人的反对。”

“法设，尽管这样说也许有些奇怪，但我将以瓦里安国王作为被告的品德证人，所以我要首先确立他在这一方面的可信度。”

“也许你的请求并不合理，”祝踏岚说，“不过我还是希望看看你到底想有怎样的作为。我同意辩护人。”

“那么，庭上，请允许我展示一段时光之相，以确认我的证人的可信度。”

凯诺兹大步走向时光之相。安度因注意到，那只沙漏一定被翻转过一次。在泰兰德展现塞拉摩毁灭时几乎已经倒空的顶部沙漏球现在被再次充满了。精灵形态的青铜龙开始在这件宝物周围轻柔地编织着法术。雕刻在沙漏上的金属龙活了过来，开始让闪光的沙粒向下流去。

一开始，画面上一片黑暗。然后传来了各种模糊的战争喧嚣——愤怒的喊声、尖叫声、钢铁交击的声音。

“那是怎么回事？”一个被吓坏的女人在问——直到最近，这个人才逐渐开始带上她的族人的标准口音。

茉艾拉·索瑞森。安度因知道随后要发生什么了。他不知道的是，这是否真的对辩护方有利——或者贝恩这样做，是否真的是要为加尔鲁什辩护。

一盏油灯被点亮，茉艾拉用充满恐惧的眼睛扫视四周。她正在铁炉堡自己的寓所中。画面里并不只是她一个人，床边的摇篮里有一个熟睡中的婴儿。两名黑铁矮人站在门边，其中一个正想要开门。

“不！”茉艾拉悄声说道。她在床上站起来，紧盯着门口。她的身上只穿着睡衣，双手捂住喉头。“我命令你们，不要出去！他们可能不会找到我们！”

为了以防万一，矮人们都抽出了武器。不过他们已经不必等待太久了。门板上传来了沉重的撞击声，茉艾拉猛吸了一口冷气。一秒钟

时间里，门外的人已经三次猛撞门板，要冲进来。在第四次撞击的时候，门板彻底崩碎了。

茉艾拉惊恐地尖叫着。婴儿被从梦中惊醒，发出充满恐惧的细小哭声。三名入侵者闯进来，向卫兵发动了攻击。黑铁矮人们奋勇作战，但敌人的数量超过了他们。入侵者的头领戴着面罩，技艺娴熟地挥舞着双臂，用一记迅猛的突刺杀死了一名矮人。剑卡在矮人身体里，一时无法拔出，杀手索性丢下了那把剑。

他转过身，面对茉艾拉，喘息着撤掉了面具。画面中的茉艾拉连同旁听席上的人们都惊呼了一声。面具后面的人正是瓦里安。安度因早就知道这段历史，但他依旧在为这种暴力的行为感到痛惜。如果他能早一些赶到就好了。他的目光转向法庭中现在的茉艾拉。那位矮人神情镇定，但显然很不舒服。安度因为她不得不重温这段历史而感到遗憾，同时也为贝恩这样做感到气愤。

瓦里安抓住那名心惊胆战的矮人，把她从床上揪起来，拖出了房间。茉艾拉一路挣扎着。画面跟随着他们。瓦里安将他的俘虏拖到大锻炉附近的开阔场地上。矮人和侏儒们纷纷挤成一团，瑟缩地看着眼前发生的剧变。瓦里安揪住茉艾拉睡袍的领口，用剑抵住她的喉咙。

“看看这个篡位者！”瓦里安喊道，“正是为了这个孩子——他所最爱惜的小女孩，麦格尼·铜须洒下了无数眼泪。如果麦格尼现在看到这个小女孩对他的城市、对他的人民做了什么，他会感到多么难过！”

他转头瞪着茉艾拉大睁着的双眼。“这里的王座不是你的。你用欺诈、谎言和阴谋篡夺了它。你威胁恐吓你的臣民，尽管他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你一路恃强凌弱，才得到了你不配拥有的权位。我不会再让你坐在这个被偷来的王座之上了！”

“停在这里。”贝恩说道。安度因能够感觉到旁听席上的人们又回到了现实。所有视线都落在瓦里安身上。“我们都认得你和摄政女王茉艾拉·索瑞森。显然，她并没有死在那一晚的劫难中。你能告诉我们，那晚发生了什么？”

“那是在大地的裂变爆发前不久，”瓦里安说，“麦格尼国王尝试进行一场古老的仪式，希望能够与大地沟通，明白到底会有什么样

的事情发生。但仪式发生了错误，麦格尼变成了大地的一部分。摄政女王茉艾拉突然出现，宣布继承王座。她将铁炉堡封锁，并囚禁我的儿子作为人质。幸运的是，我的儿子逃了出来。”

“你那时又做了什么？”

“我潜入了铁炉堡。”

“为了什么目的？”

“为了扳倒茉艾拉，解放铁炉堡。”

“你打算如何扳倒她？”

“实际上，我那时还不知道。也许是杀死她，如果她抵抗的话。”

“那一次战斗造成了许多伤亡。”

“是的。”

安度因向泰兰德瞥了一眼。控诉人正靠在椅子里，双臂交叠在胸前，谨慎地保持着面无表情的姿态。安度因知道，她很想反对，但法设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取消了她反对的权利。贝恩看了一眼凯诺兹，点头示意让画面继续。

“父亲！”

安度因看到自己冲出人群，拼命地跑到瓦里安面前。我看上去是那么年轻，他这样想着，感到心绪烦乱。

“你不应该在这里，安度因。出去。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但我正应该到这里来！”画面中的安度因回答道，“是您派我来这里的！您想让我了解矮人。我照您的话做了。我很熟悉麦格尼。当茉艾拉到来的时候，我也正在这里。我看到了她的出现所引发的混乱。我也看到了这里的人们打算用武器解决和她之间的问题，让铁炉堡差一点陷入内战。无论您怎样看她，她都是合法的继承人！”

“也许她有这样的血统，”瓦里安吼道，“但她没有这样的心。儿子，她受到了法术操纵。麦格尼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她要囚禁你。她毫无道理地囚禁了许多人。她不适合成为领导者！她会毁掉麦格尼辛苦经营的一切！为了这些……麦格尼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画面中的安度因距离父亲更近了，他伸出一只手。我那时害怕得要死，安度因想，害怕我说错一句话，他就会割开茉艾拉的喉咙。那将是我的错。我们到底犯过多少错？我们都犯过错，至少是绝大多数人都犯过错。

“她没有被法术控制，父亲。那只是麦格尼一厢情愿的想法——他赶走了茉艾拉，只因为她不是男性继承人。”

“你在指责一位已经逝去的荣耀之人，安度因。”

“即使是荣耀之人，一定也会犯下错误。”

“停。”贝恩说道，“瓦里安国王，你认为安度因王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他指的是我过去做的一些事。”瓦里安说，“我做过的许多事，说过的许多话，都让我无法为之自豪。我曾经对其他种族做出过威胁，失去过理性，曾经变得暴躁褊狭——这应该还只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在我看来最明显不过的事情，安度因却会另有想法。”

画面继续行进下去。安度因看到自己争辩说，是否要接受茉艾拉，是应该由矮人们自己决定的事情。而瓦里安随后说的话，安度因一生也不会忘记。

“她把你当作人质，安度因！你是我的儿子！这件事不能就这样了结！我不会容忍她囚禁你和整座城市！我不会的，你明白吗？”

“停。”贝恩说道，“听起来，你想要杀死茉艾拉的原因并非她篡夺了铁炉堡王位，而是她危害了安度因。”

瓦里安点点头。“我……当时很愤怒。我的儿子和我那时的关系很紧张。而我……”他努力搜索着合适的词句，显然是因为担心自己

在大庭广众前用词有差，“我那时惊讶地发现，我是多么不想失去他。看到他平安无事，我就只想惩罚茉艾拉，因为她曾经那样让我心忧如焚。”

他和安度因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暖意在父子之间流动。时光之相的画面则陷入了黑暗。“最终这件事是如何结束的？”贝恩问。

“安度因一再强调矮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

贝恩再次向凯诺兹点点头，那时的瓦里安似乎做出了决定。“尽管我很希望这不是真的，”他对仍然在他掌握之中的茉艾拉说道，“你的确有权继承这个王位。但就像我一样，茉艾拉·铜须，你需要比现在的自己做得更好。仅凭血统，你不可能统治好你的臣民。你必须以自己的行动赢得这份权力。”

“停。正因为如此，三锤议会才得以建立，这也是现在的矮人一族所满意的政府格局，对不对？”贝恩问道。

“是的，完全正确。”

“她是在什么时候同意接受这一制度的？”

“我放开她，率领我的人退出铁炉堡之后。”

画面在片刻之后又开始行进。瓦里安来到安度因面前，紧紧拥抱了他。在他们周围，矮人们都松了一口气，并准备像庆祝一切喜事一样，用美酒给这个圆满的结局助兴。他们欢呼着，吹着口哨，高喊着：“蛮锤！”“铜须！”“黑铁！”

“看到了吗，父亲？”画面中的安度因说道，“您知道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我一直都相信，您是知道的。”

画面中的瓦里安露出微笑。“我需要有人相信我，尤其是在我能相信自己之前。”

贝恩向凯诺兹打了个手势，画面停住了。

“陛下，你认为你已经改变了吗？”

瓦里安的目光向安度因闪烁了一下。年轻的王子笑了。瓦里安转回来，向贝恩点点头。

“是的，我改变了。”

“其他人也会这样认为吗？”

“其他人似乎比我看得更清楚。是的，他们也都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你要改变？”

“因为我身上的一些东西，正在阻止我成为我真正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严格来讲，你是一个分裂的人。”贝恩继续说道，“要将你自己重新拼合成为整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世人的记忆中，你曾经是一个彻底奉行暴力的人。而改变本性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胜率极小的战争。你是怎样做到的？”

“这……并不容易。”瓦里安承认，“我曾经有很多缺陷——就算是现在也是一样。我……曾不止一次濒临堕落。首先，我必须认识到我真心希望能够改变，然后我就需要意志与纪律的约束，还有让这样的奋斗有价值的理由。”

“意志、纪律，进行这种艰难奋战的理由。”贝恩重复着，“你又是在哪里找到了这种意志、这种纪律，还有这些理由的呢？”

“我有愿意帮助我的人民，我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瓦里安说，“他们……是的，他们能够穿透我的厚脑壳，让我看清我到底做了什么——事实往往和我所预期的并不一样。我想要为一个失去母亲的儿子做最好的父亲；为承受过许多苦难的人民做最好的国王。当我坐在王位上的时候，我有责任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将王权用在满足我自己的心血来潮上。”

“那么，我们这样说是否准确：你的改变并非是因为某些人的威胁或逼迫，而是你希望为那些依靠你的人做得更好？”

“是的，这样说绝对正确。”

“你认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在意他的人民吗？”

“我反对！”泰兰德喊道。

“我同意辩护人。”祝踏岚一边说，一边向瓦里安点点头。

瓦里安显然是意识到自己要遵守刚刚立下的誓言。他沉思了片刻，才用犀利的蓝眼睛紧盯着加尔鲁什，开口说道：“我相信，他曾经关心他的人民。我相信他依旧是关心兽人的，但并不是全体部落。”

“那么，你的答案是‘是’。”

“如果你所说的‘他的人民’指的是‘兽人’，那么，是的。”

“你认为加尔鲁什聪明吗？”

“是的，非常聪明。”

“那么，就算是你——他的敌人，也认为他关心自己的人民。你也亲口承认他很聪明。这样的评价，也会被人们加在你的身上，陛下。你认为这样的一个人会改变吗？”

一阵很像是轻笑的声音从暴风城国王的口中逸出：“我非常怀疑加尔鲁什……”

“只需要回答问题。是或者不是？对于一个关心自己的人民，又很聪明的人来说，他有可能改变吗？”

瓦里安皱起眉头，张开嘴，又把嘴合上了。他吸了一口气，才低声说道：“是的，是有可能的。”

“谢谢你，陛下。我没有问题了。”

泰兰德显然一直在她的座位上挣扎着。贝恩的询问一结束，她几乎是一下子从椅子里跳了起来。而即将接受她询问的瓦里安和她看上去都仿佛松了一口气。

“陛下，”她说道，“我的问题并不多。首先——你曾进行过种族灭绝吗？”

“什么？”瓦里安紧盯着她。贝恩喊道：“对此，我表示反对！”

“法设，”泰兰德语气平稳地说道，“我并不是在指责证人，只是在请他明确自己的理念。”

“为了什么，书绍？”祝踏岚问道。

“辩护人以瓦里安国王作为加尔鲁什的品德证人。并且他得到了机会确立证人在这方面的可信度。现在，我在做着同样的事。”

“我同意控诉人，只要我认为你没有骚扰证人，你就可以按照你的计划进行。证人可以回答问题了。”

泰兰德点了一下头，将目光转回到瓦里安身上。“你曾进行过种族灭绝吗，陛下？”

“不。”瓦里安说道，他的眉毛拧在了一起。安度因很想知道，泰兰德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才会问出这个问题。

“你希望，或者你是否曾经希望获取权力？”

“不，”瓦里安说道，“我认为，权力和责任都是沉重的。”安度因知道，与国王瓦里安相比，他的父亲更喜欢角斗士洛戈什的简单生活。

“在辩护人刚刚让我们看过的一段画面中，你和军情七处的成员潜入铁炉堡，攻击黑铁矮人，并且威胁没有武器的女性。你会说，这是你的基本行为原则吗？”

“当然不是，这太荒谬了。”瓦里安说道。

“陛下，请简单回答问题。”泰兰德依旧是波澜不惊。

“不！”

“在你最愤怒、最黑暗的时刻，你是否有意策划并执行过某个方案，目的是彻底灭绝一座大城的人口？”

安度因明白了。“不。”他的父亲回答道。

泰兰德平静地转过身，望向祝踏岚。“法设，辩护人以瓦里安国王来鉴定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处理各种问题的手段，我认为，尽管瓦里安国王的确也应对过类似的挑战，但他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和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截然不同。所以，我们不可能以他来比照加尔鲁什将会怎样，或者不会怎样。所以，我请求您删除记录中这位证人说过的每一句证言。”

“对此，我……”

祝踏岚抬起一只手。“我明白你的观点了，控诉人，但我不会删除此位证人的证言。我相信，你和辩护人的问题都是有效且有价值的。”

“但，法设……”泰兰德又说道。

“你已经表明了你的观点，控诉人。对于此位证人，你还有更多问题吗？”

“没有了，法设。”

“很好。今天庭审结束。明天，我们将进行最终辩论。语风书绍、血蹄书绍，这将是你们最后向陪审团申诉的机会。我建议你们不要浪费它。”

➢ 第三十一章

第九日。当审判的最后一天到来时，空气中几乎能听到火花的爆裂声。希尔瓦娜斯走进神庙的时候，经过了一名至今为止都成功地躲避了熊猫人卫兵的稽查，在旁听席经营赌局的地精。

“嗨，女士，”他光秃秃的大头上架着一副眼镜，马甲上的纽扣闪闪发光，“您不想赌上一把吗？”

希尔瓦娜斯的心情很好。地精的提议也让她觉得很有趣。于是，她停下脚步，冲那个绿色的小骗子露出微笑。“赔率是多少？”

“迅速执行死刑没赔率，一赔二赌终身监禁。有一些疯狂的结果赔率很不错。”

“比如？”

他仔细端详着手中的小本子。“让我看看……一赔二十五赌陪审团二对二分裂；一赔十八赌加尔鲁什尝试逃走；一赔五十赌被告突然身故；一赔两百赌被告彻底悔悟，诚心赎罪，赎罪行为包括但不仅限于：成为奥格瑞玛孤儿院的志愿者。”地精觑着希尔瓦娜斯，那副眼镜把他的一双小眼睛放大到了可笑的程度。

“有人真的赌这些吗？”希尔瓦娜斯饶有兴致地问道。

“嘿，说了你一定会吃惊的。每天都有大笔金钱被投到这场赌博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我就曾经在旧沙漠赛道上见到过一辆光彩耀人的侏儒赛车在转弯处领先了十五个车位，却在最后输掉了比赛。”

哦，听起来，赌上一把的确很有诱惑力。但希尔瓦娜斯不能冒险让这个地精记得她参加过赌局。所以，她只是拍了拍那颗闪亮的绿色大头，就向大殿深处走去了。

今天，在最终辩论结束之后，天神将退庭进行商议。加尔鲁什也将吃下他最后的晚餐。希尔瓦娜斯知道，那顿晚餐的菜品是绿咖喱

鱼。这是加尔鲁什很喜欢的一道菜。温蕾萨已经确认过这一点。无论今天的法庭中发生什么，都不过是无关痛痒的娱乐节目。就让其他人为陪审团的决议而担忧，紧皱眉头，去争论、辩驳和焦急吧。只有希尔瓦娜斯和温蕾萨知道这些纷争焦虑是多么没有意义。

为了压制大殿中的喧嚣，祝踏岚不得不多敲了几下铜锣。“我相信，你们现在全都已经知道，今天将是对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进行审判的最后一日。”他看了泰兰德一眼，“语风书绍，你还希望请哪位证人出庭吗？”

希尔瓦娜斯注意到，这位暗夜精灵今天穿了一件更加正式的长袍。毫无疑问，她在期待着自己的胜利。如果不是已经知道了事态将如何发展，希尔瓦娜斯一定会很乐意向她祝贺成功。“没有了，法设。”

“血蹄书绍，你还有想要请上庭的证人吗？”

贝恩摇了摇生着长角的头。“没有了，法设。”

“那么，请注意。在最终辩论开始时，我多少还是会有些担心这场审判的最后几个小时可能变成一场无序的闹剧。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要告知在座诸位，你们随后将会看到什么。今天的审判程序如下：控诉人将说明对被告执行死刑的理由。随后辩护人说明应该终身监禁被告人的理由。我们接着会休庭两个小时，被告人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吃下他的最后一餐。然后他将进行最终陈述，如果他决定这样做的话。”

希尔瓦娜斯的身子一僵。什么？她本以为绿咖喱会是今天的晚饭，是在陪审团进行讨论之后才会送到加尔鲁什面前，而不是让那个兽人在下午就吃掉！她们的计划……希尔瓦娜斯的目光转向她的妹妹。在这么远的地方，她无从分辨温蕾萨的表情。但她的妹妹似乎突然对腰间的口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温蕾萨在口袋中摸索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向被遗忘者的区域望了过来。

喜悦取代了片刻的惊慌。我亲爱的妹妹，希尔瓦娜斯努力压抑住唇边的微笑，我们将组成天下无敌的团队！看样子，温蕾萨一直随身携带着那瓶毒药。她们不会失败，无论那个该诅咒的兽人什么时候把那顿饭塞进他蛮横的大嘴里，他都必死无疑。

看到问题已经解决了，希尔瓦娜斯便将注意力转移到法官身上。祝踏岚正扫视着人群，面容严肃。“我相信，没有人会对此抱有异议——他的命运将在我们面前被决定。他有权说出心中和思想中的话，并有权得到倾听——只要他愿意如此。如果有人对此仍不理解，我很愿意让他在影踪禅院内静修一个月，把这件事充分考虑清楚。”

希尔瓦娜斯完全不怀疑这位熊猫人会采取此种手段。很显然，大殿中没有一个人怀疑。众人的沉默似乎让祝踏岚感到很满意。他便开始宣布随后的审判进程。

“被告陈词之后，陪审团将进行讨论。最终，当陪审团带着结论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将齐聚于此，聆听判决。语风书绍，我们已经准备好听取你的总结陈词了。”

***

吉安娜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泰兰德站起身，用了一点时间审视手中的笔记，然后整齐地将它们卷好，放到一旁。这名暗夜精灵知道，前来参加审判的人们都在等待这一天。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她的身上。但她并没有因此显露出任何匆忙慌张的神色。泰兰德又将一只普通的符文布口袋放在桌子上，伸手进去，取出一块有鸡蛋大小的石头。

“在我的起始陈词中，”暗夜精灵那如同抒情诗一般的嗓音清晰地传遍了整座大殿，“我曾经告诉过你们，我所接受的绝不是一个有多么艰难的任务。作为控诉人，我的工作就是提出证据，证明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不值得拥有‘第二次机会’，不值得改过自新，他更配不上其他任何会被辩护人用来博取你们同情的辞藻。就在我开口之前，加尔鲁什已经承认自己犯下了他被指控的所有罪行，而且……”她微笑着，耸了耸肩，“我毫不怀疑，你们都还记得他的态度。”

泰兰德一边说，一边来回踱着步。现在，她又走回到了自己的桌子前。她小心地放下那块石头，又从口袋中取出第二块石头，继续说道：“辩护人问，人们能否改变？他们当然可以。改变是事物的本性。但有时候，改变并不会意味着变得更好。一棵树当然会生长，疾病同样也会生长。”她又一次放下手中的石头，并拿起了两块石头。

“我在起始陈词中向你们承诺，你们将会看到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阴谋，你们将听到他的谎言，你们还将见证他的背叛。”

她停下脚步，注视着吉安娜。“我不得不在这里展示出许多可怕的过去，对此，我极为遗憾。但如果我不能竭尽全力让我的控诉充实可信，有说服力，我就是严重辜负了我的责任。”她鞠了一躬，将手中的石头放在心口。

吉安娜明白。她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点点头。对于吉安娜的表示，泰兰德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反应，但吉安娜觉得她仿佛松弛了许多。又一次，这位高阶祭司将石头放下，再拿出两块石头。现在控诉人的桌边已经有四块石头排成了一条直线。不止一个人在好奇地看着它们。

“他一共被指控了十项罪行。”泰兰德说道，“其中绝大部分都有过多次的犯罪记录。”她一边说，一边拿出更多石块，将它们依次整齐地放好。

“种族灭绝。谋杀。强制人口迁徙。造成人员失踪。奴役。绑架儿童。酷刑折磨。杀害俘虏。强迫怀孕。对城市、集镇和村庄肆意摧毁，哪怕毫无军事或政治的必要性。”

泰兰德停了一下。她看着这些石头，仿佛是在点数它们。“这里有九块石头。”她抬头望向旁听席，烁烁放光的眼睛扫过每一张面孔。“也许，你们在好奇，为什么只有九颗。我对加尔鲁什的控罪却有十项。这是因为，这些石头所代表的并不是他的罪行。”

她转向自己的桌子，拿起了第一块石头，仔细打量着它，缓缓地说道：“这些石块，并不代表任何抽象的概念。它们来自那些将永远记住加尔鲁什的地方。比如……这一块来自石爪山。克罗姆加大王在那里杀害了一整个村子的无辜民众，因为他相信加尔鲁什灌输给部落的新理念。他怎么会这样做？怎么会向无辜平民丢下炸弹？随后，加尔鲁什杀掉了他，因为他……玷污了荣誉。”

她将那块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吉安娜被吓了一跳。一阵惊呼声涌过整座大殿。泰兰德扬起她美丽炽烈的双眼，同时拿起了另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上有黑红色的斑点……它见证了许多鲜血。它来自奥格瑞玛的决斗场。”泰兰德若有所思地抚过这块石头的表面。“那是举行mak’gora的地方。贝恩·血蹄的父亲因为叛徒的阴谋而死在了那里。”她轻轻将这块石头放下，拿起了第三块。

“这块生满苔藓的石头来自吉尔尼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向那里发动了攻击……许多人都死了。另一场进攻的目标是艾萨拉——美丽的、秋季的艾萨拉。现在那里已经不是那么美丽了，对不对？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将那片土地给了地精。地精们用机器在那里雕刻出一个巨大的部落徽章，还让那里都城中的水再也不适合饮用！”她狠狠地将这块石头砸在桌面上，就像对待第一块石头一样。吉安娜从她的脸上看到了真正的痛苦。

当泰兰德轻柔地拿起下一块表面布满蓝绿条纹的石头时，她脸上的痛苦变得更加强烈。“灰谷，”她说道，“遍布森林、溪流和生命的地方。灰谷，被尊奉加尔鲁什命令的兽人所蹂躏。因为那场战争，许多儿童被绑架，他们的父母全都死在了那里。”

如痴如狂的吉安娜准备着听到石块重重敲击桌面的声音。但暗夜精灵只是轻轻地把石块放下，最后哀伤地抚摸了它一下，又转向下一块石头。这一块看上去和其他石头都不一样——就像一团来自火山口的岩浆。突然之间，吉安娜知道了它是从哪里来的。

“对艾萨拉和灰谷的掠夺并不能让他满足。无数无辜者的血染红了他的双手，却无法阻止他。加尔鲁什还想要更多。他相信，部落不仅有生存和繁荣的权利，而且他还有权以任何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无论他可能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她举起那块石头，让大殿中的所有人都能看到，“这是一个熔核巨人！一个强大的元素，却被迫要去做各种残忍的事情。利用它的黑暗萨满丝毫不在意大地是否在因为这种暴行而愤怒，而痛苦哭泣。这……简直就是在模仿大地的裂变！”

还有三块石头，吉安娜看着下面那一块。那是一块表面平滑的灰色石头。它一定经历过许多个世纪的水流冲刷。泰兰德小心地将它拾起，就如同捧起一颗易碎的鸟蛋。她的目光则射向了吉安娜。

大法师的呼吸停止了。她感觉到卡雷的手在轻轻靠近她的手。但如果她不需要安慰，这只手肯定会立刻退走。吉安娜没有去看卡雷。

她无法将自己的视线从那块石头上挪开。她张开手掌，用手指紧紧攥住了卡雷的手。

“塞拉摩。”泰兰德的声音中充满了感情。她不需要再多说任何一个字了。

她将那块石头按在心口，片刻之后，才把它放回到桌子上。“达纳苏斯，”她轻声说着，手指碰到了倒数第二块石头，“暗夜精灵的家园。夺日者背叛了达拉然，他们不但不使用自己的魔法救助这个世界，还用它偷取了圣钟，达纳苏斯也因此遭到侵犯。”

最后一块……“锦绣谷。”她说道。她的声音在这里中断了片刻。吉安娜知道，这不是她有意为之。“一个古老的地方，很久以来，一直与世隔绝。直到最近，我们才能一睹它的真容。而现在，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也许要再度过另一个永世，才有可能重现繁花似锦的美景。这全都是因为加尔鲁什无以言喻、无可阻遏的权力欲望，一切都只是为了部落的一个派系！”

她猛地转过身，在她强壮健美的身躯上，每一根线条都仿佛是用愤怒和激情的凿子雕成。“这样一个人怎么可以得到第二次机会？如果他有这样的机会，他只可能造成更多的灾难！谋取更多的权力！出卖更多盟友！至尊天神们，你们的睿智超乎我们的想象。我请求……我恳求你们，宣判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接受死刑，为了他所做的一切，为了他所伤害的敌人、盟友和这个世界。他不会改变，他无法改变，他心中只有傲慢和贪婪。只要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就会策划阴谋；只要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就会屠戮生命。”

泰兰德深吸一口气，挺起胸膛，显得端庄而伟岸。

“结束这场灾难。结束他。就是现在。”

➢ 第三十二章

当泰兰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整座大殿都保持着沉默。吉安娜几乎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身上。这么多生命、这么多痛苦、这么多毁灭，全都由这个兽人一手造成。只是这一个人！难道一个人有可能比他的整个种族造成的伤害还要多？

这个人就坐在这里。只需要长剑一次突刺，一颗瞄准精确的火球，就能彻底了结他。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将再也无法伤害任何人。

吉安娜的手指渴望着编织出这个法术。

过了一会儿，贝恩·血蹄站了起来。他的蹄子踏在地面上，在寂静的大殿中发出格外响亮的声音。对于这个牛头人和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吉安娜突然产生了一丝同情。

贝恩站起身，收束起散乱的思绪，面向天神，开口道："我知道，你们期待着一场充满激情的演讲，期待我向你们恳求怜悯，呼吁你们以睿智和仁爱的头脑考虑这个案件。也许我会做出这样的恳求，但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好。现在我想向你们陈述的，并非是关于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而是关于我。"

他将双手背在身后，开始在大殿中心沿环形轨迹慢慢踱步。"当我被要求为加尔鲁什辩护的时候，我非常清楚，自己根本不想这样做。我羡慕语风书绍，不仅因为她有更大的可能赢得这个案子，更因为我很想有机会能做她所做的事情。"他停在泰兰德的桌子前。泰兰德看着他，眼神里夹杂着好奇和警惕。贝恩拿起桌上的第二块石头——就是从mak'gora决斗场中取来的那一块。吉安娜相信，那块石头上的黑红颜色一定是陈旧的血迹。也许这正是泰兰德会选择它的原因。那很可能就是凯恩的血。

泰兰德眯起眼睛，但并没有阻止贝恩的行动。贝恩则继续缓慢地踱着步。

"如果我能收集这些石头，回想那些地方发生的事情，逐一深思那些悲剧和无意义的暴行。"他的手轻轻握紧了那块小石头，"如果

我能够和克罗米坐在一起，在时间的洪流中寻找每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向陪审团和人们说：‘看啊，看这里！仔细地看，仔细地感觉！这……这就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所做的一切！’我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

他打算做什么？吉安娜暗自思忖。他要放弃了吗？承认为加尔鲁什辩护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任务？

“于是，我去了雷霆崖。那是我的父亲和萨尔为我的族人建起的家园。我呼吸着那里的空气，坐在那里的红色岩石上，问我的父亲，我要怎么做。”贝恩指了指旁听席上的卡多尔·云歌，“那时，我希望见到的人出现在我的眼前。”

贝恩的声音开始微微颤抖。他的手紧紧攥住了那块可能被洒上了乃父鲜血的石头。

“我的父亲知道，我不能沉溺在自己的憎恨与痛苦之中。那样将让我再也无法高仰起头颅。他知道，我需要接下这个任务，需要以我最大的能力为加尔鲁什辩护，无论结果如何。否则我将无法得到内心的平和。他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了解我，也是因为我的父亲——死在加尔鲁什之手的凯恩·血蹄——如果他活着的话，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于是，我同意在法庭上代表加尔鲁什发言。我和凯诺兹用了许多个小时研究各种事件，正如同泰兰德所做的那样。我发现，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真正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辩护——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唯一的‘辩护’方式就是超越这些事件，去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

贝恩再次俯视他巨大手掌中的那块石头。“泰兰德花费了很大精力寻找这些石头，将它们呈现在她的总结陈词上。我绝不会低估她的努力。而且我相信，当她收集起这些石块，思考它们的意义时，一定又经历过一番巨大的痛苦。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无论她的陈述和展示有多么切中要害，那只是一段陈述、一场展示。正如同时光之相，或者也可以说，正如暗月马戏团——尽管这样的比较很不恰当，但实情的确是如此。”

他望向陪审团，用有力的手指捏碎了那块石头。

“这毫无意义。”

吉安娜感觉到一阵愤怒的冲动，仿佛自己刚刚受到了侮辱——他怎么能这样做？如此冷酷无情地毁掉一份对他父亲的珍贵回忆？极度不快的议论声充满了整座大殿。祝踏岚拿起锣锤，却又低声嘟囔了些什么。

贝恩丝毫不为所动。他张开手，让石屑撒落到地板上。“万物最终都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会化作尘土。岩石、树木、田野和森林中的生物，牛头人，暗夜精灵，兽人——我们本就是从尘土中来的。这并不重要。我们的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生。”

他环顾大殿，稍稍显露出一点激愤的神情。“只有生命存在，事物才能改变。只有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才能安慰朋友，养育后代，建造城市。我的父亲活过，他做了很多事，做得很好。他教会了我很多。”

现在，贝恩直视吉安娜和安度因。“他曾经说过，毁灭很容易。但创造能够持续下去的东西——我的父亲告诉我，那是一种挑战。”

他又伸手拿起另一块石头——来自塞拉摩的石头。在那里，他、吉安娜和安度因曾经讨论过许多事情。“我能够用这块石头砸碎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头骨。或者……我可以用它建起一座城市。我能够用它碾磨稻谷，或者将它加热，烹调食物。我能够给它涂上鲜艳的色彩，在仪式中用它来赞颂大地母亲。无论我们用这块石头做或者不做任何事，它终有一天会化作尘土。而重要的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用它做了什么。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省视内心，透过守卫它的恐惧和伤痛，我们就能看到，只有这才是真实的。”

“我们全都做过令自己感到羞愧的事情。我们全都做过只希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全都有可能成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当我在这场审判中，看到一幕幕时光之相，我开始明白了这一点。我看到了杜隆坦的罪恶。他毁掉了泰尔莫。但后来，他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遭到了族人的放逐。我看到了加考格，他放弃了库卡隆中令人称羡的职位，因为他无法容忍自己竟然服从命令，对无辜的儿童做出了那样的恶事。瓦里安国王……”贝恩转头说道，“你曾经用剑威胁只穿着一件睡袍的女士。她那时完全无法保护自己。而现在，你们两个已经成为了朋友和盟军。阿莱克丝塔萨，曾遭受过那样恐怖的虐待，但她

的宽容更超越了她的灾难，因为她知道——我们也全都应该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

他再次望向吉安娜，眼睛里充满同情。“曾经的塞拉摩女士，现在却已经失去了她的故国，她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和背叛。她没有巨龙守护者那样的非凡耐心和意志，能够从容应对如此深重的灾难。我们都见到并听到过她的悲苦与激愤。但即使是她也明白，她不希望自己变成加尔鲁什。”

贝恩转回到天神面前。四位天神正专注地看着他。“泰兰德提起过真正的正义。我相信，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我相信，我们今天将在这里看到它得以实现。谢谢。”

***

贝恩也许没有能赢得每一个人的心，但他的确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至少对于吉安娜是如此。在随后的两个小时休庭时间里，无数旧事飞掠过她的脑海和心灵。卡雷问她是否想一同用餐，但被她柔声拒绝了。“我……我需要想一些事情。”卡雷点点头，面对吉安娜的微笑，他的眼睛里却映出了哀伤。

吉安娜买了一碗面条，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一株樱花树下，独自吃着。她很喜欢面条，这里的景色也很美。但现在这两样东西都无法引起她的兴趣。她只是机械地将食物填进嘴里，一下一下地咀嚼着。

她并不羡慕天神们的责任。她仔细思考自己听到的、所看到的，以及被迫说出口的一切。她又想到了金迪，她的侏儒学徒永远都是喜气洋洋的样子，但对待事情的时候又会变得格外认真，并且有着坚定顽强的意志。她想到卡雷，还有那个蓝龙即使违拗她的意愿也执意要坚持的选择。卡雷爱她，这一点她丝毫不会怀疑。但一个伴随着苦涩的念头同时在她的脑海中闪过——卡雷的心，那颗比她更善良、更坚强、更仁慈的心，无法承受她的怨毒。她意识到，自己会伤害卡雷。卡雷或者将鲜血淋漓地留下来，或者会安然无恙地离开她。

总要做出选择，她想到。但贝恩有一件事说对了，她不想成为加尔鲁什那样的人。如果他们的角色互换——加尔鲁什会怎样对待她？

“吉安娜女士？”说话的是法庭信使贾骥，他向吉安娜深鞠一躬，“请原谅我的打扰。我有一封您的信。”

他呈上一支卷轴。吉安娜皱起眉头，接过卷轴。看清卷轴上的印章，吉安娜的脸色立刻变白了。红色的蜡封上清楚无误地印着部落的徽章。

成千上万个念头同时涌过她的脑海，每一个念头都非常可怕。她用颤抖的手指破除蜡封，打开卷轴，看到了里面的文字：

我用了一些时间才知道了发生在达拉然的事情。你曾经是一位和平之人，但现在，你已非复往昔。加尔鲁什燃烧大地，死去的人并非唯一的受害者。我不会责备你，也不会怨恨你，无论你如何看待加尔鲁什——或者部落。

我们全都有自己心中的幽灵。

——沃金

吉安娜又将这封信读了几遍，缓缓露出了微笑。“你希望我传递答复吗，吉安娜女士？”贾骥问。

“是的。”吉安娜说道，“请告诉大酋长，我感谢他的理解。”

“好的，女士。”贾骥又深鞠一躬，回身去传达吉安娜的消息了。吉安娜看着那位熊猫人离开，脸上依旧带着微笑。一股暖流已经悄然间渗入了她的心房。在这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她能看到下方的人群。那里面只有一个有蓝黑色头发的人。那个人正在与瓦里安和安度因交谈。就在吉安娜看到他的时候，他分别与那对父子握了手，便低着头向一旁走去。

他要离开了。

手中紧抓住沃金的信，吉安娜跑了起来。

“卡雷！”她高喊着，完全不在意纷纷向她转来的视线，“卡雷！”

她的双脚几乎要在山间小路上飞翔起来。这里跳过一段树根，那里跨过残缺的台阶，她以从未有过的敏捷飞奔着。人群在她面前分开。她没有注意，也全不在乎。她的眼睛只盯住了卡雷苟斯。她拼命地向圣光祈祷，祈求卡雷不要被人群吞没。

“卡雷！”

卡雷的脚步慢了下来，终于停住了。他侧过头，仿佛在倾听。然后，他转过身，努力在人海中搜索。他们的目光相遇在一起。卡雷的脸就像太阳一样放射出光芒。她的心中也充满了喜悦。他们之间的距离在迅速缩短。她一跃而起，扑进了卡雷张开的双臂。

就在这里，在所有人的注视中，他们忘情地拥吻，吉安娜的心中充满喜悦和渴望，还有最最诚挚的感激。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已经夺走了太多。

但加尔鲁什无法将这个夺走，不会将它夺走。

➢ 第三十三章

“温蕾萨！”木兰热情地向她的朋友问候，“我本来还在想，不知今天能不能见到你，毕竟这是审判的最后一天了。”温蕾萨向这位熊猫人露出微笑。木兰正忙着切姜末、洋葱粒和其他蔬菜。她的动作实在是快得令人咋舌，菜刀已经变成了一团幻影。“哦，我还会来的。我要确保得到你的菜谱。你的菜实在是很受欢迎，看样子，甚至就连兽人也会喜欢。”

木兰“咯咯”地笑着，眼睛也亮了起来。“也许有人会说，甚至就连精灵也会喜欢。”说到这里，她做了个鬼脸，“当然，如果我没能确保你知道该如何做好这些菜，那就是我的失职了。一定请记住，我的厨房永远都欢迎你。你会回来看我吗？”

看着熊猫人充满期待的双眼，突然间，温蕾萨感觉到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痛苦。不，她不会再回来了。她不会再去任何她曾经无比熟悉的地方。只有那个黑暗之地，很快就会成为她的家园。还有黄沙漫天的奥格瑞玛，和只有黑烟和破屋的地精之城。不过，这并不是全部。她还可以去银月城，感叹那里和她曾经生活过的家园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区别，她还可以拜访她的家族之塔……

“哦，当然。”她轻而易举地说了谎，“我已经喜欢上你了，木兰。”至少，这句话是真的。

木兰的脸上焕发出光彩。然后，仿佛是对刚才的对话感到有些困窘，她用更加直率的口气说道：“来吧……帮我干点活。把九层塔切了，还有切一下太阳果。”

太阳果，她的目标。不需切开，它们馥郁浓烈的香气就已经飘进了温蕾萨的鼻孔。温蕾萨小心地使用着厨刀，唯恐割伤自己的手指。

用餐的人一共有八个，木兰摆出了八只小瓷碟。温蕾萨将太阳果切成四瓣。这时木兰则仔细向她讲述咖喱鱼中的各种配料，包括咖哩酱本身的做法。温蕾萨并没有听进去多少。现在她的脑子里只有加尔

鲁什。无论贝恩·血蹄最后的哀告如何感人，加尔鲁什一定要死。罗宁已经死了……加尔鲁什一定要付出代价。

“哪一份是加尔鲁什的？”温蕾萨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随意。

“那个褐色的竹盘子，”木兰用手中的勺子指了一下，“多给他一瓣太阳果吧，这也许是他的最后一餐了。我知道，他很喜欢这道菜。”

“对一个杀人犯，你真是仁慈。”温蕾萨不假思索地愤然说道。但木兰知道温蕾萨的损失，所以她只是同情地看着这位高等精灵。

“明天，当我醒来的时候，就会看到这片美丽的土地，能够享受美食，与家人和挚友一同欢笑，进行有意义的工作，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但无论至尊天神做出何种判决，加尔鲁什·地狱咆哮都绝对无法再拥有这些了。想到这一点，我就会更容易对他和善一些。”

羞耻感如同火热的电流，涤荡着温蕾萨的神经。但愤怒紧随而至。她只是点点头，又拿起一瓣太阳果。木兰擦了擦手，转身去盛咖喱了。

就是现在。

温蕾萨将那只小瓶子从口袋中掏出来，拔去瓶塞。她的双手已不再颤抖。很快，每一瓣太阳果上都被滴了三滴毒药——只需要一滴，就足以杀死她的仇人。毒液迅速融入了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中。没有人能看出任何异样。温蕾萨用力塞好瓶塞，又用肥皂洗了手。

完成了。

“谢谢你，温蕾萨。”木兰说，“我会想念你，直到你下一次来看我。”

温蕾萨给了她一个苍白的微笑。“谢谢你，木兰。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们下次再见。”

她转身打算离开。木兰在她背后说道：“再来的时候，一定带上你的小家伙！他们肯定是很漂亮的男孩！”

她的孩子。

强烈的情感狠狠击中了温蕾萨。她的身体开始颤抖。她继续向前走着，一边挥手向熊猫人厨师告别，一边走出了神庙下方这座临时充作厨房的房间，快步跑进了走廊。

她靠在冰冷的岩石上，吃力地喘息着。对于暴力，温蕾萨并不陌生。她杀过人，但那全都是在战场上，是她在为他人而战的时候。这次却完全不同。这是精心策划的阴谋，是隐秘实行的谋杀。她使用的不是游侠的武器，而是刺客的毒药。这比一箭射中眼睛更糟，比黑暗中的匕首更糟。

他们肯定是很漂亮的男孩。

已经很长时间了，她一直没有真正想到过他们。首先，她必须对付夺日者和洛瑟玛，然后是对奥格瑞玛的攻击，紧接着就是这场审判。最近这几年，她几乎没有多少时间陪伴他们，甚至经过了……

他们很漂亮，有着罗宁的红色头发和她的眼睛。吉拉玛尔只早出生了一会儿，然后就是加拉丁。温蕾萨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想念他们的笑声。他们都是疯孩子，但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们是她的孩子。他们的父亲一定会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是那么勇敢……

温蕾萨努力想象他们在幽暗城的生活，却……完全无法去想象。他们要在哪里奔跑、玩耍和欢笑？该怎样仰起头，接受天空的亲吻？在一座死者之城中，他们要如何学会生活的意义？

“温蕾萨？”

灰色、黑暗的幽暗城，她的孩子将被困在其中……迷失在这样的想象中，温蕾萨被这一声叫喊猛然惊醒，急忙疯狂地向周围望去。

“安度因，”看到召唤自己的人，她轻笑了一声，“很抱歉……我有些走神了。”

“不，是我要道歉。我没想要吓到你。你还好吗？”

温蕾萨回到了现实世界。站在她面前的是另一个英俊的男孩。只不过这一个要比她的双胞胎大了许多，但他们同样是心地善良的金发

王子。“我没有事，没有事，”温蕾萨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安度因看上去有一点羞窘。“我要去见加尔鲁什。不久之前，他要求见我。从那时起，我们每天在庭审之后都会交谈一段时间。但在阿莱克丝塔萨做证之后，我就不想再去见他了。但是……嗯，也许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我应该去，即使他可能还是只会对我大吼大叫。”

温蕾萨看着他，心中想着自己欢笑的孩子们。在改变心思之前，她猛地扑向安度因，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死死地盯住安度因，眼睛里充满了困惑。

“温蕾萨？”

“我相信，这一定是圣光的作用。”她说道。她说话的速度很快，因为她害怕恐惧和憎恨会封住她的双唇。“我要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你。加尔鲁什的食物中有毒。一定记住这一点。”

没有等待安度因的回答，她便沿着走廊疾步飞奔。她要去找玉菲，让熊猫人法师送她去达拉然。然后她就要紧紧抱住自己的孩子们——她的温暖的、可爱的、活生生的孩子们，永远，永远不再去想要抛弃他们。

***

安度因盯着远去的高等精灵游侠，惊愕地张着嘴。

毒？温蕾萨要毒死加尔鲁什？他很难相信这种事。但他又想到了温蕾萨在塞拉摩被毁之后变得有多么冷酷和苦涩，以及她和吉安娜相互舔舐伤口的样子。他终于痛苦地意识到，是的，温蕾萨会这样做。

安度因立刻迈开脚步——加尔鲁什的食物会不会已经被送去了？他跑过走廊，在牢房坡道的门前猛然停住脚步。

“晚饭，”他喘息着说道，“送来了吗？”

“没有，安度因王子，”楚罗说，“也许你应该先去吃些东西，缓缓心神，然后再过来。”

骤然放松的神经让安度因感到一阵虚弱，他发出颤抖的笑声。“抱歉，我能去见他吗？”

楚氏兄弟对看了一眼。楚罗说：“他……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

“非常不稳定。”楚李附和道。

及时赶到让安度因产生的宽慰与眩晕感立刻被严肃的心情所取代。“他即将面对死亡，而且绝不是他所期待的那种死亡。他一直都很勇敢，但现在，他能做的只有等待。我能够理解他会有多么……不稳定。也许我可以单独和他谈谈？”

“如你所愿，殿下。”楚李很不情愿地打开了门。

加尔鲁什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床铺上，而是正在狭小的监牢里来回踱着步——现在他每一步都只能迈出几寸远。当牢门打开的时候，他愤怒地抬起了头，看到走进来的人，他的面色立刻变得更加阴沉。安度因强打精神，准备好迎接加尔鲁什的吼叫攻势，但那个兽人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继续在脚镣的限制下踱着步。

安度因坐下来，等待着。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几分钟以后，加尔鲁什停下了脚步。“为什么到这里来，小人类？”

这不是安度因预料中的问题。加尔鲁什的声音中没有憎恨，没有愤怒，只有……听天由命。“我来是为了看你是否需……是否想和我谈谈。”

“是吗？我不需要。现在就滚吧。”兽人的语气不再是那种听天由命的样子，而是充满了轻蔑，“去玩你那个圣光的小游戏，挥舞你那柄被称作破惧者的小锤子吧。至少贝恩还是个牛头人，知道要把那件小玩具还给你。”

“你在试图激怒我。”安度因说。

“起作用了吗？”

“是的。”

“那好，现在，滚吧。”

“不。”安度因对自己的回答吃了一惊，“你曾经问过我一次。你也想过要找一位牧师，但你无法去面对来自部落的牧师，因为那样的话，你的愿望和你的需要就会变得太过真实。那么，你不如和我——你所谓的敌人谈谈。也许玩一玩文字游戏，或者相互叫骂几句也要好过真正面对那个事实：你也许会被执行死刑。但加尔鲁什，你不明白的是，我坚信一名牧师必有自己要履行的职责。我要留在你身边，不管你是否希望我留下。因为也许会有一分钟，哪怕只是一分钟，你会想要我的陪伴。”

“我就算是在扭曲虚空最黑暗的角落中腐烂，也不会想要你这个鼻涕虫的陪伴！”安度因察觉到了加尔鲁什的改变。他意识到，为了保持这张平静的面孔，这个兽人到底耗费了多么大的力气。而现在，这种表面的平静消失了，如同一套加尔鲁什感到不再合适，丢在一旁的披肩。他的眼睛并没有绽起血丝，但其中的怒意还是显而易见。他的内心充满了火焰，一双带着手铐的拳头不停地攥紧又松开。

“你每天都坐在那里，永远都是一副自鸣得意、伪装虔诚的样子。”加尔鲁什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厌恶之情，“你只知道你那珍贵的圣光，所以你以为只要能挨我几句骂，冷眼旁观我的命运变化，你就能让我改变自己。孩子，那里的所有人都想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你也是一样。”

“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帮助你……”

“帮助我什么？”加尔鲁什的音调提高了，“帮我去死吗？帮我像一头宠物狼那样活下去，呜咽着寻求爱抚，还有偶尔会丢来的一块肉？我无法像战士那样昂首阔步，但这对于你们来说还不够，难道我还必须像野兽一样被铁链锁起来吗？这就是你们希望你们的圣光对我做的？”

安度因感觉到加尔鲁什的这番话仿佛直接抽在了他的脸上。“不，根本就不是这样。圣光不是这样的……”

“一个乳臭未干的人类男孩就这么懂得圣光的一切吗？”兽人发出冷冷的笑声。

“我懂得的够多了！”安度因的火气也升腾起来，他努力维持着自己的耐心，“我懂得……”

“你什么都不懂，男孩。你的胎毛还没有褪干净呢。你大概才刚刚从你妈的肚子里爬出来！”

安度因仿佛被蜇了一下。“我的母亲和这件事无关，加尔鲁什。现在我们说的是你。你可能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了，而你却还不知道……”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你的傲慢，你那该诅咒的联盟的傲慢。你们明明知道怎样是正确的，怎样做才是最好的，无论是对其他任何人，还是对我！”

安度因的呼吸在加快。他的拳头也攥了起来。牢房门打开了，玉菲和楚氏兄弟走了进来。他们的面容都很平静，仿佛完全没有听到这个兽人的吼叫。加尔鲁什只是怒气冲冲地盯着他们。

“后退，加尔鲁什。你知道我们不想伤害你。”楚罗说道。身材娇小的玉菲站在一旁。而安度因突然明白了，真正具有威胁的力量是这位熊猫人法师，并不是楚氏兄弟。加尔鲁什看着他们，无力地喷了一声鼻息，向后退去。法师消解了屏障法术，供囚犯食用的绿咖喱鱼被放进了监牢。玉菲重新展开屏障法术。之后，三名熊猫人便静静地离开了。牢门重新关闭，在他们身后被锁住。

“加尔鲁什，听我说……”安度因想要警告他鱼里已经被下了毒。

“你听我说，男孩。我希望你能成为国王。因为不管我到时候是否还能亲眼看到，但你登上王位的那一天，一定是值得兽人们庆贺的一天。我们将攻下暴风城。听到我的话了吗？我们将在你们的街道上驰骋，杀光你的臣民。我们会把你这副爱好和平的小身躯插在长矛上，把你的城市，连同你的胎毛一起烧光。无论你那宝贵的圣光会给你一个怎样的来世，你的父亲和蒂芬王后一定会希望当年她还是流产比较好。”

安度因停止了呼吸。他觉得自己就要被炽热的怒火炸开了。他想要阻止加尔鲁什继续说下去，想要打开这个兽人的头壳，抹掉那个大脑中关于加尔鲁什的一切。他知道如何使用圣光。他现在就能够使用它，不是作为保护的盾牌，或者治疗的灵药，而是一件武器。

也许温蕾萨是对的——也许这正是圣光的作用。圣光将就此带走加尔鲁什。而安度因要做的只是保持安静。他以为自己能帮忙，那实在是白痴的想法。他根本不可能和加尔鲁什进行沟通。这个兽人有一件事说对了——无论是什么，都不可能触及他的心灵。

他曾想要杀死我，安度因想道，如果他能做到，他现在也会杀死我。让他去死吧。没有了他，这个世界的确会变得更好。

加尔鲁什看着与自己的怒火抗争的暴风城的王子，发出了笑声。他将一瓣太阳果的汁水挤在咖喱上，然后便把咖喱往嘴里送过去。

安度因怒吼一声冲了过去，将手伸过魔法屏障后面的窗口，打翻了加尔鲁什手中的餐盘。餐盘落在地上，里面的食物一直溅到了毛皮铺位上。

加尔鲁什抓住安度因的胳膊，用力一拽，让王子的脸撞在了坚硬的铁栅上。他一拧那条胳膊，让它转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角度上。安度因猛地吸了一口冷气。

“我激起了你的怒火，对不对，男孩？那么，我已经赢了！”

“你的食物里……有毒。”安度因嘶声说道。为了压抑痛苦，他不得不咬紧了牙。

“你说谎！我的手没办法穿过栅栏捏断你的细喉咙，但我已经抓住了你的胳膊。我可以把它从你的肩窝里拽出来！”

安度因让体内充满圣光，痛苦退却了，平静取代了心中的骚乱。他没有试图挣脱，只是看着加尔鲁什。这个兽人是对的。他能够轻松地扯断安度因的胳膊，就像从地面拔起一棵植物。安度因已经落入了这个兽人的掌心。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有过多忧虑。他做了正确的事情，这才是重要的。而注定会发生的事情，为之忧虑也没有意义。

加尔鲁什盯着他，愤怒地喘息着，但安度因的目光没有丝毫动摇。

加尔鲁什脚边的一点动静吸引了他们的注意。那是安度因之前见到过的一只老鼠。咖喱鱼的香气将它吸引了出来。它快步蹿过来，抽动胡须，嗅着落在地上的美食，然后用前爪捧起一小块鱼肉，吃了起来。

它抽搐了一下，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片刻之后，又大吃了起来。但它的身体又开始抖动，这一次是剧烈的抽搐。血和白沫出现在它的嘴角边。它痛苦地抽动着，想要爬回到洞里，四肢却已拒绝工作。它发出粗重的、带有痰音的喘息声——它的肺渐渐无法吸入空气了。又过了一会儿，仁慈的死亡终于带走了它。

安度因盯着那只老鼠，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然后将视线从这个可怜的小生物转移到加尔鲁什身上。那个兽人正直直地盯着他。随后，兽人的眼睛转向一旁，用力一推安度因。人类王子踉跄着向后退去。

安度因犹豫了片刻，揉搓着自己已经被治愈的手臂，然后转过身，走上了坡道。他以稳定的动作敲了敲门。门打开了，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加尔鲁什。

他的心境恢复了平和。而加尔鲁什心中的波澜，只能由那个兽人自己去平息。

进入走廊之后，他转身对楚李说："等加尔鲁什被带去法庭接受审判的时候，请……除掉他的镣铐。"

"我们不能这样做，安度因王子。"楚李说道。

"那么……至少去掉他的脚镣吧。让他能够像战士一样迈开步子。如果他想要逃走，六名卫兵肯定足以抓住他。我……相信他不会逃走。他知道，他也许是在走向死亡。"

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好吧，我们会请示祝踏岚，但我们不能向你承诺什么。"

***

对于贾骥而言，这是繁忙的一天。作为一名法庭信使，他受到誓言的约束，不得说出他的任务，以及谁曾经向谁寄出过怎样的信。他的工作一直都不算少，而今天更是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首先，他将沃金大酋长的信送交给吉安娜女士，然后再把那位女士的口头回答传达给大酋长。接着是游侠将军温蕾萨·风行者要他将一张纸条交给她的姐姐。他本想从希尔瓦娜斯那里得到回信，却只是被吼了一句："出去！"不过，他还是有一个口信要告诉游侠将军——不是来自希尔瓦娜斯，而是来自安度因王子。玉菲将他送到达拉然，他在那里发现温蕾萨正坐在喷泉边，看着她的两个孩子。他们正握着满手的硬币，在笑声中许下各种愿望。

"游侠将军，"贾骥礼貌地鞠了一躬，"我有消息要带给你。"他意味深长地看着那两个红头发的半精灵孩子。

游侠将军面色有些苍白。她从喷泉旁边站起身。孩子们停止了游戏，用担忧的眼神看着她。"我马上就回来。"她向他们许下承诺，就走到了说话不会被孩子们听到的角落里。

"什么事？"她的声音保持着礼貌，同时也充满了警惕。

"托我送信的是暴风城的安度因·乌瑞恩王子殿下。信的内容如下：'他还活着。我不会让两个孩子在失去父亲之后又失去母亲。现在的结局正是因为你的选择。'我应该带回一个口信吗？"

温蕾萨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再一次呈现出宁静安详的美丽容颜。"好的，请告诉他：罗宁感谢他。"

***

亡灵战马如同活着时一般风驰电掣地全速疾奔，而且它在死后再也不会感到疲累了。马背上的骑手也像活着的时候一样以风一般的速度进行着杀戮。她同样不会感到疲累。尸体散布在森林各处：狼、熊、鹿、蜘蛛。所有挡在她路上的倒霉家伙都要死，也许不会死得很快，但很少能逃脱。

女妖之王发出了只有女妖才有的恐怖尖叫，将遭受背叛后满心的憎恨、愤怒和疯狂的哀痛全部注入其中。一头熊倒下了。仅仅是女妖之嚎已经让它失去了全部力量，心神彻底崩溃。希尔瓦娜斯的利箭射穿了它粗厚的毛皮，那头巨兽痛苦地嗥叫着，在满是青苔的泥土中做着最后的挣扎。熊的痛苦让希尔瓦娜斯感到快慰。她跳下骷髅坐骑，向一头狼冲去。那头野兽也露出满口利齿，疯狂地向她扑击，却被她徒手撕掉了头颅。

这种痛苦实在是令她无法承受。仿佛她在过去几天时间里所体会到的快乐全部在刹那之间改变了颜色。那时，她和温蕾萨是那样幸福。而现在，所有与痛苦相伴的快乐都消失了，只剩下无尽的折磨。

折磨，还有恨。

她的皮衣上溅满了鲜血，但她全不在乎。让自己免于受伤的办法只有让别的东西受伤，将她的苦楚、哀伤和绝望发泄在活物身上，既然她不能把这些发泄给温蕾萨——她的妹妹，小月亮……

她踉跄了一下，紧攥住那颗狼头，眨动了一下沾染了猩红黏液的睫毛，丢下了那颗头。狼头在地上跳了两下。希尔瓦娜斯跪倒在地，用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哭得就像一个失去了一切的、伤心欲绝的孩子。

小月亮……

渐渐地，她止住了啜泣，她所熟悉的冰冷的平静赶走了火热的伤痛。希尔瓦娜斯站起身，舔着唇边的鲜血。

她早就应该知道。她早就体味过这种痛苦。她竟然还敢愚蠢地允许自己对已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所希望，允许自己去感觉到她不该有的……再次感觉到爱……这是一个警告，警告她不该再去感觉希望、感觉爱、信任，或者喜悦。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生者的，是属于弱者的。到最后，它们终将从她的指缝间滑走，如同在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的手指间飞散的、学徒金迪的紫色灰烬。她终究只有自己一个人。又一次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泪水和杀戮让她平静下来。她重新上了马。希尔瓦娜斯·风行者——被遗忘者的女妖之王——绝不会再错误地相信她还可以去爱。

➢ 第三十四章

古伊尔惊讶地看到希尔瓦娜斯的座位已经空了。在全部部落的领袖中，他一直认为黑暗女王对加尔鲁什的恨意最深。贝恩是怎样说的？沃金曾告诉那位牛头人，没有人比黑暗女王更了解恨，而且她很喜欢散播她冰冷的恨意。

但是，当加尔鲁什终于要打破沉默的时候，希尔瓦娜斯却不在这里享受他的痛苦。这一点真的很奇怪。

旁听者们进入大殿，回到了座位上。但没有人敢占据希尔瓦娜斯的座位。凯诺兹一个人站在青铜龙的桌子旁边，摆弄着时光之相。古伊尔相信那位青铜龙正在关闭这件已经完成任务的宝物。他发现自己竟然在气恼凯诺兹没有在做完，或者更早些时候就把那件东西搬走。终审辩论已经不需要这台设备了，一切证据都已被展示。尽管已经对加尔鲁什没有了好感，古伊尔依旧认为凯诺兹在这个时候来做这件代表着一切都已结束的琐碎工作是一种很失礼的行为。他很想知道，为什么祝踏岚会允许凯诺兹这样做，因为这对于法庭审判来说，同样是失礼的。想到这里，古伊尔觉得这其中一定只有青铜龙才会明白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克罗米很快就会来到凯诺兹身边。古伊尔相信，这两位在审判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青铜龙肯定不会错过加尔鲁什的最终发言。

此时此刻，这场审判造成的紧张关系远比它解决的矛盾更多。许多部落成员都向贝恩表达了愤怒之情，因为他显然是在竭尽全力在为加尔鲁什辩护。沃金和古伊尔都在这场辩护的过程中遭受了种种折磨。但贝恩的最终陈词清楚地解释了他为什么认为自己有必要这样做。而古伊尔早已理解了他的苦心。不过，看到这一切即将结束，他还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无论天神们会做出怎样的判决，他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大殿中充满了窃窃私语的声音。人们显然要比平时更加兴奋。当祝踏岚走进来的时候，议论声才渐渐止息下去。影踪派掌门像之前的每一天一样，迈着从容不迫的步伐朝自己的座位走去。敲响铜锣之后，他宣布道：“审判继续，请陪审团出庭。”

四位天神坐到了他们惯常的位子上，面容安详沉静，准备好了倾听被告可能的发言。在古伊尔身边，阿格娜显得很有些紧张。她喃喃地说道："他来了。"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依旧由六名卫兵看押着。但今天，让他无法迈开步伐的脚镣被撤掉了，只是他的步态依旧有些蹒跚。他的上半身也只剩下了手腕上的一副手铐。他站得比以往更直，神情疲惫，却更显强韧。

"我很高兴祝踏岚能这样对他。"古伊尔对阿格娜说，"无论他做过什么，他毕竟是一位战士。他应该像兽人一样面对死亡，而不是像一头野兽。"

"嗯，"阿格娜说，"你比我更加宽容。我可不认为他应该得到任何尊敬。如果他曾经真正尊敬过任何人，大概也不会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

古伊尔说道："所以这实在是一场悲剧。"

***

安度因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过严格训练，知道该如何在正式场合中正襟危坐。"王子绝不能有轻浮的举止。"导师们总是这样告诫他。但今天，在先后与温蕾萨和加尔鲁什交谈过之后，他变得格外神经质，很难在椅子里安稳地坐好。幸运的是，其他所有人看上去都像他一样满心焦虑——尽管他并不希望别人也会体验到他刚刚经历过的一切。他注意到了吉安娜和卡雷苟斯的神情。看样子，今天终于有一些好事情发生了。他们手握着手，脸上洋溢着幸福。这让安度因感到很高兴。他只希望能有更多的事情会变得更好。

"你怎么样？"瓦里安问。

"我？我没事。"安度因知道自己回答得太快了。

"当你开始与加尔鲁什进行交谈的时候，我很不高兴。"瓦里安说，"但……我现在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最终的决断应该由天神做出。"

“你认为，如果他乞求宽恕，天神们会答应吗？”安度因禁不住问道。

“我无法猜测天神们会怎样做。”瓦里安说，“让我关心的是，你是否一切都好。”

“我没有事。”安度因知道自己说的是实话。他已经为加尔鲁什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现在，他很满足，只是依旧有一点紧张。话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察觉到了大殿门口的脚步声。“他来了。”

当加尔鲁什走过来的时候，安度因看到祝踏岚已经按照自己的要求，去掉了加尔鲁什的锁链。那个兽人甚至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他的样子也比和安度因见面的时候好多了：更平静，也更加……威严。

“呃，”瓦里安说道，“克罗米在哪里？我觉得她应该很想在这里看到审判的结局。”

安度因转过头瞥了一眼，果然，只有凯诺兹坐在青铜龙的桌子后面，还在摆弄着时光之相。

“不知道啊。”他说了这么一句，就将注意力转回到加尔鲁什身上。卫兵们跟随他来到了大殿中央。四名卫兵退下，只有两人留了下来，站在兽人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与加尔鲁什一同面对着法设。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祝踏岚说道，“你在熊猫人的法庭中接受庄重的审判。在陪审团开始协商你的命运之前，你是否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对陪审团，或者对这里的任何人说？”

加尔鲁什望向旁听席上的人们，仿佛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人。他的视线在大殿中转了一圈，不时在某处停下。在片刻之间，他的目光与安度因的交汇在一起，某种神情闪过了他的面孔。

“是的，”他说道，强悍有力的声音瞬间传遍了大殿的每一个角落，“我的确有些话要说。尊敬的祝踏岚、至尊天神、来自艾泽拉斯各地的人们。我听到了你们所听到的一切，也见到了你们所见到的一切。”

他转过身，面对着泰兰德。精灵高阶祭司平静地坐在控诉人的席位上，显示出完美的镇定仪容。“泰兰德·语风对我提出了强有力的、不容辩驳的控诉。她的控诉引起了你们一些人的愤怒，以及复仇之心。你们希望我死掉。我并不责怪你们会有这样的渴求。”

向泰兰德微微一笑之后，他又转向自己的辩护人。贝恩同样镇定如山，但神情显然比泰兰德更加严肃。“贝恩·血蹄，他本没有理由这样做，却依旧以百倍的诚恳为我辩护。他并不主张我是无辜的，而是要求你们的理解和你们的同情。他请求你们——陪审团和旁听者们——扪心自问，明白没有人是完全无罪的。”

然后，令安度因感到惊讶的是，加尔鲁什向他转过了身。“还有安度因·乌瑞恩王子。他本来有着最充足的理由要求我以死赎罪，却一直在监牢中陪伴我。我曾试图杀死他，以极度野蛮、残忍和痛苦的手段。而他做了什么？”加尔鲁什摇摇头，仿佛感到难以置信，“他对我讲述圣光。他告诉我，他相信我能够改变。当我只有憎恨和暴力的时候，他给予了我仁慈与宽容。正是因为他，我才会站在你们面前，作为一名战士，而不是一个垮掉的奴隶，面对我认为注定会是死亡的宣判。”

他抬起戴着手铐的双手，向安度因微鞠一躬，再一次转身面对大殿中的众人。“是的，我很清楚我的手上沾染了多少鲜血。我知道我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灾难。”他深吸一口气，似乎正在整理思路。安度因向前倾过身子。他不想去希望，却还是在急切而欣喜地希望着。

“现在，此时此地，当我能够自由地说出我的想法与心愿，我会真诚地告诉你们：我对我的所作所为……”

他的笑声震撼着整座大殿。

“绝不后悔！”

安度因忘记了呼吸。他感觉到冰冷，麻木。他坐下来，盯着加尔鲁什。片刻间，他的大脑无法处理加尔鲁什的这句话。一阵阵声音撞击在他的耳朵上，那是狂暴的人群发出的怒吼。祝踏岚狠狠敲着铜锣，高声要求肃静。

但加尔鲁什的宣告刚刚开始。他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高声吼道：“是的！是的！我将摧毁一千个塞拉摩，只要这样能让联盟跪倒在我面前！我会猎杀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嗷嗷乱叫的暗夜精灵崽子，让他们永远不会再吵闹！只要我能做到，我会驱逐每一个巨魔、每一个牛头人、每一个虚伪的血精灵和贪婪的地精，还有连路都不会走的那些行尸——我几乎已经做到了！”

安度因意识到父亲正在叫自己的名字。他回过头，有些茫然地看着瓦里安。压倒一切的惊骇与幻灭依然让他无法清晰思考。“安度因，”瓦里安可能是第三次叫他的名字了，“过来，古伊尔想要和我们谈谈，我想，我知道是为什么。”

古伊尔正站在大殿的一个出入口附近。看到安度因走近，他朝通向外面的走廊一摆头。安度因一点头，舔了舔嘴唇，又摇着头和瓦里安向门口处的阶梯走去。在他背后的大殿中，加尔鲁什还在继续着他的咆哮。安度因紧咬住牙。他怎么可能相信加尔鲁什会改变？

“唯一让我后悔的‘暴行’，就是我还没有做出来的暴行！”面对他的言辞所造成的混乱，兽人的脸上露出凶狠的笑容，“唯一让我心痛的只有我在让真正的部落再次觉醒之前，就受到了妨碍！”

安度因和他的父亲走出大殿，古伊尔正在等待他们。“克罗米？”瓦里安问道。

“克罗米。”古伊尔向他做了确认。

“她怎么了？”安度因问道。

古伊尔转向他。“她一直在帮助泰兰德整理控诉方的证据，现在她却不在这里？”

“一定出了什么事。”瓦里安说。

“我可以去找她，”安度因立刻提议道，“现在我对这里已经很清楚了。”他的声音中充满苦涩。他的确很想帮忙，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无法再忍受加尔鲁什的叫嚣了。

***

安度因飞快地跑下楼梯，向加尔鲁什的牢房冲去。他应该能问一下楚氏兄弟，是否看到了克罗米。如果克罗米没有在那里出现，也要叮嘱他们保持警惕。安度因跑过走廊的拐角，立刻刹住了脚步。

两名熊猫人瘫倒在地上，看上去就像两只被随意丢弃的黑白色谷物口袋。本来用于束缚加尔鲁什的锁链现在紧勒在他们健壮的身躯上。而且他们的嘴里都被塞上了东西。

“哦，不。”安度因呻吟了一声，快步跑向他们。这两兄弟显然都被打晕了。他们的皮毛上已经沾染了血迹。不过，他们还有呼吸。安度因将一只手放在楚李的心口，低声向圣光祈祷。一道柔和的黄色光芒在他的手上绽放，带来温暖的刺麻感觉。圣光的祝福涌过他的全身，如同温柔的小雨净化了他的心灵，让他向楚李伸展过去。那名熊猫人睁开了眼睛，安度因急忙拔掉了他的口塞。

“两个……女人。”楚李依旧有些口齿不清地说道。安度因已经转向楚罗，并继续向圣光祈求治愈的力量，同时听楚李说道：“她们拿着十字弩——在这里不应该携带武器，但她们的确拿着弩。”在安度因的手掌下，楚罗头上巨大的肿块也渐渐平复了。熊猫人眨眨眼，恢复了意识。安度因同样拔掉了他的口塞。

“如果她们有十字弩，那么你们还能活着就实在是很走运了。”安度因很想知道这些女性战士是谁，她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先把你们的锁链解开。”他知道，楚罗的腰间的口袋里肯定会有这些镣铐和牢门的钥匙。安度因去那只口袋里摸索了一番，皱起眉头。“楚罗，钥匙在哪里？”

“那些女人一定偷走了它们！”楚罗气恼却又无可奈何地扭动着身体。

“你认得她们吗？”王子问道。熊猫人兄弟都摇了摇头，“但……这样做根本没有意义。加尔鲁什已经离开牢房了。为什么她们还想要……”安度因一下子跳了起来，猛敲紧闭的牢门，“克罗米？”

他似乎听到了一些声音，便急忙将耳朵贴到牢门上，聚精会神地倾听。“安度因！”声音很弱，但音调很高，正是克罗米的侏儒嗓音。安度因紧绷的身子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有人捆住楚罗和楚李，偷走了钥匙，但我们会救你出来的！”安度因提高声音，好让克罗米听到，“不要担心。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凯诺兹！”

“什么？”安度因的下巴耷拉了下来。

“听我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认为他要在时光之相上动手脚。我那时正好看见他摆弄时光之相，就问他要做什么，他找借口说是要‘把它关闭’。我正要仔细问他，然后……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就被关在这里了。你必须阻止他的计划！而且一定要快！”

“快去！”楚李喊道。

“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在这里等。”楚罗说道。

“耐心对你们很有用。”一个如丝绸般柔和平缓的声音传来，“楚李尤其能好好利用它。”

安度因转过头，看到在这个阴暗的日子里出现在面前的另一名叛徒，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仿佛被狠狠捏了一下。“两个装备十字弓的女性，”他用苦涩的声音说道，“一个兽人，一个人类。对不对，楚李？我早就应该知道。”

“也许你早应该知道，但你的内心是不会轻易怀疑别人背叛的，安度因·乌瑞恩。”拉希奥带着一抹哀伤的微笑说道，“如果这样能让你感到安慰，那么，我将深深地为我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感到抱歉。”

安度因露出轻蔑的笑容。“你不可能问心无愧吧。”

黑王子耸耸肩。“随你怎样想，但这就是事实。我们是朋友，你和我。”

“朋友？朋友不会相互残杀！”

黑龙睁大了闪光的眼睛，似乎真心感觉受到了伤害。“为什么我要这样做？看看楚氏兄弟。虽然会经历可怕的头痛，但他们都还活

着。而我对他们根本不会像对你那样关心。”

“拉希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到底在干什么？”

年轻的黑龙叹了口气。“你曾经要我仔细观察，认真聆听，让我想清楚如何做才是对艾泽拉斯最好。我按照你的话去做了。你是暴风城王位的继承人。你有责任保护你的王国安全。你做了自认为对你的王国和臣民最好的选择。作为最后的黑龙，我的前代的责任完全落在了我的肩头——保卫艾泽拉斯的安全。我必须坚守这份责任。”

“别听他的！”克罗米喊道。

安度因向仍然被铁链紧缚的熊猫人指了一下。“这就是保护艾泽拉斯的安全？”

“我向你保证，在这件事上，无论手段如何，结果才是重要的。我衷心希望，总有一天，你能够理解。到了那一天，你和我将要面对一个恐怖的敌人。也许我们可以像兄弟那样，共御强敌。”

安度因在绝望中伸出手。“你不必这样做。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我们一定能找到办法……”

“暂时告别了，年轻的王子。”拉希奥说道。他举起一只手，安度因失去了知觉。

➢ 第三十五章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加尔鲁什咆哮着，举起他那还在手铐束缚中的拳头，以胜利之姿摇晃着它们。就在此时，吉安娜明白了到底是什么在让她感到困扰。这里的所有人都是那么躁动不安——加尔鲁什、祝踏岚、卫兵们、旁听者们，但只有凯诺兹静静地站在他的桌旁，英俊的面孔上流露出一丝微笑。电光火石之间，吉安娜仿佛把一切都看清了。但就在她深深吸气，想要大声向祝踏岚示警的时候，青铜龙懒洋洋地伸出修长纤美的手指，一边看着咆哮的加尔鲁什，一边将时光之相拨下了桌面。

“不！”吉安娜喊出了声。但她的声音完全淹没在一片喧嚣之中。时间仿佛变得很慢。吉安娜清楚地看到时光之相旋转着落向坚硬的石块。沙粒在往复翻转的沙漏中开始发光。两条小金属龙全部醒来，伸展翅膀，开始飞翔。

沙漏在石板地面上撞得粉碎，发出柔和的乐韵之声。玻璃球中的沙粒向四外崩散，又腾空而起。爆发的能量飓风遮蔽了所有人的眼睛。光束盘旋，如同金色的龙卷风。人群中的怒吼变成了恐惧的尖叫。吉安娜感觉到周围的空气发生了变化——魔法力量正在震颤。覆盖整座神庙的抑制力场消失了。这只有可能是青铜龙的魔法抵消了抑制力场。就在吉安娜惊愕的注视中，一道巨大的时间与空间的裂隙打开了。加尔鲁什和凯诺兹仿佛直接掉落到地面以下，同时又有其他东西从那道裂隙中涌了出来。

他们不是恶魔，也不是元素，也不是其他任何常见的生物。在吉安娜的眼前，他们摇晃着脑袋，向四周扫视，然后就挥起了手中的武器。还处在强烈震惊中的吉安娜甚至连一个字都喊不出来。

她看到一名白发中夹杂着丝缕金色的女子，身穿白色、紫色和蓝色长裙，手持一柄纹饰华丽的法杖。这名女子的脸上呈现出坚毅和愤怒的冷酷神情。她浅蓝色的双眼放射出犀利的光芒。在她的头顶盘旋着一头辉煌壮丽的蓝龙，只需伸出一只前爪，就能抓起那名女子。他抖动全身如同冰川又仿佛碧空的蓝色鳞片，发出疯狂的笑声。白发女子身边站着一名暗夜精灵。她的面容残忍而冰冷。在她旁边……

“卡雷！”吉安娜喊道，“那是我们！”

但卡雷已经跳起身，向开阔的大殿中央跑去。他需要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让自己恢复成巨龙形态。吉安娜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她的意识瞬间变得比审判时更加清晰锐利。她和卡雷拥有这里的许多人都没有的优势——在熊猫人布置魔法抑制力场的同时，也要求参加审判的武者们不得携带武器进入法庭。

吉安娜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大殿中央的那个女人正在将部落各族当作目标，不停地向他们射出火球。吉安娜很熟悉这个女人的想法和感受。她并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吉安娜——她是一个曾经实际存在的吉安娜。而在这条时间线中，吉安娜决意要阻止那个女人。她召唤出一颗不断爆裂并旋转的火球，向另一个自己掷了过去。

那个吉安娜转过头，用一股纯粹的奥术能量击破了那颗火球。一丝冰冷的微笑扭曲了她的面容，一个念头在吉安娜的脑海中闪过：

我知道我会做什么，她一定也知道——我该如何与我自己战斗？

***

古伊尔和瓦里安背靠在大殿入口旁的一根石柱上，继续听着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吼叫。“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在自掘坟墓。”古伊尔摇了摇头，“真是浪费。”

瓦里安想要点头，却愣了一下，微微一皱眉。古伊尔也在同时心生警觉。他将目光转向大殿里纷乱的场面。他也听得到——虽然还很微弱，但正变得越来越响亮。那是一种稳定却又显得有些飘忽的声音，仿佛许多……

“翅膀。”瓦里安说道。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另一种声音逐渐变得清晰。这是一种更有节奏的、如同帆布鼓风的声音：呼——呼——呼。

“飞艇！”古伊尔喊道。两名技艺超凡、有着数十年战斗经验的战士不需多言便已达成了完美的默契。瓦里安跃下走廊，冲了出去，一边高声示警，一边从一名惊讶的熊猫人警卫手中夺下一柄长剑。古伊尔则向大殿里面冲去。他刚刚张开口，想要呼唤卫兵们准备战斗，

却看到凯诺兹轻描淡写地将时光之相拨翻。白虎寺大殿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

古伊尔将一只手举到眼前，遮住能量爆发产生的强光。盘旋的奥术风暴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却依然无法完全淹没人们的号叫。一道时空裂隙骤然开启。古伊尔眯起眼睛，恼恨却又无能为力地看着凯诺兹和加尔鲁什露出胜利的笑容，消失在地面以下。古伊尔本以为这道裂隙会就此关闭，但凯诺兹显然不打算就此善罢甘休。原先曾经只有他和加尔鲁什的地方，现在出现了十个人——古伊尔全都认识他们。他的目光落在一个披挂传统人类盔甲的强大兽人身上。他闪光的胸甲上套着一件金红色罩衣，戴着一顶黑鹰头盔。那个兽人抡动巨大的战斧，以超过他所有同伴的速度扑向了混乱中的旁听席。

古伊尔认识那顶头盔。一个来自时光之路，打算杀掉他的敌人正是戴着这样的头盔。古伊尔杀死了那个敌人，他一样也会杀死这个家伙。

“萨尔！”他怒吼一声。那个身穿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的制服、孔武有力的兽人向他转过来，脸上露出饥渴的笑容。

***

扎伊拉看着这些永恒龙，发出了大笑。她忠诚的龙喉兽人们正骑在这些巨龙的背上，向白虎寺进发。她的大酋长现在已经逃出了那座神庙，这全是凯诺兹多姆的功劳。她回忆起第一次在格瑞姆巴托见到这头青铜龙时的情景。那里正是多年以前阿莱克丝塔萨的囚室。“龙喉的头领，我会给你一个龙族军团。”凯诺兹多姆这样对她说。

“青铜龙？”扎伊拉问。

他摇摇头。“青铜龙军团只会任由时间自行发展，从不顾及最终演进的结果。永恒龙军团和我则相信，只有改变时间，才符合我们的意志。”

这是一个绝无漏洞的作战计划。敌人毫无准备，也没有任何其他因素能够干扰这场必将到来的胜利。加尔鲁什最重要的敌人齐聚一堂。扎伊拉相信，当凯诺兹将整个计划报告给加尔鲁什的时候，加尔鲁什一定会非常欣赏这一计划。这与天才的塞拉摩战役计划实在是有

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从神庙内部和外部发动攻击，将那些意欲置地狱咆哮于死地的丑恶家伙夹在龙喉氏族的战刃和他们自己的分身之间，把他们活活碾死。

这是一个简明高效的计划。许多部落的成员也会死在这场战役中，但扎伊拉对此没有丝毫迟疑。在她看来，真正的部落现在已经全部聚集到了她的身边了。

她艰难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按照早已习惯的方式，暴虐无度地对待胯下的坐骑。永恒龙并不是受到控制的奴兽，而是由凯诺兹提供的、自愿与龙喉一同作战的盟军。她向左侧一歪身子，胯下的巨龙便扇动有着钢枪色泽的漂亮皮翼翅膀，将她送到了哈隆梅瑟尔已经得到修复的飞艇旁边。

“你快乐的船员们做好准备了吗？”扎伊拉在一片嘈杂声中高喊道。

那个地精回过头，向站满飞艇甲板的海盗们看了一眼——所有那些暴徒身上都挂满了武器。接着他便向扎伊拉竖起了大拇指。最开始的时候，一些海盗很想杀掉哈隆梅瑟尔，但关于黄金的许诺打动了他们。“是的，但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太信任降落伞。这真是让我感到侮辱。夏琪亚已经在船头就位了。她将干掉关键目标和散落的逃兵。萨伦在船尾。他会执行同样的任务。那么……”他指着仍然锁在自己脚腕上的铁球和铁链，“这东西什么时候能摘下来？”

扎伊拉仰头大笑起来。她的笑声中充满了恣意的喜悦。谁能想到，仅仅是几天以前，她还像丧家之犬一样，满心都是绝望！

“你一定能在我们的庆功宴席上跳舞的，地精，我答应你！”

“最好是这样……我已经在这场冒险中投了太多的钱了。”哈隆梅瑟尔说。

“我要先走一步，去看看凯诺兹是不是成功了！”她高喊道。随后，她右侧大腿一用力，巨龙就回到了前进路线上。她听到哈隆梅瑟尔越来越远的叫喊声：“嘿，嘿，别碰那个……不，不，不要喝那个，该死的……！”

可惜的是，他们已经无法再制造出一颗那种能够将联盟都市炸成大坑的魔法武器了。萨伦做出了几十个小一些的法力炸弹。不知从何时起，那个血精灵法师和哈隆梅瑟尔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相互尊敬的关系。地精飞艇主在萨伦的一些法力炸弹上安装了随机的定时器。它们看上去显得全然无害，却会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扎伊拉希望它们爆炸的时间都会是对敌人来说最糟糕的时间点。现在，每一个龙骑士身上都携带着至少两三颗这种法力炸弹。它们造成的大规模死伤一定会令这些骑士们士气大振。扎伊拉已经能看到那座神庙了。巍峨的神庙矗立在她的眼前，但其中的宁静已经被彻底打破。它的小桥、步道和小型尖塔中全是跑动的熊猫人。而它的核心区域正挤满了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敌人。

扎伊拉扯动缰绳，让坐骑飞低，向神庙靠近。坐骑很清楚该怎样做。永恒龙抿起翅膀，向下俯冲，扎伊拉趴伏在巨龙的背上，如同挂在野狼背上的一颗毛球。快到地面的时候，永恒龙猛一扬头，吐出一股黑色的龙卷气流，横扫正在向天空中指指点点又失声惊呼的熊猫人商人。

扎伊拉发出欢快的呼吼。凯诺兹就像他所承诺的那样，除掉了魔法抑制力场。扎伊拉将手伸进口袋，拿出一颗小球。龙喉氏族的头领抛下了她的第一颗法力炸弹，狞笑着看到一小团浅紫色的火焰猛烈地炸开。

***

安度因眨着眼，在痛苦的阴霾中努力想要看清眼前的景象。他听到克罗米在呼喊他的名字，还有其他声音从上方传来——不只是他刚才听到的叫喊声。他有些听不清这喧嚣的内容，不由得小心地摸了一下脑后。相当程度的疼痛让他吸了一口冷气。他能感觉到那里有一个鸡蛋大小的肿块。他的手指也被染红了。各种喧嚣声仍在继续。突然间，安度因明白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他听得出钢铁交击的声音和高亢刺耳的魔法咏唱。一阵眩晕感突然压倒了他。这与他受的伤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因为他，加尔鲁什才只是带着轻便的刑具上了法庭。如果他伤了谁，那都是我的错。

“安度因？”

“我没事，楚罗。”安度因说了谎。只是连坐起来这样简单的动作，他都差一点再次晕过去。刚才为楚氏兄弟进行治疗已经耗尽了他的体力。他现在没有多少力气了。不过他还是祈求了圣光的援助——他的伤痛减轻了一些，到了他可以忍受的程度。“我要上去……阻止凯诺兹。我会派人来救你们和克罗米。”

“你受伤太重，不能参加战斗。”楚李坚定地说。

这些都是因为我，这个想法炙烤着安度因的心，但安度因没有把它说出来。他并不理会他们的反对，只是用意志力支撑着自己，踏上通向上方的台阶。当他回到大殿中的时候，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

他认得在这里战斗的人们，但他们现在仿佛又变得有些陌生：那个蓝色皮肤的巨魔的脖子上挂着一串人类和精灵耳朵做成的项链，而他现在正发出沙哑的狂笑声，努力增加着他的收藏。那个高大勇武的牛头人挥舞着一柄大锤，身上穿着大酋长的战甲……

那个金发的人类男孩穿着暴风城国王的华丽袍服，正跪在地上，膝盖紧紧顶住胸口，因为恐惧而一动也不能动。讽刺的是，他的手中还紧攥着破惧者。

拉希奥的话在安度因的耳边回响：“我担心你太软弱，没办法戴上将会属于你的王冠，安度因王子。”在另一条时光之路中，至少这条背叛他的龙是对的。安度因压下惊愕的心情，向另外那个男孩冲了过去，向他伸出手。那个年轻的暴风城国王喊了一声：“小心后面！”就用双手捂住了头。

安度因冲向左侧，打了个滚，长时间枯燥而严格的徒手格斗训练培养了他灵敏的直觉。他听到兵刃的破风声，一柄大剑和他擦身而过。他跳转身，看到高大的巨魔正盯着他，目露凶光。

“你可真快啊，小王子，但我还是要取下你的耳朵。”沃金说道。

安度因看着那个巨硕无朋的巨魔挺直腰身，高举起大剑。王子立刻冲向另一个安度因，从他的手中夺过破惧者，将战锤向上挥起。一道耀眼的金光在锤头爆发，让沃金发出痛苦的呼吼。

敌人的迟疑给了安度因足够的时间。他手中的破惧者如同流星一般划过一条优美的弧线，银色的锤头狠狠击中了巨魔的左侧肋骨。巨魔身上的皮甲挡住了这次可能会致命的打击，但安度因还是切实地感觉到了战锤砸断了他的肋骨。

沃金踉跄了一下，喘着粗气，将残酷的面孔转向安度因。“为了这个，你可要多受些苦了，小王子。邦桑迪要多等一点时间才能得到你的灵魂了！”

他像疯子一样扑向安度因，以粗噶的巨魔语言吼叫着。安度因恐惧地意识到，那个巨魔的目的不是杀死他，而是砍下他右侧的耳朵。

安度因语无伦次地叫嚷着，再次举起破惧者。光芒闪耀的战锤再一次拯救了他的性命，把攻到他面前的巨剑挡在了一旁。沃金立刻再次进攻，一剑砍中了安度因没有护甲的肩膀，让王子踉跄着后退了一步。破惧者从他的手指间掉落。他捂住流血的伤口，抬起头，恰好看到沃金举起剑，准备最终取他的性命……

然后，他踉跄了一下，生着长牙、涂成白色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年轻的安度因国王向沃金扑了过来。

当然，这完全是徒劳的。

沃金立刻就恢复了平衡，转过身，轻松地将那个瘦小的安度因国王丢向一旁，就如同一条狗甩掉一只老鼠。巨魔一剑刺穿了年轻国王的胸膛，又将流血的剑拔出来，弯腰削下了他的耳朵。

一只巨大的金色利爪突然落下，抓起沃金，把他扔到了大殿的另一边。克罗米巨大的龙头一直探到安度因面前。“你还好吗？”

他没有事，而他却要死了，安度因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走到另一个自己面前，只希望自己来得不要太迟。他迅速念诵祷词，伤口不再流血了。但年轻国王的苍白面孔告诉他，死亡只是稍稍放慢了脚步，但绝不会放弃这个灵魂。

“他扑向沃金，手中甚至没有一件武器。”安度因王子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救了我的命。”他望向克罗米，仿佛是刚刚见到这头青铜龙。

“你出来了，”安度因笨拙地向克罗米说道，“我忘记了。抱歉。”他抱住那位国王，感觉到温热的血浸透了自己的衬衫。沃金的大剑彻底穿透了他的身体。

“卫兵们找到了我们，”克罗米说道，“我必须用尽一切力量才有可能破坏那道裂隙。那是把他们送回去的唯一办法。”

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安度因想，我怎么会抱着临死时的我自己？“你需要我做什么？”他无法让自己的视线离开那张苍白、冰冷的面孔……他的面孔……

“你正在做你该做的。”克罗米的声音显示出无限的温柔，“接受他，就能够帮助他们的实质离开这个位面，回归到他们原本的时光之路上。你很容易就能接受另一个世界的自己。而其他人，”她扬起巨大的龙头，向周围疯狂的战场看了一眼，“就要困难得多。”

她又改变成侏儒的样子，跑向时光之相的碎片。向那些散落在地面上的沙粒施放法术。安度因的目光回到了年轻的国王身上。他正抬起头看着自己，蓝色的眼睛里带着一种令人不解的平静。

“你……没有事。”这位国王说道。

“是的，我没事，”王子回答，“是你救了我。”

“我……？”国王的声音很轻，但他看上去很高兴。他轻笑一声，又因为痛苦而打了个哆嗦，“我那时很害怕……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他……”

“但你做到了，”安度因温和地止住了他的话头，“在最紧要的关头，你冲了上来。”

国王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这里好冷啊。”

安度因紧紧抱住这个男孩的身体，小心地不要碰到他的伤口。“我抱着你呢。”

战斗还在持续，但周围的一切渐渐变得模糊，仿佛正在远离安度因。又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安度因觉得，也许最后的时刻已经到

了。而国王此时又发出了极其轻微的声音。安度因急忙集中精神，才听到他说："我很害怕……"

安度因的喉咙吃力地哽咽着。"不要害怕，你会和妈妈……还有爸爸在一起了。"

"父亲……还活着吗？在这里？"

"是的，是的，他还活着。"

濒死的安度因闭上了眼睛。"我很高兴，我希望能见到他。"

"你会的……坚持住，好吗？"

他的脸上浮现起一丝浅浅的微笑。"你说起谎来就像我一样糟糕。"微笑消失了，"告诉他，我爱他。"

"我会的。"

国王轻轻叹了口气，胸口不再有起伏。他的皮肤开始变成白色，比仅仅是受到死亡的触摸更加雪白。让安度因感到惊奇的是，这位国王的身体开始散发出柔和而纯粹的光晕，然后，他便消失了。

安度因·乌瑞恩国王回家了。

安度因·乌瑞恩王子缓慢地微微摇晃着站了起来，手中紧紧攥住破惧者，用袖子擦去脸上的血迹，开始去治愈那些依旧被困在战场上的人们。

➢ 第三十六章

卫兵们手持武器冲进大殿。一名熊猫人将一把短柄斧抛给贝恩。牛头人接过斧头，冲向了两个正鏖战不休的萨尔。他很庆幸古伊尔穿的是萨满的长袍——这两个兽人除了衣服和武器不同，根本看不出有其他任何差别。跑到半途中，他忽然停住脚步，努力保持住平衡，站稳身子——他听到一头龙在狂笑。向上望去，他看见那个发了疯的卡雷苟斯正在向他狂笑不止。这个来自异界的蓝龙肯定已经彻底疯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大殿中才没有出现更多死伤。他的攻击完全不辨敌友，也没有任何策略性可言。

但现实中的卡雷苟斯则完全不同。他闪电般地扑向另一个自己，将疯蓝龙的注意力从贝恩的身上吸引开。贝恩前方，两个兽人激战正酣，头戴黑鹰盔的萨尔显然落在了下风。当然，贝恩很清楚，这个闯进现实中的萨尔从没有机会经历萨满训练。古伊尔却在掌握了超凡的战斗技艺的同时，还是一位萨满大师。

贝恩几乎就要冲到那两个人身边时，突然感觉到了另外一股凶暴的杀气。他总算是及时转过身，挡开了一柄巨大的战锤。挥舞那柄战锤的仿佛是一座被铁甲覆盖却又动作如风的山岳。贝恩看到了自己的双眼。他的另一个自己似乎有些惊讶，迟疑了片刻。而贝恩也在这短短的一瞬想起自己的身上只有轻薄的布衣，而另一个自己却是全身重甲。

贝恩从眼角处注意到天神们依旧一动未动。贝恩不由得感到一阵气愤。难道他们看不见人们正在死去？他们就是这样“高高在上”，甚至不会救一救这些凡人吗？

就在此时，仿佛天神们听到了贝恩的心思，喊声响起，一直穿透了喧嚣纷乱的战场。强壮的声音深沉浑厚，这是猛虎的长啸，如同祈愿，也是警告。发出喊声的正是这座神庙的主人——雪怒。

“还记得煞吗？还记得煞吗？”

突然之间，贝恩明白了。

另一个他自己、古伊尔，还有其他正在战斗的人——他们并非来自某一条随机的时光之路。凯诺兹有意选择了他能找到的最黑暗、最堕落、最好战的他们。卡雷苟斯疯了。贝恩自己成为了部落大酋长。不知为何，他知道，另一个自己成为大酋长的原因是他为了替凯恩·血蹄复仇而谋杀了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怪不得天神不会加入这场战斗。他们的介入只会让这场战争变得更加残忍激烈。

“你杀死了加尔鲁什，对不对？”贝恩问向另一个自己，“因为他杀死了我们的父亲。”

另一个贝恩眯起眼睛，咆哮着说道：“我用我的手撕碎了地狱咆哮。那个青铜龙却对我说，你——你竟然为他辩护！”他狂躁地吼叫着，向贝恩发动猛攻。但贝恩挡住了他的攻击。斧刃和锤头撞击在一起。贝恩自己的话回到了他的脑海中，每一个字都是那么锐利而且清晰，仿佛德莱尼的水晶：“我们全都有可能成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

智慧——玉珑的礼物。“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会成为的人！他们并不是敌人，他们就是我们！”他向人群高声喊道，“我们不能与他们作战。只能接受他们！”

坚毅的决心出现在贝恩的心中。砮皂所给予的，是不屈不挠的勇气。贝恩挡开另一次攻击。他的手臂变得更加强壮有力。他向天神敞开心扉，聆听他们的教诲，接受他们的赠礼。

另一个贝恩再次发动攻击，这一次，铁锤击中了贝恩的肩头。贝恩哼了一声，但并没有反击。

“另一个我是个懦夫吗？”“部落大酋长”贝恩喊道。

“不，”贝恩说，“我们是一样的。你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贝恩。但我明白你的感受。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加尔鲁什。”

“你说谎，否则你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对面的牛头人冲过来。但这一次，他的愤怒让他失去了谨慎。贝恩击中了他——但贝恩用的只是斧头的钝面。

“我不会伤害你，”贝恩喘息着说道，“但我会保卫我自己！”

大酋长贝恩变得犹豫了。他在听贝恩说话——但谁知道他能听多久？

玉珑的智慧再一次拂过牛头人的心。他在一瞬之间明白了自己需要怎样说，他该如何让这个受伤的、痛苦的自己明白。贝恩飞快地说道：“我们的朋友古伊尔，也就是你所知道的萨尔，他告诉我，即使是在另一条时间线里，我们的内心中永远都只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父亲凯恩相信，尽管更难，但更有意义的事情是——”

“创造能够持久的东西。”异界的大酋长喃喃地说道。

贝恩感觉到了希望。

***

卡雷知道，在所有这些跨越时光的战斗中，他的对手是最大的威胁。不仅因为他是龙，更因为这一个卡雷苟斯显然是个疯子。

这让卡雷惊恐万分。

只有卡雷知道，当安薇娜死去的时候，他曾经因为极度的悲痛，距离疯狂只有一步之遥；只有吉安娜知道，当他通过玛里苟斯的眼睛重新经历巨龙的黎明时，他更是险些迷失自己，陷入疯狂。在另一个时间线中，他太有可能变成这种样子了。

他听到了贝恩的话，但他该如何接受这个疯子？就在他拼命思考的时候，那头疯蓝龙又是一个俯冲，抽动长尾，把旁听席上的一群人打散。有几个人再也没能站起来。

“不要！”卡雷吼道。他用冰霜攻击卡雷苟斯，减缓了那头巨龙的速度，但并没有能让他停下来。卡雷苟斯甩动头颅，一边大笑，一边哭泣。

“为什么不要？”他乞求着，“就让他们恨我，让他们终结我吧！求你了！”

卡雷也经历过黑暗的时刻。但他从没有过和面前这头疯龙一样的心情。“出了什么事？是什么让你变成这种样子？”他在这样问的时候，声音却变得喑哑无力——即使是他，也害怕听到这个答案。

“他们没有了。全都没有了！”

至少，他们开始交谈了。此时此刻，卡雷苟斯并没有杀戮。“谁没有了？”卡雷问道。

“所有的人！”卡雷苟斯吼道，“安薇娜！吉安娜……全部蓝龙，他们所有人，甚至克莉苟萨……”

“什么？”

“奥格瑞玛陷落以后，他们都死在了战争里——只剩下了我……全都是因为我。我没办法阻止她，他们全都去了……”

卡雷无法相信——而最让他感到恐怖的是，他知道这是真的。这个已经崩溃的卡雷苟斯无法劝阻他那条时光之路中的吉安娜摧毁奥格瑞玛。而那场战争灭绝了整个蓝龙军团。片刻之间，卡雷苟斯完全无法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感觉到疯狂仿佛正掠过自己的心。但最终，他恢复了清醒，并且明白了该如何与卡雷苟斯沟通。

“这不是你的错，”他说道，“做出选择的是吉安娜，她选择不听从你和古伊尔的劝告。”当他说出这段话的时候，他的心灵变得愈发清澈。他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有多么真实。他自己怎么没有能看清这一点？

“我本应该能阻止她的！”

“她不会听从你的命令！”卡雷吼道，“她是属于她自己的！我很难过，卡雷苟斯，非常非常难过，因为你失去了那么多，但那不该是你的负担！”

“你这么说倒是很容易！你的吉安娜还活着！她爱你！”卡雷苟斯吼叫着，却又显露出犹豫的神色，“她……是吗？她爱你吗？”

卡雷感到胸口一阵疼痛。“她爱我。但她依旧走在阴影之中。只有她自己能选择走出那片阴影。难道你不明白吗？”他诚恳地说道，

“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做了同样的事。不同只在于吉安娜的选择，而不在于你做了或没有做什么。”

卡雷苟斯露出惊愕的表情。“那么……安薇娜呢？”

那是另一位他曾经全心爱恋过的女子。“她也只是做出了她的选择。”

卡雷苟斯没有立刻恢复理智。但他停了下来，开始思考。他的表情渐渐变得平静。

然后，他不见了。

***

带着复杂的感觉，瓦里安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战斗。对他而言，这场审判是一次远远出乎他的预料的考验。现在他非常希望能够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有用的、毫无疑问会是正确的事情。

他并没有注意到，旁听者们正纷纷逃出大殿，武僧们将他们分成了两组——能够战斗的和需要远离战场的。随后，武僧们迅速带领非战斗人员走过石板庭院和覆盖着青草的练武场，跨过了石桥。他们大多都是一副心惊胆战的样子。瓦里安当然理解他们的心情。他知道，从外面杀来的敌人已经近在眼前。那一定是龙喉氏族。除了他们，还有谁会在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接受审判的最后一天攻打这座神庙？

通向安全之地的道路将会是漫长而艰难的，或者，他们可能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这座神庙基本无法抵挡从天空袭来的攻击。这是一个练功习武的地方。强化力量是这里的生活主题之一。但这里所重视的是身体和意志的力量，而不是魔法或战争机器。瓦里安明白，这是熊猫人最大的弱点。从某方面讲，也正是这一点让熊猫人显得如此特别。

为了保护这个特别的种族，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些带来飞行坐骑的人已经纷纷飞上天空，其中有猎人、法师、萨满和其他各种拥有特殊技艺的人。瓦里安甚至不知道那些施法者能否进行攻击。他不了解魔法，所以也无从知晓这里的魔法抑制力场是

否还存在。翅膀扑击空气的声音越来越近了。瓦里安也逐渐感觉到紧张。如果那些猎人技艺高超，他们现在就已经能够用火枪和利箭射杀敌人了。或者至少能干掉几个龙喉兽人。一旦没有了骑手，他们的始祖龙也许就会逃走了。

他站在庭院的火盆旁边，调整着握住双手大剑的位置，将身体的中心转移到脚掌上。战斗的欲望正在他的体内升腾，他很欢迎这股愈加旺盛的烈火。他的身边还有几位熊猫人武僧。他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看上去很平静，但瓦里安知道，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一开始，他们的敌人只是一片黑点。随着敌人逐渐靠近，瓦里安集中目力。“从轮廓上看……”他对身边的熊猫人说道，“距离还是太远，很难确定，但……看上去有些不对。”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名熊猫人问道。

“龙喉兽人骑乘的是始祖龙，而不是真正的龙。至少现在已经不是了。而这些……”后面的话消失在他的喉咙里。

“是龙。”熊猫人接口道，“看样子，他们的确是驭龙而来的。”

一种可怕的猜测开始在瓦里安心中滋长。那肯定不是黑龙。暮光龙也早已消失……“神殿里面……发生了什么？”

“我无法清晰地解答。不过我被告知，时光之相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瓦里安骂了一句。“永恒龙军团，我的熊猫人朋友们……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就在这时，领头的永恒龙开始俯冲，并喷出了一股由沙粒组成的黑色龙卷风。战斗开始了！凶狠的笑容扭曲了瓦里安的嘴唇。“事情好办了。”瓦里安说道。

“好办了？他们有龙！”那名熊猫人不解地问道。

“我们有术士！”一个士气高昂的声音响起。同时已经有不少来自各个种族的人开始施放法术。红色、丑陋、满身骨刺的地狱犬从扭

曲虚空中蹿出来，由闪烁的虚灵化为实体。不远处，一名有着年轻面容却已满头白发的女性人类术士弯下腰去，神情轻松地拍了拍那头虚空猛兽，管它叫“小乖乖”。瓦里安想起来，这些特殊的恶魔会以魔法为食。他不由得露出了笑容，这个将恶魔当宠物的可爱的年轻女性则向他眨了眨眼。

法师开始投掷火球、冰刃和奥术能量。那个龙喉兽人的头领把一样东西投掷在不远处。一颗泛着紫白色光芒的小球照亮了很大一片地方，转瞬间又变成了一颗展现出诡异美感的乳白色气泡。瓦里安猜出了那是什么东西，而他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三具尸体躺倒在石板地面上。法力炸弹的奥术能量将死者完全变成了紫色。其他人也认出了这种武器。恐慌的情绪开始在人群中蔓延。

怒火在瓦里安的胸中燃烧。“把他们打下来！”他对施法者们喊道，“让他们到地上来，我们才能把他们砍成碎片！”

他的话激励了施法者们，他们开始发动更强烈的攻势。有一两个兽人从坐骑上摔跌下来。如果他们运气好，也许会落在下方的水池中，否则就只能在岩石上摔烂。一名被遗忘者法师射出的强大火球烧穿了一头永恒龙的皮膜翅膀。那头龙发出痛苦的号叫，身子摇晃着，最终砸在庙宇正门前的台阶上。不会魔法的战士们立刻凶猛地向他扑去。

但敌人的巨龙正在迅速增加。十几头巨龙排成V字阵型从白虎寺上方飞过。没过多久，已经有几十人倒在这些飞行猛兽的攻击中。瓦里安向一个落地受伤的兽人冲过去。在龙翼扇动产生的疾风中，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泥浆里奔跑。他听到利箭撕裂空气的尖啸。一支箭穿透了他的肩膀，让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他没有穿护甲。这里的所有人都只是来参加审判，并没有做任何战斗准备。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不远处，一名兽人萨满倒在地上，黑色的羽箭射穿了他的喉咙。

龙喉兽人的攻击手段并不只有弓箭。又有两颗法力炸弹落了下来。邪恶的奥术能量制造了更多的死亡。而龙喉氏族的法师们也开始发射出火焰与冰霜。

巨龙掠过白虎寺之后，又向上飞去。这时，“吱吱嘎嘎”的地精飞艇来到了白虎寺上空。瓦里安心头一沉，他怀疑龙喉氏族又带来了

一颗那种能够彻底毁灭塞拉摩的超级炸弹。不过，这艘飞艇的载重似乎不算很大。它到底……

数十个人影从飞艇中一跃而下。他们的背上立刻张开了一个个降落伞。猎人和施法者们不需要瓦里安的命令，已经向这伙儿新的敌人发动了攻击。当他们落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丢掉了性命，但还有更多的人活了下来。

那支箭恰好射穿了瓦里安左臂与肩膀相连的关节。疼痛如同白热的火焰灼烧着瓦里安。瓦里安没有冒险将箭杆拔出来，也不再理会自己肩部痛苦的哀号，只是径自高举起双手剑，冲向那些新出现的敌人。发现被龙喉兽人雇佣来当作炮灰的实际上正是在诺森德肆虐，联盟却又无从追缉的海盗，瓦里安感到有些难以置信，却也在心中生出一丝残酷的欣喜。

“你们认为这样很有趣吗，龙喉！”他发出挑衅的吼声，扑向最前面的海盗。那个家伙还在拼命想要甩脱降落伞。瓦里安轻易就干掉了他，但其他海盗已经擎起刀剑，向瓦里安聚集过来。国王全身热血沸腾，他挥起重剑，仿佛那只是孩子的玩具。一个巨魔手持弯刀杀向他，却被他一剑就砍掉了脑袋，紧随其后的一个黑发女人又被他几乎斩为两段。但随后杀上来的那个异常巨大的牛头人尽管只有一只眼睛，却非同一般地勇武强悍，绝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家伙。瓦里安拧转身躯，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战法。很快，双手重剑向上一挑，削断了牛头人的右臂。

但牛头人的左手同样拿着武器。瓦里安的肋下被狠狠地砸了一下。他在晕眩中向后退却，甚至无法再举起长剑保卫自己。但牛头人并没有向他发动追击。一个比牛头人更加高大，灰色皮肤外面罩着金红色铠甲的身影冲了上来。只是一眨眼的工夫，生有长角的牛头已经离开了身躯。那名恶魔卫士用闪光的小眼睛盯着瓦里安，用带有共鸣的声音说道：“你也应该有同样的命运。”

瓦里安已经无力反驳了。他眨眨眼，竭力想要集中起意识。但他的两条腿已经无力地跪倒下去。他开始怀疑，这名恶魔卫士也许说对了。

温柔的双手碰触到他。随着一阵突然袭来的疼痛，箭杆从他的肩头被抽了出去，一股暖流紧接着涌入他的身体，让他感觉好了很多。

瓦里安感激地看了一眼那位暗夜精灵牧师。精灵牧师羞赧地低下头，转过身，高举起双手，开始为操纵恶魔卫士救了瓦里安一命的白发术士祈祷。

瓦里安再次冲入战团，扑向正在围攻一名年轻的兽人萨满的五个海盗。他和兽人一同打败了这些暴徒，然后相互点头致谢，又去寻找更多的敌人了。

阴影再一次从他们的头顶掠过。瓦里安等待着龙喉的下一轮攻击，但这一次，七头巨龙反而盘旋着离开了神庙主体。一时之间，瓦里安还没有搞清楚是为什么，但他很快就知道了。永恒龙的目标是白虎寺和外界连通的吊桥。一头巨龙几乎是毫不在意地甩动沉重的尾巴，砍断了吊桥的绳索，让不幸正从桥上通过的熊猫人援军落下深谷。另一头龙则用利爪拽住第二座桥的绳子，将它一把拽断。

现在，所有还未来得及疏散的人都站在了练武场和庭院里。

更多海盗从天空中落下。瓦里安本以为他们的任务是与大殿外的卫兵作战。有一部分海盗的确加入了殿外的战团，但大部分海盗都直接向大殿冲去。

他的儿子还在那里。瓦里安低吼一声，向那些海盗杀了过去。他听到火枪发射的声音，随即感觉到自己的左侧肋下仿佛被铁锤狠狠砸了一下。尽管因为痛苦而面色铁青，瓦里安还是用手按住伤口，继续向前奔跑。没等他跑出几码，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头顶。瓦里安停下脚步，举起双手剑。

“扎伊拉！”他难以置信地说道。

那个女兽人正趴伏在巨大的永恒龙背上，嘴角带着阴鸷的笑容，双手擎着大斧。“瓦里安·乌瑞恩国王！我将在今天解救我的大酋长，并拿下你的脑袋！”

“那就来吧！”瓦里安喊道。他丝毫不在意肋侧白热的剧痛，以最大的力量一跃而起，抓住了扎伊拉的脚踝，把她从龙背上拽了下来。

兽人督军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她狠狠地撞在地面上。她的龙调转方向，急速上升，才没有撞上白虎寺的围墙。如果瓦里安握在手中的剑短小一些，这个兽人很可能此时已经送掉了性命。但人类国王必须向后撤步，才能挥起这把巨剑。而此时扎伊拉趁势咬住了他没有戴护手的手，并用一条腿盘住瓦里安。瓦里安虽然没有摔倒，却还是踉跄了一下。兽人督军随即便站起身，举起她更灵活的战斧，打算砍开他的肚子。

但一团烈火击中了扎伊拉，让她只能发出一声惨叫。

瓦里安转过头，看到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她正伸开双手，编织出下一个致命的法术。一颗火球开始在她的双掌间成形。但随着一声枪响，吉安娜身子猛一抽搐。她瞪大了双眼。那颗刚刚出现的火球也从她的手掌间消失了。红色开始逐渐浸透了她胸前的衣服。

“吉安娜！”瓦里安喊道。

扎伊拉的上半身已经被烧焦，但她还是踉跄着跑上了通向神殿的走廊。瓦里安还可以追上她，然后杀死这个兽人，彻底结束她的威胁。但瓦里安没有追上去。

其他人能够阻止她，即使没有，救助朋友也要比杀死敌人更重要。

瓦里安向吉安娜跑去。

➢ 第三十七章

尽管身上的烧伤痛得令人难以忍受，但扎伊拉还是非常希望自己能有时间砍下瓦里安·乌瑞恩的头。这是她已经做出的承诺。毫无疑问加尔鲁什能够向世人展示这件战利品，并赢得响亮的欢呼。而她，扎伊拉，将成为立下这一功绩的最大功臣。但有一件事比她的功绩更加重要，那就是确保加尔鲁什已经平安逃脱。当她冲进大殿的时候，一时还很难分辨眼前的状况。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双方拼死相搏的小型战场。她看到了至少一条蓝龙和一条青铜龙盘旋在战场上方，竭力在攻击敌人的同时不会误伤到盟友。几头体型较小的永恒龙已经进入了大殿。他们的攻击显然没有任何限制。海盗们正欢快地吼叫着，尽情满足着他们的嗜血欲望，只有在搜检敌人或己方死者的尸体时才会暂时停止杀戮。

扎伊拉轻蔑地抽动了一下鼻翼。尽管她急速跳动的心脏催促着她冲进战团，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她一边咬紧了牙，抵抗着烧伤的痛楚，一边快步在一群群相互厮杀的人们中间穿行，寻找她的大酋长。到处都没有加尔鲁什雄壮的身影，也看不到那个能够穿行时间的朋友变化成的高等精灵。喜悦涌上扎伊拉的心头。她的任务完全成功了，她已不需要继续留在此地。

“我的龙喉们！”扎伊拉高举起染血的战斧，丝毫不在意这样做又会扯动伤口，引发更大的痛苦，“永恒龙正在外面等着我们，他们将载我们到安全地带去迎接胜利！不要再管这些海盗了！”

她的族人发出一阵欢呼。而那些曾经的盟友脸上现出的遭到背叛的愚蠢表情更让她感到愉快。蠢货。这些海盗中没有一个人问过他们要如何脱离战斗。现在，他们或者一命呜呼，或者将在监狱中腐烂。没有人会想念他们。

***

战斗的结束像开始一样突然。被扎伊拉抛弃的海盗们迅速失去了战意，被众人包围，抓捕，并交给了熊猫人。但绝大多数龙喉兽人都

骑着永恒龙逃走了。所余不多的几个或者已经战死，或者很快就寡不敌众，丢掉了性命。

战斗结束之后，古伊尔立刻开始寻找阿格娜。阿格娜正抱着他们的孩子。三名愚蠢的海盗不自量力地向她发动攻击，结果都变成了她脚边的尸体。不过她看上去也已经很疲惫了。很可能战斗和治疗都消耗了她的大量体力。阿格娜向走近的古伊尔转过身。古伊尔将自己的伴侣和孩子一同抱进强壮有力的双臂之中。

“你以前也同自己进行过战斗，亲爱的。”阿格娜抬起头，亲昵地看着他，“不过，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实实在在。”

古伊尔也看着阿格娜，眼神显得格外严肃。“我向先祖祈祷，希望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要发生了。”看到自己会成为布莱克摩尔恭顺的爪牙——这实在是让他感到心惊肉跳。但他听到了贝恩睿智的提醒，所以也开始拼尽全力接受自己的这一部分，而不是试图杀死这个萨尔——一个完全名符其实的“萨尔”。最终，正是这个名字让他懂得了该怎样去做。他曾经是“萨尔”，所以他明白被自己抛弃的是什么。而对面这个兽人永远也不明白他可以成为古伊尔。看样子，其他人也都赢得了这场艰难的自我之战。

“古伊尔！”喊他的是瓦里安。人类国王的喊声虚弱而且沙哑。古伊尔转过身，瞪大的蓝色双眼中立刻充满了恐惧。

吉安娜……

瓦里安的身上有着不止一处流血的伤口，但他依旧踉踉跄跄地跑进了大殿。那位大法师正一动不动地躺在他的臂弯里。他又向前跑了几步，才双膝一曲，跪倒在地上，但他依旧拼尽全力，没有丢下手臂上珍贵的负担。古伊尔已经冲过去，抱过吉安娜，小心地把她放在地上。阿格娜将孩子交给伊崔格，紧随在古伊尔身后。

“她失血很严重。”阿格娜一边说，一边从口袋中取出图腾。古伊尔也从自己的口袋里取出水之图腾，开始祈求元素给予他治疗的力量。但他只能感觉到希望正随着他的每一次呼吸而流走。吉安娜的身上只有一颗子弹造成的伤口，但这个伤口太靠近心脏了。吉安娜的生命力正趋于耗竭。她的皮肤已经呈现出蜡一样的苍白色泽，古伊尔甚至已经看不出她的胸口是否还有起伏。

瓦里安向聚拢过来打算为他治疗的人吼道："我没有事，先给她治疗！"

"吉安娜！"安度因冲过人群。他的心情清楚地呈现在他年轻的脸上。他呼喊着"阿姨"，跪倒在吉安娜的身边，聚集起全部精神，将双手覆盖在那个还在流血的伤口上。一团暗淡的光晕开始在他的手指间充盈。已经变成朱红色的衣服下面微微响起了液体涌动的声音。

古伊尔无法感觉到元素的回应。他对元素的呼唤已经太过衰弱了。刚才他与自己和其他敌人的战斗耗尽了他的体力。阿格娜也是一样。年轻王子的状况可能比他们更糟——他的双眼周围出现了黑色的眼圈，就连肩膀也塌了下去。泰兰德同样在向她的月亮母亲祈祷，但颤抖的声音显得格外虚弱。古老而睿智的维伦赶到了。但他似乎也已经来得太晚了。

刚刚结束战斗的卡雷冲了回来。他的面色几乎像吉安娜一样惨白。看到大法师呼出一团团红色的血沫，蓝龙跪倒下去，用双手捧起她的头。"吉安娜，"他悄声说道，"不要，不要走。你经历过那么多，都坚持了下来。你是坚强的，吉安娜。坚持住。听到我的话了吗？坚持住！"

"吉安娜，"安度因恳求着，"请……请不要离开我们。今天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死亡。我不能看到你也……"泪水从他的脸上滚落。就在他恳求的同时，他手中的圣光已经开始变暗了。

吉安娜的胸口几乎没有了起伏。也许用不了多久，她就将撒手人寰。和古伊尔一同经历过许多坎坷的朋友要永远地离开他了。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再修复受伤的友谊了。吉安娜将作为古伊尔的敌人死去——古伊尔想不到还有什么样的结局比这个更可怕。他无法说话，只能轻轻地将手放在阿格娜的肩头，中断了她的施法。阿格娜抬起头，看着古伊尔，她的伴侣摇了摇头。女兽人的面孔在抽搐，不是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是在痛惜她的伴侣。她紧紧拥抱了古伊尔。

安度因抬起双手。他的手上已经浸透了吉安娜的血。在他身边，卡雷一动不动地站立着。蓝龙的脸上只有震惊和彻彻底底的难以置信。

“安度因，”瓦里安用古伊尔从不曾听过的温和声音说道，“放手吧，你已经无法再做什么了。”

就算是那些曾与吉安娜为敌的人也都低下了头。没有一张面孔上能看到喜悦或胜利的表情。看到一位如此传奇、如此非同寻常的人最终也不得不屈服于生命的法则，无论是谁都只能感到震撼。

“不，”安度因悄声说道，“我不能……”

“看起来，这名学生并没有忘记在我的庙宇中学到的功课。”说话的声音年轻却又苍老，充满激情却又威严肃穆，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它无尽的仁慈，“当一切都辜负你的时候，希望仍然属于你。只要希望尚在，就存有复苏之望——即便本是无望之物，亦可享有那样的恩泽。”

古伊尔抬起头，看到了朱鹤赤精。他正在他们的头顶盘旋。他的翅膀送出了清凉的风。在焦灼的战斗与滚烫的泪水之后，他让所有人都感到精神一振。春天的气息，新的开始，生命与希望。兽人心口的剧痛舒缓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充实的平静。他的伤痛，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灵魂上的，无论沉重还是轻微，都像阳光下的积雪，渐渐消融。他感觉到平静和满足。他低头望向吉安娜，发现她胸口处的流血已经停止，大法师的皮肤上再一次闪动起健康的光泽。吉安娜睁开眼睛，看着簇拥在周围的面孔——人类、龙、兽人，还有许多其他种族——他们一同用惊讶和喜悦的眼神看着她。她向卡雷伸出手，卡雷将她的手按在了自己的面颊上。

然后，吉安娜转过头，用依旧有些虚弱的声音对安度因说：“你做得很好。”王子颤抖着笑了。卡雷苟斯用双臂将她抱起，将自己的脸紧紧埋在她柔软的颈窝中。古伊尔意识到，吉安娜现在看起来很……幸福。也许她被治愈的并非只是身体的伤口。他很想知道，吉安娜是如何接受了那个愤怒的自己。不过他也怀疑，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他们四目相对，古伊尔向她露出微笑，握住了她向自己伸出的手。吉安娜用力地握了握他粗大的手掌，才将手放开。大殿中，有许多人都在慢慢坐起，身上全无伤口，脸上却满是困惑。

“这是来自赤精的祝福，”仙鹤说道，“今天，不会再有人死去。接受这第二次机会，明智地使用它吧。”

“感谢您，朱鹤。”瓦里安向天神深鞠一躬，然后转头看着克罗米，“加尔鲁什逃走了。是凯诺兹干的，对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古伊尔的记忆里，克罗米从没展现过如此愤怒和挫败的神情。她面色苍白，金褐色的制服上沾染了血迹和时之砂。现在，她正紧盯着那只变成碎片的沙漏。

“我们曾经知晓时光之路的源起与延伸，”她处理了一下身上的污渍，开口道，“我们曾经能够清晰地看到过去与未来。从诺兹多姆成为守护巨龙以来，青铜龙一族的职责就是保护神圣的、不可触碰的时间丝线。为此，我们被赐予了巨大的力量。而现在……一切都不再那样清晰了。我们依旧能够在时光之路中穿行，但我们已经无法清楚地了解它的状态。所以，我们募请凡人帮助我们保护时间线的安全。但我们之中有些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也许应当利用我们还掌握着的技巧控制时光之路，改变过去和未来，这样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

她露出哀伤的微笑。“当然，又有谁才能知道什么是‘更好’？尤其是当我们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看清一切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多不赞成这样做。但很显然，凯诺兹也认为青铜龙能够而且应该主动改变时间的走向。他一直都是个喜欢‘调整’的人……”克罗米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你告诉过我们，时光之相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泰兰德说道。很显然，她在竭力抑制自己，不要去伤害克罗米。这位青铜龙现在也像其他人一样痛心疾首——也许她比一般人还要难过。但暗夜精灵的高阶祭司实在是太过气恼，太过愤怒了。“难道它不是只能显示过去或者未来的画面吗？它不能让另外的时间化为实体，也不可能改变它们啊。”

“在今天之前，的确如此，”克罗米说，“诺兹多姆对此着意做了确认。但时光之相毕竟是凯诺兹创造的。他一定想办法绕过了安全检测。”

瓦里安皱起眉头，看着古伊尔。他们全都回想起了凯诺兹的怪异表现。“他今天早晨就在干这件事，”瓦里安说，“就在法庭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必须承认，他真是一个胆大的家伙。”

“拉希奥也参与了。”安度因说，“是他打晕了我和楚氏兄弟。”

大殿中陷入了令人不安的沉默。良久之后，沃金开口道：“看起来，一位强大的、天赋超凡的青铜龙发明家，最后的黑龙和地狱咆哮的儿子结为一党了。而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去何地，或者是何时寻找他们。”大酋长摇了摇头。

古伊尔将目光转向天神们。除了赤精以外，他们都还静静地坐在远处。“当我们在与我们自己作战的时候，你们不曾加入，但你们赐予我们礼物，让我们能看清此我与彼我。我明白你们为什么不曾做得更多。我们所有人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您的感激，赤精，因为您将生命赐予吉安娜和其他人。但我本以为，加尔鲁什的逃亡会对你们有更多……”古伊尔的声音开始变得紧张，“触动，因为你们有责任宣布对他的判决。”

“至尊天神，请满足我这个熊猫人的好奇心，”祝踏岚说道，“陪审团是否早已对此案做出了判决？”

“是的，”砮皂用深沉的声音说道，“我们从一开始就已做出了判决。”

所有人都盯着天神。古伊尔努力压抑着心中的愤怒。泰兰德则是一脸惊讶的神色。

“那么……你们是如何决定的？”祝踏岚问。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将要活下来，继续学习。”玉珑舒展开她优雅的绿色形体，“亲情、智慧、勇气、力量和希望是无法从死亡中学会的。”

“生命并非奖励和惩罚，”雪怒说道，“而是理解与接受现在，并以此来明了何事将发生变化，以及如何变化。”

“我们感觉到，正义已得到伸张。”玄牛将一只蹄子踏在地上，摇晃着他毛发蓬松、光芒闪烁的头颅。

“那么，如果你们早已知道最终的判决，为什么还要进行审判？”泰兰德问，“难道你们只是在戏耍我们？”

玉珑温和地说道：“绝非如此，激情四射的控诉人。你们的努力对于最终的判决至关重要。你应该明白……接受审判的并不仅仅是加尔鲁什。”古伊尔感到一阵迷惑。但很快，他就理解了。

“我们也在接受审判。”古伊尔知道自己受到了摆布，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一点也不气恼。而且，在他的内心深处，一个更加睿智的他——那个渗透着生命之灵的他完全接受了天神的这种安排。他看到其他人的面孔——牛头人、人类、巨魔、精灵甚至于巨龙——他们也都有着和他一样的心情。

赤精点点头。“年轻的王子和牛头人辩护人是最早领会这一点的。不过，你们现在都已经懂得了。你们将做出判决，同时也会受到审判。在这一过程中，你们对于自己及他人的心灵和思想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带着这样的理解和我们的祝福，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回到世界中去，做你们必须做的事情。”

众人彼此对视。瓦里安将强壮有力的手按在儿子的肩头。卡雷苟斯和吉安娜的双手紧扣在一起。泰兰德和贝恩，控诉人和辩护人，肩并肩站在一处。沃金点着头，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克罗米、洛瑟玛和许多人都和他一样。

古伊尔已经不再是位高权重的部落大酋长，但他发现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转向了他。古伊尔——杜隆坦和德拉卡的儿子——谦恭地代表所有人向天神们说道：

“我们将找到加尔鲁什。”

➢ 尾声

加尔鲁什从时光之路的传送门中走出来，凯诺兹跟随在他身边。“你觉得如何？”青铜龙问道。他的神情显得格外喜悦。

加尔鲁什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站在原地，感觉到微风拂过自己的皮肤。他的目光落在纳格兰连绵起伏的绿色山丘上。他的双脚立在如波浪般摇曳的青草中，感觉着生机勃勃、强壮有力的大地。

“这不是我的家乡。”他斜睨着太阳，喃喃说道，“这不是我的天空。”

“是，也不是。”凯诺兹说，“你正是在你的家乡，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但这……的确不是你小时候所熟悉的天空。”

一群裂蹄牛从不远处奔驰而过，牛蹄撞击地面，发出雷鸣般的震响。它们是皮毛光亮、身躯壮硕的巨兽。这就是他的族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他看到了他的父亲所拥有的土地和天空。这是青铜龙送给他的礼物——一个已不复存在的世界。但他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地狱咆哮！”兽人粗噶的喊声从远处传来。

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加尔鲁什愣了一下。一定是他的盟友跟随他和凯诺兹一同来到了这里。

“谁……”他刚开口要问，却看到一脸恶作剧的笑容的凯诺兹伸手向旁边一指。全然搞不清状况的加尔鲁什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转过了头。

喊声来自另一个地狱咆哮。

他正站在一座山丘顶端，强风吹过他的黑发，阳光在他肌肉虬结的褐色身躯上闪耀。那是一个满身刺青的凶悍兽人。他的血液同样流淌在加尔鲁什的血管中。他正在用震耳欲聋的吼声回应兽人们对他的问候，同时高高举起了手中的——

血吼。

关于作者

克里斯蒂·高登，美国著名女作家。在她的笔下，每一位暴雪玩家都能深刻体会到与游戏相关的诸多细节。作为《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常客，迄今为止，已著有长篇小说四十余部，短篇小说数十篇，作品横跨科幻、奇幻及恐怖等诸多类型。

她还是《魔兽世界》的狂热玩家，曾经以该游戏为背景，创作了两部漫画故事，以及数部长篇小说。除广为人知的《魔兽世界》系列小说外，她还撰写过包括十余部《星际迷航》系列小说和多部原创奇幻小说。此外，由她创作的《星际争霸》系列小说也深受读者喜爱，该系列作品包括《星际争霸：黑暗圣堂三部曲》《星际争霸II：恶魔契约》等。



电 影 官 方 小 说 前 传

魔兽

杜隆坦

[美]邓肯 · 琼斯/电影执导　[美]克里斯 · 梅森/故事编剧
[美]克里斯蒂 · 高登/著　李镭/翻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魔兽：杜隆坦

作者：【美】克里斯蒂·高登

译者：李镭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6.01

ISBN：978-7-5133-2086-3

目录
CONTENTS

致谢词

序章

猩红色的痕迹在雪中蜿蜒向前。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正发出胜利的吼声。这是他的第一次狩猎，第一次向活的生物挥出武器，施行杀戮。

鲜血证明他的长矛击中了目标。他转向自己的父亲，瘦小的胸膛骄傲地挺起，期待得到父亲的赞扬。但霜狼酋长的表情却让他感到困惑。

加拉德摇了摇头。他长长的黑色头发披散在强壮宽阔的肩膀上，充满了野性。他正骑在他的白色巨狼——寒冰的背上。当他说话的时候，他那双黑色的小眼睛显得格外严厉。

“你没有命中心脏，杜隆坦。霜狼应该在第一次攻击时就致敌死命。”

失望和羞愧让热血冲上年轻兽人的脸庞。“很遗憾……我辜负了您，父亲。”他郑重地说道，同时在他自己的座狼——利齿的背上尽量挺直了腰杆。

加拉德双手抓住寒冰粗硬的颈毛，同时借助膝盖的力量指引坐骑，让这头猛兽来到利齿身边，看着他的儿子说道：“你并没有辜负我，而是辜负了你本应杀死目标的第一击。”

杜隆坦有些犹疑地抬头瞥了一眼他的父亲。“我的任务是教导你，杜隆坦，”加拉德继续说道，“如果众灵应许，终有一日，你会成为酋长。我不会让你毫无必要地冒犯它们。”

加拉德朝血迹一指，“下来，跟我一起走，我会向你解释。德雷克塔尔，你和慧耳跟着我们。其余的人等待我的召唤。”

杜隆坦依旧感到惭愧，但同时也心存困惑和好奇。他毫不迟疑地服从了父亲，从利齿的背上滑下来，拍了拍这头大狼。他们会用霜狼作为坐骑是因为这些狼的毛色，还是因为这个氏族正是以这种毛发如雪的巨兽为自己命名，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早已湮没在时间的洪流中。利齿从鼻孔喷出两团白汽，舔了舔年轻主人的脸。

德雷克塔尔是霜狼氏族的萨满长者——一位与大地、空气、火焰、流水和生命之灵有着紧密联系的兽人。根据霜狼氏族代代传承的学识，众灵存在于遥远的北方——就在世界之缘，众灵圣地里面。德雷克塔尔比杜隆坦年长，但还算不上老迈。在杜隆坦出生多年前，德雷克塔尔就在战场上失去了双眼。敌方氏族的一头座狼咬了德雷克塔尔的脸一口，所幸咬得有些偏，但造成的伤害已经够严重了。德雷克塔尔的一只眼睛被狼牙刺穿，他的另一只眼睛在那以后不久也失去了视力。直到现在，杜隆坦都能看到细长苍白的伤疤从德雷克塔尔用来遮住空眼窝的布带下面延伸出来。

但是，如果说德雷克塔尔被剥夺了某些东西，那么他也因此收获了另一些东西。在失去视力之后，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足以弥补这个缺陷的新能力——他对于众灵的敏锐感知是他所训练的年轻萨满完全无法比拟的。尽管身处遥远的极北之地，众灵却会不时从它们位于世界之缘的圣地为他送来各种预兆。

只要德雷克塔尔还骑在慧耳的背上，他的行动力就不容怀疑。有了他心爱的、训练有素的座狼，德雷克塔尔就能够到达其他任何兽人能去的地方。

一对父子和他们的萨满在深雪中摸索前行，追踪血迹。杜隆坦出生在一场暴风雪中，这对于一名霜狼兽人来说是一个吉兆。他的家位于霜火岭。只有在夏日里最明亮的阳光中，这里的积雪才会慢慢消融一些，但很快再次被覆盖。没有人知道霜狼兽人已经在这个地方居住了多久。在他们的记忆中，这里一直都是他们的家园。“一直在这儿。”——当杜隆坦长大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位霜狼长者只是给了他一个如此简单的回答。

夜幕来临，寒意渐长。杜隆坦厚实保暖的裂蹄牛皮靴在极力抵抗雪水的浸透，但他的脚已经开始麻木了。风越来越强，如同匕首刺穿了他的厚毛皮斗篷。杜隆坦打着哆嗦，奋力向前，等待着父亲说些什么。此时雪地上的血已经不再冒起热气，而是开始冻结了。

红色的血迹经过了一片被风扫平的宽阔雪原，向老祖父山脚下灰绿色的森林延伸过去。在向南延伸数百里的一系列山峰中，老祖父山是最高的一座。氏族的智慧卷轴上说，它是氏族的守卫者，伸出岩石臂膀，在霜火岭和南方原野之间创造出一道保护性的屏障。干净的落雪气息和新鲜的松树香味充满了杜隆坦的鼻腔。整个世界都悄然无声。

“在雪原中这样长途跋涉并不愉快，对不对？”加拉德终于说道。

杜隆坦不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回答：“霜狼不会抱怨。”

“的确，霜狼不会抱怨。但……这还是很令人不快。”加拉德低下头看自己的儿子，嘴唇在獠牙上翘起，露出微笑。杜隆坦发现自己也在向父亲微笑，并轻轻点点头，心情随之放松下来。

加拉德伸手摸了一下儿子的斗篷，指尖抚过上面厚厚的绒毛，“裂蹄牛，强壮的生物。生命之灵赐予了它浓密的毛发，厚重的皮肤，还有一层层皮下脂肪，让它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但是当受了伤，它移动的速度太慢，无法保持自己的体温，也无法追上自己的族群，无法获得族群给予的温暖，它就会慢慢被冻僵。”

加拉德指了指前方的血迹。杜隆坦能够看出来，这头仍然在逃窜的野兽已然是脚步踉跄了。

“它满心困惑，疼痛难忍，惊骇不已，它只是一个生物，杜隆坦。它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不应该受这样的苦。”加拉德的面色变得严肃起来，“一些兽人氏族很残忍。他们喜欢折磨和凌虐猎物……还有他们的敌人。霜狼不会以他人的痛苦为乐，哪怕是敌人。而一头为我们提供食物的野兽更不应有此报。”

羞愧之情再一次涌上心头，让杜隆坦感觉到面颊发热。这一次，他为之羞愧的不是自己，也不是他糟糕的准头，而是因为他从没有想到过父亲所说的这些事。没有能一击杀敌的确是他的错——但错不在于他不是最优秀的猎手，而是在于这样会让裂蹄牛遭受没有必要的痛苦。

“我……明白了，”他说道，“我很抱歉。”

“不要向我道歉，”加拉德说，“我不是受苦的那个人。”

血迹变得更加新鲜了，大片的猩红色斑块在雪地上变成一个个圆坑，随着裂蹄牛不稳定的步伐左右散布，经过了几颗孤松，绕过一堆被积雪覆盖的砾岩。

他们终于找到了它。

杜隆坦射伤了一头小公牛。就在不久之前，年轻的兽人曾经觉得这头公牛是那样高大，一时间甚至有些被它吓呆了，嗜血的欲望也在那时第一次从他的心中涌起。直到现在，杜隆坦才看出它——他——还没有完全成年。即便如此，这头小牛已经有三个兽人那么大，它的厚皮上覆盖着蓬松的长毛，舌头从两排黄色的钝齿之间垂挂出来，一阵阵急促的喘息在它的口边变成白雾。当它嗅到这三个兽人，深陷在眼窝中的一双小眼睛立刻转向了他们。它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只是搅动了红色的雪泥，并让杜隆坦那支投歪的长矛在身体里刺得更深。小牛痛苦却又充满挑衅的呼气声让杜隆坦的心仿佛被紧紧攥住。

这名年轻的兽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在准备狩猎之前，他的父亲已经向他详细描述了裂蹄牛的身体结构，以及如何最有效地杀死它们。杜隆坦没有犹豫。尽管有积雪的绊阻，他还是竭力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跑向小牛，抓住矛杆，

拔出长矛，直接干净地刺进这头野兽的心脏，将自己的全部体重都压在了矛杆上。

裂蹄牛颤抖了一下，死去了。它的身体松弛下来，再不会动弹一下。鲜红的热血染透了杜隆坦的外衣和白雪。德雷克塔尔走到一直站在后面的加拉德身边。这位萨满侧过头，倾听着，加拉德则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杜隆坦。

杜隆坦向他们瞥了一眼，从被他杀死的野兽身边退开，向裂蹄牛胸前的创口望去。就像父亲一直以来教导他的那样，他在野兽身前浸染鲜血的雪地上伏低身子，摘下毛皮手套，赤手按在小牛的肋侧，那里依然是温热的。

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言辞有些笨拙，但依然希望逝者能够接受他的致意："裂蹄牛之灵，我，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感谢你献出生命。你的肉将帮助我的族人度过严冬。你的皮和毛将为我们带来温暖。我们……我，深深感激你。"

他停顿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很抱歉，我让你最后的时刻充满了痛苦和恐惧。下一次，我会做得更好。我会按照我父亲的教导进行攻击——一击中的。"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对于背上那条正在保护他生命的沉重斗篷和脚下的这双靴子都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和感念。他抬起头望向父亲和德雷克塔尔。他们都赞许地点点头。

"霜狼是技艺高超的猎手，也是强大的战士，"加拉德说，"但霜狼从不会轻率地做出残忍之事。"

"我是一名霜狼。"杜隆坦自豪地说。

加拉德微笑着，走过来将一只手按在儿子的肩膀上。"是的，"他说道，"你是一名霜狼。"

第一章

兽人在狩猎中发出的吼声撕裂了冰冷的空气。杜隆坦已经有过和其他氏族作战的经历。不过在他们的北方家园，霜狼氏族几乎遇不到什么挑战。对这些兽人而言，嗜血和对荣誉的渴求通常都能够以现在这种方式得到满足——他们吼叫着，唱着胜利的歌曲，骑在狼背上冲向正全速逃窜的强壮猎物。

大地在一群狂奔的裂蹄牛脚下颤抖，蹄声如同滚滚雷鸣。在冬季的最后时刻，这些巨兽已经变得皮毛凌乱，消瘦不堪。寒冬却仍然仿佛永远都不会再放手离开这片土地。霜狼兽人们欢快地催赶着他们，在连续追逐了两天之后，每一个氏族成员都因为即将得到肉食来补充体力而感到高兴。

加拉德的黑色长发上已经夹杂有银丝，但统率霜狼氏族的他腰杆依旧挺得笔直，身躯雄武有力。陪伴在他右侧的是杜隆坦的母亲盖亚安。她的身材比丈夫苗条，但动作同样迅猛，攻击同样致命。加拉德并没有一直担负指挥职责，他经常会退到后方，让杜隆坦承担起这个责任。但这名年轻的兽人依然觉得只有在父亲身边狩猎的时候，自己才最有活力。

后来，冲在杜隆坦左侧的则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杜隆坦最好的朋友。自从他们两个能走路的时候起就在彼此吸引。他们以各种形式竞逐角力，相互挑战，而这些争斗的结果往往不是愤怒，而是欢笑。奥格瑞姆的母亲曾经说过，她儿子生来就像战士一样渴望战斗，甚至在他刚刚降生之时，就用头攻击了助产士的手。于是众灵在他棕褐色的头顶上留下了一块红色斑块状的伤痕。奥格瑞姆很喜欢这个故事，也因此总是会剃光自己的头顶，即使在冬天也是如此——大多数霜狼兽人都认为这很愚蠢。霜狼的酋长夫妇和这一对年轻的朋友经常并肩驰骋在氏族的队伍中。他们已经对彼此的一举一动非常熟悉，就像是熟悉自己的心跳。

全力追逐裂蹄牛的杜隆坦向加拉德瞥了一眼。他的父亲笑着向他点点头。霜狼氏族忍耐饥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今晚，他们将饱餐美食。盖亚安的一双长腿紧紧扣住她的座狼——歌手的身体两侧，抬手搭箭开弓，等待着丈夫的信号。

加拉德举起他的长矛——雷击。这杆长矛上雕刻着符文，缠绕矛杆的皮革上有两串不同的刻痕——每一道水平刻痕代表一头野兽的生命；每一道垂直刻痕代表一个兽人的生命。这两种刻痕在雷击上交错分布，其中垂直的条纹也绝

对不少。杜隆坦知道，每一道垂直条纹都代表着一场英勇的搏斗和干净利落的击杀。这就是霜狼的风格。

这位兽人酋长用雷击指向一头裂蹄牛。在这场令大地也随之颤抖的追逐中，话语已经没有了用处。加拉德环顾四周，其他霜狼兽人都举起了武器，表明他们也都看见了加拉德所指的那头裂蹄牛。

牛群的队形非常密集，每一头牛都在拼命向牛群中心挤，一些裂蹄牛甚至因此变得脚步蹒跚。那头被确定为目标的母牛一直迈着稳定的步伐，却略微脱离了紧密的牛群。它的肚子没有因为怀上小牛而变大——霜狼兽人不会猎杀怀孕的裂蹄牛，在日渐寒冷的严冬季节，裂蹄牛的种群都会有所缩减，杀死怀孕的母牛将对牛群造成更大的打击。而且这些猎人只会将猎获物的数量控制在他们能够搬运回霜火岭的程度，另外还要留出一部分喂养他们的霜狼同伴，以感谢霜狼在狩猎中的出力。

“就让野狼自己想办法填饱肚子吧，”加拉德曾经搔着寒冰的耳后的长毛，这样对杜隆坦说，“霜狼氏族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以前的霜狼氏族并非是如此。加拉德告诉过杜隆坦，在他年轻的时候，氏族会从猎物中至少祭祀一头给众神灵——常常是数头猎物。这些被猎杀的生物就被丢在原地，供荒野中的猛兽和食腐的乌鸦撕食。而杜隆坦出生以后，这样的浪费行为就很少出现了。食物太珍贵了，不容随意抛却。

加拉德向前一俯身。寒冰知道这是冲锋的信号，他低下头，纵身猛冲向前。

“你太慢了！”善意的嘲笑来自于奥格瑞姆，他的座狼猛咬像离弦的箭一样从杜隆坦身边一掠而过。杜隆坦回骂了一句，然后驱动利齿像冲向食物一样全速追上。

狼群和骑手迅速逼近了那头倒霉的母牛。如果它稍稍向牛群靠近几步，也许就会得到众多同伴的保护。但现在，尽管它发出一阵阵悲鸣，牛群却只是加快了奔逃的速度。领头的公牛抛弃了它，现在裂蹄牛的首领一心只想带领牛群逃离这些恐怖的兽人，不要让自己的族群有更多损失。裂蹄牛并不蠢，那头母牛很快就意识到，这场战斗只能由它自己来赢取胜利——或者是一败涂地。

它用和她那庞大的身躯极不相称的速度调转过头，面对即将到来的杀戮者。裂蹄牛是被掠食的野兽，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会反抗，更不等于他们不危险。这头母牛毫无畏惧地等待着猎人们，裂瓣的蹄子踢起积雪，一股股白汽从它的鼻孔喷出——就像这些兽人一样，它也是一名战士。很明显，它已经决心要干掉几个兽人和几头狼——越多越好。

杜隆坦露出笑容。这是一个值得与之一战的猎物！猎杀不会反抗的野兽没有荣誉感可言，只能说是情势所需。他很高兴这头裂蹄牛充满勇气的选择。狩猎队的其他成员也都看出了裂蹄牛的斗志，他们的呼喊声立刻因为兴奋而变得更加响亮。母牛喷着气，低下头亮出生有两根锋利重角的头，径直向加拉德冲了过来。

兽人酋长和他的狼仿佛融为一体，迅捷跃出裂蹄牛冲锋的路线，并让加拉德有足够的时间掷出雷击。长矛插进了巨兽的肋侧。寒冰也扑上去发动攻击。当他和其他白狼向裂蹄牛的喉咙纵跃的时候，加拉德、杜隆坦、奥格瑞姆、盖亚安和狩猎队的其他成员纷纷射出长矛利箭，同时向裂蹄牛发出挑战的呐喊。

雪地变成了狂暴的战场，震耳的狼嚎声，牛嗥声，还有战吼声交织在一起。白狼们往复驰骤，利齿撕扯着牛皮，狼背上的骑手也努力靠近猎物，发动攻击。第一次狩猎的记忆闪过杜隆坦的脑海，他在每一次狩猎中都会想起那一次经历。他催赶座狼，想要冲到最前线。自从那一次循着血迹在雪原中的长途追猎以后，杜隆坦就一直在努力成为猎场上结束猎物生命的那个人——尽早结束没有必要的折磨。他并不在意让其他人在白热的战斗中亲眼见证他发动必杀一击，赢得最终的荣耀。他要做的只是完成那一击。

他在白色的狼群和身穿毛皮的族人擦肩而过，血腥气和动物皮革的臭气混合在一起，让他有些头晕。突然间，他找到了一个缺口。杜隆坦打起精神，抓紧长矛，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唯一的目标上。现在他能看到的只有母牛左前腿后面的一个点。裂蹄牛非常巨大，他们的心脏也很大。

他的长矛击中了目标，巨兽颤抖着，耀眼的鲜血染红了她的身侧。杜隆坦的攻击迅捷有力。尽管裂蹄牛又挣扎了一段时间，但最终，它还是轰然倒地。

人群发出震天的欢呼，刺激着杜隆坦的耳鼓。他露出微笑，急促地喘息着。今晚，他们会有充足的食物填饱肚子了。

狩猎队的人数总是会超过捕杀野兽所需。他们享受狩猎的快感——追踪、战斗、猎杀的预约之感，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屠宰分割猎物，将他们的收获带回村子。从加拉德到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每一个人都要参加这个工作。正在忙碌的杜隆坦站起身，他的手直到胳膊都已经被血染成了红色。他的眼睛捕捉到了一丝动静，这让他皱起眉，开始向远处眺望。

“父亲！”他大喊，“有骑手！”

他的喊声让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大家在交换着忧虑的眼神，但他们都知道，现在不是胡言乱语的时候。骑手从不会追赶狩猎队，因为这样可能会吓跑猎物，除非是狩猎队已经离开太久，家中的人开始担心他们的安全。而只有一名骑手孤身前来就意味着加拉德需要立刻返回村庄了——这很可能是坏消息。

加拉德无声地看了一眼盖亚安，然后站起身，等待骑手到来。来的是库尔戈纳尔，一位白发如雪的年长兽人。他从狼背上跳下来，向酋长致敬——将他的一只大手重重地拍在胸膛上。

他的报告没有半句废话："伟大的酋长，一个兽人打着谈判的旗子来找您。"

加拉德褐色的眉毛拧在一起。"谈判？"这个词在他的话语中显得有些古怪，声音里也显露出困惑。

"什么是'谈判'？"奥格瑞姆是氏族中最高大的兽人之一，但他完全可以在行动中不发出半点声音。杜隆坦全神贯注地听着老兽人和父亲的对话，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朋友已经来到身边。

"谈判，意思就是……"杜隆坦搜肠刮肚地寻找着合适的说辞。对兽人来说，这个词实在是太奇怪了，"陌生人来找我们，只是为了说话。他是和平的。"

"什么？"奥格瑞姆似乎觉得这甚至有些滑稽，他带着两颗大獠牙的下颚微微张开，"这一定是某种骗局。兽人不会谈判。"

杜隆坦没有回答。他看到母亲盖亚安走到父亲身边，低声对父亲说了几句话。和德雷克塔尔一样，盖亚安也是一位萨满，而且她在氏族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职责——薪火传承者。霜狼兽人世代相传的古老卷轴都要由她来照管，氏族的古老传统和仪式都是因为她才能够得到完好的继承。如果有外来的兽人举着"谈判"的旗子出现，那么知道该如何正确回应的就一定是她。

加拉德向在静默中耐心等待的兽人们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一个名叫古尔丹的兽人找到了我们，要求我们遵循古老的谈判仪式，这意味着他是我们……的客人。我们要向他表示尊敬，给予他荣耀。如果他饿了，我们要向他提供最美味的食物。如果他感到冷，他将得到我们最温暖的衣服。我会认真倾听他的话语，依从我们的传统和他谈判。"

"如果他对我们心存恶意呢？"一个兽人问。

"如果他对霜狼氏族不尊敬呢？"另一个兽人喊道。

加拉德看着盖亚安，酋长的妻子回答了人们的问题："那么羞耻将永远以他为名。众灵绝不会宠幸利用了传统，又肆意违背传统的人。失去荣誉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我们是霜狼！"她的语气异常严肃，斩钉截铁的声音显得格外嘹亮。人群中响起了一阵阵赞同的吼声。

库尔戈纳尔依然显得有些不安。他揪扯着胡须，向他的酋长嘟囔了些什么。杜隆坦和奥格瑞姆距离他们很近，能够听见他们低沉的话语。

“酋长，”库尔戈纳尔说道，“还有事情。”

“说。”加拉德命令道。

“那个古尔丹……他还带来了一个奴隶。”

杜隆坦立刻厌恶地站在原地。他知道，一些氏族的确会奴役其他兽人。兽人们不时会相互攻杀。他自己就曾经参与过这样的战斗——当其他氏族侵入霜火岭，猎杀霜狼氏族的食物时。霜狼兽人战斗勇猛，从不妥协，如果必须杀死敌人，也绝不会犹豫。但他们不会因为愤怒而进行杀戮，这样做只是因为事出必须。他们不会留下俘虏，更不要说是奴隶。当一方败退的时候，战斗就结束了。在杜隆坦的身边，奥格瑞姆也对那位老兽人的话哼了一声。

但库尔戈纳尔的话还没有说完，“而且……”他摇摇头，就好像他自己也无法相信要说出口的那些话，然后，他才又攒足力气说道，“我的酋长，那个奴隶和她的主人……都是绿色的！”

第二章

加拉德要杜隆坦和奥格瑞姆随同他和盖亚安一同返回霜火岭。狩猎队其余的人留下来，继续收割好猎物的皮肉再返回村庄。加拉德任命了三个人负责统率他们——诺卡拉，一名正当盛年的男性兽人；诺卡拉的目光锋锐的妻子卡葛拉；还有身材魁梧的格鲁卡格。

一个个问题让杜隆坦的心中感到无比焦灼，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提问的时候。而且，加拉德又能向他解答什么呢？就连“谈判”这个词，酋长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听说过，但也可能想不起来了。

他们骑在狼背上，向村庄奔去，一路上的气氛寂静而且压抑。氏族流传下来的卷轴告诉他们，霜狼曾经是流浪民族，跟随他们的猎物跑遍了全德拉诺，在任何有野兽出没的地方安过家。他们的房屋可以被迅速拆解，打包挂在狼背上。如果这是真的，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霜狼氏族定居在霜火岭，老祖父山耸立在南边为他们遮挡风雪，向北是众灵栖息的圣地。从这里延伸出去的草原向东、向西扩散，与远方的森林融为一体。就像大多数兽人氏族一样，霜狼氏族也有自己独特的旗帜作为他们势力边界的标志——一颗白色的狼头放置在蓝色旗帜上。他们用岩石、黏土和木材建造起牢固的小屋。过去，大部分霜狼家庭都是各自维持独立的生活，只有在饥荒或者战争这样极少见的状况下才会响应号召聚集在一起。

但现在，许多位置偏远的屋子早就人去楼空很多年，仅剩一个骨架立在那里，上面的木料和其他可用之物都被它们曾经的居住者带走了。一个又一个霜狼家族逐渐向氏族聚落的核心位置搬迁。人们分享食物，一同举行仪式，分工合作解决各种问题。而现在，外来者所引发的好奇无疑也会迅速在氏族成员中间流传开。

村庄各处都能看到生活所需的小堆烹饪篝火，在村子中央，一个大篝火堆从不熄灭——冬天它会为大家提供必要的温暖，即使是在夏季，这个火堆也只是会变得小一些。人们在它的周围集会，分享故事和食物。这个火堆旁给加拉德预留着一个尊贵的座位，一个很久前用一块大石头雕琢而成的王座。

每一个霜狼兽人都知道这个石王座的故事，它还要追溯到氏族依然是游牧民的时代。一位酋长在率领氏族来到霜火岭以后，感觉到这里和他们深深的羁

绊，不想离开这片群山。但其他人都忧心忡忡。如果他们不紧跟兽群，又会发生什么事？

那位酋长不想强迫他的族人做出违心的选择，所以他请萨满向众灵寻求指引。他开始了一段前往极北之地——世界之缘的朝圣之旅。在那里，在众灵圣地之中，大地心脏深处的一座神圣洞穴里，他静坐了三日三夜，没有食物和水，陪伴他的只有黑暗。

最终，他得到了一个预兆，并由此而知晓：如果他坚持不离开霜火岭，众灵会将他这种固执视作一种美德。“你像岩石一样不可动摇，”众灵对他说，“你踏过漫长的旅程，到这里找到了众灵圣地。现在，回到你的族人中间去，看看我们给了你什么。”

当酋长返回霜火岭时，他发现一块大石头滚落到了霜狼营地的正中心。这就是他在众灵圣地中赢得试炼的明证。他宣布这块岩石将永远做为霜狼的石王座——霜狼酋长的座位，直到时间将它磨蚀成粉末。

当杜隆坦一行人抵达村庄时，夜幕已经降临。中央的大篝火熊熊燃烧着，霜狼氏族的每一名成员都围绕在大篝火的周围。加拉德、盖亚安、杜隆坦和奥格瑞姆一出现，人群便在他们面前自动分开了。

杜隆坦向石王座望去。前来谈判的兽人坐在王座上。

在跳动的橙红色火光中，杜隆坦清楚地看到了那个陌生人，还有蜷缩在他身旁，修长的脖子上挂着沉重铁铐的那个女人。他们的皮肤全都呈现出苔藓的颜色。

石王座上的男性兽人肩背弓起，兴许是因为已经上了年纪，他的胡子早已被染成了灰色，缩在自己的斗篷和衣服中。在他的斗篷上竖着一些属于某种生物的尖刺，在昏暗的光线中，杜隆坦判断不出它们是如何被固定在那块衣料上的。令他感到惊骇的是，在其中的两根尖刺上穿着几颗小骷髅。难道它们是德莱尼婴儿的头颅……或者是？愿众灵拯救他，是兽人婴儿的头吗？不过它们看上去是那样畸形怪异，也许是他从没有听说过的某种生物。

杜隆坦非常希望自己最后的猜测是正确的。

这个陌生的兽人靠在一根手杖上。就如同他的斗篷一样，这根手杖也挂着骨头和骷髅，上面还雕刻着各种符号。相同的符号还出现在他的兜帽开口的边缘。在那顶兜帽深处的阴影中，有一双发光的眼睛——那不是被反射的火光，而是一种从瞳仁中射出的绿色冷光。

主人那样令人瞩目，但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石王座旁边的那个女性。她看上去像是个兽人——但显然血统并不纯正。杜隆坦根本不想去猜她怎么会有

这样的血统，只看到她就已经让他退却了。她的身上有一部分兽人的血统，而另一部分……只可能属于另一种生物，一种更加软弱的生物。盖亚安和其他女性兽人的确不像男性兽人那样身材高大，肌肉堆垒，但她们无疑都很强壮。这个女性在杜隆坦看来却像树梢的细枝一样脆弱。不过，当杜隆坦盯住她的眼睛时，她只是稳稳地与杜隆坦对视。脆弱的也许只是她的身体，但绝不是她的灵魂。

“那个奴隶可不太像是奴隶，对不对？”奥格瑞姆低声问杜隆坦。

杜隆坦摇摇头，“她眼睛里的火焰不是属于奴隶的。”

“她有名字吗？”

“有人说，古尔丹称她为……‘迦罗娜’。”

听到这个名字，奥格瑞姆扬了一下眼眉，“她的名字是‘被诅咒的’？她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她和她的主人……”奥格瑞姆摇摇头，现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尽管这种表情出现在他的脸上显得十分好笑，“他们的皮肤怎么是绿色的？”

“我不知道，也不会问。”杜隆坦说道，但实际上，他的心里也燃烧着旺盛的好奇之火，“我妈妈会认为这样很失礼，我可不想惹她生气。”

“氏族中的任何人都不想惹你妈妈生气，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现在才能继续把他的绿屁股放在石王座上，而没有被一刀砍掉脑袋。”奥格瑞姆说，“没有人敢忤逆薪火传承者，但她看起来也不喜欢允许这个……这个杂种说话。”

杜隆坦瞥了他母亲一眼。盖亚安正忙着把一些颜色鲜亮的珠子系在头发上。很明显，这也是谈判仪式的一部分，母亲正在忙着为此进行准备。而她瞪视那个陌生人的目光几乎要将他座下的石王座击碎。

“这个怪物的一切她都不喜欢。但记住她对我们说的话，”杜隆坦回答道，他的视线又回到那个身体纤细却绝不脆弱的奴隶身上，还有那个坐在他父亲王座上的陌生人，“所有这些都是古尔丹的耻辱，而不是我们的。”

他没有对奥格瑞姆提起的是，这个女人让他想起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从霜狼氏族中被放逐的人。她的名字是德拉卡，她的神态曾经和这个奴隶很相似，即使当她要面对流放和几乎无法避免的死亡时也是如此。

就像杜隆坦的父亲一直以来对他的教诲，霜狼氏族绝不喜好无目的的杀戮和折磨，因此他们同样蔑视无意义的蓄奴和拘禁囚徒的行为。但霜狼兽人也不会宽恕软弱，那些生来软弱的兽人都被认为会削弱氏族整体的力量。

这些软弱的兽人可以在氏族中生活直到成年。有时候表面上的软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但如果弱者在进入青春期之后还是软弱不堪，那他们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了。如果他们在离开氏族之后能够保全自己的生命，那么每年有一次，他们会被允许返回氏族，展示他们的力量：那是在仲夏时节，一年中食物最充足，众灵也最为活跃的时候。大部分被放逐者再也无法回到霜火岭了。最近数年中，能做到这一点的更是越来越少——在这片正在发生巨变的大地上生存变得越发困难了。

德拉卡和杜隆坦年纪相仿，当她面对自己的放逐时，杜隆坦曾经感到一种哀伤的痛楚。当时有这种心情的并非只是杜隆坦一个人。氏族成员们聚集起来目送德拉卡离开的时候，人群中不止一处响起了钦佩的窃窃私语声。德拉卡随身只带了一个星期的食物和可以用来狩猎、制作衣服和搭建庇护所的工具。她几乎是注定难逃一死，这一点她一定也很清楚。但她细瘦的脊背挺得笔直，纤长的手臂却因为必须担负氏族“赠礼”的重量而不住地颤抖——这些礼物对她而言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

“能够勇敢地正视死亡，这一点很重要。”一名成年兽人说。

“至少在这一点上，她当之无愧是一个霜狼。”另一个兽人应声道。

德拉卡根本没有回头看上一眼。杜隆坦最后看到她的时候，她只是迈着一双细长的腿大步向远方走去。蓝白色的霜狼旗帜系在她的腰间，不住地在风中飘扬。

杜隆坦发现自己经常会想起德拉卡，想知道她最后的结局。他希望其他兽人是对的，德拉卡完美地迎来了她最终的时刻。

但这样的荣耀永远地被他们面前的这个奴隶抹杀掉了。杜隆坦将视线从那个勇敢的，名叫“诅咒”的绿皮奴隶身上转向了她的主人。

“我不喜欢这种事。”一个深沉浑厚的声音在杜隆坦耳边响起。说话的是德雷克塔尔。现在他的头发几乎已经全白了，但他依旧肌肉虬结，肩宽背直，站在那里显得格外高大，和这个弯腰驼背的陌生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阴影缠绕着这个家伙，死亡在追随着他。”

杜隆坦注意到挂在古尔丹手杖上和插在他斗篷长刺上的骷髅——任何人都会做出和德雷克塔尔相同的评价，因为他们能看到这个陌生人刻意炫耀的死人枯骨。而盲眼萨满和普通人看到的不一样，他看到的是死亡本身。

杜隆坦努力让自己不被德雷克塔尔的话吓到。“冬天的阴影会在山坡下绵延很远，而我自己今天也造成了死亡。这些并不会造成噩兆，德雷克塔尔。你也可以说生命在追随着他，因为他是绿色的。”

“是的，绿色是春天的颜色，”德雷克塔尔说，“但我在他的身上没有感觉到任何复兴的力量。”

“先让我们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再决定他带来的到底是死亡，生命，还是一无所有吧。”

德雷克塔尔“嘀嘀”笑了两声，“你的眼睛被谈判的旗帜遮住了，无法看到真相，年轻人。不过，假以时日，你会看到的。希望你父亲能看清真相吧。”

仿佛是听到有人提起自己的名字，加拉德迈步走进篝火照亮的范围。人群中的议论声音立刻平息下去。那个名叫古尔丹的陌生人似乎乐于见到他带来的不安，他的厚嘴唇在獠牙周围卷曲起来，形成一个充满嘲讽意味的冰冷微笑，安坐在石王座中没有起身。族人拿过来另一把简单、实用的木椅子给氏族酋长暂坐。加拉德坐进木椅子，将双手放在大腿上。盖亚安站在丈夫身后，她穿上了最庄重的衣服——鞣制塔布羊皮衣，上面以精致的工艺用珠子和骨片镶嵌出繁复的花纹。

“古老的谈判旗帜来到了霜狼氏族，携带这面旗帜的是古尔丹，其父为……”加拉德停顿了一下。一丝困惑掠过他强悍的面孔，他带着疑问的表情转向古尔丹。

“我父亲的名字并不重要，我的氏族的名字也一样不重要。”古尔丹的声音让杜隆坦小臂上的毛发全都竖立起来。那声音刺耳，让人深感不快，其中傲慢的情绪更是让杜隆坦用力咬了咬牙。但对兽人而言，最恶劣的还不是他的声音，而是言辞。父母和氏族的名号对于兽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更令霜狼兽人们感到诧异的是，他们酋长的问题被如此轻易而冷漠地弃置一旁！古尔丹这时继续说道：“重要的是我将要说的话。”

“古尔丹，其父之名未知，氏族之名未知，”盖亚安的声音显得清爽嘹亮，只有熟悉她的人才能从中听出被勉强压制的怒意，“你虽然要求进行谈判，却侮慢仪式，让你所高举的旗帜蒙羞。这会让我们的酋长相信你已不再希望得到这面旗帜的保护。”

杜隆坦微微一笑，他可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得意。整个氏族都知道，他的母亲就像父亲一样危险。到现在，这个绿皮兽人似乎刚刚意识到他也许做错了事。

古尔丹侧过头，“是，但也不是，我并不想放弃这面旗子的好处。继续吧，加拉德。”

加拉德念诵出庄重的致辞。这些词句冗长繁复，其中有些段落已经非常古老，甚至杜隆坦都听不懂它们的意思。他有些烦躁起来，奥格瑞姆则显得更加

不耐烦。这段致辞大概的意思是要保障提出谈判要求的人平安无事，并认真倾听他的话。终于，酋长的致辞结束了，加拉德看着古尔丹，等待他表明来意。

绿皮兽人站起身，倚靠在他的手杖上。他背上的小骷髅都大张着嘴，仿佛在发出抗拒的呐喊。“你们所顽守的传统和古代仪式要求我告诉你三件事：我是谁；我会给你们什么；还有我会要求什么。”他用放射出莹莹绿光的眼睛看着聚集在面前的霜狼兽人，似乎是在对他们进行估量，“我是古尔丹，就像我说过的，我无意宣扬我的氏族源流。我没有……你们所谓的氏族。”他轻轻笑了两声，那笑声丝毫无助于改善他那令人胆寒的外表，“不过这件事我以后还会细说。”

“下一个……我会给你们什么？我会给出的很简单，但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举起双臂，那些骷髅相互撞击在一起，发出一阵空洞的声音，“我给予你们生命。”

杜隆坦和奥格瑞姆交换了一个眼神，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古尔丹是不是正在向他们暗示——或者也许根本就是明确地向他们提出了某种威胁？

“这个世界已经危在旦夕了，同样，我们也在劫难逃。我经过漫长的旅程来到此地，给予你们生命，给予你们一个全新的家园——一个青葱翠绿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猎物、果实和生满谷物的田野。而我要求你们的，只是你们接受这一赠予，加入我的行列，霜狼氏族的加拉德。”

他的话就像是在一片平静的湖水中投进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古尔丹坐回到石王座中，用期待的眼神注视着加拉德。实际上，现在全部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加拉德的身上。古尔丹的提议不仅是无礼和傲慢的——那简直就是疯狂！

难道不是吗？

片刻之间，霜狼的领袖仿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他终于还是开了口。

“幸好你还举着一面能够保护你的旗帜，无家可归的古尔丹，”加拉德沉声说道，“否则我一定会用我的牙齿撕开你的喉咙！”

古尔丹似乎既不惊讶，也不觉得被冒犯。他回答道：“在你之前，也有其他兽人曾经这样说过，不过现在他们都已经属于我的氏族了。我相信你的萨满能够看到普通兽人无法看到的东西。而这个世界虽然饱受困扰，却也还是相当辽阔的。我请你接受一种可能——也许你们并非无所不知，而我所提供的也许正是霜狼氏族所需要的。也许在过去几个季节中，已经有传闻进入你们的耳朵，关于……一名术士？”

他们的确知道这个传闻。两年以前，一支霜狼狩猎队和来自战歌氏族的一队兽人合作狩猎。战歌兽人们在追踪一群塔布羊，他们不熟悉这种美丽优雅的

生物，不知道如何从羊群中孤立出其中的一只羊来。身上带有条纹的塔布羊要比裂蹄牛娇小很多，骨架也要精致得多。成年裂蹄牛能够被赶离牛群，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认为自己更有能力保护自己。塔布羊则更加倚重族群成员的合力保护。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它们一开始不会逃窜，而是会结成紧密的群体，保卫自己的兄弟姐妹，用无数弯曲的长角和坚硬的蹄子对抗掠食者。勇猛的霜狼兽人知道该如何威吓塔布羊，让它们心生恐惧，宁可抛却一些个体成员以换取族群的生存。合作狩猎，霜狼和战歌能够共同猎杀塔布羊，足以喂养两只狩猎队和他们的坐骑，并且还会有大量猎获剩余下来。

在狩猎之后的庆祝宴会上，一名战歌兽人提到了一个拥有奇怪力量的兽人：他的力量有些像萨满，却又不太一样，他们称他为术士。在今晚之前，杜隆坦从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加拉德的面色严肃起来，“那么，他们说的那个术士就是你了。我看到你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死亡才是你的力量，而你却夸夸其谈着生命，想要以此来说服我们跟从追随你。真奇怪。”

杜隆坦瞥了一眼德雷克塔尔，老萨满的话又回响在他的耳中：暗影缠绕着这个家伙，死亡追随着他。还有他自己的回答：冬天的阴影会在山坡下绵延很远，而我自己今天也造成了死亡。这些并不会造成噩兆，德雷克塔尔……先让我们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再决定他带来的到底是死亡，生命，还是一无所有吧。

盲眼萨满、加拉德和氏族的其他成员都在等着这个术士说话。

古尔丹伸手指了指自己的绿色皮肤：“我被赋予了强大的魔法。它渗透进我的全身，将我的皮肤变成这种颜色，将我标记为属于它的人。是的，这种魔法在以生命为燃料时会愈发强大。但看着我的眼睛，加拉德，杜高什之子，告诉我实话：难道你从没有将生命抛掷在雪地上，任它流血，只为了感谢众灵的恩赐？不曾杀死一头裂蹄牛，用来交换一个新生婴儿能够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或者是在十几头塔布羊被你们的长矛刺穿之后，丢下其中一头，任由它在原地死去？”

尽管加拉德依旧不为所动，听到他的话的氏族成员们却都开始不安地耸动着身子。所有人都知道古尔丹所说的全都是实话。

“我们因为这样的牺牲而得到滋养，”加拉德承认，“我们因为这些生命的终结而得以果腹。”

“我也是因此而得到养料，只是方式不同。”古尔丹说，“你们用这些生物的肉养活自己，用它们的皮来抵御寒冷。而我，则以力量和知识来填充自身，并以……绿色为衣。”

杜隆坦发现自己的目光又被那名奴隶所吸引。她也是绿色的，而且很明显，她不仅是一名奴隶，还一直遭受着粗暴的对待。杜隆坦非常想要问她一些问题——为什么她是绿色的？为什么古尔丹要将她带在身边？——但主持这次会面的是他的父亲，不是他。所以他只能闭上嘴。

看上去，他的父亲同样在克制着自己。加拉德没有说话，以沉默来邀请古尔丹继续说下去。

“德拉诺已经和过去不同了：生命正在离它而去；冬天变得更加漫长，春季和夏季越来越短暂；也不再有过去那样丰美的收获；可以猎杀的野兽日渐稀少；这里……”

加拉德不耐烦地摆摆手，篝火的光亮在他的脸上跳动，显露出不耐烦的阴沉表情。“无家可归的兽人。你所说的我全都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前不是没听说过。传说中早已讲述了我们世界的循环。时光流转，万物消长，黑暗和光明，死亡和重生。随着循环的演进，夏天和春天将会再次变长。”

“会吗？”绿色的火焰在古尔丹的眼睛里闪动，“你了解北方，而我从南方来。对我们南方兽人而言，这个所谓的循环绝不仅仅是更加漫长的冬季和更加稀少的野兽。我们的江河湖泊行将干涸；曾经在夏日中结出累累果实供我们享用的树木都不再萌发新芽，就算结出果实，也都是又小又苦；我们点燃柴火，却再也闻不到树木应有的香气；谷物会在茎干上腐烂，而大地也陷入沉睡，不再滋养我们种下的种子；孩子生下来就羸弱不堪——有时他们甚至会胎死腹中。这就是我们在南方看到的！”

“我不在乎南方有什么灾难。”

一个丑陋狡诈的微笑扭曲了古尔丹獠牙边的嘴唇。“的确，现在还没发生，但南方发生的一切，迟早会在这里发生。你们要承受的将不只是一个恶劣的季节，或者是十个恶劣的季节。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正在死亡。霜火岭也许还没有发生我们所经历的灾难，但距离挡不住灾难的蔓延。”

他看也不看便向那名奴隶伸出一只手。奴隶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但还是顺从地做出回应——递给了他一只小包裹。

古尔丹打开那只包裹，露出一颗红色的球形物体。“一颗血苹果。”他一边说，一边把那样东西高举起来。它非常小，显示出一副病态的样子，皮上全是斑点，却没有它因之得名的那种艳丽的猩红色。不过它也没有干瘪或者腐烂，这说明它被摘下来的时间并不长。在众目睽睽之下，古尔丹伸出一根带有锋利指甲的手指，从苹果当中切下。苹果分成两半，围观的兽人们不约而同地低声惊叹。

这颗苹果已经从里面死亡了——没有腐烂，没有被虫子啃噬，也没有疾病，只是死亡——变成了干枯的棕褐色。

而那里没有一粒种子。

第三章

篝火堆旁只剩下了惊愕之后的沉寂，直到加拉德开口说话：“我们玩个游戏吧。假装你是对的，德拉诺——我们的世界——正在死亡。因为某种原因，你，只有你得到了特殊的能力，可以带领我们前往一片死亡不曾染指的，特别的新土地。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在我看来，你应该带着更少的人前往那片新沃土，而不是聚集起大量兽人。为什么你会在冬季还未过去的时候就长途跋涉来到北方，向霜狼提如此慷慨的赠礼？”酋长的语气中充满了嘲讽。

古尔丹挽起袖子，露出一些样式怪异的手镯，更多那种令人不安的绿色皮肤也显露了出来。“我的身上有着魔法的标记，”他说道，“我所说字字是真。”

不知为什么，杜隆坦知道这个术士没有说谎。他的目光再一次飘向迦罗娜——术士的奴隶。她也有魔法？古尔丹锁住她不是为了表明她是奴隶，而是她可能是个危险人物？

“我之前提到过一个氏族，”古尔丹继续说道，“那不是我出生的氏族，而是我建立的。我创造了它——我的部落，所有加入部落的兽人都是自愿的，他们都为此而感到高兴。”

“无论环境多么令人绝望，我也不相信会有哪个兽人酋长允许他的氏族跟从你，抛弃他真正的氏族传承！”

“我没有要求他们那样做。”古尔丹说道。和加拉德逐渐高亢的声音相比，他的语气依然平静如初，“他们还是酋长，他们还拥有自己的习俗，甚至是名字。只是那些酋长服从我，就像他们的氏族服从他们一样。我们共同成为一个伟大整体。”

“每个和你交谈过的人都接受了这个故事，就像咽下母亲的乳汁。”加拉德露出了不加掩饰的冷笑。杜隆坦好奇他的父亲要多久才会打破谈判旗帜的约束，撕碎古尔丹绿色的喉咙，就像他之前威胁过的那样。

“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但的确有许多是这样，”古尔丹说，“许多氏族，他们饱受苦难，族人日渐凋零。他们会跟随我前往那片富饶的新大陆，这并不需要他们放弃氏族的旧习惯，只不过要多遵从一些规矩。他们还叫战歌，

或是嘲颅、血环，但现在他们也都是部落的成员。我的部落。他们要追随我，我率领他们去哪里，他们就会去哪里。我将率领他们去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新世界。”

“不止一个氏族会追随你？战歌、血环和嘲颅都听命于你？”加拉德的语气中充满怀疑。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杜隆坦知道，尽管兽人有时会因为共同的目标——比如狩猎而合作，但只要任务完成，他们就会分道扬镳。古尔丹的说法听起来很不可能，倒更像是小孩子的幻想。

“几乎所有氏族都已经加入了我的部落，不愿听从我的已经不多了。”古尔丹回答道，“一些顽固的氏族依然选择留在这个已经不再眷顾他们的世界里。还有一些看上去已经算不上是兽人了，他们用猎物的鲜血给自己涂膏，迷醉在衰弱和腐朽之中。这种兽人只会遭到我们的抛弃，就像红步氏族。他们迟早是一死，在疯狂和绝望中死掉。我要求你们的仅仅是忠诚于我，用你们的知识，技艺和力量，和我们一同远征，离开这个濒死的躯壳。”

杜隆坦开始想象一片由棕褐色皮肤组成的巨大海洋，每个人的手中都握着武器，却不会彼此争斗，只会一同猎杀野兽，获取食物，在新的土地上披荆斩棘，建造家园。所有这些都将发生在一个遍地是结满果实的绿叶大树，野兽肥壮健康，水源清新洁净的世界里。他冲动地向前探身说：“再和我说说那片土地。”

“杜隆坦！”

加拉德的声音如同雷鸣。鲜血涌上杜隆坦的双颊，让他感到脸颊发烫。但只是在这一声训斥之后，父亲的注意力就离开自己放肆的儿子，转回到那个陌生人的身上。而此时，陌生人正缓慢地向杜隆坦露出笑容。

“那么说，你是来援救我们的，对不对？”加拉德说道，“我们是霜狼，古尔丹。我们不需要你和你的部落的援救，还有你那片只是一个承诺的土地。从传说初始时起，霜火岭就是霜狼的家，它以后仍然会是我们的家！”

“我们敬重我们的传统，”盖亚安说道，她的声音坚定有力，“我们不会在时代变得艰难时抛弃自己！”

“其他人也许会像孩子一样痛哭流涕地扑向你，但我们绝对不会。这里的气候比南方更严酷，我们也比南方的兽人更加坚强。”

古尔丹丝毫没有因为加拉德藐视的回应而感到不快，相反，他以一种几乎像是哀伤的表情注视着加拉德。

“我曾经说过，一些兽人氏族也没有加入部落。”他说道，“当我找到他们，告诉他们实情时，他们也说不需要帮忙。但食物、水和容身之所，以及所

有那些现实的需求都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这彻底击垮了他们。他们变成无根的荒草，颠沛流离，最终不得不彻底放弃他们的家园。现在他们只不过是从前那些氏族的影子，经历这种堕落，忍受这种苦难，本来是毫无必要的。”

“我们没有‘忍受苦难’，”加拉德说，“我们只是在度过艰难。”他稍稍坐稳，挺直了高大有力的身子。杜隆坦知道这个姿势意味着什么。

谈判结束了。

“我们不会跟随你，绿色的兽人。”

杜隆坦相信古尔丹不是一个习惯于被拒绝的人。他有些好奇，这个术士会不会召唤他所宣称的那种神秘魔法力量，打破谈判的保护，挑战加拉德，发起玛格拉——一场两个兽人的决死之战。他的母亲也许知道该如何正确应对这种状况，但杜隆坦并不知道。

在此之前，杜隆坦只见到过一次玛格拉。一名雷神氏族的兽人不遵守约定，私自吞掉本应交予霜狼氏族的猎物，反而向格鲁卡格提出挑战。因为格鲁卡格对猎物的所属权提出了质疑。这让杜隆坦感到惊诧和困扰。在之前的几天里，雷神和霜狼的合作一直都很融洽。杜隆坦甚至结交了一位雷神的朋友——他名叫科沃格，和杜隆坦同岁。科沃格是一个很有趣，讨人喜欢的人，擅长投掷飞斧。当两支狩猎队在夜晚一同宿营时，科沃格就会教杜隆坦正确地掷出这种武器，让它能准确地命中目标。

格鲁卡格赢得了那场决斗。杜隆坦还记得自己心跳加剧，血脉贲张。他从没有感觉到世界是如此鲜活猛烈。当他自己身处在战斗中时，他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惊奇，但旁观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体验。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格鲁卡格站在浸透鲜血的雪地上，高声呼吼，宣示霜狼的胜利，杜隆坦却在分享胜利喜悦的同时又有着一种奇怪的情绪。后来他才明白，那时他感到的是失落。一个曾经强大而且骄傲的兽人，但到最后，他的力量终究无法承担他的骄傲，而雷神氏族重返回家园时，却少了一位能够为氏族提供食物的战士。霜狼和雷神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冷淡，杜隆坦甚至不能向科沃格说一声“再见”。

但今天应该不会出现玛格拉了。古尔丹只是叹了口气，摇摇头。

“也许你不相信，加拉德，杜高什之子，但我的确在为将要发生的事情感到悲哀。霜狼是自豪而且高尚的，但就算是你们也无法对抗即将发生的灾难。你们会发现，当没有食物可以吃，没有水能够喝，甚至没有空气适合呼吸的时候，自豪和高尚都毫无意义。”

他将手伸进自己的长袍中——抽出一把匕首。

愤怒的咆哮声从每一个霜狼兽人的喉咙中穿出。他们都在斥责这种背叛的行为。

“镇定！”

盖亚安大声高喊，薪火传承者已经跳到了古尔丹面前。古尔丹明智地停住了手中的动作，盖亚安已经挡住了他，让其他霜狼兽人无法伤害到他。

母亲在干什么？杜隆坦心中寻思。像其他兽人一样，他站在原地没有动，尽管他的身体一直在呼吼着要冲向古尔丹。

盖亚安的目光扫过人群。她高声说道：“古尔丹高举谈判的旗帜来到这里，他所做的一切都受仪式保护。让他继续……无论我们想做什么。”

随后，盖亚安一抿嘴唇，退开一步，让古尔丹将那把模样可怕的匕首抽出来。加拉德显然已经为这个时刻做好了准备，他看古尔丹向他一点头，便伸出手，手心向上，让那把匕首横放在他的手掌上。

“我向你提起利刃的测试，将我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上。”古尔丹说，“它就像狼牙一样锋利，我将接受它的抉择。”

杜隆坦全神贯注地看着父亲粗大的手指向那把匕首靠近。他的父亲曾亲手扼死一头塔布羊——当时那头羊冲过来，撞飞了加拉德手中的长矛。火光在长长的刀刃上跳动。加拉德在众人的注视中将匕首举起，用它划过小臂外侧。深红色的血液随着刀刃涌出，加拉德让它滴落在地上。

“你带着锋利尖锐的武器而来，这件武器能够夺走我的生命，但你没有使用它。”霜狼酋长说道，“这是一场真正的谈判。我接受这把匕首，作为对此次谈判的认可，并且我泼洒自己的鲜血，以此表明你将安全地离开此地。”

他的声音强劲有力，随着冰冷的夜风传出很远，让在场的每一名兽人都清楚地听到了其中被格外强调的严肃态度。随后，他保持了片刻的沉默，只让这段话在风中回荡。

“现在，滚吧。”

杜隆坦再一次感到紧张，他身边的奥格瑞姆也是一样。加拉德不加掩饰的轻蔑态度已经让他的儿子明白，古尔丹的提议对霜狼酋长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冒犯。古尔丹肯定会请求得到一个机会来弥补这一失礼的行为。

但那个绿色的兽人只是再一次点了点头，表示接受，随后就用力攥紧他那根可怕的手杖，站起身，用那双放射出怪异光芒的眼睛审视面前寂静的人群，仿佛在凝聚对霜狼氏族的敌意。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才迈步向前，同时拽了一

下另一端锁住那个混血兽人女性脖子的铁链。迦罗娜灵活而优雅地站起身。从杜隆坦身边经过的时候，她毫不避讳地与杜隆坦对视了一眼。

她的眼眸凶猛而且美丽。

你是什么人……你又是古尔丹的什么人？杜隆坦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了。

霜狼兽人为这个术士让开道路。杜隆坦知道，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尊敬，而是不愿和他有任何碰触，仿佛最轻微的一点身体接触都会让他身上的死亡气息伤害到自己。

“好啊，好啊，”奥格瑞姆在和杜隆坦一起走向等待他们的座狼时哼哼着说道，“我还以为我们只会有一场无聊的宴会来庆祝狩猎成功。”

“我觉得我的母亲会很高兴把那个家伙做成一顿大餐。”杜隆坦说道。他看着黑暗将绿色的兽人和他的奴隶吞没，然后又向德雷克塔尔转过头，不由得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盲眼萨满像岩石般一动不动，将头侧向一旁，仿佛正努力倾听着什么。他人的注意力还集中在那个正在离去的闯入者身上。杜隆坦相信此时此刻只有自己看到泪水浸湿了覆盖德雷克塔尔那只空眼窝的布片。

第四章

“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天了，但除了那场谈判，好像没有别的谈论话题。”奥格瑞姆骑在猛咬的背上，拉长的面孔尽是郁闷。

“看样子，这也包括你在内。”杜隆坦说。奥格瑞姆紧皱眉头，陷入了沉默，显得有一点困窘。他们现在的任务是寻找木柴，为此他们已经从村中跑出了好几里远。这不算是最糟糕的任务，但必须有人去做，毕竟这远不如狩猎那样令人兴奋。木柴是氏族在冬季生存所必需的，刚刚取得的木柴还要先熟化和晒干。

但奥格瑞姆是对的，加拉德肯定一直在思考那次会面。因为第二天清晨，酋长没有离开他的屋子，只有盖亚安现身了。母亲从杜隆坦身边走过的时候看到了他询问的眼神，便说道：“你的父亲因为古尔丹的话感到困扰，他要我去找德雷克塔尔。我们三个也许应该讨论一下那个绿色的陌生人描述的现象，研究它们会如何对众灵产生影响，以及我们该如何最有效地发挥我们的传统。”

其实杜隆坦只是扬了扬眉毛，但母亲却做出了如此详细的解释。杜隆坦心中立刻产生了警觉。“我也要参与讨论。”他说。盖亚安摇摇头，她镶缀着骨头和羽毛的辫子也随之左右摇摆。

“不，你还有其他事要做。”

“我以为父亲对古尔丹已经没有兴趣了，”杜隆坦说，“现在你却告诉我你们要为此进行讨论。作为儿子和继承人，我应该出席。”

盖亚安再一次挥手示意儿子离开。“只是一次谈话，仅此而已。如果有需要，我们会找你的，儿子。而且我说过，你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收集柴火。当然，无论是什么工作，哪怕是氏族中最弱小的成员所做的事情也不会比酋长的工作低微，霜狼兽人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发言权。但这一点无法掩盖现实——氏族正面对着严重的问题，杜隆坦却被排除在外。他不喜欢这样。

杜隆坦回想起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他被命令去收集柴火以维持篝火。他大声抱怨，因为他想和奥格瑞姆练剑，因而受到德雷克塔尔的责备：

“砍倒大树却只是为了生活所需，这有失慎重且危险，大地之灵不喜欢这样。它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树枝来建起篝火堆，还有干燥和易于被点燃的松针。只有懒惰的小兽人才不愿为了尊崇众灵而多走几步，却只是像狼崽子一样号啕大哭。”

当然，杜隆坦是酋长的儿子，不愿意被称作懒惰的小兽人，更不愿意被说成像狼崽子那样哭泣，所以他立刻听话地去执行任务了。长大以后，他曾经问过德雷克塔尔那时对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萨满“嘿嘿”笑了两声，“肆无忌惮地砍树的确很愚蠢，”他说道，“而且砍倒过于靠近村子的树木会让外来者更容易发现我们。不过……是的，我确实觉得这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你不觉得吗？”

杜隆坦不得不同意萨满的话。不过他紧接着又问：“众灵的规则会一直符合酋长的意愿吗？”

德雷克塔尔咧开大嘴露出微笑：“它们有时候是相符的。”

现在，当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并骑前进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砍树……

“古尔丹说，当南方的兽人砍开树干的时候，树木的气味……不正常。”

“现在是谁开始说古尔丹了！”奥格瑞姆说。

“不，说实话……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还有那颗血苹果……他让我们看到的那个里面没有一颗种子。”

奥格瑞姆耸了耸宽大的肩膀，朝前方的杂木林一指。杜隆坦看到落在地上的许多枯枝，仿佛无数黑色的骨殖，还有堆积在它们下面的褐色干松针。“谁知道？也许那些南方的树不想再被砍伐了。至于说那颗苹果，我以前也吃到过没有种子的果子。”

“但他怎么会知道？”杜隆坦坚持问，“如果他在我们面前切开那颗苹果，却看见里面是有种子的，那他就只会在我们的嘲笑中被赶出村子。他早就知道那里面不会有一颗种子。”

“也许那个苹果早就被切开过了。”奥格瑞姆跳下猛咬，打开了空口袋，准备用枯枝将它填满。猛咬开始在原地转圈子，想要舔奥格瑞姆的脸。他的主人不得不和他一起转圈子，一边笑着说：“猛咬，停下！你还要扛柴火呢。”

杜隆坦也笑了，“你们两个别只是跳舞……”这句话说了半截就梗在了他的喉咙里，“奥格瑞姆。”

朋友语气的变化立刻让奥格瑞姆心生警觉。他顺着杜隆坦的目光望过去，几步以外，灰绿色的松树林中，树皮上的一个白点表明有人从那里砍掉了一段树枝。

他们俩从能走路时就一起狩猎，练习在暗中靠近用皮革制作的野兽玩具。他们之间的默契更胜过语言的交流。奥格瑞姆此时绷紧了肌肉，在沉默中等待着酋长儿子的命令。

观察，杜隆坦的父亲这样教导他。那根树枝被整齐地砍断，不是被折断或者拧断的，这意味着这人有武器。断口上还在渗出琥珀色的汁液，也就是说它刚刚被砍断不久。这棵树周围的雪也被踩乱了。

片刻间，杜隆坦也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倾听周围的声音。他能听到冷风轻微的叹息和松针的沙沙作响。当他深深吸气的时候，树林中洁净的香气便会飘进他的鼻翼。但他的确嗅到了一些东西的味道：皮毛，还有一种麝香气味，陌生，但并不会让人感到不快。杜隆坦知道这不是德莱尼的那种怪异的花朵香气，而是来自于其他兽人的气味。

在这两种熟悉的气味中，还夹杂着第三种明确无疑的刺鼻味道：鲜血的刺鼻腥气。

杜隆坦向利齿转过身，将一只手放在这头狼的鼻子上。利齿顺从地倒卧在雪地上，像他的主人一样安静。除非受到攻击或者杜隆坦召唤，否则他绝不会动一下，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猛咬和利齿是同一窝出生的，也和利齿一样训练有素地执行了奥格瑞姆的命令。两头狼用聪慧的金色眼睛看着他们的主人谨慎地前行，避开可能埋着树枝的雪堆，以免树枝的断裂声会暴露他们的形迹。

他们随身的武器只有斧头、座狼的牙齿和他们自己的身躯——这些武器足以对付普通的危险，但杜隆坦还是很希望有一把战斧或一杆长矛。

他们向那棵被砍断枝杈的树靠近。杜隆坦摸了摸断口上滴落的树脂，又向被踩了许多脚印的雪地指了一下，仿佛是在说这些闯入者是多么明目张胆。这些兽人根本不在乎是否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杜隆坦弯腰去检查脚印。数尺以外，奥格瑞姆也在做着同样的事。经过一番迅速却又详细的调查，杜隆坦竖起四根手指。

奥格瑞姆摇摇头，用两只手表示出一个不同的数字。

七个。

杜隆坦面色变得严峻起来。他和奥格瑞姆都正年轻，身体灵活，动作迅捷，肌肉强健。他相信他们能顺利地干掉两个敌人，甚至是三个或四个，哪怕他们手中只有短柄斧。但七个……

奥格瑞姆看着他，向树林深处一指。他从出生时起就热衷于战斗，现在他同样渴望着去和那些闯入者较量一番。但杜隆坦缓慢地摇摇头——不。奥格瑞姆的眉毛拧在了一起，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他的表情却无异于向杜隆坦发出了一声惊呼。

这会成就一次伟大的洛克瓦诺德——杜隆坦将在英勇奋战之后死去，并因此得到赞颂，在歌声中被铭记。但他和奥格瑞姆现在离村子实在是太近了，杜隆坦抱起手臂，仿佛怀中有一个孩子，告诉奥格瑞姆——回村报信才是最重要的。奥格瑞姆不情愿地点点头。

他们回身向座狼伙伴们走去。两头狼仍然匍匐在雪中。杜隆坦不得不压抑住立刻跳上狼背的冲动。他将一只手探进利齿咽咙处柔软的长毛中，白狼站起身尾巴慢慢摇动，和杜隆坦一起向远处走出一段路，直到那片树林和隐藏在其中的危险已经远离他们。在确信树林中的人不会听到或者跟踪他们之后，杜隆坦才跳上利齿的脊背，催促白狼，用他有力的四条腿施展出的最大速度向村庄奔去。

***

杜隆坦径直冲向酋长的屋子，没有知会一声便推开了屋门："父亲，有陌生人……"

他的声音停在嘴唇间。

根据氏族律法，酋长的居所是村中最大的一栋房子。一面旗帜悬挂在这里的墙壁上，酋长的盔甲和武器被放置在角落里，烹饪器具和其他日常用品整齐地摆放在另一个角落中。屋子里的第三个角落通常都会用来储存作为被褥的毛皮。它们被卷起来，竖在墙边，不会影响家人在房间里的活动。

但今天的情形和往日截然不同。加拉德躺在覆盖硬土地面的一块裂蹄牛皮上。另一张皮子盖在他的身上。盖亚安一只手伸到他的脖子下面，将他的头撑起来，让霜狼酋长能够从她另一只手握住的瓢中吮吸液体。杜隆坦闯进来的时候，盖亚安和站在她身边的德雷克塔尔都猛然向他抬起头。

"把门关上！"盖亚安喝道。惊骇到无法说话的杜隆坦立刻服从了命令。他迈开长腿，两步就走到父亲身旁，跪倒下去。

"父亲，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酋长喃喃地说着，有些气恼地推开了还在冒着热气的瓢。“我累了。你也许会以为在我身边晃悠的不是德雷克塔尔，而是死亡本人，有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杜隆坦看看德雷克塔尔，又看看盖亚安，他们都面色严峻。盖亚安看上去似乎在过去三天中都没有怎么睡过觉。杜隆坦这时才发觉，他的母亲为了进行谈判仪式而戴在头发上的珠子直到现在都没有取下来。以前每一次仪式结束以后，盖亚安都会立刻脱掉仪式服装。

不过杜隆坦还是首先向盲眼萨满开了口：“德雷克塔尔？”

那位老兽人叹息一声：“这不是我所熟悉的疾病，也不是创伤。但加拉德的感觉……”

“很虚弱。”盖亚安说。她的声音在颤抖。

看样子，这才是她催促杜隆坦在这三天里离开村庄去收集木柴的原因。他不希望杜隆坦在村里，总是提问题。

“严重吗？”

“不。”加拉德嘟囔着。

“我们不知道，”德雷克塔尔并没有理会加拉德的话，“这才是让我担心的。”

“你认为这和古尔丹所说的那些事有关系吗？”杜隆坦问，“关于这个世界正在生病的事？”

疾病是否已经蔓延到了霜火岭？

德雷克塔尔又叹了口气：“有可能，或者这可能没有任何关系。也许是一种我无法探知到的感染，也可能是……”

“如果是感染，你就一定会知道。”杜隆坦刻板地说，“众灵说了什么？”

“它们非常不安，”萨满回答道，“它们不喜欢古尔丹。”

“谁又能怪它们呢？”加拉德说道。他向杜隆坦眨眨眼，想安慰儿子，但只起到了反效果。整个氏族都在因为绿色兽人恐怖的预言而惴惴不安，再让加拉德以这样的状态出现在族人面前显然是不明智的。盖亚安和德雷克塔尔是对的，应该等到他恢复到……

杜隆坦暗自骂了一声。一开始看到父亲变成这副样子，他完全被吓呆了，甚至忘记了自己为什么闯进父亲的房间。

“我们在树林中发现了入侵者的足迹，就在大约十一二里远的东南方，”杜隆坦说道，“那些足迹还带着血腥气，可以判断那些人绝不是简单地杀死了一头野兽。他们的血腥味已经在那里很久了。”

加拉德满是血丝的小眼睛里充盈着泪水。听到儿子的报告，他眯起眼，把毯子掀到一旁，一边挣扎着坐起身一边问道：“有多少人？”

但他的腿还没办法支撑住身体，盖亚安扶住了他。杜隆坦的母亲非常强壮，拥有多年积累的智慧，但在杜隆坦的记忆中，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父母显露出老态。

“我会召集一支战队。”杜隆坦做出决定。

“不！”喝止的命令在身后响起，杜隆坦停下了脚步。服从父亲的命令已经成为他根深蒂固的习惯，几乎就像是一种直觉。

但盖亚安却不同意酋长的命令：“杜隆坦会处理好那些闯入者的，就让他率领战队吧。”

加拉德一把推开妻子。酋长的动作专横而满怀怒意，但杜隆坦知道，是恐惧让他父亲变成这样。通常如果父亲对待母亲如此不敬，盖亚安肯定会还以颜色。加拉德是酋长，但她是酋长的妻子，她绝不会容忍被这样对待。

而这一次，母亲没有任何回应。

“听我说，”加拉德对屋子里的所有人说道，“如果我不亲自去处理这个威胁，整个氏族都会知道——会相信——我怕了，甚至连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好。因为古尔丹的谬论，他们已经在感到不安了。如果他们再看到我无法领导……”他摇摇头，“不，我会亲自指挥这支战队，带着胜利回来。我们那时就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我会让霜狼看到，我能够保护他们。”

他的话无可辩驳，即便杜隆坦拼命想说些什么。他看看自己的母亲，从母亲的眼中看到了无声的请求。今天，盖亚安不能与加拉德并肩战斗。在他们的人生中，盖亚安第一次怀疑丈夫将无法回来。氏族不能在一场可怕的战斗中同时失去酋长、薪火传承者和酋长的儿子。痛苦绞勒着杜隆坦的心。

“我会一直看着他，母亲。他不会受到伤害……”

“我们流放那些软弱的人，杜隆坦，”加拉德打断了他，“这就是我们的处世之道。你不能只在我的身边打转，更不能干涉我。如果这是我的命运，我会接受它，但我不会接受别人的扶助，无论是在寒冰的背上，还是用双脚站在大地之上。”他说话的时候，身子还在微微晃动，盖亚安伸手扶住了他。这一次当他将自己的爱侣推开时，动作中没有半点粗蛮。他伸手抓起那只瓢，看了它一会儿。

“告诉我，你都看见了什么？”他对杜隆坦说道。在听取儿子的报告时，他一口口喝下了瓢中的药汁。

第五章

盖亚安和杜隆坦帮助加拉德穿上战甲。它与狩猎甲胄不同，是专门被设计来抵挡斧刃、战锤和狼牙棒的，而狩猎护甲防御的主要是蹄子和长角。野兽往往攻击身体从胸口到大腿的中心区域，兽人也会攻击这些部位，但肩膀和喉咙这样的脆弱部位更是近战中兽人武器所青睐的目标。喉咙要用厚硬的皮颈甲护住，肩头要戴上镶有金属钉的大块甲片。但对于一个荣誉就是全部的种族，护甲远比不上武器重要，兽人带上战场的武器都非常巨大。

奥格瑞姆手持的武器是毁灭之锤，他的家族正是以这件武器作为姓氏。它由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作为锤头，被镶嵌金钉的双股皮带固定在粗橡木柄上。仅仅是这根沉重坚硬的橡木柄就已经是一件致命的武器了。

雷击是加拉德在狩猎时使用的家族武器，他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是一把名为“裂斩”的巨斧。这把斧子有双侧钢刃，都被精心打磨到只有一片树叶那样薄，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强大武器。加拉德很少会将它绑在背上，但今天，他自豪地拿起了它。

杜隆坦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因为自己是加拉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当霜狼酋长大步走出屋门时，腰背挺得笔直，就像杜隆坦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一样，一双深褐色的眼睛里闪耀着正义的怒火。奥格瑞姆已经将命令传达给了氏族中的战士们，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也都披挂好了战甲。

“霜狼兽人！”加拉德的声音在人群头顶回荡，“根据我的儿子带回的消息，有人闯入了我们的森林。那不是公开拜访我们的狩猎队伍，而是一些鬼鬼祟祟的家伙。他们从我们的树上砍下枝条，他们的身上带着陈血的气味。”

不久之前的回忆让杜隆坦不由自主地想要打哆嗦，他立刻压抑下这种冲动。兽人认为新鲜的血腥气有一种独特的气味——只要那些血是因为狩猎或荣誉而泼洒，但陈血的味道，那种腐败变质的臭气……没有兽人愿意让身上有这种气味。战士们浴血奋战，以此为荣，但随后就会将血污清理干净，穿上洁净的衣服庆祝胜利。

会是古尔丹所说的那些红步氏族吗？他们是不是因此才自称“红步”？因为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会留有他们的杀戮所泼溅的血液？当古尔丹提到他们的时候，杜隆坦本来对他们还有一些好感，觉得如果他们来到霜狼的地界，他会

欢迎他们。任何拒绝那个术士的兽人都是值得尊敬的兽人。在嗅到那些兽人的气味之前，他一直都抱有这样的想法。

应该允许被杀死的灵魂离开——无论是兽人的灵魂，还是像裂蹄牛这样野兽的灵魂，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雪兔。他们被杀死，被吃掉或火化，从此返回到大地、流水、空气和火焰中。他们留下的皮革都会得到清洁和鞣制，上面绝不会有一点烂肉和血渍。

想到会有兽人执著于生命的腐败，杜隆坦不由得在心中感到惊骇——每一名认真倾听酋长说话的霜狼兽人一定也有着和他同样的心情。

“我们会冲向这些入侵者，”加拉德继续高呼，“把他们从我们的森林中赶走，如果他们反抗，就杀死他们！”

他举起裂斩，高声吼道：“Lok’tar ogar！”胜利，或死亡。

霜狼兽人们一同呼吼起来，并在这吼声中与他们的酋长一同驾驭已经迫不及待的座狼奔向战场。杜隆坦跳上利齿，回过头，越过没有披甲的肩膀迅速向父亲瞥了一眼。只是一瞬之间，刚刚还重压在加拉德身上的疲惫感又掠过了酋长的面庞。随后，加拉德将一切倦意都赶走了。杜隆坦明白父亲有着怎样纯粹而坚强的决心。

杜隆坦突然感到喉咙一紧，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捏住。

***

加拉德强迫自己将迟钝的意识集中在胯下坐骑的纵跃上。霜狼兽人正全速扑向那片遭受入侵的树林，没有采取任何隐蔽的措施。他的儿子和奥格瑞姆报告说看到了七个兽人的脚印，毫无疑问，那里还会有更多兽人。敌人的数量甚至有可能超过霜狼战队——人数从来都不是他的氏族的优势。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杜隆坦和奥格瑞姆都没有发现任何入侵者带有座狼的痕迹。那些入侵者（如果他们真的是红步兽人）将要面对二十余名兽人战士，但真正与他们作战的力量将更加强大一倍，他们的霜狼也都接受过和兽人战士一同作战的训练。在霜狼氏族中，兽人和座狼的关系更像是朋友，而不是主仆。

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消灭敌人。至少加拉德是如此希望的。他也只能希望自己可以坚持得足够久，履行职责，返回家园，继续和这种拖累他的，该死的虚弱作战。

现在他的症状很像是被一种低贱却危险的虫子咬了，兽人叫它“掘地者”。被咬伤的人会连续数日衰弱无力，这对兽人而言是非常可怕的事。疼痛、剧烈地抽搐、断肢，这些症状兽人都知道该如何应对，但那种虫子带来的萎靡和昏睡会让兽人不知所措。

但盖亚安和德雷克塔尔都没有找到他被掘地者咬过的痕迹，德雷克塔尔也没有从众灵那里听到任何声音，能够揭示这种神秘的疾病本质是什么，实际上，盲眼萨满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当杜隆坦带回有敌人出现的消息时，加拉德就知道这是一个预兆。他将起身奋战，他将重整旗鼓，战胜这种疾病，就像战胜其他所有敌人一样。

实实在在的胜利也会鼓舞起氏族的士气。古尔丹可怕的预言，他的出现所引起的不安，他那个奇怪的奴隶，他的绿皮，还有所有那一切都让霜狼氏族笼罩了一层不祥的影子。让敌人流血会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加拉德渴望着再一次挥起正义的战斧，让热血随之喷涌。也许这正是众灵的一次试炼——只要赢得胜利，他的力量就能恢复。疾病一直在暗中觊觎他的氏族，即使是作为酋长的他也无法幸免。现在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他将彻底把恶疾打退。

那些傲慢的闯入者在受伤的树下留下了一片宽阔的足迹，他们的脚印污浊了新雪。霜狼们紧随其后，宽大的狼爪沿着他们的足迹一路前行，在一座山脚下拐了个弯。老祖父山的顶峰此时消失在了低矮的云层里。

这些闯入的兽人正在山丘的另一侧等待他们。加拉德对此感到高兴。

他们站成一排，腰杆挺直，一言不发。一共只有十七个兽人。霜狼兽人的护甲和武器都显示出北方民族的风格，而这些入侵者的护甲却显得五花八门，格外怪异——熟皮，生皮，金属甲片杂驳纷乱。他们的武器也同样形制不一。

但这不是让霜狼兽人感到惊诧的原因。加拉德知道，让他们感到惊诧的原因是他们的盔甲上，皮肤上，尤其是他们的脸上全都覆盖着铁锈色的，脏污的，干结的陈旧血印。

那些兽人之中最为高大，肌肉也最发达的一个站在队伍中央，比他的同伴靠前一些。加拉德相信他就是他们的首领。他剃光了头壳，也没有戴头盔。

加拉德轻蔑地看着他。这些也许就是红步兽人吧，他们在北方活不了多久。在寒冷地带，兽人战士会保留自己的头发，头发和头盔在保护肩膀上的脑袋的同时也有助于保暖——在这方面，奥格瑞姆是氏族中唯一的叛逆者。加拉德决定要砍掉那颗秃头，看着他落在雪中，看着从那里面流出的热血将白雪融化。

早些时候，盖亚安曾经请求他不要参与这场战斗，几乎是乞求。盖亚安从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妻子的恐惧比折磨他的疾病更让他感到警惕。盖亚安是他认识的最勇敢的兽人，但现在，加拉德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妻子的弱点。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结伴而行已经有这么长时间，加拉德完全无法想象没有盖亚安陪伴在身边，他该如何战斗。但这就是他现在要面对的状况，他很清楚盖亚安为什么会选择留在村中。

这种耗竭性的疾病是不适合兽人的，加拉德不会容忍它继续存在下去。

他不会责怪盖亚安没有陪伴他。

他从喉头发出一阵低吼，凝聚起全部力量，用它们做了两件事——举起裂斩，张开嘴发出洪亮的战吼。

他的声音立刻得到了其他霜狼兽人的回应。他的身边有儿子和奥格瑞姆。就像他们和盖亚安以前经常做过的那样，两名年轻的战士协同一致向前猛冲，气势悍勇，令人胆寒。他们的座狼紧紧靠在一起让两名骑士并肩冲锋，然后便分向两边，朝各自的目标冲锋而去。

加拉德则盯准了敌人的头领。在他的眼前，这名高大的兽人微笑着点了点头。他手中的斧头上能看到一些黏滞的液体——是树脂。毫无疑问，这个没有敬畏之心的兽人早先曾经用它砍伐过树木的枝干。这种恶劣的行为在加拉德心中点燃了怒火，加拉德让这股火焰熊熊燃烧。他感觉到能量开始在体内升腾——真正的能量，哪怕它是来自于兽人的嗜血之心。

高大的秃头兽人一声吼叫，向加拉德扑来。粗壮的双腿推动着他，让他在雪地中也能跑出相当快的速度。但徒步的兽人绝对无法和霜狼相比，加拉德先一步冲到敌人面前，笑容在他的獠牙两侧显现。

寒冰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他张大了嘴，红色的舌头从雪白锋利的牙齿间垂挂出来。加拉德举起裂斩，双手紧握斧柄，计算好时间，只等时机一到便俯身砍下这个敌人的头颅。

但就在此时，秃头兽人喊道：“玛格拉！”

加拉德突然移动重心。寒冰有些吃力地调转方向。加拉德从没有听到过兽人会在战斗中提出进行玛格拉的要求。红步兽人此战必败无疑。这时提出用一场决斗来决定胜负是纯粹的懦夫之举。如果是霜狼一方处于劣势，他们会与强大的敌人奋战至死，以此来赢得自己的荣誉，而不是企图用一对一的格斗来改变战争的结局！

加拉德对红步的厌恶更加强烈了，但他的心中也闪过一丝忧虑。通常情况下，他会欣然接受这个南方兽人的挑战，但此时非同寻常。他的四肢正在威胁着要背叛他，他无法安心依靠自己体内残余的力量。

但他又怎么能装作没有听到对方的挑战？如果其他兽人听到玛格拉，看到他背弃了荣誉，那么蒙受羞耻的将是加拉德，而不是闯入者。秃头兽人看到了加拉德脸上矛盾的表情，残忍的笑容扭曲了他獠牙两旁的嘴唇。

这种傲慢是无法忍受的。加拉德从寒冰背上跳下来，微微打了个趔趄，但他很快就站稳脚跟，用意志支撑住自己。你很强壮，他对自己说，这一点疾病会过去的，不会压倒你。你是酋长，它则什么都不是。你会战胜这名挑战者，你的霜狼氏族会彻底消灭红步。

“我接受！”他呐喊一声，冲向了敌人。

仿佛强大的裂斩只不过是小孩子用来训练的玩具，秃头兽人沾染树脂的斧头轻易就将它挡在一旁，也让加拉德心中一惊。他急忙稳住重心，紧紧攥住战斧，努力不让自己跌倒。现在站不稳就只有死路一条。

那个红步兽人开始攻击了。只是举起裂斩挡住这致命的一击，就让加拉德吃力地哼了一声。现在他能做的只有这个了。他的手臂和双腿已经没有了力气。他的身体中再也榨不出一点能量来发动攻击。太晚了，他明白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被引诱进现在的困境。苦恼和愤怒涌遍他的全身，让他再次鼓起力量，高举大斧，最后一次强猛地向下劈斩。

但他的对手已经从他眼前消失了。秃头兽人跳到旁边，冲着加拉德竭尽全力挥出的斧头哈哈大笑。在他们周围，霜狼兽人显然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红步兽人战斗得很顽强，但他们不熟悉雪地战场，人数也处于劣势。秃头兽人向周围扫了一眼，冷冷一笑。

“我最好快一点结束这一切，”他说道，“毕竟只有你和我知道这是一场玛格拉。”

他举起战斧。加拉德愤怒地哼了一声，竭力想要挥动裂斩发动反击。但裂斩刚刚被提起数寸便从他虚弱的手指中掉落下去，他只能无助地看着自己的手臂在颤抖。

即使这样也好。就这样吧，加拉德想道，我毕竟还是死在了一场公平的……

突然间，他明白了。加拉德的敌人知道他能够被轻易击败。

那把匕首——古尔丹的刀子……

当他彻底看清事实的时候，他的心也变得像冬天一样寒冷。

红步兽人的战斧劈落下来。

第六章

除了已经变成尸体的主人，寒冰不需要其他骑手。

当加拉德倒下的时候，这头高大的霜狼发出哀恸的长嚎，紧接着便猛扑上去，迅速而血腥地解决了那个杀人凶手。现在，寒冰站立在雪地中，浑身颤抖，杜隆坦正在将父亲的尸体绑到强壮的狼背上。兽人和狼四目相对，杜隆坦在寒冰那双琥珀色的大眼睛里看到了自己心中深深的哀伤。大多数兽人氏族都只将他们骑乘的狼看做是可驾驭的猛兽——能够成为兽人的脚力，仅此而已，从某种角度来说，还不如他们带上战场的武器重要，因为狼是会死的，无法让子孙继承。

霜狼兽人却从不会这样想。恰恰相反，霜狼会选择主人。他们会一直陪伴自己的主人，直到死亡结束他们之间的羁绊。寒冰会哀恸主人的逝去，也许和兽人的哀悼不同，但那一样是痛彻肺腑的悲伤。杜隆坦不知道寒冰是否还会再允许别人骑到自己的背上。他很同情这头巨兽，还有他的母亲。想到自己必须将这个可怕的消息告诉母亲，杜隆坦就有一种心碎的感觉。他给了自己一点时间，好看清楚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父亲，朋友，导师，酋长。

霜火岭的生活是严酷的，岁月迁延，这种生活只是变得更加严酷。父亲在孩子面前离去并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但加拉德就这样离开他们，这实在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重担。许多年以来，加拉德一直是一位睿智、强大、成功的领袖。他不应该如此被笼罩上一层阴云。

杜隆坦和其他许多人都看见了加拉德在死去的时候甚至无法握紧裂斩。

现在，杜隆坦是霜狼的领袖了——至少此时此刻，他需要担负起这个责任——他们全都在看着他。当确认自己的父亲在返回霜火岭的路上不会掉下狼背之后，他就在寒冰身边转过身，扫视了一遍这支战队。

“今天，我们奔赴此地，应对挑战，”他说道，“我们与敌人拼杀，我们赢得胜利。卑劣的敌人变成雪地上僵硬的尸体，我们消灭了对氏族的威胁。但这场胜利并非没有代价，我们失去了加拉德，杜高什之子，罗库克之孙——我们氏族的首领。像所有霜狼战士一样，他死得其所：在战场上，为了保护氏族，消灭敌人而英勇献身。”

杜隆坦停顿了一下，翕动着鼻翼，准备驳斥任何反对的言论。没有人说话，但积雪在轻声呻吟——有人在不安地挪动着重心，并躲避着杜隆坦的目光。

“我们会安静地带他回家。作为他的儿子，我是他的继承人，除非众灵认为我不具备这样的价值。”或者除非我受到挑战，他心中想。他没有将这个想法说出口。如果已经有人动了这样的心思，他自然无法阻止，但他不会亲自埋下这样的种子。

即使如此，阴影已经落下了。加拉德在不应该倒下的时候倒下了，这对杜隆坦，对霜狼氏族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

但决心赶走了他的哀伤。当杜隆坦跳上利齿的时候，在眼前这一片充满漩涡的混乱迷雾中，他清楚一件事：他将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洗清一位伟大兽人身上的尘埃，为他赢回全部的荣誉。

***

加拉德是一位在位时间很久的酋长，所以现在的霜狼兽人中很少有人曾经参加过这样的仪式。每一名霜狼氏族的成员，从发色灰白的老者到还在吃奶的孩子都来到了德雷克塔尔受命布置的一个特别场所。它和村庄保持着一段不算远的距离，位于一片足以容纳整个氏族的开阔地上。杜隆坦痛苦地意识到，尽管这片地方今晚是哀悼逝者之地，但它也是氏族在舞蹈中庆祝仲夏日的场所。

加拉德的尸体被安放在火葬堆上。这座火葬堆消耗了氏族大部分的木柴储备。杜隆坦暗自想着一件苦涩却又讽刺的事：正是一次收集木柴的任务导致了氏族这一次大量的木柴消耗。

这一切都是如此不正常，如此可怕。四天以前，他们还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名叫古尔丹的绿色兽人。今天早晨，加拉德还在呼吸，整个氏族还沉浸在幸福之中，完全不知道那些可怕的红步兽人已经近在眼前。杜隆坦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将那些干血的臭味从鼻腔中清除干净。

加拉德的尸体已经被洗净，但他胸前的巨大创口仍然敞开着。就像活着的人身上的伤痕，夺取战士生命的伤口也会给予他们荣誉。如果兽人在战斗中倒下——无论是与敌人还是与猎物——他身上的伤口就会让所有人看到这位氏族的成员都有过怎样的英勇行为。加拉德还穿着牺牲时穿戴的盔甲，他的胸甲也因为那致命的一击而损坏了。看到父亲的身体再不会动弹一下，痛楚之情再一次充满了年轻兽人的心。

为德雷克塔尔服务的年轻萨满正在火葬堆的周围摆下一圈石块。石块圆环有一个缺口，让杜隆坦能够进入其中。这些石块都由氏族收藏，接受过圣歌的

洗礼，伴随着虔敬之心被逐一摆放。当每一名氏族成员都静静地坐到了圆环周围时，杜隆坦能够感觉到能量在这个圆环中逐渐凝聚。

终于，圆环即将完成，德雷克塔尔一直沉默地站在一旁，一只手按在慧耳身上。现在那头狼引导着他的主人走进这个圣石圆环中。德雷克塔尔轻轻拍了他一下，低声让他离开，然后站直身体。

“霜狼兽人们！”他高声说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值得保护，值得为之奋战的。今天，我们的战士就履行了他们的职责。绝大多数战士都在胜利中回来了，但有一个不能再与我们共同继续这样的生活。对于任何故去的战士，我们都将为之哀悼，向他的牺牲表达敬意。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做，但我们聚集于此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今天牺牲的兽人是我们的酋长，加拉德，杜高什之子，罗库克之孙。所以我们必须寻求大地、空气、水流、火焰和生命之灵的祝福，赐福于加拉德的儿子——杜隆坦，让他领导我们，就像他的父亲一样英明睿智。”

人群中没有议论声，至少是听不到多少声音。这场仪式太过重要，容不得半分不敬。但还是有人在转着眼珠，有人在微微晃动身体——这都让杜隆坦怒火中烧。他没有理会这些异动，只是注视着德雷克塔尔，等待盲眼萨满召唤他走进圣石圈的信号。

但盲眼萨满首先召唤的是杜隆坦的母亲。他用柔和的声音说道：“盖亚安，尊盖尔之女，珂祖格之孙。你是加拉德的人生伴侣，送别他的火焰应该由他的挚爱之人点燃。”

盖亚安通常都是整齐结成辫子的头发现在松开来，垂在腰间。当她大步走向火葬堆的时候，身子挺得像松树一样直。只有熟悉母亲的杜隆坦能够看出她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烁。以后，她会哭泣，以后，他们都会哭泣，在只剩下他们和内心的痛苦时。但现在，当苦涩的污渍还笼罩着他们深爱的丈夫和父亲的回忆，他们必须让自己坚强起来。

如果众灵有和氏族中一些成员同样的感觉……

不，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想法，哪怕一瞬间也不行。加拉德是一位伟大的兽人酋长。杜隆坦知道他没有做任何会让家人，让氏族，让众灵蒙羞的事。一切都会好起来。

必须好起来。

他的手指攥成了拳头。

“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到圣石圈里来。吾众从时间之初便开始崇敬众灵，并将永远崇敬它们，即使今日来至此地之人均已被忘记，再没

有人传诵我们的名字，这份崇敬仍然不会泯灭。现在，你就将受到众灵的裁判。”

杜隆坦从余光中看到奥格瑞姆正专注地看着他。他高大魁梧的同伴缓慢而审慎地将拳头按在宽阔的胸膛上，扬起下巴，向他表达敬意。片刻之后，另外几个兽人也依样而行。越来越多的兽人都依样而行。等到年轻萨满将圣石圆环闭合的时候，整个氏族都在向加拉德的儿子致敬。杜隆坦感激地向奥格瑞姆看了一眼，便镇定下来，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对于仪式的内容，德雷克塔尔没有向他吐露过半个字。不过有一点很明显，这一定会是他从未有过的经历，他不可能做好妥当的准备。“我怀疑这对于任何人都会很难。”盲眼萨满只是这样对他说。杜隆坦知道一件事，当众灵对他进行评价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会和德雷克塔尔进行交流。

德雷克塔尔手中捧着青烟叶，干燥的叶片被紧紧扎成一束长辫。在燃烧的时候，这种植物会散发出芬芳的气息。长辫的一端从萨满的手里落入火中，慢慢被火焰吞噬，袅袅轻烟缓慢地升起。杜隆坦跪倒在萨满面前。萨满手持烟叶长辫的一端，让冒烟的另一端在杜隆坦面前摆动。

青烟叶的气味很好闻——洁净而清新。德雷克塔尔把青烟叶交给他的助手帕尔卡，另一个名叫雷卡戈的年轻萨满向杜隆坦捧来一只杯子。杜隆坦一饮而尽杯中的液体。这种液体又热又浓，带有树木汁液的甜美。他将空杯子还给雷卡戈，等待着盲眼萨满的下一步指示。

“现在，坐下来，年轻人。”德雷克塔尔说道，他的声音中充满关爱——他和加拉德的关系非常要好，现在这位萨满一定也在努力压抑着故友骤然离去的空虚感，“众灵会随着它们的意愿而至。”

杜隆坦听从萨满的一字一句。现在，他感觉到自己的眼皮在变沉，便让自己闭上了双眼。

然后，他的眼睛猛然睁开。

过去，杜隆坦见到过冬日的夜空中有仿佛雾霭般的光辉在跃动。梦幻般的景象出现在他的面前，掀起一阵阵看似宁静的波澜，向他展示出苍穹深处的优雅和绝美。但和杜隆坦现在所见到的相比，那只不过是参天大树旁的一株幼苗。杜隆坦发出敬畏的惊呼，像无知的孩子一样，不假思索地向远处的缤纷景象伸出手。

绿色、红色、蓝色和黄色，它们在他的眼前舞蹈。不过他知道，这并非是现实的情景。它们只出现在他的意识中，在他的耳朵、眼睛、血液和骨髓里。它们纵跃盘旋，是那样真实，但他知道，这些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见到。

在他的幻景中，他脚下的雪消失无踪，舞动的光辉也随之一同隐退。杜隆坦坐在松软厚实的土地上，就如同躺在母亲怀中的婴儿。他惊奇地将双手按在泥土上，十指深深地插入其中，充溢在他的指缝间的是最肥沃的土壤。

杜隆坦露出微笑，一阵微风不知从何处吹来，拨散了他捧在手心里的泥土，引得他发出一阵有些惊讶，又无拘无束的笑声。和风中带着新鲜的青草气息，轻轻拂过他的面颊。他深深吸气，感觉到自己的肺叶松弛下来。

风在他的身边盘旋，渐渐出现了色彩。但那不是之前在他的眼前跳跃的，轻柔活泼的光晕，而是明亮的，强烈的弧光：清晰跃舞的红色、橙色、白色和蓝色，一团火焰突然在他的周围爆发。面孔已经被严寒冻得麻木的杜隆坦很欢迎火焰的温暖。没有火，霜狼就无法生存，火焰对于他们异常珍贵。火焰之灵似乎也知道这一点。

某种湿润的东西碰触到他的面颊。硕大的白色雪花飘飞下来，火焰和它们碰撞的时候，就会爆起明亮的火花，发出微弱的“咝咝”声。尽管喜爱火焰的温暖，杜隆坦还是平静地接受了它被水之灵取代。没有了冰霜，霜狼又会怎样？冰和雪让霜狼氏族变得与众不同，变得坚强有力。水清洁和净化，滋润干渴，还会充盈一个人的眼睛，从他的面颊上滑落下来，就像现在这样。水给人带来抚慰与治愈。杜隆坦接受它在这种形态的温柔，正如同接受它在另一种形态的锋利。

流转的光色在亦幻亦真的世界中盘旋，彼此追逐，如同狼崽追咬着彼此的尾巴。但它们的速度是那样快，没过多久就变成了一团幻雾。灿烂的白色在杜隆坦面前绽放，是那样强烈，那样美丽，让他无法直视。

大地、空气、火焰、流水——它们一同到来，欢迎世间最伟大的灵：生命之灵。

自从父亲死后，杜隆坦一直处在麻木的状态。他亲眼看到父亲被敌人砍倒，却无法及时伸出援手。霜狼酋长失掉武器，失掉生命。而他只能压抑下心中的情绪，在氏族面前表现得坚强。现在，他无法再这样压抑下去。他的心中迸发出剧烈的火焰，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活力，无论这对他而言会有多么痛苦。爱与痛在他的胸膛中激荡，强大的力量让他无法承受。一个渺小的兽人怎么可能……

但你不是，一个微弱的声音在他的意识中响起，你体验了生命所有的喜悦、畏惧、恐怖、失落、祝福和力量。你希望能够成为族人们坚强的酋长——承担起它们，哪怕只是短短一瞬，你将有能力保护你的族人。他们害怕，他们渴求，他们会笑，会哭，他们会一直生活下去——明白这一点，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明白这一点，对它永远保持虔敬之心！

杜隆坦感觉自己被拉伸，被重塑，现在的他远比他曾经的想象更加丰富厚重。他只是一个兽人，除此之外，要成为酋长，他还需要具备些什么，才能照料好他的族人？如果不能真正体会到他们的心境，他又该怎样率领他们？杜隆坦在敬畏中颤抖着，接受了生命的试练。他被充满，不只是被充满，他变得如此广博辽远，他……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它们全都不见了。

杜隆坦睁开眼睛，看到一个单调的，缺乏色彩的世界。他的心脏在胸膛中飞快地跳动着，他的肺在剧烈地扩张又收缩。但杜隆坦再次回到自己——一个兽人。片刻之间，强烈的孤寂感让他难以承受，就像刚才承担整个氏族那样艰难。但到最后，这种感觉也消散了。

他凝聚起目光，看到他的母亲站在父亲的火葬堆前。一点微笑出现在母亲的唇边，她眼睛里也不再有哀痛的目光，而是闪动着强烈的自豪。杜隆坦还处在众灵离去后的眩晕中，他能看到一张张面孔，熟悉得就像是他自己的脸映照在池水中，现在这些面孔却又让他觉得如此陌生，如此焕然一新，蓦然之间向他展示出珍贵的美好，生机勃勃的活力。

霜狼兽人曾经追随他的父亲。现在，他们将会追随他。他将为他们竭尽全力，就像加拉德一直努力去做的那样。杜隆坦想要说话，但他的心中洋溢着激动之情，让他找不到一个能说出口的字。

“众灵接受了你，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德雷克塔尔的声音响起，“你们呢，霜狼兽人？”

欢呼声震耳欲聋。杜隆坦站起身，向天空中高举起拳头，仰起头，发出充满喜悦和希望的吼声。

在欢呼声止歇之后，新的霜狼酋长在回响的耳鸣和加速的心跳中转向德雷克塔尔。直到这时，他才注意到这名萨满严肃的表情。杜隆坦明白了，尽管氏族接受了他，但在众灵的世界中有些不好的事发生了。

第七章

仪式之后，盖亚安点燃丈夫的火葬堆。她和她的儿子注视着火焰在柴枝上跳动，越升越高，变成一堵明亮炽热的火墙，对抗着夜幕笼罩下渐渐侵袭而来的寒冷黑暗的阴影。杜隆坦回忆起火焰之灵的跃动和它千变万化的色彩。他凝视着火葬堆，也在自己的意识之眼中看着火之灵。氏族的成员穿过夜色走来，将木柴放入火中，让火葬堆保持着热度，能够将加拉德的身躯化为灰烬。当太阳露头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火焰吞噬了加拉德，风吹散他的灰烬，水将骨灰带回大地，大地接受它们进入土壤。生命终结，却也依然在继续。

仪式完成之后，杜隆坦向他的母亲走去，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因为在火葬堆旁站立太久而变得僵硬了。不等他说话，盖亚安先说道："我已经安排人将你的东西搬进酋长的屋子。我现在会搬进你的屋子。"

杜隆坦明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自从他第一次狩猎之后就住在自己的屋子里。现在，作为酋长，他要返回那幢迎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屋子去了。尽管他并不希望这件事这样快发生，也非常不喜欢现在这种严峻的环境。

"你总是在我想到之前就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他哀伤地说道。

盖亚安努力露出微笑，"我是薪火传承者，遵循传统是我的职责。这段时间里，你要有许多事忙碌了。"

"不必担心，盖亚安，"说话的是奥格瑞姆，"我会保证他的睡眠，哪怕我要亲手把他打晕。"

盖亚安静静地向她现在的小屋走去，她会在那里悄悄地哀伤。杜隆坦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然后转向奥格瑞姆，"妈妈说，我在随后的几天中将有很多责任要履行。"

奥格瑞姆笑了一声，"她的'很多'大概意思应该是'几百'吧。"

"我需要有人能帮助我处理好它们，"杜隆坦说，"一个我能够完全信任的人。一个如果我发生意外，就能接替我领导氏族的人。"

奥格瑞姆强壮，冷静，有很强的能力，杜隆坦觉得仿佛没有什么事能够困扰他。但现在，他瞪大了眼睛，“我……杜隆坦，我感到非常荣幸。我……”

杜隆坦把手按在朋友肌肉隆起的宽大肩膀上，“仪式和辞令已经让我心烦意乱，疲惫不堪。薪火传承者也回去她的屋子了。现在……请说‘好’就好了。”

奥格瑞姆笑了。然后，他说了“好”。

随后，杜隆坦找到了德雷克塔尔。盲眼萨满向这位年轻的酋长解释了他在仪式中所经历的一切。众灵对杜隆坦没有任何异议，但就像杜隆坦猜测的那样，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古尔丹不能信任，”德雷克塔尔明白地说，“众灵……”他搜索合适的词汇，然后摇摇头，“我只能说，众灵‘害怕’他，尽管这个词和这样的概念不应该被用在它们身上。它们不会靠近他，不过……对于一些事情，这个术士——”德雷克塔尔说出这个名号的时候，声音中充满了鄙夷，“——没有说谎。世界正在改变，年轻的酋长。你跟随你父亲的脚步前进，现在也许是我们氏族历史中最黑暗的时代。艰苦的环境不会改善，只会更加恶化。”

“但众灵的确接受了我。”杜隆坦强调说。他希望德雷克塔尔的话中没有其他的意思——他不需要安慰，这只会证明他的担忧。

“是的，这一点非常明确。”

“那么我一定值得它们信任。我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领袖，所以古尔丹才会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只为了要求我们和他结盟。我不认为他这样做是出于好意，我们肯定有他想要的东西。我们的力量，我们耐受艰苦的能力。我的父亲拒绝跟从他，因为这些美德对于南方兽人并没有用处，只有我们——霜狼兽人能从中获益。我会依照他的方针继续领导氏族。”

他伸手拍了拍德雷克塔尔的胳膊，以示安慰，同时感觉到萨满皮衣下面的肌肉依然刚强有力。“我会照顾好我们的族人。”

***

众灵的礼物虽然严厉，却也有着意料之外的温柔。在稍作休息之后，杜隆坦去找了他的母亲，一同为他的父亲落泪。这样做并不羞耻。杜隆坦向母亲讲述了众灵的赠礼，还有他保护氏族的决心。

“它们让你能够理解父母对子女之爱，我的儿子。”盖亚安说道，微笑透过了依然在润湿她面庞的泪水，“没有任何力量能比它更强。我依然是，并且

永远都会是你的母亲。现在你是我的酋长了，作为氏族的萨满和薪火传承者，我会尽我所能为你提供建议。只要你发出命令，我们都会服从。”

那一夜，杜隆坦睡在曾被父亲作为被褥的皮革上。他是那样疲惫，完全没有做一个梦。

第二天早晨，杜隆坦召唤来氏族中最优秀的猎人——不仅是那些体力最强悍的，还有曾经用非凡的技艺猎杀过凶猛猎物，在这方面素有威望的族人。他向他们说明，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只要有必要，即使是提出异议或者有所争论也可以。而他们的目标就是发现哪一种武器最有利于猎捕哪一种猎物。他们还要向他——其实也就是向所有人——指明在哪里最容易找到塔布羊，将他们所说的地点用一端烧焦的木棍画在干皮子的地图上。还有他们要说明哪一片湖水里有鱼群，那些鱼最喜欢吃什么。

“但是，酋长，”诺卡拉看着一个有些瘦弱的兽人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事。”

“我们都知道吗？”杜隆坦问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或者我们之中有人隐瞒了秘密，这样他在食物匮乏的时候就会显得格外有价值？”几个兽人的脸红了。杜隆坦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思考怎样做对所有人才是最好的，而不只是有利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所有人。我们是霜狼氏族——我们拥有技艺、智慧和勇气。照我说的去做，发掘一切食物资源。”

连续几天，杜隆坦都在以这样的思路与不同的团体进行会议。他和负责巡逻的战士们交谈。到现在为止，几乎还没有闯入者给霜狼氏族带来麻烦。老祖父山让绝大多数入侵者都望而却步。但在氏族中，没有人想要再见到红步兽人回来，杜隆坦尤其不想。他们已经杀死了杀害加拉德的凶手，还有他所有的同伙，但杜隆坦怀疑红步氏族的成员并非只有那么几个。从那天晚上开始，霜狼的战士们提高了戒备，白天和黑夜都会进行巡逻。

杜隆坦召唤来萨满，了解治疗草药的知识，并请求萨满认真考虑是否能用魔法制造出亮光，让植物在日照短暂的月份中还可以结出果实。他找来剥皮和制皮匠人；找来负责收获和干制果实的人，仔细讨论他们的工作，并促请他们将技术与其他族人分享。杜隆坦甚至和孩子们坐在一起，与他们共同游戏，观察他们，确认谁是天生的领导者。

一开始，霜狼兽人对他颇有一些抵触，但杜隆坦顽固地坚持着他的行动，族人们也纷纷服从了他的命令。虽然随之而来的春天也相当寒冷，但新的仲夏日宴会却是霜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最丰盛的一场筵席。仲夏篝火在黄昏时被点燃，兽人们尽享美餐，直至深夜。他们欢笑嬉闹，直到每一个人都沉沉睡去——有些人是因为跳舞跳得太累，有些人是因为喝了太多像融雪一样肆意流淌的苹果酒。

在欢笑，饮宴，舞蹈和欢快的鼓声中，杜隆坦离开宴会，眺望村子西边宽阔的草场。

“这里还有绿色，”奥格瑞姆来到朋友的身边，“但不是古尔丹和他的奴隶的绿色。”

吃了一惊的杜隆坦发出笑声，奥格瑞姆却显得异常冷静：“老朋友，在过去这几个月中你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优秀的酋长。看看你的族人，他们都填饱了肚子，他们的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玩耍，他们睡觉的地方也很温暖。”

“这应该是一位酋长必须做到的。”这番赞扬让杜隆坦感到有些不舒服。

“但在这些日子里……它们比以往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奥格瑞姆说，“为什么还站在这里？来跳舞吧！酋长需要一位伴侣，告诉你，这里可有许多女孩想要和你做伴呢。”

杜隆坦笑了。他回头向草坪上翩翩起舞的族人们瞥了一眼。没错，不止一位女性兽人大胆地回应着他的目光。不可否认，她们都是美丽和力量的完美结合。“这件事先不必着急。我……奥格瑞姆，我一直在想那些被我们流放的人。我想知道，他们之中是否有人会回来。”

奥格瑞姆耸耸肩，“有一些人会吧，如果他们足够强壮。也有一些人回不来了。为什么你要在乎这种事？这就是我们一族的处世之道。”

杜隆坦想到那些曾经是悍勇战士的老兽人，现在他们几乎已经被遗忘，只是坐在篝火旁点着头，等待着死亡。他也邀请他们在会议中发言，分享他们的回忆，整个氏族都因此而受益。为什么要任由这样的智慧从氏族中失散？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霜狼氏族又曾经失去了多少宝贵的知识？德拉卡和其他那些生而衰弱的兽人又怎么样，他们仍然有能力为氏族作出贡献，能允许他们留下来吗？霜狼氏族会不会错误地剥夺了他们能够为部落效力的机会，因此而丧失了宝贵的资源？

他叹了一口气。他没办法把这些想法说给奥格瑞姆听。现在还不行，因为他自己还没有能将这些事完全想透。“这并不容易，奥格瑞姆，”他承认，“酋长的责任很重，父亲却让它显得那样轻松。”

“他是一位伟大的霜狼酋长，”奥格瑞姆表示同意，“一位伟大的兽人。不必担心，杜隆坦。他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杜隆坦希望如此，但他还无法确定。他只知道，当他的目光越过这片草原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能看到一位被流放的霜狼兽人回家来。

但他没有看到。

***

日子一天天过去，古尔丹的恐怖警告似乎逐渐被族人淡忘。巡逻还在继续，但在月亮升起又落下的循环中，一些族人已经开始抱怨这份让人感到吃力的工作了。

诺卡拉尤其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已经为你的父亲报了仇，”他对杜隆坦说，“并且那次战斗中没有一个敌人逃走。派我和其他战士去多进行一些狩猎才是应该的。”

对于所有合理的要求，杜隆坦都会欣然接受。尽管诺卡拉的提议已经接近于冒犯，但杜隆坦不得不承认，这位霜狼战士的话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父亲的死亡的确一直在困扰着他，但每日的巡逻真的有必要吗？就连古尔丹在提到红步兽人的时候，语气中也充满了轻蔑，而且并不是很害怕他们。他相信红步兽人很快就会灭亡。同时，如果这里还有红步兽人，狩猎队也会发现他们。

“你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猎人，诺卡拉，也许每日巡逻的确没有必要。”杜隆坦将巡逻频率缩减为每五天一次，同时更加频繁地派出了狩猎队。

这个夏天还是太短暂了，秋季的收获也相当贫乏，不过大家的士气都很旺盛。虽然诺卡拉的提议看起来是正确的——更多的狩猎的确带来了更多的食物，但杜隆坦不会允许自己懈怠。德雷克塔尔一直在留意众灵的预兆，杜隆坦在和他商议后，发布了一系列和族人的心态完全相反的命令。

对杜隆坦而言，要求他的族人收储坚果和种子以备冬天食用似乎是愚蠢的，但他认真倾听了一位老年女兽人的建议，下达了这样的命令。鱼和兽肉最好是趁新鲜的时候吃，那时的味道很甜美，也更适合战士们的胃口。但他命令族人在进行更多狩猎的同时，也不能过分暴饮暴食，要用盐将鱼和肉腌渍起来，留到食物匮乏的时候。现在大家每吃一口，杜隆坦都催促他们要留下三口食物。他不需要提醒族人今年冬天会持续多久。

“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一天晚上，奥格瑞姆对杜隆坦说，“我们是兽人，危险和死亡都来自于长矛的锋刃。我们天生就是为了——战斗，而不是——”他看了一眼面前的盐堆“——这个。”

“饿肚子的人可唱不动洛克瓦诺德。”杜隆坦说，“当然，即便是被饿死的人也还是会有人记得。”

“有时候你所说的事实真的很让我感到气恼，”奥格瑞姆嘟囔着，“但这的确是事实。”

“正因为如此，酋长才是我，而不是你，”杜隆坦笑着说，“不过，先把嘴闭住，我有一个任务要给你，库尔戈纳尔的狩猎队刚刚回来。他说他们找到

了一些野兽足迹，大概是几天以前的。只是他的狩猎队必须返回村庄，没办法追踪。明天你率领一支新狩猎队出发，再给村里带回一些美味的肉来。”

“哈！如果这样能让我离开这堆臭盐，那我肯定会胜利完成任务！”

第八章

奥格瑞姆亲手挑选了他的队员。库尔戈纳尔详细向他讲述了狩猎队是在哪里发现的足迹。“真希望能和你一起去。”这位年长的兽人说道。

“让其他人也赢得一些荣誉吧。”杜隆坦说。他习惯让所有兽人战士都轮流参与狩猎，这其中有几个原因——每一个兽人都想要带这荣誉回家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私下里，杜隆坦希望自己也能骑上利齿，和朋友一同在猎场上飞奔，“奥格瑞姆需要一些东西来恢复他的骄傲。他已经有些失去锐气了。”

“他从来就没有过锐利过，”诺卡拉揶揄道，“他用的可是毁灭之锤！”

所有人都笑了。杜隆坦能感觉到族人们情绪的变化。新鲜的肉能够振作每一个人的士气，给予大家力量。不久之后，奥格瑞姆的狩猎队就欢呼着冲出了村子。

他们至少要两天以后才会回来，杜隆坦希望他们能大获成功。现在就连鱼干的储备也消耗得很快。他已经命令一个名叫德尔加的兽人带领另外几个人穿上厚实的衣服，冒着寒冷在冰上钓鱼。有人反对这样做，但都被他心平气和地反驳回去。

盖亚安看着那支狩猎队离开。“你做得很好，我的儿子。”她说道，“你的父亲如果要让霜狼战士们去钓鱼，大概只能依靠玛格拉决斗了！”

“钓鱼也是狩猎，”杜隆坦说，“至少现在是如此。”

“我要去一趟村子周遭，”盖亚安告诉杜隆坦。她所说的是零星分布在远离村庄中央公共篝火的那些小屋子，“今晚他们承诺会用晒干的根茎做汤招待我。也许我们可以换换口味，喝上鱼汤了。”

***

袭击在正午时分到来。

杜隆坦听到狼嚎声时正在萨满小屋里和德雷克塔尔说话。他在眨眼间意识到，狼嚎并不来自于村子中央，而是在南边——正是盖亚安去拜访的霜狼村庄

边缘地区。就在一瞬间，杜隆坦已经抓起雷击，跨上了利齿，全速向南边那一阵阵狂野的吼叫声冲去。

那里大约有六七个红步兽人，身上全都有那种险恶的血手印，他们正向村庄发起狂暴的攻击。两名霜狼兽人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盖亚安发出响亮的战吼，高举一把小手斧冲向一名正扛起一袋地蔓果的红步兽人。其他霜狼兽人——大多是工匠或者年岁大些的孩子——纷纷拿起简单的武器勇敢地向敌人冲了过去。他们的勇气让杜隆坦精神一振，同时却又有一种心碎的感觉。

他催赶利齿扑向正在偷窃食物的红步兽人，用雷击戳穿了他的躯干，就像是在篝火旁用烤肉钎子穿过一块塔布羊腰。那个兽人只能愣愣地盯着他，眼神茫然空洞。

另一个红步兽人似乎被霜狼氏族的反抗激怒了，向一些孩子扑过去。霜狼的孩子们跳到他身上，用雕刻小刀攻击他，让他穷于应付，直到诺卡拉的妻子卡葛拉手持一柄钉锤跑到他身后，打碎了他的脑袋。

盖亚安把小手斧扔向一名红步兽人，斧刃深深嵌进他的脖子和肩膀之间，卡在那里。那个兽人被打得踉跄了一下。盖亚安吼叫着跳到他身上，拔出短柄斧，把他踹倒在地上。现在其他霜狼兽人也从村子中心处赶了过来，都装备着战斧和大锤，一个个气愤填膺。另一名红步兽人倒在了他们面前。剩下的两个都惊慌地转身逃走。其中一个抱着一大捧皮毛，另一个扛着一桶腌鱼。

格鲁卡格和杜隆坦追上了他们。当杜隆坦在喘息中低头盯着还在抽搐的敌人尸体时，他意识到了两件事。

一：居住在村子边缘的霜狼兽人都是不安全的，所有族人都要搬到尽可能靠近村子中心的地方；

二：敌人是在几乎全部战士去钓鱼或者狩猎——离开村庄的时候发动袭击。这意味着红步兽人观察霜狼的村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杜隆坦抬起头看了盖亚安一眼，他们的视线交汇在一起。他明白，母亲和他有着同样的想法。“所有人，”他说道，“收拾好你们的物品。从现在开始，大家都要住到主篝火堆周围去。”

***

杜隆坦派出骑手召回了钓鱼和狩猎的团队，命令他们全部帮助族人搬运家什。

终于，最后一个家庭带着他们简单的家当——几件家具、兽皮，还有分配给他们的冬季食品来到了村子中央。在新房子造好之前，这里的兽人会暂时收

留他们。杜隆坦和奥格瑞姆放下最后几件物品，接受了迁居家庭的感谢，便去公共篝火旁找德雷克塔尔。

“孩子们长大了。”杜隆坦说。

“孩子们总是会这样的。”奥格瑞姆不动声色地说。烤塔布羊腰的诱人香气在暮秋清冷的空气中飘散，虽然不得不中途返回，奥格瑞姆至少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一阵愉悦的笑容出现在杜隆坦的脸上。他推了自己的朋友一把。奥格瑞姆笑着，鼻孔喷着气，伸手又从钎子上割下一块肉。这时，年轻酋长的表情恢复了严肃。

“我一直都没有见到过新生儿。”他说道，奥格瑞姆也冷静了下来。

“狼也没有生小崽，”奥格瑞姆说，“今年的牛群里也没有多少小牛。”

“这样也不奇怪，”杜隆坦沉思道，“食物变少了，能够让人吃饱的月份也变少了。”

“是的，”德雷克塔尔说道。他正和他们坐在一起，把手伸向篝火取暖，“这其中自有原因。生命之灵理解潮涨潮落的轮回。但如果没有新的小牛长大，我们又该吃什么？如果没有强壮的年轻兽人补充氏族的力量，霜狼兽人又会变成什么样？”他将一双盲眼转向杜隆坦，“你的谨慎拯救了很多人，杜隆坦。”

杜隆坦紧皱双眉，摇了摇头，“如果我能够更加谨慎一些，红步兽人也许就不敢攻击我们了。”

“即使是这样，也绝不能小看你所做的一切努力。孩子们在今晚的篝火旁玩耍，如果没有你预见性的规划和悉心照料，他们可能已经被饿死了。但谨慎并不能创造生命。”

“那么，生命之灵有没有给你任何预兆？”

德雷克塔尔摇摇头。“这段时间以来，众灵和我接触的次数变少了。不过我不需要幻象和信息就能知道一些很简单的事情。这个氏族现在强大而且健康，但现在不是未来。”

这句话对杜隆坦来说非常沉重。他想到了古尔丹和这个术士所承诺的新的土地，富饶、葱翠、生机勃勃的新土地。他很想知道，那名术士和他的部落是否已经启程前往那个神秘的世界。杜隆坦回忆起古尔丹那种令人不安的肤色，他眼睛里放射出的绿光，还有他用来装饰身体的骷髅。

杜隆坦摇摇头。他的全部理智，还有盖亚安、加拉德和德雷克塔尔都在告诉他，无论那个术士向他们做出了怎样的承诺，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这时，一阵笑声从刚刚安顿好的一个家庭中传来，那是自由、喜悦和满足的笑声。

到现在为止，他的氏族依然强壮而健康。到现在为止，杜隆坦还可以安稳地走在自己的路上。

***

这个冬季非常严酷，它紧跟着一个干燥的秋天而来。树林中干瘪的果实上很快就结了厚厚的一层霜。人们在夏天一边低声抱怨一边收集的木柴现在保障了全族的温暖。夏季时他们将滴着甜美汁水的鲜肉腌渍晒干。现在，当暴风雪在门外疯狂咆哮，狩猎变得全无可能的时候，他们依然可以在温暖的房间里享受肉干带来的饱足。

当氏族聚集在赐予生命的篝火旁，杜隆坦会向年轻人讲述关于他的父亲和他第一次狩猎的故事。那时他学到了霜狼的真正意义。他还请求盖亚安讲述加拉德年轻时的故事，还有他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他邀请无法参与狩猎和战斗的年长兽人们坐在中央篝火旁，分享他们年轻时的回忆。对于所有讲故事的人，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的故事应该能引来众人的欢笑，或者“让大家觉得我们的氏族变得更好了。”

霜狼氏族平安度过了那个冬季，没有人因为寒冷和缺乏食物而死去。当春天终于回来的时候，他们把精心收藏的坚果和种子种植在泥土中，并精心培育。

没有人再悄声议论加拉德的“被砍倒”。没有人会提起古尔丹，除非是谴责他跑来这里散播恐怖。盖亚安告诉自己的儿子，他的父亲会为他感到骄傲。

但有一些事，杜隆坦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甚至那么多次和他推心置腹的奥格瑞姆也不知道，他在深夜里有多少次无法入睡，在心中点数着他们还有多少桶干谷物，或者盘算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柯瓦克叶片来平缓小家伙们的咳嗽。以及他曾经有多少次在内心交战，怀疑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之间是如何相处的，也清楚地记得加拉德是怎样与妻子商讨各种问题，向她寻求建议。毫无疑问，父亲肯定会将他所恐惧的事情讲与妻子听。也许为自己找一位妻子才是明智之举，但杜隆坦至今为止都没有发现任何女孩能拨动他的心弦。

也许只是因为他内心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第九章

“要我说，今晚最后一个给仲夏日篝火添柴的人一定是舞蹈者，而不是酒徒。”奥格瑞姆说，“舞蹈才刚刚开始，那帮醉鬼却已经喝了不少了。”

杜隆坦笑了。不久之后，他会坐到石王座上。但现在还是白天，石王座又距离正在熊熊燃烧的篝火太近，坐在上面会很不舒服。他和奥格瑞姆站在村子的外围，舞者们正在欢呼呐喊，在遍布鲜花的草坪上腾跃。

他们度过了漫长而艰苦的一年，只为四位族人举行了葬礼。其中两个人在狩猎中牺牲，一个人死于意外，还有一位老兽人死在篝火旁。那时他讲完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就这样进入到无尽的长眠之中。杜隆坦的族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他们并不抱怨酋长为他们安排的勤勉而简朴的生活。他们是霜狼，习惯于艰苦。今晚是他们狂欢庆祝的时刻，杜隆坦也和他们一起感到高兴。

“能看出你早就开动了。”杜隆坦指了指奥格瑞姆手中的水囊。他非常清楚，那里装的绝不是水。奥格瑞姆笑着将这袋苹果酒递给他的朋友。杜隆坦喝了一口，带有刺激性的甜美汁液流进他的喉咙。然后他将水囊还给奥格瑞姆。

“只喝了一口！”奥格瑞姆说，“酋长，你需要给你的氏族做一个好榜样，一口喝干！”

“我要做一个明天不会头疼得要死的榜样。”

“我也不会头痛的。”

“那是因为你们毁灭之锤的头壳都又硬又厚，就算是裂蹄牛在上面跳舞也不会……”杜隆坦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

草原上有一些异动，一个小斑点出现在远方。跳舞的人们都还没有注意到，它移动的样子不像野兽，也不会有霜狼兽人孤身走出那么远。杜隆坦认出那是一个兽人，而且那个兽人正径直向村庄冲过来。

红步。

自从上一个秋天遭到攻击之后，杜隆坦就命令族人对这个身带污血的丑恶“氏族”保持高度戒备。但今天，他没有安排巡逻队。今天他让自己的氏族彻

底放松，享受节日的庆典。懈怠。他开始咒骂自己。

奥格瑞姆平静地说："我去把狼带来。"

***

利齿感觉到了主人急迫的心情，他将耳朵紧紧抿在脑后，在草原上飞驰；奥格瑞姆的猛咬也是名不虚传。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并没有向氏族发出警报，那名奔袭而来的红步显然只有孤身一人，两个人应付他绰绰有余。但是当他们在族人面前跑过开阔的草地时，杜隆坦回过头，看见篝火旁的舞者们全都停止了动作，看着他们两个，面色变得紧张起来。

奥格瑞姆宽阔的背上绑着毁灭之锤，杜隆坦有力的大手中紧攥着雷击。他下巴紧绷，显示出坚定的决心。他们正处在入侵者的下风头，杜隆坦嗅了嗅，试图分辨出那种能表明敌人身份的污血气息，但他嗅到的只有兽人的麝香气味。

奥格瑞姆和他保持着一贯的默契："没有臭味。"

那个小点在他们的眼前越来越大。杜隆坦将重心后移，利齿的速度放慢下来。猛咬又向前冲了几步，奥格瑞姆才让他绕回来，站到利齿身边。

跑过来的那个人影肩膀显得很宽，杜隆坦一开始以为那是一名男性。但他渐渐注意到来者身体上的一些棱角，才发觉那是一个女人，只不过在肩头扛着什么东西。那个女人的步伐稳定有力。杜隆坦已经能看出她的身上挂着一片布，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烁着蓝白色的光彩。

杜隆坦紧绷的神经很快放松，并不由得开始颤抖。喜悦如同锋利的刀刃将他切开。

"奥格瑞姆，我的老友，你真是有一个白痴酋长。"他一边说话，一边发出喜不自胜的笑声。

"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奥格瑞姆说，"但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仲夏日，当……然……"奥格瑞姆睁大了眼睛。

"那不是红步兽人。那是霜狼！"

奥格瑞姆惊愕却又喜悦地高呼一声。两个兽人全都俯身向前，他们的座狼在欢快的情绪里再次发足飞奔，急匆匆地向那位霜狼女子跑去。来人停住脚

步，等待着他们。她的肩头扛着一只雌塔布羊。微风吹起霜狼旗帜的一角，在她的身边抖动。当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停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的一双深褐色的眼睛正看着杜隆坦的眼睛。她咕哝了一声，耸肩卸下塔布羊，让猎物落在地上。她扁平的肚子裸露出来，肌肉强壮的双腿包裹在做工粗糙的长裤里，修长的手臂上也是肌肉虬结，棕褐色的皮肤显得温暖光亮。一颗紫色的水晶被筋腱制成的绳索拴住，挂在她的脖子上。她仰起头，笑着举起一把小斧头，向霜狼酋长致敬。那颗紫水晶也映射着阳光，闪闪发亮。

“你好，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她的喊声明艳清澈，“我是……”

“德拉卡，科尔卡之女，拉齐什之孙。”杜隆坦笑着说。

德拉卡把带回来的塔布羊放到利齿的背上，然后和杜隆坦一起向庆祝宴会走去。他几乎觉得有些头晕目眩，觉得心中被塞得满满的。当然，这一定是众灵送来的信息，告诉他一切很快就会好起来。杜隆坦从未见到有人从流放中归来，更让他不相信眼前的情景是回来的人正是曾经软弱无力的德拉卡，这像是命运的安排。她现在变得如此强壮，回到了她的家园，就在她的氏族最需要力量的时候。

她得到了英雄一样的欢迎。没错，她正是杜隆坦心目中的英雄。她曾经瘦得只有皮和骨头，又轻又小，弱不禁风，就像古尔丹带来的那个女性奴隶。但现在，她拥有发达的肌肉，强韧健美，英气逼人。杜隆坦记得她在众人的目光中离开氏族时不曾向任何人低头。所有的人——也许包括她自己在内——都相信她注定难逃一死。而现在，她又高昂着骄傲的头颅回来了。

德拉卡离开氏族已经有两年时间，她的父母都在这两年中去世了，但盖亚安用温暖的怀抱欢迎了她。一开始，德拉卡的身子还有些僵硬，但渐渐地，她抬起手臂，紧紧抱住这位女性长者。德雷克塔尔露出开心的笑容，当他给予这个女孩正式的氏族祝福时，声音还在不住地颤抖。杜隆坦为她让出了石王座，在片刻犹豫之后，她接受了酋长的邀请。杜隆坦亲自为她切了一块滴淌汁水的烤肉，德拉卡吃得狼吞虎咽。她有着强健的肌肉，但她的身材很瘦，非常瘦。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多余的脂肪能够让她的线条显得柔美一些。杜隆坦则努力确保她能安静地享用美食，替她挡住人们潮水般的问题。

终于，德拉卡叹了口气，坐直身子，将一只手放在吃饱的肚子上。她向周围环顾了一圈，说道：“杜隆坦，我为你的父亲感到哀痛。”

“他死在了战场上，”杜隆坦说，“这不是需要哀伤的事情。”

他们对视了片刻，然后德拉卡说道：“你知道吗，我几乎不会回来了。”

“为什么？”

她毫无幽默感地笑了两声，盯着跳跃的篝火。太阳已经落下，现在篝火变得温暖宜人了。“我是被流放的人，我的氏族抛弃了我。”

杜隆坦感到心中一紧。“这是我们的处世之道，德拉卡。”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回来。这一直……”她摇摇头，“霜狼做得很好，其他氏族都没能做到这么好。外面的世界是残酷的，杜隆坦，加拉德之子。”

“这里的世界也是一样。”

她转向他，褐色的眼眸显得无比专注，“外面的世界比这里要大很多。”

“你都遇到了什么？你是怎样活下来的？你都见到过什么？我想要听你说所有的事情。”

德拉卡仔细端详他，“为什么？”

原因有很多，所有这些原因都让氏族酋长理所应当地了解这位女子的情况。但杜隆坦犹豫了一下：“这里……发生了许多事，我会把它们告诉你，但我想要知道你所见到的一切。”

“为什么？”德拉卡继续问道。

“我现在是酋长了。我需要尽我所能保护霜狼氏族。你再一次成为霜狼氏族的一员——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帮助族人，帮助……我们。”

德拉卡微笑着问：“还有呢？”

杜隆坦没有立刻回答。他并不特别亏欠德拉卡什么。他是酋长，德拉卡是回归的流放之人，他应该做的只是让德拉卡在氏族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但德拉卡身上有着某种对他来说非同寻常的东西，让他不再想做一名酋长，不再永远都要斟酌自己说出口的每一句话，不再永远都要竭尽全力领导众人，不容许一点错误。

“我亲眼看到你离开，”杜隆坦在沉默了许久之后终于说道，“那时你腰杆挺得笔直，是那样高傲，但你又是那么瘦弱，仅仅是包裹的重量就要将你压垮，但你没有再回一下头。我觉得那是我能见到的最勇敢的事。去年，我向西方眺望，想着你是不是会回来。但你没有回来。”

“但我还是回来了。”她平静地说道。

“是的，你回来了。”

德拉卡笑起来，笑声微弱轻柔。她大胆地看着杜隆坦，仿佛因为她曾经遭受的一切，所以她有权利这样与酋长平等对视。也许她的确有这样的权利。最后，她似乎是做出了某个决定。她从石王座上站起身，伸展开修长强健的身躯，躺倒在草地上，看着灰色的烟雾从篝火上升起，盘卷萦绕，仿佛要去与星星相会。

“一直都是这样，”她说道，“南方富饶葱翠，而我们北方，我们的霜火岭，荒凉又单调。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让我们自豪的是，我们没有变得懒惰，我们一直在接受挑战的磨砺，让我们成为霜狼，而不是其他某个氏族，我很高兴我们是霜狼。即使我是一名流放者，从某种角度讲，我也为我即将的遭遇做好了准备，但南方兽人没有这样的准备。我知道霜狼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哪怕我的身体是孱弱的，我的心……”她攥起一只拳头，用力捶了一下自己的胸膛，“我的心是坚强的。我的心和我的头脑让我活了下来。机警和聪明，这两点足以让我活下来，直到我的身体足够强壮。”

杜隆坦专注地看着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眼睛一直都在盯着这个女孩。于是他也在她身边躺倒下去，虽然没有碰到她，但和她挨得很近。他们一同看着遥远的星空。杜隆坦一直都很羡慕那些安闲宁静的星星。

德拉卡继续说道：“我在上一个仲夏日的时候就能回来了，但我没有回来。我想知道，我的弱小，我被流放是不是有自身以外的理由。我想要知道外面都有些什么，所以我开始了一段旅行。”

“你去了哪里？”杜隆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出同样的事情，但他的氏族太重要了，已经将他紧紧拴住。如果他离开家人，离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的心是会像德拉卡一样坚强，还是会变成碎片？如果他能够一个人生活一年，他会不会只是为了看看外面都有些什么而选择离开？

“我去了许多地方。南方，西方，东方，北方。我在东方看见太阳从一座山峰上升起。我迷失在一座古老的森林里，老祖父山和它相比，也显得那样年轻。我学会了如何狩猎、进食，还有许多东西。什么样的植物是可吃的，什么样是不能吃的。”

她转过头看着杜隆坦。在火光的映照下，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橙红色的幻彩。

“一种枯萎的疾病正在蔓延，不过暂时还没有到这里。一切都变得病态、丑陋，生物不仅仅是死亡，而是……”她寻找着合适的词汇，“先被扭曲。这很难解释。”

“你有遇到其他兽人吗？”

她点点头。“是的，遇到过许多不同的氏族。其中一些是狩猎队，就像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一样。他们讲述了他们家乡的故事，告诉我他们是多么饥饿，多么害怕。”

“他们是那样说的？”

她笑了。“没有说那么多。但我能从他们的身上闻到。杜隆坦，他们很害怕。”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我也看到了另外许多事，我曾经和德莱尼一同旅行。”

“什么？”杜隆坦感到一阵惊讶。他知道德莱尼普遍生活在南方，不过也有一些居住在霜火岭附近，杜隆坦曾经见到过一次。被他们蓝色的皮肤，弯曲的角，长尾巴和带蹄子的脚迷住了，虽然他们看起来更像塔布羊，而不是兽人。后来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加拉德说过，德莱尼人在兽人面前总是会选择退却，他们是一个以羞赧胆怯而著称的种族，如果霜狼逼近他们，他们就会立刻离去。兽人和德莱尼一直在回避对方，这也保持了两个种族之间的和平。德莱尼从不会侵犯或者破坏霜狼的疆土。加拉德说，对于这些从不会向他们挑衅的人，只有想给自己找一点脸面的懦夫才会去和他们作战。

“那次旅行的时间并不长。他们狩猎的时候，我恰巧路过。他们都是生性和善又睿智的人，这是他们给我的礼物。”德拉卡将杜隆坦早先就曾注意到的那根项链举起来。即使是在昏暗的光线中，它依然闪闪发亮，“他们在北方建造了一个小规模的庇护所，给它起名为‘安息所’。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长途旅行中，他们可以在那里休息。有一次，当我受伤，需要休息的时候，他们收留了我。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人。”

“他们看上去是那样……”杜隆坦努力寻找合适的词汇，“被动。他们不会战斗，就连塔布羊也懂得反击。”

德拉卡摇摇头：“不，他们是有荣誉感的，但他们也很强大，只是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曾经一同工作。”

“怎样工作？”德莱尼的语言在杜隆坦听来又快又模糊。德拉卡发出真挚有力的笑声。

“他们的话其实和我们并没有那么大区别，但我还是听不懂，我只学了几个单词和短语。他们不是兽人，但他们也是智慧生物。说实话，加拉德之子，我并不因为遭受流放而感到难过。你的父亲也许以为他给了我一个荣耀的死亡，但他其实给了我另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都结束时，当我生命的太阳落下的时候，我要让它落在这里，在霜火岭。”

他们就这样并排躺了一段时间，两个人都不需要再有什么交流。霜狼的狂欢还在他们周围继续——欢快的鼓点和笑声充满在空气中。奥格瑞姆已经不知

跑到哪里去了，杜隆坦很想知道，他的朋友明天到底会不会头痛。想到此，他发现自己正在微笑。他感到很满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他相信，在离开氏族的这两年时间里，德拉卡一定遇到过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他很想让她一一讲给自己听。

他的微笑很快就消失了：有一个问题他必须要问。他一直在拖延，享受着躺在这个女孩身边的惬意，一切都是这样简单，不必碰触，不必开口。但这件事，他不得不问。

“德拉卡，”他说道，“在你的旅行中，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术士？”

就像他所担心的那样，德拉卡充满厌恶的冷笑破坏了这个温柔的时刻。“呸！”她将头从他面前转开，愤怒地啐了一口，“绿皮奴隶主古尔丹。是的，没有错，我听说过他。他四处宣扬一个遥远的，完美的魔法之地，以此来欺骗兽人，让他们拜倒在他的脚下。他说那里的野兽会相互争斗，只为了决定由谁来当你的晚餐，说那里的水果会不停地从树上落下，甚至砸伤你的脑袋，说那里的鸟会尿出苹果酒。”

杜隆坦哈哈大笑，德拉卡也跟着笑了起来。他们躺在一起，在笑容中对视。片刻之后，杜隆坦和德拉卡讲述了古尔丹的来访，描述了那个术士和他的奴隶。德拉卡认真地倾听着。当他说到加拉德死在红步兽人手中的时候，德拉卡用臂肘撑起身子，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杜隆坦的脸。

杜隆坦说了很长时间，讲述了德拉卡被流放之后在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事，一句句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和这个女孩交谈是这样简单，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一些事，他甚至都没有和奥格瑞姆提起过。也许这是因为德拉卡刚刚从流放中回来，在那些事发生的时候并不在场；或者是因为她在旅途中有了许多见识，能够为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或者只是因为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令人舒服的专注感，仿佛她是在用自己的全部倾听他的话，而不只是她的耳朵。

当杜隆坦终于闭住嘴的时候，德拉卡说话了。

“红步兽人，”女孩的声音像冰川一样寒冷，“我见过他们。”

杜隆坦也用臂肘撑起身子，看着她，“和我说说。”

“这是他们的自称，因为他们用猎物的血涂抹自己。但这个名字其实是错的。”德拉卡缓慢地摇了摇头，她的黑色发辫也随之微微摇摆，“他们并不是红步，不再是了。”

“我不……”说到这里，杜隆坦明白了。

“他们用了……德莱尼的血？”

德拉卡点点头，“还有……兽人的血。”

第十章

第一场雪在德拉卡回来之后的第二十九天就落下了。

这场雪并不大，落在地上的只有几朵水晶一样的小雪花。但雪从没有这样早地出现过，杜隆坦感到气恼又烦闷。

在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反对他贪婪地储备给养的行为，当雪花飘落的时候，这种反对声立刻就消失了。对于天气的变化，兽人们无可奈何，但整个氏族都明白，他们应该庆幸自己为迅速到来的冬天做好了准备。杜隆坦对于族人们的勤勉耐劳也感到非常自豪。

德拉卡的意外回归激励了霜狼兽人。年轻兽人们都痴迷于她的故事——就连一些已经不那么年轻的兽人也都听得如醉如痴。在杜隆坦的要求下，她在鞣制好的干皮子上画下地图，描绘出她去过的地方，以及那些地方的种种风物特色。她还带来了霜狼氏族从不曾听闻过的技术：命中率更高的持弓方式；缠裹剑柄，让它们更易于抓握的方法。但杜隆坦知道，最重要的是，她带来了希望。如果一名流放之人能够在整整两年之后回到霜狼氏族，安然无恙，甚至更加强壮，那么他们一定能在这个世界中继续生存下去。

在落雪之后不久，杜隆坦请盖亚安、奥格瑞姆、德雷克塔尔和德拉卡来到他的酋长居室。这其中前三个人一直是杜隆坦信任有加的顾问，同时他相信德拉卡也一定能给他中肯的建议。一开始，这个新加入的人让其他人都有些拘谨不安，但渐渐地，大家全都放松下来。

“我一直都很想念霜草茶，”德拉卡从杜隆坦手中接过一杯温热的茶水时说道，“还有其他一些草药茶也很滋补，但味道要差许多。”

德雷克塔尔捧着自己的杯子，转过头向她问道：“其他草药茶？对我们而言，只有霜草茶和柯瓦克叶片是能够安全食用的。”

“我原先也这样想，”德拉卡说，“但我现在知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火草和箭根也都是可以吃的。一只红麻佧叮了我的腿，幸好我咀嚼箭根做成药膏，才救下这条腿。而星星花……”她的眼眸闪烁起光彩，“嗯，如果你需要好好睡一觉，做一些有趣的梦，只要喝一杯用它泡的花茶就行。”

盖亚安有些笨拙地坐稳身子，她的神情显得格外震惊。“星星花只会给人死亡，而不是睡眠。我们都得到过这样的教导，你也是一样，德拉卡。为什么你会喝下那种药水？”

“我喝下它的时候，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德拉卡说，“雷神氏族的兽人说它有助于让精神平静。”

盖亚安缓慢地摇摇头，“你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它不是毒药，但……”

“毫无疑问，我们的祖先这样教导我们是有原因的，”杜隆坦说，“可能有些人喝下了过于浓烈的星星花药剂，再也没有醒过来。”

“这可能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德雷克塔尔说，“任何能够治疗和喂养族人的东西都是一份礼物，德拉卡，科尔卡之女，拉齐什之孙。请你稍后来萨满屋舍，告诉我们你还学到了什么知识。”

德拉卡的双颊突然红了起来，杜隆坦几乎笑出了声。这个女孩在兽人们认为无异于死亡宣判的流放中生存下来，走过了许多地方，也曾经见到在身上涂抹腐败污血的兽人，却依然保持着刚强又不失幽默的个性……而她现在脸红了。突然之间，杜隆坦明白了。

他轻轻将一只手按在德拉卡的手臂上：“你已经不再是流放之人了，德拉卡。你是我们的一员。你一直都是。”

德拉卡哼了一声，甩脱杜隆坦的手，嘟囔了一些杜隆坦没有能听清的话。但她看着杜隆坦的眼睛里充满了感激。

随后不久，趁着天气还好的时候，杜隆坦组建了一支狩猎队。他很想亲眼看到德拉卡在狩猎中示范她传授给族人的各种技术，便邀请德拉卡一同出发。但让他惊讶的是，德拉卡拒绝了。

“为什么你不参加？”他问道。

“因为我不想去。”

“我们需要你的技巧，德拉卡。我们需要知道你所学到的知识。”

“我在这里，在这个村子里已经教过许多人，”她说道，“弓箭手和战士都学得很快。”

她大步走开。杜隆坦追了上去。“霜狼需要你和我们一同狩猎。”

“你们这两年里都不曾需要过我。”她丢下这样一句，继续向前走。

任何氏族成员都不会在酋长说话的时候这样肆意地走开！杜隆坦有些生气了，他抓住德拉卡的手臂，逼迫她停下。德拉卡想要把手臂拽开，一双黑眉紧皱在一起，强有力的下巴两侧凸起了肌肉的棱线。

就像所有男性兽人一样，杜隆坦的手要比德拉卡的手臂粗壮了许多。“我是你的酋长，”他怒气冲冲地说道，“你要听从我的命令。”

德拉卡那双像大地一样的深褐色眼睛里仿佛深藏着许多秘密。她用这双眼睛紧紧盯住杜隆坦的双眼：“这就是你的统治方式？也许我还是应该远离此地。”

杜隆坦放开她，后退了一步。“不，这不是我领导族人的方式。而且，你能回家来，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有多么高兴。”

他等待着她再一次大步离开，但她只是站在他面前。这让他重新鼓起了勇气。这一次，他平静下来，认真地说：“如果你不愿意，就不必和我们一起行动。但我只是不明白，德拉卡，你有这么多东西要教给我们，为什么你不和我们一起去狩猎？”

德拉卡的眉毛皱得更紧了。她转过身说，“你知道，我小时候身体很弱，没有人教过我该如何使用武器，也没有人认为我能活到可以使用武器的时候。我只能自己学习使用它们，或者就去死。”她耸耸肩，“我学会了。”

“是的，你让我感到吃惊，德拉卡。”她转过头看着杜隆坦，为酋长的真诚和谦逊感到吃惊，“请将你学到的技艺展示给我们看，我，我自己就非常想看。”

“但有一些事情，我在流放中没有学会，”她说道，“有些事情我根本没有机会学习。杜隆坦，我能够狩猎，但……我不会骑狼狩猎。”

就算是这个女孩现在把他揍一顿，杜隆坦也不可能更吃惊了。德拉卡小的时候从没有得到过杜隆坦过多的注意。杜隆坦是酋长之子，而且像大多数小孩子一样，他一心只想着自己想要什么，渴求什么，还有他能感知到的困难。他一直都以为所有霜狼兽人都知道该如何骑乘，即使是那些遭到流放的人也不例外。但德拉卡实在是太瘦弱了，很明显，就连她的父母也认为她会被流放并因之而丧命。一个将死之人为什么需要学会骑乘？

“听我说，”杜隆坦温柔地说道，“你可以。今天，你就将和我一同驰骋，在一个光荣的位置上——利齿的背上。你将坐在我的身后，在我的耳边告诉我该怎样做，如何握持武器。我会听从你的教导。所有人都会看到你在向我传授技艺。以后，当没有其他人看见和议论的时候，我会带你到村外去，教会你如何骑乘利齿，或者是选择你自己的霜狼。只有我来教你，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德拉卡的脸美丽而又棱角分明，竖在她嘴角的那一对小獠牙格外锋利。现在那张脸上的表情从隔阂与戒备变成了开朗和惊愕。她认真地看着杜隆坦，然后低下头，单膝跪倒。

“你让我感到荣幸，酋长。”她说道。女孩的声音稍稍有些颤抖。

杜隆坦俯下身，要把她拉起来。“不，德拉卡。我——我们所有人——才是感到荣幸的。来吧。”他笑着向她伸出手，“来给我们露一手。”

她试探着伸出手，那是一只生满老茧的，非常有力量的手。上面的指甲因为辛苦的劳作都被磨秃了。杜隆坦的大手将它包裹在其中，粗大的手指轻柔地握紧它，仿佛握住了一份珍贵的宝藏。

他们带回六头塔布羊，氏族在那一晚举行了宴会。

尽管过早的落雪让人们在身上和心中都感觉到了寒意，但这个秋天还算是温和。树木结出了足量的坚果，大量水果被勤劳的霜狼兽人晒干并储藏起来。氏族在上一个秋天就掌握了储备这种食物的经验。霜火岭甚至还迎来了一段时间的秋暑，这让杜隆坦能够轻松地与德拉卡进行单独骑行。

现在德拉卡已经得到了一头霜狼的青睐。在出生只有几天的时候，霜狼氏族的孩子就会和狼群一同玩耍，同狼崽建立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第一位霜狼朋友往往能够活着与他们一同见证十五个季节的轮回。而这位朋友的去世总是会伴随着巨大的哀伤和深深的敬意——这经常会是霜狼兽人一生中第一次失去亲人的体验。随后会有另一头霜狼选择这名失去挚友的兽人。这种模式被不断重复，直到死亡逼迫这名霜狼兽人撇下他的最后一位狼朋友，就像寒冰和加拉德的分离。失去主人的狼会一直深陷于哀痛之中，直到他选择另一名兽人。有时候，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那头狼在余生之中都没有人能够骑乘他了。

没有人比德拉卡更吃惊……一天晚上，寒冰从狼群中走出来，卧倒在正坐在篝火旁的德拉卡身边。德拉卡一直都是个大胆而且心志坚定的女孩。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曾经用单纯而好奇的目光注视过这头巨狼，但她现在几乎不敢相信双眼所见的景象。

“呃……他选择了……我？”德拉卡问道。在说出最后那个字的时候，她的话音都有些走调了。杜隆坦向她保证，这正是寒冰所做的选择。女孩伸开双臂，抱住了杜隆坦父亲的座狼。杜隆坦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喜悦的泪光。一开始，杜隆坦还有些担忧。寒冰是一头强大而且顽固的霜狼，但寒冰似乎感觉到了德拉卡的犹疑，对待这个曾经的流放者就像对待一只狼崽。

奥格瑞姆开始无情地逗弄杜隆坦。“她会成为一位很好的妻子，就连你父亲的狼都这样想！你们能够生出最优秀的孩子。她强壮又美丽——而且，”他又说道，“还比你聪明。”

“你说的都对，老朋友，”杜隆坦说，“就连最后这一点都是对的。”

“你不觉得她很讨人喜欢吗？”

“我根本形容不出自己有多喜欢她，但我觉得现在不是向她说这些话的时机。现在还有许多事要做。”等冬天再说吧。

奥格瑞姆气恼地低吼了一声，“如果你不是我的酋长，我一定会打你一耳光。当然，我不应该进一步伤害你的脑袋，现在你甚至缺乏足够的智慧，让你知道感谢并接受摆在你面前的礼物。”

“你可以试一试！”杜隆坦发出挑战。自从世界变得严酷以来，他和他的儿时老友第一次打成了一团。没过多久，他们有了很多淤伤，还有更多的笑声。

***

冬天来了，就像死亡一样无法逃避，向世人显示出它的残酷。尽管去年冬季的猎物就已经少得令人无法相信，今年的猎物更加稀少了。狩猎队不得不出发去很远的地方寻找兽群，有时候会连续数日都无法回来。有一次，库尔戈纳尔率领他的队伍两手空空地回到村子。他将酋长拽到一旁。

“我们看见了塔布羊，”他生硬地说，“但我们没有追赶他们。”

“什么？”杜隆坦不得不压低自己的声音。库尔戈纳尔脸上阴沉的线条告诉他，这不是一个应该让族人知道的消息。杜隆坦用更低的声音问：“为什么不追？”

“它们生病了。”库尔戈纳尔说，“是一种我们从没有见过的病。它们看上去就好像没有了生命，只是还能动弹。毛发从它们身上一块块剥落，它们的皮肤……看上去是绿色的。”

杜隆坦感觉到一阵和寒冷无关的战栗。“它们可能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他说道，“有时候，毒草能够让动物在死亡前改变肤色。”

“甚至变成绿色？”库尔戈纳尔怀疑地问。

“我的父亲曾经告诉我，他遇到过一个几乎像德莱尼一样全身蓝色的兽人。他说，在其他氏族的水源受到污染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事。如果能变成蓝色，为什么不能变成绿色？”

库尔戈纳尔的神情放松了一些。“可能就是这样。只是我从没有见过这种情形。很高兴知道你的父亲曾经这样说过。”

“我也是，”杜隆坦承认，“不过，不要和大家提起这件事。我们现在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没有必要让我们的梦里也充满忧虑。”

***

一天晚上，族人们聚集在篝火旁，听古拉格诵唱洛克瓦诺德。他的声音是氏族中最强有力的。一群兽人的笑声和欢呼声忽然和颂歌的词句混合在一起。现在正有一支巡逻队在村周围执勤，所以杜隆坦知道，能够走进村子的一定是回来的狩猎队。听到这个声音，所有人的表情都明亮起来——这意味着食物。他们已经连续十二天只能吃干果子和腌鱼了。

“酋长！”诺卡拉一边走近一边高喊。他还骑在狼背上，火光照亮了他鼻子和尖耳朵上的圆环，也映照出他灿烂的笑容，“我们带回了好消息！”

“你们的平安归来就是好消息，不过我相信你们并不是空手而归的。”

“我们带回了三头塔布羊……还有来自众灵的昭示！”诺卡拉从狼背上跳下来。德雷克塔尔向诺卡拉转过了头。

“这要由我来判断，诺卡拉，但我像所有霜狼一样，很高兴能听到你这样说。”盲眼萨满说道，“你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跟踪塔布羊群的足迹到了老祖父山的山根，”诺卡拉说，“那里出现了一片以前并不存在的湖泊。”

“那周围还有青草，”诺卡拉的女儿莎卡萨插口道。她是那样兴奋，甚至等不到父亲把话说完。这仅仅是她的第三次参与狩猎，但她已经逐渐成为了氏族中最优秀的追踪者之一。她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只有她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锐利舌头堪能与之相比，“酋长，那里的水是热的！”

兴奋的窃窃私语声在人群中响起。“那肯定是得到了火焰之灵的祝福，对不对，德雷克塔尔？”诺卡拉急切地问道，“在我们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严冬之中，我们却找到了这样一片绿洲？”

“我听说过泉眼中冒出热水，但从没有这样的热泉突然出现过。”杜隆坦说。

“我也不曾听闻这样的情形。我已经活得够久，听过许多古老的故事，”德雷克塔尔说道。他显示出谨慎的乐观态度，“奇怪的是，火焰之灵并没有来找我。不过我相信，它施行这样的奇迹肯定不是为了让我们对它感恩戴德。众灵不会如此。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会吸引猎物的地方。它们能够在那里找到食物，这意味着我们也能找到食物。”

“还能洗澡！”诺卡拉说，“它和夏季冰冷的湖水完全不一样。你一定要来看看，酋长，亲眼看看这件礼物！”

第二天一大早，杜隆坦和另外几个人，包括奥格瑞姆、盖亚安和德拉卡在内一同骑乘座狼来到老祖父山脚下。看到这副奇景，杜隆坦瞪大了眼睛。正像诺卡拉和莎卡萨所说的那样：一个小泉眼，本应该早已冻结成固体，现在却不断喷涌出冒着热气的水。它的周围是一片葱绿，和厚厚的白色雪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杜隆坦走进这一潭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水中时，几乎有些烫的泉水先是让他震惊，随后便给他带来深深的抚慰。他也相信，火焰之灵正在向他们露出微笑。

第十一章

在梦里，德雷克塔尔能够看见许多。

在他的梦中，他来到老祖父山脚下的那一眼热泉前面。从雪兔到裂蹄牛，各种生物正和平地聚集在这片绿草地上。就像以往每一次一样，当他注视这座宏伟的山峰时，便能看到老祖父山的面孔——古老到超过一切历史。一直以来，这位老祖父的表情都是恬淡而亲切，也许遥远，但非常亲切。

现在，老祖父山的岩石面孔却变得扭曲，仿佛正在发出无声的狂啸。就在德雷克塔尔心怀恐惧地注视那座高山的时候，他脚下生出了丑恶的黑色根茎，将他捆缚在地面上。他看到一滴泪水凝聚在老祖父山的眼角。那不是清澈的水滴，而是一滴硕大的红色液体，沿着他的岩石面颊滚落。那颗泪滴在滚落时不断变大，变成一股小溪，一道奔流，一条血河。

血泪猩红而黏稠，源源不断地注入山脚的池塘中，将其变成一池沸腾的猩红色滚汤。本来平静地聚集在池水周围的生物全都发出痛苦的咆哮。他们的身体变成了黏腻的灰色尘埃，随血水飘动，很快就化作一片厚重的毯子，覆盖在池水之上，紧接着又被红色的液体吞没。

德雷克塔尔听到一阵恐怖的声音，意识到这是他自己痛苦的尖叫。他低下头，看见自己的褐色皮肤，随后他的目光深入到身体内部，透过肌肉和骨骼，看到每一根血管里流动的液体。那不是血液，而是火焰，白色、黄色和橙色的烈火。

他的尖叫持续不断，嘶哑但却凶暴，让他的喉咙仿佛被一片片撕碎，直到他向黑暗睁开眼睛。

“醒醒，德雷克塔尔！”呼唤他的声音平静而又熟悉，是帕尔卡。片刻间，盲眼萨满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无法看见，他觉得自己的眼睛一定是被老祖父山的血泪烧瞎了。然后，他才回忆起咬瞎自己的那头狼。

他坐起身，拼命寻找帕尔卡的手，一找到就将它紧紧攥住。

“叫杜隆坦来，”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马上！”

***

德雷克塔尔从不讳言自己年轻时的鲁莽无知，他也正是因此而失去了双眼。但在杜隆坦的印象里，这位盲眼萨满永远都是那样睿智而镇定。现在，杜隆坦却看到他在不停地颤抖，摸索，飞快地说着话，却又语无伦次，仿佛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这让这位年轻的酋长内心深处开始剧烈地颤抖。

他抓住盲眼萨满胡乱挥舞的双手，握紧，然后竭力用平静的声音说："德雷克塔尔，是我，杜隆坦。深呼吸，老朋友，告诉我你都看见了什么。"

盖亚安也随杜隆坦一起来了。盲眼萨满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在梦中见到的景象，他仓猝惶惑的话语就像是那条从老祖父山巉岩嶙峋的面颊上滚滚留下的血河。薪火传承者和酋长越听越感到担忧。杜隆坦完全不明白这代表着怎样的含义，但它们让他从骨髓中感到一阵阵寒冷。

"你认为这是什么样的征兆？"盖亚安问。

德雷克塔尔摇摇头。杜隆坦感觉他的身子还在颤抖。他说道："这是一个警告，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关于那一眼泉水的警告！"

"但我们都以为那是一个好兆头。"杜隆坦说。他的一双浓眉因为忧虑和困惑拧在一起。

"如果它曾经是好兆头，那么现在它只剩下了血和灰烬，周围全是死亡。"德雷克塔尔说，他向杜隆坦扬起双目昏暗的面孔，"氏族必须离开这里，趁我们还有时间！"

"离开？"盖亚安盯着他，"我们不能离开！从我们成为霜狼氏族开始，霜火岭一直是我们的家园！是众灵给了我们石王座，老祖父山一直在护卫者我们！我们的根在这里！"

"正是那些根让我没有能逃离那个幻象，"德雷克塔尔提醒她，"是那些根毁了我。"

盲眼萨满的话让杜隆坦颈后和手臂上的黑色毛发直立起来。他从没有多想过一名萨满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对于萨满，他只会羡慕他们与众灵的深厚联系，而现在，听着德雷克塔尔越来越恐怖的话语，他第一次感觉到言语无法形容的庆幸——这幸好不是他的命运。

盖亚安转向他。"这是我们的家，杜隆坦，"她对自己的儿子说道，"德雷克塔尔有可能是误解了这个幻象。那一眼热泉对我们来说只会是好事。难道你会抛弃我们无数个世代以来所知道的一切，只是因为一个梦？"

“你让我很受伤，盖亚安，”德雷克塔尔说，“我宁愿在这件事上错了，那是多么高兴的事。”

杜隆坦坐下去，心中充满矛盾。他面前的这两位兽人都拥有非凡的智慧，深得他和整个氏族的尊敬，也都得到了古老传统的支持。他从来不曾感觉到酋长的责任是如此沉重。他爱自己的母亲，也无比信任她，但德雷克塔尔能够和众灵对话。盲眼萨满的话急迫慌乱，闻之令人胆寒，但杜隆坦同样能感受到这番话的笃定无疑，这让他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母亲，”他低声说，“去找奥格瑞姆。让他带德拉卡绘制的地图来，就是那张有德莱尼安息所的地图。我们要离开家乡了。如果德雷克塔尔是错的，我们还会回来，那样我们损失的只是时间。但如果他是对的，我们留在这里……”他甚至无法将话说下去。

盖亚安给了她的儿子一个痛苦而愤怒的眼神，獠牙周围的嘴唇扭曲变形，但她还是点了一下头，僵硬地说道：“你是我的酋长。”随后便去执行命令了。

杜隆坦又和德雷克塔尔一起坐了一会儿，确保盲眼萨满将每一个可怕的细节都告诉了他。然后他命令帕尔卡召集其他萨满，帮助德雷克塔尔做好撤离的准备。当他走出萨满居所的时候，发现盖亚安和奥格瑞姆正在一群人面前争吵。

“我们尊敬德雷克塔尔，但也许这只是一个梦？”格鲁卡格问。

“我们需要时间搬运全部的谷物和腌鱼桶，”古拉克坚定地说，“每个人首先都应该参与这个工作。”

“不，”诺卡拉说，“我们首先需要我们的武器。如果我们要转移，就必须能够保护自己。”

怒火在杜隆坦的头顶燃起，就像德雷克塔尔所描述的那条河流一样鲜红、滚烫。他大步向人群走去。但没有等他开口，德拉卡的声音已经在人群中响起。

“你们的酋长给了你们命令！”她高声说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霜狼兽人学会了抱怨和不服从命令？像只有奶牙的狼崽一样相互啃咬？这里不是你们吵架的地方。就连我，一个离开氏族两年的人，也知道这一点！”

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即使胸中充满怒火，杜隆坦还是从德拉卡激烈的斥责中感觉到温暖和坚强的力量。奥格瑞姆是对的，他从没有遇到过比德拉卡更值得追求的女子。实际上，他一直在担心自己会不会配不上她。

“我就在这里。”杜隆坦高声说着，走到篝火的光亮中，“我是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众灵接受了我，你们一样也接受了我。现在，众灵向我们最具智慧，经验最丰富的萨满送来警告，这个警告很可能将会拯救我们的生命。我听到我的命令被质疑了？”

没有人回答。他看着奥格瑞姆的眼睛点点头。奥格瑞姆扬起拳头：“战士和猎人们，到我面前来。我们要准备好武器。”

“我来指挥收获种子和加工食物的人。”德拉卡说。

“我生过孩子，”盖亚安说，“希望和我一起照顾小孩子的人来找我。我们要把孩子们带到我的屋子去，照看他们，直到其他人……”

一阵悠长而阴森的吼叫充斥在冰冷的夜空中。一开始声音很低，随后逐渐升高，又再次低落。杜隆坦神经紧绷，努力倾听，想要搞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那是老祖父山的哀嚎吗？就像德雷克塔尔所说的那样？他几乎是立刻就意识到，那是一种他更加熟悉的声音，同时也足以让他的心中充满警惕。

村中的每一头霜狼都嘶声长嚎，形成了一种怪诞而恐怖的和声。

一瞬间，杜隆坦感觉到一阵炽热突然向他的脸上袭来——但他的背后才是篝火。他抬双手遮住面孔，转过身，完全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乎无法忍受的高热从南方袭来。他转过头，勉强将眼睛睁开一条缝隙，想要寻找热浪的源头……

流动的火焰闪耀着如同铁匠铸炉口一般的橙红色强光，从老祖父山的最高峰喷涌而出，高高射向天空，照亮了那座大山的每一个棱角罅隙，随后飞速落下，变成熔岩溪流，在大山上描画出一道道蜿蜒曲折的轮廓线。

血的河流。

片刻之后，黑夜被炸开了。

霜狼的哭嚎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淹没。兽人们喊叫着捂住双耳，许多人都跪倒在地。杜隆坦的面孔因为痛苦而扭曲，他也拼命捂住了几乎要失聪的耳朵。

燃烧着的熔融石球如同雨点般在他们周围落下。杜隆坦听到了恐怖的惨叫声，嗅到了皮肉烧焦的气味。他吸进一口灼热的空气，打算呼喊命令。这时却有另一个声音响起，强壮而且镇定。

“空气之灵！请接受我求助的呼唤！”

这是德雷克塔尔的声音。杜隆坦将目光从痛苦的老祖父山转开，把自己从恐怖景象所造成的震慑中拔脱出来。他看到氏族的众位萨满站成一排，手臂伸开，脊背弓起，都将手杖指向天空。

原本宁静的夜幕中，忽然从北方刮来了一阵风。极度的寒冷和凛冽的湿气缓冲了杜隆坦和其他霜狼兽人承受的热浪。他们都开始剧烈地颤抖。杜隆坦又回头去看正在爆炸中喷出橙色火流的大山——厚重的灰色烟云随同火流一起从峰顶涌上高空。他看到无形的湿冷空气形成一阵阵波涛，将灰色的浓烟逼退。不成形状的石块还在他们周围落下，上面冒着烟，但它们表面已经冷却了。

“流水之灵！请将你们的泪水借给我们！”

空气中飘起了大片的白色雪花，由空气之灵挟带着向喷火的高山扑去。杜隆坦在心中感激着众灵，它们正协力保护霜狼氏族，抵挡它们变得异常危险的火焰兄弟。但他知道，他们的平安只是暂时的。火焰正在反击，熔岩洪流正不可阻遏地向霜狼村庄涌来。

现在没有时间进行井然有序的撤离了。杜隆坦向前迈步，他的双脚已经完全摆脱了一直束缚着他的畏惧之根。高温空气烧灼着他的肺。

“奥格瑞姆！”他一边高喊，一边扫视被吓坏的族人们，“盖亚安！德拉卡！”

“在这儿，杜隆坦！”奥格瑞姆的声音微微颤抖着，但这名高大的战士还是推开众人，向酋长走过来，“下令吧！”

“集结战士和猎人。你们每个人骑乘一头狼，拿一件武器。你要先派一些人向北疾驰，找到德拉卡所说的那个安息所。你看过地图。你觉得你们能找到那里吗？”

“但……”

杜隆坦抓住他的副手的胳膊，让他转过身，看着老祖父山。“那条火焰河流的行进速度很快。萨满能挡住它的时间很有限。我再问一次，你还记得她所说的位置吗？”

“是的，我记得。”

“很好。每人一件武器！出发！”

奥格瑞姆点了一下头，又挤进人群，一边大声呼吼着要战士们跟他走。杜隆坦咳嗽几下，转向盖亚安和德拉卡。萨满的风墙挡住了毒性最强的烟瘴，大

雪缓和了灼烧兽人气管的高温，但杜隆坦对奥格瑞姆说的话没有错，萨满的防御已经开始被削弱了。

“妈妈——骑上歌手去萨满居所。你的任务是趁萨满们还能挡住火焰的时候收集知识卷轴和医疗草药。你是我们的薪火传承者，你知道哪些最珍贵。但，”他按了一下母亲的肩膀，“一定不要耽搁太久，只收集能轻易携带的。听德雷克塔尔的命令。当他命令撤退的时候，立刻撤退。如果他自己拒绝离开——就把他带走！”

杜隆坦的话让盖亚安打了个哆嗦，但她还是点了头。杜隆坦明白，一想到氏族的历史将要灰飞烟灭，母亲的心肯定都要碎了。但她是霜狼，她知道，氏族的生存比一切都重要。

又是一阵巨大的爆裂声。杜隆坦猛转回头，看到老祖父山一块巨大的面颊滑落下来，仿佛是被裂斩砍掉一样。又一阵流火从创口中喷出，就像是鲜血从伤口流出。

一只手紧握住他的手臂。他转头看见了德拉卡，他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一股不同于老祖父山火焰之血的热流在他们之间涌动，但现在每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把狼群集结起来，”杜隆坦对她说，“查看每一幢房子，给每两个人一头狼，有小孩的家庭要再多给一头狼。确保没有人被落下，然后……”

“向北逃，去安息所。”她打断了杜隆坦，话语简练急切。杜隆坦察觉到她还握着自己的手臂。下一刻，他伸手按住她的手，向村中的小屋一摆头。德拉卡没有再说一句话，像离弦的箭一样疾奔而去。

即使对于霜狼兽人而言，北方也只有世界之缘。那是众灵栖居的地方，是对生命最为严苛的地方，或者根本没有生命能活下来。德拉诺的南方一直都是富饶繁盛之地，那里的居民拥有各种能够轻易获取的奢华美食，可能是霜狼兽人永远都无法品尝到的。但现在，南方罹患了疾病，南方的山脉饱受烈火的折磨，反而是北方给了生命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杜隆坦又吸了一口灼热的空气。这给他受伤的肺叶造成了剧烈的痛苦，但必须呼吸。“霜狼兽人们！”他喊道，“不要绝望！德雷克塔尔的预见已经让我们得到警告！现在我们勇敢的萨满挡住了老祖父山的火焰之血，让我们能够聚集起家人，向北转移。奥格瑞姆和德拉卡会让狼载着你们到达安全之地！他们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服从他们，我们一定能活着度过这一夜！”

仿佛火焰之灵在向他发出嘲笑，又一阵头颅大小的石块雨坠落下来。一些石块被萨满弹开了，但还有一些击中了地面和房屋。更多恐惧的呼喊声撕碎了这个已经破烂不堪的夜晚。

“听我的！”尽管觉得自己的喉咙就像是刚刚被灌进火焰之血，杜隆坦还是高声喊道，“你们不是塔布羊！你们不是猎物，即使面对危险，你们也不会惊慌地四散奔逃！听从德拉卡和奥格瑞姆的指挥，听从萨满的指挥。保持镇定。向北方前进！你们是霜狼！现在，你们要更加清楚地记住‘霜狼’意味着什么！”

“霜狼！”一个声音在人群中喊道。“霜狼！”又一个声音发出回应。越来越多的呼喊声响起。充满勇气的吼声在空中回荡，挡住了被烈火吞噬的山脉发出的稳定而恐怖的咆哮。这不是萨满诵唱的圣歌，它本身就拥有不可思议的魔法和力量。兽人们不再像裂蹄牛群一样拥挤在一起，而是开始行动——没有慌张混乱，只有明确的目的和快速的动作。

杜隆坦又在原地站了一会，看着德拉卡安抚一小群被吓坏的族人，给他们分配了最稳健的坐骑。在另一个方向上，跟随奥格瑞姆的战士们发出一阵战吼。杜隆坦跑进自己的屋子，拿起裂斩和雷击，还有德拉卡绘制的旅行地图。在去找利齿之前，他做了他命令德拉卡去做的事情：走遍了村中的每一幢房子。

看到泼洒在地上的饮料，散乱的皮毛被褥和被丢弃的木制玩具，他感到一阵阵心痛。霜狼将会失去这么多辛勤劳动得来的宝贵财富。石王座，从古老时代起霜狼兽人就在上面起舞庆祝仲夏日的草坪。很快，所有这些都将被埋葬在火焰之血的洪流下。但霜狼一定能坚持下去。

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困住霜狼。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

第十二章

杜隆坦带领着最大一批逃难的氏族同胞首先离开了被毁的村庄。他命令奥格瑞姆和他的战士们作为队伍的后卫，德拉卡和盖亚安最后负责寻找走散的族人和保护萨满尽快追上来。杜隆坦的队伍骑在狼背上向北进发。不需催促，每一头狼都在以最快的速度发足狂奔。但即便如此，烟尘还是紧紧地追赶着他们，刺伤他们的眼睛，彻底遮蔽了夜空。现在他们就连大树的树梢都看不见了。他们无法依靠星星来指路，令人窒息的灰色尘毯完全挡住了星光。

但杜隆坦有地图，他不需要星星和月亮，就能找到德拉卡告诉他的安息所，只要全速向北方奔驰几个小时就能到达。根据德拉卡的描述，安息所有一片巨大的淡水湖泊。有湖水的地方就会有动物，还有能够耕种的土壤。而且那里还有能遮风避雨的地方——德拉卡向他保证过：那里有许多大块的砾岩，其中一些很长很薄，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倾倒堆砌，形成了天然的房屋。而且这些石屋位于一片开阔平原的中央，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有很好的视野观察猎物和靠近的敌人。最后，那里有树，就意味着有燃料。

德拉卡还在地图上画出了一路上的地标：一棵被闪电击中过的大树，一段古老的河床。在从这些地标旁边经过的时候，杜隆坦的精神在群狼长嚎之后第一次振作起来。

终于，他们找到了安息所。这里的确有数十堆巨石，它们的位置让它们能够成为理想的庇护所。杜隆坦派出一小队人收集木柴，指示他们，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砍伐活树的枝干。之后他会请德雷克塔尔向大地之灵忏悔，请求原谅。想到这种讽刺的现实，杜隆坦抿了抿嘴唇——一条火焰的河流摧毁了他的村庄，迫使他们逃离家园，但一小堆安定的火焰对他们而言却意味着生命。

许多氏族成员都因为恐惧和长途奔逃而精疲力竭。杜隆坦让能睡觉的人尽量睡下，像他一样无法入睡的人则负责照料篝火、站岗放哨。

在杜隆坦点燃篝火之后没多久，奥格瑞姆带着他的战士们到了，没有一人伤亡。但他们并没有严格遵守酋长的命令，而是在他们的狼背上驮了远远多于一件武器的物资。杜隆坦因为他们的抗命而责备了他们，却在心中暗暗感到高兴。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之快，他们几乎全都是净身逃出了村庄。现在，他们的威胁——至少是那条火焰河流迫在眉睫的威胁——消失了，这些战士带来的每一件武器都会有很大的用处。

时间一点点过去。终于，盖亚安和德拉卡到了。看到她们两个和她们率领的队伍，杜隆坦的心才算放下。盖亚安从歌手背上滑下来，双腿颤抖了一会儿，才迈步向儿子走过来。杜隆坦用力拥抱了她。

“很高兴你来了，母亲。”杜隆坦说道。他向那些萨满望过去，他们都疲惫不堪，几乎无法从狼背上下来。“但……卓库尔和雷卡戈在哪里？”

“来不了了，”盖亚安低声说，“他们选择留下来，抵挡火流到最后一刻。其他人也都想要留下，帕尔卡和我不得不用强力劝服德雷克塔尔离开。”

杜隆坦知道，奢望整个氏族能够完全平安脱险是愚蠢的，但他一直在这样奢望着。“他们的牺牲会随同洛克瓦诺德一起被传唱。至少德雷克塔尔和其他萨满还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药物和卷轴呢？”

哀伤的皱纹深深地堆积在盖亚安脸上。“大部分都损失掉了，”她回答道，“我只带出来一点。”那些卷轴都是古老且无可取代的，但萨满牺牲生命拯救了霜狼族人，却无法拯救它们。为了保存那些卷轴，盖亚安也绝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但传承比卷轴更重要。

有人在呼唤盖亚安。薪火传承者转过身，杜隆坦没有阻拦。他的眼睛在新到的人群中寻找着德拉卡。当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杜隆坦才明白自己一直都是多么担心她。

德拉卡用手臂环抱着泣不成声的莎卡萨。看到杜隆坦时，她低声向那个女孩说了些什么，又用力抱了她一下，才向酋长走过来。她面色严肃，来到杜隆坦面前就直接说道：

“有族人牺牲了。”

“盖亚安告诉我有两位萨满留下了。”杜隆坦开口道。但是看到德拉卡在摇头，他陷入了沉默。

“我们失去了科尔格姆和帕加，还有他们所有的孩子。”

杜隆坦觉得自己就像是被裂蹄牛踢了一下肚子。“什么？整整一家人？怎么……”

“我是带队的人，”德拉卡的声音中充满自责，“是我的错。莎卡萨刚刚告诉我，那一家人在队伍的最后。莎卡萨说他们最小的孩子翟戈忘记了一件玩具。”德拉卡的声音微微颤抖着，“他滑下狼背，向屋子跑去，一家人都去追他。他们向莎卡萨保证，他们会追上来。”痛苦掠过她的面庞，“我甚至不知道他们走了。”

杜隆坦伸手按在她的肩膀上："你只有两只眼睛，德拉卡。如果没有人到前面来告诉你，你又怎么能知道？至于说帕加和科尔格姆……我无法想象他们该怎样面对这个选择。我不相信你能够阻止他们，让他们丢下自己的孩子。德拉卡，即使你知道翟戈跑掉了，你也无能为力。"

他理解德拉卡的心情。从逻辑上来说，那对父母正确的做法是继续撤离，放弃一个孩子，以拯救其他的孩子。但当他看着德拉卡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在想象如果和这位非凡的女性结合，成为孩子的父亲，那时他又会怎样想，怎样做？他能够做出那样的选择吗？还是他也会赌上一切，只为了救自己的孩子？一个独一无二的小生命，来自于爱和坚强有力的羁绊，能够就这样被放弃吗？

这样的想法让他感到沉重和不安。他强迫自己压抑下起伏不定的心情，至少先让自己的声音镇定一些："我们都是霜狼。其他兽人也许会认为这是很容易做出的选择，但我们不行。现在，我们的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贵。你能就这样撇下他吗，德拉卡？"

奇怪的是，他觉得这个女孩的回答对他来说将至关重要。她移开了目光，杜隆坦能够看见她喉头的起伏。然后，她向他转过那双温暖的深褐色眼睛。

"不，"她低声说道，"如果那是我的孩子，我会用我的一切去拯救他，无论后果会怎样。也许你不知道，杜隆坦，但在这一点上，德莱尼和霜狼是一样的。他们深爱着他们的孩子，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孩子。"

那么一瞬间，杜隆坦觉得德拉卡的回答很奇怪，但他立刻就想起——正是德莱尼将德拉卡带到了这个地方。他发现自己又开始对这位坚强的女性都有过怎样的经历感到好奇了。

他让自己的双手从德拉卡的肩头落下，后退了一步。"休息一下吧，德拉卡。你辛苦了。"

德拉卡露出哀伤的微笑，"我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安心休息了，杜隆坦。我相信你也一样。"

***

逃离霜火岭之后的第一个早晨，黎明显得灰暗而寒冷。南方的群山中依然能看到缭绕的烟尘。空气还相当污浊，但至少不会在呼吸时烧灼肺叶了。霜狼们随身携带的水和食物——只有零星的一些水囊和坚果袋——都在昨晚被吃喝干净了。杜隆坦决定去寻找那个湖泊，德拉卡要求陪他一起去。

德拉卡曾经告诉过他，这里是一个避难所。但是当这两名霜狼兽人站在湖边的时候，杜隆坦知道这里已经无法再被称为避难所了。这里还有森林和巨

石，能够为他们遮风避雨，帮助他们抵挡猛兽或敌人的攻击，但他们眼前的这片湖水上覆盖着一层灰色尘埃。愚蠢的动物喝了有毒的湖水，变成腐烂肿胀的尸体，半冻结在湖边的冰面上，显得格外可怕。现在是冬天，但杜隆坦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地区的草木在几个月以前就都枯死了。完全没有新鲜的粪便能够让他们相信，这一地区还有任何猎物。

在这个本应生机盎然的地方，他们默默地看着死去的湖水，寒冷的灰色清晨只是映衬出一副令人绝望的景色。

“请原谅我，酋长。”德拉卡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开口道，“我带你走上了一条死路。”

“不来这里，我们也只会盲目地逃向别的地方。”杜隆坦用安慰的语气对她说，“至少这里还有石屋，让我们有机会重整队伍。”

德拉卡狠狠地喷了一下鼻息，她显然是在对自己感到气恼。“我一直在让氏族失望。”

“难道你不觉得，我也一直在这样想我自己？”杜隆坦问她。

德拉卡惊讶地看着杜隆坦。很明显，她从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杜隆坦的氏族几乎失去了一切——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历史，甚至还有孩子的生命。杜隆坦却把他们领到了一个荒凉的地方，几乎就像那个被覆盖在坚硬岩石下面的村庄一样荒凉。

“我们必须把关于这个湖的消息带回去。”杜隆坦说。

德拉卡深吸了一口气。“我们会找到洁净的水源，还有能够维系生命的土地。你必须相信这一点，酋长。更重要的是，你必须让他们相信这一点。”

她是对的。没有了对首领的信任，氏族就会毁灭。杜隆坦低声表示同意，然后他们转回身，向那一片岩石房舍走去。

第十三章

非常年幼和非常老的人是第一批死去的。

随着残忍的灰色阳光覆盖了大地，一位母亲发出哀痛的哭号，她发现自己沉沉睡去的孩子再也不会醒来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又有一些人开始了痛苦不堪的咳嗽。他们柔嫩的肺无法从灼热和灰烟的侵蚀中恢复过来。最年长的人没有足够的体力抵抗老祖父山崩毁的最初几分钟所造成的严重伤害。送别死者的任务令人心碎，更引发了一系列的争执——有人想要砍伐树木火化尸体，另一些人则坚持埋葬尸体。但活人比死人更需要木柴，而土地都已经冻结，变得异常坚硬。到最后，兽人们收集石块，覆盖在死者身上，至少让食腐生物无法啃食这些勇敢的霜狼兽人。

每天都会有队伍被派遣出去。一些人去狩猎，另一些人去搜寻食物和清水，这些物资都很匮乏。一些人再也没有能回到安息所。那些被派去寻找他们的人或者遇到了被食腐兽咬坏的尸体，或者能幸运地找到那些走得太远，迷失了道路的族人，但还是有一些人，无论怎样寻找都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半点踪迹。杜隆坦首先想到的是红步兽人攻击了他们，但没有迹象表明那些令人厌恶的怪物出现过。杜隆坦开始希望他们在霜火岭被火焰彻底毁灭了——也许这是那一场灾难中唯一的好事情。

他们找到了一些水——有的空树洞中保留着没有被火山灰覆盖的清水。第一批落下的雪花很肮脏，不是白色，而是灰色，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们终于变得洁净了。在雪水中加入一些东西烹煮似乎也能让它们更适合入口。用松针、草药和地蔓果煮的汤变成了族人的主要食物。在最初被流放的日子里，德拉卡身体不够强壮，无法猎捕大型动物，只能以昆虫和小动物为食，她也因此而精通了设置陷阱的技巧。当成年人外出狩猎的时候，她就教孩子们如何布下陷阱。每隔几天，陷阱里都会捉到一些小动物。这些猎物被切碎放进汤里，这样至少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一些营养了。

杜隆坦竭力保持氏族的士气，制造新的物资以弥补他们的损失。他鼓励族人将所获不多的几张皮子鞣制出来。刚开始，骄傲的霜狼兽人对于将兔子皮缝制成被褥的想法只会嗤之以鼻，但没持续多久。或粗或细的树枝被收集起来，编成篮子和其他容器。树干被挖空用来储存越来越难以找到的水。

德雷克塔尔和其他萨满努力向众灵寻求答案，但众灵的声音却越来越难以听到了。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德雷克塔尔听到水之灵对他说，要注意一只直线飞过大地的红樫鸟，或者在早晨，或者在黄昏。于是孩子们便有了一个游戏——观察鸟雀。杜隆坦答应他们，无论是谁找到这样一只鸟，氏族都会专门为他写一首歌曲。

这是他们从众灵那里得到的唯一一个预兆。许多天过去了，天空中什么都没有。杜隆坦开始怀疑，也许那只鸟再也不会出现了。

直到它出现的那一刻。

***

德拉卡、杜隆坦和盖亚安黎明之前分别率领两支狩猎队出发。奥格瑞姆则受命进行巡逻，保卫营地。当杜隆坦回来时，奥格瑞姆正大步走向营地。“真高兴你回来了，”他对杜隆坦说道，“我对于众灵的事情可是一窍不通，只有德雷克塔尔知道。”

德雷克塔尔正坐在一块岩石上，宁静安详。在他身边，诺卡拉最小的女儿妮兹卡可是一点都不安静，她显得非常激动，一刻不停地玩弄着她那根长辫子。这会儿她正用她的小牙齿咬着辫梢。杜隆坦走到年长的萨满面前，眉毛紧皱在一起。

“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德雷克塔尔说：“水之灵给我们送来了一只红樫鸟，正像它承诺的那样。”

“什么？”

“年轻的妮兹卡首先看到了它，就在黎明之后。她和其他孩子们一直跟着那只鸟。她告诉我，那只鸟落在了距离这里不远的一块大石头上。我们在等你回来进行调查。”

“你说过会给我写一首歌的，大酋长！”妮兹卡细声细气地说道。诺卡拉和卡葛拉站在妮兹卡身后，一直在注视着他们的小女儿。片刻间，杜隆坦有些想不明白他们和往日里有了些什么样的区别。然后，当他看清楚的时候，他险些跌了一跤。

所有人都在微笑。

杜隆坦发觉自己的目光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向了德拉卡。她也显得惊愕却又高兴。当她和杜隆坦对视的时候，脸上的微笑就变得更加灿烂。杜隆坦费了些

力气才将目光转回到妮兹卡身上。

“你应该得到一首歌。”他说道，“而且不仅是这样。我认为你还应该与我和德雷克塔尔一起去进行调查。我们现在就去看看那块红樫鸟引领你找到的石头。”他将妮兹卡放到自己没有披甲的肩膀上，妮兹卡发出欢快的笑声。他已经多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了？

水之灵啊，杜隆坦心中想道，请不要戏耍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那么，告诉我，目光犀利的小英雄，那只红樫鸟飞向了哪里？”

“那边！”妮兹卡指了指方向，又将辫梢放进嘴里。帕尔卡扶德雷克塔尔站起身，四个人一同朝孩子所指的方向走去。他们不孤单，德拉卡很快也来到杜隆坦的身边，向他和那个欢天喜地的孩子微笑。盖亚安也来了。不等杜隆坦反应过来，他的身后已经跟上了一小群人。

妮兹卡领着他们来到一堆石头前。在这片介于有毒湖水和森林之间的平原上，这堆石头处在正中央的位置。“就是这里。不，不，不是那一块，是另外一块，那边的那块。看起来很像睡着的鸭子的那一块。”

在杜隆坦看来，那块石头并不像睡着的鸭子。他们向那块石头靠近，杜隆坦的步伐逐渐慢了下来。这会是什么？它只是平地上的一块石头。他们曾经见到过，却从没有注意过的石头。它看上去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杜隆坦知道，这里不会有水。

德拉卡来到他身边，给予他无声的支持。奥格瑞姆困惑地盯着这块大石头。帕尔卡靠在德雷克塔尔身边，向盲眼萨满悄声描述这里的情景。

德雷克塔尔显得有些困扰。“水之灵已经给了我们昭示，”萨满坚持说，“我们要做的是理解它。妮兹卡，孩子，那只鸟落在了哪里？”

“就在这上面。”妮兹卡说。杜隆坦将肩头的女孩交给她的父亲，走到这块岩石前面，仔细查看它，在上面寻找裂缝，希望能看到珍贵的清水从其中渗流出来，但什么都没有找到。他在大石块旁边跪下去，伸手按在光秃秃的地面上——没有潮气，这块石头并不只是压在地上，它有一部分还被埋在土中。

他站起身，转向奥格瑞姆，他们的目光牢牢锁在一起。杜隆坦的老友了解他，所以杜隆坦什么都不必多说。他们并肩站立，也许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是精神上的兄弟。他们一同将肩膀抵在大石块上，一同用力。

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又试了一次，然后又是一次。

这时，德拉卡走过来，也用肩膀顶住了这块大石头。作为一名女性，她很强壮，但她还是缺乏男性兽人的体重和绝对的肌肉力量。她的努力无助于让这

块石头移动。杜隆坦想要对她说些什么，让她退开。她却只是一甩头，眼睛里闪耀着不容置疑的决心。杜隆坦点点头，三个人再次一齐用力。

“众灵认为我们是值得拯救的！”德雷克塔尔的声音响起，“水之灵告诉我，你们显示出了对于它的信任。在此之前，我被禁止帮助你们，但现在我得到了许可。”

德雷克塔尔站稳身子，在杜隆坦的注视下，他走向大石，将手杖从一侧挥至另一侧，让手杖轻轻划过这块大石头的曲线。然后，他将手杖的末端插进大石头下面的沙质土地中，深入大约一个手掌的长度。这里的地面太坚硬了，没办法插得更深一些，就算德雷克塔尔有足够的力气，这支细小的手杖也不过是树梢末端的一根嫩枝，他再多加些力气可能就会把它折断。杜隆坦知道，用这根小木棍不可能将这样的巨石撬起，这一点他很清楚，但他还是希望自己错了。

他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一幕，甚至不敢呼吸。盲眼萨满将身体压在手杖上，木杖在他的体重下弯曲。杜隆坦准备着听到那个不可避免的断裂声，但就在这时……大石块移动了。德雷克塔尔继续按压手杖，无论杜隆坦觉得多么不可思议，那块巨石还是离开了在数不清的岁月中一直与它结合在一起的地面。

巨石松动了。杜隆坦、奥格瑞姆和德拉卡跳上前，他们的体内涌起了新的力量，把巨石猛地向旁边推出数尺。耗尽体力的杜隆坦喘息着，转头去看巨石下的那个大坑。

他惊讶地发现，那个坑里并不是冻结的干土，而是泥巴。他跪倒下去，开始挖出大块被水浸透的泥土。土坑慢慢汇聚成水潭。这的确是水之灵送给他们的礼物——还有大地之灵，它一直隐藏着这处水源，保护它，让它没有受到落灰的污染。

杜隆坦尽可能小心地用大手捧起尽量多的清水，站起身，看着眼睛里满是兴奋的妮兹卡，然后向她走了过去。

“这个小家伙看到了水之灵的启示。”他对聚集在面前的人们说，“她跟随那个启示来到这里，她将是第一个饮用这一眼清泉的人。然后是德雷克塔尔，是他看到了众灵的预兆。”

妮兹卡舔舔干裂的嘴唇，贪馋地看着杜隆坦手中的清水，却说道：“不，应该让德雷克塔尔先喝。他是我们的长老，如果不是他告诉我们，我就不可能知道要找红樫鸟。”

杜隆坦感到眼睛发热。他努力让自己说话的声音不会颤抖：“妮兹卡，诺卡拉之女，葛泽克之孙……你是一位真正的霜狼兽人。”

妮兹卡将腰杆挺得笔直，眼睛里闪耀着自豪。杜隆坦转向德雷克塔尔，将稍有一点浑浊的水捧给他。帕尔卡将盲眼萨满的手引到杜隆坦手掌下，接过那一捧水。德雷克塔尔迫不及待地喝了几口，然后抬起被润湿的脸。

“纯粹且干净，”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除了有一丝我所深爱的泥土味道。”补了这一句之后，他大笑起来。最后的一点紧张情绪烟消云散，每一个人都发出宽慰的笑声和欢呼声。小妮兹卡被举起来，由一双双充满爱意的手臂传递着。她是今天的英雄……

“大家都尽情痛饮吧！”杜隆坦大喊，“然后我们回营地去，带着我们做好的碗回来。我们要开怀畅饮，直到再喝不下一滴水。虽然我们被老祖父山带来的毁灭赶出家园，但流水之灵和大地之灵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被忘记。”

他后退一步，看着大家。在这黑暗而漫长的几个星期里，他的心从没有这样充实过。干净的饮水意味着更少的疾病；意味着能够走更远的路去寻找食物。等到他们将水源挖开，野兽们也会到这里来饮水。这意味着他们将有食物填满空了太久的肚子。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德拉卡说。她已经站到了杜隆坦的身边。

“是的，”杜隆坦回答，“一个在黑暗的时代中值得我们铭记的日子。”他转向德拉卡，“你用肩膀顶住了石头，尽管你并不可能移动它。”

德拉卡耸耸肩，看上去有些拘谨。“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德雷克塔尔不是也不可能移动它么。”

“德雷克塔尔所用的方法和我们都不一样，他得到了众灵的协助和建议，你却什么都没有。”

德拉卡平静地看着杜隆坦，摇摇头，也甩动了她的长辫子。“你错了，我有你，我的酋长。”

她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杜隆坦。突然间，杜隆坦很想要她知道一件自己从不曾告诉过别人的事情，甚至盖亚安和奥格瑞姆也不知道。杜隆坦明白，只有她能理解这件事，只有她才能够理解他。霜狼的年轻酋长不习惯变得脆弱，给予别人伤害他的力量，但他能感觉到，德拉卡绝不会滥用他将要给予她的信任。

杜隆坦深吸了一口气：“自从我父亲死后，一切都变得很难。你也许听到过人们暗中的议论。”

德拉卡侧过头，不确定杜隆坦到底想要说些什么。“是的，我听到过，”她诚实地回答，“到最后，他甚至没有能举起自己的武器。”

“他害怕的不是战斗。”杜隆坦低声说。就在人们在他周围尽情庆贺，依照他的命令痛饮泉水的时候，他将父亲在死前与一种怪异的疾病奋力抗争的事情告诉了德拉卡。盖亚安和德雷克塔尔当然知道此事，加拉德生病的时候，正是他们在尽力照料他。但除了他们以外，杜隆坦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甚至连奥格瑞姆都不知道。德拉卡认真地听着，完全没有插口说一个字。杜隆坦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件事是如何驱使他竭尽全力想要除掉一切关于父亲的回忆中的污点。

“所以，”等到杜隆坦说完之后，德拉卡终于开口说道，“你不仅要应对失去父亲的痛苦，以及我们绝对不会面对的挑战和困难……而且你还背负着一个额外的重担，要让所有人看到加拉德的荣耀。一个氏族真正的力量在于彼此支持的能力。我很高兴你能有你的母亲和奥格瑞姆帮助你，杜隆坦，但即使是这样，你的试炼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人的想象和能够承受的限度。”

杜隆坦一直都受到族人们的尊敬，到现在他才明白，在加拉德去世以前，他的人生要比氏族其他成员都更加轻松——因为从没有人拒绝过他。但此时此刻，当他伸手去握住德拉卡的手时，心中却充满了忐忑。她的手在他手心里，是那么小。

“是的，我是幸运的，”他说道，“我有长老们的智慧和一个比亲兄弟更亲的朋友。但你是对的，我的肩头也背着沉重的担子。”

杜隆坦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族人，其中一些人已经拿来了工具，有几名兽人正在努力挖开这个珍贵的水源。

他又向德拉卡转回身，目光落在她放在自己手心里的小手上。在说完所有的心里话之前，他不想去看她的表情。“德拉卡……你很聪明，能够给我很好的建议；当氏族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会用温柔的心对待族人。有些话我一直都不愿意说，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给你什么。在这以前，成为酋长的妻子意味着荣耀和舒适的生活，但现在，我什么都没办法给你。你能得到的只有责任，被迫和我一同做出困难的决定。但……我觉得如果你能在那样的时候帮助我，我一定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如果我的心中能有你的爱，我的心也一定会变得更加坚强。还有……”

现在，他终于有勇气看了她一眼。德拉卡瞪大了眼睛，呼吸变得非常急促，但她没有将手抽走。“尽管我会给你带来许多重担，但我会尽全力做一个好丈夫。德拉卡，科尔卡之女，拉齐什之孙……你愿意接受我吗？”

德拉卡的表情变得温柔起来，温暖的深褐色眼睛里闪动着泪光。“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她说，“你说得很对，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黑暗而且令人畏惧的时代。你的肩头已经有了很多重担。没有人知道明天还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在等着我们，正因为如此……”

杜隆坦强打精神，准备接受她的拒绝。

“……你才是个彻头彻尾的大白痴，竟然这么晚才和我说这些话。我会一直陪着你，只要你愿意听我说实话。”

他们的族人依旧处在饥饿的边缘；他们的房屋很不够，没有人能够真正享受温暖；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水源，但只要杜隆坦能看到德拉卡害羞的，甜美的，充满爱意的脸，这一切就都不算什么。

“正因为你总是会说实话，我才爱你。”他说道，“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我的最后一息，无论发生什么。”

“无论发生什么。”德拉卡回应。

***

正在为清新水源而欢欣鼓舞的霜狼兽人们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德拉卡刚刚回到氏族中的时候，人们都只是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她，但她很快就以她的知识和技巧证明了她对于氏族的价值。那天晚上，族人们用石块和木头迅速为这对新人搭建起一幢小屋，他们两个就在那里永远地结合了。当德拉卡躺在杜隆坦的臂弯里时，她的丈夫重重地哀叹了一声，说这里根本配不上她。德拉卡推了丈夫一把——兽人女孩的动作凶狠却又轻柔，她告诉他，她需要的只有他。

他们拥有彼此，氏族拥有他们——一对将心连在一起，将为霜狼氏族付出全部力量，用坚强的意志率领族人的夫妻。只要他们一息尚存，他们就会为霜狼的生存和未来全力奋战。

无论发生什么。

第十四章

整个冬季，霜狼氏族都全心全意地崇敬着众灵。尽管火之灵毁掉了他们在霜火岭的家园，但在这漫长、黑暗和贫瘠的数个月中，每天每时每刻他们都欢迎火的存在。感谢水之灵派来的红樫鸟，那一眼地下泉水保障了整个氏族不致遭受干渴之苦，霜狼氏族也对这眼泉水精心照料，从没有让它冻结过。就像杜隆坦预料的那样，洁净稳定的水源吸引来了猎物，于是他们在得到了饮水的同时也得到了更多的食物。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但随着时间的迁移，前来饮水的动物越来越少了。而且这些动物也比杜隆坦以前见到的更小，更脆弱。杜隆坦想起了库尔戈纳尔所说的“绿色”的塔布羊。感谢众灵，至今为止这样的变异生物还没有在他的眼前出现过。但很明显，这种疾病正在动物群落中蔓延。不管怎样，坚强的霜狼兽人还是开始了仓促逃亡之后的重建工作——在微弱的冬日阳光中，衣服、工具、武器，各种物资正由冰冷的手指逐一制造出来。

在一个可怕的夜晚，一场暴风雪扫荡了这片平原。他们没有得到任何预警：片刻之前，天空还洁净如镜，没有一丝风吹过，甚至空气也要比之前的许多天温暖一些。但是突然袭来的风暴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凶猛残忍。

两支狩猎队被困在暴风雪中，只能和他们的狼拥抱在一起，在严寒中苦撑。两个兽人——一对母子正在前往泉水的路上，他们在距离营地不远处迷路了。大雪遮蔽了他们的眼睛，肆虐的狂风将他们朝错误的方向揪扯，淹没了寻找他们的人所发出的呼唤。还在营地中的人也全都被大雪埋没。他们用了几天时间才从这场突然降临、毫无征兆可言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杜隆坦被迫禁止一切追悼死者的行动，直到春季到来。要找到并清洁尸体，再收集石块掩埋他们需要太多体力——这是他们现在无力承担的损耗。

“她是我的妻子！”格鲁卡格喊道，“和我唯一的孩子！”格鲁卡格的冷静镇定和他强大的力量在族中都是有名的。多年以前，他在玛格拉中挑战雷神氏族也是因为那个兽人冒犯了霜狼氏族的荣誉，并非是因为他怒火中烧，头脑发热。但现在，眼前的一切狠狠地撕裂了他的心，他在眨眼之间就失去了全部的家人。

“我不会轻视你的痛苦，”杜隆坦说，“我知道你对他们的感情有多么强烈，我们现在已经人丁稀少，每一个族人的逝去都会伤害整个氏族——让我们

每一个人感到深深的伤痛。但玛盖阿和普尔祖会想让你为了搬运石头盖住他们的身体而死在严寒之中吗？他们会不会希望有任何霜狼兽人因此而死？”

很明显，格鲁卡格想要反驳，但他无话可说。氏族现在有了一些食物和饮水，但这些物资都太宝贵了。即使心中无比痛楚，他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只是盯着杜隆坦，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阴郁地点点头，转身离开。

那天晚上，杜隆坦辗转难眠。德拉卡躺在他身边，一只手轻抚他的胸膛，任由自己的丈夫深陷在沉思之中。终于，杜隆坦说话了，他的声音冰冷而生硬。

“我迷失了，”他说道，“绝望的黑狼和我只有一线之隔，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当我所学的一切，我的父亲教导我的一切都被一场暴风雪彻底摧毁的时候，我又该怎样领导好我的族人？如果当时有更多的族人远离营地……”

“但他们都在这里，”德拉卡用臂肘撑起身子，看着自己的丈夫，“在黑暗的时刻，当太阳没有露出面庞，黑暗的念头很容易就会滋生。”然后，她又露出微笑，那笑容和杜隆坦现在的心境实在是截然不同，“但即使看上去世界已经死亡，生命依然是存在的。”

杜隆坦哼了一声。“今天，生命就在我们面前消失，而众灵几乎没有对我们发出一点声音。生命之灵……”

德拉卡握住丈夫的大手，将它放在自己平坦的小腹上。

“就在这里。”她对他说。妻子的声音很轻柔，微微颤抖。

杜隆坦凝视着她，几乎不敢相信她的话。然后，他将妻子抱进怀中，用力抱紧。

***

春天到来了，阴沉而且寒冷。小孩子们爬上树梢寻找鸟蛋，却经常是双手空空地回来。曾经被这里不多的青草吸引来的动物全都消失了，纷纷转移到其他地方寻找食物。

在整个冬季，霜狼氏族只能在沉郁的气氛中坚守这片苦寒之地。现在，随着冰雪消融，他们也终于不再安于现状。离开此地就成了族人心中最急迫的想法。

但是随着虚弱春天的回归，古尔丹也来了。

一名信使送来消息，告知霜狼氏族："部落首领古尔丹将与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霜狼氏族酋长杜隆坦谈判。"

杜隆坦看着这名骑着消瘦灰狼的兽人，沉默良久才回答道："古尔丹怎么知道我的父亲已经不再是酋长？"

信使耸耸肩，回答道："古尔丹是术士。他想要知道的，就一定能知道。"

这句话让一阵寒意掠过杜隆坦的脊背。古尔丹上一次来进行谈判的时候完全没有向加拉德显示任何力量，杜隆坦相信这个术士这一次不会再那么老实了。他回想起盖亚安对这个术士的厌恶；德雷克塔尔也坚持认为众灵不喜欢古尔丹。霜狼的年轻酋长很想拒绝第二次打着谈判旗号前来的古尔丹，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多少也有一点好奇。霜狼氏族并不容易被找到，为什么古尔丹会费这么大力气来和他们接洽？这一次他又会提出什么条件？

更重要的是，他想要从杜隆坦和霜狼这里得到什么？

而且对于兽人团结一致这件事，杜隆坦比以往更加有兴趣。德拉卡就曾经和其他氏族打过交道，不仅是和异族兽人，甚至还和奇怪的德莱尼一起打过猎。这些经验让她的人生更丰富，见识更加广博——她从中学到的技巧更是确保了她能在这个严酷的世界中活下来。杜隆坦又想到了那个恐怖的夜晚——老祖父山淌下火焰的河流，喷出毒烟和热灰——那场灾难至今都在折磨着霜狼氏族。还有孱弱的兽群，患病的动物，不会成熟的苦涩水果，不再葱郁变绿的草原。一定有很多人因为食物缺乏而没有能撑过这个冬天，或者在距离安全之地几步远的地方死在了暴风雪之中。

"我会与古尔丹谈判，"他对信使说，"但我不会做出任何承诺。"

盖亚安，德雷克塔尔和奥格瑞姆都很不喜欢酋长的决定。他们与杜隆坦和德拉卡坐在他们的新屋中。这对新人结婚那天之后，这幢小屋又得到了加固和扩建，但现在五个人坐在里面依然显得很局促。不过他们也有意凑到了一起，压低了说话的声音，以免被屋外的人听到。几乎没等众人放好自己的斗篷，把冰冷的双手放到火堆上烤暖一点，盖亚安就开始了发言："他已经被霜狼拒绝了。"

"杜隆坦不是他的父亲，"奥格瑞姆合理地指出这一点，"而且自从古尔丹第一次与霜狼谈判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也许他认为杜隆坦会对他有不同的回应。"

"杜隆坦是他父亲的孩子，是一个真正的霜狼。"盖亚安说，"我们的氏族经受了这么多苦难，"她转过头，带着恳求的神情对儿子说，"你肯定不会在这个时候抛弃我们的道路吧？"

“奥格瑞姆说的没错，我不是我的父亲。但我相信我们氏族的处世之道，还有我的父亲领导我们的方式是正确的。不过，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应该没有坏处。也许这一次，他会给我们带来切实的证据，证明他口中所说的那片丰饶沃土的确存在。”

“那个动物们会争抢着成为你的晚餐的地方？”德拉卡说。众人都露出了微笑。酋长的妻子继续说道：“我承认，我很高兴你决定和他会面。我从没有见过这名术士，但我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传闻。”她轻轻碰了一下丈夫的手臂，面色变得严肃起来，“小心，我的爱人。我的确拿他开过玩笑。但就我所知，他非常危险。”

“我认为，”杜隆坦盯着哔啵作响的火焰，回忆起那条燃烧的河流，“我已经学会如何重视危险了。”

***

当古尔丹骑狼进入营地的时候，霜狼兽人竭力依循传统，表现出氏族的庄重与威严。古尔丹的部队一进入视野，鼓手们就用大鼓敲响了速度相当于心跳的稳定节律。杜隆坦穿上装饰骨片和亮色羽毛的外衣，站在全体氏族成员之前迎接客人——那些羽毛都是孩子们在风暴暂时停息的日子里努力搜集来的。他的一只手握着雷击，背上绑缚着裂斩。一条长斗篷从他的肩膀上垂挂下来，是用兔子皮缝制而成的，装饰的骨片也只是来自于一些小动物。不过这都没有关系，不管他披在身上的是裂蹄牛皮还是兔子皮，斗篷是新还是旧，他都是杜隆坦，霜狼氏族的酋长。

德拉卡站在他身旁，脖子上戴着一串骨质项链，在深棕色的喉头下，项链上也点缀着羽毛。她浓密的黑色发辫上系着仪式小珠。两年以前，这些珠子曾经是盖亚安的发辫装饰。那时薪火传承者还是霜狼酋长的妻子。在杜隆坦的左侧是高大沉静的奥格瑞姆。盖亚安站在德拉卡身旁。德雷克塔尔靠在那根曾被众灵赐福，撬起巨石的手杖上，站在奥格瑞姆旁边。

“部落的首领”古尔丹来了。和加拉德还是酋长时相比，这一次他带来了更多的随行人员——六名强健得令人惊讶的兽人。毫无疑问，是他们保护这个术士平安穿过了灾难频生的荒野。他们都披着带有大兜帽的斗篷，这让杜隆坦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孔，但他们的身体无疑都很强壮有力。

但就算是这六名彪悍的战士也无法取代那个身材细瘦的女性奴隶迦罗娜。为什么古尔丹总是把她带在身边？要带这样一名弱不禁风的女子走过这段漫长而又荒蛮的旅途显然十分冒险。杜隆坦觉得自己只用两根手指就能掰断她的胳膊，但这个术士两次北上都带着她。她对于古尔丹一定有着某种特殊的价值。

古尔丹滑下狼背，向前走来。杜隆坦的目光扫过他的全身，不放过每一点细节。他的腰更弯了，身躯却又比杜隆坦记忆中显得更加庞大。他的绿色皮肤

也比上一次更阴暗——也许这只是下午昏暗的日光造成的假象。但古尔丹还在微笑——那种自信、狡诈、略显阴森的微笑和上次完全一样。

他的衣着也没有任何改变。他还披着那条带有尖刺和小颅骨的斗篷，也还是拄着那根刻满花纹的手杖大步向前，那双小眼睛里还是燃烧着让杜隆坦起鸡皮疙瘩的绿色火焰。

杜隆坦听到德拉卡在轻声咆哮。那吼声很低，只有他能听见。他发现妻子盯住的并不是那个气势迫人却又令人生厌的古尔丹，而是迦罗娜。现在杜隆坦能看出来，锁住那个混血兽人的大铁圈在她过于细小的脖子上磨出的一道道伤痕。即使是这样，她仍然高昂着头，脸上尽是挑衅的表情，仿佛这个粗粝的铁环是一只美丽的项圈。让杜隆坦感觉到惊讶的是，他对这样的表情非常熟悉。那正是德拉卡在很久以前刚刚返回氏族时的表情。他还记得，就在他第一次见到迦罗娜的时候，他的心中立刻就想到了德拉卡。他不由得有些好奇，他的妻子是否也在这名眼神炽烈的奴隶身上看到了她自己。当他第一次对这个迦罗娜产生出无数疑问的时候仅仅是在两年以前吗？为什么她是绿色的？为什么她对古尔丹如此重要？那时，杜隆坦没有提出这些问题。那是他父亲的谈判，不是杜隆坦的。但现在，这场谈判的主人变成了他自己，只是毫无疑问，像他父亲一样，杜隆坦非常清楚现在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

鼓声停止，古尔丹站在了杜隆坦面前。绿皮术士靠在手杖上，摇着头，发出微弱的笑声。

杜隆坦自信地与术士对视。自从上一次和古尔丹见面以来，他已经见识过，学到过，也失去了那么多，这个老兽人无法再像上次那样让他心惊胆战了。盖亚安刚刚教过他仪式上的正式致辞。他的话音清晰，充满了他在这两年中为自己赢得的威严。

“古老的谈判旗帜来到了霜狼氏族，携带这面旗帜的是无父无族的古尔丹。”

古尔丹不以为然地向他摆动一根手指，纠正道：“是部落的酋长。”

杜隆坦下巴上的肌肉绷紧了，但他继续用同样的语调说：“无父的古尔丹，部落的酋长。你带着对霜狼氏族的敬意来至此地，展示出对吾等族人的仰慕。因为你所举的旗帜，你将得到安全的保障。因为你对我们的尊重，我们将为你提供食物和房屋，待你如同族人。我们对你的话洗耳恭听，正如同我们在战场上以鲜血证明我们的勇猛，我们也会用倾听来证明我们的理智。”

冷笑一直没有离开古尔丹的面孔。轮到他说话的时候，他说道：“你们所坚持的传统和古老的仪式让我必须告诉你们三件事：我是谁，我会提供什么，我会要求什么。”他弓起自己硕大的肩膀，摆出耸肩的动作，“不过我认为这些事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这是仪式所要求的。”盖亚安的声音比冬天的冰雪更寒冷。

古尔丹叹了一口气：“你们知道我的名字，杜隆坦。我仍然会给你曾经被你父亲唾弃的东西：生命。而我要求的就是你们接受这一赠予。”

杜隆坦没有回答，向篝火旁两把做工粗糙的木椅点点头。古尔丹让自己变形的身体坐进其中一把椅子里，一边小心地不让斗篷上的尖刺被碰到。即使是在阳光之下，杜隆坦也看不清这些尖刺是如何被固定在这个术士的衣服上的。古尔丹拽了一下锁住迦罗娜的铁链，女奴隶跪倒在他身边的积雪中，但迦罗娜的脊背依然像树干那样直。

“就像你说的，我的父亲拒绝了你所说的神秘的新世界。”杜隆坦坐进另一把椅子里，然后说道，“但我不是我的父亲，我会听你讲述，并自行判断怎样才是对霜狼氏族最好的选择。”

“这一点我已经看到了，杜隆坦。很高兴你会这样说。”

“等你听到我的决定之后再说这种话吧。”杜隆坦提醒他。

古尔丹干笑了两声。他的声音低沉喑哑。德拉卡的手按在丈夫的肩头，她就站在杜隆坦身后，全身肌肉紧绷，细小的手指按进了丈夫的肉里。

“当我上一次前来拜访你们的时候，”古尔丹说，“你的父亲对我说，我们所承受的苦难只不过是轮回的一部分。他以雄辩的言辞引用传说，向我提及万物消长，生命与死亡。他告诉我，他相信一切都会改变。到那时，你们的麻烦就会消失，状况就会好转，现在是这样吗？你们依然在畏惧越来越长的冬天，越来越稀少的兽群，还有越来越可怜的收获。”

古尔丹高举起双臂——手臂上挂满了用皮革和毛发编织的手镯，向周围一指：“加拉德是对的，一切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高贵、自信的霜狼兽人已经无法再居住在霜火岭，你们祖先的家园被凝固的熔岩覆盖，就算是千年之后也不可能再恢复。你们被迫逃向北方。你们的水中有毒，你们的房屋粗糙简陋，就算是春天到来，草原也不会变成绿色，树上没有一颗新芽。”

他将放射绿光的眼睛转向簇拥在一起观望的族人，语调变得哀伤起来：“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霜狼兽人变少了。还有孩子们……你们的孩子也少了。告诉我，杜隆坦。如果你爱你的族人，为什么你还要留在此地？”

“闭嘴，你这个扭曲的怪物！”怒吼声在杜隆坦的背后响起，“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霜狼！”

杜隆坦猛地转过头，目光扫过身后的族人。“霜狼们，这样做是羞耻的！这是在谈判旗帜之下前来拜访我们的客人！你们不能这样对他说话，”然后他

又补充了一句，“无论你们是怎样想的。”

古尔丹赞许地点点头，“我不是霜狼，”他承认道，“而且我能想象，对于那些不理解我的人，我看起来一定很像是个怪物。我现在的样子是因为我被赐予的力量，这力量能带领你们每一个人到达安全之地。告诉我，”他继续对杜隆坦说道，“即使这是一个轮回，就像你父亲所相信的那样……你的氏族能坚持到轮回反转的那一天吗？如果所有的青草都只是生长在霜狼的坟墓上，夏天变长了又有什么意义？”

德拉卡的指甲深深地戳进杜隆坦披着斗篷的肩膀上，霜狼兽人也都在愤怒地窃窃私语。杜隆坦抬起一只手，议论声平息下去。

“你说南方的情况要更糟，那里仍然如你所说吗？”

“没错。”古尔丹回答道。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离开这里？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不是谎言？”

这个问题非常无礼，但它终究需要被提出来。让杜隆坦惊讶的是，古尔丹依然保持着微笑。“我上一次来谈判的时候，带来了一颗没有种子的血苹果。这一次，我带来了一样更好的东西：一个你认识的人。”

他一招手，跟随他的一名兽人走上前，掀起兜帽，带着微笑注视着杜隆坦。

杜隆坦睁大了眼睛：“科沃格！”

第十五章

对面这名兽人正要向杜隆坦鞠躬，霜狼酋长已经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他的胳膊。“科沃格！众灵在上，真高兴能看见你！”

“也很高兴能再见到你，杜隆坦，现在你是酋长了。”科沃格说道。他的笑容很灿烂，目光很明亮。他的脸上多了一些岁月的烙印，不过杜隆坦相信自己应该也是一样。霜狼和雷神一同狩猎之后的这几年对任何人而言肯定都不容易。但杜隆坦记忆中那种镇定从容的风采并没有从他的身上消失。“看到霜狼氏族所经受的苦难，我由衷感到痛心。尊敬的薪火传承者，”他转向盖亚安，“我将在此讲述我所知道的世界南方的状况，以及古尔丹对部落的领导。”

盖亚安点点头，示意他可以继续。当杜隆坦坐回座位的时候，科沃格又向前一步，跪倒在他面前。

“我曾经有着和你们一样的想法。当我的酋长怀疑古尔丹的魔法，怀疑他所描述的统一强大的部落时，我完全支持我的酋长。那种愿景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不同的氏族会争夺猎场，会爆发各种冲突。即使是在食物丰盛的时候，氏族之间也不可能做到关系融洽，更何况是在每一点食物都很珍贵的时候。那时异族兽人的遭遇只会导致灾难爆发。”

他回头看了一眼古尔丹，“但是……他的努力真的成功了。当然，一开始没有人听他的话。兽人们之间只会发起数不清的玛格拉。但我们发现，我们了解到很多不同的知识。有的氏族知道如何发出吼声召唤野猪，有的知道如何制造白色的皮革，我们雷神可以教导别的氏族如何有效地抛掷武器，”他又向杜隆坦露出会心的微笑，“还有如何使用星星花……”

“……它有助于睡眠。”德拉卡插口道。

科沃格向她转过头，表情中显露出惊讶和喜悦。盖亚安皱起眉头，德拉卡没有被允许说话，但杜隆坦伸手握住了妻子的小手。“这位是我的妻子德拉卡，她比我的大多数族人都更能理解你所说的话。”

迦罗娜睁大眼睛，瞟了一眼德拉卡。这名女奴隶细长的手指悄然间伸向自己的喉咙，碰到粗铁环，握了一下，然后放开了她的手。这名奴隶一直都是一副冷漠的神情，仿佛在竭力忘记自己的处境。现在，她却向德拉卡流露出不加

掩饰的好奇神情，让杜隆坦惊讶的是，一抹笑容出现在了她翘起的薄嘴唇上。德拉卡身上到底有什么让她如此感兴趣？这个疑问在杜隆坦的心中一闪而过，他的注意力很快又回到了科沃格的身上。

“那么德拉卡很可能已经告诉了你许多在这个贫瘠的时代非常有用的技巧。”科沃格说，“这正是部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们因此而明白，我们的敌人并不是其他氏族。真正的敌人是饥荒和干渴。我们彼此之间的暴力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相互的理解，团结一致的力量正是古尔丹给予我们的。”他看着杜隆坦的眼睛，“还记得吗，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的氏族曾经一同狩猎？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对我也是。”杜隆坦不得不承认。

“我从没有想到过会在我的族人之外建立友谊，但我真的这样做了。这种联系，这种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的感觉——正是这些成为部落的动力。我们齐心协力，为了进入那个新世界而做好准备。那里有着足够养活我们所有人的肥美土地。”

杜隆坦审视着这名他早就认识的兽人。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经将他视做朋友。德拉卡的回归已经让他看到了某些可能性。现在，科沃格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部落所做的和她所做的完全一样，只是规模宏大到让杜隆坦无法想象。他将目光转向古尔丹。这名术士，看上去如此阴暗，更受到众灵的厌恶——他真的有可能让兽人们开始合作，团结为一体，不只是有限的几个，而是全部兽人？

成为部落的一部分就能有这样的收获？

古尔丹说过，他回来是因为他看出杜隆坦对这件事有兴趣。而霜狼酋长也意识到，古尔丹是对的，德拉诺的灾难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么，你来找霜狼是因为我们是唯一还没有加入部落的氏族？”

古尔丹皱起眉头，承认说：“不是，拒绝加入我们的氏族并非只有你们一个。一些兽人变成了红步，就像是那些杀害了你高尚的父亲的暴徒，另一些人只是闭门自守。他们也正是因此而逐渐濒临灭亡。我以前就说过，现在我还会再说一次：霜狼之名响彻德拉诺，因为你们是一个高傲、独立和强大的氏族。如果你们加入我的部落，你们就会实实在在地看到，这样做没有任何羞耻可言。你们将得到足够的食物，你们的孩子能吃到鲜美的肉，变得强壮健康。霜狼将在我的部落中得到一个荣耀的位置，你会帮助我统率他们，杜隆坦。在你的率领之下，那些迷途之人，那些拒绝加入部落的人——他们也都会追随我。我请求你向其他氏族发出声音，就像科沃格今天向你发出声音一样——他们会尊重你，听从你。”

“而你需要他们。”

“我需要你说服他们将他们的骄傲放到一旁——这不仅仅是为了部落，更是为了他们自己，是他们需要我们。”古尔丹坚持说道，“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面临一个选择：加入我的部落，或者加入红步兽人，或者死亡。这个世界正在死亡，杜隆坦。你不是傻瓜，你一定早就看清了这一点！”

片刻之前，当科沃格说话的时候，古尔丹还几乎像是一个慈祥的老祖父，而现在，恼怒的光芒从他怪异的绿色双眼中一闪而过。杜隆坦的目光从术士转向他的奴隶——和德拉卡、盖亚安这样真正的兽人女性相比，她简直像鸟儿一样娇小，但她又是那样高傲。

不！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不是傻瓜，但他几乎成为一个傻瓜。他几乎被科沃格那番部落团结的话骗住了，以为他们真的能做到那些事。他几乎背弃了可能和老祖父山一样古老的传统，他差一点就让一个自由、自豪、充满热情的部落成为奴隶。

他差一点让自己做了奴隶，更可怕的是，他差一点让他的全族成为奴隶。

古尔丹的话暴露了这个术士的野心。他说的不是“部落”或者“我们的部落”，而是“我的部落”。无论他怎样照料兽人，拯救兽人离开残酷甚至是濒临灭绝的环境，他都绝不是一个善良的叔叔，无私地将正走向毁灭的各个氏族聚集到他的羽翼之下，守护并哺育他们。他想从兽人身上得到某些东西，他需要从兽人身上得到一些东西。如果众灵不希望他的存在，那么霜狼兽人也不需要他。

杜隆坦相信科沃格所说的一切绝无虚假，但霜狼兽人又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是的，兽人们可以同心协力去寻找这个新的世界。但如果这个承诺是一个谎言呢？如果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因此而获益呢？即使这是真的，但众灵一直在照看霜狼，它们指引霜狼氏族找到了洁净的饮水，而且霜狼已经活过了这个艰难的冬天。

加拉德也许是因为一心要保持霜狼的传统而拒绝了古尔丹。杜隆坦做出了和父亲同样的决定，但他一心要保护的是他的族人。

古尔丹病态的颜色和怪异的眼睛，他对氏族羁绊的不屑一顾，他的蓄奴行径——这些都不合霜狼的胃口。杜隆坦不会用族人的灵魂和生命做赌注，只为了赌一个承诺——由这个怪物做出的承诺。

“我的父亲对你说过，我们不是在忍受苦难，”杜隆坦说道，他的回忆清晰而强烈，仿佛他在片刻之前刚刚听到父亲这样说，“我们是在度过艰难，我们将继续我们的道路。”

迦罗娜比她的主人更快理解了霜狼酋长的回答。她的鼻翼惊讶地翕动了一下。她的双眼本来一直盯着杜隆坦，现在这双眼睛转向了德拉卡。

“德拉卡！Jeskaa daletya vas kulduru！”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惊骇和怀疑中转向了迦罗娜。此刻之前，杜隆坦甚至都无法确定这名奴隶的口中是否有舌头，毕竟她从没有发出过半点声音。但现在，她说话了——直接对杜隆坦的妻子说了话。杜隆坦转头去看德拉卡，她直挺挺地站着，一只手紧紧攥住她的项链。

她的项链上缀着那颗德莱尼送给她的紫色水晶。

“Kulshuri kazshar。”德拉卡说道。这时杜隆坦明白了，他的妻子和古尔丹一直保持沉默的奴隶正在用德莱尼语言交谈！杜隆坦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这名奴隶。

但古尔丹显然非常愤怒。他眯起眼睛，绿色的火焰在他的小眼睛里变得炽烈。他的嘴唇开始扭曲，一双筋骨虬结的手紧紧攥住了手杖。

“你对她说了什么？”他向迦罗娜嘶声问道。

“你的……迦罗娜说，我的丈夫竟然拒绝了你，他真是个傻瓜。”德拉卡的声音平静而略显谨慎，“向你道歉，我的丈夫，但她正是这样说的。”

杜隆坦没有让自己的脸上显露出任何表情，他并不懂得德莱尼语。

但他知道，德拉卡在说谎。

“我的奴隶是正确的。”古尔丹的声音低沉阴险，“你是个傻瓜，就像你的父亲。毫无疑问，如果你有孩子，他们一定也都会是傻瓜。荣誉和责任是高贵的概念，杜隆坦，如果你选择跟从我，你就会看到只有我的部落才能彰显它们。当你们找不到食物，当种植的庄稼只会枯萎，野兽相继倒毙的时候，荣誉可没办法让你们吃饱肚子。当暴风雪冻结一切，当山峰碎裂，火焰横流的时候，责任也不会成为你们的容身之所。只有我的魔法能做到——这是让兽人再一次强大起来的魔法！”

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凶暴的光芒，杜隆坦在他的注视下只想后退，但霜狼酋长强迫自己坐稳身子，一动未动。他听到身后的盖亚安和德拉卡全都发出快速的喘息声。

“你真的不明白我有多么强大？霜狼真的想跟着红步和其他屈指可数的几个兽人一同被丢在荒芜的废土中等死？我本可以拯救你们，顽固的加拉德之子！”

然后，他叹了口气，眼睛里的绿色火焰也平息下去，让那一双眼珠变得如同两颗翡翠。“我也许依然能拯救你们。我从不会对向我发出吁求的兽人置之不理，我也不会让你们成为第一个例外——尽管我此时很想将你们彻底抛弃。当你们考虑清楚，做好准备的时候，就到南方来，来塔纳安丛林，不过这是它过去的名字了。”他露出残忍的微笑，这个表情让他的嘴显得更加丑恶，“现在它已经变成一片荒漠，没有任何生命。我们正在那里进行准备，你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我们。但不要耽搁太久。这个世界得病了，它临死前的痛苦也许会在不久之后就夺取你们的性命，让你们再没有机会和我讨价还价。”

他转身准备离开。盖亚安喊道：锋刃测试呢？你不能在我们没有向你提出安全承诺时就离开！”

古尔丹慢慢转过身，用轻蔑的眼神刺穿了盖亚安，“我不需要安全承诺，”他恶狠狠地说道，“你的儿子和你的丈夫都不可能动我一根手指头，更不可能活着吹嘘这种事。”

他在愤怒中猛地一拽铁链。尽管迦罗娜明显已经预料到了他的动作，但这还是让她痛得吸了一口冷气，甚至被拽得向前跌倒。

德拉卡以令杜隆坦惊叹的速度冲了过去。酋长的妻子跪在奴隶身边的雪地中，扶这名奴隶站起身。迦罗娜一开始还想要挣脱她的双手，随后又犹豫了一下，便任由德拉卡扶起自己。德拉卡向她露出和善的微笑，然后又用蔑视的目光盯着古尔丹。术士只是再一次狠狠拽动铁链，迦罗娜跟了过去，但还是转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审视她的杜隆坦，然后才跟到了主人身后。

科沃格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和古尔丹不同，他似乎并不觉得他们受到了冒犯。他眼神中带着哀伤，双眉紧皱在一起，显示得忧心忡忡。杜隆坦很想再和他谈一谈，但能够对话的时机已经过去了，这一点他们都很清楚。科沃格重新戴好兜帽，转身跟上了自己的酋长。

太阳几乎就要落山了。换作其他时候，杜隆坦会邀请古尔丹和他的随员们留下来，分享霜狼氏族的食物和居所，毕竟他走了这么远的路才找到他们。但古尔丹充满恶意的话语彻底抹杀了这种可能。

大部分霜狼兽人都对这个远去的术士怒目而视——大多如此，并非全部。一些族人只是看着他们的酋长和德拉卡。杜隆坦很想知道，古尔丹会不会终究还是在一片恰逢其时的土壤中种下了不满的种子。

杜隆坦刚刚和德拉卡走出众人的视野之外就悄声问自己的妻子：“迦罗娜说了什么？”

德拉卡同样压低声音回答：“她说：‘我的主人黑暗而且危险。’”

迦罗娜不仅是高傲，她还很聪明。她看见了德拉卡的水晶，知道德拉卡曾经与德莱尼有过某种联系，并猜测她也许懂得德莱尼语。她给了杜隆坦的氏族一个警告——而她也为此甘冒巨大的风险。

“你是怎样回答的？”

“我告诉她：‘我们知道。’”

第十六章

杜隆坦发现，没有人因为古尔丹的离去感到高兴。在族人们用陶罐煮熟小鸟和老鼠，吃过又一顿既没有味道，也无法缓解饥饿的贫乏晚餐之后，杜隆坦和他的顾问们举行了会议。

盖亚安因为古尔丹对仪式的藐视而气得面色发青。“这是古老的传统，”她说道，“对全体兽人都是神圣的。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忘记了，我们又是什么？他来到我们的聚落，奢谈什么团结一致，却又在离开的时候放肆地侮辱了我们！”

而杜隆坦明白，让母亲感到不安的不止是这个术士的粗野无礼，一连串可怕的灾难已经影响到了所有人。在上一次和古尔丹会面之后，盖亚安更是失去了那么多：她的丈夫，她的家园，她一直以来都在精心保管的，脆弱而珍贵的霜狼古老卷轴。毫无疑问，当那条火河吞噬他们的村庄时，那些卷轴肯定在高热中化成了灰烬。盖亚安的身份和为部落作出贡献的能力——无论是作为酋长的妻子还是氏族的薪火传承者，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看到母亲现在变得如此沮丧和仓皇，杜隆坦不由地感到一阵心痛。

他轻轻将一只大手放在母亲的手臂上，却又痛苦地发现那只手臂更是枯瘦得令人担心。“您曾经说过，耻辱只会落在他的头上。”他提醒母亲，“我们则因尊重仪式而得到荣誉，母亲。只有古尔丹一个人要背负他的耻辱。”

“的确，他是耻辱的，”德雷克塔尔说，“而你彰显了智慧，杜隆坦。”盲眼萨满摇摇头，“他周围的黑暗只是在变得更加恐怖，如果你决定跟从他，我只会感到沉重的忧虑。”

杜隆坦和德拉卡交换了一个眼神。

“当我看到他，听到他说话的时候，我只想要掐断他的喉咙，”奥格瑞姆喃喃地说道，“想到可以这样做，我的手指都在发痒。但我还是有些好奇，也许……”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说吧，老朋友。”杜隆坦说，“你的直率正是你真心的写照。我会听取所有意见。”

奥格瑞姆看着自己的酋长说道：“我们日复一日地奋力抗争，甚至不曾有过短暂的休息时间。你的父亲与所有这些挑战正面为敌，相信一切都会改变。你以聪慧和革新的手段应对挑战——而你的确战胜了它们，至今为止都是如此。”

在杜隆坦的身旁，德拉卡皱起眉头。杜隆坦也感到一丝不安。“继续。”

“在遭遇火焰河流之前，我们能够制订计划，晒干肉和鱼，储存坚果和种子。但现在，我们没有了坚果和种子，也许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继续腌晒鱼肉，但我们很快就要没有任何食物了。现在的问题是……”他寻找着合适的字眼。

德拉卡找到了：“眼前该怎么办。”她低声说道。

“是的，我们无法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且我们还能靠聪慧战胜多少灾难？我们正高悬在一根最细的蜘蛛丝上。你和我全都认识科沃格，他不会说谎，现在他完全信任古尔丹。”

杜隆坦没有立刻回答老友的问题，而是转向自己的妻子。迦罗娜曾向德拉卡，而不是向他发出警告，他会让妻子自己决定是否要将这个警告透露给其他人。“德拉卡，”他说道，“你的知识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并且曾经为我们带来巨大的帮助。我们能够坚持这么久，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你。古尔丹所说的话也有很多都从你这里到了印证。”

德拉卡坚定地摇摇头。“他和我也许全都知道，兽人能够同心合作，但我们所说的事情就像黑夜与白昼一样全然不同。”她停顿一下，看着众人，思考片刻才又说道，“那个名叫迦罗娜的奴隶让我感到亲切，我们以前从没有见到过像她这样的人。对于这个地方，她必然只是个陌生人，而我也曾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在人群之中。”

她抬起手，阻止了众人表示反对的话语。“你们会告诉我，我和她是有区别的。我从没有被一条铁链牵引，从不曾被别人‘拥有’：我一直都是一名霜狼兽人。是的，这个区别千真万确，但我知道作为异类是什么样的感觉。迦罗娜有着坚强的灵魂，聪敏的头脑，还有过人的勇气——她用德莱尼语告诉我，她的主人是黑暗和危险的。古尔丹统治着迦罗娜。我感觉到他将会统治我们所有人。”

杜隆坦的目光逐次扫过每一张面孔：她的母亲双眉紧蹙，神情紧绷；奥格瑞姆率直的脸上满是担忧；德雷克塔尔没有视力的双眼正在注视着某个杜隆坦无法看见的地方。最后，他看着他的妻子。

他会控制我们所有人。

“只要一个生物能够思考，能够感觉，能够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就不应该被奴役。我们看到了古尔丹是如何对待迦罗娜的，我相信你是对的，我的妻子。我向你们所有人承诺：霜狼永远都不会接受他人的统治。无论是我们的灵魂，还是我们的躯体，都拒绝这个绿色的兽人和他的承诺。”

但就在他说出这番话，以及不久之后当他躺在床褥上，将妻子抱在怀中的时候，杜隆坦一直都在思考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

古尔丹到来的六天之后，也是一场迟到的春雪之后两天，杜隆坦和他的狩猎队双手空空，灰心丧气地回到氏族营地。他看到一小群兽人正等待着他们回来。他知道，最糟糕的状况出现了，便催动精疲力竭的利齿，向那些兽人快速跑去。

“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兽人们交换着眼神，“还……没发生什么。”诺卡拉说道。杜隆坦看着他们的面孔，这些兽人显然已经下定了决心，但还是显得有些鬼鬼祟祟。除了诺卡拉以外，没有人愿意正视酋长探询的目光。

乏累的感觉如同一件斗篷压在杜隆坦的身上。“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他说道，“我们和我们的狼都需要食物、水和休息。”他催促座狼准备从这些人的面前经过，但诺卡拉上前一步，挡住了利齿。这是一个大胆动作——他显然已经做好了和酋长发生争执的准备。

“我们全都需要这些东西，酋长。”诺卡拉说道，“还有……我们之中的一些人觉得我们知道该如何得到它们。”

疲惫早已渗入到杜隆坦的骨髓之中。他们没有带回来任何猎物——甚至没有几只鸟雀能扔到罐子里和那些被虫子咬过的陈旧谷物一起煮汤——这一点更加让他怒火中烧。他本应该跳下狼背，邀诺卡拉和他同行，听取他的意见，但他觉得自己很清楚诺卡拉想要说什么。

“诺卡拉，除非众灵向你发出召唤，或者你有了找寻猎物和收获食物的新方法，否则你很清楚我会如何回答你。那些在过去六天里为你们寻找肉食果腹的人应该得到休息的权利，而且现在利齿的脾气也已经很糟了。”

“我们想要加入部落。”

这一天终于来了。

杜隆坦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只是没想到它会来得这么快。到现在为止，除了诺卡拉这群人外，在这片熙熙攘攘的营地中还没有人对返回的狩猎队过于注意。但杜隆坦能看到不止一个人在听到“部落”的时候向他们转过了头。“我知道你想要成为好丈夫和好父亲，”他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知道你在为你的妻子和孩子担心。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孩即将降生。从某种角度讲，全体族人也都是我的孩子，我也同样在为你们所有人担心。你知道我会听取所有合理的建议，今天晚些时候来找我，等到我不是这么累的时候，我们会认真谈一谈。”

诺卡拉挪动着身体的重心。杜隆坦也知道，诺卡拉的家离格鲁卡格的家很近，普尔祖和玛盖阿的死让格鲁卡格在精神上遭受了重创，杜隆坦怀疑他至今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经历过这么多灾难以后，我们之中真的会有人能完全恢复过来吗？他心中想道。就算是这一切都过去，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吗？我们是否应该还像以前那样？

“我们觉得……你的选择是错误的。”诺卡拉终于说道。他梗着下巴，挺直了身子。更多霜狼兽人来到附近，想要听清他们的对话。

杜隆坦不眨眼睛地瞪着诺卡拉，也在利齿背上坐直身子。“我是你的酋长，诺卡拉，”他的声音低沉而危险，“你要小心一点。”

诺卡拉是一个冲动而且过激的人。他以前就曾经在涉及他的妻子和孩子的事情上与杜隆坦高声争论过。现在杜隆坦希望诺卡拉能够后退，不仅是为了他自己，更是为了诺卡拉的安全。杜隆坦是一个有耐心的兽人，但如果诺卡拉就这样坚持下去，即便是他也将不得不做一些他本不想做的事情。

但诺卡拉看不明白这一点。他甩开落在眼睛上的头发，用瞪视回应杜隆坦的瞪视。“就让我们这些想要走的人走吧。”

现在至少有二十多名霜狼兽人聚集到了他的背后。他们都专注地看着杜隆坦和诺卡拉，更多氏族成员从他们的窝棚里走出来，加入到人群之中。

“带走珍贵的食物和物资，只是为了让你们迷失道路，在七次太阳升起的时间里死掉？我可没有这么愚蠢。”杜隆坦做了最后的尝试，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留下来，诺卡拉。我明白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我们可以……”

“让我们走，或者……”诺卡拉突然停住了话头，仿佛直到现在，当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他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的眼睛稍稍睁大了一些。

杜隆坦低声问道：“或者什么？”

诺卡拉咽了一口唾沫：“或者我将在玛格拉中挑战你。”

杜隆坦闭起眼睛：“你刚刚这样做了。”

第十七章

这场争论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族人们的注意。现在，将近半个氏族的人聚集到了他们周围，一阵惊呼声响起。片刻之间，诺卡拉的面色变得煞白，随后愤怒的热血又涌上了他的面孔。

“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我以决斗的荣耀向你发出挑战，你是接受——还是拒绝？”

“我接受。”杜隆坦说道，他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会在泉水池旁边见面。去做准备吧，诺卡拉。集齐你的家人，告诉他们你爱他们，并向他们道歉，因为你的傲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丈夫和父亲！”

杜隆坦向酋长的小屋冲去。他全身都在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愤怒——愤怒诺卡拉竟然如此愚蠢，愤怒他现在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而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愤怒古尔丹的煽动，更加愤怒众灵——正是因为它们造成的艰难与灾难，才驱使霜狼氏族犯下了最可怕的错误。

在小屋里，杜隆坦除下甲胄，沮丧地将它们扔到一旁。简陋的屋门被推开，他不在时一直负责巡视营地的奥格瑞姆走进来，身后跟随着盖亚安和德拉卡。

“你发火了。”奥格瑞姆说道。

“你这么觉得？”杜隆坦并不喜欢老友讽刺的语调，但他无法反驳。

“你别无选择。”盖亚安的声音冰冷，听不出任何情绪，但她的面颊早已因为怒火而变得阴沉，“许多个世代以来，霜狼兽人都不曾向酋长发出挑战，这种冒犯不能被听之任之。”

“盖亚安是对的。”德拉卡说道。但她的语气中带着一点哀伤。她当然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她比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他，她能够透过他的愤怒看到真正引起这种愤怒的哀伤。杜隆坦向她伸出手，将她拉近，让自己的额头贴在她的额头上。

然后他用只有妻子能听到的声音在她的耳边说：“我不愿意杀死霜狼。”

德拉卡闭上双眼，又猛然睁开，泪水充盈在她的眼眶里。她的一只手按在隆起的小腹上，轻轻爱抚里面的孩子。

“我不愿意寻找石块，掩埋我丈夫的尸体。”她喃喃说道。

杜隆坦全身一阵瑟缩，德拉卡略微抽回身体，用一只小手轻抚他的面颊，对他说：“这个挑战是在全体族人的眼前发出的，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因为心中的恨意才会进行这场决斗，做你必须做的事情吧。”

杜隆坦用力抓住妻子的手，把它按在自己的胸膛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明白，除非众灵有其他的意愿，否则杜隆坦将会赢得这场战斗。尽管因为毫无收获的狩猎而身心俱疲，但他比诺卡拉更高大，战斗经验也更丰富。他并不担心自己的生命，他所担心的是诺卡拉。

片刻之后，他从小屋子里走出来。消息已经传遍了整座营地，现在他看到全体族人都走了过来，但人群寂静无声。杜隆坦回忆起他曾亲眼见证的那场玛格拉。那时格鲁卡格受到了一名愚蠢的雷神兽人的挑战，原因只不过是一头被猎杀的塔布羊。然后，两个人之间燃起怒火，仿佛真的有人受到了侮辱。当格鲁卡格轻松赢得胜利的时候，一阵欢呼声又随之而起。

但格鲁卡格的家人现在都已经亡故了，而且霜狼与霜狼的厮杀，没有人会欢呼。

诺卡拉的身边站着卡葛拉和莎卡萨，他的臂弯里抱着他最小的女儿——小妮兹卡，正是这个女孩发现了红樫鸟和清水。一看到杜隆坦，诺卡拉就将小女儿交给卡葛拉。妮兹卡开始哭泣，向父亲伸出双手，但诺卡拉将她和她的母亲轻轻推到一旁，大步向前走来。莎卡萨不加掩饰地放声痛哭。

他们面对面地站立着。德雷克塔尔被助手引过来，这位年长的萨满停下脚步，放开帕尔卡的手臂。“今天，我很高兴自己的双眼无法看见。”他说道，“如果这双眼睛将会见证一场两名霜狼兽人必有一死的战斗，它们一定会让我感到万分痛苦。而看到我们发生争斗的众灵已经感受到了这一份痛苦。自从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呼吸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们，想到你们之中的一个人将在今天停止呼吸，我便心痛难忍。我会祝福你们两个人，而只有众灵将决定这场鲁莽争斗的结果。”

他将手伸进口袋，拿出一瓶油膏：“诺卡拉，将你的双手给我。”诺卡拉照他的话做了。德雷克塔尔将一滴油膏轻轻滴在他的一双大手上，“大地、空气、火焰、流水和生命之灵将指引你走向你的宿命。坦然接受它吧，就像霜狼兽人应做的那样，当生命将得到评判的时候，死亡便不应被恐惧。”

他又为杜隆坦重复了同样的仪式。德雷克塔尔完成祝福之后，杜隆坦将双手相互揉搓，然后放在心口，让甜美的气息飘进他的鼻翼。

德雷克塔尔一点头，由帕尔卡扶着离开决斗场。那名年轻的萨满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回头瞥着两个即将展开决斗的霜狼兽人。等到两位萨满走到安全距离以外，杜隆坦和诺卡拉便集中精神盯住对方。杜隆坦想要劝说诺卡拉退出挑战，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诺卡拉这样做，只能表明自己的软弱；而杜隆坦如果允许他退出，也会被视作软弱的表现。

哦，众灵啊，难道事情真的到了如此境地？

杜隆坦几乎没有时间理清自己的思路，诺卡拉已经低下头，发出一声无言的战吼，像发狂的公裂蹄牛一样朝他扑过来。杜隆坦跳到一旁，落在依然坚硬的冻土上，就地一滚。诺卡拉前冲的势头很猛，让他又跑出几步才转回身。杜隆坦此时已经站起身，摆出战斗姿势，准备朝最佳的方向跳跃。

他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和诺卡拉的身上。这更像是一种恍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对于自己的敌人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这是他刚开始狩猎的时候，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从那时到现在的每一场战斗中，他都在磨砺这种技艺。但现在杜隆坦依然无法相信，他会用这样的手段对抗自己的一名族人。

诺卡拉哼了一声，喘口气，重新估量自己的对手。杜隆坦利用这一短暂的时间向前飞跃。他选择的角度很好，让自己的右侧肩头正撞在诺卡拉的胸膛上，同时他将左臂上甩，弯曲的手指抓住了诺卡拉的长发，狠狠一扯。诺卡拉惊呼一声，头却已经被迫低了下来。杜隆坦继续向前，让自己的身体滚到诺卡拉的背后，逼迫对手向前扑倒在地。

但诺卡拉在最后关头转了一个身，侧身着地，将头从杜隆坦的左手中挣脱出来。杜隆坦的手中只剩下了一把带着血和头皮的头发。着力点突然消失让他失去了平衡，也使得诺卡拉有机会一拳打在他的脸上。杜隆坦踉跄着向后退去，他感觉自己的牙齿断了，嘴里有了血腥味。他刚想站稳身子，诺卡拉却已经撞了过来，他们两个一同倒了下去。

诺卡拉一边语无伦次地吼叫着，一边挥拳猛打酋长的脸，一次，两次……

杜隆坦举起双手，挡住诺卡拉挥舞的拳头，又用掌根撞在诺卡拉的下巴上。诺卡拉被撞得猛一仰头，身子也随之向后翻倒。

转瞬间，杜隆坦已经站起了身，但诺卡拉还倒在地上。两个兽人咆哮着，再一次对撞到一起。随着一次次撞击，他们的身上全是汗水和鲜血。杜隆坦感觉自己有一根肋骨断了，从诺卡拉的喊声判断，他也受了不轻的伤。杜隆坦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吼，让嗜血的欲望占据自己。他受到了挑战，他必须赢，或者死。

Lok’tar ogar。

杜隆坦没有撤退或者再尝试攻击，他强迫自己将身子放软，弯曲双膝，用手臂环抱住对手的腰。

“嘿呀呀呀呀呀！”他狂吼一声，举起对手扔了出去。诺卡拉重重地摔在地上，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这时，杜隆坦已经扑到了他面前，攥起拳头，将全部力量集中在这一击上。这一拳重重地砸在诺卡拉坚硬的方下巴上，杜隆坦感觉他骨头被打断了，一颗獠牙被打掉，被最后一点皮肤挂在嘴边。杜隆坦收回手臂，准备再发动攻击。诺卡拉已经受了重伤，几乎失去知觉，脸被鲜血完全覆盖，只要再狠狠给他一下，就能结束他的生命，结束这场玛格拉。

杜隆坦的手停在半空。

透过一片血污编织的面具，诺卡拉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杜隆坦。

杜隆坦受到了挑战，他别无选择。古老的律法一直被严守着，其中的内容清晰无误——荣誉的决斗必然有一方要死。

他慢慢地松开拳头，向后靠去，踉跄着站起身。随着他一口口吸进空气，巨大的胸膛在不断起伏——他在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听到了窃窃私语的声音，但没有转头去看人群。他一直看着诺卡拉。

诺卡拉的胸口也在起伏不定，但他被打败了。他挣扎着想要站起身，却没能成功，最终还是跌倒在地，等待着致命的一击。

这一击没有到来……杜隆坦在沉默中转向围观的人群，开口说道：“我们已经承受了太多的损失。先是越来越长的冬天和越来越短的夏天；兽群在减少，野兽不断生病。我们坚持了下来。接着，老祖父山的哭泣，化作火焰河流摧毁了我们世代居住的家园。我们也坚持了下来。我们遭遇了有毒的湖水，枯萎的草木，缺乏房屋和食物，我们埋葬了没有能坚持下来的族人，为他们哀悼。这个世界给了我们许多挑战以显示我们的勇气，证明我们值得居住在这里。挑战应该让我们变得更强——而不是让我们自相残杀。”

“我们人数很少，而且还在减少。我奋战不息，为的是领导你们，保护你们，让你们活下来，我不会用我的双手在死亡名单上再添加一个霜狼的名字。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了——这是我们氏族在这个时代中唯一的孩子。诺卡拉也是一位父亲，妮兹卡、莎卡萨和我们其他的所有孩子是这个氏族的未来，我们必须为他们竭尽全力。是的，我们会战斗——为了保护他们和全体族人而战；为了食物与野兽战斗，与狂暴的自然战斗，但在我们之间发生的战斗是最愚不可及的事情，我拒绝这样的杀戮。”

“我是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我统率这个氏族，绝不会向挑战示弱，但我也不会因为我们之中的一员向我挑战就杀死他。现在，还有人想要与我一战吗？”

他的目光扫过一张张他出生以来便已熟知的面孔，有些人看起来很愤怒，有些人仿佛松了一口气。德拉卡的目光中闪动着自豪，她微微向自己的丈夫点了点头。他的母亲，薪火传承者则显得异常苦恼，但盖亚安什么都没有说。

没有人接受杜隆坦的挑战。

杜隆坦想要伸手扶诺卡拉站起来，不过他知道，诺卡拉不会欢迎他的这个动作。杜隆坦剥夺了诺卡拉的骄傲——诺卡拉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杜隆坦不能被视作是软弱的——也许已经有人在这样看他，那么他至少不能显得更加软弱。

所以，杜隆坦只是头也不回地向自己的小屋走去。等他走进屋中，关上门，他才颓然坐倒在椅子里，允许自己因为伤痛而颤抖。德拉卡和盖亚安走进来。很快，奥格瑞姆也跟了进来，盲眼萨满正靠在奥格瑞姆的手臂上。

“你打得很好，亲爱的。”德拉卡拿起一只小陶土罐，用它从水桶中盛了一罐水。“而且你饶恕了诺卡拉，这样的选择也是正确的。他需要治疗自己的伤痛，并在痛苦中进行反省，但他依然能为氏族出力。”她点起火堆，把水罐放在火上加热。

盖亚安向德拉卡瞥了一眼，然后又看着自己的儿子厉声说道：“你应该先将自己的打算告诉我。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的传统遭到了侵蚀——不，是遭到了攻击，甚至已经被摧毁了。现在，你却又在攻击这些传统仅存的碎片！”

“母亲，”杜隆坦疲惫地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做，但请认真考虑一下。诺卡拉是一名强壮的战士，等到他伤愈，会再一次变得强壮。我曾经亲眼见到他独自打倒一头裂蹄牛，有他在，我们就能多一个可以为氏族带回食物的猎人。我应该只是为了传统，就剥夺氏族的这一份力量吗？”

“只是为了……”

“盖亚安，”德雷克塔尔打断了薪火传承者，“我还能够从众灵那里得到信息——如果它们愿意眷顾我。就我所知，你儿子的选择完全符合众灵的意愿。”盲眼萨满叹了口气，“我们的身边已经有太多毁灭和死亡了，生命之灵呼吁我们不要再向死亡之火中添砖加柴。这其中有着……一种我还无法理解的关联。但你要相信，杜隆坦做得对。”

“我非常高兴在这样的时候能作为你的副手。”奥格瑞姆说。

杜隆坦“嗬嗬”笑了两声，尽管这样做又让他痛得打了个哆嗦。“在这样的时候？那么在其他时候，你想要做酋长吗？”

奥格瑞姆伸出手，似乎是想要开玩笑地推朋友一把，但又想到朋友的伤势，便在半途中停住了动作。“如果你知道我一直准备着要挑战你，也许能让你不至于变得过于肥胖和懒惰。”他笑了，然后，又严肃地说道，“你所做的……我完全没有想到，但我也认为你的选择很正确。”

德拉卡早已将一把草药放进沸腾的水中。现在她将水罐从火上取下，放在一旁，等罐子里的水稍微冷却之后，她用布片蘸着有草药气味的热水，开始清洁丈夫的伤口。剩下的药汤会在混合星星花之后让杜隆坦服用，帮助杜隆坦好好睡一觉。罐子里的草药会被取出拧干，与动物油脂混合制成药膏，涂敷在杜隆坦的伤口上。再过一段时间，德雷克塔尔会请求众灵帮助治疗酋长的创伤。杜隆坦知道，现在另一位萨满正在以同样的方式照料诺卡拉。

杜隆坦向照顾自己的妻子露出感激的微笑：“就让我们希望你是对的吧。如果是为了避免氏族陷入混乱，别无选择的话，我会杀人。但我一直在向众灵祈求，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况。”

热药膏气味芬芳，感觉也很好。奥格瑞姆和德拉卡扶杜隆坦躺倒在毛皮床褥上。在喝下星星花茶不久之后，杜隆坦就在德雷克塔尔的诵唱声中沉沉睡去。

清晨时分，他在妻子的声音中醒转过来。

“杜隆坦，”德拉卡在说话，她的声音很低，又很急切，“醒醒，我们需要你！”

星星花让杜隆坦依然睡眼惺忪。他挣扎着让头脑恢复清醒，坐起身。现在他的身上只剩下一些残存的疼痛。他先感谢了众灵和德雷克塔尔——众灵的容器，然后才转向德拉卡。妻子的表情让他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诺卡拉走了，还带走了他的全部家人。”

第十八章

德雷克塔尔是最后一个见到那个离去家庭的人。盲眼萨满在照顾过杜隆坦之后就去看视诺卡拉。根据德雷克塔尔的说法，那时诺卡拉怒气冲冲，又深感窘迫，这些反应也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很抱歉，酋长。”盲眼萨满说，“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这样离开。”

德拉卡帮助仍然有伤痛在身的杜隆坦穿上铠甲，同时哼了一声。“你当然不可能想到。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我们都以为诺卡拉和卡葛拉的厚脑壳里还有一些理智。看样子，我们给予他们的信任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格鲁卡格，德尔加和库尔扎克都走了。”奥格瑞姆一边走进门一边说道，“一共五个成年人和三个孩子。要我说，就让他们走吧。”他的声音中充满怒意，但他也已经穿好甲胄，准备和自己的朋友一同出发了。“他们追不上古尔丹了，甚至想要跟随古尔丹的足迹也不太可能。上一场雪早已把那些人的脚印都盖住了。就让他们在荒野中饿死吧。或者他们会遇到一些流浪的红步兽人。那些家伙能让他们死得更快。”

“你忘记了，奥格瑞姆，”杜隆坦将裂斩绑到背上，对老友厉声喝道，“他们带着孩子。我不会让那些孩子因为父母的愚蠢而丧命。他们是霜狼兽人的孩子，是我们氏族的未来。现在他们有危险。我们对他们负有责任。”

“那他们的父母呢？”

杜隆坦犹豫了。诺卡拉的顽固让他感到气愤，那个家伙的决定，还有他的同谋们的决定不仅是在让那些孩子们冒险，还让杜隆坦不得不派出一支队伍去搜寻他们，而不是去寻找食物。片刻之间，他有些后悔自己饶恕诺卡拉的决定，但他立刻将这个想法放到一边。

“等我们找到他们，我会决定如何处置那些成年人。我不会做任何于氏族有害的事。”也许让诺卡拉在野外单独待一个晚上，体会一下大自然的力量，能够改变他的想法。一阵金属的撞击声将杜隆坦从自己的阴暗思绪中惊醒。他抬起头，看见德拉卡伸手拿起了自己的盔甲。

“亲爱的，”杜隆坦严肃地说道，“你要留下来。”

德拉卡停顿了一下，挑起一道眉弓，“亲爱的，”她回答道，“我要和你一起去，就像以前我们的每一次出行一样。”

“你正怀着孩子，亲爱的。”杜隆坦站起身，将一只手温柔地按在妻子的肚子上。德拉卡的腹肌刚开始稍稍有些变软，他们的孩子还很小。“我们这次行动的原因之一正是找回我们珍贵的孩子。如果不找到他们，氏族中的孩子就屈指可数了。现在怀孕的人只有你一个。”

德拉卡的目光足以让最强壮的大树枯萎。“过去的许多年中，”她说道，“我都被认为太过脆弱，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霜狼。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你去哪里，我就会去哪里，无论发生什么。”

和自己的妻子争论是没有用的，杜隆坦更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想拒绝她，他们只应该在彼此身边。这也是他能够留给他们的孩子的一份礼物——无论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无论发生什么，”杜隆坦同意了，他转向奥格瑞姆，“我需要你留下来，万一我们都无法回家，族人一定会非常紧张。氏族需要一名坚强的领导者。”

奥格瑞姆不高兴地哼了一声。“我更擅长为我的酋长狠狠敲打那些傲慢的家伙，”他说道，“但我会服从命令。”

“不要脱下盔甲，”杜隆坦说，“以防万一。”他不需要把“万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明白说出来。这件事已经对霜狼氏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杜隆坦从不曾预料到自己会受到族人的挑战，但这样的事还是发生了。奥格瑞姆应该做好准备，以免情况进一步恶化。

奥格瑞姆点点头，一切幽默感都从他的身上消失了。“Lok’tar。”他说道。

“Lok’tar。”杜隆坦应了一声，便向等待他的利齿走去。

***

杜隆坦和德拉卡肩并肩地向前奔驰，身边是他们的狩猎队。利齿和寒冰长大的步伐快速而又稳定，让这对夫妻有足够的余裕能够说话。

“我早就应该为这样的挑战做好准备。”杜隆坦说，“早就应该提防古尔丹话语中的毒素。诺卡拉需要照顾他的家人，而且他一直都是一个行事冲动的人。只要他的妻子或者朋友说上几句话，就有可能让他相信，这样做——”他伸手一指面前荒凉的平原，“才是最好的选择。”

“你有一颗比我更加宽容的心。”德拉卡说，“我曾经孤身面对这样的环境。我知道这有多么严苛。”她向丈夫抬起头，“我知道这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会有多么艰难。我对诺卡拉的离开感到愤怒，但更让我愤怒的是他还带走了那些孩子。”

“他和其他那些……”杜隆坦皱起眉。他应该称呼他们什么？霜狼？他们已经背弃了这个名号。暴徒？在玛格拉之后，他们并没有再施行暴力。叛徒？杜隆坦摇摇头。在兽人语中没有准确的词汇能够形容诺卡拉那一伙人。“逃兵，”他说道，他不喜欢这个词，但他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了，“他们逃不了多久。也许我们都找不到古尔丹的踪迹，但我相信，寻找他们不会比找一头受伤的裂蹄牛更困难多少。”

德拉卡仰头大笑起来。杜隆坦也露出了笑容。妻子的笑声让他感到温暖。

杜隆坦的话并不夸张。那一队人还带走了五头狼。很明显，诺卡拉努力想要追上古尔丹：他们的足迹几乎是在直线向南。

追赶他们的狩猎队一共有五个人：除了杜隆坦和德拉卡之外，还有歌手古拉克，克鲁格拉和梅拉克——他们两个都是经验丰富的追踪者。寒冰、利齿和其他三头狼亲密地跑在一起，耳朵前探，舌头垂在口外。杜隆坦很羡慕这些狼的无忧无虑。他们并不是在追赶叛逃的人，而是急着要去和他们的伙伴会合——那些伙伴中有狼，也有兽人。

但霜狼酋长又该如何对待那些逃跑的人？杜隆坦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孩子们必须回来。有氏族的庇护，他们存活的几率才更大——孩子们必须活下来。但诺卡拉和其他那些成年人呢？诺卡拉已经两次挑战杜隆坦的权威，首先是在玛格拉中，现在又像贼一样在深夜中偷走了霜狼最宝贵的东西。但就算是这样，杜隆坦仍然不愿意杀死那个愚蠢的兽人，他只是看不到还有别的办法。

利齿突然停住脚步。杜隆坦不得不抓紧这位狼朋友粗厚的颈毛，才能在他的背上坐稳。这时利齿绷紧肌肉，腰背弓起，耳朵紧紧贴在脑后。一阵低沉危险的吼声在他的喉咙中响起。所有的狼都显示出相同的样子。杜隆坦向狩猎队发出准备战斗的信号，自己也抽出了裂斩。

他嗅了嗅空气，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的迹象。兽人对于气味非常敏感，但和狼相比还是弱了不少。杜隆坦相信自己的朋友。他察觉不到狼能够嗅到的气味，但他很清楚这位朋友本身对气味的敏感——现在狩猎队中的狼全都绷紧了神经，他的兽人部下也都开始出汗。他们会在前方遇到很糟糕的事情。

一开始，他们见到的足迹和之前没有什么区别。在雪中漫不经心踏出的狼爪印继续向前延伸，直到积雪被厚实的松针落叶所取代。狩猎队在等待酋长的命令。杜隆坦在沉默中离开利齿，其他人也都跟着下了座狼。杜隆坦向前方的

足迹一指，又竖起两根手指，再指指狼，手心向下在面前一扫。兽人们要两两行动，狼要被放开。和可能埋伏在前面的那些敌人不同，霜狼绝不会逃离狼群。在森林的狭小环境中，如果发生战斗，没有骑手负累的霜狼会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他们继续向前，小心地不碰到积雪的树枝。长久的实践演练让他们能够几乎悄无声息地在雪中行动。他们从进入这片森林开始就没有听到过半点声音。没有鸟鸣，也没有小动物来回奔窜的“窸窣”声。

足迹表明，那些逃兵也离开了座狼，正在和他们的狼一同前进。没有小孩子的脚印。杜隆坦认为是他们的父母让他们继续骑在狼背上。他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向前观望，发现小路转向了右侧。

风向变了。杜隆坦猛吸了一口冷气——现在他能闻到了，兽人和狼身上都有血腥气，而且并不新鲜。几个小时以前一定发生了一些意外。

杜隆坦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同伴，向左向右各指了一下，示意他们分头行动，从不同的方向朝发生战斗的地方靠近。众人点点头，服从了命令。

杜隆坦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他们。尸体——几乎一定会有，很可能既有狼的，也有兽人的。但又是谁——是什么人杀死了他们？

现在他能隐约看到那片战场了。透过阴暗高大的松树，一片开阔地上洒满了红色和红黑色的血迹。但……

“尸体去哪里了？”德拉卡问道。她就在距离丈夫不远的地方。

群狼悄然向前，嗅着和积雪半冻结在一起的血污。寒冰向天空仰起头，开始为逝去的同胞长声哀嚎。其他狼也加入其中。杜隆坦确信他们暂时不会再有危险，便放下了战斧。

其余队员纷纷靠近过来，也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这片空地上显得凌乱不堪。积雪和松针都浸没在红色的血泊之中。杜隆坦靠近过去，才看到鲜血的痕迹一直延伸到树林里面。

一定有某种力量杀死了全部五头狼，并把他们拖走了。这里有太多的血。而且如果骑手遇害，这些狼绝不会逃跑。杜隆坦只能想到一种掠食的怪物能够——或者是会这样做。

他们终究还是没有能在霜火岭彻底摆脱红步兽人。

杜隆坦一步步向那道很宽的红色血迹靠近。现在他能看到踏着这些血迹离开的靴子印。他用眼睛跟踪这些靴子印，直到它们消失在阴影密布的黑色森林

中。狩猎队的狼已经开始朝那个方向跳跃，发出一阵阵呜咽和咆哮声。德拉卡随同他们一起跑过来，一边小心地不要踩乱这些脚印。

“这里的兽人血非常多，”古拉克说，“一定有人死在这里了。”

杜隆坦看着黑红色的积雪，心中明白这名洛克瓦诺德歌手是对的。他曾经天真地以为只是诺卡拉团队中的一个成员受伤了，但……

又一阵哀伤的长嚎撕裂了空气，这声号叫更加高亢，更加充满了令人心碎的哀伤。

“杜隆坦！”德拉卡喊道。在霜狼们凄厉的洛克瓦诺德中，杜隆坦只能勉强听到妻子的声音，但他立刻从这一声尖利的呼喊中听到了以前从不曾在妻子身上出现过的情绪：恐惧。

队伍的其他成员也都向德拉卡发出呼喊的地方飞奔而去。他们发现她和五头狼齐聚在一小片空地上。那些狼都向天空仰起头。德拉卡呆立在原地，死死地瞪着面前的一片屠场。

五头狼被剥皮肢解，只剩下残破的骨架——这些杜隆坦隐约已经猜到了。狼皮能够为兽人裹身御寒，他们的肉更是能填饱兽人的肚子。就连霜狼兽人也会使用狼兄弟的皮，以此来纪念死去的狼兄弟，让他们还能为氏族出力。看到这些狼被残杀虽然会让杜隆坦感到心痛，但真正让他和他的同伴大惊失色的却是另外一番情景。

兽人的生活通常都是严酷的，死亡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杜隆坦亲眼见到过族人和好友被狂暴的裂蹄牛群踩在脚下，或是被塔布羊的利角刺穿。他甚至还见过族人死在战场上和可怕的意外中。

但这里……

在他们面前躺着一具尸体——不，杜隆坦有些觉得自己要发疯了，甚至不能说这是尸体，只是一具尸体的残余。死者全身赤裸，杀人犯夺走了这个兽人的全部衣服和物品——还不止于此。他的肉被从骨头上撕掉，就像那些狼一样。他的肠子被挖出来，扔到了一旁。在无比的惊骇中，杜隆坦清晰地意识到有几个内脏不见了。

这个死去的兽人趴伏在积雪和松针上。杜隆坦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伸出裂斩——他没办法让自己的手去碰触那些血污的骨头，只能用战斧轻轻地翻起这具尸体。

诺卡拉的无神的眼睛望向了他。

“我早就知道他们会用兽人和德莱尼的血来装饰自己。”德拉卡轻声说，“但这样做……”

“他们……他们撕碎了他，就像是……”古拉克没有能把话说完。他用力咽了一口唾沫才说道，“展示战利品？”

杜隆坦的目光从狼转向死去的兽人，摇了摇头。

“不，”他面色严峻地说，“是为了食物。”

第十九章

“那些孩子，”德拉卡立刻说道，“红步兽人劫走了他们！”

杜隆坦又摇晃了一下头，努力赶走让他眩晕的厌恶感，让自己恢复清醒。“红步兽人必须杀光那些狼，而且速度要快，”他一边思考一边说道，“狼是最大的威胁，而且……而且肉也最多。兽人则可以被打倒，会屈服，能够在受到逼迫的情况下被押走。他们拿走了狼的肉和皮，还有……”

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杜隆坦想到了他在数年前无意中说过的一句话。那时他们刚刚见到古尔丹，杜隆坦说盖亚安看上去就像是想要用那个术士的肉做一顿大餐。而奥格瑞姆在他离开之前所说的话又回响在他的耳边：或者他们也许会遇到一些流浪的红步兽人。那些家伙能比饥饿更快地了结他们。

他想到有一些狩猎队再也没有能返回营地，心中不由得一阵抽搐。

如果你不能把它说出口，你就是在给它力量。杜隆坦对自己说。他更加用力地攥紧握住裂斩的手，甚至磨伤了手掌的皮肤。说出你的恐惧，你才能成为它的主人。

“他们也拿走了诺卡拉的肉。”他的声音保持着稳定，“其他人，包括那些孩子，我相信他们都被俘虏了，会在以后成为红步兽人的食物。”

“那么，”德拉卡就像丈夫一样直白地说道，“他们也许都还活着。”

杜隆坦和他的狩猎队在今天早晨出发的时候目的非常简单。他们要来找到逃走的氏族成员。而现在，这场追逐变成了一次援救任务。

“红步兽人没有坐骑，我们有，”杜隆坦说，“我们会找到他们。然后……他们将必死无疑。Lok’tar！”他高声呐喊。霜狼兽人也用吼声回应他们的酋长。他们的声音打破了这非同寻常的寂静。毫无疑问，红步兽人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杜隆坦不在乎，就让那些怪物知道有什么在等待他们吧。

让那些怪物知道，霜狼兽人来了。

***

同胞的鲜血气息充满了霜狼的鼻腔。他们爆发出全部力量，如飞般狂奔。他们的骑手紧紧趴伏在他们的背上，任由这些巨大壮硕的白色猛兽肆意奔驰。他们的步伐快捷又稳定，就像他们追赶兽群时一样。但杜隆坦能感觉到利齿的紧张。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追猎，狼和兽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古拉克最先发现了袅袅升起的灰烟。杜隆坦仔细观察，也看到了那股烟。随着风向一变，他心中一紧。风中传来的是烤肉的气味。如果杜隆坦不知道那是什么肉，甚至有可能会觉得这气味很是诱人。

就像他的父亲一样，杜隆坦为自己是一名有理性的兽人而感到骄傲。他相信让一个兽人感到自豪的不应该只是悍勇的力量，所以他很少会让自己的视野中充满嗜血的红雾。但现在，鲜血的颜色连同强大的力量分别在他的精神和躯体上爆发出来。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发出了怎样的战吼，直到他的喉咙疼痛难忍，他也不知道充满耳鼓的只是他自己的声音。其他霜狼兽人纷纷响应酋长的怒吼，他们的坐骑感觉到了骑手的暴怒，全都低下头，如离弦的箭一般向前蹿去。

杜隆坦的狩猎队一共只有五个人，红步兽人有十二个。冲锋的霜狼兽人甚至没有丝毫减慢速度，他们一下子撞进一片林间空地。红步兽人的营地只能算是雪地中的一个休息点。嗜血的红雾暂时消退，让杜隆坦能够仔细观察这片营地的布局：中央是一堆篝火，几根烤肉的钎子插在上面。一堆还带着血污的狼皮，一只鼓胀的麻袋上全是浸染的红色和黑红色斑块，里面塞满了鲜血淋漓的肉。还有像许多束柴捆一样被绑在一起的，还活着的霜狼兽人。

那些杀害加拉德的红步兽人已经非常可怕了。他们用双手将动物的血涂抹在自己的身上和脸上，而这里的红步兽人简直就是一群野兽。不，不是野兽，杜隆坦纠正了自己的想法。野兽都是天然的生物，站在他面前的这些怪物根本就是噩梦的化身。

他们并不只是在身上按了几个干血印。他们让全身都浸透了污血，仿佛是穿上了一件血色的衣服。一层又一层干血覆盖在他们的胸膛、手臂和腿上。想要猜出他们最初泼在身上的血是什么颜色或者他们变成这幅样子有多长时间根本不可能。春天刚刚出现的苍蝇正群集在这些怪物的身上。也许他们曾经是兽人，但现在这些冲向霜狼狩猎队的怪物无疑只是一群疯子。

一名女性怪物披散一头乱发，圆睁着狂野的双眼，高举长矛向杜隆坦扑来，她的矛刃上还闪动着狼血的光泽。杜隆坦从利齿的背上跳下。利齿早已熟悉主人的动作，当杜隆坦全力对付攻来的敌人时，他已经转到左侧，全力一跃，冲向正朝梅拉克挥起一柄钉头锤的另一个红步怪物。狼张大双颚，锋利的

牙齿就像他的皮毛一样雪白。那个怪物的脖子瞬间便落入了两排利齿之中。红步怪物倒下了，拍起一片积雪和灰烬。他的黑红色血液也喷涌而出。

德拉卡还留在寒冰的背上，一人一狼围绕空地的边缘疾速驰骤。德拉卡不停地举起角弓，射出一支又一支利箭。一个红步怪物从篝火中抓起一根燃烧的木棍扑向寒冰。很快，杜隆坦就嗅到了皮毛烧焦的气味，听到寒冰发出痛苦的咆哮，但那个红步怪物也被两支箭射穿喉咙，倒在地上。

杜隆坦很高兴自己选择了裂斩而不是雷击，他不想在利齿的背上消灭这些怪物。他现在更愿意逼近到距离他们只有几寸远的地方，用暴怒的眼睛盯住他们，嗅到他们身上干结腐败的血腥气味，砍开他们的胸膛，看着生命的火焰在他们的眼睛里熄灭，或者直接砍掉他们的头颅。他以前从没有真正恨过谁，但现在，他疯狂地憎恨着这些敌人。

他陷入了那种完全集中杀意之后的恍惚状态，任由手中的钢刃去寻找血肉或者阻挡攻击，他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也不知道自己杀掉了多少红步兽人，他只知道，要让这种怪物永远再无法对他人犯下他们曾经对霜狼兽人犯下的罪恶。终于，他的身上全是汗水和血浆——其中有一些血是属于他自己的。他的动作慢下来，眨了眨眼睛，才看到这片空地上已经是尸骸狼藉。大部分尸体都是那些可怕的，被苍蝇覆盖的红步怪物。但他看见德拉卡跪倒在已经一动不动的古拉克身边。

“他死在了三个敌人的围攻下，”德拉卡说，“他把那三个敌人全都干掉了。”

杜隆坦发觉自己喘息得无法开口，便只是点了点头。热爱诵唱洛克瓦诺德的古拉克如果知道他也为自己赢得了一首英雄颂歌，一定会很高兴。梅拉克和克鲁格拉正在忙着割断捆住其他霜狼兽人的绳子。杜隆坦又停顿了片刻才完全恢复清醒，这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心如寒冰的事实——所有俘虏都是成年人。

“孩子们！”他喊道。他大步走向那些得救的俘虏，根本不在乎是否踩到了红步兽人的尸体——他们根本不是兽人，他们是疯子，堕落的食肉兽，他们的死亡并不比他们的生存更值得尊敬。“出了什么事？他们在哪里？”他抓住格鲁卡格的衬衣前襟，大声吼道。

“他们逃走了！”格鲁卡格说道。他的声音几乎像是啜泣。他和所有这些刚刚被解救的俘虏都是一脸绝望而震惊的表情，但杜隆坦没有时间向他们表示同情。格鲁卡格继续说道：“当我们遭到攻击的时候——他们全都逃进了树林。”

“一些红步兽人去追他们了。”卡葛拉说，“但他们全都是空着手回来的。孩子们一定是逃走了。”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杜隆坦追问他们。他现在还在对这些成年人感到恼恨。古拉克和诺卡拉正是因为这些糊涂的家伙选择夜间逃亡才失去了生命，而一想到那些孩子……

“就在半天以前。”格鲁卡格说，他的声音依然显得沉痛哀伤。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片森林对于三个孩子而言有太多的危险，而且他们之中的两个人还太过幼小。野狼很少会攻击成年兽人，但小兽人会成为它们美味的猎物。春天还会滋生许多毒虫，它们的叮咬很有可能是致命的。刚刚从冬眠中醒来的毒蛇大多数还无法迅速逃离高大的生物。当有孩子靠近的时候，它们也许会选择攻击。

而夜晚就要到来了。

“快，”杜隆坦发出命令，“我们要尽全力找到他们。”现在他只能希望众灵能够指引他们。霜狼的孩子这时肯定已经被吓坏了。

但众灵并没有向他们显示仁慈。六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毫无收获，寒冷而痛苦的黑夜已经包围了他们。杜隆坦的队伍不得不放弃搜寻，在这种黑暗中继续寻找绝对是愚蠢的。红步兽人抢走了霜狼俘虏的大部分衣服，并且完全没有给他们食物和水。现在他们的状况都已经很糟了。在这种令人绝望的黑暗里，他们的孩子很可能就昏倒在几步以外，而这些寻找他们的人只会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却毫无察觉。

卡葛拉开始无声地啜泣，德拉卡用一只手臂环抱住她。杜隆坦只能强行压下怒火，不让自己冲卡葛拉他们吼叫。他知道他们已经吃尽了苦头。

“霜狼的孩子是坚强而且聪明的。”德拉卡自信地说，“莎卡萨还在他们身边。当我被流放的时候，年龄也和莎卡萨差不多，我活了下来。我们明天会带着整个氏族来这里寻找他们。”她看着杜隆坦，“难道不是么，亲爱的？”

“我们会的。”杜隆坦做出承诺，但他没有足够的信心能多说出哪怕一个字。

返程的道路寒冷，漫长而又寂静。杜隆坦想不起自己的心何时曾经感到如此沉重，就连加拉德在他眼前遇害的时候也不曾如此。德拉卡走在他的旁边，而杜隆坦完全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在竭力思考自己所见到的一切，试图理清这其中的脉络。

除非……他做不到。这根本不是一个兽人氏族，完全是一群疯子。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为父亲的去世感到高兴，至少父亲不会像他一样亲眼见到这样无法想象的、可怕的堕落。以众灵之名，这些红步兽人到底变成了什么？他们真的还能被称作为兽人吗？一个兽人杀死另一个兽人并不少见，冒犯尸体的行为非常少，但也不是绝无仅有。

但以尸体为食……

“杜隆坦！”奥格瑞姆的声音将杜隆坦从黑色的沉思中惊醒。他的副手正骑狼奔出氏族营地来迎接他们，“你们找到他们了！”

“没有全找到。”杜隆坦语音沉重，“我们失去了诺卡拉和古拉克。还有……孩子们在我们找到他们之前就逃走了。”

听到诺卡拉和古拉克的噩耗，奥格瑞姆的神情变得黯然。但是当杜隆坦提到孩子们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又兴奋起来。“是的，”他说道，“他们逃出来了。”

“妈妈！”充满喜悦的尖叫声响起。

“妮兹卡！莎卡萨，柯尔古……”

杜隆坦惊愕地看着三个走失的孩子骑在狼背上从营地中跑出来。两个最小的孩子扑向了他们的母亲，以小孩子特有的那种无所畏惧的勇气从狼背上直接跳起来，落进充满爱意的怀抱。莎卡萨跳下狼背，冲向卡葛拉。当这个女孩问道：“那……爸爸在哪里？”的时候，卡葛拉立时变得满脸惨然。杜隆坦只觉得哀伤刺痛了自己的心脏。

盖亚安站在篝火光亮的边缘，等待着他们。“真高兴你们回来了，我的儿子。”她说道，“我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接待我们的来访者。”

杜隆坦完全糊涂了。“来访者？”为什么她会管回家的孩子叫“来访者”？

“氏族学识中没有关于这种境况的记载，”盖亚安还在继续说着，“德雷克塔尔说他们是众灵派来的。考虑到正是他们带回了我们的孩子，我向他们表达了诚挚的欢迎。”

杜隆坦本以为自己今天遭遇的意外已经够多了，但看样子，家中还有一件足以让他大吃一惊的事情在等着他。他的目光越过盖亚安，看到了母亲所说的那三个人。

他们的双腿都像塔布羊一样向后弯曲，个子甚至比最高的兽人还要高。火光照亮了他们蓝色的面孔和头顶的弯角，还有一双天空颜色的，闪亮的眼睛。

这些陌生的脸上带着羞赧、快乐的微笑。

“德莱尼。”杜隆坦喘了口气。

第二十章

杜隆坦曾经隐约瞥到过那些德莱尼。他知道他们个子很高，皮肤呈蓝色，有尾巴和角，还有蹄子。但他从不曾接近他们，体验到他们是多么气势迫人——即使是当他们站在数量远超过他们的兽人中间，低头向他露出微笑的时候，杜隆坦还是会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一种神秘的压迫感。男性德莱尼像兽人一样肌肉虬结，魁梧健壮，就连女性德莱尼也有着健美的身材，看上去强韧有力——而且还比杜隆坦要高上半头。

“是他们救了我们！”妮兹卡说，“当那些……那些坏兽人攻击我们的时候，爸爸要我们逃走。我们逃了。后来没多久，德莱尼就找到了我们！”她有些犹豫地看着杜隆坦，“我本来也想要从他们面前逃走，但爸爸一直都说，德莱尼不会伤害我们。那些追赶我们的……”

妮兹卡的声音低了下去。她显然是想起了那些恐怖的情景，一张小脸也皱缩起来。听到这些孩子并没有见到最可怕的事情，杜隆坦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不应该让他们看到亲爱的父亲像塔布羊一样在雪中被宰杀。

杜隆坦叫来格鲁卡格，低声对他说道：“带孩子们回屋里去，给他们喝一些星星花茶，让他们今晚好好睡一觉。等他们醒来的时候，只需要告诉他们诺卡拉和古拉克牺牲了，不要和他们说具体的细节。”至少莎卡萨很快就需要知道事实真相了。她已经到了可以上战场厮杀的年纪，应该知道她将要面对的是怎样一种敌人。但另外两个孩子还很小，不需要让更多的恐怖去折磨他们的梦境。

“说晚安，向援救你们的人再次致谢，然后格鲁卡格会照顾你们。”杜隆坦说道。柯尔古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被妈妈抱在臂弯里，伸出双手拥抱了一名德莱尼女性修长的脖颈。那名德莱尼的脸上闪耀着温柔的光亮，杜隆坦不由得惊奇地摇摇头。这个世界，肯定不再像它曾经那样了。它的确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至少在这件事上，这个世界还有好的一面。

三名德莱尼中唯一的男性认出了德拉卡，便用一种如音乐般婉转的声音喊出她的名字。德拉卡走向他，热情地握住他伸出来的手，用有些生硬的德莱尼语言说了几个词。男性德莱尼做出一个夸张的手势，指了指天空，装作要逃跑的样子。德拉卡则仔细倾听他的回答。当孩子们从篝火旁边离开之后，德拉卡才说道：

“戴斯卡奥说他们看到了……”德拉卡应该是本打算说出“逃兵”这个词，但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事之后，她也像杜隆坦一样，无法再斥责那些人了。“昨晚他们看到了诺卡拉一行人。他们知道红步兽人正在这一带活动，所以当他们看见我们的detishi……孩子们的时候，就非常担心会出事情。他们一直跟踪诺卡拉，正因为如此，当孩子们逃走的时候他们才能及时施救。”

“Detishi。”戴斯卡奥重复了一遍，将双手放在心口。杜隆坦回忆起德拉卡在几个月之前说过的话，那时他们刚刚逃出霜火岭：在这一点上，德莱尼和霜狼是一样的。他们深爱着他们的孩子，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孩子。

他们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任何孩子，杜隆坦心中想。我们是否会为他们做同样的事？杜隆坦知道答案，并因此而感到一阵羞愧。

“Detishi，”杜隆坦也模仿德莱尼的手势，并将这个词重复了一遍，“孩子。”

“孩……子。”戴斯卡奥重复着杜隆坦的话，点点头。他看起来很哀伤，又指着被援救的兽人说了些别的话，并摇摇头。

“他们很后悔无法拯救这些成年兽人，他们只有三个，而且他们不能再让孩子们冒险了。”

“告诉他们，我们理解他们的苦衷，并对他们万分感激。”

德拉卡露出为难的神色，“我试试。”她似乎成功了。德莱尼看起来很高兴，向她和杜隆坦露出温暖的微笑。德莱尼从来都不是兽人的敌人。严格来说，现在他们也不是兽人的朋友。但此时此刻，这些对杜隆坦都不重要。

“坐下吧。”他一边对德莱尼说，一边摆出坐下的姿势。德莱尼们有些犹豫地照他的话做了，“请分享我们的食物和篝火。为了我们的detishi，这是我们最起码的感谢。”

从眼角的余光中，杜隆坦瞥到盖亚安正坐在篝火边缘，双臂在胸前交叉，一张面孔硬得就像是石块。

***

再没有人被允许单独离开营地，巡逻队的数量增加了一倍。紧张情绪在氏族中引发了争论和斗殴，因为更多的人被派遣去进行巡逻，狩猎活动也减少了，这意味着氏族获得食物的机会也在变少。但在那一晚的恐怖事件之后，没有人反对这种安排。

春天的阳光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寒冷灰暗变成燥热刺眼。营地周围的平原还没有足够的绿色可以被称之为草原，零星分布的几片草地很快就被太阳烤焦了。湖水依然无法饮用，而且焦热的太阳（在如此遥远的北方出现这种气候还真是奇怪）似乎很想把这片湖烤干。随着水位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腐烂尸体被暴露在阳光中，开始散发臭气，天可怜见，死在那里的幸好还只有野兽。

谢天谢地，藏在大石头下面的泉水还能够为他们提供饮水，但现在流出的水也要比最初的时候浑浊。虽然大型猎物已经彻底消失了踪影，小一些的猎物总算还能为氏族提供足够的肉食——至少现在还是如此。有一次杜隆坦对德拉卡说，她是全氏族中唯一变胖而不是变瘦的人。他的妻子只是平静地回应说，如果她肚子里的孩子将来不为了他的这句话而抽他的耳光，那么德拉卡自己也一定会狠狠地抽他。他们一同大笑起来。杜隆坦将妻子拉到怀中。在不算太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在彼此的怀抱中逃开了他们的世界。

氏族中没有人再谈论离开或者是正式向杜隆坦的领导权发出挑战，但杜隆坦不需要听到族人们哀伤的言语就能知道，他们正在受苦。他去找德雷克塔尔，恳求盲眼萨满与众灵沟通，询问到底该怎样做。“我们有一处水源，有一种食物来源，”杜隆坦说，“但如果我们失去其中一个，氏族就会死亡。我们没有水果，没有谷物和种子。我们需要帮助，德雷克塔尔！”

极少会失去耐心的老兽人这次也开始变得不耐烦了，“众灵不是狼群，会听从我们的召唤来到我们面前，加拉德之子！”他厉声喝道，“他们是自然元素的精华。他们愿意与我们联系，完全是我们的幸运！我是一名萨满。我的任务是在它们出现的时候倾听它们的声音，并告诉你，我的酋长，它们都说了什么。而如何应对它们的消息——或者当它们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做——这都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

德雷克塔尔说得没有错。听到老萨满如此直接地说出这番话，杜隆坦感到面皮一阵发烧，但他已经用尽了一切手段。他召集自己的助手们，毫无保留地陈述了眼前的严峻形势。奥格瑞姆愁眉不展地用树枝在泥土上画来画去。盖亚安默然坐在一旁，双手交叠在膝盖上，只是倾听儿子的讲述。德雷克塔尔显得筋疲力尽，即便是坐着，还是要沉重地靠在他的手杖上。德拉卡坐在丈夫身边，一只手按在自己鼓起的肚子上，听着丈夫说话，给予他无声的支持。

“众灵曾经以红樫鸟之形为我们送来信息，”杜隆坦说道。他能够听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沮丧，他正在拼命摸索哪怕最后一点希望，“德雷克塔尔，你的萨满有没有看到任何能够指引我们的征兆？我说的不是幻影或者音讯，而是更加实在的迹象。也许是朝某一个方向前进的蚂蚁或者鸟雀，或者植物生长的形态？”

德雷克塔尔叹了口气，揉搓着额角，仿佛在感到心痛。帕尔卡说道：“我们一直在密切注意万物的生长，就如同我们利用草木作为药剂。我们……嗯，

整个大自然就仿佛仍然处在冬天，或者也许是秋天——我发现了一些蘑菇，它们通常只生长在秋季。”

杜隆坦有些好奇，现在一直没有下雨，蘑菇又怎么能生长出来？但他马上就将这个念头甩到了一旁。萨满似乎对这个问题并不关心，对于这种事情，他们显然要比他了解得更多。

“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蘑菇会在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地方生长，只要它们是可以吃的就行。”奥格瑞姆说，“它们能吃吗？”

帕尔卡摇摇头：“我以前从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蘑菇，我可不会冒险吃它们。”

失望如同一把匕首刺穿了杜隆坦。只有一种植物似乎还在生长，却还是一种可能有毒的植物。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好吧，”他说道，“如果有植物在生长，即使它们对我们没有用处，也许还会有另一些东西也能生长出来。”

***

什么都没有。不过，当一群鸟从空中向东北方飞去的时候，杜隆坦宣布将组建一支新的狩猎队追踪它们。那些鸟也许会去有水的地方，水源很可能会吸引来大型猎物。即使这些都没有，至少弓箭手能够射下几只鸟来做成烤肉。这是他们一段时间以来看到的最有希望的迹象了。

“我和你一起去。”德拉卡对杜隆坦说。

“这次不行。”杜隆坦坚定地拒绝了妻子。

“我不弱于你的任何一名战士。”德拉卡说道。她的话没有错。也许她不具备男性兽人的孔武彪悍，但她要比杜隆坦所知道的其他所有女性兽人都更加强健，而且速度快得像蛇一样。

他们正躺在毛皮床褥上，杜隆坦侧过身，看着自己的妻子。“德拉卡，”他低声说，“我知道你能够保护好自己。如果换作其他时候，我会对你说：‘老婆，和我一起去打猎吧，等孩子生出来，就给他一支长矛。’”

德拉卡“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喜欢你这样说——她一定会拿起长矛，立刻杀掉一头塔布羊。”

“我丝毫不怀疑她会那样做。”杜隆坦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妻子，但他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只是现在可能没有塔布羊可以让她猎杀。德拉卡，现在是非常时期。氏族中除了你以外，再没有其他女性怀孕。我很担心你会因为喝到不好的水或者食物不足而失去这个孩子。而且外面还有红步兽人……”

“我明白你的恐惧，我也有着同样的恐惧。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你是对的——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不应该盲目参加战斗。”

杜隆坦感到一阵宽慰：“那么你答应留在家里了？”

“我会作为弓箭手参加狩猎，并且一定只会在远处进行攻击。”杜隆坦愣了一下。片刻之间，他有些生气，然后又笑了起来。

***

狩猎的号令得到了普遍欢迎。杜隆坦召集了十名队员，其中半数是弓箭手，因为他们也许只能找到一些鸟。当队伍集结准备出发的时候，人群中充满了笑声和喧哗声。

“看上去几乎就像是过去一样。”奥格瑞姆说道，他正看着那些猎人们。即将出发的猎人纷纷与他们挚爱的亲人道别，洋溢在他们脸上的不再是严峻和坚毅，而是灿烂的微笑。

“已经没有什么还和过去一样了，”杜隆坦说，“不过，能看到这些真好。”

奥格瑞姆斜着眼睛看了看太阳：“这里的阳光简直比霜火岭的还要强。”杜隆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对此一直都只字未提。这又有什么可说的？

片刻之间，尽管身处于一片欢声笑语中，他却被一阵绝望抓住了内心。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一天又一天地为了生存而挣扎？他回忆起自己充满故事、游戏、熟睡和美食的童年。那时的四季都是那样丰富和充实。冬天也许很萧条，但春天总是会到来。那是个美好的童年。那么他的儿子或者女儿的童年又会是什么样子？他的孩子还能够活着见到童年吗？他没有对德拉卡说过这些话，但他一直都在为自己的妻子感到担忧。她总是吃不到足量的，有营养的食物，也没有足够的净水饮用……他没办法满足她的任何一点需要。

他一直对古尔丹的提议嗤之以鼻，因为他知道，术士承诺的愿景不可相信，而他所要求的代价却无可逃脱。就连迦罗娜也警告过杜隆坦，要小心她的绿皮主人。但现在他们又能过上怎样的生活？大自然更是不可相信，而他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的族人都因为可能得到新鲜的肉食而兴奋，即使那只是一些鸟肉。他们需要那些肉。缺乏食物已经不再是一种需要忍耐的艰苦——它已经变成了决定生死的因素。杜隆坦怀疑有许多年长的霜狼兽人都在偷偷将食物留给年轻的族人，所以现在他们都已经变得瘦骨嶙峋，只是在靠清水和意志力活着。

这些根本就不够，即使是霜狼，也不可能仅凭坚强的意志活下去。用来掩埋尸体的石块要比这片土地能提供给他们的其他任何物资都充裕得多，而这种苦涩的收获每一天都在增长。从他们来至此地直到今天，这片平原上已经立起了十七座石冢。杜隆坦摇摇头，甩掉这个阴郁的想法。现在想这些是不合适的。谁又能知道，他们跟着那个鸟群会有怎样的收获？一直以来，春天本身就象征着希望。

想到春天，他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让他们在离开前装满水囊，”杜隆坦对奥格瑞姆说，“我们不能指望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干净的水。”

奥格瑞姆点点头，调转猛咬，向骑上狼背的猎人们跑去。他们很快就向泉水跑去，只有奥格瑞姆留在后面等待杜隆坦。杜隆坦则在等待着德拉卡。

德拉卡在寒冰那里遇到了一点麻烦。那头巨狼坐在地上，拒绝让德拉卡骑乘。德拉卡抬头向走过来的丈夫瞥了一眼，脸上尽是一副恼怒的神情。

“如果这是你的话，”德拉卡说，“我一定会狠狠抽你的耳光。”

“如果是我，就不会有这种事了。”霜狼兽人对待彼此都很粗鲁，就算是表达关爱也经常会给对方留下点淤伤。但他们从不会冲和他们有羁绊的这些狼动手。

“也许你能劝劝他。”德拉卡喃喃地说道。杜隆坦来到这头从还是一只幼崽时就待在父亲身边的巨狼面前，挠了挠他的耳朵后面。寒冰呜咽一声，猛地仰起头，认真嗅了嗅空气。

杜隆坦又想伸手拍抚寒冰，但他的手停在了半路上。他想起老祖父山喷出火焰河流，摧毁霜狼村庄的那天晚上群狼发出的长嚎。

他急转过身，向他的狩猎队望去。现在他才看到，那些狼多多少少都显得有些悲伤。有几头狼也像寒冰一样顽固地坐在地上，迫使他们的骑手不得不回到地面上。另一些本已经向平原边缘跑去的狼现在又折返回来，耳朵紧贴在头上，丝毫不在意骑手们停下或转向的喝令。

“大地饿了！”

怪诞而可怕的喊声听起来几乎不像是德雷克塔尔的声音，他在一、两个小时前就回到了自己的小屋里。那时他说自己觉得很不好，需要休息。现在，他跌跌撞撞地从小屋中跑出来，没有人护持。他只是不停地呼喊着一句话：“大地饿了！大地饿了！”

杜隆坦向猎人们转过头。在他身边，寒冰伏低身子，连声长嚎。这头巨狼在颤抖。杜隆坦将双手拢在口边喊道：“回来！马上回来！”

一些还在汲水的猎人听到杜隆坦的喊声，调转座狼向营地跑来，但也有一些人发现他们的狼像寒冰一样只是惊恐地匍匐在地上，动也不动。

“大地饿了！”

的确如此，就在全体霜狼氏族满心惊恐，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阵如同砾岩被碾碎的低沉声音骤然响起，就像是……有人在磨牙齿。

四名部落猎人脚下的地面突然消失了。他们和他们的座狼也随之不见了踪影，只剩下地面上一个完美的圆形，还有代表死亡到来的绝望尖叫。

大地饿了，它在吞噬他们。

第二十一章

距离灾难现场最近的人立刻跑过去施以援手，但巨大的黑洞还在扩张。更多泥土、青草、兽人和狼跌落进去。杜隆坦看到格鲁卡格拼命想要抓住洞口边缘，一双瞪大的眼睛里尽是恐慌。随后，他所在的地方也塌陷了。无底的大洞就像是隐藏在地下的一头怪兽的巨口。

还能够逃走的人都在向四面八方奔逃，只想跑得离那个深坑越远越好。洞口还在迅速扩张，不断吞进新的牺牲品。杜隆坦意识到，尽管洞口距离营地还远，但它扩张得如此迅速，营地现在也面临着危险。察觉到这一点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营地中的兽人们纷纷从愕然与木讷中惊醒过来，转过身，以最快的速度朝远离洞口的地方逃去。

利齿在杜隆坦身下颤抖着，但他压抑住了自己逃亡的本能。寒冰还缩成一团，拒绝移动。杜隆坦伸出手，将自己怀孕的妻子拽到利齿的背上，他不得不将父亲的霜狼撇下，如果寒冰还无法找到自己的勇气，就只能成为大地的食物了。

在飞速逃亡的时候，杜隆坦回过头瞥了一眼，看到还有很多人也像寒冰一样，因为恐惧而呆立在原地。他的族人们都很勇敢，能够毫无畏惧地与敌人战斗，但有谁能想到，大地会突然在他们脚下崩塌。土地一直在为他们提供食物，支撑他们生息繁衍，现在为什么又突然变成了他们的敌人？

德拉卡紧紧地抱着丈夫。杜隆坦觉得他们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便要把她从利齿的背上抱下来。她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自己滑下狼背，敏捷地落在地上。她腹内孩子的生命对杜隆坦而言要比妻子的骄傲更重要。但是当杜隆坦调转利齿，冲回去拯救其他人的时候，德拉卡在他身后高喊：“力量与荣耀！”

德拉卡曾经被氏族放逐，但她比杜隆坦认识的其他所有族人都更像是一位霜狼。他会回到她的身边，一同养育他们的孩子。杜隆坦全不在意自己的直觉发出的阵阵哀嚎，坚定地催赶着利齿。他的朋友也毫不迟疑地执行着他的命令。他抓起卡葛拉，这位女兽人还紧紧抱着妮兹卡。利齿迅速跑回到牢固的地面上。其他霜狼兽人也纷纷学习他们的酋长，战胜心中的恐惧，冲回去救助同胞。

大地的巨口还在扩张，饥饿的怪物还远远没有餍足。杜隆坦想起另一个氏族的兽人曾经向他描述过大海——潮水向前猛扑，又退回海中。只是他面前的这一阵不可阻遏的“潮水”只有一个方向——向外。

饿了。

杜隆坦抓起更多霜狼兽人，他的狼始终没有减慢速度。当他催赶利齿再一次跑向巨坑的时候，萨满的诵唱也达到了炽烈的顶峰。德雷克塔尔已经躺倒在地悄无声息了。杜隆坦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

他遇到一个正在奔逃的小男孩——柯尔古。杜隆坦弯下腰，伸出粗大的棕色手臂，把柯尔古抓起来。小男孩趴在他身前。杜隆坦发现他并没有哭泣，甚至脸上已经没有了任何表情，只是圆睁着一双因为过于恐惧而无法闭起的大眼睛。

然后——那种恐怖的，有节律的咀嚼声停止了。旷野中只剩下了萨满的诵唱声和悠长的狼嚎声。没过多久，狼群的歌唱也停止了。现在杜隆坦只能听到萨满对大地之灵的祈祷，恳求它能平静下来，放过霜狼的生命和他们的家园。

杜隆坦将柯尔古放进卡葛拉的手臂，回头扫视周围。现在他全身都是汗水，口鼻都在拼命地喘息，因为用力过度，还有——是的——恐惧。

再没有什么东西落入那张大口中，大地的饥饿感看来是得到满足了。

灾难过去之后，低声的啜泣响起，很快就变成了哀悼亲人的哭号。杜隆坦的喘息缓慢下来。看到围出营地边界的石块和巨坑之间只剩下了几尺宽的地面，他不由得又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绳子！”杜隆坦喊道，“我们必须援救掉下去的族人！”

“不！”德雷克塔尔一边在帕尔卡的搀扶下站起身，一边高声喊道：“杜隆坦！你在哪里？决不能让任何人靠近它！”

杜隆坦催赶利齿跑到盲眼萨满身边对他说：“但他们也许还活着！”

德雷克塔尔摇摇头，“不，”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即使他们还活着，也快死了。大地已经告诉我，它太饥饿了，快要被饿死了……就像我们一样。那些霜狼落得太深，就算是还能活着，水之灵也会将他们裹挟到这个世界最深处的黑暗中。他们已经与大地之灵和火之灵融为一体，我们再也没办法找到他们了。大地之灵就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也只能相信是如此。”

杜隆坦滑下利齿的脊背，在盲眼萨满的耳边低声问：“大地之灵也像火之灵一样了吗？它也转向了毁灭？”

他想起了德拉卡说过的一段话，那时他的妻子刚刚从流放中回来，第一次与他共度仲夏日。一种枯萎的疾病正在蔓延，不过暂时还没有到这里。一切都变得病态，丑陋。不是死亡，而是先被扭曲。

德雷克塔尔伸出手，寻找杜隆坦。杜隆坦将老萨满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天晚上，火之灵向我发出呼唤，”老萨满说道，“我及时听到了它的呐喊声，才让我们能够逃生。尽管我们的生活毁了，但我们毕竟还能活下来。但最近，众灵的声音变得越发微弱。当我搜寻它们的时候，甚至无法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大地之灵曾经非常努力地想要警告我们——非常，非常努力，但我……我没有能听到……”

狼听到了。作为本身属于大自然的生物，他们和众灵的关系要比崇敬众灵的兽人更加密切。他们能够感知到众灵，并连续两次向兽人发出了警告。杜隆坦暗自发誓，从此时起，他会仔细观察狼群，就像他向萨满寻求警告一样。

“它们到底怎么了，德雷克塔尔？”杜隆坦又问道，“火焰和大地？它们……它们死了吗？”

德雷克塔尔摇摇头：“不，没有死，只是沉默，并且饱受折磨。现在就连水之灵的声音也变得非常微弱，还有空气之灵……空气之灵正在痛苦中挣扎。”

一阵寒意涌过杜隆坦全身。水之灵。如果没有了水，还有什么生物能够生存？“你说水之灵怎么了？是水之灵带走了掉下去的霜狼？把他们带进了大地最深处的黑暗里？”

“水之灵，”德雷克塔尔喃喃地说道，“水之灵。正是水之灵让大地之灵饥饿难忍。正是水之灵在地面以下一口口吃掉了大地之灵。所以大地之灵才需要进食……”

“那眼泉水。”杜隆坦说道。现在已经太晚了，他又想起突然生长出来的蘑菇。蘑菇只会在潮湿的地方生长——水之灵已经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众灵的警告都失败了，现在，更多的霜狼兽人和他们的坐骑化为乌有，被填进了大地之灵空虚的肠胃中。“我们不能再靠近那眼泉水了，是不是？”

“深洞。”德雷克塔尔只说了这一个词，但杜隆坦已经从中得到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

奥格瑞姆来到他的酋长和朋友身边，德拉卡也和他在一起。“更北方还有水，”奥格瑞姆说，“雪。”

“没有生物能活在雪中。”德拉卡说。

杜隆坦努力回想着自己对北方的了解。“那里有生物，”他说道，“他们一定能在那里找到食物。”

“其他生物。”奥格瑞姆说。

杜隆坦点点头。“狐狸必须吃肉，所以那里一定有兔子。还有老鼠，它们必须吃植物的根茎……还有苔藓。那里会有水，水里还有鱼，我们会活下来。”

当杜隆坦和奥格瑞姆谈话的时候，帕尔卡一直在与德雷克塔尔低声交谈。老萨满现在显得更平静，更清醒了一些。他开了口。

“是的，”他说道，“我们要去北方，尽可能向北。我们会到达众灵圣地，就像很久以前的那位霜狼酋长。我们绝不能去南方。”德雷克塔尔坚定地摇摇头，“我们在那里将无法找到众灵，它们在北方，它们正在尽可能向北退缩，我们也必须随它们一同撤退。”他将失明的双眼转向杜隆坦，“我的酋长……也许我们能帮助它们，治愈它们。”

听到老萨满的话，希望在杜隆坦的心中升起。“治愈众灵？”他从没有想过，也许众灵也会需要救治。但德雷克塔尔已经确定它们正在痛苦之中。“我们怎么可能救助众灵？”

“我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做到……”

“那么，”杜隆坦替老萨满把话说完，他肃穆的声音中充满敬畏，“也许众灵就能治愈这个世界。”

第二十二章

萨满抚慰大地之灵的努力拯救了绝大部分族人。霜狼在这场灾难中一共损失了七个人。值得庆幸的是，死者之中没有孩子。巨坑中再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也许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幸运。如果真的有人在那个深渊中呼救，杜隆坦不知道能不能阻止自己或者其他人去救援他们。

那个巨洞一直敞开着黑色的大口，让人们时时都能看到在这个德拉卡和德莱尼的避难所旁边出现的这座巨型坟墓。许多个月以来，这里一直都是霜狼兽人的家。现在，他们要再一次离开家园了。

有些时候，杜隆坦重新考虑他是否应该拒绝古尔丹。他知道，现在营地中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但这一次，他至少有了一个答案。在哀悼逝者最初的伤痛过去之后，等族人稍稍平静一些的时候，他召集全族，向众人转述了德雷克塔尔的话。

“我们睿智的萨满相信，如果我们向南方走，如果我们加入部落，与古尔丹结盟，众灵就再也无法与我们交谈了。”他对众人说道，“但如果我们向北走，去众灵圣地，也许我们就能救助它们。”

“我们？救助众灵？”卡葛拉问，“为什么它们会需要我们？”

“这些灾难——严酷的冬天，老祖父山，大地崩塌——我们以为它们的发生是因为众灵在与我们为敌，但我们错了，这是它们在向我们求救。可以认为，它们生病了，失去了控制。”杜隆坦深吸一口气，“德雷克塔尔认为它们有可能已经濒临死亡，就像这里的草木正在枯死。”

“什么？”莎卡萨喊道，“这怎么可能？它们是自然之灵！它们是不可能死的！”

德雷克塔尔将手杖在地上顿了一下。“听我说，请听我说！”当众人的喧嚣声平静下去之后，他才继续说道，“我只是一名谦卑的萨满。我一直在敞开心灵，倾听众灵的声音。在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众灵都在和我说话。他们警告我会出现火焰的河流，也在今天向我发出警告，但我没有能及时听到它们的警告。就像火之灵一样，大地之灵和水之灵现在也病了。也像火之灵一样，它们呈现出污浊与暴力的形态。它们正在向我们寻求援助。”

“但……去北方。”有人在低声嘟囔。

杜隆坦又向前迈出一步。“如果野兽能居住在遥远的北方，霜狼兽人也可以，”他说道，“我们会找到生存的办法。这将会很难，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能留在这里，我们也不应该去南方。”

他看着一个又一个族人的脸，压低声音说道：“我知道你们都很心痛，我知道在这过去的几年中，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失去了。我们被迫搬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来过。每一次，我们都会失去朋友，伴侣和孩子。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只要能给你们一个真正的家。但众灵不相信的人，我也不会相信，而且我不会在众灵向我们大声求援的时候让霜狼背弃众灵。”

族人们都用凄凉哀伤的眼睛看着杜隆坦，但杜隆坦也看到了不止一个人在向他点头。“很好。我们要搜集一切可以携带的物资。明天早晨，我们就要出发向北。尽量向北走，直到众灵圣地，就像很久以前的一位霜狼酋长那样。一直以来，霜狼都坚守着自己的荣誉，这一次我们也要伴随着我们的荣誉一同上路。”

那天晚上，霜狼们都在家中做着第二次离开家园的准备。杜隆坦不禁开始沉思，自从他成为酋长之后，自从冬天第一次开始变得漫长之后，霜狼又写下了多少洛克瓦诺德？

他必须做些事情，以免自己过深地沉陷到恶劣的情绪之中。当然，他现在有大量的工作要完成。首先，他与他的助手们进行商议，制定北行的因应策略。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盖亚安在这件事上异常坚定。

“你的父亲会不遗余力地照顾这个氏族，”她说道，“霜狼兽人也和北方有着深切的联系。众灵圣地在卷轴中经常会被提起，所有兽人都崇敬众灵，但我们和众灵之间有着独特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将为这一次远行感到高兴。”

德雷克塔尔赞同地点点头。“我们能够彼此帮助，众灵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众灵。”

奥格瑞姆叹了口气：“这个地方肯定无法成为我们的家。我不知道在北方该如何生存，但我知道，任何地方都会比有毒的湖沼和饥饿的大地更好。”

“大多数氏族都有祖先的家园，”德拉卡说，“但并非是所有氏族。一些氏族是流浪民族，就像我们曾经那样，跟随迁徙的兽群走遍了德拉诺。我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氏族，我将很高兴告诉你们，他们是如何长途远行的。”

盖亚安看着德拉卡。“你让我有了一个想法，”她说道，“我会仔细查看我们的卷轴，看看上面是否记录了我们的先人在流浪途中积聚的智慧。”

因为德拉卡的经验和盖亚安的研究，霜狼氏族很快就对于这次远行有了很多构想。盖亚安发现一份配有草图的卷轴上讲述了如何用细小的树干做成长杆，一端作为顶部捆扎起来，另一端撑开作为底部，以此作为小帐篷。另一份卷轴的内容则是一种大帐篷的搭建方法，这样的帐篷可以供多个兽人同时居住。

“在这些骨架上覆盖皮革，帐篷就完成了。”盖亚安说。杜隆坦正仔细端详卷轴上的图样。

“是的！”德拉卡兴奋地说道，“我见过这样的帐篷！这些木杆，有时候也可以用大型野兽的长牙代替。当兽人随兽群迁徙的时候，它们还能派上别的用场。”她一边说，一边拿起两根小柴枝做示范，“那些兽人会将两根这样的长杆一端绑在一起，另一端撑开，形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尖端被拴在狼身上，底边拖在地上。在两根长杆之间会挂上动物的皮革，里面放置他们打算一路携带的物品。”

“为什么不直接把东西放在狼背上？”杜隆坦问。

“货物的重量最好被分散开，”德拉卡回答道，“而且这样，狼就能驮运可能体积过大，不好放在他们背上的物品。在不易行走的地形中，比如砾石地带和雪原，这样也更有利于狼的行进。”

奥格瑞姆看着德拉卡手中的柴枝，又看看卷轴，向两名女子抬起头。“杜隆坦，”他说道，“如果我们全都在战场上被杀了，只要氏族还有她们两个，那些人大概就不会想念我们。”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杜隆坦说。

带着这些新得到的智慧，杜隆坦访问了一个又一个家庭，帮助每一个人进行准备。他会因为孩子们说的小笑话而开怀大笑，会建议族人该带上哪件武器，哪件武器已经无法修复，不如丢掉，并帮助大家组装驮运物品的架子。

狼一点也不喜欢身上被绑上杆子的感觉。但无论如何不高兴，他们还是接受了这种新的负担。霜狼新的迁徙开始了。一开始，他们的行进速度很慢，大家都格外担心地面随时有可能裂开，将他们吞入其中。

但这样的事情没有再发生过。他们距离那个糟糕的“安息所”越远，杜隆坦的心情就越轻松。从霜火岭逃出来的时候，他还不曾有过这种走上了正确道路的感觉。那时他们被迫逃得越远越好，只能带上不多的一点随身物品。他们失去了从不曾想到会离开的家园，而寒冬随即沉重地压到了他们身上。

现在，他们主动选择离开一个他们从不曾真正认为是家的地方。他们有时间仔细地收拾行囊，并有了新的方法搬运物资。现在的天气很热，白天很长，

这要比那种寒冷黑暗的夜晚好得多。尽管氏族成员已经减少，人们都在为逝者感到哀痛，但他们还有足够的狼，可以让每一个人都骑在狼背上，还有多余出的几头狼。虽然他们都呜咽着表示反对，但还是拖起了载物的架子。更重要的是，杜隆坦知道这一次他们有了目标，而不再只是单纯的逃亡。

当杜隆坦在沉思中与德拉卡并辔而行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盘旋着各种关于生存的想法。他听说，在世界之缘，那个真正的，最终的北方只有雪和冰。众灵圣地真的在那里？如果是这样，也许兽人无法在那里长期生存，但他们可以短暂地前往那个地方。而且就在那个冰雪世界的南边，有一片被称为“苔原”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是可以生存的。有了众灵的祝福，他们就能在那里安家。

***

几个星期过去了，霜狼看到森林在变得稀疏，最终一棵树都没有了。杜隆坦在一个地方停下脚步，极目远眺，发现这里有一道清晰的分界线，树木到了这里就停止了生长——一道树林无法跨越的边界。杜隆坦不知道兽人是否应该跨过它——它是如此令人望而生畏。但德雷克塔尔告诉他，他们应该继续向前。

“如果没有了树，我们在冬天又该用什么作为燃料？”奥格瑞姆想要知道。

“我们会知道什么可以燃烧，什么不能燃烧。”德雷克塔尔向他保证，“众灵会指引我们。”在全体霜狼兽人中，似乎只有他越来越充满自信。随着他们逐渐靠近那个神奥玄奇的众灵圣地，这位老萨满的体力仿佛也越来越充沛了。尽管不是很理解，但杜隆坦尊敬这位萨满。在旅途中的许多个夜晚，只是因为盲眼萨满的这份自信，杜隆坦才能安然入睡。

他们在森林的边缘休息了几天，补充饮水，制作新的木杆、长矛和箭杆，用陷阱捕捉小啮齿动物。

霜狼们的野性兄弟的歌声一直伴随着这个远行的氏族。霜狼的回应阻止了野外狼群攻击兽人。即使是这样，杜隆坦还是命令每一个外出寻找饮水和食物的小队中至少要有三名携带武器的战士。传说中，北方有一种巨大的熊，就像霜狼一样浑身雪白，从不会知道畏惧。不过这些熊的家应该还在更靠北的地方。

外出的猎人们不只是要寻找猎物，还被叮嘱要寻找其他一切可以作为食物的东西。他们很快就知道了一种生长在石头上的怪异的硬质苔藓在煮过之后很有营养。他们还学会了观察白狐，在这些狐狸狩猎的地方放置陷阱。

有一天，天空非常清澈，蓝得几乎有些刺眼。直到地平线上方，天色才变得有些发白。在氏族队伍前进的时候，杜隆坦注意到狼都比平时更频繁地嗅着空气。他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却没有嗅出任何异常。

又过了几个小时，德雷克塔尔皱起眉头："这里有火吗？"盲眼萨满的声音中充满忧虑。

"我看不到。"杜隆坦告诉他，"不过地平线上有一些白色的雾霾。"

"我嗅到了……烟味，但不是那种让我感到熟悉的烟。我还能尝到它。有些像是金属，或者是油。"

杜隆坦和德拉卡交换了一个忧虑的眼神，随后便催赶利齿来到氏族最优秀的战士——德尔加，库尔扎克和扎卡身边。"你们三个，"他说道，"到前面去看看，然后回来报告情况。德雷克塔尔嗅到了烟味，我相信狼也都嗅到了。"

他们点点头。"是红步兽人？"扎卡问。

"有可能。无论那是什么，我都不希望带领我的族人进入未知的环境。不要让你们的狼过于疲劳。在日落之前回来。"然后他又给了他们一个夹杂着一点苦涩的笑容，"如果能找到一些好吃的，也一定要带回来。"

他们用带有倦容的微笑回应了酋长。"如酋长所愿。"库尔扎克说道。随后三名战士便催赶座狼，跑到了大队前面。

距离日落还有一段时间，他们就跑了回来。在他们的狼背上没有鸟雀或者小野兽。看到他们的表情，杜隆坦的心沉了下来。他催赶利齿迎上他们，焦急地想要抢在全体族人之前先听到他们的报告。

"出什么事了？"他问道，"是谁点燃了火焰？"

三名战士交换了一个眼神，最后，德尔加说道："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根本不会相信，但……"

"告诉我。"

"酋长……大地正在燃烧。"

第二十三章

杜隆坦想要发火，想要吼叫，想要杀戮，但他只是强迫自己深深压下怒火，在攥紧拳头的同时放慢呼吸。“你说的是野火吗？”他问道。

三个人都摇了摇头。“那股烟……是从地面上冒起来的。那里有些地方，甚至狼也无法通行。”扎卡说。

德拉卡来到丈夫身边，什么都没有说。杜隆坦只是看到她镇定的身姿，就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的力量。然后，出乎杜隆坦的意料，德雷克塔尔也催赶慧耳走过来，并且压低声音问：“有没有道路能够通过那片燃烧之地？”

“我……”扎卡看起来很是犹疑，“是的，有一些地方能让我们走过去，但……”

“那我们就必须继续前进。”

“德雷克塔尔，”杜隆坦开口道，“我们使用泥土熄灭火焰。如果泥土本身也能燃烧……”

“这和之前的变故都一样，杜隆坦。”德雷克塔尔说，“火焰变成河流，水发热，空气带毒，大地燃烧或者吞吃我们，植物从根至叶全部枯死。元素生病了。它们在伤害我们，也在彼此攻击。我知道这很危险，我们都见到过类似的灾难，但这些危险正代表了他们在向我们求救。如果你们的母亲在发烧时打了你们，或者对你们说了可怕的话，你们就会背弃母亲吗？”

“当然不会！”

德雷克塔尔露出微笑。“是的，你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你们都明白。她并不想伤害你们，只是她生了病，无法控制自己。现在的元素也是一样。它们就像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它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生活。我现在懂得了，我们所面对的环境越黑暗，我们就越有必要克制恐惧，冲破危险，继续向前。”

杜隆坦回头看着自己的氏族。他竭力想要看清他们——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想象，而是他们真实的样子。他对他们的爱变成柔和的雾霭，遮蔽了他的双

眼。他们现在瘦得令人心痛，全身湿透，脏污不堪。他们的衣服都很破烂，几乎难以蔽体。一些人没有靴子，只是用毛皮碎片把脚包住。孩子们不会笑，也不会游戏，只是在行进的狼背上保持着不自然的平静。

他们不可能再前进了，除非有了新的希望。

不。

杜隆坦一直在摒弃对于希望的渴求，他不让自己拥有希望，也不让他的族人拥有希望。我们是霜狼，他曾经对他的族人说，我们能承受一切。他们的确承受了所有打击，却依然没有倒下。因为他们，杜隆坦的心中充满了骄傲。在每一场灾难之后，他们都会重新振作，制造出新的工具取代被毁掉的，编写歌曲，爱他们的孩子，学习吃下他们能想到的最糟糕的食物，并宣布它们都是美食。

他们理应得到更好的生活，不止是希望，他们应该得到他曾经向他们承诺的一切。

“德雷克塔尔是对的，”杜隆坦用粗哑的声音说，“我们必须努力前进。一直以来，都是众灵在照料我们，就像对待它们心爱的孩子。当它们生病虚弱的时候，我们必须照顾好它们。”

他转头去看德拉卡、奥格瑞姆和盖亚安。“但作为酋长，我也是我的族人的父亲。我必须同样重视他们的需要。所以，德雷克塔尔和我将前往众灵圣地……只有我们两个。你们都留在这里，保护霜狼氏族。”

“不。”德拉卡的反应迅速而强烈，“我发过誓，要一直留在你的身边，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我不会离开你。”

杜隆坦向妻子微笑：“我还要照顾好我的孩子，我自己也是一位父亲。我不会在他还有机会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夺走他的生命。这一次，我不会迁就你，我需要你和我的孩子留在这里。奥格瑞姆，你也一样。”

“但……”

“你是我的副手。”杜隆坦说，“你必须留在这里，和德拉卡在一起。我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我。”

“听起来，你就像是不打算回来了。”德拉卡依然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但杜隆坦能听出来，自己的妻子在颤抖。他伸出手，握住德拉卡的手。

“难道我会丢下你这样的妻子？我可是一心一意打算着要回来。”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点玩笑的语气，“但我也需要知道你是安全的，我需要知道你们都

是安全的。”

“你们不能就这样孤身前进，”奥格瑞姆用厚重的声音说，“如果你不许我跟随，那么我们最好的战士也要跟着你和德雷克塔尔。”

“还有我。”盖亚安说道。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她。杜隆坦这时才注意到，在过去这几个漫长的月份中，盖亚安的头发上出现了更多白霜，她的嘴角和额头上也多了几道刚硬的线条。杜隆坦回忆起他们四个人——他、盖亚安、加拉德和奥格瑞姆并肩驰骋在猎场中，齐心协力追逐猎物。那是一段真实而美好的岁月。

那样的岁月已经结束了，永远不会再回来。美好的心愿无法让这个世界重回正轨。

但也许——只是也许——他和德雷克塔尔即将去做的事情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突然之间，杜隆坦明白了母亲为什么想要和他们一起去。

她是薪火传承者。而在这个世界里，学识已经毫无用处。盖亚安用一生的时间尊崇众灵，竭力让其他兽人也了解它们，尊敬它们。德雷克塔尔通过昭示自己看到的幻象完成这一使命，盖亚安则是通过言辞：不是用新谱写的洛克瓦诺德，而是用古老的词句——这些文字历经风雨洗礼而变得完美神奇，就像被用久了的皮子。

“好的，”杜隆坦的回答让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你也应该参与这个任务，母亲。”他看到盖亚安稍显放松的神情，不由得心中暗自思忖，如果母亲反对他的这次行动，他是否能够赢得和母亲的争论。他怀疑自己不能，“奥格瑞姆，你的要求也是对的。如果众灵的救星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撞上了一头发怒的冬熊，结果死在冰雪中，那就太不妙了。”

“一头冬熊可挡不住你。”德拉卡不情愿地嘟囔着。

“就算是一整个军团的冬熊也不能阻挡我回到你身边。”杜隆坦说道。这一次，他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如果是为了德拉卡和他的孩子，他不知道有什么敌人是不会被他撕碎的。

德拉卡在丈夫的眼睛里看到了他的心意，她的面容柔和起来。

“那么，”杜隆坦说，“我，德雷克塔尔，盖亚安，德尔加，库尔扎克和扎卡将穿越燃烧的原野，前往众灵圣地。”

“你在离开之前想要对族人说些话吗？”奥格瑞姆问。

杜隆坦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族人，摇摇头。“演讲是为了激励族人的士气，让他们英勇奋战；或者是在遭受灾难的打击以后安慰他们。现在并不是那样的时候。只需要告诉他们，我们先到前面去查看情况了。如果我们没有回来，你知道该怎样做。”他的目光从奥格瑞姆转向德拉卡，“你们两个。奥格瑞姆——将他们带回到我们最后找到洁净水源的地方，让他们在那里休息，直到我们回来。”

“好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你们？”

这一点，杜隆坦也不知道。“德雷克塔尔？你能告诉我们吗？”

老萨满侧过头，仿佛在倾听遥远的声音。“不远了，不远了。”他用微不可闻的声音喃喃说道，“它们知道我们来了。它们非常焦虑。我们必须去救它们。骑狼只需要再走半天，不会再多，就能到达众灵圣地。”

杜隆坦思考片刻。他不知道前方到底有什么在等待他们，但他们肯定会在圣地中逗留一段时间。“三次太阳升到天顶的时候，”杜隆坦说，“派人来找我们。如果运气好，我们将找到一个安全的新家。如果没有……在第四次太阳升到天顶时，你就是霜狼的酋长。”

“我会像你一样保护霜狼，”奥格瑞姆说，“但你一定要回来。当酋长会严重缩短我的喝酒时间。”他们两个交换了一声大笑。实际上，在他们离开霜火岭之后，美酒这种奢侈品就彻底绝迹了。然后，奥格瑞姆转向将要与杜隆坦同行的三名战士。“来吧，”他说道，“让我们准备一些途中所需的物资。”

德拉卡滑下寒冰的脊背，抬头看着杜隆坦，向依然坐在利齿背上的丈夫露出困惑的神情：“你不应该下来拥抱我吗，亲爱的？”

“不，”杜隆坦说，“我要将这个拥抱留下来，激励我尽早回到你身边。”

德拉卡向他伸出双手，两个人的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我能看到，你对此行充满信心。”

“是的，”杜隆坦说道，“德拉卡……我相信我们经受的所有磨炼，所有损失，所有苦难……都是为了将我们带到这里，与众灵见面。”

“你一定会见到它们的，”德拉卡说，“随后再回来找你的妻子。”

他俯下身，将自己的额头贴在德拉卡的额头上，许久之后才放开了她。

第二十四章

杜隆坦的灵魂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安定下来。他很清楚，无论这次朝圣之旅会有怎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再有遗憾了。在这个世界最危险的时代，他成为氏族的酋长。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努力统率自己的族人。而现在，他和两位萨满——一位是族中最年长的，一位是薪火传承者——他们将按照传说的指引，前往在此之前只有一位兽人曾经到达的圣殿。那位兽人同样是霜狼氏族的酋长。

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对，他的抉择是正确的。至少此时此刻，自从他父亲死后一直在困扰他的一个疑问终于能够被放下了：那就是如果他失败了，一切又会怎样。

考虑到他们现在的险恶处境，他能有这种感觉实在是很奇怪。德尔加的描述没有半点夸张：是大地本身——而不是地面上的任何其他东西——正在燃烧。这里没有一草一木，从泥土中释放出来的缕缕烟尘如同雾气一般悬浮在地表附近。杜隆坦不时会瞥到一片片闪光，偶尔还会有细小的火苗从地底冒出。他们在这里还可以呼吸，只是非常困难。这里完全看不到能够变成水的雪和冰，自然也没有东西能够熄灭这些深入地下，不断释放出浓烟的野火。杜隆坦的心中只是不断盘旋着这个问题：大地怎么可能燃烧？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一座高山又怎么可能喷发出流动的火焰？他们脚下的地面怎么会消失？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德雷克塔尔已经给了他答案：众灵生病了。

他们稳步前进，小心地避开冒烟的地方。杜隆坦不时会瞥一眼盖亚安和德雷克塔尔。他们都显得镇定从容，甚至还显示出一股年轻人才有的激情。盖亚安建议帕尔卡留在氏族中，为老萨满引路的工作可以由她来完成。这样可以减小氏族承担的风险——如果他们因故无法返回氏族，帕尔卡了解这两位萨满的大部分工作，能够承担起薪火传承者的职责。

“我们在寻找什么？”杜隆坦在行动刚开始的时候就问过德雷克塔尔。

“我们会知道的。”德雷克塔尔这样回答杜隆坦。杜隆坦觉得此时老萨满的心神似乎已经去了很远的地方。这不是一个能够让人满意的答案，但考虑到

这个答案的来源——众灵本身——杜隆坦有理由相信，这很可能是盲眼萨满可以给出的最好的答案。

杜隆坦又尝试从其他角度解决心中的疑问。他询问母亲，氏族的卷轴中是否记载了前一位来至众灵圣地的霜狼酋长和石王座的具体故事。“尽管传说常常来源于真实事件，”盖亚安对他说，“只不过，用来记录它们的言辞……”薪火传承者侧过头，寻找着合适的词汇。

“都华而不实。”扎卡嘟囔着。杜隆坦笑了。就连盖亚安也露出了微笑。

“我只能说，对于这些古老的传说，卷轴中的记录或者过于夸张，或者过于简单，”薪火传承者继续说道，“对那位酋长的记录就是过于简短，全部的内容只有‘他一直向北前进，到达世界之缘，在那里找到众灵圣地。他走入其中，坐在那里，连续三日三夜，直到众灵来至他面前。’”

“我忘记了他在众灵圣地停留了那么久，”杜隆坦说，“我对奥格瑞姆说的返回时间要比这个短。”

德雷克塔尔喃喃地说道，“它们的状况非常危急，所以我认为众灵会更快地来找我们。它们和我们的需要都很急迫。”

这一行人继续前行。太阳也在天空中持续不断地巡行着。在如此遥远的北方，夜晚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当杜隆坦开始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一道白边的时候，他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花了。这时库尔扎克说道：“酋长……我相信前面是雪原。”

杜隆坦舔舔干裂的嘴唇。他对于饮水一直都非常节省，因为不知道这里是否会有清洁的水源——或者没有任何水源。看到雪和冰，他不由得感到一阵宽慰。

德雷克塔尔却在慧耳的背上绷紧了身体。“就是那里，”老萨满的声音让杜隆坦感到一阵战栗，他看到德雷克塔尔伸手指向了那条白线，“它们就在那里。在冰雪之外就是世界之缘。”

没有人挪动一步。他们骑在忠心耿耿的座狼背上，极目向北方眺望。不知为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再向前跨出一步，一切都将发生彻底的改变。

杜隆坦深吸一口气，“我们不要再让众灵等待了。”话音未落，他便催促利齿向前跑去。

很快，狼爪下面就不再是燃烧的荒野，而是变成了白茫茫的雪原。他们开始尽情地饮用水囊中的水，然后在他们停下来进食的时候收集了一些干净的积

雪。德尔加在他的狼背上捆了一些燃料。他们很快就生起篝火，将雪水融化并烧热。进入腹内的热量让杜隆坦振作起来。他们很快吃过食物，又将烧热的水灌进水囊。目的地已经近在眼前，没有人想要耽搁。

地平线上的白雪中出现了一点蓝色的成分。杜隆坦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很像是有节律的呼吸。风变强了。他打了个哆嗦，用斗篷裹紧身子。而寒风还在像匕首一样刺穿他的身体。他嗅了嗅空气。

“盐。”库尔扎克说。

“已经很近了。”德雷克塔尔说道。他的声音因为兴奋而颤抖。

狼全都竖起了耳朵，他们潮湿的黑色鼻子都因为嗅到了奇怪的气味而不停地抽动着。但他们全都服从主人的命令，全速飞奔。他们脚下的雪原在逐渐发生变化。杜隆坦低下头，感到有些困惑。这里和积雪混杂在一起的泥土不是褐色的，而是接近于白色。他微微俯下身，抓起一把这里的土壤，让它们从指缝间漏出去。这种土壤质地很粗糙，有些像是地蔓果的壳。

他抬起头，发现其他人都在静静地盯着前方的地平线。一开始，他还无法理解他们在看些什么。他看到了白色的雪，白色的土……

……还有蓝色的水。蓝色的水面一直向远方延伸，占据了他的全部视野。除了他们背后的南方之外，到处都是水面。辽阔的水面还在不断波动。他明白了，正是这种水的波动产生出他们听到的那种轻柔的呼吸声。他以前听到过这种声音，那来自于湖水的波澜，要比他现在听到的声音轻微得多。这一片浩瀚无边的大水一定是海。

扁平巨大的白色冰块正飘浮在海面上。在更远处，一座白色的山峰兀立在海中。太阳在天空中缓缓画出下坠的弧线，不过距离碰到地平线应该还有一段时间。阳光落在冰山上，以各种角度被反射出来，让冰山显得无比璀璨明亮。杜隆坦发现自己甚至无法直视它，哪怕只是眯起眼睛瞥那座冰山一眼，他的视野中也会出现跳动的黑点。

他立刻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

没有人说一个字。德雷克塔尔突然跃下慧耳的脊背，吓了大家一跳。更让杜隆坦震惊的是，老萨满飞快地跑到距离海水只有咫尺之遥的地方。尽管双目无法视物，他却准确地指住了那座冰山。

“那里，”他说道，“它们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它们有危险，我们必须立刻过去！”

杜隆坦用很低的声音说，“德雷克塔尔，我们和它们之间有一片巨大的水，它非常冷，我们无法在其中游泳，我们也没有小船。我们该如何到达那里？”

德雷克塔尔听到杜隆坦的话，脸变成了灰色，身子一软，跪倒在地上，双手抱头。“恳求你，”他开始祈祷，“恳求你，水之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帮助你。”

唯一的回答只有海浪拍在岸上时发出的那种稳定的，永不会停息的声音。

这不可能，杜隆坦心中想，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承受了这么多。他愤怒地攥紧拳头，转向盖亚安。后者正无助地看着他。扎卡，德尔加和库尔扎克保持着沉默。

杜隆坦仰起头，大声咆哮。吼声在清澈的空气中传出很远，其中充满了哀伤、愤怒和绝望。当他将胸腔完全收紧之后，又狠狠地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用尽全力吼道：“众灵！听我说！火之灵，你摧毁了我们的村庄！大地和水之灵，你们吞吃了我们的族人！我们走过燃烧的死亡之地，呼吸着令我们窒息的空气。我们看到生命之灵在我们的身边枯萎，正如同我们的族群不断削减。即使是这样，即使你们如此对我们，当你们向我们请求援助时，我们还是来了。那么，你们又在哪里？你们在哪里？”

最后这句话回荡了一段时间，也终于消散，只剩下风声呼啸。杜隆坦颓然靠在利齿的身侧。盖亚安走到他身边，轻轻碰触他的肩膀。

“我的儿子，”薪火传承者用颤抖的声音说道，“看啊。”

杜隆坦从粗糙却又温暖舒适的毛皮中抬起头，用一双颓丧的眼睛望向前方。“我只看到了我刚才已经看到的。”他淡漠地说道，“蓝色的水，太冷太深。冰山，可望而不可及。一块块……”他睁大了眼睛，离开利齿，紧紧地盯住了水面。

大块浮冰正在移动。不是在水中四处飘荡，而是在向岸边聚集，仿佛是被看不见的手操纵的木筏。杜隆坦颈后的毛发直立起来，他明白了它们是什么。

众灵在为他们铺设道路。

盖亚安向儿子露出微笑，用手臂环抱住他，引领几乎要感到眩晕的杜隆坦走向岸边。扎卡向德雷克塔尔描述着眼前的情景，盲眼萨满容光焕发，将身子站得笔直，高举起手杖向众灵致敬。众灵终于没有抛弃他们。

杜隆坦盯着这些天然的木筏。浮冰随着每一阵波涛撞击着海岸，等待着他们。兽人们彼此对视，心中充满对众灵的崇敬。杜隆坦，他们的酋长，首先迈

开步子。他召唤利齿与他同行，但他的狼朋友没有走过来，只是忧心忡忡地看着浮冰，双耳低垂，发出苦恼的呜咽声。

杜隆坦做出决定：“我不想把你们丢在这里，但我更不想因为你们的慌乱而让我们全都落进大海。”其他狼也都是一副更愿意被留下的样子。而且，这也能让他们有机会找些猎物填肚子。他们只会在能听到主人呼唤的范围内活动，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会立刻来与主人会合。杜隆坦拍了一下他的朋友，就转身走向了海中的浮冰。

他一踏上浮冰，浮冰就开始危险地起伏晃动。他停止了一切动作，等到浮冰安定下来，他才向盖亚安伸出手。扎卡和库尔扎克各牵着德雷克塔尔的一支手臂，小心地指引盲眼萨满。德尔加是最后一个踏上浮冰的。

他们没有撑篙来操控这只“木筏”，大概也没有哪根长篙能碰到海底，但杜隆坦并不担心。他放松双肩，敞开心扉。浮冰开始逆着海浪的方向，迅速进入深蓝色的水域，向那座闪闪发光的高耸山峰驶去。众灵圣地就在那里。

随着他们逐渐靠近这座蓝白色的冰山，杜隆坦发现自己不得不竭力仰起头，才能看到这座高耸的尖峰。它和杜隆坦以前见到过的每一座山都不一样。就连老祖父山在被白雪覆盖的时候也和它完全不同。杜隆坦有些好奇这是不是一座真正的山，或者这座圣殿完全是从冰块中雕刻出来的？

他们的筏子缓缓停了下来。霜狼兽人们小心翼翼地跳到冰山脚下的雪地上，唯恐这只小舟会因为他们的动作而倾覆。在这样的环境中，让身体湿透就意味着死亡。他们能看到正前方有一个通向冰山深处的入口。一个个有兽人半个身子高的雪堆标示出一条通向那个入口的道路。杜隆坦没有想到能够看到这座冰山内部的景象，毕竟山洞内部应该是黑暗的。但让他惊讶的是，这里的情况和他所想象的完全不同。

他发出一声充满敬畏的惊呼。众灵圣地中闪烁着他能够想象的每一种蓝色，其中有一些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还看到了其他颜色的微弱光晕，却不知它们是怎样的一种魔法。这样的美景似乎触动了他骨髓和灵魂深处的某样东西。

当火焰河流残忍地扫荡霜火岭时，他以为霜狼的家园被摧毁了。现在他才知道自己错了。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杜隆坦将目光从那个闪闪发光的美丽洞口挪开，转向德雷克塔尔，伸手轻轻托住这位老萨满的手臂，引导他前进。德雷克塔尔向他微微一笑，张口想要说话。但老萨满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只是张着嘴站在原地，仿佛变成了石头。

“德雷克塔尔？”杜隆坦焦急地问，“出了什么事？”

“它们……有些不对。”他呻吟一声，用掌根按住额角，表情显得异常痛苦。

“它们有危险？”杜隆坦问。他向盖亚安瞥了一眼，后者只能无力地耸耸肩。三名霜狼战士全都拔出了武器，却满脸都是犹疑。他们没有听到敌人的声音，没有异常的气味，周围只有白色，冰冷，寂静和洁净。

“不，不，不，”德雷克塔尔呻吟着，“它们说……我们有危险！”

他们的周围突然变得一片混乱。杜隆坦原先以为是路标的雪堆纷纷爆开。纯粹的白色被杂糅在一起的各种邪恶色泽所取代：灰黑色的兽皮斗篷，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黄白色光泽的金属，各种凌乱的黑褐色，干结的污血覆盖着一张张正在疯狂号叫的脸，那些红步兽人——杜隆坦在厌恶与惊恐中意识到，这些怪物一直在等待他们。现在，敌人发动攻击了。

第二十五章

霜狼兽人们被惊呆了，因此白白浪费了珍贵而且无法挽回的先发制人的机会。这让他们承受了惨重的损失。德尔加是距离敌人最近的目标。还没等他举起战斧，一柄大锤已经砸进他的颅骨。瞬间高度集中起精神的杜隆坦看到了德尔加遇害的每一个细节——作为锤头的大石块如何落下，它的形状，红步兽人手上斑驳的黑色与红色，还有德尔加的面孔被遮住以前惊骇的表情。

积雪遮蔽了敌人的气味。当红步兽人现身的时候，他们的臭气才开始猛烈攻击杜隆坦的鼻腔，就如同另一个敌人。杜隆坦因为恶臭而感到窒息，只好咳嗽着转过身，将德雷克塔尔挡在身后。他听到老萨满在召唤众灵助阵，但现在没有时间去确认衰弱的众灵是否能帮助他们了。德尔加已经失去了生命，他的血喷洒在雪地上，聚成一汪冒着热气的黑红色液体。

杜隆坦凭直觉举起裂斩，及时地挡住了敌人的重击。他让自己的双腿稍稍弯曲，诱导攻击他的红步兽人因为用力过度而向前迈出了过远的一步。然后杜隆坦转到一旁，借助这次旋转的力量，裂斩随着他伸出的粗大手臂向敌人扑去，几乎砍穿了那个红步兽人。鲜血从敌人的伤口中喷涌出来，覆盖了这个怪物身上的污血。红步兽人踉跄后退，大锤从失去力量的双手中掉落下去。他的目光凝滞，还没等他倒在雪地上，就已经死了。

盖亚安举起长矛。尽管年岁已长，薪火传承者依然如同在仲夏日的篝火旁那样，如风般敏捷地盘旋舞蹈。一个敌人抡起钉头锤想要攻击她，却被矛锋挡在远处。盖亚安的身材比敌人细瘦，这让她的动作比敌人更快。红步兽人向前冲锋，想要打断盖亚安的武器，仿佛那只是一根树枝，但还没等巨大的钉头锤碰到矛杆，盖亚安的长矛已经刺进了他的喉咙。那个怪物发出一阵“嗬嗬”的窒息声，全身一阵痉挛。盖亚安此时已经拔出长矛，转身再次杀入了战团。

德雷克塔尔还在吟唱。一名女性红步兽人发现了他，发出一阵狂吼，激烈的动作让她脸上的干血迸裂，许多小血块落在雪地上。随着她的吼声，另外两个红步兽人跟她一起向德雷克塔尔扑去。

“德雷克塔尔！”杜隆坦喊道，但老萨满没有理会他。德雷克塔尔仿佛生根在大地上，一双失明的眼睛瞪着他的敌人。杜隆坦惊惶地看着这一幕，以为他最敬重的兽人就要被敌人砍倒了。德雷克塔尔却高举起手杖，念诵出一连串杜隆坦全然无法理解的咒文，同时将手杖重重地杵在地上。

随着一阵如同怪兽呻吟的巨响，一道锯齿形的裂缝出现在雪地中。它变得越来越宽，就像是打开了一张饥饿的大口。三名红步兽人落入其中。他们的尖叫声回荡了很长时间，才最终消失。

杜隆坦与扎卡和库尔扎克对视一眼。他们三个抱定同样的想法，冲向最后两个残存的红步兽人，向他们发出怒吼，高举起武器，将他们一步步逼退，最终也跌进了那道裂缝里。

“杜隆坦！”是盖亚安的声音。她已经冲进众灵圣地的入口，“这里还有更多敌人！快！”

杜隆坦向德雷克塔尔投去困扰的一瞥。“德雷克塔尔，你面前的这道裂缝有一条手臂那么宽。你没办法跨过来！”

“去消灭敌人！我在这里不会有事！”德雷克塔尔喊道。在见到大地回应这位萨满的祷告骤然开裂之后，杜隆坦能够相信这位老萨满有足够的能力自保了。

“我们会回来找你！”他又向德雷克塔尔喊了一声，便跟在库尔扎克和扎卡的身后冲进了冰洞。

冰洞中的结构精致得令人无法想象。就算杜隆坦刚刚在洞外瞥到了这里的美景，也还是因为眼前的神奇景象感到无比震惊。不过他立刻就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丑陋的怪物身上。污秽的红步兽人正在亵渎这座神圣的殿堂。杜隆坦让胸中正义的怒火燃烧起嗜血的力量，让这股力量充满自己，引导自己的双手向敌人发起迅猛的攻击。

他感觉到热血泼溅在脸上，口中尝到了血的味道。每一次挥动裂斩，都让他的手臂变得更加强壮有力，格挡，劈砍……斩开一切。他听到周围爆发的战斗喧嚣，胜利的吼声，从喉头流散的死亡哀嚎，还有骨头和颅骨碎裂的声音，鲜血和内脏洒落的声音。

终于，一切都结束了。杜隆坦转动身体，寻找新的敌人，但所有红步怪物都已经僵硬地躺倒在冰面上。杜隆坦喘息着放低双臂。直到现在，他的手臂才开始因为耗尽力量而颤抖。一切都安静下来。这座洞穴变得如此安静。

他抬头去看自己的战士们。盖亚安显得精疲力竭，但是当她与杜隆坦对视的时候，脸上便露出了笑容。库尔扎克站在盖亚安身边，还在观察周围的情况。正当杜隆坦回身要去找德雷克塔尔的时候，那位老萨满走进洞中，扎卡护卫在他的身边。

“你是怎么……？”杜隆坦问道。

“那道地缝在失去作用之后就闭合了。”德雷克塔尔简单地回答了他，就好像这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随后，众人的注意力又转回到众灵圣地中。

这个神妙瑰丽的地方深深震撼了杜隆坦的心神，他想起了很久以前那位酋长的传说。传说中描绘了那位氏族英雄的伟大功勋，就连众灵也被霜狼的顽强意志所折服。现在杜隆坦明白了，即使那位酋长在这里等待三日三夜，也不会看厌这么多的美丽景色。

他们身处的这座洞穴只不过是开始。这座冰洞深处有另一个洞口，那应该是他们下一步要去的地方。杜隆坦再一次被那条洋溢着柔和光亮的通道吸引住了。一开始他以为那些光亮来自于这里洞壁上的石块，但仔细观察他才发现，发光的是石块表面的地衣。为数众多的冰面不断反光，让每一个奇异的光源都能照亮很大一片地方。

很快，一阵痛楚又破坏了杜隆坦惊奇的心情。红步兽人——还有霜狼兽人——让血洒在这座圣殿里，这是对众灵不可饶恕的亵渎。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盖亚安高声问道，她显然比她的儿子更加痛苦。

“看起来，他们已经在这里驻扎一段时间了。”库尔扎克一边说，一边用靴子尖踢开一具尸体。

“他们在众灵最脆弱的时候占据了这里，”杜隆坦说道，就在说话的时候，他感觉到怒火再一次在心中积聚，有如实物般填满了他的胸膛，释放出越来越强的热量，“众灵无法保护自己。德雷克塔尔，你是否认为这就是众灵向我们求助的原因？”

问题可能是这么简单——但又是这样残忍吗？会不会霜狼需要做的只是将污秽丑恶的红步兽人从这个神圣之地清除干净？

“我不知道，”德雷克塔尔紧皱双眉，“众灵还在向我发出吁求，”盲眼萨满侧过头，“向我……也向盖亚安。”

杜隆坦明白了。他不能说自己没有感到失望，但他接受了这个事实——众灵更需要和霜狼的萨满，而不是酋长对话。也许让鲜血污损了众灵的圣地同样会招致众灵的厌恶。

“你们去吧。我们会留在这里，尽可能净化众灵的外部圣殿。”

盖亚安用手臂搂住德雷克塔尔，引领他缓步向前，以免老萨满踩在滑腻的血污上摔倒。杜隆坦看着他们走向圣殿深处，心中感到一阵羡慕。但他还有别

的任务，他希望这个任务能让众灵感到喜悦。他、扎卡和库尔扎克转回身，看着狼藉满地的尸骸。

杜隆坦低下头，满身污血的红步兽人在这里是显得格外肮脏，让他的嘴唇也随之厌恶地扭曲起来。

“我们一直都会用火焰送走我们所尊重的，牺牲在战场上的同胞。当我们无法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小心地收集石块，覆盖他们的身体。这是我们表达敬重和哀思的方式。而这些……怪物不值得被如此对待。我们可以把他们丢进水里去喂鱼。”杜隆坦说道。对于兽人，他想不出有什么方式能够比在水中慢慢肿胀腐烂，同时被小鱼一点点啃光更加羞耻了。

“哈！这很合适。”库尔扎克赞许地点点头，“德尔加怎么办？”

杜隆坦的表情变得肃穆。“他倒在了外面，他的血流入雪中。我们也会把他埋葬在雪里，但先让我们把这些腐臭的东西从众灵圣地移走吧。”

“说干就干。”库尔扎克立刻表示同意。他俯身抓住一个红步兽人的双腿，准备把他拖出去，但杜隆坦制止了他。

“不行，”杜隆坦希望自己不必这样说，但他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把他们背出去。绝不能允许他们的血继续玷污这个地方。”

另外两名霜狼看上去也像他一样不高兴，但他们没有表示反对。杜隆坦面色沉重地抬起一具尸体。现在红步兽人的死尸距离他的鼻子只有几寸远。他能感觉到污血蹭到了他的皮甲上。他感觉到丑恶，他们都太丑恶了。他很高兴能够给他们一个如此耻辱的结局，并希望众灵也会赞同他的决定。

他们将所有尸体都移到洞外，然后一具一具地抬到海边，抛入大海。这些尸体都穿着形制不一的护甲，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他们从被他们杀害的德莱尼和兽人身上剥取的，而那些遇害者一定都被他们吃掉了。杜隆坦看着这些可怕的尸体沉入水中，彻底消失不见，但一想到这些怪物曾经的所作所为，他仍然感到不寒而栗。

没有人提出剥掉他们的护甲。霜狼兽人宁愿死也不会穿红步兽人的盔甲。

和这些怪物耻辱的人生相比，他们的葬礼仍然会显得光荣得多，远不是他们所应得的。不过杜隆坦还是满意地点了点头。处理掉尸体只是这个任务中比较容易的一部分。现在，他、扎卡和库尔扎克需要开始净化这座冰山圣殿了。

他们从外围开始——先铲掉有血迹的积雪和土壤。他们在圣殿中找到了篮子和其他容器，利用这些工具将被污染的雪和土倒入接纳一切的海水中。完成

这个工作之后，他们用洁净的雪掩埋了牺牲的霜狼同胞。在这里，如此靠近众灵的地方，德尔加将得到安息。他的坟墓是一座洁白的椭圆形雪堆。

随后，三个人带着庄重的心情走进巨大的冰洞，回到这个曾经充满暴力的地方。杜隆坦用了一点时间环顾四周，想要确定下一步该怎样做。

他皱起眉头，这里有些不正常的地方。片刻之间，他想要甩掉这个念头。这里当然会很不正常——圣洁之地刚刚遭受过暴力的侵扰，但问题不在这里。这里的不正常另有原因。

红步兽人能够一直躲藏在这里，也许是因为他们通过某种手段可以吸取众灵的能量。依照杜隆坦对这些发疯的怪物的了解，他们在这里的营地要比杜隆坦所料想的更加整齐有序。说实话，这里更像是一座普通的兽人营地，有当做被褥的皮毛、衣服、武器……

……许多武器。

许多被褥。

太多了。

突然间，杜隆坦的心仿佛被狠狠剜了一刀，他明白了红步兽人在这里真正的计划。

第二十六章

这条小路上有雕刻而成的台阶，先是雕在冰上，然后是在岩石上。它们形成了一条狭窄迂曲的路径。洞壁上的地衣为沿路而行的两个人提供了足够的亮光，但前方却是一片黑暗。德雷克塔尔抓住盖亚安手臂的手非常有力量，也传达着他对盖亚安的信任。盖亚安知道自己比不上帕尔卡，那位萨满多年以来一直在照料德雷克塔尔。但她也同样谨慎而耐心，每当盲眼萨满用手杖探寻下一级台阶的时候，她都会略作停顿。

盖亚安非常清楚，霜狼氏族的萨满长老正焦急地想要向众灵敞开自己，给予它们所需的一切帮助——尽管盖亚安一直对此感到困惑不解，无比强大的众灵为什么需要生活在世界上一个偏僻角落里的渺小兽人氏族的救助？这对众灵而言无异于一种耻辱……也足以令人感到担忧。

他们一步步向下走去，沿着这条特殊的道路绕过一个个转弯。盖亚安感觉到空气变得愈来愈温暖。她似乎听到了一点微弱的声音。在漫长的寂静之后，这一点声音显得格外奇怪。

“水，”德雷克塔尔说道，盲眼萨满的耳朵有着远超过盖亚安的辨识能力，“听起来像是一眼泉水。”盖亚安想起了他们喝下的融化雪水，想到下面会有一个喷涌清水的泉眼，她的嘴巴突然变得非常干涩。带有大地矿物味道的泉水该是多么清凉甘洌啊。

他们继续向下，迎面吹来的微风感觉越来越清新。又转过一个弯之后，阶梯尽头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地下洞窟。

盖亚安惊呼了一声。

“和我说说。”德雷克塔尔说道。老萨满的声音几乎像是在乞求。

盖亚安眨眨眼睛，出现在她面前的洞室真是美得动人心魄。和呈现在盖亚安眼前的奇迹相比，上方的那座冰洞只像是一个阴暗破败的棚屋。盖亚安开始讲述。她用尽自己所知的词汇描述这个无法想象的地方，却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描述出这幅美景的万中之一。

这座洞室位于地下，却不是由普通的泥土和岩石形成的。它被雕刻（但“雕刻”这个词实在是不适合它）成一块水晶的样子。它依然有着冰的外表：蓝色、白色和介于蓝白之间的上千种色调形成无数流光幻彩的折面，摸上去光滑凉爽。但尤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距离阳光如此遥远的地下，这间洞室，这个……空间里依然充满了光明。盖亚安眨了眨眼睛才适应了这里。

在她的面前是一片健康茂盛的绿色草原，其间点缀着各种颜色的小花。在草原的正中央，那一眼泉水正向他们唱着欢快的歌声。盖亚安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正在看着这个世界上最后一片青草和花园。泉水旁有苹果、浆果、梨子、樱桃，各种各样的水果。盖亚安向德雷克塔尔描述着她所见到的一切，但这真的没有必要：他们两个都能嗅到天堂的气息。盖亚安刚刚还焦渴难耐的喉咙现在已经感到湿润，饥饿感在刺激她的肠胃。草原的一角有一团令人愉悦的火苗。盖亚安仔细看它，却没有发现升起的烟灰。这团火似乎也不需要燃料，火苗轻快地跳动着，就像是跳起了快乐的舞蹈。

盖亚安说完之后，德雷克塔尔迅速地深吸了一口气。盲眼萨满的手用力握住盖亚安的手臂：“首先必须清洁我们脸上和手上的血迹。然后，我们要接受邀请，享用大地和流水之灵提供的食物和清水，在火焰之灵的礼物旁温暖身体，深深吸入空气之灵甜美清新的空气。所有这些都会滋养我们。在这一切之后——我们必须倾听。”

还没有完全脱离惊愕状态的盖亚安引领德雷克塔尔来到水边，将双手探入水中。仿佛受到某种力量的驱使，她用力擦洗自己的皮肤，直到全部血迹和来自于红步兽人的污渍都被洗得干干净净。水将污血、汗水和泥土吸收进其中。片刻间，这座池塘变得污浊昏暗，但没过多久，全部污秽都消失了。泉水又变得洁净清亮，仿佛从没有被污染过。

德雷克塔尔打开包裹住他盲眼的布条。盖亚安在这位萨满还能看见的时候就认识他，但自从被狼咬过之后，德雷克塔尔就一直谨慎地遮挡着脸上的伤痕，不让帕尔卡以外的人看到他被毁掉的面容。自从那场可怕的战斗之后，盖亚安还是第一次完整地看到这位老友的脸。那些褶皱的疤痕，那个空洞的眼窝，另一只虽然完整，却已经死掉的眼睛——盖亚安不由得感到一阵心痛。这时德雷克塔尔也将双手、手臂和脸没入到水中。盖亚安屏住呼吸，心中渐渐升起希望。她在期盼众灵能够恢复德雷克塔尔的视力，但她最终只是在盲眼萨满的脸上看到了宽慰和温和的微笑。

泪水刺痛了盖亚安的眼睛。她用得到净化的双手捧起泉水，大口喝了下去。清凉甜美的水熄灭了她的干渴，平静了她的心神。然后，她伸手去摘草丛中的浆果。尽管她早已饱受饥饿的折磨，但她几乎不愿意吃下手中的果子。这颗果子实在是太完美了。

德雷克塔尔坐到地上，水滴还在从他的脸上滚落下来。“把你的手给我，老友。”盖亚安一边说，一边将一颗红润浑圆的血红色苹果放进盲眼萨满的手掌中。他们静静地，心怀感激地吃着。苹果多汁而且清脆，熟透的浆果在他们的舌尖爆开，洒下一片片甜蜜。盖亚安不想离开这里，她能够想象传说中的那位霜狼酋长是多么高兴地坐在这里，等待众灵的到来。

这些水果比普通食物更快地为他们驱走了饥饿，盖亚安当然不会探究这其中的原因。她牵着德雷克塔尔来到火边，他们向火焰伸出手。他们也都知道，就算是他们走进这团火焰的中心，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众灵……”德雷克塔尔刚刚开口，又皱起眉头，一道阴影落在他没有了遮挡的脸上，“……生命之灵想要……对我们两个说话。”

他颓然坐倒在火堆旁，仿佛他的双腿已经彻底失去了力量。盖亚安关切地抓住他的手臂，但德雷克塔尔只是摆摆手，示意她不必担心，随后便躺倒在柔软的绿草地上。他握住盖亚安的手，按在自己的心口上，又用自己的另一只手将盖亚安的手捂住。

盲眼萨满张开了嘴。尽管发出的还是他的声音，但盖亚安立刻就知道，这不是德雷克塔尔在说话。一阵战栗感涌遍了盖亚安的全身。

“霜狼曾经来到过这里，”生命之灵说道，“他们带着一种可爱的傲慢，因为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他们还保持着天真的无知。我们，大地、空气、火焰、流水和生命，将一份祝福给予了霜狼。顽固而强壮的你们从那时起一直在尊崇我们。当其他人只是肆意使用我们的力量时，你们的崇敬之心却始终未变。”

盖亚安意识到，这一次提出问题的任务落在了她的身上。她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她一直都以为德雷克塔尔会是与众灵交谈的人。但现在，德雷克塔尔成为众灵的代言人。盖亚安只能希望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

“众灵，德雷克塔尔说过，你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来了。为了感谢你们在这么多个世代中援助我们的恩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你们来了，在这里，在一切的尽头，你们净化了我们的神圣之地。对此，我们深深感激。但你们来得太晚了，薪火传承者。”德雷克塔尔的声音中流露出深深的哀伤，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沿着他的面颊滚落下来，“污血之人还记得那些古老的传说，他们来到这里，将我们的圣地占为己有。我们还能够保卫这里，我们圣地的核心，但即使他们无法闯进来，他们还是在大量吸取我们的精华。我们渐渐衰亡，速度很慢，但到现在，我们只有一息尚存。我们向所有德拉诺萨满发出呼唤，乞求援助。大多数萨满已经无法听到我们的声音。有一些人听到了，但他们转过脸去，不再看我们，不愿意相信真正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些萨满直接拒绝了我们，选择追随古尔丹，以他操纵死亡的术士

魔法代替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命魔法。你们，霜狼氏族，差一点就及时听到了我们的呼唤——但还是差了一点。”生命之灵显得无比哀伤，它借来的声音渐渐微弱下去，“而这个人，尽管他是如此睿智，却还是没有能完全理解。”

“这不可能是真的！”盖亚安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胸膛中裂开了，“我看到了火焰之灵，流水之灵，大地之灵，全都在这里……你们不可能死去！”

“不是死去，”生命之灵对她说，“只是变得衰弱。太过衰弱。首先是火，然后是地和水，空气还在坚持，但也无力挽回。生命是最后一个放手的，我们最终都会放弃。”

放弃？万物之灵怎么会放弃？任何卷轴上都不曾向她提到过这样的事。没有任何一段传说、一篇文字、一种教导或一个仪式中有过这样的警示。薪火传承者惶恐不安的心在肋骨中抖动着，就像是被困在笼中的鸟。全身颤抖的她紧紧抓住德雷克塔尔无力的手，仿佛在抓紧一根生命线。

“你们……你们要抛弃我们了？我们该怎么做？”她忽然回忆起德雷克塔尔在加拉德被火葬的那一夜，当她的儿子即将成为酋长时所说的话：吾众从时间之初便开始崇敬众灵，并将永远崇敬它们，即使今日来至此地之人均已被忘记，再没有人传诵我们的名字，这份崇敬仍然不会泯灭。

愤怒突然取代了恐惧，盖亚安高声喝问：“如果这一切都太晚了，为什么你们又要将我们叫到这里？难道只是让我们坐在这里看着你们全部死去吗？”

德雷克塔尔的声音温和依旧，生命之灵并没有因为盖亚安的冒犯而对她生厌。“不，我钟爱的霜狼，你们一直都是那样强壮，德雷克塔尔对我们一直都是那样虔诚。你们需要来到这里，而且你们必须回到你们的族人中去。我们并没有死，我们在这里的放弃并不是你们所理解的死亡，但我们确实无法再帮助你们了。你们听到了我们的呼声，来到我们面前，为我们扫除了野蛮的红步兽人。我们希望你们知道，无论在何方的大地、空气、火焰、流水和生命……那都是我们，即使我们已经消失。”

“这不合道理！”盖亚安喊道。她发现自己在抽泣，“我不明白！”

“你会明白的，”生命之灵向她承诺，“但现在，我们必须走了。我们必须保留下最后一点力量。你们的氏族将从我们这里得到最后一件礼物，一件你们所亟须的礼物。你的儿子现在需要你，盖亚安。去找他，快去。还有……不要忘记我们。”

德雷克塔尔的胸口猛然塌落，老萨满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然后才坐起身。这一次，盖亚安明白生命之灵再不会透过这位老萨满说话了。

“德雷克塔尔，你……”

“是的，”他坐起身说道，“我听到了你们交谈的每一个字。我感觉……”他摇摇头。“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但现在，我感觉到了众灵的急迫。杜隆坦需要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他们用比来时更快的速度上了阶梯。恐惧和急切的心情让德雷克塔尔和盖亚安不断加快脚步。当他们来到阶梯顶端时，一只手伸过来，抓住德雷克塔尔的手臂，把他拽上了最后两级台阶。

杜隆坦一直都对族中的长老们礼敬有加，但现在，他同时抓住德雷克塔尔和盖亚安两个人，眼神狂乱，充满了怒火——还有恐惧。

“这是一个陷阱，”他说道，“数百个红步兽人一直居住在这里。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几个留下来，为了拖住我们，好让其余的红步兽人能够去发动袭击。”

仍然在为生命之灵的话语感到震撼的盖亚安问：“去袭击哪里？”

杜隆坦的面容因为痛苦而扭曲，他的话更是差一点打碎了盖亚安的心。

“去摧毁霜狼氏族。”

第二十七章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任何能帮助我们的信息？”杜隆坦一直在追问。他的目光在德雷克塔尔和盖亚安之间来回移动。他尽量不去看德雷克塔尔的脸。以前他从没有看到过这张脸完整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他相信如果自己盯住这位萨满的脸，盲眼萨满就会知道。

“生命之灵说它们会给我们最后一件礼物。”德雷克塔尔说。

杜隆坦感觉到血液完全从自己的脸上褪去了。“最后一件？”

尽管盲眼萨满的话语中带着可怕的暗示，但德雷克塔尔却显得异常平静。他摇摇头说道：“有太多事情，现在来不及细说。如果我们的氏族灭亡了，再说这些也将毫无意义。我们必须走了，马上就走，我们要相信众灵的话语，希望我们还不会太迟。红步兽人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一段时间，他们吸收了众灵的一部分能量。”

“他们的数量超过我们，但我们还是战胜了他们，并没有承受太大损伤。”扎卡说，“他们打得很好，但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多强壮。”

但杜隆坦能看清实际的状况：“仔细想想，扎卡，他们只是留下了最弱小的一些人。”

扎卡的眼睛瞪大了。

“我们能够追上他们，”杜隆坦向扎卡保证——也是在向他自己保证，“我们有狼。他们没有。来吧，那些怪物也许想要在身上涂抹我们的血，但要流血的是他们。”

浮冰正在等待他们。尽管杜隆坦在上一次依靠它渡过海面的时候完全平安无事，但他还是鼓足了勇气才再一次踏到这块摇摇晃晃的冰上。随着海岸线逐渐清晰，眼前的情景让杜隆坦不由得绝望地跪倒下去。在他身旁，库尔扎克发出痛苦的喊声。

白雪之上能看到六个白色的形体，它们让杜隆坦想起了藏在雪中偷袭他们的红步兽人。只是这些白色的形体上生有长毛，而且他们一动也不动。

“你们看到了什么？”德雷克塔尔问。

“我们的朋友。”杜隆坦用凄惶的声音说，“红步兽人杀死了我们的狼。”

他们遭受了双重打击：首先，也是最急迫的，现在他们没有了速度上的优势，而那些食人的凶徒正在杀向他们的氏族。而更让他们心痛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失去了一位挚友——正像杜隆坦所说的那样，狼是他们的朋友。杜隆坦一直都深爱着利齿。

但德雷克塔尔只是摇了摇头。“不，”他说道，“没有死，还没有，并没有都死。”

他怎么能知道？杜隆坦在那些寂静的白色形体上看不到任何动静。就在这时，一头狼虚弱地抬起头，随后又跌回到雪地上。希望在杜隆坦的心中涌起。他纵身跳上海岸，冲向利齿。他的老友在呜咽，努力想要向杜隆坦摇摇尾巴，这让杜隆坦的心都碎了。

这时，盲眼萨满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杜隆坦立刻侧过头仔细倾听。“一个死了，恐怕有两个也无法拯救了，”德雷克塔尔说道，“但还有三个，生命之灵允许我治疗他们。红步兽人没有坐骑，但是他们在这里强化了力量，现在拥有了非同寻常的速度。你们追不上他们，但你们也不会被落下很远。你们将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出一份力。”

“但……三头狼不能带五个人，”库尔扎克说，“而且他们还没有从重伤中恢复过来，不可能跑这么远的路。”

“他们必须能跑起来。”杜隆坦说。

“他们可以。”德雷克塔尔平静地说，“我会留下来，陪伴将要逝去的朋友。我不会有事的，生命之灵已经向我确认过这一点。”

杜隆坦感到非常矛盾。他想要命令德雷克塔尔留在他们身边，但又非常清楚，库尔扎克说得没有错。“告诉我你认为怎样才是最好，德雷克塔尔，我会服从你的决定。是你和众灵进行了对话，而不是我。”

德雷克塔尔向前走过来。慧耳嗅到主人的气味，发出轻微的“呜呜”声。德雷克塔尔用双手捧住老友的嘴，让他微微张开下颚，向狼嘴中轻轻吹了一口气。杜隆坦心怀敬畏地看着这一幕。霜狼肋侧的伤口开始愈合，很快，慧耳跳起来，“呜呜”地叫着，舔了舔主人的脸。

随后，德雷克塔尔的双手伸向利齿。看到自己的老友有了反应，很快就兴奋地跳向自己，杜隆坦终于宽慰地呼出一口气。最后是激流，扎卡的座狼。杜

隆坦伤心地看着他的母亲。盖亚安跪倒在歌手身旁。在杜隆坦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头狼都是他母亲的同伴。现在，他的母亲双手捧住歌手的头，凝视她心爱座狼那双金色的眼睛，喃喃地说道："谢谢。"又转头对德雷克塔尔说，"让他从容进入最后的长眠吧。"然后，她站起了身。

为了狼伙伴而哭泣不是软弱。这种羁绊强烈，真实，会伴随双方的一生。杜隆坦相信，只有不会为此流泪的人才是软弱的。他跳上利齿的脊背，向盖亚安伸出手。

"和我同乘利齿吧，母亲，"他说道，"我们将用生命之灵的礼物拯救我们的氏族。"

盖亚安跳到他身后。杜隆坦俯身到利齿的脖子上说道："跑，我的朋友。"现在他只希望，尽管他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但他们还是可以及时赶到，援救他们的族人。

***

"不要生闷气了。"德拉卡对奥格瑞姆说。

"我没有生闷气，"奥格瑞姆回答，"我只是在思考。"

德拉卡将双臂交叠在胸前，看着他用皮子重新缠裹毁灭之锤的锤柄。"你就是在生闷气，我也一样。我们都是战士，如果不允许我们战斗，我们就什么事都做不好。"

"并非如此。"奥格瑞姆说道。然后他露出了哀伤的微笑，"嗯，不只是如此。杜隆坦不知道他是一位多么强大的领袖。在这个诡异而又可怕的时代，他正是氏族所需要的。我很担心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他向周围的霜狼族人一指。这些人大多像他一样，正在压抑的气氛中做着各种修修补补的工作。一些孩子在和他们的狼玩耍，那些狼装出凶巴巴的样子，不停地咬着孩子们周围的空气。"我是否能统率他们，就像他一样？"

德拉卡坐到了奥格瑞姆身边，依然对自己日渐笨重的身子感到很不适应。她的孩子再有两个月就要出世了。她已经不止一次感觉到孩子在踢自己。她知道，德拉卡和杜隆坦的孩子一定会很强壮，她只希望自己不会一个人单独将这个孩子养大。寒冰一直跟随在她身边，一看到主人坐下来，他就倒卧在德拉卡的身边，将头放在自己的爪子上。

"答案是不，你不可能像他一样统率氏族。"德拉卡用一只手抚摸着胀起的肚子说道，"你不是杜隆坦，你是奥格瑞姆，你当然会以不同的方式率领族人。真正的问题是：你能很好地统率他们吗？"

奥格瑞姆看着德拉卡。自从德拉卡从流放中回来以后就一直在观察这名酋长的副手。对于奥格瑞姆，她知道两件事：一，在奥格瑞姆高大魁梧的身躯和直率的性格下面隐藏着一副果决而又复杂的头脑，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二，奥格瑞姆的所有这些品质，她的丈夫一定也都很清楚。“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的。我相信你能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领袖。”她一拳打在奥格瑞姆的胳膊上。“但你的统率时间可不会很长。现在，你要统率一个正在休息，修理护甲和补缀衣服的霜狼氏族。你要接受这一挑战吗，奥格瑞姆·毁灭之锤，特尔卡之子，鲁瓦什之孙？”

奥格瑞姆发出会心的笑声，“杜隆坦选你可真是太正确了。”

“没错。”

“好吧，”奥格瑞姆又说道，“没有人因为修补和坐卧而丧命，所以我相信我是一位很优秀的酋长。”他将锤柄缠好，提起毁灭之锤，感觉到新的皮革摩擦自己满是老茧的手指，“我觉得有必要动一动，打上一仗，我很想砸碎一些可恶的石头。”

“石头？”德拉卡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说实话，你一定能成为一位令人敬仰的酋长，能够战胜那些硬邦邦的敌人。我保证，我们一定会唱起一曲洛克瓦诺德，为了……”

一阵低沉的吼声打断了德拉卡的话。寒冰抬起头，耳朵转向前方。德拉卡立刻站起身，用手掌遮住刺眼的阳光，朝巨狼瞪视的方向望去。她能够瞥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影子。

那不可能是杜隆坦回来了。否则狼一定会嗅到他的气味，并立刻跑去欢迎回归的队伍。

看样子，奥格瑞姆真的可以确认一下自己作为统帅的能力了。

第二十八章

没过多久，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远方出现的人影。大家全都站起了身，将躁动不安的狼叫到身旁。德拉卡满心以为奥格瑞姆会立刻发动攻击，无论对方是谁，或者是什么样的生物。但奥格瑞姆没有这样做。

“卢加尔，”他喊道，“柯罗干——骑上狼跟着我！”然后他向猛咬发出呼唤。他的狼立刻出现在他面前，不断发出咆哮，仿佛正在渴望着战斗。德拉卡转身打算骑上寒冰，但奥格瑞姆的声音制止了她。“德拉卡，你留在这里。”他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保护你自己和你的孩子。”

德拉卡猛地向他转过头，“我是一名霜狼兽人！为我的氏族战斗是我的荣誉，如果有必要，我会为氏族牺牲！”

“杜隆坦可不会这么想，我也不会。无论我要去面对的是什么，我都不会告诉他，是我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冲上了战场。我绝不会让你和孩子受到伤害，德拉卡，只要我还有力量保护你们。认真听我说，留下来，保护好你自己。我知道你能做到。把在前线作战的任务留给其他人！”

德拉卡气恼而又沮丧地吼了一声，但她不得不承认，奥格瑞姆是对的。每一名氏族成员都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德拉卡未出生的孩子，她更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她咒骂着，找出自己的弓和箭。同时她发现了一只小圆盾。一个念头闪进她的脑海。她抓起圆盾，把它绑到了自己凸起的肚子上。

“听着，小家伙，”她说道，“这是给你的保护。”她跳上寒冰，只用自己肌肉发达的双腿驾驭寒冰斜向敌人跑去，稍稍一拐弯，冲向敌阵侧旁。就在这个时候，奥格瑞姆发出一声让她骨髓战栗的呐喊：

“红步兽人！”

片刻间，德拉卡无法呼吸。其实德拉卡早已隐隐猜测，红步兽人会向他们发动攻击。在她的梦里，她还是能看到诺卡拉残破的身体。那一幕凄惨的景象已经烙印在她的脑海中。她绝不希望这些怪物会杀进他们的营地，但现在，怪物真的来了。她也看到了机会，能够一举抹去这些怪物留给她的可怕回忆。我们做个了结吧。德拉卡恨恨地想着，将恐惧的战栗转变成炽热的、欢欣鼓舞的嗜血力量。

大概瞥了一眼，德拉卡能看出红步兽人的数量至少是霜狼兽人的三倍，甚至更多。但他们没有狼，而且他们进攻的是一个已经退无可退的氏族。德拉卡的嘴唇在獠牙周围翘起，显露出一个微笑。倚仗着寒冰的致命速度，德拉卡在弓弦上扣好一支箭，举弓射击。

第一支箭射中了一名红步兽人的眼睛，敌人立刻栽倒在地。第二支箭射中了一个红步女兽人未加保护的喉咙。她跪倒下去，伸手抓住伤口，随后一头扑倒。德拉卡注意到这些红步兽人的肌肉远比他们之前遇到过的那些食人怪物更发达，更不是一直在饥饿中的霜狼兽人能比的。这些敌人的速度也很快，动作轻盈，没有丝毫疲惫之态。难道他们所选择的那种恐怖食物给了他们如此强大的力量？

德拉卡听到羽箭撕裂空气的声音在身边响起，就如同一只愤怒的毒虫。她不由得骂了自己一句。她一直都太过愤怒，竟然变得如此疏忽大意。如果敌人也有弓箭手，她就需要更加小心——并且要尽量先除掉那些弓箭手。

她停止了射击，让寒冰绕过一个大圈子，对战局进行了大致的评估。她毫不惊讶地看到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已经抡动大锤冲进了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德拉卡知道，用大锤作战的人必须让自己与战锤合为一体，用锤头划出一道道圆弧，以发挥出最大的攻击力。这几乎就像是奥格瑞姆在跟随毁灭之锤冲击的轨迹跳起舞蹈。他必须始终保持充沛的动能，否则就会被在他身边堆积起来的尸体绊倒。

霜狼兽人和他们的狼都有牺牲。迅速点数了一下，德拉卡估计至少三头巨狼被杀死了。他们猩红色的鲜血浸透了白色的长毛。他们的骑手还活着，但也都受了伤。德拉卡皱起眉头。她立刻举起弓，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一个红步兽人径直向奥格瑞姆冲去。他几乎要比其他所有兽人都高上一头，冲锋的气势更是无可阻遏。他的头顶被剃光，只留下了一根细辫子，因为污血凝结在上面而变得干硬。他的身上几乎没有什么甲片，裸露的宽阔胸膛和强壮的手臂上就像他的辫子一样，全是凝结的干血。德拉卡觉得他根本不在意会有人攻击他。他难道认为自己不会受伤吗？德拉卡心中感到惊奇，如果是这样，奥格瑞姆或者我很快就能给他好好上一课了。

德拉卡怀疑这个留辫子的高大兽人就是这个令人憎恶的氏族的酋长。他的手中拿着两把大斧，不停地左右挥砍，同时一次次转头去确认奥格瑞姆的位置。德拉卡沮丧地咆哮了一声，在如同巨大漩涡的激烈战团里面，德拉卡的箭不可能准确地射中他。

这个红步兽人手起斧落，攻击迅捷而凶猛，却又似乎对面前的敌人毫不在意。他面前的霜狼女兽人一声惨叫，紧紧攥住自己握剑的手臂。鲜血从她的手指缝中涌出来。只要再加上一斧，这名女兽人就性命难保了，但红步酋长却似

乎对眼前的战斗毫无兴趣。他只是一脚踹在受伤女兽人的肚子上。感受到自己族人的痛苦，想到自己腹内幼小的生命，德拉卡的身子也不由得一紧。那名霜狼女兽人踉跄着后退，跌倒在地。

但她还活着。

为什么……

德拉卡的脑海中响起自己丈夫的话。红步兽人必须杀光那些狼，而且速度要快。狼是最大的威胁……

眨眼之间，德拉卡感觉到自己如处寒冬。战栗感在她的皮肤上游走，怒火却烧红了她的心，灼热的愤怒甚至让汗水渗出在她的身上。“你这个怪物，”她喃喃地说道，“众灵啊，请守护我的孩子！”随后，德拉卡调转寒冰冲向白热化的战场。

“奥格瑞姆！”她喊道，“奥格瑞姆！”奥格瑞姆转头看了她一眼，立刻皱起眉头。

“回去，德拉卡！”

兽人可以被打倒，会屈服，能够在受到逼迫的情况下被押走……

“他们只想打伤我们，不是杀掉我们！”德拉卡执意冲入战场。奥格瑞姆皱紧眉头，她明白他的困惑，这不合情理，一个人可以杀死敌人的时候为什么只打伤他们？

其他人，包括孩子！他们会俘虏其他人！

在以后成为红步兽人的食物。

德拉卡看到理解的神情从奥格瑞姆的脸上一闪而过。紧接着，赤灼的怒火彻底扭曲了这位强大兽人的面孔。“杀死他们，霜狼！”奥格瑞姆喊道，“把他们全部杀死！”

就在这时，德拉卡听到一阵吼声。她的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泪水刺痛了她的眼睛。这是充满光荣的霜狼的长嚎——正从北方全速袭来。

***

生命之灵的礼物赐福在这几个霜狼兽人的身上。他们感觉到精神焕发，仿佛刚刚熟睡了许多天；力量充沛，就像是一直以来他们都在饱餐富有营养的食物；他们的五官感觉几乎就像他们骑乘的狼朋友一样敏锐，而所有这些狼朋友

都变得更加矫健凶猛。杜隆坦的心中无比平静，精神高度集中，他有些好奇，那些卑劣的红步兽人是不是也用他们偷窃来的力量让自己变得如此强大。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感到绝望，反而更加坚定了消灭这些邪恶怪物的决心。绝望不会帮助他拯救他的氏族，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

这份礼物不会持久，生命之灵曾这样告诉德雷克塔尔，但它足以伴随你们战胜敌人。去吧，拯救你们族人。

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冲锋，步伐流畅稳定，丝毫没有疲惫的迹象。狼背上的骑手们没有对彼此说些什么。他们不需要。生命之灵在短暂的时间里进入到他们体内，尽管他们看不到彼此内心的想法，但他们已经融为了一体。

他们来得太迟了，无法阻止这场战争。但只是瞥了一眼，杜隆坦就知道，尽管他的氏族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但霜狼氏族并没有被打垮。回援的霜狼兽人丝毫没有放慢脚步，径直冲进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们将武器挥舞成一阵阵旋风，双唇间迸发出雷鸣般的战吼。

杜隆坦这一生中从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行动如此正确。红步兽人是永远都不应该出现的邪秽之物，从德拉诺的表面扫除他们就像是割除掉腐烂的身体组织。杜隆坦从利齿的背上一跃而下，让他的狼朋友能够任意去攻击敌人。看到一个倒霉的红步兽人冲向自己，他不由得露出了凶狠的笑容。这个女兽人手持两把小斧头，其中一把被她高高举起，劈砍杜隆坦的面孔，另一把水平斩向杜隆坦的身体。

裂斩一闪而过，红步兽人的两条手臂掉在地上——它们的手中还攥着斧头。红步兽人惊愕地盯着鲜血喷涌的两条断臂，随后她的脑袋也落到了自己的手旁。

杜隆坦感觉到另一个敌人在从身后向他逼近，立刻全身疾转，将裂斩砍进那名红步兽人的胸口。一阵暴怒的吼声向他警示有第三个敌人杀来。他收回战斧，打算再度攻击，但还没有等他这样做，一支箭突然竖在了红步兽人的眼睛上。那名敌人跌倒在地。

杜隆坦认得这支羽箭。片刻之后，他最心爱的人向他发出呼喊。

“杜隆坦！”德拉卡喊道，“奥格瑞姆在和他们的酋长作战！”

杜隆坦向周围瞥了一眼。他看到了扎卡和库尔扎克都在以一副几乎是从容不迫的样子战斗着。但他们身边的红步兽人却一连串地向左右跌倒。盖亚安仿佛年轻了一半。她如风般跃动起舞，手中的长矛仿佛全无重量。就连其他没有得到生命之灵祝福的霜狼兽人在看到酋长回来之后也都士气大振，正在以十倍的勇猛痛击敌人。

但奥格瑞姆在哪里，还有那个红步酋长呢？

很快，杜隆坦就发现了他们：头顶光秃、身躯如同山岳般的奥格瑞姆，以非凡的坚毅和果敢挥舞着巨大的毁灭之锤，就好像那是一件儿童的玩具；比奥格瑞姆更高大的红步酋长有着同样发达的肌肉，两把大斧在他的手中变成两团幻影。杜隆坦的心中感到矛盾。他不想剥夺奥格瑞姆击杀这个怪物首领的荣耀，但也不希望他的朋友送命——又让这个酋长活下来。

他决定去帮助他的副手，如果有必要，就代替奥格瑞姆作战。这时另一名红步兽人挥舞一柄倒钩上带血的钉头锤挡在杜隆坦面前。杜隆坦一俯身，钉头锤从他的头顶挥了过去，裂斩也在此时向上挑起。红步兽人张开口，却只是喷出一股热血。杜隆坦厌恶地甩开这个敌人的尸体，继续向前。

他距离那两个人已经很近了。杜隆坦看得出，奥格瑞姆和怪物酋长势均力敌。所以杜隆坦知道，自己也许没有必要强行介入他们的战斗。但奥格瑞姆已经累了，他没有得到生命之灵的祝福，一直只能使用自身的力量。

杜隆坦一边提防敌人的攻击，一边又迅速扫视了一遍战场。许多霜狼兽人被打倒了，不过杜隆坦能看出来，他们只是受了伤。而倒在地上的红步兽人全都一动不动。他又看到两个敌人在自己眼前倒下——一个被羽箭射穿，也许是德拉卡的箭，也许不是；另一个在盖亚安的长矛下丢掉了性命。杜隆坦难以置信地旋转一周，现在只有屈指可数的红步兽人还活着！他的心踏实下来，同时向众灵送去感激的祈祷。

杜隆坦转回头，再去看他的副手和红步酋长之间的战斗。这场战斗也快结束了。红步酋长的左臂耷拉下来，完全没有了用处。杜隆坦能看出，他的左手的骨头完全被打碎了。高大的红步兽人还在用一把斧头作战。那把单刃斧和毁灭之锤比起来显得太过渺小。这个怪物很勇敢，但已毫无意义。

奥格瑞姆怒吼一声，高举起毁灭之锤。杜隆坦露出微笑。

等到奥格瑞姆杀了这个酋长，然后……

杀了这个酋长。

“不，”杜隆坦喃喃地说道，“不。奥格瑞姆！奥格瑞姆！活捉他！听到我的话了吗？我们必须活捉他！”

第二十九章

红步兽人的酋长在奥格瑞姆和库尔扎克的手中挣扎着。但他们将他死死按在地上。“把割下这颗丑头的荣誉给我吧，酋长。”奥格瑞姆粗声粗气地说道。

“不，”杜隆坦回答，“还不行。带走他，暂时把他捆起来。我们需要先照顾伤员，然后我会审问他。”杜隆坦能感觉到生命之灵的礼物正在从自己体内消退。突然之间，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疲惫，裂斩在他的手中一下子沉重了许多。就像许多霜狼兽人一样，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杀死躺在面前的这个怪物。也许现在这个怪物受到压制，无力反抗，但他还远远没有屈服。

杜隆坦会杀死这个怪物，但他首先需要答案。奥格瑞姆不情愿地和库尔扎克服从了酋长的命令，将这个最后的红步兽人紧紧捆绑起来，牵到一旁。被牵走的时候，这个满身血污的怪物依然恶狠狠地瞪着杜隆坦的眼睛。

“我的爱人，”德拉卡的声音传入杜隆坦耳中。杜隆坦转过身，紧紧拥抱了她，许久之后才将她放开。德拉卡问道：“告诉我，都发生了什么？”

“我有许多事要说，也有许多事要听你说。”杜隆坦说道，“先告诉我，我们的氏族遭遇了什么？”德拉卡开始向他讲述如同恶臭洪水般的敌人突然向他们杀来，她如何注意到敌人在战斗中故意只是打伤霜狼兽人，而不是直接杀死他们。

“他们以为能够奴役我们，然后以我们为食物。”德拉卡恨恨地说道，“但他们不明白，我们只有死掉，才不会挥舞刀剑！”到最后，这个策略反而毁灭了红步兽人。

大多数受伤的霜狼兽人都能行走。很快，萨满就开始忙着缝合伤口，准备担架，为伤员涂覆药膏。杜隆坦叫来扎卡，命令她返回圣灵之地，带回德雷克塔尔和还活着的狼。

他的氏族正在为疗伤而忙碌。

现在该是去审问红步酋长的时候了。

***

奥格瑞姆站在这名俘虏身边，这不是为了确保他不会逃走。重伤和结实的绳索已经让他无力逃遁了。杜隆坦怀疑奥格瑞姆这样做是要确保这个酋长还能活着。毫无疑问，营地中的每一个霜狼兽人都很想要他的命。

当杜隆坦的影子落到头顶的时候，红步酋长抬头瞥了一眼，露出微笑。杜隆坦手握雷击，狠狠地瞪着他，在这头怪物的身上寻找残存的兽人影子。

他完全找不到。

“你亵渎了众灵圣地。”杜隆坦说道。

“知道那些故事的并非只有你们霜狼。”红步兽人回答道。

“你知道我们会来。”

“是的，你们终究会来。在我们失败之后，当你们干掉了我们的狩猎队，我们就来北方等待你们。我们知道，这一次你们会主动送上门来。我们一直派遣斥候盯着你们，在这里等着你们。”他满脸狞笑，显得格外阴狠，“我们从众灵那里夺取力量，你们却在饥饿中向我们靠近。”

我绝不能杀死他，现在还不行。

“我想知道，你们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压抑住心中的怒火之后，杜隆坦才继续说道，“红步毕竟是一个兽人氏族，就像我们一样。你们也面对着和我们同样的挑战。古尔丹说，你们拒绝追随他，这一点也像我们一样。你们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堕落到——堕落到如此疯狂的程度？竟然会做出这样的暴行？”他摇摇头，几乎有些可怜地说，“你的氏族，全都疯了。”

红步酋长紧盯着他，沉默片刻之后，开始大笑起来。这是一种可怕的笑声，一开始很低，回荡在他的喉咙深处，然后如同狂暴的吼叫喷发出来，很久之后才渐渐平息。愉悦的泪水模糊了这个兽人的眼睛。

“疯了？”他的声音低沉浑厚，充满压迫感，“疯狂，白痴，毫无理性？我告诉你，霜狼，我可不是这样。追随我的人都不是这样。”

“你们猎杀德莱尼——你们猎杀自己的同胞——还称我们为猎物。你们不但屠杀我们，还割下我们的肉，在火上炙烤！神智健全的兽人不会这样做！”

“我们可绝对不是疯子。”红步酋长继续坚持着。他的平静几乎要把杜隆坦逼疯了，但杜隆坦依然保持着克制。红步酋长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要比你们霜狼更加理智，更加懂得思考。”

杜隆坦无法再控制自己，他反手狠狠地打在这个兽人的脸上。红步酋长的头猛地甩向一旁，但他只是又笑了起来。鲜血沿着他的下巴滴落，和被他杀害，甚至是被他吃掉的兽人的血混合在一起。

“我们比你想象的更加相似，杜隆坦，加拉德之子。”他说道。听到这个怪物说出他和他父亲的名字，杜隆坦一下子僵住了，“我们全都够聪明，知道让我们的氏族拜倒在古尔丹的脚下是一个愚蠢而又危险的选择。所以，我们一同做了另一个决定——以自己的力量活下来。我们不会去做塔布羊，我们是兽人。你们也做了同样的决定——继续作为兽人活下去。你们不是软弱的南方人，不会成为古尔丹的怪物。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你们活了下来——至少到现在是如此。你们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更加贫瘠，只能让你们拼命寻找仅存的食物，挣扎求生。”

“我要让你这个无礼的家伙再不能说话……”奥格瑞姆举起毁灭之锤。但杜隆坦伸出手，阻止了他。杜隆坦紧盯着对面这个酋长的眼睛，那双浅褐色的眼睛……非常清晰。

“继续。”杜隆坦说道。他的声音中没有了任何情绪。

另一名酋长微微一笑：“你们的选择又让你的氏族落到了什么样的境地，杜隆坦？”他用残破的手指了一下周围。现在那只手每动一下肯定都是剧痛难忍，但他丝毫没有显露出痛苦的痕迹。“你们变得强大了吗？族群有没有变得更庞大？有没有值得享受的生活？还是你们只能苟延残喘，跌跌撞撞，漫无目的地在荒野中摸索前行？”他摇摇头，“你知道吗，我们在暗中全都很钦佩你们？”

这让杜隆坦吃了一惊。不过，古尔丹不也是这样说的？

“我本以为霜狼能干得更好，但你们真是让我失望。”

这句话听起来很疯狂，但这其中又存在着某种可怕的逻辑。红步酋长的话让杜隆坦反感，却又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不管怎样，杜隆坦需要知道得更多。

“我知道我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杜隆坦说，“但你们又为什么选择成为……”他甚至无法说出那个词。

那双毫无疑问充满了理性的浅褐色眼睛在审视着杜隆坦。然后，红步酋长又说话了。他的声音很平静，甚至有些显得无聊，仿佛他正在背诵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我们，就像你们一样，拒绝加入部落。我们也像你们一样，挣扎着想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活下来。我们用动物的血覆盖自己，为的是阻吓其他兽人，不让他们偷走属于我们的东西。”

如此令人发指的暴行，却只是源自于一个如此简单的理由，一个计策——仅此而已。

“我们发现了一些闯进我们领地的德莱尼，他们吓跑了塔布羊群。在盛怒中，我们把他们全都杀死了。依照我们在那时养成的习惯，我们将他们的血浇遍我们全身。”他模仿着用血浇身体的动作，又用手碰了碰嘴，“但有一些他们的血流进了我们的嘴里。”

他伸出舌头，舔了舔肥厚的下嘴唇。“那血非常甜美。”

杜隆坦想到曾和他一同坐在篝火旁的那些德莱尼温柔的微笑。他们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援救兽人的孩子，同时又不顾可能遭受陌生兽人伤害的风险，将那些孩子送回了家。伴随着这些记忆，眼前的这个怪物更让杜隆坦在身体和灵魂上全都感到恶心。

“他们吓跑了我们应得的食物，所以他们就成为我们应得的食物。”红步酋长耸耸肩，“当我们再一次打败另一些兽人的时候，一切就都变得容易多了。肉就是肉，你们早晚也会发现这一点。”

杜隆坦仿佛受到了狠狠一击。“你说什么？”

“如果你们想要继续做真正的兽人，这就是你们唯一的选择。我们是掠食者，霜狼，这个世界有掠食者，也有猎物。有赢家，就有输家。有兽人，同样有塔布羊。我们蔑视其他人的帮助，才能成为更强大的一方。”

他抬起头，将自己的脸向杜隆坦凑近过来。陈血的臭味充满了杜隆坦的鼻腔。“我的红步兽人就躺在你们面前，今晚你们不会挨饿了。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氏族。我们会变得强大，其他人只会越来越弱小。”

红步怪物露出微笑。杜隆坦能够在他的呼吸中闻到血腥的臭味。“迈出这一步吧，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成为红狼的酋长，成为一个真正的兽人！”

话语从杜隆坦的口中爆发，就像火焰的河流从老祖父山中喷出，灼热而暴烈。

“我们绝不会像你们这样！”

红步酋长放声大笑：“你们不会？看看你们周围。这里除了灰尘和骨头，已经一无所有。你们不吃——就只有死路一条。”

“那就吃了他！”说话的是卡葛拉。杜隆坦一直没有注意到，就在他和这个红步兽人说话的时候，他的氏族已经悄然无声地聚集在他身后。卡葛拉用肩

膀顶开簇拥在一起的霜狼兽人走到前面，怒火已经扭曲了她的面孔。

“杀死他，杜隆坦！他和他的同伙们所做的一切让他应该死一千遍。像他杀死我的诺卡拉一样杀死他！最好让他多受些苦！一块一块吃掉他！”

卡葛拉的话仿佛是冲破了一道河堤，淤积在这道河堤后面的全部愤怒、恐惧和绝望突然间都被释放出来。憎恨、凶狠、充满威胁的话语瞬间在人群中骤然爆发。

“杀了他！吃他的肉！别忘了他都干过什么！”人们高声呼吼。

杜隆坦听到了所有人的呼声。他知道，此时族人们的心中充满了哀痛和对复仇的渴望。但他只是站在红步酋长的面前，双眼紧盯着这个食人怪物。听到霜狼兽人嗜血的吼叫，红步酋长被鲜血润湿的嘴唇向上翘起，露出一个会心的笑容。

怒吼声渐渐止息。杜隆坦想到自己的父亲最初拒绝古尔丹召唤时的情景。父亲一直都在努力保持霜狼自豪而独立的个性，他不希望霜狼氏族离开祖先的土地，抛弃旧日的道路。他想要族人留在北方，勇敢渡过难关。

杜隆坦想到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他很可能在出生之前就会死去，死在今天。他想到这个珍贵的小生命会来到这样一个世界上，只有像红步兽人这样的疯狂才有可能是唯一能让他们在这里活下来的理智选择。大地死了，没有植物能够生长，水和空气遭到污染，甚至连泥土也会燃烧。

是的，现在他的氏族怒不可遏，但他们不是红步，他们也绝对不会成为红步。

一些兽人氏族很残忍，很久以前，他的父亲这样对他说，他们喜欢折磨和凌虐猎物……还有他们的敌人。霜狼不会以他人的痛苦为乐。

哪怕是对于我们的敌人。

“我们是霜狼！”杜隆坦只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他迅速而干脆地让雷击落下。

第三十章

“这里没有大海能扔尸体。”库尔扎克说道，“但至少我们能把他们的尸体丢在这里任其腐烂。”

但他的酋长摇了摇头。“不，”杜隆坦说道，“我已经开始相信，我们在众灵圣地对待他们的方式是错误的。我……现在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毕竟还是兽人。我们会对他们保持尊敬，尽管他们对我们并没有任何敬意。我们要以此来提醒自己，绝不能变成他们的这种样子。”

他的氏族不喜欢这个决定，但还是服从了酋长的命令。杜隆坦理解族人的不情愿。他希望假以时日，他们能够明白他为什么会改变心意。他也亲自出力收集用于埋葬尸体的石块。

当扎卡陪伴德雷克塔尔回来的时候，所有人的精神都受到了鼓舞。回来的并不只是他们两个。还有一头身体虚弱，却终于从死亡线上坚持回来的霜狼。这位年长的萨满立刻就加入到了照顾伤患的同伴之中。

夜幕终于降临了。他们只有地衣汤作为食物。但并没有人对此有任何抱怨。霜狼兽人的心情多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安稳。

直到此时，杜隆坦终于能够和他的助手们坐到一起了。他们分享着简单的食物，德雷克塔尔讲述了在圣灵之地所经历的一切。当老萨满讲述众灵的慢慢凋亡，并向他们转述生命之灵那令人感到慰藉又无限哀伤的话语时，杜隆坦的胸膛仿佛被悲伤紧紧地勒住。他努力试着去理解众灵所说的并不是死亡的死亡，还有这对于德拉诺，对于他的氏族又意味着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沉默地坐在一起，吃完寡淡的食物。杜隆坦一直在思考让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每一件事：古尔丹的来访；父亲的死亡；德拉卡从流放中回归；老祖父山摧毁霜火岭之后，霜狼氏族被迫的迁徙；红步兽人；迦罗娜的警告；饥饿的大地；死亡的草木；众灵圣地那虚幻的、令人无法忘记的美丽；还有红步酋长最后的话。

他放下汤碗，看着周围的人：德拉卡，德雷克塔尔，盖亚安和奥格瑞姆。这些朋友和家人从没有辜负过他。他明白，即使发生了这么多黑暗的事情，他依然是幸运的。长久以来他充满痛苦的心忽然平静下来。

杜隆坦终于明白了自己需要做什么。

“跟我来。”他只说了这么一句。他们没有多问一句话，只是站起身，跟着他大步走到营地中心。霜狼兽人们依照不同的家庭结成一个个小群。一看到酋长，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杜隆坦看着聚集在身边的霜狼。现在他的族人已经如此稀少，每一个人都非常珍贵。他必须承担起酋长的责任，为了保护他们而做出最好的选择。

“红步兽人的酋长是对的。”他说道。他的声音清晰而镇定，他的族人们都安静地倾听着，“他和他的氏族并没有发疯。他们只是需要应对和我们一样的挑战，并且做了和我们一样的决定：留在这里，在德拉诺，找到一个方法生存下去。他们的方法邪恶而荒谬，但他们成功了。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取得了成功。而现在我们知道，众灵将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

关注与忧虑的窃窃私语声在人群中响起。杜隆坦抬手制止了大家的言论，继续说下去：

“我们的萨满德雷克塔尔听到了生命之灵的声音。生命之灵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战胜强敌。它也告诉我们，无论哪里有大地、空气、火焰、流水和生命……那都是它们。”

“我的父亲和我全都拒绝了追随古尔丹，我们感觉到那样做是错的。如果我们追随他，我们的氏族就会遭遇危险。那个奴隶迦罗娜甚至警告我们要提防她的主人，作为酋长的我们又会有怎样的选择？”

他摊开双手，“无论我们的学识在过去给我们指明了怎样的道路；无论仪式如何启迪我们；无论我们有怎样的律法、传统和规矩——我们有一条律法、一个传统，我们绝不能违背，那就是酋长必须竭尽全力做出对于氏族最好的决定。”

杜隆坦看着盖亚安。薪火传承者的眼睛微微睁大，很快又充满了哀伤。

“我们的世界难免一死，而且再无法恢复。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点——这是生命之灵亲口告诉我们的。红步兽人选择以同类为食，他们的酋长说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错了。我们绝不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但我们也不会成为古尔丹的怪物。”

他的目光扫过人群，逐一注视每一个霜狼兽人的眼睛。“我们会前往古尔丹的魔法发现的那个新世界。我们会在那里找到大地、空气、流水、火焰和生命，它们会重新认识我们。我们会活下来……作为霜狼！”

“酋长！”说话的是盖亚安。杜隆坦的神经绷紧了。他本以为母亲已经接受了他的决定，但也许他还是想错了。盖亚安问道：“我能说话吗？”

杜隆坦打起精神，点点头。盖亚安站直身子，显得那样傲岸而自豪。他是霜狼酋长的妻子和母亲，是一位萨满，是氏族的薪火传承者。“你知道，我一直在遵循我们的传统。对于我们而言，传统是无比重要的。让我们成为霜狼兽人的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话语，但话语一直都是与行为紧密相关的。”

她转身去看她的儿子。“我爱加拉德，我知道他很睿智，尊重传统，英明地统率我们，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她的呼吸停滞了片刻，但她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我看到他的儿子一次又一次地与传统背离。而现在，他希望我们离开故土，前往一个陌生的新世界。这不是加拉德所坚守的道路。”

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又变得柔和下来：“但杜隆坦不是加拉德，杜隆坦同样英明地统率着我们。我曾经坚守我的丈夫的决定，他的选择，因为这是他留给我们——留给我的一切。但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我要告诉你，就像众灵一样，加拉德走了，但他并没有消失。他就活在你的体内。他会为你曾经做过的选择感到骄傲，也会为你正在做出的选择感到骄傲。”

杜隆坦不是很确定，但他觉得母亲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动。盖亚安一手攥拳，打在胸膛上：“我会跟从我的酋长！”

“我也是！”奥格瑞姆紧接着盖亚安吼道。

“你是我的丈夫，”德拉卡低声在杜隆坦耳边说，“无论发生什么。”

一个接一个，所有霜狼兽人，甚至是那些曾经叛逃的人也都向杜隆坦发出激动的呐喊。寒冷的夜空中回荡着有节律的欢呼，上百颗心脏在齐声跳动。

没有任何酋长，杜隆坦心中想，曾经有过如此优秀的一个氏族。

他高举起雷击：“明天，我们将开始新的旅程，太阳将照耀在我们的脚步上。一个新的家园正等待着我们。”

杜隆坦深吸了一口气。

“明天——霜狼将向南进军，加入部落！”

致谢词

有许多大师都参与了这个故事的撰写，我非常珍视他们的贡献。我要感谢暴雪的James Waugh——我的朋友和这个项目的试金石，还有Cate Gary和Sean Copeland。另外，非常感谢Titan出版社我杰出的编辑Natalie Laverick。传奇影业方面，我要高声向Jamie Kampel致谢，感谢她以无比的热情和耐心编写故事脚本，并提出种种疑问。还有Anna Nettle，无论我提出多少问题，她都会欢快地为我提供各种镜头以供研究。还有Barnaby Legg，感谢他无与伦比的主意和他对于我的作品毫无保留的热情。和你们所有人共事为我带来了真正的快乐。无论何时，何地，何种项目，我都希望能再次与你们携手。

特别感谢Tyler Kerr，是你让我明白自然环境消亡的过程，还有我的写作助手William H.Kirby和Mark Anthony，你们的帮助和建议造就了各种各样的（的的确确的）毁灭方式。如果没有你们，我将不可能如此高效地毁掉德拉诺。

最后，衷心感谢我的读者们。是你们支持我写下去，自从《氏族之王》登上书架的那命中注定的一天开始。

力量与荣耀！


电 影 官 方 小 说
魔兽
[美]邓肯·琼斯/电影执导 [美]克里斯·梅森/故事编剧
[美]克里斯蒂·高登/著 李镭/翻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魔兽

作者：【美】克里斯蒂·高登

译者：李镭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6.01

ISBN：978-7-5133-2163-1

目录
CONTENTS

序言

月光洒落在暴风城的王座大厅中，照在用白色岩石雕刻成的王座之上，空荡荡的王座仿佛正由内向外散发出光芒来。蹲踞在王座下面的黄金狮子也变成了圆瞪着空明双眼的银色猛兽。冰冷柔和的光线照耀在展示于大厅内的武器上，勾描出清晰的轮廓线。在月亮银白色的手指无法触及大厅的角落，反而让那里的阴影更显得黑暗阴森。在这种略显诡异的光影中，想象力丰富的人也许会以为侍立在大厅中的那些装饰盔甲里面并不是空的。

月亮并非这里唯一的光源，一盏油灯正散发出温暖的橘红色光亮，映照在一个男孩专注的脸上。那个男孩的手里握着两只木制的小雕像。其中一个是士兵，身上的彩绘铠甲形制和这座安静的王座大厅中那些盔甲一模一样；另一个则更像是一头高大的猛兽——绿色皮肤，嘴角生出獠牙，手中的半圆形巨斧有他的士兵对手半个人那么高。

地板上还有其他士兵和怪兽。大部分怪兽都还站立着。

大部分士兵都已经倒下了。

屋门打开了，更多光线透入大厅。男孩转过身，有点因为自己的游戏被打断而不太高兴。向走进门的那个人瞪了一眼之后，他立刻又转回头，沉浸到自己的游戏中去了。

“原来你藏在这里。”进来的人说道。他的声音很年轻。

王子才不需要躲藏，男孩心想，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一个人就一个人。这才不是躲藏。

那个人来到男孩身边。在微弱的灯光中，他的头发显得不那么灰白了，从下巴一直延伸到眼睛的伤疤也不再像被太阳光照射时那样丑陋。他的目光落在男孩摆开的游戏场景上。“战况如何？”

难道他看不出来吗？难道他不记得吗？

男孩一开始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盯着那些绿色的小玩具，然后，他怒气冲冲地说道：“每一个兽人都应该去死。等我成为国王的时候，我会像洛萨那

样，把他们全部杀光！”

“洛萨是一名军人，”那个人的口气并不和善，“他战斗，因为那是他的责任。你将成为一位国王。你的责任将是实现公正的和平。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已经饱受战争的摧残了吗？”

男孩没有回答。公正的和平，饱受战争摧残。

不可能。

“我恨他们！”男孩喊道。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突兀，泪水突然刺痛了他的眼睛。

“我知道。”那个人低声说道。他没有对男孩无礼的爆发做评判，反而让男孩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安抚，“但战争不是永远的解决办法。你需要明白，并非所有兽人都是邪恶的，即使在表面上看是这样。”

男孩皱起眉头，带着怀疑的表情瞥了那个人一眼。卡德加非常睿智，但看起来男孩一点都不相信他刚刚说的话。

“要知道，”卡德加继续说道，“兽人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一个距离我们很远的地方。”他抬起手，手指弹动，一颗橘红色的光球出现在他的手中。男孩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的动作，他喜欢看卡德加施展魔法。光球在半空中旋转，绿色的能量在它的周围连续爆裂。“那个世界正在死亡，它被称作邪能的黑暗魔法吞噬了。”王子睁大了眼睛，看着那种诡异的绿色能量仿佛正在将一个棕褐色土壤形成的世界一点点侵蚀掉，同时倾听着那个人的讲述，“那些兽人不得不逃出来。如果他们留在那里……他们就会和他们的世界一起死掉。”

王子对于那些逃离死亡世界的兽人没有半点同情。他的手指紧紧攥住那个玩具兽人。“所以那些绿色的怪物就入侵了我们的世界！”

“来到艾泽拉斯的兽人并非全是绿色。我打赌这一点你还不知道。”

王子保持着沉默，没有承认自己的无知，但他开始感到好奇了。

“只有那些受到邪能毒害的兽人才是绿色的，”卡德加向王子解释，“邪能改变了他们。但我们也遇到过抵抗住邪能的兽人，其中一个兽人几乎阻止了这场战争。他的名字是……杜隆坦。”

天空之厅不需要窗户。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是一座天空的厅堂，位于天空之中，属于天空的一部分。

第一次来到此地的陌生人都会惊叹于这奇迹的存在，震慑于它的美丽和危险，并好奇为什么六人议会要以这里为会场，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安全。不过这里不会有陌生人，在这座肯瑞托的紫罗兰城堡中，从没有过陌生人。

就像使用魔法一样，这座厅堂只有法师才能到达。

蓝天和白云就是这里的墙壁和穹顶，它们散发出金色和紫色的光芒，将岩石地面点缀得绚烂多彩。这里的地面上还镶嵌着一个符号——一个标志性的监视之眼。现在走进这里的男孩站在厅堂正中央，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日子。

他今年十一岁，身高中等，有着褐色的头发，一双眼睛的色彩根据光线不同在蓝色和绿色之间变幻不定。现在这个穿着白色束腰外衣的孩子成为全体肯瑞托议会注意力的焦点。

他们正高高站在一个环状平台上俯视着他，穿在他们身上的紫色长袍上绣着和地板上同样的眼睛。这些眼睛同样都在盯着这个男孩。而被这么多只眼睛注视的男孩却仿佛只是在看着一只虫子。对于他们的目光，他毫无畏惧，更多的只是好奇。男孩大胆地与他们对视，还挑起了一道眼眉。

环状平台上的一个身材瘦高，胡须就像飘动在这座高塔墙外的魔法一样雪白的人与男孩对视，以几乎无法察觉的动作点了一下头。随后，他开始说话。洪亮的声音回荡在这座巨大得不可想象的厅堂中。

“有一种理论认为，天空中的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世界。”大法师安东尼达斯说道，“而每一个这样的世界都拥有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新学生对此又有何看法？”

这名学生立刻回答道：“没有任何世界能与艾泽拉斯相比。艾泽拉斯的美丽，它强大的生命力和富饶的资源都是独一无二的。”

“谁能担负起照管这份宝藏的责任？”

“只有能操控魔法力量的人才能保护我们的世界安全无虞，也就是守护者。”

“是吗。”安东尼达斯薄薄的嘴唇上显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这名学生有些好奇自己是否应该调整一下语气，显得更谦恭一些。但说实话，所有这些记忆已经在他的意识中存在许多个世代了。

“操控全部力量吗？”安东尼达斯继续问。

“不，”学生又迅速做出回答：“黑暗力量是被禁止的，它是腐败的镜像。”他发觉自己的声音变得如同平静淡然的歌声，不由得用力咬了一下嘴唇。他不能让他们认为他不重视这件事。

“黑暗力量。”他说道，这一次他更加认真起来，“会让使用者做出有悖于自己本心的事情。”

“根据这一点，我们能够得出何种结论？”

“魔法是危险的，决不能让那些未经训练的人接触到它。无论人类，矮人，侏儒还是精灵——除了肯瑞托以外，任何人都不能使用魔法。”

这只能为我们所用，这名学生看着环绕着自己与天空之厅墙壁和天顶的银白色液流，心中想道。不是因为我们贪婪，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如何驾驭它。

麦迪文小心地观察安东尼达斯，看到这位大法师的肩膀放松下来。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部分，他没有搞砸。很好。

年长的法师微微一笑，眼睛里显露出慈和的光芒。“我们感觉到了你的力量，麦迪文。我们欣赏你的专注和你对于知识的渴求。我们尽力对此做了调查和测试，但可惜的是，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只有在一切都无可挽回的时候才会有答案。”

麦迪文身子一僵。无可挽回？安东尼达斯是什么意思？

“使命需要守护者做出你无法理解的牺牲，但我们现在还是请求身为一个男孩的你将自己永远地与这一使命的巨轮绑缚在一起。”

安东尼达斯眯起了眼睛，他的声音也变得更加严厉。开始了，麦迪文心中想。这时大法师继续问道：“你愿意在所有方面做好准备，为了有朝一日成为这座卡拉赞的高塔的主人吗？”

麦迪文没有犹豫：“愿意。”

“那么就证明你自己吧！”

怪兽从光明魔法无法触及的阴影中出现。先是一团闪耀银光的黑暗，很快便凝聚成为一个漆黑而扭曲的实体，远远高过这个男孩。麦迪文本能地摆出格斗姿势。尽管敌人的出现完全出其不意，但这本能反应早已根深蒂固地印在他的大脑里，让他依然可以镇定应对。怪物张开大口，从那张嘴里冒出的獠牙就像麦迪文的手臂一样长。它发出一串嗥吼，让麦迪文感觉到肠子仿佛也被抽紧了。虽然这只怪兽极其高大，但麦迪文发现它并没有自然生物的质感和体态，

这只是让它显得更加恐怖。这是一只噩梦的造物，它由阴影凝集成的手掌末端是剃刀一样锋利的爪子——

没有自然生物的质感和体态。

它不是真实的。它当然不是真实的！麦迪文迅速向周围瞥了一眼——是了，法师芬登的嘴唇正在浓密的白胡子后面翕动着。男孩努力压抑住心中的笑意。

他抬起一只手。一颗发光的白色能量小球出现在他的掌心，随即被他向芬登掷去。白色小球变成一小片扁平的长方形，紧紧包裹住了芬登的下巴，让这位老法师踉跄了一下。他的同伴扶稳了他。这场战斗中唯一受到伤害的也许就是这位法师过度膨胀的自负了。

暗影怪物消失了。麦迪文抬起头看着安东尼达斯，也允许自己的嘴角现出一点微笑。安东尼达斯和他四目相对的时候，眼光在不停地闪烁。

“我没有想到会是如此。”大法师承认道，“不过……这很有效。”

麦迪文脚下出现了异动，他惊讶地向后一跳。镶嵌在地面上的肯瑞托之眼忽然像鸢尾花一样绽开了。麦迪文迷醉地看着一池清水从绽放的眼睛里喷涌而出，他很快又发现被自己当作涌动泉眼的实际上是一团白色的火焰，正在流转不绝的水光深处不可思议地燃烧着。他不由得在惊讶中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他的头顶上方，安东尼达斯喃喃地念诵出一段咒语，轻轻从环状平台上飘落下来，站到他的学生身边。大法师面带微笑，这个男孩觉得他的笑容中多少带着一点自豪。

“把你的手给我，麦迪文。”安东尼达斯说道。男孩无声地服从了命令，将一只白皙的小手放在导师皮薄如纸的干瘦手掌中。大法师让麦迪文掌心向上，“终有一天，你会受到召唤，履行职责。”

麦迪文看着安东尼达斯皱纹堆累，神情肃穆的脸，转头看了一下那团白色的火焰，又立刻转回双眼注视着大法师。安东尼达斯继续说：“你立下的誓言会被铸炼在光明之中。”他仍然用一只手握住麦迪文的手，另一只则以一位老人不应该具有的灵巧动作将男孩的白色长袖挽至臂肘。随后，安东尼达斯轻轻转动麦迪文，让他面对在水池深处燃烧的火焰。男孩瑟缩了一下，这团非自然的却又美丽绝伦的白火要比他预料的更加炽热。他的视线落在自己伸出的手臂上，感觉到一丝不安正在牵扯自己的内心。虽然他正面对着炽烈的火焰，但他却觉得肚腹中冻结着一块寒冰。

“任何法师都无法与你比肩，连你的导师也不能。你的责任举世无双。”

安东尼达斯放开麦迪文的手，把他向前推去。男孩睁大了眼睛，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无论现在会发生什么，他知道自己肯定不会死，法师议会不会杀了他。

他们会吗？

如果发现他有所图谋，他们会不会任由他死去？在此之前，这个想法从不曾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体内的寒意变得更加强烈，随着他的每一次心跳传至全身。他在战栗中很想将面孔从魔法火焰前转开，本能在向他尖叫，要将他的手拽回来。但来自背后的压力依然在无情地把他向前推去。口干舌燥，麦迪文只想咽下点口水来润湿一下，而他的手臂距离跳动的白色火舌已经越来越近了。

突然间，火焰如同蛇一般向前扑来，包裹住麦迪文伸出的手臂，让他在炽烈的拥抱中感受到一阵阵剧痛。泪水充盈在麦迪文的眼睛里，他的皮肤上出现了烧灼的花纹。他咬牙吞下冲到喉头的哀嚎，收回手臂。他低头看着自己曾经洁白无瑕的皮肤，只有一股皮肉焦灼的气味充满了他的鼻腔。

肯瑞托之眼凝视着他，上面还在冒着缕缕青烟。他被接受了，被打上了烙印。

疼痛依然仿佛要撕裂他的身体，但敬畏之心将这一点皮肉之苦尽数赶走了。麦迪文缓缓地抬起目光，看着片刻之前负责评判他的这些人。现在这六个人全都向他低下头，表示对他的接受……以及尊敬。

任何法师都无法与你比肩，连你的导师也不能。

“守护者。”安东尼达斯说道，他的声音因为自豪而颤抖。

第一章

这段旅途漫长而充满危险，其艰难程度更要超过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的预料。霜狼氏族是最后一批响应术士古尔丹召唤的兽人。古老的传说让霜狼知道，他们也曾经是游牧民族。很久以前，一位霜狼酋长对霜火岭几乎有着像对于氏族一样的忠诚，他向众灵乞求可以留在这片群山中。他的祈祷得到了众灵的许可。于是，霜狼兽人在老祖父山的庇护下建立起家园，度过了一段几乎像这座大山一样长久的安居岁月，生活在遥远的北方，远离其他氏族，骄傲而坚强地应对各种挑战。

然而老祖父山崩碎了，流动的火焰喷涌而出，淹没了他们的村庄。霜狼氏族被迫再一次回归游牧民族的生活，四处流浪。尽管氏族遭遇了巨大的艰难，术士古尔丹——一个身材佝偻扭曲，皮肤呈现出诡异绿色的家伙却两次邀请杜隆坦加入他的部落。最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杜隆坦接受了。

古尔丹来到不断受到灾难打击的霜狼氏族，带来了让杜隆坦认为值得考虑的承诺。德拉诺——他们与大地、空气、流水和火焰之灵共同的家园正在死亡，而古尔丹说他知道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骄傲的兽人一族能够狩猎到肥壮的野兽，喝到清凉甘冽的水，得到他们应有的生活——充满激情与荣誉，而不是在尘埃中爬行，在绝望中衰弱，看着周围的世界一点点死亡、枯萎。

但霜狼在这段艰苦的旅程中所走过的最后几里路依然只有废土和衰弱。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杜隆坦的霜狼氏族从北方来到这片干枯焦热的土地，他们几乎找不到水，更不要说食物。一些人因为无法承受长途跋涉对身体的消耗而死去了。杜隆坦只想知道，他让族人承受这样的考验是否值得。他向众灵祈祷，但虚弱至极的众灵已经无法听到他的祷告。

在行军途中，杜隆坦一直携带着两件他从死去的父亲那里继承的武器，其中一件是雷击——雕刻着符文，用同样雕刻符文的皮革包裹，在它的木制矛杆上还用刻痕展示着它的战绩，一道水平刻痕代表一头野兽，一道垂直刻痕代表一个兽人。水平刻痕几乎布满了矛杆，远多于垂直的刻痕。

另一件武器是他的父亲从祖父杜高什手中继承而来的——战斧“裂斩”。杜隆坦一直让这把巨斧的斧刃就像它刚刚锻造出来时一样锋利。它绝不是一件徒有虚名的武器。

杜隆坦一路上只是徒步前行，让病弱的族人骑在巨大的白色霜狼上。这些狼是他们的坐骑和终身伴侣。走在杜隆坦身边的是他的副手，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他的姓氏来自绑缚在他宽阔脊背上的那柄巨大的家传战锤。奥格瑞姆属于少数几个能与杜隆坦推心置腹的人。杜隆坦不仅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更能够将自己的妻子和未来的孩子交给他照顾。

德拉卡是一位战士，杜隆坦的妻子，也是一位准母亲。她骑着自己的座狼寒冰走在杜隆坦身边。在旅程中大部分的时间里，只要情况许可，她都会陪伴丈夫一同徒步前进。但杜隆坦最终还是说服她骑上了座狼。“就算是不为了你和孩子，也请为了我，”杜隆坦对她说，“这样行进非常消耗体力，我很害怕你会倒下去。”

德拉卡向丈夫微微一笑，嘴角在小獠牙的两侧翘起来。杜隆坦一直都是这样喜爱妻子深褐色的眼睛，还有那里面闪动着的幽默光彩。“好吧，”她说道，“我会骑狼，不过这只是因为我担心你会为了抱着我走路而一头栽倒。”

一开始，族人的士气还很高昂。霜狼氏族刚刚战胜了一个可怕的敌人——红步氏族，但他们也得知，虚弱的众灵现在已经不能继续帮助他们了。

杜隆坦向他的氏族保证，哪怕他们与其他兽人在部落中集结在一起，他们依然永远都会是霜狼。肉食、水果、清水、洁净的空气——想到能够获得这些他们亟须的生存需求，所有族人的心中都焕发出新的热情。杜隆坦明白，他们的问题在于整个氏族——实际上也包括他自己在内，在出发的时候都认为他们的灾难很快就会结束，然而漫长旅程的艰辛彻底打消了他们的这种幻想。

杜隆坦回头看了一眼他的氏族。族人们的脚步都变得吃力而迟缓，已经深入他们骨髓的疲惫让杜隆坦心中深感痛楚。

这时妻子用手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转回头，看到妻子脸上勉强而虚弱的微笑。

“看上去，应该骑在狼背上的是你，而不是我。”她温和地说道。

“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一同骑在狼背上驰骋，”杜隆坦说道，“等到我们有了足够的肉，我们的狼也能挺着鼓胀的肚子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德拉卡的目光朝自己的肚子扫了一下，又回头看着自己的丈夫，眯起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嘲弄的神情。杜隆坦笑了，妻子的愉悦让他吃惊，也让他找回了几乎被自己忘记的笑声。德拉卡总是知道该如何让他平静下来，用笑声、爱意，或者是偶尔的一拳帮助他的脑袋回到肩膀上。还有他们的孩子……

杜隆坦知道自己决定离开霜火岭的真正原因：德拉卡是现在氏族中唯一怀孕的人。杜隆坦终究找不到方法，能够让他的孩子——或者是任何兽人孩子在

一个无法继续养育他们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杜隆坦伸出棕褐色的大手，按在妻子的肚皮上，感受着肚皮中的小生命。就在刚才，他还在用这只肚子开妻子的玩笑，而现在，他在启程南下的前夜对氏族说的话又回到他的脑海中：无论我们的学识在过去给我们指明了怎样的道路；无论仪式如何启迪我们；无论我们有怎样的律法、传统和规矩——有一条律法、一个传统，我们绝不能违背，那就是酋长必须竭尽全力做出对于氏族最好的决定。

他感觉到一股强壮的力量突然触碰到他的掌心，不由得露出喜悦的笑容。他的孩子似乎也认为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个小家伙已经在和你一同前进了。”德拉卡说。

还没等杜隆坦回答，有人向他喊道：“酋长！他们就在前面！！”

杜隆坦最后轻抚了一下妻子的肚子，将头转向库沃什——一名被他派往前方的斥候。大多数霜狼兽人都保留着自己的头发，在寒冷的北方，这是一种明智的生存策略。现在，库沃什像其他许多族人一样，在进入南方之后便选择剃光了头发，只留下一簇长发结在脑后。他的座狼猛然停到杜隆坦面前，长长的舌头垂在口外，为狼散发出体内的热量。

杜隆坦扔给库沃什一只水囊。“先喝口水再报告。”库沃什朝自己干渴的喉咙里猛灌了几口后，将水囊递回给他的酋长。

“我看到地平线那边有一排建筑物。”他平息了一下稍显剧烈的喘息，“是帐篷，就像我们的一样。非常多的帐篷！我看到有烟冒起来，那是几十堆……不，是几百堆烹饪用火。还有瞭望塔，他们肯定看见我们了。”库沃什惊异地摇摇头，“古尔丹没有说谎，他真的召集起了德拉诺全部的兽人。”

从不曾被杜隆坦察觉到的一种沉重感觉从他的胸膛中消失了。他一直都不让自己去考虑那种可能性——他们来得太迟，或者那名术士口中的部落只是子虚乌有的夸夸其谈。库沃什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话对这位疲惫不堪的酋长产生了多么大的安慰。

“还有多远？”杜隆坦问道。

“步行大约半天。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到达那里，并在天黑之前扎营。”

“也许他们有食物。”奥格瑞姆说，“新鲜的猎物，穿在叉子上烤熟的肉。裂蹄牛不会来到这么远的南方，对不对？那么南方人又会吃些什么？”

“无论是什么，只要是刚刚被猎杀的，穿在叉子上烤熟的肉，我都毫不怀疑你会把它们吞进肚子，奥格瑞姆，”杜隆坦说道，“那座营地中的人也许不会拒绝与你分享食物，但我们不应该对此有期待。我们不应该期待任何事。”

“我们受邀加入部落，我们接受了邀请。”说话的是德拉卡。杜隆坦听到话音就在耳边，便知道妻子已经下了座狼，“我们带来了我们的武器，从长矛、弓箭到战锤，还有我们的狩猎和生存技巧。我们前来为部落出力，帮助所有兽人氏族获得食物，变得强壮。我们是霜狼，他们会很高兴我们到来。”

德拉卡目光闪烁，下巴微扬。她曾经被氏族流放，那时她的年岁还很小，身体格外脆弱。当她返回氏族的时候，却成为杜隆坦见到过的最强悍的战士，并为霜狼带来了关于其他文明、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现在，无需怀疑，这些知识都会变得更有价值。

“我的妻子是对的。”杜隆坦说道。他想要将德拉卡抱到寒冰的背上，但他的妻子向他一伸手，不。

“她就是对的，”德拉卡微微一笑，“她会走在她的酋长身边，陪伴酋长一同进入部落。”

杜隆坦向南方望去。这么长的时间里，严酷的太阳一直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炙烤着他们，他从不曾见到过一点降雨的迹象。但现在，他却看到了一片脏污的灰云。就在杜隆坦的眼前，那团翻滚的云雾突然被其内部迸射出的闪电照亮了。杜隆坦发现那一阵阵亮光都显出一种不祥的绿色。

库沃什对于路程的估算很精确。当他们到达营地的时候，太阳已经靠近了地平线。不过还有足够的光亮能够让霜狼氏族准备好晚餐和建起帐篷。

在陌生的声音四处响起，众多陌生的目光注视下，杜隆坦感到浑身乏累。他的目光扫过那些巨大的圆形帐篷，它们与他和德拉卡住过的帐篷很像。在这些帐篷之间留有大片空地，来自不同氏族的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一同玩耍。交谈、欢笑、唱诵洛克瓦诺德的粗犷歌声、鼓声，各种声音汇聚在一起，让杜隆坦觉得脚下的大地都在颤抖。篝火的气息，谷物糕饼和烤肉、炖汤的芬芳，还有强烈却不会令人反感的狼和兽人的麝香气味都撩拨着杜隆坦的鼻翼。

库沃什的报告没有半点夸张，实际上，他还没有描述出这一片皮革和木头建造起的屋宇群落有多么辽阔无边。杜隆坦知道，霜狼只属于规模最小的氏族，但他还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片刻之后，他才找回自己的舌头。

“奥格瑞姆，竟然有这么多氏族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嘲颅，黑石，战歌……所有氏族都响应了召唤。”

“这将是一支强大的战队，”杜隆坦的副手说，“我只想知道，谁将成为这支战队的敌人。”

“霜狼。”

这个声音显得异常生硬，几乎流露出厌倦的情绪。杜隆坦和奥格瑞姆转过身，看到两名高大粗壮的兽人向他们走来。他们的身材远超过普通兽人，全身肌肉虬结。当大地正在死亡，许多兽人食不果腹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两个兽人实在是让人感到吃惊。霜狼兽人很少会披挂锁甲和板甲，他们主要用镶钉皮铠来保护自己，而这两个兽人的肩头和胸前却披挂着没有丁点凹痕的闪亮钢甲。他们手中拿着长矛，步履坚定，显然是专门来找杜隆坦的。

但吸引杜隆坦目光的不是他们肌肉强壮的健康身躯，也不是他们闪亮耀眼的新铠甲。

这些兽人是绿色的。

他们的身上只有一点绿色的影子，比古尔丹那种接近于绿叶的肤色要浅得多。那名部落首领曾经带着和他一样绿色皮肤的奴隶迦罗娜深入北方，与霜狼氏族进行谈判。现在走过来的这两名兽人皮肤更接近于正常兽人的棕褐色，但那种怪异、非自然的色调逃不过杜隆坦的眼睛。

“你们之中谁是酋长？”其中一个兽人问道。

“统率霜狼氏族的荣誉属于我。”杜隆坦沉声说道，同时向前迈步。两个兽人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又以品评的眼光瞥了一下奥格瑞姆，“你们两个跟我们走，黑手想见你们。”

“黑手是谁？”杜隆坦问。

两个兽人中的一个本已迈开步子，又停下来转回身，露出笑容。那真是一种非常丑陋的表情。

“怎么了，霜狼崽子？黑手是部落的首领。”

“你说谎，”杜隆坦断喝道，“古尔丹才是部落的首领！”

“是古尔丹将我们带到这里，”第二个兽人说，“只有他知道该如何带我们去一个新世界。但他选择了黑手作为部落的战争统帅，这样我们才能战胜我们的敌人。”

奥格瑞姆和杜隆坦交换了一个眼神。无论是对杜隆坦的父亲加拉德还是对杜隆坦，古尔丹在描述那个“新世界”的时候都未曾提起过战争。杜隆坦是兽

人，不止是一名普通兽人，他还是霜狼氏族的酋长。为了确保族人的未来，为了他尚未出世的孩子，他会与任何敌人作战。但古尔丹对战争的隐瞒实在让他感到不安。

他和奥格瑞姆从孩提时代起就是朋友，只消一个眼神，他们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现在他们两个都没有说话。

“黑手已经下达命令，你们一到就要去见他，”前一个兽人带着冷笑说，“如果你们有胆量离开霜火岭的话。”

“我们的家园已不复存在，”杜隆坦坦率地说道，“就像你们一样，无论你们属于哪个氏族。”

“我们是黑石。”第二个兽人一边说，一边骄傲地挺起了胸膛，“黑手在受到古尔丹看重，得到统率部落的荣耀之前，正是我们的酋长。跟我们来，霜狼。把女人留在这里，我们要去的地方只接纳战士。”

杜隆坦的眉毛紧皱在一起。他正打算指斥这个兽人对女性的不敬，德拉卡的声音却在这时响起。表面上，霜狼酋长妻子的语气显得格外温和：“你和你的副手去见见黑手吧，亲爱的。族人们会等你回来。”她向杜隆坦露出微笑。

德拉卡很清楚何时才应该挑起战斗，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战士。但以现在的状况，她在那些更渴求战争而不是食物的人眼里肯定是个无足轻重的货色。

“找到合适的地方，先把营地扎好，”杜隆坦说，“我去见见黑石氏族的黑手。”

两名卫兵领着杜隆坦和奥格瑞姆穿过营地。路上，所有兽人都会为那些身带伤疤、目光凶悍的兽人让路，包括一个又一个带着孩子的家庭。烹饪工具和睡觉用的被褥简陋地摆在他们身边，他们全都在忙着清洁，修理和打造武器与盔甲。铁锤敲打金属的“叮当”声不断从铁匠帐篷中传出来。还有许多兽人在将岩石雕凿成大轮子。一些兽人在制造羽箭，打磨匕首。这些人都没有向这两个新到的霜狼兽人多瞥上一眼，有些兽人的目光甚至直接越过了杜隆坦，仿佛杜隆坦不存在一样。

钢铁撞击的声音随着“Lok’tar ogar！”的吼声一同传入杜隆坦的耳中。胜利，或死亡。这有什么事发生？他没有理会那两名带路的卫兵，径直向吼声传来的方向走去。没过多久，他就看到了一片巨大的圆形广场，一些兽人正在那里奋力拼杀。

就在杜隆坦的眼前，一名动作矫健的女兽人手中只有两把令人胆寒的匕首，从一名挥舞着钉头锤的男性兽人腋下窜了过去。她手中的利刃在对手的肋骨上划了两道浅痕，伤口立刻渗出了黑红色的液体。她有机会一击毙敌，只是

没有这样做。杜隆坦的目光又扫过两组正在对战的兽人，其中一组是一对四，另一组是一对一。

“训练。”他对奥格瑞姆说着，全身的肌肉放松下来，他皱起了眉头。这三组正在训练的兽人棕褐色的皮肤上同样都显示出一点阴沉的绿色底蕴。

“霜狼，是吗？”一个厚重洪亮的声音在杜隆坦身后响起，“我还以为你们是什么样的怪物。”

杜隆坦和奥格瑞姆转过身——以前杜隆坦从没有见过如此巨大的兽人。他和奥格瑞姆的身材都不算小，实际上，奥格瑞姆更是霜狼氏族几个世代都不曾有过的巨人，但这个家伙让杜隆坦不得不仰起头才能看到他的脸。他的皮肤是真正的深棕褐色，没有一点绿色的痕迹，上面有刺青花纹，反射着一层可能是汗水或油脂的光泽。他的一双大手完全是墨水的黑色，光芒闪烁的双眼带着饶有兴致的神情品评着两名霜狼兽人。

“你会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被称为霜狼，”杜隆坦平静地说，“在你的新部落里，你找不到比我们更好的猎人，黑石氏族的黑手。”

黑手仰头大笑，“我们不需要猎手，”他说道，“我们需要战士。你们能像之前来的兽人那样厉害吗？杜隆坦，加拉德之子？”

杜隆坦向那个肋侧还在流血的兽人瞥了一眼。“只会更强，”他说的是实话，“古尔丹前来邀请霜狼加入部落……连续两次……却从没有提到过要用武力夺取那片他所说的土地。”

“啊，”黑手说，“但从从容容地走进一个世界又有什么意思？我们是兽人，我们现在是属于同一个部落的兽人！我们要征服那个新世界。至少，”他又说道，“是我们之中拥有足够勇气，愿意为新世界而战的人。你们不害怕战争，对不对？”

杜隆坦允许自己露出一点微笑。他的嘴唇在低垂的獠牙两旁翘起。“我唯一害怕的就是虚假的承诺。”

“够大胆，”黑手的语气中流露出赞许，“也够直率，很好。我的军队里没有马屁精的位置。你们来得很及时，霜狼。等到下一次日出到来，你们就要迟了，你们就会和老弱一同被留下了。”

杜隆坦皱起眉头，“你们要留下一些人？”

“一开始，是的——古尔丹是这样命令的。”黑手说。

杜隆坦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薪火传承者盖亚安，还有氏族中最年长的萨满德雷克塔尔，还有孩子们……还有他怀孕的妻子。“这我绝不会同意！”

“如果你反对，我将很有兴趣和你来一场玛格拉。”

玛格拉是一个被所有兽人知晓并奉行的古老传统，一场一对一的荣誉之战，一方发起挑战，另一方接受挑战，至死方休。几个月以前，为自己的族人不断死去而心痛不已的杜隆坦拒绝在玛格拉中杀死一个他打败的霜狼兽人。但黑手显然不会有这样的宽容。

“明天日出的时候，古尔丹会带领我们前往新世界，”黑手说，“我们的第一支部队将杀向敌人，所以只能由战士组成，他们将是部落的精英。你要带上你的氏族中年轻、健康、体力强悍、动作迅捷的人——你最优秀的战士。”

杜隆坦和奥格瑞姆交换了一个眼神。如果那片土地上的确存在危险，会威胁到无力自保的族人，那这样的策略的确是正确的。这是应当由强壮的兽人来完成的任务。

“你说得有道理，黑手，”杜隆坦不情愿地说，“霜狼会服从你的命令。”

“很好，”黑手说道，“你们霜狼看上去不像怪物，但我也不愿意在还没看到你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时，就杀了你们。来吧，我会让你看看，当我们杀进那个没有防备的新世界时，兽人们会拥有怎样的力量。”

第二章

当奥格瑞姆和杜隆坦回去与族人会合的时候，黑夜已经降临。在德拉卡的指挥下，整个氏族正在忙着建起临时的行旅帐篷。霜狼那蓝色的旗面上描绘着一头白狼的旗帜遍插在营地中。在干燥停滞的空气中，它们都低垂在旗杆上。杜隆坦看了一眼周围分属于不同氏族的帐篷海洋。无论什么地方的旗帜都无力地耷拉着，很像是杜隆坦心中的疲惫感。

霜狼旗帜忽然抖动了几下，微风带来了令人心动的烤肉气味。他拍了一下奥格瑞姆的后背："无论明天有什么在等待我们，今晚我们有食物了！"

"我的肚子一定会充满感激的，"奥格瑞姆回答道，"我们上一次吃到比兔子更大的猎物还是什么时候？"

"记不起来了。"杜隆坦的士气几乎立刻就低沉下来。他们在这一路上找到的猎物甚至比在寒冷的北方还要少。肉食的主要来源只有小型啮齿动物。他想到了塔布羊，那是一种身体娇小却性情凶猛的羚羊；还有巨大的裂蹄牛，要猎杀他们绝对是一种挑战，但一头裂蹄牛就能填饱整个氏族的肚子。他有些好奇古尔丹在这片荒漠中能找到什么样的野兽，不过他决定这个问题还是不要深究为好。

他们走进霜狼营地的时候，听到了族人们一阵阵欢迎的笑声。杜隆坦很快就找到德拉卡、盖亚安和德雷克塔尔——他们正围坐在一堆篝火周围。这三个人和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一起组成了杜隆坦的参谋团，曾经给过杜隆坦许多很好的建议。杜隆坦想起黑手的命令，不由得感到怒火中烧。如果要服从那个满身刺青的兽人的命令，那么除了奥格瑞姆以外，其他三位参谋都将被迫留下。族人们都以家庭为单位围坐在其他小篝火堆旁，累坏了的孩子们靠在父母身旁昏昏欲睡。但杜隆坦能看出来，他们的肚子在这几个月里第一次被填饱了。他很高兴。

在他们的篝火旁插着几支细木棍，上面是已经被烤熟的小动物。杜隆坦遗憾地看了奥格瑞姆一眼——看样子，他们还是只能用不比他们的拳头大多少的野兽来果腹了。不过这毕竟是肉，而且很新鲜。杜隆坦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德拉卡拿起一支细木棍递给丈夫。木棍上的肉还很烫，不过杜隆坦不在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多久没有吃过新鲜的肉了。在饥饿的灼痛稍稍

平抑之后，杜隆坦便将他和奥格瑞姆所见到的一切和黑手对他们说的话向其余三个人细细讲述。随后一段时间里，篝火周围只剩下了沉默。

“你会带上谁？”德雷克塔尔平静地问道。奥格瑞姆将头转向了一旁，他的表情告诉杜隆坦，现在他很庆幸自己不是酋长，不必被迫宣布这样的坏消息。

杜隆坦说出了一连串名字，这张名单在他和奥格瑞姆与黑手告别之后就一直在他的心中酝酿。德拉卡、盖亚安和德雷克塔尔都不在名单上。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更长时间的沉默。终于，他的母亲开了口。

“我不会要你改变决定，酋长，”她说道，“就我而言，我会留下来。当德雷克塔尔和我与生命之灵交谈的时候，生命之灵告诉我，我需要和族人留在一起。现在我明白了它的意思。我是一名萨满，我也擅长战斗，但氏族中有比我更年轻、更强壮、更敏捷的人。而我是薪火传承者。众灵将护佑你们，如果你们的远征不幸失败了，至少我们族人的故事还会被传承下去。”

杜隆坦向母亲露出感激的微笑。盖亚安说得很平静，但杜隆坦很清楚自己的母亲是多么想要陪他一起战斗。“谢谢，你知道，只要确认那里是安全的，我就会尽快回来找你们。”

“我也知道。”德雷克塔尔的声音中带着哀伤。他向自己一直戴在空眼窝上的皮罩指了指，“我瞎了，也老了，我不会有什么用。”

“不，”德拉卡的声音显得格外严厉，“亲爱的，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带上德雷克塔尔。他是一位萨满。众灵告诉过我们，它们会在那个新世界，只要那里有大地、空气、火焰、流水和生命，你就会需要萨满。德雷克塔尔是我们最优秀的萨满，也是一位治疗者，而且，”德拉卡加重了语气，“你也许需要他的预见。”

一阵寒意涌过杜隆坦的皮肤，让他手臂上的汗毛倒竖起来。德雷克塔尔的预见不止一次拯救过他们的生命，他从火焰之灵那里得到的警告更是让整个氏族逃过了劫难，怎么能不带上德雷克塔尔？“你不需要和我们一起战斗，”杜隆坦说道，“只要治疗伤员，为我们提供建议。你愿意吗？”

“服从你的命令，酋长。就像过去一样，能跟随你是我的荣幸。”

杜隆坦看着德拉卡。“我知道，亲爱的，你能够战斗，但……”他忽然止住话音，站起身，一只手伸向裂斩的握柄。

来人几乎像黑手一样高大。火光将阴影投在一副像是从岩石中雕琢出的身躯上。黑手给杜隆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兽人一点也不亚于黑手。也许他没有黑手那么高，那么肌肉发达，孔武有力。这个兽人像黑手一样，身上纹着

刺青，但他不像部落的指挥官将双手染成墨黑色，而是把下巴染得如同午夜的深黑，黑色长发在头顶被打了一个结，双眼在火光中闪闪发亮。

“我是格罗玛什·地狱咆哮，战歌的酋长。”这名兽人说道。他的目光扫过这些新来的人，“黑手告诉我，霜狼终于来了。”他饶有兴致地哼了一声，朝杜隆坦的脚边丢下一只口袋，“食物。”

那只袋子不停地蠕动着，表面快速地凸起或凹下，“虫子，”格罗玛什说，“最好活着吃，不要烤熟，”他笑着说，“或者晒干磨成粉。味道不坏。”

“我是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杜隆坦说，“格罗玛什·地狱咆哮，战歌酋长，欢迎来到我的篝火旁。”

杜隆坦决定不向这个人介绍他身旁的氏族成员。他不希望为他们引来不必要的注意，尤其是他在日出时还要带上德雷克塔尔一同启程。他和德拉卡对望了一眼，妻子向他点点头，站起身，轻轻拍了拍德雷克塔尔和盖亚安的肩膀，带他们去了另一堆篝火。

杜隆坦指了指篝火旁空下来的位置。格罗玛什坐到他和奥格瑞姆身旁，从灰烬上拿起一根细木棍，大口吃起了上面滴着油的烤肉。

“尽管我们从没有打过交道，”杜隆坦说，“不过几年前，我和你们氏族的成员一同打过猎。”

“我记得我们的族人说，霜狼是优秀的猎人，而且都为人公正，”格罗玛什认可了杜隆坦的话，“只是也许有一点过于……”他思考了一下用词，“冷漠。”

杜隆坦压抑住自己的冲动，没有将霜狼对战歌的看法告诉格罗玛什——冲动、聒噪、凶暴和狂热，这就是霜狼所用的词汇。有时候霜狼也会承认战歌的勇猛值得钦佩，不过这样的时候并不多。不管怎样，杜隆坦只是说道：“看样子，古尔丹已经联合了所有氏族。”

格罗玛什点点头：“你们是最后一个加入的氏族。本来还有另一个氏族，但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古尔丹是这样说的。”

霜狼兽人纷纷不安地动了动身子。杜隆坦怀疑格罗玛什说的是红步兽人。实际上，这个氏族如果真的彻底消失，那只会是一件好事，他绝不会为此有半点哀伤。

“我们，”格罗玛什骄傲地说，“是第一批加入部落的。当古尔丹来找到我们，告诉我们他知道另一个新世界——一片充满猎物和洁净饮水的沃土，也

是一个有着强大敌人的战场，我们立刻就同意了。”他笑了起来，“一个兽人还能期待些什么？”

“我的副手奥格瑞姆和我刚到这里时，就和黑手见了面，”杜隆坦说道，“他和我说了他的计划——首先让战士进入那个世界。我们谈到了武器和武器的使用者，不过我很好奇，古尔丹为这次远征都做了些怎样的准备。”

格罗玛什一口把木棍上的肉尽数吞进肚子，然后把木棍丢进篝火。“古尔丹为我们找到了进入那个世界的方法。”他说道，“一件远古神器，一直被埋藏在地下，他用魔法找到了那东西。在我们到这里后，就开始挖掘。最终，我们把它挖了出来。明天，我们就会使用它。”

杜隆坦一扬眉毛。“你们挖出了什么，一个大地洞吗？”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格罗玛什对他说。

杜隆坦对这个计划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喜欢这件事。“听起来像是在挖一座坟墓。”

“不，”格罗玛什向他保证，“如果一定要描述它，那么它就是我们的新生，是通往新世界的道路！”

“你相信吗？”奥格瑞姆问。他的语气中希望多过怀疑。

格罗玛什看了奥格瑞姆一会儿，然后抬起一只粗壮的手臂，向前俯过身，让它靠近火焰。在火光中，杜隆坦看到了刚才被阴影遮住的东西。就像他和奥格瑞姆在训练场上看到的那些兽人，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的皮肤透出一点绿色。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盯住了奥格瑞姆，而不是杜隆坦。

“我相信古尔丹。我相信邪能。他的死亡魔法让我变得强大。”他将那只手臂弯起，巨大的二头肌如同西瓜一样鼓起来。“你们会知道邪能的力量。”

“黑手没有邪能，但也很强壮。”杜隆坦直率地说。

格罗玛什明亮的眼睛向霜狼酋长闪动了一下，“如果能变得更强，为什么只满足于现状？”他的嘴唇在獠牙周围弯曲起来，露出一个凶狠狂野的笑容。杜隆坦禁不住开始怀疑，战歌氏族会不会只满足于“更强”这种程度。

杜隆坦回到自己的帐篷时，德拉卡已经在他们从北方带来的毛皮上睡着了。

她曾经有许多厚实温暖的裂蹄牛皮，她居住的屋子是氏族酋长的屋子——一幢用木材和岩石搭建而成的牢固房屋。她曾有过丰富而健康的食物，不仅足

以滋养她体内的战士之魂，还有蜷缩在她肚子里的小生命，那是她强壮刚硬的身体上唯一柔软的部分。而现在，将她的肌肤和坚硬岩石隔开的只有兔子皮，而在氏族这次远行的最后数十里路途中，她没有吃到任何食物。

盖亚安坚持让杜隆坦和德拉卡使用他们从霜火岭中带来的东西装饰酋长的帐篷，以此来坚守氏族的传统。所以他们的帐篷要比其他族人的帐篷更加牢固，上面还装饰有霜狼鬃毛和其他装饰品，包括霜狼传统的建筑材料和那些被萨满们赐福，可以在战斗中增强实力及抵挡伤害的装饰品。帐篷中触手可及的地方放着各种武器，有长矛、战斧、战锤、狼牙棒、弓和箭、长剑等。当然，其中也有雷击。杜隆坦从背后解下裂斩，把它放在毛皮被褥旁边，然后坐下来，看着他的妻子。

当他的目光落在妻子身上的时候，柔情蜜意涌上心头。德拉卡狂野但不失刚强的面容，黑色的长发，还有侧卧的她隆起的肚子和平稳的呼吸都深深地吸引着他。她的眼睛依然闭着，但还是向丈夫伸出了手。

“我能够感觉到你的目光。”德拉卡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洋溢着温暖的爱意和愉悦。

“我以为你睡着了。”

“我是睡着了。”她挪动臃肿的身体，平躺过来，想要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却没有成功。丈夫的手轻轻按在她的肚子上，粗大的手指和手掌几乎完全覆盖住那里。他在与他的孩子无声地交流。“我梦到了在雪中狩猎。”

杜隆坦闭起眼睛，叹了口气。想起冬季寒风凛冽而熟悉的啮咬，他几乎感到了一阵心痛。他们和猎物都在为生存而战斗，严寒又为他们增添了一重挑战。呼吼声，热血的气味，还有鲜美食物的香气，那都是曾经美好的记忆。杜隆坦在她身边的皮毛上躺下来，回忆起德拉卡从流放中回归的第一个夜晚。他一直在催促她讲述在外流浪的故事。他们躺在一起，就像现在这样，但还没有肌肤之亲。只是一起看着天上的星星，看着炊烟升腾。

他很满足。“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名字。”德拉卡继续说道。

杜隆坦“嗯”了一声。他对自己突发乡愁感到生气。德拉卡的梦正是他所渴求的，却又一去不返的时光。他知道那只是妻子的一个梦，并不是妻子故意要想起什么，但过去的美好终究不会再回来了。

他握住德拉卡的手，用揶揄的口气说：“那么，就把它记在心里吧，亲爱的。等他……或者是她出生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或她。”

“哦？”德拉卡显然也来了兴致，“那么如果我不在的话，强大的杜隆坦又会给他的儿子一个怎样的名字呢？”

“儿子？”杜隆坦用臂肘撑起身子，看着妻子，微微张开口。他一直都觉得女儿或儿子都很好，孩子的健康才最重要。霜狼女性也都是勇敢的战士——德拉卡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但依照传统，酋长的职责只能由男性来继承。他向德拉卡眨了眨眼。“你现在能够像德雷克塔尔一样预见未来了？”

德拉卡微笑着一耸肩，“我只是……感觉是这样。”

杜隆坦又想到了他们相逢的第一个晚上，还有在那以后他们一同度过的许多个日日夜夜。他不愿去想他们可能会分开很多天，他不愿去想在儿子出生时，也许他将无法陪伴在身边。

“你能把大肚子藏起来吗？”他笑着说道，心中等待着她的呵斥。

德拉卡是那么了解她的丈夫，毫不犹豫地打了他肩膀一拳——充满爱意的，不过也很有力量。“要比藏起你的肥脑袋更容易。”

杜隆坦放声大笑，这是安慰他灵魂的良药。他的妻子也和他笑成一团。他们再次一同躺下，杜隆坦的手保护一般地捂住了他们的儿子。他们将要一同去面对那个新世界。

无论发生什么。

第三章

第二天早晨，德拉卡将一面镶着獠牙的小圆盾扣在肚皮上。她看到杜隆坦的目光，微一点头，似乎是要让杜隆坦放心，她能够藏起自己鼓起的肚子，同时保护好他们未出世的儿子。这几年中，他们的生活一直都很艰苦。德拉卡除了肚子越来越大以外，身上没有半点赘肉，脸上也不曾因为怀孕而变得圆润一点。这让别人更不容易怀疑她是一名孕妇，但也让杜隆坦心中充满了针刺一般的歉意。

德雷克塔尔披着斗篷，将白发和带有伤痕的面孔藏在兜帽里。另外一位名叫帕尔卡的萨满多年以来一直负责照料他，这一次也将继续为德雷克塔尔引路。杜隆坦来到他们两个人的面前。这时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正等待着接受号令，前往那个“大地上的通道”。

“我不能保证你们不会被发现，”杜隆坦对他们说，“如果你们选择退出这种冒险，没有人会责怪你们。”

“我们明白，”德雷克塔尔说，“一切都是众灵的意愿。”

杜隆坦点点头。刚刚向盖亚安道过别的德拉卡这时退到了一旁。杜隆坦将双手放在母亲的肩膀上，“奥格瑞姆和我离开的时候，氏族将由您来统率。我找不到比薪火传承者更合适照顾霜狼的人了。”

盖亚安的眼睛里没有泪水，她的腰背笔直而有力。“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他们，我的儿子。等到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将满怀喜悦地和你一起前往那片富饶的新土地。”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次也许会是永别，他们对术士口中的那个新世界一无所知。要到达那里只能通过魔法手段，除了古尔丹的承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如果那个术士错了呢？如果他说的是谎话呢？如果那里真的非常危险，就算是兽人也无法存活下来呢？不管怎样，这些都没关系，毕竟这个世界已经不能让他们继续生存了。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征服那个世界。”杜隆坦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充满信心，但他现在的信心实在是很不够。

号角声传来，部落在召唤他们了。杜隆坦拥抱了盖亚安。他的母亲将他紧紧抱在怀中，片刻之后才放开他，向后退去。杜隆坦看着他的氏族，从孩子到成人，留下来的都是工匠和萨满，没有战士。能够为他们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

现在，他必须去看一看，古尔丹的话是真是假。

黑手的兽人在最前方引路，一个个氏族会聚在一起，棕褐色和绿色的皮肤，闪光的钢铁，灰白色的骨头变成一道洪流，在尘埃中行进。杜隆坦再一次为这么多兽人并肩行军感到惊叹。这次，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团结在一起。希望在杜隆坦的胸中涌动。他们是兽人！有什么事是他们做不了的？无论有什么样的怪物在等待着他们，都会被他们踏在脚下，被挥舞的利刃砍倒，他们将一同呼吼："Lok'tar ogar！"

杜隆坦向德拉卡瞥了一眼，他的妻子正对他露出微笑，抓了一下他的手，然后迅速放开。不过并没有人多看她一眼。杜隆坦扛着雷击大步向前，裂斩就绑缚在他的背上。

一名黑手的兽人在队列旁边缓步奔跑，高声吼出命令："向右转！"杜隆坦和德拉卡依令而行。

他们很快就看到了。

"地狱咆哮是对的，"杜隆坦喃喃地说道，"这不只是地面上的一个窟窿。"

杜隆坦的氏族和这座被挖掘出来的神器相比，实在是有些渺小。所有霜狼兽人能够肩并肩排成一支横队走过这座藏在沙土中的巨型石门。它高耸在沙地上，巨大得令人生畏。一条背生双翼的长蛇盘卷在它的顶部。石门两侧各有一尊戴兜帽的石雕人像，每一尊石像都有一百个兽人那么高。大门右侧的雕像和它所依附的石门已经完全被挖掘出来，左侧还有一部分和沙石混为一体。它被脚手架包裹着，升降器械将看上去就像跳蚤一样大小的兽人运送到脚手架上层，脚手架上有更多的兽人正在忙碌着。聚集在这道大门前的兽人开始失去秩序，越来越多的战士只是愣愣地盯着这座无比宏伟的建筑，原本就不算整齐的队列现在彻底散乱开来，每一个人都在讨论着这座石门。杜隆坦看到黑手的兽人气恼而疲惫地重复喊喝着命令，却没有几个人理睬他们。兽人们大多凶悍、狂野、强壮，他们只服从氏族首领的命令。很显然，部落的指挥官要统驭这么多兽人，他的一双黑手一定要忙坏了。

"杜隆坦！"德拉卡喊道，"看！"她朝通向这道传送门的台阶顶端一指。是古尔丹，他的绿色皮肤绝不会被认错。看到那名术士，杜隆坦觉得时间仿佛还停滞在他第一次来到霜火岭的时候。他还是那样靠在装饰着小骷髅和骨骸的手杖上，斗篷的兜帽遮住了满是皱纹的面孔。但就算是距离如此遥远，杜

隆坦依然能看到那名术士的白色胡须，不眨一下的双眼还在放射出令人作呕的绿光。竖在他斗篷上的长钉穿着更多小骷髅。杜隆坦在强烈的厌恶中打了个哆嗦，他回想起德雷克塔尔在第一次遇到这名术士时说的话：阴影缠绕着这个兽人，死亡紧紧跟随着他。

那名佝偻的术士身后跟随着他的奴隶——半血兽人迦罗娜，一根格外粗大的铁链沉重地拴住了她的脖颈。杜隆坦也记得她。古尔丹两次前往北方与霜狼谈判时都带着她。第二次，她还设法给了杜隆坦的氏族一个警告：我的主人黑暗且危险。作为一名奴隶，她却没有半点谄媚或驯顺的样子，实际上，如果不是那些兽人对她投去的轻蔑眼神或者是对她彻底视而不见，杜隆坦也许会以为她才是主人，而不是那名术士。

这时，杜隆坦发现那两个人正走过一些用扭曲的枯树枝捆成的笼子。在笼子里拥挤着许多蓝色皮肤的人。

是德莱尼。

一名女性德莱尼带着恳切的神情伸出手，抓住了迦罗娜的手。看上去，她仿佛在向这名奇怪的半血兽人乞求什么，但迦罗娜甩脱了她的手，又向古尔丹说了些什么。

“他们做了些什么？”德拉卡问道。她的声音中带着痛苦和恐惧。绝大多数兽人都对蓝色皮肤、有着山羊蹄子的德莱尼充满了蔑视，但德拉卡不一样，她曾经和一队德莱尼一同旅行过。她告诉杜隆坦，他们并非懦夫，只是会尽量避免暴力冲突。杜隆坦也亲眼见证过德莱尼的勇气——这些蓝色的生灵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三个霜狼的孩子，把他们平安地送回到了氏族中。

而古尔丹竟然囚禁着这些德莱尼。

“这有关系吗？”杜隆坦痛恨自己残忍的声音，“古尔丹马上要送我们进入那座传送门，攻击门另外一侧的生物，占据他们的土地。我们需要那片土地——所以我们需要他。现在，他愿意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吧。”

德拉卡又探询地看了丈夫一眼，就闭起了眼睛。毋庸置疑，眼前的景象让她很不舒服。显然，这些德莱尼什么都没有做。杜隆坦也知道，有一些氏族仅仅是为了娱乐就会杀死德莱尼。也许在古尔丹带领兽人们进入他所吹嘘的那个新世界之前，这名术士也会举行一些这样的娱乐节目。

德莱尼的一声呼唤传入杜隆坦的耳中。只有一个词。杜隆坦对于德莱尼的语言所知不多，但他知道这个词。

“Detish！”那名女性依然向迦罗娜伸出恳求的手。

Detish。

孩子。

杜隆坦和德拉卡交换了一个惊恐的眼神。

一阵隆隆的雷声滚过。天空的颜色变化成为黄绿色，仿佛是正在消退的淤伤。那道传送门中则呈现出一种明亮的翠绿色。绿色的闪电不住在天空中闪耀。“那又是什么？”德拉卡问。

“古尔丹的魔法。”杜隆坦严肃地回答道。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那名术士正伸开双臂，俯视着他的大军。

“死亡，生命。死亡，生命。你们听到了吗？”他将一只手举到耳边，嘴唇在獠牙周围弯曲成笑容。“心脏的悸动。生命就是我的魔法的燃料。我们的囚犯数量可能只允许把我们最强大的战士送过去，但这足够了。敌人很弱。当我们到达那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会作为新的燃料！我们会建起一座新的传送门，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能把全体部落带过去！”

杜隆坦又看了一眼那些被囚禁的德莱尼。他的父亲加拉德曾经说过，在加拉德年轻的时候，霜狼兽人会用野兽向众灵献祭，感谢众灵赐予他们收获丰硕的狩猎。古尔丹也说过，他的死亡魔法与此很相似——你们以这些生物的肉为食，以它们的皮御寒，而我则以力量和知识来填充自身，并以……绿色为衣。

古尔丹转头望向那道大门，用满是节瘤的手高举起装饰着骷髅的手杖，张开双臂，竭力挺直弓起的后背。不知从什么地方，又仿佛从所有的地方，一个声音渐渐响起。杜隆坦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这种声音非常深沉，震颤他的骨髓，如同满是倒刺的锉刀，如同锋锐无比的尖针。杜隆坦只想要捂住自己的双耳，不再去听那个声音。他努力压抑住自己的冲动，深深吸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但他的心脏还是在飞快地跳动。是因为畏惧？还是愤怒？

还是期待？

两旁笼子里的德莱尼都因为剧痛而弓起身体，肌肉扭曲变形。杜隆坦惊愕地看到蓝白色的薄雾如同蔓须一般从这些囚犯体内伸出，射向古尔丹。术士张开嘴，尽情痛饮着这些迷雾的涡流，让自己的全身都被迷雾包裹，浸透。

站在最前排的那些绿色皮肤的兽人仿佛全都发了疯。他们咆哮着冲上通往那道传送门的台阶。德莱尼们开始剧烈地痉挛。他们的皮肤色泽渐渐暗淡，身体越来越衰弱，变得枯瘦——苍老。当只剩下干瘪的躯壳时，他们眼睛里的蓝色光彩也最终熄灭了。生命能量不再从他们体内流出，大门中的绿色光芒则爆发出一团团火焰，仿佛这道大门也在期待着什么。一阵巨大的声音撞击着杜隆坦的耳朵。一颗光球从古尔丹的双手中射出，冲向传送门，引发了剧烈的爆

炸。杜隆坦本来能够透过那道大门看见另一边的岩石和沙土，现在，长方形的门框内只剩下了一种不住脉动的、令人恶心的绿色光晕。这种光晕形成了一个大漩涡，当这个漩涡停止转动的时候，杜隆坦看到它的后面出现了另一番景色：蓝色的天空，丰富的绿色、棕褐色和其他各种自然色调的森林。

要消耗掉那么多生命才能看到的景色。这样做值得吗？即使这意味着能够让他的氏族继续生存下去？

答案是……值得，但这还是让杜隆坦的心中充满痛苦。

“为了部落！”有人高声喊道，立刻又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呐喊的行列，“为了部落！为了部落！为了部落！”

奥格瑞姆给了杜隆坦一个笑容，随即便从他的酋长身边跑了过去。呐喊声冲击着杜隆坦的耳膜，如同拳头狠狠击打他的心脏，他没有像其他许多兽人一样，迈开双腿开始疯狂地飞奔，而是转回头看着自己的妻子。在妻子询问的目光中，他对她说：“我先走。”如果他在通过那道门的时候死了，他至少能够用自己的死亡警告他的妻子。

“为了部落！为了部落！”

德拉卡放慢脚步，服从了她的酋长。杜隆坦低下头，抓紧雷击，悄声说道：“为了霜狼。”紧接着便加快步伐，冲过了大门。

德拉卡皱起眉，咬紧牙关看着她的挚爱消失了身影。她的丈夫进入了那片闪烁着绿光和蓝天绿树的地方……那到底是哪里？杜隆坦有着什么样的打算？更多兽人冲了过去，但没有一个人回来。她不能在这里继续等待丈夫回来告诉她一切安好，她必须到丈夫的身边去。

她将双手握成拳头，从喉咙深处发出低吼，同那些放声高喊、满身汗水、将嗜血欲望彻底激发出来的战士们一起大步狂奔。她的一双眼睛紧紧盯住前方。德拉卡，科尔卡之女，拉齐什之孙，进入了传送门。

她脚下的地面消失了。

她飘浮在昏暗的绿光中，仿佛落进一片湖水里。在这里，她无从分辨方向，只是快速地呼吸着。她的身后是从传送门中透射过来的光芒，前面则是越来越深沉的黑暗。其他兽人也都在向前方出现的细若游丝的光亮方向游去。她依然能听到怪异的雷鸣从门后的德拉诺那一边传来，只不过声音已经非常模糊。一阵阵强光炸开，烧灼她的眼睛。她将逐渐消失的恐惧心情推到一旁，将注意力集中在她能看到的一个地方——一点针孔般大小的光亮，在无尽的黑暗中，那就是希望。德拉卡开始竭力向那边移动。她觉得自己仿佛没有了半点重量。那她又该如何到达那个光点？

她向后划动双臂，将身体向前推去——飘去。她露出微笑，继续飘动。那个新世界就在这条怪异隧道的另一端，她的丈夫正在那里等她，肚子里的孩子在踢她，就好像反对妈妈过去。

镇定，小家伙，德拉卡心中想，我们很快就会……

阵痛刺激着她的身体，她的肚子开始收缩，力量非常强，就好像一只拳头在准备发动攻击前紧紧攥起。德拉卡被吓了一跳，不由得猛吸了一口冷气。她还从没有生过孩子，但她从氏族中的其他女性那里听说过这件事，所以她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兽人的生活就是永不间断的战斗，永远都需要提高警惕。所以女性兽人生产的速度都很快，也没有太多痛苦，这样她们才能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迅速做好转移或战斗的准备。

但在这时候……

这太快了。撕裂她下腹的疼痛也许还只是一个警告，并不代表那个时刻即将到来。她的孩子至少还需要被母亲的身体庇护一个月。德拉卡喘息着，汗水从她深褐色的皮肤中渗出来。她挣扎着除掉遮住肚子的盾牌，把它扔进黑暗中。那个光点距离她越来越近了，她能看到身边其他的兽人全都在拼命朝那个光点扑过去。片刻之间，德拉卡感觉到自己和腹中孩子的亲密联系。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全都在经历出生的过程。

另一个兽人轻飘飘地翻滚过来，从她的身旁掠过。是杜隆坦！他看到了德拉卡的痛苦，向妻子伸出手，想要抓住她，却没有成功，就这样被无情而诡异的洪流带走了。又有一样东西缓缓向德拉卡飞来——一棵拔地而起的树。德拉卡压抑住自己惊恐的心情，在刀割般的疼痛中蜷起身子，竭力保护她的孩子。那棵树的枝丫刮过她的皮肤，随后又飘远了。

德拉卡向越来越明亮的光芒游过去。在这段黑暗的旅程之后，那一团强光几乎让她双目失明。她的手指摸到了某种牢固的东西——是地面！德拉卡怒吼一声，将锋利的指甲插进泥土中，把自己从传送门里拽出来。

她在雷鸣般的脚步声中站起身，踉踉跄跄地走出嗜血的兽人群落，感觉到湿润的土地……流水，青草……

德拉卡痛苦地尖叫一声。她觉得自己的孩子正从内部划开她的肚腹。她跪倒在地，瘫软在潮湿的地面上，沉重的肺竭力吸进润泽的空气。

“德拉卡！”是杜隆坦。德拉卡用双手和膝盖撑起身体，转过头看到杜隆坦正向她跑来。然而，一个巨大的兽人伸出布满墨黑色刺青的手掌，抓住了她的丈夫。

“孕妇？”那个兽人吼道：“你竟然把这样的人带进我的战队？”

“放开我，黑手！”她的丈夫在恳求，“德拉卡！”

德拉卡没办法再抬起头了。杜隆坦不会到她的身边来，用吼声鼓励她，陪她一起迎接他们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了。众灵啊……他出生得这么早，被浸没在母亲的痛苦中，他能够活下来吗？德拉卡抽泣着，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气恼和愤怒。这个孩子应该有更好的人生！他应该活下来！

突然间，有人出现在她的身旁，低声对她耳语：“安静……嘘……你并不孤单，德拉卡，科尔卡之女，拉齐什之孙。”

德拉卡抬起头，透过被汗水浸透，紧贴在脸上的乱发，她看到了古尔丹发光的绿色眼睛。

不！

杜隆坦的内心在用全部力量发出呐喊。他看到绿色皮肤，全身充斥死亡魔法的古尔丹代替他站在即将生产的德拉卡身旁。杜隆坦要从黑手的手中挣脱出来，但兽人指挥官紧紧地抓着他。

“用力，小家伙。”古尔丹在说话。他的声音很和蔼，却没有任何感情，“用力……”杜隆坦无助地看着德拉卡用双手和膝盖撑住身体，仰起头发出尖叫。他们的儿子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那个婴儿一动不动，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杜隆坦无力地靠在黑手铁一般的手掌上，一颗心在胸膛中碎裂。我的儿子……

古尔丹抱着那个小东西，他几乎还没有术士的一只绿色手掌大。术士向他俯下身。

孩子的小胸膛抽动了一下。很快，响亮的哭声撕裂了空气。杜隆坦喘息着，慰藉之情涌过他的全身。他的儿子活着！

“欢迎，小家伙！”古尔丹笑着，向天空中高举起杜隆坦和德拉卡的儿子，高声喊道，“部落的新战士！”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杜隆坦的周围响起。对此他全不在意，只是惊愕地盯着他的儿子——那个小婴儿。

那个孩子是绿色的。

第四章

这座城市光线昏暗，充斥噪音，闷热异常。许多年以来，火焰一直在它的中心燃烧。大锤击打钢铁的声音，滚烫的铁水与冰冷的冷却水碰撞发出的嘶嘶的淬火声同样未曾停止过。空气中带着淡淡的烟味，不过巨大洞穴里的特殊构造让这里的空气始终处在适宜呼吸的状态。它的名字正是此地居民行事与性情的写照：铁炉堡。

这座矮人地下都市的君王有着火红的胡须和硕大的鼻子，此时他正陪同他的客人走过主铸造区。他一边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一边不停地摇着头，仿佛在对某件事感到难以置信。他伸出一根香肠一样肥硕的手指，点住自己的客人。

“我也就只会为你打造犁头，安杜因·洛萨。”他用带有韵律感的浑厚声音说道，“这样你和你的农民大军就能用矮人铸造的精钢利刃去进攻小泥堆了，对不对？只是这样说一说，我就感到不寒而栗了。我的妻子们又会怎么想？”

安杜因·洛萨，矮人国王麦格尼·铜须唯一愿意为其打造犁头的人微笑着俯视自己的老友。他的个子很高，身材强健，但并不显得有多么粗壮。与任何君王在一起，“暴风城雄狮”都不会感到丝毫拘谨。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眼下暴风城王座上的那个人并肩战斗，同桌豪饮，而且他很了解麦格尼。

“这就是军人的诅咒，陛下。”友爱之情让他揶揄的话语也显得温暖，“我干得越好，我的用武之地就越少。”

麦格尼哼了一声。“大概是吧，”他放弃了抱怨，“能见到你真好，老朋友。等你的马车做好准备，我们就会把你的货物装上去，让他们启程。”

洛萨在一只货箱旁边停下脚步，满怀期待又小心翼翼地伸手抚摸那些闪闪发光的犁头。这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犁头。

“跟我来，”麦格尼继续说道，“我有一些东西要给你。”

矮人国王将手中的战锤放在一只小木箱旁边的窄长桌子上。洛萨好奇地走到他身旁。麦格尼打开了那只木箱，洛萨饶有兴致地朝箱子里望进去。箱子里

铺着奶油色的软布，上面放着一样洛萨从没有见过的东西。它由金属打造而成，一端有一个宽大的开口，很像是某种号角。另一端则是折曲的，开口中有一根细长的铁棍。它旁边还放着一些拇指指甲大小的金属圆球。洛萨完全糊涂了。

“这是什么？”他问道。

“一件机械奇迹，”麦格尼一边响亮地喊道，一边带着宠溺新生婴儿的表情朝那样东西伸出手，“这是一支火枪。”他将这件东西从木箱中取出来，单手握住它折曲的一端。

“这样把它拿好，”麦格尼说道，“在这里放一点火药，用这根通条迅速压实，然后放入子弹，再压实，这里是火石……”

他举起这件武器，像弓箭手一样瞄准。但矮人国王很快又放下那件武器，杂乱的红色眉毛皱在一起，脸上显露出困惑的神情。“奇怪。”他嘟囔着，漫不经心地将为洛萨准备的礼物塞给洛萨。

洛萨将这件武器插在腰带里，朝麦格尼盯住的地方望过去。一名国王的信使正跌跌撞撞地向他们跑过来。他的心中掠过一丝警讯，军人的直觉让他绷紧全身肌肉，做好了行动的准备。矮人喜欢大步行进，步伐坚定安稳，也会发起迅捷勇猛的冲锋，但他们很少会奔跑，而且肯定不会这样奔跑。一定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

那名矮人的脸几乎像他的国王的胡子一样红。他拼命迈动双腿跑上台阶，一直到国王面前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时间，他只是不停地喘息着，根本说不出一句话，不过在大口吸进带有金属味道的空气同时，他向国王伸出了一只手，那只手里攥着一份被卷起来的文件。

“去喝口水。”麦格尼命令他的信使。国王打开那份文件。他的手指虽然粗大，却格外迅捷灵巧地打开了文件。就在麦格尼阅读文件的时候，稍稍安心下来的洛萨学着矮人国王的样子用火枪进行瞄准，又好奇地朝金属枪管的开口中看了看，伸手指进去挖出里面的那颗小圆球，想仔细地审视一番，然后回头瞥了一眼麦格尼，却发现老友亲切和蔼的面孔变得严厉起来。麦格尼缓缓抬起头，迎上洛萨探询的目光。矮人国王的眼睛里闪耀着决心，还有一丝哀伤。

“也许你要回家了，大个子。看样子，有人攻击了你们的一座哨所。”

洛萨伏身在国王的狮鹫背上，骑着她飞向暴风城。这头半狮半鹰的猛兽属于他的莱恩国王陛下。王室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头狮鹫，所以除非是官方事务，他们很少会被当做坐骑来使用。洛萨骑乘的姿势让这头狮鹫明白，她的乘客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目的地。她也正在全力执行这一命令。

随着狮鹫迅速拍动翅膀，洛萨的头脑也在飞快地转动。攻击？敌人是谁？或者说，是什么东西？送来的信中没有详细说明，也没有提及伤亡和敌人数量——只有遭受攻击这一点信息。肯定不是巨魔。那些蓝色皮肤、口中龇出獠牙的怪物上一次来暴风城捣乱的时候已经被他、麦迪文和莱恩狠狠教训了一通。圣光啊，那场胜利甚至还让暴风城为麦迪文建造了一座雕像。

狮鹫收紧翅膀，开始全速冲刺，洛萨紧紧抓住了骑鞍。他们下方，暴风城军营外，他的两名副官——卡洛斯和瓦利斯正在等他。卡洛斯个子很高，五官棱角分明，面容严肃而专注；深色皮肤的瓦利斯则总是他们两个之中更具有耐心的一个。他们镇定坚毅的神态都显示出职业军人的标准风范，但与他们战友多年的洛萨从他们身上印证了自己的判断：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

狮鹫刚在皇家军营外面落地，洛萨就跳下来。狮鹫向洛萨一低头，洛萨拍了拍它的脖子，将她的缰绳递给一名随从。随即把手中的卷轴举到卡洛斯胸前。

“这封信中说我们遭受了攻击。告诉我详情。”

瓦利斯点点头，引领洛萨大步走进军营，匆匆踏上了通向医院的楼梯。枝形吊灯在房间中洒下昏暗的光亮，为一排排病床上被白色布单盖住的躯体涂抹了一层怪诞的光晕。“是，长官。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并不比您更多，长官。那座哨所发来求援信号。等我们到达时，我们……唔……他们已经全部牺牲了，长官。”

“没有生还者？”洛萨震惊地问道，“一个都没有？”他的目光从瓦利斯的黑脸转向卡洛斯截然不同的白脸。

“没有，长官，我们在那里只找到了尸体。”卡洛斯回答，“我们把尸体都带回来了。”

“还有两支搜索队下落不明，”瓦利斯说，“我们已经……这些尸体……”两名军人交换了一个眼神。洛萨以善于激励部下跟随自己出生入死而著称，但现在，他很想把这两颗脑袋用力撞在一起。“您最好过来看看，长官。”

洛萨在军营的走廊中大步前行，竭力思考自己被告知的每一件事。“一整座哨所的士兵？”他问道，“没有人能向我们提供半点情报？”

回应他的只有沉默和靴子踏在石板上的声音。两名军人又对望了一眼。

“我们找到了一个人。”瓦利斯说。

“那个人在查看尸体。”卡洛斯接着说。洛萨向他瞥了一眼，看到这名部下的额角渗出了汗水。

“你们在那座哨所找到了他？”

“不……，长官。”卡洛斯说，“我们把阵亡的将士带回来以后，在这里找到了他，在军营里。”

“在军营里？”洛萨的声音在整个大厅里回响，但他并不在意，“圣光在上，什么样的白痴会放任士兵的尸体遭受劫掠，而且就在这座该死的军营里？”

“我们认为他是一名法师，长官！”瓦利斯立刻回答道。

一名法师，那种人都会隐身术。洛萨的步履有些不稳，但他还是在快速前行。这让他明白了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办事不力，但这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疑问。

他让自己的声音尽量保持平静：“你们控制住他了？还是他把你们变成羊了？”他甚至没有掩饰声音中讽刺的意味。

“是的，长官。”卡洛斯说，“我是说……是的，我们抓住他了。我们正带您去审问他。”

他们将那名可能是法师的入侵者关在了军营办公室里，并派遣了一名卫兵看管他。卫兵向洛萨敬礼，然后退到一旁，用一把通用钥匙打开屋门。

洛萨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留着白色长胡须，摆出一副傲慢臭脸的老人家。所以他完全没有想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会是一个满身污泥、衣衫破旧的年轻男孩。洛萨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那个男孩正在阅读一本放在桌上的书。他抬起头，用一双棕色的大眼睛看着洛萨。

然后他一下子跳起身，兴奋地喊道：“终于等到你了！你是指挥……”

洛萨已经抓住他的手臂，将他拽过来，按到桌面上，又伸手拿过测量罗盘，用力拍下，将男孩的左臂压在锋利的罗盘尺刃中间，固定在木制桌面上，随后他把这名少年入侵者的袖子拽了起来。

瓦利斯是对的。这个年轻人的手臂上烙印着一枚眼睛纹章。

“Sha’la ros！”男孩喊了一声，眼睛里放射出蓝色的光芒。洛萨腾出的一只手捂住这名法师的嘴，打断了他的诵唱。明亮的蔚蓝色魔法在这个男孩

的右手指尖上盘旋，但因为没有了咒文提供能量，魔法光华很快就黯淡下去。洛萨把这名法师拉到眼前，强迫他看着自己。

“这是肯瑞托的标记。你来我的城市做什么，会施法的小子？”

年轻法师双手低垂，身子也软了下去。他召唤的魔法消失了。洛萨小心地放开手，让他说话。“让我检查完那具大厅里的尸体再说。”他平静地说道，仿佛他的话非常有道理。

洛萨给了他一个凶狠的笑容。“那么……为什么我要纵容你？”

男孩深褐色的眉毛紧皱在一起——是因为遭受了挫败？还是因为担忧？“那具尸体中藏着你们遭受攻击的秘密。”他舔舔嘴唇，仿佛突然又变回了那个男孩，“我能帮助你们。”

洛萨眯起眼睛，仔细审视这个男孩的脸。如果没有优秀的识人能力，洛萨不可能站在今天的位置上。这个男孩的目光中带着真诚。洛萨领着这名年轻的法师去了他要求前往的房间——一路上，洛萨都紧紧抓着他那条烙印有眼睛标记的胳膊。

卡洛斯掀起帘子，露出法师被抓住之前正在检查的那具尸体。洛萨一下子停住了脚步，让跟在最后面的瓦利斯差一点撞在他身上。

洛萨是一名意志坚定的军人，也见到过许多原因不明的死亡——有的尸身毫无伤痕，有的被残忍撕碎。但这具尸体……

死者的眼睛和嘴都张开，皮肤呈现灰色，显现出一些深色的条纹，仿佛是某种坏疽，却又不太一样。他的面颊凹陷，眼睛上蒙了一层盐一样的外壳，映射着灰暗的光泽，显得很是坚硬。这个……东西上没有一寸能被称作是正常的，它甚至不能被称为一具尸体。

年轻法师没有再说话，仿佛也被这具尸体吓到了，但他还是决定要继续自己的调查。他逐一观察尸体的每个部分，目光最终落在那张几乎不像是人的面孔上。显然是在努力坚定意志之后，男孩才俯下身，小心翼翼地将两根手指插进尸体张开的口中，拉开下巴。洛萨也俯身去看。尽管心中充满厌恶，他还是认真地注视着法师探索的手指。

一缕缥缈的绿色薄雾从死者的口中冒出来，立刻又消失不见。包括洛萨在内的军人们都感到一阵惊愕。法师向后一跃，用袖子捂住口鼻，显然是不想让这股气体碰到自己。他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才将苍白的脸转向洛萨。

“那是什么？”洛萨问。

年轻法师深吸了一口气，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必须召唤守护者来。这应该由他来解释。”

年轻法师的语气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提出一个要求。洛萨眨了眨眼，“麦迪文？”卡洛斯看着他的指挥官问道。

“别浪费时间！”男孩急切地说。

洛萨眯起眼睛看着他。“只有国王能召唤守护者，我不能，更不会是一个还没有长出第一根胡须的脏孩子。”然后他又对卡洛斯说，“带他去闪金镇。”

夜已经很深了。当洛萨的狮鹫以优雅的身姿降落在闪金镇温暖舒适的狮王之傲旅店附近时，已经快要天亮了。空气潮湿又有些冷，森林中还听不到鸟儿的歌唱，只有夜行动物各种近于鬼魅的声音。虽然时间还早，不远处却已经有镇民在聚集了。他们今天来这里，为的是能够一睹出游到此的国王和他的卫兵队伍的风采。

“你是说，猛兽？”说话的声音镇定平静，却充满威严，完全压倒了其他人的声音。当然——洛萨心中想道，这时皇家卫兵刚刚向他行过礼，为他让开了进入狮王之傲旅店的道路——那个人就是这副样子。对此洛萨非常了解。

莱恩•乌瑞恩国王身量很高，有一头深黑色的头发，一双睿智和善的眼睛和一副修剪整齐的胡须。即使现在没有穿正式礼服，他依然看起来有君王的英姿。皇室家族今天正在艾尔文森林享受一天的户外旅行生活，莱恩却收到了和麦格尼国王同样的警报信。于是他立刻率众回到旅店，分析当下的局势。

洛萨在这里感觉到一阵不合时宜的怀旧之情。在此之前，这家位于闪金镇这座小乡村中的旅店曾经是他、莱恩和麦迪文共聚一堂，欢笑、游戏、痛饮的地方。现在，这里变成了临时的战争指挥所。旅店中的几张桌子被拼在一起，上面铺满了地图、信函和墨水瓶。洛萨注意到压住那些文件边角的是一些啤酒杯，禁不住露出了微笑。

“什么样的猛兽会做出你们所说的那种事？”莱恩继续问道。他显然在努力保持平静，同时他的双眼正仔细审视一名暴风城士兵的盾牌。那面盾牌上有一道深深的劈痕，几乎让金属盾面裂为两半。

一名有着深黑色头发和眼睛的军官摇摇头。“一定是谣言，陛下。”

“从三个山谷传来了类似的消息。”艾络曼强调。他是洛萨麾下最优秀的军人之一。现在他的蓝灰色眼睛里神色格外严峻。

“我听到了十几种相互矛盾的描述。”第三名军官说。

“这是一场叛乱，陛下。”第四名军官附和道。

“叛乱，猛兽，”第一名说话的军官显得有些恼怒，“我们需要更多的情报。”

莱恩看到了洛萨，眉宇间的皱纹立刻舒展了一些。“洛萨，”他喊道，“你有没有确切一点的情报？”

“也许有一点。”洛萨说。塔瑞亚王后站在丈夫身旁，听到自己兄长的声音，也抬起了头。和洛萨四目相对的时候，她给了洛萨一个紧张的笑容。塔瑞亚就像莱恩一样仪容高贵，但洛萨很清楚，她那双雌鹿一样的眼睛和端庄娴静的风范后面隐藏着一颗极为聪慧的头脑和一颗顽固的心——可以说，就像他自己的一样顽固。

洛萨迅速汇报了自己掌握的情况，摒除掉一切推测，只陈述事实。他告诉了众人那名年轻法师的探查，从死者唇间逸出的那一缕绿色烟雾。最后他说道：“我的陛下，我已经被告知应该召唤守护者前来。所以，希望您能发出诏令。”

“这件事很好办。”莱恩用玩笑的语气说道，随后又恢复了严肃。

“格兰村还没有消息吗？”塔瑞亚轻声问道。格兰村是一座像闪金镇一样精致宁静的城镇，是她和洛萨长大的地方。它位于艾尔文森林的南边，现在那里正陷入一片神秘的寂静之中。不幸的是，洛萨没有能让他的妹妹安心的消息。他只能摇摇头。

莱恩看着洛萨，完全是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情。“一个哨所的三十名士兵怎么可能一声不响地就消失了？”

“是邪能，”一名年轻人强壮有力的声音响起，“或者至少是受到了邪能的影响。”

房间中的议论声戛然而止。莱恩以及洛萨之外的所有人都看着站立在门口的那个新出现的人。国王扬了扬一道眼眉，不确定地问洛萨：“是他吗？”

“嗯……”洛萨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他的注意力全在法师身后那名负责监管法师的年轻士兵身上。现在那名士兵正笔直地站立着。

该死。

洛萨紧紧抿起嘴唇，点了一下头作为对国王的回答。“凯兰军士！”塔瑞亚说道。喜悦之情让她的声音温暖起来。

凯兰低下头。“陛下。”他高亢的声音显得有些过于郑重。我有过这样年轻的时候吗？洛萨心中想。

“谢谢你，军士。”洛萨厉声说道，同时走过去，打算带领年轻法师去见国王。凯兰敬了一个礼，站到门边等待命令。

“那么，”莱恩的声音同样很严厉，“你是谁，法师？”

“我的名字是卡德加，”男孩回答道，“我是守护者学徒。”

和卡德加刚刚出现时，房间的安静程度相比，现在这个房间里就算是炉火的“哔啵”声仿佛也变得过于响亮。法师向四周扫视了一眼，似乎因为众人的注视而感到不太舒服。随后，他继续说道。

“我……嗯，我曾经是守护者学徒。但现在我放弃了这个誓言。”依然是一片沉默。“实际上，你们要知道……这件事并没有官方的文告。这更多是出自……我个人的决定。当然，这个决定的结果就是我离开了达拉然和肯瑞托，还有……我不再是守护者学徒了。”他有些踯躅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你的意思是，你是一名逃亡者。”洛萨说道。

这个名叫卡德加的男孩向洛萨昂起头以表达自己的气愤。“我没有躲躲藏藏。”洛萨只是抬手示意卡德加应该向国王详细汇报。

“陛下，”卡德加走上前说道，“也许我没有完成我的训练，但我并没有丢掉我的能力。正如同您如果决定不成为一名军人，您依然懂得如何挥舞长剑。您要知道……”他用一只手挠了挠褐色的头发，“我感觉到了某种东西。黑暗的力量。它很强烈，几乎用鼻子就能闻到。”

一阵寒意在洛萨的皮肤上涌过，他知道这个男孩没有说谎。

“既然知道了如此邪恶的东西就在附近……我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我认为……”

屋外突然传来一阵尖叫，紧接着是一连串战斗的呼吼声。卡德加的话被打断。凯兰冲过去拉开门，高声喝令人们保持秩序。

“外面出什么事了？”洛萨问那名年轻士兵。

男孩向他的指挥官转过年轻得不可思议的脸：“有烟尘冒起，长官！在东南方！”

“陛下，”卡德加全身都绷紧了，“我促请您尽快与守护者见面！”

“敌人已经杀到艾尔文森林了！”一名卫兵喊道，“是格兰村在燃烧！”洛萨和莱恩对视了一眼，洛萨大步走到窗前。那名卫兵是对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远方的火光非常显眼，将树冠以上的天空映成一片阴郁却又险恶的橙红色。扑面而来的风中带着刺痛他鼻翼的辛辣味道。

塔瑞亚也来到洛萨身边，一只手按在他的手臂上。“有敌人？”暴风城的王后出身高贵，现在更是因为婚姻而成为统御万民的皇族。她一直保持着优雅温婉的声音，只有深知她的洛萨能够从她的声音中听到一丝颤抖，从她握紧自己的手心里感受到她的恐惧。

洛萨没有回答，也不需要回答。塔瑞亚很清楚。她审视着洛萨，面容渐渐发生了改变。“怎么了？”王后问道。

洛萨在自己妹妹的耳边低声说道：“不许问凯兰的事。”

塔瑞亚看着他，无法再伪装出困惑的表情。洛萨的声音变成了严厉的耳语：“这是我的事，你不要管。”

塔瑞亚没有驳斥洛萨，只是说道：“他只想追随他父亲的脚步。”仿佛这一句话就足以解释一切了。

这件事问题百出，洛萨希望自己至少能抓住一点头绪，但现在没有时间了。所以他只是说：“不要再帮他了。”

“小心你的用词，”塔瑞亚说，“你是在和你的王后说话。”

这让洛萨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狡猾的微笑。他俯身到塔瑞亚耳边，提醒她：“你首先是我的妹妹。”对此塔瑞亚无从争辩。莱恩走到他们身后，用一双深棕色的眼睛严肃地看着洛萨。

“你上一次去卡拉赞是什么时候？”国王问道。

“是和您一起去的。我记不得了……六年前？”六年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是怎样溜走的？他们三个曾经是那样亲密，曾经……

莱恩显得有些惊讶。“从那以后，你就没有联络过麦迪文？”

“我不是没有试过。”洛萨嘟囔着，“我知道他能够收到我的信，但我觉得自己还不如把写好的信直接烧掉，也免去了让信使跑腿的麻烦。相信你也没有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吧。”

莱恩摇摇头，面色严峻地看着自己的手，“不管怎样，现在他没办法再躲着我们了。”他从手上摘下一枚巨大的、光芒璀璨的蓝宝石戒指，放进洛萨伸

出的手掌中。

他们四目交汇。

“守护者，”莱恩说道，“在此接受召唤。”

第五章

杜隆坦、奥格瑞姆和另外二十多个霜狼兽人站在一片高地上，看着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情景。杜隆坦缓缓梳理着利齿的毛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兽人——勇猛、伟岸、高傲的战士们正在点燃一幢幢茅草小屋，屠杀牲畜，追逐那些身材娇小、手无寸铁、只会尖叫着四处乱跑的软弱生灵。古尔丹承诺兽人会在这里得到食物和洁净的水，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们下方的田地中全是金黄色的谷物，间杂着一些亮橙色的瓜类蔬菜。

杜隆坦的同胞填饱了肚子，但他们的灵魂却变得饥饿不堪。杜隆坦厌恶地撅起嘴唇，看着这场持续不断的暴行——这根本就不能被称之为“战斗”。

一名骑狼的兽人从混乱中冲出来，跑上霜狼兽人所在的山丘——黑手，部落的首领，现在他的脸上写满了暴戾。在他的座狼宽大的肩膀上捆着一名囚犯。一名古尔丹口中的“人类”。

那个人类看起来很年轻，显然是被吓坏了。她的头发和山脚下正在被烈焰吞噬的茅草颜色相同，她的皮肤呈现出一种怪异的橘粉色，眼睛就像杜隆坦儿子的一样蓝。她正在恐惧中哭泣，而被她紧紧抱在怀中的婴儿害怕得甚至无法哭出来。这名女性向杜隆坦抬起头，仿佛在无声地哀求霜狼酋长。杜隆坦知道她没有说出口的话。这是任何父母都会说的：请饶过我的孩子。

Detish……

“霜狼不参加狩猎吗？”黑手问道。

杜隆坦看着那名哭泣的女性说：“我们更愿意与装备刀斧的敌人作战，而不是一个孩子。”

黑手低头看着自己的囚犯，一股异样的表情从他的脸上闪过。那种表情在眨眼间就消失了，但杜隆坦捕捉到了它。“我们要执行命令，杜隆坦。”部落头领的话音中流露出些许惭愧，“不过我们也尊重传统。”他在坐骑上挺直身子，拽起缰绳。杜隆坦却隐约听到这名战争指挥官又低声嘟囔了一句：“这堆垃圾里一定会有些值得一战的敌人吧。”

杜隆坦没有回答。黑手咆哮一声，拽起缰绳，调转了狼头。“把他们找出来！”他对战队中其余的人吼道，“不要全杀死，我们需要他们活着！”

奥格瑞姆平静地用几乎是带着歉意的声音低声说道：“这是战争，我的酋长。”

杜隆坦继续看着下方的恐怖场景。他想到了那些囚笼，还有囚笼中的德莱尼。他摇了摇头，“不，这不是。”

洛萨知道，多说一句话算不了什么，但此时此刻，他感到愤怒却又无能为力。是的，这算不了什么，但他还是没有告诉这位年轻的法师他们要去哪里。面对卡德加的询问，莱恩显然也和洛萨有着类似的心情。他只是对法师说：“洛萨要你去哪里就去哪里。”

现在，年轻法师正和洛萨一起骑在狮鹫背上，紧贴在洛萨身后的这名几乎能成为守护者的法师可能比凯兰还要小。洛萨能感觉到他的头从一侧转到另一侧，以法师所特有的强烈好奇心四处眺望，不停地问着问题。幸运的是，他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立刻被风裹挟走了。洛萨可没有心情扮演向导。

狮鹫几乎是以垂直的角度窜入高空，就好像她也体会到了洛萨的心情，想要教训一下卡德加。当他们翱翔在绿色的树梢上方之后，狮鹫才恢复了水平轨迹。现在，清晨的阳光刚刚触及这些大树的顶端。在这样的高空中，空气变得非常冰冷。洛萨呼出了一股股白汽。他很想让狮鹫直接冲向着火的村庄，去查看那里的状况，但他有命令在身，只能看着那团邪恶的光焰渐渐远去，他们几乎是一直在向正东全速前进。

升起的太阳正在用慈祥温暖的光亮将森林唤醒，直到白天完全降临。一座高山出现在他们前方，如同一位巨人站立在低矮的山丘之间，又像是玫瑰色的晨曦中一片巨大的灰色污渍。这时，阳光洒落在高山上，光芒在它的无数窗口中闪烁。不，那并不止是阳光，还有另一种蓝白色的美丽光彩从它最高处的房间中放射出来。

“卡拉赞！”卡德加的欢呼没有被风吹走。他的一切热情、惊讶和畏惧都被浓缩在这个词中。尽管心情非常糟糕，洛萨也还是感受到了这个孩子此时的心情。毕竟，如果卡德加接受了他的职位，那么这里就是他的家乡。

随着映照在面前这座高山上的阳光越来越强，洛萨眯起了眼睛。白昼在这里会变成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尽管还有很远的距离，洛萨已经看到了著名的卡拉赞高塔上的灰色石头，甚至连裂缝都清晰可见。越靠近那里他就越发意识到，那里已经呈现一种年久失修的状态。常春藤沿墙壁肆意蔓生。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为守护者以及他的侍从们提供食物的园囿和牧场中只剩下了一丛丛杂草。一些畜栏甚至连屋顶都缺失了大半。洛萨抿起嘴唇，如果卡拉赞高塔本

身都变得如此残破不堪，那它的主人又会是什么样子？六年的沉寂实在是太久了。

狮鹫开始轻轻盘旋，准备降落。洛萨看到一个人笔直地站立在塔底，正在等待他们。那个人穿着绘有肯瑞托之眼的长袍，白皙的面容依然模糊不清。尽管心怀惊惧，洛萨还是感觉到绷紧的胸膛稍稍松弛了一点。

狮鹫轻柔地落在地上，一丝笑意浮现在暴风城将军的脸上。他下了狮鹫，大步走向那个正在等他的人。那个人身材很高，又很消瘦，但骨架上能看到强健的肌肉，皮肤和头发都显出苍白的颜色，脸上有着许多皱纹，但他的眼睛很年轻。当守护者的管家拥抱住他的老友时，那双年轻的眼睛里闪烁起了喜悦的光芒。

洛萨用拳头敲打着这个看不出年龄的人的后背。“莫罗斯，你这头老怪物！看看你！一点都没有变！”这可不是一句随意的恭维。莫罗斯在洛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副老人的模样，而现在，他看起来更年轻了。这让洛萨生出一种古怪的心情，因为他很清楚，这是因为他自己老了，而莫罗斯却没有变化。

“我也能这样说你了吗？安杜因·洛萨，”莫罗斯回答道，“你也是个老家伙了！看看，你的头发也变灰了？”

“也许是吧。”洛萨附和道。不管他是否愿意，他的头发肯定正在改变颜色。这个想法让他冷静下来。他转头看了一眼卡德加，那个男孩的眼睛就像是挂在他年轻面孔上的两颗鸡蛋。

“跟我来，先生们。”莫罗斯说道。他那双年轻的眼睛在卡德加身上停留了片刻，但他没有问任何问题。

“来吧，”洛萨对卡德加说道，随后他有些不情愿地加了一句，“我相信你会喜欢这里。”走进塔中的时候，他又问莫罗斯，“其他人在哪里？”

哀伤之情掠过那张看不出年纪的面孔。莫罗斯没有回答洛萨的问题，只是说：“都变了……”

不过有一件事没变，就是他们走进来的这个房间——图书馆。这座圆形大厅的中心位置是一道螺旋楼梯，周围高耸的墙壁完全被一排排书籍遮住。弧形石墙的每一寸都隐藏在书架后面，书架挨着书架，典籍连着典籍，到处是装满了卷轴的匣子。洛萨知道，这些文卷的每一份都很珍贵，大多数都很可能是孤本。更上方有一些需要依靠梯子才能到达的平台，那里一样也摆放着许多图书。不仅如此，图书馆的地面上还有许多像洛萨一样高的书堆。一个人就算是穷尽一生的时间也不可能吸收所有这些书中的知识。

至少，一个普通人是不行的。

比这些令人惊叹的无价知识更加耀眼夺目的，是为这里提供照明的魔法脉络。

这些魔法沿着书架向上流动，如同发光的白色小溪，在高高的屋顶上绽放出明艳的花朵。卡德加就像是一个走进了点心店铺的孩子，只想把这里的一切都吞掉。就连洛萨也觉得即使这个孩子显得有些失礼，也不应该被责备。

“这里通向守护者之泉吗？”卡德加问。他的目光怎么也离不开那些绒羽触须般的魔法光脉。他说话的声音在微微颤抖。

莫罗斯的眼睛睁大了一点，向洛萨投去一个好奇的眼神，仿佛是在说：你到底给我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实际上，”他回答道，“卡拉赞正建造在一个汇流点上……”

“……也就是魔网交汇的地方，我知道。”卡德加喘息着说道。他摇了摇头，显然是完全被眼前的奇迹惊呆了。“这里的能量必须被封锁起来……而这些知识！”他笑了起来，那笑声天真得令人吃惊，“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多书！”

莫罗斯似乎对这个孩子更感兴趣了。洛萨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位管家的问题，所以他决定抢先发问。

“他在哪里？”他直接问道。

莫罗斯给了老友一个会心的微笑，伸手向上一指。

当然。“在这里等一下，”洛萨对卡德加说着，目光落到了那道一直向上的螺旋阶梯上……一直向上，他打起精神，准备好了漫长的攀爬。他相信这个孩子会服从他的这个命令。这就是法师，像卡德加这个年纪的孩子通常只有在走进一座军械库的时候才会如此兴奋。洛萨理解这些书籍的价值，但这个男孩就像原来的麦迪文——总是在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对他们而言，也许知识真的就像珍馐美味一样诱人。“尽量不要碰任何东西。”他特别强调。口中虽然这样说着，但他并没幻想这个孩子会服从他的第二条命令。

莫罗斯在前面引路。洛萨一直等到他们在楼梯上转了几个弯，远远离开卡德加之后才问道：“他没有看到什么异象吗？”

莫罗斯耸耸肩。“这个世界一派和平景象。”

这依然算不上是一个回答。“他有许多事情要做。洛丹伦的洪水；麦格尼国王的婚礼。”洛萨微微一笑。曾几何时，他、麦迪文和莱恩绝不会错过任何

享用醇美的矮人啤酒的机会。但微笑很快又从他的脸上消失了，“所有这些事，他都缺席了。”

“是的。”莫罗斯承认。管家又在沉默中向上走了几步才再次开口，“很高兴你来到这里，洛萨。整天只能看着我这个老怪物的守护者如果能见到朋友来访，一定会非常欣慰。”

“过去六年里，他随时都可以见到他的朋友。”洛萨说。

“是的。”莫罗斯说道。自始至终，这名管家都没有向洛萨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也许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该死，洛萨真的是忘记了这座塔到底有多高。“把你能说的都告诉我，莫罗斯，”他说道，“首先告诉我都有谁离开了这里，他们为什么要离开。”

这是一个不错的话题，至少能让洛萨在这道仿佛没有尽头的螺旋阶梯上只需要倾听，不必再费力气说些什么。莫罗斯就像个侏儒发明的机器人一样向上走，他的步伐端正、沉稳，还有些让人枯燥的机械。

负责接待客人的人——侍女、男仆，和大部分厨房的工人率先离开，莫罗斯告诉洛萨。既然卡拉赞不会招待访客，那么保留仆人也就没有了必要——麦迪文就是这样吩咐的。所以额外的骏马和猎犬也就没有用了，卡拉赞的主人让马夫和饲犬人带着他们饲养的牲畜都离开了；园丁被削减到最少的数量；耕田和提供肉食的牲畜也都被带走了；留在这里的居民只是依靠一些鸡蛋和园囿中的蔬菜过活。

洛萨一边向上走，一边听管家的介绍，他现在已经气喘得说不出一个字了。莫罗斯还在没完没了地讲述那些已经从卡拉赞高塔彻底消失的人和事，这却让洛萨的心中越发感到不安。“那些绘图师是最后一批离开的。”莫罗斯终于说完了。绘图师，而不是那些负责生产食物，烹饪饭菜，或者是维修养护高塔的人。这位老朋友的管家讲述的一切都让洛萨很难想象。

“守护者现在绝大多数时间谁也不见，”莫罗斯说，“但他不能拒绝你，更不能拒绝莱恩国王，以及国王的召唤。”洛萨随意而轻松地靠在螺旋楼梯的中心圆柱上（至少他认为自己没有把体重全都压在柱子上），让自己喘口气。莫罗斯看了他一眼，同时深深吸了一口气，并挥手示意洛萨也这样做，然后他丢给洛萨一句：“快一点。”就继续迈着轻松的步伐向上走去。

洛萨抬起头看着依旧没有尽头的楼梯，此时此刻，他很想把莫罗斯从台阶上丢下去。但他只是低沉地哼了一声，狠狠瞪了一眼那个比他年老很多的人，然后便迈着粘胶一样的两条腿跟了上去。

他们终于到达了卡拉赞高塔的最顶端。在这里，雕刻着肯瑞托之眼的壁龛和彩色玻璃窗交错分布，让整座厅堂显得相当开阔。洛萨能够清楚地看到周围的蓝天。各种色彩的光线透射进来，和大厅正中央的守护者之泉融合在一起。那个光芒夺目的泉眼就像是一口微沸的大锅，不断有气泡涌出，偶尔还会绽放出一片浅蓝色的薄雾。这一池魔法能量是如此强大，洛萨甚至不愿去想到它。一座环形平台围绕着整座大厅，有两道台阶能够登上它。麦迪文私人卧室就在那里。洛萨在以前拜访卡拉赞的时候也来过这里。

只是这里出现了一尊全新的雕像。

这座雕像还没有完成。现在它还仅仅是发光的魔法水池前一个约略有男人形态的黏土堆，完成之后应该有十五到二十尺高。魔法光芒在它棕褐色的粗大形体上留下了一道道不断变幻的白色条纹。现在能看出这个男人很粗壮，四肢如同粗大的树干，他的肩膀上还只顶着一颗没有五官的圆球，周围被支架撑住。一根雕刻着乌鸦的手杖正靠在这副支架上。

雕像的制作者正站在一架梯子的顶端。

艾泽拉斯的守护者要比洛萨矮小细瘦，他的力量并非来自刀剑，不过相对于一般人而言，他也算是高大健壮了。他正不停地用工具和双手塑造这一大堆黏土，汗水和胶泥粘在他的脸上和赤裸的胸膛上。洛萨和莫罗斯此时只能看到他的后背。随着他的动作，背部的肌肉如同游蛇一般起伏不定。

麦迪文没有转过身，直接开口说道："是你叫他来的吗，莫罗斯？"他的声音清澈有力，这个问题听似很随意，但其中却流露出些许警告的意味。

"他没有叫我。"洛萨回答道。尽管竭力掩饰，但他还是无法停止这段疯狂攀爬之后的气喘。为了打破持续的沉寂，他只好继续喘息着朝桌上的一团黏土指了指，"那么，你变成雕塑家了？"

麦迪文转回头。洛萨不知道自己应该期待这位老友变成了什么样子。曾经恢弘壮丽，现在却残破老旧的卡拉赞，莫罗斯关于他避世隐居的故事，整整六年不曾有过任何音讯……但麦迪文看上去还是……麦迪文。他的头发很长，显得松散凌乱，还是那种沙褐色。他的胡须颜色也没有改变。没有扎眼的银丝，额头上也没有深深的沟壑。不过就像洛萨一样，岁月还是为守护者的脸上增添了几道纹路。他的眼神有些疲惫，但他的身躯还像往日一样强壮健美。

"实际上，我在制作一具魔像。"麦迪文轻松地说。他又看了一眼自己的造物，然后拉直系在两根木手柄中间的一根金属线，刮下了雕像肩膀上的一片黏土。

"魔像。"洛萨点点头，仿佛明白麦迪文在说什么。

“一名黏土仆人，”麦迪文说道，“要让魔法渗入黏土之中通常需要多年时间，但在这里……”他指了一下泉眼中的白色液态魔法，“要快得多！也许莫罗斯能够用它帮忙处理这里的各项杂务。”

“这里没有别人能帮他了？”洛萨直率地问道，同时感激地接过了这位仆人递过来的一杯掺水的葡萄酒。

麦迪文耸耸肩，轻盈地从梯子上跳下来，伸手去拿毛巾，迅速揩净了身上溅到的黏土。

两位老友面对面地站立，注视彼此，一段时间之后，麦迪文才说道：“我喜欢这种安静。”他的面容变得柔和，显示出真诚的微笑。他的声音也温暖起来，“能见到你真好，洛萨。”

“很多人都在想念你，老朋友。”洛萨说道，“不过我来找你不是为了追忆过去。我们现在需要你的指引，麦迪文。”

暴风城的将军摘下莱恩国王给他的那枚带有皇家玺印的戒指。这枚戒指非常沉重。洛萨用拇指和食指将它捏紧，递到麦迪文面前。“我们的国王召唤你。”

就像戴了一副无表情的面具在脸上，麦迪文接过这枚戒指，放在自己的掌心，仔细打量它。片刻之后又将它还给洛萨。洛萨注意到戒指被沾上了一点黏土。他将黏土抹去，戴回到自己的手指上。

“楼下的男孩是谁？”麦迪文问道。

楼下的男孩简直比泔水桶里的猪更快活。

他沐浴在魔法光芒中，兴奋自己能有这么长的时间淹没在书的海洋中。当他用满是灰尘的双手捧着一本书，专心地阅读时，眼角却捕捉到一丝动静。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阅读的并不是属于他的书——这些书全都是属于艾泽拉斯守护者的。他用力合上书本，满怀愧疚地把它放回原位。

一个人影悄然无声地出现在房间的另一端，非常阴暗，几乎只是一道影子。

卡德加咽了一口唾沫，高声说道：“你好？”那个人影没有动作。卡德加犹豫地向前迈了一步，“守护者？”

现在那个影子动了。它微微转过身，面对着一排书卷，举起一只黑色的手，伸出一根食指，向书卷点了一下，又向前走去，一步，两步——随后就消失在书架里。

卡德加迅速吸了一口气，大步向前走去，又慢慢跑了起来。那个影子指点了什么？它去了哪里？他猛然停住脚步，目光在书册上来回扫动。除非那真的是一个幻影，否则这里一定有一道暗门。图书馆里的暗门和密室——啊，是了，某种标题的书总会是操纵暗门的开关。老故事里一直都是这样说的。那么哪种书看起来比较像呢？

《与龙同梦：艾泽拉斯守护巨龙的真实历史》？不太可能……不过很有趣。卡德加将那本书拽出来。《泰坦知道什么？》也许不是……不过也……卡德加也拿下了这本书。《诸世界穿行》——这本书有可能。

他刚刚伸手碰到这本书，就感觉到小臂下侧传来一阵刺麻感。他皱起眉，将前两本书放回到原位，又拽下了袖子。曾经表明他是未来的守护者的标记——肯瑞托之眼正在发光！

卡德加惊讶地后退了一步，光亮、暖意和刺麻的感觉都消失了。他走向前——没错，那个烙印再一次变得明亮。它……它在指引他，用某种方式。年轻法师让手臂沿着书架移动，向前，向后——温度降低，提高，圣光在上，它变得好热……

就是这里。

就是这一排书架上的倒数第二本书，比卡德加见过的大多数典籍都更小，也更厚，书脊上装饰着金属。当卡德加将它拽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书封上镶嵌着宝石。但它的书名又在哪里？卡德加刚刚想要翻开这本书，就听到一阵脚步声。

卡德加立刻将那本书收进自己的斗篷的一个暗格里，然后深吸一口气，转身向角落走去……

“这里看得过瘾吗？”艾泽拉斯的守护者问道。他的眼睛里燃烧着蓝色的光芒。

第六章

卡德加被打倒在地，随后又被无形的手抓住，扔向空中。他尖叫着，扭动着，狠狠撞在了书箱上，让巨大的书箱向后移动了数尺。“也许你在测量这里的尺寸？”麦迪文大步走向卡德加，眼睛里燃烧着怒火，双手紧攥成拳，“要看看你在拥有这里之后能用它来做些什么？”

洛萨一定告诉他了，但他当然会这样想。卡德加心想。卡德加知道，自己非常聪明，但有时候也知道自己蠢得可怕。

“守护者！”他喊道，“我已经放弃了我的誓言！”

“我听说了。”很显然，麦迪文并不在乎。他轻松地挥舞自己的手臂，卡德加发现自己背靠在粗大的中央楼梯上，就像一只被钉在板子上的昆虫。年轻的法师挂在距离地面数尺的地方，四肢抖动着。卡德加努力想要对抗那股看不见的力量，但那股力量还是无情地牢牢抓握着他。

麦迪文看着卡德加，轻蔑地哼了一声，“软弱。”他的声音中充满嘲讽。然后他继续以轻松的动作举起一只手，向卡德加的胸膛摁去。卡德加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呼吸，心中的恐惧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但不能这样，他必须解释：“我不想到这里来！我发誓，守护者，我只是请他们找到你！”

他绝望地看着洛萨。他只是站在原地，双臂交叠在胸前，看着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他为什么一个字都不说？“我告诉他们，你应该能解释……”

“解释什么？”

卡德加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膛中狂跳，他的视野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他努力吸进一点空气，从喉咙里迸出一个词：

“邪能！”

压力消失了。卡德加重重地掉在岩石地面上，大口喘息，让空气涌入肺叶。

“在艾泽拉斯？”麦迪文走到他身边问道。卡德加小心地挪动身体，躲开守护者。没有骨折，不过有一些很严重的挫伤。他向对他怒目而视的守护者抬起头。

“在军营里，”卡德加依旧喘息着说道，“其中一具尸体。”

“守护者，”洛萨插口道，“邪能是什么？”

麦迪文的目光没有离开卡德加。“一种与众不同的魔法。”他轻声说道，“它以生命为食，会污染它的使用者，扭曲它碰到的一切。它能够提供巨大的力量——却又会索取可怕的代价。艾泽拉斯没有邪能的立足之地。”

守护者陷入沉默。很长一段时间里，卡德加完全不知道提及邪能是否明智，随后他又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会被从塔尖上扔下去，还是被变成一只小动物去喂猫。

然后麦迪文点了一下头，对洛萨说：“你做得对。我会去你那里。”他从卡德加身边走过，再没有瞥一眼这名年轻的法师。猩红色的长袍在他身后飘动，猎猎作响。洛萨走上前，向卡德加伸出一只手，但是当法师想要握住他的手时，他却将手抽了回去，跟在守护者身后走了。卡德加数了一下自己此时此刻想要召唤的一切法术，以及这些法术会对洛萨产生出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又打了个哆嗦，自己站起了身。

洛萨早就小心地系好了狮鹫的缰绳，让缰绳牢固又舒适地围绕在她生满羽毛的后颈上，不会掉落下来。他轻轻拍抚了一下她的头顶，狮鹫发出喜悦的低鸣。她是一位可靠的同伴，还帮助洛萨好好吓了卡德加一跳。洛萨觉得自己一定会想念她。

洛萨将手拿开，狮鹫睁开金色的眼睛，露出疑问的神情。“你可以回家了。”洛萨轻轻敲了两次她的钩喙。狮鹫抖动全身，整理了一下羽毛，像猫一样缩起身体，随后便跃入天空。她的翅膀捕捉到高空的风，让强劲的气流将自己带往暴风城的禽舍。她将在那里得到美食和良好的休息。

洛萨又看了一会儿那只狮鹫，他很羡慕她简单的生活，不过他还是转回身，向等待他的三位法师走去。麦迪文现在披上了一件用乌鸦羽毛镶边的斗篷，他用手杖末端正对东西南北四方各在地面上画了一个符号，然后又用一个圆圈将这四个符号连在一起。蓝白色的奥术光芒随着他的手杖亮起，也点亮了四枚符文。卡德加疑惑地看着守护者，莫罗斯则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双手背在身后。完成绘制工作的麦迪文抬起头，看到犹疑不定的卡德加，冲他笑了笑。

“在达拉然，他们不会教这个。”

“传送术？”卡德加摇摇头，“不。”他的目光又落回到那些符文上。

“他们害怕这种法术是有道理的。”麦迪文继续说道。他又偷瞥了卡德加一眼，目光暗自闪烁。他乐在其中，洛萨心想。“这非常危险。”麦迪文用纤细的手指引导魔法能流，将一只手举过头顶，又以迅捷而精确的动作让手落下。被他聚集在一起的发光丝线跳动融合，组成了一片笼罩在他头顶上方的光晕。他的面孔被这片蓝色的光芒照耀得轮廓鲜明。他向男孩招了招手，“来吧，进来。”

卡德加还在犹豫。“来吧，”麦迪文显示出快意与轻蔑，“你的反叛精神都到哪里去了？”男孩被几缕乱发遮住的面颊变成了粉红色。他照麦迪文的话做了，不过表情中还是流露出明显的惊恐。

洛萨压抑住一阵笑意，跟在卡德加身后走进圆环。尽管这个男孩曾经是一名法师——不，是未来的守护者，至少他接受过守护者的训练——但要吓唬他还是太容易了。

洛萨的双脚刚一踏进圆环，他周围的一切——畜栏，高塔，就连脚下的大地都消失了。卡德加几乎还没有时间喘上一口气，另外一番景象就出现在他们面前：抛光的白色石板取代了棕褐色的土地。蓝色和金色的旗帜，还有闪闪发亮的金属铠甲——

“圣光在上，这是……等等！”

一阵声音传入他们耳中。一开始还很微弱，但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响亮。先是长矛的尖锋进入视野，然后是铁甲护手，最终是国王卫兵们的面孔。眨眼之间，那些面孔上的怒容就变成了困惑。

“指挥官？”卫兵先是因为认出洛萨而惊疑不定，然后他看到了麦迪文，“守护者！”

“让开。”洛萨命令的口吻冰冷严厉。卫兵们立刻就让到一旁，立正站好，并将手中的长矛用力杵在地上。

莱恩从王座上站起身，走了下来。他的目光充满暖意，修剪整齐的棕褐色胡须完全挡不住他灿烂的笑容。麦迪文深深地向国王鞠了一躬。

“陛下。”守护者说道。

但莱恩对礼仪毫不在乎。他伸出双臂，将麦迪文熊抱在怀中。守护者把手杖递给卡德加，拍了拍老友的后背。当他们分开的时候，两个人都是满含微笑。卡德加怔怔地接过法杖，用几乎是虔敬的眼神盯着这把传说中的法杖。

“麦迪文……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莱恩高声说道，“来吧，帮我们彻底铲除掉这场灾祸。”国王和守护者并肩走出王座大厅，他们将头凑在一起，开始了急切的讨论。

卡德加走上前想要跟上他们。洛萨伸手按住了那个孩子窄小的肩膀。

“只看看就行了，不要偷听。”洛萨警告他，“明白吗？”卡德加点点头。他和洛萨在远处跟随国王走进另一个房间。洛萨很熟悉这里。王座大厅是供正式典礼和觐见使用的，莱恩要在那里完成一名国王的职责，作战室才是国王成为军事统帅的地方。

和辉煌华丽的王座大厅相比，这个房间可算得上是相当私密。洛萨认为这里很适合用来安排战争事宜。一名军人可以让自己远离战略部署、制定计划、分派数量众多的军团和繁复庞杂的人员与物资，但服役于暴风城军队中的每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暴风城的军队中一样有女性——都无法远离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必然会造成死亡。就像创造生命的行动需要私密的环境，夺取生命应该也是一样。

这里的天花板很低，光线从几扇窗户和一些枝状大烛台上洒落下来。房间的前半部分最惹眼的是一张大桌子。桌子上铺满了羊皮纸地图。而另一张桌子上摆放着许多代表武器、友军和敌人的小雕像。再往里走，能看到许多战争工具展示在那里：盾牌、或长或短的刀剑、钉头锤、长矛、战斧。卡德加睁大了眼睛，小心翼翼地绕开它们，径直走了过去。

“这些，”莱恩指着地图上几群红色的小雕像说道，“是那些猛兽攻击我们的地方。”

“什么样的猛兽？”麦迪文盯着地图问道。

莱恩显得很有些气恼。“巨人——装备着武器的巨人。他们还带来了恶狼，都是一些巨大的、不可战胜的猛兽……”

“只是有谣传说他们不可战胜。”洛萨插口道。

“对此我们几乎无法阻挡。”莱恩说。

麦迪文继续审视着地图，皱起双眉。他伸出一只手，指住代表那些神秘敌人的雕像，“其他王国呢？他们也遭到了同样的进攻吗？”

“所有国家都在向我们寻求保护，却又对我们没有足够的信任，不肯向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莱恩将双臂抱在胸前，瞪着地图，仿佛他的意志能够对局势造成影响。

“换而言之，过去这六年里，你们的状况几乎没有改变。”麦迪文干巴巴地说。

洛萨受够了。“我们对于这些所谓的怪物一无所知。”他抓起一枚敌人的标志，用力摇晃，向麦迪文表示强调，“我们需要俘虏，就算是一具尸体也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莱恩从洛萨手中拿过那只小雕像，将它在自己的双手中转动，然后抬起眼睛看着守护者，“我不知道我们正在面对怎样的危险，麦迪文。”

“我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这个世界，陛下。这是我的人生目的。我是守护者。”麦迪文的蓝绿色眼睛转向卡德加。年轻法师正手握顶部装饰着乌鸦雕像的手杖，不住瞥着不远处的武器库。“至少，”麦迪文又对自己的话做了修正，“现在还是这样。”

莱恩顺着麦迪文注视的方向望过去，扬了扬眉毛。洛萨明白了国王在想什么：他忘记了这个孩子是谁。“是的。”莱恩说道。国王略微挺直身子，将雕像放回到地图原来的位置上。“我们该拿这个孩子……他叫什么？”

“卡德加，陛下。”年轻法师镇静地，甚至可以说是以优雅的口吻回答道。但是当他转回身的时候，乌鸦手杖撞在一把剑上，发出“当啷”一声响，把他努力摆出的庄重姿态毁掉了。卡德加的面色立刻变得通红。

“让他跟着我们。”不等洛萨开口，麦迪文已经说道。

洛萨转转眼睛，“嗯，那么，我们最好现在就出发。”

洛萨要了三匹马，一队披甲的武装士兵，还有一辆牢固的囚笼马车，用以运载他们所希望的战俘。命令一传出去，一切所需就立刻准备就绪了。他、麦迪文和卡德加一同走出暴风城堡的大门。看到军士凯兰以标准的动作向他敬礼，洛萨的面色变得很难看。

“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出发了，长官。”

“我们先让客人们上马如何，军士？”

凯兰的面颊变成了粉红色，但他只是点点头，“服从命令，长官。”

洛萨的心情瞬间就坏掉了。这个孩子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很正确，就算是按照书本的标准也无可挑剔。他甚至想到了要准备好洛萨的坐骑——信心，并为卡德加和麦迪文挑选了两匹性情驯顺的马。到现在为止，洛萨都没能给他任何批评。指挥官骑上信心，拍了拍这匹马柔美颀长的褐色脖颈。狮鹫很好，但还是战马更棒。

洛萨又粗声粗气地说道：“为两位客人挑的马很好。”

“谢谢，长官！”凯兰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洛萨看到他的儿子肩膀放松下来——尽管这个动作轻微得难以察觉。

他们骑着马缓步走过城堡下方的街市。到达集市广场的时候，他们经过了一座高耸的雕像。卡德加觉得雕像的面孔非常眼熟，迟疑片刻之后，他又看了看那尊雕像，然后看看麦迪文，再将视线转回到雕像上，最后，他明智地让双眼直视前方。

麦迪文的马鞍随着他移动重心而发出“吱嘎”的响声。“我没有要他们弄这个东西出来。”守护者没有说谎，这一点洛萨很清楚。这尊雕像被竖立于此地是因为民众感激守护者的拯救，使他们免于成为巨魔的晚餐。

“您拯救了城市。”卡德加礼貌地回应道。

守护者微微一皱眉。“你认为这只是我的虚荣吗？”

“人民爱戴您。”卡德加一本正经地说道。洛萨努力压抑住自己的笑意。

“但这真的不是我要求他们弄的。”

卡德加眯起眼睛看了看碧蓝的天空。“阳光炽热的时候，它能够投下好大一片阴凉。”

麦迪文瞪了自己的老朋友一眼，却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微笑。

在他们踏上石桥，穿过暴风城门之后，洛萨命令队伍沿大路慢跑前进。经过狮王之傲旅店的时候，聚集的人群向部队发出欢呼。洛萨认真地与围观的人们逐一对视，并向一些敬礼的孩子还礼。他早就知道，赢得这场战争的要素之一就是尽量缩小谣言传播的范围，让人民感到安全。而整整五十名全装贯甲的骑士结队出征肯定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

这支队伍中的军人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在行军途中也不会交头接耳。除了有节律的马蹄声和鸟雀松鼠的奔窜啼叫之外，一路上伴随他们的只有沉默。洛萨一直在回想他在军营中见到的情景：邪恶的迷雾从死人口中喷出。他用简单有力的话语让莱恩平静下来，但实际上，对于那些“猛兽”，他的了解并不比在狮王之傲旅店中酣饮啤酒的农夫更多。

还有凯兰。他非常不希望这个年轻人被卷入这种事情里，至少应该等到他们了解了敌人的状况之后再参与进来。该死的塔瑞亚，洛萨知道她是好心，但她不明白……

洛萨皱起眉头。这片森林一片寂静。麦迪文正骑马跑在他前方不远处。守护者加快了坐骑的速度，又突然勒住马缰。洛萨举起拳头，让队伍停下来，同时用膝盖一顶信心，催马来到麦迪文身边。他们的眼前是一片林间空地。

这曾经是一条再平常不过的宽阔土路，穿过艾尔文森林中一片景色宜人的地区。而现在，这里成了一片战场。说这里是战场并不合适：这里有过士兵和军队，但是最糟糕的军队——他们的武器是长柄镰刀、草叉和小斧，而军队中的“士兵”只不过是农夫和镇民。倾覆的马车随处可见，有许多甚至被彻底砸碎。诸如亚麻和毛料之类的货物被肆意丢弃。另一些车辆则被劫掠一空——那应该都是装运食物的车子。有一些树木的枝杈被砍断或者砸断——用来做这些事的武器一定都非常巨大，洛萨甚至很难估计它们的尺寸。

洛萨还看到了血迹——有红色的人类鲜血，还有不多的一点不属于人类的棕色黏稠液体。洛萨下了马，摘下手套，用指尖蘸了一点那种液体，揉搓了一下。这片“战场”上缺少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尸体。麦迪文和卡德加也都下了马。麦迪文走上前，心不在焉地将手杖插到地上。卡德加急忙抢在手杖倒下之前将它扶稳。守护者的眼睛紧紧盯着一根不断冒出恶心的绿色烟雾的树干。那根焦黑的树干中还有一些炭火在闪光，就像是闪烁的绿色宝石。

“这不可能！”洛萨觉得他听到了麦迪文的嘟囔。

他看见卡德加的注意力转移到一辆马车后面。“这里有一具尸体。”男孩喊道，“守护者！”

一道黑影在不远处闪过，洛萨及时地转过头，看到一名骑士飞了起来——一柄足有他身体三分之一大小的战锤被掷过去，正中他的胸口。

寂静无声的森林突然充满了恐怖的吼叫，他们一直在搜寻的猛兽如潮水般涌入林间空地，或是从树冠中跳下，甚至仿佛是凭空出现。

巨人——装备着武器的巨人。

他们还带来了恶狼。

都是一些巨大的、不可战胜的猛兽……

洛萨心中第一个念头就是那段还没有传播开的谣言。

第七章

“天哪……”艾弗兰爵士像洛萨以及其他所有人一样僵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些怪物向他冲过来。

他们就像巨魔一样高，生有獠牙，用刺青、骸骨和羽毛装饰自己。不仅很高，他们还非常魁梧。他们的胸膛仿佛巨大的战鼓，手掌大得足以抓住人类的头颅，并毫不费力地将其捏得粉碎。

而他们的武器也完全符合这样强有力的大手……

这些怪物中最巨大的一个让艾弗兰爵士还没有说完一句话就永远无法再开口了。这个兽人俯视着战场所有其他生物，用布满刺青的大手挥起一柄无比巨大的战锤，以荆棘谷猛虎的速度和力量轻易打倒了这名倒霉的骑士。随后，这个巨怪转过身，轻而易举地把一匹正在尖声嘶鸣的战马高举到半空，扔了出去，就好像扔出一袋谷物。两名士兵被砸倒在马身下。一个皮肤更接近于绿色而不是棕褐色的女性怪物看到这番情景，发出了疯狂的笑声。

这一切都发生在转瞬间。

凯凡爵士以怒吼作为回应。和这些猛兽的吼声相比，他的声音显得纤细无力。他挥起长剑，挡开一个绿色怪物的剑刃。那个怪物惊讶地哼了一声，仿佛是露出了笑容，随后便开始与勇敢的凯凡认真战斗。尽管面对体型两倍于自己的敌人，凯凡还是坚守不退，直到那个怪物轻松地扯下一只马车轮，将它打进凯凡的颅骨。

那个怪物抬起头，包裹着一双恐怖獠牙的嘴唇露出笑容，却又突然开始踉跄着后退——洛萨的盾牌撞到他的脸上。怪物猛地仰起头，洛萨挥起长剑，切开了他的脖子。像他的皮肤一样的绿色血液喷涌出来。怪物倒在地上——死了。

至少谣言是错的。这种怪物并非不可战胜。

看到那个巨大的怪物将一匹战马扔出了十五尺远，卡德加倒吸了一口冷气。很明显，他是这些怪物的头领，他在空地中来回冲杀，握在一只手中的巨型战斧和卡德加的身子一样大。斧刃化成一道既宽又低的弧线，同时斩断了两

名重甲战士。鲜血四处迸溅，怪物仰起头，发出喜悦的呼吼。在他的周围，许多白色和灰色的恶狼像熊一样大，正在以和他们的骑手同样的速度、力量和残暴屠杀人类。

卡德加将恐惧的目光从这片屠场上拽开，想要看看麦迪文在做什么。他相信守护者一定能援救这些骑士。但他的心被攥得更紧了——艾泽拉斯的守护者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站在一旁，注视着这一切。

一头猛兽向卡德加冲过来。年轻法师施放出一个法术，一道奥术冲击闪电般地从他的手中射出，正中怪物的胸膛，把怪物震飞出去。卡德加摇摇头，让自己清醒过来，迅速而清晰地念诵出一段咒文，在他自己和麦迪文身周释放出一圈保护性的力场。空气在闪烁，将他们包裹在一个放射出微光的蓝色小球中。如果守护者没有准备好攻击敌人，至少这位曾经的学徒能够保护他们不被怪物砍成两段。

一阵尖叫声在他们背后响起，让年轻的法师疾速转过头……

……一头怪兽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洛萨的剑刃上不断滴落绿褐色的血液。他的眼睛在观察整片战场。骑士的数量是怪兽的四倍，但怪兽还是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一些优秀的士兵倒在地上，或者是死了，或者濒临死亡，还有……

凯兰。

凯兰没有看到劈向他的巨斧……

洛萨在大脑向自己发出命令之前已经开始行动。他猛力向前冲去，将身体、盾牌和利刃合而为一。那头怪兽完全没有防备，洛萨的剑正中目标，深深地刺进了怪兽没有受到保护的心口。

凯兰感激地看了父亲一眼。“不要用蛮力和他们对抗。”洛萨喘息着说道。他踹了一脚怪物的尸体，让尸体从儿子的身上滚开，“他们更强壮，所以你要更聪明。”

然后他向儿子伸出没拿剑的那只手。凯兰握住他的手。不等凯兰突然睁大的眼睛向他示警，洛萨已经感觉到异样的东西砸中了他的腰。那就像是一棵大树干，洛萨向后飞去，重重地跌落在地，感觉到一阵剧痛。他的剑脱手了，满身重甲在此时变成了负累。这群恐怖怪物的头领正带着凶狠的冷笑向他走来。

刚才他用来一下砍断两个人的巨斧不见了，也许是被这头怪物抛掷了出去，或者是丢掉了，也许他不再想用那件武器。对此洛萨不清楚，也不在乎。

灼热的唾液落在他的脸上，怪兽头领用粗大得难以想象的右手举起一柄大锤，另一只手伸向了洛萨。

洛萨拒绝就这样承认失败，他双手按住腰侧的地面，想要站起来，却没有成功。他的右手碰到了一样有些陌生的东西。一开始，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但他很快就想起来了。

这是一支火枪。

洛萨将它插在腰带里之后就把它完全忘记了，直到这一刻。他及时将麦格尼的礼物抽出来，瞄准了正朝他落下的大手。怪物粗壮的手指捏住了这件武器。洛萨扣动了火枪下侧那一根能动的小东西，雷鸣般的爆炸声震聋了他的耳朵，但他还是能听见随之响起的哀嚎声。怪物踉跄着向后退去，盯着自己还在冒烟的断臂。

这头怪兽异常高大，有着棕褐色的皮肤，两根发黄的獠牙突出在巨大的下巴上。在他的耳旁垂着两根粗大的辫子，他其余的黑色头发或者结成辫子，或者披散在脑后。他的耳朵和卡德加的手掌一样大，耳廓带尖，上面穿着耳孔。就像其他怪兽一样，他的身上挂着原始的骨头和珠子做的宝石。他的一只手握着巨斧，另一只手则以令人吃惊的灵巧动作触摸唯一阻隔在他和两名法师之间的魔法护盾。

他棕褐色的眼睛清澈而且镇定。卡德加意识到，在这双眼睛后面藏着一颗聪慧的大脑。

这才是最为可怕的。

“守护者！”卡德加喊道。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亢。

喊声似乎让麦迪文脱离了恍惚状态。他开始吟诵咒语，光芒从他轻盈摆动的指尖流出，就像是墨水从笔尖流出，在空气中绘制出一个徽记。

怪兽放开手，一双聪明得可怕的眼睛紧紧盯住麦迪文，露出好奇的神情。

数道令人恶心的绿光突然爆发开来。卡德加惊讶地看到怪兽向后跳去，随后他和守护者都盯住了这片空地。

卡德加早就注意到了一些怪兽的皮肤上闪动着绿色的底蕴——邪能魔法的颜色。他还没有来得及与麦迪文讨论这件事，什么都没说。但他相信，守护者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现在，他看到所有那些带有邪能异色的怪兽都丢下武器，开始抽搐、尖叫。如同纤细手指的锯齿形绿色闪电从他们的体内跃出，划出一道道弧线落到麦迪文张开的双手，摊开的掌心上。在卡德加的眼前，这些

怪兽的皮肤变得苍白，肌肉开始萎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上，粉身碎骨，就像是被孩子紧攥在手中的硬土块。

骑士们看到了战机，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宽慰的欢呼。“他们死了！”有人喊道。

“只有绿色的会死！”另一个人喊道。他们立刻跳到还在抽搐的怪兽身上，用剑把他们刺穿，然后又转向那些还处在惊骇中的棕褐色巨兽。“杀了那个混账！”一名军官用剑指着怪兽的头领喊道。那头怪兽已经少了一只手，正困惑地扫视周围。卡德加听到洛萨的武器发出又一声震响，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一个大洞出现在一头怪兽宽大的胸膛上。他盯着那个洞看了看，便轰然倒在地上，再不动一下了。

刚才站在卡德加面前的那头怪兽猛地转过身，抱起倒下的同伴。在他丑陋的脸上显露出明确无疑的哀伤神情。卡德加眨了眨眼，怪物的举动让他感到吃惊。不过怪物的表情很快就从忧虑和关切变成了冰冷的愤怒。现在他盯住了那个杀死他朋友的人。

“我们让这些杂种尝尝钢铁的滋味！”洛萨的吼声响起。

怪物站起身，轻轻放下同伴的尸体，准备向洛萨发动攻击。但还没等卡德加出言警告，怪物的同伴已经拽住他，要他逃离战场。怪物最后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洛萨，便跳上麦迪文的马，用缰绳猛地抽了一下战马冲进树林之中。其他怪物也纷纷骑在他们的恶狼背上逃遁，也有许多骑着偷窃的战马。眨眼之间，这片林间空地就好像回到了骑士们刚刚发现它的时候一样……只是地面上多了一些残破的尸体。

在卡德加身后，麦迪文发出一阵微弱的呻吟。卡德加转回身，看到艾泽拉斯的守护者单膝跪倒在地，面色惨白，用掌根按在额角上，显得精疲力竭。

“守护者！”卡德加有些口吃地喊道。他向麦迪文走去，但麦迪文已经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挥手示意他不必过来。卡德加不由得问道：“您……做了什么？”

麦迪文完全没有理睬他，只是集中注意力，迅速在地面上画了一个圈。卡德加有些沮丧，但还是继续问道：

“是邪能，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是吗？邪能就在这里。”他再一次回想起那些怪兽的绿色皮肤，还有从那些怪兽身上跃起，落在麦迪文身上的闪电。那些怪兽随之便失去了绿色，也变得软弱不堪。

突然间，卡德加认出了守护者在地面上绘制出的图案。另一道传送门！“您要做什么？您要去哪里？”

麦迪文终于将目光转向他。那双蓝绿色的眼睛仿佛要刺穿卡德加的肉体，刺进他的灵魂。“带这些士兵平安返回暴风城。”他走进圆环中，“我必须回卡拉赞一趟。”说到这里，他又停顿了一下，“你今天做得很好。”

一阵脉动的白光亮起。麦迪文消失了。卡德加在强光的刺激下眨了眨眼，发现面前已经空无一物。

“他去哪里了？”洛萨的喊声充满了忧虑和愤怒。他已经跑到卡德加的身边。

卡德加发觉自己的嘴干得可怕。他攥紧拳头，不让自己的双手颤抖。他知道，自己的震惊与恐惧并非来自刚才的战斗。

“卡拉赞。”他低声对洛萨说。

洛萨骂了一声，然后就闭紧双唇摇了摇头。“我们需要俘虏。你的马在哪里？”

“他们抢了我的马！”

“真的？”洛萨轻蔑的眼神几乎能让一整片森林枯萎，“那……就留在这里。”暴风城将军率领两名骑士纵马冲进森林。卡德加努力控制住自己，总算没有用法术把他从马背上敲下来。他看着艾泽拉斯守护者刚刚站立的那个地方，叹了口气，将注意力放到了其中一具怪兽的尸体上。

这一切都和杜隆坦预料的不一样。在最初和黑手的冲突中，他退却了。但这场……这场对“人类”的收获持续得越久，他就越发对此感到痛恨。至少今天，他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耻辱。今天人类发动了反击——甚至打倒了库沃什和其他许多兽人。这完全出乎预料，但库沃什至少是死在了战斗中。杜隆坦能够为他唱起洛克瓦诺德了。

前提是他要活得够久。人类已经集结起来准备与兽人作战，而那股不可逾越的力量所保护的那个年长的人类更是掌握着诡异的攻击手段。在同意跟随古尔丹远征艾泽拉斯之前，杜隆坦从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力量。现在，他已经见到了两种人类的法术。他们的萨满能做些什么？或者那个人类是术士？也许德雷克塔尔能够帮助他理解人类的手段。

霜狼已经失去了几名战士，但人类还是在穷追不舍。杜隆坦不想再让他的氏族承受更多损失。他们首先要了解敌人的能力。他在这头抢来的坐骑背上伏低身子，一双大手按在坐骑头部，控制它在慌乱的奔逃中保持方向。

他用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一丝动静，是一道绿色——是迦罗娜，古尔丹的奴隶。她依然是一名囚徒，只不过现在牵住她的是一个死人。锁住她纤细脖颈的

铁链另一端拴在一具苍白的尸体上，那是一个被人类用神秘法术杀死的绿色兽人。迦罗娜正在奋力想要打碎铁链。她回头瞥了一眼，看到了正在向她靠近的杜隆坦。

没有武器，和一个死掉的看守拴在一起，又没有真正纯血兽人的强悍力量，对于人类而言，她是很容易获取的猎物。他们那些细小的刀剑能轻而易举地将迦罗娜刺穿。杜隆坦应该丢下她，像她这样弱小的家伙不值得让杜隆坦用自己族人的安危冒险。

但她是奴隶迦罗娜，曾经警告杜隆坦提防古尔丹——在那名术士第二次访问霜狼氏族的时候。从氏族加入部落时开始，杜隆坦就开始后悔没有听从她的话。德拉卡一直都对她充满了同情和好感。作为曾经被霜狼氏族放逐的弱者，德拉卡在这名半血兽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杜隆坦做出了决定。他让坐骑向那名半血兽人奔去，举起裂斩，用巨斧劈中了束缚迦罗娜的铁链。铁链应声而断。他向迦罗娜伸出手，要将她拽到坐骑背上，帮助她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

迦罗娜看看他伸出的手，又盯住杜隆坦的眼睛，目光闪烁，显然是在犹豫。

然后，她逃开了，跑进了密林——回身朝他们逃过来的方向跑去。她宁可作为一名兽人去死，也不愿作为奴隶活下去。

这几乎是一个必死无疑的选择，但杜隆坦理解她这么做的原因，无法责备她。

***

邪能，没有错，卡德加几乎可以确定了。他亲眼见到了那种能量在怪兽和麦迪文之间流动。但这具怪兽的尸体上已经没有了任何与邪能有关的痕迹。没有任何警示性的绿色迷雾从他的嘴里冒出来。卡德加小心地撬开那两排剃刀一样锋利的牙齿，仔细寻找这头怪兽遭受污染的痕迹。

他愣了一下。这其中有某种不正常的地方。他站起身，向周围望去。剩下的骑士正在照料伤员，准备将战友的尸体运送回家，也将那些怪兽的尸体带回去进行研究。

年轻的法师闭起眼睛，将心神向周围的自然世界敞开。树叶在微风中簌簌作响，虫儿低鸣，鸟雀歌唱。

没有鸟雀的歌唱。这里根本就没有鸟叫声，自从……

他猛转过身，伸出一只手，手指戟张。魔法在他的掌心爆裂，他用力向前一推。

刚刚从他的头顶上方跳下的敌人被法术击中。魔法能量将怪兽钉在半空中的树干上。怪兽冲他吼叫着，无力地挣扎着。

卡德加睁开眼睛，细看被他捉住的怪兽。

“这边！”他高声喊道，但眼睛始终紧盯着他的战俘。他听到马蹄的声音，洛萨到了。在洛萨身后的一匹马上还绑着一个巨大的怪兽，已经失去了知觉。

“你抓住了一个。”卡德加说。

“你也是。”洛萨回应道，“你一个人抓住的？”

“是的。”

片刻之间，洛萨显得很有些震惊，但惊讶的表情很快就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看着这名俘虏，“看上去只是个小家伙。”

卡德加叹了口气。

第八章

这个年轻的人类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目标。迦罗娜却没有想到他还懂得魔法，而且又是如此精通。这个错误让她一败涂地。现在她被关在囚笼中，放到了人类的车上颠簸而行。在她的对面，一个被铁链锁住、流血不止的兽人正盯着她。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她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应该跟杜隆坦走。也许霜狼的酋长会同意把她藏起来，让古尔丹再也找不到她。不——杜隆坦太重视荣誉了，他会认为有必要将她的事情告诉古尔丹。迦罗娜最大的希望就是远离那名术士。无论人类会对她做些什么，也肯定比古尔丹更好。

在吱吱嘎嘎的车轮声和那种人类坐骑有节律的脚步声中，一个人类，就是那个曾经使用震耳欲聋的武器的人类高声向他们问道。

“你们，你们是什么？”

迦罗娜对面的兽人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头看着迦罗娜。

迦罗娜也保持着沉默。那个人类骑在他的坐骑背上，透过囚笼盯着他们，继续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领土？”

迦罗娜静静地坐着，思考着，权衡各种选择。然后，她用人类的语言说：“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个人类立刻将目光转向她，如同掠食的猛兽一般警觉。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他的头发和胡须的颜色都很浅，颜色更像是沙子，而不是泥土。“你会说我们的语言！”

流血的兽人猛地向迦罗娜冲过来，却被铁链拉住，发出铿然一声震响。“再多说一句他们的语言，奴隶，我会扯掉你的舌头！”那个兽人大吼。

“他在说什么？”人类问。

“他不喜欢我说你们的语言。”迦罗娜回答。

霜狼兽人现在真的发怒了，他开始用力拉扯困住他的铁链，脖子上的血管都像绳索一样鼓了起来。“我不会再警告你。”他吼道。

“就算是那个家伙威胁我，我也不会在乎……”

这名霜狼兽人再次向前扑来，发出愤怒的吼叫，要抓住迦罗娜。铁链在抗拒中发出一阵阵呻吟，迦罗娜猛吸了一口气，睁大双眼。笼子外问话的人类当然也看见了。

“告诉他，停止反抗……”人类说道。

“你告诉他。”迦罗娜反驳道。

霜狼兽人最后一次发起冲击。这一次，铁链被从固定它的木柱上拽脱了。霜狼兽人扑向迦罗娜的喉咙，在暴怒中张开大口。迦罗娜尽可能向后撤退，但笼子里并没有足够的空间……

霜狼兽人突然僵立在原地，喉咙里“咯咯”作响。红褐色的血液从他的喉头和口中流出，沿着刺入他身体的明亮剑刃洒在笼中。他眼睛里的光芒消失了。当那个人类拽出剑刃的时候，这名霜狼兽人颓然倒在地上，最终死掉了。

迦罗娜盯着她的救星，心中感到一阵惊讶。这个人类有足够的速度和力量从坐骑上跳过来，及时地隔着囚笼击中目标。现在，他再次用那双怪异的蓝眼睛看着迦罗娜。

“不用谢。”他说道。

“你有名字吗？”莱恩问这名奇怪的战俘。

塔瑞亚王后也站在王座大厅中，旁边还有洛萨、卡德加和凯兰，以及她丈夫的卫兵。她的目光无法离开这名被洛萨和卡德加带进来的女性战俘。看上去，这个女孩是这么像人类……只是她并非人类。她有着和人一样的身高和体型，如果不是下颚上的那两颗小獠牙，她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她的身上有不止一处伤口。在她的脖子上，长时间的镣铐剐蹭，在她的绿皮肤上留下了还在化脓的可怕伤痕。她几乎是衣不蔽体，身上仅有的几块破布也都脏污不堪。她有着一头乌黑的秀发，只是发丝都纠结在一起，也像她消瘦的身体一样肮脏。但她却高傲优雅地站在众人面前，仿佛这里的女王是她，而不是塔瑞亚。她的脊背挺得笔直，表情镇定从容，就算是身负锁链，她依然没有任何驯服或颓废的样子。

“你懂得我们的语言，”莱恩提醒了她一句，“我再问一遍……你有名字吗？”他从王座上走下来。而这名战俘也大胆地向他迈出一步。一名卫兵走上

前，手按剑柄，但莱恩抬手阻止了他。这名绿色皮肤的女孩伸手抚摸国王的衣服，指尖停留在他的狮头胸针上，又向暴风城的大王座走去。

“迦罗娜。”洛萨说道。暴风城的将军正坐在王座高台最顶端的台阶上，眼睛始终盯着这个从他身边走过的女孩。“她称自己为迦罗娜。”

“迦罗娜，”莱恩看着她说。这时迦罗娜正弯下腰，抚摸王座基部和真狮子一样大的黄金狮子，“你是什么人？”

迦罗娜没有回答，只是嗅了嗅那头黄金猛兽。她的深棕色眼睛扫过整座大厅和大厅中的众人。好奇？焦虑？估量？塔瑞亚无从分辨。

“她似乎更像是我们，和那些与我们作战的……怪兽相比。”一名士兵说道。

士兵的话让正在审视大厅的迦罗娜停顿了一下。“兽人。”她说。

莱恩抓住这个机会追问：“兽人？这就是你的种族？还是囚笼里那头怪兽的种族？”迦罗娜没有回答，国王也只是专注地上下打量她。一些人也许会认为国王在使用一种恐吓策略，或者只是在对敌人表示轻蔑。但塔瑞亚明白——当莱恩的父亲遇刺，莱恩登上王座的时候，他就发誓要学习一切知识，不仅是治国之术，还有关于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现在，他面前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智慧生物，这让他感到兴奋和痴迷。塔瑞亚明白，让莱恩下令对他眼里这个神奇和特殊的生灵使用暴力会让他感到痛苦。这时王后也注意到了那名年轻的法师。那个名叫卡德加的孩子显然也对迦罗娜充满了热切的好奇，他已经很难再压抑充满在他脑子里的问题了。不过，也许这只是因为他是一名男性，而他们面前的这个异族女孩实在是美丽又新奇。

“我知道七大王国中的每一个种族，但我从没有听说过兽人。”莱恩朝天花板上指了指，那上面绘制着艾泽拉斯的详细地图——所有的岛屿和大陆，诸王国和每一片海洋。人类已知的一切都被画在了那里。只是那张地图上也有未知的地方，有大片不曾被探索的神秘区域。“把你的家乡所在指给我看，迦罗娜。”

兽人女孩仰起头，细看那张地图。然后她皱起双眉，摇了摇头。

“这不是兽人的世界。”她直白地说道。一点微笑浮现在她翘起的嘴角上，“兽人的世界死了，兽人现在要夺取这个世界。”

“你们不是来自这个世界？”莱恩完全困惑了。

塔瑞亚和这个房间中的所有人也都是大惑不解，卡德加也是欲言又止。但塔瑞亚明白，他们的方向一开始就错了。莱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也是他成

为优秀国王的原因之一，但他还是明智地让更加讲求实际的臣僚辅佐他。如果兽人女孩所言非虚，那么这对于莱恩的知识范畴将有着非同寻常的启迪意义——但现在他们要做的是拯救生命，而不是绘制新地图。

“你是怎样到达这里的？”

这个声音如同匕首一般切穿了大厅中的空气。麦迪文站在大厅门口，身体如同绷紧的弓弦。他在这里已经有多久了？他一直在听我们的对话？塔瑞亚心中思忖。

迦罗娜的注意力立刻转向了麦迪文，并且大步向他走去，仿佛对艾泽拉斯的守护者毫无畏惧——直到现在，她都没有对任何人显示过畏惧的情绪。

“很大的门。深埋在地下。古老的魔法将我们带到这里。”

麦迪文也向她迎面走来。“你们走过了一道门。”

“但你又是怎么学会我们的语言的？”卡德加突兀地问道。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了。

兽人女孩深褐色的双眼转向了年轻法师。“兽人为了那道门抓了许多俘虏。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

莱恩打断了她，国王的声音和身体都紧张起来。“俘虏？像我们一样？是我们的人？他们还活着吗？”

“是的，有许多。”迦罗娜回答道。

“为什么？”卡德加问。

兽人女孩依次看着向她提出问题的人，扬起了自己的下巴。当她开口回答的时候，她的眼睛闪着光，她的身姿和声音中都充满了骄傲，“为大门提供食物，带部落过来，夺取你们的世界。”

没有人说话。塔瑞亚几乎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话语。一道巨大的门，以人类俘虏为食，一整个像迦罗娜一样的部落即将涌入艾泽拉斯，将这个世界占为己有。她的丈夫是这里的统治者，不是她，不过莱恩会与他的王后分享几乎一切经验，所以塔瑞亚在他们共同生活的这些年中了解到许多可怕的事情。但任何事都无法与这场灾难相比。

夺取你们的世界。

“你会带我们去找到他们。”塔瑞亚的兄长以波澜不惊的态度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寂。

迦罗娜得意地笑笑，“不会。”

洛萨露出微笑。塔瑞亚懂得这种微笑。对于那些承受这种笑容的人，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你会带我们去找到他们，”他以几乎是愉悦的口吻重复了一遍，“否则你就会和你那个笼中的朋友一样。”

迦罗娜缓步走向洛萨，跪倒在他身边的台阶上，让自己的脸凑近他。“你认为你很可怕？”兽人女孩喃喃说道，“兽人孩子的宠物也要比你更可怕。”

塔瑞亚相信她。

“我们并不想变得可怕，迦罗娜。”莱恩努力用自己平静的语气消融掉紧张的气氛，“我们只是想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家人。”

看样子，这是一个错误的策略。迦罗娜秀美的面孔仿佛罩上了一层面具。“我为什么要在意什么家人？”她用冰冷的语调说道。她的眼睛依然盯着洛萨。塔瑞亚意识到，迦罗娜实际上非常在意。

“如果你帮助了我们，”莱恩说，“我发誓，我也会保护你。”

迦罗娜像乌鸦羽翼一样黑的蛾眉紧皱在一起。最终，她的目光从洛萨转向了国王。

“发誓？什么是……发誓？”

杜隆坦和奥格瑞姆与其他酋长和他们的副手一同站在古尔丹的帐篷里。他和他麾下的霜狼还有黑手是在几个小时以前回来的。但他们一直等到日落才得到了古尔丹的召见。霜狼族人在这段时间里进行哀悼，尽管无法为牺牲的族人进行庄重的火葬，他们还是会衷心追思，让死者得到应有的荣誉。现在这座大帐篷中唯一的光源来自古尔丹装饰华丽的椅子左侧稍微靠后的一个大火盆。

那是一团病态的浅绿色火光，照亮了古尔丹和黑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兽人——酋长跪倒在术士面前，他们一个肌肉虬结，强壮凶鸷，另一个身形佝偻，老朽枯干。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两个之中谁更强大。

这一点，黑手自己也很清楚。

古尔丹靠在手杖上，上下打量着黑手。“可怕的黑手啊，部落的酋长。”他的声音中滴落着脓水一样的轻蔑，“你让那些小牙齿的家伙杀死了你的战士！更糟糕的是，你还从敌人面前逃走，让你的同胞蒙羞。”

黑手没有回答。杜隆坦看到他仅存的一只手不断地攥拳又松开。刺在他手上的黑色墨汁仿佛正在吸收邪能火焰的光芒。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杜隆坦能够看到他眼睛里的痛苦。

古尔丹用手杖戳了一下那个巨大的兽人，“你是太过软弱，无法说话了吗，毁灭者？”

黑手摇摇头，却还是一言不发。奥格瑞姆靠到杜隆坦耳边，低声说：“我对黑手没什么好感，但看到他这副样子，我也会为他感到难过。”

杜隆坦有着同样的心情。霜狼是最后加入部落的氏族之一，不过杜隆坦已经知道，部落建立的这些年里曾经发生过许多权力斗争。秩序和等级逐步建立，奖赏和惩罚逐渐分明。黑手已经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手。杜隆坦不希望再见到他因为这次失败而失去别的东西。

古尔丹撑住手杖，微微直起身。用沉重而充满愤怒的声音说道：“弱者对部落毫无用处。如果你尊重我们的传统，就应该知道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黑手回头看了一眼在沉默中注视他的众人。他早就知道，对于即将到来的结局，谁也帮不了他。于是他低下头，顺从地站起身，拖曳着脚步向那个绿色的火盆走去。

“死亡。”古尔丹说道。

酋长将断臂伸到那团跳动的、饥饿的绿色火焰上。然后，他深吸一口气，向前俯身，将手臂深深插进光芒跃动的绿火中。

杜隆坦满心惊恐地看着这一幕。邪能火焰并不是简单地烧灼黑手的血肉，而是在吞吃黑手，就像是一只有生命的怪物，沿着高大兽人的手臂盘卷向上，仿佛在用自己的肢体把黑手包裹住。

黑手没有喊叫。他只是举起自己已经被绿光环绕的断肢，在汹涌而至的邪能中等待着死亡。

杜隆坦看不下去了。还没等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裂斩已经跳入他的手中。斧如其名，随着巨斧挥下，干净利落地切断了黑手的手臂。手臂如枯枝般断落，掉在地上，翻滚抽搐。黑手随之瘫倒在地。本来发出刺眼绿光的断肢突然崩碎成一些焦黑的粉末。

古尔丹用一双射出绿光的眼睛死死盯住霜狼酋长。“你竟敢打断审判？”

杜隆坦站在术士的面前。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我们奋力拼杀，他们的术士却利用你的邪能来攻击我们！”

他说的完全是实话，所有当时在场的兽人都看见了，但他们只是保持着沉默。古尔丹的身子此时已经因为暴怒而颤抖不止。

“只有我能控制邪能！”术士尖叫着跳起身。他的眼睛绿光大盛，绿色的火焰剧烈地闪耀着，仿佛得到了新的生命，又像是饥渴地想吞吃什么。许多兽人惊慌地向后退去，就连杜隆坦也后退了一步。“我听说，大部分霜狼都活了下来，”古尔丹冷笑着说道，“也许是黑手让你们远远地躲在战场之外，他知道你们也很软弱。”

这个可笑的谴责让杜隆坦一时说不出话来。古尔丹曾经两次长途跋涉，只为了邀请霜狼加入部落。到最后，霜狼前往南方并不是因为古尔丹的恳求，而是因为眼前残酷的事实——德拉诺已经无法再养育霜狼氏族。古尔丹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奥格瑞姆冲上前，站到朋友和酋长的身边，紧握起一双拳头。其他兽人都看到了他的行动，纷纷将目光转向他。杜隆坦并不希望在此爆发战斗，暴力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他将一只有力的手按在副手的胳膊上，让奥格瑞姆平静下来。后退。

奥格瑞姆只得全力压抑下心中的怒火，服从了酋长无声的命令。黑手还在地上挣扎，现在他终于单膝跪起，紧紧握着断臂的伤口。

“我不够强壮，没能击败他们的头领。”黑手喃喃地说道，“如果我打败了他，战局就会扭转……”

杜隆坦绝不同意这种话。古尔丹顽固而且傲慢，黑手不应该相信这名术士，“酋长……”

“你的骄傲让你盲目，”古尔丹打断了他，“只有我的魔法能击败我们的敌人！”

杜隆坦不假思索地说：“正是你的魔法要了他们的命！”

古尔丹缓缓转过身面对杜隆坦，惊讶地挑起眼眉：“你想要挑战我吗？小酋长？”

杜隆坦向周围瞥了一眼。帐篷里鸦雀无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想到了那成千上万无辜的德莱尼——其中还包括孩子。只是为了打开通向这个世界的传送门，他们的生命就被邪能吞噬了。他看了看火盆中那团绿色的火焰，又转头看着古尔丹的眼睛，谨慎地说道：

“我不是质疑古尔丹，但邪能因死亡而生。使用它一定会付出代价。”

古尔丹稍稍放松下来，他舒展开眉头，甚至露出了一点微笑。

“是的，”他表示赞同，“代价就是要夺取生命。”

很久之后，杜隆坦走进自己的帐篷。德拉卡正坐在火光旁边，那是真正的、美好的火光，橙红色的光彩洒遍了妻子的全身。她正抱着他们的孩子，抬起头看到丈夫走进来，她的脸上露出欢迎的微笑。但在看清丈夫的面孔之后，她的笑容消失了。

杜隆坦向妻子讲述了古尔丹的帐篷里发生的一切。德拉卡一言不发地听着，就像她从流放中返回家园的第一个晚上那样。那时她和杜隆坦并肩躺在德拉诺的星空下。

杜隆坦把所有的话说完，便坐在火盆旁边，凝视着跳动的火焰。德拉卡理解丈夫需要安静，她轻轻向他们的宝贝呢喃着，将孩子的小头移到自己胸部一侧，伸出带有指甲的食指，在自己的乳房上刺了一下，一滴血随之流出，在火光的阴影中呈现为黑色。她让婴儿含住乳头，同时用乳汁和血液喂他。这样才能充分滋养一个骄傲的兽人，一个霜狼的孩子，一名未来的战士。德拉卡抬头瞥了一眼杜隆坦，他们的目光越过安然进食的婴儿交汇在一起。在这里，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杜隆坦的内心感受到了久违的安宁，这一刻仿佛就是永恒。

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讨论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对于现在的局势该作何反应，或者现在他们实际上面对着怎样的局势。但他能说些什么？他又能做些什么？

德拉卡站起身，走向他，对他说道：“愿意抱一抱儿子吗？”

她递出那个珍贵的小襁褓，那是一条绣着霜狼纹章的编织毯子。杜隆坦慢慢地伸出双手。

他非常小，竟然会这么小，这样脆弱，甚至还不如杜隆坦的一只手掌大。但他是完整的，完美无缺……只是他的肤色和在黑手身上肆虐的火焰一样。

“他会成为伟大的酋长，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德拉卡一边继续说，一边坐到杜隆坦身边，看着这对父子。她的声音温暖、轻柔、充满信心。“一名天生的领袖。”

这句话刺痛了杜隆坦，“今天我不是领袖。”他说道。

婴儿的一双蓝眼睛格外明亮。当父亲说话的时候，他注视着父亲的脸。从没有兽人的眼睛是蓝色的……

这个婴儿发出欢快的“咯咯”声，两条腿有力地踢蹬着。他的一只小手摇摇晃晃地伸出来，想要摸到杜隆坦的獠牙。杜隆坦俯下身，抽动鼻子做了一个鬼脸。婴儿轻轻哼了一声，小脸一皱，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哈！”德拉卡微笑着说，“他已经在向你发出挑战了！”

从杜隆坦痛楚的灵魂深处，一阵笑声浮现出来。这个婴孩也用笑声回应。他轻轻地拍着杜隆坦的獠牙，整个胸膛都在随着呼吸不断起伏。他的一双蓝眼睛痴痴地盯着父亲的脸。

杜隆坦的笑意更加浓烈。但在不知不觉间，他在今天所见到的一切窒息了他的喜悦。他的眼睛被不曾落下的泪水刺痛了。

“如果古尔丹连这样天真的孩子也能感染，那我们又有什么机会？”杜隆坦的问题让德拉卡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看着他，“无论发生什么……”杜隆坦又开口说道，但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

“无论发生什么。”德拉卡回答他。

第九章

洛萨走出王座大厅的时候，脑海中的思绪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他的部下都知道他刚刚在审问囚犯，想要查知敌人的位置。见到将军，他们立刻立正致敬。洛萨也没有半句废话，直接问道：

“黑色沼泽。你们怎么想？”

卡洛斯双眉一扬。“那里能藏下一支军队。”

“或者损失一支军队，”瓦利斯反驳道，“您相信她，长官？”

“不。”洛萨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注意到了卡德加对那个女孩的反应。不得不承认，迦罗娜尽管身为异族，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而且她和那些在艾尔文森林中疯狂施暴的怪物不太一样。但如果让洛萨盲目相信迦罗娜，那洛萨就是个傻瓜。莱恩国王不会容忍傻瓜待在自己身边。

“但……我们必须去一探究竟，”洛萨继续说道，“挑选最好的马组成斥候小队，让我们看看那个兽人是否值得信任。黎明出发。”他的部下点了一下头便跑去执行命令了。洛萨看着他们离去，然后又转向王座大厅。

麦迪文正在那里等他。“我不会跟你去的。”守护者说。

洛萨咬了咬牙。麦迪文在这六年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他，守护者和国王曾经是最要好的朋友——不只是朋友，他们根本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他们曾并肩作战，一同承受各种磨难。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麦迪文从不会缺席……

“听着，我要去看看我们到底遇上了怎样的敌人。你不认为亲眼看见敌人的军队会是非常有用的第一手资料吗？”洛萨没办法压抑住心中的怒火，而深深的担忧只是让他的怒意更加强烈。

麦迪文没有看他的眼睛。“我还有事情要做。”

洛萨没有再争辩。他大步走到老友面前，仔细端详麦迪文。“你今天怎么了？”他在询问，也是在责备。

“我正在研究我们的敌人——用的是第一手的资料。”守护者缓慢而别有深意地回答道。

洛萨愤怒地哼了一声：“如果那个孩子不在你身边，你就只能去研究斧子了。”

麦迪文只是耸了耸肩。“那孩子应对得很好。”然后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你应该带上那孩子，他比你想象得更有能力。”

“麦迪文……”洛萨继续说道，但在一阵空气的乱流之后，他发现自己只是在和一只乌鸦说话。那只鸟抖动了一下尾巴，就展翅飞出了窗口。

“我讨厌他这样做。”洛萨嘟囔着。

这是暴风城其中一个旅店中的一个房间，但肯定不是一间牢房。在向门外的卫兵点过头之后，卡德加接受了这个事实——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依然是一名囚犯。对此他并不介意。他也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洛萨已经邀请他——嗯，确切地说，是通知他要前往黑色沼泽调查迦罗娜提供的线索。

他迅速点燃了油灯。他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迦罗娜、兽人、邪能，这么多信息。关上门，将门闩好之后，卡德加不得不承认，他非常想念自己曾经的学习时光。在暴风城中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要比为肯瑞托跑腿好得多，但这种生活也实在是太有些平淡无奇了。

黑色沼泽非常巨大，足以藏匿一支军队。一个来自异世界的族群很容易就会将那里选作藏身之地。现在的问题是，谁也不知道迦罗娜的话有几分真实。卡德加的心绪在那个兽人女孩的身上停留了片刻——她是那样奇特，但卡德加还是被她所吸引。她那么强壮，即使成了俘虏也还是那样充满自信。

但现在，有些其他的事需要卡德加注意。他伸手到衬衫里，拿出一直被他藏起来的那本书。偷到这本书仿佛已经是数个世代以前的事情了。卡德加一直很害怕它会突然从他的衣服里掉出来，不过它一直都安稳地藏在那里——这还真值得惊叹一下。

他将书本放在粗木桌子上，吸了一口气，才将书本打开。这本书并不大，封面也算不上很漂亮，但卡德加刚刚看过几页，就立刻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中写满了符文。卡德加小心地翻动它，看到一张又一张插图，他的两只眼睛也随之越睁越大。

这些插图中绘制的生物很像是他在今天与之战斗的怪兽。无数这样的生物聚集在一起，手中握着各种武器，正从一座巨大的岩石建筑中涌出来，如同溃堤的洪水。

“一道‘很大的门’。”卡德加自言自语。他全身都冒起了鸡皮疙瘩。

他的眼睛从这些疯狂咆哮的兽人转到插图上方的符文上。其中两个符文被画上了圈，有人在书页的留白上写道：从光明中诞生黑暗，从黑暗中绽放光明。问问阿洛迪。

卡德加将这句话念诵了一遍，拿出纸笔，在笔尖上蘸好墨水。深吸一口气，他将一张薄纸覆盖在书页上，开始描摹那幅插图。

他们告诉迦罗娜，这里是国王的私人监牢，并不是一个行刑和拷问的地方。牢房里甚至有能看到外面和天空的窗户。月光从窗口洒下，给房间涂上了一片银色。看到这些，迦罗娜的心碎了。这依然是一个囚笼，她依然没有自由。

这个房间很小，三面是栅栏。房间里有一张被称为“单人床”的家具供她睡卧，上面铺着对她而言非常奇怪的被褥：用布做的，而不是毛皮的。角落里有一只小罐子，她也不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另外还有一张桌子和一大罐水，以及一个毫无用处的小架子。他们为她留下了食物，也很怪异。不过为了保持体力，她还是吃掉了所有食物。现在，她又拿起水罐，喝了一些罐子里的凉水。

当她放下罐子，抹了抹嘴后，对远处的阴影说道：“我看见你了。”

那个被他们称为“守护者”的人就站在那里，双臂交叠在胸前。他的眼睛像鸟眼一样明亮而充满好奇，正一眨不眨地盯着迦罗娜。他走到稀疏的火把洒下的幽暗光线里，绕着迦罗娜的牢房转了一圈。

“那道大门，”守护者问道，“是谁告诉古尔丹的？又是谁引领他来到艾泽拉斯的？”

直奔主题，迦罗娜喜欢这样。不过她却为了该如何回答而犹豫了一下，才说道：“古尔丹称他为恶魔。”

守护者——还有人称他为麦迪文——对这个答案没有任何反应。“你见过他吗？”

迦罗娜不想重拾那段回忆。她拥有惊人的语言天赋，但是兽人语在描述一些事情上用词非常丰富，她努力将这种体验用人类的词汇表达出来：“没有看到脸，只有声音。就像是……”她的眼睛落在燃烧的火把上，“就像火焰和灰烬。”这不是对声音的描述，但听到那声音的感觉就是如此。而兽人语的描述方式就是这样。

守护者停止踱步，转向她，一双眼睛仿佛能看穿她的内心。“你多大了……”

生锈的门轴发出摩擦声，通向这间牢房的外门被打开了。迦罗娜转头看去，却听见一阵像鸟扇动翅膀一样的气流扰动声，当她再回头去看麦迪文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见了。一种刺激性的直觉告诉她，自己被一双眼睛盯住了。她抬头去看，发现一只乌鸦正站在被铁栅封住的窗口，在月光下如同一片清晰的黑影，然后它就飞走了。

萨满，迦罗娜心想。

迦罗娜深吸一口气，转过身细看来人。是那个被叫做“洛萨”的人。正是这个人为了保护她而杀死了被俘的霜狼兽人，后来却又用死亡来威胁她。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上一次审问中唯一的女性。她是如此纤瘦娇柔，就像树梢的嫩枝。她有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非常温柔，很像是塔布羊的眼睛。她手里端着一块薄木片，上面放着一只杯子和一只迦罗娜不认识的器皿。热气正从那个陌生器皿里面冒出来。她的身后跟随着一名比她还要矮小的年轻女仆，双手抱着一块厚厚的毛皮。

洛萨将一只手放在那名女性单薄的肩膀上，对她说道：“我就在旁边，有需要就喊我。”然后他又警告般地瞪了迦罗娜一眼。那个女人点点头，后退了一步，为她的卫士——洛萨让出道路，洛萨快步来到迦罗娜的牢房前。

“后退！”他命令那名兽人。迦罗娜又在原地站了一段时间才服从了命令。当那名人类女性走进来的时候，迦罗娜向她高高扬起了下巴。洛萨关闭了铁栅牢门，退入阴影中，注视着她们。

“你的配偶保护不了你。”迦罗娜说，“我能在他碰到我之前就杀死你。”

女人露出困惑的神情。她顺着迦罗娜的视线望过去，然后笑了起来。“洛萨？他是我的兄长！国王才是我的……配偶。”

国王，首领，莱恩。“你是酋长的妻子？”

女人挑动了一下她秀美的深褐色眼眉。“我想是的。”

迦罗娜向她靠近一步，低头俯视着她。“那么杀死你就会给我带来更大的荣耀。”她在注意这个女人的反应。看上去，这个女人是如此脆弱，迦罗娜想知道自己的话会不会吓到她。这句话可是千真万确的。

但那个女人只是摇摇头。“在我们的族群中，这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她向身边的女仆点点头，年轻女仆走过迦罗娜的身边，将毛皮放到她的床上。

“今晚很冷，我相信你能用到这些。”

那个人类女孩的身上有恐惧的气味，但酋长的妻子身上没有。这个女人向前走过来，穿在她身上的长袍随之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她将捧在手中的薄木片放到桌子上，将陌生器皿中的热饮料倒满了一杯，递给迦罗娜。迦罗娜只是看着这只杯子。

“这会让你感到温暖。”女人说道。这种饮料的气息很洁净，有一股草药香味。迦罗娜伸手握住这只瓷杯，她很喜欢杯子传来的温度。“我很喜欢这种茶，它叫宁神花。”迦罗娜小心地吮了一口，发现它的确很好喝。虽然茶水还很烫，迦罗娜还是立刻将它咽进喉咙。

“今晚，我们会有更多的村庄被烧毁。”女人在迦罗娜饮茶时说道，“我出生的地方已经在昨天化为灰烬。”她咬住了下唇，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道，“我看到了你的伤口——那些旧伤，有许多已经长成疤痕了。我无法想象你有过怎样可怕的经历，迦罗娜，但这些都是没有必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土地已经和平了许多年。这个世界上的各个种族之间都保持着和平。”

宁神花——和平之花，迦罗娜心中想着。她很想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特意选择了这种茶饮，或者这真的只是巧合。她转过身，拿起一件放在皮毛上面的斗篷。这个动作带动了她身上的铁链，让镣铐又开始摩擦她的脖子。

女人伸出一只没有半点老茧的手，想要抚摸迦罗娜的喉咙，同时说道：“我可以让人拿掉它……”

兽人女孩急忙后退，杯中的茶水泼溅出来。这是出于她直觉的警惕。酋长的妻子将手抽回去，脸上显露出无以形容的温柔。“很抱歉，我不是要吓你。”她深吸一口气，“迦罗娜，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们一起生活。”

以前只有一个人对迦罗娜表露过温柔。那是另一个女人——德拉卡，杜隆坦的妻子。德拉卡和这个被称作塔瑞亚的女人有着很相似的眼神——同情，又为迦罗娜不得不承受的苦难感到愤怒。

为了逃离部落，迦罗娜甚至拒绝了杜隆坦的救助。她很清楚自己在逃避什么。那么，这就是她奔逃的目的地吗？

***

石子撞在杜隆坦的脑壳上，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就弹开了。杜隆坦转头看着身边的副手，扬起一道眉毛。他的副手装出一副无辜的表情，但演技实在很拙劣。杜隆坦想要做出发怒的样子，却也没能装得很像。他笑了起来，奥格瑞姆也和他一同发出笑声。他们像两个孩子一样笑了好一阵。

“能再看到树实在是太好了。”奥格瑞姆说道。他和他的酋长正坐在一片高地上。他们下方是正在传送门旁边忙碌的人群和装满了人类俘虏的丑陋囚笼。但在远方的景色几乎……几乎让杜隆坦想到了家乡。这里的树不太一样，不过它们同样又直又高，同样会结出果实，散发出清新洁净的气味。

“还有雪。”杜隆坦思乡之情从他的声音中流露出来，“虽然只能从这么远的地方看到。”

奥格瑞姆无聊地挠了挠身上正在愈合的伤口。“等到打败了人类，我们就能到那片高山去，用我们的皮肤感觉那里的寒冷。”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渴望，杜隆坦很理解他的心情。自从他们离开德拉诺的北方雪原，他就一直在苦苦地思念着那里的雪。

被白雪覆盖的高山非常美丽，但杜隆坦邀他的副手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和他一同欣赏美景。他带奥格瑞姆来到这里是要提醒这位好友，他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近在眼前的情景与这种生活没有半点关系。这里只有病弱、饥饿的人类和他们孩子的哭号，还有拖拽和凿刻石头时发出的疲惫呼吼。杜隆坦揉搓了一下脖子，眼前的任务让他很不舒服，但有些事情必须说明白。

“还记得我们在霜峰丘陵追踪裂蹄牛么？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牛群，到处都是。裂蹄牛离开的时候，塔布羊就会去到那里。总是有很多鲜肉，生活一直都是那样。我们会在仲夏节的草坪上舞蹈，就算是到了冬天，我们也从不会挨饿。”

“但我们的世界正在死亡，”奥格瑞姆说，“我们不得不离开。你曾竭尽全力想要在德拉诺坚持下去，杜隆坦，但你知道我们怎样做才能活下来。”

各种思绪壅塞在杜隆坦的脑海中。他不得不说出口的话非常危险……但也绝对有必要。他回想起自己不得不做出那个让他饱受折磨的决定——跟随古尔丹，还有那时他对整个氏族说的话：有一条律法、一个传统，我们绝不能违背，那就是酋长必须竭尽全力做出对于氏族最好的决定。

“奥格瑞姆……有一件事你不觉得奇怪吗，就是当我们失去家园的时候，正是古尔丹力量崛起的时候。”

奥格瑞姆哼了一声，似乎打算用冷笑回应杜隆坦。但当他意识到杜隆坦是完全认真的，他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一个兽人不可能杀死一个世界，杜隆坦。”

“你确定？看看你的周围，难道这没有让你想起什么？”他没有再去看远方充满魅力的森林和高山，而是指引奥格瑞姆去看近处的那座大门和大门周围的土地。奥格瑞姆在困惑中皱起了双眉。但没过多久，杜隆坦就看到他的朋友显露出明了的表情。

当他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大门附近的地面曾经是一片沼泽。德拉卡就是用双手和膝盖撑在泥草水洼中生出了他们的儿子。而现在，这里只剩下了干燥皲裂的泥土。曾经繁茂生长的植物都已枯死，被搬运巨石建造大门的兽人踩为粉末。

这的确让他们想到了什么。

一切都如同传送门另外一边，他们逃离的那片土地。奥格瑞姆的脸上迸发出各种激烈的情绪。

杜隆坦知道自己问的是什么，他也知道自己是对的。“无论古尔丹在哪里施放他的魔法……那片土地都会死亡。如果我们要在这里建立家园，我的朋友，”杜隆坦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沙哑，“我们就必须阻止古尔丹。”

过了很久，奥格瑞姆才做出回答。他没有否认自己的酋长，而只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打败古尔丹。”

“我们的力量是不够。”杜隆坦表示同意。他竖起锋利的拇指指甲，若有所思地挠了挠下巴，“但如果有人类的帮助，我们就有机会。”

第十章

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洛萨和塔瑞亚离开王座大厅之后，莱恩就一直处在焦虑之中。但他也感觉到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他一直在这样告诉自己。他此时正站在王城的阳台上，俯瞰黑暗的城市，心绪也同样黑暗阴沉。就在这时，塔瑞亚回来了。

王后挽住国王的手臂，对他说："你是对的，这样的场合需要女人来处理。她会带洛萨去他们的营地，那个可怜的女孩。"

"谢谢。"国王握住她的手，吻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能让她开口？"

这种感觉很难表达。迦罗娜是一名成年女性，根据报告，她也是一名凶猛的战士。"柔弱"这样的字眼很难被用在这样的人身上。但莱恩感觉到这个兽人女孩的警惕并非是因为仇恨或残忍。迦罗娜身上的某些特质让莱恩想起了曾经在孤儿院见到的孩子——狂野、凶猛，却渴望着有人能透过表面看到真实的他们。

"她需要母亲的关怀，"莱恩最后说道。他捏了一下妻子的手，把她拽进怀里，"在这件事上，我不知道有谁能比你做得更好。"

"你真会奉承人。"妻子开着玩笑，亲吻了丈夫。

这支骑兵侦察队由五个人组成：洛萨，迦罗娜，卡德加，克洛斯和瓦利斯。队伍中的三名军人经常在暴风城以外的区域活动，不过对于迦罗娜而言，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她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一双深黑色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一样东西，并对它们逐一进行评估。她在找什么？洛萨心中暗想，藏身之地？武器？逃脱——或者进攻的路径？

现在迦罗娜穿着联盟的铠甲。洛萨注意到，兽人女孩的手不时会摸一摸胸甲，似乎她对胸甲上的那颗黄金狮头感到很惊讶。洛萨觉得自己注意这个兽人女孩的时间也许有些太久了。今天早晨，他亲自帮助迦罗娜穿上铠甲。迦罗娜要求得到武器，洛萨只是在勒紧她的皮衬甲时说："你由我来亲自保护。"

“我不需要别人的保护。”迦罗娜坚决地说。洛萨愣了一下。他们四目相对，已经到了唇边的嘲讽被洛萨咽了回去。看着这个近在咫尺的兽人女孩，洛萨几乎立刻就意识到，尽管她有獠牙，皮肤还是绿色的，但她非常美丽，而且她的动人之处远不止容貌和身材。她说得对，她的确不需要别人的保护。她就像洛萨一样强壮，甚至比洛萨看起来更强壮。但看到她身上的一道道伤痕，洛萨还是想要保护她的安全，毕竟这是他作为军人的职责。这种感觉有些滑稽，甚至可以说是对她的一种侮辱……但这种心情是真实的。

“你在看什么？”迦罗娜问道。

洛萨自己也无法确定。

洛萨的心思回到了现在。他注意到卡德加也在随着迦罗娜四处乱看，不由得暗自笑了笑。他会想念这段还处在艾尔文森林中安全区域的欢愉时光，也是这次远行中唯一让人感到愉悦的一段路。直到绿色植被被山岩取代，他们才稍作休息。回头眺望，艾尔文森林在他们脚下铺展开来，如同一片郁郁葱葱的织锦。更远处，暴风城的白色高塔刺向天空，看上去就好像莱恩国王作战地图上的小模型。就连卡德加也由衷地对这番美景感到赞叹。

再向前就是逆风小径了，这个名字很适合这个令人胆寒的地方——一条小路旁只有高耸的悬崖和凄厉呼啸的强风。小径的一条岔路一直通到峭壁的一座岩架上。洛萨宣布，他们今晚在这里宿营。这里只有一个方向需要守卫，是一个理想的营地。他们很想尽快赶到目的地，但逆风小径就算是在白天也相当艰险难行。洛萨不能冒险让马匹在愈发浓重的夜幕中打滑失足。

“书虫，”他对刚刚下了马，面色很不好看的卡德加说，“你站第一班岗。”

迦罗娜轻盈地跳到地上。听到洛萨对卡德加的称呼，她似乎觉得很有趣，又有些不明所以，只是看着卡德加，观察他的反应。

男孩将一本书塞进裤袋里，伸手去拿铺盖卷。不过他看着洛萨的眼神可没有半点愉悦。当然，他注意到了迦罗娜正在看着自己。“尊敬的指挥官，我的名字是卡德加。”他说道。

洛萨伸手捂住胸口，装出害怕的样子。“请原谅，卡德加。我以为没有因为你擅闯皇家军营而把你关进监狱，我们已经熟识了。”他们两个都瞪视着对方，“现在，去站第一班岗。”

卡德加抿起嘴唇，但还是点点头，“是，指挥官。”

他们的晚餐很简单——面包，鸡肉，苹果还有热茶，没有葡萄酒在众人手中传递。他们的人数太少，面对的危险又太过巨大，容不得半点酒精的麻痹。

谢天谢地，哭嚎的强风终于停住了，但取而代之的寂静却更让人感到不安。他们填饱肚子，简单地洗漱之后便铺开被褥。卡德加闷闷不乐地用斗篷裹紧身体，坐到一块大石头上，看着他们走过来的道路。

洛萨依然在想着各种事情，一时间还无法入睡。所以他一边嚼着一块剩下的鸡肉，一边看着为他们守夜的哨兵。让他放心的是，那个男孩似乎在很认真地对待这个任务。洛萨本以为卡德加会偷偷拿出书本来，趁着月光或火光看书——或者他还会用跳动在指尖的蓝色火焰照明？谁知道法师能干出什么事情。

但那个年轻人只是偶尔会有些害羞地扭过头，朝迦罗娜那里看上一眼。兽人女孩背对着他躺倒在褥子上，曲线柔美的身体就像是艾尔文的绿色山丘。洛萨感到很有趣——但他并不喜欢这样。

“哈啊，”他打破了寂静，“至少你没有在看书。”

卡德加猛地向小径这边转回头。洛萨正在冲他微笑。

“他想要和我睡觉。”迦罗娜冷冷地说。卡德加打了个哆嗦，因为羞窘而挪动了一下身子。迦罗娜用一只手臂撑起身子，看着他们两个。

“请问你是什么意思？”卡德加竭力表现出困惑和指责的意思，但他的声音显得有些过于高亢，不太像是在交谈。

“你会受伤的。”迦罗娜语气淡然。

“我可不想和你睡觉！”

洛萨只能竭力让自己不大声笑起来。迦罗娜只是耸耸肩，“很好，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配偶。”

这一次，洛萨实在是忍不住了。笑声从他的嘴里冒了出来。“为什么你要笑？”迦罗娜问。这次轮到洛萨感到尴尬了。“我不知道你们人类是如何生存的，还有其他许多事也会要你们的命。你们没有肌肉保护自己，纤细的骨头也很容易折断。”

“你看上去和我们没什么区别。你又是怎么活下来的？”

迦罗娜沉默了片刻。当她回答的时候，声音中不再有任何嘲讽的意味，而是变得谨慎、冷静：“骨头断后再愈合会变得更坚硬，我骨子里就非常坚强。”

洛萨心中的幽默感也荡然无存。他想到了兽人女孩的绿色皮肤，就像人类女子一样柔软，却被铐在手腕和咽喉上的铁链磨出许多伤口。他又想到那些高

大的男性兽人，他们粗壮的双手、躯干和獠牙，还有那些可能和洛萨身体一样重的武器。迦罗娜的话让他的心绪回到了那些黑暗的地方，那些让他愤怒又哀痛的地方。

“抱歉。”这是洛萨唯一能想到的词。

“不必。”营地中又恢复了寂静，只有篝火在哔啵作响。

“我的名字‘迦罗娜’，”兽人女孩在许久之后又开了口，“在兽人语中的意思是‘诅咒’。为了生下我，我的母亲被活活烧死了。”

洛萨的双手感到疼痛。他低下头，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攥紧了拳头。怪物。

“但他们让你活了下来。”洛萨说道。为什么？他很想知道。他们到底怎样伤害过你？我该怎样做才能帮助你？

“是古尔丹干的。”迦罗娜翻身躺平。在闪烁的火光中，洛萨看到了她手中的东西：一根细绳，上面挂着一枚精致的长牙，大约只有迦罗娜的小手指那么大。“古尔丹给了我这个，作为对母亲的纪念。”

洛萨看着挂在细绳上的那只长牙来回晃动，仿佛被它催眠了。它让洛萨感到害怕，却又吸引着洛萨。很显然，迦罗娜非常珍惜它。最后洛萨意识到，这枚牙齿和被珍藏在首饰匣里的一缕逝去亲人的头发没有任何区别。当莱恩纵容塔瑞亚去和这名兽人交谈的时候，他曾经竭力反对过。现在，听到迦罗娜如此坦诚地讲述自己的过去，洛萨才明白他的朋友有着他不具备的真知灼见。这个兽人女孩很美丽，也很强壮，但就像莱恩感觉到的那样，她一直在渴望着温柔的关爱，她心中的伤口远比她的身体上更多，更深。

“我六岁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到肯瑞托。”卡德加的声音很轻，更像是某种告解。就像迦罗娜的话语一样，夜幕的遮蔽仿佛很适合他的讲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们。能够将一个孩子送到肯瑞托对于整个家族都是一种荣誉——他们的一个儿子将在那座达拉然的飘浮城市中，接受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师的训练。”他看着迦罗娜，自嘲地笑了笑，“那座城市在半空中，这样被送上去的孩子就无法逃走了。”

兽人女孩看着他的眼睛，点点头。

“好吧，”洛萨说，“和你们交谈很愉快。”

他躺倒在自己的褥子上，听到另外两个人在移动身体。洛萨闭起眼睛，在闭上眼后，脑海中不断浮现那枚火光照着的兽人牙齿，还有握住它的那只强壮、美丽的绿色小手。

夜晚被火焰照亮，被鲜血染红，所有歌声都在颂扬着屠杀。

古尔丹在愉悦的平静中看着这一切。他的身边站着他的导师，他的智囊，那个让他能实现承诺的人。如果没有他，这样的夜晚永远都不会出现。

“北，南，东，西，”他向眼前的情景一挥手，如同吟诵般说道，“一切都将是我们的。”

他的眼睛捕捉到一丝动静。他微微一皱眉。有人类要逃走，就像是蚂蚁想要逃离大火。他们肩头扛着各种物品，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向远处奔逃。“告诉我，导师，”他问道，“他们要跑去哪里？”

“暴风城。”站在他身边的人说道。他的声音如同锉刀一般刺耳，但非常有力，如同烈焰在燃烧，仿佛说话的人心中只有烈火。“他们最大的城市。”如此轻蔑，仿佛早已确信人类的逃亡终归是徒劳无益。当然，他的导师不会有错。没有任何力量能对抗部落……还有邪能。

“那里，”古尔丹说道，“就是迦罗娜逃去的地方。”现在时机已到。他转向他的导师，“我把她带到这里，都是为了您。”

当然，他的导师会很高兴，会对这名忠诚的学生大加褒奖，毕竟他学得是这样好。但导师没有半点反应，没有喜悦，没有气恼……只有沉默。兜帽中的阴影深不可测。古尔丹感到一阵失望——以及内心不安的躁动。

他不知自己是否犯下了什么错误，但他要争取导师更多的宠信。“等到传送门开启，我们首先要占领那座城市。”他直视着身边的人说，“我们会……以您的名字为它命名。”

第十一章

洛萨本以为自己已经为即将看到的任何事做好了准备，但他错了。现在，他站在迦罗娜身边，他正和其他人一起盯着下方远处恐怖的情景。他感到震惊和恶心。

战争从来都不是整洁有序，胜负分明的。就算是策略逐一实现，胜利已确定无疑，真实的战场从来都和莱恩的地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眼前的这一幕……

成千上万的帐篷在地面上星罗棋布，其间还点缀着一座座瞭望塔和更加高大的建筑。这里还有许多囚笼。也许不如洛萨起初所担心的那样多，但也足以让他在愤怒中攥紧了拳头。那些笼子里挤满了人类：男人，女人，甚至还有孩子。这就是他们的归宿——他们的家园被烧毁，他们却像牲畜一样被俘虏、运送到这个地方。

更远处，洛萨能看见许多被开采出来的巨石由力量强悍的兽人拖拽过来，堆砌到一起，垒成一座平坦的基台，似乎是某种建筑物的地基。或者是某种可怕的建筑。

“大门。”迦罗娜指着那些岩石说。

“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么多俘虏？”洛萨问道。微风拨弄着迦罗娜的黑发，她的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那座可怕的建筑。她的话让洛萨的心沉了下去。

“就像为篝火准备木柴，”兽人女孩说，“绿色的魔法需要生命作为燃料，才能开启那道门。”

洛萨的目光不可避免地被拽回到下方忙碌的兽人身上。“他们还计划送过来多少兽人？”

迦罗娜的回答直接而冰冷。“所有兽人。”她向山下挥挥手，“这，只是一支战队。当大门开启的时候，古尔丹会带来整个部落。”

洛萨全都明白了，尽管内心拼命想要拒绝承认，但他知道，这千百个帐篷其实还只是开始……

整个部落。

“带他们回暴风城，”他向卡洛斯命令道，同时向自己的马跑去，“瓦利斯和我先回去。”

迦罗娜看着洛萨和瓦利斯纵马疾驰而去。各种思绪纷纷钻进她的脑海。她这样做是对的吗？为什么她还要对兽人有任何忠诚？他们杀害了她的妈妈，只是因为古尔丹的意志，她才没有同样被大火烧死。古尔丹教会了她阅读和书写，命令她学习其他种族的语言。但她一直都是一个奴隶，一直都被铁链束缚，一直都在遭受冷笑和唾弃。

只有几个人是例外。每一次当她对她所谓的“族人”充满恨意的时候，她都会想起杜隆坦。那名酋长不止一次代表他的族人发出了理性的声音。还有他的妻子德拉卡，她能感受到那个女兽人的温柔与关心。其他兽人会将病弱的孩子在出生时就淹死，只有霜狼至少能给弱者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回到氏族。德拉卡就经历过这样的考验，并成为酋长的妻子。

当杜隆坦斩断她的铁链，并向她伸出手的时候，迦罗娜曾经犹豫过。但她知道，如果自己跟着杜隆坦回去，古尔丹就会轻而易举地重新占有她。在那个时刻，迦罗娜已经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她知道，自己宁死也不会放弃它。

她又想到塔瑞亚王后。那名人类女性对待她甚至比德拉卡还要亲切。当然，塔瑞亚想要从她身上得到一些东西，对此迦罗娜完全明白。但那位王后只是想要拯救她的人民，兽人也是一样——所以他们才会杀戮那些非兽人的种族。先是德莱尼，现在又是人类。迦罗娜想到了卡德加，那个小子，是那样充满热情，又掌握着一种让她感到敬畏，却无法理解的力量。

还有……洛萨，他从那名发狂的霜狼兽人手中救了她的命。他并不像塔瑞亚那样和善，但迦罗娜理解他的怀疑。这名兽人女孩对黑暗有着深刻的了解，知道接触过黑暗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安杜因·洛萨肯定是一个与暗影同行的人。在不久前的战斗中，迦罗娜看到了他眼睛里的痛楚——因为他的部下在他面前遭到杀戮。现在她又看见了他的恐惧——因为无辜的农夫被掳走，将会被作为魔法的燃料，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兽人与毁灭。迦罗娜知道，洛萨……是一个好人。

同时洛萨也是一个幽默的人。迦罗娜回忆起他给卡德加起的外号：“书虫”。兽人女孩微微一笑，转头去看年轻的法师……

一个兽人站在树冠下的阴影中，一支手臂夹着卡德加，巨大的手掌捂在那个男孩的嘴上。年轻的法师用一双充满惊恐的大眼睛看着迦罗娜。就在数尺之外，卡洛斯躺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不过还活着。

“杜隆坦！”迦罗娜惊呼道。

杜隆坦哼了一声，算作应答。“向北走，有一座高耸入云的黑色石头，我会在那里与他们的首领见面。”

一丝恐惧刺穿了迦罗娜的心。“要向他挑战吗？”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是多么不希望莱恩被杀死……而且，她也真心不希望杜隆坦送命。

杜隆坦摇摇头，“我看到了你带领小牙齿来到我们的营地，”他一边向迦罗娜靠近一步，一边小心地继续夹住卡德加，“那些小牙齿看见了兽人们在建造什么，但只有你知道古尔丹对兽人有什么样的计划。”霜狼酋长的目光仿佛要刺穿迦罗娜，他说话的时候，却又流露出一种心碎的感觉，“你警告过我们，迦罗娜。你告诉我们他是黑暗而且危险的。到最后，我还是来到这里，因为我实在是别无选择。”

迦罗娜知道。杜隆坦宁可去死也不会愿意参与这样的暴行，但他甚至没有参与暴行的奢念。他是酋长，他要竭尽全力去照料他的氏族。

“那是死亡的魔法，”杜隆坦继续说道，“是让万物死亡的魔法。必须阻止它。”

他已经明白了，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杜隆坦点点头。“告诉他，那块黑石。当太阳升到最高点的时候。”

“我会的。”迦罗娜答应了他。

杜隆坦点点头。他似乎并不知道他已经彻底让迦罗娜相信，她终于有机会摆脱自己过去的奴隶生活了。如果古尔丹死了……

迦罗娜突然走到杜隆坦面前。“酋长！如果我回来了，你会接纳我进入你的氏族吗？”

杜隆坦的目光落在她的脖子、手腕上，那里已经不再有沉重的铁铐。“在这里，和他们在一起，你会很安全。”

迦罗娜知道，杜隆坦是对的，希望泯灭了。她只得点点头。霜狼酋长若有所思地看着依然处于他控制中的男孩。年轻的法师仍然像死了一样纹丝不动，只是仰起头，瞪着一双眼睛，一眨不眨。杜隆坦放开他。卡德加没有逃跑，也没有念诵咒文。杜隆坦在他的胸膛上轻轻打了一拳——那代表着他们已经是同伴。然后，他又将手按在自己的胸膛上，向半血奴隶迦罗娜表示敬意和感激。紧接着他就退入了树丛中斑驳的光影里，消失不见了。

乌鸦飞翔在天空中，犀利的目光没有放过下方的任何细节，那些情景撕裂了他的心。就算是目力最糟糕的人也能够看到这数不清的毁灭景象，残酷的暴

行无所不在。健康的绿色林木中出现了一个个赤裸的溃疡，灰色和黑色的烧灼创伤，荒凉而凄惨。一处，一处，又一处……

麦迪文瘫倒在魔法源泉旁边，差一点没来得及将一只手探进那股能够让他复原的力量源泉。能量注入他的身体，但速度比以前更慢，对他的滋润也不再那样彻底。每一次当他推动自己的时候，都感觉到自己被吸干，却又无法彻底复原。但他不得不如此。这是他的责任。

莫罗斯跪倒在他身旁，平静、安宁，仿佛永远都不会改变。这位管家照料卡拉赞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要比麦迪文的生命更加长久，甚至还要早过先代和更先代的守护者。莫罗斯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卡拉赞的一部分，就像是这座高塔的马厩、厨房，甚至是它的魔法源泉。

这位老人哀伤而又平静地问道："就像你担心的那样？"

麦迪文紧紧抿起嘴唇，点了点头。他回答的时候，手臂一直浸没在魔法源泉中，他的声音虚弱而沙哑，"邪能，到处都是。"

"那么你就绝不能再离开了。"莫罗斯严肃地说道。

"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守护者的帮助。"麦迪文回答道。就算是在他自己的耳朵里，他的声音也是如此空洞，衰弱得如此可怕。

"也许那个男孩能够帮上忙。"他的老友说道。

他可以吗？卡德加显示出了主动精神和勇气。也许他可以。麦迪文疲惫地转过头看着莫罗斯，却僵在原地。他的目光越过管家的肩膀，死死盯住了一样东西——它也许存在，也许并不存在，一个幽灵般的黑影，正直指着他。

"滚开！"麦迪文嘶声说道。莫罗斯转过头，却什么都没有看见。

莱恩坐在暴风城的大王座上，心中无比焦急。

一种凶猛残暴的怪兽入侵了这个世界，决意要将整个世界收入囊中——只是因为如此，这些外交家才同意举行这次会议。现在他们都在暴风城国王的面前愁眉不展，却还是不愿意听听别人在说些什么。

塔瑞亚经常劝谏她的丈夫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如果换做是多年以前，莱恩的确是个容易头脑发热的年轻人。而现在，他要比这些大声咆哮、相互吵闹，甚至口出秽语的诸国代表冷静多了。

库尔提拉斯的代表正在长篇大论。他的国民刚刚承受了兽人的怒火，他决定不能让莱恩忘记这一点，但却似乎忘记了艾尔文森林才是首先遭受攻击的地

方。

“暴风城，高高在上，力量强大，总是自以为要高过我们。你早就知道我们会遭遇什么样的灾难，却只是让我们孤身作战，承受牺牲。当我们的船只被烧毁的时候，你们的军队在哪里？”

“每一天，我的军队都会损失一个军团。”莱恩回答道。他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却还是难免绷紧了声音。

“暴风城，库尔提拉斯，洛丹伦，奎尔萨拉斯。矮人，人类和精灵。我们所有人都在面对巨大的危险，却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争吵不休上。我们需要并肩作战！”

洛丹伦的代表满面阴云，“我们需要的，”他高声喝道，“是更多的武器！矮人铸造厂必须全力工作。”他转过身，带着期待的神情看着麦格尼国王，仿佛矮人国王应该立刻为他吐出刀剑和战斧来。

麦格尼早就怒火中烧了。当他终于调整好呼吸，便立刻有些结巴地吼出了一连串话语：“你待我们就像是对待狗一样！甚至拒绝用我们为你们制造的武器保护我们！我们根本不应该给你们任何东西！”

莱恩跳起身，高声喊道：“够了！”平日里温和有礼的国王突然的怒喝让整座大厅安静下来——至少暂时是如此。所有人都将视线转向了他。“你们所有人都曾经向暴风城求援。有时是请求军队，有时是为你们的冲突进行仲裁。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与这股敌人全力作战，我们就会被彻底毁灭。暴风城需要士兵，武器，马匹……”

“哈！我们都有各自的国家要照看！”麦格尼喊道。

“为你自己而战吧！”洛丹伦代表也说道。

大厅的门被猛然推开。洛萨冲了进来，瓦利斯紧随其后。所有人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身上。这两个人都是风尘仆仆、满身汗水。洛萨的蓝眼睛里燃烧着决绝的烈焰，莱恩认得这种眼神。无论他的将军会说些什么，那一定是很可怕的消息。

“兽人正在建造一座传送门。”洛萨直接说道，“他们计划要用那道门送来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如果我们不立刻阻止他们，我们也许就再没有机会了。”

两位老友的目光交汇在一起。精灵代表已经代大家说出了心中的问题。

“他在哪里？”精灵如同音乐般优美的声音中同样带着怒意——也许还有恐惧。他转向莱恩，身上的长袍如同和风般轻柔飞舞，“艾泽拉斯的保护人在哪里？”

“是啊！”库尔提拉斯的代表也附和道，“守护者在哪里？”

塔瑞亚俯过身，在丈夫耳边悄声问道：“麦迪文在哪里？”莱恩紧咬牙关，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看着与会众人。

“我提议暂时休会……”

“愿意休多久就休多久吧，”洛丹伦代表和他的随从都站了起来。“我们已经没什么可说了。”一名信使从退场的洛丹伦人中间穿过来，递给瓦利斯一份文件。瓦利斯打开文件迅速看了一遍，走到洛萨身边。

“指挥官，”瓦利斯低声说道，“第四军团的残部从石堡撤退了。”

“残部？”洛萨问道。他满是汗水和尘泥的脸变得煞白。

瓦利斯犹豫了一下，又说道，“凯兰在伤员中。”

莱恩听到了。尽管灾难接踵而至，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地下达了命令：“立刻准备好狮鹫。出发！”

洛萨拉开临时战地医院帐篷的帆布门，径直走向单独躺在病床上的那个少年。他的孩子闭着眼睛，但仿佛是感觉到了父亲的到来，凯兰转过头，努力撑起了上半身。

他的孩子，他和凯丽的孩子。

圣光在上，这个孩子看上去真像他的母亲。每次看到他，洛萨都会想起凯丽——沙褐色的头发和榛子色的眼眸。看见病床上的凯兰，洛萨回想起自己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妻子。那张他珍爱备至的脸就像牛奶一样白，疼痛造成的阴影如同淤伤一样坠在她的眼睛下面。他的小凯丽一直都是那样脆弱，实在是太脆弱了。

他儿子的身上没有缠裹绷带，没有被红色浸透的地方。洛萨还记得那天，到处都是红色的血迹，他们流的血太多了。凯兰只是在额头上有一道伤口，看上去还不算严重，但洛萨还是捧住儿子的头看了又看。凯兰只是柔顺地看着父亲，用他母亲的那双榛子色的眼睛。

“爸爸，”他说道，“我没事，没事的。”

洛萨勉强露出微笑。这双眼睛里没有丁点来自洛萨，完全是属于她的。

“你让我很担心。”洛萨承认。随后是一阵有些尴尬的沉默，洛萨想让气氛变得轻松一些，便又说道，“你应该做一名烘焙师，就像我说的那样。”

“太危险了，”凯兰面无表情地说，“所有烤炉都能烧死人。”

洛萨发觉自己在笑。凯兰在很小的时候就说过想要成为一名军人。那时洛萨问他：“难道你不想成为一名烘焙师吗？想想你可以吃各种各样的蛋糕！”凯兰对此思考了一段时间——他歪着头想事情的样子是那么像凯丽，让洛萨的心感到沉甸甸的。然后那个孩子回答说：“我打赌，许多人都愿意为士兵烤蛋糕，因为他们是那样勇敢。”洛萨带着玩笑的语气抱怨说，那为什么没有人为他这个军人烤蛋糕？凯兰建议洛萨不如自己做一名烘焙师。

凯兰也记得那次对话，这让洛萨既惊讶又感动。他揉了揉儿子的头发——这样的动作对他而言还是太生疏了。他向周围看了一眼，才发现自己的注意力一直都在儿子身上，却没有意识到凯兰是这家医院中唯一的伤员。一阵寒意涌过他的全身。

“你的其他战友呢？”听到父亲的问话，凯兰只是摇摇头。“他们不可能都死了！”

“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被俘虏了，”凯兰回答，“他们……人们都说，他们会吃掉我们……”

“可怕的杂种。”洛萨说道。实际上，那些俘虏要面对的结局可能会更恐怖。父亲严厉的声音让凯兰微微瑟缩了一下。洛萨让声音柔和下来，“在每一场战争中，对于每一种敌人，你都会听到同样的谣传。不必担心，儿子。我们会把他们救回来。”凯兰立刻坐起身，仿佛现在就要开始行动。洛萨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胸前，“不必这么着急。”他又整了整凯兰身上被揉皱的制服，就像是为许多年以前那个叫凯兰的男孩整理外衣，“我只有你了。”将军轻声说道。

凯兰迟疑了片刻，然后按了按父亲的手臂——是在向他表示感激，也是在拒绝他。洛萨抽回了手。

凯兰的脸上有了一种让洛萨感到陌生的苍老。只有见过太多东西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表情。“父亲，我可以战斗，我是一名士兵。”

洛萨想到了兽人在战场上的凶猛和恐怖，又想象他这个温柔、有时甚至还会有些害羞的儿子竟然要与那些如同巨岩的怪物战斗，要在他们的刀斧下保护自己的生命——那些怪物不仅强壮得令人胆寒，速度也快得不可思议。

告诉他，洛萨心中想，告诉他，他很勇敢，也许比你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更勇敢。告诉他你爱他，你为他感到骄傲。

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

洛萨只是点点头，就转身离开了。

第十二章

“迦罗娜，戴上你的兜帽，走在我们中间。”卡洛斯低声说道。他的头上扎着绷带，脸上还有淤伤。不过，考虑到他是被一名兽人酋长打晕的，现在他的状态已经很好了。迦罗娜听到了马匹和车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现在大路上已经不再只有他们三个了。他们正行进在艾尔文森林外围。迦罗娜并不害怕几个农夫，但在这里发生冲突没有任何意义。她服从了命令，同时继续仔细地观察周围。越来越多的人类出现在大路上，如同涓滴细流汇聚成溪水，变成河川，最终，在暴风城的城门口，迦罗娜看到一片人海。

成千上万的难民汇聚到了这里。这些人全都睁大了充满恐惧的眼睛，就像迦罗娜在那数不清的笼子中看到的一样。她还看见了一个被称为“矮人”的，有着桶状身材的矮家伙。那个矮人正牵着一匹拉着小马车的矮种马，只是那匹马受了惊，矮人还在费尽力气想要让它平静下来。在马车的另一边，迦罗娜又看到一个女性矮人和两个孩子手拉手站在一起，忧心忡忡地看着身边的汹涌人流。

一名神态疲惫的卫兵举起一只套着链甲的手，阻止矮人前行，高声喊道：“让行人先走！”

矮人皱起双眉，气冲冲地嚷道：“我可是在皇家军队中工作的，士兵！”

“找个窟窿藏起来吧，矮人！”一个混在人群中的人类愤怒地喊道。其他人也开始冲撞矮人的马车。一个矮人孩子哭喊着要她的父亲。矮人的耐心显然早就被蒸发干净了，他伸手从马车里抓出一柄战锤——迦罗娜完全无法相信他竟然能挥舞如此巨大的战锤。

“我给你的脑壳上来个‘窟窿’，你这个臭……”

“不能让这种混乱再继续下去了，”卡洛斯嘟囔道。然后他提高了声音，“军士！让进出城的人都排好队！我们必须确保秩序，否则就关闭城门，直到秩序恢复！”他又转向那些推挤矮人马车的人，“卡兹制造武器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不要给他捣乱。”

矮人点头向卡洛斯致谢，同时自己的脸也红了。他很快就被放行进入了城中。卡洛斯和迦罗娜正要跟上，卡德加却捉住迦罗娜的手臂。“我需要搜集情

报，告诉国王发生的一切。我会尽快赶回来。”

卡德加的意识飞速地旋转着。当他第一次与兽人作战的时候，一个兽人隔着他施放的护盾，以理智而聪慧的眼睛看着他。后来，又是这个兽人捉住了他，用托盘一样的大手捂住他的嘴，然后毫发无伤地放开了他。不仅是毫发无伤——那个兽人还要求与人类合作，一同击败古尔丹和邪能。

他将钥匙插进自己房间的门锁里。这一生中，他还从没有如此害怕过，也没有感到如此……嗯……光荣。因为那位强大的兽人酋长杜隆坦给了他一个明显是友善的……

“什么人？”

卡德加跳起来，下意识地抬起双手，准备发动攻击法术，但他及时地认出了那个闯入者，急忙把即将脱口而出的咒文咽了回去。

“守护者！”他感觉到混乱的能量从体内漏走，只剩下了解脱后的虚弱感。他挣扎着让自己的思维重新开始工作，准备回答怒气冲冲的麦迪文提出的问题。守护者只是指了指遍布整个房间的杂乱的笔记、打开的书卷和绘图。卡德加用光了房间里的桌面和地面之后，就把更多的文件挂起来，仿佛是洗衣妇晾晒衣服。所以现在他的房间真的是被文字和图纸铺满了。“那道门……我们看见它了！就在黑色沼泽！我正在将我能找到的线索拼合在一起。”

“这个，”麦迪文一边问，一边仔细审视一张被他拿在手中的图纸，“这幅图是你从哪里抄来的？”

卡德加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被蛇催眠的鸟。他盯着麦迪文，知道自己的样子很蠢，而当他努力想要理清思路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更蠢了。他完全不明白麦迪文为什么会生气。“守……守护者？”

麦迪文又摘下一张挂在绳子上的文件，“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一张又一张。麦迪文大步走到卡德加面前，把一份份文件丢在男孩眼前。

卡德加的手和声音都在打颤，纯粹是因为恐惧而冒出的汗水从他的眉宇间渗出来。他到底犯了什么错？他咽了一口唾沫，觉得自己的喉咙干得就像是在麦迪文手中“咯吱”作响的羊皮纸。“自从我感觉到邪能的存在之后，我就开始进行研究了。”

“我才是守护者。我！”麦迪文向他逼近，迫使卡德加后退了一步，又一步。麦迪文恶狠狠地瞪着他。“不是你，还不是。”

卡德加最后一次努力去说服守护着，“我只是以为您也许会需要帮助……”

卡德加盯着那双充血的蓝绿色眼睛。他面前的这个人应该是世界的保护者，但卡德加确信他现在只想杀死自己。

转瞬间，卡德加辛苦搜集的所有笔记、绘图和地图都燃起了魔法火焰。它们燃烧得迅速、炽烈而彻底，连灰烬都没有留下，就好像它们从不曾存在过一样。

“不要自以为能帮助我。你根本不知道我需要怎样的力量。”麦迪文深吸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如果你想要帮忙，就保护好国王。邪能由我来处理。”

他转身离开。卡德加颓然靠在墙壁上，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一抬头，他的心立刻又高悬起来。门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样东西。

是他从卡拉赞那里“借”来的那本符文典籍。

千万不要让他看见，卡德加恳求。麦迪文正大步向门外走去。千万不要让他看见，千万不要……

守护者停住脚步，僵立在原地。就在卡德加内心不住颤抖的时候，麦迪文缓缓转过头，盯住了那本书。

一片寂静。

守护者走到椅子前，拿起书，看着它。他没有回头。卡德加微微有些惊讶他竟然没有立刻将这本书也烧掉。

“有趣的选择。”守护者的话像冰一样冷。

“守护者……”我能解释，卡德加拼命地想着对策。突然间，一团烈焰在他的手中冒起，卡德加拿在手中的图纸页在火焰中消失了，他已经忘记自己拿着这张图纸了。等他再抬起头的时候，麦迪文已经不见了。

“如果他认为他能一个人打败古尔丹，就不会要求进行这次会面。”莱恩说道。他坐回到了王座里，身边是洛萨和另外几个迦罗娜并不认识的谏臣。他的王后坐在丈夫身边的后座中，向兽人女孩露出友善的微笑。“邪能一定是让他感到害怕了。”

迦罗娜像霜狼一样高昂起头：“杜隆坦无所畏惧。”

莱恩瞥了洛萨一眼，微微一扬眼眉，无声地邀请他的朋友发言。

“这个地点，这场突然的会面……听起来很像是一个陷阱，陛下。”

迦罗娜愤怒地瞪了他一眼。“不是。”

“有可能。”

迦罗娜狠狠地瞪着他，鼻翼翕动——洛萨的话同时侮辱了她和杜隆坦。洛萨不动声色地与她对视，一双蓝眼睛仿佛要钻透她的头颅。“不是！”

“你怎么想？”洛萨问他的朋友。

莱恩说：“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阻止兽人打开传送门，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而我们需要帮助。”

“如果他说谎呢？”洛萨又问道。

迦罗娜瞪着他说：“兽人不会说谎。”

“如果他说谎呢？”

“说谎没有任何荣誉！”迦罗娜仿佛认为这句话就足以解释一切。

“那么背叛他的同胞又有何‘荣誉’可言？”洛萨继续问她。

迦罗娜的目光离开洛萨，转向了一齐注视她的那些陌生人。她学到的人类语言足够让她进行交谈，但她还远不能用它表达详细复杂的意思。该如何告诉这些人杜隆坦是什么样子？她沉默了片刻，仔细选择词汇，才开口说道：

“杜隆坦在保护他的氏族，他的敌人是邪能。古尔丹才是叛徒。”

洛萨依旧紧盯着她，仿佛要从她的瞳孔里看透她的灵魂。她不习惯被这样审视。绝大多数兽人都把她当做空气，就算是和她打交道，给她的也总是嘲笑和口水——或者更糟。她告诉卡德加和洛萨“她的骨子里非常坚强”的时候并没有说谎。她扬起下巴，直视洛萨的双眼。

塔瑞亚的声音传入她的耳中。王后似乎另有主意。“这个兽人，杜隆坦……你对他有什么了解？”

“是他解救了我……他受到氏族的爱戴。他将族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始终如此。他是一位强大的酋长。”

“强大的酋长必须赢得氏族的信任。”塔瑞亚不眨眼地看着她，就像洛萨那样，但王后眼睛里的同情让迦罗娜不安地动了动身子。然后，王后仿佛做出了一个决定。她伸手到自己的纤腰间，用灵巧的手指解下一把小匕首，“如果我们希望你加入我们，我们就必须赢得你的信任。”她将匕首递给迦罗娜，“你需要保护自己。”

“用这个？”

“是的。”

迦罗娜盯着这把小匕首。它很适合塔瑞亚，但不适合她。它非常精美，握柄上装饰着宝石，和牢固耐用的兽人匕首完全不同。塔瑞亚向她点点头，迦罗娜从精美的雕皮刀鞘中抽出匕首，细看它的锋刃，也改变了对这件武器最初的看法。它的锋刃看似细长脆弱，但做工精良，极为强韧锋利。

她能在这些人有所反应之前杀死塔瑞亚，洛萨，甚至莱恩国王。塔瑞亚温柔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她知道我在想什么，迦罗娜意识到，她知道她是安全的。

友善，更重要的是，信任。迦罗娜的眼睛突然感到一阵灼痛。她说不出话来，只是将这件精致的武器固定在自己的腰带上。

莱恩用力一点头。“找到守护者，我们需要他。”

卡德加在骑马赶回来的路上已经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怀疑守护者如果知道他要做什么，一定会狠狠骂他一顿。麦迪文想要让他害怕，放弃他的研究，但这只让他更加坚定信心要做这件事。过分强烈的反应总是隐藏着特别的深意。

他正在暴风城堡外等待一场会议结束，一场他本应该参加的会议。但就像往常一样，他被排除在会场以外。乍看上去，这里就像城门口一样混乱。但卡德加很快就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发现了秩序所在。人们的行进都有着各自的目的和方向，他不断听到各种军事用语。他自己只能不停地踱着步子，心中感到一阵阵焦躁。这时他看见了迦罗娜，身后跟着一名面容严肃的卫兵。迦罗娜又戴起了兜帽，将她美丽的面容遮挡在阴影中。卡德加环顾周围寻找洛萨，但指挥官显然还在城堡里。不管怎样，能见到迦罗娜已经非常好了。

“你来了！”卡德加向她跑了过去，“告诉我——你对那个术士的魔法知道多少？”

迦罗娜立刻绷紧了身子。她向周围望了一眼——直到现在，她依然在随时准备着战斗。“这些人在做什么？”

“为战争做准备。”卡德加心不在焉地回答了一句，现在他更急于得到迦罗娜的答案。“迦罗娜，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发现……”

迦罗娜露出微笑，很快，微笑变成了大笑。卡德加脸红到了耳朵尖。“怎么了？什么事这么好笑？”

迦罗娜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她的眼睛里还跃动着快意的光彩。“你们怎么还没准备好打仗？”

“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准备好了。”卡德加为人类辩护。

“哦，是的，”兽人女孩微笑着表示同意，“你……还有洛萨。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整个部落都会为你们而颤抖。”

卡德加对被称作“男孩”表示愤怒，禁不住喊道：“是两个男人——还有其他许多人。”他把手伸进长袍的口袋里，拿出了那样在麦迪文没来由的盛怒中总算没有遭到破坏的东西——他描摹的草图，“看看这个，”他将草图递给迦罗娜，“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叫阿洛迪的人？”

“这是你画的？”迦罗娜用品评的眼光细看这张图。卡德加压抑住一阵笑意。

“是的，但是……你把图的方向拿错了。”卡德加用温暖而充满幽默感的声音对这个无知的女孩说道，“让我来……”

他的话只说了一半。他是以水平状态描画的这张图，但迦罗娜把它垂直地拿了起来。现在图上冲出传送大门的兽人看上去没有在平地上奔跑，却很像是在攀爬，仿佛是要爬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在他们前方，有一个头戴兜帽的人在等待他们，召唤他们。

“你画的是我们进入黑色沼泽的情景。你怎么知道那时的情景？”

卡德加没有回答。被兽人女孩说他是男孩时感到的气恼早已烟消云散。现在他只觉得浑身发冷，非常冷。他只知道，自己必须把这张图交给洛萨，现在就要给他。不，先整合一下资料，把思路理清，否则洛萨也不会相信他，不会相信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卡德加二话不说，一步两阶地跑上了楼梯，一边念叨着安杜因·洛萨的名字。

洛萨一看到这只印着铁须和铜须王冠徽章的箱子，就径直向它走过去。艾络曼正在努力让混乱的人群有一些秩序。看到洛萨走过来，他问道：“指挥

官？这些是什么？”

“麦格尼国王送来的。”卡兹从箱子后面探出头来，“他说现在它们可能比犁头更有用。”

尽管局势严重，洛萨的饮食和睡眠都很缺乏，只能靠肾上腺素来支持自己，但他在打开箱子，看到放在里面的几件“机械奇迹”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露出了微笑。正是这样的武器炸毁了那个刺青巨兽的手。“火枪！”他高兴地说道。

“洛萨！”卡德加的喊声从外面传来。那个年轻人大步跑进来，猛然停在他的面前，喘息着说道：“我需要你的帮助！”

“出了什么事？”

卡德加终于稳定下呼吸，继续说道：“我找到了……一本书。”

洛萨努力想要表现得礼貌一些，但还是禁不住翻了翻眼珠。“你当然能找到书。”他向艾络曼点点头，在艾络曼的帮助下将装火枪的箱子搬到一旁。

“不，等等，你没明白。”男孩一边说，一边拽出了一份卷起的文件，同时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仿佛唯恐自己的话在说完之前就被打断，“我来解释一下。这张图上画的是一座大门，就像我们见到的那座正在建造的门一样。我曾经试过把它给守护者看，却只是激怒了他。他把我的所有研究成果都烧了。如果不是我把这张图藏在了袍子里，恐怕他要把这张图也烧掉。”

洛萨依然很是气恼，不过年轻法师的话也让他产生了一点兴趣。他坐到旁边的一只箱子上，拿起卡德加向他挥动的文件。年轻法师坐到他身旁。就像卡德加所说，这是一幅传送门的草图，只不过图中的大门已经建造完整，许多全副武装的兽人正从门中冲出来。传送门有洛萨的手掌那么大，门中的兽人都非常细小。大门两侧各雕刻着一个戴兜帽、低着头的人。这副场景周围是山丘和黑色沼泽的死水泥潭。洛萨向卡德加瞥了一眼，困惑地挑起一道眼眉。

卡德加探过头来。“不，要这样看。”他把图纸竖了过来，“看，”他用指尖在图上划过一道弧线，指向一座山丘。从他手指上发出的光芒照亮了图纸。“看到了吗？”

洛萨颈后的毛发竖起来。在转过图纸之后，曾经看上去是自然风景的一个地方清晰地显示出一个人影：戴着兜帽，遮住面孔，就像是传送门两侧的巨石雕像。那个人影正朝他脚下的传送门俯下身。和争相爬出大地裂隙的兽人群相比，他显得无比高大。此刻他正高举起双臂，仿佛正在召唤那些兽人。

洛萨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你认为这个形象意味着什么？”

“兽人受到的召唤……其实正来自传送门的这一侧。”年轻法师的眼睛里燃烧着确定——以及恐惧，“他们是被人召唤来的！”

洛萨向周围瞥了一眼，确认是否有人在偷听他们之间令人不安的谈话。“守护者烧掉了你的研究。”他缓缓说着，心中感到一阵阵恶寒。为什么？为什么艾泽拉斯的守护者会如此愤怒，要毁掉这个孩子的全部资料？是因为对自己学生的嫉妒？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洛萨也会承认卡德加做的研究可能有很大的用处。麦迪文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他们了解得越多，眼前的迷雾就变得越厚重。麦迪文，老朋友……到底出了什么事？

洛萨思考了许久才说道：“守护者也许是为了保护你。”卡德加用探询的眼光看着他。男孩像乌鸦翅膀一样漆黑的漂亮眉毛紧皱在一起，表明他的担忧丝毫没有因为洛萨的话而减少。“好了，”洛萨和蔼地说，“先回去看书吧。”

卡德加点点头，听话地站起身。他已经习惯了洛萨的玩笑。看着年轻法师离开，笑容很快就从洛萨的脸上彻底消失了。

第十三章

他们用了一个早晨的时间进行准备。杜隆坦非常高兴奥格瑞姆完全支持他的计划。不过他的副手坚持要在会面地点周围派遣几名斥候。奥格瑞姆告诉酋长，让他们先在那里就位，杜隆坦和其他人在确认安全之后再去那里。同时霜狼酋长在暗中将自己的意图告知了他的氏族的每一个人，让他们不必担忧。数名霜狼战士已经在那座黑色巨岩下面做好了准备。他们点燃松枝，释放出带有松脂香气的烟雾。杜隆坦希望这样能指引人类找到他们。

这是一片荒凉的岩石地带。黑色的高山和山麓丘陵高高俯视着蜿蜒曲折的山间小径——这是前往会面地点的唯一路径。杜隆坦一直望着这条小径，不放过任何一丝动静。奥格瑞姆站在他的身边。他告诉迦罗娜，让人类在太阳最高的时候来到这里。而太阳此时已经越过天顶。人类迟到了。他们会来吗？杜隆坦心情沉重地想道，会不会迦罗娜……

有什么东西在山道上闪动。杜隆坦眯起眼睛向那里望过去。又是一道闪光。他意识到自己是在看着一长队披挂钢甲，骑着那种有蹄坐骑的人类。

“拿起武器。”杜隆坦喊道。他的战士们立刻停止燃烧松枝，全都拿起了武器。所有人都非常紧张，包括奥格瑞姆。杜隆坦从没有看到过他的好友如此焦虑不安，对此他很理解。他也从未经历过如此让人心神不宁的谈判或战斗。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但他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这可是一个很好的伏击点。”奥格瑞姆抬起头看着周围高耸、环绕着他们的山峰。

“我们的哨兵正在监视周围。”

奥格瑞姆哼了一声，“我要再看一下。”他说完就走开了。杜隆坦漫不经心地点点头。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沿山道迤逦而行，慢慢向他们走来的那队士兵身上。四十人，也许有五十人，都全副武装。在杜隆坦身边，战士扎卡哼了一声，“来了这么多人，他们一定是非常害怕。”

“他们能带来的人要比这多得多，扎卡。”杜隆坦说。

“也许他们真的带来了很多人。”

“如果是这样，奥格瑞姆一定会看出来。”

“酋长……”扎卡看着杜隆坦说，“我追随您，但我不喜欢这样。”

“我们不喜欢被迫离开家园，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也不相信现在我们有别的选择。”

扎卡认真地看着她的酋长，然后一拳打在胸膛上，向酋长致敬。杜隆坦向山上瞥了一眼，看到他的副手正站在一道山脊上。奥格瑞姆挥舞双臂，向杜隆坦做了一个很大的手势：一切正常。

现在人类已经很近了，细长的队伍在谷底一线拉开。终于，在大约五十码以外，领头的人类抬起一只手，士兵们纷纷停下脚步。杜隆坦感觉他身上华美的铠甲似乎更强调装饰性。他没有戴头盔。跟随在他身侧的那个人也是一样。不过那个人的一双蓝眼睛正放射出剑一样锋利的目光。这两个人下了坐骑。迦罗娜就在他们身后。

杀死他们，一个声音在杜隆坦的心中高喊，他们不是兽人，杀死他们！

不。我的族人的生存比嗜血的欲望更重要。

杜隆坦紧紧攥住双手，不是为了攥拳，而是要阻止自己两只颤抖的手去捏住那两个人细弱的脖子。两个人类向他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等待他走过去。

杜隆坦迈开步子，一直走到距离他们只有几尺远的地方。他们真小，他心里想，真脆弱，更像是迦罗娜，不过他们也很勇敢。

“你要求和人类国王见面，”迦罗娜对他说，她指了指那个头发和眼睛都是深黑色的人类，“他来了。”

杜隆坦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正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本能。两个人类交换了一下眼神，国王用发音清晰简短的人类语言打破了沉寂。

“这位是莱恩国王，”迦罗娜说道，“他说，他被告知你想要和他谈谈。”

杜隆坦用力吸了一口气，希望自己能平静下来，然后点了一下头。莱恩身边的一个人快速地说了些什么。他看着杜隆坦的眼睛里绝对不缺少警惕。

“安杜因·洛萨希望知道，你是否计划通过你们建造的传送门返回你们的家乡。”迦罗娜翻译道。

“我们的世界正在死亡，”杜隆坦说，“我们回不去了。”

“我们没有摧毁你们的世界，”莱恩通过迦罗娜传达他的话语，“与我们作战解决不了任何事。”

杜隆坦深深叹了口气，他想起奥格瑞姆之前对他说过的话，他开口说道：“对兽人而言，战争能解决一切。”

“那你为什么又要和我们见面？”问话的是莱恩，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杜隆坦。从这场谈判开始，杜隆坦第一次与这双眼睛对视。他没有在其中看到任何恐惧，有的只是警觉、镇定，以及……好奇。莱恩国王并不知道兽人如何看待荣誉，也不知道杜隆坦又是如何审慎地思考后，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除了迦罗娜的话，他对兽人一无所知，但他还是来了。

他来到此地的原因和杜隆坦一样。

“为了拯救我的同胞。”杜隆坦告诉他。

听到迦罗娜的翻译，人类国王显得很惊讶。他与被称为洛萨的那个人又交换了一个眼神。迦罗娜则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杜隆坦。

“邪能不只会从它的牺牲品身上夺取生命，”杜隆坦解释说，“它会杀死大地，腐化使用它的人。我们已经见到过这样的灾难发生，就在我们被称为德拉诺的世界。大地死亡，生物病变……就连众灵也受到了伤害。古尔丹会用他的死亡魔法毒害这里的一切，就像他在德拉诺所做的那样。如果我的同胞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消灭古尔丹。再过两天，我们捕获的人类就会被用于为传送门充能。如果你们攻击我们的营地，将战士们引走，霜狼氏族就能杀死他。”

莱恩专注地倾听迦罗娜的翻译，不时点一下头。他和洛萨又交谈了一会儿，然后，他转向杜隆坦：“两天……如果我们这样做，你可以在这两天里保护我们的人民吗？”

杜隆坦想到了那些囚笼，那些在笼中饱受折磨的人类。大部分兽人对于人类都视若无物，但还是有一些兽人对人类产生了兴趣。人类的国王当然希望他们不会受到伤害，如果异位相处，杜隆坦也会有同样的要求。

“我会尽力……”杜隆坦开口道。他不希望自己做出无力实现的承诺。

他的话被突然从身后爆起的咆哮声淹没了。在他们的周围，绿色皮肤的兽人从石头后面、树丛中和石壁的裂缝里跳出来，挥舞着大斧、战锤和钉头锤冲向霜狼。杜隆坦看到莱恩深褐色的眼睛里洞悉骗局的神情，正如同他自己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们被出卖了。

杜隆坦知道是谁出卖了他们，这让他的心都碎了。

***

“后退！”

一生都活跃在沙场上的洛萨立刻就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抽出长剑，纵身跳到信心背上。莱恩也紧跟着上了自己的战马。迦罗娜惊愕地环顾四周。一阵雷鸣般的声音响起，把她从失神状态中震醒过来。她急转过身，抓紧战马的缰绳，却看到一块巨大的石头从悬崖上向他们滚落。她的马在恐惧中嘶鸣，向前猛冲，把缰绳从她的手中挣脱出去。其他失去了骑手的马匹很快就和那匹马聚拢在一起。洛萨告诉过迦罗娜，这些坐骑都经过作战训练，但显然不是眼前这样的战争。

迦罗娜愤怒地高声喊喝，她仅有的武器就是王后送给她的那把宝石小匕首，根本无法对抗兽人的战锤、巨斧和钉头锤，但至少比空手强。她沮丧地四处观望，看到许多绿色皮肤的小身影出现在峡谷顶端。毫无疑问，就是那些兽人将巨石推落下来。另一些兽人出现在国王士兵的背后，封堵住了唯一的逃生道路。山路上许多看似无害的石子堆爆裂开来，从里面冲出了更多的兽人。

战斗相当残忍。莱恩和洛萨骑着战马在混乱中往复驰骤，试图保卫那些没来得及上马，只能徒步作战的士兵。一阵充满喜悦的嗜血吼叫从右侧传来，迦罗娜转过了身。

这个兽人的皮肤不再只是有一点绿色的底蕴，而是浸透了绿色。他非常巨大，几乎能和黑手匹敌。他的手中高举着一面巨型盾牌。盾面上装饰着一颗生有扭曲尖角的头颅。这面盾牌成为他非常有效的副手武器。他顶着盾牌在人类的重甲士兵中，像头狂奔的猛兽一样全速冲锋，没有受到半点阻碍。一个个人类士兵被他随意地撞飞，就像是迦罗娜在国王的战略地图上看见的那些士兵人偶。最后，盾面上那颗骷髅的长角正中目标——洛萨的战马。

前所未有的恐惧紧攥住了迦罗娜的心。就在她的眼前，安杜因·洛萨必死无疑，而她却完全无能为力。迦罗娜不止一次见到过战争和死亡，对于那些倒下的士兵，她只有怨恨和愤怒。

而对于洛萨，她丝毫没有那种心情。

就在那种陌生的恐惧感攥住迦罗娜的喉咙，让她浑身仿佛被冻结成冰的时候，洛萨却轻盈地跳离了垂死的战马，就好像他的身上根本没有甲胄。在跃起到半空中的同时，他高举起长剑，用力挥落，剑刃正砍在大盾后面兽人的脖子上。兽人扑倒在地，随那匹马一同死去了。

洛萨转过身，弯腰捡起莱恩的士兵掉落的一支长矛，又抬起头，看着迦罗娜的眼睛。他们只是对视了一瞬间，洛萨就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把这支长矛抛给半血兽人。迦罗娜轻松地接住长矛，十指紧扣这件武器，心中升起一股喜悦之情。现在她能够保护自己，以及自己的荣誉——安杜因·洛萨刚刚表明了对她的信任。

又一个兽人冲上来，洛萨转身举剑。细长的剑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挡住了一把巨斧，却并没有折断。交错的钢刃发出凄厉的尖叫，火星飞散，洛萨的剑刃沿着斧柄向前滑动，深深咬进兽人的手臂。兽人的手依旧紧攥着巨斧，却只能靠着几根筋腱连在他的手臂上。洛萨趁着兽人身形停滞的一瞬，将剑刃一直刺进他的胸膛。

第三个兽人冲过来，洛萨举剑相迎。这时一名骑马战士从他们中间冲过，洛萨没有放慢脚步，而是直接从马肚子下面钻过去，长剑上挑，出其不意地剖开了那个兽人的肚子。

“莱恩！”洛萨在战斗的喧嚣中喊道，“你要是死了，我们就完了！逃出去，我来照顾其他人！”

国王一边战斗一边高声回应：“我们都要杀出去！麦迪文会为我们断后！”

洛萨一刻不停地向兽人发动攻击。人类士兵都开始向他聚集，仿佛他就是一面活的旗帜，能够让士兵们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

麦迪文。

守护者的名字出现在迦罗娜的脑海中。此时她正如醉如痴地看着洛萨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凶悍杀招。他们前来进行这次会面时，麦迪文告诉他们，只有能看到队伍中的所有人，他才能更好地保护他们。所以他应该正骑马站在能俯视这里的山上。迦罗娜的视线离开洛萨，转向上方，想要找到麦迪文。他在哪里？为什么他没有行动？

迦罗娜没有看见守护者，但她看见了另一些人。

黑手正骑在座狼上，窥伺着这场伏击战。

在古尔丹任命的酋长身边，站立着奥格瑞姆·毁灭之锤。

第十四章

愤怒——白热而又纯粹的怒火烧灼着迦罗娜，她不顾一切地想要冲上悬崖。迦罗娜一双眼睛死死盯住奥格瑞姆，却没有看见从侧后方冲过来的兽人。那个兽人一直冲到迦罗娜身边，直到他开始高声吼叫，骤然惊觉的迦罗娜才仓促转身，怒目圆睁。但她只看到那个兽人在痛苦中颤抖：小团橙红色的液态火焰在他的身上炸开。迦罗娜嗅到他身上散发出皮肉烤焦的气味。他的死亡来得很快，也很痛苦。

卡德加站在敌人尸体后面。“你还好吗？”他问迦罗娜。

迦罗娜被一个男孩救了！一个能够像萨满和术士一样使用魔法的男孩，他甚至可以召唤和操纵熔岩——但他毕竟还只是个男孩。迦罗娜点头向他致谢，然后就转过身，准备用人类的长矛进行她自己的战斗。一个绿皮兽人冲向她，却悲哀地发现完全低估了眼前的这个瘦小的女人。迦罗娜怒喝一声，手中的长矛刺穿了他的喉咙。拔出长矛的时候，迦罗娜发现国王就在她的眼前。莱恩国王正在拼死奋战，完全没有察觉到一个从背后扑向他的兽人，巨大的战斧利刃高高举起，准备发动致命的一击。

迦罗娜知道，这个人类信任她，他的妻子甚至将自己的随身武器赠送给她。她不能让这个人类死在暗中伤人的兽人斧下。迦罗娜一声战吼，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和速度冲向那个杀手。莱恩目光扫过，正看到迦罗娜向自己冲来，不由得睁大了眼睛，闪向一旁。迦罗娜的长矛此时已经刺中那个巨大的绿色兽人，就像是将烤肉的铁钎插进一大块肉里。

这一击本应该杀死敌人，却似乎只是将敌人激怒了。这个兽人的肤色绿得发亮，就像是迦罗娜曾经的主人。他转过身，视线离开国王，看到瘦小的迦罗娜，立刻向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孩发出一阵吼叫和怒骂。迦罗娜没有停手，而是在怒吼中抽出塔瑞亚的匕首，一下子划开了敌人的喉咙。绿色的鲜血从动脉中泼洒出来，溅了她和怔在一旁的莱恩国王一身。她拔出长矛，兽人的尸体沉重地倒在地上，然后转过身，注意力转向了站在一旁的国王。

迦罗娜和国王的目光越过敌人的尸体交汇在一起。莱恩喘息着点点头。他知道，这个兽人女孩今天救了他的命。

***

“该死的守护者到底在哪里？”洛萨嘟囔着。他深陷敌人的包围，闪避，进攻，再闪避，趁着一个兽人高举起斧头的时候，他的剑刺穿了这个兽人的躯干。他隐约觉得兽人的身体构造和人类很相似，让他能够同样迅速地杀死这些怪物。

他冒险回头瞥了一眼，看看能不能在山坡上找到麦迪文——他看到了儿子，凯兰打得很好。他正将长矛从一个兽人的大手中抽出来，同时敏捷地俯下身，躲开了另一只戴着铁爪的大手。

凯兰身后还有一群士兵。和他们正拼命抵抗的巨怪相比，他们实在是矮小得可怜。洛萨又朝莱恩的方向瞥了一眼，不由得心中感到为难。现在到底是要保护国王，还是他的士兵？那些士兵的人数远少于他们的敌人，眼看就要被屠杀殆尽了！

“我来对付他们！”

这个声音很年轻，但饱含着坚定的信心。是凯兰。洛萨感到一阵惊讶，立刻又感到无比骄傲。他的儿子总是能立刻就明白父亲的难处。凯兰杀死了与他作战的兽人，立刻转身去援助他的战友。

父亲……我是一名士兵。

洛萨用了一点时间，看着儿子冲向战友，高声喊道：“盾阵！”士兵们聚集到一起，高举起盾牌，遮挡住面前和头顶。为什么要……

很快，洛萨就明白了。一个兽人骑在那种巨狼的背上冲向了他们。巨狼纵身跳上了暴风城的盾阵。利剑、长矛和刺枪从盾牌的缝隙中伸出来。狼发出哀痛的号叫，胡乱踢蹬脚爪。红色的血液流淌到盾牌上。巨狼很快就死了，但士兵们也被狼和骑手的体重压倒在地。

这一切都发生在数秒之间，但只需一瞥就足以让洛萨认出那个兽人。洛萨上次见到他，是在与他的第一场战斗中，这个怪物命令部下撤退，他的右手被麦格尼的火枪炸得血肉模糊。而现在，他有了一个新的，更加恐怖的肢体——一副钢爪，闪耀着恐怖的光泽，五根巨型刀刃代替了他的手指。

洛萨焦急地抬头望向山坡。“麦迪文！”他高声呐喊。当他转回头的时候，被压散阵形的士兵们失去了盾牌的庇护，正在绝望地做着最后的拼争。

洛萨看到了那个钢爪兽人残忍的眼睛。

现在洛萨明白了这些怪物为何会如此可怕：他们非常高大，其中一些有着绿色皮肤，一些在脖子上戴着骷髅；他们的武器几乎和被他们杀死的人一样大；在他们向外突出的丑陋下巴上生着锋利的獠牙。但所有这些并不是他们最

可怕的地方。实际上，他们最令人胆寒之处在于他们并非只是“怪物”。在那双深褐色的小眼睛里，安杜因·洛萨看到的不只是嗜血和憎恨，还有高度的智慧。

此时此刻，洛萨知道钢爪兽人也认出了他。

那个兽人大步向他奔来，一路砍开了所有胆敢阻挡他的人，他要向这个夺走他一条手臂的人复仇。

好吧，你这个杂种，洛萨心中想道，来吧，让我砍掉你的另一条……

强光在洛萨面前爆开，震耳欲聋的雷鸣几乎在同时响起。洛萨听到莱恩高喊：“守护者行动了！快！撤退到山坡上！”

又是一阵灼目的强光和震耳的雷声，又是一阵，再来一阵……雷电此起彼伏，闪电不断落下，数百道耀眼的白色闪电涤荡着大地，组成一道墙壁，将人类和敌人隔开。整座山谷被这道致命的能量栅栏截为两段。

那个装备钢爪的巨大兽人被挡在闪电墙的另一边。洛萨禁不住大笑起来。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而那个兽人则仰起头，发出无可奈何的怒吼。

“我们走！”莱恩掉转马头，在士兵层层保护下，向山谷外的开阔地撤退。洛萨喘了一口气，带着宽慰的笑容向上望去。“麦迪文。”他悄声说道。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一刻之前，他是多么担心他的老朋友也许不会……

凯兰在哪里？

不……

洛萨转回身，一小群士兵还在战斗，在试图撤退。但他们和那个手上布满黑色刺青的兽人都在麦迪文的电墙的另一边。

“停下！”这声音半像乞求，半像抽泣。洛萨抬头看着山坡，想要找到他的老友。“停下！麦迪文！麦迪文！求求你！”

他的眼里只剩下了他的孩子。他向凯兰冲过去，却被那些辉煌耀眼的电光挡住。他愤怒地想要冲过他们之间并不很宽的空间，寻找一个能插过去的空隙。他的盔甲在碰触到闪电时“嘶嘶”作响。强大的能量让他全身震颤，把他击退。他再一次向前冲去，想要在一道道闪电中间找到一个空当，一个裂缝，一个能让身材细瘦的年轻人，那个有着母亲双眼的孩子可以钻过来的地方……

一切寻找都是徒劳的，怪诞的魔法能量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闪光高墙。将凯兰和屈指可数的几名战友困在对面。他们挺直身躯，面对着疯狂杀来的绿皮怪

物。

“麦迪文！”

洛萨在绝望中紧咬着牙，把双臂插进电墙。闪电不喜欢有人如此对抗它的威能，对这个傲慢的人类施加了严厉的惩罚。洛萨的盔甲变得红热，但他却坚持着，直到自己的一只手握住了孩子的肩膀。凯兰转过身。父子相隔只有数寸，却又如远隔万里。“凯兰！”洛萨喊道，“坚持住，儿子！”

“爸爸……！”闪电连连爆炸，洛萨被猛地推了回去。奇怪的是，凯兰的表情就如同在战地医院的时候，仿佛已知晓了父亲的一切心思。他的微笑哀伤却又有些甜美。他知道了。那时的凯丽也知道，当死亡的阴影落在她的身上，当她的肺叶最后一次充满空气，她依然在用宝贵的呼吸组成话语，安慰她崩溃的丈夫。洛萨的心被愤怒炸碎，他疯狂地从地上爬起来，再一次向闪电伸出手。他就在这里……是这么近，我能抓住他，我……

洛萨看着儿子的眼睛，看着妻子的眼睛向他微笑，这双眼睛已经属于一个男孩——一个男人。

“为了艾泽拉斯！”凯兰转身冲进了褐色和绿色皮肤怪物的海洋中。

洛萨发疯了。

他用身体撞击电墙，想要冲过去，他已经将这副躯体完全交给了意志。这一次，他咬紧牙关，在能量的打击中一直向前。他的盔甲变成橙红色，发出灼烫的“嗞嗞”声，他听到钢甲在断裂。

他拼命承受住这一切，但到了最后，他还是踉跄着向后退去。全身的神经都承受着灼烧的痛苦，但他只是盯着那些披挂甲片，挥舞沉重武器的巨怪步步逼近；最后几名人类士兵奋力迎战，他们的盔甲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洛萨哭泣着，凄厉的哭声撕裂了他的喉咙和心。他疯狂地向四下张望，寻找麦迪文，或者其他任何能帮助他的人。他救不了他的孩子，但他不能放弃他的孩子。

他的视线落在信心的尸体上——还有夺走信心生命的那一面镶嵌着长角骷髅的大盾。他向那面盾牌跑过去，将它举过头顶。盾牌的重量让他的手臂不住颤抖。他凭借意志的力量再一次冲向闪电墙壁，想要用盾牌将闪电顶开。透过长角骷髅上一个像他的头那样大的空眼窝，他能看到凯兰还在英勇奋战。洛萨的儿子施展出了令洛萨都为之惊叹的技艺和力量。兽人依然对他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褐色和绿色的海洋向后退去。一些兽人还在盯着被他们包围的人类士兵，另一些兽人则转头向后望去。闪电墙发生剧烈的爆炸，洛萨被炸飞

起来，重重地落在地上。他的全身都在痉挛，两名士兵跑过来，将他扶起。

一个绿皮兽人冲到凯兰面前。这头巨兽将黑发束在头顶，巨大的下巴完全被刺青染成黑色。男孩举剑冲锋，却被那个兽人手中的武器挡住——那是一件怪异原始的武器，很像是某种动物犬牙交错的下颌骨。黑颚兽人用这件武器卡住凯兰的剑，全力一拽，迫使长剑脱出凯兰的双手。

凯兰哼了一声，但依然屹立不倒。兽人的嘴唇向上弯曲。他举起凯兰的剑，要用剑柄将凯兰打倒，以此来羞辱这个敌人，但他们的钢爪头领用吼声阻止了他。巨大的兽人放下长剑，向后退去，让出了自己的猎物。一只黑手猛然伸出，将凯兰打倒，又抓住这个孩子的喉咙。

“凯兰！”洛萨哭喊道，“看着我，孩子。”

黑手兽人转过身盯着洛萨，攥住凯兰的手没有丝毫放松。凯兰缓慢而小心地转过头，看着他的父亲。那双眼睛里饱含恐惧，这是任何神智健全的生物在这样的时候都会有的。洛萨不敢去看那双属于凯丽的眼睛。他也很害怕，心胆俱裂，这无法逃避的结局要比他自己的死亡更让他不敢正视。

但是，为了凯兰，安杜因·洛萨不能后退，也不能再失去理智，冲进闪电中去自杀。他没有怒吼，只是镇定地站在原地，甚至显露出平静的神情。凯兰的目光与他的交融在一起。洛萨一直看着他的儿子，哪怕让那个兽人明白了这个猎物的价值。黑手兽人露出满意的狞笑，让他那张生着獠牙的丑陋面孔彻底变得扭曲。

巨怪转回头看着凯兰，抬起满是血污的钢爪，用力挥下。

仿佛那件武器击中了自己的身体，洛萨眼睁睁地看着它切开凯兰的护甲和皮肉，挖出心脏。兽人高举起凯兰·洛萨的尸体，就如同在展示一片割开的肉。然后他将洛萨的孩子抛给洛萨。尸体撞上蓝白色的闪电，冒起几缕青烟，软绵绵地掉落下来，落到了没有知觉的岩石上。

洛萨缓缓抬起眼睛，至少在这一刻，冰冷的恨意干净彻底地取代了他的痛苦。他瞪视着那个刚刚杀害了他最后一样心爱之物，满脸都是得意笑容的兽人，向自己和这个兽人立下一个誓言。

我会杀死你，无论要用多长时间，无论我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会杀死你，为了你在今天所做的一切。

“他在这里！”

随着迦罗娜的喊声，卡德加终于闭上眼睛，松了一口气。他急忙跑过去，看见迦罗娜正跪倒在地上。兽人女孩的面前仿佛摊着一堆破布。随着一步步靠

近，卡德加才看清破布中守护者的面孔，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

麦迪文身上唯一还在动的只有一起一伏的胸膛。除此之外，他的身子没有一丝动静。在他苍白的脸上能看到凸出的颧骨和深陷的面颊，还有密密麻麻的汗滴。

“他怎么了？”迦罗娜问。卡德加没有确切的答案，只有他不希望说出口的怀疑。现在什么都不能确定。“我们需要带他去卡拉赞。”年轻法师说道。

迦罗娜点点头，“我去牵马。”

“从路上走肯定来不及，”莱恩的声音清晰而强壮，“你们骑着我的大鸟去。”

国王向他的一名部下打了个手势。那个人点点头，拿出一支皮制长管，将它高举过头，用力甩动。皮管被空气吹入，发出尖利的哨音。他们很快就得到了回应：一个黑点出现在天空中，迅速向他们落下。是一只皇家狮鹫，她的白色羽翼和黄褐色的狮子身躯让众人精神一振。被有力的翅膀鼓起的强风吹起了卡德加的头发。狮鹫落在地上，抖动了一下毛发，用期待的眼神看着狮鹫管理员。

几天以前，卡德加才第一次看到这种生物。现在他已经不止一次骑乘过他们了。这一次，他要比与他同行的伙伴更有经验。他们一同爬上狮鹫骑鞍。现在有许多更重要，更急迫的事情，但他非常珍视在这次恐怖灾难中的这一点小小的乐趣。

卡德加和迦罗娜跨骑在狮鹫背上，伸手接过麦迪文令人担心的瘫软的躯体。卡德加没有多想就让迦罗娜抱住麦迪文。他知道这个兽人女孩的膂力要远远强过他。等到迦罗娜的绿色手臂将守护者抱定，卡德加才突然意识到这代表着他们对她莫大的信任。迦罗娜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她向卡德加点点头，一对小獠牙两边的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莱恩轻轻拍抚了一下狮身巨兽的头，看着她的眼睛命令她：“卡拉赞！起飞！”

莫罗斯正在等待他们。他们跑下着陆点的阶梯，冲进主室。麦迪文一动不动地躺在迦罗娜肌肉紧绷的臂弯里。卡德加看到这位管家没有半点惊讶的样子，只是他紧皱的双眉间因为担心而出现了深深的沟壑。

“把他放到魔法源泉上。”莫罗斯命令道。

“莫罗斯，”卡德加问管家，“守护者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是迦罗娜问卡德加的问题，而莫罗斯也像卡德加对兽人女孩那样，没有任何答案。老管家摇了摇生满白发的头。“我告诉过他，不要离开卡拉赞。”他的样子更像是喃喃自语。

莫罗斯和迦罗娜一同将麦迪文放在魔法源泉上，小心地摆好他的身体，只让他的头和胸口漂浮在丝丝缕缕的复生魔法的白雾上。在飞行中，卡德加将自己的斗篷包裹在麦迪文身上为他御寒。现在这件斗篷也被魔法能量浮起，飘扬在守护者的脖子周围。卡德加轻轻扶起麦迪文的头，把斗篷解了下来。

麦迪文终于显露出一些生命的迹象。只是这些迹象依然非常微弱，令人感到不安。他的眼皮飞快地翕动着，突然睁开了一下。卡德加看到一点极其微弱的绿光在麦迪文的眼睛里闪烁了一下，心脏也随之猛地一跳。

他感觉到自己的肠子仿佛被一只拳头攥住，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又觉得嘴里干得可怕。“我必须暂时离开，”他突兀地说道，“我们需要肯瑞托的帮助……而且要快！”

“去吧。”迦罗娜催促他。

当卡德加跑下楼梯的时候，听到莫罗斯对迦罗娜说：“我要去准备一些药材，你陪他一下。”

卡德加不想离开守护者，但他别无选择。他跑向狮鹫所在的阁楼，紧紧抿住的嘴唇边露出坚毅的纹路。圣光在上，请一定救助这个世界吧，不要等到一切都无法挽回。

第十五章

德拉卡是一名战士。在此之前，她一直都在与她的丈夫、酋长和最好的朋友并肩作战。他们还没有被命名的孩子也出生在这个富饶却又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这改变了一切。这个婴儿并不只是她的孩子，也不只是酋长的儿子——他是氏族的孩子。他是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内诞生的唯一一个霜狼后裔。尽管他的肤色令人不安，但他已经得到了全体族人的深爱。除了她以外，进入艾泽拉斯的兽人几乎都在整日进行战斗。

对于古尔丹，她有着和丈夫一样的看法。他们都反对那名术士的邪恶魔法，以及这场针对人类的不义之战。这更让他们分别的每时每刻都如同一种折磨。在战场中同生共死是一回事，而被留在后方等待，对未来全然不知的感觉实在是太可怕了。

仿佛是感觉到了母亲的磨难，她的孩子开始在篮子中踢蹬小腿，睁开那双美丽而特别的蓝色眼睛，向她伸出了细小的拳头。德拉卡轻轻握住他的一只小手，吻了一下。“这只手将来会掷出你父亲的长矛——雷击，或者也许你更喜欢用那把叫裂斩的大斧头，嗯？”

孩子发出“咯咯”的声音，似乎很高兴他在将来能使用那些强大的武器。德拉卡心中的忧惧稍稍缓和了一点。“我珍贵的小战士，”她喃喃说道，“你是一个真正的兽人，无论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我们会教导你明白这一点。”

就在德拉卡昏昏欲睡的时候，帐篷口的皮帘子被掀起来。是杜隆坦，浑身汗水，喘息不定。无需言语，杜隆坦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在告诉德拉卡，他们的计划破产了。

杜隆坦亲密地抱住德拉卡，沉默了片刻，然后将刚刚发生的一切简短地告诉了妻子。德拉卡什么都没有说，只是不停地摇着头。不，不，这不可能。奥格瑞姆不可能……他绝不会出卖他们。但丈夫的话不会有错。

“你和孩子必须离开。”杜隆坦最后说道。他向婴儿伸出手，虽然局势如此紧张，他却还是温柔又小心地将孩子抱起，“马上走！”

一个身影挡在门口。黑手！他的身上全是污血，但手中并没有武器。他已经不需要武器了，那只代替了他手臂的钢爪能轻易斩断任何敌人。他抓住杜隆

坦的头发，把杜隆坦向后拽去。被捧在父亲手心里的孩子号啕大哭。

“你这个叛徒，杜隆坦！”黑手吼道。

德拉卡的心在向她呐喊，要她攻击敌人，但她只是注视着自己的丈夫。杜隆坦没有反击，没有拿起武器，自己的丈夫怎样做，她也只会怎样做。

“不。”杜隆坦平静地说道，一股安然笃定的气势从他内心中散发出来，“我们应该珍视我们的过去，就像你曾经的那样。”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黑手愤怒地说道。然后，他放低了声音，“我们现在只不过是邪能的燃料。”酋长的脸上没有怒火，没有憎恨，只有颓然和悲戚。

德拉卡在惊讶中开口道：“我们不是燃料，你也不是。希望依然存在，黑手。我们不必再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黑手看着他，眯起眼睛，又转过头看着杜隆坦。在一片漫长压抑的沉默中，三个人只是站在帐篷里，听着孩子在哭泣。然后，黑手怒吼一声，放开杜隆坦，把他推到一旁。杜隆坦立刻走到德拉卡面前，把孩子交给她。德拉卡紧紧抱住他们的孩子。黑手说话了，他的声音中依然没有愤怒，但即使如此，德拉卡还是因为绝望而感到心痛难忍。“我不想再毁掉无辜的生命了，年轻的酋长。”

德拉卡还是紧紧抱着孩子，目光从黑手转向杜隆坦。杜隆坦挺起身子，站稳脚跟：“如果我交出自己……”

德拉卡伸出手，抓住丈夫的手臂，她的指甲深深扎进了杜隆坦的肉中。杜隆坦却只是看着酋长，继续说道：“……你能放过我的族人么？”

黑手没有回答。德拉卡知道他无法回答。他是酋长，但他只是古尔丹的走狗。黑手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只是掀开帐篷帘，等待着。

酋长必须竭尽全力做出对于氏族最好的决定，德拉卡回想起来。她拒绝哭泣，禁止让她破碎的心发出声音。她要让丈夫看到她的勇气。而且，她决绝地想道，我不会让这一切就此结束。

当她最亲爱的人转向她，凝视她的眼眸时，她只让他看到了自己眼中的决心和爱。他们是霜狼，他们深知对方的爱意。他们不会在黑手面前惺惺作态。

无论发生什么。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名字，她曾经这样对他说。

等我遇到他……或者是她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名字告诉他。

那么如果我不在的话，强大的杜隆坦又会给他的儿子一个怎样的名字呢？

“我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她问他，德拉卡颤抖的声音让自己感到懊恼，却丝毫不感到羞惭。杜隆坦低头看着自己的儿子，片刻之间，他的镇定沉着消失了，他只是用言语无法形容的温柔轻轻抚摸他的小额头，“古伊尔。”他说道。就在这一刻，德拉卡知道丈夫已经不相信自己还会回来。他用一根手指轻轻抚过德拉卡的下巴，然后转向黑手，大步向帐篷口走去，离开了妻子的人生，却永远不会离开她的心。

黑手看着德拉卡，迟疑了片刻，面容阴晴不定，然后才转身跟上杜隆坦。雷击，曾经属于杜隆坦、加拉德和杜高什的强大武器还躺在霜狼酋长放下它的硬土地面上。

***

麦迪文缓缓睁开眼睛，使劲眨了眨。他记得那场战斗，他与洛萨和莱恩并肩作战，就像以前那样。他记得那些兽人，还有那道闪电之墙。

但那时还有另一场战斗，一场他的朋友从未曾参与的战斗。在他援助他们之前，麦迪文被迫与一个戴着兜帽的人作战。那个人仿佛是由雷雨云凝聚而成，只有一双眼睛放射着灼灼绿光。

他竭力赶走脑海中的那个影像。他没有屈服，他和朋友们一起坚持到了最后。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回到卡拉赞，却记不起是如何回来的。他转过头，看见了她。

“你。”

他的心中感到一阵温暖，不由得向迦罗娜露出微笑。看到他醒过来，兽人女孩微微叹了口气，显得放松了一些。麦迪文仔细端详她。她很强壮，很漂亮，尽管她经历过那么多，承受过那么多，却依然是如此骄傲。“那位老人在哪里？”

“他要我照看你。”迦罗娜回答。

“是吗？”谢谢，莫罗斯。但宽慰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虽然几乎害怕知道答案，但他还是不得不问道：“国王呢？”

“他还活着。”迦罗娜向他保证。

感谢圣光。但兽人女孩随后的话彻底熄灭了他的喜悦。

“洛萨的儿子死了。”

不，凯兰。麦迪文闭起眼睛，叹了口气。他由衷地感到心痛。他对这个孩子了解不多。洛萨总是喜欢将自己的这个孩子藏起来，不仅是对他，对于其他所有人也都是这样。塔瑞亚王后出于关心，为凯兰在国王卫队中找到一个位置，洛萨自己肯定不会这么做。

“我不相信杜隆坦知道这场伏击。”迦罗娜激动地说。

麦迪文不假思索地说：“我同意。”但他现在只是担心随后的局势会怎样发展。

“是我坚持要进行这次会面，”迦罗娜继续说道，她深色的瞳孔里写满了憾恨，“洛萨一定会恨我。”

麦迪文根据自己的经历就能知道，六年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他的确不知道洛萨是否会恨上坐在他身边的这个兽人女孩。所以对此他无话可说。

“这让你感到不安。”他只是说道。

“他是一位强大的战士，”迦罗娜的面色稍霁，“他能够很好地保卫他的人民。”

啊，麦迪文想到。安杜因，原来如此。他又仔细思考了一下自己的感受，做了一个结论，并小心地说：“也能够成为一个兽人的好丈夫。”

迦罗娜皱起眉，摇了摇头。“我不是兽人，我也不是人类，我是诅咒，我是迦罗娜。”

她声音中的自我厌恶和绝望让麦迪文感到心痛。他为这个女孩遗憾了很长时间，然后做出一个决定。

“我年轻时，”麦迪文任由自己的心意变成话语流淌出来，“我经常会感觉到与亲人的分离之苦。”他是肯瑞托的一部分，实际上，他是他们的设计品，是他们的宠物。他被迫离开至亲家人，直到两个无法无天的家伙成为他新的“家人”。在他们的一场场精彩冒险之后……

“我去过很多地方，寻找智慧，与我发誓要保护的所有生命建立联系。”迦罗娜专注地倾听着，双眼大睁，鼻翼微微翕动。兽人也会这样专心吗，麦迪文心中想道，一种他多年不曾感觉到的苦甜参半的痛楚攫住了他的心。

“在旅途中，我遇到过一个强大而且高贵的种族，他们之中有一位女性。她接受了我，只是将我看做我。她爱我。”

麦迪文有些不想继续下去，这是他的重担，他强烈的喜悦和秘密，只是他一个人的。但他不能这样。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都不应该只是他自己的秘密。他停顿了一下，稳稳地看着兽人女孩的眼睛，继续下去。

“那不是我命中注定的人生，但它教会了我很多。如果你需要的是爱，”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你就必须心甘情愿地一直走到世界尽头去寻找它。甚至要走出这个世界。”

迦罗娜看着守护者，各种情绪在她的脸上冲突、拼争。生活中有一些事总是这样相似。“你离开了你的爱人？”

“去找洛萨吧。”麦迪文用力说出这句话，就转过了头。即使是现在，即使只是和这样一个兽人女孩，有些事他还是无法说出口。麦迪文有很多话想告诉这个女孩，但现在不是时候。也许等以后吧，如果还有以后的话。

“我必须留下来照看你。”荣誉、忠诚，她曾经那样热爱这些东西……

麦迪文拍了拍她的肩膀，“这是莫罗斯的工作。”

麦迪文还很虚弱，但还是有力气做他现在要做的事。他从软椅上坐起身，晃动灵巧的手指，毫不费力地为迦罗娜召唤出一个圆环。此时洛萨会在什么地方对他而言绝不是秘密。当然，施展这个魔法的力量，一部分来自于正在对他进行治疗的魔法之泉，但依然有一部分力量来自于他自己几近耗竭的身体。这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决定，在那么多错误和灾难毁灭了那么多人生之后，他要让一些美好变为现实，做一些对的事情。很久以前，他爱过，所以他知道这是真实的，是值得去为之付出努力的。他爱过，失去过，但从没有忘记过，一天，一刻，一秒钟也不曾忘记过。

为了他正在做的这件事，他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这没有关系。有些事情，值得为之付出代价。

这是为了你，亲爱的。

兽人女孩瞪大了眼睛，看着闪闪发亮的圆环凭空出现，脉动着一阵阵蓝色的光辉。麦迪文伸出手，让一点魔法能量凝聚在手中，幻化出一朵完美的小花。这朵花精致又美丽，是凝聚成实体的光。它的色彩不断变幻，就像蓝色火焰中的一点明炭。迦罗娜见过麦迪文施展魔法——危险的魔法，目的只是为了造成杀伤性的攻击。只有这一次，这一点魔法是为了治愈，为了希望。迦罗娜懂得这一点，兽人女孩和守护者在此刻心意相通。她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温柔和惊奇。

“到圆环里去。”麦迪文命令道。迦罗娜看看他，又看看圆环，仿佛被催眠一样，慢慢站起身，以任何兽人都不会有的柔美身姿迈动轻盈的脚步向前走

去。

“这，”麦迪文的声音因为充满感情而略显沙哑，他来到迦罗娜面前，举起那朵小花，“是我给你的礼物。”他放任自己享受这个时刻，同时又竭力不让兽人女孩看出这样做对他造成了怎样的消耗。迦罗娜接过小花，绿色的手指轻柔地拢住魔法花朵，看着它，又看着麦迪文。

麦迪文向后退去，心中无比平静。圆环向上放射出白色的光芒，变成一个光球，将迦罗娜安全地包裹在其中。白光越来越亮，几乎让人无法直视。然后，它消失了，连同迦罗娜一起。

麦迪文瘫倒在地上。

艾泽拉斯的雄狮一直在喝酒。

他倒卧在狮王之傲旅店的吧台上，周围全是空酒瓶。一只空酒杯挂在他的手指间。他的眼睛紧闭着，迦罗娜有些怀疑他已经晕过去了。

兽人女孩向前迈步，尽量不发出声音，但洛萨还是听见她的到来，睁开了双眼。他没有看迦罗娜，只是盯着天花板。迦罗娜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来，也许麦迪文还是错了，也许这样做很愚蠢。一个人类怎么可能喜欢一个兽人，尤其是一个要为他的独子之死负责的兽人。

但迦罗娜想起了守护者的话。她就在这里，她要和他谈谈。至少她能知道，她已经努力过了。

“我很抱歉。”

洛萨没有回答。迦罗娜几乎要转身离开的时候，终于听到了他的声音。

“凯兰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去世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为此而责怪他。我不应该再责怪你了。”

他的声音比迦罗娜预料的要清楚得多。迦罗娜能听出来，他在努力装出轻松平静的口吻，但有过许多痛苦经历的女孩轻易就能感觉到那声音中锥心的痛楚。

这番话更让兽人女孩睁大了眼睛，洛萨原来背负着这样的重担……她向洛萨走过去。洛萨坐起身，滑下吧台，在迦罗娜面前向后退去。迦罗娜停住脚步，他的样子看上去就像麦迪文一样糟糕：肤色苍白，只有双颊被酒精烧得通红，一双眼睛充血肿胀，身上的肌肉在不断抽搐。他突然转过身，将酒杯狠狠砸在墙上，酒杯在巨大的碎裂声中变成了一千片。

迦罗娜懂得他的心。愤怒、哀伤和负疚感正绞缠着他的心，凶残地折磨着他。现在，在她面前的他是一个失去了铠甲的士兵，满身伤痕，痛苦不堪，却又无法掩藏。迦罗娜又向前迈出一步，抚摸他的脸，想要竭尽全力抚慰正在将他撕碎的痛苦。

“他还那么年轻。”洛萨悄声说道。他的眼睛因为哭泣而变得血红。迦罗娜用温润的双唇轻抚他满是胡须的面颊，一边小心地让锋利的獠牙避开他。然后，兽人女孩向后退去，凝视着他。“我一生里，”他还在继续说着，“都没有这样痛过……”

洛萨的最后一句话让迦罗娜的心也碎了。他悄声说道：“我只想更痛……”

迦罗娜立刻明白了。这个名为“诅咒”的兽人女孩一生都遭到诅咒，充满了痛苦。但无论是骨头折断，皮肉撕裂，都不是最痛的。最大的痛楚是无法被缝合，无法用药膏救治的——来自灵魂的，来自内心的痛。不止一次，迦罗娜发现，肉体的痛苦至少能够稍稍分散心灵遭受的折磨，让自己的心能够安静下来，舔一舔自己的伤口。这样做有时没什么用处，但有时的确会有效。

他向她抬起眼睛。一切关于爱的迟疑和犹豫都像阳光下的晨雾一样，从她的心中消散干净。她属于这里，属于这个时刻。

她向他伸出手，轻柔地抚摸他的面颊。他合上眼睛，温热潮湿的泪水从紧闭的眼睑下滑落。她的动作非常缓慢，如果他不愿意，她就会停下来，但她的指甲还是慢慢刺进了他的肌肤。

他睁开双眼，在那双蓝色眼眸的深处，迦罗娜看到了欲望。洛萨伸出手，将她抱进怀里，吻上她的双唇。

然后，再没有任何痛楚。

第十六章

白天或黑夜，已经没有区别。建造大门的工程如火如荼，太阳或火把都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照明。奥格瑞姆瞥了一眼在跳动的火光中拼命劳作的兽人，还有藏匿在暗影中的那座巨大建筑。它变得越来越高大，用不了多久就能完工了。

但奥格瑞姆所想的并不只是这道传送门。在白天做出决定之前，他的人生似乎很简单。他不必做出任何选择，为了那些灰暗的事情苦恼的一直都是杜隆坦。奥格瑞姆的人生只有黑色和白色。但现在，他做出了他的决定。他突然明白了自己的朋友一直以来要面对怎样的艰难。现在奥格瑞姆正站在古尔丹身边，术士坐在一把有着华丽雕花的椅子里，他们脚下是一座能够俯瞰大门的高台，其他兽人在他们的监督下辛苦工作，就像是一群蚂蚁。

古尔丹的另一边蜷缩着一名人类奴隶。在他的宠物迦罗娜叛变之后，这名术士似乎觉得还是需要有什么东西蜷伏在他的脚边。但迦罗娜从来没有以这种面容示人：苍白，憔悴，一双空洞的眼睛茫然盯着前方。奥格瑞姆甚至能数出这个人有几根肋骨。

看到这种生物并不能让人心情愉快，所以奥格瑞姆转头去看传送门。他向大门两侧的巨型雕像一指。它们完全一样——高而且瘦，面孔藏在兜帽里面。“那是谁？”

“我们的……施恩者。”古尔丹的声音显得有些含混。

奥格瑞姆惊讶地冷笑了一声，“为祂塑两尊雕像就能换来一个新世界？神还真是奇怪的生物。”

古尔丹也笑了。自从这名术士第一次拜访霜火岭，要求霜狼加入部落时起，他就一直让奥格瑞姆感到不安。而最让奥格瑞姆心神不宁的莫过于他的笑声。

“霜狼，”术士说道，“你们是一个很讲求实际的族群，我们南方人对此一直都很钦佩。”他低下头去看他的奴隶，脸上露出关爱的表情。他伸出手，眼睛里和指尖上都燃烧着明亮的绿色。随着他的手指轻轻晃动，一缕细长模糊的丝线从那个人类身上延展出来，进入古尔丹的绿色指尖。人类在惊恐与痛苦

中睁大眼睛，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他开始无力地挣扎，但很快就陷入窒息，在奥格瑞姆的眼前渐渐枯萎，就仿佛古尔丹吸光了他的生命能量。

他正是在这样做，奥格瑞姆想道，众灵救助我们，就像杜隆坦说的一样。他发现自己正在苦苦抵抗要逃走的本能。

古尔丹放下手，那个人类颓然卧倒，干瘦的胸膛不断地起伏。

“等到传送门开启的时候，”古尔丹的声音舒缓悠然，几乎带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全体部落都将加入我们，那时我就会赐予他们邪能，赐给他们所有人。”

奥格瑞姆攥紧了拳头，愤怒地说道：“杜隆坦不同意这样。”

“你为什么还要在意那个叛徒想些什么？”古尔丹的眼睛里放射出明亮的绿色邪能。这个家伙还有多少能算是一个兽人？奥格瑞姆的心中涌起一阵恐惧。当这名术士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尖利刺耳，显得残忍而狠毒。“现在，该是霜狼氏族有一个新首领的时候了。一个真正会为了他的兽人们考虑的首领。一个，”他傲慢地伸手拍了拍胸膛，“懂得尊敬古尔丹的意愿，以及他的力量的人！”随后，他的绿色嘴唇咧开，露出一个凶狠的微笑，同时又向那名奴隶伸出手，从那个可怜生物的身上吸收了一点能量。那个几乎只剩下骨架的人类趴在地上，不住地喘息着。

“来，”古尔丹说道，“我把邪能赐给你。”

我的主人黑暗且危险。迦罗娜曾经这样对杜隆坦，对霜狼说。正是迦罗娜安排人类与杜隆坦见面。迦罗娜，像古尔丹一样浑身绿色，却又和这个术士完全不同。

她的话完全没有错。她——还有杜隆坦，他们都认为应该联合人类对抗古尔丹。他们会不会是正确的？

“杜隆坦，他……”奥格瑞姆竭力让自己显得很诚实，但他的心脏还是在剧烈地跳动着，“他毒害了霜狼，让我们不相信邪能。请让我将族人召集到这里，在他们面前赐予我邪能，让他们看到我会变得多么强大。”

古尔丹眯起了眼睛。奥格瑞姆强迫自己镇定如常，平静地与术士的双眼对视。借助眼角的余光，他能看到那个人类在吃力地喘息着。术士陷入了沉思。

“就像我说过的，”古尔丹最后说道，“你们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族群。召唤他们过来，这里不是德拉诺，霜狼。这是一个新的纪元！部落的时代就要开始了。”

古尔丹又将注意力转向那名奴隶。人类奴隶哀求般地向他伸出手，却只换得他的一脸轻蔑。“或者在恐惧中灭亡，”古尔丹说道，“或者接受这能量，变得强大。”

随后，古尔丹突然攥紧拳头，用力一拽。系住人类脖子的绳索断开了。那个人类向上一翻眼珠，瘫倒下去。奥格瑞姆盯着那具尸体——一具干瘪枯萎的躯壳。他点了一下头就离开了。在走出火把的照明范围之后，他跑了起来。可以确定，古尔丹并不相信他，他只希望自己能够为氏族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但他失败了。

当他跑到霜狼营地的时候，号叫和呼喊的声音刺穿了夜空。奥格瑞姆看到一座帐篷腾起了火焰。“古尔丹不想在霜狼身上浪费他的力量！”他听到一个巨大的战歌兽人喊道。那个兽人已经浸透了绿色的邪能。不过他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了，奥格瑞姆毫不理会其他兽人，直冲到他面前，将他举起，用自己的秃头狠狠撞在他的头上。这名战歌兽人的脖子折断了。奥格瑞姆扔掉尸体，继续向前。

杜隆坦，我的老朋友，原谅我。

他冲向酋长的帐篷。德拉卡转过身，一只手提着装有婴儿的篮子，另一只手里握着锋利的长匕首，足以将奥格瑞姆像塔布羊一样剖开。

“我要让你的血全洒在这里！”她吼叫着，眼睛里充满仇恨。

“也许你应该这样，”奥格瑞姆悲哀地说，“但不是现在。我不能为你争取太长时间，但我能为你创造一个机会。”他转身去拉好门帘。就在他背对德拉卡的时候，德拉卡的匕首已经横在他的喉咙下面。他知道杜隆坦的妻子是多么想切开他的喉咙，他已经在德拉卡的眼睛里看到了强烈的杀意，更能在这柄微微颤抖的钢刃上感受到德拉卡的心情。德拉卡当然有权这样做。

但德拉卡只是厉声向他说道：“为什么我应该信任你？你出卖了我们所有人！”

奥格瑞姆指了指孩子。“你还记得在我们出发去加入部落之前，我对你说的话吗？我发誓，我绝不会让你和孩子受到伤害，只要我还活着，就会全力保护你们。我不能阻止我造成的这个局面，但请让我至少能履行这个承诺。为了你的儿子，德拉卡，快走！快！”

德拉卡看着他，耳中听到帐篷外杀戮的喧嚣，脸上的表情一如霜火岭的寒冬，但她终于放下刀刃，只在奥格瑞姆的脖子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血痕。随后，她沮丧地转过身，将怒火发泄在帐篷背面，切割出一个出口。

怀中抱着她和杜隆坦的孩子，德拉卡转过身，最后给了奥格瑞姆轻蔑的一瞥：“你本应该相信你的酋长，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奥格瑞姆满怀羞愧，甚至无法看着德拉卡消失在夜色之中，只好紧盯着帐篷口，确认没有人在此时冲进来。

听到德拉卡离开之后，奥格瑞姆走到帐篷背面的裂缝前，向外张望，看到那位母亲正在向树林飞奔而去。众灵护佑，请保护他们平安无事。这时，他从眼角中察觉到有人冲进了帐篷。是一个血环兽人。这个家伙看到了逃走的德拉卡。奥格瑞姆随手挥起毁灭之锤打碎了他的脑袋。当他再次抬起头，他已经看不到德拉卡的踪影，也没有别人再追赶过去。

现在该去看看是否还能救助别的霜狼了。然后，他还要为杜隆坦尽最后一份力。

不等狮鹫落地，卡德加就从狮鹫背上跳到通向天空之厅的阶梯上，一路狂奔了上去。他很熟悉这座大厅。他十一岁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法师们站在环形平台上，测试他，确认他的价值，用银白色的魔法能量将肯瑞托之眼烙印在他的手臂上，现在这个烙印正传来一阵阵刺麻的感觉。他回到了这里，此前他从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卡德加！”一名法师喊道，“你怎么敢回来！”

“出去！”另一名法师怒喝一声。

身着绣有肯瑞托之眼的紫色长袍的六人议会对卡德加怒目而视，卡德加只是抬头看着消瘦老迈的大法师安东尼达斯，努力让自己的喘息稳定下来，然后说道：“我来寻求您的智慧。”

安东尼达斯的面色变得更加阴沉，“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了你的位置。”

“守护者麦迪文现在情况很糟。”

六位大法师相互交换着眼神，开始窃窃私语，他们的语气有惊讶，有激动，更有着遭受冒犯之后的气愤。安东尼达斯有些惊讶地问道：“出了什么事？”

年轻法师深吸了一口气：“他中了邪能之毒。”

大厅里一片寂静。安东尼达斯来到平台边缘，一副想要用雷电劈死卡德加的样子。他没有动手也许只是因为害怕破坏了珍贵的镶花地板。“荒谬！”大法师只是这样咆哮了一声。

大法师珊德拉对卡德加从来都没有过好感。她走上前说："一定是因为你，软弱的卡德加！"她伸出一根枯瘦的手指，点指着这名年轻法师，甚至没有费力气去掩饰她的厌恶。"是你想要研究那种被肯瑞托明令禁止的邪恶法术！"

现在根本没有时间为这种事做口舌之争，麦迪文才是最重要的。卡德加不再是那个数月之前刚刚离开的男孩。他怀疑自己在最近这几天里见到的恐怖要比这些老法师一生中所见到的还要多。他没有为珊德拉的指责而争辩，只是注视着安东尼达斯。"您对于黑暗之门知道些什么？"

"你回到这里，"安东尼达斯冷笑着说，"指责守护者……"

卡德加拿出那张他曾经给洛萨看过的草图——上面画着通向这个世界的大门，还有那个招引部落进入艾泽拉斯的神秘身影。

"谁，"他问道，"是阿洛迪吗？"

大厅再一次陷入沉寂。安东尼达斯看上去惊愕不已。诸位大法师纷纷低声说道："是谁对他说的？""他怎么会知道？"

他们带他来到紫罗兰城堡内部。卡德加早就知道这座城堡中有一座监狱，只是从没有到过这里。当然，作为艾泽拉斯未来的守护者，他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大法师们自然会照料好达拉然。此时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地方，被它数不清的魔法结界所震惊。当监狱最深处的一道牢门打开时，卡德加的面前出现了一座大牢房。卡德加被护送进这间牢房，不由得睁大了眼睛。

牢房中充满了一种低沉的念诵声音，奇怪的是，卡德加觉得这种声音让他觉得很舒适。四名法师笔直地站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上，闭着眼睛，身体保持在极不自然的静止状态中，只有嘴唇在不住地翕动。他们面前的空气里有许多紫色符文在缓缓跃动。从这些符文里面正稳定地流淌出一股红色的魔法……

牢房正中，一个巨大的黑色立方体飘浮在距离地面大约一尺高的地方，被符文和法师重重包围。立方体漆黑的表面泛起一阵阵涟漪，仿佛是某种厚重黏滞的液体。红色魔法流一触及它就会形成一个个漩涡，并显示出卡德加完全不认识的文字。

"阿洛迪。"安东尼达斯只说了这三个字。

卡德加当然完全不清楚状况。"这是什么？"

安东尼达斯的眼睛死死盯住那个黑色立方体，回答道："一个在肯瑞托出现以前就已存在的东西，我们认为它曾经的功能和守护者类似。"

问阿洛迪。“一个曾经的守护者……”卡德加悄声说道，他的视线无法离开这个立方体缓缓波动的表面。

安东尼达斯转向他。“除了大法师议会，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他本应永远无人知晓！”卡德加犹豫了一下，然后点头表示认同。

大法师皱了皱眉，但他的表情中有着更多失落而不是恼怒。最后他说道，“你竟然将它与黑暗之门一同提起，这绝不只是……”

他们注意到一点动静。一道流动的……裂缝？纹路？卡德加不确定该怎样称呼它——它正在他们面前的立方体表面上垂直向上延伸。一个半圆形的平面微微闪烁了一下，卡德加在那上面看到了他和安东尼达斯的倒影。然后，那一片黑色的表面消失了，露出一个开口。光滑的黑色从新出现的开口中流出来，形成了通向黑色立方体内部的阶梯。

“……巧合。”安东尼达斯虚弱地说道。

卡德加感到喉咙发干。“我……我要进去吗？”他的声音微微有些走调。

“我不知道。”安东尼达斯困惑地盯着那个开口，“以前它从没有这样过。”

问阿洛迪。

好吧，卡德加下定了决心，这是我的机会。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但他还是慢慢地向前迈步，登上了略有些抖动的阶梯，进入到这个被称作阿洛迪的内部。

第十七章

立方体内部就像外面一样黑。卡德加一直向上走，直到最后一阶才停了一下，然后又迈步向前。他身后的开口消失了，在他面前的墙壁同时放射出一道细长的光亮。他感觉到自己站立的地方发生了波动。这里是如此安静——没有一丁点儿声音，卡德加从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寂静。

“阿洛迪？”他问道。他的声音很高，却奇怪地没有任何回响，甚至没有半点余音。仿佛他的话刚一出口就被吞噬了，又好像他根本没有说过什么。

随后，寂静再一次被打破，只不过这次发出声音的不是他。“我们的时间不多，卡德加。”这是一个深沉而温暖的女性声音。卡德加惊讶地看到一个影子出现在自己面前，“我用了我们最后的力量，让你来到这里。”那个影子改变形状，不断伸长，变成了一个站立在卡德加面前的人。只是这个人的身上依然像立方体其余的部分一样，黑暗而且光滑。卡德加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变得越来越真实，黑色表面渐渐形成类似于衣服的质地，身体的细节也越来越多。

卡德加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认识你！在图书馆……”

正是这个神秘的人将那本书指给卡德加，然后就消失了。卡德加在那本书中看到了“问阿洛迪”。

“一切都处在危险之中。”阿洛迪继续说道，“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你。守护者背叛了我们。”她的声音变得哀伤。

卡德加回想起麦迪文眼睛里闪烁的绿光，正是那一点光芒让他赶来了肯瑞托。他一直都希望自己错了。“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邪能。”他对阿洛迪说。

“他已经被邪能吞噬，”阿洛迪继续说道，“如果不阻止他，这个世界就会被彻底毁灭。”

卡德加摇摇头。这不可能。“但他……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整个世界都在仰仗他的保护，他怎么可能要将这个世界摧毁？是什么诱使他这样做？让

他如此决绝地背叛了自己的责任？

阿洛迪的面孔隐在兜帽之下，但卡德加能够感觉到她的同情，而她的回答同样让卡德加吃惊。

“孤独。”

卡德加盯着她，只是一件这样简单的事就能够让那么强大的人堕落？

“就像他以前的所有守护者一样，麦迪文向肯瑞托负责，要单独保护这个世界。他的心，”阿洛迪严肃地说道，“是真诚的。他全心全意地要担负起他的责任，这让他希望能发现并掌握全部形式的魔法。”

年轻法师倾听着，却从心底感到难过。他不想听，不想知道，但他必须知道。

“在一次寻觅中，在虚空的深处，他遇到了一种邪恶，却又无比强大的力量……”

阿洛迪摆摆手，黑色的立方体消失了。卡德加发现自己飘浮在一个奇异的空间里，各种色彩、影像和形体在他的周围盘旋。有一些他认识：海洋，星辰，紫色，蓝色。另一些却是如此陌生，甚至他都无法理解它们的真实形态。在所有这些精致美丽、不断跃动的混乱中心，站立着艾泽拉斯的守护者。

他看起来非常年轻，看着这无穷的奇景，脸上焕发出光彩，眼眸里闪耀着非凡的智慧。在他的蓝绿色眼睛，眼角的细小皱纹和微微分开的嘴唇上能看到仁慈和友善的坏笑。这正是莱恩、塔瑞亚和洛萨熟知的麦迪文。就在此刻，卡德加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会如此信任他。麦迪文拥有一位守护者所应当具备的一切美德。

眨眼之间，仿佛完美的编织上出现了一点瑕疵，守护者所努力维护的世界开始变得污浊。邪恶伸展出发光的绿色蔓须，如同血水注入盛满纯净清水的碗中，向卡德加视野中的每一个地方蔓延。越来越多的色彩变为绿色，美丽的形象变得恐怖和畸形。麦迪文闭起眼睛，露出痛苦的神色，当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那双眼睛里闪耀起绿色的光芒——卡德加第一次见到它还是当它从死人的喉咙里逸出的时候。

卡德加几乎忘记了阿洛迪。此时阿洛迪的声音则提醒了他眼前所见为何物——“邪能。”

卡德加颤抖着深吸了一口气。阿洛迪还在说话：“无论他怎样抗争，邪能终究吞噬了他，扭曲了他的灵魂，将他对艾泽拉斯的爱变成了扩张邪能的无限欲望。”她停顿一下，又说道，“你必须直面他，卡德加。”

卡德加感觉到自己的脸上没有了血色。“我……我不可能战胜守护者！”

阿洛迪微微一笑，“‘守护者’只是一个名字。这个世界真正的守护者是人类自己。我知道你看出了肯瑞托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你离开了他们。他们不应该让守护者单独对抗黑暗，没有人能单独对抗黑暗。”

她是对的。卡德加一直都相信守护者不应该孤身一人，不应该让全部重担落在一副肩膀上。他还认为肯瑞托应该更多地与这个世界的各种生灵合作，而不是冷漠地远离尘世。但即使是这样……

“我不明白，你想要我做什么。”

阿洛迪向他靠近一步，丝丝缕缕的雾气正从她的身体上飘散，让她显得格外怪异。她将面孔转向卡德加，让年轻法师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她的脸。卡德加轻轻惊呼了一声。在她的面孔周围清晰地布满了蛛网一样的邪能痕迹。不过它们并不是邪恶的绿色，只是一些疤痕，某种已经消失能量的残迹，仅此而已。这些伤口都已经愈合了。

“实际上，”她说道，“你明白。”

卡德加的确明白。他不曾陷入麦迪文的困窘。他并不孤独。麦迪文也曾经有过莱恩和洛萨这样的朋友，但他无法留在他们身边。他的责任——所谓要保护世人，反而让他远离了世人，让他变得脆弱不堪。但卡德加没有这样的弱点。

“洛萨，”年轻法师喘息着说道，“洛萨会帮助我。”

阿洛迪满是邪能伤痕的脸上露出赞许的微笑，但她的身体开始融解。卡德加只能听见她微弱的声音。

“相信你的朋友，卡德加。只有你们齐心协力才能拯救这个世界。永远都要记住——从光中产生黑暗，从黑暗中生出……光明！”

***

莫罗斯冲向瘫倒在地上，正在吃力喘息的麦迪文，迅速将他的主人扶起，打算再把他放到魔法源泉中去。那个女孩去哪里了？他让那个女孩陪着守护者的！这时，管家注意到守护者留在地板上的符文，他明白了。

莫罗斯面色苍白地支撑着他的主人，踉踉跄跄地向魔法源泉走去。

麦迪文感到头晕目眩，他小心地迈步走进厅堂中央的水池。白色的能量轻柔地渗进守护者的肉体和灵魂，抚慰他，照料他，冲走恶魔邪能对他的束缚。

他的视野恢复了清晰，他勇敢地露出微笑。

“谢谢，莫罗斯。”他虚弱的声音刺痛了老管家的心。

“您会恢复过来的，守护者。”莫罗斯以笃定无疑的语气说道，“您一直都能渡过难关。”

麦迪文摆了摆一只过于消瘦的手。“不，这是为了迦罗娜。谢谢你照顾她。”

莫罗斯犀利的目光变得柔和。他想要说话，却又僵住了。一缕细微的绿色侵染了纯白色的泉水。他眨眨眼，希望这只是他的想象。但那一缕丑恶的绿色光芒正在向整个泉池渗透。

“很抱歉，老朋友。看样子是我引领兽人进入了这个世界。”

莫罗斯摇摇头，完全无法相信守护者的话。麦迪文和这股邪恶战斗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不可能失败，不能是现在，正当……

“邪能……它扭曲了我，我……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做过些什么。”麦迪文的声音变得沙哑，“我完全不记得了。”心碎的莫罗斯在魔法源泉池周围绕行，看着蓝白色的魔法剧烈地挣扎，最终却还是屈从于绿色。“我想要保护的一切，都被我摧毁了。”守护者倒卧在泉池的一侧，颓然低垂下头。

“我无法控制邪能，没有人可以。”

麦迪文突然站立起来，身体恢复了强壮。他的全身都沐浴在被污染的绿色魔法之光中，原本映射着白色虹彩的眼睛变得漆黑如墨。莫罗斯向后退去，心中迫切地希望他所敬爱的主人能够与邪恶作战，将邪能击退，就像以前那样。但那张脸上再也没有了他照顾了那么久的守护者的痕迹，没有了一丝友谊与善良，没有了因他人的磨难而生的痛苦，更没有了对那名年轻女子的挚爱……

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莫罗斯曾经侍奉过那么多艾泽拉斯的守护者，至今已经年老到不知岁月几何。当面前这个恶魔开始抽取他的生命时，他只希望自己能在这一刻到来之前就死去。

莱恩一直在为洛萨担心。他的朋友亲眼看到儿子战死，却完全无能为力。莱恩只知道，如果换作自己失去了孩子——瓦里安，自己的内心一定会留下无法愈合的伤口。所以，当洛萨只丢下一句“去闪金镇”便离开时，他什么都没有说。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他、莱恩和麦迪文曾经多少次做过这种事？只是那时候他们是为了欢庆生命的喜乐畅饮喧闹，而不是独自啜饮它的苦痛。不管怎样，今天早晨，当莱恩派卡洛斯去狮王之傲旅店找洛萨的时候，尽管依然深陷在巨大的痛苦之中，他的老朋友还是坚守自己的职责，以及对于他的朋友和国

王的忠诚，听命而来。卡洛斯悄悄向国王报告，迦罗娜一直和指挥官在一起，莱恩只能认为麦迪文注意到了这两个人对彼此的相互吸引，安排他们在一起。莱恩信任迦罗娜，他相信那场伏击不是杜隆坦安排的。如果迦罗娜和安杜因能够彼此安慰，只要他的指挥官还能履行职责，莱恩就不会对这段关系妄加议论。洛萨很有能力，但此刻是他从不曾遭遇过的难关，这一刻对他们所有人都不容易，顽强还是果决——不同的战略构想正并力角逐。莱恩自己也累坏了，他回到暴风城，洗去沙场上的汗水和血渍，亲吻了妻子和儿子，睡了几个小时。随后的数个小时他都是在作战室中度过的，直到洛萨回来。

莱恩、瓦利斯和另外几个人仿佛已经用布满血丝的眼睛对暴风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沙盘模型查看了上千次。“五个军团封锁逆风小径，”莱恩将一个标志放在沙盘上，“另外十个军团部署在这里，这里和这里，沿着赤脊山逐次列阵。这里是供给线路，向南和向东是东海海岸。”他向洛萨抬起头，“如果我们守住这些点，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完全处于守势。”洛萨说。

莱恩叹了口气，揉搓着双眼说道：“是的，直到我们有更好的对策。”

“如果敌人的数量再增加十倍呢？”洛萨问，“那我们又当如何？”

莱恩看着沙盘，“如果能有简单的答案……”但洛萨打断了他。

“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阻止那道门开启。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敌人只需要用纯粹的数量优势就能彻底压倒我们。”

莱恩一字一顿地问道：“你有什么建议？”

洛萨在桌子上俯过身，面孔贴近莱恩，“派出我们的一切力量，摧毁传送门，解救我们的人民，立即结束这一危险。”

“留在这边的兽人呢？”

“我们以后再对付他们。”

这个计划并不够好，“任他们破坏了整个王国之后？”莱恩质问道。

震耳的爆鸣声响起，一道蓝白色的光芒之后，艾泽拉斯的守护者出现在桌子一端，“诸位阁下。”

莱恩感到一阵宽慰。麦迪文的样子要比他们在六年之后刚刚重逢的时候好了很多。他的肤色很健康，脸上的棱角也变得圆润了，颀长的腰身挺得笔直。

一点笑意出现在莱恩的脸上，而且现在他丝毫不想压抑自己的快慰。“麦迪文！”他高声喊道，“你看起来真不错！”

“是的，”他的老友向他确认，“我觉得恢复了。”

“我们需要你，”莱恩指了指地图，“我们正苦于无法做出抉择。”看了洛萨一眼之后，他又说道，“我们之中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别无选择。我们需要新的视角。”

“我不仅带来了新的视角，还带来了新的希望。”麦迪文回答道，“我已经和杜隆坦见过面了。”

“你和杜隆坦见过面了？”洛萨重复了一遍。他的声音里是否带有怀疑？莱恩有些忧虑地向洛萨转过头，看到他的老友正在玩弄着地图上的一个标志。

“他还活着？”洛萨显示出些许惊讶。

麦迪文转向他，“确实，他向我保证，反抗古尔丹的力量正在变得强大。有了霜狼兽人和他们的盟友的帮助，我们就能摧毁那道门。”

麦迪文总是喜欢在关键时刻以戏剧化的方式出场，然后拯救一切。就像他现在这样。莱恩感觉到心中又升起了希望。

“这不会改变我的计划。”洛萨直率地说道。

“什么计划？”麦迪文问。

“安杜因相信我们应该全力发动进攻，”莱恩解释说，“我很担心这样会让王国失去防卫能力。我承认他说的没错，我们应该尽力阻止兽人援军到来，并救援我们的俘虏。但兽人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能造成巨大的破坏，并屠杀更多的人。”

麦迪文在沉思中点了点头。“要挡住兽人，保卫王国，你们需要多少军团？”

莱恩有些忧虑地瞥了洛萨一眼，回答了麦迪文的问题：“二十五个军团，五个守住逆风小径，十个守卫赤脊山，十个保卫暴风城。”

“我们已经失去了十八个军团。如果再留下二十五个军团，我们就能派遣一……二……三个军团！！”洛萨举起手中的标志，一边数，一边拔下上面的金属徽记，扔在沙盘上。

莱恩没有理会他。“这样可以吗，麦迪文？”

洛萨把手中的标志也扔到桌上。“不，这样不可以！”

随后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三个军团，再加上霜狼，还有我的力量，”麦迪文开口道，“我们……”

洛萨将专注的目光转向自己的老友，用有些刻板的声音说：“我绝无不敬之意，守护者，但你的力量最近并不很稳定。”他又转向莱恩，“我不能只率领三个军团就杀进部落之中，只期待他的魔法能神奇地拯救我们！”

麦迪文却没有显示出任何不安。他将注意力转向国王。“莱恩，我有让你失望过吗？”

“让他失望？你这六年到底去哪里了？”洛萨问。

莱恩的心情很矛盾。洛萨说得没有错，他们的确不能只依靠麦迪文。但现在守护者的状态的确是好多了，他看起来更壮实了，更像年轻时的他。很显然，曾经让他疲惫不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洛萨肯定也不会忘记，当巨魔即将攻陷王国的时候，守护者的魔法又是怎样“神奇地拯救他们”的。麦迪文在过去的战斗中赢得了他们的信任，现在他已经再一次渡过难关，显得如此神采奕奕，精力旺盛。

“请再好好想一下，安杜因，”莱恩开口道，“麦迪文是守护者……”

但安杜因没有让步，“他不是你记忆中的那个人！他失去了往日的精神！不再可靠！当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不会来帮你！”

莱恩紧紧抿住嘴唇。在这个危急时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他的指挥官。他快步走到洛萨面前，“注意你的态度，安杜因。”他的声音坚定而温和，但不容任何质疑。

洛萨的眼睛里跳动着炽烈的火焰，但他的声音中却显得格外担忧，“我会为了你而杀进地狱，莱恩，只要我认为那里有一点胜利的机会！这一点你很清楚！但这是自杀！”

“是因为凯兰吗？”麦迪文的声音很平静，其中流露出一丝哀伤。洛萨面色僵硬，身子一动不动。良久之后，他才慢慢转过头，看着守护者。

“那是一个悲剧……”

洛萨面如死灰，又突然涨得通红。“你，竟敢。”

莱恩相信，那时对他们两个而言都是最糟糕的时刻。麦迪文当时的状况显然很不好，他召唤出闪电壁障，分隔开交战双方，拯救了许多生命，却险些让

他立毙当场。可怜的凯兰被隔在电墙错误的一边，这的确是一个悲剧——莱恩伤心地想——洛萨对麦迪文怀恨在心，甚至将凯兰的死全部归罪于守护者也是情有可原。但现在不是为此而发生争执的时候，他们几乎已经没有时间了。

“如果他不是那么努力想要赢得你的认同，他今天也许还会和我们在一起。”麦迪文说道。洛萨全身都在颤抖，汗水从他的眉宇间渗出。

“麦迪文……”莱恩说道。

麦迪文并没有因为国王的阻止而住口：“凯兰还没有准备好。这一点你很清楚，但你还是让他进入了军队。”

这番话很不友善，莱恩想要责备守护者，要求他道歉，让他们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严重的局势上，但已经太晚了。

洛萨爆发了，他语无伦次地怒吼着扑向了麦迪文。莱恩、卡洛斯和在场的其他所有人都冲过来，试图将他们分开。麦迪文后退着，举起双手，防御魔法在他的掌心涌动。但和安杜因不同，他还控制着自己，没有将魔法能量释放出来。

“停下！”莱恩用最大的声音喊道，“安杜因……”

“是你杀死了他！”现在有五个人抱住了艾泽拉斯雄狮，却还是难以控制住拼命挣扎的洛萨。洛萨的眼睛死死盯住了麦迪文，后者则在几近疯狂的暴风城将军面前依旧保持着镇定。“我的朋友，是不是你？”洛萨咆哮着，“我亲爱的老朋友……”

莱恩看着麦迪文，麦迪文只是哀伤地看着他。凯兰的确是因守护者的行动而死，但国王很清楚自己现在必须做些什么。

“瓦利斯，”莱恩很不情愿地说道，“把洛萨指挥官关进牢房，让他冷静一下。”他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步田地的？

瓦利斯犹豫了一下，对此莱恩非常理解。这是安杜因·洛萨，艾泽拉斯雄狮，瓦利斯的指挥官，军人们素来尊敬的榜样。但就算是英雄也有弱点。

莱恩为他的朋友感到心痛。他爱安杜因如同他的手足，但王国的安危永远都在莱恩的个人好恶之上。国王不情愿地说道，“你现在这样没办法帮到我们。”洛萨服从了他的命令，转身离开了，但他瞪视艾泽拉斯守护者的最后一眼充满了纯粹的怨毒。

麦迪文来到桌边，低头看着地图，拿起代表三个军团的小雕像，放在兽人传送门的模型前方。

“我们要拯救王国，陛下，”麦迪文向莱恩保证，“只要联合你我的力量。”

就在几天以前，洛萨带着苦涩的自嘲心情想到，他刚刚在牢房里见到了那个守护者学徒。而现在，换成他呆在了铁栅的里面。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他心中想。

到底出了什么事？是的，他当然还在因为儿子的死而感到心痛和空虚。任何父亲都会如此。但他又和普通的父亲不同，对儿子的负疚感一直在啃噬他的心。麦迪文正是利用这种负疚感玩弄他，引诱他发动了不理智的攻击。但圣光啊，为什么？麦迪文是他的朋友——还是只不过他在这样以为？莱恩又怎么会看不出守护者在做什么？

洛萨将面孔埋在手掌中，希望一切都能回到他遇到卡德加之前。那时麦迪文只是他的过去，而凯兰才是他的现在，一切都很正常。不，洛萨纠正了自己，并非一切正常。他现在更不想失去迦罗娜。

他听到钥匙在锁眼中转动的声音，外室的牢门被打开。希望在他的心中升起，也许莱恩改变了主意？洛萨抬起头，却只看到迦罗娜站在门口，仿佛因他的思念出现在他的眼前。

当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在所有那些炙热的痛苦、恐惧与绝望之中，他仍然能看到一片平静温暖的地方。

“你为什么在这里？”

她是兽人，一个只知战斗的生灵。“国王，他出发去和部落作战了。有你们的守护者帮助，杜隆坦会杀死古尔丹。”

洛萨心头一紧。“不要信任他。”

迦罗娜向洛萨皱皱眉。“我告诉过你，兽人不会说谎。”

“我说的不是杜隆坦。”洛萨站起身，走到栅栏前，看着同样走过来的迦罗娜，“不要信任麦迪文。”迦罗娜困惑地摇摇头。现在洛萨有千言万语要对迦罗娜说，至少要向她发出警告，但瓦利斯正站在门口。他们的见面时间不会太长。

不过迦罗娜不需要解释，她只是说道：“我会保护你们的国王。”

洛萨冲动地说：“不要跟他们去。”

“为什么？”迦罗娜又向他走近一步，洛萨双手抓住了铁栅。兽人女孩将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温暖、强壮，给他带来慰藉。这个女孩对痛苦无比熟悉，却又比洛萨认识的其他所有人都更懂得温柔。

洛萨回想起昨晚，她的双手抚过自己的身体，不由得将手伸过铁栅，抚摸她的脸颊。

“我不想让你受伤。”他轻声说道。凯兰出生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而这一次，凯丽甜美温柔的面容第一次不再是洛萨脑海中最鲜明的形象，失去了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位置。这很愚蠢，也很鲁莽，更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毋庸置疑是真实的。

各种心绪在兽人女孩的脸上闪动。她伸手到自己的喉头，拽断了挂在她纤细脖颈上的皮绳，将那枚吊坠在手心里握了片刻，然后捧起洛萨的手。洛萨感觉到兽人女孩母亲的獠牙，还带着女孩心头的暖意，被用力放进自己的掌心。迦罗娜合拢洛萨的手指，让他紧紧攥住她最珍贵的礼物。

“活着回来！”洛萨悄声说着，也握紧了她的手。如果这场战争也夺走了你，我将无法活下去。

迦罗娜点点头。但洛萨明白她的意思。兽人女孩只是接受了他的话，却没有向他做出保证。她重视自己的荣誉，不会做出无法信守的承诺。她戴起兜帽，用那双深色的眼睛最后看了他一眼，便转身向战争走去。

第十八章

这些人类无法让惊恐的眼睛从杜隆坦的身上转开。他们透过囚笼窥视着他，心中肯定在好奇，他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要和他们被囚禁在一起。或许他们是在害怕兽人只是在以此玩弄他们，给他们带来更多折磨。杜隆坦哀伤地看着他们。他曾经试图救助这些人类，但他的努力失败了，彻底失败了。所以他才会被囚禁在这里，带着他自己的恐惧，见证古尔丹对他的氏族施加残忍的暴行。

“嗨！霜狼！”笼外的卫兵喊道。杜隆坦的视线从人类身上转过来，皱起眉头。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正大步向他的囚笼走过来。霜狼酋长身上的肌肉一紧。他曾经的兄弟又要来对他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卫兵挡住奥格瑞姆，但奥格瑞姆的脚步却没有丝毫迟疑。他扬起毁灭之锤，轻松地冲惊愕的卫兵挥下去，砸碎了卫兵的头颅。

杜隆坦没有站起身。

奥格瑞姆俯身捡起卫兵的钥匙，和杜隆坦四目相对。杜隆坦以同样轻松从容的姿态说道：“现在你和所有人都是敌人了。”

“我会告诉他们，这是你干的。”奥格瑞姆回答道。杜隆坦注意到这位多年的老友在为他打开牢门的时候，双手还在微微颤抖。随后，奥格瑞姆瞥了他一眼，又为他打开了脖子、脚踝和手腕上的铁镣。杜隆坦只是静静地坐着。奥格瑞姆向他的酋长伸出手，杜隆坦伸手握住，装作身体僵硬的样子，在奥格瑞姆的帮助下慢慢站了起来。他们两个又对视片刻。杜隆坦忽然狠狠一拳打在这位老友的胸口上。奥格瑞姆踉跄后退，撞上扭曲的木笼，跌倒下去。他没有反击，只是坐在那里，低垂着头。

终于，杜隆坦说话了。

“出了什么事？”

奥格瑞姆直视着他，“我很抱歉，杜隆坦。我不明白我们怎么能与人类一起攻打我们的同族。但我错了，我的酋长。古尔丹的邪能魔法正在摧毁我们。”

杜隆坦闭起眼睛。希望这几天的时光能够倒流回去，希望一切能够不是现在的样子。但只有疯子才会有这样的奢望。他向奥格瑞姆伸出手，让奥格瑞姆握住他的手，站起来。杜隆坦强迫自己用平静的声音问出了最令他揪心的问题：

“德拉卡在哪里？”

“她和孩子都安全了。但其余的……其余大部分……”奥格瑞姆的痛苦和悔恨赤裸裸写在他的脸上。在黎明时的灰暗微光中，杜隆坦能看见他眼中的泪水。

现在流泪已经太晚了。无论道歉、懊悔或者原谅都已来不及。痛苦、哀伤和愤怒在杜隆坦的心中奔涌，但他只是冷冷地将它们压了下去。他将变成一块岩石。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做好他必须做的事。他转过身，不再看叛徒奥格瑞姆，但奥格瑞姆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

“如果他们能够看清他到底是什么，就不会再追随他。”

“那么我就要让他们看到。”

古尔丹的兽人点燃了霜狼的营地，企图烧毁霜狼文化的一切残余。大部分火焰已经熄灭，只有零星几处火头还在夜色中跳动。这一点光亮让杜隆坦能够看到已经化作废墟的营地，也让杜隆坦围绕心灵筑起的高墙差一点倒塌。他强迫自己迈步向前，好看清古尔丹对他的族人所做的一切，以便有朝一日将所有这些尽数奉还。

营地中的尸体要比杜隆坦所担心的少得多。但杜隆坦不敢就此希望他的族人成功逃离了灾难。不，更有可能是古尔丹俘虏了他们，要将他们作为邪能的燃料。所有尸体都被丢弃在他们死亡的地方，这是对死者极度的不敬。此时已经有一些尸体被烧焦了。杜隆坦看见了卡葛拉、扎卡、戴克古尔……甚至还有莎卡萨和她的弟弟和妹妹，活泼的妮兹卡和尚未成年的柯尔古。

杜隆坦曾经决定不只是要保护他们，还要保护所有兽人，保护这个世界。他深深地知道，正是古尔丹的死亡魔法，是邪能摧毁了德拉诺，并且也将摧毁艾泽拉斯，还有全部兽人。

但他低估了这个决定要付出的代价。他从没有想到，古尔丹会下令消灭整整一个氏族，连孩子也不放过。

这场灾难中终究也有一点令人庆幸的事情。奥格瑞姆说得没有错，至少德拉卡和小古伊尔逃出去了。尽管他们所有的食物、衣服、生活用具和武器——包括雷击和裂斩——都已经被其他兽人抢走，但他们扎下帐篷的地方并没有那

一对母子的尸体。年老目盲的德雷克塔尔和他的学生帕尔卡，还有他们的萨满物品都不见了踪影。他们是被捉住，成为邪能的燃料？还是逃走了？

杜隆坦的目光落在一面霜狼旗帜上，它在大火中幸存了下来，只是边缘多了一些焦黑。它的上面被留下了血色的手印，有人曾经努力想要保护它。

作为杜隆坦心防的高墙倒塌了，但不是因为哀伤，而是因为愤怒。杜隆坦拿起这面旗帜，将它紧紧攥在手中，让炙热的怒火不受约束地在心中奔涌。

他失去了一切。但他还没有倒下。

如果他们能够看清他到底是什么，就不会再追随他。

那么我就要让他们看到。

希望——莱恩骑在马背上，在火把的照耀中穿行于暴风城夜晚的街道上，心中想道——也许希望是最强大的武器。有时候，它也是唯一的武器。实际上，他很担心这是他们现在唯一的武器。但麦迪文回来了。即使洛萨……暂时地……被巨大的痛苦折磨得失去了理智，希望毕竟已经回来了。他看见希望的光彩就闪耀在市民的脸上。人们聚集在街道两旁，带着希望为国王送行，尽管这份希望中还掺杂着对于战祸的忧虑。

这条由战马和披甲士兵形成的河流从两侧绕过高大的守护者雕像，又汇聚在一起，来到城门前。莱恩的家人正在这里，站在匆匆竖起的观礼台上等待和他告别。他的女儿爱达丽奥几乎已经像妈妈一样高了，而且仿佛每天都变得更像塔瑞亚，现在她将双手交握在一起，完美地模仿着王后的举止。只是她的身子在不住地颤抖，远比她的妈妈紧张。公主的重担，莱恩一边在心中想着，一边向她点头以示安慰，然后国王的视线又转到瓦里安身上。那个男孩穿着正式的礼服、马裤和披肩，显得庄重华贵，但他的身子靠在栏杆后面，似乎很想从台子上爬下来，加入父亲的军队。王子的冠冕压在他的深褐色头发上，他的嘴唇紧紧抿在一起。这样的表情让他看上去很是刚强，但莱恩却感觉到自己的心被揪了一下。他知道，瓦里安的表情只说明这个孩子正在努力压抑着眼睛里的泪水，让自己的眼睛看起来更闪亮。这个孩子真聪明。莱恩和塔瑞亚已经向他们的孩子做了各种保证。确实，麦迪文的回归让莱恩在这场灾难开始之后第一次有了信心，但瓦里安已经从父母闪烁的目光中看到了许多他们没有说出口的话。终有一日，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国王，但希望这一天不会来得太快。

莱恩渴望着能够拥抱那个男孩，但瓦里安现在已经快成年了，不会喜欢在公开场合有这样亲昵的表示。所以莱恩只是给了这个孩子应得的尊重，“我不会将家人的安危交在别人的手中，瓦里安。保护好她们，直到我回来。”

瓦里安的下巴在非常轻微地抖动着，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塔瑞亚用一双深色的眼睛看着她的丈夫，身材纤细苗条，仪容高贵优雅。她是莱恩最好朋友的妹妹，有着仁慈的心和莱恩所不具备的冷静头脑。莱恩已经不记得妻子曾经有多少次目送他奔赴生死未卜的战场。无论是他的不安还是他的决心，都逃不过妻子的眼睛，辛劳或是喜悦，他们总是会一同分享。她爱他，这份爱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变得更加安稳、牢固。

他们之前已经私下道过别，现在不需要再有更多叮嘱了，一切事情，他们都已经了然于心。

“准备好了吗？”麦迪文打破了这份平静，时间的流逝实在要比莱恩希望的更快。国王点点头，一言不发地催赶战马小跑起来，向敞开的城门驰去。

“如果安杜因能和我们在一起，我感觉会好得多。”莱恩向守护者承认。

“我们会一切顺利的，”他的老朋友向他保证，“我要回一趟卡拉赞，为战斗做好准备。霜狼氏族会在路上与你会合。你将在传送门那里找到我。”然后他就掉转马头，不疾不徐地离开了大队。很明显，他是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施展传送术。在城门外，三个军团正等待着他们的统帅，按照麦迪文的说法，这就是他们所需的全部军力。

迦罗娜纵马来到国王身边，补上了守护者留下的空缺。她和国王对视了一眼，然后两个人都将目光转向前方。莱恩知道现在只应该去思考即将到来的战争，但他怀疑迦罗娜和他一样，心思也还在牢房中的安杜因·洛萨身上。

安杜因·洛萨想要离开这间牢房。

立刻。

他盯着自己的指节。因为徒劳无功地捶打牢门，现在那里已经破损出血。他吮了吮伤口，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开始尝试另一种方法。

“卫兵？”他微笑着摊开双手，“很明显，这道门非常坚固，而我应该省下力气，留待保卫国家时再用。我知道你只是在履行职责，在这方面你做得很好。我现在已经冷静下来了，所以，如果你能过来打开这间牢房……我就能保护国王了。”

微笑让他的面孔疼痛，他还能尝到血液的金属味道。但那名手持长柄斧，守在牢房外的卫兵却完全无动于衷。

他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洛萨咆哮着，再一次狠砸牢门，在巨大的撞击声中向那名士兵怒吼：“打开这个笼子！”

卫兵迈步向前，小心地保持着自己和牢房中这名暴怒将军的距离。“指挥官，请不要这样！我只是在执行……”

洛萨将自己喝水的杯子向那名战战兢兢的士兵掷了过去，而那名士兵刚刚嘟囔出“命令”两个字，却突然在一阵白色的烟雾和蓝色闪光中消失了。在他站立的地方出现了一只神情困惑的绵羊，很不高兴地冲洛萨“咩咩”叫着。洛萨一样感到大惑不解，他看着刚刚把水杯扔出去的手，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这时，卡德加从阴影中走出来，原来是他的法术。从地上捡起绵羊卫兵的钥匙，跑过来打开洛萨的牢门。

“该死的，你去哪里了？”他刚刚帮我摆脱了困境，也许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洛萨心里想，不过这样至少不算虚伪。

卡德加转动钥匙，牢门被拉开，这个男孩看上去仿佛老了十岁。

“肯瑞托。”年轻法师说道。他沿着洛萨的视线看了一眼那只绵羊，又说道，“这只对头脑简单的人有效。”然后他丢下一只袋子，里面装着洛萨的剑和盔甲，并对洛萨说道：“你的武器，指挥官，”又转头对绵羊说了一声，“抱歉。”

卡德加又向四周张望了一圈，发现一只已经熄灭的火盆。“我们可是有很多事要做。”他一边对洛萨说，一边从火盆中拿起一块木炭。就在洛萨穿戴好盔甲的时候，他弯腰开始在地上画出一个圆圈。

“希望我们还不会太迟。”洛萨说。

卡德加抬起头，“如果你想要救艾泽拉斯，我们就不能去追他们。”已经跑到牢门口的洛萨猛地停住脚步。

“我的国王需要我！”

“艾泽拉斯更需要你，”卡德加也冲他高喊，“如果你想要救你的国王，我们首先就要阻止麦迪文。”

洛萨在这一生中从没有过如此矛盾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正因为他们的另一位挚友的背叛而走在赴死的路上。很快，莱恩就会被洪水一般强大的绿皮怪物淹没。和这种可怕的景象相比，艾泽拉斯实在是一个太过抽象的概念。

但他知道莱恩会希望他怎样做。

卡德加已经开始念诵传送咒文。蓝白色的魔法形成了洛萨熟悉的气泡。洛萨深吸一口气，走回来，进入到圆环之中。卡德加站起身，召唤魔法进入他的掌握，就仿佛他正在收紧一匹马的缰绳。

“麦迪文在哪里？”洛萨问。

卡德加看着他的眼睛。“我们要杀死一只恶魔。”

第十九章

她整夜奔逃，孩子被她绑在背上。就算是她，德拉卡，科尔卡之女，拉齐什之孙，现在也已经精疲力竭了。她不敢停下。她知道，古尔丹的兽人正在追杀她。如果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女兽人，带着一个普通的兽人孩子，他们也许还会放过她，但她是酋长的妻子，而且她坚信，她还会是另一名酋长的母亲。古尔丹下令摧毁她的氏族并非是因为愤怒。怒火很快就会烧尽，会转移对象。术士对霜狼的迫害是因为他害怕霜狼，恐惧已经在他的心中牢牢扎根，挥之不去。

古尔丹曾经请求他们加入他的部落。而现在，杜隆坦完全洞悉了这其中的危险，所以古尔丹绝不能让他活下来。她心爱的丈夫跟随黑手离开，唯一的目的就是赴死。德拉卡不知道丈夫是否还活着，对此她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但她不能死，他们的孩子不能死。奥格瑞姆心意的改变对他们所有人都太迟了。德拉卡想要哭泣，想要控诉这不公的命运，想要将她的宝贝抱在胸前，带着他一同死去。德拉卡对杜隆坦的爱如同烈火，但对于这个小生命，她的爱就像地狱之火一样永不止息。

她要为他活下去，也愿意为他付出生命。

德拉卡没办法再向前走了，她太累了，但敌人就在身后不远。她到了一条河边，眼前已经无路可逃。她做出一个决定。河水映射着朝阳的光芒，刺入德拉卡的眼中，让她的眼眶里充盈着泪水。

“流水之灵啊，”德拉卡喘息着说道，“我没办法再保护我的孩子了。追杀我们的人不会停下他们的脚步。他们会找到我们，杀死我们。我的孩子不能留在我身边。你会带走我的孩子吗？你会保护他的安全吗？”

德拉卡不是萨满。她无法像德雷克塔尔那样听见众灵的声音。但她能够听到河水的呢喃。就在她的眼前，一条鱼高高跃起，又落回到深水之中。她的心突然不再疼痛。她迅速从背上解下盛着古伊尔的篮子，走进河水中。轻轻亲吻了孩子绿色的面颊，同时也尝到了自己泪水的咸涩之后，她将篮子轻柔地放进水中。将婴儿的襁褓又拽拽紧——那块绣有霜狼纹章的白色小毯子。

也许会有人类记得，她心中想道，霜狼曾经努力帮助过他们。而……我们的牺牲也全是因为这个选择。我们都会死去，但你一定要活下来，我珍爱的古

伊尔。

泪水充满了她的眼睛。流水，爱的元素，对丈夫的爱，对孩子的爱，对氏族的爱，对美好未来的爱，在眼前这一切黑暗、尘埃和绝望之中，是爱让她还能保有一份梦想。

她的孩子显得很困惑，向她高举起柔软细小的绿色手臂。德拉卡握住他的小拳头，对他说："记住，你是杜隆坦和德拉卡的儿子，是我们世代传承的酋长。"

然后，她放开了他，一颗心也随之碎成了一千片。"流水啊，"她说道，"请保护我的孩子！"

一阵吼声让她转回头，一个血环兽人从森林中冲出来。但他并没有看着德拉卡，而是紧紧盯住了河面上的孩子。他捡起德拉卡留在岸边的匕首，向古伊尔的篮子扑去。

但德拉卡怎么会放任他伤害自己的孩子!

她没有了匕首，这并不意味着她无法战斗。在爱的驱使下，她撞向那个意欲杀害她孩子的凶徒，心中没有丝毫畏惧。她用指甲抓住那个兽人的皮肉，挖出一道道血痕，如同霜狼一般张开嘴，用牙齿刺入敌人的喉咙。

遭到突袭的兽人倒下了。他很愚蠢，竟然以为没有了武器的霜狼就失去了力量。他污浊的绿色血液就像灰烬一样辛辣苦涩，不停地涌进德拉卡的口中，而一阵可怕的灼痛也在同时穿透了德拉卡的身体。敌人把她的匕首刺进了她的肚子。

德拉卡最后的力气也消失了，和敌人一同倒下。她就要死了，但她感到很平静。随着她的生命流进河滩的泥沙中，她回忆起自己从流放中返回时对杜隆坦说过的话：当这一切都结束，当我生命的太阳落下的时候，我要让它落在这里，在霜火岭。

她不会死在霜火岭。她将死在这里，在一片异域的土地上。她的丈夫也许在等她，或者很快就会来找她。最后留在她眼眸中的是盛有她孩子的篮子在水中一起一伏。当她的视野逐渐变暗的时候，德拉卡，科尔卡之女，拉齐什之孙，相信她看到了河水轻柔的波浪变成了拥抱那只篮子的手臂。

水啊，请带走我的宝贝。

她闭上了眼睛。

水啊，请带走……

部落的所有酋长和他们的大部分战士都聚集在古尔丹的帐篷外。他们惊愕地看到霜狼酋长大步向他们走来。杜隆坦的身上披着一块狼皮，狼头成了他的头盔。他已经杀死了三名卫兵，那些卫兵在死前甚至没有来得及向他们的邪恶主人发出警告。众人在他面前纷纷朝两旁让开，向他抛来厌恶、傲慢和好奇的眼神。而霜狼酋长只是将被烧焦的旗帜插在了术士帐篷前的尘灰地面上。

“我是杜隆坦，加拉德之子，霜狼氏族的酋长，”他高声喊喝，怒火充满了他的声音，“我前来此地，只为杀死古尔丹。”

就在他的眼前，兽人们纷纷有了反应。他们察觉到杜隆坦的身上没有武器。傲慢的神色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杜隆坦是要向最强大的兽人发出荣誉的挑战。

至少，这种几近疯狂的挑战让黑手走出了帐篷。部落的酋长上下打量杜隆坦，宣布道：“一个幽灵不能发起玛格拉，你已不是氏族酋长，你的族人都已成为蛆虫的食物。”

杜隆坦压抑下心中的愤怒。他面前的兽人并不是他的目标。他张口想要说话，但还没等他说出一个字，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们的氏族还有人活着，酋长。”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说道。

杜隆坦惊讶地转头看着他。奥格瑞姆毁掉了他们的友谊，但对于泰尔卡的儿子来说，现在寻回自己的荣誉还不算太晚。

终于，古尔丹出来了。他用放射出绿光的双眼看了看杜隆坦，然后是奥格瑞姆，双眉紧皱在一起，压低声音和酋长说了几句话。

“我是不是应该尽快了结他们？”黑手问。

“我一直认为你是遵循传统的人，黑手。”术士回答道。然后，他提高声音，让围观的兽人都能听见，“杜隆坦，你的氏族很软弱，你则是一个叛徒。我接受你的挑战，我也很想亲手摘下你那可怜的心脏。”

“传送门该怎么办？”黑手问古尔丹，他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杜隆坦，“在咒文开始的时候，你必须做好准备。”

咒文……杜隆坦对于传送门将如何开启的细节并不了解。古尔丹一直严守着这个秘密。但如果杜隆坦能够再坚持一下，也许他的死至少还可以帮助愿意信任他的人类。

“这不会浪费太长时间。”古尔丹绿色的厚嘴唇在黑黄色的獠牙周围翘起，仿佛是在微笑。他将手杖交给黑手，又抬手解开固定斗篷的锋利长钉。他

的斗篷落在地上。每一个人都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在杜隆坦的印象里，古尔丹一直都是佝偻而苍老的，布满皱纹的脸上留着白色的胡子。而现在，他第一次脱下斗篷，在初升的朝阳中显露出自己的身躯。与他相比，黑手仿佛也变成了孩童，粗大的肌肉在光滑的绿色皮肤下面高高隆起，就像格罗玛什·地狱咆哮所说的那样，他足有五个兽人的力量。

但让杜隆坦和所有兽人目瞪口呆的并不是术士的强壮。杜隆坦清楚地记得古尔丹第一次来找霜狼兽人的时候也披着和今天一样的斗篷。那时杜隆坦曾经对术士背上那些插着小骷髅的长刺感到困惑，他不知道那些骨刺是如何缝缀在斗篷上的。而现在，他明白了。

那些尖刺并非固定在斗篷上，而是刺透斗篷显露出来的。

这些骨刺和上面恐怖的装饰物都是从古尔丹的身躯里生出来的。

古尔丹沐浴在众人敬畏和恐惧的目光中。杜隆坦的心中则生出一种恶心的感觉。他知道，是邪能将他面前的这个生灵变成了怪物，向他挑战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们之间的战斗恐怕也不会持续太久。

但杜隆坦决心让古尔丹的胜利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他踏进决斗之地，甩掉背上的狼皮斗篷，站在原地，观察着，等待着，任由古尔丹绕着他转圈。

突然间，他怒吼一声，扑了过去。

莫罗斯死了，变成一个枯萎干瘪的躯壳，就像是被蜘蛛吸干了汁液的虫子。他曾经是那样从容镇定，庄重威严。而现在，他瘫软在地上，双腿交叉，在他前面是一个呈现出病态绿色的魔法之泉，泉池中不断冒着气泡，释放出一缕缕恶毒的邪能迷雾。

洛萨的视线离开死去的管家，转向上层平台。看到昔日的老友就站在那里，他感到宽慰，又惊讶万分。他看不见守护者的面孔，只是觉得守护者的身形异常古怪。现在守护者正将双手高举向天空。

洛萨转头看了看卡德加的眼睛。卡德加点点头，缓步走向还被架子支撑住的魔像。他们前几天初至卡拉赞的时候，麦迪文还在专心打磨这尊魔像。洛萨从魔像右边绕过去。如果运气好，他们可以从两侧夹击守护者。

该做些什么？他痛苦的灵魂问。

总要做些什么，无论是什么。他的意识回答。

他以为自己会愤怒，但实际上，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哀伤。“麦迪文。”他喊道，声音平静而谨慎。

麦迪文抬起头，恐惧刺穿了洛萨的心。他还能认出那是守护者，但那仅仅是因为他曾经非常熟悉那张面孔。现在，那张脸上盖满了皱纹，就像是大理石表面的无数裂隙。他的胡须被一排向下伸出的小角取代，一双眼睛变成了纯黑色。

麦迪文随意地一抬手。能量爆发，洛萨被一只形状诡异的黄色巨手抓住，提起到半空中。守护者目光一闪，如同从他的眼睛里爆发出两股绿色的岩浆，魔法手开始收紧。洛萨的胸甲开始凹陷，就好像他是一个被无聊的孩子用力捏瘪的玩具士兵。

绕到麦迪文背后的卡德加向守护者掷出一股能量。麦迪文没有转头便用右手弹开那股能量，让蓝色的魔法弹矢向施法者射去。随后他松开洛萨，让他的老友掉落在地上，他则将注意力转向了卡德加。

但卡德加已经不在那里了。洛萨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装死。经过一段漫长而紧张的时间，麦迪文开始吟诵咒语。洛萨倾听守护者念诵咒文已经有许多年了，但他从没有听到过麦迪文发出这样的声音。这让洛萨感到喉咙发干，皮肤刺麻。不用谁来告诉他，他也知道这段咒语代表着他能够想象到的最黑暗的邪恶。

趁着麦迪文没有注意到他，洛萨向卡德加的藏身之地爬去——就在那尊魔像厚重的黏土身躯的下面。

卡德加看上去面色惨白。“这是通向兽人世界的咒语，他在打开传送门。我们需要让他住嘴！”

洛萨点点头，又突然全身僵住，仔细倾听外面的动静。麦迪文肯定已经察觉到“死掉”的洛萨离开了刚才的地方，现在他在这两个人的头顶上方来回走动，寻找他们。

“有什么主意吗？”洛萨悄声说道。卡德加舔了舔嘴唇，突然跳起身，喊出一段咒语。蓝色的火球从他的指尖飞出，射向吟诵声传来的地方。大块岩石从柱子上被轰下来，撞上地面，变成碎屑尘埃。这一次，麦迪文消失了。

“非常令人惊叹，”声音仿佛从每一个角落中同时传来，“现在，试试看能不能让它住嘴吧。”

一团绿色光芒在他们的正上方亮起。吟诵声恢复了，但这声音并非来自守护者。发出声音的是那个数天前还没有五官的魔像。现在它有了一双喷吐绿色火焰的眼睛，一张放射绿光的大口。

“原来是这样，”洛萨用嘲讽的声音说道，“这倒是挺厉害。”

这尊魔像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麦迪文邪恶吟诵的替代品，它开始有了动作，耸动它巨大的肩膀，仿佛要醒来一样。分崩离析的支架和各种工具纷纷掉落在地板上。“快做些什么！”洛萨喊道。卡德加看了洛萨一眼，仿佛是在明白地对他说，你认为我能做什么？“好吧，”洛萨嘟囔着，“我来对付它，”然后又冲卡德加高喊，“你对付麦迪文。”

卡德加咽了一口唾沫，点点头，开始从魔像的支架下面爬出去。魔像已经站起身，如同被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将身上的支架彻底打碎，就像是囚犯甩脱镣铐。卡德加此时已经及时跳到了环形平台上。

“嗨！”洛萨竭力用喊声吸引魔像的注意，“这边！泥巴脸！”他将一只雕刻工具向那尊魔像褐色的大脑袋上砸过去。魔像以出乎洛萨预料的迅猛速度向他转过头，用病态的绿色眼睛盯住了他。然后它跳起来，像一只无比巨大的大猩猩一样扑向了洛萨。

它的左拳砸下，洛萨向旁边一纵身，在地板上打了个滚。魔像的拳头击中了刚刚他所在的地方。它又一挥手，将右拳插进恶心的绿色魔法源泉池中。当那只手被拿出来的时候闪烁着绿光，从上面落下淋漓的绿色液体，而它本身已经从泥土变成了黑色的岩石。这一次，当魔像的拳头落下，地板被打得粉碎。洛萨随之落到了下一层。

与此同时，卡德加向麦迪文射出魔法能量，结果只是再一次被守护者挡开。那股魔法一头扎进了邪能泉水中。

守护者开始用魔法飞弹、火球和流矢轰炸年轻的法师，卡德加努力挡住了它们，并试图将它们弹回给麦迪文。但那些魔法攻击并没有飞回到施法者身上，而是被邪能捕获，开始围绕受到污染的魔法源泉旋转，幻化成一道道光影。麦迪文毫不费力地破解了卡德加的反击。

卡德加集中起自己的全部魔法能量，将围绕魔法源泉旋转的能量收聚过来，尽数抛向麦迪文。在最后一瞬间，守护者开始寻找掩蔽，他周围的一切都化为了齑粉。

大厅中安静下来。卡德加保持着战斗姿态……

缓慢而谨慎地，卡德加向麦迪文藏身的地方移动过去。

那里什么都没有。守护者不见了。

第二十章

杜隆坦高声呐喊，扑到古尔丹面前，速度快如德拉卡射出的羽箭，集中全部力量，干净利索地打在古尔丹的下巴上。这一击完全出乎意料，术士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上。但不等杜隆坦乘胜追击，古尔丹已经一跃而起，抓住霜狼酋长的喉咙，把他举到半空中，并一点点攥紧了他的咽喉。

杜隆坦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但他还在努力抗争。他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死亡。他的生命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实现他对奥格瑞姆的承诺——让部落看到这个领导他们的怪物真正的面孔。他挥拳击打古尔丹扭曲的绿色面孔，却毫无用处。随后，他的双手抓住了术士背上的两根长刺。就在古尔丹的手指在杜隆坦的喉咙周围勒紧的时候，霜狼酋长用全部力气折断了他的一根骨刺，用术士畸形的锋利骨刺末端插进了术士的身体。

古尔丹痛呼一声，这一次，他的声音里不再有愤怒。古尔丹将杜隆坦扔出几码远。杜隆坦重重地跌落在地上，不住地喘息着。古尔丹怒吼一声，向刺伤他的对手冲去。他非常巨大，肌肉远比杜隆坦更发达，身上生满了锋锐的畸形骨刺和尖角。他一拳一拳凶狠地殴击着这个弱小的敌人。杜隆坦努力反抗，用踢踹挡开术士的拳头，自己闪向一旁。古尔丹再次挥拳，又被杜隆坦躲开。同时杜隆坦也打出一拳。

但这一次古尔丹抓住了对手的胳膊，把杜隆坦拽向自己，张开手掌按在杜隆坦的胸前。绿色的光芒在他的手指周围闪耀。古尔丹的眼睛里显示出阴狠的恶意。

杜隆坦的双腿突然开始颤抖，无法再撑住他的身体。无力感向他的全身渗透，他看到一缕细小的白色烟雾从自己的身体中逸散出来，注入古尔丹的手掌。就在他惊骇的目光中，术士的身躯变得更加庞大，肌肉进一步膨胀。古尔丹“嗬嗬”地笑着，抓住杜隆坦的一只手臂，猛地一拽……先是一阵灼热的疼痛，然后是断裂的声音。杜隆坦的一只手垂下来，没有了用处。

杜隆坦跪倒在地上。古尔丹后退一步，露出胜利的冷笑，然后举起巨大的绿色拳头，准备发动致命的一击。

杜隆坦怒吼一声，突然前冲，一头撞在古尔丹的胸口上，让术士踉跄着连退几步。他没有给术士恢复平衡的机会，立刻又攥紧还能用的拳头，一拳一拳

打向敌人。每一次他击中那片畸形的绿色皮肤，脑海中都会出现一个霜狼族人的面孔，他们在他的心中点燃正义的怒火，为他增添了新的力量。科沃什！莎萨卡！卡葛拉！扎卡！妮兹卡！

德拉卡。

古伊尔。

一个声音穿透了他的耳孔，那不是他的血液奔流的怒吼，也不是围观者的吼叫。那是一个人类的声音，不是说话，而是吟诵。希望在杜隆坦的心中涌起。古尔丹此时需要在传送门前，吸收无辜人类的生命，打开那道大门，将部落的其余成员带进这个世界。但现在，他只能在这里——和杜隆坦战斗。

古尔丹也听到了。他一拳打在杜隆坦受伤的手臂上。霜狼酋长发出痛苦的吼声，但他依然凭借着纯粹的意志保持清醒，踉跄着后退，用手和膝盖撑住身子。

古尔丹骂了一句，并没有向杜隆坦逼近。“我没有时间处理这种事，”他喃喃地说道，“黑手！”

酋长审视着杜隆坦，尤其注意到他无力下垂的那条胳膊，还有他脸上和身上的鲜血，他剧烈的喘息。然后他的目光又扫过奥格瑞姆，还有杜隆坦插在地上的旗帜。终于，他转头看着古尔丹。

脸上露出笑容。

“这是玛格拉，”黑手说道，“我们要尊重传统，继续战斗！”

古尔丹给了他的酋长一个恼恨的怒视，杜隆坦心中的希望变得更加强烈。如果酋长能看出古尔丹是多么卑劣，多么无视荣誉，那么其他人一定也能看到。这时，术士向杜隆坦冲了过来。他的脸上不再有傲慢的冷笑，而是改换成急迫和激动。这让他的拳头变得更加凶狠，却也让他更加莽撞。一次又一次，杜隆坦躲开了能够打碎他颅骨的攻击，并用仅剩的一只手发动了有力的反击。但是古尔丹不断向他逼近，狠恶的击打也越来越难以抵挡。杜隆坦不止一次感觉到自己的肋骨在敌人的拳下折断，但他绝不会放弃。

继续战斗，为了你的氏族，为了还活着的兽人，为了他们的孩子。

古尔丹一拳打在杜隆坦的肚子上，让他猛地弯下腰，几乎无法再移动脚步，从旁边挥过来的一拳让他失去了一只眼睛。所有这些他都一一承受。

他坚持着，并感觉到局势正在被自己扭转。

围观者的冷笑变成了沉默，又转变成赞赏的议论。古尔丹转过头，瞪视着一众兽人——“他的”部落。

术士嘴唇扭曲，显示出强烈的憎恨。终于，他再一次将手掌印在杜隆坦的胸口，开始吸取这个霜狼的生命。

一个声音在人群中响起，“古尔丹在作弊！”吼声充满愤怒。尽管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被吸走，成为古尔丹的力量，杜隆坦却还是感到高兴。他做到了。术士已经不可能再隐藏他的邪恶手段。杜隆坦现在知道了那些德莱尼囚徒经历过怎样的痛苦，他们的生命也是这样被抽取，直到他们的身躯萎缩干瘪。他迫使古尔丹在部落面前显露出了本相。

古尔丹抽回手掌，被杜隆坦的生命白雾所环绕，他又攥紧拳头全力打在霜狼酋长的胸膛上。伴随着无法承受的剧痛，杜隆坦飞上半空，又重重地跌落在地上。现在他和自己的生命之间只剩下了最细微的一点联系。

现在，吼声不断响起：“你在作弊，古尔丹！”“真丢脸！”“这不是我们的传统！”

杜隆坦必须站起来，再一次站起来。他的每一根筋腱和肌肉，每滴落一滴血都让他感受到剧烈的痛苦。他用意志的力量与自己抗争，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他几乎已经无法呼吸，但他还是让肺叶充满空气，高声呐喊，“古尔丹，你玷污了荣誉！”

古尔丹向杜隆坦走来，每一步都伴随着喉头深处越来越强横的吼声。这一次他没有挥出拳头，而张开双臂抱住了他的敌人。杜隆坦挣扎着，但箍住他的手臂仿佛钢铁一样坚硬，而他已经没有力气挣脱了。古尔丹已经全然不在乎其他兽人会看到什么。他将杜隆坦紧紧地压在自己身上，皮肤接触越多，他就能越快吸收霜狼酋长的生命力。杜隆坦感觉到自己的脊骨被折断了。透过因为剧痛而模糊的双眼，他能够看到怪异的金色光芒从他的体内放射出来。这是他的生命——他的灵魂？他不知道。而术士正贪婪地吞吃着这些光芒。被邪能驱动的饿鬼。古尔丹露出了代表胜利的狠毒狞笑，他在向所有人炫耀杜隆坦濒死的躯体。最后，当他再也无法从霜狼酋长身上得到一丝能量，他便厌恶地将杜隆坦丢弃在地上。

杜隆坦再也站不起来了。

霜狼酋长发现自己正在望着奥格瑞姆。他挣扎着想要抬起手，却只是让手指微微抽搐了一下。但奥格瑞姆明白了，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向自己的酋长点头。这个曾经背叛霜狼的人，现在成为他们唯一的代表。

这样很好。

兽人们都看到了。杜隆坦完成了他的任务。这便足够了。

奥格瑞姆看着身边的兽人们。“你们要追随这个怪物吗？”他将心中的全部仇恨和轻蔑都注入自己的吼声里，“你们会吗？你们会追随这个恶魔吗？我不会，我会追随一位真正的兽人。一位酋长！”

兽人们盯着他，纷纷交头接耳。“他甚至连兽人的外表都没有了。”奥格瑞姆听到有人这样说。古尔丹站在原地，喘息着，瞪着这些兽人，仿佛在看他们之中有谁敢向他挑衅。奥格瑞姆看到几个兽人转身离开，其中甚至还有皮肤上带有些许绿色的兽人。他们已经看到，如果继续使用邪能，他们最终会是什么样的下场。所以他们决定放弃这条道路。

奥格瑞姆转回身，看着他的朋友和酋长，曾经被他出卖的那个人。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他的死亡就像他活着一样，充满勇气，坚守了信念。他死在一场对抗恐怖敌人的，正义的战争中。

奥格瑞姆回想起杜隆坦的话，那时霜狼正准备启程前往南方，加入部落：有一条律法、一个传统，我们绝不能违背，那就是酋长必须竭尽全力做出对于氏族最好的决定。

今天，杜隆坦的氏族不再只是霜狼，他的氏族是整个部落。

奥格瑞姆跪倒在死去酋长的身边，抓住杜隆坦的一颗獠牙，把它拔下来。“为了你的儿子，”他告诉杜隆坦，“愿你的英灵能够教导他。”

“我等会儿再处置你，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古尔丹发出凶狠的威胁。看到古尔丹的这种嘴脸，又有几名兽人大步走开了。一个兽人朝地上啐了一口：“为你的力量付出这样的代价不值得，术士！”奥格瑞姆没有说话，只是在沉默中看着这一幕。古尔丹嘴里喷着白沫，怒不可遏地伸出手。三个站在他旁边的倒霉兽人立刻跌倒在地，在巨大的痛苦中弓起脊背。他们的生命精质被术士疯狂地夺走了，就像是从他们身上撕扯出去。奥格瑞姆看到那其中还有术士忠心耿耿的走狗。白色能量汇聚成的洪流涌入古尔丹伸出的手中。术士抬起另一只手，那只手心里流出了兽人们都已经熟悉的，令人恶心的绿色邪能。

“还有别人吗？”古尔丹吼道。最后几个站在术士附近的人纷纷拖着脚步向远处避开。没有人想留在这里，但也没有人愿意像杜隆坦那样死去。

“你，酋长！”体内充斥着邪能的古尔丹突然转过身，绿色能量直接注入黑手体内。酋长倒在地上，不断尖叫翻滚，他的身体则开始扭曲变形。“你要接受邪能，”古尔丹冲着饱受折磨的黑手高喊，“你要比所有兽人都更强大！在邪能将你重塑之后，你将彻底毁灭那些小牙齿！”

绿色蔓延到黑手的全身，随之膨胀的肌肉撑开了他的铠甲。蔓须一般的血管在他的皮下隆起，里面脉动着绿色的血液，就连他的钢爪也变成了绿色。黑手抬起头，他的眼睛里燃烧着明亮的邪能火焰。奥格瑞姆转过身，无论是他的心灵还是身体，都对眼前这一幕产生出深深的厌恶。对杜隆坦和黑手来说，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但现在对他还不算晚，对于那少数几个愿意用自己的眼睛去正视古尔丹丑陋真相的人还不算晚——这全都是因为霜狼酋长的伟大牺牲。

他大步跑进森林，远离了邪能和那些虚伪的承诺。这时他听见古尔丹嘶声高喊："现在——为我夺取新世界吧！"

黑色沼泽，敌人和无辜的俘虏都在等待着国王莱恩和他的军队。只要再越过眼前的高地，人类的进攻就要开始了。迦罗娜策马走在莱恩身边，一直在用担忧的眼神瞥着莱恩。

这支规模不大的部队一步步登上最后的高地。莱恩的心变成了冰块。

霜狼氏族会在路上与你会合。麦迪文曾经这样告诉他。

他们的盟军没有爽约。一个个霜狼兽人被插在竖立于道路两旁的长矛上——规模巨大的兽人营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邀请他们走进去。震惊捏紧了莱恩的喉咙，他逐一审视这些尸体，其中有一些的脖子上挂着霜狼的氏族徽章，另一些的嘴里塞着霜狼旗帜。这么多人被杀害了……

麦迪文错了。兽人的叛乱已经被镇压。人类的盟军只剩下了满是血污的，僵硬的尸体……或者更加可怕。

莱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的视线离开这一幕骇人的场景，越过兽人帐篷的海洋，落在装满俘虏的囚笼上。他的人民——到现在为止还活着。而在那些囚笼之后就是那道大门——黑暗之门，嗜血的兽人大军很快就会从那道门中冲杀出来。部落将席卷艾泽拉斯，屠杀这个世界的生灵。邪能会将他们变成疯狂凶暴的战士，也将吸干艾泽拉斯的生命，让这里变得干枯死寂，就如同兽人的世界一样。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黑色沼泽曾经遍布水潭蒿草，而现在，那道大门周围只剩下了焦干的沙土。如果放任不管，整个世界都将变成这种样子。

除非，能有人阻止他们。

"我们的军力太单薄了。"莱恩说道。就在这时，一阵火焰和石块的暴雨向他们头顶落下——兽人早已在他们周围埋伏下了投石机。他们走进了一个陷阱，一个用希望作诱饵，用恐惧触发的陷阱。因为莱恩的愚蠢而跟他走进这个陷阱的三个军团全都必死无疑。

愤怒赶走了绝望。同时，部下的勇气更让莱恩感到敬畏。他拔出佩剑，“相信你们的训练！相信你们的力量！与我并肩冲锋！霜狼已经倒下，但只要有守护者的帮助，我们依然能摧毁黑暗之门，带我们的同胞回家！”

战斗的呐喊响起，尽管发出这喊声的人并不多，但它依然是那样英勇无畏，震人心魄。暴风城的国王和他的三个军团在怒吼声中向前冲去。迎接他们的是一阵更加低沉阴暗的雷鸣——兽人军队杀上来了。

古尔丹不喜欢这种被玩弄的感觉。那个霜狼兽人顽固地拒绝死亡，甚至把他逼得智穷力竭，让他愚蠢地暴露了邪能的使用方式，结果损失了许多最优秀的战士，其中也包括奥格瑞姆。我早就应该知道，绝不能信任霜狼，术士恨恨地想着。不过霜狼毕竟已经不复存在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有超过现在许多倍的兽人从那道大门中涌出来。他的部落会显示出真正的力量。

在过去几个月里，麦迪文的吟诵不止一次毫无原因地被打断，不过这些干扰都没有关系。每一次的吟诵在中断之后不久又会立刻恢复。站在俯瞰战场的高地上，古尔丹能看见一切都在依照计划进行。体内充满邪能的黑手所向无敌。就像麦迪文所说的，那个人类国王只带来了三个力量薄弱的军团。这些人类装备着古尔丹从未见过的武器，但他们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战力，都远远无法和兽人相比，不管是什么武器，挥舞它的手才是最重要的。

更远处，就是那道大门。

在仪式真正开始之前，兽人们可以随意穿过那道大门，就如同它只是一道普通的拱顶。但现在……现在，古尔丹已经能看见德拉诺，看见对面有许多人影晃动。是兽人！他们已经准备好进入这个世界，得到邪能的强化，并吞吃更多的邪能。

时候到了。狂喜与得意充满了古尔丹的内心。这正是麦迪文所承诺的时刻，是那个所谓的艾泽拉斯守护者胜利的时刻，这胜利是属于邪能……属于古尔丹的。术士大踏步向在囚笼中瑟缩的人类走过去，享受着他们的恐惧。片刻之后，他张开一只手，开始吸取这些人类珍贵甜美的生命能量。人类的尖叫声在他的耳中如同美妙的音乐。他狞笑着抬起另一只手。

“来吧，我的兽人。”他用慈爱装饰自己的声音，就像是父亲对他钟爱的孩子说话，“让邪能释放出部落全部的威力吧！”他的另一只手朝远处的传送门猛然伸出，绿色能量的洪流冲出他的手心，向黑暗之门激射而去。它跨过大地，完全无视下方正在激战、流血和死亡的人们，在吟诵咒语的声音中越来越快，只想击中那道大门，打开它，让更多邪能进入这个世界，吞噬掉更多的生命。

第一群兽人发出嗜血的呐喊，挥动武器，冲过了大门。

麦迪文的声音还在从这尊黏土魔像的口中传出来。魔像同时伸出巨大的，像树桩一样的腿，踏在洛萨刚刚站立的下一层地板上。洛萨举剑用力劈砍那条腿，剑刃深深砍进黏土中，将厚硬的黏土切开，最终把这条腿齐膝斩断。魔像晃动了一下，洛萨迅速闪躲到一旁。但那个被诅咒的怪物并没有倒下！洛萨气恼地向上望去，拼命思考该如何才能让这个怪物闭嘴。他发现了挂在魔像肩膀上的一样东西：麦迪文用来从魔像身上刮下一层层黏土的工具——接在两只木柄中间的一根金属长线。

不是让它闭嘴，而是控制住它，这样更好。

洛萨抛下长剑，爬上怪物的身体。他的手指和脚尖一次次插进黏土中，将他一直送到怪物的肩膀上，抓住这件绞索一样的工具，把它甩过魔像的头颅，猛地向后一拽，让金属丝勒进魔像的大嘴。魔像踉跄了一下，在原地转身，想要用自己黑曜石一般的拳头击中趴在自己头顶上的这只可恶的虫子。洛萨紧紧抓住金属丝。魔像的拳头只是打穿了守护者厅堂的墙壁。魔像又利用冲击惯性，猛地弯下腰，想把洛萨从背后甩下去。

洛萨抬起头，恰好看见卡德加落到了下层，面朝下趴倒在地，被各种碎片瓦砾所覆盖，一动不动。但洛萨没有时间为那名法师担心了，麦迪文已经转过身，眼睛里射出的绿色光芒仿佛要将他的老友刺穿。守护者扬起手，准备发动攻击。

洛萨拼命揪扯金属丝。魔像被拽得一下子扬起了头，刚好用胸口挡住了守护者的全部攻击。魔像朝后倒去，撞穿了下层的窗户。半截黏土魔像还留在大厅里，另外一半——连同攀附在上面的安杜因·洛萨都挂在了窗外。洛萨双手抓住金属线，却惊恐地意识到这根丝线正在实现它本身的功用——缓慢却又毫不停顿地切穿了黏土。

一秒钟之后，魔像的一大块头颅被切断，经过洛萨的头顶，落向下方地面。洛萨匆忙趴到魔像上，将脚踩进还算松软的魔像背后，就这样头下脚上地挂在半空中，小腿全部插进了黏土里面。至少现在吟诵咒语的声音消失了。

但就算是少了半个脑袋和一条腿，魔像还是在移动。它向窗台伸出手，把自己和身上那个不情不愿的骑手拽回到大厅下层，靠在墙壁上，尝试着站稳身子，并打算将洛萨挤死在它和大厅的弧形墙壁之间。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洛萨觉得它就要成功了。不过他总算是甩掉自己的战靴，将双腿从黏土中抽出来，掉落在地板上，抢在魔像撞击墙壁之前滚身躲到了一旁。

魔像很快又向墙壁发动了第二次撞击。洛萨意识到这个怪物并不知道它的背上已经没有人了。同时，他听见吟诵声再一次响起，不由得骂了一声，趁着魔像无暇他顾的时候快速向卡德加跑去，拨开盖住法师身体的各种残破物件。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卡德加虽然满身伤痕淤青，但身体总算还是完整的。

“嗨，小子，”他说道，“快醒醒！”卡德加依旧一动不动。洛萨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脸。卡德加的身子猛地一抽，睁开双眼，抓住了洛萨的手腕。洛萨问他：“你还好吗？”

卡德加点点头，有些晕眩地眨眨眼，视线越过洛萨，朝魔像望去。“你真聪明，想到了要切开它的脑袋。”

“是的，”洛萨面无表情地说，现在他没有心思向年轻法师解释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和我计划的一样。”他一边说，一边拽起卡德加，“现在该怎么办？”

“守护者现在只能亲自吟诵咒文了。他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能靠近他，干扰他。”卡德加向笨重的黏土怪物走去。

“然后呢？”洛萨又问。

“把麦迪文放进魔法源泉。”卡德加回答道。年轻法师这时已经开始了和魔像的战斗。

“就这样？”洛萨带着挖苦的语气问道。但就在暴风城将军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完全信任了卡德加。于是洛萨迅速爬上了魔法源泉所在的那一层。麦迪文正站在那里，吟诵着恐怖的咒语。成千上万嗜血的兽人即将随着他的咒语冲进艾泽拉斯——也许他们已经来了。

洛萨缓步前进。尽管心中有无数个声音在催促他快一些，再快一些，但他依然保持着谨慎。他停顿了一下。不过守护者似乎完全专注于施法，并没有注意到洛萨正从身后向他靠近。洛萨心中一阵冲动，尽管还在小心翼翼地缩短着他们之间的距离，他却开口说话了。

“麦迪文……如果真正的你还在你心里，老朋友，回来吧。”没有回应。麦迪文似乎完全忘却了洛萨的存在。洛萨满心哀伤地伸出手，要捂住麦迪文的嘴。

麦迪文的吟诵没有丝毫停顿，却突然伸手掐住了洛萨的喉咙，把他高举起来。洛萨的双手回到自己的喉头，拼命想要把麦迪文被邪能强化过的手指掰开。但他的挣扎毫无用处。麦迪文举着洛萨，把他放到自己面前——那个病态的绿色泉池的正上方。

抓住洛萨脖子的手指在收紧，深深扣进他的喉头，但洛萨还能呼吸，还能说话。

为什么？为什么不简单地捏碎他的气管，结束这一切？

“麦迪文。”洛萨用沙哑的声音说道，眼睛里尽是恳求的神情。

麦迪文把他扔到一旁，洛萨重重地跌落在泉池另一边的地面上。

他像离水的鱼一样，张开嘴拼命吸进空气，让自己麻痹的肺叶重新开始工作。然后他紧咬牙关，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在他脚下，卡德加正试图将只剩半个脑袋的魔像困住。洛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干，现在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只明白，自己必须——必须——再做一次努力。

“来啊！杀死我。现在已经没什么还值得我继续活下去了！”一恢复了气息，他便绕到魔法源泉对面，冲着麦迪文高声吼道。麦迪文完全不理睬他，只是站在魔法源泉前继续那种可怕的吟诵，“现在，生命对于你只不过是一种燃料，对不对？”洛萨要刺激这个邪能怪物，让他失去冷静，向自己发动攻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止他的吟诵，如果别无选择，洛萨会杀死他。洛萨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声音中充满了痛苦。凯兰死得那么凄惨，被怪物的利爪切碎，而他的父亲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杀死。

然后，他想到了莱恩，他的朋友和兄弟。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内心中，他们都是亲人。“但莱恩，”洛萨隔着邪能泉池对麦迪文说，“他信任你。不要杀死你的国王，不要杀死你的朋友。”

麦迪文的吟诵停顿下来。他的眼睛改变了颜色，从荧绿变为漆黑。一股冰冷的恐惧攥紧了洛萨的心。“你到底有什么计划，小子，”他向下面的卡德加高喊，“快一点！”就在他喊喝的时候，麦迪文走进了魔法源泉。

这正是卡德加要洛萨做的。洛萨长出一口气，他们成功了，他抓住了麦迪文。守护者已经进入强大的魔法源泉，然后……

开始变得巨大。

第二十一章

麦迪文越来越高大，身上的肌肉纷纷隆起，让本来身材适中的他变得不像是人类，而更像是兽人，或者恶魔。他的皮肤渐渐变绿。绿色的雾气开始从他的眼睛里倾泻出来。每向前走一步，洛萨的老友身上都会多一些更加恐怖扭曲的东西，把他变成一个移动的梦魇。两对尖角从麦迪文的前额生出；参差不齐的利刃如同黑曜石匕首一般在他的肩膀上冒起；曾经镶缀在他斗篷上的乌鸦羽毛变成了黑色的水晶。

“快一点！”洛萨还在催促卡德加，恐惧正在吞没他的话语。曾经是艾泽拉斯守护者的怪物不断向他逼近，也在不断变得高大、扭曲。这头怪物的双眼已经紧紧盯住了洛萨。

“快点！”洛萨向卡德加狂吼，“快点，快点！”

一点浅蓝色的能量在麦迪文头顶上方亮起。那个足有八尺高，不知有多少磅重的黏土巨像将洛萨眼前的恶魔生物砸进了邪能泉池里。

一切就像古尔丹的想象一样美丽。兽人冲出黑暗之门，从一个死亡的世界进入到青葱富饶的艾泽拉斯。部落战士们高声呼吼着，欢迎同胞的到来。人类将陷入绝望，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死亡。古尔丹满心欢喜，但他的笑容很快便消失了。

传送门中的绿光抖动了一下，还滞留在德拉诺，正等待与同胞会合的兽人们变得模糊了。这样的事情刚才也发生过，但他强大的盟友很快就恢复了过来。所以古尔丹只是耐心等待着。

但他只等来了一片沉寂。

传送门对面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吟诵声并没有恢复。“不，”古尔丹喃喃地说道，“不，不……！”

随着最后一次闪烁，兽人们的影子只剩下了古尔丹脑海中的一片烙印。他们彻底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古尔丹只能惊愕地盯着前方。然后，他发出狂暴的怒吼，转身抓住了距离他最近的一只囚笼。拥挤在那里面的人类发出一

阵阵尖叫。他看着这些丑陋软弱的面孔，全身用力，把囚笼推下山岩。看着笼子在崖壁下撞得粉碎，里面的人类摔得血肉模糊，他才有了一点点快意。

“就这样吧！”他咆哮道，“只是我们也能夺取这个世界！”

卡德加和被他传送过来的魔像一同落下，掉进魔法源泉里。和这两个巨怪般的身躯相比，他实在是显得太过渺小。这个男孩惊呼一声，洛萨恐惧地看到邪能也开始侵染卡德加的身体。

绿色能量在卡德加身周爆裂，他转向洛萨，向指挥官伸出一只手，五指戟张。洛萨浑身一紧。他相信，邪能魔法即将从那只手中向他射出，吸干他的生命，只留下一副枯萎的躯壳。但洛萨只是看到身周的空气开始闪烁，形成了一道蓝白色的穹隆。在绿色迷雾中，那个男孩向他露出了安慰的微笑。洛萨明白了，卡德加并不是要攻击他，而是给他施加了一道魔法护盾。

年轻法师跪倒在头顶生角，无比高大的麦迪文身边，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按在这个恶魔的额头上。

“你比他更强大！”洛萨说道。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发自他的肺腑。一直以来，卡德加都不曾有过任何动摇，也没有立刻行动。“消灭他，孩子。”

但卡德加没有照洛萨的话去做。他在挽救麦迪文。邪能在卡德加和麦迪文身周舞动，如同一场狂躁邪异的绿色风暴。被压在残破巨像下面的麦迪文扬起生角的头颅，发出一阵阵嚎吼。他体内的邪能和魔法源泉池中的邪能都被卡德加吸入体内。魔法源泉池渐渐干涸，绿色的能量如同怒涛般涌出麦迪文的身体。洛萨意识到，卡德加——这个乳臭未干的男孩正在利用自己作为活的管道，彻底抽离麦迪文的邪能污染。

他的方法奏效了。

洛萨的眼睛里同时充满了恐惧和希望——麦迪文的恶魔形象开始消退。他渐渐恢复成原来的身高和体型，拼命甩动的头颅没有了尖角，长发再一次落在他的肩头。卡德加放开他，将注意力转到魔法源泉上，将双手探入泉水中。他的面孔因为全神贯注而绷紧。

洛萨感觉到卡拉赞的墙壁正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呻吟。

男孩紧张的面容松弛下来。他睁开一双绿色的眼睛，仿佛看到了什么并不存在的东西。他张开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无论这令人敬畏的景象代表着什么，洛萨却只看到了邪能。

不，不要让邪能落在卡德加身上，不要让那个来军营寻求答案，向世界发出第一声警告的人被他所警示的这股邪恶力量摧毁。洛萨亲眼见到了邪能的恐

怖。他不敢想象卡德加会变成什么，又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怎样的……

卡德加闭起眼睛。当他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洛萨看到那对眼眸中闪动的不再是绿色……而是蓝色。“从光明中产生黑暗，”卡德加的声音有些沙哑，“从黑暗中……生出光明……！”

卡德加张开双臂，脊背弓起，发出雷鸣般的吼声，这声音仿佛来自远古洪荒，让人感到无比坚定。邪能在这吼声中冲出他的身体，冲出魔法源泉，冲出卡拉赞。整个空间随之响起恐怖的轰鸣。无边无际的黄绿色能量以男孩为中心向外爆发，涤荡着洛萨的魔法护盾，如同洪水冲过一只小玻璃箱子。

卡德加站起身，摇动两下，又瘫倒下去，不住地咳嗽、呕吐。

守护者的泉池彻底空了。

洛萨身周的护盾也消失了。他跑到卡德加身边。卡德加只能用双手撑住身子，低垂着头，不停地咳嗽着。细小的邪能碎片飘散在他的周围，渐渐消失。

洛萨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要与卡德加作战，还是这个男孩已经赢得了他自己的战争？“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洛萨紧张地低声说道。

卡德加吸进一大口空气，抬起脸。他的眼睛变回清澈的棕褐色。洛萨拍了拍他的后背，神情中流露出由衷的欣喜，随后，他也松弛下来，颓然坐倒。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面带笑容地彼此对视，惊叹他们还在这里，还好好地活着。

一阵熟悉的清啸声从窗外传来。洛萨困惑地看着卡德加。“是我要她来的。”卡德加喘息着说，“我去找你的时候，觉得我们也许会用得着她。”

“你说得对。”洛萨恢复了严肃的神情。他们也许阻止了麦迪文，但这场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得走了。”

麦迪文。洛萨仔细查看他的老友。现在他面色苍白，身体没有丝毫动静。至少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麦迪文，是卡德加把他带了回来。

“我为你感到骄傲。”洛萨对年轻法师说。这句话本来应该是他对凯兰说的。无论对于麦迪文，还是对于他的儿子都太晚了。但对于卡德加，或者对于他自己都还不算晚。男孩的面孔焕发出光彩，洛萨揉了揉他的头发，赤着脚站起身——他的靴子还被埋在黏土魔像里。但他满不在乎地跑过满地尖锐的瓦砾碎片，抓起自己的长剑，向一扇破碎的窗户跑去。狮鹫已经看见了他，也向他飞过来。他完全没有停步，毫不迟疑地纵身一跃，跳上了飞行巨兽满是绒毛的脊背，前去支援他的国王。

卡德加坐了一会儿，积攒起一些力气。他非常遗憾自己不得不杀死守护者。他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做，但他很高兴能够阻止麦迪文打开那道传送门。他慢慢站起身，希望洛萨能够及时扭转战局。然后他又摇摇头，竭力集中精神，思考他在这里能做些什么帮助战场上的人们。

魔法源泉已经消失了。空空如也的泉池中没有魔法，也没有了邪能。他……

卡德加眨眨眼睛，一个微弱的声音响起，正在吟诵咒文。麦迪文还活着——还在试图打开传送门，让兽人……

不，不，那段咒文卡德加已经听过许多遍，他清楚地记得其中每一个音节，而现在他听到的略有些不同。其中的一个词更是让他的心跳骤然加快。

莱恩无所畏惧，现在他要做的只能是全力一战，毕竟这是他在战场上最擅长的事情。而且，现在他还拥有慷慨的麦格尼提供给他们的天才发明。他纵马驰骋在自己的部队中，高声喝令，鼓励士兵使用火枪对抗那些如同大树一般粗壮的兽人，将敌人射杀在冲锋途中。兽人数量众多，但人类拥有“机械奇迹”，当每一阵爆炸声在战场上回荡，敌我双方的力量差距就会被拉小一些。

像国王一样选择了传统武器的骑士们在主阵两旁驰骤拼杀，消灭被火枪打伤但还有作战能力的敌人，用长矛刺穿宽阔的绿色胸膛和暴露的脖颈，用锋利的剑斧砍断敌人的手脚。很快，骑士们就在兽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直冲黑暗之门和正在等待他们救援的人类俘虏。如果没有这次进攻，那些人类很可能会成为邪能的食物。莱恩绝不希望如此，他甚至不希望兽人受到邪能的戕害。

莱恩向黑暗之门瞥了一眼，看到传送门对面出现了一支军队的影子，而且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忽然那些影子模糊了一下，但很快又清晰起来。莱恩回忆起自己和洛萨的争论，关于这里到底有多少兽人，关于如何死守暴风城的疆土。愚蠢至极！现在，他只是在忙着挡住一条河流，却根本没有意识到海啸的巨浪已经冲到他身后。

他纵马向一个正与他的骑士缠斗的狂野女兽人冲去，用三尺长的钢剑在兽人的皮甲上砍开一道深深的伤口。暴怒的兽人转过头，凶野地向他露出牙齿，扑上来抓住他的腿，把他拽下马背。但这个兽人的头随即也从肩膀上低垂下去。莱恩看了一眼救他的骑士，骑士点点头，又去找下一个敌人了。

莱恩深吸了一口气，再次望向传送门，立刻瞪大了眼睛。

门后不再是迫不及待要冲进艾泽拉斯的大群兽人，能看到的只有黑色沼泽。就在莱恩心生庆幸的时候，大门中央又发生了异变。只是这一次，闪耀的光芒不再是病态的绿色，而是换成了清新洁净的蓝色，莱恩透过大门看到的也不是德拉诺。

他正在看着暴风城。

充满喜悦的欢笑声从他的胸腔里爆发出来。他的老朋友没有抛弃他们！“谢谢你，守护者！”

莱恩环顾周围，找到了卡洛斯。那名军官的盔甲上全都是深褐色的污血，“卡洛斯！”他喊道。军官认出了他。莱恩又找到瓦利斯，也高声喝令他过来。

瓦利斯在战斗中丢失了头盔。他跑过来，看到暴风城取代了丑陋的德拉诺出现在传送门中，黝黑的面孔立刻明亮起来。

“前进！”国王高声怒吼，他的部队聚集到他身边。每一名士兵都因为眼前的奇景而充满勇气。

莱恩又扫视周围，寻找迦罗娜。半血兽人刚刚用一把阔刃剑刺穿了一个兽人宽阔的绿色胸膛。莱恩已经不记得自己见到她杀死多少个敌人了。“迦罗娜！”他喊道，“和我一同冲吧！”

兽人女孩毫不犹豫地跑过来，向莱恩的坐骑纵身跃起，落在国王背后。他们以狂风般的速度冲向传送门。现在那道门不再代表着绝望，而是成为希望的信号。他们在敌群中冲杀，兽人的抵抗却弱了许多。这些绿色怪物看到传送门后的变化，全都大惊失色。人类士兵则重整队伍，奋力砍杀。莱恩和迦罗娜冲过数十只囚笼，其中一些笼子已经被砍开了。

“瓦利斯！带人在这里开辟阵地。迦罗娜和卡洛斯，尽量多带些人释放俘虏。送他们穿过传送门！我们会尽可能守住战线！”

卡德加睁大了眼睛，踉跄着走向守护者。守护者的身子还有一部分被压在黏土巨像下面，恐怕已经残破不堪。他的眼睛里闪动着蓝色的光彩，那是法师魔法的色彩，而不是术士的。在卡德加的注视下，一滴晶莹的天蓝色泪水沿着麦迪文的面颊滚落下来。

当卡德加开口的时候，他的话语中带着泪音。“您将传送门的方向转到了暴风城！”麦迪文眨眨眼，涣散的眼神重新聚集起来。他转过头看着卡德加，向卡德加伸出一手，无力的手臂刚刚抬起便又落下了。

“是孤独让我们软弱，卡德加。”守护者用充满遗憾的声音说道。这个男孩想起，阿洛迪也是这样对他说的。一件非常简单、非常平凡的事情，毁灭了守护者，也差一点毁灭这个世界。“我很抱歉，很抱歉。我只想拯救我们所有人，一直都是这样。”

守护者的目光飘向遥远的地方，他的身体再不会动了。

第二十二章

兽人的海洋向他们逼近，但莱恩依然充满信心。他希望守护者能更早一点改变传送门的方向，但对眼前的局势，他依然心怀感激。他和三个军团余下的人马在传送门前奋勇拼杀。他、迦罗娜、瓦利斯和一队暴风城最优秀的骑士不断挫败敌人的攻势。卡洛斯的小队则尽力解救人类俘虏，并保护他们平安穿过传送门。

但兽人还在不断地杀上来。在敌人攻势的间歇，莱恩因为放松下来而感到一阵晕眩，美好的圣光啊，他心中想道，如果古尔丹真的把部落全都带过来，我们根本没有活下来的机会。

“陛下，我们必须撤退了！”瓦利斯喊道。这名军官非常勇敢，但他现在的建议更加明智。兽人正在占据上风，他们的一切努力依然无法真正扭转战局，现在他们已经退到了传送门下。越来越多的士兵正在他身边牺牲，越来越多巨大的棕色和绿色皮肤的猛兽正肩并肩地挤压着他们的防线。每倒下一个兽人，就立刻会有新的嗜血怪物冲上来，填补空当。

“我们应该离开了。”迦罗娜也表示同意。

“再等一下。”莱恩说，“还有几只笼子没有被打开，我们要尽可能把人都救走。”

“陛下，”瓦利斯又说道，“我觉得我们无法……”

莱恩身后传来一声惊恐的叫喊。国王立刻感觉到了士兵们的恐惧。他在马鞍上转过身，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充溢在传送门中的蓝光，还有宏伟的暴风城都在晃动。就在莱恩惊愕的注视下，他的都城像蜡一样消融了，仿佛从不曾出现过一样。现在他从传送门内只能看到曾经是黑色沼泽的干燥土地，还有成群的兽人穿过大门，向他们的背后发动了突击。

大门被关闭了。

兽人也看到了。他们同样发出咆哮。那吼声中充满了亟待满足的嗜血欲望。莱恩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出了什么事？为什么麦迪文罢手了？但他立刻就明白了。

“我们失去了守护者。”他喃喃地说道。

他看着兽人的海洋，又看看身边的战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只有惊愕和骇然。他们已经如此接近……

没关系。“我们已经完成了此行的任务。”他逐次看着每一个人的眼睛，对他们说道。一种奇异的平和感觉落在他的心上。“没有人能够比我们做得更好。我的兄弟们，姐妹们，一切都将如圣光所愿。”

他转头看着迦罗娜，给了兽人女孩一个微笑。各种表情正在女孩美丽的绿色面孔上激战。她当然想要胜利，他们全都想要。如果他们能战胜邪能，那么得救的将不只是人类，还有那些兽人，但现在这些愿望都没有意义了，不再有了。

真的没有意义了？

一个念头，奇怪却又可怕的念头在国王的脑海中爆开。莱恩盯着他的敌人。激烈的战斗还在最后的防线前持续，但战线中央的兽人却在后退。很快，莱恩就明白了这是为什么。

黑手出现了。

即使是最高大的兽人在他身边也变得矮小。他的皮肤呈现出灼目的绿色，全身都是膨胀、畸形、遍布血管的肌肉。莱恩不由得有些好奇，流动在他血管中的是血液还是绿色的火焰？这并不重要。黑手正在向他走来，将挡路的兽人和人类一个个踢开。他的目标只有莱恩。

“迦罗娜。”莱恩说道。他的平静和笃定让他自己也有些吃惊。“我们寡不敌众，没有了退路，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但你不必和我们一起死，你不应该死在这里。”他用颤抖的双手慢慢摘下头盔，丢在地上。清冷的空气吹拂他的面颊和被汗水浸透的头发，这种感觉很美好。

兽人女孩用力一咬牙。“我会和你们一起死，我已经选择了我的位置。”

“你不明白。”莱恩认真地注视着她，深黑色的双眼仿佛望进了她的灵魂，“你要杀死我，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帮我们赢得和平。你曾经对塔瑞亚说过，杀死她能够为你赢得荣誉。那么杀死我就能让你成为英雄。”

迦罗娜瞪大了双眼，她明白国王的意思。“不！”她失声高喊。

出卖战友！这种念头深深地刺伤了她——莱恩看出了这一点，但事已至此，换做是洛萨，莱恩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甚至他会求塔瑞亚这样做。

“你是一个奴隶，”莱恩硬起心肠继续说道，“但你拥有成为领袖的潜质。迦罗娜，我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那个怪物要来杀死我。但如果你先下手——如果你能赢得击杀人类酋长的功绩……你了解我们，迦罗娜。你理解我们——你会关照我们。”

国王握住兽人女孩的手腕，女孩纤细的手指正紧握着塔瑞亚送给她的匕首。“活下来，把和平带给兽人和人类。”说到这里，国王停顿了一下，“现在，我已无法拯救我的人民，但你可以。”

“凭什么？凭我杀死了国王，我的朋友？”兽人女孩感到愤怒，感到被侮辱……感到心痛。

“你必须这样。”

这句话无比冰冷，却无比真实。莱恩觉得自己这样说的时候很像是个兽人。但莱恩知道，如果迦罗娜能够看到人类的优点，那么他们也应该学会看到兽人的优点。只是，洛萨、卡德加……还有塔瑞亚……他们一开始无法知道这个可怕的约定，不知道他们的国王在用自己的血换取人类的未来。迦罗娜也很清楚，她会因为一个虚假的荣誉而被她真正的朋友抛弃。

莱恩从兽人女孩的眼睛里看出来，她无法这样做。他感到一阵绝望，不由得转过了头。战斗还在继续。他的部下在一个个牺牲。那个曾经是兽人的恐怖巨怪以无可遏制的势头向他逼近，莱恩已经能清楚地看到他眼睛里燃烧的绿色邪能。

莱恩不想死，他想要活下去，陪伴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参加孩子们的婚礼，为他们庆祝生日，与洛萨和麦迪文一起痛饮矮人啤酒，看到自己的王国欣欣向荣，直到他看见塔瑞亚微笑时美丽皱纹和闪动智慧光泽的白发。

但死亡已近在眼前，至少他可以选择勇敢面对。这是他现在所能做的一切。他握紧长剑，面对着那个被称为黑手的怪物。

就在这时，他感觉到失去保护的喉头被触碰，冰凉的手指如同羽毛般轻轻抚过他的皮肤，那上面有着多年磨出的老茧。那只手几乎是温柔地托住他的下巴，将他的头向后抬起。

好的。

莱恩宽慰而感激地呼出一口气，闭上眼睛，听凭那只手的摆布，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咽喉交给站在他身后的这位女子。如果杀人也会带有爱意，那么就

一定是这样的。迦罗娜终究还是听从了他的请求，尽管他知道，这会让她心碎。莱恩唯一遗憾的就是在真相大白那一天到来之前，迦罗娜只能背负人类对她深刻的憎恨。

他的死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向圣光祈祷，祈求迦罗娜将要遭受的折磨也不会没有意义。

他想到了塔瑞亚，她的那双温柔的大眼睛，那甜美的微笑。当妻子的匕首在一位最真挚的朋友手中向他落下的时候，这便是他心中的全部。

狮鹫向下俯冲，她能感觉到背上骑手的急迫心情。洛萨看到了一幕疯狂的情景。黑暗之门已经关闭了，他和卡德加的战斗取得了成果。这其中的大部分功劳都是那个男孩的。绝大多数囚禁人类俘虏的笼子也都被打开，里面空空如也。

但他还能看到正在拼死厮杀的敌我双方和四处冒起的橙红色火焰。实际上，暴风城铠甲的光泽已经非常稀少了，洛萨的眼前几乎是一片绿色和棕褐色的海洋。他疯狂地寻找着国王的旗帜，却根本看不到那面旗的踪影。整整三个军团只剩下了屈指可数的一些士兵和几匹马。他们在空荡荡的传送门前组成了最后的防线。

莱恩在哪里？他的国王在哪里？

狮鹫如同石块般向下坠落，洛萨右手握剑，左手牢牢攥住骑鞍。他的目光扫过整片战场，寻找着最有利的攻击位置。

在那里。

他知道那个酋长的名字叫黑手，洛萨打掉了他的右手，而他也夺走了洛萨的孩子。现在那个兽人比以前更加巨大、畸形、恐怖。他轻松地挥动武器，而最后数名暴风城最优秀的骑士如同玩具人偶般被他打飞出去。

黑手抓起一名牺牲的士兵，将他像节日中的酒囊一样扔给另一个兽人。那个兽人大笑着接住士兵的尸体。洛萨只看到蓝色和黄色在空中飞过，那是有着华美装饰的铠甲……

洛萨的视野变成红色。他一定是在吼叫，因为他的喉咙一下子变得疼痛难忍。他的耳朵听到了另一种不同于战争喧嚣的声音。

狮鹫直接落向一个绿皮兽人，用钩状喙啄他，用利爪撕扯他。洛萨从狮鹫背上一跃而起，一剑刺穿另一个不及应对的兽人。当这个兽人倒下的时候，洛萨抓住了他的钉头锤。

莱恩，莱恩。

那些怪物将他丢在地上，他的国王，他的兄弟。怪物们匆忙转过身，与这个从天而降的死神作战。洛萨完全不顾忌在与麦迪文作战时受的伤，实际上，他已经忘记了一切，只是在不停地挥剑，朝着倒在干硬地上的他的朋友，忘我地拼杀，向那具一动不动的躯体冲过去。

莱恩……

他趴伏在地上，但那身盔甲洛萨不会认错。他的头盔掉了，而当洛萨看清刺进莱恩喉头的匕首时，全身都变成了冰块。

那是他拜托铁匠打制的，作为他妹妹十三岁的生日礼物。他熟悉那把匕首的每一根线条。他也知道塔瑞亚将这件礼物转送给了谁，作为信任的标志。

洛萨跪倒在地，瞪视着，怀疑着他的眼睛。奇怪的是，在这个失落与惨败的时刻，当他遭到背叛，心如死灰，当王国和世界已陷入毁灭的时候，他却只是在想，为什么你要摘下头盔，莱恩？为什么你要摘下头盔？

慢慢地，洛萨发觉自己那颗不够忠诚的心脏还在跳动，而不是停下来，让他能够死在他的兄弟旁边，于是他开始再一次察觉到周围的状况。狮鹫正在不远处尖声嘶鸣，努力保卫着这个失去了理智，只知道匍匐在遇刺君王身边的骑手。

他能够战斗，也能够从容面对死亡。在这里，洛萨能让许多怪兽为他们陪葬，但现在他只想带莱恩回家。他不会将兄弟丢在这里，任由那些狂笑的兽人侮辱，成为供他们炫耀的，野蛮的战利品。莱恩要回家，洛萨没能救他，但至少要带他回家。

他将莱恩的尸体连同铠甲一起扛在肩头，脚步稍有些踉跄地向还在奋力战斗的狮鹫走去。附近的兽人全都对他的行为感到困惑，甚至忘记了战斗。

“暴风城！”他向狮鹫高喊一声，一只脚蹬进镫子里，跨上了狮鹫的脊背。训练有素的狮鹫低头缩身，帮助肩负珍贵重担的洛萨在自己的身上坐稳。

狮鹫正要向空中跃起，突然猛地抽动一下，停了下来。洛萨回过头，看见黑手凶恶的面孔就在眼前。这个兽人剩下的那只手正牢牢抓住狮鹫的一条后腿。尽管狮鹫的翅膀在拼命扇动，但酋长还是把她拽回到了地上。

洛萨一定是从狮鹫背上跌落下来的，因为他只记得自己平躺在地上，一圈丑陋的面孔正在从周围俯视他。他缓慢而痛苦地转过头，刚好看到莱恩的剑在空中旋转着向他飞来，正好插在距离他头部只有两尺远的泥土中，在太阳下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他很惊讶自己并没有被渴求他鲜血的兽人淹没。他缓缓站起身，听到所有兽人都在念诵一个词：玛格拉。

他们全都后退了一步，在这片空地中只留下两个敌手：他们的酋长和安杜因·洛萨。一个兽人将狮鹫的头压在了胳膊下面，另一个兽人抱住了狮鹫不断扭动的身躯。他们不会伤害她，她对他们会很有用。莱恩的尸体被扔到一旁，在地上扭成了一个怪异的姿势。

看到朋友的尸体被如此对待，点燃了洛萨心中的怒火。他站起身，稳定住脚步，看着周围这些寂静无声，眼睛里充满期待的兽人。然后，黑手来到了距离他只有几码远的地方。

黑手剩余的那只手中没有刀斧，他的武器只有另一只手上的钢爪。他就是用这五根爪刃切开了凯兰的身体。洛萨希望自己眼前这片红雾能够消褪，他不愿意就这样视线模糊地死去。

他慢慢捡起兄弟的剑，同时双眼紧盯着黑手那双发光的绿色眼睛。巨大的兽人一动不动地站立在他的面前，只有在呼吸时才能看到他宽阔如墙的胸膛略有起伏。洛萨回忆起他在心中向自己和黑手立下的无声誓言——他会夺走他的性命，无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无论洛萨做过什么，他都是一个笨蛋。迦罗娜曾经夸夸其谈所谓兽人的“荣誉”，看样子，就是这种荣誉让他们能够背叛信任他们的人，将匕首刺进洛萨所知最优秀的人的喉咙。他们毫无荣誉可言。他们只知道鲜血、征服和死亡。

但那些兽人并没有冲过来。

洛萨用手指握牢剑柄，回忆起自己曾多少次看到莱恩挥舞它，与他演练招式，或者和他并肩战斗，对抗巨魔，对抗敌国。

但在对抗兽人的时候，它从莱恩的手中掉落了。

镇定，稳住身体。

黑手冲了过来。

他在这头如同山岳的怪兽面前迅速移动位置。怪兽举起巨型钢爪，爪刃上缠绕着毒蛇一般的邪能。他发出胜利的嚎吼，向这个只有一根铁片的渺小人类挥斩下去。

洛萨抛弃了自己受过的全部训练，任凭兄弟的英灵指引自己的双手。今天，他无法实现正义，但至少他能够让杀害儿子的凶手交出性命，不再让这头

怪物夺走其他父母钟爱的儿子。这是他能够做到的。

他站在原地，等待着，然后突然冲向这个敌人，丝毫不在意一双赤脚被沙石磨出一道道伤口。在最后一刻，他俯身到敌人的身下，挥剑向上猛砍，利用黑手的动能来对抗他自己。

黑手痛号一声，踉跄着停下脚步，努力想要撑住身子，却还是双膝一软，跪倒在地。洛萨转到他身后，用尽全力将剑刃深深刺进黑手的身体。

“为了我的儿子。”他低声说道，一脚蹬在酋长的背上。黑手向前栽倒，绿色的血液在他的身下汇聚成池塘，这头巨怪再也没能站起来。

周围死一般的沉默。洛萨垂下手中钢剑，向周围扫视了一圈。他听到远处有一个刺耳的声音正在狂怒中吼叫着各种命令。兽人们纷纷向那个声音转过头，又回头望向洛萨。毫无疑问，他们得到的命令是要将他杀死。

洛萨握紧剑柄，准备尽可能多地杀死这些兽人。但兽人们只是站在原地，盯着他。一双双古怪却带有智慧的小眼睛里显示出难以解读的神情。一个兽人开始向前迈步，举起手中的斧头。却被另一个兽人伸手挡在他的胸前。举起斧头的兽人皱皱眉，又垂下双手。

他们的酋长要求一场公平的决斗。洛萨成全了他，而这些兽人尊重决斗的结果。

洛萨却希望他们能继续背信弃义。

他的目光落在他的国王身上，围拢他的兽人依然没有动作。就在此时，一阵恐怖的咆哮撕裂了空气。洛萨转过身，看到了两个他见到过的最丑陋的家伙正在向他走来。其中一个是身材佝偻的兽人，皮肤是刺眼的绿色，颌下是长长的灰色胡须。他的眼睛里放射出明亮的邪能光芒——就像麦迪文的眼睛。他拄着手杖大步向前，背上有许多利角穿透了他的斗篷。

这一定就是古尔丹了。

在古尔丹身边还有一个兽人，洛萨曾经认为她非常美丽。但现在，迦罗娜要比她身边那个被邪能扭曲的怪物更丑恶。此时，他们四目相对。

在洛萨的瞪视中，迦罗娜必须用尽自己每一点意志的力量才不至于潸然泪下。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她只知道，自己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强。洛萨的眼睛里闪动着凶光，就像一头狂野的猛兽。迦罗娜却能够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他破碎的心，因为莱恩的死，因为她的背叛。看上去，洛萨很想死在这里，但迦罗娜不会让他就这样送命。

“杀死他！”古尔丹用尖利的指甲点中洛萨。

这个人类看了看兽人术士，再一次扛起他死去的国王。他的膝盖在微微弯曲，但他的腰背依旧挺得笔直。他转过身，背对着敌人，迈着稳定的步伐向狮鹫走去。

“杀死他！”古尔丹尖叫着，干枯的绿色嘴唇不停地颤抖。

其他兽人挪动了一下身体重心，却没有人抬起脚。洛萨依旧不急不缓地向前迈步。那个曾经被兽人们热切崇拜、死心塌地追随的领袖现在却让他们深感不安。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并不仅仅是传送大门没有发挥作用。安杜因·洛萨在一场公平荣誉的玛格拉中击败了部落最强大的战士。现在兽人们不应该伤害他。

“玛格拉是神圣的，那个人类赢得了他的决斗。”迦罗娜对他曾经的主人说道。她的心在剧烈跳动，但她依然保持着声音的平静。她不会让古尔丹和洛萨察觉到任何异样。她指了指黑手庞大的尸体，“让他们向死去的酋长表达敬意吧，让你的战士遵循他们的传统。”

但术士不会善罢罢休。他将注意力从离开的人类转到他的部落头上。“你们还在等什么？”他质问他们，“我拯救了你们可怜的生命，你们却用这样的行为来感谢我？照我说的去做！”

他的话并没有产生他所希望的效果，相反，迦罗娜意识到这些话只是产生了反作用。刚刚还犹疑不定的兽人现在纷纷咬紧了牙。这一点古尔丹也看到了。

“叛徒！”他口沫横飞地吼道，“服从我的命令！”

一个兽人再也受不了古尔丹的侮辱，挑衅地喊道：“如果你与杜隆坦公平地战斗，就不会活着在这里发号施令了！”

迦罗娜以为古尔丹会立刻打倒那个冒犯他的兽人。但古尔丹尽管看上去气得发狂，却还没有失去理智。他向面前的兽人冷笑一声，便转向洛萨。那个人类已经离狮鹫很近了。“别挡我的道，”他对不服从他的部落说，“我自己来！”

这时迦罗娜才知道，高尚的杜隆坦也牺牲了。这个消息应该不算是意外，但迦罗娜仍然感觉到一阵心痛。只是她还无暇哀悼故人，古尔丹最后的这句话几乎要让她发狂。也许洛萨能够击败被邪能强化的黑手，但他不可能对抗可以任意操纵邪能的古尔丹。洛萨将必死无疑。

迦罗娜知道自己应该放任这件事发生。部落已经对他们的领袖有所不满。如果现在古尔丹杀死洛萨，那么迦罗娜就可能有机会诱使兽人们倒戈对抗古尔丹，进而成为部落的领袖，构建兽人和人类的和平。

但那样洛萨就会死。迦罗娜忍受不了这样的结果。也许和平会到来，但不会是在今天。她毫不犹豫地向前冲去，将自己的身体挡在她爱的那个男人和部落首领之间。现在她的爱人相信她是叛徒，而这个术士却相信她是忠诚的。

但愿古尔丹还会这样相信我吧。她在心中想道，同时压抑住自己的怒火，开口说道："如果你和你的同胞爆发战争，又有谁还会服从你？"

古尔丹死死地盯着她，一双绿色的眼睛显得格外恶毒。迦罗娜的生命就攥在这名术士的手心里，她谨慎地让自己的声音保持着理智。早些时候，古尔丹刚刚给了她一生都在梦寐以求的名号：兽人。她向全体部落展示了她的荣誉，正如同莱恩所预料的那样。兽人术士不可能在转眼间就攻击她，而且她的话是正确的——但如果她想错了，那么她和洛萨就都会死。

"您拯救了我们，古尔丹，将我们带到了这个新世界，但我们不能抛弃我们的传统。如果您这样做，您就会失去部落。您是我们的酋长，我们已经知道您掌握着强大的邪能。现在，您应该向我们显示出另外一种力量：酋长会将族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不知不觉间，一段回忆在她的脑海中闪现。她和塔瑞亚谈起杜隆坦——是他解救了我……他受到氏族的爱戴，他将族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一直都是这样。他是一位强大的酋长。

强大的酋长必须赢得氏族的信任。

塔瑞亚将她的匕首交给迦罗娜，迦罗娜却用它刺穿了莱恩的咽喉。

迦罗娜气恼地将刚刚失去丈夫的王后从脑海中推开，把注意力集中到古尔丹身上。事实——这便是迦罗娜拥有的力量，这一点古尔丹也明白。古尔丹的目光射向刚才那个口出不逊的兽人，又转回到迦罗娜身上。迦罗娜强迫自己露出冷笑，仿佛在等着看一场好戏，并继续说道："要杀死人类还有别的办法。"

今天，我失去了那么多，莱恩、瓦利斯和卡洛斯。善良人们的信任。我不会让你得到洛萨。要杀死他，你就要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洛萨停下脚步，并没有跨上狮鹫。他知道迦罗娜为他挡住了古尔丹。在这个恐怖而令人惊奇的时刻，他期盼着迦罗娜会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会告诉他，她不是叛徒。但迦罗娜没有这么做。她不想让他被杀死，但只是为了她自己的利益。

刚才控制住狮鹫的兽人已经退开。终于，洛萨将自己的朋友放到狮鹫背上，自己也爬上了狮鹫。此时他突然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每一道伤口。

狮鹫小心地挺起身，仿佛明白自己身上背负了什么。当她飞向空中的时候，洛萨不由自主地最后看了迦罗娜一眼。

他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洛萨读不懂女孩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出于对他的怜悯，狮鹫飞速地乘风而去，有力的双翼带他远离这片战场，远离部落，还有那个曾被他抱在臂弯里，充满他的心灵的绿色女子。

第二十三章

卡德加从旅店的窗口探出身，眺望下方的暴风城。他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了许多个小时，不过之前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别的地方：书本和各种资料。他在烛光下阅读的时间比在日光下还要久。现在，他的目光终于徜徉在蓝色的屋顶和美丽的白石大教堂之间。最后，他望向了艾泽拉斯守护者的雕像。

如果事情稍有不同，也许那就会是他的角色。

“换做是你也会一样。”一个声音响起。卡德加稍稍被吓了一跳，转回头，看到安杜因·洛萨正靠在门框上。这个老家伙脸上还带着笑容。“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糟糕的守护者。”

卡德加笑了一声。“拯救世界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从来都不是。”

洛萨带着卡德加很不习惯的友善语气说：“我会帮忙的。”然后他关好屋门，从衬衫里拿出一样东西，扔到桌上。那是一把小匕首，做工精致，握柄上的宝石闪闪发光。

卡德加屏住了呼吸。“迦罗娜的匕首。”

“是我从莱恩的脖子上拔下来的。”

这不可能。迦罗娜不会做出这种事。她不可能这样做。卡德加盯着匕首，又抬起头去看洛萨，坚定地说：“这其中一定另有原因。”

“是的，她做出了她的选择。”洛萨的蓝眼睛如同两块坚冰，但他眼眸周围绷紧的肌肉流露出的是痛苦，而不是愤怒。

不。卡德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确定，但他就是知道，“我不相信。”

洛萨审视着他，他丝毫没有在洛萨咄咄逼人的目光中退却。终于，指挥官说道：“也许你和我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了解她。”他又向那把匕首点点头，“我只是认为你应该知道。”

然后，洛萨离开了屋子。卡德加盯着那把匕首。一位王后将它送给一个她信任的人，而它最终却不知为何落到了她丈夫的脖子上。

年轻法师看了它很长时间。

塔瑞亚非常小心地为自己挑选了衣服，将一头秀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头顶端正地戴着后冠。化妆让她能够用人造的色彩遮掩面容，却无法隐藏眼睛里的痛苦和深陷的双颊所显示出的疲惫。但这样也可以了。

她曾经在自己婚礼的那一天精心把自己打扮成这副模样，正式走进了她丈夫的生活和世界。那时的她心中充满喜悦，并期盼着将这份喜悦与她的臣民分享，尽一名皇室成员应尽的义务。而现在，作为皇室成员，她将与丈夫道别，承认自己的生命中再也不会有他出现，并且还要在公众面前这样做。这同样是皇室的义务。

噩耗已经将她打垮，尤其是当她得知丈夫遇刺的细节，其中所蕴含的痛苦更让她无法承受。洛萨并不希望说出真相，但他和塔瑞亚都明白，作为王后和未来国王的监护人，塔瑞亚需要知道一切事实，无论那会有多么苦涩。

泪水从她的眼睑下渗出来，但她眨眨眼，将它们压回去。是的，所有的人都很伤心，她的伤痛更远超过旁人。但暴风城的人们在今天需要她的力量，这是塔瑞亚应尽的义务。

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一起，汇成一片海洋，一直延展到远方的港口。当她来到他们面前时，没有人欢呼。她也不相信还有谁能在此时发出欢呼声。

莱恩躺在广场中央，一座高耸的火葬台上。逝者被埋入黄土，只有君王需以烈火送行。他的身边摆放着他的剑和凹凸不平的盾牌。

塔瑞亚的身子就像矮人发射大炮时使用的推弹杆一样直。她毫不犹豫地走向丈夫的尸体。圣光牧师们已经仔细洗净了莱恩的身体，为他穿上精美的衣服，佩戴好打磨光亮的铠甲。在战场上被硝烟和刀剑污损的华丽斗篷也被修补一新，重新披在他的身上，用精致的胸针固定好……

塔瑞亚压抑住喉头的哽咽，向前俯身，亲吻了丈夫苍白的面颊。然后，她起身望向哀痛的人群。她能看到那么多截然不同的面孔——商人，难民，来自洛丹伦和库尔提拉斯的代表，肯瑞托的紫衣法师。还有那些并非人类的智慧生灵，他们也都前来向逝去的国王致敬——精灵、矮人，还有瘦小的侏儒透过人缝望着她，眼睛里同样尽是哀伤。

塔瑞亚没有准备悼词。她只想说出心中的话，就像莱恩一直以来的那样。看着面前的人海，她突然决定了自己要说些什么，那也一定是莱恩想要说的。

“一位愿意为了自己的人民而牺牲的君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得到更胜于此的祝福。”她开口说道。人群中传来几声抽泣。塔瑞亚自己的喉咙也无比紧涩。但她还是继续说道，“这样的牺牲绝不能没有意义。我们必须承

认！今天，你们齐聚于此，所有人都只为了一个目的，追念一位伟大的人。但如果我们只在哀悼一个好人时才能团结一致，这样的哀悼又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悼词显然是众人不曾预料到的。一些人明显流露出了不安的神情。很好，塔瑞亚心中想，战争理应让我们不安。流亡、暴力、恐惧——所有这些都应该让我们不安。

她加重了语气：“莱恩国王信任你们，他错了吗？”

王后的问题立刻得到回答——一个声音喊道：“不！”孤独的喊声回荡在广场上，但立刻就有越来越多的呼喊加入其中。王后目光所及之处，人们的脸上尽是激动的泪水。不，人们的呼喊让她安心，你的莱恩没有错。

泪水终于涌出她的眼眶，但那是自豪和快慰的眼泪。

呼喊声经久不息。人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卡德加因为伟大的功绩得以与皇室成员和将军们比肩而立。现在他走到莱恩的火葬堆前，满怀敬意地拿起国王沉重的长剑，双手托着这柄剑，大步走向安杜因·洛萨。洛萨正用双臂搂着一对失去父亲的孩子——他的外甥女和外甥。卡德加将这把剑捧到艾泽拉斯雄狮面前。他是塔瑞亚的兄长，是她丈夫最好的朋友。塔瑞亚知道正是洛萨在莱恩牺牲时拿起了这把剑，并用它杀死了部落的酋长。他会是这把剑最合适的新主人。但今天所有聚集于此地的人中，只有洛萨的悲痛能够与她相比。当初一同在暴风城堡长大的三兄弟里，洛萨是唯一还在世的一个了。另外两个一人牺牲自己，战死沙场，一人堕入黑暗，又在最后一刻回到光明之中。只是……他回来得还不够及时。

“王后陛下，我们会为他复仇！”一个声音喊道。

“率领我们与兽人作战吧，洛萨！”许多喊声在城市的上空回荡。很快，强有力的呼吼变得整齐划一，大家都在呼喊着同一个名字：

“洛萨！洛萨！洛萨！”

洛萨久久地注视这把剑，甚至让塔瑞亚以为他也许会拒绝接受国王的佩剑，转身离开，放弃对旧友王国的效忠。但王后不必担心。洛萨最终伸手握住剑柄，拿起剑，大步走到王后身边，准备好了与王后一同面对一切挑战。他向人群举起手中的长剑，仿佛为了保护暴风城，他连天空也会劈开。

不，不只是暴风城，不再只是暴风城了。

“为了艾泽拉斯！”安杜因·洛萨喊道，“为了艾泽拉斯——为了联盟！”

人群发出欢呼，在场的所有军人都高举起利剑长矛，向他们的指挥官致敬。暴风城的城墙仿佛也在怒吼：为了艾泽拉斯，为了联盟！

那只是几天以前吗？瓦里安・乌瑞恩盯着散落在地面上的士兵雕像，难道他是在那时候溜进王座大厅，摆弄这些小雕像？那仿佛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现在，他的人生因为真正的战争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那时他又怎么会认为这些玩具的战斗会很重要？他深黑色的眼睛望向了一个倒下的，特别的雕像：一位骑在战马上的小国王，戴着雄狮头盔，手举一柄美丽的，精细涂绘的金属宝剑。

一双手伸到他的腋下，将他举起来，放到暴风王座上。柔软的白色裘皮为他隔开了冰冷的大理石。即使如此，瓦里安还是打了个冷战。那种陌生的哀痛让他无法释怀，在他短暂的一生里，他还从没有过这样强烈的苦痛，这种让他窒息，将他彻底压垮的感觉。他的小胸膛在每一次吸气时都会颤抖。他刚刚大哭过一场。没有人对他说不应该哭。

他用溢满泪水的眼睛看着卡德加。这名年轻的法师露出哀伤却真诚的微笑，“总有一天，你会加冕为王，”他说道，“等你成年的时候，这就会是你的座位，但你不是自己一个人。你的舅舅洛萨，你的母亲，我和整个联盟都和你在一起。”法师停顿一下，又说道，“这全都是你的父亲留给你的。”

瓦里安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哀伤依然充满他的胸膛，但法师的话让他感到安慰。他的双腿耷拉在王座前，心中回想父亲曾经有多少次坐在这里，进行判决，分析策略。泪水又一次要涌出来了。

卡德加看到他的表情，后退一步，向他伸出手，“来吧，已经很晚了，你的母亲一定会奇怪你去了哪里。”

瓦里安握住卡德加的手，跳下对他而言过于高大的王座，走过蹲踞的黄金狮子。在走向门口的半路上，他忽然停住脚步，回头望去，又突兀地甩掉卡德加的手，向那一堆士兵雕像跑去，在其中仔细寻找，找到了他想要的那枚雕像。

轻柔而又充满敬意地，瓦里安・乌瑞恩王子，暴风城未来的国王，拿起了莱恩国王的雕像，小心地把它放回到桌子上。这一次，它高贵地屹立在战场上，不会再倒下。

他的父亲将永远屹立在那里。

***

战争。

不是几场战役，或者是一系列冲突，不是一个任务或者一次会战。战争，漫长、残忍、充满暴力与磨难。

但这一次，暴风城的人们不再是孤军奋战。投入战争的不再只有几个军团，而是一整支大军。他们以英雄的鲜血涂膏，幸存者亲眼见证的恐怖让他们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暴风城、库尔提拉斯和洛丹伦，各个人类王国的士兵们也许穿着不同的制服，但他们高举着同样的旗帜，并肩行进。他们的队伍里有贵族，也有原先的佣兵，有长者，还有尚未成人的孩子。女人与男人一同作战。还有刚强坚毅的矮人是如同岩石一般顽固的战士，他们擅长使用各种精良而强大的武器。在进军的队伍中，还有一些新鲜的面孔——身材矮小，像孩子一样的侏儒和身材纤细、容貌精致的精灵。

而现在，所有这些人都已是满面灰尘和汗水，流露出疲惫的神色。

前进的大军停住了脚步。

一座城堡矗立在他们面前。它没有人类城堡那样棱线清晰的石砌高墙，看上去也不像矮人城堡那么牢不可破，更没有精灵城堡那种精致的螺旋阶梯和巧妙的隐蔽构造。构成这座城堡的只有骨头和钢铁，丑陋的尖角足以令敌人胆寒，也充分反映了城堡建造者的风格。

这是一座兽人城堡。

那个被称为古尔丹的家伙俯瞰着城下的一切。他倚靠在手杖上，就像是一头畸形的绿色怪物。他的下方是一片棕褐色和绿色的海洋，无数兽人挥舞兵器，释放出强烈的怒火与嗜血的欲望。

在古尔丹身边站立着他的部下，但已不再是他的奴隶——半兽人迦罗娜。尽管她身披铠甲，手执长矛，但在整个部落中，只有她没有发出嗜血的怒吼，没有向敌人显示出强烈的憎恨。实际上，她的目光并不在那支出现在城堡前的大军上。她眺望远方，心思不在此刻，而是回到了过去……又飞向了一个终有一日将会实现的未来。

尾声

河水流淌，轻柔而平稳。在许多个世代中，无数生命因为它的滋养而茁壮成长。年轻的情侣在这里撒下花瓣。树木落下绿叶泪滴哀悼逝去的夏日。枯枝、衣服、鲜血和尸体，一切都会被流淌的河水分解，消弭无形。

而这一天，此时此刻，一只篮子漂浮在河面上。河水中也曾经有过篮子，但从不曾有过这样的一只篮子。

风轻轻叹息，推动着这只奇怪的小舟。如果这里的生物拥有足够的智慧，它们就能听到风在悄声诉说：

你将去很远的地方，我的小古伊尔，风中的叹息并不真的属于风，我的世界也许已不复存在，但你有了这个新的世界。从这里取得你所需的一切，为兽人建造家园，突破一切障碍，你是杜隆坦和德拉卡之子——是我们世代传承的酋长。

现在，我们的族人需要一位领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篮子中的孩童有着绿色的皮肤，被包裹在一块蓝白色的布巾中。在这个世界里，他是独一无二的。但无论是在哪一个世界里，他都和所有婴儿一样，弱小、无助。尽管河水在温柔地照料他，却无法满足他想要和需要的一切。

于是，河水遵守它的承诺，交出了这个小小的奇迹。篮子被带进一条渔路，河水用甜美的波浪声昭示他的到来。远处传来脚步声。很快，战靴踩踏石块的声音来到了岸边。

“指挥官！”一个声音喊道，“您最好来这里看看！”

篮子被提起，送到一个人的面前。那个人仔细向篮子里看进来。婴儿感到困惑。这不是他熟悉的面孔，甚至和他所认识的任何面孔都完全不同。于是，他凭借呼吸一般的本能做出了反应。

他面露怒容，深吸一口气，发出挑战的吼声。

致谢词

这是多么神奇的一段旅程啊，要感谢的人有那么多，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

首先并且永远的，我要感谢克里斯·梅森，是他信任我，让我创作出杜隆坦和德拉卡的英雄故事，还有之前的许多故事；感谢演员们，他们让杜隆坦、德拉卡和其他许许多多精彩的角色活了起来；感谢导演邓肯·琼斯，他和我们一样，是一位狂热的魔兽迷；最后，感谢这个世界上所有愿意献出自己的时间让我知道，他们喜爱我的作品的读者。

感谢所有人对我的信任。愿你的利刃永远锋利！

为了艾泽拉斯！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编年史



第一卷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魔兽编年史 卷一

作者：【美】克里斯·梅森 等

译者：刘媛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7-01

ISBN：978-7-5133-2164-8

目录
CONTENTS



序言

魔兽世界的宏观宇宙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不断壮大且成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从最初相对简单的游戏设定变成一个恒久不衰、生机勃勃的世界，每天都有数百万来自地球各地的玩家造访其中。

从构想诞生之日起，数百位技术人员、设计师、艺术家和剧情创作者一直在努力塑造着艾泽拉斯世界。正是这群才华横溢的天才，凭借着无与伦比的天赋与热情，齐心协力地将这个世界中的每个细节、故事和角色都刻画得如此丰富生动，让你恨不得……恨不得立刻脚踩火箭靴，拼尽全力去捍卫它。

而这一切都基于真实的历史感。魔兽世界的故事包罗万象，由林林总总的神话、传说以及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相互交织，加上玩家英勇不懈的努力，才最终造就了这个日新月异的广袤世界。

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剧情设计，不计其数的种族、角色、怪物与重大时刻穿插其间，互联共生，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庞大关系网。这本编年史旨在将这一切串联起来，帮助读者理清贯穿魔兽核心的发展脉络。撰写此书也让笔者有机会从灿若繁星的故事堆中理出头绪，让这部虚构的历史能够起承清晰地跃然纸上。

最终，这项光荣（而无比艰巨）的使命使我们对魔兽世界往复循环的主题与冲突有了极为深刻的了解：

不同的社会族群在得以求同存异前是怎样的纷争不断……

满腔热忱、浩气凛然的英雄们是怎样屈从于权力的诱惑……

对昔日错误的失察，会在今天酿成何种灾难……

这些只是形成艾泽拉斯壮阔历史脉络的若干基调而已，古往今来，不同的文化、阵营和人物都难以摆脱人性的桎梏，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以这般居高临下的视角，我们才能将那危险而又光辉的未来看得更加真切。即便是面对如此浑厚磅礴的历史，我仍笃信，冒险才刚刚开始！

——克里斯·梅森

暴雪娱乐资深故事及品牌开发副总裁

2015年8月

引言

我与艾泽拉斯初次邂逅是在2000年。暴雪娱乐当时在寻找作者，将《魔兽争霸：氏族之王》的故事线撰写成一部小说。我总共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来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并完成这本作品。感谢克里斯·梅森（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我解答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兽人的血是什么颜色”），那六个星期的创作为我们今后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从此踏上这充满欣喜、奇遇与乐趣的魔法之旅。

我在写完《氏族之王》后深深地爱上了艾泽拉斯，为了能与这个世界朝夕相处，我居然破天荒地玩起了电脑游戏——《魔兽世界》。

今年夏天，艾泽拉斯将被搬上大银幕，我们将会以电影这种全新的媒体形式前去造访。

与此同时，我跟这本书的每一位读者一样，打算静下心来，去探寻这个栩栩如生的世界，发掘它那详尽而迷人的历史。尽管我自《魔兽世界》正式发售之日起就在玩这款游戏，总共写了以艾泽拉斯为主体的八部小说（好吧，也不全是……其中一本是关于德拉诺的），但仍对这个世界欲罢不能。我总能在这里学到新的知识，遇见新的人物，听他们讲述新的故事。这种感觉就像是在和老友互道近况。

愿你们也有同感。

“为了艾泽拉斯！”

——克里斯蒂·高登

当暴雪娱乐第一次邀请我撰写故事时，《魔兽世界》已经是一款炙手可热的游戏，然而今天想来，即便是暴雪的高层管理人员恐怕也没有料想到，它会于若干年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轰动。

我有幸分享了《龙枪》系列小说兴起时的殊荣——由我撰写的《修玛的传说》是该系列作品中唯一并非出自玛格丽特·魏斯和崔西·西克曼之手的作品——金康游戏展（Gen Con）和签售会上读者大众的热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有自己的书系——《龙域》，也有一群忠实读者对其颇为青睐，可这一切都无法与我在2001年推出小说《魔兽争霸：巨龙时代》时的盛况相比。作品一经出版就在玩家间引发强烈反响，来自全球各地的赞誉纷纷涌来，表明魔兽系列在当时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过去十数年里，这股影响力有增无减。艾泽拉斯的世界如此真实而广阔，难怪会让数以百万计的玩家乐在其中，纵使暂别，也终会再聚。能成为魔兽文化的一部分是我的荣幸，希望我所撰写的故事与角色能让艾泽拉斯本就饱满的历史变得更加充盈，看着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

相信这部历史的第二卷很快就会与读者见面……

——理查德·纳克

引文：宇宙论

艾泽拉斯只是广袤宇宙间的一颗小小星球，又是一个充满神秘魔法和强大生物的界域。自创世之初，这些力量就一直在影响着艾泽拉斯和附近的宇宙，驱使物转星移，塑造着无数世界和尘世文明的命运……



宇宙之力、四方诸界、寰宇众灵

宇宙之力

光明与暗影

光明与暗影是自然界最根本的两大力量。尽管其本性相悖，却被双双束缚在同一个宇宙范围之内，共存共生。

纯粹的光明与暗影存在于现实界域之外，但在物质宇宙里却能找得到它们的影子。光明体现为神圣魔法，而暗影（也可指代“虚空”）则以暗影魔法的形式出现。

生与死

生与死的力量几乎支配着物质宇宙中的每一个生物。生命能量——通常作为自然法术被人熟知，促进着万物的生长与更替。而死亡则以死灵法术的形态与生命抗衡。它是一股无可抵挡的力量，在凡人的心中催生出绝望，让一切朝着衰败前进，继而最终走向湮灭。

秩序与混乱

秩序与混乱的力量决定着物质宇宙中社会体系的发展。秩序在现实中最常被感知到的形态是奥术魔法。这类能量很不稳定，要想驾驭它，需要高度的精准和专注。相反，混乱表现为极具毁灭力的邪能魔法，这种凶残而极易使人上瘾的能量依赖于从其他生物身上汲取的生命之力。

元素

火、风、土、水是构成物质宇宙的四大基本元素。萨满文化长久以来都在追求与元素的和谐共存，并将其化为己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从“灵魂”与“凋零”中召唤原始之力。那些致力于使元素间达到平衡的萨满祭司依赖于灵魂（有时被其称作“第五元素”，即为武僧所指的“气”）。这一孕育万物的力量使世间万物相连相依，融为一体。“凋零”则是萨满祭司用来征服元素，并将其转化为武器的手段。

元素的二元性

在许多萨满文化中都有这样的发现，即元素能使人产生多种多样的情绪状态。因此，凡人通常会用不同的情感与元素建立联结，传递着正面或负面的能量。

火

正面特质：热情

负面特质：愤怒

土

正面特质：稳定

负面特质：顽固

灵魂

正面特质：勇敢

负面特质：冲动

风

正面特质：敏锐

负面特质：疯狂

水

正面特质：平静

负面特质：犹豫

凋零

正面特质：高效

负面特质：残忍

四方诸界

黑暗虚空

黑暗虚空代表的是物质宇宙。是由数之不尽的星辰、世界和尘世文明组成的无边无际的生命界域。艾泽拉斯——魔兽的世界——只是漂移在浩渺黑暗虚空中的万千世界之一。

扭曲虚空

扭曲虚空是与黑暗虚空平行的星际位面。光明与虚空的力量在扭曲虚空的边缘处激烈碰撞，使得这一带永无宁日。有时，弥漫在扭曲虚空之中的不稳魔法会侵入物质世界，对现实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翡翠梦境

翡翠梦境是与艾泽拉斯世界并存的缥缈界域，灵魂居住其中，弥漫着狂野的自然气息。梦境的缔造者是被称作守护者的强大生物，使其作为代表艾泽拉斯动植物群进化路径的活地图。这两个界域密不可分——随着物质世界生命能量的兴衰，翡翠梦境中的灵魂能量也会随之消长。

尽管与物质世界紧密相连，但翡翠梦境对大多数凡人来说，却显得异常陌生和虚幻。有一些人以德鲁伊魔法为媒介，可以在熟睡状态下进入翡翠梦境。他们的思绪同时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并影响这个郁郁葱葱的灵魂界域，但入梦者留下的印记却从不长久。

在梦境之旅中，时间与距离感大为淡化。灵魂如风般疾行，穿过变幻莫测的原始茂林。上一刻触手可及的物体，下一刻也许早已化为

无形；看似坚不可摧的事物，转瞬之间就会面目全非。

暗影之地

与翡翠梦境一样，暗影之地也与艾泽拉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翡翠梦境所代表的是生命，暗影之地则象征着死亡。这是一片充满腐化的梦魇界域，迷宫般促狭曲折的灵魂位面上挤满了往生者的亡魂。

暗影之地的起源没人说得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界域从尘世生命在物质宇宙中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存在。许多人认为，凡人的灵魂会在死亡那一瞬被带到这个黑暗的地方来，并永远留在这里。但仍有一些人希望他们的灵魂能够去往一个更加光明的所在，而不是在暗影之地的冰寒疆界中枯萎凋零。

寰宇众灵

虚空领主

虚空领主是由纯粹暗影能量构成的巨大实体。这些生物残酷无情的程度远超出凡人的理解。因受到无尽饥饿的驱使，虚空领主们不遗余力地吞噬着物质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和能量。

在自然状态下，虚空领主存在于现实之外。只有最强大的实体才能出现在物质宇宙中，停留的时间也十分短暂。为了保持在现实中存在的状态，虚空领主们必须吞噬无穷多的物质与能量。

纳鲁

纳鲁是汇聚神圣能量的友善生物。他们堪称是光明在黑暗虚空中最纯粹的体现。纳鲁发誓将和平与希望带到所有尘世文明中来，并将妄图吞噬万物的虚空黑暗之力彻底驱散。

泰坦

泰坦是神一般的巨大生物，由创造宇宙的原始物质构成。他们像一个个会走的星球，漫游在浩瀚的宇宙中，散发着原始的造物主之力。

泰坦凭借自身所拥有的惊人力量寻找并唤醒其他同类——那些仍在黑暗虚空遥远的角落里沉睡着的同伴们。

燃烧军团

燃烧军团是黑暗虚空中最具毁灭性的力量。堕落的泰坦萨格拉斯创造了这个庞大的恶魔军团，欲将万物赶尽杀绝。燃烧军团从一个世界赶赴另一个世界，用破坏力极强的邪能魔法将其沿途遇到的一切尽数毁灭。没人知道军团中的那些恶魔已经侵入了多少世界，使多少尘世文明化为乌有。

燃烧军团中的恶魔有着百折不挠的战斗力，他们的灵魂被束缚在扭曲虚空，要想永远地消灭他们更是难上加难。即便一个恶魔在物质宇宙中死去，他的灵魂还是会返回扭曲虚空，再次获得实体。倘若要真正摧毁一个恶魔的灵魂，必须在扭曲虚空、不稳漩涡与凡人世界的交界处或是充满燃烧军团能量的地方将其杀死。

上古之神

上古之神是虚空的实体形态。他们是梦魇的化身：身上长着枯萎的血肉和扭曲的触手，在黑暗虚空中无可阻挡地恣意生长。这些邪恶的实体效忠于虚空领主，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所到之处只剩下绝望与死亡。

荒野之神

荒野之神代表着生命与自然。他们同时存在于两个界域——肉身生活在艾泽拉斯的物质世界中，但灵魂却被束缚在青翠缥缈的翡翠梦境。许多荒野之神都以庞大动物的面目示人，例如狼、熊、虎或是鸟。

元素之灵

元素之灵是火、土、风和水这四种元素原始而混乱的实体形态，也是定居在混沌初开宇宙中的第一批智慧物种。元素之灵具有迥然不同的形状和大小，每种元素之灵都有独一无二的性格和脾气，而决定其特性的是各种魂灵的元素本质。

第五种元素——灵魂的存在，也同样影响着这些元素生物的性情。

在一个灵魂过剩的世界中，温顺且无实体形态的元素也许会成为当地的主导。相反的，倘若一个世界灵魂稀缺，则也许会催生出极具攻击性、异常具有破坏力的元素。

亡灵

亡灵生前就是普通的凡人，死后被困在生与死之间。这些可悲的魂灵从遍布宇宙的死灵能量中汲取力量。大多数亡灵在复仇与恨意的驱使下，大肆摧毁着他们再也无法拥有的那样东西——生命。

第一章
创世神话

起源

早在生命出现以前，甚至连宇宙都尚未形成之时，就有了光明……与虚空。光明不受时空限制，犹如浩瀚无边、五光十色的海洋遍布四方。在深不见底的海面之下，生命能量的巨大洪流翻波涌浪，这些能量的涌动谱写出了一支快乐与希望的交响曲。



万神殿

光之海洋动静无常、瞬息万变。然而随着它日益扩张，一部分能量衰退变弱，留下一个个冰冷虚无的空洞。在这些光明无法照见的地方，一股新的力量渐渐形成。

这股力量就是虚空能量，它是妄图吞噬所有能量，扭曲万物如吸血鬼般的黑暗之力。虚空的力量很快壮大，影响力也渐渐增强，进而开始跟光明的流波作对。两股对立但却不可分割力量间的紧张态势日渐加剧，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大爆炸，打破了万物的构造，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界域。

在那一刻，物质宇宙宣告诞生。

从光明与虚空的冲突中释放的能量穿过初生的宇宙，天然物质合并旋转形成了无数个原始世界。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这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宇宙——黑暗虚空——处在烈焰与魔法相混相生的大漩涡之中。

最不稳定的能量聚集成为一个星际位面，那就是扭曲虚空。光明与虚空在这一界域的边缘地带激烈对抗，使其长久陷于混乱。尽管扭曲虚空存在于物质世界的边界之外，与黑暗虚空并无实际接触。然而即便如此，扭曲虚空中不稳定的能量还是会偶尔突破黑暗虚空，涌入现实，扭曲造物。

宇宙灾变性的诞生，同时还让许许多多的光明碎片落在现实世界各处。这些碎片随着生命的火花弥漫在无数个世界的物质中间，催生了各种各样神奇而可怕的物种。

最常见的生命形态是元素之灵——火、水、土、风的原始生命体。几乎每一个物质世界都有这些生物的存在。他们当中许多成员的诞生都要归功于造物初期的乱局。

支离破碎的光明云团偶尔会聚集起来，形成更加庞大也更有潜力的力量实体。纳鲁就是其中的一种，是由闪耀的神圣能量构成的仁慈生物。当他们远眺无边无垠的宇宙时，看见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界域。纳鲁誓要凭借自身驾驭神圣魔法的力量，在所到之处散播希望，孕育生命。

比纳鲁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巨大的泰坦。他们的灵魂——即凡人口中的世界之魂——形成于一些世界的烈焰核心深处。这些新生的泰坦沉睡多年，能量在其所居住的天体上四处弥散。

当泰坦们最终苏醒时，自身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世界。宇宙之风呼啸着吹过他们巨大的形体，周身被星尘包裹，皮肤上纵横交错地布满了闪烁着潜藏魔法力量的银色的山峰和海洋。

他们的眼睛像闪耀的星辰一样熠熠发光，注视着混沌初开的宇宙，为它的神秘而欣喜若狂。相比着手捍卫生命的纳鲁，泰坦踏上了不同的旅程。他们在黑暗虚空的偏远角落里游荡，寻找其他的同类。

这场盛大而遥无边际的远行，终有一天会改变造物的进程，使芸芸万物的命运变得大不一样。

泰坦与宇宙秩序的建立

没人知道第一位泰坦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苏醒过来，但据传说记载，他叫作阿曼苏尔。

虽然阿曼苏尔此时孤身一人，但他深知一定还有其他同类的存在。因此，他在黑暗虚空的各个世界中苦苦探索，一心想要与泰坦同伴们会合。他的任务艰巨且孤独，却能带来巨大的满足感。后来，他找到了其他初生的世界之魂。阿曼苏尔对这些新发现的族人悉心爱护，将他们从沉睡中唤醒。那些觉醒的泰坦也加入了他伟大的寻亲之旅。

阿曼苏尔和他的族人后来创立了万神殿。他们天性仁慈，团结着其他守序而稳定的生物。万神殿与宇宙中潜在的魔法有着天然的亲和力。由于充分意识到自身的惊人力量，他们向所遇到的文明，制定了一系列严明的戒律，就连那些野性难驯的元素之灵也必须遵守。

万神殿的泰坦意识到秩序在寻找其他同伴过程中的重要性。每到一个世界，他们都会采用特有的方法去判定那里有没有世界之魂的存在。万神殿会先安抚每个世界上暴怒的元素住民，然后重塑那些世界，形成山峦奇峰，大海汪洋，密布彤云。最后，泰坦会在一个个有序的全新世界上播撒无数生命形态的种子。希望能借此召唤世界之魂，帮他走向成熟。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泰坦们在造访世界之后，都只能空手而归。

万神殿立誓维持并保护所有这些世界，即使那里没有沉睡的世界之魂。于是，泰坦们给当地的原始生命形态赋予力量，使他们辛苦缔造的有序世界变得欣欣向荣。万神殿还在那些世界的地表上安放了巨大的机器。通过这些设备，他们能对那里进行监控，一旦当地的进化路径偏离轨道，就会立即出手整肃。

为了协助万神殿，阿曼苏尔向名为星圣的神秘种族请求帮助。这些星圣身为观察者，注视着许多由泰坦建立起秩序的世界，时刻警戒着任何不安定的迹象。在必要的情况下，星圣会启动自动防故障装置，将异常世界上的生命体尽数清除，借此重置其进化过程。

经过长年累月的寻找，万神殿所发现的世界之魂变得越来越少，但仍然锲而不舍。他们明白，宇宙的广度无可估量，哪怕是在星海中搜寻过多个纪元，也只不过是窥见了造物主伟大杰作的冰山一角。

但泰坦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邪恶力量也正在黑暗虚空的遥远疆域中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万神殿

万神殿的众神之父阿曼苏尔

万神殿的守卫者萨格拉斯

伟大的萨格拉斯的副官阿格拉玛

生命缚誓者艾欧娜

世界塑型者与筑造者卡兹格罗斯

天神魔法与知识的守护者诺甘农

海天之主高戈奈斯

虚空领主与上古之神的诞生

从宇宙形成的那一刻起，虚空中的黑暗之灵就想要把现实扭曲成永恒的炼狱。这些实体就是虚空领主。他们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万神殿，看着他们在各个世界之间往来穿梭。由于嫉妒他们的力量，虚空领主们决定将其中一个塑造世界的泰坦腐化为行使他们意志的工具。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虚空领主竭力在物质宇宙中抛头露面，趁机将力量渗入到现实之中，把某些毫无戒心的住民扭曲得面目全非。然而，那些高贵善良的泰坦在这般阴险的腐化之力面前毫不动摇。最后，虚空领主决定趁某位泰坦最脆弱的时候——苏醒之前，将影响力渗透进他的体内。

虚空领主不知道哪些世界里有沉睡的泰坦之灵。因此，他们汇聚力量，让黑暗生物遍布物质宇宙的各个角落，希望能误打误撞地砸中一个世界之魂。不知有多少虚空领主的造物鱼贯涌入黑暗虚空，对尘世凡间大肆污染，不遗余力地搜索着沉睡中的泰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邪恶的生物成为人所共知的上古之神。

虽然泰坦意识到虚空能量存在于宇宙中，但却对虚空领主或上古之神一无所知。万神殿眼下正在忙于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恶魔。凶残的恶魔生物诞生于扭曲虚空，在憎恨与仇怨的驱使下，如饥似渴地毁灭着宇宙中的一切生命。

恶魔的崛起

和黑暗虚空中的情形一样，扭曲虚空里也同样诞生了生命。从这一混乱界域中出现的生物叫作恶魔，是光明与虚空之力在扭曲虚空交界处彼此抗衡的结果。恶魔任由自身的怒火愈燃愈旺，不顾后果地扩充自己的力量。大多数畸形生物都沉湎于遍布扭曲虚空之中的不稳能量，有些还学会了吞噬万物的邪恶魔法。不久，嗜血的恶魔们就潜入了物质宇宙，威胁着尘世文明，毁灭着一个又一个世界。

恶魔的形态多种多样。有些恶魔，比如双头虚空犬，会像贪婪的野兽一样徘徊在杳无人烟的虚空荒野上。其他恶魔——例如深渊魔和地狱火，则是由物质和邪恶能量结合而成的无脑生物，出自更为强大智慧的恶魔之手。

纳斯雷兹姆是一种力量超群的恶魔，也叫恐惧魔王。他们狡诈且深谙操纵之道，专注于钻研暗影魔法。纳斯雷兹姆乐此不疲地在尘世文明中苦心渗透，播撒混乱，让国家与国家之间战火频燃。在那些社会从内部分崩瓦解之后，纳斯雷兹姆便会去腐化当地的住民，把无辜者变成可怕的恶魔变种。

强大的安尼赫兰，或叫作深渊领主，采用更为直接的方法来征服世界。这些可怕的屠夫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让任何阻挡他们去路的凡人受尽万般折磨。深渊领主通常会奴役潜伏在虚空中的次级恶魔，在对黑暗虚空的尘世文明展开围攻时，将他们当成炮灰。

万神殿很快便听说了发生在宇宙偏远角落中的恶魔入侵。由于担心这些恶魔会阻碍万神殿寻找并唤醒其他的世界之魂，泰坦们派出了最强大的战士——萨格拉斯。这位大无畏的泰坦毫不犹豫地踏上征程，发誓不肃清全宇宙的恶魔之力绝不罢手。

萨格拉斯与阿格拉玛

即使是在强将如云的万神殿中，萨格拉斯仍然展现出了无可匹敌的勇气与力量。这些特质使他成为扛起追击恶魔这项艰巨任务的不二人选。带着坚不可摧的信念，他开始朝黑暗虚空进发。

萨格拉斯很快就被充满诡异与烈性能量的世界吸引过去。在那些地方，扭曲虚空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物质宇宙中，不计其数的恶魔在当地为非作恶。

在漫长的岁月中，萨格拉斯一次又一次地前往这些满目疮痍的世界，誓要将那里的凡人从入侵的恶魔手里解救出来。他亲眼看见敌人将辉煌的文明化为乌有，把当地的住民变成内心满是仇恨与邪欲的畸形怪物。目睹这些令人目瞪口呆的荒芜与破坏，萨格拉斯的内心被潮水般的无助感淹没了。在开始他的使命前，他从没想象过在宇宙中竟然会存在如此这般的邪恶。

然而，任性妄为的恶魔族群组织混乱，战力低下，萨格拉斯轻松便可将其击败，频频获胜。在战局推进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某些恶魔学会了驾驭虚空能量。通过调查这些黑暗力量及其源头，萨格拉斯发现，在宇宙间存在邪恶的智能生物体正在将腐化四处散播。

这些智能生物体就是虚空领主，他们远比恶魔要强大得多。虚空领主的出现令萨格拉斯深感忧虑。他思考着他们在图谋着什么样的力量，这些生物的存在对宇宙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尽管有了这个令人不安的发现，萨格拉斯跟恶魔的战斗却从未停止。万神殿的工作顺利无阻地进行着。他们寻找初生的泰坦，并同时缔造着全新的世界秩序。萨格拉斯常常会注视着这些萌芽中的世界。看着那些蓬勃盎然的生命，让恶魔势力无处容身，会给他带来莫大的满足感。对生命的热爱激发了他对抗虚空领主的斗志，要让他们妄图威胁造物的邪恶计划有始无终——不管那些计划究竟是什么。

与此同时，恶魔们也在全力以赴，以加倍的速度用死亡与毁灭吞噬着更多的世界。令萨格拉斯沮丧的是，他在敌人中看见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当他在物

质宇宙中将其击败后，恶魔们的灵魂会返回到扭曲虚空。最后，会在新的身体里获得重生。

要想彻底消灭掉这些恶魔，就必须要在扭曲虚空或是黑暗虚空等其他充满不稳能量的区域内将其杀死，可惜萨格拉斯却没有看清这个事实。他只知道当前的策略起不了作用，无法将敌人摧毁，必须另想办法。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考虑到恶魔的活动日渐频繁，万神殿又派出另一位泰坦——阿格拉玛去协助他们的勇士。尽管他欠缺战斗经验，但却一点即通，很快便赢得了萨格拉斯的欣赏，成为这位泰坦斗士身边最受信任的副官。长久以来，他们并肩作战，化身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壁垒，抗击恶魔大军的猛烈攻势。

在阿格拉玛能够独当一面之后，萨格拉斯便可以腾出时间仔细研究扭曲虚空，设法控制那些恶魔。虽然他还没能把这个不稳界域了解得一清二楚，但却知道如何对其中的某些能量加以控制和塑造。萨格拉斯用这些知识在扭曲虚空里打造了一处牢笼，即为放逐位面——马顿。那是一处固若金汤的小型位面，任凭什么也休想从里面逃出去。恶魔在被打败后也无法获得重生，只能永世被困在这处牢笼里，承受无尽的折磨。

随着阿格拉玛和萨格拉斯的不懈战斗，牢笼里渐渐充满了被囚禁的恶魔与毁灭性的邪恶能量。不久之后，这些能量就变得无比巨大，开始撕扯扭曲虚空与物质宇宙间的帐幕。这处牢笼成为出现在黑暗虚空遥远地带的一颗炽热燃烧的新生星球。

萨格拉斯与阿格拉玛的卓绝努力，很快就给宇宙带来了和平与安宁。虽然黑暗虚空仍在面临恶魔入侵的威胁，但次数却大为减少。泰坦的世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形形色色的生命形态得以绵延不绝地繁衍下去。

虚空的意志

当万神殿四处寻找沉睡的世界之魂时，萨格拉斯和阿格拉玛还在对那些离经叛道的恶魔展开追击。两位勇士一致认为不妨分头行动，从而向更多世界提供保护，在危险关头再召唤对方赶来相助即可。于是，他们转而兵分两路。

正是在这个时候，萨格拉斯洞悉了虚空领主恐怖的全盘计划。

他被吸引到黑暗虚空的一个偏远角落里，冰冷的虚空能量正从一个枯焦的黑色世界中散发出来。在那里，萨格拉斯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可怕生物，正在腐化着那个世界的地表。这些生物就是上古之神，他们已经把自己融入了整个星球，并用一层虚空能量将他藏了起来。

恐惧将萨格拉斯的心攫得越来越紧，他开始意识到这和他以往到过的任何世界都不一样。他听说过世界之魂会在其沉睡时做梦，可是这些并不是萨格拉斯在其他世界之魂身上见到过的那些美梦——而是黑暗骇人的梦魇。上古之神的卷须在地下深处扎根，将沉睡泰坦的灵魂包裹在暗影里。

一个纳斯雷兹姆议会也探寻到了这个黑暗世界的存在，前来与上古之神共居，沐浴在他们的黑暗力量中。萨格拉斯感觉到了他们的邪恶，于是抓住了那些纳斯雷兹姆，并对其严刑拷问，从那些恶魔口中把关于上古之神的身份和虚空领主的意图挖了出来——如果虚空的力量成功地腐化了一个初生的泰坦，那么等他醒来，就会变成无法言说的黑暗生物，在世间甚至是万神殿中都没人能与之抗衡。同时，被扭曲的泰坦还能吞噬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和能量，就连一粒微尘都没法在虚空领主的意志下逃脱。

战无不胜的泰坦勇士萨格拉斯第一次感到了恐惧。他渐渐明白，就在万神殿寻找世界之魂的同时，虚空领主也在做着同样的事。萨格拉斯做梦也想不到，虚空能量竟然能如此彻底地吞噬一个沉睡中的泰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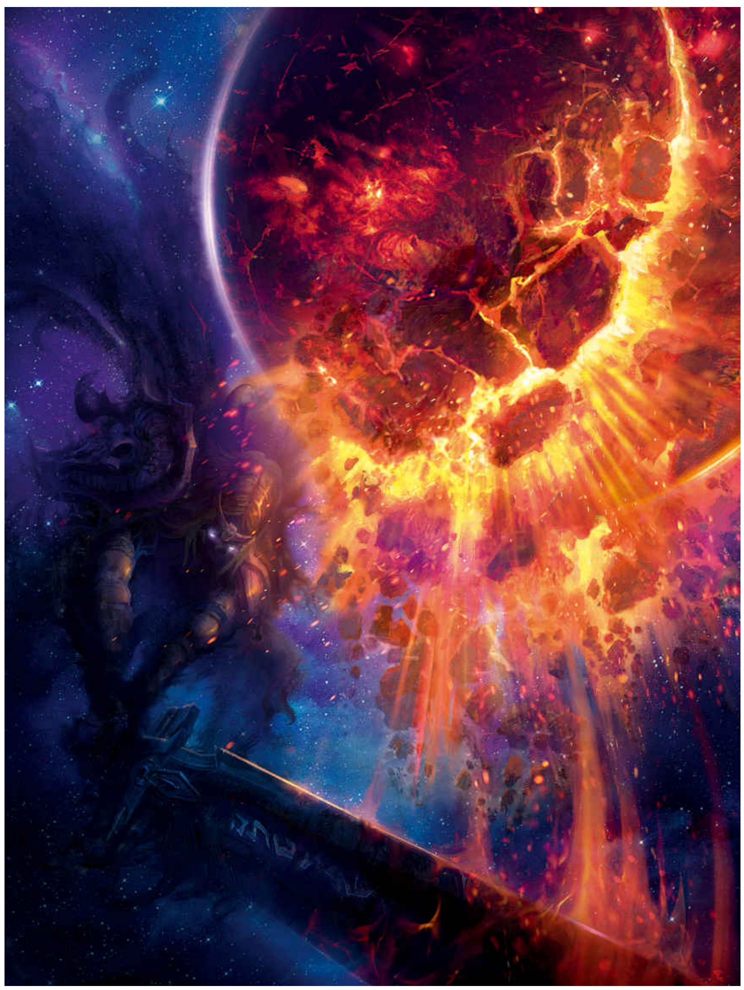
但证据就赤裸裸地摆在他眼前，不容怀疑。

愤怒与痛苦灼烧着萨格拉斯的灵魂。他轻松击败了这些恶魔——因为无尽的愤怒让他力量倍增，彻底消灭了那些恶魔的肉体，然后，萨格拉斯将注意力

转到了那个黑暗世界上。他的内心悲痛万分，因为他知道，要想阻止黑暗泰坦的崛起，就只有一种办法。

萨格拉斯手起剑落，将那世界一分为二。因此产生的爆炸吞噬了上古之神和他们的能量，但也杀死了那个初生的泰坦。

萨格拉斯立即返回万神殿与其他泰坦会合，并召唤阿格拉玛回到他身边。当泰坦们悉数到齐后，他将自己的发现讲给他们听。其他的万神殿成员都因他的话大感惊讶，萨格拉斯自作主张的行为更是令他们目瞪口呆。他们责备他不该如此鲁莽地杀死一位泰坦同伴。如果他发起求援信号，他们就能一起净化那被腐化的世界之魂。



萨格拉斯摧毁被腐化的世界之魂

尽管萨格拉斯尝试辩解，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势在必行，但他还是意识到解释徒劳无益。其他泰坦没有亲眼见过他看到的一切，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为

什么他会痛下杀手。除了阿格拉玛，其他泰坦对虚空或恶魔都缺乏直观认识，他们想象不出那腐化之力究竟邪恶到了何种地步。

在关于如何应对虚空领主威胁的问题上，萨格拉斯与万神殿的其余成员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萨格拉斯尤其担心的是，倘若上古之神腐化过一个世界之魂，他们也许还腐化了更多。现在再想阻止他们为时已晚。

萨格拉斯表达了他那日渐加深的担忧，即万物皆已遭到污染——这是他在与上古之神交手的过程中不得不直面的一个现实。只有毁掉所有造物，泰坦们才有一丝胜算，阻挠虚空领主实现最终的目标。在萨格拉斯看来，哪怕全宇宙一息不存，也好过让他沦落在邪恶力量的掌控之下。既然生命曾在宇宙中诞生过一次，也许将腐化之力从物质宇宙中肃清之后，生命还能有再次诞生的机会。

这个念头令万神殿的其他成员惊恐不已。生命缚誓者艾欧娜提醒萨格拉斯，泰坦们曾立誓要尽可能地保护世间万物，不论在多么严酷的情势下，也不该将系统性灭绝的方案提上议程。就连阿格拉玛都站出来反对他的导师，争辩说一定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击败虚空领主。他敦促萨格拉斯放弃这个黑暗的计划，去斟酌更为理性的应对策略。

面对难以承受的绝望和背叛，萨格拉斯一怒之下扬长而去。他深深知道，同伴们永远都不会理解他的苦衷。既然没人帮忙驱散虚空领主的腐化之力，那他就只能依靠一己之力了。

从这天起，其他泰坦便不再将萨格拉斯视作万神殿的一员。

第二章
原始艾泽拉斯

元素的统治

在悠长岁月中，万神殿继续在宇宙中寻找着初生的泰坦，同时将秩序带到无数个世界上。然而不管他们怎样努力，都没能再找到任何同伴。万神殿的泰坦们有时不禁怀疑，他们的寻找是不是在白费力气，但却屡屡都能振作起来，踏上新的征程。他们心里知道，一定还有其他世界之魂存在，并在这一希望的驱使下继续前进。

虽然万神殿并不知情，但他们的直觉却是正确的。一个神奇的新世界正在黑暗虚空的偏远角落里初具雏形。在这个世界的核心深处，一个强大而高贵的泰坦之魂正欲焕发新生。

有一天，他将以艾泽拉斯这个名字为人所知。

随着初生的泰坦力量日益增强，在这一世界的地表上开始出现了游荡的元素之灵。历经多年之后，这些生物变得越发暴躁且破坏力十足。蓬勃生长的世界之魂变得如此巨大，吸引并吞噬了大部分第五元素——灵魂。少了这一创造平衡的原始力量，艾泽拉斯的元素之灵陷入一片混乱。

火、土、风、水——这些是在这个诞生伊始的世界上占有支配地位的四大力量，彼此之间冲突不断，使艾泽拉斯的地表涌动着无穷无尽的元素洪流。四大元素领主，强大得远超凡人的想象，成为无数低等灵魂的主宰。

在这些元素领主当中，若论凶残狡诈，谁也不是风元素领主奥拉基尔的对手。他常常会派出神出鬼没的风暴仆从去监视敌人，在他们之间种下怀疑的种子。他会先利用伪装与策略，让其他元素自相残杀，等力量被削弱之后，再让仆从们对敌人释放出全部的怒火。在他降临之时，狂风呼啸、天昏地暗、风暴大作，地表仿佛要被闪电裂穿，奥拉基尔的旋风元素尖啸着从天而降，用摧枯拉朽的旋风席卷敌人。

炎魔拉格纳罗斯对奥拉基尔怯懦的行事风格不屑一顾，强势而冲动的炎魔选择用暴力手段将敌人狠狠剿灭。不论他走到哪儿，都有滚烫的岩浆从地底喷发，遍地化作一片烈焰与毁灭的汪洋大海。拉格纳罗斯渴望让大海沸腾，将山

脉夷平，让天空中布满灰烬与尘埃。其他元素领主都对拉格纳罗斯毁灭一切的攻击方式深恶痛绝。

石母塞拉赞恩是最喜避世独居的元素统治者。出于对孩子们的保护，她让连绵起伏的高山拔地而起，以阻挡敌人的进攻。只有当他们快要攻破她那坚固的防御阵线时，石母才会出现，让大地现出巨大的裂隙，把敌人的整支元素大军吞入其中。即便有些元素侥幸存活，也会在塞拉赞恩最强大的仆从——由水晶与石头构成的会走路的山峰——的威势之下俯首称臣。

猎潮者耐普图隆谨慎应对，既不让自己陷入奥拉基尔的阴谋，又不让仆从们对塞拉赞恩的堡垒发起无用的攻击。当火、风、土在艾泽拉斯地表交战得如火如荼时，猎潮者和他的元素们选择将对手各个击破。敌人一旦溃逃，耐普图隆就会用连塞拉赞恩那高耸入云的山脉都无力阻挡的海啸将其粉碎。

元素领主间毁天灭地的战争无休无止。艾泽拉斯的统御地位几易其手，每一股势力都想方设法地将这个世界重塑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但对于元素来说，胜利远不如冲突本身来得重要。对他们而言，这个世界山崩地裂的状态才是最为卓越的追求，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混乱的局面循环往复，永不停歇。

上古之神的到来

元素领主们恣意享受着原始的乱局，直到一群上古之神从黑暗虚空中降临。他们在艾泽拉斯强势登场，在这个世界各处扎根。上古之神拔地而起，以山脉为躯，长着吞噬一切的巨口和漆黑冷酷的双眼，很快就让所到之处充满绝望的气息。

犹如飞速扩散的巨大脓疮，上古之神在大地上疯狂散播腐化力量。他们所到之处，土地变得灼热枯萎，焦黑而毫无生命力。每时每刻，上古之神的卷须都在向地壳深处侵袭，朝毫无防御力的艾泽拉斯核心钻得越来越深。

从上古之神的枯萎形态中渗出的有机物质，催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首先是狡诈而聪明的恩拉基，也叫作“无面者”。第二个种族是亚基虫族，这是一种昆虫类生物，有着惊人的韧性与力量。作为上古之神的肉体形态，这两个种族都狂热地效忠于他们的主人。

在这些新生仆从的帮助下，上古之神不断将他们辽阔的领土向外扩张。恩拉基扮演着冷酷工头的角色，指挥亚基虫族劳工在其主人庞大的躯体周围建造起高大的城堡与神庙城市。其中最宏伟巍峨的建筑物分布在亚煞极周围，他是上古之神中最为强大与邪恶的一位。这一蓬勃发展的新兴文明坐落在艾泽拉斯面积最广阔的陆地中心附近。亚煞极与其他上古之神的领地变得越来越广，势力很快遍布整个艾泽拉斯世界。于是，黑暗帝国诞生了。



黑暗帝国

黑暗帝国的崛起并没能逃过元素们的眼睛。在看清上古之神对其统御地位造成的威胁后，元素领主们开始行动起来，要将这些不速之客从他们的世界中赶出去。在艾泽拉斯的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全世界的元素之灵齐心协力对抗外敌的场面。

奥拉基尔的风暴仆从与拉格纳罗斯的火焰仆从携起手来，创造出可怕的烈焰旋风。这场赫赫炎炎的火焰风暴在世界各处越燃越猛，把黑暗帝国的堡垒夷为平地。在其他地方，塞拉赞恩竖起了参差嶙峋的岩墙，将敌人围在当中，把他们的神庙城市变成碎石瓦砾。耐普图隆率领他的潮汐仆从们接踵而至，以横扫千军之势，令恩拉基与亚基虫族在坚石与怒海的席卷下出逃无路。

然而，尽管拼尽全力，元素们仍无法将黑暗帝国彻底击垮。不论杀死多少恩拉基和亚基虫族，上古之神都会从他的腐败形态中生出更多，如同从虫巢中孵化出无穷无尽的幼虫。恩拉基与亚基虫族仿佛无可阻挡的瘟疫一般吞噬着这片土地，令元素们的努力土崩瓦解。

最终，上古之神奴役了元素们。缺少了抵抗恩拉基和亚基虫族的元素们，黑暗帝国的领地在这个衰败的世界上越扩越广，永恒的暮光降临艾泽拉斯，他在苦难与死亡的深渊中日益深陷。

艾泽拉斯的发现

与此同时，在黑暗虚空的深处，阿格拉玛还在继续铲除恶魔势力所留下的一切痕迹。他所向披靡，令一个又一个被恶魔腐化的文明重焕生机。虽然这项任务的重担完全落在阿格拉玛一人肩上，但他的决心却从未动摇半分。他始终笃信，萨格拉斯总有一天会回来，明白万神殿的做法是正确的。

在漫长而孤寂的旅途中，阿格拉玛察觉到了某些不同寻常的线索：一个沉睡的世界之魂的安宁梦境，在宇宙中泛起了汹涌波涛。这首生命之歌将他带到了一个万神殿尚未发现的世界，这个世界后来被他们称为“艾泽拉斯”。

在这个世界的核心里住着的是阿格拉玛的一位亲族——力量之大，前所未见。尽管艾泽拉斯的地表一片狼藉，混乱不堪，但这个强大的灵魂还是让阿格拉玛感知到了他的梦境。

然而就在阿格拉玛快要抵达艾泽拉斯，近距离观察这个世界时，却陷入了深深的恐惧：虚空能量像一层腐肉似的包裹在这个星球的表面，那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已经彻底陷入了上古之神与黑暗帝国的魔爪。令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初生泰坦的灵魂却奇迹般地未被腐化，可是阿格拉玛知道，那是迟早的事。

阿格拉玛设法通知万神殿的其他成员，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发现。显然，这证明萨格拉斯对虚空领主及其计划的说法是正确的。他催促其他泰坦尽快采取行动，否则艾泽拉斯就将彻底沦陷。

艾欧娜很快作出回应，并迫使其他万神殿的成员们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巨大潜力。她建议：倘若能成长到羽翼丰满之时，这个新泰坦的力量甚至能让强大的萨格拉斯望尘莫及。确实，他会成为他们当中最伟大的战士，能一劳永逸地彻底粉碎虚空领主的势力。更为重要的是，艾泽拉斯是他们的一员——是他们家族中一位流落在外的脆弱同伴。万神殿不能就这么把自己的兄弟丢下不管。

艾欧娜的话在万神殿的其他成员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他们一致同意，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艾泽拉斯。

阿格拉玛制定出一个大胆的攻击计划：万神殿全部出动，前往艾泽拉斯推翻黑暗帝国，将他从虚空领主的手里夺回来。但是，他们并不会直接采取行动。由于身形太过庞大，阿格拉玛担心，万神殿会对那个世界之魂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甚至可能将他杀死。于是，他提议创造强大的构造体来执行万神殿的意志，充当他们的臂膀，前去对抗黑暗帝国。

在塑型者卡兹格罗斯的指导下，万神殿用艾泽拉斯自身的地壳打造出了一支身形巨大的仆从军队——艾塞尔与瓦尼尔。艾塞尔由钢铁铸成，能够驾驭风暴之力；瓦尼尔由岩石造就，力量源于大地。这两类强大的生物被统一称作泰坦造物。

万神殿的成员们为一部分仆从赋予了独特的相貌与力量，命其统率其他的泰坦造物。这些被赋予神力的生物就是守护者。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变得各具性格，但却永远留有塑造者留下的印记与能力。

阿曼苏尔把他的一部分力量灌注给了高阶守护者莱和守护者奥丁；卡兹格罗斯将他对大地的掌控之力和锻铸之能赋予了守护者阿扎达斯；高戈奈斯使守护者托里姆和霍迪尔得到了统御风暴与天空的力量；艾欧娜让守护者弗蕾亚得以控制艾泽拉斯的动植物群；诺甘农将他的一部分智慧和魔法之力交给了守护者洛肯和米米尔隆；最后，阿格拉玛把他的力量和勇气赠与给守护者提尔，后来他成为泰坦造物中最伟大的战士。

有了这支用艾泽拉斯地壳打造而成的全新大军，万神殿向敌人正式宣战。粉碎黑暗帝国，将艾泽拉斯从邪恶势力手中解救出来的时刻到了……

泰坦造物的怒火

在几位守护者的率领下，泰坦造物们对黑暗帝国最北面的疆土发起猛攻。万神殿大军的坚韧与勇猛，使这支大军势不可当。他们朝敌人释放神灵之怒，将恩拉基和亚基虫族的军团打得溃不成军，神庙纷纷崩塌瓦解。

泰坦造物的到来令上古之神措手不及。尽管他们在这群石皮铁肤入侵者的攻势下节节败退，但却下定决心死守艾泽拉斯的控制权。为了收复失地，上古之神召唤了他们最强大的仆从——元素领主。

暴怒的元素领主和他们的仆从们从四面八方围攻泰坦造物。对元素联军早有提防的守护者们决定分头行动，将敌人各个击破。他们兵分几路，派每一支泰坦造物分遣队前去与指定的元素领主交战。

提尔和奥丁自告奋勇去对抗最具毁灭力的元素副官——炎魔拉格纳罗斯。他们的战斗持续了数周之久，大片土地被烈焰与岩浆吞噬。但拉格纳罗斯的火焰攻势并未对守护者们坚韧的金属形态造成任何损伤。凭借拔山扛鼎的力量和锲而不舍的意志，提尔和奥丁将拉格纳罗斯打回了他在东边的火山老巢。在这片怒海翻腾、天空晦暗的土地上，两位守护者击败了炎魔。

与此同时，阿扎达斯与弗蕾亚正和石母塞拉赞恩打得如火如荼。为了保护自己和她的仆从，石母撤退到了那个被她称为“家”的参天石塔里。阿扎达斯使用大地之力颠覆了那座堡垒，然后将守卫它的石头巨人打得粉身碎骨。接着，弗蕾亚制造出了钻出地面的巨大根藤，将堡垒紧紧缠住。根藤在石头与水晶间盘桓穿梭，蔓延在堡垒的墙壁上，瞬间让那座石塔在塞拉赞恩面前土崩瓦解。

莱、托里姆和霍迪尔与风元素领主奥拉基尔展开激战。利用对天空与风暴的控制力，他们把这位元素领主逼回了位于艾泽拉斯最高峰上的老巢里。当奥拉基尔负隅顽抗之时，闪电把天空耀得通明。最后，三位守护者以其人之道，还治人之身，用奥拉基尔自身的力量令其在自己那高耸入云的领地里大败收场。

猎潮者耐普图隆和他的仆从们赶去支援其他腹背受敌的元素领主，但却遭遇了洛肯和米米尔隆的伏击。两位守护者凭借智慧令耐普图隆的军队四处受挫。最终，洛肯释放奥术之力冰冻并粉碎了那些水元素的形体，米米尔隆则制造出魔法镣铐，禁锢住了耐普图隆本人。

虽然在对抗元素领主们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守护者们深知自己无法彻底毁灭这些生物。元素的灵魂被束缚在艾泽拉斯本体身上，在被杀死之后，他们过不了多久就又会以新的物质形体卷土重来。

莱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办法。他打算囚禁那些元素——跟伟大的萨格拉斯对恶魔采取的措施异曲同工。莱首先向天赋过人的泰坦造物女巫海拉请求帮助。他们协力在名叫元素位面的小型次元之内制造出了四个彼此相连的领域。然后，莱和海拉把元素领主们和他们几乎所有的仆从都放逐到了这片具有魔法之力的监禁界域中。



泰坦造物大战元素领主

拉格纳罗斯和火元素被放逐到元素位面一个余烬残存的角落，那里被称为火焰之地。塞拉赞恩和土元素则被锁进了深岩之洲的水晶地穴之中。奥拉基尔和风元素被囚禁在天空之墙的旋云尖塔里。最后是耐普图隆和水元素，被吸入了深渊之喉的无尽深渊中。艾泽拉斯星球表面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元素，少了带头的首领，这些生物无心恋战，四散而逃。

控制住元素之后，守护者们开始集中精力对付黑暗帝国的亚基虫族军团。这些昆虫型生物大多都在这个残破星球地下深处的宽敞墓穴里栖身。阿扎达斯让岩石和土壤听从自己的意志，震塌亚基虫族的住所，把他们赶到地面上。刚从老巢里往外探头，这群虫子就发现自己落入了泰坦造物的包围圈。

泰坦造物和亚基虫族军团之间的战斗呈现出令人惊讶的一边倒之势。没过多久，守护者们便几乎毁灭了整个亚基虫族。一小撮钻进地下深处的虫子侥幸逃过一劫，但却无力再发起反击。

黑暗帝国的衰落

在战胜亚基虫族军团和元素之后，守护者们信心大振，但他们知道，最艰巨的战斗还没打响。他们众志成城地将正义的目光投向黑暗帝国的中心——建造在上古之神亚煞极周围广大的神庙城市。守护者们坚信，只要能推翻恩拉基在艾泽拉斯上这座最为强大的堡垒，就一定能干净利落地把敌人彻底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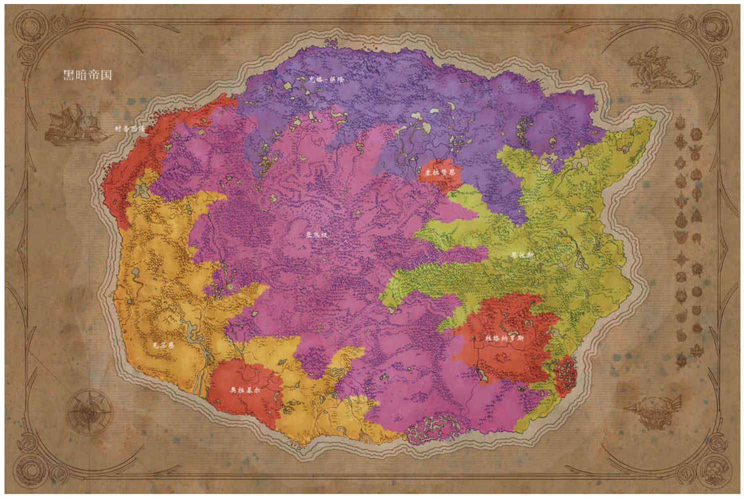
守护者与他们的同伴们击败了一支又一支恩拉基军队，朝着高山形态的亚煞极不断进发。当他们抵达城门前，准备向这位上古之神发起总攻时，沿途早已堆满泰坦造物和恩拉基的残肢断体。

亚煞极比守护者们料想得还要强大。他荼毒着泰坦造物的心神，令他们惧意大发，恶念频生。

万神殿越来越担心他们的仆从会无法抵挡上古之神的力量。冒着危害艾泽拉斯的风险，他们决定采取直接行动。阿曼苏尔本人从艾泽拉斯风暴肆虐的天空中飞身而降，抓住了亚煞极那扭动的身体。他强大的手臂猛一用力，将那位上古之神从这个星球的地表上扯了下来。在那一瞬间，亚煞极庞大的身躯被拉成两截。上古之神死前的哀鸣声使群山剧烈颤动，连同屹立在山巅之上的无数泰坦造物一起毁灭。

亚煞极死了，但令阿曼苏尔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触手却在艾泽拉斯深处扎得如此之深。在将这位上古之神从这个世界上除掉的同时，他还不小心在艾泽拉斯的地表留下了一道伤痕。不稳定的奥术能量——新生泰坦的生命之源——从那道伤痕向外喷发，流淌到世界各处。

情势的转变令万神殿大为惊骇，他们意识到不能再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去消灭其他的上古之神。这些邪恶的生物早已在地底深处扎下根来，这样连根拔除会让艾泽拉斯一同毁灭。



黑暗帝国控制下的艾泽拉斯版图

万神殿明白，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上古之神连同他们的邪恶之力就地囚禁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在守护者们的帮助下仍有成功的可能。遵照万神殿的命令，泰坦造物们想出了一个彻底清除黑暗帝国余毒的计划。他们要直接与每一位上古之神交战。等敌人被削弱之后，由阿扎达斯创造地下牢笼来囚禁他们。米米尔隆会用巨大的机器装置把上古之神锁在原地。当这项任务完成之后，洛肯则会给每一处牢笼施加强大的魔法，让上古之神的邪力无法施展。

计划既已确定，泰坦造物便开始行动。他们沿着东南方向朝恩佐斯的堡垒高歌猛进，沿途战火不断。在制服那位上古之神之后，守护者们用自身的力量将他封禁在了地下牢笼中。

接下来，泰坦造物向西南进发，前往围绕第三位上古之神——克苏恩建立的神庙城市。守护者和他们的同伴们先是扫除了恩拉基大军，然后向克苏恩发起猛攻，并将他制服。与对付恩佐斯的手段类似，守护者们将克苏恩的身体埋在地下，并在他的身体周围造了一座牢笼。

现在就还剩下最后一位上古之神——恶毒狡诈的尤格—萨隆，这可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正当泰坦造物向尤格—萨隆在北方的据点渐渐逼近时，这位上古之神释放出了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克拉西斯。

克拉西斯是凶残的战争使者，比恩拉基体形更大，更难对付。他们力量惊人、智慧超群，其黑暗力量和诅咒甚至能让泰坦造物陷入疯狂。

在体形庞大，脸如触手的克拉西斯的煽动下，黑暗帝国的残余势力疯狂反扑。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泰坦造物发起合攻，令其损兵折将。等守护者和同伴们来到尤格—萨隆面前时，他们的兵力已大为锐减，没有足够的人手与这位上古

之神正面交锋。如果不是英勇的奥丁及时出现，泰坦造物甚至会在尤格—萨隆的攻势下全军覆没。

尽管奥丁此时也已是伤痕累累，但仍拼尽余力，激励泰坦造物们奋起反击。他指挥洛肯施放出强大的幻象法术，迫使克拉西斯将他们自己人——甚至是尤格—萨隆——都视作仇敌。趁着黑暗帝国的军队自相残杀之时，奥丁发起猛攻，将混战中的敌人全数消灭。其他泰坦造物也听从他的指挥，齐力制服了尤格—萨隆。像囚禁克苏恩和恩佐斯一样，守护者们把尤格—萨隆也埋在地下，将他锁进了巨大的魔法牢笼中。

永恒之井与世界熔炉

艾泽拉斯史无前例地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泰坦造物将混乱的元素领主放逐到了另一个位面，同时还荡除了黑暗帝国的势力，使上古之神的力量无处施展。虽然历尽艰难困苦，但艾泽拉斯总算得救了。

然而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守护者最紧迫的担忧就是阿曼苏尔将亚煞极从地表剥离后留下的那道可怕巨痕。不稳定的奥术能量不断从那道裂隙向外奔涌，弥漫到世界各处。守护者们深知，倘若不加控制，这些能量总有一天会将艾泽拉斯吞噬。

这些守护者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在那道伤痕周围制造出魔法结界来阻止生命之力向外流淌。最终，激荡的能量渐渐平息下来，归于平衡。那道伤痕上只留下一个闪烁着能量光华的湖面，即守护者们口中的“永恒之井”。从那时开始，这一奇妙的源泉就在灌溉着这个病痛未愈的世界，帮助生命在艾泽拉斯世界上生根发芽。

在伤痕愈合之后，守护者们开始设法强化艾泽拉斯初生的世界之魂，并使其生命力更加稳定。为此，阿扎达斯和米米尔隆合力创造了意志熔炉和起源熔炉。这两台非凡的机器会相互配合运转，将宇宙能量输送给艾泽拉斯的沉睡之魂。意志熔炉将被安放在世界的北边，它会塑造出世界之魂日渐萌芽的感知力。起源熔炉则会放置在艾泽拉斯的南边，用来调节地下深处的节奏，强化世界之魂的形态。

造出这两台机器之后，守护者们开始分工协作。奥丁负责指挥同伴在北方一处宽广的山脊上安装意志熔炉，那里后来被称作风暴峭壁。万神殿根据奥丁在对抗上古之神战斗中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他任命为首席管理官，看守尤格—萨隆牢笼并维护意志熔炉的重担当仁不让地落在了他的肩上。奥丁与其他看守者立即开始建造宏伟的奥杜尔要塞，作为泰坦造物在艾泽拉斯的首要据点。要塞中不仅有尤格—萨隆的牢笼，还将安放意志熔炉，以及守护者们计划制作的其他机械设备。

意志熔炉还有另一个用途——能够汲取艾泽拉斯自身的生命精髓，为岩石与金属生物赋予形态和感知力——不只是巨人，还包括其他类型的泰坦造物。

新一代的泰坦造物能够帮助守护者将秩序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在意志熔炉大量炮制这些新式泰坦造物的同时，高阶守护者莱则率队前往南方安装起源熔炉。随他前去的是一众石肤生物，不久前刚刚从意志熔炉中诞生的——阿努比萨斯巨人、半人半狮的托维尔，以及百折不挠的魔古。

途中，莱发现仍有一些亚煞极物质形体的残块散落在世界的南部地带。当阿曼苏尔将那位上古之神从艾泽拉斯杀死时，他身体上的一些碎片落回地表，大地也被邪恶侵蚀。最大也是最完整的一块亚煞极碎片就是上古之神的冰冷之心，一块激荡着虚空能量的巨大腐肉。

然而，莱并没有把他的心脏直接摧毁，而是建造了一处地下密窟，将它藏在里面，令其邪恶之力无法四处散发。他和其他守护者们都知道，研究这颗心，可以帮他们理解上古之神与其他虚空生物的本质。莱命他的魔古追随者守护亚煞极地窟，同时看守并照料周围的土地。

在安排妥当后，莱继续向西远征。在那里，他和他的追随者将起源熔炉安放在地面上。随着那台巨大机器的启动，大地也在莱的脚下隆隆作响。高阶守护者很快感觉到两台熔炉开始协同运转，源源不断地向世界之心输送着能量。莱率领追随者们在起源熔炉周围建造起一座巍峨的堡垒，那就是奥丹姆，它将作为守护者在最南方的行动基地。

与意志熔炉类似，起源熔炉也有双重作用。由于艾泽拉斯的动植物群已被腐化之力侵染，储存在这台巨大机器中的神奇能量可以净化所有生命体，让这个世界焕发出新的生命气息。

高阶守护者莱命令一部分托维尔和阿努比萨斯永远守卫奥丹姆。他和其余的仆从则向西北方向进发，来到了那片后来被叫作希利苏斯的土地上。囚禁上古之神克苏恩的牢笼就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地下深处。莱和他的追随者们在牢笼周围辛苦劳作，最终建造出了气势磅礴的安其拉。在任务完成后，高阶守护者命令其余的泰坦造物留下戍守这处据点。

至于莱自己，则在大功告成之后，用接下来的时间在艾泽拉斯的南部地带徘徊，远远监视他的泰坦造物，确保他们能尽心竭力地履行职责。

艾泽拉斯的秩序

两大熔炉在艾泽拉斯安放完毕之后，守护者们开始重塑这个世界的地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召唤在意志熔炉中诞生的新一代仆从前来助力。

这些忠诚而强大的泰坦造物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保护着这个世界，并使其变得秩序井然。外表如嶙峋怪石的善良土灵专门负责在地面上堆塑高山、雕琢沟壑。由守护者米米尔隆设计的以发条为动力的机械侏儒帮忙建造和维护守护者那些工艺绝伦的机器设备。石肤魔古人负责在艾泽拉斯地表挖掘河流与水道。保卫守护者据点的任务落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构造体身上——有着钢铁皮肤的维库人和个性鲜明的托维尔。为了塑造地表环境，守护者们还征召了强大的石巨人和海巨人。他们在艾泽拉斯的广袤土地上四处游荡，托起万仞千峰，挖出汪洋大海。

在泰坦造物塑造艾泽拉斯的时候，守护者弗蕾亚则开始着手让这个世界恢复生机。为此，她创造了翡翠梦境——一个广阔而常变常新的灵魂与自然魔法次元空间。这个缥缈的位面就像是艾泽拉斯的倒影，帮助调节这个世界上动植物群的进化。在这片神奇的梦幻天堂里，住着一群不同寻常的灵魂与生物，在美丽的家园中嬉戏玩耍。这个神秘的梦境颠覆着凡人对现实的理解，时间与距离的概念在这个捉摸不定的虚幻界域中毫不适用，物质世界里的一天，可能相当于梦境中的数十年。

然后，弗蕾亚开始四处游历，寻找汇聚了永恒之井能量的地方，那些区域给予了她创造新生动植物的最优条件。弗蕾亚在这些聚力之地上建造了面积广阔的生态园，塑造出了丰富多样的生命体，并将生命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弗蕾亚完成工作的地点位于世界的两极附近，包括后来的安戈洛环形山、索拉查盆地和锦绣谷。

从这些生态园中出现的最了不起的生物就是名叫荒野之神的庞然巨兽。弗蕾亚像对待亲生骨肉一般疼爱照料着这些庞大雄伟的生物。她经常带上荒野之神到物质世界里游荡，他们所到之处，林木茂密，草场青葱。但是有一个地方，她和荒野之神造访得极为频繁，那是一座幅员辽阔、草木丛生的山峰，名叫海加尔山。

梦中的世界

有人认为弗蕾亚凭空创造了翡翠梦境。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看似陌生的地方其实早就以某种形态存在，来自于艾泽拉斯沉睡世界之魂的梦境。据说弗蕾亚之所以走进这个界域，并塑造出后来的翡翠梦境，是为了能与初生泰坦的灵魂沟通。

这些伟大的荒野之神包括：

白鹿王玛洛恩

精灵之母艾森娜

剃刀野猪之神阿迦玛甘

百鸟之王艾维娜

巨熊之主乌索克与乌索尔

智者托尔托拉

巨狼戈德林

朱鹤赤精

玄牛砮皂

白虎雪怒

青龙玉珑

弗蕾亚在海加尔山的山坡上，将她最喜爱的荒野之神的灵魂束缚在翡翠梦境之中。由于与这缥缈的界域休戚相关，荒野之神渐渐变成了艾泽拉斯健康与活力的象征。从那时起，海加尔山一直都是荒野之神的避难所与圣地。

在弗蕾亚的造物探索世界的途中，遇到了一种奇怪的生命形态——这些生物源自艾泽拉斯以往的元素之灵，拥有自由意志。当守护者封印元素位面时，一些游荡的元素侥幸未被放逐。他们的怒火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平息，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生物。一些野生动物就是从这些昔日的元素中脱胎而成，例如后来的始祖龙。



巨人塑造着艾泽拉斯的陆地与海洋

后来，守护者与他们的仆从们使艾泽拉斯的地貌日趋稳定，成为一块生机勃勃的大陆，上面遍布各色动植物。当夜色降临时，泰坦为这片大陆起了一个名字：卡利姆多——“永烁星光之地”。

创世之柱

万神殿向守护者们赐予了神奇的圣物，帮助他们为这个世界缔造秩序。这些圣物就是创世之柱。在守护者们完成伟业的多年之后，创世之柱渐渐遗失，在艾泽拉斯大地上散落得难觅其踪。

万神殿的离去

守护者们的努力以及世界之魂的安眠令万神殿感到欣慰，于是他们准备回到黑暗虚空之中。艾泽拉斯的发现，证明宇宙中确实还存在着其他初生泰坦，泰坦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继续启程探寻。

守护者们依依不舍地与他们的塑造者道别，但同时也为能够留下保卫艾泽拉斯而感到骄傲。为了纪念万神殿的离去，洛肯和米米尔隆创造了一套名叫诺甘农圆盘的魔法神器，能将艾泽拉斯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倘若哪天万神殿回来的话，也能对自己不在时发生的一切了解得一清二楚。

阿曼苏尔离去前，指派观察者奥尔加隆出任艾泽拉斯的天神守卫者。泰坦们必须对世界之魂遭受腐化的可能性多加防范。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奥尔加隆有权启动激活起源熔炉的一道程序，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命和任何腐化之力彻底清除。

然后，万神殿和泰坦造物们道别，消失在星辰之间。泰坦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治愈艾泽拉斯，确保世界之魂能安然成长。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希望世界之魂有一天能醒过来。

迦拉克隆

在万神殿离开艾泽拉斯后的漫长岁月中，无数生命形态在这个世界的地表上繁荣生长。其中最为野蛮和狡猾的是居住在卡利姆多冰寒的北部地带的始祖龙。不同种类的始祖龙有着各式各样的力量与能力：其中一些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身体和双翼，他们的灵魂与这个世界本身紧密相连；另一些获得了弥漫在世界上的潜在元素能量的影响。

然而，有这样一条始祖龙，他的凶残与毁灭之力令所有同类望尘莫及。他的名字叫作迦拉克隆，是曾在艾泽拉斯高空翱翔的最大的一条始祖龙。这只生物体形无比庞大，拍打双翼能够夷平整座森林。而且力量并不是他唯一的武器——他还狡诈得令人称奇，猎物一旦被盯上就再难逃脱。

随着时间的流逝，迦拉克隆渐渐统御了位于卡利姆多北部最抢手的猎场。带着永难满足的食欲，他吞噬着目力所及范围内的一切目标。他的身体变得更加巨大，但不论吃下多少猎物，都仍是欲壑难填。

他饿得饥不择食，甚至开始对其他的始祖龙下手，就连同类的尸体也不放过。由于不断吞噬死去的始祖龙，迦拉克隆的头脑和身体最终遭受到死灵力量的扭曲。从他庞大的身体里长出畸形的肢节与数十只眼睛。死亡能量在迦拉克隆凹凸不平的皮肤上涌动，能使亡者复活。这些死灵之力渗入迦拉克隆的猎物体内，使其死而复生，变成无脑憎恶。

迦拉克隆的仆从大军日渐扩张。很快，他和他堕落的追随者们便成了卡利姆多天空中的一大祸患。别的始祖龙由于长时期的相互抗衡早已元气大损，无法合力对抗这一新的威胁。

最强大的守护者——提尔首先注意到了迦拉克隆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危险。他把自己目睹的情景转告给同伴们，但却无法激励他们采取应对措施。虽然守护者们曾经立誓保护这个世界，但却在对抗上古之神和塑造艾泽拉斯秩序的行动中几乎耗尽了力量与意志。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全局漠不关心，只专注于保护自己的地盘和那些奥术机器。

同伴们冷漠的态度并未使提尔动摇，他以维护这个世界的正义与秩序为动力继续前进。提尔明白，如果任由迦拉克隆恣意妄为下去，万物都将被他吞噬，他的腐化之力将弥漫到艾泽拉斯的各个角落。因此，这位守护者不遗余力地寻找着粉碎这条庞大始祖龙及其爪牙的办法。

提尔在五条最大也是最有智慧的始祖龙——阿莱克丝塔萨、奈萨里奥、玛里苟斯、伊瑟拉和诺兹多姆身上找到了答案。他们种类各异，各自拥有独一无二的力量。就连阿莱克丝塔萨和伊瑟拉这对姐妹也驾驭着截然不同的能力。坚韧善良的阿莱克丝塔萨能够喷吐烈焰；强大的奈萨里奥力量惊人，他那振聋发聩的咆哮声能将骨头和岩石震得粉碎；狡猾的玛里苟斯能够吐出冰霜气息，将敌人冻结在寒冰里；睿智的诺兹多姆会卷起漫天飞沙来将敌人致盲；神秘的伊瑟拉能用气息使敌人衰弱，汲取他们的意志，令其进入深度恍惚状态。

提尔恳求这五条始祖龙与他一同对抗迦拉克隆。这些生物起初对这个接近自己的陌生来客不甚信任，但他们很快就决定与他并肩作战。尽管特性迥异，五条龙却出人意料地团结一心，共同抗敌。

在提尔的指挥下，阿莱克丝塔萨和她的同伴们与迦拉克隆及仆从展开了激烈战斗。双方在卡利姆多北部的冰封雪原与险峻峰岭间打得难解难分。一开始，五条始祖龙的攻击无法穿透迦拉克隆的硬皮。虽然感到灰心丧气，但阿莱克丝塔萨和她的同伴们很快就发现了他的弱点。她们开始攻击迦拉克隆身上的那些眼睛和他柔软脆弱的咽喉。五条龙彼此信任、合作无间，最终战胜了体形庞大的敌人。迦拉克隆的尸体倒地不起，砸在一片冰寒冻原上，那里就是后来的龙骨荒野。

历尽千辛万苦，五条始祖龙终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而齐心协力才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这无疑给他们上了长久铭记的一课。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阿莱克丝塔萨和其他始祖龙都继续将齐心合力、默契配合的精神传承下去。

提尔与白银之手

提尔与五条始祖龙并肩战斗，但迦拉克隆的力量强大到连正义守护者都难以应对。在一场战斗中，这只可怕的怪物咬掉了提尔的钢铁之手，令他的身体遭到死灵能量的侵袭。虽然提尔活了下来，他的伤口却永远无法真正痊愈。多年之后，提尔给自己装上一只用纯银锻铸的手。这只白银之手是他信念的化身，即只有通过自我牺牲，才能实现恒久的正义。

巨龙军团的诞生

正当提尔和始祖龙与迦拉克隆激战正酣之时，其余的守护者终于从麻木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尽管为时已晚，但他们总算意识到那群腐化的畸形怪物给这个世界带造成的巨大威胁。提尔那群飞翼同伴的斗志令他们大受鼓舞，同时也令他们对自己的冷漠羞愧难当。然而，提尔却从未责怪过这些守护者，而是劝说他们将自身的力量赐予那五条始祖龙，好让他们也肩负起守卫艾泽拉斯大地的责任。

只有守护者奥丁一人对他的提议提出了质疑。虽然他也对始祖龙的英勇无畏大加赞许，但却不认为应该将艾泽拉斯的命运交到这群生物手上。奥丁把阿莱克丝塔萨和她的同族视作原始生物，只有强大的泰坦造物才担得起守护这个世界的重任。奥丁争辩道，作为首席管理官，这件事情的最终决定权在他手上。

但提尔和其他守护者却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那些始祖龙的勇气与自我牺牲的精神，让他们配得上艾泽拉斯守护者的身份。他们无视奥丁的反对之声，继续实行自己的计划。



黑暗帝国覆灭后的艾泽拉斯版图

在始祖龙击败迦拉克隆之后，守护者们来到了大决战的发生地——那片冰寒冻原，就连莱也从遥远的南方赶来参加即将到来的伟大仪式。作为拥有创造者之力的载体，齐聚一堂的守护者们将万神殿的祝福赐予了每一条始祖龙。

高阶守护者莱将他的创造者——阿曼苏尔的力量灌注到始祖龙诺兹多姆体内。在阿曼苏尔的种种强大力量之中，诺兹多姆被赐予了对时间的掌控之力。从此以后，诺兹多姆便化身成为时光之王，统御着错综纠缠的天数与命运。

滋养万物、善良慈爱的弗蕾亚用她的创造者艾欧娜的力量为始祖龙阿莱克丝塔萨赐福。作为后来的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愿将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由于她在对抗迦拉克隆的战斗中展现出了莫大的勇气与同情心，她被加冕为红龙女王，号令整个红龙军团。

弗蕾亚同时还恳请艾欧娜为阿莱克丝塔萨的妹妹——始祖龙伊瑟拉赐予自然之力的祝福。伊瑟拉负责在翡翠梦境中监管艾泽拉斯万物的演化方向。她与这个缥缈的梦境融为一体，进入了一场无尽的迷梦，后来被称作沉睡者。

守护者洛肯把他的创造者诺甘农的神奇奥术力量赐给始祖龙玛里苟斯。自此以后，玛里苟斯便成为织法者，孜孜不倦地分享、探索并保护着无边魔法与神秘奥术领域中的一切。

最后，守护者阿扎达斯请求他的创造者卡兹格罗斯将他伟大力量的一部分赋予百折不屈的始祖龙奈萨里奥。作为日后的大地守护者，奈萨里奥肩负起守卫群山与幽深洞穴的重任。他是艾泽拉斯力量的象征，在后来的许多年里，都是阿莱克丝塔萨最伟大的朋友与伙伴。

在获得万神殿的力量之后，五条始祖龙摇身变成了巨大而优雅的生物。诺兹多姆的皮肤变成青铜色，周身犹如用璀璨金砂铸就；阿莱克丝塔萨的龙鳞变成了深邃鲜活的赤红色；伊瑟拉轻盈的身体变得绿意盎然，彰显出她与自然的全新联结；玛里苟斯的身体变成冰冷的蓝色，他的龙鳞放射着强大的奥术能量；奈萨里奥粗糙的皮肤则黑得如大地一般沉稳。

从那天起，这五只非凡的生物便成为守护巨龙。

守护者们还在设法创造一个全新的物种，来帮助守护巨龙保卫这个世界。这个物种将作为守护巨龙的配偶与同伴。为此，守护者们用魔法改变了几百枚始祖龙的龙蛋，继而使其孵化出与守护巨龙有着同样样貌的生物。这个被称为“龙”的新物种就是未来的青铜、红、绿、蓝、黑五色巨龙军团。

虽然每个军团只听从对应守护巨龙的差遣，但却共同肩负着守护艾泽拉斯的责任。为了巩固这一联结，守护者们在卡利姆多北部建起一座高塔，名为龙眠神殿。它将成为龙类文明的中心，也是他们集会和共商要事的圣所。更为重要的是，龙眠神殿是他们团结一心的象征。

大功既已告成，守护者们回到各自的住所，将艾泽拉斯的万千生灵交由巨龙们看管。

奥丁与腾空而起的英灵殿

当其余的守护者都在为守护巨龙赋予力量时，奥丁却独自在奥杜尔的殿堂中沉思。他对同伴们无视他的意愿——也就是首席管理官意愿的行为感到怒不可遏。更为重要的是，奥丁笃信，守护巨龙保卫世界的行动一定会以失败收场。

为了艾泽拉斯，奥丁决定亲自出手。他打造了一支精英大军，一旦出现难以遏制的局面，他就会立即召唤他们采取保护行动。在壮大这支军队的过程中，奥丁想到了强大的维库人。他向来对他们与生俱来的勇气与力量钦佩不已。他将维库人视作战士精神的完美体现，其骁勇善战的程度远在其他所有泰坦造物之上。

回到奥杜尔之后，提尔和其他守护者们要求奥丁放弃他愚蠢的计划。但首席管理官却对他们的意见充耳不闻。奥丁一意孤行地实行着自己认为对的想法，并邀请其他守护者帮忙共同创造这支军队。在遭到众人的拒绝后，奥丁宣布他将独自达成这项使命。

奥丁将奥杜尔的一侧征用为他新军队的行动基地。为了独占这块区域，跟其他守护者永远划清界限，他向泰坦造物女巫海拉求助。多年以来，奥丁一直将她看作养女疼爱照料。海拉施展强大的法术将奥丁的据点封闭在内。然后，她汇聚全力将这块区域从地上拔起，托到云巅之上，这一飘浮在空中的堡垒就是后来的英灵殿。

站在堡垒高处，奥丁朝所有维库人发出召唤。那些在战斗中英勇就义的勇士，将在英灵殿中重获新生。他们的灵魂将被送到这座堡垒之内，得到由风暴铸就的全新身体。这些勇士——这些瓦拉加尔——会是艾泽拉斯身先士卒的守护者。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远活在所有泰坦造物的心中。

接下来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将这些亡者的灵魂运到英灵殿。为此，奥丁研究了弥漫在暗影之地中的能量，他所了解到的知识可以让他将一部分维库人变成名为瓦格里的幽灵生物。这些幽魂般的仆从能在暗影之地和物质世界中往来穿行，带领合格的维库人灵魂前往英灵殿。然而那些变成瓦格里的维库人却只能以幽灵鬼影的面目活着，再也无法摆脱这永恒的诅咒。

没有哪个维库人愿意自告奋勇接受这个恐怖的任务——成为瓦格里，因此奥丁决定强制征选仆从。海拉奉劝他不要违背那些泰坦造物的意志，独断专行地将他们扭曲成为奴隶。奥丁和她吵得面红耳赤，险些动起手来。最后，海拉警告他，如果再不回心转意，她就要把英灵殿放回奥杜尔。

在奥丁看来，海拉的叛逆不仅影响到他计划的实行，甚至威胁到整个艾泽拉斯今后的安危。对英灵殿的梦想蒙住了他的双眼，他竟然向海拉发起攻击。奥丁打碎了她的身体，并将她的灵魂扭曲成第一个瓦格里。海拉痛苦与愤怒的哀号声响彻艾泽拉斯，直抵暗影之地的核心地带。

这场暴力的转变使海拉永堕黑暗，但她的痛苦却远未结束。虽然她对奥丁的恶行恨之入骨，但却受制于他。在奥丁的指挥下，她开始用强制手段将维库人转变成受诅咒的瓦格里。

在之后的岁月里，海拉和她麾下的瓦格里将英勇的维库亡魂带到英灵殿之内。这座堡垒充满了风暴铸就的瓦拉加尔。奥丁亲自祝福每一名瓦拉加尔战士，让他们变得越发强大。他对与其他守护者决裂的行为毫不自责，更不后悔将海拉扭曲成第一个瓦格里。在奥丁心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艾泽拉斯，为了向伟大的万神殿致敬。

萨格拉斯的背叛

在艾泽拉斯大地上履行职责的守护者们，对一股正在黑暗虚空的遥远地带形成的全新威胁浑然不知。

萨格拉斯在与万神殿分道扬镳之后，独自一人对宇宙的命运展开苦思冥想。他生怕还有其他世界之魂遭到了虚空领主的腐化，这个念头令他痛苦不已。随着这位泰坦在怀疑与恐惧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他确信就连造物主本身也存在着致命缺陷。最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拯救宇宙的唯一办法，就是用火焰净化一切。

从此，他宏大的征途——燃烧的远征——正式拉开序幕。



萨格拉斯与燃烧军团

为了完成这场燃烧的远征，萨格拉斯必须征召一支锐不可当的狂怒大军。他只知道一处蕴藏着这般力量与潜能的地方——放逐位面，马顿。

多年以来，这处牢笼里早已被邪恶魔法和渴望复仇的恶魔挤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存在扭曲了马顿，把它变成了噩梦般的所在。邪恶能量的洪流无止无休地冲击着牢笼的墙壁，使困于其中的恶魔漂游在动荡魔法的惊涛骇浪之中。

萨格拉斯抑制住内心的忧惧，将牢笼撕成碎片，把里面暴怒的囚徒全都送进了黑暗虚空。随之而来的邪能魔法爆炸，强大到超出了萨格拉斯本人的预想。汹涌的能量将他席卷，冲破他的血脉，烧灼着他的灵魂。他的眼中燃起了翠绿色的火焰，邪恶的烈火将他原本高贵的外形烧得变了模样。他的皮肤裂成碎片，变成一个燃起无穷恨意的熔炉。

尽管身体上发生了这些可怕的变化，萨格拉斯却矢志不渝地坚持着最初的信念。为了阻止虚空领主操纵万物，必须将一切生命彻底灭除。

在萨格拉斯打碎牢笼的同时，也打破了黑暗虚空与扭曲虚空之间的界限。一张喷吐着翠绿烈焰的血盆巨口，撕破了现实世界的脉络。它是一道亘古万代存留世间的伤痕，也是萨格拉斯疯狂的明证。

身形大小不一的各色恶魔从这道裂隙鱼贯进入物质宇宙，在各处发出胜利的号叫。萨格拉斯为这群贪婪的恶魔赋予了自己的力量，将他们在邪能魔法的无间炼狱中团结起来。尽管许多恶魔曾经汲取过扭曲虚空的不稳能量，但却从未经受过萨格拉斯邪能魔法所散发的纯粹力量与怒火的洗礼。一些恶魔生物变得又高又大，另一些则变得越发狡诈而富于智慧。

至此，萨格拉斯已经对恶魔的本性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如何彻底摧毁他们的灵魂。既然恶魔们获得了全新的力量，他也提出了简单的交换条件——要么听命于他，要么永远消亡。这不是什么艰难的抉择。

为了打败虚空领主，萨格拉斯派这支全新的大军——他的燃烧军团——远赴黑暗虚空中的无数个星球。从来没有这么多股邪恶势力团结在一起。萨格拉斯的力量强大到令他们不敢动任何违抗命令的念头，谁也不敢挑战他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他的仆从们对自己“灭绝使者”的新角色感到高兴极了。

于是，燃烧军团降临到了第一个世界之上。虽然这里没有沉睡的泰坦，可万神殿仍在很久之前为它缔造了秩序。萨格拉斯的军队将那里的尘世文明烧成灰烬，灭绝了数十类智慧物种。当奉万神殿之命监管这个世界的星圣赶来时，萨格拉斯把这个天神生物也一并消灭了。

阿格拉玛最先听闻了星圣殒没的消息。随着燃烧军团的暴行一桩桩地传到他的耳中，他开始对这支恶魔大军展开追击。正当燃烧军团准备毁灭另一个世界时，阿格拉玛及时赶到，亲眼见到了这支烈焰邪军的领导者——他的导师，也是他最好的朋友，萨格拉斯。

阿格拉玛惊呆了，他要萨格拉斯给他一个解释，但却遭到这位往昔勇士的拒绝，只宣称他的燃烧军团才是净化宇宙的唯一力量。萨格拉斯补充说，要是有任何人胆敢横加阻碍，只会被他的军团烧成灰烬。

既然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让萨格拉斯改变心意，阿格拉玛只得向他昔日的导师发起决斗。在恶魔大军的睽睽注视之下，宇宙间最伟大的两位战士展开了殊死对决。

阿格拉玛很快发现自己不是萨格拉斯的对手。跟所有泰坦一样，他唯一无力抵抗的就是邪能魔法。萨格拉斯凶残的攻势粉碎了阿格拉玛的防御，把他折磨得苦不堪言。阿格拉玛绝望地发起了最后的反击，拼尽全身力气挥剑砍向萨格拉斯。

两把利刃的碰撞引发了邪能与奥术力量的剧烈爆炸。当两股对撞的洪流终于平息下来时，萨格拉斯和阿格拉玛看见各自手里的武器都已破碎。

被爆炸冲击成重伤的阿格拉玛逃离了战场，返回万神殿与其他成员会合。泰坦们对阿格拉玛讲述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居然连这位备受信任的高尚战士都已堕入黑暗，他们的信念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土崩瓦解。万神殿不知该如何阻止这样的威胁，但都认为绝不该对其置之不理。在做好战备之后，万神殿在一个名叫奈兰的世界附近向萨格拉斯和他邪恶的燃烧军团发起全力阻击。

阿曼苏尔召唤了萨格拉斯，恳求他抛弃他那疯狂的燃烧军团。他跟萨格拉斯讲述了关于艾泽拉斯的事，那个羽翼未丰的世界之魂，其潜力比万神殿所见过的任何泰坦都大得多，假以时日，虚空领主一定不会是他的对手。萨格拉斯认真听他说完，却不为所动。

虽然曾经与萨格拉斯交过手，阿格拉玛却认为在这位往日勇士的内心深处一定还留存着些许高贵的信念。带着一丝希望，他放下武器，走近这位堕落的泰坦。阿格拉玛帮他回忆从前并肩对抗恶魔的光荣战争，还有他们曾经立下保护万物的神圣誓言。但萨格拉斯坚定不移，无论万神殿的泰坦们怎么说——哪怕是他所挚爱的门徒——都改变不了他的想法。

萨格拉斯发出一声愤怒与悲伤的号叫，将阿格拉玛击倒在地，他那破损的邪能利刃险些将阿格拉玛一劈为二。

万神殿因为他这难以置信的行为勃然大怒，向萨格拉斯和他的燃烧军团发起总攻。战火在宇宙间蔓延得无边无际，星辰退避，天地晦暗，也使现实世界变得伤痕累累。奈兰从此被称作末日世界，被这场横祸扭曲成了人间地狱。万神殿的泰坦们驾驭着凡人无法想象的强大力量，但即便是他们，在萨格拉斯的邪能之力面前也显得束手无策。

这位堕落的泰坦用邪能烈焰焚烧着万神殿的泰坦们，直到将他们折磨得意志全消。为了尽数消灭他们，萨格拉斯召唤了一场巨大的邪能风暴，将他们的躯体与灵魂一并吞噬。但就在落败的泰坦们遭到这股来势凶猛的能量冲击前，诺甘农做出了最后一次努力来免于湮灭。

诺甘农让两大宇宙能量听从于他的意志，将万神殿每一位泰坦的灵魂都包裹在护盾里，并将他们送往黑暗虚空。当泰坦们的灵魂在星体间飞速穿梭时，萨格拉斯的邪能风暴毁灭了他们的肉身。

萨格拉斯并不知道泰坦们的灵魂已经逃逸，宣布燃烧军团取得了大捷。万神殿已不复存在，而他又得知了一个名为艾泽拉斯的强大世界之魂的存在。但除了这个初生泰坦的名字之外，其所处的方位对他来说仍然是个谜。但是没了万神殿跟他作对，他知道找到这个世界之魂也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他明白绝不能让虚空领主占得先机。

燃烧的远征

在与万神殿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之后，萨格拉斯便着手集结更多恶魔来为他效力。那场战役也让他那支看似势不可当的大军暴露了缺陷——他下定决心要加以弥补。

纵使萨格拉斯力量超群、智慧过人，他却不能同时指挥他那一整支军队。恶魔们邪恶嗜血，但大多数缺乏战略思维。军团的许多兵力都在与万神殿的战斗中白白折损。萨格拉斯想要将一批狡诈且策略高明的指挥官纳入自己的阵营，而且他也知道在哪里可以得到这样的人——一个名为阿古斯的星球。

阿古斯是高度发达的艾瑞达人的故乡，比萨格拉斯先前打过交道的任何种族都要聪明得多。艾瑞达人对知识的渴求远胜过一切。通过不断地汲取知识，他们相信能将宇宙变得更加美好和仁善。

三位领袖合力统领着艾瑞达，不靠武力或威势，而是借由分享知识。强大的阿克蒙德总能找到其他人的长处，他激励着他的追随者，使他们能够信心满满地无惧任何挑战；基尔加丹，三位领袖中最英明的统治者——即便是在天赋异禀的艾瑞达人当中也是公认的奇才，他机智而狡猾，终日醉心于解开宇宙中最复杂难懂的谜题；最后一位是维伦，三人执政团的灵魂核心，他是坚定的和平卫士，能够凭借智慧化解任何争端。

倘若分而治之，三人执政团中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是才能卓绝的领袖。而通过精诚合作，各展所长，他们带领族人缔造了难以想象的辉煌。

艾瑞达人强大的凝聚力正好能用来弥补燃烧军团的不足。可要想将他们招募到自己麾下，萨格拉斯就先得彻底地腐化他们。他将自己伪装得高贵优雅、无所不能，与三人执政团取得了联系。萨格拉斯利用他们的欲望，承诺带给他们知识与无法想象的力量。他向他们展示了数之不尽的一个个世界，并称那些世界都能归他们所有，艾瑞达人可以将那些未开化的原始世界转变成和平与智慧的圣所。

萨格拉斯发誓要和艾瑞达人分享万物存在最晦涩难解的奥秘，还会解答他认为存在于造物主身上最根本的缺陷究竟是什么。作为回报，阿古斯世界的住

民要为萨格拉斯的宏图伟略贡献力量……并帮助他弥补不足。

阿克蒙德与基尔加丹都被他的提议震慑到了，他们将能够参与这项伟大的事业视作无上的荣耀。但维伦却将信将疑，他在这个看似完美而无所不知的生物身上察觉到了一丝诡异。

维伦考虑使用神圣纳鲁在很久之前赐予他族人的一样古老遗物——阿塔玛水晶。通过这件被施以魔法的圣器，他看见了与萨格拉斯合作之后，艾瑞达人所要面对的恐怖未来。他们会陷入深不见底的邪恶渊流，变成面目可憎的恶魔生物。

维伦向另外两位统治者告知了他所目睹的一切，可他们却对他的警告置之不理，并清楚地表明决定接受萨格拉斯的提议。维伦担心如果继续坚持己见，也许会遭到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的毒手，只得假装同意。虽然和基尔加丹曾是亲密无间的挚友，维伦却不相信他们之间的友谊能敌得过萨格拉斯所开出的诱人条件。

维伦为族人的命运感到绝望。穷途末路之时，帮助他预知艾瑞达覆灭的生物对他伸出了援手。一位名叫克乌雷的纳鲁与这位艾瑞达首领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带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伴前往安全地带。这让维伦心中升起了新的希望，开始寻找他认为值得信任的艾瑞达人。

当萨格拉斯来到阿古斯并开始腐化那些仍被蒙在鼓里的艾瑞达人时，维伦和他的追随者们选择了大胆出逃。他们登上了一艘名为吉尼达尔的庞大纳鲁太空飞船，永远地逃离了故乡。从那天起，维伦与他身后那一群追随者被称作德莱尼，即“流亡者”。

在阿古斯星球上，所有其他艾瑞达人都不得不屈从于萨格拉斯的邪恶意志。疯狂的邪能低语声充斥在当地住民的脑海里，使他们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萨格拉斯还将邪恶能量灌注到艾瑞达人的体内，将他们的身体扭曲成丑恶不堪的恶魔。

萨格拉斯立即为他这群刚刚腐化的信徒们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些艾瑞达人成为燃烧军团中的指挥官，基尔加丹和阿克蒙德是其中最具天赋、最强大的两位。

基尔加丹与生俱来的狡猾与智慧刚好与燃烧军团的战斗意图不谋而合。自此以后，基尔加丹即被人们称作“欺诈者”，负责用他的智谋迷惑物质宇宙间的尘世文明，将他们悉数变成燃烧军团的爪牙。

萨格拉斯同时还看出阿克蒙德在激励下属方面是一把好手，能够当得起壮大燃烧军团士气的大任。他被称作“污染者”，用强大的意志驱策恶魔军团发

起野蛮暴虐的战斗，把军团塑造成毁灭一切的武器，爆发出狂怒的力量摧毁一切阻挡的敌人。

在艾瑞达人的指挥下，燃烧军团慢慢被来自于扭曲虚空和黑暗虚空无数个世界的全新恶魔种族填充着。

阿克蒙德强化庞大的深渊领主，把他们征召为活体攻城战车，令所有敌人望而生畏。莫尔葛——极为机智勤勉的恶魔种族，变成了燃烧军团的军械制造工，他们开始锻铸邪能武器与设施武装大军，使其更轻易地毁灭宇宙中的其他星球。

德莱尼的逃亡

维伦对萨格拉斯宏图伟略的拒绝以及随后的逃亡激怒了基尔加丹。尽管德莱尼消失得杳无踪迹，欺诈者却发誓要将他们追杀到底，向他眼中的背叛者维伦复仇。

基尔加丹派阴险的魅魔渗透到意欲征服的世界上去收集有关当地文化的情报；凶残的末日守卫——一群无比强力和凶残的恶魔战士，成为军团的突击部队；狂热的破坏魔成为燃烧军团当仁不让的秘士与顾问。他们都对萨格拉斯极度忠诚。

这些邪恶的生物，还有众多不胜枚举的恶魔，进一步强化了燃烧军团的力量。眼见自己的兵力日渐强大，萨格拉斯志得意满地将恶魔们送入黑暗虚空，向造物主发起了新一轮燃烧的远征。

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燃烧军团将使无数世界和文明湮灭无迹。

洛肯的背叛

与此同时，萨格拉斯并不知道万神殿的最后一抹余烬正在燃烧成熊熊烈火。虽然萨格拉斯摧毁了泰坦们的肉体，诺甘农的伟大法术却保住了他们的灵魂。这些游离在身体之外的泰坦之魂穿过黑暗虚空，朝艾泽拉斯世界及其守护者飞奔而去。万神殿希望他们能在那里找到新的身体来焕发新生。要是他们找不到这样的肉身，泰坦们担心他们弱化的灵魂很快就会消亡。

刚一抵达艾泽拉斯，这些行将枯竭的灵魂就撞在了万神殿亲手造就的守护者身上。泰坦的力量充斥着这些守护者的脑海，使其无力抵挡。关于遥远世界的零星记忆一段段地在他们眼前闪过，那是他们从未有过的经历，从未见过的奇观。可这股力量来得快去得也快，瞬间就黯淡消失了。

守护者们仍然保有原来的性情，但对刚刚发生的这一古怪现象感到大惑不解。他们知道被赐予了万神殿的一部分力量，但却怎么也想不到这些备受爱戴的造物者已经将最后的力量灌注到了他们的身体里。守护者们不明就里地呼喊万神殿来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然而哪里还能得到回应。那一片死寂使守护者们心神不宁，从而陷入了长时期的困惑与不安。

被困在奥杜尔下方的上古之神尤格—萨隆感觉到了这些守护者躁动的情绪。自艾泽拉斯重铸秩序以后，尤格—萨隆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他谋划了一个削弱看守者的越狱计划。首先要腐化意志熔炉，用一种诅咒血肉的古怪疾病来污染造物母体，致使任何制造出的泰坦造物都会饱受这一疾病的折磨，有些甚至会将疾病传染给前几代的泰坦造物。血肉诅咒会逐渐将这些受感染的造物仆从扭曲成血肉之躯——能被狡诈的上古之神轻易杀死。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尤格—萨隆将目标锁定在守护者洛肯身上。在奥杜尔的守卫者当中，洛肯是对万神殿的静默最感惶恐的一位。尤格—萨隆通过狂热的梦境来冲击洛肯的心神，令他内心的绝望之火燃烧得更加炽热。可即便如此惊惶不安，洛肯仍然拒绝脑海中声音的干扰。但最终，他倒在了敌人更加狡诈的手段之下。

洛肯在绝望中步步深陷，他开始从一位名叫西芙的维库人身上寻求安慰，西芙是他的兄弟——守护者托里姆的配偶。洛肯时常与西芙单独见面，对她讲

述内心最黑暗的恐惧。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在这两位泰坦造物之间摩擦出了禁忌之爱的火花。

尤格—萨隆利用洛肯对西芙的爱意，将它扭曲成危险的迷恋。两人的关系很快让洛肯变得偏执，他越发频繁地要求对外公开他们彼此相爱的事实，却遭到了西芙的严词反对。她知道一旦被托里姆发现他们两人的私情，守护者之间的信任就会不复存在。

最后，她将与洛肯之间的情丝斩得一干二净，要求他别再来打扰她安静的生活。一想到将要失去西芙，洛肯几近疯狂。在愤怒与嫉妒的驱使下，他对爱人痛下杀手。

虽然饱受内疚的折磨，他却没有勇气向托里姆坦白一切。洛肯想方设法掩盖西芙的死讯。就在他急需帮助的时刻，她的灵魂出现在他眼前。



守护者托里姆发现妻子西芙的尸体

洛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西芙的灵魂竟然原谅了他。她还警告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等托里姆得知真相就来不及了。要是让托里姆知道事情的原委，泰坦造物就会陷入混战，洛肯对万神殿立下的所有誓言都会被打破。

西芙的建议在洛肯看来不够磊落，他从不知道她的性格居然还有这样一面。她的灵魂让他感到有些异样——一股看不见的黑暗，虽然若有似无，但还是易于分辨。但洛肯的恐惧战胜了理智，他选择对疑惑视而不见。

在西芙的指引下，洛肯把她的尸体拖进风暴峭壁的冰寒荒原。他将西芙死亡的消息告诉给托里姆，并声称寒冰巨人之王安格里姆才是凶手。悲痛交加的托里姆释放出内心的无边怒火，杀死了安格里姆和他的众多追随者。这导致托里姆的风暴巨人和安格里姆的寒冰巨人间掀起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在战火肆虐期间，西芙的灵魂继续向洛肯提供帮助，她的指引变得愈发极端与邪恶，但洛肯却言听计从。她劝他用意志熔炉造出一支属于他自己的军队，强大到足以保护奥杜尔免于沦为巨人战争的牺牲品。

她甚至说服洛肯对他发动战争的兄弟施以惩罚，斥责托里姆不该任由愤怒控制，在泰坦造物之间种下不谐的种子。洛肯还借西芙斥责托里姆，如果西芙看到他以她的名义酿成大祸，必定会以他为耻。这严苛的指责使托里姆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他带着悔恨丢下奥杜尔，在孤寂中消磨生命。

托里姆既已自我封闭，洛肯便指挥那支刚刚从他手里诞生的大军将巨人们一举击败，为这场冲突划上句号。所有违抗他意志的人都被关进了静止间。

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洛肯注意到他的战士们有些不对劲——他们的灵魂似乎在遭受某种疫病的折磨。洛肯再次向西芙请求援助，可是这一次，她却沉默不语。当意识到西芙的灵魂其实根本不存在时，他吓坏了。那个女人只是尤格—萨隆制造出来的幻象而已。

洛肯并不知道在他忙着打造军队的同时，冒牌的西芙之魂已经玷污了意志熔炉。尤格—萨隆的血肉诅咒已经在这台机器的造物母体身上扎下根来。洛肯为了一己私欲，任由尤格—萨隆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一发现使洛肯心中仅存的最后一丝高尚也变得荡然无存。他专心去掩盖自己的罪行，即便要跟尤格—萨隆联手也在所不惜。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他知道一定能打败其余的守护者，决不能让他干过的错事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英灵殿的封闭

为了击败其他的守护者，洛肯认为他得先压制住奥丁与他强大的瓦拉加尔军队，但要想直接对他们的浮空堡垒——英灵殿发起攻击是不可能的。于是，洛肯采取了更加阴险的战术——他与奥丁的养女，那个名叫海拉的瓦格里取得了联系。

长久以来，海拉都尽职尽责地遵从着奥丁的命令，将死去的维库人的灵魂送到英灵殿，但她那颗幽灵之心始终怒意未平。她无法忘记奥丁把她强行变成瓦格里的那一幕，始终梦想有一天能为她自己和其他那些被变成瓦格里的同伴们复仇。

洛肯召唤海拉，加以利用她压抑在心中的怒火与背叛的潜在欲望。他承诺帮她挣脱奥丁奴役的锁链，但作为交换，她要将英灵殿永远地封闭起来。从此以后，海拉即可取代奥丁的地位，变成所有维库人灵魂的看守者。一想到大仇终能得报，海拉接受了洛肯的提议。

在洛肯帮她恢复自由意志之后，海拉再次使用了她在过去那些年里用来保护元素位面的力量。她驾驭着盘旋在艾泽拉斯周围的奥术能量，将英灵殿和里面的居住者一同封闭。奥丁和他强大的瓦拉加尔们殊死反抗，虽然逃出了浮空堡垒，却无法冲破海拉制造的难以攻克的壁障。瓦拉加尔和守护者奥丁最终被困在英灵殿的金色廊道间，永远出逃无路。

海拉如今摆脱了被奴役的命运，为她自己和其他的瓦格里营造了全新的家园。她在英灵殿遥远的下方建造了这处魔法避难所，与艾泽拉斯的无尽之海紧密相连。洋面上雾气升腾，很快将海拉的领地遮蔽在人们的视野之外。这处界域名叫冥狱深渊，是维库人的灵魂在死后到达的最终归宿。

但在海拉心中徘徊不去的黑暗还是将冥狱深渊变成了凝聚梦魇与黑暗的所在。在死后来到这里的维库人亡魂没过多久便发现自己被变成了渴望复仇的凶残怨灵。这些被诅咒的灵魂就是克瓦迪尔。他们与洋面上的雾气融为一体，随潮水一同起伏涨落。永恒的恨意与痛苦折磨着他们的灵魂，使克瓦迪尔世世代代都在卡利姆多的沿海地带为祸作乱。

暗影守护者

并非所有瓦格里都在奥丁战败后选择追随海拉。这些幽魂生物有一部分躲进了暗影之地。在他们当中，灵魂深处仍残存一丝良知的瓦格里肩负起了守护物质世界的职责。他们在暗影之地中，有时会将亡魂带回生者的土地上。

守护者的衰落

在将奥丁和他的瓦拉加尔封印之后，洛肯返回了奥杜尔。他认为现在有充裕的时间来详加规划制服其他守护者的方法，可他很快便发现计划受到了新的威胁。

米米尔隆开始着手调查洛肯新铸泰坦造物的反常表现。这位睿智的守护者怀疑意志熔炉发生了某些故障，才导致了异常情况的发生。还没等到他查明原因，洛肯就破坏了他的工作间，将米米尔隆杀死，并制造出意外的假象。然而米米尔隆却并未彻底死亡。

对米米尔隆忠心耿耿的机械侏儒们发现他们主人的灵魂仍然还在。他们造出了巨大的机械身体，将那位守护者渐渐消散的灵魂容纳其中。他们的英勇行为救了米米尔隆，但他却再也不复从前的模样。与死神擦肩而过让他无意再关心世事，终日把自己隔绝在奥杜尔宽敞的工作间，钻研他的机械装置。

洛肯担心其他守护者很快就会对米米尔隆的遭遇起疑，于是他选择先发制人，派出军队去镇压他其余的同胞。首先，洛肯在风暴峭壁那一片苍翠之地——生命神殿向弗蕾亚发难。两位守护者及他们的追随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不仅使这座神殿垣倾墙倒，还导致它宝贵的生命能量流淌耗竭。弗蕾亚对敌人发起勇猛反击，但最终洛肯还是凭借着尤格—萨隆赋予他的暗影之力赢得了胜利。

尤格—萨隆则趁弗蕾亚虚弱之时奴役了她的灵魂。这位上古之神将元气大伤的弗蕾亚逼迫至奥杜尔的殿堂里。于是，她只能在这座堡垒中心枝蔓丛生的花园中整日与花木为伴。

在洛肯攻击弗蕾亚的同时，另外一队泰坦造物也在进犯强大守护者霍迪尔的领地——寒冬神殿。率军出击的是两位火焰巨人——伊格尼斯和沃尔坎。他们用猛烈的地狱火焚烧神殿，驱散了霍迪尔的寒冬之力，并无情地屠戮他的寒冰追随者。洛肯随后亲自来制服霍迪尔，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拿下。

就像对付弗蕾亚一样，尤格—萨隆也扭曲了霍迪尔的心智。这位守护者被迫撤退到奥杜尔一处冰室，亘古万世地与世隔绝。

还有两位守护者——提尔和阿扎达斯——没有陷入洛肯的阴谋诡计。提尔早就怀疑黑暗力量正在这位守护者心中日滋夜长，在目睹洛肯对霍迪尔的攻击后，他的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

然而提尔却不具备与洛肯正面交锋的实力。那位堕落守护者手下忠诚的泰坦造物正在风暴峭壁和奥杜尔的殿堂里积聚力量。提尔深知自己在这支大军面前胜算渺茫，于是他带领阿扎达斯和他们亲密的朋友——一位名叫艾隆纳亚的泰坦造物女巨人，前往风暴峭壁的外围地带。在冰天雪地的寒冰陡崖间，他们等待并观察着洛肯的一举一动，规划下一步行动。

洛肯派军队对提尔和他的同伴们发起了追击。这些泰坦造物把风暴峭壁的山峰和洞穴都翻了个底朝天，却没能将猎物找到。洛肯一心认定提尔和他的盟军已经逃离了这片区域，宣称自己已成为奥杜尔至高无上的唯一统领。他重新调校了要塞中的那些机器，用以标榜自己的艾泽拉斯新任首席管理官身份。他同时还停用受污染的意志熔炉，把许多仆从驱逐到风暴峭壁的群山之间。从那以后，他就将壮丽的奥杜尔堡垒封闭了起来。

洛肯时常在奥杜尔寂静的殿堂中长嗟短叹。尽管成就斐然，可他却总害怕万神殿或着他们指派的观察者奥尔加隆终有一天会返回艾泽拉斯。一旦他们回来了，洛肯骇人的罪行就会大白于天下，必会遭到严惩。

但事实上，最大的威胁就在洛肯脚下。由于摆脱了奥杜尔看守者警戒的耳目，尤格—萨隆开始蠢蠢欲动地要让自己从这座曾经牢不可破的囚笼中挣脱。

莱的离去

在对抗其他守护者的同时，洛肯总担心莱会从卡利姆多的南端回来，调查奥杜尔发生了什么事。但令洛肯意外的是，这位高阶守护者一直没有出现。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洛肯派出一小支分遣队前往遥远的奥丹姆堡垒查看莱的动向。但这群泰坦造物间谍怎么也找不到莱，只从当地的魔古、托维尔和阿努比萨斯口中打听到了莱神秘失踪的消息。

这些出访却造成了深重的影响——在南行途中，洛肯的军队在不经意间使莱的众多忠实仆从感染了血肉诅咒。

对洛肯及其泰坦造物的恶行浑然不知的莱却悟出了一件事……这件事可怕到让他决定离世隐居。当万神殿的力量与记忆被灌注到守护者体内时，莱与他的同伴们一样心有疑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推断出这件事远不只异常那么简单，这股流入他们体内的力量是万神殿众泰坦灵魂的最后一抹残迹。

莱无奈地接受了万神殿败亡的事实。他将阿曼苏尔的残余力量从他体内取出，小心地存放在后来被称为锦绣谷的那片山谷之中。这位高阶守护者希望能以这种方式将他爱戴的泰坦创造者的最后一丝气息保存下来。

随后，莱回到地下墓穴中，静静思考他所了解到的一切。高阶守护者走后，在他忠诚的泰坦造物间衍生出了与北方同族截然不同的全新文化。大多数托维尔聚集在奥丹姆周围，把这座堡垒当成自己的家。在西边，阿努比萨斯继续履行看管克苏恩牢笼的神圣职责。魔古则在东边守护着泰坦造物的穹殿以及深埋在地下的那些机器。

蔑冬之战

在遭到洛肯背叛多年之后，从奥杜尔流亡而出的泰坦造物们在卡利姆多北部四散而居。行动迟缓的巨人们躲进了深山与大海，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土灵在地下深处挖掘隧道，与一群名叫穴居人的凶残畸形怪物展开了地盘之争。许多维库人仍然留在地上，聚居成一个个较小的村落，某些村落的村民们会到气候凛冽的北方游牧。另外一些泰坦造物则在植被如盖的苔原上住了下来。

这些泰坦造物彼此之间保持着脆弱的和平，但这份和平却注定无法持久，很快便有一股股邪恶势力想要占据这片曾在守护者保卫下的土地。在这些势力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洛肯创造的两位残忍的火焰巨人——沃尔坎和伊格尼斯。

沃尔坎和伊格尼斯对环绕奥杜尔的风暴峭壁虎视眈眈。但为了夺取这个地区，他们必须要有一支军队。为此，两位巨人将视线锁定在维库人的蔑冬部族身上。

尽管许多维库人天性好战，但大多数人还是尽量避免与敌人发生正面对抗，然而蔑冬部族却是个例外。这群维库人崇尚暴力与侵略，并笃信总有一天能够占领英灵殿。他们热爱征战，不论是跟自己部族中的成员自相残杀，还是向附近的泰坦造物挑起事端。

沃尔坎和伊格尼斯用武力控制了蔑冬部族，并引燃了他们胸中的战火。两位巨人用魔法护甲强化维库人的金属身躯，还为他们铸造了强大的武器，专门用来粉碎其他泰坦造物的钢铁与坚石体肤。

但正当这支新军整装待发时，蔑冬部族中却出现了异常情况。维库人的钢铁皮肤变得脆弱易碎，显现出了血肉诅咒的初期症状。

穴居人与奥达曼的起源

与上古之神的战争之后，守护者们用意志熔炉创造出新的泰坦造物来帮助他们重塑这个世界。可他们最初的设计却太过复杂并且野心过大。他

们没能创造出完美的仆从，而是一群石头皮肤的野蛮穴居人。守护者们很快对设计进行了改良和完善。从意志熔炉中诞生的下一代泰坦造物即人所共知的土灵。

守护者们对穴居人的存在深感忧虑，但又不忍心将其摧毁。于是艾隆纳亚建造了一处名叫奥达曼的小型地下殿堂，作为穴居人的栖身之地。有些穴居人从奥达曼逃了出来，在这个崭新的秩序世界上四处游荡。另一些甚至设法进入元素位面——深岩之洲。

虽然遭遇挫折，沃尔坎和伊格尼斯却不打算放弃行动。但他们明白，决不能把取胜的筹码都压在蔑冬部族身上。为了强化大军的实力，沃尔坎和伊格尼斯铸造出由其亲自设计的魔像和钢铁构造体。

这支蔑冬大军将脾气敦厚的土灵选为第一个目标，冲击着他们的地下巢穴。土灵们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这样一支组织严明的大军，洞穴被血洗。幸好有一小队幸存者得以出逃，去向提尔、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求援，才因此避过了洛肯的怒火。

提尔和他的同伴们对听闻的这一切感到怒不可遏，立即赶赴土灵地穴增援被围困的泰坦造物。提尔自己领导最勇猛的土灵抵挡蔑冬大军的攻击，而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着手建造防御工事，以抵挡今后的侵袭。最后，土灵及其盟军终于将蔑冬大军合力击退。

夺取风暴峭壁的行动宣告失败，但沃尔坎和伊格尼斯却没有对失败低头。他们返回灼热的锻炉旁，又创造出另一支军队——比原先那支大军还要强大。单凭魔像和构造体远远不够，沃尔坎和伊格尼斯制造出了魔法陷阱，用它们来奴役整支始祖龙军团。始祖龙不止会被当成坐骑，更会成为战争巨兽。两位巨人给这些长翅膀的仆从配备了烈焰武器，用恐惧直捣土灵的内心深处。

蔑冬的第二次猛烈袭击粉碎了土灵的防御阵线，将他们从避难所里赶了出去。部分土灵逃过寒冰覆盖的高山隘口，但仍旧无法摆脱身后的敌人。维库人与魔像大军在地面上对土灵发起追击，始祖龙则从空中配合。就连提尔、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都被蔑冬大军打得落荒而逃。

在看清只凭自己和同伴之力无法将蔑冬击败这个事实之后，提尔向五条守护巨龙发起求助。如此多的泰坦造物惨遭屠戮，已经令高贵的巨龙们大为激愤，在听说始祖龙也被奴役后更是爆发了雷霆般的震怒。他们毫不犹豫地凌空展翼，朝蔑冬的钢铁大军释放出无边怒火。

与对抗迦拉克隆一役相似，巨龙们合力席卷了维库人的大军。阿莱克丝塔萨喷吐出烈焰高墙，让蔑冬大军陷入火海。玛里苟斯将构造体和魔像体内的魔法精华汲取而出，使其变成顽石一块，他还打破了束缚始祖龙的魔法陷阱，让他们重获自由。奈萨里奥则使得群山拔地而起，将维库人和他们的巨人主子困在山中不得脱身。最后，伊瑟拉和诺兹多姆合力施法，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伊瑟拉和诺兹多姆用甜腻的雾气笼罩住蔑冬大军，使泰坦造物们陷入沉睡，然后将这些失去行动力的生物囚禁在卡利姆多北部的墓穴城市之中。他们不会在翡翠梦境中安宁地沉眠，而将在既无时间也无知觉的睡眠状态下度过千年万载。

在后世的漫长岁月里，血肉诅咒继续扭曲着沉睡中的蔑冬维库人。当他们醒来时，人人都意识到自己已经堕落成为肉体凡躯。

诺甘农圆盘

击败蔑冬大军后，守护者提尔终于能将注意力集中到洛肯身上。只要奥杜尔仍被封闭，泰坦造物无法齐心，更多纷争便在所难免。提尔得出一个残酷的结论——除非他能对洛肯采取行动，否则艾泽拉斯必会在战争与混乱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可是要想打倒洛肯，需要经年累月的准备。提尔和他的盟友——阿扎达斯、艾隆纳亚决定先收集关于洛肯及其活动的情报。为此，他们制订了一个从奥杜尔偷取诺甘农圆盘的计划。那件圣物记录着在艾泽拉斯发生的一切，也包括洛肯的背叛。如果想要弥补他给这个世界造成的伤害，就得先详细了解他的所作所为。

在设计了一套取得圆盘的计划后，提尔便径直冲到奥杜尔的大门外。他要求洛肯为了艾泽拉斯的大局着想，把对奥杜尔的控制权交出来，并威胁说倘若他拒绝的话，必将承担可怕的后果。洛肯果然走出要塞，嘲笑提尔："你那是痴心妄想。"两位守护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正如提尔设想的一样。趁洛肯分心之际，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溜进奥杜尔，偷得了诺甘农圆盘。

拿到圣物后，提尔和他的同伴们逃回了风暴峭壁的冰寒山崖间。他们深知洛肯很快就会前来找他们算账，于是立刻准备南下寻找一处避难所，部署下一步行动。

动身之前，提尔和同伴们集合了居住在奥杜尔周围的大批泰坦造物，包括一大群饱受血肉诅咒折磨但向往和平的维库人，大部分幸存的土灵和许多愿意与他们一道上路的机械侏儒。在提尔、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看来，这些泰坦造物都是洛肯阴谋诡计的无辜牺牲品，他们保证会在解放奥杜尔之前，为他们觅得一处避难所。逃难者们长途跋涉了好几个星期，坚信他们早将洛肯甩在身后。

当洛肯听说诺甘农圆盘不见的消息时，吓得魂不附体。要是提尔和他的同伴们将这件圣物交给奥尔加隆或万神殿，洛肯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万般绝望之下，他想到了唯一能阻止提尔并帮他找回圆盘的力量——古老的克拉西斯——扎卡基与基希克斯。

扎卡基和基希克斯是黑暗帝国最为凶残狡诈的克拉西斯将领。很久之前，守护者把他们连同许多恩拉基和上古之神一道封闭在地下深处。洛肯费尽力气找到了这些克拉西斯墓穴，并唤醒了扎卡基与基希克斯。他下令让这两个巨大的畸形怪物将提尔和所有追随他的人全都杀光。由于感受到了洛肯脑中尤格—萨隆残留的气息，两位克拉西斯爽快地服从了他的命令。

在遥远的南边，一片宁静宜人的林地中，扎卡基和基希克斯追上了逃跑的守护者和那些追随他们的人。为了保全同伴们的性命，提尔命令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率领其余的泰坦造物向南逃亡，他留下拖住克拉西斯。

在提尔的钢铁身体里虽然残存着为数不多的阿格拉玛之力，但这位泰坦造物的高贵灵魂却从未动摇。只要那些无辜者仍未脱离危险，他就绝不会退却。

当他与克拉西斯打得难解难分时，奥术与暗影能量的洪流同时在这原本平静的林地中弥散开来。孤身奋战的守护者与克拉西斯鏖战了六天六夜，提尔寸步未让——可他的敌人也是一样。眼见身体渐渐疲乏无力，提尔决定牺牲自己来保全他的朋友们。他朝克拉西斯释放出所有剩余的力量，耗尽全部生命引发了奥术能量的强力爆炸，震得整个世界地动山摇。

在南边，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目睹了升腾在地平线上的魔法闪光。在爆炸能量消散后，两位泰坦造物赶回战场。他们在那里找到一个涌动着奥术能量的巨坑，提尔和扎卡基冰冷的尸体就躺在里面。

尽管孤注一掷，这位正义守护者却没能将两位克拉西斯大将一并消灭。基希克斯从提尔意图同归于尽的攻击中侥幸逃脱，身负重伤，慌忙西逃。在此后的千万年里再也没有露过面。

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艾隆纳亚将巨坑周围的林地命名为“提尔之殒”，在维库语中的读音是“提瑞斯法”。她和追随者们将提尔和敌人在原地安葬。她们将提尔巨大的白银之手安放在他的墓碑前，以纪念他英勇无畏的壮举。



提尔的白银之手与维库人看守者

提尔自我牺牲的光辉事迹被所有逃难者交口传诵，维库人尤其觉得应该多做些事来报答他。他们对他的精神感动不已，决定在交战地定居，尽心竭力地守护提尔之墓，直到生命终结。

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帮助维库人满足了在提瑞斯法这片土地上安家的愿望。随后，这位守护者和女巨人带着其余的土灵和机械侏儒继续向南行进。他们最后在卡利姆多最东端的泰坦造物领地——奥达曼停下了脚步。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扩建了这处地下殿堂，开凿出新的内室来存放诺甘农圆盘，并发誓在必要的情况下用生命守护艾泽拉斯的历史。

多年过后，在一部分土灵身上出现了血肉诅咒的症状。这些泰坦造物担心诅咒的效果会逐渐恶化。他们请求休眠，直到有治疗方法为止。阿扎达斯承诺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将他们唤醒，然后将这些追随者封闭在奥达曼广阔的地下殿堂里。

然而，机械侏儒们却没有沉睡。虽然他们知道诅咒总有一天也会在自己身上爆发出来，但却勇敢地发誓要守护奥达曼，看守那些神奇的机器。在遥远的奥杜尔，洛肯在听闻克拉西斯没能歼灭敌人的噩耗后陷入了绝望。他深知，强大的提尔已死，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绝不会不自量力地向奥杜尔发起正面进攻，但诺甘农圆盘仍然是他的心腹大患。任何想要偷取或摧毁这件圣物的计划都不再可行——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会直接封闭奥达曼，让侵犯者无法进入。

提尔的牺牲

在提瑞斯法地区定居的凡人会感受到从大地中散发出两股对抗的能量，分别是守护者提尔和他的敌人扎卡基的灵魂精华。有些人会汲取提尔的能量，另一些人则会受到克拉西斯黑暗气息的影响。

于是，洛肯决定用他亲手设计的赝品给诺甘农圆盘来个偷天换日，并将其命名为远古法庭。他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了存放在这一全新资料库中的历史事件，并将他所犯的罪行悉数抹去。虽然表面看来是成功了，但他的资料库却存在着严重缺陷——被记载在其中的历史被扭曲得连洛肯本人都无法理解。

洛肯只得使出最为激进的杀手锏来使阻止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的报复。他认为他的敌人最终会召唤星圣——观察者奥尔加隆。为此，洛肯对奥杜尔的泰坦交流设备动了手脚，以确保任何生物都无法跟奥尔加隆取得联系。只有洛肯本人的死才能将这位星圣引至艾泽拉斯。这位堕落的守护者料想自己一定会死在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手里。倘若果真如此，奥尔加隆就一定会为他复仇，将艾泽拉斯世界上的所有生物消灭干净。

巨人之子——人类的崛起

当蔑冬在地下沉睡，众多土灵也被封进奥达曼之后，剩下的维库人氏族占领了卡利姆多北部的广阔地带。经过世代变迁，这些部族各自发展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文化，在向严酷北方地带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全新的身份和习俗。

在这些新崛起的氏族中，掠龙部族是其中最为强大的一个。与蔑冬类似，这些维库人发现自己的钢铁身体渐渐变成了血肉之躯。起初，氏族首领想通过奴役古老的始祖龙来弥补其日渐衰退的力量，跟蔑冬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做法非常相似。

但是跟蔑冬不同的是，掠龙部族并没有将始祖龙仅仅看作是战争巨兽。他们将这种可怕的龙类当成狩猎伙伴，还骑乘他们上阵杀敌。后来，始祖龙渐渐成为掠龙部族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对抗维库人的夙敌——一种名叫加勒戈的熊人——的必备武器，这种熊人是后代熊怪的始祖。

在伊米隆国王的统治下，掠龙部族最终在对敌作战中占得优势。在一场围剿中，维库人勇猛出击并将加勒戈熊人逼到了卡利姆多茂密的中央森林里。可在胜利过后，悲剧接踵而至，血肉诅咒的威力愈发强烈。

掠龙部族的女人们开始诞下一个个畸形的小婴儿——这在氏族中掀起了恐惧与迷信的狂潮。有些维库人甚至将伊米隆说成灾厄的根源，但这位国王却对始作俑者究竟是谁有着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这场血肉诅咒和神秘的守护者们脱不了干系。

许多维库人都将守护者视作神一般的造物主，但历代以来却从未能听闻他们的事迹。伊米隆国王劝他的臣民们放弃这些无声而冷漠的守护者，因为他们显然是要让自己的氏族在血肉诅咒中自生自灭。他承诺要将所有维库人团结在他的旗帜之下，他所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命令追随者杀光所有畸形婴儿来净化氏族。

许多掠龙族人服从了伊米隆残忍的命令。但有一些人却无法对这些无辜的婴孩痛下杀手，并设法将他们藏在了遥远南方的一处传说之地，据说某个维库人氏族从前曾跟提尔、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前往过那里。

一群掠龙族人向南进发，带着他们幼小的新生儿前去寻找这个童话般的避难所。大多数人从此音讯全无，然而还是有少数成功抵达了目的地。怀着沉痛的心情，他们将挚爱的亲生骨肉交给居住在提瑞斯法林地的维库人抚养。

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些受诅咒折磨的孩子和他们的后代继续繁衍出名叫人类的尘世生物。许多其他的泰坦造物——机械侏儒、托维尔、魔古和巨人——也遭受了相似的命运。几乎无人能从这场诅咒中幸免。像尤格—萨隆计划的那样，血肉诅咒会弱化泰坦造物，但也使这些肉体凡躯的生物具备了上古之神料想不到的品质——勇气、决心与无畏。

尤格—萨隆并不知道这些强大的品质有一天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命运，他还在和别的上古之神一道，想方设法逃离牢笼。然而，自由却要耗尽千万年才能获得。

现在，卡利姆多苍翠繁茂的中心地带正在面临更为紧迫的威胁。一股新的力量——在世界诞生初期形成的一个野蛮的本地种族——正在崛起。他们自称巨魔，不久之后，他们将获知地下囚禁着邪恶的实体的消息。

掠龙部族的长眠

掠龙部族竭力通过多种途径净化血肉诅咒。尽管拼尽全力，但仍然被诅咒折磨得心力交瘁。最后，这些维库人选择让自己休眠，希望能延缓诅咒的发作。

第三章
古卡利姆多

祖尔帝国与亚基虫族的觉醒

黑暗之门开启前16000年

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在艾泽拉斯这个秩序世界上兴旺繁衍，在永恒之井周围的茂密林地里，更是一派生机勃勃之景。艾泽拉斯的奥术血脉之泉加速着万物的生长与复兴循环。很快，便从这片土地上的原始生命形态中进化出了智慧物种。

其中巨魔出现得最早，繁衍得也最为迅速。这是一个野蛮的狩猎种族，活跃在艾泽拉斯的森林与树丛间。虽然巨魔智力平平，但却拥有不可思议的敏捷与力量。他们独特的生理特性还能使其肉体上的创伤以惊人的速度得到复原，甚至能长出被砍断的四肢。

早期的巨魔形成了一系列迷信的习俗。有些喜欢嗜食同类，而且沉迷于战争；极其少数的巨魔会通过研习魔法与冥想来寻求知识；另外一些则与一种黑暗而强大的魔法形态——巫毒法术——取得联结。但不论风俗有何差别，所有巨魔都信奉着同一种崇拜卡利姆多神秘荒野之神的宗教。巨魔们将这些强大的生物称为“洛阿神灵”，并对其格外敬重。

为了表达对荒野之神的虔诚，巨魔们集结在卡利姆多南部的群山与高原一带。他们景仰的“洛阿神灵”有许多都定居在此。巨魔们将这片神圣的山脉命名为赞达拉，很快就在山坡上建造出一处处营地。

其中最为强大的一群巨魔被称作赞达拉部族，几乎占领了赞达拉海拔最高处的连绵山岭，将其视作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圣地。他们在最高的山峰顶上建造了数座小型原始神殿。这些神殿渐渐发展为一个热闹繁华的神庙城市，名为祖达萨。



赞达拉巨魔的都城祖达萨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其他巨魔部族向赞达拉发起了争夺领土与权力的挑战。最强大的三个对手分别是古拉巴什、阿曼尼和达卡莱部族。古拉巴什和阿曼尼更是意欲谋取卡利姆多茂密丛林的广阔区域。在这些部族间偶尔会爆发冲突，但通常是在狩猎场上一决高下。激烈冲突很少发生，持久战更是罕见。巨魔们都是老练勇猛的战士，任何真正的交锋都会让双方损失惨重。在四面八方都有许多无主的土地，几大部族很快就意识到与其浴血厮杀，不如另觅佳地。

只有一处地方被巫医与祭司们视作禁地，那是赞达拉群山的一块黑色的小石堆。洛阿神灵严正警告部族中的秘士，倘若打扰到这些黑色的石块，必将惨遭横祸。多年以来，没有任何巨魔胆敢冒险违命。

但好奇心最终还是战胜了恐惧。

一群叛逆的巨魔决定对那处禁忌的石堆一探究竟。他们发现那些黑色石头不仅是石块那么简单——而是怪物体表锯齿状的外皮。巨魔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相信那一定是某种尚未被发现的洛阿神灵，并且力量远在其他神灵之上，所以别的灵魂才会那么敬畏他。巨魔们举行了邪恶的仪式，用活祭唤醒了这个沉睡的怪物。

受到鲜血祭品的召唤，一位巨大的克拉西斯将领从长眠中苏醒过来，无情地将所有唤醒他的人屠杀殆尽。巨魔们并不知道这就是从与守护者提尔的战斗中侥幸逃脱的基希克斯。这个身负重伤的克拉西斯逃到西南边的赞达拉群山，然后陷入长眠。在感受到他的存在后，居住在当地的古老洛阿神灵将基希克斯埋在地下，以防其他生物打扰到他。

醒来的克拉西斯对巨魔文化不屑一顾，在他眼中，那只不过是古老黑暗帝国投下的苍白幽影罢了。基希克斯知道，倘若能摧毁这个不值一提的小小文明，一定能取悦上古之神。于是，基希克斯找到了一个他能控制的物种——亚基虫族。在黑暗帝国殒落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些虫类生物一直躲藏在地下狭小的巢穴与隧道中不见天日。

基希克斯集结起亚基虫群，驱使他们发动战争，试图再次统御艾泽拉斯。在基希克斯扩张力量、恢复元气的同时，亚基虫群也开始建造名为阿兹亚基的庞大地下帝国。基希克斯耐心地注视并等待着亚基虫群壮大力量。当时机来临时，他率领虫群冲出地下帝国，横扫四野。

巨魔们有丰富的狩猎经历，是不容轻取的强大敌手，但亚基虫群却与他们曾经遭遇到的任何威胁都不一样。无数弱小部族在无可抵挡的虫群军团面前纷纷败亡。

当亚基虫群威胁到赞达拉群山时，赞达拉部族果断采取行动。他们把一个个独立的巨魔部族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并将其称作祖尔帝国。这个全新帝国的成员们将摒弃分歧，团结一心，协力消灭亚基虫群。

赞达拉部族肩负起了统领巨魔军团的重任。高居位于山巅的神庙城市中，他们能将敌人的行动尽收眼底，号令军团向他们的薄弱位置发起攻击。在赞达拉的指挥下，其他巨魔在附近的丛林里伏击敌人。在别处，虔诚的祭司们召唤洛阿神灵来消灭敌人。这些凶猛的荒野之神加入到巨魔战士的阵列中来，将亚基虫族打得溃不成军，就连基希克斯都身负重伤。

亚基虫群被迫撤退，等待时机对这片神圣的山脉发起围攻。被洛阿神灵打成重伤的基希克斯和他的亚基亲信党羽向东北逃窜。当虫群继续与巨魔厮杀时，他则躲在远处恢复力量。

尽管暂时击退了亚基虫群，赞达拉部族却知道敌人的威胁并未消除。要是任由虫群作恶，巨魔的边远领地一定会被敌人攻占。

奉赞达拉之命，其他部族纷纷对亚基虫群展开追杀。巨魔们很快就意识到光是杀死这些虫子远远不够。一旦逃到地下，他们就会建立起新的属地，继而卷土重来。为了永远消除这个威胁，必须对这片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严加防卫。因此，赞达拉说服那些对力量最为痴迷的巨魔部族在艾泽拉斯各处建立起全新的据点，为首的就是阿曼尼、古拉巴什与达卡莱。赞达拉向他们承诺，在击败亚基虫群后，那些肥沃的新土地全数归其所有，用不着跟任何人竞争。

这些野心勃勃的部族接受了赞达拉的提议。达卡莱向位于寒冷北方的一处亚基领地进军，但却遭遇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武器”——腐化的托维尔。这一小群居住在奥杜尔外面的泰坦造物被亚基虫族抓住并迷惑了心神。这些名叫“黑曜石毁灭者”的石像托维尔勇猛凶残，几乎打得达卡莱无力招架。但经年的战斗已经将这个部族的成员全都磨砺成了狡诈的斗士，他们利用出色的谋略战胜并粉碎了敌人。

古拉巴什同样也遇到了腐化的泰坦造物。这些巨魔往西南方追击，向被亚基虫群占领的安其拉——关押上古之神克苏恩的牢笼进军。在渗透进这处据点后，虫群奴役了负责看守的阿努比萨斯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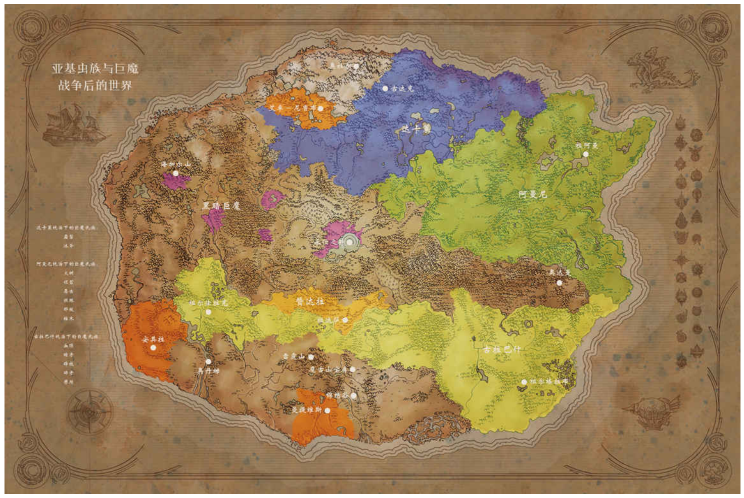
与亚基虫群的交锋起初令古拉巴什巨魔损失惨重，虫群和他们强大的阿努比萨斯爪牙在好几处古拉巴什营地间大肆屠杀。在那之后，赞达拉指导古拉巴什部族的祭司们将大部队拆分成机动性更强的突袭小队。这一全新战略使其能对亚基虫群时时滋扰，多年之后虫族大军被耗得锐气全消。虽然他们从未能彻底将虫群剿灭干净，但古拉巴什最终在这一带赢得了无可争议的控制权。

同时，阿曼尼则开始对基希克斯动手。他们跟着他的踪迹一路来到遥远的东北部林地，并冲破了一大群亚基守护者的保护圈。激烈的决战终于打响，整个部族对基希克斯及其剩余的虫群爪牙们发起了自杀式攻击。巨魔大军只有极少数成员活了下来，但这群不屈不挠的猎手总算杀死了基希克斯。

声名赫赫的阿曼尼部族在付出高昂代价后成了巨魔的传说。在他们杀死基希克斯的那片土地上，巨魔们建立了一处新的据点。一座巍峨的神庙城市在这里日渐成型，即为后来的祖阿曼。

克拉西斯的威胁既已消除，亚基虫群的凶猛与野心自然也不复往日。巨魔与虫群的战局很快便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根除亚基虫群势在必行。

在长达数百年的激战过后，巨魔们粉碎了亚基虫群的庞大帝国，将这群虫子隔绝在这片大陆最北端与最南端的边缘地带，卡利姆多的中心区域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影。幸存的亚基虫族在地下筑造防御工事，以防巨魔再来进犯，已无任何战意。至此，虫群与巨魔的战斗以巨魔大获全胜而告终。



巨魔和亚基虫人战役后的艾泽拉斯版图

由于不再有协同作战的需要，巨魔部族彼此之间变得日渐疏远和闭塞。远在各地的各个部族都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生机勃勃，造起一座座神庙城市，最终发展成庞大的帝国。赞达拉回到群山之中，继续探求灵魂知识，但在巨魔族群间却始终保有巨大的影响力。

蛛魔、其拉虫人与螳螂妖

从亚基帝国兴起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北边的虫群聚集在尤格—萨隆的地下牢笼附近。由于接近上古之神，这群亚基虫族渐渐进化成为一个名叫蛛魔的种族。他们的王国即为艾卓-尼鲁布。

西南边的亚基虫群在囚禁克苏恩的牢笼——安其拉安下家来。被囚于其中的上古之神渐渐用他邪恶的气息扭曲了这群虫族的形态，将他们塑造成为其拉虫人。

东南边的亚基虫群则聚集在那片仍在遭受亚煞极精魄污染的土地上。他们最终变成了螳螂妖。在亚基帝国还未倒塌前，他们就已经在锦绣谷附近建立起曼提维斯这片巨大的领地。

螳螂妖的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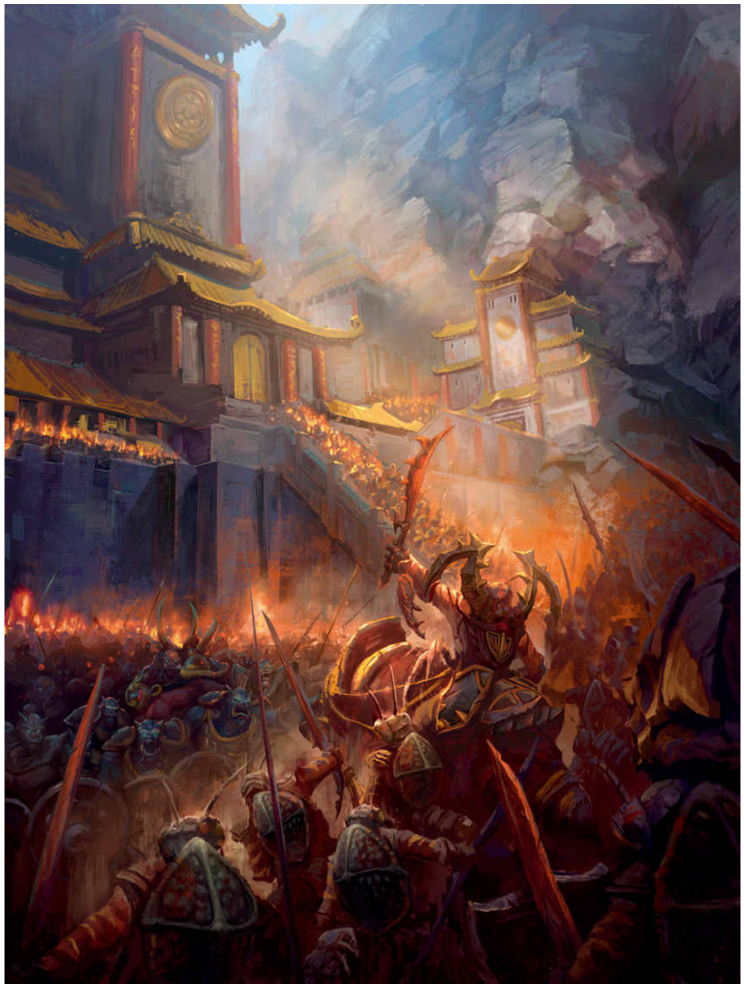
在与巨魔战斗的后期阶段，一群亚基虫族聚集在卡利姆多的南部边缘地带，在凯帕巨树的树根底下建立起新兴的帝国。这些后来被称为螳螂妖的虫族认为，继续在这场毫无胜算的战斗中浪费时间毫无意义。

这样的自制力在虫群中实属罕见，螳螂妖确实是理性过人。他们仍然狂热地崇拜着上古之神，认为这些古老的主人总有一天会挣脱牢笼，再次在艾泽拉斯呼风唤雨。要想更好地为神灵效劳，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大肆壮大螳螂妖的力量，而是保存实力、静待时机。他们选择以这样一种不具威胁的方式使自己强大起来。

尽管尊贵的女皇高高在上地监管着螳螂妖的日常活动，虫群的命运却实际控制在另一群人手里。他们自称是卡拉克西——在当地语言中是“祭司”之意。他们指引着女王和螳螂妖的行动，希望能保持并强化族群的力量。卡拉克西并不急于向巨魔复仇，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敌人。

附近住着魔古——强大的泰坦造物，锦绣谷的世代守卫者。螳螂妖发现自己受到了这处神秘山谷的吸引。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这股吸引力其实是上古之神亚煞极的残存气息，他那腐烂的心脏被高阶守护者莱封锁在了山谷的地下深处。

为了找到山谷下方的黑暗气息，螳螂妖向魔古发起突袭。泰坦造物们勉强抵挡住了虫群的攻势，将其打回凯帕树林。



魔古抵御螳螂妖的入侵

卡拉克西没有将这次战败看作失利。这场战斗让幸存下来的螳螂妖战士成熟起来，力量与狡诈更胜从前。卡拉克西耐心地等待了一百年才向魔古再次出击。他们派出新一代年轻的螳螂妖将泰坦造物团团包围，归来的幸存者再一次变得更加强大。

螳螂妖循环便由此开始。每过一百年，就会有一群新生的螳螂妖向魔古宣战。激烈的战争会从虫群中淘汰弱者，只有最具实力的才能返回凯帕树林。仅仅经过数次循环，螳螂妖文明就变得高度务实和严酷——只专注于优胜劣汰，壮大虫群的力量。

这个变化引起了魔古的忧虑。他们向曼提维斯发起猛攻，试图终止螳螂妖的循环。

魔古的出击时机对螳螂妖极为不利——当时距离下一批战士诞生还有几十年，螳螂妖人丁稀少，而魔古则兵士众多。泰坦造物们一上来就令虫群遭受重

创，甚至消灭了之前几代中最强大的幸存者。然而一位螳螂妖——柯尔凡的出现，却使战局彻底扭转。手持两把用凯帕琥珀铸成的利刃，这位战士在魔古阵中大开杀戒，不仅止住了敌人的攻势，还逼得他们节节败退。柯尔凡有着如此超凡的身手，以至于有许多螳螂妖都相信他是不死战神的化身。

卡拉克西的高阶长者们赐予柯尔凡“英杰”的称号，并承诺会让他的事迹在族群中万古流传，但这位光荣的战士却并不满足。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从族群中脱颖而出只是际遇使然，可他不愿让螳螂妖的防御存在于任何侥幸心理之上。卡拉克西表示认同，并让他去寻找解决办法。

在用凯帕树脂做过多年实验之后，柯尔凡发现一种活体生物能在琥珀茧里存活长达数千年之久。卡拉克西可以把他们最伟大的战士藏到这些茧里使其避过灾祸，然后在需要时再将他们唤醒。柯尔凡率先尝试了这种方法。为了纪念他的事迹，卡拉克西向他赐予“至尊者柯尔凡”的头衔——他是后代多位英杰的表率。当他在琥珀墓穴中不受打扰地沉睡时，几乎凭他一己之力拯救的伟大循环还在继续，世世代代往复不息。

百王时代

黑暗之门开启前15000年

尽管守护者莱在一千年里从未现身，他忠诚的魔古仆从却始终在日夜坚守着锦绣谷，英勇抗击不断来犯的螳螂妖大军。他们笃信守护者终有一天会再度降临，带着这份信仰忍受着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艰难困苦。

可是当魔古军中爆发血肉诅咒后，他们的信仰终于彻底瓦解。

魔古人第一次迎来了死亡。恐惧与怀疑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小小的分歧就会演变成冲突、暴力和血战。在他们中间分化出若干派别，不同的氏族在督军的率领下彼此展开了凶狠的权力争夺战，胜者很快就会被新的对手打倒。随着一幕幕乱象的出现，他们的文化和语言——甚至是他们对自身存在意义与身份的判识——都开始发生改变。这段动荡不安、纷争四起的时期就是百王时代，魔古人走到了毁灭自我的危险边缘。

唯一没有消亡的是他们最根本的直觉力。每当有新生的螳螂妖大军前来进犯时，魔古人之间的纷争就会暂告停止。各个氏族会勉为其难地团结在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但只要螳螂妖一被击退，内部纷争便会热火朝天地再度上演。

在魔古与螳螂妖战斗的同时，当地又出现了几个新的种族，许多都是被锦绣谷所散发的潜在力量吸引而来的。其中有个神奇的新种族叫作锦鱼人，是生活在河流湖泊中的鱼形神秘生物；猴类中的一个勇敢而顽皮的分支种族——猢狲，也来到锦绣谷附近的茂密丛林中定居。但到目前为止，在这群新住民中若要论起智慧，一定非睿智的熊猫人莫属。

在锦绣谷四周涌现出的这些新生命形态，引起了四位荒野之神的注意。他们分别是白虎雪怒、青龙玉珑、朱鹤赤精和玄牛砮皂。

雪怒和其他几位荒野之神齐聚山谷，看守并指引住在当地的无数物种。虽然魔古人好战的行为令他们感到不安，但荒野之神们还是为其他种族的蓬勃发

展之势感到欣慰。雪怒和半神们还与熊猫人变得亲密无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双方都爱好和平。

熊猫人将荒野之神——即他们口中的“至尊天神”看成是仁慈的神祇，并开始崇拜这些非凡的生物。作为回报，四位荒野之神也将知识赐予熊猫人，强化他们在哲学理念和自然世界之间的联结。在至尊天神的指引下，熊猫人的族群中诞生了一种与周围环境寻求和平与和谐发展的文化。

然而不久便出现了一位新的魔古首领，对这些理论发起了挑战。他的名字叫作雷神，而受到他统治威胁的不仅是山谷中的世间种族，还包括至尊天神。

雷电之王

黑暗之门开启前15000—12200年

当熊猫人与其他种族在锦绣谷四周蓬勃发展之时，魔古人之间无止无休的内乱还在继续。一位名叫雷神的战士在这场暴力循环中崭露头角。

作为低等督军的后代，年轻的雷神从小就在氏族的战火中摸爬滚打。尽管他在战斗中不断磨砺，屡战屡胜，但却将这接连不断的战斗与政治冲突视作对魔古潜能的一种亵渎。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他父亲身边一员坚定的猛将。

雷神的父亲最终遭到近臣的背叛而惨遭杀害，几乎所有族人都丢下雷神，自顾自地逃往其他氏族避难。只有寥寥几位忠心不二的武士留在他身边。面对这般情景，雷神没有展开复仇，让暴乱愈演愈烈，而是选择了流亡。他在这片土地上四处流浪，对族人的失败进行苦思冥想。

没过多久，雷神渴望的答案便超出了他自身智慧与理性所能解答的范畴。于是他动身寻找魔古那久未谋面的主人——守护者莱。

在近几百年间，人们习惯将这位高阶守护者称为莱登，在新的魔古语言里是“主人莱”之意。雷神的许多族人甚至根本不相信他还活着。古老的创造者为什么会让他们遭受血肉诅咒的折磨？雷神相信莱登早有计划，那是主人的宏图远略，魔古眼下经历的苦难只不过是考验而已。说不定那是泰坦的意志，毕竟莱登是为他们效命。

经过多年苦寻，雷神在山谷北方的地下找到了秘密殿堂的入口，魔古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中早已忘记了这些圣殿的存在。在那里，雷神找到了高阶守护者，莱登正静静端坐于地下神殿。莱登对这位年轻魔古人的擅自闯入毫无反应，即便雷神向他询问魔古真正的使命是什么，他仍是沉默不言。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雷神对主人的沉默渐渐感到心灰意冷。最后，他意识到莱登并非是在酝酿什么妙计，而是早已对泰坦的工作不再热心……这位高阶守护者只是放弃了，任由魔古人在苦难中受尽折磨而不闻不问。

雷神的疯狂

放弃继承父亲权力的决定使雷神免于一死。当一个氏族首领被杀死时，按照惯例，对手会立即将其族人杀光，从而彻底断除该氏族的血脉。雷神的冥想被他们视作绝望与疯狂的信号。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再也不会对任何魔古成员构成威胁，这才放过了他。

雷神转而对莱登宣泄怒火，责怪他怎能抛下泰坦和他们的使命。他犀利的言辞将高阶守护者从恍惚中唤醒。莱登将雷神带往附近的雷霆山，那里常年风暴大作，天昏地暗。从没有任何魔古胆敢踏上这片山岭，因为这是一处传说中的禁地。在山中一处宽敞而雄伟的殿堂里，莱登召唤了阿曼苏尔残存的力量，并给雷神展示了他要寻找的答案——万神殿的泰坦们都被他们的某位同类杀死了。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艾泽拉斯身上，可即便是这个世界也早就遭到了虚空生物的侵犯。

高阶守护者认为这个消息会让雷神像他自己一样变得意志消沉。但那位魔古的反应却大大出乎莱登的预料。

雷神决定，既然他的主人不再有心继续泰坦们的使命，那就由他来一力承担。他毫无征兆地攻击了莱登，致使其丧失行动力。他用施以魔法的铁链束缚住强大的莱登，不仅从他身上偷取了惊人的力量，连同阿曼苏尔的残存之力也一并夺走。

超出雷神理解的力量占据了他的灵魂。他将莱登囚禁在雷霆山中，无视高阶守护者的怒火与对背叛的不解。当雷神来到山下与其余武士会合的时候，他们都现出敬畏之色。关于雷神获得新力量的传闻在魔古氏族中散播得甚嚣尘上。有些人认为他一定是把某位神灵的心挖出来吞进了肚子里，少数人声称他是驾驭了山谷本身的古老力量，还有人小声议论，说他是重生的泰坦。

然而，在所有这些故事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事实：这位“雷电之王”要勒令魔古全族在他面前俯首称臣。他自称手握泰坦神权，任何胆敢违抗他意志的人只能受死。

从此以后，雷神便将魔古人团结起来，带领他们面对作为艾泽拉斯之主和世界之魂守护者的新命运。曾经发生在族人内部的冲突与争端再也不容出现。他驾驭着闪电与雷霆的力量，粉碎一切异己势力。幸运的会干净利落地受死，不幸的则要被锁链囚禁千载万年。

一开始，大多数魔古都是因为害怕才集结在他麾下，但他所创造的“奇迹”很快就在族人心中激发起虔敬的崇拜之情。雷电之王通晓守护者魔法工具的使用之道。其中之一就是纳拉克煞引擎，那是雷神在山谷北部地下发现的一个强大装置。通过使用这台拥有非凡之力的机器，魔古开始用血肉和岩石塑造新物种。他们甚至找到了帮助族人解除血肉诅咒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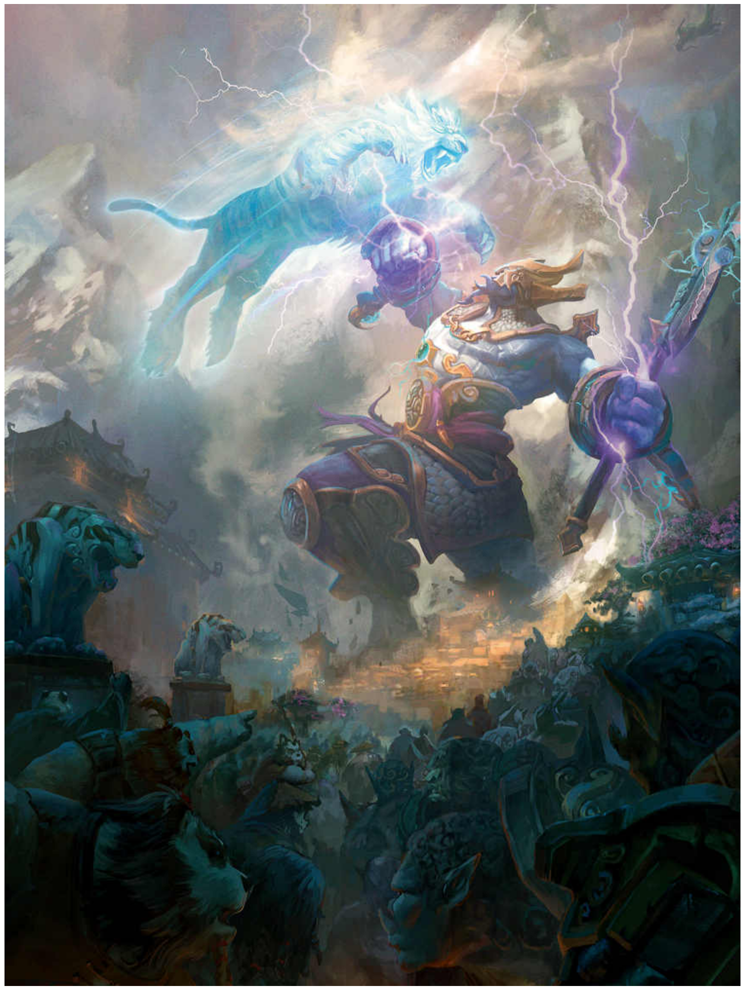
在雷神的领导下，魔古文明进入一个繁荣与残暴并存的时期。对魔古人来说，一个辉煌的新帝国正在逐渐形成，但对于当地的其他种族而言，暴政时代开始了。

两大帝国

随着雷神帝国日渐扩张与壮大，他很快就将领地内的一切生物都视作自己的仆从。他承认血肉诅咒是魔古人身上的弱点，有些族人身上的诅咒还未被彻底清除，但其他肉体凡躯的生物永远都比不上他们尊贵的地位。

雷电之王开始在山谷四周的土地上展开以奴役为目的的征战行动。睿智的锦鱼人建立了一个小型帝国。尽管英勇抵抗，最终锦鱼人还是在雷神的强大攻势前败下阵来。魔古洗劫了锦鱼人的城镇，使他们的文明化为废墟。

在得知锦鱼人的命运后，熊猫人逃到了锦绣谷北边的昆莱山，前去寻求白虎雪怒的庇护。当雷神率领大军赶到山脚下时，他向雪怒发起了一场决定熊猫人命运的决斗。雪怒接受了。这场白虎与雷电之王旷日持久的战斗令昆莱山地动山摇。但雪怒终究敌不过雷神偷来的泰坦之力。雷神将雪怒囚禁在山顶附近，迫使这位至尊天神亲眼见证魔古对熊猫人的奴役。因为担心熊猫人爱好和平的哲学观念会动摇他的统治根基，雷神禁止他们学习读书写字，甚至不得用除魔古语之外的任何语言交流。违抗者将会被残忍的刑罚慢慢折磨至死。



雷电之王与白虎雪怒的激战

魔古驱使着这些遭受奴役的种族，用他们的鲜血与汗水矗立起一座座伟大的宫殿与丰碑。不久，帝国便整齐划一地使用同一种语言和统一的计量单位，并且制定出艾泽拉斯历史上第一套成文律法——这套残忍的法典规定了魔古人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雷神还强迫他的奴隶充军或加固长城因此建成，用来抵御进犯山谷的螳螂妖。蟠龙脊——一道将魔古帝国与螳螂妖领地隔开的伟大长城因此建成。当有奴隶死亡或是工作效率变得低下时，雷神就会用纳拉克煞引擎的力量塑造出新的追随者来。无数新生命由此诞生，如身材矮小却百折不挠的土地精，以及野蛮阴险的蜥蜴人。

猢狲的背叛

在巅峰时期，锦鱼人与猢狲缔结了密切的联盟关系，彼此都同意帮助对方抵御魔古的攻势。可锦鱼人却在与雷神决战前夕遭到了猢狲的背叛。

这些所谓的盟友秘密地投靠了雷电之王，以换取优待的特权（魔古人从未兑现这一承诺）。猢狲的变节致使锦鱼人一败涂地，也使得两个种族从此水火不容，世代为仇。

至尊天神的命运

白虎遭到雷神的囚禁之后，其他至尊天神纷纷赶来援助熊猫人。可惜他们和雪怒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败在雷电之王手下。从那以后，雷神便对信奉天神的行为明令禁止，违者以死罪论处。熊猫人与荒野之神的联结也不再紧密，但仍在秘密保持着。少数勇敢无畏的奴隶们会私下将天神的教诲传授给族人。

魔古帝国很快就吸引到艾泽拉斯其他文明的注意。赞达拉巨魔尤其对雷电之王所驾驭的异世力量大为震惊。其中一位赞达拉首领——名叫祖拉萨的高阶祭司在魔古人身上看出了难得的宝贵良机。他带领巨魔亲随远赴雷电之王的领地，提议结盟：魔古驾驭着这个世界无可匹敌的强大力量，但这片土地的知识却在巨魔手中，两大帝国通过互通有无、分享秘密，必将变得更加强大。一旦结成联盟，艾泽拉斯将再无对手能够与之抗衡。

这项提议引起了雷神的兴趣。他生平第一次遇到这些意欲征服而非保守和平的生物。魔古很少会到远方游历，根深蒂固的迷信与守卫山谷的职责仍影响着他们。他们要么一无所知地去探索这个世界，要么跟巨魔结盟，更快地了解这个世界。

事实上，双方首领都在密谋着背叛。祖拉萨相信，等他们了解魔古的秘密之后，赞达拉氏族定能将雷神那天神一般的力量占为己有；而雷电之王打算将赞达拉巨魔的价值榨干后奴役他们。他们彼此对各自的计划秘而不宣，甚至连自己的族人都隐瞒，公然达成了合作协定。作为获得赞达拉知识的交换条件，魔古会教授巨魔使用奥术魔法。他们还承诺将山谷边上的一片肥沃地带分给赞达拉部族。

此外，在雷神与祖拉萨之间还进行着一项不为人知的交易。雷电之王想出了一个办法，能够让自己的灵魂在死后复活，但他不放心与仆从分享如此重要的秘密。魔古人生性贪图权力，一旦雷神倒下，他们很可能会迫不及待地想要霸占帝国的统治权。将复活雷神的关键掌握在赞达拉手中才是上策。巨魔们知

道，要是没有他，他们就无法彻底破解奥术之谜——更罔论夺取他那惊人的力量了。

尽管双方首领各怀鬼胎，却从未背叛过对方。他们意识到彼此确实是不可或缺的盟友，盟约关系多年未变。

雷电之殒

正当雷神忙着壮大魔古帝国时，看守奥丹姆的托维尔却正在承受血肉诅咒的折磨，诅咒在他们的阵营中大肆传播，使泰坦造物们日渐衰弱。与此同时，托维尔还在耐心等待着高阶守护者莱或他在东边的魔古仆从传来消息。

最后，托维尔受到一位自称雷电之王的魔古人领袖的召唤，此前他们对魔古帝国的崛起闻所未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托维尔派出大使向东行进。当这些使臣抵达雷电之王的领地时，被对方社会发展的先进程度震撼得目瞪口呆。在某些情况下，魔古人甚至连血肉诅咒都能治愈。

雷神热情地接待了托维尔，向他们展示他庞大帝国的奇迹，从绵亘万里的蟠龙脊长城，到锦绣谷中金碧辉煌的帝王宫殿。同时，沦为魔古奴隶的世间种族所遭受的可悲境遇也让托维尔感到震惊。但这一切仍然未能激发托维尔采取行动，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护好守护者留在奥丹姆的那些机器。

雷电之王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守护者们的心血之作——诸如奥丹姆的起源熔炉，才是眼下的重中之重……于是雷神宣布，将托维尔也纳入他的帝国版图。

雷神坦承击败莱登并将其力量据为己有的事实，并声称接管了守护者们的所有工具设备。有了纳拉克煞引擎和起源熔炉，他就能随心所欲地重塑艾泽拉斯。作为泰坦造物，托维尔能在魔古帝国中占有荣耀的一席之地，但雷神才是帝国的掌控者，直到永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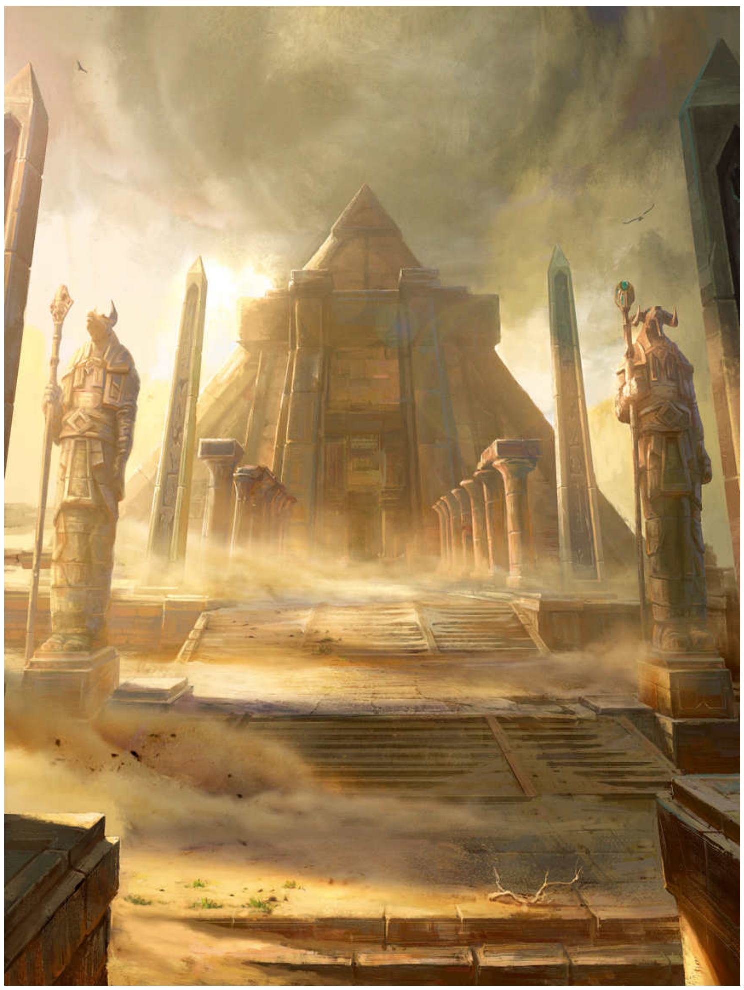
在听闻雷神背叛守护者莱的事情后，托维尔愤怒了。他们拒绝了雷电之王的条件，发誓决不会为背叛者效力，从他的暴政帝国中绝尘而去。雷神没有对这些使者强作挽留，可却警告他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托维尔的军队毫无与他抗衡的实力。

自信心十足的雷电之王甚至还邀请祖拉萨来见证他如何取得魔古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这位年长的赞达拉首领同意了——雷神虽然人为地延长了巨魔的寿命，但只有当造物者的所有杰作都处在魔古的掌控下时，他们才能解

开永生不朽的秘密。几乎所有位高权重的赞达拉首领都乐于充当祖拉萨的仪仗兵，并期待能带着长生不死的馈赠返回都城祖达萨。

雷神带领他的魔古族人和巨魔们向西边进军。赞达拉听说过奥丹姆的传闻，但却从未能亲眼一见。这里简直称得上是天堂，原始的湖泊与瀑布点缀在当地茂密的丛林间，到处都充满了前所未见的生命和奇迹，令他们目不暇接。

整片土地都臣服在了雷神帝国的力量之下，只有由无数金字塔构成的守护者堡垒——奥丹姆除外。雷神完全没把这区区一小支前来抵挡大军入侵的托维尔战队放在眼里，因为他知道自己一个人就能把他们全都碾死。



泰坦造物据点奥丹姆

的确，托维尔也明白要想在战斗中击败雷神大军简直是痴人说梦。随着雷神日渐逼近奥丹姆，这群泰坦造物准备了最后一道防御阵线：要塞下方的起源熔炉。无须让熔炉发挥出足以毁灭艾泽拉斯万物的全部潜能，只要净化附近的土地即可。

当雷神正率军突进，为即将到来的大捷而沾沾自喜时，托维尔激活了这件武器。熔炉在地下深处轰鸣作响，强大的力量波从奥丹姆喷薄而出，连大地都随之而颠簸起伏，附近的土地被灭绝一切的能量席卷。托维尔防御者和奥丹姆附近地表上的所有物种顷刻间尽数死亡。

卡利姆多大陆的万物都目睹了在南端地平线上腾起的闪光。当能量消散后，雷神和他的盟军皆已不复存在。那股力量还净化了奥丹姆四周的所有生命，只留下一片满布裂隙的贫瘠荒漠。在之后的千万年里，尽管会有植物和野生动物慢慢地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但从前郁郁葱葱的广袤丛林却是再难得见。

奥丹姆中幸存的托维尔则致力于确保那股毁灭之力今后不会落在别人手上。他们用魔法封闭了通往这一地区的数个山口，从而将奥丹姆隔绝在凡人的视野之外。

托维尔高尚的牺牲精神保全了起源熔炉，使其免于落入雷神之手，更防止了后世魔古帝王步上雷神的后尘。雷神和赞达拉上层阶级的死，使两大帝国同时面临着大权空悬的局面。在托维尔用幻象法术遮住奥丹姆之前，有一小撮雷电之王的拥护者在当地找到了雷神的尸体并将他运回帝国，置于征服者陵墓中祭奉。但由于大部分赞达拉领袖都已不在人世，无人能让雷电之王死而复生。

后世出现过许多代魔古君王，然而从来没有一人能与雷神的力量相提并论。赞达拉氏族也同样花了好几代时间才从奥丹姆的损失中恢复过来。这场灾难使两大帝国都遭受了致命打击，再也无法重现昔日的荣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帝国都将一步步地走向没落与崩塌。

熊猫人的革命

黑暗之门开启前12000年

雷电之王的死使魔古的力量大为削弱，然而他们的文明却继续称霸着锦绣谷。帝国的奴隶们在雷神继任者的统治下饱受苦难，那些统治者的残暴程度似乎一代更胜一代。

最后一位魔古帝王——牢非在统治初期就赢得了“缚奴者”的称号。他过着堕落腐靡的生活，相信自己有着用之不竭的奴隶。为了让奴隶们对自己唯命是从，即便只是犯下小错的奴隶，也会遭到骨肉分离的惩罚。夫妻离散，孩子们则会被发配到蟠龙脊，在迎战螳螂妖军团的战斗中充当炮灰。

相同的厄运也降临到一位名叫康的熊猫人酿酒师的家庭中——他的儿子被派去抵挡螳螂妖，妻子为了阻止孩子被发配而丢了性命。在毁掉他的家园和生活后，魔古人扬长而去，康几乎万念俱灰。但他很快就生出一个疑问来：为什么？魔古人为什么要让他们如此痛苦？

康对他族人所遭受的奴役苦思冥想，最后得出一个根本性的结论。对奴隶极端残暴并不是魔古人力量的象征，相反，那恰恰表明了他们的软弱。他们对奴隶太过依赖，少了奴隶，那些统治者必将一事无成。

康一门心思想要揭露魔古人的弱点。除了被派去守卫蟠龙脊的奴隶以外，没人能被允许接触武器（违者会被除以死刑）。因此，康苦心钻研如何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为了避开魔古人时刻警惕的目光，他学着用优雅的舞蹈来掩盖出招。

当他终于把功夫练成之后，他让其他的奴隶同伴们来试着击打他。结果没人可以碰到他。他的“舞蹈”——行云流水般的步法，让他毫发无伤。奴隶们恳求康教授他们如何徒手作战，关于这套全新战法的传闻很快便在魔古帝国受压迫的族人中散播得人尽皆知。

成百上千名奴隶拜康为师，刻苦学习这套全新的战法，后来发展为人所共知的武僧之道。当奴隶们操练的消息传到魔古人耳中时，康明白学徒们还远不

具备与统治者抗衡的实力，于是将他们转移到昆莱山。这群熊猫人秘密地在寒风凛冽的山巅上建造了一座僧院，继续将自己训练成为正义的卫道者。

正是在昆莱山上，康有了意外的发现——白虎雪怒的牢笼。他时常前来与这位至尊天神倾谈，学习在每个人心中都蕴藏着强大力量的奥秘，然后把雪怒的智慧传授给他的追随者们。终于，这群熊猫人武僧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他们在魔古山宝库取得了首场大捷，那是用于安放纳拉克煞引擎的神圣殿堂。在那里，革命者们成功从魔古人手中抢到了纳拉克煞引擎，使魔古再也创造不出任何新的扭曲士兵。

这场胜仗不仅让熊猫人士气大振，同时还激发出其他种族的反叛欲望。猢狲、锦鱼人、土地精以及一种健壮的牛形生物（叫作野牛人）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立誓推翻魔古帝国。

革命的声势渐渐壮大。康想的没错——魔古人对奴隶太过依赖，随着越来越多的奴隶揭竿而起，帝国陷入了混乱。掌握着贸易往来命脉的土地精斩断了魔古人的补给线；强大的野牛人率领突袭队在西北部地区频频滋扰；狡猾的猢狲挖掘地道，潜入最强大的魔古据点；神秘的锦鱼人则通过跟这片土地上的水域交流而预言未来，告诉康的军队应该如何出击，何时撤退。

最后，牢非的大军撤退到了锦绣谷——魔古帝国皇权核心的所在地。康知道，只要魔古人愿意，他们能永远在这片魔法之地自给自足地生存下去。因此，为了赢得胜利，反叛军必须要暴露自己，主动出击。

康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他亲率大军出征，向锦绣谷深处长驱直入。他与牢非进行一场徒手决斗并将他打败，但这位熊猫人也同样身负重伤。

结果，这位曾经的奴隶与缚奴者同归于尽。

胜利的喜悦让一部分获得自由的奴隶产生了对其他魔古人复仇的念头，要让他们为自己在过去千年里的大肆屠杀血债血偿。然而康身边最有前途的学生安抚了奴隶们的杀欲。作为一位熊猫人历史的神秘守护者，这位名叫宋的学生将康的哲学理念与传说故事铭记在心，一遍又一遍地说给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听，帮他们回想起康想要实现的是真正的正义，并非复仇。他耗尽毕生精力，从没落帝国的一端跋涉到另一端，沿途传播康的智慧，劝说万物在内心深处达到情感的平衡。

煞

亚煞极死后，他枯朽的残骸散落在锦绣谷与周围地区的土地上。后来，这位上古之神的邪恶力量渐渐渗透到大地之中。

随着宋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其他人也开始追随他的足迹。越来越多的熊猫人开始游历四方，宋在旅途中对潜藏在地下的这股黑暗力量日渐关注。亚煞极残存的精髓在这片土地上徘徊不去，令负面情绪得以滋生放大，继而催生出名叫“煞”的恶灵。通过传播康的教诲，宋希望他能帮助熊猫人和其他种族抵御上古之神的影响，并净化煞能。

分享那些传说，安抚他们纷扰的内心。这些后来被称为“游学者”的人不止擅长说故事，同时还充当起冲突调停者，用寓言和比喻去化解紧张的事态，帮助各方回归理性，中止纷争。

于是在锦绣谷一带，和平与繁荣发展的时代开启了。熊猫人与在这里安家的其他种族渐渐兴旺壮大起来。一个新的帝国——建造在正义、智慧与仁爱的准则之上——拔地而起，守护着这片饱受战祸摧残的土地。

野牛人的迁徙

在魔古帝国统治的巅峰时期，位于卡利姆多中部的草原上，出现了一种名叫野牛人的智慧牛形种族。这群健壮的生物在半神塞纳留斯的指引下，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与其他荒野之神不同，塞纳留斯的外貌与人类更加接近。他的身形一半像鹿，庄严伟岸，身上披满了鲜花与藤蔓，时常出现在游牧的野牛人中间。他与这些生物分享自然的秘密，看着他们茁壮成长。

后来，野牛人对和巨魔分享狩猎场心生厌倦，于是决定外出寻找新的土地。虽然敬爱的半神塞纳留斯要求他们留下与巨魔友好相处，野牛人们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南方。他们一路狩猎，来到了魔古帝国的边缘地带。

魔古帝国当时在任的帝王是无情之齐昂，野牛人和他们无穷的力量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命令手下的血肉塑造者抓住这群游牧者，并把他们打造成更加强大和聪明的仆从，同时也弱化了他们野蛮的本能。野牛人世代在魔古人的压迫下受尽苦难，直到最后加入奴隶革命，打倒了他们暴虐的主人。

虽然野牛人获得了自由，却也称得上损失惨重。他们不再擅长讲故事，因为魔古律法严令禁止他们讨论这些传统。野牛人丰富的历史几乎湮灭无踪。只有一些野牛人还对那位曾经守护他们的仁慈半神有着些许模糊的记忆。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野牛人应该彻底告别过往，用武力打造全新的命运。分歧愈演愈烈，有时候甚至会引发血案。大多数野牛人无法接受这样的暴力，于是选择北上，回归狩猎的生活方式，与自然之灵和谐共存。

几个更加热爱游牧的部族一路穿越了整片大陆，走到寒风凛冽的风暴峭壁附近才停了下来。另一些部族选择在卡利姆多中部气候宜人的地区定居，与古老的守护者塞纳留斯重新建立起联结。重返狩猎场使野牛人再度找回了旧日的传统。那些跟随塞纳留斯学习的人，接触到了自然世界中的德鲁伊魔法，另一些人则掌握了萨满之力。

并非所有野牛人都离开了锦绣谷。那些留下来的很快便与熊猫人和其他获得自由的奴隶起了争执。魔古人的血肉塑造手段并没有将野牛人好战的天性彻

底压制下去，他们和其他种族在土地与资源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由于担心会与昔日的盟友全面开战，这群野牛人决定西行，到蟠龙脊的外侧定居。但这意味着他们将直面螳螂妖，每过一百年，虫群便会大举进攻，野牛人首当其冲。与螳螂妖的战争，把他们变成了一支强大的战斗部族，其凶蛮程度远在迁居北方的那些部族之上。

经过世代的变迁，从永恒之井和分布在卡利姆多各地的守护者机器中释放出的能量，将这些野牛人变得各具特色——生活在锦绣谷附近的仍保留着“野牛人”这个名字，但他们早已比定居在远方的亲族变得更加好战；居住在卡利姆多中部，靠近永恒之井的野牛人被称为“牛头人”；一路北上，迁居至意志熔炉周围的氏族则适应了当地的冰寒气候，被叫作“牦牛人”。

多年来，这些分散在各地的部族彼此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直到大分裂导致世界分崩破碎，联系才宣告中断。

赞达拉的入侵

黑暗之门开启前11900年

雷神死后，赞达拉与魔古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虽然巨魔们认为魔古的奥术魔法十分有用，可却厌恶他们无止无休的氏族内战与剑拔弩张的政治氛围。在确定不会有任何魔古氏族能独掌大权后，赞达拉便决定不再对任何魔古势力效忠。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雷神许下的承诺——靠近锦绣谷的一片广大土地将永远归巨魔所有。当魔古帝国终于轰然倒塌时，赞达拉认为应该趁此机会夺取本该属于他们的一切，但他们却迟迟没有行动。在赞达拉的都城祖达萨里，他们为是通过外交还是暴力手段来取得这片领地吵闹不休。

最后，高阶祭司祖拉萨的后裔蒙加兹说服了所有人。他知道熊猫人一定不会认可赞达拉与魔古人缔结的协定。这群奴隶既然能推翻主人的统治，倘若让他们有所准备，一定会对巨魔大军构成重大威胁。为了能顺利征服熊猫人，巨魔应该突然袭击，用强大的部队摧毁他们的意志。

于是，巨魔麾军南下，首先要夺取昆莱山北部那片肥沃的土地。赞达拉突袭了熊猫人在当地的主要据点——一处宁静的农耕村落。手握神秘力量，骑在高大战兽背上的巨魔们突然发难，将全部村民屠杀得一个不剩。接着，赞达拉攻入翡翠林，那里是一片苍翠茂密的丛林，也是新兴熊猫人帝国的中心。

巨魔入侵的消息传到其他熊猫人村落时，他们全都吓坏了。熊猫人没有常备军能够抵挡巨魔的攻势。在奴隶起义后的数十年间，几乎没人再去传承魔古人留下的军事传统，他们向往闲云野鹤般的和平生活，不必听从谁的号令。唯一一支军队就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武僧，在熊猫人统领的领导下驻防蟠龙脊，抵御周期性的螳螂妖入侵。

虽然武僧们全速从蟠龙脊赶来迎战巨魔，却无奈地发现己方在兵力上寡不敌众，战术上也低人一筹。他们从未见过巨魔的作战方式——骑着啸天龙或巨大的蝙蝠从战场上凌空而下。熊猫人在这来势汹汹的空袭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最终，熊猫人的救星是一位名叫蒋的年轻熊猫人。小时候，她发现了一条云端翔龙的幼龙，一场肆虐的暴风雨摧毁了她的巢穴，她与同伴失散并受了重伤。那时，熊猫人将会飞的云端翔龙视作不可驯服的暴力野兽，但蒋却对她悉心照料，并跟她成为好朋友。村民们常常会看见她们一同在空中翱翔。

当武僧们在翡翠林的峭壁上与敌人展开背水一战时，蒋和她名叫“罗”的翔龙伙伴破云而至。罗驾驭愤怒之火冲破了赞达拉的阵线，迫使他们收兵撤退。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帝国各处，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蒋的做法，开始训练强大的云端翔龙。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一支与蒋并肩翱翔的战队。这群勇敢的熊猫人被人们称作云端翔龙骑士团。



熊猫人翔龙骑士大战赞达拉巨魔

云端翔龙骑士团的出现扭转了战局。巨魔们意识到只凭常规战法无法取胜，于是蒙加兹孤注一掷地使出了杀手锏——复活雷电之王——雷神。

由于不信任他的魔古属下，雷神曾将如何使他死而复生的方法告诉赞达拉巨魔，以防自己哪天战死。巨魔们知道雷电之王有能力帮助他们灭除这群难缠的翔龙骑士，并摧毁所有敌军。在雷神尸体的长眠之地——征服者陵墓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蒋在绝望之下发起最后一击，杀死了蒙加兹，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余的赞达拉巨魔很快便被打得溃不成军，羞耻地逃回了赞达拉。蒋的英勇牺牲，使巨魔复活雷电之王的邪恶计划宣告破灭。

帝国的子民们在为来之不易的胜利感到欢欣雀跃的同时，也在沉痛悼念着那些牺牲者，尤其是蒋。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里，人们都能看到罗在翡翠林上空盘旋的身影，仿佛是在寻找她的骑士老友。其他的翔龙骑士将蒋的教诲编纂成书来寄托对她的哀思。她对这种庄严生物进行训练并与其交好的传统，将在云端翔龙骑士团中流传千古。

永恒之井与暗夜精灵的崛起

黑暗之门开启前15000-10000年

在与亚基虫族开战前，巨魔部族占据着卡利姆多的大片土地。许多部族——如古拉巴什与阿曼尼——彼此之间时常会爆发冲突，争夺狩猎场与领土。然而有一个部族却对这些争权夺利的战斗漠不关心。这群黑暗巨魔居住在海加尔山下方的幽深洞穴之中。他们憎恨白昼，只有到了夜间才会到地面上行动。昼伏夜出的习惯渐渐使他们的外貌发生了改变，肤色由蓝转灰。

黑暗巨魔对离世独居的生活自得其乐，几乎从不关注其他部族的活动。与古拉巴什和阿曼尼巨魔不同，他们渴望与自然世界的和平联结。黑暗巨魔秘士经常设法与大地交流并与之和谐共处。这些巨魔当中的许多成员渐渐移居到了卡利姆多的中央地带，探索位于这片大陆中心那迷宫般的树林，并结识了精灵龙、奇美拉和树妖等神秘生物。后来，黑暗巨魔还发现了一个涌动着能量的巨大湖泊，这个湖泊就是永恒之井。

沉迷于这一重大发现的黑暗巨魔在永恒之井的湖岸边定居下来。从湖泊中散发的能量让这些巨魔们沐浴其中，甚至改变了他们的身体，使其配得上他们高贵的灵魂。这群巨魔们变成了一群极具智慧、几乎永生的生物，渐渐抛弃了古老的习俗与传统。部族中的秘士开始崇拜月亮女神艾露恩，认为她与永恒之井紧密相连，并声称女神白天在井底深处沉睡。

他们通过与艾露恩的交流和对散落在永恒之井周边地区奇怪圣物的调查，还得知了“卡利姆多”这个名字以及其他有关泰坦造物的名词。

由于受到这些新兴语言的影响，他们自称为卡多雷——“众星之子”——意为暗夜精灵。

当地的树木、花朵与林地生物默默注视着暗夜精灵社会的蓬勃发展，并悄悄将这个消息汇报给海加尔的荒野之神们。其中，半神塞纳留斯对这群前来永恒之井岸边定居的异乡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暗夜精灵将他称作是白鹿王玛洛恩与艾露恩的儿子。塞纳留斯对暗夜精灵很是喜爱，相信他们有能力成为大自

然的守护者。他与这个锋芒初显的种族成了朋友，并向他们传授自然界的知识。塞纳留斯希望暗夜精灵能够努力地与自然和谐相处。

艾露恩姐妹会

一座名叫苏拉玛的城市成了暗夜精灵崇神活动的中心和艾露恩姐妹会的聚集地。该组织由女性暗夜精灵组成，对月亮女神十分虔诚。姐妹会的女祭司们几乎对早期暗夜精灵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她们既充当族中的精神领袖，又肩负着保卫领土抵御外敌的重任。

在漫长的岁月中，暗夜精灵没有让他失望。他们在永恒之井周围建立起奇妙的社会，并将都城称作艾露迪斯，意为“艾露恩之眼”，将它建造在永恒之井这个力量源泉的岸边。暗夜精灵同时还在加强与附近林地以及居于其中其他物种的联结。塞纳留斯在必要时指引暗夜精灵，他们的仁慈与智慧令他满心欢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暗夜精灵向往过上另一种生活，终日沉迷于揭开永恒之井的不解之谜。他们穷心竭力地钻研着永恒之井的奥术能量，变成了学识渊博的法师。他们驾驭着这处奥术湖泊的力量，在它四周修建起令人惊叹的神庙与道路。随着这些暗夜精灵对流淌在指尖的神力日渐痴迷，魔法变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增进智慧变成了促进其文化发展的驱动力。

在这个蓬勃势头更胜往昔的时代中，暗夜精灵族群中最为德高望重的统治者诞生了，她就是艾萨拉女王。跟随着她恣意驰骋的野心，她将带领族人创造前所未有的辉煌……并种下致其毁灭的种子。

艾萨拉女王

凭借动人的美貌与远超年龄的智慧，艾萨拉女王几乎将族人梦寐以求的所有优点集于一身。她对法术孜孜以求，在永恒之井的岸边建造起一座令人叹为观止、辉煌璀璨的宫殿。在那里，最具权势的贵族们——即奎尔多雷，意为“上层精灵”——对她俯首帖耳、言听计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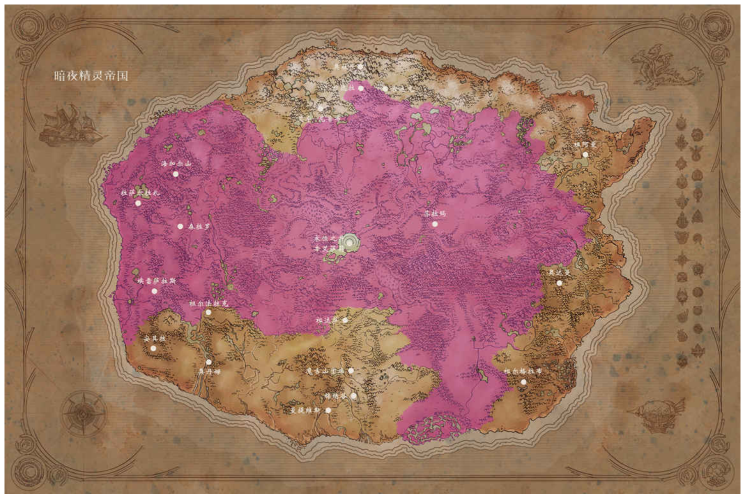
上层精灵都是颇具天赋和野心的法师。有些上层精灵，例如瓦丝琪女士，是对女王忠心不二的虔诚侍女；萨维斯领主，是备受女王信任的顾问大臣，为艾萨拉在治国方面出谋划策。但不论职责分工有何不同，这些在女王身边效力的上层精灵，都在暗夜精灵的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这也引发了其余“低等精灵”的不满。



暗夜精灵都城——辛艾萨莉

但是艾萨拉女王本人却从未遭受过任何非议。虽然这位女王也出生自一个尊贵的贵族家庭，但各个阶层的暗夜精灵都对她崇敬有加。为了表达对她的敬仰之情，精灵们甚至将都城改名为辛艾萨莉，意为“艾萨拉的荣耀”。

在艾萨拉的统治下，暗夜精灵文明渐渐发展成为庞大的帝国。在这个梦幻般的国度里，一座座辽阔的城市中遍布金碧辉煌的巍峨高塔，以及许多即便在现代也难得一见的奇观胜景。纵横交错的长廊堤道在艾露恩银色光辉的照耀下，一路延伸进卡利姆多的偏远角落。



暗夜精灵帝国全盛时期的艾泽拉斯版图

奉艾萨拉女王之命，一支支远征军踏上了探索艾泽拉斯之旅，并借此进一步扩张帝国的版图。他们常常会带着各种奇异的动植物样本返回辛艾萨莉，并给她讲述神秘巨龙军团的传说。远征军沿途建立了数十处哨站与仓库，例如在北方冰寒的月歌森林中的杉达拉，中部荒野中的森拉罗（即后来的贫瘠之地）以及菲拉斯南部丛林中的埃雷萨拉斯。女王本人则在监造一座向艾露恩致敬的全新神殿。神殿坐落于卡利姆多的西部边缘地带，面积广阔，雕梁画栋，湖光水影，桥面上覆满璀璨的宝石。建造完工后，她将这座辉煌的殿堂命名为拉萨尔拉扎，意为“天穹宝座”。

除了雄霸一时的黑暗帝国外，从没有哪个帝国的辽阔与辉煌程度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艾萨拉女王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就连雷神都想象不到。

然而艾萨拉和她的军队却对一处地方敬而远之，那里就是海加尔山。游荡在这片森林中的灵魂与半神令女王感到不安。她心里很清楚，即便强大如她，也远不具备征服海加尔山的实力。那片山岭间弥漫着古老的魔法，野性难驯，无可改变，完全不同于焕发出全新生机的卡利姆多。艾萨拉公开下令，要求族人尊重暗夜精灵亲近森林的古老传统，禁止踏足海加尔山。事实上，她在内心深处看不起那片山脉与它所代表的自然和谐。

艾萨拉对海加尔山的态度没能瞒过塞纳留斯的眼睛。暗夜精灵帝国的扩张令他渐感忧虑，上层精灵法师所表现出的傲慢和鲁莽也使他愈发愤怒。暗夜精灵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仍然秉承着崇敬自然的一贯传统，与这片土地和谐共

处，这温暖着塞纳留斯的心。可他知道，这些人对艾萨拉和她那些自大的追随者不足以产生任何影响。

随着时间的流逝，暗夜精灵们开始疏于外交，并对艾泽拉斯的其他文化全然不放在眼里。

艾萨拉关于种族纯洁性的教条式信仰渗透进了暗夜精灵们的灵魂，使社会中充满了仇外的氛围。

公然表现出敌意的巨魔引起了精灵们的注意力，双方爆发过几场小规模的战斗。巨魔每次都被暗夜精灵那极具毁灭性的魔法打得惨败而归。然而艾萨拉却对征服他们不感兴趣。在她眼里，巨魔不过是一群上蹿下跳的讨厌鬼，他们的好战源于原始与蒙昧。最后，女王与凌驾于其他巨魔之上的赞达拉部族达成和解。为了终止巨魔对暗夜精灵领土的进犯，艾萨拉女王大开恩赦，答应将位于永恒之井南部的神圣赞达拉群山留给赞达拉氏族。

巨魔们看出自己在敌人的奥术力量面前毫无胜算，只得勉强同意。这次耻辱的议和在巨魔心中激发出对暗夜精灵深深的恨意，并在世世代代巨魔心中延续下去。

在扫除巨魔的威胁后，艾萨拉继续将帝国疆域向外扩张。与此同时，她在宫殿中度过了大把时光，痴迷于钻研永恒之井与其中的奥术秘密。她认为到目前为止，暗夜精灵对其力量的了解无异于管中窥豹。她要求上层精灵继续对永恒之井深加探索，进一步了解里面蕴含的知识，在文化与科技方面缔造出新的辉煌。

精灵们不计代价的实验使得魔法洪流进入了扭曲虚空。虚空中的恶魔生物像飞蛾扑火一般被诱人的力量源头引来。

引起萨格拉斯与燃烧军团的注意只是时间问题。

最终，萨格拉斯发现了艾泽拉斯的位置和传说中的世界之魂。狂意大作的他毫不迟延地集结起整支恶魔军团，将他邪恶的目光投向这个遥远的星球。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设法抵达艾泽拉斯。

上古之战

黑暗之门开启前10000年

正当上层精灵们继续探索永恒之井时，一位名叫玛法里奥•怒风的年轻暗夜精灵则在增强与自然的联结。师从睿智的塞纳留斯，他成了艾泽拉斯世界上的第一位凡人德鲁伊。玛法里奥学识过人，经常一连多日在海加尔山的森林里徘徊游荡。

玛法里奥的进步令塞纳留斯深感满意。这位暗夜精灵首次对翡翠梦境的造访使塞纳留斯在他身上发现了与众不同的闪光点。他希望玛法里奥能够在暗夜精灵族人间普及德鲁伊之道，帮助他们找回和谐的天性。

然而这一改变却没能对艾萨拉及其追随者造成影响。上层精灵瞒过广大暗夜精灵族人的耳目，开始与萨格拉斯交流起来。这位堕落的泰坦希望能利用这些法师和他们强大的魔法力量加快燃烧军团进军艾泽拉斯的步伐。若是找不到合适的传送门，他哪怕花上成百上千年时间也无法抵达这个世界。

与对付阿古斯艾瑞达人的策略如出一辙——萨格拉斯与上层精灵们取得联系，利用他们的傲慢。萨维斯领主是上层精灵中第一个听到萨格拉斯召唤的人。

对力量的渴求让萨维斯立即把萨格拉斯引荐给艾萨拉女王。堕落泰坦向暗夜精灵女王承诺，让她的仆从们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帮助她们将卡利姆多变成人间天堂。萨格拉斯要求艾萨拉和她的追随者们召唤他的使者到艾泽拉斯，便于他们向上层精灵赋予这般神力。

痴迷于萨格拉斯力量的艾萨拉女王和听命于她的上层精灵们利用永恒之井的能量，将燃烧军团的爪牙带到了艾泽拉斯。一波又一波的恶魔战士鱼贯涌入女王的宫殿，将上层精灵以外的暗夜精灵屠杀得一个不剩。

在毁灭者玛诺洛斯、驯犬者哈卡和污染者阿克蒙德等将领的指挥下，燃烧军团用死亡与毁灭的巨潮冲毁了暗夜精灵的帝国。熊熊燃烧的地狱火划破天

际，粉碎了一座座暗夜精灵的城池，数以万计嗜血的末日守卫和凶残的地狱犬把卡利姆多原本宁静的林地烧成了冒着绿色火焰的荒野。

战争，一场所有凡人帝国未曾见过的战争，降临艾泽拉斯。

在一位名叫库塔洛斯·拉文凯斯的贵族领主的带领下，暗夜精灵组织起一支抵抗军，迎击凶猛的燃烧军团。在这群英勇的防御者中就有玛法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伊利丹，以及二人深爱着的美丽女祭司——泰兰德·语风。这三位英雄彻底改变了卡利姆多的命运。

尽管拉文凯斯的军队起初屡战屡败，但这群暗夜精灵也并非全无收获。玛法里奥在战斗初期就给燃烧军团和他的上层精灵盟友造成了沉重打击。从翡翠梦境深处，他向艾萨拉最为信任的仆从萨维斯释放德鲁伊魔法，将他一举击倒。这一壮举不仅仅消灭了上层精灵最强大的法师，同时还向玛法里奥的同伴们证实了德鲁伊魔法有着难以置信的巨大潜力。

伊利丹也是抵抗军的中坚力量。在一次交战中，他凭借勇气与对奥术魔法的驾驭，救了拉文凯斯一命。为了表彰他舍身赴义的精神，指挥官将伊利丹提拔为他的私人法师。他此后担当起统领暗夜精灵抵抗军一众法师的重任。

女祭司泰兰德也在艾露恩姐妹会中崭露头角。对仁慈的艾露恩怀有无限忠诚，她从大肆杀掠的燃烧军团手中拯救了无数无辜者的性命。后来，泰兰德成为艾露恩的高阶祭司，神圣姐妹会中备受敬仰的首领。

虽然抵抗军无畏奋战，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恶魔通过上层精灵的传送门涌入艾泽拉斯。燃烧军团还利用艾泽拉斯当地的生物繁育出一种全新的恶魔，变得愈发战无不克。

第一个沦为牺牲品的就是萨维斯。萨格拉斯扭曲了他的身体，令他变成了头上长角、脚下有蹄的恶魔——萨特，永世为燃烧军团效劳。遵从萨格拉斯的命令，他不遗余力地对从前的上层精灵同伴施加诅咒，把他们也扭曲成萨特。

随着燃烧军团势力的不断壮大和战局的进一步发展，玛法里奥意识到暗夜精灵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取得胜利。他劝说泰兰德和伊利丹，陪他到海加尔山附近那宁静的月光林地走一趟，向塞纳留斯求援。这位伟大的半神同意将强大的荒野之神集结起来，共同抵御燃烧军团的入侵。但那些荒野之神生性狂放难驭，不喜协同作战，劝说他们需要时间……而时间恰恰是暗夜精灵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死亡之翼与巨龙之魂

在塞纳留斯忙于集结荒野之神的同时，玛法里奥召唤勇猛的守护巨龙前来守卫艾泽拉斯。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带领巨龙们齐聚在古老的议事之地——龙眠神殿，商讨如何抵挡燃烧军团的入侵。

在一次集会上，大地守护者奈萨里奥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劝服巨龙们牺牲一部分力量，将其灌注进巨龙之魂——一件由他亲自设计的神器。他声称这件集合了龙族力量的武器，可以将燃烧军团赶离艾泽拉斯世界。

其他巨龙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是，奈萨里奥已经被上古之神的低语腐化了心神。多年以来，这些邪恶生物一直在腐蚀着牢笼四周的大地。奈萨里奥亲近大地的天性使他尤其易受这种邪力的影响。黑暗一步步侵蚀着这位伟大的守护巨龙，正是在痛苦与疯狂的驱使下，他才创造出了巨龙之魂，这件神器后来被赋予了一个更为恰当的名字——恶魔之魂。

在燃烧军团与暗夜精灵激战正酣之际，五色巨龙军团从天而降，向燃烧军团发起最终一击。与战友们并肩战斗的奈萨里奥释放出蕴藏在巨龙之魂中的全部力量，重创燃烧军团。在防御者心中刚开始升起希望时，奈萨里奥突然把巨龙之魂对准了他自己的盟友——暗夜精灵与巨龙同伴们。

奈萨里奥的凶残攻势几乎使得蓝龙军团全军覆没。虽然其他军团竭力想要出手阻止，最后还是被迫撤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背叛，暗夜精灵也被吓得惶惶不知所措，大败而归。

巨龙之魂的能量太过强大，同时撕裂了奈萨里奥的身体。一股如火山般喷薄欲发的原始之力吞噬了他的灵魂，奈萨里奥周身的鳞片上也出现了许多炽烧的裂纹，不断有白热的烈焰与岩浆向外喷出。奈萨里奥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从战场上撤退，消失得无影无踪。

奈萨里奥的攻势历时虽短，但却对这个世界造成了永久性的改变。他凭一己之力粉碎了伟大巨龙军团的合力，令其难以再现往日的威风。蓝龙军团的首领玛里苟斯比其他巨龙遭受的损失更大，追随者的全军覆亡使他因悲伤而陷入疯狂，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受尽折磨。

从这时起，奈萨里奥被称作死亡之翼。他的背信弃义让他所率领的黑龙军团受到诅咒，只得在恐惧中避世隐居，甚至因死亡之翼不可饶恕的背叛行为被其他巨龙军团猎杀到几近灭绝。

伊利丹的背叛

死亡之翼的变节令暗夜精灵们的士气受到了沉重打击。更加糟糕的是，伊利丹也从军中神秘失踪了。许多暗夜精灵都担心他是否已遭不测，可没人料想到，这个天资过人的法师竟然会背叛抵抗军。

伊利丹决定要斩断自己与玛法里奥之间的联系。因为从小就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虽然伊利丹也师从塞纳留斯，却缺乏驾驭德鲁伊之道的耐心，反而更偏爱钻研奥术魔法。在战争期间，伊利丹在狂热决心的驱使下，发誓要凌驾于兄长之上，成为族人心中的英雄。

然而玛法里奥的功绩一次次地让伊利丹的努力显得黯然无光，除此之外，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赢得泰兰德·语风的芳心，情场受挫同样令他愁肠百结。当伊利丹终于鼓足勇气向泰兰德表白时，却遭到了女祭司的拒绝。伊利丹料定泰兰德是要将玛法里奥选作她的伴侣。

在示爱遭拒后，黑暗的念头在伊利丹心头挥之不去。但这位法师怎么也没有想到，其实是萨维斯——那个萨特在不动声色地扭曲着他的思想，将他绝望的火焰越煽越旺。

伊利丹日渐加剧的憎意最终让他决定脱离暗夜精灵抵抗军，投奔燃烧军团，希望能获得令任何暗夜精灵都无可想象的力量。一旦成功，他就能超越玛法里奥，向全世界证明他才是最伟大的那个。

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伊利丹终于得到了萨格拉斯本人的接见。他想要偷取强大巨龙之魂的计划打动了这位堕落泰坦，他甚至欣然赐予了伊利丹世人难及的力量。他在这位暗夜精灵的身体上烙下了邪能文身并烧瞎了他的眼睛，让他的眼洞里燃起异世之火。虽然疼痛难忍，但这异世之火让伊利丹获得了能够看清无数魔法形态的能力。

脱胎换骨的伊利丹立即动身去偷取巨龙之魂。在执行这项危险的任务时，这位任性不羁的暗夜精灵无意中遇到了死亡之翼，亲眼见证了这位守护巨龙那被破坏扭曲的形体。为了保住他那支离破碎的身体，死亡之翼穿上了一身合金铠甲。

萨维斯的战败

玛法里奥最终在战斗后期击败了萨维斯。一位年轻勇敢的暗夜精灵——珊蒂斯·羽月帮助玛法里奥困住了这位萨特领主，并将他的身体与灵魂扭曲成为一棵长满瘤节的橡树。但萨维斯对艾泽拉斯的影响却从未消除。直到今天，在世界各处都还能见到萨特们的身影，用邪恶的魔法污染着大自然。

最终，伊利丹夺取了巨龙之魂，并将这件神器交给了苦苦等待的上层精灵。他们立即用这武器实施起了下一阶段的计划——巨龙之魂对永恒之井中心那道巨大传送门的开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萨格拉斯本人可以通过那道传送门进入艾泽拉斯世界。

伊利丹后来还将他的行动标榜得极为高尚，说自己加入燃烧军团，是为了能够深入了解恶魔，有助于彻底消灭他们。但是，对个人伟业的盲目追求成为笼罩在他心头的鬼魅妖影，使他终将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

苏拉玛与创世之柱

在卡利姆多中部地带激战正酣时，一群艾萨拉手下的仆从却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越发忧心。这一小群上层精灵法师代表着女王的意志，他们在大本营苏拉玛进行着各种秘密行动，以确保艾萨拉的统治，并巩固他们的帝国。

这群上层精灵身兼数职，尤其擅长寻找并夺取具有强大力量的神器。这些圣物大多数都被存放在苏拉玛的一间宽敞的储藏室——古物殿堂里。在上层精灵们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失落已久的创世之柱，那是一套古老的守护者用来塑造并缔造艾泽拉斯秩序的圣物。

虽然身居苏拉玛的精英上层精灵们曾发誓对艾萨拉忠心不渝，但随着战争的发展，他们对女王的看法开始有所转变。他们的首领——大魔导师艾利桑德担心燃烧军团并不会把上层精灵的利益放在首位。那群凶残的恶魔几乎毁灭了暗夜精灵的宏伟帝国，还用邪能法术污染了周围的广阔土地。

当艾利桑德发现恶魔计划将苏拉玛变成一处全新的战斗集结地时，她的疑虑进一步加深。燃烧军团的使者们开始在城市最显眼的建筑物——月神殿里制造通往扭曲虚空的传送门。一旦传送门开启，燃烧军团的援军便会被源源不断地送至艾泽拉斯，在第二波攻势中彻底击溃暗夜精灵的抵抗军。

艾利桑德认为，这样一道传送门，很可能会毁掉苏拉玛，以及其中的所有住民。因此，这位伟大的大魔导师和她的追随者们决心破坏燃烧军团的计划。她们切断了与其他上层精灵的联系，誓要封闭那道全新的恶魔传送门。为此，艾利桑德和同伴们拿出了他们在过去多年间收集到的那些强大神器。在这些神器中，她们知道创世之柱是最具破坏军团传送门力量的圣物。

神器在手，艾利桑德和她手下的上层精灵们向苏拉玛的恶魔发起攻击。就在燃烧军团的传送门开始工作时，法师们通过创世之柱释放出魔法之力，一道强大的法术关闭了那道轰鸣的传送门，并用坚不可摧的封印将它牢牢封锁。

尽管成功破坏了恶魔创造新传送门的计划，这群桀骜不驯的上层精灵却无意加入暗夜精灵反抗军，继续与燃烧军团作战。为防止灾祸降临，艾利桑德和追随者们齐力加强苏拉玛的防御力。她们利用其中一块创世之柱——阿曼苏尔

之眼，创造出了一处巨大的奥术法力之泉，名为暗夜井。这处力量之源将使这些法师的力量得到滋长，并保护他们抵御日后的威胁。在此后的千万年间，暗夜井同时也在改变着艾利桑德和她的同伴们，把他们变成一个全新的种族——夜之子。

辛艾萨莉的沉没与大分裂

虽然连遭重创，暗夜精灵抵抗军心中的希望却从未寂灭。一位勇敢的新首领——加洛德·影歌执掌了统军大权。与前任不同，他并非出生于贵族家庭。加洛德既是骁勇善战的斗士，又是智谋超群的战略家，令反抗军焕发出新的力量。他摒弃了暗夜精灵生来固有的仇外情绪，邀请艾泽拉斯的许多其他种族——如土灵、牛头人和强大的熊怪——加入到暗夜精灵的大军中来。

反叛军同时还在他们的上层精灵敌人中寻求盟友。一群法师在达斯雷玛·逐日者的领导下渐渐意识到他们效忠恶魔的行为会给艾泽拉斯招致毁灭。这些上层精灵抛弃了艾萨拉，愤而加入了反抗军。

就连荒野之神最后都在塞纳留斯的号令下从森林中现身，准备为反抗军奋战到底。当这些庞然大物从海加尔山奔袭而下时，就连森林都随之战栗起来。每位荒野之神都具有恶魔们前所未见的力量与威势。比如白狼戈德林，体形甚至超过了最大的恶魔。



塞纳留斯与玛诺洛斯在上古之战中的激战

各类其他生物也紧紧追随荒野之神的步伐，包括林地中的树妖和多头奇美拉。甚至就连那些神秘莫测的树人——极具智慧与力量的强大树形生物，也纷纷投身到对抗恶魔的战斗中来。

在影歌的指挥下，这支联军对辛艾萨莉发起了绝地反击。反抗军冲破了那座早已陷落的都城，与燃烧军团看似无穷无尽的大军展开了激烈交锋。损失是惨重的——虽然恶魔死伤千万，但反抗军也折损了大批艾泽拉斯的强力守卫者，甚至有些荒野之神也遭到了燃烧军团那些杀红眼战士的碾压。这些原始生物一个接一个地命丧恶魔的毒刃与邪力之下。每当死去一位荒野之神，海加尔山上的森林就会为之颤抖，漫山遍野刮起呜咽的狂风。

随着战斗的继续，玛法里奥与泰兰德率领一小支精英战队来到永恒之井的岸边。他们希望能把巨龙之魂夺回来，并阻止燃烧军团使用它的力量。不久，伊利丹就加入了玛法里奥及其盟友的队伍，声称他之所以会为燃烧军团和上层精灵效忠，只不过是为了混入敌阵，探明他们的策略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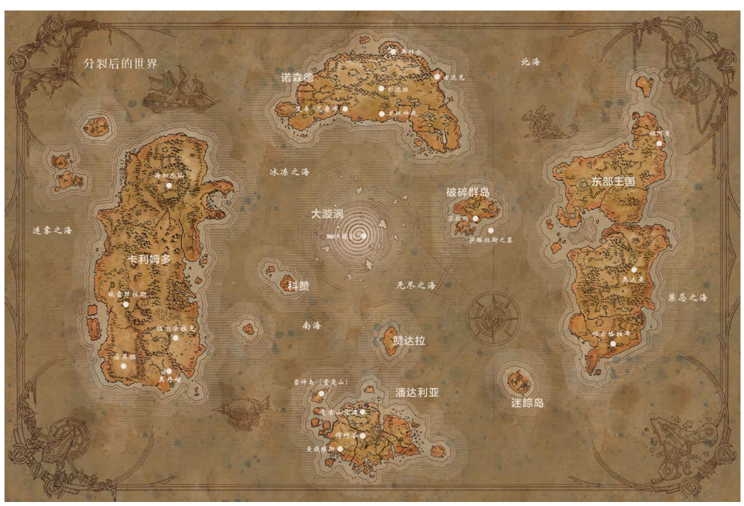
虽然玛法里奥对他弟弟的说辞仍然大为怀疑，此时却有更大的威胁迫在眉睫。他发现永恒之井已经变成一个巨型传送门——成为引导萨格拉斯本人进入艾泽拉斯的通道。

接着，玛法里奥意识到不论多大规模的军队，都不会是可怕的萨格拉斯的对手。若想取得胜利，为今之计只有摧毁永恒之井。虽然这样做无异于铤而走险，但永恒之井却是联结燃烧军团与物质世界的纽带。玛法里奥知道，摧毁这个力量之泉会将暗夜精灵的文明毁于一旦，可那却是拯救这个世界的唯一办法。

在夺回巨龙之魂后，玛法里奥和他的同伴们悄悄进入了艾萨拉的王宫。他们发现许多上层精灵正在用魔法强化位于永恒之井内部的传送门。为了破坏他们的法术，玛法里奥孤注一掷地汲取出巨龙之魂的强大能量，并朝敌人释放出去。这位伟大的德鲁伊掀起了一场摧天撼地的雷暴雨，吞噬了这座堕落宫殿上方的天空。辛艾萨莉连同城中的恶魔与上层精灵都被狂风与闪电彻底摧毁。

正如玛法里奥事先设想的那样，他成功粉碎了上层精灵的计划，破坏了那道庞大的传送门。当萨格拉斯正准备从传送门里出现时，上层精灵的法术失去了效力，一股不稳定的奥术能量漩涡在永恒之井里燃烧起来。在那一瞬间，萨格拉斯被扯回了扭曲虚空，燃烧军团的大多数成员也被永恒之井释放的能量吸了回去。在恶魔们愤怒的咆哮响彻虚空的同时，大地也在剧烈地震颤着，将艾泽拉斯的地表撕得四分五裂。

玛法里奥与暗夜精灵反抗军打了胜仗，但却没时间享受胜利的喜悦。这个世界正在他们脚下分崩离析。



大分裂后的艾泽拉斯版图

暗夜精灵们忙不迭地想要远离覆灭在即的永恒之井。在强大的力量之泉彻底崩塌的那一刻，发生了遮天蔽日的灾难性大爆炸。咆哮的汪洋大海漫进了爆炸留下的巨坑，辛艾萨莉的废墟亦随之沉入海底。

当末日般的地震终于平息后，幸存的暗夜精灵们发现他们的世界已经裂成了碎片。永恒之井的毁灭粉碎了卡利姆多近百分之八十的大陆，只留下支离破碎的小块陆地与群岛。一处巨大的能量漩涡——名为大漩涡——将永恒之井吞了进去。即便是在这场劫难结束之后，这个不断旋转的漩涡也仍旧提醒着人们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对暗夜精灵和居住在艾泽拉斯世界上的其他生物而言，世界彻底变了模样。

艾萨拉与上层精灵的命运

艾萨拉女王和许多忠于她的上层精灵在大分裂中活了下来，但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发生爆炸的永恒之井将她们吸进了大漩涡的无底深渊。她们中有些人受到了诅咒，被扭曲成为一种邪恶的蛇类种族，名为纳迦。在这群遭受扭曲的畸变生物中，最强大的就是女王从前的侍女——瓦丝琪女士。她和艾萨拉在远离尘世的冰冷而黑暗的海底，静默无声地建造着纳迦的都城——纳沙塔尔。

少昊的罪责

黑暗之门开启前10000年

大分裂使得艾泽拉斯万物尽毁，但卡利姆多的南部一隅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那里就是潘达利亚。多个世纪以来，历任爱好和平的帝王统治着这片神秘的土地。在燃烧军团入侵发生之前，一位新的熊猫人统治者刚刚登上权力的宝座，对未来满怀信心与希望。

这位帝王名叫少昊。他此时并不知道，自己将带领潘达利亚，书写出全新的历史篇章。

像每位新登基的帝王一样，少昊请一位神秘的锦鱼人水语者为熊猫人预知未来。他得到的答案令人不寒而栗——锦鱼人水语者预见到了凶残恶魔大军的疯狂入侵，他们的王国被可怕的绿色火焰席卷，土地上遍布哀痛与苦难。

忧心忡忡的少昊决定去面见传奇的至尊天神和他的好朋友美猴王，希望能够破解其中的真相。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位帝王驱除了困扰他内心的黑暗情绪——怀疑、绝望、恐惧、愤怒、仇恨与暴力。当他完成自我净化的同时，这些负面情绪也获得了自己的物质形态，变成了名为煞的强大灵魂实体。

少昊凭借自身的智慧逐一打败了这些煞，并将其封锁在潘达利亚的地下深处，然而他们的邪恶力量却仍在地下蠢蠢欲动。为了看守这些被囚禁的煞，少昊创设了影踪派——由训练有素的熊猫人士兵组成的精英组织。

在信心与使命感的驱使下，少昊决意要让潘达利亚在即将到来的大分裂中免于覆灭，计划将他的土地与卡利姆多分开。他准备在潘达利亚的正中心——神圣的锦绣谷里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

在山谷之中，少昊凝神聚力想把他的帝国脱离卡利姆多大陆。但即便拼尽全力也无法如愿。他心中再度生出怀疑与恐惧。在潘达利亚的另一端，被囚禁的煞在这位帝王心中感受到了卷土重来的契机。

在燃烧军团的邪能法术燃亮天际的那一刻，少昊绝望地向最睿智的至尊天神——玉珑求援。她现身风云乍变的天空，告诉少昊，潘达利亚不仅仅是他一人的帝国。潘达利亚上的一切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傲之煞

有一种负面情绪从未自少昊心中彻底净除，那就是骄傲。在他舍身保护了自己的人民与土地之后的千万年里，他始终在潘达利亚无声地潜伏着。

少昊在这个时候理解了玉珑的建议——要想拯救这片土地，就必须与之合为一体。尽管他梦想能够过上长寿而尊荣的生活，但他知道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完成。

心境澄明、志在必得的少昊将他的灵魂与这片土地合二为一，迫使它与卡利姆多的其余地区分离开来。他用自己的元神将潘达利亚用浓雾遮蔽起来，使其无法被外部世界发现，得以在可怕的分裂中免于覆灭。

在接下去的一万年里，潘达利亚成为不为人知的隐秘之地，渐渐变成一个传奇。

第四章
新的世界

海加尔山与世界之树

黑暗之门开启前10000年

大分裂使这个世界变得支离破碎。永恒之井消失了，暗夜精灵曾经梦寐以求的奥术力量之源也不复存在。幸存的暗夜精灵急于寻求栖身之所，纷纷逃往位于西北方向的海加尔山，那里是艾泽拉斯仅存的几片未遭毁灭的土地之一。

在去往海加尔山的途中，玛法里奥·怒风与其他的暗夜精灵们认为奥术魔法太过危险，他们一致同意禁止使用这种法术，以防再次出现像上古之战那样的灾难。但当他们登上海加尔山的巅峰时，却被出现在眼前的另一个较小的永恒之井吓得不知所措。更令这群暗夜精灵感到害怕的是在这处力量之泉旁边站着的那个人——伊利丹。

在大分裂发生前，伊利丹将一些永恒之井的魔法泉水装进几个瓶子里。抵达海加尔山后，他将其中几瓶倒进了海加尔山顶的湖中，将那原本宁静和美丽的湖泊变成了另一个奥术之泉。

部分暗夜精灵和伊利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他的哥哥玛法里奥被迫出面制止。然而伊利丹却坚称建造新的永恒之井势在必行。有了它，暗夜精灵们才能拥有与燃烧军团相抗衡的奥术力量，军团的回归在他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尽管一些幸存的上层精灵认同伊利丹的观点，大多数暗夜精灵却坚决反对。他们斥责他鲁莽而自私的行为，认为新的永恒之井还是会沦为另一个燃烧军团的传送门。但伊利丹仍旧固执己见。

无奈之下，暗夜精灵决定和伊利丹做个彻底的了结。他们囚禁了伊利丹，由玛法里奥亲自动手。在塞纳留斯的帮助下，他将伊利丹锁进了石牢之中，并指派女祭司玛维·影歌看守这位任性妄为的法师。此后，玛维·影歌获得了守望者的称号，将一群行事隐秘的暗夜精灵精英守卫集结在自己麾下。

在得知第二个永恒之井的存在后，三大巨龙军团来到海加尔。与暗夜精灵一样，他们明白只要这个力量源泉存在，燃烧军团就一定会设法再次入侵艾泽拉斯。于是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用一颗魔法种子在永恒之井上种出一棵参

天大树。树枝很快就盖住了湖面，直入天穹，树根深深扎进土壤，将生命能量散播到这个满目疮痍世界。从那时起，这棵大树就作为新永恒之井的封印而存在着，阻止燃烧军团或其他势力滥用井中的力量。

玛法里奥与暗夜精灵们仰望着这棵高耸入云的世界之树，将它命名为诺达希尔，意为“苍穹之冠”。他们立誓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巨树，保护永恒之井不受侵犯。



守护巨龙为世界之树诺达希尔赐福

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守护巨龙们一致同意为暗夜精灵赐福，让他们能够成功地履行守护之责。阿莱克丝塔萨为诺达希尔灌注了全新的力量与活力，暗夜精灵同样会从中获益。

梦境守护者伊瑟拉也为巨树赐福，使它和所有暗夜精灵德鲁伊都与翡翠梦境紧密相连。在此之前，玛法里奥和他的追随者们曾进入过伊瑟拉的界域，但

要想进去，需要极高的冥想修行。在诺达希尔获得赐福后，这些德鲁伊便能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随意进入梦境。

最后，时间守护者诺兹多姆也让他自身的力量遍布诺达希尔的树根与枝干，确保只要这棵巨树存在一天，暗夜精灵就能长生不死。

在完成赐福后，巨龙们回到各自隐秘的巢穴。他们的魔法使第二个永恒之井不再能为恶魔指引方向，燃烧军团也无法轻易将它作为传送门从而进入艾泽拉斯。它将成为暗夜精灵与自然世界联系的象征，一座使其族群免受疾患、病痛与衰老折磨的神圣丰碑。

哨兵部队

黑暗之门开启前9400年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蓬勃兴起的暗夜精灵渐渐将势力延伸进位于海加尔南部的灰谷，在那片茂密的森林里创造着新的文明。艾露恩姐妹会的高阶祭司泰兰德·语风引领暗夜精灵重建家园。她恰好弥补了自上古之战以来出现在暗夜精灵社会中的权力真空。

泰兰德驾轻就熟地让姐妹会成为执掌暗夜精灵政权与军事力量的权力组织。她同时还培养出一支全新的武装力量——哨兵部队。这支部队由虔诚且训练有素的女兵组成，致力于守护生机勃勃的暗夜精灵族群。哨兵部队会在密林之中的家园里巡逻，对当地生物友善相待，并抵御来犯的敌人。

同时，玛法里奥继续带领族人钻研德鲁伊文化。在弃用奥术魔法之后，许多从前的法师转而接受了玛法里奥的教导，虔心追求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与哨兵部队相比，这些早期的德鲁伊缺乏严格的军事守则和等级制度。玛法里奥的追随者可以无拘无束地探索翡翠梦境，还试着使用变形术，模仿在这片林地深处生活的各类野兽，时而变成力大无穷的熊，时而化身轻盈矫健的豹，时而又是振翼高飞的鸦。

珊蒂斯·羽月

哨兵部队中的许多暗夜精灵都是在上古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英雄，他们的首领正是珊蒂斯·羽月。燃烧军团的入侵使她变成孤儿，幸而得到泰兰德的照料。年轻的珊蒂斯在战斗中屡立军功，她的英勇表现为她在泰兰德身边赢得了一席之地。当哨兵部队成立时，珊蒂斯被任命为这支新兴战斗力量的指挥官。

德鲁伊们在探索梦境时，常常会进入长时期的休眠状态，这让泰兰德和她的哨兵部队黯然沮丧。她们经常要请求德鲁伊帮忙守卫家园，但很少有人能醒着响应她们的召唤。

当暗夜精灵社会渐渐发生这些变化时，一群古老的强敌也正在卡利姆多积聚力量。上古之战后，幸存的萨特全都躲进了这个世界的黑暗角落之中，伺机反扑暗夜精灵。最后，可怖的萨拉恩从这群长角的畸变萨特中脱颖而出，他将萨特同伴集结在自己麾下，引领他们做好战斗的准备。

萨拉恩的崛起，也引起了大分裂后被困在艾泽拉斯的其余燃烧军团余孽的注意。末日守卫和其他邪恶的生物响应他的召唤，陆续从黑暗中涌出。这支恶魔大军向暗夜精灵的据点夜道谷发起了首次突袭，使这个脆弱的社会再次陷入战乱。

萨特之战

黑暗之门开启前9300年

起初，来犯的萨特大军使得暗夜精灵遭受重创。然而战争的局势很快便发生了逆转——泰兰德的养女，哨兵部队的指挥官珊蒂斯·羽月提出了一个抗击恶魔的新策略。她建议将德鲁伊从翡翠梦境中召唤出来，与其并肩御敌作战。

在目睹萨拉恩腐化暗夜精灵森林的恶行后，玛法里奥同意了珊蒂斯的请求，向卡利姆多最强大的一众德鲁伊发出召唤。这些德鲁伊与哨兵部队精诚合作，向萨特领地的核心地带发起猛攻。珊蒂斯采用绝妙的游击战术，率领暗夜精灵们屡克劲敌，就连萨拉恩也被击败了。



萨特之战中的狼人、萨特与暗夜精灵

然而就在暗夜精灵转败为胜的当口，在他们的阵营中却出现了新的威胁。一群德鲁伊意图驾驭荒野之神戈德林的愤怒，却转变成凶残的狼形态。在拉莱尔·焰牙的率领下，这群德鲁伊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狼人。拉莱尔和他凶残的同伴们沦为了屈从于怒火的奴隶，在战场上不分敌友地疯狂杀戮。被狼人咬伤的暗夜精灵会感染剧毒诅咒，自己也会变成狼人。

这场狼人灾难引起了玛法里奥对德鲁伊之道的反思。他认为由于缺乏规范的约束，必然会有人和拉莱尔一样在追求德鲁伊力量的过程中走入极端。玛法里奥和他的追随者们随后创立了塞纳里奥议会——这个和谐的组织将指引艾泽拉斯世界上的德鲁伊，并对他们的行为严加监管。

塞纳里奥议会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应对狼人的威胁。万般无奈之下，玛法里奥只得将拉莱尔和他的狼人同党赶入翡翠梦境，相信他们能在那棵名叫达拉尼尔的魔法圣树下进入平静的永恒长眠。

在狼人被驱逐后，萨特们取胜的幻想破灭了。暗夜精灵们在敌阵中越杀越勇，直到大部分森林都得到净化。幸存的小部分萨特逃回到暗影之中，再也无法对暗夜精灵社会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高等精灵的流亡

黑暗之门开启前7300年

在大分裂发生后的悠长岁月中，幸存的上层精灵始终在设法融入新兴的暗夜精灵社会，但大多数上层精灵却在苦苦挣扎。即便律法严令禁止研习法术，但奥术魔法的诱惑实在是难以抵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上层精灵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不准再与这些异世力量有任何牵扯——累犯将会被处以死刑。可就算有极刑的威胁，上层精灵们也还是无法收手，奥术能量的诱惑实在是太强烈了。

一位地位尊贵的上层精灵——达斯雷玛・逐日者对凌驾在他们这些人头上的规条与刑罚感到出离的愤怒。他最终宣称，奥术力量是上层精灵与生俱来的特权，任何惧怕它的人都是懦夫。他开始率领追随者们肆无忌惮地练习奥术魔法，对其他暗夜精灵的劝阻置若罔闻。

对达斯雷玛和其他上层精灵而言，研习奥术魔法不是背叛，他们始终相信，暗夜精灵是命中注定的伟业缔造者。虽然这群上层精灵并没有彻底宽恕艾萨拉的罪孽，但却在骨子里认为暗夜精灵社会一定能再度发展成为强大的帝国。为此，他们必须继续钻研并使用奥术魔法。

上层精灵不顾后果的公然反叛来得如此突然，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其他暗夜精灵实在不忍心将如此多的兄弟姐妹亲手处死，只能禁止上层精灵踏足海加尔山。达斯雷玛和他的追随者遭到了放逐，无法再从永恒之井中汲取能量。

大多数上层精灵都对放逐的惩罚欣然接受。他们终于摆脱了暗夜精灵族人的束缚。在达斯雷玛的率领下，上层精灵打造出一支强大的舰队。他们随后扬帆起航，驶离卡利姆多，朝着在大漩涡另一侧的未知土地进发。当上层精灵们在多年后抵达一片新大陆时，他们当初的决心终于得到了回报。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茂密的林地与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群，也就是后来的东部王国。

逐日者王朝

达斯雷玛·逐日者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上层精灵贵族家庭，家族中的所有成员都曾是暗夜精灵统治者身边的王公近臣，然而其家族姓氏却与这个崇拜月亮的种族格格不入。达斯雷玛的祖先选择了“逐日者”这个姓氏来表达他们在开创伟业的征途上勇于探索未知、打破未知、一往无前的昂扬斗志。正像他勇敢的先人一样，达斯雷玛也在踌躇满志地续写着家族的传统。

上层精灵们在步行数月之后，终于来到一处带有诡异白银之手标志的地方——居住在当地的原始人类氏族将这片土地称作提瑞斯法。一开始，这些人类很少与上层精灵打交道。但在一段时间过后，他们开始给精灵们讲述关于一位英勇的钢铁守护者的传说，那人名叫提尔，曾在提瑞斯法与一个可怕的敌人同归于尽。

的确，上层精灵察觉到在这片土地中蕴藏着原始人类察觉不到的强大力量。尽管那力量并非源于永恒之井，但这股徘徊不散的超自然气息却让这群经验丰富的奥术研习者颇感兴趣。一些精灵推测，假以时日，他们会解开其中的秘密，重新找回昔日的荣光。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取得成功。在因放逐而远离永恒之井后，上层精灵们感受到了衰老与疾病的影响，他们的皮肤失去了紫罗兰的光泽，身材也日渐矮小。上层精灵们担心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

在达斯雷玛的带领下，上层精灵们在提瑞斯法林地过上了新生活。他们一度自给自足，与当地种群和平相处。但是当地的潜在魔法力量却残留着黑暗的能量，这些暗影之力甚至使一部分上层精灵陷入疯狂。他们开始争论，认为人类将居住地建在了最强大的魔法线上，因此应该把他们赶到别处去……或者直接把这些原始生物彻底征服。

达斯雷玛不同意他们这么做。他不想对那群没有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类发起战争。这位睿智的首领也感受到了从这片土地上散发出来的黑暗能量。他推断出，上层精灵之所以突然变得好战与疯狂，说不定就是这股力量在作祟。

最终，达斯雷玛选择率领族人远离提瑞斯法，从而避免暴力，以免遭受更大的灾难。他决定带他们到北部建立新的家园。达斯雷玛的斥候在那里找到了一片林木繁茂且能量强大的地区。历尽曲折的上层精灵们决定向北进发，到那片未知的土地上一探究竟。

长期卫戍

黑暗之门开启前7300年

上层精灵的流放为暗夜精灵历史上的一个混乱篇章划下句号。但即便如此，泰兰德与玛法里奥却没时间稍作停歇。

玛法里奥与塞纳里奥议会正在忙于维持自然界的平衡，治愈仍受到恶魔腐化之力污染的土地。他们与身处翡翠梦境深处的伊瑟拉及绿龙军团联手，合力使被腐化的土地焕发新生。玛法里奥与其他德鲁伊有时会进入长达数十年的休眠，以睡梦形态游历伊瑟拉的界域。

泰兰德、珊蒂斯与哨兵部队则在继续守卫暗夜精灵的领地。她们不眠不休地在林中巡查，对任何死灰复燃的恶魔之力分外警惕。她们的努力换来了难能可贵的和平与安宁，海加尔山的森林与灌丛再次变得生机无限。

后来，林地守护者与树妖也纷纷从隐蔽的月光林地中现身。暗夜精灵们对这些生物格外尊敬，因为他们是塞纳留斯的儿女。他们在灰谷中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即将来临。

除了林地守护者与树妖外，其他生物也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睿智的树人、行踪飘忽的精灵龙和神话般的奇美拉都开始在暗夜精灵的居住地附近的森林中出现。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暗夜精灵们将与这些神秘生物建立起紧密联结，并在必要时请求他们的帮助。

在玛法里奥进入梦境后，监管暗夜精灵日常活动的职责就落到了泰兰德的肩上。责任固然艰巨，但她却乐在其中。然而，尽管族人们渐渐变得乐观积极、满怀希望，泰兰德却对未来充满忧虑——他们击败了燃烧军团，却没能将萨格拉斯杀死。泰兰德料定堕落泰坦就潜伏在星辰间的某处黑暗之中，酝酿着下一次反扑。也许过不了多久，萨格拉斯就会重新集结起燃烧军团的兵力，荡除一切生命。

倘若真到了那一天，泰兰德希望她与族人能够做好应对的准备。

奎尔萨拉斯的建立

在黑暗之门开启前6800年

与灰谷茂密林地相距甚远的东部王国，达斯雷玛・逐日者和上层精灵们还在寻找新的家园。他们追随着魔法的气息，寻找斥候们在北方发现的奥术力量交汇点。然而，这群远征的上层精灵却意外地遭受了不幸，被一场来势汹汹的暴风雪困在山隘中长达近一个月之久，前无进途，后无退路。

上层精灵们很快意识到，少了永恒之井，他们变得多么脆弱，竟然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有人活活饿死的惨剧。幸好遇到了一些在山中定居的原始人类，才让整支远征军免于在严冬肆虐的风雪里全军覆亡。

风雪过后，上层精灵们重整旗鼓继续前进，下定决心要找到新的安居之所。当逐渐接近斥候发现的那片土地时，精灵们那一颗颗疲惫的心感受到了希望的暖意。四处都是茂密的树林，脚下的土地也因强大的魔法之力而变得裂痕遍布。但精灵们没过多久便发现，另一个种族也在这里安了家——他们就是野蛮的阿曼尼巨魔。

上层精灵的到来让这个巨魔氏族感到怒不可遏，他们自艾萨拉女王统治时期就对精灵恨之入骨。阿曼尼立即派出奇袭部队，从密林中发起伏击的巨魔们很快就让上层精灵品尝到了厉害。但是精灵们却不屈不挠地继续前进，誓要用魔法力量消灭任何胆敢来犯的阿曼尼巨魔，这令巨魔也意识到必须谨慎作战。接连爆发的一系列冲突使得阿曼尼氏族与上层精灵变得水火不容。

尽管巨魔凶猛善战，精灵们最后还是抵达了他们要找的魔法力量枢纽，强大的奥术能量汇聚在那片生机勃勃的森林中。达斯雷玛宣称他们的新文明将在此地诞生。

当着追随者的面，达斯雷玛道出了他在漫长而艰难的北上途中一路死守的秘密——一瓶永恒之井的井水。就在上层精灵将被赶出海加尔山时，达斯雷玛趁看守的暗夜精灵不注意，将伊利丹・怒风剩下的一瓶井水偷了出来。

达斯雷玛将那瓶水倒进了魔法枢纽中心处的一片小湖泊里，一道炫目的能量之泉照亮了艾泽拉斯的天穹。为了表达对达斯雷玛的敬意，并纪念他勇于复兴族群文化的过人胆魄，上层精灵为这卓绝的力量源泉赋予了一个名字——“太阳井”。

从那以后，上层精灵们便一改崇拜月亮的传统，转而从烈日中汲取力量。后来，他们甚至获得了一个新名字——高等精灵。供这些精灵们使用的奥术力量可谓取之不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将达斯雷玛视为救赎者，并将这片全新的领地称作奎尔萨拉斯，意为“高等精灵家园”，宣称要凌驾于暗夜精灵的文化之上，矗立百世，永存不朽。



高等精灵帝国——奎尔萨拉斯

巨魔们却不同意高等精灵们将新王国建造在古老的阿曼尼遗迹之上——这些遗迹仍被巨魔们看得无比神圣。阿曼尼巨魔派出了十倍于高等精灵的军队，决意要将这群入侵者赶出这片圣地。

高等精灵凭借新获取的力量，勉强抵挡住了巨魔的攻势。达斯雷玛几乎场场战斗都亲临督战，率军对抗凶残的阿曼尼氏族。渐渐地，精灵王国用无数人的牺牲为代价，刻画出了帝国的边境线，新的家园终于要尘埃落定。

可是，许多高等精灵却对他们滥用奥术魔法的行为有所警觉，担心会再次将燃烧军团引到艾泽拉斯。达斯雷玛指派他最强大的奥术师来设法应对。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在环绕奎尔萨拉斯的边界线上竖起了一块块巨大的符文石。这道结界被称为班蒂诺雷尔，在高等精灵语里具有“守门人”之意。有了这道结界，便不会有人对精灵们使用奥术魔法的行为有所察觉，同时也会让崇神迷信的阿曼尼巨魔退避不及。

巨魔们最终退回到了自己的神庙城市祖阿曼。他们认为，与其对奎尔萨拉斯发动全面进攻，不如对游荡在那道魔法结界外的精灵分遣队展开伏击。一支由高等精灵游侠所组成的精英战队很快就前来应对这一威胁。

在奎尔萨拉斯的边界内，文明正在蓬勃发展。不再惧怕使用魔法的高等精灵们创造出了奇迹，使他们的土地沐浴在永恒的春色之中，族人再也无须面对征途中遇到的那般残酷的严冬。他们的都城——银月城，则成为纪念精灵古老帝国的璀璨丰碑。

建立起新的帝国后，达斯雷玛出任第一任国王。他的后世子嗣继承着这个和平繁荣的王国。但当达斯雷玛的重孙安纳斯特里亚登上王位后，这个辉煌的时代便走到了尽头。在他的统治时期，他的族人将再次面对来犯的巨魔。

晶歌的诅咒

黑暗之门开启前6000年

在奎尔萨拉斯繁荣发展的同时，其他上层精灵则在世界各地挣扎求存。其中一支精灵队伍来到了杉达拉——存放奥术圣物与神器的地方。这座哨站在暗夜精灵帝国的巅峰时期就矗立在卡利姆多北部地带。在大分裂发生后，艾泽拉斯的大陆主体裂成了许多碎块。现在杉达拉和这些上层精灵们就处在一片全新而凛冽的新大陆的中心地带——诺森德。

杉达拉的上层精灵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断绝了和卡利姆多及东部王国的一切联系。由于与第二个永恒之井相距甚远，他们变得极易受到疫病的影响。但和达斯雷玛的追随者不同，杉达拉上层精灵并没有什么装有永恒之井魔法泉水的瓶子。他们无法创造出新的力量源泉。几百年间，这些上层精灵只得到附近的月歌森林中找寻壮大其族群的办法。

在此期间，上层精灵们见到蓝龙军团的成员用法术晶化其他生物，并从中汲取力量。巨龙们这样做只是源于好奇心，但精灵们却视其为能够彻底终止痛苦的手段。

上层精灵试图与蓝龙军团沟通，不但遭到无视，巨龙们甚至公然表示出敌意。绝望之下，一群上层精灵法师潜进了蓝龙军团的老巢——魔枢，探明关窍所在，但贪婪却令他们忘记了来到此地的初衷。这些精灵从魔枢中偷走了几件强大的圣物，继而触发了魔法结界，引得蓝龙军团陷入狂怒。虽然上层精灵窃贼们侥幸逃脱，但他们明白，巨龙一定会发起报复。



蓝龙军团向月歌森林中的上层精灵复仇

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数十条蓝龙降临杉达拉，向那群偷走珍贵圣物的“低等”上层精灵释放怒火。精灵法师们不顾一切地想要击退强敌，于是聚集在俯瞰月歌森林的寒冰峭壁上。在那里，他们决定使用从魔枢中获取的知识。上层精灵法师们汇聚全力，希望能晶化一小片森林，把它的能量作为歼灭巨龙的武器。

这个法术酿成了灾难。上层精灵鲁莽的行为引发了一场使人目眩的大爆炸，就连卡利姆多和东部王国的遥远地区都能望见那冲天的亮光。汹涌咆哮的能量洪流立即晶化了整片月歌森林。蓝龙军团预先感觉到了魔法爆炸，在灾难降临前逃了出去。森林中所有生物的肉体都被释放的能量打得粉碎，他们的灵魂尽管遭到了强大魔法的扭曲，但却仍旧完整，在这片后来被称作晶歌森林的土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砍伐安达希尔

黑暗之门开启前4500年

当大分裂使艾泽拉斯变得支离破碎时，对大陆板块造成的破坏也影响到了那些被囚禁的上古之神，并削弱了守护者制造的牢笼。这场天灾令这些邪神更加活跃起来。在其后的千万年里，从上古之神受损的牢笼里伸出一只只巨大的触手，渐渐向地表蔓延。囚禁尤格—萨隆的诺森德情况最为严重。当地出现了一种名叫萨隆邪铁的新矿物，分布极广且不断地从当地的动植物体内汲取生命之力。

在发现萨隆邪铁后，塞纳里奥议会中的一小群德鲁伊决定要将其摧毁。他们认为既然世界之树那滋养万物的能量可以治愈海加尔山附近的土地，那么就能用另一棵巨树来挽救诺森德。这群德鲁伊的领袖范达尔·鹿盔很快就迷上了这个念头。

有些德鲁伊劝他寻求守护巨龙的指引——正是他们的知识与祝福造就了诺达希尔的兴旺繁盛，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擅自种下另一棵巨树也许会造成无法预见的后果。但鹿盔认为时间紧迫，萨隆邪铁已经散播到诺森德的各个角落，甚至出现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无止无休的争执上，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既没有请教守护巨龙，也没有听取塞纳里奥其他成员的建议。

范达尔和他最亲密的追随者们秘密从诺达希尔的树干上砍下了六根魔法树枝，并拿着这些树枝，前往萨隆邪铁分布最广的地区。他们将树枝一根接一根地插进土壤里，希望能够消除当地的腐化之力。被范达尔和同伴们留下印记的地方包括灰谷、晶歌森林、菲拉斯，还有东部王国的两处偏远之地——暮色森林和辛特兰。

树枝很快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棵新的大树。它们如同导管一般，将翡翠梦境的力量引入现实世界，在强化附近生物的同时也在清除着萨隆邪铁的矿藏。眼见自己成功了，信心大振的德鲁伊们在诺森德山中萨隆邪铁储量最大的位置种下了最后一根——也是最粗的一根树枝。这棵新生的世界之树名叫安达希尔

——意为“冰雪之冠”，它生长速度快得惊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萨隆邪铁被清除得一干二净，野生动植物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听说那些德鲁伊未经许可就擅自种下这些树枝的消息后，玛法里奥和塞纳里奥议会怒火冲天，然而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诺森德在参天巨树安达希尔的守护下，万物相安无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了变化。诺森德的牦牛人和树妖这两个原本并不好战的种族之间发生了激烈血战。这场冲突来势迅猛、猝不及防，野蛮与血腥程度令人发指。消息慢慢传到了德鲁伊的耳中，塞纳里奥议会派出远征军前去调查这场暴力的根源。

德鲁伊们的发现令其寒入骨髓——安达希尔的树根不断扎进土壤深处，竟然触及了囚禁尤格—萨隆的牢笼。这位上古之神将邪恶能量灌注到这棵树上，因此当地所有生物都渐渐地陷入了疯狂。

塞纳里奥议会明白，没有守护巨龙的赐福，安达希尔极易遭受腐化。他们同时也知道自己无法拯救世界之树，缓解它的痛苦。于是塞纳里奥议会的德鲁伊们悲痛地决定，唯一的办法就是摧毁安达希尔。怀着沉重的心情，他们砍倒了这棵巨树。树身重重地砸在诺森德被寒冰覆盖的陆地表面，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甚至回荡在翡翠梦境那优雅的密林间。从此以后，德鲁伊们会将这棵倒下的世界之树称为沃达希尔，意为“破损之冠”。

虽然砍倒安达希尔是一项让人心痛万分的任务，塞纳里奥议会仍庆幸它制止了萨隆邪铁的蔓延。但令德鲁伊们意料不到的是，一股黑暗力量正在翡翠梦境中扎下根来。

尤格—萨隆把范达尔栽种的那些树当成了通往梦境的传送门——借助这些通道，其他上古之神也能对这个缥缈之境产生影响。一粒粒腐化的种子已经被播撒在伊瑟拉守护的界域中。渐渐地，这些种子污染了这个梦境世界，也标志着翡翠梦魇的诞生。

侏儒的出逃

黑暗之门开启前3000年

尽管在艾泽拉斯各地燃烧起熊熊战火，新兴文明不断崛起，但土灵却仍然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对其他种族的活动漠不关心。一些土灵仍在诺森德的冰寒山岭之下避世而居；另一些早期追随守护者阿扎达斯和女巨人艾隆纳亚南行的土灵，在奥达曼的地下殿堂中沉睡着。只有极少数土灵决定摒弃自己喜静的天性，与他们的机械侏儒同伴们一道守护并维持守护者留下的机器设备。

在这段时期内，阿扎达斯与艾隆纳亚却与他们的仆从日渐疏远，过分执着于如何治愈血肉诅咒的问题。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经常会返回奥达曼最底层的内室之中，多年闭门不出，把自己关在里面沉思默想。最后，这两位巨大的泰坦造物彻底从仆从的视线中消失，进入长时期的休眠状态。许多个世纪过去了，两人音讯全无，机械侏儒和土灵只得自行看管奥达曼。

当大分裂发生时，许多活跃在艾泽拉斯地表之上的土灵也受到了这场灾变的影响。他们对这个破碎世界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于是退回到奥达曼深处，把自己锁在休眠室中，与其他同伴一起沉眠。

只有机械侏儒仍在看守那些设备，但他们最终也感染了血肉诅咒。诅咒把许多机械侏儒变得具有血肉之躯，后来人们便将他们简称为“侏儒”。身心俱疲的侏儒们丧失了使命感，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奥达曼，躲进附近的群山与洞穴中藏身。仅剩下极少数机械侏儒仍守在设备边不愿离去，继续履行着泰坦造物的职责。

第一代侏儒在奥达曼西边的皑皑雪山中定居了下来。由于天生力量弱小并缺乏防御力，脆弱的侏儒们只得在强大的元素、野蛮的寒冰巨魔和徘徊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威胁中间苟且偷生，然而他们始终保留了与生俱来的聪慧与机敏。历经许多代变迁，侏儒们在科技发明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并依靠这些在这个荒蛮的新世界上站稳了脚跟。侏儒们没有对历史进行书面记载或口头传诵的习惯，因为相比如何生存，历史根本无足轻重。

在经过短短几代之后，泰坦造物所有的传承都在侏儒间失落无考。然而，他们却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侏儒们在工程学与科学方面的天赋，使其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并在冰雪连天的群山之间建立起戒备严密的据点，那里便是丹莫罗。

阿拉索的崛起

黑暗之门开启前2800年

在数千年间，人类文明在东部王国渐渐呈现出繁荣发展之势。这个年轻的种族起源于一群在提瑞斯法林地定居的维库人。尽管人类不论在体型还是力量方面都比先祖大为逊色，但却拥有强大到惊人的意志力与生存本能。

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类分布在这片大陆的山林各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与发展，他们渐渐形成了不同的氏族。每个氏族都崇尚万物有灵的信仰——主要与原始的德鲁伊教义和元素萨满教义有关。虽然有阿曼尼巨魔、高等精灵和其他潜在威胁力量的存在，人类仍然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强大敌手。早先发展起来的氏族彼此之间交战连连，对土地与权力展开争夺。

其中一个名为阿拉希的氏族率先察觉到异样。在短短几十年间，巨魔对人类领地的入侵已经变得越发冷酷凶残。在北边残忍的阿曼尼氏族中正在发生某种改变。阿拉希氏族明白，倘若人类继续分居各处，一旦这群身上长满苔藓的敌人突然发难，他们必将一败涂地。在督军索拉丁的率领下，阿拉希氏族欲将所有与之对抗的氏族团结在同一面战旗之下，不论是要通过武力还是外交手段。

阿拉希氏族居住在人类领地的东北边境地带，并与巨魔有着漫长的交锋历史。过往的战斗经历把索拉丁磨砺成为一位战术大师与军事家。索拉丁仅用短短六年时间就将其他氏族齐聚麾下。他先是通过政治联姻赢得了少数敌对氏族的支持，然后再挑起剩余对手之间的战争。仅对极少数好战的氏族，这位精明的督军才会选择用武力强取。

令许多对手没有想到的是，索拉丁在打赢胜仗之后，并没有变成一个飞扬跋扈的暴君。他给从前的敌人送去了安宁与平等，并宣称要带领他们缔造一个全新的人类帝国——一个潜力无穷的联合王国。那些氏族的首领们并不会沦为卑微的臣属，而是会出任地位尊崇的将领。通过这一系列举动，索拉丁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最终加冕为王。

索拉丁国王把他的新王国命名为阿拉索。他指派最具天赋的建筑师们在提瑞斯法林地东南边建造了一座强大的都城，命名为激流城。城池周围的干旱地貌恰好成为横在人类与阿曼尼氏族间的天然屏障，使得巨魔们那威力十足的丛林伏击战术毫无用武之地。索拉丁还命令他的臣民们在都城附近修建起一道巨大的城墙，从而更好地抵御阿曼尼氏族的入侵。关于这座强大激流城的消息很快就在这片大陆的各个人类氏族间散播得人尽皆知。许多人纷纷逃到此处寻求庇护。

正像索拉丁料想的那样，阿曼尼氏族没过多久便发动了对人类领地的入侵。国王派出两位最得力的将军前去收集情报，并铲除那些大胆闯进阿拉索边界的狂妄之徒。

其中一位将领名叫伊格纳乌斯。他和族人起先居住在奥特兰克山脉四周的险峻陡坡之上。虽然其他地区的人类把他们看做是狂放凶残的野蛮人，伊格纳乌斯和他北方族人的勇猛与力量却是无人能及。他们在阿拉索边境之外执行侦查任务，将任何潜入林地的巨魔一一消灭。伊格纳乌斯也因为让无数阿曼尼巨魔血溅四野而获得了“托尔贝恩（巨魔天敌）”的称号。

白银之手的传说

岁月流逝，无人知晓提尔那只被遗落在提瑞斯法林地之中的传奇白银之手下落如何。但白银之手早已成为居住在这片地区的所有人类氏族的共同象征。人们将它绘制在衣服和徽章上，用来抵御恶灵、保护战士、治愈疾病。在千百年之后，它将代表着一个伟大的圣骑士组织，那是一群忠于圣光、敢于自我牺牲的勇士。

另一位深受索拉丁信赖的将领名叫洛丹恩，来自提瑞斯法林地的中心地带。与伊格纳乌斯和其他的高山住民相比，他所率领的军队堪称军纪严明。兼备骑士精神的洛丹恩军队严加巡查阿拉索的北部附近边界。一旦发现有阿曼尼巨魔的突袭小队接近王国，洛丹恩总是会一马当先，将其赶尽杀绝。

洛丹恩与伊格纳乌斯总是会带着阿曼尼部族和高等精灵在北方发生激烈冲突的严峻消息返回激流城。在黑暗的森林中还有其他力量在蠢蠢欲动——那里流传着关于诡异巫毒仪式的传说，据说在夜深人静之时林中还会出现超自然的奇怪生物。

尽管这些情报让人深感不安，但索拉丁和他麾下的将领们却不愿意让人类前去冒险，更不同意向那些与世隔绝的高等精灵提供援助。他们决定暂时还是让大部分兵力驻守在激流城庞大的壁垒之后，相信没有任何敌人能够突破这道严密的防线。

巨魔战争第一部分：围攻奎尔萨拉斯

黑暗之门开启前2800年

被高等精灵击败后，阿曼尼巨魔长久以来都在他们的神庙城市祖阿曼中酝酿着复仇大计。他们虽然是勇猛的战士，却缺乏一位能带领他们取得胜利的领袖。部族内部争斗频发，面临着自我覆灭的危机。后来，尊贵的赞达拉部族对其施以援手，阿曼尼的命运很快就有了转机。

赞达拉将自己视作整个巨魔族群的保护者与精神领袖，迫不及待地想要强化艾泽拉斯各巨魔部族之间的联系。许多部族在大分裂发生后变得一蹶不振，甚至连赞达拉巨魔也饱受那场天灾之苦。他们从前的家园——神圣的赞达拉山脉没入汪洋大海，只留下一片小小的岛屿。

在阿曼尼巨魔身上，赞达拉看见了一个复兴巨魔的绝佳良机，并可以借此让整个东部王国对巨魔俯首称臣。要想战胜高等精灵绝非易事，可是赞达拉却抱有必胜的信念。奎尔萨拉斯远比那个在很久之前击溃巨魔的古老暗夜精灵帝国弱小。另外，赞达拉在过去千年的岁月中，在巫毒法术方面的造诣早就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一群睿智的赞达拉使者离开了他们的岛屿家园，远赴祖阿曼。在那里，他们承诺帮助阿曼尼氏族制定作战计划。更为重要的是，赞达拉承诺召唤强大的洛阿半神在战斗中助巨魔大军一臂之力。在领导权的问题上，赞达拉还让阿曼尼氏族中一位最骁勇无惧的战士——辛萨统领他的族人。

随后，开始有小股阿曼尼战队从森林中现身，侵入奎尔萨拉斯的边界，以探明高等精灵的虚实。狡诈的巨魔总是隐藏自己的真实实力。在打赢一连串漂亮的突袭战后，阿曼尼认为发动全面战争的时机已经到了。

数以万计的巨魔战士毫无征兆地从阴暗的森林中大举攻出。身形庞大的洛阿半神更是让阿曼尼巨魔如虎添翼，赐予他们超自然的神力。高等精灵浴血奋战，但还是被打得节节败退。以惊人的速度与凶猛的进攻，阿曼尼巨魔将奎尔萨拉斯外围地区夷为一片平地。

身在祖阿曼的赞达拉大使们对战局大感满意。即便是精灵和他们强大的奥术力量都不是阿曼尼——以及整个巨魔族群的对手。

巨魔们距离全盘大胜只有一步之遥。

巨魔战争第二部分：火从天降

索拉丁国王对高等精灵与巨魔间日益加剧的冲突极为关注。回激流城复命的斥候们总是会带回奎尔萨拉斯边界战火频起的消息，并向他讲述在那原本宁静的北部大地上铺满惨死精灵尸体的惨状。显然，巨魔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然而索拉丁却固执地认为，插手双方的冲突，会让他的族人陷入不必要的危机。

但是，高等精灵国王安纳斯特里亚·逐日者派出的一队使臣突然抵达激流城，改变了索拉丁的看法。听完使臣对阿曼尼凶残行径的描述，还有那与之并肩作战的异世半神，索拉丁感到了难以名状的恐惧。

阿曼尼巨魔的威胁远超出索拉丁及其大臣们的想象。高等精灵们坚称，倘若阿拉索拒绝出兵增援，巨魔们很快就会摧毁奎尔萨拉斯。然后，阿曼尼就会率领那支嗜血大军直捣激流城。

会面过后，索拉丁询问大臣们的意见。他们认为与精灵结盟迫在眉睫，但同时也知道阿拉索的军队不具备与巨魔公然对抗的实力。索拉丁与大臣们商讨到深夜，才终于得出了结论：要是人类能学会魔法，就会在战争中拥有和敌军抗衡的实力。



阿曼尼巨魔、人类和高等精灵在东部王国的领地分布图

在人类中间早就流传着关于精灵魔法的传说，可他们从来都无法参透其中的奥秘。虽然索拉丁对各种形态的法术深存疑虑，但他明白要想击败阿曼尼，就必须摒弃成见。第二天，索拉丁便向使臣们开出了条件——激流城派兵增援，而高等精灵必须将魔法传授给人类。

高等精灵派信使前去向安纳斯特里亚国王请示。与所有族人一样，他对魔法力量遭到滥用的后果一清二楚，把奥术魔法教给人类，极易引发灾难。尽管安纳斯特里亚忧心忡忡，但眼见自己的臣民正在遭受灭顶之灾，他别无选择，只得同意让高等精灵将最基本的驾驭魔法之道传授给一百名人类。

很快，精灵法师便赶往激流城，匆忙开始训练人类。在与学生们朝夕相处的那几个月里，法师们在他们身上观察到了非凡的特质——人类固然在施法的优雅感和敏锐度方面有所欠缺，却对魔法有着惊人的天然亲和力。

与此同时，索拉丁命令他的将军们在奥特兰克山脉的山脚下建立起一处据点，作为迎战巨魔大军的作战基地。索拉丁的将军们还在东威尔德建起一座座军事要塞，在提瑞斯法林地东边开掘了一片宽广肥沃的丘陵地带。但是，奥特兰克堡垒始终是人类在北方最重要的战略据点。

等精灵们将魔法传授给人类后，阿拉索随即发动攻势，在奥特兰克堡垒前方集结了两万多名人类士兵，索拉丁亲自率领大军向奎尔萨拉斯进发。但他并没有带上人类法师一同上路，而是继续派他们守在奥特兰克的壁垒之后。倘若战局按照索拉丁预想的方向发展，法师们便能在后续战争中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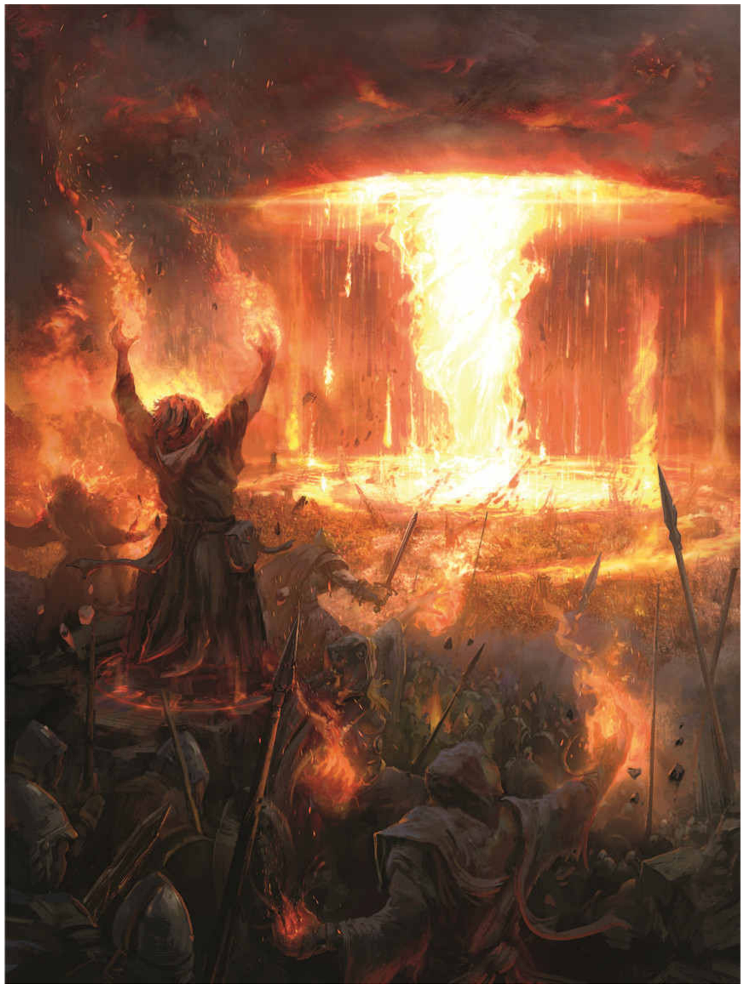
伊格纳乌斯和洛丹恩将军带领阿拉索大军的先头部队，冲在阿拉希主力军之前，提前数日将北方的道路清理干净，并扫除了所有巨魔斥候和突袭队的威胁。在经过长达数周的艰难行军之后，阿拉索全军终于抵达了奎尔萨拉斯的外围，向阿曼尼南翼军阵发起攻击。高等精灵与阿拉希军队协同作战，从北面发起反击，重创巨魔前线部队。

阿曼尼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两股力量的夹击，但辛萨却笃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巨魔。精灵们竟然向原始人类求援，这表明他们已是穷途末路。阿拉希战士虽然以凶猛善战而著称，但却不像精灵那般战纪严明，也不会驾驭魔法力量，这群粗野的人类只是个成不了气候的小麻烦罢了——辛萨可以很快消灭他们。所以辛萨挥军南下，朝人类发起攻击，先消灭这支阿拉索军队。等他斩除这些不自量力的渣滓，就能集中兵力一举攻下奎尔萨拉斯，让高等精灵彻底消失。

奉索拉丁之命，人类开始朝奥特兰克缓慢撤退。高傲自大的阿曼尼对阿拉索军队穷追不舍，持续数周的撤退途中爆发了一场又一场残忍而血腥的战斗。在人类部队向南撤退的同时，高等精灵的军队也冲出奎尔萨拉斯，朝奥特兰克进发。他们不断从北面滋扰阿曼尼大军，渐渐削弱了巨魔的后防战队。

终于抵达奥特兰克堡垒时，索拉丁欣喜地看到阿曼尼大军仍在身后苦苦追赶。他指挥士兵们做好迎战强敌的准备。这天清晨，奥特兰克山麓被浓雾笼罩，阿曼尼向人类军队发起了总攻。虽然以寡敌众，但阿拉希却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坚韧。战斗持续了数日，双方势均力敌，寸步不让。没过多久，高等精灵就从北方赶来，从另一方向突袭阿曼尼巨魔。

人类与精灵们觉得时机已到，他们使出了秘密武器——一百名人类法师。多日的战争，索拉丁一直将他们藏在奥特兰克堡垒里。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大展身手了。



人类法师向阿曼尼巨魔释放力量

在精灵法师的带领下，人类法师开始施展他们新学到的强大法术。法师们并没有单兵作战，而是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战术——释放一道汇聚所有人力量的超强魔法。当烈焰洪流从血色的天空中倾泻而下时，连奥特兰克山脉都随之颠簸震颤。巨大的能量化作一场烧灼四野的大火，将阿曼尼全军吞没，烈焰风暴将巨魔和他们的洛阿神灵统统焚烧殆尽。

在第一波被魔法烈焰吞噬的阿曼尼巨魔中就有辛萨。失去统帅的巨魔们四散溃逃，撤向北方。精灵与人类联手对其展开追击，像狩猎似的将追到的阿曼尼战士逐一杀死。

这场灾难性的战斗令赞达拉使臣大惊失色。曾经成竹在胸的他们带着怀疑与羞愧，慌忙逃回了自己的群岛。对他们来说，这场败仗是巨魔历史上最黑暗的转折点，深陷困境之中的巨魔族群恐怕再难重振昔日的雄风。

但对奎尔萨拉斯和阿拉索而言，这一仗标志着辉煌新纪元的开始。在大捷后的数月里，激流城与银月城的街道上到处是欢祝之声。高等精灵对人类挺身相助的义举感激不尽，宣誓要对阿拉索帝国和索拉丁国王的后代子孙永远忠诚。

洛丹恩的牺牲

在逃往奥特兰克途中，阿曼尼巨魔越追越近，阿拉索大军眼见就要全军覆没。为了避免灾难，洛丹恩将军在明知道胜算渺茫的情况下，主动请命伏击巨魔。他率领五百名最英勇的战士在一处狭窄的山谷里阻击了阿曼尼的军队，阿拉希其余兵力则继续向南撤退。洛丹恩和他的战士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英勇无畏地保全了人类与精灵联军的胜利。在此后的岁月里，洛丹恩的无私与牺牲精神将在他的族人间千古流传。

阿拉索的扩张

黑暗之门开启前2700年

在索拉丁的统治结束后，新一代人类继续壮大着阿拉索帝国的版图和力量。第一代法师纷纷选择将其在奥术方面的造诣传授给学徒。几十年间，阿拉索施法者的数量便急剧增长。

这些强大的魔法师保护雄心勃勃的人类不受自然威胁，在帝国边界建立起新兴的阿拉希据点。有些占领了东威尔德青翠的牧场，那里曾经是巨魔的领地；另一些则迁移到奥特兰克堡垒和在巨魔战争时期建造起来的其他小型要塞中定居。这些曾经的防御据点很快就发展成为熙攘繁华的贸易前哨。

最令人垂涎的肥沃土地位于提瑞斯法林地。在那里，阿拉希人建立起了一处强大的要塞，保护他们的农田不受豺狼人、狗头人和其他野生动物的威胁。许多从前的士兵在这里定居下来，并用洛丹伦这个名字来纪念已故的洛丹恩将军。

另一批阿拉希人类则远迁至沿海地区吉尔尼斯，一处处繁荣的港口在那里平地而起。定居者们下海捕鱼，与阿拉索王国的其他地区建立起频繁的贸易往来。这些水手当中的勇士甚至会到吉尔尼斯附近的外海里冒险。后来，他们在南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岛屿，上面有丰富的金属矿石和其他宝贵的天然资源。有些水手索性在岛上住了下来，建立了强大海上哨站库尔提拉斯。

几十年间，这些新兴城市继续蓬勃壮大，发展出各自特有的风俗习惯。坐镇阿拉索帝国都城——激流城中的统治者唯恐这些定居点会形成分而治之的局面。尽管统治者们试图重掌王国的统治权，许多城市最终却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其中最早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贸易基地达拉然。

建造于阿拉索核心地带的达拉然，很快就变成了进出口高度发展的贸易中心，阿拉索帝国各地的民众纷纷涌到这里来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在这批新移民者中，有位聪明而古怪的法师，名叫阿尔多甘。他赢得了达拉然民众的青睐，随后被选为统治者。

在阿尔多甘的统领下，达拉然不断壮大，最后进化成为一个自治城邦，同时也成为阿拉索法师们的避风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和疏远这些法师们。

提瑞斯法议会

黑暗之门开启前2680年

阿拉索帝国的崛起与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师和他们为迁居各地的住民所提供的保护。尽管如此，对法师的不信任情绪还是在民众中日渐滋长。随着时间的推移，非议与迷信愈演愈烈，在魔法使用者与平民间现出剑拔弩张之势。后来，大多数法师因承受不了民众的无端臆想，愤而离城而去。

达拉然的统治者阿尔多甘邀请这些满心愤懑的法师们到他的城市，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且不再受到任何偏见。许多法师都响应了阿尔多甘的召唤，选择在达拉然定居。从第一批法师抵达这里，他们就决心把达拉然重新打造成辉煌的知识之城。法师们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力量，让达拉然迎来了幅员与规模的巅峰时期。他们在城市各处造起了金碧辉煌的高塔、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和无数奥术魔法奇观。

阿尔多甘和这批法师新住民中的佼佼者组成了一个法师议会来管理这座新兴的城市。这一统治体鼓励民众钻研并练习奥术之道。随着达拉然声名远播，阿拉索帝国的法师们都开始将它视作希望与自由的象征。

在短短几年之内，达拉然就迎来了人口大爆炸。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住民会使用奥术魔法，然而他们所提供的保护却能让贸易与工业不受阻碍地兴旺发展。当时城里真可谓是千里同风、太平安宁，人们甚至忘了在野外还有危险存在。

但是，滥用魔法却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魔法的恣意使用撕裂了当地的现实空间。达拉然的魔法师们并不知道，奥术能量的巨浪已经从城市涌进了扭曲虚空。一股股力量的狂潮引起了燃烧军团恶魔们的注意，少数恶魔溜进了物质世界，正在突破达拉然的边界。虽然这些怪物力量弱小，而且通常单独行动，但还是在这座和平的城市里种下了混乱与恐惧的种子。

法师议会想方设法地阻挡恶魔入侵，同时又对来犯的威胁隐瞒不报。城市统治者们担心，要是让那些迷信的民众察觉到真相，一定会陷入恐慌与暴乱。最后，法师议会只得向外界求援。执掌大权的法师首领向奎尔萨拉斯的高等精灵发起紧急请求，希望精灵能凭借其无穷的智慧，帮助对抗突然来袭的恶魔。

奎尔萨拉斯的领导机构银月议会立即派出高等精灵最伟大的魔法师前去调查。他们断定闯进物质世界的恶魔寥寥无几，但他们同时也知道这仅仅是个开端。除非法师议会对人类使用魔法的行为严加管制，否则情况只会越变越糟。

达拉然的多位领袖都拒绝了高等精灵们的提议。法师们之所以前来投奔这座城市，就是因为他们能无拘无束地研习奥术之道。如果对其加以限制，肯定会造成一系列不利影响。最好的情况是，大多数才能卓绝的法师会拂袖而去，转而去其他地方继续对魔法的探究。一旦发生最糟糕的结果，达拉然整个经济体系都会崩塌，继而掀起叛乱，使城中的魔法师散落到其他偏远的土地上。不论哪种结局，他们都会继续使用奥术魔法，区别只在于是在达拉然的城中还是城外。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燃烧军团的威胁都将永远存在。

在一致得出无法禁用魔法的结论后，银月议会和达拉然的法师议会决定另做打算——合作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来应对恶魔入侵者。在提瑞斯法的隐秘树林中，他们组建了提瑞斯法议会，议会成员凭借过人的天赋对活动在各处的燃烧军团爪牙展开追踪与驱逐，同时悄悄地教导其他法师明白滥用法术的危险性。

第一任守护者

黑暗之门开启前2610年

几十年来，提瑞斯法议会的首批成员们小心谨慎地追踪并驱逐着每一个能找到的恶魔。但当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时，他们暂时会把所有人的力量汇聚进一个人的体内，用以击败对手。

汇聚力量是一项危险的行为，因此只能在极为罕见和紧迫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议会成员们必须相互靠得很近来举行仪式，但这样一来自身弱点必然会暴露无余，而且巨大力量瞬间涌入，也可能让承受者直接粉身碎骨。但若是能活下来，就连燃烧军团最强大的爪牙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提瑞斯法议会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种强化手段沿用了许多年。

但是当一位名叫卡斯拉纳提尔的恐惧魔王侵入达拉然时，一切都毁了。这个狡诈的恶魔潜入城中美丽的高塔，在许多住民的脑海和心灵间散播腐化之力，可怕的疫病在达拉然城中肆虐开来。随着疫病的蔓延，整个城市都充满了歇斯底里的臆想。

经过调查，提瑞斯法议会发现了卡斯拉纳提尔，并挺身与之对抗。虽然极具天赋，但法师们发现他们都不是那恶魔的对手。无奈之下，他们决定把全部力量汇聚到一位名叫艾尔丁·光明之手的高等精灵身上。艾尔丁集合整个议会之力，向卡斯拉纳提尔奋勇出击……

然而，卡斯拉纳提尔却将议会这种汇聚最强大力量的做法转变成自己的优势——他不与艾尔丁·光明之手正面交锋，而是向议会的其他成员们发难。由于将所有力量都汇聚到了艾尔丁身上，失去力量的法师们被恶魔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卡斯拉纳提尔如鬼魅般的突击打破了议会成员和艾尔丁之间的联结，继而削弱了汇聚的力量，最终致使艾尔丁命丧恶魔之手。幸亏一位名叫阿洛迪的年轻半精灵舍命拼杀，才使议会免于彻底覆灭。

谨慎的议会想要伺机再次出击，但这次法师们却各自为战，没有将力量汇聚到某一位勇士的身上。卡斯拉纳提尔趁议会陷入混乱之机，不费吹灰之力再次击败了对手。

这次战败粉碎了提瑞斯法议会的信心与希望，法师们知道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战胜卡斯拉纳提尔，即便再来一次汇聚力量也是无济于事。

在这黑暗的时刻，阿洛迪和他的同伴们发现了使用力量的新方法。议会成员们不再需要出现在战场上。通过一场复杂的仪式，他们可以永久性地将力量赋予给某个人。阿洛迪率先对这个设想进行了尝试。当仪式成功后，他将自己称为议会的守护者。

力量大增的阿洛迪向卡斯拉纳提尔发起攻击并将他击败，这位恐惧魔王被赶回了风呼雨啸的扭曲虚空深处。被誉为英雄的阿洛迪成为第一位提瑞斯法守护者。他利用体内的强大法力延长了自己的生命，并在之后的一百年里不遗余力地追击燃烧军团的仆从。在他长达百年的使命结束后，阿洛迪主动放弃了他的力量，选择在和平与安宁中度过余生。

守护者的传统由此开始。每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位新法师，甘心耗尽毕生精力守护艾泽拉斯。被选中行使议会力量的法师会在一百年后主动放弃那撼天巨力，从而表明自己的谦逊与恪守和平的承诺。

从此，艾泽拉斯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繁荣纪元。尽管冲突与苦难无法彻底消除，一代代守护者却会确保不让任何恶魔入侵者危害这个世界。在这些高尚的法师们与燃烧军团孤身秘密作战时，达拉然继续充当着艾泽拉斯最重要的奥术知识与研究中心。

铁炉堡与矮人的觉醒

黑暗之门开启前2500年

在达拉然南边遥远的地方，古老的奥达曼殿堂仍是一片黑暗与寂静。多年以前，艾隆纳亚与守护者阿扎达斯也进入了休眠。许多曾经守护奥达曼设备的机械侏儒都在遭受血肉诅咒的折磨后陆续离去。然而，在这些忠诚的发条仆从中却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他们原本强健的身体渐渐失去了活力，接连出现故障，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个。

虽然仅剩的这位机械侏儒尽全力守护着奥达曼，这里还是陷入了绝望。很快，她的金属身体也开始遭受到血肉诅咒的侵蚀，疫病最终把她变成了血肉之躯。当她一步步走向衰老，即将步入生命的终点时，深知时日无多的她决定唤醒在奥达曼沉睡的那些土灵。她不忍心在自己离世后，任由他们永远地被丢弃在死寂的殿堂里。

在垂死之际，她激活了土灵的休眠室，使其焕发出生命力。沉睡在里面的泰坦造物睁开眼睛，看到了这个全新的世界……还有全新的命运。

觉醒的土灵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变得大不如前——血肉诅咒已经生效，把他们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生物，他们自称为矮人。

刚刚苏醒过来的矮人们仍然感到体弱乏力，踉踉跄跄地穿过奥达曼破碎的殿堂，来到了地面上。他们被西边的一片宏伟山岭所吸引，那里群山高耸，直入云巅。与在数百年前离去的侏儒们一样，矮人们也不得不与潜藏在这片土地上的凶残猛兽抗争。但与侏儒凭借其匠心独具的发明来战胜这些威胁不同，矮人们依靠的是自身的坚韧和与生俱来的身体力量。最后，他们终于抵达了曾出现在西边地平线上的绵延群山，在名叫丹莫罗的雪原地区定居下来。

尽管血肉诅咒使他们失去大部分记忆，矮人们仍然隐隐记得他们是泰坦的造物。在往昔回忆的驱使下，他们给新家定名为*卡兹莫丹*，意为“卡兹之峰”，以纪念泰坦塑型者卡兹格罗斯。矮人们还沿袭了石材加工和采矿方面的天赋。他们深入卡兹莫丹最高的山峰之中，锻铸出一个巨大的熔炉，并围绕着

它建造起一座辉煌的城市——铁炉堡。这是他们全新的家园，一个强大而辉煌的帝国将在山下绵亘崛起。

正当矮人们准备在卡兹莫丹的群山间挖掘矿藏，壮大资产时，他们发现了定居在附近洞穴中的侏儒。铁炉堡的矮人们被这群小个子邻居的巧思妙想与科技悟性深深吸引。同时，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共同的泰坦造物祖先，矮人们还感觉到与侏儒有着天生的亲密感。

矮人将他们在石材加工与建筑方面的知识传授给侏儒，帮他们建造起一座奇妙的城市，即后来的诺莫瑞根。作为回报，侏儒也与矮人分享了自己在工程学与科学方面的造诣，使得铁炉堡的效率与技术大为进步。虽然侏儒和矮人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往来甚少，但彼此之间却缔结起了牢不可破的盟约关系，并在必要时相互援助。

古拉巴什内战

黑暗之门开启前1500年

在东部王国的南部地带，古拉巴什丛林巨魔正在饱受穷困之苦。他们仍未从大分裂残留的毁灭性灾害中恢复过来。大批狩猎场与农田沦为荒地，饥荒与帝国如影随形。

心怀重振往昔雄风的夙愿，荆棘谷中的古拉巴什部族最终向深受巨魔一族崇拜的强大洛阿神灵求助。其中一位响应了他们的召唤——血之神——夺灵者哈卡。这位邪神承诺帮助古拉巴什部族将其帝国版图拓展到半个东部王国之上，作为交换，他要求巨魔献祭大量活物。

这群立誓对哈卡效忠的古拉巴什巨魔就是后来的哈卡莱巨魔。他们重挫居住在附近的豺狼人与鱼人部族，以及其他反对哈卡统治的巨魔同类。那些身陷囹圄的俘虏过得生不如死——哈卡那虚无的灵魂多年来恣意吸食着他们体内的鲜血之力。在哈卡莱的控制下，古拉巴什巨魔无往不利，征服了广阔的疆域，甚至连分散在南海沿岸的许多岛屿也占归已有。

赞达拉从远处观察着这一切的发生，起初对古拉巴什重拾征战与崇神的传统倍感欣喜，然而当他们意识到哈卡的嗜血欲望永不满足时，他们知道这位恶魔之神不仅会带着巨魔一族走向毁灭，甚至连整个世界都将毁于一旦。

赞达拉巨魔集结军队向东部王国进发。在那里，他们遇见了那些与哈卡莱志向相异的古拉巴什巨魔。赞达拉与他们的新盟友们了解到，哈卡莱最狂热的祭司派别——阿塔莱正要把洛阿神灵之魂召唤到凡间的身体里——这将唤醒他体内全新的可怕力量，并给巨魔带来灭顶之灾。

赞达拉巨魔被阿塔莱的计划吓坏了，于是向古拉巴什的都城祖尔格拉布发起猛攻。战火在这座神庙城市藤蔓覆盖的金字形高塔间日夜燃烧。最终，在哈卡那沾满血污的神殿之巅，赞达拉终于将他与那些狂热的追随者一举击败。

虽然赢得了胜利，但赞达拉联军仍对哈卡再临保持着高度警惕。这位洛阿神灵并未真正死亡——他只是灵魂被赶出了物质世界。

一小撮狂热的阿塔莱祭司逃进了祖尔格拉布附近的丛林间，在位于古拉巴什都城北边的悲伤沼泽住下。在这片狂野沼泽地的中心地带，他们秘密建造起了一座祭奉嗜血神灵的巨大神庙——阿塔哈卡神庙。

在神庙深处，阿塔莱继续着对哈卡的崇拜，在里面研习着可怕的礼仪与仪式，希望能再次将这位洛阿神灵召唤到物质世界中来。黑暗魔法扭曲着神庙附近的动植物群，继而引起了绿色守护巨龙伊瑟拉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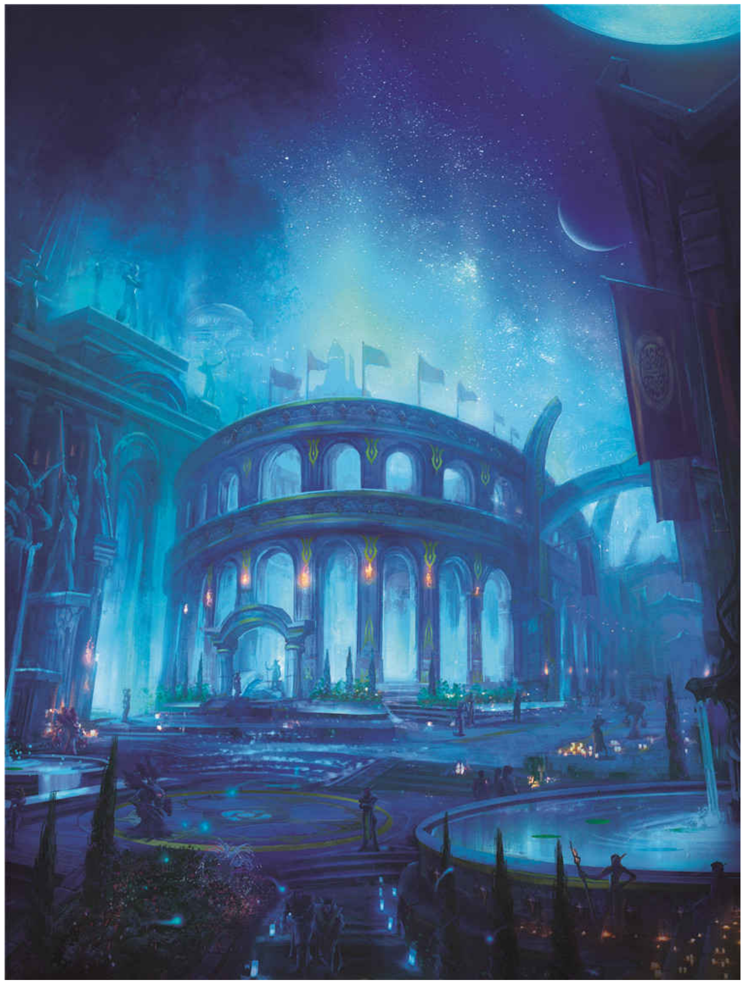
在得知阿塔莱召唤哈卡的计划后，伊瑟拉对神庙和里面的住民释放出了她的力量。守护巨龙的攻击将神庙的墙壁和地基震得粉碎，使这座巨大的金字塔沉入地下。随着沼泽的泥潭将神庙吞没，惊惧无助的阿塔莱巨魔只得抛下仪式而去，逃进了沼泽地里。

虽然伊瑟拉阻止了哈卡的回归，但她知道阿塔莱总有一天还是会再度召唤他。因此，她下令让一群忠实的绿龙守护着这座破败的神庙，确保它不会再将邪恶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埃雷萨拉斯与伊莫塔尔的囚禁

黑暗之门开启前1200年

在古拉巴什帝国的遥远彼岸，一个从大分裂中死里逃生的秘密上层精灵组织正在对抗着无常的未来。他们就是辛德拉，意为“行踪隐秘之族”。在一万年前，艾萨拉女王下令让他们保管并守护她最为珍贵的书卷。在托塞德林王子的率领下，辛德拉尽职尽责地对女王效忠。他们深入到卡利姆多南部茂密的丛林间，在那里建造起一座宏伟的城市，名叫埃雷萨拉斯。



上层精灵城市埃雷萨拉斯—即后来的厄运之槌

当大分裂摧毁整个世界时，埃雷萨拉斯侥幸免于覆灭。托塞德林和他的追随者挽救了这座城市。他们同心协力地施放出一道强大的魔法护盾，将大分裂造成的毁灭冲击波隔绝在这道屏障之外。

虽然城市得救了，但辛德拉很快就发现大分裂吞噬了永恒之井。没有了力量的源泉，托塞德林和他的追随者们便不再能永生不老。没过多久，辛德拉就在他们与世隔绝的避难所里变得昏沉倦怠、憔悴不堪。

托塞德林最后想出了让辛德拉振作起来的办法。他在埃雷萨拉斯其中一个受损的分区里放置了能量塔，建造起一座监牢，将新的力量之源——名叫伊莫塔尔的恶魔囚禁在内。令其他辛德拉感到震惊的是，托塞德林竟然秘密地召唤并束缚了这个可怕的怪物，将恶魔的力量汲取出来并灌注到追随者身上。当辛德拉成员们亲自感受到这股力量的强大时，反对之声全都静默下来。伊莫塔尔的力量黑暗而邪恶，却能让人心神振奋而且极易上瘾，其效力甚至远在永恒之井之上。

辛德拉恣意享用着新获得的力量之源，可他们也明白将伊莫塔尔留在身边的危险性。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那恶魔自己的力量去维持他的囚牢。数千年过去了，一切都安然如常。

然而囚禁伊莫塔尔却需要越来越大的力量。到了距大分裂发生过去九千年之后，囚禁恶魔的监牢濒临失控。由于消耗的能量过多，辛德拉再也无法从恶魔身上汲取能量来供自己使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托塞德林那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便宣告破灭，他们再也无法从恶魔身上获取力量了。

辛德拉不仅再次失去了永生不死的特权，还无可救药地对伊莫塔尔的强大力量上了瘾。托塞德林不顾一切地想要重获这股力量，居然与亲信密谋，对其他辛德拉成员痛下杀手。

托塞德林的邪恶计划成功了。在人口大为削减之后，剩下的精灵们便能无限地汲取伊莫塔尔的力量。

既然辛德拉成员的数量锐减，托塞德林与他的追随者们便放弃了大部分曾经辉煌繁荣的城市。埃雷萨拉斯的很多区域都陷入了黑暗与绝望。很快，附近丛林中的其他生物便占据了这座濒临倒塌的精灵避难所。

阿拉索的分裂

黑暗之门开启前1200年

正当托塞德林率领追随者逃进埃雷萨拉斯的同时，阿拉索王国却开始分崩离析。在巨魔战争结束后建立起来的一座座小型贸易基地与城市渐渐发展成了强大的自治城邦。终于，激流城意识到他们对这些地区的掌控力正在衰退。

那处名叫库尔提拉斯的岛屿堡垒继续着贸易与海运的传统，拥有了一支阿拉索帝国中最大规模的海军。海军中最勇敢无畏的船长们探索东部王国的沿海地带，屡屡带着各式奇珍异宝满载而归，还给人们讲述着关于在这片大陆最遥远的神秘土地上发生的传说。

库尔提拉斯蒸蒸日上的海运与渔业经济，令其北边邻居——吉尔尼斯的海上力量显得黯然失色。既然在海军方面无法与库尔提拉斯媲美，吉尔尼斯便专注于壮大陆军力量与商业贸易。吉尔尼斯坐拥阿拉索帝国最强大的军队，只有制霸北方的奥特兰克城邦才能与之比肩。

吉尔尼斯与奥特兰克经常组成联军发起远征，保卫阿拉索帝国的边境地区。他们在位于激流城南边的卡兹莫丹发现了矮人与侏儒。铁炉堡和诺莫瑞根那恢宏的建筑群和先进的工程学技术让远征军叹为观止。人类很快便与这两个种族成了朋友，尤其是对战斗、故事和烈酒同样钟爱有加的矮人。三种文化相互取长补短，交换着在锻造、采矿、工程学甚至是奥术魔法方面的知识。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激流城的掌控力持续下滑。由于受到崎岖山岭地形和缺少天然资源的制约，激流城无法与其他新兴的城邦经济体相抗衡。最终，激流城中的许多贵族家庭纷纷移居到北边肥沃的山谷与牧场上，在那里建造了新的城邦，并给它起了个与周边地区相辉映的名字——洛丹伦。贵族们用自己的财富买下了大片土地，一些经过了早期定居者开垦过的土地。这些地方包括阿加曼德磨坊，以及归巴尼尔和索利丹家族所有的农场。



东部王国的人类领土版图

在洛丹伦还住着一群信仰圣光的虔诚苦行者，他们声称圣光是世间万物体内蕴藏的宇宙之力。许多病患和老者纷纷前往洛丹伦的宗教之所，希望能恢复健康、重焕容颜。另一些人则前去新城邦朝圣，寻找智慧与启迪。洛丹伦的边界迅速扩张，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王国。那些贵族家族后来将这个繁荣国度的中心定作都城。

在激流城的贵族领主们北行后不久，索拉丁国王的最后一代后裔也离开了阿拉索帝国。在索拉丁血脉法迪尔的率领下，走海路向南行进。被有关那片茂盛无主之地的传闻深深吸引，他们希望能在那里迎来新的开始。

事实证明传言非虚。索拉丁的后代在那片土地上定居下来，建立了暴风城王国。以四周的悬崖峭壁为天然屏障，这座城邦确保自己成为当地的最强势力。

洛丹伦与圣光

在巨魔战争结束后，一群人类祭司开始产生了微弱的幻觉，会梦到天使生物和光芒四射的几何图形。祭司们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与黑暗彼界中的纳鲁交流。通过这一联结，纳鲁洗涤着一部分人类的心灵，并引领他们认识了圣光。

随着与纳鲁的交流，祭司们渐渐学会了驾驭圣光那超凡的疗愈之力。同时，他们还开展了一项宗教运动，旨在传扬正义、和平与奉献精神。这项运动在平民大众间越传越广。

留守激流城的只有少数顽固的统治家族，拒不愿意放弃这座古老的都城。在他们当中就有巨魔战争中的传奇将领——伊格纳乌斯·托尔贝恩的后裔。多年以后，这些家族重建了激流城中濒临倒塌的建筑，并将他们的都城重新命名为激流堡。然而这座城市却再也无法重现往日的辉煌。

索拉丁统一全族的梦想正在消亡。经过世代变迁，城邦之间变得越发疏远与隔绝，相互之间开始勾心斗角，甚至为了谋求一己之私而兵戈相向，拒绝对彼此施以援手。

玛拉顿和半人马的崛起

黑暗之门开启前1100年

几千年来，游牧为生的牛头人游荡在卡利姆多的茂密丛林间，与大自然和元素和谐共存。在这诸多地区中，有一处被所有牛头人萨满祭司视作圣地，那里就是玛山希，意为“大地之母的怀抱”，用以纪念创造这个世界的神秘神祇。这片葱翠的牧草地坐落在卡利姆多的西部沿海地带，位于菲拉斯与石爪山脉的丛林之间。

在元素微弱低语声的吸引下，牛头人萨满祭司们愈发笃信大地之母就居住在这片草原之下。他们在数十年里不遗余力地与当地元素展开交流，并举行各种庆祝仪式，试图将她从沉睡中唤醒。

这些萨满祭司最终取得了成功，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听到的低语声并非来自仁慈的大地之母，而是由某个黑暗邪恶的生物所发出来的——她来自艾泽拉斯混乱的元素时代。从位于草原下方的巨大洞穴深处钻出一个庞大的土元素——瑟莱德丝公主，她是元素领主塞拉赞恩的女儿。

在过去的漫长年岁中，守护者们将大多数元素都囚禁在另一个位面。但仍有一些元素，如瑟莱德丝逃过了放逐。她藏身于地下，慢慢进入沉睡。千年长眠使瑟莱德丝原本强大的身体慢慢弱化。

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瑟莱德丝来到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上，大肆吞噬着随处可见的生命之力。汹涌澎湃的力量在她体内奔涌，再次使她变得坚不可摧。被瑟莱德丝汲取过力量的土地只剩下一片荒芜，玛山希四周的植物尽数枯萎凋零。惊惧交加的牛头人如今只得依靠食腐为生，后来将这片贫瘠的荒原命名为凄凉之地。

当地生态系统所遭遇的如此突然和暴力的灭绝，在艾泽拉斯甚至其他世界中都掀起了涟漪。就连翡翠梦境中的凡人德鲁伊和灵魂也在渐渐丧失生命力。于是，塞纳留斯的一位林地之子——扎尔塔到梦境之外调查原委。

与他的父亲一样，扎尔塔也是以半鹿半人的庄严形态行走在物质世界中，在他的四肢与鹿角上攀满了柔软的藤蔓与青翠的枝叶。但凡被他的鹿蹄踏过的土壤，都会长出数十株嫩苗，继而长成遮天蔽日的茂密林地。

调查的线索将扎尔塔引入了凄凉之地下方的潮湿洞穴里，他在那里找到了瑟莱德丝。虽然他决意要囚禁这个诡异的怪物，但却对这位公主着了魔。瑟莱德丝身上散发出的偷来的生命之力魅惑了扎尔塔，他被她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

瑟莱德丝也对扎尔塔倾心不已，她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赢得他永恒不渝的爱。这位元素公主深知自己是如何迷住了扎尔塔，并将这一手段发挥到极致。瑟莱德丝声称自己对这片土地毫无恶意，她只不过是在设法让这里重现昔日的美景。她催促扎尔塔与她携手来实现这个梦想。

于是扎尔塔抛下了本来的使命，成为瑟莱德丝的伴侣。他知道这有悖于自然伦理，可却抑制不住在内心萌生的爱意。在禁忌爱火的燃烧下，一个畸形的种族诞生了。他们被称作半人马，凭借野蛮的天性威胁着整个卡利姆多大陆的安危。

半人马一族在外形上毫无美感和优雅可言，但身体却颇有蛮力。他们下半身是马的形状，恰好能使其疾速奔跑；而人形的上半身则赋予他们惊人的身体力量。然而半人马凶残而暴虐的天性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其他品质。

在见到半人马后，扎尔塔立即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虽然他试图与后代建立起亲密关系，但却无法忍受他们的存在。半人马也在他们父亲的眼中看到了嫌恶，这使他们陷入了盲目的怒火之中。这群非人非马的野蛮怪物愤而出击，杀死了扎尔塔。

扎尔塔的死让瑟莱德丝心碎不已。这位元素公主开始疯狂屠杀她的半人马子嗣。当半人马意识到他们伤害了自己挚爱的母亲时，也变得越发绝望。他们乞求母亲的原谅，并承诺从此以后都会对亡故的父亲尊崇有加。瑟莱德丝后来将扎尔塔的灵魂安葬在她从前沉睡的巨大洞穴之中。半人马将这里命名为玛拉顿，从那时起，将这个洞穴视作神圣之地。

半人马一族繁殖迅速，很快就遍布整个凄凉之地。他们对那些不幸在当地定居的牛头人宣泄怒火，迫使他们背井离乡。但瑟莱德丝凶蛮的孩子们并没有在凄凉之地止步不前，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劫掠成性的半人马战队四处猎杀卡利姆多的牛头人，使得两个种族进入了漫长而黑暗的交战时期。

流沙之战

黑暗之门开启前975年

在上一场与巨魔帝国的战争宣告结束后，亚基虫族的后代躲进了地下虫巢，只有潘达利亚的螳螂妖仍是活跃在地表的威胁。艾泽拉斯几乎所有种族都忘记了在地下深处还潜伏着一群凶残的虫类生物。

虫族中的一个分支——其拉虫人在安其拉的古老殿堂扎下根来。守护者们建造这座庞大据点的初衷是为了囚禁上古之神克苏恩。在安其拉死气沉沉的砂岩廊道间，虫族陷入了沉睡。

尽管艾萨拉和她的暗夜精灵帝国曾经了解过这座堡垒，但时间还是抹去了他们的记忆。安其拉附近鲜有生物定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希利苏斯广阔而荒凉的沙漠地形所决定的，要塞中巍峨高耸的一块块碑石就矗立在沙漠深处。

精灵们始终没有再次找到安其拉的所在，直到大德鲁伊范达尔·鹿盔发起复兴希利苏斯的行动。他派出他身为战士的儿子瓦斯坦恩亲率最受他信任的德鲁伊前去执行这项任务。他们在炽热的沙丘间艰难跋涉，寻找着隐秘的水资源，设法让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再次长出茂密的森林。终于，瓦斯坦恩和他的同伴们抵达了安其拉。一部分持谨慎态度的德鲁伊反对进入这座堡垒，但范达尔的儿子一意孤行。当他出现在这座冰冷而死寂的殿堂中时，无意间唤醒了休眠其中的其拉虫人。

在位于安其拉地下的牢笼中，克苏恩也觉察到了其拉虫人的苏醒。他驱使虫族陷入疯狂。其拉虫人社会中的最高阶层开始向他们的低级仆从发出号令，其中为数最多的便是异种蝎。这些恶毒的虫类形态各异，全部效忠于其拉领主的意志。

其拉虫人的出现使得瓦斯坦恩和他的德鲁伊同伴们大吃一惊。在撤出安其拉之后，他们在希利苏斯建立起一处小哨站，严密监视虫子们的一举一动，看着越来越多的其拉虫人挤满整个堡垒。

没有任何预兆，一支大军从安其拉的地下隧道中大举杀出，领头的就是其拉虫人。他们指挥着异种蝎吞噬了四周的沙漠，并进一步将势力扩张到其他地区。

于是，瓦斯坦恩请求他的父亲出手相助。范达尔将一众德鲁伊、哨兵、祭司以及林地守护者齐集麾下，商讨如何应对其拉虫人的威胁。在卡利姆多南部地带，暗夜精灵军队与他们邪恶的敌人激烈交战。有时他们好不容易才将其拉虫人赶回希利苏斯的沙丘之下，可没过多久虫群大军又会奋起反攻，重掌优势。这场拉锯战持续了数月之久，致使精灵与虫族横尸遍野。

流沙之战打响了。

随着战局的推进，范达尔和他的同伴们在南部卡利姆多各地建立起多个哨站。他们将这些据点作为战斗基地，继续与其拉虫人殊死战斗。最后，不知疲倦的德鲁伊及其盟友们终于将其拉虫人打回了希利苏斯的沙漠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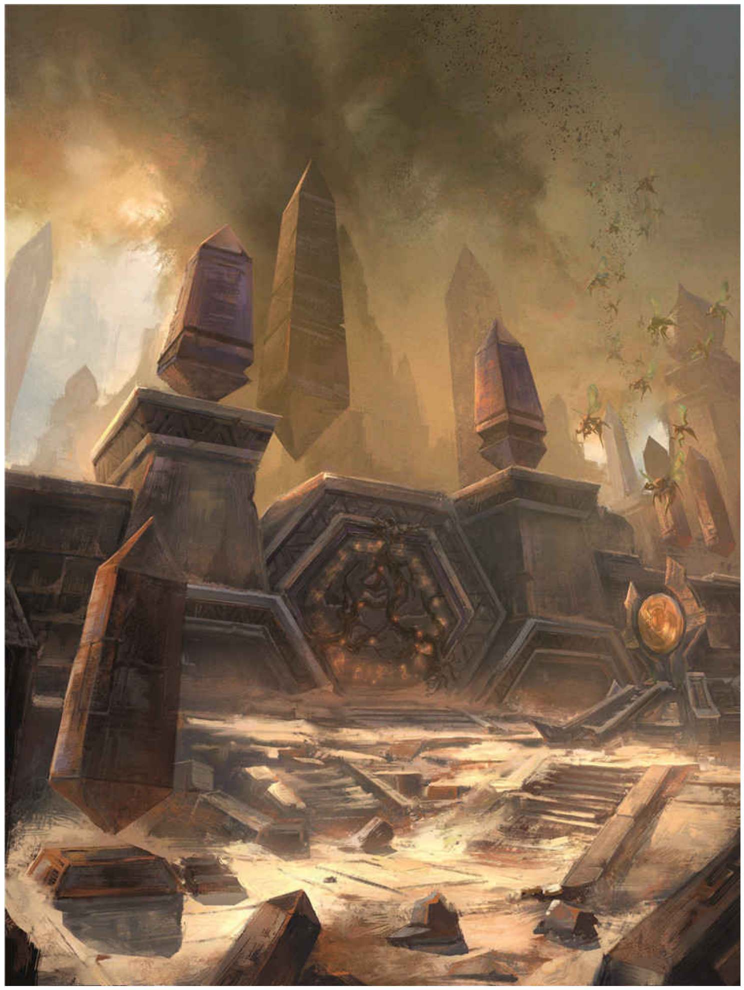
但就在胜利在望之际，局势却峰回路转。其拉虫人精心策划了一场伏击，抓住了瓦斯坦恩，并将他在范达尔眼前撕得粉碎。

瓦斯坦恩的死令大德鲁伊精神崩溃，也使得暗夜精灵军心大动。其拉虫人趁此机会大举反扑，接连收复希利苏斯的大片失地，一路推进到塔纳利斯的东部沙漠地带。狂怒之下，虫子们甚至袭击了青铜龙军团的圣所——时光之穴。

其拉虫人的疯狂攻势将青铜龙军团也卷入到战火之中。在阿纳克洛斯的率领下，他们向红、绿、蓝三大巨龙军团求援。强大的巨龙赶来助暗夜精灵一臂之力，将其拉大军赶回了安其拉的高墙背后。

然而即便有强大的巨龙军团助战，精灵们仍难以将数量庞大的其拉虫人彻底消灭。范达尔担心这场战争将无止无休地延续下去——成千上万的精灵已经死在虫族的利爪之下，他不愿再让更多族人白白丧命。最后，他和巨龙们想出了一个立即结束战斗的办法：将虫族关进安其拉。

暗夜精灵与巨龙军团聚集在安其拉门前来完成这项任务。范达尔命令他麾下的德鲁伊们汇聚全力。与阿纳克洛斯一起，精灵们召唤出一道巨大的屏障，把安其拉封锁其中。在这座受诅咒的城市之外，干旱的大地轰然裂开，一道由坚石与巨根塑成的魔法壁垒横空出现。这道坚不可摧的圣甲虫之墙耸立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彻底将其拉虫人封锁在其中，直到永远。



圣甲虫之墙与甲虫之锣

最后，阿纳克洛斯制造了两件神秘的圣物——甲虫之锣与流沙节杖。巨龙将这柄权杖交给了范达尔，以防将来有一天需要再次进入安其拉时，他可以用这件神器打开圣甲虫之墙。

范达尔没能因为消除其拉虫人的威胁获得丝毫慰藉，瓦斯坦恩的死让他备受折磨。暴怒之下，他粉碎了流沙节杖，权杖的碎片从此失落无踪。

守护者艾格文

黑暗之门开启前823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达拉然不断有新的提瑞斯法守护者来来去去。有些是和平离任，有些则在与燃烧军团爪牙永无休止的战斗中牺牲。然而尽管如此，时刻戒备的守护者们还是守住了达拉然的安全。

在最后几任守护者中，有位名叫斯卡维尔的大魔法师。在他即将履行完百年的守护职责时，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提瑞斯法议会担心恐怕要历经数年乃至数十年之久才能觅得下一任守护者，于是要求斯卡维尔继续留任。这位人类法师起初并不愿意这么做，最后还是同意了。毕竟，百年任期只是个传统，而非硬性规定。斯卡维尔和议会的关系相对稳固，他们可以携手共同保护这个世界不受燃烧军团的入侵。

许多年之后，斯卡维尔终于找到了一群可以接手这项重任的学徒——在他们中间有位名叫艾格文的人类女性凭借超群的本领与专注的志向脱颖而出。提瑞斯法议会最终将守护者的光荣职责连同斯卡维尔的祝福一起授予她，她便立即开始驱逐黑暗力量。

艾格文是一位卓越的守护者，但她在与提瑞斯法议会的关系上显得过分顽固而执拗。她永远不相信那些权威人物的做法导致她经常与年长魔法师发生冲突。她无视他们的建议与劝告，在任期内一意孤行。但提瑞斯法议会对此却并不介怀。法师们都知道，艾格文是位无与伦比的女法师，是能够将奥术能量运用自如的旷世奇才。她作为守护者的价值，远胜她冲动无常、我行我素的性格所带来的麻烦。

在她百年任期即将结束之时，艾格文感觉到在诺森德的冰寒雪原上有黑暗之力在蠢蠢欲动。于是她前往那片遥远的土地，在那里发现一群恶魔正在追击落单的蓝龙，从他身上汲取强大的魔法能量。蓝龙虽然威猛，还是不敌燃烧军团的狡诈与力量。

艾格文立即赶往龙眠神殿——几大巨龙军团的集会圣所。她要求那些庄严的生物尽心竭力地兑现当初神圣的承诺，保护这个世界不受邪恶的侵袭。在生

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的率领下，几大巨龙军团都同意与守护者并肩抗敌。他们联合起来在迦拉克隆的巨大骸骨附近发起伏击。

恶魔们落入了艾格文的陷阱。暴风雪倾天而降，守护者和她带翼的飞龙同伴们将燃烧军团的爪牙打得七零八落。然而不管是艾格文还是巨龙军团，都没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诺森德的天空突然黑云压境。一个身形庞大的恶魔在战场上现身，燃烧军团的统帅——萨格拉斯。尽管降临的只是那恶魔领主的化身，仅拥有萨格拉斯无边巨力的一小部分，但却能释放出惊人的力量与狂怒。他将那股毁灭之力对准了艾格文，决意要消灭这位杀害他爪牙的守护者。



艾格文在诺森德与萨格拉斯的化身展开激战

艾格文毫不犹豫地奋起还击，汇聚全力迎战萨格拉斯。这是艾格文所经历过最艰苦的一场鏖战。在迦拉克隆巨大的骸骨前，萨格拉斯与艾格文的较量撼天动地。他们的攻击撕裂了晦暗的天空，也给诺森德的冰寒大地留下累累伤

痕。一场魔法风暴吞噬了这片地区，连强大的巨龙军团都无力插手。最后，艾格文孤注一掷地使出强大的魔法，击败了萨格拉斯。虽然精疲力竭，但她总算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但这胜利却是虚有其表。

当艾格文将萨格拉斯击倒时，他的灵魂侵入了她虚弱的身体。萨格拉斯那永不泯灭的邪恶力量在她的身体里留存下来，继而侵入到她的灵魂深处。

对体内黑暗气息浑然不觉的艾格文决定将萨格拉斯巨大的残躯封印起来，以防他继续为祸万物。她再三考虑要把哪里作为这个魔王的葬身之地，最后选中了随着大分裂沉入海底的古老暗夜精灵城市——苏拉玛。

在上古之战期间，燃烧军团设法要在苏拉玛开启一道传送门。这个计划遭到了以大魔导师艾利桑德为首的上层精灵们的阻止。这群强大的法师制造出了一系列魔法封印，关闭了恶魔的传送门，并消除了附近的邪恶之力。后来，当世界遭遇大分裂时，苏拉玛那块原先用于安放燃烧军团传送门的区域也沉入了浪涛之下。

此时，这片失落的废墟引起了艾格文的注意。她知道上层精灵的封印一定能消除残存在萨格拉斯化身中的邪恶力量，于是将魔王的残躯埋在了苏拉玛没入海底的废墟之下。艾格文希望萨格拉斯的遗骸能在那里不受打扰地安眠到时间的尽头。

刘浪与迷踪岛

黑暗之门开启前800年

在守护者艾格文守望艾泽拉斯的同时，孤独的熊猫人则继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在故土潘达利亚上的日子相对平静，唯一要应对的威胁就是定期来攻打蟠龙脊的螳螂妖。

熊猫人一族对浓雾之下的隐居生活感到满足，他们一致认为艾泽拉斯的其他地区都在那场可怕的大分裂中遭到了毁灭。

有位名叫刘浪的年轻熊猫人却对此感到怀疑。他从小在宁静的四风谷的一处小农场上长大，经常到俯瞰大海的峭壁间漫步，猜想着地平线之外是否有其他生物存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破浪远航，彻底弄清楚外面的世界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刘浪不顾熊猫人同伴们的警告与嘲笑，随便准备了些补给品便整装出发。他骑在一只名为神真子的小海龟背上，穿过迷雾，乘风出海。时光流逝，但刘浪始终渺无音讯，别的熊猫人都认定他一定是为自己的蛮干而送了命。

五年后，刘浪突然回来了。他向他们讲述发生在那些神秘土地上的离奇传说，还有生活在大海彼岸的那些人。在备充更多补给品后，刘浪再次踏上征程。

这一次，他却不再是孤身一人。一方面，神真子这些年来已经长大了许多，此外，另一位熊猫人也在刘浪故事的激励下决定与他一同远行。她叫辛慈，后来和刘浪结为夫妻。

每隔五年，刘浪都会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时，神真子都会长得更大，越来越多的熊猫人决定加入这位古怪的探险者，去过游历四方的冒险生活。这一传统持续了数十年，直到那只巨龟长得如同岛屿一般巨大，在龟壳上形成了雾气笼罩的山川与湖泊。后来，一座座村落开始出现，继而发展为繁荣的熊猫人聚居地，他们将这处独特的避难岛命名为迷踪岛。

在最后一次从潘达利亚出海之后，年迈的刘浪终于一睡不醒。他的灵魂在死后与海龟融为一体。刘浪所倡导的大胆冒险与敢于梦想的精神却仍在后世流传，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间被迷踪岛上的熊猫人传承不朽。

艾格文的消失

黑暗之门开启前600年

诺森德之战结束后，萨格拉斯开始扭曲着艾格文的心智。在他的影响下，艾格文与提瑞斯法议会渐行渐远，对议会的怀疑也越来越深。其中最大的疑虑来自艾格文不久前的新发现——她得知提瑞斯法议会的成员们在干预人类王国的政治。法师们争辩说他们这样做自有道理——议会已经待在暗影里太久了，凭借自身的知识与智慧，他们有能力阻止人类世界中的战争与苦难。

然而艾格文却对议会鬼祟的活动充满了怀疑与不安。她担心在自己卸任之后，他们会选出一位柔弱寡断的守护者，来充当帮助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傀儡。于是，艾格文决定在任满一个世纪之后继续留任，并将自己的生命奇迹般地延长了几十年。虽然议会中的某些成员对艾格文的决定感到不满，但还是默默地接受了。不论如何，她毕竟在担任守护者的任期之内功勋卓著。

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艾格文与议会的关系变得越发岌岌可危。萨格拉斯对她的灵魂继续产生着微妙的影响，使她对法师同伴们的看法日趋偏执。在极度不安的驱使下，她在远离议会耳目的地方建造了一处避难所。在贫瘠而遥远的逆风小径，一座名叫卡拉赞的宏伟高塔拔地而起。许多年来，它的位置一直是议会无法破解的谜团。

艾格文时常会回到卡拉赞，在平静与安宁中继续自己的工作。但这座高塔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充当附近地区强大魔法线的导管，供艾格文在需要时汲取魔法力量。

随着议会年老的成员陆续离世，他们的力量仍旧处在艾格文的掌控之中。议会不断有新的法师加入，他们继续对东部王国的人类王国横加干涉。许多新成员对这位刚愎自用的守护者持有更为强硬的态度，逼迫她卸下职权。

一次，当艾格文罕见地造访达拉然时，议会要求她立即下台，否则后果自负。他们的威胁让艾格文感到恐惧，她对议会的怀疑转变成了彻底的敌意。她警告那些法师，若是非要将艾泽拉斯的命运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下，那就等着让这个世界毁灭吧！

议会成员们对艾格文的反应愤然不悦，一致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如果这位守护者不肯主动放弃她手中的力量，那就只能依靠强硬手段了。议会对如何完成这项任务争执不下，有些成员提议强化一位新的守护者，可这个想法太过危险。艾格文与另一位守护者一旦开战，整个世界恐怕都会毁灭。如此大规模的冲突甚至会引起大众对他们这个秘密组织的关注。

最后，议会决定采取更为狡诈的策略。他们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法师组织——提瑞斯秘法会，训练有素的法师们装备了能够削弱守护者惊人力量的圣物和武器。在经过多年的训练之后，这群智谋过人、出类拔萃的追猎者动身前去寻找艾格文，誓要将她带回达拉然。

提瑞斯秘法会的成员轻易被守护者甩掉了许多次，但他们还是最终找到了卡拉赞，并将它的位置报告给议会。

得知卡拉赞受到威胁后，艾格文用魔法将这座高塔封印起来，以防外人侵入，然后出发去寻找一处新的避难所——一个议会和提瑞斯秘法会再也找不到的地方。经过谨慎的考虑之后，她决定将据点建造在沉入海底的古老苏拉玛遗迹之间。提瑞斯秘法会历尽多个世纪也没能发现她隐秘的新居所——守护者圣殿。

三锤之战

黑暗之门开启前230年

在远离隐秘守护者圣殿的远方，高山之王莫迪姆斯·安威玛尔和矮人正在位于群山间的铁炉堡家园里繁荣发展着。在过去几个世纪，与人类城邦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令铁炉堡变得国库充盈。一座座宏伟的建筑奇迹，如巨石水坝，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就连远在奎尔萨拉斯的精灵王国也赶来一探究竟。

然而，在看似繁荣的表面之下，铁炉堡三大氏族——铜须、蛮锤与黑铁氏族之间的关系却日趋紧张。

亲王玛多兰·铜须是最大的氏族——铜须氏族的首领。该氏族由铁炉堡中的军事和商业阶层组成，自诩是王国的中流砥柱，与高山之王莫迪姆斯是远房血亲。

蛮锤氏族居住在铁炉堡外面的冰山雪岭中。在亲王卡德罗斯·蛮锤的领导下，个个都是坚忍不拔的登山者，并借此声名远播。被铜须氏族视为蛮人的蛮锤氏族努力强化自己与高山之王莫迪姆斯的联结，在铁炉堡的精英统领阶层中间占得一席之位。



东部王国矮人和侏儒领土分布图

巫王索瑞森统领着黑铁氏族，居住在深邃而黑暗的地下城市之中。他们长久以来对法术的研习，以及隐秘莫测的政治图谋引起了铁炉堡其他住民的不满。索瑞森手里掌握着王国最珍贵的宝石与矿藏，利用财富保护着族人，并在铁炉堡日渐动荡的政治竞技场中站稳了脚跟。

高山之王莫迪姆斯力争公平尊重地对待每一个氏族，但由于无力缓解氏族间剑拔弩张的态势，最终引发了灾难。当高山之王年老辞世后，还没等他的长子继位，铁炉堡内酝酿已久的战局终于爆发了。

没人知道是哪一方先出手，三大氏族之间争夺高山统御权的战火瞬间燃起。激烈的血战横扫整个王国，旷日持久。最后，铜须氏族凭借军事优势将蛮锤与黑铁氏族从山中赶了出去，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卡德罗斯俯首称败，率领氏族北上。蛮锤矮人最终在附近的一片沼泽地里定居下来。他们挖凿出一座巨大的地下城市，名为格瑞姆巴托，很快就在领土

和威望方面发展得和铁炉堡不相上下。之前的失败成为卡德罗斯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他的族人们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将自己全新的家园建设得欣欣向荣。

黑铁氏族往南来到宁静的赤脊山。在那里，他们以领袖索瑞森之名，建立起新的索瑞森王国。虽然族人们已经振作起来，索瑞森本人却无法忘却惨败之辱。他梦想有一天能对北方的矮人亲族施以惩戒，重新夺回卡兹莫丹。

索瑞森秘密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双管齐下，同时向铜须和蛮锤氏族发起攻击。巫王本人亲自率军攻击铁炉堡。在庞大战斗魔像军团和攻城机器的协助下，黑铁战士们势如破竹。在铜须矮人团结起来将黑铁氏族打回赤脊山之前，入侵者们一度攻进了城市中心。

索瑞森的妻子莫德古德指挥第二支军队进攻格瑞姆巴托。黑铁矮人将这座巍峨的要塞团团包围，并使用黑暗魔法粉碎了蛮锤氏族的意志。他们使暗影充斥格瑞姆巴托，让这座繁荣的城市变成一座充满噩梦和恐惧的绝望之境。卡德罗斯率领他麾下的蛮锤战士们奋起反击，最终杀死了莫德古德。眼见首领已死，黑铁矮人落荒南逃，恰好遇到了从铁炉堡落败的自家大军。玛多兰听到风声，于是率军北上。铜须与蛮锤大军两面夹击，使黑铁氏族以惨败收场。

这场战斗让玛多兰和卡德罗斯找到了共同的敌人与全新的使命。他们将往日恩怨置于一旁，指挥大军向南进发，不将索瑞森与他阴险的黑铁族人从世界上赶尽杀绝誓不罢休。

随着铜须与蛮锤联军的逼近，索瑞森勉强想出了克敌制胜的办法。他决定从世界深处汲取火焰之力，并将它当作武器。因此，索瑞森施放出强大的魔法试图挽救他的王国。然而就在他施法的过程中，脑海中却浮现出妻子的死亡与他近来的败绩，愤怒在索瑞森心中汹涌激荡，彻底战胜了他的理智，使他的法术冲破了元素位面，接触到了炎魔拉格纳罗斯。



索瑞森将炎魔拉格纳罗斯召唤到世界上

索瑞森不明就里地帮助拉格纳罗斯离开了元素位面，将他召唤到艾泽拉斯的地表之上，致使大地都随之震颤扭曲。炎魔的暴力重生引发了一系列毁灭性的大爆炸，立即杀死了巫王，也将周围的山脉炸成一片碎石。

在远处，玛多兰和卡德罗斯惊惧地看着这个世界崩塌解体，烈焰风暴席卷四野。一瞬间，他们立即明白索瑞森已经亲手葬送了他自己和他的黑铁族人。由于担心自身安危，蛮锤与铜须转而向北逃去。

余波与重建

在三锤之战结束后，玛多兰和他的族人开始重建铁炉堡，然而卡德罗斯与蛮锤氏族却放弃了格瑞姆巴托。莫德古德在临终之际诅咒了这座城市，使其变得不再适合居住。铜须为蛮锤矮人在铁炉堡里准备了一处容身之所，但也只是出于安抚之意。玛多兰深知，自视甚高的卡德罗斯绝不会接受这样的提议。果不其然，这位蛮锤统领决定率领族人到别处开创新的未来。

一部分蛮锤族人在名叫诺瑟隆的地区定居下来，大部分则跟随卡德拉斯继续北进，抵达了林木繁茂的辛特兰。格瑞姆巴托的记忆仍在蛮锤心中挥之不去，于是他们决定不再向地底而居。抵达辛特兰后，卡德罗斯和族人在山岭间建造起了一座庄严宏伟的城市——鹰巢山，继续保持着与自然世界紧密联结的传统。他们研习萨满教义，结交了在山中隐秘角落与裂隙中生活的半狮半鹰的智慧生物——狮鹫。狮鹫从此变成了蛮锤氏族的象征，是其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玛多兰和卡德罗斯在各自氏族重振元气的过程中缔结了外交关系。宏伟的萨多尔大桥就由两国共同建造，作为连接两大矮人帝国的经济纽带与邦交象征。虽然彼此之间仍旧存在着竞争与分歧，两位领袖却立下了双方永不交战的誓言。

在卡德罗斯和玛多兰离世后，他们的子嗣指派工匠筑造了两尊巨大的塑像以示对首领的纪念。匠人们将塑像矗立在南部地带的入口处，对面就是黑铁氏族的领地。两位矮人亲王的雕像在那里不知疲倦地戍守着他们的子民，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们死敌那片疮痍遍布的土地。

拉格纳罗斯的重生摧毁了赤脊山的大部分地区。如今，一座怒焰滔天的火山——黑石山俯瞰着荒凉的黑铁王国。位于火山南部的那片余焰未熄的不毛之地被称作燃烧平原，而北部那道巨大的裂隙则被冠名为灼热峡谷。

至于拉格纳罗斯本人则退到黑石山炽热的核心地带，在名叫熔火之心的巢穴里奴役着侥幸存活的黑铁矮人。矮人们对其元素统领唯命是从，在山下修建了一座新的堡垒，称之为暗炉城。在他们的烈焰家园里，这些矮人对蛮锤与铜须的恨意之火越烧越旺。

安威玛尔家族的统治

三锤之战以高昂的代价结束了安威玛尔家族对铁炉堡的统治。玛多兰·铜须执掌了矮人王国的领导权，可他并不愿意与从前的统治者为敌。于是，玛多兰在铁炉堡议会中给卸任的安威玛尔王子及其后裔安排了一个永久的席位。

科赞的解放

黑暗之门开启前100年

大分裂发生之后，赞达拉部族开始探索形成于卡利姆多和东部王国间的那片全新海域，发现了星罗棋布的无数座岛屿。正是在一次次的远航途中，巨魔们发现了科赞以及岛上的地精住民。这些身材矮小的绿皮生物天生聪明，然而却粗陋野蛮。

起初，两个种族都对彼此敬而远之。赞达拉巨魔来科赞是为了寻找一种名叫卡亚矿石的奇怪矿物。在吸入汽化的卡亚矿石后会产生各种效果，比如使感觉更加敏锐、产生幻觉、提高智力等等。巨魔们对这种矿石颇为珍视，把它看作是仪式和祭祀活动上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几百年来，他们从分布在这座岛屿附近的卡亚矿脉中收获甚丰。有时候，他们还会雇佣地精为自己工作，把深受这群小家伙喜爱的闪亮而廉价的饰品作为酬劳。

当巨魔们发现在地下深处埋藏着取之不尽、无可想象的卡亚矿藏时，先前和平的局面被打破了。他们不愿意亲自动手挖掘，而是奴役当地的地精，迫使他们到地下深处挖矿作业。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地精在巨魔的残酷压迫下饱受苦难，毫无反抗之力。

最后，拯救地精的恰恰是卡亚矿石。

矿井里总是弥漫着卡亚烟尘。时过境迁，吸入大量烟尘的地精变得越发聪明……且狡诈。他们私下里密谋推翻奴隶主的镇压，利用他们找到的矿物制作出陷阱、炸药和其他匠心独具的武器。

从矿井里蜂拥而出的地精奴隶令巨魔监工猝不及防，他们的武器极为先进，科技水平远在赞达拉氏族之上。这场起义粉碎了巨魔对科赞的统治，将矿场变成废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幸免于难的赞达拉巨魔落荒而逃，而地精们则通过争权夺势来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解放。混乱中形成了无数阵营与派别，其中最强大的组织被称作财阀。由于彼此之间势均力敌，胜负难断，这些财阀只得暂时达成和解。

然而在各个地精阵营之间，冲突从未曾真正消除，但在数十年里，他们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内展开较量。财阀们最终选择用贸易来实现自给自足，从中获取利润，壮大自身的财富与力量。

古老的地精

在上古时期，守护者米米尔隆发现了卡亚矿石，并在多个种族身上进行实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智力。一些实验对象是生活在奥杜尔林地附近的某个矮小原始种族的成员。使用卡亚矿石后，这些生物变得极为聪慧并具有旺盛的繁殖力，后来被称作地精。

由大分裂引发的灾难切断了地精们的卡亚矿石补给线。在短短几代之后，他们的智慧水平便大不如前。那些在科赞岛上定居的地精早就忘了卡亚矿石在他们古老的社会中所扮演过的重要角色。

暴风城与豺狼人战争

黑暗之门开启前75年

在东部王国广阔的大地上，各个人类王国竞相发展壮大。在这些王国当中，规模最小且最与世隔绝的便是暴风城。多年来，它凭借遍布这片肥沃地带的农耕经济日益繁荣。随着暴风城人口的不断增加，在附近的艾尔文森林、赤脊山、阳光树林和王国的产粮区——西部荒野中出现了若干小型城镇。

虽然这一带相对平静，但危险还是接踵而至。一群行径凶残而头脑简单的豺狼人将他们的人类邻居当成了唾手可得的猎物。这些天性残忍的生物对暴风城附近的车队、农场甚至是小城镇发动突袭，迫使暴风城派出英勇的骑士和其他士兵在领地内展开巡查。

暴风城成为供流落他乡的难民们栖身的庇护之所。王国防御森严的核心之城为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安全，更重要的是精神指引。数十年来，圣光教会的虔诚牧师们多次从洛丹伦向南进发，四处传播他们的信仰。在抵达暴风城后，信徒们成立了北郡牧师圣教团。王国希望将这些牧师视作智慧之源，带他们熬过苦难时期。

这群虔诚的牧师用圣光之力安抚暴风城公民的心神，与此同时，军队则在王国的边境巡防戍守。在他们的高度戒备下，外围领地并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豺狼人的威胁却仍未消除。

在拜拉瑟恩·乌瑞恩国王的统治时期，潜藏的豺狼人威胁渐渐变得难以控制，他们甚至开始肆无忌惮地进攻暴风城。但人类很快就发现这些突袭只是在声东击西——在士兵们回城增援时，西部荒野的农场上却燃起了大火。进攻主城的豺狼人为数众多，军队分身乏术，无力保护城外的农田。

粗野的豺狼人以前从未试过这样的战术，原因也很简单——在他们的族群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才智过人的首领。赤脊山豺狼人部族狡诈的首领——族长鳄齿历尽多年征战，终于统一了附近地区的豺狼人势力。如今，他手握强大的突袭者大军，并对战术运用自如，知道怎样对自身的战斗力量善加利用。短短一年时间，他麾下的豺狼人便洗劫了暴风城外三分之一的人类聚居点。

拜拉席恩国王派出使者向洛丹伦、吉尔尼斯和其他人类王国求援，然而他们却不愿意出手相助，认为帮助这么一个势单力弱的乡野国度脱困，于己无益。暴风城向来自给自足，与其他王国少有贸易往来，且其精神信仰也显得有违常规。面对如此局势，暴风城的人类只能独立抗敌。

其他王国的冷漠激怒了拜拉席恩国王，他决心凭借自己的双手力挽狂澜。既然豺狼人族长攻击暴风城的战略堪称厚颜无耻，国王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国王率领一小队身披铠甲的精英骑士在夜幕笼罩下离城而去，等待下一波豺狼人对城墙发起攻势。当豺狼人突击队动手时，国王与他的骑士们随即采取行动——从暴风城策马扬鞭赶赴赤脊山。国王的奇招果见成效：族长派出全军出击，但他却独自坐镇后方。与大多数豺狼人一样，鳄齿也喜欢让别人去替他卖命。

由于大军倾巢而出，留守赤脊山的族长面临着后防空虚、孤身迎敌的局面。

拜拉席恩的战队与鳄齿和他的近身护卫激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国王亲手用利刃割断了族长的脖子。随他作战的一半骑士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其余的幸存者也不同程度地负了伤，但拜拉席恩总算终结了鳄齿的统治。

当豺狼人大军听闻首领战死的消息后，竟开始自相残杀，几位候选人对族长之位展开了血腥争夺。然而若论狡诈与诡计，他们谁都无法与鳄齿比肩。内战使得豺狼人的数量剧减，再也无法深入人类领地作乱。拜拉席恩国王趁着豺狼人内乱之机，集结士兵，率大军杀向赤脊山，将豺狼人的残余兵力一举歼灭。尽管还有几小撮凶残的怪物继续生活在这片地区，但他们再也无法对暴风城构成威胁。

拜拉瑟恩・乌瑞恩国王——后来被称为阿达曼特，成为备受族人赞誉的大英雄，暴风城王国也进入了辉煌繁荣的新时代。这场胜利使得暴风城的国民信心倍增，今后无论出现何种威胁都不在话下，即便没有其他人类王国相助也能独立应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暴风城与北方人类同族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疏远。

令外部世界意想不到的是，暴风城中很快便会风云大作，继而使艾泽拉斯的命运发生彻底的改变。

最后的守护者

黑暗之门开启前45年

在与暴风城相距甚远的地方，提瑞斯法议会仍在毫不懈怠地追击叛徒守护者艾格文。一批接一批的提瑞斯秘法会成员在世界各地苦苦寻觅，掘地三尺也要将艾格文绳之以法，让她为自己的叛逆行为承担应有的惩罚。

此时，艾格文正躲在她位于苏拉玛古老遗迹深处的圣所之中，在海面之下安然度日，很少到外面的世界中露脸。她偶尔会联系提瑞斯法议会，观察他们的动向。令她失望的是，议会对政局的干预变得越发公然昭彰，令人不安。如今，提瑞斯法议会竟公然开始进行政治活动。

在一次外出期间，艾格文遇到了聂拉斯·埃兰——最冷酷无情的提瑞斯秘法会成员。他穷追猛打了好几个月，利用魔法圣物消除她的魔法之力，使她无法从自己的手下逃脱。

这场激烈的追击战演变成了聂拉斯和艾格文之间意志与智慧的较量，双方熟知彼此的优劣短长，你来我往，打得难分高下。令艾格文意外的是，她发现聂拉斯居然对提瑞斯法议会心存疑虑。他对议会的政治阴谋知道得一清二楚——并对此类行径感到难以容忍。

聂拉斯也意识到艾格文并不像提瑞斯法议会所宣称的那般叛逆不忠。当他渐渐看清这位守护者的真实动机后，对她的困境心生怜悯。聂拉斯同时还感觉到艾格文正与潜藏在灵魂深处的黑暗力量抗争着。然而即便卓越如他，也看不出这股黑暗力量其实是萨格拉斯残存的气息。聂拉斯希望能帮助艾格文战胜她内心的挣扎，于是放下武器，停止了对她的追击。

没过多久，爱情的花朵在这两位昔日的敌人心中冉冉绽放。他们决定同心协力阻止提瑞斯法议会，不让他们再控制别的守护者。深知自己无法将守护者之职长久地担任下去，艾格文向聂拉斯道出了自己的计划。他们将孕育出子嗣，并让他继承艾格文的提瑞斯法之力。只有这样，才能出现一位不受提瑞斯法议会制约的新任守护者。

聂拉斯听后欣然接受，将这个计划视作艾格文的救赎行动。若是她无法消除体内的黑暗力量，也许他们的后代能令她放下所有肩负的重担。

后来，艾格文诞下一名男婴，并给他起名叫作麦迪文，在高等精灵的语言中是“秘密守护者”之意。这名婴儿与魔法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完美地继承了双亲的天赋。艾格文还将她的力量封存进男孩的灵魂，等到麦迪文成年才会为他所用。

但是，在麦迪文心中有股更加黑暗的力量——萨格拉斯不散的阴灵搅扰着男孩的灵魂。魔王早在艾格文怀孕之时就潜入了她腹中的婴孩体内，而她对此浑然不知。

艾格文与聂拉斯四处寻找，想要觅得一处安全之地，将麦迪文抚养长大。他们最终选择在暴风城定居下来，对它遗世独立的地理位置、与达拉然和其他北方国度的淡薄联结甚为中意。在那里，聂拉斯成了暴风城皇家宫廷的御用法师。



卡拉赞之塔——守护者麦迪文未来的家园

眼见儿子的未来有了保障，艾格文遂将麦迪文交给了聂拉斯照料。他负责向麦迪文传授奥术之道，直到他能担当起守护者职责为止。随后，艾格文离开暴风城，不再担任守护者。过往漫长的世纪使她备受折磨，再也无力承受。她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但将会一如既往地在远方守护着她的爱子。

聂拉斯担任起皇家法师的要职，这意味着年轻的麦迪文也成了宫廷中的一员。在他成长过程中，大多数时间都与另外两个贵族之子玩在一起，他们分别是拥有阿拉希血统的安度因·洛萨和暴风城王子莱恩·乌瑞恩。虽然他们三人生性顽皮，喜欢恶作剧，但还是受到了王国民众的爱戴。

麦迪文十分珍视与安度因和莱恩的友谊，常与他们在一处玩闹，从而避开聂拉斯严格的管教。尽管麦迪文在奥术魔法方面有着傲人的天赋，却鲜少得到父亲的称赞。父亲是位冷漠而沉闷的导师，一心想让儿子取得更大成就。最后，聂拉斯终于坦白了对麦迪文如此严苛的缘由。他给他的儿子讲述了提瑞斯法议会、守护者的传承以及麦迪文自身的秘密血统。聂拉斯宣称，这个男孩总有一天会成为新的守护者，整个世界的命运都会落在他的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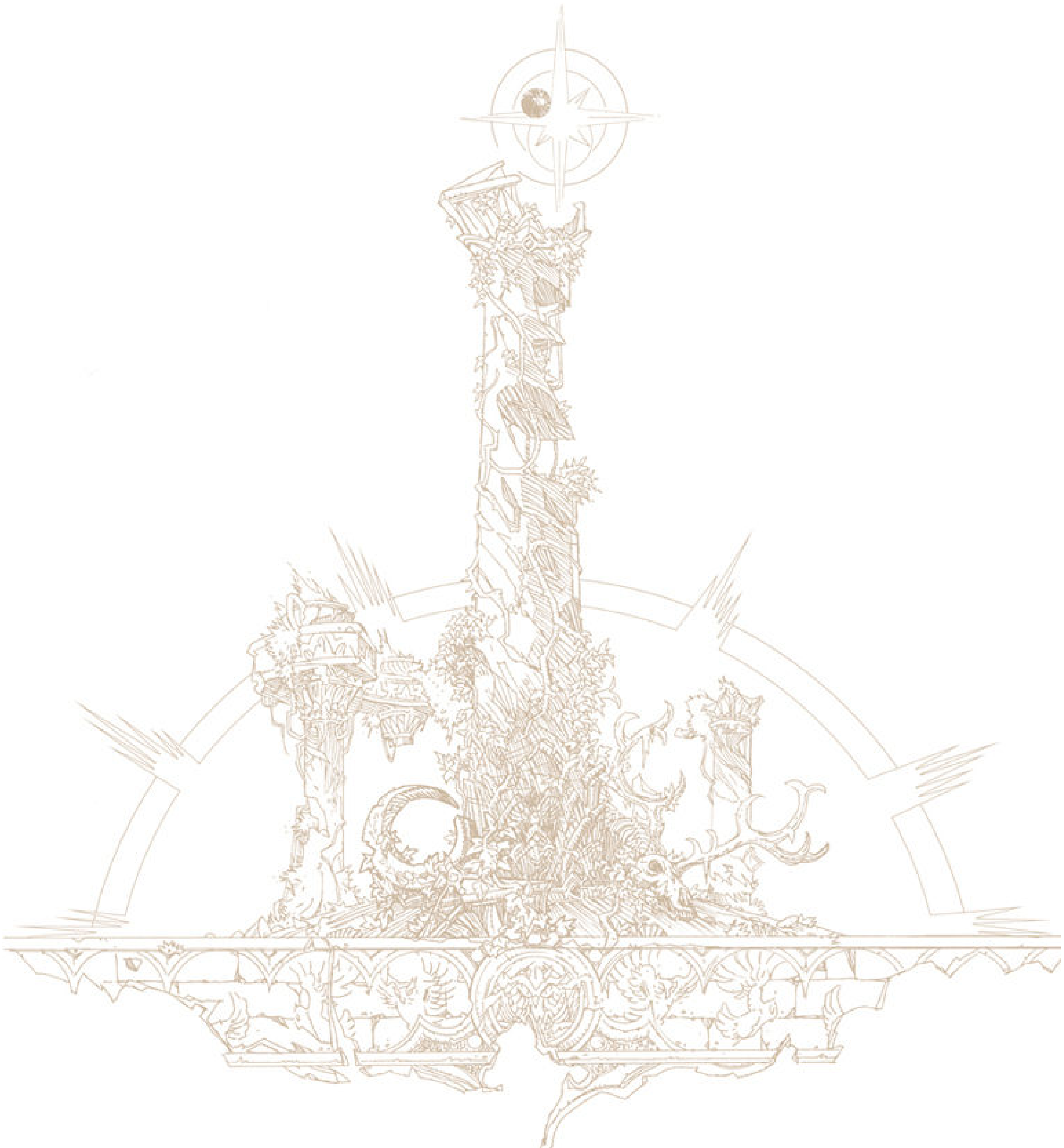
复杂的身世与沉重的学业压得麦迪文喘不过气。当这名男孩达到法定年龄时，与日渐增的压力终于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他十四岁生日前夕，令人窒闷的重压唤醒了麦迪文体内休眠的守护者之力。提瑞斯法能量喷薄欲出，狂热的梦境凶猛地冲击着这位年轻人。

聂拉斯不顾一切地想要帮助自己的儿子，可惊人的力量却冲破了麦迪文躯体的束缚，杀死了他的父亲。在那之后，男孩陷入了深度昏迷，在暴风城附近的北郡修道院中人事不省地躺了许多年，在挚友安度因与莱恩的守护下，由牧师们轮流照料。

当麦迪文最终醒来时，他发现周围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莱恩成为他父亲拜拉席恩的继任者，当上了暴风城的国王。安度因·洛萨则以骑士的身份在暴风城军中效力。随着麦迪文对新生活的逐渐适应，他发现在自己指尖流淌着强大的魔法力量，并决定要用它来守护这个世界免于遭到邪恶力量的侵犯。虽然他昏迷得很是诡异，但在醒来后却毫无异状，并说服牧师们他一切正常。

就连麦迪文本人也不知道萨格拉斯仍旧潜藏在他的灵魂深处，悄无声息地将他的每一个念头与行动扭曲得更加黑暗。在费尽心机之后，这位堕落的泰坦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帮助燃烧军团对艾泽拉斯发起新一轮入侵的完美工具。

未完待续……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编年史



第二卷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魔兽编年史 卷二

作者：【美】克里斯·梅森 等

译者：刘媛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4-01

ISBN：978-7-5133-0570-9

目录
CONTENTS




生命
混乱
燃烧军团
荒野之神
泰坦
亡灵
奥术
死灵
秩序
上古之神
死亡
虚空领主
暗影

第一部分
德拉诺的厄运

第一章
原始德拉诺



埃匹希斯文明

碰撞的余波

宇宙的诞生，并非出自慈爱之手，而是源于光明与虚空的激烈碰撞。

这两股原始力量的不断冲突，导致了一场灾难性的能量爆破。从毁灭的烈焰中，现实孕育而生，继而开始运转。

光明与虚空——这两股截然相反的能量碰撞的余波回荡在这个全新的生存界域，在这个名叫扭曲虚空的物质宇宙中涌动着。大到每一颗星辰，每一个世界，小到每一粒尘埃，无不体现着寰宇的毁灭性起源。

冲突在扭曲虚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星界位面与扭曲虚空密切相连，却又与之有着本质的区别。不稳定的魔法在扭曲虚空中泛滥成灾，使其永远处于混乱状态。

当凡间生物在宇宙中出现时，也继承了这一冲突的传统——力量、意志乃至意识形态的对抗，成为了宇宙中永恒不变的主题。

一些生活在扭曲虚空中的生物成为了秩序、希望与生命的守护者，神一般的泰坦便是这些特质的化身。他们的灵魂——即世人口中的世界之魂——会在各个不同世界的炽热核心处塑造成型。

在沉睡多年之后，巨大的泰坦们以盛大的方式觉醒——变成了活生生的世界。泰坦们在扭曲虚空中游荡，寻找并唤醒其他沉睡的同伴。在此过程中，每当他们遇到新的世界时，都会用自身无比强大的力量缔造那里的秩序。

在宇宙中存在着与泰坦相对的其他势力，包括名为虚空领主的邪恶生物。虚空领主在泰坦身上看到了极大的潜力，将他们视作可以服务于黑暗的武器。即便只有一位泰坦屈服于虚空领主的腐化之力，也足以导致整个宇宙的毁灭。

万物的终结。

虚空领主腐化泰坦的狡猾计谋屡屡以失败告终，只得采取其他策略——既然无法影响一个完全成熟的泰坦，那是否可以在他们觉醒之前下手？于是，虚空领主们便将所有恶意和黑暗图谋都用于腐化沉睡的世界之魂。他们笃信成功只是时间问题。

高贵的泰坦对虚空领主的计划一无所知。在寻找沉睡同伴时，他们也遭遇过其他的黑暗生物。这些生物集结在毁灭、混乱与死亡的旗帜之下，形态不一、语言各异，却有着共同的身份：恶魔。

恶魔起源于扭曲虚空的荒芜地带，许多都沉迷于邪能魔法之力，而这股力量的助燃剂正是生命的毁灭。恶魔们在闯入物质宇宙之后，便在泰坦塑造的有序世界中掀起浩劫。

两位泰坦挺身而出，对制造祸端的恶魔宣战，他们的名字是萨格拉斯与阿格拉玛，是全宇宙空前绝后的伟大战士。当他们在星辰间追击恶魔时，亲眼见证了许多世界挣扎在死亡边缘，整个文明化为灰烬。这些难以言说的恶怖惨景让两位泰坦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之举。

可惜萨格拉斯的信念并非坚不可摧。最后，瓦解他信念的不是恶魔。

情况比那还要糟糕。

萨格拉斯的堕落

在独自追击恶魔的同时，萨格拉斯得知虚空领主腐化沉睡世界之魂的诡计，不免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虚空领主是否已经成功？即便还没得手，想要阻止他们也绝非易事。泰坦们不可能同时守护整个宇宙。

萨格拉斯苦心思索该如何才能制止虚空领主的恶行，最后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即“存在”本身就是缺陷，要想不让虚空领主的阴谋得逞，唯有烧光所有造物。“毁灭”虽然极端，却是极为必要的。尽管萨格拉斯倍感煎熬，可是在他看来，让宇宙回归一片死寂，总好过让它落入虚空领主之手。唯一能令他略感慰藉的是，既然生命曾经在宇宙中诞生过一次，就肯定还能重新来过。

萨格拉斯把他的发现和提议告诉阿格拉玛和万神殿的其他泰坦，然而却没能与同伴们达成共识。泰坦们纷纷抨击萨格拉斯想出的对策，就连他的挚友阿格拉玛都站出来反对他，认为万神殿的职责理应是守护生命，维持宇宙的秩序。

在那一刻，萨格拉斯失去了对万神殿的所有信仰。既然泰坦同伴缺乏当机立断的勇气，他也不愿再与他们多费唇舌。于是，这位泰坦勇士弃万神殿而去，消失在茫茫的混沌黑暗之中。

萨格拉斯的离去令万神殿深感痛心，但伟大的搜寻却没有止步于此。他们继续在广袤的宇宙间寻觅着沉睡的泰坦灵魂。

与此同时，阿格拉玛独自扛起了对抗恶魔的重担。这场战斗分外艰苦，也让他愈发怀念与萨格拉斯并肩作战的日子。阿格拉玛希望他的故友终有一天能恢复理性，找回信念。

但他的愿望注定不会成真。萨格拉斯已经下定决心，要用火焰净化宇宙，让虚空领主的阴谋诡计化为泡影。这场被称为“*燃烧的远征*”的行动将不会停止，直到每个星球都归于寂灭，浩瀚天地间只剩余烬。

萨格拉斯力量再强，也无法独自一人完成这场燃烧的远征。他需要忠诚的仆从，需要甘愿充当毁灭使者的帮手，需要跟他曾经一心只想毁灭的势力联手。

他需要恶魔。

萨格拉斯将那些邪恶生物集结在自己麾下，沉溺于邪能魔法的可怕力量。毁灭能量席卷了他的灵魂，在他高贵的形体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却也让萨格拉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被腐化的泰坦将这股全新的力量赋予他的恶魔党羽，让他们在邪能魔法的翠绿烈焰中团结一心。他给这支日渐壮大的军队起名为燃烧军团，指挥恶魔在

毫无防范的宇宙中四处作恶。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团中渐渐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新型恶魔，一个又一个世界在他们迅猛的攻势面前急速陷落。一些凡间文明为求自保，选择自愿加入军团，其他的则遭到了无情的腐化。

有些世界更是从此彻底不复存在。

德拉诺与永茂林地

在燃烧军团开始远征前，一个小世界在混沌黑暗的遥远角落里渐渐成型。这个小世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以许多不同的名称为人所知。强大的食人魔一族称之为“*德戈尔*”，在他们那充满野性的语言里意为“已知的陆地”；后来另一个名叫鸦人的智慧鸟人类种族把它称作“*拉克沙*”，意为“太阳之石”。

现在，大多数人都把这个世界叫作德拉诺。

德拉诺并没有世界之魂沉睡其中，但它在其他方面显得颇为独特。统观现存的所有世界，几乎都住着水、火、风、地这四大元素。这些原始生灵有时会很有破坏性，它们会形成物理实体，彼此交战，使各自的世界深陷动荡。

然而德拉诺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充满了第五种元素——生命之灵。这股力量对另外几种元素之灵具有天然的安抚效果，能够调和它们暴力的天性，甚至阻止它们形成实体。

此外，第五种元素对德拉诺还产生着更为非凡的影响。它加速动植物群的生长，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机而又野性未驯的生命摇篮。

在这个年轻的星球上，各种形态不一、个头悬殊的生物四处游荡，竞相争夺着统治权。这是一片弱肉强食、胜者为尊的土地，唯有以暴制暴，才能得以生存。

德拉诺最强大的掠食者靠的不是尖牙或利爪，而是根须与棘刺。

一种极具侵略性的食肉类植物出现在德拉诺星球上，这些植物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孢子群落。卷须状的藤蔓在地上蜿蜒，将触及之处的所有原始兽类通通扼死。随着数量渐长，孢子群落也会越吞越多，欲望永无止境，直至生长出漫山遍野的纠缠荆棘和剧毒豆荚。

但凡是孢子群落所到之处，都会长出茂密的森林和沼泽泥潭。没过多久，迷宫般的深野荒原便延伸进了这个世界的偏远角落。

就连德拉诺的元素能量也未能幸免。孢子群落的根须深深扎进地下寻找水源，与此同时，这种擅长侵略的植物还会从德拉诺的岩石和土壤中汲取第五种元素。在吞噬了这股原始能量之后，孢子群落和周围野生物种体内的天然感知力焕发而出，全新的智慧使得德拉诺的植物群形成一个巨大的有机体。这些孢子群落与其他植物被统称为永茂林地。

一旦有任何重大威胁迫近，永茂林地便会一致对外。然而那样的威胁根本就不存在，放眼望去，周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永茂林地抗衡。

德拉诺的驯化

孢子群落蓬勃生长的同时，阿格拉玛也一直没有停止追击恶魔的脚步。伟大的使命最终将他带到了德拉诺附近，这是一个还未被泰坦们发现的世界。

阿格拉玛徘徊在德拉诺上空的浩瀚虚无之中，尝试倾听星球核心是否有沉睡着的世界之魂的梦境呓语，结果却毫无收获。虽然如此，这个世界仍然令他欲罢不能，他从没见过如此贪婪而多样的植物群体，整个星球都散发着充满野性的生命气息。

阿格拉玛越是仔细观察永茂林地，越能清晰地预见到德拉诺未来的厄运。倘若不加遏制，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将被那些植物吞噬，就连元素之灵也不例外。若真如此，永茂林地最后也会落得自我毁灭的下场，连最原始的生命痕迹都将消失，德拉诺将空留飞沙漫天的无尽荒原。

阿格拉玛急于继续剿杀恶魔，却不能置德拉诺的命运于不顾，对秩序的自然亲和力催促他采取行动。

这位泰坦战士不愿彻底肃清德拉诺的植物体，只是想加以调节。他明白，如果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消灭孢子群落。孢子群落是永茂林地力量的核心，也是林地猖獗扩张的根源所在。

阿格拉玛想亲自摧毁孢子群落，可他又担心自己太过强大的力量会不可避免地对德拉诺造成伤害，甚至会粉碎整个星球，况且他也深知自己无法永远在此守护这个世界。于是，他决定照他的模样创造一个强有力的仆从，可以代替他铲除孢子群落的危害，并留在那里维持德拉诺的平衡。

阿格拉玛巨手一挥，将火焰、空气、大地与流水的能量化作一场猛烈的元素风暴。他引导着咆哮的疾风骤雨席卷了德拉诺最为高耸的山岭，能量呈排山倒海之势蔓及星球各地，释放着一股股力量冲击波。随后，那座山峰获得了生命，撑着两条巨腿站了起来。在他那熔岩矿脉纵横交错的崎岖表皮之上爆裂着原始的元素之力。

阿格拉玛给他的造物起名为葛隆德，让他替自己守护德拉诺。

奉阿格拉玛之命，葛隆德立即踏上征服永茂林地的征途。这座行走的高山迈着沉重的步伐踏遍世界，在身后留下一池池元素烈焰。葛隆德疏浚河海，雕凿谷地，堆塑高山，把永茂林地分隔开来，然后，他便朝最近的孢子群落进发。孢子群落的高度甚至和葛隆德相差无几。

孢子群落虬结的根须突然从土壤中爆出，缠住葛隆德，阻挡他继续前进。然而，葛隆德不费吹灰之力就挣脱了根须的纠缠——他把参差尖锐的手指扎进孢子群落，奋力一拽，把它从星球表面撕扯下来。

见此情景，其他的孢子群落全都痛苦地颤抖着。现在它们知道，只凭根须和藤蔓绝对不是葛隆德的对手。它们需要新的武器，它们需要改变。

孢子群落从周围的森林与丛林中吸收生命精华，留下大片枯萎的荒地。在获得这些能量之后，孢子群落拔地而起，可以在这个世界自由移动。

总共有三个孢子群落，每个都是永茂林地中一块区域的化身。第一个名叫赞加，沼泽与真菌生物遍布它的躯干；第二个是波塔安，它周身上下长满了原始森林；最后一个人称纳亚努，以茂密的丛林蔽体。

三个孢子群落携手抗衡葛隆德，德拉诺在这几位巨人激烈的战势之下苟延残喘。

葛隆德的落败

阿格拉玛在德拉诺的上空俯瞰孢子群落与葛隆德的战斗。赞加、波塔安与纳亚努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死守永茂林地。它们喷吐着原始怒火，舞动着卷须，用足以粉碎金刚石的力量狠狠鞭笞着葛隆德。巨石从元素巨人的外皮上滚落，致使大地凹陷，高山破碎。

凭借心灵的感应，三个孢子群落默契配合，协同作战，几乎把葛隆德打得无力招架，眼看就要落败。

然而那颓势只持续了片刻。与阿格拉玛一样，葛隆德也拥有钢铁铸就的意志，在重塑德拉诺的平衡之前，他决不会轻言放弃。

葛隆德汇聚全力，浑身上下奔涌着元素风暴的力量，朝孢子群落发起猛攻。他用重如峰岭的双拳狠狠出击，每一击都将那些周身翠绿的巨人打得枝折叶散，破碎的残根与树种从孢子群落身上落向大地。

葛隆德凶猛无情，那些孢子群落却也不遑多让，拼尽全力抵挡着元素巨人的怒火，妄图继续统御世界。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负，德拉诺的地表在他们的脚下颤抖、破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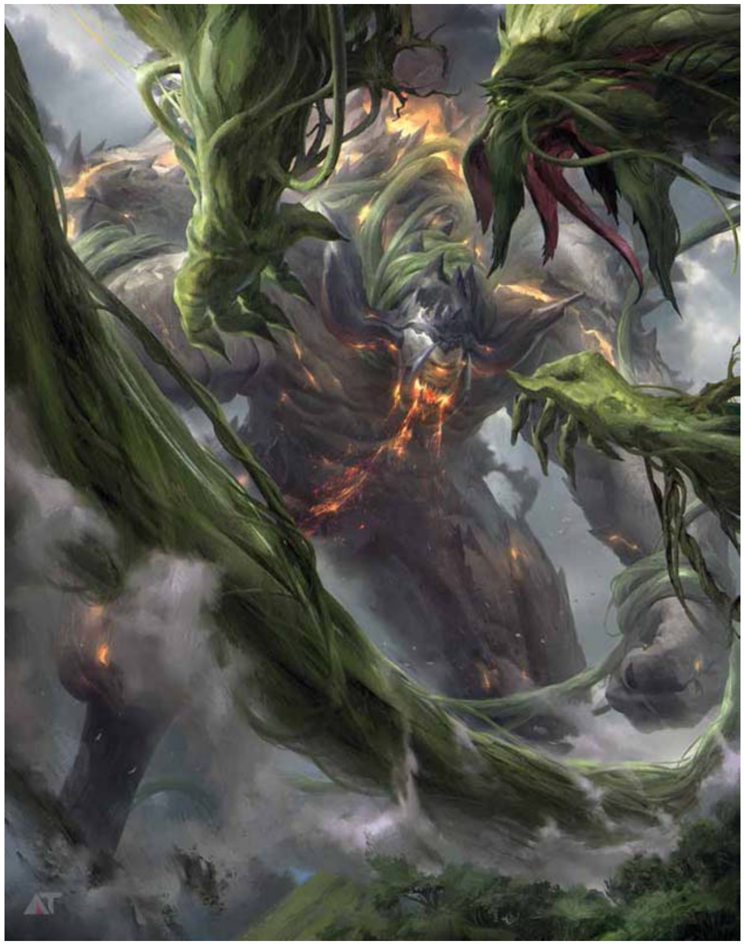
虽然孢子群落颇为顽强，但也不可能永远抵挡得住葛隆德的攻势。赞加受到的打击最重，它是三个孢子群落之中体形最小的一个，最先倒在葛隆德的重拳之下。

葛隆德将赞加从地上抓起，一撕两半。赞加破碎的尸体砸落在德拉诺的大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随着时间的流逝，它那腐烂的尸体变成了一片真菌丛生的海域，人称赞加海。

葛隆德乘胜追击另一个孢子群落——纳亚努，用他那双强有力的巨手碾碎了另一个巨人。死去的孢子群落倒在地上，破损的躯壳慢慢地化归泥土，变成了塔纳安丛林。

两个孢子群落相继落败，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也让葛隆德的强韧之躯遭受了无尽的创伤，再也不复往日的雄风，浑身上下遍布凹陷与裂痕。

波塔安感受到了敌人的虚弱，但要想击败葛隆德，它还需要积聚更多力量。最后一个孢子群落从纳亚努和赞加的尸体上汲取了渐渐萎缩的生命精髓，让其为己所用，变成了一个遮天蔽日的庞然大物。



葛隆德大战最后一个孢子群落

虽然获得了全新的力量，但波塔安仍然谨慎应对。它避开了葛隆德的正面攻势，同时用数千条细小的藤蔓缠住对手。带有尖刺的卷须把葛隆德缠得结结实实，渐渐地钻进了他外皮的裂缝与伤口之中。

葛隆德起初并没有把藤蔓的威胁放在眼里，但那些藤蔓向内越钻越深，巨人这才意识到真正的威胁。

可惜为时已晚。

藤蔓挣裂了葛隆德身上的伤口，在他身上留下了新的裂纹。元素巨人终于支撑不住，轰然倒地，跌成碎片。他庞大的尸体在后世人称纳格兰的那片旷野边缘地带形成了一道山脉。

巨人的血脉

葛隆德与孢子群落的战斗期间，这些巨人身体的碎片落入大地，催生出新的物种。

赞加、纳亚努和波塔安的树种与根须中含有少量的生命精髓，孕育出许多独特的生物，其中最强大的是名叫原祖荆兽的庞然巨兽。这种四条腿生物外皮覆盖着厚厚的叶片，尽管体形巨大，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与敏捷。

与从孢子群落身上掉落的植物碎片类似，在从葛隆德身上滚落的岩块中也含有生命精髓。最大的石块变成一种具有感知力的生物，又称巨灵。虽然他们不像葛隆德那般强大，但身影在这片大地上仍然赫然耸现。

除此之外，从葛隆德身上掉落的碎石中还包含着火、水、风、地等原始元素，这些能量渐渐化作力量之池，在德拉诺星球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具备物理形态的元素之灵。如果不是因为孢子群落，这一切都不可能出现。这些带有原始元素的碎石吞噬了许多第五种元素，才使元素之灵的力量得以壮大。

起初，元素之灵寥寥无几。但在葛隆德落败后，他们的数量骤然暴增，从葛隆德的尸体中流淌出大量的元素力量，在他那起伏绵延的遗骸上冲出无数实体元素，其中便有各种元素之怒。他们是德拉诺星球上最为强大的元素之灵，存在于葛隆德残存的头部附近——分别是火焰之怒伊森拉图斯、水流之怒埃布留斯、大地之怒戈达乌和空气之怒卡拉迪奥斯。

四大元素之怒哀悼着葛隆德的败亡，立誓要永远留守在他尸体的阴影中。这个被他们当成家的地方，在德拉诺后世的凡间文明中被称作元素王座。

葛隆德的阴影

眼见在德拉诺上诞生了这些巨灵，阿格拉玛心中又升起了希望。虽然这些生物的力量不如葛隆德强大，然而他们数量众多。阿格拉玛相信他们一定能消灭波塔安，让德拉诺归于平衡，但也需要他出手相助。

阿格拉玛用葛隆德的遗体塑成巨大的石头圆盘，并将泰坦的力量符文铭刻其上。他用石头圆盘将巨灵崎岖的表皮融合起来，仿佛给他们穿上了一层铠甲。石头圆盘内含的原始能量涌入巨灵的身体，使其力量与韧性大为增强。

对巨灵赋予力量的过程需要时间。由于少了抑制他们的敌人，波塔安和原祖荆兽很快便在德拉诺上大肆作乱。孢子群落和它的追随者们正在复原永茂林地，想要重新收回被葛隆德破坏的领地。

阿格拉玛赶在波塔安让永茂林地复原之前释放出了巨灵。他在旁观孢子群落和葛隆德的战斗时，已经获知不少波塔安的情报，掌握了它的优势与弱点。他把这些信息转达给巨灵。

在巨灵开始远征时，阿格拉玛感觉到扭曲虚空中的能量有一丝微弱起伏，源头显而易见——那是某个星圣临终时发出的哀鸣之声。这些天神生物是那些泰坦塑造的有序世界的守护者，其中一位消亡预兆着有可怕的力量——一股连星圣都无法匹敌的力量出现了。

尽管阿格拉玛在德拉诺的使命远未完成，但他不能再在此耽搁。他需要查明是什么杀死了星圣，并确认附近的世界是否面临危险。

阿格拉玛让巨灵继续攻击永茂林地，但他无法再引导他们了。他向巨灵道别，承诺一定会再回来，然后便消失在星海之中。

他不知道的是，这次与德拉诺的分离，却是永别。

巨灵的牺牲

巨灵永远也不会知道阿格拉玛的命运。他们还在满怀期待地等着泰坦主人的归返，决意要在他回来之前，让德拉诺重归平衡，但眼下的任务却无比艰巨。

永茂林地此时已经吞噬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随着狂野林地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广，波塔安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强。这个孢子群落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个头甚至比当时的葛隆德还要大上很多。它行走在位于永茂林地中心位置的茂密丛林里，周围有成百上千的凶猛原祖荆兽层层保护。

利用从阿格拉玛处了解到的情报，巨灵开始商讨应该如何击败最后一个孢子群落。直捣波塔安所在的永茂林地核心地带无异于自寻死路，只有把那个孢子群落和它的追随者从林地中引出来，才有成功的可能。

巨灵集结在永茂林地的边界处，朝林地发起攻势。正如他们预想的那样，波塔安见状大为愤怒。

阿格拉玛的命运

在离开德拉诺之后，阿格拉玛发现星圣是死于燃烧军团之手，于是前去追击这支庞大的恶魔军队。他发现率军作战的正是他昔日敬爱的良师益友——萨格拉斯。阿格拉玛要这个堕落的泰坦给他一个解释，却一无所获。

萨格拉斯绝不会放弃率领燃烧军团荡除宇宙万物的这场远征，无论是阿格拉玛还是任何人，都休想阻止他。

导师与他从前的徒弟大打出手，阿格拉玛无法招架萨格拉斯的邪能之力，只得逃离战场，回去找万神殿求援，请他们出手阻止这位堕落的同伴。

虽然与萨格拉斯交过手，阿格拉玛仍然固执地相信自己能带他重返正途，于是想要最后再劝说萨格拉斯一次，想要唤醒残存在他导师灵魂中的高尚信念。

作为回应，萨格拉斯把阿格拉玛彻底击倒。

震怒之下，万神殿立即对萨格拉斯和他率领的燃烧军团宣战。这场战斗有如天启降临，致使现实扭曲，星辰晦暗。

最后，萨格拉斯取得了胜利。他的邪能风暴吞噬了他的同族，并粉碎了他们的物质形态，侥幸留存下来的只有泰坦们那并无实体的灵魂。纵使他们的灵魂逃过了萨格拉斯的怒火，却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力量。

燃烧军团大获全胜。

它召集所有的原祖荆兽，朝这些爱找麻烦的巨灵大举杀来。随着波塔安渐渐逼近，这些石头巨人开始慢慢往永茂林地之外的贫瘠峡谷与丘陵地带撤退，想要利用那里的地形优势。

波塔安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在它眼里，那些巨灵不过是葛隆德可笑的效仿者而已。当孢子群落冲出永茂林地边界之后，巨灵大举出击。许多石头巨人早已埋伏在岩丘地带等待时机，此时他们全部卸下伪装，腾空跃起，将波塔安和它率领的原祖荆兽战队团团包围。

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在德拉诺星球上造成的影响持续了长达数千年，世界的统治权在巨灵与永茂林地守护者手中交替更迭。

随着时间的推移，巨灵损失惨重，许多石头巨人惨死在波塔安和原祖荆兽的攻势之下。他们破碎的尸块散落在大地上，就像从葛隆德的遗骸上形成了巨灵一样，一种名叫玛戈隆的全新生物从巨灵的尸体上诞生了。

无论是在体形还是智慧上，玛戈隆都无法与巨灵相比，但他们却拥有强大的力量，粗糙的外皮上涌动着烈焰与原始的元素能量。

巨灵召集玛戈隆共同对抗永茂林地，但他们却拒不服从。这些熔火巨人对永茂林地有着与生俱来的排斥，但也不愿效忠于他们的先觉者。虽然一部分玛

戈隆会与沿途遇到的原祖荆兽交战，大多数则走进了德拉诺的贫瘠地带，寻找着存在火山活动的地带。

由于数量锐减，巨灵再也无法阻止波塔安对永茂林地的复兴。除非这些石头巨人采取极端行动，否则将注定失败。

大多数巨灵纷纷聚集，决意与敌人决一死战。经年累月的战斗早已让他们的外皮遍布裂缝，但与身体相融的泰坦圣物中却仍然蕴藏着无边的力量。

他们甘愿牺牲自己，凭借这股力量让这个世界归于平衡。

巨灵杀进永茂林地，将波塔安团团包围。他们伸出岩石之手紧紧抓住孢子群落那庞大的身躯，同时释放出泰坦圣物中的能量，引导那股能量冲进波塔安体内。

泰坦圣物释放的能量在波塔安和巨灵中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爆炸，在场的所有生灵都被那股强能爆破冲击得粉身碎骨，无数碎块散落在德拉诺大地上。

星球上所有植物的根须与叶片都受到了波塔安之死的影响，繁茂的森林瞬间枯萎，数百上千的原祖荆兽倒地毙命。刹那间，整个永茂林地都随着波塔安的湮灭而痛苦地颤抖着。

随后，一切又重归寂静，德拉诺的植物再也不会相互传递思绪或情感。波塔安的死，摧毁了它们彼此之间的感知联结。

巨灵胜利了，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的遗骸再也不能形成生物了。泰坦圣物的力量，烧光了巨灵体内的所有生命精华，也灼烤着他们的尸体。渐渐地，他们破碎的躯体没入土壤，变成一种坚不可摧的金属矿脉——黑石矿。

与殒没的巨灵不同，波塔安的尸体上依然残存着强大的生命能量。在孢子群落的碎片落入大地的地方，长出了茂密的森林与丛林。波塔安的巨大遗骸更是形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青葱之地，后世被称之为法兰伦。

原祖荆兽与其他植物继续在这片生命的庇护所中茁壮生长，却再也没有一个孢子群落团结它们，并指挥它们在共同的意志下统一行动。

然而，在永茂林地被消灭之后，德拉诺也未能迎来和平。

破坏者与原兽

在永茂林地瓦解后，巨灵与孢子群落的后代还在为德拉诺的统治权争夺不休。冲突的继承者不仅有玛戈隆和原祖荆兽，从岩石与树根中出现的新生物种也加入了这场战斗。

在波塔安受到能量爆破的一瞬间，它的身体释放出了无数充满生命之灵的孢子，这些孢子落在德拉诺的地面，扭曲着触及到的一切。其中一些孢子附着在玛戈隆的身上，紧贴着玛戈隆的外皮，削弱着玛戈隆的身体力量。

其中一些玛戈隆退化成了名为戈隆的巨人，身体一半是血肉，一半是岩石。这些体形庞大的掠食者游荡在荒野边缘地带，威胁着弱小的生命形态，吞噬着目力所及之处的一切东西。戈隆智力平平，却是能力出众的捕猎者。他们的外皮上长着锯齿状的尖刺，作为击杀猎物的武器，加上有坚硬的岩石充当盔甲，保护他们免受其他危险物种的威胁。

由于孢子的持续作用，一小部分戈隆继续退化，变成了独眼魔。独眼魔比戈隆更具智慧，但力量却要逊色不少。独眼魔惧怕戈隆，将那种庞大的巨兽视作天神。

和戈隆退化成独眼魔一样，独眼魔也在退化。经过几千年之后，残余的孢子把他们变成一种人称食人魔的血肉生物。这些凶残的食人魔比他们的祖先更为矮小，许多沦为了独眼魔的奴隶。

食人魔后来慢慢退化成一个新种族——即世人口中的兽人。他们是戈隆一脉中体形最小的后裔，尽管不具备身材和力量上的优势，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智力与社群意识。正是通过紧密团结，集体行动，兽人们才得以在严酷的荒野中存活下来。

从岩石中形成的最初几代生物——玛戈隆、戈隆和独眼魔——统称为破坏者，他们宣称自己是德拉诺贫瘠山岭与多岩峡谷的主人。虽然这些破坏者各不相同，但都是戈隆的后裔，有着相同的始祖。即便没有因此结成同盟，体内却都流淌着那位古老巨人的力量。无论他们在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上如何迥异，所有的破坏者都对青葱的绿野毫无好感。

破坏者遭到了原祖荆兽和其他植物生命体的顽强抵抗，那些对手统称为原兽，孢子群落是它们共同的祖先。

和破坏者一样，许多原兽也是在波塔安覆灭后诞生的，从那巨兽尸体上散落出的大量孢子飘落到野外，一边削弱着岩石生物，一边让植物的力量不断增强。

孢子为现存的植物体赋予了感知力。随着一个个新物种相继诞生，行走在这片大地上，丛林再次焕发了生机。一些身材矮小、头脑简单的生物被称为魔荚人和孢子人，最为聪慧繁盛的新种族叫作木精。

木精有着深色的外皮，遍布德拉诺的广袤原野。在它们的脑海中还残留着对永茂林地的记忆，却对孢子群落的真相知之甚少，更不了解它们与戈隆和巨灵之间的那场大战。

巨灵的遗骸

相传有少数巨灵在与波塔安的激战中幸存了下来，但它们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孢子的影响。数千年过后，它们的身体退化成了血肉之躯。

等到凡间文明在德拉诺星球上兴盛之时，这些巨灵早就死去已久。兽人等种族会找到它们的骸骨，用来制造武器、住所以及饰物。这些种族坚信，仍有力量存在于这些巨人的遗骸之中。

即便如此，对永茂林地的粗浅印象还是对木精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奉原祖荆兽为神，将其视作伟大孢子群落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回声。木精还拒绝自我意识，坚信个体灵魂只是联结德拉诺万千植物的整体精魂的一部分。

木精与原祖荆兽和其他植物一道，致力于守护林地。在此过程中，它们会不可避免地与破坏者发生冲突。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两股势力还会频频爆发冲突，但双方都无力将对手彻底消灭。他们之间无止无休的战斗让区域的界限渐渐清晰，并给德拉诺带来了平衡。渐渐地，破坏者控制了戈尔隆德、霜火岭、纳格兰以及阿兰卡等地区，而原兽则在塔纳安丛林、赞加海、法兰伦、影月谷和塔拉多兴盛繁衍。

阿兰卡诸神

渗透进原始德拉诺各处的生命之灵原本催生了许多种动物，但这些野兽几乎全都没有躲过永茂林地和孢子群落的侵袭。

随着永茂林地的消亡，动物们终于有机会重新夺回失地。波塔安散落的碎片变成了充满生命之灵的林地，这些能量改变着这片土地，促使新生物种加速发展。

首先崛起的是体形庞大的巨兽，具有超乎寻常的力量。有些巨兽对木精和其他原兽掌握的自然魔法有着天然亲和力，另一些则在汲取着德拉诺的元素能量。但也有部分巨兽冲出了现实界域，到宇宙中探寻光明与虚空的力量。

德拉诺的这些巨大动物虽然实力强大，却也面临着生存的困境。木精会用陷阱诱捕它们作为滋养荒野的食物，或是利用寄生的真菌把它们变成原兽的仆从。除此之外，戈隆与独眼魔也喜欢对它们竞逐追猎。在所有动物当中，最适应这个无情世界的当数长有翅膀的飞鸟类族群，只有它们才能展翅翱翔，躲过原兽与破坏者的滋扰。

大多数飞鸟类族群定居在阿兰卡，那里巨大的尖峰巍然高耸，俯瞰着当地的茂密丛林与沿海灌木林地。在那里出现了三位神一般的生物——庄严的火鸟鲁克玛、凶残的风蛇塞泰和狡诈的乌鸦之神安苏。

这些神兽各具实力。鲁克玛的灵魂接触到了原始的光明力量，这股能量联结使她能够召唤出魔法烈焰，兼具摧毁和滋养生命的力量。她那对火红的双翼始终被白炽的烈火席卷，却完全不会被烧伤。

塞泰有着短小而强韧的翅膀，不能像鲁克玛那样飞上高空，但他与存在于宇宙中的暗影能量体——虚空联系密切。

安苏的体形比鲁克玛和塞泰都小很多，他在力量上没有任何优势，却有着过人的智慧。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安苏对德拉诺星球上纵横交错的魔法能量线展开调查，从中发现了奥术魔法。

多年来，这三大神兽固守在阿兰卡，被动地抵挡着原兽与破坏者的进犯。只有安苏在为他自己与这群浑身长有羽毛的族人梦想着更好的未来。

安苏希望鲁克玛和塞泰能跟他一起把阿兰卡打造成为所有鸟类的圣所。既然他们有能力自行统治这片土地，又何苦屈居于原兽和破坏者的压迫之下？

安苏与同伴们同心协力，将这些形成于岩石与根须中的子嗣赶离了阿兰卡。在摆脱破坏者和原兽的威胁后，这里变成了飞鸟类族群的天堂，鲁克玛、塞泰和安苏则充当起了这片土地及各种鸟类的守护者。

鲁克玛与最美丽的飞鸟——卡利鸟的关系日渐密切。她把卡利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疼爱，大多数时间都陪它们栖息在阿兰卡尖峰的最高处，享受着温暖阳光的照耀。

虽然鲁克玛本性高贵，却也相当傲慢，将自己视为集德拉诺所有种族的优雅和美艳于一体的至尊化身。她从来不会落在地面上，对居住在森林和附近的其他物种也多有嫌弃。

安苏守护着居住在阿兰卡各处的低级乌鸦，常常会去造访尖峰下方的茂密林地。

塞泰则统治着体形更小的风蛇同族，与它们共同居住在幽暗的角落里，或是尖峰脚下的裂隙之中。他对待追随者的态度并不像安苏对乌鸦那般尊重，手段颇为残忍苛刻。

就在看似平静的阿兰卡尖峰附近，黑暗的力量早已蠢蠢欲动。

塞泰的诅咒

多年以来，塞泰对鲁克玛的妒心日盛。他的羽翼不如鲁克玛宽广，也不能像她那样飞上云巅，甚至连尖峰的顶端都飞不上去。他认为自己注定要活在鲁克玛的阴影之下。

塞泰不愿接受这样的宿命，他梦想能击败鲁克玛，夺取她的力量，可他知道只凭一己之力绝对无法办到，最终决定与安苏联手。一旦战胜鲁克玛，他们就能毫无滞碍地翔游在世界的最高处，阿兰卡尖峰也将进入双王统治的全新时代。

塞泰认定安苏一定也早就想要夺取鲁克玛的力量，毕竟那只火鸟对乌鸦之神近地而居的做法总是嗤之以鼻。然而塞泰错了。安苏对鲁克玛没有嫉妒，只有羡慕。乌鸦之神早就对火鸟心存爱意，只是未能鼓起勇气对她表白心迹。他认为鲁克玛不会接受他作为伴侣。

安苏把塞泰的意图透露给了鲁克玛，乌鸦之神与火鸟缔结了约定，共同应对风蛇的图谋。在塞泰出击的那一天，鲁克玛早已做好准备。

她用烈焰怒火将塞泰吞噬，把他的翅膀烧成灰烬。就在风蛇跌落在地的一瞬间，安苏落在他旁边，挖出了他的双眼。塞泰拼尽最后一口气对鲁克玛和安苏发出复仇的诅咒——利用自己的肉身与血液，从他体内渗出的诅咒之力向大地各处弥散开来。

由于担心诅咒会毁灭阿兰卡尖峰，安苏将塞泰整个吞进腹中，把风蛇的黑暗能量控制在自己体内。诅咒扭曲着乌鸦之神的身体与灵魂，折磨得他痛不欲生。安苏的身体皱缩变形，从此失去了飞翔的能力。



安苏遭受塞泰的诅咒

尽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安苏却成功控制了诅咒，塞泰的血液只有一小部分流了出去，腐化了附近的区域，却未能向远处蔓延。这片阴暗的地区后来被称为塞泰克山谷。

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安苏更加无法向鲁克玛坦白爱意。既然她从前对他都无甚好感，如今这副面目也只会惹她嫌恶。于是，安苏消失在密林深处，无论鲁克玛怎么呼唤，他都不愿再次现身。

塞泰的诅咒让安苏变得虚弱，却也使他获得了新的力量——吞噬风蛇后，他获得了驾驭黑暗魔法的能力。随着安苏与这股力量磨合得日渐默契，他遁入了暗影界域，永远躲藏在鲁克玛的视线之外。

在苦寻无果后，鲁克玛只得放弃。安苏高尚的自我牺牲之举令她很是感动，可那威胁着她家园的诅咒也让她深感恐惧。无奈之下，鲁克玛一飞冲天，离开了阿兰卡尖峰，最终在戈尔隆德的最高峰上定居下来。

鲁克玛决定，如果她无法当面向安苏致谢，那她至少可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种族，以此向他表达敬意。火鸟利用自身的生命能量，将她身边的一部分卡利鸟追随者转变为长有翅膀的鸟人族，名为阿拉卡鸦人，兼有“阿兰卡之子”的含义。在他们身上展现着鲁克玛的优雅与庄严，以及安苏的睿智与机敏。

鲁克玛打算让鸦人们重返阿兰卡尖峰，但眼下还不是时候。塞泰的诅咒萦绕不散，她不愿送这些新生的子嗣去那里承受苦难。等他们有朝一日变得成熟而充满智慧时，鲁克玛会亲自带领他们返回先祖的家园。

她唯一担心的是自己恐怕活不到那么久。为了创造阿拉卡鸦人，鲁克玛消耗了大量自身的生命精华，再也不是昔日那只强大的火鸟。她知道自己正在老去，终将离开这个世界。

在那之前，她下定决心要将鸦人文化塑造成形，并引领他们走上正途。

埃匹希斯的黎明

黑暗之门开启前3000年

世代以来，鲁克玛都在远处观察着鸦人族群的发展壮大，并会时不时地与这个羽翼未丰的新种族畅谈过往，给它们讲述阿兰卡尖峰的故事，讲述塞泰的邪恶和安苏的壮举。除此之外，鲁克玛还向鸦人传授了驾驭光明的基本方法。

鸦人们学得很快，不久便能将光明操纵自如，成为老练的治疗者与先知。他们许多原始风俗都与对鲁克玛的崇拜有关，将她奉为太阳女神，视作光明魔法的源泉。

然而鸦人并不满足于驾驭光明之力，通过聆听鲁克玛的述说，他们也对安苏倍加尊崇，给予了他和太阳女神同等尊贵的地位。许多鸦人掌握了奥术魔法，成为卓越的法师。

随着阿拉卡鸦人族群的繁荣壮大，鲁克玛却感到她的生命力在不断消退。她最后一次与子嗣们交谈，催促他们尽快夺回阿兰卡尖峰。之后，鲁克玛便乘风而起，振翅南飞，鸦人们紧随其后。就在即将抵达目的地时，火鸟吐出了最后一口气息。烈焰吞噬了她的躯体，她就像是另一轮艳阳，高挂天穹。

鸦人将鲁克玛的辞世看作族群崛起的信号，立誓要在阿兰卡创造出无比辉煌的文明——令德拉诺的其他文明全都相形失色的鸦人文明，来祭奠先祖的英魂。像鲁克玛一样，他们的知识与力量也将在九天之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这些鸦人自称为埃匹希斯，占领了阿兰卡尖峰的最高处。他们从附近的林地中砍伐树木，从山岭里采掘矿石，在他们高耸的新家周围建造了一座座富丽

堂皇的建筑物。利用对光明的驾驭力，埃匹希斯还制造出了燃烧着魔法烈焰的巨型灯笼，高挂在尖峰各处。

追寻着安苏与他高尚壮举的神秘传说，鸦人法师开始调查塞泰克山谷。他们小心地研究着那里被诅咒的能量之池，弄清了暗影魔法的秘密。这些法师利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将自身的奥术知识和在塞泰克山谷里找到的黑暗力量合二为一。

埃匹希斯同时接纳了光明与虚空，认为它们都是生命的自然组成部分，继而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教派。安哈尔教派对神圣魔法深入钻研，司卡拉克斯教派则致力于探究暗影与奥术魔法。这两个教派占据着埃匹希斯社会的上层阶级，在威望和影响力方面不分伯仲。

随着鸦人在阿兰卡尖峰的势力日渐巩固，他们便开始对世界的其他地区展开探索。尽管这些鸦人并不是在盲目地追求扩张，却凭着好奇之心，在德拉诺各地建立了哨站，观察各地的动植物群。鸦人研究了森林及其分布，还为遍及整个星球的高山峻岭绘制了地图。他们敬畏地发现，原来许多地方都是由曾经称霸德拉诺的古老生物残骸变化而来。

根据从鲁克玛处听来的传说，埃匹希斯鸦人意识到原兽和破坏者正是这些原始巨人的后裔。鸦人观察着双方无止无休的战斗，既深深着迷，又倍感同情，却从未插手介入。他们是鲁克玛的子嗣，因此也继承了她的傲慢，认为对陆地族群的冲突横加干预是自贬身份的做法。

永茂林地的使者

黑暗之门开启前2000年

鸦人的崛起，早已被德拉诺的其他住民看在眼里。

在阿兰卡尖峰不远处，原兽占据着塔拉多的茂密森林，其中力量最强的是一位名叫纳勒加尔的树人。正如鲁克玛和她的子嗣，这棵智慧过人的树人也是在波塔安败亡后应时而生，驾驭着强大的自然魔法，以及流淌在原野之中的生命之灵。

纳勒加尔的古代知识也同样渊博，这位树人从原祖荆兽那里得知了永茂林地、孢子群落和能够让整片森林协同行动的感知力。

数千年以来，纳勒加尔借由纠缠根须构成的双脚行走在世界各地，利用魔法强化原兽的力量，助其对抗破坏者。纳勒加尔还不断磨炼自己的本领，学习如何影响植物同族的意识。很快，这位树人便能够操纵其他原兽，指引它们的行动。

纳勒加尔发现木精是德拉诺所有原兽之中最具潜力的一个族群，若能适当地加以栽培，它们一定能成长为一股无可抵挡的力量。于是，纳勒加尔肩负起了照料木精的责任，并悉心打造它们的文化。树人向它们传授了孢子群落的真相，让它们相信总有一天，永茂林地将会重新焕发出昔日的荣光。

虽然木精在德拉诺星球上分布甚广，但居住在塔拉多的木精数量最多，发展得也最为超前，成为了整个族群文化的核心所在。

在纳勒加尔的传授下，塔拉多的木精学会了如何利用自然魔法，创造出一个个强大的自然能量之池，让死去原祖荆兽的灵魂进入新的躯体。

在木精专心致志地迎击破坏者的时候，纳勒加尔却留意到了埃匹希斯。鸦人的文化与自然背道而驰，本不该属于这个世界。更为糟糕的是，鸦人还恣意破坏大片原野——为了建造那些金碧辉煌的神庙与城市，不惜摧毁了整片森林。

纳勒加尔知道这些鸦人远比破坏者危险得多，他们那极具破坏力的魔法有力量将自然烧成灰烬，或是让暗影能量泛滥成灾。若不及时加以阻止，过不了多久，他们便能征服整个德拉诺。

纳勒加尔绝不容许那样的情况出现。他毅然离开塔拉多，去寻找原古时期的力量，将它作为对抗埃匹希斯的武器。后来，树人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化根须，那是波塔安遗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块完整残骸之一。

返回塔拉多后，纳勒加尔将木精召集到身边，明确地告知它们：要想复兴永茂林地，就必须先消灭亵渎神灵的埃匹希斯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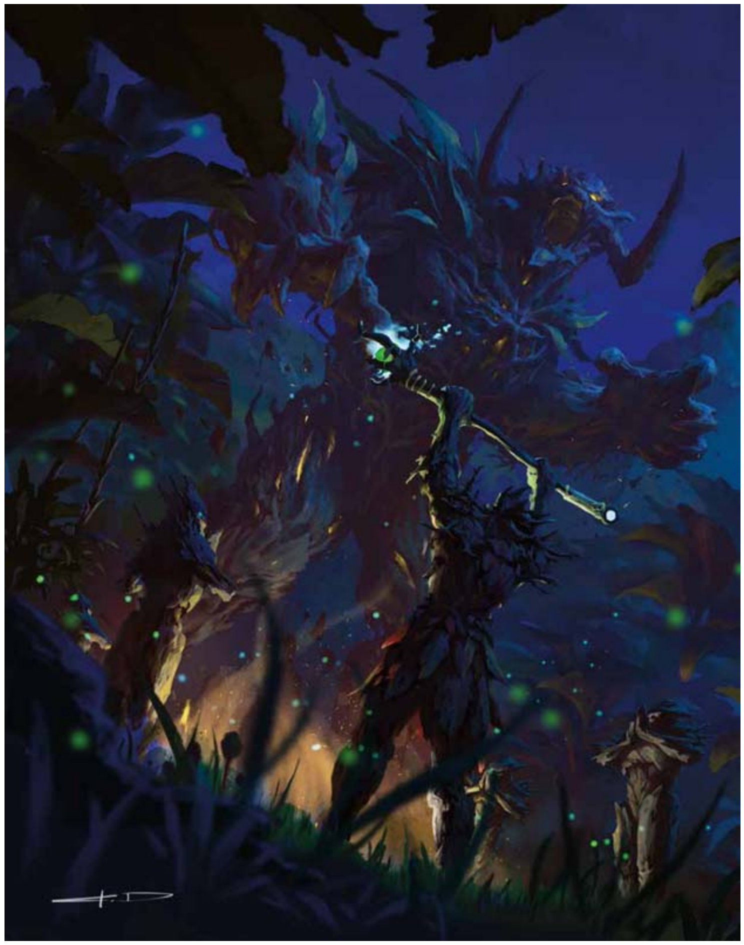
然后，树人把他找到的根须展示在树精面前，告诉它们可以利用这块根须创造出新的孢子群落，它的力量甚至能远胜祖先。纳勒加尔决定让它来打头阵，率领军队把埃匹希斯从他们那高耸的尖峰上驱逐出去。

纳勒加尔把根须种到了塔拉多的地下深处，并举行了一场伟大的仪式帮助它快速生长。成千上万的木精自愿牺牲，让纳勒加尔将它们的灵魂注入树根。慢慢地，枝干破土而出，嫩芽发出新叶，继而长出一丛丛棘刺和韧如皮革的复叶。纳勒加尔把这个蓬勃生长的孢子群落命名为塔亚拉。

在塔亚拉渐渐成型的同时，原兽也在为战争做着准备。木精从生命之池里唤醒了新的原祖荆兽，纳勒加尔则引导生命之灵进入森林，为数千棵大树赋予了智慧与意志。

这些大树后来被称作多瘤行者。它们纷纷拔地而起，像其创造者那样行走在世界上。纳勒加尔命其作为先锋军，还给它们的树干和枝条施以魔法，用于抵挡鸦人的烈焰和暗影诅咒。

数以万计的原兽聚集在塔拉多，它们个个身披棘刺铠甲，周身涌动着自然魔法的力量，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塔亚拉的苏醒。



木精正在唤醒新生的孢子群落

塔亚拉的诞生

埃匹希斯起初并没有理会塔拉多的骚动，认为那只是原兽与破坏者战争的一部分。然而位于阿兰卡尖峰边缘的森林很快就变得更加茂密，藤蔓甚至攀附到了尖峰之上，播撒的树种生根发芽，以惊人的速度长成了不计其数的参天大树。

面对林地的飞速蚕食，安哈尔和司卡拉克斯教派的成员开始调查塔拉多。然而派出的斥候几乎全都有去无回，只有几位幸存者带回了骇人听闻的消息。

森林里的大树活了过来，数以千计的木精和原祖荆兽正在整装备战，可最为令人不安的是那个在塔拉多中心地带渐渐成型的庞然大物。据鸦人的斥候回

报，那怪物比原祖荆兽还要大得多。

根据已知的永茂林地的情报，埃匹希斯担心这个成长中的怪物或许正是塑造初生世界的巨人之一。如果它真的苏醒，整个鸦人族群必将灭亡，德拉诺也难逃毁灭的厄运。

事关全族存亡，安哈尔和司卡拉克斯别无他法，唯有主动出击。

两大教派动员埃匹希斯鸦人，匆忙集结了一支大军。安哈尔的祭司和司卡拉克斯的法师构成了鸦人军队的主力，从空中向塔拉多进发。在安哈尔和司卡拉克斯领导者的率领下，鸦人没有与沿途遇到的原兽多做纠缠，一心只求消灭森林深处的那个恐怖怪物。

埃匹希斯大军深入塔拉多密林深处寻找塔亚拉，在鸦人和原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大战。安哈尔祭司用附魔烈焰的魔法之刃烧灼着整片绿野，司卡拉克斯法师用诅咒削弱敌人的力量。可纵然费尽力气，鸦人也没能突破原兽的防线。

纳勒加尔进入了冥想状态，联接到原兽们的意志，使之协同战斗。每一条藤蔓与根须都在朝埃匹希斯步步紧逼，原兽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打得鸦人节节败退，只得飞回空中。

这场惨败让安哈尔和司卡拉克斯教派大为震惊，几乎折损了半数兵力。要想击败原兽，鸦人们亟需再想其他办法。

安哈尔教派提出了一个新策略——他们的祭司发明了一种颇具独创性的新式武器，将其命名为鲁克玛之息，可以利用这种装置引导太阳的能量，让鸦人获得惊人的毁灭之力。安哈尔的工匠便开始在尖峰的最高处着手制造。

与此同时，纳勒加尔也加快了塔亚拉的成长速度，它知道鸦人不会等到它们重整旗鼓便会再次攻来。纳勒加尔命令更多木精献出自己，将它们的灵魂导入新生孢子群落的脉络之中。

最后，塔亚拉终于动了，巨大的复叶伸展而出，站得比林冠还高，俯视着下方的绿野。这个身上长满棘刺的庞大怪物迈出了第一步，整片林地随之震颤。

纳勒加尔再次进入冥想状态，让自己的心神与塔亚拉以及其他原兽联接。原兽大军在树人统领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地朝着尖峰进发。

鲁克玛之息

埃匹希斯鸦人看到原兽渐渐迫近，初醒的孢子群落在地平线上现出身影。此时安哈尔的武器还未制造完成。若是无法在敌人逼近尖峰之前完工，鸦人一族必将在劫难逃。

一些勇敢的司卡拉克斯法师没有放弃，他们主动请命，沿途伏击敌人，给安哈尔同伴们争取宝贵的时间来完成鲁克玛之息。塔拉多之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法师们却发现了纳勒加尔，知道它能引领木精和其他生物的行动。如果能除掉原兽的首领，敌军一定会遭受重创。

司卡拉克斯法师们以暗影做掩护，避开了大举袭来的原兽大军，悄悄潜入了塔拉多的密林，找到了纳勒加尔。

还没等法师们动手，纳勒加尔就察觉到了他们的到来。愤怒的树人脱离了冥想状态，迅速除掉了这群来犯的鸦人，但他们还是成功地释放出了暗影力量。

纳勒加尔中了诅咒，腐烂在树人的根须与枝干上渐渐蔓延开来，它变成了一棵焦黑的枯木，倒在伏兵的尸体旁边。

纳勒加尔一死，原兽们的联接立刻崩解，塔亚拉和它的同族顿时失去了方向。大军在阿兰卡尖峰边缘停下，不知该何去何从。

法师铲除纳勒加尔的行动成功地拖住了原兽的脚步，让鸦人祭司顺利地完成了武器制造。就在塔亚拉眼看就要抵达尖峰时，安哈尔教派启动了武器。

强大无匹的能量从鲁克玛之息中咆哮而出，撼动了整个尖峰。从装置中喷出的白炽火光穿透了塔亚拉的胸膛。安哈尔的秘密武器瞬间将那孢子群落烧得只剩下一团灰烬。

其他原兽也未能幸免，无论是木精、多瘤行者还是原祖荆兽，都在刹那间被鲁克玛之息烧得灰飞烟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狼狈地逃回了塔拉多。

安哈尔毫不留情地用烈焰吞噬了这些四散而逃的原兽余孽，焚烧了与阿兰卡相连的整片林地。等到战火消散之时，尖峰周围早已化作一片焦土，再无半点生气。

埃匹希斯的胜利彻底地削弱了自然的力量，永茂林地再也无法以任何形式重振昔日的雄风，德拉诺的凡间文明从此进入了全新的黄金时代。

埃匹希斯的没落

黑暗之门开启前1200年



古代德拉诺上的原兽、破坏者和埃匹希斯势力图

在瓦解永茂林地之后的数百年间，埃匹希斯渐渐壮大成为一个繁盛的帝国，人口也在与日俱增。自视甚高的鸦人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物种——就连强大的原兽都无力与之匹敌。

既然不再有任何力量能对他们构成威胁，埃匹希斯便投入到科学与魔法的研究当中。知识成为了鸦人文化中最为宝贵的资源，安哈尔与司卡拉克斯教派也化身成智慧的守护者，负责编纂历史、钻研魔法，以及记录与世界和各种生物相关的所有信息。

埃匹希斯鸦人并没有把这些知识记载在书册或卷轴上，安哈尔祭司与司卡拉克斯法师别出心裁地用魔法创造出了水晶存储装置。只要轻触这些水晶，鸦人就能把存于其中的所有知识全都吸收到自己的脑海中，甚至就连装置制造者的记忆也能归其所有。

埃匹希斯鸦人还用手中的魔法力量创造出了各类机械装置来帮他们建设帝国。鸦人一族本就傲慢，大捷过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急速自我膨胀。他们认为所有行走在星球表面的物种都不洁净，于是制造了机械装置取而代之，从地下采集金属矿物和各种资源。

宗教也是埃匹希斯鸦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安哈尔祭司在用来消灭塔亚拉的武器周围造起了一座闪闪发光的太阳神殿，每年都会有千百鸦人齐聚于此，纪念埃匹希斯的胜利，并对鲁克玛呈上敬意。

其他鸦人则会频频造访位于尖峰脚下那些凿于岩石之中的神祠，司卡拉克斯法师会在那里举行仪式，缅怀乌鸦之神安苏，以及他当年的牺牲壮举。

埃匹希斯文明看似发展得蒸蒸日上，但事实并非如此。安哈尔和司卡拉克斯教派各自在为争取族人的支持而进行着激烈的角力。

安哈尔知道，要想夺取族群的统治权，就必须要把知识牢牢地控制在手。教派的领袖——大祭司威斯利克命令追随者前去搜集尽可能多的埃匹希斯水晶。数年来，安哈尔都在秘密进行着这一行动，将水晶偷偷地藏在峰林顶端的太阳神殿中。

司卡拉克斯在领袖大法师萨拉维斯的率领下，最终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他们认为知识是归所有鸦人共同所有的，族群中的每个成员都有权获得。萨拉维斯要求安哈尔的祭司立即把水晶交出来。

威斯利克当然没有理会，他宣布安哈尔鸦人才是埃匹希斯唯一的统治者，只有安哈尔教派有权决定水晶与知识的归属。不仅如此，威斯利克还号称他和安哈尔鸦人才是鲁克玛意志的全权代表，族人只有遵从教派的领导才能得到太阳女神的眷顾。

萨拉维斯心思狡猾，他深知倘若不及时采取行动，司卡拉克斯教派就会慢慢从鸦人社会中被边缘化，渐渐失去原有的影响力。于是这位大法师果断召集追随者，大举进攻太阳神殿。如果安哈尔拒不交出埃匹希斯水晶，那么司卡拉克斯就要用武力夺取。

在太阳神殿正门前，两大教派打得昏天暗地，战火很快便烧到了尖峰的下层。一些鸦人加入了安哈尔，而另一些则选择与司卡拉克斯并肩战斗。这场内战持续了数月之久，埃匹希斯文明的各个角落都未能逃脱战乱的洗劫。为了力挽战局，安哈尔鸦人决定动用鲁克玛之息，要用这台巨大的武器装置让司卡拉克斯和他的追随者们葬身火海。

鲁克玛的重生

在埃匹希斯文明的巅峰时期，一小支由安哈尔祭司组成的队伍前去寻找鲁克玛的遗骸。他们在尖峰不远处找到了她焦黑的尸骨，用魔法复活了这只巨鸟。安哈尔取得了成功，但效果并不理想——新生的鲁克玛只继承了从前的少许神力与智慧。虽然如此，埃匹希斯鸦人仍将她视作重生的女神。安哈尔赋予她光明的力量，延长了火鸟的寿命，让她能在天空中翱翔千年万世。

在此情况下，萨拉维斯明白司卡拉克斯鸦人肯定不会是鲁克玛之息的对手，可他仍然寸步不让，率领一小群最为杰出的法师冲上尖峰顶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了安哈尔的防守阵线，来到了鲁克玛之息面前。

虽然安哈尔鸦人奋力反扑，但萨拉维斯已经施放法术破坏了鲁克玛之息。虽然起了作用，却引发了灾难性的结果。

伴随着一声轰响，装置猝然炸开，尖峰上的大部分鸦人当即毙命，大地也随之震裂破碎。火光消散后，只剩下一片黑暗。

这场爆炸将阿兰卡尖峰分裂成了无数个较矮的峰群，还把附近的地区变成了贫瘠的荒地。后来，人们将这里称作阿兰卡峰林。经过许多个世代之后，这里才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幸存的鸦人甚至用了更长时间才从创伤中振作起来。

尽管埃匹希斯文明已经烟消云散，却有新的文明正在从它的灰烬中冉冉升起。

第二章
岩石之子



高里亚的食人魔首都

葛隆德的血脉

黑暗之门开启前1200年

处于巅峰时期的埃匹希斯帝国彻底地粉碎了永茂林地的力量，同时也帮助其他种族消除了原兽的威胁，给了他们发展壮大的机会。这些新生的文明与鸦人之间罕有冲突——无论是在领地还是资源上，双方都互无交集。鸦人在空中飞翔，生活在地面上的生物自然不会心生惧怕。

但葛隆德的后裔却没能彼此和平相处。

到了鸦人文明衰落之时，这些岩石之子已经为数众多，广布各地。数量相对较少的戈隆——这些比森林还要高出不少的强大巨人仍然四处游荡，形单影只，因为德拉诺的任何地方都无法同时满足多个戈隆的猎食需求。一旦两强相遇，必定会为争夺领地而打个你死我活。

其他体形小于戈隆的生物则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初具雏形的社会。独眼魔虽然天性凶残，却很快就领悟了合作的价值——只有凭借人数上的优势才能战胜对手，离群独居意味着惨败与死亡。在这些早期的部族之间时常会爆发冲突，当某个独眼魔的尊严受到折辱后，冒犯者必然要付出鲜血的代价。德拉诺星球上的其余种族在他们眼中都不值一提，只配作为食物或劳力。

甚至就连与独眼魔有着相同祖先的种族也不例外，食人魔和兽人很快便对体形庞大的独眼魔俯首称臣。当一个食人魔部族被征服之后，他们最好的结局便是被派到战场上去与其他的独眼魔部族拼杀。虚弱患病或是年老体衰的食人魔通常会被活祭，用于安抚戈隆，以防他们侵入独眼魔的地盘。

在葛隆德的后裔中，兽人身材最为矮小，生活在距离独眼魔极为遥远的地方。当时面积最大的兽人聚居区是位于戈尔隆德下方的一处开阔洞穴，虽然这里的物产并不丰富，却总算能让这些兽人免于遭受被独眼魔奴役的凄惨命运。

高里亚帝国

黑暗之门开启前1000年

在埃匹希斯社会瓦解后的数百年间，鸦人祭司和法师四散而居，还带走了备受族人珍视的水晶碎片。

后来，司卡拉克斯教派中的小股势力开始对这些知识与力量展开搜寻，其中一些成员追求的是个人荣耀，另一些则是为了让鸦人族群的奇迹得以留存下来。他们当中甚至有人认为，如果能集齐这些古老的智慧并重建鸦人社会的话，也许就能再次迎来崭新的黄金时代。

司卡拉克斯的领导者容吉听说那些关键性的知识都被埋藏在位于塔拉多沿岸的埃匹希斯遗迹之下。独眼魔如今是那片废墟的主人。可他纵然想尽办法，无论是贿赂收买还是以货易货的提议却都没能奏效。那些独眼魔虽然智力平庸，但体形和力量都不容小觑，于是鸦人们只得暂且作罢，等待时机。

容吉和他的追随者从空中观察着独眼魔部族，寻找着赶走这些蛮兽的机会。很快，他们便锁定了助其成事的人选：独眼魔的奴隶——食人魔。食人魔尽管在力量上不及他们野蛮的主人，但在智力上却略胜一筹。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任人差使的现状极为不满，只是苦于不敢反抗。

鸦人法师开始私下与食人魔取得联系，答应向他们传授奥术魔法。结果，奴隶们进步神速。作为葛隆德的后世血脉，食人魔也继承了泰坦阿格拉玛的神力，因此对奥术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直觉。这一发现令司卡拉克斯感到又惊又喜，没想到竟然有人能如此轻易地学会这些全新的施法技巧。食人魔对大地有着特殊的亲和性，善用奥术力量塑造并驾驭岩石的意志。

高格是最先掌握这股力量的食人魔之一，司卡拉克斯相信他具备杰出的领导才能，是率领同族发动全面叛乱的理想人选。在得到强化后，高格便大步向前……可他并没有把独眼魔看在眼里，而是有着更为远大的目标——消灭戈隆，击垮被所有食人魔奉为神明的庞大掠食者。

就连鸦人都被他的野心吓了一跳，但结果却让他们哑口无言——高格单凭一只手就打败了一只戈隆。他血腥屠杀戈隆的传说如同燎原之火，在食人魔奴隶中散播开来。之后，他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等到他击败第五只戈隆时，已经成了所有食人魔聚居区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英雄。一直以来，戈隆都被看作是不可一世的怪物，无论是在体形还是力量上都与天神无异，他们认为戈隆是不会被杀死的，更不可能死在区区食人魔的手上。至少，奴隶们曾经坚信这个事实。

高格的壮举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观念。如果戈隆都能被消灭，那么独眼魔又何足为惧？

当“戈隆杀手”高格光荣归返时，奴隶自发地云集响应，决意要推翻独眼魔奴隶主的残酷压迫，一场喋血大战正式打响，双方均死伤无数。鸦人耐心地在远处观望着战势的发展，只等从独眼魔的领地上把水晶抢夺回来。

最后，几乎所有独眼魔部族都倒在了奴隶的攻势之下。他们完全抵挡不住食人魔的复仇怒火和新获得的奥术力量。有些独眼魔侥幸没被大卸八块，狼狈不堪地向德拉诺各地四散逃亡。

在食人魔奴隶挣脱锁链之后，司卡拉克斯法师悄悄地潜入进去，在废墟间搜寻埃匹希斯遗物与神器。“戈隆杀手”高格却没能让他们如愿——同样身为法师的他，哪里肯把如此强大的力量之源让拱手让人。为了这片领地，食人魔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于是高格自封为“戈尔高格”，意为国王高格，并宣布他才是这片遗迹的统治者。他将该地命名为高里亚——“国王的宝座”，命令容吉带着他的司卡拉克斯追随者尽快离开，否则将以死罪论处。

鸦人确实离开了，但只是以退为进。高格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容吉和他的族人，他们决定以武力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夺回来。在夜深人静之时，鸦人法师对刚刚建成的高里亚王国发动了突然袭击。高格率领一群学艺未精的奥术法师奋起反击，无数新获自由的食人魔也前来帮助救世主共同抗敌。国王击败了鸦人，活捉了容吉，毫不留情地结束了这位司卡拉克斯领袖的生命。

容吉惨死在高格手上的消息很快便传遍各地。虽然鸦人仍对埃匹希斯水晶垂涎不已，却都不敢再贸然进犯食人魔的领地。

高里亚帝国在后世数代缓慢地向外扩张。虽然食人魔并不热衷于征战杀伐，却还是有大片土地落入到帝国的版图之中。每当他们发现游荡的戈隆和独

眼魔，都会对其追猎到底，为建造新的聚居地铺平道路。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德拉诺的大地上，最大的两座城市分别是位于纳格兰西部的悬槌堡和藏于霜火岭深处的刀塔要塞。这些城市作为高度武装的哨站，帮助食人魔帝国的疆界越扩越广。此外，一张跨越大陆与海洋的先进贸易网更是让高里亚与各处偏远据点密切相连。

高里亚仍然作为帝国的主城，也是供学徒研习奥术魔法的地方。埃匹希斯水晶在这里备受珍视，博学的食人魔法师对蕴藏鸦人知识的水晶碎片大为追捧。

然而，食人魔对巫术的钻研以及与原始奥术力量的接触，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尽管这样的例子非常稀少，但有些食人魔婴孩生来就拥有两个脑袋。很快，食人魔们弄清了缘由，原来这些食人魔竟然都是天赋异禀的施法者，他们的外貌因此也被视作吉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里亚的奥术师甚至能够用法术来人为地制造这一现象，让普通的食人魔长出第二个脑袋，以此强化他们的智慧和驾驭魔法的能力。

兽人氏族的形成

黑暗之门开启前800年



兽人氏族在德拉诺的分布图

食人魔的叛乱显著改变了德拉诺各地族群的生存现状。在削弱独眼魔和戈隆的力量后，高里亚帝国无异于是帮助戈尔隆德的兽人铲除了两大威胁。兽人从此不必再躲藏在不见天日的地下洞穴里，世代以来头一次敢于到地面上来建造永久聚居地。

兽人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没过多久，人口激增就引发了严重的问题，戈尔隆德本就匮乏的野生物种几乎濒临灭绝。家族矛盾随之而来，但在发酵成一场灾难性的战事之前，许多兽人决定举家迁移。久居地下的艰苦生活早已把他们变得坚韧而强大，舒适与否无足轻重，他们要的只是一片全新的土地来安定下来。

仍然留在戈尔隆德的兽人们逐渐形成了数个风格各异的氏族——黑石、嘲颅、雷刃和龙喉。黑石氏族占据着戈尔隆德的大片区域，继续生活在古老的洞穴之中，研究着周围的大地，积累着金属冶炼和锻造方面的知识。当地仅有且分布甚广的黑石矿那时还很难被开采利用，但当兽人掌握了其中的关键方法之后，便能制造出惊人的工具和武器。大名鼎鼎的黑石利刃更是以可靠性和耐用性广受青睐。

向东迁移的兽人来到了茂密的塔纳安丛林。他们发现这片新家园危机四伏，到处充满了原始的力量。尽管不乏野味，可剧毒植物和凶残猛兽随处可见，稍有疏忽就会身中剧毒，继而缓慢又痛苦地死去。时常听说有强大的兽人因被毒蛇咬了一口而周身麻痹，被拖进丛林深处，葬身于那些隐踪匿迹的生物腹中。不仅如此，在幽暗的洞穴和山谷里似乎还涌动着险恶的力量，当兽人汲取这股暗影精华后，有时会获得力量重拾荣耀，有时则会陷入疯狂。

塔纳安兽人族群间渐渐形成了一种野蛮的迷信观念。那些理智尚存的兽人自称为血环氏族，而彻底迷失在黑暗力量之中的族人则遭到了流放。后来，被流放者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小的噬骨氏族，族名来自于他们为求生存而不得不蚕食同类的行为。血环与噬骨氏族虽说从未结盟，却也很少交战，对他们来说，单是丛林本身就已足够凶险。

朝着戈尔隆德西部进发的兽人最终来到了寒冷荒凉的霜火岭，这里寒冬凛冽，火山频扰，但兽人却认为只有适者才能得以生存。两大氏族——霜狼与白爪学会了与当地的狼群一同狩猎，甚至将其训练为同伴。另一些兽人则在为称霸这片土地而不懈地努力着。雷神氏族浩浩荡荡地在冰封荒原上四处游走，经常猎杀凶猛的戈隆。如果能成功击杀一只猎物，就足以让他们几个星期都不必为果腹发愁，可要是狩猎失败，他们也要忍受一段食不果腹的日子。

向南迁移的兽人相继来到肥沃富庶的塔拉多。在当地的群山与平原间兴起了三大氏族，分别是火刃、红步和刃风氏族。

第四个氏族——战歌氏族移居到了更为遥远的西南方，深入纳格兰的辽阔草原，过上了类似游牧民的生活，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超过数月。为求生存，战歌氏族被迫与高里亚帝国的食人魔频繁交战，一代又一代地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甚至有些时候比其他氏族还要人丁兴旺。该氏族生性好战，但当兽人对食人魔挑衅得太甚时，往往会招致灭顶之灾。

龙喉氏族

在兽人语中，龙喉氏族念作奈尔戈-硕玛什，意为“猛兽的号叫”。这一名称得来于他们对双头巨龙的驯服，那是一种长翼的猛兽，在戈尔隆德外围猎食。龙喉兽人们习惯把双头巨龙叫作奈尔戈，意思是“忠诚之兽”。当该氏族后来在艾泽拉斯遇到巨龙时，也把这个名称套用在了巨龙身上。最终，所有兽人都将龙类统称为奈尔戈。尽管龙喉氏族的名称从未改变，但意义显然发生了变化。

在德拉诺东南的影月谷里也形成了另一个氏族。这些兽人远离高里亚帝国的主要据点，过得相对平静。影月氏族被满天星斗深深吸引，认为可以根据星辰运转的轨迹预测未来。居住在影月谷中的兽人极为神秘，他们围绕占星术和祖先崇拜发明了一系列传统与仪式。

第一位萨满祭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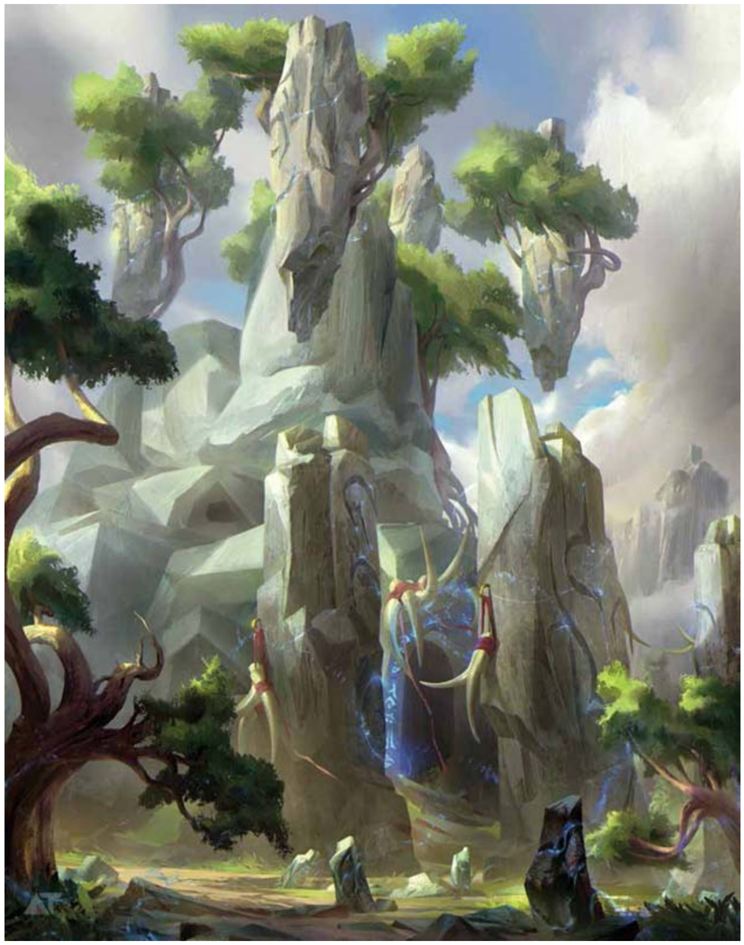
影月谷的秘法师经常会去世界各地朝圣，希望能够聆听到天神的意志。许多朝圣者都在纳格兰西北边的山岭附近接收到了奇怪的梦境和幻象。令兽人没有想到的是，这里其实正是葛隆德的安息之地，到处都涌动着元素能量，在山脚下尤为强烈。在那片宁静湖泊的正中央，古老巨人的头颅形成了一座小小的岛屿。

初来此地的第一批影月谷朝圣者亲眼目睹了火、风、土、水这四种原始的元素之灵，并聆听它们的教诲。兽人对它们表示了极大的尊重，并将这个新发现的地方命名为元素王座。

萨满祭司之道在兽人的族群中顺理成章地诞生了。这些岩石之子聚集在葛隆德的遗骸周围，学会了用开放的心怀与和谐的意识对元素之灵加以指引。与致力于用凶残巫术撕裂并重塑大地的食人魔不同，这些兽人对这股自然力量满怀敬畏。当他们从元素中获得萨满之力时，结果令所有人大呼惊奇——洪水在他们指尖转道绕行，劲风吹得鸦人突袭者无法靠近。兽人从没见过这般奇迹，也从没与自然界缔结过如此不可思议的联结。

影月氏族最先将自己献于元素。他们把葛隆德的头颅打造成了一座天然的神庙，还向其他族人散播这些知识，几乎得到了所有氏族的接纳。年轻的兽人从小就被培养成元素之灵的坚定拥护者，成年后，这些初出茅庐的萨满祭司也

会前往元素王座来寻觅灵魂的赐福。他们会进入冥想状态，用自身的意识去感应元素的力量。其中一些能够如愿得到元素的认可，另一些则只能无功而返。



元素王座

在冲破物质世界边界的过程中，少数兽人甚至发现自己接触到了黑暗之力。这些可怜的灵魂误打误撞地闯进了德拉诺之外的另一个界域——虚空。可怕的见闻令他们发了疯，幸存者被流放到氏族之外，被迫在纳格兰的地下洞穴中过起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些兽人的面容被文上了白色颅骨的刺青，意味着他们对族人来说已经“死亡”。

那些受到元素欢迎的兽人则成了备受尊敬的灵魂领袖，光荣地返回到族人身边。他们地位尊崇，仅次于氏族酋长。萨满祭司之间的联结能够跨越氏族界限，使其得以在族人间调停纷争、化解干戈。

影月氏族还创设了一年两次的萨满集会，名为克许哈格祭典。很快，该集会就得到了所有兽人的认可。每到集会举行时，各个氏族都会暂时搁置争端，互通信息，巩固联结，畅快宴饮。

利爪之王泰罗克
黑暗之门开启前600年

虽然食人魔和兽人一族都在不断壮大并四处扩张，却没有任何氏族或帝国胆敢闯入阿兰卡峰林。世人皆认为那片鸦人文明留下的破碎遗迹中充满了诅咒与鬼魅，还有长翼的生物在狂热地守护着他们的领地。

那些仍把那里当成家的鸦人变得黑暗、不安而迷信。尽管他们自称是“高阶鸦人”，身上却只带着往昔辉煌的残影。强盛的埃匹希斯帝国早已没落，只剩下零散的知识碎片，大多被胡乱拼凑在一起，用错误的方式解读。

历代王者统领着这群高阶鸦人，与安哈尔教派的残余势力共掌权势。祭司保留着敬奉鲁克玛的传统，但她的教诲已被扭曲歪解。埃匹希斯帝国原本深切缅怀安苏的牺牲之举，鸦人保护着塞泰克山谷并小心地研究着其中的暗影力量。如今，那份尊崇已经消逝无踪。

高阶鸦人把塞泰克山谷当成了行刑和处决的场所。任何与安哈尔意见不合的族人都会被定罪成为异端，然后扔进受到风蛇之神塞泰鲜血诅咒的池水之中。大多数遭遇不幸的鸦人都悲惨地死去了，侥幸没死的也被黑暗能量折磨得形貌大改，再也无法在空中飞翔。这些鸦人被称为流亡者，被赶出了所有高阶鸦人的聚居区。

被迫在地面上生存的鸦人流亡者遭遇了当地一种狡诈掠食者——虎人的威胁，这种聪明的猫科生物在德拉诺各地皆有分布。在埃匹希斯帝国瓦解后，许多虎人部族迁移到了阿兰卡峰林。当他们遇到这些无法飞到空中逃离危险的流亡者时，便尽情享受起了追杀猎物的快感。在那段时期，只有受诅咒的鸦人才处于危险的境地。

后来，在某个虎人部族中兴起了一种新式运动，将追猎的目标瞄准了那些仍能在空中飞翔的鸦人。血鬃虎人在强大首领虎王卡拉什的领导下，渐渐不再满足于猎杀流亡者。卡拉什向他的追随者传授了猎网、绳索与捕叉的使用技巧。起初，血鬃虎人先选择孤身高飞的鸦人斥候来磨砺身手，以免惊扰到阿兰卡峰林顶端的鸦人主力军。

随着信心的日益增强，卡拉什便对高阶鸦人正式宣战。血鬃斗士开始对大批鸦人发动伏击，将他们屠戮殆尽。这让高阶鸦人陷入了恐慌，世代以来，这些鸦人从来没把任何“低等”生物放在眼里。安哈尔祭司费尽心力地向族人解释着鲁克玛为何不再施以眷顾，以及峰林遭到围攻的原因。

高阶鸦人之王——泰罗克眼见族人深陷绝望，知道自己必须要采取断然行动来力挽狂澜了。于是，他赶在派大军迎敌之前，独自对血鬃虎人的营地发起

突袭，不费一兵一卒就攻破了对方的防线。他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了整个战局，士气大增的鸦人精兵纷纷追随于他，万死不辞。

在与敌人苦战数月之后，泰罗克终于手刃了虎王卡拉什。虎人部族一下子变得群龙无首，这场战争以鸦人大获全胜告终。

高阶鸦人把泰罗克奉为传奇，甚至认定他就是鲁克玛的化身。安哈尔祭司变得紧张起来——在此之前，只有他们才有权代表太阳女神的意志。泰罗克凭借大多数鸦人的支持，在云端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名为通天峰，重现了古埃匹希斯的辉煌。泰罗克甚至还颁布了新的律法，限制安哈尔教派的权威，宣布高阶鸦人社会必须以对知识和智慧的渴求为指引，绝不能受到恐惧与迷信的禁锢。

这一举动促使安哈尔祭司下定了行动的决心。寂夜之时，祭司劫走了泰罗克和他的女儿蕾希，并把他们丢进了塞泰克山谷的血池中。第二天，祭司对族人宣称，鲁克玛已经不再信任这位鸦人之王，并诅咒了他的后世血脉。他们自称是鲁克玛的信徒，只有他们才有权决定高阶鸦人一族的未来。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别的鸦人之王，安哈尔祭司权欲熏心地将鸦人文明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直到该文明在数百年后于烈火与杀戮中覆灭。

与此同时，泰罗克在竭力适应着他流亡者的新身份。在被投进诅咒之池后，泰罗克活了下来，但蕾希就没这么幸运了。这场劫难使泰罗克的身心都遭受了极大的扭曲，在痛苦、愤怒与孤单的多重折磨之下，他在塞泰克山谷中饮恨苟存，生不如死。然而在黑暗中，有个声音敦促他继续前行。

泰罗克将其他鸦人流亡者集合起来，寻找那个神秘声音的来源。后来，这位昔日的王者终于明白，原来跟他说话的竟然是恐惧渡鸦之神安苏。这个发现令他大感吃惊——鸦人一族始终把安苏当成死去已久的先祖敬奉，没想到他至今仍然活着，而且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安苏向泰罗克和他的追随者传授了巫术和暗影魔法的秘密，于是在流亡者中间出现了强大的鸦爪祭司。

在安苏的指引下，泰罗克率领流亡者前往古老的埃匹希斯遗迹，在断壁残垣间造起了一座名为斯克提斯的城市，并以这处规模尚小的避难所为起点，伺机重夺领土。后来，阿兰卡峰林四周的丛林全都被纳入了斯克提斯的统治范围，他们所统治的这片领地就是后来的泰罗卡森林。

纵是如此，塞泰克山谷黑暗、折磨人的诅咒依旧影响着泰罗克的意志，让他逐渐陷入狂乱。泰罗克绝望地想要终结自己的痛苦，然而想要活下去的意志，让他转而采取野蛮的手段来寻求治愈的可能。当他疯狂到开始以族人为祭品治疗自己时，鸦爪祭司悲痛地制服了首领，将他封印在安苏藏身的暗影界域里。这样既保全了他的性命，又使流亡者不致沦为他疯狂的牺牲品。

在后来的数百年间，流亡者都对高阶鸦人避之若浼。每当有鲁克玛的信徒被高阶鸦人以反叛和异端的罪名放逐时，鸦爪祭司都会对他们敞开大门。渐渐地，流亡者数量大增，族群规模足以与高阶鸦人匹敌。

元素的劫难

黑暗之门开启前403年

历代以来，兽人氏族都定居在高里亚帝国的边缘地带，虽然与食人魔之间频频发生领地争端，却从未爆发全面战事。高里亚帝国的食人魔对兽人几乎毫无兴趣，更谈不上惧怕。他们一心只想夺取埃匹希斯水晶碎片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力量之源。一些兽人氏族也开始外出寻找这些神器，只图能把它们拿到食人魔商人那里卖个好价钱。

在此期间，高里亚巫术也迎来了巅峰时代。整个食人魔社会的统治与司法系统都旨在拥护巫王的魔法与智慧，并将其尊称为元首。

兽人的萨满之道引起了食人魔的注意，但他们只当那是故弄玄虚的骗术，无非是让风刮得更猛一些，或是让火烧得更旺一点罢了。直到食人魔亲眼见到某位年长的萨满祭司成功化解了一场险些吞噬兽人村落的洪灾，这才看清了元素的真正力量。

面对这股力量，食人魔采取的做法与兽人大相径庭，全然没有谦卑与敬畏之心，决定直接用武力夺取。当时的高里亚领导者——元首穆罗克派出大军杀向兽人的领地，势要占领元素王座。这场无端进犯令兽人萨满祭司怒不可遏，可氏族却并未大举反击。高里亚军队没有对兽人们妄加屠杀，只是把他们赶了出去。

食人魔迫不及待地用奥术魔法勘察元素王座，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深入探究。但他们不知道，这里是葛隆德的长眠之所，在这位巨人身上蕴藏着泰坦阿格拉玛的力量。

高里亚法师怎么也想不到，在那古老的巨人遗骸里竟然还会残留着原始的泰坦与元素之力，鲁莽的实验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在那悲惨的一天，食人魔所使用的魔法与葛隆德的残余能量激烈碰撞引发了大爆炸，兽人在巨人头颅处建造的神殿瞬间被炸成了一片狼藉。神殿中的所有高里亚法师当场罹难，空留下几根颓垣石柱屹立至今。

这场意外也导致元素之间失去了平衡，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风暴四处横行，德拉诺各地的灵魂也陷入混乱。

然而高里亚却派出了更多法师，继续先驱者未竟的事业，元首穆罗克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现在，他掌握了元素力量的切实证据，不将它据为己用誓不

罢休。

饱受折磨的元素请求兽人萨满祭司出手相助，迫使兽人氏族终于采取了行动。

氏族联合

黑暗之门开启前402年

之后那届克许哈格祭典上，既无喜庆欢歌，也无宴饮喧闹，只有对元素王座那场灾祸的悲痛悼缅。兽人氏族中的萨满祭司想尽办法安抚德拉诺当地的元素之灵，想让它们重归平衡，却始终未能成功。不仅世界各处都在被毁灭性的风暴席卷，元素更是愤意难平。过不了多久，每个氏族就都会遭遇前所未见的灾荒，厄运或许将永无终结之时。

影月氏族的萨满祭司长者奈尔加姆慷慨激昂地号召所有氏族联合起来。元素在呼号求援，莽撞的食人魔法师还在搅扰着元素王座的宁静。这个世界危在旦夕，眼看就要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

在各大氏族群起响应之后，奈尔加姆请求元素对他们的联手赐以祝福，保护他们免受伤害。随后，兽人便步履一致地奔赴战场。

氏族联军首先突袭了元素王座。高里亚法师被打得措手不及，慌忙撤退，但元首穆罗克很快就重整旗鼓，指挥高里亚帝国军团大肆反扑。大军血洗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每一处兽人营地。德拉诺全境陷入了战火，所有兽人都无法逃脱这场劫难，每一处村庄和住所，无论男女老少全都要做好御敌入侵的准备。

高里亚食人魔认为这种无情的战术一定能把敌人吓得闻风丧胆，当然不会料到兽人氏族还敢奋起迎战。灵活机动的兽人突袭军渐渐攻占了遍布高里亚帝国各地的城塞与贸易哨站，逼得食人魔军队步步后移，最终退回到了帝国的都城——高里亚。

高里亚围攻战

黑暗之门开启前400年

高里亚防御森严，兽人军队也没有理由白白送死，于是他们选择在食人魔主城周围的山岭间布下包围圈，打算把敌人饿死在城里。这在高里亚食人魔看来简直是无稽之谈，他们手中握有船只与海港，就算有那些痛苦的元素之灵助阵，兽人也无法对其构成多大威胁。现如今那些元素已是自身难保，萨满祭司的力量必当不复从前。

但几个月之后，食人魔发现他们的帝国渐渐无法支撑下去了。他们本以为只靠海运贸易就能维系整个城市的运作，但实际上远远不够。他们迫切需要重建被兽人切断的陆运贸易线。元首穆罗克和他的法师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埃匹希斯水晶，想要从中找到突破围困的办法。不久之后，他们发现了关于塞泰诅咒的古老鸦人传说，开始着手进行实验，把类似的折磨散布到兽人氏族。



各大兽人氏族群起应战

食人魔的实验取得了成功。一场被称作“红色天灾”的瘟疫如同野火般迅速在兽人营地间蔓延开来。这场销蚀性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病程可长达数月，染病者惨死无数。兽人发现健康战士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在问询过元素之后，奈尔加姆和他的萨满祭司同伴才意识到，这不是天灾，而是食人魔在暗下杀手。

这场围攻战眼看就要宣告失败——不等高里亚投降，就会有太多兽人死于非命，各氏族酋长的斗志也发生了动摇。何况战士纷纷染病，也根本不可能再对食人魔主城发起正面突袭。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然所剩无几。

奈尔加姆和其他萨满祭司为求胜利，决定铤而走险。他们破天荒地恳请元素出手，铲平高里亚。无论是兽人还是元素之灵都明白，一旦氏族联手的行动失败，元首穆罗克必然会继续威胁元素王座的存在。

萨满祭司集结在高里亚的高城深堑之外，亲眼见证了元素之灵的激昂怒火。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令所有人永世难忘。

一场气吞山河的风暴席卷了整座食人魔城市。刹那间，大地呻吟，万物战栗。风暴接连肆虐了数个小时，高里亚的围墙与建筑在闪电与地震面前轰然倒塌。废墟间燃起大火，烈焰封锁了食人魔的逃生路线，连停泊在港口中的船舶也是火光冲天。当最后只剩下瓦砾与灰烬时，大地犹如一张洞开的血盆巨口，把元首穆罗克连同他那座伟大的城市一起吞入腹中。

命丧当天的食人魔多得难以计数，元素们没有对一人施以恩赦。后来，高里亚毁灭的消息渐渐传到了食人魔帝国的其他城市与哨站，食人魔余党再也不敢跟元素抗衡。

兽人虽然得胜，却也没有欢呼庆贺。他们同样损失惨重，还见识到了一股毕生都不愿再见的毁灭之力。奈尔加姆与萨满祭司对元素们的怒火尤为惧怕。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再联军作战的必要，各个氏族应该就此分道扬镳。

无人对此提出异议。兽人氏族分别返回各自的领地，但他们的生活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红色天灾”从来都未曾真正消失，每隔几代就会爆发一次，在氏族间掀起浩劫。

经此一战，高里亚帝国元气尽丧，食人魔部族的其他城塞——尤其是悬槌堡和刀塔要塞——竭力守卫着自己的领土，渐渐形成了独立的城邦，不再作为统一帝国的一部分。高里亚食人魔也无意洗刷主城陷落之耻，以免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

高里亚被毁后，食人魔的防线变得脆弱不堪，许多兽人氏族都从敌人手中夺取了大片领地。更为重要的是，兽人超越了食人魔，成为了德拉诺最先进、最具优势的族群。

可惜好景总是昙花一现。

流亡者的避难所

黑暗之门开启前200年

早在高里亚陷落之前的遥远年月，就有一股力量在密谋着改变兽人的未来……在远离德拉诺的浩瀚宇宙中，萨格拉斯和燃烧军团击败了泰坦的万神殿。纵观寰宇，再也没有任何人能与恶魔抗衡，阻止他们摧毁万物，但萨格拉

斯也需要联合新的盟友来继续这项使命。他麾下的恶魔天性狂野，极难控制，必须要招募副官和谋士来对任性妄为的燃烧军团加以指引。在此情况下，他发现了一个名叫艾瑞达的高等智慧种族。

在三位智者——阿克蒙德、基尔加丹和维伦的统领下，艾瑞达人将他们那个名叫阿古斯的世界打造成了崇尚知识与哲学的天堂。在遭到萨格拉斯的腐化之后，大多数艾瑞达人都自愿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乐此不疲地当上了燃烧军团的指挥官，率领恶魔大军上阵厮杀。

一部分艾瑞达人并未妥协。在三位领导者中，只有维伦没有向萨格拉斯屈服。他带领其他异议者，大胆地逃离了阿古斯——多亏纳鲁的帮助，他们才得以顺利出逃。纳鲁是一种圣光生物，立誓保护宇宙和众生万物。他们早就预见到了艾瑞达人遭受腐化的结局。

数千年来，维伦和大多数德莱尼人——在艾瑞达语中是“被流放者”的意思——挣脱了燃烧军团的魔爪，在宇宙中寻找着容身之处。他们通过名叫吉尼达尔的空间要塞，往返于物质宇宙和扭曲虚空之间。这种充满纳鲁力量的飞船能载着德莱尼人在广阔无垠的星海中穿梭。

虽然在航程中充满危险，但维伦和他的德莱尼追随者几乎避开了所有燃烧军团的耳目，恶魔也没能追寻到他们的踪迹。在三位纳鲁——克乌雷、卡拉与德欧里的协助下，德莱尼人总能事先感应到追猎者的迫近。每到此时，流亡者便会果断撤离，消失在星辰之间。

维伦深知，若是无法找到一个能让族人定居的世界，他们就永远都不会是燃烧军团的对手。在那之前，吉尼达尔就是德莱尼人唯一的家园。

可是在宇宙中往来飞行需要消耗难以置信的能量。纳鲁的灵魂必须要承担起漫漫旅途的重担，他们的力量也会因太久的旅途消耗殆尽。随着他们圣光能量的消退，吉尼达尔也将面临解体的危险。

纳鲁知道逃离的时间已经结束。他们找到一个燃烧军团尚未染指的世界，为了抵达那里，倾尽了所有残余的力量。

维伦和他的追随者们将这世界命名为德拉诺，意为“流亡者的避难所”。

吉尼达尔的坠毁

德莱尼人在最后一趟旅途中遭遇了灾难。其中一位纳鲁——卡拉失去了与圣光的联结，虚空能量开始将它吞噬。事实上，许多神圣生物都难逃这样的结局。尽管光明与虚空是两股对立的力量，却不可避免地紧密相连。当纳鲁失去

力量，濒临死亡时，它的神圣能量便会衰减，渐渐寂灭的光明会被与之截然相反的虚空所取代。

卡拉最后的行动是说服德莱尼人将它从吉尼达尔上扔下去。想做到抛弃一个纳鲁谈何容易。虚空能量已经流遍了卡拉的躯体，它在本能的驱使下转而攻击其他两位正在弱化的纳鲁。它们的能量在吉尼达尔的船舱里发生了激烈碰撞，混乱之中，被卷入战斗的人瞬间丢掉了性命。幸好维伦及时出手，用光明的力量将另外两位纳鲁与它们被腐化的同伴隔绝开来，然后将卡拉扔下了船。此后的数百年间，沦为黑暗生物的卡拉都将在影月谷上方的天空中浮荡。

维伦的英勇之举拯救了德莱尼人，也引发了严重的后果。这场战斗让他耗尽体力，身体和精神上都遭到重创。他不能再准确地预见未来，要用好几百年才能彻底痊愈。

另外两位纳鲁也太过虚弱，无法让吉尼达尔在德拉诺星球上安全着陆。飞船撞击在地上，致使德欧里和船上的不少德莱尼人丧生。等到坠毁点烟雾尽散之后，吉尼达尔残骸的位置上只留下一片水晶山。

幸存的德莱尼人逃出船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仅存的纳鲁克乌雷警告德莱尼人尽快撤离，它知道自己也和卡拉一样遭到了腐化，不愿让他们暴露在虚空之下。从此以后，维伦和德莱尼人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存，而这个星球也成了他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个世界。

维伦虽然身负重伤，意志却依然坚定，带领族人向前进发。在这片大陆上充满各式各样的奇景与谜团，看似生机勃勃，实则危险丛生。维伦先是创立了一个名叫游侠的组织，派出斥候到这片全新的家园各处展开探索，寻找会对德莱尼人未来造成影响的资源——以及威胁。

不久之后，斥候便会满载而归。

主教议会

自从离开阿古斯之后，维伦就不断地通过纳鲁和圣光预见到未来的景象，以此赢得了“先知”的称谓。在这种能力的帮助下，他曾经无数次在危险发生前带领族人安然逃离。如今，德莱尼人失去了纳鲁的指引，维伦的伤势又令他的预判大为失准。

与此同时，维伦眼中的画面也变得越来越恐怖。当他接触到黑暗的卡拉时，他看到了那些在虚空中徘徊的混乱邪恶生物。维伦不仅看见了有可能成真的未来，还包括虚空的渴望。腐化宇宙的虚空梦境真假难辨，让人难以分清哪些是真实的灾难，哪些只是扑朔迷离的幻影。

维伦认清了一个事实，如果族中只有他一位领袖，而他的判断又不够准确的话，德莱尼人必将遭遇灾祸。



吉尼达尔坠毁在德拉诺

于是，维伦成立了一个议会，让诸位贤能之士分别监管德莱尼文化的方方面面。议会中的首位“主教”名叫奈丽，领导着不久前刚刚创立的游侠组织。她素来以身作则，平日里总是与其他游侠一同外出探查。

第二位主教担负起了指引德莱尼工程师——技师们的任务，督促他们制造护甲、武器与住所。哈塔鲁技艺精湛，而且早就掌握了塑造德拉诺天然矿物的技巧。阿肯尼特水晶是他最早的创造之一，可以作为奥术能量的导体，给德莱尼社会带来光明与力量，还能让他们得以修造建筑物，让家园免受威胁。

第三位主教名叫阿卡玛，统领着德莱尼守备官。作为一群忠于光明的战士，守备官不遗余力地捍卫着族人，助其抵御着弥散在这片全新土地上的黑暗力量。

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主教名叫奥萨尔。吉尼达尔飞船上的纳鲁有的已经死去，有的正在缓慢腐化，但都还残存着一些神圣能量。此外，德莱尼人还找到了德欧里的遗骸。他们既不知道这位惨死的纳鲁是否危险，也不确定他已被虚空能量吞噬到了何种程度。研究分析德欧里及其他纳鲁的责任就落在了奥萨尔的肩上，但愿能够借此与德拉诺之外的纳鲁和德莱尼人取得联系。致力于这项事业的组织被称作沙塔尔，奥萨尔即成为了该组织的领导者。

沙塔斯的建立

黑暗之门开启前195年

德莱尼游侠在德拉诺星球上四处寻找，想要觅得一处永久居住地。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一片未被其他生物占领的原始地带。那里四周群山环绕，紧邻大海。

令游侠没有想到的是，这里正是从前食人魔王国的主城——高里亚。德拉诺当地的其他族群都对那场吞噬城池的元素天灾记忆犹新，没人愿意涉足此地。德莱尼人对此并不知情，自然也就未有迟疑。维伦率领族人在那里建造起了沙塔斯城，在德莱尼语中意为“光明之居所”。经过技师昼夜不停地全力建造，这里很快就建筑参天，水晶林立，道路宽广，为德莱尼文化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就在德莱尼尽心打造家园的同时，一种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沙塔尔的一位成员——玛拉达尔感觉到那些死于吉尼达尔坠毁事故中的德莱尼亡魂有些异样。纳鲁德欧里的遗骸越来越沉入虚空的状态，并吸引亡魂纷纷向他靠近。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当亡魂到达死去的纳鲁附近，活着的德莱尼就能跟那些死去的族人交谈。

在艾瑞达人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维伦立即命令玛拉达尔率领沙塔尔成员把德欧里的遗骸转移到更为隐蔽的地方。他们在泰罗卡森林外围找到了一处理想的位置，那里与其他文明都相隔甚远。随后，沙塔尔在那里建造了一处巨大的陵墓来安葬德欧里。在他们将那位纳鲁的遗骸放入墓穴之后，德莱尼亡魂也尾随而至。

这处陵墓即是奥金顿，在德莱尼语中有“英灵的居所”的意思，玛拉达尔也因此被任命为德莱尼议会的第五位主教，领导着一个名为奥金尼的组织。玛拉达尔和组织成员负责与死去的德莱尼交流，保护他们的灵魂不受侵害。

黑暗之星

黑暗之门开启前180年

随着沙塔斯城日益繁荣，维伦提醒德莱尼人不要到离开据点太远的地方居住。他希望能与兽人和食人魔这两大文明和睦共处。

然而在几年之后，他的想法便发生了转变。游侠在探索德拉诺的过程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迹象，证明坠毁的吉尼达尔对星球造成了严重伤害。飞船坠地后释放出了强大的奥术、光明与虚空能量，扭曲了当地的动植物群。原兽与破坏者离开了各自的领地，与遇到的其他生物公开交战。就连德拉诺的植物也比维伦他们在别的星球上见到的更喜攻击，危险性不容忽视。

维伦认为德莱尼人有责任弥补这一无心之失。大批技师、游侠和守备官在德拉诺各处建立起了哨站与城市，使其与该星球上的奥术能量线纵横相连。在这些全新的聚居点中，最为卓越的是位于影月谷东部边缘地带的卡拉波神殿，那里很快就成为了德莱尼人最美的圣地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借由奥术与光明能量，德莱尼人终于修复了德拉诺的创伤。原兽和破坏者的关系也在数十年间渐趋和缓，危害似乎得到了控制。

扩张加强了德莱尼人与其他种族的联系。维伦再三向主教们表示，不愿让族人与当地物种交战，希望德莱尼人的到来不会给兽人和食人魔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可他的这一愿望很快就成了泡影。

影月兽人向来对神迹很是敏感，他们看出了天体运转背后的意义。当卡拉的遗骸在空中出现时，影月氏族的秘术师把这一现象称为“黑暗之星”，将其当作神明崇拜。

有一些萨满祭司尝试接触卡拉的暗影之力，结果被那位死去纳鲁体内的虚空能量震得粉身碎骨。影月氏族很快便认清了现实——黑暗之星的力量不该由凡人享有。他们严禁任何不自量力的做法，倘若有人胆敢违命，就会立即被逐出影月谷。

“灵魂之山”沃舒古

被困在吉尼达尔水晶残骸中的衰亡纳鲁也同样在影响着兽人社会。就在德欧里的遗体开始将德莱尼人的亡魂吸引到他身边的同时，克乌雷也引来了兽人的亡魂。当氏族发现这一现象后，萨满祭司便频频造访那座被其命名为沃舒古的水晶山，与先祖交谈。

一部分兽人的亡魂汲取了残留在吉尼达尔中的光明能量，睿智程度远胜生前。这些先祖极具先见之明，听从其指引的氏族成员通常都会对结果感到喜出望外。

情势的转折让德莱尼人深感忧虑。虽然德欧里身上也在散发着虚空能量，但毕竟它的遗骸已经破碎。反观克乌雷，它的身体依然完整，正在释放着惊人的黑暗力量。长此下去，德莱尼人不确定会对这个世界或兽人产生怎样的影响，而沙塔尔研究吉尼达尔的秘密任务也依然毫无收获。

他们能想到的各种应对办法都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灾难。倘若强行斩断兽人与其先祖的联系，双方难免会大动干戈；如果克乌雷突然在虚空中堕落得更深，后果同样不堪设想。矛盾之下，德莱尼人没有采取任何对策。

正如他们担心的那样，克乌雷的虚空能量渐渐令兽人深受其害。当德莱尼的飞船坠毁时，引起了一个位于纳格兰地下的小型兽人群落的注意。这个群落的成员都是因为汲取虚空之力或是在萨满仪式上陷入疯狂而被逐出氏族的流亡者。世代以来，他们聚居在纳格兰的地下洞穴中，脸上文有与其身份相对应的白色颅骨刺青。

流亡者在沃舒古地下开挖隧道来调查这些奇怪的外来者。后来，他们也接触到了从克乌雷遗骸中流出并渗透到地下的虚空能量。

通过对这股力量的研究，流亡者开始与虚空领主交流。这些可怕的实体对兽人做出回应，用铺天盖地的灾难景象对其进行狂轰滥炸，还向他们揭示了使用暗影魔法的秘密。在虚空能量的作用下，这些兽人的皮肤渐渐变得惨白，他们因此自称为白鬼兽人。

除了白鬼兽人之外，克乌雷的黑暗能量并没有对其他兽人族群产生任何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一部分兽人氏族开始与德莱尼人通商，但大部分还是警惕地保持着距离。经常可以看到兽人斥候——这些斥候往往都是好奇的年轻人——从远处窥视德莱尼的聚居地。

有些兽人将德莱尼人视作神圣的物种，另一些则不这么认为，但他们都没有把德莱尼人当作真正的威胁。在兽人眼中，偏好隐居的德莱尼人只是有些让人捉摸不透罢了。

然而食人魔却将德莱尼人的与世隔绝当成了软弱。

复兴高里亚

黑暗之门开启前100年

食人魔打从德莱尼人到来的第一天起就注意到了这群天外来客，那个从天而降的火球极大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悬槌堡的斥候时刻都在密切监视着德莱尼人在泰罗卡森林中的扩张。

沙塔斯城初建时，引得悬槌堡上下一片震怒。德莱尼人初来乍到，跟食人魔相比又弱又小，居然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在高里亚帝国伟大都城的遗迹上建造城市？这在食人魔看来真是奇耻大辱。

但当他们亲眼见到沙塔斯那设计精妙的建筑和森严有序的防御时全都大呼意外，在德拉诺星球上还从未出现过那般高超的科技。哪怕是德莱尼人当中最拙劣的学徒，都令食人魔最强大的法师望尘莫及。

当一位新领袖夺取了悬槌堡的控制权后，他宣布要征服沙塔斯。元首霍克隆本身是一位颇具天赋的奥术法师，他认定德莱尼人偷取了他们的力量。也许在此之前德莱尼人也算有点本事，可他们毕竟是把城市建造在了高里亚遗迹之上，谁知道在那座古城地下埋藏着多少知识？那里曾是高里亚帝国最伟大的核心地带，也是所有法师学徒受训的地方。

霍克隆在族人面前公然嘲笑德莱尼，将其称为“篡夺者”，并发动族人大举出击。他立下承诺，只要能消灭德莱尼人，高里亚帝国必将重振雄风，而悬槌堡也将成为这个兴旺发达帝国的中心。食人魔一族甚至无须动手再造城市，德莱尼人已经帮他们造好了。霍克隆的提议得到了悬槌堡贵族的群起响应，迫切地想要将那座非凡的新兴城市据为己有。

面对浩荡来袭的食人魔大军，沙塔斯城的德莱尼人虽然以少敌多，却毫无畏惧。城市的防御设施轻松地化解了悬槌堡的第一波攻势，也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重整旗鼓的机会。

就在食人魔们准备整装再战时，游侠与守备官们从四面八方发起突然袭击，把食人魔打得七零八落。阿卡玛率领一支由圣光战士组成的精锐战队，其中包括他最出色的两位追随者——玛尔拉德与努波顿。他们找到并杀死了霍克隆及其麾下的几位将领，悬槌堡大军瞬间乱作一团。但德莱尼并没有将食人魔赶尽杀绝，而是见好就收，撤回到沙塔斯城内。

随后，维伦登上沙塔斯被圣光环绕的城墙，用穿破天穹的洪钟之声宣布：“回家吧，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食人魔闻听此言落荒而逃。这场旨在复兴高里亚帝国的浩大战争在首次交锋后就戛然而止，伤亡人数少得出人意料。从此，悬槌堡的食人魔再也不敢对德莱尼人发动正面袭击。

微妙的平衡

黑暗之门开启前99年

在食人魔进犯沙塔斯之前，兽人始终没有把德莱尼人看作威胁。如今，情况发生了转变。

悬槌堡大败而归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世界各地。德莱尼人掌握的奥术与神圣魔法先是令兽人大感惊诧，接着便产生了疑虑。在那年举行的克许哈格祭典上，兽人各个氏族间的气氛空前紧张。有些氏族提议避免跟德莱尼人有任何接触，另一些则决意将其视作仇敌，如果他们胆敢擅闯兽人的领地，就一定要让这些陌生人尝尽苦头。在兽人看来，德莱尼人轻纵食人魔军队的做法恰恰表明了他们的软弱，有几位兽人酋长甚至据此得出了德莱尼人胆小畏战、惧怕强敌的结论。

各个氏族在克许哈格祭典上没能达成共识，怀揣着不安返回了各自的领地。毕竟，德莱尼人从没表露过侵犯兽人的企图，大多数氏族都愿意与之保持距离。

但刃风氏族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们的居住地位于泰罗卡森林与纳格兰之间，因此熟知德莱尼人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与商队行程。

接连数支商队在同一天失踪，维伦和主教们察觉到了异常。很快，他们便找到了贸易商人那一具具被烧焦的遗骸。在死去的德莱尼人中间，他们还发现了几具兽人的尸体，身上带有刃风氏族的刺青纹样，显然是突然发难的袭击者。最为令人忧虑的是，有一些德莱尼贸易商人下落不明，显然是落入了兽人之手。

许多德莱尼人渴望复仇，让敌人血债血偿。维伦制止了他们。他允许游侠组织前去秘密营救俘虏，但反对向刃风氏族贸然开战。刃风氏族规模不大，相对而言不难对付，但兽人历来有着宁死不降的传统，除非将刃风氏族彻底消灭，否则战争将永无止日。可即便得胜，其他氏族是否就会惧怕退缩？兽人的天性绝非如此。

维伦不想打仗，可他也知道兽人敬畏勇猛的对手。此后出发的商队通常会有守备官保护，随身携带着闪耀着圣光之力的武器，胆敢袭击商队的兽人突袭者通常都会被打得丢盔弃甲。不过有时商队也会死伤惨重，有时还会有更多德莱尼人被兽人俘虏。

游侠只营救出了一部分德莱尼俘虏，其余的则终身沦为兽人的奴隶，有些还为主人孕育了后代。那些混血子嗣无论是在德莱尼还是兽人社会中，都会遭到辱骂与排挤。

游侠与守备官很快就赢得了刃风氏族的尊重，他们只会对防卫松散的商队下手，除非率军突袭的兽人格外勇猛（*又或者说是愚蠢*）。

奥格瑞姆与杜隆坦

黑暗之门开启前13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德拉诺星球上的兽人和德莱尼人之间达成了新的平衡。尽管双方偶尔还是会爆发小规模的流血冲突，但在这两大种族之间也并非始终都是暴力相向，例证之一便是出现了两位与德莱尼人交好的年轻兽人，他们就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和杜隆坦。

今后，这两位年轻人都会成长为伟大的领袖，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整个兽人族群的命运。

奥格瑞姆与杜隆坦分别来自黑石与霜狼氏族，两人相识于某一年的克许哈格祭典。当各自氏族的酋长会聚在一起讨论时势和贸易协定时，他们会相互比试力量与意志。就这样，从竞争中萌发出了友谊之花，多年盛放不败。

虽然不同氏族的成员彼此交好的情况有违传统，但霜狼和黑石氏族的长者还是默许了奥格瑞姆和杜隆坦的友谊。某一年夏季，两位年轻人在霜火岭与戈尔隆德的交界处相遇，他们早就被告知不能走出兽人的领地，可奥格瑞姆和杜隆坦都不是墨守成规的兽人。

他们闯进了茂密的泰罗卡森林，遭遇了一个愤怒的悬槌堡食人魔。虽然奥格瑞姆和杜隆坦力量强大，但还是在食人魔凶猛的攻势前败下阵来。凶残的食人魔对两位年轻人穷追狠打，然而始终没能将他们杀死。

游侠斥候们一直在追踪这个深入德莱尼领地的不速之客，这时突然从树林中冲出，乱箭将其射死。德莱尼猎杀战队的首领——瑞斯塔兰钦佩奥格瑞姆与杜隆坦的英勇，同时也知道森林中还潜伏着其他对他们虎视眈眈的食人魔。于是瑞斯塔兰提出让他们到不远处的泰尔莫暂避风险。

奥格瑞姆和杜隆坦对德莱尼人心怀警惕，但权衡之下，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他们和大多数兽人一样，从未踏足过德莱尼人的领地，不仅惊讶于对方的热情好客，更是对泰尔莫的科技与工艺啧啧称奇。

面对两位兽人的突然到访，德莱尼人也是大感意外。维伦在见过瑞斯塔兰后，提出了与这两位造访者见面的要求。近来，维伦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梦见兽人，在梦中看见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团结备战。通过这些梦境，先知还看见有一团巨大的阴影正在缓慢地逼近德拉诺。

由于伤势未愈，维伦无法分辨这些预兆的真伪，所以决心亲自查个明白。在与奥格瑞姆和杜隆坦见面时，维伦细心观察，然而他没能在他们心中找到任何黑暗的影子。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两位年轻人都显得骄傲而真诚。

奉维伦之命，游侠中的斥候将奥格瑞姆和杜隆坦护送到戈尔隆德边界处。尽管在泰尔莫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他们都对德莱尼人有了不少了解，回去之后向族人转述了德莱尼人的盛情款待，以及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

这场偶遇也是兽人和德莱尼人之间最后几场和平邂逅之一。

第三章
部落的崛起



围攻沙塔斯

第二次入侵艾泽拉斯

在德莱尼人逃离阿古斯之后的数千年间，萨格拉斯与燃烧军团还在继续着那场燃烧的远征。

恶魔给无数世界带去毁灭，将所有文明烧成灰烬。

但有一个世界却抵挡住了军团的侵袭。这个世界就是艾泽拉斯。

艾泽拉斯是个非比寻常的星球，星球的核心沉睡着初生的泰坦之灵，这个沉睡的泰坦之灵一旦觉醒，将拥有比萨格拉斯更为强大的力量。军团的统治者深知，如果这个世界之魂落入虚空领主之手，那么他将成为连萨格拉斯自己都难以抗衡的利器。

萨格拉斯急于赶在虚空领主用黑暗将其笼罩之前占领艾泽拉斯。为此他发起了对艾泽拉斯的大规模入侵。形形色色的恶魔蜂拥而入，残杀着星球上的住民，用邪能魔法腐化着大片原野。上古战争由此打响。

接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在一个名为暗夜精灵的高贵种族的领导下，艾泽拉斯的当地物种打败了来犯的燃烧军团，将其赶回扭曲虚空。

铩羽而归的萨格拉斯陷入了狂怒，立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艾泽拉斯，酝酿发起第二次入侵。然而，军团统治者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把恶魔大军再次带回那个世界。要想打开连通扭曲虚空和物质宇宙的传送门，确保军队畅通无阻地安全通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消耗的能量超乎想象。

在第一次入侵时，军团利用了艾泽拉斯永恒之井的力量。那股强大的奥术魔法之力让恶魔顺利打开了通往虚空的道路。可如今永恒之井已经被艾泽拉斯的守军摧毁，要想另觅他法势必会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更重要的是，萨格拉斯想要确认一点，即当燃烧军团再度入侵时，不会遭到强烈抵抗。他希望能在恶魔党羽踏足那个世界之前，先把艾泽拉斯变成一盘散沙。

战术在萨格拉斯的脑海中渐渐成型——他要率领燃烧军团找到新的武器来削弱艾泽拉斯守军的力量，然后再指挥恶魔主力军大举侵入。萨格拉斯命令追随者在全宇宙中搜罗合适的种族来加以腐化，进一步扩充军阵。

与此同时，这位堕落的泰坦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艾泽拉斯世界上。他在那里物色到了一个强大的实体，打算使其助他一臂之力。

第二口永恒之井

尽管原先的永恒之井已经被毁，井中的能量却未散尽。一位名叫伊利丹·怒风的暗夜精灵偷取了一些井水，创造出了一口全新的永恒之井。

萨格拉斯与燃烧军团最后发现了这口井的存在，但却没能像利用第一口永恒之井那样轻而易举地驾驭这股力量。第二口永恒之井上长着一棵参天的魔法大树——世界之树诺达希尔，守护着井中的能量。

漫长的追猎

黑暗之门开启前12年

就在燃烧军团全力以赴地准备再次入侵艾泽拉斯时，欺诈者基尔加丹命令一个名叫塔尔加斯的恶魔前去追击德莱尼人。塔尔加斯去过数十个那些叛徒曾经落脚的世界，却总是慢了猎物一步。在屡次失败后，塔尔加斯终于发现了他们的下落。

当吉尼达尔在德拉诺星球上坠毁时，撞击释放出一波波神圣能量，涌入了扭曲虚空。塔尔加斯感觉到了这股力量，对那诡异的现象展开调查。当他意识到这些能量来自纳鲁时，心中腾起了希望，维伦和那些叛徒之所以能顺利逃离阿古斯，正是得益于那些纳鲁的帮助。

一百多年来，塔尔加斯都在循着神圣能量的痕迹四处追寻，直到他来到了葱翠的德拉诺。塔尔加斯原本做好了再次失望的准备，料想德莱尼人会再次从他指缝间逃脱。谁知这次却和以往不同。

通过对德拉诺的观察，塔尔加斯看到了正在蓬勃发展的德莱尼文明。那些德莱尼人不仅在这个世界住了下来，就连那艘空间要塞也成了一堆废铁，他们被困住了。

塔尔加斯把这一发现报告给基尔加丹，令恶魔领主大喜过望。他与维伦从前是知交好友，当先知带着那群叛徒离开阿古斯后，基尔加丹便将他的行为视作背叛，理应受到严惩。现在，恶魔领主总算能够如愿以偿。

基尔加丹命令他的仆从躲藏起来，偷偷向他报告德拉诺的情况。塔尔加斯将与德莱尼人及其生活方式有关的一切都如数告知基尔加丹，还给他详细描述了兽人等当地族群的现状。

虽然基尔加丹恨不得立即消灭那些背信弃义的德莱尼，但他还是决定暂且忍一忍。萨格拉斯下令要他和燃烧军团的其他指挥官去寻找新的种族来壮大军团的力量，也许兽人恰好是合适的人选。

基尔加丹命令塔尔加斯继续监视德拉诺和所有住民的一举一动，希望能够深入了解兽人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

传奇时代

黑暗之门开启前11年

塔尔加斯耐心地观察着兽人和他们的行事之道，发现这个种族拥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而且有着明显的暴力倾向。虽然他同时监视着所有兽人氏族，但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强大氏族：战歌、黑石、血环、影月、雷神和霜狼身上。

在纳格兰，与悬槌堡食人魔无止无休的战斗将战歌氏族打造成了一群令人见之生畏的游牧骑兵队，氏族首领是一位名叫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的战士。悬槌堡食人魔在人数上占尽优势，却依然没能阻止勇猛的氏族酋长屡屡率军来袭。地狱咆哮麾下的狼骑兵具有机动灵活的作战能力，利用游击战术突袭分布在纳格兰各处的食人魔聚居点，最终瓦解了悬槌堡在当地的势力，夺取了大片领地。他们将食人魔打退到要塞的高墙之内，战歌酋长因此也成了在各个氏族间名声大噪的传奇领袖。

然而悬槌堡的苦难才刚刚开始。食人魔一族有着奴役兽人的漫长历史，他们强迫奴隶在残忍的竞技对决中彼此厮杀来供其取乐。一名奴隶在悬槌堡聚众起义，他就是卡加斯。他为了挣脱锁链强行扯断了自己的一只手，并号令其他奴隶效仿他的做法。有了同伴的相助，卡加斯在城中横冲直撞，令食人魔奴隶主血溅当场。

卡加斯和那群昔日的奴隶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氏族——碎手氏族，在阿兰卡峰林定居下来。长年遭受奴役的经历把这些兽人变得扭曲而愤怒，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折磨。这在卡加斯和他的追随者之间形成了自毁容貌的血腥传统。他们在断肢上加装武器，卡加斯本人作为这项传统的发起者，赢得了“刃拳”的称谓。

碎手氏族领地的北方边界与戈尔隆德接壤，那里是黑石兽人的家园。他们的酋长——黑手在各氏族的兽人中赢得了广泛尊重。虽然他天性傲慢，渴望权欲，却也是极富魅力的领袖和伟大的斗士。强大的兽人战士在酋长的领导下，毅然决然地在德拉诺各处征伐。

黑石氏族堪称德拉诺星球上人数最多、组织最为严密、装备最为精良的兽人军事力量。族中的萨满祭司精于利用元素之火淬炼黑石矿，那是一种在戈尔隆德出产的罕见金属。黑石兽人夜以继日地在锻炉旁辛苦劳作，铸造着几乎坚不可摧的附魔武器与盔甲。

和战歌氏族一样，黑石氏族也与当地的食人魔族群交恶已久。等到塔尔加斯开始密切观察黑手和他的追随者时，黑石兽人已经击溃了凶残的敌人，把他们从戈尔隆德赶了出去。

血环氏族与其他氏族大不相同，这些高度迷信的兽人居住在塔纳安丛林中的偏远角落，终日在那里研习黑暗仪式。血环兽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被迫在木精、原祖荆兽、食人魔和鸦人中间艰难求存，甚至一度被这些敌人逼到了灭绝的边缘，直到一位新任领袖——基尔罗格·死眼的崛起。

在当上酋长之前，基尔罗格通过仪式预见到了未来。他挖出了一只眼睛，预见了自己的死亡。这个可怕的仪式并没有让基尔罗格心生惶恐，得知死期后，他反而变得无畏无惧。

基尔罗格手刃父亲，控制了濒临瓦解的血环氏族。在他的领导下，兽人血洗丛林，将宿敌一一铲除。



黑手大战食人魔

塔尔加斯饶有兴趣地发现，原来并非所有兽人氏族都如此好战。影月兽人的性情相对平和，常年定居在影月谷，崇尚灵魂联结，许多传统都以萨满教义为核心。族中的萨满祭司会频频前往元素王座，与德拉诺世界的元素之灵交流，还对死去的先祖尊崇有加，召唤他们前来指点迷津。

睿智的耐奥祖是影月氏族的领导者，所有氏族都对他颇为敬仰，这在各据一方的兽人族群中实属罕见。耐奥祖以所有萨满祭司导师和顾问的身份，帮助各个氏族培养和维系与元素之间脆弱的联结，并将自己与元素交流的经验分享给他们。

还有霜狼氏族，塔尔加斯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像难解的谜题。这些兽人生活在名为霜火岭的冰寒山岭之间，虽然战力出众，却没有称霸这片土地的野

心，反而谋求与之和谐共处。他们的酋长加拉达向族人灌输家庭与社群的高尚理念，坚信只有互帮互助，团结一心，才能在严酷的环境中存活下来。

加拉达还把自己的想法灌输给三个儿子，但却没能得到一致认同。酋长的次子贾纳尔和三子杜隆坦认真听取了父亲的教诲，遵循着氏族古老的传统，但长子芬里斯则不然。

芬里斯背叛了族人，转而投奔了对手——雷神氏族。与霜狼氏族不同，雷神氏族把胆魄与勇气看得尤为重要。他们经常会踏上危险的杀戮之旅，击杀霜火岭的强大戈隆与玛戈隆。芬里斯赢得了渴望已久的威名，最终成为了雷神氏族的酋长。

数月以来，塔尔加斯都在继续监视着各族兽人，尤其关注居住在霜火岭的两大氏族。当地的两个氏族与刀塔食人魔之间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恶魔想要知道这些兽人到底还能把和平守住多久。

莫克纳萨的反叛

在接连遭受战歌氏族和卡加斯奴隶暴动的重创之后，悬槌堡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元气。食人魔对纳格兰的控制彻底崩解。情势的扭转令刀塔食人魔和他们的首领——元首科尔戈洛克大为忧虑。眼看德拉诺的大片土地落入敌手，元首决意要夺取霜火岭的控制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科尔洛克并没有简单地加固刀塔领地的防御，而是要用握在手中的完美武器向外扩张。

自从高里亚帝国没落之后，食人魔的人口数量始终相对稀少，于是刀塔法师只好通过残忍的实验创造出新生种族来填补劳动力的缺口。最终，食人魔与兽人奴隶的选择性繁育取得了最为令人满意的效果。

这些被迫降生的孩子被称作莫克纳萨，兼具食人魔的力量与兽人的智慧。刀塔食人魔用锁链把莫克纳萨囚禁起来，让他们彼此交配，借此创造出更多的仆从。为了保证这些混血者不生异心，食人魔甚至威胁他们，若是有一人胆敢叛乱，满门都要受到诛杀。

元首科尔戈洛克解开了许多莫克纳萨的镣铐，命令他们上阵迎战兽人，于是莫克纳萨便成了刀塔军阵中的主力军。

刀塔食人魔大军席卷霜火岭，从兽人手中夺取了大片资源富庶的土地。霜狼酋长加拉达呼吁当地另外两大兽人氏族——雷神与白爪氏族与之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这一全新的威胁。

受芬里斯的影响，雷神氏族拒绝了加拉达的提议。他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刀塔食人魔。雷神大军在夜深人静之时突袭了食人魔的各处据点，不分老

幼格杀勿论。

白爪氏族接受了加拉达联手抗敌的请求。他们本就与霜狼氏族关系甚密，在风俗与传统方面更是有不少共同之处。

加拉达被选为霜狼与白爪联军的统帅，任命两个儿子——贾纳尔和杜隆坦为副官，亲自率领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刀塔食人魔发起进攻。兽人联军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但活捉了不少莫克纳萨以及他们的长者莱欧洛克斯。

当加拉达见到莱欧洛克斯时，从敌人口中得知的情报令他大吃一惊。霜狼酋长一直以为这些混血者都是心甘情愿地效忠于食人魔，没想到莱欧洛克斯却向他讲述了莫克纳萨遭遇的残忍对待，以及家族随时会遭受灭门之灾的恐惧。在商谈过后，加拉达和这位俘虏达成了协定，他们将互相帮助，共同终结刀塔食人魔的恶行。

莱欧洛克斯返回了刀塔要塞，发动莫克纳萨掀动了公然叛乱。这些混血奴隶奋起反抗压迫者，还在要塞里四处放火。趁着滚滚浓烟，加拉达率军攻破了要塞的外围防线。

兽人与莫克纳萨联军血战了整整一天，才把食人魔赶出要塞。在烈火熊熊燃烧的要塞中心，莱欧洛克斯用他戴了一辈子的锁链勒死了元首科尔戈洛克。

兽人一族的胜利来之不易，成百上千的霜狼与白爪氏族成员死于战火，其中也包括贾纳尔。他为帮助许多年轻的莫克纳萨顺利出逃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贾纳尔的死让他的父亲心碎不已，尽管家族的血脉仍能靠杜隆坦传承，但痛失次子的打击在霜狼酋长心中留下了永难愈合的创伤。

战斗结束后，酋长加拉达想要帮助莱欧洛克斯和他的族人在霜火岭安下新家，却被那位长者拒绝了。莱欧洛克斯深知兽人永远都无法真正接受他们混杂的血统。

莱欧洛克斯将莫克纳萨集合起来，在戈尔隆德偏安一隅。那里资源稀少，但足够他们自给自足，安定地在那里生活。他们不愿继续作战，立誓只有在这片贫瘠的领地受到威胁时才会再次拿起武器。

军团先驱者

黑暗之门开启前10年

根据塔尔加斯的观察，基尔加丹得知了不少兽人的情况，认识到那是一个意志坚定、生性骄傲，同时又拥有强大力量的种族，同时他们还是一群崇尚敬奉先祖，崇拜德拉诺元素之灵的迷信生物。基尔加丹认为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

恰好能让兽人变得易于操控。如果能让他们听从于自己的意志，就能先派他们去向德莱尼人复仇，然后再将其纳入军团。

塔尔加斯听说基尔加丹的计划后大为震怒。那些叛徒如今终于近在眼前，在苦苦追击了几千年之后，却要让那些兽人痛快地享受敌人的鲜血？他要求主人重新考虑这个决定。

在通常情况下，基尔加丹都会把抗命者直接处死，但他能够理解塔尔加斯的愤怒。即便如此，恶魔领主也不会轻易饶恕他的冒犯。他命令塔尔加斯离开德拉诺，德莱尼人的命运再也轮不到他来插手。

塔尔加斯离开后，基尔加丹便着手腐化兽人。他需要从他们的族群中挑选出一位使者代为履行他的意志。他谨慎地物色着可以策反的人选。

基尔加丹找到了许多合适的人选，可若论潜力，谁都无法与古尔丹相比。古尔丹出生在戈尔隆德边缘地带的一个小氏族，先天残疾的他从小就受尽族人的白眼。迷信的兽人将他扭曲的形体视为恶兆，最终将他流放。

只有氏族中的萨满祭司长者对他抱有同情，建议他去纳格兰寻找元素王座。在那里，在当地元素之灵的指引下找寻到生命的意义。

起初，古尔丹没有理会萨满祭司的提议。长年遭受的歧视对待已经把他变得刻薄而充满仇恨，但在荒野中独自挣扎了一段时间后，他还是来到了元素王座。等到古尔丹到达那里时，早就又累又饿，奄奄一息。他跪倒在地，哀求元素之灵出手相助，如果它们能够结束他的苦难，他必将倾尽全力为之效命。

古尔丹得到了回应，可惜事与愿违——元素感觉到他内心的黑暗与愤怒，像他的氏族一样拒绝了他。

悲伤的巨浪淹没了古尔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全都抛弃了他。他一无所有，卑如蝼蚁。

基尔加丹及时向他绝望的猎物伸出援手，在他脑海中轻言细语。他承诺让古尔丹变得无比强大，让他再也无须乞求怜悯，也不会再受制于人。古尔丹将成为神一般的存在，让所有苛待他的人偿还罪孽。作为回报，古尔丹必须帮助燃烧军团把兽人打造成消灭德莱尼人的武器。

古尔丹接受了这项暗影契约。他对自己的族人毫无感情，只有憎恶。正是他们的风俗与传统导致了他的不幸。如果成神意味着要操纵兽人一族，他绝对不会有半分迟疑。

基尔加丹向他的新仆从传授了邪能魔法。恶魔领主知道这些能量会让那个兽人容貌大改，甚至可能引来德莱尼人的注意，于是他让古尔丹将他赐予的新

能力隐藏起来。基尔加丹教会了他如何掩盖力量，命令他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邪能法术。古尔丹很快就掌握了这股不稳定的力量，速度比恶魔领主预想的还要快。他恣情享受着流淌在指尖的灭世之力。

第一位兽人术士由此诞生。

凋零的德拉诺

基尔加丹找到了助他成事的兽人，但让他指挥兽人对抗德莱尼人的时机尚未来到。他需要让整个兽人部族深陷绝望，饱受黑暗的折磨，这样才能轻松地把他们凝聚成为一股力量。

通过古尔丹，基尔加丹了解到德拉诺的过往，得知兽人们也曾经精诚团结过。在很久以前，食人魔妄图夺取元素王座，他们的干预导致元素陷入混乱，险些引发灾难。恐惧之下，兽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食人魔。如果基尔加丹能再次让元素变得动荡不安，也许就能重现那段历史。

在基尔加丹的指引下，古尔丹用邪能魔法洗劫了元素王座。不出所料，腐化之力开始削弱了德拉诺世界的元素之灵，几大元素之怒——戈达乌、埃布留斯、卡拉迪奥斯和伊森拉图斯现出实体来阻止古尔丹的恶行，可它们从未和术士交过手。古尔丹利用诡异的魔法汲取了元素之怒体内的生命力，令它们的力量大为衰减。最后，元素们侥幸逃脱，才不至于遭到彻底毁灭。

这是古尔丹生平第一次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他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难以自拔。

古尔丹的邪能魔法让元素陷入了混乱不堪的状态。随着季节的更替，德拉诺不是久旱无雨便是洪灾泛滥。洪水冲垮了戈尔隆德和纳格兰大片干旱地区，塔纳安丛林和泰罗卡森林则被反常的暴风雪覆上了寒冰。河流干涸，溪水枯竭，导致许多物种——如裂蹄牛和塔布羊的惨死。

疾病扩散、水源紧缺和食物匮乏，也使兽人备受煎熬，就连萨满祭司都束手无策。元素之灵在邪能的折磨下，很少再与兽人交流。

古尔丹还利用魔法在各个氏族间散播起了兽人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红色天灾。数月之后，这场致命瘟疫夺取了数百个兽人的性命。

许多兽人都是在纳格兰的克许哈格祭典上不幸染上了恶疾。当时酋长耐奥祖号召各氏族共同商讨解决当下元素乱局的对策。在克许哈格祭典结束后，一些兽人在返家途中出现了疫病的症状，就连霜狼氏族的酋长加拉达都未能幸免。

耐奥祖担心这些兽人会把天灾传染给其他族人，于是敦促加拉达等患病者留在纳格兰。他们会建造一处新的村落来供其居住，以防疫病在兽人社会中大肆泛滥。

虽然无法归家的现状令加拉达深感悲伤，但他也认同耐奥祖的做法。霜狼酋长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把这场天灾带给他的家人和氏族成员。加拉达留在了纳格兰，肩负起了管理病患的责任。

杜隆坦主动提出与父亲一同留下，但加拉达给他下达了其他的命令。这位年轻的霜狼兽人是酋长仅存的血脉，加拉达说服杜隆坦返回领地，暂时替他料理族中事务。

杜隆坦没有想到，这次与父亲的分离竟成了永别。几个星期之后，加拉达被红色天灾夺去了生命。虽然他引领病患的时间很短，却赢得了他们永恒的尊重，将这片居住地命名为加拉达尔，以示对这位酋长的纪念。

耐奥祖的阴影

黑暗之门开启前8年

暴力与绝望在各个氏族间蔓延得越来越广。基尔加丹感觉到团结兽人的时机已经来到，可他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来号令四方。尽管古尔丹天赋超群，但他既不能激励族人，也无法令他们群起效仿，于是恶魔领主命令他的仆从去寻找一位帮手。但古尔丹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任何知道他过往的人斩草除根。

这位以兜帽遮头的术士回到了他从前的氏族，用邪能烈焰焚毁了那片聚居区，没有一个兽人能逃脱死亡的厄运。火焰寂灭处，什么都没留下，再也没人知道古尔丹真正的出身。

在抹除所有痕迹之后，古尔丹便动身前往影月氏族。那里有睿智的萨满祭司，广受各族兽人的爱戴，一定能从中寻觅到燃烧军团的完美爪牙。

古尔丹小心地隐藏着邪能力量，从不对外表露自己的术士身份。他告诉影月氏族，他的村庄被食人魔血洗，除他之外无人生还。虽然把外来者带进氏族的做法于传统不合，影月兽人还是出于对古尔丹的同情接纳了他。这位新成员小心地观察着氏族中的萨满祭司长者，找寻着最容易动摇的对象。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选中了魅力过人却忧虑重重的氏族酋长——耐奥祖。

耐奥祖是一位坦荡而无私的领袖，同时也有着偏执好胜的一面。只要他打定主意，就会不计代价地孜孜以求，直至成功。

这样的性格恰恰是古尔丹和燃烧军团所需要的，耐奥祖内心的混乱与哀痛更是让他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人选。多年前，这位萨满祭司挚爱的伴侣鲁尔坎不幸离世，耐奥祖接受了她的死，可是近来在德拉诺各地肆虐的元素乱局又揭起了他从前的伤疤。长久以来，他总能通过与元素之灵的交流获得平静，现在它们却再也不会回应他的呼唤。耐奥祖开始沉湎在对鲁尔坎的回忆中，再度体会着当初失去她时的锥心之痛。

耐奥祖内心徘徊不散的黑暗情绪正合古尔丹的心意。他给这位萨满祭司长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讲述了他那些亲朋挚友是如何在村庄中丧生。渐渐地，古尔丹赢得了耐奥祖的友情与信任，甚至说服耐奥祖收他为徒，向他传授萨满之道。

通过古尔丹，基尔加丹接触到了这个可以受他摆布的知名人士。当恶魔领主开始扭曲耐奥祖的灵魂时，他又给古尔丹指派了一项新的任务。兽人既然已经深陷绝望与焦虑的泥潭，是时候将德莱尼人视作仇敌了。

古尔丹必当不辱使命。

仇恨之种

为了加剧兽人与德莱尼人之间的冲突，古尔丹把目光投向了刃风氏族。刃风氏族最大的村庄位于泰罗卡森林边缘地带，紧邻德莱尼人的主城沙塔斯。多年以来，刃风氏族与他们的邻居向来相处不睦，兽人有时会洗劫德莱尼人的商队，没能逃脱的商队成员要么被格杀当场，要么沦为奴隶。

元素之灵失去稳定性，也让刃风氏族受到重大打击。不仅水源枯竭，就连猎物也日益稀少，威力难敌的红色天灾更是让将近百分之七十的族人染病而死。

刃风氏族陷入了绝望，继而变得脆弱。

古尔丹以影月氏族代表的身份造访了刃风氏族的这座村庄。经过多番长谈，他终于让刃风氏族的兽人认定德莱尼人才是这场红色天灾和元素困境的罪魁祸首。古尔丹声称，如果他们能让德莱尼人以血相祭，就一定能让元素之灵重归平静。

与其他各族一样，影月氏族的萨满祭司在刃风氏族中也享有极高的地位，他们没有理由质疑古尔丹，果断地采纳了他的建议，迫不及待地想要改变命运。

轻装上阵的刃风氏族突袭队很快便对德莱尼商队发动了新一轮劫杀，规模更胜从前。大批无辜者血染商途，还有大量德莱尼人被俘虏。其中一位俘虏名

叫莱兰，她是守备官玛尔拉德的亲妹妹。

当玛尔拉德得知妹妹失踪的消息后，立即要求德莱尼领袖采取行动。许多守备官也呼吁当机立断，已经有太多商队贸易者遭到了刃风氏族的毒手，是时候彻底铲除这个祸患了。

察觉到情况有异的先知维伦恳请对方冷静应对。在吉尼达尔坠毁后的漫长岁月里，他预见未来的能力正在慢慢恢复，但还是很不稳定。他的脑海中经常会闯进各种奇怪的画面，许多都无法解释。

可其中几幅画面令他深感不安。就在刃风氏族发动袭击前后，他看见有个庞大的黑影在兽人周围若隐若现，指引他们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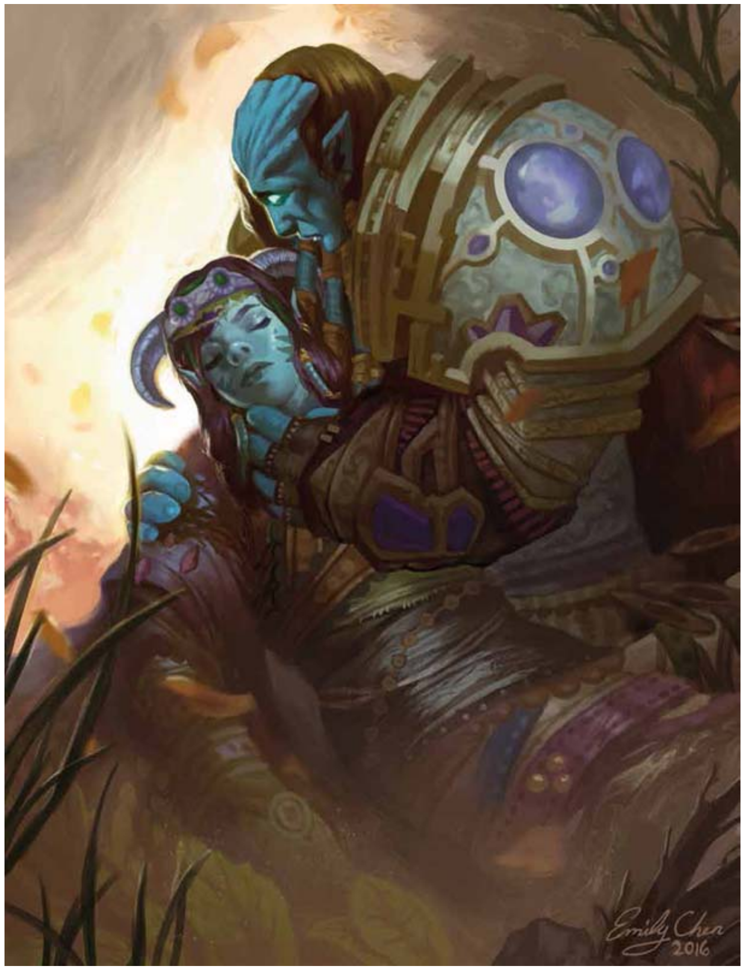
维伦和主教们派出游侠前去侦察，弄清楚那些兽人到底有没有受到某种幕后力量的操纵。德莱尼斥候没能找到他们受人指使的证据，却带回了耸人听闻的噩耗——刃风氏族正在可怕的仪式上屠杀俘虏，以此安抚躁动的元素。眼下只有几名俘虏尚未遇难，莱兰也身在其中。

听闻妹妹的性命危在旦夕，玛尔拉德再也等不下去，他强烈恳求维伦和主教立即派军攻打兽人，德莱尼领袖只得无奈应允。

在玛尔拉德的率领下，一小支由守备官和游侠组成的军队突袭了刃风村庄。然而等他们杀到时，莱兰和其他俘虏已经遇害。在亲眼见到妹妹残缺尸体的那一刻，玛尔拉德怒意狂发，毫不留情地血洗了整座村庄。

古尔丹在远处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切。刃风兽人不顾一切地想要安抚元素之灵，几乎拼杀到全数丧命，寥寥几位幸存者向东边的影月谷亡命奔逃，却没能抵达目的地。

这些幸存者死在了古尔丹手上，只有不留活口，才能确保无人知晓泰罗卡森林惨案的真相。一切都由术士说了算。



玛尔拉德在刃风村庄中找到了妹妹的尸体

返回影月氏族后，古尔丹转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德莱尼人无缘无故地对刃风氏族疯狂屠杀，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整座村庄竟没有一人生还。有关这场惨案的消息很快就在各族兽人间传播得人尽皆知。

于是，针对德莱尼人的仇恨与怀疑之种便在兽人心中生根发芽。

亡者的轻语

就在古尔丹精心策划消灭刃风村庄的同时，基尔加丹也在折磨着耐奥祖的精神。他假扮成耐奥祖爱侣鲁尔坎的灵魂，出现在他的梦境中，谎称近来爆发的红色天灾和元素乱局都是德莱尼人在作祟。那个表面看来与世无争的种族实际上想把兽人连根斩除。

起初，耐奥祖对鲁尔坎发出的可怕警告半信半疑。虽然兽人与德莱尼人并非完全相安无事，却也很少会发生正面冲突，他眼中的那些生物绝非好战之

辈。然而当古尔丹带来刃风氏族惨遭屠戮的消息后，耐奥祖改变了看法。

鲁尔坎说得没错，德莱尼人绝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鲁尔坎的灵魂还在对耐奥祖不断施压。她对他说，要想拯救族人，必须对德莱尼人正式宣战。可是眼下各族力量薄弱，必须像数百年前对抗高里亚帝国那样形成一支团结抗敌的联军，才有胜利的把握。鲁尔坎说服耐奥祖，让他相信他是兽人命中注定的救世主，只有他才能凭借过人的智慧统领全族。

耐奥祖向族人转达了鲁尔坎的那些话。迷信的兽人很少会反对地位尊崇的先祖之灵的提议，对鲁尔坎的警告深信不疑。影月氏族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耐奥祖，古尔丹自然是首当其冲。

耐奥祖紧急号令各氏族到沃舒古会面，他将在那里分享自己从先祖那里得知的消息。

在这场会面的准备过程中，基尔加丹加强了对沃舒古的控制，严防任何兽人与水晶山中真正的先祖之灵交流。此外，他还与德拉诺各处其他萨满祭司长者的精神取得联系，像对待耐奥祖那样，披上先祖之灵的伪装来骗取他们的信任，对其警告德莱尼人的凶残意图。

部落的形成

几个星期以后，各族酋长陆续抵达沃舒古。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基尔罗格·死眼、卡加斯·刃拳、黑手、芬里斯以及其他声名远播的领导者纷纷齐聚水晶山的峰影之下。

霜狼酋长杜隆坦也来了，还带来了他的配偶德拉卡以及族中的萨满祭司长者德雷克塔尔。对于杜隆坦而言，沃舒古集会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总算可以跟老友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叙叙旧了。自从奥格瑞姆坐上黑石氏族的第二把交椅后，两人近年来便少有碰面的机会。

正当杜隆坦与奥格瑞姆互诉近况时，萨满祭司长者耐奥祖终于现身了。他把鲁尔坎告诉他的关于未来的警示，以及其他令人担忧的消息告知其他兽人——元素混乱与红色天灾的始作俑者都是德莱尼人，刃风氏族遭遇的屠杀只是前奏，更多的悲剧还在后面。不把兽人全部杀光，德莱尼人将誓不罢休。

可他们并非只有任人宰割的下场。要是各个氏族能够暂时放下分歧，联军作战，就能消灭德莱尼人，拯救世界。

耐奥祖明白，要想让早就习惯各行其道的兽人戮力同心绝非易事，他给各位酋长一天一夜的时间来考虑他说的话。

兽人整晚都在争论着这位萨满祭司长者的提议。主战派——如格罗玛什、黑手与卡加斯全都支持联合抗敌的决定。自从得知刃风全村被屠的消息，他们早就对德莱尼人恨之入骨。

但另外几位领导者却反对流血杀戮，意见最为鲜明的反战派便是白爪氏族的酋长扎格雷尔，他不相信单凭屠杀德莱尼人就能改变眼下兽人的困境，说不定反而会让元素更为愤怒。

杜隆坦赞同他的意见。数年前，他与奥格瑞姆曾经遇到德莱尼人，还被邀请进入对方的据点避难，甚至得到了他们神秘领袖维伦的接待。

如此爱好和平的生物，怎么会无端进犯兽人？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先前的热情好客难道只是为了探知兽人的虚实？

虽然内心矛盾，杜隆坦也不可能质疑先祖之灵的智慧。既然灵魂已将德莱尼人视作威胁，那么就再无辩驳的余地。包括德雷克塔尔在内的另外几位萨满祭司也声称得到了先祖的指引，证明了耐奥祖所言非虚。

随着讨论的继续，古尔丹游走在各族领导者中间。其他兽人都以为他只是个身患残疾的弱者，他把这一点转变成了自己的优势，公开拥护耐奥祖的决定，表现出了志在必胜的信念，借此将这个选择摆上了事关荣辱的层面。如果连他这样的卑贱之躯都愿意舍命杀敌，别人若再拒绝联军，无疑会被族人视作懦夫。

毁灭之锤的预言

奥格瑞姆手中握有一把在家族中世代传承的武器——毁灭之锤。有关这把传奇武器，还流传着一则古老的预言：据说毁灭之锤家族中的最后一位传人会先用它救兽人于危难，再给他们带来毁灭。之后，它会落到黑石氏族之外的一位兽人手里，助他实现正义。

古尔丹的计谋为耐奥祖争取到了许多支持者，不过仍有一些人拒不接受。他注意到扎格雷尔等人固执己见，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刻在心里。

破晓时分，兽人开始投票表决，几乎每一位酋长都投出了赞成票。

从那天起，这支联军便有了新的名字——部落。

先知的困境

黑暗之门开启前7年

在部落成立后的数月间，各个氏族整兵作战，开始对德莱尼人的狩猎战队发动零星攻势。维伦和主教议会很快就听闻了族人遇袭的消息。尽管兽人的猝然发难让德莱尼领袖略感困惑，却也称不上完全出乎意料。

维伦和他的追随者认为兽人一族之所以会狂性大发，必然是受到了混乱元素的影响。毕竟在刃风氏族的那次事件中，误入歧途的兽人献祭了德莱尼俘虏，希望借此让元素归于平静。

在维伦的授意下，德莱尼使者前去联络各大氏族。结果对方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敌意相向。当游侠斥候报告兽人各族已经结成联军时，维伦和主教们这才明白，想要通过外交解决争端已无可能，唯有依靠武力才能抵抗凶残兽人的袭击。

德莱尼领袖没有下令主动出击，而是决定加强防御。至此，德莱尼人对兽人氏族已被燃烧军团操控的现实仍然一无所知。维伦和主教们认为，兽人跟德拉诺星球上的其他物种一样，也是这场自然天灾与元素乱局的受害者。

守备官的领袖——主教阿卡玛被任命为防御的组织者。他派人前往各地的德莱尼据点。与此同时，技师也在卡拉波神殿和沙塔斯等德莱尼主要聚居区修造全新的防御工事。

维伦本人则在集中精力调查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元素的混乱。他怀疑过这一切有可能都是燃烧军团的奸计，却没能找到切实的证据证明德拉诺已经遭到恶魔入侵。

纵然如此，维伦还是专注地观察着星辰，从中寻觅着燃烧军团现身的线索。等他意识到恶魔的到来，早就为时晚矣。

施恩者

耐奥祖观望着兽人联军与德莱尼人的战势，恐惧感日益加深。他听从了鲁尔坎的建议，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落得半点好处。兽人变得血腥嗜杀，元素的状态更是让他深感担忧。在与德莱尼人的战斗打响后，德拉诺的元素之灵便陷入了彻底的沉默。

基尔加丹察觉到了耐奥祖的忧虑，加强了对这位萨满祭司的控制。一天夜晚，基尔加丹再次伪装成鲁尔坎的模样闯入了耐奥祖的睡梦。鲁尔坎的灵魂告诉他，有一些强大的生物能够帮助兽人战胜德莱尼，给这个世界带来平衡。耐奥祖催促鲁尔坎尽快帮他集结那些强大的盟友。

第二天夜里，果然有如她所说的生物与耐奥祖取得了联系。站在耐奥祖面前的基尔加丹，俨然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元素实体。他告诉耐奥祖，必须赶在德莱尼人筑起防御之前，率领部落大军全歼敌人。还承诺若是成功，元素定能得到安抚。

耐奥祖起初被这位乍然现身的施恩者震慑住了，但他很快就变得更加不安。基尔加丹似乎急不可耐地想要歼灭德莱尼人，要求兽人们决不留情。而且施恩者似乎对那位名叫维伦的首领尤为憎恨。在此之前，耐奥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般暴力的元素之灵。

而且，自从基尔加丹开始与他交流以来，鲁尔坎便消失了。此时的耐奥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她的指引。于是，他秘密前往沃舒古，希望能够再次跟死去的伴侣建立联结，并听取其他先祖之灵的建议。

令耐奥祖意想不到的是，基尔加丹早就得知了他的计划，对这位萨满祭司长者感到大失所望。基尔加丹命令古尔丹把愿意帮助他控制影月氏族的盟友集合起来，因为他们再也无须倚仗耐奥祖的领导。

古尔丹找到了一位年纪轻轻却位高权重的影月萨满祭司，名叫塔隆戈尔。为了争取他的支持，术士给他展示了邪能的力量，声称那是更高形式的萨满之道。塔隆戈尔长久以来都在竭尽全力地呼吁元素相助，结果却屡屡失败。在初次体验到邪能魔法后，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改变世界的方法，能够带领他的族人走出困境。

塔隆戈尔只是第一位成为术士的影月萨满祭司。渐渐地，有越来越多的萨满祭司加入了古尔丹的行列。无论这些兽人心中曾经存有多么高贵的信念，都在邪能的侵蚀下渐渐消散。腐化的魔法扭曲了他们的精神，令其内心充满黑暗。

自此，他们只忠于古尔丹一人。

耐奥祖的失势

在古尔丹开始训练术士时，耐奥祖抵达了沃舒古。他向先祖发出呼唤，凭借无比强大的意志力突破了基尔加丹在圣山周围设下的隐形屏障。缥缈的灵魂之音冲进萨满祭司的脑海，他已故的伴侣——鲁尔坎也在其中。

这个鲁尔坎不是基尔加丹假扮的冒牌货。她告诉耐奥祖，他一直在被人利用，真正的仇敌并不是德莱尼人，而是基尔加丹。那个恶魔根本无心拯救兽人，他的目标只是为了腐化他们。在古尔丹的帮助下，基尔加丹已经诱使耐奥祖集结了部落联军，对无辜的德莱尼人发动战争。

说罢，鲁尔坎与其他的先祖之灵便不再理会耐奥祖的追问，他们无声的谴责彻底击垮了这位萨满祭司长者的心神，他知道再也无法赢回先祖们的青睐。对于敬仰灵魂的兽人来说，这是比死亡还要悲惨的命运。

耐奥祖感到羞愤难当。先祖们抛弃他是对的，他真是蠢不可及，已经把兽人变成了恶魔的爪牙还浑然不觉。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垂头丧气地想要偷偷返回影月谷再作打算，他相信自己至少能想出办法来破坏古尔丹和基尔加丹的计划，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然而他却再也没有机会了。在酋长返回影月谷的途中，就被古尔丹和他新纳入麾下的追随者捕获。

许多术士都要求立即处死耐奥祖，但古尔丹却没有顺应他们的心思。基尔加丹给古尔丹下达了特别的命令，要让耐奥祖亲眼看看兽人一族会变成什么模样。除此之外，现实情况也迫使基尔加丹必须暂且留他不死——耐奥祖是游说各方联合攻打德莱尼人的首领，如果他突然失踪，恐怕会引起其他氏族的疑心。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古尔丹与他的术士们频频羞辱耐奥祖，跟对待奴隶毫无分别。这位萨满祭司长者惧怕死亡，加上身体日渐虚弱，越来越不敢违抗主人的命令。他渐渐从众人的视野中消失，将影月氏族的主导权让给了那些篡夺者。

黑石氏族的崛起

黑暗之门开启前6年

在耐奥祖遭到古尔丹背叛的同时，兽人与德莱尼人的战争还在继续。各氏族粉碎了德莱尼人在德拉诺各处的小型哨站，但在大规模的聚居地面前，他们显得无计可施。德莱尼人的据点防御森严，军队上下同仇敌忾。

兽人的情况恰恰相反，互争雄长的酋长们——比如黑手与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经常会因战术问题争论不休，继而导致各族兽人相互敌对，部落联军只是徒有其名而已。

这些都被基尔加丹看在眼里，对战局的走向愈发感到不满。古尔丹迫切地想要取代耐奥祖的位置，将部落控制在自己手中，但恶魔领主却不给他任何机会。虽然古尔丹是一位用处甚大的术士，却不具备领导能力。他精于弄喧捣鬼、扼喉抚背——只有在黑暗中才能让他的长处得到发挥。

兽人需要一位真正的领导者，一位战争领袖。

基尔加丹的声音在古尔丹的脑海中轰响。恶魔领主命令他尽快为部落觅得首领，如果任由各自为政的局面恶化下去，联军必定会在德莱尼人的攻势面前彻底瓦解。尽管古尔丹对主人不让他接管部落的决定大为恼火，却也只能奉命行事。即便他再贪图权欲，也不敢跟基尔加丹对抗。

古尔丹知道只有一位兽人有实力和信心统御整个部落，这个人就是黑石氏族的酋长——黑手。纵观各族，只有黑石氏族对德莱尼人的进攻最有成效。如果能让黑手统领部落，他一定会把黑石氏族的严格军纪推行到所有兽人中间。况且，凭借元素淬炼技术，黑石氏族还能用精良的装备武装联军，并创造出强大的战争机器摧毁德莱尼人的防线。

主意已定，古尔丹便立即与黑手会面，催促他扛起部落酋长的大旗。古尔丹许诺赋予黑石氏族旷世超凡的力量。不仅是萨满祭司，就连他麾下的战士们都会变得比其他氏族更加强大。黑手本人更会成为旷世绝代的兽人领袖，被世人永远铭记。

古尔丹知道，要想赢得黑手的支持，光是许下这些承诺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开始向黑石氏族的萨满祭司传授邪能魔法，还教他们如何神奇地增加族中战士的数量。术士用邪能冲击着青少年兽人的身体，使他们加快成长速度，很快就变得和成年战士一样强壮。然而身体的变化也带来了负面效果，邪能扭曲那些年轻兽人的灵魂，把他们变得更加残暴而凶狠。

虽然存在弊端，但显著的效果还是让黑手备感惊奇。他命令术士们将他的两个儿子——雷德和麦姆也打造成“像样的战士”。

在见识到古尔丹的实力后，黑手同意出任部落的统领。而后，古尔丹提议创立一个秘密组织，帮助他们监管兽人。这个组织即暗影议会，黑手也是成员之一。古尔丹没有明说的是，秘密组织中的核心成员都是深受他信任的影月术士，只对他一人效忠。让黑手加入议会只是古尔丹的权宜之计，让他误以为自己才是在各个方面统领部落的至高权威。

尽管如此，古尔丹和黑手之间还是疑窦渐生。毕竟他们都把对方看作是达成目的的手段。古尔丹打算把黑手推举成傀儡统领，通过暗影议会控制部落和兽人的命运；而黑手也不是傻瓜，早就料到古尔丹不会任由大权旁落，但他满怀信心，认为自己非但不会被那术士利用，反而古尔丹会帮他名垂青史。

暗影议会

正当黑手酝酿率军攻打德莱尼人时，暗影议会也在古尔丹手中渐渐成型。包括塔隆戈尔在内的第一批影月术士成为初期的主要成员，后来还有不少其他氏族的兽人加入暗影议会。他们立誓严守秘密，决不会向任何人吐露暗影议会的存在与使命。

为了壮大组织的力量，古尔丹不仅征募兽人，还在德拉诺各地寻觅强者。其中能力最为出众的两位便是迦罗娜和古加尔。

迦罗娜来自刃风氏族，她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兽人战士，母亲是德莱尼囚犯。迦罗娜不是第一个诞生在氏族中的混血后代，却是得以长大成人的少数幸运儿之一。长年累月的虐待早已把迦罗娜打造成凶猛的战士。除了有着与生俱来的身体力量外，她还有着出众的智慧和语言天赋。她从其他俘虏那里学会了德莱尼语，经常为族人充当翻译。

在德莱尼人摧毁了刃风村庄后，迦罗娜逃进了泰罗卡森林。被暗影议会发现时，她正在向东奔逃。议会中的一些术士将迦罗娜视作异类，古尔丹却在她身上看到了巨大的潜力。

古尔丹对迦罗娜表露出深切的同情，以此赢得她的信任——他说自己对身为流亡者的生活感同身受。当这位混血姑娘放下戒心时，暗影议会便从暗中出击。术士在古尔丹的率领下用黑暗力量迷惑了迦罗娜，把她变成了刺客。

古加尔在议会中扮演的角色与迦罗娜不同。作为一个双头食人魔，古加尔被视作好运的象征，在悬槌堡享有种种特权，师从于最具天赋的食人魔法师。古加尔对奥术魔法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悬槌堡的食人魔民众中拥有众多追随者，但他没能赢得城中统治阶层的认可。

通灵师

在基尔加丹的帮助下，古尔丹还从兽人中间征募了一群所谓的通灵师，他们专注于研习黑暗的死灵法术，在德莱尼人中间散播疫病，并复活亡者，使其为部落作战。

古加尔的傲慢和对权势的渴求使他频频与上层精英发生摩擦。那些位高权重的食人魔担心随着他在民间影响力的日渐扩大，总有一天会妄图夺取悬槌堡的统治权。为了防止那样的局面出现，贵族阶层决定对古加尔暗下杀手，结果这位食人魔法师侥幸生还，然后就逃出了悬槌堡。

古加尔渴望复仇，可他也知道除非自己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否则一切皆是空谈。就在他满世界寻找知识与武器时，遇见了暗影议会和邪能魔法。

古加尔的坚定信心和对权欲的无限渴求令古尔丹兴趣骤起，果断决定收他为徒，对他青睐有加，不仅向他传授了邪能魔法的奥秘，甚至还向他吐露燃烧

军团的存在。

虽然古加尔表面上对古尔丹忠心不二，却随时准备着脱离他的掌控。这位食人魔法师倾心向往的只有力量，对古尔丹那套恶魔和军团的理论毫无兴趣。等到古尔丹和暗影议会失去利用价值，他就会弃之而去。

暗影议会之刃

尽管古尔丹争取到了黑手的支持，但他明白其他氏族眼下肯定不甘心接受黑手作为部落酋长一统大局。于是他派出暗影议会的密探前往各处的兽人领地，传扬黑手的丰功伟绩。他们声称黑石氏族的萨满祭司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甚至比元素的影响力还要大得多。不少兽人都被这些神秘的传说深深吸引，对黑手充满敬畏。

在散播这些消息的过程中，暗影议会的密探也暗中监视各个氏族。他们会记下有哪些兽人对部落怀有异心，然后向古尔丹回报。其中有一位兽人令古尔丹尤其憎恨，他就是白爪氏族的酋长扎格雷尔。扎格雷尔号召各族停止与德莱尼人的无谓战争，集中精神钻研萨满仪式。他认为只有通过虔诚的信仰和对古老传统的坚持，才能重建兽人与元素之灵的联结。

假以时日，恐怕那些原本就对部落心存质疑的兽人——例如杜隆坦和他的霜狼氏族——都会成为扎格雷尔的拥护者。因此，古尔丹必须迅速果断地铲除这位爱惹麻烦的白爪领袖，而他手中恰好握有完美的武器。



暗影议会凌辱耐奥祖

古尔丹指使迦罗娜去暗杀扎格雷尔，被黑暗力量迷惑的混血兽人无力抵抗主人的命令。她像暗影一般悄无声息地潜入了白爪氏族的营地，避开了所有兽人的耳目，一刀刺穿了扎格雷尔的心脏。等到白爪氏族发现首领惨遭横祸时，扎格雷尔的兄弟子嗣便陷入了夺权的内乱。终有一日白爪氏族会重新走上正轨，但再也不复往日的强大。

霜狼酋长杜隆坦早就对攻打德莱尼人的战争颇有疑虑，扎格雷尔的死更是加深了他内心的不安。扎格雷尔是最敢跟部落唱反调的人，他在这个时候遇害绝对不是巧合。可杜隆坦却无法证明谁才是杀死白爪酋长的凶手，到底是他身边那群争权夺势的亲族，还是某种无形的力量在作祟？

第一位部落大酋长
黑暗之门开启前5年

在除掉扎格雷尔之后，黑石氏族的声势也在不断壮大，于是古尔丹便召集各族酋长和萨满祭司前来沃舒古参加集会。如今，推举黑手出任领袖的时机已经来到，但古尔丹还需要再使一计，确保部落酋长的头衔能落得实至名归。

古尔丹决定把萨满祭司心中的恐惧作为突破口。他们苦苦哀求了元素多年，终究是徒劳无果，现在他们需要直面残酷的现实——德拉诺星球上那些软弱的灵魂已经抛弃了兽人。可古尔丹声称一切都还来得及——黑石兽人能用一种非凡的全新力量帮助他们找回希望。

这种力量名叫邪能魔法，只有依靠它，兽人才能在这场对抗德莱尼人的战争中自救。

古尔丹说已经有仁慈的生灵教会了黑石兽人如何使用这种魔法，并愿意积极帮助兽人赢得胜利。但古尔丹从没有提起过基尔加丹这个名字，对恶魔更是缄口不谈，就连黑手也不知道燃烧军团的存在。只有最忠于古尔丹的暗影议会密探才知晓全部真相。

黑石术士在德莱尼俘虏身上展示了他们的魔法，吸取对方的生命精华，让他们被体内腾起的烈焰灼烧。面对此情此景，失去力量已久的萨满祭司恳请黑石兽人与之分享邪能的秘密。

就连霜狼氏族中的德雷克塔尔都希望杜隆坦能够允许他去学习那种法术。杜隆坦对邪能魔法及其腐化之力深感担忧，却还是给了德雷克塔尔祝福。倘若禁止族中的萨满祭司接触那股力量，只会将氏族置于软弱的境地。身为酋长，他不能容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德雷克塔尔只是众多渴求投入邪能魔法怀抱的萨满祭司之一，来自各个氏族的兽人都跟随黑石术士认真地学习起来。古尔丹的计划取得了成功，黑石兽人与他们的酋长一起，被视作精通邪能魔法的大师，广受各族成员敬重。

正当萨满祭司在邪能魔法中越陷越深时，古尔丹再次向兽人发出警告——德莱尼人正在转守为攻，如果各氏族仍然各自为战，即使有邪能之力助阵，还是会以惨败收场。兽人如今最需要的是一位统御万军的首领——一位凌驾于各族酋长之上的战争领袖。

若论人选，还有谁能比率领部众屡战屡胜的黑手更能胜任？

虽然有些氏族的酋长将黑手视为劲敌，却没人能否认他的力量。黑手握有邪能魔法的秘密，还把族中的战士打造成势不可挡的战争机器。如果酋长们愿

意服从黑手的指挥，那么他们的氏族说不定也能重现辉煌。

最后，这项提议获得全票通过，就连杜隆坦也将他的选票投给了向来被他视作暴君的黑手。霜狼酋长担心，如果只有他出言反对的话，他跟霜狼氏族的下场将会不堪设想。

于是，部落第一位凶悍勇猛、意志顽强的领导者——大酋长黑手诞生了。在他的领导下，兽人众志成城，势要将德莱尼人碾作尘埃，将他们的余党彻底逐出这个世界。

为了先祖。为了氏族。为了部落。

战争之鼓

黑手大酋长甫一上任，便立即着手统一各族，誓要将部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战斗力量。他命令黑石氏族的砖瓦工在塔纳安丛林西边建造一座新的主城，这座雄伟的据点后来被称作堡垒（译者注：地狱火堡垒的前身），是各氏族之间的中立地带，供酋长们商谈要事，制定战略。

堡垒同时也是部落术士的大本营，他们会在这里强化技能、训练学徒。古尔丹和暗影议会也将堡垒当成了新的指挥中心，但这件事情鲜有人知，就连尚未加入议会的术士也被蒙在鼓里。暗影议会的成员与据点中的其他住民杂居混住，对他们的举动严加监视，将所见所闻事无巨细地报告给古尔丹。

在砖瓦工全力建造堡垒的同时，黑手也在颁行新规来整肃部落。在此之前，各氏族对德莱尼人的攻击全是凭着一时狂热，黑手决不容许他的军阵如此混乱。他对各族兽人的优劣短长都掌握得一清二楚，逐一为他们确立在部落联军中的位置。

人数最少、机动性最强的氏族作为斥候、骑兵和辅助战队，在德拉诺各地快速移动作战。这些氏族包括血环、龙喉、碎手、雷神、影月与噬骨。

黑手还创立了一个新的氏族——黑齿狞笑氏族，其成员都是由大酋长亲自挑选出来的精兵，作为黑石氏族的先锋侦察力量。

其余各氏族共同构成了部落的战斗主力，他们会对各地的德莱尼人聚居区发动正面袭击，充当着兽人大军的中流砥柱。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强大的黑石氏族、战歌氏族与霜狼氏族。

起初，并非所有氏族都心甘情愿地接受黑手的号令，许多兽人对外来者统军作战的局面感到不满，甚至不把大酋长的头衔放在眼里。黑手通过授予力量赢得了一部分兽人的支持，更多时候则是直接用暴力来镇压那些反对者。新上

任的大酋长是位暴君，无论是他的族人，还是部落联军中的其他成员，任谁都不得违抗他的命令。

黑手公开处决了那些胆敢与他作对的蠢货，并且放出狠话，如果谁再敢再生叛逆之心，全族人都要跟他陪葬。有黑石氏族作为他的坚实后盾，大酋长既有力量也有手段把这些威胁变成现实。甘愿也好，违心也罢，总之各个氏族都渐渐地接受了黑手的统治，在部落的军阵中各司其职。

为了维持秩序与军纪，黑手还任命了几位强大的副官来辅助自己管理联军，其中最为出色的是伊崔格、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和瓦洛克·萨鲁法尔，每一位都是能在各自的氏族中堪比酋长的重要成员。

奥格瑞姆和其他副官负责督管黑石战争机器的制造，监管铁匠在戈尔隆德的锻炉旁日夜不休地劳作，遮天蔽日的浓烟喷吐而出。在这里，黑石氏族为各氏族成员打造出了成千上万件新式武器、盔甲与攻城战车。

邪能魔法的代价

在黑手大酋长看来，军备只是他强化部落计划的一部分。为了扩充兵力，大酋长决定将食人魔和莫克纳萨也招入军中。他同时派出最为强大的术士前往其他兽人氏族，利用邪能魔法强化青少年的身体，让他们具备成年人的力量与狂怒。

几乎所有氏族的酋长都接受了这样的强化手段，他们将其视为壮大氏族的必由之路。只有杜隆坦对此持不同意见。想到要让年轻的霜狼兽人遭受术士诡异魔法的扭曲，杜隆坦心如刀绞，却又别无选择。黑手已经清楚表明，任何抗命者都要付出代价，还要连累整个氏族，而杜隆坦把霜狼氏族的安全看得高于一切。于是，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绿色魔法从黑石术士的指尖流入一个个青少年的身体，把他们变成体态庞大、凶残嗜杀的战士。

让杜隆坦感到忧虑的还不仅仅是这种残忍的强化手段。邪能魔法的泛滥，正在对兽人产生影响。他们棕色的皮肤渐渐变成了斑驳的绿色。

虽然不清楚确切的原因，但杜隆坦怀疑那是术士的魔法造成的结果。肤色的变化是一种可怕的征兆，证明了他的猜测——兽人驾驭的这股力量必定有着邪恶的根源。

其余兽人对这种改变毫不介意。如果失去原有肤色是为驾驭邪能魔法所付出的必然代价，那就来吧。

暮光之锤

正当部落崛起之时，白鬼兽人也在纳格兰地下兴旺繁荣。数个世代以前，这群流亡者汲取了从克乌雷——即沃舒古那位消亡纳鲁的遗骸上散发出的虚空能量，掌握了足以跟邪能魔法匹敌的黑暗之力。

有关白鬼兽人及其异世力量的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古尔丹耳中。尽管他并未留意，基尔加丹却很感兴趣。恶魔领主命令古尔丹无论如何也要击败德莱尼人，因此他必须要对白鬼兽人展开调查，弄清楚他们的魔法是否有助于增强部落的战力。

古尔丹派学徒古加尔前去查探白鬼兽人。倘若那些流亡者真像传闻中说的那么强大，就把他们征入部落。

谁知古加尔却把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风风火火地闯进了白鬼兽人居住的地下洞穴。食人魔法师本以为会遭遇一场恶战，然而白鬼兽人根本没有抵抗他的入侵，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跟古加尔分享被称作暮光审判的灭世预言。白鬼兽人认为整个宇宙都会被暗影吞噬，万物皆会化为乌有。

古加尔对暮光审判全无半点兴趣，他关心的只是白鬼兽人的暗影魔法。暗影魔法不仅让古加尔大开眼界，更让他认定这会成为部落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

为了征召这些流亡者，古加尔利用了他们的信仰。他声称部落正是末日降临的先驱者，是降下暮光审判的利刃神兵。于是白鬼兽人纷纷加入部落，充当天启之灾的使者，形成了一个名为暮光之锤的全新兽人氏族。

在掌握暗影魔法后，古加尔便开始调查白鬼兽人预言的真相。尽管这将耗费他多年之久，食人魔法师对此始终追求不懈。

垂死的世界

黑暗之门开启前4年

在黑手大酋长的统领下，部落对分散在世界各处的小型德莱尼人聚居区和哨站发动了协同进攻。配备强大攻城战车和新式武器的兽人大军摧枯拉朽地攻破了敌人的防线，摧毁了一处又一处据点。

随着战势的推进，德莱尼人的士气也跌入低谷。击垮德莱尼人斗志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屡屡落败，而是他们震惊地发现，影响兽人的是燃烧军团。

这些迹象如今变得随处可见——有些兽人成了术士，由于他们滥用邪能法术，已经让德拉诺全境深受其害。森林大片死亡，河流不是正在干涸，就是在遭受着邪恶能量的污染。

最为惊讶的当数维伦。他预见未来的能力已经恢复如初，但现在，能否看清未来已不再重要，德莱尼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兽人竟然会沦为燃烧军团的工具。

为了商讨应对之策，维伦与主教们争论了很久——想要逃离德拉诺是不可能的，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部落的攻势，希望燃烧军团不会发动全面入侵。

德莱尼领袖深知再也无力守住那些偏远的聚居点，于是命令军队撤回到沙塔斯和卡拉波神殿。当务之急是要加强这两座主要城市防御。

在德拉诺上，不仅只有德莱尼人注意到了邪能魔法的影响。多年以来，邪能一直在抑制着元素的力量，致使其深陷混乱。然而就在术士们开始用邪能魔法血洗德拉诺时，这个世界的元素之灵却发生了变化——它们团结起来，立誓要消灭兽人，终结他们亵渎这片土地的行径。元素们将日渐衰减的力量聚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实体。

它的名字叫作火焰之王森卢肯，誓要彻底粉碎部落联军。

森卢肯与元素的崩解

在德拉诺的大片区域落入兽人之手后，黑手指挥各族联军集结在德莱尼人的灵魂核心——卡拉波神殿附近，预备发起自部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入侵。黑手坚信，只要能够摧毁这座神殿，就能彻底瓦解德莱尼人的斗志，想要夺取他们那座严防死守的主城沙塔斯就会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部落大军在逼近卡拉波神殿时几乎没有遇到反抗。直到兽人们在神殿外扎营时，附近的火山骤然喷发，刹那间红光满天，岩浆滚滚。

森卢肯在火山的正中央形成实体，向敌人喷吐着元素怒火，烈焰风暴呼啸而至，撕扯着部落的阵线。森卢肯的出现令兽人感到万分惊惧，昔日的萨满祭司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场灾难的发生是邪能魔法惹恼了元素的缘故。

古尔丹忙不迭地想要扭转局势。如果术士弃部落而去，兽人就再也没有战胜德莱尼人的可能。在森卢肯的身上，古尔丹看到了一个绝佳的好机会——元素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了一处，导致自身变得脆弱，一定要让它们为此付出代价。古尔丹决定把森卢肯的力量偷过来，供他与部落使用，一劳永逸地摧毁兽人和德拉诺元素之间的联结。

古尔丹召集所有暗影议会的追随者到山坡上，当他说出这个决定时，就连从前的萨满祭司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犹疑，暗影议会的术士已经把自己完完全全

地献给了邪能魔法。于是，他们共同施放了一道强大的法术，用邪能力量席卷了森卢肯，粉碎了这个强大元素生灵的实体。一时间，高山咆哮，大地轰裂，混杂着邪能与元素之力的能量激流奔涌而出。古尔丹和术士们利用这股能量把其他兽人变得更加强大。

古尔丹成功了，部落士兵获得了无穷的战力，兽人与元素之灵的最后一丝联结也被彻底斩断。影月谷的邪能火山后来被人们称作古尔丹之手。



古尔丹摧毁德拉诺的元素之力

卡拉波的阴影

接连几个星期以来，先知维伦和主教们都在观察着部落大军在影月谷恣意厮杀、横行无忌。德莱尼人已经做好了应对即将打响的攻城战的准备。技师不断加强神殿的防御工事，沙塔斯城中的守备官和游侠也纷纷赶到卡拉波港口，渴望与敌人血战到底。

当影月谷的火山喷发出邪恶能量时，恐惧完全占据了神殿防御者的心灵。虽然有不少德莱尼人听说过兽人已经和燃烧军团联手，但毕竟眼见才能为实。如今，证据确凿无疑地摆在了他们眼前。

维伦游走在卡拉波神殿的德莱尼人中间，给族人灌注光明之力，激发他们内心的勇气。甚至当部落派出攻城战车杀到门口，他也始终拼杀在最前线。

部落大军悍勇无情，攻势有增无减。攻城战车投出一块块带有邪能的巨石，击穿了神殿的围墙。成千上万的兽人怒吼着蜂拥而入，与游侠和重甲在身的守备官杀作一团。卡拉波防御者表现出了令兽人意想不到的顽强斗志，维伦和德莱尼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竟打得部落节节败退。

对于德莱尼人来说，胜利仿佛近在咫尺，却还是让它溜走了。

在部落阵线后方，古尔丹和暗影议会找到了扭转颓势的办法。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飘浮在影月谷上空的黑暗之星上。兽人没有想到，这个古怪的天体居然会是正在腐化的纳鲁——卡拉。卡拉已被暗影所控，身体散发着强大的虚空之能。

影月兽人早就知道黑暗之星中蕴藏着非凡的力量，对其颇为崇敬。世代以来，影月氏族都严禁任何人汲取它的能量，然而古尔丹和他的术士们才不会被这些古老的律令绊住手脚。

暗影议会的成员们齐心协力启动仪式抽取黑暗之星的力量，引导它射向卡拉波神殿。一道虚空之能的光柱在空中赫然乍现，击中了神殿中的德莱尼人，大批守军当场死亡，侥幸生还者也在暗影魔法的影响下陷入了疯狂。

凭借着全部的意志力，维伦勉强阻挡住了虚空之能的攻势。他尽己所能地集合幸存者，率领他们从卡拉波神殿港口亡命出逃。当部落大军再次杀来时，维伦已经带族人跑出了他们的攻击范围。

虽然维伦活了下来，但卡拉波神殿彻底沦陷了。曾经辉煌的殿堂被虚空能量冲击得永堕黑暗，变成了后人口中的黑暗神殿。

大获全胜的部落在卡拉波神殿各处以亵渎德莱尼人圣物的方式庆贺胜利。未能逃脱的守军落在了兽人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许多都成了部落的俘虏。

古尔丹立即宣布占领黑暗神殿。表面上他声称这里将作为关押德莱尼囚犯的要塞，让术士对他们严加逼问，实则是将神殿作为暗影议会的全新行动基地。古尔丹劝说黑手把这一秘密组织从堡垒中分离出来，使其避开部落其他成员的视线。事实上，古尔丹还想跟大酋长保持一定距离，以免被警惕的黑手看出破绽。

于是，德莱尼囚犯都落在了古尔丹和暗影议会手中，受尽酷刑的折磨，被迫吐露着有关沙塔斯城防御的情报。随着时间的推移，沙塔斯的轮廓在敌人眼中渐渐清晰。古尔丹知道，沙塔斯城是比卡拉波神殿更加庞大的据点，想要攻占沙塔斯的难度非比寻常，那将会是部落成立以来所面临的最为艰巨的挑战。

毁灭者玛诺洛斯

黑暗之门开启前3年

基尔加丹对部落的大捷很是满意，美中不足就是维伦逃脱。他希望看到先知惨死。如果能将维伦活捉，任他羞辱和折磨，更是大快人心。

维伦的末日指日可待，对基尔加丹来说，眼下最重要的是攻下沙塔斯城。尽管部落夺取了卡拉波神殿，可功劳却要归功于黑暗之星的力量，若想故伎重施绝无可能。此外，术士通过用邪能魔法强化年轻兽人身体的办法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行之有效。基尔加丹知道，要想让古尔丹和他的追随者顺利占领沙塔斯，他们还需要一样更加强大的东西。

古尔丹和术士从前用邪能强化族人，但是这只能让他们获得有限的力量。只有饮下恶魔之血，才能让兽人获得战无不胜的异世之力，同时还能把他们腐化得更为彻底，使其永远听命于燃烧军团的意志。基尔加丹向古尔丹道出了他的计划，并提醒古尔丹，他承诺过如果他愿意继续忠心耿耿地效忠于恶魔领主，力量一定会强大到无可匹敌。古尔丹当然没有忘记这些承诺，若能成神，腐化全族又能算得了什么。

古尔丹说服黑手把各族召集到堡垒附近的一座高山上来，他将在那里完成对兽人的强化。他从来没有告诉过黑手这股力量源自何处，只说发现了一种使用邪能魔法的新手段。

就在黑手号令各氏族的同时，基尔加丹利用自己的强大力量开启了一道通往黑暗神殿的临时传送门。一位名叫毁灭者玛诺洛斯的深渊领主通过这道传送门来到德拉诺。这个长着犄角的巨型恶魔是燃烧军团最强大的将领之一，曾经无数次率军力挫强敌。玛诺洛斯全身散发着古尔丹前所未见的力量与邪恶气息，就连这位见惯风浪的术士都被吓住了。

古尔丹竭尽全力地保守玛诺洛斯的秘密，只有暗影议会之中最受他信任的术士才知道恶魔已然降临，以及他出现在德拉诺的原因。

得知真相的人也包括耐奥祖。气焰嚣张的古尔丹和他麾下的暗影议会经常把这位萨满祭司长者带在身边，好让他时时刻刻都能见证族人的腐化。他们认定耐奥祖早已怯懦到对他们的恶行视若无睹，绝不反抗了。然而，他们错了。

耐奥祖这些年来确实迷失在自我厌恶与悔恨的泥潭中，但当他发现古尔丹要让兽人喝下恶魔之血的企图时，他意识到不能再沉沦下去。他深知倘若再不采取行动，兽人全族都将在劫难逃。于是，耐奥祖打起精神，决定要向族人发出警告。他知道大部分氏族的酋长都不会相信他说的话，他们对黑手与部落死心塌地，对邪恶力量太过痴迷。

但有一个例外——霜狼氏族的酋长杜隆坦。耐奥祖早就听说杜隆坦一直在抗拒攻打德莱尼人，如果还有谁还能听得进他的警告，必定非霜狼氏族的领袖莫属。

正当古尔丹和他的术士为兽人集会做着准备时，耐奥祖偷偷写了一封匿名信函，夹在送往霜狼氏族的命令文书中。耐奥祖在信中告诫杜隆坦，千万不要在即将到来的集会上听从古尔丹的命令，否则他与族人定然会遭受比死亡还要悲惨的厄运。

对于耐奥祖的行动，暗影议会一无所知。

奴役的枷锁

在堡垒附近的高山顶上，古尔丹向齐聚于此的酋长们展示了玛诺洛斯之血，却没有说明它真正的出处。古尔丹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众人，这池绿色的液体是高尚之灵的馈赠，与兽人学会的邪能魔法一本同源。现在，这些施恩者愿意赐予各族更多祝福，只要喝下这水，兽人就能得到堪比神灵的力量。

古尔丹要求诸位酋长走上前来，接受这份恩赐。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第一个迈步上前，向来无所畏惧的战歌酋长大口喝下了玛诺洛斯之血。接下来的一幕让全体兽人陷入死寂。格罗玛什变得更加高大，随着力量在他血液中奔涌，他全身的肌肉鼓得如同一块块坚硬的石头，双目射出地狱般的赤红光芒。战歌酋长发出一声振聋发聩的战吼，咆哮着要让德莱尼人血溅四野。

其他到场的兽人无力抵挡这样的诱惑，争先恐后地想要效仿格罗玛什以获得这股力量，只有少数几人踌躇不前。其中就包括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和杜隆坦。

杜隆坦收到了耐奥祖的匿名密函，已将那警告牢记在心。他知道这时出言反抗部落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保持了沉默。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绝不会让族人享用古尔丹口中的那份“馈赠”。杜隆坦拒绝了古尔丹的提议，他声称这是自己的选择。

杜隆坦表现出的轻蔑态度激怒了古尔丹，他早就对这位霜狼酋长起了疑心，现在更怀疑杜隆坦已经听说了燃烧军团和他们奴役兽人的计划。古尔丹对

杜隆坦的耐心正在耗尽，可沙塔斯攻城战即将打响，他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将他铲除，那只会让霜狼氏族陷入混乱。

奥格瑞姆同样拒绝了古尔丹的提议，他和杜隆坦一样，都对部落嗜杀成性和滥用邪能的现状颇为忧虑。眼见那种邪恶的魔法让德拉诺各地河水枯竭，生灵涂炭，这位黑石战士愈发感到恐惧。奥格瑞姆隐约感到古尔丹的这份馈赠一定有哪里不妥。

为了避免引起疑心，奥格瑞姆声称自己身为大酋长的一介仆从，不配与黑手同杯共饮。奥格瑞姆的计划奏效了，古尔丹与黑手都认为他之所以拒绝饮血，只是迫于被奴役的身份。

那些喝下玛诺洛斯之血的兽人，身体立即变得扭曲，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一切犹豫、恐惧与不确定的感觉都从他们的脑海中消失得一干二净。渐渐地，整个部落都受到了同样的影响。虽然并非所有兽人都喝下了玛诺洛斯之血，但饮血者身上会散发出无形的邪能，慢慢侵入附近兽人的躯骨之中。最后，就连杜隆坦、奥格瑞姆以及其他没有喝过恶魔之血的部落成员，也发现自己的皮肤彻底变成了绿色。



地狱咆哮喝下恶魔之血

在集会上，凡是喝下玛诺洛斯之血的兽人都捶胸摩拳、声嘶力竭地要索取德莱尼人的项上人头。

黑手大酋长定然会满足他们的欲望。就在那天夜里，他便指挥部落大军杀向了沙塔斯城。

在兽人军团出发后，古尔丹又用邪能亵渎了他们身后的高山，大地发出痛苦的呻吟，烈火从地下喷薄而出。古尔丹声称这是他们胜利在望的喜兆，就像攻占卡拉波神殿之前的那场火山爆发。连山峰都能颤抖的强大力量，激发了兽人无限的勇气。后来，这座破裂的高山被世人称为基尔加丹王座。

玛格汉

有一群兽人由于染上红色天灾，被隔离在了加拉达尔，因此并未受到邪能的影响，其中就有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的儿子——加尔鲁什。

由于被隔绝在族人之外，这些染病者的肤色没有变绿，最终变成了玛格汉，意为“未腐化者”。

围攻沙塔斯

维伦已经预料到，横祸即将降临沙塔斯城。

在卡拉波神殿陷落后，这位先知便不断看到各种天灾的画面。他看见沙塔斯城上方的天空殷红如血，剧毒从天而降，将他的族人扭曲成形骸可怖的怪物。他看见成千上万勇敢的德莱尼勇士被恶魔残忍屠杀，孩子被兽人撕成碎片；还看见德莱尼人挚爱的庇护所——沙塔斯城陷入了邪能烈焰的火海。

尽管维伦对自己预见未来的能力仍有怀疑，却不敢用全族的安危冒险。德莱尼人不可能永远守住沙塔斯城，这毋庸置疑。

最初，维伦号召族人从沙塔斯城全面撤离，但这只能暂时甩掉部落。兽人一定会对德莱尼人穷追不舍，直到把他们彻底消灭。于是，维伦与追随者商定了另一个计划——让大部分德莱尼平民逃去安全地点，主力部队死守沙塔斯城。他们决定牺牲自己，让部落放弃对族人的追杀。这项任务非同小可，但勇敢无畏的德莱尼战士绝对不会临阵退缩。

维伦发誓要与守军共存亡，他已经将卡拉波神殿拱手让给了部落，不能让同样的悲剧在沙塔斯重演。他宁死也要守护这座城市。主教们对维伦的决定提出异议：沙塔斯注定会被攻陷，如果德莱尼人还有任何希望延续血脉，那一定少不了维伦的英明领导。在激烈争论了一整天后，主教们终于说服先知离开了沙塔斯城。

正当部落联军从基尔加丹王座出发时，维伦与主教们也在做着准备。先知维伦把大部分平民带到了泰雷多尔，建造在一个偏僻的赞加海岛屿之上的神殿。与此同时，游侠斥候负责牵制部落的行进速度，守备官在沙塔斯城中加强防御。

当兽人各氏族终于兵临沙塔斯城下时，基尔加丹赫然现身。既然燃烧军团已经奴役了这些兽人的灵魂，他就再也没有阴藏的必要。

基尔加丹坦承自己就是向兽人授予邪能魔法和其他力量的施恩者之一。为了粉碎德莱尼人，捣毁对方的据点，他愿意再次慷慨相助。他向术士传授了全新的毁灭法术，能够让恐惧直击敌人的内心。

随后，古尔丹也向他们展示了暗影议会为这场攻城战专门打造的邪恶武器。术士将魔法与红色天灾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能够散播瘟疫的剧毒药剂。暗影议会把这种药剂添加进炮弹中，用攻城战车投向沙塔斯城。

炮弹一接触到沙塔斯的城墙便爆炸开来，释放出的毒雾灼烧着德莱尼人的皮肤，被他们吸进五脏六腑。整座沙塔斯城都被红色的浓雾笼罩，里面的守军根本看不清敌人的踪影。

兽人大军趁机从被炸开的城墙裂缝上大举杀入。他们还利用从基尔加丹那里学到的魔法，从天空中召唤炽热的绿色流星，对沙塔斯城的壁垒狂轰滥炸。这些从天而降的巨石在落地后即重组成名为地狱火的庞大恶魔。

玛尔拉德、阿卡玛、努波顿与无数沙塔斯防御者死守阵地，顽强地抵挡着部落的攻势。他们知道这只是垂死挣扎。他们只希望能让更多的兽人陪葬。

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幸存的德莱尼难民纷纷逃离这个濒临毁灭的城市，其中一部分由玛尔拉德和麾下守备官亲自引领。虽然这些神圣的战士不愿弃城而逃，但他们深知留存血脉的重要性。许多守备官战死沙场，鲜血染红了沙塔斯城的神殿、庭院和大街小巷。穷凶极恶的部落大军连一个活口都没留下。

沙塔斯城很快就被攻陷。城内尸横遍野，不少部落士兵也倒在了被他们杀死的德莱尼人身边。这是兽人一族迄今为止代价最为高昂的一场战斗，但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

虽然大获全胜，但在得知维伦再次逃跑后，古尔丹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他生怕基尔加丹会为此迁怒于他。直到目前，恶魔领主还没有与他联系，他希望能赶在基尔加丹发现之前找到维伦。于是，古尔丹立即派出迦罗娜去执行这项任务。然而，尽管暗影议会的女刺客在德拉诺各处苦苦搜寻先知的踪影，但历经多年她始终没能完成使命。

奥金顿的毁灭

在沙塔斯攻城战中，德莱尼人死伤枕藉，却也为大批平民争取到宝贵的出逃时机。

还有一些守备官、祭司和游侠也逃出生天。他们撤退到墓穴城市奥金顿，希望能保护这里免受部落的侵扰。奥金顿是德拉诺星球至高无上的德莱尼圣地，守军绝不容许兽人亵渎长眠此地的先祖与纳鲁。

主教玛拉达尔将守卫奥金顿的军事力量集结起来，加强了地下墓穴的防御，准备迎战即将到来的部落大军。

古尔丹知道这些德莱尼人逃进了奥金顿，担心他们会借助先祖之灵的力量与部落顽抗到底。所以，他派出塔隆戈尔和暗影议会最强大的成员来避免局势朝这个方向发展。

塔隆戈尔与其他术士向奥金顿发起进攻。他们遭到了墓穴守卫者的凶猛抵抗。术士的力量固然强大，但德莱尼人的圣光之力也丝毫不落下风。玛拉达尔与他的追随者得到了奥金顿先祖之灵的帮助。德莱尼人与先祖联手，杀死了不少暗影议会的爪牙。

局面变得对暗影议会愈发不利。眼看就要被玛拉达尔率领的军队剿灭，塔隆戈尔呼唤其他同伴施以援手。术士利用从基尔加丹那里学来的新魔法，集中全部力量，试图突破现实的界限，召唤一位强大的恶魔进入这个世界，扭转败局。

谁也没有想到，孤注一掷的术士们召唤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力量。

一个名叫摩摩尔的异世元素生物从宇宙的偏远角落降临德拉诺，在奥金顿中化成实体。它的降临撕裂了大地，许多德莱尼人当即丧命，把那座墓穴城市也轰得四分五裂。摩摩尔的毁灭能量冲出了奥金顿，将附近的森林夷为平地。

玛拉达尔与一些德莱尼人及时开启魔法护盾，抵挡住了能量的轰击。尽管他们活了下来，但人数上的劣势让他们也再无与暗影议会抗衡的实力。最终，塔隆戈尔和术士大获全胜，俘虏了幸存的德莱尼人。接着，暗影议会将摩摩尔控制在了奥金顿深处，几位术士负责留在此地对其严加看管，以防它给部落造成灾难。

在此后的岁月中，奥金顿周围那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世人口中的白骨荒野，时刻提醒着德莱尼人的惨痛过往。



部落的崛起

破碎者

黑暗之门开启前2年

奥金顿的毁灭为德拉诺世界中的所有德莱尼人鸣响了丧钟。虽然维伦和一些族人得以幸存，但他们的文化却已毁灭殆尽。德莱尼人再次沦为逃亡者，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他们在这个垂死的星球上出逃无门，身后又有燃烧军团步步紧逼。

维伦命令技师加强泰雷多尔的防御，族中的能工巧匠造出一层阿肯尼特水晶网，将神殿包围起来，使其避开部落的视线。

之后的几个月，守备官玛尔拉德和其他德莱尼幸存者也纷纷抵达泰雷多尔。他们对沙塔斯城的惨景只字未提，默默承受着那些记忆的折磨，心神备受煎熬。

一些幸存者不仅在精神上遭受到了严重创伤，守备官阿卡玛、努波顿等人不幸染上了部落散播的红色天灾。邪恶的混合物扭曲了他们的身体，把他们变得矮小皱缩。这些受诅咒的德莱尼人甚至失去了与圣光的联结，他们当中有些人被称作*克罗库*，意为“破碎者”，在族中受到排斥。泰雷多尔的住民担心这些变异的病患会使健康的德莱尼人受到感染。尽管维伦和玛尔拉德呼吁族人接纳破碎者，但他们最终还是遭到放逐。

阿卡玛、努波顿与其他破碎者逃进荒野自谋生路，红色毒雾对他们的影响各不相同，最为不幸的破碎者退化成了一种叫作失落者的生物，身体被严重扭曲，还慢慢丧失了理智。事实上，所有破碎者最终都难逃这样的命运，只能期盼找到治愈疫病或是减缓退化的方法。

其余德莱尼幸存者也都在德拉诺各地定居下来。维伦后来往返于各处庇护所之间，既为了防止自己被部落抓住，也想尽其所能地去帮助族人。可无论他多么努力，德莱尼人始终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泰雷多尔是其中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处庇护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邪能继续在德拉诺各地肆虐，泰雷多尔四周的海洋渐渐干涸，赞加海因为水源的枯竭，渐渐形成了今天的那片泥沼之地，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赞加沼泽。

荡平德拉诺

在兽人大军血洗德莱尼人的同时，大酋长黑手还派遣斥候调查德拉诺其他文明的动向。虽然当下的重中之重是要毁灭德莱尼人，但他总有一天会将这些文明逐一征服。于是在沙塔斯城陷落之后，黑手便立即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星球上的其余住民。

血环氏族的酋长基尔罗格率领血环兽人攻打法兰伦，那片葱郁的岛屿是原兽最后的据点，远离四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德拉诺星球上少数未受邪能魔法影响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森林繁茂密集，然而基尔罗格与他的追随者却对这样的地形颇为适应。

抵达岛屿的过程很是艰难。兽人不擅长航海，只好依靠食人魔造船工来打造船只，供其远航征伐。抵达法兰伦后，兽人术士就立即开始汲取当地原兽的生命力，用偷来的力量引燃整个森林。在冲天的火光中，基尔罗格率领大军杀光他们找到的所有木精和原祖荆兽。

与此同时，战歌和暮光之锤两大氏族前去攻打悬槌堡。战歌氏族的酋长格罗玛什和古加尔亲自率军围攻，对食人魔大肆屠戮。

对于古加尔来说，围攻悬槌堡终于能让他夙愿得偿，狠狠地报复那些当初把他赶出城市的族人。在那里，他亲手杀死了悬槌堡的领袖——元首马尔高克。马尔高克也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双头食人魔法师，但却没有同时掌握邪能魔法与虚空的力量。古加尔凭借着那些力量把对手束缚在了宝座上，将他活活烧死。

另外，黑手还派霜狼、雷神与白爪氏族到各地屠杀戈隆、独眼魔与玛戈隆，以及食人魔。

除了悬槌堡之外，大多数食人魔已经加入了部落，可却也有少数冥顽不灵的叛逆者。黑手没兴趣赢得他们的忠心，既然那些畜生不珍惜加入他的机会，等待他们的便只有死亡。

霜狼与白爪氏族觉得追击戈隆、独眼魔、玛戈隆和食人魔的行动毫无荣耀可言，决定按兵不动。只有芬里斯和他的雷神氏族尽心尽责地四处猎杀着那些

古老的敌人。

雷克萨与莫克纳萨

黑手仍然想要消灭莫克纳萨，但却没有马上动手。一位名叫雷克萨的莫克纳萨人加入了部落，请求大酋长能够放过他的族人。

雷克萨是莫克纳萨领袖莱欧洛克斯的儿子。他原本就不认同他父亲那套孤立独存的理论。雷克萨渴望在战斗中扬威立名，也坚信部落能帮助莫克纳萨找到新的水源与食物。虽然雷克萨对部落怀有满腔忠诚，他很快就会发现军团也并非善类。

格鲁尔是为数不多的戈隆幸存者之一。他在戈尔隆德统治着一个由食人魔和戈隆构成的小型群落。格鲁尔力大无穷，奸狡诡谲。他躲在遥远的山中巢穴里，屡次击退来犯的雷神大军。由于伤亡太过惨重，芬里斯最终只得作罢。

通天峰的沦陷

阿兰卡峰林中的高阶鸦人是部落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这个智慧种族重新掌握了古老的埃匹希斯技术，并借此在那座高耸入云的主城——通天峰上架起了一座巨型火炮，能够引导炎阳之力，守护着自己的领地。

大酋长黑手命令卡加斯·刃拳去解决这群鸦人。凶残的刃拳集结了碎手、火刃与龙喉氏族中的精兵强将，组成了一支侵略战队。这支装甲轻薄、机动性极强的军队很快便包围了通天峰周围的森林，然而却没有做好应对高阶鸦人武器的准备。眼见兽人逼近，通天峰的守军点燃了火炮。灼人的烈焰光柱从通天峰顶直劈而下，数十个兽人躲避不及，葬身火海。

遭遇挫折后，卡加斯没有急于率军再战，而是开始在泰罗卡森林里笼络新的盟友——鸦人流亡者。那些失去翅膀的生物恨透了通天峰和那里的住民，更重要的是，他们深知高阶鸦人的秘密。卡加斯提出与流亡者做个交易：流亡者渗透进通天峰，摧毁敌人的武器，事成之后，兽人会杀上峰顶，解决掉其余的高阶鸦人，通天峰将归流亡者所有。

诱惑当前，流亡者即刻动身赶往通天峰。尽管他们在人数上不是高阶鸦人的对手，但他们无意与敌人缠斗。利用暗影之力，流亡者突破通天峰的防线，

成功摧毁峰顶的那座火炮。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火光直冲云霄，天穹燃起烈焰。

最后，卡加斯率军赶到，将剩下的高阶鸦人赶尽杀绝，并把他们的尸体从通天峰上扔了下去。可他们并未就此收手，杀红了眼的兽人继续向“盟友”宣泄怒火。卡加斯知道这些失去翅膀的鸦人心机狡诈且富于智慧，如果不下杀手，必会后患无穷，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具备高阶鸦人的力量。更何况，背叛这些卑贱的流亡者本身就是一大乐事。

卡加斯的追随者没有把高阶鸦人全部杀光，他们还抓了一些俘虏。根据流亡者先前讲述的塞泰克山谷的故事，卡加斯命人把这些俘虏丢进那里的诅咒之池中，畅快地看着那些自诩高贵的鸦人遭受暗影能量的扭曲，变成流亡者。

部落对阿兰卡峰林的这场入侵彻底摧毁了高阶鸦人的文明，几乎消灭了所有流亡者。只有少数流亡者得以幸免，包括那些刚刚被扔进塞泰克山谷的新成员。从此以后，他们只好潜藏在暗影之中，在泰罗卡森林最深的角落里躲避着部落的追击。

通天峰卫兵——格瑞兹克将被扭曲为流亡者的高阶鸦人团结起来，带领他们前往兽人不敢接近的那片闹鬼废墟——奥金顿。在那里隐忍对部落的切肤之仇，等待着报仇雪耻的那一天，让他们的敌人血债血偿。

长久的沉寂

在沙塔斯攻城战期间，基尔加丹见到了萨格拉斯，向他报告了腐化兽人的进展，令燃烧军团首领感到很是满意。经过恶魔之血的强化，这群忠于军团的兽人必当成为一股无可抵挡的力量。此外，兽人还不仅仅是另一个被征入军团的种族那么简单，萨格拉斯一直在寻找能削弱艾泽拉斯防御的武器，准备发动全面入侵，部落正好能作为助他实现计划的完美工具。

萨格拉斯命令基尔加丹切断与古尔丹和其他兽人的所有联系。近来，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变得傲慢妄为。萨格拉斯想让兽人一族沦落到濒临毁灭的境地，绝望之下才能奋发自救——才会愿意远赴另一个世界。

兽人对于燃烧军团的计划浑然不知，还在德拉诺星球上苦苦挣扎。虽然他们夺取了大片领地，却也正在毁灭这个星球。邪能正在把德拉诺的大部分地区扭曲成贫瘠的荒原，其中塔纳安丛林的变化最明显。昔日的茂密林地早就遍地裂缝，覆满了红尘与白骨。后来，人们将它称为地狱火半岛。兽人在西部边缘地带建造的那座“堡垒”，后来也改名为地狱火堡垒。

大酋长黑手知道部落的水源与食物迟早会耗尽，于是去找古尔丹追问答案。伟大的施恩者基尔加丹一定早就预料到这些变故的出现，会帮他们想出解

决办法。

黑手怎么也没有想到真相竟会如此可怕，恶魔领主已经中断了与古尔丹的交流，毫无征兆地陷入了沉默。此时，恐惧与妄想正勒得古尔丹喘不过气来。基尔加丹曾经信誓旦旦地承诺要在消灭德莱尼人之后助他成神，而今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对方却突然音信全无。痛苦与愤怒吞噬着古尔丹。他怀疑恶魔领主只是把他和兽人当成了铲除德莱尼人的爪牙。

古尔丹没有对黑手坦承这一切。他今时今日的影响力都是拜基尔加丹所赐，倘若黑手得知古尔丹已经失去了靠山，他肯定会认为古尔丹已经丧失价值而对自己痛下杀手。

眼下，失去了基尔加丹的指引，古尔丹只能哄骗黑手耐心等待。

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兽人一族惨遭饥荒的折磨。他们为了果腹，已经将德拉诺的大多数物种都猎杀到濒临灭绝的地步。龙喉氏族甚至把自己训练的双头巨龙当作食物，而战歌氏族的战狼也落得同样下场。

饥饿的威胁把兽人变得更暴力、更具有侵略性。杀戮欲仍在冲击着他们的血脉，由于再也找不到泄恨的敌人，不少兽人选择自相残杀，成百上千的部落成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死于族人之手。雷刃、白爪、红步等氏族在这些冲突中伤亡最重。

一些氏族，比如战歌、噬骨、嘲颅、碎手和雷神等氏族彻底堕入了疯狂的深渊。为了保护部落的其他成员免受伤害，黑手将他们从地狱火堡垒中驱逐出去，让这些好战的兽人到地狱火半岛的偏远区域定居，任其自相残杀、自生自灭。这样一来，黑手至少能让部落得以保全些许力量。

黑手和古尔丹都明白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除非局势出现重大转折，否则部落必将难逃自我毁灭的命运。

萨格拉斯远远地观望兽人氏族逐渐深陷困局。过不了多久，救赎之力便会降临。他已经腐化了艾泽拉斯世界上的某个实体，准备利用他来帮助部落入侵艾泽拉斯。

这个实体是一位名叫麦迪文的人类，也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法师之一。

第二部分
部落与联盟

第四章
第一次大战



位于黑色沼泽的黑暗之门

麦迪文的起源

对麦迪文的腐化，早在他尚未出世时便开始了。

很久以前，有个名叫提瑞斯法议会的秘密组织开始暗中观察艾泽拉斯，保护它抵御燃烧军团的入侵。议会中的法师将他们的力量灌注进其中一位成员体内，这个强大的实体又被称作守护者。他凭借一己之力净化着任何恶魔活动的迹象。

当萨格拉斯在艾泽拉斯物色能够帮助燃烧军团再度入侵的帮手时，时任守护者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守护者名字叫作艾格文，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法师。她天性骄傲而又大胆，被萨格拉斯选定为接受腐化的理想人选。

萨格拉斯施放出了少许力量，形成了一个物质化身，然后打开了一道临时传送门，将化身送抵艾泽拉斯。在诺森德的冰寒之地，堕落的泰坦与艾格文正面交锋。正如萨格拉斯所料，守护者拼尽全力与他的化身作战，也使自己的弱点暴露在外。军团之主趁此机会使自己的一部分灵魂进入了法师的脑海。

艾格文没有想到，萨格拉斯正在使她的心智变得黑暗。尽管无法彻底腐化意志强大的艾格文，萨格拉斯还是设法使她与提瑞斯法议会的关系日益恶化。议会成员向来认为自己行使着监管守护者的权力，艾格文理应遵从他们的命令与指引。

可艾格文不这么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发看透了议会的做法及其背后的动机。近来，议会竟开始干预人类王国的政治，这引起了守护者的怀疑。等艾格文的守护者任期结束，需要找人继承守护者的力量时，她拒绝卸任。

议会起初想要重新任命一位守护者，又担心同时出现两位力量极强的法师，会给这个秘密组织招来不必要的关注。于是，他们转而采取其他应对方式，成立了一个名为提瑞斯秘法会的法师猎手组织，命其抓捕艾格文，其中一位法师猎手是名叫聂拉斯·埃兰的人类。事实上，聂拉斯对议会的政治图谋也早就心怀不满，不但没有与艾格文战斗，反而成了她的亲密伴侣。

艾格文决定与聂拉斯共育一子，将她的守护者之力传给他们的孩子，以摆脱议会的控制。艾泽拉斯的守护者将史无前例地不再受制于任何人。当艾格文生下麦迪文时，还不知道他已经继承了她身上的黑暗之力。早在麦迪文刚在母亲体内成形时，就已受到萨格拉斯的影响。多年来，军团之主都将隐藏在麦迪文灵魂的阴影之中。

萨格拉斯之墓

在击败萨格拉斯的化身后，守护者艾格文想要妥善埋葬敌人的尸体，以免散发出来的黑暗魔法干扰这个世界。最终，她找到了一处沉入海底的古老的暗夜精灵神殿遗迹——相传这里有着更为古老的神秘起源。这里强大的封印足以抵挡邪能的侵袭。接着，艾格文又用自己的魔法对遗迹进行强化，还创造出新的防御措施来阻隔闯入者。后来，这里便被世人称作萨格拉斯之墓。

麦迪文一天天长大成人，成为了一位前途光明的法师。他从小生长在暴风王国的首都——暴风城，与莱恩·乌瑞恩王子和受训骑士安度因·洛萨交往甚密。他的父亲聂拉斯成了暴风城皇家宫廷的御用法师，平日里向他传授奥术之

道。但艾格文没能陪在他身边。守护者的沉重职责多年来压得她不堪重负。在把力量传给麦迪文后，她已累得精疲力竭。于是，艾格文离开了人们的视野，潜心休养，默默地在远方守护着自己的爱子。

在麦迪文十四岁生日前夕，沉睡在他体内的守护者之力猛然爆发，他失手杀死了聂拉斯。意外发生后，男孩陷入长达数年的昏迷。

麦迪文的苏醒

黑暗之门开启前21年

麦迪文昏迷期间，艾泽拉斯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然而那并不代表这个世界就是安全的——冲突日日爆发，部族兵戈相向，村庄冲突不断，王国互遣密探。

但就总体而言，艾泽拉斯的住民算是迎来了繁荣兴旺。在东部王国，人类与矮人、侏儒、高等精灵互通有无，贸易频繁。有些王国——如洛丹伦，扮演着地区领导者与调停者的角色，帮助其他小国解决争端，利用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维持当地秩序。另一些王国——如达拉然，在奥术魔法与相关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当然也有王国仍在疲于应付宿敌的进犯，奎尔萨拉斯的精灵为了抵御阿曼尼巨魔的入侵，耗费了大量时间。

在卡利姆多，暗夜精灵的古老传统还在继续。德鲁伊探索着翡翠梦境，那是一个充满奇迹与力量的神秘界域，引导着物质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不仅如此，暗夜精灵也在留意着宇宙的动向，对燃烧军团的警惕性丝毫不敢松懈。

暗夜精灵对那场上古战争记忆犹新，在那段史上最黑暗时刻，恶魔举军来犯，险些毁掉整个世界。许多暗夜精灵都认为燃烧军团一定会卷土重来，届时必定会天降烈火，飞沙走石，给艾泽拉斯带来弥天大祸。谁也没有料到，来自某个垂死星球上的凡间种族很快便会来攻打艾泽拉斯。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生来便肩负着守护艾泽拉斯职责的麦迪文，竟会是促成这一切发生的关键人物。在昏迷了将近十年后，麦迪文终于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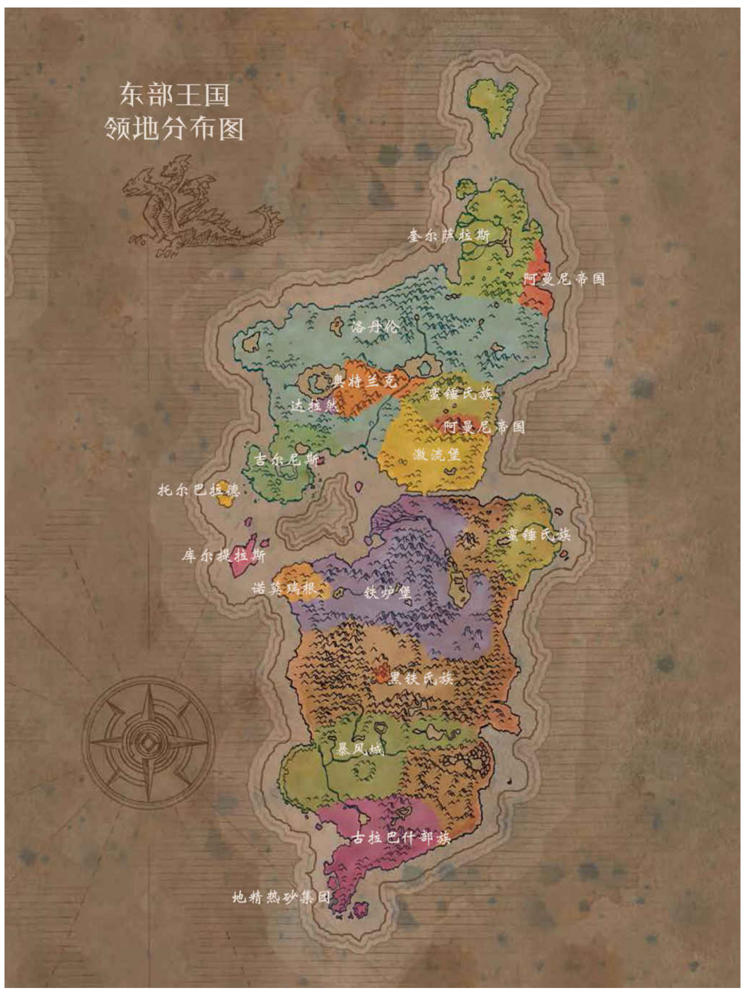
随后几天，麦迪文见到了少年时期的至交好友。莱恩・乌瑞恩即将接任暴风城的国王，安度因・洛萨也在军中迅速崛起，成为备受敬重的骑士与军事统帅。在得知麦迪文从昏迷中苏醒的消息后，两位同伴都喜形于色，可眼下南边有新的麻烦亟待他们应对。

这些年来，暴风城的农夫与居民不断南下，将荆棘谷附近的大片区域划为自己的领地。这自然会时常与定居荆棘谷的古拉巴什巨魔爆发领地纷争。冲突的规模渐渐由小变大，如今巨魔的战队更是频频来犯。

莱恩的父亲——暴风城老国王拜拉瑟恩派出军队捍卫疆土，阻截巨魔的突袭。但老国王明令禁止他们对古拉巴什巨魔实行报复性打击。他不愿对巨魔全面宣战。他儿子的立场却更为坚决：莱恩想要好好教训一下那些不知好歹的巨魔，甚至打算侵入古拉巴什的领地。国王与王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日渐加剧。

数月来，麦迪文没有理会暴风城的政治动向。自从苏醒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为失手害死父亲而深感内疚，至今仍对那件祸事感到大惑不解。同时他还受到了可怕梦境的折磨，有时会梦到一个女人催促他前往一个名叫卡拉赞的地方，有时则会在梦中看见黑暗之力席卷着他的心神，扭曲着他的思绪。

他决定无视这些梦境。每当与好友共处时，麦迪文都会感到格外宁静，于是他便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共同解决古拉巴什巨魔的麻烦。



第一次大战期间的东部王国领地分布图

秘密行动
黑暗之门开启前19年

拜拉瑟恩国王阻击巨魔的战略虽然能取得一时成效，却无法化解每次入侵。有一支巨魔突袭队悄悄绕过了暴风城的巡逻军，在王国的产粮区——西部荒野大开杀戒，烧毁了三座城镇。暴风城的士兵最终抓住并消灭了这些闯入者，可还是有数十名人类被巨魔残忍地折磨致死。

巨魔的恶行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拜拉瑟恩国王当即召集暴风城的领主与贵族共商对策。拜拉瑟恩仍想避免事态扩大，宣布将会加强暴风城军队的巡查频率，却不愿主动出击，前去征讨古拉巴什。

莱恩公然质疑父亲的决定，认为不能让暴风城的公民平白枉死，必须要让敌人血债血偿。拜拉瑟恩被迫当着诸位皇室长者的面对其大加呵斥，才让他有所收敛。

莱恩对此感到出离愤怒，不仅是因为遭到当众羞辱，更是厌恨父亲的懦弱。除他以外，洛萨等人也持同样的看法。暴风城的将士更是恨不得立即去找敌人报仇。然而王命如山，任何忠诚的战士都不得违抗……洛萨认为，如果他和莱恩私自出征，国王也许会网开一面，不至于将他们处死。倘若他们能一举铲除巨魔的威胁，应该能够得到原谅。

莱恩喜欢这个主意，一支小型的秘密部队必定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古拉巴什部族的核心地带。但他也明白，光凭这样还不足以消灭古拉巴什这个祸患，要想成事，还需要其他人的帮助——麦迪文。

大多数暴风城的民众都把麦迪文看作一位强大的法师，只有莱恩和洛萨知道真相。麦迪文与他们分享过守护者、提瑞斯法议会与他自身命运的秘密，于是莱恩和洛萨便用这些事情向麦迪文施压——既然他是命中注定的守护者，邪恶当前，他又岂能袖手旁观？

麦迪文最初表现得非常抗拒，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力量，有关父亲死因的朦胧记忆亦萦绕在他心头。不过经过再三考虑，他还是答应了莱恩与洛萨的请求。

他这么做，并不纯粹是为了让朋友们开心，实则还有另一个动机。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杀敌建功。他想要看看守护者的魔法真正的实力有多强大。在内心深处，他甚至有些渴望。

战略已定，三位好友便秘密踏上了征程，偷偷离开了暴风王国的领地。在麦迪文魔法的作用下，他们顺利地潜进荆棘谷，盯上一位名叫约克农的古拉巴

什督军。约克农就在荆棘谷中央的那座通灵塔里，他们计划将他杀死后尽快撤退，让失去首领的巨魔无力再战。

这个计划简直愚蠢透顶。约克农与他的追随者早就在练习某种禁忌鲜血魔法，那种魔法来自于一位强大的古神——夺灵者哈卡。战斗打响后，巨魔蜂拥而来，三人立刻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立即发现唯有血拼到底才能占得一线生机。麦迪文与约克农本人展开决斗，直面他从未见过的魔法力量。

约克农的黑暗力量几乎要将麦迪文吞没，守护者只得不计后果地使出全力，用法术杀死了通灵塔中的所有巨魔。即便是荆棘谷最为黑暗的角落里，都能听到敌人痛苦的哀号声久久回荡。

莱恩与洛萨都见过死亡，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被麦迪文的力量吓坏了。

三人仓皇返回暴风城，全然没有感受到任何胜利的喜悦。莱恩和洛萨见到了麦迪文黑暗的一面，发现原来这位故友竟然如此让人捉摸不透。

就连麦迪文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爆发出那股力量。他从来没有学过那样的魔法，更是连那骤然爆发的魔法是否属于奥术之力都说不清。这个谜团令他深感困扰。

古拉巴什之战

黑暗之门开启前18年

所有亲眼见到督军约克农横死的古拉巴什族人全都横尸当场，可是巨魔自然能想到谁是凶手。古拉巴什全族集结在督军之子赞恩农的旗帜之下，声势浩大地向暴风城进发。

古拉巴什部族已经数百年没有大举出战了，人类对这场战斗更是全无准备。兵多将广的巨魔军队在几天之内就攻破了暴风城南侧的防线，没能及时出逃的民众全都遭到了血腥的残杀，牙齿、尸骨与耳朵都成为了巨魔手中的战利品。

古拉巴什的目标只有一个——毁灭整座暴风城。拜拉瑟恩国王紧急调遣举国兵力死守城门，王国的存亡系于旦夕之间。

古拉巴什大军压境，莱恩终于向父亲坦陈了自己与朋友在荆棘谷的行径。拜拉瑟恩对儿子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透顶，但却没有惩罚那三个年轻人。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死在巨魔手上。

当古拉巴什巨魔终于兵临城下时，暴风城的守军全都震慑于敌人数倍于己的数量。赞恩农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些禁忌魔法，将一部分古拉巴什巨魔变成

了魁梧凶狠的狂战士，有着举世罕见的强大力量。这些变异的巨人爬上了暴风城的城墙，三两下便将守城士兵撕成碎片。

双方的死亡人数迅速增加。拜拉瑟恩国王深知除非奇迹出现，否则休想化解古拉巴什的围攻。为了挽救王国，这位老迈的领袖亲率私人护卫团发起绝地反击，杀向地狱般的前线，直取赞恩农。就在他眼看就要得手时，情势突然急转直下，拜拉瑟恩国王战死沙场。

父亲的死令莱恩哀恸不已，为擅自攻入荆棘谷的愚蠢行动而深深自责。可他知道，当下不是沉湎于悲痛的时候，必须率领族人冲破重围。此时暴风城的部队已经乱成一片，任人宰割。莱恩恳请麦迪文像上次那样释放魔法之力，他相信这是挽救这座城市的唯一方法。

麦迪文同意了。被迫使出全力的念头让他有些害怕……却又莫名地觉得兴奋。

麦迪文站在暴风城的城墙上，对古拉巴什大军投下如雨般的烈焰与寒冰。他先将敌人冻在原地，再用由内腾起的烈火烧灼他们的脏腑，再用纯粹的奥术力量将其轰成碎片。顷刻间，痛苦的呼号声响彻战场。

竟然很享受这样的过程。



麦迪文消灭古拉巴什攻城大军

孤立无援的暴风城

拜拉瑟恩没有试图求助北方的人类王国帮忙抗击古拉巴什，巨魔大军一路长驱直入，援军根本无法及时赶到。纵然时间允许，国王也不愿向外求助。多年前，暴风城曾请求其他人类王国帮助，共同抵御豺狼人的进犯，根本无人伸出援手。从那时起，暴风城便变得更加孤立，笃信自己有能力应对任何威胁。

麦迪文很快就意识到敌人会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但他更惊骇地发现，自己竟然很享受这样的过程。

当麦迪文停止施放奥术弹幕时，暴风城的城墙依然屹立未倒。古拉巴什与他们的首领全部葬身城下，只有少数巨魔逃过了毁灭魔法的轰击。

战斗结束后，暴风城的人民在哀悼亡者的同时，也对英雄倍加称颂。麦迪文在这场守城战中更是居功至伟；莱恩·乌瑞恩依然受到人民拥戴，继任为新国王；安度因·洛萨也当之无愧地升任军队的最高统帅。

公众并不知道正是那场秘密行动挑起了这场战事，可麦迪文和他的两位朋友却无法原谅自己。由于他们的鲁莽，才导致大批无辜者惨死。

麦迪文深知他缺乏控制守护者之力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梦境中的那个女人还在不断催促他前往卡拉赞，帮助他更好地驾驭这股力量。他现在只得照做，唯恐酿成更大的悲剧。

守护者的重担

当麦迪文抵达卡拉赞之塔时，那个在梦中见到的女人早已等在那里。原来她就是艾格文——麦迪文未曾熟识的母亲。

见麦迪文迟迟赶来，艾格文大为愤怒，责怪他耽搁了太久，险些让整个王国都葬送在他的手上。麦迪文无力辩驳，默默接受着母亲的斥责。

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对母子一直在弥补久未谋面的遗憾。艾格文趁机教导麦迪文如何做一位真正的守护者。首先，她要让他意识到隐秘行事的重要性。她告诉麦迪文，绝不能相信任何人，尤其是提瑞斯法议会。那个秘密组织创立的初衷是为了帮助艾泽拉斯抵御燃烧军团的入侵，并赋予守护者力量正面抗击进犯的恶魔。几百年来，议会的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与艾泽拉斯的存亡相比，他们如今更加关心如何实现自我永存。

此外，议会对艾格文也是怀恨在心。他们向她赋予了守护者之力，结果她却拒绝交出力量，反而将其传给自己的儿子。艾格文知道议会迟早会听说麦迪文继承了她的力量，肯定不会轻信这样一位未经准许擅自上位的守护者。

艾格文的密友——莫罗斯同意留在麦迪文身边，帮忙照看卡拉赞之塔。艾格文再三叮嘱儿子，除了莫罗斯之外，千万要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距离，其他法师不会理解他肩上的重担。在她看来，就连达拉然的肯瑞托也无法带给他任何有用的知识。

麦迪文告诉母亲，有一团诡异的阴影总在心中萦绕不散，已经出现了好多次，令他感到很是害怕。艾格文劝他不必太过担心，在她担任守护者时，也有过同样的感觉，那不过是力量和责任给自己带来的压力所致。事实上，艾格文

并不知道萨格拉斯的黑暗之力已经影响了她的心神，现在正在扭曲麦迪文的思想。

既已交代妥当，艾格文便忍痛与儿子分别，继续过上了流亡的日子。若是她留在麦迪文身边，提瑞斯法议会绝不会善罢甘休。

母亲走后，麦迪文便一头钻进卡拉赞的图书馆里潜心钻研。守护者的责任甚重，要掌握的知识更是浩瀚无边，他要竭力弥补之前浪费的时间。

正如艾格文所料，提瑞斯法议会很快便发现麦迪文成为了新任的守护者。议会早就听说这位年轻的法师在暴风城立下奇功，经过一番调查，他们顺利地追踪到了卡拉赞。这时，议会已经放弃了另选守护者的念头。艾格文的反叛让他们认清了现实，无论再怎样费尽心机，终究还是控制不了这样的个体。如果要强行夺取麦迪文的力量，只会激怒他和他的母亲。

议会给卡拉赞寄去了密函，礼貌地提出要与麦迪文见个面，却没有得到回应。于是，议会转而尝试其他策略：他们说服各方的法师组织与学派，把年轻的法师送到麦迪文身边学习法术，这些志向远大的学徒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新导师竟然会是守护者。

但是这位导师并不友善，第一批到来的学生跟麦迪文相处了不到一天就全都匆匆离去。麦迪文感到心中黑暗的力量正在扩散，认定这是因为他的与世隔绝。莫罗斯理解他的感受，他一向都不认同艾格文将自己和世界隔离开来的做法。莫罗斯提议，如果麦迪文不信任肯瑞托或是提瑞斯法议会，那么不妨把附近地区的人们邀请到他这里赴宴，那样既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也能让他有人相陪。麦迪文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当即在卡拉赞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到场的宾客都对这座宏伟的魔法高塔赞叹不已，一群人把酒言欢，谈笑风生，快乐的气氛也让守护者深受感染。

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卡拉赞频繁举办这样的盛宴，暴风城周围的贵族都把麦迪文的派对视作上流社会的专属活动。提瑞斯法议会也派出了几位密探，结果却被他们带回来的消息搞得一头雾水。他们最后认定麦迪文利用他的力量与影响力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没想到艾格文的儿子竟会如此不成气候。

学徒还在络绎不绝地从四方赶来，麦迪文不再刻意驱赶，但却要求甚严。只要他们稍有失误，就会被麦迪文逐出塔外，很少有人能在卡拉赞待满一个星期。

麦迪文不再孤单，纵使如此，内心黑暗还是吞噬了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在无以排解的烦闷面前，任何短暂的快乐都会稍纵即逝。

麦迪文的歧途

黑暗之门开启前10年

每当派对与宴会结束后，麦迪文都会继续苦学钻研。艾格文的那些话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他完全接受了自己作为守护者的命运，下定决心要竭尽所能地保护艾泽拉斯。

他的图书馆中书盈四壁，内容涵盖恶魔学识、战略与力量等方方面面。他先是飞快地消化了这些知识，然后便刻苦研读艾泽拉斯丰富的历史。

当麦迪文读到燃烧军团上一次入侵艾泽拉斯的记述时，上古战争的激烈场面令他热血沸腾。大敌当前，各个种族与强大的生物联起手来，共同抗击势不可挡的强敌——燃烧军团。他不禁认为那场战争正是这个世界的巅峰时刻，现在的艾泽拉斯再也无力重现那时的辉煌。长久以来，各地族群之间渐生隔阂，纷争不断，战火频燃，早就不复当年的万众一心。

他的亲身经历就是明证——巨魔与人类屡屡为了琐碎的小事相互厮杀。艾泽拉斯众多部族、王国和氏族之间的敌意日渐加深，引发流血冲突的往往只是一些莫须有的理由。今时今日，仿佛没人记得他们只是在上古战争中暂时击败了燃烧军团，根本没有将其彻底消灭。

若是恶魔大军再度杀来，艾泽拉斯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而麦迪文坚信，敌人的入侵只是时间问题，必须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

如果麦迪文能够认清这股引领他走向绝望的黑暗力量——如果他知道萨格拉斯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信念危机——他或许会奋力抵抗。相反，他得出了一个与萨格拉斯类似的结论：艾泽拉斯已在根本上出现缺陷，永远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做出改变。永远！

必须有人挺身而出，消灭造成分歧的一切根源——国家、文化、政府乃至国王。艾泽拉斯正在饱受混乱的折磨，需要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来拨乱反正。身为守护者的麦迪文对此自然是责无旁贷。

为了完成这项使命，麦迪文决定要联合盟友。他需要一支军队。

麦迪文利用守护者之力冲出了艾泽拉斯的物质边界，在陌生的星球和扭曲虚空看不见的角落里寻觅起来。起初，他本以为会发现燃烧军团即将入侵的迹象，幸而没有找到，看来艾泽拉斯至少能有一些时间做准备。

萨格拉斯暗地里诱导麦迪文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的星球——德拉诺。根据观察，守护者在那里发现了强大而好战的兽人，他们听命于燃烧军团的统领，残暴凶猛，令人望而生畏。

麦迪文默默地观察了兽人好几年，他化作一只乌鸦，在德拉诺各地往来飞行。少数兽人留意到了这只体型小巧的怪鸟，却没有过多在意。麦迪文亲眼目睹兽人打败强敌德莱尼，接着又毫无防备地被燃烧军团抛弃。他看见德拉诺在邪能力量的影响下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也看见兽人一族是如何堕入绝望的深渊。

既然燃烧军团能够如此轻易地操纵部落，麦迪文认为自己也能做到，利用兽人大军来改变艾泽拉斯的现状简直是再完美不过了。

想到他能调动燃烧军团一手栽培的傀儡来对付那些恶魔，麦迪文更加觉得喜不自胜。

在麦迪文努力实现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他把最为伟大的发现和魔法心得都详细记录了下来，写成了那本大名鼎鼎的麦迪文之书。

世外来客

黑暗之门开启前1年

正当麦迪文远远地观察着德拉诺星球时，部落正处在自我毁灭的边缘。黑手继续向古尔丹施压，要他设法挽救他的族人。古尔丹没有回应，他知道黑手很快就会丧失耐心，动手了结他的性命。

然而那一天却始终没有到来。麦迪文准备将计划付诸实施，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头戴兜帽的不明人士，出现在古尔丹和暗影议会面前。

面对这位不请自来的陌生人，古尔丹大发雷霆。他集中全身的邪能之力轰向对方，可对方非但没有倒下，反而把力量尽数反弹回来。麦迪文特意让他吃尽苦头——麦迪文早就知道是古尔丹把全族出卖给了燃烧军团，没有理由对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败类手软。

这一天，古尔丹尊严尽丧。当着暗影议会的面，他跪倒在这位神秘的陌生来客面前。古尔丹将这份耻辱暗暗铭刻在心。

麦迪文不在乎。他告诉兽人，只要他们能够建造出一道庞大的魔法传送门，他就能助其逃离德拉诺。这道传送门将把他们带往一个全新的世界，那里有着丰饶的物产，可以任凭部落随意享用。这席话让古尔丹和暗影议会成员都怦然心动，新世界的风光浮现在他们脑海，那里幅员辽阔、猎物广布、草场青翠、流水潺潺。

麦迪文告诉他们，那个世界叫作艾泽拉斯，如今万事俱备，只等他们前去征服。

古尔丹察觉到了麦迪文身上的邪恶气息，认为这位访客其实是萨格拉斯派来的恶魔。古尔丹突然意识到，基尔加丹的突然消失，正是因为燃烧军团派了另一位使者来为他指明方向。

单就结局来看，古尔丹猜得没错。麦迪文自以为是在帮助艾泽拉斯彻底消灭燃烧军团，殊不知反而是在给他的世界带去毁灭。

尽管古尔丹猜想这位陌生人是在履行燃烧军团的意志，尽管兽人一族已经处在灭亡的边缘，他却仍然开口追问回报——帮忙建造传送门，让兽人征服艾泽拉斯，他个人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既然古尔丹渴望力量，麦迪文自会欣然奉上。一番全新的景象出现在古尔丹脑海，那是一片古老的水下遗迹，名叫萨格拉斯之墓。麦迪文毫不介意向古尔丹泄露这处遗迹的位置，墓穴位于海底，还被艾格文以守护者之力的强化，古尔丹没可能找得到它，更别提擅自闯入了。麦迪文告诉古尔丹，若是部落能够征服艾泽拉斯，他会将这处墓穴的确切地点说给他听，让他获得超群绝伦的无边力量。

古尔丹别无选择，只能相信这位陌生人说的话。他向黑手宣称自己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能确保全族衣食无忧，又能满足他们的征杀欲望。不过要想抵达那里，首先要造起一道巨大的传送门。

正式动工前，古尔丹先在德拉诺星球各地寻找魔法能量线的交汇点，最终在地狱火半岛东部边缘地带停了下来。他与黑手命令兽人们在那里搭建起石门框架，并对其施以魔法。黑暗之门由此诞生，成为了连通艾泽拉斯与德拉诺的空间通道。

议会的疑虑

黑暗之门开启当年

麦迪文时常会前往德拉诺了解兽人们建造黑暗之门的进度，渐渐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最先表露出不满的是那些前来卡拉赞参加宴会的贵族与表演者，主人不在家，欢宴的气氛必定会大打折扣。

麦迪文屡屡外出的消息辗转传到了提瑞斯法议会的成员耳中。时至今日，麦迪文在他们眼里仍然是个难解之谜。多年以前，他们曾担心他会像艾格文那样，成为议会的敌人，没想到他居然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终日纵情狂欢，饮酒作乐。像他这种贪图奢靡、放纵不羁的年轻人，当然配不上守护者的身份，但也不至于对议会造成太大威胁。于是议会命令肯瑞托那些经验丰富的法师代为监管这个世界，直到出现一位正式的守护者为止。

可如果麦迪文的兴趣并不在丰裕的物质生活上，他的真实意图又会是什么呢？这位守护者把他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到哪里去了？议会不愿再被动等待，决定要把麦迪文的用意查个清楚。

奉议会之命，肯瑞托的法师秘密潜入卡拉赞寻找答案。有的法师乔装成宴会宾客，有的设法开启传送门，直接进入麦迪文的图书馆。最后，法师的尝试全都宣告失败，悻悻然地无功而返。

表面看来，这些闯入者来自肯瑞托，麦迪文知道其实是提瑞斯法议会在幕后搞鬼。议会永远都不会认同他“拯救”艾泽拉斯的计划，既然如此，他就必须抢先下手，制止他们的干预。

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有四名提瑞斯法议会的成员相继死去。议会没能找到麦迪文下手的证据，甚至连奥术力量的痕迹都捕捉不到。过去一周时间里，守护者每晚都现身在卡拉赞的派对，似乎也没有行凶的时间。

议会的其他成员心有疑虑，却也无法排除是别人所为。事实上，他们无法想象麦迪文已经堕落到谋杀法师的地步。于是议会暂时中止对卡拉赞的监视，集中全力追查凶手。

这也让麦迪文有了再次行动的机会。

黑暗之门

随着黑暗之门在德拉诺渐渐成形，古尔丹敦促黑手强化各族实力，大酋长在兽人间发起模拟战斗与比武对决，让他们宣泄杀戮的欲望。部落今时今日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必须把每一位斗士调动起来，为入侵艾泽拉斯的行动做好准备。

许多兽人都深陷在战斗的狂热中，杜隆坦却将这样的行为视作对传统的亵渎。霜狼酋长不愿再对族人的命运保持沉默，他的世界眼看就要消亡，兽人一族正在变得嗜血而野蛮。杜隆坦开始对古尔丹的指示提出异议，反对无休止地滥用邪能魔法，要求族人想办法治愈这个世界。然而，大多数氏族把他的举动看成是背叛和懦弱，霜狼氏族也因此备受非议。

古尔丹警惕地留意着杜隆坦的举动，但眼下的局势令他无暇分心。他与黑手不断地提醒各个氏族，只有征服艾泽拉斯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大部分兽人——尤其是饮下玛诺洛斯之血的部落成员，早就急不可耐地想要大开杀戒。谁都无法否认德拉诺正在垂死的事实，如果部落不趁此机会建立新的家园，所有人都将为它陪葬。

一旦黑暗之门建成，古尔丹便会与麦迪文合力开启它。古尔丹将与他在艾泽拉斯世界的合作者共同引导一场仪式，在现实界域中撕开一道裂口。若想成功，需要耗费惊人的原始力量，就算古尔丹和麦迪文倾尽全力……恐怕也还是不够。

几乎所有活着的德莱尼囚犯都被带到了黑暗之门旁边。在仪式开始的一瞬间，古尔丹立即汲取了他们全部的生命精华，那股骤然爆发的强能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火花，穿越到遥远的空间。

与此同时，麦迪文也在艾泽拉斯施展法术。在位于卡拉赞东边的黑色沼泽里，他使出全部的守护者之力，打开了一道传送门。在麦迪文与古尔丹的共同努力下，黑暗之门终于成功打开，构成连通两个世界的桥梁。

通过这道传送门，古尔丹与兽人军团第一次看清了艾泽拉斯，那位陌生来客承诺的一切都是真的。

黑手派出了他最为信任的斥候——血环与黑齿狞笑氏族的成员——穿越黑暗之门，去查看艾泽拉斯的情况。他们来到黑色沼泽，很快就建起了一处营地。随同前来的还有几名术士，帮助族人在艾泽拉斯也建造起了一道魔法石门，用以稳定传送通道，使其能够长久开启。

在传送门建造的同时，兽人斥候继续对这片土地展开侦察。

守护者之战

开启黑暗之门必须消耗极强的魔法力量，要想做到掩人耳目绝无可能。尽管麦迪文始终都在低调行事，但在传送门轰然启动的一刹那，艾泽拉斯世界上所有与魔法息息相关的生物全都感觉到了魔法的波动。

大多数生物分辨不出波动从何而来，有一个人却可以。艾格文一眼将它识破，立即动身前去调查。

当她找到黑暗之门，看见在黑色沼泽中安营扎寨的那群绿皮怪物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怪物带着明显的敌意，身上还流淌着燃烧军团的邪能。艾格文从未见过兽人，也没有听说过德拉诺，可她能够感应到连接两个世界的那道桥梁。

接着，她惊恐万分地发现，帮助实现这一切的正是守护者的魔法力量。绝对错不了！艾泽拉斯上能以这种方式使用这股力量的只有一个人，她的儿子——麦迪文。

不仅如此，艾格文还感觉到了邪能魔法已经侵入了麦迪文的身体。她一时间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麦迪文已经成为燃烧军团的帮凶。

怀着沉痛的心情，艾格文启程阻止麦迪文。

艾格文在长年流亡期间结识的好友——蓝龙阿坎纳苟斯的陪同下，动身前往卡拉赞，打算找麦迪文问个明白。卡拉赞之塔里此时人头攒动，贵族正在期待着另一场激动人心的盛大宴会。

艾格文先让蓝龙等在塔外，独自进入卡拉赞，希望能心平气和地劝说麦迪文放弃力量。可惜她难偿所愿，迎接她的不是麦迪文，而是萨格拉斯。燃烧军团之主已经彻底控制了守护者的心智，抑制了他的思想与记忆，操纵着他的每一步行动。

萨格拉斯对艾格文坦言，藏在她儿子体内的那股黑暗与她担任守护者时所感受到的黑暗同出一源，不是来自于她的力量，更不是重责所致，而是萨格拉斯的一部分灵魂——趁着多年前与她在诺森德交手之机，萨格拉斯藏进她的脑海，从此与她共生共存，直到麦迪文的降生。

真相给了艾格文当头一棒，原来她当年自以为战胜了萨格拉斯，实际上输得一败涂地。令她时常感到不安的黑暗竟然不是源于肩上的重担，而是源自她最大的敌人灵魂的影响。难道她的孩子注定要沦为燃烧军团的奴隶？难道她兢兢业业履行的守护者之职都毫无意义？普通人或许会被这样的打击压垮，但艾格文绝不会向绝望妥协。她感觉到的只有愤怒。她要在此时此地击败萨格拉斯，就算要搭上自己爱子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决心既定，艾格文与萨格拉斯再次展开对决，撼天动地的往来招式震得高塔摇摇欲坠，宾客们吓得抱头逃窜。两人激战正酣时，萨格拉斯施放出一道法术，使艾格文暂时丧失了行动力，幸而阿坎纳苟斯及时介入战局。

阿坎纳苟斯身为巨龙，却根本不是恶魔领主的对手。萨格拉斯将他击倒，瞬间用从体内腾起的烈焰将巨龙烧得只剩下一具骸骨。

痛失挚友的艾格文怒意更盛，挣脱了萨格拉斯法术的控制。军团之主即便夺取了守护者的全部力量，可她却有着长达数百年的战斗经验。激烈的对决愈战愈烈，艾格文渐渐占了上风。

绝望之际，萨格拉斯决定奋力一搏。与古尔丹汲取德莱尼囚犯的生命精华激活黑暗之门的做法如出一辙，数以百计的人类宾客全都成了恶魔领主壮大力量的牺牲品，只有莫罗斯幸免于难。

萨格拉斯要求麦迪文彻底消灭艾格文，好在守护者仍对这一命令怀着本能的抗拒，他汇聚众多人类的生命之力，将艾格文逐出卡拉赞，抛向了别处。麦迪文也不知她究竟被丢到了哪里，在艾泽拉斯到处都感应不到她的下落。

战斗结束后，麦迪文感到心乱如麻。萨格拉斯在击败艾格文之后，便又藏进守护者的灵魂深处躲了起来。麦迪文甚至不记得自己曾经被恶魔领主控制，但他知道跟母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担心又会像多年前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而陷入昏迷。上次他害得父亲惨死，这次更是连累了暴风城中的众多贵族丧命。

唯一的幸存者莫罗斯在目睹那些惨状后似乎变得疯疯癫癫。麦迪文消除了他的记忆，试图缓解他的痛苦。即便如此，可怜的莫罗斯还是无法变回从前的样子。

同样受到重创的还有卡拉赞。这座高塔变得阴森黑暗，时常闹鬼。此后多年，仍有许多人类亡魂在殿堂间徘徊不去。

迦罗娜与守护者

就在艾格文与萨格拉斯激战的同时，又有更多部落大军从黑暗之门涌入。迦罗娜跟着第一批斥候穿过了这道传送门，随后回去向古尔丹汇报：那位头戴兜帽的陌生人已然不知所踪。

闻听此言，古尔丹气得暴跳如雷。他一直希望能够查清麦迪文的真实身份，坚信那个神秘来客是身披伪装的恶魔。

兽人在黑色沼泽各地活动时，偶尔会遭遇一些人类猎手与商人，他们几乎没能对部落构成任何阻碍。大多数人类被就地屠杀，少数被俘虏。

起初，部落没有拷问这些俘虏的必要，因为兽人根本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但是迦罗娜在语言学习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她花费了大把时间去跟这些俘虏说话。她没有开口询问有关暴风城巡防路线或是其他的军事秘密——人类或许会抗拒回答这类问题。不过大多数俘虏都很乐意跟她随便闲聊几句，以换取水和食物。

但从他们的言谈中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颇有价值的情报。其中一名俘虏总是对兽人破口大骂，说他们全都要曝尸横死。他说暴风城有一位伟大的法师，单凭一己之力就消灭了来犯的巨魔大军，他很快就能除掉这群霸占黑色沼泽的绿皮“畜生”。

迦罗娜从他的狂妄之言中听出了玄机——他口中的这位英雄就是住在卡拉赞之塔中的麦迪文。迦罗娜只身一人匆匆赶往高塔，希望能秘密潜入塔中一探

究竟。谁知她却偏偏挑了个最不合适的时机。

那场殊死大战刚刚结束，麦迪文终日郁郁寡欢，对入侵者格外警惕，迦罗娜刚一进塔就被麦迪文抓了个正着。

迦罗娜料定自己必将难逃一死，尤其是在见到麦迪文之后——她不知道眼前这位法师就是在德拉诺与部落缔结约定的那个陌生人，但她感觉到在对方身体里涌动着巨大的黑暗之力。

然而麦迪文并没有杀死她。迦罗娜身上没有他需要的情报，而且她的出现勾起了麦迪文的好奇心。在麦迪文前几次造访德拉诺时从来没有见过迦罗娜，也无意提起曾经去过她的星球。从血统上看，迦罗娜既不是真正的兽人，也不是真正的德莱尼。迦罗娜流亡者的身份让麦迪文颇感同情。更为重要的是，她聪慧过人，已经能说出一口流利的人类语言。麦迪文教她学说新的语句，她也能很快学以致用。

很明显，迦罗娜不会对麦迪文造成威胁，古尔丹的凶残本性也让她对部落缺乏真正的忠心。麦迪文认为安插一位帮手——甚至是朋友在兽人中间，总比让塔中多个冤魂要来得有价值。他放了迦罗娜，还向她发出了邀请：卡拉赞的大门将永远对她敞开。

回到黑色沼泽后，迦罗娜立即通过黑暗之门向古尔丹报告了自己的发现。令她意想不到的是，那位术士早就得知了一切。古尔丹牢牢控制着迦罗娜的心神，通过她的双眼看见了麦迪文。古尔丹还有一些迦罗娜不知道的发现：他认出麦迪文正是前来德拉诺与他商谈的那位神秘来客。他居然是个人类？仅此而已？这让古尔丹失望透顶……他应该是一位乔装打扮的燃烧军团指挥官才合乎情理。

古尔丹很快做出一个决定，一旦麦迪文再无利用价值，他要亲自动手杀死那位法师。

但他必须先弄清楚萨格拉斯之墓的具体位置。他告诉迦罗娜，麦迪文也许在老巢里藏着什么有用的情报，命令她再去卡拉赞之塔仔细探查。

第一次接触

随着越来越多的兽人闯进艾泽拉斯，暴风城也收到有关神秘生物出现在黑色沼泽附近的消息。消息传得甚嚣尘上，街头巷尾人尽皆知。那些生物到底是复仇的亡魂，还是具备了全新力量的巨魔？又或者是来自无尽之海彼岸的陌生族群，要向人类宣战？种种猜想似乎都缺乏实证。

莱恩国王派出指挥官洛萨前去调查真相。洛萨率领一小支骑士军队，赶去黑色沼泽侦察敌情，不久便遇到了部落。兽人第一次与暴风城的骑士遭遇，双方爆发了一连串的流血冲突。

洛萨的士兵起先尝到了胜利的甜头，没想到兽人却是前赴后继，斩杀不绝，渐渐在人数上占据上风，致使洛萨被迫撤军。指挥官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敌人的兵力怎么会如此迅速地赶来增援？

重挫之下，骑士军队没能深入黑色沼泽，发现重兵把守的黑暗之门。洛萨给莱恩国王送去战报，说入侵者正在从别处调集援军，王国必须做好迎接全面战争的准备。

与此同时，兽人也向黑手大酋长报告称，当地的人类如今已经注意到了他们的到来，备战与侦察阶段到此结束。

第一次大战一触即发。

守护者的学徒

令守护者麦迪文没有想到的是，他与艾格文的那场战斗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战斗的亲历者全都发了疯，大量贵族的死亡也没有造成太大轰动。此时，整个暴风城王国都已听说了野蛮“兽人”闯进黑色沼泽的消息。卡拉赞距离沼泽不远，那些贵族神秘消失，很可能是遭到了兽人的毒手。

提瑞斯法议会和肯瑞托都被部落对人类领地的突然入侵搞得焦头烂额，那些横空降临的异世怪物已被恶魔能量腐化，他们的威胁远在一个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之上。

话虽如此，议会也没有将守护者彻底遗忘。他们迫切想要与他结盟，于是再次让肯瑞托派出一位法师学徒，希望能够借此拉拢麦迪文。

这位年轻的学徒名叫卡德加，他在肯瑞托的这段时间里已经显示出了无量的前途，然而接下来的任务是要让他师从一位喜怒无常、离群索居，以赶走了所有学徒而臭名昭著的法师。虽然百般不愿，但去与不去都由不得他选，肯瑞托一声令下，卡德加只好奉命行事。

抵达之后，卡德加的担忧立即得到了证实。整座卡拉赞之塔中似乎都弥漫着一种病态的黑暗，导师麦迪文更是喜怒无常。更糟的是，那座塔本身似乎也受到了某种诅咒，卡德加经常能够看到游荡的鬼影，眼前浮现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不安景象。

没有人能通过麦迪文的考验，除了卡德加。不管面临着多么危险的任务，年轻的法师都表现得聪敏睿智，临危不惧。

麦迪文决定把这位新学徒留在身边。这样做固然很有风险，可此时的麦迪文比从前更加孤单，况且卡德加又是那样的才智双全，求学若渴。

麦迪文向卡德加表明了身份，承认他就是守护者。提瑞斯法议会对他颇有忌惮，所以才指使肯瑞托派来了卡德加来做眼线。

卡德加闻言吃了一惊。他非但没有被吓退，反而更有兴趣。守护者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法师，能跟在他身边学习魔法，正是求之不得的绝佳良机。

鬼灵与暗影

抵达卡拉赞不久，卡德加就看见了一幅奇怪的不祥之景。他看见自己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领导军队对抗一群绿皮怪物。此前他也听说过兽人来犯的消息，跟众人一样对那样的传闻感到真伪难辨。可出现在他脑海里的那些怪物，和人们对兽人的描述惊人的一致。

卡德加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麦迪文。守护者装作毫不知情，谎称对兽人一无所知。他说自己已经在卡拉赞这座高塔里幽闭了太久，对南边的战事少有耳闻。是时候弄个明白了。两位法师骑乘狮鹫在黑色沼泽上空巡查，大批兽人聚集的场面吓坏了卡德加，而且军队的规模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扩大。

有位兽人术士发现了从空中飞过的两位人类法师，对他们释放出了邪能之力。麦迪文命令徒弟立即消灭这个敌人。卡德加拼尽全力，在守护者的帮助下才侥幸得胜。

麦迪文和卡德加还偶遇洛萨。那位骑士正率军在当地执行侦察任务，攻击沿途遭遇的兽人。洛萨知道麦迪文一直都对他多年前席卷古拉巴什的那股力量感到不安，但还是力劝他与他们并肩抗敌，暴风城需要他来帮忙抵御兽人的入侵。麦迪文借故推辞老友的请求，说自己对那难以驾驭的魔法之力怀有颇多顾虑，其实他的真实用意只是为了给部落争取时间以壮大实力。

洛萨跟卡德加谈起了麦迪文的过往，他希望这位年轻人不仅能跟随导师学习，还能从旁开导。

卡德加尽了全力，但他很快就变得无比沮丧。见过洛萨之后，麦迪文的性情变得更加古怪，有时会接连数小时乃至数日不见人影。每当他回来时，都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模样。

更加让卡德加感到担心的是造访卡拉赞的那位诡异宾客——迦罗娜。初次见面，年轻的法师就把她视作仇敌，可麦迪文却对她表示了热情的欢迎，还坚持让卡德加以礼相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卡德加和迦罗娜频频争吵，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成了朋友。卡德加认同导师的想法，也觉得这位半兽人是真心实意地不愿再为部落效力。

最后，卡德加还是察觉到导师对他有所隐瞒。在前往黑色沼泽前，守护者声称自己对兽人的入侵行动所知甚少，可是……他显然在卡德加前来求学前就与迦罗娜相交匪浅。

麦迪文在撒谎。

在此后的日子里，怀疑的狭隙将会变成一道巨壑。



卡拉赞的扭曲现实

霜狼氏族的流放

兽人军团开始大举穿过黑暗之门，然而并非所有氏族都来到了艾泽拉斯。

在部落征服德莱尼人之后的年月里，几个氏族沉沦在疯狂与杀戮的欲海中，强大的战歌、碎手与噬骨氏族也赫然在列。大酋长黑手将过于激进的氏族流放到了地狱火半岛的其他地区，以免令其他各族受到伤害。

黑手认为让这些氏族加入到入侵艾泽拉斯的行动中，势必会影响全盘大计。部落要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新世界，绝对不能被自相残杀的闹剧拖住后腿。

于是，大酋长命令那些爱惹麻烦的氏族留守德拉诺。他知道无所事事，眼巴巴地等着别人带回新世界的各种消息，只能分到微乎其微的战利品的日子会让他们备受煎熬。只要等上几个月，这群不服管教的家伙就会变得循规蹈矩。要是这些氏族仍旧我行我素的话，就任由他们留在德拉诺腐烂好了。

其余的氏族——黑石、黑齿狞笑、血环、火刃、龙喉与暮光之锤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穿过了黑暗之门。

霜狼氏族也在其中。在过去一年里，杜隆坦还在不断质疑古尔丹的动机，反对他领导族人滥用邪能。尽管对部落领袖颇有不满，杜隆坦还是带领霜狼一族来到了艾泽拉斯。德拉诺星球已是满眼荒芜，只有在艾泽拉斯，或许还能让族人再撑上一代。

霜狼兽人起初跟其他氏族一起攻打人类，但他们却无法再与部落同呼吸共命运。古尔丹私下找到了杜隆坦，告诉他霜狼氏族从此再也不是部落的一部分，要求他们立即离开黑色沼泽。倘若再敢回来，再敢跟部落的任何成员联络，霜狼氏族不分男女老幼全部都会没命。

杜隆坦不愿离去，可他不久前刚刚听说他的伴侣德拉卡怀了身孕，他无法用她或是他们尚未降生的孩子去试探古尔丹的怒火。他也清楚古尔丹为什么会愿意放他一条生路——如果遇害，杜隆坦就会成为先烈，他的警告在部落的其余成员心中也会更有分量。

经过权衡，杜隆坦率领氏族向北逃去，踏上了危险的征途。兽人不熟悉艾泽拉斯的地形，暴风城的人类又将所有兽人都视作死敌。但霜狼氏族也有优势在手——久居艾泽拉斯的强大元素之灵。

在发现艾泽拉斯当地的元素之灵后，氏族从前的萨满祭司德雷克塔尔大受震撼，想起了被他们抛在脑后的古老传统。德雷克塔尔宣布不再使用邪能魔法，转而寻求元素的指引，并从元素之灵那里得到一份馈赠。元素之灵给他指

明了一条小路，通往北方那片遥远的冰寒山岭，那里的气候与霜火岭极为相似。去向已决，氏族立即向那片高山进发。

部落入侵

部落的侵略战争正式打响。大酋长黑手命令突袭军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深入暴风城领地，光明正大地挑起人类的怒火，认定那些弱小的生物在他们的攻势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最初几场战斗只是为了引发人类的恐慌，阳光树林、西部荒野以及赤脊山南部地带全都落入部落之手，民众死伤无数，流离失所。每当暴风城的巡逻军赶到时，入侵者早已跑得踪迹难觅。这些兽人跟人类此前面对过的任何敌人都不一样。

暴风城的领导者明白，这场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莱恩国王很快就摒弃了父亲拜拉瑟恩当年的做法。兽人来犯的目的就是为了征服，不管再怎么息事宁人也无法平息这场战祸。

莱恩国王封洛萨为“国王的勇士”，对其授予王国最高军衔，命令他率军迎战强敌。洛萨决定在敌人的机动性上做文章。根据斥候的回报，他摸清了部落出击的战略模式，在兽人的撤退路线上屡屡伏下重兵。洛萨派出忠诚的骑士——严厉的格文拉德指挥大军全力阻击，有时区区几名人类骑士就能在毫无伤亡的情况下消灭整支兽人突袭战队。

兽人也很快意识到同样的问题：人类不同于以往遇到过的任何劲敌。暴风城的牧师会召唤圣光之力来为伤者治疗，法师利用奥术魔法让部落连遭重创。尽管部落在与德莱尼人交战时也遇到过这种力量，但人类的方式却显得大为不同。

除此之外，还有那些马背上的骑士——他们个个身披重甲、矫捷如飞，进能一追到底，退能甩掉伏兵。面对这群不屈不挠、神出鬼没的敌人，部落只好勉力适应。

暴风城里，莱恩国王也发出警报。他派出信使赶赴其他人类王国，要他们警惕这些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可怕的绿皮入侵者，还请求各国派兵支援，可依然无人出手相帮。

各国领导者都把莱恩送来的情报当成笑谈。最有可能伸出援手的洛丹伦收到了截然相反的情报——一位来自暴风城的贵族的言论引起洛丹伦王室的注意，他公然取笑莱恩国王，声称那所谓的战争不过是一次王国内乱。洛丹伦礼貌地做出回应，希望他能顺利击败那些“给他造成麻烦的闹事者”。到头来，暴风城连一个援兵都没等到。

暴风城几十年来一直以奉行孤立主义而著称，表现得极为傲慢，总是标榜能靠自己的力量应对危机。

如今只能自食苦果。

古拉巴什的抗争

部落的大部分火力都针对北面的暴风城，但也有少数几支突袭队杀向了荆棘谷的西部丛林。这些兽人以基尔罗格·死眼率领的血环氏族为首，一心想要占领那片酷似故乡的土地。

兽人不知道的是，荆棘谷是古拉巴什的领土。面对突然降临的威胁，巨魔又像当年对抗人类那样，集中全力奋勇反击。在茂密的丛林中，战斗的险恶程度无法言说。巨魔擅长将恐惧深植入敌人的内心……可血环氏族也不会任其宰割。族中的兽人世代与永茂林地的余孽拼杀，早已练就了一身杀戮的本能。

尽管如此，血环氏族的劣势也极为明显。他们空有强兵在手，人数上远胜古拉巴什巨魔，但敌人对这片土地太过熟悉，不惜放弃大片丛林诱敌深入，再从四面八方发动血腥的伏击，打得血环兽人死伤惨重。

若不是因为古拉巴什遭受了暴风城——尤其是麦迪文——的重创，他们或许有实力跟部落正面对抗。巨魔如今缺兵少将，只能依靠游击战术跟敌人在丛林里周旋。

纵使这样，部落也已无力应对。当大酋长黑手发现有大批兽人白白死在荆棘谷丛林时，果断下达了撤军的命令，要血环赶去与其他氏族会合，等消灭人类之后再来解决这些难缠的巨魔。

古拉巴什部族适时收兵，没有追出丛林。他们继续坚守着自己的领地，随时警惕敌人的再度进犯。

北郡牧师圣教会

黑暗之门开启后1年

暴风城抵挡部落入侵的战斗打得无比惨烈，兽人的威猛武器吹发可断、削铁如泥，人类一旦被砍伤，往往不消几分钟就会失血而死。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顾个人安危在战斗中救死扶伤的牧师就成为了人类最为宝贵的希望之源。北郡牧师圣教会的成员像过去一样，跟在暴风城的巡逻军与大部队身边，与战士同赴沙场。

这些牧师来自洛丹伦的圣光教会。很久以前，他们在暴风城创立了北郡修道院，变成了王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织。牧师参与过的重大战斗不胜枚举，包括豺狼人战争和对抗古拉巴什巨魔的入侵。在某些情况下，牧师的身份就是他们在战场上的免死金牌，就连豺狼人和巨魔也会找充满同情心的牧师帮忙疗伤。

但这样的事情在与部落的战斗中绝不会发生。兽人无情地屠杀他们找到的每一位牧师，他们深知正是这些治疗者帮助受伤的人类重返战场。手无寸铁的牧师大量死亡，完全抵挡不住部落的怒火。

即使伤亡惨重，牧师还是毫不迟疑地加入战斗，在暴风城的军队中谱写着勇敢的传奇之歌。

暮光的颂歌

与暴风城的战斗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暮光之锤却成了黑手的心腹大患。氏族中的战士常常抗命不从，擅自离去，再也见不到踪影。

黑手考虑杀一儆百，将暮光之锤彻底消灭，食人魔法师古加尔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一直以来，他都充当着该氏族实质上的领导者，此时，他表示愿意出任他们正式的酋长，保证族中成员不会再倨傲无礼。黑手答应让他一试，结果惊喜地发现古加尔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调教好了这群叛逆之徒，把暮光之锤的战士变得唯命是从、骁勇善战。既然如此，黑手原谅了他们犯下的种种错误。

人类与圣光

牺牲与勇气是圣光教会的立会之本。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那场混乱的巨魔战争。一位名叫洛丹恩的人类将军为了阻击阿曼尼巨魔，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确保人类联军免于覆灭。其中一个被他救下的人是他的姐姐——知名的战士米雷达尔。

战争结束后，米雷达尔便倾尽心力照料受伤的人类兵将，也正是她最早向其他族人描述了光明之景。米雷达尔在梦境中看见了五个陌生的身影，他们不是人类，浑身散发着圣洁的力量。这五个身影分别向她传授了神圣、防护、正义、惩戒与怜悯的智慧。当她把他们无言的教诲付诸实践时，也能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体内流淌。经过她治疗的伤病员，身上的伤口会神奇地消失，变得健康如初。

另一些人类也声称看到了同样的景象，米雷达尔把他们召集起来，将这种代表着更高力量的灿烂智慧编纂成书典，继而围绕着这些书典形成了

一场宗教运动。这场运动弘扬无私的奉献精神，认为光明存于万物之中，激发了族人对于圣光的普遍信仰，使其成为了人类社会中的主流宗教。

数百年后，洛丹伦的领导者进一步完善了以光明为基础的各种传统与信仰体系，圣光教会应运而生。教会的所在地位于洛丹伦。朝圣者从各地纷至沓来，寻求愈疗、智慧与内心的平静。

人类不是艾泽拉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圣光之力的种族，却与圣光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很可能是血统传承的缘故。人类起源于神秘的泰坦造物——维库人。那些非凡的守护者塑造了艾泽拉斯的面貌，其中一些驾驭着圣光的力量。

教会在人类领地上广建神殿与祭坛，还选出了宗教领导者对追随者加以引导。最为重要的朝圣之地位于葱翠的东威尔德。其他历史悠久、广受尊崇的教众聚集地包括圣光之愿礼拜堂、斯坦索姆、安多哈尔和提尔之手。

古加尔的成功得益于他对暮光之锤及其信仰的深刻理解。他知道氏族成员依附于虚空之能，崇拜虚空的力量。自从他们抵达艾泽拉斯的那一刻开始，就听见了虚空更为洪亮而清晰的召唤。他们发现这里有一些混乱可怕的暗影生物被囚禁在不同的地点，殷切地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腐化这个世界。

暮光之锤听到的是上古之神的低语。上古之神是邪恶的实体，被关押在地下深处的魔法牢笼之中。在得知这些生物的存在后，氏族成员欣喜若狂。

暮光之锤将其看作命运的指引，认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之地，将在这里发起暮光审判。

上古之神的存在对古加尔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尽管他本就相信虚空有着强大的力量，却从没把暮光之锤那些关于黑暗之神的疯言疯语放在心上。现在，他得到了确凿的证据。

古加尔答应帮助这个疯狂的氏族实现他们的灭世预言，把整个氏族成员团结起来，他只用了一套简单的说辞：暮光审判并不遥远，部落成功之日，便是他们达成宏愿之时。

在那之前，他们要在表面上听从黑手的指挥，暗地里服从真正主人的命令。暮光之锤同意了。部落的战争与毁灭欲望似乎让上古之神很是满意，因此他们理当继续配合其他氏族征服这个世界。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古加尔都在强化与上古之神的感应，把暮光之锤的预言烙印在白鬼兽人的身体上，然后将他们的皮肉制成书页，装订成为一部融汇虚空之道的典籍。这部典籍名叫《暮光的颂歌》，被世代忠于上古之神的追随者奉为力量与动力的源泉。

上古之神

很久之前，虚空领主将自身的力量在全宇宙汇聚成一个个物质实体。这些庞大的畸形生物被称作上古之神，肩负着寻找并腐化初生泰坦的使命。虚空领主的爪牙大多遭遇了失败，但也有少数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几位上古之神来到了古老的艾泽拉斯，开始用暗影笼罩沉睡泰坦的灵魂。他们奴役当地的元素，侵占大片原始地带。就在上古之神眼看就要完成对泰坦之灵的腐化时，阿格拉玛等一众泰坦发现了艾泽拉斯。

一场毁天灭地的战争猝然打响，双方都在努力争夺艾泽拉斯控制权。泰坦与仆从们侥幸得胜，把上古之神关进了地下墓穴。然而这些邪恶实体不可能永远老老实实地待在里面，其影响力渐渐渗透到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许多生物都屈从于他们的掌控，其中力量最强的，就是黑色的守护巨龙——死亡之翼。

霜狼氏族的抗争

在部落大军发动战争的同时，遭到流放的霜狼氏族一路北上。在元素的帮助下，他们沿途几乎没有遭遇任何人类，很快抵达了全新的家园——奥特兰克山脉。此后不久，德拉卡便生下了一个男孩，给他起名叫作古伊尔。

麟儿降生，本该是德拉卡与杜隆坦一生之中最为幸福的时刻，可他们却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古伊尔的皮肤是绿色的，他生来就感染了兽人的鲜血诅咒。见此情景，杜隆坦再也忍无可忍，古尔丹与他主人的阴暗勾当，竟然要遗祸他们的后代子孙。

杜隆坦当下决定，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能再对控制部落的黑暗力量坐视不理。德拉卡也是一样。

杜隆坦与德拉卡让霜狼成员继续留在山中开拓新的生活，自己返回部落，揭露真相。随后，酋长便带着伴侣和刚刚降生的儿子古伊尔朝南而去，踏上了

孤单而危险的旅途。

德雷克塔尔利用萨满之力给奥格瑞姆·毁灭之锤送去消息，元素之灵在梦中向那位黑石战士呓语，告诉他杜隆坦正在赶来，希望能在洛克莫丹的边境与他见上一面。

奥格瑞姆对黑手隐瞒了与杜隆坦密会的约定。他与杜隆坦一样，也对邪能魔法、古尔丹和黑手大酋长渐渐生疑。在得知霜狼氏族遭到流放后，他更加笃信部落的领袖已被腐化。奥格瑞姆也听说了暗影议会的存在，认为那个秘密组织正是躲在幕后操纵他们的可耻之手。

奥格瑞姆假借外出侦察之名，带上几位可靠的近身卫兵，赶赴洛克莫丹。霜狼酋长把古伊尔抱给他看，将自己知晓的一切和盘托出：当初兽人集结在基尔加丹王座之前，他曾经收到过一封神秘的匿名信函，他推测古尔丹已经跟某种操纵部落的黑暗力量联手了。

这些消息让奥格瑞姆很是吃惊，但他其实也早有预感。他也给杜隆坦讲述了这段时间的发现：来自德拉诺的邪恶能量正在通过黑暗之门流进黑色沼泽，这个世界很快就会变得和他们的故乡一样荒凉。

杜隆坦、德拉卡和奥格瑞姆一致认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古尔丹与黑手大酋长。奥格瑞姆将只身返回部落，暂时对领袖的计划虚与委蛇，他要求杜隆坦与德拉卡暂且留在北地，等待他的进一步消息。接着，奥格瑞姆命令卫兵护送霜狼酋长与伴侣回家，确保他们一路平安。

这个错误让奥格瑞姆毕生追悔莫及——他的卫兵并非效忠于他，而是听命于暗影议会。

三人之间的对话都被这些卫兵听得一字不落，他们决定先斩后奏，果断除掉霜狼氏族的首领，料想古尔丹一定不会让杜隆坦、德拉卡和他们的孩子活命。在向北行进了数天之后，卫兵袭击了杜隆坦与德拉卡。两人顽强反击，杀死了一名敌人，但其余卫兵还是杀死了两位霜狼勇士，把古伊尔丢在冰天雪地里等死。

没想到这个孩子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父母双双遇害的第二天，一小队来自敦霍尔德城堡，由人类贵族——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率领的狩猎小队路过可怕的谋杀现场。原来暴风城送来的战报都是真的，死去的那些怪物看起来跟他们对“兽人”的描述完全相符。

婴孩的啼哭声引起了布莱克摩尔的注意，他发现了挨饿受冻的古伊尔，虽然浑身冰冷，却仍有一息尚存。他决定将这个孩子带回敦霍尔德城堡仔细查看，或许能从敌人的孩子身上探知重大秘密。从此，古伊尔将在布莱克摩尔的严密监视下度过整个少年时期。

数日之后，奥格瑞姆发现卫兵们迟迟未归，这才觉察到情况有异。他派出斥候向北寻找，然而斥候有了惊人的发现——奥格瑞姆的两位挚友和他身边一位“备受信任”的卫兵惨死当场。

斥候当即前去追查其他杀手的下落，赶在暗影议会的仆从返回部落的南部战线之前找到了他们。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奥格瑞姆的战士赢得了胜利，偷偷把消息报告给了指挥官。

这一切都是多亏了幸运的眷顾。倘若古尔丹得知杜隆坦和奥格瑞姆的反叛图谋，必定会在当夜就割断这位黑石兽人的喉咙。奥格瑞姆暗下决心要为朋友与族人报仇，但他眼下务必要收敛锋芒，静待时机。

攻占赤脊山

黑暗之门开启后3年

战火蔓延数月，兽人一路烧杀抢掠，夷平了无数农场、城镇、村庄、锻炉与交易所，致使暴风城的经济全面陷入瘫痪。更为严重的是，许多食物来源地也都已被部落捣毁或是占领，暴风城的补给过不了多久就会耗尽。

见此战况，大酋长黑手立即发动了第二阶段的战争，决意带领部落朝北方进军，先行攻占赤脊山，然后从那里直取暴风城。

部落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赤脊山的山脚地带。胜利得来得如此容易，让兽人以为人类已经吓破了胆，定会乖乖地将暴风城拱手相让。

殊不知这恰恰中了指挥官洛萨的圈套。

黑手亲率一小支兽人突袭队深入山岭，希望能够夺取湖畔镇，作为部落的前沿据点。不料洛萨率领骑兵从山坡上奔腾而下，转瞬间就将敌人团团包围。部落的骑兵苦苦抵抗，还是几乎全数战死，就连黑手也险些性命不保。多亏有两位暗影议会术士及时用邪能烈焰扭转了战局，迫使洛萨不得不撤退，这才保黑手一命。

黑手和其他幸存者狼狈地逃回营地。几个星期之后，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再度袭来，将湖畔镇及其周边地区全数占领。黑手对救他的救命恩人没有半分感激，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遭遇让他倍感羞耻。他责怪暗影议会无能，竟没有预见到敌人的伏击，自作主张地处死了那两名术士。

事态的演变令古尔丹颇为恼火。术士的生杀大权只该由他说了算，更何况暗影议会的人手本就极为宝贵。

黑手完全没有理会古尔丹的愤怒。他才是部落的大酋长，他才有主宰一切的权力。



第一次战争期间暴风城和部落领地分布图

黑石山

赤脊山那场伏击战给古尔丹敲响了警钟。他早就看出人类即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也会拼死抵抗，暴风城围攻战的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兽人当初摧毁了沙塔斯城，然而今时不同往日，部落的力量并不集中——战斗力最强的几个氏族仍然滞留在德拉诺。长年累月的征战和饥荒也让军队的实力严重受损。

不仅如此，古尔丹还听说麦迪文曾经在多年以前大败来犯的古拉巴什巨魔，还得知不少有关守护者和提瑞斯法议会的历史的线索。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麦迪文身上的谜团。那法师是真心想让部落占领艾泽拉斯吗？他会不会

只是燃烧军团的傀儡？还是别有用心，暗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倘若果真如此，麦迪文或许会找个理由，像当初消灭古拉巴什巨魔那样消灭兽人。

古尔丹回想起自己在攻占卡拉波神殿之前是怎样帮助部落壮大力量——他粉碎了德拉诺星球上的元素，将它们的能量灌注到兽人体内。艾泽拉斯到处都是元素之灵，这些灵魂的力量远比德拉诺强大。

据暗影议会的密探回报，他们在赤脊山西北边感应到了大规模元素活动的迹象。那里有一座灼热的火山，名叫黑石山。古加尔证实了那些情报的真实性，却也有所保留——双头食人魔不仅在那座山中感应到了元素的力量，还发现当地的元素之灵与上古之神联系甚密。

于是暗影议会秘密赶赴黑石山，打算征服那里的住民，没想到全都是自寻死路。兽人在德拉诺从没接触过这种级别的原始元素之力，最先抵达的几位术士在试图控制元素时都遭遇了悲惨的命运，他们体内腾起熊熊烈火，当即惨死山中。

在黑石山地下住着强大的火元素领主——拉格纳罗斯，统领着不计其数的次级元素和凡人奴隶。几百年来，黑铁矮人始终对拉格纳罗斯忠心耿耿。每当有术士深入黑石山，就会遭到黑铁矮人的袭击，狂暴的火元素更是令其如虎添翼。

在暗影议会向拉格纳罗斯与他的仆从们全面宣战以前，古加尔决定先采取和平手段化解纷争。他利用与上古之神的联结进入了黑石山深处，与黑铁矮人和拉格纳罗斯的元素仆从们进行了多番长谈，终于双方达成了协定。上古之神对部落的战事进展很是满意，他们想帮忙，却不愿把力量分给兽人这群燃烧军团的傀儡。毕竟，萨格拉斯和他的军队与虚空的力量势同水火。不过他们答应给暗影议会提供一处小小的栖身之所——位于黑石山上的黑石塔。如果术士能够留在那里，就不会受到拉格纳罗斯及其追随者的打扰。

没能将整座黑石山的力量占为己有，这让古尔丹大感失望，但也不禁对古加尔的外交才能刮目相看。要是他知道这位食人魔法师的真正意图和他对上古之神新生的崇拜之情，恐怕就不会这么高兴了。眼下，黑手与古尔丹之间的关系正在日趋恶化，暗影议会迫切需要觅得一处隐秘的避风港。

至于这座山中的力量，今后再夺不迟。

第一次围攻暴风城

部落如今占领了阳光树林、西部荒野和赤脊山，全面攻打暴风城的时机已经来到。

大酋长黑手对古尔丹没能拿下黑石山的无能之举深感不满，但他本就没对这位术士抱有多大希望，不管有没有元素帮忙，暴风城都将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成千上万的部落士兵杀出艾尔文森林，在暴风城外拉开阵线。除水路以外，将敌人的大本营围得密不透风。黑手命令基尔罗格和古加尔率领血环与暮光之锤两大氏族朝暴风城发起猛攻。

为了削弱城池的防御力，部落调动攻城战车，连夜轰击城墙。天刚破晓，基尔罗格与古加尔就立即率军突袭。兽人士兵狂攻猛打，术士用邪能烈焰让守军身陷火海，打得暴风城血流成河，伤亡难计。

看起来，黑手在中午时分就能攻陷整座主城，这时却意外地听到部落的后方战线遭到了攻击的消息。

洛萨率领大量暴风城精锐骑兵从海上杀出，冲过艾尔文森林，将兽人军队的后方战线打得措手不及。骑兵硬生生地将敌阵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

部落的战局急转直下，血环与暮光之锤赶忙回撤，抗击骑兵的突袭。这时暴风城突然城门大开，城中守军蜂拥而出，与洛萨合力牵制住敌人的首尾两端。

兽人无法两线作战，只得落荒而逃。部落遭遇了前所未有重创。

这场败仗令黑手颜面尽扫，他恨不得当即处死基尔罗格和古加尔这两个无能的废物，却又生怕激起他们族中成员的反抗。

最后，黑手指挥部落撤回赤脊山，再作打算。

诅咒之塔

暴风城的胜利并非运气使然，洛萨与莱恩国王根据卡德加从迦罗娜那里获得的情报，精确地部署了这场守城大战。

古尔丹知道迦罗娜正在向她的人类朋友透露有关兽人文化和部落行动的消息，却没有命令她远离卡拉赞。从迦罗娜口中，古尔丹获知了不少关于麦迪文和那座神秘高塔的宝贵线索，就算会因此连累兽人输掉战争，他也不愿罢手。

迦罗娜与卡德加经常在卡拉赞交谈，两人对麦迪文的状态愈发担忧。近几个月以来，卡拉赞较以往变得更加黑暗和扭曲，大厅里游荡的饱受折磨的怨灵数量远胜从前。有时，在卡德加和迦罗娜眼前还会出现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各种场面，逼真而又恐怖。

卡德加怀疑这一切都与麦迪文脱不了干系。守护者的情绪不再起伏不定，这令他松了口气，可很快就产生了更深的担忧——麦迪文的确不再愤怒，那是因为他整个人仿佛都被掏空，再也不会对任何东西产生感觉。在他人性丧失的同时，卡拉赞的现实界域似乎也随之变得动荡不安。

卡德加把自己关进了塔内的图书馆，埋首苦寻能够解释这些变故的线索。他在一本晦涩难懂的书卷里似乎找到了答案。书中写到了一种古老的法术，能让技能出众的法师唤起某段特定的记忆。可惜那法术并不稳定。卡德加很少能召唤出自己想看的瞬间，有关麦迪文的各种提问更是毫无下文。

在屡遭失败后，卡德加决定换一种方式来使用那种法术，说不定可以追溯出连通艾泽拉斯与兽人故乡那道时空裂隙的源头。

卡德加最后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答案却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卡德加与迦罗娜看着一幅可怕的场景在眼前展开——有位神秘的陌生人降临德拉诺，出现在古尔丹面前。那位头戴兜帽的世外来客给暗影议会展示了艾泽拉斯的丰富物产，并说服他们建造黑暗之门，大举入侵这个世界。

接着，他们凑近细看，发现那个陌生人不是别人，正是麦迪文。引领部落军团给艾泽拉斯降下横祸的那个人，正是提瑞斯法议会的守护者。

守护者的陨落

还没等卡德加和迦罗娜回过神来，麦迪文就发现了他们干的好事。半兽人与人类侥幸逃过守护者的怒火，逃向暴风城，想要去向莱恩国王和洛萨报告麦迪文的背叛行径。

卡德加坚持要让迦罗娜与自己一同进城面见国王，却不知古尔丹正在通过她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切。当古尔丹意识到迦罗娜面前站的是暴风城的统治者时，他便设法迫使她杀死莱恩。迦罗娜把骤然腾起的杀欲强压了下去，丝毫没有意识到那是古尔丹的伎俩。

莱恩无法相信麦迪文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可洛萨却认为卡德加说的都是实情。他知道麦迪文是艾泽拉斯面临的重大威胁，甚至比部落还要危险得多。

洛萨命令骑士格文拉德加强对暴风城的防御，然后在卡德加和迦罗娜的陪同下，亲率战队前往卡拉赞。怀着沉重的心情，洛萨决意要活捉或是手刃儿时的这位好友。

借助迦罗娜的眼睛看清这些之后，古尔丹顿时陷入了慌乱。他还没有找到萨格拉斯之墓，不能让麦迪文死在他们手上。就在洛萨等人抵达卡拉赞，开始攻打高塔时，古尔丹企图进入守护者的脑海。

起初，麦迪文的精神防御力太过强大，古尔丹毫无机会进入。战斗开始后，古尔丹趁守护者分心之机，在他的记忆中疯狂搜寻着任何有用的信息。

正如对抗艾格文时一样，萨格拉斯控制了守护者的心神与行动，使出全力对抗这群入侵者。在卡拉赞的战场上，烈焰升腾，刃声铿锵，魔法漫天，迦罗娜的神魂遭到了守护者魔法的重创——萨格拉斯想要夺取对迦罗娜的精神控制，让她与盟友反目相杀，却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致使半兽人头脑大乱，很快就变得敌我不分。

卡德加在战斗中险些遇害，萨格拉斯试图将他的灵魂从身体中剥离，尽管没能得手，却还是汲取了他的一部分生命力。这位年轻的学徒瞬间变得容颜苍老，如堕风烛残年。

最后，卡德加亲手用利刃刺穿了导师的胸膛，逐出了萨格拉斯的灵魂，将军团之主赶回扭曲虚空深处。

在麦迪文的弥留之际，他生平第一次变得如此清醒。他意识到自己犯下的过错，致使无数人死于非命。他辜负了守护者的职责，但卡德加和他的同伴们却完成了麦迪文未竟的事业，击败了萨格拉斯，粉碎了他的阴险图谋。麦迪文临终之前向卡德加、洛萨以及其他人类英雄表示了衷心的谢意。

迦罗娜没有留下亲眼看到麦迪文咽气，她早已逃离了卡拉赞，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眼下也不是追寻她下落的时候。

近几百年来，从没有守护者在战斗中死去，更未出现过守护者被恶魔控制的先例。麦迪文之死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邪恶能量从卡拉赞之塔中迸发而出，将周围地区变得危险而荒芜，位于高塔西边的阳光树林受此影响，变成了暮色森林。

同样深受影响的还有部落。古尔丹成功找到了他想要寻找的东西——萨格拉斯之墓的位置。但是当麦迪文被打败时，他仍在守护者的记忆中胡乱翻找。在守护者死去的一瞬间，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陷入了深度昏迷。

力量圣物

当古尔丹潜入麦迪文的脑海时，他不仅找到了萨格拉斯之墓的位置，还发现了艾泽拉斯的珍贵历史，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魔法圣物。

第二任大酋长

在远离卡拉赞的地方，古尔丹的突然昏迷在暗影议会中引起大乱，术士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酋长黑手虽也感到极为困惑，却乐得静观其变。暗影议会近来的表现屡屡让他感到失望，他更是深知古尔丹早就想把部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认为时机已到。暗影议会乱成一团，黑手还没能够从暴风城的败仗中振作起来，眼下正是从族人身上清除腐化之力的绝佳良机。

他提出与黑手进行一场不死无归的一对一决斗——玛克戈拉，斥责大酋长是将族人出卖给黑暗势力的叛徒。

任何兽人都不能拒绝这样的挑战，否则必将失去族人的尊敬，黑手也是。他甚至连暗杀奥格瑞姆都做不到——平日里都是暗影议会为他执行铲除异己的任务。

两位身上绘着氏族徽记，涂满油膏的兽人苦战了数个小时，最后奥格瑞姆用家族武器——毁灭之锤，击碎了黑手的头颅。

围观的兽人们纷纷跪倒在胜利者面前，宣布大酋长毁灭之锤为他们新任的首领。奥格瑞姆向族人揭穿了古尔丹和术士们的真面目，德拉诺正是毁于他们的邪能之力。奥格瑞姆宣布，他将净化荼毒部落的黑暗力量，第一步就是要禁用邪能法术，对使用者以死罪论处，决不能让艾泽拉斯重蹈德拉诺的覆辙。

然而奥格瑞姆的复仇之火却无处燃烧。黑手死后，暗影议会立即作鸟兽散，没人知道那群术士逃去了何方。

当下，奥格瑞姆必须全力应对与暴风城的战斗。他不愿与人类继续厮杀，却也别无选择。返回德拉诺，意味着在那里慢慢等死。唯一的出路就是攻下暴风城，在这里安下新家。部落必须打败敌人，才不至于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上无处容身。

大酋长毁灭之锤命令各族做好决战的准备，赶在太阳落山前踏上了征途。

再攻暴风城

部落大军再度兵临暴风城下，毁灭之锤调遣全军全力猛攻，绝对不容有失。他本想召集仍然留在德拉诺的战歌、碎手等氏族赶来增援，然而时间紧迫，不能给暴风城留以一丝喘息之机。

战斗打响后，双方都知道这一天将会决定暴风城的命运，决意与敌人厮杀到底，再无退路。部落的大军攻破了城墙，冲上街道，但暴风城的守军还是暂时抵挡住了他们的攻势。

当莱恩国王得知迦罗娜从卡拉赞返回的消息时，他正在要塞中与军队指挥官们商讨军务。但国王更担心的是仍未归来的洛萨与卡德加。

为了弄清楚情形究竟如何，莱恩允许迦罗娜前来入廷觐见。她要向国王报告与麦迪文的战况，结果还没等她开口，就被人控制了心智。

迦罗娜曾经抗拒过古尔丹要求她杀害莱恩国王的命令，可是在与守护者大战过后，她的精神遭到了严重干扰，难以分清敌友。迦罗娜的意志发生了动摇，古尔丹的命令再次在她的脑海中变得格外清晰。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不愿意杀死莱恩，这位陌生的国王对她礼遇有加，短短几个月的相处已经对她表示出了莫大的尊重，远胜于她的兽人同族。

这一次，她却再也无力与古尔丹抗衡。

迦罗娜泪流满面地将匕首插进了莱恩的胸口。年少的王子瓦里安亲眼目睹了父亲的惨死。从此，瓦里安的父亲被兽人刺客杀死的景象永远刻在王子的记忆中，永远改变了他对兽人的看法——他从此将兽人视作口蜜腹剑、不共戴天的死敌。

困惑之下，迦罗娜逃出了要塞，消失在乱军之中。国王遇害的消息很快流传开来，严重地打击了守军的士气。暴风城硝烟四起，部落的狂轰滥炸让整座城池陷入火海。

此时，洛萨和卡德加正好从卡拉赞归来。听闻国王惨死，暴风城群龙无首，洛萨立刻肩负起领导暴风城残余部队的重任。现在，整个暴风城已经沦陷，他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拯救幸存的人民。

洛萨命令全员撤离，与卡德加、格文拉德与其余士兵一道护送瓦里安王子、塔里娅王后与其余民众出城。他们一路杀向暴风城港口，途中死难无数，塔里娅也不幸丧命。当洛萨带领幸存者们抵达码头后，先将剩余船只尽数摧毁，以防部落乘船追赶，然后立即扬帆起航。

暴风城随后被烧得片瓦不存，第一次大战宣告结束。

部落军团旗开得胜，可是大酋长却没有感到任何喜悦。



洛萨与其他难民逃离暴风城

铲除暗影议会

黑暗之门开启后4年

部落的大酋长眼下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去追杀暴风城的难民。部落在这场战斗中同样伤亡甚重，必须稳扎稳打，以防新的敌人来袭。

他派信使回到德拉诺召集其余氏族。战歌、碎手、嘲颅、雷神和噬骨氏族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抵达部落这片全新的领土。

奥格瑞姆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巩固对部落的统治，首先要除掉部落的腐化根源——暗影议会。奥格瑞姆认为，暗影议会与控制兽人的黑暗力量暗中勾结，正是因为术士沉迷于邪能魔法，才导致了德拉诺的衰亡。站在个人立场上，奥格瑞姆也渴望复仇。暗影议会的成员杀害了杜隆坦、德拉卡还有他们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他不知那男孩竟然活了下来）。

如今暗影议会行踪莫测，幸好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古尔丹仍然昏迷不醒，但部落却抓住了他的傀儡——迦罗娜，她正试图逃离暴风城。奥格瑞姆对她用尽酷刑，直到逼她说出了暗影议会那处全新的避难所——黑石塔。

兽人军队大举杀进那座灼热的火山，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遇到任何火元素或是黑铁矮人的阻截。拉格纳罗斯与上古之神躲了起来，暗中观察着这场暴力冲突会演变到何种程度。

暗影议会的术士无力自救，他们的邪能之力根本抵挡不住奥格瑞姆的怒火，被大酋长麾下的忠诚追随者杀得尸横遍野。

在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当中就有古加尔，这位食人魔法师用无可辩驳的理由让大酋长放了自己一马——要是古加尔死了，暮光之锤就会再次陷入疯狂，奥格瑞姆难道真愿意在这个时候自损兵力？古加尔声称自己之前是受了古尔丹的摆布，今后一定会为大酋长肝脑涂地。

奥格瑞姆无奈地接受了。虽说他不确定这位双头食人魔说的话是真是假，但也无须追究。他必须凝聚所有战斗力来保护部落的全新领土。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古加尔还给奥格瑞姆引荐了住在山中深处的黑铁矮人，他们双方看似相交甚好，带给了大酋长意外的收获。在拉格纳罗斯的秘密授意之下，矮人同意让部落将黑石塔作为新的指挥中心。此后多年，上古之神欣喜地看着兽人将在艾泽拉斯各处制造混乱。

大酋长也留了迦罗娜一命。古尔丹对她的残暴对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她刺杀莱恩国王又帮了部落一个大忙。迦罗娜也发誓对部落效忠，奥格瑞姆指派他最为信任的副官伊崔格担任她的看管者。

随后，奥格瑞姆派出的信使从德拉诺带来了可怕的消息——留在德拉诺的兽人氏族已经变得更加嗜血，竟开始相互残杀。只有少数遵纪守规的兽人精兵和寥寥无几的食人魔能赶来艾泽拉斯助阵。

这个消息让奥格瑞姆感到非常失望，可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

不久之后，他将能控制超出他想象的力量之源，那是一种从艾泽拉斯古老历史中焕发新生的强大武器……

恶魔之魂

纵观第一次大战，艾泽拉斯的强大巨龙几乎全都置身事外。

世代以来，这些庄严的生物始终在五大守护巨龙——阿莱克丝塔萨、奈萨里奥、诺兹多姆、伊瑟拉和玛里苟斯的指引下守护着这个世界。然而他们却不

再有能力确保艾泽拉斯的安全，深陷背叛的阴影中无力自拔。

早在一万年前，守护巨龙在上古战争中加入了对抗燃烧军团的战斗。阿莱克丝塔萨、诺兹多姆、伊瑟拉与玛里苟斯自愿献出一部分生命精华，同时将他们的怒火融入一个白金圆盘，创造出名为巨龙之魂的强大武器，来消灭侵入艾泽拉斯的恶魔大军。

只有奈萨里奥没有往这件神器中灌注自己的力量。他制造出了那件武器，然后拿给同伴。从表面看来，他的意图似乎很是纯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其他几条巨龙没有想到的是，奈萨里奥竟已受到上古之神的影响。

奈萨里奥拿着经过巨龙强化过的武器上了战场，用它杀死了无数恶魔，可他却不满足于仅对燃烧军团宣泄怒火，也把巨龙之魂对准了他的朋友们。

令人震惊的背叛彻底分裂了守护巨龙，也为奈萨里奥赢得了一个新名字——*死亡之翼*。

其余的守护巨龙最终夺回了这件神器，却不安地发现既没有办法将它摧毁，也不能取出各自的力量。他们只得把它藏在一个没人能够想得到的偏远之地：现在的赤脊山。巨龙对神器施以魔法，确保无论是死亡之翼还是任何其他龙类都无法再染指。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力量大为削弱的巨龙军团陆续离世隐居。死亡之翼的背叛彻底改变了他们。青铜龙诺兹多姆全心全意地守护起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很少离开时空的旋流。绿色巨龙伊瑟拉大部分时间都在翡翠梦境中监视着艾泽拉斯物种的生存状况。蓝色巨龙玛里苟斯因死亡之翼的背叛行为而陷入了疯狂，长年住在魔枢之中。

只有红色巨龙阿莱克丝塔萨偶尔还会出手干预凡间种族的活动，同时留意着死亡之翼的一举一动。

上古战争结束，死亡之翼也避世并陷入沉睡。巨龙之魂的力量太过强大，就连这位受到腐化的守护巨龙也难以驾驭，险些被神器的力量毁灭。他被迫穿上了金属铠甲，防止身躯开裂。死亡之翼需要时间来恢复伤势，重振力量。在他长眠的同时，其他巨龙将他那群被腐化的孩子追杀至濒临灭绝的地步。

开启黑暗之门所耗费的惊人魔法力量终于将死亡之翼从沉睡中唤醒，他兴味盎然地注视着暴风城人类与部落生死相搏，认为或许能够利用兽人来帮助黑龙军团找回往日的荣耀。死亡之翼深知，如果他再次现身，不仅会遭到守护巨龙们的合力攻打，就连许多凡间种族也不会轻易放过他。如果部落能击垮艾泽拉斯的各大王国，除掉那些实力最强的文明，死亡之翼就能集中精力对抗昔日的巨龙同伴。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上古之神曾经命令死亡之翼切勿过分激进地向兽人提供帮助，以免引起其他巨龙的注意，但仍希望能死亡之翼能够制造混乱，毁灭这个世界。

死亡之翼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假扮成来自暴风城的人类贵族造访洛丹伦，混入当地的贵族阶层，散播各种流言蜚语。当部落入侵的消息终于传到洛丹伦时，死亡之翼当众出言嘲笑，说暴风城只不过是在寻找镇压内乱的借口。在洛丹伦的上层社会看来，死亡之翼编造的谎言远比暴风城绝望的呼唤要可信得多。

为了说服那些顽固地相信暴风城情报的贵族，死亡之翼做了点手脚。他用法术微妙地影响了洛丹伦贵族的思想，阻止其对部落采取任何行动。

在确信洛丹伦不会派出任何援兵的情况下，死亡之翼踏上了南行之旅。他把自己伪装成黑石兽人，潜藏其中观察兽人社会数月之久。很快死亡之翼就发现了影响部落的那股神秘力量，同时博得了诸位领导者的青睐。古尔丹将他视作忠诚的追随者，黑手认为他是骄傲的黑石兽人，就连奥格瑞姆·毁灭之锤都把他当成了坚定的盟友。

最后，黑手死在了奥格瑞姆的重锤之下，可这并不会有任何影响。暗影议会效忠于燃烧军团，死亡之翼则是听命于上古之神。粉碎燃烧军团对兽人的控制，只会让他们更易受到上古之神的影响。

问题只有一个——第一次大战削弱了部落的实力，如果其余的人类王国联合起来，兽人将很难消灭这些强敌。即便最终得胜，也只会招来更多敌人。若是其他的守护巨龙意识到部落的威胁，绝不会对其放任不理。

然而巨龙之魂仍然存在于世。由于神器中蕴藏着除死亡之翼以外所有守护巨龙的力量，大可以用它来毁灭或是控制那些巨龙。龙类固然无法使用那件神器……但兽人可以，不如索性引他们出手。

死亡之翼向其中一位酋长展示了极具诱惑力的画面。他早已对部落了如指掌，认定龙喉氏族的首领祖鲁希德是最佳人选。

在栩栩如生的梦境中，祖鲁希德看见他的族人驯化并骑乘着一群陌生而又强大的有翼生物，那便是人类口中的巨龙。这番场景看得祖鲁希德如醉如痴——龙喉氏族在德拉诺星球上就有驯服双头巨龙的传统，将它们打造成为奈尔戈，意为“忠诚的野兽”。想到可以再次遨游天际，龙喉酋长哪里抵挡得了这般诱惑。如果调教得当，这些巨龙绝对有成为奈尔戈的潜力。

眼见鱼已上钩，死亡之翼便将祖鲁希德诱骗到了赤脊山。在大山深处，藏着一块貌不惊人的金色圆盘，四周有结界保护，还有一条名叫奥拉斯特拉兹的

红色巨龙在旁看守。这块圆盘就是巨龙之魂，千万年来始终被尘封于此。

在祖鲁希德的率领下，龙喉氏族对奥拉斯特拉兹骤然发难。兽人从未在战斗中与红色巨龙交过手，虽然也小有伤亡，最终还是成功杀死了这位守护者。

接着，祖鲁希德命令族中最伟大的术士——碎颅者耐克鲁斯动手夺取神器。耐克鲁斯粉碎了防御结界，察觉到经历过上古战争的神器散发着微弱的邪能力量，于是将它命名为恶魔之魂。

蓝龙军团

在上古战争期间，死亡之翼的背叛行径几乎杀死了所有蓝色巨龙。多亏阿莱克丝塔萨率领巨龙果断行动，才让蓝龙军团逃脱了灭亡的厄运。他们将其余的蓝色龙蛋收集到一起，竭力孵化并抚育新生的雏龙。有一段时间，阿莱克丝塔萨的追随者还扛起了守护艾泽拉斯的魔法神器与力量之地的重任。这通常是蓝色巨龙最为神圣的使命，可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无力履行古老的职责。

在距离赤脊山甚远的地方，阿莱克丝塔萨也感应到神器的结界被打破了，于是急忙联络守护者，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情急之下，阿莱克丝塔萨带上几条红色巨龙，匆匆赶赴南方。巨龙料想一定是某些愚蠢的凡人偷走了那件神器，奥拉斯特拉兹此时正在设法将它追回，想要重新将它封入山中应该不难。

事实上，她们正在飞向死亡之翼布下的陷阱。

七国议会

在洛萨带领难民逃向北方的同时，其他人类王国陆续听说了暴风城毁灭的消息。洛丹伦的统治者——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听闻这一噩耗深感震惊。起初，国王甚至无法相信真有兽人大举侵入，现在他总算看清了近在眼前的重大威胁。

当暴风城的幸存者终于抵达洛丹伦时，洛萨向泰瑞纳斯讲述了部落的真正实力，敦促国王立即联合各国共同御敌。倘若不能团结一心，所有王国都会一个接一个地毁在部落的兵刃之下。

随后，各国领导者齐聚洛丹伦都城，多年来第一次召开了如此大规模的集会。吉尔尼斯的国王吉恩·格雷迈恩、库尔提拉斯的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达拉然的大法师安东尼达斯、激流堡的索拉斯·托尔贝恩以及奥特兰克的国王奥里登·匹瑞诺德悉数到场。

这场集会被称为七国议会。一开始，联军作战似乎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泰瑞纳斯呼吁各国首领同心协力，构建一支无可抵挡的人类王国联盟大军，铲除部落的威胁，帮助暴风城的幸存者夺回家园。

一部分与会者对此表示赞同。大法师安东尼达斯代表的达拉然的肯瑞托组织，早就从卡德加那里获得了有关部落的第一手情报。普罗德摩尔是安度因·洛萨的朋友，认为理当为惨遭灭国的同族报仇雪耻。托尔贝恩与洛丹伦交往甚密，也愿意派军参战。

但是吉尔尼斯和奥特兰克却没那么容易被说服。这两个王国的领导者当众提出了质疑，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异世生物大举入侵，他们也听说了死亡之翼散播的谣言，相信一定有其他原因导致了暴风城的覆灭。

正当各国在七国议会上争得不可开交时，部落却在积极备战。

第五章
第二次大战



第二次战争中的一场海战

武装部落
黑暗之门开启后4年

第一次大战的硝烟渐渐散尽，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也开始思考族人的未来。他梦想着能够引领兽人回归昔日的传统与行事之道，不再受邪能魔法的荼毒，彻底摆脱古尔丹和黑手造成的影响。

如此宏大的梦想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首先，奥格瑞姆必须先帮助部落在艾泽拉斯站稳脚跟。光是攻下暴风城远远不够，在那场惨烈的夺城大战结束后，其他的人类王国永远也不会跟部落和平共处。根据斥候的回报，人类诸国的领导者此时此刻正在北方那片名叫洛丹伦的土地上商讨对策。

奥格瑞姆知道部落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动等待。如果他们满足于固守已经攻占的领土，人类很快就会集结大军杀向南方，最终一定会收复失地。唯一的办

法就是先发制人，抢在敌人做好准备前出击。经过对暴风城俘虏的审问，兽人得知在北方有不少强大的人类王国，但哪个王国都无法跟作为人类文明中心的洛丹伦相提并论。若是能够占领洛丹伦的都城，其余的王国迟早都要落入部落之手。

只要攻下洛丹伦，所有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可是经过与暴风城的那场大战，部落军队实力大损，从德拉诺赶来的援军也少得可怜，大酋长必须另想办法来壮大部落的力量。于是，奥格瑞姆派出追随者到各地去寻觅新的武器。

黑石兽人征用了暴风城的锻炉，可惜大多数都被席卷全城的那场大火烧成了灰烬。

龙喉兽人发现了一种看似暗藏着强大力量的诡异神器，名为恶魔之魂。可惜到目前为止，他们对神器到底该如何使用还是百思莫解。氏族领导者祖鲁希德把神器交给了他的副手耐克鲁斯，命他查明其中的秘密。

部落还与艾泽拉斯当地的阿曼尼巨魔结成了朋友。这些巨魔和人类长年厮杀，冲突不断，为暴风城的毁灭欣喜若狂。阿曼尼巨魔将兽人视作潜在的盟友，一些成员甚至表示愿意加入部落，以换取毁灭之锤的援助。阿曼尼统治者——督军祖尔金被人类俘虏，关押在希尔斯布莱德附近。要是兽人能够帮忙救出祖尔金，这些巨魔就答应为部落作战。

除此之外，还有古尔丹。就在暴风城被攻占后不久，这位彻底失势的术士便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大酋长原本一直密切监视着古尔丹的动静，打算等他苏醒就立即将他处死。但当时机真正来到时，奥格瑞姆却犹豫了。古尔丹刚刚转醒，就声称自己能帮助这位新主人确保部落大胜人类。

术士的策略

苏醒之后的古尔丹发现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此前，他在部落呼风唤雨，力量无边，然而现在却变得一无所有。暗影议会已经被毁，毁灭之锤还当上了大酋长。古尔丹知道，如果他无法赢得奥格瑞姆的信任，必将难逃与其他术士一样的下场。

古尔丹乞求大酋长饶他一命，承诺对部落誓死效忠。他向毁灭之锤保证，再也不会动掌控兽人的念头，也不会再跟赋予他们邪能魔法的施恩者有任何瓜葛，还称自己才是背叛和抛弃的受害者。

古尔丹知道他的这番话在奥格瑞姆耳中毫无分量，必须拿出实际的筹码才能打动这位大酋长。古尔丹发现，部落眼下对力量有着无上的渴求，否则他们在即将打响的全面战争中惨淡落败。他告诉毁灭之锤，说自己可以创造出一群全新的战士，跟人类施法者旗鼓相当。人类的牧师与法师在第一次大战中让部

落吃尽苦头，根据囚犯吐露的线索，洛丹伦等王国军队中的施法者数量远在暴风城之上。

毁灭之锤不信任古尔丹，可这术士说得没错。部落无力抵抗人类的魔法，何况大酋长已经宣布禁用邪能法术。德莱尼人和人类施放的法术颇为相似，但洛丹伦与其他北方王国的军队在人数上可不是德莱尼人能比的。

奥格瑞姆决定给古尔丹一个证明价值的机会。要是他真能拿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就饶他不死。如若不然，大酋长就会亲手碾碎这个可耻的渣滓。奥格瑞姆知道把古尔丹留在身边必会遗患无穷，但他自认为有信心控制住这个狡猾的术士，不会像黑手那样沦为他的同谋和傀儡。

暂且保住性命的古尔丹已经开始幻想起杀死毁灭之锤的快感，但他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向他低语——是基尔加丹。

在静默多年之后，萨格拉斯命令基尔加丹再次与他的仆从取得联系。恶魔领主告诉古尔丹，不要破坏奥格瑞姆对部落的统治。奥格瑞姆攻占了暴风城，取得了远胜黑手的成就，他正是燃烧军团需要的领军人物，有能力号令部落征服艾泽拉斯的防御者。基尔加丹命令古尔丹尽其所能壮大部落的力量，帮助军团实现目标，并再次对其许下了力量的承诺。

基尔加丹说得极为真诚，可古尔丹早已厌倦了为燃烧军团卖命，无法再相信他。古尔丹表面上假意逢迎恶魔领主，私下则在密谋反叛。他已经知道了萨格拉斯之墓的位置，大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前往那里，何苦还要基尔加丹或是燃烧军团帮忙？

要想进入那处墓穴，古尔丹要先找到忠实的盟友。等到部落得知他的真实意图，必须有一支军队替他抵挡族人的怒火。古尔丹说服毁灭之锤，让大酋长允许他创立自己的氏族——暴掠氏族。术士声称他绝不会再像当年控制暗影议会那样隐秘行事，一切活动都会在部落的视线之内进行，要率领氏族成员在前线上与兽人军团同心抗敌。事实上，古尔丹是打算利用这个全新的氏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与力量。

毁灭之锤对此也有所怀疑，但他自信地认为古尔丹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如果那术士想要拥有属于他自己的氏族，那就给他好了。奥格瑞姆会在暴掠氏族中安插眼线，严密监视古尔丹的一举一动。

促使奥格瑞姆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兽人普遍反对古尔丹和他使用的邪能法术，没有任何氏族愿意接受他率众加入。如果真要让古尔丹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就必须让他另立门户。

死亡骑士
黑暗之门开启后5年

古尔丹想了许多种方法来实现他创造全新战士的承诺，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他们能够绝对效忠于自己，这时他想起了暗影议会。尽管议会成员都已死去，他们的灵魂却仍然完好。若是古尔丹能把他们从亡者的界域中召唤回来，这些昔日的追随者一定会对他永怀感激。

古尔丹和古加尔把暗影议会成员的灵魂收集到一起，寻找能够容纳灵魂的躯体。起初，古尔丹想利用在第一次大战中牺牲的兽人——甚至是食人魔的尸体，可他知道部落绝不会容许他们玷污死者。这样做势必会在各个氏族间引起哗然，继而对他大加讨伐。

不，兽人和食人魔是毋庸考虑了，但人类完全可以。古尔丹决定把暗影议会成员的灵魂融入暴风城最伟大的骑士们的尸体之中。

由于邪能魔法已被禁用，古尔丹只能将这些士兵变成强大的死灵法师。他与古加尔引导了一场又一场血腥的仪式来完成这项任务。在经历了无数次苦涩的失败后，两人终于大功告成。

古尔丹让老友塔隆戈尔的灵魂进入了一位暴风城骑士的遗骸。随着死灵法术的能量在那具腐烂的尸体里流淌，骑士站了起来。这副步履蹒跚的恐怖骨架便是塔隆·血魔。

他是古尔丹创造的第一位*死亡骑士*。

这些黑暗的士兵是术士最成功的作品。他们既不用吃饭，也无须休息。死亡骑士能够召唤死灵能量来汲取敌人的生命，甚至还能复活亡者，使其继续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经过逐步完善，古尔丹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死亡骑士。当奥格瑞姆看到这一切时，不禁感到心惊胆寒。这些骑士浑身充满邪气，灵魂来自于死去的暗影议会成员——那群毁灭兽人家园的罪人。然而，大酋长虽然对此难以接受，却无法否认死亡骑士的潜力。他们使用的不是邪能巫术，而是另一分支的魔法，既能极大地打击敌人，又不会有损他们脚下的土地。

再三权衡之下，毁灭之锤接受这群恐怖的战士加入部落。他耽搁得越是久，人类王国就会准备得越是充分。为了粉碎洛丹伦，他必须要使出死亡骑士这种秘密武器，用恐惧直击敌人的内心，同时化解人类魔法的力量。奥格瑞姆命令黑石氏族的成员们密切留意这些死亡骑士的动向，等到部落得胜，大酋长就准备把古尔丹和他麾下的亡灵士兵尽数杀光。

通灵师的命运

征募兽人通灵师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实验，可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最后，古尔丹帮助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古尔丹和古加尔牺牲了这些通灵师，利用他们的死灵法术能量为死亡骑士赋予生命力。

奥格瑞姆对死亡骑士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们虽然公开表示效忠部落，实则根本不顾大酋长和部落军团的死活。当然，他们也没有古尔丹料想的那么忠诚。这些骑士只忠于自我，在意的仅仅是自身的存亡。

在创造出死亡骑士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充部落日渐耗竭的物资和军备。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奥格瑞姆把目光投向了卡兹莫丹——铜须矮人的家园。

入侵卡兹莫丹

铜须矮人是一个骄傲而坚韧的族群。两千多年以来，他们始终居住在铁炉堡这座凿于山中的雄伟城市里。附近的卡兹莫丹到处都是矮人的锻造熔炉，山中矿藏丰富，取用不尽。在正式对洛丹伦采取行动之前，兽人要先夺取矮人的领地，利用那里的资源来补充军械。

趁着一场猛烈的暴风雪，部落杀向卡兹莫丹。矮人早已做好准备，派出清拆队挖塌了山中隧道，阻碍兽人行进。与此同时，矮人还请求古老的盟友——侏儒出手相助。两大种族集中力量，在卡兹莫丹各处设起了防御据点。

即便如此，矮人和侏儒仍然无法与兽人大军匹敌。部落借着凛冬风雪之力，横扫卡兹莫丹，无数矮人与侏儒惨死在兽人嗜血的刀刃之下。分散在冰寒大地上的一处处小型聚居地、哨站与武器库悉数落入部落手中。

卡兹莫丹的守军被部落打得仓皇败退，侏儒逃往主城诺莫瑞根，矮人则退回了自己的大本营——铁炉堡。

既然矮人的势力更为强大，毁灭之锤便指挥大军全力攻打铁炉堡。没想到这座主城却不像卡兹莫丹那般容易得手，城中的所有住民几乎全都拿起武器，拼死抵抗。矮人知道这一仗若是输了，定会遭受灭族的厄运，宁可光荣战死也不肯俯首称臣。

部落大军如同破城之槌，纵使狂攻猛袭，却仍是久攻不下。矮人个个以一敌十，打得兽人死伤惨重。见此情景，毁灭之锤无奈之下只好撤军，铁炉堡不是他的主要目标，不必在这里耗费大量兵力。眼下卡兹莫丹和丰富的矿产资源都已归他所有，大酋长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为了控制住矮人的势力，毁灭之锤派血环氏族守在铁炉堡城门外，让黑石兽人在附近开采矿藏，利用矮人的锻炉熔炼金属。不久之后，卡兹莫丹上空腾起了滚滚浓烟，铁匠打造的新式军备与攻城武器分发到部落成员手中。

进攻洛丹伦的战斗即将打响。

守卫诺莫瑞根

兽人大军也没有放过诺莫瑞根，幸而未能得逞。侏儒智慧过人，用手中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守卫自己的家园。他们在诺莫瑞根周围的森林与山岭间埋下暗雷，大批兽人连侏儒的主城都还没见到就稀里糊涂地送了命。

诺莫瑞根还有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城门。用攻城战车轰击了好几个星期之后，毁灭之锤下令撤退。等到铁炉堡的战斗告一段落，他便命令血环氏族把侏儒控制在城内，无意继续攻打这座主城。诺莫瑞根就这样逃过了部落的怒火。

黑暗之潮

在占领卡兹莫丹后，毁灭之锤开始规划下一步行动。

要想从陆路抵达人类王国，兽人就必须穿过北方那片沼泽泥潭——湿地。这条路线上本就危机四伏，何况还要运送攻城战车，指挥大军长途跋涉。随后，兽人还必须跨过通向北地的萨多尔大桥，桥面狭窄，易守难攻。

人类肯定以为部落会从陆地上杀向北方，然而毁灭之锤却反其道而行。他决定打造一支水上舰队，奇袭人类王国的核心地带。

虽然没人公开质疑大酋长的决定，但多数人都心中没底。兽人天生不擅远航，大多数迷信的氏族都对汪洋大海满怀敬畏。

奥格瑞姆没有想到，古尔丹跟暴掠氏族在说服部落航海出征的问题上倒是帮了他大忙。古尔丹和他的追随者告诉其他兽人：水路行军的安全性远比陆路

高，这才是最为明智的行动策略。奥格瑞姆自然乐见其成，但对古尔丹的动机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

在位于湿地西南边的一处海湾中，奥格瑞姆亲自督造着这支庞大的舰队。兽人对造船术一窍不通，好在一些食人魔擅长航海，帮忙建造了庞大的重型机甲战船。阿曼尼巨魔还向兽人传授了如何造出小巧轻盈的快船，能够更加稳妥地在海面和河流上航行。

除此之外，毁灭之锤还结识了一个全新的种族——地精。这些机智狡猾的生物躲在暗处，不仅见证了部落的到来，还目睹了强大的兽人攻占暴风城。乱局当前，他们决意要从中分一杯羹。热砂集团的地精们不但没有对部落避而远之，反而主动接近这些入侵者。部落刚到艾泽拉斯，对于这个世界和当地文化还有许多需要学习之处，地精一族表示愿意为其提供新技术、地图以及其他有用的情报……前提是价码合适。

奥格瑞姆不会强行奴役这群大胆的地精，这种事只有黑手做得出来。如果平等地对待地精，兽人将获益良多，如果地精看重金钱，奥格瑞姆愿意满足他们。部落从暴风城的金库里搜刮出大量钱物，但这些对兽人毫无用处。毁灭之锤慷慨地酬谢地精的帮助。当他听说对方在造船方面也颇有造诣时，便雇用他们帮忙监造部落的舰队。

在地精与部落其他成员的帮助下，兽人开始赶制战船。毁灭之锤则尽全力掩护族人，确保不被人类斥候发现他们的动向。

洛丹伦联盟

在遥远北方，七国议会还在对联合抗敌的议题争论不休。会议期间，侏儒与矮人的难民带来了可怕的消息——卡兹莫丹已被兽人军团占领。情势的转折让人类各王国的领导者极为震惊，矮人与侏儒战力强大，竟然在短时间之内就失去大片领土。更糟糕的是，部落正在朝北地逼近。

在如此紧张的局势面前，吉尔尼斯的格雷迈恩国王和奥特兰克的匹瑞诺德国王仍然严词拒绝组建联盟。他们担心一旦联合，就会失去地区的主导权。各国领导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争吵渐趋白热化，吉尔尼斯和奥特兰克的领导者甚至威胁要离席而去。

这时一位在场的人类再也忍受不了这些无谓的争执，他的名字叫作图拉扬，是洛丹伦王国最有威望的牧师之一。

图拉扬将暴风城王子——瓦里安带到自己身边，呼吁领导者暂且搁置矛盾。如果低估了兽人的实力，所有王国都将难逃暴风城毁灭的命运。他们的城

市会燃起大火，他们的孩子也会像瓦里安一样沦为孤儿，甚至身首异处。兽人嗜杀成性，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图拉扬认为，各国眼下正站在十字路口，要是倨傲存异，不肯团结抗敌，人类必会在史册上留下污点，受尽后人耻笑。他们原本有机会挽救艾泽拉斯，却因为政治争端和贪慕权势，弃整个世界于危亡而不顾。

倘若人类能结成联盟，定能改变历史，成为艾泽拉斯的守护者。毕竟，无论哪个种族都不具备人类的资源、领导力与大无畏的气魄。

听完图拉扬的这番热血之辞，七国议会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就连格雷迈恩和匹瑞诺德都大为感动。当天，人类各国的领导者一致通过了成立洛丹伦联盟的决议。

随后，各王国继续商讨该由谁来出任联盟军团的领导者，最后选定了安度因・洛萨。安度因来自暴风城，与北方各国没有政治关联，各王国领导者相信他能公正无私地指挥联军，客观公正地解决争端。

洛萨满怀谦卑地接受了这项任命。作为联盟的最高军事统帅，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影响力，自古老的国王索拉丁以来无人能出其右。

洛萨当即下达军令，要求各国军队在位于湿地北边的希尔斯布莱德丘陵集合待命。

白银之手骑士团



图拉扬呼吁七国议会结成联盟

在人类联军集结的同时，洛萨还在做着其他准备。联盟由来自各个王国的军队组成，其中一些王国向来不睦，无论在风俗习惯还是行事之道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要想将他们团结起来，必须要本着英雄不问出身的原则，找出能在各国人民中间一呼百应的勇士。

乍看之下，牧师显然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可他们在第一次大战中的表现也有欠缺之处，虽然勇气可嘉，却缺乏战斗训练，更加擅长利用圣光之力来治疗伤兵，不足以担当洛萨的重任。洛萨需要其他人。

圣光教会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大主教阿隆索斯·法奥听说了近来在暴风城中发生的一切，包括牧师的表现。他提议洛萨成立一个新组织，代表人类最为优秀的品质。组织成员不仅会熟练地行使圣光之力，还要具备出众的领导才能，并能在传统战争中施展所长。

在得到洛萨的准许后，法奥征募了一群骑士，形成了这个全新的组织。这些骑士在圣光方面都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资，同时兼具忠诚、勇敢与荣耀这三种

难能可贵的意志品质。

法奥将他们称作圣骑士，并把这个组织命名为白银之手骑士团。

骑士团的成员都是来自洛丹伦王国的英雄人物。其中有在七国议会上振臂高呼，促成联盟诞生的图拉扬；有天赋神力、体格彪悍的赛丹·达索汉；有以热忱和坚韧著称的骑士——提里奥·弗丁；还有早已师从法奥多年的乌瑟尔，他既是一位卓越的骑士，也是圣光的虔诚信徒。

洛萨还让同样来自于暴风城的严厉的格文拉德接受圣骑士训练。格文拉德是经历过第一次大战的骑士，久经战火历练。法奥敞开怀抱，热情地接纳了这位学生。

斯坦索姆城今后将作为圣骑士的行动基地。眼下，洛萨决定把他们带在身边，命令其跟随联盟主力军四处征战。这些神圣的战士夜以继日地勤学苦练，法奥向他们传授了如何用光明来治疗同伴、攻击敌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充当杀敌的武器，无论局势多么严峻，圣骑士都将会是黑暗中的耀目光芒，也是为联盟指明方向的希望灯塔。

法奥悉心引导圣骑士，提醒他们过简朴的生活，切莫追求财富与浮华，时刻都要将他人利益放在心上，无私奉献，至死方休。

随着训练的继续，法奥为圣骑士呈上了一套魔法圣契。这些神圣的书卷是教会中最为古老的圣物，每种圣契都代表着白银之手骑士团的一种核心品质：惩戒、神圣、防护、正义与怜悯。

然后，法奥给每一位圣骑士分发一枚圣契，并要求学生们用实际行动去彰显圣契的真义。图拉扬获得了*防护圣契*，乌瑟尔获得了*正义圣契*，提里奥获得了*惩戒圣契*，赛丹获得了*神圣圣契*，格文拉德则获得了*怜悯圣契*。

洛萨经常来白银之手骑士团查看，他对几位圣骑士的训练状况甚为满意，更提出让图拉扬和乌瑟尔担任他的副官。

法奥很愿意为指挥官提供人才，但现在还不行——这两位圣骑士还要再经过几个星期的训练，才能在战场上助指挥官一臂之力。

阿莱克丝塔萨的枷锁

在洛丹伦南方，生命缚誓者阿莱克丝塔萨率领红龙继续寻找恶魔之魂的下落，最终查到了兽人身上。

阿莱克丝塔萨和她的追随者刚好到达，目击了部落疯狂进攻卡兹莫丹的行动。虽然生命缚誓者很想出手帮助矮人和侏儒，可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恶魔之魂。那件神器里蕴藏着除了死亡之翼以外所有守护巨龙的力量，倘若落入恶势力之手，必然会给龙族乃至整个世界造成毁灭。

阿莱克丝塔萨很快就发现恶魔之魂在一位名叫耐克鲁斯的兽人手上。他正在带领龙喉氏族进行实验，肆无忌惮地使用神器之力。阿莱克丝塔萨与她的追随者想要直接从耐克鲁斯手里把神器抢夺过来，料想像兽人这样的原始生物绝对不可能解开恶魔之魂的秘密。

巨龙错了。

阿莱克丝塔萨与追随者没有想到的是，耐克鲁斯已经通过梦境，向死亡之翼详细了解了这件神器。那条黑色守护巨龙不仅揭示了恶魔之魂的真正力量，甚至向耐克鲁斯传授了使用方法。死亡之翼告诉他，利用神器的力量，龙喉氏族将能够奴役阿莱克丝塔萨和其他所有守护巨龙。

耐克鲁斯释放了恶魔之魂之怒，将生命缚誓者灼烧得疼痛难忍。阿莱克丝塔萨从空中骤然坠落，摔进卡兹莫丹境外的山岭间。随后，耐克鲁斯又用恶魔之魂的力量控制了她，其余龙喉兽人一拥而上，用锁链把巨龙牢牢锁住。

尽管恶魔之魂也能用来对付其他巨龙，但耐克鲁斯只是个普通的兽人，对神器的认识仍然相当有限。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用神器同时解决掉阿莱克丝塔萨和她的追随者，于是便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生命缚誓者身上。其余红色巨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王受制于兽人，每当有巨龙俯冲而下，想要袭击兽人时，耐克鲁斯都会用恶魔之魂的神力狠狠地鞭笞他们的主人。耐克鲁斯不会讲龙类的语言，却借此传达出了清晰的信息：只要龙类胆敢轻举妄动，阿莱克丝塔萨就要遭受巨大的痛苦。

在奴役了阿莱克丝塔萨之后，耐克鲁斯有效地控制了所有红色巨龙。女王的追随者担心，如果不听从龙喉氏族的命令，阿莱克丝塔萨就会惨遭折磨，甚至会死在那些野蛮兽人手上。

格瑞姆巴托

龙喉奴役守护巨龙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部落，最兴奋的莫过于大酋长毁灭之锤。如今，他的麾下又多了一种强大的武器，但要想完全控制龙族，让它们到战场上与强敌厮杀，目前还为时尚早。

毁灭之锤命令耐克鲁斯与龙喉氏族夺取格瑞姆巴托——位于湿地东部偏远山岭间的一座要塞堡垒。这座破旧的据点曾经归蛮锤矮人所有，但在很久之前就荒弃了。

受诅咒的据点

格瑞姆巴托时常闹鬼。几百年前，在黑铁矮人与蛮锤矮人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黑铁法师莫德古德召唤黑暗之力席卷了格瑞姆巴托的守军。虽然蛮锤氏族最终将她杀死，并驱逐了黑铁矮人，但他们的家园却再也回不到从前。莫德古德在临死时诅咒了这座要塞，把它腐化得面目全非。后来，蛮锤矮人在一片名叫辛特兰的庄严之地造起了新的家园。

耐克鲁斯与追随者用锁链将阿莱克丝塔萨束缚在格瑞姆巴托深处，还强迫其他红龙与之同行，若敢不从，就立刻施以报复在生命缚誓者身上。当年在德拉诺，龙喉氏族就曾经将长有翅膀的双头巨龙训练成战斗坐骑，如今时移势易，兽人笃信能在格瑞姆巴托把这群强大的龙族也打造成为任其驱使的奴仆。

正当兽人们忙着驯化坐骑时，耐克鲁斯则在严密监视着阿莱克丝塔萨。生命缚誓者发誓决不会轻易饶过这个兽人，可她所有的恐吓听起来都是那样的空洞。只要有恶魔之魂在手，巨龙只能咽下切齿之恨，根本奈何不了他。

在被囚禁期间，阿莱克丝塔萨开始产下新的龙蛋。耐克鲁斯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能成功孵化出雏龙，就能从小把他们培养成为部落的忠实仆从。

在远处，死亡之翼也在愉快地欣赏着阿莱克丝塔萨的遭遇，继续在暗地里为耐克鲁斯支招，教他利用恶魔之魂控制其他的红色巨龙。有龙类助战，部落必然会战力大增，能更好地帮助死亡之翼重振黑龙军团的荣光。但这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果生命缚誓者看到自己的同族沦为掀起战争的武器，肯定会感到万念俱灰，痛心入骨。

那真是太美妙了。

阿拉希的血脉

在部落整军备战的同时，联盟也在争分夺秒地忙碌着。联盟建立后，人类各个王国的兵力都归洛萨一人统领，但他必须确保胜利。洛萨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包括来自奎尔萨拉斯的那群古老而强大的高等精灵。

多年以前，人类曾经和高等精灵共同抗击阿曼尼巨魔。奎尔萨拉斯和洛萨的先祖们联手作战，打得敌人狼狈而逃。胜利后，高等精灵对人类国王索拉丁

立下誓言：今后如若他和人类的后世血脉需要帮助，奎尔萨拉斯义不容辞。作为索拉丁的后人，洛萨恳请高等精灵兑现古老的承诺。

听闻洛萨的请求，奎尔萨拉斯的领袖各持己见。高等精灵国王安纳斯特里亚·逐日者早就听说南部杀来了一群奇怪的生物，却没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威胁。他只是派出一支小规模的精灵舰队加入联盟，下令让其余军队留守本土。身手绝伦的游侠队长奥蕾莉亚·风行者没有听从国王的命令，带着少数精灵南下助阵。她认为部落的威胁不可小视，决定亲眼看看那些兽人到底有什么能耐。

面对少得可怜的精灵援军，洛萨感到非常失望，却没有当众表露出自己的不满，而是对他们表示了热情欢迎。尤其是灵活机动的游侠刚好能作为支援部队补充眼下亟需的弓箭手、斥候和游击支援战队。

就在精灵从海路抵达希尔斯布莱德丘陵时，噩耗骤然传来。与联盟大多数成员一样，洛萨也以为部落一定会经由萨多尔大桥向北杀来，需要经过长达数月的鏖战才可能攻破人类的防线。但是根据人类斥候回报，兽人已经组建了一支舰队，马上就要破浪出海。

敌人杀来的速度将会大大超过洛萨的想象。

洛萨敦促联盟在部落最有可能登岸的希尔斯布莱德丘陵整军集结，并指派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率领海军准备迎敌。

赤焰之海

大酋长毁灭之锤当然知道舰队的秘密总会有得见天日的一天，所以当他得知人类的侦察船发现了他的船只时，也毫无改变战略的意思。此时，部落的舰队已经组建完毕，准备启程。奥格瑞姆坚信，部落大军将会比人类更早抵达洛丹伦南部，把他们打得猝不及防。

虽然这点时间优势算不得十分明显，但久经战火淬炼的奥格瑞姆深知微弱的优势足以决定战局成败。

数以百计的兽人舰船，装载着满船补给品和成千上万的悍勇蛮兵，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浩荡起航。然而，早有强敌等在途中——在祖尔德雷岛附近，联盟海军在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的指挥下，对部落舰队发起攻击。

当一艘艘粗陋的部落船只出现在普罗德摩尔眼前时，就好比是受伤的羔羊遭遇了一只凶狠的野狼。海军上将来自海岛王国库尔提拉斯，一生都在公海上率军征战。放眼整个艾泽拉斯，他的海上作战经验无人能及。

部落的海上舰队被普罗德摩尔的精良战船打得毫无招架之力，联盟的第一发炮弹就将部落的好几艘战舰炸成碎片。汪洋之上，满目沉船，落水的兽人立即就被翻涌的巨浪吞没。普罗德摩尔很快意识到，他甚至可以在海上摧毁整支部落大军，让敌人无法逼近人类的领土。

若不是有巨龙及时赶到，这场战争也许真会就此结束。

大酋长毁灭之锤明白人类王国具有远胜部落的海战优势，所以才命令耐克鲁斯与龙喉氏族派出红龙，为海军提供空中支援。

起初，耐克鲁斯拒绝接受这个任务，他的族人还没有完成巨龙训练。但是迫于毁灭之锤的压力，耐克鲁斯只得让步。他用阿莱克丝塔萨的生命威胁三条红龙沿途守护部落舰队。

红龙无奈地远远跟在兽人舰队后面。当普罗德摩尔的海军发起攻击时，他们从天而降，用烈焰席卷了联盟的战船。

尽管巨龙只有寥寥数条，可普罗德摩尔还是无力抵挡他们的攻势，下令全面撤军。舰队被打得四散而逃。

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之战

黑暗之门开启后6年

在大败海军上将普罗德摩尔之后，部落继续向希尔斯布莱德丘陵进发，在岸边顺利登陆。联盟防线稀疏，虽然大部队已经抵达丘陵，却乱得毫无阵法。

兽人大军冲杀上岸，守护部落舰队的红色巨龙却拒绝再往前一步。耐克鲁斯仍然留在格瑞姆巴托监视阿莱克丝塔萨，无法亲自到场下达新的命令。既然保护战船的任务已经完成，巨龙不愿再对人类痛下杀手。为了保住阿莱克丝塔萨的性命，他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稍加反抗。

奥格瑞姆决定作罢，把这几条巨龙留在岸边，自行率军杀向内陆，计划取道奥特兰克山脉，继而攻占敌方主城。这条路线虽然艰险，却是直取洛丹伦最快的途径。

洛萨早就料到部落会这么做。站在军事立场上来看，洛丹伦都城绝对是一块让敌军欲罢不能的肥肉，倘若部落能顺利得手，联盟将会彻底瓦解，陷入混乱。洛萨当然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他不顾马倦人疲，指挥战士在希尔斯布莱德丘陵各处布防，挡住部落军团北进和西行的路线。接着，洛萨使出浑身解数想要重振士气，但他的话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洛萨在他们的眼中看见了恐惧，大多数人类都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可怕的兽人。这群怪物就好像是梦魇的产物。

幸好，圣骑士此时已经完成了训练，他们纵马驰骋，奔行在联盟的军阵当中，帮助同胞兄弟找回希望和勇气。



人类圣骑士力战死亡骑士

部落的战鼓已经擂响，铺天盖地的绿皮大军号叫着杀向北方。兽人喊出撼天的战吼，挥舞着手中利刃，冲击着人类的战线。

部落与联盟大军有史以来第一次爆发了全面冲突。奥蕾莉亚和她的高等精灵游侠手握强弓，射杀了不少部落的精兵，与此同时，洛萨与圣骑士并肩作战。在另外一片战场上，卡德加与其他法师也在利用奥术力量抵挡兽人的入侵。

第二次大战正式开始。

突然，战场被一片恶臭的浓雾笼罩，死去的人类战士又都站了起来，调转矛头，转而攻击从前的战友。冲杀在这支邪恶战队阵前的是几个头戴兜帽，骑乘骷髅战马的身影。

死亡骑士来了！

人类军团被震惊得不知所措，任凭他们四处散播痛苦与恐惧。奥格瑞姆喜忧参半地注视着这一切，虽说他至今仍对死亡骑士深感不安，却也惊讶于他们锐不可当的战斗力量。

死亡骑士的出现吓坏了人类，联盟的阵线眼看就要土崩瓦解。就在这时，从乌瑟尔、图拉扬以及其他圣骑士身上猛然爆发出一团耀眼的白光，几位英雄凭借着喷薄而出的神圣能量击倒了被敌人复活的人类，驱散了死亡骑士制造的腐蚀之雾。

接着，圣骑士们又利用自己的神圣之力治疗伤兵，安抚他们的心神，帮助重拾信心的联盟大军整兵再战，以摧枯拉朽之势对兽人的阵线发起反击。

战火在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上愈烧愈旺，部落和联盟势均力敌，难分高下。但毁灭之锤知道，兽人在这里耽搁得越久，联盟就能从各地召集来更多的援军。

眼见人类大军正在死守前往洛丹伦都城最快的路线，毁灭之锤只能改走东边，另想他法。为此，他想到要找阿曼尼巨魔帮忙。巨魔对这片山区地带相当熟悉，同意为兽人带路，但毁灭之锤必须先要兑现诺言，帮忙救出他们的首领——祖尔金。

阿曼尼协定

毁灭之锤当然没有忘记自己许下的承诺，他曾经答应帮助阿曼尼巨魔营救督军祖尔金，兽人斥候已经侦察到，祖尔金被关押在敦霍尔德城堡附近的战俘营里。

希尔斯布莱德的战事还在继续，毁灭之锤亲率突袭队前去营救祖尔金。这群久经沙场的士兵打得那群看守者毫无还手之力。在救出祖尔金后，毁灭之锤邀请他与族人加入部落。

最初，祖尔金不愿应允。伟大阿曼尼部族的督军不愿任由他人驱使。毁灭之锤很快就用领导权打消了祖尔金的顾虑——如果阿曼尼巨魔愿意加入部落，他们绝对不会低人一等，祖尔金继续保有对族人的完全控制权。他与毁灭之锤将平起平坐，共同对抗敌人。

最后，毁灭之锤又开出了一个条件，总算赢得了祖尔金的支持——倘若阿曼尼巨魔的军队能与部落联手，兽人就帮助他们消灭宿敌——奎尔萨拉斯的高等精灵。

攻打奎尔萨拉斯意味着部落要从洛丹伦都城一路北上，然而毁灭之锤认定自己必须去冒这个风险。希尔斯布莱德之战让毁灭之锤看清了联盟的许多方面，其中之一便是圣骑士战力难当，与死亡骑士的实力不相上下。要想战胜强敌，毁灭之锤就必须赢得阿曼尼部族的支持。

毁灭之锤命令部落向东行进，安排他身边最信任的副官瓦洛克·萨鲁法尔亲率由黑石兽人组成的后卫部队牵制联盟，为部落军团穿过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山隘进入了辛特兰。

尽管辛特兰地势崎岖复杂，但部落还是在阿曼尼巨魔的指引下顺利前行。巨魔带领兽人准备经由小路翻越北部山岭，进入奎尔萨拉斯。沿途，祖尔金也不忘将当地的阿曼尼巨魔并入麾下。

一切似乎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不料这时却从后方飞来一群黑影。它们不是巨龙，是狮鹫，骑在狮鹫背上的则是当地勇敢的蛮锤矮人。

闪电与雷霆从部落大军的头顶劈头落下。

乘着雷霆之翼

辛特兰早就成为了蛮锤矮人的家园。矮人据守在山中一处名为鹰巢山的据点，时刻监视着下方的领土。蛮锤矮人生性坚韧，顽强不屈，与狮鹫联系甚密。许多矮人都是老练的萨满祭司，手中挥舞着灌注闪电力量的风暴之锤。

蛮锤矮人向来独来独往，与其余族群少有接触，对部落以及在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上爆发的激烈战斗一无所知。当他们发现兽人军团进入辛特兰后，这才知道了部落的存在。

蛮锤氏族的领导者——大领主库德兰，立即采取行动捍卫家园。他带领一群异常勇敢的狮鹫骑兵从空中出击，用风暴之锤打击部落，在重创敌人之后飞回到云层之中。库德兰不断发难，大大削弱了部落的军力。

眼下能替部落战斗的那几条巨龙仍然留守在希尔斯布莱德丘陵看守舰船，所以兽人拿这些麻烦的狮鹫骑兵毫无办法。如果不把他们解决掉，毁灭之锤就不能率领部落继续北上。于是，大酋长集中全力攻打鹰巢山，迫使库德兰和矮人狮鹫骑兵赶回主城增援。

趁着城外的战斗打得越来越激烈，奥格瑞姆带着一半的部落兵力回撤，打算继续向北进军，让另一半兽人留下继续跟矮人交战。库德兰跟蛮锤军队根本无暇顾及撤退的兽人和巨魔，一心只想守住鹰巢山。

毁灭之锤向北方秘密进军时，洛萨的大军也抵达了辛特兰，帮助蛮锤矮人共守主城。人类、精灵与矮人联军很快就击退进犯的兽人，把他们赶进森林。

鹰巢山之战改变了库德兰和他族人的想法。如今，他们意识到部落的威胁，决定帮助其他势力抗击兽人。

库德兰提出加入联盟的请求，蛮锤矮人的狮鹫骑兵正是联军眼下最需要的力量。虽然兽人自从祖尔德雷那场海战过后便没再调遣过巨龙参战，可洛萨担心那些会飞的猛兽会随时出现在战场上。如果联盟想要在空战上不落下风，就必须将狮鹫骑兵纳入军中。

联盟从库德兰口中得知了一半部落兵力已经偷偷北上的消息，这时洛萨才意识到自己被奥格瑞姆耍了。部落留在辛特兰的只是区区一部分兵力而已。

在得知真相后，洛萨感到很是沮丧，但他没有沉沦在失败中。他立即派遣图拉扬率领大军去追击奥格瑞姆。与此同时，联盟的其余兵力继续留在辛特兰，解决那里的部落余孽。通往洛丹伦都城的另外几条路线似乎都很安全，奥特兰克王国正在坚守东边的防线，国王匹瑞诺德派驻军堵住了山路。如果部落想要从那里杀向主城，也会被守军拖住脚步。

迦罗娜的逃脱

自第二次大战开打以来，迦罗娜时刻处在黑石战士伊崔格的监视之下。她做出了不少贡献，除了与部落战士并肩战斗，有时还能帮忙翻译从联盟信使身上搜出的密函。

起初，迦罗娜只把伊崔格当成有勇无谋，誓死效忠于黑手那个暴君的狂热战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却发现伊崔格身上有很多优点。在这位兽人身上，仍然残存着尚未泯灭的尊严与荣耀。

迦罗娜认为她能赢得伊崔格的信任，把她知道的有关于古尔丹和暗影议会的一切都对他如实道来，还对伊崔格讲述了恶魔和部落的真实意图——兽人不过是一枚棋子，在他们背后有着更为可怕的敌人。一旦部落消灭联盟，恶魔就会把艾泽拉斯变成荒芜之地。

伊崔格却把迦罗娜说的这些话当成了不尽不实的谎言。毕竟，迦罗娜曾经是古尔丹手下的刺客，他怎么可能信任一个干过如此卑鄙勾当的阴险之人？

面对伊崔格的冷言冷语，迦罗娜放弃了帮他看清现实的念头，耐心地等待着逃脱的时机。

机会终于到来了。在辛特兰的混战中，迦罗娜逃进了森林，消失得无影无踪。伊崔格本想去追拿这个半兽人，但此时迎战联盟要远比找回一介囚犯重要得多。

伊崔格放走迦罗娜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伊崔格的内心深处，对这个半兽人和她痛苦的过往甚感同情。迦罗娜并非是个天生的刺客，是古尔丹把她变成了后来的样子。只要她今后不把刀刃对准部落，伊崔格愿意放她一马。

也许，她在艾泽拉斯能够走出德拉诺的阴霾；也许，她能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家。

精灵符文石

正当联盟在辛特兰陷入苦战时，奥格瑞姆带着一半部落兵力畅通无阻地向着奎尔萨拉斯进发。祖尔金还顺道去阿曼尼主城祖阿曼召集了更多帮手，立誓要率领族人斩杀精灵，让敌人血染遍野。成千上万巨魔从祖阿曼蜂拥而出，身上文有仪式刺青图案，颈间挂着魔法护符，争先恐后地加入了奥格瑞姆的部落军团。

数千年来，高等精灵从没见过如此规模的军队进犯边界。部落大军浩浩荡荡地杀来，很快就瓦解了王国的外围防线。

奥格瑞姆继续北进，这时他发现许多死亡骑士和阿曼尼巫医都无法使用魔法了。后来，古尔丹发现了削弱他们力量的元凶。

几千年前，在上古战争结束后，奎尔萨拉斯在王国四周竖起了一道强大的魔法屏障——班蒂诺雷尔，意为“疆界守护者”。魔法屏障是许多块互相联接的巨大符文石，这些圣物能够阻止燃烧军团和其他外来者感应到高等精灵的奥术魔法，同时还能削弱敌人——例如阿曼尼巨魔的魔法。

古尔丹认为，只要拆除其中一块符文石，就能让整道屏障失去作用，让部落再次获得魔法的加护。然后古尔丹可以带领追随者用那块圣物强化部落，确保攻下奎尔萨拉斯。

经过反复考虑，毁灭之锤同意了他的计划。毁灭之锤不信任古尔丹，但到目前为止，这位术士在战斗中功不可没，对部落颇为忠诚。奥格瑞姆在暴掠氏族中安插的眼线也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阴险的图谋。可是毁灭之锤没有想到的是，古尔丹早已在暗地里通过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将那些间谍收买了。

大酋长仍然怀疑古尔丹总有一天会背叛他，控制整个部落。但他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真相——术士一直在计划抛弃部落。

几个月来，古尔丹一直在为脱离部落积攒实力。尽管死亡骑士的不忠让他略感失望，但他还有两个强大的氏族——暴掠氏族与暮光之锤作后盾。但眼下还远远不是动手起事的时候。古尔丹必须找到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抗衡毁灭之锤，以及去往萨格拉斯之墓的途中可能遭遇到的任何敌人。奎尔萨拉斯的神秘圣物，恰好能让古尔丹获得他所需要的力量。

力量的工具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古尔丹从麦迪文的脑海中打探到了一些关于强大神器的线索。他从来没有机会亲自去寻找这些圣物，却向死亡骑士透露了它们的存在。

古尔丹与他的追随者很快就拆下了一块奎尔萨拉斯符文石，并凿开那块巨大的圣物建起了众所周知的风暴祭坛。随后，古尔丹利用悬槌堡食人魔那里流传下来的一个古老仪式强化他的盟友。在遥远的过去，悬槌堡食人魔找到了增强族人力量的办法，只要将原始的奥术魔法引入普通的食人魔体内，就能把他们变成智慧过人的双头食人魔法师。

大多数仍然在世的食人魔都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不过古加尔却是个例外。他亲手挑选出了一些凶残的食人魔用以强化。他更是亲自监督仪式的进行。

不久之后，从祭坛里便出现了一个个双头食人魔法师，这些扭曲的生物跟古尔丹预想中一样强大，更重要的是，他们暗地里只效忠于他本人。

现在，古尔丹只需要等待时机了。

奎尔萨拉斯的灰烬

符文石被拆除后，部落的死亡骑士与其他施法者重新找回了力量。奥格瑞姆的大军朝奎尔萨拉斯的主城——银月城发起猛攻。他们烧杀抢掠，把城外的乡野变成人间地狱，但凡是被他们找到的精灵全都难以活命。

国王安纳斯特里亚召集麾下最伟大的将领，誓死也要把部落阻挡在城门外。精灵法师和游侠在奎尔萨拉斯各处迎战奥格瑞姆的军队，但他们并不是孤

军奋战，图拉扬和奥蕾莉亚很快就率领联盟军团赶来助战。

在图拉扬率军抗击部落的同时，奥蕾莉亚进入银月城觐见安纳斯特里亚，催促精灵国王尽快加入联盟。然而，根本无须开口。安纳斯特里亚早就对部落的进犯大为震怒，自从巨魔战争以来，精灵从未遭遇如此惨重的伤亡，领土未曾受到这般亵渎。人类和精灵曾经联手拯救过各自的王国，今时今日，他们一定还能击败强敌。

奎尔萨拉斯表示将会倾其所能，支持联盟的战斗。

虽然精灵大军重新加入联盟，但迅速扳回败局的希望立即就在火光与浓烟之中消散了。红龙来了。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训练，龙喉兽人终于掌握了骑乘巨龙凌空杀敌的技巧。数条巨龙出现在奎尔萨拉斯上空，将从没与巨龙作战过的狮鹫骑兵打得纷纷溃逃。接着，兽人指挥巨龙用烈焰席卷联盟大军，大火从奎尔萨拉斯附近的森林升腾而起，滚滚黑烟遮蔽了太阳的光辉。

被奴役的巨龙眼见自己亲手酿下的毁灭，非但没有感到丝毫喜悦，反而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肆虐的烈焰风暴把大多数精灵防御者都逼进了银月城。国王安纳斯特里亚无法抵挡进犯的部落与巨龙，但他们却另有对策。

精灵法师在银月城周围设起了一道巨大的魔法屏障，屏障的力量来自于太阳井——作为奎尔萨拉斯文化核心的魔法源泉。千万年来，精灵一族都用太阳井的力量建造王国，抵御外来的入侵者。

经过轮番强攻，屏障依然屹立不倒。就连红龙的魔法烈焰都无法将它穿透。

奥格瑞姆的耐心正在耗尽。摧毁高等精灵的据点从来都不是他的首要任务，洛丹伦才是他真正的目标。尽管奥格瑞姆还没有实现对阿曼尼巨魔做出的承诺，却在奎尔萨拉斯收获甚丰。如今，部落有了一群极具天赋的食人魔法师，龙喉氏族终于骑着那群长翅膀的仆从加入了战斗，部落也给奎尔萨拉斯造成了沉重打击，精灵要花费多年时间才能重新振作起来。

于是，奥格瑞姆开始部署下一阶段的侵略战役。他要规划出一条从奎尔萨拉斯直抵洛丹伦的路线，出奇制胜。

奥特兰克的背叛

眼见银月城久攻不下，奥格瑞姆便下达了撤军的命令，率领部众向西进发。再次攻打洛丹伦都城的时机已经到来，大酋长已经设好了路线。

位于奎尔萨拉斯与洛丹伦之间的道路和山谷无疑是最快的捷径，可沿途都有联盟的重兵把守。奥格瑞姆决定舍近求远，带领军队穿过崎岖的洛丹伦都城南部的奥特兰克山脉，让敌人防不胜防。

大酋长毁灭之锤的决定并没有得到所有盟友的认可。祖尔金与阿曼尼部族反对西行，他们与精灵有着深仇大恨，不愿让围攻银月城的战斗半途而废。祖尔金发誓，若是不能亲眼看着奎尔萨拉斯化为灰烬，不能亲手斩下国王安纳斯特里亚的首级，他绝不会率众攻打洛丹伦。

祖尔金的固执让大酋长很是恼火。毁灭之锤必须依靠阿曼尼巨魔指引兽人穿过这片陌生的土地，要是在如此关键时刻失去巨魔的支持，部落必然会大难临头。

古尔丹察觉到了奥格瑞姆的恐惧，他知道摆脱大酋长控制的机会终于来了。古尔丹向奥格瑞姆和祖尔金保证，暴掠氏族已经找到了摧毁银月城屏障的方法，只需再稍稍等上几天即可。只要暴掠氏族一得手，精灵主城就会陷落，巨魔大可以报仇雪恨，然后再去与部落会合。

毁灭之锤不愿把更多军队留在奎尔萨拉斯，可古尔丹的话很有诱惑力。联盟此时已是一盘散沙，一半兵力在守卫银月城，另一半则在辛特兰抗击部落，此时正是夺取洛丹伦都城的好机会，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

毁灭之锤决定把古尔丹和暴掠氏族留下破坏屏障，同时命令龙喉氏族留在奎尔萨拉斯监视他们。如果三日之内还没被摧毁屏障，就必须强行让古尔丹和他的追随者向西追赶大部队。

如果古尔丹胆敢抗命，龙喉氏族有权用他喂食他们的战斗坐骑。

毁灭之锤在率军西行的途中，始终存有疑虑。自从在希尔斯布莱德丘陵登岸以来，情况屡屡超出他的计划。可他也深谙战争之道，唯有适者才能得胜，那些墨守成规，拒绝改变的人只会落得惨败的下场。



第二次战争期间部落和联盟的势力图

部落军团刚一进入山岭，幸运之神便向毁灭之锤露出了微笑。奥特兰克国王匹瑞诺德早就在等着兽人大军的到来，表示愿意效忠部落……从第二次大战打响的那天起，匹瑞诺德就一直在提心吊胆地抗击着部落，认为兽人是一支无可阻挡的力量。当他听说部落军团中出现了死亡骑士、红色巨龙和食人魔法师后，恐惧感更是日渐加深。

部落抵达奥特兰克山脉的消息终于让匹瑞诺德选择了背叛。国王没有迎战敌人，而是提出跟他们做个交易，只求能够活下去。匹瑞诺德的要求很简单——他不会给兽人大军造成任何阻碍，让他们顺利通过山岭，前提是他们同意放过奥特兰克。

奥格瑞姆急不可耐地接受了国王的提议。匹瑞诺德给还大酋长出谋划策，告诉他如何避开山中的防御岗哨。夜以继日的行军，部落终于毫发无伤地通过奥特兰克山脉。当部落终于抵达提瑞斯法林地时，奥格瑞姆甚至没让军士稍作喘息，即刻指挥全军朝主城的城墙发起猛攻。

围攻主城

图拉扬和他的同伴早就怀疑部落会改道向西，攻打洛丹伦的主城。当奥格瑞姆率领大部分兵力突然从奎尔萨拉斯撤退时，他们的恐惧得到了证实。

虽然部落的一部分军队仍在攻打奎尔萨拉斯，图拉扬却命令大军全速西行。此时，联盟有一半军力被拖在辛特兰，守卫洛丹伦都城的任务全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图拉扬原本认为援军定然能在奥格瑞姆之前赶到，部落进入了奥特兰克山岭，当地的防御力量肯定会遏制住敌人进击的势头。当匹瑞诺德国王背叛的消息传到众人耳中时，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人类怎么可能向嗜血的部落俯首归降。

事实不容辩驳，匹瑞诺德的投敌行为引发了灾难性的结果。如果有奥特兰克山脉隔阻，部落大军要在几个月之后才能杀到这里，而在无人阻击的情况下，毁灭之锤的大军已经轻松地抵达了洛丹伦都城。

图拉扬担心主城很快就会陷落，甚至等不及他出手救援，但洛丹伦却不像他想得那么软弱。国王泰瑞纳斯亲自指挥主城防御战，尽管他不是战士出身，却有着极强的领袖魅力和过人的智慧。面对部落投石车的轰击，泰瑞纳斯告诉族人胜败在此一举，人类的未来——联盟的未来——全都押在了他们身上。泰瑞纳斯发誓宁愿以身殉国，也要与部落战斗到底，直到援军赶到为止。他不顾大臣的阻挠，挺身站在了城墙上，身先士卒地组织着城中的防御力量。

奥格瑞姆非常欣赏洛丹伦这股誓不屈服的劲头。他认为人类与他们的国王勇气可嘉，和兽人一样悍勇顽强。可惜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每一天，奥格瑞姆都在削弱着洛丹伦都城的防御力；每一天，部落的攻城战车都在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城墙。

只要部落的援兵从奎尔萨拉斯赶到，这座城市必将陷落。眼下的问题是，那些军队何时会来。龙喉、暴掠与暮光之锤这三大氏族早该到了，可至今还是音讯全无。

大酋长打从心底里觉察到情况有些不太对劲。当图拉扬率军从东翼杀来时，更加加深了他的不安。他们的到来分散了兽人的兵力，给洛丹伦都城的守军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毁灭之锤不怕图拉扬和他的军队——他怕的是他们到来背后的意义，说明其他联盟军队也在朝着主城进发，部落必须要加快速度，攻占这座城池。奥格瑞姆手下有死亡骑士，可他也需要那些仍然留在奎尔萨拉斯的兵力，才能确保胜利。

可悲的是，他等不到了。龙喉氏族来到了洛丹伦都城外，带来了可怕的消息：古尔丹背叛了部落，还带走了暴掠和暮光之锤氏族，前去寻找在希尔斯布莱德丘陵岸边停靠的兽人舰队。紧接着，奥格瑞姆又收到了另一个噩耗——联盟已经得知了匹瑞诺德国王的背叛行径，封堵了奥特兰克山脉的各个隘口，想要从辛特兰调集援军也绝无可能。

在那一瞬间，毁灭之锤明白这场战争败局已定。即使他的军队能夺取洛丹伦都城，也抵挡不了整个联盟的力量。

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涌上毁灭之锤心头，部落原本距离全盘大胜只有咫尺之遥，现在却要落得满盘皆输的结局。

奥格瑞姆下令取消攻城，命令大军撤回卡兹莫丹。他派出一位龙喉信使将撤退的命令传达给还在辛特兰的部落军队。如果部落能够重新集结，或许还有扭转颓势的机会。希望虽然渺茫，毁灭之锤也只能勉力一搏。

大酋长派部落的巨龙骑兵掩护大军撤退，尽可能地拦截联盟的兵力。此外，他还派黑齿狞笑氏族前去追杀古尔丹。奥格瑞姆曾经饶恕过这位罪孽滔天的术士一次，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成神之路

在毁灭之锤率军赶赴洛丹伦都城的几天之后，古尔丹就召集了各路盟友，向他们公开了寻找萨格拉斯之墓的计划。他许下诺言，谁愿意追随他，事成之后一定会得到强大的力量，远比跟着部落进行那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要来得划算。几乎所有暮光之锤和暴掠氏族的都表示愿意追随这位术士，但在奎尔萨拉斯的部落军中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反对者。

阿曼尼巨魔对古尔丹的雄心没有任何兴趣，还在继续围攻精灵主城。龙喉氏族也不同意古尔丹的做法，甚至打算出手制止。最后，这两股势力都没有冒险与古尔丹战斗，以免落得两败俱伤。

龙喉氏族转而西行，赶去与部落大军会合，同时向奥格瑞姆报告古尔丹的图谋。与此同时，古尔丹率领追随者向南行进，沿途偶尔会遭遇到人类的阻击，但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在希尔斯布莱德丘陵，这伙叛徒驾驶着几艘部落的战舰，向西启航。

古尔丹没有想到，黑齿狞笑氏族的兽人很快就追了上来。他们乘坐其余的战舰，紧紧地尾随其后。

黑齿狞笑氏族不仅仅是古尔丹面临的唯一威胁。基尔加丹很快就听说了他自作主张的背叛，大吃一惊。恶魔领主没想到那术士居然连他也骗了过去。他

决定狠狠地惩罚他昔日的仆从，古尔丹一个人毁了燃烧军团唾手可得的胜利。

萨格拉斯亲自出面，阻止恶魔领主采取报复性行动。萨格拉斯并非出于怜悯，而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惩罚古尔丹。既然古尔丹那么想要力量，军团之主大可以先让他找到萨格拉斯之墓。他会让古尔丹无限接近目标，让那愚蠢的兽人感觉到什么叫作唾手可得。

然后再把成功的果实从他手里夺走，就像他夺走了部落的胜利那样。

萨格拉斯之墓



古尔丹升起萨格拉斯之墓

根据从守护者麦迪文脑海中搜集到的线索，古尔丹规划出了一条前往萨格拉斯之墓的航线。这趟海上航程漫长而艰险，巨浪滔天，风暴肆虐，仿佛就连大自然本身都在阻挠他达成目标。随着古尔丹渐渐接近标记的地点，他感觉到

从墓穴中散发而出的神一般的能量。眼看如此强大的力量马上就能落入手中，古尔丹狂喜得难以自禁。

由于萨格拉斯之墓深藏海底，古尔丹必须和同伴合力将它托出海面。术士引导了一场仪式，汇聚追随者的魔法凝聚成一道强大的法术。转瞬间，天空变得漆黑如墨，海面也在狂风的鞭笞下爆发了狂怒。终于，墓穴一点一点地从海底升了上来。

一座岛屿破浪而出，正中央便是古尔丹向往已久的萨格拉斯之墓。岛屿的地面上覆满藤壶，上面矗立着雄伟的墓塔。

萨格拉斯之墓刚刚升出海面，黑齿狞笑氏族已经逼近了岛屿。古尔丹知道他在人数上绝对不是这群追击者的对手，可如果他能驾驭墓中的力量，就一定能逃过这场劫难。他不知里面里是否暗藏危险，这时也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古尔丹命令古加尔和暮光之锤拖住敌人，自己带领暴掠氏族进入了墓塔。当术士和他的追随者匆匆忙忙地在阴暗的走廊中穿行，这时才发现原来里面还有别人……很久以前，当艾格文将萨格拉斯的化身封入墓穴时，她同时把不少恶魔追随者也关了进去。大多数恶魔都死了，或是在勉强维持着生命。守护者相信，墓穴的魔法封印一定能够控制它们。艾格文想得没错——那些恶魔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出逃。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一部分恶魔渐渐汲取了萨格拉斯化身的残存之力，变得更加强大。

萨格拉斯一声令下，这些恶魔从暗影中飞扑而出，把古尔丹的追随者撕得粉碎。然后，它们将怒火集中在这位术士身上，活活地扒掉了他身上的皮肉。

霎时间，古尔丹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座墓穴，随后又重归一片死寂。

只有少数暴掠氏族成员侥幸活命。在逃出墓穴之前，他们割下了主人的头颅，相信里面暗藏着巨大的能量。

墓穴外面，暮光之锤也在为存亡而战。在雷德·黑手和麦姆·黑手的率领下，黑齿狞笑氏族斩杀了这群叛徒，任由他们的尸体在墓穴的阴影中腐烂。

古加尔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多亏暮光之锤追随者的帮助才活了下来。几名氏族成员把受伤的食人魔带上船，逃到海上。船只被狂风吹向西边那片未知的水域。

在成功复仇后，黑齿狞笑氏族登上船只，向东启航。还从暴掠氏族成员手中抢得了古尔丹的头颅作为战利品。

那个不惜将族人出卖给恶魔的兽人，就这样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解放卡兹莫丹

远离萨格拉斯之墓的东北方，部落还在继续向卡兹莫丹撤退。辛特兰的兽人大军从洛萨的包围圈中杀了出来，朝萨多尔大桥全速前进。奥格瑞姆与一半的兽人兵力紧紧跟在后面。随后，洛萨和图拉扬顺利会师，共同追击溃逃的部落。

失去舰队的奥格瑞姆只得从陆上逃亡。长达数个星期的艰难行军与零星战斗，致使部落损兵折将。不久之后，奥格瑞姆和部落的剩余兵力终于踉跄地逃进了卡兹莫丹，从湿地进入那片冰寒山岭的地带。

在前往矮人领地的途中，奥格瑞姆还派出巨龙骑兵打探黑齿狞笑氏族的行动进展。一些斥候带回了消息，他们发现黑齿狞笑兽人正在从海上赶往卡兹莫丹，兽人海员还让巨龙骑兵带回了古尔丹的死讯。奥格瑞姆对此甚感宽慰，至少那个叛逆不忠的术士再也无法操纵兽人一族的命运。奥格瑞姆只遗憾未能亲手夺了他的狗命。

但是当奥格瑞姆点算兵力时，心中的满足感立即消失了。这场战争耗掉了过半的兵力，这还算上仍在海上的黑齿狞笑氏族。他手中甚至连海军都没有。处在这种情况之下，部落绝不可能取得胜利，甚至恐怕连卡兹莫丹都守不住。如果矮人和侏儒也加入战争，战局更是不堪设想。

奥格瑞姆派出信使回德拉诺求援，无论那些嗜血成性的氏族有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他们都必须马上赶来。然后，他下令让军队在黑石塔集结，在那里等待与援军会合。

黑石塔位于部落控制的领地深处，倘若联盟还敢穷追不舍，毁灭之锤就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他命令基尔罗格率领血环氏族继续留在卡兹莫丹。统观第二次大战，血环氏族始终都把矮人和侏儒控制在他们的山岭城市之中，现在将要肩负起更加重要的责任。大酋长要求他们拖延住联盟的攻势，使其无力追赶部落的后卫部队。

毁灭之锤召见酋长祖鲁希德，并尽可能地集合了来自龙喉氏族的强兵健将。巨龙骑兵眼下仍然分散在洛丹伦各地，但奥格瑞姆知道，如此宝贵的武器绝对不能弃之不用。他命令耐克鲁斯把其余巨龙集结在格瑞姆巴托，然后把它们连同阿莱克丝塔萨和剩下的资源一起运往黑石塔。奥格瑞姆同时还让耐克鲁斯派出一些巨龙骑兵外出寻找黑齿狞笑氏族，向他们告知部落新集结地的位置，帮助舰船抗击沿途可能遭遇的联盟海军。

洛萨知道部落此时已经元气大损，只要乘胜追击，就能将兽人军团彻底击溃。虽然联盟的士兵经过连月征战也已疲惫不堪，洛萨仍然命令他们继续前进，趁此机会结束这场战事。

如果少了图拉扬和其他圣骑士，联盟的南行追击战绝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些神圣的战士日夜不息地治疗伤兵，鼓舞士兵，让他们心中充满斗志与勇气。联盟的军队一鼓作气地杀进了卡兹莫丹，迅速解决了血环兽人。随后，圣骑士们又带领猎杀战队，把当地兽人打得无处藏身。

在击败血环氏族后，联盟解放了铁炉堡与诺莫瑞根。铜须矮人和侏儒欢呼着冲出了各自在山岭中的据点，迫不及待地想要找敌人报仇。两大族群都表示愿意加入战斗，将用自己的战锤、利斧与科技为联盟贡献力量。

东部王国几乎所有高贵的种族凝聚成了一股空前团结的势力。

潮落岛之战

在卡兹莫丹的西北方，黑齿狞笑氏族的海上航程仍在继续。耐克鲁斯派出的巨龙骑兵找到了这些舰船，向他们传达了部落撤退到黑石塔的消息。雷德和麦姆命令黑齿狞笑兽人改变航线，朝仍在部落控制下的暴风城进发，再从那里经由陆路前往黑石塔。雷德和麦姆认为这会是一条阻碍相对较小的南行路线，可惜他们打错了主意。

海军上将普罗德摩尔正在率军巡查这片海域。在潮落岛附近，联盟的海军追上了部落的战舰。这场战斗如同祖尔德雷海战的翻版，普罗德摩尔很快就用火炮轰得敌人无力还手。部落故技重施，又派出了巨龙。只见红龙从高空俯冲而下，瞬间用烈焰席卷了联盟的战船。

这一次，普罗德摩尔没有撤退，蛮锤氏族的狮鹫骑兵已经及时赶来支援。奎尔萨拉斯惨败后，矮人掌握了全新的战术，利用狮鹫的机动性与速度，把笨重的敌人牵制得团团转，成功吸引了对方的火力。一时间，涌动着闪电之力的风暴之锤与巨龙的烈焰吐息点亮了整片天空，海面也被炮火映得通红。

雷德与麦姆率领屈指可数的几艘舰船逃离了战斗，大多数部落舰队都在普罗德摩尔的强大攻势下沉入海底。巨龙骑兵也被勇敢无惧的狮鹫骑兵打得落荒而逃。

联盟在海上打了一场决定性的胜仗，消灭了部落的海军，却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龙摧毁了普罗德摩尔的指挥舰，许多英勇的战士壮烈牺牲，其中也包括上将的儿子。普罗德摩尔永远无法忘记爱子的死亡，他对兽人的仇恨如同一道溃脓的伤口，至死难以愈合。

阿曼尼的落败

在联盟围攻黑石塔的同时，安纳斯特里亚国王率军把阿曼尼巨魔从奎尔萨拉斯赶了出去。这场战争虽然代价高昂，幸而精灵总算守住了自己的家园。后来，安纳斯特里亚脱离了联盟，指责他们在高等精灵最危难的时刻弃之于不顾。并非所有高等精灵都相信了他说的话，可他还是赢得了足够的支持。

围攻黑石塔

在黑石塔深处，毁灭之锤观察着联盟大军沿着燃烧平原长驱直入，如同一条金银双色的巨蟒蜿蜒而至。千千万万的联盟将士把部落的据点围得密不透风，接着便展开猛烈的围攻。

要塞的大门暂时能抵挡一阵子，但绝非长久之计。来自格瑞姆巴托的巨龙骑兵尚未赶到，黑齿狞笑氏族和德拉诺的援军也不知所踪，看来全都指望不上了。

毁灭之锤的心中生出了绝望，可他立即粉碎了这个消极的念头。身为大酋长，他永远都不会放弃战斗。现在不会，永远都不会！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为了追求荣耀，也不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是关乎全族的存亡荣辱。毁灭之锤向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在艾泽拉斯安下新家，要么带领族人撤回德拉诺等待死亡。

如果他注定命不久矣，他也要光荣战死，绝不愿在饥饿或是疾病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黑石塔堡垒中，大酋长煽动着部落的杀戮欲望。他号令全军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打赢这场决定他们命运的决战。他们是不可阻挡的部落。他们从前曾经战胜德莱尼人，攻下暴风城，重挫无数强敌。这个名叫艾泽拉斯的新世界理应属于他们，区区联盟休想对他们构成阻碍。

正当联盟的攻城战车撼动山岭时，堡垒的金属大门突然打开，成千上万的部落士兵高声怒吼着从堡垒中杀了出来。

奥格瑞姆亲自率军突袭。他当然没有幻想自己能够击败联盟大军，只见他杀出一条血路，直奔洛萨而去。近些年来，毁灭之锤对人类文化颇有了解，知道他们和兽人一样，也对领袖崇敬有加。杀死酋长会立即瓦解兽人氏族的决心与斗志，毁灭之锤希望，杀掉洛萨对联盟也有同样的效果。

部落的自杀式突击打得联盟方寸大乱，毁灭之锤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冲到洛萨面前。联盟最高统帅毫无退意，决意要与毁灭之锤一决高下，就像任何一个光荣的战士那样。

在毁灭之锤和洛萨身边，联盟与部落双方的士兵全都安静下来，整个燃烧平原上只能听见剑锤碰撞的铿锵之音。

两人你来我往，寸步不让，但奥格瑞姆在力量上更胜对手一筹。大酋长挥锤一击，震断了洛萨手中的巨剑。联盟指挥官跌跪在地。

紧接着，毁灭之锤又无情地抡起重锤，击碎了洛萨的头颅。

眼见大酋长杀死了敌方统帅，兽人大受激励，攻势越发凌厉。奥格瑞姆的计划奏效了。他在敌人眼中看见了悲痛与绝望，联盟的士兵偃旗息鼓，已经丧失了斗志。

然而图拉扬却没有被悲痛和绝望蒙住双眼，他深知这些负面情绪帮不到他。洛萨已经死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他复仇。

年轻的圣骑士释放出神圣的力量，光明从他体内迸射而出，照得周围所有人睁不开眼，就连奥格瑞姆也愣住了。图拉扬拾起洛萨的断剑，一击敲晕了部落的大酋长。然后，他鼓舞联盟的战士们在这黑暗的时刻务必要保持坚强，要像洛萨那样昂首挺立。联盟面对过许多考验，他们的指挥官面对强敌从未退缩，始终在用智慧和勇气率领他们奋勇前行。洛萨不仅把他们当成士兵，还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朋友与家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洛萨的子女，必须实现他的愿望，将部落逐出这个世界。

此刻不是动摇的时候，联盟很快就要大获全胜，他们必须要继续战斗。为了艾泽拉斯，为了联盟，也为了洛萨！

所有听见图拉扬这番话的联盟士兵，心中全都燃起了新的希望。年轻的圣骑士发出一声战吼，率领大军杀向部落，打得兽人慌不择路。兽人分别向北方、东方或是西方逃去，还有一部分朝南边的黑暗之门逃跑。少数勇士抱着宁可战死的信念，在黑石塔外继续抗击着联盟的攻势。

残存的勇士没有得到英雄般的死亡，图拉扬与其他圣骑士很快就击败了这些兽人。他们没有结束残存兽人的性命，而是用锁链把他们和大酋长一起活捉。

黑暗之门的毁灭

在塔隆·血魔和死亡骑士的带领下，一些部落士兵甩开了联盟的追兵，逃向黑暗之门。只有返回故乡，才有活命的希望。

图拉扬和联盟紧追不舍，洛萨的死让他们备感沉痛，但纵然复仇心切，这场追击行动也不能操之过急。在此之前，图拉扬对黑暗之门的确切位置一无所知，他希望能跟着这些败逃的兽人和死亡骑士顺藤摸瓜，找到传送门的位置。他确实找到了。

在黑色沼泽，黑暗之门外围，联盟终于追上了部落的逃兵，爆发了自第二次大战开始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大战。血魔和死亡骑士使用死灵法术散播愤怒与恐惧，虽然他们无法战胜图拉扬的军队，却还是得以让部落的余党穿过了黑暗之门。

图拉扬没有对部落一追到底，战斗打到这个份上，联盟的将士早已油尽灯枯。而且谁也无法预料在传送门的另一侧暗藏着什么危险。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摧毁黑暗之门，阻止部落重返艾泽拉斯。

为此，图拉扬召集了卡德加等一众法师，对这道庞大的传送门施放强力魔法。在卡德加的带领下，法师成功拆解了每一条能量魔线，截断了时空通道。反冲的能量炸碎了坚石门框，爆发出炫目的奥术光芒。

这道给艾泽拉斯带来难言厄运的黑暗之门至此终于化作尘埃，联盟军阵中爆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庆之声。战士苦战已久，曾经无数次目睹亲友惨死，这时全都情难自抑地纷纷跪倒，不少人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战争已经结束。

联盟赢了！

部落的决裂

黑暗之门开启后7年

部落输了。

塔隆·血魔与他的追随者给德拉诺带回了这个消息。更为糟糕的是，就连通往艾泽拉斯的路径也已被阻断。当卡德加摧毁位于艾泽拉斯的黑暗之门时，回流的奥术能量涌向了兽人的家园，德拉诺星球上的传送门也发生了魔法爆炸。大门的框架瞬间炸成了一堆碎石。身在德拉诺的兽人再也无法逃离这个垂死的世界。

在浴血奋战了这么久之后，兽人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在德拉诺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可以征伐的敌人，等待他们的只有缓慢而痛苦的死亡。

有一些强大的氏族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德拉诺，仍像第一次大战爆发前那样嗜血好战。经过多年消磨，兽人的数量已经锐减，可他们至今也没能学会控制情绪。在艾泽拉斯的惨败，更是让他们的怒火燃烧得更为炽烈。

部落过不了多久就会从内部把自己蚕食干净。

至于那些留在艾泽拉斯的部落残兵，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基尔罗格和血环氏族没能及时赶到黑石塔加入毁灭之锤的大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落败的士兵逃进黑暗之门。基尔罗格也想率军紧随其后，却被联盟的军队挡住了去路。与其发起自杀式冲锋，倒不如保存实力，再作打算。于是血环氏族的兽人静悄悄地消失在传送门北部的荒野里，计划着下一步行动。

与血环氏族的情况类似，格瑞姆巴托的龙喉氏族也没能赶到黑石塔帮助毁灭之锤共同抗敌。在联盟得胜后，龙喉兽人撤回了格瑞姆巴托，继续在这个古老的城堡中繁育训练红色巨龙。如果有朝一日被联盟发现，他们至少还有能够与之对抗的武器。

雷德、麦姆与其余的黑齿狞笑氏族成员也都活了下来，他们在部落战败后才抵达黑石塔。他们集结了以黑石氏族成员为主的部落幸存者，等到联盟撤出燃烧平原之后，这才偷偷溜回塔中，重新控制这处据点。

雷德和麦姆将部落的失败归咎于毁灭之锤的无能领导。自从奥格瑞姆发起玛克戈拉击败黑手那时起，他们就对这位新任的大酋长心怀不满。两兄弟现在计划着把残存的部落打造成他们心中的模样，可他们也知道这样的宏伟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渐渐与其他部落幸存者族群取得联系，想要将其招揽至他们这个全新的部落麾下。对此，基尔罗格没有理会，他已经看清了自己的命运，不屑与雷德和麦姆的“伪”部落为伍。

龙喉氏族却表示支持黑石塔中的兽人，若是雷德和麦姆需要，他们愿意为之提供一些巨龙。

其他部落成员逃进了荒野，有些成群而居，有些独自谋生。在那些独行侠中有迦罗娜的看管者——伊崔格。在部落战败后，他时常会回想起迦罗娜的警告——有黑暗势力在背后操纵着他的族人。他开始相信迦罗娜说的话，对部落的一腔忠诚也随之渐渐淡化。无论是古尔丹的承诺、“施恩者”基尔加丹还是黑暗之门，这些东西全都没有看起来那般单纯。部落的形成对于兽人一族来说意味的不是救赎，而是毁灭。

怀着羞愧与愤怒，伊崔格离开了部落，只身前往北地，希望能在那里度过余生。

找个地方，平静地死去。

战争的代价

这边的部落在苦苦挣扎，艰难求存，那边的联盟则在普天同庆，欢庆胜利。人类、矮人、侏儒与高等精灵都沉浸在大胜的喜悦中。然而欢庆过后，他们却要面临一个严酷的现实——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

战争毁灭了整个东部王国，无数村庄城镇被部落血洗。从希尔斯布莱德丘陵到奎尔萨拉斯，从大路小径到山岭隘口，全都尸积如山，让人目不忍视。

奥蕾莉亚与图拉扬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联盟的许多成员彼此都缔结了诚挚的友谊。其中一些人——例如奥蕾莉亚与图拉扬，甚至形成了更为亲密的关系。精灵和人类原本属于不同的世界，是战争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几个月来，奥蕾莉亚与图拉扬相互之间愈发了解，经过战火的洗练，竟成了生死相依的眷侣。最终，爱战胜了一切。

对于上阵杀敌的每一名联盟成员来说，黑暗之门的毁灭并不代表战争的结束。幸存者每晚都被恐怖的噩梦困扰；不少士兵失去了亲朋好友，甚至所有家人；还有一些战士将要拖着残废之躯，苦熬过今后的人生。要想寻获内心的平静，需要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这场仗远比对抗部落的战斗更加难打。

甚至连图拉扬也被心中的阴影所困。导师洛萨的死，就像一记钢铁重拳，狠狠地击中了他的胸口。他真想撂下一切，躲到人们的视线之外，但图拉扬绝不会在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丢下他们。如今，他已经升任为联盟的最高统帅，千万部众都在等着他的领导与指引。

图拉扬知道，要想让生活重回正轨，就必须重建东部王国。他向位于洛丹伦的联盟领袖求助，统治者们同意联合各国资源来弥补战祸留下的创伤。背叛联军的奥特兰克领导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高层领袖们还没能就如何处置那个叛徒王国达成共识，争论将持续几个星期之久。

暴风城的重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洛丹伦的泰瑞纳斯国王决定帮助暴风城复国，扶持瓦里安·乌瑞恩王子继承王位。在某些人看来，暴风城象征着人类的未来。如果连暴风城都能从灰烬中重生，任何人都能振作起来。

王国的难民对暴风城重建的消息怀有一种复杂的情绪。许多人都不愿意回到破败的家园，以免睹物思情，徒增伤悲。这些难民宁可在洛丹伦开始全新的

生活。

但仍有一些难民选择返回自己的王国，其中也包括瓦里安·乌瑞恩王子。图拉扬亲自护送暴风城的公民回国，亲眼目睹瓦里安登上王座，还在少年身边安排了几位经验丰富的臣属与顾问，来帮助他更好地适应角色。

在图拉扬忙于帮忙重建暴风城的同时，其余的圣骑士前往洛丹伦。白银之手骑士团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抗击部落，在黑暗之门毁灭后，他们的使命并未就此终结。圣骑士与圣光教会联合起来，帮助联盟继续前进，一边治疗病患，一边为那些在战争中遭受沉重打击、无力照顾自己的幸存者提供庇护之所。

兽人战俘营

并非所有联盟成员都在忙于治疗和重建，在许多人心中对兽人的仇恨之火仍然熊熊燃烧着。奥蕾莉亚·风行者亲眼见到无数精灵在第二次大战中惨死，在复仇欲望的驱使下，她不眠不休地追击着那些侥幸逃脱的作恶者，用这样的方式来排遣内心的痛苦与悲伤。

除了奥蕾莉亚之外，还有大批人类、精灵、矮人和侏儒也踏上了追猎兽人余孽的征途，在东部王国遥远的荒野与山岭间苦寻猎物。联盟的猎手抓住了许多兽人，被当场杀死的也不在少数，就算是为那些被战火夺去性命的亲友复仇。

在如何处置俘虏的问题上，联盟成员之间产生了明显分歧。吉尔尼斯和激流堡提议立即将这些罪人处死，洛丹伦却不同意这么做。他们认为联盟之所以比部落更加文明高贵，正是由于他们存有怜悯之心。相比处决这些兽人，洛丹伦认为应该把他们关进将由联盟出资建造的战俘营。

敦霍尔德城堡

虽然达纳斯·托尔贝恩全权监管所有俘虏营，但他也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几位第二次大战中功勋卓著的老兵。位于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上的敦霍尔德城堡外面也有一处牢房，负责看守的是备受尊敬的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布莱克摩尔偶然发现了兽人婴儿古伊尔，并把他带回了敦霍尔德城堡。后来，他瞒着其他联盟成员，偷偷把那个小兽人抚养长大，并给他起名叫作“萨尔”。

布莱克摩尔私底下想要把萨尔培养成他的得力战将，等他长大后率领兽人俘虏对抗联盟。布莱克摩尔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称霸人类各国，成为统领四方的帝王。

达拉然的肯瑞托也赞成这样的做法。在第一次大战过后，提瑞斯法议会已经淡出历史舞台，那个秘密组织当初的职责全都转移到了肯瑞托成员的肩上，其中也包括调查恶魔活动。达拉然的法师希望能够对兽人和他们奇怪的魔法加以研究，在追求知识的同时也能满足战略需要。肯瑞托争辩说，只有更好地理解兽人，取长补短，才能在今后的战争中克敌制胜。

联盟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各方成员将共同出资修建战俘营，用于关押兽人。营地建造完成后，交由激流堡的著名战士达纳斯·托尔贝恩看管。倘若运转良好，联盟就会允许营地继续存在下去。如若不然，这些兽人将被全部杀光。

事实证明，战俘营方案实行得相当成功，但其存在始终是联盟成员心中的一根刺。吉尔尼斯认为，维持战俘营的运作无异于是自找麻烦，他们已经为重建暴风城花费了大笔经费，现在又要浪费钱财去延续敌人的性命。

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战俘营的开销渐渐让吉尔尼斯不堪重荷，最终致使该王国脱离了联盟。

守望堡

在遥远的南方，卡德加注视着黑暗之门原先矗立的位置。凭借着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英勇表现，他赢得了大法师的头衔。然而现在根本不是庆祝的时候，他知道部落的威胁远远没有消除。

部落的邪能能量破坏了黑暗之门附近的大片土地，而且情况还在继续恶化。虽然传送门已被摧毁，但邪能魔法还在不断地向艾泽拉斯渗透。经过一番调查，卡德加最终发现他的世界与德拉诺之间仍有些许联结，在当地存在着一道难以消除的时空裂隙。来自兽人家园的邪恶能量正通过这道裂隙影响着艾泽拉斯。

无论卡德加怎样尝试，裂隙都无法关闭。除非卡德加和其他法师能将邪能魔法控制住，否则它将蔓延到整个东部王国，榨干每一寸土地上的生命之力。

卡德加和法师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了联盟。大法师警告族人，只要裂隙还在，就无法排除部落再次入侵的可能性。他呼吁联盟各国出资建造一座要塞

——守望堡，让法师能够在那里控制邪能魔法的扩散。

经过多番争论，卡德加争取到所需的资源。守望堡在一处俯瞰着黑色沼泽的南部地带的山丘上拔地而起。随后，卡德加便在这里监视着这片破碎的大地，留意着邪恶能量的动向。

他时常会思考，兽人的家园是怎样的景象？那里到底暗藏着什么可怕的力量？从传送门逃离的那些敌人如今境况如何？

不久之后，他就能找到答案。

第六章
穿越黑暗之门



洛萨之子反攻德拉诺

重建部落

黑暗之门开启后8年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德拉诺的兽人过得苦不堪言。他们的世界依然挣扎在死亡线上，邪恶能量继续蔓延，致使自然生物濒临灭绝。在兽人血脉中流淌的恶魔嗜血欲望毫无消减，自相残杀的乱象几乎要让全族走向毁灭。其中，战歌和碎手氏族显得格外暴力。

在如今的部落军团之中，最接近领袖的人选便是耐奥祖——当初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带领族人走入了燃烧军团的圈套。古尔丹认为没必要把这位年迈的萨满祭司带去艾泽拉斯，于是将他留在德拉诺。在那之后，耐奥祖一直留在他的故乡——影月谷，德拉诺各地的兽人经常会来找他寻求指引。尽管如此，深陷绝望的耐奥祖却无心当此大任。他日夜饱受死亡景象的折磨，看见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遍布着兽人的骸骨。他的脸上甚至还被文上了颅骨的刺青，

萨满祭司历来习惯用这样的图案来惩罚不成器的学徒，对族人来说他们已经“死了”。

在耐奥祖看来，似乎再也没有办法能挽救部落。入侵艾泽拉斯本来就是兽人无奈之下的最后一搏，结果还是以惨败收场。现在的兽人，连整军再战的力量都没有了。

塔隆·血魔却不准备就此放弃。古尔丹的计划已经全盘破灭，但也让他见证了难以置信的力量。征服艾泽拉斯？或许是不可能的，可是古尔丹从麦迪文的脑海里搜索到了不少情报，而且曾告诉死亡骑士，在那里有许多强大的神器，等着他们夺为己有。

最令血魔感兴趣的神器有三件。第一件是麦迪文之书，一本包含着守护者的无边力量，记载着不同派系的魔法融会贯通的技巧的魔法书。第二件是达拉然之眼，这是肯瑞托制造的圣物，能够汇聚并扩大魔法能量。第三件是萨格拉斯权杖，许久之前出自燃烧军团之手，能够打开连通不同世界的传送门。

血魔和死亡骑士们只忠于自我，他们渴望找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成为那里独一无二的霸主，可他们也知道必须得到部落的帮助才能逃离德拉诺。只要找到这些神器，兽人就能创造出新的时空裂隙。即便不能通往艾泽拉斯，部落也能在其他世界上找到出路。

但是这些神器全都在艾泽拉斯，古尔丹也没有把它们的确切位置告知死亡骑士。即便血魔能够重建黑暗之门，也还是要部落帮忙，才能把东西夺过来。这项挑战很是艰巨。部落的幸存者早就不再信任古尔丹的党羽，更何况是邪恶的死亡骑士。血魔认为，成败只在耐奥祖一人身上，德拉诺的兽人当中只有他还具备统率各族的影响力。

血魔的提议遭到了耐奥祖的强烈反对，光凭着几件神器怎能成事？光凭着几件神器又怎么能救得了兽人？更重要的是，多年前，血魔曾经背叛过耐奥祖，成为古尔丹最亲密的同党之一。耐奥祖怎么会信任一个死亡骑士？

血魔没有退缩。他坚称，只要找到那些神器，就能打开新的时空裂隙，帮助兽人逃离垂死的家园。在浩瀚的宇宙间等待他们征服的世界数之不尽，部落就算势力大损，也一定能在某个星球上再创辉煌。

血魔的计划确实很有吸引力，耐奥祖的意志渐渐发生了动摇。德拉诺的日渐消亡让耐奥祖痛心不已。他对于自己引燃烧军团入室的过错倍感内疚。如果能找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带领族人重新开始，那也许会是他赎罪的唯一机会。

他将其余氏族的领导者召集起来，其中包括战歌氏族的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碎手氏族的卡加斯·刃拳和雷神氏族的芬里斯。耐奥祖没想到他们这么快

就被他说服了。地狱咆哮、刃拳和芬里斯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战失之交臂，他们渴望鲜血，渴望任何战斗。

另一些氏族也当即响应了他的号召，只要有机会离开德拉诺，他们都愿意一试。

初次开启黑暗之门需要消耗惊人的魔法能量，相比之下，重塑时空裂隙的难度则要小得多。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依然存在，只不过力量大不如前。塔隆·血魔告诉耐奥祖，古尔丹之颅中的力量足以让黑暗之门再次矗立起来。

好消息是，那术士的头颅已经被部落的难民带回了德拉诺。自从黑暗之门关闭以来，古尔丹之颅就成了在兽人之间往来交易的商品，被他们当成了珍贵的饰物。

在找到那颗头颅之后，耐奥祖与死亡骑士便着手实行那个宏大的计划。他只希望联盟对这一切毫无防范。

迦罗娜归来

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间，迦罗娜一直独自游走在艾泽拉斯的土地上。她仍能感觉到暗影议会的力量在脑海中徘徊不散，试图扭曲她的思想，导致她无法分清敌友。凭着耐心，她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控制力，挣脱了古尔丹布下的精神锁链。

最后，她终于找回了信心，自认为能够对抗暗影议会的命令。这意味着迦罗娜已经做好准备，前去造访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信任的那个人——卡德加。

在夜幕的掩护下，迦罗娜潜入了守望堡，趁着卡德加熟睡时悄悄进入了他的私人房间。自从大战麦迪文以来，两人就没再见过面，有许多事情急需商谈。

迦罗娜给卡德加讲述了她在第二次大战中的所作所为，同时也坦承是自己刺杀了莱恩国王。卡德加相信了她说的话，认为她是受到了古尔丹的指使，法师还能感觉到在迦罗娜的脑海中残存着暗影议会的魔法力量。

这股黑暗气息的存在也证明了另一件事——在艾泽拉斯至少还有一位幸存的暗影议会成员。若非如此，魔法力量在古尔丹丧命的瞬间就会失去效力，看来必定是有人还在努力维系着与这些傀儡之间的联结。

此后的几个月里，卡德加频频与迦罗娜在守望堡门外见面，小心地帮助她摆脱暗影议会的控制。终于，他成功了。迦罗娜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自由。

为了表示感谢，迦罗娜主动提出要尽全力追击暗影议会留在艾泽拉斯的漏网之鱼。卡德加急切地答应了。近来，法师感觉到在附近的裂隙里涌动着诡异的能量，他怀疑德拉诺的部落军团又在蠢蠢欲动。

卡德加要迦罗娜在他调查的同时暂且留在这里，避开联盟的耳目。

邪能之兆

没过多久，卡德加就给联盟各国的领导人寄去信函，要求他们立即到守望堡会面。成员国对此有些抗拒，第二次战争刚刚结束，大多数王国都还在忙于重建。

纵使如此，领袖们还是来了。当他们来到这里，便明白了卡德加为什么会催得如此急迫。卡德加与其他法师确实设法阻止了邪恶能量的蔓延，可也把黑色沼泽的南部地带变成了不毛之地，堡垒的守军将这片区域称为“诅咒之地”。黑色沼泽的北部地带仍然郁郁葱葱，被他们改名叫作悲伤沼泽，以纪念在第二次大战中牺牲的同胞。眼见诅咒之地的荒芜之景，不禁让各国领导者再次想起了被联盟击败的黑暗力量……万一它们卷土重来的话，艾泽拉斯不知又将付出何等代价。

但这里的变化还不算是真正的噩耗。卡德加告诉他们，在黑暗之门原先矗立的地方有邪能魔法涌动的明显迹象，他担心兽人正在扩大时空裂隙，想要再次杀入这个世界。

参加集会的领袖纷纷表示愿意全力支持卡德加。尽管战乱刚平，百废待兴，可他们也绝不愿意再让部落踏足艾泽拉斯半步。

正在忙于重建暴风城的图拉扬当即调遣军队，指派第二次大战中最为杰出的战士达纳斯·托尔贝恩率领一小支军队先行赶赴诅咒之地。与此同时，图拉扬将集结联盟剩余兵力，挥军南下。

不幸的是，部落入侵的号角已经吹响。

重启黑暗之门

就在卡德加向联盟发出警告的几个星期之后，耐奥祖终于取得了成功。他利用从古尔丹之颅中汲取的能量，成功扩大了连通德拉诺和艾泽拉斯的时空裂隙。

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当即率领由战歌、碎手、雷神和嘲颅氏族组成的部落先遣部队攻入了诅咒之地，血魔与死亡骑士们也迅速赶来帮忙。兽人开始在时

空裂隙周围修建实体框架，要创造出一道新的黑暗之门，无须力量维持即可永久性地保持开启。

基尔罗格·死眼与血环氏族始终在观察着诅咒之地，等待着部落的归返。在先遣部队抵达后，基尔罗格便赶去与格罗玛什和死亡骑士见面，向他们报告自第二次大战以来艾泽拉斯发生的种种变化，为后续战局提供了宝贵的情报。血魔命基尔罗格带领族人返回德拉诺，他们自从战争结束后就在为生存而战，是时候好好休息一下了。

等到达纳斯率军抵达黑暗之门时，面对的是远胜联盟数倍的部落大军，人类根本不是对手。双方在诅咒之地的南部边缘地带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只有达纳斯活着逃回了守望堡，希望能够调用堡垒的守军。虽然吃了败仗，达纳斯还是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能够牵制住兽人军团，直到联盟大军赶到。

他的想法没错。兽人在人数上确实不足以发动真正的入侵。但他们此次到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这个世界。

部落勇猛的士兵佯装出要大举进攻的势头，同时，血魔和死亡骑士趁乱带兵离开诅咒之地，去寻找神器。这支军队主要由死亡骑士和兽人组成，其中也包括雷神氏族酋长芬里斯。有几个人类士兵看到了他们的离开，但猜不到他们用意何在。

然而迦罗娜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她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想要查清部落的图谋。

达瓦尔·普瑞斯托领主

死亡之翼自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就躲了起来。他的计划失败了——兽人们没能征服艾泽拉斯——却也算是小有所成。大多数红色巨龙，包括他们的首领阿莱克丝塔萨，依旧处于龙喉氏族的控制之下。其他守护巨龙还没有对兽人采取行动，大多数龙类担心沦为恶魔之魂的牺牲品，遭受和红龙女王相同的厄运。人类王国损失惨重，短时间内也无法振作起来。

当感应到通往德拉诺的时空裂隙再次扩大时，死亡之翼怀疑兽人是否已经设法恢复了实力，准备再次发动全面进攻，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入侵”只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征服。

死亡之翼对此很感兴趣。他决定再次伪装成人类，影响联盟的应对策略。这一招在第一次大战期间非常奏效。眼下，在各国之间又产生了新的政治危

机。联盟对奥特兰克的背叛大为愤怒，在如何处置这个王国的问题上存在着颇多争议，有些成员甚至提出要彻底消灭这群叛徒。

当下，领袖们正在洛丹伦争论得面红耳赤，于是死亡之翼以全新的人类样貌回到那里，声称自己是达尔瓦·普瑞斯托领主——匹瑞诺德国王的远亲，利用与奥特兰克王室的血缘关系为自己的言辞增加了分量。

普瑞斯托向洛丹伦国王泰瑞纳斯提议，请他对奥特兰克实行军事管制，直到王位继承的问题尘埃落定。这一举动旨在分散联盟的兵力，使其无力应对部落的再次入侵。人类各国的领导者觉得普瑞斯托既亲切又有魅力，提出的建议也颇为实用。他没有只顾自己“人民”的尊严，而是把联盟的大局利益放在心上。

眼看联盟在无谓的乱局中泥足深陷，死亡之翼继续谋划如何帮助黑龙军团找回昔日的力量与荣耀。部落的入侵未必会给人类造成严重伤害，因此他在艾泽拉斯的计划难有进展。任何想要重建黑龙军团的企图都会被联盟发现，其他守护巨龙更是不会放过他。

也许解决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艾泽拉斯，而在兽人的世界……德拉诺。在那里，死亡之翼再也不怕受到其他守护巨龙的阻挠。

他不在乎那个世界是否已是满目疮痍，巨龙和凡人对大地的依赖性本就不同。

打定主意后，死亡之翼便立即动身，再次与部落取得联系。

麦迪文之书

当诅咒之地被战火吞噬的同时，血魔亲自率领部落的秘密战队前往北方。在那三件神器之中，他只知道麦迪文之书的位置，听说那本书就在距离黑暗之门甚远的奥特兰克王国。

血魔的军队悄悄前往黑石塔，想要联络黑手的两个儿子——雷德和麦姆。通过与格瑞姆巴托龙喉氏族结盟，他们如今也能使用巨龙，血魔迫切需要那些飞行生物帮他加速抵达目的地。

这是一场灾难性的会面。雷德已经自封为“正统部落”的大酋长，怒骂耐奥祖是懦夫和篡位者，根本无意帮助他实现计划。

血魔两手空空地离开了，但死亡之翼很快就与他取得了联系。他提出要跟这位死亡骑士及其同伴做个交易——他愿意把黑龙借给他们，帮部落达成目的，作为回报，部落也要帮他把一批“贵重物品”运到德拉诺。为了表示诚

意，死亡之翼向血魔透露了另外两件神器的位置，以及他的军队在途中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他说一件神器在达拉然，另外一件在萨格拉斯之墓。

血魔无法拒绝死亡之翼开出的条件，他命令军队兵分三路，骑乘黑龙，即刻前去夺取那三件神器。

血魔认为麦迪文之书最难得手，所以决定亲自赶赴奥特兰克。死亡之翼提醒他，那个王国现在正处于军事管制之下，他们在那里可能会遭到顽强抵抗。结果，占领主城的联盟军队听闻黑龙和死亡骑士即将攻来的消息，就已经彻底乱了阵脚，等部落突袭军杀到时，大多数士兵早就吓得落荒而逃了。

进入城堡后，血魔找到了匹瑞诺德国王，发现这个人类已是疯疯癫癫，满口胡言。原来死亡之翼早有准备，让这位“远亲”患上失心疯，才能确保他在洛丹伦编造的谎言不会败露。血魔先是被匹瑞诺德的癫狂样逗得乐不可支，随后答应以消灭联盟的守军作为条件来换取那件神器。局面越是混乱，人类的注意力就越是分散，他就能有更多时间来完成任务。

夺取麦迪文之书后，血魔便率领他的死亡骑士追随者撤出了那座主城，留了城中的疯国王一命。血魔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驻守奥特兰克的联盟兵力根本无力抵挡黑龙的无情攻势，被彻底消灭。

真相显现

在血魔率军攻入奥特兰克王国的同时，守望堡的战局陷入了血腥的僵持状态。图拉扬已经带领联盟援军赶到，联手卡德加和达纳斯的部众共同将部落挡在墙外。可人类却怎么也想不明白兽人军团的用意何在：联盟斥候时刻警惕着敌人的大举来犯，然而部落似乎只是日复一日地考验着守望堡的防御阵线，不想彻底占领这处据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联盟援军的规模不断壮大，不仅能守卫堡垒，甚至能向部落发起反击。

战火渐渐从守望堡门前蔓延到了开阔空旷的诅咒之地上。

这应该能让部落知难而退才对……然而并没有。兽人莫名其妙地死守阵地，宁可牺牲士兵也决不退让。

卡德加的怀疑日渐加深，继而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部落只是在拖延时间，这场入侵实则是声东击西之计。

为了找到答案，联盟军队活捉了一名敌人，将他带回守望堡严加审讯。图拉扬亲自出马，召唤圣光的力量来从那兽人口中逼问答案。

那名俘虏最终证实了卡德加的担心。部落新任领袖耐奥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在联盟的鼻子底下派出了数支小规模的突袭队，到艾泽拉斯各地寻找强大的神器。他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不清楚他们到底要找些什么。

达拉然之眼

在诅咒之地北方，血魔的时间所剩无几了。他希望其他两支队伍已经找到了各自的目标，没想到他们都没能得手。当血魔与前往达拉然的突击队会合时，才听说他们根本连达拉然之眼的位置都还没感应到。死亡之翼道出了原因，是达拉然的肯瑞托法师们在那件圣物周围布下了结界，让人无法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察觉到它的存在。

幸好肯瑞托没有意识到部落正在对神器虎视眈眈。他们给达拉然之眼施加魔法，仅仅只是因为其重要性，法师们根本没想到真会有自不量力的蠢货想要把它偷走。

虽然血魔和他的追随者感应不到神器的具体位置，但死亡之翼在这类事情上比他们更加敏感。死亡之翼为血魔指明了方向，然后派出黑龙攻打达拉然的外围防线，让血魔趁乱率领死亡骑士溜进城内。

在法师忙于对抗巨龙时，血魔等人则在达拉然的大街小巷中秘密穿行。没过多久，他们就找到了锁在魔法宝库中的达拉然之眼，粉碎了神器周围的结界。

结界粉碎立即引来了关注，肯瑞托强大的领导者之一——大法师安东尼达斯立即赶来调查扰动的源头，带领几位法师阻截了死亡骑士的去路，但血魔和死亡骑士早有准备。在杀死其中一位法师后带着神器溜之大吉。

安东尼达斯竭尽全力地追击敌人，谁知他们很快就骑上黑龙，在空中失去了踪影。大法师能做的只有尽快通知卡德加。

萨格拉斯权杖

第三支军队在前往萨格拉斯之墓时遇到了困难。他们无法骑在黑龙背上直接抵达那里，途中没有歇脚的岛屿，即便是死亡之翼的强大仆从也不能一口气飞那么远。死亡骑士必须另外找路前往那处墓穴。

于是，他们决定从毁灭之锤当初监造兽人舰队的海港里偷取船只。海港已被联盟控制，改名叫作米奈希尔港，以表达对洛丹伦国王的敬意。那里停泊着许多舰船，大都听从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的指挥。

尽管风险重重，血魔麾下的突击队却只有夺船这一条出路。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奇袭，联盟海军肯定料想不到会有黑龙和部落突然杀到。

可惜死亡骑士想错了。

血魔刚一出发，就已经被人盯上。迦罗娜尾随在他身后，暗中发现他与死亡之翼达成了约定。当血魔将突击队兵分三路后，迦罗娜选定了自己的方向。她跟着其中一支突击队来到米奈希尔港，认为他们的目的地必然会是萨格拉斯之墓。

在死亡骑士们计划进攻港口的时候，迦罗娜立即出手干预。她不能直接提醒人类——人类绝不会听信一个兽人说的话——但她熟悉对方的语言，把入侵的情报写在了一张纸上，确保港口的卫兵看到字条。很简单，她故意在港口的卫兵面前现身，引他们来追，再把字条掉在地上，逃之夭夭。

她的行为立即引来了关注。兽人闯入者留下字条的事情可不常见，其中的情报又是那么的耸人听闻。

当黑龙在几个小时后正式露面时，人类早已有所防范。他们与敌人在港口爆发了激烈的厮杀，突击队费尽力气也只偷走了几艘窄小的慢船，手忙脚乱地扬帆出海，黑龙则在他们身后用火焰席卷了联盟的追兵。迦罗娜无法继续跟随，当即赶往诅咒之地，向卡德加报告情况。

死亡骑士乘坐本就不适合公海航行的船只，在去往萨格拉斯之墓的途中屡屡遇险。好不容易抵达了墓穴，还要从杀死古尔丹的恶魔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结果自然是死伤惨重。

萨格拉斯权杖确实在墓穴之中，部落突击队不枉长途跋涉，总算如愿以偿。这件神器具有撕开现实界域的力量，将大大有助于耐奥祖在德拉诺实现大业。

随后，仅有少数几个幸存的死亡骑士带着权杖回到了东部王国。

在与血魔会合后，他们便开始准备通过黑暗之门重返德拉诺。死亡之翼早已带来了几大车“贵重货物”，这些物品庞大笨重，还有魔法保护，凡人用肉眼无法看穿那些粗陋的容器里面装着什么，就连魔法能量似乎也对其产生不了任何影响。血魔无意深究，一心只想完成使命。

死亡之翼感到非常满意，部落将帮他把一大堆黑龙蛋运到德拉诺，很快，他将和兽人一起，在那里亲眼见证黑龙军团的重生。

洛萨之子

血魔担心在部落再次入侵艾泽拉斯之后，联盟也许会反守为攻，于是留下了一群士兵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这支军队主要由地狱咆哮统帅下的战歌兽人组成，一同留守的还有莫克纳萨混血兽人雷克萨。安排妥当后，血魔便率领其余的部落成员返回了德拉诺。

联盟注意到敌人的离去，从中觉察到了危机。根据从大法师安东尼达斯和迦罗娜那里得到的情报，卡德加渐渐悟出了部落的意图。尽管有些疑团仍未解开——他见过巨龙，可死亡之翼对于大部分凡人来说还很陌生——但这一切都难逃邪恶的本质。

当联盟抓住一名死亡骑士并严加拷问后，卡德加才弄清了部落的计划。大法师用奥术魔法轰击那名俘虏，迫使他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耐奥祖的全部计划。最后，一切全都昭然若揭了——耐奥祖和部落打算建造新的传送门来逃离那个垂死的世界，他们抢走神器正是为此。

卡德加告知图拉扬自己的发现，两人都认为绝不能再让部落为祸另一个世界了——不能让厄运降临到别的星球上。

可是联盟的其他人恐怕未必会认同他们的看法。攻打德拉诺势必会劳师动众，死伤无数。经过与部落的多年征战，图拉扬和卡德加都不确定能否再次调动起大军的士气。

既然如此，唯有一试才知。图拉扬竖起旗帜，宣布自己将亲自率领这支名叫“洛萨之子”的大军征讨兽人的星球，彻底终结部落的恶行。

很多联盟士兵都响应了图拉扬的号召，包括所有参加过第二次大战的著名英雄们——奥蕾莉亚·风行者、达纳斯·托尔贝恩和库德兰·蛮锤纷纷率军赶到守望堡，准备全力出击。

迦罗娜也想要参加这次远征，哪怕是在暗地里助战也好。卡德加知道迦罗娜熟悉德拉诺，可眼下还有别的任务等她去完成。他们都知道在艾泽拉斯还藏有暗影议会的成员，卡德加需要这位女半兽人留在这里，把敌人全部剿杀干净。

洛萨之子击溃了地狱咆哮的军队，把他们赶到了诅咒之地的偏远角落。在扫除障碍后，联盟远征军便冲进了黑暗之门，第一次见到了德拉诺的模样。他们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站在这片曾叫塔纳安丛林，而今叫作地狱火半岛的土地上，放眼望去，只见红土漫天，一片荒凉。

洛萨之子在最初几天里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抵抗力量，兽人的军队没料到追兵真会闯入德拉诺，但联盟入侵的消息很快就在部落中传播开来。

与龙谋事

血魔把货物全都运到了地狱火半岛，大酋长耐奥祖正在那里焦急地等待。此时，部落已经听说了联盟的军队穿越黑暗之门的消息。留给耐奥祖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当大酋长看见血魔的收获后还是吓了一跳。血魔不仅找到了三件神器，还带回了好几车可疑的货物。这些物品属于一个神秘的来客——死亡之翼。黑龙和其他龙族成员把自己伪装成兽人的模样穿过了黑暗之门，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初次见面，耐奥祖就被死亡之翼的气势震慑住了。虽然他没有以真面目示人，但浑身却散发的巨大力量。死亡之翼感受到了古尔丹之颅的潜能，希望大酋长能把它让出来。耐奥祖虽然稍有犹豫，但很快就答应了这个要求。他自认无力跟如此强大的生物对抗，反正那头颅重开黑暗之门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再把它留在手里也没多大用处。

死亡之翼想利用古尔丹之颅中的残存能量来强化黑龙军团，加速龙蛋和雏龙的生长。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死亡之翼命令一部分黑龙留守地狱火堡垒，帮助部落抵挡联盟的入侵。

随后，死亡之翼便带着古尔丹之颅离开了兽人的堡垒，想要在戈尔隆德寻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将龙蛋藏好。

与此同时，耐奥祖也在实行自己的计划。有三件神器在手，他已经能打开通向其他世界的传送门，但他还需要找到开始仪式的地点。黑暗之门坐落于魔法能量线的交汇处，那个位置很是理想，可惜已被联盟控制。

耐奥祖还知道另一处类似的能量交汇点，那就是黑暗神殿。他命令其余部众随他前往黑暗神殿，同时安排卡加斯·刃拳率领碎手氏族留守地狱火堡垒，阻击联盟军团。

攻打地狱火堡垒

卡德加和图拉扬都认定当务之急是要阻止耐奥祖，只要他的计谋不能得逞，部落必然也就无法为祸其他世界。洛萨之子以为耐奥祖还在地狱火堡垒，对那处据点发动了全面进攻。

刃拳带领碎手氏族据守地狱火堡垒。他本想至少拖住联盟一个星期，然而兽人的防线在短短一天之内就宣告瓦解。即使有黑龙相助，空中的矮人狮鹫骑兵和地上的陆军部队还是打得卡加斯难于应付，等到卡德加和法师们加入战斗后，卡加斯立刻放弃阵地，逃进了荒野。

洛萨之子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可局势容不得他们稍作喘息。黑龙出现在地狱火堡垒是不祥之兆，更糟糕的是，卡德加发现耐奥祖已经率领部落大军，夹带着大部分强大神器逃往西南方向。奇怪的是，大法师感应到他们没有带上古尔丹之颅同行，反而在北方察觉到了它的存在。

卡德加知道洛萨之子不能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耐奥祖身上，大法师需要用古尔丹之颅摧毁德拉诺一侧的传送门。经过一番争论，图拉扬决意把军队分成两路，一路前去寻找古尔丹之颅，另一路赶去追击耐奥祖，夺回他手中的神器。

卡德加、图拉扬和奥蕾莉亚·风行者率军向北，追查古尔丹之颅的下落；达纳斯·托尔贝恩和库德兰·蛮锤则挥军南行，追捕耐奥祖。

双方即将陷入新一轮的生死混战。

奥金顿之战

耐奥祖和兽人对地狱火堡垒仅一天就陷落的消息深感失望，但他们已经领先了联盟一步。部落熟悉这片土地，加上行军如飞，敌人想必不可能追得上来。

不幸的是，库德兰·蛮锤和他的狮鹫骑兵决定先行侦察，在影月谷西部的白骨荒野边缘地带发现了大酋长和他军队的身影。矮人骤然从空中发难，无情地狂轰猛打，除非耐奥祖和兽人能找到一条更为安全的路线，否则很快就会在前往黑暗神殿的途中丧命。

附近的备选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德莱尼人的墓穴城市——奥金顿。那片神圣的陵墓如今已是废墟一片，但其中不少地下墓室和通道依然保存完好。在部落与德莱尼人的战斗中，血魔听说了许多有关于奥金顿的消息，他知道有些使用率极低的廊道通往影月谷，刚好能让耐奥祖率军避开洛萨之子的追击，接近目的地。

奥金顿寒气逼人，鬼影森森，可耐奥祖没有别的选择。

在耐奥祖带领部落进入通道时，狮鹫骑兵发起了勇猛的攻势——他们很快就会后悔这么做。库德兰从狮鹫背上被敌人打落，落在了部落手中，还没等其他矮人出手，他就被抓进了漆黑的奥金顿墓穴。基尔罗格·死眼对他严刑逼供，要他说出联盟真正的兵力数目，库德兰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只言片语。

达纳斯·托尔贝恩的地面部队就在不远处，当他们抵达奥金顿后，从狮鹫骑兵口中得知了库德兰被俘的消息，却苦于无力营救。奥金顿地形狭窄，不管

他带领多少军队进去也发挥不了任何用处。兽人兵力虽少，却熟悉这里的转弯拐角，肯定会布下埋伏，让达纳斯有进无回。

就在这个时候，当地一位意想不到的住民向联盟伸出了援手。他是一名鸦人流亡者，名叫格瑞兹克，早已对部落恨之入骨。多年以前，卡加斯酋长攻陷了高阶鸦人的主城通天峰，把那里的民众屠杀得所剩无几，被捕获的鸦人也被扔进了被诅咒的塞泰克山谷。格瑞兹克就是这些不幸者之一，凄惨地沦为了流亡者，被山谷中的暗影能量扭曲得不成样子。在复仇之火的驱使下，格瑞兹克主动要求给联盟带路，帮助他们穿过奥金顿。

在这位鸦人的带领下，达纳斯和士兵们冲进了这座墓穴城市，小心翼翼地避过了部落的伏击，仔细搜索，最后成功救出了库德兰。

然而联盟怎么都没能找到耐奥祖，只发现了基尔罗格和血环氏族的余党。他们主动请命，在此拖住联盟，让部落的其他成员逃往黑暗神殿。促使基尔罗格做出这个决定并非只是高贵的牺牲精神。许多年前，他曾经在仪式上见到了自己的死亡，如今他意识到，奥金顿就将是他的葬身之地。

血环氏族从黑暗中杀向联盟，双方在奥金顿深处打得鲜血四溅。乱军之中，达纳斯与基尔罗格大打出手，陵墓的殿堂中回荡着激烈的喊杀声，直到达纳斯用利剑刺穿了那兽人的喉咙。酋长一死，血环氏族立即溃不成军，纷纷弃械投降。

基尔罗格的牺牲没有白费，他为耐奥祖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使大酋长能率领军队安全地抵达黑暗神殿。

屠龙者格鲁尔

戈尔隆德地形险峻，不宜居住，恰好适合死亡之翼在此建造一处庇护所，远离那些不会飞行的生物。他率领黑龙在山岭上空盘旋，耐心地寻找着用于安放龙蛋的安全地点。

尽管戈尔隆德是一片荒蛮之地，却也有物种在此定居。这里是戈隆的家园，它们从德拉诺的缓慢消亡中幸存了下来。当地最为强大的戈隆名叫格鲁尔，带领一群食人魔和低级戈隆定居在崇山峻岭之间。格鲁尔的族人原本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不喜欢彼此之间住得过近。但降临在德拉诺的灾难改变了他们的习性，为了存活，戈隆一族只得选择群居而生。

格鲁尔与他的追随者不愿把家园让给入侵者，凶狠地奋起反击，让黑龙大呼意外。

死亡之翼没有把戈隆放在眼里，只当它们是上蹿下跳的一群小虫子。在黑龙军团忙于迎战当地生物时，他只在一心一意地给这些未经孵化的孩子寻找藏身的处所。

这份傲慢导致他计划的毁灭。趁着死亡之翼分神的机会，洛萨之子已经抵达了戈尔隆德，继续寻找古尔丹之颅。戈尔隆德的景象让联盟的士兵深感忧虑。黑龙和戈隆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致使死伤无数。格鲁尔和他的追随者们把敌人的尸体钉在了尖桩上，以此炫耀战果。

戈隆险些又要把怒火发泄在洛萨之子身上，但卡德加和图拉扬及时说明了来意，表明联盟也是黑龙军团的敌人，并与格鲁尔达成了一个简单的约定——要是格鲁尔能让联盟安全通过戈尔隆德，他们就会帮忙打败死亡之翼。

戈尔隆德的一处贫瘠山谷是死亡之翼最大的龙蛋存放地，戈隆和联盟准备在那里发动伏击。洛萨之子没有浪费一分一秒，干净利落地摧毁了许多无人看管的龙蛋，希望能借此把死亡之翼引来。

听闻这般挑衅之举后，死亡之翼立即率领巨龙从远处飞来，朝这些大胆的闯入者喷吐出炽热的烈焰。格鲁尔早有准备，赤手空拳地在戈尔隆德的山脊上跟死亡之翼打了起来。

在此同时，卡德加也用奥术力量攻击这条黑龙，撕裂了他背上的金属铠甲。死亡之翼的身体开始崩解，熔火能量从破碎的躯壳中向外迸发，向戈尔隆德大地上洒下火焰与岩浆。剧痛之下，死亡之翼松开了古尔丹之颅。如果他再多受几处伤，当天就会死在德拉诺。眼见大势已去，死亡之翼放弃了先前的计划，从大批被震惊得目瞪口呆的联盟士兵头上飞过，穿过黑暗之门径直飞回了艾泽拉斯。

死亡之翼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的遭遇，立誓要向那些攻击他的敌人复仇，尤其是卡德加。

戈隆与黑龙的战斗还在继续，卡德加与洛萨之子的成员拿起了古尔丹之颅，匆匆撤退，深恐格鲁尔会在得胜之后转头攻击联盟。

当戈尔隆德的硝烟散尽后，大多数黑龙都已死亡，格鲁尔仍是这片土地的至高霸主。经过与死亡之翼的这场大战，族人对他更加崇敬有加，他也因此赢得了屠龙者的称号。



格鲁尔大战死亡之翼

黑暗神殿

既已拿到古尔丹之颅，图拉扬便挥军南下。影月谷地处偏远，可有魔法相助，要想抵达那里也不是难事。卡德加和法师们打开了若干个相互贯连的传送门，帮助洛萨之子赶往德拉诺南部。

联盟的两股兵力在黑暗神殿门外顺利会师，却还是没能及时阻止耐奥祖。更糟糕的是，部落已经料到他们会追到这里，早就布下防御，阻挡洛萨之子的脚步。

更令卡德加忧虑的是，他感应到黑暗神殿顶上散发着强大的能量，耐奥祖正在带领追随者准备施法，打开新的传送门。联盟没有时间在殿外和敌人耗下去，更来不及绕道另寻突破口。

洛萨之子不顾一切地朝神殿发起冲锋。在激烈的战斗中，卡德加则率领法师前去阻止耐奥祖，希望能中断他的法术。

他们没能取得成功。

在神殿最高的塔顶，耐奥祖集结了一众死亡骑士和影月兽人协助施法，并抵御联盟的攻击。此时三大神器——达拉然之眼、麦迪文之书和萨格拉斯权杖的力量都已在他手中。耐奥祖从黑暗神殿底下的能量枢纽中汲取力量，但是他对这种仪式所需的技能一无所知。情急之下，他鲁莽地出手，致使能量完全失控。虽然他成功在现实界域中打开了裂口，可裂口的数量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耐奥祖的魔法让德拉诺的能量线失去了稳定性，强大无边的力量开始在德拉诺各处撕开一道道时空裂隙。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出更加痛苦的呻吟声，山河破碎，大地崩陷。

卡德加和其他法师及时赶到，却亲眼目睹了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他们设法夺回了达拉然之眼和麦迪文之书，却没能取回萨格拉斯权杖。耐奥祖和他身边几位最亲密的追随者带着那件神器，逃进了最近的传送门。

耐奥祖救了他自己，却毁掉了族人的世界。

德拉诺的毁灭

卡德加找回了两件失窃的神器，却无力阻止德拉诺的毁灭。大地上到处都是不稳定的裂隙，很快就会粉碎整个世界，几乎所有生灵都无法活命。更可怕的是，毁灭能量要冲破黑暗之门，连艾泽拉斯都将难以幸免。

在与图拉扬商议过后，卡德加知道他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洛萨之子必须摧毁黑暗之门，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他们的家园，而且还要在德拉诺星球上动手。在如此混乱的情势下，大军根本没有时间在艾泽拉斯集结。虽说这是一次等同于自杀的绝命行动，但谁都没有丝毫犹豫。

蔓延的能量阻碍了卡德加的施法，他无法打开通向地狱火半岛的传送门，只好和同伴们骑乘狮鹫前往黑暗之门。在卡德加、图拉扬、奥蕾莉亚、库德兰、达纳斯的带领下，联盟的远征军即刻踏上了征程。



耐奥祖在德拉诺打开了无数道传送门

驻扎在地狱火半岛的大部分联盟士兵都已返回艾泽拉斯，可部落的余孽此刻也正在拼命想要穿过黑暗之门。

兽人显然不愿别人关闭自己唯一的逃生之路。

双方在狭窄的通道口爆发了生死决斗，所有人似乎都忘了逃离。随着战斗的白热化，卡德加和法师释放出古尔丹之颅中的力量，同时尽量避免受到其邪恶本源的影响。图拉扬率领大军将法师保护在中间，同时阻挡那些惊慌的兽人逃离他们的世界。

法师的法术炸毁了黑暗之门的石质框架，切断了连通艾泽拉斯和德拉诺的桥梁，但却顾不上品尝胜利的喜悦。

耐奥祖释放出的毁灭能量还在这个世界蔓延，破坏力变得越来越强。强烈的地震撼动着大地，卡德加和洛萨之子匆忙之下只好逃进了附近的时空裂隙。

他们既不知道这条裂隙通往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命。片刻之后，德拉诺轰然炸裂，化作了无数碎片。

从此，德拉诺这个曾经得到过阿格拉玛的眷顾，由原兽和破坏者共同塑造，孕育过埃匹希斯文明与神秘兽人氏族的世界，再也不复存在。

部落的残军

赶在黑暗之门关闭前逃走的兽人给艾泽拉斯的部落成员带来了沉重的噩耗——他们的家园已经毁灭，耐奥祖为了保住自己和少数忠诚的追随者的性命，把所有人全都当成了牺牲品。经过这场灾难，德拉诺上想必再也不会剩下任何幸存者。

对于格罗玛什来说，这消息简直令他无力承受。他唯一的亲人——爱子加尔鲁什——还在德拉诺的玛格汉营地中。格罗玛什强忍悲痛，率领战歌氏族前往北方的悲伤沼泽寻找容身之所。他没有放弃，只是要重整旗鼓。格罗玛什相信兽人和人类永远都不会和平共处，必须让战士们做好御敌的准备。

“正统部落”的兽人认为，德拉诺的毁灭标志着他们才是黑手大酋长的合法继任者。在随后的若干年中，雷德和麦姆一直致力于壮大自己的兵力。

格瑞姆巴托的龙喉氏族也是一样。祖鲁希德和许多氏族成员都在第二次大战结束时返回了德拉诺。当家园被毁的消息传来，留在艾泽拉斯的龙喉兽人都认为首领已死。耐克鲁斯接管了统军之权，命令部众继续看管好被关在格瑞姆巴托的阿莱克丝塔萨和她手下的红色巨龙。

部落的其余成员更没有理由和联盟继续战斗下去。莫克纳萨混血兽人雷克萨认为他的族人都已经惨死在德拉诺，对这些年来发生的一切厌倦透顶，满腔忠诚已化为尘埃。雷克萨回到了艾泽拉斯的荒野之中，孤身一人四处游荡。

在奥特兰克山脉深处，德雷克塔尔与霜狼氏族建造了新的家园，远离其他兽人，希望能以此避开联盟的追杀。这样的生活艰苦而又孤寂，却也使他们从中获得了不少的益处。德雷克塔尔和元素重新建立起了联系，利用元素之力来保护族人的安全。

在与东部王国相距甚远的地方，古加尔和暮光之锤对德拉诺的命运一无所知。就算知道，他们也毫不在乎。上古之神正在发出低声呼唤，古加尔和他的追随者正在朝着遥远的卡利姆多进发，前去寻找他们黑暗的主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暮光审判。

他们不知道自己被人盯上了。迦罗娜已经发现了古加尔，她跟着这位从前的暗影议会成员一同前往神秘的卡利姆多大陆。

英雄谷

从德拉诺逃到艾泽拉斯的兽人纷纷在诅咒之地投降联盟，随后被运往位于洛丹伦附近的战俘营。在如何处置这些俘虏的问题上，联盟的各个王国仍然争议不断。

然而联盟此时更为关注的不是这些兽人，而是黑暗之门。一些重要将领和英雄尚未平安归来，根据洛萨之子幸存者的对那场毁灭性的画面的描述，他们生还的希望极为渺茫。可所有人都希望有一天图拉扬、卡德加、奥蕾莉亚、库德兰、达纳斯能够率众归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份希望渐渐寂灭。最终，联盟宣布那些失踪的士兵已经死亡。他们在暴风城大门处矗立起了一座座远征军领导者的雕像，让所有公民都能时刻铭记他们为拯救艾泽拉斯所做出的无私奉献。在雕像上还钉有各种祭奠铭牌，上面刻着他们的朋友、战友和爱人们的悼念之词。

几十年后，艾泽拉斯才能得知真相。

与此同时，东部王国的人民也都开始过上了新的生活。第一次与第二次大战影响甚广，大大改变了各地的平衡。提瑞斯法议会早已不复存在，为单一守护者赋予力量的理念也已被弃用。艾泽拉斯如今有了新的保护者，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联盟的存在。虽然部落已经落败，联盟的各个成员国都认为应该继续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结，分享资源，互补短长，共同守护这个世界。

白银之手的圣骑士也在虔诚地戍守着这片土地。图拉扬当时命令他们留在这里，独自一人去了德拉诺。圣骑士很快就以自己的方式训练出了一批新的神圣战士，这支正义之师的规模不断壮大。

在达拉然，肯瑞托的法师在研究那些兽人俘虏和他们的魔法。法师深知东部王国还有部落的余孽，务必要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今后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如原始德拉诺和宇宙间的万千世界一样，这场战事也永远地改变了艾泽拉斯和这个世界的住民。然而，之后他们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在今后的年月里，艾泽拉斯必须要依靠联盟和其他力量协同守护，才能得以幸存。



暴风城为德拉诺远征军中的失踪英雄矗立的纪念雕像

未完待续……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编年史



第三卷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魔兽编年史 卷三

作者：【美】克里斯·梅森 等

译者：王阁炜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6-01

ISBN：978-7-5133-3057-2

目录
CONTENTS



光明
神圣
纳鲁
生命
自然
荒野之神
火
燃烧军团
邪能
混乱
水
风
泰坦
亡灵
奥术
死灵
秩序
上古之神
死亡
虚空领主
暗影（虚空）
暗影

第一章
崛起的黑潮

嫉妒之眼



洛萨之子的士兵在荣耀堡俯瞰地狱火半岛

很久很久以前，广袤无垠的黑暗虚空中存在着一个名为泰坦的强大种族。他们一直在保护宇宙不受腐化与混乱力量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不断地寻找那些孕育着泰坦灵魂的世界，并加以培育。当这些世界之魂觉醒后，他们就会被吸纳进万神殿的行列。

萨格拉斯，万神殿中最强大的泰坦，曾经是他们当中最伟大的勇士。他不知疲倦地与那些被称作恶魔的野蛮生物战斗，保卫着这个宇宙。那些生物都来自一个被称为“扭曲虚空”的位面，他们在那里欢畅地汲取一种名为邪能的魔法之力，那是极具毁灭性、又容易成瘾的力量源泉。

然而，在击退了恶魔的无数次入侵后，萨格拉斯开始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他发现了比恶魔更可怕的威胁：虚空领主。这些存在急不可待地腐化了一个毫无防备的世界之魂，想要塑造出属于他们的勇士。如果任其继续成长，虚空的能量终将席卷整个宇宙，使所有造物化为灰烬。

萨格拉斯无法坐视这种情况发生。他甚至拒绝接受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为此，他接受了邪能魔法，令恶魔臣服于他的意志，将恶魔打造成了一支军队—

燃烧军团。与古老的敌人联手作战无疑是极端偏激的决定，但萨格拉斯认为这是必要的。在现有生物中，只有恶魔必然会加入他计划中的燃烧远征，因为这场战役的目标是消灭宇宙中的所有生命。在萨格拉斯看来，这是让无边黑暗中的居民摆脱虚空领主的唯一方法。

在他眼里，一个宇宙即使被毁灭，也远比堕入黑暗要好。

没有哪个文明足以抗衡萨格拉斯和他手下凶猛的军队。即便是万神殿中其他泰坦，也败亡于昔日的勇士之手。在整个宇宙中，似乎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了。

不久之后，萨格拉斯发现还有一个其他泰坦曾经造访过的世界。泰坦用他们的力量塑造了这个世界，它的名字叫作艾泽拉斯。那里蕴含着一个拥有无限潜能的世界之魂，比万神殿的泰坦曾经见到的任何一个都要强大。然而，这个世界上也存在着黑暗的力量。当泰坦们发现艾泽拉斯时，也随即发现这个世界上早已存在着实体化的虚空之力，也就是上古之神。而且这些庞大的实体已经在世界的表面建立了名为黑暗帝国的文明。随后，泰坦和他们的仆从粉碎了黑暗帝国，但并没有消灭上古之神。他们担心那样做会伤害到艾泽拉斯的本体。因此这些邪恶的存在被囚禁于大地深处。

萨格拉斯不可能无视艾泽拉斯潜在的力量，更无法忽略上古之神的存在。

一万年前，他曾派出一支军队来腐化并摧毁艾泽拉斯的生物。在他的计划中，他将抢在虚空领主之前征服艾泽拉斯的世界之魂。但出乎意料的是，一支由暗夜精灵、荒野中的远古之灵、名为守护巨龙的强大守护者，以及其他种族组成的联军出现了。他们并肩作战，击退了恶魔的入侵。这场激烈的战事被称为上古之战，也是军团第一次遭遇失败。

然而萨格拉斯没有就此放弃，他决定用更长的时间准备下一次攻击。准备工作将由“污染者”阿克蒙德和“欺诈者”基尔加丹来领导完成，他们是萨格拉斯麾下最强大的军官。在谋划许久之后，他们制订了全新的计划：从另一个世界攻击艾泽拉斯。这个世界就是德拉诺。

在基尔加丹的操纵下，德拉诺骄傲的兽人接受了邪能魔法，饮下了恶魔之血。于是，他们都受到了诅咒，意志也归于燃烧军团。兽人组成了一支名为“部落”的嗜血大军，开始入侵艾泽拉斯。这支毁灭一切的力量只有一个目的：削弱这个世界，为即将到来的燃烧军团的全面入侵做好准备。当部落离他们的目的只有一步之遥时，却被艾泽拉斯无畏的勇士们击败了。

艾泽拉斯证明了自己的强大，军团也再一次失败了。然而恶魔并未罢手。萨格拉斯命令基尔加丹和阿克蒙德继续寻找生力军的加盟，并策划新的入侵方案。

战争的余烬

黑暗之门开启后8年

艾泽拉斯的各个种族一度认为，充满恐惧、最为艰难的八年已经过去，他们为自己赢得了喘息的时机。

在与部落的第一次大战中，暴风城的人类王国遭到了背叛，被夷为平地。暴风城最伟大的勇士，人称“守护者”的法师麦迪文，也被萨格拉斯腐化。正是这位被腐化的守护者打开了通往德拉诺的黑暗之门，让艾泽拉斯暴露在部落的怒火面前。最终，守护者被杀死，暴风城也毁于战火。

第二次大战以部落的失败告终，但联盟也只是险胜。整个东部王国的所有国家都加入了洛丹伦联盟，成功地击退了部落的入侵。为了这场胜利，联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数英雄在战斗中丧生。

部落的大部分战士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一些幸存者逃回了德拉诺，但他们也知道那里并没有未来。此前兽人在接受邪能魔法力量的同时，也在无意间毁灭了生命的循环与元素的平衡。德拉诺濒临灭亡，兽人时日无多。

他们的领袖耐奥祖制订了孤注一掷的逃亡计划。他想要打开通往别的世界的裂隙，寻找新的地方供兽人征服。也许在这个宇宙中还有其他地方可供他的人民建立家园。

艾泽拉斯的勇士们不愿坐视部落伤害其他世界。于是，联盟的英雄们组成了一支远征军。他们自称“洛萨之子”，穿越黑暗之门进入了德拉诺，意图阻止耐奥祖。领导他们的是几位最伟大的艾泽拉斯保卫者：大法师卡德加、洛萨之子的总指挥图拉扬、银月城的游侠队长奥蕾莉亚·风行者、久经沙场的战士达纳斯·托尔贝恩，以及蛮锤矮人的贵族库德兰·蛮锤。

远征军英勇的努力迫使耐奥祖不得不仓促执行自己的计划。然而法术却带来了无法想象的混乱，不稳定的裂隙破坏了整个世界的实体结构，毁灭在德拉诺肆意蔓延。洛萨之子在那场不断扩张的浩劫逼近艾泽拉斯前破坏了黑暗之门，代价则是几乎所有远征军的成员都被困在了这场末世浩劫中。

艾泽拉斯与留在德拉诺的人失去了联系。在大家的猜测中，那些将士们都已遭遇了不测。于是人们将他们视作为保护自己的世界而牺牲的英雄，并顶礼膜拜。

直到很多年之后，艾泽拉斯才得知他们的真正命运。

失落者的命运

在德拉诺的毁灭带来的混乱中，卡德加和他的战友们逃进一道不稳定的裂隙，避开了这场毁天灭地的能量冲击。最终在灾难告一段落之后，他们回到了残存的世界上。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破碎的国度：德拉诺与扭曲虚空之间的界限坍塌了，破碎的现实世界向宇宙的各个角落敞开了通道，这片扭曲的空间从此被称为“外域”。

幸运的是，旧德拉诺的一些部分被保留了下来。洛萨之子在他们最大的哨所建立起了永久的基地—荣耀堡，并发起了搜救行动，寻找失踪的盟友。

远征军中有两位军阶最高的成员一直下落不明。很多人担心他们已经死去，但事实上，命运对他们还有其他安排。

黑暗之门被破坏后，奥蕾莉亚・风行者和图拉扬被困在了扭曲虚空之中。他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返回德拉诺或艾泽拉斯，然而一股出乎意料的力量拯救了他们。这股力量来自纳鲁的始祖—泽拉。

纳鲁是圣光组成的生物，经常指引与培育凡间的生命。泽拉是他们当中最强大的一个，致力于击退燃烧军团的远征，并组建起一支神圣的军队—圣光军团。在这支军队中，泽拉最忠实的士兵大多来自视恶魔为宿敌的德莱尼人。

德莱尼人与燃烧军团之间有着漫长而深重的仇恨。他们曾经是极具智慧的种族—艾瑞达的成员。很久以前，萨格拉斯发现了他们的世界阿古斯，并将它改造成了军团的权力王座。在这一过程中，萨格拉斯腐化了艾瑞达人，将他们变成了恶魔。那些逃离了阿古斯，在群星间流亡的艾瑞达将自己称为德莱尼人，意为“被流放者”。由于违抗了萨格拉斯的意志，燃烧军团一直在追杀他们。一些德莱尼人在先知维伦的带领下最终定居在德拉诺，而其他人则得到了圣光军团的庇护。

圣光军团的人数和装备处于劣势，但长久以来，军团中的战士们一直坚持与恶魔作战。他们从未放弃希望，因为泽拉早已预见到恶魔的远征终有一天会

被凡间生物阻止。

奥蕾莉亚和图拉扬离开他们的世界并肩奋战时，泽拉从圣光中瞥到了命运的另一条路线：这两个艾泽拉斯的孩子将成为揭示燃烧军团弱点的关键人物。

泽拉将她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了奥蕾莉亚和图拉扬。他们讨论了先知的预言，燃烧军团的威胁，还有部落那些被腐化成为恶魔意志工具的兽人。她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圣光军团，继续与燃烧军团作战。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奥蕾莉亚·风行者和图拉扬在艾泽拉斯有一个儿子—阿拉托尔。单单离开他就令他们心痛难忍，更不用提抛下他们所有的朋友与家人了。但他们来到德拉诺时就知道，这是一次没有回头路的征程。于是，他们忍痛做了决定，为了艾泽拉斯与孩子的未来，他们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

泽拉告诉他们，部落并不是艾泽拉斯所要面临的最终威胁，战争还要继续下去。于是他们离开外域，加入了圣光军团。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没人能够得知他们的音讯。

争夺破碎的世界

外域尘埃落定之后，幸存者们慢慢意识到，这片破碎的国度已经成为全宇宙最具战略价值的空间。耐奥祖的许多传送门都会永久保持开启，这里成了一个交通枢纽，任何想要从宇宙的一端快速移动至另一端的势力都要经过这里。

在军团眼中，外域将是他们向其他世界发动攻击的最完美的集结地。于是恶魔们派出一位名为玛瑟里顿的深渊领主来到这里，这个残忍而强大的指挥官肩负占据外域、控制本地居民的任务。他四处追杀部落的残余势力，投降者将沦为他的奴隶，坚持抵抗者则格杀勿论。所有与他为敌的兽人中，反抗而死是最为幸运的结局。

归降的兽人被迫饮下玛瑟里顿的恶魔之血。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这已经是第二次臣服于军团的腐化了。但与十多年前不同，这次军团的意图不再只是扭曲他们的意志，而是要彻底粉碎他们的思想。这些兽人变成了猩红色皮肤的野蛮生物，除了服从军团之外，再也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意志。

玛瑟里顿手下新的“邪能部落”将地狱火堡垒作为基地，然后开始四面出兵，占据外域的各大要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黑暗神殿。

黑暗神殿曾经是德莱尼人膜拜的圣地，后来在部落的控制下渐渐堕入腐化，但仍有残余的力量。耐奥祖就是在这里发动了那场毁灭德拉诺的邪恶仪式。神殿坐落在半岛地形的尖端，只有一条向外的通道，可谓易守难攻。而在征服外域残余势力的进程中，这里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集结地。

深渊领主的所作所为瞒不过其他人的眼睛。洛萨之子的幸存者们集结起了所有可以战斗的士兵来抵抗恶魔的入侵。卡德加、库德兰·蛮锤和达纳斯·托尔贝恩很快意识到，仅凭自己的力量绝不可能战胜军团，但至少可以拖慢军团的步伐。每当玛瑟里顿的部队孤军前往外域深处时，联盟的士兵就会袭击他们的侧翼，伏击脱队的散兵。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冲突断断续续持续了很多年。

在德拉诺的毁灭中幸存下来的德莱尼人并没能给联盟提供太多的帮助。先知维伦知道，军团会不计代价地消灭任何德莱尼幸存者，那些遭到屠杀的亡魂所说的话更证实了他的猜测。



德拉诺毁灭之后的外域

对基尔加丹来说，根除所有德莱尼人关乎他的私人恩怨。他对维伦及其追随者满怀恨意，自从离开阿古斯之后，他就在整个宇宙中追捕他们。每个恶魔都知道，只要上交德莱尼人的头颅，就可以得到重赏。维伦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得不分散在各个独立的小型定居点里藏身，以保证哪怕其中一个定居点被发现，也不至于让整个族群遭遇末日。

维伦的追随者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他们还算是幸运的。

在部落崛起的过程中，德莱尼人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他们最宏伟的城市沙塔斯城被摧毁了，一场邪能瘟疫在居民中蔓延开来。然而并不是每个感染了部落腐化魔法的德莱尼人都死去了。许多德莱尼人活了下来，却经历了可怕的变异。

这些德莱尼人被称作克罗库，意思是“破碎者”。他们在痛苦中变得畸形，再也无法获取圣光的力量。大多数克罗库人结成了小小的部族，生活在远离其他德莱尼人的地方。有些部族在绝望中变得暴力起来，部族间也因此不断爆发野蛮的冲突。

阿卡玛曾经是德莱尼当中的神圣战士，现在则是灰舌部族的领袖。作为破碎者中的一员，他也失去了召唤圣光的能力。然而他心中还潜藏着一线希望：他和其他被流放的同伴终有一天可以恢复往日的荣光。但在那之前，他还要带领他的人民度过一段漫长的日子，并与其他种族缔结违心地盟约，以确保生存。

外域最后一支值得注意的势力是塞泰克的鸦人。这里曾经无比骄傲的文明被部落化为了废墟，幸存者被遗弃在塞泰克山谷腐化的水池中。这场惨痛的经历夺去了鸦人飞翔的能力，并在他们的意志中投下了笼罩一切的黑暗。少数在

德拉诺的毁灭中幸存下来的鸦人把德莱尼人庄严宏伟的陵墓奥金顿当作了避难所。然而早在多年前，一股黑暗力量就占据了这里。鸦人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它、崇拜它，最终却被它驱使。

这些势力之间的争斗还会持续很多年，但他们之间的战争被封闭在破碎的黑暗之门的另一侧。艾泽拉斯的居民对这些争斗一无所知，不过他们很快就要面对自己的麻烦了。

巫妖王

随着部落在第二次大战中落败，军团征服艾泽拉斯的计划也宣告失利。然而恶魔们并没有放弃。正相反，基尔加丹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课。

部落的失败要归咎于内部的冲突与背叛。但等到下次攻打艾泽拉斯时，军团将不再受到这一弱点的困扰。基尔加丹找到了一种黑暗的手段，可以打造一支新的傀儡大军，而这样的军队绝不会违抗军团的意志。他需要一个可以熟练掌握魔法的强大灵魂来控制这支军队。

德拉诺的毁灭让他得偿所愿。

在德拉诺毁灭的过程中，耐奥祖和他最忠实的追随者逃进了扭曲虚空。基尔加丹的仆从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耐奥祖在燃烧军团手中经历了无法想象的折磨。他的身体被一寸一寸地撕裂，但灵魂仍然保持着清醒，可以分毫不差地感受到发生的一切。恐惧魔王们—提克迪奥斯、巴纳扎尔、迪瑟洛克、玛尔加尼斯和瓦里玛萨斯—将最可怕的痛苦轮番施加到耐奥祖身上。

很快，兽人就开始乞求一死。基尔加丹同意将死亡赐予他，条件是他要答应成为绝对服从军团的新武器。死亡，对于他只是一个开始。

耐奥祖的理智已经崩溃，他最终同意了军团的条件。基尔加丹让兽人的灵魂死去，然后将他复活成了幽灵形态。当兽人的意识开始扩展时，他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心灵力量。恐惧魔王们特地打造了一套盔甲，将他失去了躯体的灵魂束缚在其中。随后将盔甲与一把名为“霜之哀伤”的符文剑封锁在一块如钻石般坚硬的冰块里。自此耐奥祖被囚禁起来。

这套盔甲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容纳耐奥祖的灵魂。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份极具诱惑力的奖赏。基尔加丹允诺他的仆人，如果他能证明自己对军团的忠诚，那么他将得到一副全新的身体，并重获自由。这身盔甲将会成为国王的标志，而他也将统治整个艾泽拉斯。可如果耐奥祖不服从军团，他的灵魂将受到永久的折磨。

基尔加丹并不打算践行自己的诺言，事实上他也没有必要这么做。然而恶魔领主认为，与单纯的威胁相比，这样的谎言可以让这个仆从更加殷切地为自己服务。

耐奥祖忠诚的追随者也经历了转化。他们的躯体被撕裂，之后重新组合成强大的亡灵巫妖，并且无条件地效忠主人。

耐奥祖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新的生命取代了他，并被称为巫妖王。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巫妖王就获得了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力量，同时也在经受着无尽的奴役。

冰冠冰川与冰封王座

当兽人领袖转化为巫妖王的黑暗仪式完成后，基尔加丹把酝酿已久的计划告知了自己的新仆从。巫妖王需要制造一场死灵瘟疫，让艾泽拉斯无法拥有任何抵抗的力量。所有生者都将死去，随后重生为忠诚的亡灵士兵。这些没有意志的仆从将会削弱艾泽拉斯的防御力量，为军团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

但是基尔加丹却对巫妖王心存怀疑—恶魔领主早就不愿相信任何仆从了。于是，曾经参与折磨耐奥祖的灵魂，并铸造了盔甲的恐惧魔王与他一起来到艾泽拉斯。他们既要担任狱卒，又要成为他的执行者。安排给他们的指令是采取所有必要的手段保证巫妖王完成任务。

燃烧军团耗费了巨大的能量，才在扭曲虚空打开了一道小小的通往艾泽拉斯的传送门。装载着巫妖王的寒冰盔甲划过夜空，落在了位于冰寒大陆诺森德上冰冠冰川的一片与世隔绝的地方。包裹着牢狱的寒冰落在山坡上，形成了一座王座。那些看管巫妖王的恐惧魔王很快就与他会合，并且开始在冰封王座周围建起要塞。

在他们努力工作的时候，巫妖王也开始了他的任务。他的意识扩展开来，接触到了分布在诺森德各地的原住民，用黑暗力量影响他们的思想，带给他们恐怖的梦魇。

刚开始的时候，巫妖王小心翼翼地缓慢扩张，尝试着发挥自己的力量。基尔加丹坚决要求他不能让艾泽拉斯的各个国家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一切。这样等他们醒悟过来，就会发现一切已经太迟了。

不久之后，独立的部族和强大的野兽开始听命于巫妖王。首先是那些强壮的雪怪和野蛮的冰霜巨魔，然后是早已失落的部族—维库人。

维库人曾是一个好战的种族。几千年前，他们试图征服世界，但他们的计划被艾泽拉斯最初的守护者—守护巨龙阻止了。威武的巨龙令维库人陷入漫长的休眠期，让这个世界不再受到他们野蛮行径的影响。巫妖王的仆从唤醒了沉睡中的维库人，并将他们转化为新一代强大的亡灵战士。

初步的成功令巫妖王倍感欣喜，同时第一批亡灵瘟疫也被制造出来。龙骨荒野的边缘有一个偏远的人类定居点，那里的人类还没意识到附近渐渐崛起的危险力量。巫妖王亲自用意志控制着这股瘟疫，趁着人类沉睡时将它送入村庄。

仅仅过了不到三天，村庄中的所有人都死去了。不久以后，他们又重新站了起来，变为亡灵仆从，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与巫妖王融为一体。他感觉自己在力量的国度中不断攀升，到达之前做梦都无法想象的境界。他控制的意识越多，他自己就变得越强大。

在他不停地实验掌控亡灵的同时，一座恐怖要塞在他身边拔地而起。恐惧魔王们建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名为冰冠堡垒。它将成为巫妖王的行动基地，也是今后许多次恐惧战役的发起点。

到目前为止，基尔加丹对一切都非常满意。他命令巫妖王静静地积蓄力量。等到控制了诺森德全境后，他就可以开始向艾泽拉斯其余的生命动手了，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东部王国。那里的诸国在与部落多年的冲突中吃尽了苦头，脆弱不堪，同时又在经受着内部动荡。很快他们就会败倒在亡灵瘟疫面前。到那时，军团就可以将这片地区作为跳板，聚集全部的力量将大军派往艾泽拉斯了。

基尔加丹的计划似乎天衣无缝，但巫妖王却在暗中策划着与他为敌。虽然他假扮成了一名忠诚的仆从，却暗自下定决心要脱离军团的控制，他并不把恶魔当作盟友。基尔加丹通过种种蛮横的手段逼迫他合作，但他知道恶魔领主许诺的所谓自由统治世界不过是个谎言。

巫妖王永远不会忘记基尔加丹对他做了什么，总有一天他会让恶魔领主付出代价。

阻挡巫妖王复仇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些恐惧魔王。在基尔加丹的命令下，他们时刻观察着巫妖王，不放过任何反叛的迹象。恐惧魔王有着极高的智慧，也不缺乏诡计，但他们的狡诈无法匹敌巫妖王。他谨小慎微地操纵着这些恶魔，掩饰着自己真正的力量。他让恐惧魔王相信，自己正处于他们的绝对控制之下。而他则暗中观察着自己的猎物，了解每个恐惧魔王各自的力量与弱点所在。

破碎的部落

东部王国的各个国家并不知晓诺森德发生的一切，他们正忙着重建这片被战争撕碎的土地。暴风城的大多数难民都没有返回家园，而随着战后生活重新开始，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渐渐紧张起来。被俘的兽人需要忍受无限期的监禁，为了关押他们而兴建了庞大的战俘营，但这些维护监狱的开销正变得越来越昂贵。每个王国都希望将这些费用转嫁到邻国，这进一步激化了紧张的局面，不和的纠纷越来越多。

虽然在艾泽拉斯的许多兽人都身陷囹圄，但仍有许多危险的部落在四处游荡。在传奇酋长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的带领下，战歌氏族拒绝投降。他和他的人民隐藏在洛丹伦周围繁盛的树丛中，只在突袭本地村庄与掠夺农场的食物时才会露面。此外，黑石氏族和黑齿狞笑氏族的残部在雷德和麦姆·黑手的领导下以“正统部落”自居，并定居在黑石山中。

雷德和麦姆与龙喉氏族的兽人结下了盟约，但二者的关系并不密切。龙喉氏族占据着格瑞姆巴托的古老要塞，保留着第二次大战期间留下的黑暗秘密。他们拥有一件名为恶魔之魂的神器，其中包含的力量来自四大守护巨龙：阿莱克丝塔萨、诺兹多姆、玛里苟斯和伊瑟拉。兽人用这件神器奴役了生命守护者阿莱克丝塔萨，还强迫她的红龙军团服从龙喉氏族的命令。

大多数氏族都隐藏在暗影中，没有哪个氏族想要引起联盟的注意。而另一方面，联盟也在忙着重建，没有太多时间狩猎他们。

使这一局面发生戏剧性转变的是曾经的部落大酋长—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在洛丹伦联盟眼中，他是最危险的人物，对他的看管也格外严密。

监管奥格瑞姆的狱卒觉得他无论从身体上还是意志上来看都已经崩溃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靠智谋战胜了守卫，逃出了战俘营。

怒火在联盟中蔓延开来。在第二次大战中，奥格瑞姆·毁灭之锤的被俘标志着部落最终的失败。而现在他可以再次集结起军队，点燃新的战火。这巨大的耻辱令联盟所有国家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信任不复存在，每个王国都对其他国家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联盟开始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搜捕流浪兽人的行动中。那些不幸被发现的兽人通常会被当场击杀，而不再被当成俘虏关起来。即使如此，还是经常会有兽人逃脱，这让联盟感觉他们的努力都白费了。

联盟向集中营里增派了更多的守备军力，还重新加固了工事，以确保其他兽人不会像奥格瑞姆·毁灭之锤那样逃脱。当人类守卫做好准备，应对一切异动时，他们却惊讶地发现逃脱现象很少发生了。

被囚的兽人战士不再像刚刚入侵这个世界时那样散发着战争的狂热。他们变得孤僻消沉，仿佛已经没有了足够的力量展现敌意，甚至维护他们的骄傲。他们接受了被囚禁的现实，没有一丝反抗的意愿。

这是邪能魔法正在衰退的征兆。随后，包括达拉然大法师安东尼达斯在内的少数人类就兽人的状况展开了深入研究。虽然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一直没有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哪怕是魔法也无能为力。过往的苦难在所有兽人的精神上留下了无比巨大的创伤。他们必须为自己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事实上，看到这些囚犯失去了活力，很多人十分高兴。只要这些被囚的兽人不聚集在一起，就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瓦格里

从维库人的传说中，巫妖王得知了那些名为瓦格里的奇妙生物的存在。这些幽灵般的生灵可以引领灵魂，甚至可以深入亡者的国度：暗影界。巫妖王试图创造属于他的瓦格里，但即便对他来说，这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经历了多次失败后，他终于成功了。自此，他控制亡灵的黑暗力量因瓦格里而大大加强。

流放中的酋长

逃离战俘营后，奥格瑞姆·毁灭之锤默默远离了人类的城市。虽然联盟对他心存畏惧，但他无意再次集结部落，继续与艾泽拉斯作战。

兽人曾经沦为恶魔手中的傀儡，在遭遇战败之后，他们就被抛弃了。被关押期间，奥格瑞姆亲眼看到其他兽人眼中的火焰在慢慢消退。他们不只是被击败，而是彻底被摧毁了。

有人责怪奥格瑞姆，认为是他导致了兽人如今的困境，但带领他们走进恶魔圈套的并不是他。事实上，他从不曾赞同部落使用邪能魔法。他了解这种魔法的毁灭性力量，也知道它是如何缓慢地腐化他的种族的。

奥格瑞姆孤身度过了几年的时间。偶然间，他遇到了唯一让他确信不会与自己为敌的氏族：霜狼氏族。

他与霜狼氏族曾经的酋长夫妇——杜隆坦与德拉卡——是毕生的好友。他们二人曾经公开反对部落的成立和对邪能魔法的滥用。作为报复，忠于军团的刺客杀死了他们。据奥格瑞姆所知，他们的遗孤古伊尔也已经被杀害了。

流放期间，奥格瑞姆默默地克服了族人们所共有的消沉与萎靡，但并没有完全成功。他那复兴兽人的骄傲与荣誉的梦想也一直没有实现。他过上了隐士一般朴素低调的生活，希望尽可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死亡之翼的遗产

部落的战败影响的不仅仅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和他的人民，被腐化的守护巨龙死亡之翼，以及他的黑龙军团也遭到沉重的打击。

很久以前，泰坦赋予了死亡之翼（当时还被称为奈萨里奥）和其他守护巨龙力量，让它们成为世界的守护者。每位尊贵的巨龙都被赋予了各自的使命。作为大地的守护者，奈萨里奥获得的力量来自艾泽拉斯本身。这份赠礼让他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力量与坚韧意志，但同时也在无意间让他更容易受到上古之神的影响。

摧毁黑暗帝国之后，泰坦和他们的仆从将上古之神囚禁到地底深处，但并没有削弱上古之神的力量。黑暗的触须渐渐在大地中蔓延，也影响到奈萨里奥的意志。上古之神将这头守护巨龙化作他们最强大的武器，勒令他让整个世界陷入混乱。

在上古之战中，他正是这样做的。

奈萨里奥打造出恶魔之魂，说服其他守护巨龙各自牺牲一部分力量强化这件神器。起初他宣称这件神器可以帮助他们将军团赶出艾泽拉斯。但在那之后，他暴露出真正的意图。奈萨里奥背叛了其他守护巨龙，用恶魔之魂向他们发动攻击。自此以后，人们就开始称呼他为死亡之翼。

接下来的几千年中，其他巨龙军团一直在猎杀死亡之翼的子嗣，将他们逼到灭绝的边缘。对黑龙们来说，艾泽拉斯再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当部落入侵这个世界时，死亡之翼看到了一线机会。如果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他就可以利用兽人的军队消灭那些想要置他以及他的军团于死地的巨龙。

上古之神也同意死亡之翼的计划。虽然他们是军团的敌人，但也知道部落将会为艾泽拉斯带来无尽的痛苦与大量的死亡。等到这个世界和居于此处的种族被削弱之后，上古之神就可以恢复他们的统治，重建黑暗帝国。

死亡之翼已经一次次向上古之神证明，作为毁灭的代言人，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第一次大战中，是他操纵着东部王国的各个国家按兵不动，让暴

风城陷入孤军面对部落的困境。也是他引导龙喉氏族拿到了恶魔之魂，而又没有让兽人识破他真正的身份。同样，告诉龙喉氏族如何捕获阿莱克丝塔萨及红龙军团的还是他。

死亡之翼将一批龙蛋带到了德拉诺，希望可以重建他的巨龙军团。但到最后，随着德拉诺的毁灭，他的计划也落空了。

但他并没有失去一切。龙喉氏族的兽人仍然囚禁着阿莱克丝塔萨，以及许多她产下的龙蛋与雏龙。死亡之翼可以占有这些龙，使他们臣服于自己，重新组建属于他的巨龙军团。

首先，他要保证龙喉氏族不被联盟的势力彻底扫除。黑暗之门被破坏后不久，死亡之翼就伪装成一名人类领主，仍然使用之前的身份：达瓦尔·普瑞斯托。第一次与第二次大战期间，他曾假扮成贵族的样子混入洛丹伦的宫廷，靠着自身的魅力，用谎言与谬误扰乱朝政，不让贵族们知道战事真正的进展。他的努力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即便是现在，也没有任何贵族怀疑其实他是与人类为敌的。

普瑞斯托大人又一次回到宫廷中，声称自己想要帮助联盟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死亡之翼暗地里命令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奈法利安和奥妮克希亚——也伪装成人类贵族与他同行。在他们一行的煽动下，怀疑与怨恨如瘟疫般在贵族之间传播开来。联盟各个国家之间往日的对抗死灰复燃，几乎每一天，贵族之间都会为各自阵营的未来发起激烈的争吵。

奥格瑞姆·毁灭之锤的出逃更是火上浇油。对普瑞斯托家族来说，这是份意外的礼物，他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甚至可以动摇联盟存在的根本。

奥格瑞姆消失后，人类之间的不信任就变得更加容易操纵。死亡之翼和他的孩子们力图让联盟的斥候与特工得不到任何消息。在人类看来，猎杀部落余党的工作总是被其他人的懒惰与无能拖累。但没有人将这些问题与普瑞斯托家族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格瑞姆巴托的龙喉氏族对联盟的威胁也被彻底掩盖。死亡之翼可以专注于窃取兽人的力量。他知道兽人绝不会相信，更不会听命于他，所以并没有让龙喉氏族了解到自己的存在。他将黑暗的梦境施加给龙喉氏族的领袖碎颅者耐克鲁斯，让兽人预感到联盟即将对格瑞姆巴托发动攻击，将这个氏族从艾泽拉斯彻底抹去。为了让这个故事看起来更加真实，他甚至还安排了一支小小的联盟部队闯入龙喉氏族的隐蔽巢穴。带领这支部队的是一位强大的法师：罗宁。

耐克鲁斯陷入恐慌，他命令氏族放弃格瑞姆巴托，前往丹奥加兹山间深处更为隐蔽的洞穴。

将兽人引出坚固的要塞正是死亡之翼所希望看到的。但他并不是唯一一头注视着龙喉氏族的巨龙。

格瑞姆巴托之战

黑暗之门开启后10年

第二次大战期间，红龙考雷斯特拉兹发现阿莱克丝塔萨消失不见后倍感焦虑。他是守护巨龙的配偶，也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他立誓要找到阿莱克丝塔萨的下落，无论要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最后他发现阿莱克丝塔萨被龙喉氏族俘虏了，而自己却束手无策。龙喉氏族用恶魔之魂奴役了阿莱克丝塔萨，任何龙类都无法与这件神器抗衡。他向其他守护巨龙—伊瑟拉、诺兹多姆和玛里苟斯—求助，但他们都小心谨慎，不敢有什么举动。和考雷斯特拉兹一样，他们也害怕兽人会用恶魔之魂杀死他们，或者阿莱克丝塔萨。

很快他们就了解到死亡之翼想要偷走红龙军团一些未孵化的龙蛋，并妄图将其据为己有。此时的考雷斯特拉兹几乎陷入了绝望。

幸运的是，罗宁无意间发现了龙喉氏族的存在，这让红龙又找到了希望。他化身为强大的高等精灵法师克拉苏斯，向人类许诺会尽全力协助他的行动，只要能让红龙军团恢复自由。

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仍有兽人氏族掌握着如此强大的力量，这让罗宁感到震惊。他决心要摧毁兽人的力量，并召集了几名朋友组成一支小队，包括高等精灵游侠温蕾萨·风行者和矮人狮鹫骑士弗斯塔德·蛮锤。于是，众人一起冲入格瑞姆巴托解救红龙。

当他们抵达时，却发现战斗已经开始了。

就在龙喉氏族离开格瑞姆巴托，向丹奥加兹出发时，死亡之翼发动了攻击，杀死了无数兽人。他并不打算让这些兽人活下去，也不想留下成年的红龙，对他有用的只有红龙军团的龙蛋。

对死亡之翼来说最不幸的是，他卑鄙偷袭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随着战斗的进行，阿莱克丝塔萨挣脱了束缚。耐克鲁斯还没来得及用恶魔之魂杀死她，就被她一口吞下，为之前她所遭受的恐怖虐待报仇雪恨。在那之后，她将自己的怒火转向了死亡之翼。

阿莱克丝塔萨并非孤身作战。伊瑟拉、诺兹多姆和玛里苟斯也加入了她与死亡之翼的战斗中。虽然之前拒绝了考雷斯特拉兹营救阿莱克丝塔萨的请求，但守护巨龙并未置身事外。他们密切观察着格瑞姆巴托，希望能够找到可乘之机。死亡之翼对兽人的攻击让他们得到了一直渴望的机会。



阿莱克丝塔萨挣脱了束缚，将她的仇恨宣泄到
兽人碎颅者耐克鲁斯身上

五大守护巨龙在空中缠斗的同时，罗宁和他的凡人盟友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兽人和恶魔之魂上。罗宁找到了这件古老神器的弱点，并将它毁掉。与此同时，被封印在神器中的力量释放出来，回到了守护巨龙的身上。

死亡之翼再也无法抵挡重新获得了力量的巨龙。他身负重伤，不得不逃之夭夭。在之后的许多年间，再也没有人见过他的踪迹。

红龙军团恢复了自由。龙喉氏族中的许多兽人在这场战斗中丧生，惊恐万分的幸存者逃到了荒山之中。他们仍然对艾泽拉斯存有威胁，但再也不会重获他们之前的力量了。

死亡之翼离开后，达瓦尔·普瑞斯托伯爵也突然从洛丹伦的宫廷中消失了。他的女儿奥妮克希亚留下来继承父亲的工作，而这恰恰也是她想要的。洛丹伦与联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仍在继续恶化。奥妮克希亚决定到南方的暴风城王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她伪装成一名贵妇，名为卡特拉娜·普瑞斯托，并成功渗透进了暴风城的宫廷。普瑞斯托女伯爵参与到暴风城的重建工作中。在她的暗中把持下，暴风城继续维持着孤立政策，将洛丹伦和其他北方国家隔绝在外。

死亡之翼的儿子奈法利安则选择了在阴影中的工作。他与黑石山中那些自称“正统部落”的兽人氏族取得了联系。在他的操纵下，兽人允许黑龙军团将黑石山当作自己新的行动基地。奈法利安在此建立起隐蔽的实验室，希望能够实现父亲重建黑龙军团的梦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用多种不同龙类的血液进行了离经叛道的实验，那些血液中有很多是他从活着的巨龙身上获取的。

被遗忘的誓言

一万年来，除了死亡之翼，其他守护巨龙都不曾获得过完整的力量。突然回归的力量让他们的身体和意志都疲惫不堪。适应了这样的改变之后，他们又陷入了困惑。守护巨龙离世隐居已经太久，他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现在，他们必须再次承担起泰坦赋予他们的责任。

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又一次开始守护时间流的正常运行。很快他便惊恐地发现，一股神秘的力量正在试图篡改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其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现实的毁灭。

梦境守护者伊瑟拉则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翡翠梦境之中。这是原始状态下未经触碰的艾泽拉斯投下的幻影，可以用来指引现实世界的本质与灵魂。但重新获得力量与感知能力后，她却发现黑暗与绝望已经蔓延到梦境中隐匿的角落，因此造成的腐化被称为翡翠梦魇。

两位守护巨龙都不知道，这些威胁其实源自上古之神。尤格－萨隆（以及紧随其后的恩佐斯）腐化了翡翠梦境，而时间流则遭到永恒之龙军团的攻击。这些阴影般的生物来自艾泽拉斯可能的未来，但他们的身份对诺兹多姆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恢复力量过程中受到影响最小的是魔法守护者玛里苟斯。在上古之战中，死亡之翼杀死了他的大部分追随者，蓝色守护巨龙几乎陷入疯狂。玛里苟斯将自己藏到巢穴深处，在这个被称为魔枢的地方，任由悲伤与痛苦将自己吞噬。重获力量之后，他那混乱的神智又恢复了一丝清醒。尽管还不足以帮助他摆脱消沉的情绪，但也让他发生了些许变化。多年以后，玛里苟斯再次翱翔在魔枢上空，开始审视自己的巢穴与追随者的状况。

生命守护者阿莱克丝塔萨还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从惨痛的经历中恢复过来。她和她的军团需要在隐蔽的地方接受治疗，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

虽然大多数守护巨龙都希望能将过去抛到脑后，但要等到他们完全恢复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而邪恶的力量是不会等他们做好准备的。

上古之神的呼唤

在第二次大战中，背叛行径将部落一分为二。术士古尔丹与其他兽人分道扬镳，前往萨格拉斯之墓寻求禁忌的力量。有两个氏族追随他，分别是暴掠氏族和暮光之锤氏族，领导后者的是一名双头食人魔法师古加尔。古尔丹的背叛极大地削弱了部落的力量，导致其最终败北。而军团也让他为自己的贪婪受到了惩罚。

当古尔丹进入萨格拉斯之墓时，恶魔们在那里等待着他。他们将术士和他的许多追随者撕成碎片，任由他们的尸骨在宏伟的高塔中慢慢腐烂。

古加尔和暮光之锤氏族的一些成员也险些没有逃出古墓。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效忠部落或军团。事实上，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另一个主人。

他们效忠于上古之神。

暮光之锤与部落中其他氏族不同，他们崇拜的是虚空力量。因此，他们掌握的是暗影魔法，而非邪能。他们整个氏族都是狂信者，坚信暮光审判即将到来，在黑暗的预言中，那将是万物的终结。古加尔和他的信徒们将自己视为这场末世之劫的使者。无法确定的只是这场审判将在哪里到来，以及等到末日降临时会是怎样的景象。

在艾泽拉斯，他们找到了答案。古加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听到了上古之神的低语。古神们让暮光之锤看到了过去的景象。他们展示了这个世界曾经的样子，让兽人看到黑暗帝国和它那可怕的荣光岁月。

古加尔和暮光之锤氏族可以帮助古神重获力量。他们可以为古神打破枷锁，重建黑暗帝国。帝国的崛起也就意味着暮光审判的降临。

古加尔曾经认为，部落是迎来这场末世浩劫的关键。但随着古尔丹在萨格拉斯之墓丧生，他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这个双头食人魔放弃了部落，带领他的追随者踏上了前往卡利姆多的朝圣之旅。他感到上古之神就在那片遥远的大陆上，急不可待地想要觐见诸神，感受诸神那可怕的力量。

从萨格拉斯之墓前往卡利姆多，是一段缓慢而又危险的旅程。暮光之锤最终来到了大陆的最南端，黑暗的低语声从地表之下传来。古加尔并不了解这片土地，古老的卡利姆多危机四伏。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冥想，让自己的两个头脑与上古之神的混乱意志相互交融。上古之神虽然被囚禁在魔法构筑的监牢中，但数千年来并没有受到太多限制，他们已经通过种种方式将自己的影响渗透到世界各处。他们催促着古加尔不断向前，指引着他穿过陌生的土地，帮助他避开重重危险。

古加尔和他的仆人们在塔纳利斯沙漠地下的洞穴中建立了基地，他们的西边就是安其拉，古神克苏恩的藏身之处。古加尔感觉他已经离主人越来越近了。但不幸的是，他暂时还无法与古神进行接触。

没过多久，暮光之锤许多重要成员开始接连消失，接着又有其他人丧生。起初，古加尔怀疑是内部出现了叛徒，但最后他还是查明了真相。他亲眼看到一个备受自己信任的军士正在被人划开喉咙。

这个人是一名半兽人刺客，名叫迦罗娜。

很久之前，古尔丹、古加尔和他们最忠实的追随者蛊惑了迦罗娜，将她作为私人武器使用。第二次大战期间，她逃脱了他们的控制。迦罗娜对这些曾经的主人满怀憎恨，她追踪着古加尔远渡重洋，寻找复仇的机会。意识到危险的暮光之锤加强了防御，布下了重重陷阱，但迦罗娜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一带的地形。塔纳利斯的洞穴并没有成为暮光之锤的家园，反倒成了迦罗娜的狩猎场。

一个个夜晚过去，新的受害者不断出现。古加尔渐渐变得狂暴，但也毫无办法。于是，他带领氏族逃离了这个地方，去寻找新的落脚处，并继续他们的黑暗活动。

新的继承人

虽然遭到黑龙军团的阴谋破坏，人类各个王国还是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只是王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了。

第一次大战中，暴风城被部落摧毁，年轻的王子瓦里安・乌瑞恩逃离了家园。现在，他已经成为国王，是许多人心目中高大、公正而富有远见的领袖。他领导了暴风城的重建工作，并与一名贵族女子蒂芬・艾莉安成婚。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儿子，为了纪念第二次大战中英勇牺牲的战争英雄安度因・洛萨，他们便以安度因的名字为他命名。

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是一名曾在海上击败过部落的指挥官，在第二次大战中失去亲人的痛苦仍然令他无法释怀。他靠着铁腕政策维持着公海的秩序，追杀所有敢在他领域作案的海盗与匪徒。他年轻的女儿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对父亲日益阴郁的情绪越来越感到厌倦，于是选择了远赴达拉然求学。几年后，她开始向肯瑞托学习深奥的奥术魔法，最终成为传奇大法师安东尼达斯的学徒。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和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在
洛丹伦都城的花园中

洛丹伦国王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膝下有一子，名为阿尔萨斯。国王精心为王子挑选了导师，让他一边学习战争技艺，一边接受正义的培养。在铁炉堡驻洛丹伦的矮人大使穆拉丁·铜须的教导下，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成为了一名剑术大师。同时，倍受尊敬的圣骑士光明使者乌瑟尔也在用圣光之道教导他。王子于十九岁时便加入了白银之手，成了一名圣骑士。虽然他有时会显得过于顽固刚愎，但仍然不失为一名勇敢的英雄，面对再艰难的任务也绝不退缩。当阿曼尼巨魔派出部队，袭击洛丹伦的盟国奎尔萨拉斯边境时，阿尔萨斯亲自上阵，击败了巨魔军队，将入侵者绳之以法。

在洛丹伦贵族中，阿尔萨斯始终是大家注目的焦点，尤其是在他与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开始交往之后。二人之间的浪漫关系引发了不少流言蜚语。但最终，吉安娜还是决定坚持她的奥术魔法研究，而阿尔萨斯则更为关注自己未来作为国王所要面对的一切。

虽然二人都在各自追求心中的志向，但他们从来没抛下过对彼此的感情。

蜘蛛战争

在远离人类诸国的地方，巫妖王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他已经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亡灵瘟疫轻而易举地腐蚀了诺森德的大部分居民。随着数量的增长，巫妖王的力量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但没过多久，巫妖王就要面临第一场真正的考验了。诺森德有一个古老的虫类种族，名为蛛魔。他们战斗起来异常凶猛，而且在冰冻苔原地下延绵不绝的洞穴中建立了名为“艾卓－尼鲁布”的庞大帝国。蛛魔意识到巫妖王的存在，但绝不愿屈服于他。每当巫妖王试图在蛛魔的领地传播亡灵瘟疫时，都会被他们的首领、强大的战争领主阿努巴拉克无情地阻止。

巫妖王眼看无法绕过他们的防御，只得动用蛮力将蛛魔征服。

巫妖王的亡灵军队发动了长达数年的战争，一点一点蚕食着蛛魔的领地。每个倒下的蛛魔都加入了巫妖王的队伍，甚至连阿努巴拉克也被复活成强大的亡灵仆从。曾经的统治者现在变成了奴隶，虽然痛恨自己受到的束缚，但却无法挣脱。

巫妖王对蛛魔在抵抗中展现出的力量印象深刻，于是将蛛魔的军事建筑风格也融入自己的要塞。他为蛛魔那座锯齿状的金字塔注入魔法，让它们漂浮在诺森德的天空中。再过一段时间，这些浮空城将令整个艾泽拉斯都闻之色变。

这时的诺森德已经没有人能阻挡巫妖王了。然而，向东部王国散播亡灵瘟疫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将阿努巴拉克纳入自己的军队后，他发现了腐化强大意志的价值。他需要更多这样的盟友才能继续自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巫妖王希望能将这些仆从秘密争取到自己的阵营，利用他们摆脱军团的控制。

巫妖王将自己的意识扩散到世界各地，寻找强大的个体，看有哪些生命会受到他所提供的力量的诱惑。在这些生命当中，有很多都回应了他的召唤。

克尔苏加德

黑暗之门开启后15年

听到巫妖王召唤的强大生命中，有一位曾经是领导达拉然的法师议会—肯瑞托的成员。克尔苏加德曾经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奥术魔法学者。最近几年，他的研究开始涉及死灵法术的黑暗领域，那是操纵生命与死亡的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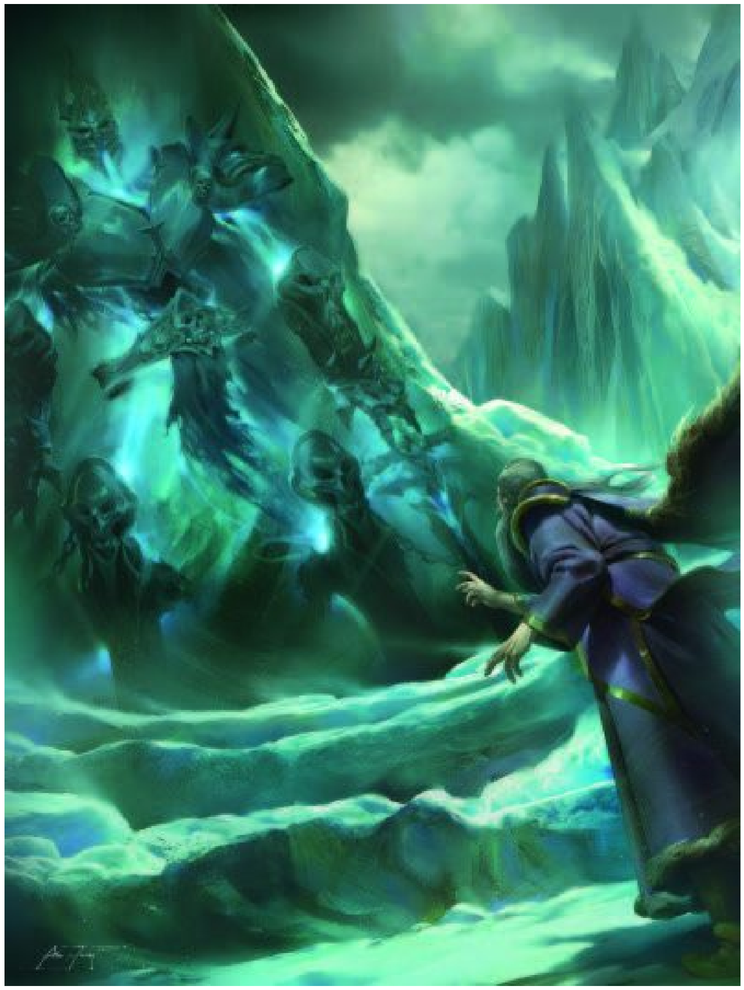
他的研究触犯了肯瑞托的禁令，而这些针对死灵法术的禁令早已与肯瑞托本身一样古老。由于他的研究，克尔苏加德多次受到谴责。他在议会中的权力遭到剥夺，甚至有声音称要将他逐出达拉然。

看到肯瑞托这些思维僵化、恪守过时的戒律不放的成员，克尔苏加德极为愤慨。当艾泽拉斯刚刚遭到另一个世界的入侵时，达拉然也受到了攻击。发动攻击的是部落的死亡骑士。这些被死灵魔法控制的亡灵战士一度渗透到了城市中。克尔苏加德亲眼见到过他们的力量。在看过这种力量所能达到的效果后，克尔苏加德就再也不愿放弃对它的研究了。

在取得联系后，巫妖王对他提出的所有问题都给予了解答，还让他见识到死灵魔法中许多深奥的秘密。此时的巫妖王并没有向他透露自己与军团的关系，假装自己掌握着命运。

克尔苏加德对巫妖王满怀敬畏。他放弃了自己在达拉然的责任，前往诺森德，打算亲眼见证巫妖王的力量。于是，他看到了艾卓－尼鲁布的废墟，见到了被征服的统治者阿努巴拉克，甚至还目睹了那座被称作纳克萨玛斯的腐化金字塔中深藏的恐惧。

对克尔苏加德来说，这已经远远超出他的所求。他曾经想过要逃跑，但巫妖王的仆从明确地告诉他，他早已无法回头。克尔苏加德必须为巫妖王效力，无论活着还是化为亡灵，他都没有更多的选择。



克尔苏加德来到冰封王座

克尔苏加德被迫匍匐前往冰冠冰川上的冰封王座，接受他的“奖赏”。巫妖王向他的仆从允诺，将会赐予他超乎想象的力量。他命令克尔苏加德前往洛丹伦，尽可能召集忠诚的追随者。等时机一到，他们将受到召唤，在当地的民众中散布亡灵瘟疫。

克尔苏加德服从了。他抛开了心中的抗拒，侍奉巫妖王的渴望在不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他也获得了令人敬畏的力量。

来到洛丹伦后，克尔苏加德被视作圣人，宣扬着他的全新信仰。趁着下层阶级对洛丹伦政府渐渐失去信心，他用蛊惑人心的说辞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宣称自己能够消除被压迫者的苦难，将希望带给处于绝望中的人，并赐予穷困者永生。编造这些谎言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他已经看到了亡灵的力量，在与巫妖王建立起思想上的联系后，对它们也不再心怀畏惧。他甚至渴望有一天，自己能够摆脱生命的束缚，晋升为更强大的亡灵形态。

而面对富人，克尔苏加德则有另一套办法。他用强大的力量与永生的许诺诱惑贵族和地主加入他的事业。有些人表示过担心，认为这将是一场针对已有秩序的“人民运动”，但克尔苏加德平息了他们的恐惧。他表示下层阶级无足为惧，不过是权贵们手中用来摧毁敌人、搜刮更多财富的工具而已。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克尔苏加德的教派招募到了更多的人手。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恐惧。只有那些已经被他确认完全堕入黑暗的人才有机会了解到亡灵瘟疫的真相，以及它们会对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那以后，由克尔苏加德的追随者们所组成的团体被称为诅咒教派。

诅咒教派在一座古老人类要塞的地下墓穴中建立了总部，被称为通灵学院。克尔苏加德在这里向他最忠实的信徒传授死灵法术。这些黑暗的巫师们很快就学会了种种邪恶手段。他们不断地进行阴森恐怖的实验，让从要塞地下深处挖掘出的骷髅活动起来。有些死灵法师将尸体从地下挖出，用残损的部件制造出没有意志的巨型亡灵，并将其命名为憎恶。

与此同时，克尔苏加德自己则忙着进行最重要的实验。他将巫妖王的亡灵瘟疫样本从诺森德带到了通灵学院，开始了狂热的工作，想要制造出疾病的新变种，既要有效果，又要隐蔽。他打算将这场瘟疫散布到洛丹伦的谷物供给中，希望它有足够长的潜伏期，在人类将所有的谷物消耗掉之前都不要显示出症状，好让受害者的数量最大化。

经历了几个月的努力后，他成功了。

萨尔

在通灵学院的南方，洛丹伦的联盟仍然在继续为打造战俘集中营倾注资源。管理这些监狱的任务落在一名人类贵族的头上，他的名字叫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是第二次大战中一位战功卓著的资深军官。

私下里，埃德拉斯认为集中营典狱官这样的职位是联盟领导层对他的侮辱。他的父亲埃德林恩・布莱克摩尔因为早年间背叛了洛丹伦，被放逐出这个国家。埃德拉斯认为，联盟的高层仍将他视为“叛徒之子”，因此才让他担任这样毫无荣誉可言、又得不到任何人感谢的苦差事。

但和他的父亲一样，埃德拉斯是一个精明的军事家。他手中握有一件秘密武器，并坚信凭着它终有一天可以夺回自己在联盟中应有的地位……

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无意间遇到了一件奇事—他找到了一个兽人婴儿。当时这名婴儿被抛在野外，躺在刚刚死去的双亲身边，不远处则是杀死他父母的几名刺客。埃德拉斯本能地想要当场杀死这个婴儿，最终却放弃了这个念头，并决定将他抚养长大。

他给这个婴儿取名为“萨尔”，并训练他成为一名角斗士。渐渐地，他发现这名兽人并不是一个愚蠢的莽夫，于是开始教授他战略、哲学，以及在战场上带兵的窍门。他经常考验萨尔，让他在战斗中面对多名敌人。角斗场在战俘营里非常普遍，卫兵们常常强迫兽人囚犯在血腥的战斗中彼此为敌。埃德拉斯命令萨尔参加这些角斗不只是为了提升他的战斗技巧。这位人类贵族是个酒鬼，还喜欢在角斗中下注赌钱。萨尔很快就发觉，他的主人虽然偶尔也会展现出过人的才能，但更多的还是残忍且反复无常的性格。

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是位高明而勇敢的战略家，但他的理智因为酗酒的缘故而出现了致命的判断。在他看来，被监禁的兽人是一支潜在的军事力量，而萨尔则会成为他们的领袖—当然，同时对自己的人类主人保持忠诚。埃德拉斯计划颠覆联盟，亲自出任领袖，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打造人类王国。但他残忍的性格让年轻的兽人无法接受。在萨尔的心目中，他并不是可以取代父亲的一个形象，而是一位傲慢而暴虐的主人，并且绝不允许他尝到自由的滋味。

在奴隶生活中，萨尔结识了一个人类朋友，她的名字叫特蕾莎·福克斯顿。她把萨尔当作弟弟一样对待，私下里与他结下了友谊。当萨尔被绝望逼到崩溃的边缘时，她协助他逃离了战俘营。



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和他价值连城的兽人奴隶萨尔在敦霍尔德城堡

萨尔躲开了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手下的卫兵，逃到附近的荒野中。此前他听到有流言说附近仍然有兽人氏族的存在，便一直在寻找。他最先遇到的是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以及战歌氏族的残部，他们也认出了这个孤儿是霜狼氏族的后裔。他们告诉他该到奥特兰克山脉去，据说霜狼氏族就在那里游荡。

来到奥特兰克山脉后，萨尔找到了霜狼氏族，也了解到自己父母的真实身份是杜隆坦和德拉卡夫妇。他们都曾坚定地抵抗恶魔对部落的腐化，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同时萨尔也意识到，自己与霜狼氏族以及艾泽拉斯的其他兽人之间缺乏共同点。无论是被囚期间还是恢复自由之后，其他兽人都在以兽人的方式生活着，而萨尔的成长过程却并非如此。他不是人类，甚至也不是被蔑视的兽人。他的一生都在被培养成一件用于征服的工具。

要想重新回到他的族人中，他必须弄明白他们是谁，而自己又是谁。

氏族之王

萨尔花了很多时间重新学习如何做一名光荣的兽人。他的大多数族人在亲近邪能魔法时，都已经放弃了传统的萨满信仰。但在霜狼氏族中，有一位兽人重新回归了他们的本源。年迈的兽人德雷克塔尔教会了萨尔如何与元素沟通，并向他传授了萨满之道。

萨尔的另一名老师则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萨尔的出现给这位曾经的大酋长带来了许多痛苦的回忆，但也让他的心从此得到安宁。奥格瑞姆与萨尔的双亲曾是挚友，他一直以为他们的儿子也和他们一起去世了。看到萨尔活了下来，老兽人的灵魂感到了温暖。奥格瑞姆告诉萨尔，兽人曾经是如何战斗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如何生活的。

虽然并没有被当成兽人养大，但萨尔所经历的冷酷无情的环境赋予了他部落所需要的东西：对自由的热爱，对氏族曾经失去的高贵精神的向往，以及将部落重新凝聚起来的愿望。

萨尔的乐观与坚韧重新燃起了奥格瑞姆心中的希望，令他看到恢复兽人的光荣与骄傲的可能。他将这位年轻的萨满任命为自己的副官，随后与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及他的战歌氏族会合，并发动了新的战役，将兽人囚犯从集中营中解救出来。肩负起重任的萨尔展示出原始的活力，扫去了令兽人萎靡不振的消沉情绪。每攻陷一座集中营，全新的部落就变得更加强大。



萨尔在兽人的葬礼火堆前向逝去的奥格瑞姆·
毁灭之锤致敬

不幸的是，在一场解放集中营的战斗中，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倒下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宣布让萨尔担任部落新一任大酋长。萨尔继承了毁灭之锤赖以成名的武器、盔甲，以及他的责任。随后萨尔发动了全面攻击，誓要摧毁整个集中营系统。

部落开始向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所在的敦霍尔德堡垒进发。萨尔提出要进行和平谈判，而埃德拉斯的回应却是将特蕾莎·福克斯顿处决。盛怒之下，萨尔带领部落踏平了堡垒。在一场血腥的决战中，萨尔亲手杀死了埃德拉斯。

随着敦霍尔德的陷落，人类对集中营的统治结束了。新生的部落毫不费力地解放了洛丹伦周围那些单独的小型营地。萨尔并没有利用人数的优势向洛丹伦开战。相反，他带着族人继续在东部王国游荡，希望可以找到一处可以建立家园的地方。

提里奥·弗丁与伊崔格

部落再次出现的消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影响。最初的反应是恐惧，但某些与兽人接触过的人类则认为，兽人已经不再是曾经与联盟作战的、渴求战争的野蛮人了。

其中之一便是提里奥·弗丁，白银之手的一位圣骑士。他遇到了一位年迈的、名叫伊崔格的兽人。提里奥相信，这位兽人真诚地渴望过上和平的生活。因此，当看到前来杀害这名兽人的人类时，这位圣骑士坚定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这被人类视为叛国行径，提里奥最终被驱逐出了白银之手。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够运用圣光的力量，这更让他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伊崔格后来加入了萨尔的部落，而提里奥则离开了人类社会，孤身生活了许多年。

联盟的分裂

对洛丹伦联盟中的很多人来说，集中营的毁灭成了最后的爆发点。女伯爵卡特拉娜・普瑞斯托慷慨激昂地向每个认识的贵族发表演说，结果更是火上浇油。兽人全都逃跑了，用于囚禁他们的资金白白浪费了。这个残破无能的联盟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奎尔萨拉斯的高等精灵率先离开了联盟。紧随其后的是吉尔尼斯和激流堡的人类。他们一直相信，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洛丹伦的“无能”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想法。

吉尔尼斯的国王吉恩・格雷迈恩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一劳永逸地阻止部落以及其他敌人威胁他的王国。他的国家位于一座三面环海的半岛。他正式撕毁了与联盟之间的军事协约，筑起了一座宏伟的格雷迈恩之墙，将王国彻底隔离开来。很明显，他无意帮助其他任一国家。吉尔尼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无论是粮食还是其他资源，都不需要从联盟其他国家获取。

但仍有几个王国不愿让联盟就此崩溃，并纷纷表明了立场。暴风城的国王瓦里安・乌瑞恩、洛丹伦的国王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达拉然的肯瑞托议会、库尔提拉斯的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铁炉堡的国王麦格尼・铜须，以及诺莫瑞根的大工匠格尔宾・梅卡托克，都再次做出承诺，无论会有怎样的考验，他们都将团结面对。

这并不是女伯爵普瑞斯托愿意看到的局面，她要的是让联盟彻底瓦解。

但既然这些国家都对外部威胁严阵以待，女伯爵决定尽其所能煽动各国内部的矛盾。她在暴风城的重建工作中暗中做了许多手脚，使得贵族们对石匠协会的工作成果颇为不满。与此同时，听说贵族威胁要没收他们的报酬，那些辛苦劳作的工人们也感到极其愤怒。

普瑞斯托女伯爵则在其中挑拨离间，私下鼓励双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绝不妥协，直到双方的分歧扩展到无法弥补的程度。当贵族正式宣布拒绝支付石匠协会的薪水后，暴动爆发了。

出乎意料的是，暴风城的王后蒂芬·乌瑞恩在混乱中被杀死了。

瓦里安·乌瑞恩国王立誓要严惩凶手，并对参与暴动的人施以重刑。石匠们因此逃离了城市，在西部荒野的乡间躲了起来，希望能避过风头。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不得不长期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因为他们明白瓦里安的怒火绝不会轻易消退。

当然，石匠们的愤怒也不会消退。在一位名叫艾德温·范克里夫的天才石匠的带领下，凭借着女伯爵卡特拉娜·普瑞斯托的暗中支持，他们组建了迪菲亚兄弟会。在之后数年中，这个匪徒组织一直忙于发动对抗暴风城的武装叛乱活动。

黑暗的计谋

联盟的力量被削弱了。暴风城受困于内部冲突，高等精灵与东部王国的人类无法再彼此信任。世界各国的防御力量已经降到了多年来最脆弱的程度。基尔加丹终于向巫妖王发出了暗示，告诉他向洛丹伦释放瘟疫的完美时机已经到来。

巫妖王已经做好准备，他的仆从也一样。近几年来，克尔苏加德和诅咒教派在洛丹伦周围的粮食产地东威尔德不断扩大他们的影响。这个秘密教派控制了很多重要的地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安多哈尔，这座城市是整个地区的农业中转站。在安多哈尔，被瘟疫污染的粮食最终会被送到东威尔德的每个角落。

克尔苏加德和他手下的亡灵法师将瘟疫释放到城市的谷仓中。安多哈尔的居民们对潜藏在他们食物中的危险一无所知，甚至很多教徒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单从表面根本分辨不出哪些是被污染的谷物。只有在吃下后，瘟疫才会激活并完成它的使命。

商人们将这些致命的货物送上他们惯用的商道，随后无知的平民食用新到的粮食。几天之后，最初的症状在安多哈尔附近的城镇和乡村出现了。有人开始感觉虚弱，发起低烧，幼儿和老人尤其表现得明显。然后全家人都开始发病，接着就是整个村子。

受害者中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病症其实来自黑暗的力量，更不知道这只是入侵的先兆。

但还是有人知道了恶魔的计划。他就是已经死去了许多年的守护者麦迪文。他的灵魂在现实的边界飘荡着，看到瘟疫如黑色的潮水在东威尔德逐渐蔓延开来。麦迪文希望能够警告这个世界，告诉人们即将到来的一切，但他无法与洛丹伦的人类取得联系。

在艾泽拉斯，他只能联络到一个人。一个和他拥有同样强大的魔法力量，彼此间能够产生联系的人。

那个人就是他的母亲艾格文。

堕落的守护者

黑暗之门开启后18年

无尽之海的对岸，卡利姆多东部的海岸上，一个人类独自在大地上游荡。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更没有人知道她非同寻常的悲惨经历。她就是艾格文，历史上最强大的提瑞斯法守护者。

很久以前，萨格拉斯将一部分灵魂注入到一个化身中，来到了艾泽拉斯，向艾格文发起了挑战。艾格文见到了那个浑身包裹着烈焰的恶魔，并与其正面作战。最终，守护者击败了敌人。在艾格文看来，自己取得的胜利意义非凡，毕竟她击败的不是普通的恶魔，而是燃烧军团的统帅。

艾格文从没有怀疑过萨格拉斯真正的动机。就在他的化身倒下前，他将自己的灵魂注入了守护者的体内。萨格拉斯的一部分力量和灵魂自此就潜藏在艾泽拉斯最伟大的守护者身上。

后来艾格文生下了麦迪文，并将自己的守护者之力传授给他，但同时也让萨格拉斯的灵魂寄附在儿子的身上。年复一年，军团的统治者用自己的意志影响着新的守护者，将他改造成一把武器。最终他利用麦迪文强大的力量创造了黑暗之门，将兽人部落放进艾泽拉斯。在随后爆发的战争中，数以万计的生命也因此消逝。

尽管后来麦迪文被杀死了，他的守护者之力也不会再威胁到艾泽拉斯，但艾格文并没有感到欣慰。她将麦迪文做过的一切归咎于自己身上，包括部落的入侵，两次大战中造成的杀戮等等。最重要的是，她责怪自己未能让儿子过上完整的人生，也没能让他身上善良的力量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艾格文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境中，她看到了穿着一件缀满乌鸦羽毛斗篷的麦迪文。麦迪文告诉她，自己有一个消息要通知这个世界的智慧种族，并恳求母亲帮助他回到艾泽拉斯。起初艾格文对这个梦抱有怀疑，觉得这可能是军团的诡计。但她内心深处有个声音相信情况并非如此。她能感到麦迪文的灵魂正在虚无与现实的边缘游荡，也能感到他早已摆脱

了萨格拉斯的控制。或许她可以借这个机会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不管是为了艾泽拉斯还是她的儿子。

艾格文开始运用自己身上残存的魔法力量寻找麦迪文的灵魂。尽管几个月的搜寻毫无成果，但她依然拒绝放弃。她开始寻找具有魔法力量的神器的协助，将儿子带回这个世界成了她心中的执念。尽管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但她却感到很充实。许多年来，艾格文第一次有了一个目标。她感觉曾经的自己又回来了。

艾格文最终成功将麦迪文召唤到了艾泽拉斯。就如同在她梦中见到的一样，一个幽灵般的人影出现在她面前，还穿着那件缀满了乌鸦羽毛的长袍。艾格文望向儿子的眼睛，她知道自己的直觉是对的，麦迪文已经摆脱了萨格拉斯的影响。

母子间的重聚并没有什么欢愉的气氛。艾格文为之前发生的一切向儿子道歉，而麦迪文很快就原谅了她。他知道，他们两人都是萨格拉斯的受害者，同时他也清楚，现在还不是他们回味过去的时候。

麦迪文告诉艾格文，在他的灵魂游荡于实体世界之外的过程中，他看到了许多事物。生前拥有的强大力量让他能够看到扭曲虚空，并触碰到军团恶魔的意识。从他们脑海中，他得知了巫妖王和亡灵瘟疫的存在，同时也了解到军团在削弱这个世界的防御之后，就会发动进攻的计划。

在上古之战中，燃烧军团试图控制永恒之井，然后借助这魔法源泉的力量将恶魔带到艾泽拉斯。靠着永恒之井的力量，他们制造出了传送门，并且差一点就将萨格拉斯引入物质世界。但最终，他们的计划失败了，永恒之井也被摧毁。然而另一个魔法之泉仍然存在，第二座永恒之井就坐落在海加尔山的顶峰，被巨大的世界之树诺达希尔保护着。只要这口泉水存在，燃烧军团就仍然有机会完成他们未竟的野心，制造传送门让萨格拉斯和军团的全部军队入侵艾泽拉斯。

艾格文催促儿子用他的守护者之力抗击军团，但麦迪文有着不同的想法。被腐蚀的经历告诉他，仅仅依靠一名守护者保卫世界是极其危险的。任何个人被邪恶转化的可能性都很高，守护者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世界上的诸国如果想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幸存，就必须团结起来，靠大家的力量保卫艾泽拉斯。

麦迪文本人则希望成为联合各个国家的催化剂。他会前往世界各地警告艾泽拉斯的居民，通过揭露军团的计划，让他们为同样的目的团结起来。

虽然艾格文也想要和儿子一起完成这项任务，但她已经无能为力了。召唤法术将她推向了死亡的边缘。法术完成的那一刻，她的身体开始迅速变得衰老而虚弱，并且需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而且即使能够恢复，她也不再是那个年轻而强大的守护者了。

麦迪文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此时亡灵瘟疫已经蔓延至整个洛丹伦，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

冰霜与暗影

在诺森德，巫妖王仍在培养着属于自己的奴隶大军。他梦想着有一天可以让这些亡灵仆从帮助自己反抗军团，但时机还不成熟，毕竟散播在洛丹伦的瘟疫只是初见成效而已。

此时的巫妖王必须关注更紧急的事情。他的身体被困在冰封王座，所以需要通过一位代理人将自己的意志扩散到外部世界中。他可以完全控制那些亡灵生物，但亡灵只有聚集在一起才有力量。单独的亡灵只不过是脆弱的、没有意志的存在。克尔苏加德是一个人选，但这个亡灵法师有着明确的任务他要领导诅咒教派。

巫妖王需要一位强大的勇士在冰封王座之外代表他的意志。

虽然还不知道这个代理人将会是谁，但巫妖王却明白该如何为自己制造仆从。在他的寒冰牢笼中的霜之哀伤正是关键所在。如果有人举起这把能够吞噬灵魂的可怕武器，就将被巫妖王的意志控制。

然而，恐惧魔王不会允许巫妖王创造属于自己的新仆从。他必须让那些恶魔相信，这一举动是为军团的利益服务。

经过多年的相处，巫妖王明白这些恶魔最害怕的是基尔加丹。如果传播瘟疫的计划失败，恶魔领主一定会惩罚他们。巫妖王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玩弄着恐惧魔王心中的畏惧，最终让他们相信：为了获得胜利，他们还需要像克尔苏加德这样来自凡人之中的勇士。巫妖王用巧妙的手段推进着他的策略，甚至让恶魔们相信，寻找一名新的仆从使用霜之哀伤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只有克尔苏加德知道巫妖王的真正意图。巫妖王早已告诉这位死灵法师，亡灵瘟疫的背后是军团的力量。但克尔苏加德仍然忠于他的主人，并且私下向巫妖王保证，将来会和主人一起背叛恶魔。

得到恶魔的允许后，巫妖王开始继续执行自己的计划。他将自己的力量注入霜之哀伤，并从身边的坚冰中取下一块，把符文剑包裹起来。长剑落到了冰冠冰川的底部，等待着受害者的到来。

接下来，巫妖王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他的猎物。

第二章
第三次大战


第三次大战前
艾泽拉斯各大陆
诺森德
奥杜尔
冰冠堡垒
艾卓-尼鲁布
龙眠神殿
北海
奎尔萨拉斯
阿曼尼
帝国
洛丹伦
安多哈尔
通灵学院
奥特兰克山脉
敦霍尔德城堡
吉尔尼斯
格瑞姆巴托
铁炉堡
诺莫瑞根
东部王国
黑石山
暴风城
禁忌之海
破碎群岛
萨格拉斯之墓
库尔提拉斯
无尽之海
大漩涡
海加尔山
卡利姆多
迷雾之海
塔纳利斯
安其拉
南海
潘达利亚

洛丹伦的天灾

瘟疫天灾继续在洛丹伦传播，药品与油膏对这种疾病毫无作用。如果不及早扼制，即便是牧师的神圣魔法也无法缓解患者的痛苦。洛丹伦的都城也收到了关于疫情的报告，但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疾病并不罕见，洛丹伦的人民已经经历了太多饥荒与疫病，尤其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

国王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认为，现有的情报还不足以说服他投入更多的资源调查瘟疫。考虑到在王国各地都有游荡的兽人，他不愿消耗兵力去隔离那些被感染的村庄。在他眼中，部落才是最紧迫的威胁。

很快，洛丹伦就出现了第一批死于瘟疫的病人。亲友们在悲痛中送走了逝者，但人们不知道这并不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自己心爱的人。如果死亡真的是终结，倒也不失为一种慈悲。随着死者数量的不断增多，有关种种异象的传闻很快遍及全国。有人说瘟疫中死去的人的尸体会在夜间消失。另一些人声称自己看到了死者从墓地站起，变成了没有意识的行尸走肉。

虽然这些故事听起来荒诞不经，但却是事实。瘟疫的最终症状已经开始显现，受害者将变成亡灵僵尸，屈从于巫妖王的意志。

克尔苏加德看着东威尔德濒临毁灭，心中升起了一种满足之情。他相信自己在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后，巫妖王的宏图大业终将实现。一支恐怖大军在他眼前成形，这支军队由亡灵仆从与诅咒教派的狂热信徒组成。克尔苏加德将这支部队称为天灾军团，它将成为巫妖王手中的武器，让天灾降临到整个洛丹伦，最终令所有人类屈膝臣服。

数月之后，人们将所有效忠于巫妖王的力量统称为天灾军团。

先知的警告

亡灵瘟疫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麦迪文的预料。虽然不愿承认，但他清楚自己也无法拯救那些已感染疫病的人。他已经无暇顾及这些灾难，因为艾泽拉斯面临的真正威胁其实是燃烧军团掌控第二座永恒之井的企图。麦迪文需要集中他所能控制的全部资源来保护这座力量之泉。尽管这样做意味着要放弃洛丹伦，甚至要任其在瘟疫中沦陷。

麦迪文决定将尚未感染的洛丹伦居民聚集起来，指引他们前往第二座永恒之井。他运用残存的守护者之力，开始联络本地位高权重的人物。他进入一些人的梦中，以渡鸦的形象出现。与另一些需要亲身会晤的人接洽时，他总是使用戴着兜帽的人类形象，并自称“先知”。他对所有人发出可怕的警告：他们必须离开东部王国，向西航行，前往古老的卡利姆多大陆，否则整个世界将会毁灭。麦迪文从不曾揭示自己真正的身份，因为凡是听说过他名字的人都认为他是罪人，是将部落引到艾泽拉斯的邪恶法师。

麦迪文所接触的人类中，有两个最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洛丹伦的国王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另一个则是达拉然的统治者，大法师安东尼达斯。但他们都对先知的警告置若罔闻。

对泰瑞纳斯二世来说，恢复自由的兽人是如鲠在喉的威胁。联盟各国都在边境部署了部队，以防这些昔日的敌人踏进他们的国土。泰瑞纳斯已经派出军队去围剿兽人，其中也包括了神圣的圣骑士。在他看来，麦迪文的预言不过是疯人的呓语。

安东尼达斯拒绝麦迪文则是出于其他的原因。他和他手下的法师们研究过东威尔德的瘟疫。和泰瑞纳斯不同，他们对这场愈演愈烈的传染病深感忧虑。安东尼达斯认为这场瘟疫是由魔法产生的，但还需要证据。他派出了自己最信任的学生，女法师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到瘟疫爆发的地方去观察，并沿途收集情报。

麦迪文在人类中的努力收效甚微，但在兽人中却看到了希望。守护者感到黑色幽默般的讽刺。这些曾经带着嗜血的野蛮入侵艾泽拉斯，几乎将这个世界化为废墟的种族，恰恰是最有可能将她从毁灭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的力量。

追逐幻影

新生的部落面临着未知的命运。

大酋长萨尔已经将大部分族人从集中营中解救了出来，但他们仍然无家可归。他们过着游牧民的生活，不断在洛丹伦及周围地界寻找落单的兽人，同时还要避开人类的军事力量。与联盟之间的下一场战争似乎越来越无可避免了。

兽人都期待着萨尔能给予他们答案，但萨尔本人也无计可施。他每天白昼时分都紧皱眉头思考，晚上则受到噩梦的折磨。一个又一个夜晚，他的眼前都会浮现出兽人在残酷的战斗中被联盟击败的景象。他看到自己的族人又一次被投入监狱，最终完全消亡。

在这段动荡的日子里，麦迪文见到了萨尔。他告诉兽人，一股黑暗的风暴正在逼近艾泽拉斯，恶魔的入侵会将所有文明化为灰烬。麦迪文告诉萨尔，只有一条道路能够阻止燃烧军团，那便是渡过无尽之海，前往那个名为卡利姆多的大陆。

与麦迪文的会面让萨尔陷入了忧虑。虽然他还太过年轻，不记得军团曾如何对待他的族人，但他至少知道恶魔的存在。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和格罗玛什•地狱咆哮这样年长的兽人曾经向他讲述军团是如何摧毁兽人种族的。萨尔担心如果自己不站起来反抗恶魔，兽人将再次沦为奴隶，或者经历更为可怕的命运。

但萨尔仍在犹豫要不要信任这个陌生人。于是他与火、土、风、水的元素之灵沟通并寻求答案。元素之灵立即给予了他回答：相信那个人类。对于像萨尔这样的萨满祭司来说，这正是他需要的保证。

萨尔没有向他的人民隐瞒任何事。他把将要踏上的道路和即将面对的敌人都告诉了兽人。许多兽人对走上未知的道路心存犹豫，但他们都信任自己的酋长。如果不是他，兽人现在仍然在集中营的监狱里憔悴度日。

瘟疫的浩劫

虽然部落仍在洛丹伦的乡间游荡，但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已经无法再忽视瘟疫的存在了。他得知肯瑞托已经派出女法师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前往调查瘟疫，协助她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国王派出了一支使团，由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率领，陪同吉安娜搜寻瘟疫的源头。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可以找到阻止疫病继续传播的方法。

虽然处境艰难，但阿尔萨斯和吉安娜还是很期待这段相处的时光。尽管他们的浪漫关系已经结束，但对彼此仍怀有感情。他们并不知道，这次任务将彻底摧毁两人年少无知的岁月，永久改变他们的人生。

进入东威尔德就像穿过传送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片地区曾经的祥和宁静已经不复存在。阴影笼罩着大地，带来无穷的恐惧与偏执。目睹人民的苦难让阿尔萨斯心碎不已。他们是他的臣民，保护他们是他的责任。如果他失败了，人们会把他看作怎样的统治者？他发誓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将自己的人民从毁灭中解救出来。

阿尔萨斯最初的努力毫无收获。遇到感染瘟疫的村民时，他试图使用净化之力，但圣光没有响应他的召唤。面对那些可怜的灵魂，他所能做的只有告诉他们，终有一天他将结束这场瘟疫。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尔萨斯和吉安娜发现了一个又一个与瘟疫有关的秘密，每一次发现都让他们更为困惑。他们已经查明，疫病是随着安多哈尔转运的粮食传播到整个地区的。更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瘟疫不仅会杀死受害者，还会将他们复活为亡灵，变成行走的尸体。

阿尔萨斯和吉安娜亲眼看到了这诡异的场景。他们不得不从行尸的大潮中杀出一条路来。

这绝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后来，他们得知是一个由克尔苏加德领导的人类教派造成了瘟疫的传播，而且对方已经控制了一支由亡灵组成的军队，人们将这支军队称为天灾军团。

当发觉是人类引发了这场瘟疫，阿尔萨斯感到愤怒不已。他将怒火转化为了决心，急不可待地要捉住克尔苏加德和他的信徒，让他们为自己杀死的无辜生命付出代价。

在安多哈尔，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找到了机会。

暗影之路

通过天灾军团中仆从的眼睛，巫妖王注视着阿尔萨斯。这个年轻的人类引起了他的兴趣。阿尔萨斯是天生的领导者，具备过人的魅力与信心。从他留下的堆积如山的亡灵尸体可以看出，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是一位技巧过人的战士，也有着不错的战术天分。最重要的是，愤怒与绝望正缓慢地吞噬着他的意志。

巫妖王又一次巧妙地利用了恐惧魔王，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到阿尔萨斯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腐蚀目标，但将他引诱到诺森德、捡起霜之哀伤，仍然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个年轻的人类刚刚踏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巫妖王与恐惧魔王需要引导他走完剩下的旅程。

根据巫妖王的建议，恶魔们想出了一套计划。他们命令克尔苏加德在战斗中面对阿尔萨斯，并向王子表明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背后还有更强大的力量：恐惧魔王玛尔加尼斯。恶魔就潜藏在神圣之城斯坦索姆中。仅仅让克尔苏加德告诉阿尔萨斯这消息还不够，他还要在这过程中献出自己的生命。亡灵法师的死会让王子集中精力搜索斯坦索姆，消灭玛尔加尼斯。

斯坦索姆是他们精心挑选的地点。这里人口密集，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经济上都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同时这也是一个神圣的所在——圣骑士教团的诞生地。如果斯坦索姆也被瘟疫征服，被亡灵占据，将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洛丹伦也将彻底失去对东威尔德的控制。

阿尔萨斯来到安多哈尔时，克尔苏加德并没有逃走。他知道自己将会迎来死亡，却毫不担心。因为他知道巫妖王将把他复活为亡灵，并将赐予他无法想象的力量。所以他与王子正面交战，并告诉王子玛尔加尼斯就在斯坦索姆。

正如计划的一样，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把他的怒火发泄到了克尔苏加德身上，终结了这位死灵法师的生命。接着他将出发并拯救斯坦索姆，但同时也将变得更加绝望与动摇。

斯坦索姆大屠杀

日子一天天过去，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开始注意到阿尔萨斯・米奈希尔身上发生的改变。他将吉安娜和他手下的士兵们逼到了极限，强迫他们不停地行军，不给任何休息的时间。虽然女法师阻止瘟疫的心情和阿尔萨斯同样急切，但她担心这次任务让王子的心智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她希望王子克制一下情绪，但王子对她的话充耳不闻。在他的人民获得安全之前，王子不愿休息。

在前往斯坦索姆的路上，阿尔萨斯和吉安娜遇到了光明使者乌瑟尔。如果说在洛丹伦还有人能够让王子恢复一点理智，那这个人非他莫属。

乌瑟尔是一名声名显赫的圣骑士，也是白银之手骑士团的创始人之一。应国王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的要求，他将阿尔萨斯训练成神圣战士中的一员。乌瑟尔对王子要求很高，但那也是因为他在王子身上看到了巨大的潜质。长久以来，他甚至将王子看作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对王子的言行负有责任。

和阿尔萨斯一起执行任务期间，乌瑟尔感觉到这位年轻的圣骑士身上有些不正常的地方，但他并没有太过担心。他知道王子有时会有些刚愎自用，但总是会为自己的人民着想。乌瑟尔认为阿尔萨斯迟早会恢复理智的。

到了斯坦索姆之后，乌瑟尔终于知道自己错了。从安多哈尔运来的被污染的粮食早已被那里的居民消耗掉。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被瘟疫变为毫无意志的僵尸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阿尔萨斯认为，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阻止斯坦索姆变为天灾军团的要塞。他命令士兵们在居民被瘟疫占据前净化整座城市。在阿尔萨斯看来，这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决策，更是充满慈悲的行为。如果斯坦索姆的居民知道他们将要变成亡灵，去攻击自己生前爱过的一切，他们会选择哪种结局？如果阿尔萨斯本人也感染了瘟疫，他宁肯作为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类干净地死去，也不愿让疫病将自己从坟墓中拉起来，变为行尸走肉。

王子的盟军中有些人拒绝了他的命令，但大多数人都遵从了。乌瑟尔和他手下的骑士们坚决拒绝杀害无辜，不愿参与到王子的计划中，但他们的抗拒只会让阿尔萨斯走向更黑暗的极端。他与其他圣骑士决裂了，声称他们拒绝执行命令的行为将以叛国罪论处。

阿尔萨斯要求吉安娜支持他，但她拒绝了。她不愿看到王子做出这样暴虐的决定，于是和乌瑟尔及其他圣骑士一起离开，留下王子独自执行他那残忍的计划。

屠杀开始了。阿尔萨斯和他忠实的追随者肃清了斯坦索姆。火焰包裹着整座城市，烟尘与灰烬的风暴在街道上席卷。惨叫声如匕首一般刺穿空气，无辜者的鲜血漫过了卵石路面。

在这场屠杀中，阿尔萨斯找到了玛尔加尼斯。恐惧魔王很想当场杀死这个人类，但这并不是他来到这里的目的。他向王子发出挑战，告诉王子前往诺森德，在真正的战斗中与他较量。之后，玛尔加尼斯就将自己包裹在魔法力量中，从城市里消失了。

阿尔萨斯立即决定去追击恶魔。他相信如果能够消灭这个恐惧魔王，就能够粉碎天灾军团，永久阻止亡灵瘟疫的传播。斯坦索姆废墟中的火焰还没有散去，他就已经集结起自己的追随者，扬帆航向诺森德冰封的大陆。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在斯坦索姆

几天以后，吉安娜和乌瑟尔回到了斯坦索姆。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都已经烧毁，只留下建筑的残垣。街道上散布着杂乱的尸体，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还要糟糕。

望着眼前这片废墟，吉安娜不禁开始自责，她没有为阻止这场屠杀做出任何努力。她本可以用魔法控制住阿尔萨斯，但却没有这样做。由于她的不作为，王子犯下的这场罪行将伴随她的一生。而在今后的岁月中，吉安娜本人也永远无法摆脱这份悔恨。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和光明使者乌瑟尔决定分头行动。圣骑士返回洛丹伦都城，将王子所做的一切告知国王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与此同时，吉安娜则要返回达拉然，将瘟疫的状况报告给安东尼达斯。

吉安娜和乌瑟尔都不知道，等他们再次见到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时，他们所熟知、所关心的那位王子早已不复存在了。

诅咒之刃

经历了斯坦索姆的屠杀之后，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的心灵陷入了黑暗，神智也开始动摇。他几乎已经做好了成为巫妖王最强大仆从的一切准备。现在，只差最后一步了。

首先，需要让阿尔萨斯找到那把被诅咒的霜之哀伤。但是不能让天灾军团引领他找到那把剑，否则会让王子心生怀疑。

巫妖王发现了一支在诺森德旅行的矮人探险队。带领他们的是伟大的矮人战士穆拉丁·铜须，他们来自山顶的城市铁炉堡，前来寻找古老的神器。阿尔萨斯年轻时，穆拉丁曾出任驻洛丹伦的大使，并教授过王子武艺。他将是一个完美的信使，把霜之哀伤的所在告诉王子。

在巫妖王的指示下，玛尔加尼斯和其他恐惧魔王们开始操纵矮人。恶魔们暗地里将关于霜之哀伤及它所在位置的消息传播到矮人的营地之中，包括古老的地图和关于一把符文剑的传说。所有矮人都不记得是从哪里听说的这些消息。他们都觉得这一定是之前疏忽了。符文剑诱惑着穆拉丁，矮人决心要找到它。

与此同时，阿尔萨斯和他的士兵们在诺森德一处叫嚎风峡湾的地方登陆了。寒冬般的环境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天灾军团却一直在躲避他们，和此前在洛丹伦采取的极具攻击性的战略恰恰相反。

巫妖王派出天灾军团攻击穆拉丁·铜须，将他赶往阿尔萨斯的驻地。矮人与王子最终相逢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只是巧合。穆拉丁将自己来到诺森德的目的告诉了王子，还提到他最近听说的关于霜之哀伤的传说。这把战刃的传说让王子兴致盎然。在与玛尔加尼斯的战斗中，它肯定会起到重大的作用。

阿尔萨斯心中刚刚燃起希望，但又被来自洛丹伦的消息浇灭了。皇帝的御使追上了王子，带来了国王泰瑞纳斯的命令。国王要求阿尔萨斯和他的士兵立即返回洛丹伦。虽然忠于王子的士兵希望留在他身边，但违反国王的命令就意味着背叛。

阿尔萨斯知道，如果现在回头，就再也没有机会找到玛尔加尼斯了。情急之下，他秘密地烧掉了自己的军船，一艘不留。士兵们都没想到他们的王子会做这样的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留在诺森德，至少要坚持到新一批海船建造完成。

玛尔加尼斯和天灾军团随后将王子和他的部队包围，并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阿尔萨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亡灵，他的士兵很快就被击溃。此时，他的唯一希望是取得新的力量。

那就是霜之哀伤。

在王子的军队与天灾军团对峙之时，阿尔萨斯和穆拉丁在一个狭小的山洞中找到了这把符文剑。长剑高悬在一块闪光的冰块之中，不仅散发着力量，还有来自其他世界的危险预兆。穆拉丁催促王子远离那把剑，但王子不能接受。他已经深陷泥潭，无法回头了。

巫妖王感受到了王子的决心。能量从霜之哀伤中涌出，引发了剧烈的爆炸，击碎了它所在的寒冰牢笼。尖利的冰块在洞穴中四处乱飞，其中一块刺中了穆拉丁，将他击倒在地。

阿尔萨斯想要冲过去治疗他的朋友。圣光在东威尔德没有起到作用，但这次却响应了王子的召唤。闪动的能量在阿尔萨斯体内涌动，在他的指尖闪动着微光。他需要做的就是拥抱它的力量。

但阿尔萨斯最终放弃了救治的念头。他想到的只有霜之哀伤，以及它即将带来的救赎。这把剑中包含着真正的力量。击败玛尔加尼斯的关键是它，而不是圣光。说到底，当王子在东威尔德陷入绝境时，这神圣的力量又为他做了什么呢？它既没能阻挡亡灵，也没有拯救那些死在阿尔萨斯面前的无辜生命。

就在这一刻，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永远背弃了圣光，举起了霜之哀伤。它恐怖的能量涌入了阿尔萨斯体内，将他的鲜血化作了寒冰—王子的灵魂被吞噬了。

现在，巫妖王可以通过霜之哀伤直接与阿尔萨斯对话，并控制他的行动。然而他还没有将王子转为自己的奴隶。此刻，王子必须相信命运还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加入天灾军团之前，阿尔萨斯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

穆拉丁的命运

虽然阿尔萨斯·米奈希尔认为飞溅的冰块已经杀死了穆拉丁·铜须，但事实并非如此。矮人只是昏了过去。

阿尔萨斯离开洞穴后，穆拉丁醒了过来。他受了很重的伤，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记得自己为什么来到诺森德。穆拉丁在白雪覆盖的荒原游荡，精神几乎崩溃。如果不是居住在诺森德的霜脉矮人的帮助，他也许会就此丧生。

霜脉矮人发现了这位受伤的矮人，在他们的照料下，穆拉丁恢复了健康。要过很多年，穆拉丁才能恢复记忆，重返铁炉堡。

被诅咒的勇士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回到营地时，天灾军团正在包围他的部队。霜之哀伤中传来巫妖王的低语声，催促王子尽快满足这把利刃的渴望。他确实也这样做了。寒冷的风暴被召唤出来，顺势荡平了亡灵的阵列。

看到王子和他新找到的武器，人类纷纷开始欢呼，但没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阿尔萨斯并没有让他的部队休整。巫妖王告诉他，玛尔加尼斯就混在亡灵之中。王子相信只要他找到恐惧魔王，只要能够杀死玛尔加尼斯，就可以拯救洛丹伦。于是，阿尔萨斯集结起士兵，发动了反击。人类在战斗中伤亡惨重，但对这样的代价王子毫不在意。他不断向前推进，最终找到了玛尔加尼斯。

巫妖王并没有命令王子停步。这是他的机会，清除军团派到自己身边的最强大的操纵者，是他通往自由的第一步。巫妖王通过霜之哀伤下达了简短的命令，随后阿尔萨斯将符文剑插进恐惧魔王的身体，消灭了敌人。

天灾军团的残部四分五裂，幸存的人类欢庆着胜利。但阿尔萨斯却没有和他们一起欢呼。他独自游荡在诺森德冰冷的荒原中，在那里，巫妖王剥夺了他最后一丝人性。黑暗的知识开始在王子的意念中闪动，他学会了如何像他的新主人那样掌控亡灵的力量。

几天之后，阿尔萨斯回到营地。此时，他的皮肤变得像死人般苍白，头发也变成白骨的颜色。洛丹伦的王子消失了。取代他的是一个新的存在，巫妖王创造的第一个亡灵造物：死亡骑士。

死亡骑士

巫妖王的死亡骑士与第二次大战中为部落效力的那些恶名昭著的亡灵士兵有着同样的名字。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掌握着死灵魔法。然而他

们的来源却不相同。古尔丹将死去的兽人术士的灵魂注入到人类骑士腐烂的尸体之中，制造了第一代死亡骑士。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将他的追随者屠杀殆尽，霜之哀伤则畅饮他们的灵魂。有些死者重新站起，和那些在东威尔德的同类一样，成为天灾军团的仆从。另一些人的命运则有所不同，阿尔萨斯将他们转化成和自己一样恐怖的死亡骑士。

王子没有在诺森德逗留。他将剩余的天灾军团聚集在自己身边，准备重返洛丹伦。

回家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玛尔加尼斯的命运

玛尔加尼斯的死激怒了其他的恐惧魔王，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惩罚巫妖王。巫妖王让恶魔们相信，这不过是场不幸的意外。那时的阿尔萨斯·米奈希尔还没有完全服从他的控制，而现在已经不同了。巫妖王保证这名死亡骑士不会再与恐惧魔王们为敌。

在阿尔萨斯和巫妖王看来，玛尔加尼斯已经死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恐惧魔王铸造霜之哀伤的时候，就已使自己免受它的影响了。符文剑并没有吞噬玛尔加尼斯的灵魂，只是将他送回了扭曲虚空。一段时间之后，恐惧魔王将被赋予全新的身体。

暗矛部族

在远离诺森德的地方，萨尔和新部落正在想办法跨越无尽之海。兽人在第二次大战中使用过舰船，但他们的船队早已沉没在波涛之下。部落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建造新的船只。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偷船。

南海镇是最完美的目标。那里停泊着很多大型帆船，防御又非常松散。在夜色的掩护下，部落冲进了这座城镇，但并没有对居民痛下杀手—肆意杀戮是旧部落的行径。几乎没有经过流血战斗，部落就夺取了联盟的舰队，随后扬帆启航。

船只被盗的消息传到了联盟的海军总指挥—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那里。他立誓要追捕那些兽人，并且要将他们斩杀殆尽。

戴林·普罗德摩尔和他的舰队是公海上的主人。他们很快就找到萨尔，并做好了全歼部落舰队的准备。但造物主却有着不同的计划。一阵诡异的风暴撕裂了天空，大海愤怒地搅动着。这场暴风雨席卷了联盟与部落的所有船队，将大型舰船抛来掷去，仿佛它们不过是些小巧的玩具。

最后，萨尔和他的人民在附近的岛链找到了避难处。等到云开日出，海面平静时，联盟的海军已经不见了。但这并没有消除萨尔的焦虑。舰队中有很多船只在风暴期间消失了，其中包括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和他手下战歌氏族的兽人。萨尔并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但对大酋长来说，船只的状况才是最紧迫的问题。风暴对船只造成了严重的损伤，必须先进行修理才能继续向西航行。

接下来的日子对萨尔和他的人民来说绝不轻松。他们不仅要面对老冤家，还要对抗新敌人。风暴也将戴林·普罗德摩尔的一部分船队逼到了岛链附近，人类已经在海滩上布下了阵地。此外，群岛下方的洞穴中生活着一位名叫扎尔吉拉的纳迦女巫。这个满心仇恨的蛇型生物指挥着一支由原始的鱼人种族组成的军队。

但萨尔并不是独自一人面对这些威胁。他与一个生活在这群岛上的种族不期而遇，并与他们结成同盟，那便是暗矛部族的巨魔。

暗矛部族曾经是荆棘谷的古拉巴什巨魔帝国的一部分。几百年来，他们一直饱受饥饿与战乱的困扰。与其他部族不同，暗矛部族并不崇尚野蛮与残忍，而恰恰是这一点让他们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受到其他古拉巴什部族残忍的对待后，他们不得不离开荆棘谷，向西航行，来到这片遥远的群岛。

和暗矛部族年高德劭的酋长森金接触后，萨尔体会到一股亲切感。他感觉到对方心中的善意，也看到这些巨魔与自己的族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经历过压迫，也都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部落与暗矛部族在两条战线并肩作战。一方面对抗人类，一方面则与扎尔吉拉和她那些长鳞的追随者战斗。最终，萨尔和他的盟友获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双方都有人流血牺牲，其中就包括森金。

为了表示对这位已故酋长的敬意，萨尔邀请暗矛部族加入部落。巨魔们同意了，因为他们在这座已经被战火烧尽的岛屿上看不到任何未来。

修理好船只后，兽人继续跨越无尽之海的航程。许多暗矛部族的巨魔加入进来，但也有一些还暂时留在岛上。领导部族的重担落在了森金的儿子，名为沃金的年轻暗影猎手身上。他聚集起最后一批族人，尽可能多地收集给养，然后沿着部落留下的方向向西航行。虽然希望渺茫，但他梦想着在遥远的卡利姆多大陆上为自己和部族找到一片和平的家园。

王座的继承者

当萨尔和他的部落扬帆驶向无尽之海时，奇怪的事情正在东部王国上演。亡灵撤离了东威尔德，从人类的视线里消失了。当地的居民不知道具体情况，但他们有自己的猜测。大多数人类都认为是他们敬爱的王子成功完成了任务，摧毁了诺森德的天灾。

事实上是巫妖王下令让亡灵撤退的，好为阿尔萨斯的返乡做好准备。如果让人们认为是王子战胜了亡灵，他们就会把他当作凯旋的英雄，迎回洛丹伦。等到有人怀疑阿尔萨斯时，就已经无力挽回了。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很快就带领着一支军队回到家乡。和他一起踏上返回洛丹伦航程的不止亡灵士兵，还包括天灾军团中各式各样的怪物。这些怪物包括人类死灵法师，被称为憎恶的缝合怪，蜘蛛一样的亡灵地穴恶魔，长翼石像鬼，甚至还有冰霜巨龙—那是被复活为亡灵，并灌注了寒冰魔法的古代巨龙尸体。

王子命令他的军队暂时先隐蔽起来，只选了几名死亡骑士陪同他前往都城。为了掩饰他们透着死气的苍白皮肤和骨瘦如柴的身形，每位死亡骑士都穿着长长的连帽斗篷。

阿尔萨斯回归的消息传遍了洛丹伦。他的出现似乎证明了很多人一厢情愿的猜测：王子已经将他们从天灾手中拯救出来。

许多市民都聚集到都城，准备欢迎阿尔萨斯。王子到来时，城市里钟声齐鸣，围观群众将玫瑰花瓣撒向空中。但阿尔萨斯没有理会人群。在诡异的沉默中，他径直前往王座，他的父亲正在那里焦急地等待他。

阿尔萨斯和他的父王在王座脚下重逢了，但两人没有拥抱，也没有欢庆的泪水。饥饿的霜之哀伤跃动着，阿尔萨斯用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的灵魂满足了它。

当阿尔萨斯和他的死亡骑士们冲到大街上时，市民们还不知道国王已经死了。怀着美好心愿来到首都的观众太多，于是拥挤的人群很快就陷入混乱与迷

惑。普通市民在阿尔萨斯和他的仆从面前毫无反抗之力。与此同时，隐藏在洛丹伦各地的天灾军团再度出现，开始向生者发动攻击。

第三次大战正式开始了。

听到洛丹伦传来的消息，联盟其他国家都不敢相信。任何人都没想到这样的噩梦居然会变成现实。大多数人都没做好准备应对，但仍然有人做出了反应。达拉然的法师、铁炉堡和鹰巢山的矮人、诺莫瑞根的侏儒，以及附近各个人类王国的士兵都聚集到了洛丹伦，想要消灭天灾。就连已经与联盟断绝关系的奎尔萨拉斯也派出了高等精灵牧师，来帮助他们与亡灵战斗。

但在天灾军团面前，一切都只是徒劳无功而已。亡灵已经不再是无脑的僵尸。在巫妖王的指挥下，每个亡灵都变得训练有素，目标清晰。死灵法师用黑暗魔法强化盟友，还将敌人的尸体复活成己方的士兵。憎恶如同行走的攻城车一样践踏着联盟的士兵。地穴恶魔在地下潜行，趁敌人不备发动伏击。石像鬼和冰霜巨龙则负责与联盟的狮鹫骑士缠斗，扰乱联盟的空中支援。

在所有部队中，天灾军团最强大的力量是阿尔萨斯和他的死亡骑士。他们都精通战斗技巧与死灵魔法。只要一名死亡骑士踏上战场，就会让战局倒向天灾一方——这些死亡骑士可以通过一己之力就打败许多联盟士兵。

洛丹伦是阿尔萨斯的家乡，他了解这片土地。历经多年军队和圣骑士的训练，使他对联盟的战术也了如指掌。所以没过多久，他就靠着这些知识控制了整个王国。尽管少许的联盟抵抗力量仍然存在，但只不过是些负隅顽抗的残部罢了。

洛丹伦就此落入了天灾军团之手。

入侵诺莫瑞根

虽然每个联盟种族都向洛丹伦派出了他们的士兵，但侏儒几乎没有在战斗中出现。侏儒是个拥有高度智慧的种族，他们在科技与工程上的成就备受尊崇。正是他们为联盟提供了最先进的武器和战争机械。

第三次大战开始后，侏儒也将这些装备送往洛丹伦，但派出的兵力却非常少。这让联盟的许多国家感到不解，有些成员甚至质疑侏儒对联盟的忠诚。

联盟的其他国家并不知道，诺莫瑞根正遭到围攻。攻击他们的不是天灾军团，而是一种名为穴居人的野蛮生物。

穴居人是近期才开始对侏儒们造成威胁的。之前的几千年中，他们都沉睡在地底深处一座古老而黑暗的要塞中，那里被称为奥达曼。如果不是铁炉堡的矮人偶然间与他们相遇，他们还会继续沉睡下去。

矮人挖掘到奥达曼是为了寻求文物与知识，结果却无意间唤醒了要塞中沉睡的怪物。穴居人残忍地杀害了探险者，并以此为乐。

幸存者惊恐地逃出奥达曼，然后回到铁炉堡。当发现穴居人没有跟在身后时，矮人们松了一口气。然而他们看到的，只是真相的一小部分。

穴居人没有在地面上追杀他们，而是从地底前进。

大多数穴居人都不喜欢在地面上走动，而是使用他们那锯齿般的利爪在地下挖隧道穿行。就在他们即将靠近铁炉堡中的猎物时，奇怪的噪音吸引了他们的注意。那绝非天然的噪音，而是人为的响动。

穴居人听到的声音来自诺莫瑞根的工厂，那里是侏儒的奇迹之都。翻滚的机器和不停摩擦的齿轮对这些生物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于是穴居人的隧道转向了这座城市。城市中的居民对此却一无所知，以至于当穴居人来到诺莫瑞根底层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若论身体的力量，侏儒绝不是体形壮硕的穴居人的对手，但他们的智力却远高于那些野蛮生物。侏儒们智慧的领袖，大工匠格尔宾·梅卡托克认为，穴居人的侵略与他们之前面对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同。此刻，绝不能被恐惧与愤怒压倒。他们必须保持冷静，依靠人民的智慧与技术寻找解决方案。

梅卡托克将士兵与战争机械派往战略要地阻挡入侵者。但穴居人并未轻易退却，而是一次次地从地下绕过侏儒的防御。

侏儒虽有先进的技术，但他们的军队规模太小，不足以击退入侵者。梅卡托克曾经考虑过请求联盟的帮助，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抗击天灾军团、保卫洛丹伦才是最重要的事，他不希望消耗联盟在前线的资源。他把北方的战事看得尤为重要，因此决定将穴居人入侵的消息作为机密隐藏起来，不让联盟的盟友知道。

直到很多年后，世界才了解到诺莫瑞根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侏儒们为了联盟做出了何等的牺牲。

风暴之眼

洛丹伦陷落了，联盟也因此大伤元气。燃烧军团得以在东部王国随意调遣军队，并且没有受到任何抵抗。这样一来，恶魔就有望横渡无尽之海，将第二座永恒之井据为己有。虽然基尔加丹为攻陷永恒之井打下了基础，但这场战斗并不由他来指挥。这份荣誉将归于“污染者”阿克蒙德。

基尔加丹善于在阴影中操纵敌人，而阿克蒙德则是久经沙场的指挥官与战术大师。他亲自挑选了参加这场突袭的成员，大多数都是曾经在艾泽拉斯参加过战斗的老兵，其中就包括玛诺洛斯。这名深渊领主最著名的事迹就是曾用自己的血让兽人效忠于军团。

由于条件所限，阿克蒙德的部队人数并不多。要想创造足够大的传送门，将军团的全部力量引向艾泽拉斯，阿克蒙德必须先掌握第二座永恒之井的力量。单单把他传送到这个世界就要花费巨大的能量，所以军团的仆从必须在艾泽拉斯打开一道稳定的传送门。

了解到这一困境之后，巫妖王向恐惧魔王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他知道一件强大的神器，那就是麦迪文之书。而这本书现在就存放在达拉然。

多年前，麦迪文将他强大的守护者之力中的一部分灌注到了这本书里。他还在书中记载了建造黑暗之门的法术细节，也正是这座传送门将德拉诺与艾泽拉斯联结了起来。那些能量仍然存储在书里，再加上书中记载的建造传送门的方法，应该足够将阿克蒙德和他的先头部队带到这个世界上了。

获得这本书并使其为己所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巫妖王知道克尔苏加德才是成功的关键。这不仅因为他是一名天赋出众的法师，更重要的是他曾是达拉然的管理者之一。如果军团能够复活克尔苏加德，就可以借助他绕过城市的防御力量，找到麦迪文之书。

基尔加丹和恐惧魔王们对巫妖王的计划非常满意。恶魔从未怀疑过这个忠诚仆人的真正动机。巫妖王关于克尔苏加德的说法是真的，但取回麦迪文之书并不是他复活这个人类的真正目的。待到他与军团决裂的那一天，这个死灵法师将会是他为数不多的忠实仆从之一。

麦迪文之书与古尔丹之颅

第二次大战结束前，大法师卡德加和他手下的法师们在德拉诺破坏了黑暗之门。在他们法术的作用下，传送门开始扭曲。千钧一发之际，卡德加派了一名盟军穿过传送门，将两件强大的神器送回了艾泽拉斯，交给了达拉然。他相信这些神器在肯瑞托手中可以得到安全的保存。信使在传送门关闭前成功返回了达拉然，而这两件神器便是麦迪文之书和古尔丹之颅。

诅咒之路

复活克尔苏加德的任务交给了杀死他的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死亡骑士对复活曾经的敌人没有任何抗拒。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为巫妖王效忠。他聚集起一支亡灵军队前往安多哈尔，那里正是克尔苏加德死去的地方。

这座城市及周围的整个地区都笼罩在腐烂的迷雾中。瘟疫的能量浸透了土地，化作毒性云雾，遮住了阳光。植物枯萎，家畜与野生动物早已死去。东威尔德不再是昔日丰饶的粮仓。这块亡灵遍布的地方现在被称为瘟疫之地。

虽然环境恶劣，但安多哈尔仍是全洛丹伦为数不多的，仍在联盟控制之下的地区之一。光明使者乌瑟尔和其他幸存的圣骑士在这座城市中聚集。他们把这里当作总部，向各地的天灾发动攻击。

在阿尔萨斯眼里，这些圣骑士只是不堪一击的猎物。事实证明大多数圣骑士确实如此。他如风卷残云般在圣骑士的阵营中穿过，杀死那些曾经和他一起训练与战斗的男女同伴，踏进了安多哈尔。

但乌瑟尔没那么容易倒下。他亲自迎战阿尔萨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他在战斗中击败了这名死亡骑士，将邪恶的战士打倒在地。胜利已经落入了乌瑟尔掌中，只要他挥起灌注着圣光的战锤，发动最后一击，就可以了结阿尔萨斯。

但这一击迟迟没有到来。乌瑟尔勇猛过人，却不及阿尔萨斯果断。王子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并发动反击。阿尔萨斯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这位曾经在乌瑟尔手下受教的学徒，被乌瑟尔视如己出的孩子，最终将霜之哀伤插进了伟大圣骑士的胸膛。

看着曾经的导师死去，阿尔萨斯心中没有任何感觉。乌瑟尔只不过是前一段生命留下的回响，一个来自阴暗的、即将被遗忘的过去岁月中的鬼魂。

乌瑟尔的死宣告了安多哈尔抵抗的结束，城市彻底被天灾军团攻陷了。阿尔萨斯找到了克尔苏加德的尸体，开始踏上计划中的下一段旅程。

巫妖王已经说服了恐惧魔王，在复活克尔苏加德的同时还将给予他更强大的力量。他们将把他转化成一名巫妖，一个灌注着魔法力量的幽灵。恐惧魔王认为，这个全新的、更加强大的形态可以帮助克尔苏加德把军团带到艾泽拉斯。然而对巫妖王来说，他的仆从将会因此成为更强大的武器。

想要为克尔苏加德赋予全新的形态，就需要充足的奥术能量之源。巫妖王与恐惧魔王都知道，他们需要的能量之源就在高等精灵王国的腹地—奎尔萨拉斯。

奎尔萨拉斯的文明是围绕着一座名为太阳之井的奥术能量源泉建立的。它赋予高等精灵力量，并让他们的家乡沐浴在永恒的光明中。对高等精灵来说它意味着一切，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它。

而阿尔萨斯也将竭尽全力得到它。



第三次大战中的东部王国

狼人的诅咒

阿尔萨斯和天灾军团向北出征奎尔萨拉斯的同时，其他亡灵仍在洛丹伦游荡。他们之中的一些军队在瘟疫之地的边境以东徘徊，另外一部分则向南扩张，进入了银松森林。

银松森林的亡灵势力不断扩张，很快便来到了格雷迈恩之墙的阴影下。木头与石块砌起的宏伟屏障保护着吉尔尼斯王国的人类家乡。

吉恩·格雷迈恩国王没有派出吉尔尼斯的士兵去对抗天灾。在他看来，洛丹伦的陷落恰恰证明了他将自己的王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是正确的选择。正是由于格雷迈恩之墙的存在，才保证了吉尔尼斯人民的安全。

起初，天灾军团的数量还不多，格雷迈恩相信他们可以等到天灾自行退却。一旦发觉他们无法越过高墙，亡灵就会自行离开。但天灾军团一直没有撤退。他们不需要食物，也不需要休息，越来越多的亡灵出现在吉尔尼斯周围，夜以继日地向城墙发动攻击。

在格雷迈恩的命令下，吉尔尼斯集结起大批兵力。王国的大门打开了，士兵如潮水般涌入银松森林。

格雷迈恩站在高墙顶端，看着灾难在眼前发生。天灾军团粉碎了吉尔尼斯人的部队。在战斗中倒下的士兵再次站起，变成亡灵，开始攻击曾经的同伴。格雷迈恩清楚，天灾彻底击垮他的部队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国王只好向他忠诚的大法师阿鲁高寻求救援。

阿鲁高心中恰恰有一个答案。他知道一种被称为狼人的神秘生物，长着狼的形体，但像人类一样用双脚行走。阿鲁高并不知道狼人真正的起源，但他知道应该到哪里找到他们。他已经感觉到这些野兽在另一个维度中沉睡，那是一个被称为翡翠梦境的缥缈界域。将这些生物召唤到吉尔尼斯是个艰巨的挑战，但这不是阿鲁高关心的。根据传说，狼人是个野蛮的种族，听从心中原始愤怒的驱使，而控制他们将是艰难且危险的任务。问题不是如何将狼人带到吉尔尼斯来，而是是否应该这样做。

阿鲁高警告过格雷迈恩，狼人有着狂野难驯的天性。但国王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这些如恶狼一般的野兽是他唯一的希望。

高墙外的战事愈演愈烈，阿鲁高开始召唤狼人。他打开了一道联通现实世界与翡翠梦境的裂隙，把狼人引到了银松森林。这些恶狼一般的野兽没有浪费时间，立马将他们的怒火倾泄到天灾军团身上。他们的尖牙利爪如风暴一般将亡灵撕裂，其力量之强甚至超过了阿鲁高的预料。

没过多久，天灾军团就退却了。在狼人面前，亡灵溃不成军，消失在了银松森林中。然后那些狼一样的野兽冲向吉尔尼斯人，继续满足他们嗜血的渴望。

这正是阿鲁高所担心的。狼人心中并没有敌友之分，他们想要的只是杀戮。

幸存的吉尔尼斯士兵退回了高墙后面，关上了大门。格雷迈恩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一切似乎都如他所愿，天灾离去了，狼人则被关在了高墙之外。

然而没过多久，格雷迈恩就接到了高墙内出现狼人的报告。

国王与阿鲁高都不知道，狼人身上带着一种诅咒。当吉尔尼斯的士兵被狼人攻击时，诅咒也传播到了他们身上，随着他们的撤退逐渐扩散到高墙之后。没过多久，诅咒的症状显现出来，将感染的人类也变成了狼人。这些新生的狼人在吉尔尼斯穿行，让更多的市民染上同样的瘟疫。

格雷迈恩原本想要拯救吉尔尼斯，但结果只是让吉尔尼斯陷入另一种困境而已。

银月城的陷落

在遥远的北方，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和天灾军团踏进了奎尔萨拉斯边境宁静的森林。但出乎他们的意料，一路上并没有遇到多少抵抗。森林异常得宁静而荒凉，仿佛整个王国的高等精灵还没有遇到亡灵，就已经在恐惧中逃离了。当然，这样的猜测与真相相去甚远。

精灵正在紧张地准备着迎战天灾军团。安纳斯特里亚·逐日者动员起了全国的人民，他将组织防御和指挥军队的任务交给了游侠将军希尔瓦娜斯·风行者。

希尔瓦娜斯来自一个在高等精灵中地位崇高的家族。她的姐妹，奥蕾莉亚和温蕾萨，都因在战斗中的勇敢表现备受褒奖。希尔瓦娜斯也不例外。在第二次大战中，当兽人部落侵入奎尔萨拉斯、焚烧精灵的森林时，她也和姐妹们一样在前线英勇奋战。而且在更久以前，她就已经在与阿曼尼帝国巨魔的战斗中成长为一名勇敢无畏、机智过人的游侠了。

希尔瓦娜斯命令王国中的法师和牧师集中到银月城。如果天灾军团兵临城下，他们将成为都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游侠将军希望这一天最好不要出现。希尔瓦娜斯带领着游侠们进入银月城外的森林，策划发动猛烈的反击攻势，让亡灵们知难而退。

这些被称作远行者的游侠只着轻甲，有着极高的机动性。在高等精灵的历史上，面对威胁奎尔萨拉斯的入侵者，他们永远战斗在第一线。这是危险的任务，但精灵们将之视为无上的特权与荣誉。

等到阿尔萨斯和天灾军团踏进森林深处，希尔瓦娜斯和她的游侠们便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发动了攻击。在一场场激烈而残暴的战斗中，亡灵不断地向银月城行进，但希尔瓦娜斯令他们的每一步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她是一名高明的战术家，而她的顽强与坚韧更是让阿尔萨斯恼怒不已。

天灾军团的数量远远胜过游侠，看起来他们抵达银月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希尔瓦娜斯知道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为都城的防御者争取时间，让他们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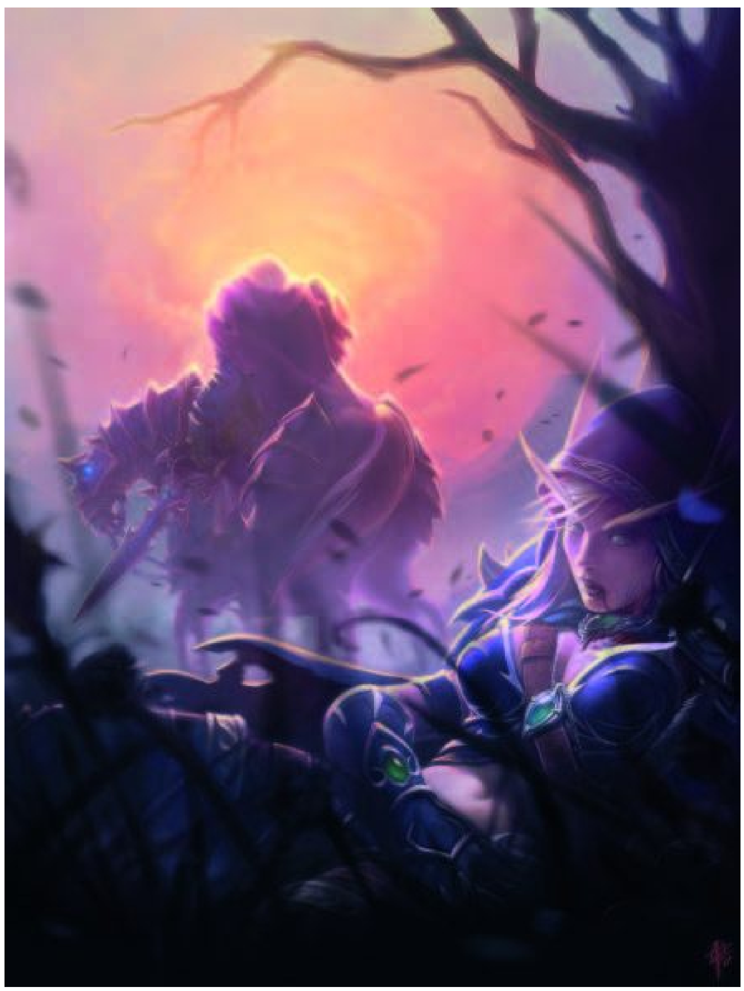
即将到来的围城战做好准备。她下令让游侠们在城市外布下最后一道阵线。希尔瓦娜斯将亲自与阿尔萨斯做个了结。

死亡骑士和游侠将军交手时，银月城中建筑辉煌的尖顶已清晰可见。希尔瓦娜斯是位令人胆寒的对手，但多日的苦战已使她感到疲惫。当希尔瓦娜斯力量用尽时，阿尔萨斯在她的招数中找到了破绽。

霜之哀伤刺进了游侠将军的身体，生命从破裂的血管中流逝。

死亡并不是希尔瓦娜斯·风行者的结局。阿尔萨斯决心惩罚这位游侠将军的反抗。他将这位高等精灵的灵魂从身体中剥离，把她变成了一名幽灵女妖。

这一举动将希尔瓦娜斯束缚在巫妖王的意志下。无论心中多么渴望反抗，她都无法违抗巫妖王。她被驱使着加入到攻击奎尔萨拉斯的部队中，亲手杀死了她的人民—那些她曾经发誓要毕生守护的人民。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在奎尔萨拉斯战胜了希尔瓦娜斯·风行者

希尔瓦娜斯英勇牺牲了，但却无法拯救银月城。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和天灾军团撕碎了都城的防卫，一路向北朝奎尔丹纳斯岛前进。太阳之井就在那座岛上。

国王安纳斯特里亚·逐日者和幸存下来的精灵们乘船撤到了岛上。保护太阳之井是他们最关心的事。都城被摧毁了可以重建，但奥术魔法的源泉是无法替代的。天灾军团没有船，精灵们认为亡灵想要渡海还需要一段时间准备。

可是他们错了。

阿尔萨斯并不需要舰队，他有霜之哀伤。当阿尔萨斯来到奎尔萨拉斯北岸时，他将符文剑浸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长剑周围的海水冻结了，寒冰迅速在海面上扩张，天堑变为通途。

阿尔萨斯和天灾军团开始向奎尔丹纳斯进发，安纳斯特里亚国王决定亲自踏上战场，精灵们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他身上了。安纳斯特里亚虽然年事已高，但有着过人的智慧与技巧。和阿尔萨斯一样，他也拥有无比强大的武器。那是一把古老的魔法长剑，名为烈焰之击。

国王在奎尔丹纳斯冰封的海岸上向阿尔萨斯发起了挑战。两把剑刃猛烈的撞击如雷霆般撼动着天空。安纳斯特里亚与阿尔萨斯对抗的时间比其他大多数人都要长，但他与手中的烈焰之击还是敌不过死亡骑士。

随着一次蛮横的攻击，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将国王的剑刃击得粉碎。接下来的一剑彻底结束了安纳斯特里亚的生命。

余下的高等精灵士气顿失，天灾军团趁势席卷了奎尔丹纳斯，最终只有少数精灵能够逃脱。

获胜之后，阿尔萨斯来到了太阳之井，将克尔苏加德的尸体浸入闪光的井水中。凭借源源不断的魔法，死亡骑士施放出一道强大的法术，将死去的死灵法师重塑成一个可怕的精神体—巫妖。将克尔苏加德变为巫妖的仪式让精灵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太阳之井被污染了。这口力量之泉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太阳之井中腐化的能量很快便扩散至整个奎尔萨拉斯，活下来的精灵都受到了影响。

达尔坎的背叛

银月城中有好几道魔法屏障，其中两道是控制着通往都城主干道的精灵之门。第三道，也是最强大的屏障，名为班蒂诺雷尔。它直接从太阳之井中汲取能量，是一道不可逾越的护盾。如果不是高等精灵魔导师达尔坎·德拉希尔的反叛，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和天灾军团将永远无法越过这道防线。

达尔坎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法师，但不羁的野心使他变得傲慢而专横。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获得应得的认可，心中充满了苦涩，性格也变得越来越阴暗。阿尔萨斯察觉到了达尔坎内心的煎熬，他知道这位魔法导师是入侵奎尔萨拉斯的关键。死亡骑士向高等精灵发出低语，允诺他只要为巫妖王效力，就能得到他所渴望的力量与认可。

达尔坎无法抵抗这样的诱惑。他背叛了自己的种族，帮助天灾军团摧毁了奎尔萨拉斯的魔法屏障。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并没有在精灵王国停留。完成任务后，他聚集起天灾军团向南方的达拉然逼近，身后只留下毁灭与死亡。在奎尔萨拉斯的土地上，他和他的亡灵曾经踏足过的地方很快便被腐化，再无一丝生机。这道留在世界上的裂口后来被称作死亡之痕，之后的很多年都不曾消退。

前往卡利姆多

眼看着天灾军团离达拉然越来越近，大法师安东尼达斯和肯瑞托开始为战斗作准备。他们疏散了城市里的平民，只留下一支小规模部队进行抵抗。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师。不仅如此，达拉然本身也是一件武器。魔法穿行于每条街道，奥术屏障将城市围得密不透风。其中许多守卫咒文可以将任何触碰到它们的亡灵消灭。

虽然已经作了这些准备，但迫近的末日气氛仍然笼罩着达拉然。天灾军团已经征服了洛丹伦，剖开了奎尔萨拉斯的心脏。这是东部王国最强盛的两个国家，甚至可能是整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如果连它们都如此轻易地陷落，达拉然又有什么胜算？

这个问题像瘟疫一样困扰着安东尼达斯。他想起了那个带兜帽的先知，那人曾经催促他离开东部王国。安东尼达斯现在才意识到，那个陌生人并不是疯子，他的话是正确的。

对安东尼达斯来说，现在再西行已经太迟了。作为肯瑞托的领袖，他不能放弃达拉然。保卫这座城市和城市中充满奥秘的宝库是他的责任。然而，还有人可以遵从陌生人的建议，拯救无辜的生命，那就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起初女法师并不愿离开。她想要与安东尼达斯并肩作战，保卫达拉然。同时她也想亲眼看看阿尔萨斯变成了什么样子。吉安娜能够感觉到，那位死亡骑士就在天灾军团的队伍中。她仍然记得在斯坦索姆背弃阿尔萨斯后，自己是如何被心中的愧疚所折磨的。她一直在思考还有没有办法拯救他。

但一番争论后，吉安娜让步了。和安东尼达斯一样，她清楚这座城市无法抵挡天灾军团。如果她和大法师都死了，还有谁能将陌生人的警告传递给其他人呢？

师徒就此分别。虽然没有人说出口，但他们心中都知道这是彼此最后一次相见。

接下来的几天里，吉安娜不辞辛劳，尽全力召集人手。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和她一起离开，但也有很多人被她说服。最终启航前往卡利姆多的队伍中包括了联盟中几乎每一个种族，其中有些是洛丹伦和奎尔萨拉斯的幸存者，有些是联盟军队中的矮人和侏儒，有些是来自斯托姆加德、库尔提拉斯和其他国家的人类。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均出于同样的原因追随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此时，她代表了某种东部王国已经消失的东西。

那就是希望。

在燃烧的天空下

前往达拉然的路上，克尔苏加德与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私下进行了接触，并将巫妖王反抗燃烧军团的一部分计划告诉了他。他告诉死亡骑士，绝不能相信恶魔。在恶魔看来，天灾军团不过是用毕即弃的武器，一旦艾泽拉斯落入燃烧军团手中，他们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克尔苏加德并没有告诉阿尔萨斯他们将在什么时候背叛恶魔，也没有向他吐露具体计划，只是告诉他要做好准备。

阿尔萨斯对此并不意外。早在克尔苏加德向他开诚布公以前，他便已经对恐惧魔王们心存怀疑了。那些恶魔一直跟在他身后，监视着他。单是他们的存在就让阿尔萨斯无法忍受了，他期待着有一天可以亲手杀死他们，就像杀死玛尔加尼斯那样。但恐惧魔王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眼下阿尔萨斯还要完成他的任务，从达拉然取回麦迪文之书，将阿克蒙德带到这个世界。

阿尔萨斯和天灾军团在达拉然遇到的抵抗毫不逊色于洛丹伦和奎尔萨拉斯，甚至可能还更加激烈。城市中的法师向亡灵施放了一波又一波奥术能量，所有闯入攻击范围的目标都经历了惨痛打击。但正面攻击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当防御者集中力量应对亡灵的主力部队时，阿尔萨斯带着克尔苏加德和一支天灾小队潜入了城市。恐惧魔王提克迪奥斯也和他们在一起，他要对阿尔萨斯严加看管，确保他完成主人的命令。

凭借克尔苏加德的知识，阿尔萨斯破解了达拉然的内部防御。他打开了一条通道，前往存放着麦迪文之书的保险库，但安东尼达斯正在那里等着他。

和许多曾经面对这名死亡骑士的英勇亡魂一样，安东尼达斯使出了全部力量，希望能阻挡阿尔萨斯的脚步。然而他也和那些英勇亡魂一样，以失败告终。霜之哀伤又收获了一个灵魂。这次被它杀死的是世界上最具智慧、最有天赋的大法师。

阿尔萨斯本以为会在安东尼达斯身边看到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当没有看到她时，他颇感惊讶。看起来她好像已经离开了达拉然。想到这一点，阿尔萨斯心中涌起了一丝奇妙的感情。吉安娜的离开让他感到欣慰。然而这种想法马上就消失了，和它的出现一样突然。

克尔苏加德粉碎了守护麦迪文之书的密室，将这件神器拿到了手中。除了那古卷外，密室中还藏有许多古代遗物，其中之一便是古尔丹之颅。它散发出的邪能引起了提克迪奥斯的注意，离开城市之前，他将这件神器偷了出来。

阿尔萨斯命令天灾军团撤离了达拉然。他已经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阿克蒙德和他的恶魔们还在等他进行下一步计划。

在为军团打开通道的过程中，克尔苏加德对麦迪文之书惊叹不已。巫妖从未亲眼见过这部典籍，它是整个达拉然守备最为森严的神器，就连他这样身份的人都无权触碰它。现在克尔苏加德知道原因了，这本书中包含着无与伦比的力量与知识。克尔苏加德将它们全部据为己有，施放出了他一生中最强大的法术。

汇聚的能量打开了一道裂隙，将艾泽拉斯与扭曲虚空相连，恶魔从裂隙的巨口中蜂拥而出。最先冲出裂隙的是野兽般的地狱犬，以及没有自己意志的构造体：地狱火。接着是更为强大的恶魔，包括玛诺洛斯和久经沙场的末日领主卡扎克。最后，阿克蒙德巨大的身形也从裂隙中穿过。

一万多年之后，恶魔领主又一次踏上了艾泽拉斯。

阿克蒙德立即开始向达拉然倾泄怒火。如果放任这些法师不管，他们将会成为军团身边如同荆棘般尖刺的存在。阿克蒙德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将达拉然城市内潜藏的魔法力量汇聚在一起，施放出一道法术，让整座城市轰然倒塌。闪耀着光芒的尖塔一个接一个崩裂，瞬间化为了一片瓦砾。

接下来，恶魔领主将天灾军团的指挥权转交到了恐惧魔王手中。阿克蒙德认为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巫妖王了。巫妖王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为燃烧军团成功打造了一支忠实的亡灵大军。比起基尔加丹，阿克蒙德更不信任巫妖王。

阿克蒙德命令他的部队向洛丹伦中央集结，扫平联盟最后的余部。这样一来，在军团远征卡利姆多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背后出现麻烦了。阿克蒙德的部下中，并非所有人都参与了平定洛丹伦的战斗。恶魔领主派出了玛诺洛斯和提克迪奥斯先行前往卡利姆多，为军团的到来扫清障碍。

漫长的行军

麦迪文感觉燃烧军团已经来到了艾泽拉斯，他知道很快恶魔就会攻击卡利姆多。幸运的是，联盟与部落的余部都已经来到了这片大陆。虽然萨尔和他的族人先到一步，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和她的追随者们也没有落后太多。联盟的船队一路上风平浪静，不像兽人那样经历了狂怒的风暴，损失掉大半舰船。

虽然麦迪文将联盟与部落成功带到了卡利姆多，但他知道随后的挑战更为艰巨。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两个阵营必须齐心协力，但仅仅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根本无济于事。双方之间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敌意，他必须通过巧妙的方式让他们面对面进行谈判。到那时，他才能够出现在众人面前，说服他们为了艾泽拉斯的未来放下彼此的分歧。

麦迪文选择将萨尔和吉安娜引向位于卡利姆多的石爪峰。这座山峰坐落于世界之树诺达希尔的南边，在当地文明中被视为圣地。山顶弥漫着魔法的力量，令那里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气氛。

唯一的问题是，萨尔和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能否在前往山顶的道路上活下来。他们抵达卡利姆多的时间和地点各不相同，但离开大陆东部的海滩向内陆行进时，总会遇到重重艰险。

联盟与部落面对的是一片荒凉的红色废土，无论是食物还是水源都很少见。野外的生命对他们也并不友好，锯齿般参差的山丘间生活着野蛮的野猪人和剧毒的蝎子。日子一天天过去，吉安娜和萨尔都开始怀疑，他们来到卡利姆多究竟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这里真的存在希望吗？抑或他们只是到了另一片满是冲突的土地上？

前往内陆的行程非常艰苦，但同时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尤其对部落而言。来到卡利姆多不久，萨尔就发现了舰队里那些在暴风雨中失踪的船只残骸。看起来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和其他兽人也在风暴中活了下来，并早一步到达了卡利姆多。当发现到处都找不到他们的踪迹时，萨尔猜测他们已经自行前进了。

这一发现激励了萨尔，他带领族人们向卡利姆多内陆深处前进，希望尽快找到部落其他成员。但年轻的酋长很快发现，还没找到格罗玛什，自己就被卷进了一场战争。

牛头人与半人马是卡利姆多的两个原生种族，但彼此之间有着旷日持久的矛盾。双方看上去都很强健，但也有着巨大的差别。牛头人是一种巨大的、像牛一样的生物，魁梧的体形中有着温柔的灵魂。他们通过自己的神明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联系，并将自己信奉的神称为大地母亲。牛头人还有着悠久的萨满信仰传统，可以与世界的元素之灵沟通。

而在半人马看来，这些玄乎其玄的东西都是弱者的追求。他们是野蛮而好战的种族，狩猎牛头人是他们乐此不疲的活动。半人马那强壮的、如马一般的下半身和人形躯干非常适合在卡利姆多开阔的平原上作战。

牛头人世世代代都受到半人马的攻击，战斗使得双方都损失惨重。牛头人虽然心地善良，但从不怯阵。每当半人马挑起战事时，他们都会让对方付出惨重的代价。

然而牛头人并不喜欢战争。每次半人马出现之后，牛头人就会离开之前的地方，寻找新的家园，而不愿选择鱼死网破的对抗方式。他们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久留。平静的日子最多只会延续一年，接踵而来的便是另一场战争。在牛头人眼中，这是他们无法逃避的轮回宿命，是他们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但很快，一切都将变得不一样了。

萨尔与牛头人智慧的领导者凯恩·血蹄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酋长很欣赏牛头人对萨满教的信仰，以及他们对土地的尊敬。牛头人有着高贵的心灵，也期待着和平的未来，但他们总是被卷进血腥的冲突之中。萨尔不愿坐视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他愿为牛头人这样被误解、被压迫、被遗忘的种族竖起希望的灯塔。如果有必要，他的部落会为那些需要保护的人而战。

在这片沙尘飞扬、土地干裂的贫瘠之地，部落与牛头人并肩作战。联合之后的部落如同战锤一般击溃了半人马部族，让他们消散在风中。

这场败局令半人马部族震惊不已，他们不得不仓惶逃出了贫瘠之地，从此再也不敢将牛头人当作随意欺凌的猎物了。

在牛头人的记忆中，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未来充满希望。半人马仍会威胁他们，但已经不像之前那样致命了。牛头人四处流浪的历史结束了，他们终于打破了这种充斥着冲突的轮回。

战斗结束后，凯恩·血蹄向萨尔提供了补给，甚至还让他手下许多强壮的战士和部落一起向北前往石爪峰。其他大部分牛头人则去了西边，来到了一片

绿草如茵的平原上，他们将那里称为莫高雷。在那里，他们终于可以停下脚步，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家园。

战歌的呼号

萨尔和他的部落帮助牛头人的同时，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和她的远征队也在向石爪峰前进。她并不知道自己会在那里找到什么，只是期望能够获取新的武器或是知识，将这个世界从天灾军团手里拯救出来。至少她认为，那个戴兜帽的陌生人是这样许诺她的。

每天寻找食物和水都是一项挑战。这片无情的土地正缓慢地消磨着联盟避难者的力量。唯一让他们还怀有希望的是吉安娜。关于未来，她也抱有疑惑，但至少掩饰得很好。不管情况多么糟糕，她一直都极为坚定。

经过几天的行军后，联盟部队来到了一片繁盛的森林—灰谷。这片地区资源丰富，有着古老的森林和湖泊，还有很多野生动物，但也潜藏着危险。

就在吉安娜来到石爪山脉脚下时，战歌氏族的兽人从矮树丛中冲了出来，手中举着利刃，眼中带着杀意。而带领他们的正是格罗玛什·地狱咆哮。

原来格罗玛什和他的兽人在贫瘠之地已经游荡了数日，之后在灰谷发现了吉安娜的部队。战歌氏族的酋长没有马上发动攻击，而是远远地跟在联盟后面。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见到宿敌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格罗玛什派斥候观察了联盟一段时间，然后才发动流血的战事。

联盟的军队击退了这次袭击，虽然没有受多少损失，但这场战事令他们震惊不已。没有人预料到他们会在卡利姆多遇到兽人。吉安娜不希望陷入持久战，于是领着联盟部队沿石爪山脉向上攀登。吉安娜的追随者中有些留下来断后，防止兽人追击他们。

没过多久，萨尔和部落其他成员也来到了石爪峰山脚下。在这里发现联盟也让他们感到意外，但与格罗玛什和战歌氏族的重逢又让他们倍感欣喜。与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一样，萨尔也不希望让自己的人民陷入无尽的战争之中，经过贫瘠之地的旅程后，这种感觉尤为强烈。他明白，击败联盟并不是部落来到这里的目的。

萨尔命令部落不要理会联盟的存在，但许多兽人并没有听从。这些兽人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自从进入灰谷之后，他们就变得更加嗜血，更具有攻击性，就像曾经的旧部落一样。

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和他部下战歌氏族的抵触最为强烈。他们一次次违抗萨尔，让刀刃染上联盟的鲜血。

萨尔的忍耐到了极限。他将格罗玛什和他的战歌氏族派到灰谷深处，命令他们在那里建立哨所。萨尔认为繁重的劳动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至少可以等到他从石爪峰回来为止。

虽然很不情愿，但格罗玛什和战歌氏族的兽人还是遵从了命令。他们认为，被派去进行这种纯体力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严重的羞辱。他们是伟大的战士，甚至可能是整个部落中最强大的，却只能把自己的怒火发泄到森林里的树木上。他们的战斧砍倒了灰谷里古老的树木，开辟出大块空地建造哨所。

有人注意到了他们对森林的亵渎，并决心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灰谷并不是兽人的土地，它属于暗夜精灵。

上古之战

暗夜精灵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种族之一。一万多年前，他们宏伟的帝国就已经延伸到艾泽拉斯的每一个角落。支撑他们创造光辉灿烂成就的就是永恒之井，这座神秘的奥术能量之源为整个暗夜精灵种族提供了生命的血液。

一代代的暗夜精灵用永恒之井做着实验。他们对这种能量的掌控越来越熟练，揭示出越来越多的奥秘，成为兼具天赋与野心的法师。他们中最伟大的法师是艾萨拉女王，以及被称为上层精灵的一个社会阶层。毫无顾忌地追求魔法的力量，让他们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但同时也让他们的帝国遭到了毁灭。

为了追求更伟大的力量，艾萨拉和上层精灵做出了堪称疯狂的选择。他们与燃烧军团签订了契约，将恶魔召唤到这个世界。

暗夜精灵内部产生了分歧，一部分精灵组织起了抵抗力量，要将军团逐出艾泽拉斯。艾泽拉斯许多其他种族也与这些勇敢的暗夜精灵并肩作战，其中包括古老的荒野诸神，那些生活在丛林深处的原始生命。这场战争被称为上古之战。

上古之战中涌现出了很多英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女祭司泰兰德・语风、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以及他的孪生兄弟魔法师伊利丹。

在战斗中，伊利丹背弃了他的盟友，站到了军团那一边。他打算假意与恶魔结盟，获取他们那无法想象的力量，然后用来摧毁恶魔—这样一来，就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

伊利丹・怒风确实得到了力量，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眼睛被烧毁了，凹陷的眼窝中涌出燃烧的魔法之力，皮肤上也留下了邪能纹身的疤痕。更严重的是，其他暗夜精灵将他视为了叛徒。

为了隔绝军团与这个世界的联结，结束这场战争，抵抗者们向占据着永恒之井的艾萨拉发动了攻击，随后的战斗对井水中的能量造成了巨大干扰。永恒之井爆炸了，引发的灾难后世称其为大分裂。地质构造的板块在爆炸中变形，

艾泽拉斯广阔的陆地被撕裂成为几块彼此不相连接的大陆。整个世界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抵抗者向海加尔山的高处逃去，想避开这场灾难。然而当他们到达峰顶时，却惊恐地发现伊利丹提前一步来到了这里，制造出了第二座永恒之井。

趁其他暗夜精灵不备，伊利丹从原来的永恒之井中汲取了一些能量，制造了新的井水。他相信如果军团再次回到艾泽拉斯，精灵们将需要井水中的魔法来与恶魔抗争。

与假意投靠军团相比，伊利丹•怒风的这一行为更让暗夜精灵的族人们无法接受。他们将伊利丹称为“背叛者”。在玛法里奥的建议下，为了防止伊利丹对族人造成更多的伤害，精灵们将他关入地下牢房。

暗夜精灵担心军团会利用第二座永恒之井再次入侵，守护巨龙也有着同样的担忧。阿莱克丝塔萨、伊瑟拉和诺兹多姆得知了新永恒之井的存在，决心要保护它。阿莱克丝塔萨在第二座永恒之井中种下了一颗有魔法的种子，最终长成了参天的世界之树诺达希尔。这株大树覆盖了井水，不让任何人有机会滥用它的能量。

守护巨龙让暗夜精灵保卫诺达希尔。为了帮助他们完成这一任务，阿莱克丝塔萨和她的盟友们对世界之树施加了强大的魔法。只要诺达希尔矗立不倒，暗夜精灵就可以享受永生，不会受到疾病的困扰。世界之树同时也是通往翡翠梦境的传送门，让玛法里奥和未来的德鲁伊可以更容易地进入梦境国度。

玛法里奥•怒风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与领导新晋的德鲁伊。他们研习自然魔法，并致力于维护荒野的健康与活力。玛法里奥与其他德鲁伊经常在现实世界中陷入沉睡，与此同时，他们的灵魂便会进入翡翠梦境中的原始丛林。

领导暗夜精灵的任务落在了泰兰德•语风的身上。肆无忌惮地挥霍魔法、建立帝国的日子已经过去，而且事实证明，那样的生活方式最终只会让他们走向毁灭与死亡。于是，在泰兰德的带领下，暗夜精灵逐渐发展出独特而内敛的文明。他们坚守着海加尔山的森林，很少远涉其他土地。为了保卫边境，泰兰德建立了一支名为“哨兵”的武装部队。这支部队主要由暗夜精灵的女祭司组成，她们中许多都是经历过上古之战的老兵。哨兵们在灰谷及暗夜精灵边境上的其他地方建立了许多哨所。

守护森林时也会面临危险，但哨兵们可以召唤其他生物来帮助他们。有时他们会唤醒留居在翡翠梦境中的德鲁伊，或是召唤居住在荒野中的生命之灵。森林也从不吝啬，为他们提供了诸多潜在的盟友，其中包括狂怒的奇美拉、精灵龙、智慧的树人、树妖，还有古老的林地守护者。

这些盟友中最强大的是荒野之神塞纳留斯。他教授暗夜精灵学习德鲁伊的信仰，也非常关注他们的繁荣与发展。塞纳留斯与暗夜精灵一起承担起保卫诺达希尔和第二座永恒之井的任务。他参与过上古之战，曾亲眼看到恶魔将其他荒野诸神撕碎，也见证过森林在邪能火焰中熊熊燃烧的情景。塞纳留斯知道，要想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精灵和森林之魂必须齐心协力。

在塞纳留斯的帮助下，他们做到了。暗夜精灵和森林中的生命一起战胜了威胁他们土地的所有敌人。

但他们的警戒并没有延伸到东部王国。尽管泰兰德·语风和她的人民对无尽之海彼岸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但很少进行干预。即使出手，他们也总是在暗中用微妙的方式施加影响，不为他人所知。

德鲁伊是最早意识到东部王国的亡灵瘟疫正在杀死野生动物的。他们的灵魂从翡翠梦境向外延伸，想要阻止这场疫病，但却收效甚微。这些德鲁伊中有人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泰兰德。虽然她仍坚守暗夜精灵的孤立政策，但从这场瘟疫中，她感应到了某种熟悉的东西。

那是燃烧军团的力量。

灰谷众灵

当哨兵们将外来者闯入灰谷的消息报告给泰兰德·语风时，她一度以为自己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后来得知那些外来者并非恶魔，她多少感到了一丝安慰。泰兰德正确地判断出，这些联盟与部落都是为了逃避无尽之海彼端的瘟疫来到这里的。从他们彼此战斗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有着血海深仇。

泰兰德命令哨兵们继续在远处观察这些新来的生物。她希望这些避难者只是路过灰谷，终会前往其他地方。但是她错了，部落中一些绿皮肤的兽人开始与森林交战。他们没有与森林之神交流便擅自夺走了林间的资源，将很多砍倒的树木随意弃置。对这些鲁莽暴虐的生物，泰兰德没有任何怜悯之情，不愿再容忍他们的存在。

哨兵们向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和他的战歌氏族发动了攻击。有些精灵从高耸的大树顶端投下箭雨，其他精灵则挥舞着锋锐的战刃，骑乘长有双翼的角鹰兽或是巨大的猫科动物夜刃豹，扑向敌人。

哨兵的攻击之猛烈不亚于兽人面对过的任何敌人，但这并没有吓倒格罗玛什和他的战士，反而使他们变得更加勇猛。他们一直都在期待着与旗鼓相当的对手奋力一战。

很快兽人就发现在人数上他们处于绝对的劣势。塞纳留斯也一直注视着这些外来者，他嗅到了兽人体内涌动着的恶魔之血。在他看来，这些绿皮生物都是军团的仆从。于是，他与暗夜精灵一起向他们发动了攻击。

面对暗夜精灵和他们的森林盟友，兽人毫无胜算。虽然他们的战斗欲望一点都没有减退，但败局似乎已经注定。就在绝望来临之际，一股黑暗而熟悉的能量向格罗玛什与他的追随者发出召唤。他们顺着能量的来源四处寻找，随后在森林里一个阴暗的角落发现了一池碧绿的液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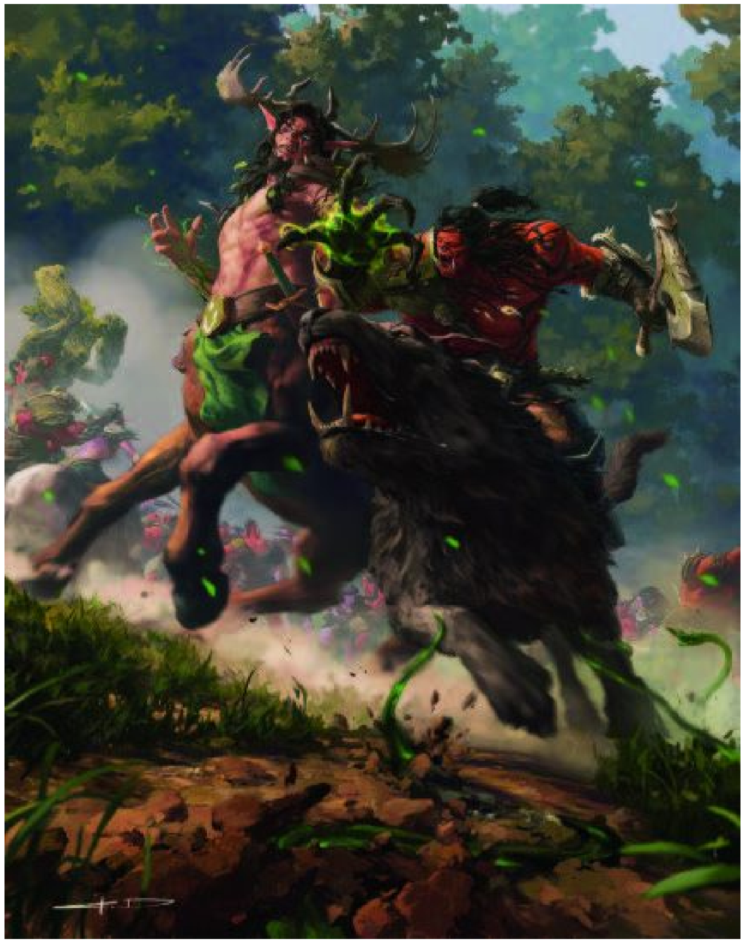
那是一种兽人熟悉的血液—恶魔之血。

玛诺洛斯之血

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和族人遇到恶魔并非偶然。

在阿克蒙德的命令下，玛诺洛斯和提克迪奥斯来到了卡利姆多，准备削弱这里的防御力量，然后迎接恶魔的入侵。这片大陆上到处都是与军团为敌的生物，恶魔对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以为意，认为他们不过是些小小的麻烦而已。但塞纳留斯及其他荒野诸神就不同了。在上古之战中，他们曾经激烈地反抗燃烧军团。如果军团想要染指第二座永恒之井，就必须首先对付塞纳留斯和他在森林中的盟军。

为了削弱荒野的力量，玛诺洛斯与提克迪奥斯将古尔丹之颅带到了卡利姆多。落入燃烧军团手中后，这件神器发生了变化。恶魔将更多的邪能魔法灌注其中，让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玛诺洛斯和提克迪奥斯可以使用这份力量腐化灰谷的森林，削弱塞纳留斯，但过程将会非常缓慢。



塞纳留斯在灰谷的森林中与格罗玛什·地狱咆哮战斗

这时，恶魔看到了另一个机会：兽人出现了。

距离兽人饮下玛诺洛斯之血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诅咒仍然残留在他们的血脉中。正是这血脉将兽人与深渊领主联系在一起，让他们更容易受到后者的影响。

玛诺洛斯在灰谷一出现，就对兽人造成了影响，尤其是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和他的战歌氏族。当他们离深渊领主越近时，就变得越发暴力。在难以抑制的狂怒中，他们与塞纳留斯交战了。兽人毫无胜算，除非能获得更多的力量。

而这正是玛诺洛斯将要赐予他们的。饮下他的血后，兽人就会变得更加强壮，足以击败塞纳留斯，同时也会让他们再次成为军团的仆人。玛诺洛斯将自己的血洒到森林中，然后退到暗处继续观察。

和他预料的一样，格罗玛什找到了恶魔之血。他怀疑过喝下这血是否会带来危险，但也知道，若想让他的族人们在与塞纳留斯的战斗中活下来，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格罗玛什无法继续抵挡这股力量的诱惑，他开始畅饮恶魔之血，氏族中的其他人也照做了。

一股来自异世界的力量在兽人的体内奔涌，随后驱使他们横扫灰谷。许多暗夜精灵和森林生物都倒在了他们饥渴的利刃下。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则与塞纳留斯交上了手。在战斗中，荒野之神的原始怒火已然全部释放，但即使是他也无法抵抗兽人那非自然的力量。最后，格罗玛什的战斧深深地嵌入塞纳留斯体内，战歌氏族宣告获胜。

塞纳留斯死去的那一刻，海加尔山周围的荒野变得黑暗，大地颤抖了起来。树妖、奇美拉、树人和其他荒野生物在恐惧中退却了。在那之后，虽然还有些生物再次回来帮助暗夜精灵，但更多生物都躲了起来，直到战争结束才再次出现。

此时，格罗玛什才发现自己的力量来自何处，但为时已晚。兽人无法抵抗这般力量的诱惑，他们再次屈服于玛诺洛斯的意志。

命运的羁绊

在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与塞纳留斯和暗夜精灵作战的同时，萨尔和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带领各自的追随者进入了石爪山脉。他们沿着不同的道路攀上了嶙峋的山岩，直至来到山顶的洞穴中才第一次看到对方。

双方立刻拔出刀剑，排出了战斗阵形。吉安娜和萨尔都想要避免公开的冲突，但现在，暴力似乎已经不可避免了。

就在双方准备展开搏杀时，麦迪文出现了。看到这个戴着兜帽的人，吉安娜和萨尔都愣住了。正是这个人对他们发出严厉的警告，并且劝说他们来到卡利姆多。

对麦迪文来说，此时正是将吉安娜和萨尔争取到自己这边唯一的机会。于是他决定不再隐瞒任何事，他将燃烧军团的计划告知二人，并告诉他们恶魔的入侵已经开始，这个世界也已经步入湮灭的边缘。如果艾泽拉斯的智慧种族各自为战，那么他们终将难逃被毁灭的命运；但如果团结起来，也许还有机会拯救这个世界。

为了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即将面对的状况，麦迪文向他们展示了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和战歌氏族的命运：他们饮下玛诺洛斯之血，并再次成为深渊领主的奴隶。如果不团结起来对抗军团，这将是等待所有人的命运。

有关格罗玛什的消息让萨尔感到惊恐。他早已发过誓，绝不让他的人民再次经历旧部落那种黑暗的日子。如果实践誓言的唯一方式就是与联盟联手，他也绝无异议。

在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看来，与部落合作无异于疯狂之举。但她最终还是认同了麦迪文的想法。在达拉然学习期间，她曾经零星了解过一些关于燃烧军团的知识。每次看到相关的记载，她都不自主地感到恐惧。如果真的有恶魔入侵，那么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军团的到来。一旦失败，将不只意味着吉安娜本人的死亡，还意味着所有人为保卫洛丹伦而做出的牺牲全都白费了。

萨尔和吉安娜勉强签下了一份休战协议。他们并不完全信任彼此，但都愿意放下古老的仇恨，暂时通力合作。

这草草结下的同盟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应对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和他的战歌氏族。

血之诅咒

离开石爪山脉后，联盟的避难者与部落一起朝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和他那些嗜血狂热的追随者前进。战歌氏族沉醉于狂怒之中，根本无法分清敌友。他们向联盟与部落发动了同样猛烈的攻击，那些曾经被他们当作兄弟姐妹的兽人血溅当场。

随着战斗进入高潮，萨尔向战歌氏族的阵线发动了英勇无畏的攻击，并且俘虏了格罗玛什。部落的萨满和联盟的牧师各自使出他们的魔法，经过共同努力，终于将嗜血的狂乱从他体内成功清除出去。多日以来笼罩在格罗玛什眼中的云雾消散了，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变成了怎样的怪物，随之而来的是深深地耻辱感。

格罗玛什很快就想到是谁主导了这一切。玛诺洛斯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潜藏在森林中，欢庆着自己所引起的杀戮。格罗玛什和萨尔知道，如果不能击败那个恶魔，他们的氏族就会面临毁灭。

联盟与部落的避难者仍在净化战歌氏族的其他成员，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和萨尔则沿着玛诺洛斯的踪迹，来到了灰谷东南方一道被邪能腐化的峡谷中。深渊领主并不觉得这两个兽人会构成什么威胁，相反倒觉得有趣。在深渊领主看来，萨尔不过是一个自负的小动物，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击倒。而格罗玛什的复仇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绝不敢举起武器反抗自己的主人。

然而深渊领主的想法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被诅咒的血脉烧灼着格罗玛什的灵魂，但同时，他心中还有另一样东西闪耀着更明亮的光芒。那就是让他的族人恢复自由的希望。

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的战斧砍进了深渊领主的胸口，这致命一击使恶魔的身体开始破裂。随着一阵炫目的闪光，玛诺洛斯被炸得粉碎，灼热的邪能冲刷着整个峡谷。

深渊领主被打败了，格罗玛什却在爆炸中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屠魔峡谷

兽人将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奉为他们最伟大的英雄。他牺牲的地方被称为屠魔峡谷。许多兽人前往这里朝圣，向这位将他们从军团的诅咒中解救出来的战士致敬。

在他临终的时刻，萨尔来到了他的身边。酋长告诉他，消灭玛洛诺斯之后，他也为自己赢得了救赎。击败恶魔的同时，他也终于除去了兽人所遭受的血之诅咒。

兽人自由了。

入侵卡利姆多

虽然玛诺洛斯倒下了，但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塞纳留斯死了，森林之魂虽然还在抵抗着军团，但他们原始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入侵卡利姆多的时间已经到来。

阿克蒙德将一些恶魔和亡灵留在东部王国，以确保他们不会被各国残留的部队追击。余下的部队都被派往灰谷。地狱火如雨点般从天而降，数以千计的亡灵与恶魔同时出现在大陆的东部海岸。

阿克蒙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很快就遇到了反抗，那就是暗夜精灵、森林之魂，以及部落与联盟的联军。但这些保卫者们只是在灰谷中不同的地方各自为战，军团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他们。阿克蒙德的大军坚定地向内陆进发，朝海加尔山峰行进，沿途遇到的不管是树木还是抵抗他们的人，都被践踏在大军脚下。

行军的过程非常顺利，但阿克蒙德不希望出现任何意外。他率领着燃烧军团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非常清楚在战场上应当确保自己的每一份优势，即便面对无法与自己抗衡的对手也不例外。现在他还有一件没有使用过的武器，那就是古尔丹之颅。这件神器仍然在提克迪奥斯手中。他不再需要用它来杀死塞纳留斯了，但仍然可以用它削弱森林的力量，打开通往第二座永恒之井的道路。

于是提克迪奥斯赶到军团大军的前方，在海加尔山附近的森林中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恐惧魔王释放出古尔丹之颅中的邪能能量，注入到大地之中。毒素般的魔法在土地中翻腾着，让森林中的树木和野生动物都变成了为军团效力的怪物，原本蜿蜒穿行于森林中的河流也变成了病态的绿色。之后，这片被侵蚀的森林被称作费伍德森林。

邪能魔法继续在海加尔山脚下扩散，腐化着它们所触碰到的一切。很快，这股能量就会来到第二座永恒之井旁边。这样一来，军团在这片被黑暗笼罩的荒原进军时就不会遇到任何阻碍了。

觉醒

看到阿克蒙德和他的部队亵渎灰谷，泰兰德·语风心中充满了震惊与愤怒，但她也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燃烧军团来到卡利姆多绝不只是为了征服这片森林，恶魔想要吞噬的是整个世界。如果让他们占据第二座永恒之井，就会拥有这样的力量。他们可以打开传送门，将燃烧军团的其他部队全部引来艾泽拉斯，甚至可能召唤来萨格拉斯。

为了保卫海加尔山，泰兰德需要所有可以利用的武器。这意味着她需要将德鲁伊从翡翠梦境中唤醒。玛法里奥·怒风和其他德鲁伊仍然没有从梦境中返回，这让她感到很困惑。他们一定已经感觉到了在灰谷散布的腐蚀，那到底是什么理由让他们还逗留在缥缈的梦境中呢？

答案是塞纳留斯。荒野之神倒下时发出的冲击也影响到了梦境，让所有德鲁伊陷入了虚弱与混乱。玛法里奥和他的追随者们能够依稀感受到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但他们全被困在了翡翠梦境之中。

所幸泰兰德最后还是成功唤醒了玛法里奥。醒来之后，看到灰谷的样子，他倍感震惊。邪能火焰吞噬了他深爱的森林，剧毒的亡灵瘟疫使大地上的所有生物陷入窒息。玛法里奥迫不及待地要唤醒其他德鲁伊，为荒野复仇。

他和泰兰德翻过海加尔山，来到了冬泉谷冰封的山岭，寻访其他德鲁伊沉睡的地下洞穴。玛法里奥将一些刚醒来的德鲁伊派去加入哨兵部队，与军团作战。剩余的德鲁伊则被派去集结森林中的生物，并唤醒其他荒野诸神。这些生物大多数时候都行踪不定，没有塞纳留斯的帮助，德鲁伊很难找到他们，并说服他们加入战斗。但不管结果如何，暗夜精灵都要做出尝试。

唤醒德鲁伊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但也给了玛法里奥·怒风和泰兰德·语风重叙旧情的时间。距两人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几百年。玛法里奥发现，长年肩负保卫暗夜精灵的重任让泰兰德的性格比以前火爆了很多。为了保卫暗夜精灵免受危险，她愿意牺牲一切。直到他们穿过一扇古老的大门，走进海加尔山地下一座古老的石窟，玛法里奥才意识到，为了保卫这片土地，泰兰德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里囚禁着玛法里奥的孪生兄弟，“背叛者”伊利丹。

泰兰德将伊利丹·怒风视作一件极具潜力的武器。他是一名强大的法师，而且暗夜精灵中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恶魔。如果她将伊利丹释放出来，便可以用他的力量来对抗恶魔。

玛法里奥强烈反对放出他的兄弟。时间并没有改变他对背叛者的看法，他相信伊利丹会为这个世界带来危险。

经过一番利弊权衡之后，泰兰德还是坚持要放出伊利丹，而且她决定亲自这样做。阻挡她的是守望者，几千年来，这个暗夜精灵组织一直在看守着背叛者。当泰兰德命令他们放出伊利丹时，他们公开表示抗命。

为此，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艾泽拉斯危在旦夕，泰兰德不能容忍任何人持有异议。她击倒了那些阻挡她的守望者，一路杀到了伊利丹的牢房。

背叛者的身形从黑暗中浮现了出来。

背叛者

被囚禁的一万年间，伊利丹·怒风的力量在黑暗中渐渐变弱。无尽的孤独撕扯着他的理智。时间慢慢过去，他仍在努力思考如何才能让艾泽拉斯有能力抵抗燃烧军团的入侵。反复回想着自己经历的一幕幕场景，伊利丹得出了一个结论。

如果只进行防御性的战争，艾泽拉斯永远都无法击败燃烧军团。

假如只是将恶魔击退，他们迟早会卷土重来。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直到他们最终征服这个世界。即便是上古之战中的“胜利”，也不过是为艾泽拉斯赢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而已。

燃烧军团最重要的力量就是他们可以重生。如果在艾泽拉斯杀死恶魔，他们还会在扭曲虚空重塑形体，有朝一日重返战场。这让军团拥有无穷无尽的士兵。唯一永久消灭恶魔的方法，是在虚空中或者布满扭曲虚空能量的地方杀死他们，而这意味着要将战火推向燃烧军团的领地。

离开牢笼后，伊利丹急不可待地开始了与军团的战争。他并不打算与其他暗夜精灵合作，牢狱之灾令他无法原谅族人。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其他暗夜精灵绝不信任自己。就算向他们阐述自己秘密击败军团的计划，精灵们也不会相信。他们要么怀疑他的动机，要么就是认为他已经彻底陷入了疯狂。

伊利丹冲进海加尔山周围战火纷飞的森林。他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但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为了击败军团，他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更强的力量。伊利丹能够感觉到灰谷北部的某个地方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巨大的邪能正从那里的荒原中散发出来。他寻找着魔法的源头，很快就来到了费伍德森林。

第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并不是恶魔，而是一个散发着死亡气息的人类。

烈焰与暗影的命运

在巫妖王的命令下，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加入了军团入侵卡利姆多的部队。他的任务不是帮助恶魔，而是暗地里阻碍他们的行动。这位死亡骑士一直小心翼翼地在暗中行动，以免恶魔注意到他的意图。他通过种种手段操纵着天灾军团，让亡灵不时会违背燃烧军团主人的命令四下乱窜。有时候，亡灵甚至会故意放走敌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恶魔向海加尔山顶峰推进的步伐。

然而这些手段都只能给军团带来一些小麻烦，阿尔萨斯还在策划着用其他方式伤害军团。他注意到了提克迪奥斯和古尔丹之颅。恐惧魔王用这件神器腐化了灰谷中的一大片土地。这股黑暗能量还在一天天地传播，甚至蔓延到了海加尔山脚下。

如果能够打倒提克迪奥斯，摧毁古尔丹之颅，阿尔萨斯就能够阻止邪能魔法的散布，并重重地打击军团的战争计划。然而杀死恐惧魔王并不那么简单，在不让阿克蒙德发现巫妖王背叛企图的前提下，阿尔萨斯无法独自消灭提克迪奥斯。但如果假手其他人干掉他呢？看到伊利丹·怒风在丛林中杀出一条血路时，阿尔萨斯心中涌起了这样的念头。这个陌生的暗夜精灵身上弥漫着邪能魔法的力量，但他并不是军团的朋友。同时，他的族人似乎也并没有支援他的意图。

阿尔萨斯能够感受到伊利丹对力量永不满足的渴求。将这个暗夜精灵的野心化为武器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

阿尔萨斯在费伍德与伊利丹交手了，他用知识诱惑这名暗夜精灵，告诉他附近有一个叫作古尔丹之颅的神器。然而找到神器并不是简单的事情。阿尔萨斯警告伊利丹，一个狡诈的恐惧魔王—提克迪奥斯，就潜藏在费伍德森林中。

伊利丹对阿尔萨斯的话深感怀疑，但他已经感觉到强大的力量正从费伍德森林散发出来。这股力量的诱惑是他无法抗拒的。伊利丹立即离开了阿尔萨斯，开始寻找那件神器。但这并不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相见。



第三次大战中燃烧军团在卡利姆多的进军路线

找到古尔丹之颅时，伊利丹身后留下了一条由被击毙的恶魔铺就的道路。他欣喜地发现，这件神器中包含的不只有能量，还有知识—兽人术士的记忆存储在头颅之中。伊利丹没有简单地将力量从神器中引导出来，而是将它完全吞噬了。邪能魔法在他的身体与血肉中涌动着，他的前额长出硕大的弯角，背后生出皮质的双翼。伊利丹已经不再是暗夜精灵了，而是变成了一个恶魔。

和力量一起涌入伊利丹体内的，是古尔丹的记忆。他了解到了兽人的故乡德拉诺，以及封锁在萨格拉斯之墓中的那些奥秘与神器。

得到全新的力量后，伊利丹开始追杀提克迪奥斯，并最终将恶魔领主消灭。

伊利丹获取古尔丹之颅对军团造成了重大打击。费伍德仍然被邪能污染，但腐化的能量无法再散布到灰谷和海加尔山的其他地方了。

虽然他的行为让暗夜精灵在这场战争中获益不少，但伊利丹仍然要面对兄长的鄙夷，就连泰兰德·语风也不认同他。吞噬古尔丹之颅的力量让他走得太远了，他已经变成了恶魔—暗夜精灵一直与之苦战的生物。玛法里奥·怒风将他放逐出了精灵的土地。伊利丹服从了，但也只是因为他知道留在海加尔没有任何意义。就算暗夜精灵能够阻止恶魔的入侵，也无济于事。单单一次失败无法阻止燃烧军团卷土重来。

伊利丹·怒风有他自己的战斗。对他来说，这才是唯一有意义的战斗。

海加尔山之战

黑暗之门开启后21年

燃烧军团节节获胜，沿着海加尔山的顶峰不断攀登，距离第二座永恒之井越来越近了。数以千计的哨兵与德鲁伊聚集在山顶周围。他们并非独自作战，虽然德鲁伊无法召唤荒野诸神，但他们还是集结了许多森林之魂帮助他们战斗，比如树精和林地守护者。部落和联盟的避难者也在尽他们的全力阻挡亡灵大军的前进。

自从上古之战以来，这些种族还是第一次齐聚到同一个地方。但即使如此，防御者的数量仍然远远少于对方。更重要的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不愿协力作战。暗夜精灵和森林中的生物对部落与联盟的避难者都心怀警惕，泰兰德·语风甚至认为是他们将燃烧军团引到了卡利姆多。



海加尔山之战中，阿克蒙德攻击诺达希尔

海加尔的保卫者阵形开始散乱，阿克蒙德感觉胜利已经近在咫尺。但他并不知道麦迪文的存在，也不了解他的宏伟计划。

麦迪文将萨尔、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泰兰德·语风和玛法里奥·怒风召集到自己身边，这场会面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听到要与联盟的避难者和部落结盟，泰兰德有些犹豫。但麦迪文最终还是说服她为了艾泽拉斯放下种种成见。几大阵营在绝望中团结起来，但他们知道仅靠蛮力是无法打败阿克蒙德的。

玛法里奥提出了一个非常危险并且损失惨重的方法。守护巨龙在世界之树诺达希尔上施放了强大的法术，让暗夜精灵获得了永生以及对疾病的抵抗能力。玛法里奥认为他和他的德鲁伊可以点燃这些法术力量，产生的爆炸足以歼灭阿克蒙德和军团的入侵者。但这样一来，世界之树上的法术也会随之被破坏。时隔一万多年，暗夜精灵将再次受到衰老与疾病的困扰。虽然这样做会对暗夜精灵种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守卫者们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玛法里奥和其他德鲁伊开始着手准备咒语，引爆诺达希尔上的法术能量。与此同时，其他的守军在海加尔山的山巅周围布置阵地，希望为他们争取到更多时间。兽人与人类，暗夜精灵与牛头人，巨魔与矮人，所有的种族并肩站在一起，对抗着潮水般涌来的恶魔与亡灵。

那一天，数以千计的保卫者死去了，但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阿克蒙德抵达诺达希尔的时候，玛法里奥和德鲁伊已经完成了法术。海加尔山周围的森林中出现了无数缥缈的灵魂：小精灵。它们环绕着阿克蒙德，但并不对他进行攻击。在玛法里奥的催促下，它们将自己的能量注入世界之树，并引爆了其中的魔法。

一股光芒灼目的能量冲击波从诺达希尔爆发出来，整个卡利姆多都受到了震动。阿克蒙德瞬间灰飞烟灭，大多数亡灵和恶魔也无法幸免。军团夺取第二座永恒之井的计划破灭了。

保卫者立即向军团余部发动了反击，他们的猛烈攻击消灭了留在卡利姆多的大部分亡灵与恶魔。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勉强逃过了这场攻击。他尽可能地聚集起天灾军团，撤回了东部王国。

这场战争胜利之后，部落与联盟离开了海加尔山，寻找新的落脚地。他们之间脆弱的协议仍然存在，但还要在之后的岁月中经受更多的考验。

泰兰德·语风和玛法里奥·怒风留在了海加尔，开始重建工作。周围的森林大多已化为了废墟。更糟糕的是，诺达希尔也在爆炸中受到了损伤。它那巨大的根系原本为世界提供了赋予生命的能量，但现在很多根须都枯萎死去了。虽然诺达希尔受到的损伤会随着时间恢复，但守护巨龙所施放的法术已经不复存在。暗夜精灵不再享有永生，也不再对疾病免疫。他们会开始变老衰弱，像其他凡间种族一样死去。此外，爆炸带来的损伤也让玛法里奥和其他德鲁伊进入翡翠梦境变得更加困难了。

麦迪文远远地看着这个被战火蹂躏后的世界，内心却倍感欣慰。燃烧军团失败了，艾泽拉斯安全了……至少目前如此。麦迪文知道还有其他的威胁隐藏在世界的各个黑暗角落里，比如巫妖王，但他已经无力再去阻止他们。他的力量开始变得微弱，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留在物质界面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正像麦迪文所计划的那样，保卫艾泽拉斯的任务将由星球上的居民承担。麦迪文已经让他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他所能做的并不多，只能希望他们可以像在海加尔山那样继续并肩战斗下去。

做完这一切，艾泽拉斯最后的守护者消失了。

第三章
冰封王座

叛乱

艾泽拉斯的防卫者们取得了看似不可能的胜利，尽管面对种种不利因素，他们还是再一次成功击退了燃烧军团。

虽然遭到了惨败，但恶魔领主基尔加丹并不觉得自己已经输掉了一切。他还有一支可以差遣的部队，包括巫妖王、一部分恐惧魔王，以及天灾军团。亡灵在卡利姆多遭受了重创，但在洛丹伦，还有数以千计的怪物仍在他的控制之下。天灾军团很快就能够重整旗鼓，发动下一次攻击。

但当基尔加丹找到巫妖王时，他的希望破灭了。巫妖王拒绝接受恶魔领主的命令。

在巫妖王看来，海加尔山的败局给了他逃脱军团控制的机会，而他也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他将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克尔苏加德和洛丹伦剩余的天灾军团集结起来，这支不断壮大的部队完全落入他的掌控。这一次，他的对手是那些仍然在控制着他的恐惧魔王：巴纳扎尔、瓦里玛萨斯和迪瑟洛克。

面对亡灵巨大的数量优势，恐惧魔王没有任何胜算。这些恶魔逃往瘟疫之地，用黑暗魔法将自己隐藏起来。

燃烧军团已经无法再束缚巫妖王了。眼下，天灾军团已完全归他掌控。

基尔加丹一直怀疑巫妖王会背叛他，但他没有料到的是，被他当作武器的巫妖王居然会有如此险恶的手段。巫妖王隐藏了自己真正的实力，骗过了基尔加丹和恐惧魔王。他一直扮演着一名忠实的仆从，连恶魔都落入了他的圈套。随着天灾军团的发展壮大，巫妖王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他的心灵能量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此时燃烧军团已经错过利用巫妖王向卡利姆多发动进攻的机会。更糟糕的是，现在恶魔还面临着巫妖王的威胁。如果艾泽拉斯被他征服，恶魔就绝不会再有机会入侵这里了。

现在基尔加丹只有一个选择：杀死巫妖王。此时，他察觉到艾泽拉斯出现了一个新的恶魔，并且有足够的力量完成这项任务。而早在上古之战期间，那个恶魔就曾经是燃烧军团的盟友……

军团的仆从

伊利丹·怒风通过古尔丹之颅获得的知识与力量超越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生物。然而化身成恶魔的他也引起了基尔加丹的注意。

基尔加丹隔空向伊利丹抛出一个建议。如果这个曾经的暗夜精灵能够击败巫妖王，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伊利丹对他的说法颇感兴趣。他一直都在与军团作战，本以为基尔加丹只会把他当作敌人，而不是潜在的盟友。显然，恶魔领主需要他，而且认为只需一点点力量就可以让他卑躬屈膝。

基尔加丹并不知道，伊利丹的唯一目的就是消灭燃烧军团。在付出艰巨的努力后，这个曾经的暗夜精灵将他的真正想法埋藏在意识深处，躲过了恶魔领主的探查。

伊利丹假意与基尔加丹结成盟友，接受了他的建议。在他看来，这是进一步了解军团的机会，同时他也很乐意将巫妖王消灭掉。伊利丹认为巫妖王只不过是燃烧军团制造的一件武器，越早将这个生物从艾泽拉斯除掉，他就可以越早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燃烧军团身上。

伊利丹知道，面对数量庞大的天灾军团，正面袭击巫妖王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过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他需要一件可以发挥自己法术能量的神器。

从古尔丹之颅蕴藏的知识中，他得知了一件神器的存在，那就是萨格拉斯之眼。伊利丹可以通过它的传导，放大他的魔法，从遥远的地方直接对巫妖王发动攻击。只有一个障碍需要克服，但想要越过这一障碍却异常艰难。这件神器被留在无尽之海另一端的萨格拉斯之墓中，而萨格拉斯之墓则位于破碎群岛。

破碎群岛曾经是暗夜精灵帝国的一部分，但那已经是一万多年前的事了。那里究竟有怎样的危险在等着自己，伊利丹一无所知。他需要盟友来帮助自己取得萨格拉斯之眼，但也知道不可能从暗夜精灵那里得到帮助，毕竟玛法里奥·怒风已经将他放逐出了暗夜精灵的土地。

更重要的是，伊利丹还在受到追杀。泰兰德·语风让他恢复了自由，这让那些看守了他几千年的暗夜精灵守望者们愤怒不已，其中最恼火的是他们的领袖，典狱官玛维·影歌。

作为守望者的楷模，玛维一向支持以军法治国，她的一生都在监管囚徒和追捕危险的罪犯中度过。她并不把泰兰德释放伊利丹的行为看作是鲁莽的决定，而是视之为背叛。在释放背叛者的时候，泰兰德杀死了许多守望者。玛维永远不会原谅她这样的做法，也绝不允许伊利丹·怒风在这世界上自由地活动。

伊利丹知道，守望者迟早会找到他。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能向那些自己曾经认识的上层精灵法师寻求帮助。

上层精灵的遗产

一万年前，当最初的永恒之井在上古之战中爆炸时，上层精灵法师和他们的女王艾萨拉一起被困在了海底深处。在这片海浪覆盖下的黑暗中，是上古之神拯救了他们。

为了换取他们的效忠，上古之神让上层精灵免于葬身水底的命运。但拯救也伴随着代价，这些精灵被扭曲成了长有鳞片的蛇形生物：纳迦。他们的心灵变得如同海底的沟壑一样黑暗，同时满怀仇恨。

关于上层精灵的命运，伊利丹·怒风只听到过一些传言，而且真伪无从验证。但他施放了一道强大的法术，与海洋深处的上层精灵取得了联系。在瓦丝琪女士的带领下，一群纳迦从深海中浮现。随后，这支长着鳞片与利齿的大军向伊利丹宣誓效忠。

纳迦前来帮助伊利丹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有一段身为同族的历史，也并非因为敬畏他的恶魔之力。他们只是在遵从上古之神的意志。

上古之神也注意到了伊利丹的存在，他对力量的渴望和充满混乱的过往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让他去挑战巫妖王，可以在艾泽拉斯点燃新的战火，亡灵、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以及燃烧军团都会卷入其中。一旦艾泽拉斯发生这样的动乱，古加尔和他的信徒们就有机会唤醒上古之神，不会受到任何阻碍。

考虑到伊利丹的力量有可能为他们所用，上古之神就派出了纳迦军队，以确保他在与巫妖王的战斗中获胜。如果这个曾经的暗夜精灵想找什么麻烦也无关紧要。到那时，上古之神只要命令纳迦们挖出他那颗被邪能腐蚀的心脏就可以了。

不管最后是哪一种结果，上古之神都相信他们可以利用伊利丹，为这个世界带来充满冲突与混乱的新时代。

萨格拉斯之眼

在新盟友的帮助下，伊利丹・怒风跨越了无尽之海，来到破碎群岛。这里曾经是他成长的地方。然而在大分裂后漫长的岁月中，与世隔绝的破碎群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海滩上，伊利丹感觉到、甚至看到了许多有趣的生物，但他没时间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了。玛维・影歌和她的守望者们紧随着他到达了破碎群岛。

伊利丹摆脱了追捕者，进入了萨格拉斯之墓。他能够感觉到禁忌的魔法在这座阴森高塔的深处跃动，同时被激活的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矗立着一座记载着死亡与背叛的碑石，似乎每一个角落都危机四伏。古尔丹的记忆帮助他安全地穿过了古墓中错综复杂、灌满海水的走廊。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他拿到了萨格拉斯之眼。尽管几名守望者追到了他的身边，但他们已经错过了俘虏伊利丹的机会。萨格拉斯之眼大幅强化了伊利丹的法术，这已经远非他们所能控制的了。

所有进入古墓与伊利丹交战的守望者中，只有玛维活了下来。

身受重伤的玛维退回海面，将其他守望者集结起来。与死亡擦肩而过并没有让她感到畏惧或是放弃追猎。恰恰相反，她现在更急不可耐地想要消灭伊利丹。众多忠诚的守望者被他杀害，复仇的火焰在玛维的心中炽烈地燃烧着。

玛维派信使前往卡利姆多，向玛法里奥・怒风求援。这次无论面对什么，她都不会逃避了。玛维和破碎群岛余下的守望者准备对伊利丹发动最后一次攻击。

很快，伊利丹不情愿地离开了古墓。他原本还可以从这座建筑中获得更多的力量，但他知道侥幸逃生的玛维是一个威胁。此外，萨格拉斯之眼并不像他期待的那么强大。这让他感到心神不定。就算他将自己的全部魔法注入这件神器，也不足以对巫妖王发动攻击。这里离冰封王座太远了，他还需要更多的魔法来源进一步强化法术。他反复在古尔丹记忆中的知识里寻找帮助，并且又一次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通过心灵之眼，他看到东方有一座闪光的城市。那不仅仅是一座魔法之城，更重要的是它建造的地点就在强大的奥术魔网节点上。那座城市叫作达拉然。

伊利丹派瓦丝琪和她的大部分纳迦部队先行前往达拉然，探测周围的魔网并做好攻击准备。这位曾经的暗夜精灵要亲自对付玛维・影歌。只要她还活着，就会如荆棘般缠在他身边。他必须一次性扯断这根荆棘，将她踩在脚下化为粉末。

伊利丹和他余下的盟友开始攻击玛维及守望者们。暗夜精灵们早已筋疲力尽，个个都有伤在身。他们知道这将是生命中最后一场战斗，但每个暗夜精灵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奋勇作战。而且玛维唯一的愿望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有机会向伊利丹・怒风发动致命一击。

可惜她注定无法得偿所愿。

随着战斗的进行，一支由暗夜精灵哨兵和德鲁伊组成的部队也赶到了。带领他们的是玛法里奥・怒风和泰兰德・语风。玛维的信使找到了他们，将伊利丹聚集起一支军队、正在搜寻恶魔神器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两人都惊恐万分，泰兰德认为她要对伊利丹的所作所为负责。她并不后悔将伊利丹释放出来。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样做是必要的行动。但她所认识的那个伊利丹，一万年前的那个朋友和知己，早已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他已经彻底改变，成为了一个恶魔，与那些入侵海加尔山的敌人并无区别。

暗夜精灵援军的到来使得战局发生了变化，伊利丹落了下风，随后不得不向东逃往达拉然。他本可以使用萨格拉斯之眼来攻击泰兰德和玛法里奥，却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虽然这两位暗夜精灵已经将他当作叛徒，可伊利丹仍然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

血精灵的诅咒

自从洛丹伦陷落后，东部王国的局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灾军团继续扩张地盘，追杀幸存的人类，击溃联盟的抵抗力量。然而洛丹伦并不是唯一一个忙于平息战败余波的国家。奎尔萨拉斯的高等精灵在战争中的损失丝毫不亚于南方的邻国。死亡骑士阿尔萨斯·米奈希尔除了将这片曾经美丽的土地变成了枯萎的坟场外，还污染了太阳之井，而这座奥术魔法的源泉是高等精灵社会跃动的心脏。为了牢记他们的祖国所遭受的苦难，高等精灵将他们的种族改称为血精灵，向战死的同族表示尊敬。

阿尔萨斯杀死了奎尔萨拉斯的国王安纳斯特里亚·逐日者。根据继承权，统治精灵的应当是法师王子凯尔萨斯·逐日者，但血精灵一时无法找到他。祖国陷落时，王座的继承人正在达拉然求学。听到银月城遭到攻击的消息，他立即启程前往奎尔萨拉斯。但当他回到祖国时，精灵已经被击败了。

幸存的精灵们迎接凯尔萨斯时带着毫不掩饰的愤恨。他没有为保卫奎尔萨拉斯而战，而是远在达拉然。在很多精灵看来，凯尔萨斯似乎更喜欢把时间花在那个遥远的城市，而非自己的故乡。

凯尔萨斯没有为自己在奎尔萨拉斯最需要的时候不在场寻找借口。他的人民有权对他表达不满。他决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重建王国，以向高等精灵们证明自己。但事实上，凯尔萨斯一直感觉他与自己的人民之间存在着隔阂。血精灵的性格大多偏狭而排外，但他却恰恰相反。他希望看到整个世界，接触不同的种族，了解更多新的想法。

王子巡视了银月城的废墟，参加了父亲的葬礼，但仍然难以与精灵们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无论如何，凯尔萨斯仍然会继续尝试下去。他对自己王国与人民的热爱之深，远远超过大多数精灵的认知，正是这样的热爱促使他来到了被污染的太阳之井前。

看到太阳之井深处飞旋的扭曲能量，凯尔萨斯感到万分惊恐。以他在魔法上的造诣，轻易便能感受到井水中的黑暗能量正在缓慢地吞噬奎尔萨拉斯。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渗透进血精灵的心灵与意志，最终将他们全部杀死。而且他发现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确保净化太阳之井。奎尔萨拉斯其他资深的血精灵法师

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于是，凯尔萨斯和他们一致决定，用他们唯一能找到的办法来阻止太阳之井中的恶性能量继续扩张。

凯尔萨斯将奎尔萨拉斯最强大的法师们聚集到井水旁边。通过规模宏大的魔法仪式，他们合力摧毁了太阳之井。喷薄的能量从太阳之井中涌出，并且消灭了附近的天灾军团。

精灵们立刻察觉到失去太阳之井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他们一直生活在太阳之井能量的沐浴下，很多人都对奥术魔法十分依赖。在被切断了与魔法之源的联系后，各种不适开始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魔瘾的痛苦使他们变得衰弱不堪。许多精灵都生了病，意志也变得消沉起来。

虽然事态的发展让凯尔萨斯倍感焦虑，但更急切的威胁让他无暇顾及这些。天灾军团仍然牢牢掌控着洛丹伦。只要亡灵还在附近的土地上徘徊，血精灵就永无宁日。凯尔萨斯和他的人民如果想要重建王国，就必须帮助联盟的余部击败天灾军团。

尽管凯尔萨斯的父亲宣布脱离了联盟，但并不意味着王子不能向他们提供援助。他召集了血精灵中体格最好的士兵，带领他们前往洛丹伦，与那里的亡灵战斗。王子指派经验老道的游侠洛瑟玛·塞隆担任奎尔萨拉斯的摄政王，代替他照看留在这里的血精灵。

凯尔萨斯的离去并没有让血精灵们感到惊讶。在他们看来，王子不过是又一次离开故乡，前往遥远的土地而已。

鲜血与群星之子

整个洛丹伦到处都有联盟的小股抵抗力量，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支聚集在银松森林中。率领这支部队的是一名人类，大元帅奥斯玛·加里索斯。作为洛丹伦军队中军衔最高的幸存者，加里索斯成为领袖并不是凭借能力与品质，而只是运气使然。他脾气暴躁，有着严重的种族偏见，绝不是理想的指挥官人选。对于军队中人类以外的种族，他总是抱着轻蔑的态度，对凯尔萨斯·逐日者王子和他的血精灵也不例外。

当王子表示愿意效忠于联盟的抵抗部队时，加里索斯只是出于实际需要接受了他们，但他丝毫没有试图掩饰自己对精灵们的蔑视。

虽然遭到冷遇，凯尔萨斯还是让自己和族人全力投入到战斗之中。很快血精灵们证明了他们是联盟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一部分力量。他们夺回了银松森林中的大块地盘，缓慢地向达拉然的废墟推进。这座遭遇毁灭的城市仍然有一部分在肯瑞托的控制下，但周围的土地都被亡灵占领了。

距离达拉然越来越近时，凯尔萨斯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空气中看不见的奥术能量在噼啪作响，大地在他脚下颤动。一股魔法风暴正在达拉然周围的某个地方开始酝酿。



第三次大战中，联盟的部队与天灾交战

这场不知从哪里来的魔法扰动让天灾军团变得愈发狂暴。大量亡灵开始涌向这一地区，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血精灵勉力与亡灵潮水般的攻势抗衡，每一天都要为坚守阵地苦苦支撑。凯尔萨斯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应当将他的士兵从前线撤下来了。就在这时，他遇到一支从另一个大陆远道而来的陌生队伍。在大海上经历了恶劣天气的折磨后，玛维・影歌、泰兰德・语风、玛法里奥・怒风及其他暗夜精灵跟随伊利丹来到洛丹伦的海岸。

血精灵与暗夜精灵有着共同的祖先，但他们的文化早已大相径庭。然而凯尔萨斯对暗夜精灵并不反感。从这些远方的表亲身上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可能帮助他的族人克服魔瘾。当凯尔萨斯得知暗夜精灵正在追逐一个名叫伊利丹的强大恶魔时，他意识到也许就是这个恶魔让达拉然产生了种种异相。这同样解释了天灾军团为何突然变得狂暴的原因。

凯尔萨斯同意帮助暗夜精灵缉拿伊利丹・怒风。在分道扬镳一万多年后，精灵的两个支脉第一次为了共同的利益站到了一起。

袭击巫妖王

暗夜精灵并不是唯一追猎伊利丹·怒风的势力。通过亡灵的眼睛，巫妖王看到瓦丝琪与她的纳迦们偷偷潜伏在达拉然附近。直到伊利丹出现在城市的废墟中开始施放法术，他们的意图才慢慢显露出来。伊利丹通过达拉然的魔网强化了萨格拉斯之眼所蕴含的毁灭之力，一股奥术能量风暴正在伊利丹周围缓慢地汇聚，每一天都在增强。

巫妖王知道基尔加丹会对他进行报复。看起来恶魔领主找到了新的代理人执行他的意志，而且还是一位非常强大的执行者。

很明显，伊利丹即将把这场威力巨大的风暴的力量对准冰封王座。巫妖王并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弱点所在。显然，他被困在冰牢中的现状，在伊利丹看来是个极易攻击的机会。巫妖王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天灾军团派往达拉然，尝试中断他的法术。亡灵如洪水般朝洛丹伦西南方向涌去，但到达伊利丹所在的城市时，已经太迟了。

伊利丹已经做好了准备，开始将奥术能量的风暴导向世界之脊，将它的狂怒对准冰冠冰川。在这股巨大的洪荒之力面前，就连瓦丝琪和她的纳迦们也被震撼到了。大地开始变形，地面出现了巨大的裂隙，不仅达拉然遭到了破坏，世界各地也发生了剧烈震荡。

伊利丹并没有理会这些意料之外的后果，也没有顾及离他越来越近的天灾军团。他让追随者们奋力抵挡亡灵，将自己的意念集中到冰冠冰川。一拨又一拨的魔法能量连续轰击着冰块，最终巫妖王的牢笼产生了裂痕，本体暴露了出来。只要再发动几次攻击，就可以消灭天灾军团的主人。但就在他打算发出最后一波奥术能量时，周围的局势风云突变。暗夜精灵与血精灵的联军开始猛攻伊利丹的部队。

战斗很快就将伊利丹本人也卷了进去，暗夜精灵打断了他的施法，萨格拉斯之眼在他面前碎裂了。大地的颤动渐渐平息，冰冠冰川上空咆哮的魔法风暴也沉寂下来。伊利丹即将到手的胜利瞬间化为乌有。

暗夜精灵无意间挽救了巫妖王，这使伊利丹大为恼火。暗夜精灵们并未感到愧疚。在他们看来，伊利丹的法术对大地造成了破坏，如果不是他们及时阻止，也许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伊利丹认为，暗夜精灵都是些鼠目寸光之辈。如果想要摧毁恶魔及恶魔领主，就必须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显然，他们对此不能理解。精灵们缺乏足够的意志，注定无法与伊利丹一起对抗军团。

而且伊利丹终于意识到，那些精灵永远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意志。

死去的世界

伊利丹·怒风知道基尔加丹绝不会原谅他的失败。他仍在筹备着与军团开战的计划，而在这样脆弱的时刻领受恶魔领主的怒火很可能会让计划彻底失败。他需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避开基尔加丹的愤怒，重新召集军队。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德拉诺。伊利丹从古尔丹的记忆中得知，由于滥用邪能魔法，那里已经变成一片死气沉沉的荒地。但是伊利丹对于那里严酷的环境并没有什么不满。如果德拉诺的大部分生物都已经死去，那么他就可以将那里当成避难所。

但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重新补充兵力。在达拉然废墟的那场战斗中，他损失了很大一部分部队。瓦丝琪女士和纳迦残部逃离了战场，在附近的洛丹米尔湖隐蔽起来休整。

伊利丹命令瓦丝琪为他的军队寻找新的盟友。与此同时，他亲自前往德拉诺探查那里的情况。不久，他在达拉然附近发现了一道物质世界的裂隙。他并不知道，这里就是克尔苏加德打开传送门，将阿克蒙德和他的军团先遣队召唤到这个世界的地方。联结艾泽拉斯和扭曲虚空的桥梁早已消失，但仍留下了一道小小的裂隙。伊利丹运用古尔丹之颅中记载的知识，将这道裂隙改造成一座前往德拉诺的传送门。

伊利丹本以为自己会看到古尔丹记忆中的德拉诺，而那片濒死的土地正在等待他的征服。然而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被称为外域的破碎国度。无数闪光的传送门散落在各地，每一道传送门都通往宇宙的未知角落。通过这些传送门，深渊领主玛瑟里顿和大群恶魔已经来到外域，并且占领了这片土地。

恶魔的存在让伊利丹倍感烦恼，但他已经无法返回艾泽拉斯了。一旦让暗夜精灵抓住机会，他就会被重新关进那个古老的地下牢狱。伊利丹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外域站稳脚跟，将它归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个破碎的国度可以在未来的战争中为他提供集结军队的场所，但首先他需要切断燃烧军团与这个世界的联结，并除掉玛瑟里顿。

在外域调查燃烧军团兵力的同时，伊利丹感觉有人在追踪他。显然，他发现得太迟了。

玛维·影歌和她的守望者们跟随伊利丹从艾泽拉斯来到了德拉诺。没有了纳迦和萨格拉斯之眼，伊利丹的力量大不如前。玛维战胜了她的宿敌，将他关进了魔法牢笼。这个牢笼是她为伊利丹专门打造的，可以抑制这位曾经的暗夜精灵体内的法术之力。经过几个月的艰辛跋涉，玛维终于完成了她的复仇计划。

黑暗的契约

在达拉然的废墟中击败伊利丹·怒风后，泰兰德·语风和玛法里奥·怒风返回了卡利姆多。虽然暗夜精灵对洛丹伦的守卫者抱有同情，但他们必须返回家园了。诺达希尔还很虚弱，精灵需要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让荒野恢复生机，同时守卫第二座永恒之井。

暗夜精灵离开后，凯尔萨斯·逐日者和他的血精灵与奥斯玛·加里索斯，以及联盟其他部队再次会合。他们控制了达拉然，并将这里打造成行动基地。大家都开始为重建这座废墟般的城市付出努力。

重新夺回达拉然对凯尔萨斯来说本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但族人魔瘾变得越来越严重的现象，却无法让他高兴起来。他和精灵们都试图从城市中汇聚的魔网里汲取魔力，却发现无法获得足够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渴求。戒断症状带来的痛苦与消沉越来越严重，即便是凯尔萨斯面对这样的负担也倍感无力。

为大元帅加里索斯效力更是让凯尔萨斯恼火。这个人类总是不断地贬低精灵，给他们分配卑微而烦琐的任务。凯尔萨斯与他的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并且还在不断扩大。

瓦丝琪女士和她的纳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一直在暗影中观察着血精灵。瓦丝琪看到凯尔萨斯正疲于应对魔瘾对他的折磨，同时也注意到，在加里索斯不公正的对待下，血精灵的士气正在迅速减退。看来说服他们加入伊利丹一方的时机很快就要成熟了。

没过多久，瓦丝琪就联系上了凯尔萨斯，并说服他相信纳迦不会与他们为敌。她表明纳迦也急迫地希望消灭亡灵，而他们在达拉然城外的那场战斗其实是伊利丹与暗夜精灵之间的恩怨引发的。她向凯尔萨斯保证，纳迦对他们绝无恶意。

起初凯尔萨斯对瓦丝琪怀有戒心，但很快他就发现，比起加里索斯，纳迦才是更可靠、更值得信任的盟友。

没过多久，天灾军团的反击就开始了，亡灵想要夺回达拉然，并消灭联盟的抵抗部队。自洛丹伦王国陷落以来，这是该地区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同时，这也是凯尔萨斯和他的血精灵们最后一次在加里索斯的旗帜下战斗。

随着天灾军团不断向前推进，一批亡灵部队开始在联盟的侧翼集结。加里索斯派血精灵前往这条新的战线，要求他们阻挡住亡灵，不要让敌人靠近达拉然。凯尔萨斯和他的人民服从了这道命令，但胜利看上去似乎遥不可及。加里索斯将血精灵的部队分散使用，其中大部分士兵留在联盟主战场上任自己指挥。就在凯尔萨斯几乎快被天灾军团击溃的时候，瓦丝琪女士和她的纳迦提供了援助。

凯尔萨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们的帮助。这一决定挽救了他的性命。血精灵和纳迦一起抵挡了天灾的进军，为联盟主力部队守住了侧翼，帮他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击退亡灵的攻击。

但当加里索斯了解到发生的事情后，他非但没有褒奖凯尔萨斯王子，反而谴责血精灵的行为。和大多数人类一样，大元帅认为纳迦是邪恶的生物，比天灾军团好不到哪里去。凯尔萨斯与他们结盟被视为不可原谅的背叛。

加里索斯用锁链将血精灵捆绑起来，把他们关进达拉然的地牢，等待处决。遭到这样的对待令凯尔萨斯震惊不已。他可以忍受长官满口充满偏见的胡言乱语，但眼下这种行为已经突破了他的忍耐极限。在达拉然地下黑暗的走道中，他失去了对联盟的最后一份信任。

瓦丝琪又一次在凯尔萨斯最需要的时刻出现了。她在夜幕下潜入地牢，向王子提出邀请。联盟没有什么可以给予血精灵的，但伊利丹可以给予他们想要的一切，帮助他们逃离牢笼，还能够让他们摆脱魔瘾。

眼看自己的人民在联盟中无法赢得未来，凯尔萨斯・逐日者只好同意加入伊利丹・怒风一方，毕竟他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就算凯尔萨斯能够从达拉然的地牢中脱身，回到奎尔萨拉斯的他也只是一个逃犯，一个失败者。如果不为他们找到出路，他无法面对自己的人民。

王子在艾泽拉斯世界找不到拯救奎尔萨拉斯的道路，就必须到别处去寻找。

瘟疫之地的内战

巫妖王在伊利丹的攻击中幸存了下来，但仍然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他的灵魂正从冰封王座的裂缝中缓缓地泄漏出去。随着力量的流逝，他对天灾军团的控制也减弱了。洛丹伦的亡灵意念中那曾经压倒一切的强烈意志正在慢慢消退。他们感到一些熟悉的东西—在死去的一刻就已经失去的东西—返回了自己心底。

那就是自由意志。

对这一变化大多数亡灵都感到困惑。他们开始漫无目的地在这个已被毁灭的王国四处游荡，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在天灾军团的一部分人眼中，巫妖王的虚弱正是他们复仇的机会。女妖希尔瓦娜斯·风行者便是其中一员。

自从死亡的那一刻起，希尔瓦娜斯就在反抗巫妖王的控制。但她的努力一直没有成效。巫妖王的意志曾经坚如钢铁，甚至还强迫她与生者作战。她只能把对巫妖王及其最忠实的仆从，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的痛恨埋藏在心底。复仇与愤怒吞噬了她的灵魂，但她没有任何办法将这些情绪发泄到敌人身上。

现在，情况不同了。希尔瓦娜斯集结起一群具有自由意志的亡灵，给予了他们一个目标。他们无法收回被夺走的生命，但可以复仇。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毁灭了希尔瓦娜斯祖国的那个人，那个夺去了她的未来、将她变成了怪物的阿尔萨斯。

希望消灭死亡骑士的并不只有希尔瓦娜斯。瓦里玛萨斯和其他恐惧魔王也发觉了巫妖王的虚弱。他们控制了一部分天灾军团，希望能够向诺森德发动进攻，让亡灵之主彻底消失。和希尔瓦娜斯一样，他们也清楚消灭阿尔萨斯是通往这个目标的第一步。

阿尔萨斯已经无力平息这些暴乱。随着巫妖王的力量逐渐消退，他的力量也在减弱。曾经无往不胜、令人畏惧的死亡骑士现在却在多条战线上苦苦支撑，躲避着希尔瓦娜斯和恐惧魔王们的追杀。虽然阿尔萨斯愿意同他们一战，但他还有更紧迫的任务。巫妖王下达了命令，要他放弃洛丹伦。巫妖王需要所

有仍然忠于他的天灾军团回到诺森德，聚集在自己身边，因为他清楚基尔加丹迟早会向冰封王座发起攻击。

巫妖王猜到敌人会卷土重来，但却不知道他们并非来自恐惧魔王，也不是希尔瓦娜斯·风行者。攻击他的人来自外域。

背叛者的仆从

来到外域后，凯尔萨斯·逐日者和瓦丝琪女士带领各自的族人穿过了地狱火半岛那破碎而贫瘠的平原。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伊利丹·怒风。血精灵和纳迦在荒原中徘徊了许久，直到他们发现了玛维·影歌和她的守望者们。

玛维俘虏了伊利丹，但她没办法找到返回艾泽拉斯的路。他们来时使用的传送门已经消失。外域还有许多别的传送门，但没有任何一道能让他们回家。玛维并不熟悉这片破碎国度的地形，也不知道有怎样的危险在等着她。她和她的守望者们小心翼翼地探查着周围的环境，却意外的发现了联盟的士兵。

洛萨之子的余部在地狱火半岛建立了一座名为荣耀堡的要塞。玛维认为这些难民是她找到离开外域方法的唯一希望。但守望者还没抵达荣耀堡，就遭到了凯尔萨斯和瓦丝琪的攻击。血精灵和纳迦剑拔弩张地出现在这片尘土飞扬的荒原上。虽然守望者作战非常勇猛，但他们人数太少，毫无获胜的希望。凯尔萨斯和瓦丝琪救出了伊利丹，玛维和活下来的守望者被迫逃往荒野。

这一次，伊利丹克制住追击玛维的冲动。在破碎群岛时他对守望者的追击最终只是白费时间，不管要消灭她的意志有多强烈，伊利丹都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伊利丹评估着这些新加入的部队，感到非常满意。这些血精灵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战士，而且忠心耿耿。他们的领袖凯尔萨斯·逐日者更是天赋非凡的法师，虽说他仍在与心中的恶魔纠缠。伊利丹立即感觉到了精灵们正在承受钻心噬骨的折磨，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凯尔萨斯，他们的魔瘾已经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解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接下来的生命都要在折磨中度过。伊利丹承诺将为凯尔萨斯找到新的力量之源，甚至比太阳之井更强大。

这并不是凯尔萨斯希望得到的答案，但仍对他极具诱惑力。毕竟他很少能够遇到比自己更了解魔法的人。凯尔萨斯走了这么远，已经无法轻易回头了。他决定将自己的一切都赌在伊利丹身上。

脱身之后，伊利丹制订了将外域从玛瑟里顿手中夺回的计划。首先，他需要关闭外域的一批传送门，以防军团将援军送往这个世界。然后伊利丹准备向

玛瑟里顿的权力中心发动攻击，那便是影月谷的黑暗神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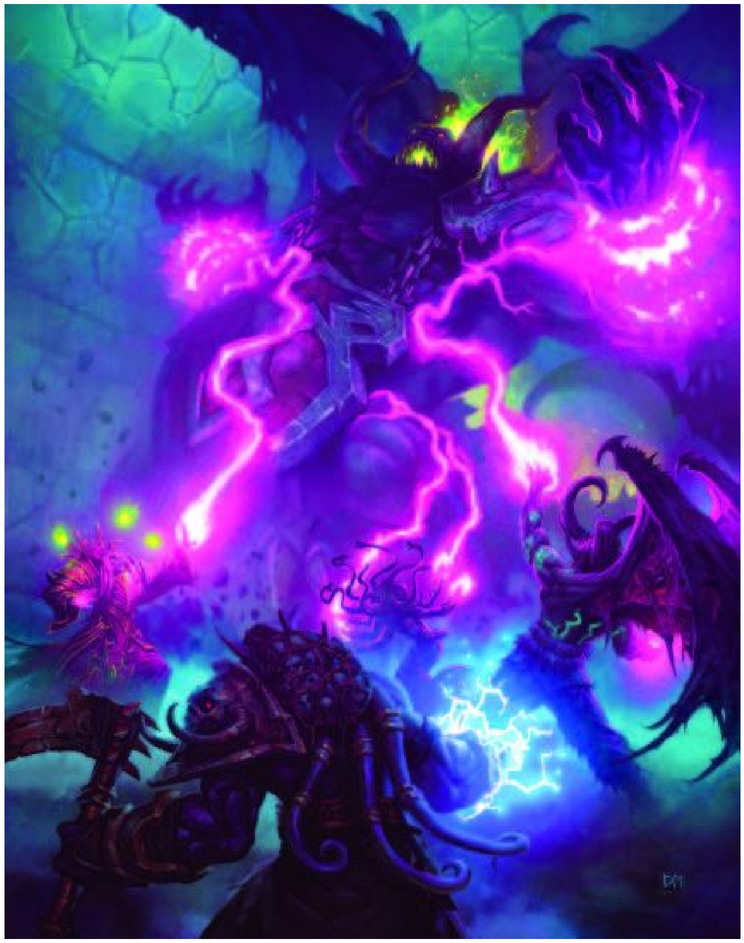
这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伊利丹不得不要求手下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他手中并没有什么能够赏赐给他们的东西。然而他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强悍无比的意志力对士兵起到了鼓舞作用，不断鞭策着他们前进。

在离黑暗神殿不远的地方，伊利丹·怒风在破碎者中找到了新盟友。这些扭曲的生物是灰舌部族的成员，他们的领袖是德莱尼曾经的一位大主教，名叫阿卡玛。阿卡玛也非常想将黑暗神殿从玛瑟里顿手中解放出来，只不过原因与伊利丹完全不同。这座要塞曾经是德莱尼人心中的圣地。阿卡玛认为重新夺回这座神殿会让他的破碎者获得救赎，在德莱尼同胞们心中也能赢得尊重。

囚禁玛瑟里顿

伊利丹·怒风的军队开始向黑暗神殿发动猛攻，将他们的怒火发泄到守军的身上。玛瑟里顿已经将自己的血注入兽人体内，将他们变成嗜战的邪兽人，皮肤也变成了赤红色。恶魔也在与这些士兵们并肩战斗，利用入侵者训练军团的战争机器。碧绿的邪火冲刷着神殿围墙之外的土地，但并不足以抵挡伊利丹和他的追随者们。他们在军团的守军中杀出一条通路，来到玛瑟里顿面前。

伊利丹、瓦丝琪、阿卡玛、凯尔萨斯·逐日者，他们中每一个都是令人胆寒的对手，联合起来之后更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虽然玛瑟里顿有着凡人无法想象的膂力，但仍然很快就向伊利丹屈膝投降了。



伊利丹、瓦丝琪、阿卡玛、凯尔萨斯·逐日者
在与玛瑟里顿战斗

伊利丹本可以杀死玛瑟里顿，但让这个深渊领主活着还有更多用处。他已经看到了恶魔之血对邪兽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那可以将他们变成嗜血的生物，活着的目的只剩下一件事，就是享受战争。伊利丹可以把这些头脑单一的士兵编入自己的军队，而有了玛瑟里顿的血，他还可以创造出更多这样的士兵。

伊利丹出现在黑暗神殿守军的余部面前。他只给出两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投降，要么毁灭。敌人中部分选择了死亡，但大多数都将伊利丹奉为新的主人。他们中大多数是邪兽人，但有部分恶魔也顺从地低下了头。

看到伊利丹允许恶魔加入自己的队伍，让凯尔萨斯和阿卡玛都感到震惊，不过伊利丹很快就抚平了他们的恐惧。伊利丹表示与恶魔订立契约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了解军团的力量与弱点。将来在伊利丹与基尔加丹不可避免的对决中，眼下所做的一切都会派上用场。

基尔加丹的反应比伊利丹预料的还要快。他刚刚占领黑暗神殿，基尔加丹那狂怒的面孔就出现在他和追随者们面前。

恶魔领主已经了解到伊利丹在外域的所作所为。他对伊利丹的信任丧失殆尽。但他明白这个曾经的暗夜精灵仍然对自己有用。毕竟伊利丹能够找来像凯尔萨斯这样的新盟友，而且他的军队规模也更大了。

基尔加丹仍然坚信自己可以操纵伊利丹。恶魔是容忍度很高的物种，在他们之间，为了力量背叛彼此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而在基尔加丹看来，伊利丹最近的所作所为也不过如此。这个仆从想要占领外域，不妨就将这片地方作为对他的奖赏。基尔加丹要求伊利丹返回艾泽拉斯，了结巫妖王。只要遵从命令，恶魔之主可以将外域赏赐给伊利丹，任他为所欲为。如果胆敢违抗，基尔加丹就将会倾注全部的力量将这片破碎的土地从伊利丹手中夺回，消灭这个曾经的暗夜精灵。

对伊利丹而言，这份最后通牒意味着他得以幸运地逃过一劫。在开始与军团的真正战斗前，他还需要时间准备，而基尔加丹恰好给了他时间。伊利丹·怒风再次假装服从恶魔，集结军队返回艾泽拉斯。在外域无数的传送门中，他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并改造为返回艾泽拉斯的传送门。

伊利丹并没有将所有部队都带在身边，而是将阿卡玛和其他一些追随者留在外域，在自己不在的时候守卫这里。

成为巫妖王

当伊利丹·怒风和他的军队回到艾泽拉斯时，巫妖王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基尔加丹终于派出他的仆从来消灭自己了。他们意志坚决，同时还拥有可怕的魔法力量，并以惊人的速度来到诺森德。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一路上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行军，当他回到诺森德的时候，伊利丹的部队已经开始向冰冠堡垒发动攻击了。

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让阿尔萨斯在敌人之前赶到巫妖王身边。他进入了地下的蛛魔王国艾卓－尼鲁布，穿过里面早已被遗忘的通道。这并不是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艾卓－尼鲁布是个古老的地方，早在洪荒之初时便已经存在了。上古之神的仆从潜藏在通道深处，他们都得到了主人的指示，决心要阻止阿尔萨斯援助巫妖王。

而阿尔萨斯也决心要找到一条道路，穿过这座被遗忘的城市。他急不可待地在上古之神的仆从中杀出一条血路，赶在伊利丹之前抵达冰冠冰川。为了迎接战斗，死亡骑士将这片冰封废土上能够找到的所有亡灵都集结了起来。

阿尔萨斯和天灾军团的突然出现让伊利丹感到惊讶，但他并没有退缩。战斗在冰冠堡垒的阴影中展开。双方都没有打算留下俘虏。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征服，而是歼灭。



伊利丹·怒风在诺森德与死亡骑士阿尔萨斯·
米奈希尔战斗

就是在这样的战场上，阿尔萨斯和伊利丹展开了一对一的决斗。

虽然巫妖王的力量已经开始消散，但他还是将剩余的一部分力量灌注到阿尔萨斯的身体中。这是一次危险的赌博，巫妖王的存在随时都可能终结，但这也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如果阿尔萨斯输掉战斗，巫妖王也将倒下，天灾军团亦将随之覆灭。但如果死亡骑士能够获胜，整个战场的局面将会逆转，血精灵和纳迦也无能为力。

在两支大军的见证下，阿尔萨斯·米奈希尔与伊利丹·怒风交手了。霜之哀伤和前暗夜精灵手中传奇的埃辛诺斯战刃发生了猛烈的撞击。在巫妖王力量的加持下，阿尔萨斯占据了上风。

霜之哀伤刺进伊利丹的身体，几乎要了他的命。然而阿尔萨斯并没有发出致命一击，因为巫妖王急切地催促他尽快赶往冰封王座。

阿尔萨斯前去与主人会面，天灾军团则在全力追击血精灵和纳迦。伊利丹和他残余的军队狼狈不堪地退往外域。

伊利丹已经离开了，但并没有改变什么。巫妖王的力量仍在不断从冰封王座的裂缝中流逝。这样下去，巫妖王的力量终将全部消散在诺森德寒冷的空气中，连同他的本体也将不复存在。想要避免这样的命运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与最强大的勇士合为一体。



死亡骑士阿尔萨斯登上冰封王座

如果能够成功，巫妖王不但能够避免毁灭，还会变得更强大。他最终会获得一副肉体的躯壳，脱离冰封王座的束缚。巫妖王知道，阿尔萨斯内心的疑惑一直如瘟疫般困扰着他，因此他相信死亡骑士的意志很容易受到压制。

在主人的命令下，阿尔萨斯来到冰封王座前，挥起霜之哀伤，一击便将冰块化为了齑粉，包含着巫妖王灵魂的头盔落在了死亡骑士脚下。

巫妖王向阿尔萨斯许诺，只要戴上头盔，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力量。但死亡骑士还在犹豫，主人只是想要利用他吗？戴上头盔后，巫妖王会不会摧毁他的意志？他无法得到肯定的答案，但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他什么都不做，主人就会永远消失，阿尔萨斯的力量也会变弱。他知道自己树敌甚多，其中很多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抹除他的存在。如果没有巫妖王的力量作为后盾，阿尔萨斯担心终有一天自己会倒在这些追猎者手下。

经过考虑，阿尔萨斯决定拥抱未知的命运。他将头盔戴在了头上，巫妖王的力量如洪水般涌入他的体内，他们的灵魂融为一体，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生物。

女妖之王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离开洛丹伦并没有让这个地区回归和平。仍然忠于巫妖王的亡灵还在这片土地上游荡，从王国的中心直到瘟疫之地的东部边缘。与此同时，奥斯玛·加里索斯带领的联盟部队正从西南方向这片土地发动攻击。处在双方夹击下的是两支反叛的亡灵势力，一支的首领是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另一支则由恐惧魔王巴纳扎尔、迪瑟洛克和瓦里玛萨斯率领。

恐惧魔王能够感觉到希尔瓦娜斯心底燃烧的仇恨，他们认为她可以成为有用的盟友。于是向她提出邀请，希望她可以加入他们的军队。

希尔瓦娜斯对他们的回应则是宣战。她不久前才摆脱了巫妖王的控制，恢复自由，绝不愿再向新的主人效忠。更重要的是，这些恐惧魔王将亡灵瘟疫传播到艾泽拉斯，也正是他们帮助巫妖王腐化了阿尔萨斯。她变成今天这样的怪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恐惧魔王的所作所为才造成的。

瓦里玛萨斯是第一个向希尔瓦娜斯投降的恐惧魔王。为了逃避战败的命运，他向希尔瓦娜斯投降，并宣誓做她忠诚的仆人。忠诚对恶魔来说根本毫无意义，希尔瓦娜斯非常清楚这一点。但她也知道，瓦里玛萨斯可以成为她的武器。恐惧魔王有着强大的力量，而且了解其他恐惧魔王可能用来对付她的战术。只要他还有用，希尔瓦娜斯不介意留他一条活路。

对其他恐惧魔王，希尔瓦娜斯下手毫不留情。虽然她手下的亡灵人数很少，但化为亡灵的她也获得了更可怕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作为多年的游侠将军，她本就是战略与战术方面的大师，凭借着高超的用兵手段，她总能将恐惧魔王的部队各个击破。

接下来倒在她愤怒之下的恐惧魔王是迪瑟洛克。巴纳扎尔躲进洛丹伦首都的废墟，准备迎接一场不可避免的围城战。但他的努力最终都白费了。希尔瓦娜斯和她的军队如风暴般席卷了整座城市，击败了恐惧魔王，将这座壁垒森严的城市据为己有。

控制了洛丹伦的都城后，希尔瓦娜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来抵抗敌人的避难所。她将追随自己的亡灵命名为被遗忘者，并自封女妖之王。希尔瓦娜斯

命令被遗忘者将都城的地下墓穴、地牢与下水道连成一体并加以扩建，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这片散发着恶臭的地下建筑被称为幽暗城。在这座城市满是毒气的走道中，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和她的被遗忘者开始计划向巫妖王发起复仇。

破碎的圣光

化身为巫妖王之后，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留在了诺森德，把指挥洛丹伦天灾军团的任务交给了克尔苏加德。虽然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和她的被遗忘者占领了幽暗城，但瘟疫之地的绝大部分仍在巫妖的控制中。然而还是有一批令克尔苏加德恼火的敌人一直在与他争夺领土。

在与天灾军团的战争中，白银之手骑士团损失惨重，但余下的圣骑士仍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誓要将亡灵逐出这片土地。他们中最为虔诚的战士是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灰烬使者的主人。这件物品是在铁炉堡打造的，注入了圣光的力量，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传奇之物。它可以消灭任何触碰到的亡灵，所到之处只余下灰烬。随着圣骑士在与天灾军团的战斗中节节胜利，亚历山德罗斯的英勇事迹也广为传颂。很快，人们就用这把剑的名字来称呼他本人了。

这些圣骑士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熟知各种战术，天灾军团在正面战场上和他们交手占不到任何上风。但当这些神圣的战士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亡灵身上时，巴纳扎尔却在不知不觉间渗透进他们的队伍。

加里索斯的命运

对洛丹伦都城进行围攻的并不只有希尔瓦娜斯·风行者一个人。迪瑟洛克诱惑了奥斯玛·加里索斯和许多联盟士兵。希尔瓦娜斯击败恐惧魔王后，解救了这名人类指挥官和他的部队。加里索斯并不信任希尔瓦娜斯和她的亡灵，但在他看来，恐惧魔王才是更可怕的威胁。他同意帮助希尔瓦娜斯攻下都城，而希尔瓦娜斯则承诺将城市交给他控制。

加里索斯了解到希尔瓦娜斯许诺的真正意义时，已经太晚了。攻陷城市后，为了“奖赏”加里索斯，希尔瓦娜斯赐予了他死亡。食尸鬼吃掉了这名人类的尸体，只留下一堆骨头。

在洛丹伦都城的围城战中，恐惧魔王一度屈从于希尔瓦娜斯的力量，但并没有被消灭。凭借最后一份力量，他逃到了瘟疫之地。没有了其他恐惧魔王的帮助，他对亡灵的控制力相当有限。他隐藏在暗影之中，害怕终有一天天灾军团会发现他的存在。在圣骑士的队伍中，巴纳扎尔找到了保护自己的办法，同时还创建了一支新的军队。

巴纳扎尔杀死了一位名叫赛丹・达索汉的资深圣骑士，然后假扮成他的样子。恐惧魔王相信，伪装成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神圣战士，可以诱使很多圣骑士为他效力。然而有一名圣骑士是他绝对无法控制的，那就是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灰烬使者的持有者，虔诚与勇气的化身。越早除掉他，其他圣骑士也就越容易受到巴纳扎尔的影响。

恐惧魔王花了一段时间，控制了亚历山德罗斯的长子雷诺・莫格莱尼。在他的驱使下，这个年轻人投身黑暗，并做出了非常恐怖的事情。

雷诺用灰烬使者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亚历山德罗斯的尸体和灰烬使者被天灾军团据为己有。不久，克尔苏加德将两者都派上了用场。巫妖把这位传奇圣骑士复活为亡灵，并将他转化成忠实的仆从。灰烬使者本身便是一件破坏力极强的凶器，现在它又被灌入了暗影魔法，更是变成了一把前所未见的利剑。



亚历山德罗斯的死令圣骑士们深感震惊。他们中有些人开始怀疑赛丹·达索汉和他的追随者已经被黑暗的力量控制了，但却无法证明这一猜测。由于疑窦丛生，圣骑士内部产生了分裂，形成了两个独立的阵营，分别是银色黎明与血色十字军。

银色黎明仍然恪守圣光的教义，但血色十字军却不再坚守信仰。巴纳扎尔控制了血色十字军，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军队。很快，血色十字军就成为腐化与极端的代名词。

追猎太阳之井

在洛丹伦北方，太阳之井的毁灭引发的后果开始显现。凯尔萨斯·逐日者和他的族人摧毁太阳之井时引发的剧烈爆炸并没有彻底毁掉其中蕴含的力量。奥术之泉的能量散布在大地的各个角落。红龙考雷斯特拉兹发现了这股无人保护的魔法力量，他担心如果这股魔法力量引起过多的注意，会导致阵营分化，进而引发冲突。

红龙的担心是正确的。魔法守护者玛里苟斯感觉到了太阳之井能量的存在，他派出一名仆从蓝龙卡雷苟斯，调查能量的散播情况。巫妖王同样也感觉到能量的波浪从泉水中涌出。他命令达尔坎·德拉希尔—将奎尔萨拉斯出卖给天灾军团的高等精灵叛徒，收集这些能量为冰封王座所用。

考雷斯特拉兹在银月城周围被战火毁灭的地区探寻着，将能够找到的能量全部收集起来。他知道时间紧迫，于是塑造了一个人类形象的化身，将她命名为安薇娜·蒂格，并将太阳之井的能量注入到她体内。他为安薇娜伪造记忆，甚至还创造出一个人类家庭的幻象，希望这样一来可以避开那些寻求太阳之井力量的人的注意。安薇娜不知道自己是谁，对那些想要将她的力量据为己有的黑暗势力也一无所知。

卡雷苟斯和达尔坎很快就找到了安薇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最终，达尔坎揭开了关于她来历的真相，并绑架了她，将她带到太阳之井的废墟前，开始吸取她体内的力量。卡雷苟斯和考雷斯特拉兹都在寻找安薇娜，但找到她时已经太迟了。达尔坎已经开始将太阳之井的力量据为己有。

达尔坎运用新获得的力量控制了考雷斯特拉兹，并迫使他与卡雷苟斯作战。败局似乎已经不可避免，但就在这时，安薇娜终于唤醒了她真正的潜能。她意识到自己体内蕴含着太阳之井的能量，而这股力量完全听从她的调遣。

安薇娜将怒火转向了达尔坎·德拉希尔，并击败了他。

尘埃落定之后，安薇娜·蒂格留在了奎尔萨拉斯，由血精灵中军阶最高的游侠将军洛瑟玛·塞隆负责保护。卡雷苟斯也留在安薇娜身边，化作一个名为

卡雷的半精灵生活在银月城。之后的很多年，蓝龙都在亲自照看她，而安薇娜的存在也并不为世人知晓。

暗影先锋

距离奎尔萨拉斯千里之外，迦罗娜的狩猎仍在继续。

她在卡利姆多南部追捕着古加尔和他的暮光之锤教徒，缓慢地削减着他们的人数。猎物很是狡诈，但她也毫不逊色。迦罗娜不会对敌人存有任何怜悯。在将匕首插进古加尔的心脏前，迦罗娜绝不会停止杀戮。

迦罗娜的坚韧让古加尔倍感沮丧。她总是从暗影中出击，杀掉一两名信徒后又马上消失。古加尔设下了许多陷阱，试图伏击迦罗娜，但她每次都成功逃脱了。随着日子一天天流逝，上古之神的低语开始在古加尔的脑海中轰鸣。他们开始觉得愤怒了，只是为了对付一个爱管闲事的刺客，古加尔竟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古加尔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将迦罗娜从藏身之处引出来。他冒着巨大的危险只身来到菲拉斯雨林深处，将随从遣散，独身一人等待猎手的到来。他知道迦罗娜想要自己的命，看到没有随从跟着他，那位女刺客绝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单独面对他的机会。

正如他预料中的那样，迦罗娜出手了。食人魔法师与半兽人刺客在迷雾弥漫的荒野中展开搏击。迦罗娜重创了古加尔，但仍不足以击败他。

最终古加尔在战斗中打败刺客，并控制了她的意志。很久之前，暗影议会就在迦罗娜的意识中埋下了精神镣铐，使她成为议会的奴仆。人类大法师卡德加解开了这道镣铐，让半兽人恢复了自由。但古加尔知道如何重新利用它们，他制造了新的镣铐，将迦罗娜变成了他的宠物，一个服从他意志的杀手。

控制住迦罗娜后，古加尔终于可以继续完成唤醒上古之神的任务了。他带领暮光之锤残余的信徒，进入了希利苏斯那烈日炎炎的沙漠。古加尔能够感觉到，这片金黄沙地下面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位上古之神。他能够感觉到这位上古之神在召唤，古神的力量在古加尔血脉中涌动着。

古加尔听到了那个一直在自己脑海中低语的名字：克苏恩。

第四章
古老的仇恨

新的世界之树

第三次大战重创了暗夜精灵种族。几千年来，世界之树诺达希尔一直庇护着他们，但现在，世界之树上的法术已经消失了。暗夜精灵开始遭受疾病与衰老的折磨。对诺达希尔造成的伤害也让德鲁伊难以进入翡翠梦境。

大德鲁伊范达尔・鹿盔认为，他有办法解决这个困境。他提出种植一棵新的世界之树，让暗夜精灵重新获得不死之身。几千年前，他就做过同样的尝试，那时他种下了一棵名为安达希尔的世界之树。虽然那次尝试失败了，范达尔也已经从那次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但他还是认为这是暗夜精灵种族唯一的选择。

玛法里奥・怒风拒绝了他的计划。他仍然记得范达尔上次尝试种植世界之树时的情况。腐蚀占据了安达希尔，并扩散到周围的土地上，让无辜的生命陷入疯狂。玛法里奥和其他德鲁伊不得不砍倒那棵巨树，并将它改名为沃达希尔。它那死去的树桩成为冰冷的警告，让精灵们不再擅自接触只有守护巨龙才能够驾驭的力量。

范达尔心中恼恨不已。在他看来，玛法里奥太过保守，不愿为了人民的未来而采取足够勇敢的行动。范达尔时刻幻想着世界之树恢复活力后的情景，而他最隐秘的希望就是能够复活自己死去的儿子，瓦斯坦恩・鹿盔。玛法里奥对此却一无所知。

一天晚上，趁玛法里奥还在地穴中沉睡，范达尔袭击了他，让他陷入昏迷，并将他的灵魂困在了翡翠梦境深处。

看到玛法里奥没有醒来，其他德鲁伊开始进入梦境寻找他的灵魂，但都一无所获。起初大家认为这并不是需要担心的情况。之前玛法里奥就已经在翡翠梦境中停留了几千年，而在第三次大战造成的破坏之后，德鲁伊需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恢复他们与梦境的永恒国度，乃至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他们都认为玛法里奥只是在进行某项重要的工作。

玛法里奥不在的日子里，塞纳里奥议会的德鲁伊都听命于范达尔・鹿盔。他带领德鲁伊来到黑海岸，在大海里合力种下新的世界之树。德鲁伊将它命名

为泰达希尔，意思是“世界的皇冠”。它高耸在海面之上，巨大的树干形成了一座小岛。范达尔已经从种植沃达希尔的过程中吸取了教训。新的世界之树是如此明亮而强大，看不出任何受腐蚀的迹象。暗夜精灵抱着美好的愿望在泰达希尔宏伟的树冠下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并取名为达纳苏斯。

梦魇的奴仆

泰达希尔的腐化很大程度上是范达尔·鹿盔造成的，但在这背后，是一股黑暗的力量迫使他落入了萨维斯的掌控之中。

在上古之战中，萨维斯一直是艾萨拉女王最信任的顾问，直到玛法里奥·怒风将他击倒。和许多艾萨拉的亲信一样，他现在也遵从上古之神的意志。现在的萨维斯被称为梦魇之王，他计划将梦魇的力量散布到梦境的各个角落，甚至跨越了翡翠梦境的边界。

萨维斯利用了范达尔的悲伤，将大德鲁伊纳入到自己的阵营之中。梦魇之王让大德鲁伊相信他死去的儿子瓦斯坦恩·鹿盔还活着。萨维斯制造出这个早已死去的德鲁伊的幻象，与范达尔谈话，指引着他的行动，说服他利用梦魇感染泰达希尔。

在萨维斯的影响下，范达尔最终堕入了疯狂。

不幸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范达尔的决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没有守护巨龙的帮助与祝福，泰达希尔很容易受到来自翡翠梦魇的黑暗力量的侵蚀。

梦魇从翡翠梦境的中心延伸到了泰达希尔。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渗透进世界之树的灵魂。

范达尔做了很多努力将这蔓延的黑暗掩饰起来，不让其他暗夜精灵发现。好在用繁重的工作分散他们的精力并不是什么难事。萨特和熊怪仍在不断地袭击暗夜精灵的边境，引发小规模冲突。与此同时，部落在灰谷南方开始兴建新的国家。他们在第三次大战中曾与暗夜精灵结成同盟对抗燃烧军团，但在那之前不久，他们还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双方之间的信任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培养—如果这种信任真的可能存在的话。

杜隆塔尔的建立

大酋长萨尔的心头卸下了一副重担。他和他的人民一起击败了曾经的主人燃烧军团，保卫了艾泽拉斯。尽管第一代部落所犯下的罪行并不能就此抹去，但这场战斗已经证明，兽人完全有资格将这个世界当作自己的家园。



建设中的奥格瑞玛

海加尔山之战后不久，萨尔便带领着他的族人来到卡利姆多东部海岸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区。他用父亲杜隆坦的名字命名这片土地，称其为杜隆塔尔。

很快部落就在杜隆塔尔建立起一座新的城市。萨尔将这座城市命名为奥格瑞玛，以纪念他的老朋友，前任大酋长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正是奥格瑞姆让萨尔明白，部落的意义远不止是成为一件武器。奥格瑞玛成为部落的首都，但部落其他成员仍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暗矛部族的巨魔们在南边的回音群岛建立了家园，而牛头人则在西边莫高雷繁盛的草原上建立起永久的居住地，雷霆崖。

杜隆塔尔与绿草如茵的莫高雷平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一片崎岖多石的地区，兽人在这里度过的第一年充满了艰辛。在萨尔看来，这段艰苦的时光也是兽人为之前几十年间带给这个世界的伤害赎罪的过程。

杜隆塔尔的建立也引起了雷克萨的注意。这位年长的驯兽大师曾经和旧部落一起参加过入侵艾泽拉斯的战争，但很快那支军队的暴行就令他感到耻辱，最终选择离开了军队。许多年来，他一直独自生活，并学会如何在艾泽拉斯的荒野中生存成长。萨尔的部落看上去充满荣誉与骄傲的力量，雷克萨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和兽人一起建设这个新的家园。

就在部落忙于建立自己的国家时，他们在第三次大战中的一支盟军正在向南方更远的地区前进。在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的带领下，联盟的避难者在尘泥沼泽安顿下来，并在海边建立了一座城市，塞拉摩。

吉安娜和萨尔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双方本就脆弱的停战协议渐渐变得稳固起来。两位领袖都发表了声明，互相尊重对方的领地，任何侵略行为都会受到双方的严惩。

库尔提拉斯的舰队

部落与塞拉摩岛人类之间的和平维持了数年，但注定无法长存。不过最终挑起战火的不是大酋长萨尔，也不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一支规模庞大的联盟舰队来到了卡利姆多海岸边。率领舰队的是吉安娜的父亲，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这支舰队立即向兽人及附近的巨魔村落发动了攻击。普罗德摩尔将军参加过第二次大战，他的一个儿子就丧生在部落手中。他不愿让这些曾经毁灭了人类王国的敌人有机会恢复力量。此刻，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根除部落的存在。

萨尔原本希望与人类保持和平，告诉他们新部落与曾为东部王国带来灾难的旧部落并不相同，但一直没有得到辩解的机会。

普罗德摩尔将军派出的刺客伪装成来自塞拉摩的“使者”，诱使萨尔踏进他们的陷阱，想要谋害大酋长的性命。但他的计谋失败了，战争也因此爆发。萨尔将兽人、暗矛部族的巨魔、牛头人，甚至石槌氏族的食人魔集结起来，一同加入战斗。

时间非常紧迫。普罗德摩尔将军不顾女儿吉安娜的激烈反对，占据了塞拉摩，牢牢控制了制海权和这座易守难攻的城市。如果再给他足够的时间巩固这里的防线，他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向卡利姆多的任何地方发动攻击。

部落的军队来到塞拉摩，并暗中与吉安娜取得了联系。萨尔向她提出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要求：让部落进入塞拉摩，杀死她的父亲。但如果不这么做，戴林·普罗德摩尔就会消灭整个部落。

和父亲不同，吉安娜知道萨尔治理下的部落已经不同于往昔。她亲眼看到的一切可以作为证据。在与燃烧军团的战斗中，她与部落并肩站在一起，看到了部落战士们的英勇与荣誉。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也正是吉安娜与她的许多追随者所希望的：终结联盟与部落之间冤冤相报的仇恨之轮。

在吉安娜看来，两大阵营之间的流血冲突只会削减双方的力量。天灾军团和其他的威胁仍在艾泽拉斯肆虐。世界上各个高贵的种族需要联合起来，集中

力量对抗他们真正的敌人。她想说服父亲，但父亲却拒绝听从她的劝告。

面对无法抉择的两难局面，吉安娜选择了退让。她只求部落尽可能放过塞拉摩的人民。于是部落的军队攻进了塞拉摩。

对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发起致命一击的是雷克萨。优秀士兵的心灵在战争中被盲目的偏见与仇恨遮蔽，对这样的情况雷克萨并不陌生，他已经目睹了这样的命运降临到旧部落许多成员的身上。他希望这位父亲在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心目中留下的形象仍然是昔日那个骄傲的战士，而不是改变之后的样子。

完成这一切之后，部落将城市交还给吉安娜。在戴林的舰队中活下来的人里，大多数都选择返航，回到东部王国。

库尔提拉斯的怒火

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不仅仅是军事领袖，同时也是库尔提拉斯人类国家的统治者。库尔提拉斯人纷纷呼吁为他的死报仇，但联盟其他势力并不愿这样做。洛丹伦的亡灵天灾已经让联盟遭受了重大损失，而其他几位领袖对戴林・普罗德摩尔并不抱有同情，在他们看来，这场鲁莽的战争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怒火中烧的库尔提拉斯退出了联盟。但令他们感到愤怒的并非瓦里安・乌瑞恩国王或是联盟的其他领袖。与此相反，他们真正憎恨的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这个背叛了自己家族的女儿。

在这场战斗之后，雷克萨决定不再留在部落中。他已经习惯了独自狩猎，只有回到荒野之中，他才能够感受到平静。然而他也向部落声明，一旦有需要，他会再次为保卫部落而战。

被遗忘者与部落

在与卡利姆多隔海相望的地方，被遗忘者的女王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发觉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血色十字军并不在乎亡灵是否从巫妖王手中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意志，这个狂热的教派立誓要将他们彻底铲除。

希尔瓦娜斯与那些在奎尔萨拉斯的族人们取得了联络，希望可以得到他们的庇护。为了保卫他们，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此时，她希望自己的牺牲能够得到回报。然而血精灵拒绝了她的请求，他们畏惧亡灵，并把被遗忘者当作怪物看待。

眼看处境越来越绝望，她同时向联盟与部落派出使节。前往联盟方的使节一直没有回来。希尔瓦娜斯甚至怀疑他们是否能够成功踏进暴风城的大门。

最初的希望却来自意料之外的牛头人一方。一位名叫哈缪尔·符文图腾的大德鲁伊透过亡灵那可怕的外表窥见了他们的内心，相信他们能够重获救赎，甚至生命—这并非是指肉体，而是他们的灵魂。他将被遗忘者的使节带到了牛头人诸部的酋长凯恩·血蹄面前，凯恩同意给这些亡灵一个存在下去的机会。

萨尔将希尔瓦娜斯·风行者邀请到奥格瑞玛。他对希尔瓦娜斯和其他被遗忘者的经历深表同情，兽人也曾经遭到过腐化，至今他们仍在与那段经历造成的创伤做斗争。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被遗忘者的战略价值。毕竟他们生活在洛丹伦，如果联盟再次挑起战端，这座城市将成为部落在东部王国一个宝贵的战略据点。

更重要的是，天灾军团还没有被根除，他们只是暂时被打败了。部落需要争取每一个盟友来保卫这个世界，并且应对巫妖王的亡灵大军所带来的威胁。

经过一番考虑，萨尔做出决定，允许被遗忘者加入部落。

诺莫瑞根的陷落

黑暗之门开启后25年

在第三次大战中，野蛮的穴居人对诺莫瑞根的侏儒发动了围攻。随着时间的流逝，侏儒的家园被敌人一点点蚕食。

侏儒高明的战术无法对抗穴居人在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穴居人的地道最终穿过了侏儒的防线，来到诺莫瑞根的工程区。侏儒就此失去了他们最尖端的发明。更重要的是，许多不稳定的材料与机械落入了那些危险的生物手中。而那些穴居人也迟早会犯下大错，将整个城市毁掉。

天才工程师希科·瑟玛普拉格提出了一个办法，将致命的辐射散布到诺莫瑞根被穴居人占领的地区。侏儒可以在事先准备好的避难所躲起来，等待穴居人被辐射杀死。这是一个鲁莽而绝望的策略，但看上去似乎有成功的机会。大工匠格尔宾·梅卡托克最终同意了这个计划。城市的毁灭已经不可避免，与其坐等这样的结局，不如殊死一搏。

但不幸的是，瑟玛普拉格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他对梅卡托克的地位与权力一直嫉妒不已，希望利用这场战争来为自己获得同样的特权。此外，瑟玛普拉格对梅卡托克的政策也一直抱有怨言，大工匠从来不允许侏儒利用他们的发明进行扩张，导致国力一直没有变强。但在他眼中，这正是梅卡托克的失败之处。

瑟玛普拉格用炸弹放出辐射，但在感染穴居人的同时，也影响到大多数侏儒居民。直到此时，梅卡托克才了解到真相，但为时已晚。

短短几天时间，侏儒种族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便遭到了辐射的影响。幸存者别无选择，只能撤出他们的城市。瑟玛普拉格被留在那里，与他自己一手制造的恐惧为邻。

铁炉堡的矮人们接收了逃难的侏儒，后者在群山间建造了一座小小的家园，将它称为工匠镇。种族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侏儒之间就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有些侏儒认为他们应该将所有的精力和资源集中起来，尽快收复诺莫瑞根。但梅卡托克没有同意。虽然他也一直计划着最终重返侏儒之都，但他认为对侏儒来说，眼下最重要的是为联盟的建设尽自己的义务。第三次大战让联盟的力量遭受重创，侏儒的盟友们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帮助，才能在未来生存下去。梅卡托克敦促自己的族人尽快开发新技术，从而巩固联盟的力量。

在他看来，联盟的命运与侏儒息息相关。如果联盟受到重创，格尔宾·梅卡托克和他的人民就永远无法得到他们需要的支持，光复诺莫瑞根也就无从实现了。

失踪的国王

第三次大战之后，人类王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洛丹伦化为废墟，吉尔尼斯和库尔提拉斯则分别宣布脱离联盟。暴风城王国重新崛起，成为联盟的军事主力，并登上了联盟领袖的位置。这让暴风王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与影响力，但也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

黑龙军团仍然希望摧毁联盟在东部王国最后的力量，但他们希望能够暗中行事。奥妮克希亚伪装成名叫卡特拉娜·普瑞斯托的女贵族，力图削弱暴风城。她在暗中为迪菲亚兄弟会提供帮助，协助这些反叛者对抗王国中的贵族。

迪菲亚兄弟会了解到瓦里安·乌瑞恩国王即将出海前往塞拉摩进行外交活动。于是他们伏击了国王的航船，杀死除国王之外的所有人，随后将瓦里安押送到一座偏远的海岛上。奥妮克希亚正在那里等着他。

奥妮克希亚利用黑暗仪式将瓦里安一分为二。她要除掉兼具力量、勇气与不屈意志的瓦里安，然后留下看起来富有魅力，但实则软弱、温顺的另一个瓦里安做她的傀儡。然而充满反抗精神的那位瓦里安却在奥妮克希亚即将动手时，凭借残存的力量与意志逃脱了。他跃入大海，任由海浪将他吞噬。等到恢复意识时，他已经来到了遥远的卡利姆多海岸。奥妮克希亚的法术令他的意志变得碎裂不全。他已经无法记起黑龙对自己做了些什么。在之后的日子里，逃脱的瓦里安在世界各地游荡，完全不知道自己本应是一位国王。

瓦里安的一半灵魂逃走了，这让奥妮克希亚恼怒不已，但她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失败。她还是可以将另一半带回暴风城，但首先要保证他会完全遵从黑龙的意志，无条件地做她的傀儡。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瓦里安的失踪，暴风城的人民倍感恐慌。许多人担心他已经被杀害了。瓦里安年轻的儿子安度因·乌瑞恩继承了王位。同时，暴风城的传奇圣骑士伯瓦尔·弗塔根被任命为摄政王，在安度因长大之前，将由他代为处理王国的日常事务。

伯瓦尔和安度因都不相信瓦里安已经死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希望，相信总有一天会再次与瓦里安相见。

英雄崛起

世界各地的混乱局势正在飞速扩散，并且愈演愈烈。

联盟与部落之间的停战协议已经成为一纸空文。在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奥特兰克山谷、战歌峡谷和阿拉希盆地，大型战事接连不断，两大阵营之间的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而更令人担忧的威胁来自联盟与部落之外。在莫高雷，牛头人受到原始野猪人部落的不断侵犯。在艾尔文森林，人类村庄被狗头人窃贼和患病的野生动物攻击。在杜隆塔尔，半人马部队正策划袭击偏远的兽人领地。危机仿佛永远不会结束。混乱在每一片大陆、每一个国家、每一寸土地上肆虐，随时可能演变为大规模的灾难。

联盟与部落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接连不断出现的混乱背后是上古之神在作祟。他们正在悄然煽动着冲突的火焰，削弱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如果任由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即使是再微小的火星也会引燃毁灭的野火。

所幸这些零星的火焰最终未能传播开。挺身而出为这个世界而战的不再是过去战争中那些传奇英雄，而是一个个平凡的艾泽拉斯居民。他们每个人踏上征途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些人是为了寻求冒险，或是追求正义而高贵的目标；有些则是为了仇恨加入到与对立阵营的战争之中；有些人则是为了赏金而战，他们会在冲突中找到牟利的方法；也有人为荣耀而战，他们的名字将被整个世界铭记；还有些人选择独行，而另一些人则结成了强大的公会，共同对抗黑暗。

在今后的岁月中，这些非凡的勇士们将一次次响应召唤，完成一项项艰难的任务。如果没有他们，也许艾泽拉斯终将会臣服于邪恶的力量。

黑铁矮人的苦难

两百多年前，黑铁矮人的巫王索瑞森将火焰领主拉格纳罗斯召唤到了艾泽拉斯，他所有的臣民都因此沦为奴隶。剧烈喷吐的火焰杀死了许多矮人，并在地表形成了一座火山，也就是今天的黑石山。活下来的黑铁矮人在黑石山深处建成了一座要塞，名为暗炉城。在那里，他们的子嗣要世代侍奉拉格纳罗斯和他的爪牙。

蛮锤氏族与铜须氏族的矮人们没办法解救这些远房表亲，更何况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最初就是黑铁矮人向另外两个氏族发起了战争，造就了他们今天的命运。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后果也要由他们自己承担。

现在代表火焰之王统治黑铁矮人的是达格兰・索瑞森大帝，古代巫王的后嗣。他是一名颇具魅力的领导者，但性格暴烈，很难相处。他对臣服于火焰领主心怀怨忿，却又十分享受拉格纳罗斯赋予他的力量。

当拉格纳罗斯命令达格兰动员黑铁矮人准备下一场战争时，大帝喜出望外。他一直梦想着能够征服其他矮人氏族，不仅是为了统治他们，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联合所有矮人的力量打破火焰领主对他们的控制。

作为侵略战争的第一步，他绑架了茉艾拉・铜须公主，铁炉堡国王麦格尼・铜须的女儿。索瑞森打算把她当作人质，作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最后的筹码。他相信为了保住女儿的性命，麦格尼愿意付出一切，包括为了避免他的女儿受到伤害而按兵不动。

但没过多久，达格兰就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位公主。茉艾拉有着敏锐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即便沦为俘虏，也丝毫没有表现出畏惧。两位矮人开始一次又一次的长谈，讨论关于未来的希望。茉艾拉是铁炉堡的正统继承者，但她的父亲从不相信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统治一个国家。达格兰将自己解救族人的计划原原本本告诉了她，并表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愿意做任何事。几个月以后，茉艾拉与达格兰举行了婚礼。

有人说国王麦格尼的女儿是自愿嫁给敌人，但麦格尼无法相信这样的传言。在他的招募下，联盟的勇士组成了一支秘密行动队伍，潜入黑铁矮人的要

塞，打算营救茉艾拉。



管理者埃克索图斯在黑石山统治着黑铁矮人

联盟的队伍一路杀进暗炉城，来到帝王之座面前。接下来发生的战斗让山峰为之震颤，而最后，达格兰·索瑞森大帝被杀死了。

令联盟的闯入者感到意外的是，茉艾拉·铜须对他们的行为震怒不已。她拒绝接受营救，并声称自己已经怀上了达格兰·索瑞森的孩子。她相信达格兰的计划可以让黑铁矮人恢复自由，并决心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

熔火之心

为了达成丈夫的遗愿，茉艾拉·索瑞森强行压抑了爱人的死带给她的愤怒。暗炉城遭到攻击让她的氏族陷入一片混乱，但这样的局面对她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拉格纳罗斯手下的士官们对达格兰·索瑞森的妻子是否会忠于火焰领主还抱有疑心，但此时他们都忙于重新控制黑铁氏族，无法密切监视她的行为。

茉艾拉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她私下传出流言，黑铁矮人正在火焰领主的逼迫下组建一支大军。达格兰·索瑞森的死会延缓这支军队成型的时间，但无法拖延太久。随着时间的推移，拉格纳罗斯和他的部队只会变得更加强大。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注意，茉艾拉让全世界都了解到，黑石山深处有着世人无法想象的财富与神器。她希望那些勇敢的（或是贪婪的）英雄们可以组建起队伍，粉碎拉格纳罗斯的防御，将火焰领主放逐回元素位面。

最终结果甚至比茉艾拉自己期望的还要有效。联盟和部落尚未针对流言采取措施，海达希亚水元素却立即展开行动。水元素天生便是火元素的敌人，它们愿意向任何挑战拉格纳罗斯的人提供帮助与奖赏。

没过多久，水元素便召集起几十名勇士前往拉格纳罗斯在山脉中心的领土作战，那个地方便是熔火之心。他们小心翼翼地在这座充满暴烈熔岩的要塞中前进，一路上与最强大的火元素交战，并将它们一一杀死。

击倒熔火之心的所有防御者后，勇士们使用了水元素赐予的礼物，摧毁了拉格纳罗斯的防御符文。于是，挡在他们与火焰之王间的屏障消失了。

拉格纳罗斯拥有传奇般的力量，但仍然不足以杀死这些入侵者。在战斗失败之后，他被放逐回了元素位面。

黑铁矮人最终获得了自由。那些曾经怀疑过茉艾拉动机的人开始乞求她的宽恕。作为达格兰·索瑞森大帝的遗孀，她一直握有统治黑铁矮人的权力；而作为他们的解救者，茉艾拉还赢得了他们的忠诚。

　　但这场胜利并不意味着黑铁矮人的日子会因此变得轻松起来，也不意味着茉艾拉·索瑞森放弃了丈夫生前征服矮人的梦想。

玛拉顿的秘密

一千多年以来，牛头人部族与半人马之间残酷的战争一直持续不断，双方都死伤惨重。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缓和下来。牛头人加入部落后，大酋长萨尔采取了多项措施保护他的新盟友。任何敢于侵犯牛头人领地边界的半人马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之后的几年中，双方的敌对行为减少了。大多数半人马撤回他们毫无生机的领土，荒芜之地。与此同时，牛头人建立了新的家园雷霆崖，并准备迎接一段更为光明的未来。

然而随着半人马的再次出现，和平的希望破灭了。他们的战斗部族从荒芜之地蜂拥而出，将周围的区域化为废墟。萨尔向阵营中新出现的勇士们发出了召唤，请求他们解决那里的骚乱，让局面重新稳定下来。

部落的勇士们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几个半人马部族正在互相残杀。随着调查的继续深入，他们遇到了一个名叫瓦鲁格的半人马，他目前是玛格拉姆部族的领袖。

瓦鲁格告诉他们，荒芜之地已经受到了腐化，而腐化的源头是一个叫作玛拉顿的地方。那里是半人马的圣地，同时也是土元素的领地。一位名为瑟莱德丝公主的土元素和她的已故伴侣林地守护者扎尔塔的灵魂就生活在那里。传说中，瑟莱德丝公主和扎尔塔是半人马种族的祖先。

瑟莱德丝深爱着半人马一族，她担心部落不断崛起的力量最终会导致他们灭绝。与部落和其盟友对峙了多年之后，她终于决定亲自出手，拯救她的后嗣。她把自己的力量注入了半人马体内，让他们离开荒芜之地，挑起战争，占领新的领土。

大多数半人马部族都效忠于瑟莱德丝公主，但玛格拉姆却没有这份忠诚，这也让他们成了部落完美的盟军。

部落帮助他们镇压了其他暴力部族，并派出勇士进入玛拉顿。他们一路深入到这座墓场的中心，击败了玛拉顿中所有的生物，其中就包括瑟莱德丝。

胜利结束了荒芜之地的腐化，除去了半人马身上嗜血的暴虐属性。半人马的各个部族团结了起来，瓦鲁格和他的玛格拉姆部族成为大家的领袖，并将带领半人马度过和平的岁月。

然而，没有人知道和平可以维持多久。

艾泽拉斯的食人魔氏族

部落在第二次大战中战败后，食人魔的各个氏族纷纷四散奔逃。有些食人魔穿过黑暗之门回到了德拉诺，但另一些则不愿留在嗜血的兽人身边。一部分食人魔经历了艰难的旅程，跨越大海来到了卡利姆多，找到了可以定居的地方；而那些留在东部王国的食人魔则不断地遭到联盟巡逻队的无情猎杀。

厄运之槌的废墟

部落刚刚平息荒芜之地的危机，新的威胁就又出现了。在菲拉斯的南部丛林深处，食人魔的突袭队伍正在攻击当地的居民，毁灭村镇，所有不幸路过那里的旅行者也都会遭到袭击。德鲁伊也感觉到那里扭曲的荒野中传出了腐蚀衰变的气息。

在菲拉斯爆发了一连串的冲突之后，部落发现这些麻烦的源头来自厄运之槌。这片废墟曾经是一座精灵的城市，名叫埃雷萨拉斯。

大约十五年前，一个名叫戈多克的食人魔领袖带领他的戈杜尼氏族来到了厄运之槌。他们在第二次大战的余波中幸存了下来，并且在那之后继续发展壮大。

戈杜尼食人魔将厄运之槌建成了一座角斗场，那里很快便在世界各地的佣兵和恶徒中出了名。

戈多克是一位残忍无情的领袖。但最近，可怕的低语声开始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将他驱向杀戮的疯狂。他命令他的氏族向遇到的所有人大开杀戒，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

部落派出了部队去厄运之槌探查戈杜尼氏族的情况。他们本打算杀死戈多克，终结他的疯狂统治。但来到厄运之槌后，他们发现这座城市中潜藏着两个腐化的源头。第一个源头是翡翠梦魇。上古之神的黑暗能量已经越过翡翠梦境的边界，影响到了现实世界。就是这股能量让戈多克发了疯。部落的勇士们清楚，只有除掉这股腐蚀能量，才能让菲拉斯幸免于难。

腐化的第二道源头让那些探索厄运之槌的人更加震惊。一支不为人知的精灵血脉—辛德拉，生活在他们昔日城市的废墟之中。起初他们的出现并没有让勇士们警觉，因为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敌意。但很快，部落便发现这些精灵囚禁着一个名叫伊莫塔尔的恶魔，并以他的能量为生。部落的勇士别无选择，不得不出手制止他们。

最后，伊莫塔尔被放逐回了扭曲虚空。这样一来，他们便切断了精灵们的能量来源，也因此招来了他们的怒火。

辛德拉的领袖托塞德林王子亲自向部落发动了反攻。但他已经无法再依靠伊莫塔尔的力量，最终倒在了部落勇士的利刃之下，厄运之槌成了他的坟墓。

余下的精灵纷纷逃离厄运之槌。他们在荒野中游荡了很多年，渐渐习惯了失去恶魔力量的生活，从而再次找回了自我。

进军黑翼之巢

距离厄运之槌千里以外的黑石山，此时一切都陷入了混乱。拉格纳罗斯被击败后，他和他的元素仆从都被放逐回了火源之地。冒险者凯旋而归，开始享用他们的战利品。在他们看来，黑石山的危机已经解除了。

但莱艾拉·索瑞森知道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她的族人从元素的奴役中解脱了，但现在又要面临更可怕的新敌人。

拉格纳罗斯控制的只是黑石山的下半层，而上半层则属于死亡之翼的儿子奈法利安，以及黑龙军团的其他成员。虽然两者都在为上古之神效劳，但并非真正的盟友。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火元素的仆从与死亡之翼的后嗣之间保持着脆弱的停战状态。奈法利安不愿让别人发觉自己的存在，只能靠一批来路不正的盟友保卫自己的领土。

第二次大战后，雷德·黑手率领的"正统部落"一直拒绝接受奥格瑞姆·毁灭之锤的领导，更不可能认可萨尔作为部落的新领袖。但雷德的部落无法公开与奥格瑞玛为敌，只能定居在黑石塔的要塞之中。

为了换取这些兽人的忠诚，奈法利安承诺将动用黑龙军团的力量与萨尔和他的部落作战。然而这一许诺不过是空话而已。奈法利安对卷入这场毫无意义的内战没有任何兴趣，他满心关注的都是他那更为惊人的计划。

奈法利安仍然在继续他父亲的工作，试图重建黑龙军团，并使它变得更加强大。他强迫被俘虏的龙类举行痛苦的仪式，希望能够通过将不同种类的龙血混合的方式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他的实验非常可怕，而且残忍无比，但最后仍然取得了成功。过去的许多年间，他一直在培养多彩龙的龙蛋。那是一种包含着五色巨龙之血的全新品种，但雏龙总是在孵化之前死去。当终于有一小部分雏龙活下来后，多彩龙的数量也随之增多。奈法利安相信自己很快就可以成功保证这些雏龙的存活率了，于是急不可待地要仆从准备更多的龙蛋，以孵化出新一代的巨龙军团。多彩龙的潜力甚至比奈法利安期待的还要强大。但在那

之前，他们仍然非常脆弱。只有少数几只多彩龙成功长大，拥有了自保的能力。

当黑龙军团蠢蠢欲动时，茉艾拉·索瑞森正计划着挽救她的人民。她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奈法利安使用这股力量占领周围的地区之前，他一定会首先征服拉格纳罗斯的老巢，扫清黑铁矮人。

那些终结了火焰领主统治的勇士们所展现出的英勇行为让茉艾拉印象深刻。她又一次派出人手，将消息传播到艾泽拉斯遥远的角落，告诉全世界雷德的部落与黑龙军团结成了盟友。她还专门派出特工，确保消息能够传到奥格瑞玛。

正像她预料的那样，这些消息立即在部落的领导层引起了骚动。萨尔早就知道这些“正统部落”的存在，但他一直认为这不会对部落产生真正的威胁。但如果雷德·黑手真的蠢到去相信死亡之翼的儿子，那就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部落召集了一批勇士前往东部王国，希望能够一次性解决问题。雷德亲自领导了黑石塔的防御战。虽然他是个勇猛的战士，但对面的英雄们比他还要强大。最终，自封领袖的雷德在要塞中被杀死了。他的追随者四下溃逃，黑龙军团也失去了保护者。

奈法利安转而向这些部落入侵者宣泄怒火，但并没有击溃他们。他们从奈法利安那些扭曲的造物组成的浪潮中杀出一条血路，最后连奈法利安也没能抵挡住他们的强烈攻击。

部落的勇士们砍下奈法利安的头颅，作为他们胜利的证明，然后回到奥格瑞玛，尽享迎接英雄凯旋的欢呼。在艾泽拉斯的居民看来，黑龙军团的最后一座要塞也已不复存在，他们再也无法回来了。

梦魇之龙

卡利姆多西部的海岸线上，范达尔・鹿盔正竭力隐瞒泰达希尔受到腐化的事实。然而翡翠梦魇的影响很快就接触到现实世界，并在艾泽拉斯各地显露出来。

不久，德鲁伊就发觉了不断增长的威胁，但他们并不知道源头在哪里。范达尔极不情愿地批准了塞纳里奥议会加入到与梦魇的战斗中。此时，议会中已经有了非暗夜精灵种族的成员，范达尔很难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

塞纳里奥议会的调查在世界各地展开。第一次冲突发生在被称为哀嚎洞穴的地下溶洞。一批德鲁伊被困在洞穴中，有些还遭到了腐化。在那之后，部落发起了救援行动，净化了这个满是梦魇的洞穴，并将一部分德鲁伊营救出来。

但危机并未就此结束。很快，一个古老的威胁就再次展露在世人面前。

一千多年以前，伊瑟拉和她的绿龙军团发现一批名为阿塔莱的狂热巨魔正试图将一个黑暗的神明召唤到艾泽拉斯。而想要召唤这个名为血神哈卡的存在，需要用活人作祭品。绿龙军团无法坐视这样的邪恶仪式，于是将阿塔莱的神庙沉入了悲伤沼泽的淤泥深处，并在附近派出守卫，确保不会有人再利用它为非作歹。

但现在，绿龙也受到了翡翠梦魇的微妙影响。阿塔莱巨魔的后代回到了沉没的神庙，发现那里的守卫正处于脆弱而迷惑的状态。最终，梦魇和巨魔协力将绿龙拖入疯狂与腐蚀的深渊。阿塔莱夺回了神庙的控制权，再一次开始进行他们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企图将哈卡召唤到艾泽拉斯。

一头名为伊萨里奥斯的绿龙向塞纳里奥议会发出了呼吁，请求他们的帮助。议会派出了一支联盟队伍前往净化神庙。勇士们杀掉了许多阿塔莱巨魔，结束了他们的仪式，但梦魇造成的影响并未终结。被腐蚀的绿龙从翡翠梦境来到了艾泽拉斯，随后疯狂攻击周围所有生物，数以百计的无辜者被害。

塞纳里奥议会的成员们倍感悲痛，但他们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一番战斗之后，只有少数几只绿龙获救，其余的则都被杀掉了，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

法能阻止他们的狂乱。在之后的许多年里，绿龙们仍然会回忆起那一天的惨剧。

虽然德鲁伊和他们的朋友成功完成了任务，但危险仍然存在。世事似乎总是如此。

血神哈卡

了解到有巨魔在召唤血神哈卡，赞达拉巨魔震惊不已。他们认为自己是整个种族的精神领袖与守护者，相信血神的回归预示着巨魔种族的黑暗时代即将到来。当听说阿塔莱在沉没的神庙被击败后，赞达拉巨魔深感欣慰。但很快，欣慰就变成了恐惧。

有一些哈卡的信徒活了下来，并且要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悄悄渗透进了祖尔格拉布—古拉巴什巨魔的首都，并且控制了许多古拉巴什祭司，将他们变成奴仆。阿塔莱和这些并不情愿的奴隶一起继续进行可怕的仪式，试图将哈卡召唤到这个世界上。

但在这一地区，并非所有巨魔都受到了阿塔莱的控制。有些巨魔发动了攻击，想要夺回祖尔格拉布，但最终还是失败了。那些如风暴般向往日的首都发动攻击的强壮巨魔们再也没有回来，他们被阿塔莱俘虏了，最后也变成了敌人的奴隶。



祖尔格拉布的血神哈卡

阿塔莱巨魔和他们的领袖妖术师金度的力量与日俱增。赞达拉巨魔知道，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将阿塔莱逐出祖尔格拉布了。情急之下，赞达拉巨魔通过暗矛部族向部落发出呼吁，希望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如果阿塔莱完成了对哈卡的召唤，届时整个世界都将陷入混乱。了解这一情况的萨尔立即召集起一支大军，前去应对这巨大的威胁。

在接下来的祖尔格拉布之战中，战况异常惨烈。部落的队伍冲进这座神庙般的城市中，与大群的阿塔莱巨魔以及被他们奴役的追随者展开苦战。虽然他们杀死了妖术师金度，但还是晚了一步。金度的死亡并未能阻止哈卡来到这个世界。

进入物质世界的血神展示出驾驭死亡与疯狂的力量。他将毒素注入部落勇士的血液，让他们变得彻底疯狂。但到最后，正是哈卡本身的力量成了他的克星。在绝望之中，所有的部落勇士都让自己感染上毒素，并让血神痛饮他们已经被腐化的鲜血。

狂乱中的哈卡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看似已经失去战力的敌人所采用的战术。吞噬那些鲜血的欲望已经占据了他全部的思想。哈卡饥不择食地吞咽着他的猎物，当意识到毒性血液已经进入自己体内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血神被自己的黑暗魔法击败了。幸存者步履蹒跚地离开已经归于寂静的祖尔格拉布。每个人都感到筋疲力尽，但至少他们取得了胜利。

克苏恩现身

世界上的各个主要地区都表现出被上古之神触及的痕迹，但很少有人能够找到来源。翡翠梦魇正在延伸，它所造成的所有损害都显示出上古之神的力量正在逐渐汇聚。如果任由他们的仆从将其释放出来，将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当部落与联盟为保卫他们的领土而苦战时，古加尔和暮光之锤的信徒们还继续着他们的努力，希望早日将暮光审判变为现实。他们踏上前往希利苏斯沙漠的旅程，那里曾经是古代城市安其拉所在的地方。上古之神克苏恩就被囚禁在城市中，但食人魔法师却无法触碰到他。一座被魔法保护的屏障将他与未曾谋面的主人隔开了，那便是甲虫之墙。

几个世纪以前，暗夜精灵与巨魔组成的联军筑起甲虫之墙，将安其拉的居民关在了里面。那些居民大多是被称为异种蝎的虫类，以及其拉虫人。没有生物能够越过那道墙。无论是在天空飞行，还是从地下挖掘，都无法穿过墙壁的界限。

但古加尔并不需要穿过这道墙壁。在墙壁外面，他和他的信徒们举行了规模宏大的仪式。他们的魔法穿透屏障，进入了束缚克苏恩的牢房。汇聚的力量击碎了古神的锁链。克苏恩恢复了自由，但也让古加尔的追随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仪式释放出的能量杀死了大部分参与其中的教徒。少数幸存者的精神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失去了语言、甚至行动的能力。于是，古加尔把这些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的信徒遗弃在沙漠之中。

克苏恩挣脱束缚后，古加尔便离开了。艾泽拉斯的地下还囚禁着其他上古之神。食人魔法师还要为他们解开束缚，不管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克苏恩的命令下，古加尔为暮光之锤招募了新的成员，有些是自愿加入，有些则是被强迫。这些教徒暗地里散布到艾泽拉斯的每一个角落，如无形的瘟疫一般渗透进每一座城市、公会和阵营。当时机来临时，上古之神会对这些教徒发出召唤，迎接暮光审判的降临。

与此同时，克苏恩自己也在做着准备。数以千计的其拉虫人和异种蝎在安其拉和希利苏斯的沙地中沉睡着。这两个种族都是黑暗帝国的遗民，上古之神

用自身血脉创造的忠诚仆人。

克苏恩唤醒了这些虫人，并将他们集结起来，准备加入战斗。

安其拉之门

安其拉产生的扰动很快便引起了注意。德鲁伊在希利苏斯建立的哨所遭到了成群异种蝎和其拉虫人的袭击。他们绝望的求援引来了联盟和部落的关注，两大阵营都派出大量人手，协助德鲁伊防御这片土地。没过多久，青铜龙军团就将关于虫类进攻的真相公布出来。

青铜龙阿纳克洛斯几个世纪以前就与其拉虫人交战过，他察觉到了克苏恩的觉醒。毫无疑问，只有上古之神才有能力对艾泽拉斯发动如此规模的战争。然而，这只不过是克苏恩真正实力的一部分罢了。



安其拉神殿中的上古之神克苏恩

上古之神被囚禁得太久了，需要时间来恢复全部的力量。阿纳克洛斯知道，等到上古之神完全恢复力量之后，这个世界上将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他们。

大酋长萨尔和暴风城的摄政王伯瓦尔•弗塔根(代表安度因 · 乌瑞恩）很快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意见。双方阵营都会派出他们最强大的军队，击退克苏恩的威胁。身经百战的兽人战士瓦罗克•萨鲁法尔受命指挥这场战役。

艾泽拉斯的英雄们并肩奋战，击退了一波又一波的其拉虫人和异种蝎的进攻，但这些虫人的数量仿佛无穷无尽。在这场没有终点的消耗战中，虫人几乎已经稳操胜券了。部落与联盟唯一的希望便是直击它们的心脏—安其拉，直接挑战古神。

没人知道他们有无可能击败克苏恩，但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更何况，这支队伍从不缺少勇敢的志愿者。

安其拉附近的甲虫之墙是无法穿透的，唯一能够进入墙内的手段也被摧毁了。那件名为流沙之杖的神器早已成为碎片，散落到世界各地。但艾泽拉斯的勇士们还是通过在大陆上周游各地收集到了所有碎片，并将神器重新组装。

随后，瓦罗克·萨鲁法尔带领着军团来到安其拉之门前，下令使用流沙之杖。

大门敞开了。就像大坝突然决口一样，其拉虫人仿佛永无止尽的浪潮一般冲向了艾泽拉斯的部队。在那一天，无数勇士倒在了虫人面前，但勇士们的阵线并没有被击溃。克苏恩的主力部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当虫人力竭而开始退却时，前往安其拉的道路终于敞开了。

瓦罗克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他不打算让上古之神稳住阵脚，重整战线，于是命令部队两线出击，猛烈攻击敌人。第一支部队向安其废墟接近并发动突袭，此时其拉虫人的主力正聚集在那里。瓦罗克知道那些虫子并不懂得何为怜悯，所以将手下最精锐的部落战士投入到这场战斗中，相信只有他们可以在这场野蛮的战斗中坚持到最后。

当部落在其拉虫人面前坚守阵线时，联盟的探险队则潜入安其拉地下。他们不需要应对蜂拥而至的虫子，但会与克苏恩最强大的仆从交战，并最终面对上古之神本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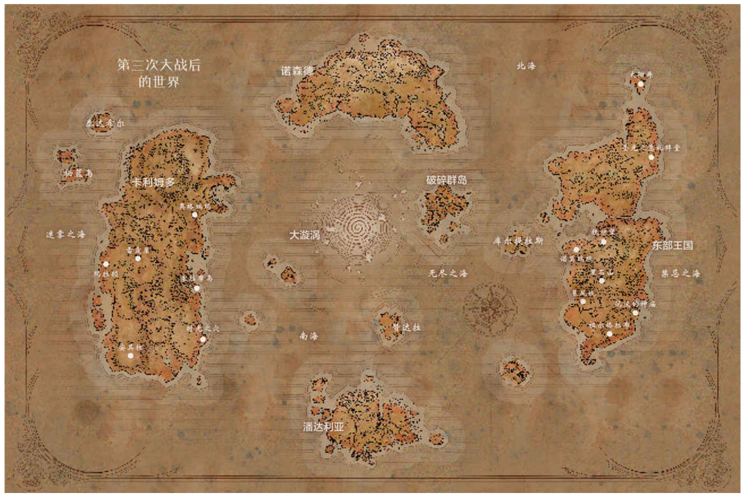
部落与联盟的部队攻击安其拉

部落在地面与其拉虫人的军队展开激战的同时，联盟的士兵们冲入了疯狂的巨口。克苏恩的低语一直在他们的意念中涌动着，希望让他们自相残杀。

然而他们还是成功战胜了邪恶，并且凭借着利刃、坚盾和魔法，击败了一位上古之神。

很少有凡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们在安其拉取得的胜利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即使是守护巨龙，在他们漫长的生命中，也不曾真正理解挑战克苏恩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艾泽拉斯的保卫者们通过胜利向上古之神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当凡人齐心协力之时，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获得了足以战胜上古之神的力量。



安其拉大门开启时的艾泽拉斯各大陆

灰烬使者

在远离希利苏斯的洛丹伦，天灾军团仍在王国的废墟中游荡。瘟疫之地到处都是亡灵、致命的毒素，以及那些在近年来的战乱中死去的、充满复仇欲望的灵魂。

两支互相敌对的圣骑士阵营仍在致力于消除巫妖王的影响。血色十字军变得更加堕落而好战，任何敢于质疑他们行动方式的人都会遭到无情的攻击。但当他们沉迷于自己狂热的圣战时，另一个圣骑士教团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而稳固。那些对血色十字军的所作所为心生反感、又不愿放弃保卫艾泽拉斯神圣使命的圣骑士联合了起来，建立了银色黎明。

新近加入银色黎明的士兵中，就包括达里安·莫格莱尼。他是已故的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的幼子。父亲的死令达里安震惊不已。给亚历山德罗斯带来末日的不是天灾军团，而是他自己的血脉。

达里安的兄弟，雷诺·莫格莱尼堕入了黑暗，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一时间，达里安对圣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但最近发生的事情又重新让他燃起希望。他得知亚历山德罗斯的灵魂被囚禁在天灾军团的浮空城纳克萨玛斯里面。加入银色黎明后，达里安请求他们帮助他救出父亲被折磨的灵魂。

许多志愿者前来帮助他们，并合力向戒备森严的浮空城要塞发动攻击。达里安和他的盟友们战胜了巫妖王手下最强大的仆从，包括恐怖的天启四骑士。四骑士的首领不是别人，正是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巫妖王将他从墓地复活，转化成一名死亡骑士。在这场战斗中，银色黎明几乎付出了全军覆没的代价。最终，达里安战胜了他的父亲，并活着离开了浮空城。

虽然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但达里安还是做到了。他取回了父亲扬名天下的武器，但在亚历山德罗斯死后，这把武器已经被巫妖王腐化了。达里安可以听到灰烬使者中有个声音在向他低语，他震惊万分，那个声音竟是他的父亲。亚历山德罗斯的灵魂被困在了武器中，绝望地寻找着离开的方式。

达里安遵从了父亲的愿望，找到了雷诺·莫格莱尼。兄弟二人相见时，亚历山德罗斯的灵魂从灰烬使者中出现，杀死了雷诺。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实现了复仇，但带来的满足感却并没有将他从诅咒中解脱出来。他依旧被困在灰烬使者之中。

最终，达里安找到提里奥·弗丁——一位曾经的战斗英雄，现在却在过着流亡生活。提里奥非常了解灰烬使者的传承，看到它被腐化也深感忧虑。然而要净化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打破诅咒、释放被困在剑中的灵魂的唯一方法，是用它做出充满同情与怜悯的壮举，展现出比亵渎它更强大的力量。

达里安几乎陷入了绝望，他并不知道提里奥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回到了银色黎明，前往瘟疫之地的圣光之愿礼拜堂。一支天灾军团的军队正在攻击这个神圣的地方。虽然银色黎明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但达里安仍然毫不犹豫地加入战团，与他们并肩作战。

圣光之愿礼拜堂的战斗是场绝望的背水之战。如果银色黎明落败，天灾将占据这片神圣的土地，那些正直的灵魂将永远无处安息。

战斗局面很快就变得对礼拜堂的防御者极为不利。然而就在此时，达里安·莫格莱尼终于明白了弗丁的话。他的父亲是由于背叛而死，唯一能够让他恢复自由的方法就是做出终极牺牲。如果达里安能够让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恢复自由，老圣骑士便可以保护银色黎明免于毁灭。

达里安拾起了腐化的灰烬使者，将它刺入自己的胸膛。这一无私的举动不止让他的父亲恢复了自由，还唤醒了那些在礼拜堂地下安息的灵魂。他们和亚历山德罗斯一起施放出复仇的怒火，将所有入侵的天灾军团悉数消灭。

圣光之愿礼拜堂得救了，但这场战斗中也有许多人倒下。其中有些人，包括达里安在内，被天灾军团复活，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虽然拯救了父亲的灵魂，他自己却不得不承受诅咒。

于是，达里安·莫格莱尼与灰烬使者都落到了天灾军团的手中。

纳克萨玛斯之影

天灾军团在圣光之愿礼拜堂的失利并没有为巫妖王带来多大的影响。他派出的间谍一直在观察着部落与联盟的动向。最近一段时间在安其拉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已经让两个阵营的实力都受到了削弱。虽然巫妖王的主力大军仍然蛰伏在诺森德，但他认为加强自己在卡利姆多与东部王国力量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巫妖王毫无预兆地派出了他的浮空城，这些飘浮在空中的要塞出现在艾泽拉斯的很多地区，让当地居民陷入了恐慌。

银色黎明知道，天灾军团的军力主要集中在纳克萨玛斯，它是所有浮空城中戒备最森严的一座。那里是巫妖克尔苏加德及许多强大的亡灵所居住的地方，它的阴影已经笼罩了瘟疫之地。

伯瓦尔·弗塔根招募了大量联盟的英雄，向纳克萨玛斯发动了攻击。在战斗中他们意识到，浮空城中那些被扭曲的造物的确是可怕的敌人。联盟的勇士们要挑战的是散发着瘟疫的憎恶、一头凶猛的冰霜巨龙，以及天灾军团中最强大的死亡骑士们。最后，他们还要面对毫不吝惜自己力量的强大巫妖—克尔苏加德。

但克尔苏加德最终还是倒下了。联盟成功地阻止了天灾军团这次短命的入侵计划。然而他们并未能摧毁纳克萨玛斯。很快，这座无人停留的要塞就飘回了诺森德。

在吐出最后一口气之前，克尔苏加德向英雄们保证，他早晚会回来的。而那时，他将会变得更强大。事实证明，巫妖绝非危言耸听。

时间流的动荡

一万年前，一批凡人种族与强大的荒野诸神一起击退了燃烧军团的入侵。那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充斥着难以置信的胜利，令人震惊的背叛，以及让人心碎的牺牲。

在青铜龙这样可以在时间流中任意穿梭的生物看来，历史上这种意义重大的时刻总会吸引他们更多的注意力。他们经常默默地探察上古之战中的细节，每次总会目睹新的英勇事迹。

然而在一次检视上古之战时，他们发现历史的某些部分被改变了。起初这些异变很不起眼，但造成的影响却渐渐变得强烈起来，甚至达到可能让燃烧军团赢得战争胜利的地步。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看不到是什么力量腐化了时间流，这让他倍感不安。

由于无法分辨是什么从外部改变了历史，诺兹多姆只好派出三位英雄前往过去，以保证历史上的一切按照正常的轨迹进行。这三位英雄分别是人类法师罗宁、红龙考雷斯特拉兹以及布洛克斯——一名参加过三次大战的兽人老兵。

时间流的腐化

在宇宙中所有已知的世界里，时间都在向前流淌。扭曲虚空所蕴含的混沌能量也只会影响它的速度，却无法改变它的流向。

一旦一个事件发生，就无法被改变了。这些事件与选择构成了宇宙中的所有造物与力量，它们像江河一样汇聚在一起，分享着同样的现实。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可能性会在时间之河中自然形成分支，就像河流与小溪，偶然会在一个地方停留片刻。如果对这些可能性的阴影置之不理，最终它们会消弭于无形。但如果有人努力保存它们，或者对它们做出改变，就有可能使它们成为永久的存在，甚至可能对时间的主流产生影响。死去的生物会“再次复生”，过去（抑或未来）可能真的会围绕在你身边。这并不是自然现象，一旦发现就会引起主时间流中居民的警惕。

但唯一能对宇宙产生永久影响的就是主时间流。像青铜龙这样能够掌握时间魔法的生物可以看到所有那些平行宇宙和时间线的支流，还可以沿着时间流后退或前进，去探寻过去与未来。

如果时间河流的主干遭到干扰，就可能带来灾难与毁灭。只有时间之河始终滚滚向前，艾泽拉斯的所有生命才能得以存续。如果不是太阳每天都能够升起落下，季节就无法轮转，生命的循环也便毫无意义，最终所有生物都会无法维系自身的存在而灭亡。而确保这些可怕的事情不会发生，正是青铜龙军团的神圣使命。

三位迷失在时间中的勇士加入了暗夜精灵的抵抗部队，与军团展开激战，以确保能够击败恶魔。在最后的战斗中，局面逐渐失去了控制。布洛克斯跃入燃烧军团通往艾泽拉斯的传送门，杀死了无数恶魔。随后他来到了燃烧军团的权力王座阿古斯，挑战萨格拉斯，并死在了那里。

在罗宁和考雷斯特拉兹的任务完成后，诺兹多姆将他们送回了现在。时间流的稳定得到了保护，但这并不是历史最后一次受到扰动。诺兹多姆立志要查明导致这些谜团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到底是谁。

于是，他消失在时间流中，之后很多年都杳无音讯。

第五章
燃烧的远征

外域之王

早在艾泽拉斯的勇士向熔火之心和安其拉发动攻击的前几年，冲突的战火就已经在外域的破碎国度燃起了。

伊利丹·怒风与巫妖王一战的失败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身受重伤，满怀屈辱地逃到纳格兰。他麾下的部队也溃不成军，伤亡惨重。被阿尔萨斯击败后，他也引来了基尔加丹的怒火。恶魔领主不会再给他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了。

但伊利丹也不需要这样的机会，对燃烧军团假意奉迎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真正的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伊利丹知道，基尔加丹很快就会对外域发动攻击，他必须做好准备，加强防御。为了给军队补充兵力，他将俘获的深渊领主玛瑟里顿转移到了地狱火堡垒，那里是旧部落曾经的都城。伊利丹的仆从用附魔的锁链将恶魔绑缚在要塞中。他们从玛瑟里顿的血管中汲取恶魔之血，然后注入到大群兽人的体内，将他们转化为无情而好战的士兵。

随着伊利丹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大，所需的食物补给也就越来越多。外域大部分土壤都已经变成了尘土飞扬的荒地。食物稀缺，饮水更是严重不足。伊利丹派瓦丝琪女士和她的纳迦军队前去占领一个可以获得这两种资源的地区：赞加沼泽。

赞加沼泽曾经是一片广阔的海洋，但德拉诺的毁灭让这里变成了一片布满岛屿与水道的湿地。这里聚集着各种各样的生物，从笨重的真菌巨人到矮小而原始的孢子人。此外，这里还生活着不少德莱尼人，以及他们畸变的表亲—破碎者。

瓦丝琪和她的仆从对这种多水的地形非常适应，很快就散布到赞加沼泽的每一个角落。德莱尼人在与纳迦的冲突中保住了他们最大的避难所泰雷多尔，并以那里为大本营继续抵抗。

但破碎者就没这么幸运了。最近几年，这些被扭曲的生物已经与德莱尼恢复了联系，开始了各方面的合作。然而，许多破碎者部族仍然独自游荡在荒野中。瓦丝琪对他们发动了追捕，将许多破碎者关押在赞加沼泽中心的盘牙水库当奴工。水库被她建成了一座巨大的要塞，装配了极度复杂的机械，用来将水从沼泽中抽出。

大量的水被抽走后，赞加沼泽原本微妙平衡的生态系统被破坏了。像真菌巨人这样的巨型生物开始灭绝。然而瓦丝琪并不会考虑这些后果。对她来说，盘牙水库是非常成功的工程，至少让伊利丹的军队活了下来。

伊利丹·怒风在黑暗神殿监管着一切。这个破碎国度的绝大部分地区有的被他直接控制了，有的处于他的势力影响范围之内。外域已经可以称作是他的领地了。

防御部队已经就位，伊利丹现在可以专注于打造武器来对抗军团了。早在几年前，他就开始计划训练像他一样的战士—被恶魔能量强化的精灵。这支部队因复仇的渴望凝聚在一起，为了摧毁燃烧军团，不惜牺牲所有的一切。

伊利丹将这些新战士称为恶魔猎手。

恶魔猎手

伊利丹·怒风从来自各个阶层的血精灵与暗夜精灵中募集可以组成恶魔猎手的部队。每个人都曾经是儿子、女儿、母亲或是父亲。有些人曾经接受过战斗训练，另一些不过是普通的技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燃烧着灵魂的憎恨。每个人都和军团有着血债，为了复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伊利丹在黑暗神殿对他们进行训练，但并没有告诉其他盟友这些恶魔猎手的存在。哪怕是凯尔萨斯·逐日者，血精灵的领袖，也只是听说过一些流言而已。那些传到他耳中的故事听上去都可怕得夸张，令王子难以置信。

但事实的真相更令人不安。在训练中伊利丹对他的恶魔猎手没有丝毫同情可言。在与军团的战争中，如果身边的战友存在弱点，将是十分可怕的事。他强迫每一名仆从都吃下了一个恶魔的血肉，将他们的灵魂与这个恶魔联系在一起，使精灵们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让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军团真正的本质。发生的一切令他们深感震惊与恐惧，甚至驱使他们挖出了自己的双眼。

吃下恶魔的血肉之后，这些精灵们的身体都充满了恶魔的能量。他们的形体发生了改变，和伊利丹一样长出了双角和翅膀。从这一刻起，每个恶魔猎手都要开始与潜藏在自己灵魂中的恶魔战斗。这些恶魔的灵魂会不断地在他们脑海中发出低语，要求他们背叛伊利丹，转而投靠燃烧军团。

很少有恶魔猎手能在训练中存活下来。大多数不是在训练过程中死去，就是变得疯狂。那些成为恶魔猎手的精灵也都被这段经历永久地改变了。

通过德拉诺那些还在使用的传送门，伊利丹和他的仆从横扫了一个个被军团控制的世界，用恶魔之血来满足他们复仇的愿望。

在伊利丹看来，这一切都只是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序曲。仅仅消灭军团的爪牙无法让他感到满足，他要做的是摧毁军团的每一个世界。在这些世界中最重要的便是阿古斯，军团的力量之源，基尔加丹和其他高阶指挥官的故乡。由于它位于扭曲虚空之中，伊利丹在那里杀死的恶魔将永远无法再度复活。

对伊利丹来说，摧毁一整个世界并不是他做不到的事情。他已经研究了德拉诺的过去，了解了耐奥祖那不受控制的魔法是如何将一个世界撕裂的。伊利丹要让这一过程在阿古斯重演，但首先他要找到阿古斯的位置。

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线索，那就是纳斯雷萨，恐惧魔王的故乡，也是军团许多神秘而禁忌知识的来源。然而，要准备好这次攻击行动，伊利丹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谎言之网

基尔加丹对伊利丹・怒风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一直认为这个曾经的暗夜精灵不过是个惹麻烦的小虫子，但事实并非如此。伊利丹建立了一支由灌注着邪能的战士组成的军队，并用不为人知的方法袭击了许多军团控制下的世界。

基尔加丹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伊利丹行事诡秘，完全无法预料，但他真正的动机再明显不过了。他的目标就是消灭燃烧军团。基尔加丹推测，他甚至可能会向阿古斯发动攻击。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攻击阿古斯。

如果伊利丹想要的是一场战争，基尔加丹也不介意让他如愿。恶魔领主立即向外域派出了一支军队。领军的是基尔加丹最信任的军官，一个名叫魔王库鲁尔的末日守卫。虽然恶魔们都急不可耐地想让伊利丹血溅沙场，但他们却发现自己很难抵达外域。伊利丹和他的追随者们已经将那个破碎国度的大多数传送门都关闭了。库鲁尔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聚集起足够多的恶魔，并在外域建立起前哨站。

基尔加丹担心伊利丹会在库鲁尔和他的部队发动攻击之前展开新的攻势。坐等对手行动是不能接受的，现在基尔加丹需要一个新的帮手去对付伊利丹。很快，他就在曾经的敌人中找到了最佳人选。

执着于和军团作战是伊利丹最大的弱点。狂热的求胜欲望促使他拥抱了邪能魔法，被艾泽拉斯的人民视为异类。在他们心中，伊利丹与燃烧军团已经没有区别了。如果部落和联盟知道这个被他们当成怪物的恶魔控制了外域，建立起了一支大军，其中甚至有很多士兵也已经灌注了邪能之血，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阻止伊利丹。想让艾泽拉斯诸国集结军队讨伐伊利丹，基尔加丹只需朝正确的方向推他们一把就可以了。

随着这个计划在脑海中渐渐成形，基尔加丹发现这么做还可以实现自己的另一个目的。如果他能够操纵联盟与部落，将大多数资源都投入到外域的战事，艾泽拉斯的防御就会变得空虚，从而无力抵抗燃烧军团在他们第二条战线上发起的进攻。

这一次，基尔加丹会亲自领导对艾泽拉斯的攻击行动。巫妖王和阿克蒙德的失败让他明白，想要将艾泽拉斯掌握在军团手中，不能依靠任何其他人的力量。然而为了进入这个世界，他还是需要一座新的传送门。在第三次大战期间，军团试图占据海加尔山的第二座永恒之井，然后打开这样一道传送门。但是那次进攻失败了。暗夜精灵现在正严密注视着那道魔法之源，所以对海加尔山发动新的战事会吸引太多的注意力。好在他有另一个替代品，那就是太阳之井。

血精灵王子凯尔萨斯·逐日者和他的追随者们摧毁了太阳之井，大部分能量都散佚在外，但基尔加丹还是发现了让它恢复力量的办法。

第三次大战之后，燃烧军团的部队中有一部分残兵散落在艾泽拉斯各地。基尔加丹一直在利用这些幸存者探听各国的情报。通过他们，恶魔领主了解到奎尔萨拉斯某个深藏不露的地方隐藏着强大的能量源。他手下最机智的仆从伪装成血精灵的形态，渗透到了王国的高层。很快他们便得知了安薇娜·蒂格这位太阳之井失落能量的化身的存在。恶魔明白她将是把太阳之井转化为传送门的关键人物。

另一位关键人物则是凯尔萨斯。

基尔加丹在艾泽拉斯的仆从数量很少。就算能够抵达太阳之井所在的位置，他们对那里的能量也不够熟悉，无法使用井水来强化安薇娜。然而凯尔萨斯·逐日者却对此了如指掌。同时他也熟悉那个地区的防卫力量，知道该如何绕开他们。

因此，基尔加丹开始密切注视着凯尔萨斯，打算在恰当的时机将他争取到军团的阵营。

领袖的重担

在伊利丹·怒风的教导下，凯尔萨斯·逐日者王子和他的人民学会了如何从神器、生物乃至周围的环境中吸取能量，满足他们的魔瘾。然而这些手段只会让王子和其他精灵对魔瘾的依赖更加强烈。

凯尔萨斯迫切想要得到更为满意的魔法源头，于是他开始尝试邪能魔法。王子知道这些混乱的能量可能带来的威胁，但他相信自己能够控制住它。此时，他已经确认了恶魔猎手的存在，并亲眼见证了他们使用邪能魔法，但又不曾被军团控制的事实。如果其他精灵能够让这股力量遵从他们的意志，凯尔萨斯相信自己也能做到。

凯尔萨斯说服了伊利丹，向他展示如何汲取邪能能量。王子小心翼翼地进行了尝试，只吸取了一小股邪能魔法。没过多久，他便不可救药地迷上了邪能。对这股力量吸取的越多，它就会越快地吞噬王子的意志、身体，乃至灵魂。对邪能魔法的依赖让他与族人之间的信任受到了影响。虽然他依旧急切地想要解放血精灵，但心底深处却产生了一丝恐惧。他明白，如果再这样下去，自己的臣民就会把他当成一个失败者了。

事实上凯尔萨斯的外域之旅并没能帮助他的人民，反倒让他们遭受了更痛苦的折磨。明智的选择是立即放弃这里，返回家园。但想到还没找到拯救血精灵的方法就要返回奎尔萨拉斯，凯尔萨斯的心中就充满耻辱与愤怒。正是由于骄傲和无法接受失败，他的命运也因此被注定了。

王子心中激荡的情绪让他的行为变得更加捉摸不定。他仍然是那个善良温和的王子，但有时则会向他的追随者宣泄莫名其妙的愤怒。

基尔加丹意识到，操纵这名王子并不容易，他必须谨慎行事。凯尔萨斯对燃烧军团在天灾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王子明白恶魔才是毁灭奎尔萨拉斯、污染太阳之井的罪魁祸首。

最终，恶魔领主还是与凯尔萨斯取得了联系。他没有提到安薇娜·蒂格的存在，也没有吐露入侵艾泽拉斯的计划。他只是询问了伊利丹·怒风的情况，以及伊利丹对满足王子渴求魔法力量的承诺是否可以兑现。

基尔加丹在王子的意志中发出了低语，宣称伊利丹并没有向他展示运用邪能魔法的真正奥秘。伊利丹只告诉了他们一种方式，但其实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吸取混乱能量。那些恶魔猎手使用邪能的方法更为精妙，所以他们才如此强大。伊利丹没有将这些知识告诉凯尔萨斯的原因也很简单：他并不认为王子和王子的子民值得他这样做。在伊利丹看来，他们都只是工具，在与燃烧军团的斗争中随时可以牺牲掉，仅此而已。

基尔加丹承诺向凯尔萨斯展示邪能魔法真正的力量。作为交换，他只是要求王子离开伊利丹的阵营而已。

王子拒绝了恶魔领主的提议，但基尔加丹仍然精心维持着友好的姿态。在那之后的日子里，他的话语将如脓疮般占据凯尔萨斯·逐日者混乱的意志，侵蚀着他对伊利丹·怒风的信任。

黑暗中的光明

燃烧军团的部队不断来到外域，也引起了当地生物的注意。而在他们之中，对此最为担忧的是德莱尼人的领袖维伦。军团在外域一直存在，但现在恶魔入侵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往。

十多年来，维伦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将德莱尼人在外域各地散布的定居点隐藏起来。为此他已经殚精竭力，可仍然担心恶魔会发现他们，继而完成燃烧军团多年前就开始的计划，将所有残存的德莱尼人屠杀殆尽。

即便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维伦也从未放弃对圣光的信念。他每天都在祈求纳鲁的庇护。当燃烧军团再次开始入侵外域时，他的祈祷更加频繁了。

向纳鲁求助的并不只有维伦。黑暗之门被破坏后，大法师卡德加也留在了外域，与洛萨之子的其他成员一起艰难求生。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使用魔法探寻黑暗虚空，希望能够找到对抗军团的盟友。圣光军团的纳鲁感受到了维伦的祈祷，也知道了卡德加的存在。

此时，圣光军团已经在阿古斯向恶魔开战了。虽然纳鲁很想帮助维伦和卡德加，也知道外域是对抗恶魔的重要战场，但当下他们与军团的战斗需要很大的投入，而离战斗结束的日子仍然遥遥无期。他们无法分兵保护外域，但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来帮助维伦和卡德加自保。

阿达尔、穆鲁和沃洛斯三名纳鲁自愿前往外域，帮助那里的人民。他们登上了一艘名为风暴要塞的次元飞船，穿越群星，来到外域中一个被称为虚空风暴的诡异角落。



联盟与部落到来之前的外域

纳鲁抵达虚空风暴并非偶然。这个地区的现实空间在破坏中发生了扭曲。扭曲虚空正在不停地蚕食虚空风暴的边境，混乱的魔法力量从这里缓缓流向外域。这让虚空风暴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地方，没人能预料这里会发生什么，但同时也让纳鲁的隐蔽性大大加强。

阿达尔立即开始巡查外域。他感知到了德莱尼的许多定居点散落在这片废土上，同时还发现了洛萨之子的余部。这些生物正在各自为战，但他们本应联合起来，因为双方都希望能够在军团的力量面前维持自己的生存。

阿达尔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让外域的各个阵营集结起来，并将他们整合为一支防卫力量。他在沙塔斯城感觉到了有神圣的仪式正在进行，于是选择了这里。这座要塞的废墟中生活着一个德莱尼的牧师教团，名为奥尔多。他们在这座城市的神殿里延续着对圣光的膜拜。

纳鲁阿达尔使用了风暴要塞的能量，将自己传送到了城市中，让穆鲁和沃达斯留下来保卫这座次元飞船。

奥尔多张开双臂欢迎阿达尔的到来，随即向纳鲁宣誓效忠。很快，更多的生物开始在沙塔斯汇聚。他们被纳鲁的神圣力量吸引，从外域的各个角落赶到这座城市。最初维伦担心这是军团设下的陷阱，只带了少数几个追随者来到城市中。得知真相后他欣喜若狂，多年的祈祷终于得到了回应。

卡德加和洛萨之子的其他成员也勇敢地穿过荒野，来到沙塔斯。许多德莱尼人对这些外来者心存警惕，但阿达尔很快就让他们安下心来。纳鲁向所有聚集在沙塔斯的生命发出了呼唤，要求他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团结起来。如果各自为战，他们都将倒在军团的铁蹄之下。只有团结一心，才能争取到活下去的机会。

纳鲁的建议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和德莱尼人一样，卡德加和他的追随者也经历了太多艰难困苦，他们绝不希望树立新的敌人。在阿达尔的指导下，联盟的部队和德莱尼开始一起重建沙塔斯。总有一天，这座城市将成为希望的灯塔，照亮整个外域。

占星者

注意到纳鲁到来的不止德莱尼人和洛萨之子，伊利丹·怒风也发现了他们。在他看来，重获新生的沙塔斯城会是潜在的威胁，可能会干扰到他与军团的战争。如果纳鲁聚集到足够的力量，他们很可能会挑战伊利丹对外域的控制。

伊利丹决定趁沙塔斯的力量仍然弱小时发动攻击。他命令凯尔萨斯·逐日者派出血精灵部队攻击城市，并强行夺取那里的控制权。

凯尔萨斯要求让恶魔猎手也加入到这场战事中，但伊利丹拒绝了。他宣称恶魔猎手另有任务，但并不愿说明是什么任务。

伊利丹的回应让凯尔萨斯感到愤怒，但他仍然遵从了命令。他派出了一名极具天赋的魔导师沃雷塔尔指挥进攻。血精灵的部队很快就到达了沙塔斯，部队中包括凯尔萨斯手下几名最强大的法师。他们深谙战争之道，并渴望取悦王子。在他们看来，沙塔斯那些守军完全没有获胜的机会。

然而，对沙塔斯的进攻还没开始就偃旗息鼓了，甚至都没有发生零星的战斗。

在前往沙塔斯的路上，沃雷塔尔看到了预言的幻象。他看到血精灵一族重新获得往日的荣光，过上了没有魔瘾、充满希望的生活。而在幻象的中心是一名纳鲁，他散发出的圣光照耀着奎尔萨拉斯，所有被他触碰到的血精灵，灵魂中的折磨都可以得到平息。

沃雷塔尔看到的一切改变了他。他将这幻象告诉了自己的手下，并让他们相信纳鲁才是拯救族人们的关键。血精灵接受了沃雷塔尔对未来的乐观预言。这对他们来说算不上艰难的选择。

自从来到外域，他们面临一场接一场的艰难战斗，但始终没有看到过希望。精灵们近乎绝望地期待着新的道路，哪怕只是短暂的幻象也足以让他们选择服从。

来到沙塔斯后，沃雷塔尔和他的部队放下武器，向阿达尔宣誓效忠。这些新来的血精灵很快被城中的人们称为占星者。

沃雷塔尔派人向凯尔萨斯送去消息，希望他也能早日来到沙塔斯加入纳鲁的行列，但并没有收到答复。

得知血精灵的部队背叛自己投靠了纳鲁，凯尔萨斯怒不可遏。他在公开场合宣称沃雷塔尔违逆了他作为王子的统治权，是可耻的叛国行为。而在私下，他将沃雷塔尔的背叛看作是自己失败的证明。

这场变故也让凯尔萨斯与伊利丹之间的隔阂更加严重了。王子要求伊利丹向纳鲁发动报复性的打击，但伊利丹却什么都没有做。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恶魔猎手身上，对沃雷塔尔的军队并没有太多兴趣。在凯尔萨斯看来，这恰恰证明了基尔加丹对他说的话是正确的，伊利丹完全不在意王子和他的族人。

凯尔萨斯绝不允许伊利丹将他的血精灵当作棋子牺牲。他对这位曾经的暗夜精灵失去了信任，转而选择将基尔加丹当作新的支持者。凯尔萨斯心里明白不该信任燃烧军团，因为正是那些恶魔摧毁了他的王国。然而，他无法拒绝邪能魔法的诱惑。寻找新的方式吸取这股黑暗力量的欲望占据了他的脑海，其他的都没那么重要了。

带着一丝犹豫，凯尔萨斯与恶魔领主签订了契约，承诺将背弃伊利丹·怒风。作为回报，基尔加丹将王子最想要的东西赐给了他，就是更多关于使用邪能魔法的知识。

血骑士

趁伊利丹·怒风正专注于训练恶魔猎手，凯尔萨斯·逐日者和他的追随者离开了黑暗神殿。王子保证他很快就会回来，但这只是个谎言。他来到了虚空风暴的遥远角落，在那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大本营。过了很久，伊利丹才意识到凯尔萨斯已经弃他而去。

凯尔萨斯曾经到过虚空风暴，也试着想要驯服这里潜藏的能量。但即使对他这样技巧高明的法师来说，这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扭曲虚空的魔法是混乱而变幻无常的，王子的努力只会为自己带来更多沮丧。

不过，那都已经是风暴要塞到达之前的事了。凯尔萨斯从未见过如此先进的科技。尽管并不了解风暴要塞的内部机制，但他相信可以用要塞中的设备捕获这个地区游荡的魔法，吸取它们的力量。他带领一支精灵小队，利用新掌握的邪能能量越过了防御系统，渗透进要塞。措手不及的纳鲁被入侵者击败。沃洛斯退到要塞中一个名为埃索达的独立区域，用他的所有魔法力量将精灵隔绝在外。穆鲁则面临着不同的命运，他落入了血精灵的控制。

虽然已经效忠于基尔加丹，但凯尔萨斯仍然关心着自己的人民。他相信穆鲁的力量可以满足精灵们不断增长的魔法渴求。

安薇娜·蒂格

通过在奎尔萨拉斯的恶魔密探，基尔加丹得知凯尔萨斯·逐日者并不知道安薇娜·蒂格的情况。知道她的存在，以及她真实身份的只有血精灵的摄政王洛瑟玛·塞隆和其他少数精灵。他们一直将这一信息对凯尔萨斯保密。洛瑟玛和他的追随者都知道，王子急不可耐地想要拯救血精灵。他们担心如果凯尔萨斯知道了安薇娜的事，可能会采取不顾后果的行动。精灵们并不知道将这化身的力量重新注入太阳之井会发生什么。奎尔萨拉斯已经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家了。如果再遭遇新的灾难，可能会被永远毁灭。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洛瑟玛改变了主意。他和他的族人一直担忧凯尔萨斯在外域的命运。是时候让他回家了。洛瑟玛相信，唯一让王子回头的办法就是告诉他安薇娜的存在。

凯尔萨斯将穆鲁送回艾泽拉斯后，洛瑟玛派出了信使向王子报告安薇娜的情况。但他们一直没有见到王子。基尔加丹在奎尔萨拉斯的探子杀害了他们。重建太阳之井的可能会让凯尔萨斯获得希望，而这并不是恶魔领主乐意见到的。基尔加丹希望王子保持对未来的绝望与犹疑，这样才能牢牢地控制住他。

凯尔萨斯利用风暴要塞在宇宙中穿行的能力，打开了通往艾泽拉斯的传送门。他命令几名追随者将穆鲁送往奎尔萨拉斯，从而使得留在那里的精灵可以从纳鲁身上汲取能量。同时他还让这些仆从教会其他精灵如何从不同的来源吸取魔法，比如生物或古老的神器。

奎尔萨拉斯的血精灵对穆鲁的到来抱有复杂的感情。摄政王洛瑟玛·塞隆和很多精灵对从圣光生物身上汲取能量感到非常不安，但其他精灵并没有这样的顾虑。一些精灵在穆鲁身上进行了几个月的实验，最终他们学会了如何强迫纳鲁释放神圣能量，并将圣光之力为自己所用。

成功的消息很快就在奎尔萨拉斯的牧师中传开了。女伯爵莉亚德琳在第三次大战中亲历了天灾摧毁祖国的惨剧，她一度认为圣光已经放弃了自己。莉亚德琳的信念被粉碎了，也失去了召唤神圣力量的能力。奎尔萨拉斯的其他牧师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

然而通过穆鲁，莉亚德琳和她的同伴们又找到了召唤圣光之力的方法。他们开始逼迫纳鲁，将能量赋予他们使用。

莉亚德琳是第一位从穆鲁身上获取能量的血精灵牧师。她和那些追随她脚步的血精灵组成了新的圣骑士教团，自称血骑士。

虚灵

凯尔萨斯·逐日者将另一种能量源和穆鲁一起送回了奎尔萨拉斯。他和手下的血精灵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风暴要塞的技术从扭曲虚空吸取魔法。他们将要塞拆成了几个部分，建造了一系列被称为法力熔炉的装置。精灵们将这些精密的机器安装到虚空风暴的各个地区。这些机器很快就开始运行，从扭曲虚空中收获能量，并将它们存储进附有魔法的法力晶格，以供血精灵服用。

在基尔加丹的催促下，凯尔萨斯继续将一批批法力晶格运往奎尔萨拉斯。但恶魔领主的建议并没安什么好心。他相信，等时机一到，凯尔萨斯就可以用这些晶格为军团制造传送门。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法力熔炉让虚空风暴的物质结构变得更加脆弱，从而引来了新的神秘种族：虚灵。虚灵种族个个都是天赋超群的科学家与法师，他们原来生活在一个叫卡雷什的世界。在追求知识，发展精密技术的过程中，他们为自己所在的世界招来了末日。卡雷什撕开了通往虚空的裂隙，引来了一个可怕的存在：诸界吞噬者迪门修斯。

迪门修斯用不稳定的能量包围了卡雷什，缓慢地将它撕碎。卡雷什人绝望地抵抗着迪门修斯，但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他们的魔法阻挡住了迪门修斯的阴暗力量，但原始的奥术能量摧毁了他们的躯体，只留下他们被魔法包裹的灵魂。从那天起，这些灵体生物就将自己称为虚灵。

虚灵们渐渐分裂成不同的阵营。有些变成了漫游于星际间的商人，在宇宙中四处流浪，寻找魔力的来源与强大的神器。另一些则立誓要摧毁迪门修斯和其他虚空生物，为卡雷什报仇。

这两个阵营都认为可以在外域获取利益。商人们希望能够扩张贸易空间，谋取更多的利润。而尚武的虚灵则希望能够得到新的武器，与虚空生物作战。

突袭纳斯雷萨

凯尔萨斯·逐日者在虚空风暴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伊利丹·怒风仍在向军团发动一次次的攻击。但他对恶魔猎手的执着很快就让另一个盟友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那就是阿卡玛。

阿卡玛加入伊利丹的队伍时，原本希望能让黑暗神殿归破碎者所有，这里是他和他的人民心目中的圣地。但伊利丹没有同意，而阿卡玛也不知道是否还会有那一天。伊利丹是一个冷酷无情、深藏不露的领袖。他公开使用邪能魔法，那些一直生活在他阴影之下的神秘恶魔猎手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伊利丹在黑暗神殿的所作所为和这里曾经的主人玛瑟里顿并没有什么区别。

出于对伊利丹的不信任，阿卡玛希望能够找到新的盟友，帮助他将黑暗神殿从这邪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潜在的盟友中，最强大的便是玛维·影歌了。

玛维和她的守望者仍然留在外域，不断积蓄着力量，准备对伊利丹发动下一次攻击。他们在这破碎的国度经历了许多困难，但玛维很少让他们休息。追杀伊利丹的执着蒙蔽了她的判断力，让她走向危险的极端道路。除非俘获猎物，否则她绝不愿离开外域，哪怕要让所有守望者都面临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阿卡玛花了不少时间才赢得玛维的信任。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也有着不同的目的，但至少有一个目标是相同的。他们暗中开始策划，试图打败伊利丹和他的仆从，净化黑暗神殿。

阿卡玛很小心地掩饰着自己的行动，试图瞒过主人，但并没有成功。伊利丹的感知之敏锐远远超过了破碎者的想象。很快他就发觉了阿卡玛的背叛，但没有将其杀死。伊利丹准备用这些破碎者实施另一项计划。

恶魔猎手们已经快要完成攻击纳斯雷萨的准备工作了。之后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通往那里的传送门，但这需要巨大的能量来源。玛维和她的追随者的灵魂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伊利丹逼迫阿卡玛将玛维和她的部队引诱出来。最后，守望者踏进了设好的陷阱。玛维所有的追随者都被伊利丹和他的士兵击败了，他们的灵魂被用作燃料，打开了通往另一道世界的传送门。所有守望者中只有玛维活了下来，而这并不是因为伊利丹对她心存怜悯。伊利丹命令仆从将玛维囚禁了起来。他打算将玛维折磨自己的手段都在守望者身上重新使用一番。当然，现在还不是体验复仇快感的时候。

通往纳斯雷萨的道路已经敞开了，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待着伊利丹。



伊利丹•怒风和他的恶魔猎手

伊利丹和恶魔猎手向恐惧魔王的老家发动了精确的打击。他们向纳斯雷萨主城发动了风暴般的袭击，杀死了所有守卫。没人能阻挡伊利丹取得他的战利品—阿古斯印记。这件神器包含着丰富的力量与知识。伊利丹知道这将是获得战争胜利的关键，燃烧军团权力王座的位置就记载在印记中。

拿到这件神器后，伊利丹和他的仆从从守卫中杀出一条血路，返回通往外域的传送门。伊利丹并没有关闭传送门，而是将所有的力量倾注到传送门中，让它变得不稳定起来。

是时候看看多年前德拉诺经受的一切是否能在纳斯雷萨重演了。

传送门开始解体，浪潮般的魔法力量涌向了纳斯雷萨。大地咆哮着发出了抗议，恐惧魔王的城市颤抖着化为飞灰。见此情景，伊利丹·怒风迅速关闭了通往外域的传送门，以防纳斯雷萨的毁灭波及自己的领土。

一切刚刚好。传送门关闭不久，纳斯雷萨就发生了爆炸。星球表面的所有恶魔都被消灭了。

这是数千年来燃烧军团遭遇的最惨重的失败。

埃索达

在地狱火半岛，魔王库鲁尔和他的入侵部队潜伏下来，在荒芜的山丘之间建造起了要塞。他们的力量每一天都在不断增长。

阿达尔和他在沙塔斯的追随者一直关注着军团的动向。纳鲁知道，这些恶魔迟早会向外域其他地区发动攻击。虽然沙塔斯聚集了不少英勇的战士，但与军团相比，城市的守卫者数量依旧太少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哪怕是整个外域也无法组织足够的士兵与燃烧军团抗衡。

阿达尔需要更多的盟友，但他没办法向圣光军团求援。纳鲁只好将希望寄托在艾泽拉斯。阿达尔听说过那个世界以及那里的英雄们，并且了解他们与军团抗争的历史。要前往艾泽拉斯是非常困难的，但并非做不到。虽然凯尔萨斯·逐日者和他的血精灵已经将风暴要塞拆卸成若干块，但阿达尔能够感觉到，要塞的一个分区仍然可以进行星际航行，抵达艾泽拉斯。那正是隐藏了沃洛斯的埃索达，血精灵仍然未能染指那片区域。

当阿达尔提出要夺回埃索达时，维伦立即表示愿意接受这次危险的任务。他已经厌倦了躲躲藏藏的日子，觉得自己有责任做些事情来保护余下的族人不再受到燃烧军团的威胁。更何况，他也非常了解纳鲁要塞的内部构造。

在阿达尔的指引下，维伦集结起一支德莱尼部队向风暴要塞发动了进攻。他们想要秘密潜入虚空风暴，但还是无法避开基尔加丹的眼睛。没过多久，恶魔领主就了解到他们前往艾泽拉斯的计划。

虽然杀死德莱尼人会让基尔加丹感到满足，但他还是决定暂时放过他们。他痛恨维伦，在过去几千年中都梦想着能有机会让维伦尝尝苦头，但这次他还是强行压下了嗜血的渴望。他不能让这渴望阻碍自己达成真正的目标。

让德莱尼人前往艾泽拉斯与那里的国家结盟，是个非常危险的决定。然而，基尔加丹相信从中得到的收益比所要冒的风险更大。如果德莱尼人将军团的出现和伊利丹的暴行告知艾泽拉斯的居民，那么他们就将不得不采取行动。

基尔加丹相信，等他们到达这个破碎的国度后，一定会向伊利丹开战，并在无意中干扰伊利丹对抗燃烧军团的战争。

维伦并不知道基尔加丹正在注视着他，他和他的人民开始了这场英勇的突袭。血精灵本以为德莱尼人想要占领整个风暴要塞，于是将防守的兵力布满了整座要塞。等他们意识到德莱尼人的目的时，却已经太晚了。

德莱尼人将攻势集中到沃洛斯所在的分区，粉碎了血精灵在那里的防御。这部分星舰从风暴要塞上分离，随着一阵魔法爆炸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踏上星际旅程，维伦才发现埃索达某些地方有问题。在风暴要塞的战斗中，一批血精灵杀进了埃索达，破坏了这里的装置，希望能够让整艘星舰停止运作。这伙血精灵失败了，但他们的破坏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

即将抵达艾泽拉斯时，埃索达失控了。要塞穿过天空中的裂隙如流星般坠向地面。埃索达最终在卡利姆多北部一个偏远的海岛着陆，那里被称作秘蓝岛。坠落时造成的冲击几乎让埃索达和上面那些无助的乘客灰飞烟灭。受伤的德莱尼人很多，所幸大多数乘客都活了下来。

泰达希尔的暗夜精灵看到了从天而降的闪光，马上开始调查这一现象。虽然他们对这些天外来客存有戒心，但很快就意识到维伦与他的人民并不会威胁到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与艾泽拉斯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燃烧军团。

从暴风城到铁炉堡，信使们传递着德莱尼到来的消息以及外域的最新情况。通过投票表决，联盟一致同意接受德莱尼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并给予他们庇护。

虽然联盟的领袖得知了伊利丹的邪恶行径，也对燃烧军团的恶魔大军在外域集结的消息表示担忧，但他们并不同意立即采取行动。

新的盟约

奎尔萨拉斯的局面仍然一片混乱。成群结队的亡灵在这片土地上游荡，南部边境外的阿曼尼巨魔不断向日益衰弱的血精灵发动攻击。面对种种威胁，摄政王洛瑟玛·塞隆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保卫他的家乡了。王国的军队已经千疮百孔。过度沉迷魔法让一些血精灵憔悴不已，最终变成了怪物，人们称之为失心者。这些不幸的灵魂背弃了血精灵社会，开始在荒野中游荡，寻找任何可以用来满足自己的魔法能量。

更严重的是，他们的王子凯尔萨斯·逐日者仍然没从外域返回。洛瑟玛和他的人民从那个破碎国度了解到的最新消息让他们越发焦虑。出于未知的理由，燃烧军团正在外域聚集规模庞大的部队。在此情况下，许多血精灵终于不再对凯尔萨斯抱任何希望了。

凯尔萨斯处境危急，但洛瑟玛也无法扔下奎尔萨拉斯向外域发起远征，解救他们的王子。血精灵需要盟友，但无论人类、矮人、侏儒还是暗夜精灵都不会帮助他们。凯尔萨斯与瓦丝琪、伊利丹联手的决定已经使奎尔萨拉斯与联盟的关系彻底破裂了。但他求援的呼告却从意料之外的地方得到了回应。

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向部落的领袖提议与血精灵结盟，但没人了解她这样做的缘由。有谣言称她仍然对奎尔萨拉斯存有同情心。另外一些人则相信，希尔瓦娜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管真相到底如何，在她的安排下，大酋长萨尔和牛头人酋长凯恩·血蹄一起与洛瑟玛举行了会谈，讨论双方结盟的可能性。

虽然精灵与兽人之间有着多次战争的历史，但洛瑟玛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他知道现在的部落与多年前进犯奎尔萨拉斯的那支已经完全不同了。此外，他也深刻地意识到，留给血精灵王国和王子的时间并不多了。

萨尔与凯恩则在血精灵身上看到了无穷的潜力。面对外来侵略者的威胁，奎尔萨拉斯的人民一次次保卫了他们的王国，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与决心。萨尔和凯恩相信，要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繁荣发展，部落与血精灵需要彼此的力量。他们向洛瑟玛伸出了和平之手，血精灵摄政王也选择了接受。

这次结盟对双方都是有益的。血精灵有了可以依靠的盟友，而部落则在东部王国获得了另一个战略据点。萨尔与凯恩都将帮助血精灵视为高尚的行为。与部落其他种族一样，血精灵的领土四周也都被敌人环伺，面临着灭绝的危机。长年不断的战争与魔瘾让他们一度引以为傲的辉煌文明逐渐衰落。萨尔和凯恩相信，他们可以帮助血精灵重新获得和平。

血精灵加入部落后，洛瑟玛・塞隆将燃烧军团在外域出现的消息告诉了萨尔和凯恩・血蹄，表达了尽快找到凯尔萨斯・逐日者的愿望。恶魔的消息让部落的领袖深表忧虑，但和联盟一样，萨尔与凯恩仍然对冒险进军外域的计划持怀疑态度。

不过，很快基尔加丹就会给出他们足够的理由了。

远征外域

黑暗之门开启后26年

基尔加丹并没预料到血精灵会加入部落，但对他来说这是个好消息。燃烧军团出现在外域的消息很快在艾泽拉斯的几大国家之间传播开来，大家也得知整个外域都落入了伊利丹手中。领袖们聚在一起商讨行动的方案，但全都犹豫不决。毕竟黑暗之门已经关闭，外域的威胁离他们太遥远了。

是时候改变这样的局面了。

在外域，基尔加丹命令魔王库鲁尔和他的部队向黑暗之门聚拢。他对艾泽拉斯的恶魔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第三次大战之后，许多恶魔被困在了艾泽拉斯世界，他们中最强大的便是末日领主卡扎克。作为军团在艾泽拉斯的领导者，他将自己能找到的所有恶魔混编成一支部队，来到位于诅咒之地的黑暗之门周围。

接着，基尔加丹指导追随者举行了宏大的仪式，重新开启这道裂隙。虽然黑暗之门被关闭了，但它曾经的存在已经永久扭曲了这里的空间结构。军团的法术撕裂了脆弱的现实，跨越世界的桥梁再次重现。



联盟与部落的军队穿过黑暗之门，在外域与燃烧军团交战

卡扎克回到外域，接手了军团部队的指挥权。与魔王库鲁尔相比，他的战争经验更为丰富，也更能够在部下中激起敬畏与秩序。

基尔加丹对库鲁尔另有安排。他要让魔王点燃艾泽拉斯与外域之间的战火。库鲁尔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侵略部队，穿过黑暗之门向暴风城、奥格瑞玛以及其他许多战略要地发动了攻击。他的目的并不是占领这些地方，而是激起部落与联盟的怒火。从这一点来说，他成功了。

联盟与部落马上做出了反应。很快，他们就发起了动员，组织军队与恶魔作战。库鲁尔的部队佯装撤退，将所有部队聚拢在东部王国，将敌人引向黑暗之门。让联盟与部落进军外域是魔王的本意，但也不能让他们轻易到达那里。他的恶魔迫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最激烈的战斗在黑暗之门展开，部落与联盟付出了惨痛代价后才将恶魔赶回传送门中。

艾泽拉斯的保卫者再也不能无视这来自外域的威胁了。黑暗之门的再次出现，意味着即使将它关闭，军团也许还会重新将它打开。部落与联盟意识到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两大阵营各自向外域派出了军队。对大多数士兵来说，这将是他们第一次亲眼看到那个破碎的世界。许多兽人就来自那里，但即便是他们，也会为眼前出现的一切感到震惊。

库鲁尔、卡扎克和军团的大军正在黑暗之门的另一侧等着他们。这一次，这些恶魔不会再退却了。

燃烧军团与艾泽拉斯的保卫者在黑暗之门的阴影下展开了一场惨烈的血战。部落和联盟缓慢地向地狱火半岛推进。双方均伤亡惨重，即便是库鲁尔和卡扎克也无法从这场狂乱的战斗中逃脱。他们期待着基尔加丹派来援军，帮助恶魔抵抗艾泽拉斯的军队。

但基尔加丹并无意这样做。恶魔领主已经决意牺牲库鲁尔与卡扎克，以达到进一步激励部落和联盟的目标。他需要对手在外域建立起前哨站，尽快将他们的怒火转向伊利丹。让燃烧军团与他们展开持久战对基尔加丹的计划毫无益处，反倒可能导致他们撤回艾泽拉斯。

联盟与部落不断向外域内陆推进，并在地狱火半岛建立起了根据地。当联盟的士兵们看到荣耀堡和那里的居民时都倍感震惊。洛萨之子并不像他们之前以为的那样遭遇了毁灭。荣耀堡的指挥官，著名人类战士达纳斯•托尔贝恩对到来的联盟部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部落在地狱火半岛并没有现成的驻地。他们在半岛北部建起了新的定居点—萨尔玛。很快，部落就在这里发现了名为玛格汉兽人的新盟友。

玛格汉人丁稀少，但他们却是凶猛的战士。恶魔之血的诅咒让其他兽人的灵魂受到扭曲，将他们的皮肤从棕色变成了绿色，化为了狂热的战斗机器。然而玛格汉从来不曾屈服于这股力量。自从德拉诺毁灭后，玛格汉幸存的兽人便集结成小规模的部族，生活在外域的各个角落，坚守传统的萨满信仰，维持兽人一贯的生活方式。他们看到了新部落所代表的一切，意识到昔日的荣誉与骄傲又一次回到了兽人社会之中。

以荣耀堡和萨尔玛为基地，联盟和部落开始对军团发动进一步的攻击。他们击溃了恶魔的阵地，将恶魔赶往地狱火半岛边缘。

进攻黑暗之门

在黑暗之门和燃烧军团作战的并非只有联盟与部落。伊利丹·怒风也暗中派出了恶魔猎手加入这场战斗。当看到魔王库鲁尔带领一支队伍袭击艾泽拉斯保卫者的侧翼时，伊利丹和他的追随者趁对方还没到达战场就发动了攻击。他们击穿了恶魔的阵形，并击败了库鲁尔。

恶魔猎手并没有在战场上久留。伊利丹并不愿让联盟与部落知道他的到来。他很清楚，自己与使用邪能的恶魔猎手在那些英雄们看来不过是军团的爪牙。战斗结束后，伊利丹立刻离开了黑暗之门，继续在其他世界向军团发动攻击。

击退恶魔之后，艾泽拉斯的勇士们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到自封外域之王的伊利丹身上。在这期间，双方阵营都听到了许多关于背叛者的流言，并且深感不安。除了纳迦占领了赞加沼泽，而血精灵则控制了风暴要塞，并从虚空风暴中汲取魔法以外，他们还听说了其他的传闻：伊利丹正在训练一支由灌注了恶魔之力的精灵所组成的部队。

联盟与部落都不知道伊利丹的真正目的是消灭燃烧军团，而伊利丹也无意向他们解释这一点。他知道，就算他试图向艾泽拉斯的居民解释自己的计划，他们也不会理解的。他已经做好了进攻阿古斯的准备，并将完成这一使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率领的恶魔猎手身上。

德拉诺的鬼魂

在地狱火半岛摧毁了燃烧军团的军队后，部落开始向伊利丹・怒风手下驻扎在地狱火堡垒的邪兽人发动进攻。

对部落的许多成员来说，这场战斗是为他们自己复仇。这些狂暴的红皮肤兽人让他们想起了昔日旧部落遭受到的恶魔腐化。伊利丹利用深渊领主玛瑟里顿的血打造了一支由好战的兽人所组成的军队。碎手兽人氏族臭名昭著的酋长卡加斯・刃拳统领着地狱火堡垒的部队。他和他的邪兽人早已无药可救。他们对部落不曾怀有任何怜悯，同样部落也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

部落的军队击败了卡加斯，向地狱火堡垒深处进军。他们一路不停，最终在要塞的最底部击倒了玛瑟里顿。玛瑟里顿再也无法污辱兽人种族了，部落取得了胜利。但惨烈的战斗让兽人无心欢庆，看到邪兽人血流遍地，没有士兵会觉得欣喜。

无论如何，部落的外域之旅仍然带来了希望与救赎，特别是对萨尔来说。他出生在艾泽拉斯，从未有机会回到祖先的故乡。外域已经很少有旧德拉诺留下的痕迹了，但在那场让整个世界沦陷的灾难中，仍然有一片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的土地。

萨尔和部落的一些成员最终来到了纳格兰，一片浸染了古老兽人文化的草原。这里是玛格汉兽人的家园。他们生活在一个叫作加拉达尔的村庄，这个名字来自萨尔已故的祖父，而守护这里的正是他的祖母盖亚安。与祖母的这场会面改变了大酋长的生活。他的父母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去世了，而盖亚安是他与父母之间最紧密的纽带。祖母告诉了他很多事情，关于他的父母、族人，还有他自己。

但也有人在等待着萨尔的教导。加拉达尔当前的领袖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传说中的战士格罗玛什・地狱咆哮之子。加尔鲁什并不知道父亲在艾泽拉斯的所作所为。他一直认为格罗玛什是个怪物，是那些带领族人落入恶魔之手的兽人之一。萨尔却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个英雄。萨尔讲述了格罗玛什怎样为了击败玛诺洛斯牺牲自己，又是怎样净化了兽人身上的血之诅咒。得知这些真相后，自信又回到了加尔鲁什身上。

萨尔在加尔鲁什身上看到了巨大的潜力。虽然加尔鲁什的性格急躁易怒，但萨尔相信，他身上强烈的荣誉感与对兽人文化的了解会对部落起到重要的作用。大酋长说服了这位玛格汉兽人和他一起回到艾泽拉斯，担任他的顾问。

雷克萨与莫克纳萨

雷克萨与部落一起回到了外域，希望能够重新与莫克纳萨建立联系。从他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族人算起，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在地狱火半岛北方，崎岖的刀锋山顶峰，雷克萨找到了他们。带领着莫克纳萨的是一位年迈的战士。他的名字叫莱欧洛克斯，是雷克萨的父亲。

多年以前，这对父子之间就产生了分歧。莱欧洛克斯是旧部落的反对者，他非常不愿让雷克萨加入其中。两位莫克纳萨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分开时双方心中都怀着恨意。

时间未能治愈雷克萨的伤口。他仍然无法面对父亲，但还是会尽全力帮助莫克纳萨抵抗在刀锋山的敌人。

盘牙水库

没过多久，联盟与部落的部队便进入了赞加沼泽那片阴暗的湿地。

加入了联盟的德莱尼人急不可待地与他们留在外域的族人建立了联系，后者中很多都住在赞加沼泽。联盟的军队很快来到了泰雷多尔的避难所，那里是德莱尼人在这个地区最大的要塞。

从泰雷多尔的德莱尼人那里，联盟了解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赞加沼泽的环境正在迅速恶化，无论植物还是动物都感染了疾病。食物资源在迅速消失，本地的生物开始变得狂暴难驯。附近的破碎者部族开始逐渐消失，已经很难再见到他们了。

瓦丝琪和她的纳迦是赞加沼泽一切麻烦的源头。他们抽走的湖水影响了这个地区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发生了剧烈动荡，如果不阻止他们的行径，这样的动荡将永远不会结束。



大酋长萨尔向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讲述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的英勇事迹

联盟毫不犹豫地展开了行动。勇士们冲进纳迦的水下要塞—盘牙水库。

和部落在地狱火堡垒对玛瑟里顿的攻击一样，联盟对盘牙水库的攻击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座要塞中布满了病变的野生动物，以及瓦丝琪最可怕的纳迦武士。被奴役的破碎者也在盘牙水库中游荡。但在得知有重获自由的希望时，破碎者都无比兴奋。联盟的部队打破了他们的束缚，随后他们也一起向纳迦的要塞发起了冲锋。

瓦丝琪女士最终倒在了联盟的利刃下。在她死后，盘牙水库再也无法构成威胁。虽然赞加沼泽的生态平衡还需很久才能恢复，但至少泰雷多尔的居民可以安全地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了。

陨落的太阳

联盟与部落及时赶到了沙塔斯城，阿达尔非常欢迎他们的到来。维伦前往艾泽拉斯的勇敢行为得到了回报，纳鲁现在有了可以保护外域，对抗军团的盟军。

沙塔斯成为部落与联盟的核心集结点。艾泽拉斯与外域各个种族的人民在这里展开贸易。货物中不乏武器和装甲，但联盟与部落在沙塔斯最宝贵的资源还是情报。

大多数情报都来自大法师卡德加。他已经是城市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虽然是联盟的一员，但他也知道部落在决定外域的命运过程中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一直在试图弥补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并用关于伊利丹・怒风领地的各种知识武装他们。

一些艾泽拉斯的保卫者最终齐聚在影月谷，黑暗神殿的所在地。联盟与洛萨之子的战士们在这里会合。库德兰・蛮锤和他手下的矮人们已经在影月谷建立了一座要塞，观察着黑暗神殿，并将他们的发现全部报告给卡德加。

卡德加也得知背叛者和他手下的军官之间存在着裂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凯尔萨斯・逐日者。血精灵已经离开了伊利丹・怒风，这让伊利丹可以用来自保的兵力大幅减少了。

但这似乎并没有让伊利丹感到困扰。最近一段时间，哨探能看到的恶魔猎手越来越少。卡德加并不知道伊利丹到底有什么打算，但他清楚攻击黑暗神殿已经刻不容缓。无论联盟还是部落都很少有人反对这一计划。伊利丹几乎毁灭了赞加沼泽，还利用玛瑟里顿腐化了数以百计的兽人。如果任由他继续这样肆意妄为下去，迟早会造成更多的灾难。

然而艾泽拉斯的英雄们还没有做好围攻黑暗神殿的准备，大多数部队都还散布在外域各地。

有一部分士兵已经集结在虚空风暴，其中大多是来自部落的血精灵。在沙塔斯城，他们已经了解到凯尔萨斯・逐日者的命运。真相显然比他们之前预料

的还要糟糕。每个人都已经得知了王子投靠燃烧军团的消息。

有些血精灵不相信这样的传言，至少最初不愿意相信。但当他们来到虚空风暴时，每个人都亲眼看到了真相。凯尔萨斯已经拥抱了邪能魔法，成为了军团的爪牙，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位王子了。

关于这一发现的消息也传到了奎尔萨拉斯，洛瑟玛·塞隆和其他血精灵高层十分愤怒，但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凯尔萨斯已经迷失了。消灭他，结束他的背叛行为，这才是血精灵应尽的义务。

部落向凯尔萨斯和他的追随者开战了。这场战斗逐渐扩张到整座风暴要塞，席卷了每一个角落。在这里，血精灵王子展开了背水一战。同样是在这里，他曾经最忠诚的追随者们击败了他。

但部落并不知道，凯尔萨斯·逐日者并没有就此死去。

基尔加丹早已料到王子会被击败，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凯尔萨斯的恶魔盟友将他的灵魂带回了扭曲虚空，结束了他短暂的死亡。复活后的精灵只保留下来一小部分意识，现在他已经是基尔加丹忠实的仆人了，会完全按照主人的命令行事。

在部落与联盟集结兵力，准备攻击黑暗神殿时，凯尔萨斯和军团的部队穿过了黑暗之门，开始朝太阳之井前进。

围攻黑暗神殿

留给伊利丹·怒风的时间不多了。

联盟、部落和沙塔斯城的军队并肩前进，已经来到了黑暗神殿墙外，开始展开围攻。伊利丹布置的防御可谓牢固，但他们坚持不了太久。绝望已经吞噬了他。

伊利丹已经知道了阿古斯的位置，但那个世界周围有强大的魔法环绕，让他无法打开通往那里的传送门。要想到达那里，必须取道破碎虚空中一个名为玛顿的四分五裂的世界。伊利丹已经查明，那个世界有一件价值连城的神器，那就是萨格里特钥石。这件神器可以帮他打开通往阿古斯的通道。

敌人已经攻破了黑暗神殿的围墙，如潮水般涌入这座要塞。伊利丹终于做出了决定，他不能就这样放弃外域。等取得萨格里特钥石后，他还要回到这里，为攻击阿古斯做最后的准备。因此，他将手下的恶魔猎手派往了玛顿，自己则留在黑暗神殿面对敌人。此时，他只希望自己和留下的追随者能击退敌人的攻势。

联盟、部落和沙塔斯城的联军势不可挡地冲进了黑暗神殿。伊利丹的许多手下都在战斗中死去了。活着的部下中，有一些趁机逃走了，还有一些则选择了临阵倒戈——阿卡玛就是其中的一员。在为伊利丹效忠期间，他一直在经历痛苦与失望。对神殿的围攻一开始，他便将玛维·影歌从牢房中放了出来，催促她向伊利丹发动攻击。然而，守望者并不需要别人提醒。

在阿卡玛帮助艾泽拉斯的勇士们进入黑暗神殿中心时，玛维开始独自行动。最终，在入侵者开始与伊利丹交手时，她也加入了战斗。一次次的攻击都在满足她长期以来对正义与复仇的渴望。

伊利丹·怒风使出了全部力量与入侵者展开决战。这场战斗的目的不是为了挽救他自己的性命，而是为了让他与军团之间的战斗能够继续下去。他的信念不曾动摇过，但仍然无法为他带来胜利。

最后，伊利丹倒下了。

这是命运残酷的捉弄。来自伊利丹不惜一切也要保护的那个世界的英雄杀死了他，结束了他与恶魔之间的斗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了自己的宿敌。他知道，自己的失败也会毁灭玛维·影歌。守望者的一生都花在了他的身上，先是狱卒，然后是猎手。现在她的任务完成了，但也从此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伊利丹的恶魔猎手带着萨格里特钥石从玛顿返回黑暗神殿，却只来得及目睹主人倒下。玛维很快就将他们降伏。她用附魔的晶石封住了恶魔猎手，并将伊利丹的尸体冻结起来。将他们放任不管太危险了，玛维把所有的晶石都运回了艾泽拉斯，置于自己的看管之下。她将恶魔猎手锁在了守望者地窟，那是位于破碎群岛上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

外域终于摆脱了伊利丹的统治。然而部落和联盟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听到了可怕的消息：凯尔萨斯·逐日者并没有死去，并且率领着一支由腐化的精灵与恶魔共同组成的军队回到了艾泽拉斯。

邪神禁地祖阿曼

在部落与联盟向伊利丹·怒风开战的同时，督军祖尔金和他的阿曼尼巨魔正在向奎尔萨拉斯行军。他们是血精灵的死敌，一直等待着发动全面进攻的机会。看到奎尔萨拉斯的大多数士兵都投身于外域的战斗，他们知道机会来了。

祖尔金是一位足智多谋的领袖，他对奎尔萨拉斯的攻击不仅仅是被仇恨驱使，还有着战略层面的考虑。血精灵最近加入了部落，获得了更多的力量和资源。祖尔金相信，奎尔萨拉斯一定能够说服他们的新盟友，向阿曼尼帝国发动攻击。

在阿曼尼帝国的首都祖阿曼，巨魔祭司们正在举行仪式，召唤洛阿神灵的力量。这些强大的生物化形为巨大的野兽，在城市中游荡。他们的能量让巨魔士兵也变得更加强大，将他们变成洛阿神灵的化身。

部落也希望极力避免在外域与奎尔萨拉斯两条战线同时作战。部落最强大的勇士们向祖阿曼发动了攻击。他们的力量并不足以与巨魔大军正面对抗，不过也并不需要这样做。部落执行了斩首行动，趁阿曼尼对奎尔萨拉斯的攻击还没有展开，就击杀了祖尔金和他的祭司们。

决战太阳之井

在祖阿曼以北，凯尔萨斯·逐日者和他的部队入侵了奎尔萨拉斯。虽然他的士兵大部分仍然留在外域，但血精灵王国还是无力阻止这位堕落的王子。

在基尔加丹的命令下，凯尔萨斯和他的部队俘虏了纳鲁穆鲁和安薇娜·蒂格—太阳之井能量的化身。王子吸取了他们的能量，重塑了被毁灭的太阳之井。随后，太阳之井中喷发出光芒四射的能量，这是它自第三次大战后再次焕发生机。

凯尔萨斯用从虚空风暴带来的法力晶格中的能量强化了这一仪式。然后，王子开始使用这股能量制造新的传送门，以便达到基尔加丹进入艾泽拉斯的目的。仪式进行期间，一部分血精灵逃到了外域，警告外域的各族首领。这些血精灵中就包括血骑士莉亚德琳。她亲眼见证了凯尔萨斯发起的攻击。在沙塔斯城，女伯爵莉亚德琳见到了阿达尔。她宣布放弃对凯尔萨斯的效忠，并宣誓要击败燃烧军团。纳鲁接纳了她，并让她建立了新的组织对抗王子。这个新组织名为破碎残阳，其中包括奥尔多的德莱尼人，以及血精灵占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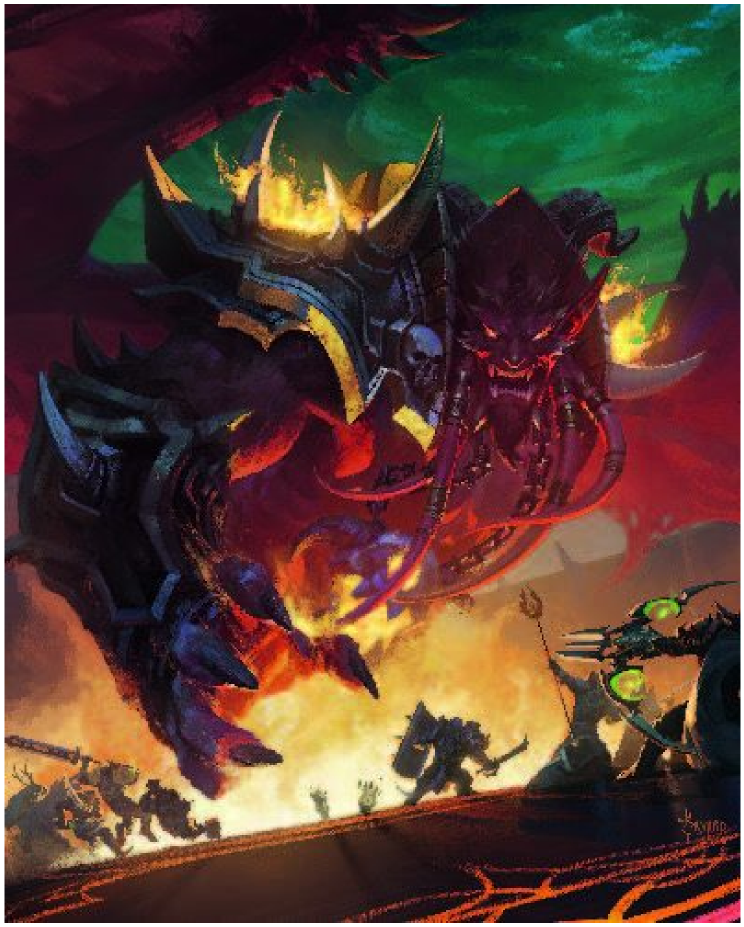
破碎残阳开始向太阳之井进攻，并向周围区域的燃烧军团部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虽然他们不断地遭到恶魔围攻，但莉亚德琳和盟友们的攻击还是起到了效果。他们延迟了凯尔萨斯的施法进度，坚持到更多盟友到来的时刻。

联盟与部落的成员聚集在太阳之井，与破碎残阳并肩作战。莉亚德琳指挥部落的勇士前往魔导师平台围攻凯尔萨斯。虽然在风暴要塞的失败之后，王子变得更加强大了，但他面对的英雄也今非昔比。部落最终杀死了凯尔萨斯·逐日者，彻底结束了他的生命。

与此同时，联盟则潜入了太阳之井高地，来到井旁。凯尔萨斯的法术在太阳之井深处撕开了裂隙，在联盟部队的眼前，基尔加丹从传送门中出现，来到了这个世界。

联盟的士兵们使出全力与基尔加丹作战，试图阻止他穿过传送门，但所有的努力都收效甚微。最后，是安薇娜·蒂格扭转了败局。她牺牲了自己，用身

体中剩余的能量削弱了基尔加丹。正是在她的帮助下，联盟的部队终于放逐了恶魔领主，并关闭了他进入艾泽拉斯的传送门。



太阳之井，基尔加丹出现在艾泽拉斯

世界又一次躲过了军团的入侵，但仍然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凯尔萨斯的胡作非为污染了太阳之井。和以前一样，腐化的能量从井水中流出，很快就将扩散到整个奎尔萨拉斯，并且开始吞噬血精灵的王国。正当洛瑟玛·塞隆和他的追随者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再次摧毁太阳之井时，另一个解决方案出现了。

维伦来到了太阳之井向穆鲁致敬。除了圣光之心外，这位纳鲁的身体已经所剩无几。但维伦能感觉到穆鲁的残躯中仍有一星能量在闪动，那就是希望。他用纳鲁之心净化了太阳之井，将它化为圣光与奥术能量的源泉。光辉的能量联结着大地与天空，整个奎尔萨拉斯都可以看到这一盛景。

这种无私的举动让所有血精灵都深受感染，尤其是莉亚德琳和她的血骑士们。他们不再靠强迫纳鲁获得神圣力量，而是回归了传统的圣光信仰。通过太阳之井，他们终于可以再次向圣光祈求祝福。

太阳之井重生了，让血精灵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未来。有了新的力量之源，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其他方式缓解魔瘾了。

卡雷苟斯与安薇娜

长久以来，善良的蓝龙卡雷苟斯一直在奎尔萨拉斯照顾着安薇娜·蒂格。当凯尔萨斯·逐日者侵入自己的国家时，卡雷苟斯选择了拼命抵抗，想要保护安薇娜不受伤害。

然而敌人的数量实在太多了。恐惧魔王萨索瓦尔控制了卡雷苟斯，强迫他在太阳之井高地为燃烧军团效力。直到后来，在联盟部队的帮助下，他才摆脱了恶魔的控制。

虚空之龙

外域之旅对联盟与部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改变了许多生物的命运，其中有些甚至根本不曾踏足过那片破碎的国度。

在外域探索期间，蓝龙塔丽苟萨与一种名为虚空龙的生物交上了朋友。他们是黑龙军团的后裔，死亡之翼的血脉。死亡之翼曾经将一些龙蛋送往德拉诺保管。这个世界爆炸的时候，汇聚的能量将那些还没有孵化的雏龙转变成了半灵体生物。这些虚空龙有着强大的力量，但心智仍然十分幼稚。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领袖，非常难以管束。也正因如此，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一名变节的死亡骑士看到了虚空龙身上蕴藏的巨大力量，他的名字叫拉格诺克・舐血者。他希望将虚空龙驯化成一支军队，借它们的力量征服外域。

最终他的计划还是失败了，但他对虚空龙力量的滥用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让塔丽苟萨非常烦恼。很多虚空龙在拉格诺克的命令下参加战斗，最终却身负重伤，她担心这会导致虚空龙的大批死亡。塔丽苟萨将许多虚空龙运往了蓝龙军团的巢穴，也就是位于诺森德的魔枢。她希望那里的能量可以帮助这些受伤的生物重新恢复活力。但塔丽苟萨并没有考虑过这些客人的到来对那里的蓝龙是否安全。

虚空龙沐浴在魔枢的奥术能量之中。他们从没体验过如此强大的魔法力量。随后，他们开始想将这种力量据为己有。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变得更加强大，不会再让任何人像拉格诺克那样控制他们。于是虚空龙向蓝龙发动了突袭，想要夺取魔枢的控制权。

而这场战斗也吸引了玛里苟斯的注意。

几千年前，自从死亡之翼在上古之战中背叛其他巨龙军团后，玛里苟斯就变得消沉避世。他将自己藏在魔枢中，任由悲伤与痛苦将自己包围。玛里苟斯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不闻不问，将调查魔网的异常状况和守卫艾泽拉斯的任务全交给了自己的仆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无视在自己巢穴中发生的入侵行动。

玛里苟斯的能量席卷了虚空龙，几乎将所有的虚空龙都吞进了体内。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灵体生物体内的能量扫清了弥漫在玛里苟斯意志中的痛苦与悔恨的迷雾。

虚空龙的攻击让玛里苟斯意识到，他需要重新担负起神圣的职责，保护艾泽拉斯的奥术魔法。他观察着全世界的魔法事件，但对看到的一切非常不满。在他眼中，正是凡人种族的法师们那些愚蠢的行为导致了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与混乱。

玛里苟斯制订了重新建立魔法国度秩序的计划。他要切断凡人与魔法之间的联系。

光明的阴影

艾泽拉斯和外域的战事逐渐升级的同时，古加尔也在继续扩张暮光之锤教派的力量。这个组织已经不再采用兽人氏族的形式了，他们欢迎所有种族、阶层的人加入。古加尔的追随者已经遍布艾泽拉斯的每一座主城，他们在私下传播教义，说服其他人加入。他们在第三次大战的幸存者中找到了很多信徒，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洛丹伦亲眼目睹无法言说的恐怖场面的难民。

受到他们影响的人中，就包括圣光大教堂的领袖，大主教本尼迪塔斯。

大主教经历过前两次与兽人的战争。虽然曾经的痛苦让他困扰过，但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认为这些苦难正是对他信仰的考验。然而第三次大战则完全不同。洛丹伦的陷落与天灾军团的出现，让他的信念濒临崩溃。圣光为什么没能保护阿尔萨斯王子、泰瑞纳斯国王、圣骑士，以及王国中其他善良的人民？为什么在人类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圣光放弃了它最虔诚的信徒？

暮光之锤察觉到了大主教的动摇，随后他们像秃鹫发现腐尸一般蜂拥而上。他们假扮成需要指引的圣光信徒，但目的却是摧毁大主教剩余的信仰。虽然进展缓慢，但他们确实成功了。有人提到了虚空，说那是一种存在于宇宙间的能量，并且从没有像圣光那样背弃过自己的信徒。

和很多其他牧师一样，大主教本尼迪塔斯对暗影魔法也略知一二。他亲身体验过这种能量，知道它是邪恶而堕落的。然而到了此时此刻，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也许，那只是圣光想要让他相信的谎言而已。

最终，这份好奇心打开的是通向上古之神的道路。他们在大主教的梦中低语，向他展示了古神眼中的圣光。神圣的能量不再充满仁慈与博爱，只接受完全的秩序与服从，而且它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赐予凡间的信徒裨益，这一点与圣光信仰大不相同。

这些梦境持续了许多个夜晚，而最后的高潮则是暮光审判。本尼迪塔斯被他看到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他不再将暮光审判当作末世的劫难与万物的终结，而是当作摆脱圣光那暴虐统治的机会。人类可以借这个机会创造新的世界，成

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开始相信上古之神和虚空力量才是宇宙中最自然的状态，自己以前作为圣光的工具与这样的现实为敌，实在是大错特错。圣光带给他和其他人民的只有失望与痛苦。虚空并不是谎言的源头，而是唯一的真实。它绝不会无视或背弃自己的随从。本尼迪塔斯发誓要用自己的生命为虚空效忠。

本尼迪塔斯加入了暮光之锤教派，成为教派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在公开场合，他仍是教堂的领袖。同时，凭借强大的意志力，他仍然可以使用圣光的力量。作为圣光大教堂的大主教，他有着极高的权威，可以接触到很多信仰动摇的牧师与普通信徒，他将这些人都招募进了暮光之锤教派。

在古加尔看来，本尼迪塔斯加入暮光之锤是一次重大胜利。在那之后，教徒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

北方的挽歌

虽然古加尔对暮光之锤教派不断增长的力量感到满意，但克苏恩的失败仍然让他耿耿于怀。他从没有预料到，凡人居然能够打败一名上古之神。然而不管怎样，古加尔都不会放弃他的任务，暮光审判一定会到来。

趁部落与联盟忙于外域的战事，古加尔来到了诺森德，渗透进了奥杜尔。那是泰坦守护者精心打造，用来囚禁上古之神的监牢。他潜入要塞的最深处，守卫者却并未察觉。尤格－萨隆蒙蔽了洛肯和其他古代守护者的意志，隐匿了古加尔的存在。

很久以前，奥杜尔的守护者就已经沦为了尤格－萨隆的奴隶，但上古之神的控制很脆弱。他曾经试图说服他们直接为上古之神服务，然而并没有成功。但对古加尔来说这并不是问题。双头食人魔法师主动走进了尤格－萨隆那被泰坦施加了魔法的束缚。他无法打破这些束缚，但可以让锁链变得脆弱。但这已经足够让尤格－萨隆的影响加倍扩大了。

随后，上古之神对守护者的控制开始变得如钢铁般牢不可破。在他的命令下，最强大的守护者洛肯用意志熔炉制造了一支军队。在泰坦的掌控下，这台超凡的机器曾经制造出了尊贵的生命。但到了洛肯手中，它则制造出大批钢铁皮肤的矮人，以及除了战斗与流血没有任何其他意识的维库人。

看到尤格－萨隆的军队牢牢占据了奥杜尔周围的区域，古加尔便离开了诺森德，继续领导暮光之锤教派。他需要给尤格－萨隆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整军备武。同时他还要让古神远离联盟与部落的注意。通过击败克苏恩，两大阵营已经证明，如果他们能够放下分歧、团结一致，将会成为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

古加尔绝不允许他们继续这样做。他要在联盟与部落之间插进一枚楔子。机会很快就出现了。

角斗士国王

在诺森德的战事期间，瓦里安·乌瑞恩却完全想不起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灵魂被分为两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身体里：一个代表着他政治家的一面，富有魅力却软弱可欺；另一个则代表了他永不屈服的灵魂。从奥妮克希亚的掌控中逃脱的瓦里安被一位名叫雷加尔·大地之怒的兽人收为奴隶。他被当作一名角斗士来训练，后来逐渐成为最强大的战士，并且在角斗场中靠着勇猛无畏的战斗表现赢得了尊重。战无不胜的成绩为他赢得了“洛戈什”的称号，那是牛头人对荒野之神戈德林的尊称。传说这头巨大的白狼拥有无人可挡的怒火，正像瓦里安一样。

不久，洛戈什就开始探寻自己的身世之谜。他感觉自己的生命中并不只有血腥的战斗，于是从雷加尔的监禁中逃了出来，开始寻求帮助，希望能够揭开笼罩过往的迷雾。这次旅程让他来到了塞拉摩，见到了强大的法师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洛戈什在迷惑中走进了这座城市，但并没有意识到吉安娜曾经是他的朋友。在他眼中，吉安娜只是个陌生人而已。

撕裂了瓦里安灵魂的魔法同时也让他全身散发着黑暗魔法的光环。这股能量将他的身份隐藏了起来，不让任何人知道，即使是昔日的朋友也不例外。吉安娜也没有立即认出这位浑身伤痕的战士就是瓦里安国王，但是却在他身上感觉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

随后，吉安娜向她的管家，传奇法师艾格文寻求帮助。两人合力运用魔法揭开了瓦里安意志中的迷雾，查明了他真正的身份。他不是奴隶，也不是角斗士，而是暴风城的正统国王。

得知自己的身份后，瓦里安激动不已。但当他返回家乡，却沮丧地发现一个冒名顶替的人正戴着属于自己的王冠，而且那个人还与他长得一模一样。伪装成女伯爵卡特拉娜·普瑞斯托的奥妮克希亚将瓦里安分裂出的另一半灵魂扶上了王位，但只是任由她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傀儡罢了。暴风城的人民也被愚弄了，但那些从前和瓦里安关系密切的人却产生了怀疑。王子安度因·乌瑞恩知

道，那个自称是他父亲的人身上缺少了一些什么，但只是这样的怀疑没法让他采取任何行动。

艾格文的遗产

自从第三次大战之后，塞拉摩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冒险者与雇佣兵，甚至还有来自过去的英雄。其中就包括曾经的提瑞斯法守护者艾格文。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说服了这位传奇法师留在城市中。艾格文接受了吉安娜的邀请，以管家的身份居住在城市中。这个职位并不能体现出她昔日的荣光，但她对这样的改变非常满意。在将她的儿子麦迪文带回这个世界后，艾格文失去了大部分力量，现在的她只希望能过上简单而宁静的日子。

瓦里安·乌瑞恩从不畏惧冲突。他直面卡特拉娜·普瑞斯托，将她的阴谋公诸于众。当普瑞斯托现出真身时，暴风城陷入了混乱。可怕的黑龙奥妮克希亚捉走王子，逃离了城市，回到她位于尘泥沼泽迷雾深处的洞穴中。

瓦里安的两个灵魂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国王。然而他们对安度因的爱却毫无分别。随后他们决定抛开分歧，一起进入黑龙的巢穴先打败奥妮克希亚。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甘愿献出生命的牺牲精神让两人团结在了一起，这既改变了瓦里安的生活轨迹，也拯救了暴风城的命运。

在奥妮克希亚巢穴内的战斗中，黑龙在瓦里安·乌瑞恩身上施放的法术失效了，破碎的灵魂终于合为一体。暴风城真正的国王击倒了奥妮克希亚，并将她的头砍了下来。



击败奥妮克希亚后，瓦里安·乌瑞恩国王和王子安度因返回暴风城

在安度因的陪伴下，瓦里安回到了暴风城的王座上。奥妮克希亚的头被悬在了城门上，警示着所有胆敢破坏王国的人终将面临的命运。

瓦里安·乌瑞恩胜利了，但再也不是从前的他了。战士的灵魂成为他心灵中的主宰。在之后的几年中，他需要努力控制为他赢得洛戈什之名的那一半灵魂所带来的怒火。

和平的许诺

联盟与部落之间的紧张局面已经持续了很久，但外域的战斗已经证明，两大阵营之间还是可以携手合作的。对黑暗神殿的围攻与太阳之井的战斗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他们齐心协力的结果。多年来，联盟与部落第一次看到了达成长久和平协议的希望。

在这条道路上，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知道艾泽拉斯将来还会面临新的威胁，可能是巫妖王和燃烧军团，也可能是其他的黑暗力量。吉安娜在塞拉摩组织了一场会议，邀请部落与联盟的首领共同参加。她保证自己的城市会成为中立的谈判场所。

尽管在联盟与部落中并非每个人都在追求和平，但至少他们的领袖都有这样的意愿。瓦里安・乌瑞恩和萨尔带领双方阵营的代表团来到了塞拉摩。这是部落与联盟之间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会面，如果能够成功，或许会改变艾泽拉斯的命运。

不幸的是，古加尔破坏了这种可能。

双头食人魔得到了这次峰会的消息，而这正是他一直等待的时机。古加尔终于可以在双方阵营中埋下混乱的种子了。古加尔命令迦罗娜去刺杀瓦里安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他知道这样做必将引燃战火。此时的迦罗娜别无选择，只能遵从主人的意志。

就在会谈进行期间，迦罗娜怀揣利刃来到瓦里安身旁，发动了突然袭击。国王在千钧一发之际挡住了她的攻击，俘虏了这名刺客。

随后，瓦里安大发雷霆。他坚信这名刺客来自部落。当然，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毕竟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就是迦罗娜在暴风要塞的王座大厅中杀害了瓦里安的父亲，莱恩・乌瑞恩国王。随后，他指责萨尔和部落背信弃义，并退出了和平峰会，准备向部落发动战争。

虽然迦罗娜没能成功刺杀瓦里安，但她已经毁掉了联盟与部落之间和平的希望。

瓦里安·乌瑞恩一心渴望复仇，但命运没有给他这样做的机会。来自奥格瑞玛和暴风城的坏消息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塞拉摩。原来，在经过长时间诡异的沉默之后，巫妖王又开始在诺森德兴风作浪了。

这一次，巫妖王向世界各地同时发起了攻击。自从第三次大战以来，还没有人见到过数量如此众多的天灾军团。

迦罗娜的命运

在得知天灾军团进攻的消息后，联盟和部落的代表团都离开了塞拉摩。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和艾格文则负责监视他们的新囚犯—迦罗娜。她们知道，这位半兽人并不完全受自己的控制，因为一股黑暗的能量正笼罩在她身上。虽然吉安娜和艾格文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无法消除古加尔施放在迦罗娜意志中的枷锁。

于是迦罗娜决心用自己的意志力对抗古加尔的精神控制。她将自己在暮光之锤教派了解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吉安娜，但关于这个组织的更多信息连她也并不知晓。于是，吉安娜、迦罗娜和艾格文决定收集更多的情报，以便了解他们真正的目的。

迦罗娜最终还是决定独自行动。她急于向古加尔和他的信徒们复仇，要让他们为在她身上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第六章
巫妖王之怒

蓝龙军团的堕落

在诺森德冰封的群山和苔原上，危机仍在不断增长。尤格－萨隆的力量渐渐变得强大。巫妖王则正为他征服艾泽拉斯的最后计划做准备。

但在世界之巅那白雪皑皑的山顶上，全新的威胁正在酝酿。魔法守护者玛里苟斯将蓝龙军团召唤到了他的身边。他已经断定，凡间种族的法师们正在毁灭这个世界，唯一能阻止他们继续犯罪的办法就是彻底将他们与魔法隔离。

玛里苟斯命令他的追随者将艾泽拉斯的魔网能量导向魔枢。与此同时，守护巨龙将不断汇聚的魔力洪流聚拢在一起，导入了扭曲虚空。

简而言之，玛里苟斯打算将艾泽拉斯的所有奥术能量吸取一空，将它们安置到所有法师都无法触及的地方，从而让奥术魔法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艾泽拉斯的法师们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早已熟练使用的奥术魔法正在渐渐失效。他们能够感觉到，所有魔法能量都被导向诺森德的某个地方了。

肯瑞托中一些强大的法师开始进行调查。当他们来到魔枢时，等待他们的正是玛里苟斯。蓝色守护巨龙并没有向他们隐瞒任何事情。他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做这些事情的动机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法师们。正是对奥术魔法的使用让燃烧军团盯上了这个世界，并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攻击。现在，部落与联盟也在敌对行动中滥用魔法。他向法师们展示了这些行为对艾泽拉斯造成的伤害，要求他们也加入自己的事业。

玛里苟斯的这一说法让一些高阶法师产生了动摇，随后站到了蓝龙军团一边。另一些法师则因为感到恐慌而试图逃走，但并没有成功。为了阻止他们将消息带回肯瑞托，蓝龙将他们全都杀死了。那些投靠了玛里苟斯的法师们后来被称为法师猎手，致力于清除所有试图阻碍蓝龙军团达成目标的力量。

和玛里苟斯一样，他们并不知道蓝龙的计划如果真的得以实施，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灾难。

泰坦非常信任守护巨龙，赋予了他们无可比拟的力量与知识，但有一件事并没有告诉守护巨龙：艾泽拉斯孕育着一个沉睡的世界之魂，而且有一天终将觉醒，并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泰坦。

玛里苟斯的行为干扰了整个世界的平衡。从诺森德到卡利姆多，再到东部王国的最南端，自然灾害开始零星出现。如果不采取行动阻止他，这些灾难很快就会失去控制，对艾泽拉斯的世界之魂造成无法修复的损伤。

冰封王座之战

艾泽拉斯的每一位居民都不会忘记，天灾军团的威胁仍然高悬在世界的上空。就在不久之前，巫妖王的浮空城刚刚袭击过卡利姆多和东部王国，并四处散布恐惧与亡灵。虽然这些攻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对巫妖王来说，这不过是在试探敌人的弱点而已。

人们并不知道，在巫妖王的领土上，阿尔萨斯·米奈希尔与耐奥祖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

在阿尔萨斯穿上巫妖王盔甲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担心巫妖王会将自己的灵魂吞噬，但这种忧虑并没有发生。阿尔萨斯的人格仍然保持完整，并且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那是来自耐奥祖的力量。两者的灵魂在同一具身体中实现了共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尔萨斯逐渐发现，与耐奥祖共享巫妖王的力量只会导致分歧、迷惑与混乱。只有在一个单独意志的指挥下，这股力量才能够精确地发挥最大潜力。

阿尔萨斯曾经试着抑制兽人的灵魂，并将耐奥祖逼到了毁灭的边缘。他坐在冰封王座上，心满意足地感受着巫妖王的全部力量。他以为自己成了天灾军团的唯一主人。但不久之后，他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阿尔萨斯感觉到耐奥祖就在他的意志深处，并且正挣扎着想要醒来。于是，为了永久控制巫妖王的力量，两者展开了一场战争。

起初耐奥祖占了上风，他与这股力量共同生活的时间要远远久于阿尔萨斯。但阿尔萨斯骄傲而倔强的性格让他的意志无比坚决。他找到了耐奥祖灵魂中唯一的弱点。兽人术士的意念中始终残存着一丝负罪感，认为自己应当对族人遭到燃烧军团的奴役负责。阿尔萨斯本人的负罪感却早已被埋葬了。他杀死了父亲，屠杀了众多无辜的民众，背叛了忠诚的追随者。然而对于这一切，他已经不再感到悲伤。

在意念的角力中，阿尔萨斯对兽人精神上的伤口发动猛攻，最终撕裂了耐奥祖的意志。巫妖王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冰封王座上，但阿尔萨斯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控制权。对耐奥祖来说，这是充满痛苦的过程。阿尔萨斯不仅仅是让他沉溺在自己的负罪感中，还让他的精神堕入越来越绝望的境地。

在最终的决战后，耐奥祖的灵魂化作一道悲痛的叹息停留在巫妖王的潜意识中。阿尔萨斯终于可以无视他的影响了。

阿尔萨斯花了数年的时间恢复力量，准备开始计划下一步行动。作为一名圣骑士，阿尔萨斯一直在追求将正义与秩序带给艾泽拉斯。此时，这样的愿望仍然铭刻于他心中，但已经被严重扭曲了。

一个亡灵统治的世界将不存在任何的不公，既不会有战争，更不会有道德的缺陷。对巫妖王来说，有一个念头始终存在。他相信艾泽拉斯还将面临更多的威胁，但只有天灾军团有足够的力量保卫它。他已经见证了克苏恩的觉醒，也知道燃烧军团准备向艾泽拉斯发动下一次攻势。无论恶魔还是虚空力量，都不会放弃控制这个世界。一个始终被联盟与部落的冲突困扰的世界是无法抵御下一次侵略的。

巫妖王很快就制订好了计划。他看到了命运的预言，并为计划会造成的所有结果做好了准备。单凭力量是无法征服整个世界的。许多人尝试过，但都失败了。为了控制艾泽拉斯，巫妖王必须将世界上最强大的生物变为自己的奴隶，尤其是联盟与部落中那些不断崛起的勇士们。

如果这些勇士可以臣服于巫妖王，那么世界上其余势力都将在持久战中被击败。但首先，巫妖王需要将这些勇士控制在自己手中。

巫妖王唤醒了诺森德的亡灵大军，命令他最信任的手下开始准备与世界的决战。在巫妖王的命令下，亡灵大军对联盟和部落同时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们用亡灵瘟疫感染了许多城镇与村庄的粮食供给，众多无辜者沦为了天灾军团的仆从。为了防止瘟疫传播，双方阵营的英雄都不得不消灭那些被感染的居民。

对联盟来说，巫妖王的这一行径又一次撕开了洛丹伦陷落留下的伤口。虽然部落还是第一次直面天灾军团，但他们感受到的恐惧并未因此而减弱。此时两大阵营都在筹备着大规模行动。每清理一个被感染的村落，他们击败巫妖王的决心就变得更加坚定。

黑锋骑士团

天灾军团对卡利姆多和东部王国的进攻大多不过是佯攻而已，目的仅在于激怒对手，鼓动他们向诺森德发动攻击。但在巫妖王的计划中，向东瘟疫之地边缘的一座人类小镇新阿瓦隆发动的攻势却并非如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巫妖王亲自指挥了这场战役。

作为巫妖王副手的是死亡骑士达里安・莫格莱尼，腐化的灰烬使者的主人。达里安得到了巫妖王的命令，要肃清新阿瓦隆的血色十字军，以及那里的村民。死者中最强壮的将被复活成为死亡骑士，并被立即派去屠杀自己的手足。

火焰与灰烬在城市中飘扬。达里安带领着新晋的死亡骑士，开始向圣光之愿礼拜堂发动攻击。那是该地区最后一座正义的堡垒，也是对达里安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他曾献出自己的生命，让父亲被折磨的灵魂获得了自由。巫妖王将达里安派往这里并不是一种残忍的虐待。他并不在意死亡骑士的想法，他们不过是些用于牺牲的诱饵，真正的目标只是为了吸引一个人的出现，那就是提里奥・弗丁。

提里奥是一名久经沙场的圣骑士，也是天生的领导者。巫妖王不希望让他登上高位，指挥军团保卫艾泽拉斯。他想在天灾军团向艾泽拉斯发动全面战争之前结束这位伟大圣骑士的性命。

正如巫妖王所预料的那样，提里奥赶来守卫圣光之愿礼拜堂。他和白银之手及银色黎明的圣骑士一起，向入侵的亡灵大军倾泄神圣的怒火。圣光的力量制止了天灾军团，死亡骑士败局已定。

但巫妖王突然出现了。对圣光之愿礼拜堂的攻击不过是个幌子，攻击的真正目标是提里奥。得知自己被当作炮灰令达里安非常愤怒，他将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了主人身上。



死亡骑士达里安·莫格莱尼带领天灾军团进攻
圣光之愿礼拜堂

巫妖王轻而易举地将他制服。他让达里安和其他死亡骑士都失去了行动能力，然后开始用霜之哀伤吞噬提里奥的灵魂。

千钧一发之际，达里安·莫格莱尼摆脱了巫妖王的控制，将腐化的灰烬使者交给了提里奥·弗丁。圣骑士召唤出圣光的力量，一道灼目的能量之光闪过，这把利剑被净化了。提里奥挥舞起灰烬使者，把巫妖王赶出了神圣的礼拜堂。

银色黎明和白银之手骑士团团结在了新的英雄周围。提里奥将两个组织联合在一起，形成一支名为银色北伐军的新势力，并且誓要将巫妖王彻底消灭。

在那一天，战场上的大多数死亡骑士也都摆脱了巫妖王的控制。达里安将这些获得自由意志的死亡骑士集结起来，为他们的组织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黑锋骑士团。他们返回了各自在联盟和部落的家乡，宣誓要与两大阵营一起向巫

妖王宣战。虽然与这些亡灵结成盟友让许多人感到不安，但部落与联盟相信，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死亡骑士会是非常有价值的盟友。最终，两大阵营都允许死亡骑士加入了他们的阵营。

这些巫妖王曾经的仆从很快就可以报仇雪恨了。

远征诺森德

黑暗之门开启后27年

天灾军团的攻击激发了联盟与部落正义的怒火。两大阵营都开始动员军队，打算将战线推进到巫妖王的领地。

瓦里安·乌瑞恩命令圣骑士伯瓦尔·弗塔根前去消灭天灾军团。他麾下的这支部队被授予了无畏远征军的称号。来到诺森德后，他们在嚎风峡湾建立了滩头阵地。这道如梦魇一般的黑暗海岸线上到处都是敌对的维库人和危险的灵魂。很快他们就感受到了巫妖王的可怕势力。许多维库人都已经沦为冰封王座的奴隶，他们向联盟的防御阵地发动了接连不断的攻击，直到耗尽所有的战斗部队。

肃清海岸线之后，联盟的勇士们在内陆地区看到了一些比较友善的面孔，来自冰冷的风暴峭壁的霜脉矮人。起初矮人们并不愿意加入与巫妖王的战争，但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为联盟的战役提供援助。



联盟与部落的军队在诺森德的冰冠堡垒集结

大酋长萨尔任命兽人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统领部落的军队。加尔鲁什正急于向族人证明自己，尽管他已经在部落的军队中赢得了威望，但还没有被大家看作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他的军队被称为战歌远征军，名字来源于这位勇猛兽人出生的氏族。队伍中有许多声名显赫的战士，其中最有名的两位是久经战阵的瓦罗克·萨鲁法尔和他的儿子德拉诺什·萨鲁法尔。年轻的萨鲁法尔被派去指挥兽人的先锋部队，他将这项任务视为伟大的荣誉。

部落在北风苔原登陆了。刚一上岸，他们就遇到了抵抗。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带领他们从天灾军团中杀出一条血路，并开始修建一座大型哨站，之后用作部落向内陆地区推进的根据地。

在他们附近生活着一个高贵的种族，牛头人的祖先牦牛人。最终，牦牛人加入了加尔鲁什的部队，和他们一起对抗天灾军团。至此，这些善良的生物正式与部落结成了同盟。

纳克萨玛斯的命运

联盟与部落兵分两路，逐渐向诺森德腹地挺进，距离巫妖王的权力之座越来越近了。他们来到了龙骨荒野千里冰封的峡谷，建立起了简易的哨站。就在这时，天灾军团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反击。

恐怖的浮空城纳克萨玛斯出现在联盟与部落军队的上空。指挥这座要塞的仍然是它的旧主人克尔苏加德。巫妖王的力量让他重获生命，同时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克尔苏加德对他的亡灵军队下达了精确的指令，从各个方向对联盟与部落的部队发起伏击。此前他就向双方阵营派出了间谍，并不断在军队中制造混乱，阻止军队的指挥官获取关键情报。在伯瓦尔・弗塔根和德拉诺什・萨鲁法尔的带领下，联盟与部落的部队本已离冰冠堡垒越来越近，但克尔苏加德出现的位置却将他们的阵形从中切断。

但是克尔苏加德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将纳克萨玛斯带到了靠近前线的空域，这让联盟与部落有机会对这座要塞发动突袭。

联盟与部落的勇士们冲进纳克萨玛斯，从内部撕开了它的防御，并且净化了大厅中的邪恶力量。对某些英雄来说，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攻击这座要塞了。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又一次来到克尔苏加德的面前。

虽然巫妖王派出援军尽全力支援要塞，但克尔苏加德还是被打败了。有传言说他的灵魂迷失在了亡者的国度—暗影界。他的死让巫妖王失去了最强大的军官，也让远征诺森德的部队士气再度高涨。

这场败局使巫妖王的终极战略濒临破灭的边缘。但遗憾的是，联盟与部落的英雄们很快就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另一个威胁了。

魔枢之战

随着纳克萨玛斯的陷落，两支远征军在龙骨荒野各自建立起了永久的根据地。他们希望可以从这里直接向冰冠堡垒发起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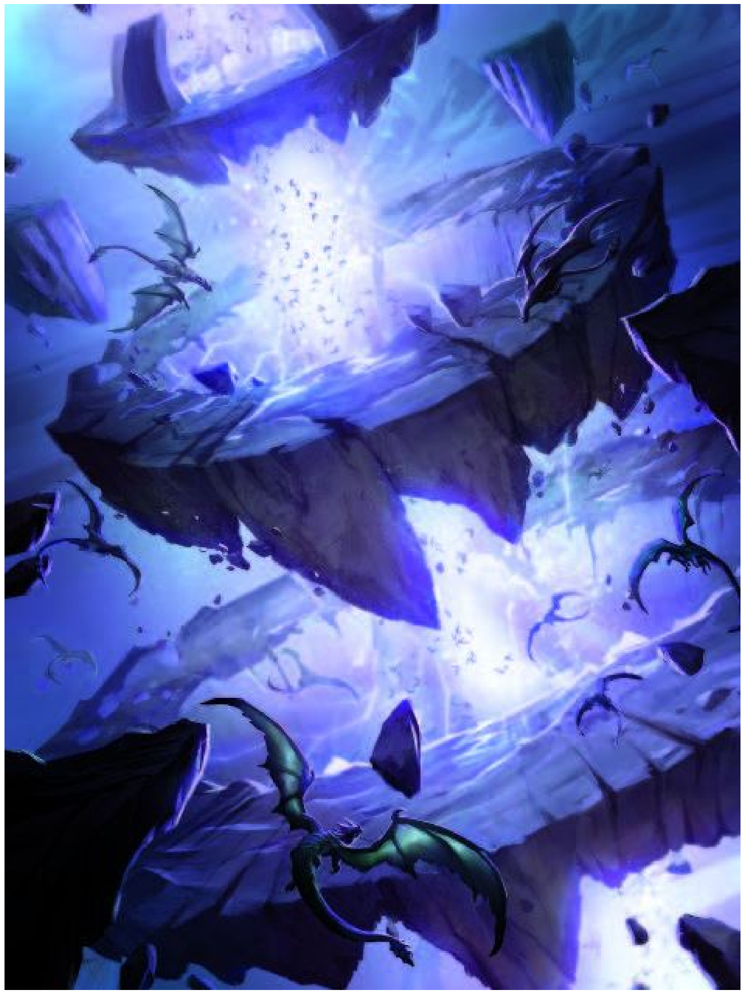
但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肯瑞托终于了解到魔枢发生的一切。玛里苟斯和大多数蓝龙军团的成员正在抽走艾泽拉斯的奥术魔法，并且杀死了一些敢于反对他们的法师。

得知有些伙伴加入了蓝龙军团的行列，大法师罗宁和肯瑞托的高阶成员们非常震惊。面对玛里苟斯造成的严重威胁，达拉然的法师们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举动。他们将法力汇聚到一起，将整座城市传送到了诺森德的上空。

有了这个新的立足点，肯瑞托立即发动了攻势，想要阻止玛里苟斯，但进展非常缓慢。蓝色守护巨龙和他的仆从过于强大，就连达拉然最伟大的法师们也无法与之抗衡。随后，肯瑞托转而向联盟与部落求助。尽管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和伯瓦尔・弗塔根都不愿意在与巫妖王对峙时分散兵力，但他们都知道达拉然的这场战斗事关重大。

联盟与部落的成员开始前往魔枢，探查那里的防御情况。其他巨龙军团也开始对玛里苟斯的行为产生警惕，并且派出代表前来调解。凡人与巨龙一起试图和魔法守护者进行联络，说服他结束这场毁灭性的战斗。但他们的努力只换来了充满敌意的回应。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守护巨龙阿莱克丝塔萨和其他巨龙军团的使节进行了会晤，讨论玛里苟斯的命运。一部分反对魔法守护者的蓝龙也参加了会晤。玛里苟斯已经杀害了太多的无辜者，而吸取艾泽拉斯的魔网能量也扰乱了世界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带来的死亡与毁灭只会更加严重。



魔枢，蓝龙军团的巢穴

怀着沉重的心情，巨龙们达成了一致，并组成了龙眠联军。为了艾泽拉斯的未来，他们会加入凡人一方与玛里苟斯开战。对所有巨龙来说，这都是一次艰难的抉择，尤其是阿莱克丝塔萨。她一直将玛里苟斯当作兄弟，同时作为生命守护者，她对即将到来的流血事件深感痛恨。但她知道如果自己无所作为，只会让更多人失去生命。

不久，龙眠联军就开始向玛里苟斯在魔枢的要塞发动攻击。阿莱克丝塔萨亲眼看到艾泽拉斯的保卫者与魔法守护者正面交战，并将蓝色守护巨龙击倒。看到这位老朋友死去，她没有感到任何欣慰与欢愉，心中只有沉重的悲痛。

暮光之龙

黑龙军团也想在这场与玛里苟斯的战争中获益。辛萨尼亚，死亡之翼的配偶，捉住了几只从魔法守护者的怒火中逃脱的虚空龙。她决定制造一种全新的、更为可怕的龙类重建自己的军团。

辛萨尼亚利用虚空龙的能量，创造了一批名为暮光龙的生物。她拼命想要恢复黑龙军团的努力只取得了一部分成功。一批英雄了解到了辛萨尼亚的实验，在巨龙卡雷苟斯与考雷斯特拉兹的帮助下，他们向黑龙发动了攻击，消灭了她几乎所有的后裔。

不幸的是，他们并没能消灭所有暮光龙。死亡之翼发现了辛萨尼亚的后裔，也觉察到了暮光龙身上那可怕的潜力。

在之后的几个月中，他开始继续辛萨尼亚未完成的工作。

玛里苟斯死了，蓝龙军团的行动也结束了。肯瑞托的成员还要花上多年时间恢复蓝龙对艾泽拉斯魔网造成的伤害。幸运的是，魔网终将恢复往日的力量。

天谴之门战役

玛里苟斯死后，部落与联盟重新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冰冠堡垒。伯瓦尔·弗塔根和萨鲁法尔分头向天灾军团发动了进攻，亡灵的军队在龙骨荒野节节败退。

很快两位指挥官就意识到，任何一方阵营的获胜都是对巫妖王的牵制。于是当一方攻击亡灵时，另一方就会“正巧”命令他们的部队在另一条战线上展开行动，吸引天灾军团的注意。虽然双方都不愿意承认，但两位指挥官都对彼此产生了不言自明的尊敬之情，双方之间巧妙的合作也使攻击变得更加卓有成效。虽然在他们的指挥下，联盟与部落的部队正在从不同的方向挺进，但最后都来到了冰冠冰川的门户，天谴之门安加萨。

一旦占领了天谴之门，两大阵营就可以任意选择时机对冰冠堡垒发动攻击。但是巫妖王的防御力量非常强大，要想冲破这道坚固的屏障，必须先经历一场严酷的苦战。

伯瓦尔和德拉诺什都不愿意让对方独占这一荣誉。在向天谴之门发动攻击的那一天，双方同时来到了战场上。他们面对的天灾军团比之前任何一场战斗中的都要强大。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随即展开。

在艾泽拉斯保卫者的合力进攻下，天灾军团的阵线不断退缩。伯瓦尔和德拉诺什缓慢地推进到天谴之门脚下，胜利几乎近在咫尺。然而巫妖王不能允许敌人如此轻易地胜利。他的计划是让联盟与部落的勇士转投自己麾下。要想让这一计划成功，必须让双方阵营在来到冰封王座前的战斗中就耗尽精力。如果他们带着如此强烈的自信与力量进入最后的战斗，也许会成功击溃天灾军团。

巫妖王出现在天谴之门，亲自加入了战斗。他刚刚出现，战场上的局面立即发生了逆转。但是联盟与部落的勇士没有在他面前逃跑。他们咬紧牙关，稳住脚跟，继续战斗了下去。



伯瓦尔·弗塔根与德拉诺什·萨鲁法尔在天谴
之门大战天灾军团

发生在天谴之门的这场战役原本有机会成为巫妖王的末日，但最终却功亏一篑。

随着装满瘟疫的罐子从一片能够俯瞰天谴之门的高地上如雨滴般落下，砸向正在鏖战的双方军队，这场进攻被终止了。致命的绿色云雾弥漫开来，无论生者还是亡灵都无法幸免。巫妖王趁机撤出了战场。留下的所有人都命丧当场，包括伯瓦尔·弗塔根和他率领的近五千名联盟士兵，以及德拉诺什·萨鲁法尔和他手下四千余名忠诚的部落战士。

瘟疫原本会扩散到整个区域，消灭所有接触到的生物。但就在这时，红龙军团来了。阿莱克丝塔萨和她的仆从从天而降，用魔法的火焰净化了这片土地。他们无法拯救已经死去的人，但至少瘟疫被消灭了。

烟尘散去后，德拉诺什和伯瓦尔的尸体都消失了。尸体神秘消失的原因要到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揭开。天谴之门发生的一切令双方阵营都震怒不已。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瘟疫的来源：只有被遗忘者可以制造出这样的瘟疫。

随后部落与联盟都做好了准备，誓要消灭制造这场灾难的幕后黑手。

幽暗城之战

在天谴之门的灾难过后，大酋长萨尔向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女王发出了召唤，但女王却早已在赶来的路上了。她告诉大酋长，一部分对她抱有异议的亡灵与恶魔联手发动了叛乱，想要推翻她的统治，她不得不离开幽暗城。曾经效力于天灾军团，后来向她投降的恐惧魔王瓦里玛萨斯一直都在背地里密谋背叛她。他说服了一名天才炼金师——大药剂师普特雷斯，告诉他燃烧军团会给予更多的赏赐。之后，他们一起制造了新的亡灵瘟疫。这种瘟疫不但能够杀死生物，也可以摧毁天灾军团，甚至有可能杀死巫妖王。

在萨尔与希尔瓦娜斯策划发动反击时，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赶来与他们见面。国王瓦里安·乌瑞恩认为部落要为天谴之门的事件负全部的责任，并打算与部落决裂，但吉安娜希望自己能够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

希尔瓦娜斯将她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了吉安娜，并向她保证自己会亲手处决那名让双方都死伤惨重的叛徒。

当吉安娜把这个消息告诉瓦里安时，他半信半疑地接受了希尔瓦娜斯的解释。不管女妖之王是否在说谎，瓦里安都认为这是一次机会。在这一时刻，幽暗城并不在部落的控制之下。也许该是联盟收复洛丹伦故土的时候了。

部落与联盟分别向幽暗城发动了攻击。在希尔瓦娜斯和萨尔的带领下，部落的军队将这场叛乱的主谋瓦里玛萨斯作为了进攻的目标。而联盟则跟随瓦里安穿越了城市下水道，寻找普特雷斯。

最后双方都达到了目的，瓦里玛萨斯和普特雷斯也为他们的背叛付出了代价。

但瓦里安并没有感到满足，怒火仍在他心中沸腾。他来到幽暗城的王座前，在萨尔面前拔出了剑。不管是谁该为天谴之门的惨剧负责，瓦里安·乌瑞恩都无法再信任部落了。他相信，如果没有了部落，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所以，他要与萨尔和他的支持者决一死战。

战争一触即发，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随即用魔法制止了现场所有人的行动，并将联盟的部队传送出幽暗城。

虽然全面战争暂时没有发生，但两大阵营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未缓解。在之后的日子里，联盟与部落在诺森德的军队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所幸只是一些短暂的小规模冲突而已。

希尔瓦娜斯与天谴之门

和大多数精巧的谎言一样，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宣称的幽暗城叛乱中确实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大药剂师普特雷斯的确曾试图推翻她的统治，瓦里玛萨斯也确实想要将被遗忘者并入燃烧军团的阵营。

但这场瘟疫却是在女妖之王的指使下制造出来的。为了向巫妖王复仇，希尔瓦娜斯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制造像这场瘟疫一样致命的武器也在所不惜。至于她是否早已知道普特雷斯和瓦里玛萨斯计划如何散布这些毒剂，就永远是一个秘密了。有人坚称她早就了解到对天谴之门发动攻击的计划。虽然她极力否认，但并不能消除别人的怀疑。

奥杜尔的秘密

随着诺森德的战事不断升级，尤格－萨隆也在不停地积蓄力量。上古之神对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非常满意。联盟和部落不仅与巫妖王开战了，而且还在向彼此宣泄怒火。然而，尤格－萨隆知道，随着两大阵营不断深入诺森德，清扫天灾军团的据点，他们发现奥杜尔秘密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

尤格－萨隆看到了克苏恩是怎样在安其拉被打败的，他绝不愿重蹈覆辙。上古之神需要抓紧时间了。他那被腐化的仆从，守护者洛肯又一次点燃了意志熔炉，开始制造新一代钢铁矮人和维库人。所有这些生物都会效忠于尤格－萨隆。

虽然上古之神极力隐藏自己，但也无法永远不被凡人察觉。布莱恩·铜须，探险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就是在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来到奥杜尔，本想追寻矮人古代的历史，但发现的东西却远远超出他的意料。为此，布莱恩险些在奥杜尔丧命。勉力逃生之后，他立即告诉了肯瑞托的大法师罗宁，一场噩梦正在那座被遗忘的要塞中酝酿。

罗宁把消息告诉了联盟和部落，希望他们能够趁此机会再次放下分歧，团结合作，哪怕只是在这一场战斗之中。但当瓦里安·乌瑞恩国王、大酋长萨尔和加尔鲁什·地狱咆哮齐聚达拉然，打算讨论对奥杜尔发动攻击时，合作的希望却破灭了。加尔鲁什和瓦里安几乎当场拔刀相向。最后，在罗宁的干预下，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虽然瓦里安与加尔鲁什之间发生了冲突，但其他人都意识到，如果对奥杜尔的黑暗力量坐视不理，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与巫妖王的战争。

联盟的成员表示愿意护送布莱恩·铜须进入奥杜尔，揭开那里的奥秘。他们来到要塞中一处名为岩石大厅的区域，意志熔炉就安放在那里。塑铁者斯约尼尔，洛肯最信任的一名仆从，正在那里等着他们。他是意志熔炉的主人，也是尤格－萨隆钢铁部队的缔造者。联盟的英雄们在战胜了无数危险的阻碍后，才消灭了斯约尼尔。从此，上古之神就再也无法得到更多的援军了。

与此同时，部落也没有袖手旁观。部落最强大的勇士们进入了奥杜尔的另一处区域：闪电大厅。洛肯和他最狂热的追随者就驻扎在那里。在与这位堕落的守护者战斗时，部落的勇士们数次陷入危局，但他们的坚韧还是得到了回报，最终击杀了洛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洛肯给敌人留下了一条谜一般的信息：他的死预示着艾泽拉斯的末日即将降临。

守护者的遗言令部落的勇士们感到不解。通过肯瑞托的中间人，他们暗中联络了那些向意志熔炉发动攻击的联盟英雄，询问他们是否了解洛肯警告中的含义。得知这条消息后，布莱恩•铜须产生了警觉。根据近日来对奥杜尔的了解，他相信洛肯的死一定会对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又不清楚具体的原因。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奥杜尔的中心，也就是尤格－萨隆的栖身之地。

探险者协会和肯瑞托请求联盟与部落和他们一起向这座要塞发动最后的进攻。考虑到这次的请求来自中立方，英雄们同意了。他们已经发觉奥杜尔潜藏着邪恶的影子。虽然双方阵营的关系仍然紧张，但谁都不能对这种局面置之不理。

对奥杜尔的突袭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艰难。守护这座要塞的除了尤格－萨隆钢铁大军的余部，还有其他和洛肯一样受到上古之神影响的守护者。随着一场场惨烈的战斗，战场逐渐从要塞冰冷的外墙推进到了黑暗的地下大厅之中。

当入侵者最终抵达尤格－萨隆所在的牢房时，上古之神用疯狂、背叛与痛苦撕裂了英雄们的意志。有的英雄甚至失去了理智，被上古之神利用，转身向曾经的盟友发起攻击。

然而就像在面对克苏恩时一样，艾泽拉斯的凡人种族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尤格－萨隆被打败了，他对奥杜尔的控制也宣告终结。

尤格－萨隆之血

几千年前，尤格－萨隆的灵魂触须渗透到了世界的表面，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金属：萨隆邪铁。这种金属如花朵般散落在诺森德崎岖的地面上。

巫妖王刚刚来到诺森德时就发现了这些萨隆邪铁，并展开了研究。他发现这种金属几乎坚不可摧，而且可以抵抗任何形式的魔法。巫妖王同时了解到，它还能够摧毁亡灵生物的身体和灵魂。他对这种萨隆邪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命令仆从用它打造了盔甲和战争机械，甚至连他在诺森德的要塞也多用这种金属建成。

泰坦的自动保险装置

艾泽拉斯的防御者们又一次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但他们并没有摆脱危机。

在攻击奥杜尔的过程中，布莱恩·铜须发现了令他十分不安的迹象。守护者洛肯说他的死即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并非危言耸听。他的死亡触发了泰坦设计的自动保险机制的第一道程序。

几个世代以前，在泰坦的指导下，守护者制造了两座魔法装置：意志熔炉与起源熔炉。第一座位于奥杜尔，第二座则位于极远的南方一片被称为奥丹姆的土地上。起源熔炉的使命与北方这座完全不同。如果艾泽拉斯屈从于腐化，这台机器就将释放出能量，净化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清洗完成之后，起源熔炉会触发另一套程序，制造出新一代生命。

为了监控这一过程，泰坦征召了一名星圣，观察者奥尔加隆。他将负责判断艾泽拉斯的状态，决定这个世界是否需要清洗。

布莱恩·铜须并不知道这套自动保险程序的全部意义，但他担心最后的结果会非常严重。他带领那些刚刚击败尤格－萨隆的勇士们进入了奥杜尔中的一间密室，希望能够提前一步掌控艾泽拉斯的命运。可是他们来得太迟了。

随着洛肯的死，奥尔加隆被召唤到奥杜尔，而且这名守护者已经完成了他的分析。上古之神的腐化已经遍布整个世界，甚至在奥杜尔这样的要塞中扎下了根。奥尔加隆开启了自动保险程序，他相信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将起源熔炉的力量释放到整个艾泽拉斯。

为了阻止奥尔加隆，艾泽拉斯的英雄们勇敢地投入了战斗，这让星圣大惑不解。在他看来，这些人的行为毫无逻辑。自动保险程序已经激活，就算他死去，也无法阻止这一切。

但凡人们并没有退却。他们在为自己的世界、家园、朋友而战。最终，他们击败了奥尔加隆。

奥尔加隆被他们的决心感动了。艾泽拉斯并不是他净化的第一个世界，但他从未见过其他世界上的生命会像这些英雄们一样，爆发出如此强烈的生存意念。于是他重新做出了判断，这些英雄为自己赢得了可以与腐化艾泽拉斯的力量战斗的权力。奥尔加隆允许凡人们终止自动保险程序，停止起源熔炉的启动。

随后，奥尔加隆消失了，但并没有远离这个世界。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将继续从远处观察艾泽拉斯。

银色锦标赛

虽然混乱与杀戮在诺森德时有发生，但讨伐巫妖王的战争仍在顺利展开。联盟与部落的军队拔掉了天灾军团在这片土地上的许多哨所，一点点地蚕食着亡灵的领地。

剩下的工作就是对冰冠堡垒发动最后的攻击了。巫妖王将部队中大多数兵力都聚集在了这里。这样的举动仿佛是在挑衅，看敌人是否有胆量攻击冰封王座。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和瓦里安・乌瑞恩都急不可耐地想要消灭巫妖王，但并没有发出进攻的命令。原来，银色北伐军的领袖提里奥・弗丁向双方的领袖提出建议，希望他们暂时按兵不动。他认为此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将正中巫妖王的圈套。

艾泽拉斯结构重组

作为自动保险程序的一部分，奥尔加隆向泰坦发出了信号，通知他们对艾泽拉斯进行分析，以决定是否启动起源熔炉。但星圣和艾泽拉斯的英雄们都不知道，泰坦早已被萨格拉斯和燃烧军团击败了。

虽然泰坦再也无法接收到奥尔加隆的信号了，但自动保险程序仍在进行。最终，起源熔炉将摧毁艾泽拉斯的所有生命。

银色北伐军和黑锋骑士团都已经在冰冠堡垒周围建立起了小型哨所，并且花了数周的时间仔细观察天灾军团的动向与战术。虽然他们的阵营有别，但圣骑士与死亡骑士在分享了彼此的情报之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巫妖王已经做好了在这场地面战中承受巨大损失的准备，因为他知道天灾军团也会使对手付

出同样的代价。不同之处在于，战斗中倒下的每一个生命都会被复活，并成为巫妖王的仆从。

提里奥相信，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征服冰冠堡垒，就是派出一支精英小队进行精确打击，在城堡的防御中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直击巫妖王的本体。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提里奥向艾泽拉斯所有的勇士发出了召唤，只有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力量的英雄才可以加入这次行动。于是，银色锦标赛开始了。

虽然两大阵营之间关系紧张，但提里奥·弗丁还是得到了来自双方的一致信任。在保卫圣光之愿礼拜堂的战斗中，他的英勇事迹被联盟当作了楷模；而部落仍然记得他在多年前全力维护兽人伊崔格时展示出的无私与公正。没有人怀疑他的诚挚，每个人都知道他只在意一件事，那便是消灭巫妖王。

无论哪个阵营都不缺少愿意与提里奥并肩作战的勇士。许多英雄加入到了锦标赛的试炼之中。没过多久，提里奥就从军队中筛选出了一支获得他认可的精锐。这些勇士将和达里安·莫格莱尼麾下的死亡骑士一起，在新的旗帜下战斗。

这支被称为灰烬审判军的部队将为巫妖王带来最终的审判。

巫妖王的陨落

对冰冠堡垒的攻击从空中开始。联盟与部落的炮舰向要塞俯冲，将部队空降到不同的位置。勇士们进入冰冠堡垒的深处，来到要塞中名为映像大厅的区域。巫妖王亲自在这里迎接凡人中的勇士，并将他们击退。

虽然经历了一场失败，但艾泽拉斯的保卫者仍然毫无畏惧。他们加倍努力，发动了最后的攻势。银色北伐军和黑锋骑士团在冰冠堡垒的正门建立了一个前沿基地，艾泽拉斯的勇士由此处向前挺进，对巫妖王发起了总攻。

冰冠堡垒中的战斗时刻都在考验着提里奥・弗丁等人的力量与意志。站在巫妖王身边的不止是最强大而危险的仆从，还有英雄们曾经追随的勇士：德拉诺什・萨鲁法尔。



联盟与部落在诺森德的行军路线

这位骄傲的兽人在天谴之门倒下后，天灾军团取回了他的尸体。巫妖王将德拉诺什转化为一名死亡骑士，强迫他与曾经的盟友作战。得知自己的儿子变成了死亡骑士，瓦罗克·萨鲁法尔心如刀绞。看到兽人勇士深爱的儿子居然受到如此恶毒而野蛮的折磨，就连联盟的成员都感到愤怒。

冰冠堡垒的守卫人数众多，但突击队依旧不断挺进。他们在天灾军团的阵地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了冰封王座前。

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在天谴之门倒下的另一位英雄：伯瓦尔·弗塔根。他的身体被红龙的魔法火焰重塑，现在却被锁链吊在冰封王座上方。和德拉诺什一样，这位圣骑士也被巫妖王复活了，但并没有像兽人那样完全被腐化。伯瓦尔一直在经受着天灾军团主人可怕的折磨，但仍然抗拒对方想要令他堕入黑暗的企图。

勇士们知道，不打败巫妖王就无法解救伯瓦尔。此时他们都筋疲力尽，心中燃烧着怒火。如果能让他们也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巫妖王就可以将他们化为亡灵，变成挥向世间生灵的武器。这些艾泽拉斯最强大的英雄们，才是巫妖王真正的战利品。

整个世界的命运就系于此刻。

巫妖王释放出全部的怒火，提里奥·弗丁和其他勇士们也奋起反击。英勇的战斗让整个冰冠堡垒都为之震动。巫妖王用霜之哀伤夺去了一些英雄的灵魂，但即使如此也无法阻止他们的战斗意志。被困在诅咒之刃中的勇士们仍在战斗，甚至连其他囚禁在这把武器中的灵魂也被唤醒，跟着一起反抗。但他们英勇无畏的战斗仍然无法获得胜利。

巫妖王的力量压倒了一切。提里奥·弗丁被困在冰块之中，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追随者被屠杀殆尽。

巫妖王胜利了，接着开始将敌人复活为亡灵。

就在此时，提里奥奋力打破了寒冰牢笼，然后使出全身的力量拼命发动攻击，用灰烬使者摧毁了霜之哀伤。在这一瞬间，困在剑刃中的灵魂被释放出来。巫妖王的受害者已经被折磨得太久了，他们蜂拥而出，围绕在巫妖王身边，发起了正义的复仇，要他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代价。



提里奥·弗丁和盟友们在冰封王座击败巫妖王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的父亲，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的灵魂也苏醒了。他复活了被杀害的勇士们，使得勇士们再次加入了战斗。这一次，巫妖王彻底无力抵抗了，很快就受到了致命的重创。

临终时刻，阿尔萨斯能够感觉到冰封王座的腐化之力正离他远去。他开始回想起自己所犯下的沉重罪行，随后渐渐滑入死亡的国度，进入了一片冰冷无情、充满黑暗的世界。

接下来要决定的就是如何处理残余的天灾军团了。泰瑞纳斯的灵魂向提里奥·弗丁和勇士们发出了警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意识控制亡灵，它们就会陷入狂乱，对这个世界造成难以想象的伤害。

提里奥赞同他的说法，但这任务实在太过沉重，他无法要求在场的任何一人承担这份责任。于是他拿起了巫妖王的头盔，决心亲自担任狱卒，哪怕这样做意味着自己将被毁灭。但在他即将穿戴上这套被诅咒的盔甲、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前，伯瓦尔·弗塔根阻止了他。

从束缚中解脱的伯瓦尔自愿代替提里奥来掌控亡灵。他在天谴之门已经遭受了重创，身体支离破碎，意志中也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往的生活中，像从前那样在生者中行走。为了艾泽拉斯，他愿意戴上巫妖王的头盔，接替他成为控制天灾军团的意志，以防那些亡灵陷入混乱。伯瓦尔希望，这样一来就可以永久消除天灾军团的威胁。

凯旋而归

击败巫妖王之后，联盟与部落的军队返回了各自的家乡。他们清除了艾泽拉斯历史上所面临的最强大的威胁。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回到奥格瑞玛时，迎接他的是兽人兄弟们震天的欢呼。现在每个人都相信他已经无愧于地狱咆哮家族，成了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指挥官。

部落的另一名指挥官，瓦罗克·萨鲁法尔仍然留在诺森德，负责指挥大军的撤离工作。儿子德拉诺什·萨鲁法尔的死令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希望能够在宁静中为儿子哀悼。部落无法再从他的经验与领导力中受益，这在未来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沉睡的王座

在撤离诺森德的过程中，联盟与部落的军队很少看到天灾军团的踪迹。大多数人都认为巫妖王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亡灵也不会再形成威胁。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伯瓦尔·弗塔根艰难地控制着亡灵军团。他们曾经在巫妖王的指引下与一切生者作战，想要约束他们的侵略性非常困难。同时，伯瓦尔还要为维持自己的理智而斗争。成年之后他就是一名强大的圣骑士，但自从戴上巫妖王头盔的那一刻，圣光就抛弃了他。新获得的死灵力量与他心中的正义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控制亡灵又消耗了他全部的意志力量。

一些小股的天灾力量脱离了他的控制。东部王国的亡灵仍然在遵从巫妖王曾经的指示，向所有通过东瘟疫之地的行人发起攻击。而对伯瓦尔控制天灾军团产生最大影响的却是另一个意外事件：希尔瓦娜斯·风行者的第二次死亡。

许多年来，希尔瓦娜斯考虑的一直都是如何杀死阿尔萨斯·米奈希尔，那个夺走了她的灵魂，违背她的意志，将她的身体化为奴隶的人。现在阿尔萨斯死去了，而她甚至没有享受到杀死巫妖王的满足感。希尔瓦娜斯希望结束她充满折磨的灵魂，于是从冰冠堡垒顶上一跃而下。

希尔瓦娜斯并没有死于坠落，杀死她的是尖利的萨隆邪铁。和巫妖王一样，联盟与部落也在试验这种神秘的金属元素。它有着许多令人好奇的特性，其中之一就是可以摧毁亡灵的身体与灵魂。

希尔瓦娜斯进入了荒凉而恐怖的死后生命。那些被称为瓦格里的幽魂找到了她，并让她看到了被遗忘者的未来。没有了她的保护，他们将被部落当作炮灰，最终归于灭绝。瓦格里为她提供了一份契约：只要她愿意与她们建立联结，她们就会让希尔瓦娜斯的灵魂返回躯体。瓦格里一直期待能够摆脱巫妖王的控制，作为代价，她们愿意为女妖之王效力。希尔瓦娜斯同意了。她回到了艾泽拉斯，继续领导被遗忘者。

发现与瓦格里的联系突然被切断，伯瓦尔倍感震惊。当他试图与她们重新建立联系时，她们并没有回应。伯瓦尔意识到瓦格里已经开始侍奉新主人了。

伯瓦尔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从这次事件吸取了教训。他不但要控制亡灵不去伤害生者，还要防止其他人滥用天灾军团的力量。

梦魇之战

几千年来，上古之神一直在企图腐化翡翠梦境。他们在这片缥缈的国度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造就了所谓的翡翠梦魇。虽然尤格－萨隆最近在诺森德吃了败仗，但危机并没有消失。事实上，那场战斗反而促使上古之神的仆从加快了行动步伐。

巫妖王死后，梦魇在外部世界的扩张越来越快了。艾泽拉斯各地的居民都体验到了恐怖的梦境。泰兰德·语风也受到了梦魇的影响。在调查事件起因的过程中，暗夜精灵所崇拜的女神艾露恩让她看到了一幅幻象。在幻象中，泰兰德看到她的伴侣玛法里奥·怒风死在了翡翠梦境里。

玛法里奥已经在翡翠梦境中沉睡了很多年，泰兰德曾试图唤醒他，但一直没有成功。此前，暗夜精灵一直没有对此产生疑虑。毕竟许多德鲁伊都会花一段时间探索梦境。然而他们渐渐发现，最近所有进入翡翠梦境的人，无论是不是德鲁伊，都没能醒来。就连梦境守护者伊瑟拉也陷入了无止境的沉睡之中。

在玛法里奥离开期间，范达尔·鹿盔领导着塞纳里奥议会。他声称自己知道解决的办法。他表示世界之树泰达希尔绝不会受到翡翠梦魇的影响，然而这只是个谎言。梦魇已经在泰达希尔传播开来，只是范达尔不愿让其他暗夜精灵知道。

为了伪装得更逼真，他宣称自己可以保护泰达希尔，不让梦魇有机会触碰到它。他确信，一旦他的工作完成，就可以找到方法救出玛法里奥。

泰兰德绝不会坐视玛法里奥陷入危险，于是亲自进入了翡翠梦境。很快，她就发现玛法里奥被一名古老的敌人囚禁了，那就是梦魇之王萨维斯。

萨维斯已经臣服于上古之神，但也拥有许多属于自己的仆从，范达尔就是其中之一。多年前，萨维斯使大德鲁伊相信他那早已死去的儿子，瓦斯坦恩·鹿盔仍然活着，并以此为条件诱使他加入了自己的阵营。

当泰兰德了解到范达尔在最近一系列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时，她终于明白了这个恐怖的真相：泰达希尔已经被梦魇腐化了，而范达尔一直对暗夜精灵掩盖

着这个事实。

泰兰德和盟友们一起为解救玛法里奥展开了战斗。玛法里奥醒来之后，他们一起对萨维斯和梦魇发动了攻击。

最后，萨维斯被击败了，梦境中的大部分梦魇也得到了净化。但无论是泰兰德·语风，还是玛法里奥都无法彻底将它根除，所以只好将腐蚀的力量与萨维斯的灵魂都封印在翡翠梦魇中一个名为艾林裂隙的角落。他们希望可以将梦魇控制在这个区域，但也担心有一天它会找到逃脱的办法。

在翡翠梦境内部的胜利对许多受梦魇困扰的人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伊瑟拉也从无止境的沉睡中醒来了，而为了纪念她的归来，人们给她起了一个新的称号一觉醒者。

梦魇对范达尔·鹿盔的控制也被解除了，但并未能治愈他伤痕累累的意志与灵魂。大德鲁伊陷入了疯狂，而塞纳里奥议会的其他德鲁伊对此却无能为力。他们知道不能任由范达尔不受约束地游荡，于是将他囚禁在了一座地下兽穴中。

击败梦魇后，守护巨龙阿莱克丝塔萨与伊瑟拉认为泰达希尔需要她们的保护。随后她们将自己的魔法祝福赐予了这棵世界之树，让它不会再受到梦魇的腐蚀。

第七章
大地的裂变

无人察觉的阴谋

最近几年中，上古之神遭受了重大挫折。克苏恩和尤格－萨隆先后被艾泽拉斯的保卫者击败。他们从未料到会受到如此强烈的抵抗，也不曾想到会有这么多无畏的英雄站出来与他们抗争。

身处在狂热梦境的汪洋大海和无名的恐惧之骨内的恩佐斯还不曾面对凡人的剑刃。但上古之神知道，艾泽拉斯的勇士们迟早会找到他，并试图战胜他，就像他们对克苏恩和尤格－萨隆做的那样。

恩佐斯并不害怕，但他能感觉到机会的窗口正在迅速关闭。整个世界都在与巫妖王的战争中饱受创伤，远古守护巨龙的力量则在他们彼此的斗争中消耗殆尽。伊瑟拉刚刚从翡翠梦境的深渊中返回，但与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了。她的意识被预言的幻象占据了，甚至很难分清哪些是幻象，哪些是真实。与此同时，诺兹多姆为了寻找干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神秘力量，已经消失在时间流中。玛里苟斯死了，蓝龙军团群龙无首。只有阿莱克丝塔萨还在继续守卫着艾泽拉斯。但在诺森德帮助联盟与部落作战后，她急需时间休息。

是时候让暮光审判快点来临了。

预示着末世之劫的第一记重锤并不是来自古加尔或是他的教众，而是死亡之翼。格瑞姆巴托之战后，死亡之翼躲进了深岩之洲，那里是土元素位面中的大地之国。数个世代以前，守护者制造了元素位面，用来安置世界上那些不受控制的元素之灵。对死亡之翼来说，深岩之洲就是他的第二个家。与大地元素天生的联结让他可以吸收这个国度中潜藏的能量，并用它们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治愈身上的伤口。

恩佐斯也将自己的黑暗能量注入到了死亡之翼体内，黑色守护巨龙获得了他闻所未闻的力量。汇聚的能量让他的形态变得极不稳定，随后血脉中奔涌的岩浆从身体各处喷出，将他全部都吞噬了。

在恩佐斯的命令下，暮光之锤的教徒们前往深岩之洲帮助死亡之翼。他们在黑色守护巨龙的伤口覆盖上源质盔甲，防止他的身体分崩离析。这一过程非常痛苦，死亡之翼经常将怒火发泄到教徒们身上。

在教徒们照料死亡之翼的同时，恩佐斯在元素位面与另一群古老的盟友取得了联系。当这个世界还很年轻时，上古之神就俘获了艾泽拉斯最具毁灭性的元素之灵，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武器。现在他们也会在暮光审判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恩佐斯向元素发出了召唤，要他们做好战争准备。但并非所有元素都会回应他。

两位元素领主拒绝了上古之神，他们是猎潮者耐普图隆与石母塞拉赞恩。自从元素被俘获的时代过去之后，这两位领主就已经打破了将他们与上古之神联结在一起的束缚。他们不会再效力于恩佐斯，而是会动用所有的力量对抗想要再次奴役他们的上古之神及其仆从。

另外两位元素领主都听从了恩佐斯的召唤。炎魔之王拉格纳罗斯和风元素领主奥拉基尔听说战争即将到来都很高兴，而且他们与上古之神之间的束缚仍然存在。恩佐斯答应将他们从被囚禁的地方释放出来，让他们如同在上古时代一样，自由地在艾泽拉斯游荡。

让元素领主恢复自由的关键就是死亡之翼。等到黑色守护巨龙做好战斗准备后，他会从深岩之洲一跃而出，然后在元素位面与艾泽拉斯的表面之间撕开裂缝。死亡之翼同时也会成为恩佐斯意志的延伸，指挥暮光之锤与其他元素生物，让他们协同发动攻击。上古之神使他相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肃清艾泽拉斯的其他巨龙，将这个世界据为己有。

事实上，恩佐斯并不打算赐予死亡之翼任何奖赏。上古之神只是利用这头被腐化的守护巨龙，让黑暗帝国恢复昔日的光辉，并将这个世界笼罩在暗影之中。

等到一切计划都完成后，恩佐斯就会抛弃自己的仆从。

元素的动荡

黑暗之门开启后28年

在深岩之洲，死亡之翼同时沐浴着恩佐斯的力量和元素位面的能量。他的身体正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但同时也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吸收元素位面的力量搅动了整个元素国度的平衡，所有元素生物都陷入了混乱当中。他们的痛苦与迷惑不只影响到深岩之洲，还扩散至艾泽拉斯世界的表面。

大海在愤怒中翻腾，诡异的风暴在群山间呼啸，气候也变得反复不定。大地在叹息中起伏，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地震。自然灾害一直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旅行变得相当危险，许多商船都在海上沉没了。

大酋长萨尔和其他萨满祭司都感到元素出现了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仍然是个谜。萨尔多次试图与元素之灵沟通，但却没有得到回应。他无法让这一切平静下来，却突然想到：如果无法与艾泽拉斯的元素沟通，也许他可以去跟外域的元素交流，并听取它们的建议。

前往外域前，萨尔指名让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担任部落的代理大酋长。这位战士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但在与巫妖王的战争中，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名称职的领袖。加尔鲁什勇敢的性格和强烈的荣誉感令他在部落中广受欢迎，尤其是在兽人族群中。

但并非所有顾问都同意萨尔对代理大酋长的人选安排。牛头人大酋长凯恩·血蹄就反对将部落的控制权交给加尔鲁什，他认为这个年轻的兽人是个毛躁的好战分子。尽管萨尔对凯恩深怀敬意，但并不打算改变决定。他相信新的重任会让加尔鲁什的性格缓和下来，帮助他学到智慧。但是此后发生的事证明他错了。

接手领袖的地位让加尔鲁什更加沉溺于他的好战路线。他认为部落过去太过怯懦。资源本就稀缺，尤其是在诺森德的那场大战之后。世界各地的元素动荡只会使局面更加恶化。

萨尔刚离开，加尔鲁什就将目光对准了西北方向灰谷中那片繁茂的森林。那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就在部落触手可及的地方。那片地区大部分都是暗夜精灵的领土，但并不能阻止加尔鲁什派遣部队进入森林。对于向联盟乞求资源或是与他们交易他毫无兴趣。仅凭力量就可以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为什么要将一切复杂化呢？

部落对灰谷的入侵激怒了联盟。双方阵营之间开始剑拔弩张，公开的战争似乎已经无可避免。

部落中部分成员对这场充满侵略性的行动满心欢喜，但凯恩·血蹄并不在此列。这位年长的牛头人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希望让代理大酋长恢复理智，防止发生流血事件。在凯恩眼中，加尔鲁什正带领部落走上危险的道路，最终只会走向灭亡。

加尔鲁什没有听从凯恩智慧的劝告，牛头人只好用这名兽人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和他交流。他向加尔鲁什发起了荣誉挑战，要求举行决斗仪式。

在众人的见证下，牛头人与兽人开始为部落的未来而战。一边是对未来和平的许诺，另一边则是鲜血与征服。

在那一天，是鲜血与征服赢得了胜利。纵使凯恩·血蹄英勇奋战，却还是倒在了对手脚下。随着这位年长的牛头人死去，再也没有人能够对抗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统治了。

三锤议会

和部落一样，联盟也在经受内部纷争的困扰。元素的骚动对矮人城市铁炉堡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大规模地震撼动了城市周围那白雪皑皑的山峰，造成了一系列破坏与死亡。

国王麦格尼·铜须决心要保护人民，阻止灾难的发生，哪怕付出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他和他的顾问了解到一种可以与大地沟通的古老仪式，那是从矮人的祖先，一种石质皮肤、被称为土灵的生物那里传承下来的。麦格尼要亲自举行这种仪式，以查明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艾泽拉斯最近发生的一切。

仪式并没有按他计划的那样进行。麦格尼没有与大地简单地联结在一起，而是化为一座失去生命的钻石雕像，与大地融为一体。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铁炉堡的子民为国王的逝世举行了沉痛哀悼。

在暗炉城，已经与麦格尼很久不通音信的女儿茉艾拉·索瑞森也听说了有关麦格尼命运的消息。最近几年来，她一直致力于让黑铁矮人氏族摆脱火元素的统治，并保护他们不受黑龙军团的侵害。然而最近发生的灾难随时可能让茉艾拉的进展毁于一旦。元素之灵变得越来越混乱，一些黑铁矮人也妄图恢复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这些矮人向拉格纳罗斯屈膝投降，还发动了颠覆茉艾拉统治的叛乱。

茉艾拉认为铁炉堡王座的空缺将是一次机会，可以让她忠实的黑铁矮人在安全的地方生活。但是她也知道铁炉堡的矮人不会真心欢迎他们。铜须氏族与黑铁氏族有着长久对立的历史，但这并不能阻止茉艾拉的计划。依据王座继承的法则，王冠是属于她的。茉艾拉继承王位后，她的话就是律法。

没过多久，茉艾拉就带领黑铁矮人来到铁炉堡，宣称自己为山丘女王。有些矮人对她的回归心怀怒意，但大多数都接受了她的领导。紧张的氛围在城市中酝酿，新的内战一触即发。

为了防止暴力冲突的发生，茉艾拉采取了铁腕政策。权力转接期间，她禁止任何人进入或离开铁炉堡。但事实证明这是种错误的做法。暴风城的王位继承者安度因·乌瑞恩当时正在铁炉堡做客。在瓦里安国王看来，将他的儿子扣

作人质就等于是宣战。安度因是他仅存的家人了，为了保护儿子，国王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瓦里安・乌瑞恩组织起一支由刺客组成的突击队，潜入了铁炉堡。他们如暗影般穿行在城市中，最后成功困住茉艾拉。瓦里安本想割开她的喉咙，还是王子请求他的父王对茉艾拉手下留情。让瓦里安控制自己内心愤怒的一面，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安度因的建议。

尽管瓦里安放过了茉艾拉，却不再接受她像之前那样对铁炉堡实行独裁统治。他要求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来治理这座古老的城市。应他的要求，矮人们组成了三锤议会，由各个氏族派出代表组成执政团体。

恐怖图腾的诡计

凯恩・血蹄死于族人的背叛。他在牛头人中最大的对头—玛加萨・恐怖图腾，在他与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决斗中看到了机会。玛加萨一直梦想着占据牛头人的首都雷霆崖，控制所有牛头人。凯恩・血蹄是她实现梦想的唯一障碍。

玛加萨暗地里在加尔鲁什那把传奇巨斧血吼上涂抹了毒药。正是这致命的毒药，让加尔鲁什在战斗中杀死了凯恩。

这场决斗之后，玛加萨在雷霆崖发动了政变，占领了整座城市。然而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凯恩的儿子贝恩・血蹄发起了反击，并夺回控制权。他有充分的权利处决敌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一直在遵从父亲的教导与指引，知道作为真正的领袖必须选择荣誉与怜悯之道。最后，他将玛加萨流放到远离雷霆崖的地方。

在这期间，玛加萨曾向加尔鲁什请求帮助，但兽人并没有理会。他对玛加萨在自己的武器上下毒的行为深感愤怒。这使他在荣誉决斗中的胜利受到玷污，并让人们怀疑他是否真的是比凯恩更优秀的战士。

对于这一变动，有些矮人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矮人对于让议会统治各个氏族的想法持反对态度。虽然花了一些时间，但三锤议会制度最终还是站稳了脚跟。茉艾拉・索瑞森，弗斯塔德・蛮锤和穆拉丁・铜须这三位功绩卓著的矮人会在今后的数年中统治矮人种族。

三大氏族的矮人已经几百年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了。在日常生活中和平共处是非常困难的事。暴力冲突在矮人社会中时有发生。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艾泽拉斯世界的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

元素王座

萨尔对艾泽拉斯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他来到外域，见到了祖母盖亚安，希望就如何处理元素动荡的问题听取她的建议。智慧的老兽人让萨尔看清了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他虽然有着萨满祭司的天赋，但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如果想对艾泽拉斯的局面做出改善，他需要加强自己与元素之间的联系。

外域的玛格汉兽人中有许多极具天赋的萨满祭司。盖亚安召来了她最聪明的学生阿格娜指导萨尔。阿格娜对自己的新学生教导起来毫不客气。萨尔领导新部落的事迹在她看来不值一提。恰恰相反，她认为这正是萨尔作为一名萨满祭司进阶缓慢的原因。阿格娜认为他是在一心二用，将注意力分散到了大酋长的职责和萨满祭司的修行两个方面。如果不选择一方面专注下去，那么无论作为哪个角色，他都无法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力。

萨尔当然不会放弃部落，但仍然拼尽全力投入到阿格娜教授的知识中。他聆听、观看，然后学习。每过一天，他与元素之间的联结就增强一分。在此期间，他与阿格娜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

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新的能力之后，萨尔来到了元素王座。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是纳格兰元素之灵的家，也是萨满祭司举行膜拜的场所。四个被称为元素之怒的生灵就住在这里，分别是大地之怒戈达乌，火焰之怒伊森拉图斯，空气之怒卡拉迪奥斯，水流之怒埃布留斯。

最近几十年来，元素之怒遭受了很多苦难。旧部落的力量不断崛起时，他们对邪能魔法的运用破坏了元素的力量。然后就是德拉诺的毁灭，元素之怒在那场灾难中几近灭绝。他们要经过很长时间、经历很痛苦的过程才能恢复力量，但未来还是光明的。和平最终会降临在外域。

萨尔向元素之怒请求帮助，希望它们能够告诉他该如何让艾泽拉斯的元素平静下来。元素之怒没有给他答案，相反却向他提出了警告：艾泽拉斯元素目前躁动的情景和德拉诺毁灭之前的情况非常相似。

萨尔立即出发返回艾泽拉斯，将自己得到的警告转达给那里的人民。阿格娜也决定与他一同前往。虽然离开纳格兰的家乡对她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但她相信自己作为一名萨满祭司有责任帮助艾泽拉斯的元素。更重要的是，她不想让萨尔独自面对接下来的挑战。毕竟萨尔已不仅仅再是她的学生和朋友，还是她最亲密的伴侣。

自从萨尔离开之后，艾泽拉斯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部落与联盟之间冲突再起的消息让他震惊不已，但最令他困惑的还是凯恩·血蹄的死，而杀死凯恩的恰恰是萨尔赋予了信任、期待着能统领好人民的加尔鲁什。对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的信任是萨尔犯下的最大错误，他为因此而发生的一切感到自责不已。

但已经没有时间让他来改正错误了。世界在萨尔眼前扭曲，大地在他脚下崩裂。大灾变开始了。

天崩地裂

对于死亡之翼来说，复仇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那不稳定的身形在火焰与暗影中变得越来越坚硬。全靠着源质装甲板将他身上的龙皮连接在一起，才使他的身躯没有被这股力量撕裂。在恩佐斯的指使下，他释放出积聚已久的怒火。死亡之翼冲破了元素位面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飞出深岩之洲，重返艾泽拉斯。

死亡之翼回归带来的连锁反应在全世界引发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人们将之称为大灾变。山峰崩塌，大地龟裂，炽烈的岩浆从裂缝中涌出。接天的海浪扑向岸边，吞没了海滨城镇。艾泽拉斯的居民非死即伤，但这只是浩劫的开始而已。

恩佐斯拨弄着死亡之翼血脉中的火焰，让他在痛苦中遭受无尽的折磨。黑色守护巨龙将他的怒火喷向整个世界。天空被燃烧的身形遮蔽，烈焰如雨点般洒向城市与森林。死亡之翼仿佛在漫无目的地散播着无情的毁灭，但在毁灭的背后却隐藏着计划周详的阴谋。



死亡之翼从元素位面出现，给艾泽拉斯带来毁灭

在死亡之翼向这个世界倾泄混乱的同时，恩佐斯命令古加尔和暮光之锤从阴影中现身。很多教徒虽然都隐蔽多年，但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教徒的数量已经增长了许多，其中不乏位高权重的人物，比如圣光大教堂的大主教本尼迪塔斯。

古加尔带着许多教徒来到了铁炉堡北方一片遍布农田的海滨高地。生活在丘陵地带的大多是蛮锤氏族的矮人，但他们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势力。在格瑞姆巴托之战后，龙喉氏族的兽人逃到了这一带，并在海边建造起简陋的要塞。

无论矮人还是龙喉氏族都没有为暮光之锤的到来做好准备。教派发动了蛮横的突袭，他们深入到高地中心，占领了一座远古要塞。古加尔将这座要塞命名为暮光堡垒，把这里当作了行动的大本营，并让信徒们在这里膜拜看不见的神祇。虚空能量渐渐从这座尖塔中渗透出来，蔓延到附近的土地中，让它阴影中所有的生命发生畸变。整个地区都在扭曲中变得黑暗，这片地区很快就被称为暮光高地。

在遥远的南方，另一批教徒在黑石山中建立了要塞，并在那里打造全新的武器。他们发现了奈法利安和辛萨尼亚破碎的尸体，并用虚空魔法重新赋予了它们活力。两头巨龙仍然保留着之前灵魂中的一些碎片，但现在已经成为暮光之锤忠实的仆人。教派所需要的并不是他们的力量，而是他们制造怪物的知识。辛萨尼亚开始继续她建造暮光龙军团的工作，而奈法利安则恢复了之前的实验，培育新一代多彩龙。

燃烧的暴风城

死亡之翼从深岩之洲现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之后他降落到了暴风城，将城市中的一部分区域夷为了平地。暴风城的士兵们想要对抗黑色守护巨龙，却无法如愿。就像他突然出现一样，死亡之翼从暴风城消失的速度也十分迅速。

死亡之翼本可以彻底毁灭暴风城，但那并不是巨龙的目的，让这座城市中的人们活下去比杀死他们更有价值。死亡之翼真正的目的在于摧毁他们的意志，好让他们投入上古之神的怀抱。

黑暗的命运令许多暴风城的居民心生恐惧，他们向大主教本尼迪塔斯寻求指引，但并不知道这位神圣的领袖已经在暗中投靠了暮光之锤。大主教折磨着这些绝望的人民，在他潜移默化的指引下，许多人也都转而信奉暮光之锤教派。

联盟与部落已经陷入四面受敌的局面。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决心要先毁灭对方。

入侵吉尔尼斯

随着大灾变的展开，萨尔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抉择。部落需要他作为大酋长的指引，但这个世界也需要他作为萨满祭司的力量。阿格娜是对的，他无法一心二用，同时承担两种职责。他清楚地知道，治愈这个世界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如果艾泽拉斯像德拉诺那样遭到毁灭，部落也就无法幸存。

萨尔和阿格娜加入了大地之环，一个中立的萨满祭司组织，致力于维护元素之间的平衡。组织中包括来自联盟与部落双方的萨满祭司，每一位成员都愿意为了这个世界放下过去的敌意。

萨尔、阿格娜和大地之环的许多成员一起来到了大漩涡。这里是无尽之海中一个剧烈翻腾的漩涡，也是死亡之翼为艾泽拉斯带去灾难的起点。

黑色守护巨龙在这里为艾泽拉斯表面与元素位面之间的界限上留下了一道伤痕。大漩涡散逸出的不稳定能量冲击着整个世界，让元素之魂陷入了狂暴。如果大地之环能够治愈死亡之翼造成的裂痕，就可以阻止毁灭在艾泽拉斯继续蔓延。

在萨尔前往大漩涡后，已经没有人能够约束大酋长加尔鲁什·地狱咆哮了。大灾变的到来并没有阻止他与联盟开战的决定。他拼命地想要扩张部落在东部王国的势力，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源，从而达到确保生存的情况下，还可以强化部落在这片大陆上的影响力。

在大灾变中，他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目标，那就是吉尔尼斯。吉尔尼斯是一个拥有极具战略意义的港口，并高度重视防御的国家。靠着北方边境线上宏伟的格雷迈恩之墙，吉尔尼斯一直没有受到外界的侵略。但随着大灾变的到来，地震让墙体发生了多处崩塌，吉尔尼斯终于暴露在了侵略者的面前。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并不是唯一盯上吉尔尼斯的部落成员。希尔瓦娜斯·风行者也急切地想要将这个国家纳入自己的领土。双方一拍即合，并决定由希尔瓦娜斯担任入侵部队的指挥官。随后，她带领部落的大军闯进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

部落选择入侵的时机堪称完美，此时的吉尔尼斯正处在最为艰难的时刻。一场被称为北门叛乱的内战让他们的战斗力大幅减弱。同时，吉尔尼斯的人民还在经受更为黑暗的内心斗争。多年来，狼人的诅咒一直在这个国家肆虐，将许多居民都转变为狂暴的狼形野兽。他们屈服于内心的怒火，无法分辨敌人与朋友，甚至连吉恩・格雷迈恩国王本人也成为了诅咒的受害者。

狼人诅咒的起源是很久之前发生在暗夜精灵中的一种病变。精灵们察觉到了大法师阿鲁高将这些狼形野兽从翡翠梦境中带到现实世界的法术，并派出使者到吉尔尼斯进行调查。暗夜精灵认为他们有责任帮助这个人类王国应对这一诅咒。在部落展开进攻的同时，他们举行了一次名为平衡仪式的祭典，让许多狼人恢复了平和。祭典并没有办法消除他们血脉中的诅咒，但可以祛除他们心中的狂怒，消解他们嗜血的渴望。

平衡仪式也消除了吉尔尼斯人民之间的分歧。吉恩・格雷迈恩将狼人与人类都集结了起来，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大家都有身为吉尔尼斯人的共同身份，而吉尔尼斯人是永不言败的。此后，吉尔尼斯的军队用长剑与利爪同部落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战斗中的双方都付出了惨痛代价，吉尔尼斯国王的损失最为巨大。希尔瓦娜斯向他射出了一支淬毒箭矢，但并没有命中。关键时刻，是吉恩・格雷迈恩唯一的儿子—利亚姆・格雷迈恩为父亲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但也因此失去了生命。



吉恩·格雷迈恩国王在哀悼被希尔瓦娜斯·风行者杀死的儿子利亚姆

面对猛烈的抵抗，希尔瓦娜斯·风行者不得不采取最后的手段。她向吉尔尼斯城中施放了瘟疫，强迫吉恩和他的人民撤退。吉尔尼斯人遭受的损失已经太过沉重，无法发动有效的反击。现在，他们被困在了自己的王国中。

吉尔尼斯人原本已经失去希望，但就在这时，一支暗夜精灵的船队出现了。这些跨海而来的神秘访客又一次帮助吉恩·格雷迈恩和他的人民逃离了绝境。

放弃祖先的土地是吉恩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留在吉尔尼斯不仅意味着他自己要面临必将到来的死亡，他的家人，以及忠实的臣民也将与他一起被毁灭。想明白这一点，国王立即命令吉尔尼斯人登上航船，启程前往遥远的暗夜精灵都城达纳苏斯。

吉恩·格雷迈恩发誓总有一天要返回故园，让吉尔尼斯恢复往昔的荣光。哪怕为此要花上很多年的时间，甚至以生命为代价。

锈水财阀

吉尔尼斯并非唯一一个在大灾变中损失惨重的国家。锈水财阀中机智的地精们也被这场毁灭性的灾难推到了灭绝的边缘。

许多年来，地精一直生活在科赞岛上，那里是他们广阔的商业帝国的核心枢纽。地精既是天才的工程师，也是成绩卓著的航海者，但他们最广为人知的是厚颜无耻的贪婪之心。在联盟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中，他们很少会加入其中任何一方。保持中立可以让他们在双方阵营之间同时进行贸易，以便获取最大的利润。

然而，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中立立场，在地精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无法找到可靠的盟友。大灾变使得科赞岛上的卡亚罗火山突然猛烈喷发，熔化的岩石如雨点般洒向锈水财阀的工厂、仓库和船只。熔岩的浪潮从火山上翻滚而下，吞噬着面前矗立的一切。

除了逃跑，地精别无选择。很快，他们的家园就被毁灭了。

锈水财阀自负的领导者，贸易亲王加斯特·加里维克斯借此机会在地精身上大发了一笔横财。他那浮华的游艇是科赞岛上幸存下来的唯一一艘船只，他强迫其他地精在船上担任奴工，以支付登船逃生的费用。

假如地精认为危险已经远去，那么他们注定要失望了。海浪将他们径直推向了两支正在交战的联盟与部落的海军舰队中间。

在海战中，联盟的军舰击沉了地精的船只。这次无意的敌对行为最终促使地精投向了部落的怀抱。让锈水财阀放弃他们所珍视的中立地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加里维克斯也了解适时表明立场的价值所在。主意已定的加里维克斯转头就开始谋划如何在最近一系列不幸的事件中牟取利益。

地精正式加入了部落，在艾萨拉一带定居下来。加里维克斯被迫释放了那些被他奴役的族人，但对财阀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他手中。很少有地精能拥有像他这样广阔的人脉和非凡的领导力，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才是最适合做地精领袖的原因。在他的领导下，财阀彻底改变了艾萨拉的地貌，在海岸上建立起

了一座新城市。锈水湾成为部落极具战略意义的港口，同时也是臭名昭著的藏污纳垢之地。赌场、夜总会，以及其他娱乐场所挤满了城市的街道。

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痛恨地精那赤裸裸的贪婪与颓废，但他们的战争机器以及其他技术先进的武器让他压制了不满情绪。在加尔鲁什的命令下，地精将他们那覆盖着钢铁的伐木机开进了灰谷，在树木中砍出宽阔的通道。砍掉大片的森林后，部落就有了充足的木材供给，同时也让加尔鲁什可以将他的势力进一步扩张到暗夜精灵的土地上。

除非这丛林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插上部落的旗帜，否则加尔鲁什绝不会停下进攻的脚步。

狼人的怒火

当部落对灰谷发起入侵时，暗夜精灵正处在最动荡不安的时期。第三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曾经将他们与世界之树诺达希尔联系在一起的魔法消失了。他们那不朽的生命与对疾病和衰老的免疫力都已不复存在。现在，他们也和其他生命一样，面临无法避免的生老病死。

暗夜精灵的文化和传统也受到了冲击。和吉尔尼斯人一起来到达纳苏斯定居的还有辛德拉，后者是来自厄运之槌的上层精灵法师们。许多暗夜精灵对这些客人都心怀不满，无论是吉尔尼斯人还是辛德拉人，都会让他们回忆起过去的痛苦。他们对上层精灵更是多了一分疑虑，甚至公开表达了对幸德拉人的敌意。正是这些上层精灵对奥术魔法的痴迷将燃烧军团引到了艾泽拉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万年，但他们犯下的罪行绝不是可以轻易被遗忘，或是原谅的。

泰兰德·语风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去平息人民心中的恐惧，向他们说明拥有更多盟军的必要性。暗夜精灵正处在最脆弱的状态，随着部落备战行动的进一步展开，他们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帮助。现在不是闭关锁国的时候，他们必须结交新的盟友，并确保暗夜精灵与联盟各种族的团结。

泰兰德相信，让狼人加入联盟会增强己方阵营的实力。但这并不是她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事情。于是她呼吁联盟的各个国家在达纳苏斯举行会谈，讨论狼人加入联盟的相关事宜。

这次会议在刚开始的时候就陷入了僵局。

瓦里安·乌瑞恩对吉恩·格雷迈恩国王并没有什么好感，并公开表示拒绝与狼人结盟。他对吉尔尼斯的统治者抛弃联盟，将自己隔绝于世界之外的做法非常鄙夷。然而，瓦里安的怒火更多是源于他内心的冲突。自从被奥妮克希亚的法术分裂的两个灵魂重新结合后，他就经常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抑制心中的怒火。无端的愤怒让他渐渐疏远了自己的盟军与朋友，甚至他的儿子安度因也未能幸免。现在，这种愤怒甚至可能让整个联盟都为之分裂。

关键时刻，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怒风巧妙地弥合了两位人类国王之间的不和。他安排两人进行了一次狩猎，而在此期间他们必须通力合作。随着瓦里安对吉恩了解的增进，他渐渐明白对方也是一位勇敢而可敬的统治者。他甚至向吉尔尼斯之王提出请求，希望吉恩能够帮助自己平息心中的怒火。在吉恩的指导下，瓦里安掌握了狼人用来控制狂怒的平衡仪式。

多年以来，瓦里安·乌瑞恩第一次感受到了平和。

与此同时，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还在继续蚕食着灰谷的领地，带领部落不断深入森林。他的部队开始围攻暗夜精灵的要塞，但他们鲁莽的攻势并不能长久维持。

瓦里安·乌瑞恩、吉恩·格雷迈恩和其他狼人一起加入了暗夜精灵保卫家园的行动。联盟的军队摧毁了兽人的阵线，阻止了他们前进的步伐。狼人向新盟友证明了他们在战斗中是令人畏惧的战士。他们用原始的狂暴撕裂了部落的士兵，让敌人在恐惧中四散奔逃。

虽然联盟夺回了灰谷中的一部分据点，但加尔鲁什仍然顽强地控制着已经征服的领土。灰谷的森林成了一片纷争不息的领土。

灰谷之战后，联盟进行了新一轮投票，决定是否允许吉尔尼斯加入他们的阵营。这一次，瓦里安成为吉尔尼斯王国最坚定的支持者。领袖们最终达成了共识，欢迎吉恩·格雷迈恩和他的子民加入联盟。作为回报，吉尔尼斯人立誓将为联盟而战。如果有必要，他们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守卫艾泽拉斯

灰谷的战事结束后，联盟与部落在各个地区都经常发生零星的战斗。看到两大阵营反目成仇，死亡之翼将上古之神的仆从释放到了这个世界上。

在卡利姆多最南端，奥拉基尔和他的元素生物穿过了古老王国奥丹姆境内一道名为天空之墙的裂隙，从元素位面来到现实世界。几千年前，泰坦的仆从用魔法将这个区域笼罩了起来，让它不为世人所知。但元素的动荡破坏了这道屏障。奥丹姆暴露在世界面前，同样失去保护的还有它所隐藏的致命奥秘。

起源熔炉就坐落在奥丹姆的深处。守护者们建造这台机器的目的是为了守卫艾泽拉斯，防止它遭到腐化。起源熔炉可以释放出无法想象的能量，净化世界上所有的生物，然后让生命重新开始进化。此刻奥拉基尔希望这种能将所有生命从艾泽拉斯抹除的力量可以为己所用。

恩佐斯的另一个仆从也蠢蠢欲动，那就是艾萨拉女王。屈从于上古之神的意志前，她曾经统治着古老的暗夜精灵帝国。现在，她将忠实的纳迦派往名为瓦丝琪尔的水下区域，那里有一道裂隙，通往猎潮者耐普图隆的元素国度。水元素拒绝了恩佐斯的命令，因此必须让他们尝到苦头。然而艾萨拉的目的并不只是毁灭耐普图隆。这位元素领主拥有控制世界上所有海洋的力量，而这才是恩佐斯所需要的。有了这股力量，纳迦就可以切断大陆间所有的海上航道，世上诸国都将化为孤岛，只能各自为战。

恩佐斯相信，就算联盟与部落能够阻止他的一部分仆从，也不可能将他们全部打败。只要上古之神的计划中有一个能够成功，就意味着暮光审判的到来。

陷入冲突泥潭的联盟与部落并没能为这些敌人的出现做好准备。幸运的是，保卫艾泽拉斯的人并非只有两大阵营。

许多中立势力站了出来，对抗着死亡之翼和他的追随者。首先是大地之环的萨满祭司，他们聚集在元素躁动最为严重的地区，努力恢复世界的平衡。他们向联盟与部落发出了求援，希望那些智慧种族能够抛开好战的冲动，集中力量保护艾泽拉斯。

曾经在诺森德、外域和安其拉奋战的英雄们响应了大地之环的号召。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持有不同的信仰，有些人彼此之间甚至有着血海深仇。但他们也有同样的愿望，那便是保卫大家共同的家园。

这些英雄们开始奔赴世界各地执行任务。在深岩之洲，他们摧毁了暮光之锤的势力，让大地之环得以开始修复死亡之翼重返艾泽拉斯时对这个国度造成的创伤。

在瓦丝琪尔和奥丹姆展开的战役也同样获得了胜利。联盟与部落的突击部队在浪涛下行进，击溃了纳迦和他们的盟军。在奥丹姆，他们成功地保卫了起源熔炉，没有让暮光之锤获得它的力量。同样在这里，艾泽拉斯的保卫者对恩佐斯的元素仆从进行了沉重的打击。通过奥丹姆的一道传送门，他们潜入了高耸入云的天空之墙，消灭了风元素领主奥拉基尔。

击败奥拉基尔让世界的保卫者们看到了一线希望，而这正是他们需要的。因为接下来的挑战将更为艰巨。

燃烧的海加尔山

在瓦丝琪尔和奥丹姆爆发冲突的时候，另一场战事在海加尔山同时展开。

大灾变之后不久，死亡之翼和一支暮光之锤的部队就开始在海加尔山顶附近集结。在腐化的守护巨龙的带领下，他们举行了一场大型仪式，打开了通往火焰之地的裂隙，那里是拉格纳罗斯在元素位面的领地。数以千计的火焰元素从裂隙中出现，率领这支军队的正是拉格纳罗斯。

重获自由的元素欣喜若狂，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将整个世界卷入烈焰之中。但拉格纳罗斯对他们另有指示。在他的鞭策下，仆从陷入了狂乱状态，沿着海加尔山的山坡一路向上，不断逼近世界之树诺达希尔。

诺达希尔还没有从第三次大战带来的创伤中完全恢复，但仍然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它的根系深深地植入了艾泽拉斯，为大地提供养分，并治愈常人无法看到的伤口。由于诺达希尔的存在，海加尔山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复苏。恩佐斯相信，点燃世界之树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沉重的打击，让它再也无法恢复力量。

作为立誓保护自然的守卫者，塞纳里奥议会的德鲁伊和绿龙一起站了出来。这支一直以来便共同进退的盟军成了对抗元素的第一道防线。很快，暗夜精灵的军队和来自联盟与部落的英雄们便加入了他们的战线。这道联合阵线在海加尔山周围布下了防御，但并不足以击退浓烟与灰烬的风暴。

海加尔的保卫者需要更多的力量。他们需要荒野诸神，大自然最凶猛的守护者。



海加尔山的保卫者与拉格纳罗斯的元素大军展开激战

塞纳里奥议会花了很大力气寻找传说中的荒野诸神，希望他们能够加入这场战斗。那些身形庞大的巨兽大多战死在了上古之战中，其余则在之后的混乱中躲了起来。在此后的岁月中，只有塞纳留斯主动站出来保卫森林。但在第三次大战中，塞纳留斯倒在了格罗玛什·地狱咆哮的巨斧下，他的灵魂也消失在了翡翠梦境深处。

第三次大战临近尾声时，德鲁伊曾经试着将荒野诸神从梦境中唤醒，向他们请求帮助，但没能成功。塞纳留斯的死亡让这些生命陷入了混乱。

而现在，过去了这么久的时间，荒野诸神终于再次寻觅到了内心的平静。德鲁伊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庄严的生物带回了海加尔山。他们甚至在梦境中找到了塞纳留斯的灵魂，将他带回了现实世界。森林很快就在这些野兽脚下颤抖，其中包括巨狼戈德林，以及智慧而坚韧的神龟托尔托拉。

荒野诸神的回归是历史性的时刻。自上古之战以来，还是第一次有如此多的种族聚集在一起，为了保卫这个世界而战。

海加尔山的保卫者们团结在了一起，凝聚成一股无法阻挡的力量。靠着利刃与魔法，还有尖牙和利爪，他们摧毁了暮光之锤在这一地区的所有势力，并击退了火元素。面对荒野诸神和他们的凡人盟友爆发出的愤怒，就连拉格纳罗斯也要落荒而逃。他和他残存的仆从很快就消失在联结艾泽拉斯与火焰之地的裂隙中。

海加尔山再一次摆脱了危机。

暮光之锤的陨落

抵挡住元素与纳迦的攻势后，战局发生了逆转。联盟与部落之间的战斗仍然在消耗他们的力量，但通过最近一系列事件，他们开始意识到，不能再对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灾害置之不理了。虽然没有人知道大灾变与元素入侵背后真正的目的，但这些攻击显然并非巧合。联盟与部落相信，是死亡之翼利用暮光之锤教派策划了这场波及全世界的袭击。

联盟与部落都一度认为，暮光之锤不过是一些神智失常的疯子和煽动人心的暴徒组成的乌合之众。但现在，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个教派其实是有严密计划的极端组织。他们的教徒像老鼠一样遍布整个大陆，如果放任他们继续发展，将会形成一支可怕的力量。

联盟与部落同时对暮光之锤发起了反击，目标直指对方的各大据点。向暮光高地发动的攻击是这次战斗的高潮。载满战争机械和士兵的飞艇舰队遮蔽了太阳。部落与联盟并没有协同作战，但他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他们不但要让暮光之锤教派屈膝授首，还希望能将这片高地据为己有。

这一地区的蛮锤矮人是联盟找到的新盟友。这些矮人的性格刚烈而独立，与其他矮人不通往来，也不习惯与外来者合作。联盟花了不少时间才赢得他们的支持，但接下来的战斗证明他们的价值无可估量。

红龙军团也对联盟进行了援助，尤其是在针对格瑞姆巴托的战斗中。他们与联盟的部队一起对这座古老的要塞发动了袭击，将占领那里的暮光之锤教徒一扫而光。

与此同时，部落的兽人与龙喉氏族重新建立起了联系。自从第二次大战结束后，龙喉氏族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大酋长加尔鲁什·地狱咆哮说服了龙喉氏族向部落效忠，并允诺让他们得到鲜血与荣耀。在他的号令下，他们很快就会如愿以偿。

随着暮光高地的战火越燃越旺，迦罗娜也从阴影中现身，开始清洗教派的成员。她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要将古加尔和他的追随者消灭干净。她并

没有向新部落宣誓效忠，但也不排斥与他们一起作战。她就是复仇的化身，用每一个暮光之锤徽记佩戴者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匕首。

部落最终来到了暮光堡垒，那里是教派的权力中心。要塞的防御在杀戮中动摇了，部落最勇敢的战士们冲进了城堡。他们一路奋战，誓要将利刃刺进古加尔黑暗的心脏。双头食人魔法师并没有逃走，他拥抱了自己的命运。虽然遭受了失败，但哪怕在临死的时刻，他也坚信暮光审判必将到来。

古加尔的死亡和暮光堡垒的陷落使教派的实力受到了巨大损失，但它的影响力仍在延续。许多成员还在世界各地活动。古加尔死后，大主教本尼迪塔斯接替他成为教派领袖，并彻底抛弃了自己曾经的身份，选择了新的真名—暮光教父。

赞达拉的崛起

艾泽拉斯的各个文明都被卷进了大灾变之中，但有些文明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地震与海啸撼动了赞达拉巨魔的国度，在赞达拉岛上造成了大范围的灾难。

自然灾难还没结束，他们便受到了一支陌生军队的攻击，那是巨魔古老的敌人。

然而这些不过是巨魔们所经历的一系列苦难的延续。赞达拉部族曾经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但那段光荣的岁月已经成为过去。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巨魔所经历的只有战乱与饥馑。

在族人最需要的时候，一位神秘的先知祖尔站了出来。在他看到的预言幻象中，故乡的群岛被浪涛淹没了。在这预言的困扰下，他强烈要求巨魔放弃赞达拉岛，迎接新的命运。大灾变在世界各地造成了政治动荡，祖尔认为这将是他们的机会。赞达拉巨魔可以利用混乱将四分五裂的巨魔部族团结在一起，重建强大的帝国，像远古时代那样成为艾泽拉斯举足轻重的势力。

赞达拉的统治者拉斯塔哈大王并不赞成祖尔抛弃家园的建议，但还是许可他使用部族的舰队，并允许所有愿意追随他的人和他一起离开。

来自世界各地的巨魔部族都响应了祖尔的召唤。其中最强大的是古拉巴什和阿曼尼。在赞达拉的带领下，他们重建了破碎的国家，并做好了战争准备。

祖尔也联络了沃金和他的暗矛巨魔，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沃金不仅拒绝了他的建议，而且对赞达拉的好战欲表示强烈反对。

沃金并不像大酋长加尔鲁什·地狱咆哮那样对联盟充满敌意。他清楚合作才是智慧的选择，于是从联盟与部落的英雄中招募了一支部队，向正在崛起的巨魔帝国发动了攻击。英雄们胜利了，但并没能终结祖尔的计划，他将继续寻找巨魔重新统治世界的方法。

破裂的联军

联盟与部落来到暮光高地后，死亡之翼曾经短暂地在天空中出现过。同时出现的还有生命守护者阿莱克丝塔萨。大灾变中释放出的毁灭之力，以及随后造成的无数死亡让她感到恐慌。然而得知是死亡之翼造成了这场灾难后，她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开始。阿莱克丝塔萨发誓要阻止堕落的守护巨龙，结束艾泽拉斯遭受的苦难。

两头巨龙在火焰与鳞爪的风暴中展开了激战。死亡之翼在战斗中身受重伤，但还是获得了胜利。阿莱克丝塔萨不得不在他的愤怒面前暂时撤退。

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死亡之翼仍然感到不安。他可以勉强打败阿莱克丝塔萨，但如果是伊瑟拉和诺兹多姆与她并肩作战的情况呢？

与阿莱克丝塔萨不同，其他守护巨龙看起来都在各自为战，似乎不存在威胁。但死亡之翼知道这种局面随时可能改变。如果他们恢复了曾经的荣耀与力量，甚至有可能威胁到他的存在。死亡之翼非常急切地要赶在这一天到来前将那些高贵的守护巨龙毁灭。他集结了一支部队，其中大多数由极具威慑力的虚空龙组成。很快他们就从暮光高地消失了，留下古加尔和其他的教徒面对他们的命运。对死亡之翼来说，他们的死活已经无关紧要。

攻击守护巨龙的机会很快就出现了。阿莱克丝塔萨将诺兹多姆和伊瑟拉召集到了龙眠神殿。她希望让四分五裂的巨龙军团恢复秩序，团结起来与死亡之翼对抗。

起初，这场会面可以用“灾难”来形容。诺兹多姆下落不明，伊瑟拉响应了阿莱克丝塔萨的号召，但她的意识却被关于未来的诡异幻象蒙蔽了。此时，她已经失去了分辨现实与预兆的能力。

蓝龙卡雷苟斯和阿瑞苟斯同样来到了龙眠神殿，讨论蓝龙军团的未来。玛里苟斯死后，他们成为最有希望继承蓝龙军团领袖的候选者，但二者之间的性格却天差地别。卡雷苟斯老成持重，而作为玛里苟斯的儿子，阿瑞苟斯则轻率骄傲。而且他仍在为父亲的死怪罪阿莱克丝塔萨，丝毫没有释怀的想法。

阿瑞苟斯与其他巨龙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就在这时，死亡之翼发起了进攻。

暮光龙从天而降，向龙眠神殿及它的保卫者发动了攻击。但阿莱克丝塔萨和她的盟友们并不知道，这次攻击只不过是为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而已。

暮光之锤的成员已经潜入了龙眠神殿地下的圣所，巨龙军团的龙蛋就藏在那里。教徒们用虚空能量将这些龙蛋包裹起来，缓慢地将那些未孵化的生物转化成了虚空龙。

如果不是阿莱克丝塔萨的配偶考雷斯特拉兹及时发现，他们的计划就要成功了。当红龙发现了圣所涌出的腐蚀能量时，已经来不及将龙蛋净化了。考雷斯特拉兹决定在这些龙蛋孵化为暮光龙前结束他们的痛苦。

靠着自己生命的精华，他引燃了圣所的魔法火焰。所有龙蛋和教徒都被烈焰吞噬了，连考雷斯特拉兹也葬身其中。

剧烈的冲击让龙眠神殿也为之震动。没过多久，暮光龙就开始退却，消失在了天空中。

事后，阿莱克丝塔萨和其他巨龙得知是考雷斯特拉兹毁掉了龙蛋，但并不知道其中缘由。

暮光的遗产

在与暮光之锤的战斗中，联盟与部落消灭了奈法利安和辛萨尼亚。然而他们的首领死亡之翼还活着。两头巨龙都为暮光之锤打造了强大的武器，尤其是辛萨尼亚制造的数以百计的暮光龙。这些暮光龙都成为了死亡之翼大军的中坚力量。

他们并没有将考雷斯特拉兹的举动视作英勇的牺牲，而是误以为他在死亡之翼的压力下堕落了。

配偶的背叛，加上如此多新生命的消逝，令阿莱克丝塔萨心碎不已。悲痛之下，她从诺森德消失了。其他守护巨龙也都离开了神殿。随着他们的离开，重新联合巨龙军团的希望也不复存在了。

虽然死亡之翼腐化龙蛋的计划失败了，但他仍然对随后的结果感到满意。巨龙军团之间的纽带被打破，龙眠神殿落入了死亡之翼的手中。在他的命令下，暮光教父、暮光龙和暮光之锤教徒一起占领了这座神圣的神殿。

然而要想永久消灭守护巨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巨龙的黄昏

在诺森德的南方，萨尔和大地之环的萨满祭司仍在努力恢复元素的平衡。他们夜以继日地在大漩涡举行仪式，但全都以失败告终。大地之环的麻烦不仅来自那些不受控制的元素，还来自萨尔本身。

凯恩·血蹄的死与部落不安定的未来仍然让他无法释怀。他内心的混乱也干扰到了大地之环的仪式。萨尔迷失了，他已经无法确知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在这世界生死存亡的关头，自己还能做出什么改变。此时，一位来到大漩涡的神秘访客给出了他想要的答案。

伊瑟拉预见到了暮光审判的到来。在幻象中，她看到了一个死寂的世界，那里没有任何生命存在。在这恐怖的未来中，就连死亡之翼也被毁灭了。幸运的是，她发现还有一线希望。伊瑟拉在梦中看到了萨尔，后者将在未来的日子里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她并不知道萨尔究竟会起到怎样的作用，但还是下定决心要查明真相。

伊瑟拉并不知道该如何运用萨尔的力量。起初，她希望萨尔去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安抚菲拉斯森林一个遥远角落里那些躁动的元素。对于她的建议，兽人萨满有些犹豫，但阿格娜说服他接受了这个任务。虽然萨尔不愿承认，但他留在大漩涡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如果要战胜心中的不安，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反思。

萨尔的任务开始于菲拉斯，但很快就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在那之后，兽人萨满开始前往世界各个遥远的角落，执行守护巨龙的任务。在此期间，他看到了其他凡人难以窥见的景象。

拜访菲拉斯之后，萨尔进入时间流当中，找到了诺兹多姆。智慧的时光守护者在自己的领域中迷失了，他被困在时间流中的不同时刻。在萨尔的帮助下，诺兹多姆摆脱了自己的囚牢，青铜守护巨龙回到了现在。

这段经历改变了诺兹多姆。在时间流中，他得知是上古之神导致了死亡之翼的腐化和翡翠梦魇的形成，以及历史上一系列的黑暗事件。几千年来，这些深藏不露的神明一直在蚕食着守护巨龙的力量，破坏着他们之间的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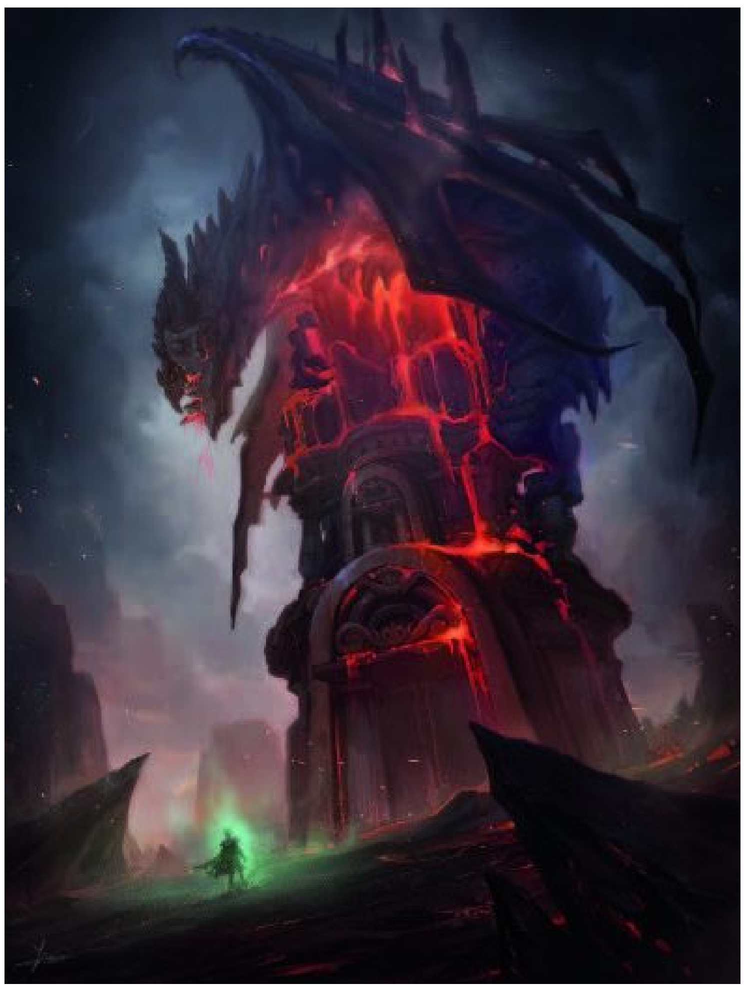
同时诺兹多姆还了解到，永恒之龙的崛起也是上古之神精心安排的结果。这些年来一直吸引他注意的时空紊乱，正是古神阴暗力量导致的。而永恒之龙军团领袖的身份更是让他感到不安。

那位领袖正是诺兹多姆自己。

在某个遥远的未来，连他自己也被腐化了，并将名字改为姆诺兹多。正是诺兹多姆的影子造就了永恒之龙军团，让神圣的时间之流发生了动荡。

在那以后，萨尔来到魔枢，帮助蓝龙军团选出新的守护巨龙。卡雷苟斯和阿瑞苟斯的支持者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分歧。大多数蓝龙想用严苛的理性与逻辑做出决定，但萨尔说服他们应该遵从自己的内心。最后，他们选择了卡雷苟斯。

阿瑞苟斯的回应超乎所有巨龙的想象，他竟然开始攻击自己的同族。



伊瑟拉在幻象中看到的暮光审判，死亡之翼的尸体被龙眠神殿刺穿

蓝龙军团其他成员并不知道，阿瑞苟斯早已投靠了死亡之翼。自从父亲死后，怒火就吞噬了这头蓝龙的心智，使他甘受死亡之翼的摆布。阿瑞苟斯对阿莱克丝塔萨和那些击倒玛里苟斯的凡人一直怀恨在心。他将他们的行为视为背叛，并期待着复仇的机会。阿瑞苟斯相信，只要效忠于死亡之翼与暮光之锤，他就可以获得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彻底消灭那些让他和他父亲遭受不公的敌人。

阿瑞苟斯与暮光龙军队一起袭击魔枢，将他与死亡之翼的联盟昭告天下。但是这次进攻失败了，阿瑞苟斯作为军团的叛徒最终被杀死。

萨尔的教训

萨尔改变了阿莱克丝塔萨的生活，一同被改变的还有她的盟友们。在此过程中，萨尔自己也变得不一样了。在这次前往世界尽头的旅程中，他找到了内心的宁静，也加强了与元素之间的联系。他学会了专注于当下，不为曾经做出的决定焦虑，也不为在未来等待着他与艾泽拉斯的未知命运而担忧。

在卡雷苟斯晋升为守护巨龙之后，萨尔与阿莱克丝塔萨见面了。生命缚誓者躲到了凄凉之地的荒原中。她离群索居，迷失在自己的悲痛中。萨尔用过去的景象将她从绝望的深渊中拉了出来。通过元素的帮助，萨尔见证了考雷斯特拉兹为拯救巨龙们的龙蛋、抵抗腐蚀力量而牺牲的一幕。

萨尔也让阿莱克丝塔萨分享了他所看到的一切，这让守护巨龙内心重新燃起了希望。考雷斯特拉兹的崇高牺牲激励了她，让她再一次找到了战斗的理由。

阿莱克丝塔萨和萨尔召集了巨龙，一同回到龙眠神殿。一万多年来，高贵的巨龙军团终于为了同一个目标再次团结在一起。

将龙眠神殿从死亡之翼的部队手中夺回的战斗漫长而残忍。最终，暮光之锤还是没能抵挡住守护巨龙及其追随者的联手攻击。于是他们放弃了神殿，狼狈而逃。

火焰的愤怒

巨龙军团迫切地想要与死亡之翼和暮光之锤的残余势力开战，但他们先要治愈这个破碎的世界。他们聚集在海加尔山峰顶，为诺达希尔举行恢复仪式。世界之树正在治愈大地，但进程十分缓慢。守护巨龙将力量灌注到世界之树中，希望能够让诺达希尔恢复往日的光彩。它那本已枯萎的根系会再次茁壮成长，将力量赋予这个世界，加快艾泽拉斯的恢复。

死亡之翼得知了他们的意图，于是派出拉格纳罗斯和他的火元素再次对海加尔山发动攻击。火焰之地的裂隙重新打开，那支灰烬与烟尘组成的大军又一次涌向森林。

在艾泽拉斯的保卫者与这场火焰风暴抗衡时，死亡之翼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萨尔身上。他从来没想到区区一个兽人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但这个生物的确与众不同。正是在萨尔的干涉下，高贵的守护巨龙联合起来，避免了被毁灭的命运。不仅如此，兽人与元素的联结让他对大地有了非同寻常的掌控能力，而那本是死亡之翼的领域。

死亡之翼派出名为烈焰德鲁伊的部队去对付萨尔。而带领他们的正是范达尔・鹿盔，那位塞纳里奥议会曾经的领袖，同时也是臭名昭著的暗夜精灵叛徒。

由于曾经与翡翠梦魇勾结试图刺杀玛法里奥・怒风，范达尔一直被囚禁在一座地下兽穴中。大灾变降临后，暮光之锤的密探帮助他逃离了束缚。教派向他抛出了一个提议：如果为死亡之翼效劳，他将获得足够的力量，从而可以为他儿子瓦斯坦恩・鹿盔的死向这个世界复仇。

范达尔一直没有从失去儿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自从在梦魇之战中被击败后，他就知道复活瓦斯坦恩是绝无可能的。这让他的意志与灵魂都变得萎靡。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毁灭艾泽拉斯，而暮光之锤恰恰可以给予他所需要的力量。

拉格纳罗斯亲自用烈焰重塑了范达尔的形体。暗夜精灵失去了原本的外形，却获得了控制火焰元素的能力。他成为火焰领主麾下最强大的军官，也是第一个烈焰德鲁伊。之后范达尔还招募到了一些追随者，其中大多是对塞纳里

奥议会心怀怨恨的德鲁伊。和他们的新领袖一样，这些德鲁伊也在烈焰中得到了重生。

在海加尔山顶，范达尔和追随他的德鲁伊伏击了萨尔。他们利用这名兽人自身的萨满之力，将他的灵魂击碎，并把碎片扔到各个元素位面。被分离的每一个灵魂碎片都是他心中一种原始情绪。

黑王子

死亡之翼的腐化几乎波及到了黑龙军团的每一位成员身上。他们都继承了首领的残忍与对毁灭的渴望。然而还是出现了例外。大灾变开始后，红龙瑞亚丝塔萨接受了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取得一枚黑龙蛋，并去除死亡之翼对它的影响。

瑞亚丝塔萨成功了。这枚龙蛋中孵化出的生物被称为“黑王子”拉希奥。虽然还是一只雏龙，但却拥有远超年龄的智慧与力量。摆脱了死亡之翼的控制后，他清晰地看到了其他黑龙变成了什么样子，意识到他们对艾泽拉斯造成的威胁。拉希奥知道只有一种方法能净化黑龙军团，那就是死亡。通过残忍的战斗，他将世界上剩余的黑龙全部杀死。

完成这项血腥的工作后，拉希奥成了世界上仅存的一只黑龙。

许多盟友都以为萨尔死了，但阿格娜却不这么想。她已经与这名兽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不愿就这样将他抛弃。她说服了联盟与部落的成员去寻找萨尔破碎的灵魂。在他们的帮助下，阿格娜让萨尔的灵魂重新变得完整起来。

与此同时，玛法里奥·怒风率领海加尔山的保卫者向火元素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他们将拉格纳罗斯的军队逼回了火焰之地，但并没有就此止步。玛法里奥知道，只要拉格纳罗斯还活着，迟早会发动下一次入侵。现在只有一种方法能够让海加尔山永远摆脱他的魔爪。

塞纳里奥议会冲进了火焰之地，建立起一座前哨要塞，取名为熔火前线。火元素不停地攻击着海加尔山的保卫者，但后者寸步不退。不久，来自联盟与部落的联军也加入了塞纳里奥议会的队伍。他们缓慢地向火焰之地深处挺进，最终抵达了萨弗隆城堡，拉格纳罗斯就在这座烈焰堡垒中。

回到自己领土上的拉格纳罗斯认为，区区凡人绝不可能再危害到自己。但之前奥拉基尔也是这么想的。和风元素领主一样，拉格纳罗斯最终倒在了艾泽

拉斯保卫者的攻势下。他那些忠诚的军士们，包括范达尔·鹿盔和大多数烈焰德鲁伊，也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随着炎魔之王的灭亡，海加尔山终于摆脱了那吞噬一切的烈焰。

巨龙之魂

海加尔山又一次恢复了和平，守护巨龙终于可以完成他们最初的任务了。他们聚集在诺达希尔的脚下，将各自的能量注入世界之树中。这番努力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诺达希尔的伤口被治愈了，新生力量在它的枝干中跃动。繁茂的树冠上接天穹，健壮的根系埋入了世界深处。

随后诺达希尔那赋予生命的能量喷薄而出，涌入附近的森林。遍布山间的树木本已化为焦炭，但灰烬中又再次长出幼苗，绽开新枝。

守护巨龙对他们的成果感到满意，但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他们留在了诺达希尔，讨论如何击败死亡之翼以及成功的可能性。死亡之翼已经不再是几年前与他们在格瑞姆巴托交战的那个生物了。虚空能量在他的血脉中穿行，使他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加疯狂。为了打败死亡之翼，守护巨龙需要彻底抹除他的存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须摧毁死亡之翼的每一缕灵魂。

卡雷苟斯提出一个方法。守护巨龙需要将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某种方式加以强化。他知道一件神器可以达到这一目的。那件神器铸造的目的本就是为了容纳他们的能量。

在第二次大战中，兽人发现了这件神器，并将它当作武器使用。由于不了解它的真正来源，他们将它称为“恶魔之魂”，但卡雷苟斯和他的同类都知道它的真名—巨龙之魂。

其他守护巨龙对这个想法感到不安。巨龙之魂是一件危险的武器。很久以前他们就对这件神器施放了法术，所有接触到它的龙族都将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甚至会失去生命。然而卡雷苟斯还是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萨尔。他并不是龙族，神器上的魔法对他没有效果。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将大地的力量注入到神器中，这样一来巨龙之魂就可以对死亡之翼造成伤害了。

卡雷苟斯的推断非常合理，但守护巨龙还需要面对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巨龙之魂已经不存在了。要使用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过去将它带到现实中，而这一举动必须在诺兹多姆的庇佑下才能进行。

在诺兹多姆看来，到过去获取巨龙之魂违背了他存在的最根本理由。他的职责是保卫神圣的时间流，而不是对其加以干涉，即使是正义的理由也不可以。但在进行了长时间的灵魂探寻后，诺兹多姆终于意识到，前往过去进行冒险是避免让暮光审判降临到这个世界的唯一机会。

诺兹多姆知道，要想取回这件神器，第一步就是要打破永恒之龙军团对时间流的控制。而这意味着他们要面对姆诺兹多。诺兹多姆虽然强大，但仍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扭曲未来中的自己作战。但部落的勇士们给予了他勇气，他们也相信巨龙之魂是终结死亡之翼的唯一手段，因此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与诺兹多姆一起完成这一任务。

随后他们一同进入一道荒凉而破碎的时间流，到达了未来。在那里，姆诺兹多和他的永恒之龙军团早已将现实扭曲到难以辨识的地步。在凡人盟友钢铁般的意志与勇气的鼓舞下，诺兹多姆帮助部落击败了自己的阴影，终结了姆诺兹多。

这场胜利对诺兹多姆而言喜忧参半。艾泽拉斯安全了，但他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堕入黑暗，变成姆诺兹多。这是他无法逃脱的命运。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当可怕的命运到来后，会有英雄挺身而出将他打倒，并终结他对时间流的破坏。

时间紊乱

对诺兹多姆来说，前往过去获取巨龙之魂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他的任务是保护时间流，而不是扰乱它。然而阻止死亡之翼也是他必须做的。如果暮光审判降临，他所需要保卫的时间流也就不复存在了。

将巨龙之魂从上古之战中抽离会对时间流产生扰动，但诺兹多姆知道，这样的扰动不会持续太久。用这件神器阻止死亡之翼后，他们就会把它还给过去，恢复时间流原本的秩序。

时间流终于脱离了永恒之龙军团的控制，诺兹多姆打开了通往上古之战的通道，回到燃烧军团第一次入侵艾泽拉斯的时代。前往这个时代的旅行非常危险，但却势在必行。守护巨龙需要的是最纯粹形态下的巨龙之魂，必须在死亡之翼刚刚把它制造出来、并说服他曾经的朋友们将力量注入其中后立马得到它。

这一次迎接挑战的是联盟的英雄们。他们与诺兹多姆一起回到过去那片支离破碎的战场。恶魔四处横行，邪能之火燃烧着大地，死者的尸体遍布战场。联盟的英雄们险些也丧身在这场战斗中，但最后还是帮助诺兹多姆拿到了巨龙之魂，将它带回了当前的时间线。

守护巨龙齐聚龙眠神殿，将他们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与萨尔所掌握的萨满之力一起注入了这件神器中。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死亡之翼的注意。死亡之翼遍布世界的耳目得知了巨龙之魂再次出现的消息，也探明了守护巨龙为它注入力量的计划。

如果让敌人取得成功，死亡之翼将面临被毁灭的命运。于是，他将所有的怒火都向龙眠神殿宣泄了过去。

暮光审判

死亡之翼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保留的力量了。

他将暮光龙与教派信徒组成的部队集结在龙眠神殿，这支军队比他指挥过的任何一支都要庞大。他的仆从在空中与地面包围了这座神圣的高塔。就连恩佐斯也派出了自己的仆从参与这次围攻。在上古之神的召唤下，一群被称为恩拉其（也被称为“无面者”）的生物来到了龙眠神殿，加入了黑色巨龙的联军。

无论是高贵的守护巨龙，还是联盟和部落的勇士，都不再是独自面对这些敌人了。红龙、绿龙、蓝龙和青铜龙军团的成员都聚集在龙眠神殿，想要合力夺回对这里的控制权。他们与暮光龙展开了激战，甚至连阳光都被交错的飞翼遮蔽。

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教徒和暮光龙在战斗中死去，其中就包括暮光教父。而联军一方也损失惨重，神殿的保卫者纷纷倒下。

然而这些守护巨龙的牺牲为盟军创造了条件，确保他们的怒火集中在死亡之翼身上。即使以死亡之翼的力量也无法击败这些团结在一起的敌人，阻止他们强化巨龙之魂。萨尔和守护巨龙将神器对准了死亡之翼，将他赶出了龙眠神殿。

死亡之翼身受重伤，满心怒火地逃向大漩涡，希望能够穿过旋转的深渊返回深岩之洲。躲入元素国度是他唯一的机会，既可以避开守护巨龙，也能让伤口得以恢复。

龙眠神殿的保卫者在空中追击死亡之翼，缓慢地削弱他的力量。恩佐斯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仆从已经到了战败的边缘。上古之神的计划全被粉碎了，于是他做出最后的尝试，绝望地想要扭转败局。恩佐斯将更多的力量注入死亡之翼体内，甚至比他曾经给予黑龙的还要多。汇聚的能量过于强大，导致死亡之翼那本已不稳定的身体开始分崩离析。

萨尔转动巨龙之魂，开始攻击这头怪物。为了确保能够消灭死亡之翼，每头守护巨龙都将他们身上剩余的力量都注入到了神器中。他们的力量精华与萨尔所掌握的大地之力一起灌注到这件武器中，然后击穿了死亡之翼的身躯。爆破的能量摧毁了他那饱受折磨的意志与身体。

就这样，恩佐斯让暮光审判降临的企图失败了。

艾泽拉斯得救了，但也发生了永久的改变。大灾变重塑了世界的版图，夺走了无数生命。艾泽拉斯诸国需要花上很多年时间才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而其中一些国家已经永远无法回到从前的日子。

为了战胜死亡之翼，守护巨龙牺牲了他们的力量。巨龙一族仍然会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事务中，但力量衰退后，他们无法再担任艾泽拉斯的守护者了。这一神圣的责任将要传递给新一代保卫者。



大灾变后的艾泽拉斯

巨龙们决定将这任务交给凡间种族。

守护巨龙与提瑞斯法守护者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部落与联盟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面对任何威胁艾泽拉斯的力量。

现在，该由他们来守卫这个世界了，但他们是否已经为这份责任做了好准备，仍然是个未知的问题。联盟与部落之间的仇恨之轮一直未被打破。消灭死亡之翼后，两大阵营中强硬的好战派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抗。

在击败黑龙军团和暮光之锤后，部落与联盟将他们所有的注意力和怒火都转移到了对方身上。

未完待续……

